

筆記小說大觀

二編

筆記小說大觀

二編



筆記小說大觀二編

附：索引

(精裝全十冊)

歡迎翻印 • 以廣流傳

定價新台幣三千元

本公司登記字號：行政院新聞局出版業字第一九〇號

清人著作專輯

撰者 清·各學人

印行者 新興書局有限公司

台北市晉江街一二四巷六號一三號

經售者 各大書局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二月版

筆記小說大觀 二編 索隱

清人著作專輯

庸閒齋筆記	十二卷	清·陳其元撰	二編	第一冊	一頁
夜航船	八卷	清·破額山人撰	二編	第一冊	三二三頁
影談	四卷	清·管世灝撰	二編	第一冊	五〇九頁
捷階外史	四卷	清·無名氏撰	二編	第二冊	六二九頁
燕下鄉挫錄	十六卷	清·陳康祺撰	二編	第二冊	七三九頁
歸田瑣記	八卷	清·梁章鉅撰	二編	第二冊	一〇三五頁
螢窗異草 初編	四卷	清·長白浩哥子撰	二編	第三冊	一二三九頁
螢窗異草 二編	四卷	清·長白浩哥子撰	二編	第三冊	一三九九頁
螢窗異草 三編	四卷	清·長白浩哥子撰	二編	第三冊	一五八三頁
鷗砭軒質言	四卷	清·戴蓮芬撰	二編	第三冊	一七六九頁
蒼葢編	二十卷	清·俞樾撰	二編	第四冊	一八八七頁
津門雜記	三卷	清·張燾撰	二編	第四冊	二三九七頁
履園叢話	二十四卷	清·錢泳撰	二編	第五冊	二五四一頁
咫聞錄	十二卷	清·慵納居士撰	二編	第六冊	三二七一頁
甕牖餘談	八卷	清·王韜撰	二編	第六冊	三六一九頁
金壺七墨	十九卷	清·黃鈞宰撰	二編	第七冊	三八三七頁
淥水亭雜識	四卷	清·納蘭容若撰	二編	第七冊	四二一七頁

蜀難敘略
蜀 碧
池北偶談
子不語
續子不語
諧 鐸
虎口餘生記
香飲樓賓談
夜譚隨錄

一卷
四卷
二十六卷
二十四卷
十卷
十二卷
一卷
二卷
四卷

清·沈荀蔚撰
清·彭遵泗撰
清·王士禎撰
清·袁枚撰
清·袁枚撰
清·沈起鳳撰
清·邊大綏撰
清·陸長春撰
清·閑齋氏撰

二編
二編
二編
二編
二編
二編
二編
二編
二編

第七冊
第七冊
第八冊
第九冊
第九冊
第十冊
第十冊
第十冊
第十冊

四二八五頁
四三二九頁
四四二一頁
五一〇一頁
五六六一頁
五八七三頁
六〇七五頁
六〇八九頁
六一七五頁

清陳其元著



庸閒齋筆記

庸閒齋筆記提要

清海昌陳其元撰凡十二卷是
書以記錄軼事見聞為主兼
及談諧雜事隨筆記載而成
為清代掌故記實之書足資
後人考據

序

昔春秋於隱桓間書家父凡伯仍叔之子蓋皆大雅舊人見故家遺俗猶存也孟子亦偁故國不在喬木而在世臣三代以下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皆以衣冠舊族為時所重求之我朝若海甯陳氏其亦所謂名宗望姓鼎族高門者乎余於陳氏識子莊太守蓋吾舅氏姚平泉先生之高足弟子也出方雅之族兼文學政事之才同治初受知於左季高相國疏薦於朝並仕吳中曾文正公及李少荃相國皆器重之歷宰大縣所至有聲論者至比之陸清獻近年歸老於家泉石優游居多暇日乃娛情翰墨著庸閒齋筆記一書首述家門盛蹟先世軼事次及游宦見聞下迨談諧遊戲之類斐然可觀昔宋范公稱為仲淹元孫所撰過庭錄多述祖德間及詩文雜事此書殆其流亞乎余勸付剞劂以廣其傳讀是書者當歎王氏青箱具有家學叢談瑣語亦見典型固與寒門素族殊也

同治十有三年太歲在甲戌陽月德清俞樾

庸閒齋筆記卷一

海昌陳其元子莊著

余家系出渤海高氏。宋時以勳戚隨高宗南渡。籍臨安。始祖東園公諱諒者。明初居仁和之黃山。游學至海甯。因甚。偶憇趙家橋上。忽墜於水。陳公明遇。設豆腐肆於橋側。晝寢。夢青龍蟠橋下。驚起。見一男子方入水。急援之。詢知世族。乃留之家。公老無子。止一女。因以女女之。而以為子焉。東園公一傳為月軒公。諱榮承。外祖姓為陳氏。世業腐。業腐者。起必以戊夜。一日者。於門隙見雙燈野外來。潛出窺之。則一儒衣冠者。一道士也。道士指公室旁一地曰。此穴最吉。葬之。子孫位極人臣。有一石八斗芝麻官數。儒冠者曰。以何為驗。曰。以鷄卵二枚。坎其中。明日此時。鷄子出矣。乃於懷中取卵埋之而去。次日公起磨腐。忽憶前事。往探其處。則闐然二鷄雛也。正駭異間。又見雙燈遙遙至。雛已出壳。不能埋。急於室中取卵易之。而屏息以伺。二人者至。捐之。則仍卵也。儒冠者咎其言不警。道士遲疑良久曰。或氣運尚未至耶。遂去。不復返。居久之。公乃奉東園公骨甕葬其中。二世之後。遂有登科者。至今已三百年。舉貢進士至二百數十人。位宰相者三人。官尚書侍郎巡撫布政使者十一人。科第已十三世矣。初葬時。植檀樹一株於墓上。堪輿家稱為海甯陳氏檀樹墳。聖祖仁皇帝南巡時。聞其

異。曾駐蹕觀焉。

十世祖風山公諱中漸。月軒公曾孫也。為諸生。以春秋名其家。性落拓。喜周人之急。所貸予。常折券不責償。市有持質銀。行哭甚哀。公問知。為里僧所欺。即自探懷中銀。如數予之。有丁氏鬻產。既收價。徙矣。復據之。公憐其貧。為更授價。及割他產予之。如此者三。歲旱。出穀三百斛。賑飢者。紳一鄉之人。禱雨。雨亦獨徧一鄉。鄉人語曰。天道不偶。視陳叟。其為德類如此。公歿後。邑人請祠之。鄉賢。人祀之。明日。而芝生於祠之左楹。明日又生。三日又生。其數七至。九其廣六七寸至三四寸。其色紫。其狀若牡丹。其香細縕。若都梁雞舌。然邑人觀之。無不歎為奇瑞。乃署其樓曰紫芝。吳人王穉登為之記。公二子。長與郊。以進士。官至太常寺少卿。次即余九世祖。與相以進士。官至貴州布政使。孫祖苞。官薊遼巡撫。曾孫之遠。官少保宏文院大學士。是紫芝之祥也。少保素庵相國。未第時。以喪偶。故薄游蘇臺。遇驟雨。入徐氏園中避之。憑欄觀魚。久而假寐。園主徐翁。夜夢一龍卧欄上。見之。驚與夢合。詢知為中丞之子。且孝廉也。遂以女字之。所謂湘蘋夫人是也。夫人工詩詞。精繪事。嘗以從宦。不獲供奉。吳太夫人甘旨。手畫大士像五千四十有八幅。以祈姑壽。世爭寶貴。聖祖曾取入內廷。寵以御題。尤為閨閣中榮事。東園公暨公。皆以外舅。夢龍得偶。一則貴於子孫。一則貴於其身。龍亦靈怪矣哉。

六世從祖文簡公。生而岐嶷。三四歲時。每於睡夢中。一聞梵唄聲。必驚起。合掌趺坐。母夫人知其有自來也。撫之曰。兒既生我家。當從事聖賢之學。此佛氏之教。不足循也。公聳聽已。即卧。從此聞經唄聲。不復作矣。比長。博極羣書。以貢入成均。旋中京兆試。文名籍甚。上達宸聰。己未科會試。適婦翁長洲宋文恪公充總裁官。公以嫌不與試。是日聖祖臨朝。閱禮部奏迴避事。指公名以詢廷臣。羣臣以宋係陳婦翁對。上曰。翁壻何迴避之有。可趣令入試。時日已屆亭午。闈中將放飯矣。忽傳鼓啟門。奉旨特送舉人陳元龍一名進場。然公仍以嫌被屏。乙丑科會試中式。總裁以十卷進呈。公卷列第十。上拔置第二殿試。上復親擢為一甲二人。賜進士及第。非常曠典。為從古所未有也。

文簡公既入翰林。聖眷優渥。屢從屬車。豹尾卷阿。矢音之作。一時稱盛。會都御史郭琇劾高文恪公士奇。指公為交結。有叔姪之稱。得旨一并休致。公奏辨。謂臣宗本出自高。譜牒炳然。若果臣交結士奇。何以士奇反稱臣為叔事。遂得白。再擢掌院學士。吏部侍郎。巡撫廣西人。皆賀之。宋夫人獨愀然不悅者累日。曰。一門羣從。咸列清華。我夫子乃出為粗官。令我慙顏於娣姒矣。事載全太史祖望文集中。所撰廣陵相公傷逝記。時弟兄叔姪中。清恪公為春卿。文和公為冬卿。兩齋公為司冠。匏廬公亦貳宗伯。夫人之姊妹夫太倉王相國。揆方掌鈞軸。

海甯顧侍郎合肥李宮詹。長洲繆宮贊。同在朝列。故夫人云。然。然。不數年。亦入總西臺。世宗即位。授公宰輔之任矣。清恪公諱誥。精堪輿之術。撫貴州日。猺獞屢竊發為患。公周覽其城郭。曰。陰陽向背。均失其宜。禍害所由來也。遂奏請築而更之。既成。曰。從此百年可無兵燹至道光末年。賊始蠢動。距築城時。已百五十年矣。公嘗於海甯相得一地。以重值購之。而不用。暮年官禮卿。在京邸。次子卒於籍。家人求葬地。查夫人以所購之地與之。公聞之。怒。遽請告歸。歸而諸宗戚迎之。公不還家。先詣宗祠。於祖父無為公神主下。取一函示宗戚。啟之。則內書一行曰。某年月日時改葬。無為公於某處。即所葬次子之地也。公愀然曰。予半生涉歷。乃得此地。地之吉與檀樹墳等。不敢自私。而留以葬吾祖。思與伯叔弟兄共之。今乃以葬吾子。負初意矣。然年月日時皆未至。恐不能善。則又詣葬處視之。頓足曰。葬師無識。偏左丈許。壞此佳城。可為惋惜。因指其旁一大樹。令掘之。掘下三尺。得石匣。中有書曰。某年月日時葬。無為公於此。公因歎家門祚薄。不能得此吉壤。眾曰。何不再移葬之。曰。地氣已洩。不可用矣。眾曰。然則此地遂無用乎。曰。後六七十年。子孫當有武官至一品者。至嘉慶初元。公曾孫體齋公用。數官安徽巡撫。兼提督。授一品封為振威將軍。公左足下有赤痣。每自詡為貴徵。黃夫人者。公配。查夫人之侍婢也。嘗為公濯足。手捧足而

視其痣。公笑曰。婢子何知。我所以官極品者。此痣之相也。夫人亦笑曰。公欺我。公足祇一痣。已貴為公卿。何以我兩足心均有赤痣。而為婢女。公聞之驚。使跪而視之。信。遂納為選室。生二子。長文勤。公世倌。官宰相。次閻齋。公世侃。官翰林。查夫人亦生三子。皆登科第。膺仕。世目公門為五子登科云。

文勤公年少登科。敷歷中外。垂六十年。年八十。始得請予告。歷掌文衡。門生故吏遍天下。相高宗者十七年。福壽近世罕比。生平崇節儉。講理學。每敷奏及民間水旱疾苦。必反覆具陳。或繼以泣。上輒霽顏聽之。必笑曰。汝又來為百姓哭矣。事載洪太史亮吉更生集中。然秉賦甚薄。每日飯不過一甌。或啜蓮實少許。即可度一日。而年躋大耋。信壽算不在飲食之多寡也。都中嘗有一替者。善揣骨。相公與溧陽史文靖呵之曰。此陳中堂替者揣之良久。又抱其身搖之。愕曰。真乞丐也。烏得欺我。公笑曰。大約以我無食祿之故耶。乾隆第六次南巡。公已歿矣。時諭祭歷代名臣。自周公以下。止三十餘處。特命以公及文簡公列入。尤異數也。歷朝官制不同。然一朝之中。亦復前後互異。我朝凡一甲一名及第者。均授職翰林院修撰。故有殿撰之稱。而六世從祖丙齋公司冠。則曾官翰林院修撰。兼左春坊左諭德。司冠諱論。以三甲進士。由庶吉士授檢討。遷此職。故吾家雖無狀元。而有修撰。

報施輪迴之說。豈盡無憑哉。先大父毅堂公。嘗為子孫言高祖粵南公諱鑣。官雲南首府時。總督某公貪暴無藝。稍忤意旨。即加以白簡。諸官奉令惟謹。一日者飭雲南守購赤金二百兩。公承命向肆中買金。每金兩十六換。賣金開價投入。總督大怒不受。自是指瘢索垢呵責萬端。公擬即挂冠矣。會總督為言官列款糾劾。天子命諸城劉文正相國來按是獄。公上謁相國。以首府必總督私人。拒勿見。而使緹騎圍督署搜索。得通賄簿某若干。某若干。錙銖無漏。而於雲南守名下。則大書曰。某日送赤金二百兩。索價十六換發還等字。遂大重公。總督拘於請室。昔時趨附輩。無一人過問者。公乃為之納橐。饘供衣履。比奉命鎖挈進京。又餽白金千資其行。總督大感愧。搶首於地曰。某無眼不識君。此行若得生。必矢報。倘罪不赦。來世為子孫以報君。比入都。則賜自盡。越十餘年。公以養親歸里。久忘前事矣。一日者坐書室假寐。忽傳言某總督來。方起迎之。總督已至前。珊瑚冠蟒玉如故狀。向公跪曰。來報恩。欲掖之。已直走入內室。驚而醒。正疑訝間。則報生第四孫矣。即先大父也。彌月後。乳嫗抱之出見。公即莞然笑。公撫其首曰。兒他日不患不作官。但不可再貪耳。即數然哭。先大父自言平生蒞官行法。膽極大。獨一見貨財。則此心惕息。然懼其懲於前世之風根耶。粵南公晚居石門。見近鄰二童子。奇其貌。招之來家。俾與先大父共讀。即陳學士萬青侍郎萬全也。故名大父曰萬。

森

聖祖朝有以諸生獻賦而得賜二品服者。世以為榮。後來久無此曠典矣。先大父於乾隆五十九年。在天津。以大臣子弟迎鑾。蒙賜御書貂皮朝珠等件。次日詣宮門謝恩。適上御樓望見。指先大父問曰。此人何以獨不掛珠。軍機大臣以諸生未曾授職對。上曰。朕所賜也。趣命之服。次日復掛珠赴宮門謝恩。先大父嘗言。未登仕版時。金頂朝珠。誇無異數。比歷官牧守。反無此榮耀矣。其時先叔祖晴巖編修。以諸生獻頌。賜大緞二端。越十二年。乃入翰林。

先大父嘗言。少時讀論語。每不服孔子。及其老也。戒之在得。二語。謂人老則一切皆淡。何須戒得。比官滁州時。年逾六十矣。有獄事。以萬金餽者。已峻拒之去。向者每睡就枕。即酣臥。是夜忽輾轉不寐。初亦不解。已乃自批其頰。罵曰。陳某何不長進。若此。遂熟睡如初。旦語人曰。我乃令始服聖人之言也。

先大父居官。清謹自持。道光元年。攝泗州事。州地處下游。每年夏秋之間。城外半成澤國。例請賑卹。然當賑卹之地。民皆轉徙。無可稽核。悉以虛冊報銷。故皖省有南漕北賑之謠。公獨不肯辦。觸怒上官。幾致參劾。遂解州事。人皆以為愚。公但笑應之而已。嘗謂余兄弟曰。我雖不得此錢。以清白吏子孫。五字貽爾等。不亦厚與。此事通州白小山尚書載入公墓志中。前

年余代理新陽縣事。吏胥有請少報熟田多徵米者。余曰。祖不喫賑。孫顧喫荒可乎。一笑謝之。

不為良相。即為良醫。醫仁術也。儒門事親一書。且以能醫為人子事矣。然余家則有以醫致累者。曾祖恬齋公。侍母。查太恭人疾。日繙閱藥書。至抱書卧。中夜有省。遂工醫。官四川及長蘆時。兩次奉命馳驛入京。暨熱河。視表司空福額駙疾。蓋以二公上奏云。臣疾非陳善繼不能生之故。都中有陳神仙之名。洎補天津縣知縣。上謂方制府以官為酬醫之具。加責讓焉。曾叔祖宛青公諱漢。精繪事。亦善醫。官禮部時。和相國坤召之。令視疾。公咨於座主韓城王丈端相。相國曰。此奸臣。爾去。必以藥殺之。否則後不必見我。公遂謝不往。和卿之時。已保送御史矣。乃出為鞏昌知府。繼又以失紅本事。貶官知州。

君相能造命。然其間有幸有不幸者。文簡公際遇聖祖。可謂千載一時。至嘉慶年間。叔祖晴巖公。以戊辰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公本浙西香宿。文章名海內。仁宗嘗問富陽董文恭相國曰。東南世家子弟。在朝列有文學者。朕欲拔一人用之。文恭即以公名對。且備舉其行誼。會大考翰詹。仁宗閱其卷。諭文恭曰。陳傳經寫作俱佳。已置一等第一矣。文恭告公。私為慶幸。比榜出。公名在三等。大惑不解。越數日。仁宗又諭文恭曰。曩本置陳傳經第一。不知何時將

其表夾入三等中。惋惜久之。文恭又告公。以為此後必且大用。而公遽病卒。公生平最不善佛。臨終乃自言。前世是少室僧。卒後無子。有門生入室。為庀置喪事。恍惚見公僧服危坐。亦奇矣哉。公與文簡公皆似高僧再世。而遇不遇則各不相同。此其中真有幸有不幸也。

太常公隅園在海甯城內。本朝聖祖高宗。六飛南幸。駐蹕於是園。賜名曰安瀾。於是海甯陳氏安瀾園名天下。今遭粵匪之亂。已成荒烟蔓草矣。嘉慶年。竹崖伯祖文駿。以長蘆鹽運使。道光年。梅亭叔祖崇禮。以四川建昌道召見。仁宗宣宗垂詢家世。均問及是園。

宣宗最重科目。而梅亭公以佐貳起家。心頗自危。洎陳奏及清恪文勤二公。上莞然曰。汝固海甯陳家也。遂擢都轉。旋即兼集開藩。道光時。以佐貳蒙簡用者。止公一人。固緣公之才。亦由祖宗世德庇蔭也。

明王洪洲參政圻家訓曰。子孫才分有限。無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讀書。貧則訓蒙。以給衣食。但書種不絕可矣。若能布衣草履。足跡不至城市。大是佳事。關中村落。有鄭魏公莊。諸孫皆為農。張浮邱過之。題詩曰。兒童不識字。耕鑿魏公莊。夫仕宦豈能常哉。不仕則農業可安也。不可以近於衣食。為市井衡門之事。先大夫嘗言。服官福建二十餘年。家居又二十餘年。歷數州縣。同官之子孫。能卓然自立。功名逾前人者。百中僅一二人。能循謹自守。不墜家聲者。

十中僅一二人。豈州縣官之子孫皆生而不肖哉。飲食衣服貨財。先有以汨其志氣。即不驕淫縱欲。此身已養成無用之身。一旦失勢歸田。無一技之能。無一事可做。坐致貧困。一也。況居於衙署之中。有淫朋以誘之。有狡僕以媚之。圈套萬端。不中不止。自非有定識定力者。鮮不為其所惑。二也。而為州縣之父兄。方且營心於刑名錢穀。事上接下之道。無暇約束子弟。子弟即不肖。亦無人肯聲言於父兄之前。故有身雖在宦途。而家計已敗壞。不可收拾者。歷舉數人數事。為之太息痛恨而已。余兄弟幼時。即聞此論。幸稍長。即歸家讀書。未沾染此等習氣。亦未遇此等牢籠。先皆以訓蒙為事。嗣名譽略起。亦不過就記室之席。刻苦甚於寒士。故能稍稍自奮。然不幸自身復作州縣。五六年來。時時以先大夫之言為戒。第不知己之子弟。又何如矣。余家自高祖粵南公。以內閣中書迴避。出為縣令。曾祖祖父及余身。皆官州縣。已五世矣。綿延不絕。是由先人謹慎刻厲。有以維之。思之可幸。尤可懼也。

梁吉榜上書教父。古今豔稱之。吾宗於本朝得二人焉。一為六世從祖文和公。鼓永父。定庵公。以兄少保公。謫塞外。與於徙。公上書訟冤。格於吏議。遂漉血草疏。願代父行。有緹紫以一女子尚能救父。臣荷聖朝孝治。敢惜微軀之語。雖不得請。然世祖憐其孝。次年即得釋歸國。人稱為至誠所感。聖祖御極。公以孝行。蒙宸眷。累擢官至工部尚書。一為質庵叔祖容禮。以

父英德令沁齋公謫戍伊犁遂棄妻子。隨侍以往跬步不離者十餘載。當密請於將軍松文清公。願以身代。俾父得生入玉門。公憐其誠。據情入奏。雖亦未奉俞旨。而孝子名布於域外矣。父歿。徒跣萬里。扶柩歸葬廬墓三年。後官江蘇通守。松文清公入掌鈞軸。書聯贈之曰。攬勝寰中九萬里。承懽塞外十三年。蓋紀實也。

余家玉煙堂及渤海藏真等帖十餘種。皆九世從祖贈兵部增城公所刻。董文敏公其昌未遇時。館增城公家者頗久。故文敏公書。吾家最多。所書法華經小楷帖尤精絕。文敏貴後。嘗以鍾紹京靈飛經真蹟質金八百。已而贖還。既復以質。則不再贖矣。帖後附文敏質帖贖帖書二通。乾隆乙酉。六飛駐蹕安瀾園。曾以進呈。奉純廟御批。有永為陳氏傳家之寶等字。不知此帖何時落於嘉善謝氏。今聞又歸常熟翁氏矣。文敏當日見質時。抽去十二行一頁。不審此頁今亦歸翁氏否。吾家所刻渤海藏真中少此一頁也。庚辛之亂。碑石為賊取以築城。賊平後搜討。僅有存者。今合諸帖為一幀。更名烟海餘珍云。

余家以工書稱者頗多。香泉太守及匏廬宗伯最有名。太守少時夢登一樓。滿貯隄廩。有神人謂之曰。供子一生揮灑。自是書法日進。以歲貢生受聖祖特達知。入直內廷。雍正十一年。世宗勅以公書勒石。為夢墨樓帖十卷。高宗愛其書。與張氏天瓶汪氏時晴鼎峙焉。事紀余

翰林秋室集跋語中。乾嘉以來四海爭購公書。日本國王尤嗜之。海舶載往。輒得重值。致故鄉幾無遺墨。余所藏公草書。庾子山春賦十二幅。一時無對。辛未冬。張子青制府來上海。閱機器。余以制府為今代書家。懸之行館。用供賞鑑。有候補道某公見之。謂是惡札。何可溷制府。遽令撤去。人皆以公負書名百年。忽遭此厄。為笑。壬申冬。余謁制府。談及公書。制府亦有珍藏者。余述某觀察語。制府亦大笑。公政事卓絕。山西貴州江西皆祀名宦。而循聲乃為書名所掩。公平時每夢至一處園亭。山石極幽雅之致。牆外有寺有塔。心甚樂之。如是者有年。比守南安。衙齋正如夢境。遂卒於官。匏廬宗伯為香泉太守之姪。康熙癸未與弟文勤相國同入翰林。聖祖臨朝。舉手謂文簡公曰。大喜汝家又添二翰林矣。公免冠謝。舉朝榮之。入直南書房。書法特荷溫旨褒嘉。純廟御極。命繕寫御製詩。內府書籍秘殿珍藏。悉俾覽鑰。存歷春卿數年之間。扈從凡二十七次。寵遇之隆。一時無兩。居家撰著不下百數十種。奉勅所成者有歷朝題畫詩。全唐文。宋史補遺。謚法考。諸書行草出入二王。而得香光神髓。即顏歐虞褚及宋四家。無不研究。遇真蹟必撥冗仿寫。無間寒暑。書名傾動寰宇。今酋上司金泚王贊咸欲邀公尺幅。以為家寶。南中胥手不下數百輩。公聞之略不計也。然公之文學亦竟為書法所掩。余在上海購得公所臨靈飛經一冊。張子青制府歎為精絕。為之題跋。擬以入石。尚未

果也

乾嘉之際。天下書家推北孔南梁。梁即山舟學士。壽最高。故書最多。自經兵燹。亦漸零落矣。學士暮年。書尤嫵媚。此為壽徵。嘗言本朝人不以書名。而其書必傳者。一為陳文簡公。一為陳句山太僕。語載梁紹壬孝廉秋雨盦筆記中。太僕以文章著。公以經綸顯。皆掩其書名。浙江之大患。莫若海塘。歷朝脩築。糜帑金至千百萬。至今日而尤亟矣。六世從祖宋齋公。生於海甯。居於海鹽。於海塘情形最為熟悉。嘗謂兩邑之近海隅同。被海患同。而脩法則各不同。甯邑海在南面。離山既遠。塘外沙時坍漲。潮自東而西。不慮其平滿。而慮其方來。潮頭雖高而急。水必從沙底滾刷。沙愈去。則水愈近塘。而塘難保矣。古人脩海甯塘。設立排樁木櫃之法。蓋用排樁以護沙。用木櫃以護排樁。皆於塘外着力。使沙日積而水漸遠。迨潮至平滿。齊塘強弩之末。不穿魯縞。所以甯邑海塘。只用條石。不須過於長厚。惟審其捍禦之道。全在塘外也。鹽邑海在東面。離山甚近。塘外沙不坍漲。潮自下而高。不慮其排決。而慮其衝吸。石縫稍疏。則內土必隨潮滾出。土愈去。則石無所附。而塘亦危矣。古人築海鹽塘。設立縱橫疊砌之法。蓋石大則負重難撼。水曲則勢緩易當。要於塘身着力。使土日固而塘可久。倘石有欹斜墊壞。千金之堤。潰於蟻穴。所以鹽邑海塘。不用小石。必須極其長厚。惟審察捍禦之道。

全在塘身也。甯邑海塘莫患於潮頭逼塘。入手毫無阻攔。塘外日深難於措手。鹽邑海塘莫患於潮頭頂衝。脩築務期堅固。餘外次衝。便易着力。至於大風沓潮。名爲海嘯。又有非人力所能捍禦。然古人慮之深矣。故甯邑海塘內有六十里塘河。鹽邑海塘內有白洋河。既以取土培塘。可使上塘常加堅厚。又以各路分消。不使海水灌入田畝。此則海塘善後之策也。公關心桑梓。於海塘一事。講究不遺餘力。當時治海塘諸公。咸稱公之經濟。能得古人因地制宜之意。奉爲圭臬。故雍乾以來數十年。浙西無海患者。以此也。公諱訐。字言揚。別號宋齋。曾官温州府學教授。年八十時。第三子存齋公世倅。以河南按察使兼署布政使。入覲。蒙世宗垂詢。公年齒履歷。御書松柏堂匾額。并人參貂裘甯綢等物以賜公。并諭爾父有德有壽。給他老人家歡喜。欽此。公因自號歡喜老人。以志恩遇云。

吾家得道學之傳者。爲七世祖簡齋公及六世從祖乾初先生。簡齋公從學漳浦黃石齋山陰劉念臺兩先生之門。稱高足弟子。嘗論學在天地有宗有翼。宗之者一人。翼之者數十人。所謂疏附後先也。堯舜去人其間亦邇。禹皋伊萊望散亦止。略舉以例。其餘顏曾既往。董韓未興。孟子以一身任仲尼之道之重。有宗無翼。所謂軻死而不得其傳者。已於篇末無有兩歎寓之。孟子之憂患深矣。有宋絕學既明。至考亭而集成。門徒甚盛。史不勝書。迄於元明之

際。許姚趙竇。洛學行於北。金吳虞許。閩學彰於南。以建柳黃吳宋之徒。莫不推究精微。張皇六藝。卒開三百年文明之治。可不謂有宗有翼之極盛者與。前明學派莫盛姚江。翼之者為江右。為淮南。為東越。雖復功咎叢生。末流雜遝。然而粹之所生。救之所始也。剝之寢微。復之寢昌也。吾學未嘗一日絕也。余攝齊戴山漳浦兩先生之門。原本考亭。追溯之濂溪二程。以達於孔孟。而一時門徒。未見有董震黃幹之儔者。何其寥寥。與公為此言。意蓋自任也。至其深造自得。傾折前賢。絕不標奇樹幟。可以想見論學非其人。勿輕談。止談詩文。即詩文亦不輕作。或問之曰。以先生之學。而為詩文。必傳無疑也。公不之應。吳志伊作十國春秋。公曰。古人著書。以為法戒。十國春秋人物。乘時盜竊。皆出下中。何庸追述其行事乎。嘗言侯朝宗王於一二子。文之佳者。尚不出小說伎倆。其評騭古今。不肯隨聲附和如此。與姚江黃徵君宗義同出戴山之門。徵君曾為公作傳。極推重之。公以拔貢入成均。終身不仕。歿祀鄉賢。乾初先生明末舉茂才。廩於庠。遭喪。亂。敝屣棄之。窮居海濱。不改其樂。早年論學。於諸儒中最喜姚江知行合一之說。謂可與孟子道性善同功。後與祝淵孝廉遊戴山先生門。奉慎獨之教。躬行實踐。重規疊矩。既而祝殉難。以節顯。先生則歸然以德望重一鄉。國變後。杜門息影。足不及中庭者二十年。君子謂不異袁閔之土室也。其初所作詩文。清真大雅。寄托深遠。書法

直逼鍾王。撫琴吹簫。時奉於山巔水涯。篆刻博奕諸好。無不工。自奉教嚴。山後一切陶寫性情之技。視為害道。而屏絕之。社集講會。以為無益身心。亦婉辭不赴。所著有大學辨禪障性解學譜。并論喪俗家約諸書。其餘雜著。不下數十萬言。皆藏於家。居母喪。手寫孝經百餘冊。以志痛。戚友爭寶藏之。簡齋公諱之問。乾初先生諱確。

吾家以詩書為世澤。自有明中葉。承陳姓之後。代有聞人。人各有集。見於秀水錢警石廣文所纂海昌備志。所採者不下萬卷焉。其尤以淹貫名者。為曹叔祖會理州知州摩村公諱鍋。堂伯孝廉方正仲魚公諱鱣。摩村公弱冠即擅文名。乾隆中。楊大司馬薦舉博學宏詞。著作等身。晚年與金宗伯杜錢方伯嶼沙汪徵君槐塘姚比部羽峰。仿洛社之會。龐眉鳩杖。花晨月夕。載酒湖山。留題殆遍。觀者目為神仙中人。仲魚公賦性穎異。讀書過目成誦。嘉慶丙辰。詔天下督撫學臣舉孝廉方正。時學使者儀徵阮文達公。以公名應舉。并手摹漢隸孝廉二字。以顏其居。復為書士鄉堂額以贈。旋登戊午賢書。六上春官。後遂不復作出山計。歸築講舍於紫微山麓。寢處其中。一以著書為事。生平一無所好。獨於古名人書畫。不惜重價購之。所心賞者。鈐以二章。一肖己像。上題仲魚圖像四字。一綴以十二字曰。得此書費辛苦。後之人其鑒我。其志趣如此。所藏書最富。惜兵燹之後。皆散佚矣。

香泉太守。以書名天下。初不知其能畫也。同治癸酉。在蘇州。妹丈唐雋庵司馬。以公所畫花卉草蟲手卷見示。驚歎精絕。乃知才人固無所不能。余嘗歎公政事為書法所掩。今又歎畫為字掩也。至吾家以畫著者。愚亭侍讀。以文學與修國史。而游情繪事。工設色花鳥。人爭寶貴。至宛青太守。則兼以山水擅名。官禮部時。質郡王以文墨奔走天下士。嘗因疾延公於邸。出素箋曰。聞先生山水名家。肯為我作小景以當枚乘七發乎。評公畫為在粗文細沈之間。都下卒無其偶。其欽重如此。公又為河間紀文達相國。作優鉢曇花圖於曲臺。至今藝林傳為佳話云。

余家自有明中葉。由高氏而承陳姓。迄今三百餘年。至嘉道之間。子姓日益繁衍。咸豐後經粵匪之亂。溝壑之轉。四方之散。第宅焚毀。老成凋謝。宗族稍零替矣。迴溯此三百年間。傳世已將二十。人才輩出。在浙江推為望族。道光年間。宣宗成皇帝。猶有海甯陳家之論。則族望固久著矣。然特行高氏之一派耳。計自明正德以來。吾家登進士第者三十一人。榜眼及第者二人。舉人一百有三人。恩拔副歲優貢生七十四人。徵召者十一人。庠生及貢監生幾及千人。宰相三人。尚書侍郎巡撫藩臬十三人。京官卿寺。外官道府以下。名登仕版者。逾三百人。祀名宦者十一人。祀鄉賢者八人。祀昭忠者五人。國史有傳者十三人。其郡縣志之載名

臣循吏文苑義行者。未易屈指數。而寄籍廣東河南山東等省。三十年來。聞多有登科第列仕版者。因譜牒未修。尚不能考。至由陳氏復出嗣他姓者。如仁和之張雲璈。河南之司馬。或科第累世。或官至督撫。嘉慶年間有陳皆因乾隆年間修譜時漏列。至道光時再修。則已無河總督司馬。從考證。今張氏司馬氏子孫相遇。尚稱族誼。而輩行則未能考。亦為歉事。惟高氏則自有譜。自宋武烈王以下。世次炳然可序。故相值能舉輩數。聯伯叔兄弟之誼焉。夫吾宗渤海陳氏。祇臨安高氏一分支耳。而自明以至本朝。子孫繩繩振振。若此罔非天恩祖德所留貽。今雖遭亂而少衰。然為子孫者。生聚教訓。可不亟思自奮。以迪前人光也哉。

文勤公自幼聞論性命之旨。輒形嚮往。潛心洛閩之書。旁及陸王。辨其同異得失。嘗輯學古錄。以備攷鑒。釐為六類。書高二尺。輯建中錄。以資政治。凡三十二卷。他如仁愛叢說。教習郭言。學辨質疑。讀書管見。與友朋言學及門問答之語。以及詩文雜著。凡已刻未刻。共二百餘冊。兵燹之後。家鄉已自無存。不知曲阜一支。尚有存焉者否。余在青浦。得公蒙恩予告。紀恩及留別同朝詩十六首。茲附錄之。以見威鳳之一羽云。乾隆二十三年二月三十日。奉上諭。大學士陳世倌老成端謹。學行兼優。簡任綸扉。勤勞夙著。昨以年老懇請致仕。朕已允其所請。今於春融從容就道。並加太子太傅。以示褒嘉。茲當陞辭。倍深眷念。既賦詩一章。以寵其

行着頒賞筵宴於賜第。令部院堂官往餞。賜帑金五千兩為路費。馳驛回籍。仍按原品在家食俸。俾資頤養。起程時。着在京官員祖送。歸途所過地方。有司在二十里以內者。俱着送迎。旋里之後。巡撫兩司。時加存問。俟家居一二年。自行酌量精力尚健。仍可來京供職。用昭優眷。老臣至意。欽此。臣跪讀之下。伏地慚惶。感泣叩恩。恭紀四首。

麗藻高懸列宿寒。宸章捧出五雲端。九天韻入鐘鏞響。一字榮同華袞看。夙夜祇慚臣職負。江湖難忘主恩寬。淋漓聖製懸星日。渥澤常依墨海瀾。

持勅堯廚出尚方。九重祖帳拜恩光。愧當金鼎鹽梅味。喜浥黃封雨露香。玉膳瓊樽來賜弟。鸞班仙侶話歸航。東都門外分攜處。車騎還看溢道旁。

綸扉竊祿廁班聯。老去常慚疏傳賢。歸索更邀天府賜。投簪仍給大官錢。素絲自守青箱舊。黃髮仍娛白社年。聖主施恩皆格外。匪頒直許到林泉。

陞辭感激泣痕垂。春水抽帆去路遲。乘傳共看飛彩鷁。呼嵩還願拜彤墀。郊迎不計郵程遠。存問先邀天語慈。贏得都人傳盛事。衡門歸老太平時。

乾隆丁丑嘉平月。蒙恩予告歸里。回憶歷朝受知之深。兼允微臣遂初之志。涓埃未報。慚感交并。敬賦長律六首。

早年占籍到蓬瀛侍從三朝見太平綠筆漫誇驚掖貴冰銜愧列玉堂清春隨翠輦花飛岸

康熙丁亥正月隨從秋度榆關月照營自丁亥至辛卯先臣出撫黔楚每認得巢痕親切地

聖祖仁皇帝南巡觚棱入夢涕縱橫

秋高深院鎖簾櫳文榜曾觀列國風鑑別每愁魚目混搜羅敢信馬群空聖朝不棄菲體

臣節惟持清白衷天語品題誠竊忝愧將凡質比宗工世宗憲皇帝以世伯聲名比之李文貞張文端遂擢侍講學士

戢影衡門服乍除忽膺節鉞走輶車河山十二雄東土禮樂三千近聖居差喜壁經尋舊迹

未成府海著新書自知迂拙曾何補削籍歸來好荷鋤

天心寬大沛新綸宥過何期及小臣乍許鳴騶趨相府旋邀漕轉出楓宸百寮敢誦持綱紀

五禮甯堪重縉紳更領冬官邦土職河渠三策讓前人世伯曾上三劄子言河務事

宣麻黃紙禁中傳政府俄登染御煙卿月驟遷聯兩部自憲副至入相僅歷戶工二部江鄉

歸住只三年戊辰冬落職家居辛未春聖駕南巡復蒙起用膚賜竊附明良會獻納難酬雨露邊聖主當陽全盛日

長同擊壤樂堯天

君恩浩蕩邱山重臣病侵尋歲月催拜表幾行含淚入御批一道帶春來獨蒙溫詔憐烏鳥

疏內有修葺先塋之語特蒙恩諭及之更進崇階勵駕駘歸載寵光誇父老桑榆晚景荷栽培戊寅仲春將出

都門留別同朝六首

追陪紫殿愧齊肩。心佩儀型十七年。燕國文章推巨手。鄴侯風度儼神仙。東華並馬趨鈴閣。
西苑連茵侍御筵。齒序同朝慚最長。合先諸老賦歸田。留別省中諸閣老

層霄斗極九天臨。履跡衣香在禁林。時論共推霖雨望。諸公須極歲寒心。每懷補職成虛願。
愛聽嘉謨矢好音。豈戀江湖辭魏闕。羞將白髮玷華簪。留別九列諸鉅公

著作聲華重帝廷。難忘風月是頭廳。九重載筆題仙籍。幾輩乘槎識使星。視草蓬池春爛漫。
校書藜閣夜青瑩。儒生結習心猶在。欲藉餘年老一經。留別翰林諸先生

上苑花開聽鳳鳴。南司車過避驄行。漫持丹筆來先後。余以副憲總憲兩入西臺每伏青蒲憶父兄。余家兄弟官執法者五人
居臺諫者六人。已看霜容同鐵冷。仍期笑口比河清。竹埤梧掖紫歸夢。最愛臺垣有直聲。諸先生

鐵網頻張學海濶。祇憑虔惕寸心丹。由來科目人爭重。即語文章報亦難。共勵松筠堅晚節。
獨慚桃李屬春官。昇平努力期公等。老眼還將拂拭看。留別憲試諸君子

來往長安六十年。余於丁丑歲暮隨先君子入都。距今出都恰六十年。不辭青鬢換華顛。衣冠會比汾榆社。輦轂花明
玳瑁筵。兩浙海甯各有會館。入耳纏綿鄉語熟。登堂几杖典型傳。館內有三賢祠。春明門

外柴車路梓里情牽倍黯然。
紹別族同里

卷一終

庸閒齋筆記卷二

海昌陳其元子莊著

沒而為神三則

吳少村中丞昌壽。少負奇氣。踔厲風發。魁碩類武夫。與余居。相距不里許。晨夕過從。相與角藝論文。間有不合。必反覆爭辯。時或攘臂大呼。驚動鄰里。遇契合相賞處。又復為之叫絕。當鴛湖書院課時。每與沈西卿。筆山昆季及余。醵錢數百文。至酒肆飲。吸杯盤狼籍。必罄盡。以為樂。如是者有年。道光甲辰。余銓金華校官。少村亦成進士。以知縣分發廣東。自是不相見矣。有人自粵中來者。傳其政聲卓然。有吳青天之號。比擢撫河南時。百姓號哭罷市。製萬民傘相送。至千有餘柄。即乞丐亦為製傘。好官之名滿天下。然余懶於作書。二十餘年。不甚通音問。同治丁卯。余以州牧提調松滬釐局。適少村奉廣西巡撫之命。來上海。附輪舟赴粵。是日余在寓中。僮僕皆他出。忽聞庖人於門外。若與人斷斷然呼之。問故。則曰。有一類武官者。衣服敝陋。欲來求見。向索手本名帖。又復無有。但言與官是幾十年前好朋友。而不肯道姓名。余急令延入。其人出曰。官喚汝。遂引之從側門入。則少村也。相見大喜。少村謂余曰。足有風疾。請長揖不拜可乎。余戲之曰。豈有令中丞公叩首之禮。少村笑曰。呼之入走角門。豈有

不行叩首之禮者。遂彼此大笑曰。本欲即行登舟。因知君在此。故特走訪。帶來三僕。方打疊行李。不令隨行。而忘持拜帖。乃致此窘。又笑曰。即攜拜帖。而廣西巡撫手本。亦未具也。遂縱談良久。余問其在廣東。何以得民如此。曰。無他。使倆惟實心任事。不要錢耳。別去之際。相訂年逾六十。即歸里。同作洛社之會。乃抵粵。未半載。遽爾騎箕。國家失此寶臣。朝野惜之。相傳少村沒後。其幕友紹興俞君。方家居。正欲午餐。忽捨箸起立。若為接物者繼。又作折信之狀。戚然曰。吳中丞書也。中丞以任所公事殷煩。仍邀我前往襄理。然昔在南方。帆檣甚便。今北路非車馬不可。此非我所習。奈何。其家人曰。聞吳中丞歿矣。安得來請。曰。中丞今已為冥官。家人曰。何不辭之。曰。不能也。曰。蓋禱於城隍神。請其代辭乎。曰。渠官甚尊。非城隍所能企及。然我往。須得某厨侍我耳。是夕。俞君卒。次日某厨亦無疾卒。嗚呼。如少村之為人。倘所謂生為上柱國。死作閻羅王者。非耶。越五年。復有余親家錢慎庵一事。

慎庵名德。承浙之山陰。居心仁恕。律身廉謹。胸中坦然粹然。不設城府。以薄尉起家。歷官州縣。所至有惠政。同治二年。令相國李肅毅伯。方撫吳中。以循良薦舉。特旨擢知府。數年間。署松江常州蘇州江甯鎮江府事。賢聲噪一時。辛未三月。由鎮江得代。來蘇卧病邸舍。時余自新陽調攝上海。以邑太繁劇。意不欲往。慎庵顧以大義相勸。蓋慎庵之季女。乃余長子婦。

也五月余將赴上海任。慎庵以病劇歸里。六月慎庵卒。七月兒子至紹弔喪還。述其臨歿情形。余為之驚歎不已。初慎庵以疾甚歸。歸後疾日以平。第精神疲乏。未能出戶耳。六月初旬晨起。謂眷屬曰。帝命我作總管神。有差官四人來迎赴任。可速具筵款之。家人聞之。疑信者半。乃設羹飯。祀之大門外。大門距內室遠。慎庵室中忽怒曰。四人皆官。遠來接我。奈何待以野鬼之禮。促向中堂設席以享。乃可。眾懼從之。祭訖。屈指計曰。二十日太促。二十二日辰時可矣。越一日。又言山會二縣城隍神為之餞行。待以上官之禮。辭之不得。云云。自是十餘日。舉動如常。亦無病狀。至二十二日向辰。呼諸子令催合家眷口齊至榻前訣別。諸子惶遽。以為疾作。將呼醫。則搥牀怒曰。我且死。豈醫者所能活乎。比家人齊集。舉目周視。一過泊然而逝。與半月前所尅之期。絲毫不爽。於是蘇人曰。錢公作我郡城隍矣。常人亦曰。錢公作我郡城隍矣。今松江常州二府。思其舊德。皆呈請祠名宦焉。先大夫嘗言閩中同官言可樵司馬朝鑣臨歿。自書一聯云。始笑生前徒自苦耳。既知去處亦復陶然。以為去來自如。嗚呼。若慎庵之自定死日。可不謂之去來自如耶。

太倉顧伊人撰吳梅村先生行狀云。康熙辛亥正月旦。先生夢至一公府。主者王侯冠服降階迎揖。出片紙。非世間文字。不可識。謂先生曰。此位屬公矣。十二月朔。復夢數人來迎。先生

書期日示之。故豫知時日。竟不爽。王文簡公池北偶談亦載其事。并記有浙僧水月者。能前知。先生疾革。挈舟往詢。僧曰。元旦夢告之矣。何必問老僧。吳人相傳先生作閻羅王云。余六世從祖諱容。永字直方。先生之壻也。順治甲午舉人。考選知縣。卒年僅二十有九。幼時為冥官。每夜赴陰府治事。嘗思罪何以杖重於笞。斬重於絞。於是皆以身試之。忽奉上帝命曰。陳某心存愛人。特予晉秩。於是金冠象簡。自稱小聖。與岳瀆大神無異。與閩汀黎媿曾甲午同年。嘗謂媿曾曰。余知四世事。初為蜀通判子。苦嫡母嚴。商於外。母死乃得歸。再世為王孫。三世為京師竹林寺僧。一日放參。有婦女羣過。偶一目之。遂墮落至此。八歲時。從家大人入寺。一見恍然。齋房徑路。皆為記識。今雖為宰相子。後世愈下矣。事載徐季方見聞錄。梅村集中寄懷陳直方。有百口風波大。三生夢寐真。膏粱虛早歲。辛苦得前身之句。蓋指其事也。又伯祖惺齋公諱觀國。乾隆乙未科進士。歷知江蘇金山蕭縣婁縣甘泉高郵州。升海門同知。海門之設學額。自公詳請奏定。所蒞之處。均循聲卓著。在海門得疾。自言當作甘泉縣城隍。卒之夕。衙署前百姓均見甘泉縣城隍燈籠大小數百。充塞街巷。而公奄逝矣。因記少村慎庵為神事。故並書之。

鐵嶺楊杲樓先生書績先大夫嘉慶癸亥同年也先大夫官福建先生官浙江之青村場鹽大使不通聞問者四十年道光癸卯先大夫里居於書肆中遇先生鬚髮皓然各不相識互詢姓名乃相持大喜時先生遷雲南恩安縣知縣以年老乞休欲於郡城覓屋暫住先大夫遂留館之先生忠厚慈祥待人和藹年雖七旬而意興如少年余兄弟侍之每劇諱諧語至丙夜不肯休工書善畫以意創為著畫其法濡紙令稍濕蘸墨於著任意揮洒雲烟滅沒有大小米之概人爭寶之未幾先生之第三子簡侯官贊能格來主浙江鄉試事竣後遂迎歸京師侍養次年宮贊遷甘肅鞏昌道余亦選金華縣訓導乃上書先生為俳言謂世弟年三十為巡道某年三十一而為訓導豈非寸有所長耶先生得之大笑復書數百言皆諧謔語先大夫見之亦為絕倒先生嘗為余言官大嵩時衙署濱海魚鮮之屬不絕於庖一日忽聞門外人聲嘈嘈然使往問之乃漁戶網得一大魚四足有尾獨無角耳重數百斤眾議市無可賣欲殺之熬油先生命扛之入署眾眷屬觀之時夫人方有娠見魚乃謂之曰汝雖非龍然亦當是神物何不自慎而困於豫且今則性命莫保奈何語未已此魚兩目汪然出涕漬地斗許先生心大不忍亟出十金畀漁者而縱此魚於海魚入海乍沈乍浮至中流震雷一聲風浪大作遂振鬣去咸疑為真龍矣未幾而簡侯生官至江蘇布政使先生之孫名霽者

近又以第二人及第。今官廣西學政。子孫蒸蒸日上。盛德之報也。

狐知醫

先伯祖洛如公諱彝。曾祖怡齋公長子也。公幼而岐嶷。髫年能作擘窠書。直隸制府方公觀承延入署。令書清慎勤三大字。今節署堂上所懸九齡童子書之榜是也。顧屢試不第。以武英殿纂脩四庫全書。得直隸布政司經歷。以終公之長子為枝巖伯諱明遠。工詩。著有玉照山房集。少時習扶鸞之術。時召古詩人相為唱和。其是否莫能明也。最後來一仙與唱酬最久。自承為狐。會伯祖母張安人下堂而傷其足。疾甚劇。諸醫束手。狐自贊能醫。然需藥資銀若干。許之。乃先用數藥。繼用煎劑。每日二次。以承筐繫於梁上。少頃藥即在中。而筐自下矣。煎劑熱可炙手。不知其藥從何處煮也。病愈後取銀而去。又不知需銀將何所用也。枝巖伯每欲與之相見。輒不可。久之乃約於某酒肆中晤面。屆期而往。無所遇而歸。歸後降壇書曰。室內第幾座上。長髯之老道士。即我也。君何不相詣耶。思之信然。自是遂絕。此事先大夫在都中所目擊者。狐自言每月在宮中輪當差使數日。信乎聖天子百靈呵護也。

先大夫又言福建省城內九仙山有乩壇。主之者亦一狐。作詩文楚楚有致。而大致在以醫術濟人。服其藥者有驗有不驗。曰吾能治病。不能治命也。至總督署中之狐則據居一樓。稱

為仙樓。可以問卜。李鄴齋方伯自盡一案。星使且至。人往叩之。則畫二紅頂於紙上。莫解其故。既總督汪公巡撫王公皆褫職。乃悟。道光之季。制府劉公韻珂撤其樓。狐大肆擾。至劉公歸乃已。

前世事二則

海甯查映山先生瑩。以吏科給事中。督貴州學政。科試苗疆。取一土司之子入泮。撤棘後。土司率其子來謁謝。美如冠玉。公有一侍者。貌亦娟好。土司子歸後。此人遽辭公去。疑而訪之。則兩美必合也。公一笑置之。至次年鄉試揭曉。土司子竟得解元。公謂中丞曰。此人在上年。我甫取之入學。筆下甚平。何能作此等文。試傳訊之。一到即款伏。係倩浙江湖州某舉人頂替入場所作。中丞大駭。然以罪名重大。頗思消弭之。察公顏色不懌。不敢遽言。擬越日再為周旋。公去後。適有他事須奏。升炮發擗。中丞聞之。疑公以此事上達。已若不陳。懼干譴責。遂連夜繕疏入告。次日詢公所奏之件。則並不因此也。二公俱大悔恨。疏上得旨。照例正法。兩人遂駢首死事。越二十餘年。公久歸道山。有湖州姚孝廉。年二十餘。文名籍甚。會試報罷。後留京與先大夫同客查小山。比部有圻處。比部即公之嗣子也。孝廉為人恂恂篤謹。不妄交遊。獨與先大夫善。一日微疾。握先大夫手曰。吾將以後事累君矣。驚詢其故。則歷舉前事。蓋

土司子控於地下。孝廉則某舉人之後身。將往對質。先大夫問何以不早為發覺。則曰科場舞弊。例應處斬。本無可言。學政摘發弊竇。亦是其職。特以查公有疑其誘侍者一事。心近於私。當有挾嫌之罪。冥官以究竟事本因公。故待查公數盡之後。始行提訊。若公誠無此心。則土司子亦不能再有異說。第某不幸。前世因之橫死。今世又因之夭死耳。語訖痛哭。次日遂卒。此事比部本不知之。既詢公隨往貴州之老僕。則信有此事。而內中曲折。不能如孝廉所述之詳。噫。孝廉既予之轉生矣。何必又令之再死乎。且前世以孝廉罹禍。今世何為又予以孝廉。徒使姚氏門中寡妻弱子。煢煢無告。此則天理之不可解者也。孝廉名某字某。先大夫曾舉之。則予忘之矣。

長洲徐少鶴侍郎頤。嘉慶乙丑榜眼。姑丈李雅先生之兄也。侍郎博學工古文。為姚姬傳先生入室弟子。曾侍上書房。宣宗登極。以師傳恩。隆隆驟遷。方且大用。乃於督安徽學政任內。以痼疾遽卒。天子眷念舊學。師終之典。極為優渥。當公初病時。即若有所見。作紀夢詩十餘首。窮冥恍惚。多不可解。臨終自言。前世為福建林公子客。茲以公子事牽累至此。然所為何事。卒未明言也。李雅姑丈有文述病中見冥王事甚詳。余粗記其梗概如此。嗟乎。姚與徐皆以前生事。天其天年。然一則僅登賢書。一則官至通顯。乃各追其前事而死。天欲殺之。則如

勿生何必多此一舉。然亦可令人警懼。今世勿作累來世之事可也。或曰：世人第顧目前。後日之累且勿顧。況來世之累乎？悲夫。

科場中鬼神

科場中。世每艷稱鬼神事。以彰果報。余自道光戊子科起。至咸豐乙卯科止。共鄉試十五次。前後居矮屋中。計一百三十五日。可謂久矣。然鬼神之變幻。不特目未之見。即耳亦未之聞。惟外舅聞藍樵先生言。嘉慶丁卯科鄉試。頭場三藝脫稿。已三鼓矣。內逼如廁。比還。見燭卧於卷面。已橫蕪寸許。不特卷不焦灼。并油亦不溢出。驚為奇異。是科遂中式。容是鬼神之力量。至咸豐辛亥科鄉試。同官陳星垞二子丙曾誦曾。兄弟同擢高魁。其文皆取法尤玉。於是都中咸傳星垞於元旦夢文昌神。告以今年闈藝宜學西堂農山。因此得雋。祁春圃相國以問貢荆山方伯。緣星垞次子右曾。館於其家也。右曾馳書歸詢其父。星垞持以告余。并笑曰：君今為文昌矣。蓋上一年。都門寄來擬題若干。內有可使有勇二句。丙曾謂余此文自王農山後。無人能繼作者。余因取少時所作是題文示之。丙曾數為驚才絕艷。傾倒萬狀。余謂是餽飭之學。壯夫不為。丙曾乞其文去。呈之星垞。星垞謂此調不彈已久。鄉試可以必薦。而不能保其必售。初學偶學之。亦無不可。於是丙曾弟兄皆學為之。而時時請業於余。余初尚為改

削久而益厭不復過問。比入試而題係必也射乎三句。適可用尤王腔調。弟兄遂皆中式。並無所謂文昌示夢也。因知科場內所傳鬼神之事。大半類此。

科場中尤王體

丙曾兄弟既同捷。於是浙省人士競揣摩聲調之學。書肆遂取農山西堂二公文稿重雕之。為尤王合刻。風行一時。都中論文者。以為敗壞風氣。龍編修元禧尤惡之。壬子會試。龍適與分校之役。搜得一文情濃豔之卷。示人曰。此必陳氏兄弟也。亟橫抹而黜之。丙曾顧為清微淡遠之作。又得中式。比填榜。龍見陳丙曾名。大駭。取其卷讀之。復大驚。丙曾字子雁。誦曹子清石曹字子銘。同母兄弟。皆少年高第。談者有三珠樹之目。

武夫不知文字

張壁田軍門玉良起於行伍。目不識丁。余初於蘭谿軍次見之。適有急牒至。軍門折閱。點首攢眉者良久。乃舉付從兵。令送文案處。余詢牒中何事。笑而不答。以為秘不肯宣也。越日又見持一札。顛倒觀之。大惑不解。既乃知其本不知書。特為此以掩飾人之耳目。嘗與程印鵠太守換帖。三代中有名蚤者。頗以為怪。繼復見其一帖。則是早字矣。因詢其文案某君。答曰。渠不能指定一字。第隨其口語而書之。是以如此。同時有吳總戎再升者。眇一目。每戰必先

登賊畏之。呼為吳瞎子。嘗延僧追薦先人。僧請三代諱。張目不能答。急召文案委員。令撰一好名字與之。聞者捧腹。此與侯景之托王偉撰七廟諱者何異。善乎國初之馬惟興也。惟興以孫可望將來降官。至福建總兵。順治之季。當賜諸將三代封典。惟興久之不上。撫臣問之。愀然曰。某少時為寇虜。相從作賊。今幸際會風雲。實不知父何名。母何氏。若私撰之不推欺君。亦自誣其先人矣。願公以此語上聞。但恩榮及身而已。一時皆是其言。惜無人以是說告之軍門及吳總戎也。

凌厚堂之怪誕

歸安凌厚堂。道光辛卯舉人。大挑選授金華教諭。與余同官。性怪僻。敢為大言。初到官。即於明倫堂自署一聯云。金匱萬千衷。孔子曰。孟子曰。華袞百廿作。帝者師。王者師。見者無不吐舌。論學直宗孔孟。於宋儒一概抹煞。而尤惡朱子。極口肆罵。至謂朱子之父名松。與秦檜之檜字同班輩。而朱子之名。則與檜子秦熈無異。語極狂悖。課人讀四子書。只誦白文。凡朱註盡刪之。嘗在金華府署中。與其同鄉孫柳君孝廉談及考亭。孫稍右之。遂欲加以白刃。以是人莫敢在其前。稱紫陽氏者。議論縱橫。自謂是奎宿降生。俯視一切。於天下人無不鄙薄。顧獨與先大夫善。執子姓禮。惟謹。又有閩人林拔臯先生。年七十餘。亦與之往來。會有人延

之小飲座客互論金華人物。凌拍案曰：郡城中只有一個半人。其餘皆畜類耳。一人為先大夫。半人指林君。座客驚。稍稍引去。凌傲然自得。工古文。善奇門。醫卜星相。無所不能。著有德。與子外集數十萬言。儼於古作家。而於醫尤自負。先大夫年十五。猝中風疾。以為不救矣。藥之數劑而愈。縣署有幕友延之視疾。按其脈曰：無妨。顧指一友曰：君顏色甚晦。當有病。遂診之曰：疾不可為也。百日内當疽發背死。其人固康強無恙也。至期果以疽歿。於是人爭神之。然內子聞淑人疾。醫之竟死。凌自恨無效。亦發病者累月。其相人也。一望即能決其貴賤壽夭。何宮保桂清。辛卯同年也。撫浙時。凌以教職考驗。一見懽然握手曰：君昔相我。當封疆。今封疆矣。請再視我。異日何若。對曰：昔觀公相甚善。今所留下部。髯甚惡矣。於法當斬首。何大怒揮之出。越六年。何果以失守罪伏法。此外相雖間有不中者。然後來應驗者居多。嘗謂先大夫曰：大劫將臨。浙江無一片乾淨土。吾所相人多橫死者。獨公祖孫父子相皆善。不遭此劫。當是公厚德所致。又嘗昌言年屆庚申。京城有急兵入。而杭州亦破。數俱前定。莫可挽回。至己未歲。遂棄官歸。時余為富陽教諭。舟過城下。不入。貽書先大夫。訣別語甚慘。而猶以子孫無害之說慰先大夫焉。次年庚申。夷人果入京師。而杭城於二月間。為粵匪所陷。皆如其言。自是余奔走兵間。無從得其消息。至乙丑歲。在盛澤。遇其鄉人問之。乃知其歸後居最舍鎮。

杜門不出湖州隔之月。自卜賊匪當於某日到鎮。若過已時則無害。居日開門延友飲酒以待。至已時賊果至。執之以歸。偽王聞其名。將以為軍師。大罵不肯。命之跪。不肯。有賊帥為之緩頰曰。一揖即縱汝出矣。亦不肯。偽王怒。揮去殺之。延頸受刃。顏色不變而死。噫。厚堂亦可謂非常人矣。

厚堂最喜言區田法。謂成湯七年之旱。賴伊尹以此治田。故民不飢死。繪圖著書。逢人必勸。顧無一人信之者。每深歎恨。又自詡奇門遁法。謂可以入水不濡。入火不焚。云云。一日方圍爐環坐。厚堂又掀髯譚火遁。余戲舉鐵箸夾炭火燒其鬚。厚堂驚起。起衆客大笑。然相蔡二風有水厄。當授以水遁法。而二風果以殉難投井死。

雅謔

蕭山蔡二風。名南道。光戊戌年進士。雲南即用知縣。改就教職。銓杭州府教授。丁憂服闋。再選金華府教授。為人忠厚長者。言呐呐然。如不出諸其口。遇諧謔際。時出一語。令人解頰。性慎密。意所不合。亦不宣於言。余嘗與商一事不答。再問再不答。余性卞。遂罵之。亦笑而不答也。與余交逾十年。情好甚摯。余時綜理局事。從未以一事相干。終年閉門課徒而已。凌厚堂毀朱子。二風與倪少尉時帆共非之。余謂此厚堂代二君報怨耳。兩人驚問故。余曰。君等不

讀居蔡及反其旄倪之註乎。衆為哄堂。二風第曰。君是陳人。故述陳言。時府試責金華湯溪。兩縣備旗鼓。二明府不允。謂無向例。余諧之曰。此真所謂金湯鞏固。旂鼓相當矣。衆方粲然。二風忽正色。謂湯溪沈明府曰。湯邑之應辦鼓。見於經書。何可推諉。沈請其說。則徐曰。君不讀衛風擊鼓。其鏜耶。衆亦哄堂。辛酉正月。余以辦理糧臺。寄眷口於金華。二風來賀歲。譚次忽戚然。謂余曰。內子最信佛。膜拜誦經者數十年矣。今年元夕。忽夢觀音大士告之曰。大劫已至。上帝以爾家世代良善。一人不在劫中。內子醒而甚喜。我獨至今怏怏。因長歎曰。若祇我家不罹劫。則衆人之遭劫者多矣。即幸而生全。有何意味。其居心忠厚如此。四月賊至城。破二風投井殉難。二子亦相繼死。獨遺一孫在。乃恍然大士所告以一人不在劫者。謂祇剩此一人也。壬申之夏。其孫入泮矣。來上海署謁余。追念舊事。為之愴然。

李地山殉難

粵匪之難。浙江之官紳殉義者最多。余之所不相識者。無從論定。相識中則當為李地山明府首屈一指。地山名福謙。湖北之監利人。咸豐戊午。來攝金華縣事。會粵匪石達開由處州攻臨永康武義。逕逼金華。一時佐貳諸君多托故引去。官舍一空。城中現任地方官只太守及明府二人耳。士民奔走。不可禁止。雖復力事城守。然風聲鶴唳。一夕數驚。賊苟乘銳來攻。

實無抵禦之法。余見人心搖動。有不終日之勢。慷慨謂明府曰。以全郡之大。若無一二死節之官。不亦辱朝廷而羞當世之士哉。明府持其衣帶間所賞樂示余曰。子無慮。我必死之。因與謀所以死之處。余曰。聞古人有止水之說。今大橋下水清而深。當可為葬身之地。明府曰。不然。投水而或為人所援救。或為賊所鈎獲。求死不死。反受玷辱。不如仰藥自盡。之有把握。遂指永福寺內之塔曰。我死必於更上一層。所謂置身百尺也。余笑曰。君可謂得死所矣。比賊退。明府調攝仁和縣事。余送其行曰。腰間藥可棄之矣。明府曰。不然。今賊雖竄去。並非敗滅。安見其不再來。我仍當戒備耳。庚申二月。賊破杭州。明府時在局中。聞賊已陷城。乃步出局門。謂同行某公曰。子當何如。曰。有老母在。明府曰。然。各行其志可也。遂登吳山之麓。坐城隍神位前。吞藥而死。所謂置身百尺之上。竟踐其言。廟中道士取民家所寄棺盛之。比城復改險。已半月餘矣。面色尚如平生。嗚呼。慷慨赴死。從容就義。明府二者殆兼之矣。同時殉難為余所識者。有太倉葛小鐵主簿家達。江漲分司無錫倪時帆。景圻。皆曾官金華者也。

入昭忠祠之濫

吾鄉中殉賊難者。秀水沈燭門馬少坡二廣文。嘉興則江夢花。明經皆余之舊友也。族中則叔祖笠漁公希敬。道光癸未進士。官直隸深州知州。賊至。坐堂皇罵賊死。最烈。堂叔介卿公。

錫熙道光元年。三品廕生官湖北荊州府同知。護理糧道。殉於武昌城中。骸骨均無從收。堂弟文齋廣文其炳。合門死之。堂姪德宣。官江西縣尉。則以戰死。皆得旨優卹。此外宗族男女輩。抗節死者甚多。見於琴齋兄所著文齋傳中。要皆舍生取義者也。近有大力者。其父兄實病歿。乃捏為被戕。朦朧請賜卹。招搖市上。鄉人藉藉唾罵。朝廷褒忠之典。為之不光。吁。使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何面目入昭忠祠也。

迷信扶乩受禍

乩仙多係鬼狐假託。昔人論之詳矣。然世人仍多信之。以余所聞。則無錫唐雅亭明府受禍最酷。雅亭以縣尉起家。累擢至浙之慈溪令。為人有幹材。能飲酒度曲。上官俱喜之。而顧極信扶鸞。每事必咨而後行。在慈谿任時。乩仙忽告以大禍。且至。宜亟去官。雅亭遽引疾。上官留之不可。未半載。濱海鄉民入城滋事。後任官竟至罷斥。於是益神之。又詢以卜居之所。乩言天下且有事。惟金華府之武義縣最吉。遂徙往居之。置田營宅。極園亭之勝。飲酒按歌。望者疑為神仙中人。咸豐戊午二月。賊至處州。叩之曰無礙。既破永康。又叩之曰必無礙。且云遷避則不免。遂堅坐不出。比賊至。全家被擄。雅亭為賊拷掠死甚慘。賊退後。余偕李太守赴縣城。辨撫卹。至其家。斷壁頽垣。焦原荒土。屍骸狼籍。為之一歎。噫。此殆宿冤。又異乎鬼狐之假托矣。

難博學

矜淹雅者。喜旁搜博覽。而於目前所讀之書。每多忽略。如袁簡齋太史所記。與諸翰林論孟子有韻之文。自師行糧食至飲食若流以下。皆不能記憶。或且杜撰二語以足之。衆疑其不類。繙孟子書觀之。乃大噱。乾隆時博學鴻詞。不知增廣生員四字。出在論語註中。皆可笑之。甚者。先大父在太平府時。嘗閱黃山谷尺牘。中有損惠鄉其語。忘鄉其為何物。時江右汪翼泉尚書方督學政。大父舉以問之。尚書謝不知。適陳遠雯太守雲亦至。尚書告以先大父所問。太守譁曰。陳君最好以僻典難人。四庫書汗牛充棟。安得盡能記憶。遂不研究。歸以語余。輩時三弟斯年十二。方讀禮記。卒然應曰。泰曰鄉合。梁曰鄉其。曲禮語也。大父翌日謂太守曰。禮記誠僻書也。相對軒渠。尚書聞之。笑曰。兩榜眼可謂眼大如箕矣。蓋汪陳皆以第二人及第者也。同治癸亥。史士良觀察上左爵帥書論事。帥批其牘尾。有曰該道喜用失事之人。良以使功不如使過耳。抑思古人棄婦姜韭之喻乎。觀察不知四字出處。詢余及汪時甫太守。皆不知。徧繙類書不能得。時章采南殿撰以憂歸。舉問之。亦不能答。以為真僻書矣。嗣余至上海。偶言之。大兄德濬適閱裴松之三國志註。諸葛武侯與張藩書曰。棄婦不過門姜韭不入閭。則此書亦未為僻也。惟鄉前輩言乾隆朝開大科。徵書至學。學官遣門斗持文傳與。

薦者門斗問諸君曰。公等咸稱博洽。亦知我門斗二字於何時昉。取何義名。皆瞠莫對。比至都訪之。同徵者亦均無以對。迄今百有餘年矣。計必有博學者能知之。

徐少鶴侍郈。少負博洽名。作文喜用僻書難字。嘉慶甲子。舉於鄉。題為謹權量四句文。內所用之字。讀者多結舌不能下。相傳是科內監試張古餘太守。於第二場夢神告之曰。此卷所用者。乃爾雅注疏。君其記之。既醒自笑。以為監試官向不閱卷。何有斯夢。次日方送薦卷入。忽聞二主考相語曰。卷中出此所用。乃是山海經。對比則杜撰矣。當黜之。太守聞之。忽悟。乃前白曰。恐是爾雅注疏。因述夢中所聞。繙爾雅閱之。信遂中式。余曾以此事詢之其弟季雅。姑丈而符。亦奇矣哉。

博雅宏通之彥。余六十年來。僅見三人。一閩縣陳恭甫太史壽祺。於書無所不覽。著作等身。余在福建時。尚幼。僅一拜見。不能有所叩發。第聞金匱孫文靖公。侯官林文忠公。欽佩之不已。二公則余知其學問之淵懿也。一金谿戴簡恪公。敦元。余道光壬辰。應京兆試。公時為刑部尚書。以年家子上謁。公謙抑殊甚。有有若無。實若虛之氣象。余特搜僻典數則叩之。公則曰。年老記憶不真。似在某書某卷第幾頁第幾行內。其前則某語。其後則某語。試繙之。則百不爽一。蓋公固十行俱下。過目不忘者也。余嘗問公。天下書應俱讀盡矣。公曰。古今書籍浩

如淵海。人生歲月幾何。安能讀得遍。惟天下總是義理。古人令人說來說去。不過是此等話頭。當世以為獨得之奇者。大率俱前世人之唾餘耳。公於刑部例案最熟。無一事可以欺之。老胥猾吏見之束手。故終身歷官不出刑部。一為會稽屠筴園先生湘之先生與余同官者三年。內行敦篤。善氣迎人。廿四史十三經諸子百家。探口而出。問之不能窮。嘗為袁簡齋先生駢體文注釋一典。必窮其源。不肯舉眼前所有者以塞責。余嘗借其本觀之。所引之典。多出余所知之外者。余謂先生恐簡翁當日撰文時。亦祇就目前之典用之。未必若是之探天根。躡月窟。誠恐先生所引之典。並簡翁當日亦未必知之。先生曰。固然。然注書之法。不能不如此。余曰。若天下後世皆欲如先生之釋書。則所釋亦僅矣。先生貧甚。此書未及刊刻而歿。庚辛之亂。底本不知存亡矣。先大夫嘗言南昌彭文勤相國。乾隆時最稱為博學。相國為考官。純皇帝以燈右觀書命題。相國愕然。不知出處。大慚愧。比覆命陳奏。以學問淺薄。不審詩題之所出。敢昧死以請。上微哂曰。朕是夜偶在燈右觀書。即事命題耳。公叩首趨出。上顧侍臣大笑曰。今日難倒彭元瑞矣。

古樹中異物

同治丙寅十二月。上海縣漕河涇趙姓。有古樹數百年物也。析為薪。樹杈中生大菌。具人形。

者三。一破於斧。一為析薪人竊去。僅存一高尺許。眉目口鼻。如寺中彌陀像。丁卯二月。莫家塘古墓。有烏桕樹一株。大十餘圍。枯死久矣。里人伐之。穴中得紅芝一枝。三歧。上有佛像。皆跌坐。時余提調松滬釐局。曾親見之。

上海縣城隍神之靈應

秦景容先生諱裕伯。大名人。元至正進士。官至奉議大夫。行臺侍御史。延平府總管。兼管內勸農事。會世亂。避居上海。題橋見志。世目為裕伯題橋。張士誠據姑蘇。招之。拒。不往。明太祖即位。命中書省檄起之。先生對使者曰。食元祿二十餘年。而背之。是不忠也。母喪未終。出而拜命。是不孝也。不忠不孝之人。又焉用之。固辭不起。居邑之東鄉長壽寺里。歿。即葬於其地。太祖勅封為上海縣城隍神。丕著靈爽。順治十年秋。海寇犯縣治。總兵官王燦督戰。辱師。民聚而詬之。王怒。訴之周巡撫。誣民通賊。周惑其說。將俟雞鳴屠之。是夕。神降官廨。儼立階下。周心動而止。至夜半。仍欲屠之。又見神直視搖首者數四。懼而輟其事。事載邑人曹給諫一士所撰頌序。民感神再生之惠。二百年來。香火極盛。同治丁卯。分攝令南匯。邑境閭閻。鎮為先生子。姓聚族所居之處。曾以先生題橋事為賦。題試諸生。辛未。調攝上海。會先生裔孫彥華中翰。暨其族中生監十餘人。呈請為先生墓禁樵采。余以先生生為義士。歿作明神。而邱

壟摧殘侵佔不治。是有司之責也。因首捐俸錢二百緡為倡。囑諸紳士量鼓分操。共得錢三千餘緡。為贖回墓地十九畝。並建祠堂於墓側。俾其後人世守之。壬申之秋。余謝事時。工甫及半。至冬間。彥華中翰來告歲事。並云於先生墓道前掘出石匣一具。鐵條錮之。不敢啟視。仍埋舊處。余謂此必當年所刻墓志也。惜不開之。俾銘幽之文。一顯於世。而再埋之也。中翰云。當獲石匣時。曾筮之以著有文明之象。其為墓志無疑矣。

畜鴨之利弊

南匯海濱廣斥。鄉民圍圩作田。收穫頗豐。以近海故。螃蟹極多。時出鬻稼。國語所謂稻蟹不遺也。其居民每畜鴨以食螃蟹。鴨既肥而稻不害。誠兩得其術也。此事余在南匯稔知之。比宰青浦則去海較遠。湖中雖有螃蟹。漁人捕以入市。恒慮其少。而鴨畜於湖。千百成羣。闌入稻田。往往肆食一空。於是各鄉農民來縣具呈。請禁畜鴨。時攝南匯令某君。方以畜鴨食螃蟹為保稼善策。稟請通行各處。巡撫丁公。抄稟行知下縣。余閱之。不禁失笑。因以青浦請禁之件申覆。公見之。亦一笑而止。蓋物土之宜。固不可一概論之。古人迎貓祭虎。今日虎詎可迎耶。三千金不及一魚。

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單食豆羹見於色。此真孟子通達世故語也。余嘗見慷慨

慨之士。揮斥千金。毫不吝惜。於一二金出納。或不免斷斷者。事過之後。在己未嘗不失笑也。五茸葉桐山為河間通判。治餉宣府。當更代日。積資餘三千金。桐山悉置不問。主者遣一吏持至中途。以成例請。桐山曰。不受羨。即吾例也。命歸之。晚居春申故里。饘粥不繼。一日梅雨中。童子張網失一大魚。桐山為呀歎。其妻聞之曰。三千金卻之一魚。能值幾何。桐山亦撫掌大笑。雖然。居今之世。桐山可不謂賢乎。

科名熱中之笑柄

嘉興馬澹于明經汾。嗜學工詩。嘗謂余曰。詩人境地亦各就其造詣為之才力大者。如清廟明堂。有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小者則如竹籬茅舍。布置幽雅。亦自可人。吾才不高。只可小以成小而已。萬不可貪多務得。譬之蘆簾竹屋中。忽陳黃鐘大呂一器。美則美矣。其如不稱何。先生累躋鄉試。道光辛巳會開恩榜。時室中窘甚。妻苦勸其不往。先生不可。典質簪珥而行。出闈。意得甚。日盼捷音。放榜日。佇立門首。會同里沈蓮溪觀察中式。報錄者誤入其家。鄰人咸從之入。眾口稱賀。先生大喜。登樓易衣冠。命其妻為之看靴。顧而矜之曰。何如。語未畢。樓下忽呼曰。誤矣。中舉者乃沈家也。一哄而散。先生靴猶未着竟。其妻仰而誚之曰。如何。聞者為之捧腹。先生歿後數年。乃選景富訓導。

論和議書

四川余紫松軍門步雲嘉慶初年以鄉勇從軍勦白蓮教匪力敵百夫所向無前由偏裨擢至大帥加太子少保銜圖形紫光閣征伐之事無役不從威名亞於楊侯道光二十年西夷事起定海失陷軍門由福建調督甯波年已暮矣兼之兵將不習駐守招寶山者二年和戰之議未決而蛟門不守軍門伏失律之誅雖罪有應得而其情則可原焉軍門與家梅亭方伯在川楚軍營共事日久其初來甯波也致書方伯道契闊並及議和事方伯囑余代為作答時余年少氣盛一揮而就書達侯官林文忠公見之矜賞甚至因之頗得聲譽迄今三十餘年不幸所料之事多有中者辛酉金華失守余詩文藁均付劫灰駢體文二卷亦歸烏有此書乃門生姜梅生編修所錄存者甲子年寄以還余茲附存之

執別三巴歲星八易鱗羽並曠烏兔爭馳瞻望旌麾時形轆轤近聞移北門之鑰視東浙之師望重寰中威行海上想聖人洪福元老壯猷揚烈武於簡青擒蘇文於鴨綠翹足可待屈指以期頃展芝楫式慰蕭念承示大軍雲集小醜勢窮夷目乞降廷臣議撫凱旋不日師撤有期既循覽之再三輒有疑於萬一不揣冒昧敬獻芻蕘夫用兵固仁人所不忍言而禦侮亦王者所不容已思不深不能懷遠人之志威不立不足懾狡寇之心故六月行師宣王薄

伐三苗逆命。虞帝徂征。沿及漢唐之朝。率有戎羌之役。古來令主。豈好窮兵。良以蠻夷之情。性。感德少而畏威多。是以中國之聲靈。武備脩斯。文教洽。今者逆夷事勢。居然猾虜。機謀。明曰通商。陰圖襲邑。其遊弄四處。即肄楚之狡謀。其盤踞一隅。即以防之。故智。兵實怯於來戰。故純以礮大作。虛聲情。究畏我久持。故叠致書函。為疑陣。揆厥伎倆。已見端倪。倘復信其詭詞。必至墮其奸計。未堅心服。益長天驕。生四夷輕漢之心。恃中國和戎之議。損威失體。貽患將來。縻餉勞師。後憂方大。就此一節。慮有三端。從來大信不齊。況在夷德無厭。倘或陰圖深入。故為陽乞緩師。使臣方持玉節。而臨贊普。已鑄金枷以待我。將釋甲。寇且張弧。事起蒼皇。禍成黑子。雖依漢與依天。同誓不少。恭命之詞。而受降與受敵。無殊。終恐劫盟之變。此其可慮者一也。人面獸心。非情可喻。蠅營狗苟。惟利是圖。縱令此日尚可羈縻。難保異時不生反覆。學弄白馬。諾責黃龍。俺答貢明。朝市不妨。夕掠元昊通宋。賤貨可索。貴酬喜則連艘。而為商。怒則分舩。而入盜。此其可慮者二也。揆其入犯之由。實係禁烟而起。驟通貿易。難立章程。即嚴命之重申。恐難遵乎令甲。紛紜估舶。乘鯨浪而明來。雜沓漁舩。駕鸞帆而暗引。截之則彼時仍慮興戎。縱之則前詔豈非反汗。始猶私漏。繼且公行。機失一朝。毒流四海。此其可慮者三也。我國家金虎開圖。銀虜拓地。德威所被。寰宇胥臣。閣下專閫大員。中朝宿將。假狄天使。

平南之節肅焉伏波下瀨之軍草木亦識威名婦孺皆知姓氏掃清螟特無待龜書況以邇者情形尤見勝謀在我孤跳梁而尚短鼠闕穴以將疲何必故作超超重煩擬議請上防邊之策懸排築室之謀追原定海之亡實以重洋之恨鞭長莫及湯沃無從故遂鳴張得成鳩占然敗之於崇明挫之於廈門殲之於姚江卻之於乍浦突豕失勢鉅鹿已窮迄今餽運時增師徒日集諒軍食則彼寡而我多計兵力則彼薄而我厚論氣勢則彼驕矜而我忿怒度器械則彼損敝而我繕完機若建瓴事同沃雪先咷奚慮必克馬誣擒且勝於渡瀘功更逾於橫海犬羊入笠只用簞笞魚鱉無橋何須靴踢不疑何卜惟斷乃成固將卻四座以勿喧決兩言而不再某受恩深重衰病不支際此倥傯未能展效莫上匡時之策徒深憂國之心所望閣下刻玉燕山銘金麟海蔥珩赤鳥賚方叔之元勳秬鬯青圭祝召公之萬壽在公固多偉績於某亦有榮施事業千秋起居萬福謹承動靜無任主臣

揚州烈女

余署青浦縣時江北委員來言揚州仙女廟鎮烈女事心異之而未悉其詳也壬申冬在蘇州晤前江都令甯波胡竹亭刺史璋詢之竹亭曰此吾後任事故女之姓氏不能記憶然其事固彰彰矣先是鎮民某聘烈女未娶而卒烈女聞信即矢靡他父母屢勸不從遂如其意

俾過門守節。某家業染。固素封也。烈女入門後。恪守姆訓。家無閒言。某之姪女。年長未嫁。與染王姓者通。頗為烈女覺。時時規之。女患之。與王謀並通之。以絨其口。而烈女冷面寒鐵。不可以游詞入。則意必強而後可也。一日者乘間令王先匿於房。俟其就卧。犯之大呼。不從。王不能強。女入助之。拒益力。遂以被掩殺之。而以魘死訐其家。然血痕未滅也。父母控之。官為杭州某君。初驗時。心頗疑之。而未能決。比回署。輾轉間。其子受重賂。說某竟以病死。擬定案。人咸寃之。越數日。江甯省城隍廟卜者。夢城隍神升座。有江都縣女鬼號訴聲。冤神大怒。簽差提人。俄頃回至。則赫然江都令也。卜者驚醒。次日舉以告人。人莫之信。未幾江都縣報病故之文。至於是喧傳省中。後任官復提全案研鞫。事遂白。女與王並擬斬決。而烈女請旌焉。某君與余有年誼。人亦恂恂長者。為慈子所誤。遂隕其生。惜哉。竹亭又言某卒未幾。其子亦暴疾死。想地下無漏網也。惟卜者云夢中詢神姓名。則曰是宋之丞相文天祥。

按烈女姓陳氏。為周二所聘。二病歿。過門守節。二之兄憐之。使與己女名大虎子者同室。處周之僕婦徐與染王王春春有奸。并通大虎子。為烈女所覺。遂致烈女於死。死後徐與大虎子反布。藉香於床。誘問誣烈女。以墮胎致墮。賄作證之。索遂定。顧夜夜聞鬼哭聲。甚慘。未幾王王春春忽自縊於烈女靈前。後數月江都令驟病死。作亦無故。七孔流血而死。經揚州守英君訊得實。解省議。抵臬司應廉訪親鞫。益悉其詳。遂擬徐及大虎子均凌遲處死。其寃始白。嗟乎。既殺其身。復汙其節。在聞者均為髮指。宜鬼神之不肯輕恕也。天道昭真不爽哉。此案曾聞之廉訪友人後閱臬署故牘。而信敬附記之光緒四年春男德馨謹識。

庸閒齋筆記卷三

海昌陳其元子莊著

鬼神報應之靈兩則

鬼神報應之說。儒者所不道。然確有其事。足為世人鑒戒者。先大夫官福建時。有李某者。江蘇常州人也。以巡檢需次充督轅巡捕官。其人有幹才。白晳鬢眉。甚口。總督阿公林保深愛之。會有相士自都中來。曾識阿公於微時者也。阿公館之外。而令李某於同官處為之推轂。未兩月。獲千金。相士深感之。將別去。李餞之。謂曰。君此行得多金。繫誰之力。相士謝曰。公之賜也。曰。僕有一事奉煩可乎。曰。何不可之有。曰。君將行。總督必問君歷觀省中各官員何人最貴。君第曰。無逾於李巡捕者。則拜德多矣。相士許諾。比行。阿公果如所問。對曰。歷觀巡撫以下。狀貌應富貴固多。然無逾於李某。將來功名不下於公。遂別去。阿公自是待之加厚。李亦深自暱。一日召入署。謂之曰。我欲拔擢汝。而汝之官太卑。今方開事例。我資汝二千金。汝可捐通判。赴選後。我再為設法。李從之。捐通判。入都候銓。阿公指名奏調。即奉旨發往福建。委用到省。後人皆知為總督所屬意。其門如市。李亦呼吸風雷。頓改故態矣。未幾。以獲盜功。保升同知。又未幾。阿公遽去。瀕行。密摺保薦。得旨。以知府記名。旋署泉州府知府。時先大

夫攝泗洲場鹽大使止其所屬新歲到府賀止本舊識也一則飛上枝頭變鳳凰矣然相待亦尚款洽越日省中有候補通判謙山俞君益者以公事至與先大夫亦舊識遂同寓一店中店固距府署不遠也俞往謁李李訂翌日晚筵並云亦須延先大夫次日聞升炮聲以為太守且來答拜俞亟衣冠以待而久不至遣人探之則云太守出門遇鬼回署不復出矣明日仍不出又明日俞往視之李延入卧內曰正欲迎君來甚善當以後事相托俞詢其故曰前日方出門忽見數人攔輿擊我我呼隸執之不見乃知為鬼入夜即病夢冥王提往質訊緣有人控我十款我俱不承冥王甚怒昨夜復訊杖鐵棒百痛甚姑承一款因啟衾示俞兩股皆作青黑色遂令僕開箱取錦軸畫展之乃一美女俞驚問何人曰不肖事何必言遽取火燒之歎曰所承即此案也俞不忍留再三安慰而出出與先大夫言之共相歎詫越日天甫明李遣人邀俞及先大夫一見即執手流涕曰死矣昨夜冥王尤怒拷訊極酷最後竟炮烙我我不任受已盡承矣今日不能過日中所以亟請二君至者牀下尚有三千金奉懇持作扶柩及歸孥之用他無所囑因歎曰我命本合作知府因急於求進機械變詐造成惡業致天天年君等不信數日後當有簡放泉州府之部文矣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切勸諸君居易俟命以我為前車之鑒也可言訖遂瞑李本魁梧潔白比殮時縮短如童子通體顏色焦黑

如桴炭。知炮烙之加。定非虛語。死之三。且部文到省。奉旨以李某補授泉州府知府。

福州薩虎山者。翰林薩龍光之兄也。薩氏為福州巨姓。世業饒。虎山舉孝廉。大挑得知縣。因總饒網。遂不赴補。虎山人極平正。慷慨喜結納。各官多與之交好。一日衙參將散之際。聞有人言其死者。先大夫遂與同官數人往探其喪。至門寂若無事。姑入焉。而虎山儼然出。眾愕然。虎山笑曰。諸公以某為死耶。眾不能答。乃曰。死誠死矣。生暫生耳。因言昨午坐而假寐。忽見一吏持票拘之。遂隨之行。至邑城隍廟。始悟非人間。見一吏似相識。而忘其姓名。詢之。故曰。少待自知之。俄頃神升座。隸引之入。神謂曰。有一事須君對質。某年月日。送一私販到龍溪縣。杖斃。尚憶之否。言未既。則鹽販跪階下。呼冤索命。我對曰。彼時某在鹽公所。鹽快緝一私販至。某呈送到縣。事實有之。然並無囑令杖斃之事。夫鹽快緝私販例也。公所呈送私販到官。亦例也。其是否應杖斃。當問彼時之官。不當問此時之某。神曰。固知君無罪。但冥間之律。必須兩造相質。無異詞。乃能完案。前因君壽數未盡。故遲之到今。今君數已盡。是以傳來一質。案已結。君可休矣。回視私販者。已不見。我乃知已死。遂前懇曰。某有二事未完。一則友人托孤於某。已撫養長大。須為之畢姻。一某薄有資產。人欠某債者。券盈匣。然其中有能償者。有不能償者。惟某知之。若不為別白。將來子孫一概索之。則貧窮者受苦矣。願乞二日期。

了此二事。神鑒我心。准予給假。飭吏送還。至夜半而蘇。今日遣人追友人子來為之完婚。并檢券之不能償者。召而還之。二事已了。明日復死矣。眾問君死後當何如。曰。我已問之吏矣。為人若無罪業。則生為何等人。死即何等鬼。與陽世無異。曰。若不轉生乎。曰。我亦問之吏矣。今世為何等人。則來世亦為何等人。若作善。則來世勝於今世矣。若作不善。則來世遜於今世矣。所謂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後世因。今生作者是。此理絲毫不爽。敬告諸公。其各勉之。握手鄭重而別。次日果卒。先大夫嘗謂少年氣盛。每持阮瞻論。不信鬼神報應之事。及目擊李薩二君死時狀。乃知陰陽確有此理。從此歷典州縣。守分安命。不敢妄為一事。妄起一念。臨上質旁。在在若帝天昭格矣。此二事。余幼時隨侍衙齋。熟聞庭訓。既以自警。亦每舉以戒人。

居官奢儉之關係

先大父嘗訓余兄弟曰。居家儉則居官廉。吾歷官數十年。見奢者未嘗不以貪敗。白小山尚書採此語入公墓志中。余歷官亦三十年矣。每見儉樸者子弟類能自立。奢汰者子孫無不貧窮。所謂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也。明上海人喬純所先生懋敬。官廣西布政使。居官廉儉。雖歷官藩臬。仍布衣蔬食。常曰。士大夫不可一日無窮措大氣。旨哉斯言。先生著有廉鑑

四卷余在上海時訪之未得也

用兵以氣為主

用兵以氣為主。咸豐庚辛間。浙江賊氛甚熾。官軍屢挫。張璧田軍門當指其士卒告余曰。子視其狀貌。糾糾桓桓。殊不知迭經喪敗。心膽俱碎。見賊即走。不可用矣。至同治壬戌。相距僅一年耳。左帥駐師衢州。李帥紮營滬上。一號令之。壁壘旌旂。均各變色。余時在四明軍中。所用之兵勇將弁。率多杭州。潰散之餘。然遇賊輒奮擊。所向有功。先時我軍望見賊之旗幟。則走後則賊望見我之旌麾。即逃。豈非氣之為哉。壬戌夏五月二十一日。粵賊十餘萬自蘇來。分十二枝四面馳突。圍程軍門學啟新橋營數十匝。李帥聞之。親勒兵馳救。所部卒離皖數月。不得一當賊。至是勇氣百倍。軍門望見帥旗。亦突圍夾擊。我兵無不一當十。賊大敗奔還。是役也。有一卒殺數十人。最後遇一悍賊。鏖戰良久。兵刃俱折。至以手相搏。互踣於地。賊取其斷刀刎其頸。卒亦以拳堪其胸。正危急間。忽見賊失其首。躍起驚視。則一卒手斬賊頭去矣。次日余謁李帥。帥為余備言戰事。余因言公重臣。當持重。不可親冒鋒鏑。萬一飛礮偶集。羅忠節已事可鑒也。帥言若不親自督陣。則士卒必不能如是效命。因歎從來文臣為大帥。類深居簡出。不肯親臨行陣。故不能成功。前數年以編修從軍。每親出擊賊。軍中呼為武翰。

林我戲應之曰。僕乃文蝦耳。蓋滿洲中稱侍衛曰蝦。新武進士入侍衛學習者曰拉蝦也。先是外國人輕中國兵。以為無用。至是戰。乃稱中國有人。

童子證明悍匪

同治癸亥正月。我軍攻紹興。諸將屢奏捷。每俘賊至。輒發善後局委員訊之。果屬老賊。即行正法。如實係被脅被擄者。多給照。令回籍。殺者不知凡幾。釋者亦不知凡幾矣。一日者訊一賊。其人喋喋自陳。確係被擄。涕泗交下。情景逼真。問官惻然。已欲生之矣。忽食肆中童子送湯圓入署。見之。驟呼曰。此賊是殺我一家者。官驚問之。則童子之父向設肆於紹城中。亦賣湯圓。城破時。此賊殺其父兄。而係童子去。為之服役。賊中所謂小把戲者也。童子乘間逃出。乞食至甯。遇父之同業收留之。今則適遇之耳。相質之下。賊俯首無詞。當即驅出斬首。嚮使童子是日不入署。則此賊遂倖逃顯戮。而一家數命。沈冤莫雪矣。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斯言信然。

福建宰白鴨之慘

福建漳泉二府。頂兇之案極多。富戶殺人。出多金給貧者代之抵死。雖有廉明之官。率受其蔽。所謂宰白鴨也。先丈夫在獄局嘗訊一關殺案。正兇年甫十六歲。檢屍格則傷有十餘處。

非一人所能為。且年稚弱。似亦非力所能為。提取覆訊。則供口滔滔汨汨。與詳文無絲忽差。再令覆述。一字不悞。蓋讀之熟矣。加以駁詰。矢口不移。再四開導。始垂泣稱冤。即所謂白鴨者也。乃駁回縣更訊。未幾縣又頂詳。仍照前議。再提犯問之。則斷斷不肯翻供矣。他委員啗先大夫之迂。逕行提訊。遂如縣詳定案。比臬使過堂問之。仍執前供。因訊爾年紀甚輕。安能下此毒手。則對曰。恨極耳。案定後發還縣。先大夫遇諸門。問曰。爾何故如是執之堅。則涕泗曰。極感公解網恩。然發回之後。縣官更加酷刑。求死不得。父母又來罵曰。賣爾之錢已用盡。爾乃翻供以害父母乎。若出獄必處爾死。我思進退皆死。無甯順父母而死耳。先大夫亦為之淚下。遂辭獄局差。噫。福建人命案。每年不下百數十起。如此類者。良亦不少。為民牧者。如何忍此心也。

捕盜專恃眼線之誤

壬申四月。江南三江營炮船哨官捕盜。盜拒捕。哨官溺水死。兵勇死者五人。傷者十人。其地在揚州江都縣境。事聞。制府震怒。飭地方官及水師營官嚴緝。於是瓜州鎮總兵吳君。派營弁帶同失事炮船內之勇丁。作為眼線。來上海緝捕。緣勇丁稱認係浙江巡鹽紅單船之廣勇也。六月初到滬。越一日。在茶館店獲一人。是紅單船之廣勇。次日。營弁請觀察及右營參

將督率兵勇於紅單船又指獲二人皆發縣審訊據來勇聲稱一是拋大藥包入船者一是隔船斫人者一是過船釘炮眼者言之鑿鑿余即提犯反覆訊究熬審一日不承隔日再訊搥耳跪練者竟日無一詞呼冤而已余心疑之問來勇曰伊等既先以大藥包擲爾船中則彼時烟燭迷漫爾何從辨為斫人者為釘炮眼者如是之真也對曰巡鹽船與炮船同泊一鎮上每日上岸時常相見故能認識故雖於烟燭之中亦能辨識而來弁則以余不應駁詰來勇大有煩言次日余又研訊自朝至三鼓心力俱瘁一無供詞余恐其死也稍寬之來弁遂以余欲縱盜不用嚴刑訴之觀察余亦以不能得確情請添派委員會審觀察謂南匯令葉君顧之有能名且係廣人札令來審葉君覆訊一日亦不能得其情余與葉君皆謂此三人冤而無奈弁勇質之甚力會制府又委前皖南鎮劉總戎啟發帶為盜行船之舟人來因派兵快與之會緝當日即於玻璃肆中獲廣人陳來陳來者前水營中藍翎千總也先是有販豬船泊江口羣盜登其舟將豬客及舟人盡縛置艙底駕其船以行劫行數日盜稍倦陳來者勸盜首釋舟人俾搖舫行二十餘日劫客舟三次最後遇炮船拒捕後駛至江陰口羣盜登岸逸豬客到靖江縣報案故總戎帶此舟人來以其與盜共處久能識盜也陳來故勸盜首釋舟人是以舟人與之尤熟余乃喜得真盜復令舟人識此三人者來弁與來勇共脅

持之舟人遂不敢斥言其非。而陳來顧彼賴不肯承。余與葉君及劉總戎翼日再會訊。反覆誘勸。許以如獲盜首。待以不死。總戎指天日以誓之。陳來乃言盜首亦係廣人。向日同在水營中。曾保花翎守備。現居六合縣城開土棧並錢店。尚有羽黨在鎮江共十二人。皆積慣行劫者。陳來在揚州開烟館。本不同夥。此行也。盜首邀之至。陳來言十二人者。皆百戰勁卒。無論一炮船。即十炮船亦無奈之何。令陳來視前獲之三人。來言非是。而三江營之弁勇則謂來庇其同黨。大不悅。於是劉總戎以陳來作眼線往捕盜首。而瓜鎮則稟制府謂此三人是真盜。制府飭令解至金陵再訊。時余已謝上海縣。乃將詳細情形白之應廉訪。會劉總戎率陳來捕首盜等七人。皆訊明正法。留陳來獄中。待獲餘犯。江甯府蔣君訊七犯皆供與上海之三人不涉。而瓜鎮持之堅。制府亦惑之。至八月中。應廉訪至金陵。乃力言於制府。將此三人釋放。噫。是三人者。使余嚴刑鍛鍊而成招。則又必令其供出黨羽。轉輾株連。冤死者不知凡幾矣。然此固眼線之確指者也。眼線其足恃乎。是役也。余之不要殺人者幾矣。可畏哉。

折獄須慎

余攝南匯時。有棉花行主姚某。控王某欠伊花價洋銀一百有六元。有券有中證。有代筆云。索之不還。反被兇毆等情。余提訊。先問原告及中證代筆者。所供與呈詞相符。繼提被告。跪

堂下戰慄惶恐似不能言久之乃訴曰實不曾欠錢余曰不欠何以控汝又不能對余疑其情虛復促令言則曰我縱欠錢何必請開烟館者作中余笑曰汝並非貴人開烟館者何不可作中則又曰我自能寫字何用代筆余叱曰汝蓄意不良是以不肯親書為圖賴地步耳侍役遂羣喝之王即伏地供願還而涕下如雨余疑之因令帶下復呼原告至前問曰爾之券何以不令伊親書曰伊自托人代筆某不與知曰此券是伊帶來乎抑在爾家所寫乎姚躊躇對曰是在我家所寫曰代筆是伊同來乎曰否某甲向在村口居住是日因在茶店相勸遂偕歸代為寫券余大聲曰是在茶店偕來乎曰然時某甲已在堂下矣遂令帶原告至宅門外而呼某甲前訊曰爾代王某書是王某邀爾耶曰是王某所邀余知某甲蓋已聞茶店二字因曰書券何不在姚某家中乃在茶店曰是日相勸在茶店故就彼處書之曰爾本擬作代筆故紙筆皆帶往乎曰否是從茶店借來之筆而紙則買之也余曰信乎曰信遂令將其帶入後堂而傳作中之某乙入則拍案曰王某並不欠錢爾與姚某騙至爾家逼令出券爾乃硬行書中此何理耶乙惶懼曰某不過為好相勸實無逼勒事余曰先在茶店已經言明何以又至爾家乃曰某開烟館家有餘地是以王某隨姚某來而某甲又欲吸烟故就某家寫據因將某書作中並無逼勒事余大笑令將原被代筆三人皆來前諭被告曰此案

我已訊明。爾所欠不止一百六元。乃三百十八元。王大驚。哭曰。天乎冤哉。姚亦從旁代白曰。實止一百六元。余曰。固也。票共有三。一在爾家寫者。一在茶店寫者。一在某乙烟館寫者。豈非三百十八元耶。今一票已呈。尚有二票。可速交出。皆相顧愕眙。爰將三人重懲。枷示。而釋王某去。越日。有醫士陳君來署曰。幸矣哉。公之折獄也。余問故。曰。先一日出門視疾。足乏於廟中。卜肆小坐。俄來一人。手持香燭。容色倉皇。卜者其素識也。呼之詢以何往。曰。前村姚某欺我孺。與惡棍串通。捏造借券。控我於縣。明日將訊矣。有中證有筆據。我口又啞。勢不能辨。毋寧死耳。將先往訴於神而死。卜者止之曰。姑往審審而負。訴於神。請先為子卜之。卜既視其爻曰。甚吉。有貴人解。當無礙。我隨詢其名。即公昨斷之案也。今已得直。可無死矣。余聞之。駭然。夫錢債訟獄中細事耳。使爾日掉以輕心。不幾致死一命乎。袁簡齋先生有句云。獄豈得情寧結早。判防多誤。每刑輕。余常服膺。以為仁人之言。由今思之。一誤且不可。况多誤再加之刑乎。甚矣。為地方官者之難也。

地方官微行之利弊

顧淡如先生蒞生。攝理紹興府事。有父母神明之譽。嘗聞某鎮有開場聚賭者。派員訪之。返命則云。逃散久矣。蓋有一人狀貌與先生類者。泊舟市橋。至鎮上買少物。不計值而去。於是

匪黨疑先生親訪。即刻奔走。先生笑曰。吾安得如是百十化身。使入縣鄉間。處處有一顧淡如哉。余在南匯鞠一獄。訊問之詞。偶中其隱。案中人疑數日前烟館內話是事。有一蒼髯者在彼吸烟。謂是余私訪得其情。遽吐實。實則余並未出門也。在青浦時。至金澤鎮勘案。微服步行。村落中遇一老嫗。問余曰。今日官來此。先生其隨官來者耶。余佯為不知。詢其故。嫗以勘案告。余因問其官之賢否。嫗曰。官甚好。但有一件惡處。余驚問之。則曰。我處每年春日演戲。自此官到來。禁不復作耳。俄而騶從畢集。嫗驚余慰之曰。嫗勿怪我之禁戲。乃以兵燹之後。為若等惜物力也。與其看一日戲。費錢數百文。因指其身之敝衣曰。何如到冬日製一新棉袄乎。嫗笑。余亦笑而去。又嘗至章練塘鎮比卯。眾尚未集。乃易服至鎮廟瞻眺。歸則繞鎮後田塍中行。綺交繡錯。迷不得路。無可問津。正猶豫間。忽田間來一人曰。官其迷路耶。余曰然。遂引余出。意甚殷勤。且延至家獻茶。余謝之。睇其面。似曾相識者。因詢之曰。記在何處見爾。聳然曰。小人徐德全也。徐德全者。曾因奪蕩田。聚眾鬪毆。余杖之一百者也。余不覺駭然。遂謂之曰。此後宜作好人。爭鬪非好事。切須戒之。徐唯唯。送至道左而別。歸後與友人言此人曾受滿杖。乃邂逅相遇。既無怨。且知敬愛。小人革面。亦見青邑民俗之淳。然自後思之。白龍魚服。困於豫且。微行究非正道也。

左爵相創設書局

今各直百多設書局矣。而事則肇於左爵相局。則肇於甯波。爵相創軍府於嚴州。嚴當兵燹之後。田疇荒蕪。草木暢茂。遺民無所得食。爵帥於賑濟之外。發銀萬兩。購買茶筍。俾百姓得採擷於深山窮谷。以為資。茶筍製成。札發甯波。變價往返二次。歸正款外。得羨金數千兩。爵相以亂後書籍板片多無存者。飭以此羨餘刊刻四書五經。嗣杭城收復。復於省中設局辦理。即以甯波之工匠從事焉。蘇州金陵江西湖北相繼而起。經史賴以不墜。皆爵相之首創也。爵相自奉甚儉。所得養廉銀。除寄家用二百金外。悉以賑民。甯波海關有巡撫平餘銀八千兩。循例解往。爵相謂今日之我。無需於此款。本可裁然。裁之則後任將不給於用。不可以我獨擅清名。而致他人於困境。遂受之而轉給賑局。其用心忠厚如此。後丁雨生中丞為方伯時。不受平餘。比升巡撫。則命復之。曰。不可累後人。亦同爵相之意也。

青浦城隍神之靈異

青浦城隍神。為明方伯上海沈公諱恩。公清風亮節。彪炳郡乘。歿為明神。靈爽丕著。有蘇人以藩掾來提餉者。游於寢宮。頗加嫺慢。是夜忽哀號叩首。遍身杖痕。其從者亟命舟載歸。未及家即死。此事見青浦縣志。公墓在上海青浦人恒醵資前往修理。至今不廢。余宰青邑二

年遇暘雨不時往禱輒應同治己巳六七月間淫雨不止縣境地勢最下將有淪胥之患余以邑經賊擾凋瘵未起子遺之民不堪再被水災因虔禱以年近六十死不為夭願將己之生年為民請命倘可挽回殞身不恨祝畢乃起立再白神謂我志如是特恐神不能代達天聽耳時嘉定陸文魚署教諭事笑曰君方求神乃作此語激神耶然自此雨勢漸止余亦無恙是殆會當晴霽故余得苟全性命耳

曾文正為巨蟒轉生

曾文正公碩德重望偉烈豐功震於一時顧性畏雞毛遇有插羽之文皆不敢手拆辛未十月到上海閱兵余供張已備從者先至見座後有雞毛帚囑去之謂公惡見此物不解其故公姻家郭慕徐觀察階告余云公舊第中有古樹樹神乃巨蟒相傳公即此神蟒再世遍體鱗文有若鱗甲每日卧起牀中必有鱗屑一堆若蛇蛻然然喜食雞肉而乃畏其毛為不解耳後閱隨園隨筆言焚雞毛修蛇巨虺聞氣即死蛟蜃之類亦畏此氣乃悟公是神蟒轉世故畏雞毛也宋文信國公傳為吉安潭中黑龍降生信國柴市殉難後是日其鄉風雨大作人見黑龍復歸於潭與公之異將毋同

高僧轉世

余前記家文間相國及晴岩編修。以為高僧轉世矣。因憶故友歙縣程印鵠。太守兆倫事太守之封君。賈於蘭溪。與城外廣濟庵老僧最契。一日見僧來。逕入內室。追而問之。則已舉一子矣。太守生五六歲時。封君攜之入庵。登堂入室。恍若素習。返即大病。云欲歸去。幾瀕於死。自是不敢復往。至十餘歲。及三十歲。兩次被人強拉以遊。歸又大病。從此望門却步。此太守親為余言者。余與太守曾同遊石門坎之六松亭。太守在溪邊獨立。余自上望之。儼然一老衲也。比見長洲彭文敬公所為靈鷲兩僧傳。則文敬公亦似由竺國來者。因節錄其文曰。吳之婁門有靈鷲寺者。與盤門之開元寺。皆留行脚僧。靈鷲不能繼。有一彬者。起而振之。重復舊觀。一彬退院。傳於永豐。是二僧者。余皆識之。佛門有參透三關者。一彬能之也。先是一彬之友有筆玉者。既前死矣。余幼時人或稱筆玉後身。蓋以神情狀貌。言語舉動之似。而生初亦有為之兆者也。及余見一彬。一彬亦言似。且言筆玉苦行。惟臨終一念繫戀。不得往生淨土。為可惜。余問其他。日能不繫戀否。曰亦無把握也。一彬持戒律甚嚴。獨言論通脫。口如懸河。或拊掌大笑。不類他衲子之貌。為篤謹者。永豐後至。亦能參三關。持戒律。苦志過於一彬。其為人靜默寡慾。與一彬異。而其務作功德。志在有濟於世。則無不同也。兩僧者。於嘉慶間先後但化。不著靈異。余意兩僧若不生淨土。必當仍在世間。惜非肉眼所能識耳。後二十餘年。

在京師見兩翰林皆年少一似一彬一似永豐問其生年亦在兩僧死後余疑為兩僧後身然不知兩翰林生時有無為之兆者未敢以無稽惑世終未嘗以語人也及與兩翰林相處愈習觀其神情狀貌言語舉動愈肖兩僧因思今日余之視兩翰林猶昔一彬之視余余雖肉眼固已若或啟之而心識之矣古稱蔡中郎為張平子後身豈盡誕耶云云觀文敬公所述如此則文敬公固自以為筆王後身矣昔人謂世之登大位享大福者星精僧三項人為多其信然耶

泰西製造之巧

天下之巧至泰西而極泰西之巧至今日而極古人言鐵船渡海為必無之事嗣以鐵皮包裹者當之壬申之春竟有北德意志國鐵甲船至吳淞海口其船純以精鐵鑄成大片鑲合為船重數千萬斤可載軍士萬人內中作為機括可以沈行海底大砲擊之不損分毫每造一船須用銀三百萬兩此時英法俄美各國皆有此船或數隻或數十隻不等海中有此船則各樣火輪船均不能敵機器局為竹儒觀察曾買船鐵一片觀之計銀一千五百兩以費太鉅故尚未能學製然此船非至吳淞口人雖有言余亦不信也又有氣球大者其內可分作五六間屋用機器轉運則上昇數十丈東西南北無不如意所向北德意志國法蘭西都

城時法主乘氣球出亡北軍亦乘氣球追之空中爭戰卒為法主逸去此則行於天上矣現在製益加精向高不過四五里即為天氣所遏氣不能舒人且閉死今則用法吸地之生氣置於中可以上行至二十七里之高現此球尚未至中國計數年後必有來者來而仿製則江河皆失其險矣向稱海為至深今則測量知極深之處不過六里故海底均可以開地道行走特工費浩大不能舉行若泰西諸國之高山倘是要道皆從山根鑿通一穴或數十里或數百里行火輪車矣鳥槍之精者余曾見一具可連發六十四槍又有氣槍不用火藥自能飛彈擊物至砲之靈便迅疾有非口所能述者戰陣用之無堅不摧各國之製皆已窮極工巧壬申之春英美二國因賠貼軍餉事怒欲相攻然皆不敢先發蓋砲火均極精鍊兩軍相當可以死傷盡淨泰西諸國向言用兵總須一二年間始決勝負今則不過一月之內便可立判故皆畏而不發後得奧斯馬國為之解紛遂和好如初此皆余宰上海時所見聞者也

西人行兵詭詐

英領事官阿查里言伊前年從軍往征一屬國所統之師船兵力不厚懼一時不能制勝乃造千斤重砲子十餘枚至其國之海邊寅夜用人扛抬上岸行十餘里散置之地歸船乃發

空砲數十聲次日其國舉兵拒戰行至中途見砲子驚其大且訝其擊至十數里之遠以為不能抵敵遂遣使乞降於是宣布威德取成而還其實伊國本無此大砲亦並不能製此大砲也兵行詭道外國亦然

中西禮俗之異點

崇地山宮保厚使法國歸言泰西各國人亦知尊敬孔子在彼處曾見洋官家供奉一泥塑之土地神云是孔子像則聖教固被於海外矣孫稼生觀察家穀遊歷各國還言外國儀文簡略見國王只須盤折致敬無所謂拜跪也獨布國以新戰勝故於禮節大為增加其貴臣謂觀察曰我國儀文繁重見皇帝須三蝦腰然亦不過三盤折而已謂為繁縟矣每到一國必見其后妃大都以接脣為禮觀察告以中國以是為褻狎不肯從彼亦不强也在法國偶於街市閒步忽傳言曰皇帝來矣人皆旁立摘帽皇帝步行一狗在前一公主在後別無從者更無論儀衛矣皇帝見眾人之摘帽亦以手稍掀其帽為答禮然疾趨而去俄羅斯國之皇帝曾隱姓名赴荷蘭國做工學製大輪船學成國人來迎彼國始知之各外國之稱其主惟俄法日本布魯斯四國稱皇帝若英若比利時奧斯馬日斯尼亞北德意志及丹國義國皆稱君主味喇堅其君三年一代故稱大伯理璽天德今法國之主為布國所擄國人奉故

相攝君事。故亦同此稱。余在上海。與各國領事官互相往還。皆各盡其禮。日本新通商換約。其代理領事官神代延長。最恭順。謂余曰。我國讀中國書。寫中國字。行中國禮。本是一家云。云。曾文正公蒞滬。其人來見。至門。則科頭而入。科頭者。伊國之大禮。即古之免冠徒跣也。奧馬斯國。亦於日本通商之年換約。恩竹樵方伯奉命為換約大臣。訖事之後。其國之公使及提督領事官。相率來謁。方伯張筵款之。余等皆陪宴。公使等遇菜即食。噉聲如流。使繙譯官致辭曰。莫笑貪喫。中國之滋味極好也。席罷。鼓腹歡笑而去。英吉利之副領事達文波亦謂余曰。久居中國。飲膳俱精美。洎回至本國。雖同是牛羊肉食。反覺不慣矣。日斯尼亞國之領事官。每見余等補服。必嘖嘖曰。中國衣裳好看。再三言之。殊有夫差好冠之意。俄羅斯國之代理領事官聶鼎者。自言到中國十五年。未嘗歸去。喜讀中國書。論語孟子。略皆上口。覺甚有意味等語。此則幾幾乎有用夏變夷之道矣。大抵各國領事等官。久在內地。與中國官交際談譙。頗有中外一家氣象。第一涉及利字。則必攘臂而爭。無交情之可論。惟以理折之。以不遵和約責之。雖強項亦無他說。即使故為狡辯。終必為俯就戎索也。

鼓三通箭一發之攷證

世人恆言。戰鼓三通。攷衛公兵法。以三百三十三槌為一通。三通則千槌而勝負可決矣。世

人以射一箭為一發。而不知非也。射畢十二箭方為一發。一發五紀。非一箭射五豕也。十二箭乃射得五豕耳。

嘉慶癸丑科佳話

嘉慶癸丑科。一甲一名。吳縣潘文恭公。二名。大興陳遠雯先生。名雲原籍吳江二甲一名。張春山先生。三甲一名。馬秋水先生。時人為之語曰。必正妙常雙及第。春山秋水兩傳臚。蓋世謂二甲一名為全殿傳臚。三甲第一為玉殿傳臚也。按宋趙向辰朝野類要。謂五甲末名為擔榜狀元。宋文公即五甲進士。故有若使當年無五甲。先生也是落孫山之句。今則無五甲矣。是三甲末名。即可稱擔榜狀元也。

宋故宮遺址

余師仁和許一槐先生諱錦春。嘗言幼時值高宗第六次南巡。有司於鳳凰山宋故宮址。葺治行宮。掘地為池。下鍤數尺。適得舊池欄杆。皆白玉石琢成。雕鏤精絕。蓋德壽舊基也。池底泥土中。獲鯽魚十魚。頭長俱尺餘而無目。大約埋於地下六七百年之故。工人烹食數尾。頃刻皆暴死。乃懼。舉餘者棄之江。浮至中流。風浪陡作。有大魚數十翼之去。人皆異之。今此池兵燹之後。又沒為平地。不知何時再得理而出之也。

賺梁山舟學士書

一槐先生為梁山舟學士外甥。故所藏學士真跡頗多。余曾乞得一聯。兵燹後亦亡之矣。先生言學士年六旬時。曾以事入都。道出山東。聞訛言前驛水阻。因詣中丞滿洲某公。咨之。中丞一見。即感言前途水勢異漲。不能行。遂留學士居於署之後園。館給豐隆。惟出必經其內。履殊為不便。因亦鍵戶不出。中丞越三五日。必來館一次。見則言水勢之大。吁嗟不已。館中一無書籍。架上祇古帖十餘種。喻糜數十丸。縑素數百番而已。學士閑居無事。日以染翰為消遣計。如是者幾及匝月。楮墨略盡。一日中丞入見。喜動顏色。曰。水已全退。君可行矣。遂開筵飲餞。酒半酣。忽顧楮架數曰。吾以公事勤勞。將友朋所誣諉者。耽擱許久。學士乃言日來無事。業代為書盡。中丞佯驚曰。此皆遠近名士慕余之書。輾轉交來者。今顧為公墨之奈何。促呼僮舁去。更易新楮來。學士大愠。遂別去。既首途。則前路並無水漲事。皆中丞捏詞欺之耳。久之始悟。廿餘年前在翰苑時。中丞方官筆帖式。以佳紙乞書。學士不應。今乃為是狡獪以報。後學士每言及之。猶有忿色。然某中丞則已琳瑯滿篋矣。

飲食不可過飽

食無精粗。飢皆適口。故善處貧者。有晚餐當肉之語。憶昔庚辛避亂山中時。偶得一魚一肉。

不啻八珍之享年來宦遊江南每歲首赴蘇賀正僚友邀飲一日之間或至三四五處皆窮極水陸然聞招則感額舉箸則攢眉豈今昔口腹有不同哉蓋緣過飽之故耳是以宋人治具宴客有三字訣曰爛曰熱曰少爛則易於咀嚼熱則不失香味少則俾不屬饜而可飫後品少之一字真妙訣也

製造食物之穢

飲食日用之物非目睹不知其製造之穢余在福建見製冰糖者皆雜以豬脂在蘭谿觀製南棗用牛油拌之乃見光彩故嗅之微有羶氣也富陽竹紙名天下這時竹絲不用小便煮則不能爛淮甸蝦米貯久變色浸以小便即紅潤如新河南魚鮓在河上斫造盛以荊籠入汴道中為風沙所侵有敗者乃以水濯小便浸一過控乾入物料肉益紫而味回然僧家以冰糖南棗供佛道家用竹紙書符上表至鮓未魚鮓江南人家均珍為美味習而不察無乎不可也先大父嘗言嘉慶初年在四川一驛遇福文襄郡王行邊州縣極供張之盛以王喜食白片肉肉須用全豬煮爛味始佳乃設一大鑊投全豬於中煮之未及熟而前驅至傳王諭以宿站尚遠一到即飯以便趕行無如肉尚未透庖人窘甚忽焉登竈解袴溺於鑊中先大父驚詢其故則曰忘帶皮硝以此代之比王至上食食未畢忽傳呼某縣辦差人先大父

驚曰。必覺其臭矣。既乃知王以一路猪肉。無若此驛之美者。賞辦差者甯綢袍褂料一副。

治疾單方

咸豐甲寅。先大夫七十二歲。患瘧甚劇。諸醫束手。蘇州馬雨峰太守傳一方。用燕窩三錢。冰糖三錢。先一日燉起。至次日瘧作之前一箇時辰。加生薑三片。滾三次。將薑取出。服之。倘胃不能納。即止。吸其湯亦可。一劑不愈。則再至三劑。無不愈者矣。此方得之蕭山。因校官王君年八十病瘧。服此而痊。其後試人屢驗云云。余因遵方進之。先大夫一服即愈。二十年以之傳人。奏效甚衆。尤宜於老人及久瘧不痊者。其方平淡無奇。而應驗若是。可謂奇矣。夏日生瘧。以蚌粉等撲之。無效。惟以隔夜之熱湯水滌之。即瘥。

疝氣病。用意苡仁。以東向壁土炒黃色。然後水煮爛。入砂盆內。研成膏。每用無灰酒調下。二錢即消。

食生冷致心脾作痛。以陳菜葉五六十粒。水一大盞。煎取汁去滓。入官局手胃散三錢。再煎熱一服即止。

腎虛腰痛。用杜仲酒浸透。炙乾。搗羅為末。無灰酒調下。三服而愈。

錢曉庭畫

秀水錢曉庭孝廉聚朝為擇石宗伯曾孫。余同門友也。少孤。事母以孝聞。胸襟洒落。無城府。畫得宗伯家法。而加以腴潤。晚年聲價益高。今則吉光片羽。人爭寶貴。且不可得矣。余先得其畫甚多。庚辛之亂。皆付劫火。幸其子伯聲太守卿。能世其家學。為余作一二紙。善者竟將跨竈可喜也。曉庭早歲暴貧。而性甚介。不妄受人惠。嘗謂余。昨晚斷炊。僅剩白米少許。供母饘粥。而我則以炊餅二枚度一日。然意氣自如。絕不露寒乞相。人服其雅量也。舉孝廉後。家稍裕。大挑得淳安教諭。未及滿任。即棄官歸。歸後。惟以書畫自給。不問外事。咸豐戊午春。粵賊犯金衢。於是嘉郡亦警備。太守馬雨峰昂霄。於精嚴寺設籌餉局。延諸紳司其事。曉庭亦與焉。太守為江蘇名孝廉。工書。罕金華時。與余善。余素不善書。而太守願以為善。臨別。強余書扇而去。至是蒞局中。謂陳某固才識優裕。即書法亦自佳絕。因出扇示之。曉庭即馳書諧余。謂子若殿試遇馬公。必狀元及第無疑。何事軍功耶。時余方軍書旁午。不勝況瘁。煩懣忽見此函。亦為失笑。比秋賊退。乞假歸省。至局中訪諸友。見曉庭擁長几。列巨硯六七。粉墨狼籍。作畫猶未竟。因戲謂之曰。促為我畫直幅八。曉庭笑問。潤筆若干。余曰。若畫果好。當書一扇奉酬。曉庭大笑。向諸人曰。渠字乃欲易我畫。亦太不自諒矣。余乃曰。我之字。嘉興一郡除太守一扇外。更有何人能得寸縑尺幅。若渠之畫。但須贈以潤筆。便可捆載。此時兒隸。

僧之家誰不高懸錢曉庭畫者以我之扇易彼之畫我猶怏怏耳衆皆鼓掌曉庭亦為絕倒迄今十有餘年。喪亂既平曉庭早歿即爾時在局諸人無一人存者思之慨歎。

聖祖不喜吸烟

聖祖不飲酒尤惡吸烟先文簡相國時為侍郎與溧陽史文靖相國酷嗜淡巴菰不能釋手。聖祖南巡駐蹕德州聞二公之嗜也賜以水晶烟管一呼吸之火星直達脣際二公懼而不敢食遂傳旨禁天下吸烟。蔣學士陳錫恭記詩云。碧碗瓊漿漱澀開。肆筵先已戒深杯。瑤池宴罷雲屏敞不許人間煙人來。今則鴉片烟盛行其禍較淡巴菰百倍在天之靈哀此下民得無有餘恫乎。

卷三終

庸閒齋筆記卷四

海昌陳其元子莊著

考據之難

少時閱閩帖。右軍書多有死罪字。不解其義。後見唐國子祭酒李涪所撰刊誤云。短啟出于晉宋兵革之際。時國禁書疏。非弔喪問疾。不得輒行尺牘。故羲之書首云死罪。是違制令也。乃恍然悟。又史記屢言家累千金。以為富者。竊思千金即于今世亦不能稱富。豈秦漢之際。金固貴重耶。後見如瀉法戰國時以一鎰為一金。漢時以一斤為一金。又恍然悟。然此二義人多不知者。因附記之。

閩海魚鬪

先大夫于道光初年。官福建石碼場鹽大使時。忽天大風雨。隱隱有雷聲者。三日乃霽。嗣乃知海中有二大魚鬪。風雨者。魚鼓鬚噴沫所致也。鬪至三日。一魚之鬚。鈎于山巔。不能動。一魚去。而此魚遂死。將死之際。海濱居民。乘舟往割其肉。魚稍一擺動。浪湧如山。舟覆溺斃十餘人。乃待至臭腐後。始羣往取肉熬油。尚得千餘石。

袁痴

袁丹叔先生國粹文章爾雅而性痴絕人皆以袁痴目之自郡守解組歸居于耳城屋濱大河鄉人每泊糞船于門外先生惡之乃買羊肉一拌密置河畔鄉人担糞歸將飯見肉疑為人所遺者大喜亟啖之先生俟食訖乃至岸側佯為周視故作喜狀曰這畜生今日必死矣鄉人驚問故則曰此地有惡狗吾買砒霜置肉內毒之今既食除一害矣鄉人大恐承係已食懇其救解先生陽驚曰我毒狗不毒人此係爾自作之孽非我罪過鄉人愈哀懇至涕泗乃指糞曰亟啖此或可解鄉人畏死從之大吐委頓則撫掌笑曰爾他日仍泊船于此當令再喫糞也一日者丘子門前適府公遣僕奉書于先生僕見先生不識也因詢曰此間有一袁痴居何處先生引之至家攜書入良久什襲一巨函出交僕曰此係寶物爾主向借不能不與爾主書中言惟爾誠實可靠須親攜去毋易人致損壞鄭重言之再三僕負之歸物已重路又遠汗流浹背府公見之不解拆封乃一粗石重二十餘斤上書十六字曰尊价無禮中我袁痴無法處治以石壓之府公大笑即其僕亦自笑也

朱文正之風趣

大興朱文正公乾嘉時名臣也厓岸高峻清絕一塵雖官宰相刻苦如寒士餽遺無及門者與新建袁文達公最善一日至袁處譚次忽歎曰貧甚奈何去冬上所賜貂褂亦付質庫矣

裴笑曰君生成窮命復何言我斃尸部適領得飯食銀十兩可令君一擴眼界因呼僕陳之
几上黃封燦然公注視良久忽起手攫二元寶疾趨登車去

中國史紀外事之訛

三國魏明帝時紀日本國女王卑彌呼遣使入貢者凡二次今考日本國史則仲哀天王之
妻息長足媛神功皇后也后攝政六十九年年逾百歲所謂國有內難者乃其子麿坂忍熊
二王起兵與母爭位也后親生子名譽田別在儲位七十年至七十一歲乃登宸極又四十
二年卒壽亦百有十二歲號應神天皇並無卑彌呼之名日本與中國同軌同文何以于其
主名亦訛誤若此即如明史記封平秀吉為日本王事云沈惟敬私以袞冕奉秀吉尊以帝
號今考其史亦殊不然蓋秀吉求封明王惟敬許之歸而不敢言洎宣讀至封爾為日本王
乃怒脫冕服投地曰向言明王封我為明王故命班師日本在我股掌為霸為王彼何與焉
是秀吉之心固未嘗帝制自為也其國人中井積善亦曰明豈有以其國號封外國之理秀
吉武人昧于事體以取嗤于異域貽羞于後代云云則奉以帝號之說實屬誣罔總之以中
國人紀外國事無從質證故舛錯恆多也

日本讓國之美譚

日本自開國數千年以來一姓相傳至今不替為天下各國所無其間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不一而足舊君奪國女主臨朝者亦不一而足更可笑者以國王之尊削髮為沙門者尤指不勝屈惑溺之甚相沿成例視梁武之同泰捨身猶其小焉者矣然弟兄遜國之美則有希蹤夷齊者不得以異域而輕之也初應神天皇愛少子稚郎子立為皇太子命其兄大鷦鷯輔之應神卒稚郎子避之菟道而讓位于大鷦鷯曰王仁孝宜為天下君且國固王之國也大鷦鷯則曰先皇預選明德以為貳我不敢違先皇命固辭固讓虛其位者三年民之貢獻者不知所適而大鷦鷯執志彌堅稚郎子知其不可奪也乃自殺大鷦鷯聞之驚馳至菟道哭極哀不得已而登帝位是為仁德天皇嗚呼若稚郎子可謂有華風矣

閩省州縣虧空案

嘉慶初元福州將軍某與總督伍公巡撫浦公以事相忤署方伯錢公則以爭一優人有隙會總督入覲將軍兼督篆遂摭撫三人贓私事并以福省州縣虧空百萬劾之疏入奉命查辦總督巡撫方伯皆正法而所謂百萬之虧空者實無此數乃以鹽課及開款湊成之于是州縣擬斬決者十七人合省呼冤而某楊揚自得也讞案既定部覆未到此十七人者發閩侯二縣監禁二縣以同官也羈諸署中而已一日者有某令年六十餘矣向閩縣令吉君泰

懇曰。我老止一孫。今夜擬回寓一視可乎。吉許之。至明晨。部文至署。督即委吉君監斬。急使人至某寓。偽以他事促之。乃還報曰。某已一早出門矣。吉大寃。只得先押十六人赴轅。而擬自請逸。因罪時天色慘淡。淒風苦雨。路人目之。皆為流涕。比至督轅。而某持傘著屐。已候于門矣。吉心大慰。遽前握其手曰。何不謀而先至此。某曰。我自家行至中途。聞部文已到。因思回署再至此。則路迂。故還來就死耳。吉不覺哭失聲。是日十七人死後。吉痛哭。嘔血滿地。遂引疾歸。不二年。某移鎮四川。又劾總督勒襄勤相國而代之。未幾。乃以縱賊渡河。貽誤軍機。罪伏法。勒仍回任。閩人以為有天道焉。

冥司勘校侵用勇糧

盪寇營水師參將戴兆熊。字夢璜。湖南人。辛酉。余于富陽江上識之。兆熊為人質直勇壯。屢督砲船與賊戰。未嘗敗。北嗣杭城陷。軍潰散。走為賊執。不屈被殺。兆熊嘗為余言。伊戚趙副將因病入冥。見大廈一區。列坐者數十人。皆僚友之陣亡者也。詢其何以羣居于此。眾答言。凡力戰死綏者。忠勇之報。大率為神。我等雖得神道。而以平時侵用勇糧。故須聽勘校。羈滯之苦。所不勝言。趙蘇後。每舉以戒統領等官。兆熊緣此。故與士卒同甘苦。不敢有所私。云先大夫嘗訓余輩。謂農夫服田力穡。沾體塗足。終歲勤動。所積不過錙銖之贏。獨士大夫居則

高堂大厦出則結駟連騎衣錦繡食梁肉與若輩苦樂奚啻天淵即令盡心民事不敢怠荒已恐祈福況復驕奢淫佚貪饕無厭廣積金帛謂可遺之子孫昭昭在上決無是理觀北熊所譚戰死沙場者冥司尚勘校其侵冒則安富尊榮而貪賍虧帑之人恐未必能逃閻羅老子之一算耳。

賈島墓

唐詩人賈島墓在安徽太平府城外甘棠村湮沒久矣道光六年當塗人張君寶榮吳君其彝偶有事于村在秦芥中得一斷碣乃知為閻仙墓道因集同人捐資修葺並立祠祀之余時年十五曾為撰文記其事迄今四十餘年兵燹之後詩稿文稿均付劫灰無從追錄況幼時所作乎壬申歲暮檢點舊篋忽得閻仙詩一冊夜于枕上默念舊作乃歷歷記憶不禁喜甚亟起錄之或閻仙之靈陰贖余衷也與然文辭殊不佳姑留存以志童年故步云爾。

有唐水部員外郎賈閻仙先生墓在太平府城西甘棠村修護無人樵蘇莫禁牧童謳吟而上下耕夫侵軼其中遷星霜漂飛碑銘磨滅悵坏土之莫保問鑄金者伊誰道光丙戌吳鴻臚其彝張徵君寶榮聯騎西郭遂躋北邙顧荆棘芻蕘于邱封悲詩人猶窮于身後慨然悽感脩禩墳塋並作祠堂以奉祭祀鬱蔥掩日丹雘飾雲泉石有聲春秋匪懈海昌童子某乃

為撰文書之碑。其辭曰。天縱詩人。高才拔萃。天厄詩人。屈身卑位。繫惟水部。崛起中唐。李賀並駕。劉勰聯轡。沉思斷髭。剗肝擗血。窮力追新。極貌寫物。秋風渭水。落葉長安。吟苦比孟名重。困韓遭時。多讒入宮。見妒長沙。長江同才。同遇浮沉。一尉潦倒。半生鬱鬱。此磅礴發為精英。絕唱五言。餘事千古。物化雲煙。人資藻斧。如何高壘。没于荒榛。孰司守土。字慨樵薪。我招我朋。爰究爰度。蟻結文還。牛亭封郭。別開巖岫。式啟祠堂。照堦奕奕。松柏蒼蒼。姑溪帶前。龍山環側。敬望謝公。樓鄰太白。落日飛花。落日飛花。落日風吹。鼓子花。雲東風馬。髮髯靈來。推敲月下。枝巖伯明。遠先有募。捐詩四首。一時傳誦。茲並錄之。願鑒黃金鑄閭仙。一時佳話競流傳。而今更有孫晟輩。為歛名流置墓田。莫將詩瘦例尋常。萬古心源一瓣香。寒食芳郊分白打。清樽誰與奠斜陽。青山祠墓春秋祭。太白樓高畫棟新。詩派縱分仙與佛。忍教荒塚沒荆榛。膏腴十畝買何時。奢願還思建一祠。馬負千鈞蟻駝粒。東風吹上海棠枝。

鄭延平焚儒服圖詩

明鄭芝龍縱橫海上時。娶于日本。生子成功。隆武帝賜以國姓。封延平郡王。大兵入閩。芝龍叛而迎降。其妻抗節死。成功起兵漳泉。奮螳臂以抗顏行。雄踞臺灣四十年。傳子若孫。乃滅。雖為周之頑民。實殷之義士也。聖祖于其子孫。疏封五等。仰見如天之度。覆幬靡遺。凡在遠

人無不觀感。日本人以康公我之自出。故豔稱之。滕森大雅有鄭延平焚儒服圖詩。慷慨激昂。用宋之以備東國之風。其詩曰。朱火欲燬國步難。殺氣腥膻白日昏。萬歲山頭哭龍髯。延秋門外哀王孫。黨禍紛紛擊貞楮。四海士氣斷喪久。草間偷活何奄奄。崩角稽首惟恐後。延平郡王真男兒。忠義之心確不移。一死酬恩無反顧。一木欲支大厦歛。慷慨倡義意激烈。先師廟前矢立節。脫卻儒衣付焚如。仰天低回瀝心血。昔為孺子今孤臣。向背去留異所遵。旁人乍聽心潛動。嗚咽無聲氣自振。嗚呼志業雖不遂。足為萬世鼓忠義。君不聞此子受生日域中。山川鍾秀膽氣雄。又不聞母氏清操亦奇特。泉城烈死驚異域。母教自古賢哲多。何況男兒性所得。莫怪金陵喪敗亂猶剛。直取雞籠作金湯。戈鋌一揮紫髯息。鯨魚遠徙鯨鯢僵。三世供奉明正朔。衣冠堂堂四十霜。永為臣子示儀表。昭回並懸日月光。

古人轉世

世傳明成祖靖難。殺戮忠臣甚慘。故再世為莊烈帝。建文諸臣為流寇報怨。卒亡其國。此說荒誕不足信。然史閣部為文信國後身。高宗聖諭亦曾及之。桐城張封翁少時曾夢金甲神自稱晉之王敦。欲托生其家。封翁以亂臣也拒之。敦曰。不然。當晉室喪敗之際。我故應運而生。作逆臣。今天下清明。我亦當應運而生。作良臣矣。驚寤。後果生一子。然未幾而夭。後數年

又夢敦來托生封翁責之曰。汝果姦賊。復來欺我。今不用汝矣。敦曰。我歷相江南諸家。福澤無逾于君者。是以仍來。今不復去矣。遂生文端公英。故小字敦復。相聖祖為名臣。子文和公。廷玉。歷相雍正乾隆兩朝。孫曾皆躋膺仕。福澤洵冠于江南。第不解以敦之凶逆而再世。乃膺福報為良相。文信國之忠節。再世雖仍為宰相。而復丁陽九。作忠臣。報施之理。固如是哉。又觀明焦弱侯太史所著濟甯州濟川坊記。內載林陵司空郎畢瑜治運河時。一夕緋衣絳幘者。稱宋都魁某見夢曰。公堤逼吾宮。今不為區處。桐園將為行路。奈何。公寤。亟索堤旁志石。丹書炳然。用是改築堤而封其故墓。為文以祭。區歲前緋衣絳幘者復見夢曰。願為公後以報。詰朝而仲子生。是為濟時。已而登第。繼瑜為河臣。弱侯太史以明距宋七百餘年。感應如一日為奇。詎知後來之史與張尤奇之奇者也。

小說誤人

小說家無稽之語。往往誤人。岳傳載張浚臨害。岳武穆後為諸將斃死。于是吳俗遂有斃死人不償命之說。同治壬申。蘇郡有飛金之貢。先是業金箔者。以所業微細。自立規約。每人須三年。乃授一徒。蓋以事此者多。則恐失業者眾也。其時有無賴某者。以辦貢為名。呈請多授學徒。用赴工作。既得批准。即廣招徒眾。來從學者。人贖六百文。一時師之者雲集。同業大忿。

于是援鰲死不償命一言。遂羣往持其人而鰲之。人各一口。頃刻而死。吳縣令前往檢驗計鰲傷處共一百三十三口。然何人鰲何處人多口雜。不特生者不知。即起死者問之。恐亦不能知也。乃取始謀先鰲者一人論抵。

縐雲石

吳將軍六奇所贈查伊璜孝廉縐雲石。道光年間為石門蔡小硯廣文所得。廣文置之福嚴禪院。院距縣城十餘里。兵燹之後。歸然獨存。同治甲子。余乞假省墓。曾往一觀。石高丈許。極縐瘦透之妙。洵奇物也。廣文不私于家。而施之寺。石丈人所以無恙。否則亦同其故宅成煨燼耳。吳將軍遇孝廉後。至粵東。仕明官副將。入前清游歷提督。卒謚順恪。

記粵逆洪秀全事

粵逆洪秀全廣東花縣人。飲博無賴。以演命賣卜為業。先從上帝會。繼托名西洋天主教。捏造天父天兄名目。撰各妖言書肆為煽惑。遠近不逞之徒附之。道光三十年六月。在桂平縣金田村倡亂。不過千百人耳。延既久。脅從愈眾。僭號太平天國。稱天王。騷擾至十六省。陷名都大城郡縣六百餘處。伊古以來盜賊縱橫之甚。未之有也。同治三年五月。大軍圍之于江甯城。垂克。乃仰藥死。賊平。搜得其尸。寸磔之後。烈火焚之。其子洪福瑱。次年亦獲于江西。

之廣昌縣凌遲處死。逆案遂結。然天下被其毒者已十有五年。攷其行事全無義理。而能作亂如是之久。殆劫運使然耳。逆先改正朔。以三百六十六日為一年。一月有三十日三十一日者。遂不置閏。而改天干地支之名。如丑為好卯為榮亥為開之類。繼滅人倫。令軍中夫婦不得同處。蕭朝貴偽封西王。其妹壻也。朝貴之父于長沙途中私招朝貴之母同卧。朝貴即公訟。斬其父母。警眾。揚揚語人曰。父母違犯天條。不足為父母也。而其妻洪宣嬌與偽東王楊秀清通。嘗共卧起。為眾所見。乃傳天父令曰。秀清宣嬌同胞兄妹。卧何嫌。我令宣嬌與秀清卧者。為天下兄弟姊妹贖病也。洪逆乃號楊逆為未。乃師贖病主。蓋賊最尊者曰天父。追其所自出云。有叔嫂姦而生耶。火華。即為天父。天父以一七日造成世界。生五子一女。長為耶穌。次為洪逆。次為楊逆。又次為馮逆。為韋逆。女為宣嬌。即洪逆之親妹。蕭朝貴殺其父母。以示天條。而妻與楊逆通。則不敢言。韋逆之父尊為國宗伯。然見韋逆亦跪而稱千歲。其悖謬如此。後馮逆被擒。正法。韋逆殺楊逆並宣嬌。後為洪逆所殺。蕭朝貴于湖南為官軍擊斬。其起事死黨。遂無一人存者。

賊之最無道理者。曰講道理。每遇講道理之時。必有所為也。凡擄眾搜糧。則講道理。行軍出令。則講道理。選女色為妃嬪。則講道理。驅蠢夫壯丁為極苦至難之事。則講道理。究其所講

者其初必稱天父造成山海莫大功德。天王東王操心勞力安養世人莫大功德。理應供奉歡喜娛其心志。暢其體膚。爾等衆小安得妄享天父之財祿。驕淫怠惰。犯天條律云云。以後則宣揚賊將欲為之事。以一衆心。而復引天父之語以證之。如謂孔子為不通秀才。天父前日已將其責打手心等語。聞之令人髮指。即在賊中之人間之。亦不復信也。

鄒鳴鶴之夢

常州鄒中丞鳴鶴。未遇時。夢至冥府。有友人自內出。云在府中掌冊籍者。因叩以終身事。友書八字付之。曰。官居四品。洪水為災。正欲審詢。遂寤。道光丁丑。官河南開封府。適河決中牟。黃水灌城。危在頃刻。因舉前夢告人。自恐不免。乃竟無恙。後擢任廣西巡撫。以剿辦賊匪。未能得手。革職歸里。為兩江總督陸公建瀛檄赴金陵。幫辦籌防事宜。城陷死之。奉旨照道員例賜卹。始知四品之應。洪水蓋指洪逆也。

麟慶之夢

長白麟見亭侍郎慶。任河南總督時。嘗刊鴻雪因緣圖記。歷序一生宦蹟。每幅各係以詩分贈同人。道光戊戌。余薄游清江。亦得一冊。見紀夢一圖。自序云。夢騎赤馬。躍入河中。有聲如雷而醒。余私謂人曰。再八年歲在丙午。公其終乎。人問故。余曰。昔謝太傅夢乘桓溫之輿。行

十六里見一白鷄而止。後代溫東政十六年至辛酉歲而斃。解之者曰：乘溫與者代其位也。十六里者十六年也。辛為金，金色白，酉屬鷄，則白鷄也。今公治河而夢入河，必有河患。丙屬火，火色赤，午者馬也，非其徵乎？人皆不信余言。至甲辰歲，河果決，公以是罷官。丙午年，河工合龍，後公卒。

張文祥行刺案

同治庚午秋七月，兩江總督馬端敏公於督署內教場閱兵訖事，還行至西夾道為賊所刺。賊亦當時就獲，公傷重不能言。頃刻遂卒。事聞中外驚駭。天子震怒，悼惜賜諡，並命入祀賢良祠。安徽浙江等省經公所蒞治者，感念恩德，咸為公建立專祠。奏奉俞旨，生榮死哀。近年督撫所未有也。賊張文祥，河南人，奸狡凶惡，各官嚴刑訊問，無一實供。上命刑部尚書鄭公帶同司員來江審辦。僅據供係浙江海盜餘孽，前來復仇，他無一言。遂擬以凌遲完案。所奇者，伊自供出妻女所在，毫不隱諱。提到妻女嚴鞠，亦一無供詞。余感錢慎庵太守時署江甯府事，慎庵受公知甚深，極欲究出實情，為公雪恨。乃殫精極思，研訊兩月之久，卒不得要領。發憤臥疾者累日。此案慎庵為余詳細言之，故知外間之謠傳均不足據。尤奇者是月有湖州人費君，以畫師流寓在上海，患瘧疾甚劇，公被刺三日，上海即得信而未知賊主名，其同

鄉沈姓為布捐局司事者往告之。費瞿然曰：賊必張文祥也。沈驚問故。費曰：數日前虐作。昏憤之際，忽見一隸手牌票上書張文祥刺殺馬總督一案，係一百二十年前之事。今當完案在案人證，合行拘提云云。共計一百五十餘人，首名即馬總督，而我之名亦在內。方擬細視，忽妻持藥至，隸遂不見。彼時自思與總督無一面之識，何以連及殆噩夢耳。今乃有是事，我其死乎？閱數日，知賊名果為張文祥，費亦旋卒。次年，余攝上海縣事，訪之布捐局，而信噫此夙冤耶！與前明張差挺擊，本朝嘉慶時之成得行刺，同為千古疑案矣。

成得行刺案

成得者，京師中厨役也。于睿皇帝駕幸園明園時，行刺，當即被擒。上命諸王大臣六部九卿會訊，默無一言。但云若事成，則公等所坐之處，即我坐處也。上寬仁，不欲窮詰。興大獄，遂命凌遲處死。其處死時，先大夫在京與眾往觀之，先立一木椿，將得縛于椿上。其面前又植二木椿，乃牽其二子至。一年十六歲，一年十四歲，貌皆韶秀。蓋尚在塾中讀書也。至則促令向得叩首訖，先就刑。得瞑目不視，已乃割得耳鼻及乳。從左臂魚鱗，碎割，再割右臂以及胸背。初尚刀刀見血，繼則血盡，只黃水而已。割上體竣，忽言曰：快些。言甫畢，殿上走下一官，謂之曰：皇上有旨，令爾多受些罪，得遂瞑目不言。斃割至盡乃死。究亦不知何人所指使，倘非上

之聖慈則漢之楚獄明之胡獄株連而死者且數萬人矣。嗚呼！此仁宗之所以為仁與。

張忠敏入夢

東陽張玉筍先生諱國維明宗禎中曾巡撫應天時江蘇安徽兩省皆屬管轄先生勤政恤民百廢具舉于吳中築捍海塘並開通各河道著有三吳水利全書嗣擢督河漕去吳人感其恩澤立生祠于虎邱先生旋解組里居魯王監國晉官大學士浙東不守投水殉義吳人因即生祠春秋隆貯饗焉乾隆時高宗純皇帝褒揚勝國忠臣賜謚忠敏列入祀典咸豐庚申賊陷蘇城祠宇被毀僅存一楹同治癸丑大兵收復後亦未及脩葺至壬申歲永康應敏齋方伯攝藩家里人馮敬亭宮贊始以為言方伯于先生為鄉後輩遂于治事之暇輕騎往視先是方伯屢夢至一處池荷岸柳塔影山光依依神往及至是地恍符夢境心大感異因立意重修捐廉為倡命余及仁和邵步梅刺史襄其事量鼓分操輸貲雲集經始于壬申首夏至癸酉季春落成署中丞恩公率僚屬釋奠祠下士民環觀嘖嘖稱歎亦足見忠義之不可磨滅而今日之人心猶有不忍忘先生者也祠後隙地廣數畝有大池荷芰叢生每當夏月香風郁然方伯于池上建駕鸞廳三楹以攬其勝後于廳之左構一樓資憑眺院中堆碎石小山雜蒔花木園徑迴林華綺繚垣接趾于陵阿浮圖挂影于霄漢朝煙暮靄頗有畫

之趣此則初經營時所不及料者也其亦先生之靈爽有式憑焉不然何方伯之夢通與之合也或所謂因緣者非耶是舉也公廉緡錢一萬餘監工者為蘭溪人候補同知祝齡

聖教西行

朝鮮越南本中國地故周孔之道至今被服日本至魏明帝時始通中國自其王文武天皇釋奠于先聖先師尊崇孔子而儒教逾東海矣觀先哲叢談一書知彼國儒生恪守程朱之說于性理之學實有發明不得以倭人而輕視之也乃今閱香港華字日報英吉利國牧師雅里各將遊京師以極觀光之願又將迂道山東往謁曲阜孔林等語已心喜其知所趨向矣復見王韜送雅牧師回國序稱其注全力于十三經取材于馬鄭折衷于程朱于漢宋之學兩無偏袒譯有四子書尚書兩種西儒見之咸歎其詳明賅洽奉為南針云云不禁為之起舞深幸聖人之教又被于西海西儒能奉周孔固堪嘉尚而雅里各研究馬鄭程朱之學用夏變夷真孟子所謂豪傑之士也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中庸之言豈欺我哉

董曹兩相國遺事

董文恭相國誥曹文正相國振鐺嘉道兩朝名臣也文恭盛德偉望朝野欽仰嘉慶十八年

天理教匪林清遣賊入禁城為亂時上幸熱河聞變近臣有以暫行駐蹕之說進者文恭力請迴鑾繼以涕泣而文正在京師于亂定後鎮之以靜畿甸遂安時有無名子撰一聯嘲之云庸庸碌碌曹丞相哭哭啼啼董太師二公聞之笑相謂曰此時之庸碌啼哭頗不容易文恭初加太子太師銜人有尊以太師之稱者公輒笑辭曰賤姓不佳後二公皆加太傅銜文正訐謨遠猷小心翼翼歷相兩朝福壽近世罕比余于二公皆姻家故熟聞之

道光朝州縣陋規之紛議

道光初年英煦齋相國和初為軍機大臣以州縣辦公無資而取民無藝奏請以各省陋規酌定其數為公用有于數外多取者重罰之宣宗諭直省督撫議奏言人人殊兩江總督孫相國王庭上疏極言不可奉旨嘉許英相國得薄譴撤出軍機而孫相國賜公忠大臣四字天下頌聖主之明同時廣東巡撫康公紹鏞一疏尤為暢達其略曰粵東負海濱山盜會諸匪甲于他省公用以緝匪為大宗捐攤賠補次之辦公雜項又次之粵東州縣歲入所藉專在兵米折價歷久相沿舊規官民相安緣粵東產米稀少全賴粵西湖南兩省接濟故民間皆願折納地方官代為買穀碾支百數十年循照已久若概收本色事涉更張轉滋擾累其餘雜稅及車舟行戶鹽當規禮或有或無不能一律此粵東陋規與州縣辦公之大概情形

也。今欲明定章程。立以限制。其中有窒礙難辦。勢不能徑情直行者。即如兵米折價一項。朝廷取民。歲有定制。抑且應徵本色。折取即為違令。今以例徵本色。例嚴浮收之正供。忽明著甲令。許其折價。許其多取。無論國家輕徭薄稅。斷不值因辦公費用。誤蒙加賦之名。且即以折價而論。在馴謹花戶。雖照舊規完納。而刁生劣監。頑抗百姓。多不能照數。有于正數之外。絲毫無餘者。更有正賦之內。收不足數者。州縣以浮折事屬違例。往往將贏補絀。自行賠補。今若定以折收額數。則所浮之價。即為應納之數。設有短少。似難辦理。又粵東兵米。零尾挂欠頗多。須州縣先為墊解。是照正項。尚不能年清年款。設經明定額數。其挂欠代墊。恐較前尤甚。況貪官汙吏。視所加者為分內。應得之數。以所未加者為設法巧取之數。聞之雍正年間。議將地丁火耗酌給養廉。當時議者謂今日正賦之外。又加正賦。將來恐耗羨之外。又加耗羨。八九十年以來。錢糧火耗。視昔有加。不出前人所慮。前項折價。與從前火耗增收事實相近。即能明查暗訪。堅持于數年之間。亦斷難周防遠慮。遙制于數十年之後。夫兵米正額。各州縣有定數。折收之價。粵省有通例。其不能行。尚如此。況雜稅等項。名目不一。或此地有而彼地無。或此地多而彼地寡。原者減其數以求悅。黠者浮其數以取贏。究之浮者已浮。數已定而難改。減者非減。事甫過而復加。此時毫髮未盡之遺。即他年積重難返之漸。其中更

有持蠻行戶。刁滑商人。向不完納平餘。致送禮規。今以案經奏定。數已申明。在官視為宜然。在民視為非舊。兩相脅制。互為稟呈。上司既不能為官吏分外婪索。予以糾參。又不能因民間不繳陋規。懲以官法。爾時辦理。更形掣肘。是雜項等稅之難辦。較兵米折價尤甚也。再四思維。實無萬全良策。且各項所入。既有陋規名目。今逐款臚列。上瀆聖聽。于體制似亦未協。夫弊去其太甚。事不外舊章。臣等受恩深重。于查辦此事。萬不敢畏難推委。而事有窒礙。不敢不將情形據實密陳。應請照常辦理。並隨時稽察。如有于常額外多取絲毫。一經訪聞。輕則撤參重則治罪。並督率司道府廳州縣等官。力行儉節。屏除浮費。庶以儉佐廉。省一分之費用。即以紓一分之民力云云。此奏可謂通達治體矣。按英相國原奏。誠恐州縣取民無制。亦具一片婆心。而揆以國家大體。實不可行。且又不勝其流弊。故聖主不惜收回成命也。

不輕裁陋規之用意

先伯半帆太守錫熊。由知縣洊歷牧守。所到之處。裁革陋規。一切用度。皆是伯祖長蘆運使任內攜往時有陳青天之號。先大父時官安徽聞之弗善也。貽書戒之曰。若父為都轉。若故能取給。後任官之父。安得盡為都轉耶。將來不給于用。勢必仍復舊貫。居己以清名。陷人于不肖。非仁者之用心也。若果無須此項。盡留為地方公用乎。先伯不能從。比去任後。來者果

盡復之。同時帥仙舟中丞承瀛官浙撫解任後。以鹽規二萬留為書院經費。後左李高相國撫浙亦以甯關平餘萬六千金。捐作賑濟之用。均不裁此款目。二公皆一時名臣。前後所見相合如此。

自稱其弟為令弟

余在金華校官任時。有諸生數人來見。一人自稱其弟為令弟者。同座均目笑之。其人亦自忸怩。余解之曰。古人自稱弟者。本有令字。諸君特未留意耳。眾請敘。余因誦謝靈運酬從弟惠連詩云。末路值令弟。開顏披心胸。杜少陵送弟韶詩云。令弟尚為蒼水使。名家莫出杜陵人。李頎答從弟異卿詩云。吾家令弟才不羈。五言破的人共推。是稱己之弟為令者。亦猶行古之道也。眾俱竦然。謂先生善于解嘲。

歷代官名官制之同異

官名官制。歷代不同。惟宰相及大將軍。數千年以來。始終貴重。其餘或古貴而今卑。或昔輕而今重者。不一而足。如尚書侍郎。漢世皆為冗官。至唐則尚書以處藩鎮。侍郎則居宰相之位矣。沿至于今。尚書仍屬八座。侍郎亦貳六卿。未嘗少貶。六朝之中書舍人。權侔宰相。今則為內閣之屬。祇七品耳。唐宋元之大學士。秩不過五品。明初亦未大重。大學士者。必加公孤。

之銜乃尊。後乃升為宰輔之任。無須加銜。今則與太師太傅太保同為正一品矣。至古之官名。今以之呼執藝者。雉髮曰待詔。工匠曰司務。典夥曰朝奉。皆不可解。庚午。余于西掖肅清案內。加道銜。有人貽書稱余為觀察者。一幼僕粗解文義。見之憤然曰。彼欺我官太甚。余驚問之。則曰觀察者。捕役之別名也。眾皆不解。則持水滸傳緝捕使臣何觀察為證。雖羣嘲其妄。然元明之際。稱捕役為觀察。亦實有此名矣。至都頭久為縣役之通稱。而唐之李年。則有以都頭為官名。而兼平章事者。

讀書貴識字

讀書貴識字。今人即目前之字。讀別者甚多。如搶攘音撐。能數奇音朔。基而俗俱如字讀。口吃之吃音吉。而俗讀作喫。太觀之觀音貫。而俗讀作官。冗長音仗。而誤為長短之長。勅敵音擎。而誤為強勁之勁。射覆音食福。今誤從去聲。踉蹌音亮搶。今俱作平聲。分野之分是去聲。仰給之仰非上聲。口占之占音戰。選庭之庭音廳。巖爾小貌。巖音萃。俗讀為撮爾者非。冷然清意。冷音靈。俗作冷然者誤。是皆章章在目耳之前者也。至誤汨為泊。訛哲為哲。騫之混蹇。曉之異譏。稍為留心。即不錯用。然二十八宿。宿本字音肅。世均作秀音。傳臚之臚。臚字本音閭。並無盧音。今若依古音。稱宿為肅。稱臚為閭。豈不致人譁笑耶。余謂讀書識字。心自知之。

可也。若相沿成習，亦用今之音為宜，不必沾沾自詡，呼天明為汀茫耳。

沈約詩韻

今人論詩韻多極詆沈約以為約湖州人，江左偏音不足為據，殊不知約所撰四聲一卷亡之久矣。約之後，隋陸法言撰四聲切韻，唐孫愐撰唐韻五卷，今並不存。存者宋之廣韻及禮部韻略，嗣有平水劉淵仍禮韻而通併其部分，至元黃公紹仍劉韻而廣其箋註，最後有陰氏兄弟著韻府，取各韻書大加刊削，頗多遺漏。當時並不推為善本，然自明初到今，相沿用之。學者即指以為沈韻，其知為平水劉氏韻者已希矣。何論陰氏徒使沈隱侯千數百年之後，橫被詆譏，豈不異哉。

曾左友誼之始末

曾文正公與左季高相國同鄉，相友善。又屬姻親，粵逆猖獗，蔓延幾遍天下，公與左相戮力討賊，聲望赫然。合肥相國後起，戰功卓著，名與之齊。中興名臣，天下稱為曾左李。蓋不數唐之李郭，宋之韓范也。比賊既盪平，二公之嫌隙乃大構。蓋金陵攻克，公據諸將之言謂賊幼逆洪福瑱已死于亂軍中，頃之殘寇竄入湖州，左公謀知幼逆在內，會李相之師環攻之，而疏陳其事。公以幼逆久死，疑浙師張皇其詞而怒，特疏詆之。左公具疏辨，洋洋數千言，辭氣

激昂亦頗詆公兩宮皇上。知二公忠實無他腸。特降諭旨兩解之。未幾洪幼逆遁入江西。為沈幼丹中丞所獲。明正典刑。天下稱快。而二公怨卒不解。遂彼此絕音問。余為左公所薦。舉公前在安慶時。亦曾辟召之。同治丁卯。謁公于金陵。頗蒙青眼。洎攝南匯縣事。丁雨生中丞時為方伯。具牘薦余甚力。公批其牘尾曰。曾見其人。夙知其賢。惟係左某所保之人。故未能信云云。蒯子範太守以告余。謂公推屋烏之愛也。辛未。公再督兩江。張子青中丞欲調予上海。商之于公。公乃極口贊許。是冬來滬。閱兵。稱為著名好官。所以獎勗者甚至。聞余欲引退。特命涂朗軒方伯再四慰留。謂公忘前事矣。後見常州呂庭芷侍讀。談及二公嫌隙事。侍讀云。上年謁公于吳門。公與言左公致隙始末。謂我生平以誠自信。而彼乃罪我為欺。故此心不免耿耿。時侍讀新自甘肅劉省三軍門處歸。公因問左公之一切布置。曰。君第平心論之。侍讀歷言其處事之精詳。律身之艱苦。體國之公忠。且曰。以某之愚。竊謂若左公之所為。今日朝端無兩矣。公擊案曰。誠然。此時西陲之任。倘左君一旦捨去。無論我不能為之繼。即起胡文忠于九原。恐亦不能為之繼也。君謂為朝端無兩。我以為天下第一耳。因共歎公憎而知善。居心之公正。若此。余又謂洪逆未死。公特為諸將所欺。並非公之自欺。原可無須芥蒂也。公歿後。左公寄輓一聯云。知人之明。謀國之忠。我愧不如元輔。攻金以礪。錯玉以石。相期

無負平生。讀者以為生死交情。于是乎見。昔韓忠獻與富文忠皆為一代賢臣。第以撤簾事。意見不合。終身不相往來。洎韓公薨。富公竟不致弔。今觀曾左二公之相與。賢于古人遠矣。

禍福變幻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此語誠然。道光二年。先太父為安徽太平府通判。例應押運北上。廬州府通判董某。以歧路得之。押運優差也。人皆代為不平。先大父不以介意。董至北。會旗丁行賄事發。累及運官。發刑部訊。董身關三木。幾瀕于死。先大父時知滁州。聞之歎曰。此咎應屬我得。董乃以捷足代之乎。嘉慶十年。先大夫與杭州陳荔峰閣學嵩慶。同以謄錄議敘鹽庫大使。在京候銓。一夕與伊墨卿太守。張船山侍御夜飲極懽。次日應赴部投供。醉甚不能往。適有河南庫大使一缺。因不到扣選。閣學大失意。同人亦為之惜。然未幾連捷。遂入翰林。官至內閣學士禮部侍郎。壬午。閣學王福建試。先大夫方由石碼場大使升同安知縣。相見于鎖院。閣學謂爾日使不以醉誤事。則今日亦不過中州一令耳。

迷信生肖笑柄

先大夫署福建光澤縣時。鄰縣某因禁私宰。幾至民變。蓋桔殺牛者。而以牛肉環置架上。暑腐臭爛。薰蒸致死也。府委邵武令往驗而歸。先大夫遇諸塗。詢某君何以若是之酷。答曰。渠

因生肖屬牛。故愛牛同于骨肉。復笑謂我長渠一歲。此番歸後。當禁民間畜貓犬。遂彼此鼓掌。余謂宋徽宗時。宰相范致虛上言。十二宮神狗居戍位。為陛下本命。今京師有以屠狗為業者。宜行禁止。因降指揮。禁天下殺狗。賞錢至二萬元。延祐間。都城有禁。不許倒提雞。犯者有罪。因仁宗乙酉生命也。明正德朝。下詔禁天下食豬。蓋武宗以豬與朱同音。為犯國姓也。古今事無獨有偶者。乃如此。

卷四終

庸閒齋筆記卷五

海昌陳其元子莊著

蔣振生書法論

金壇蔣振生原名衡字湘帆虎臣修選之姪也康熙時以書名一時碑版照耀四裔年五十六歲矢志書十三經共八十餘萬言閱十二年而訖事南河河道總督高公斌特疏上呈御覽奉旨以墨刻頒行天下授國子監學正當寫經時以恩貢選英山教諭又舉博學鴻詞皆力辭不起其專精如此嘗云學書者不能為人宗祖亦當與古人弟昆何至為人子孫甚至甘同奴僕云云自負之高有不可千古之概所為古文亦希蹤龍門出入唐宋諸大家余五世從祖文勤相國曾為序而行之其書法論一篇聚古人大旨于數百言之中如探驪得珠覺前賢紛紛議論均為饒舌矣茲錄其全文于左

自永字八法後論者幾數萬言惟孫過庭書譜姜堯章續書譜二家言最詳余撮其要旨第一在執筆曰懸臂中鋒顏魯公云捻破管畫破紙蓋言五指齊用力若雙鉤單鉤諸法雖三指着力四五指全無用處故必右肘懸則靈動五指撮管頂則堅勁此乃返本還原追蹤顏邈斯邈作篆之意夫竹簡漆書可容指腕兼運不學書者先凝神端坐使筆與手如鐵錐木

柄全然不動。純任天機運轉。左臂平按。久乃酸痛異常。此語從未經人道破。至運筆則凡轉肩鈎勒。須提起頓下。然提頓二字相連。捷于影響。少遲則犯落肩脫節之病。不可使盡筆。不可用順牽。凡畫之住處。直之末梢。帶第二筆處。皆從左轉。所謂每筆三折。一氣貫注者也。有從無筆墨處求之者。曰意曰氣曰神曰布。有從有筆墨處求之者。曰絲牽曰運轉曰仰覆向背。疏密長短輕重疾徐。參差中見整齊。此結體法也。魏晉人書。天然宕逸。唐人專用法。遂有九宮。分中左右上下界畫。使學者易趨。竊疑所謂口授訣。即此也。余擬四言曰。中正靈靜。中則直看。每一字有中。如帝宗康之類。中直必與上點相對。若兩分之字。則左右各有中。如靖辟錄軒。或上合下分。如聶昂靡。或上分下合。如瞿替。或中合上下分。如囂兼。或中分上下合。如靈墨。或三並如職。各以類取中。則傳勻矣。正則言橫畫懸臂。用力太過。則右昂起不平。如書無之類。皇甫君碑。尚犯此病。乃少作也。九成宮則平正。的是老筆。夫一字中。主筆須平。他畫則錯綜用意。乃不呆板。靈則必由于懸臂。雖蠅頭亦使離。凡半寸捻管。則大小一例也。靜非精熟不曉。唐碑惟虞永興孔子廟堂碑。歐陽九成宮碑。能造此境。顏多寶塔。柳元秘塔。中正之法。悉備。靈尚有之。靜則竟未能到。降而黃蘇米。皆火氣未除。元明而後。不足言矣。臨帖須運以我意。參昔人之各異。以求其同。如諸名家各臨蘭亭。絕無同者。其異處各由天性。

其同處則傳自右軍。以此求之。思過半年矣。又正書用行草意。行草用正書法。學褚求其奮勁處。學歐求其圓潤處。以怒張木強為歐。綺靡軟弱為褚。均失之。夫言者心之聲也。書亦然。右軍人品高。故其書瀟灑俊逸。顏平原忠義大節。唐代冠冕。書法亦如端人正士。凜然不可犯。若其行草。鬱屈瑰奇。天真爛熳之概。雄視千古。學者苟能立品以端其本。復濟以經史。則字裏行間。縱橫跌宕。盎然有書卷氣。胸無卷軸。即摹古絕肖。亦優孟衣冠。苟出心裁。非寒儉骨立。則怪異恣肆。非體之正也。竊願同志共凜斯言。庶稍有補乎。江南拙老人蔣衡譔。

乞兒傳

拙老人有乞兒傳。載愈奇疾事甚奇。茲並錄之。其文曰。山東陸宣子。自京師來。為余言。李公某之子。指甲中生肉管。赤色。頃刻長三尺餘。垂至地。能動。動則昏昧欲死。遍訪名醫治之。內府大醫至。方上士俱縮手。逡巡而退。公子于是取酒痛飲。引刀自斷之。出血數斗。氣絕良久。蘇復出。如初。公子曰。嗟乎。吾其死矣。乞兒者不知其姓名。以養蛇為業。聞之。至曰。我能活之。閤人叱之。乞兒曰。爾勿然。速白公子。李公聞之大喜。延入謂曰。若果愈吾兒。吾分家之半。以與若。乞兒大蛇劍負。昂昂直入中堂。居上座。口中謾罵諸醫者曰。公子蛇頭疔也。其管通四肢百骸。絕則又出。若輩何能為。請見公子。初乞兒家多錢財。居室衣服飲食車馬之屬甚侈。

麗賓客出其門下者。鬪雞走狗畢集。侍妾僕從。娼優歌舞。縱酒馳騁。弋獵無虛日。未幾病。病如李公子。破家求醫不可得。京師有白雲觀。正月十九日。舉國人畢集。名曰燕九。冀遇神仙。或曰仙往往雜儔人中賣藥。或類乞丐。當是時。乞兒父亦往。果遇丐者。持大蛇。貌甚偉。心異之。問以子之病。曰能治。因請之。許諾。既至。曰命而子速呼其妻來。屏左右。有一人留。而子即不治。乃置大蛇于地。命乞兒妻曰。無懼。其持此納諸袴中。兩腿蹲地。鑿袴孔以出蛇。握首定視。蛇首與肉管相對。蛇以氣吸之。則消。不移時。果如其言。蛇則紅絲百道。僵卧死。乞兒竟愈。乞兒既見公子。如其法治之。公子亦愈。李公大喜。竟分其產之半與乞兒。

詹長人

詹長人者。徽之歙縣人。身九尺四寸以長。人競以長人呼之。遂亡其名。而以長人名。長人業墨。身身長故。食多。手之所出。不能餬其口之所入。不家食。而來上海。依其宗人詹公五墨店。以食。食雖多。而伎甚拙。志在求食者。論其伎。且將不得食。困甚。偶遊于市。洋人諦視之大喜。招以往。推食食之。食既飽。出值數百金。聘之赴外國。長人于是乘長風而出洋矣。出洋三年。歷東西洋數十國。旋行地球一周。計水程十餘萬里。悉食宇內之異味。每到一國。洋人則惟長人。使外國人觀之。觀者均出錢以酬洋人。洋人擅厚利。稍分其贏與長人。長人亦遂腰纏

數千金。娶洋婦。置洋貨而歸。昔之長人。今則富人矣。同治辛未。余攝令上海。出城赴洋涇浜。途遇長人。前驅者呵之。見其倉皇走避。入一高門。猶偃偃而進。異之。詢悉其故。將呼而問之。乃以澳斯馬國明年將闢寶。長人又被洋人顧以出洋。往作寶闢矣。聞長人言所到之國。其國王后妃以及仕宦之家。咸招之入見。環歡歎賞。飲之食之。各有贈遺。外國之山川城郭宮殿人物。皆歷歷在目。眼界恢擴。非耳食者可比。噫。昔者一句三食。猶難。今則傳食海外。尊為食客之上。可謂將軍不負腹矣。際遇亦奇矣哉。

婺州闢牛俗

燕齊之俗闢雞。吳越之俗闢蟋蟀。古也有然。金華人獨喜闢牛。則不知始于何時。余在婺州十有六年。每逢春秋佳日。鄉氓祁報祭賽之時。輒有闢牛之會。先期治觴延客。竭誠敬。比日至之時。國中千萬人往矣。闢場闢水田四五畝。沿田塍皆搭臺。或置桌凳以待客。及本村老幼婦女。賣餅餌者。賣瓜果者。裝水烟者。薨薨緝緝然。徠雜于前後左右。牛之來也。鳴鉦前導。頭簪金花。身披紅紬。簇擁護之者數十人。既至田中。兩家各令健者四人翼其牛。二牛並峙。互相注視。良久乃前闢。闢以角。乘間抵隙。各施其巧。三五合後。兩家之人即各將其牛折開。復簇擁去。觀者不知其孰勝負。而主之者已默窺其勝負矣。勝者親友惟呼從之。若奏凱狀。

牛亦軒然自得。徐徐步歸。負者意興索然。即左右者俱垂頭喪氣焉。小負之牛。尚可養成氣力。更決雌雄。大負則殺而烹之。蓋銳氣已挫。不能再接再厲矣。鬪之日。聚集羣牛。不下三五十頭。其登場相角者。亦不過十數頭。餘皆自雌而返耳。牛之佳者。不大勝亦不大敗。次者雖敗。猶能好整以暇。無輟亂。靡態。下者則蒼黃抵觸。血肉淋漓。奔逃橫逸。濺泥滿身。衝出提膝。欣翻臺凳。不可牽挽。于是老婦孺子。暨粉白黛綠者。譁然爭避。或失足田中。或倒身岸下。遺簪墜珥。衣服沾濡。頭面汗損。相將相扶而去。真可謂見豕負塗。戴鬼一車矣。鬪勝之家。張筵款客。高朋滿座。主人軒眉攘臂。矜其牛之能。曰彼之角如何來。我之角如何往。彼如何攻。堅我如何踣。瑕我意彼必從是出。而彼竟不料我從此出也。言之津津。幾忘乎我之為牛。牛之為我焉。其畜牛也。卧以青絲帳。食以白米飯。釀最好之酒以飲之。親朋相訪。主人款之呼酒。必囑曰。慎毋以飲牛之酒來。乍聞者以為敬客之意。殊不知飲牛之酒。乃是上上品。客不得而飲之也。牛所買來之家。呼之曰牛親家。養牛之牧童。名之曰牛大舅。其真正兒女親家。親之不若與牛親家親。

陳鼎紀狗頭人之荒唐

江陰陳鼎。于康熙時遊雲南。作滇黔紀遊。內載金沙江大水漂一狗頭人至岸。上下衣服同。

中國。口耳眉目皆狗也。逾日得土氣。狗人復生。問其言。答之如狗。吶土官解來大理軍民府。鼎目睹之。軍門命土官解還原處。解人行一百二十日。始抵其國。國中無城郭。有宮室。其王朱冠早履。跨白馬佩刀。官吏皆如之。服食起居。與中國同。惟婚嫁則非云云。似域外確有此狗國矣。乃余在上海。晤各國領事官。與談地球上之列國。從不知有所謂狗頭人者。即據泰西人所記四大土人民。惟俄羅斯之極北。天使頭城。其人極短小。以狗為馬。以鹿為牛。南亞墨利加之極南。巴他義拿人皆野番。肢體如常人。一身有毛。遍體生毛。攫食野獸。此二處即世所稱為短人國。長人國者也。此外黝黑如阿非利加。醜怪如東南洋各島野番。亦不過白黑妍媸之別。而五官四體。皆無大異于人。乃知長耳比肩之民。飛頭慣胸之國。不過古人故為恢奇之說耳。而陳鼎竟謂目見狗頭之人。且有解人解之歸國。言之鑿鑿。不太覺荒唐乎。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斯言誠是也。

金華山中龜龍

金華府城外。北山最高。大山深處。有一巨龜。蓋千年物也。民號之曰龜龍山。左右鄉人均種靛青。靛非雨不殖。當靛苗茁發時。乏雨。輒迎龜龍祈之。祈而應。則鑄一金圈。穿其甲而綴之。歷年既久。龜身所綴之圈。幾以百計。行則索索有聲。顧亦時見時隱。咸豐壬子夏。金華大旱。

太守崇公。委經歷嚴某。赴北山請龜龍。龜匿不出。遂取山中一小龜。昇之。來置于天寧寺壇內。晨夕拜禱。騎陽益甚。不數日龜死。寺僧懼責。另取寺內一龜代之。文武官弁亦仍一日三叩。觀者匿笑。至七日雨降。復委嚴經歷送之歸。而從前山龜之朽骨。不可得矣。金華城中雖當盛暑。至四五更時必涼。土人云龜龍之氣所致也。

棍徒陷害浴室主

咸豐癸丑。上海縣東門外民家。地忽湧血。掃除不盡。邑令袁君親往視之。澆以糞穢不止。乃築土填之。未幾遂有紅頭賊劉麗川之變。戕官据城。竭江浙二省兵力。兩年餘。乃克盪平。距今二十年矣。今年夏。忽聞縣城內浴室間壁。復有出血之事。市井轟傳。爭先走視。主人阻之不聽。彼此爭競。遂將屋宇什物打毀。署令葉君顧之。聞信往勘。出血之牆。並無形迹。拘眾訊究。乃係棍徒夙與店主有隙者。于入浴時。陰持灰血。暗塗牆隙。出號于眾。以為陷害地步。眾人墜其術中。店主幾至破家。葉君乃將此人重責。荷校通衢。然遠近訛言。仍復不息。于是又出示曉諭焉。余謂此人居心險惡。應照妖言惑眾律治罪。僅予枷責。猶覺其寬耳。

勿勿

世人書翰之末。類書勿勿字。按說文。勿者州里所建之旌。蓋以聚民事。故急遽者稱勿勿。流

俗又于勿勿中加一點。謂為恩字。人多笑之。殊不知說文既解勿字為急遽之稱。又解恩字為多遽恩恩之義。則二字原可相通。好古者但知勿勿而嗤恩恩。逐俗者又但知恩恩而駭勿勿。蓋均未之攷也。

侵賑之報

金陵盧止泉孝廉。選學問深醇。品行方正。考取國子監學正。不赴補而歸。其子某官山陽縣教諭。會縣有水災。教諭幫辦賑務。侵蝕銀得四百兩。寄家止泉疑之。貽書詰所從來。教諭以友人資助對。未幾其僕忽見數差人。洶洶入門。迹之不見。而教諭陡暈絕。半日而蘇。始知以侵賑事為餓死者所控。城隍頗庇之。故得生。越數日。僕得見前差人于大門外。教諭又暈絕。似死非死。數日不蘇。教諭之子極孝。于神前哀禱。燒一指以致誠。家人不知也。一日教諭忽起坐。眾皆驚曰。則搖手曰未也。前日控案。城隍斷後。諸餓者不服。再控于冥王。王訊之。確謂侵蝕賑銀。當付油鑊。欲解衣就烹。忽復呼上。諭以爾子在陽世為爾燒指。孝心感格。免爾鼎烹之罪。然不能不死。暫令回生。布告大眾。以賑務之銀不可侵蝕。如此言畢。即死。眾索其子手視之。則一指已燒去過半矣。于是人共憫盧子之孝。而恨教諭之貪也。此事金陵人多知之。而止泉亦歷述之不諱。夫凶年饑歲。小民轉輾溝壑。呼天望救。幸得賑濟。真是生死肉

骨。司其事者。宜如何盡心。以慰民望。乃從而侵蝕之。此其心與豺狼何異。即不陰被鬼責。亦必上膺天譴。觀于教諭之事。能不凜然。余在青浦。辦理豐備倉事。胥吏具稟請領經費。余諭之曰。此區區之錢。皆荒年哀窮人之食也。爾等今日幸飽食煖衣。何忍奪飢民他日口頭食乎。皆相顧動色。而推司吏來索房費。力拒不給。伊等亦無如何。比至上海。則前任已定書役經費數百十文。又司房費一百數十十文。年年給發。數已逾千。余不禁為之慨然。太息。然持此等錢歸家者。其不能陰子孫而致富厚也決矣。

李封翁焚教匪名冊

江陰李仙九尚書芝昌。以進士第三人及第。官至閩浙總督。哲嗣念誥亦以進士入翰林。家門鼎盛。而其贈公則以知縣遣戍新疆。卒于口外者也。初贈公官直隸鉅鹿縣知縣。地方傳言有教匪事。公方嚴拏。總督遽飛章入告。及上命重臣來查辦。公業將首犯擒獲。並搜得名冊二本。細為訪問。非青蓮白蓮等比。不過以鬼神禍福。恐嚇愚民為歛錢計耳。並無謀叛情事。及閱名冊。則紳衿富戶。幾居其半。公籌思數日。至郡見太守曰。此等人名為教匪。實非教匪。而冊內共有二千數百戶。俱是良民。一時無知。惑于禍福之說。與之往還。冊上即列其名。並非從之為匪者也。星使到時。若將名冊上呈。勢必將各戶拏問。總得原情釋放。而二千數

百人家已破矣。太守曰：子將若何？對曰：以某之愚，欲將名冊焚之，祇辦為首者數人而已矣。太守曰：此舉甚善。然子且獲大咎。咎不止于褫職，盍再思之。公曰：某思之已熟，一已獲罪而能保數千戶無恙，亦何憚而不為？太守曰：子願則好為之，毋令後人笑子拙也。公還即舉名冊投之火。合署人皆大驚，既已無可奈何。星使至，將首犯審明後，即飭取名冊。公曰：某已查明所列之人，俱係良民，留之恐拖累，已焚之矣。星使大怒，顧亦無可奈何。祇據實嚴參。褫公職，發新疆効力贖罪。公怡然就道，人或憐之，或嗤之。然此數千戶實良民，雖漏網地方亦卒無事。而公竟歿于戍所。公歿後不十年，尚書即採花及第，孫曾鼎貴。噫，孰謂天道無知而報施果不足憑耶？

朱柏廬

筆陣圖為羊欣作。李後主續之。世顧以為王右軍。朱子家訓乃崑山朱柏廬先生作。而訛為考亭。甚至翁森之四時讀書樂，亦稱是考亭。豈不可笑？柏廬先生明季諸生，國變後隱居教授。著書滿家，皆力宗程朱。為理學正宗。與桐鄉張楊園先生同時，並稱楊園。今已從祀兩廡。而先生僅祀鄉賢。同治庚午，巴縣廖養泉刺史綸攝新陽縣事，于城中為先生建專祠，而以從學諸子配享。蓋新陽乃崑山所分縣也。

日本人斥陸王之學

本朝自陸清獻公嚴朱陸異同之辨。力排王氏之學。天下靡然從風。日本為海東小國。自儒教入其國中。伊國人亦恪守程朱之說。嘗見佐滕直方所著韞藏錄。內載筆記序一篇。曰。王陽明之學。實祖陸象山矣。故其所論說大意。與陸子同。而又不自謂學陸子。問去取于陸子之言。常欲出于其右。輒自以為接孔孟之傳焉。是以辨陸學則王學亦在其中矣。大家商量集所載朱子辨陸學諸說。尤為詳備。今摘出其最的實切當者。且取太極或問中庸或問所論附之。以明王學之初。不異乎陸學。而共背聖賢之教也。吾友詳之云云。其辨別之嚴如此。今其國王改從泰西之制。衣服法度。均遵其俗。用夷變夏。取則陳相。焚書屏儒。有同嬴政。吾恐天主教從此流行。朱陸之學。并以淪胥。不知其國中之明理者。如何痛哭流涕也。

天主耶穌兩教之互爭

天主教向有厲禁。自泰西通商後。其禁遂弛。蔓延于江浙閩廣東南各省。入其教者。廢祖先之祀。無鬼神之敬。生員入學。不拜孔子。殊駭人聽聞。然教中人自若也。余嘗與其教士譚論。亦不過就釋氏天堂禍福之說。而推衍之耳。伊教內亦分異同。謂奉天主者為正學。奉耶穌者為異端。異端當闢。正學當扶。其闢也不獨以言。且至攘臂。今年英國別部。天主耶穌二教。

之人分朋鬪爭。殺人縱火。不可禁遏。竟至調兵彈壓。余笑謂此即中國朱陸之辨也。然天主教人龐雜嗜利。喜傳教。耶穌教人自守而不傳教。

越南進貢表文

同治十二年。越南國王遣使上表進貢。表文用儂體。選詞頗佳。茲備錄之。

越南國王臣阮福時。稽首頓首。謹上言。茲仰見萱階日煦。桂甸風清。仰天闔而葵藿遙傾。瞻王會而梯航恐後。謹奉表上進。者伏以皇疇建五。庶邦翹安。勸之仁。使驛重三。下國效賓。從之款。尋常雉膏。咫尺螭坳。欽惟大皇帝陛下。湯德懋昭。堯勛光被。六御辰居。極北合遐。邇為一家。一人四敷。文命暨南。公覆載于所通。所至波不揚于周海。共畢受于商飢。念臣忝守炎邦。世承藩服。久洽同文之化。夙敦述職之虔。土物非臧。上屈幸傳留抵。庭香惟謹。下情獲遂。瞻依臣憑仗寵靈。恪脩職貢。式金式玉。遵王度以不違。維屏維翰。迓天庥于無斁。臣不勝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除另具歲貢品儀。交陪臣潘仕倣何文關阮修等。齎遞上進外。謹奉表隨進以聞。

一恭進今年癸酉歲貢品物。象牙一對。犀角二座。土綢一百疋。土紬一百疋。土絹一百疋。土布一百疋。沉香三百兩。速香三百兩。砂仁米四十五觔。檳榔四

十五觴

滄浪亭

蘇州滄浪亭。有水石之勝。前則蘇子美以四萬錢得之。後為韓蘄王別墅。故從前于中堂合祀二公。有聯云。四萬青錢。明月清風。今有價。一雙白壁。詩人名將。古無傳。道光戊子。陶文毅公撫吳。重脩之。合蘇州暨宜蘇者鄉賢名宦。為五百名賢祠。落成之日。有五老會。五老者。內閣中書潘三公奕雋。年八十八。掌山東道監察御史吳玉松雲。年八十一。山東按察使石琢堂韞玉。年七十二。刑部尚書韓桂舫對。年七十一。江蘇巡撫陶雲汀澍。年五十。以齒序坐。各賦一詩。文毅有惟時座上人。長眉多老耄之句。好事者遂繪為五老圖。太平盛事。賢達風流。一時傳為佳話。粵匪之亂。亭亦被燬。同治壬申。方伯恩公錫廉訪應公寶時。復興葺之。至癸酉季夏。始竣事。距戊子已四十六年矣。雖經滄桑。幸復舊觀。然壽藤古樹。均已無存。登臨者能不感慨係之。

紀文達烟量

河間紀文達公。酷嗜淡巴菰。頃刻不能離其烟房。最大人呼為紀大烟袋。一日當直。正吸烟。忽聞名見。亟將烟袋插入靴筒中。趨入奏對良久。火熾于襪。痛甚。不覺嗚咽流涕。上驚問之。

則對曰。臣靴筩內走水。蓋北人謂失火為走水也。乃急揮之出。比至門外。脫靴。則烟燄蓬勃。肌膚焦灼矣。先是公行路甚疾。南昌彭文勤相國。戲呼為神行太保。比遭此厄。不良于行。者累日。相國又嘲之為李鐵拐云。

羅文俊奏對得體

南海羅蘿村先生文俊。督浙江學政時。衡鑒公明。拔取多知名士。經賞識者。大都破壁飛去。所取優貢。洪張伯昌。燕丙辰探花。金翰皋鶴清。乙巳榜眼。章采南。饒士子狀元。此外捷鄉會試登臺閣者。指不勝屈。惟余兩列前茅。一無成就。殊累知人之明。公素短視。尋丈外即不能辨。嘗于召見時。上笑問曰。汝見朕否。公奏曰。天威不遠。顧咫尺人。共服其應對之得體。

張船山題畫鷹詩

遂甯張船山先生問陶大學士文端公之孫也。性伉爽。無城府。書畫妙一時。與先大夫最善。由檢討遷御史。連上三疏。一劾六部九卿。一劾天下各督撫。一劾河漕鹽政。先大夫問之曰。子不慮叢怨中外乎。先生笑曰。我所責難者。皆大臣名臣事業。其思為大臣名臣者。方且感我為達其意。若無志于此者。將他身分拾得如此高。慚愧不暇。何暇怨我乎。先生嘗畫一鷹。贈先大夫。上題云。奇鷹瞥然來。攫身在高樹。風勁乍低頭。沉思擊何處。可想見其丰采矣。

船山先生與洪稚存太史亮吉皆為大興朱文正相國門下士。相國好佛。嘗于生朝諸弟子稱觴之際。太史袖出一文上壽。相國固喜其文。亟命讀之。太史抗聲朗誦。洋洋千言。多譏佞佛事。諸人大驚。先生獨大喜。叫絕。相國大怒。坐是淪蹟有年。先生不悔也。太史後以上成親王書言事下詔獄。獄急。親友或對之哭。太史口占一絕慰之。末句云。丈夫自信頭顱好。須為朝廷吃一刀。聞者皆破涕為笑。賴上聖明。卒得釋還。同時永福黃莘田任官廣東四會縣。知縣放情詩酒。大吏以飲酒賦詩不理民事劾之。莘田聞之。忻然解組。日即將飲酒賦詩不理民事奉旨革職十二字。自旌其丹而歸。三君子者。皆詩人也。

楊鬚子歌

成都楊忠武公遇春。嘉道時名將也。以武舉從征。教匪起家。身經百戰。無不克捷。官至提督。改文階。為陝甘總督。晉封一等昭勇侯。予告。年逾八十而薨。臨終自知死期。會四川總督同安蘇公廷玉往訪之。公出見。手交遺摺。托其代表。時固無恙也。蘇公不得已帶之歸。公即于夜間逝世。豈非生有自來者也。仁和馬秋藥太常履泰有楊鬚子歌。人奇而詩亦甚奇。讀之覺公之精神意氣猶躍躍紙上也。詩云。賊怕楊鬚子。賊怕鬚子走。脫趾不怕白鬚大尾羊。時姓羊。只怕黑鬚楊難當。賊正蒼黃疑未決。瞥見鬚子擲身入刀嫌太快。矛太尖。只使一條鐵。

馬鞭逢人搥人馬搥馬。血肉都成饗中鮓。須臾將士風湧波。縱橫步騎從一騾。賊忽乘高石如雨。鬚子鞭已空中舉。賊忽走險奔如蛇。鬚子騾已橫道遮。森森賊寨密排壘。鬚子從外陷其內。重重賊隊圍如帶。鬚子從內潰其外。鬚子鞭騾繞賊走。吞賊胸中已八九。瞋目一叱鬚子。槎枒賊皆撲地為蟲沙。相傳失路曾問賊。賊指間道教鬚子出。賊寧不怨鬚子鞭。頗聞鬚子為將賢。鬚子待士如骨肉。蟻大功勞無不錄。拔擢真能任鼓鼙。拊循含淚吮瘡痍。噫嘻賊中感服尚如此。豈有官軍肯惜死。寫得生氣勃勃。彷彿聽鼓鼙之聲而思將帥之臣矣。然此詩作于嘉慶年間。猶未親道光七年公征西域時之偉績也。

漕督詩

雲夢許秋巖尚書兆椿。美鬚髯。工詩善書。尤精于吏牘。下筆千言。無不迎刃而解。蓋非獨以吟詠見長也。官漕督時。道出長沙。善化令某已升武岡州牧。置備儀仗于官衙。牌誤書漕作糟。尚書作一詩調之云。平生不作醉鄉侯。況復星馳速置郵。豈有尚書兼麴部。漫勞明府續糟邱。讀書字要分魚豕。過客風原異馬牛。聞說頭銜已升轉。武岡可是五缸州。風流蘊藉。想某令讀之亦當絕倒。

馬通人性

南皮張子青尚書之萬。丁未狀元也。為孝廉時。與同伴數人赴京師。道出天津。公騎一紅馬。甚神駿。途遇洋官。見而愛之。遣人來買。公不許。則固以請。同伴以外國人不足較。勸公與之。遂牽而去。次日將欲啟程。洋官送馬來還。詢其故。則洋官甫乘。遽被掀下。連易數人。皆掀墜。且蹶。噫。不可向邇。以為劣馬。故不復留。比公乘之。調良如故。共歎此馬之義。此同治辛未。公撫蘇時。為余言者。余因記。乾隆時。朱文端相國。夙有伯樂之稱。嘗路見負煤老驢。謂是良馬。以重價購之。用以充貢。上試之。果千里馬。會降阿睦爾撒納來朝。酋善騎射。上臨灤陽萬樹園。欲試其技。酋輒以無馬辭。侍臣徧取上馬示之。無當意者。文端命園人牽所貢之老驢。使之乘。甫振轡即墜。如是者三。阿酋大慚。蓋良馬均通人性。不肯以身為異國人用耳。後阿酋叛于西陲。重煩征討。上嘉此馬之前知。特給三品俸料云。

五子登科

世豔傳五子登科事。以余所知者。本朝則六世從祖清恪公五子。皆登甲乙科。四入翰林。同時灤陽史文靖公。亦五子登科。近時仁和許氏。則七子登科。所奇者。乃大登乾隆癸卯科。乃恩登道光癸卯科。前後六十年。遙遙相對。然皆文榜也。余官金華。校官十六年。上何村何氏弟兄五人。皆應武試。長者名廷威。能開十八力弓。技藝最為嫺熟。然每至學院試步箭。總不

能全。致未入彀而其第四人則入學後。即中武舉。廷忠則中武進士。得侍衛。惟廷威年已三十。猶考武童。咸豐年間。會開武監生例。余勸其納監。應試遂中。亞元于是何氏亦五子登科。人推為金華武世家。辛酉粵寇之亂。渠弟兄起兵殺賊。尤稱忠義云。

聘盟日記

五世從祖子敬觀察諱世安。康熙年間。以兵科給事中。奉命偕侍郎張公鵬。使俄羅斯。定地界事。張公有使俄羅斯日記。石門吳震方刻之。說鈴中矣。今余于中西見聞錄內。得俄文館繙譯該國使臣義茲柏阿朗特義迭思所著聘盟日記一冊。具見彼時使臣之恭順及敬仰我朝之意。因備錄之。可與張公之書並傳也。所有臺寫空格。示敬之處。悉照原書。俾不失本來面目。亦以見外國尊崇中國。無分彼此。所謂四海九州。悉主悉臣爾。

康熙二十八年。西曆一千六百八十九年。于尼卜初商訂和約。後大俄大皇帝為通商要務。詳訂數事。特派欽差義茲柏阿朗特義迭思。于康熙三十年。由俄國南京起程。經過尼卜初暨中國墨爾根河齊齊哈爾鴨綠江東蒙古薊州通州。入覲蒙古對數次。並賜筵宴。會同執政大臣議定。俄商除北京貿易外。准前往黑龍江那爾城蒙古庫倫等處貿易。事畢。仍由舊路回國。往返三載。經過處所。俱有日記。茲將進京一事。選摘譯出。以資攷證。

康熙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五。自通州起程。約十鐘。聞離京僅五里。行李先行。余亦下車換馬。除隨從俄兵外。尚有九十餘人。整列而進。將至城門。觀者塞途。幸營兵開路。方得前進。城內亦觀者如堵。擁擠幾無隙地。沿途多有官員。來相勞問。街市兩旁。館門左右。皆有兵排列。入館。酒果燦設。余少憩。默念從本國至京。僕僕風塵。至今一年八月之久。猶幸途中只亡一人。餘皆安然無恙。不禁上感蒼穹。愴懷靡已。後遂日日虔謝。即隨帶人員。亦都如此。休沐三日。恭候引見。第三日。按中國典禮。傳旨內廷賜宴。亦似民間擇慶。余敬隨諸大臣入朝。見提督內大臣索額圖。及他大臣四位。一同迎勞。地上悉設花筵。延坐其上。提督倡言曰。吾主大皇帝。特賜此筵。無暇自至。君長路辛勞。敬請食之。即有旨酒嘉穀。如鷄鵝牛羊之屬。乾鮮果品。雜陳一桌。桌方式面。各寬三尺。是為勞使臣之席。器皆銀製。層累約七十餘品。眾大臣另席相陪。飯畢。眾皆飲茶。或吸煙。惟飲余以各色洋酒。提督又曰。願貴使臣饗此宴。即為我皇恩優渥之據。再使數日。旨下時。須親奉國書。預備召見。余起身謝恩。乃回館。十月初五日。提督派官數員。告以明日親帶國書。伺候召見。余謹受教。次日八鐘。有大員三位。來約同行。其補服有團龍獅虎仙鶴各像。皆金線繡製。又馬五十匹。為從者乘騎。余按泰西禮。攜我大皇帝國書。偕委員整列而進。至皇城宜作禁城外門。有石碑云。是官員下馬處。余即遵制步進入五重門。

始至殿見玉階千宮蟒衣繡服光彩奪目。在此待余。略相款接。聖駕已出。余奉國書。按常禮
頌揚數語。遂退下。十月初九日。奉旨明日賜宴。余欽遵。次早。隨特派官員偕副使等進朝。入
六重院落。見衆多官員。錦衣繡裳。濟濟跄跄。按品站立。俄傳呼上殿。入門。見皇上已出。上坐
左右數人作樂。蕭管悠揚。怡心悅耳。又十二人似護駕儀仗。皆執長柄金斧。上懸虎豹各尾。
升坐落止。執斧人亦皆分列左右。御筵上。般果炫陳。器皿悉銀覆以黃色。大緞提督額駙及
二大員近侍。余在座右。二丈五六尺外。皇上注視良久。已而顧提督有言。提督跪旋起。執余
手前進。至離御座一丈一二尺。余之隨員。又在我後三丈以外。上又語提督。至余前。敬問我
皇上起居。余答禮惟謹。旋命撤筵。上黃緞亦諭我食。余另一席。衆大臣二百餘人。各依坐位。
二人一席。如法耳。西即波斯國禮。皆盤膝坐。上。余勉強盤膝相從。如畫上式。特撤御筵。上燒
鶩燒豬。燒羊。賜我內羊肉。異常香美。隨又賜果數盤。已又賜茶。此茶奶油和麩所作。如西洋
之噶霏。如茶余祇領惟謹。上命提督問余。通西洋幾國語。余對以通俄國日耳曼荷蘭語。畧
通意達禮國語。即見有官從後退出。帶入耶穌會中三人。至寶座前跪行叩禮。上命起。一法
國人名熟爾必良。其二為西洋國。即葡人一名波瑪斯。皆教師。上命熟教師問汝從南京至
我北京。行多少月。係乘車騎馬。抑或乘船。余逐一對答。上連稱國窪國窪。或是好哇好哇。或恐誤聽也。又命

我前提督攜余手入前離寶座六步。正向一席。命坐。于是余謝坐。又命執教師細詢一路情形。並俄國南京去赤道若干度。離波蘭法郎西意達禮大西洋荷蘭諸國里數。余亦逐一謹對。語畢。親執金杯酒。阿滿語名顧提督資我飲。余飲少許。仍敬還提督。詢問通官云。是馬乳所製。後又命隨帶俄官。至一丈七八尺前。亦以此酒賜之。余照西洋禮謝恩。提督仍攜我退于原處。坐刻許。光景宴畢。上顧我點頭。下坐。出左邊門還宮。余方下殿上。又命提督問國家曾遣一西洋教師。名郭禮瑪地。前往西洋。有何新聞。答曰。自本國南京起程時。聞其隨帶二十五人。行至土而其國四迷。而那城意欲從法耳。斯即波西及印度還京。提督曰。此人現至瓜窪國地方。行已七年。今將至矣。遂退。凡余進內一切聞見。俟詳後序。茲先將皇城宜作禁城宮殿及寶座略述大概。城式方長。以磚砌。深較寬約倍。宮殿悉覆以琉璃黃瓦。有獅龍各獸形。殿高約六丈四尺。階十數層。窓與西洋不甚差。而格較小。却不通透。以紙糊故也。東西二門上刻木。如王帽形。飾以金光。閃閃射目。內不隔斷。頂上不作圓棚。皆金漆彩畫各種物形。深約十八丈。寬約六丈。地上按滿洲禮鋪以絨。上織各色草蟲。寶座設向東門。儘近後壁。寬長皆一丈八尺。前面左右有陛。可循級而上。護以雕欄鏤葉。鍍金為飾。兩旁亦有雕欄。刻各物。或謂金裝。或曰銀製。然外悉金彩華麗。中如佛龕。有門二扇。內即寶座。高二尺。以貂皮為褥。皇

上盤膝而坐。仰瞻御容。非必秀出人寰。然視之。令人忠愛之心油然而生。黑睛奕奕。有光。隆準頭微向上。鬚黑而短。頰下頗疎。面多細麻。身適中。衣青緞袍。藍青色袪。出銀鼠風。項掛珊瑚朝珠。垂于胸腹。冠貂冠。紅絨結頂。後被孔雀翎數層。髮後結一辮。無他金寶之色。足登元色絨靴。用膳時。合殿寂然。惟見各大目以目下視。皆若忘于言也。次日皇上特遣官二員。帶領游歷城內景勝。並馬五十匹。為從人乘騎。余即備馬同行。隨至一處。似是戲園。房廊高大。內一高臺。上多雕彩各畫。臺上正中有一方孔。周圍有樓。樓上有欄。二官照料坐位。款待茶酒。戲之佳。不待言。兼有劇法。亦極敏妙。有從空手變出香桃金橘葡萄各鮮果。又變飛鳥。螭各生物。其餘亦有在西洋曾見者。又一技人。以玻璃圈數枚。大者如人手。疊置木槌稍頭。橫飛豎舞。無一落地。真妙絕也。已而六人共界一竹竿。長約數尺。直立地上。一童孺升至頂。匍匐其上。轉運如輪。盤旋不已。既而以一手執竹梢。徐躡足立于梢上。拍手騰空。飛身而下。此外之技。不可枚舉。劇佳甚。聞此伶人皆供奉內廷。無怪藝之絕耳。戲彩之衣。悉金珠晃漾。所演戲為一英雄破敵還朝。大似策勳飲至。並有多神下界。神內一人。赤面如珠。云是先皇帝也。戲之中間。忽出美婦二人。曲眉秀項。麗服炫妝。各立二人肩上。翩躚而舞。應絃合拍。如履平地。又二童子。衣奇異之衣。奏技。如果斯提克。此戲俄國今失傳矣。其詳不聞。盡日所觀。無不入妙。曲

終拜謝而回。是日遵滿洲禮。上幸虎園打虎。即日還宮。內大臣提督索額圖請宴。至其宅情款甚密。從內書房攜手客舍。桌椅精潔。上覆金絲滿繡各色生物桌單。余另一席。他官隔坐相陪。案設細磁花盆。內植各色花朵。皆以紫絨雜色綾絹為之。因時隆冬。無鮮花。故像生也。前案羅列銀碟。內焚沉香。氣頗馥郁。旁設文玩數寸小人。木質金裝。飾畫工細。余及主人所坐椅上。覆以虎豹之皮。文采威重。眾客皆先飲果茶。杯放鉄匙一枚。果有胡桃榛櫛之屬。茶畢。以瑪瑙杯奉酒。此酒皆對淋水飲之。隨上盤蓋多道。皆醬切魚肉。層層疊累。上貼鮮細花草。列于一旁。又魚肉六品。齊上。食少許。又珍品數道。各種小食。末上各種蜜餞。如葡萄香桃金橘等物。筵有優伶。女妝演戲。侑酒。舞裙歌扇。盛極一時。有從旁窺客者。珠簾半啟。紅袖微呈。則夫人及女公子也。其妝飾則皆依其國。服色極為華麗。在此開懷暢叙。約有三鐘之久。乃同隨員致謝散去。靜息數日。有管庫之石老爺相請。因至其宅。相待尤極豐盛。客舍之制亦屬中國。極富規模。白石為地。室三隅。皆設鉄梨木桌。以漢白玉為面。石上自成山河樹木之形。真世間罕物。上設極大銀瓶。內插名花無數。雖庭柱亦米畫鮮明。他可知矣。席間招優伶演戲。侑酒。宴畢。主人引余遊市。廛所見綉緞成衣。金銀首飾。及百種細貨鋪面。有一官藥局。因同下馬。意欲購買數種試用。店內藥材滿架。主人款茶。少坐。即有許多大夫藥方前來。

按方稱藥。與西洋無二。旁有古玩店。余購數器。因得覘其鋪後花園。以盆植香桃及各種鮮花。羅列殆滿。中一玻璃缸。水滿其中。蓄魚數十頭。長約一指。色如真金。有脫鱗者。肉際紫色。實為天下所罕有。從此又過數市。門上悉懸木匾。上書主人名字。並所買之物。字甚整齊。又過魚市。見各色生魚。如鯉。鯽之屬。並有水蛇。心大詫異。不解中華何以食此。又有木桶盛放蝦蟇。旁輔鋪中。有鹿。兔。山雞。野羊及各野禽之類。是年本國正月初七日。為中國元旦。此節約過三禮拜之久。從夜半新月初生時候。陡聞皇城內。鐘鼓特起。接連各寺院鼓聲不絕。沿街勿論官民士庶。門放各種花炮。以示新年之意。各鋪閉戶。鼓樂嗷嘈。庵觀僧道喇嘛各眾。皆循其規矩。擊鼓吹號。從亥正起。直至次午。如雨軍對壘。各領十萬之眾。炮聲震天不絕。白晝街市。多有執事人等。扛擡佛像。各處巡行。喇嘛則提爐拈珠。伐鼓擊鈸吹號。絡繹于道。遊人如蟻。各鋪三日內不開市。罪人停刑。決讞之間。街市男女甚夥。婦人或騎驢。或乘車。車乃二輪。上作圓棚。前面為門。使女生後。或吹或唱。人共見其主婦外坐。吸烟如蓋。中國婦女。向不出遊。惟北城專係滿人居處。不甚避忌。漢人俱住城外市肆。數日後。上遣官二員。傳旨以次日先黎明一時入朝辭行。欽遵。次日未黎明前一時之半。有三員官來約。並馬同行。至下馬碑處。步入三重門。進一室坐。仍有如噶霏之茶。云是滿禮早晨所食者。見第四院內朱紫。

紛集悉滿洲衣冠風雅華麗俄然引入第四院坐百官之中。侍臣皆按品秩或東或南兩處鵲立刻許聞。聖駕將出。簫管悠揚如聞仙樂。此殿又非前日召見處所。內設寶座鋪黃絨褥兩旁列二大鼓金彩輝煌鼓大約十八尺下有木座。皇上入座後命一官從內出至眾官次即宣數語。惟聞未云起來叩頭如是者三。各官即行禮三次。行禮時鐘鼓齊鳴絲竹外有一器音極清銳殊震耳。有二大目命我進從二丈八尺外遙進至一丈八尺立二滿王之間。行禮畢鐘鼓大作聲如發炮。簫管備舉接連六次仍賜坐。復賜如噶霏之茶一盞。余捧而飲。兩國公事畢。余起身朝上行禮上起進西方門還宮。此院內鑾儀兵衣紅布衣上印如洋元花小帽黃翎云黃色惟御前用之。又有腰佩刀手執長槍上挂小旗之兵在院內排立。去兵不遠有馬八匹一色純白鞍轡悉具應亦儀仗也。第三院內象四隻內一白象背被文繡之衣轡頭等均以金銀為飾背負細木雕刻小亭內可容八人。又有御用轎輦皆以黃單罩之。又許多木椅木座為鐘鼓及各廟樂器所用。下朝即登象輦送歸第。象奴十人以大繩繫象頭左右牽之以行。項坐一奴手執鐵鉤以為約束指示象頗馴。馭者走如飛似加意為之恐其生事也。又數日耶蘇會教師奏請得旨准本大臣前往其宇瞻視。即有兩官偕余同往堂外四圍皆高墻石碑二座門內廊舍悉仿意達禮亞國房式門內右設天地二球

橫分大有八尺堂。按意達禮亞國式。橫高大內張琴瑟。皆安馬思西教典禮。神像儘多。一教分新舊。西東俄國所奉者為東教。意法等國所奉者為西教。神像一神壇一切工緻無比。寬廣可容三千人。房上懸大鐘一。小鐘無數。交鐘時相合如樂。瞻仰畢。隨入廣屋。內貯西洋各色寶玩。又延至寢室坐談。食蜜餞諸果。及西洋乾糧酒香美異常。飲時不忘泰西禮。各為君上祝釐。乃同飲。款叙良久。情懷頗暢。始別。同時復有一員自內廷出。相請遊玩。遂乘馬同至馴象所。象共十四。有白象一。觀之不足。命象呈技。奴喚之。乃作虎嘯聲。震屋宇。又有聲如牛馬。又如南方小鳥。尤奇者。學吹號。又命象向我請安。就地作滾。其滾時先舒前足。徐舒後足。腹重貼地。卧而後起。有一象尚未練習。鎖前二足。未經出戶。地旁有深溝。以防其變。象體碩大有牙長至六尺者。官謂余曰。此暹邏所出。每年其王入貢數頭。顧其食惟以米草細縛。堆積其旁。以鼻次第捲入口中也。復出行街市。恣意遊玩。回館過一官第。見門首數人捉一狗甚肥。余問故。答曰。此肉最養人。夏食尤妙。以性涼之故。不覺心為少異。余致謝。官乃去。次日提督內大臣以押盛豹一頭。送館看視。又送猴人眾戲各藝。猴解戲人言。做要多異。又以紅綠各綵衣。置各箱中。令猴看視。後呼取某彩衣。猴開取服之。演戲一無所舛。穿衣形狀頗奇。復令就地翻觔斗。又作踏繩之戲。甚可解頤。眾人出二鼠于筭。以索套鼠頸。二鼠各負索盤。

繞幾疑成結。後竟走出。索仍挺直。其妙乃爾。耶穌會教師曰。三年前。東洋島中貢四異獸。形大如馬。頭有二角。向上生。穎頗銳。置之苑囿。約離京二三十里。曾奉旨往視。並詢其西洋有無此物。看畢復命。觀畢。並言西洋所無。本大臣頗欲往觀。惜路遠。歸期在即。未經見也。謝內大臣後。並求如皇上命我行時。前旬賜信為感。後得信。余即購買遠道所需各物。上仍賜宴一次。于三十三年二月初八日。余帶隨員出京。眾大臣依依相送。十四日。抵長城。至那瓊城。經過黑龍江各莊。屯。至蒙古沙漠邊界。前寄存牲畜處。昔入京至此。余及隨帶人員。俱食中國供給。從此往爾古那河。則本國地界矣。資斧應自備。惜牲之存者。八百頭餘。並因水草有毒物。故小住幾日。俟用物備齊。乃謝沿途護送官員。起身而去。以上出該使臣日記。外畫三頁。今依樣畫出。

第一頁為錫宴。正中即寶座。左立二人。耶穌會教師也。左下中座為俄使巨席。前立者三人。為通官傳命者也。

第二頁為辭行。正中為聖祖仁皇帝。兩旁有二十大鼓。其立于右階者。傳宣人也。階左下列坐三人中有俄使。

第三頁係宮內所見第四院有象輦等物。向門立者三人。中為俄使。後有數十員。俄隨員也。

庸閒齋筆記卷六

海昌陳其元子莊著

泰西測量法

泰西各國最喜測量之法。專門名家。父死子繼。不精其技不已。其用志極為專一。每以極好千里鏡測月。謂月中有山有川有海。兼有火山三座。獨不能見人物。蓋彼以月亦為地球也。其說以我所處之地球。亦是天內一星。凡天內之百千萬億星。皆地球也。金木五星亦一地球。人強名之金木水火土耳。彼地球中人不知此名也。月之地球與我處之地球最為近。故可以鏡測之。又言日中本有一黑子。以盆水照驗自得。黑子之見不為災異。所論甚辨。亦非無理也。

大蛇追輪舟

西國來往近時總用輪舟。愈行取徑愈捷。往往于海中新開一路。則可近千里萬里。蓋在繞山與不繞山耳。庚午年一輪舟新闢一路。忽遇大蛇追舟行。行至三日夜不去。舟人懼。以羊飼之。投三十七羊食之。而追不已。乃投二牛。吞訖曳尾去。自此此路不敢行。西人不信有龍。凡蛟螭之屬。咸名曰蛇而已。

奇形之人物

咪喇堅國領事官西華嘗贈余古鳥獸圖一冊。繪畫精絕。大率獅象虎豹豺狼牛羊之類。而狼狗之種尤多。最奇者有猪首人身。犬首人身。螳螂首人身。而足亦似螳螂者。又有一無首人。褰衣博帶。手持一斧者。其山海經所記刑天舞干戚者耶。據西領事云。彼國皆有之。不足為怪。

宋元明之殘山剩水

宋之亡求援于占城。明之亡乞師于日本。皆不應。宋史于帝昺厓山之後。即書宋亡。乃攷廣志。帝昺張世傑已死。故將蘇劉義復求趙後。名旦者立之。都于順德縣之都甯山。言都此而得甯久也。山在縣東北三十里。高千餘丈。久之仍為元軍所滅。殘明永曆帝入緬。被殺之後。明地盡亡矣。然魯監國以海尚栖遲海外。依鄭經以居。諸遺臣多從之者。惟經不奉。以監國之號跡等寓公。康熙壬寅。以海病歿。甲辰。前兵部尚書張煌言散其軍。明系遂絕。此二事史皆不載。古人不甚知之。至元朝北都之亡。順帝猶居于沙漠。崩後有惠宗之謚。壤地尚數萬里。嗣君立九年卒。廟號昭宗。又傳六世。皆仍擁帝號。至建文朝。有鬼力赤者篡立。更號可汗。稱韃靼。而元之號乃亡。然其苗裔稱王于回部者尚夥。較宋之厓山。明之洱海。地廣數十倍。

不可同年而語。蓋無異晉元宋高之南渡。顧明史不以北朝目之。僅載之傳紀。是以世亦莫得而攷也。

士大夫宜留心本朝掌故

上海陸文裕公。出入館閣。前後幾四十年。每抄錄國朝前輩事。命子弟熟讀。曰。士君子有志用世。非兼通今古。何得言經綸。今世學者。亦有務為博洽。然問及朝廷典故。經制沿革。恍如隔世。縱才華邁眾。終為俗學云云。此說讀書人不可不知。即如辛未三月中。天氣頗炎。恩方伯錫蒞蘇藩任。受事之時。朝冠用皮。人多訝之。不知未換涼帽之前。朝冠無不皮者也。其用絨緣者。乃宮嬪之冠。國家定制如此。今直省文武各官。朝冠大率皆以絨緣。習而不察。反以笑人。亦可笑也。

職官章服之沿革

帽頂之有珊瑚寶石水晶車渠。自雍正四年始。乾隆時。有請知縣用蜜蠟頂者。未經議准。自咸豐兵興以來。各軍營保舉及事例捐納者。夥。于是知縣無不藍晶其頂。即佐雜等官。亦多水晶車渠者。鄉鎮分防之縣丞巡檢。率皆紅織矣。同治乙丑。余權盛澤釐捐。有署縣丞某者。未經加銜。仍用青織。鄉民觀之。訝曰。此官戴孝。所以用此織。聞之不禁大笑。

居官以能說話得便宜

襄勤相國勒保嘉慶朝名臣也。敗歷中外最久。官四川總督時。仁宗嘗詢以爾等為督撫僚屬中何等人最便宜。公對以能說話者。上曰然。工于應對則能者益見其善。即不能者亦可掩不善而著其善。雖事後覺察而當前已為所蒙矣。況政事不藉敷奏不能暢達。往往有極好之事為拙于詞令者說壞。此聖門所以有言語之科也。朕遇惻惻無華之吏。嘗虛衷俾盡其言者。以此公還以語家梅亭方伯共頌。聖主之明。余謂言語固然。即公牘亦何不然。昔人有詳文用毫無疑義四字。致被駁詰往返。改毫字為似字乃已。然所費已不貲。時人謂為一字千金也。因思同治丁卯。余權南匯縣時。先與本道應敏齋方伯議掩埋暴露事。方舉行而撫藩檄下飭辦。余遂躬歷城鄉遠近。督率董保經理。閱時三月。共勸葬及代葬四萬二百餘棺。境內塋灰為之一空。然尚有一萬餘具。或以子孫在外或因方位不利不能盡葬。須待來年者。因據實具覆撫藩。同時有一縣僅掩埋一千七百棺。遂以境內悉數葬盡具報。嗣奉某方伯通飭以葬一千七百棺者為辦理認真記以大功。而余則以尚有一萬餘棺未葬被申飭焉。彼時幕友原鋪張其詞以掩埋淨盡具稿。余謂若是則下一年不復舉辦。此萬餘柩終暴露矣。事後乃信公事不可不作欺飾之語。時上海經應方伯捐貲數千金。葬至五萬

餘具然亦不能盡。故是役也。上南二縣。獲數最多。而皆無功。彼一縣之得獎。厲者是能說話之類也。

海中異物

同治丙寅。余總辦江蘇海運事。三月中。乘天平輪船赴津門。于黑水洋。忽見海中湧起一山。高數十丈。俄頃即沒。舟人曰。此大魚也。後攝南匯。見縣志。載國初時。有大魚過海口。其高如山。蠕蠕而行。閱七晝夜始盡。終未見其首尾。辛未。脩刊上海縣志。見一條云。明嘉靖年間。有一大鹿浮海而上。縣官率眾掉船擊殺之。稱之重五百餘觔。

前定數

天下事不外乎數。所謂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也。余生平三事。事後思之。真若有數存乎其間。一是道光卯癸七月。在杭鄉試。得都中來信云。余候銓之訓導。已將到班。囑將三代履歷。寄都註冊。便可選到云云。時同門友陳星垞。方任金華縣教諭。往咨其履歷。開式。星垞為草一單見付。並笑曰。現在本學訓導朱君欣甫。方擬終養。子其得此缺乎。因指座間金華二生。謂之云。此皆門下士矣。乃十月中。都門又來信。謂前單舛錯。不能註選。否則九月分已選義烏矣。乃更正再寄。至十二月。朱君丁內艱。余竟選金華縣訓導。使爾時星垞之單不悞。則早選

義烏矣。何金華之有。一是庚戌之秋。余以初次俸滿。保薦到省。遇海甯訓導錢君警石及富陽訓導吳君雪樵。警石戲余曰。子此番保薦。必升富陽教諭。余問其故。警石曰。子可詢雪樵。雪樵乃言。是縣最貧。不特修羊甚瘠。且衙署臨江。每年水漲時。堂階具滿。須登樓棲止。宦此者無不苦之。余曰。何所見而必得富陽耶。比方伯驗看。不列薦牘。余謂警石曰。今不保薦。不升富陽矣。警石又曰。子將來不保薦則已。保薦則仍升富陽。彼此一笑而散。越十年。俸滿再保。竟升富陽縣教諭。一是壬寅之冬。就長白聯蓮舫大令奎之聘。館于南匯者二年。後因選金華校官辭去。縣人盛可圖贊府鞠湘帆茂才。送別河干。訂後會之期。余漫應曰。俟作宰此邦乃來耳。皆大笑別去。至同治四年。余以左爵相薦舉人才。奉命以直牧發江蘇補用丁卯。奉檄攝篆南匯。盛鞠二君均復健在。郊迎話舊。歡若平生。今因作鶴砂重到圖。以紀其事。并題二絕句云。雪鴻豔說舊因緣。往迹重尋轉惘然。不信調言成識語。回頭二十五年前。人民城郭是耶非。在我真同化鶴歸。昔日借乘令五馬。勉將清白繼前徽。一時和者如雲。至今邑人傳為佳話。此二君及余。皆一時漫言耳。而應驗若此。是非前定數耳。

為善之報

為善不必求報。而報施之理。往往不爽。福州廖封翁少時。為郡吏。嘉慶年間。海寇朱渥投誠。

得沿海居民通海冊。不下數百家。廖謂寇既降矣。則若輩亦不必究。舉而投諸火。俄官吏有按冊誅求意。索之無有。遂已。五子均登甲第。撫仕最幼者。為鈺夫先生鴻奎。榜眼及第。官至尚書。廖年八十餘。歿時。異香滿室。常州呂笠湖太守志恆。官閩時。臬使延之署中。辦案。閩省海禁甚嚴。凡以穀粟出洋者。均死。漳泉二府貧人。多以番薯為糧。俗呼為地瓜。故以地瓜出洋者。准穀米例。亦死。每年所殺甚夥。其實盜饕梁肉。固不屑食地瓜也。呂于地瓜下加一餅字。咨部。謂餅餌之屬。較穀米有間。請予減等。部議從之。自是全活無算。呂年五十餘。尚無嗣息。後遂連舉丈夫子二人。夫廖與呂。其初不過一不忍人之心耳。未嘗圖報也。而報之彰彰如是。作善降祥。豈不信哉。

好善樂施之法

甯都謝渭公。性慷慨。家素饒。每約已利人。而不欲人知之。荒年則穀減其價。而增其斛。有士人貧且病。而歲復窘之。幾于袁安之僵卧。渭公欲蘇其困。而嫌于無名。檢其家多花。乃拉從弟某載酒共往觀之。招主人劇飲盡。惟徐出白金十兩。市蘭數盞以歸。花之值無幾。而渭公于是物又非素所好。陰以行其周急之意。而陽復予以可受之名。其誠心曲術。可謂忠厚之至矣。記之以為好善樂施者法。

說夢

周禮有占夢之官。吉夢噩夢。所占不一。惜其術今不傳矣。余就枕即夢。一夜之中。夢數數作。毫無徵應。先大夫則終年無夢。偶作一夢。其驗如響。此不可以理解者。咸豐丙辰。先室聞淑人在金華病疫。先大夫忽夢見先妣太夫人。因告之曰。若亦知媳婦死乎。太夫人答曰。此是伊之福氣。既醒。謂余曰。爾婦死。爾母謂為福氣。吾恐兵禍之將及浙也。越一年。賊遂犯金華。又兩年。金浙淪陷。室家流離顛沛。死者九人。皆草草殯殮。不能成禮。淑人之先死。真是福氣矣。然此夢固不待占驗而知也。江西謝向亭先生階樹。嘉慶己巳榜眼。嘗督湖南學政。方鄉舉時。貧窶。無力入都。時有同鄉程君為貴州按察使。因詣之謀館。而程君之西席。為貴州某孝廉。本無意計偕者。忽夢見人送榜眼及第稿至館中。孝廉心喜。以為應必在己。遂辭程君。進京會試。程君因延謝填其館缺。孝廉會試失意而歸。以為妖夢所誤。不再作春明之夢矣。謝權館一年。積有修金。次年適遇恩科。亦遂入京。榜發中式。謝書法本佳。殿試閱卷大臣取其卷入進呈。十本中次在第五。時江西戴達士相國久耳謝名。謂同鄉與閱卷者曰。本科江西有佳卷乎。曰有。次第五者。當是江西謝某卷。相國笑曰。江西自某後二十年矣。竟無大魁者。可數可數。蓋相國固以狀元及第者也。諸大臣聞言心悟。遂相約次第重檢其卷。一人指

謝卷曰。此卷書法甚佳。提上一名。一人又曰。此卷書法甚佳。又提上一名。如此數四。遂次謝卷。第二最後某大臣至。一人以言挑之。謂第二書法甚佳。似可提起。某大臣不喻其意。笑謂書法果佳。但在第二。亦不為低。依次進呈。謝遂以榜眼及第矣。夫一榜眼。某孝廉因其夢僥倖之而不能戴相國示意欲提拔之亦不得。此固有命存乎其間也。然某孝廉之夢。又當如何占驗而後能知也。使此時而有占夢之官。必有是說。

栗恭勤公為河神

山西栗恭勤公毓美。由拔貢知縣。官至太子太保東河總督。為治河名臣。知縣事時。善決獄。嘗言。獄宜旁敲側擊。使之不得不吐實情。再察其神色。度以人情物理。自然判斷平允。若徒事刑求。或將緊要供情。先出自問。官口中。即案無枉縱。亦難信于心矣。曾至滑縣查災。聞民間習教者多。而匪徒復乘荒肆掠。料其必將滋事。勸知縣強公克捷。嚴密防範。並往白太守。太守不以為然。未幾滑縣界果亂。克捷死之。沿及畿輔。天下震驚。人乃服公之先見。其治河也。創造磚工。議謂柳葦稽料。備防不過二三年。歸于朽腐。實為虛費錢糧。購儲碎石。不但路遠價昂。而灘面串溝阻隔。船運亦屬不易。且石性滑。入水易于滾轉。仍不免引溜刷深。磚性澀。與土膠黏。拋壩卸成坦坡。即能挑遠溜勢。每方磚價不過六兩。而石價則一方自八

九兩至十二三兩不等。方價既多少懸殊。而碎石大小不一。堆垛半屬空虛。磚則以一千塊為一方。平鋪計數。堆垛結實。並將與磚較量輕重。石每方重五六千斤。磚每方重九千斤。一方碎石之價。可購兩方之磚。而拋一方之磚。又可抵兩石之用。經費尤多節省。于是破除浮議。不辭勞怨。決計行之。天子深是其言。諭地方大吏無掣其肘。公遂連歲奏績。疊邀優敘。年六十三歲。卒于河防工次。上聞震悼。卹典綦厚。河南人如喪考妣。即生祠處處祀之。公歿之明年。河決開封。各官晝夜堵築。當合龍之際。河工忽來一蛇。眾謹迎之。蓋河將合龍。河神必化蛇至。有黃大王。朱大王。齊大王等神。老子河工見蛇之色。而知為某某。當稱其號。以金盤逆之。蛇即躍入。以河督肩輿迎之。廟中。祭賽數日。俟合龍。蛇乃不見。是役也。蛇作灰色。非向所見者。歷祝以某某大王。均不為動。眾人大惑。巡撫牛公鑑聞之。至河濱。一見蛇。曰。是栗大人耶。蛇遂躍入盤中。越日下埽平安藏事。眾問巡撫曰。何以識為栗公耶。曰。栗公項下有白顛風。周圍似玉。我見此蛇。頸有白圈。疑是渠化身。呼之而應。渠真作河神矣。于是奏請以公列入河神祀典。公六歲就外傳。對句輒驚塾師。九歲學為文。落筆洒洒如宿構。同縣某翁相攸得之。招至家。令與子讀。同室卧起者數年。一夕盜殺翁子。室局如故。無跡可尋。眾疑公公無以自明。官亦不能為之明。已論抵矣。女另醮同里富人王某。婚數日。王醉告女曰。吾慕汝

色以重資募劍客。本欲殺栗。不意誤中汝弟也。女聞之。殊自若。翌日歸甯。則逕入縣署。號呼官提王究。不能置辨。乃收王而出。公于獄。女見公。泣語之曰。吾所以忍為此者。以弟之仇。君之怨。非吾不能雪也。今已白矣。身既他適。不能復事君。亦再無歸王理。計惟一死耳。遂對公自刎死。合邑皆驚。其節烈公感其義。通顯後。終身不置正室。

五星聚奎

咸豐十一年辛酉八月朔旦。五星聚奎。推七政日月土木水火俱躔張度。在巳宮。金星則躔軫。在辰宮。是月正值令上登極。贊襄王。大目。遂定明年紀元之號為祺祥。未幾三王及肅相得罪。兩宮皇太后臨朝。乃改明年為同治元年。仰見聖朝不侈符瑞之至意。自是僭亂以次削平。郅治之隆。同乎開國。中興事業。振古鐸今。斯實昊穹眷顧。預示休徵也。攷宋太祖即位之年。亦五星聚奎。從此天下太平。啟三百載文明之運。天人相應。國家萬年。有道之基。肇于此矣。

神靈盪寇

同治癸亥正月。粵逆李世賢踞金華府城已二年矣。時將方伯益澄。方統師攻克湯溪縣。將移兵向金華。尚未起行。賊忽于夜間見四山皆火光照耀。殺聲震地。以為大兵百道並進。大

駭遽開城逃竄。次日方伯師至。不費一矢收復郡城。人皆稱為神助。然自粵逆倡亂以來。歷觀各省奏報。稱神靈翊佑。請賜封號及編額者。不一而足。仰見天之助順。百神效命。具徵國家之無疆大厯服矣。因記先大夫嘗言嘉慶五年阮文達相國撫浙時。神風盪寇一事。尤為奇異。用並識之。先是乾隆末年。安南國內亂。有倫利貴者。安南之總兵也。以戰功封侯爵。本係海賊出身。故以巡海為名。私結閩盜來浙劫掠。國王不知也。其船巨砲巨。船外蔽以牛皮網索。使我砲彈不能入。號安南艇橫海上者五六年。往來浙閩瀕海地方。縛人妻女。繫人父兄。以要人貨。不如約。則剖心鬻肉。慘不可言。蓋禍較明之倭寇為尤烈。四年文達蒞浙撫任。嘗遣吏探之。賊飲之酒。指艇大言曰。吾駕大舶。廣十月糧。砲重數十斤。來收稅耳。爾大吏宜自計。非我敵也。當是時。權衆寡強弱之勢。浙師實不足以殲賊。文達乃以賊情下詢諸官弁及士庶人。採李翼占之言。嚴保甲以絕盜糧。用周鳳鳴之策。滅土寇以斷賊路。聽王鳴珂之計。合防禦攻擊以感匪勢。而以造巨船鑄巨砲為首務。嚴號令。警廢弛。明賞罰。期年而剿賊之具成。賊情已窘。遂擊之于三盤大陳石塘嶺等處。皆有斬獲。五年六月。文達親督師至台州。定海鎮李黃巖鎮岳溫州鎮胡皆會安南艇匪適連踪進踞龍王堂松門之下。艇船環于松門山。計將撲岸。月之癸酉。文達檄李鎮之師赴海門攻賊。復令胡鎮自楚門出。與兩鎮

會于金清。是日日甫沒。風大起。且雨。甲戌之夜。風勢更甚。乙亥。文達遣使探兩鎮所在。水阻不得達。丙子。有升鳧水至。言是夕風雨狂烈。獨注龍王堂。雨中有火。藝人賊艇撞擊皆破碎。李鎮船在海門。為風水所舉。絀于岸。木乃無恙。兩鎮兵船亦多損壞。胡鎮師在黃華關。風不之及。完好如故。是時賊奔竄海山。我陸路兵乃由松門涉石塘。剿賊。賊乘破舟。猶以砲拒。皆就獲。有一艇未壞者。賊數百爭乘之。亦沈沒。其登岸攘食者。皆為我兵所擒。前後俘馘八百餘賊。淹斃賊約四五百人。獄不足禁。棧郡廳以拘之。磔偽進祿侯倫利貴于市。其餘首從各論如律。艇賊盡平。事聞仁宗。以為誠感神應。勅建天后宮。龍王廟于松門。是役也。文達之佈置已周。賊固不難破滅。然非神風助順。斷不能一夕而悉數殲夷。觀于蔡牽之平。至嘉慶十四年。則是舉不歸功于神助不可矣。

江蘇督撫請減蘇松太浮糧疏

吳中賦額之重。為天下最。自明汜令。積困數百年。國初巡撫如韓世琦、馬祐、慕天顏、湯斌、科道如吳正治、施維翰、孟雄飛、嚴沆、任辰旦。皆嘗特疏請減格于廷議。不果行。近歲以來。益不支。而漕弊因之。官與豪滑相持。益時輕重。而良民獨受厄。顧事屬重大。且自道光至咸豐二十餘年。軍事日棘。帑藏空虛。中外諸臣無敢發言者。同治二年。相國合肥李公鴻章巡撫江

蘇駐師滬上時蘇常尚為賊踞。公目睹吳民流離困苦狀。博訪周諮。謂宜及此時乞恩。乃可
以維繫人心。滋培元氣。而挽回大局。遂與督自曾侯上疏。請減蘇松太浮糧。公自屬疏草。剴
切詳明。洋洋數千言。盈廷讀之。皆為動色。天子仁聖。俞公所請。會大理卿潘祖蔭御史丁壽
昌。相繼上陳。並及浙江之杭嘉湖三府。上乃特宣減賦恩詔。而以各疏下所司。戶部議蘇松
太減三之一。常鎮減十之一。杭嘉湖三府如之。奉旨如議。詔下。江浙百姓懽聲雷動。五百年
民困。一旦以蘇自是奠定。三吳肅清。兩浙兵燹殘黎。得以休養生息。含哺鼓腹者。李公之力
也。主聖臣賢。千載一會。然是疏閭闔不經見。今備錄之。俾後之言田賦者有所攷焉。公疏曰。
竊惟大學理財之道。于天下必曰平。周官土均。掌土地之征。必曰均。禹貢九等。太穽九賦。不
外平均。今天下不平不均者。莫如蘇松太浮賦。上溯之則比元多三倍。比宋多七倍。旁證之
則比毘連之常州多三倍。比同省之鎮江等府多四五倍。比他省更多一二十倍不等。以肥
饒而論。則江蘇一熟。不若湖廣江西之再熟。以寬窄而論。則二百四十步為畝。有絀無贏。不
如他省或以三百六十步五百四十步為畝。而賦額獨重。則由于沿襲前代官田租額也。夫
官田亦未嘗無例矣。伏查戶律。官田起科。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畝三升三合五勺。重
租田每畝八升五合五勺。沒官田每畝一斗二升。是官田亦有通額也。獨江蘇則不然。攷宋

紹熙中朱子行經界法。吳糧每畝五升耳。厥後籍韓侂冑等莊為官田。又賈似道廣買公田。元代續加官田。明祖平張士誠。又復入諸豪族田。皆據租籍收糧。宣德中。巡撫周忱知府。況鍾奏減蘇松糧百萬石。疏中稱蘇府秋糧二百七十餘萬石。內民糧止十五萬餘石。餘皆官糧。二者并未合併。官糧自七斗六升。民糧自五升。嘉靖中。令各州縣盡括境內官民田畝。益之分攤定額。長洲縣官田最多。故額最重。他郡縣官田遞輕。今長洲等縣。每畝科平米三斗七升。以次不等。折實粳米。多者幾及二斗。少者一斗五六升。遠過乎律載官田之數。此蘇松太重賦之源流也。自明以來。行五百年不改。而其中升降盈縮。則因時而異。蘇州府志稱明臣周忱奏。令輸布一匹。準米一石。輸銀一兩。準米四石。又稱課吏以催科六七分為上。攷終明之世。無徵至八九分者。國朝康熙十三年。前撫臣慕天顏疏。有曰。無一官曾經徵足。無一縣可以全完。無一歲偶能及額。雍正中。奏準江蘇漕米折徵。每石銀一兩。其時銀價每兩易錢七八百文。以此觀之。前明及國初賦額雖重。大都連欠準折。有名無實而已。嗣是承平百餘年。海內殷富。為曠古所未有。江蘇尤東南大都會。萬商百貨。駢闐充溢。甲于震區。當是時。雖擔負之夫。蔬果之傭。亦得以轉移職事。分其餘潤。無論自種佃種。皆以餘力業田。不關仰給之需。遂無不完之賦。故乾隆中年以後。辦全漕者數十年。無他民富故也。惟是末富非本。

富。易盛亦易衰。至道光癸未大水。元氣頓耗。商利減而農利從之。于是民漸自富而之貧。然猶勉強支吾者十年。迨癸巳大水而後。始無歲不荒。無縣不緩。以國家蠲緩曠典。遂為年例。夫癸巳以前。一二十年而一歉。癸巳以後。則無年不歉。且鄰境不歉而蘇松太獨歉。此何理也。謂州縣捏災。此三十年中。督撫司道更數十人之多。豈無一二不肯黨同欺妄之人。而且聖主不加斤。戶部不加駁。科道不加糾。此又何理也。誠以賦重民窮。有不能支持之勢。部臣職在守。自宜一切不問。堅持不減之名。疆臣職在安民。實因萬不得已。為此暗減之術。始行之者。為前督臣陶澍。前撫臣林則徐。皆一代名臣。揣其意。殆謂減額則永不能加。災緩則後不為例。原冀民氣漸蘇。無難復初。初不意年復一年。且年甚一年。而不可返也。臣竊維前辦全漕之時間。遇水旱辦成災者。一辦帶徵者九。帶徵後依然全漕。故以年計為減成。以十年計非真減成也。今則年年辦災。永無帶徵之日。乃真減成也。又官墊民欠一款。道光之初。數僅分釐。癸巳以後。馴至一二成。夫所謂墊者。豈州縣之果能墊哉。不過移雜墊。正移緩墊。急移新墊。舊移銀墊。米以官中之錢。完官中之糧。將來或額免。或攤賠。同歸無著。猶之未完也。故歷年糧冊。必除去墊欠虛數。方得徵收實數。以此數民固未嘗完也。伏查蘇屬全漕一百六十萬。歷後積漸減省。蓋自道光中年始。于今三十年矣。禮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言綜

乎三十年之大。凡斯以後可知也。今試以道光十一年起至咸豐十年止三十年中。連分數計之。辛卯以後十年共數一千三百餘萬。除官墊民欠得正額之七八成。辛丑以後十年共數九百餘萬。除官墊民欠得正額之五六成。咸豐辛亥以後十年共數七百餘萬。除官墊民欠得正額之四成而已。自粵逆竄陷蘇常。焚燒殺掠之慘。遠接宋建炎四年庚戌金兀朮故事。蓋七百有三十年。無此大劫。臣鴻章親歷新復各州縣。向時著名市鎮。全成焦土。孔道左右蹂躪尤甚。又各賊不能相統。此賊所踞。難免彼賊劫掠。故賊境即不與官兵交界。亦皆連阡累陌。一片荆榛。凡田一年不耕。便為荒田。今已三年矣。各廳縣冊報拋荒者居三分之二。雖窮鄉僻壤亦復人烟寥落。間于頽垣斷井之旁。遇有居民。無不顰面鳩形。奄奄待斃。傷心慘目之狀。實非鄭俠流民圖可比。已復之松太如此。未復之蘇常可知。而欲責以重負。責以數倍他處之重賦。向來暴斂橫征之吏。所謂敲骨吸髓者。至此而亦無骨可敲。無髓可吸。斯即據情籲請全行蠲免四五年。在皇上如天之心。必蒙俞允。惟是天庾正供。停運三年。軍糈浩繁。度支仰屋。其何以濟。臣等所不敢出此也。又荒田名種。有順治年間各省屯田之例。可援。然墾熟既遠。升科更遲。現報荒田三分之二。已荒者議蠲。未荒者議減。將所存僅此一二成。亦臣等所不敢出此者也。至于辦災例案。自七八成而五六成而四成。咸豐三年間。警拋

荒僅止三成。若稍存苟且彌縫之見。援拋荒之案。減而又減。約得二三成。非不可以塞責。但前督撫臣之所以為此者。尚或冀其復舊。今則明知無望。而徂于積習。不以直陳。是全無為國之心。徒有罔上之咎。又臣等所不敢出此也。臣等細覈歷年糧數。咸豐十年中。百萬以上者僅一年。八十萬以上者六年。而皆有官墊民欠十餘萬在其中。是最多之年。民完實數不過九十萬。成案如是。民力如是。積弊之後。大難之餘。催科一事。棘手尤倍。臣等蒿目艱難。悉心籌畫。上體宵旰憂民之切。下維軍國待用之殷。于萬難偏重之中。求兩不相妨之道。似宜用以與為取。以損為益之一法。比較歷來徵收各數。酌近十年之通。改定賦額。不許挪墊。于虛額則大減。于實徵則無減。窮變通久。于此時為正辦。或者謂據此定額。未免過少。不知減餘之數。仍通省莫重之數。尚非宋元舊額。不得謂少。且不自今日始也。咸豐十年以前。歷年如是。未嘗于歷年國用有減也。彼時兵革未興。生聚未改。田園廬舍未損。非猶是完善之江蘇乎。夫完善之江蘇。僅有此數。則殘破之江蘇。不應仍有此數。今臣等于殘破之餘。請照完善之時定額。且不接近年最少之數。不假借墊欠虛數。誠不敢未必有把握。若仍執久置不用之虛額。衡量多寡。欲求轉逾乎完善之時。皇上聖明洞鑒。有是事乎。有是理乎。事理所必無。即刑法所必窮。恐賢如劉晏李巽。不賢如裴延齡李實。亦且束手無策矣。又或者謂數

既猶是。何不仍夫舊貫。尚有冀于將來。不知乾嘉之江蘇。實千載一逢之盛會。不可為例。竊謂自茲以往。如天之福。東南無事。休養生息。二三十年。冀可復成豐及道光末年之江蘇。更二三十年。冀可復道光中年之江蘇。而懸此虛額數十年以待之。無論無此政體。恐異日之利。未必能復目前之害。已不可支。蓋臣等今日之辦。所謂以與為取。以損為益者。方將借減賦之名。為足賦之實。所以能照完善之時定額者。其機括全在減賦二字之中也。何以言之。辦災辦緩。權在胥役。防弊雖有百法。舞弊奚啻千端。止此地產不減賦之弊。在多一分虛數。即多一分浮費。減額之用。在少一分中飽。即多一分上供。減額既定。胥吏無權。民間既沾實惠。公家亦有實濟。是為轉移之善術一也。吳民死亡之外。大半散之四方。故鄉賦重。望而生畏。尋常蠲緩不足去重賦之名。招之不來。荒田愈久愈多。何法以治之。惟聞減賦之令。必當爭先復業。是為勞來之善術一也。往者諸城被陷。官吏一空。鄉團抵死拒敵。鑼聲所達。萬眾爭先小股賊匪。見輒卻走。以三首縣言之。洞庭香山金市。各相待至七八月之久。固由朝廷恩澤之至深。亦徵愚賤天良之未泯。此時減賦令下。彼見皇上于經費匱乏之時。尚有此度越尋常之舉。有不感生望外。踴躍輸將者乎。是又激勸之善術一也。臣等所謂以與為取。以損為益者。此也。現在蘇郡尚陷賊中。聞各鄉多為暗團之約。待時而動。以應官兵。即如常

孰反正。鄉民毀賊卡殺賊目者十餘處。崑山克復。沿湖居民截殺竄賊無數。是其明證。一聞減賦之令。必當感激涕零。望風增氣。他日軍麾所指。弩矢之驅。更奮壹聚之意。益誠。又未始非固結招來之一法。臣等伏查順治八年三月。奉上諭。凡故明仇怨地方。或一處加糧甚重。我朝並無仇怨。何可踵行。此等情由。詳察具奏。欽此。于是江西瑞袁等府。明初因陳友諒加糧倍重。布政使莊應曾奏復舊額。蘇松獨未及上。又雍正三年三月十九日。怡親王奏請酌減蘇松浮糧。奉旨。蘇松之浮糧。當日部臣從未陳奏。常廩皇考聖懷。屢欲施恩。議減。今怡親王等。悉心籌畫。斟酌奏請。朕體皇考愛民寬賦之盛心。准將蘇州府額徵銀蠲免三十萬兩。松江府十五萬兩。欽此。又乾隆二年。奉上諭。江省糧額。尚有浮多之處。着再恩免徵銀二十萬兩。欽此。部文照雍正三年例辦理。仰惟列祖列宗。當東南全盛之時。猶復軫念民依。如此其深且厚。況今日之兵燹。子遺流離。瑣尾至于此極也乎。漕糧為惟正之供。而蘇松獨曰浮糧。曰浮賦。見諸列聖諭旨。及郡縣志書。不以為嫌。是知實有浮多應減之處。留以待我皇太后皇上行之者也。惟有額懇聖慈。鑒察特沛殊恩。俯准減定蘇松太三屬糧額。由臣等督飭司道設局。分別查明各州縣情形。以咸豐中較多之七年為準。折衷定數。總期與舊額本輕。無庸議減之常鎮二屬。通融核計。仍得每年起運交倉漕白正耗米一百萬石以下。九十

萬石以上。著為定額。即以此復開徵之年為始。永遠遵行。不准更有墊完民欠名目。似此核實辦理。不特酌十年二十年之通相較。固無所絀。即酌三十年之通相去。亦不甚遠。至官墊民欠。本屬弊政。新復之地。百款皆空。無可墊。而欲其墊。更百出。宜永遠禁止。嗣後非大旱大水。實在荒歉者。不准捏災。著為令。伏願皇太后皇上。俯念蘇松各屬。為十八省未有之重賦。非他處被陷州縣可比。又為七百年未有之大難。非歷年被歉例案可比。去無益之虛額。求有著之實徵。下延億萬垂盡之生。上繼累朝未竟之志。民生幸甚。國計幸甚。

仲子崔為父報仇

家語言子路死。輟難。而左傳史記謂死。孔悝之難。雖所紀不同。其忠義之氣。炳千古矣。惟子路之子名子崔。為父報仇事。諸書佚不傳。攷南史孝義傳。師覺授撰孝子傳八卷。太平御覽兩引之云。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子路仕衛。赴蒯瞶之亂。衛人于廩。孟左傳作廩殺之。子崔既長。欲報父仇。廩知之曰。夫君子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于城西決戰。其日廩持蒲弓木戟。與子崔戰而死。見第三條又云。初子路仕衛。赴蒯瞶之亂。衛人孤廩時守門。殺子路。子崔既長。告孔子。欲報父仇。夫子曰。行矣。子崔即行。廩知之。于城西決戰。廩持蒲弓木戟而死。見第四條今覺授之書久不傳。而此兩引。可以互證。足見忠臣之後。復有孝子。可為聖門生色。亦大快。

人心也。

孝媳

任邱邊雪坡大令厚慶嘗言伊鄰村婦有走無常者。一日晨起告人曰。吾今退役矣。昨夜奉票赴前村。攝傳家嫗見其寡媳獨守病榻。淚下如雨。屢跪竈神前。喃喃絮禱。願減壽十年。以益姑算。吾牽嫗之魂將欲出門。媳一哭仆地。其魂自頂門躍出。張手來奪。高不過尺餘。而氣力絕大。幾為所仆。因告以奉票傳人事非得已。媳魂哀哭不放。吾睹其情狀可憐。不忍再促。回稟城隍神。神亦為之太息。謂此媳純孝。我據情代求冥王。當蒙憐恤。或可挽回。又謂汝存心尚好。此後亦不必充役矣。當遣人至前村探視。傳嫗果已復甦。越七八年。尚康強無恙。有人叩其媳魂出事。答言仆地時一無所知。但覺心窩如刺一錐耳。此所謂孝弟之至通于神明。雪坡為人極篤實。居官有惠政。當非虛言。

文昌為淫祀

今文昌之祀遍天下矣。隆重幾與文廟等。然或謂為星辰。或指為人神。究莫能明也。侯官鄭桐侯大令廷珪攝金華縣時。與余同祭文昌。謂余曰。文昌在康熙雍正時。曾奉部文以為淫祀禁止。蓋由漳浦蔡文恭公新之封翁部控所致也。初閩人多祀文昌神。不過另設廟貌耳。

時漳浦有紳士。乃建閣于學宮而祀之。蔡封翁止之不得。遂控于官府。皆不勝。忿而控部。部議以文昌之神不見經傳。誠為淫祀。行文禁止。其案牘大令曾親見之。然文恭公乃登甲科。位宰相。為理學名臣。余攷文昌之列入祀典。則自嘉慶六年始。當時蓋禮臣偶未之攷也。又按明史宏治時。亦有折毀文昌廟之令。然宋人吳自牧夢梁錄載。梓潼帝君廟在吳山。承天觀。此蜀中神。專掌注祿籍。凡四方士子求名赴選者。悉禱之。封王爵曰惠文忠武孝德仁聖王。王之父母及妃及弟若子若孫若婦若女。俱褒賜顯爵美號。建嘉慶樓。奉香燈云云。是文昌之祀亦匪今斯今矣。

孟子之子

余嘗見孟氏譜。孟仲子名罍。孟子之子也。公孫丑內有孟仲子問云云。蓋曾師事耳。趙氏注。以為孟子之從昆弟。朱子采之誤矣。

海甯陳氏安瀾園

道光戊子。余年十七歲。應戊子鄉試。順道往海甯觀潮。並游廟宮及吾家安瀾園。時久不雨。巡祇十二樓新葺。此外臺榭頗多傾圮。而樹石蒼秀奇古。池荷萬柄。香氣盈溢。梅花大者夭矯輪囷。參天蔽日。高宗皇帝詩所謂園以梅稱絕者是也。廳事中設御座。相傳數年前有一

狂生被酒踞座而遺忽見一金甲神捧之撲地頭額破損扶歸大病幾死五十年來之虛位尚有神物呵護仰見皇靈之遠同治癸酉重遊是園已四十六載矣經粵賊之亂尺木不存梅亦根撥俱盡蔓草荒煙一望無際殊有黍離之感斷壁上猶見袁簡齋先生所題詩一絕云百畝池塘十畝花擎天老樹綠槎枒調羹梅亦如松古想見三朝宰相家以後則牆亦傾頽不能辨識矣時大府方重修廟宮以祀海神奏明動帑六萬不日當可煥然一新而斯園則零落與綠野平泉同其湮沒深可慨也

庸閒齋筆記卷七

海昌陳其元子莊

夢王十朋

上海余見韋文恭晚年登第夢王十朋以侍生帖來謁時年已老私念豈能鼎甲乎後列三甲除縣令又夢十朋以治生帖來拜不解其故嗣選樂清始悟前夢至縣遂脩其墓訪其子孫又夢十朋來謝未幾獵人以虎皮送云是十朋墓所獲也

開吳淞江

同治十年冬大府奏開吳淞江合崑山新陽寶山嘉定華亭婁縣南匯川沙青浦上海九縣一廳之民以赴役余時攝上海縣事江之濬起于青浦訖于上海共一萬一千餘丈而江之在上境者十之七故上海承派之工居十之四彼八縣一廳僅得工之十六耳上海圖止二百十有四田止六十八萬餘畝而承此大工民力困甚然自同治二年起已如此派法不能不照章辦理于是按圖分段按畝出夫搶攘一月有餘自十年十二月起至十一年正月初旬民夫始陸續赴工興挑遇雨即停止雨止則戽水水盡再挑再雨再戽春日多雨戽水不勝其億且一遇天雨夫即散歸雨止後或來或不來又須催提蓋夫在本境近歸家易不若

他縣長募之夫。距家遠不能歸。可坐守也。他縣分地少。夫常集。雨止晴挑。勢常逸。故見功易。上海分地多。夫易散。雨止而晴。不能即挑。勢常勞。故見功難。然同事一江。他縣竣工。而上海不能不隨之竣。則追呼不可少緩也。他縣地少。皆併于一局。而呼應靈。且其財彙于一局。而用度便。上海地多。圖自為局。二百十四圖。則二百十四局。意見不能無扞格。即指臂已不能自如。又往往有此圖之資已罄。或歸取。或商借。紛紛擾擾。不能歸一。則約束不可不嚴也。余自正月初。即赴工督辦。誘掖獎勸督責。胥焦舌敝。歷一百餘日。居然不悞工。且先他縣完工。工程之寬深如式。甲于他縣。歷荷大府褒嘉。雖由董事之經理得宜。小民之赴工趨事。此其中殆有天幸焉。圖董中有文生張春沂者。年八十六歲。精力如少壯。從事四閱月。急公踴躍。未嘗告勞。且為他圖排解一切。絳縣老人不足多矣。大工既藏。余因上海受工太鉅。民力不勝。歷陳本邑凋敝情形。詳請大府。以後開濬之役。永遠減去二成。已荷批准立案。余去任後。聞國民已將憲批及余詳文刊石。垂永久。庶幾民困少蘇。余亦藉告無罪于吾民耳。先是雍正六年。家文勤相國奉世宗之命。督開吳淞江時。松江府知府周公鉉。勤其官而水死。優旨贈太僕寺卿。遺民感德。私祀之。屢著靈爽。道光七年。巡撫陶文毅公重濬此江。以公陰佑奏。奉特旨立廟江干。春秋致祭。方事之殷也。余以公與先相國當日有共事之雅。虔禱公祠。

半年之中。聚民夫數萬人于河上。風塵不驚。疾疫不作。工程克期。是非神助。曷克臻此。故于竣事後。上一聯于神祠曰。百四十年舊蹟重開。念先人誼切同舟。數典敢忘其祖。萬一千丈鉅工告藏。慶此日江流順軌。惟公所存者神。以志神貺云。

開河有鐵沙。有陷沙。又曰濫沙。鐵沙不過費力。開一層。即深一層。陷沙則今日挑去若干尺。明日又漲出若干尺。工費最重。法當多集人夫。一日挑竣。放水壓之。乃可不漲。而挑至深處。一日又不能竣工。則須有烈日晒之。亦可。此外更無別法。又有爛泥。亦非易挑者。挑過泉眼。水湧溢噴出。一夕可以滿河。法以木桶圍之。而挑其旁。則不致橫溢。而水亦隨旁落。更有龜窟之處。則水不能戽乾。是役也。遇有二窟。一在太僕廟上里許。岸水一日。龜自徙去。岸上見其足蹟。次日遂涸。一在太僕廟下四五里。其窟最大。集人夫數百。岸之一日。僅去水尺許。一夕如故。內中有老龜探首出窺。頭大如甕。復有大紅鯉魚。長八九尺。游泳其中。岸數日。人力窮而工不竟。乃築防環其窟。而于其外施工焉。從來築城築堤。但以土方計工。而開河則必兼水方。如此次濬江。先築壩戽水。水盡乃施挑工。每三十丈置一車。以備戽水。殊不知開挑既深。先則需二車以接。繼則三車相接。終則四車相接。四車不過抵一車之用。而人夫倍蓰矣。況三十丈之長。一車斷不敷用。則不能不添車。此即圖賠矣。初開不過去地一丈。二人一

日可得土一方。受值裕如。至一丈五尺。四人竟日僅得土一方。而水已橫溢四出。又別需人運水。其運水需橋需壩。乃得運土。運土定例。又須出土于十丈之外。而運者由下而上。往返計二百三四十步。人益勞。既深至二丈。則四人竟日尚不得土一方。而所定土方之值不能增。總局始事所計。但及土方之工。既束于成數。欲稍為變通。則土未及半。帑銀已竭。不能不聽各國之自為籌畫。此又圖賠矣。圖安能賠。不過按田貼費而已。故上海素有開河田還債之謠。此等情形。余均歷陳于應敏齋方伯之前。方伯聞之。亦深愴惻。故減派一詳。得以邀准。計是役民間貼費不下五萬。勤而克集。余所貼僅千金。而百姓顧頌余。不置。良足愧也。因詳記之。俾後來有所攷焉。

開河之先。必須兩頭將壩築住。而後可以戽水。築壩前一日。當事者先行祭壩。而後施工。祭過之後。雖河面數十丈之廣。河身數十里之長。戽水之時。一鱗不獲矣。若仍有魚。則壩必坍塌。余在南匯開呂家浜。上海開吳淞江。皆是如是。謂非有神司之可乎。

劫運

咸豐辛酉之冬。諸暨包立生。初與賊拒時。賊屢以萬眾環攻之。立生率村眾出戰。輒得大捷。每一陣。必斬刈千百。賊多束手就戮者。因相傳立生有異術。得仙靈護佑。及壬戌之夏。一敗

塗地。初無神奇。人多不解其故。因憶家梅亭方伯嘗言嘉慶初年三省教匪作亂之際。方伯時為縣佐。解餉銀數萬。赴大營中途。猝與賊遇。望見前山有一營官軍駐紮。急走依之。未及里許。賊已募至。乃推餉車入深草中潛匿。已及人夫皆伏於車畔。賊大隊從旁吹簫而過。竟不之睹。以為山前必決鬪矣。乃從草間遙望之。但見賊至營內。官軍並不接仗。皆延頸就戮。賊遂燒營而去。始相慶幸。不走入營盤得免死。然官軍所以不鬪之故。卒不能知。比教匪破敗時。官軍數十人追賊。可以斬殺數百千人。無一人扞格者。乃悟劫運使然。前後皆是氣之所攝。立生之勝敗。亦此類也。

冥王用通事

上海五方雜處。獄訟煩多。訊鞠閩廣人之案。不能不用通事。俾傳達言語。顧一省之中。口音亦復各別。即通事有不能盡解者。每以為苦。嘗戲與友人言。此時滬上華夷雜處。死者魂歸東嶽。恐冥王傾耳於侏僂之音。亦不能辨。必須亦廣用舌人矣。友人謂鬼神者。二氣之良能。既已神矣。安有不解之理。後閱乾隆中上海人李巽廷明府心衡所著金川瑣記。內載丙午春。草谷城隍廟落成。鋪戶中一銀匠某。死半日復甦。自言城隍招募差役十三名。並我得十人矣。尚缺其二。慮無可充通事者。以通漢語夷人為之我舉通事某勤慎可用。城隍已賜允。我生前

無大過惡幸不被譴責。冥間與陽世無異。戒妻子勿悲泣。言訖長逝。所謂某者。小金川夷人。充章谷屯通事有年矣。強健無恙。翌午覺心腹猝痛。踰刻即死。金川漢番錯處。非通事不能達語言。顧神無不格。猶需狄鞮耶。固知陰陽一理。事非偶然云云。則余所謂今之冥王。不能不廣用舌人。非無稽之戲言矣。

華亭令戲懲武秀才

江蘇人尚文學。習武者少。然武科不能廢。當歲試之年。輒搜羅充數。往往不及額而止。無賴者幸博一衿。不求上進。每橫于一鄉。不特閭里苦之。即地方官亦苦之。嘗聞前華亭令雲夢許君治鞠一事。不禁為之失笑。許君為政以廉幹名。一日者有武生扭一鄉人至縣。喧訴許訊其故。則鄉人入城擔糞。誤觸生。汙其衣。已經途人排解。令代為浣濯及服禮。而生不可必欲痛挾之。而後已。許詢悉其情。亦拍案大怒曰。爾小人乃粗心。擅汙秀才衣。法當重責。鄉人惶恐乞憐。許良久曰。姑寬爾。令生坐於堂側。而飭鄉人向之叩頭百以謝罪。叩至七十餘。許忽曰。我幾忘之。爾之秀才文乎武乎。對曰。是武。則又驟然曰。我大誤。文秀才應叩一百。武則一半可矣。今多叩二十餘頭。爾應還之。復令鄉人高坐。而捉武生還叩。生不肯。則令皂隸挾持。而抑其首。叩還二十餘。乃釋。生大怒走出。許撫掌大笑。邑人觀者聞者。亦無不大笑。也是

舉雖非正道然松人至今嘖嘖以為美談詩云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許君之戲毋乃近于虐哉

修歸太僕墓

許君乾隆己未進士需次都門時夢歸太僕有光持名刺來謁曰廬舍遭鄰人削且盡祈公主持之寤而不解其故尋選崑山令抵任太僕後人適訴祖墓被佔事恍悟前夢立往經丈凡越佔者悉清還之並立碑定界焉同治庚午余代理新陽縣事墓又復蕪穢不治余捐俸修葺並為建立墓門會歲試拔其士也孫祖英第一補博士弟子員俾世守太僕墓然余並無所謂夢兆也

耕藉大典

耕藉之禮各直省屆期舉行江南諸縣皆以穀播上海則兼播棉子以其地產棉也記余道光壬辰歲在京師詣先農壇恭觀皇上耕藉之所壇地遼濶約有數里龍鱗鳳隲畝縱橫居中為太歲廟廟前為祈穀壇後為貯藉倉殿宇規制宏麗樹皆松柏卧者立者虬枝蟠結黛色參天大抵是數百年物當隴畝前起耕藉臺臺以板為之地則藉之以梭薦臺前搭山棚棚皆以五彩綢綾結成光燦奪目皇帝躬耕之處地約一畝許兩旁分十二畦乃三王九

卿扶犁之所。時正值諸王公方演御耕牛。牛色正黃。身披黃緞龍韉。以黃絲繩籠其頭。頂暨金牌。上嵌紅寶石一。執鞭執使桶之農官。隨行耕時。兩旁立校尉。執五色春旂者二十四人。歌未詞者二十四人。依牛行。上下三推畢。春旂即退。三王九卿之牛。皆以黑緞紅緞為韉。裹事者俱風簑雨笠。以象農事。煌煌鉅典。仰見聖朝重農之盛意矣。

國簿名物記

余在京師。嘗值大駕郊祀。又恭遇六飛謁陵。國簿之盛。觀之而不識其名。問之亦不能盡悉。頗以為歎。嗣聞吳江陸朗夫中丞。國簿名物記始恍然。若置身屬車豹尾間。因節錄之。按國簿之別。有曰大駕者。郊祀用之。曰法駕者。朝會用之。曰鸞駕者。歲時出入用之。曰騎駕者。行幸所至用之。大駕最為備物。尊天祖也。法駕稍損其數。文物聲明。取足昭德而止。鸞與騎。又加損焉。事非特典。不敢同於所尊貴也。凡為蓋者五十有四。九龍而曲柄者四。色俱黃。翠華紫芝兩蓋。承之九龍而直柄者二十。色亦黃。皆以次序。並花卉而分五色者十。九龍而分五色者亦十。每色各二。其立不以次。而以相間。純紫與赤。而方蓋者八。為扇者七十二。壽字者八。黃而雙龍者十六。赤而雙龍者八。黃與赤單龍者各八。孔雀雉尾及鸞鳳文而赤且方者各八。幢之屬十有六。長壽也。紫也。霓也。羽葆也。各四。幡之屬十有六。信幡也。絳引也。豹尾也。

龍首竿也。亦各四。曰教孝表節。曰明刑弼教。曰行慶施惠。曰褒功懷遠。曰振武。曰敷文。曰納言。曰進善。八者各為一偶。凡旌之屬亦十有六。于是有四旌節。四儀鐙。四黃麾而繼之以八旂。大纛二十四。羽林大纛前鋒大纛共十六。五色銷金龍纛共四十。凡為纛者八十。旂取諸祥禽者。儀鳳翔鸞。仙鶴孔雀。黃鵠白雉。赤烏華蟲。振鷺鳴鳶。取諸靈獸者。遊鱗彩獅。白澤角瑞。赤熊黃熊。辟邪犀牛。天馬天鹿。取諸四神者。四取諸四瀆。五嶽者九。取諸五星二十八宿者三十三。取諸甘雨者四。取諸八風者八。取諸五雲五雷者十。取諸日月者各一。其外有門旂八。金鼓旂二。翠華旂二。五色銷金小旂各四。出警入蹕旂各一。旂之數共百有二十。為金鉞為星。為卧瓜。為立瓜。為吾仗。為御仗。各十有六。又六人持仗而前導。曰引仗。自蓋至引仗。其名一十有七。紅鐙六。二鐙之下。鼓二十四。金二。仗鼓四。板四。橫笛十二。又二鐙之下。鼓二十四。金二。仗鼓四。板四。橫笛十二。又二鐙之下。鼓二十四。金二。仗鼓四。板四。橫笛十二。又二鐙之下。鉦四。大小銅角各十六。自紅鐙至銅角。其名一十有六。午門之內有金輦。玉輦。馬。午門之內有五輅。五寶象馬。天安門之下則又有四朝象馬。朝象雖非朝期。率每晨而一至。引仗以上在太和門之內。銅角以上在端門之內。其最近御座者有拂塵。有金爐。有香盒。數各二。沐盆。唾盂。大小金餅。金椅。金板。數各一。執大刀者。執弓矢者。執豹尾槍者。每事各三十人。其立亦不以次。而以相間。荷戈戟者各四人。侍殿

前執曲柄黃蓋者一人。殿下花蓋之間執淨鞭者四人。自黃龍以下踏蓋之間。仗馬十。掌騎者十人。殿之下。陛之上。執戲麾竹者二人。計國簿所需千八百人。國朝制作之明備真超越前古而上矣。

辨何桂珍之冤

軍興十餘載。士大夫以身殉疆場者。指不勝屈。膏塗原野。莫相收恤者有之。斷軀絕脛。事不上聞者有之。若阻撓百端。獨嬰慘禍。生前招苛議。生後被餘責者。則雲南何公桂珍。冤最甚焉。公以甯太道江南安撫。福公留之江北。令之募勇剿賊。無一金之餉。一昔之糧。得二百人。率之而行。集潰兵團勇。合三千人。以大破擒賊。招降賊酋。軍聲大振。論者以為必邀上賞矣。乃以逗留不救。廬江被劾。免官。其寔檄救廬江之文。尚未至公手。而城已被陷。大帥將欲卸己之責。遂歸罪于公。公既褫職。大帥又留公駐英山。八月之中。僅支銀三百兩。而士卒三千人。居無帳幕。食無糧米。徒以忠義相激。日提飢軍轉戰賊中。賊來益衆。兵敗莫援。已岌岌不可終日矣。而大帥又密書令其圖翦招降之賊。書復落於賊手。頃刻變作。公遂粉骨碎身於賊。於是復以機事不密。咎公寔。則此書亦未抵公也。公歿後。卹典不及。其弟為行狀。尚不敢聲公之冤。仍循彈章為據。吳侍郎廷棟發憤言之。而事稍白。越數年。曾文正公復為公作殉

難碑記乃獲昭雪。然當時雖正人君子。亦未嘗不責公也。余謂公事絕與明督師袁襄愍類。袁斬毛文龍。一時無不謂其冤者。即後世亦盛言之。洎乾隆年間。紀文達公閱歷朝檔。始知文龍曾通款我朝。則文龍在明固萬死不足惜者也。我太宗文皇帝之圍燕京也。襄愍千里赴援。自謂無罪。莊烈帝以脫歸之。太監告其引敵協和。遂執而剛之。當是時。衆議沸騰。雖東林諸賢者。亦無不欲食其肉也。直至南都建立。北來人傳太宗之密謀。乃知中反間計。於是始有襄愍之謚。而袁公則既死矣。合觀袁何二公之厄。知千古忠臣義士。不逢表白。含冤終古者。當不乏其人也。

古人被冤

古人之被冤者。以余所見。莫屈於晉之陶士行。而枉於唐之八司馬。陶公匡輔晉室。與郭汾陽不殊。梅陶謂其忠順勤勞。似孔明。良非虛譽。乃本傳中載。或云侃少時。漁雷澤。網得一梭。以挂于壁。有頃雷雨。自化為龍而去。又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聞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猶痛。比都督八州。據上流。擁強兵。潛有窺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云云。史臣因之。遂加悖矣之詆。復引夫子曰。人無求備。以為斯言之幸。嗚呼。此等紀載評論。何異於秦長脚。莫須有三字獄哉。使陶公而果有包藏

之心。則何以辭大將軍。何以季年不與朝權。何以未亡之前。欲繼位歸國。舉動光明若此。乃以意志之曖昧。誣之不能不為之稱屈矣。夫梭化為龍。事容或有。夢生八翼。未必盡誣。然此亦皆尋常之事耳。試問既稱之曰潛。則於何見之。深探之曰志。則於何知之。曰思折翼之祥。或代之思耶。抑陶公自思耶。陶公自思。何人窺見其思。若或人代思。其思何足為據。凡物將起。而人抑之。固衆所共見也。若意念之起。而自抑之。又豈衆所能見耶。此等之志與思。使陶公果有之。必不肯告人明矣。陶公不言。而人能窺之。豈理也耶。總之為此謗者。必庾亮之徒。亮以元舅之尊。拔膺下拜。反被嘲誚。則心懷之忿悒。何如。陶公甫亡。即表殺其子。豈非報復之明徵哉。史臣無識。從而采之。橫使忠臣被不忠之謗。豈不令人氣阻。唐王叔文王伾侍順宗於東宮。順宗既即位。甘盤舊學。擢在貴近。亦事之常。叔文與伾贊襄初政。首罷宮市。則卹民也。追陽城陸贄。則進賢也。拒韋臯之請兼兩川。則持大體也。辨劉闢之奸。則有遠識也。至欲奪宦官之兵權。尤是唐朝第一大事。不幸而順宗之疾不瘳。宦寺俱文珍等。遂起而與之為難。太子急欲得帝位。韋臯窺其意而請之。文珍迎其意而立之。于是八司馬敗矣。然求寔叔文伾之罪。無有也。乃加以陰謀秘計等語。是亦莫須有之獄也。鍛鍊周內。無瑕可摘。則以王伾之吳語。亦舉以為惡。夫以伾吳人。不許為吳語。豈晉人楚人。一仕于朝。即不得為晉楚

語耶。宦官以此為罪名。史官據此定罪。案豈不可恨。不然。八司馬中。陸質之經術。劉禹錫之詞章。柳宗元之文章。政事皆表表一時。憲宗豈真一無所見。特以文珍輩擁立之故。遂低首下心。一切任之。卒之劉闢果反。憲宗亦終弑于闔寺。馴至甘露之變。唐室遂以不振。八司馬雖含冤於九原。當不免竊笑於地下耳。後來賢如范文正公。已稱其枉。至我高宗純皇帝御論。亦辨白之。八司馬者。得後世賢相聖君為之昭雪。當可無遺憾矣。

陳卧子

少時讀明陳卧子先生制藝。心即儀其人。同治戊辰攝宰青浦縣。縣境所轄之廣富林。則公墓道在焉。粵寇之亂。祠堂被燬。宰木無存。余因捐俸集貲。重建祠宇。而以公同志夏考功父子配祠。既成。以公為高宗所獲。卹曾賜忠裕特謚者。遂詳請以公墓列入邑之祀典。春秋遣官致祭。總督馬公巡撫丁公會疏入奏。己巳之春。得旨報可。余因率同官親往致祭焉。考公一生文章政事風義炳若日星。殉節後子婦三世苦節。具見明德之遠。乃卒斬焉。無後。不能不有疑於天道。然公大節大名。昭垂宇內。亦不在子孫之有無也。公初生時。母夫人夢若龍者降室之東壁。蜿蜒有光。故名子龍。後與陸子玄同祈夢于忠肅祠。公夢負一虎。謂必風雲會合之意。子玄則忠肅授以瀋陽地圖一卷。亦意其當官於此地也。嗣公起義殉國。雖赴水

死猶懸其首於虎頭牌上。宛然虎負之象。而子玄以丁酉科場。竟流遼左。事皆奇徵。故余為公詳請崇祀文內。有曰。生有自來。風著蟠龍之瑞。死而後已。果符負虎之徵。蓋指此二事也。夏考功彝仲謚忠節。曾舉天下清官第一。子舍人完淳字存古。謚節愍。年十六遭國難。作大哀賦。論者謂不減庾信之哀江南。先後與公抗節死。公豹目蜷髮。又目上視為盼刀眼。與子忠肅同居。恒攬鏡曰。此頭終當為誰斫。子順治丁酉筮得明夷。五月遂遇難。明史于公傳書華亭人。而崇正三年南國賢書所列解元楊廷樞吳縣人。而公則署青浦縣學生。青浦于嘉靖時割華亭上海縣地所置。史特仍其舊貫而書之耳。楊廷樞字維斗。亦殉國難。

華亭縣分析攷

華亭古囂縣。地屬會稽郡。後改婁縣。屬吳郡。至唐始析崑山海鹽嘉興三縣地置華亭縣。而吳郡改蘇州。後唐同光年分蘇州置秀州。宋政和年又改為嘉禾郡。慶元年升為嘉興府。而華亭縣仍屬焉。元至元年分嘉興路置華亭府。復更名松江府。又析華亭縣為上海縣。明再析華亭上海縣地置青浦縣。本朝雍正二年復析華亭上海縣地置南匯縣。余五六年中。歷攝南匯青浦上海三縣事。寔則尚不出古之華亭一縣地也。嘉興府即古由拳城。後城陷為湖。今青浦縣之澱山湖是明萬厯朝築青浦縣其磚石皆撈于湖內之故城。由拳之陷而為湖。

疑不在秦時特載籍無可攷證余宰青浦時曾作峰泖蕙思圖秀水金蓮生鴻佳為題四絕句內一首云青龍鎮屬由拳地難得雙鳬集此間若以宦途今視昔花封依舊在鄉關亦指由拳故城而言青龍鎮吳孫權造戰船處今隸青浦

作官須明公罪私罪

合肥蒯蔗農觀察德標真誠篤寔古君子也督辦松滬釐捐總局余于丙寅冬奉李爵相委提調局務日夕共事最為契合觀察言爵相家居時門前有一大池冬日涸水取魚于池底起得四五寸土偶萬計人馬戈甲雕鏤精絕儼然如生哄傳遠近觀者日千百人不知何祥既爵相登第入詞館有以應之矣今乃知為弟兄總統師干削平羣盜之兆然水中之土何以能結成人物豈亦化工為之耶觀察嘗為余言作官者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無蓋求免公罪即是私罪矣余在青浦一夜城內有來報盜者余亟率壯勇往捕則盜已遁矣細察情形盜先以軟梯越牆入撬門行竊事主驚起大呼盜乃以刀嚇刺而開大門亡去故房門有撬損痕而大門無恙惟所失止洋銀一元錢五百文布衣數件計贓不逾贖事主之兄則現充縣役者也次日具補呈詞又稱是竊余曰已經勘明臨時行強何故不言盜乃囁嚅曰贓數無多不敢累本官得處分余大笑曰一行作吏已置升沈于度外矣爾不知失盜其責輕

諱盜其咎重我甯就公罪耳。卒申報之後一年六月限滿無獲。余得降一級調用處分。人以余為拘泥。余則謂級雖降而心無愧。乃愈于不降級者。後讀陸清獻公年譜。在靈壽縣時。一宦家失盜。吏白申文內不當用強劫字。先生不欲以隱忍含糊。竟以劫盜報。郡守恐其累已。捉吏痛責。先生不為動。未幾獲盜。將成獄。而中丞不欲上聞。命改為竊。郡守急傳諭奉行。先生甯以誠去官。不欲以偽居位。卒不改云云。余事有與暗合者。則觀察私罪不可有之說。啟之也。

洋將之儒雅

英國總兵哇樂德克奉其國主之命駐防甯波。以保衛國之商旅。同治元年四月甯城之復。哇與有力。及九月中賊大隊攻撲甯郡。哇率洋兵五十人入城助守。出奇制勝。嗣綠頭勇滋事。哇復會同我官軍靖其難。為人恂恂儒雅。和衆而識大體。甯之官紳皆親愛之。十二月我軍之洋將買武勒攻紹興城中。礮死李帥所遣之德克碑。未來在紹之洋鎗隊無統帥。史士良觀察請哇往權代之。哇不可。曰我國法駐防官不能出百里外。觀察強之。其國之領事繙譯等官亦相為聳慝。哇乃以打鳥報其提督。而率衆行。蓋打鳥則可出百里矣。既至與賊戰大破之。俟德克碑至乃退。明年正月紹城克復。哇只因擅離汎地為其提督劾罷。甯人大感。

公籲留之不可。觀察與衆紳士籌商餽白金萬以爲贖。味不受。固與之。則曰：我國法。人臣不能受鄰國贈賄也。無已。則留二千金。以犒其軍士。曰：是從我與中國捍患者。其八千金斷斷卻之矣。臨別流涕。謂觀察曰：我與甯人相處久。承相愛。歸後雖死。亦不忘甯人。更有一言相告。洋鎗隊勇丁訓練已成。不可以賊平而遂撤之。留之不特以自衛。亦可備意外警。須切記之。遂揚帆去。余以其事啟閩李帥。帥復書謂此等舉動。中國士夫所難。不意得之島客。可勝欽佩云云。至今甯波人士言及。哇總兵者。未嘗不畢然思也。買忒勒法國人。受中國總兵官銜。臨陣奮不顧身。遂殞于紹興城下。頗讀華書。吳春泉刺史。冬日嘗往訪之。會北風大作。買執吳手曰：北風其涼。雨雪其雩。惠而好我。攜手同行。洋將也。而頗有中土儒將風流。

孫文靖公

金匱孫文靖公爾準字平叔。以翰林起家。歷官至閩浙總督。贈太子太師。入祀名宦祠。公負經濟才。任閩督。興利除弊。濬木蘭陂。溉田數萬頃。平臺灣。張丙之亂。善政指不勝屈。閩人至今德之。公身肥大。健啖。食鷄子及饅頭。可逾一百。嘗閱兵至泉州府。太守崇君福餽以饅首百。捲蒸百。一品鍋內雙鷄雙鴨。公盡食之。告人曰：我閱兵兩省。惟至泉州。乃得一飽耳。幼年身肥。夏日苦熱。則以大缸滿貯井水。身浸其中。僅露口鼻。以爲樂。十八歲時。自尊人廣西巡

撫署中歸道錢塘江。正遇秋汛大喜欲觀潮。放舟江心以俟。比潮至聞萬馬奔騰聲急出至鷁首視之舟人諫不聽立未定以為潮頭捲入江中會卒之間但覺浪壓肩背而過有千萬斤之重三四翻騰遂掀于江中若有人昇之起者一無所苦公自言素來短視受此大驚卒未識潮為何狀殊可笑也公生平以扶植善類自任巡撫安徽時安化陶文毅公澍為方伯文毅陞見論某官不法事聲色俱厲鬚髯翕張宣宗疑之密諭公履任後察其為人公密疏保舉奉硃批曰卿不可為其所愚又具疏力薦其賢文毅公遂獲大用薦督兩江為時名臣公之力也官閩臬時漳浦黃忠端公石齋先生墓旁地為豪家所佔子孫力弱與爭不勝一夕天大雷雨偏山上下皆墳起成黃山字無慮數千萬豪大驚叩首還之公有詩紀其事于泰雲堂詩集中督閩後遂以忠端公之理學忠義奏請崇祀文廟兩廡得俞旨焉

姚菩薩

余師仁和姚平泉先生諱光晉道光乙酉舉人以句股算術受知儀徵阮文達相國八試禮部不第與修一統志得知縣先生不樂吏職改授教諭歸年七十餘始選上虞縣教諭訓諸生以經義每歲科試他廣文于新進諸生斷斷如也惟先生獨否故虞人雖婦人孺子無不知先生之賢者每言及不稱其官輒曰姚菩薩云先生于咸豐甲寅正月夢至一處四山若

立壁上有瀑布。屈曲下流。有老僧出迎。屬先生坐片石上。醒而異之。不識何處。因繪一夢遊圖。賦詩志之。是年夏。到上虞。聞仙姑洞有瀑布。往遊焉。則依然夢境也。乃自謂前生為此山老衲。復繪一獨立圖。自題其上云。了。他過去因緣。偶然遊戲。還我本來面目。自在逍遙。年八十一卒。卒之一日。忽有兩鐙自中門入。家人咸見之。詰問誰何。則無人焉。鐙亦遂不見。去。來有自菩薩之名。不虛得矣。先生博學工詩文。所著述甚富。惟瓶山草堂詩。曾刻以行世。此外尚有古文。摺逸周易貞字質疑。四裔年表。皆藏于家。庚辛之亂。付之劫灰。而詩版亦成煨燼。越十年辛未夏。先生甥俞陰甫太史。攜出所輯瓶山草堂集見示。文二卷。詩二卷。瑣談二卷。蓋止六卷。視原刻詩鈔。十之五六耳。因捐俸刻之。而以板仍歸之太史焉。

金岱峰

秀水金岱峰先生諱衍宗。嘉慶庚申舉人。與先伯雲伯公同年。官溫州府教授。咸豐己未重賦鹿鳴。其女孫為余家家婦。先生湛于經學。著述甚多。庚申之冬。無疾而卒。先數日自知死期。時避地臨安。命子孫屈期皆集。集後。令皆誦佛號。遂瞑目而逝。亦似前生由竺國來者。先生之六世從祖為忠節公。正希先生。明末在徽州。與其弟子江天乙舉義兵。敗被執。殉節於南京。公豐頤美鬚髯。而兩眉倒向。與陳卧子先生豹目上視。同為姑布家所謂凶相者。聞公

少時有一寡嫂將殉其夫。質諸公。公曰。千載一時也。及授命時。江天乙大呼公曰。此千載一時也。蓋其嫂歿之日。即江生之日云。公之曾孫檜門先生諱德煥。狀元及第。官至總憲。即岱峰先生之曾祖也。

觸忌諱

淳中丞德巡撫浙江時。御下嚴。吏胥恨之。于元旦日。投淳安德清烏程歸安四縣文書。登號則淳德烏歸四字並列。蓋以歸字之音同龜耳。中丞覺之大怒。皆予重責。自此烏程歸安二縣祇稱程安矣。偶閱南宋龔明之中吳紀聞。內載孫彥文郎中。好以俗下語為詩文。秦師垣生於臘月二十五日。孫獻壽詩云。面臉丹如朱頂鶴。髭髯長似綠毛龜。欲知相府生辰日。此是人間祭竈時。檜甚喜之。是在宋時。不特龜之號不忌。即二十五日送竈之鄙諺亦無之矣。使施此詩于今日。其不遭詬怒者幾希。

壽春亭之詼諧

諸暨壽春亭先生于敏。嘉慶庚午舉人。道光年間。官湯溪縣訓導。時八十餘歲。人極和藹。健飲啖。健步。所到之處。人爭迎之。老稚婦女。無不識壽老師也。年逾九十。視聽不衰。歷任督學使者。皆引重之。故不麗于計典。先生善談。尤喜詼諧。同寮中坐無車。公不樂也。向來府試監

場例留校官二人皆以命年力强壯者為便于稽察之故故先生從未監場頗以為歉咸豐紀元太守和君齡府試忽以命先生先生大喜向上揖謝曰太尊知我尚屬有用之材不是全廢之物眾皆失笑于是端坐堂上者竟日不稍跛倚時先生已九十二歲人咸服其精神之健焉會同僚公宴余與府教授蕭山蔡二風強先生飲酒食肉進以巨觥則侑以肉一大臠先生盡三十餘觥起而笑曰昔孔子厄于陳蔡飢欲死今我厄于陳蔡飽欲死古今人真不相及也眾俱粲然

李善蘭星命論

余最不信星命推步之說以為一時生一人一日當生十二人以歲計之則有四千三百二十人以一甲子計之止有二十五萬九千二百人而已今祇一大郡以計其戶口之數已不下數十萬人如咸豐十年杭州府一城八十萬人則舉天下之大自王公大人以至小民何啻億萬萬人則生時同者必不少矣其間王公大人始生之時必有庶民同時而生者又何貴賤貧富之不同也每舉是說以詰談星命者多不能答近見海甯李善蘭所作星命論尤為暢快其略謂大撓造甲子不過紀日而已並不紀年月與時也亦無所謂五行生剋也其並紀年月與時且以五行配之皆起于後代古人並無此意也而術士專以五行之生剋判人一生之休咎果

可信乎。且五行肇見于洪範。不過言其功用而已。言其性味而已。初不言其生剋也。是于支之配五行。本非古人之意矣。而謂人之一生。可據此而定。是何言與。至五星偕地球同繞日。而各不相關。夫五星與地球且不相關。況地球上之一人。而謂某星至某宮主吉。某星至某宮主凶。此何異浙江之人在浙江巡撫治下。他省之巡撫。于浙江無涉也。今試謂之曰。某巡撫移節某省。于爾大吉。某巡撫移節某省。于爾大凶。有不笑其荒誕者乎。五星之推命。何以異是乎。其論真屬透闢。足以啟發惑溺。與余所見正合。然此特論其理耳。世之窮民遊土。藉此以糊其口者。幾千人矣。若明著其論。則將盡無告者而飢死之。亦非仁人之用心矣。存而不論可也。

歲陽月陽月名解

爾雅歲陽歲名。月陽月名。於博正者。往往用之。然每不得其解。人或詢之。則瞠莫對。屢致譏誚。第歲陽歲名。郭景純雖無註。而註見於鴻烈解。月陽月名。郭僅註月名正九十三月。餘俱無註。令人莫可探索。近見明人葉秉敬所解。頗為詳晰。因並錄之以詔學者。

歲陽郭景純無註太歲在甲。曰闕逢。萬物鋒芒欲出。擁遏未通。在乙。曰旃蒙。萬物遇蒙甲而出。在丙。曰柔兆。萬物生枝葉。在丁。曰強圉。萬物剛盛。在戊。曰著雍。位在中央。萬物繁養四方。在己。曰屠維。萬物各成其性。屬別維離也。在庚。曰上章。陰氣

上升萬在辛曰重光萬物就成在壬曰玄點萬物終包在癸曰昭陽陽氣始萌

歲名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格起萬物在卯曰單闕單闕止陽氣盡止也在辰曰執徐執徐

歲舒而物在巳曰大荒落荒大布貌在午曰敦牂敦牂在未曰協洽協洽萬物合言陰在申曰

涇灘涇大灘備萬物在酉曰作噩作噩在戌曰閭茂閭茂在亥曰大淵獻大淵獻

伏以迎陽在子曰困敦困敦在丑曰赤奮若赤奮若

月陽郭無註在甲曰畢畢在乙曰橘橘在丙曰脩脩在丁曰圉圉在戊曰厲厲在己曰

命不可改易之謂在丙曰脩脩在丁曰圉圉在戊曰厲厲在己曰

則屬者即磨之屬也在己曰則則在庚曰室室在辛曰塞塞在壬曰終終

乃云室者蓋以陽氣舒發中得之也在辛曰塞塞在壬曰終終

得此終即在癸曰極極在甲曰

始之端也在癸曰極極在甲曰

月名郭無註正月為正二月為如

口二月為三月為病四月為余

生氣之五月為畢

之舒也五月為畢

最四月為五月為畢

遠而高。六月為旦。且古短字。萬物之凡也。後世借為發語。辭七野。又語助。辭子余。七月為相。息亮切。視也。助也。七月物成。造八月為壯。壯盛大也。壯極則衰。故在九月為玄。郭註國語。化于此。若目視之。而手助之。八月為壯。壯盛大也。壯極則衰。故在九月為玄。郭註國語。月是也。高誘註閏茂。十月為陽。郭註純陽用事。嫌于十一月為辜。說文曰。辜也。自新義十一月舊物收藏。為藏。即玄字之義。十月為陽。郭註純陽用事。嫌于十一月為辜。說文曰。辜也。自新義十一月舊物收藏。有更新。十二月為涂。說文水名。出益州牧靡南山西北入滬。此之端矣。十二月為涂。說文水名。出益州牧靡南山西北入滬。此

三十六禽之相配

世以十二支配十二肖。由來久矣。殊不知古人一支有三禽。蓋取六甲之數。式經所用也。支合三禽。故稱三十六禽。三禽于一時之中。分朝畫暮。則取乎氣之盛衰焉。子朝為雞。畫為鼠。暮為伏翼。丑朝為牛。畫為蟹。暮為鼈。寅朝為狸。畫為豹。暮為虎。卯朝為鴛。畫為兔。暮為貉。辰朝為龍。畫為蛟。暮為魚。巳朝為螭。畫為蚯蚓。暮為蛇。午朝為鹿。畫為馬。暮為獐。未朝為羊。畫為鷹。暮為鴈。申朝為貓。畫為猴。暮為猓。酉朝為雉。畫為雞。暮為鳥。戌朝為狗。畫為狼。暮為豺。亥朝為豕。畫為獾。暮為豬。此等皆上應天星。下屬年命。三十六禽。各作方位。為禽蟲之長。領三百六十。而倍之。至三十六百。並配五行。皆相貫領云云。見隋人蕭吉所撰五行大義內。吉書在唐。呂才宋子平之先。不知何時。乃專用十二禽也。

庸閒齋筆記卷八

海昌陳其元子莊著

李廣遺裔之蕃昌

司馬遷與李陵善。陵生降。墮其家聲。故史記于其祖李廣之有功。不俟三致意焉。後人遂以廣殺降。致族滅之報。其寔廣之十六世孫焉。在晉。霸有秦涼。及虜國人謚曰武昭王。又七世至唐高祖。遂有天下。子孫相傳三百年。國祚與漢相等。陵之子孫。至唐為蔓黠斯稱可汗。君于漠北。亦垂百年。是廣遺裔之蕃盛昌熾。遠勝衛霍。杜甫詩。李廣無功緣數奇。奇于生前。而昌于身後。廣固無遺憾。遷亦不必代抱不平矣。

古人姓字因避諱改稱

古人姓字。因避後世帝王之諱。易以他音。而尋復原稱。亦有終不能復者。漢明帝諱莊。呼莊子為嚴子。莊助為嚴助。今復為莊子。莊助矣。而莊光之為嚴光。至今不改。唐高祖諱淵。呼淵明為泉明。景祖諱虎。呼虎林為武林。今泉明復為淵明。而虎林之為武林。至今不易。鮑昭本名照。以避武后諱。唐人書之。去下火字。只用昭字。後世但知鮑昭。不復知有鮑照。甚至有以鮑昭鮑照為兩人者。他若筆畫沿訛。遂致音義俱失。如孫傳庭之訛為傳庭。稍加攷核者。咸

知之而皇甫暉之誤為皇甫暉。即素稱淹博者亦未嘗不忽略也。

蒙古狀元

順治九年壬辰十二年乙未均分滿漢榜。壬辰科漢狀元鄒忠倚。滿狀元麻勒吉。乙未漢狀元史大成。滿狀元圖爾宸。嗣後不分漢滿榜。則滿人無狀元至同治乙丑科。崇公綺始以蒙古人得大魁。海內豔稱之。

崔府君著靈異于宋高孝兩朝

世俗豔稱泥馬渡康王事。杭州白馬廟巷有白馬廟。所祀之神。即此馬也。馬作人象。垂旒秉圭。稱白馬明王。攷宋人張湜雲谷雜編所載。靖康元年冬。高宗發京師。將至幹離不軍前議事。及至磁州。州有崔府君祠。府君或云唐人。其名不傳。或云乃漢後崔子玉也。封嘉應侯。號應王。上至州人擁神馬。謂應王出迎。守臣宗澤請上謁其廟。上謁廟出。磁人力請上無北去。乃還泊于相州。明年遂即大位。初無泥馬渡江之事也。再孝宗本生母張夫人。一夕夢絳衣人自言崔府君。擁一羊謂之曰。以此為識。已而有娠。及孝宗誕育之際。赤光照天。室中如晝。時秀王方為秀州嘉興縣丞。郡人皆以丞解遭火。久之方知為張夫人免身。是歲丁未。其屬為羊。又有前夢之兆。故孝宗小字為羊。是崔府君寔著靈於高孝兩朝。而顧舍之祀白馬何。

耶。

廟鬼慢神

杭人崇尚鬼神。每廟之神。必撰其姓名。尊以官爵。在廟從事之人。皆里中好事者。號曰廟鬼。道光己丑。余在外家讀書。居十五奎巷。巷中有施將軍廟。即宋殿前小校尉秦檜者也。是廟香火頗盛。遂有積資將欲賽會。而苦神之官爵不高。廟鬼乃遣人齎三百金。至江西張真人府。為神捐一伯爵。得請之後。乃大行出會。極儀從臺閣之盛。計所費千金有餘。他廟之鬼。皆嘖嘖稱羨。不置。白馬明王亦曾出會。本有王封。故儀衛烜赫。神無姓名。撰為趙駿二字。所過之廟。皆以愚弟帖拜之。乃拜至一社廟。其神為宋康王。于是康王廟鬼噪而出曰。爾王乃我王所乘騎者。安得稱弟。無禮若此。應行議罰。旁人為講解始免。又出神會時。遇他廟之神。爵高于本廟者。則多人擁神輿。疾趨過之。謂之搶駕。云以示敬。五月中。關侯出會。會中人以侯已封協天大帝。其尊無對。雖過宗陽宮。亦不搶駕。宗陽宮所祀為玉帝。向來各神過。無不搶駕者。此居獨否。廟鬼恥之。乃連夜塑一諸葛武侯像。坐于廟門口。比會前導至。止。則遣人迎詰曰。君侯未奉將令。何往。于是隨從之廟鬼。相顧色駭曰。軍師在此。不能不搶駕矣。大抵廟鬼所本。皆小說家言。慢神不經。荒誕無理。真令人捧腹。至關侯手中之扇。款落雲長二兄大

人屬。愚弟諸葛亮書以及王極紫微頓首。愚妹觀音大士檢衽等帖。姑無論矣。

重宋板書之無謂

今人重宋板書。不惜千金數百金。購得一部。則什襲藏之。不特不輕示人。即自己亦不忍數繙閱也。余每竊笑其癡。崑山令王鼎臣刺史定安。酷有是癖。嘗買得宋槧孟子。舉以誇余。余請一睹。則先負一櫝出。櫝啟中藏一楠木匣。開匣乃見書。書紙墨亦古。所刊字畫。究無異于今之監本。余問之曰。請此可增長智慧乎。曰不能。可較別本多記數行乎。曰亦不能。余笑曰。然則不如仍讀我監本。何必費百倍之錢購此也。王恚曰。君非解人。不可共君賞鑑。急收弃之。余大笑去。近觀雲谷雜記。記東坡先生云。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衆。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予少時前輩。皆不敢輕改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莊子云。用志不分。乃疑于神。此與易陰疑于陽。禮使人疑汝于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凝云云。又記東坡集誤以幕客作慕容。銀筆之僻。作銀筆之譬。從容作從客。江表作士表。李密作孝密。諸本皆然。遂至于不可讀。坡集艱得善本如此。此張湜之說也。東坡在北宋。所言如彼。張湜在南宋。所言若此。是當兩宋之時。善本已自難得。今人于宋板書。不察臧否。一概珍之貴之。豈不過哉。

海忠介手植梅樹

安徽當塗縣舉人孫登年家有海忠介公手植梅樹壁上猶存忠介詩石刻咸豐年粵寇之亂府城夷為平地此梅恐不存矣

官方與生事之關係

世宗憲皇帝設立各官養廉銀所以保全服官者之操守也今佐貳等廉尚全給稍知自愛者均藉此銀以恪守官方獨州縣官之廉上官每扣以為攤捐各項之用署事者僅領半廉一經扣存所得無幾非從前立法之意矣昔宋賈黯以廷試第一往謝杜祁公公無他語獨以生事有無為問賈退謂其門下客曰黯以鄙文魁天下而謝公公不問而獨在于生事豈以黯為無取耶公聞而言曰凡人無生事雖多顯官亦不能不俯仰由是進退多輕今賈君名在第一則其學不問可知其為顯官則又不問可知衍獨懼其生事不足以致進退之輕而不得行其志焉何怪之有賈為之歎服司馬溫公為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或不悟而問之公曰倘衣食不足安肯為朝廷而輕去就耶二公惟灼見人情如此此其所以為宋之良相哉

盧畢二公之愛才

韓朝宗思復之子也。其平生無顯顯可見之跡。惟喜識拔後進。為荊州刺史日。因李白投書。有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之語。因是韓荊州之名。藉藉至今。究竟當日。白受荊州之存注與否。不可知。而荊州遂人以文傳矣。我朝愛客禮士者。惟德州盧雅雨都轉。蘇州畢秋帆制府。一時士之奔趨其幕府者。如水赴壑。大都各得其意以去。然二公晚節均凌替。不知天下後世有引重之若荊州者否。都轉之孫文肅相國。克振家聲。制府則後人偃蹇殊甚。同治辛未。余遊靈巖山。經其墓道。不禁為之感喟云。

今時之桃花源

同治戊辰冬十一月。余在青浦。赴章練塘。勘爭蕩田案。歸途颶風大作。舟在蕩中顛簸不可泊。乃沿湖濬行。又被風吹向蘆葦中。篙舫無所施。任其飄泛。良久見一小港。遂努力循之。入里許。遇叢莽而淺。因繫纜焉。隨從之船皆四散不可覓。風稍定。夕陽且啣山。舟人方理篷索。余視灘際有小徑。攝衣而登。行數十步。田疇綺錯。麥已萌芽。野鳥飲啄于隴畔。見人不驚。隨膝左右。更數百步。得一橋。過橋升高岸。靚炊烟數縷。起木末。縱步赴之。約又里餘。抵一村。屋多茅茨。編槿為界。計十餘家。稻堆在場。如比如櫛。高下不一。男子春榆。婦人織紉。皆熙熙有自得之色。顧見不速客至。鷄飛于梁。犬吠于門。數人雜然問客。舟避風至此耶。余應曰然。

因詢以此地去縣幾里。皆相顧曰：「不知也。」詢其何以不知。則曰：「我等皆佃人田者。家無賦稅。又不負租。何緣入城？」指一老者曰：「此人數十年前。曾經到過城者。言未既。老者亦拄杖至前。曰：『客自城中至此耶？』因言年二十餘時。為道光三年。以水災。曾偕里甲至城一次。彼時巨浸滔天。附舟至縣。往返二日。亦不能記其里數。屈指計之。將五十年矣。因問城中此時較之昔年。當益繁盛乎。余曰：『兵燹之後。徧地瓦礫。所有房屋。十存一二。休養生息。不知何日方復舊觀耳。』老者聞之。亦復悵然。顧謂諸人曰：『今生不更作入城想矣。』因言粵逆肆擾時。村人將橋拔斷。河中均釘木樁。是以三年中。賊未嘗到。兼之年歲豐稔。租賦蠲免。閭里宴然。無異承平時。寔不知城中遭此大劫也。言訖。方欲邀余入室獻茶。適從者尋至。天已昏黑。遂辭之。徐步而歸。村人送至橋畔。乃返。究亦不識余為何人。余沿路歎息。謂此亦今時之桃花源也。」

獨處山村四十年之婦人

明末張獻忠踞蜀。肆行殺掠。江津縣民戚承勛。與妻廖氏居于山村。賊鋒驟將及。承勛謀挈家亡去。廖氏以荏弱懼不免。誓以身殉。謀未定。見前村火起。知賊至。遂脫身走。氏杜門待盡。而賊顧不入。惟鄰里付一炬矣。氏獨處歲餘。食將盡。幸甕中剩餘穀粒。取以播種。歲收所入。饒有餘糧。惟衣履穿敝。無可購。覓爰葺卉服。以度寒暑。如是者四十年。承勛逃入滇中。復

娶妻生子。年已六旬。囊橐稍裕。思歸故鄉。時天下承平。江津縣已成聚。承勛至邑。訪其里居。人無知者。遂獨往求之。未至村十里餘。則叢莽塞徑。久無人迹。不得已集衆伐木。開道而進。竭蹶兩日。乃抵其村。灌木野竹。遮蔽道路。大樹自屋中出。亭亭若蓋。乃揮衆持斧。爰蘿以入。忽聞倚樓內人問曰。爾等何人。擅入我室。驟聞大驚。戚乃厲聲應之曰。我此屋主人戚承勛也。氏窺視良久。哭曰。果我夫也。遂自樓下。頭如蓬葆。面目黎黑。草衣毳毼。殊不類人。承勛審諦既真。乃相抱長慟。歷述難後事。又各大喜。同行之人聞之。亦共驚喜相慰。于是相挈至縣洗沐。更易衣服。復至滇迎其家而共處焉。夫婦皆年逾九十卒。江津人至今傳為盛事。夫守節尚不難。難獨處榛莽中四十年。蛇虎不害。疾癘不侵。完其節以待夫之至。又得共享昇平三十載。是非天之哀其志。而默相成就之不至此。

律例之精微

家叔祖仲山先生嘗言。近人詩文製器。均不如古。惟有三事遠勝古人。一律例之細也。一弈藝之工也。一審器之精也。余于博奕不肯用心。審物不甚措意。獨律例則數年州縣。頗能極思研慮。而歎其準情酌理。湊乎精微。平衡至當。真非古人所能盡也。試舉一事言之。在青浦。凡七寶鄉人。獲送一拒捕傷事主之賊。蓋鄉人家有布機布。已織成尚未取下。有遠鄰人窺

見之夜入其室。取剪剪布。鄉人聞聲起逐。賊棄布而走。追至河畔。賊下水逸。事王亦泅水執之。賊惶遽。以刀畫其臂。皮破而手不釋。遂就擒。事主之狀曰。賊以刀傷之。賊則謂並未帶刀。乃是機上主人之剪耳。余驗其傷。是刀非剪。明甚。而賊堅稱是剪。非刃加之刑嚇。矢口不移。事主則必欲寔其為刃。並聲稱若不審定。是刃傷。渠必上控云云。蓋賊因攜刃傷罪重。思避重而就輕。事主則恨賊欲置之死地。故不肯遷就其辭。而認為剪也。余飭差吊取其剪。比對傷痕。寔屬不符。而賊刃則無有。訊之事主及鄉里。皆云刃經賊擲之河中。撈不可得。余因令事主及里鄰各具刃傷切結。以衆供確鑿定案。事主等均允服而退。獨賊痛哭不已。謂生平未慣行竊。此是第一次。懇求寬釋等情。余置若不聞。促令收禁。是案遂結矣。比解府時。賊又哭求。謂是剪非刃。余笑曰。事主已救汝命。汝何以自欲尋死乎。查例載。賊未入手而拒捕者。絞監候。逾年則減等。賊已入手而拒捕者。絞決。歸于情寔而不減等。此案布尚未剪下。則賊未入手也。若攜事主之剪。則賊已入手矣。汝何必欲賊之入手乎。乃悟而叩頭去。然余嘗舉是案以詢人人。皆謂刃重而剪輕。告以例意。乃復恍然。此真是例之細處。若使爾等事主曉此例。則必附會賊之詞而置之死地矣。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鐘表上羅馬字

鐘表上記時辰之洋字。乃是羅馬國書。一點鐘則一字也。二點鐘則二字也。以次遞推至十二而止。此是字而非中國之所謂碼子者。

僧尼穢迹

同治癸酉。吳縣之海宏寺僧。與益壽庵尼。經人控其姦私。邑令高君碧湄。訊得寔。僧鞭一百。遞解回籍。尼則勒令即還俗。寺與庵均封閉入官。寺改為管糧通判署。庵改為清糧公局。數百年琳宮梵宇。一旦毀于淫汙僧尼之手。可為慨歎。聞尚有牽涉高君不復追究。嗟乎。婦女入廟燒香。久著明禁。奈何甘于犯禁。復市穢聲。誠何心哉。

糊塗官

福建有秦某者。官莆田令。正月。署中宴客演劇。至雷峰塔許仙合鉢事。秦忽大怒。呼吏執許仙下堂。答之。僮人訴曰。某戲子。非許仙也。秦曰。吾原知爾戲子。若真許仙。則答死矣。一時傳以為笑。江蘇同官某者。攝太倉一令。方審案。突有一人上堂呼冤。訴子業剃頭而忤逆者。某以瀆擾。叱令驅出。案畢退堂。忽憶有剃頭父呈忤逆事。即令役速將在署剃頭之人縛至。某一見大怒曰。爾奈何忤逆其父。叱令重責。至一百。其人昂首辨曰。小人寔係早年喪父者。某始恍然。滿堂書役皆匿笑而散。因記黔中苗人稱天子為京裏老皇帝。稱大小官府皆曰皇。

帝其私稱官府則曰矇。粵西徭人稱官府曰瞎。矇瞎之稱殆春秋一字之褒與。竊謂若二君真當之而無愧者也。又聞有北人任淮安令。民有控鷄姦者。訴曰。將男作女。官不解其故。叱曰。江南下雨。與爾江北何干。衆為哄堂大笑。既詢知其故。乃為判斷。此則語音之誤。非公之倫矣。

夢閱場屋文

海鹽徐小雲鴻臚用儀。初官戶部主事。困于場屋。咸豐乙卯鄉試。與錢子密吏部應溥同寓。場事畢。錢索閱其文。小雲以屢次被落。心志甚灰。不復默出。固索固弗與。一日錢笑謂之曰。子文新不與吾閱。今吾乃熟誦子之文矣。因默背其起講。提比無一字誤。小雲大驚。固詢固勿告。索盛享。允之。乃言曰。吾前夕夢至一處。宮闕巍峩。大殿上設公座五。氣象森嚴。吾不敢登。其對面一殿。亦有公座三。座上人皆絳衣紗帽。前朝服色。若閱卷熟。吾因歷階而升。潛從其後。窺之。見中座者手取一卷。卷面則君之姓名也。閱卷執卷吟哦。吾亦將君文強記之。閱竟。見取筆圈點訖。乃反其卷面上批曰。第八名。忽回顧見吾。詢曰。爾何人。答曰。亦鄉試者。則曰。爾不中。指門外一處曰。爾之卷在彼。吾因下階至其處。見卷皆以紅紙束之。方欲取卷。突有數人叱曰。爾安得竊視。吾因指殿上者曰。是伊等命我來。其人曰。爾不必閱。將來自當送。

與爾閱也。遽揮吾出。遂醒。醒而君文歷歷在目。君必售矣。比榜發。子雲果中式第八名。校勘試卷。圈點與錢夢中所見者無異。錢則挑取謄錄其卷。由禮部咨送吏部。果是送來閱者。亦奇矣哉。小雲之弟次雲。為余姪婦。咸豐己未鄉試。第三場病甚。不能入試。乃頭場文已中解元。因少一場。不能取錄。主司極為惋惜。刊其文于闈墨後焉。子密夢事。其姪伯聲太守為余言如是。

姓之變更

今世之姓。代有變更。如我海甯陳氏之出于高也。聖祖皇帝以文簡相國奏辯知之。至高宗皇帝。遂命文勤相國與漢軍高文良公聯族誼焉。嘉興錢文端公及擇石宗伯本姓何。近日合肥李相國本姓許。則人知之者鮮矣。然由海甯陳氏復承異姓者。如杭州張簡松先生雲璈及道光丙午舉人戴陳常皆是。幼時常記先大夫言嘉慶年間。需次東河。遇南河河道總督司馬公。自言是海甯陳氏。于康熙初年。承外祖姓。為司馬氏。呼先大父為姪。余檢之宗譜。此一支竟無從攷。今并公之籍貫而忘之。將來更不可攷矣。至取異姓為後者。蘇州吳修撰信中。係給諫王崧遊幕廣東。途中所收養者。修撰狀元及第歸。給諫乃告之。俾迎養其母。人稱給諫之盛德。又聞乾隆時某相國。其封翁官石門少尉。乞養民家子。帶歸後。公以狀元提

督浙江學政。遣訪其家。止有一兄為朽工。餬口。人勸之往。則曰。彼自為學政。我自為泥水耳。人咸歎此人之高致為不可及。

西國近事彙編

外國之新報。即中國之邸抄也。閱之可得各國之情形。即可知天下之大局。馮竹儒觀察。今美國人金楷理口譯之。歷城蔡錫齡筆述之。彙為一冊。名曰西國近事彙編。誠留心世事之學也。余摘錄其事之有關係中外之大計者若干條。登之于左。

俄國太子以德意志國之強也而深惡之。然亦無可制之也。故欲與之和。以為利焉。按德意志即布

布世子朝于俄都。俄王易布國衣冠。郊迎五十里。館于別宮。酌酒上壽。布世子避席舉手謝。復以巨觴觴俄王。酒酣情洽。攜手同步。度廊榭。入園亭。登樓倚檻。東指而言曰。俄前王于六十年前有法之師。而奧與貴國皆有勞焉。去年師舟之戰。大功克成。席捲餘威。震于列國。格士丹城之會約。載歐洲諸王。如有事侵掠。謀并吞者。二國共擊之用。能邊警無聞。與民休息。俾海隅蒼生。得享承平之福者。皆賢王之德。世子之功也。世子遜謝而對曰。西洋諸國。俄為大。倘蒙加惠鄰封。共成此志。則受賜多矣。願大王無忘此言。拜辭而出。

英國新報述瑞典國之新報曰。布虎狼之國也。非盡天下之地。臣各國之王。其意不謬。八年前奧國助布國取丹麥國之地。布已取地。即舉兵攻之。今奧國無權聽布國之命矣。六年前布攻奧之時。法國不助奧國。所以布得勝而強。二年前布國攻法國。亦取其地。而英國與俄國未嘗助法國也。後俄國駛兵船于黑海。英國惡之。然俄國之有兵船于黑海。布是許之。是俄受布之惠也。布日強矣。不數年後。俄布兩國必有戰爭之事。俄國敗而布國更强矣。當今之計。莫如各國連和以拒布。或可免滅亡之禍也。

布王擬裁戰兵。議員德爾伯克曰。增之不暇。何減也。自古敗亡之禍。多萌于全盛之時。何則。大捷之後。其氣必驕。驕則懈。懈則無備。君垂裳以受質。臣拜手以歌功。或矜其謀。或負其勇。請田園市第宅。侈聲伎之樂。竭視聽之娛。方且謂兵強地廣。一世之雄也。金城湯池。萬世之業也。左顧右盼。以為無敵于天下。而孰知喪師失地者。積憤生慮。積慮生謀。擁訓練之兵。日伺其隙。待時而發。誓雪恥而甘心焉。以彼之憤。乘我之驕。其不致敗壞決裂。為天下笑者。幾何哉。我軍入法都。虜法王。法人之怨深矣。誓墨未乾。而餉銀緩納。悔約之情見矣。願王以法為戒。勿為所乘。則幸矣。

法德之戰。德屬拜宴國王。以師從累建殊勲。現稽兵籍。計戰歿者。武員一百六十二人。兵一

千五百九十七人。重傷者。武員二百六十一人。兵二萬五百九十八人。被擒者。武員二十二
人。兵一千零八十三人。逃者。武員二人。兵三千三百六十三人。失馬一千五百四十九匹。註
冊以上德王。王顧謂左右曰。甚矣。兵之不可輕用也。彼喪師失地者。骸骨積如邱山。肝腦塗
于原野。殺戮之慘。無論矣。即戰無不克。攻無不勝。如我軍之入法都。虜法王厥功甚偉。而按
軍籍以稽之。損折之數。人百而我亦十焉。此猶僅為戰陣言之也。當夫兩軍相搏。轉戰千里。
居民出走。倉皇避兵。呼號之聲。顛連之狀。真有耳不忍聞。目不忍睹者。哀此黎元。何辜一旦
罹茲鋒鏑也。自今以往。非衅啟鄰封。師先加我。而妄談兵事。爭尚武功者。罪之。

德國減境內賦稅。其制分上中下戶。以次遞減。田愈少者。則稅愈輕。又築書觀千楹。中建層
樓。方廣八百尺。以每歲稅餘。購各國古今書籍。藏貯其中。士人往觀。概不之禁。

法人署匿名榜于朝。以譏時政。意甚激昂。內議天津一事。其略曰。民教相毆。曲直姑置勿論。
而以華人二十顆頭顱。僅償一領事之命。猶以為未足。去年民叛其上。童婦操戈。官軍攻城。
互相屠戮。五萬眾蒼生之命。將欲何處索償耶。中國聽其傳教。而法君猶以保衛為言。意之
逐布之禁。何置若罔聞也。

法人會議曰。今之中國。非復十年前之中國矣。製造皆宗西法。而酌為變通。其林明敦鎗隊。

操演純熟者計六萬人。誠勁敵也。遇有兩國交涉事務。須揣度情理。毋與為難。

法國兵額日增。需餉甚鉅。兵部之費。倍于禮部。布人疑之。相臣畢士麻克乃致書于首領曰。大國一困于兵事。再困于叛民。內侮外侵。噫。甚矣。備為執事計。大兵之後。宜招集流亡。存卹孤寡。舒民困。則莫如蠲賦稅。釋鄰疑。則莫如裁戰兵。胡計不出此。惟增兵益餉。之是務哉。且國勢之強弱。視乎人。而不係乎兵力之多寡。法當十餘年前。兵額半近時。而用以伐奧國。則割壤城伐安南。則闢地千里。當是時也。席捲餘威。震于列國。小國屬焉。大國朝焉。莫不謂法之強。無敵于天下也。于是增郡兵。廣戍守。前歲以睚眦之怨。興問罪之師。以強伐弱。易與耳。乃一戰而敗于蔑士。再戰而敗于師丹。三戰而都城舉和議成矣。昔者之兵力半于今。而勝。今者兵力倍于昔。而敗。自強之道。或別有在與。更有請者。償款一千兆。期以三年。限逾半矣。而僅繳十之四。餘款尚鉅。今執事不綢繆于先事。而軍旅之是求。豈將以彈丸鋒刃。踴躍相償哉。外臣敢請。首領報之曰。欠繳鉅款。敢不尅期以償。來書諄諄。然以增兵益餉為言。敝邑已知罪矣。引咎不遑。何容置辯。第隱忍不言。罪戾更深。將何以釋猜嫌而承明教也。夫布王恩德。施于法者。厚矣。大矣。我有故地。布王復之。我有叛民。布王除之。我有逋負。布王緩之。此恩此德。苟有人心。宜何如圖報。敢萌異志。而蓄陰謀哉。境內額兵。所以稍增廣。而加訓練者。

良以餘燼重收國既內空鄰將來伐布之所與鄰之所取若不預為之備恐重以覆亡之禍
貽大國憂彈丸鋒刃之備則吾豈敢云云

英國武員改水雷之制創而新之曰魚雷度敵船之遠近運以電氣能自行水底以擊之試
以木筏信然頗自矜喜其僚友曰噫作法自弊矣我既用以攻人人亦用以攻我則新造數
十號鐵甲兵船恐不敷他國試魚雷之用耳

英美二國議員會議花旗船款于瑞士國美人曰當南北分爭時爾國不以輪舟轉售何至
焚我商船減我稅額且兵連禍結何至四年之久哉夫船款之應償無論矣他如稅額之所
虧餉需之所費苟不取諸大國則數百兆金錢之債將從何處索償哉英人不能對權擬約
藁請命于朝英王報可署券而歸君相次第慰勞曰先生休矣仍入議院視事如前決旬忽
召該員而責之曰所議者船款並無餉需稅額之是求也該員曰請命報可而後約成非敢
專也于是衆皆譁然曰誰主是議者君相默然而罷蓋約藁達于上院上院呈諸英相英相
未經啟視遽進英王王復置之內寢翌日漫報之曰可迨曉及已隔數旬矣因循誤事以致
莫可挽回識者于以下英政之衰

英駐上海領事默赫斯以事召回謁君相畢令赴講院數陳中國近事以廣見聞茲摘譯其

有關時事者二。一論中外之勢曰：在昔通商往來互市止于外口。自一千八百五十二年有粵東之盟，西商遂通于內地。事涉危疑，兩情相賊，紛然雜處垂三十年。利歸于西，怨起于華，永為相好之言，恐未可恃也。一論華英之交曰：風俗迥殊，異言異服，雖西士無相猜之意，而華人有非類之嫌。我國官商偶出，或車或徒，咸背指而連呼曰：「洋鬼子。」洋鬼子言之者自鳴得意，聞之者殊覺難堪。蠢茲村愚，取人以貌，猶其末也。曾見中國大臣出使外洋者，行趁輪船至堅，迅也不聞曰：「美哉舟乎！」但曰：「事機巧而已。」館以重樓，至華美也，不聞曰：「美哉室乎！」但曰：「事奢靡而已。」惡其人矣。復憎其物，安望其加惠遠人？久托宇下乎？寵之曰：「友邦。」稱之曰：「鄰國。」虛與委蛇，特時未可耳。其意以為勢似合而寔離，交似親而寔疏云。

英國舊臣保兒令當一千八百五十八年，曾為駐華使臣。茲刊舊時日記，流布歐洲。其略曰：中國之治民也，為道甚大，制禮甚嚴，統之以尊親，聯之以恩義，上下相維，不敢犯亦不忍犯。非若西國導民以利，徒以機械相傾，心思愈靈，風俗愈薄，紛紛然羣斥華人之愚，而不知華人正有以識其陋矣。

英新報有論時勢者曰：各國之志皆苦于用兵，惟防海備邊通商修好之是務。雖近歲布有破敵之功，法有行成之恥，而舊好克敦，不為己甚。和議既成，兵事旋解，此誠與民休息安養

無事之時也。鯨吞其志。蠶食其謀。所不可測者俄人耳。何則。俄之地倍諸大國。而財僅埒于次國。近膏腴之地。而不能全為己有也。且俄非不欲侈其西封。覬覦既久而不敢構難于歐洲者。祇以德奧新盟。相為唇齒。倘擅構兵端。勝負尚不可知。而況奧為之助乎。此俄之所以甘辭厚幣。結德國歡。而願為永好也。夫既不得志于西。必將逞之于東矣。印度物產富饒。商民輻輳。俄人久欲得之。而甘心。然必假道于華邊。以圖進取。現擬沿中國邊界。營造火輪車路。自滿洲而蒙古。而甘肅。輪路通則印度危。無印度是無英國也。我國必盟約歐洲。自西而牽制之。毋使滋蔓則幾矣。

又曰。俄人擬造火輪車路。以達滿洲蒙古。現遣其郡王暨世爵人員會議于境上。俄人詳察中國山川形勢。繪圖刊藏兵部。布人購之。與中國善本輿圖較。猶不若其縝密。而于邊省尤加詳焉。于陸路則形之曲直也。紆捷也。險阻平坦也。林木之疏密。谿山之高深也。于水則勢之順逆也。向背也。濶狹淺深也。島嶼之縈迴。灘港之出入也。某水某山。靡不撰說繪圖。瞭如指掌。夫然有以觀俄人之志矣。

俄王諭外部。函致駐華暨駐英使臣云。俄壤東界滿洲。西連印度。互市其間者。半係俄人。近歲稍展其界。使通商耳。初無他意也。鄰不加察。疑懼日深。遂目俄為虎狼之國。誣我甚矣。希

將此意咸使聞之。

英議院于放院時議明年稅務云。歷年各物所得之稅。皆日有所增。惟印度鴉片烟土稅。向得銀八百萬磅。茲漸減至六百萬磅。蓋以中國四川河南等處。廣種鴉粟。其製漸精。食之者亦漸廣。恐數年之後。將無稅可徵矣。

布王革教人掌各郡書院之例。從相臣畢士麻克之議也。其略曰。國勢之強弱。係乎民民心之邪正。視乎學。而學之從違。向背。則以蒙養為基。先入為主。自教人掌院之例興。四方之民。肄業于院者。耳染目濡。受其蠱惑。所聞如是。所見如是。所行亦如是。執迷不悟。久假不歸。知有教主。而不知有君上。誠人心風俗之大患也。夫人之于身也。無病則防之。有病則藥之。教人病國。獨不思所以去之。何明于治身。而昧于治國。與。請即禁令。專主改各郡書院。統于禮曹云云。布王復示禁通國各書院肄業諸生。有陰習教事者。逐之。意王欲毀羅馬城教會堂若干所。蓋天主教中會徒不少。每會分建總會堂一區。凡會中之長。皆居于此。以教王在羅馬城。便于朝見也。意王欲斥教人。而先毀其會堂。洵可謂正本清源。法良意美矣。而教王怒甚。諭其相臣曰。意大利國盲國也。王偽王也。溯會堂起建之始。已歷一千一百年。教人之往來。必于是。辨論必于是。耳目之所寄。一旦廢之。是聾瞽我也。于私圖則便矣。其如天下各國。

何

西國婚姻無禮教之防。凡男女相悅。父母允之。乃同往謁諸神甫。男曰。願為若夫。女曰。願為若婦。神甫雙執其手曰。無悔。曰。謹受教。遂偕歸而室家焉。現意王既還都羅馬。蔚然中興。教議院更定婚制。革教人主婚之例。由兩姓父母請于該管官。教主惡奪其權。而亦莫可如何也。

英阿爾蘭島伯而法斯城。耶穌教人與天主教人忿爭。各聚眾數千人。短衣巷戰。互皆殺傷。耶穌教人分為隊。升屋者數百人。飛瓦下擊。天主教人遂縱火焚之。烟焰燭天。歷三晝夜。火光中間風聲。鼓聲。戰鬪聲。號哭聲。椽瓦爆裂聲。車馳馬逐聲。鷄鳴犬吠聲。嘈嘈然一時畢集。本境巡捕一千四百五十人。馬步軍二千七百人。竟不能彈壓。馳告都省發兵鎮撫之。

美國首領擬減稅以勸耕。飭戶部查去年畿內賦稅正供。計英銀錢三百八十三兆。年終核對。用款尚存八十六兆。刻酌免三十六兆。其餘五十兆暫徵以償民項。茶稅每年例得銀錢二千萬元。現盡免之。並減各雜稅三千萬元。賦稅既輕。商民益富。自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六月

月

即中國同治十年

至七十二年五月

同治十一年

增造火輪車路七千五百英里。西一千八百七十二

年七月初三日。歐洲各國派員會議律法于倫敦。各處紳耆亦與焉。計會議者。日耳曼支派

如英德奧各國羅馬支派。如法蘭西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各國。共派員三十七人。有數人為刑司。數人為議員。數人為掌院。

土耳其王委政相臣。境內大治。布奧皆遣使與之修好。茲復上言曰。郡縣長吏俸錢太薄。是導貪也。宜遞增之。俄王遣其弟偕世爵大臣聘于土京。其大臣卡里拍沙致國王之意曰。敝邑褊小。介于大國之間。昔惟法人是賴。今敗于布。勢難復振。近聞俄布奧為伯靈之會。修王業于歐洲。倘邀三王之靈寵。徼惠敝邑。共敦永好。凡有征伐之事。敢不悉率。敢賦以從。

俄德奧三主會次。各稽本國軍籍。合三國之兵數。與歐洲各國相較。則國之大小。勢之強弱。見矣。俄國陸兵計一百三十六萬二千三十四人。所屬亞西亞境。可薩克兵。不與此數。馬計三十四萬四千七百六十匹。砲計二千零八十四尊。奧斯馬加國。陸兵計九十六萬三千零五十一人。馬計十三萬二千三百二十二匹。砲計一千四百二十二尊。德意志國。陸兵計一百零五萬二千五百零六人。而在籍聽調者。不與焉。馬計二十三萬九千三百二十四匹。砲計二千零二十二尊。法國。陸兵計五十萬五千五百三十七人。馬計十一萬三千九百三十九匹。砲計九百八十四尊。意國。陸兵計五十萬零一千九百九十七人。馬計四十三萬四百七十二匹。砲計七百二十尊。英國。陸兵計四十七萬零七百六十九人。馬計四萬二千八百

五十六匹砲計三百三十六尊。比國陸兵計九萬九千八百七十七人。馬計一萬二千零三十四匹。砲計一百二十尊。荷國陸兵計六萬六千七百六十四人。馬計八千五百匹。砲計一百零八尊。丹馬國陸兵計五萬一千八百七十二人。馬計九千三百八十四匹。砲計九十尊。土國陸兵計五十四萬五千九百三十八人。馬計六萬八千八百三十四匹。砲計七百三十二尊。西班牙陸兵計二十一萬六千九百九十四人。馬計三萬零二百五十二匹。砲計四百五十六尊。

俄人謂中國近畿各口守禦甚嚴。大沽口增築砲臺。駕克虜拍大砲六尊。並開垣道以通天津。十年前時。西船至此不易。今更因險設防。聲援相應。金湯之固。洵足資拱衛矣。

布報謂中國相臣大吏。近時譯閱新報。皆能深悉各國情形。知法國新敗。布國新合。奧懼內變。有分裂之虞。俄患內虛。惟農桑是務。英國之志。祇在通商。且與中國最親。他國亦願結中國。懽云云。

右所錄各條。皆關涉中外大局者。方今外國以俄布為強大。英則少懦矣。故其計畫亦以保守疆圉為亟。而俄布則願以不肯用兵自明。第英人謀國深遠。終為之備。雖然。當強鄰逼處之時。豈特英人當備己哉。有國家者。固宜深長慮也。

應敏齋精于折獄

折獄之難也。余前記三江營眼線證廣勇一案。以為眼線不足恃。然其所以必欲誣陷廣勇者。其故終不能明。今年在蘇。見應敏齋方伯。乃知方伯平反此獄。亦大費苦心。蓋廣勇解赴江甯之後。署制軍何公入吳鎮軍之言。必欲誅之。承審官孫觀察。將太守均悉其冤。而為線勇所恃。終不能決。方伯既將上海前後縣及江甯承審各官所得冤濫之意。一一剖陳。制軍始悟。令方伯再訊。訊之而事益明白。獨無如營弁執之堅。線勇又證之力。方伯乃謂之曰。若輩必不肯已。我將此案之寔在情形。一齊發露。後再訊。何如。于是懼而輸服。爰書乃定。蓋方伯赴甯時。先訪得砲船與賊戰敗時。一船弁勇盡死。其眼線之勇。並非本船之人。特營官思避處分而為之。冀獲數盜以自解。吳鎮軍初不之知。何制軍又安從知之。方伯研訊真情。復得將一船兵勇害盡之寔供。既兩得其情。故一斥之而立解也。方伯在廉訪任。遇有命盜案件。恒懼其枉靡。不悉心研鞫。州縣頗苦其駁詰。然獄少冤民矣。余嘗記其二事。一為上海縣案。先是蘇州婦。因避難攜其已嫁女至上海者。賊退後女不歸蘇。而另與一人為夫婦。即俗所謂姘頭也。婦利其資。而不之禁。如是者有年。婿在蘇不知也。久之。其人資罄。女出傭于巨室。以自給。然歸來則相處如故。又久之。婦以乏資。厭其人。遂聲言蘇婿來索。將挈女去。席捲

所有登舟。舟尚未發。婦適以故上岸。其人尋至。爰攜女共逃。婦歸。女失覓之。不得。乃欲詐巨室。謂其匿女。索擾久之。無所獲。忿而服鴆。片以往。毒發。遂斃。縣獄謂婦死緣婿索女。故女因姦致母自盡。科以死罪。獄上。公細詢其情。閱全案。無婿家一詞。疑之。乃密飭吳縣令提其婿。到則始終茫然。不知有是事。是婦自死于索詐矣。于是僅科女以姦罪完結。一為無錫盜案。屢承屢翻。而賊據鑿確。即發審局諸委員亦以為真盜也。公親提研訊。見事主則長而大盜。乃矮而小。究詰再四。事主但認賊為據。公因取賊衣反覆視之。遽呼事主前。指一馬褂曰。此汝之服耶。對曰然。即令衣之。乃短小甚。呼盜使服。則却稱其體盜。乃泣而呼曰。今日見青天矣。此固我之衣也。蓋無錫是年盜案層出一無破獲。捕役懼比。因獲一人。強之承。復囑事主強之認。冀道其青耳。後經事主歷歷供出。公大笑。重責捕役。而取一長大之馬褂。賜事主服去。曰。以後終當為爾得盜。毋代捕誣人也。公自言此二案。案情均在目前。承審官自不留心耳。敢矜以為神哉。

紅樓夢之貽禍

淫書以紅樓夢為最。蓋描摩癡男女情性。其字面絕不露一淫字。令人目想神遊。而意為之移。所謂大盜不操干矛也。豐潤丁雨生中丞巡撫江蘇時。嚴行禁止。而卒不能絕。則以文人

學士多好之之故。余弱冠時。讀書杭州。聞有某貴人女。明艷工詩。以醋嗜紅樓夢。致成瘵疾。當繇綴時。父母以是書貽禍。取投之火。女在牀。乃大哭曰。奈何燒殺我寶玉。遂死。杭州人傳以為笑。此書乃康熙年間江甯織造曹練亭之子雪芹所撰。練亭在官有賢聲。與江甯知府陳鵬年素不相得。及陳被陷。乃密疏薦之。人尤以為賢。至嘉慶年間。其曾孫曹勛以貧故入林清天理教。林為逆勛被誅。覆其宗世。以為撰是書之果報焉。

剖解屍骸驗病

同治壬申春。余在上海縣任。聞英國領事官某病卒。適因公事出城。過其門。見洋人聚集甚衆。以為送殮也。然外國例。死者不弔。因使人問之。則曰。領事以嗽疾死。醫士以為必嗽斷一筋所致。故剖其胸腹視之。人之聚觀以此也。向來外國人身死。若醫士不能悉其病源。則必剖割視之。察其病所在。乃筆之書。家人從不之阻。亦並無以為戚者。余閱南史沛郡唐賜飲比村唐氏酒。還得病。吐蠱二十餘物。賜妻張從賜臨終言。剖驗五臟。悉皆糜碎。尚書顧覲之議。張忍行剖腹。子嗣又不禁止。論母子棄市。劉勰爭之不能得。詔如覲之議。垂為科例。由外國觀之。張氏母子。豈非冤死哉。

盜案被誣

桐鄉沈茂亭司馬寶樾。早歲乏嗣。而好施不倦。晚年得二子。人稱作善之報。嘗為余言。伊叔曉滄先生炳垣。作令時。因公赴省。會發審局有盜案未承。太守命往鞫之。盜一見先生。即呼曰。公非曾任新陽縣之沈青天乎。曰然。則哭曰。吾家門首堆積稻草。不知何時人以摺匣藏吾堆中。今官以搶劫摺差指匣為憑。入吾死罪。夫吾果為盜。搶得摺匣。當藏之家中。即不然。亦且燬以滅迹。安有置之門外草中。示人共見之理。先生研訊再四。知為被誣。即白之太守。請為昭雪。太守以原問官張某持之堅。不肯置力。第曰。子能平反斯獄甚善。然嗣後不得真盜。當惟君是問。先生遂謝去。不復再審。越一年。先生在蘇。適當午飯。有僕人自外至。曰。今日市中決囚。搶摺差之盜犯已正法矣。先生聞言。不覺吐飯滿地。次日乃知是日張某亦當午飯。忽無故立起大呼。撲地死。

償債豬

茂亭又言渠鄉富人。精于權算。有鄉人某借錢十二千。已還而忘未取約。遂重索之。某不得已。即再還之。越十餘年。富人死。而某家生一豬。甚肥腩。將宰而貨其肉。是夕屠人某夢富人哀訴云。我不合重收某家錢十二千。冥謫為豬。償其債。明日請君往殺之。豬白質而黑章者。即我也。乞君勿殺。而告我家。往贖之。感且不朽。次日某果邀屠殺豬。屠至驗其豬之毛色。果

信遂不肯殺某觸前事。忽且喜。即牽豬呼其名而誚之。豬人立而啼。某大驚撲地。病月餘始愈。傳聞遠近。富人子遂備價贖之歸。

雍正朝不識鴉片烟

道光年間查禁鴉片烟甚嚴。吸食者罪至縲首。蓋此物在國初以能淫蕩人心。貽患不淺。蒙世宗飭部議覆定例。通行禁止。興販者枷杖後發邊衛充軍。罪名固綦重矣。自通商開禁之後。販烟者乃稱巨商。且欲以捐款上邀議叙。余任釐局提調時。曾力拒之。而其意未已也。前數年復申此議。丁雨生中丞不許。乃止。然已流毒海內。雖十室之邑必有烟館。遊手之人嗜之。若命有心世教者。無不痛心疾首也。近閱雍正七年福建巡撫劉世明奏稱漳州府知府李國治。拏得行戶陳遠鴉片三十四斤。擬以軍罪。而陳遠于巡撫過堂時。堅稱鴉片原係藥材必需。並非做就之鴉片烟。當傳藥舖戶認驗。供稱藥名鴉片。熬膏藥用的。又可製鴉片丸醫治痢疾。這是並未做成烟的鴉片等語。巡撫因謂鴉片為醫家需用之藥品。可療病。惟加入烟草始淫蕩害人。為干犯例禁之物。李國治以陳遠家藏之鴉片為鴉片烟。甚屬乖謬。應照故入人罪列款題參云云。閱之不禁失笑。夫鴉片即鴉片烟。豈又須加入烟草乃成鴉片烟之事。足見當時吸食者極少。故尚不識鴉片為何物耳。

東洋參

日本國所產之東洋參江浙諸省盛行之醫家或以為勝于高麗者因其肥大也今聞其國人鹽谷世宏日光從軫錄所記云會津七里村有參圃享保中所創種以日光高寒土必宜參乃求韓種以播焉根莖果茂仍徧種于北土諸侯官參之利遂溥天下等語則直是高麗之種參耳何足重哉記之以破世惑

于忠肅諫易儲疏

世之論古者每以諸葛武侯不阻伐吳于忠肅公不諫易儲為惜余謂世遠年湮簡編缺佚庸知二公當日之不諫阻者況陳志明載武侯言法孝直若在必能止主上此行是武侯曾經言之特不能止之耳至明史于忠肅本傳亦不詳公諫易儲事後世遂以為疑天台齊次風侍郎未第時曾夢于公來謁與之抗禮謂曰昔英廟易儲某寔有疏諫留中不發君他日幸物色之後侍郎預修明紀入皇史宬徧檢三日而不得曾作詩記其事然人猶以夢寐之事為未足憑比邵二雲學士檢得通政使檔冊有于謙一本為易儲事而公寃乃得白究恨未見公之諫疏也茲閱海寧吳槎客騫拜經樓詩話所載鄉前輩張侍軒先生跋仁和阮泰元氏讀于公旌功錄志感詩序斯錄在壬午夏

嘉靖元年

先祖檜屏公永訣時手授泰元云予供

事寔錄獲賄諫易儲一疏憲宗簡及為之流涕。又有請復儲二疏。英宗未及簡發。為人臣者當以肅愍為法。云云。按阮氏所云三疏人鮮知者。獨惜阮奉元當時既有此本。不即以刊入公集中。至久而遺佚為可痛恨也。然公之事于此益明。故亟志之。

庸閒齋筆記卷九

海昌陳其元子莊著

余于同治壬申。曾著筆記八卷。德清俞蔭甫太史勸令付梓。兩年來索閱者甚夥。因之時時有人以新事來相告語。余亦藉此破岑寂而聽焉。或過而忘之。或過而存之。皆付之無心而已。今年長夏酷暑。適垢微疴。杜門不出者累月。閒居無事。祇以筆墨自娛。追憶舊聞。並參新得。日或記數紙。或數日記一紙。投筆之餘。隨手散棄。不復再檢。蓋不過以之消磨日月。初非欲再續前書也。秋冬之間。忽見案頭有一新冊。閱之。乃兒子德清德嵩拾余所棄抄錄而成者。讀之尚覺足資掌故。因略加排檢。又益以近事及偶記者補綴之。復得四卷。不更別為名目。仍續于前記之後。自茲以往。倘天假之年。異日或再有所撰述。則如近時紀文達之筆記五種。前時洪容齋之夷堅十集也。亦無不可。光緒紀元歲在乙亥。斗指丑。哉生魄。庸閒老人識于梧桐鄉佳晴喜雨快雪之堂。時年六十有四。

南漚三忠

道光辛丑。侯官林文忠公。有新疆之役。暫寓武林外舅聞藍樵先生家。時余銳意經世之學。以所撰籌邊策。屯田議等作呈教。公頗嘆賞。目為賈生之才。謂以海運衛海疆。及墾荒土。以

資戰士皆他日所必行者。後公督陝甘。果興屯政。惟今日以輪船運漕。則公不及見矣。公瀕行。謂余曰。本朝有兩篇大文字。子曾見之乎。蓋指關中李天生檢討因篤之陳情表及南匯葉忠節侍郎映榴之殉難遺疏也。天生之表。余曾讀之。較今伯之文更為肫摯。獨忠節疏適訪不能得。忠節為余六世祖姑丈。當忠節殉義時。我祖姑承遺命。奉姑太夫人由甯而出。得免于難。歸家後。上事遵姑。下撫弱子。仰承天眷。遂大葉氏之門。家乘外傳。豔稱之。余于同治丁卯。攝宰南匯。忠節裔孫東軒廣文來謁。以公遺稿相贈。始得見其疏。忠義之氣。炳若日星。洵為昭代第一篇文字。會丁雨生中丞巡撫江蘇。興舉廢墜。余因詳請以境內晉忠臣長合鄉侯袁山松。南宋忠臣將軍鮑廉及忠節之墓。列入祀典。春秋遣官致祭。中丞允行。咨部立案。從此三忠之祀。永垂千古。然忠節子孫。至今蕃衍。袁鮑二公。後裔無人。則重賴此天家一瓣香矣。

變頌

說詩者多言變風變雅。宋金華王氏相獨以魯頌商頌為變頌。其說蓋本之唐成伯瑜毛詩指說。夫風雅既有變則頌之有變亦理也。況出于先儒之說乎。

舉人進士國子生之沿革

世重舉人進士。謂為科甲出身。不知唐時始有舉人進士之目。皆係未第者之通名。天寶十二載。敕天下舉人。不得言鄉貢。皆須補國子及郡學生。廣德二年。制京兆府進士。並令補國子生。其已及第者。乃稱前進士。明初。國子生有選授藩臬大官者。今則國子生極輕。蓋以入貲者得之耳。

測遠鏡

遠鏡至今日之歐洲而精極矣。用以測月。月中顯有凹凸之形。測日則見太陽邊體齟齬如鋸齒。日面有浮游黑點。大小多寡不一。測金星則見有消長。亦如月之上弦下弦。此皆古人所未見者也。然非在上海用西人之遠鏡。亦不能知也。

紇字也不識

世俗譏人曰。汝瞎字也不識。此紇字之誤也。魯臧孫紇及孔子之父叔梁紇。皆音恨發。反而世人多呼為核。唐肅宗士輕薄同人。誤呼武仲名。因笑曰。汝紇字也不識。流俗傳訛。遂以瞎字當之。仍呼紇為核。兩失之矣。

讀書句讀之舛誤

宋穆脩買才使氣。中年偃蹇。嘗以柳子厚文集鏤版印數百部。入都求售。有儒生數人共來。

繙開脩就手奪取怒視曰賢若能誦一篇不失句讀者當以全部奉贈遂終歲一部不售或謂宋世儒生不應揜陋至此不知我輩幼時塾師所點句讀舛誤不少比壯年稍解文義自行改正者固多一時忽略遂至終身沿訛者當必尚有特無人從旁指駁耳偶聞宋姚寬西溪叢話載左傳句讀二條詢之今世讀者大率錯誤因備記之俾知不特學問無窮盡即句讀亦未易明也故講事以度軌句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句采謂之物聞晉公子駢奔欲觀句其裸浴句薄而觀之

詩文借對

今時詩文喜用借對以寓巧思蓋古人三十四格內之假對也如自朱耶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以赤對朱以子對耶狼狽獸名流離鳥名此假對之工者今尚學之若廚人具雞黍推子摘楊梅以雞對楊蓋取楊與羊同音天子居丹宸廷臣獻六箴白髮不愁身外事六么且聽醉中詞以丹對六蓋取六與綠同音蒼錄對諸姬以諸為朱皇眷對紫宸以皇為黃之類古人傳以為工今則不取矣然其格不可不知也

詩文二十四名

詩文有三十四格又有二十四名元微之樂府古題序所謂賦頌銘贊文誄箴詩行詠吟題

怨數篇章操引謠謳歌曲辭調是也

字之別解

解字當以說文為正。如董仲舒解仁義二字曰：以仁治人，以義治我，此確論也。原甫則云：仁字從人，義字從我，則非造文之意矣。許氏說歸字從堆，從止從帚，而以從堆為聲。林氏則云：從追于聲為近，似長于許。至哭字，許則以從口從獄，省文。林乃云象犬嗥，不亦謬哉。

作字省文

今人作字省文，以禮為礼，以處為處，以與為昇。凡章奏及程文，則不敢用，其是皆說文本字也。說文于礼字云：古文處字云止也。或從處，昇字云：賜予也。與與同，然則避本字不用何哉。

避諱改名

秦始皇諱政，改正月為端月。漢宣帝諱荀，改荀卿為孫卿。明帝諱莊，改莊光為嚴光。司馬景王諱昭，改昭君為明妃。晉簡文鄭太后諱阿春，改春秋為陽秋。唐景祖諱虎，改虎林為武林。太宗諱世民，改民部為戶部。至今仍而不改，非也。

古人用典之杜撰

古人用書，不必沾沾字面。如班固文帝敘贊曰：我德如風，民應如草。用論語君子之德風，小

人之德草意也。而潘岳晉世祖誄則曰：我德如風，民應如蘭。傳元四廟樂歌則曰：上教如風，下應如卉。彼時無人指摘，今則以為杜撰不通矣。

千支日月風雲星雷皆有雌雄

虞喜天文論：漢太初歷十一月甲子夜半冬至云：歲雄在開，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雌在嘴。日雄在子，又曰：甲歲雄也，畢月雄也，限月雌也。大抵以十干為歲陽，故謂之雄；十二支為歲陰，故謂之雌。宋玉風賦有雄雌風之說，沈約有雌霓連蜺之說，春秋元命包曰：陰陽合而為雷，師曠占曰：春雷始起，其音格格，其霹靂者，所謂雄雷，旱氣也；其鳴音音，不大霹靂者，雌雷，水氣也。孝經雌雄圖出京房易傳，亦曰：星占相之書也。是千支日月風雲星雷皆具有雌雄，而今之言陰陽占候者，皆無雌雄二字，詢以雌雄之理，亦復不知，蓋久失其傳矣。

官文書數目字

今官文書凡數目字文單者，取字畫茂密者，易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作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拾是也。然詩序鳴鳩刺不壹也，孟子市價不貳，周禮天官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則參與三伍與五通也。肆則周禮注編懸之四，八曰肆六，六無，今更共陸陸七則墨子周公父見漆十士，以此代七，山海經剛山多柒木，變漆為柒，是七之為柒，亦有所因。惟捌玖

拾三字。並無出處為借用耳。

鵝與鴈本一種

親迎之禮近代久不行矣。惟嘉興尚遵古禮。其奠鴈也以鵝代之。有杭客見而誚之曰。此奠鵝耳。豈禮也哉。余解之曰。今人呼鵝為家鴈。其褐色者為鴈鵝。而于鴈之最大者。則稱曰天鵝。是鵝與鴈本一種也。客以余為強辨不服。余因取唐書所載太宗時吐蕃錄東贊上書。謂聖功遠被。雖鴈飛于天。無是速也。鵝猶鴈也。遂鑄金為鵝以獻。云云示之。客乃語絀而退。

月忌

月忌為初五十四二十三。世俗相沿久矣。術家謂為廉貞獨火。故以為忌。其說不經。寔乃洛書九宮數耳。宮數起于一。初一一宮。初二二宮。初三三宮。初四四宮。初五則入中宮。中宮為星位之極至尊之地。在臣民當避忌。故曰月忌。初六六宮。初七七宮。初八八宮。初九九宮。而宮數盡。至初十復至一宮。循環數去。十四日又入中宮。二十三日又入中宮。是以初五十四二十三為月忌也。再正五九不上宮之說。亦以月數當至尊之位。人臣宜避耳。非有所謂不祥也。

閱卷宜慎

昔在金華張太守處。閱書院卷。題為宗廟之禮一節。有用樹靈蟬之鼓者。同事者笑謂抄懷挾誤寫鼉字。余謂蟬本音駝。皮可冒鼓。字本不誤。今俗本李斯上秦王書。刻作靈鼉者。乃真誤也。又有一卷。用酒清人渴。肉甘人飢。閱者嫌其語似滑稽。抹之。既乃悟為禮記。是知閱卷不可輕于勒帛也。

青紫不指服色言

唐以金紫銀青光祿大夫皆為階官。此沿襲漢制。金印紫綬。銀印青綬之稱也。漢丞相太尉皆金印紫綬。御史大夫銀印青綬。此三府官之極崇者。夏侯勝曰。經術苟明。取青紫如拾地芥。蓋謂此也。自顏師古誤以青紫為卿大夫之服。今人言取青紫如拾芥。事多因之。殊不知漢卿大夫。蓋未有服青紫者也。故言青紫。當指綬不當指服。

破窑記亦有所本

宋呂文穆公蒙正之父。龜圖與其母不相能。并文穆逐出之。困甚。龍門山利涉院僧識其為貴人。延至寺中。鑿山巖為龕居之。文穆居其間九年。乃出而應試。遂中狀元。又十二年為宰相。其後子孫即石龕以作公祠。名曰肆業。富丞相弼為之作記。今人演劇為破窑記者。蓋本此也。

傳名之有幸有不幸

古人建功立名。其傳者亦有幸有不幸焉。蘇武于什門。均以抗節著。而人但稱蘇武。王聖李冰共疏二江。厥功相並。冰廟食千秋。威靈赫濯。聖之勞則並無人知之者矣。史兒易牙。皆齊之知味者也。牙作亂。負桓公。人本不足道。以孟子稱之。遂流傳到今。史兒之名。僅一見于淮南子而已。豈非有幸有不幸哉。

資稟之異

南史載劉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賓客輻集。求訴百端。遠近資稟盈階滿室。目覽詞訟。手答牋記。耳行聽受。口並酬對。不相參錯。悉皆瞻舉。裁有閒暇。手自寫書。尋覽篇章。校定書籍。其精力聰給。自古未有如此者。宋王楙疑之。謂人心無二用。安有五官兼應如此。而事事皆當。無幾微錯謬之理。謬謂史言之過。殊不知資稟之異。世所恆有。特顯晦有時。無人為表白之。遂湮沒不彰耳。家康齋弟其晉言。伊本生祖寶摩公。嘉慶年間。自山陰教諭引疾歸里。有山陰老友笠舫王君行梅。挈舟相訪。公治具款之。延同里朱慈泉先生兆熊作陪。三固名士。朱亦才士也。譚次公以一圖囑王題百韻詩。時琴齋兄其泰尚幼。命之來背經書十餘本。笠翁心維手寫。耳聽背書。口談經史。遇兄所背。或有訛處。立即指摘。歷歷

不爽可謂五官並用矣。席間二公各競所能。王舉斯科鄉試同門錄。閱一過。自解元至榜末。其人之年貌籍貫三代履歷。背誦如流。朱以本年歷本。繙一周。自元旦至除夕。行下千支星。建吉凶神煞。亦默誦無一字訛。因互相折服焉。然王雖舉進士。乃以知縣用。復因微罪罷官。落拓以死。朱則僅中副貢。官止龍泉教諭。有茲泉文彙行世。彙中邦畿千里二句題文。他省抄襲者。兩中解元。而先生不沾一第。至其子仁山先生。拭之。乃中嘉慶戊辰解元。道光壬午進士云。

仁山先生為茲翁長子。亦稟異質。生彌月後。喃喃能誦堂中對聯。四歲就學。學師授以學庸。甫讀。即能背誦。登進士。授山東東阿縣知縣。以不長吏治。改京秩。官禮曹二十年。殫心文學。各省名下士入都者。大抵踵門執經問業。門下士幾半天下。而先生虛懷樂善愛才。不啻若自口出。余己亥科試列一名。卷歸禮部磨勘。先生見余文而賞之。會琴齋兄以會試入都。先生以余名詢。誦其文如素習。琴齋甚驚。不知先生任東阿時。縣試文三百餘首。老年猶能記憶。其過目不忘。又如此。年六旬。病噎症。夢數吏報升天曹官。醒即處分後事。尅日而沒。噫。以筮翁之五官並用。及二朱先生之過目不忘。觀之。則劉穆之亦未足多矣。王君之見。何其小哉。

關侯岳侯之封謚

關侯蜀始謚壯繆宋謚義勇我朝高宗皇帝特謚為忠義並敕于史書均改正焉道光年間又加仁勇二字至封號則明已加封三界伏魔大帝岳侯南宋始謚忠愍繼更武穆中改忠武又改忠文元加保義二字明萬曆亦加封三界靖魔大帝與關侯並焉

鑒別書畫無真識

世之稱鑒別書畫大抵皆憑一己之見不必盡真識也其識之精者不過能辨妍媸耳近年重錢唐戴文節公山水雖一扇一楮價抵兼金好事者爭收藏之世姪錢伯聲太守承其家箴石宗伯畫法花卉妙一時初不以山水名也近以世重戴畫偶一臨摹輒覺逼肖因時時作小幅署戴名人爭購之伯聲時告余以為笑前年消夏無事以文節名作冊頁十二幅裝潢交陳仙海司馬戲索廿四金時某廉訪備兵上海留意翰墨適欲購文節畫陳以錢作示之廉訪極為賞鑒即留不還陳懼以欺獲然因以寔告廉訪笑曰此子不忍割愛故作此語耳亟取金如數予之伯聲得重值焉伯聲之畫為張子青尚書賞識余偶舉是事告之尚書言咸豐年間偕祁春圃相國入直南書房蒙文宗召觀內府珍秘見一巨然畫手卷歷代名人題跋無不精絕驚歎希有比出相國告以此卷前曾兩見之于今而三究之孰真孰贋卻

未能辨別也。則收藏一事。豈易言哉。

左宗棠奏停武職捐例

自事例之開。文武皆有捐納。同治五年。左爵相總督閩浙時。奏請永遠停止武職捐例。大略謂武營捐班太多。流品混雜。勢豪策名。右職藉為護符。另弁巧躡升階。專為牟利。一旦黃緣得缺。竟敢靡惡不為。從前報捐之多。寔為軍政之蠹。至捐例原為籌餉起見。武職官階捐納例銀本屬無多。寔亦得不償失云。旋奉俞旨。飭部永遠停止。迄今十餘年來。武官無復捐班。營伍較前肅清。寔爵相一奏之力。然自軍興到今。以戰功得官者。尚不勝其擁擠。雖曾文正公奏請以大銜借補小缺。如提督補參遊總兵補都守之類。有功之人。猶未能盡登仕版。門生周廣才。以花翎參將考補千總。忻喜不置。數年來。究未得缺。則以員數很多。大府亦寔無疏通之善策也。

鑒別書畫真偽之不易

國初宋牧仲尚書。自謂精于鑒別。凡法書名畫。只須遠望。便能辨為某人所作。自記于筠廊偶筆中。人頗奇之。余謂宋公閱書畫多。能辨識其氣韻耳。至其本之是否臨摹。恐亦未必即能審定也。昔東坡初未識秦少游。少游知其將過維揚。作坡筆語題壁于一山寺中。東坡果不能辨。大驚。及見孫莘老出少游詩詞數百篇讀之。乃歎曰。向書壁者。豈此郎耶。夫以東坡

當時且不能辨少游之書為己書則千百年後人乃能辨東坡之真贋以為必無一誤豈理也哉家範廬宗伯書得香光神髓自少至老日有書課臨摹至千萬本人往往取公書截去某人臨數字即以贋香光書售得善價收藏家多不能辨聖祖最喜香光字遇外吏進呈之本有疑似者輒為沈吟曰其陳邦彥書耶高宗嘗出內府香光真跡數十軸召公詢曰內中孰為汝所書者公審視良久叩首謝亦竟不能自辨也

文宗賜林文忠輓聯

道光辛丑侯官林文忠公奉命至鎮海軍營比遣戍新疆居恆常誦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二語不置不知是公自作抑古人成句也然忠義之忱可想見矣後公以雲貴總督引疾家居咸豐初元奉詔起討粵西賊海內欣望而公卒于途中文宗震悼御製輓聯以賜云答君恩清慎忠勤數十年盡瘁不遑解組歸來猶自心存軍國殫臣力崎嶇險阻六千里出師未捷騎箕化去空教淚灑英雄非常知遇天下臣民讀之皆代為感泣也

春秋五傳

韓昌黎詩云春秋五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今本刻作三傳非也前漢藝文志序云春秋分為五註云左氏公羊氏穀梁氏鄒氏夾氏不知漢後此二氏何時亡佚倘至今尚存則

古事可與三傳互證。豈不快哉。

高僧入輪迴

冷齋夜話記蘇子由在齊安時。夢與僧雲庵及聰禪師出城迎五戒和尚。次日三人言夢皆同。頗以為異。良久東坡書至云。已次奉新。三人大喜。迎之建山寺。而坡至。因各繹所夢以語坡。坡曰。軾年八九歲時。嘗夢其身是僧。往來陝右。又先妣方孕時。夢一僧來託宿。記其頎然而眇一目。雲庵驚曰。戒陝右人。而眇一目。暮年遊高安。終于大愚。逆數蓋五十年。而東坡時年恰四十有九。其為五戒後身無疑。故坡恆自稱戒和尚。是輪迴之說。非釋氏之讐言矣。桐鄉嚴芝生太史辰。生于道光壬午八月三十日。先數夕。母王夫人夢遊冥間。至一石坊下。旁有二女僕扶持之。旋來一僧。年不甚高。就與語。語覩縷不可殫述。既覺。猶能舉其大略。至生之夕。則又夢見轉輪中。出青烟數十道。道各一僧。四散去。而前所夢之僧。竟來相就。驚而寤。則太史生矣。諦視之。面目宛如夢中所見也。太史幼穎悟。弱冠即登賢書。至咸豐己未。捷南宮。以朝元入詞林。散館後。不復赴補。歸主桐溪講席者。已十載矣。性樂為善。遇善舉。必創行之。奔走勤勞。不以為苦。余嘗戲目為行脚僧。今年出金粟後身圖。囑余題之。乃得悉其概。太史有自題六絕。茲並錄之。磨人一第廿年功。直與前生苦行同。好事欲援儒入釋。為人說夢

畫圖中披緇應悔負君親未了緣當補後身四十平頭須努力談何容易再來人浮圖自昔有詩豪愧我耽吟格不高略有前生心性在每于名利淡相遭足跡平生半九州想因行脚債須酬不知卓錫曾何處可許東坡到舊遊潘家緣夢久流傳私喜祥徵亦有緣潘文恭公思補齋筆記載乾隆壬子江南闈中主司夢人送香梅一枝是科果得兩狀一會狀不相符其數文恭即其一也余生時王夫人亦夢人送香梅一枝而瑞不相符想為聞黎功行淺不教鰲頂作天仙沈迷仕宦與妻孥慧業三生記得無何日塵緣能擺脫依然覓我舊衣珠太史之妹婿歸安沈仲復廉訪自言前生為瞿氏子出家于永年寺清修數十年其聽經之鶴業已證果而已以一念不堅遂再入塵世其事亦奇惟坡公及廉訪皆知前生僧之名姓而太史獨未印證此亦是一缺典然輪迴之說確有據矣

乩語之靈驗

道光戊子鄉試余年十七闈前偕二三友人閑遊西湖行至蘇公祠見人在內扶鸞因入觀之其仙則呂祖也其人多應試者叩功名事仙答以儼語語在可解不可解之間余固不之信也第見人均肅恭致問姑長揖問己之功名乩忽奮迅大書曰爾甲子舉人也戊子距甲子三十六年眾皆視余而笑余亦笑而出曰不靈乩復書曰到期自知眾追而告余余又一笑置之然自是屢躡秋闈至同治甲子余年五十三矣時在甯郡總辦釐捐局務浙江甬經

收復並不開科。余偶憶乩語。輒笑其誕。至冬間。左季高爵相薦舉浙江人才。以陳魚門丁松生及余應詔。奉旨以直隸州知州發往江西補用。次年乙丑。余在江蘇需次。聞浙江補行鄉試。余忽憶乩言。乃請于中丞。回籍應試。比到浙江。則格于例。不能入闈。廢然而返。復笑乩言之誕。至丙寅春。奉檄總辦天津海運。謁見劉松巖中丞。在坐有言乩仙不可信者。余因述甲子舉人一說。以證之。中丞沈思良久。忽曰。如子所言。乩仙頗可信矣。子非甲子年薦舉人才乎。明明道是甲子舉人。何尚不悟乎。余聞是論。不覺恍然。憶乩語誠巧。或真有仙降耶。

長壽術

金陵陳伯敏太守。魯言京師秋航和尚。工圍棋。稱國手。飲酒食肉。無異平人。同治甲子。年一百二十歲。始圖寂。先是太守奉授衢州知府之命。秋航心慕西湖。與之同行來浙。至次年正月。徧辭同人。云將西歸。並促諸相知為渠餞行。諸人乃于十四日。設席餞之。酣呼暢飲。無異平時。兼與某公對局。局終云。此會難再。即此局棋。猶是絕著。猶手畫所下棋譜。徜徉而去。元宵早起。忽報秋航已逝。太守往視。則見瞑目跌坐。雙垂鼻柱。至膝。其光亮如水晶云。然此是釋子。或疑其有坐功服氣之術。康齋弟壬申冬。過紹城俞寶山老醫云。頃有天台老友相訪。年已一百十七歲。渠之所以得此大壽者。久服白朮之功耳。叩其服法。以鮮白朮四十斤。切

片。冰糖四斤。入瓦罐內煮乾晒之久。蒸久晒。約得八斤。日嚼數片。以供一年之需。此人已服至六十餘年。其子八十餘歲亦服之甚健。考神農本草經有朮作煎餌。久服輕身延年之語。洵不誣也。

恆太守遇鬼

少敏堂兄元義長余四歲。道光丁亥與余同案入學。少敏則縣府及院試均第一。有小三元之目。文名藉甚。顧數奇不偶。鄉試輒薦而不售。歲科試曾列一等第一第二。而不得食餼。以增廣生終身。晚年遊處州。為滿洲恆太守記室。賓主極相得。太守守處州十八年。少敏從之逾十載。咸豐四年夏。少敏患瘧。甫止。閑步于庭。忽見一青衣踰垣入室。至後院疑為竊也。促步逼之。詰為誰。其人曰。我公差也。曰。爾即公差。亦無踰垣入室之理。則出票示之。銜為陰府已名在焉。知遇鬼乃亟懇之。鬼曰。奉票提人不能私為縱舍。無已。君其速出處州境。容可免言。訖遂不見。記其票內共五十餘人。第一名即處州鎮總兵文公。第三名恆公之門丁某。第五名恆公之錢穀友人胡仰山也。少敏恍然自失。遂立刻治任告歸。時已薄暮。太守苦留之。至次日早。外人傳報總兵文公病歿。少敏驚遂促駕去。行二日至縉雲。又得某門丁碎死之信。益懼。連夜遁行至金華。託余覓舟。告以故。余謂其病後謔語耳。少敏竟匆匆歸。越數日得處

州來信則胡仰山果又死矣余亦為之駭然然少敏歸後病良已年終亦無恙次年夏恆太守至省見之強拉以行謂事已逾年當可無患乃少敏到處未及旬日一病而逝其逝時曾見前鬼與否無人談及矣然越境乃免豈鬼神之靈只及一方耶不可解也恆太守名奎字聚之為人忠厚方正守處州十八年不調咸豐八年以病乞休去大府委福州鄭太守代之視事十八日粵賊窺陷處城恆已歸鄭罹重典其遇亦奇

神仙中人

無錫華秋槎先生前浙閩總督孫文靖公之姑丈也嘉慶年間任福建浦下場鹽大使與先大夫同官相識嗣文靖觀察閩越華以迴避棄官歸自是不相聞問者二十餘年道光中葉先大夫閒居嘉興華忽雪夜相訪年已九十步履甚健精力如少壯兩目奕奕有光相與話舊甚歡詢其如何保壽而致此華言自歸里後即講導引之術終日靜坐不以外事嬰心年來頗有所得夢寐間時有異人相接寤則不能見也數日前夢人告曰子欲求仙嘉興之陳壽人乃真神仙也因買棹來此尋訪則果有其人思投以名利則不恭稱弟子則駭俗故持晚生帖謁之乃拒而不肯見因請固拒遂略窺其所居之園古木叢籐亭臺水石覺有五雲縹緲氣象真是仙境自歎緣薄訪仙不遇頗深悵恨先大夫笑曰陳壽人我素識之飲酒食

肉猶夫人耳。華曰不然。真人不露相。遂別去。越日先大夫見壽人。語以華君所說彼此鼓掌大笑。後咸豐紀元。粵匪亂作。壽人歿久矣。先大夫一日歎曰。陳壽人真神仙也。座客問故。先大夫曰。古語有人專精事天神。積久不倦。神感其意。現形而問所欲。其人謂不求富貴。但願一生無是無非。衣食粗足。居住山水間。妻賢子孝。優游卒歲而已。神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福。非凡人所能企及。爾欲求富貴則可耳。壽人席先世遺業。擁資巨萬。樂善好施。與人無競。所居則宋岳珂之金陀別墅。為嘉禾第一名園。日飲醇酒。以法書名畫消遣。子孫皆讀書入泮。一家雍睦。生平無一拂意事。當此烽煙告警。則業已化去。謂非神仙而何。座客皆太息。以為然。嗣二十餘年。同治壬申。余自蘇州歸。過嘉興。見德清戚曼亭先生。問余此行有所遇否。余戲應曰。此行祇見一仙人。戚愕然。詢故。余因述先大夫所言。蓋戚亦當年座上客也。戚曰。是固然矣。今予所遇為誰。余曰。南皮張子青尚書。少年以狀元及第。敷歷中外。官至一品。勲業文章政事。彪炳一時。年逾六十。夫婦齊眉。兒孫繞膝。門生故吏徧天下。最難得者。上有九旬之壽母。此時以養親。居于吳之拙政園。極聲色園亭之奉。以承歡一家之中。太和翔洽。洪福清福。兼而有之。此又非陳壽人所能幾也。謂非當代神仙而何。先生亦撫手笑曰。然。

做官不可有邀功心

功令獲鄰境應斬梟盜犯三人者。即予升擢。閩粵二省。海盜頗多。地方官緣是得超遷者。指不勝屈。然以殺人得官。仁者固有所不忍也。吾家宗人有官福建同安丞者。獲盜三人。遂擢江西樂平令。期年而病。見一盜在牀前索命。二盜窺戶而笑。禳禱無效。未幾遂卒。蓋笑者真盜。故不敢入門。而索命者則冤鬼也。後先大夫宰福建光澤縣。亦獲鄰境夥盜數人。友人或勸鍛鍊以邀功者。先大夫舉是事以告曰。吾非惟不忍。亦不敢也。乃論以為從律。均免其死。嘗訓余弟兄曰。此數人若果係盜首。吾亦不願以此升官耳。同治癸酉。在蘇州與四明胡竹亭刺史璋談及是事。竹亭言其攝江都縣時。獲金匱盜犯三名。案定後。上官將照例予以奏獎。竹亭推其功。以給同城前獲處分之縣尉及汛弁。為之開復頂戴而已。不邀賞。其用意與先大夫合。然居今之世。能如竹亭之存心者。有幾人哉。

南匯李高士

南匯衛城本上海地。雍正間析上海華亭二縣地置縣。以本有南匯衛。故遂名曰南匯縣。自明以前之人物。皆為華亭上海者。皆就其所處所生之地歸之南匯焉。李辰山高士。在明為上海人。而居于南匯衛城中。故南匯縣志以為南匯人。高士生于明崇禎十年。桂王時。曾官于桂林。及桂王事敗。走歸。託跡黃冠。以醫藥自給。後寓居平湖。年七十病卒。朱竹垞檢討為

志其墓所著有南吳舊話錄放鵬亭詩古文集均為竹垞收存。今曝書亭藏書散佚則高士之著作不知流落何所。是否尚存于世不可知矣。惟縣志載其放鵬亭詩二首為吉光片羽耳。高士之屋在南匯城中者曰漾波小築其南為放鵬亭。屋今已夷為田畝。惟亭則尚有遺址。余宰南匯時訪之不獲。謝事越六年秀水金君若哲人亦攝宰事其叔蓮生學博鴻銓徵文考獻求得其地但見衰柳啼鴉荻蘆飛雪亭址僅存于野水橫潦之中。流連慨慕想其孤忠而悲其遭際亟思興復未及措手而哲人又調吳江去。光緒紀元余遇蓮生于吳江蓮生手高士墓志並所作放鵬亭懷李辰山先生長歌一首相示囑余函致南匯士人早為修築以存古跡嗣得覆書則謂邑小民貧一時不能集事不禁為之慨然特將蓮生之長歌錄之庶他日有好事者為之興舉焉未可知也。高士諱彥貞字我生後更延昆改字辰山。

坤甯宮中驚戰鼓銜香金鶴沒敗塢

宣德年鑄香金鶴以定時刻見宣德鼎彝銘

危亭日落叫鵲鵲尚占官家乾

淨土李郎矯矯人中龍隻手直欲擎蒼宇請纓年少苦無路恨煞冠佩假伶工福藩庸懦天奪魄半壁東南輕一擲靜江重建小朝廷桂王繼起真雄特荷戈萬里邁終童獻策驚倒瞿文忠飛書走檄愈頭風印懸肘後磨青銅是時諸臣同戮力天塹長江重開闢毀家紆難脫釵環況有英雄出巾幗

桂林戰守三月援兵索餉而詳

文忠夫人邵氏捐簪珥助之

朱絲掛頸悲皇烈可惜不繫西平玉

蠻邦手縛真龍種。猶是人阨。非天亡。歸來高隱茅亭宿。開放白鵬飛行樂。感情時彈皋羽琴。憂來惟向西臺哭。我朝碩學重鴻詞。遺老聯翩趨丹墀。雄飛不羨冲霄鶴。雌伏甘為斷尾鷄。明知仙佛皆如夢。被體黃紵示無用。香積廚充義士糧。何曾迷入桃源洞。家亡國破賸閒身。埋骨東湖塔尚存。藏書奚必傳嬌女。遺藁還同付故人。我來弔古尋陳迹。荒亭盡圯堆瓦礫。長隄哀柳烏呼風。愁煞蘆花頭雪白。君不見投荒窮老沈太僕。吟魂飛墮澎湖曲。鄞沈太僕民終老又不見遺民尚有葉與熊。兵部侍郎葉廷秀與吏科都臺等給事中熊開元均為僧以終。棄家削髮空王宮。銷聲匿影將毋同。

以水洗水

世以揚子江之中冷水為天下第一。高宗皇帝嘗製一銀斗。以品天下之水。蓋以質之輕重。分水之上下。遂定以玉泉為第一。而中泠次之。惠泉虎跑又次之。此外惟雪水最輕。可與玉泉並。然自天降。非地出。故不入品。鸞輅時巡。每載玉泉水以供御。然或經時稍久。舟車顛簸。則色味或不免有變。則可以他處泉水洗之。一洗則色如故焉。其法以大器儲水。刻以分寸。而入他水攪之。攪定則汙濁皆儲于下。而上面之水清澈矣。蓋他水質重。則下沉。玉泉體輕。故上浮。提而盛之。不差鎔銖。古人溜澗之辨。良有以也。然以水洗水之法。世鮮知之。

諸語

常州丁少香太守喜談諧。出語成趣。官金華府經歷時。會當府試武童。眾官皆集。德清楊幹村學博宿儒也。言坊行表人皆敬之。丁適小遺于中庭。楊謂之曰。須避三光。丁忽問曰。天上視吾輩人有如何大。楊笑曰。不過猶人之視螞蟻耳。丁曰。然則君曾見螞蟻小遺乎。眾為哄堂。楊乃默然。丁後舉以告余。余謂昔人登泰山詩。有俯視齊州九點煙之句。夫九州只九點煙。又安能見人。第君子戒慎所不睹。恐懼所不聞。當無時無刻不將以敬耳。丁亦默然。

青蛙神

青蛙神杭俗稱之為青蛙將軍。或云金華將軍。蛙不恆見。見則視其色。以占吉凶。余於道光戊子。在杭讀書三年。習聞其說。未之見也。甲辰夏。銓授金華縣訓導。到杭領憑。寓金剛寺巷金宅書館內。是日。杭人迎元帥會。街衢充塞。夜猶演劇未已。余不往觀。而與主人奕棋。將三鼓矣。忽僕人金息至。謂余臥室內。青蛙將軍在焉。于是金氏合宅老幼奔走往觀。余諦視之。只一青蛙。踞于案頭。余曰。蛙耳。眾曰。不然。身有金點。足分五爪。此將軍也。遂具香燭。供以燒酒。眾羅拜于下。蛙略不為動。久之。躍至杯畔。以兩爪據杯沿。若呼吸狀。又久之。身色漸變為淡紅。腹下則燦若金色。眾皆曰。將軍換袍矣。乃舍杯緣案後。所懸畫幅而上。直至頂格。踞坐。

良久時已將四鼓余倦甚擬睡金氏乃以盤蔬而下之盛以漆盒裹以錦袱男婦持香提燈送至巷口金剛禪寺中寺僧迎至佛前供定解袂啟盒視之則已渺矣此事為余所目擊蛙亦靈異矣哉

解元勦襲陳文二則

嘉慶戊寅福建鄉試先外舅聞藍樵先生充同考官題為既庶矣二節主司閱文合意者少至十八日猶未定元外舅適得一卷薦之主司大喜以為獨得驪珠矣傳集諸房考示之合座傳觀咸嘖嘖贊賞內中一人獨曰文甚好記從何處見之主司駭曰是必抄刻不可中矣然此文君究從何處見來某凝思良久無以應外舅乃前謂之曰每科必有解元解元原無足奇各人房中必有一房元我房中即不得解元亦無足損然君無確據而以莫須有一言誤人功名未免不可耳某大慚因向主司力白謂其文劇佳讀之有上句即有下句故似曾經見過是則並未見過也主司又令各房官于刻文中再加搜索竟無所得遂定解元比放榜後某公于落卷內隨手繙得一卷即已前所見者與解元文一字不訛特以示外舅共相驚歎謂此君必有陰德繼乃知其母撫孤守節三十餘年子又甚孝其解元固天之所以報節孝也

新昌俞君煥模貢士也。道光己亥科鄉試。俞欲往而窘于資。因憶及往年曾為某村息訟事。姑往干謁。至則村人歡迎。爭為設饌。贈以二十餘金。且作投轄之留。俞無事。閒遊村市。見破屋停十餘棺。已將朽腐。詢之。皆無主者。俞惻然。盡舉所贈為掩葬焉。親視舂墓。至暮而歸。歸途于小肆中見抄本文十餘篇。以數文錢購得之。索裝既訖。踉蹌赴杭。寄食友人處。比入試。闌題為李康子問仲由一章。適抄本內所有。因稍加改削錄入。竟得解元。最奇者。文係如題。三比原本。每比末句曰。此官才之一法也。俞以官才字音類棺材。改作官人。而不知即是掩葬棺材之應。自來作善獲報。未有若斯之迅速者。先琴齋兄是科中式第三。與俞同年。俞告之甚詳。

鴨兒優貢

前浙江學使吳和甫先生存義。同治丁卯考優。閱至仁和姚楨卷。忽假寐。見羣鴨飛鳴座前。似若乞恩者。然醒而異之。疑此君必有因果。遂拔取之。榜後來謁。詢其所因。云已三世不食鴨矣。杭人聞傳為鴨兒優貢云。戒殺茹素。近于佛教。然未始非君子愛惜物命之仁心。即此一端。姚君已食其報。至癸酉。又舉孝廉。少年英俊。前程正未可量也。

巡檢作惡之報

憶三十年前與秀水汪鐵宋明府和梅同坐角里草堂有人入告曰某戚死矣家無一人鄰里殮之鐵宋愴然良久曰吾今乃信天道因言其父故名諸生累試不第遂去為小官官江蘇巡檢年已暮矣亟亟為子孫計無惡不作無作不惡見銀錢即作鸛鵒笑雖逆天理悖人倫勿顧也一日有父控其子忤逆者子大懼倩人關說許餽米十石免責某允之既又謂其人曰若再能加米十石我為杖厥父二十何如子大喜如命次日坐堂皇鞠訊觀者如堵牆先呼厥父上略訊數語即傳呼拿不孝子厥子喜父之將被杖已早伺于門矣呼未已子即趨而進某罵曰若不知父之呈爾忤逆而敢來耶子對曰父年老獨行恐其傾跌追隨而扶之來耳某遂霽顏曰始我以爾為逆子乃今而知爾為孝子也然爾父控爾不孝也曷故子因訴家貧父索奉養奢力不能盡供云云父在旁怒斥其妄某不之聽婉謂其子曰我已知爾父之悖矣然天下無不是底父母爾第盡爾子職爾父自能回心以瞽瞍之惡舜盡孝乃能感格之况爾父之惡尚不至如瞽瞍乎爾既扶之來可仍扶之去因顧諭厥父曰爾有如此孝子乃控以忤逆可謂老悖矣此後當體恤爾子毋再蹈故轍天下未有父慈而子不孝者也即諭傳點退堂父怒極無可言將下階子來扶父揮之以肱口喃喃言世上顧有如此糊塗官觀者皆笑某忽拍案大怒曰我好勸爾爾乃敢罵父母官乎叱隸捉回答二十逐出

而白粲二十石。積乃倉矣。其他行事類如此。未數年。以惡疾死。死後妻媳相繼歿。所積貲蕩盡。今其子又死。遂致滅門。可不令人警懼哉。先大夫嘗言福建同寅某公。嚴于催科。每比卯輒流血滿地。鄉民欠課者杖之。盈千累百。哀號之聲。有若鬼噪。故輸課輒報最。而囊橐亦充裕焉。然身歿之後。亦遂絕嗣。貪與酷之報。昭昭不爽也。

願為良臣毋為忠臣

願為良臣。毋為忠臣。此古人對君之言。然寔確論也。先大夫嘗為余輩言。我家自本朝開國以來。百八十年。家門鼎盛。躋八座入臺閣者。指不勝屈。然賞戴花翎者僅二人。祀昭忠者止一人。足見世值昇平。軍務不作。天下又安之故。此國之福。亦家之福也。乃不三十年。粵逆搆亂。江浙騷動。咸豐庚申。余以軍功得保花翎。人皆稱賀。先大夫愀然曰。爾記乃祖昔日之言乎。此非國之福。亦非家之福也。未幾江浙淪陷。余家流離轉徙。疾病死亡。幾無完卵。乃得花翎之賜者。續有四人。入昭忠祠者。竟有五人。雖生榮死哀。仰邀恩寵。而家門凋謝。一時難復舊觀。今雖幸際中興。得安生處。然痛定思痛。回思我祖我父之言。能不慨然。

文宗之愛民

咸豐四年。粵賊據揚州。諸將帥圍攻之。賊守堅。不能下。乃奏請決湖水以灌之。文宗皇帝赫

然批答曰。怒不得揚州。無并傷吾百姓也。聖祖愛民之深。真與天地同廣大矣。不十年而秦廓清之功。有以哉。

和坤查抄單

嘉慶三年。先大夫在京邸。見相國和坤家查抄。嘗告余等。以為私家之富。較前明嚴氏。永冰山錄。有過之無不及也。近于陸定圃寓滬瑣記內。見其籍沒單一紙。可謂洋洋大觀矣。用特錄其金銀之數。以作貪夫之鑒焉。

銀號十處本銀六十萬兩。當舖七處本銀八十萬兩。赤金四萬八千兩。元寶銀五萬五千六

百個。鏡標銀五千三百八十萬個。蘇標銀三百十五萬個。番銀五萬八千圓。制錢一百五十

萬串。

團練害民

咸豐中。以粵賊肆擾。舉辦團練。各省均設團練大臣。以巨紳主之。蘇則龐公鍾潞。浙則邵公燦。王公履謙。後浙事敗。王公獲遣戍之罪。然團練大臣。特有其名目。不能節制諸郡縣也。每縣各有總局委員。紳董主其事。第認真舉行者少。故賊所到之處。勢如破竹。不能支吾耳。金華府屬辦團練者。推金蘭二縣。金紳則朱駕部允成。生員方滋李璠。賊至。皆與之角戰。久乃

敗散蘭則諸葛一村拔貢令優貢壽憲為之主各村皆附和之其初聲勢聯絡甚為賊憚後則村董內良莠不齊于是施家灘等處藉盤查奸細為名殺人奪貨行旅視為畏途諸葛二君亦不能禁止王壯愍中丞委段臬使光清親往查辦竟不能戢大營兵勇非數十人連檣而行即不得免甚至本地差委各官過之均遭擄掠示以冠服曰偽也驗以印文亦曰偽也幾至無理可諭余初以為傳聞之過嗣因嚴州糧臺公事舟經其地即有數人登舟口稱盤查搬動箱籠什物見余頂帽則譁曰此偽官也一時聚集至百許人各持刀杖勢已洶洶適有一武生鄭姓者來見之叱曰此金華陳老師也若等不可無禮乃皆散去鄭君來前慰藉謂此輩業已豺狼成性攘奪戕殺將來必致大禍某行且避去矣未幾張帥自金華敗退潰兵過此憤其從前之阻梗登岸焚殺兩岸十餘里靡有孑遺此亦好還之報第未知鄭君已先避去得免于難否然蘭谿之團練遂散矣夫團練而至于為暴此亦何異于作賊是蓋由前邑令某公遇逃散兵勇過境者不問是非概行殺戮人皆視殺為固然遂致尾大不掉後來莫可如何同治元年李爵相在上海軍中與余言及某公殺勇事深以為非蓋爵相爾時過蘭溪寓唐副憲士森家習聞其事也

卷九終

庸問齋筆記卷十

海昌陳其元子莊著

張玉良

張璧田軍門玉良四川人。由行伍從向忠武公。自廣西轉戰至金陵。積官至廣西提督。賞穿黃馬褂。短小精悍。驍勇善戰。威名甚著。咸豐庚申。杭城被圍。軍門奉檄來援。至則杭城已失。軍門以三十騎乘城而上。既登。則周麾而呼曰。大軍至矣。賊狼狽奔逃。不費一矢。杭城遂復。于是聲望大振。浙省倚之。有若長城。未幾金陵大營告急。檄之回救。杭人留之。幾於攀轅卧轍。時余從署布政使麟壯介公到省。目覩將軍瑞公學政張公挽留之切。竟至跪求。而軍門以令嚴不敢少止。遂率師去。乃到中途。大營已破。常州蘇州均不能守。仍返於杭。所存親軍僅數百人。巡撫王壯愍公招集潰散。悉軍實以予之。俾進規嘉興。以固浙江門戶。乃連戰失利。軍械遺棄殆盡。而所將之卒。均是敗兵逃勇。銳氣盡墜。已不能軍。不得已復歸於杭。杭人已自輕之。兼所部不能敵。時有騷擾。抗人恨之。詈之。至斥之為通賊。巡撫亦不加以禮遇。任其飄搖江渚。庚癸頻呼。無人過問。較之前日跪留之款密索重。若天壤矣。未幾嚴州被陷。巡撫檄令往援。軍門率所部五千餘人。至蘭溪之大洋鎮扼守。寇卒簡陣。力圖攻取。時余奉

檄佐松百川太守辦理軍米糧臺。因時與軍門相見談次。每以兵勇不能用命為恨。余曰。何不重賞罰以激厲之。軍門曰。此等屢敗之卒。一言及賊。即心膽墮地。非獎勸所能振作。因頓足痛恨。何制軍棄常州不肯守。不然同死于彼。豈不光明磊落云云。又言抗人謂我通賊。我以一走卒。蒙拔擢。官至一品花翎。黃馬褂。皆邀異數。就令降賊。安能如此。此時亦不必辨。正當一死報國。明吾心耳。然其勇大率驕悍。擄掠不可制。營官亦無如之何。商民怨之切齒。嗣後援金華。復敗走。攻嚴州。克而守之。旋又為賊破。威名沮喪益甚。久之。杭州被圍。奉檄回救。駐師江干。餉援俱絕。人無固心。軍門志氣益厲。每日出隊擊賊。出必珊瑚冠。黃馬褂。以自表異。時余避富陽居。曾棹小舟往見之。以高教曹旗蓋為戒。軍門慨然曰。力竭勢窮。抗城必失。我軍必潰。與其草間求活。孰若先死於行陣之得所哉。會報賊出隊。即麾眾持矛而去。余知其志在必死。太息而歸。越數日。果為賊破。攢擊折其左股。昇至營。以軍事屬總兵。況文榜而瞑。況統其軍。逾月。城破軍潰。況間行至上海。投李爵相軍。爵相用之。擊賊有功。竟以功名終。聞軍門歿後三四日。中夜士卒忽聞號令出隊殺賊。一軍驚起。開營欲出。忽悟其死。皆大驚痛哭。其義憤之氣。雖死猶生。謚曰忠壯宜哉。同時將帥援浙有名者。曰江長貴。李定太。周天受。皆不能成功。異時江李著績他省。周則戰死甯國。

不知姓名之忠義士

自成豐軍興以來忠義之士奮身殉難不可勝計其被表揚廢子孫者固不少然湮沒無聞并姓氏不傳者尤不少也王鼎丞刺史定安嘗言從曾文正公攻安慶時江邊有一賊壘諸軍環攻之一營官戰甚力所部死傷甚衆鼎丞念其勤當諸軍暫退蓐食時親詣其營視之此營官方歸就食金瘡遍體部卒已亡其半忿怒大言不破此壘誓不生還云云比暮壘拔又往視之則其人已陣亡殘卒亦幾盡矣至今言之猶為慨然此君姓名鼎丞不能記憶也咸豐辛酉四月十九日粵賊自湯溪撲金華時太守王君桐有楚勇五百駐於城上城大勇少不敷守陴乃令出守大橋余登城觀賊見一勇方據地蓐食一勇荷戈至謂之曰賊勢甚盛我與若走乎其人大怒目光如炬擲其碗起曰吃伊口糧此時可言走乎若與我往殺賊耳即持一鎗疾馳而去余竊歎曰若兵勇盡如此賊不足平也乃此五百勇守橋力拒自卯至巳賊竟不能過而張軍門玉良率援軍由蘭溪至兵方欣慰間軍門一戰而北賊遂長驅入城金華立時失守此人計必死矣然其姓名並不能知也此為余所目擊者乃談者謂賊以六騎至而金華即失此五百人三時力戰之勤一人奮身之勇均抹煞不傳哀哉

金烈女

江蘇清河縣北四十里有鎮名徐家溜。為海沐往來通衢。附近秀民。每以年少婦女伴宿行人。名曰趕店。即北方在平腰站等處之惡習也。金烈女者。乳名扣子。農民金本玉之妹。雖農家而姿質秀粹。幽閒貞靜。有大家女軌範。幼時即許字明尚忠。嗣子鳳岐為妻。過門童養。明尚忠係咸豐年間大盜陳三虎漏網之餘黨也。同治十年。鳳岐年已十五歲。尚忠貧無賴。欲令烈女趕店。女不可。尚忠疑鳳岐主之。日夜凌虐。鳳岐不堪。遂亡命。不歸鄉里。則傳為尚忠活埋致死矣。女亦心疑。因歸甯。不復返。十二年六月。尚忠夫婦至女家。勢洶洶索女。飾言鳳岐已有信且歸。歸後當即為成婚。女兄畏其橫。聽攜之去。乃抵家日。即促令趕店。始以甘言繼以惡語。終鞭笞。女拒之益堅。尚忠等無如之何。于是日夕磨難。冀其或有轉志。然女至是已無生意矣。遂再至十一月。有過客見女。豔其色。啖以重金。尚忠喜。又逼女。女不肯。簪之捷之女。則以死自誓。尚忠怒。于是與其妻謀曰。彼之所以固拒者。以未失身也。若強污之。彼見節已毀。事或可成。乃女拒益力。則以油捻紙灼其手臂。繼及胸腹。灼至黃油滴漣。女絕無乞哀順從意。夫婦咸怒。決計殺之以滅口。遂褫衣。裸以繩三匝縛于木橈。更益火灼其頭面。至足膏黃焦黑。血肉模糊。女終嚙齒不出一聲而死。尚忠益怒。復以刀斫其頭面數處。並割其二乳以洩忿。鄉里見者。皆為髮指。事聞到官。尚忠夫婦願發供。謂女有外遇。尚忠妻疑尚

忠亦有染故尚忠憤而致死而女兒懦不能白官亦不察遂據詞以獄上廉訪應公閱其牘疑之密訪研鞫乃得寔情敬其貞烈哀其慘毒遂抵尚忠夫婦于死而詳請中丞專摺具奏請旌表並在徐家溜地方建坊立祠以快人心而伸正氣蓋向來請旌之件多歸題本此案為表揚奇烈起見故不拘常格也嗟呼金扣子以農家女目未睹詩書身未嫗姆教且生長于盜賊之家而能堅持大節萬死不移此真天地間氣所鍾廉訪極力為之彰瘡豈徒為維持風化之盛已哉

蔣孝子

富陽蔣孝子元順余增濟霖之曾祖也四歲喪父家貧偕其兄樵采以養母兄夭母哭之慟終其身得風痺疾孝子負以卧起食飲匕匙便旋踰廁躬進奉之勿稍懈妻朱亦賢食姑恆飽已則糠覈而已朱先姑歿元順躬兼婦職母不覺婦之亡也母患頭眩祈神籤須野豬腦鮮荷葉時隆冬二物不可得則求之餘杭越嶺冒風雪顛踣幾殞迄無有傍皇呼天繼之以泣忽獵者携一物至視之野豬首也長跽告之故獵者憐而以腦與之歸途見溪中浮一葉睇之乃鮮荷蓋大喜持以進母眩頓差有稱其孝者歎曰吾不能愈吾母身之疾天酷我天酷我奚孝云晚年家漸裕有三子七孫以上壽終咸豐五年得旌表並建孝子祠十一年粵

賊陷富陽所過焚殺獨于孝子祠炷香而去嗟乎孝庸行也而乃感鬼神格盜賊如此乎人子之于父母其可忽乎哉

富貴中之苦境

旁觀者審當局者迷古語也富貴利達之地當局者第驚於進取而不知已蹈危機紛華靡麗之場當局者第樂其宴安而不悟早墮惡趣在旁觀者即非明眼人亦能料其敗也獨有富貴紛華中之苦境則祇當局者自喻之旁觀者不能知之也昔金匱孫文靖公以閩浙總督來嘉興閱兵千夫擁護萬衆觀瞻聲勢赫奕一時先大夫謁于舟次公言三十年前以諸生攜一僕歸家扁舟泊此今雖風景如昔而意興轉覺不如昔時先大夫對以封疆任重此心不免憂勞耳公曰非也因指中間供奉新到之廷寄曰外人觀總督如何榮耀而不知總督心中之苦惱此一件事令我措置萬分為難矣然所為何事公卒未明言也同治己巳余令青浦有洋人為盜在澱山湖中拒捕殺破船哨官都司一人破勇七人百姓三人余往勘驗盜已遠颺屍骸狼籍無可如何姑令收殮再行緝兇歸時在輿中籌畫此案中心懊悶欲死然呵殿騶唱如故也中途遇二老嫗避于道傍指余嘖嘖相謂曰此不知前世如何修行乃能修到如此余聞之默念我方恨今生何以不修做此知縣而彼乃羨慕謂前世修來者

何見解之相左耶。忽憶孫文靖公事。不禁為之失笑。則旁觀者審一言。猶為未的也。

澱山湖洋人劫案

澱山湖之案。其始有英屬國之流氓。即中國所謂光棍者在上海糾合英國人二。買一蘆墟船乘之。雇上海人二為服役。雇寶山人二為行舟。至黃渡地方。又雇一青浦人。將至澱山湖。舟行遲復于田間雇一人助之。行至湖中。適遇一地保錢糧船。劫之。乃船中僅有錢二十餘千耳。地保跳而免。適見橋畔有巡緝賊船在地保熟其人。乃呼救。哨官令起棹追賊。顧勇數不足。有鄉人三。踴躍從之。賊望見追至。揚帆逃。賊船追十餘里。至崑山縣之千墩鎮。日已落矣。不能及。爰發礮擊之。一擊不中。再發幾及之。賊遂落帆。洋人三立于船頭。以手相招。若將還物也者。賊船遂駛近。不為備。相距咫尺。洋人突發手槍。哨官傷墜水死。左右二勇斃于舟中。餘勇方持械欲鬪。槍再發。又殪內一勇。佯死落水。泳而逸。于是洋人持刀過船。將已傷及未傷者盡殺之。悉擄舟所有。推銅礮於水而去。次日逃勇歸報信。余即詣勘。賊船已為水營收回。哨官及勇屍亦俱收訖。惟同往之鄉民三屍在。親屬號哭慘戚。余亦掩涕不忍視。乃捐廉俾其成殮。而懸賞五百金以捕賊。不越月。先捕得上海寶山之四人。又青浦之舟子一人。其田中雇來人。則因見賊殺人。當即投水逃去。不可究詰矣。于是用上海人作眼線。擒獲洋人二。其一

逃往廣東署上海道杜公文瀾。又懸賞三百金捕之。未幾亦躡獲于廣東之香港。余赴上海會審。情真事確。中國人俱畫招。而洋人狡賴不肯承。爰羈于英國之領事衙門。蓋外國人不受中國羈禁也。彼時只候香港之犯解到定案矣。而香港之領事。故濡滯之總督馬端敏公。咨催廣督文內有札飭該洋官字樣。香港領事乃謂中外不相統屬。安得用該字以輕我。遂將兇犯縱之去。于是上海領事亦將兇犯釋放。而礮船之弁勇暨鄉民十一人之死。無從取償。哀哉。余迄今念之。猶覺憤填胸臆也。

鹽梟行劫

咸豐辛酉。粵賊擾浙之際。有蕭山某州牧自四川引疾歸。以道路不通。取徑上海。雇岱山人劉某船數隻。浮海至甯。劉固岱之販私鹽者也。行至橫水洋。託言風色不順。泊舟島嶼中數日。乘夜啟某之箱籠。取其金珠寶玉。盡易以石。某君不覺也。比至甯。舍館定。啟箱籠。則十年宦橐盡羽化矣。遣人至岱訪問。其鄰里皆知之。直言不諱。某與甯道張觀察素識也。亟往訴之。觀察嚴檄拘提。抗不能得。乃遣弁勇捕獲之。而劉顧狡甚。堅不肯認。方研鞠間。而賊已薦至甯。即失守。劉遂脫歸。于是起華屋。置良田。弟若子姪均娶美婦。添海船為販私計。岱人嘖嘖稱羨。蓋所攘獲不下數萬金也。壬戌之秋。劉及弟若子姪各司鹽船六艘。至蘇松海口售。

鹽易米。滿載而歸。至橫水洋。陡遇颶風。六舟盡沒。無一生者。家中諸婦聞之。瓜分所有。均別抱琵琶去。頃刻之間。灰飛烟滅。此康齋弟寓岱時所目擊。岱人于是咸嘖嘖以爲有天道焉。第不知蕭山君子甯郡陷後何如也。

雪災

道光二十年冬十一月。江浙大雪。平地積四五尺。山坳處則丈許矣。湖港俱凍。至明年正月。乃解。湖州安吉山中有寺。僧徒四人。其一人于雪甫作時。下山抄化。爲雪阻于山下村中。比雪消路通。則寺內之僧皆餓死矣。太湖中有一舟凍於中泓者。匝月凍解。船逐流下。舟內之人已盡斃。而甕中米尚存其半。則以火種絕不能炊而致死也。是年江浙二省。均報雪災。最奇者。陳春墟明府祀宰奉天之錦縣。有娶親人途遇大雪。因相率入小路中古廟避之。雪甚封山。迷不得出。到一月後。男女兩家遣人四處覓之。則新婦及送迎之男女七十餘人皆餓斃廟中。春墟往相驗。爲之慘然。至咸豐十一年十二月。粵賊陷杭州。四出擄掠。天忽大雪。深至六七尺。賊不能行。難民乃得乘間逃逸。此又雪之救人而爲瑞者也。

朱封翁

寶應朱武曹先生彬。余師文定公之尊人也。沈潛理學。工詩古文。于經史尤極研究。舉孝廉。

官學博。時文定公已通顯矣。督學使者。非年家子。即小門生。先生于按試時。趨官侍立。唯謹。學使固辭。先生終不去。學使踏蹻。深以為苦。雖老。每會試。必與計偕。文定公官至列卿。同人咸勸先生可勿應試。先生不肯。道光癸未。公放會試總裁。示貼迴避親父某人。都中傳以為笑。儒林中嘖嘖歎美。而先生懊喪特甚。擬留京俟再試。于是棘槐諸大臣咸勸公為奏請一品封典。俾致仕。先生初不知也。比命下。則大怒。以為阻其上進之路。選大杖欲撻公。公介戚友跪謝乃已。乙酉。公視學浙江。先生偕來。公持法嚴。士子有過及文藝小疵。咸夏楚。不少貸。其作奸犯科者。無論矣。故時比之雷部神。有天君之稱焉。賴先生時為訓解。公因之少霽威嚴。然承杜石樵尚書後。以猛濟寬。人多不堪。歲試未竣。飛謗已至京師。吾鄉錢心吾給諫特疏劾之。事下廷議。謂學政奉公行法。職也。惟親父不應隨棚按臨各郡。予公薄譴。先生遂浩然歸去。歸後以載籍自娛。不問外事。年逾大耋乃終。先生瀕行時。猶諄諄以寬為勗。余于次年科試入學。文中訛一字。比發落時。心惴惴恐被責。竟得邀免。則先生之餘蔭也。壬辰。應京兆試。至都。謁文定公于邸第。訓迪肅然。如坐春風中。與督學時氣象迥殊矣。時先生年八十。新撰禮記訓纂成。得寓目焉。越四十年。服官於蘇。得晤先生曾孫縵伯太守。以遊道堂文集見示。繙讀數過。始知先生學問之醇。行誼之厚。寔從敏求好古中得之。以淑其身。以啟其子。

孫有以哉。有以哉。

方敏恪公軼事

先大父嘗言高祖粵南公。雍正丁未。曾試與仁和沈椒園先生共坐一車。每日恆見一少年。步隨車後。異而問之。自言桐城方氏子。將省親塞外之資。故徒步耳。公憐其孝。援令登車。而車狹不能容。于是共議。每人日輪替行三十里。俾得省六十里之勞。到京別去。不復相聞問矣。後二十餘年。粵南公以雲南守赴都。椒園先生時陳臬山左。亦入覲。途中忽有直隸總督差官來迎。固邀至節署。相見則總督即方氏子。歡然握手。張筵樂飲十日。稱為車笠之交。一時傳為美談。茲見武曹先生所記方敏恪公軼事。有相類者。用附錄之。曰。吾鄉喬堅。木文嘗歸自京師。返道過保定。時直隸總督為方敏恪公。喬方出也。公留署累日。一夕酒半。喬自陳屢赴公車。佗條不得志。公曰。甥得毋有飢不食耶。喬作而對曰。未也。得母有寒無衣耶。喬作而對曰。未也。公笑曰。嘻。是奚足怖。吾方窮時。將遊京師。至寶應資藝。歲將暮。寒風栗烈。敝緼袍僅行線存。中無裏衣。束帶長尺餘。兩端以貫續之。納履則足之前後皆見。將詣汝母。丐數金北上。甫抵門。僕者衣冠甚都。列坐於門之兩楹。余遂巡欲入。僕詰曰。客奚為者。余曰。將探吾戚。僕笑曰。是安得有若戚。得毋為行竊計耶。余自願竄人子。欲言之。恐礙汝母。遲回久之。終

弗入。通信步折而東。又屈曲西行里許。至盧家巷。巷門為南北通衢。有屠門市者如爭屠。每割必倩對字列肆者書數。往來甚煩。列肆者每厭苦之。余倚柱而笑。屠顧見曰。客何為者。作字比不得切肉也。余拱手曰。非敢然也。見長者行甚苦。小子略識字。幸不棄。可代勞耳。屠喜曰。客乃能書。即借肆中紙筆。置几旁。屠者手切肉。權輕重。即口誦數。余奮筆疾書。食頃已更數十紙。屠笑曰。客之書更速于我之切也。會日暮。屠者荷餘肉行。顧余曰。吾知客未飯。盍從我于家。余隨之數百步。門臨河畔。茅屋三間。一女應門。可十八九許。屠呼老嫗出曰。吾幸延客。速作飯。叩其姓胡也。亦返問余。歎曰。是縉紳官家子也。坐余以堂。少選提一壺酒。命女溫之。燭至。命嫗女俱坐。曰。客幸不見外。我老無子。迫歲甚忙。又無夥伴。客能留卒歲。當必有以將意。余曰。某窮途長者見收。幸甚。屠大喜。酒至。輒取盎中鹽菜為副。切肉置大槃。是時余已餓竟日。酣飲快意。視今日之節制。幾輔其樂十倍。飯罷。度門扇為牀。布草薦。取布被覆焉。天將明。呼余起。日記數以為常。除夕。為置酒有羹肉。共食如初。元日。余攬衣起。則非復故衣。一藍布袍。新布絮襖。近身裏衣絮袴。內外補綴完整。布襪履各一。余驚起拜謝。屠笑曰。客此去當作官人。區區者奚足言。開歲五日。余欲去。屠曰。此間鐙事甚鬧。幸更延十數日。余心德之。不能却也。望後乃辭以行。屠者曰。固知客不能留也。又置酒有為餞。翌日。贈錢四千。襪被囊

一將所覆被并錢納馬送至河干。余拜屠亦拜。附船至山東囊中餘錢數百。有故交自北來。身無一錢分半與之。遭遇聖恩。以有今日。皆胡長者賜也。及為直隸布政司時。遣一介以千金報德。且戒曰。若肯來。即備輿馬迎至署中。至則門巷蕭條。胡夫婦身歿已久。女適誰氏子。亦不知所終。言至此。公泣數行下。座客為之改容。喬恍然如有所失焉。

少見多怪

家梅亭方伯任四川打箭鑪同知時。彼處人偶見蟹。稱為瘟神。打鼓鳴鑼而送之郊外。方伯取而食之。人皆大驚。謂官能食瘟神。四境聳服。沈括夢溪筆談云。陝西人家收得一乾蟹。怖其形狀。以為怪物。而病瘧者借去。掛門上。往往遂差。黎士宏仁恕堂筆記。謂甘肅人不識蟹。疑為水底大蜘蛛。俄羅斯國人不知鰻鱺。詫為水蛇。中國人何以食之。蓋物之未經寓目者。初睹之。未嘗不以為奇。如山東張小海太守食鮮蚶。連壳嚼之。幾損其齒。與蔡謨誤食螳螂。吐下委頓。皆可一笑也。

遊泰西花園記

上海自泰西通商後。環北門外十餘里。奏明給洋人居之。洋人歲輸其租。謂之租界。租界為英法美三國分踞。一切公事。歸華洋同知暨三國領事會同辦理。除命盜案外。地方官不復

與聞焉。更夏徠雜。人衆很多。富商大賈。及五方遊手之人。羣聚州處。娼寮妓館。趨風駢集。列屋而居。倚洋人爲護符。吏不敢呵。官不得詰。日盛一日。幾于花天酒地矣。余攝縣事時。欲稍稍裁抑之。而勢有不能。嘗飭洋租地保密稽之。蓋有名數者。計千五百餘家。而花烟館及鹹水妹淡水妹等等。尚不與焉。女閭之盛。已甲於天下。乃自同治紀元後。外國妓女亦泛海而來。搔頭弄姿。目挑心招。以分華娼纏頭之利。于是中外一家。遠近裙屐冶遊之士。均以夷場爲選勝之地。彼洋人之漁中國財者。亦可謂無所不至焉耳。休甯余古香觀察本邇來滬總辦浙江海運局。有遊泰西花園記一篇。敘述詳盡。筆致栩栩。于板橋雜記。秦淮畫舫錄外。又闢一格。因備錄之。以見溱洧之風。海外亦復沿波。深可太息也。

乙亥孟春。匝月無旬日晴。偶值天霽。又須從事江干。以故春到人間。猶未覺也。隆愷臣司馬由皖中來申。假館于局。局在邑南城外。殊嫌湫隘。愷臣每思北遊。以海上精華。咸萃于北遠方來者。莫不耳逐神馳也。念八曉晴。以事當至虹口。予偕卿雲皖生並拉愷臣藜閣同肩輿至老閘。冀得翼甫與俱。作嚮導耳。翼甫當設饌饌客。饌後各舍肩輿乘馬車。縱轡以行。約十餘里。至虹口屯糧處。時監兒爲陶叔南大令。陳韻和少尹。二君同寓洋樓。樓三楹。濱江而築。輪舶浩艘。喧閤在浦。無足留連。因再登車。隨翼甫轅駒西適。自是則一望平原。園林擲比。長

橋跨水。傑閣凌雲。遠瞰春申江。白舫烏篷。亂如飛鳥。陌上車塵馬跡。華夷雜沓。電掣星馳。愷
臣目所未經。不禁拍掌叫絕。忽于碧樹鬱環處。車為之停。下視同人。皆踏莎而立。一時香車
寶馬。錦簇花團。華妓洋娼之外。別有所謂鹹水妹。淡水妹者。黎閩皆一一指名。予與愷臣。惟
略認其梳妝服飾而已。路旁有方井一。又有靜安古寺。以紆道不果游。翼甫速客登車。謂須
及早一遊。徐家衛外國花園。遲則游人星散。便無可觀。再行數里。到一籬落。車數輛。憩老槐
樹下。荆扉斜敞。碎石成蹊。翼甫入。同人皆入。翼甫曰。左左之。曰。右右之。曲折升階。迴廊抱室。
有番婦緊齒迎門。儼然酒家胡招客飲者。一傭人導客別舍。冰盃晶盃。几席橫陳。予量不勝。
蕉眾以酒美勸。姑冷飲半甌。已微醺。出巡簷走。聞笑聲達戶外。則兩番妹。簪艷卉。拖長裙。自
旁舍出。嫵娜作態。望之如畫圖中人。惟鬢髮黃蠟。秋波碧暈。與中國粉白黛綠不同。時同人
各穿細徑。拾翠尋芳。予適闖入一院。于疎篁密棘中。插鞦韆一架。上貫雙絙。挽棠木小舟。中
坐一少年客。洋人推蕩之。以為戲。同人聞聲咸集。兩番妹亦珊珊來。相與狂笑。以妙手空空
兒之條高而條下者。非他人。即翼甫也。洋人指一番妹。笑令飛登。與翼甫相向坐。于是推者
推。蕩者蕩。雙飛雙落。髻鬟巾欹。直視中外為一家矣。喧笑未已。又有兩青衣妹。結駟來游。四
美相見。喃喃似皆勾欄姊妹。花舊相識也。豈米蘭贈藥之遺。泰西風猶近古與。夕陽既墜。與

人促歸。爰循老閭肩輿踏燈而返。是日同游者。為隆君愷臣山。潘君藜閣青照。王君卿雲維。煜貝君皖生澂。朱君翼甫其詔。并有姚君善民。張君亦槎。暨予共八人。

浙亂後樂府

浙江自庚申辛酉。遭賊竄陷。經左爵相轉戰數年。至甲子歲始行戡定。百姓辛苦流離。為賊匪所殺。為飢寒所殺。為疾疫所殺者。不知凡幾。哀我人斯。將無孑遺矣。幸爵相心乎愛民。于入浙創立軍府時。即首為賑濟。加意撫綏。出水火而登衽席。殘民始有更生之慶。將鄉泉中丞佐之。興利除弊。各事極意講求。馬端敏公繼之。勞來安集。以養以教。民乃得孰其居。今日我浙之得以熙熙攘攘。漸臻富庶者。三公之力也。然當賊氛甫息之時。凋敝之情形。流亡之困厄。鐵人見之。亦不免下淚。古香觀察有聞見篇四章。古音古節。真不減杜老之哀江頭諸作。因備錄之。俾吾浙人無忘在莒時也。豬換婦。朝作牧豬奴。暮作牧豬奴。莫得牧豬婦。販猪過桐廬。睦州婦人賤于肉。一婦價廉一斗粟。牧猪奴牽猪入市廛。一猪賣錢十數千。將猪賣錢錢買婦。中婦少婦載滿船。遠頭垢面清淚漣。我聞此語生長吁。就中亦有千金軀。嗟哉婦人猪不如。屋劈柴。屋劈柴。一斧一酸辛。昔為棟與梁。今成樵與薪。市兒詆價苦不就。行行繞遍江之濱。江風射人天作雪。飢腹雷鳴皮肉裂。江頭邏卒欺老人。奪柴炙火趨城闕。老人結

古不能語逢人但道心中苦。明朝老人無處尋。茫茫一片江如銀。孃煮草龍游。城頭烏鳥哭。飛入尋常小家屋。攫食不得將攫人。黃面婦人抱兒伏。兒勿驚。娘打鳥兒。飢欲食。娘煮草。當食不食兒奈何。江皖居民食草多。兒不見門前昨日方離離。今朝無復東風吹。兒思食稻與食肉。兒胡不生太平時。船養姑。月彎彎。動高柳。烏蓬搖出桐江口。鄰舟有婦初駕船。亂頭粗服殊清妍。艣聲時與歌聲連。月彎彎。照沙岸。明星耿耿夜將半。誰抱琵琶信手彈。三聲兩聲摧心肝。無窮幽怨江漫漫。或言婦本江右女。名隸烟花第一部。頭亭巨艦屬官軍。兩妹亦被官軍擄。婦人無夫惟有姑。有夫陷賊音信無。富商貴冑聘不得。婦去姑老將安圖。嗚乎。婦去姑老將安圖。婦人比義羞丈夫。

魏賜日本女主詔書

日本從古服屬中國。自元世祖征之而敗。始漸形崛強。明初亦經封貢。第羈縻耳。至嘉靖時。海寇藉其資以入盜。東南諸省重罹倭毒。寔則仍是我民導之。倭固無能為役也。本朝監明之弊。康熙以來。絕不與通。海疆宴然者二百載。今則以西洋通商。彼亦聞風而至。諱其先世服事之迹。最爾小邦。儼然抗衡上國矣。然其先君神功皇后息長足媛于魏明帝時。梯航入貢。彼國史冊固大書特書焉。茲特錄魏景初二年賜倭女主詔著于篇。俾覽者知我國家懷

柔遠人。同天之度爾。制詔親魏倭王卑彌呼。帶方太守劉夏遣使送汝大夫。雞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獻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踰遠。乃遣使貢獻。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為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綬。裝封付帶方太守假授。汝其撫綏種人。勉為孝順。汝來使難升米牛利。涉遠道路勤勞。今以雞升米為率。善中郎將牛利為率。善校尉假銀印青綬。引見勞賜。遣還。今以絳地交龍錦五匹。絳地綳粟刷十張。縞絳五十匹。紺青五十匹。答汝所獻貢值。又特賜汝紺地句文錦三匹。細華斑屬五張。白絹五十匹。金八兩。五尺刀二口。銅鏡百枚。真珠鉛丹各五十斤。皆裝封付雞升米牛利。還到錄受。悉可以示汝國中人。使知國家哀汝。故鄭重賜汝好物也。

應敏齋上張振軒請討日本書

同治甲戌。日本以臺灣生番戕殺琉球人為詞。舉眾數千。突入臺境。營築壘。與生番攻戰。蓄意叵測。全臺震動。事聞。上命福建船政大臣前江西巡撫沈公。統師蒞臺。相機籌辦。沈公怒其猖獗。上疏請剿。廷議久之不決。倭勢益張。將圖深入。其議院有踏平我二百郡之說。聞者髮指。訛言蜂興。沿海皆警。余前在上海。頗悉倭情。知其有瑕可蹈。爰上書李爵相。請發舟師。分道徑搗其國。為圍魏救趙之計。爵相亦深韙余言。會倭與番戰不利。且疾疫大起。英國

公使威妥瑪從中調處朝廷重惜民命允予撫卹銀兩倭人喜得息肩遂解而歸然其衆之死亡者已不少矣余頗以吾謀不用坐失此虜為恨嗣見應敏齋方伯上張振軒中丞書與余意見相合且議論較余更為暢達用錄存于右俾天下後世莫謂秦無人也方伯之書畧曰日本介在東洋密邇中國其人狙詐多端素無信義近者一切效法西人妄思自強潛圖開闢蓋其意狡焉思逞久矣今乃背約稱兵藉詞播釁闖入我邊地虐劉我番民中國欲全舊好據理與爭不遽用武並許為之建望樓塔表護彼商船可謂寬大極矣禮義著矣詎料彼之詭計即以虛言款我而久踞番社誘脅番人又運屋材攜農具為築室屯耕之計羣番迫於凶敵勢必盡受羈縻則臺灣之地與我共之異日難保不驅羣番為前導以與我爭臺灣夫臺灣雖小我聖祖皇帝勤勞二十年而得之者也臺灣有事則閩粵江浙處處戒嚴古人謂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今日臺灣番事之謂也且諸國通商以來所以猶就範圍不啟戎心者以其有條約在也今日日本不守條約若令得志非惟為日本所竊笑西人更將藐視中國為今之計宜舉日本背約之罪布告諸國並援公法嚴捕倭人在臺諸軍分據險要務遏絕敵人接濟並其歸路勿輕與戰密諭番人伺間狙擊廈門一口未知能扼以舟師斷敵人往來之路否一月以後彼之糧餉煤火子藥必漸告罄番人見官軍相助亦必奮力抗拒彼

阻深山。不能驟進。又畏官軍相助。其後臺洋風濤險惡。彼船雖利。豈能久泊。勢孤心怯。宜無不退師之理。所慮者既退而修怨。必擾我沿海諸省。設防之具。自不可不預籌也。現在本省防務。業經督撫嚴密布置。無可再贊。惟以全局而論。設防之法。必使諸省各自為戰。則守禦有責。成亦必使各省互相救援。則氣勢方聯絡。何以言之。今之倭寇。與前明之倭寇異。明之中葉。各島奸商。乘明綱紀廢弛。勾結莠民為亂。其迹同乎流寇。故蔓延而害廣。今日本兵士二千有奇。工役二千有奇。聞尚雇有西洋及中國人在內。乃其國王所遣。成軍以出。志在開邊。故力聚而勢專。然竊料日本之兵力。可以注我一路。多亦不過兩路。萬不能分擾各省。今察地勢。直隸可與奉天山東併力。江蘇可與浙江併力。廣東可與福建併力。彼省有警。則此省出兵以救之。甚至一省有警。則四五省酌度分兵以救之。輪船迅疾。固朝發而夕至也。至中國輪船。宜再陸續購備。合之閩滬兩廠所造。凡火輪戰艦。須過三十號以外。再得銅包戰船四五號。分撥少許。以扼最要之口。此外共配精卒萬餘。會合訓練。昔年水師宿將。如前陝甘總督楊公保。智勇兼備。戰功卓著。威名播于遐邇。應請奏懇皇上特召視師。專督輪船大軍。追逐寇蹤。南則與之俱南。北則與之俱北。各省諸軍夾擊。客主順逆之分。勝負必有所在。籌防之要。當不外此。雖然。古之馭外夷者。必能守而後和。可恃。亦必能戰而後守。可完。與其

戰于內地不如戰于外洋。與其戰于外洋不如戰於彼國。竊觀今之日本有可伐者數端。請陳其說。往者日本國王不改姓者逾二千年。國中七十二島。島各有主。列為諸侯。自美加多篡國廢其前王。又削各島主之權。島主失柄而懷疑。遺民念舊而蓄憤。常望一旦有事。乘間蠶起。彼昏不悟。尚復搆怨高麗。使國中改西服。效西言。焚書變法。于是通國不便。人人思亂。今宜思管子攻瑕之說。乘中國寇平未久。宿將多存。勁旅未散。有事東洋。亦藉以練習船礮。興起人材。失此不為。後數十年。彼基益固。而中國承平日久。民不知兵。猝為所乘。悔將奚及。此揆之於時而宜致討者一也。昔年中國由普陀趨長崎。水程四十更。風浪巨險。由廈門趨長崎。水程七十二更。商民渡海皆由之。元代征倭。會兵合浦。大抵亦由南道。今則往來者眾。新道益開。自上海至長崎。水程不過千四百餘里。輪船兩日夜可達。斷無元代颶風之虞。且中國所以屢繼于外人者。以彼合從連橫。協以謀我。不得不防決裂。含忍至今。今幸泰西諸國未與合謀。尚得用全力東注。而日本之國小援孤。亦斷非泰西諸國之比。此酌之於勢而可致討者一也。議者每以元代征倭喪師十萬。用為殷鑒。不知元人以徵貢不至。遽興無名之師。又用宋降將范文虎為統帥。一遇颶風。遽自棄師潛遁。蓋其理不直。其用人又不當。以至於敗。使倭人至今有輕中國之心。正宜因此折其驕鋒。破其故見。使之有所震懾。古來兩

國交兵。苟能仗義執言。則勝者常十八九。反是則敗者亦常八九。今日本敗盟棄約。侵犯我疆。彼固內反而自慚。各國亦旁觀而竊議。我之興師。以奉辭伐罪為主。而初無耀兵域外之心。以征撫降服為圖。而非存拓地開疆之見。將所謂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於是乎在此。質之于理。而當致討者一也。今中國海疆。自瓊崖汊于遼碣。迴環幾二萬里。若欲處處設防。中國勞費固已不支。而又未能保處處無虞也。誠選勁旅萬人。徑搗長崎。進逼倭都。則彼走已奪氣。將撤兵自救。之不暇。斷無餘力以犯我。兵法所謂批亢搗虛。形格勢禁。攻其所必救也。夫是之謂以攻為防。以攻為防。則合數省之力。萃于一路。勞費省而防轉可恃。以守為防。則竭數省之力。分備諸路。勞費繁而防且難恃。此其得失。不待明者而決之也。且我軍戰內地。一有失利。則全省震驚。即幸而獲勝。而內地之民。被其荼毒。受其誘脅者。已無窮矣。我軍戰倭地。雖偶有挫失。不過損傷軍士而已。添募以往。不難也。若戰而勝。則我可因糧於敵。招彼民為嚮導矣。夫攻人之與受攻於人也。豈可同日語哉。此籌之國計與民瘼。而尤不得不致討者一也。凡此數端。機不可失。亟宜預為布置。速購船械。以備訓練。倘若廟謨早定。以李伯相節制沿海軍務。仍鎮天津。拱衛畿甸。楊宮保節制戰輪水軍。直指長崎。必可以內外協力。奮揚威武。檄令高麗起師。渡對馬島。使震盪日本之北路。以分其兵勢。高麗本我屬藩。必願乘

時略地以洩舊憾。我師宜禁止殺掠。號召其前王之舊將與故臣遺民。有願舉義匡復者。俾求故王之後立以為王。許盡復其國之舊制。各島主有挈地投誠者。封以王號。使各為自主之國。夫日本之人望變久矣。臨以大兵。未有不瓦解者。且事固有措注不勞而厥效甚溥者。漢武帝時募良家子及有罪之戍卒。得自請奮擊匈奴。雍正中。選各省技勇數千人。號勇健軍。屯巴里坤故地。盜賊絕蹤。道光回疆之役。選南北路遣犯二千為死士。屢挫賊鋒。今宜遠仿漢制。近法先朝。廣募沿海梟徒。蛋戶漁丁。及閩粵間械鬪之民。及哥老會中鷙悍之士。許令投効軍前。奮擊日本。優其廩餼。凡合三千人。鼓之以不次之官。不貲之賞。統以健將。濟以輪船。用為前驅。此輩皆亡命犯法不畏死之人。正所謂以毒攻毒。死固無損於中國。不死亦能建威于外國。倘日本自知理屈勢窮。遣使行成。願申舊約。則必使償我兵費。稱我東藩。然後收師而退。果能如是。非特令日本畏懷。亦且使西人警慄。中國之患少有參乎。然則綜而計之。今日界以番地。曲全和約。兵端若可暫弭。而後患無窮。和亦難恃。策之下也。決計驅逐。待其入寇。隨時禦之。策之中也。先為非常之舉。以奮積弱之勢。雖得失參半。猶愈于坐而自弱。策之上也。使彼或聞天威赫怒。知中國不可與爭。願遵和約。不戰自屈。尤善之善者也。抑本司更有望者。自來天下大事。往往敗於二三。成于一旦。在昔庚子辛丑之間。洋人初入中

國朝廷未悉外夷情狀和戰迄無定局每變一議則罪其前議之人于是當事者不敢任事局益變而勢益不振迨剿辦粵逆堅持定見不稍改移卒能使賢才勃興殲除巨寇此蓋斷與不斷之效也應請奏求皇上博采羣議衷于一是然後乾斷獨運默定至計俾中外大臣奉而行之用人則慎之又慎方畧則精益求精盡屏局外之浮言勿視東洋為過重此即制勝之道也本司通計中國應購船礮及水雷開花後膛洋槍之屬為費當逾千萬一時無從籌措祇可商借洋款由各海關分年籌還即使不戰而守前項船械亦須預備當此時事多艱但望中外力節浮費數年之內償此要需則元氣不至大損或尚可補救于萬一構昧之見是否有當既承命妄參末議不敢不盡其區區之愚如蒙酌覈而俯採焉幸甚

蒯子範判牘

合肥蒯子範觀察德模以諸生起家居鄉時率團勇擊偽英王陳玉成大破之遂以知兵名李少荃爵相開府吳中檄之從軍用戰功疊保至牧守初令長洲當兵燹之後興利除弊不畏強禦有某軍門愛將擄難民女子範奪而還之軍門怒師師來索子範責以大義軍門氣索而去某廉訪以公事意見相左請大府命嚴飭之子範終不為動廉訪亦無如之何一時稱強項令顧于小民則慈愛如家人民亦父母視之不稱其官而稱之曰蒯三爺比去任邑

人懷其恩。建亭於游墅關。名曰蒯公亭。歷署太倉州。蘇州鎮江江甯諸府。皆有惠政。李爵相
臚其治行。以循良薦。擢夔州府去。吳民到今思之。余長子範四歲。性情契合。同官時。時
以吏治相切磋。而余之政治。不能及子範遠甚。馬端敏公總督兩江。言循吏乃以蒯陳並稱。
余滋愧矣。子範精于折獄。恆手自判牘。有電掃庭訟。響答詩筒遺意。一時傳誦。外國人新聞
紙多有載入者。今特摘其判詞數則。以見驥之一毛焉。爾此案。姚新周控姚阿士偕占車基。
豈知姚新周已先占姚阿士田三尺。以致挾嫌啟釁。互有毆傷。愚民無知。每以纖小事故。釀
成禍端。可勝浩歎。此次傷既驗明。尚屬不重。若再傳集鄰證。聽候質訊。書辦未飽其欲。則壓
之。差人未飽其欲。則又壓之。小民終歲勤苦之皮血。盡剝削於投到候審之日。期迫至日久
氣平。並有兩造求息。而不得者。為民父母。其何以忍此。當斷令姚新周與姚阿士將所互占
之地。均各讓還。傷亦各自醫調。減一分訟累。即培一分身家。區區苦心。爾小民其共體之。而
共諒之。梅徐氏乃徐傳生之妹。嫁與梅近川為妻。近川早逝。徐氏作未亡人。已逾十載。遺孤
連生業已成立。蘇城亂後。寄居催子即管田莊人蘇張瑞和家。一屋相依。非有感慨驚危之
慮。三年於外。保無瓜田李下之嫌。而乃徐傳生者。不為同根之庇。翻揚中冓之羞。既控張某
之誘姦。並串梅裕以作證。莫虛有之事。何能據以為憑。不可道之言。竟忍宣之于眾。豈有此

理是何居心。迨伊母徐余氏以傳生不法出首。縱謂婦人愛女。斷無不愛其子之心。就令該氏可告。亦不應營于其兄之口。一經庭訊。盡吐寔情。乃知徐氏粗有衣食。惡黨利其資財。為索黃金。翻成白舌。當各予以重懲。梅裕占居梅徐氏之屋。並押令遷出。訊得陳太控張阿桂冒占伊妻彥氏一案。據陳太供。十年城陷。張阿桂在賊中。將伊妻擄去。城復。妻歸。今張復來冒佔。而張阿桂又以彥氏本亂前媒娶。被陳拐逃。質之彥氏。並其母彥陳氏。皆謂陳寔自幼婚娶。張乃擄逼以從者也。余細鞠張曰。爾妻逃時。由外乎。由家乎。曰。去年在丁公館幫工。即未歸矣。余乃召陳至。曰。爾當長隨乎。曰。然。爾在何處。曰。丁公館。爾與妻俱往乎。曰。未。曰。彥氏在彼。爾亦在彼。爾供未與妻往。則彥氏之不為爾妻可知矣。爾與彥氏因此苟合而逃。又可知矣。陳無辭。張請辦陳而乞妻歸。余曰。爾亦非媒娶也。若為媒娶。豈有妻逃兩載而不控官者乎。張乃寔吐其擄掠狀。遂並懲之。而以彥氏歸其母去。陳曾錫之姊。許字于同邑之金元銓。生方綺歲。母不曾離養在深閨。人多未識。乃因追薦其父。偶到利官。將歸其家。忽逢暴客。是何意態。霍霍怕人。不識姓名。卿卿呼我。客何為者。直將昇之以歸。眾皆茫然。竟至爭之下。當經陳某扭稟本縣查詢。乃知為金陵民人王正坤。曾收某家之棄婢。旋為踰里之逃人。落花堆裏。偶拾殘紅。蔓草叢中。又成野綠。以致求之不得。因恨成癡。立而望之。雖非亦是。再

三研詰堅執不移。然而里居姓氏之不同。亦笑貌聲音之弗類。十年未字。幽蘭尚傍堂居。一去無踪。溫李何能挑代。惟念癡情若夢。積想成迷。定露眼之朦朧。非色膽之敢大。姑予杖遣。以蔽其事。

三教增為五教

韓昌黎云。古之教者一。今之教者三。自唐迄今。千有餘年。又增二教。曰回教。天主教。天主教中。復分為耶蘇教。佛教中。更析為紅教。黃教。黃教創于宗喀巴。宗喀巴以明永樂年間。生初習紅教。既而自黃其衣冠。囑二弟子。世世轉生。演大乘教。一曰達賴。一曰班禪。皆死而不失其道。自不知所往生之地。其諸弟子。尊其地。迎之歸而立之。青海二十九旗。喀爾喀八十一旗。蒙古遊牧五十九旗。滇蜀邊番數十土司。皆敬奉焉。我朝因而撫之。為長駕遠馭之略。留其徒在京師。曰喇嘛者。祝釐嘽經。每月及節日。在內殿嘽吉祥天母及無量壽佛等經。列聖列后忌日。嘽金剛經。藥師經。日食月食。嘽救護經。具詳大清會典。蓋三教之外。又歧而增其五焉。

卷十終

庸閒齋筆記卷十一

海昌陳其元子莊著

復封攝政睿親王冊文

本朝攝政睿親王輔世祖定天下。有周公之功。身歿未幾。被誣削奪。高宗登極。昭雪復封。誠千秋曠典也。茲于皇朝文典中。見追復封冊文。敬錄于右。

闡宗勛于故府。典重睦親。察往跡于遺聞。義彰繼絕。念精白具徵。信史兼偉。代以昭垂。宜平反追覈爰書。煥明綸而光復。爾多爾袞造邦翊運。作翰宣勞。入闕克展壯猷。遂集勳以大定。當軸更襄碩畫。爰攝政以多年。羣不逞怨積於生前。莫須有反誣諸地下。值冲歲未親幾務。衆因矯命以除封。詎深文竟指歛衣。久令銜冤於沒世。朕恭稽寔錄。惻念純誠。拒二王勸進之勤。誓死力全。願託成一統廓清之業。奉迎式肇基圖。最尊親則切誠羣工。持法紀則靡私同氣。貞心如揭。軌事咸存。祚以世封。聿準懿藩之舊。列之瑤牒。仍延似續之常。葦園寢而祀秩春秋。侑廟廡而位循伯仲。傳以表勸。謚以褒忠。茲復封為和碩睿親王。世襲罔替。錫之冊命。於戲。削除匪出于聖裁。獄久成為不白。功伐久彰于寔典。忱尤耿其如丹。遠昭盈篋之誣。篤葉期風百世。載錫維城之命。沈淪庶雪九原。式慰爾靈。垂休無斁。

賑災果報

先大夫年登八秩。嘗言服官數十年。閱歷數十年。見官而貪墨者。其終未有不潰敗者也。然總無逾于侵賑報應之速。而且酷也。彼敗露而身嬰顯戮。若王仲漢輩者。無論矣。即倖逃法網。大都必以急病死。以惡疾死。子孫亦俱絕滅。再不然。而為盜為娼。作眼前報者。尤不少其人。固可屈指數也。蓋貪贓枉法。害止一人一家。侵賑則害及萬眾。股民以富。而謂己身及子孫可長享之。有是理乎。其有于賑務能加意者。享報亦必豐。則舉二事可鑒焉。廣東顏中丞希深。乾隆時官平度知州。因公事赴省。適遇大水為災。低區盡沒。民皆登城以避。顧無所得食。哀聲嗷嗷。太夫人聞而惻然。因命盡發倉穀。糴米賑濟。全活者數萬人。巡撫以不俟報聞。擅動倉穀。特疏參奏。落職。高宗覽疏。怒曰。有此賢母好官。為國為民。權宜通變。該撫不加保奏。翻加參劾。何以示激勸乎。乃特旨擢希深知府。母賜三品封。為淑人。天下羣頌聖天子之明焉。後希深官至巡撫。子檢由拔貢。官直隸總督。孫伯燾由翰林官閩浙總督。其孫曾至今蕃衍。登科第者極多。稱巨族矣。湖南蕭狀元錦忠之封君。道光時官直隸知縣。會秋月被水。已逾報災之期限。不能奉准。封君乃將徵存之銀。悉以賑撫。其未輸者。亦焚串免其征。民大感戴。而封君則以虧帑監追。上司憐其愛民被罪。令通省官代為設法彌補。比虧清出獄。而

錦忠狀元及第之報至矣。此二事皆果報彰彰在人耳目前者。天道甚邇。可不感動警畏哉。

左爵相奏開船政局

同治元年冬。當波諸軍進攻粵賊於紹興。三戰三捷。將傳其城。而洋火藥告罄。史士良觀察令余赴上海。向李爵相商借數千觔。乃爵相亦以剿賊藥盡。而洋船不至。正在躊躇。無可應付。余乃適返。謂不如自己仿照造之。于是開局製配。無機器則以手舂當之。無洋硝則以土硝鍊淨抵之。無藤炭則以柳炭及杉炭代之。以意加樟腦等物。舂配極細。居然造成。第力較洋藥少遜。且發後有渣滓。留存官底。須時加刮洗耳。然足以資救急之用。爵相聞之。亦飭余在甯局製造萬觔。又之洋人之藥運到。遂止。然自是知藥可配造。因從而推廣及洋槍洋礮等類。並仿造小火輪船二隻。試之均能合用。第以公費甚巨。無款可籌。且賊已將次剿滅。乃置之不講。至五年秋。左爵相由廣東平賊歸。遂決計開輪船局。疏陳于朝。朝議允之。局將開。尚相又奉陝甘總督之命。率師西征。奏保前江西巡撫沈公葆楨為船政大臣。莅其事者九年。沈公推兩江總督。又命前江蘇巡撫丁公日昌繼之。從此中國之輪船。與外洋爭烈矣。左爵相之疏。剴切詳明。善盡周官分節錄載之。俾後世言船政者有所考焉。公疏謂竊惟東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陸。自廣東福建兩浙江江南山東直隸鎮京。以迄東北大海。環其三面。江

河以外。萬水朝宗。無事之日。以之籌轉漕。則千里猶在戶庭。以之籌懋遷。則百貨萃諸塵市。匪獨魚鹽蜃蛤。足以業貧民。航艚水手。足以安游眾也。有事之時。以之籌調發。則百粵之旅。可集三韓。以之籌轉漕。則七省之儲。可通一水。匪特巡洋緝盜。有必設之防。用兵出奇。有必爭之道也。況我國家建都于燕。津沽寔為要鎮。自海上用兵以來。泰西各國火輪兵船。直達天津。藩籬竟成虛設。星馳颶舉。無足當之。自洋船准載北貨。行銷各口。北地貨價騰貴。江浙大商。以海船為業者。往北置貨。價本愈增。比及回南。費重行遲。不能減價。以敵洋商。日久銷耗愈甚。不惟虧折貨本。浸至歇其舊業。濱海之區。四民中商居十之六七。坐此闌闌蕭條。稅釐減色。富商變為窶人。游手驅為人役。並恐海船擱朽。目前江浙海運。即有無船之慮。而漕政益難措手。是非設局建造輪船。不為功。從前中外臣工。屢議雇買代造。而未敢輕議設局製造者。一則船廠擇地之難也。一則輪船機器購覓之難也。一則外國師匠要約之難也。一則籌集巨款之難也。一則中國之人不習管駕。船成仍須雇用洋人之難也。一則輪船既成。煤炭薪工需費不貲。月需支給。又時需修造之難也。一則非常之舉。謗議易興。創議者一人任事者一人。旁觀者一人。事敗垂成。公私均害之難也。有此數難。毋怪執咎無人。不敢一紓籌策。以徇公家之急。且愚以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師不可。欲整理水師。非設

局監造輪船不可。泰西巧而中國亦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國不能倣以無也。雖善作者不必其善成。而善因者究易於善創。如慮船廠擇地之難。則福建海口羅星塔一帶。開濬濬渠。水清土寔。為粵浙江蘇所無。臣在浙時。即聞洋人之論如此。昨回福州。參以衆論。亦復相同。是船廠固有其地也。如慮機器購覓之難。則先購機器一具。鉅細畢備。覓雇西洋師匠。與之俱來。以機器製造機器。積微成鉅。化一為百。機器既備。成一輪船。機即成一船。成一船即練一船之兵。比及五年。成船稍多。可以布置沿海各省。遙衛津沽。由此更添機器。觸類旁通。凡製造槍礮炸彈。鑄錢治水。有適生民日用者。均可次第為之。惟事屬創始。中國無能赴各國購覓之人。且機器良楮亦難驟辦。仍須託洋人購覓。寬給其值。但求其良。則亦非不可得也。如慮外國師匠要約之難。則先立條約。定其薪水。到廠後挑選內地各項之少壯明白者。隨同學習。其性慧夙有巧思者。無論官紳庶士。一體入局講習。拙者惰者。隨時更補。西洋師匠盡心教藝者。總辦洋員薪水全給。如靳不傳授者。罰扣薪水。似亦易有把握。如慮籌集鉅款之難。就閩而論。海關結款既完。則此款應可劃項支應。不足則提取釐稅益之。又目曾函商浙江撫臣馬新貽。新授廣東撫臣蔣益澧。均以此為必不容緩。願湊集巨款。以觀其成。計造船廠購機器募師匠。須費三十餘萬兩。開工集料支給中外匠作薪水。每月約需五六

萬兩。以一年計之。需費六十餘萬兩。創始兩年。成船少而費極多。迨三四五年。則工以熟而速。成船多而費亦減。通計五年。所費不過三百餘萬兩。五年之中。國家捐此數百萬之入。合雖見多。分亦見少。似尚未為難也。如慮船成以後。中國無人堪作船主。看盤管車諸事。均須雇倩洋人。則定議之初。即先與訂明。教習造船。即兼教習駕駛。船成。即令隨同出洋。周歷各海口。無論兵弁各色人等。有講習精通。能為船主者。即給予武職千把都守。由虛銜補實。職俾領水師。則材技之士。爭起赴之。將來講習益精。水師人材。固不可勝用矣。且自訪聞浙江甯波一帶。現亦有粗知管駕輪船之人。如選調入局。船成。即令其管駕。似得力更速也。如慮煤炭薪工。按月支給。所費不貲。及修造為難之費。則以新造輪船運漕。而以雇沙船之價給之。漕務畢。則聽受商雇。薄取其值。以為修造之費。海疆有警。專聽調遣。隨賊所在。絡繹奔赴。分攻合剿。剋期可至。大凡水師宜常川住船操練。俾其服習風濤。長其精力。深其閱歷。然後可恃為常勝之軍。近觀海口各國所駐兵船。每月操演數次。儼臨大敵。遇有盜艇。即踴躍攪擊。以試其能。所以防其惡勞好逸者如此。且船械機器廢擱不用。則朽鈍堪虞。時加淬厲。則晶瑩益出。故船成之後。不妨裝載商貨。藉以捕盜而護商。兼可習勞而集費。似歲修經費無俟別籌也。至非常之舉。諺議易興。始則憂其無成。繼則議其多費。或更議其失體。皆意中

必有之事。然臣愚竊有說焉。防海必用海船。海船不敵輪船之靈捷。西洋各國與俄羅斯米利堅數十年來講求輪船之制。互相師法。製作日精。東洋日本始購輪船。拆視仿造。未成。近乃遣人赴英吉利學其文字。究其象數。為仿製輪船。張本不數年後。東洋輪船亦必有成。獨中國因頻年軍務繁興。未暇議及。雖前次有代造之舉。現復奉諭購雇輪船。然皆未為了局。彼此同以大海為利。彼有所技。我獨無之。譬猶渡河。人操舟而我結筏。譬猶使馬。人跨駿而我騎驢。可乎。均是人也。聰明睿知相近者。性而所習不能無殊。中國之睿知運于虛。外國之聰明寄于實。中國以義理為本。藝事為末。外國以藝事為重。義理為輕。彼此各是其是。兩不相喻。姑置弗論可耳。謂執藝事者舍其精。講義理者必遺其粗。不可也。謂我之長不如外國。藉外國導其先。可也。謂我之長不如外國。讓外國擅其能。不可也。此事理之較者者也。如擬創造輪船。即預慮難成。而自沮。然則治河者慮合龍之無期。即罷畚築。治軍者慮歲役之無日。即罷徵調乎。如慮糜費之多。則自前道光十九年以來。所糜之費已難數計。昔因無輪船。致所費不可得而節矣。今仿造輪船。正所以預節異時之費。而尚容靳乎。天下事始有所損者。終必有所益。輪船成。則漕政興。軍政舉。商民之困紓。海關之稅旺。一時之費。數世之利也。縱令所制不及各國之工。究之慰情勝無。倉卒較有所恃。且由鈍而巧。由粗而精。尚可期諸

異日。孰如美魚而無網也。計閩浙粵東三省通力合作。五年之久。費數百萬。尚非力所難能。疆臣誼在體國奉公。何敢惜小費而忘至計。至以中國仿製輪船。或疑失體。則尤不然。無論禮失而求諸野。自古已然。即以槍砲言之。中國古無範金為砲。施放藥彈之製。所謂砲者。以車發石而已。至明中葉始有佛郎機之名。國初始有紅衣大將軍之名。當時得其國之器。即被以其國之名。謂佛郎機者。即法蘭西音之轉。謂紅衣者。即紅夷音之轉。蓋指紅毛也。近時洋槍開花砲等器之製。中國仿洋式製造。亦皆能之。砲可仿製。船獨不可仿製乎。安在其為失體也。臣自道光十九年海上事起。凡唐宋以來史傳別錄說部。及國朝志乘載記官私各書。有關海國故事者。每涉獵及之。粗悉梗概。大約火輪兵船之製。不過近數十年事。于前無徵也。前在杭州時。曾覓匠仿造小輪船。形模粗具。試之西湖。駛行不速。以示洋將德克碑稅務司日意格。據云大致不差。惟輪機須從西洋購覓。乃臻捷便。因出法國製船圖冊相示。並請代為監造。以西法傳之中土。適髮逆陷漳州。臣入閩督剿。未暇及也。嗣德克碑歸國。繪具圖式。船廠圖冊。並將購覓輪機。招延洋匠各事宜。逐款開載。寄由日意格轉送漳州行營。德克碑旋來漳州接見。臣時方赴粵東督剿。未暇定議。德克碑辭赴暹羅。屬日意格候信。彼此往返講論。漸得要領。日意格間臣由粵凱旋。擬來閩面訂一切。臣原擬俟其來閩商妥後。再

具摺詳陳請旨。因日意格尚未前來。適奉購雇輪船寄諭。應先將擬造輪船緣由。據實馳陳。伏乞聖鑒。

續又疏陳。據日意格等稟呈。保約條議。清摺合同規約各件。業經法國總領事官白來尼印押擔保。臣逐加覆核。均尚妥洽。所有鐵廠船槽船廠學堂及中外公廨工匠住屋築基砌岸一切工程。經日意格等覓中外殷商包辦。由臣核定。計共需銀二十四萬餘兩。船槽尤為通局最要之件。應用法國新法。購辦鐵板運來船廠。嵌造成槽。此外一切局中應用什物。由護撫臣周開錫委員估置。日意格德克碑俟廠工估定。即回法國購買機器輪機鋼鐵等件。並購大鐵船槽一只。募雇員匠來閩。一面開設學堂。延致熟習中外語言文字洋師。教習英法兩國語言文字。算法畫法。名曰求是堂藝局。挑選本地資性通敏穎悟通文字義子弟。入局肄習。並採辦鋼鐵木料。俟船廠造成。即先修造船身。庶來年機器輪器運到時。可先就現成輪機。配成大小輪船各一隻。此後機器輪機。可令中國匠作學造。約計五年限內。可得大輪船十一隻。小輪船五隻。大輪船一百五十匹馬力。可裝載百萬斤。小輪船八十匹馬力。可裝載三四十萬斤。均照外洋兵船式樣。總計所費不逾三百萬兩。惟採買物料一切。有此月需多。彼月需少者。勢難劃一。應將關稅每月協撥兵餉五萬兩。劃提四萬兩。歸軍需局庫另

款存儲以便隨時隨付。而前後牽計。仍不得踰每月四萬之數。以示限制。抑區區之愚。有不敢不盡者。茲局之設。所重在學造西洋機器。以成輪船。俾中國得轉相授受。為永遠之利也。非如雇買輪船之徒。取濟一時可比。其事較雇買為難。其費較雇買為鉅。臣德薄能淺。不足為其難。又去閭在。即不能為其難。當此時絀舉盈之際。凡費宜惜。鉅費尤可惜。而顧斷斷於此者。竊謂海疆非此兵不能強。民不能富。僱募僅濟一時之需。自造實無窮之利也。于是則雖難有所不避。雖費有所不辭。然而時需五載。銀需二百數十萬兩。事屬創舉。成否未可預知。幸而學造有成。縱局外議論紛紛。微臣尚有以自解。設學造未能盡洋技之奇。即解造輪船不能自作船主。曲盡駕駛之法。則費此五年之時日。二百數十萬之帑金。僅得大小輪船十六號。機器一分。鐵廠船槽船廠及各房屋。雖所造輪船較尋常購買各色輪船精堅適用。而估計所費。多于買價一倍。于大局仍少裨益。責以糜帑。答何可辭。凡此皆宜預為綢繆。而不能預為期必者。故此局之定。愛臣者多以異時之咎責為臣慮。局外阻撓為臣疑。即日意格亦言。此時局面既更。勢難兼顧。如欲停止。願將已領之銀。仍即繳回。臣答以事在必行。萬無中止之理。但願一一謹守條約。盡心經畫。其觀厥成。如有差謬。當自請朝廷嚴加議處。而已。察看情形。尚可望其有成。合將日意格德克碑合纂保約條議清摺合同規約。照抄咨呈。

軍機處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存案外。謹臚舉船政事宜十條。另繕清單。恭呈御覽。謹會同兼署閩浙總督臣英桂恭摺具奏。伏乞聖鑒訓示施行。

李爵相奏開輪船招商局

李爵相既平粵賊後。于同治四年。先在上海開機器局。以製造洋鎗洋礮及銅帽洋藥諸軍火。比督兩江。于金陵亦設製造局。曾文正公再督兩江。仍踵行之。嗣福建創造輪船。文正公亦令于上海兼造。數年來已成八艘。十二年。又仿造鐵甲船一艘。洋人所能者。我盡能之矣。十三年。李爵相又奏開輪船招商局。共集貲一百五十萬。官給二十萬。商集百三十萬。先購買外國輪船。而以機器局所造之輪船益之。以運江浙二省漕糧。漕運既畢之後。准商人雇載赴外洋及各海口。銷售貨物。以分洋船之利。無事則運糧販貨。取其貲為修購船隻之用。有事則用為戰船。以之巡防。以之攻擊。蓋一舉兩得之術也。光緒元年。于招商局內。又分設保險公司。以保輪船。先由商集資十五萬。本局之船。可以無須向外國保險。而外國之船。我轉可保之。則保險之利。亦分之矣。李左二相國。所以為國計民生籌畫者。至矣盡矣。惟鐵甲船之造費。較輪船十餘倍。只能為攻戰之用。且船身太重。時虞擱淺。若海口以最巨之礮擊之。亦不能抵禦。此時英國已經停造。計數年之後。各國未必踵行。則我國亦似可不須效顰也。

人參誤服殺人

今之醫者多喜用重劑取效曰古方本重吾已減輕矣驗之古方誠然心竊疑之以為古人秉氣素厚也嗣閱洄溪徐靈胎所著慎疾芻言一書內論制劑一篇始悟今醫重劑之悖乎古也洄溪之言曰古之權量甚輕古一兩今二錢零古一升今二合古一劑今三服古之醫者皆自採鮮藥如生地半夏之類其重比乾者數倍故古方雖重其寔無過今之一兩左右者惟千金外臺間有重劑此乃治強寔大症亦不輕用也若宋元以來每總製一劑方下必注云每服或三錢或五錢亦無過一兩外者此煎劑之方也末藥則用一錢七九藥則如桐子大者十丸加至二三十九丸試將古方細細考之有如今日二三兩至七八兩之前劑乎皆由醫者不明古制以為權量與今無異又自疑為太重為之說曰今人氣薄當略為減輕不知已重于古方數倍矣至于補劑要知藥氣入胃不過借此調和氣血非藥入口即變為氣血所以不在多也又今之醫者不論人之貧富人參總為不祧之品人情無不貪生必竭蹶措置孰知反以此而喪其身其貧者致送終無具妻子飄零是殺其身而並破其家也云云靈胎為乾隆時名醫學問駕于葉薛之上乃其言如此醫者當奉以為圭臬也按人參誤服殺人在富貴家不一而足先曾祖通奉公在四川重慶府任內奉旨馳驛入京視疾一時求

診者充門塞戶。至三鼓。甫散。忽儀親王以福晉病甚。遣官來迎。公以疲乏已極。固辭不往。使者傳王命。謂即以夜深不能至。請先付丸藥服之。俟質明再述。公既不知為何病。又無從得藥。適案上有菜菔子末一色。遂以與之。曰姑服此。明日再診可也。蓋取其服之無礙。暫為搪塞耳。次日公尚未起。聞馬蹄聲隆隆。王親乘車來。一見叩謝曰。福晉正悶躁欲死。靈丹一服。頃刻霍然。已安睡至今。今請偕往覆診。公至邸視之。則風寒微疾。誤服人參所致。菜菔子適解之。故見效如是之速。然不敢明言。致太醫官干譴。乃定一祛風之劑而出。數日後。王厚酬焉。通奉公恆舉此以為笑柄。

神咒治病

祝由一科。起于黃帝。禁咒治病。伊古有之。其詞甚便。其效甚速。不可解也。今擇余所知而驗者錄之。治蜈蚣螫咒云。止見土地神。知載靈。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勅以右手按螫處。一氣念咒七遍。即揮手作撮去之狀。頃刻痛止。治蛇纏咒云。天蛇蛇。地蛇蛇。騰青地。扁烏梢蛇。三十六蛇。七十二蛇。蛇出蛇進。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勅。凡人影為蛇所啄。腰生赤瘰。痛痒延至心。則不可救。名蛇纏。又名纏身龍。治法以右手持稻幹一枝。其長與腰圍同。向患處一氣念咒七遍。即揮臂置稻幹門檻上。刀斷為七。焚之。其患立愈。蠅蚊滿射人影。令人生瘡。如熱

沸治法畫地作蠅螬形取腹中泥以唾和塗二次即愈或夜以燈照生瘡處之影於壁百沸湯澆影上神效蜂螫痛甚治法向蜂來之方以右手中指空中草書帝字中豎直下至地即以中指挖土塗螫處立即止痛又治蜈蚣螫方以手向花枝下泥書田字勿令人見取泥擦之人被犬咬即於土地上書一虎字口念咒曰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凡人被犬咬請土地揭起土來補念咒畢即以口涎吐在土上揭土敷在患處以手摩之立愈治難產方硃書語忘敬遺四字于黃紙上貼在產婦床對面令人口念四字不歇立產

安南阮氏遺蹟

交趾古屬中國堯典宅南交此見于經文之最古者漢魏六朝及隋唐五代均設官置守至宋初丁氏始建國稱安南二世十三年亡于太宗時黎桓二世三十二年亡于真宗時李公蘊八世一百二十年亡于理宗時陳日熈十二世一百七十年至明建文時為黎季犛所篡而亡明成祖發兵滅之交趾仍歸中國者三十年宣宗時復為黎利所據傳十世至黎諱為莫登庸所逐時嘉靖元年也世宗削其王封改為安南都統使傳二世至神宗時又為黎維潭所併維潭傳至裔孫維祈于我朝乾隆時為阮光平所滅光平傳子光垂至嘉慶年間又為阮福映所奪稱臣入貢請改號為越南江都蔣觀察超伯咸豐十年于京師琉璃廠市購

舊書。中央公移二紙。其末皆鈐安南國王之印。硃色爛然。其文曰。安南國王阮光平。肅稟天朝。御前大臣經筵講官太子太保內大臣議政大臣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廣東廣西軍務兼理糧餉鹽課一等嘉勇公臺前驍贖。茲者接奉憲札。內開欽奉上諭。令故黎君維祈率同伊屬下人戶。全行來京。歸入漢軍旗下。編一佐領。又黎維祈窮蹙內投。亦着一併送京安置。俾小番撫有安南全境。永無後患。仰維大皇帝興滅繼絕之意。不忍黎氏故主齒于齊民。且不欲其翔翔粵西。使黎氏支庶及舊日臣民藉此為名。訛言煽惑。餘光燭火。未絕星星。故特令全行進京。歸旗受職。蓋其防微杜漸。所以仁於黎氏者。乃所以厚于小番。聖恩體恤新邦。實屬無微不至。其為歡欣感激。何可限量。而親姪阮光顯陪臣阮有暉武輝璿等。回國欽奉頒賜誥命敕印。並綵幣珍品。祇領帶回。再奉御賜親書詩章。稠疊寵榮。寔踰常格。蓋自本國丁李陳黎觀幸之難。而今日蒙霑之易。豈敢自謂恭順之至。有加于前人。寔蒙大皇帝至仁宏慈。將遐遠偏方。悉歸覆載。殫和沐澤。報答何階。雖罄土地所有。以旅闕庭。曷足以對揚休命。況海嶺之尺土寸民。皆天朝之賜。不腆篚包。詎堪塵瀆。惟是恪恭奉上之忱。不能自己。奉有謝恩表文一道。謹遣陪臣黎伯璫吳為貴等。隨表進京。並賞遞貢品上進。端望尊大人收表轉奏。今年八月祝釐大禮。小番謹已點檢行裝。先

期詣闕。匍匐稽拜。區區之衷。不遑啟居。請以今年四月上浣赴闕。候尊大人帶隨進京展覲。竊思小番生于布衣。賴天朝寵靈。以克有國。鄙陋荒遠。禮制多所未嫻。且小番深山締構。以來主臣相聚。有所跋涉。咸執羈勒。以從。今萬里程途。箇箇願帶隨偕往。且此次瞻覲丹墀。獻萬萬歲壽。受臣子曠聞之異渥。觀生平未見之大觀。鼓舞超踴。乃衆情之同然者。難為峻卻。如呈請多帶員役。又恐于禮制未合。將來行時。當得帶隨幾許員弁。多少部曲。從陸道起。若干人馬。或從水道作何儲頓。又冠帶衣服。用何品色。統祈早賜開示。庶得預先備辦。入覲以合禮儀。且天朝諱避條禁。下邦始奉內屬。未得一一詳知。竊願俯賜教明。庶不致冥行徑造。以重取戾。又本國自李陳黎氏都于昇隆城。天朝恩命于此貴臨。邇來地氣衰歇。今本國富春以南。疆界較前代稍廣。設都建國。惟又安為土中。已于其地之鳳凰山前。置為本國中都。業經陳達左江湯道官知照。向後一切公文往復。比昇隆城日期。又多一倍。仰維體照。幸免稽延之咎。家兒光垂。方當學禮。玉樹生庭之譽。未敢披撰。蒙賜吉祥如意錦緞多珍。一家父子。均沐恩波。拜領之榮。寔深感佩。至如家將吳文楚。先後超赴。乃其職分內事。並蒙綵幣之賜。愛屋及烏。頂戴又何如也。再奉鈞諭。本國初立。事事草創。一切服用。有缺欠須備用之處。列揭呈達。當為採買送來。竊惟衣服所以華躬。中州服色彩章之美。深所景慕。所有龍蛟袍

樣謹奉別摺開列希下織坊照樣織造工竣之後發付奉領為小邦朝議之服陳請為瀆萬望鑒原臨紙向輾翹瞻肫切肅稟乾隆五十五年正月十日此上兩廣制軍福文襄函也又一紙是致粵西中丞之牘兩文皆婉委曲折亦可想見蠻夷大長書記翩翩矣董司農恂為題安南阮氏遺牘六大字觀察自題二絕句云黎氏凋零阮氏雄永刀木落後先同可憐十道將軍印都付先游一令公斗大華閭古法鄉蝸蟻犬跡總荒唐請看二阮須臾事又是南柯夢一場今安南已為法蘭西所据其王僅擁虛位將來不知若何更變矣

假乩語止變

扶鸞本干例禁然亦可佐政治所不及所謂神道設教也青浦新涇鎮有劉猛將廟每當報賽出會之時四鄉土地神皆昇其像來會鄉民聚至數萬喧譁雜沓不可禁止廟左近有一橋將坍塌尚未修葺余恐賽會時人眾橋壞或有溺斃者因檄鎮之巡檢禁會不作而鄉民洶洶不聽勢且滋事巡檢不能遏飛稟來報余方擬親往曉諭旋又報事已安貼矣詢其故則有董事陸某扶乩假猛將語止之而定余笑曰此真是劉公一紙書賢于十萬兵也猛將載在祀典而不知何神按怡庵載錄云宋景定四年旱蝗上敕封劉武穆琦為揚威侯天曹猛將之神蝗遂殄滅而畿輔通志載劉猛將軍名承忠廣東吳川縣人元末官指揮有猛將

之號江淮蝗旱督兵逐捕蝗盡殛死後因元亡自沈於河土人祠祀之二說不一豈神亦有更替耶然忠義之士生而護國死而佑民其為神則一固不必辨其孰是孰非也

宋儒信釋氏施食

先大父臨終遺命子孫不許作佛事。余家世遵守之。或謂懺悔解冤事理彰著。胡可廢也。余曰。子不讀佛書耶。佛子過去生中。曾為盜殺人。比成道後。報至金鎗穿體。佛飛至空中。鎗亦隨之不勝其苦。諸大弟子皆悲泣。而莫能救。夫以佛之功德。不克解已之厄。諸大弟子之法。力不得解師之冤。而謂今日之僧眾。捧數卷經文。能懺一生罪業。有是理乎。人第當自省。此身不作害人害物之事可耳。其人無詞而退。然僧家施斛請客一節。卻甚有驗。嘉慶年間。先大夫在福建需次時。舍館夙稱凶宅。初不之信。入居後。家人時譁鬼祟。病者接踵。未幾先大夫亦病且甚。先太夫人醫禱皆窮。乃延僧施食。是夕先大夫于朦朧中。忽見男女數十人。皆青衣小冠。結隊自牀後出。時以憊甚。不能詰也。未幾又見此數十人。連袂自門入。每人皆至牀前叩首而去。心甚疑訝。然暗不能言。比先太夫人入。告以故。太夫人驚曰。今夕延僧施食。豈鬼來相謝耶。然自後病良已。宅亦從此清吉。先大夫嘗與人言之。故余家雖不禮懺而施食一事。嘗舉行之。茲閱南宋車若水脚氣集所論施食之說。頗有相合者。若水在宋為講學

家所見如此故採錄之大略謂自先王之禮不行人心放恣被釋氏乘虛而入冠禮喪禮葬禮祭禮皆被人將蠻夷之法來奪了冠禮如他初削髮受戒之類喪禮則有七七百日之說葬是順火化是大逆今貧民無地可葬又被他說火化上天喪葬之禮亦被奪了施斛一節既薦祖先又與祖先請客而共享之夫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蓋是理之必然者乃後世小人但知自己飢餓何曾有思親之心往往雖有子孫亦是若敖如此則施斛之說尚不失為長厚也畢竟是一個祭祀以僧代巫而求達於鬼神請父母而又與請客致死致生之道容或有是理也予先室死曾施斛祭之友朋來問云君素不信佛老何為施斛予曰我自不信我自施斛既而友人呂居中云鄭慥堂先生亦不信佛老亦不廢施斛曾有所感也以僧代巫却要擇僧云云其說于理甚明昔邵康節先生不廢紙錢其亦此義乎又福州梁蔭林中丞退庵隨筆載康熙時韓文懿公災病困時李文貞公往候之公曰正有一事欲仗大筆傳信病中見得幽冥之故灼然不爽吾初疾原非大症止因眾崇繞榻徹夜叫謹連旬不能合眼以致病勢日增其日諸鬼忽相約于西河沿赴席甫晡相率而去吾竟得安寢達旦使人訪問則西河沿人果于是夜普渡施食自是後諸鬼復還吾亦遂不寐以至于困李曰今諸鬼在何處曰見君在坐退處榻後矣此事向不以為信今將紀錄示後病不能執筆故以

相屬。後文貞以此事載之語錄中。夫文貞為一代理學名臣。目擊韓文懿之事。而著之書。則施食一節。可無致疑矣。

古今海菜價之貴賤

若水又謂天下有貴物。乃不如賤者。只如眼前海菜。以紫菜為貴。海藻次之。海藻所謂大菜也。苔為下。紫菜爽口。乃發百病。大菜病人可食。苔之好者。真勝前兩菜。且無渣滓。本草所謂能消食也。貴公子只是吃貴物云云。按紫菜此時並不貴重。而海藻則稍貴于紫菜。亦是常物。非貴人所屑食者。今之海菜。則海參也。魚翅也。而推燕窩為首佳者。價至三四十金一觔。較之紫菜。價百倍矣。何古今食品之殊若此。豈古尚儉而今愈奢耶。

黃巖杜鵑

若水謂杜陵杜鵑詩云。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噴。殷勤哺其子。禮若奉至尊。其說不然。杜鵑鵑屬。巢之徒也。飛入鳥巢。鳥見之而去。于是生子于其巢。鳥歸不知是別子也。遂為育之。既長。乃欲噉母。其說甚奇。古人初無是說。豈黃巖之杜鵑若是。若水親見之而云然耶。記之以俟世之博物者。

闕侯祀典

關聖廟中除子平及周倉外無從祀者按吳志呂岱傳安成長吳碭中郎將袁龍首尾關雲長復為反亂碭據攸縣龍在醴陵權遣魯肅攻攸碭得吳走岱攻醴陵遂擒斬龍是龍碭皆蜀漢忠臣關聖心膺龍又殉節乃廟中不祀何耶又世傳侯生于戊午年五月十三日四柱皆是戊午故祀典于是日致祭一次然以長歷攷之是年五月無戊午日是四柱戊午之說已不足憑又遂安余國禎所著劬庵類彙謂正史侯殉義在建安二十五年歲在庚子年五十八歲則侯受生之歲是癸卯非戊午也又攷由戊午至庚子僅四十三年而獻帝初平元年侯已從先主討董卓以戊午年計之止十二歲耳有是理乎

經文句讀異解

邢凱坦齋通編謂易或益之句十朋之句龜弗克違句謂有十朋之益即龜亦不能違也經傳釋詞謂論語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作一句毋作不字解兩說雖與註不合而其論自通又湛淵靜語明夷六二用拯馬壯吉句謂當明夷之時既有所傷必用拯救其所拯救必馬壯健而獲免之速則吉也論語子在齊句聞韶三月句不知肉味句必如是讀方得明白孟子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句充類至句義之盡也句語意乃見圓澈此數說亦甚有味

滑稽詩

教職當歲考之年。定例亦須考試一場。向來學使者優卹教官。大都臨期散卷。遲數日交卷。教官中年老者居多。多不自作。託學中能文者代為之。故考教一場。僅為具文矣。咸豐癸丑。江西萬壽齡尚書。視學浙江。忽改為扁試。于是年老荒疎諸公。皆大驚恐。先期於同寅中擇年少未荒者某代作。某代書。互相訂定。庶時到不致曳白。然此心總搖搖如懸旌也。學使亦頗慮內中有不能完卷者。無以下臺。乃合優生與教官為一場。又下令曰。若老師目昏手顫。不能端楷者。准將草稿交優生代謄。于是歡聲雷動。大半託優生捉刀矣。金郡九學諭訓。共十八人試之日。人給方桌一張。列坐堂上。各優生則散坐殿內。文成交卷。教官尚得學使例。宴飽餐而散。可謂將軍不負腹矣。余同事秀水陳星垞。臯言。文素敏捷。一揮而就。又作七律一章。奉呈諸君子。讀之無不捧腹。後學使微聞之。亦一笑而已。其詩曰。接談散卷久通行。誰料今番忽變更。高踞考棚方臯子。俯求優行老門生。牢籠一日神都倦。安枕三年夢再驚。共說阿婆都做慣。者回新婦禮難成。

昔人有嘲內閣中書詩曰。莫笑區區職分卑。小京官裏最便宜。也隨翰苑稱前輩。好認中堂作老師。四庫書成邀議敘。六年俸滿放同知。有時溜到軍機處。一串朝珠項下垂。余因星垞作考教詩。亦戲將是詩改之。以呈諸君子云。莫笑區區職分卑。教官也最占便宜。春秋兩季

分肥昨督撫同聲叫老師遇考可求優行代束脩不怕上官知按官場間使有時保得京銜者全以勸捐得保一串朝珠項下垂時知府事者為崇厚庵觀察笑謂人曰陳子莊以督撫為門生我等道府宜乎不在渠目中

湖州郎蘇門觀察庶常留館後有七律三首亦可噴飯詩云自中前年丁丑科庶常館裏兩

年過半歐半趙書雖好非宋非唐賦若何要做駱駝留種少林為人謂翰但求老虎壓班多館

授知縣為老虎班三錢卷子三錢筆四寶書雲帳亂拖幾人雅雅復魚魚能賦能詩又善書那怕朝

珠無翡翠只愁帽頂有琿琿散館主事先生體統原來老吉士頭銜到底虛試問衙門各前

輩此中風味近何如糧船一搭到長安告示封條亦可觀有屋三間開宅子無車兩脚走京

官功名老大騰身易煤米全家度日難怪底門公頻報道今朝又到幾知單

冷官風趣

伯祖朝珍公廷獻乾隆辛卯舉人弱冠登科意氣豪邁十上春官不第選就蘭谿教諭在都中遇翰苑諸公必以論文數典困之洪稚存張船山太史均畏其鋒常自詫曰吾來會試狀元總在吾荷袋中無奈輒遇蘭谿賊也官蘭諭三十餘年不問家人生產惟以飲酒賦詩為事年躋八秩奉部推升國子監典籍門下士集資為祝八十生辰樂飲十日而歸同官仁和

沈秋河先生為撰壽序。用一百箇死字。文極奇詭。復撰一聯贈之曰。不病故不勒休。仙家亦稱上等。又升官。又添壽。教官無比下臺。歸之次年。道光辛卯。重赴鹿鳴。姪九皋是科亦登鄉薦。為吾宗盛事。余年八歲時。隨先大夫之官福建。過蘭谿。公登舟來視。撫余首曰。兒好好讀書。早早發達。莫效老翁之吃苜蓿盤也。嗣余于辛卯科。乃薦而不售。官校官者十八年。僅得公慇懃之半耳。

校官為冷官。自撰楹聯。或嘲或諷。多有可發一噱者。李時庵教授題大堂聯云。掃雪呼童。莫認今朝點卯。轟雷請客。都知昨日逢丁。傳芝堂學博則云。百無一事可言教。十有九分不像官。此二聯早膾炙人口矣。屠後園教授所書。則教無所教。偏稱教官。不成官却是官。自嘲中却有身分。陸定圃教授則云。近聖人居大門徑。享閤官福小神仙。亦有味。沈秋河司訓門聯云。讀書人惟這重衙門。可以無妨出入。做官的當此種職分。也要有些作為。則稜稜風骨。讀之令人肅然起敬也。

科第世家

本朝五子登科者。余前記之矣。光緒元年乙亥恩科。福建侯官郭穀齋觀察武昌長子曾矩。與叔事昌弟曾珣。同科中式。祖父遠堂中丞。方引年歸里。一時傳為盛事。後乃知中丞昆弟。

五人皆登科。撫臣觀察則與嫡弟元昌等五人先後登科。家門之盛近代希有。中丞敷歷中外。清望交推。觀察歷典劇郡。循聲卓著。世德作求。振興未艾也。觀察為余言。同鄉林氏科甲鼎盛。有一科四進士。三代五尚書之聯。自謂不及。余謂我家雍乾之際。楹聯亦有一門三宰相。四世五尚書二語。似尚未足為奇。如近時吳門潘文恭相國。狀元及第。其弟世璜及孫祖廕。皆以探花及第。此外登進士入詞林者。指不勝屈。合肥李相國為題其門曰。狀元宰相。孫父子伯姪兄弟翰林之家。則極當代科名之盛。亦見壽考作人之雅化也。

不讀書人有至行

不敢妄為此子事。只因曾讀數行書。蓋以讀書者必明理。不妄為乃有所為耳。然世之奇節偉行。多出於不讀書之人。其故何哉。杭州江小芸觀察清曠。為余言。里中有錢塘人許大鏞者。為水師營卒。餉不足以養母。遂兼業雜工。性極肫摯。而不能識一字。常往來觀察家。執藝見壁間懸奚鐵生山水小幅。愛之甚。母至必注視久之乃去。心摹手追者累月。忽縱筆成一畫。顧不自信。又慙于示人。一日者見觀察。怛怛顧者良久。乃出所畫以相質。觀察驚為神似。亟相許可。復為指其瑕處。謝而去。去數日復持一畫來。則較前更工矣。由是暇輒畫。畫就以質觀察。不一年遂有畫名。然業雜如故也。母老矣。思為納婦。則固謝不願。蓋恐多一人則

母之甘旨或缺也。適有新寡者。母廉其值。不告于子而聘之。大鏞大驚。然不敢逆母命。遂成禮。禮成後。詢知為寡婦。再醮。則又大驚。立與異室寢。而陽共侍母。母不知也。觀察聞而詢之。則感然曰。吾敢壞孀婦節哉。未幾。母病且甚。大鏞醫禱皆窮。鄰有華陀廟。百叩乞方。終不效。會遇陀誕辰。里衆焚香者相屬。爐火赫然。大鏞忽插中指爐中。衆驚問故。曰。吾將燃以救母。火烈焰起。指燁爆有聲。衆相勸相憐。股栗汗流。大鏞齧默禱。顏色不變。頃之中指二節皆成炭。則裏爐灰及指炭。燂湯進母。母飲之立愈。衆皆歎異。以為神。不數月。母猝以無疾逝。大鏞醫救莫及。痛絕者數四。既殯其母。乃謂寡婦曰。我之娶爾者。順母命也。所以我不與爾處者。全爾節也。今我母歿。爾節全。我行且逝矣。請悉以家之所有予爾。爾可保爾節以終身矣。遂出門去。自髡其髮。為僧於華陀廟中。戒律甚嚴。人咸敬之。咸豐庚辛之變。城破廟燬。大鏞不知所終。觀察決其必殉難以死。特無人佐證。不能為之請旌耳。嗟乎。若大鏞之所為。有讀書士大夫所難為者。而大鏞固率性為之。而不見其難。然大鏞固一字不能識之人也。悲夫。

庸問齋筆記卷十二

海昌陳其元子莊著

舒鐵雲和尚太守謠

自軍興以來仕途流品冗雜近年世道清夷於是大吏多以澄敘官方為事前年福建巡撫効長隨出身之同知何某上年湖南巡撫効候補道劉某曾作門丁皆奉特旨革職查辦此後濫廁冠裳未曾發覆者當稍知警惕矣然嘉慶年間有和尚太守一案最為奇異和尚姓王名樹勛山西人揚州鹽賈王引長世僕汪重光乳母之子始在木蘭院為道士後至京師廣惠寺為僧號明心和尚有口辯多技能兼扶異術一時名動公卿下而士庶商賈上而達官勳衛皆有皈依者蓄積饒多忽言塵劫且至當留髮蓄妻子遂出都依所善者某中丞作幕友久之復入都會開事例乃捐通判分發湖北諸弟子左右之補善缺權同知晉知府調補襄陽府知府其幼主王六聞信往投命為姪乃留署中旋以卓異赴部御史石承藻發其奸下刑部訊得實諸弟子復左右之得從輕比奏上仁宗震怒命發黑龍江編管先于刑部前枷號兩月再行發遣然其弟子總以為神奇不可解也舒鐵雲孝廉有和尚太守謠一篇警鍊奇詭李長吉不可多也或他日和尚竟藉此獲傳則和尚之幸也詩云棄民為僧如禿

鶯棄僧爲官如沐猴官成黃鶴樓中佳事敗黑龍江上去南來初寂寞騎上揚州鶴北去尤
蕭條凍煞紇干在無端忽慕竺法深有時化爲支道林碧紗籠邊鐘悄悄青蓮鉢底花沈沈
石塔寺無一縫金輪會有萬衆吳國銅瓶五色堅趙州布衫七斤重借得如意影放下苔帚
柄或現宰官身或佩國公印兩眼看天雋不疑五體投地霍去病豈知襄陽節度乃有敘勛
僧正聚處禪師之闕場佳處終南之捷徑君不見南州傳法唐慧能又不見西蜀入貲漢長
卿料得清貧饒太守依然天竺古先生恆星不見官星見不看僧面看佛面恩恩一曲雉朝
飛啞啞三更烏夜啼州亦不可添詩亦不可改白銅鞮上春如夢黃金臺畔人如海珊瑚者
骨種種者髮不須笑整冠且與翻着襪卿在雁門關來師言石頭路滑鈴音云何勸禪
味如是乾屎橛贈君以繞朝之馬撾李斯之狗枷我我御史府堂堂司寇衙五百劫恆河沙
二千石優曇花紆青拖紫波斯匿偃紅倚翠摩登伽于是乎始墨於是乎始髮汝受諸苦惱
何不出了家吁嗟乎天下雖大難容其身地獄之設正爲此人今我故我無臣有臣束之高
閣問之水滴初不若劉孝標典校秘閣上又不若楊法持戰勝邊庭壯爰有薛懷義行軍總
管彼一將復建李罕之中書門下此一相韋渠既工古樂府賈島亦登進士榜國子祭酒理
又立閣門祇候言非誑馮延魯去空遁逃孫景元來曾供養而況徐美之愛湯惠休阮佃夫

薦茹法亮。青史十七部。白髮三千丈。既已追度牒。何又進治狀。君不見襄陽太守王和尚。

訟簡刑清法

同治六年。余初任南匯縣時。厲精圖治。遇民間訟事。一經控訴。立即提訊。隨到隨審。隨審隨結。三月之間。除尋常自理之案外。審結歷任積案三百八十餘起。案牘一清。民間頗著頌聲。丁雨生中丞奏予獎敘。余私心亦未嘗不自喜也。洎調青浦。仍不肯少怠。攔輿喊稟。無不立為了結。甚至南匯舊部民訟獄者。有不之本縣而來青浦。求余判斷。心益喜自負。至九年。丁中丞以所刊牧令書頒發各縣。內有南豐劉廉舫先生衡庸吏庸言一冊。余受而讀之。不禁悵然自笑。通身汗下。自是不敢自詡精明。輕受民詞矣。先生之言曰。尋常案件。定于三八當堂收呈。此外各日。切勿濫收。夫小民錢債田土口角一切細故。一時負氣。旁有匪人。聳之遂爾貿貿來城。忿欲興訟。寔則事不要緊。所欲訟者非親即友。時過氣平。往往悔之。官若隨時收呈。則雖有親鄰不及勸阻。而訟成矣。一經官為訊斷。曲直分明。勝者所值無多。負者頓失顏面。蓄忿漸深。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且官即清廉。結案亦極神速。訟者自田間來。人地生疏。斷不能一無所費。此官長任事太勇之過也。若官非三八日斷不收呈。則訟者欲告之日。未必適逢放告之期。此數日中有關愛之親戚鄰里。為之勸解。則狀詞未投。欲告者舊情未斷。

為所告者顏面無傷不難杯酒釋憾矣。夫如是則訟端漸少。和氣所蒸。可以兆豐年而釀厚俗。又不僅惜民之財已也。此愛民者所宜體諒及之者也。倘自詡聰強。收呈不以其時。能則能矣。毋亦不恤民隱乎。況更有藉此巧取者。吾烏乎知之。至如命盜關傷搶親等案。則應就地方情形。擇其尤要者。酌定十條或八九條。刊刻宣示。准其隨時喊稟。則又不必具呈矣。云云。此真閱歷有得。藹然仁者之言。嗣余宰上海。即遵其言行之。上海五方雜處。華夷交涉。事件尤多。聽訟不勝其煩。嘗有攔輿控會項不還者。余閱其呈曰。兩理可准。然細故可于明日告期上來。明日其人不至。又當于鞠獄時有呼冤入者。詢其故。則被人霸佔房屋不還之故。亦令其俟告期來到期亦不至。蓋俱有人相為調息矣。此等事不一而足。不特民免訟累。即官亦省聽斷之煩。仁人之言。其利溥哉。特記之以志吾過。並諗後之有志恤民者。

禽獸亦通靈性

道光壬辰。余應京兆試。後至元氏縣。省外舅。縣城外民家蓄一雞。云能識字。余往觀之。見以千字文散置於地。呼令取某字來。則應聲啣至。余戲令取雞田赤城四字。而匿其城字。則啣雞田赤三字列於前。而側首以覓城字不得。若有躁急狀。同人均大驚笑。或云此亦教而成者。如黃雀演戲。烏龜算命。蛾螟教書。螞蟻排陣之類。皆不足奇。最奇者錢梅溪先生所云蘇

州楊方伯家畜一犬喜聽曲每遇人唱曲必搖尾至驅之不去曲若有誤則呶呶作聲若相正者犬能顧曲已自奇矣又蘇城新郭里有浙江慈谿人姜姓設小藥肆姜素知醫頗有聲家畜一犬甚馴姜每視疾犬輒隨之有患隔症者姜誤為虛症將投補劑犬向之長嗥乃改其方數劑而愈有孕婦腹巨而飲食減少姜目為蠱脹犬又向之呦呦作小兒啼乃悟予以安胎藥越月而孿生母子無恙嗣有鄉人患濕毒一腿紅腫不知其名姜審視未定犬忽突前齧之血流滿地作紫黑色鄉人大號姜怒撻其犬既乃知毒蘊于中非開刀不能出也數以藥遂愈于是犬醫之名大著然未幾逸去姜忽忽若有失焉犬能知醫尤奇之奇者也

堪輿奇驗

杭州文風科第甲于一省自嘉道而後漸不如紹至咸同之際復不如甯錢塘丁松生內謂為府學風水所致因於光緒乙亥科前期請于大府將門運向置稍為修改又將五魁亭飾而新之八月初八日士子入場之日適值工竣松生于亭前燃雙響炮三十枚以振文氣洎榜發杭人中式正副榜者恰三十人松生之姪立誠得亞元共以為奇堪輿之驗如此不可解也松生勇於為善其所為者不顧艱阻必底于成杭城善後之事多得其力左爵相薦舉浙江人才稱其見義必為居心懇惻而有條理若授以牧令之任必能撫循黎庶希蹤循良

奉旨以知縣發江蘇補用。松生高卧不起，其志趣可欽也。

錢東平創釐捐法

錢東平江者，浙之歸安人也。負才使氣，跡弛不羈，有俯視一世之概。故無鄉曲譽。薄遊廣東，亦落落寡所合。會林文忠禁烟，英夷肇釁，江心憤其事，遂集眾舉義，與夷為難。所作檄文多所指斥。大府惡之，坐以法遣戍新疆。當未至之先，新疆諸人固已聞其名矣。既抵戍所，自將軍以下，皆折節與交。江口若懸河，議論激昂慷慨，同人皆推服之，尊為上客。未幾遇赦歸，歸後又遊京師，出其縱橫捭闔之說，遂名動公卿間。或勸以仕，江不應，頗以魯仲連自命。時值粵賊陷金陵，世事孔亟，江曰：「此吾錐處囊中脫穎而出之時也。」遂乘薄笨車出都，出都日，送者車數百輛，極冠蓋之盛。其時副都御史雷公以誠辦理糧臺，開府邵伯埭，江懷刺上謁，抵掌而談，雷公大悅，辟之幕府。幾于一則仲父，再則仲父之契焉。當是時，江北屯兵數萬，儲胥甚急，公以轉餉為職，而各省協餉不至，空手不名一錢，庚癸頻呼，行有脫巾之變，焦愁仰屋，莫展半籌。江為之畫策，疏請空白部照千餘紙，以勸捐軍餉，隨時隨地，即行填給，與從前繳銀累載奏獎不聞者迥然不同。富人朝輸貨財，夕膺章服，歡聲載道，踴躍輸將，不旬日，遂得餉十餘萬。又創立抽釐法，于行商坐賈中，視其買賣之數，每百文捐取一文，而小本經紀者

免居者設局。行者設卡。月會其數以濟軍需。所取甚廉。故商賈不病。所入甚鉅。故軍餉有資。源源而來。取不盡而用不竭。不期月。又得餉數十萬。資用既裕。兵氣遂揚。江上諸大帥倚雷公若金城。而公亦視江如左右手矣。當是時。江之名聞天下。然江恃功而驕。使氣益甚。玩同募于股掌。視諸官如奴隸。吐嗟呼叱。無所顧忌。于是上下交惡。譖毀日至。雷公亦稍稍疏之。膠漆而冰炭矣。江愈怒。即于雷公亦面加譏斥。雷積忿日久。第欽其才。姑含容之。一日飲次。議論相左。雷加誚讓。江使酒大罵。雷怒甚。在旁者又慫恿之。立即斬首。乃以江跋扈狂肆。將謀不軌。奏焉。寃矣。使當日江稍委蛇。必可不死。使雷公左右有畧與周旋者。亦不至于死。小有才而未聞君子之大道。不能為高蹈之魯仲連。轉同于殺軀之盆成括。哀哉。余初不識江。故友戴禮亭熟其人。為余述其大概如此。後雷公以他罪褫職。聞亦頗心悔其事。流寓清江浦佛寺。誦經自懺。然而江則已死矣。

錢江既創立釐捐法。各直省皆仿照行之。曾文正公尤以為善。謂軍餉無出。與其病農不如病商。並擇禍莫若輕之意。非真以釐捐為必可行也。軍興二十年以來。不加賦。不勒派。而卒成戡定之功者。釐捐之力居多。余自咸豐初年。奉檄餉局。首則捐輸。繼而助餉。又繼而米捐。舌敝耳聾。異常困苦。恨聲不絕。所得無幾。自釐捐法行。商賈不無怨謗。然一省之中。每年或

得數十萬。或得百餘萬。或得二百餘萬。而不甚費力。余謂辦捐之道。切不可過分。此是國家不得已之政。須體朝廷不忍人之心。持己以嚴。免招物議。待人以恕。用卹商情。自然商賈願藏於其市。行旅欲出於其塗。而捐數可以旺收。聲名不致敗壞矣。其有以刻為能者。尺布斗粟。併計起捐。碎物零星。忘報即罰。此是闕市之暴客也。其有營私為己者。得費免捐。公然賣放收錢不報。暗地侵吞。此是國家之盜臣也。兼之設卡既多。立法益密。大小委員。一局三四輩。巡丁司事。一卡數十人。人數猥雜。局用益大。所入不敷。則不得不加意搜求。再人之賢者少。而不肖者多。查察不及。弊端百出。既為暴客。又為盜臣。而商賈徒耗其財。餉需仍無有濟。言之可為痛恨。雖大吏時加檢攝。有犯必懲。而吞舟之漏者。又不知凡幾。此固非江創法之初心。然江則為其濫觴矣。故此時但願軍務早戢。釐捐得停。復睹嘉道承平之治。斯為美耳。然江以一匹夫。創成天下釐捐之舉。論平賊之資。固屬功之首。追思病商之源。亦是罪之魁也。

按釐捐之法。是肇於宋陳亨伯之經制錢。增酒價。添商稅。及公家出納。每千收二十三文。紹興時。歲入共一百二十萬緡。史稱其多。江之釐捐。寔祖其意。雖云每千取十。其究也。亦將至二十三文。第以江浙二省計之。每歲已三四百萬緡。于軍餉寔為大宗。朝廷雖屢有輕減之

旨。總以軍務未平。未能已也。

王皖上李秀成陳攻上海策

宋不用張元而元昊用之。大為中國患。人多咎宋之遺才。而不然也。此其中固有天存乎其間焉。同治元年春二月。上海中外諸軍。攻克粵賊七堡逆壘。獲蘇州諸生王皖上偽忠王書。具陳攻取上海之策。薛觀察堂中丞閱之大驚。疏聞于朝。江南北大為警備。幸賊不從其計。卒以無事。至四月後。李爵相督師來滬。以上海為關中。戰勝攻取。遂奏廓清之功。然當皖獻策之時。使賊稍聽其謀。上海一有失事。則後來爵相無駐節之所。餉源斷絕。不知又多費若干。經營矣。賊平後。皖遁入咪喇堅墨海書院。以死不嬰顯戮。三吳人有遺恨焉。然皖先時亦當謁吳曉帆觀察陳書。當事者不置意。遂往從賊。此乃張元之流亞也。國祚中興。彼昏不用。豈非天哉。皖書余于薛中丞幕府中見之。洋洋數千言。今則不能記憶矣。大畧勸賊與洋人和。而藉其勢。以圖中原。謂洋人遣使至金陵。以各國貿易所在。請無攻滬。而賊酋不許。洋人遂助中國城守為失策。此時宜急許其不攻。而要令不得以軍裝火藥資中國。再遣舟師渡江。分擾通泰裏下河完善之區。並于海道劫掠華商。使不敢載運貨物。貿易不通。釐捐斷絕。官軍乏餉。洋人坐困。上海聚數百萬避難之人。無所得食。必且生變。而洋人生理既絕。亦必俯

首來求修好。然後脅之使獻上海。策之上也。若一時不能與洋人和。而先欲得上海。亦不必調集大兵也。蓋洋人嗜利。近以蘇浙二省避難人。廣至滬地。遂于夷場廣造房屋。重收租息。初不問人之來歷也。宜遣精兵數千人。偽作難民。賃洋屋以居。地係夷場。中國官無從稽察。中夜一呼。應者四起。縱火焚燒。遇人所殺。洋人計惟登舟逃逸。而上海唾手得矣。上海既得。然後招回洋人。而厚待之。不櫻其怒。而仍可為用。策之次也。云云。其慮甚周。其計甚毒。故在上海者。閱之無不髮指。無不失色。乃以梟雄之李秀成。亦如陳叔寶之昏庸。棄書牀下。此真國家之福也。嗚呼。豈非天哉。

造化弄人

先大夫言福建莆田縣轄兩巡檢。一迎仙寨。一涵江司。迎仙寨姓李。涵江司姓繆。二人皆紹興人。交相得也。初不之異。繼乃知繆則李。而李寔繆。蓋二人同為部吏。繆以年滿選迎仙巡檢。以部中尚有經手事。難其行。李乃頂名而往。繆仍以李名在部。越數年。李之名年滿。謁選適得涵江。同在一縣。相見。啞然信造化之弄人也。

應對舛錯之笑柄

聖門四科言語居一。蓋出話稍不檢點。即錯誤矣。汪稼門先生志伊。總督浙閩時。性嚴厲。僚

屬進見者。無不惴惴。先大夫督造軍工廠戰船。工竣。例歸總督驗收。鹽道麟公祥素謹慎。恐先大夫辭有舛錯。囑道庫大使達泰曰。子妙于語言。可幫同陳君應對。免致觸忤也。洎總督驗船。見工堅料寔。頗為嘉予。達隨之行。先意承志。喋喋挽言。總督色甚和。鹽道心亦甚喜。比驗及貯淡水之井。總督笑曰。井甚深。恐小子跌下。須淹死矣。達遽對曰。不然。即大人跌下。亦要淹死。同行之官。無不匿笑。總督色莊而去。事畢。麟公呼達至官廨。痛責之曰。好好一篇文字。被汝鬧壞。達俯首引咎而已。次日衙參。麟公見總督。先謝不敏。總督曰。我並不計較。及此也。麟公退。又呼達告誡之。遂同謁巡撫王晚香中丞。紹蘭巡撫忽問及漳州鹽商王夢蘭虧課事。麟公心恨此商。即對曰。王紹蘭乃一奸惡之小人。也不草王紹蘭。鹽務無從整頓。不辦王紹蘭。群商無所畏懼。娓娓數百言。皆斥王紹蘭名而罵之。藩臬兩司。初以目視之不悟。繼微曳其衣。仍不悟。巡撫乃微笑曰。是王夢蘭也。麟公始恍然。大慚愧。起立謝罪。既出官廳。中有傳其事者。達乃合掌誦佛號曰。報應如是之速哉。合座大笑。麟公後官至倉場總督。

女子從戎

粵賊洪秀全之自廣西竄長沙也。其妹洪宣嬌稱元帥。常騎馬率粵之大脚婦出隊。服五綵衣。備極怪狀。官軍望之奪氣。號第炫人耳目。其寔不能衝鋒決鬪也。其時唐縣李方伯孟羣

有妹名素貞者。知書工騎射。熟孫吳兵法。于天文占驗之學。靡不窮究。父兄皆奇之。咸豐四
五年。方伯以知府奉楚撫胡文忠公檄。督師討賊。招女至軍中。女戎裝往。代為畫策。決勝累
建奇功。殺賊逾萬。方伯常剿賊失利。被圍十餘重。他將軍皆不能救。女怒馬獨出。於槍林礮
雨中。突圍而入。手斬數十人。護方伯歸。甲裳均赤。賊衆萬目注視。驚為天神。後胡中丞攻漢
陽。城堅不能下。女與方伯謀夜襲之。孤軍深入。中伏。救兵不至。遂血戰而死。年二十餘耳。報
至。舉軍皆哭。後二載。方伯亦于安徽戰歿。女子從戎。百戰捐軀。軍興二十年来。所僅見者也。
余有詩弔之曰。百騎甘寧襲賊營。紅妝血戰獨捐生。漢陽若舉褒忠祀。先拜英雄李素貞。

李方伯姬人殉節

仁和李方伯本仁。開藩皖江時。以千金至吳門。聘一姬。美而慧。方伯寵之專房。又于蘇州招
一老伶工。教度曲。花晨月夕。檀板金樽。極聲色之娛。僚屬多竊議之。安慶不守。移省廬州。軍
事又急。方伯誓以身殉。姬請隨死。不許。請益堅。則謂之曰。汝欲死。歸至家死可也。遂遣人護
之出。又陳金几上。集家衆。諭曰。我受國恩。自當城亡與亡。爾輩願同我死者留。否則各持金
去。于是衆皆懷金哭拜而散。老伶奮然曰。衆皆去。誰待主者。擲金地上。遂獨留。方伯歎曰。歲
寒知松柏。不圖于伶人遇之。越二日。城陷。方伯戰死。老伶掩其屍。已亦吞金死。時姬行尚未

百里迴望城中。烟焰燭天。慟哭欲絕。遂曉夜遄行。不匝月。抵家。發喪成服。衆方幸更生。姬獨詣夫人前叩首請死。夫人勸之曰。若已脫難。我亦善視若。若何必死。姬對曰。主人命我到家。乃死。我不可負主人。遂不食數日而卒。于是向之竊議方伯者。至是乃共哀方伯焉。嗟呼。慷慨赴死。從容就義。不圖于弱女子中見之。惜不知姬之姓氏也。即如老伶者。亦人所難能也。

仕途中豪俠風

曾叔祖雲巖公諱孝昇。性慷慨。喜交遊。弱冠時。手散萬金結客。官甘肅平番令。揮霍益甚。置驛延賓。有鄭當時風。會有某都統以譴戍伊犁。道出公境。公憐其遇。厚待之。復贖其行。都統感甚。然公于此等事甚多。不之記也。作宦十年。虧帑鉅萬。落職待勘。適都統復起用。游擢陝甘總督。未抵任。即遣人往詣公。公已忘前事。驚不知所出。司道各官聞之亦驚。既悉其情。乃爭出資為彌其缺。總督既至。待公如上賓。疊加奏保。隆隆驟遷。不十年。官至雲南布政使。公自喜愈甚。人有急難求之。無不應者。錢塘陳香谷中丞桂生時官某邑令。欠課五千。計無所出。欲覓死。公聞之。召令入見。呵之曰。五千金細事耳。若乃欲以性命易之乎。袖出一紙給之。則五千金藩庫寔收也。陳感激涕零。以其曾祖勾山太僕與文勤公同朝通譜誼。遂以叔事公。公雖喜結納。而獨不肯阿權貴。時和相國珎勢張甚。公不與通。和頗銜之。會福文襄郡王

出師征苗。以亟取庫金二十萬。公與之。而文襄薨。未及補贍。太吏劾公浮銷著賠。和遂追公赴部對簿。不得辯。在獄兩年。嘗受恩者。餽贈盈萬。公度所虧太鉅。不能償。則悉以所贈者。周同繫之人。其慷慨蓋天性也。未幾沒于獄。時和已敗。乃得援赦免。追後香谷中丞撫蘇。招公子赴署中。待之同于兄弟。人亦重中丞之能報德焉。此事余弱冠時。見中丞親為余言。猶以不能如某總督之脫公于厄為歎也。

仕途中炎涼態

勒襄勤相國保督四川時。待僚屬以禮。即不歡意者。亦未嘗不飲人。以和也。嘗告家梅亭方伯曰。我始由筆帖式官。成府通判。不得上官歡。時遭呵譴。同官承風旨。置之不齒。每銜參時。無與立談者。抑鬱殊甚。又以貧故。不能投効去。含忍而已。會聞新任總督某來。十年前故交也。心竊喜。而不敢告人。總督將至。身先郊迎。辭不見。愠矣。抵城外。上謁。又不見。更愠甚。乃隨至行轅。大小各官紛紛晉謁。皆荷延接。而我獨不得見。手版未下。又不敢運去。天氣甚暑。衣冠鵠侍。汗流浹背。中心忿恨欲死。正躊躇間。忽聞傳呼。請勤王爺。不稱其官。而稱行輩。具見舊時交誼。此一呼也。恍如羈囚。忽聞恩赦。爰整衣冠。捧履歷。疾趨而入。則見總督科頭。衣立于簷下。指而笑罵曰。汝太無恥。乃作此等形狀見余乎。我稟請庭參。則掖之起曰。不要

汝磕狗頭回顧侍者令代解衣冠曰為勒三爺剝去狗皮至後院乘涼飲酒去我于斯時越
聞罵越歡喜比至院中把酒話舊則此身飄飄然若登仙境較今日封侯拜相無此樂也時
司道眾官猶未散聞之俱驚我飲至三鼓歸首府縣官尚同我于署中執手問總督意旨從
此遇銜參時逢迎歡笑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位而與右師言者矣而勒三爺之為
勒三爺如故也官場炎涼之態言之可歎故余今日待屬官有加禮以此而不肯輕意折辱
屬官亦以此也方伯嘗舉以告人自謂一生歷官不敢慢易忽畧人者勒侯之教也

愚民不解文告

今世遇有條教禁約之事上官必曰出示曉諭曰多出示曉諭于是匿而不張者有罰出示
不遍者有罰上官以為立法周密矣而屬吏之復于上官者亦不過曰已出示曉諭矣更有
格外認真者曰已勒石曉諭矣一曉諭而上官之心已盡屬吏之責亦卸庸詎知蚩蚩之氓
固有一字不識者乎民不識字則不特出示無益即勒石之示亦復何益哉同治丁卯九月
有英國商人載煤夾板船于大洋膠沙而沉煤遂散浮海面南匯海濱之民咸撈獲儲于家
固不見洋船也但識為洋煤而已未幾有洋人挾通事來縣見余謂南民搶掠其煤焚燒其
船索賠銀五萬兩余以其語涉狂誕拒之去而密遣人赴海濱察得其情因思我民斷無賠

銀之理而洋人必不肯已。若不查還其煤必致肇釁。事聞總理衙門所傷寔多則不賠而賠矣。且庸知不飭令賠者不如先事圖之。遂選幹差往沿海各村挨查而繕手諭數百張挨村遍貼。劉切曉諭令將撈存之煤繳向公所免致拖累云云。語極諄切。又親自赴鄉督查。乃延海之地延袤計有百餘里。一時不能周歷。而英國領事官已照會上海道札委華洋同知陳君寶渠暨伊國施繙譯官偕洋商來並令火輪船駛至海面運巡開砲示威勢洶洶然民情震恐而洋商則仍力持賠銀五萬之說以相囑喝。余大聲疾呼以理折之。洋商氣稍沮然總執賠銀之說惟不言五萬耳。余曰若爾以失煤之故乞我代為查還我體兩國交好之情自然竭力查辦。若言賠銀是訛詐矣。訛詐則安有交情。我官可去爾銀不可得。于是陳君亦以正誼責之其繙譯官從而調停之則須查煤矣。余于次日復偕施繙譯暨洋商到海濱審視一片汪洋無從究詰相顧無策。余乘其意氣消沮之時因與約查得煤若干即以若干還之令其先歸聽信而自向最大之村落名泥城者集眾諭話附近各村之民聚觀者不下數萬人。余先以夷情諭之又以拚一官保衛百姓之語告之更以手諭之意反覆開導數百言鄉人多有感動泣下者云寔不知有此道理于是均願以所撈之煤送還。余喜問曰爾等豈不見我手示乎則萬口同聲對曰雖經見示寔無一人識得字也。余不覺駭然疑因歷詢保董

諸人所言如一。余又不禁慨然歎。始悟古人懸書讀法之意。懸書以治識字之人。讀法以治不識字之人耳。是役也。共收繳煤十八萬斤。皆以舟由內河運還之。匝月竣事。共費錢千緡。悉余捐給。不以累民。民得晏然無事。至次年。余遂于境內鄉鎮設立義學二十所。俾之讀書。識字。海濱之人。靡然從風。即泥城左近。亦自捐置義學二所。不廩于官。從此南邑四郊之內。絃誦之聲相聞矣。

決科特識

制藝文字有特識者。決之如響。余生平見二人焉。一為任邱邊仲思太守。寶誠一為餘姚朱久香閣學。蘭同治乙丑。太守在甯波考試書院。取前列三人。決為本科必售。洎榜發。中者二人。而所取第一者竟無名。太守訝之。未幾北闈榜來。則其人已中南元。乃復大喜。閣學督湖北學政時。鄉試前決科於省中書院。所取十名前皆得中式。而解元即閣學之第一人。也。尤為科名中盛事。

朱久香之行誼

久香先生固精于文。其行誼尤為醇篤。與倭文端相國仁同年。平時以道義相切磋。造次必軌于正。咸豐庚辛間。賊陷浙江。先生矢志討賊。忠憤所激。言發涕垂。人或迂其行事。妄加謗。

晒先生不厭也。余與先生素昧平生。于上海旅次一見。即傾襟以待。逢人說項。不去口。謬許余為知兵。李爵相欲委余浦東軍事。先生貽書爭之。謂余必須赴浙。以顧桑梓。爵相乃令偕史士良觀察到甯波。甯波苦餉絀。先生即在上海為籌餉事。每數日必致余一書。論軍務機宜。料敵出奇。動中肯綮。余即以書呈觀察閱之。戰勝攻取。多用其策。曾被召用。乃去。然紹興之復。終屬先生籌餉籌兵之力也。泗門謝員外敬集黃頭義勇擊賊。先生資以餉。又恐敬恃勇不戒。令高足弟子呂五峰茂材受豫。參其軍事。盡心擘畫。疊著戰功。會賊大至。敬仍以輕敵敗沒。受豫亦抗節死。其宗人國恩接統其軍。卒底于績。先生以二人死事狀疏聞於朝。得專祠祀焉。嗚呼。若先生者。文章經濟道學三者兼而有之矣。

朱茶堂叔姪之忠謹

平湖朱茶堂先生為弼。先伯雲伯公庚申同年也。與先大夫最契。服官恪守繩墨。清絕一塵。官順天府府尹時。先大夫以轉餉入都。有上聞督書。託其郵遞。先生驚曰。私牘可擾驛站耶。乃出己資。由信局寄去。而持收照謝先大夫。其謹畏如此。後官至漕運總督。剔除積弊。八省吏民咸頌之。歿祀鄉賢焉。先生猶子山泉觀察善張。卓犖有奇氣。道光二十年。英人犯乍浦。與余同事善後。泊余司訓金華山泉以南河通判出山。游擢江南淮海道。髮捻燭逆保障淮

揚豐著戰功。文官而得已。圖魯勇號尤為異數。歿後追贈右副都御史。崇祀名宦。山泉李弟楚卿別駕善寶。咸豐庚申。署江甯同知。僑駐常州。時粵逆破溧水。句容。當道棄城。起楚卿歎曰。毘陵為蘇浙門戶。我雖無守土之責。當與城存亡。遂登陴拒戰。而心知事不可為。賦詩曰。狂風已斷悲筵曲。落日空揮寶劍光。惟有丹心終不改。猶能殺賊死戎行。城破巷戰死。入祀昭忠祠。余未及見。萊堂先生而山泉楚卿則素習也。竹林三人。于鄉賢名宦昭忠祠中。各專一席。榮矣哉。

富陽王高士

富陽王君子和鑾。今之高士也。世席簪纓。性恬淡。不樂仕進。少年時隨祖若父宦遊四方。行路萬里。橫覽山川之勝。遂善作畫。墨法既妙。設色更神。鉛朱丹碧。十崖萬壑。沈雄奇秀。兼而有之。尤工花鳥。見者驚歎。名重一時。因以畫自給。筆墨外不妄受一錢。人皆敬之。咸豐辛酉賊陷富陽。子和避難鄉間。日三四徙。一日者天陰雨雪。忽聞賊至。急起奔走倉皇中。乃撞入賊隊。遂被縛去。賊首見其文弱。目又短視。驅行泥淖中。屢起屢仆。憐而釋之。謂曰。速行。遇他隊不汝活也。子和既得脫。不暇擇路。竄身荆棘。屢穿機破。天既昏黑。仍不敢息。望前疾趨。于雪光中。忽睹一屋。遂奮身入。入其門。聞其無人。窺其室。則似有聲響。乃訴以被難之苦。乞為

客留良久有婦人應曰我等麤聚室中子其入焉入則暗黑不能辨人遽踣于地既凍且餓身僵足痛喘息逾時乃問婦之姓氏則對曰我某之妻也某與子和本係遠戚聞之稍慰再與語則不答憊極亦不能復語垂頭稍睡一時許忽聞婦呼曰天將明賊且至子可行矣子和遂捫戶而出走未數里天果明遇鄉人得脫于難又悔不挈婦同行恐其亦罹於難也久之事定歸遇某戚告以故且謝其妻其人駭曰吾妻死已三年矣乃知遇鬼子和以為奇今年因談往事舉以告余余曰喪亂之際天道尤近善人終得保全子忠信篤敬自當有鬼神呵護難而遇救亦常理耳何奇之有

曾侯甘心受欺

同治乙丑之秋郭遠堂中丞開藩蘇州余與同官諸人晉謁翌日中丞觴之酒酣中丞忽問元和令蕭山陶君肖農曰某人近日在家否陶對曰已遊庠且食餼矣中丞乃笑謂余等曰此係渠鄉人當金陵初復時冒稱校官往謁曾侯高談雄辯議論風生有不可一世之概侯固已心竒之矣中間論及用人須杜絕欺弊事遂正色大言曰受欺不受欺亦顧在己之如何耳某盱衡當世略有所見若中堂之至誠盛德人自不忍欺左公之嚴氣正性人亦不敢欺至如某某諸公則人雖不欺而尚疑其欺或已受欺而不悟其欺者比比也侯不禁大喜

撫髀稱是因謂之曰。子可至軍營中一觀我所用之人。某諾而出。次日。遍謁諸文武歸而復命曰。軍中多豪傑俊雄之士。然某于其間得二君子人焉。侯驚問何人。則舉涂方伯宗瀛及中丞名以對。侯又大喜稱善。乃待為上客。顧一時未有以處之。姑令督造礮船。未幾忽挾千金遁去。所司以聞。且請急發卒追捕。侯默然良久曰。止勿追也。所司惘然退。侯乃自循其鬚曰。人不忍欺。人不忍欺。左右聞者皆匿笑。不敢仰視。中丞言至此。又顧陶君曰。此人既遊庠食餼。當令人勉之務正。如曾侯者難再遇也。次日。同官聚談。舉為笑柄。或曰。幸金數不多。故侯大度置之耳。或曰。侯恐播受欺名。故忍而不追也。余曰。不然。昔宋韓魏公總五路師。經略西夏。有人以偽書干之。得厚贈去。已而事露。諸將請捕之。韓公曰。此人敢于百萬軍中持偽書以欺我。則其人之膽識必有過人者。若迹之急。必投入夏國。是又生一張元也。遂止。後世論者共服韓公之深識。遠慮。當金陵甫復時。髮逆未平。捻勢正熾。曾侯之見。即韓公之見也。大臣謀國深遠。豈惜此區區之金及受欺之名哉。衆皆以余言為然。

王烈婦

余官金華縣訓導時。府學訓導杏泉王君英瀾與余同官。交相得也。杏泉長子繼本字根仙。以髫齡食餼。書法秀美。尤工古文詞。寅好中無不嘖嘖羨杏泉有子矣。嗣余官江蘇。與杏泉

不通問者數年。余家婦山陰錢慎庵太守女也。嘗言其戚王孫氏殉節事。心疑為杏泉家事。未暇細詢也。今年杏泉郵寄其媳王烈婦傳。讀之乃驚。根仙以歿死。其婦又以殉節死。為慘然者久之。按傳烈婦為會稽孫君悅祖女。性孝友。年十六歸根仙。事舅姑如事親。相夫以順。御下以寬。里黨無間言。甫三年而根仙以病死。烈婦慟絕。復繇毀面截髮。誓不獨生。悅祖痛愛壻死。哭之哀。遽遘疾卒。烈婦哀絰號泣。奔赴視殮畢。歸謂家人曰。吾今可以死矣。初欲覓刀縊以殉。其祖司訓公借虧禮義諭之。冀紓其死。烈婦曰。死所天非全歸乎。乃絕粒。翁姑百計解之不可得。絕食七日。瀕死矣。司訓公又強飲以西瓜汁一杯。復延七日乃終。嗚呼。其初殉也。慷慨其卒殉也從容。此真所謂百折不回者也。嗚呼。有婦如此。根仙可謂不死矣。烈婦名留天壤。與日月爭光。烈婦亦何嘗死哉。

金余二善人

余行年六十有四。生平所觀豪傑俊雄之士甚多。而善人則止得二人焉。一為金華金樂魚。濠一為無錫余蓮村治。樂魚少讀書。不應試。家甚貧。而為善不倦。邑中掩埋育嬰及一切諸善舉。孜孜矻矻。幾欲以身殉之人。或笑其愚不顧也。工書畫。不肯多受人潤筆。其廉介蓋出于天性。咸豐元年。邑人公舉應孝廉方正科。力辭不獲。然總不肯易六品服。仍以布衣終身。

蓮村以諸生得保訓導藍翎。然亦不求仕進。遇善事必竭力成之。勸人為善。古敞脣焦。不以為苦。遍遊江浙地方。以因果戒人。如溺女搶醢。淫殺諸事。語語誘掖勸化。人苟允之。即叩首以謝。不以為辱。又自撰院本。糾會數千金。以忠孝節義事演劇。名曰善戲。使觀者興起感動。然世俗習于浮麗。聽古樂則惟恐卧。故志不得行。而蓮村不悔也。第因之感化者。亦復不少。蓮村曾于途中病甚。僕人陸慶乃截指和藥救之。則其感人之深可見也。余攝南滙事。蓮村來謁。出小學諸書。囑令分布。又以保嬰恤嫠章程見勸。余因子縣境設立義學多所。又創立保嬰恤嫠等會。均見成效。皆蓮村啟余也。樂魚與蓮村皆規行矩步。不苟言笑。其樂善亦同出一轍。惜二君相距遠。不獲相見。使苟相遇。必有相視而莫逆者也。樂魚歿已久。聞蓮村今年始歿。嚴芝生太守告余。謂人傳蓮村已證真人之位者。余曰。使天堂無則。已有則蓮村樂魚二人者。必生天無疑矣。

福星輪船失事

光緒元年三月。蘇省招商局福星輪船。裝運江蘇漕米七千石赴津。內有江蘇海運委員補用知府蒯君等二十一人。浙江海運委員石君一人。暨董事僕從等數十人。行至山東烟台地方。天起大霧。靚面不能見物。猝遇英國澳順輪船。兩船相衝。福星船竟被撞沈。于是委員

董事僕從人等。並溺斃六十五人。其遇救得生者。僅江蘇候補知縣江君等三人而已。事聞李爵相據情入奏。朝廷震悼。死事各員。均加銜。照陣亡例議卹。廕子。並命於天津上海二處建立專祠。董事僕從等。咸得附祀。江蘇大吏復籌庫款。提出銀兩。各予死者家養贍。以十年為期。英國官員。亦罰澳順輪船賠銀作卹死事。諸人既得邀國恩。復得中外優卹。計存歿均無遺憾矣。惟內中有候補縣丞長楸一事。最為奇絕。因特志之。長君係滿洲人。以佐貳需次蘇臺者久矣。光景困甚。上官憐之。給予津運一差。俾得薪水。以顧其家。長君奉委。忻然別妻子而去。去未旬日。其妻晨妝。竟出戶操井臼。忽倒地大呼。作長君語曰。輪船失事。我已死矣。可速延我好友某某來。其友至。則緬述船破事始末。時蘇城尚未得信也。眾皆大驚。長又曰。我死後。已得差使。心念家貧子幼。故曉夜奔馳而歸。因囑某友曰。我子年甫十歲。無人養贍。乞君來交情挈之去。譬如家中多用一小僕耳。言訖淚下。某亦哭而允之。長復曰。我要如此命苦。在人世亦無好處。當與之同赴冥間。于是眾爭勸曰。爾子尚幼。若非有母撫育。如何得以長大。請勿作此想。長思之良久。乃應曰諾。遂作謝辭別而去。其妻乃霍然醒。問以附魂諸事。皆不能知。第謂出戶之際。覺冷風一陣。吹向身上。遂不省人事矣。越二日。乃聞惡耗。時余薄遊蘇臺。實好中喧傳其事。署方伯應敏齋先生守程朱之學。不信鬼神。余舉所聞以詢方

伯亦早有所聞。其相歎異。方伯曰。子方作筆記。可敘入之。與神滅無鬼二論相辨也。

楊遇春逸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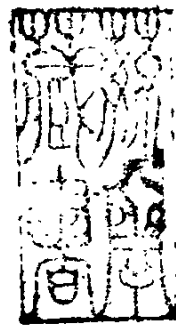
富陽周芸皋觀察凱。由進士歷官至福建興泉永道。所至卓有政聲。道光十二年。臺灣民張丙作亂。大府調觀察攝理臺灣道事。戡定之際。搜捕餘孽。鞠訊犯供。無枉無縱。辦理善後事宜。籌畫周密。去任至今。將四十年。臺地疊遭東西夷外警。而境內風塵不驚。盜賊不起。則措置之善也。溯自康熙二十二年。臺灣始入版圖。至道光十二年。僅一百五十載耳。而亂者凡十五起。或請大兵剿之。或以本省兵平之。其亂之生也。或數年。或十數年。輒一見其自相殘賊。則間歲有也。觀察精心運用。力籌所以善厥後者。條教章程。規畫悉當。海疆得以久安無事。其功甚偉。去歲。日本窺臺。東南旰食。惜觀察久歸道山矣。觀察文集中有記前陝甘總督楊侯逸事一則。仰見疆臣養成重尊國體之至意。讀之不勝佩服。侯豈預知今日東夷之抗我。頗行耶。因亟錄之。使後世知我朝廷之威德焉。

回疆張格爾蘭之亂。戕大臣。據喀什噶爾城。圍和闐。葉爾羌。英吉沙爾三城。上命大學士長公為揚威將軍。往征之。以陝甘總督楊侯參贊軍事。抵七里河。與賊夾河而軍。侯以所部先濟。賊見中流人馬高大。殊于常。驚為神。侯擊之。伏屍萬餘。張格爾遁。復喀什噶爾城。三城圍解。

既而久不得賊。或謂賊畏侯不敢出。侯在軍不可得也。上召侯回陝甘總督任。總督駐蘭州。控嘉峪關。回疆出入要地也。尋遣伯克伊薩克誘張格爾出。獻俘京師。回疆平。上嘉伊薩克功。加郡王銜。伊薩克素強盛。雄長諸伯克。與二子分領三大城。桀黠通華言。道光十一年。奉詔入朝。自恃功高。益驕侈。非分輿馬。縣多。所經回疆諸伯克。盛具供張。比入關。猶盛甘肅府縣請于布政使。白侯將迎諸郊。侯曰。無須。第視我行。明日將至。侯以令箭招至數里外。伊薩克乃單騎從數人來。侯令自戈什哈以上有頂戴者。冠帶華服。不佩刀。轅門平列至堂下。皆滿。伊薩克至轅門。下馬步行。見兩旁官屏息立。無聲。僂不敢仰視。至堂側。少許。命入見堂。以內虛無人馬。一巡捕官導之行。僂聽事數重。侯見之。便室。居中高坐。常衣冠。二童子侍旁。于地施紅褥。一伊薩克及門。未踰限。雙足跪。摘冠叩頭。侯令一童子扶以入。命坐。伊薩克叩首者再。乃坐。道溫語竟。侯自拂其髯曰。吾老矣。較在回疆時奚若。曰。更精神。侯曰。汝亦老。髮鬚加白。吾輩受大皇帝厚恩。當思及時報稱。為子孫計。無妄想。伊薩克叩頭曰。謹受教。侯又曰。大皇帝命汝少住。即行。無多從。宜往謁各官。皆有食物。恣汝啖也。令一童子扶之出。伊薩克汗流竟體。裏衣皆濕。上馬行數里。神始定。侯諭布政使下及府縣官。以外藩禮禮之。明日伊薩克減騎從行。或請故侯曰。蘭州為入關第一省。會俾知天朝儀注。他省加禮。乃知恩

矣。同安令項廷綬時官甘肅。親見之。為凱言。又曰。凱旋兵初過州縣。橫甚。殿知縣報聞。皆咎令。侯意不謂然。比至。親臨堂。皇就轅門。相責。帶兵官各四十。受責者五十餘人。斬殿官者一人。以徇。兵後無敢譁。侯任固原提督三十年。陝甘婦豎識與不識。皆畏愛侯。及官總督。見所屬益謙曰。吾羸人。公事懼有失。幸助我。然所策斷悉中度。非人所及。凱嘗見侯于乾清門外。偉軀幹。美丰儀。頰面修目。詞氣藹然。髯長三尺許。覆胸白如銀。文武威風。天人也。侯名遇春。四川崇慶人。經大小二百八十餘戰。無不以身當先。未嘗受創。年八十有一。以疾致仕。未報次子國楨時巡撫河南。未解職。侍養蘭州。詔許之。在官受養。中外以為榮。旋侯復請命安車入都。召見數四。賜克什復幣無算。侯初以平滑縣功封一等男。至是晉一等侯。勅各省地方官護送以歸。食俸于家。夫人年亦八十。子弟官文武二品者一門八人。舊所部戈什哈官提鎮者同時十餘人。貴州果勇侯芳。侯同姓。繼侯為固原提督。先侯而侯。亦侯所拔也。

清 破額山人編



夜航船

夜航船提要

作者不著姓名但題曰破額山人書
凡八卷兼收博採洪纖畢舉滑稽之
雄辯曼倩之談諧雜出其間洵屬解
頤益智適意陶情之作

序

夜航之名由來已久古樂府夜航曲是矣元人曲一作夜行船中吳紀聞夜航船惟浙西有之故皮日休有明朝有物充君信檣酒三瓶寄夜航之句今吳越間路隔七八十里及百里許者埠頭必有夜航停泊以便趁船黃昏解纜黎明泊棹信如潮汐雖風雨無間也船中拉雜不能安睡勢必促膝互談刺刺不休以消長夜其見棄於有德者寧止道聽塗說已哉善夫朱虬菴云近今淺學破碎割裂語言不經坐論紛紛與夜航船何異噫虬菴之論不指予何其切中予病也今年春友人莊生祈夢於韋左司廟中神勸其趁夜航船去生告予予恍有所得用不惜思索枯腸默溫聞見自喜不一月而得百二十二則即以虬菴薄俗之論參莊生入夢之因名之曰夜航船實其陋正以文其過耳若云大丈夫不去走馬揚鞭而自牽船河側則劉道真又甘心為採杞媼所指摘也夫是為序

嘉慶庚申秋八月破額山人自題于葑溪之小山隱

題辭

玉塵清風莫浪誇。語言早信病根芽。書生饒有青蓮舌。不為愁人不粲花。
三生石上是耶非。牛渚磯頭照不依。說到幽冥偏熟視。閻羅活潑夜叉飛。
妄言勿勸妄為聽。頑石頭頭點不醒。今日生公重說法。阿誰還到可中亭。
兒女荒唐莫道無。憑空結撰說還迂。當時牙慧吳船錄。譜得清芬到石湖。
乾坤寧蛀不求新。但要廬山面目真。禿爾談諧有至理。儘人頭解我眉顰。
渺渺烟波愁少伯。迢迢書畫憶襄陽。潛心困學休來看。不是珍珠是夜航。
雙瞳如豆窺無幾。片葉迷山豈好遮。掛一端來漏萬種。不妨笑煞大方家。
蠻觸相爭兩不贏。人間難肋笑微名。泥犁綺語千秋律。罪過前生又此生。
夜航樂府久飄零。剩有牢愁話不停。度盡衆生身莫度。要留因果說人聽。

破額山人自題

夜航船目錄

卷一

誠恪為冥官

局騙剃頭擔

林元一

三人戲法

賴生一計

鞭子錢

酒店女子

薄阿四

黃白二物湯

老蚌克龍

殺響馬

文人禦暴

龍擊宿娼

腰斬蕩河船

叫爺來認臂

潑婦吃虧

通家浜

賞善罰惡

缸頭泛

卷二

蘇明府

三椿快事

書生拘執

二婦戲言

食物別名

將軍勝負不常

做一工像一工

烏木道士

風水運

白黑黑

奸淫類畜

十鬍子

天宮舊套

卷三

絳囊三品

脫雅調

蛇味最美

豎耳朵秀才

產珠致富

活截魃魃

敲柳鬼

了頭嘴快

顧騎龍

徐玉官怕鬼

鬱林夢驗

蠶東西

水府需人

顛聲嬌

算盤生

卷四

骨董先生

與銅員外

洪大肚

七字千金

佳節生女不祥

芋乃淘

阿瘡瘡

打燈謎

脫去釘鞋

堪輿獲利

地師便宜

閒談活命

蓴菜子

紅蝙蝠

卷五

魚休伯

瓜棚夜合

甘蔗郎君

醬汁鬼車烏

奇羞讌客

夜叉食人

項生作弄

嚴又茗

金光亮亮

腳腳上

五臺女丈夫

花浴堂

三昧菴

小人得志

奔牛麒麟

驅痘妖

狎客變龜

汾州客

卷六

江西樟柳人

溫香清話

擘絮樓十才子

鄭生買茶

狗吃醋

唐却姑媳

鐵蓋銀瓶

東昌怪

學子一席話

桂花香酸心

侯雲士

鄔封翁

卷七

伯仲各別

想掘藏

某生構思

陳生脫褲

郭十三郎

姜策駟

老饕飽糞

紫檀煨鰻

澄江生

綠頭放火

五聖邪正辨

陳姑娘

總管續娶

滑弟弟

嗜酒不近婦人

婦鉤賊袴

西洋標簪

卷八

無無生

土地反目

汪生入天台

蕩姻緣

海參笑話

採菱得壻

龜咬中狀元

紅豆詞

脫換司

鬼冒花神

爭意氣

廚房聯句

計倒麵館

韋廟老詩

夜航船卷一

清 破額山人新編

誠恪為冥官

楓江老諸生私誼誠恪先生至誠人也生平酷好扶乩晚年愈篤嘉慶四年正月九日虔往郡城結壇處禮朝天懺三日值神期以十六再來云爾先君攝篆天都因公務過此託我通信爾慎毋貽誤先生回寓薰沐手書一本始終四十餘年家事醜態畢呈冀焚之鼎中以達親聽屆期齎本詣壇候至下午不值人曰與其株守不如歸去暫息再來何如先生曰諾回至中途遇其友薛鳳威家薛他出家人以主人素契格外款遇之身體微倦遂將手本安妥明日思再往也暫眠賓榻孰知暫眠者竟長眠不起焉薛君本磊落丈夫馳報江城且為經紀其喪事此事吳人無不知之三月初旬有降乩於壇書曰我於仙茅嶺上得遇誠恪先生云正月十七寅刻我出閭門去身體漸覺飄渺清風拂面亂雲擁足俄有童男壯女數隊各執幡蓋等器來相迎迓予恍然曰我死矣夫未幾見解署巍然中坐一貴人見予忙下階揖請讓坐曰上帝以君真誠委署三楚賞罰司此去三晝夜可達令先君巡查楚省此去必能會面

予喜接憑辭謝而出。將到洛陽。見材官絡繹。函簿旁午。道旁譁然曰。新任修文郎來矣。予問何人。曰。陸朗夫。予喜極作雀躍曰。家君會面良友談心。天長地久。我輩死而未死也。煩君過吳。遞語我家子姪。嵩陽一片霞。邵不濡。通信者。方中沼曰。聰明正直之謂神。至誠如誠恪。有不為神明者乎。倘有不滿誠恪者。當以孽債原之。而其人之真氣。自不容磨滅。

局騙雞頭擔

閭門內穿珠巷中之小巷。曰橫巷。巷濶而短。有檀小男。初業雞頭。暑月。歇擔巷內。以清寂少人。且南北多涼風也。適有類首就沐。背後有人潛抽後梳去。向小男搖手。示勿聲響。小男以戲耍常態。含笑俟之。迨沐竟。要坐小男曰。梳被爾友掇去。其人曰。惡。黽極矣。我濕淋淋。不便走。爾為我追之。小男往後面追尋。良久不見。回身轉巷。而前擔亦不見。兩肩脫然。徒手號咷。閑動眾人。俱為絕倒。

林元一

汴中林進士。凡名復。字元一。棄舉子業。奔波海內。十年前。僑寓吳江東岳廟文昌宮左廡。偃蹇無顧之者。天分絕頂。百家諸子。涉獵無遺。性情蕭散。不涉江湖。炫鬻氣習。

後稍有親近者。遂移寓南郊。與余家族長雪洲公比鄰。公猶子履橋。予族叔也。愛才如命。與林遂成水乳。每造叔所。林常在座。嘲今駁古。纏纏勿倦。林精數學。識禽言。嘗與茶話窗下。忽聞春禽弄舌。林曰。此鳥在第幾樹。第幾枝。第幾葉。下轉。午後必有雨。書僮素黠。反唇曰。林相公欺人太甚。鳥語繚繚。樹枝稠密。安能辨別。到爾聲。林曰。汝且住。金僕姑將及汝矣。未幾大雨如注。明日。此僮因拗花樹底。為黃蜂螫指。大痛。始服之。太倉謝某素昧生平。遇於小滄浪。謂林曰。我有商瞿之患。奈何。林曰。君既抱子。何誑我。謝曰。無之。林曰。君有子而曰無子。或非君所生者有之。滿座為之愕然。張雨岑曰。林元一異人也。無所不能。無所不精。文宗史漢。詩法唐人。書晉畫元。談裴程郭。琴則成連海上船也。奕則巴邱橘中叟也。雙白龍而雙白虹。是其劍術。三折肱而三折臂。是其醫理。一斗酒不醉。兩石弓立挽。非異人焉能若是。

三人戲法

會吏客揚州。鹽運使幕中。八月天氣。連宵演劇。頗不愜意。會有江寧府某公。遣送戲法三人。令詣署。并云。如荷晒留。可不辱命。三人年貌相若。主人甚悅。因問客何戲法。一人曰。小人無法。祇會吃烟。一人曰。小人無法。祇能難兩箇肉圓耳。一人曰。亦

人照鏡。主人怪其語之奇也。曰：請試之。吃烟者於青布袋中取出烟筒。頭狀類熨斗。大小如之。又取出梗子。狀類扛棒。長短如之。以頭套梗。索高黃烟四五斤。裝實頭內。烟火狂呼。急請垂簾。墮戶。客皆從對照。隔簾觀之。見雲氣滃然。奇態層出。樓臺城郭。人物橋梁。隱然蓬萊海市也。琪花瑤草。異鳥珍禽。宛然蕊珠閨苑也。魚龍蛟鰐。噴薄噴露。恍然重洋絕島也。俄而炮焰怒發。千軍萬馬。破陣而至。玉山銀海。顛倒迷離。座客大駭。主人喝住。始徐徐收縮。拍爐幾許。而駢難肉圓者。跟一童子。令祛上衣。兩手扳着春櫬。突起臂肉。橫背晶光。如擺一條玉案。將猪肉十斤。去皮骨。安放童背上。手執兩快斧。一起一訖。上上下下。僅一茶時。肉糜爛而童背無纖痕。從容堆垛。曰：官厨清貴。可給三日大庖。若依小人之腹。做一頓饅頭。啖弗毅。照鏡者持一小鏡曰：我鏡照人。非人照鏡。但此鏡疲於屢照。十人外。照亦無影也。有性燥者曰：我來照。一顧而撲。衆不省鏡中何像。令人嚇倒。咸未敢照。持鏡者曰：妍媸不同。如其心焉。一噎止餐可乎。於是繼照者即主人。鏡中一貴官象。但非己之面目。餘有照而躲避者。有照而無言者。最後一青衣對鏡平視。目不轉睛。衆問何見。曰：中有令人銷魂者。惜乎令一己消魂。不能使他人對面也。衆為之粲然。厚犒三人而去。此戊申八月中旬。香吏鑒。

鑒為予言於秦淮旅舍。

頓生一計

頓生一計四字。本傳奇中蔡生說話。蔡生貧不能娶婦。婦翁江某。偽邀生飲酒半。逼勒生書退婚契。生頓生一計。曰必歸家告母方書。翁許之。隨使豪奴同去。生急披公服。出後門。徑赴公堂鼓譟。郡守罰翁。立令堂上交拜合卺。謂之永團圓。此頓生一計之妙也。亡友徐生曾竊其計而行之者。生嗜酒。有寬饒狂病。丁酉省試順天不中。明年春季。寓賈家衡衡。與同鄉劉別駕聚飲。夜深酒湧。狂發攘臂。別駕窘甚。命健僕曳之出局。鑰而進。生踉蹌門外。忿忿不已。黑夜莫辨門戶。誤闖治中衙署。閤人執交邏卒。曰縛此糟豚。天明送兵馬司去。生嘔吐淋漓。達旦酒醒。大喊曰。何物狂奴縛我在。此我新科進士某某。臚唱在郎。忽被歐辱。豈非天大奇聞。邏卒慌報閤人。閤人令釋縛。謝罪叩頭若搗蒜。曰小人萬死。唐突老爺。姑念巡夜因公。望命寬減。生遂不較。大踏步而去。此亦頓生一計之妙。

鞭子錢

里中無賴。喜放鞭子錢。漁利最苛。其例放銀一錢。日取利三釐。或四釐五釐。旦旦索

之不彌月。子浮於母。還楚方止。否則積月累年。靡所底止。剝削窮民。莫甚於此。窮民又貪到手便捷。醫得眼前。剝却心頭。勿顧也。業此者皆打行兇鬼。索討稍不遂意。輒反臉嚷罵。老拳直奮。故無不畏之如虎。近有坐此發家。建造房屋。衣綵食肉。街坊搖擺。稱老爺相公。其家愈饒。其業愈勤。四處放開。如蛛布網。日其妻收錢歸。以街上行人擁擠。乃上城行。至冷靜處。遇兩少年匿城堞內。各解下衣狎褻。見婦來。拉之求歡。婦素蕩。從之。兩少年先後施行。游龍天矯。變化出沒。婦心大悅。初不知城上蚤狐勝於廐中鞭子者。奚啻十倍。遂與兩少年訂曰。自今以始。日之夕矣。俟我於城隅。兩少年唯唯。於是日以為常。風雨不輟也。婦家憐主母僕僕。願分任代走者。婦必大恚曰。此事非老娘莫幹。實欲踐城上之盟耳。婦每登城。必傾囊厚贈。甚至釵釧衣飾等物。盡行予畀。恐少年心性不常。思固結之。無他好也。後旋被人覷破。咸來湊婦。曰。香爐公器也。諒無揀佛燒香之理。婦悉從之。登城如故。於是殫行遠聞。蟻聚。臺城布施。餓鬼皆飽。城隅將圯。官長知之。禁止登城。而婦家鞭子。為易連城寶物。久已投去。周敬三曰。貨悖而入者。必悖而出。雖鞭之長。不及馬腹。世間擁蓋策駟。洋洋自得。安知其家中。不有傾人城者哉。

酒店女子

金瓶朱鴻士云。予鄉有紅花邨。當清明時候。迎神賽社。青郊芳甸。士女如雲。邨中張氏。世為望族。城內有段生。韶年都雅。暖若天仙。其舅氏靜巖孝廉。自都旋里。生到邨省舅。借此遊春。對門酒店女子。照見生。風姿不凡。如夢如癡。暇日。乘間問鄰媼曰。前日與張舉人同折桃花者。何人也。媼曰。即其甥段家郎君也。女積思成疾。踰年歿。段始終不知。毘陵趙一琴詩云。玉貌誰家子。神光賽洛神。桃花湖上折。腸斷浣紗人。三韓鄒希水詩云。不語暗傷心。欲語怕紅顏。今日相思子。來生雙蛺蝶。金沙王荃人詩云。自昔真娘死。少年傳聞紫玉喪。嬋娟江南一種奇花草。不到春風便化烟。當壚不。是卓文君。眉鎖春山。鬢聳雲。他日娶春橋下過。桃花休折小姑娘墳。

夜航主人曰。此事與吳江葉勿巒過流虹橋。小家女子見而慕之。思念至死。何絕相類也。朱竹垞作高陽臺詞。紀其事。一時和者幾百家。今鄒趙諸君詩。亦可續選。本事詩集。二百年來。後先一轍。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此物此志也。

薄阿四

八尺鎮薄阿四。膂力過人。有拉與佐關者。廣置酒肉。大啖而起。至關所。見廳柱高一

大閤一圍。阿四先脫布衲曰。此禦寒物。不脫不便。脫又恐被人竊去。遂一手擡起。廳柱。一手將破衲墊塞在下。且曰。歷此萬無走失。羣不逞。藉口土色。各鳥獸散。乃不成。關場上石鹿軸。廟門石獅子。阿四當之。非僅陶之運甕。直僚之弄丸。每逢武童演藝。必多餉阿四酒肉。使勿來。否則恃強糾纏。必殺風景。人見之皆足恭趨奉。勿敢觸犯。阿四亦自負氣岸。旁若無人。每於酒酣耳熱。白眼望青天。大聲唱力拔山兮一闋。以故人多稱之為小霸王。又呼之為四大王。媚之者曰。四大王具此神力。雖殿前侍衛。海口將軍。食祿萬千。膏之何愧。惜乎時運不偶。與我輩手無握雛力者。亦復髣髴。阿四以言到傷心。不覺英雄淚下。泔泔至足。乾隆庚子。巡幸江浙。營駐吳江南斗圩。扈從軍衛。經過無算。阿四心想懷抱利器。不可鬱鬱無所試。且於此不見吾長。惡乎見吾長。遠遠見一戴老鴉翎子官。騎馬前來。阿四從背後奮臂一拳。鴉翎者回身趁勢一丟。阿四身體已落在千步涇窖坑中。千步涇去南北圩。有十畝之隔。幸得不死。渾身不潔。奄奄撐起。神魂沮喪者半年。自是不敢復言氣力。夜航主人曰。醯雞甕中。蛙蟆井底。東南豈少栩栩者。不遇掠地鴉軍。始終夢裏睡裏。噫。夜郎自大。千古譏之。阿四勉乎哉。

黃白二物湯

醫之為言意也。以我之意。意病之意。無不如意中肯。予今年前四月。自郡歸江。天氣驟熱。狂飲涼酒。開牕睡臥。撤去床褥。半夜覺寒氣襲人。遂發咳不止。服辛散藥罔效。氣喘喘聲匡匡。入夜愈甚。再投起脾痰疾諸丸散。仍如故。親友來問。大半岐黃議論。鼎沸。或曰寒宜薑桂。或曰熱宜連芩。或曰寒熱客肺。宜麻黃表散。或曰真陰虧損。宜燕窩蛤清補。舉家惶惑。予亦無可奈何。直至五月初旬。方殮殍假寐。忽有真人飄然而至。撫予背曰。是可醫也。黃白二物湯。予恍然醒悟。人到中年。陰衰陽熾。土不能護金。水不能制火。故不得愈。黃白二物湯。鱈魚黃色最補脾。脾補而肺火自熄。豬肺色白最補肺。肺補而腎水自滋。現屈秧田放水。甕頭黃帽。昂首得時。買以付廚。并豬肺洗淨同煮之。火候既到。鮮腴芬美。自然悅口。而咳病如脫。黃白之益人。宜淺鮮哉。秋岑兄曰。倘有省儉不食葷腥者。奈何。予曰。省儉惜費也。不食葷腥。茹素也。二者而求黃白。則竟以大小便代之。不必更求人中黃。人中白也。

老蚌克龍

吳江為水鄉。遠近知之。南門外百里。江浙交界。自三白蕩一路。溪港環繞。菱荻接連。

水勢混茫。雖漁師篙工。嘗有迷津之慮。陸司廟在汾湖中央。猶大江之金山也。其下深潭。光怪百出。老蚌潛焉。漁者取魚網。至蚌所。輒有腥風撲面。冷氣着肌。無不病瘡。必禱蚌始愈。漁人相戒不敢犯。當秋月皎潔。土人時見精光一溜。直接太陰。其中有寶珠蘊焉。乾隆五十八年七月初旬。乖龍思襲其珠。使龍子化作赤鯉。伺蚌張開時。躍入其中。珠可得也。不意蚌覺有物。一翕而鯉浮水面矣。老龍大怒。雷雨轟下。直來與蚌親鬪。蚌仰身掀起。儘力迎敵。鳴濤捲雪。寒沫滔天。龍鬪則一往一來。蚌迎惟一開一闔。如是三晝夜。龍竟不勝而去。阪田汨沒。民廬漂蕩。合邨大為老蚌所困。蚌長約二三丈。濶丈餘。毛蓬蓬若蘆葦然。賣蚌王六。從牕隙中窺見厥狀如此。華蘭舟曰。圓蓋秋清。廣寒挹采。方諸夜媚。鄉土沾光。掌珠一顆。留伴嫦娥不嫁矣。何物乖龍。潛生覬覦。喪明敗北。自取之也。噫。夫人雖老。東海威風。誠難犯哉。

殺響馬

海鹽陳氏有紀綱僕楊黑鐵。年二十餘。勇力能幹。乾隆中。伊主付千金。令入都求起官。黑鐵跨衛。過山東滕縣界。遇響馬賊二人。黑鐵恐眾寡不敵。先下衛。擲囊於地。一賊挺鐵尺。手提其囊。囊重不能舉。因右臂挾尺。兩手提囊。其一賊亦兩手相接。黑鐵

乘隙急抽其鐵尺。擊賊顙立碎。其一賊拔刀未及。黑鐵進擊之。折其右臂。賊跪地乞命。黑鐵拔刀砍之。二賊俱斃。當殺賊時。黑鐵衛驚去。不知所向。見二賊馬在。乃以一馬負囊。而身乘其一。馬疾馳。蓋賊有所得。即馳歸。馬亦習慣者也。時已薄暮。馳三十餘里。入深林中。依稀見莊院。馬止不前。黑鐵恍然曰。此必賊窟也。奈昏黑不辨路。計無所之。其家聞馬嘶。以為主歸也。啟門出迎。見黑鐵大駭。馬遂入。不得已。隨之至廳事。解其囊。因謬曰。從某縣來。錯過宿頭。乞假宿。其家曰諾。賊婦見馬不見夫。意客必害夫者。令婢過為殷勤。雞酒羅列。黑鐵佯為豪飲。潛以酒注衣衿中。酒盡更添。婦暗喜得計。飯訖。黑鐵偽醉欲眠。婢取卧具入房。令客卧。攜燈趨出。鑰門而去。黑鐵佩刀在外。手無寸鐵。房內並無椅桌等物件。自分必死。暗中摸索。忽得木一段。長四尺許。乃尋常挂門者。心始安。曰。是可以拯命。遂以木入卧被中。置帽於其端。脱身上濕衣蓋之。若人熟睡然。自己屏息立戶扇後。以待。夜將半。聞門啟聲。見一婦結束甚俏。左手執燭。右手持利刃。徑趨卧所。奮力一砍。刀入木。急不能出。黑鐵從背後踢婦倒地。即拔木中刀。亂砍殺之。而燈已滅。乃提刀挨至廳事。循壁行。得一門。微有火光。趨入。即婦卧室。其婢假寐。殺之。至厨下。見一僕婦乳雛。俱殺之。持燈徧照。已無一人。始知

所殺二賊。乃一主一僕也。啟其箱籠。黃白珠寶參貂。積貯無算。乃以夾被四條。作兩大包。裹席卷而出。任馬所之。天明至大路。恐人識其馬。不敢飲食。疾馳三百里。達京師。棄其馬。不半月。事竣。市二騾。改道從中州歸。

夜航主人曰。覽賊於路。搗巢於室。馳馬入者。馳馬出。平頭年少。頃刻素封。黑鐵之力。毀此。其中殆有天也。

文人禦暴

從來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然危險之事。猝不及辦。天下固有腳踏實地。而無妄之災。時刻相遭。此天數。非自取也。亦有倖免者。在其人之智謀耳。昔有諸生。愛蕭寺清淨。夏日讀書其中。漸與寺僧熟識。僧亦聰俊。往來既久。稱莫逆焉。一日。生詣僧。不值。徑入卧房。守者以習來不禁。生得縱觀圖書骨董。藉以消遣。正好待主人歸也。几上放小銅鐘一具。古氣盎然。生信手一擊。簫地有美人出。生惶駭。疑為鬼魅。將欲盤詰。僧恰至焉。蓋其下地窖。僧藏婦女在內。擊鍾為號。不防生來。來亦不防其漏出禍根。事已如是。勢不兩立。刀繩函血。出此三物。請君了。凡生長跪乞哀。誓不聲洩。不聽。曰。非欲殺君。君來就死。生曰。念平日情懷。請杯酒長別。可乎。許之。局輪去。少選。擊巨壺。

至生痛飲數盞。復請下酒物。許之。如前出生。脫衣衫。塞實壺腹。身匿門角。俟之。僧攜盤進。提巨壺。當頭門一擊。斃之。大開地窟。放出婦女多人。皆良家。入廟拈香。被騙者。鳴官收領。火僧墟廟。遐邇稱快。鄉先輩顧相南。余家姻長。少時讀書牕下。夜深盜發。斬破大門。明火執械。勢甚凶猛。先生見靠梯於牆。蓋其家方修造。忘撤故耳。遂上梯登屋。手揭瓦片。連疊數堆。盜方昂首進儀門來。先生飛瓦亂擲。盜不及仰首。中顧裂腦。仆倒數盜。餘俱抱頭鼠竄去。天明執送當事。家中不遺一著。亦文人禦暴之極策也。若夫陳眉公為盜書記。王貽上與盜結蘭。則龍暴非禦暴也。

龍擊宿娼

前年五月。松江雷擊西客於航船內。先一夕。舟人及諸客皆有夢。眾疑不祥。不敢解纜。其時天霽無雲。風清氣爽。舟人以為妖夢不足憑。遂開船。晚泊白龍潭。眾方夜飲畢。狂飈大吼。雷電大作。烟霧中忽飛出火龍。直攫艙中。擊死一少年。西客餘亦有被傷者。次早移船潭口。眾昇屍於岸。方設壇修醮。尸忽甦。自言領富人資本行商江南。久不歸去。富人訟父於官。監禁追比。父屢召不歸。致斃於獄。訃至。諸客為我收淚。邀妓侑觴。遂薦寢席。我昵之。留連彌月。囊底罄盡。仍不得歸。致遭天譴。命我表白同

人以為迷戀烟花不顧父母者戒言訖而絕。

夜航主人曰。昔昔鹽中。聲聲慢裏。愛河媚海。膩地情天。雖慧業文人。不免荒於是者。矧西方紈褲。哉哀白屋金銀。益青樓花粉。天誅應不到是。而釀成奇禍之尤者。富戶倡家兩造耳。吾聞龍生九種。狎狎其父。霹靂其子。其所由來。恐非一朝一夕之故。

腰斬蕩河船

溺人者水也。載人者船也。載人而溺人者。船中之妓也。東南水路。此風處處有之。粵閩曰蛋船。曰蛋戶。曰落蓬。曰採珠戶。曰肉花盛。曰人鮮。漢湘曰長艚。曰後艚。又曰包艚。又曰叫乖乖。又曰花船。溫處曰夜叉。又曰夜撐。嘉湖曰余嫖。江右曰念殃。江北曰思娘。又曰思殃。海口曰落滌。湖上曰再搖搖。口號嘈雜。皆江湖無稽之談。其為求乞則一也。而求乞如蘇郡之蕩河船。則又寓求乞於繁華之中。尤屬可怪。沃土之民。不材。女紅所得幾何。女謁所資無盡。况乎蔡姬蕩舟。西施採蓮。越女木蘭。吳娘六柱。相沿既久。類成風氣。奢侈過度。於今為烈。船中器具。則玻璃加漆。點銅水晶。鑿花鑲嵌。鏤金雲白。翡翠珊瑚。象牙碧玉。紫檀香楠。花梨紅木。衣則玫瑰棉花。食則鴨腦豆腐。尋常羅綺。笑為却媼。包皮。不屑衣也。尋常蔬果。鄙為老大食作。不屑喫也。龍井茶。

一瀾便傾。鵲梨餅半燒旋棄。裝束則巧立名色。若元寶頭。穀穀啼。斜插花。呼郎裝飛翅髻。後來好。蝦壳衫。鴉頭襪。天魔裙。嫦娥袖。觀音兜。昭君帶。閩州留香鞋。揚幫繡花袴。而且湖山供其頑耍。風月助其妖嬈。箕踞船棚。橫陳舷版。頻呼小妹。動喚阿娘。纖喉暖響。大腹銷魂。嬌盼流波。油頭喪魄。嗟夫。人情類好淫也。見金夫不有躬。夜度娘常事。近聞若輩。偏裝腔作態。南北兩壕。殷實子弟。多有耗千金。而不得償。夙願者。遂致鏡中好影。畫裏芳膚。可親不可昵也。噫。盡惑滔天。脂膏塗地。愚夫不足惜。蕩戶實可誅。是時郡守汪公。即今閩省撫軍。廉得積弊。着巡捕水利查拏船戶若干。即于山塘桐橋汎。將玻璃關快蕩河等舡隻。架起兩頭。當腰截斷。婦女着父夫領管。并各穿青布衫裙。幫家養蠶。毋許蹈從前淫侈。以清風俗。吳中士民。至今稱快事焉。

蔣琪生曰。玫瑰為縣。鴨腦作腐。未必真有其事。不過形容衣飾奢華耳。然其暴殄天物。僭越供奉。其身原有應得之罪。雖然。此等常山蛇也。斬首尾應。斬腰恐首尾俱應。袁簡齋說張五姑娘事可鑒。

叫爺來認臂

裝飾。飾首亦飾臂。五代史。慕容彥超。大括城中民貲。以犒軍前。陝州司馬閻宏

魯孔母以泥中金纏臂獻之。纏臂之名昉此。蘇軾詩。壓匾佳人纏臂金是也。又有玉臂。夢溪筆談云。曾見一玉臂。兩頭施展。屈伸能合。杜甫詩。清輝玉臂寒是也。又有繫臂。晉書泰始九年。帝選良家子女。以備內職。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羅虬比紅兒詩。繫臂先封第一紗。是也。若楊萬里競渡詩。畫橈繡臂照江湖。則有繡臂。張祐詩。畫鼓拖鬟錦臂攘。則有錦臂。繫欽定情詩。何以致拳拳。綰臂雙金環。則有綰臂。范成大詩。約臂金寒束未牢。則有約臂。趙孟頫詩。粉汗生憐絡臂香。則有絡臂。至於風俗通。五月五日。以五色絲絡臂。辟邪。非裝飾也。孟郊羽林郎。錦臂飛蒼鷹。戎服也。瑣言鄭愚以錦為半臂。亦非炫飾也。戴珙之封臂。朱勔之黃臂。詭君恩。非平服也。總之。臂以飾女子。取其媚好。非男子所服明矣。今男子亦服之。嘗見都人士往來賓館。散步街坊。偶然露臂。金光閃閃。洵覺式觀。顧富貴者自然無怪。近有窈窕人子。好尚時流。渴欲效尤。嘗有傾家蕩產。百孔千瘡。而博一臂之力者。謂之彩臂。人情外務。可笑至此。居停主人。丁青筠之友周某。家僅度食。喜坐蕩河船。一日。過山塘。同丁就飲。船婦下艙陪飲。調情弄舌。甚覺可人。周酒酣逸興。相與促坐。實未囉哩也。婦戲勸周彩臂。套已臂上。曰。郎面白於妾。妾臂瘦於郎。周固解人。信口答之曰。望不到十里長亭也。頓鬆了。

玉臂耶。丁在旁曰。盟心不若盟臂。遂歡笑而別。比歸家。周婦怪夫臂之不在臂也。詰之得實。婦素賢。置之勿問。翼日。周令僕人向船婦索臂。婦側目凝思曰。有之。但胡亂安放。教僕何處尋出。旋捧一抽。袖來。見黃金射目。鑿鑿落落。彩臂堆垛。二三百隻在內。顧僕曰。此間千手觀音殿。不知那隻是爺臂。又喚阿母。挈我後房盒子來看。其母又捧出一大盤盒。其中紫赤濃淡。更不勝數。婦曰。啐。聰明一世。莽撞一時。僕與爾俱在暗中摸索。胡不叫爺自來認臂。僕再告主人。周爽然若失。裹足不入蕩河船。卒為老成人。

潑婦吃虧

邑有潑婦。狀甚醜。而效顰過於東施。喜裝飾。塗脂抹粉。潤袖撲髻。撒嬌做媚。日與少年羣不逞。頑戲無度。狀若妖精。遇之者。無不伸舌唾避。曾與監生某狎。喪生。薄有家計。婦竟認為夫婦。日登門吵鬧。批生婦嬪。以為鵲巢鳩居。若何奪人婿也。婦畏之若蛇蝎。敬之如神明。一日。生正在納悶。又以誅求無已。反臉角口。婦披髮撞頭。將拚命下落。生躲避他處。婦尋覓不見。氣不下咽。竟自扯其襟。粉碎如軍前蟻。旗式樣。狂奔街上。萬人蜂起。喊到公堂。初縣官出入。常見是婦於轎旁。想必不端。婦且號且哭。

曰。某監生白晝強姦良婦。不從被毆。一爺提究正法。官叱之左右速其下去。婦不聽。竟全脫碎袴。挨身投驗。毫不顧。官以為不吉。命隸撤下杖之。從來杖婦人及閨人。例不祛下衣。今婦自脫。杖一絲不掛。衆目昭彰。欲陷人而適自陷。至今邑人說起。皆為捧腹。

唐建勛曰。人情之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始亂之。終成之。煌煌封禪書。獻長上而光泉壤。伊誰之力耶。今婦怪物也。當時近之者。亦不可謂非奇人。

通家浜

某友少考訂功。而具絕好悟性。嘗與一友同行街上。見裝潢店內貼對聯。落款書通家春三字。某因問三字何典。友曰。源頭我未考據着實。大畧想不出五經內。昔陳靈公淫於夏徵舒之母。朝夕往夏氏之邑。故詩曰。無此疆而界。陳常于時。夏疆界都無。非通之謂歟。陳常於夏。非通家春之謂歟。某曰。君論明白曉暢。更無他據。遂深服之。他日。某因坐食艱難。就蒙館於楊安浜中。暇日出游。遇前所同行之友。各道濶懷。握手弗釋。詢近況。某曰。近在通家浜課徒。友曰。改日造訪。一揖而別。閱日。友於城之內外。徧訪通家浜。無有知其地者。友亦罷訪。後兩人又遇。友問曰。君所云通家浜者。果

有其地乎。何無一人知之。某曰。僕館楊安浜。以二字不雅相。故隨口改之。友曰。楊安二字。何不雅相。某訝之曰。自君言之。而遂忘之耶。天寶宮中故事耳。友為之狂笑不止。

袁雪香曰。憑臆而談。通家多矣。孫秦橋可謂之通家橋。張閭邨可謂之通家邨。韓賈巷可謂之通家巷。推之歸陳。飲可謂之通家湯。潘西忭可謂之通家餅矣。大千世界。無遮無碍。焉往而不通。必如某友之引經據古。斷章取義。却為匪夷所思。

賞善罰惡

震中叔云。當時鄉宦橫暴桑梓。倚勢凌人。雖當道無此氣。故有某孝廉公車時。貸三百金於林姓。林奉銀如數。而還其券。且贖之。又往貸陸姓。陸堅謝不能。亦無所贖。某尋捷泥金入館。選告假歸。親串畢集。某折柬邀林飲。林冠帶肅恭赴之。入門。見前廳柱下鎖一人。視之。則前所不肯貸銀之陸翁也。不敢置問。既入。主人優禮。格外殷勤。酒半。家人捧兩榼至。一還所貸銀。一則以杯幣酬之。林俱不敢領。再三勸。乃受二幣。主人曰。翁耿介若此。是重吾以前來之過也。旋囑門下客諭之曰。翁知此酒之所由設乎。林謝不知。客曰。此我主人賞善罰惡之舉也。彼陸某者。翁識之乎。林曰。識之。曰。

若是翁介紹。姑引之歸可耳。林唯唯。筵散後。始解其繫以付翁。陸歸。盤貲得銀七百兩。浼林奉某。某曰。非千金不可。陸變家換產。足數與之。乃得解。當時鄉宦如此。夜航主人曰。二百年前。縉紳門第。威福憑之。叔非謊言也。顧我家東昌公。布衣講鄉約。蓬萊夫人。績麻伴讀。不識亦有人。齒及否乎。不為貧富所動。乃為風骨。誰謂習俗移。人賢者不免耶。至於報施之道。皎皎者所不屑言。

缸頭泛

俗傳染坊紅花缸內。不能出色。務作謠言。調語。聞聞街巷。一倡百和。駭為奇事。而缸內出色。分外鮮明。謂之缸頭泛。此義不知何屬。意者文章厭樸素。妮紫嫣紅。不出矯揉造作故耶。桃花塢女伴。競採鳳仙花。搗染指甲。窮工極巧。色終黯澹。對岸人家曰。昨夜五更後。秋香陪織女渡鵲橋。過東南分野。乞假三晝夜。降凡準提菴。與唐伯虎相會。帶無窮巧意下來。先迎者得巧十倍。於是諸女伴爭往準提菴。拈香禱祝。疾忙乞巧。稱秋香夫人歸來。指甲宛若珊瑚。皆秋香下降之助也。噫。略染一指耳。必得缸頭泛若是。天下豈有真色哉。

夜航船卷一終

夜航船卷二

清破額山人新編

蘇明府

儒吏耽文墨。固是本色。未有如吾邑當年之蘇明府者。明府名正蒙。楚人。從甲榜出。宰吳江。未及一載。不合上官而去。當其來吾邑也。於垂虹亭起岸。囊橐脩然。惟古琴一張。破書數篋而已。任三日。即招邑中士子雅集衙齋。講說性理。娓娓不倦。是時桐鄉皇甫竹泉先生掌教松陵書院。明府一見恨晚。賢主嘉賓。迭為往復。桃李盈門。春風滿座。稱極盛焉。最喜角藝。鐘鳴燭跋。擁鼻微吟。習以為常。性又謙遜。脫稿後必與諸生商榷。務字字愜心而止。諸生文有好句。輒高聲朗誦曰。君非吾士也。乃吾師也。尤喜作詩。詩如其文。理趣盎然。近范陸不近蘇黃。以東坡比之。則不樂。猶記日端午。招集諸生於耘松軒。飲酒賦詩。先成者飲巨觥。送蕉扇。予詩先成。中一聯云。彈琴午日徵陽若。揮箴清風誦穆如。明府大喜。謂山長皇甫公曰。即君具掣扇才。惜無蓮花幕之傳。為美談。一日見招。予到尚早。有衙役忤其意。撲地將杖之。其人王姓。本巨族。年五旬。惜羽儀。身充官役。未受官刑。與予近鄰。不為緩頰。似非情理。徑前長揖曰。父

臺息怒。此人待生甚不薄。明府霽顏直起曰。係君何人。曰東翁。一笑而釋。曰快磨墨。其風雅如此。噫。我師乎。我父母也。今可得而見乎。殊令人思與。

三椿快事

竹泉皇甫先生。諱樞。浙江桐鄉人。乾隆中會魁。與吾邑周清華先生同榜。蓋早年科第也。歷官湖北竹山縣。知縣。致仕後。主松陵講席。予得問業焉。書院在學宮西北。與予家翠田南廬兩叔比鄰。故兩叔親受業其門。先生天分超雋。邃於經籍。唯詞賦暨書法。非其所長。故不得館選。先生平生有三椿快事。與予叔姪輩並。及猶覺洋洋灑灑。喜形眉睫。第一椿。初次歲考。學使古怪。先生考作頗不愜意。質之師。師亦攢眉。勉強游湖上。日暮還寓。路經貢院。聽鼓樂聲沸。將發案。膽怯不敢視。然思既過之。何不作秦越之視。又短視。苦無眼鏡。正在裴徊。忽被梯腳絆跌。照牆下。手觸一物。冰涼玉潤。拾起。一水晶眼鏡也。恰好對眼。仰視首名。即己名。是年食餼。第二椿。先生若不便言。予叔姪曰。事無不可對人言。乃曰。記十六歲時。清明掃墓歸舟。照見前船女子。端好。心竊慕之。比三年冬月完娶。却扇後。即元配孀人某氏也。眾咸曰。此事快在偶逢。第三椿。某年臘月。先君病在床褥。予決計不上公車。先君曰。老病無憂。違命為憂。予

無奈何。快快入都。場畢還歸。未到趙北口。家信已通。父病霍然矣。于是時大願既滿。從容途次。頗有得隴望蜀之意。飲食居止。刻刻以聞藝默念得失關頭。盤旋無已。行至一村。見巍然閨闥。大書連捷賀者。紛若燕雀然。予不敢僨命僕僮。錄見已名第五。各會魁。藉貫無誤。予喜極墮驢。如陳博故事。逾時方醒。此三椿快事也。顧安知非前此三椿大快事。正反逼起後此千萬椿大不快事乎。我故曰。文章有大開闔。身世亦有大開闔。甚矣塞翁之高見也。人能以塞翁之見為見。尚何窮通得失之有哉。眾曰。我等師先生。猶先生師塞翁也。

書生拘執

竹泉先生宰竹山縣時。有無行孝廉。自幼締姻小家。既因發解。不願誣以私孕。告官求退。而別圖珠圍翠繞者。先生最重文士。見孝廉呈詞。事關人倫風化。即斥女父而准退婚。女父不服。先生忿怒拍案曰。爾惟薄不修。欲污人耶。不顧而退。明日再審。女挺身堂上曰。謂我有私。憑何確證。天地鬼神。昭布森立。屈殺人至此耶。先生以女言。兢兢大怒。拍案曰。長舌即是厲階。必覓確證。世無桑濮之行矣。女色益厲。時夏秋間。身衣單衫。女懷利刃。向腹直刺。曰。不剖不雪。血流滿堂。兩旁土色昇歸。氣絕。目尚炯。

炯不閉。先生自分大禍立至。幸上臺力庇。僅離任。旋里未幾。而誣告之孝廉死未幾。而先生之長子孝廉亦死。家本瘠薄。坐食十餘年。窘況難度。閔峙亭為江寧藩司。與先生素好。薦來掌教松陵書院。始來時。縣令蘇公訂為文字交。極其恭敬。蘇去。繼者某公。不承權輿。出納之各。謂之有司。修俸為之不繼。幸有生徒來往。頗不寂寞。常到喻義堂講話。喻義堂即講堂。廣植花木。有海紅花一樹。予先伯祖冠雲先生修縣志處。今為菜園。海紅花尚好。其時又有沈黃茅三生。皆能文好客。係先生鄉戚。負笈相從者。當聚會時。看花飲酒。剪燭論文。輒流連達旦。甚樂也。無如江城地土霜儉。門第清寒。縱有饋送。不敷度支。尋辭館去。歿後其子孫茂才亦卒。遂為若教氏家業益落。田根屋脚。儘售他人。最後幾於衣食不周。老夫婦二人。餓居一椽。秋隘置塵。晚境不堪至矣。乾隆五十餘年。先生卒。親友斂貲。草草成喪。繼娶孀人。至今尚健。南廬叔素重友誼。追念師門。嘗告予曰。我力綿薄。將勸葉鶴舟為素矢。聚同人幾金。備師母生養。死葬費用。予方歎此舉甚善。未幾。鶴舟計至。不果。

夜航主人曰。青年黃榜。海內知名。玉樹蘭孫。高堂歡喜。一時佳話。三樂奚疑。即使四壁蕭然。一官無恙。而河陽白鬢。彭澤黃花。亦可娛晚節。俟後人也。乃不過以書生拘

人見回護清標。上干天怒。悲哉。

二婦戲言

仲春之月。放馬郊外。羣游齣齣。不辨牝牡。令其食草。謂之放青。城內少曠地。多於城上放之。吳江北門水關橋傍城腳下。年久城圯。踐履平塌。廢草蕃蕪。地瀕幽寂。牡馬倚地嚙草。勢垂尺餘。二婦適過其前。不知茅廁中有人也。前婦戲謂後婦曰。飲我一斤。可容半截。有沈貢九。在月城酒店學習算法。方如廁。靜聞婦言。曳褲突出。曰。與汝三斤。截半可容半。婦奔逃不及。連罵天殺而去。

食物別名

食物別名。雅俗並宜。類各有取意。如荔枝十八娘。熊白。西子唇。雞頭。貴妃乳。蚌肉。海夫人。皆上品典雅。無足異也。所異者。瑣屑不貴之物。一經詞客品題。自然綺膩。可人。雖破壞大方體面。不惜也。宋竹垞南湖棹歌曰。小娘湊接鷺鷥郎。一帶青旗颺白門。跳上岸時須認得。秀州城外鴨餛飩。鴨餛飩。即哺退蛋。一名喜蛋。王次回閨門雜詠云。流蘇斗帳不通光。繡枕牙筒放息香。紅日半牕春睡起。阿娘澆得善鴛鴦。善鴛鴦。鱸魚和猪肉佐麪也。潘稚奏小樓詩云。小樓簾子滾楊花。要吃梅酸齧齒牙。三日厭。

懨懨病裏堆盤。怕見俏冤家。俏冤家。即豬頭肉。吳門陸臺荐家所製甚佳。一名馬面。尤錦生菱湖。即事詩云。越溪綾子放吳綿。郎入酣鄉妾未眠。幾度蹴郎郎不醒。隔湖打過傍鮮鮮。傍鮮鮮。細魚名。冬天黎明。泊船棒鼓聲聲不絕。言傍此鮮鮮。趁早來買。故有是名。杜其武夏閨詩云。浴罷蘭湯髮亦香。蝦鬚高捲為貪涼。冰刀最是無情物。割破雙雙白小娘。白小娘。香瓜白色者。西客某生。慣走曲巷。自詡風人。忽擬其體為四句。將誦予聽。而茹吐再三。予問何故。客曰。我詩太直。予曰。直不妨。又曰。我詩太艷。予曰。前詩皆艷。艷更不妨。客遂大放厥辭。操土音。齧牙膈膊而出曰。姐兒生來要人弄。要人弄時又害痛。你箇娃娃不中用。讓你娘吃拚死忢。客問詩何如。予曰。體裁極合。但軟硬稍不均耳。客曰。君也會說老實話。錢估人曰。閨門襍詠。疑雨集中。並無此詩。朱竹垞棹歌上二句。恐不如是。豈曝書樓版。予有訛乎。尤錦生是何時人。有名望否。予曰。那知許事。且啖蛤蜊。

將軍勝負不常

江浙風俗。至秋深候。以關蟋蟀為事。白露左右。提籠相望。結隊成羣。杭則聖因寺。蘇則瑞光寺。嘉則南橋頭。湖則北街上。聚處之最著也。其實無處不有。無時不聞。其蟲

頭大足長者為貴。青黃紅黑白正色者為優。按譜可考。所向無敵者為將軍。大小相若。秤量適均者。然後開冊成關。關之時。有執草引敵者。謂之遣草。遣草大有權用。兩造認色。或綠或紅。謂之標頭。臺下閒人。並無蟲關。即以臺上之輸贏為輸贏。謂之貼標。關分籌碼。謂之花。一枝花到百枝花。千枝花。憑兩家議定。勝者得彩。不勝者輸金。無詞費也。平望張緘。三最善養。嘉興毛南耘。最善相。兩人俱膺官銜。而兼崔盧之戚也。乾隆五十三年。張有將軍。毛見而愛之。不能得。伺張出發。遂取之。張歸。啟視。則無有矣。大恟。後知為毛竊。因以他事涉訟。遂絕交焉。越三年。張又得將軍。百戰百捷。得彩無算。時張寓吳門。寓主人偽請張虎邱游宴。陰令門客竊其將軍。與貴公子鬪。將軍敗喪百金。張不覺也。越日。張過夏侯橋訪舊。客有盛稱某公子將軍利害。江之南無與敵者。張心動。欲與一決。而甘心焉。使客招之。公子前來。見今日之將軍。即前日之貴軍。心輕之。決鬪千金。張欣然。時寓主人在旁力阻之。張勿聽。毅然入籠。大勝。攜千金歸。

葉藻春曰。同一將軍也。竊而鬪者。喪百金。正而鬪者。獲千金。豈前後之不相侔歟。乃明昧之不相敵也。將軍真智勇兼全哉。

做一工像一工

諺云。做一工像一工。又云。三句不離本行。此言良確。做戲沈蘭芳。予有事將訪之。適遇於道。拉予同到其家。沈見訓蒙王天表來。則作閨門旦聲音。曰。先生見鄰家少婦倚門。則作高力士聲音。曰。娘子。比至家。見其兄。則曰。大哥。見其弟。則曰。三弟。見其姨。則曰。姨。見其妻。則曰。娘子。見其子。則曰。我兒。見其母。則曰。母親。自稱曰。孩兒。頃刻間。幾許稱呼。無不跟戲本脚色。予託其寄書到盛澤鎮去。渠呼其家僮出曰。某某。你來。見了某相公。我問你。你去也不敢去。始信屠戶剃頭。招之曰。駝不殺。嫖院曰。我的肉。實有是情。昨日種田郁阿茂。要我書。庚帖書完。筆頭活落。阿茂曰。耜頭忒日頭沒。韃靶中。取火絨吃烟。需兒異之。直搶其筆。阿茂曰。官人割我稻穗頭去矣。此真所謂三句不離本行者也。惟夜航亦然。雖夜航嘈雜。無所不談。然畢竟詩文翰墨。紳衿事。實居多。是係氣習。當局者不覺也。惟筆下亦然。某生長夏。酷暑唱盲詞。迨入幃。首題亦之適齊也。合下一節。三題不親迎。則得妻。生首藝過渡處。二句云。豪華公子休提起。且唱為官得祿人。孟藝開講。收二句云。雖不能大盤小盤擔出去。而反勝于的的打打討進來也。時考官舟中無事。一路玩秘戲而來。批其首藝曰。順水推船。何等便。

捷若必作隔山取火。走離不稱矣。副考官則有季常之癖。批其孟藝曰。言之有理。誰曰不可聽哉。竟中式。有登堂賀之者。生趨出。執其手曰。何如。劉生得中第三名。成美宜欺我哉。劉成美。盲詞名。曰。劉生得中句。想亦是此中成句。近聞湖郡又有走八哥者。以八股為性命。笑啼怒罵。一切談吐。無不從八股中得來。試輒冠曹。却不作一性靈語。學使案牘。例考詩古。八哥與考。詩題乃擬張壯武勵志詩。八哥洋洋自得。作七言絕句一首。出場捉人誦曰。聽予新詠。一字不敢放過。曰。吾人有志於修途。豈可如斯而已乎。雖然堂堂乎張也。亦當知其所勉夫。

陶南史曰。繙經者必名妓。釀酒者乃真僧。耽戎馬者為書生。攷文墨者始戰將。以出三昧者入三昧也。歐陽不論文章。司馬不談政事。猶是強制其心之說。淳淳悶悶。渾渾敦敦。欽其實。莫能名其器。庶幾哉。

烏木道士

戊申江南鄉試。一生虔禱韋左司廟中。祈夢決中否。夜深就寢。見一黑衣真人翩然來謁。韋公曰。君不可以為道。醒而愕然不解其故。是科領薦後。被磨勘。罰停二科。以頭場次藝。日月星辰繫焉。文有於穆二字犯下。孟藝孔子登東山一節。文有道字犯。

下故耳。生悵悵而已。旋以禮闈尚遠。就幕淮安。暇日偕客出遊。過關廟。見懸牌書神機詳夢四字。生以前夢述之。請詳。其人掀髯笑曰。是何難解。黑衣真人。烏木道士也。曰。不可以為道者。吸後語。伐柯伐柯是也。君殆有美中不足乎。生悟於穆道字。罰停二科。韋公示意。元妙迺爾。詹心葵曰。夢奇矣。詳夢者尤奇。豈亦烏木化身耶。即以其人之道。還解其人之夢。其人得中。道在是矣。

風水運

乾隆年間。閩中延平海嘯。狂飈三晝夜。民居漂蕩殆盡。淹死生靈堆積莫辨。賑恤虛席為之一空。先是白洋邨人。見有赤身婦人。口吐白烟。向西南去。披髮狂奔。且奔且詈。若有追其後者。越數日而災作。東城內有馮生。少失怙恃。其父為人淳厚。教子慕嚴。生甫三歲。黃冠過其門。摩其頂曰。此兒有風水運。家人莫察其語。笑而捨之。翁夫婦既沒。生號咷無依。聚徒自給。鄰人巨富。海嘯時。風卷其屋。生居如故。鄰翁他出。母女暫躲生家。并攜箱籠什物寄頓焉。鄰母心異。土木堅固。飄蓬若此。他家單牆薄蓋。何反無恙耶。天稍亮。生起登城。探望風色。見白浪滔天。黑雲如漆。流尸浮滿。雞犬不寧。忽旋風一轉。梵生而去。生躡雲霧中片時。陞一空船內。風力益肆。御風憑水。不知

所居自分萬無生理。安於劫數少頃。風力稍戢。腹飢甚。船中一無所有。艙底惟藥箱一具。生想若得不死。將以換食。苟延旦暮。逾時風漸恬息。前望桅檣盡雲。旗竿飄颻。知漂到省城關柵。是年大比。士子攢集。衆中識生者。目眙半晌。以為適從何來。遽集於此。生吐其故。衆代為悲喜。引至寓所。飯以薄粥。衣以薄綿。生飢寒三日。於風浪之中。不成人樣矣。一得衣食。健旺如常。生曰。天降之客。流來之民。幸逢一葉。救命之恩。繫住槎頭。弗忍釋也。風乎水哉。吹我來何不吹我去耶。衆曰。君癡矣。既來之必有深意。天緣不可錯過。資斧幾何。寧區區者不予昇乎。蓋生早游泮。無力就試者。會有當道補送錄遺。生得科舉入闈。文思汪洋。風發水湧。幾不得拍場畢。謝同人。操舊舟到家。見已屋依然。鄰屋煥然。生被天風捲去。屈指二十餘日。人皆歎息曰。天道夢夢。馮翁之為人。不延一脈乎。茫無畔岸。何處招魂。生竟貿貿前來。羣疑鬼物。迨二樓陳咸毛髮森豎。想馮生不說謊話。其中殆有天子。至催赴鹿鳴者來。益堅其信。方鄰家母女之躲生舍也。秉燭終宵。詰朝不見。未知天風吹去也。疑其避嫌。疑其厭煩。轉覺耿耿。不識此子有生還日否。迨其歸而母心慰。迨其中而母心亦喜。我女幸未占鳳。此子非凡。必以為乘龍佳婿。母有心。翁早有此心也。遂使冰人而委禽焉。一時佳話。

延平人無不芬芳齒頰云。明年春官不第。淹留會館。將尋歸計。忽聞有顯貴病脫症。瀕危。醫官要用真烏龍骨。徧覓不得。生猛省想着落風水時。船梢藥箱內有黑骨一塊。潤澤可愛。詢之博物者。曰烏龍骨。治虛脫症立愈。我時亦不為珍貴。命工雕作小匣。以貯篆紅。餘為扇柄。現在客囊。何不出之濟人。遂檢得。倒其篆紅。令取去。顯貴得藥。果起。詰所自來。左右實告。知為下第舉子。請面會。生冠服詣府。見儀仗森嚴。王宮髣髴。歷數重。始達書房。顯貴出。賓主殷勤。禮數優渥。開軒命酒。下榻賓廂。尋攜千金謝生。生不受。顯貴曰。先生高誼。我知之矣。雖然。我必有以報之。逾兩月。顯貴扈從木蘭。令生進獻詩賦。稱旨。賜進士。除中翰。旋授郎官。年未三十。歷任郡守。買某郎故宅。改造門閭。魏乎煥乎。宅在南新街。較城脚一楊。相去奚止徑庭哉。此事寄廬叔官延平時目。且識其人。乾隆四十八年九月。為我述於靜暉堂上。

夜航主人曰。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功五讀書。下二項包上三項。老者立念不欺。少者埋頭不輟。際會捷於桴鼓。噫。一風水之遭耳。婚姻科甲。富貴顯榮。而且抵掌王宮。馳名輦下。頃刻二千石。風水之運。何限量哉。雖然。一人昇天。萬人落劫。風水運亦太不公。

白黑黑

趙聲谷云。蘆墟徐四。搥夫頭船為業。戊申冬往弔烏程。曾雇其船。徐四年三十外。巨準鬍腮。頗有登徒之好。所狎蕩婦。白黑黑。情甚濃摯。每過馬頭。或入城市。必買花粉。香油等物。以媚黑黑。雖遭夥伴揶揄。不顧。且不諱。舟泊埭市。徐四大醉。出言無忌。趙指所買物件。戲問之曰。歸遺細君乎。徐四曰。鄙人無婦。艾殿新得婁猪耳。趙曰。可傳聞乎。眾曰。南州善談風月。趁此酒興。何不併為一談。令趙相公聞所未聞也。徐四曰。鄙人蠢物。逸致閒情。未嘗領畧。無已。其在頂門一針乎。區區未必教曹黑黑工於奪壻。但此婦議論。頗明白曉暢。非匿男於箱。建坊於門者。可比。嘗自言曰。人盡夫也。時盡晦也。地盡床第也。又曰。人生駒隙。安得極樂而死。每與新交合。先具通宵蠟炬。光照無遺。魚麗鸛鵒。五花八門。從壁上觀者。無不失色。而夫人城未啟也。娘子軍益熾也。苟其棄甲。務必追奔。以故自揣力薄。且退避三舍。否則撩虎鬚者。幾不得生還。又嘗於所私者。品第材力曰。某某曳落河。某某萬戶侯。某某二千石。某某穿楊技。某某蠟鎗頭。某某黔驢扶。某某鐵中錚錚。某某則自鄣以下也。然而丁不能兵。戈難用武。相接以來。閱人多矣。所謂曳落河萬戶侯等譽者。不過誘掖獎勸。鼓勵人材。有是設

無是技也。眼前行伍。舉屬鎗蠟驢黔。自卽以下。真無譏焉。惟徐四者。猶不失為鐵中錚錚。故願得而甘心焉。黑黑又謂徐四曰。儂年逾就木。相接恒河沙數。卒未嘗飽餐。奈何。徐四曰。人間無飽餐也。或遇五通九尾。給君一飽有之。黑黑曰。何謂五通九尾。徐四曰。五通能通五竅。九尾直達尾閭。皆引人到極樂境界。非尋常媾合也。黑黑曰。安能得之。徐四曰。求則得之。由是沉思默想。朝夕焚香禱告。屏絕泛交。夢寐中常聽呼通叔叔。尾爹爹。不絕訖。無效驗。嘗有意避雨浮屠。大小寺僧。齊偏無膽。猶不得廢足。乃手撫撞鐘槌曰。願天生活佛。當作如是觀。生平喜鼓譟。怕聽鐺聲。問何故。曰。鼓作氣而鐺收兵也。其性情如此。

顧西林曰。新近說部中。亦有號黑黑者。奇醜不堪。濫蕩無度。屠兒妻也。屠兒甚昵之。嘗託人曰。我婦奇怪。一涉巫山。天仙不啻離寢如故。里中惡少欲與婦狎者。故作不信。咸來就試。今徐四所狎。其母姓白。蕩性如黑黑。故呼曰白黑黑。嫁夫輒死。曾嫁過俞二。俞二者。余家舊僕。今死久矣。黑黑適俞時。常於我家走動。身子苗條。面紫棠花色。跌不纖而可觀。唇熟薄而善話。眉眼間有一腔媚態。

夜航主人曰。長康妙手。其信然耶。不下棘針。焉得傳神栩栩若是。

好淫類畜

男女媾精萬物化生人倫萬世豈可謂之淫山澤通氣陰陽發洩適可而止豈可謂之淫過此者謂之淫樂此不疲者謂之好淫好淫則近於畜類經云禽獸無別故父子聚麀又云不戒其容止生子不脩不脩不成人不成人畜類也非必果報彰彰墮入畜生道謂之畜類即以眼前論好淫者無不類畜試思踰牆薦樹飛簷渡格善偷善走跳梁升木謂之人猿倚勢凌辱漁獵一方令人恨不撲殺者謂之人獠軟綿綿善露露長跪侍牽服淫藿而交百偏者謂之人羊嫌短接長累垂尺餘謂之人驢苟且發極由竇而進謂之人狗中人圈套落入涸園謂之人彘白晝宣淫生子無皮若雞鼠然謂之人鼠故作屈伸將進未進如蛇遊洞謂之人蛇當場捉破不殺而官操刀鐵下喊若徵音謂之人豕人猪聚麀不顧挺而走險急不暇擇謂之人鹿淫詞綺語會意描形墮入馬腹謂之人馬密約佳期彈琴望月謂之人牛聞腥想喫壓鹿而來謂之人猫中毒聲啞謂之人鴨瘡癩偏體謂之人蟻甘作秦宮花裏覓活脚撲撲而受淫謂之人兔暴殄天物摧殘結髮狼戾狼毒謂之人狼洩虛元氣一交而洩謂之人雞隱身瓜田縮作一團蜎毛刺唇謂之人猢猻影搖風渾身黑腰謂之人猢房

術變化。善擺陣勢。謂之人鶴鵝。縱慾坡陀。隆然背腫。喘聲圓圓。謂之人駱駝。未老先老。鞠躬如也。謂之人蝦蟇。好淫類畜。可謂無所不至矣。他如善媚之狐。遺羣之鵝。縱淫之龜。戀交之雀。天性自然。不必言類也。至於鸞帆海嫂。雅善駝人。獺刺山公。頗思抱婦。非耳目所習聞見。不暇言類也。若夫虎豹獅象。鴻鴈鴛鴦。一切義獸情禽。反不肖與好淫者為類也。戡破人禽。獸關頭。斯全生物愛物種子。否則異於禽獸者幾希。

陸信潮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聖人非教人絕欲也。則亦非教人為禽獸也。發乎情。止乎禮義。誰謂能綺語者。不能格言哉。

十鬚子

阮鄉瓢自山左還。紹過吾郡。飲之酒。座上談及東昌府某縣。有五十鬚子。曾當衙役。斥退後。另尋生路。起家發迹。前年母誕。見市店裝潢對聯軸掛。悉錦緞綾羅。朱砂石青。赤金堆絹。不計其數。上稱某母太夫人。下書通家眷侍生某。則皆名公鉅卿的墨。尋常舉貢生員。不得與焉。門首列蘭鐙。停輿馬。蹲踞誼譚。日以為常。與衙轅無二。其家藏獲婦女百餘人。小誤。輒撻皮鞭數十。内外人齊稱十爺。出則大聲呼伺候。宅內

悉鋪氍毹。足不履地。姬妾滿前。聞其進寢。必有兩俊婢提紅紗燈引導。曼聲曰。報娘。娘十爺來矣。鄉歌又曰。其正廳堂宅。及花廳書房樓閣。并一切坐落。約三四百椽。我無從而到。其所謂好景園。即王家花園。我頻過焉。園由尾門進。切街兩三折。計二百餘步。即琅玕古道。土木材料。無不分外精細。流池環繞。窈窕曲折。為園中脈絡。有亭翼然。曰朗照。循欄而行。回廊五十餘武。始見峯巒突聳。名曰杜假山。山下曰香碧澗。皆有山水真趣。山路平坦。用雲南石子砌成。略斜幾步。上有飛白書白雲深處四大字。旁植楓樹。霜紅可愛。停玩片時。知命意典雅。自此以進。銅銀雙開。鬚子內宅也。尚未觀止。下山一路逶迤。宛如虎邱十八曲。至一石坪。平曠可坐千人。東北高樓三楹。曰望星。綠石梯上。開牕縱目。攬園之全勝焉。橙黃橘綠。益信園之名不虛。而我遊正當其時也。清商四起。響遏行雲。主人內宴也。鬚子最好聲色。亦好文墨。故縉紳先生游園。必得流連。讌飲。徵歌選色。盡歡始返。望星樓上下。潑墨淋漓。貴游題詠。檄檄多於蒲東笋矣。外若小金谷。即銷金谷。半枝樓。瑤島。松巢。飛來第七峯。休休堂。延青閣。紫雲窩。紅蓮榭。望梅立雪等。名勝甚多。惜窘於日暮。又懶於應酬。屢遊。屢不得暢。要皆不若望星樓。杜假山。高標而幽雅也。後鬚子敗事。園入官地。今不知何如。改觀也。

鬚子少孤。母改適王姓。王死。不能自給。為官家傭媼。隨宦粵中。鬚子乏食。為傭。不。預相識。幫扶。充當衙役。稍得立身。尋因作橫斥。遇潦倒難度。遂奔波母所。適年與某公子有斷袖好。游揚當道。得為長隨。某公極任之。囊橐漸裕。娶妻亦能伺主人色笑。內外重用。積貲益饒。後奔走數省。販賣輒獲數倍。某公歿。夫婦經紀其事。所有金珠重器。密運東歸。仍哭泣盡哀。人咸義之。不知其家已素封。板輿迎母。起建房屋。夫人福壽駢臻。無忘其所自來云。

夜航主人曰。一所好景園。被王十鬚子占住。風景殺盡矣。浮一大白。一所好景園。又從香瓢口中吐出。風景更好矣。浮一大白。

天宮舊套

江右鄒生。少年聰俊。濯濯如春月柳。娶婦靜好。琴瑟諧甚。一日。生偶調婢。婦覺之。大相反目。生負氣出門。時春光明媚。信步郊外。見紅欄紫陌。人影衣香。藉以撥悶。薄暮將歸。迷其去路。旁皇道左。有婦人。年約三旬。身材鰾溜。秋波直注。生曰。來。妾引導君好處。生素恍然。尾之。長街短巷。幾歷紆回。忽見門第巍巍。大家官閥。旁有小街幽邃。前後無人。生戲執婦手曰。卿將超度我乎。婦低聲曰。君將超度妾也。且笑且行。

街盡見山。沿山兜轉。聽鴉鵲諠囂。參差古木。圍牆以牡蠣築成。知前第之後園也。圓扉之側。另有小扉。婦將入。指垂楊樹下。顧生曰。君於此少待。我即出。未幾婦出。含笑挈生入。回廊曲折。屋宇深沉。不知幾經院落。始到樓梯。成生輕步上梯。樓門口早有珊珊然靜候者曰。來乎。婦曰。來矣。引至複壁密室。室狹僅容一榻。匿生在內。昏黑不辨五指。前婦曰。郎君餒矣。攜飯至。肴饌精美。入口方知何品。鼓三棒。先後來就。觸肌膚膩。吹氣如蘭。抱定還疑玉是烟也。生本偉器。及鋒而試。衆驚且愛。覺無數柔荑。輪摩闌筭。暗中酣戰。狎褻備至。正如六賊戲彌勒佛。而仍無半面緣也。自此肉屏風內。無夜無明。生不覺奄奄垂絕。羣女倉皇無措。乃以獨參湯櫻桃口送進。始甦。生含淚乞骸骨還鄉。許之。引導如前。達閨閤。始知入於坎窞。七晝夜矣。歸至家。咸相錯愕曰。郎君知有屋乎。九江空往返也。生婦翁為九江府廣文。家人疑其避吼。一往已遣僕追去。幸七日來。復闔家安慰。遂為夫婦如初。生遭狼藉後。如醉如迷。神思散越。大病數月。得良醫始愈。初。家人詢其七日逗留何地。生含糊應之。及見病劇。疑有他故。嚴詰之。得實。家人又大駭。以為鬼狐作祟。無疑。獨其西席王孝廉曰。非鬼狐。天宮舊套耳。眈於賈后。盛於嚴府。

夜航主人曰。竹垞詩話云。秀水右族。有家巷。郊外。使僕守之。五更有女子自稱小水人。吟詩題壁。僕懼。翻經朗誦。思借佛力以速其去也。女笑曰。經從佛出。佛豈在經耶。天明。拔金簪三掠髮而去。詩曰。只見船泊岸。不見岸泊船。豈能深谷裏。風雨誤芳年。經從佛口出。佛不在經裏。郎在妾心頭。郎身隔千里。噫。永巷長年。離情終日。綠綺琴中。知音難索。黃鸝花下。好夢方回。兒家門戶重重閉。春色何因入得來。奉勸世人天宮一度。勝造七級浮屠。

夜航船卷三

清 破額山人新編

絳囊三品

偶閱宋史。天禧末年。天下茶皆禁止。主吏私以官茶貿易。及一貫五百者死。自後定法。務從輕減。太平興國二年。主吏盜官茶販鬻。錢三貫以上。黥面送闕下。歐陽文忠公上奏。往時官茶容民入雜。故茶多。今民自買賣。須要真茶不多。其價遂貴。予想今若此。渴殺人矣。葉生在旁曰。我與君無礙。菖蒲汁。橄欖湯。亂嚼檳榔木。儘可應酬。涸舌所苦者眉生耳。眉生者。進士新塗。令尊鄉公次子。酷嗜茗茶者也。生嘗曰。安得人盡王蒙。我常水厄足矣。又曰。茗茶味苦。益人知慮不淺。座右書一聯云。身健却緣餐飯少。詩清每為飲茶多。喜硯石善清談。塵揮玉映。香屑霏霏。竟日勿厭。遇龍團雀舌。蒙頂日鑄。則漱口汨汨。枯腸沃透。若清明後。勿潤喉也。穀雨後。勿沾唇也。每造友家。輒自帶茶。恐主人茶弗佳也。主人艷其茶好。恒與索之。于是座客盡索之。生窘甚。歸家製絳紗囊三枚。上囊曰原。中囊曰法。下囊曰具。依陸鴻漸茶經三篇之名而名之。上繫領下。中繫肘後。下繫腰間。上貯絕妙佳品。非原原本本。彈見博聞。兼詩骨高超。

功深養遂。有益于己者。不得丐其餘瀝。若胸無城府。語亦中聽。可以中囊之法字號。與飲。然已不可多得。目前之士口頭之交。下囊應酬而已。此絳囊三品。何啻錦囊三妙。一日。在舡場巷寓中。夜深談倦。酣睡。醒起。日高三丈。倉皇着衣。顛倒繫囊而出。抵暮還寓。笑孜孜謂主人曰。咄咄怪事。今日遇一博物君子。超等人物。竟甘我囊下之具。

脫雅調

京師王阿鬍子。極勢利。寓某衙衙。時有兩姪來趨候。一秀才。一童生。王留秀才飯。聽童生自去。好事者作時文腔譏之。中二比開合云。惜也。王二僅得為秀才也。假令其上而為舉人。為進士。為翰林。王阿鬍子方將掇膺放屁之不暇。而寧止于留飯。幸也。王三猶得為童生也。假令其下而為皂隸。為奴僕。為乞丐。王阿鬍子將揮拳勒臂之不暇。而寧止于不留飯。此話舊矣。乾隆戊申。學使胡公科試蘇州府學。四書題子游為武城宰一句。某生出場。背其考作云。惜也。子游僅得一行作吏也。假令達而在上。將大道之行。三代之英。大同之化。方將藉手而報君相之知。而寧止于為宰。宰也。子游猶得涖治偏隅也。假令窮而在下。則詩書之說。禮教之登。几席之間。不過簪筆而卒文人之業。而又安得為宰。人曰。此可謂脫俗調。將心餘空谷香樂府。江都令魯學。

連舟次錢塘得詩二句云。袖中吳郡新詩本。襟上杭州舊酒痕。某生素滑。其近鄰富翁。自羊毛塲遷由斯術。由斯俗作牛屎生。贈詩二句云。袖中牛屎新詩本。襟上羊毛舊酒痕。予曰。此可謂脫雅調。

蛇味最美

嘗聞有大毒者。必有大美。叔向之母曰。深山大澤。實產龍蛇。蛇亦龍屬。其味必美。人鮮能知。以食之者寡。不比魚肉雞鵝等物。同然悅口。百粵僻壤。嗜好各別。三楚兩廣。猶近地也。食者頗多。捕者苦不易得。予族弟客粵多載。庚戌省歸家。說及廣中土宜蛇最貴。鼠次之。蜈蚣土笋又次之。犬豕牛羊不貴。舊例三院到任。蛇戶獻蛇重一百二十斤者為上味。其蛇產萬山中。求得其穴。先以茅竹片銳其端。周穴旁植之。相連四五里。人咸具糗糧于六七里外守候。蛇將出穴。先有大風。腥聞數里。蛇戶伺之。須臾轟然直出。觸着竹尖。偏身剝碎。血流滿地。更蟠縱里許。力疲撲倒。為人所獲。其肉香美肥脆。在豹胎猩唇之上。有大僚官粵甫下車。巡捕稟稱鄉保獻土儀。陳列盈庭。大僚見巨蛇在中。謂其恐已也。怒而責之。過十日。又獻之。又責之。越一月餘。鄉保數人共舁一大蛇。較前數倍。大僚又欲責之。鄉保情急。伏地乞哀曰。蛇以百二十斤為

率。今仗光威。忽得二百餘斤。無有踰于此者。突屢額而出。大僚怒且異。進白幕友各譁。然曰。此不易得之物也。糟之作脯。祛風疾。和肌理。大有補益。公幾乎錯過。急納之。闔署皆食。時弟亦在座。尤大啖之。曰。世間無此味。不食不知其旨也。

夜航主人曰。獻蛇之役。楚粵古例。吾鄉前輩葉大理公。相傳其巡粵時。海寇劉香老掠高肇等地方。公撲滅之。某公督兩廣。高宴羣僚。公以凱功上座。治具者先捧巨蛇出。公直駭起。某公笑曰。南陽受寵若驚。

豎耳朵秀才

盧生號豎菴。世本廬山。始祖蹇齋公。由錦衣衛平宸濠有功。封都尉。從上封泰山。沒于王事。卹贈將軍。至今墓在封禪壇北。生清癯露骨。長面大耳。頭骨昂藏。絕無儕輩偃蹇相。其舅翁馬靈胎先生。旅食京華三十載。歸見生曰。似汝人材。盧家千里駒也。豈長為人僕僕耶。幼喜修飾。饒興致。予賀歲扶風。生正作麒麟植頑耍。見客狂鳴奔跳。值馬翁出。叱之而退。年甫齠齔。文思沛艾。每角藝驢壇。虎將不敢與敵。長于吟咏。每欲作詩句。輒伏長林豐草中。冥搜默思。有得。直躍起曰。得得得之矣。遇者無不驚倒。若推敲未安。雖來貴官籠頭。弗知避焉。詩集數種。曰落釵遠游。鶯羽飛星。總名之。

四。灞橋風雪吟。寓京師。入法雲寺。以松聲詩。受知于王慕宣先生。集皆先生為之叙。生懷抱偉器。先生賞識之。而防閑甚峻。每謁必屏姬妾。曰。諸公之口。不可不杜。今年春。自華陰道上歸來。疲乏不展。會諸葛子寓鍾山別業。與寺僧逆。大惱。踏破禪房器。其終宵不寧。幸諸葛子力解。始寢。鄭生又祭曰。監庵盧生。非凡材也。馴良中。時露驕傲。拂其意。雖王公大人。不肯帖耳而服。不然。尋常販夫。豎子。委以重任。負之而趨。慕先捐館吳門。羣客彙弔于張果老巷中。暨庵忽效孫子荆哭。王濟狀。抖擻腳。狂叫曰。君輩常存。此人獨死。形體酷似其舅。劉學使案吳。于生有的顧之目。某大人為書院山長。評其文曰。條發穎監。生氣勃勃。非時下紙糊黔畫伎倆。然而曉風殘月。消受多年。一領青衫。鏗鏘南北。苦挨麥磨。并不得廩食膏火。附庠附院。聲名始終直豎。人多呼之為監耳朶秀才。

夜航主人曰。俗呼豎耳朶。又呼調皮。皆驢馬不循良之呼。以呼驢之聲呼盧過矣。顧與其搖尾乞憐。毋寧豎耳倔彊。

產珠致富

吳郡麗娃鄉民家。有女子珠色。身軀娟娟。舌吐兩花。十五嫁同邑某子。伉儷極合。結

襦多載。竟不生育。探之亦無病。翁姑急于抱孫。欲謀置側室。于婦俱不悅。曰。安見石田卒不獲耶。翁媼無可奈何。後年餘。婦忽發嘔厥食。偵其動靜。大似懷孕。踰時腹膨。果有娠矣。先是半月。茅山道士過其門。曰。內有妖氣。然無害。而且有獲。衆不以為意。比臨蓐。瞥見精光滿屋。催生媼大駭。曰。冷氣逼人。怪物將出。俄見小黑蛇從母腹中下地。口銜明珠一顆。光燭內外。向母蟠繞。若貢獻然。家人惶懼萬狀。產婦恬不為怪。勸家人藏珠于櫥。放蛇于野。從之。後有江西客來求珠。珠長徑寸。圓光晶晶。不世之寶也。竟售黃金千兩。遂成巨富。後某為嗣續計。將買妾。婦曰。一索而得千金。再索而得千金。錢樹子勝宜男花遠矣。亦又何求。某曰。千金不能承一脉也。婦不悅。曰。恣君之所為。納妾生子。名曰後龍。從此胎珠戶閉。雖屢叩不納焉。

夜航主人曰。產蛇一事。常有之。金竹安云。乾隆年間。王家溪人家。一門盡到天竺進香。僅留一僕守家。僕新娶婦。風俗有暗房之忌。男女居室。未彌月者。謂之暗房。不可入廟門。又恪守功過格。新娶勿遣之例也。僕偏會作樂。時牡丹盛放。趁家中無人。具酒肴賞花。夫婦大醉。即于湖石洞中肆歡嬉焉。不一月。婦腹隆起。僕疑有私。嚴詢不服。延醫診治。醫曰。尺脉巨溜。胎氣無疑。雖然。陰邪竄入。毒氣混投。汝曾犯非禮房

事乎。僕以實告。醫曰：是矣。同到花石岡下。仔細窺探。見山背洞中。深寒腥濕。廟僕曰：曾於此間得少佳趣乎。僕首應之。命燒雄黃桂圓殼。熏入洞中。良久。一巨蛇昂首。擦舌而出。斃之。飲婦以攻毒散大劑。灌入。夜半內通。下小蛇數頭。蠕蠕欲動。病纔霍然。今年四月下旬。予過蕲溪東營里。忽見人頭擁擠。沸響曰：看養蛇去。予隨到東湖邊。目擊一蒲包。血裏花蛇三尾。長約四五寸。黃質黑章。蜷縮其中。近村某邨婦所產也。惜乎懶惰性成。不及湖濱細視。致有遺珠之歎。否則獲千金于曠野。未可知耳。

活截魍魎

乾隆五十年。吳中大旱。斗米四百。民多為僞。街巷稍涉幽僻。人莫敢過。過則衣帽零星。無完全而歸。傍晚尤甚。有無錫客肩錢三千。過王廢基。時屆殘年。積雪盈野。客未攜火照。前面古塚內。跳起一長身鬼物。白衣朱唇。狼牙睥目。肩山丈餘。客嚇倒。鬼手予前來。將噬客。適遇醉漢。狂歌而行。瞥見白衣擊客。怒髮直指。醉漢業棺匠。極有膽力。大聲喝曰：何物惡鬼。雪夜迷人。吃我一斧。當腰直砍。鬼應手而倒。作人字式樣。醉漢亦跌撐起。即以釘鞋亂踏。鬼乞命討饒。不聽。乞益哀。踏益猛。雪為之絳。須臾客起。醉漢亦醒。因思鬼何能作人語。殆非鬼耶。客覓火細照。乃匪徒劫客。伏戎于莽。製一

長白衣。人肩人而扮作魍魎嚇客者。天明。執送官府。褫其白衣。擊斷鬼腿。峻法治之。後遂無魍魎者。

敲柳鬼

內舅沈鴻開。八十餘歲老翁也。子早喪。一遺腹孫。嚮在南濠開山貨行。其孫少年耽酒。不事生業。家計益落。乃以休休庵前老屋售去。僦居郡治後大衛街內。街之東北多墳厝園地。甚荒冷。乾隆庚子春。子寓葑溪。有邀虎邱看玉蘭者。入城已晚。不及回寓。因訪到衛街中翁處歇宿。翁內室三楹。媳與孫東西居。已居其中。後面一空地。圍牆外皆曠野。蓬顆蔽塚。累累如也。家人以我至。設榻于翁榻之旁。話久燭跋。各歸寢處。三更後。忽聞敲柳聲三度。每度三響。聲甚悲涼。不移他處。予以刀斗宵鳴。警夜常事。何此聲之大不類也。未幾睡去。明日。翁之寡媳杜母謂予曰。若昨夜有所聞乎。予曰。正要問及。母曰。敲柳鬼也。儂移家來兩月。夜夜聞之。不爽晷刻。風雨晦明無間也。詢之鄰人。亦云如是。不知何怪。予未敢信。且攜木梯倚着圍牆。仍然出門閒步。是夕赴友人宴。主人好長夜飲。扁鑰留客。予以聽柳心事。乘間抽身。翁已遣人伺候。到家翁睡。予與其媳孫茶話移時。遂各安寢。予謹留醒眼。以待牆外好音。不敢解衣寬帶。

比二其時猛聽一聲。急忙啟戶。匿足上梯。偷覷牆外。時月色朦朧。見聲自荒塚邊樹下起。旋伸出一和尙頭來。隱隱探望。予急揭牆上磚瓦。對針連擲。覺聲簌簌顫動。若不勝其痛。予下梯開門。將到荒塚處踪跡之。翁阻乃止。比曉。同其雇工阿計到樹下。見枯草中血痕幾點。知為墻頭磚石中傷。予謂阿計曰。鬼血尚在。鬼何往乎。自此寂寂無聲。斯亦魍魎之流。亞歟。翁止關門。正窮寇莫追之意夫。

了頭嘴快

甲寅秋七月。蕭瑤生王半瓢羽客袁鑒之同飲山塘野芳浜趙家船內。酒數巡。半瓢出令曰。各說古人詩一二句。要切座客隱病。起曰。白眼看他世上人。瑤生目眇。故云。鑒之當杯曰。老年花似霧中看。半瓢短視。故云。瑤生云。趙家姊妹多相忌。大姊曰。儂家無忌。酒到便飲。遂曰。閒敲棋子落燈花。瑤生夫婦日夕對奕。因事反目。三日不彈。隱病也。半瓢尋思無所得。蓋以古人詩句中。今人隱病。原一棘手事。偶見二姊臂上有兩三紅點。遂曰。幾回錯認守宮砂。鑒之曰。守宮非隱病。罰酒。我與王郎改正。何不云五盤三月有楊梅耶。瑤生含笑曰。君可謂好肉上做瘡矣。大姊當盞曰。種桃道士歸何處。眾問隱病何着。二姊曰。未完也。君等何急性。奪姊杯自飲曰。前度劉郎今又

來道士為劉少府賦友。今又來寓觀衆譁然曰。了頭嘴快。想蜂針不過是痛。于是半瓢觀大姊裙下曰。剪得石榴新樣子。不教人見玉雙鉤。明人陸無從戲馬湘蘭句。相傳湘蘭蓮屣欠纖。故有是嘲。衆曰。詩句切隱病矣。詩人不甚著名。應當議罰。半瓢不服。後稍離姬。乃三妹也。翩然下船曰。我來送和氣湯。何不竟云濯足萬里流。為天下曉得。衆開席大笑曰。了頭嘴更快。

顧騎龍

南廬叔家閩人。顧騎龍狀貌煞醜。兩眼頰紅。至晚不見面皮如漆。掀鼻歛嘴。令人欲唾。然其天性醇雅。口無穢語。恬澹自如。後叔家業中落。諸事裁減。賓客漸稀。司閭不用騎龍。為他人牛馬。東奔西走。稍得自給。性嗜文墨。耽書籍。雖斷簡殘編。珍踰拱璧。並喜作詩。信口脫出。綽有情致。記其販瓜到我家來賣。予戲之曰。聞爾能詩。即以賣瓜為題可乎。騎龍應聲曰。即君端的買西瓜。儂賣西瓜價不差。包拍大紅兼蜜練。竹塢無用再煎茶。予贊歎之。騎龍喜不自勝。更述近作云。佳人獨宿千千萬。才子孤眠萬萬千。老天若肯行方便。兩處牽來一處眠。予又大笑之。多與買瓜而去。未幾娶妻。妻貌與夫貌天然以合。家有臂力。能舉石臼。寡言笑。勤儉清潔。善事良人。予嘗過其

家見一室脩然。時花養魚。破牕。類几。不着纖塵。夫婦各為人家傭作。朝出暮歸。沽酒對飲。相敬如賓。冀梁不啻也。一日夫歸。婦未歸。騎龍作塘上行一首云。塘上行來心事遠。採蓮歌斷思依依。鷺鷥白首猶同宿。莫遣鴛鴦兩處飛。識者比之張王樂府。玉如弟舟過吳門百花洲。見浣紗女綽約宜人。謂騎龍曰。彼何人斯。何若此之麗也。騎龍正色曰。主有陳思之才。僕非陳思之僕。僕謹守太上感應篇見色不顧之訓。主之所見。僕未之見也。遂有回頭若看閒花草。要折秋風桂子香之句。規主人也。蓋雅人深致。而道學居心者。未幾其妻病死。騎龍作歌哭之曰。嗚乎我妻兮。何棄我而逝兮。念生前之勞苦兮。幾時而得乾淚。悵鯨魚之終夜兮。何年而得安睡。盡從汝於夜臺兮。作雙雙之鬼魅。朝夕哀奠。鄰人為之悲慘。曰。若愚甚。妻死再娶。多哭何為。騎龍作詩謝之曰。但見街坊旌節婦。不聞街坊表義夫。可憐世風日澆薄。使君到處皆秋胡。終身弗續鸞。過家塾。見諸郎讀書。騎龍攢眉曰。小官人不用讀書。且讀二十四孝足矣。讀通書而不知父母。縱然做得官來。做不得人也。讀云乎哉。官云乎哉。袁廣人曰。藹然和氣。穆如清風。人倫無憾。誠實不欺。吳郡人文淵藪。彥先之後有茂倫。茂倫之後有騎龍。

徐玉官怕鬼

昆山東南門外徐玉官年二十許。成衣為業。面白皙。性慙驕。膽怯。畏鬼魅。遇人談鬼魅事。輒近人身。貼着不肯去。然極畏鬼。又極好聽談鬼。一聞談鬼。輒喚奈何。嘗在城內人家做衣。夜間逼靜。同夥競談鬼魅。一人說縊鬼最凶惡。往往尋人替代。扮作好女迷人。忽然慘變。披髮咋舌。以圈套擲人。無不被害。又有摸壁鬼。伏牆壁間。伺人走過。吐冷氣攝人魂魄。倘無所施技。則以衣袂障人。周圍旋繞。令人奔投無路。謂之鬼作樂。又謂之鬼打牆。以便溺澆之。可破其法。談至夜分。夥出如廁。玉官獨坐。猛想鬼話。如在目前。毛骨竦然。無處躲避。王家婦孀居能幹。刻出督工。恐其匿料。聽無人響。潛來照看。玉官正在惶怯之際。無人相伴。見婦出。直趨婦懷。雙手抱牢曰。娘娘救我。婦大罵曰。成衣無禮。趁茲閑寂。調弄老娘。家人奔集。拳棒雨點。玉官口不及辨。少頃。夥來請罪。婦氣不平曰。我要問渠若何苦難。望我慈悲。憑何救法。衆曰。別無他意。渠年少膽怯。望娘饒恕。婦曰。渠膽如天大。而云怯乎。爾等狐羣狗黨。妄想天鵝。不爾饒也。衆再三哀懇。願罰。婦曰。要罰楊幫套袴一聯。鑲邊鴛鴦肚兜兩箇。元色湖縐貼襖一件。洒花放樣開襠一條。且要針針好手段。否則敲斷脊筋。送官辦去。衆唯唯。惟命。

玉官自遭挫辱。想本去無緣。莫若喬遷郡中。且其母在邑衙前人家做針線娘。諒有照應。一夜過烏龍巷中。前有靠牆而立。候門啟者。玉官猛然想着。所謂伏壁鬼者。非乎。似似覩覩。爾足不前。彼人以為黑夜無火。婆婆曲巷。非奸即賊。直前窮詰。見背駝包裹。躲閃萬狀。益覺可疑。遂以犯夜執之。幸有忠厚長者。好言審其本末。始知彼此為鬼者。此以彼為賊也。究之兩相誤者。旋兩相釋。并與玉官火照行。至中途風緊火烈。瞬息燼矣。仍在暗中挨至小巷。望有火光。見兩少女。縞袂湘裙。倚門相望。候隔壁新遷家眷。覘其年貌大小何若。玉官心搖搖如懸旌。想必縊鬼要尋替代。否則衣裳楚楚。深更窺探者。謂何。女見玉官來。以袂遮蔽。玉官益信衣袖迷人。詢不誣也。此僅作勢。其術無窮。我命休矣。幸有極策。忙解褲襠。聊復爾爾。二女並喊。鄰家搬什多人。聞喊畢集。火光炯炯。一少年男子。褲帶未繫。雙手捧着呆鳥。直對女家門首。僵若木偶。二女含羞略覩而進。眾怒難犯。上下貳俱着。百口莫辨。體無完膚。幸鄰家有老娼。與玉官母熟識。詢知玉官。乞眾始釋手。扶至母所。東方已白。包裹不知所之。衣店卒開不成。

夜航主人曰。長鄉遇一閼。交甫遇雙珠。無論陰陽虛實。幻境即是樂境。慙兒惘惘。積

畏生疑。此客豈能作賊。斯人可謂無禮。不逢忠厚長者。定與梁上君子游矣。詎直前
後淋漓已哉。

鬱林夢驗

先叔祖松亭公。乾隆壬申副車。博聞強記。胸羅全史。往來南北。屢不得志。掌教武昌
勺亭書院。夢冥王召入殿下。公以家事未了。乞緩時日。王曰。不索君命。但索君一臂
之力耳。醒而異之。旬餘。其弟虞諧公訃至。始信陳壽三國志。王修謂袁譚曰。兄弟手
足。譬人關而斷其一臂可乎。所云索一臂之力者。索弟命耳。又嘗夢入山左汶上縣。
若有留之者曰。君可盤桓此處。待荷花開時。送君歸棹。不數日。閔撫軍峙亭先生聘
為西席。明年五月。撫軍罷任。公亦還里。始信汶上閔子所在。荷開返棹。豈非五月歸
家乎。晚年家食艱難。屢想出仕。以選期將及也。時予下榻十廟前。劉別駕府中。公適
過別駕。飲之于桂林書屋。夜卧樓上。天甫明。公喚予曰。昨夜游雙桂樹下。香窟中蟠
一巨蛇。屈曲在內。驚起知為夢。不識何兆。得毋選桂林乎。予曰。近則近矣。未確也。山
谷詩曰。士人烹鬱屈。山鳥叫鈎舟。蛇為鬱屈。雙木為林。必鬱林無疑。既而果然。

臺東西

朱虬菴品類曰。家廟在東。故稱東家。書塾在西。故稱西席。東家西席之名。昉此。吳下有延師訓子。東家穢鄙齷齪。又喜陽秋人物。西席某生。更清奇古怪。恃酸傲物。睚眦盱眙。皆妄人也。以兩人為賓主。我知其齟齬不相入矣。一日。西席戲題齋壁曰。東家東。假富翁。肉骨頭。拷鼓。董蔡蔡。東家見之。亦題四句答之曰。西家西。弗希奇。一千年。麩殼老麵皮。西賓不知自侮。而人侮之也。勃然變色曰。我乃西府仙班。佇備西清供奉。暫寄西湖講席。君不過偶然東道主耳。遼東之白。奇貨自居。殊不值一噓。指壁上採蓮圖曰。以人物論。西施寧久微者。君若效顰。不且駭殺人耶。又指盤內瓜皮曰。以食物論。西瓜沆瀣滿腹。清沁詩脾。貴品也。東瓜塊然一包破絮而已。其他可知。東家曰。嘻。先生何太不知丁東也。夫東方者。春座萬物之聖也。東鄰殺牛。東方烹狗。予人者不必驕人。生物者自可殺物。而且大明東生。扶桑東升。非若君薄西山。氣息奄奄者也。而且平秩東作。勞勞耘耔。君之西成。東作之餘瀝耳。東嚮躬桑。紛紛蠶飼。君之西綾。東嚮之餘溫耳。今我小東大東。杼軸其空。而西人之子。絮絮衣服。職勞不知來也。噫。自我徂東。誰將西歸。而猶自高爽氣。罔念吹噓。無惑乎西華之不振也。繼自今旅葵。請即還鄉。馬首不勞我向。王母且勿遙臨。小兒別尋偷處。料君亦何面目見我。

父老哉。賓固西家之愚夫也。聞東家某言。輒然不悅曰。予豈踰牆而棲爾家處子乎。何逼我一朝喪地也。攘臂而起。忽聞屏內獅子大吼曰。何物西狗。大肆獍獍。憑他弱水三千。試我鴻溝一岸。急喚東牀。卷此西席。賓知東皇得令。一齊着力。欺我西山。鐵丸不覺西番大笑。肅衣冠而奔訴南嚮者。南嚮者曰。何事。左右曰。東西事。南嚮者大悅曰。快擊東西來。左右曰。東西進。南嚮者拍案怒曰。如此蠢東西。我不用。黃湘帆曰。此案難斷。直要李卓吾來做縣官。乃得向東耳。卓吾嘗曰。天下有東無西。故但有東南海。並無西北海。此鐵案也。否則意于東而東。意于西而西。何定向耶。陳二軒曰。何處無東西。若以東西搬演。恐連山倒海。猶不盡焉。尋一狹窄路以寓詼諧。可謂不知西東者作指南車。

水府需人

維揚鮑十洲之舅孫尚標。少攻舉子業。穎悟絕倫。生平慷慨好施。錢財過手輒盡。自嘆曰。靈氣為人。何修得此。乃銷磨于阿堵物耶。視世之附羶逐臭。掂斤播兩者。都不入眼。父母俱逝。無力讀書。從估客販貨漢口。每次鄂州。夜泊橋下。宵分夢一青衣人呼孫起曰。客會算乎。曰會。袖出算法一本考之。孫進退乘除。珠不停走。青衣搖手曰。

住。未精不中用。又問同伴中有會此法者乎。孫曰。在孫山之下。青衣快快。納悶不已。曰。我水府使者。新任府君以府中乏人。大為躊躇。現需三人。要一工書寫。一工會計。一工彈唱。撥我尋訪。限五天報命。今前後兩項已覓得之。會計尚無着也。事迫矣。將若何。攢眉而去。閱三日。洞庭湖風浪大作。舟覆溺死三人。一諸生。年未三旬。書名江夏。餘兩人想必神明于會計。沉浸于聲音者矣。孫以算不如人。見棄水府。生還江上。以彼易此。孰得孰失。仍當質諸算博士。趙昆吾曰。人各有能。能各有用。幽明一也。但陽界館師多如薪積。不聞水府中有過而問之者。豈皆不中用乎。抑管絃嘲哢之中。未暇習冷淡生活乎。抑水府泉竭。亦如陽間救死不贍故乎。無怪乎拋殘編而執他技者之紛紛也。

夜航主人曰。前年六月。石湖中舟覆死三人。三人各有所長。想亦水府聘去。暇日為公無渡河歌。吊之云。公無渡河。公竟渡。憑夷震疊。老蛟怒。呼號莫應。力莫支。舡背朝天。天不顧彭咸之居。久寂寥。不速之客。符其數。溘然脫去。臭皮囊。三子殊途同歸路。或為水僊。或渡臣。一曲清流足佳趣。倘從汨羅騷人游。角黍綵繩五日度。倘隨洛川神女駕。羅襪凌波看微步。尾生橋下潮自來。太白磯頭月可捕。祇恐蕩性狎楊花。但

逐萍踪日流寓。縱然水底富蛟綃。淚珠焉能給魃袴。我思河伯何不仁。坐視淪胥弗回護。孤人之子寡人妻。魂魄含冤應泣訴。公無渡河公竟渡。湖心亭子招魂賦。狂夫白首尚不可。怯綠少年毋過誤。

顫聲嬌

媚藥中有名顫聲嬌者。相傳以未連蠶蛾。及鳳仙露五味子等。合成服之。入房敷施。能令翕受者醺醺濃粹。情不自禁。必作無病呻吟者。故以是名。此皆情慾泛濫之所為。若尋常諧合。恐無是理。南濠牙僧出店者。周馨向為友人舊僕。甲寅冬。跟予往浙舟中。說及其村中婦。有渾名顫聲嬌者。為里無賴。轉身黃。騙銀三百金去。里中至今為笑柄。予喜欲聽。周為我縷述詳甚。轉身黃姓展。號聲煌。以其語言黃六。故呼轉身黃。展年三十許。面相可觀。身雖跳梁。却不喜近婦人。好賭博。囊空如洗。無處借貸。因念顫聲嬌錢鈔頗饒。舊日鄰居。年來契濶。未便啟口。大凡告匱。必向心腹。從未有執途人而貸粟之理。又想牢籠蕩婦。非投其所好。不能俯視下體。其細已甚。齊大非耦。奈何。踟躕久之。妙想天開。時當暑月。即于瓜田中摘王瓜一條。繫着腰胯下。纍纍垂垂。籠紗褲于外。直造婦所。婦刺繡餘暇。口銜烟袋。倚門間望。展前施禮。故作殷勤。并

呼嫂嫂還認得否。婦非落落難合者也。一見如故。遂曰。參商多載。髯戟將生。君何風吹得來耶。蓋展雖不以婦為念。婦當比鄰時。久目成之。一朝命駕。上下端詳。有不暗中水乳乎。展修容止。頗不惡俗。道達情懷。娓娓中聽。遂吐心事曰。慈親骸骨尚未安土。養兒不肖。鬻身無主。刻需十金。佳城可到。嫂能慨借。子母青蚨。即日完趙。婦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况矧子儂。懷服乎。窀穸有期。敢不如命。回身入內。頃刻十金。雙手遞展。并曰。葬親宜厚。些些恐不濟事。缺少再來。又曰。裏砧山上山。妾作守錢奴。思逐什一之利。不得其人。君事畢。敢煩商議。秋波一轉。無非為匣劍帷燈地也。展謝而出。賁金赴局。呼盧喝雉。霎時罄盡。借馬孤注。又盡。又借。又盡。展氣填胸膈。歸家一卧三日。因想若要縲長膽大。仍需柳下。懷中繫瓜而行。復到顛聲嬌處。婦笑臉相迎曰。事畢乎。展曰。畢矣。展曰。嫂託我尋債主。頃訪得黃臺大好主顧。其息瓜瓞綿綿。婦曰。幾許。展曰。多多益善。婦曰。維羣之數可乎。曰。可。婦曰。君且住。連日恹恹。今夕得暇。區區之數。黃臺下諒不延頸待也。呼婢搬酒肴出。已亦往來厨次。分外豐潔。頃之。擬椅旁坐。親自斟酒。展遜謝回敬。絕似傳奇所演潘金蓮武二。即窠臼。但彼則巖巖難犯。此則栩栩動人。故尤好看。婦不勝杯酌。臉暈紅潮。辭多絮語。將及不文。展懼瓜之破。

也。長跪曰：卿誠念匏瓜無匹，許賜瓊漿，荷蒙鎮心。但鄙性昂貴，草草瓜葛，一摘便盡，所不屑焉。約于七月巧夕，瓜果明呈，花針暗度，同拜雙雙，永盟世世。如何？婦曰：君言良是。遂于箱內取銀，展相幫秤，兄臨行，婦送門外，曰：君勿愆期。展首肯而去。竟作黃鶴，輕薄者有黃鶯兒嘲之曰：誰道是王瓜，顫聲嬌，眼麻茶，分明看上其中話。話兒雖遮，袴兒是紗。從來胯下真無假，最堪嗟。花銀三百，白送鏡中花。

算盤生

洋客金其明云：東洋國黑潭口十大蒜山，山邨人皆習算，善治生，風俗勤儉，各安分自好。惟婦人多難產，傳聞臨蓐時，兒手先下，手中緊握一物，狀類算盤珠顆，宛然血膜包裹，亘住產門，險絕大難。此物下，兒隨下，否則子母俱斃。邨中產死者十有七八，故人口稀少。家計有餘，惟暖昧產者無是禍，不欲其長大，遂不為災害。故邨中亦有易產者，算盤生長大，不過神明于算盤，餘外一無所知，亦往往不永年。以算盤耗盡精血故也。噫！算而生者，算而死，彼固專于算矣。天倫促其算，是人算不若天算之凶。顧必盡如我輩，置算盤于無用，雖富埒陶朱，家同王石，卒歸江上清風，山間明月而已。是又算盤生之罪人也夫。

姚映玉曰。七八年前。吳城大賽溫將軍會。鬼卒塞道。無色不扮。惟算盤鬼到人爭躲閃之。陳翁雪舫住三元坊。人擁集其門。翁戲謂衆曰。蝸廬湫隘。不足當諸公避債臺。人皆笑之。可知負今生之債者。不難以來生答之。而負前生之債者。今生其何說之辭。算盤鬼來。宜避之。惟恐其後。且陰府算盤。酷于陽間。須得算無遺策者。方許承乏。大諒邨人不壽。安知其不悉為將軍羅致之幕下。

夜航船卷三終

夜航船卷四

清、破額山人新編

骨董先生

族兄拙亭。館郡城陶氏。曾識一骨董先生。姓董。忘其名號。酷好說骨董。徑呼其為骨董先生。先生說客曰。寒舍圖書法物。鼎盤刀杖。一名一器。汗牛充棟。俱非秦漢下物。秦漢下物。不物色焉。論書曰。書契以來。卿雲垂露。尚矣。但病不純。籀斯趯。趨當矣。又苦不化。飛白蝌蚪。可矣。又多鐘索提刀。是以愜意甚妙。至于畫。則不知有關。荆。無論韋畢與大小李也。先生貌奇古。多骨少肉。面凹黑。多班點。有紫光。髯虬髮蒜。年七十餘。住班竹巷門首古玩店。拙亭偕友造訪。乞玩骨董。先生許之。登堂見懸畫龍雲霧滃然。先生曰。龍係葉公所藏。還有兩軸不敢掛。掛則真龍要來。衆問此何獨掛。先生曰。此老龍曾闕退數龍角爪之而零碎滿堂。羣龍畏之不敢來闕。掛亦無害。簷下牛腿缸上。有竹一段。凡三節。先生曰。此夜郎包皮也。貯水煎茶。有三楚風味。捧茶顧客曰。諸君試味之。予老人素不作欺人語。衆笑應之。俄有獬犬狂跳而出。先生叱之退。曰。旅獒也。衆曰。血肉之軀。有不死乎。先生曰。死過三次。春秋時。嗾噬趙宣子。為提爾。

明搏殺。輪回貫滿。復還元形。予得飼養。俾守骨董門戶。暴客不敢入焉。書廳對照。清簾疎簾。開落子鏗然。二客對奕。先生引客間玩。衆方與二客揖。先生咨嗟歎息曰。不肖之子。作事尖刻。好端端女媧氏留贖一塊五色石。天也。未曾補完。倒被圯族之丹朱。碎作棋子著。無怪乃翁之不託也。指其梓曰。夾楸木。衆問何謂夾楸。先生曰。夏社樹松。每一松必有兩楸夾之。故謂之夾楸。衆問本于何書。曰。續岫嶠。老夫所著。至于棋筒光潤。乃防風膝蓋骨為之。惜被郢斧斲壞。遂不式觀。婢捧點心出。衆客食磁器。主翁獨食木椀。曰。客知椀之所自來乎。衆曰。請教。先生曰。桐輪改造。昔羸后私陽翟兒。懼事洩。薦嫪毐代己。令其以陰關桐輪而行。以唱太后。事出史記。注以桐木為車輪。御之行。示雄健也。改作食具。取以陰補陰之義。衆為之解頤。益信其家一切什物。都不落秦漢下。枚舉一器。必有模糊篆文幾字。識者曰。龍漢某年製。龍漢盤古年號。先生家器具編年紀月。大半不離龍漢者。近是拙亭又曰。予過友人齋頭。敲火吃淡巴菰。友曰。君識此火刀否。乃夏王治水。牌元圭是也。偶然墜碎。用以敲火。取龍雷之火。妙意存焉。予曰。得非從班竹巷中來乎。友直駭起曰。君何以知之。予曰。此處本多骨董。

夜航主人曰。眉生叔攜兩銅雀瓦。質骨董先生。先生曰。時物我不暇辨。即使的真亦未除蜜煤氣。建安去今呼吸耳。何足貴焉。嘗于餘姚舜廟後園。拙得舜瓶一與高五尺許。土色方紋迥異。周秦之製。故其詩曰。香爐撥盡劫餘灰。又值春風獻歲來。姚姒太和盈一室。舜瓶斜插禹梁梅。骨董風流略見一斑。

臭銅員外

乾隆丙午。吳中大疫。劉軒雲施藥于馬大錄巷中。有病丐冠冠前來乞藥。偏體瘡泡。若癩蟻然。衆叱之。劉出止之曰。民我同胞。丐猶民也。何用叱為。多與敷藥。且令洗服。丐叩頭而去。座客徐某曰。君等信以為丐乎。有眼不識泰山。此臭銅員外也。我與近鄰故知之最稔。員外家私巨萬。原本祖業勤儉得來。常以刻省二字為傳家寶訓。員外略通文理。喜覽書史。暇日。撥破椅南嚮坐。招子若孫環侍。聽講寶訓曰。我豈老詩。不念子孫哉。我今招爾等來。恐于刻省二字不能體貼深入。我再為爾等講究。夫刻從省起。省以該刻。省之時義大矣哉。晏平仲一狐裘三十年。豚肩不揜豆。宰相要省。劉寄奴珍重祖物。籠燈嫁女無絲帛。帝王要省。庫狄伏妻病。不肯出百錢買藥。將軍要省。韋莊數米炊飯。詩人亦且要省。况我儕何出身乎。仲秋之月。羣鳥養羞。鳥亦知

省。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清虛養息。掉尾泥塗。龜亦知省。可以人而不如龜乎。願子孫謹誌之。毋忘乃祖乃父之志。一日。將遠出。索通與衛船隻。不敢妄想。徒步不勝。因念家有牝狗。晝則食于野。夜則宿于寢。鼓盆以來。不離左右。桑榆老伴也。又思適百里者。春糧適千里者。三日聚糧。今長驅僕僕。一人一騎。糧費奈何。員外巧計。愈出愈奇。囊糠粃三斗。繫狗頭上。已飢則食糠。狗飢則食己之所變。得意徑行。比歸。其子候門曰。爺遠出一度。旅費奈何。員外告其故。其子號咷大哭曰。爺如此暴殄天物。子孫恐不免餓殍。依兒算來。爺糞狗吃。狗糞爺吃。雙雙輪回吃轉。豈不還省一斗歸家。員外恍然曰。我兒高見。必能自食其力。無求于人。跨竈何疑。我死瞑目矣。員外姓錢。名為命。字四之。住臭胡同內。其偏體瘡泡潰爛將死。亦自速之。處以要省柴火。將盆水向烈日中曬沸洗澡。深中暑毒。故不成人樣。豈真乞丐哉。

洪大肚

真銅員外之外。又有嚇痴洪大肚。家計與員外相埒。而刻省過之。子媼母有青衣婢小鳳。住浙江桐鄉縣烏鎮北柵頭獨家。小鳳來我家。年纔十二齡。舉止平平。口氣大而無當。見媼家室如縣。未固。僅喜顰。窠大歎曰。大娘若何活命。我舅舅家廐房

三百步。封鑰不開。直到去年大荒始糶。且家中大小人等。不許喫飯。只呷稀粥。大娘若何活命。時予叔在山東藩署。偶寄銀兩歸家。囑予兌換錢用。小鳳又深訝曰。錢安用換來。予妹曰。癡了頭。錢不換來。將私鑄耶。小鳳曰。何用私鑄。櫃中去取。妹曰。櫃中無有。鳳曰。害中去取。蓋其舅舅家錢散藏害中。是以銅青於害。粟紅于殿。小鳳熟視之。疑人家都如其舅舅家也。舅舅即洪大肚。予問小鳳。汝母同胞幾人。小鳳曰。只舅舅一人。又問汝同胞幾人。小鳳曰。只哥哥一人。予曰。哥哥現在何處。鳳曰。在舅舅家舂米。舂米四日。呷粥兩碗。家有常例。予曰。汝曾到過舅家否。鳳曰。娘死後。僅到過一次。舅母曰。一家只管一家。了頭屢次來。並阿男不許住。我家非養人場也。趁早別尋門路去。予思家貲十餘萬。同胞惟一姊。姊惟一女。不肯收養。必令其蓬頭赤腳。奔走二百里外。為人家廝養婢。無他。多其食指也。慮其出嫁也。且憂其多一親串。纏擾也大肚之中。另有一具耶。予終未敢深信。既而訪之確鑿。有其人。有其事。後予自平望歸舟。有客附舟。客溫姓。烏鎮住居。予問貴鎮有洪大肚否。客曰。去年癡病死矣。君何問及。予曰。久仰其省儉耳。客曰。家號素封。行同乞丐。遠近鄙之。無與論婚姻者。予以舟中無事。閒談最好。再問因何而癡且死。客曰。自作孽不可活。叨偕一葉。敢不為

君述之以詳。先洪大肚鰥居。惜費不續。又有子婦勸助當家。鸞膠更覺可省。然牝牡之念。耿耿不忘。鄰家紡績婦。嫗母之尤者。賃大肚屋住。大肚窺其夫之不在。常常往索房金。乘間得與婦通。夫實知之。佯為不知。大肚每過婦家。輒以米貯烟袋中。雲收雨畢。而烟亦傾囊。如是年餘。所費幾何。大肚且鬱鬱于衷。以為如此。非烟不值米囊。花費漸漸疎淡。後于小巷中。見黑白狗連環不滅。大動情竇。直往婦所。冀修舊好。初婦之從大肚也。意大肚自然大量。不知其囊漸收縮。果難繼至。將作白丁來往。夫婦合計。言若再來。必為曹沫之劫。是夜大肚適至。夫匿床後。伺一交鋒。飛出擒獲。婦見大肚。偽為歡笑。故作嬌癡。先數其薄倖之罪。大肚急自剖白。曰。人之多言。伊可畏也。婦猶氣憤憤。坐板櫬上。大肚屈膝泥地。昵語軟乞。曰。實不相瞞。頃感狗妬。覩物懷人。無由發洩。酒轍之魚。望即賜恩。波浩蕩。明日傾囊三合。決不食言。婦雙手扶起。曰。儂愛大肚耳。儂豈為三合米折腰哉。急卸下衣。忙上三腳繩床。兵刀繞接。忽背後大喊一聲。單刀直入。知其夫之來擒也。大肚坦然曰。兄勿然。惟命是從。其夫亦曰。兄勿然。惟命是從。大肚曰。兄不過要我命。無難也。其夫曰。我不要命。要錢。大肚曰。我不捨錢。捨命。其夫髮豎目瞠。曰。汝真勿出錢耶。大肚連聲曰。勿出錢。其夫提刀劈頭一砍。斷

牀柱兩鄰聞聲俱至。始知此事。大肚僵立無聲。魂隨刀落。其夫以草索捆縛。將鳴之于牧。兩鄰力勸解曰。朋友有通家之誼。何必訂正疆界。擁大肚出。坐是一嚇。遂起痼症。見人輒向前自申其頸曰。要殺便殺。我不出錢。我不出錢。又自露下體。笑吃吃拉傭媼曰。我與爾小街中聯聯去。媼唾罵走避之後。為其子鎖入阱中。水漿不進者七日。始餓死。

章春坡曰。圖儉于豐。防墮于逸。古人搏節為源遠流長計也。儉不中禮。必多不近人情之事。王戎鑷核到溉嘗糞。何所不為。若員外大肚亦已太甚。

七字千金

皖江士人某。喬梓能文。性情通脫。丙辰秋。其子到省。寓秦淮妓樓。妓色藝兼優。生昵之。兩月。囊橐罄盡二千金。父知之。屢遣人招之。妓知不能久留。置酒餞別。清言達旦。灑淚出門。生素羸弱。至是愈甚。到家。父數其罪。將施夏楚。生惶恐。一卸袖中。忽落一箋子。上有蠅頭小楷書兩句云。可憐病骨輕于葉。扶上金鞍馬不知。其父釋然曰。罷得此二句。二千金亦值。

夜航主人曰。塵世茫茫。人心如面。或豐或儉。各適其宜。可矣。豪門貴客。食蹠萬千。寔

人子半菽不飽。何貧富之大相懸絕也。乃時有堆積如山。一毛不拔。家徒立壁。揮金如土者。又何性情之大相矛盾也。由前而論。人必重濁。重濁者地。由後而論。人必輕清。輕清者天。有天地即有此兩種人。雖然。本乎天者親上。飛禽是也。本乎地者親下。走獸是也。此兩種人。始終禽獸之流。亞歟。

佳節生女不祥

史稱楊貴妃六月朔日生。唐人以此日為荔枝節。南部烟花續錄。趙連城。小字雙星。七月七日生。水滸記。潘巧雲亦此夕生。前輩俞羨長。買妾招涼。絕麗善弦索。鄂州名姝也。尋因鄰棍索金不遂。誣以拐賣。涉訟牽連。羨長土豪王某。慕招涼色藝。賂當道令斷歸母家。潛買之。羨長怒。屢訴上官。卒不得還。費貲無數。後卒于母家。招涼五月五日生。小名榴花。馬湘蘭正月十五元宵節生。小字月嬌。郡志載。豪家婢荷花。有姿色。因奸弑主。嫁禍他人。幾成冤獄。荷花六月二十四日生。近閱功過格。載常熟縣直塘外外郎。富而險狠。里中有婦曰趙重陽。妖艷絕倫。外郎心涎之。以其夫貧可餌也。貸錢使販布。臨清得與婦通。一日潮落不能行。去而復來。外郎方擁婦酣飲。大慚。且出。婦陰與外郎謀。遣人詐為盜。于半路殺之。揮金上下囑託。主謀者竟不獲罪。是時

亢旱桑通判謂縣令楊子器曰。公知所以不雨之故乎。趙重陽事未決耳。後兩人俱雷殛死。重陽九月九日生也。顧西林曰。蕩婦白氏尤物也。閱人多矣。曾嫁過舊僕俞二子。問俞二。爾婦何日誕生。得非六月六日乎。俗以此日為猫狗生日。戲之也。俞二曰。還少三月三日。蓋三月三日生也。奇極。昨見淮安少婦。風鬟霧鬢。憔悴可憐。犯事解撫。路過觀音殿。許愿上幡。自署生年月日。乃八月十五子時生。以予所聞。無論古今貴賤。大率皆不祥人也。而各負殊色。惜未知夏姬河間婦何日生。暇日再覓生日譜看。

芋乃淘

侶蘭兄云。某進士選廣東某縣令。赴任月餘。家眷始至。令遣與人迎接夫人。夫人頗風致。與人肩之中路。屢曰芋乃淘。且說且笑。婦怪而不解。到署後白其夫。夫亦不解。出問衙役曰。此間土音有曰芋乃淘者。何指。粵俗以勢硬曰芋。乃淘役以褻語不便明白。官長謬舉他說代解曰。天要下雨之謂。令首應之。心想天將雨。要緊趕路。與人之言不謬。明日聽審坐堂。見塔下跪一少年婦人。時天將雨。令對婦曰。前來汝亦知老天芋乃淘乎。粵人呼堂上曰。老天。兩旁閃起。譁然拍手打癢。瘡曰。奇事奇事。接到

一員癡官。

夜航主人曰。臬司堂前。荔枝半熟。將延客命酒。囑吏謹伺之。勿飽雀鼠。吏輩感曰。今年石背多。石背者。荔枝下有蟲。背堅如石。荔枝之蟲賊。臬公曰。十倍多更好。吏愈答愈不明。至搖頭洒泣。滿堂監笑不止。乃詢旁人。始得其解。相與一噱。晉江林嗣環荔枝話。

阿瘡瘡

阿瘡瘡。苦惱之聲。今作鬧起之聲。陶九成輟耕錄。淮人寇江南。齊聲大喊阿瘡瘡。唐寅詩。一日忽然天跌下。大家齊喊阿瘡瘡。此聲盛于吳俗。吳僕輕薄。游手好閒。三三兩兩。結黨成羣。遇有壞事。及可笑事。輒拍手齊聲曰。阿瘡瘡。始三四人五六人。繼且數十人。數百人。甚至千人萬人。無算人。呼天喧地。以為快心。其聲大略有三用。一在戲場。登臺演戲。敬神也。人來聚觀。臺上視臺下。絕類千萬蜂窠洞攢集。以鼻孔仰射。惡狀可鄙。何其多也。中有庸劣優人。妬忌名優。聲價昂貴。于是看出破綻。羣起瘡瘡。不優者人云亦云。轟若雷響。膽怯者往往嚇出病症。招魂叫喜。靡所不為。一在殺人。場殺人于市。懲衆也。方畏縮之不暇。何鬧之有。人心澆薄。競往觀之。若以多殺屢殺。

為快。臨刑時。必鼓掌疾呼。瘡瘡之聲。達數里外。然彼有說焉。以為人死魂升直上。殺死者魂必橫衝直撞。憑人作祟。拍手亂瘡。使一縷孤魂。喝送上天。歸入虛無縹渺之鄉矣。至于最易瘡瘡。極喜瘡瘡者。莫過于婦女出游。婦女出游。不比在家。在家無人見。見亦不多。一到游玩之地。若虎邱西園獅子林拙政園。圓妙觀等。正法眼光明之界。紅顏角逐之場。非艷粧不可。粧艷人自艷。人艷粧更艷。由是油頭年少。正如景星慶雲。爭先覩之為快。花香蜂起。羊羶蟻集。艷者亦沾沾自喜。私想儂貌殆佳。不然何世界都成眼界。且往觀乎。何怕看殺。而看客又分名目。疾忙覓其前曰。前呼。熨貼尾。其後塵曰。後擁。左右顧盼曰。眉眼。合前後左右而層層繞匝者曰。打圍。散場出醜曰。阿瘡瘡。

呂變成曰。袁簡齋虎邱五十三參詩云。妄自倒行即自看。省郎一步一回頭。當正倒行。照後不照前。猶照前不照後也。但落得一場阿瘡瘡耳。

打燈謎

往歲寓專諸巷。丁清筠齋中。時春分後。盛行燈謎。條條巷內有之。未到黃昏。即擺出紙糊方燈。燈一面着牆。三面貼題目條。謂之謎頭。謎皆經傳詩文。諸子百家傳奇小

說及諺語什物禽魚花藥等物胡亂出之凡有燈謎處輒闕起一簇人馬與不得過擔不及前中有沉思默想者有伸頭縮頭近觀側裏題目者有猜着胸中直前往問者有屢猜不着羞變怒甚至打破方燈攘臂不顧連罵不通而去者有屢屢猜着糊相得意衆都矚目爭問才子何處來者又有呆索不動如老僧入定被剪綰一空歸家為母妻爲錮不許再出者此皆一簇時之光景可謂無奇不有猜着送物謂之得彩彩如偷簾陟釐端溪不律巾扇香囊果品食物皆有之若豪華主家竟有綾羅緞疋宋錦顧繡儘憑誇耀祇要猜中以故遠近輻湊連肩挨背舉國若狂衣香酒氣夜夜汗漫真茂苑繁華吳趨盛事也主人丁清筠獨睥睨之以此騙娃娃伎倆非燈謎也豈有燈謎如此小樣乎予問大樣若何丁曰大小難言我曾打過故發此語不然見獵心喜何悶悶若是予問君子何處打過得彩幾何可得聞歟予曰予督工維揚鹽運署中其時二月中旬酒散無事夜夜出遊大街一直火樹星橋光同白晝千門萬戶節並元宵歌唱過雲笙簧聒耳亦有所謂燈謎者不過立一高脚牌子門首泥金大書燈謎處三字門內宅第望去幽深元遠不知幾千萬落同人趁興而入十數步達儀門西首又立高脚牌書打燈謎者由此進偕術百餘步左首坐落用

玻璃圍屏。其中徑路紆折。通花園。晝啟夕閉。恐宵小匿跡。故以屏障間人不得入。再轉北首角門內書廳。即燈謎處。予思燈謎必有謎頭。若圖圖告詔。謎于何處。教人何從着想。僉曰。此處無謎頭。到者不過以目前色相示意。慧心人自解耳。予見庭下繫一馬。廳上設一席。旁坐一艷姬。了無所得。以為唐突遊人。一笑而出。越夕。主人家三公子出云。丁老大。我有一椿極快極趣的事。玉成爾去當之。予問何事。公子悄悄前來耳語云云。予踴躍直起。呼燈就道。徑往昨夜燈謎處。見色相依然。予遽上坐。姬已會意。即佩珊珊緩步前來。玉纖斟酒。頃刻盡十觴。而醉八九分。遽起命解馬。姬連忙扶上。予揚鞭一路打碎紅燈數盞而出。此謂打燈謎。予曰。君話良久。予未聆公子耳語。請問何所取意。丁曰。無他。眼前色相。切詩二句。所謂酒醉玉人扶上馬。珊瑚鞭打海棠燈。是也。予問何人詩句。丁曰。此我不知。君去問公子可。但公子現膺京秩。君或赴禮闈。訪過其門。談及此事。再問友何人詩句。未為晚也。

脫去釘鞋

歸安諸生凌某。極有文譽。屢試不售。厥父于杭州湧金門內。開綢緞鋪。稱殷實戶。家有書僮阿璉。略識幾字。油嘴滑舌。主人寬縱。生秋試罷。錄其文質。名溪名宿。大贊決

必售。褒言獎語。累牘連篇。生狂喜。以為今纔得一第。蓋名宿決科。針芥不爽故耳。乃以所閱三藝。朝夕反覆。津津甜味。阿璉在旁。獨揶揄不止。旋對翁曰。爹勿望官人必不中。翁問何故。阿璉曰。名宿決之良不謬。翁詢其子。其子曰。名宿決兒必中。未曾決兒不中。爹如不信。請看所閱。翁雖不曉文義。然點濃圈密。一望可知。始信阿璉誕已大。嘗之。問其顛倒黑白。意欲何為。迨紅旗飛至。俾爾吃藤條子。阿璉曰。靜候。恐無福吃此物。翁憤甚曰。飼犬發狂。必搏殺之。賴媪勸始解。阿璉始終顛撲不破。比揭曉。阿璉作得意狀曰。如何。秀才康了。凌家父子。纍纍若喪家之犬。踰時氣漸平復。翁喚阿璉曰。杭嘉湖三府。那有一人不官人名士。今科不中。那有一人不為詫異。汝獨咬定決其不中。豈官人有遺行耶。阿璉曰。遺行不遺行。小人安得知之。但知官人不中。係名宿決之良不謬。翁曰。名宿如何決法。阿璉曰。爹見跋語乎。翁再取名宿所閱示之。阿璉指跋語中。脫去叮哇四字。曰。脫去釘鞋。豈有響聲。無響聲不中也。名宿決之良不謬。杭人傳為話樞。

黃拭峯曰。乾隆己亥。五人同試金陵。一人遺失經藝。一人脫落帽釧。一人書帝德廣運。運字書廣字上。一人並減落廣字。四人俱能文。某公決其必中。其一人之僕曰。我

主大有希冀彼四人者休矣。已而四人黜。其主果中。問其僕曰。汝何以知四人必不中。其僕曰。一離經。一惑辯。一倒運。一避廣。主獨無恙。故有望焉。是即阿璉也。是即名宿也。以之決科。定有神明之目。

堪輿獲利

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古者諸侯五月。大夫經時。士三日。遺體受蔭。何拘隴脉。封之樹之。稱家有無而已。後世尋龍捉脉之說起。士大夫多崇上地師。地師欺山川無語。人情受騙。遂開風水一門。驅愚人墮其術中。已得射利焉。射利有三要。首要聲色。形像體勢。口講指畫。生氣奕奕。如在目前。人自信之。傾囊弗惜也。次要勤步。百陌千阡。繡壤相錯。若不細心體認。說起某水某山。指口結舌。安能制勝一羣。故南北山頭。都要踏偏。終要嘴舌利便。天下有本生涯。尚靠詞說唐突。况芒乎芴乎。如堪輿家數乎。堪輿與着棋無二。若非着着爭先。始終落于人後。所謂先人者。罵人也。罵非一味排擊。如訕酒罵座之罵。無非竣立門戶。睥睨儕輩。鈔寫葬經幾條。對東家潮翻不竭。以為我從書本中得來。非時下穿山甲老套。有心者自分皂白。然此猶非罵人之傑出者。更有以不罵為罵。其術深于罵人者。其人善修飾。好儀表。

春風和藹。大雅能容。謙謙君子。自有一種功深養到之意。開口便稱某大人。某先生。某縉紳巨族。尋常士商。概不卦齒。過其門。延其家。諒不敢等閒款待。此等罵人。並不開口。如賈三倍。不耕不織。不讀不賣。身家坐是大肥。

地師便宜

人生不過以天地為性命。知有天無不知有地。知有地無不知有天。乃世多有知地不知天者。知地不知天。猶知母不知父。終不得言知母。終不得言知地。也不過微福之念太重。冀得美地。博富貴福澤耳。欲得美地。必憑地師。地師曰。某地兩世方伯。某地折臂三公。某地唾手二千石。某地發福三百年。地愈美。得愈難。而欲得之心愈切。說不妥而使計。計不行而涉訟。訟不結而成仇。甚至飛禍其家。俾逃離走散。人不土著。不得不鬻產賣地。易幾主顧。而仍歸于覲覲者之手。筋疲力耗。費金無算。非所謂知地不知天乎。愚極矣。項喬風水辨云。上天之命。反制于一坯之土。恐無是理。流俗不知。趨奉地師。一如趨奉祖宗。且云保佑子孫。全憑福地。則趨奉地師。甚于趨奉子孫。然我觀地師所善之地。有葬之而稍有起色者。有葬之而平平如故者。有葬之而立見消亡者。秀水某家。構訟十年。耗貲巨萬。始得一地。葬後兩月。長子得寒疾驟亡。

三年。幼子長孫俱沒。家遂絕。予族兄某。不惜財力。為先人營佳城。昆仲四人。相繼逝。又有孫某。酷信風水。揮數千金。營壽域。葬一年。長孫沒二年。次子庠生沒三年。季子健男亦沒。連遭回祿。坎壞不堪。今已邱墟。近年吾邑紳某。臘月尾葬親。正月頭即自葬于親之旁。嗚乎。此其死亡貧苦。雖不因葬之故。何適與葬之機關。若合符節。則是地師所為。未必全無牽涉。又豈上天惡處心不良。借禍淫之例。以兩懲之。故使其術之不神歟。抑豈風水重時辰尤重。慎于擇地。疎于擇日。故歟。惟然而誣吉不的。非堪輿不正。地師又有所藉口矣。得則任功。失不任咎。指東捏西。安坐而食。地師便宜孰甚。我輩生涯冷澹。人間地理微茫。行將捧格盤而師地師。

夜航主人曰。天地之氣。全者為知。偏者為愚。偏名偏利。偏忿偏慾。同一愚者之居心耳。然此亦人情之通病。乃有平素咬薑呷醋。錙銖必較。而身家性命。不吝為土饅頭餡者。豈非偏之又偏乎。江浙人情慳薄。一有交關。無微不入。豈復有所浪費。獨風水一門。尚未覷破。所謂牛黃狗寶。病處在斯。好處亦在斯。

閒談活命

羣居終日。言不及義。道聽塗說。月旦品評。嘈嘈雜雜。藉以偷閒。豈有藥石之益哉。自

晉人尚清談。空言何補。誤盡蒼生。王何稽阮之流。蔑視名教。六逸七賢之輩。相率頽唐。口碑從此招徠。清議因之賈禍。談藪即厲階。豈不然乎。唐人詩話。宋人說理。元人詞曲。言語各隨風尚。至明季東林復社。門戶更標。動謂出我範圍者。雖周台不得言經濟。越我壇坫者。雖屈宋不得言文章。當時海內名流。以不得與社為恨。後幾罹白馬之禍。國初丁菡生。倡古歡社。多言藏書事。狄立人倡菊社。不過山家清供。師事淵明。若吾吳尤西堂。真率會約數條。久已膾炙人口。大抵人會則言萃。言萃則事滋。名為樂羣。實則荒嬉。翫日愒時。莫此為甚。惜分陰者所弗取也。雖然。莫謂閒談中無藥石焉。郡有某翁。欲其子潛修。恐客來絮煩。囑閨人推他事屏絕之。嗣是門庭寂寂。羅網可張。其子偏好客。常背父邀客集別墅。盈樽滿座。談論風生。一日雅集草堂。眾賓各抒所長。中有精岐黃者。一客難之曰。君良醫也。疑難雜症。諒無不知治法。設勳戚大臣。偶然忤事。旋罹不測。消息已到。潛服鶴頂鴉羽等藥。既而無事。噬臍莫及。奈何。岐黃者默無以應。客曰。僕有一方。可餉君也。用糯米煮粥。搗爛。過量啜之。邪不勝正。毒為米攝。須臾嘔出。泯然如故。眾咸領之。後翁愛妾受大婦惡詈。氣不下咽。捨命服毒。翁照前方治之。竟愈。蓋客話時。翁適來。竊記于心。未謀面而即還舍。然則是姬

也。非因閒談而活命乎。翁後見客。輒倒屣相迎。非復如向日之落落者。

蓴菜子

王包山云。蓴菜產五湖。張季鷹秋風起而思食蓴菜鱸魚是也。然蓴菜惟洞庭消夏灣一帶最多。他處罕有見焉。近日吳江龐山湖亦產。並無下種種且不活。訪之漁人曰。烏銜菜子墮入湖中。遂蔓延湖面。人得採食之。然其味迥不及洞庭。洞庭莖短葉沃。葉卷如嫩荷狀。味清腴略澀。龐山莖修葉瘦。味多澀。入秋纔佳。蓴本一種。形隨地異。味亦如之。獨所謂蓴菜子。無由得見。去秋過洞庭。舟泊消夏灣。見水畔花開黃白。燦若金銀。結子纍纍。絕類含桃。方熟。予問舟人曰。此何物。舟人曰。蓴菜子。是摘嘗之。甘踰崖蜜。予惟色赤味甜。潛藏不多見。殆即楚洲萍實之屬歟。惜不登士大夫之几筵。而負此色香味三絕。冷落于寒汀烟渚。無有過而物色之者。而篙師漁子食焉而不知其旨。歲歲秋風。飽水禽之腹。殆物尚孤生品之最貴歟。或曰。蓴子性大寒。男女食之不能生育。果爾。則投閒置散。乃分之宜。

夜航主人曰。溫涼者。生殺之關。故物性大寒。食之多無子。予家西牆下芭蕉成林。百餘年物也。花三年一開。開必深夜。花朵若蓮。每舒一瓣。輒褪一瓣。花鬚中圍繞密苞。

芭中醺醺湛湛。即甘露也。予少時曉起朝朝吸之。瓊漿絳雪。想不過是。然而受寒深矣。

紅蝙蝠

不毒不禿。不禿不毒。言之至言也。臆友陳生。工楷書。詩學漁洋。與寺僧善。去年中秋。僧來生家。留與飲。生于某日同住山中看桂。並攜扇索書。生信筆書精華錄立齋。相公園中紅蕉盛放。索詩六首之一。曰。玉宇微涼八月中。林塘香散木樨風。綠天深處一花圻。蝙蝠飛來相映紅。與之。僧見之。默無一言。慍見于色。即辭去。遂爽看桂之約。坐不解其慍之故。亦不置意。久之。竟得其故。嶺表異聞錄載。南中花木有紅蕉。花開時。紅蝙蝠對對而來。集于花罅中。人若捉其一。其一去。濃情之蟲也。南人曝乾合媚藥。酷驗。價至昂貴。不可多得。僧通一婦。踪跡至密。思博婦懽。購得紅蝙蝠末。裹以赫蹄。夜夜攜之。為膠固之計。又其用須自上而下。先以鼻嗅之。然後達丹田。漸入佳境。僧珍藏之。一日。因他事。撻其徒。其徒懷恨。尋得藥瓶。暗以牙皂屑易之。比用事。狂嚏不已。驟難禁住。竟為其家所獲。費朱提多貫。始得贖身歸寺。豈不險為紅蝙蝠所困乎。人有知其事者。蝙蝠飛來相映紅一句。適中其隱病。是以達彼之怒也。寬

哉怪哉

錢俠君曰。此與第六卷書余氏女子繡洛神句。為郭十三郎切齒者。一幅稿子。寄語書家要小心。書王漁洋句。尤要小心。

夜航船卷四終

夜航船卷五

清 破額山人新編

魚然伯

魚然伯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姓字。里人以性甚魚然。又行居長。故以是呼之。詩曰。汝魚然乎中國。注。魚然。武健貌。伯殆武夫。洸洸者流歟。非也。伯手無握雛力。耽擣蒲葉子戲。白戰不持寸鐵。虛而往。實而歸。稍不厭欲。蝟毛森起。睥目大呼曰。爾曹食猪腸小兒。惡敢當我。泉脚為之翻筋斗。倘少年性硬。不能耐。竟與攘臂決雌雄。伯又降心相從。下氣怡色。柔聲微笑曰。我與君戲耳。何忿忿若是。不成大器者。類如斯。好飲酒。量不容三焦。務欲吸盡西江。若長鯨之吞巨川。醉後狂態。青天不值一笠焉。罵座至。燭跋賓僕悉去。庭無一人。伯手拍庭柱大跳曰。君等無禮。獲罪老夫。不可禱也。尚睥立對我哉。且批君頰。手觸振。血涔涔不止。踊足數曰。不肖累我痛楚。此讐必報。一踢撲地。嘔吐狼籍。卧聽者匿笑難忍。旋令其家人扶去。伯喜掉文。嘗與共食。問尊齒健乎。伯慨然曰。馬齒加長。犬牙相錯。而云健乎。或勸之曰。伯春秋高矣。可勿與人角逐。伯擊案直起曰。盲左不云乎。困獸猶聞乎。故無論良辰美景。賞心樂事。肆筵設席。

賢主嘉賓。有伯在。不怠然不散。性躁急。自外歸。隔數十家門戶。已去其冠。曰到家矣。不脫帽露頂。作老頭巾樣子。年踰七十。出入平康。未到其家。先卸下衣。抱器直前。衆譁然曰。伯何為。曰便耳。未幾出。其狀如前。衆又譁然曰。伯何為。曰無便處。衆捧腹絕倒。不敢放聲。恐其怠然也。李嘯湖曰。去帽卸衣。忙態若此。伯上下一體。皆怠然象也。雖然。百年之後。怠然定矣。其又何為。吾知其必為怠然鬼。甚矣。鬼伯之間。性情不改。天生戾氣。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瓜棚夜合

諸生王六峰。瀟洒自如。家貧。坐氈于邑之南沙村。主人家富饒。而房宇不甚深邃。嘉慶元年六月。酷暑。蘊隆蟲蟲。揮汗如雨。生不耐煩。命生徒搬書籍。遷後舍。開軒面圃。赫熾中。如服清涼散。黃昏納涼。移榻場圃。卧者牛女。怡然自適。不覺蘧蘧夢去。須臾。瓜棚掀動。堆垛有聲。諦視之。見一矮胖大腹漢。渾身白點。風擁一綠衣胖婦。氣喘喘作交媾狀。然彼此累墜。苦難湊。竅旁有小卒。尖刺蒙密。縮做一團。窺伺交合。側耳而聽。若不勝饑涎狀。生大怪。以巨石投之。直中竅。兩具撲倒。小卒亦驚竄。生素直鼻。大呼灌園叟起。曰。瓜田不止納履。汝曹看守何為。叟搖手低語曰。勿聲響。私步棚下。

反覆視之。回身曰。事已無濟。生問其故。叟曰。大腹白點風者。東瓜將軍也。綠衣胖婦。東瓜夫人也。在旁小毛卒。偷瓜候也。今夕月色微明。嫩涼初逗。將軍與夫人一度。為瓜瓞綿綿計也。君之所見。毋廼是乎。生曰。然。叟曰。被君衝散。勢必抱蔓歸矣。明早見棚下塊然兩東瓜。各有破碎。是年瓜子不蕃。來年瓜價昂貴。將軍受驚故也。

甘蔗郎君

富陽民家某姓。開染坊。饒于貲。有女曰藍橋。仙骨珊珊。非塵世姿。年十七。未占鳳。女慧知書。足不下樓。父母絕愛之。女卧床精雅。香奩脂盞外。縹緗綠帙。位置可觀。後樓牕外。良田相接。悉女家產。惟時春慵繡倦。開簾遙望。見陌頭垂柳。竹外餘桃。頗有流連之意。迨斜陽在山。歸鳥喧樹。始下簾回寢。自是神思悵悵。若有所戀。魂夢之中。見紫衣郎君。手執湘妃竹扇。風流醞釀。根柢深純。望而知為名門佳士。嫣然顧女曰。扇頭小詩。煩卿點定。女照詩云。樓閣春深鎖繡鞋。傾城消息隔簾鉞。藍橋自是神仙窟。肯賜瓊漿一味佳。女素憐才。感人文兩妙。怦怦心動。生佯索扇。直前擁之。女微拒而不自由。遂和好焉。生竟體甜馨。濃言蜜語。始則錯節艱難。繼且漸入佳境。丁香啞送。如飲玉液天漿。丹田融洽。女標梅已賦。情實方濃。天賜良緣。十分諧悅。來問詢郎君。

家世。生答姓諸名板。小字善生。父拜丞相。小生庶出。適從田間來。遇卿倚樓。託微波以通辭。不惜跋涉泥塗。就深就淺。始達粧次。自此兩情甜蜜。無夜不至。至則衣衫頻換。非紫即青。每與交接。涼沁肺腑。後女體益憊。日三春。婢候不起。母覘其動靜。知病魔纏擾。白翁翁延醫診治。纖腕一按。六脉乖張。心魂慌悸。非妖即怪。母暗問女。但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母知其合下宴過。曰。兒好珍重。爹已為某郎相攸矣。女悲不自已。啼哭萬狀。如醉如癡。母益憂怖。與翁商議。遂延九華山真人。結壇設醮。計已定。是夜紫衣郎慨然謂女曰。緣將盡矣。奈何。索女褻服。聊作恃符。翼日。道士登壇施咒。符三化。卒無所見。持劍上樓。再噴法水。忽見女房後滾出一物。褻服包裹。啟視之。則三節爛甘蔗。瀝盡血液。焚渣為灰。怪乃絕。

醬汁鬼車鳥

崔豹古今注云。夜行娘子。怪鳥也。相傳產婦亡魂所化。晝伏夜行。行則啼哭有淚。人家曬小兒衣服。未收鳥淚滴着。小兒必喪。并主一切不祥。一名望板。一名快扛。一名休留。言鳥經過者必死。曰留。曰扛。指楠柟在。即也。南方人呼之為九頭鳥。以其聲音密穆。如九口齊鳴。每于月黑荒村。淒風慘雨。燐火星星。鬼鳥語語。九頭始頡頏而過。

聞者為之褫魄。統名鬼車。以其兩翅如車輪推行。易曰。載鬼一車。陰山之物。若無形迹。居人當鳥聲來時。多執樓壓障之。其祟可禦。許州橋黃阿長。草屋濱湖。獵鳥為業。其時連日東風。一禽不獲。行將餓死。至夜。則湖雲如漆。氣象愁慘。冥冥蒙蒙。鬼車將至。阿長想今夜不論是人。是鬼。殺命養命。要放一鎗。懸空三丈。斗然一放。鳥隨火落。從容拾起。乃九鳥併為一身。非一鳥九頭。如山海經所圖者。併又非膠牢固結。不過前後左右。並行不惑。較雁行還團簇。相髣髴。九口一身。故有是稱。予曰。火藥零星。豈九隻俱中。不飛散一二隻乎。阿長曰。火珠僅中兩隻。不解七隻何以甘心一齊墮下。自投羅網。意同行同死。羽族中敦信義者乎。今已售去七隻。餘兩隻尚在。君如不信。明日帶來。予喜極。囑家人曰。明日阿長挈鬼車來。要留之。勿令去也。家人笑而諾之。比至。頸黑腹白。蹠紺眼碧。毛像野鴨。味微黃而尖。如湖灘上之信天翁。予思鬼陰物也。車行具也。同酒煮。定是扶陰活血之品。可以續李時珍本草綱目。又思紅梨記傳奇。醉皂隸云。醬汁鬼車鳥。想此物宜醬製。如法行之。竟是美味。又可以補袞間齋隨園食單所未備。予時方患臂痛。自食鬼車後。痛遂不發。可知此鳥益人不淺。惜不甚肥。聞日阿長過予。曰。有肥鬼車。挈來。阿長曰。鬼車無肥。肥則紫河車。非鬼車也。君欲肥。

何不食人而食鬼。予曰。阿長慧兒。潘仲文曰。弄善射。日落九鳥。類書廣注云。九鳥疑作九鳥。即九頭鳥也。黃長兄之技。造乎弄矣。

奇羞譙客

泖湖千夫長郭某。父官山左參戎。有功績。令兄某為粵東少府。郭隨任三載。丙辰還家。到蘇郡。予戚周商鑒與有舊好。觴于閭門外之趙園。招予陪座。談及粵東譙客劇。則崑腔。饌甚可駭。開筵上菜。官厨捧出一品大碗。其中土筍。燕髀。鱗纖。羊爪。華披。號五鮮。土筍。曲蟾。鱗纖。蛇尾。華披。蜈蚣。次則糟猪首。次則本山蛇膽。次則鴛鴦歡。蜈蚣雞湯。謂之鴛鴦歡。以二物彼此歡愛故也。次則猩猩羹。次則醃雷脯。即雷神肉。出雷瓊。當地啖鮮肉。醃乾賣他處。價貴。多膾雜。未必得真。次則土鼠。土鼠。粵俗最重。席間無此。不成大宴。此物出。主人必肅衣冠。客各避席起。舉箸必以鼠首敬上座。一名家鹿。次則鮮魚羹。最後曰蟠菌。菌之大者曰蟠菌。或曰蛇蟠過者。曰蟠菌。予問君既與宴。亦舉箸乎。郭曰。舉箸必沾唇。無論蛇雷蜈蚣。疑忌惡心。即猩猩魚菌。亦駭襟不純。必有異物夾扣。如吳饌之有鑿頭。獲頭也。就中惟鴛鴦歡食之。予曰。華披風味。君甘之如飴乎。郭曰。否否。彼處蜈蚣與穿山甲無二。大者重二三斤許。名為鴛鴦。大率黃

雞白燕居多。且漚湯去質。其味絕佳。官饌中稱最。不嫌前後諸品之醜陋者。此官譙也。若本土人士。在花蛋舡內。妖姬作菜。珠娘勸酒。囉咤歡呼。恠極醜態。婦女往往嚙鱗纖。以舌尖遞客。口中含胡曰。請郎罷嘗好蛇。

夜航主人曰。山左右人不食郭索。生種日繁。巨者如盤。鄉人有官其地者。俗甚强悍。號稱難治。一日坐堂聽審。人役忽披靡走避。曰不好。史古來矣。今見巨大蝮蛇橫行無忌。令大喜。命家人捉之。無遺。不幾時。紅甲堆盤。左手持螯。右手執杯。且食且審。一方帖服。僉曰。蠻官可畏。

夜叉食人

鬱林叔祖云。塘口謝姓。失其名。中年病瘵死。遺孤十餘齡。婉孌若好女。梵梵子立。幸家計小康。母子儘可支度。一日大雨。有嫗年四十許。擁一女子。躲其門首。女娟好閒靜。無小家氣。謝母延二人入。以為雨縱止。泥濘難走。嬌閨弱質。不怕皂污羅襪耶。寒舍殘居。豚兒雛小。娘行光賁。以永今夕。何如。女牽嫗裾。似屬不可。嫗曰。孤孀母女。本欲入城投戚。忽遇傾盆。得蒙厦庇。已屬感恩。再擾卹厨。兼勞下榻。恐無其事。然一飯之恩。古人不忘。于時廬旅。再當圖報。于是主賓惟洽。絮語殷勤。詢所自來。知女乃嫗

之甥女。緣失怙恃而相依者。少選。謝郎放學還家。母令其向媼施禮。旋及女。女面發
緇。媼曰。得此寧馨。足徵慈教。母謙遜不遑。媼又問溫家玉帶。聘送何太母。曰。還未。媼
欣然曰。不嫌唐突。願寄絲蘿。母曰。若得如斯。真天上朶雲。墮着懷手裏。母戲言也。寒
家何福消受。媼曰。萍水相逢。得領忱悃。積善之家。也寔不相瞞。妾年踰不惑。晚境維
艱。舍弟攝篆江右。思欲依棲以延殘喘。奈此牽纏難割。母如不棄。留為養媳。放鬆老
身。豈不兩得其所。風伯雨師。安知非為我二姓合好計耶。天假之緣。違天不祥。就此
訂定。母喜極。即呼兒出拜岳母。媼即命女拜姑。明日謝母遣人雇舟。送媼入城。女嬌
啼宛轉。牽衣惜別。謝母再三安慰。曰。媳婦今為一家人矣。若姨即兒姨。兒母即若母。
萬望珍重。勿自苦也。女拭淚起。自是針黹中饋。一切巨細。都愜母意。母愛惜之。逾于
己生。比笄。風韻嫣然。越加可愛。謝又秀骨天成。不愧兩玉人之目。踰三年。媼猶無音。
耗。母甚慮之。既思媼已在我家。我為政矣。寡婦家。又乏蒼頭。奔波關會。倘十年無信。
將十年不字耶。主張由我。決計歸吉合。定情之夕。塵灰天願。母心甚樂。越數夕。謝
家伴媼忽聽謝郎從新婦房內喊曰。娘快來。夜叉食兒腳尖矣。聽無響動。又喊曰。娘
快來。夜叉食兒臀矣。聽無響動。又喊曰。娘快來。夜叉食兒心腹矣。聲至哀慘。兒亦不

喊。媼私恚曰。兩小無知。謔浪如是。今疲乏矣。原知不喊。且膏肓睡去。明晨門不啟。媼曰。今日諒不能起。昨夜支吾半夜。令我不得眠。母以韶年琴瑟。毋怪其然。但家釀醉人。終無醒時。俟其起。將雅意諷之。乃門終不啟。令婢叩之。不應對。母佗條無似。撬門入。瞥見鮮血滿床。白骨一堆。夜叉乘門開飛出。不知所之。母暈倒于地。久之始甦。一慟而仍絕。

夜航主人曰。此鬱林公寓言。勸人家孤子新婚。勿恣意戕賊也。噫。蛾眉原伐性之斤。花箭乃傷身之的。顧以家人床第之間。比以夜叉噬嚙。過矣。雖然。人窮反本。疾痛慘怛。未有不呼父母者也。至于房幃受病。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十呼萬喚。不一來救。亦固其所。吁。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項生作弄

人生婚宦二事。天作之合。而婚姻尤甚。何則。宦或可以黃緣。婚不可以撮合。其中尤有難焉者。面如玉矣。而沒字碑山。終虞壓煞。心如錦矣。而無鹽醋海。未免嚮隅。是以傳奇小說。動稱才子佳人。而名士傾城。總屬天經地義。此鴛鴦牒。雖注三生。而玉鏡台不輕一送。錢塘余生。才貌可觀。雅好修飾。家無立錫。渴望天仙下降。每閱古來名

媛及近今閨秀有文譽者無不焚香拜禱曰娶婦如是吾願始足以故眼高于頂媒妁盈門概無所久。鬢鬟繞腮朝朝火鑪蹉跎久矣所善項生。桃達之尤者一朝叩門賀曰君願足矣僕有兩甥女一名賽大喬一名賽小喬俱在待年君如有意僕作塞修可操券而得生曰君雖惠好此事談何容易項曰是不難但要君允耳以云貌名下無虛以云才袖中可證遂出兩溪箋蠅頭小楷娟娟簪花指一箋曰此大喬所製江南樂也生雙手捧着作曼聲讀之曰美哉風流蘊藉性格溫柔薛寶釵一流人物項又指一箋曰此小喬所製小遊仙三十首也生作步虛聲回環誦之曰妙哉柔情綽態媚于語言直是甄后化身項曰甄后受知陳思君才八斗定有夙緣其在小喬乎生曰談何容易項曰是不難生曰名姝端貯金屋聘女先問藍田雍伯長貧不得白璧一雙終成畫餅項曰君如一諾不費半絲家姊丈薄官成都一朝捐館孤孀母女現依寒舍雖然耳聞不如目見數日內出遊湖上僕潛來關會君且靜候生曰君照春風消埃難報佳章可留細玩乎項許之出門去生對二箋密詠恬吟心游目想刻不釋手芸牕日漏鵲噪一聲項叩門曰特通芳信旁午君在飛來峯茶寮內株守僕隨指點生喜極好整衣冠照鏡澤面如命待之見畫船簫鼓紅粉青衫其比如

櫺。暗想二喬此時應至。前面一簇香塵。疑有天仙下降。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忽腦背
後被扇頭一擊。曰。尾生真信人也。生喫一驚。則項已窺之久矣。相與諧謔片時。尋有
濃粧婢媼數人。擁二女子冉冉而至。非人間物也。神光離合。乍陰乍陽。東阿賦不到
周昉畫不成。生眼花撩亂。嗒焉神喪。項扶之下船。殊覺惘惘改變。踰時。神思稍定。恍
如夢醒。項始徐徐問曰。君將唾之乎。何無一語也。生曰。是何言也。白藕香中。玉梅花
下。奈何奈何。項曰。真箇消魂是不難。但二珠並呈。不識君于何處。黃袖而肌微豐者。
江南樂也。紅袖而骨肉勻者。小游仙也。遂書仙樂二字。令生拈之。生得仙字。項曰。是
矣。雖然。冰人之重。妻舅之尊。寧無一杯澆我。生乃觴項于舫。臨行。三拜曰。及早圖之。
項回身取誼吉便覽曰。三日後纏紅可乎。生狂喜而去。屆期。絕無音響。偵之。項已北
上。生一病懨懨。至今不知何若。或曰。項生並無甥女。因余生篤想佳偶。設此空中樓
閣。以取樂耳。兩女子者。項訪得富家商出遊。即指鹿為馬也。江南樂。小游仙。項生墓
閨秀口氣。以賺此風魔士也。雖然。善戲謔兮。亦太虐兮。卒之將恐將懼。急渡黃河。能
無耿耿耶。

嚴又茗

亡友嚴又茗。天才雋爽。而狂放得未曾有。明代至今五百餘年。其所辦香而心注者。惟一湯若士。生手有文字。自謂若士後身。家無担石。所有杉木桌子幾面。面面為讀玉茗堂集擊碎。且不僅讀而已也。刻刻摹仿若士之為人。顏其齋曰又茗。館于某氏。曰暫降。徐聞典史一生不過申衙前。以星變抗疏。劾過文定公也。并不食月餅。以頭銜有眉公二字。故論文。輒排擊崆同歷下。開口。惟說夢說情。與人書札。無不本玉茗堂集中語。其搓酥滴粉。宛然紫釵改本。臨川雜劇。却不受詞人之目。說着江陵切齒痛恨。有好友四人。詩酒往來。無虛日焉。或勸之上進。必曰。我豈與沈懋學作同榜友乎。娶婦某氏。解音律。調宮換羽。亦嘗倡和其弟新漁生。呼之為季雲。所居又茗堂。文史狼籍。雞埒豕圈。雞踏庭戶。後家計益落。饑驅無定。有薦之南昌幕中。生大喜曰。我得歸故鄉矣。未幾。主人調撫州。又大快曰。我得見宗人矣。遂訪臨川湯氏後裔。得一副貢生。又茗狂悅。肅衣冠過其門。其人鬚鬚滿頰。腐氣觸人。曰。先生光降。敝廬得非要晚生去訓蒙乎。又茗慨然曰。非也。予居江左。君居江右。久仰玉茗先生清風亮節。不識玉茗堂全集外。還有幾種遺書否。其人曰。客誤矣。豫銘堂稿。乃敝徒卽某所刻。僕為之批閱。尊駕所問玉茗堂集。舍下無此書名。去問坊肆可耳。又茗大恚曰。君非

祠部文孫乎。其人曰然。祠部公著作。則有聖父聖子。餘未之有也。又茗曰。何謂聖父聖子。其人作鸕鷀笑曰。天下豈有明文未曾讀過。公然越國過都。刺刺不休于文人之座乎。君騙誰來。不禮而起。又茗號咷大哭曰。明德之後。必有達人。此言其欺我哉。玉茗乎。能無恫于九原乎。其家以為不吉。閑起一堂廂耳。俗目幾被詬罵。幸知其從本府中來。以為風顛不接。從容導之出。後與主人不睦。辭館還吳。不一載而卒。卒之夕。夷然自適曰。今而後。真得從玉茗遊阿鼻地獄矣。

南廬叔曰。嚴大又茗我好友。嘗到江西臨川。訪湯若士後人。與之齟齬一事。傳為笑話。的確非虛誕也。

金光亮亮

商籍某生。貌不颯。家富饒。而性鄙吝。又極好冠冕。年未三十。懼歲試。遂例貢成均。出必輿馬。僕從僭戴硨磲頂帽。不知者信為六品頭銜。生亦居之不疑。鄰有少婦。艷而孀居。生母招致家。俾教諸妹。女紅針黹。時刻來往。生涎其色。屢挑之。婦漠然不動。憎

其人也。一日。生母遣婢以包裹食物將饋婦家。生潛以偽陽藏其中。冀婦感動。婦知生之所為。佯為不知。仍來生家。溫語謝主母。教女伴刺繡。淺深濃淡。配色停勻。主母極悅。婦早晚入生妻房內閒話。趁無人時。啟生帽籠。將原物套在硯案頂上。封閉如故。翼日。鄉紳壽誕。生以僅隔一巷。便帽步行。命僕托帽籠隨其後。高視闊武。意氣洋洋。到茶廳。早有門客忙來迎接。生趨踰易服。同人環伺之。謠其富也。僕人啟籠。昂然直豎。頭角崢嶸。狀誠大觀。眾駭笑不解。愕然相顧。摘指滿堂。妖怪出沒。幸有周旋者。以他事混過之。生得草草成禮而退。時有某生秉性極呆。亦備員于環伺之列。見生易帽時。群為駭笑。呆生不識端緒。因譏諷問人曰。頃諸公見頂上物。駭笑者何物也。人曰。此名履具。呆生領之。商藉生自出醜後。頗守本分。仍戴金頂。年餘。又遇慶賀事。呆生與商藉生適同席。呆生曰。君何不戴向日之履具。而露此金光亮亮者耶。知其事者。為之噴席。

脚脚上

黃山道士某。東方滑稽流也。以口給。流寓海內。胸中貯書。不知幾千萬卷。皆世所未見者。故凡經史子集。隱僻典故。及稗官野史。俗語常談。枚舉質之。無不原原本本。昭

若發蒙然其考據則又不經見想必子虛烏有。憑臆而出之者居多。不然何聖人有
所不知。而道士竟無所不知耶。寓城某觀三年矣。夏四月。陳趙二生。本李處威也。同
到觀中。謁道士。陳生請開園看花。吸茗湖石上。索鼻烟嗅之。又請彈琴一曲。并要借
松風琴譜。登樓縱觀金石。及名人墨跡山水。又求鉄板數算命。趙生不耐曰。邂逅相
遇。清談足矣。君何瑣瑣。可謂脚脚上。陳生曰。久欽淹博。脚脚上三字有典乎。道士曰。
君舉業中人。數典而忘其祖乎。前明學臣校士某省。床上堆積萬卷。心手忙不及辨。
因命姬妾十餘人。卸裙結袴。裝束緊窄。將諸生帖括鈎到。蓮尖亂踢。按踢數之多寡。
定名次之高下。有踢百回不下者。曰顛撲不破。又曰陽春白雪。陽春有脚也。白雪足
白于雪也。若此定居超等。其一踢即落者。曰無脚力。餘未上蓮鈎者。曰非脚色。置之
高閣。概不閱焉。故當時有好脚迹門生之目。一切行卷。俱稱脚本。脚脚上三字。應舉
祝誦之辭也。而曰無典可乎。趙因思明人女郎踢毬詩云。流丸莫慮颺。與止頃刻金
蓮送上天。在彼時非泛泛語也。

楊菴先生曰。道士之言謬甚。上貳代舉。下貳代履。未聞以代履而代舉者。水衡菴不
及搗幕友。手不停披。脚何為者。道士之言謬甚。

五臺女丈夫

五臺鄉某無子。生女而曰子。人皆以為子也。既長。冠之。其狀貌舉止儼然丈夫。有拳勇。力能挽兩石弓。讀書過目成誦。補郡庠弟子員。棘園不利。旋棄舉子業。治產業。生竭力養親。父母相繼卒。女年已三十餘。家豐裕。不能獨自操作。娶婦相助。婦亦賢德。能安其室。未幾婦死。又納妾。妾如其婦。連舉三子。皆拾人之棄。上下內外帖服。家督出外應酬。翩翩裘馬。聲若洪鐘。但無鬚耳。有土豪負女家錢十緡。女索之弗理。豪送女出門。女直提之歸家。開置一室。日給薄粥一餐。時以歲事逼迫。豪乞立券釋放。女不聽。必如數現繳。方許贖身。否則錮死。甘心成大獄。豪不得已從之。既曰諸當道。謂女充男子。應試官場。裙釵襲袍服之尊。巾幗混頭銜之貴。陰陽反背。妖孽猖狂。三尺所必懲也。女挺身投首曰。家君無子。生女承祧。安心養親。矢志不嫁。自幼讀書。亦曾弄翰。不揣本質。忝附膠庠。既思男女內外。中正大綱。木蘭安用尚書。不柳何須進士。入闈一次。屏跡多年。誠悔罪也。今幸雙親骸骨已埋。三子門楣可繼。敢以權宜之術。得免覆絕之虞。自此擇嚴一卷。結果餘生。崔角鼠牙。聽憑鬚眉判斷。當道大奇之。罰土豪而額女門曰女丈夫。

胡亭叔曰。古之木蘭黃崇嘏。皆未曾娶。即汾陽幕下之御史。亦嫁而冒其夫者也。若五臺氏者。殆有武曌之偉略。而兼北宮嬰兒子之孝養者歟。

花浴堂

蘭溪山野之間。人以種花販花為業。如茉莉。秋蘭。洋茶。鹿葱。夜來香。水木樨。素馨。紅蕉。諸花。四時不斷。隨地布置。其尤雅趣者。無過花浴堂。昨花農周某來云。花浴堂者。甃白石為巨池。周圍輪廣約三四畝許。外葺廳堂。四五十椽。間不甚大。上碱下池。皆白石為之。碱放花卉。下貯泉流。每人一間。飲茶于几。脫衣于桁。無混雜也。旁有竹簫四五孔。孔面書上溫。中溫。微溫。及退。加。等字。溫涼退加。從心所欲。擊簫為號。無不如意。軒窻畔更置風輪。萬花香氣。隨風送至輪回輾轉。百和氤氲。本領薄弱者。輒靡靡暈去。堂中名目曰瑤島蓬山。蕊宮璇源。雪香馥海。滌煩洗心。慙慙戲蘭。不紀其數。更有曰愛湖者。不知何所取意。或曰。內有活色生香。是花浴堂之真面目。予未曾試過。不敢妄言綺語。然止此一浴。儘足脫胎換骨。周某之言如是。予記宋史淳熙宮中避暑。廣植茉莉。建蘭。佩蘭。諸草。鼓以風輪。清臭沁人。所謂水殿雲廊三十六是也。吳俗繁華。作事尚少雅致。但知趨炎逐臭。沉浸于陰溝穢水。便以為洋洋浩浩。何樂如之。

較花浴堂中之身分。何清濁貴賤之大相懸絕哉。

三昧菴

婁門城內有小菴。名三昧者。香火不盛。住持難久。日漸荒廢。去冬。到一遠來僧。僧年三十許。挈一徒弟。一佛婆。行李全無。寄居菴內。已屬可怪。每夜。到二鼓時。即有活觀音至。活觀音。一年少婦人。緇衣潤袖。鬢髮如雲。弓鞋纖小。異香滿室。入僧房。與寢處。喃喃絮語。終宵弗歇。天明不見。至夜復然。僧鎮日南面坐。決人休咎。說人原委。如燃犀照渚。洞見底裏。但祇理女事。不理男事。若男子來。非惟弗與語。且弗許進。予戚葉生有女弟子病。遣媼問僧。僧令膜拜三。虔誠默訴。僧即曰。汝家有女公子病乎。住房第七。扶為蛇嚇而起。疾不可為也。七日後必死。皆如其言。同時有老婢問事。僧教如前法。即日汝主母遺失金匾方乎。在靠牕染缸內取便是。自己弗慎。反埋怨人乎。罰燈油百觔。快輸來。遲有後悔。詢之則其家果開染坊。由是遠近聞傳。活觀音傳授活佛。神通呼吸。婦女雜踏。髻髻靈山勝會。鹿女道場。邑令聞之。親到菴內。僧已他出。問徒弟曰。此菴既乏田產。又無施主。人不禮懺。出不齋飯。遠來三人。何以過度。徒曰。斷人休咎。儘得香金。令曰。若何斷法。徒告以能知過去未來。令曰。何人傳授。徒曰。活觀

音。今日若何活法。徒以直告之。令入僧房搜索。得香奩脂粉女衣製具等物。大怒。拘僧嚴鞫。得寔。始知淫僧納妓。託名活觀音。以惑眾。財色關頭。一舉兩得。良可誅也。遂峻法懲之。至于神驗之說。其理若有未易明者。其又聖人之所不欲語夫。

小人得志

汴中馮小人者。身長二尺許。如三四歲小兒。嘗至吳中。以子平餬口。視物于几上。望若檐樞。椅間置座。且層累而上。術僅平平。以其形異。故咸來就問。門庭若市。曾寓山塘貽燕寺。嘴頭滑利。與談相汪振飛說話。深闢機鋒。無微不入。後至京師。僦居清梵寺旁。一時王公大人。招致堂第。觀其升降趨走。以為笑樂。出入公卿大小衙署。無不熟識。挈家西苑。置房屋。南中候選人員。多寓其家。星命之外。兼營貨殖。遂大饒足。娶婦碩長。姣好。生子長短適中。延一孝廉督課家中。上下內外待其衣食者四十餘人。彼徒以形骸之異。得邀物色。而世之長材偉器。奇技異能。餓死蓬蒿者。何限。益信小有才者。必大得志也。乾隆丙午秋。吳中燈綵極盛。同人夜過吳趨坊。于駢肩挨背之中。見一長人高與樓齊。兩旁粉白黛綠。一路嬌聲絮語。爭于燈光之下。卷簾屬目。曰。長人來矣。長人來矣。而長人正樂與觀看也。曰。我一長無不長者。眾為推擠不動。

然聞其懶性無匹。粥粥無能。日食斗米。虛有其表。身且不能自給。焉能給眾。視此此之有屋。較較之有穀。得失何可同日道哉。噫。恃其長。奚若善用其短。

奔牛麒麟

五六年前。常州奔牛邨。牛產麒麟。徧體鱗甲。尚未生毛。自嘴唇以下至小腹。白痕如雪。尾闊二寸許。殷紅若硃砂。蹄足軟毛。鵝黃色。生時。紅光燭天。合邨驚為火發。逮近奔至數日後。觀者填鄉鎮。壞房屋。麟母牝牛。怪其狀。不肯犯人。競以粥糜飼之。麟不欲食。竟餓死。邨人以石灰清之。置一木阱中。昇至虎邱十人石上。鳴鑼招看。獲利頗多。後朽腐不能博錢。或曰。麟有兩胃。無腸部。視之果然。或曰。麟嗜銅鉄屑。惜無有知之。聽其輾轉以斃。後其母在群中。他牛雖十百。必讓其前行。物猶知貴其所自出也。是年大水。阪田淹沒。黎民阻飢。昌黎以為不祥也。信有然哉。

驅痘妖

劉奎十云。某年松江痘症大發。自春至秋。無一得全者。郡城內外。小兒為之一空。棺木賣罄。以大改小。作兩三具賣之。有兄弟三人。共獲一雞。亦將發痘。舉家慘怛。以為斷種奈何。其季弟獨不信。曰。厲疫時行。何地蔑有。奚至流毒一方。靡有孑遺。意必妖。

孽為祟。李武孝廉糾糾多胆。乃拔劍坐小兒之旁。晝夜伺之。至第三夕。月色甚明。忽見屋簷下一老人。青袍幅巾。眼如綠豆。自上而下。對小兒床帳內。儘力吸氣。孝廉將擒之。妖一躍上屋。孝廉亦一躍上屋。天喊擒住妖怪。妖情急。飛入南城外荒園內。皂莢樹上。被角刺所傷。撲下。又觸着樹根邊不淨之物。遂不能起。明晨視之。見巾服蛻殼一具。自頂迄踵。皆小兒痘痂。蒙密無餘隙。眾惡其狀。以雄黃檀降香屑等藥寔之。付諸丙丁。一方痘症得安寧焉。此妖不知何所取意。殆小兒之劫運。藉非孝廉一擊。不識伊于何底。

夜航主人曰。痘。先天毒也。醞釀深矣。戾氣所鍾。人情日薄。老人吸氣為腮之推耳。孝廉能驅痘妖。可能討孩兒之竹馬乎。

狎客變龜

古之司樂者曰伶。伶。供使令也。曰優。優。言善戲也。曰伎。伎。工樂藝也。史遷曰。倡優畜之。班固曰。俳優畜之。則樂工之賤久矣。今之度曲者。曰清音。有教梨園弟部者。有教授歌伎者。若紉褲子弟。及富商豪華。按曲怡情。必命清音。吹笛彈絃。敲鼓擊板。償其勞。謂之塌化。其養于家。使拍工尺者。稱為狎客。狎客云者。即陳叔寶後庭狎客與優

伶同是異名也。習是業者所在有之。吳中尤甚。近有馬姓者。技不工。改業為磁器生涯。隨主人遠出。折資流落南昌。有薦于袁州訓導署中。仍教度曲。馬初至羞澀畏縮。作搖尾乞憐狀。繼則洋洋自喜。逾年後。竟高腴胸膛。跼足徜徉。居然座上客矣。吉安蕭君震庭。不羈士也。腹便便。人落落。時為廣文正齋。見馬醜態。詢諸門客。門客曰。公獨不知天龜乎。龜入門必憑物引進。唯恐失足。不敢稍動。既入。則漸蹣跚度中。久則昂首拖足。全無畏忌。若踏其背。則頭縮尾捺。屏絕聲息。吳門沈荄漁諧鐸中龜鑑一篇。正為若輩形容也。一日蕭公出馬關入正齋。鵠坐皋比。方坐下。身忽負如千鈞重任。俯首低背。頸縮兩肩。伏于髀上。不能動彈。惟碧眼睜睜而已。諸生駭異。笑不止。蕭回署。見叱之不動。若不聞。拉之甚力。身忽輕。急走至外廂就坐。狀態始醒。絕不偃僂。詢以前事。惛惛不覺也。諸生曰。先生何怪哉。肩鵠駝碑象形也。先生身雖他出。坐間有物憑焉。少陵所謂文章有神。其信然哉。持恐先生文字太多。碑重難勝。不知遲之又久。當作何如結局也。呵呵不已。

陳二軒曰。教坊固寵。手奪花奴。協律雖封。頭仍綠幘。清音而濁物也。忽焉居先生之位。當師傅之尊。豈以春風馬帳中能容物乎。魁神侮弄。何其巧妙。

汾州客

高繼韶云。山西富人錢青。專事刻剝。同里有汪孚者。不謀生產。日與惡少飲酒賭博。貧乏不能自存。往投錢青門下。汪雖黠滑。外貌似樸誠。錢甚信之。不數月。出白鏹數萬與汪。使往杭州放債。取攝貸之息。汪挾重資。化富相。居會館。一時宴人。子乞假于門者。絡繹不絕。立契約。計子母。不得重利。掉頭不顧也。稍有遲延。往罵其門。遂日遊酒樓歌館。狹邪子弟多從之游。未幾囊橐一空。自惟不可復反。思盡收其債。而借者悉無賴子。知其無後應。堅指不還。汪往索。反以詬厲相加。汪垂頭喪氣。憂困而死。死見閻羅王。稽其生前罪孽。當入畜生道中。因負錢青累萬。人亦多負之者。使復投人身。以了夙因。命鬼卒押赴陽間。至內室。見一婦人方坐蓐。迷眩間。已變為兒身矣。父姓卜。起課為業。胡言亂語。從無應驗。人固稱為卜弗着。母亦為卦姑。兒長習文。業字有靈。自號半仙子。課輒驗。至弱冠。父母俱沒。娶妻某氏。逾年懷孕。至彌月時。下見一人闖入。似曾相識。而不能省記。急追之。直入閨中。並無人影。妻已居然生子矣。夫婦歡喜。愛同掌珠。取名曰桂。字曰徽就。卜生兒後。問課者日盈門。遂高其聲價。計竟日所得。不下數十千緡。兒幼聰慧。好嬉戲。稍長。即近聲色。厭梁肉。鮮衣怒馬。擬于貴家。

公子以故卜所得課錢揮霍于癡兒手者盡矣。一日有道士來手持古鏡一柄。光芒射人閃爍可畏。道士踞上座默無一語。卜異之。問道。人何為者。曰。貧道此鏡能照人三生面目。卜取照之。初見一中年憔悴者。再視之。則宛然已也。又視之。則成驢形矣。卜怒擲鏡于地。道士笑曰。此即君三生也。時敝就在側。拾取照之。則見一老翁諦視之。則姣好肖已。凝睇久之。忽變豕相。驚而棄之。道士取來呵氣一口。鏡忽大數倍。招卜父子觀之。鏡中人累累如豆。指謂卜曰。此憔悴者為汪孚君之前身也。謂其子曰。此老翁者為錢青若之前身也。又見紛紛寒乞者。挈錢與汪。道士曰。此皆償所通者也。卜茫然不知道士為悉前生原委。父子間之面如死灰。道士收鏡拂袖出門。嗚呼。世之守錢虜。甘為子孫作牛馬。皆前生之債主耶。

夜航主人曰。無債不成父子。無冤不成夫婦。冤有頭。債有主。萬千世界。債負紛紛。安知冥冥之中。不有主其簿者乎。欲知前世債。今生受者是。欲知後世債。今生施者是。道士菱花。可不用照。

夜航船卷六

清 破額山人新編

江西樟柳人

樟柳人者。以樟木柳木接湊。雕作人形。其法。覓人家小兒女八字清秀者。刻在木人身上。呼曰靈官。呼之百日。魂附木人。便能說話行走。與人無二。善言人間一切陰陽吉凶事。并能關引亡魂到家。家人環集。問及生前事。對若影響。以故江湖術者。奉為至寶。懷藏于胸。神仙不啻。好事者。廣植二木。羅致無數八字。千呼萬喚。如同搦作伎倆。做出許多人材。教以清音演劇。教以文墨應酬。十人為一班。五人為一夥。此種人物。皆絕世聰明。幾乎不學而能。誠非血肉烟火可比。江西一帶。所在多有。某公為饒州牧。甫下車。渴欲見之。閱日。即有五人同乘一小轎。伺候轅門。跟班通報。手本書沐。思生某某。少選傳見。跟隨捧一大盤進。五人恭立盤中。至私宅門。各高聲稱老公祖在上。晚生等參揖。各長揖。身材五六寸。面目肥瘠不同。緯帽金頂。黃練絲袍。天青紗套。封帶佩掛。粉底皂靴。繡線紅色。命之坐。則皆北面長揖告坐。跟班早于胸前摸出五椅。折疊為之。命之扇。五人即于扇袋中取出書畫扇。如銀杏葉子大。翕翕有聲。送

茶送烟。茶碗烟簫皆自帶來。茶碗如龍眼殼大。烟簫居然鳥槍式。絕類挖耳。規矩儀法不差一綫。某公曰。久慕年兄輩聰明俊慧。故此相招。眾曰。不敢。童子何知。恭逢作養。老公祖惠揚仁風。洪宣清誨。生等不勝雀躍。聲細于蜂。茶罷。齊起曰。老公祖指日台星高耀。生等小草向陽。不忘培植。謹獻微忱。恭參大壽。因上呈冊頁一本。如壁蟠窠大。裝潢精緻。頁內大約五言排律一百韻。稱功誦德。五人聯蟬合錦成之。蟪蛄細字。再多注脚。某公老眼麻茶。其細已甚。一簇姓名不能詳述。褒獎幾語。五人始稟辭。細玩情狀。較眼前時髦更覺時樣。春蘭秋菊一時之秀。於樟柳人見之矣。惜乎排律詩冊頁被一少年幕友取去。要摹仿其時款故也。嘉慶五年中元日。庚亭叔為我言于翠娛園之小盤谷。

甕中叔曰。若輩夏蟲。趣走炎官情耳。若在冷宮。恐招之亦不肯來也。

溫香清話

西冷女史江溫香。不知其譜牒。甲寅春。携二女兩婢。一當家媼。僑寓吳門柳巷。管花田。添香夜讀圖手卷。題詠數百家。女史獨集唐句。巧妙自然。予同花田曾一訪之。湘簾翡翠。室無纖塵。古琴橫榻。瘦竹搖牕。瀟灑書齋。靜觀自得。二女瓊姿玉貌。國色天

香。恂恂溫溫。林下而兼有士人氣。溫香年未不惑。自嗟衰老。詩才既妙。技藝更精。能造筆。紫頰銀毫。剛柔合度。嘗贈一書生筆。兼貽一絕句曰。分付尖奴好事伊。中書骨相果然奇。化工顛倒憑君弄。不許人間浪畫眉。秋日過虎邱云。鶴澗泉枯難咽石。缺華杖老尚飛香。女心傷悲死同秋。士自題小照云。徐娘少日無風韻。老去公然醜阿婆。胸襟閒曠。銷除脂粉久矣。金叔薛又勣。達心而懷。戲謂溫香曰。卿才觥觥。祇少鬚眉如戟耳。溫香應聲曰。政恐鬚眉如戟。反無丈夫氣。其提給如斯。詠秋海棠云。最好夕陽牆角過。水晶簾內看橫陳。周蓮生不解。造門問之。溫香云。秋海棠花謝後。子房三角棱棱。恰像婦人足襪。仔細體認。其媚在骨。宛然美人裸卧橫陳。屈曲體態。周以爲評花妙齋。匪夷所思。猶記龍舟節。蓮生過其家。溫香恣與對門小兒。弄梅子于榻床上。周笑曰。此正所謂郎騎竹馬來。繞床弄青梅。是也。相與諧賞。尋辭去。溫香潛耳語周曰。儂非不欲留君也。君熟長干行故耳。周又不解。溫香大笑曰。忘之乎。五月不可。猿聲天上。遂傳爲奇話。四十初度云。五千言裏新開卷。二十年前舊放生。詩詞甚富。隨草隨焚。唯影裏陽秋一卷。予曾閱過二三頁。大率雖黃流輩。究亦輕薄之流也。有心腹婢曰阿鴉。慧古女子。不離左右者。前年遇之郊外。詢及溫香近况。娓娓良久。

有此髯客來催去。予問何人。阿鴉曰。是即鴉舅也。噫。婢尚如此。康成可知。

擘絮樓十才子

天下美名難出。醜名易播。以人情不喜美人而喜醜人也。然人情之所為美者。未必真美。人情之所為醜者。未必真醜。則安知美名之人。不反落醜名之下。又安知醜名之人。不反在美名之上哉。唯然而擘絮樓十才子。何愧焉。擘絮樓。江溫香所居。十才子常集樓上。才子之名。皆因出醜而得。事詳影裏陽秋。而其渾名可數焉。一曰亭亭。再曰云云。其命名之故。却未明白。兩人俱浙中名士。意者取禪主云亭之義。隨分呼之而已。三曰夜郎臭。吳人家巨富。喜揮霍。以夜郎自大。二字誤作一字。故有是名。至于尖由之者。亦浙中秀才。其人近觀人場看題。小大由之。上二字認作一字。遂譌譌問人曰。尖由之三字。在何書上。早有是名。非擘絮樓名之也。若夫五才子。香閨貼漢是六才子。二十一監是香閨缺漢。誤書貼字。幾遭毆辱。昔昔鹽錯認二十一日之監。兩人上下江住。亦豪家子。詩品謝五言詩。如初日芙蓉。說靈運五言詩之妙。有誤認排行第五。和友人蓮花詩。友押張六郎。彼竟押謝五郎。故謝五郎為第七才子。更有了頭為了頭。鴻溝為紅溝。八九才子了頭紅溝也。兩人俱負盛名。外有字非誤而句甚

奇詠美人足云。朝天一段香。茲因才難。遂以朝天一段補足成數。溫香居南面。十才子環遶之。有事呼喚。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無不作如意。君也。倘曰謝五書。則墨已飽矣。夜郎飲。則盞已乾矣。紅溝取水。則泉滴滴了。頭揮簪。則風徐徐。而且清談必共香閣。消遣全憑一段。亭亭云云。尖監一韻。終吾生以徜徉矣。然而十數年來。風流雲散。云云。兩提雲梯。一官花縣。香閣謝五。先後謁婦娥。旅食京華。春光幾度了。頭朝餐首宿。紅溝晚幕蓮花。餘皆擁妻抱子。綠衣肉食而已。朝天一段。久已香銷。良可惜哉。夜郎惡疾纏身。遮祛相對。貧無立錫。現依絮樓。臭名之先識。才子之落劫也。噫。諸子年齒。尚未知非。不識過此以往。將如何反覆耶。夜郎雖臭。慎毋自居下流。甘為人後。趙量玉曰。江溫香。非即咏落花之汪潤香乎。十才子。非即十香友乎。予曰。天下豈無有似是祛非者。知一說不知。又有一說者。注疏家通病。玉尺如君。何作此瞎量語耶。

鄭生買茶

桐鄉鄭生。美如陳平。潦倒未娶。年將弱冠。就試省城。過小巷。見茶葉店女子。姿致嫣然。目眇片時。遂往買茶。故意索精。絮辭纏繞。冀其顧盼。女端嚴不動。貿易如常。方包好時。生佯為繳錢。誤觸女腕。女不顧而背。生。生覺髮香沁人魂骨。明日再往。有翁倚

福其父也。生望而止。翁不在。仍往買茶。日四五次。以為常度。買必留連繾綣。務指着裏面錫瓶龍井字號者。俾撮幾許來。嘗其旨否。使之移步。得玩其裙底也。一朝清曉。生來買茶。女方梳洗畢。忽謂生曰。君考究若斯。何不自帶茶葉來。而僕僕耶。生曰。鄙處粗茶。何敢望天仙風味。侍臣最有相如渴也。女始粲然露齒。生不覺神往。既而試竣。同人各歸。生猶情癡。不捨囊資耗盡。隨身行李。悉已典質。惟有茶葉一箱。抵消費用。而身仍耽耽小巷中。欲往買茶。囊空如洗。但雙眸注定。敝廬惆悵而已。對門麵店夥記王八者。善于詐騙。買茶情事。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忽曳生袖曰。君婚姻乎。生曰。未也。王八曰。我為君月老。生曰。素昧生平。沿街媒妁。何處淑女肯濫送乎。王八曰。君意中人也。生曰。我意中何人。王八曰。茶嬌非乎。生駭曰。奇哉。神仙下降也。生正欲訪女根底。得王八一語。喜出望外。曰。此處非語言地。遂脫衣質酒樓上。拉與暢飲。王以生書懦可嘆。亂墜天花。說得活跳。并云翁止一女。家頗饒足。崔屏一中。定許館甥。我與翁心腹交。惟我言是聽。但得財禮百金。即日喫君謝親酒。君其及早圖之。生倉皇歸里。踵阮修斂錢故事。幸有憐其才。又重以嗣續大事。醵金如數。生挾金到省。尋王八。王曰。君真信人也。受金與允帖。并詹定合卺日期。生歸。再為整備一切。檢點作嬌。

客矣。臨期再至。王八已遐舉高飛。問店主。主曰。此人自去自來。梁上燕也。我不知。客請行。生氣填胸臆。曰。允帖猶存。門楣尚在。明係賴婚。拂衣赴縣。大哭擊鼓。錢塘令。風雅吏也。最喜王成男女事。聞知。即生審。生上前細細陳說。自始至終。一毫不諱。令大贊曰。好速情也。不諱義也。有情有義。可以為人壻矣。汝勿憂。王八走矣。我無走處。我替君為王八可乎。雖然。原媒當讓也。即傳來少頃。王八至。叩頭曰。小人該死。令曰。媒人何出此言。汝不過要增謝禮。何作難至此。王八曰。小人情虛說避。寔未關會。令曰。關會未遲。蓋此時此事。滿城皆知之。乃傳茶葉翁至。出允帖示之。曰。帖係汝家書乎。翁曰。非也。小人寔不知情。令曰。閨聞至此。尚在暗中。汝忠厚人也。但我有父母官。眼前都是赤子。父母無偏向人子之理。我欲以汝女妻此生。汝肯乎。翁曰。惟父母言是聽。令點首曰。汝固是要體面人也。我為汝蠲吉。即選定某日。交拜成禮。仍着王八為媒。曰。今日弄假成真矣。判曰。勘得鄭生名來。攀鳳寔事求凰。茶女跡異當壚。身仍待字。槐花滿地。明中成一笑之緣。茶葉為媒。暗裏遂三生之約。典絮袍而沽酒。幸遇琅邪。返蘭棹以醪金。毋忘桑梓。詎雙圓扇將引紅鸞。而八公山忽儕黃鶴。成事幾乎敗事。神通端的誠通。阿翁無害水清。快壻何漸玉潤。從此釵囊揀茗。不妨按前日之桑。

美想當裙佩移連。孰料踐今宵之羅襪。天使人以作合。餅店客師人奉天而施行錢。塘縣令喜筵媒備。騙案官消。此譏。鄭生今貴。茶女葉氏贈孺人。此事可編入葉象山續蓮花記。

狗吃醋

十七都許母邨。聶福官之婦某氏。歲底帮磨。說其近鄉富孀。年已半老。蕩性獨別。為人叵測古怪。巖巖難犯。時刻怨天罵地。姑不堪其言。微諷之曰。人各有志。無容相強。長夜如年。琵琶江上。未為晚也。婦睜目曰。既不餓死。嫁何為者。姑愧語塞。然其求壯之心。可謂無微不至。貌頗不陋。識字能書。當懷春時候。遇凡雉鳴。雀合。蝶戀蜂交。輒呆思終日。一朝洗粧初罷。卷簾倚玩。忽見槍籬下狗媾。膠粘壹併。婦心涎之。不敢端詳。恐人見也。洎晚間潛候之來。匿已卧房內。拉入一處。縱其相交。朝朝暮暮。陽台之下。瑞雨尤雲。耳濡目染。蛇女神宮。眼腔大熱。既思關門塞竇。何苦為人作嫁衣耶。鵠兒不若窠子。遂逐此納壯。扃戶逼之。壯不能從。移花湊木。壯又不能。婦情急。馬扒其身。類其所為。以遷就之。壯始交接。再接再厲。烈烈如火。猜戢飢腸。始餐異味。汪洋浩漫。若巨魚之縱壑也。追入巢尾。若鴨嘴之啄食也。未幾。四圍韃匝。間不容髮。如長房

之縮地也。漸入佳境。甜蜜中邊。如長康之啖蔗也。韓盧宋鵲。縱送自如。翹以粗。闕以奄。大非人間鑿杓可比。婦于是絕憐愛之。飼以梁肉。衣以綃綾。僅空上下交接處。名之曰敬寶。從苟字邊旁取義。婦家法峻肅。房宇沉邃。居常婢僕。非呼喚不得入。故曰與敬寶耦。俱無猜。金井秋深。梧桐月下。靜夜無人。敬寶搖尾乞憐。思媚其婦。如舊婚媾焉。婦有中表弟某生。風儀秀整。春官不第。歸來探望親戚。詣婦家。婦招入內廂。寒暄之外。各叙闊悵。兼及家事。驟聞房內金鈴疾響。敬寶狂跳而出。猙獰萬狀。噬生袍服粉碎。婦叱之。即噬婦。器皿狼藉滿地。生見勢猛。趨出。敬寶猶嗷嗷不止。後婦燒香歸棹。媼方扶上岸。早有牝狗一群。伺候環繞。狂吠發瘕。衆解不散。直前競咬婦裙袴。盡碎。嗾傷要道。始嗥嗥散去。婦匍匐進。敬寶每夜以舌舐傷處。不痊。延狗醫診之。醫曰。狗逆毒入子宮。無能為也。輒轉而死。敬寶衣食不繼。累累見喪家情狀。去冬大雪。以竹葉梅花來。與一飽而去。至今杳無踪跡。

江慙泉曰。狗之為言苟也。凡苟合者。皆狗合也。恐不僅雲雨之中有狗合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謬以千里。可勿懼哉。

夜航主人曰。皎皎易污。嶢嶢易缺。當其嚴詞厲色。古快于刀。雖高堂尊大。亦為之低。

首降心。何其壯也。乃父不寄妻。鳳偏引鳳。心口不符。至斯極矣。况奪彼離前。專諸房內。黃花黑白。群起一邨。醋海風波。物猶如此。可輕嘗試之乎。天下理之所必無。安知非情之所或有。我何敢以婦言為河漢。

唐村姑媳

狗為盛陽之物。槃匏妻高辛。徐宮產鵠倉。自古以來。婦人遭之。不足奇也。褚堅瓠集載婦人與狐狸交。與驢馬交。與獼猴交。至有與蛇交者。疑此皆妖魅幻作人形。脫其本來面目。則變而又常也。新聞許墅關外唐家邨姑媳二人。姑孀婦。媳養媳。異室同居。姑獨夜難挨。猛想日所見甕頭黃鱔。活滑可喜。因起向甕中。取巨粗且長者。用絲綿握其尾。令以頭探入。物因尾痛。頭亂頂。躬亂鞠。儘力直搗。獨眠人得未有之奇趣焉。物定而入。始安。夜夜如是。善男信婦。魚水因緣。黃帽滑生。勝于先生之呆板多矣。婦自進善以來。惟善為寶。且善量甚洪。一夕連甕幾命。明晨媳起。譁然曰。異哉。甕蓋依然。鱔何滅哉。其中必有故焉。夜不寐。私伺之。至三更。姑潛起摸鱔。媳佯睡如故。鄉居屋狹。姑媳卧房。僅一板之隔。媳從板隙中窺之。見姑納鱔狀。驟覺一縷慾火。自湧泉穴直透丹田。夢膜中如蟲蠕蟻嚙。按捺不耐。俟姑入定後。襲其衣鉢。如法而行。但

一綫紅扉。不比堂堂廣廈。物挨身而入。望裏直鑽。女發極急。取剪刀斷其半截。物痛益入。直追心窩。不一時而氣絕。黎明。姑屢喚不起。挖搗入房。見媳僵直床上。身邊半截。有尾無頭。始知為前半截鑽死。噫。天下有秘術。必有秘授。一脈相傳。豈無丁寧告戒。女雖佻滑。此事非老手拏握不定也。竊其法而行之。如不得其法。何卒之鹵莽滅裂。流血敗露。情慾境界。生死關頭也。婆子邨中。尚慎旃哉。

鉄蓋銀瓶

慈谿河神廟。靈爽最著。其神為袁元峰再世。元峰生則廟衰。死則廟中香火日盛。以此為念。元峰全相。名鉄蓋銀瓶。周身白皙如羊脂玉。面獨黑。黑水色也。生時。母夢黑龍蟠床。生而黑面。故名應龍。臨終囑後人云。家有大警。當以我蟒袍覆屋。可得無虞。後鄰家不戒。延燒一村。家人如其言。則見一黑龍空中來。雲氣翳翳。火尋撲滅。文文山別集云。先生下體有鱗甲。面如黑漆。每當風雲雷電時。輒躍躍作騰空之想。門前有方池。夏月常浴其中。且置石枰于水面。日與客對奕。不中寒濕。殉節之日。居民多見池內烏龍昇天。雷雨驟作。按之時刻不爽。此其徵也。吾鄉陸青來先生少館郡城。七月中。趁航船歸江。過太湖。龍風陣起。挾船上天。同人躡足雲霧。見仙宮飄渺。歷階

而上鼉鼓逢逢。一烏龍出。握先生手。命同人坐。禮數殷勤。茶罷始起。隨有蝦蟹蟹胃。數人導之出。船仍的穩。人各無憂。蓋龍奉公行雨。路過太湖。適遇故人。招入行殿。得叙濶情。僚友常情也。惟時同船者。藉先生力。得上天片時。豈偶然之遭際哉。先生骨相清臞。虬髯黑面。身體潔白如銀。生前乃龍也。亦所謂缺蓋銀瓶者。異哉。人無相乎。尤荔塘曰。世傳吳人張僧繇。畫龍于金陵樂安寺。不點睛。恐破壁飛去。神畫也。予視對門友陶山人畫龍。有過之無不足。原其故。以曾與陸青來同上天。見過真龍。造過龍宮。并與龍說話。應酬過也。有不神其術哉。

東昌怪

吳棣山云。東昌某縣有三怪。一為石碑下肩。一為白牛廟鼓精。一為東牌樓魃。魃三怪出沒無定。或相聚談。唯魃魃則妄自尊大。在三怪之中。有不相投之狀。肩肩負千鈞于背上。誇九重于生前。骨重神寒。形端表正。嘗偃偻向人曰。無論蟲書鳥迹之篆。韓柳歐蘇之文。必老夫身背上担當。否則立脚不牢矣。可笑。今之杜撰文人。塗鴉墨客。反唇而譏曰。幸有我輩。君得借重。可以磐固不動。君如誇口。放出力量。泰山豈不可以壓卵乎。此等輕薄。不遇雷轟。定遭神擊。不碎不止。俄聞逢逢乎宮音。襲襲乎

商音。淵淵咽咽。坎坎簡簡。鼓精出焉。面濶于箕。聲如牛吼。金帶疊肚。竭力勉溯。一生喜擺大架子。然其家聲丞相詩祖日休亦大來頭也。搖搖擺擺。執小扇而下揖。肩聳曰。石君喫力乎。肩聳曰。正當君皮膨脹乎。鼓精曰。特來解穢。我輩清閒了無生色。君既負重難勝。我亦布置漸穿。東牌樓惘惘小兒。兩手現成財帛。若得招之門下。君獲潤背。我且有響聲。未幾月黑風淒。譙樓三鼓。忽有奇鬼。身長三四丈。渾身衣白。跨過牌樓。大踏步而來。曰。深夜無人。儘好作樂。瞥遇二怪。畏縮不前。曰。惘惘無知。不想老宿在下。一時莽撞。亡怨唐突。二怪曰。不期而遇。富以其鄰最好。魍魎曰。賤體魁梧奇偉。鄙性高視闊步。久仰二尊。頗欲側躬向化。不同沒字碑文。奈長短不齊。低昂莫湊。二尊即使高唱入雲。予小子聽去。幾疑嬰兒學語。若何。二怪曰。君頂天立地。總無聽我輩教訓之理。必橫倒乃可。魍魎曰。謹受教。遂將肩山徐徐頽下。漸省磨盤山大許頭。枕于石鼓之間。五官畢具。不倚不偏。雙足直伸廟門外。兩手緊捻寶貝。二怪曰。君既要潛心學問。手頭且顧不得。乃暫放柱石旁。時將五更有喜媽左執小包。右提籠燈。住近東牌樓。見廟門前卧一長漢。異樣身材。想必醉倒者。既思名將。必有寶刀。頻年閱歷。變變小夫。昌黎云。大怪之者。出大得意。豈可覩面失之。提籠細照腰胯之間。

物與身等。一赫而蹶。手觸柱石。乃一起。邊金元寶。四顧無人。雙手捧之歸。媽坐是發迹。富甲一鄉云。

夜航主人曰。退之怪物。昌谷鬼才。鬼怪遭逢。議論必奇。蟾子飛來。提燈物色。意在物而不在物也。其胆量不有過人者乎。稍擲蠟頭。俾子孫世世素封。誰曰不宜。

卷子一席話

俗語本無考據。考據即非俗語。先進士蓬萊公藝林彙考二百卷。有釋謗一門。詳矣。蓋語久則古。古則典。典則非俗。語隨俗起。典語之始。即是俗語。俗語有所謂罨紙者。人家受生還愿。及經懺道場。必焚化紙錢。以草作圓。安放者。謂之罨紙。一作罨子。言罨子雖具。奄忽燒火。不比他物稍可耐久也。鄉間有某罨子者。貴為諸生。富有百畝之外。其罨量特宏。新正賀歲。輿從簇綢。嘗過其友人家。曰。弟不才。當世名公鉅卿。縉紳先生。竟以不識弟面為恥。去冬蔣時菴過敝齋。要招弟入消寒會。弟因窘況。將應嘉興府某公修志之聘。既思五馬來招。不足為弟榮。轉薦敝友某太史去。某公不允。又浼香樹先生後人來介紹。懇予一往。奈俗冗不得抽身。慚愧之極。一霎新正。閤撫軍夙重義氣。其所素好。又在近邊。新年不到。似非情理。前日上蘇。謁閤答蔣之外。投

刺消賬。便擬返棹。小伾頗慧。提醒稽公子。送過鹿肉脯。現寓羅浮別墅。何不來便一
答。弟然之。過素賞齋。知王光祿已到舍去。隨命轎往洞涇。光祿恰歸。被堅留住。曰。蘭
泉要君。參訂河海集。託我留君。渠即日至。弟答以不暇。教伊寄信。申衙前畢秋帆舍
親處。即能報命。光祿始放弟出。是夕宿封門彭舍。親皂上。剛接着沈雲叔手書云。彭
七大人曉。巖老人渴想。君屢次致書。君何不上隻字。京師人多言君傲。弟閱書氣。惜
近前大老料理弗開。焉能一直上去。是以去年王中堂壽。弟託金聽濤為我點一到
字而已。有幾許神思。為諸公酬應耶。雖有幾人書記。都是濫竽。昨日王夢樓薦一人
來。前日趙耘松薦一人來。再前日陳永齋薦兩人來。弟以友朋吹噓。情不可却。留為
伴食中書而已。其友聽不耐煩。曰。君飢矣。啖飯再談。罨子曰。弟被奇方伯滿菜傷胃。
殊不欲食。其友曰。飯不食。小飲可乎。罨子曰。前夜與秦簪園搏戰。連負十拳。嘔唾淋
漓。今見杯中物。讐寇矣。客在旁曰。簪園久赴玉樓。君幾時與飲。罨子曰。僕忘矣。僕故
人情密。時形夢寐。簪園共飲。夢中情事。誤當目前。客曰。然則君一席話。皆夢中話耶。
座上無癡人也。君所云云。概不與聞。

夜航主人曰。友人戴香九嘲時髦詩曰。一種風光士大夫。蜜玻璃子蕩流蘇。忙奔投

帖長鬚僕。溫語傳房短。婢奴出位狂。迎拱幾打登堂互。拜手相扶久。懷一嚮年兄好。某老先生會也無。可謂形容切當。昨閱趙甌北集云。一僧人遇富人。歷舉軒冕來往。不勝煩惱。富人曰。若既怕煩惱。何不出家。今聽菴子生云云。反不如杜門不出。作秀才樣子。

桂花香酸心

震澤崔生。名不琢。慕不雕而名之也。績學能文。工詩歌雜技。有青衫有酒。皆成淚。紅葉無詩。不是媒之句。某鉅公極稱之曰。前有崔黃葉。今又有崔紅葉矣。發憤讀書。艱于一第。南北十餘戰。不捷。竟賦鵬鳥。貴恨重泉。士林傷之。婦某氏。進士某公女。問靜能詩。并長于填詞。有霜華樓小草數卷。多可拈語。亦薄少君。龐蕙孃。一流巾幗。其慰良人失解詩云。南國秋高爽氣清。蕭蕭鐵羽未分明。亦知六翮終飛去。再鎖樊籠待長成。紫極三垣屬主司。天高難問路參差。嫦娥畢竟緣何事。不許兒夫折一枝。心手工夫事萬難。紛投花樣逐時看。鴛鴦幾許金針到。勿用牢牢罵試官。夫婿長貧老歲華。生憎名字滿天涯。妾身絕似霜梅核。歲歲酸心伴桂花。傳聞婦到寒露。桂花發時。聞香必心酸。自中秋至九月十五。一月謂之酸心節。有婢名阿黛。嫁于王家溪。夫婦

相得。其夫一邨兒。三年夫死。阿黛守志不改嫁。仍來婦家勸帮中饋。每到清明。梨花開放。白雲迷離時候。阿黛亦要心酸。問其故。不言。但黯然神傷而已。知之者。竊語人曰。其夫鬍鬚頭。觀物懷人。有如是花。閨中聞之。則又破涕為笑云。

侯雲士

鄒別駕玉海。官粵多年。丁外艱。貧不能起復。去年天中節。載往山塘。省競渡。笙歌畫舫。眉黛紅裙。望而歡樂之。玉海因述起粵地烟花。惠州為最。所尤負盛名者。曰侯雲士。雲色不如才。然靚粧雅素。神韻天生。嘗繪蝴蝶。題小詩。贈相知曰。朝來雙手洗紅薇。描出春駒粉漸稀。夢裏花枝依舊好。五羊城北莫輕飛。人爭誦之。某孝廉聞其名。數往。不得見。含怨去。後提禮闈。即選其地縣官。急索之。雲大懼。求貴人解。不得。乃毀容粗服。自投縣官。官覲之曰。若果雲士。徒負虛名耳。雲士曰。負虛名所以受寔禍。官遂撫案曰。是雲士矣。一笑而釋。自此名益盛。年三十。即謝客。以筆墨自娛。養女數十人。酬應門戶。越數年。有江南公子。酷慕之。求信宿懽。不可。乃使其門客十人為請。雲早粧出。十人皆長跪曰。某等有所陳。慮娘不許。恐無益齒牙。雲曰。若但言。無不可者。十人曰。江南公子。貴客也。求盡初會之禮。雲曰。未知公子屬意我第幾女。眾曰。即娘。

身是雲曰。我離塵已久。豈可復作兒女態。且年長以倍。而以身事之人。其謂我何。十人曰。我國知娘之不許也。雖然。公子不惜千金。娘何獨惜一諾。而潤兒輩之歌喉。彈指耶。雲曰。諾。若是。即今夕可矣。于是厚款公子。命女優演桃花扇。席告終。漏四鼓。將就寢。婢寧幃請曰。明晨某公誕。免娘一詩祝壽。豈竟忘之耶。雲告公子曰。妾須了此。奈何。公子曰。揮毫韻事也。獨不可焚香以助卿推敲乎。雲援筆立就。須臾。婢持練幅而進者。踵至。雲了無倦色。口與公子言。腕下脫稿幾幅。不假思索。字簪花語。奪錦噴烟。吸茗一番清課。雞三唱矣。擲筆謂公子曰。未識儂紅倚翠中。得有此趣否。卒不及亂。

梅生叔曰。昔馬湘蘭贈王伯穀詩曰。自君之出矣。雙淚落金卮。酒是消愁物。能消幾箇時。自是得名。程松圓往見不出。作白練裙雜劇嘲之。後有洞庭公子。揮霍千金。僅得一沾芳澤。此侯雲士者。何其酷似。

鄒封翁

鄒翁某。少習舉子業。不就學岐黃。門庭寥落。絕無就診。數口仰給。常不舉火。憂鬱以死。死見冥王。大哭曰。承大王不棄。超度陽間大難。雖然。好死不如惡活。望大王垂憐。

賜還陽。王曰：生死可反覆乎？王新任性慈，命取善惡簿來，檢到翁名下，惟有一條：凡遇人家請酒，不作第二人到，例得封誥。王曰：此人直道可取，非惟准許還陽，且有不腆相贈，遂啟箱，出一卷，擲翁曰：此支封翁票子。翁視之，乃制藝七篇，默記心頭，感謝而還。恍然夢醒，家人環哭，見翁，忽慙忙收淚曰：奇極！死去三日，因買棺無措，淹留未殮。今幸重生，豈非窮死而又窮活乎？翁素怯弱，自還陽後，精神矍鑠，百倍往常。生意頓興，自朝至于日中，晷不遑暇食。長子某，天性篤愚，十年讀書，兩字不貫。翁以衣食無憂，不令別圖生業，延師拘管而已。既想子弟卜姻，務要近貴，許大身軀，不去觀光場屋，豈不被人指摘，以為養子不教，儒醫之玷乎？因託捉刀，郡縣有名，比學使將案臨，翁即以冥王所授七藝錄示愚子，同更深人定後，俾熟讀，且鈔過數通。如是月餘，居然成誦，無訛入場，恰遇第一篇對題，得採芹焉。杖闌三四次，不着，俱曳白了事。翁謂愚子曰：科名有定，無憂也。但六藝不可拋荒，愚子唯唯。至某科省試，三藝題目對同，照樣謄交，竟獲領薦，而名次去孫山尚遠。翁喜極，賀捷盈門，多于就診。愚子仍渾渾敦敦，明知孝廉者人，而所以孝廉者非人也，故不敢作倨傲態。明年禮部試，愚子接卷便寫，同號舉子咸咋舌曰：真乎假乎？豈有題紙未來，而先完卷乎？愚子執筆曰：

寔不相瞞。弟胸中祇有七藝。前四藝已為四項用去。所賸三藝。弗為何待。眾譁然笑曰。倘不對奈何。愚子曰。有文無題。投時利器。君反笑我何也。眾以為風顛。弗與理。而各歸其號。既而愚子竟中會魁。即用知縣。翁壽八旬。夫婦齊眉。果膺封誥。

夜航主人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酒食相招。疾忙趨赴。西廂記云。秀才們問道。請似得了將軍令。先是五臟神願隨鞭鞭。仔細思之。此等人。原有一團天趣。必無穢鄙齷齪之念。陰府聰明。彰瘴定當。世俗不識也。吳下宴客。鼓餘始齊。有屢請不到。示貴重者。又有到杯盤狼藉。候輿馬臨門。主人倉皇迎接。登堂亂損。一坐便起。以為情不容却。撥忙應酬。其寔儘閒無事。與細君厨下同咬冷糕。角出來如此裝腔。則又封翁之大罪人也。不識森羅簿內。其名下若何注脚。

夜航船卷七

清 破額山人新編

伯仲各別

郡城外有富家子。同胞兄弟兩人。俱能文。為明經。而性情華樸迥別。仲嘗應試省城。泛畫舫。載名妓。登岸則策馬乘軒。跟隨童僕。意氣自如。寓則粉壁蕭牆。明牕淨几。門庭若市。賓客如雲。食前方丈。水陸並進。而且呼盧喝雉。一擲千金。左右膩友。環伺色笑。雖貴公子無是豪奢。臨場一切考具。細自參苓。粗自柴炭。皆美人嬌婢親手安放。故其號帶卷袋。駸駸乎有脂香髮澤存焉。伯則沙鍋一具。草鞋一條。無寓無船。不知夜何棲止。一日。仲入城拜客。肩輿玻璃。前後從馬數匹。長鬚疊肚。絡繹相隨。岸然直往。到旱橋。遇伯前來。衣衫藍縷。面黃憔悴。手搗破席。偃蹇難行。前後各下馬站班。仲將出轎。伯曰。二郎勿拘。仲曰。從命。則徑過也。旁觀大駭。當局習為常事。前年臘月。有事過其家。見仲坐煖閣。貂帽狐裘。口呷乳酪。一僕裝烟。一婢捧盤伺候。伯以白綿紗線穿紙邊眼鏡。手攜破衲。向陽捉蟲。自得其樂。父死。謝喪。各自為謝。仲出則白羊裘。白暖轎。僕從皆騎白馬。戴白氍毹。大雪中迷離一隊。斗叟而來。宛然銀海玉龍。天工

玉戲令觀者飄飄乎有出塵之想。伯則將前日捉蟲之破布衲反著而已。兩人之性情如此。鄰里皆知之。非虛言也。

見心弟曰。相傳吾家光祿公與僉憲公友于甚篤。性情甚異。晚年罷官歸田。一門之內。一則徵歌選色。教習女優。一則尋章摘句。督課子弟。伯仲性情已屬迥別。要未有如明經伯仲之甚。

想掘藏

姻戚劉宦之僕錢忠。忠子阿海。生而龍藏圓頤大耳。巨鼻濶口。一團福相。江湖術士相其面曰。子必得橫財。阿海利慾熏心。暗想橫財從何處得。但聽人說某家掘得一荷花缸。某家掘得一七石缸。某因坍塌發迹。某因穿井起家。阿海聞之。呆想出神。遂刻刻萌徵倖心。想掘藏。同伴給之曰。頃見假山洞中。有一白老鼠溜過。不知何怪。閱數日。見山洞邊白石鑿鑿。苔蘚無有。泥沙悉淨。蓋阿海聞此人語。夜夜潛起於山之上下左右。處處淘摩。搜剔故也。書房方磚下有臂井。阿海疑其中有藏板。起地鋪撬開方磚。掘至幾尺。不得。懊惱歎苦。堆塌滿地。遭主人鞭撻。不顧也。尚有說起某家怪出形景。阿海必津津訪問。冀得投身充僕。乘隙可以發掘。居常無事。斧鑿不離手。挖

墻圯壁窺梁相柱。經過處無不損壞。土木作深受其惠。一日為掘藏。傷老桂。蟠根花盡零落。主人家二少君曰。此兒再住。堂室其為沼乎。乃逐出之。屋宇清淨。得寧居焉。後其母忽踉蹌奔來。何主人額地哀求曰。爺救命。阿海因捉蟋蟀。為人縛住。誣以盜棺。執送衙官究辦。主看老僕面。明白官長。釋此孽障。生生世世。犬馬報恩。主曰。我固知其必招禍也。遂往衙官處雪其冤。母子叩頭感謝。主人曰。阿海。汝今而後還想掘藏乎。阿海曰。小人再不敢妄想。遂去。益惡少素知其有掘藏癖。誑之曰。昨夜昇棺城脚。並無親戚悲哀。且棺薄勢重。婆婆良久而去。定有蹊蹺。阿海深信不疑。執斧即往。破其護頭。被人拏住。送官。百喙莫辨。非盜棺而何。無主人力。罪將大辟。後業操錢出入富貴家。頗能過度。未幾門閭完好。未幾妻孥滿屋。去年新正。遇于大衛衙中。居然皂靴頂帽。非復斧鑿隨身之景象矣。顧安知不因斧鑿隨身。而始得皂靴頂帽者乎。有志者事竟成。勿謂老生常談而忽之也。

某生構思

先輩董文敏公。有族叔某家巨富。開絨線鋪於江甯三山街。公素未嘗與緩急。一日忽就貸數金。蓋公與復社得題。無處構思。早悅秦淮一妓。至是攜金就宿。終夕以指

畫其股不休。天明呼婢捧硯。社中七藝俱脫稿矣。吳越間至今為奇談。某生極有文名。其腹稿亦必御女而成。否則難成。成亦不精。以後愈甚。膠粘緊湊。文思益密。閨笈一脫。半字都無。其婦素賢。廣買姬妾。以為構思地。生著作浩繁。大半於溫柔鄉中得之。故凡遇題目來。羣姬爭相推護。以心無二用。神氣不注。彼自作文。於我何趣。又作此虛行故事耶。各自求去。生窘甚。受人縑金。急于脫稿。無可如何。對婦曰。甕頭如許。不肯開壘。仍要與君謀也。故其家雖葉奕書香。閨閣之中。說起做文章三字。輒忌諱不堪。亦異聞也。乾隆辛亥夏。某生過吳。其時總制觀風。有要作鎮心爪七言四十韻。丐生捉刀。生曰。無構思處。求者知其癢。引入青樓。挾妓酣飲。更深。攜手入房。卸衣擁寢。求者隔廂彈琴以待。不一闕而生急起。索筆硯。字字鏗鏘。韻脚如土委地。羣服其異。從來異才異能。其作用原有大異乎人者。某生構思。直是異中之異耳。

趙巽堂曰。馬上沉吟。廁中默想。昔賢構思。本不擇地。若必魚水和諧。山澤通氣而出之。其為文章。自然天造地設。

陳生脫袴

寒族最繁。葭葦自茂。有陳生者。族兄秋岑之甥。我亦甥之。生亦舅我也。生少孤苦。饑

粥不繼。嫡叔祖某公父子顯秩。以官為家。或勸之往。生曰。彼貧於我也。彼不求我足矣。我往何為。人咸重之。邑令某公奇其文。首拔之。并妻以女。生殊不樂也。生豪俠性。成喜賭博。嘗在省城與某公子為葉子戲。終夜獲千金。公子不服。激之曰。君誠絕技。詰朝從事。鯉鼠飲河。非丈夫也。生許之。翌日。公子拉門客數人。皆江湖巨滑。曰。葉子姊妹行中戲。請易呼盧局可乎。生曰。惟命。籌馬陸續。不一飯時。懽金無算。所向莫當。公子情急。乃悉索門客纏腰。併力孤注。曰。劉呂雌雄。全憑此擲。生執瓊爰謂公子曰。淮浪一擲否。公子不可。生大呼一聲曰。起。滾盤良久。隻隻緋紅。遂獲全勝。公子愕然曰。世有陳生敵手乎。我儕不知量也。拂衣去。生以儻來之物。留之不祥。徧給秦淮花粉。三日罄盡。揚帆直下。瞬息抵家。僅存月餅三枚。承歡老母。可謂孝且廉矣。過吳門柳巷。遇故人子告匱。生囊澀無一錢。又迫不及待。無可如何。身衣長襦。潛於無人處。脫袴付之。此雖極策。然可笑而實可敬焉。

夜航主人曰。予贈陳生詩曰。竿瑟目空三百輩。搏蒲手博萬千緡。又曰。人間美滿陳平占。天下文章阿士當。皆實錄也。脫袴一話。似涉詼諧。實有真情。噫。西華不振練裙葛帳。何處無之。世鮮孝標。人皆到海。絕交書可勝廣乎。幸遇陳生。俾持犢鼻。倘或遇

予并袴無之。

郭十三郎

郭姓行十三。鄙人也。父以糞行發家。資雄一邑。橫暴鄉里。性穢惡。強作鮮事。欲附尾文人。又恐輕薄見侮。時存芥蒂。一日持白紙扇。託鄰友轉懇士人書。士人隨手書王漁洋欲寫陳王舊時恨。唾絨兼仿十三行一首應之。郭見詩大怒曰。此人明明嘲我。曰陳王。指我母嫁過陳姓王姓。始來歸我父也。曰唾。豈非臭乎。曰兼仿十三。指我兄為按察訪過。兼要訪我十三也。曰行。指我行中也。我外祖王阿爹。住太湖漁洋。與我父翁壻不睦。王漁洋即王阿爹也。作詩嘲我。又嫁名王阿爹。欺人太過。此讐何日得報。裂扇粉碎。自是說着文人。輒怒目切齒。家益饒足。頗事葺理。挿花於瓶。懸琴於壁。同輩過之曰。若好房屋。無書畫陪襯。豈不可惜。郭心怏怏不樂。逾月有遠來畫工。賣畫度日。價廉而料不甚薄。為人謙恭。善於遷就。客薦之於郭。郭深知此輩不學無術。可以挾持。遂曰。君能畫小照乎。工曰。能。郭遂端坐整容。因顰笑貌。做盡醜態。其描摹工。攜稿去。思此人雖鄙。究係殷實戶。枉尋直尺。諒不至是。乃分外添毫。穢纖得中。布景停勻。冀重酬也。畫畢。親送郭。郭視之。置案頭。情意澹漠。一茶辭去。久不酬謝。

工情急。謀之原薦。原薦推出。無可奈何。再詣郭。郭曰。君畫照無題照乎。工曰。畫自畫。題自題耳。郭曰。如此一舉而兩輸。力薄不能原璧奉趙。工窘極。陪笑曰。我題我題。持畫去。明日又來曰。題矣。請教題曰。相貌堂堂。掛在書房。問是何人。郭十三郎。郭不置。可否。曰。明日回覆。工去。明日候至終日不來。又詣郭曰。不敢屢瀆。稍償顏色可乎。郭曰。頃舍弟不見之曰。兄不像。弟却有三分。予曰。像弟取去。省我潤筆大好。弟曰。題定。十三郎。我何能據為己有。予無辭以對。予思畫不像我。詩偏題我。極我逼我。我何以堪。工曰。猶可為也。乃援筆於四句下各添二字曰。相貌堂堂無比。掛在書房屋裡。問是何人之照。郭十三郎令弟。郭無言。工直言索之曰。至此可以與我哉。郭冷笑而他顧曰。為十三郎令弟畫照。自當與十三郎令弟索酬。於我絮聒。是誠何心哉。工曰。此幅若仍然屬君。可得與我乎。郭曰。兄可變弟。弟不能變兄。工曰。可變。又援筆於四句下各添二字曰。相貌堂堂無比之容。掛在書房屋裡。當中問是何人之照者哉。郭十三郎令弟之兄。郭攢眉曰。占四句贈之曰。畫畫既平常。題詩更累墜。牢牢善索錢。東家之災悔。命出行者挑一擔。莫去隨分作錢幾許。亦不必與計較也。若日遇此輩。纏擾恐不能安坐而食。先人之舊德矣。

姜策駟

鄉裡人姜策駟。性乖巧。喜占便宜。稍有家產。身不肯下田。遇傭人刻薄。略識字。善管間帳。入城鮮衣新履。口舌伶俐。村中之皎皎者。一日從城中歸。歇涼亭小憩。早有二人在彼。見姜畧為接揖。老年。一中年。皂衣緊帶。烟揔尖靴。款式似大家蒼頭。兩人互相款款扼腕。一曰。事急矣。將若何。一曰。顧一面。顧不得兩面。一曰。不知那一人福氣。一曰。祇好得度且度。姜以說話之間。殊有曖昧不明事。因前問曰。客來何暮。貴鄉安在。二人曰。敝廬尚遠。有事訪親。不覺蹙眉。故此稍歇。姜曰。前路蒼茫。且多惡犬。危橋險岬。黑暗難行。不識貴戚。去此尚有多少路。若隔無多。僕應熟悉。願作指南。否則不嫌輜褓。一飯王孫。明日再行如何。中年者曰。萍水相逢。豈好草擾。老者曰。路極無君子。過此圖報未晚。姜曰。何敢。蝸舍咫尺。引導前行。因問適纔光景。兩位得非有心事乎。老者曰。僕視君英年厚道。大可相交。造府細談。并有重託。未幾至家。姜敬如上賓。命家人殺雞烹酒。殷勤款待。酒半。二客曰。主人如此情重。吾二人者。敢不實告。吾儕于某宦管事多載。主人去歲告病旋里。有義女年屆頃筐。言慚中壽。主欲斃之母。不忍。命我儕商確。將謀嫁焉。近邊不雅。越境乃免。故不辭跋涉而來。今得遇君。冰人

有賴。姜曰：敢問若何許嫁？二客曰：急何能擇？姜曰：清白良民可乎？二客曰：君言太有鋒芒。姜曰：非敢唐突，究係千金貴人，二尊光貴如蒙春風照拂，兼葭可得依玉乎？僕實未有家室也。二客大喜相顧曰：神哉測字也。頃以不得售主，向城門口拈一戔字。其人曰：今日即成功。此刻雖夜，時辰尚屬今日，豈不奇驗？我二人始釋重任，遂各浮大白。姜心懷意馬如曠野獲千金，驚喜並至。酒後大言誇張富狀，并美才情。老客曰：大畧已知，事不宜遲。候東方一白，我三人即放舟去。老娘眼已望穿。姜曰：需費用乎？中年者曰：君癡矣。我來尋君，豈需費用？費用今宵之夜膳也。老者曰：且住，此番媒合，保花殘玉碎。原為兩全其美，然在平等人家，得此縉紳嬌女，一顆明珠頃刻致富，是舉也。我約畧算之，除去十年積蓄及衣飾衣串等物件，而持踵涕泣之時，豈無稍與父雖無女，母原有女，千畝奩田現已省去，多不敢許。殿脚之數可以操券，惟諸女伴相幫搬物下舡，宜稍潤色之。君且取番蟻五十枚來，短少與君無干。姜如命。比曉，恰遇南風揚帆直上。客見船上相風戲曰：此所謂五兩御之者也。一路談笑，竟到彼處。日落西山矣。二客曰：舡泊後河，果見一高大門樓，儼然富室宦家，早有婢媼探望曰：來乎？事將奈何？曰有矣。曰望煞。中年者先跳上岸，背指曰：舡中紅帽者即是。遂有羣

婢絡繹來窺。匿笑而去。姜裝出許多嬌容貴相。俄有管家婆到船。老者曰。此項總搞。酌量發與。新貴日後。再行賞給。婆子賞銀睥睨而去。少頃。有嬌婢匆匆來曰。太太叫毛阿爹上去。老者急忙奔去。自此人影全無。姜始悟念殃圈套。悔莫可及。黯然返棹而已。姚暎玉曰。大知若愚。大愚若知。涼亭一聚。覷破機關。繼以清白良民。針鋒相對。田舍奴狡獪哉。乃欲占人便宜。偏為人占便宜。要知番蚨五十。載喪一程。尋常事也。而翠繞珠圍。田間消受。花容月貌。天外飛來。天地間有此便宜事乎。即曰白璧微瑕。青蠅遭玷。而自維身分。恐此頂綠巾。必爭奪而破碎之也。安能到姜策駟戴哉。甚矣利令知昏。類如是焉。

老饕食飽糞

桐鄉宿二先生。飲食之人也。極喜嘗異味。亦無不得飫者。食指刻刻跳動。其所烹煎。講究獨別。雞不用刀割。并不須湯炮去毛。鷄頭溺殺。塗以爛泥。貯之瓦罐。拾園地野柴煨之。候火候到時。脫去皮毛。圓圖潑潑。一團元氣。謂之滑雞。鹽豉隨意蘸之。易牙莫能及也。尤善啖蛇。無論黃鰻赤練。烏梢青梢。用竹刀破之。去其中藏。首尾活火燒化。其鮮無匹。以故蛇見先生遠遠來。即驚竄去。怕其食也。他如胡桃煨狗。膏奪霞天。

芥辣調龜腴過裙襪。嘗以為人不知味。與不聞不見同。著願養一指。食物大概蟬譜訂訛等書。津津有味。井井有條。誠有精於袁隨園食單者。某年正月。碧霞觀道士約與看梅花。并邀其煮河豚。辭家人早出。三更席散到家。酩酊不省人事。忽然面色頓變。大喊曰。難過。家人著急。以為必中河豚毒矣。思惟冀清水能解。時值嚴寒。瓶凍滴水無資。床上伸吟愈甚。迫不及待。遂以純冀灌之。飽餐始定。胡塗睡去。直至紅旭三竿。簷冰滴漑。先生唇舌一擦。覺餘味曲包殊不可耐。家人見其起而有喜色也。以為幸賴流灌之力。告以夜來狀。先生忍氣坐床上曰。冰鮮市上已斷三日。鮪鮪僅存一對。當厨嫌少。並未買歸。昨夜所食。尋常魚肉而已。天寒過飲。量不能支。未免困頓。汝曹遂信為中毒耶。甚矣被虛名而受實累。芬芳齒頰。自取之也。

紫檀煨鰻

予幼多疾病。嗜食。午飯無葷腥。竟不下咽。家母憂之曰。兒若是。將來要煨紫檀耶。煨紫檀者。八尺鎮敗子故事。素封杜某。世代典商。家伙什物。華麗且多。食指浩繁。內外百餘口。又極重食品。人各有所嗜。每買食物。無論粗細。務調和精到。始下口。一物不備。唇弗沾焉。冬月。廣買烏背鰻。養貯花缸。家人婦女環而玩其上下游泳。既而烹

之椒葱姜酒絮屑等物。主人必親自檢點家事一切。置之勿管。坐是中落子某。貪饒更甚。煎熬燼炭之外。別具多端。膏腴千畝。盡喪於羹碗中。性既饒。又極懶。揣其意。當梳篦箸。猶以為勞。直少代之者耳。家產蕩然。無擔石儲。烹熟糲飯。仍不輟也。有擔鰻鱧來歇其廳事。問君要鰻否。杜涎其肥活。眈眈目之。曰。無錢奈何。賣者曰。無錢物件亦可。蓋近村一帶。悉知其貪。故販賣者爭寵絡之。明知其無錢。冀出物換利。不又加三倍乎。鰻正所以餌杜也。奈杜室如懸磬。一無所有。偶見房內交椅兩座。堆積敗絮焉。杜棄絮於地。撥一椅出。曰。要否。賣者故作難色。曰。廊落恐不中用。看君情面。捉四條巨粗去。肩椅而出。椅乃紫檀木。人欲購之。嫌其無偶。曰。覓對來。好成交易。賣者曰。我其圖之。明日再擔去見杜。曰。昨日鰻好乎。曰。好。賣者曰。今日更好。杜曰。今日更無錢賣者。曰。今日更以椅換。杜索然曰。家無常物。僅存兩椅。一椅當錢換鰻。一椅當柴煨鰻。今日祇好立而看鰻。賣者氣昏曰。如此懶饒。吾見亦罕。夜航主人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膏腴千畝。供奉父母遺體。孝莫大焉。守錢虜口。不如輩踏破菜園子而死。祇好博他人大喚。視杜某之所為。直有知愚賢不肖之別。但必如宿二先生。咬蛇咬龜。至於無所不咬者。則飲食之人。人又賤之。

澄江生

澄江某生善啖。能兼數人食。一日往鄉田看稻。歸附舟入城。舟冀舟也。往則猶虛。生坐艙中。既而天雨無蔽。乃卷曲於平板下。鄉隔城數十里。雨點滴不止。處其中者半日。鄉人備三人歸途晚餐。煮飯四升。及鹽豆升餘。置其下。生撮而啖之盡。船泊竟去。比鄉人欲食。探之則無有矣。意人必不能。今年因稻禾不好。蘭盆未興。鄧都諸餓鬼延頸已久。淒風慘雨。因之作祟。中心疑懼。抵家大病。卜之。則曰遊魂纏擾。日日巫覡宰雞燒紙。病終不痊。比月餘。生復至其處。聞人言藉藉曰。某於幾月日。舡中遇鬼。攝其所食。偏禱不效。今且盛為牲醴。將往城隍司禱告。家且不給矣。生疑曰。得毋我耶。試往尋之。見有事神者。其子在焉。曰。是矣。乃直前曰。向所攝食者我也。奈何疑鬼耶。子往報其父。父曰。鬼也。生造其床下。憂畏轉劇。終疑前者之所食。必非人所能為。堅不可解。生適悉取禱祀所陳牲牢果食數斗。盡納之腸胃。病者曰。若此大量。可以退鬼。遂泖然汗出。霍然病已。昔人杯蛇弓影。必釋其疑。以無恐者。良有以也。

綠頭放火

武昌城內有勾亭書院。予叔松間先生掌教其間。某生年甫成童。英才卓犖。洋洋灑灑。

灑頃刻千言。不落凡相。先生最器重之。性跳盪。善弄巧取樂。猶有童心也。暑月課期。諸生揮汗如雨。各清談搖蕩。無心為文。未幾黑雲涌起。傾盆一陣。涼颼徐來。夕陽掛樹。諸生先後交藝。各散去。惟跳盪生一人在。生以眾人皆去。無與聚談。獨臥藤床。遽一枕。漏三下矣。遂草草塞責。付與司閤。將歸家焉。月黑地滑。不便行走。生妙想奇關。將所喫空西瓜半圓。宛如秋帽。戴頭上。以蠟燭火竿在當頂。既省手力。又叨亮光。遂挾衫履。赤脚直奔。月臺上。納涼女子。望見大叫曰。來看怪。羣上臺爭望。果見一赤脚小鬼。綠頭上放紅光。一慧談談。往西北方去。女父乃宿儒。聞聲曰。勿驚怪。此火妖也。一名鬱攸。遇必有災。眾曰。為之奈何。宿儒曰。無他法。具疏虔禱。輸金穰醮。則猶可及止也。閱日。生過西北一帶。香案家家。道場處處。生暗笑之。始終不敢明其事。後其家人白山長聽。故知之。此與澄江生事異。而情同也。吳楚尚鬼信然。

史松濤曰。樓飯舟中。放火街上。綠頭押客乎。伸手將軍乎。酸丁變相。淋漓盡致。笑林廣記無此異聞。

五聖邪正辨

當湖盧生甫云。五聖根柢。助于災來。有蜘蛛五色。配以五行之精。既死。其精不散。託

生西冷民家。同胞五子。俱橫暴不軌。人破其害。仁和令悉杖斃之。化為厲鬼。地方不靖。久之。郡守請於朝。受封典。立廟於杭。始寧。延及吳郡。亦立祠宇於上方山。范文正公未第時。讀書靈巖寺。有老人來見。貌頗修整。公曰。君儀有異。胡為來哉。曰。予上方神之父也。血食於茲。運數幾何。公必知之。公曰。貞元一會。大約五百年。能修德則未可量。然蘇郡繁華。恐人淫。神亦從而淫之。如之何。神遂不見。湯潛菴撫吳時。神奪士人婦。媚神者相與嫁娶。如婚姻禮。舉國狂惑。又有馬公者。為神所寵任。祭神者必先禱馬。人心傾向。如有形聲。士人不服。訴於湯公。公震怒。上疏聞奏。毀祠焚像。其神遂滅。捕官漢陽朱英言。燒像時。腥穢不堪聞。蓋塑像者。以毒蟒置其中。謂有此則其神靈。以是推之。蜘蛛之說。似不為妄。物蓋從其類也。自文正到潛菴。正合五百年之數。生甫之說如是。予以貞元一會。文正舉大概言之。若神隨俗淫。欲其修德。故危言聳惕之。夫聰明正直之謂神。精氣為物。游魂為變。奉天時行。豈敢回通。即曰。石言鳥譖。神亦憑以警人。安有所謂淫昏之事乎。人神物魅。蜘蛛之說。物魅非人神也。但五方各有正位。積久生懈。勢所必然。不力為釐剔之。區別之。令其日長。炎火鼠憑。社責狐假。虎威姑息。養奸亦有應得之誅。世俗不察。遂以五通五瘟混而同之。誣五聖為淫。

邪之神。慣奪民婦。黑白不分。慢神極矣。不可以不辨。

陳姑娘

吳山之麓。太湖之濱。有童謠云。上方倒。姑娘好。自湯潛菴除五聖後。踵其為祟者。則有陳姑娘。姑姓陳。吳江盧墟人家女子。居處三白蕩邊。有桑中行。為父所覺。溺女于蕩。一靈不散。作祟無窮。五方惑女。姑娘惑男。少年男子。稍有可觀者。過三白蕩。無不覆舟。勾其魂魄。與諧合焉。盛澤現婦許。又瓊者。滑稽婦人也。能闢魂致魄。自言陳姑娘其所熟識。肌理細膩。骨月停勻。明眸善睐。神情若秋水。嫵媚中尤物也。時有潘生。韶年豁達。類琅邪王伯輿之為人。聞瓊言。渴欲一見姑娘。瓊曰。見不得生。生曰。為美人死。亦復何憾。瓊曰。是極易耳。即君容貌。彼早晚定來求見。而況乎其自獻也。生喜。一棹竟往三白蕩。瓊以生言。謔浪。不料其毅然長往也。買小舟追之。抵蕩口。見生俯視蒼茫。扣舷宛轉。瓊曰。君其信以為真耶。生曰。卿何誑我之甚。瓊急忙過舟耳語曰。此鄉不可以久留。強之返棹歸。他日知其事者。大奇曰。豈有陳姑不見潘郎。意即君必大貴人也。瓊亦疑之。後瓊闖魂江上。見陳姑娘。徐問及曰。潘郎清潤。玉不如也。姑何不納。姑曰。此生薄福。薄福者薄倖。有初鮮終。皆此一流人為之。儂不為其所賣。故

虛邀焉。生至今廣文一席而已。河陽髻老。何處栽花。洵乎越頭吳尾。人皆薄福。其稍厚者。早被姑娘納盡。予嘗有過三白蕩詩云。秋水蕙葭一棹輕。浪花無恙渺傾城。自憐不帶今塵福。雨雨風風弗大驚。弗大驚三字。蘆墟人聲口。詩指潘生。大抵姑娘所目成者。大則狀元宰相。小亦不失城南韋杜諸郎君。若論我輩。見且猶不可得。況得而壻之乎。甚矣前身定是浪子。幾時修到姑夫。

總管續娶

汴城總管司神靈顯赫。香烟繚繞。祈籤問筮者踵相接。肩相摩。也有開欄子店老夫婦二人。率女入廟燒香。歸家。女忽大病。其家不信醫而信卜。翁忙奔入廟。廟祝向翁曰。恭喜。翁以先妄之疾。勿藥有喜。祝有先見之明。遂曰。小女無傷耶。祝曰。此喜非病愈之喜。病愈又安得喜。君且不用跪。拆倒丈人峯矣。翁請直言。祝曰。神久仰德門。求君淑女。用續鸞膠。吉蠲某日。奉團書到府。并傳已故媒婆謝娘。居中說合。君處陽間亦不可少一媒人。以便禮數。翁還見女在床上作謝娘娘語曰。爹恭喜。翁曰。何喜。女曰。女為命婦。爹亦封翁。云不何喜。神命老娘來通報。明日纏紅。某日發轍。彼處素知爹極喜省儉。不必多辦嫁裝。且前氏夫人奩具豐腴。一切粗細器具。元端未動。無益

之費。彼此不必。唯是我為陰間男家媒。汝在陽間。必尋一女家媒。陰陽一體。媒幻成雙。勿嫌老娘說話。婆子氣。女父母曰。謝娘娘極是。適有老貢生過女家。翁素識之。以其為人誠實不欺。遂請吃素糰子四箇。共作冰人。并令書允帖曰。治泰眷某郡某姓名端肅頓首拜。焚之寶鼎。屆期女家完修。到時刻。但覺靈風一陣。異香滿室。女含笑而逝。三朝神自到店。彌月翁自詣廟。禮數與陽間無二。較省淨耳。神極愛親。內家葭莩。更分外殷勤。終歲結帳。倘有恃強硬賒。拖欠糰子錢不還者。赴廟通訴。欠者即頭痛身熱。清結始愈。故人不取侮。懼有東床神力耳。歲晚無事。神封篆。翁造廟。廟祝請書房坐。少頃靴聲索索。環韻珊珊。約畧可聽。玉潤冰清。過於外黃布代遠矣。若敬弟曰。半子空言。女生向外。佳客乘龍乎。不過為賠錢貨。虛張聲勢而已。於老人無益也。王貽上螺螄靈澤夫人祠云。都將家國無窮恨。分付潯陽上下潮。端的有情之論也。神道設教。首重倫常。王之爪牙。必不搥婦翁身上。

滑弟弟

船場巷殷三官父母俱故。游手好閒。家雖小康。年少不知稼穡艱難。花費數年。僅存赤身。遂為洋貨店幫夥。夜宿樓上。聽壁厨內花瓶背後。琤琤有聲。疑為鼠連叱之。其

聲不改。遂起燭之。見一滑煖包。如針工之彈線袋狀。長四五寸。着手趯趯然。搗之愈緊。動之愈勁。殷異之。明日出以示人。多不識。殷固好事者。袖之到擘絮樓。尋才子問之時。才子無一在樓。溫香問何事。殷曰。適得一物。欽其寶。莫能名其器。敢質諸博物君子。溫香顧而輒然曰。此名滑弟弟。出雲南緬甸國。黃花城南去三千里。萬山中。鳥精也。其鳥最淫。終年交合不歇。流精無度。耗竭而死。精膠粘樹木上。絕類螳螂子。一并取以為末。遇人有風疾及麻木不仁等症。破肌滲入。竈徧周身全愈。此物着肉。便翕翕然動不止。然得之樹皮。猶其次也。最上者。土人捉得雄鳥。徧室置鏡。鳥顧影以為偶也。汨汨滴精。以金葉盛之。炷作鈴式。藏於偽形中。遇竅直鑽深入。顯出其樂有難言者。此閨闥秘器。不識君於何處得來。殷實告之。溫香曰。魚元機詩云。易求無價樹。難得有情郎。無價樹。即此物也。君其珍藏之。殷諾而出。後為一媒婆以九十換兒去。

黃順堂曰。此即世所傳緬陽鈴也。人家奩贈中。有備之。以為不時之需。說鈴中亦有是說。謂之鵲不停。

嗜酒不近婦人

人稟陽氣重者喜飲。稟陰氣重者耽色。終日昏昏。鼾騰睡去。不知臥榻之旁。有人無人。也。淫新之說。皮毛之論耳。究之天地絪縕之真氣。非胡醜能為辨者。世俗不察。竟以腐腸狂藥。與伐性斧斤。若華萼相附。然何未思之深哉。試看百草中。圻始生。若錐者。皆能釀酒。若了者。不能釀酒。皆少吳氏不才子曰伯北。性嗜酒。死化為蜚神。若錐者。皆食了者。不食嗜酒。不近婦人之的驗也。至於婦人嗜酒。必兼喜食若錐者。

婦鉤賊褲

江城外南斗邨。施翁夫婦。膝下缺如。而相對怡然。時花釣水。晚景自娛。一夕月白風清。兩人持螯對菊。歡飲良久。漏三下始寢。梁上君子。候已心煩。翁知之。故意謂婦曰。我家無長物。床下簀內。惟白米二斗。設有偷兒至。赤手空空。將作陶家運甕負之而趨乎。抑歸家請布代來乎。抑空過乎。婦笑曰。老奴知短。惡能作賊。脫其下衣。縮其兩管。貯米襠中。豈不便捷。賊聞此計。良得項之。聞帳中互作呼吸聲。挨身直詣床下。脫却布袴。蛇行床底。老夫婦實未成睡。婦輕以蓮尖鉤袴而上。偷兒持簀出。摸索失袴。大喊捉賊。竟忘乎己之為賊也者。迨床上狂笑。始竄去。葉梅嶺曰。賊乖。翁夫婦更乖。然取米是偷。鉤袴是攘。循名則不得。恕賊核實。愈不得。恕翁夫婦也。我聞巧之所在。

即師之所在。無論男女貴賤也。王羲之嘗師事衛夫人矣。賊果有心。何不即以布褲為贄。北面再拜床下。雖白鳥鶴鶴。豈不堂堂乎。從門牆中出來哉。

西洋標簪

西洋葱嶺一帶。風俗淫蕩。女間甚夥。婦女炫鬻。皆有插戴記色。有曰益丈。親言於丈夫之外。欲有所益而親之也。又有釵不滿三寸。拳曲髻旁。曰肯簪。亦點頭許肯意也。比年來。洋女廉恥益喪。竟造所謂平量尺者。度諸內而出諸外。如北路上豪爽飲酒。競用酒籌。容一斤量。取一斤籌。容十斤量。取十斤籌。底裏淺深。和盤托出。無低昂上下欺弊。倘同伴者戲之。潛易其尺。比交易時。參差不符。謂之虛頭。言頭上不實也。門前鞍馬。漸漸冷落矣。故平量尺在娘行中。刻刻心頭。恐有貽誤。不成交易。洋客某素黠。袖之歸。廣贈都知錄事。曰。是為標簪。揷之令人標致。由是婦女之欲標致者。無不揷標簪矣。

郁瓢人曰。欺人哉。洋俗之造端也。天下豈有平量之交易哉。長不能截。指通履短不能伸。頭湊帽。卒不聞有免冠徒跣。作庶人之怒者。讀張介賓宜麟策十二條。知交易之難。即平量之難也。若必平量而成交。易。君子謂之不成。人。

夜航船卷七終

夜航船卷八

清 破額山人新編

無無生

閩省名宿姓全名白。上下千古一舉而空之。曰犬羊虎豹以文章別之耳。自我思之。不如一鄴為藏拙。故平生目他人文無一字而已。亦不肯留一字於人。人號之曰無無生。甫出母胎。即識一無字。比白居易祇少一之字。故自號半香山人。自幼讀書。一目十行。四書五經外。塾師授以莊騷史漢。及韓柳歐蘇文。生不樂誦。以為紙上陳言。味同嚼蠟。不如不讀為高。比握管為文。眼高手疎。窘於邊幅。偶然脫稿。便欲懸國門。未幾得科第。文思愈嶢。文名愈諱。而文品愈貴。始一藝猶有三四百字。繼僅二三百。最後竟不見一字。其議論曰。天貴無。地貴無。日月貴無。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學者所造。亦求乎其至耳。至必歸到無無。非空門之無也。我所謂無者。原以極不無而造到極無一境。若空空曰無。非真無也。然空空之不真無。猶勝於庸庸不真有也。於是游其門者。悉以全白真無之一法。奉為天龍一指。生家堂室對聯軸掛。純以白紙裱作空歎段。不着半點筆墨。問其故。曰。天地間皆有好處可尋。獨筆墨一門。尋不出。

好處無好處而在眼前者。謂之贅瘤。塗雅畫狗。何所取諸。大僚慕其名。招之試以帖括。自辰牌至漏盡。卒無一字。曳白呈上。大僚歎絕曰。不着一字。盡得風流。名下其有虛士耶。留以課其子。閱日。師他出。主人到塾。見案頭無筆墨。問其子曰。兒作文乎。曰。作文。曰。作文何無文具。其子曰。先生教兒不用。日有所得。可於空中做手勢書。爲當初殷浩如是。問何以不用筆墨書。其子曰。著色相便難堪。其父曰。然則有腹稿乎。其子曰。腹可以稿。筆亦可以稿。沌沌泅泅。自與天地同流。父大喜曰。聽兒談論。真名師。全白的派也。既而鄉會兩捷。皆用李龍眠白描。歐陽永叔白戰法得之。全白之教。神通廣大矣。全白之子某。獨違父訓。頗不藏拙。雖當事者以父有文名。欲格外照之。無如其不可以訓也。卒隨諸生潦倒以終。

夜航主人曰。盜來之名。盜來之利。一也。自我盜之。自我享之。再欲傳之子孫。恐天不容以久偽。

土地反目

陰司考察。不拘年例。隨時升降。某土地素清純。不合都城隍。罰誤罷仕。家居賦閒。寥寥寡聞。歲將除夕。鄰鬼多依邪神爲祟。牲牢財帛。虛往實歸。合家歡笑。熱鬧之極。壞

土地卒歲無資。腐餐莫給。相形之下。有難為情者。神婦作詩諷之曰。北陸春回歲又殘。繭袍補絮未驅寒。鈴山冰雪長如此。何日青詞再起官。神見詩大怒曰。婦人事夫。不過望夫為忠臣孝子。目前窮達。何屑介懷。奈何君不自好。欲我為嚴嵩耶。我不能青詞獻媚。累君永無出頭日子。請從此逝。婦含淚歸母家。後冥府政清。鄧都司巡關中。蝕賑米三萬。北郭總理瘴惡司。誤入不察。奈何橋頭圯。支庫不修。神怒髮衝冠。抗疏直陳。極言時務貴用人。用人貴釐剔。不揣冒犯。痛指利弊。王以該廢員語有經濟。着即以原官用。半年陞調都城山川壇土地。旋署某縣城隍。明年陞授巡河司正主簿。是年值張桓侯巡科場事。凡有科目者。例考協辦。神與焉。積弊肅清。神力居多。桓侯大喜。稱為心地光明。宵小歛迹。引見三清殿。改修文郎檢校司。未幾放都城隍。即當日為所罣誤之缺也。有俸錢三萬。悉以給鄉鄰之窮餓者。既思十載糟糠。一詩芥蒂。遂致脫輿反目。團扇悲秋。終非情理。即命魚軒往東岳山門。迎夫人至署。先令謝復官誥。然後相見。神曰。烏紗白髮。短不勝簪。雖三章諫草。事殊一道。青詞而案牘勞形。再欲如何。日之冰雪鈴山。而不可得。婦曰。雷霆雨露。均荷穹蒼。但分宜醜態。已屆桑榆。青詞弄筆。儒臣常技。豈爾時逆知後日事耶。不然。歐陽亦有心人也。夫不為忠

臣妾甘為棄婦。胡不於是時求去耶。君殆不思之甚也。終風且暴。願我之期。竊所未料。神長揖謝過。遂為伉儷如初。

夜航主人曰。天寒日暮。卒歲無衣。貧賤夫婦。於此有難為懷者。乃閨中婉諷。逢彼之怒。一點丹心。豈同兒戲乎。夫為鐵漢。婦亦解人。倫常無憾。風雅何慙。

汪生入天台

越溪汪生。性流逸。每遇春光。馳蕩時。不肯住屋。尋花問柳。日日閒行。頗涉遐想。年二十。尚未合婚。嘗自言曰。劉阮天台。事非誑誕。仙家自在人間。凡骨尋不到耳。天下豈有神仙。可以欺腐儒。不可欺我輩。以故九十日之內。家人上下。無不防之。以為郎君。菜花癡將發作焉。一日。掃墓畢。生囑家人先返。已閒步邨落。桃花臨水。徇畧橫斜。樂而忘返。溪行六七里。見綠籬數折。白板雙扉。中有女郎。雲霧為裳。神情若水。手執碧桃花。向生屢盼。若有目成之意。生直前之。女屏扉入。隨有獼兒。茸茸而來。爪其扉。女內作嬌詈曰。風大舍竇勿由。乃公然剥啄耶。生曰。桃源仙犬。何福修來。夜深小影。勿勞尊口。生於是神思如逸。挨磨半晌。夕陽在山。乃於邨之前後。徜徉延佇。覺水暗花明。蒼茫鄉墅。爨煙徐起。漁火微流。久之。玉兔東昇。人聲漸息。生始優游到籬落邊。金

魚雙闔。瑤草一階。但聞花香。醪醑。水流濺濺而已。遂繞籬行去。藤刺勾衣。樹根礙足。跋涉之苦。不敢辭憚。粉牆靠後。果有竇焉。生視竇如獲至寶。幸身材瘦小。飲弓鑽入。恰能度過。舉頭乃一園地。遙望叢叢。燈前。熒熒。燈火。知人家住室。不識女郎去此。尚隔幾許。生不管疑忌。亂搖紫荊花樹。冰鈴擊響。一片丁東。有珊珊而來者。即弄花女郎也。曰。尾生來乎。何晏也。生喜不自勝。曰。卿家情竇。門戶幽深。兼之花暗迷人。茫無尋處。女攜生手曰。天台尚在前路。妾導君去。生覺滿目迷離。置身瀕洞。所經樓臺廊閣。無非水氣空濛。暗想春來。偏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處尋。摩詰清吟。於此益信。既而踐闥。天井兩旁。碧草可愛。生問是何花卉。女曰。青精也。餐飯即胡麻。生乃恍然悟。仙境已到。女曰。草草留郎。紅塵已墮。萬望守口如瓶。否則自薦之恥。人其謂我何。生感之。見水晶簾。鵲雲母屏。深恍惚。荇藻繽紛。魚龍出沒。驟聞羶氣。沁人心窩。生曰。是何香氣。女曰。青麟髓也。臭之令人脫凡。生興益狂。情不自禁。樓女曰。春宵苦短。奈何。女畧拒之曰。狂郎少安。毋使危也。吠。於是含笑解襦。卸下湘裙。輕兜蓮瓣。金鈎一響。紅幙雙垂。生騰身直上。曰。原有到天台日乎。語未畢。眾大呼曰。救救。生曰。好好。眾曰。爾何人。尋此短見。生曰。卿快來。成此好事。眾知其遇魅。爭唾之。挈其登船。時已深更。

生昏迷不醒。眾俟其稍甦。詰之。始知小遊仙而誤入桃源者也。乃送之歸。其家厚贈客船。局生不許再出遊焉。

夜航主人曰。着魔者魔即來。至誠感神之意也。眼前香飯。鼻觀青麟。現成領畧矣。天下還不有神仙哉。假令野渡無人。得諧魚水。將桃花潭口。千尺深情。汪倫美好。寧止春風一度耶。惜乎其來尚早也。

蕩因緣

句容小剝頭周星官之父某。中年喪妻。頗欲求偶。晚過盤門外曠野。內逼如廁。路過穿素婦人。稍帶姿致。周故暴露其具。婦秋波注射。周佯為不睬。婦過而復回。覆視其器。器愈驕悍。如是者三。周曳帶徐起。心想婦必文君新寡。故饒涎而三咽我也。以彼涸鮒配我窮鯁。豈不湊巧。徑前踪跡之。婦去不多路。緩步尾之。玩其後態。天已薄暮。行至一村。絕流斷岸。人影全無。婦嬌步如故。香頸不回。周超前作一交臂曰。我喪妻卿喪夫。適蒙三顧。敢以承乏。斷不辱命。婦微笑曰。君知我喪夫乎。天下服制。非專服夫主一人。何師心自用。迺爾。周本麤獷。作涎臉相對曰。我不知爾夫之喪與不喪。但看貨即是要貨。遽擁抱之。婦曰。野合禽獸行也。若有言說。敝廬轉角。即是。周欣然從。

之至則古屋三楹。器皿畧備。婦曰。暮夜無知。適來嘉客。邂逅相遇。天假之緣。但不識君之鼓盆。真乎未也。周指天誓曰。有不實者。如是柱。婦大喜。周情談如焚。擁之上炕。婦下衣久已鬆結。趁勢一卸。駕輕就熟。婦贊之曰。昂藏大器。并善安排。可稱有用材。雖然。本領固佳。作法太舊。妾居常行事。敢喜翻新。可與君一試乎。周曰。憑君花樣。能者不難。婦於箱內出繩索。懸周梁上。若蕩鞦韆狀。又反拴其手足。周曰。此何為者。婦曰。此為蕩因緣。勢甚猛銳。懸蕩中間。如梭一擲。魂飛天際矣。秘戲場中。第一痛快之局。周曰。如此極好。婦曰。我誠顛倒善忘。此局非三人不能辦。蓋我蕩君。君安能再蕩我。我去喚紅姨來。紅姨我心腹。與妾同入局中。君餘勇可賈。畧潤澤之。定覺塵尾。不比妾之滄海難為也。局周而出。周蕩良久。不見婦來。形體憊賴。又不能自解。情急籲救。四無人聲。五更天曉。性命危險。喉嚨啞。拚命再喊。始遠遠有人過橋。聽有聲從寄棺屋中出者。異之。推門見梁上蕩一赤身漢。奄奄垂斃。忙解下。幸未絕命。因謂周曰。君必中鬼套矣。此地有蕩鬼惑人。衣服隨時改換。遇有孤男可啖。勾至一室。盡情侮弄。甚至有喪軀無著者。君許大年。紀想必有不老成處。致命懸於呼吸。危乎殆哉。周謝其人。懊惱穿褲而去。

鄒嶧山曰。野田草露。苟且成事。禽獸所為也。人情多樂聽之。則亦未必不樂試之。但圍邊窺器。觀火留權。又桑濮中之最下流者。無論人謀鬼謀。其所侮弄。皆其所自取。玩蕩因緣三字。鬼其現身說法。為蕩子戒哉。

海參笑話

去年六月。平陽金玉符楊荔香及隴西昆季并予五人。觀荷小飲於衡山別業之四宜軒。第一品芥辣伴海參。荔香獨不食。眾問非齋非忌。何故不食。楊曰。說要笑。諸君放箸後說未遲。眾忙啖之。且盡。請說笑話。楊曰。昔予宰南海時。富翁某將治具晏客。有馬二者。性極狡猾。而貧鄙能烹飪。有薦之翁家。今其佐庖。粵俗舊例。筵席將終。庖人出叩主人。謂之告徹。馬將叩翁。翁扶之。誤落其帽。見頭上兜花猪肉一片。主人叱之。馬再叩。腦背後蟲出甘蔗一握。僕眾啖之。主曰。此偷兒也。宜懲之以警後來。爭詰罵之。馬老羞變怒曰。我儕堂堂膳夫。不過刀匕是供。並非為人廝養。若靠爾家主勢要壓陷平民耶。而家主較我不過多有幾貫臭蚨。究不便把持我。而謂我畏爾等蘿蔔乎。眾以牽連家主。狐假虎威。揮拳亂毆。狼藉滿地。魚肉蔬果。皆馬袖中胸中所遺落。馬撒潑叫喊。藉此要詐主人翁。翁聽其去。馬徑赴縣堂來課。予恰坐堂。馬匍匐膝行。

前跣作膚受之愬曰某恃富欺貧縱僕親法小人司厨非其養僕乃以燒菜不佳叱眾攢毆土豪不軌法紀有干望爺驗傷提究予曰據爾說燒菜不佳何至叱眾攢毆明係圖詐喝杖二十隸撤下衽下衣露出雪白臀月且豐厚有餘予心竊怪之一杖甫下聲甚厲隸曰稟爺督署假予走下驗之見臀上包滿蒸餅皮子予始知竊物敗露反來叫喊如此奸刁且褻瀆五穀命揭淨重責兩隸如剝蕉抽繭搗去無數重羅細麵真臀纔出隸亦恨其狡猾遂以大毛板狠力一擊忽一陣異臭臀中迸出幾許小黑條直濺案上視之皆密刺海參也滿堂掩笑且掩鼻滿杖放去予自是醫家眷等都不吃此物恐來路未必香麗也

薛蘋洲曰佐饗者嘗佐閱者傷有傷有嘗可以杜直得過矣務必以白粳蒸豚至獻官長卒之海物錯出道具滿堂小人不知屬饗故耳

採菱得婿

南蕩多種菱秋七八月人競採之婦女居多採之之法泊小船於蕩口用一小缸婦女箕踞其上擎轉菱索纖手亂摘擁滿腰胯下卸菱於舫再以空缸去採女伴相逢歌聲嫋嫋響遏湖雲誠水鄉之清趣吳越之樂事也有邨女子年已及笄聰慧有德

母早歿。父訓蒙於家。命女採菱蕩口。女為菱角傷其下體。腫痛不堪。懼羞忍耐。漸至劇重。延女醫治之罔效。父甚憂之。商之名醫云。要畧見一斑。纔好下藥。女知之。告父曰。壽夭天數。出醜就醫。死不為父。惟惆悵而已。里中有葛生。談言微中。東方淳于之流。聞知其事。造翁曰。僕有妙方。特來奉贈。小甥陳生。年少能文。兼通內外醫理。少失怙恃。尚未聘室。僕為翁計。莫若先贅生於室。然後調理。豈不因一痛而得快婿乎。翁允之。三日成禮而痛定矣。同人為賦催妝詩曰。一曲清腔柳浪隈。溫家不用玉為臺。而今菱角休嫌刺。巧度鴛鴦引線來。菱塘南去水雲迷。鸚鵡鸛鷀翼並齊。龜勉同心無下體。箇儂家住采菱溪。河鼓沉沉漏點頻。菱花含笑詎含顰。乘龍嬌客顏如玉。不用靈丹也活人。詩甚多。不暇悉錄。其事實令人解頤。

夜航主人曰。小姑居處。渾似青溪。菱角生來。竟同紅葉。從來燕侶鶯儂。定是神針佛灸。易曰。損其疾。道有喜。又曰。匪寇婚媾。採菱女之占歟。

龜咬中狀元

淮東林八山。豪爽無比。戊午江南省試。與其門客詹某。寓淮清橋畔。林夜夢與詹在後湖間玩。忽有綠毛巨龜。蹣跚而來。林將捉之。龜張口咬林手指。幾斷。負痛而醒。林

述主人聽不識主何休咎。主曰：是不用占。來科大魁天下而已。吳俗有龜咬中狀元之說。林亦洋洋得意。今而後不作第二人想。傍晚自某衙署歸。喚清音侑觴。簾旁坐按板。酒數巡。林覺面酣耳熱。遂起曰：按節清歌。不出頭巾生活。蔗竿現在。敢不與君等畧交手臂耶。持棗木棍狂舞。千夫長郭某。破三中其臂。林乃砉然大笑曰：將軍下馬矣。時譙樓二鼓。林趁興與詹赴妓樓。幫閒者恐醉漢煞風景。先後避去。林厲聲曰：蘆棚土坑中。尚有二三苦瓜應酬。若大河房。鬼影都無。還叫門戶耶。遂碎玻璃燈數盞。孔雀屏一座。嘔唾狼藉。污壞洋毯錦褥無數。搗兒大窘。忙磕求息怒。林不聽。曰：必以小賢陪飲。饒汝不然。定要打箇落花流水。搗兒連諾。即喚肩輿去。頃刻小賢至。鬚髮明眸。飲社叩首。林扶起大喜。添酒回燈。命唱陽關三疊。天風飄忽。音繞畫梁。晨鷄三唱矣。纏頭十倍。氣馭勝人。當時蕭胃不是過焉。歸寓謂主人曰：夢驗矣。擇日遊街可乎。小賢在曲中有狀元之號。林得中之。不先有夢兆乎。平康聲價。貴重如此。夜航主人曰：小賢之姑。為謝澹雲。風姿綽約。媚於語言。己亥秋。予曾識之於陳留別墅。同人拈闌陪席。澹雲獲第一。厭厭夜飲。稱樂事焉。戊午遇之年已老矣。今昔感懷。風流雲散。得絕句云：紅袖藏來第一闌。謝娘高閣月當頭。桂花香繞陳留榻。觸撥閒

情十九秋。澹雲見詩曰。妾是澹雲。君前生畢竟是澹心。今夕之遇。可謂澹澹相交矣。其語可思。

紅豆詞

三韓貢生某。少時頭角嶄然。文不加點。人爭欲妻之。比年十八。娶婦端好。奩贈豐腆。婦性駁劣。伉儷之間。一語不合。輒喧鬧無已。以故脫輻之占。其家常事。婦有婢名紅豆。容亦楚楚。而性格溫存。生絕憐愛之。屢屢挑動。婢心如堅石。婦於婢。刻不離旁。恐有所染。婦蓋悍且妬者。一日。婦歸母家。其妹稱贊。婢烟簫式樣。苗條可愛。婦曰。妹若見愛。姊家中還有一枝。較此益好。少頃。喚紅豆歸家。去取烟簫。并抹簷蔔花來。揀戴。遲延則夏楚不宥。紅豆匆匆向房內取烟簫。回身到書房折花。生以朶雲隨手。將欲染之。紅窘極。生曰。目前無拘管也。請草草從事。強拉之。紅侃侃而談曰。婢妾尋常事耳。但乾剛必坤順方好。倘威逼於一時。摧殘於後日。開其禍端者。明神鑒之。生指天誓曰。甘言再三。紅豆度不能掙脫。強從之。自此乘間修好。瑞雨尤雲。漸為婦所覺。婢羞惶無地。凌虐不堪。竟死於非命。生形神惘惘。惟有暗中灑淚而已。嗣後入閨。輒病。恍惚有所見。中年志氣灰頽。了無生色。未幾。族貢家業大落。欲為人師。冀得修脯。自

惟文思艱澀。恐不勝任。不敢抗顏。坐此益困。遲之又久。得選某縣訓導。已覺老境不堪。幸末路生涯。可得餬口。遂詣上臺。例先考藝。後給憑。生甫接卷。忽心煩意亂。俄而陰風一陣。文思驟通。即信筆直書如夢令一闕云。八字眉兒微皺。心字香兒參透。應外月空明。那有人兒咳嗽。紅豆紅豆。不信守宮依舊。上臺見卷。慨然曰。異哉。神明可畏。少年傷陰。臨老大始昭彰。請回府。閉門思過。秉鐸之任。委員代庖。生歸家未久。悵悵窮餓而死。

朱舟菴曰。長柄短續。晉人清話耳。究之性命不可兒戲也。天下少年能文。老年窮餓者。吾知其胸中鈔得出一集如夢令。

脫換司

輪回之說。自古有之。畜生歷幾劫。可轉到人身。人身歷幾劫。竟墮入畜生。岳廟汪法師善言冥中事。渠言人生亦大難事。如果真修。一直到彼岸。往淨土。然此絕無僅有。若為神靈享血食。則有之。以言泛泛孤魂。飄渺無着。浮沉於受生司。候投胎者。如恒河沙數。三年無過。不作邪作祟。方准投人身。又需往脫換司打轉。脫換司者。主管一切脫胎換骨事。人生靈蠢妍媸。及善惡邪正等類。皆係投胎時所擇辦者。其中所售。

最貴心腸。一副真人心腸。買者先要根氣。然後論價。無根氣。不准買。若真假參半者。價已不廉。然要買到此貨者。非迂濶之鬼。即富而好禮之鬼。蓋奉命投人身。例有一副統套人身。給予於本鬼。毫無需索。若要精益求精。自備器具。亦聽憑之。然外貨易銷。內貨難賣。一則價廉值得。一則價貴不值得也。夫面目在外。人皆見。心腸在內。人不見。面目不好。人皆厭。心腸不好。不惟人不厭。而且阿其好者。不知其不好也。有人之面目。何妨狼狗。其心腸哉。司前物件掛滿。絕類陽間生肉店。獅子鼻。河豚口。鳳凰眼。龍腰虎背。燕領鶴頸。憑人擇取。常有贗充真。臨時掣換等弊。故買亦甚難。惟本來面目。則不用另買。隨人心腸。倘成交一副真人心腸。自安放一具本來面目。著為令典。千古不易。至於驢馬具。最貴。脫換司不藏此貨。要於十王殿後暖昧衙中。去買。其價雖不及真人心腸。亦不在真假參半下。縱有殷實鬼。買其一。恐不能買其二。故有人心腸者。必不得驢馬具。得驢馬具者。必無有人心腸也。陰府艱難。投胎拈棍。大畧可見。

王望雲曰。我若做冥官。連夜草奏。除去脫換司。凡投人身者。於官給統套面目時。即并給真人心腸。毋許混雜他物其中。如此。則無論陰陽。都成真世界。真種子。有不人

人無不真。有不鬼。鬼無不真。豈非變理之快事。全天真之爛漫哉。

王遜堂曰。凡論良是。正恐盡帶真心。腸來脫換。司一空。鄧都城真滿矣。夷齊首陽梁武臺城。一真字所誤。真字最難。即令冥王自剖出來。且未必能自信。安能給人。且偏給人耶。

鬼冒花神

眉生叔云。吾邑嚮有秦生者。美才早逝。年十七八。小試鹿城。候學使發落。寓中無事。屢往花神廟遊玩。見第幾座垂髫女子。手拈海棠。倏倏可愛。心竊慕之。遂脫手上戒指。繫女指上。繾綣而去。是夕。生夢一麗人冉冉而至。曰。妾第幾座花神。西蜀趙鮮愁也。母夢吞海棠生妾。大羅主以早有根蒂。命司是花。感君雅睨。願託喬木。生遽擁之。女畧拒。見指上黃金如故。生喜極。曰。名友相逢。神仙下降。未燒銀燭。殊負紅妝。夜深矣。請睡去。遂與狎褻。嫩蕊嬌香。亂紅如雨。生甚憐惜之。鍾鳴辭去。生歸家。女仍至。或兩三夕。或四五夕。必一來焉。來則翻書閱稿。清言綺麗。不愧名友之目。偶見生寓樓寒食詩一聯云。雲陰鬼哭梨花塚。雨暗人吟山市樓。不覺黯然淚下。問悲何自起。女曰。眼前冷况。被君寫得。分外淒涼。筆墨動人。自然之理也。雖然。山抹微雲。太虛名句。

海橋題桂學士風流何一脈相沿而蕭索至此妾非勸君為酒肉貴人也但韶年筆端還宜帶三分熱氣易蕘之獻未識中君聽否生唯唯後生神思益憊骨瘦於豺家人知之乃往崑山禱告花神廟并言得病之媒盡情哀訴乞全生命女果屏跡不至而生病愈劇一夕恍惚過森羅殿前門首見有風鬟塵髻碎玉零香鬼卒環繞鎖一女囚於堦墀上諦視之即海棠神也生直前不顧抱持大慟問何罪至此女哭失聲且泣且愧曰實告君妾非海棠神也妾故縣丞某女年十五卒厝於馬鞍山麓年年寒食飄落孤魂君詩雲陰一聯分明為妾寫照裏見之所以悲從中來也妾因鄰近得交海棠神往來情密君於某日以戒指繫神指神因告妾曰此生情重君善事之得生人氣可冀還魂如杜麗娘故事豈不又成佳話即以戒指與妾俾妾冒花神而就君也不想君家告廟諸神恥之乃牒於判官以為淫奔假冒汚玷香名致罹荼毒生曰若何解得女曰此事須君友王某向嫦娥緩頰此人清貴神無不聽生醒白家人家人以荒唐不信未幾生卒後王果貴位至三品豈冥冥中早定之歟

夜航主人曰雲陰一聯作者已無生氣閱者自懷鬼胎人鬼之所以關照也邇其祖風規其文體山市樓頭梨花塚畔如此雅鬼殆難得遇氣血使周旋其事可矣何必

央陽間紗帽說人情哉

爭意氣

卜清照之蒼頭范二郎。性有奇癖。睚眦必報。惡聲必反。嘗語其同作曰。寧可一日不喫飯。不可一日不爭氣。知其性者。不與說話。雖主人亦不與較。曾過閭門。弔橋買蘋果。范揀而復退。賣果者不耐。曰。果不過如此。屢弄要壞。不顧後客買耶。范曰。後客買得。前客獨買不得乎。買得即弄得。賣者曰。爾若盡買。何妨盡弄。范曰。爾安知我不能盡買。賣者顧范冷笑曰。難說。范怒氣滿面。提起木桶一棹。盡其所有數之。得三百餘枚。該價六千幾百。令賣者肩桶到家。典羊皮襖兩件。如數與之。賣者肩錢。范呼其轉來曰。蘋果盡買矣。請問何為難說。賣者喜貨之速售。而又窺其人之情性也。曰。我說差矣。范曰。認差便是。又一日。過平望鎮。到油酒店。呷酒。問當櫃者曰。有下酒物乎。答以無有。隨有一婢來買醬乳腐。范曰。此何物喫得乎。其人曰。乳腐喫得。范於鞞巴中取錢十五。買得五塊。盡啖之。酒僅半斤而已。臨行。謂當櫃者曰。我所喫者。非爾店中物乎。而曰無下酒物乎。眾為之大笑。嘗因闖毆。遭官杖。范怒目視官長曰。杖不足威嚴。能斷我頸。斯為好漢。官叱其去。范一直下堂。作驕態曰。何怕官長。我定要爭意氣。

焦念山曰。麻雀至懦而善氣。蝦蟆至公而善怒。蚌蟬常思撼樹。螳臂亦欲當車。物性受偏故也。人之偏於氣者。往往有之。亡命之徒。一語不合。蝟角相爭。務必水落石出。若輩豈知懲忿。辨惑。不為血氣所使。可以理勝之乎。甚矣為民牧者之難也。

計倒麵館

吳人食物。著華申於他邑。其所闢肥爭鮮。誘人來食者。莫如閭門麵館。館內廳堂樓閣。葺理煥然。疊坐連楹。陳設精巧。客一坐定。走堂者即送湯來。謂之單湯。沉浸濃郁。誠哉可口。湯後點酒點菜。隨心所欲。頃刻羅列。四五人消耗一二金者。常事。酒散為主。麵不過名而已。下鄉有錢某者。慕城中麵好。貿然就座。走堂者以一團麵。諒非使錢主顧。不在心眼。且曰。此處食客聯翩圍集。都用大菜。得罪老友。外廂盡空。大可去坐。某至外廂。見客皆蓬首垢面。衣帽惡俚。涕洟淋漓之徒。冷落半晌。始與重麵輕澆某。以館人之輕己也。心銜之。某係邨中富戶。遂託相知。即於是館中買麵。籌三百枚。出月某母誕辰。鄉親友慶壽者。門庭若市。熱鬧數日。下鄉乞丐最多。遇人家有事。輒開起無數。強索酒飯。驅逐不開。最為惡習。某出問眾丐曰。丐有多少。曰。三百餘。某曰。逐一點來。每點一丐。即與一籌。籌盡與錢。羣丐得籌歡散。一聞入城。頃刻達麵館。

提籃執棒。絡繹而來。廳堂樓閣。及兩廊下。羣丐滿坐。大喊麪來。開館窘極。時滿館食客。避丐走散。并無繳賬處。走堂叱之。丐爭相喊曰。出錢買貨。而受骯髒乎。我輩一朝發迹。豈尋常喫短麪時候。受爾等龜蛇蟲之惡詈哉。開館忙報甲頭。頭曰。丐伸手討吃。我尚不好管。丐以籌買吃。我且不當管。若買不與。則是丐該餓死。捨錢不好吃錢也。且彼以籌來。此不以麪與。又直在丐而曲在開館者也。曾欲謀利而惡罵乎。弗顧而他走。開館無可如何。祇得與麪。聽其淋漓飲食。而又不肯安然也。有一籌要二倍者。有要肉換雞。要雞換肉者。有嫌鄙不一者。稍不屬目。輪流攫取。遺失磁錫器皿。不計其數。館人曰。吃完可去矣。羣丐曰。主客情面。有不容留連者。花如此傲慢乎。快捧熱湯來。與尊客用。好好服侍。我實籃中。還有香飯顆。與爾等作塌化。羣丐曰。無歌侑食。終嫌寂寞。於是三百口。齊聲高唱哩哩蓮花。落響入雲霄。過客盡歎足。以為若大門樓。乃是花子會館。羣丐又曰。清歌不可無妙舞。於是各執籃棒。代干羽。館人催去。即以干羽抵當。歌舞益狂。開館計無所出。乃重賂甲頭。始佩玉鳴鸞而罷。自此無一人下顧。館遂閉折。資千百貫。祇落得一場歌舞而已。

韓書圖曰。應酬最難。素昧生平。猝然至止。語言禮貌。非借面周旋不可。若貿易場中。

惟利是圖。豈有意氣存乎。人地相宜。非有心惡式也。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務使淋漓盡致。以報其不知之怨。伎倆奸險可畏。

厨房聯句

昔唐伯虎祝枝山兩人行止。如游龍天矯。捉摸不定。一日唐先傭身於富翁家。職司竈。既而祝亦來投。富翁曰。來者積薪。收不勝收。無已。東厨試用。且看後效。祝亦得入厨房。兩人公事畢。無所消遣。偶見巨龜於竈下。遂聯句曰。庖厨君子遠。祝昭灼竈神。知雷質倪燒也。唐金生麗炒之。拔刀斬欲縮。祝反鍋括難支。潯統虞黽手。唐挑煤喜黑髭。養兒須跨此。祝娶婦必爬斯。清水渾無礙。唐墙花盡有芳。疆疆安故步。祝浼浼入新詩。省楚原防醉。唐撐菱競索遺。褲青堪下蓋。祝蓑綠試輕披。藻畫蕪山刻。唐還條共戚施。坳堂超此日。祝壁角拉當時。元板何曾敗。唐金錢愈出奇。胸前憑劃卦。祝背後縱彈棋。厚福蹢躅載。唐榮行貼捷宜。蜉蝣空爾慮。祝勾倭不予欺。俯仰分靈繹。唐陰陽助老衰。烟窗瞻弗及。祝鑊匪踏還遲。智策三年兆。唐端凝一座碑。裝成丞相度。祝咬痛狀元肌。自在清閒好。唐千秋祝壽辭。祝主翁知之出曰。爾兩人傭人而詩人者也。昨夜所聯之句。約畧聞之。爾即錄上與老夫細閱。兩人如命錄呈。翁拍案叫

絕曰。老夫有全家行樂圖。縉紳題徧。類皆寥寥幾句。浮泛應酬而已。孰若此詩親切入情。呼之欲出。爾其為我書之幅頭。傳之子孫。以為家寶。庶幾流芳百世。兩人曰。昨見巨龜曳尾竈前。我兩人即景生情。為此聯句。若書之行樂圖上。恐不雅相。不如無書。翁曰。奇哉。何與老夫圖中之意。語語針對。當必竈神之助。不書負此詩。并負此圖矣。祝遂書之。翁珍藏之。嘗語人曰。我得兩詩人於竈下。其所作詩意。天然合我畫意。是其照我之照。必能樂我之樂者也。遂自署其所居曰樂得居。取樂得英才之意。莊遽庵曰。吳越之野。有罵神廟。神喜罵。凡有所求。燭香牲醴之後。必繼以大罵。始靈驗。否則土木如故。唐祝聲名。鑿鑿罵來。不然。廊廡階墀。擁擠雜遝。焉能收得竈下門生哉。

韋廟考詩

夜航主人。愚人。也。愚人無夢。又癡人也。癡人喜聽人說夢。今年春。友人莊生自浙上蘇。晚宿書院。草荒塵積。少安寢處。因思左司咫尺。何不寄宿。趁便祈夢。遂移卧具。往適無一人。生乃獨眠廊下。漏將四下。目不交睫。瞻視韋公。道貌冲穆。詩境空濛。沉思良久。公從容下座曰。新舊唐詩無爾傳。乾坤清氣有君詩。汝作乎。生曰。然。公曰。上句

是惜。下句是贊。却無人道過。然意殊不的。我不受也。語未畢。報有客至。公出迎。生回避廊下。見有憂愁滿面。有貌寢唇缺。亦有滿酒書生。服式不一。并有環珮珊珊者。生不敢端視。約畧賓從十餘人。公延入書房。款坐。頃之。皂衣人出曰。神以君十四字述衆賓聽。咸贊揚曰。是子非吳兒。木石可比。即刻要會考君。未幾。公出曰。生前來。生直趨長揖。公曰。汝今夕要做夢乎。做詩乎。生曰。做詩即是做夢。做夢即是做詩。惟公命。公曰。取韻牌來。公信手拈麻字牌付生。遂入。須臾。皂衣人捧八卷至。題皆書就。各做七言律詩一首。第一題屈靈均。詩曰。寵任三閭忽放衙。行吟澤畔踏蒼葭。美人南國空湘水。香草西鄰賦揭車。兩字離騷芬俎豆。一川龍渡畫龍蛇。滋蘭樹蕙終摧落。不若青門老種瓜。第二題王昭君。生恍然悟珮珊珊者此君也。詩曰。漫矜傾國賽朝霞。圖畫三千獨汝瑕。不信蛾眉還粉飾。立教馬首抱琵琶。紅顏一代沙埋玉。青草千年鳳侶鴉。朔漠秋風頻灑淚。黃榆關外聽胡笳。第三題補正平。生想此客必到。詩曰。一服岑牟激怒蛙。沅湘狂客勝長沙。東西人物推豪杰。大小兒曹定攫拏。筮仕幾曾臣事主。出身枉說女辭家。當時鸚鵡驚壇坫。早計漁洋鼓亂槌。第四題方熊飛。生想唇亡齒寒。原是薄福相。詩曰。龍梭織出字橫斜。誰識先生骨亦花。流輩半唇蛙貌寢。士

林三拜錫名嘉玲瓏詩格仙禽遠領袖文星薄露遮不有慰魂賢宰輔鏡湖賜第孰
宣麻第五題沈子文詩曰家世吳興起石耶翩翩玉筍蕙蘭牙夢魂彩翼天邊到錦
繡文名月外誇碧落情虛微有象漆燈消息靜無譁雲陽浪迹成高蹈不用浮梁去
賣茶第六題羅昭略生意瀟灑書生何一寒至此此首要着力做詩曰越使吳儂譽
未加詩名四海榜名賒浮沉上下真樓隱飄泊東南擬泛槎同姓欲通江左牒素娥
偏吝月中葩鍾陵別後垂垂老愁絕雲英尚浣紗第七題溫飛卿生曰體貌不羈人
生落劫鍾馗之名不謬詩曰助教驚才擅八叉無聊始悔讀南華女兒痛哭徒癡恨
權相陰排祇歎嗟華辱淮濱誰物色襟題漢上暫生涯錦鞋賦罷成何事贏得香名
遍狹邪第八題石曼卿生以為此人後無人矣亦無韻脚詩曰芙蓉城主未為暮穩
跨仙家玉鼻騮那顧明經嘲白蠟漫勞方士贈丹砂鳳凰詔下虛名姓豺虎叢中玩
爪牙自古奇男隱詩酒英靈生死幾曾差八卷都完呈進杳無音迹延竚久之皂衣
人出生急忙前問曰神何不出來發落皂衣人曰不必發落君可快趁夜航船去生
醒以述夜航主人聽主人為作夜航船

夜航船卷八終

清管世灝著

影

談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影談提要

是書為海昌管世灝月楣氏著書凡
四卷包括前賢說部所有而能獨闢
町畦者敘事則委婉曲折措辭則豐
腴鮮艷其大旨乃注意勸懲二字裨
益世道人心不少與天南遯史之淞
隱漫錄不相上下云

序一

月楣先生家淳溪。與先曾叔祖玉度公交最洽。時相過從。余少日猶及見之。身長玉立。口若懸河。望而知為績學之士。然性不諧俗。負奇任俠。頗為逢掖者所疾。以故名不出里巷。鄉人鮮知之者。初游京師。謨弔荆卿樂府。為桐鄉汪雲壑殿撰所賞識。然久無所遇。因依其仲父聞風。明府萍井縣署。凡所擘劃。悉中機宜。明府極倚重之。亡何明府卒於官。遺孤尚幼。人共危之。先生慨然任扶觀之役。間關數千里。護持盡善。卒得歸葬故鄉。而絕無勞苦之色。尤人所難能者。自此境益困頓。僅為童子師。往來於荒村窮巷間。鬱鬱而歿。良足慨已。是書為一時遊戲之作。筆情刻酷。殊蹈劉四罵人之病。然其抑塞磊落之慨。亦足闕其大略焉。其中詩賦小詞諸作。皆為曾叔祖代謨。今玉度遺稿。亂後片紙無存。已悉為煨燼。而得藉先生之書。以略存梗概。亦足幸矣。辛酉寇亂。余藏書散佚。什一僅存。此書尚得為幸草之留。頃兒輩為重裝一過。因漫書數語於後。

同治二年歲次癸亥仲冬中浣塾庵居士記於抱山閣

序二

今夫文人之侘傺。半托於寓言。如蒙莊之化蝶。羨魚。靈均之女蘿。山鬼。皆借此鏡花水月。聊破其鬱抑不平。理固然也。從孫月楣。少負雋才。然性孤傲。深為逢掖者所惡。獨隨余客燕臺者。三易寒暑。嘗匹馬過易水。作弔荆卿樂府。淋漓沈痛。如聞擊筑變徵聲。深邃汪雲。登殿撰所賞。及余應從弟閻風萍井之聘。束裝就道。浮湘而南。過衡陽。登匡廬。步昭君之故里。眺白帝之廢城。莫不懷古興思。愴焉有作。月楣和焉。故巫雲峽雨。鶴唳猿啼。時與余兩人吟聲相答。迨余為閻風弟誤。夜郎神廟碑。月楣將筆擬構。體逸而曠。大似晉唐小品。合署擊節。始知兼工為文。未期年弟卒於官。余與月楣扶旅觀。回籍退居。心亨書屋中。自愧年來車殆馬煩。髮已種種。獻策金門。迄無成就。屏棄兔園冊子。勿顧爰。啟舊篋。檢稗官小說者。流數十種。日枕北窗。以消黃嬭閒。則與兒曹談子豈花棚下。月楣亦抵掌滑稽。必至月上苔階乃已。日以為常。申酉之歲。月楣安硯梧桐溼上。余亦寄迹鴛湖。涼宵岑寂。桐影侵帷。忽童子持一編入。閱之。乃月楣仿蒲留仙之例。新著影談一書。函寄以索序者。急命舉燭讀之。覺雅潔如才鬼。記縱橫如劍俠傳。嘻笑怒罵如東坡志林。閱畢喟然起曰。月楣誠狂矣。豪矣。誕而奇。

矣。以影名篇。豈以影響附和。不足存乎影。杯蛇之疑。仰夢幻泡影。聊破其形影相弔之悶。是未可知。使月楣而鴻文就範。不難揚風扞雅。取青紫如拾芥。奈何終為草澤之塵衣大布之衣。居衡華之門。僅與田夫牧子往來。視塵海為畏途。人負天乎。天負人乎。余不得而知之矣。然古來騷人韵士。窮愁著書。憂患注易。月楣身未嘗上宰相之書。投公卿之刺。優游盛世。以筆墨為遊戲。實非賈長沙一流人物可擬。而時效劉四罵人。唐衢慟哭者何哉。挑燈覆展。忽暗風從隙入。燈影搖搖無定。恐有奇鬼來攫取。急掩卷而什襲之。暇日乃戲綴評語各附於末質之月楣。以為何如。

嘉慶壬戌暮春柳衣管題雁書於南湖寓館之柳風荷露草堂

自序三

歲庚申。安硯於桐邑汪氏之耕雲草堂。汪本鄉居。而草堂又為主人之別墅。去居第幾半里。生徒二八。髯奴一。奚童一。薄暮徒散童歸。髯奴貪飲餘瀝。輒先睡。熒然燈火。伴維一影。惟時心由靜動。幻緣動生。間有所得。輒戲筆書之。遂成卷帙。顏曰影談。以影響附和之談。不足以質大雅君子也。辛酉仲秋月楣管世灝書於蕉竹書屋。

題詞

我聞譚有聲。不聞談有形。奈何揮麈尾。談乃以影名。對影嘗相愛。照影或相驚。要之盡空幻。一一從心呈。管子雕龍才。海國詩文鳴。閒將生花筆。寫此世俗情。裨官難悉數。約略我能評。搜神晉有寶。續者惟淵明。唐讀宣室聚。宋彖睽車盈。近時王漁洋。最賞蒲松齡。降而隨園叟。雅謔動公卿。文人多佗條。塊壘胸中橫。嬉笑雜怒罵。聊以抒不平。君今年方壯。詎止齊諧爭。沉酣窮經史。研鍊賦都京。羣言資薈萃。著述括菁英。即看飛譽起。照耀詞場榮。蒙莊有妙喻。長影須疾行。倘逢張子野。佳句再三賡。露頂同抵掌。大笑任絕纓。

松靄周春

故紙堆中著此身。連篇月露語嫌陳。羨君樓閣憑空起。一面虛無一面新。兒女英雄意未消。雲窗斑管意無聊。燈前索取銀瓶酒。好把胸中塊壘澆。

詩圃葛荃

影談目錄

卷一

虎變

弄玉

鄧都縣洞

竇由

財神

芙蓉女

反黃梁

卷二

八仙赴試

詩醫

繩技俠女

狐師

鄭生

鮑壁人

荀三餘

卷三

錢通神

奇勇

張子相

衛星

愛文狐

陳秋槎

鬼榜

誤勾

魏生

卷四

蝴蝶夢

羣芳譜

歲寒三友

南山校尉

程筠

夢幻

龍門

洛神

影談目錄終

影談卷一

清海昌管世灝月楣氏著

虎變

施南范錦文。無家室。惟一僕任薪水之勞。僕吳姓。樸誠廉直。范厚遇之。後范為仇家所殺。吳訟諸官。吏得仇家賄。不為究。吳憤甚。陰懷利刃。欲為豫讓計。仇家聞。諷吏將捕之。吳乃遁。流落江湖間。遇一鈴醫。錄為徒。歷數年。盡得其術。醫給以鈴具。使另覓衣食。一日山行。見一偉丈夫。袒臂而來。凝血模糊。腥穢不可近。吳憐之。問所傷。曰。前行山谷間。誤中獵者飛銃。遂致潰爛。吳諦視之。曰。鉛丸深入背際。數日後肘斷矣。示我姓名。當為汝治。曰。僕班雄也。係出漢班彪後。君果憐僕。願邀至舍。遂引吳入山路。甚狹。則班乃反一手。負吳而行。行甚駛。至一巨洞。外疊亂石。作雉堞狀。洞內無牆壁。床竈俱用石鑿。一白首嫗。手持牟尼。喃喃誦佛號。見吳有喜色。輟誦而起。班急向嫗。荷作耳語。殊不可辨。嫗復虔誦佛如故。吳遂命班取水洗潰處。出千金藥敷之。曰。三日後再一敷洗。即可平復。班呼具膳。一女子自洞後出。山花滿髻。足巨如蘿。將巨盃置几上。盡鹿脯也。班曰。深山中粒食甚艱。幸弗見褻。吳正飢。遂大嚙。班喜曰。吾輩中人也。

乃叩吳宗閭。知吳尚未有室。曰。舍妹粗鄙。殊勤操作。君既無家。當使侍巾櫛。以報洪恩。吳正躊躇。班曰。吾輩作事。當直截痛快。勿效兒女子態。復向媼數語。媼點首。即呼女出。與吳交拜。女亦無羞縮。館吳于洞後石室中數日。班傷處已愈。邀吳觀山景。吳至洞外。果覺山勢嶙峋。樹林蒼蒼。行數里。路益險仄。吳欲反。班指謂曰。山頂尚有行人。此何畏耶。果見一人飛步而下。見班即泥首曰。項蔚文翁會獵南山。特請速往。班即與吳歸。謂曰。倘獲異味。當與君共嘗。語畢。遂啟櫃。挾一虎皮而去。吳心疑。比晚復出散步。遙見山坡下一猛虎。咆哮而上。吳懼。急緣一巨樹避之。未幾虎至洞外。作人立。自解其皮。視之即班也。吳益懼。兩股戰慄。樹枝蘇蘇作響。班仰視見吳。促之下。吳猶畏縮不已。班掖之歸。因笑謂曰。偶露真形。致君駭目。僕之罪也。然世人虎狼其心。成羣千百。僕惟獨往獨來。無羽翼之助。且貪殘凶狠。非死不休。僕則解卻蒙茸。立還本相。君何不畏衆虎而畏一虎。不畏終身不變之虎。而畏偶爾蒙皮之虎。此僕所大不可解者也。吳服其論。心始安。一日晨起。班尚熟睡。吳啟櫃竊其衣。至洞外試披之。則班然一虎也。頓覺顧盼自雄。惟四體膨脹。不能跳躍。正蹢躅間。女適擷山花歸。見之大笑。吳慙甚。急解皮而起。女謂吳曰。君苟不嫌異類。當為君另製一衣。乃白於媼。媼喜。即

出舊皮數十頁。女擇其潤澤者。按吳長短。紉針裁製。媼亦助之補綴。班問故。媼以告。於是班亦蒙皮。與吳日至山前。教之剪撲。教之嘯吼。教之搏噬。後媼病。悞仰吳藥而卒。班怨之。乃與女作歸計。女曰。兄性剛暴。須秘之。吾聞虎食犬肉輒醉。得之可脫也。吳乃覓犬。果得其一。烹之。班大啖。即醉臥如泥。遂與女捲囊而遁。將至家。見墻間有祭者。仇亦與焉。吳取皮伏莽莽間。俟其過。撲而殺之。衆皆驚逸。不知吳所為也。及歸。女欲焚其皮。吳不可。女曰。君殺機已啟。苟有小憤。人不能堪矣。卒焚之。女後舉二子。曰獠曰號。俱有勇力。食軍糧皆顯。

柳衣氏曰。虎一虎衆。虎暫虎常。人獸相較。有不可同語者。若大讎已復。即毀復讎之具。與放牛歸馬。同一氣度。女更賢矣。

弄玉

蕭師穎。燕人也。子名鳳。兒愛如拱壁。室中懸一吹簫。引鳳圖。係元人名筆。絕工麗師。穎嘗指弄玉。戲謂鳳曰。此汝妻也。長當嫁汝。鳳喜。後婢媼輩輒抱鳳。指畫障面。使呼娘子。以為笑樂。久之。家人盡呼羸女為鳳娘子矣。後師穎夫婦先後卒。族中欺鳳幼。盡分其資產。鳳依一媼。度日年餘。需用不支。漸出書畫以易升斗。一夕。媼夢一宮妝。

女泣謂曰。予在爾家垂數十年。曾許字爾幼主。今門戶淪落。恐見鬻於豪門。將歸故土。寄語鳳郎。如情緣未斷。數年後自當相見也。舉袂一揚。騰空而去。媼在朦朧中。回憶其面龐裝束。絕類畫中吹簫者。醒而語鳳。是圖卷藏已久。即檢視之。則石磴依然。仙姬飛去。後益貧。鶻衣緝屨。攜筐適市。有馬姓者。父執也。以販氈裘為業。見而憐之。收養於家。使習經紀。鳳甚慧。會計出入。略指示。即能了了。後隨馬至陝。置販西口貨物。將歸。適邠州有民變。道路梗塞。遂留滯于旅店中。一日偶策馬郊外。見道旁一軍裝者。手執烏銃。繩火如星。若有所伺。鳳停轡觀之。未幾樹叢鵲起。飛銃轟然。馬驚而逸。鳳抵死控勒。劣性怒發。奔蹄如矢。有澗約闊丈餘。騰躍而過。更馳數里方止。鳳俟驚喘略定。復循故道而歸。行至澗口。則岸高百尺。下視流水潺潺。不能飛渡。循岸數里。絕無問津處。復縱轡前行。則又澗斷峯迴。亂山合沓。一徑穿入松林。似有行迹。乃盤紆而入。約三四里。第見花山一簇。掩映竹屋數間。意甚修雅。即舍鞍憩坐簷外。忽籬間犬聲吠竇。狺狺不已。一白首媼啟扉見鳳。笑曰。我固謂有人也。問鳳何來。答以故。且告飢渴。媼曰。深山中絕無市肆。我家午餐未久。不嫌粗糲。聊以充飢。舍後春草茸茸。並可飽騎也。鳳乃隨媼入。空庭半畝。花木交柯。間以竹石。西向藤花半架。啟一小闌。另通出

入媼呼秋紅曰。有客在烹茗來。且速作炊。籬內應聲噉然。進則粉壁光明。几窓明淨。各展宗閥。媼言金姓。夫亡已二十年。無子嗣。惟一養女。名玉簫。年十六。尚未字人也。未幾。婢已具膳。山蔬野餼。俱極見精雅。飯甫畢。鳳起致謝。即問歸途。媼笑曰。老朽數十年。從不知山外是何世界。惡知路徑。正躊躇間。忽窗外風動樹鳴。雨聲浙瀝。聞內呼曰。雨至矣。秋紅速收衣衾。聲甚嬌細。媼即謂鳳曰。今日東風殊急。雨必久。布衾短榻。姑宿一宵。俟霽後可問歸途。乃淪茗坐談。互述燕秦風俗。少頃雨止。而暮烟亦籠矣。婢即襖被。攜燈引入斗室安置。仰見壁間軟障。一仙姬宮衣長袖。手執鳳簫。與家中舊圖無纖毫之異。鳳心疑輾轉。殊不安枕。夜半忽聞紫佩鳴鳴。益不成寐。晨起即問媼圖之所自。媼曰。是係玉簫自寫之小影。嘗自謂弄玉後身。戲作是圖。老朽殊不知弄金弄玉。豈弄玉亦善吹簫者耶。鳳領之。蓋鳳本失學。亦不知弄玉為何如人也。乃叩曰。令媛年已及笄。不知若何門第。堪訂朱陳。媼曰。是已早失怙恃。山姬村女。豈望高門。彼舅氏姬某。現為蒲州申生太子廟司香道士。如彼為理。不論何人也。鳳曰。如某可當雀屏之選否。曰。得婿如公子。頗稱意願。謂余不信。即攜此軟障。至蒲州一問。當知原委。遂卷而付鳳。鳳即致謝辭歸。媼送諸門。方欲揖辭。忽柴扉呀然一闔。已失所在。

惟荒塚一丘。山花數樹而已。鳳大駭。即控策疾行。遇樵者問道而歸。後過蒲訪諸城外。果有申太子廟。殿宇不甚宏敞。中座供太子像。傍塑一道士。如世傳洞賓狀。而無髭。一老僧鳴魚座下。見鳳至。輟誦而起。鳳問姬姓。道士僧言無之。惟太子座右所塑道士。當日在新城時見。發突之變。想太子姬姓。道士亦應姬姓。鳳固駭前所遇。即出圖示僧。且告以故。僧曰。弄玉係秦穆公愛女。則稱太子為舅氏無疑。鳳愕然曰。事雖巧合。然紙上簫聲。甯作閨中琴瑟。且媪言必神作伐。未知若何。僧曰。太子寶籤極靈。盍卜諸。鳳得籤曰。購得真真百日呼。誰人卻寫此仙姝。寄言天外求凰輩。從古姻緣在畫圖。僧一一為鳳解。且曰。君歸家後。試日呼之。或有成效也。鳳歸即掃除一室。夜靜後。懸障於壁。伏拜默呼。甫仰首。圖中人已失所在。回視身後。一美人含笑而立。鳳狂喜。不知所出。惟捧握蓮鈎。伏地長跪。美人笑曰。俗骨兒。誠屬癡情。舉纖手拽之。登榻。備極綢繆。鳳戲問曰。夫婦之道。仙人亦不能忘情耶。曰。裴航玉杵。阮肇胡麻。曾有仙骨配凡夫者。然妾寔非弄玉後身。乃太行狐也。前在至元時。偶過都城。適見趙松雪作吹簫引鳳圖。為筆墨精靈所感。附靈於此。而翁復有成言。故作種種變幻。以諧夙願。彼鳳凰台上。比翼鸞。妾為弄玉。君豈蕭史耶。鳳雖知為狐。亦甚相得。年餘舉

一子名曰小鸞。志所自也。一日謂鳳曰。夙緣已盡。請從此辭。小鸞有貴相。善撫之可。光門問。鳳泣曰。雙栖未久。何遽分飛。女亦掩泪曰。聚散有數。強留無益也。未幾。一彩鳳盤空而下。女即跨之。鳳力挽之。翮羽騰空。絕裾而起。鳳仰首悲號。瞬息間已凌霄漢。冉冉而沒。鳳即納妾撫兒。弱冠成進士。官至僉憲。鳳年八十餘。猶矍鑠健飯。嘗對賓客。出舊圖以為佳話云。

柳衣氏曰。片語相嘲。必諧舊約。此佛家所謂因也。至若銀河乍渡。力剖非仙。玉菓初分。預知有後。較真真訕夫吐酒。挈子歸園。不可同日語矣。

鄆都縣洞

成都張士英家有廢園。力不能整葺。日就坍塌。一日來一少年。自言胡姓。願賃為寓。時秋闈將近。張疑為應試者。許之。問其期。曰。晚即當至。至夜不果來。越日。張偶入園中。忽見亭臺煥彩。花木鮮明。大驚卻步。少年已出揖迎。曰。主人避客。懼作東道主耶。挽留入室。窗明几淨。大異平時。張駭問曰。荒園久蕪。何頓改觀。答曰。幻術耳。遂留小飲。薦列羞餚。盡非蜀產。自後每入園。必嘗異味。一日往顧。適少年將扃門。他出。問何之。曰。欲往嶺南探一友。晚當攜佳果至。與君盡醉。張妄應之。及晚至園。少年已在。出鬱

金酒酌張。案列佛柑鮮荔等物。悉舉產也。驚叩其異。少年曰。已與君莫逆。諒不我猜。實告君。僕乃狐也。張曰。聞狐瞬息千里。今信之矣。弟素苦坐井。能附驥一豁目否。狐曰。事無不可。惟念人心貪狠。有甚於狐。若有恃無恐。恐無所不至也。張力言謹飭。狐曰。當徐圖之。後值重九。謂張曰。今可與君往峨嵋。盡登高之興。出一半臂衣之曰。此名隱身衣服。人不能見。然不可離我五十步。稍遠人。又見一人首狐。命立斃矣。蓋狐恐張滋事。特作詭言恐之。非真然也。倏忽即至山頂。流連數刻而返。日未西匿。自此每出必偕。張頗遵前誠。狐行亦止。一日過鄆都縣。聞城外有洞。可通地府。張請覘其異。狐笑曰。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百年後自當寢食於此。何亟亟焉。張固請。乃騰空而下。約炊時許。始至底。甚暗。北向有一柵門。寒光漏出。遂啟戶而入。頓覺平曠。桑麻屋舍。無異人間。復行數里。忽見街衢絡繹。市肆喧闐。挨擠間。狐已落後。張立一簷下俟之。遙見一人衣冠而來。則亡友某也。張呼之不應。復近前揖之。亦不答。張怒而詈。狐已至。問何為。憩以故。狐曰。君殊不察。陰間鬼不見人。猶陽門人不見鬼也。烏用怒為。張始知不我見也。心竊喜。於是高明家則瞰之。淹蹇者擲揄之。狐殊悔前語之失。然已無及矣。過一巨第。聞內有絲竹聲。舍狐入視。乃演劇也。活捉一劇。

閻婆惜自稱為人。文遠為鬼。科譚有二郎。素不怕人之語。未幾客起入筵。張亦據案大嚼。回視屏後粉白黛綠者四五輩。隱約簾間。一女子年已及笄。尤覺豔麗。遂悄然入與女並坐。而倚俛之。女漸覺寒慄。欠伸欲睡。退返臥室。張尾之。女展衾蒙首而臥。張方欲登床。狐忽迹至。驚問曰。君欲何為。張笑曰。為其所欲為耳。狐曰。敗檢至此。禍不遠矣。從我速歸。庶免於禍。曰。此間樂不思蜀也。狐不能強。拂袖而去。張遂與女冥合。女即病。醫至。曰。尺脈浮數。陽邪侵入。足少陰。以至心腎不交。症現神昏眼赤。少腹作脹。治宜柏龜六味加減。未幾羸瘦益甚。或卜或筮。俱言陽人作祟。祀之當愈。張受享畢。視所焚紙鏹。悉黃白也。無不去。後一道者至。自言具慧眼。能白晝見人。其父懇其事。曰。不足驅也。命眾各執器械而入。張方倦倚榻畔。道者突入。謂眾曰。坐榻上者人也。眾各望空奮擊。張避之於左。曰。左之。避之於右。曰。右之。乃遁。道者率眾奮逐。張幸猶識故道。直望柵門。犯關而出。眾亦退去。張于暗中摸索。既不敢復入柵門。又無術飛昇出洞。進退惟谷。不禁號咷。忽一人拍手呼曰。赤壁之遊樂乎。何前喜而後悲也。張審為狐。乃語之故。且告之悔。狐曰。僕固知有今日。待君久矣。遂掖之出。後張婦病瘧。夢寐間輒與鬼交。張告於狐。狐曰。報施若此。天道可不畏哉。張曰。何以處之。狐笑曰。即

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可也。於是訪一慧眼者如法驅之果絕。

柳衣士曰。其事誕其理確。陰陽倒置。易地皆然。

竇由

上舍生竇由。性嗜趨炎。無日不數於王公大人之門。一日欲謁權貴某。尚早。坐而假寐。夢至一所。柵門洞開。榜曰延晏門。時未嚴寒。見往來者已盡披裘。意必富家子也。復前行里許。得一巨第。甚雄壯。仰見儀門上一對聯曰。西旅紹家聲。應卑尹姁。東門懷祖烈。不數金張。豪奴數輩。箕坐門中。竇徘徊觀望。殊切登龍之念。又恐無因。至前為閽人所叱。正趨趨間。一人自後至。拍肩笑曰。君個中人。何躑躅為門外漢耶。視之則其友盧重環也。謂竇曰。此做主人居第。適從何來。可稍息。足遂揖而入。堂上屏開。雀尾簾捲。蝦鬚備極富麗。一金書聯曰。寵榮曾占尼山席。勤慎還傳洛下書。額曰。艮為堂。題款姓氏皆一時縉紳也。竇就問曰。令主人係何閥閱。答曰。主人姓韓名盧。其先高辛時。以破吳將軍功。招為駙馬。尚未有食邑。大撓既定甲子。封於戌。為戌君。後有事于晉靈者。頗見用。下宮難作。死於王事。餘者奔齊。孟嘗君脫秦虎口。與有力焉。迨齊滅秦。丞相虜其族以歸。下蔡之役。用有步卒。皆踴躍爭先。丞相奇之。請於王而封。

諸韓。子孫蕃盛。俱以富貴鳴。今主人又以軍功封將軍矣。竇羨嘆曰。真遙遙華胄也。倘足下為我介紹。一識荊州榮遠封侯矣。盧曰。聲氣相求。不妨引為同類。第主人性殊暴戾。氣更咆哮。與君素未謀面。苟櫻其怒。恨必切齒。彼懷傷股之心。君抱噬臍之悔。為之奈何。語未竟。一僕出曰。起起。將軍至矣。果見一人兜鍪環甲。昂然而出。豹耳狼形。雄姿猛相。洵美且饒也。竇旁皇無措。跪伏於地。韓問盧。盧曰。僕故友竇由也。韓曰。君友即吾友。何自卑耶。拽竇而起。相敘寒暄。竇天性善談。又見韓聲赫赫。將平日超承伎倆。極力揣摩。以媚韓。韓大悅曰。先生才華如此。相見恨晚。意欲屈留幕府。不識先生其許我否。竇喜出望外。故作遜謝。而後允之。遂與盧共事。未幾。盧卒。府中大小事。悉決於竇。人咸憚之。惟韓之狎客殷虞宋鵲。及養子晉敖。俱出入庭幃。尤為韓所親幸。竇不敢忽。一日。韓與殷晉等飲於水榭。使呼竇。竇入。韓使坐殷晉上。二人不悅。飲至半酣。殷舉骨戲投晉面。晉怒叱之。殷曰。尊客之前。高聲怒叱。非慢余。竇慢竇先生也。晉愈怒曰。爾以竇某權重。欲引以壓我耶。竇見牽連及己。意甚踟躕。韓因謂二人曰。昔灌夫使酒。禍及竇嬰。今二卿薄醉。又竇先生是及何竇姓之多不幸也。語畢大笑。眾亦譁然。復洗琰飛觴。淋漓痛飲。甚酣。韓離坐憑欄遠眺。隔岸桃花濃陰帶雨。顧謂

竇曰。此景殊佳。願先生賦之。僕輩即將雲牋展於案上。竇固枵腹。不得已強集成句。曰。明媚鮮妍絕比倫。凝妝艷粉復如神。正推敲間。頓覺江郎才盡。苦吟不已。韓曰。即席賦詩。良非易事。小女卧簾。頗解文墨。可令續成。令僕攜竇句入。少頃。一婢捧牋呈上。續韻曰。綠鶯長叫香閨畔。怕有漁郎來問津。書法柔媚。饒有梅花體格。竇大歎服。韓曰。先生有綉虎之才。小女無續貂之誚。佳人才子。真良匹也。結為秦晉何如。眾起賀曰。將軍不以景升兒為嫌。謙光下濟。可長保富貴矣。韓大喜。越日即為合卺。共牢而食。竇睇之。春山疊翠。秋水橫波。似非未經感悅者。然既憐其美。復倚其勢。墻茨之譏。非所計也。自是勢益赫濯。雖殷晉輩亦不敢與抗。一日韓謂竇曰。僕奉王命。將有事於中山。卿可一往。以任參軍之職。竇敬諾。詰旦羣起聽令。厲兵秣馬。飽食前行。韓與竇將中軍。率蒼頭五千。殷虞將左軍。青曹三刀屬焉。晉教將右軍。白望三千屬焉。宋鵠以病辭不從。比至中山。韓摩其足而歎曰。昔劉先主有髀肉復生之慨。今四方甯謐。無事兵戎。足下亦生羗矣。眾皆感慨。策騎前驅。至一巨洞。有毛氏者。聚族而居。盡殲之。頃刻間。毛血洒天。烟塵動地。殺獲之眾。無一免脫者。於是振旅而還。獻俘於王宮。王嘉其功。賜劍履上殿。竇亦以軍功給冠帶。及歸至家。大享群僚。至夜方散。竇

入臥室。聞房中有笑語聲。推戶入視。見宋鵲與卧簾偃臥榻上。宋見竇。舍卧而奔。竇殊抱雄狐之耻。又畏彭生之禍。不敢作魯桓誦也。惟與宋不睦。屢短於韓。韓每直宋。竇更不悅。一日方晏坐齋中。忽聞人聲大噪。緹騎數十輩直入內堂。繫韓而出。正驚駭間。卧簾號泣而入。謂竇曰。吾父獲罪於王。將就宮刑矣。懇念翁壻之情。一為援手。竇怒其佑宋。謝不能。女牽衣痛哭。竇絕裾而起。驀然驚醒。一無所見。惟一小犬傍身。悲吠不已。急出視之。則家人方欲閉一獵犬云。

柳衣氏曰。黃梁功名。南柯富貴。黑甜一枕。享盡繁華。世有趨炎者。宜求諸春夢中。

財神

吳均。字平夫。武昌人。幼孤而慧。及長。肆力於古。才華富贍。有兩脚書廚之目。家甚貧。舌耕作活。年豐冬暖。不免飢寒也。會歲試。卷中用僻書過多。文宗不能句讀。黜置劣等。由是執贄者益寡。後又不戒於火。敗屋數椽。燼於一炬。與妻子棲身家廟中。妻素不安貧。日事詬詈。吳憂憤成疾。奄然待斃。恍惚中見其父策杖而入。謂曰。汝陽壽未終。藥之當愈。吳泣曰。兒貧窮至此。一飽且不能。何來藥石。縱有續命之方。未解點金之術。不如速死為幸耳。父愀然曰。貧固難醫。幸財神府去此不遠。若往求之。或可救。

藥。吳問其處曰。是宜非汝所識。余當導汝。舉手一招。已不覺身在戶外。曲折隨行。路漸偏仄。兩傍溪水潺潺。風波亂捲。曰。此名利途。入此者。屢有墮溺溪中。須慎之。約數里。已近一山。指謂曰。山後即財神福地。余年邁不能陟險。汝可速往。吳至山麓。仰望鳥道縈紆。羊腸曲屈。極備險巇。乃力疾強登。祇覺樹木叢深。障蔽天日。復扳崖援壁。雜步于獸蹄鳥跡中。方得至頂。俯視山後平原遼曠。殿宇雲連。意必財神所居處。遂強步而下。比至平地。已極困頓。憩一大樹下。忽見一人乘怒馬而來。從騎數輩。勢甚赫喧。迫視之。則亡友陳某也。陳見吳。即下騎。叙契闊。陳本貧家子。吳心疑。詢其近狀。答曰。家無四壁。君所知也。今摘棄儒巾。充補財神書吏。稍有生色矣。吳喜曰。弟此來正有懇於財神。足下為故人。能從中緩頰否。陳因詢吳景況。吳備述顛沛。陳歎曰。爾我平日。自謂多文為富。輕薄財奴。今皆屈膝此老。斯文掃地矣。正嗟歎間。忽聞砲聲大作。陳曰。府中啟轅矣。可速往。乃檢一從騎。與吳並轡而行。未及半里。遙見騎從百十。填溢街巷。陳急拉吳下鞍曰。昌黎公來矣。吳問公來何為。曰。拜謁財神耳。吳立于人叢中。窺之。果見文公肩輿而過。後一隨官。手執名東。上書晚生韓某字樣。駭問陳曰。退之公何自卑。乃爾笑曰。生前既切送窮。此後必當趨富。不得不爾也。復行數里。

始至轅外。陳引吳自旁門入。仰見宮殿嵒嶢。殊極雄壯。廊下蜂房雁列。各有顏額。首曰豪右富。石崇王愷主之。次曰勤儉富。陶朱公巴寡婦主之。吳嫌其非類。陳曰。此非明倫之地。事無不可。惟昔年西施共泛。今與村婦同居。殊難為此老耳。三曰鄙夫富。王戎和嶠主之。四曰仁者富。窺其戶僅一虛座。問誰司是職者。陳曰。從來為富不仁。雖有其職。寔未有其人也。又有報善富。積德富等處。俱封錮多年。漸就坍塌。惟西南隅新建一字。尚未書額。陳曰。此係新設主者。共擬慶封。不知神意如何也。俄而梆鳴。鼓響。神已陞殿。忽見儀門外數十人。貌甚可怖。譁然而入。吳懼甚。陳曰。此皆往人世投生。支領祿食者。少頃各肩黃白蜂擁而去。陳曰。可進見矣。與吳整容上殿。參拜畢。神貌甚溫。問曰。汝有何求。陳代為稟。又問曰。汝之生平。所作何事。一貧至此。吳曰。讀書。曰。曾讀致富奇書否。吳不答。神笑曰。汝以世間為不足對耶。汝輩埋頭窗下。自謂樂可以忘貧。試思簞瓢顏子。何嘗煮字療飢。敗絮原思。不聞斷章蔽體。汝既仇視康莊。甘心苦海。卿還用卿法可耳。陳曰。神論極明。彼亦應開茅塞。伏望慨施雨露。稍潤枯魚。神曰。財固非吾所吝。但伊眉間殊有清秀氣。大非富相。須去之。左右即取沸水一盤。覆吳頭面。用力磨擦。吳痛甚大呼。神曰。忍之。既欲致富。不得更惜臉面也。洗畢。

神諦視之喜曰。非復廬山真面目矣。惟額下尚有黑。不可不盡。陳曰。此由心中所發。恐不可盡。神曰。其心若何。曰。已黑。曰。既屬黑心。何更憂貧。陳曰。是係平時墨濡所漬。世有富人心不盡黑者。非關良善。實胸中無點墨故也。神躊躇曰。心可易乎。曰。可。惟不宜用人心。神曰。何者為良。曰。虺蜴之心。毒而忍。虎狼之心。狠而貪。俱可用也。乃謂吳曰。汝已貧入膏肓。非剖心不可。吳大懼求免。神曰。若是命也。留此無益。命陳掖之下殿。甫至階。一覺而醒。見其子掩泣在旁。始至失暈。及病起。面目晬然。氣宇潤澤。善相者莫不慶為時運將至。吳亦竊喜。後遇數事。殊可染指肥家。惟揆諸天理人心。甚有不妥之意。決計不為。竟以潦倒終身。

柳衣氏曰。孺子長貧。慶封又富。禍淫福善。天道何如。身銅愁城。何處問財神洗心革面哉。

芷湘子曰。神貌甚溫。與富翁之面目迥異。大奇。

芙蓉女

宋嗣王浙西人也。風流儒雅。慕宋玉之為人。故名嗣王。絕愛神女賦。曾集唐句作神女詞二章。曰。刺桐花下路高低。不是花迷客自迷。碧幌青燈風灩灩。一鈎新月未沉。

西擘破雲鬟金鳳凰。綠蘿蕪影又分將。無情有恨何人見。雲雨巫山枉斷腸。一日散步郊外。時將春半。風軟雲晴。仰見士女紙鸞。凌空搖曳。恍如神女御風而行。生凝立仰視。若有所感。忽一車輦一麗妹至。貌似素所習者。一紅衣婢侍坐車外。手指紙鸞向麗人作笑語。仰面貪看。金釵斜墮。紅衣方欲下車。生趨拾以授婢。叩姓名。具以告。婢曰。愛誦神女賦者。即君耶。曰然。婢向麗人齟齬不已。麗人亦掩袖濃笑展輪而去。生頗悔失叩姓氏。比歸。略覺神倦。卧榻假寐。朦朧中忽見婢。悄然入室。攜一綉帕致生曰。妾芙蓉女也。曩蒙拾翠。敬報微勞。生睨視之。覺媚含秋水。婉孌可人。問坐車中者何人。曰君平日思之。覲面忘之。深於情者固如此耶。語畢。翩然遽去。生追挽之一蹶而醒。則春夢也。第見枕畔遺一綉帕。上刺芙蓉一枝。鮮豔如含宿露。大異之。每值天朗風和。輒袖遺帕。低徊路側。冀有所遇。烏啼麗日。花笑春風。彷彿七香車過目前也。後數年有父執李姓者。官於蜀。招生入幕。比至高唐。聞李已調楚署。遂寓於神女廟。將寢。忽見一痕寒月。漏入疏櫺。復啟扉閒步。時值拒霜盛放。花月交加。倍增妍麗。口占一令。寄調醉花陰。曰一灣溪水潺潺碧。欲覓秋無迹。小立向迴塘。瞥見幽花端整風流格。紅裳冷耐霜華夕。皎月橫空白。悄地訂相思。珍重芳心。休被旁人摘。吟

畢。花陰中一女子冉冉而至。即前所遇紅衣婢也。喜曰。別卿數載。夢寐杳然。今何幸得此良遇。遂促女入室。女曰。此來奉夫人命。邀君枉顧。非私奔也。生問誰為夫人。曰。往自當知。生即隨女往。迴廊曲屈。殿宇蒼曉。盡非日中所見。仰視殿上。燈光下。夫人明璫翠羽。端坐殿中。則車中麗人也。見生至。離座相迎。生甚踟躕。夫人曰。今有懇於君。勿過謙也。生茫然不知所對。夫人曰。君前身所作神女賦。競被後人傳悞。如雲雨二字。竟作穢褻字解。不堪污口。甚至玉王兩字。顛倒舛錯。尤屬荒謬。妾已忝居仙籍。肯作細腰。為鄭袖妬耶。倩君向世剖雪。以杜悞傳。生頓悟為宋玉後身。然回憶生前。杳如春夢。不復記憶。故辭下殿。夫人顧紅衣婢曰。汝與宋郎。尚有二十年塵世緣。送歸旅寓。復問曰。君猶識此女否。曰。忘之矣。曰。此即君家東鄰女也。羨君才貌。窺視三年。楚王信景鯉之言。登臺相迫。投繯而死。妾憐之。命司庭前芙蓉。呼為芙蓉女。將與君了此前緣。即命提一絳紗燈。導生歸寓。行未數步。忽寺鐘報曉。幽夢驚迴。寒衾舉目。惟半窗殘月而已。後入楚。李盛服出迎。笑謂曰。君來主蓮花幕乎。抑入芙蓉帳乎。生怪其不倫。不敢對。又曰。令夫人遲君已久。來何暮也。生愕然曰。某自接手書。即束裝就道。且某實未有妻孥。得毋悞耶。李曰。事誠可異。然非盡出孟浪。前余由川入楚。

道遇一女子。自言君家東隣女。幼納君聘。今家破無依。迹君至此。叩以君之世業。一不爽。因挈至署中。以俟君至。生曰。事固有之。恐非人類耳。遂將所遇所夢。縷為李述。李喜曰。此實天假之緣。然事宜謹秘。非惟駭人聽聞。恐好事者知之。又綴一段芙蓉女佳話也。余當認為養女。待成禮後。偕君旋里。庶可免致羣疑。生拜謝曰。藉雀屏之選。消蛇影之疑。所獲多矣。越數日。李即為生合卺。定情之夕。始笑三生石畔舊約重逢。生謂女曰。返魂有術。卿誠不負前言。然何能至此。女曰。自別君後。夫人即命下界。誠曰。道遇貴官李姓者。宋郎主人也。如隨彼往。可與郎遇。故託言顛末。以待君耳。後辭李歸家。里中人知為官家女。咸來問訊。競羨為天人。不知此中原委也。女善針指。工竹肉。愛種灌花木。尤愛芙蓉。庭中植數十本。親自灌溉。及花燦若霞錦。女使生試數花數。每本輒得二十朵。色類雖殊。花數則一。生怪問之。曰。此與君聚首之數也。生固不信。越歲花開。則十九矣。後歲愈增數。愈減。花瓣愈大。至二十年。每本僅開一朵。大如盤。色更豔麗。生雖憶前語。然視女猶綽約如處子。不深介意。未幾花蕊中各結一美人。形長二寸許。衣服華好。眉目畢具。惟一絳紅者。結一錦座。生與女花前小飲。女起謂生曰。妾有薄技。未敢獻君。今對花神。當為一試。遂離席作小垂手舞。歌曰。花開兮

芬芳花落兮渺茫開落兮無常。逝將去汝兮歸故鄉。歌喉宛轉舞影踰躑。生正凝視。聞忽見花枝亂颺。蕊中女子。飄然墮地。盡長袖美人也。各轉纖腰。與女對舞。生驚疑莫措。祇覺香風飄拂。彩影迷離。羣為亂曰。窺君兮東牆。遇君兮高唐。欲別君兮淚千行。我思君兮永不忘。歌畢。各舉袂一揚。悉騰花上。生顧女已失所在。急檢花叢。見一美人跌坐錦座中。衣履眉目。與女無異。生撫膺大慟。瞬息間蕊盡焦卷如鈎。不可復辨。生哀其遇。將落英瘞於祖塋之側。而封樹焉。

柳衣氏曰。芙蓉城中花冥冥。誰其主者石與丁。秋江仙種。原非俗骨相宜。今更以美人主之。尤稱。

反黃梁

尚書某公。江南人。以父蔭得官。歷任顯秩。位至秋官。又以平蠻功。晉封公。壽子五人。皆居顯要。年五十。長孫成進士。當傳臚之日。適某覽揆之辰。賓朋僚屬。介壽者莫不以大魁預賀。未幾鈴旗以第三名報捷。眾皆雀躍。某獨以不揭元燈為悶。使家人應接賓僚。已獨入園中散步。忽一道者叩扉而入。時某方慕長生。見道者風骨不凡。邀入書齋。與談導引術。日將午。某命具膳。辭曰。方外人素不食人間烟火。療飢有具。無擾。

郇廚囊中出鍋具。傾黃梁升許。拾松針以爨。謂某曰。公今日多談傷氣。宜養元神。出一瓦枕置榻上。某遂假寐。方欲交睫。見一道童自外入。向道者附耳數語。道者輟炊而起。謂某曰。項廣成子邀遊崆峒。公欲偕往否。公即隨道者出。頓覺雲生足下。瞬息間已至一山。恍若仙芝含露。琪樹飄香。某喜已入仙境。觀玩不已。旋至山頂。道者指一井曰。此廣成子飛昇處也。某俯視之。深不可測。正注目間。被道者一推而墮。幸兩傍甚狹。急舉手撐定。祇覺天地昏黑。腥穢之氣直透毛孔。目昏頭暈。驀然墮地。聞有人語曰。男也。男也。急舉目視之。已在一矮屋中。燈火熒然。一婦人仰卧榻上。又一白首媪往來絡繹。口中喃喃不已。狀甚匆忙。心大疑。自視己身長僅盈尺。裸卧於地。已知另投人身。大呼我某尚書。為妖道所賣。悞入汝家。竭力速呼。似不相聞者。俄見媪檢一絮綳裏授婦曰。呱呱不已。想即欲哺乳矣。某念絕食可冀還魂。未幾飢不可忍。略吮之。覺心神頓爽。漸不自禁。未數日有擔米歸家者。則其父也。媪喜謂曰。而婦已得一子矣。其人抱而笑曰。五官似吾。他日幸勿傭工。某始知為傭工子。益羞憤欲絕。惟事已數日。縱覓死還魂。軀殼已壞。強忍之後。知父李姓。籍隸陝西。母為再醮婦。又聞人數甲子。竊視歷書。隔前身已十餘年。心乃漸安。惟恨口不達語。無可告人。後語諸父。非惟

不知尚書為何官。并不知江南為何地也。某愈憤躁。計惟讀書。冀得一第。或可訪問。李使就學村塾。名李雲。某前身係廩生。本失學二十餘。猶因童子試後。父母卒。家益貧。以訓蒙餬口。設硯於隣邑安樂村朱氏。朱本田家。有女名桂娘。美而豔。已嫁而寡。朱以妻某。某正無家。遂贅於朱。時同村有張姓者。號兩翼虎。父官巡檢。倚父勢。無所不為。聞女美。欲買為妾。使人諷朱。朱以告某。某大怒。欲毆之。朱歎曰。張公子勢大如天。無敢逆命。君若犯其逆鱗。禍不遠矣。遂憂憤成疾。後病篤。召某及女。屬以身後事。未數語。忽門外人聲大噪。張率衆排闥直入。挾女以去。某奮力奪之。朱亦力疾起助。被張一推而絕。某憤甚。舉刃連斃數人。張鳴諸官。某詞甚抗。批頰數十。加以三木。遂誣服繫諸獄。獄吏苦之。某念前勘問犯官。嚴刑拷訊。桁楊刀鋸。率意加人。今一一親受。不如速死。後竟緩決監禁。垂二十年。會大赦。得以減等。充發江南。某竊喜。解院後。即至家探問。遙見車馬盈門。規模如舊。某益喜。急入問之。已改為某侍郎居第。問諸隣。鮮有知者。惟一老者曰。君所問。即昔年官尚書者耶。曰然。曰。今子孫居郭外。榮華鄉。門外橫卧一華表者。即是也。某即出郭訪之。見敗屋數椽。一老嫗倚門而績。貌甚龍鍾。問之。即某之孫媳也。未幾有擔糞而至者。為曾孫行。肩負雜草具。結隊歸家。

者為元孫行。某不禁淒然淚下。謂姬曰。余即爾家尚書公也。今托生為余。特來探問。姬曰。我尚書公歿已六十餘年。君壽幾何。曰五旬矣。姬拭淚曰。猶憶公五十誕辰。以長孫不中狀元為恨。悶絕園中。不料子孫淪落至此。某問田園屋舍。曰某第為某人所得。某別墅為某人所居。某田售某處。某莊歸某人。又問赤玉獅尚在否。蓋某征蠻時。曾得一赤玉獅。極賞愛。曰此係公玩賞之物。已殉葬矣。問壠丘何在。曰屋西拱木者即是也。某即步至墓前。第見衰草迷離。白楊蕭颯。狐嗥鴉噪。滿目荒涼。某不勝悲從中來。不可遏抑。大哭一聲而仆。及起。盡失所在。自視衣履。仍一品頂帶。惟身在荒郊。不知歸路。正驚疑間。遙見一軍官。押車數輛。策馬而來。見某疾躍下鞍。向某泥首。某問何人。曰職鄭雲鵬。前從征蠻時。蒙大人拔陞守備者也。又問何來。曰奉浙撫命。餽送大人五旬壽禮。某回念數十年事。歷歷在目。益心疑。即命取東帖視之。年月依然。仰視天日。尚在午中。某愈不解。復問此地屬何縣界。曰前即彰儀門矣。某即借騎。急入城中。將至菜市。見人叢稠密。意必決囚。立馬望之。見男女十餘輩。面縛而過。則己之妻孥也。某心膽碎裂。暗問旁人。答曰。某尚書以長孫不中狀元。怨謗朝廷。闔門棄市。惟正犯在逃。未經緝獲。俟拿到後。一併梟首耳。忽一人自後呼曰。這不是正犯耶。疾且下鞍。

一跌而醒。開眸微視。道者仍倚柱作泰。笑謂曰。片刻朦朧。曾入華胥否。某泫泫冷汗。不敢作聲。良久下榻。向道者曰。余已閱破紅塵。願請受為弟子。道者笑曰。公一代偉人。何出此語。曩見公似有不足之意。故借雲房之枕。聊懲望蜀之心。今已悟此。何愁富貴不綿遠哉。語畢。斂具而去。某自是春冰虎尾。時懷謹惕。王三錫命而偃而俯矣。柳衣氏曰。得隴望蜀。亦屬人情。若某尚書功名富貴。與博陸汾陽齊驅並駕。此猶不足。則天下無足意境矣。而今未熟黃粱飯。報道英雄夢已醒。誰能看破。

影談卷二

清海昌管世潁月楣氏著

八仙赴試

郎官上應列宿。人間官吏上應星垣。故天上諸神各有職守。非特畢雨箕風。僅司所好也。惟世傳八洞神仙。素無官守。帝准諸神奏。將考試諸仙。如文理荒謬。即行黜革。以杜濫膺天爵之弊。羣仙大窘。相聚謀一萬全策。時年齒獨張果最尊。敬相叩問。張曰。此甚苦事。余備嘗之矣。衆疑其妄。張笑曰。諸君未及見上古。無怪以余言為河漢也。昔伏羲時。一畫初開。考取諸生。余亦入試。同號俱不識此字。被黜。惟南極翁以幼童入選。五六千年間。猶曩昔耳。今龍頭雖屬老成。白首無青雲之志矣。於是謀於李。李曰。新豐折臂。尚免從軍。邵克夔憐。甯堪苛責。雖跛稱能履。亦擬告病廢耳。乃謀諸曹。張曰。彼固有女嬃在。豈椒房之寵。不可蔭槐黃舉子耶。時呂品方呼童索酒。衆譏其無深慮。呂曰。誠然。然老婦生男。諒免倒絢之誚。意蓋曾登進士第也。衆皆艷羨。惟藍采和俯首無語。衆曰。彼情急矣。藍沈吟曰。仙詔高才。尚以鬱輪袍一調。掇取魏科。則踏踏歌一曲。未必非掄元妙文也。何仙姑笑曰。此子可謂急則計生。衆曰。爾奈何。

曰。我何與耶。校書學士。偶出閨門。從無入試之例。不然。曹大家與班孟堅。同登仕籍矣。座中惟韓湘及雲房老師不免耳。曹曰。韓更無恐。彼從祖文章冠世。兄復領袖羣英。縱有金銀車之誤。不為伊一捉刀耶。吾恐軍中有一韓。技前茅者。必屬此人耳。鍾離權忽捧腹大噓曰。然則余倩一人代試何如。衆聞為誰。曰。武曲星漢壽亭侯也。呂曰。顏如渥丹。殊肖。倘遇春秋題。更屬得手也。遂詣闕。公闕辭曰。一介武夫。止挽兩石弓。幸勿以丁字相強。鍾力請不已。闕曰。此惟同寅文昌張公能之。盍求諸彼。乃往桂香宮。至則門靜人稀。謹貼迴避字樣。蓋帝已奉旨將典試矣。正徘徊間。一緋衣者。自左角門出。鍾識為朱衣。告以故。且曰。帝君典試。翁必入闈。幸為照拂。朱曰。君才足使頑石點頭。更何仰面於人。況功令森嚴。老夫即暗中首肯。有司自具明目。莫若面懇帝君。為愈。遂引鍾入。帝方擁書據案。擬構策題。鍾肅容叩謁。朱即為稟白。帝難之曰。以沒字碑而冠多士。如口碑何。朱再三緩頰。帝展卷微笑。若為弗聞也者。鍾慚憤交集。投袂大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予昇。願作鉏耨一觸。從終葵於終南山下耳。帝離席急止之曰。無自苦。有客頗通文墨。可為君用也。問為誰。帝指堦下一藍面者。曰。是能文乎。帝曰。以貌取人子也。盧杞非出身科甲耶。是名魁宿。子自問之。拂袖而入。鍾

懇於魁魁曰。君誠熱於功名者。然床頭金盡。縱有仙術。無益也。乃舉所握金以與之。曰。暫貸汝以玉成汝事。他日泥金奏捷。無忘今日斷金也。朱乃掀髯以出。鍾亦瞠腹而歸。於是繪八仙圖者。俱以鍾離冠之首。

柳衣氏曰。蒼頡造字。鬼神皆哭。無端闢此苦海。驅後人盡溺迷津。神仙亦窮其技。其禍亦烈矣哉。魁宿區區。盈握誠濟世慈航。渡迷寶筏也。竊謂祖龍必蒼頡轉世。彼能悔於厥心。將盡滅其迹。以滌前愆。惜炕灰未冷。山東即亂耳。雖然八仙中。惟洞賓非門外漢。而雲房竟籍此居羣仙之上。思劉蕡下第之語。亦曾汗顏否耶。

詩醫

曹錦字畫堂。博學能詩。與同里孝廉陳姓者善。陳學固不及曹。嘗師事之。時值暮春。同散步郊外。路遇一人。金頂煌然。帶眼罩。手搖白紙書畫便面。翔步而來。見二人鞠躬致揖。叩以姓名。自言張姓。弱冠入邑庠。現設硯於同郡賴氏。轉詢二人宗閥。具以告。張素耳曹名。以指拭鼻曰。久仰高才。識荆無自。今晨捧袂。榮幸良多。曹厭其酸腐。惟唯。唯陳過作遜謝語以賺之。未幾一戴碑礪頂者至。服甚炫麗。張曰。此即敝主人賴鶴亭先生也。賴本編民。以負販起家。初名進財。號萬金。鶴亭者新取之別號也。陳

問科第。答曰。初捐縣左堂。新加布政使理問。陳笑曰。先生饒無見之財。令東具有才之貝。可稱佳主。賢賓。張曰。敝主人雖居市井。頗解吟咏。故能與弟作莫逆交也。遂比肩而行。一時陳之尖利。曹之豪邁。張之迂腐。賴之粗鄙。雄論清言。迂談俚語。雜然互出。幾忘路之遠近矣。遙望山坡下。竹密花疎。人家掩映。綠楊影裏。飄出青帘。曹謂陳曰。前村必沽酒處也。可博一醉。賴恐失體。陳曰。君註名戶部。花開闌飲。有玷官箴。固不可也。比至村口。第見竹扉靜閉。絕鮮當壚。仰視青帘。上署曰。古越趙竹泉。鍼灸古今詩體各大駭異。賴曰。聞論語中有可使治其賦也。一語賦既可治。想詩亦可醫。衆不覺譁然大笑。忽一老翁啟扉視之。曰。何來佳客。若斯歡笑。衆意必竹泉也。答曰。適見題帘殊駭。聞見不覺失笑耳。翁曰。拙枝荒謬。乖張無怪。諸君齒冷。然老夫挾此術游江湖間。頗著奇效。不嫌鄙陋。請入蝸舍。與諸君論之。衆乃隨翁入室。各展姓氏。依次揖坐。曹曰。詩驅鬼瘴。檄愈頭風。曾以雄詞祛疾。不聞以術療詩。誠如尊技。則浣花溪畔。盡屬杏林。春草地塘。必通橋井矣。翁曰。君既明詩。亦知詩固如人乎。夫詩有喜怒哀樂人之七情也。詩有粗浮靜細人之六脉也。詩稱詩。腸詩脾。腑臟已備。詩言詩骨。詩體形格已全。詩固居然一人也。或為先天不足。原本有虧。或為調理失宜。致傷氣。

體於是有似雄健而實粗豪似深刻而實艱澁愛淡遠而入平庸喜工麗而近俚俗之病故質弱者補救之邪盛者清理之漢魏熟藥也以李杜為佐齊梁寒劑也以王孟為臣遵古炮製加引羣書對症施方百無一失也賴曰先生高論極明僕有詩稿惜不携來陳曰恐俗不可醫耳翁笑曰諸君如不棄芻蕘不必定窺全璧示以一斑已見梗概眾遂請翁命題時庭中白桃花盛開翁即指花為題曹詩先成曰春風亂捲舞水紋不耐繁華俗眼看想是生前留俠骨避秦猶作白衣冠翁曰氣血無虧精神充足此無病之體也陳曰仙李丰姿着露痕息夫人怨淡無言一株低映黃昏月錯認梨雲繞夢魂翁曰君先天稍弱宜服參苓漢魏歌行十全大補湯也張曰不抹胭脂作艷粧薄施金粉倚斜陽客來或作梅花看但罕清芬一段香翁感額曰血竭氣衰百病俱現縱虛扁復出亦非一日之功時賴方拈毫染翰苦吟不已陳曰君無自苦倘嘔盡心血詩醫不作牛醫也未幾亦得一十八字曰名同姬眼色尤髻滿目反膏砭腐時為問陰陽鬪戲女如何淋瘕不通經翁側視良久曰命意深奧老夫殊不能解賴曰意亦平庸惟字句略加琢鍊較諸作似勝一籌耳首句用伏筆領起全題蓋僕有寵姬目甚嬌媚人呼為桃花眼妻尤氏貌雖陋髻色甚白也二句用比體

以足題面石灰石。膏能硝。豈腐水晶俱白色也。三四題義已盡。止用襯筆搖曳題留。有餘不盡之意。蓋弋陽腔班所演陰陽關有一桃花女。問他何意。只有白帋。絕無經水。言桃花不作紅色。盡作白色也。翁大笑曰。君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藥。惟有鍼法。可以處之。賴請試其技。翁命賴解褐覆臥榻上。舉一木椎。向下部突入。賴大呼曰。何為。曰。無他。祇不許汝再放屁耳。

之。柳氏衣曰。千金易致。四韻難成。冬烘尚鮮知音。紉袴烏能搗管。木錐可畏。宜各慎之。

繩技俠女

嘉善諸生周鑑赴歲試。寓府城張氏。張本孀居。有女名蓮娘。婢曰秋霞。俱工針指。薪水賴以給。叔號出林虎。與婦同居。橫暴而有力。曾被府訪。押鑲石獅上。虎挾獅以走。以此人益憚之。時周尚未娶。見蓮美。欲委禽焉。諷婢達婦。婦喜曰。蓬門陋質。得附名楣。又何靳焉。惟叔素無賴。須喜商之。會生家書至。聞母病。不及語。虎即馳歸。婦恐有變。臨行出一沉香佩贈生曰。此蓮女幼時把玩物也。今以贈君。他日幸無異議。生敬諾。比歸。母已卒。婦商於虎。虎果不可。婦以憂憤死。生居喪次。弗預外事。年餘。應浙藩

聘。順道往訪。婢謂生曰。蓮姊望君如歲。虎實利徒。啗以重利可得也。生正躊躇。適虎自外至。見生怒曰。窮措大。絕無瓜葛。何遽直入人家。蓮女非千金聘。不可得也。語畢。橫睛盼視。生懼而退。夜泊石門縣界。憤不成寐。俄一舟繫纜並泊。時歲飢。恐行劫者。生問何船。答曰。劈竹鉛。蓋構李城南三十里。地名邏水。遠近五十餘家。凡四姓。曰董。姚。徐。沈。婦女悉工繩技。身輕似燕。體捷如猿。柳舞花飛。見者耀目。而董氏諸女。更以拳勇著。其語有不欲人知者。另有翻切。謂歌為華軒。撥阮為嘈姑。鞞韃為仙勞。登高竿為仙輕。對客嘲笑。鮮有知者。篙工恐好事者滋事。特舉隱語答生。彼云劈竹鉛者。猶言繩技船也。生固不解。心益疑。側耳竊聽。隱隱有嗚咽聲。久之寂然。忽聞呼蓮姊者三。又驚呼曰。蓮姊。刳股暈絕矣。絮語喃喃。夜半乃止。晨起視見一女子。年約二十許。推蓬而出。雲鬢蓬鬆。泪痕猶濕。生碍於致問。乃揚言曰。昨宵徹夜未眠。殊苦困憊。女致謝曰。祇以妾故。驚擾清夢。曰。昨悲泣者。即卿耶。何哀怨乃爾。答曰。妾邏水董氏女。蕙娘也。幼習繩技。隨母游吳越間。今母病垂危。是以飲泣耳。生曰。曾藥之否。曰。醫言虛弱。宜服茯苓。此又非妾所能力辦也。語畢。淚下。生心惻然。啟篋得數十金。以贈女。女曰。君固慷慨士。妾亦非彈箏賣笑者。流願示姓名。以圖瓊報。遂以里氏告。各解

維而別。生既入幕。殊信任。後方伯緣事被逮。生亦繫於獄。未數日。獄卒言一女子探視生。心疑。召視之。則蕙娘也。略問始末。即向生耳語曰。君幸無家室累。脫君遠遁。何如。生曰。非惟不可。且不能耳。女舉雙掌。將手紐一拍而脫曰。能乎否乎。生曰。僕本無罪。數日間即可出獄。卿既具神力。願以他事濟卿。卿亦知永郡出林虎否。曰。聞之矣。萬人敵也。生曰。虎之姪女名蓮。曾許僕。今女懷舊約。虎負前盟。卿能留意古押衙不足數矣。女踟躕曰。其家尚有餘人否。曰。秋霞一婢。蓮之倩榴也。女曰。事固易。須得君書。彼方見信。生解佩與羅曰。此蓮之舊物。示之當喻。女即辭生。至永。將至張。見鼓樂喧填。擁一綵輿出門而去。女知有變。急入內堂。一婢掩泣屏後。見女問為誰。女知為秋霞。遽問曰。如今虎何在。曰。在寢。乃低聲問曰。余董蕙娘也。為周郎接取蓮娘者。問何據。出佩示之。秋頓足曰。蓮姊為虎所逼。已賣入副鎮府矣。曰。願否。曰。求死不得耳。語未竟。忽聞舍後履聲索索。秋曰。虎至矣。女即望空一躍。飛身牆外。虎昂首而出。未之覺也。秋正驚惶。女復躍入。謂秋曰。計有所出矣。曰。何如。曰。蓮娘臨行。有何遺物否。曰。粧臺無恙。恐取可也。曰。一二足矣。乃與秋並入臥室。蓮鈎觸處。鈿響錚然。一金步搖也。秋曰。此鎮府聘物。想催粧時。眾女扯拽蓮姊。悞墮於此。女喜曰。此天賜周郎也。

得此已可直入鎮府。餘無用矣。女即至府門者呵之。答曰。虎使送步搖者。見鎮呈步搖。鎮喜。留侍蓮娘。女乘間示蓮以佩。蓮益悲咽不已。乃密語之。故蓮問何時。曰。非午夜不可。然不醉鎮恐不可脫。須善勸之。遂具飲以俟。至夜客散。鎮扶醉而入。蓮酌巨觥以奉。女撥琵琶侑之。鎮大醉而寢。女曰。此其候矣。即負蓮飛越重垣。駕舟而遁。比至武林。生已脫獄。女戲謂曰。連城白璧反自相如。然妾已懷鍾建。負我之嫌。君當奈何。生深謝之。女曰。君姑弗謝。妾負擔未弛。且有後命。生問故。曰。自當知。生君即旅館中諧花燭。花香蝶戀。春暖蜂狂。樂可知也。蓮謂生曰。妾既幸脫魚鉤。秋霞未離虎穴。致之聚首。君惠良多。生難之。蓮泣曰。秋霞與妾甘苦共嘗。且刻下未必不以妾故被累。倘伯仁實由我死。妾不忍獨侍巾櫛矣。生商於女。女曰。妾固云尚有後命也。然此事宜疾。遲恐生變。生問期。曰。妾先往探桃源。君後載美過范蠡湖可也。先是鎮娶蓮時。以厚貲給虎。及蓮亡去。鎮醜其事。不為根究。維拘虎進其值。虎固博徒。已耗其半。無可償。乃請築一壘於演武場。招人角鬪。懸百金為注。勝者酬之。不勝者償半。鎮知虎勇許之。女至。聞稱虎勇者。不絕於道。潛至虎家。謂秋霞曰。蓮娘已諧夙願。卿將若何。曰。蓮若負心。有死耳。曰。此來正為卿地。恐為虎覺。須秘之。秋告以設壘事。女曰。誠是。

吾甯爲曹沫。不作崑崙奴矣。遂辭秋曰。虎若召卿。宜即往。復至舟中。適生已至。以秋語告。蓮問秋霞何在。女曰。若奪虎壘。秋當自至。生曰。能擊之否。曰。姑試之。乃與生共至演武場。觀者萬人。虎據壘呼曰。某奉鎮府命。設壘於此。願角者登。生促女擊之。女曰。未可。其氣方盛。且莫試之。勝之不武。未幾。虎又如前呼。一偉丈夫應聲而出。有識者曰。此雲中鄧雄也。曾徒手搏虎。非此不足敵。鄧至壘前。一躍而上。虎佯退。鄧乘虛疾入。至壘盡。虎驀然蹲地。橫腿一掃。鄧即仰顛壘下。虎又呼如前。一人自壘後躍上。笑將虎腰一掀。虎略閃。其人倒撞下壘。衆譁曰。此侍衛尚非所堪。虎固角而翼者也。女謂生曰。可矣。君先與蓮娘歸。妾當後至。遂至壘前。問虎曰。苟勝汝。何所獲。虎曰。懸賞固在。汝不知耶。女曰。不願得金。願得秋霞爲注。虎笑曰。秋猶金也。即使呼秋。秋果即至。是時地形漸窄。觀者愈多。女即飛身躍上。直撲虎胸。被虎向脇間盡力一推。女趁勢一躍。如飢鷹脫鞵。直入雲端。虎舉首仰視。瞰日晶瑩。雙睛瞋眩。略一睺眼。女疾飛下。蓮鈎一舉。直中虎額而仆。女即扶秋解纜而去。未數里。已及生舟。謂生曰。如天之福。卒不辱命。妾之報君畢矣。請從此辭。生邀留至家。女固不可。曰。君果念妾。七日內至妾家。尚及相見也。語畢。雙漿如飛。瞬息而杳。生歸數日。擬至邏水。會蓮病逾期。

而往。覺門戶蕭條。一老嫗啟扉而出。生問。嫗泣曰。嫗女歸家後。兩脇腫脹。據為一力士所傷。已於數日前嘔血死矣。生大慟。乃厚恤其家。其家葬於避水之上。表曰。秀水俠女董蕙娘之墓。

柳衣士曰。甯為曹沫不作崑崙奴。一語使天下微倖成事者。一齊愧殺。若既入虎穴。何妨即得虎子。必欲撩虎鬚。竟不免於虎口。與荆軻生叔秦皇同為恨事。惜哉。

孤師

山西富民縣佩芳。性極慳吝。各子名守珍。七歲未識之。不得已延師督課。修葺嚴歷。聘者鮮有煖席。一日有一叟詣門自薦。自言吳姓。曾補弟子員。妻孥俱喪。無所依歸。願就食門下。與公子伴讀。館穀非所計也。孫喜。即命珍受業。時珍年已十四五。凡九易師。初受四子業。開卷茫然不識一字。叟乃另起章程。日夜督責。倦時。叟於衣底出一葫蘆。傾出珠璣。升許。晶瑩圓潤。大者如丸。細者如桐子。不一。叟擇其尤細者。令吞之。曰。是明智珠。服之能益人智。珍凡三吞之。每服後。輒加課數倍。不數年。左國史。漢八家諸子。無所不讀。叟性甘淡泊。不茹葷酒。惟愛噉鮮果。時令主人具焉。會歲旱。果值甚昂。每有所索。則以非時對。一日偶坐窗下。見婢抱一幼女入。乃主人愛女也。手

執銀杏大如盃。叟方欲致問。主人適至。見婢怒叱之。少頃婢奉杏一盤呈叟。面有爪裂痕。叟怪問之。答曰。曩不合將杏子與師傅見耳。叟舉筆署於壁曰。銀杏一盤。智珠一丸。舍彼靳此。是何肺肝。寫畢。向珍一指。珍即腹痛欲嘔。所吞珠璣探喉而出。叟收入葫蘆。拂袖而去。珍仍愚笨如初。

柳衣氏曰。孫固惜錢如命。叟亦明珠暗投。

月楣生曰。尊同天地君親。窮並鰥寡孤獨。青氈之苦。有甚赭衣也。爰錄四書文。以供一笑云。可以假館歸。潔其身而已矣。夫人幼而學之。就有道而正焉。愛而不敬。如之何則可。昔者竊聞之。禮之於賓主也。尊賢為大。館於上宮。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今也不然。君子曰。古者易子而教之。率其子弟。願留而受業於門。寬柔以教。盡心力而為之。蚤起夜以繼日。治人者食於人。吾何慊乎哉。夫子之設科也。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吾未嘗無誨焉。或曰。教亦多術矣。所就三上焉者。餽七十鎰。餽五十鎰。享多儀。必有酒肉。迎之致敬。以有禮。是為王者師也。得之有命。降一等。主忠信。無違夫子。沽酒市脯。二者不可得兼。其交也以道。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其下與鄉人處。其徒數十人。臨之以莊儼然人望。

而畏之。雖疏食菜羹。美禮貌未衰。則安之。其餘可與共學。未可與權。父命之嚴。母命之寬。執其兩端。自以為是。童子六七十。猶牛之性。羣居終日。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法語之言。過而不改。繼之以怒。徵於色。發於聲。雖曰撻而不畏也。人莫知其子之惡。所求乎子。讀其書。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固所願也。比及三年。而無其功者。是誰之過。與訑訑之聲音顏色。見於面。則不敬莫大乎是。其所厚者薄。菲飲食。有餘不敢盡。將以復進也。無乃太簡乎。有事。我將反。謂門弟子曰。善。為我辭焉。反命曰。吾黨之小子。無所不至。請必無歸。必不得已而去。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反。其僕曰。何晏也。十二月。公事畢。治任將歸。去其金。缺吾將問之。補不足。然而無有乎爾。則亦已矣。斗筭之人。何足算也。以待來年。辭有賤丈夫焉。皇皇如也。與朋友交。舉疾首蹙額而相告曰。舍館未定。子盍為我言之。曰。諾。請復之。強而後可。曰。無所歸。仍舊貫。自行束修以上。四十五十。不可得矣。少有出納之吝。用不足。請益。曰。亡矣。其心曰。當今之世。有餘師。彼哉彼哉。舍我其誰也。及其至也。攝齊升堂。脅肩諂笑。欲與之言。趨而迎之。童子見。摩頂放踵。犯而不校。惟恐不順焉。得一善。有不虞之譽。其設心以為不若是。則不能安其身。以順為正者。無羞惡之心。徒鋪啜也。或告之曰。

我丈夫也。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則將應之曰。數口之家。不暖不飽。今若此。余不得已也。是以聲名屢憎於人。自取之也。又何怨嗚呼。為富不仁矣。居移氣。養移體。何必讀書。醫醫然曰。吾之於人也。日省月試。才不才。如見其肺肝然。頌白者耳。無聞目無見也。死而後已。不敢請耳。少者空空如也。文學如彼其卑也。從之無益。壯者出入無時。如用之。賊夫人之子。斯人也。食粟而已。奚可哉。噫。由君子觀之士。憎茲多口。而今而後。戒之戒之。人之患在好為人師。有過而去。斯速已矣。如有復我者。雖閉戶可也。

鄭生

東昌諸生鄭夢塘。就幕於晉。即娶太原張氏。既歸。遂絕音問。後數年。鄭卒。遺孤子僅七歲。甚慧。張撫之。年十六。入邑庠。張使如晉。惟以一僕從。路遇獵者。網一狐。狐見生。嚶嚶然作乞哀狀。生憐而售其值。釋焉。狐既脫網。顧生而逸。既至晉。知舅氏槐三服賈遠方。惟舅姪朱氏持家。見生至。甚喜。殷勤慰問。俄具供膳。將就座。朱問婢曰。琴姑何在。曰。有客在。羞相見耳。朱曰。骨肉親。亦為客耶。命婢促女出。向生斂衽。畧致寒暄。第覺嬌波流慧。細柳生姿。丰韻不能言喻。比夜。婢輩掃除書室。導生就寢。朱甚賢。飲食寒暖備。

極周致。一日叙語間，女捧茗奉生。麻姑修爪，誤觸生腕，不禁嫣然一笑。生心意俱搖，幾不自主。少頃，朱登樓禮佛。生潛入女臥室。女方臨牕綴一鳳履，見生起，問曰：「君何至此？」曰：「謝賜佳茗耳。」女暈生兩頰，笑謝曰：「無心之失，幸勿係懷。」生即取履把玩，曰：「是誰鳳翹？纖瘦若此。」女接取之。生故搔其纖腕，女曰：「君知禮人，意何輕薄？」生笑曰：「卿豈不知禮者耶？」女無以答，返立榻畔。生直前狎抱求歡，女峻拒曰：「君既不嫌寢陋，亦當通以媒妁，勿效狂且。」生喜，即解佩玉為訂。而懷女紡履，再欲有言。女佯呼婢取茗，生乃趨出。後見生不交一語。生每伺於無人處，欲通叩問，則遽引避。或呼媼婢以恐之。生殊失望。未幾疾作，一日強起支坐。女忽舉幃而入，見生狀，驚曰：「何憊至此？」生含怨曰：「卿寔賜之耳。」女曰：「君甚痴情，苟以妾故，妾身即君身也。君不自愛，妾何敢愛。俟君病痊，當惟命是聽。」乃捉生臂視之，曰：「消瘦若此，妾之罪也。」洎簌簌如雨下，即牽生衣拭之。殷勤慰解而出。生頓覺胸膈忽舒。數日間沉疴如失。無何，槐三歸，見生甚喜，問何羸瘦，以病對。乃謂朱曰：「書室中素苦卑濕，甥非外人，內房亦可容膝。」即命遷入。自是漁郎仙棹時泛桃源，漢使星槎間逢織女矣。時同郡有巨族趙姓者，聞女美，欲委禽焉。槐商於朱，朱欲允。從女聞之，潛告生。生曰：「當歸與母計。」女曰：「事急矣，不可緩。」生

即辭歸。且言月餘當復至。未數日。有傳言朝廷將選良家女充宮掖者。眾言朋興。諱傳里巷。趙即納聘。且言即行合卺。女知事急。夜半將雉經。聞戶外有彈指聲。啟視之一嫗也。謂女曰。鄭生至中道間變。特反旆潛歸。現俟於牆外。與爾一談語畢。即掖女而行。悲泣中。不辨嫗係何人。第見門戶洞開。與嫗悄然而出。月明中。果見生。控雙衛以俟。晷詰始末。即謂女曰。事起倉卒。惟有私奔。可酬卿願。余從母家去此不遠。夙可與嫗同往。暫行借寓。余歸白於母。然後相迎。女尚猶豫。回視門垣。嚴局如故。生即扶女升鞍。女亦控勒而起。騎甚駛。雲飛電走。瞬息千里矣。比曉。趙竟逆女以去。閱兩月。生始覓母書達晉。及謁槐三。知女已歸趙。遂淒怨而返。後生領鄉薦入都。道出德州。遇風雨天暝。不能抵站。正徬徨間。遙望樹叢中燈光掩映。似有村舍。將往投宿。比至墻雕宇峻。類一顯宦第。不敢遽入。俄一們者出。告以故。答曰。事無不可。然須白於生母。遂引生坐耳房中。而少頃復出。細問生之邦族。既去。即出謂曰。夫人請公子。生遂入。夫人出自堂後。年約四十餘。殊莊雅。向生拜曰。前蒙大惠。未報涓埃。今承寵降。實深榮幸。生茫然不知所對。敬叩閨闥。夫人曰。公子當自知。無須垂問。生益疑。俄具席。夫人顧婢曰。喚雲姊來侍公子飲。羣女扶一女出。肌豐色潤。光艷照人。謂生曰。老婦

惟此女。年已十六矣。甚慧。名雲娥。公子如不棄。他日當使侍巾櫛。以備小星。生離席謝曰。令媛天人。本非敢望。既承眷愛。某實未締良姻。夫人曰。使君自有婦。何言無也。生固白之。夫人笑曰。公子佩玉猶在乎。生愕然。正驚疑間。一婢自外入。夫人問曰。汝來乎。曰來矣。即向夫人耳語。殊不可辨。問留何據。曰另覓一枕坵者。軀殼以代耳。乃謂生曰。天假之緣。使公子至此。向時枉案。今可剖也。向袖中出一物。授生曰。公子識此否。視之。即所贈女之佩玉也。生大駭。欲致問。夫人已呼一女出。視之。即琴姑也。急問女曰。卿何至此。女曰。君前使嫗引妾來。此何夢夢耶。生如入九疑山中。罔知所自。夫人起曰。公子無疑。是皆老婦所為。以報深恩也。公子猶憶山石道上釋一狐否。曰有之。曰敢實告君。妾非人狐也。前自雁門來。誤觸陷阱。幾罹慘禍。蒙施大德。卽報無由。後知公子有意於張氏女。又事與願違。故使婢輩幻變公子形。賺女出園。復使一婢變作張女相。以嫁趙氏。今此婢歸來時。即彼新婦暴亡日也。曩耳語者。即述此事耳。自今公子與女可諧白首。今夜銀河初滿。玉漏未催。即可共諧花燭。命扶女入。又出冠帶。為生易服。未幾仙樂悠揚。女花冠綉帔。簇氎觥與生交拜。羣婢奏鵲橋仙一曲。導入洞房。晨起。生將謁謝夫人。已引雲娥而入。謂生曰。鏡臺之聘。已屬老奴。箕箒之

需敬供弱女生以女長雲二歲使序齒以姊妹稱閱數日春闈將近即別入都尋報罷遂歸將近德州夫人與二女已停車於路謂生曰郢珠之報已釋寸衷公子可與二女同車老婦請從此逝又曰沙邱妖氛甚惡恐罹兵火歸後宜速遷樂土語畢升輿北向瞬息而杳遂歸生復至晉備述前事俱極驚喜或有聞於趙趙固不信啟棺視之則一狐也生以夫人語即奉母遷於晉因舅氏而家焉至明年有王倫之亂柳衣氏曰珠吐靈蛇環啣病雀苟有性靈恩無不報若李代桃僵賺趙氏連城之璧雨占礎潤脫崑岡玉石之焚狐更智矣

鮑璧人

鮑生璧人名王遼東人父晉舉孝廉早卒生美丰姿工文章有才子之目然性薄科第嗜遊覽未弱冠歷燕趙黔蜀諸勝旋至吳陵主於薛薛號景陶大腹賈也性殊吝而喜狹斜更不讀書試以一丁字則張目却走子女各一妻已故子曰文山酷似其父而和嶠之癖殆又過之女曰燕娘性穎悟讀書不再復詩仿金元書法亦柔媚可喜至於姿態濃艷舉止妖嬈縱若耶溪畔未之見也生本名家子風流豪曠莫不以得親叔度為幸主人以其貧也不為禮會賞牡丹指生曰此花何以得名富貴曰取

其艷麗也。曰：卿家亦有是耶？生不答。傍一人曰：先生書中自饒富貴，何屑與草木爭榮？今既與塵得一佳咏，以增名花之色，榮幸甚矣。生遂朗吟曰：天香襲郁滿衣裾，魏紫姚黃爛漫舒。富貴莫誇君獨占，一經風雨便何如？薛欣然曰：僕雖不悉詩中意義，第聲韻鏗鏗，心思敏捷，真才子也。忽屏後有微歎聲，薛知為燕娘，遂謂生曰：僕之幼女，頗通文墨，先生非外人，謂予不信，面試之可也。眾皆慙，思乃呼雲裳扶女出。雲鬟低，顰杏靨微，顧向生一歛衽，退立。薛後色似不懌，薛曰：頃鮑先生賦牡丹詩，甚佳，爾可續咏一絕，以質高明。且為犂牛吐氣也。燕應聲曰：春光滿眼照樓臺，五色雲霞錦簇堆。自是花王饒富貴，寒梅瘦杏莫相猜。生強為擊節，而心甚不平。酒酣，薛曰：遇茲雅集，須舉令行觴，方可脫俗。遂作首令曰：兒童一個價千金，仁貴意蓋以上句。龍起一古人名，又同己姓也。文山沉吟良久，曰：受罪。陰司第一名丁山。薛捧腹大笑曰：古人姓名竟為愚父子佳話，誠大快事。文亦意氣自得，遂至生。生曰：烽火燭天，驚萬里明遠；後及眾，眾皆不能。薛顧女曰：汝能乎？俯而不答。生曰：余代之。眾稱善。乃曰：松林風戰作潮聲，燕已悟。兩頰頰赤。薛心疑，問何人曰：薛濤也。薛濤何如人？生大窘，語幾塞。強給之曰：仁貴之女也。見於唐史。薛問女曰：有之。後適鄂國公尉遲敬德之子者，蓋燕非衛生。

恐致父怒耳。然生實德之矣。一日步至後園。適燕亦在。生不敢接語。徘徊池畔。見有新篁一叢。菁蔥可愛。爰吟曰。方塘斜壓碧琅玕。水面猗猗照影寒。正吟哦間。燕續韻曰。風動竹敲魚。夢醒驚來。个个是漁竿。生即前笑曰。竹影驚魚。亦如松濤之怕人否。燕曰。此君自取病耳。苟非妾善排解。君將置身於何地。生曰。感懷大德。心版難銘。恨無從圖報耳。忽女鬟綺霞覓狸奴至。燕潛引去。綺問生曰。前日燕娘牡丹詩佳否。生慢應曰。佳。曰。然則我娘子何又見批也。生備問之。知文山之婦虞氏亦工詩翰。貌亦與燕相勑。燕則肌豐色潤。如芙蓉出水。而娘娜略遜于虞。虞則腰細眉纖。如弱柳臨風。而嬌艷稍差。夫燕環肥燕瘦。真合璧也會午日。薛酌諸用事。生亦與座。末座有秦姓者。屢目屏後。生托更衣起。遙見羅裙半幅。隱於屏側。綺亦與焉。比反。遇綺於夾室。問囊並立者為誰。曰。我娘子也。緣有詩稿托秦某裝訂。未就。欲索取耳。傍晚。瞞秦他出。潛至秦所。案有細楷詩草一冊。贍鈐小印曰。虞氏素娥匿歸。翻閱未竟。中有減木蘭一調。咏桃花曰。天台路渺。洞口尋春人跡少。引得劉郎又是紅塵性。未降折攀。須早此意。風流崔護。曉為報。淵明自後。花開不避秦。生大疑。袖歸原所。越日。薛邀觀競渡。生被風先返。聞房中鈴然有聲。視之。燕也。抽一畫冊。連環條脫。振蕩作聲。欲引去。生

已入室。遂問曰。令嫂亦工詩翰乎。曰。何以知之。曰。昨於秦某處得窺金壁。詢稱閨秀。惟一小令。殊深費解。敢質於卿。所謂疑義相與析也。遂誦前詞一遍。燕笑曰。君既解人。何勞贅問。生固詰之。乃述伊嫂與秦有染。顛末語頗繁。生曰。令兄其含之耶。嘆曰。將軍跋扈。尚有秦宮越國尸。居甬無紅拂。生察燕意。稍動。遂以他語挑之。燕正色曰。君才貌兼優。不患無青紫得諧秦晉。固所願也。若中毒宣淫。貪歡瞬息。縱他日得備箕帚。君家墻茨其勝掃乎。生遂解佩環為訂。燕脫一條脫谷之適。素之乳媪過。慙外疑二人有私。拊櫺諦聽。還白於素。素啣之。欲報而未得其隙。乃屢於薛前稱生才而惜其貧。旋欲與燕為理。薛志曰。書乃蠹魚。豈能作金蠶蠱耶。竹醉曰。舉家游虎阜。薛購兩羅帕。素燕各一。比返。燕倉卒登岸。帕墮船脣。素匿之。是日生亦赴隣家賞榴花。大醉。闔門先寢。素命媪携帕潛擲生榻下。初薛有元壇神。甚靈著。薛虔事之。每日清晨焚香拜禱。座供生寢室之左。薛至。生醉卧未起。見遺帕。袖之還。遇素於堂後。素故出帕以揚示之。遂疑燕欲入問。素語薛曰。昨聞用事者。俱有侵蝕。未知果否。薛盱目大驚曰。是更非細故。不可不白。遂咆哮而出。蓋素知事已急。又知薛惜錢如命。乃以更急者。緩其所急。所謂急則計生也。遂入謂燕曰。鮑生昨賞榴花。聞有詩甚佳。盍索

觀之。燕命雲囊素復出俟於堂後。會薛入。素以他語錮之。少頃文山亦入。雲至。生所生果有作。即檢付雲。雲還過薛。問之曰。鮑生遺於燕娘者。薛固不識字。授素。素一展閱。顏色頓變。薛愈疑。急問之。過作囁嚅曰。詩耳。文亦疑。欲索視。素納於袖。文固取之。素嗔曰。爾何知。致伊二人於死地耶。薛悟大詈。將出辱生。素急止之曰。事本無他。怒於何有。辭而去之足矣。遂使文山以他語辭生。生意厭客所致。遂捲囊他適。竟不知有此媒孽也。薛即為燕納聘。締姻於王氏。王氏巨富。以王視薛。則邪勝也。惟佳婿年逾成童。未竟四子業。此可稱水清玉潤耳。燕聞之。憤怨交集。遇素不交一語。素漸悔前計之失。乃謂燕曰。鮑生俊逸。不讓參軍。翁以小憤。始則漢祖罵儒。繼則秦王逐客。其為生計。不亦過乎。燕含怨曰。其為生計也。則過矣。其為嫂計也。則忠。素曰。不然。從來薄命。半屬紅顏。道韞名媛。猶有天壤。王郎之恨。前余所為。欲固翁心。如會真記故事。使才子佳人得成佳耦。維恨事拂初心。德隣於怨。否則余前日以蹇修自命。何為者耶。燕潛然曰。誠是。則嫂不負我。我負嫂矣。第我與鮑生已有割臂之盟。茲變出尋常。事無可追。縱彼無尾生之信。我忍作文鴛之嫁。伴此沒字碑耶。嫂將何以教我。素曰。卿如欲踐前盟。事有難必。如謂七香車不入馬糞巷中。易於反掌。數日間會看溫。

太真索返玉鏡臺也。燕曰：奈何？素曰：世俗聯姻，必有所取。今王愷家貲十倍於我，必非貪富。極豎之家，素輕文墨，斷未憐才。所以通朱陳之好者，以卿貌耳。苟吾妹犯醜，游楚必悔。委禽矣。曰：如何？曰：聞瑯琊郡側有尼菴，曰墨花。尼素與王相善。明日先人走告。謂余二人欲拈香於大士。尼必先聞於王。乳媼之女年十七，實無鹽也，可為魏武捉刀。是日王姓必有睨者，則林下風之目不待出。齊尼口矣。至日尼果告王。王氏子弟先往以待。燕至，珠圍翠繞，登壇膜拜。觀者大噱，甚有不忍平視者。越日王果以反幣為辭，薛不可。素曰：王氏辭婚，豈嫌貌寢？或者前事有聞，未可知也。若強之，將何以為燕地？不如忍之。事遂寢。忽新刺史有考閨秀之舉，守本燕人，由部選出。牧常州，俸滿調繁。女曰麗娟，無昆季能詩。閨秀之選，為愛女覓一益友也。素邀燕入試。燕不可。素曰：守係燕人，去遠不遠？鮑本名家子，或能踪跡。未可定也。乃入試。鈴旗報捷，素首選。燕居其次。肩輿綵幣，欲接素矣。忽一騎飛至，呼曰：事有變更，未可造次。則一健僕也。急出視之，則燕拔前茅。素副燕下，叩其故。曰：二人文詞工力悉敵，始一幕府欲置燕於素上。我主以卷中警句，似非弱腕所能，遂列於素後。後幕府力爭不已，故復有是命也。遂接燕去。燕本閨叔，與麗甚水乳，第以生為念。時形眉宇，麗詢之，泣告以

故麗大笑曰。是以前日鮑先生必欲置卿於高等也。斯人現在吾署。何多悶為。蓋生自辭薛後。擬至維揚。過毘陵。知伊父同年。蘇姓名琨者作守。投刺入謁。守素知生才。留作書記。甚信任。旋至吳門。閨秀之選。亦生意也。生已知燕在署。以守家法甚嚴。未敢妄入桃源耳。燕聞之大喜。然覩面無由。又深室通人遠之嘆。擬歸而謀諸素。乃以他辭辭守。守始知素為燕邱嫂。喜曰。誠是。則石溫兩處士可並入烏公之幕。尚勞僕僕耶。乃以燕為媒。羅致幕下。素至。百計圖之。生於是得被賈香矣。未幾九江有民變。僉憲畏累自盡。守奉檄調署。馳驛赴任。眷屬託生挈至。素燕亦願隨往。三軍有桑中之喜。更羨巫臣再世矣。甫入境。江城已陷。守死於難。正倉皇間。忽亂軍突至。潮奔浪湧。不能相顧。三女呼號求救。為一叟引去。女甚傍徨。叟曰。無恐也。余黃某也。非輕薄者。蓋叟本閩人。貴顯饒無子女。服賈漢川。聞亂旋里。三女萍梗無依。隨叟南馳。生不知也。遍跡之不得。卜於闕壯繆。句云。夫妻分散兩相思。相見原來無日時。巧配分明君福盡。鬼門關上好相知。生大悲。乃北歸。路遇閩臣某。督禁旅出。欲延記室一名。生遂入幕。自是蓮花幕裏喜得參軍。而楊柳樓頭更多思婦矣。後寇平。生以議叙選福建漳州別駕。後署泉州司馬。以三女故。誓不肯復娶。會大計。願掛冠旋里。遂以有疾。

填去時己酉七月初七日也。生葛巾便服，散布郊外。至一叢林，署曰密雲寺。寺有天孫神。是日遠近婦女焚香乞巧。生循廊至殿門側，遇一叟，銀髯朱履，神仙中人。也肩隨一老嫗，手持牟尼一掛，年亦與叟相若。後有少婦，凡三人並出殿外，視之，乃素娥、燕娘、并麗娟也。生如在雲霧中，不知所為。直前大呼曰：「鮑某在！」三人亦不知所出，各撫膺大哭。叟駭問之，皆不能成語。觀者莫不酸鼻。少頃，各訴始末。眾知生已遁，顯皆稱賀。叟遂邀生至家，有加禮。且曰：「連城白璧，自當歸趙。惟是數年依戀，愚夫婦視如己出。自茲以往，諒無覲面之期。言念及此，殊深愴痛耳。」語畢淚下。生亦泫然，報以金不受。遂歸。將至吳，生謂素曰：「卿奈何？」曰：「君先覲之。至則庭草依然，燕巢易主。下令歸來，已深城郭，人民之嘆訪諸隣，知薛已於數年前去世。文山游蕩無度，家破飄零，不知所往。歸以告，皆不勝悲楚。生愛吳中形勝，遂家焉。」一日語及前事，生曰：「卿輩敏悟，能解曹娥碑題詞否？」麗曰：「語意云何？」生遂以卜於闕壯繆之句告三人。且曰：「神其欺余耶？」麗曰：「若是，則神實不欺君矣。首句可無解，二句相見原來無日時。雲密則無日矣。光密雲二字，出於周易，亦非光庭所撰。曰無日時，時而無日，則為寺字。乃密雲寺也。曰巧配分明，君福盡。今歲在己酉，則配字也。明字分，則為日月二字。曰巧者，隱寓七月。」

七日也。曰君福盡。泉州隸於福建。君於是日解組。非福盡耶。曰鬼門關上好相知。則更顯矣。妾棲黃氏。君牧泉州。則黃泉鬼門也。黃泉非鬼門。關而何生。大喜稱慧。拜於庭。以報神明之不爽。自是無心涉世。維閉戶著書。對花酌酒。琴瑟靜好。以偕老云。柳衣氏曰。吾觀吳中薛氏。而知天道福善禍淫之不爽也。銅臭夫丁字不識狎妓。比頑宣淫無度。此天之所以報之以不貞之婦。旋即以死亡繼之也。獨是天為才子生佳人。而盲瞽必欲以配紉綉。使非素娥媒孽於前。畫策於終。吾恐鮑生雖有綺緣。文君終不為相如有矣。此莫或使之而若或使之者。天也。非人也。若夫刺史廷才。草竊為禍。閭叟扶危。密雲遇舊。悲歡離合。不獨一鮑生然也。惟是景陶朽骨。則亦已矣。彼文山者。何以為情。

荀三餘

荀香。字文若。一號三餘。吳之吳縣人。豐神秀雅。工詞翰。妻歐陽氏。美而賢。伉儷殊篤。花朝月夕。未嘗不比肩也。女素善病。偶有微疴。荀為減膳。女每強起以解慰之。以故情益纏綿。後病且劇。泣謂荀曰。百年夫婦。願諧白首。今已病入膏肓。不能再侍巾櫛。天下多美婦人。尚可鸞膠待續。奉倩神傷。于死者無益也。言畢溘然而逝。荀愴呼欲

絕殮後置榻靈傍。冀有夢遇。久之絕無所感。自是春花秋月。觸景傷懷。乃集唐人句作惆悵詞十二章。曰。却鎖重門。一院深相思。空有夢相尋。驚鴻瞥過。游龍去碧海青天。夜夜心門柳。蕭蕭絮。暮鴉露床風簾半。欹斜月明。塔下紗幮薄。猶為離人照落花。宜春花暖。不飛香。不是愁人亦斷腸。明鏡半邊釵一股。身前身後事茫茫。孔雀東飛何處。栖一鈎新月。未沉西。朦朧殘夢初成後。海上三山去不迷。風吹艷色欲燒春。贏得馨香暗上身。烟格月枝曾不改。今朝誰是拗花人。桐花暗淡柳惺忪。折盡青青賞盡紅。香火一爐燈一盞。小樓昨夜又東風。紅薔薇映碧芭蕉。苦控春風透綺簾。寂寞空庭春欲晚。玉人何處教吹簫。舊牕風月更相親。流水無情草自春。別恨轉深何處寫。濕雲如夢雨如塵。莫羨鴛鴦入畫圖。黃鸝百舌正相呼。長疑好事皆虛事。月滿花階記得無。巫峽歸雲夢又闌。倚牕垂袂復憑欄。畫圖省識春風面。不敢公然仔細看。思量應在月明中。願托仙槎路未通。花紙瑤緘松墨字。無心裁曲卧春風。星河耿耿漏綿綿。忍使孤牕枕泪眠。幾日嬌魂尋不得。蓬萊無路海無邊。荀本望族女亡後。寒修盈座盡却之。誓不再娶。後以鴻詞科入館選。奉命視學嶺南。將巡瓊州。舟為颶風所覆。荀得一槎。攀登之。瞑目危坐。任其漂泊。亡何風定開眸。已抵一島。石作翠藍色。彩禽

仙鳥翔集沙汀時已冬初仰望島中桃李如錦心知有異遂登岸花香鳥語氣類暮春一虬松高出霄漢松實錚錚下墮大如爾栗荀正飢噉之覺清芳滿頰煩慮俱消復行三四里路漸平坦稍北而東忽見宮闕巍峨類一王者第榜曰瓊仙府荀不敢進遙望殿上金碧交輝備極壯麗殿下石欄明透如玻璃俄而仙樂悠揚宮娃數十輩各奏樂器肅隊而出最後羽扇雙開簇擁一鳳輦出自殿外荀凝望如痴未知退避已為一捧劍女所覺近前喝曰何物狂奴敢窺仙仗拽跪輦前荀戰慄不敢仰視輦中問曰君是吳門荀秀才否曰然即令侍從掖起命入內殿輦亦回鑾羣姬奉帷捧一麗人鳴佩而出乃歐陽氏也荀大惶惑未及致問女握手曰數年隔絕尚思念否生嗚咽曰自卿仙逝追憶音容無日不泪珠洗面女曰妾固知之然君得至此亦癡情報也荀問此何地曰是名瓊仙島去中國四萬餘里荀疑曰曩憑槎止數刻耳曰君所登者仙槎也如不信請登樓一望家鄉何如乃攜荀手登一瓊樓凡三層始躋其巔憑欄遠眺第見海水蒼茫浮天無岸遙望極北蒼烟一點隱躍於洪波巨浸中指謂荀曰此卽中華九土也荀寸心悽絕慨然有遺世之想女已覺曰君於紅塵中尚有富貴緣何得遽作此念遂下至寢殿已列綺筵烹鳳炮龍俱非世間味荀問

曰。卿生平未嘗言導引術。何緣遽登仙錄。曰。妾本玉母侍女。悞碎紫玉瓶。遣謫塵寰。今限滿。命居此島。問適將何往。曰。欲赴瑤仙島。已使人辭之矣。俄一衣杏黃衫女執壺侍立。年約十六七。丰韻無雙。姿媚獨絕。荀屢目之。女曰。是名翠環。君年近四秩。尚欠宗祧。歸時當遣贈也。飲半酣。荀佯醉。欲就寢。女榻女曰。仙域中豈宜猥褻。命侍姬另扶寢所。晨起謂荀曰。君塵緣未斷。不宜久居於此。舊槎尚在。今當謹送君歸。乃命翠環相隨而囑曰。勉事荀郎。他日再遲汝於閨風元圃間也。即送至岸。一婢舉羽扇卓於槎尾。笑語翠云。助卿一帆風。今夜好與牛郎作鵲橋會也。荀即偕翠揮泪登槎。東南風蓬蓬大作。瞬息間。遙見人烟稠密。則粵東香山口也。遂登岸。槎亦隨流引去。知離粵已三年矣。後翠舉二子。俱弱冠入詞垣。荀年至七十餘。厭棄塵世。與翠乘桴浮海。不知所終。好事者亦謂仙去云。

柳衣氏曰。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已謂享盡無量之福。豈知荀郎神仙富貴。佳人令子。兼而有之哉。世俗傳莊周後成地仙。讀南華至樂篇。始信其妄。

影談卷二終

影談卷三

清海昌管世灝月湄氏著

錢通神

會稽錢輪字通神。與同郡吳律字肇蒙者相友善。輪固富家子。工詩翰。善文章。每有所作。輒貴洛陽之紙。求詩者時盈其門焉。吳生清貧。家世業儒。幾無卓錫地。輪每以升斗給之。後輪名益震。遂與吳絕。吳嘆曰。孔方兄有絕交書。管城子無食肉相矣。自是遂不相往來。侍郎周文仲者。有女名品蓮。美而慧。見錢詩。嘆賞不已。文仲遂以妻焉。結褵後。情好甚篤。一日春晚。輪折白桃花一枝。插供膽瓶。女謂曰。武陵仙種。須好句賞之。盍賦新詩。以消岑寂。輪大窘。強答曰。筆墨久疎。八義難就。不能對客揮毫。只好閉門索句。因疾趨出。繙閱舊稿。悞錄桃花詩一絕。大喜。以示女曰。臨崖鎮月笑春風。潑盡胭脂兩岸紅。十里晴霞迷洞口。遊人俱在赤城中。女曰。此詩亦佳。奈胭脂等字。只咏得紅桃耳。輪謝曰。僕本菲材。固多失檢。卿能續咏一絕否。女即口占曰。江東仙種數枝斜。洗却胭脂絕點瑕。寄語詩人看仔細。莫教認作赤城霞。輪笑曰。胭脂等字。卿謂不宜填用。何躬自蹈之。女恚曰。聞君學駕班張。目無潘陸。奈漫作門外漢語。豈

以妾不足語詩耶。輪汗顏而出。嘆曰。數年聞望。幾傾于女子手中。肇蒙而在。當不至此。遂復與吳生相接。且設榻留之。由是朝唱夕咏。甚當女意。然每命一題。輒向書齋淹留數刻。然後脫稿。女頗疑之。一夕西軒並坐。月影滿庭。女謂輪曰。玉鏡初圓。良宵未艾。與君聯句何如。輪惶恐。急啟戶而出。女使婢尾其後。則見輪匆匆急走。隨即至於書齋中。向一少年索詩甚急。婢以告女。始知錢之所作。俱出吳手。嘆曰。乞哀。昏夜白日。驕人如此。良人豈免中庭之泣哉。自後遂不復唱和。後輪往武林。以家事囑吳。時值重九。女與婢往後園摘茱萸繫臂。見畫欄曲折間。一書生對菊凝立。眉宇清朗。飄然若神仙中人。婢指謂曰。是即郎君所索詩者也。吳見女至。退避亭後。女亦含笑而歸。傍晚使婢以詩稿二卷請吳刪訂。吳固謹愿士。置諸案頭。婢連促之。吳不得已。乃挑燈研硃。細加點定。每有改竄。婢輒倚案指問。吳曰。卿亦知音者乎。曰。幼侍主母。略識之。無咏雪吟椒。非所諳也。咏蛺蝶詞內。有連朝粉退倦花陰之句。吳改退作褪。婢含笑曰。據道藏載。蝶交粉退。蜂交黃退。似不宜作褪字。吳迎謝曰。不意康成家婢。在吾禁中。僕不當以微賤目卿矣。乃拉婢並坐案側。婢察吳已心動。過舉咸涉消乏等字。質問。吳反叩之。婢含羞低聲曰。君自習焉。不察賤婢何知。語畢。星眸斜睨。杏靨

微積似不勝其羞者。吳心意俱搖。不能自主。嘆曰。使人之意也消。卿是謂矣。遂樓之。就榻。婢亦縱體投懷。曲盡綢繆。婢曰。娘子才貌。舉世無雙。屬意于君久矣。君如肯垂青盼。妾當代繫赤繩。吳曰。得隴望蜀。恐窮措大。無此福澤耳。婢曰。君不至得免忘蹄。無難射。璋獲馬也。後婢果導女與吳通。花前射覆。月下吟詩。魚水和諧。幾忘歲月。未半載。輪忽歸。吳方與女對奕。不及掩避。輪大怒。逐吳。將置女於死地。女笑曰。慕君才學。爰結絲蘿。豈知風雲。累牘。月露連篇。俱出吳生之手。則妾固吳生之婦。非君婦也。遂與婢並縊。吳聞之。亦鬱鬱不自得而死。自後錢聲價愈高。求詩者每徒手而反。柳衣氏曰。得名喪婦。事屬不堪。紈袴子文理粗通。得馳妙譽者。固不知來何所自也。銀筆花開。得換安妃之枕。玉樓人艷。聊當裴相之嫌。豈特肇蒙有此奇遇哉。

奇勇

粵西醫生洪峻。以勇著。與同里田子安。並號萬人敵。善用鐵彈。嘗至野外。較優劣。向一檳榔樹。彈之。生丸入木三寸。田三發。兩丸裂甲。一入寸許。衆驚為神。一西梵僧曰。兩居士臂力已足。指力尚虧。恐不能傷人耳。田大怒。彎弓向僧。衆欲勸止。丸已脫殼。第聞僧額上。錚然有聲。彈丸落地。田愈怒。連發數丸。僧笑曰。著肉漸輕。想已力盡。且

換洪居士一試何如。衆推生不可。惟請僧試其技。僧不得已。舉弓一拽而折。乃以左手大指抵凡。以右二指捺而出之一發洞樹。生心折。邀至家。執弟子禮。僧盡授其術。業成乃去。臨行復出飛劍一口。贈生曰。此名蛟虹。能百步外取人首級。須秘之。後田至桂林。為馬半漢所殺。馬半漢者。粵西之巨盜也。力掣犀象。結黨連群。蔓延象桂間。生得田死信。步行至桂。察知半漢巢穴。以宵中至其門。縱火焚之。群盜大噪。生於火光中見一偉漢長丈餘。指畫群盜。撲火心知為半漢。飛劍斬之。割其首歸以祭田。由是威震兩粵。生亦自謂無敵。欲以此馳騁海內。歷秦蜀三楚。無敵手。時有巨商素販賀蘭紅毛諸國。苦海盜聘生護饒。出洋數日。果與盜遇。會北風大作。順風揚帆。船甚駛。盜不能及。俄見一小舟。蕩漿如飛。逆波而上。船脣立一隻。甚癯。生飛劍擊之。不中。急舉弓彈之。未發。兩船已接。叟舉一手掌定生船曰。止。船為退飛數里。正驚駭間。群盜已及各掣刀向生。叟喝曰。此人須生縛。見我衆即縛生以去。至一島上有宮闕。類王者居。遂登岬。門外甲士數百人俱俯伏迎。叟入。衆夾刀叉生進。伏跪階下。叟略詰數語。即傳頭等羯進。見彼云。羯者猶言力士也。見十餘人自外入。貌甚奇古。進嚴紛紛辨訟。殊不可辨。俄又傳二等羯進。見有彪形大漢二十餘人。魚貫而進。聚訟如

前。又呼三等者進。數十人盡擁而入。西梵僧亦與焉。未數語。叟喝斬僧首。僧大呼無罪。叟曰。汝既無罪。飛劍何在。曰。前奉命出哨。誤墮海中。叟笑曰。拾劍人已在。汝自認之。命牽生上殿。僧語塞。伏地謝罪。叟曰。前使汝護送秦氏女。特賜寶劍以壯行旅。汝敢私結朋黨。狎視寶器。罪不容死。喝武士速斬之。僧哀號乞命。衆亦伏地請赦。乃免死。衆復推生至前請命。叟曰。此螻蟻耳。不足污刀。命安插西梵僧部下。生始知叟本雲門島人。曾徒手劈兩猿。號伏獅佛。又號雲鼎叟。生每無事。輒與諸伙伴較力。僧盡心指示。業益精。後叟有愛妾名珠娘。病瘵。苦無醫。生遂自薦藥之。果愈。叟厚待之。乃乘間請歸。叟不可。珠復私為之請。叟曰。彼已悉我巢穴。不能無疑耳。珠曰。是既有人制之。尚患其反噬耶。叟問何人。曰。秦氏二女固在也。蓋叟有妹。適交州秦氏。早卒。遺二女。曰芬。曰芳。叟撫育之。及長。仍返交州。即遣僧護送者也。叟乃允。越日謂生曰。卿雖歸。尚有餘事累卿。生請命。叟曰。僕有秦姓甥。居交州城北杪羅村。門外一井。欄以鐵中實金也。卿能為我致之否。生敬諾。遂歸。因憶前語。至其處訪之。果有秦姓者。編槿為籬。絕無鄰舍。門外一女子。倚井而汲。修眉薄鬢。畫圖中人也。見生至。含綆而入。生摩挲井欄。方暗計輕重。忽門內有聲。曰。此處那得有人。一女子年已二十餘。眉濃

如刷。尺二蓮船。舉趾甚高。翹然而出。見生怒目視之。曰。此素不通行迹。汝欲何為。生知為秦女。乃指井欄曰。此令渭陽雲鼎。雙故物。特來索取。女問何據。曰。中實金也。曰。何以知之。曰。余係叟之力士。故知之悉耳。女曰。然則汝破之可見也。生謝不能。女大笑曰。是尚得為叟之力士耶。舉手劈之。軟如土塊。盡頑鏤也。生大驚謝罪。女曰。汝既知罪。亦知叟使汝來意否。生言未知。曰。有信物在。可入視之。遂引生入室。出一紙授生。展視之。則叟與兩甥女書也。大意謂生歸後。恐有意播揚。為官軍所覺。特使二女面示神勇。使不敢攜戴。以杜後患之意。生覽畢。曰。叟誠多慮。自當緘口。第以叟之猛鷙。尚懼官軍乎。曰。寇盜鬼魅也。官軍雷電也。霹靂一震。妖氛頓熄。邪正之判也。今雖語汝。倘有不謹。當使吾妹飛斬汝首。生唯唯而退。後數年。西焚僧復至。右臂已斷。狀甚狼狽。謂生曰。雲鼎叟。悞刳官舫。致破巢穴。諸力士盡作鯨鯢。余以善泅獲免。今將根究餘黨。恐君獲累。敢先告君。生懼禍。亦削髮隨僧而遁。過交州。見兵弁填塞街巷。二女已駢首於市。

柳衣氏曰。昔人謂二陸之死。獨惜士龍。吾於秦氏二女亦然。

同里張子相。幼失怙。家無四壁。母賴十指以撫之。使就學村塾。路遇一相者曰。是兒神俊骨重。當任天下事。然絕無富貴相。異人也。性喜分人憂。同塾諸童蒙有被夏楚輒不懌。或有功課未畢。先遣歸亦不去也。隣有孀婦某氏。與張母善。子年十七。貧甚於張。一日張母子同至其家。見里正與兩悍吏怒目坐。某氏掩泣屏後。詢之。知追比丁糧將拘其子。張歸啟篋。竊母衣質而代輸之。及長。勇力絕人。能挾巨石。躍登社廟殿脊。喜雪不平。抑強扶弱。有力者俱為側足。遠近欽其名。呼為小桓侯。會歲飢。有司不以聞。追呼丁糧益急。人民流散。甚有自戕。張慨然曰。是不可袖手也。乃呈於各憲。言國家以民為本。民之所在。賦之所出。今百姓逃亡者十之二三。是非樂去其鄉。避徵丁糧故也。請將丁糧額數。派歸田產。照畝均輸。如此則國課仍無虧缺。而貧民亦安堵矣。撫軍將為申奏。時有當道者。撫軍座主也。予告歸林下。富於產。恐不利於己。力止之。復諷縣令。繫張於獄。將置之死。合郡大譁。均有犯獄意。適張之家人賄獄卒入探聞之。張大驚。急書家人臂曰。某在獄。未必至死。諸君之舉。是欲置某於必死之地。並陷某於不義也。且殺身之舉。斷毋妄動。至囑衆見書。乃止。然是時民怨沸騰。日有至當道者。之門辱詈。且俟其出。群以糞穢投與中。當道大窘。又恐緣此激變。復使

令釋張乃靖。後聞新撫軍某素以梗直著。來秉鉞兩浙。復赴轅呈控。撫大嘆賞之。即據實具奏。奉旨依議。著為例。於是民無越境吏不至鄉。遠近欲為張構生祠。張固不可。乃止。嘗語人曰。天下無不可成之事。出於至誠。匹夫之語可達天聽。況其他乎。年七十餘而卒。不訃而弔者千餘家。

柳衣氏曰。張公此舉。被惠殊廣。至讀天下無不可成之事數語。直露豪傑心肝。模稜者有愧矣。然事未百年。即梓里已鮮有知者。吾家離公故居密邇。每策杖斜陽。步惠人之橋。慨懷前哲。不禁臨風於邑不已。

芷湘子曰。余按張氏族譜云。公諱某。子湘其字也。一布衣而好任天下事。向有丁糧自十六歲起。至六十方除。每人完銀錢餘。貧者甚累。公於康熙某年。邑尊王任按臨。訴明甘受縲紲。力求蠲免。後果詳憲達部。奉諭旨派入田糧完納。一時人稱功不淺。然竟無後繼而復絕。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道光丁亥十月廿八日錄是傳畢。附識於此。

衛星

衛星。字子昭。吳下文士也。敏悟絕倫。恃才傲物。讀書貴領大意。不屑章句之學。嘗寓

讀海寧治北接濟菴之采香園。園絕幽僻。重林蔭蔚。細草飄香。山猿野鼠往來其間。以有狐。崇人不敢近。內有怡怡堂。靈湫得一亭。數帆閣。緬惠池。諸勝。數帆閣素為狐據。生下欄於緬惠池北一小閣中。額曰玉潤碧鮮。時方暑月。池中白蓮盛開。生有露零翠掌。月將曉。秋溢冰心。風更涼之句。一夕月光初上。倚欄佇望。忽幽香四起。有士人羽衣蹁跹飄然而至。生心知為狐。詰其姓氏。自稱羅雲居士。與之語。甚辨而博。見生詩喜曰。白蓮詩素無名作。謝金陵波澄露冷一聯。久膾炙人口。終嫌板滯。漁洋香來月白。風清夜花放。叢祠水驛前。丰度雖佳。亦未見的確。此詩一出。前人當退避三舍矣。正叙談間。忽一童子至。謂羅曰。鶴芝先生見訪。請先生速歸。生問誰為鶴芝。曰。此僕之畏友也。博學能文。更工書法。僕曾邀書素幅。茲來赴約耳。君如不嫌野鄙。同過敝寓。作竟夜談可也。生欣然同往。見一人面如冠玉。若神仙中人。與叙禮。叩生姓氏。羅曰。此衛子昭先生也。曰。即與足下作同寓鄰者乎。聞名久矣。羅復謂生曰。是即鶴芝先生。性愛閒靜。未接芝字耳。少頃。一童子展素几上。向鶴索書。羅曰。頃得衛先生白蓮詩。極佳。須為我書之。遂述生詩一遍。鶴曰。此題名作。林立如陶菴得其香。阮亭得其韻。秋谷得其色。他山得其情。求一家而四美俱全者。雖謝客更生。未能與此。

相角也。遂錄於素。生性好面譽。聞此殊自得。既而羅具小酌。飛觴遞飲。酒酣各離座。憑欄遠眺。遙見賈帆葉葉影亂流雲。鶴曰。此真不負數帆之名。復拓北窗。忽四圍雪照銀海。生花則緬惠池也。風扇花搖清香沁骨。鶴顧生曰。湘臯仙種。妙見佳章。惟願先生再示一賦。以盡其餘生。略不遜謝。縱筆直書曰。縹緲兮綠波。頡頏兮翠荷。有素女之娟娟。服細縠兮與香羅。笑水宮之仙子。奪霞標其如何。然當朱輅充乘。赤帝御時。態以濃而益媚。色因靖而得宜。是以紅葩狎獵。西京重之。而茲之所植者。何獨玉骨而冰肌。蓋以霽水吟詩。湘臯度曲。趙燕臨風。楊環出浴。淡而彌馨。雅而絕俗。緬太液之清標。思遠公之芳躅。惟皎皎而不污。豈因時而闕縛。羌抱月兮飄烟。照清波兮色鮮。貯玉壺而煥彩。裊仙露以愈妍。風冷水晶之殿。客參雪竇之禪。哂瀛溪之所愛。可有此廣寒之嬋娟。賦畢示鶴。鶴曰。先生詩則佳矣。賦則未工夫。蓮花之君子也。彼趙燕楊環。豈濯清漣而不妖。出淤泥而不染者耶。至西京之紅葩狎獵。是繪於藻井者。非真花也。率意填寫。平日考訂之學可知矣。生曰。蕭選向多費解。註家又無完璧。即李善註亦有未詳之處。章溝虎威既無確論。盧橘枇杷終成疑案。若斯之類。不勝枚舉。則別風淮雨之譏。固文人之通弊耳。鶴笑曰。此先生寡學之故也。章溝虎威乃

更署之名。西京賦本文極明。無待置辨。枇杷盧橘。究是一物。註家以重出而疑之。然蜀都賦。琥珀丹青。江珠瑕英。江珠即琥珀也。蜀都可重琥珀。上林獨不可重盧橘乎。世無難解之書。特悲讀者不細心耳。生服其論。洗盞更酌。良久。聞晨禽格格於雲霄間。鶴離座告退。生與羅并送出閣。甫下階。忽長嘯一聲。化一白鶴。冲霄飛去。羅亦不知所在。惟見荷盤傾露。落月嫋嫋而已。

柳衣氏曰。陶靖節不求甚解。蓋不敢過作穿鑿附會之說。非存而不論也。世人得衛生學者無多。蹈衛生病者不少。安得鶴芝先生耳提而面命之耶。

愛文狐

白下韓文瀾。名潮。少穎悟。十七入邑庠。家甚貧。父母先後卒。無以葬。乃鬻其舍而窆焉。其從祖號坤載者。居於鄉。宅之東偏有隙宇數椽。相傳有狐崇。人不敢近。生請居之。下帷吟誦。了無他異。後苦無執役者。坤給以一髯奴。夜則磚飛瓦擲。不堪其擾。聞空中語曰。韓相公當世名士。是以不忍驚擾。醒齷奴敢實偏處此耶。生哀懇曰。大仙愛人。宜兼愛其屋之烏。薪水之勞。專賴此力。未可去也。空中又曰。此輩俗氣薰人。片刻不可同器。先生廝役。不患無人。乃遣奴去。即甯靖如故。明日生起。將燂湯洗盥。而

盤水已置於案側。少頃見盤盂燕翻蝶舞。自空而下。則供午飯焉。具修膳頗豐。生向空辭謝曰。梁伯鸞已恥人熱。何敢以猪肝細故動累大仙耶。答曰。先生固清介。然讀書人不宜以珠桂分心。僕當代為籌辦。尊稱殊不敢領。僕胡姓。年稍長於先生。惟愛文人。因號文軒。如蒙謙稱。呼以文翁可也。自後飲食衣服。莫不取給於胡。請見不可。生每有作。必命向空朗誦一過。信口瑕瑜。不稍存隱諱。一日題為不日成之。生誦破題曰。詩咏靈臺之成。若有不必用力於一日焉。胡曰。世謬不日二字。當作不限時日。解謂成此臺。不拘何日。以見文王愛民之深。如尊作竟似海市蜃樓。片刻幻成。非惟背理荒謬。且與下文不接矣。繩愆糾謬。此類甚多。生有同社友四五輩。過訪胡。代為欸留。果穀俱薦時品。有張姓者。曾遊於閩。因言刻下閩南鮮荔枝。甚佳。惜不能致一陳姓者云。嶺南波羅蜜尤妙也。未幾晶盤簪下。錦簇花攢。手擘輕紅。猶含宿露。衆疑兩粵較遠。波羅蜜恐不能致。胡已覺曰。非不能實不屑也。叩以故。胡曰。張先生學行兼優。萬里亦甘致命。陳氏子不能波羅蜜於嫂。而責波羅蜜於友。是以不屑也。衆不解所謂。曰。諳典故者自知之也。蓋陳某曾有盜嫂之行。梵言波羅蜜者。華言正大光明也。俄而座客前各置一枚。而於陳獨缺。於是生向之交好。稍有遺行者。不敢相顧。

焉。後二年。生以第一舉於鄉。歸見案頭遺書一函。銀三百兩。向空呼胡致問。聲迹杳然。急展書視之。略曰。兩月來殊深岑寂。欲一詣會城。聞聞囂塵未洽。野老心性。俄聞泥金奏捷。喜動故人。足下學問文章。本不應作第二人。想主司頭腦。亦非冬烘。可見榮旋後。想另有一番景況。僕非過作不情。惘然遠避。知我者能諒人也。此後致君澤民。非鄙人所知。第願足下為功名計。不為富貴計。鈴山堂十年冰雪。總以富貴兩字改操。甚可惜也。元墨不及捧讀。祈於人靜後。朗誦一過。數千里外。可領教益。外附菲函。聊佐公車。伏望笑留。肅此留佈。並候不一。生得書涕淚交頤。罔知所措。是科連捷南宮。出為某邑宰。有政聲。後以事忤撫軍。免歸。嘗鐫一木主供於中雷。題曰文軒先生胡公之位。四時致享焉。

柳衣氏曰。親如父子。嚴如師保。從古愛才。未有此翁之甚者。韓生瓣香之報。必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胡翁也。

芷湘子曰。珠桂分心。不知汨沒多少才人。胡翁此語。純是血淚。

陳秋槎

吳郡陳秋槎。性好潔。家雖貧。斗室中花草圖書。鑪香茗盃。俱極精雅。雖妻子不許妄入。

也時將春盡。磁盆躑躑。燦若朝霞。偶成七律一章。曰。閒來取次檢幽叢。又見山花躑躑。紅一色。晴霞。速望。眼幾回。啼鳥。悵東風。愁人別淚殘。春裡帝子芳心曉。夢中留得多情枝。上月三更。猶自照。朦朧。甫脫稿。適友人某招游虎阜。鍵戶而出。比返。方啟鑰。聞室中履聲索索。然。急推戶視之。無他異。檢視案頭。見稿尾有和韻一章。曰。小庭一簇綴花叢。爛漫明霞照。眼紅應有芳魂隨。夢蝶偏餘殘淚向。春風詩情落日青。山外旅恨三更月影中。好與海棠爭綽約。微烘酒暈睡。朦朧。審視筆硯。墨濡猶新。詰問妻孥。莫知所自。乃篝燈據案。展卷默坐。以察其異。漏將二下。聞壁罅中隱隱有吟哦聲。諦聆所咏。即陳作也。陳素有膽略。亦朗誦和章。以觀其變。俄壁中窸窣有聲。一人自罅中探身而出。體絕扁。類紙剪者。既至地。自搓其身首。臨風一振。則居然一美少年也。衣履鮮潔。眉宇朗秀。向陳揖謝曰。曩誦佳章。頓諧夙好。不揣蕪陋。率爾效顰。陳始頗駭。及聞吐屬風雅。心意始安。遂詢其邦族。因言浙之汝水人。羊其姓。受采其名。影菴其別號也。問能飲乎。曰。素所好也。乃呼童適市。夜漏已深。徒手而返。陳不悅。羊曰。弟有斗酒。可消清夜。即叩壁曰。一妹取酒來。余與主人飲也。忽見一壺一榼。出自罅隙。羊接取之。壁合如故。於是挑燈對酌。各吐清談。甚相得。酒將盡。則舉壺納壁。注滿而

出焉。陳雖善飲。將四鼓。已不勝酒力。謝曰。蒙君先賜明當浮大白以答清惠。羊亦肅
水而起。將入壁。陳乘醉捉其裾而疾驅之。不覺身亦入壁。羊盡力一推。則踣然而蹶。
翻卧碧毯。比醒自視。已卧壁外芳草叢中。急呼家人破壁視之。則有羊皮人男女各
一。疊置壁中。衣履絢以五采。始信託姓名之義。遂瘞之。其怪亦絕。第不知皮人屬
何作用。且不解影菴之義。後至浙。夜泊村口。聞村人相呼看影戲。陳亦隨往。入叢中。
牕紙熒然。花腔鼓擊。尺影登場。絕類家中所見者。於是始悟其所由來。而影菴之
義亦詳焉。

柳衣氏曰。郵亭旅館。燈炮更殘。得一影菴。可消岑寂。不更愈於形影相對乎。秋槎
必欲窮其跡而除之。是何心哉。

鬼榜

余孝廉設帳於鹽邑王氏時。生徒將赴秋闈。邀余上省。寓於白雲菴。師生對榻。令僕
他寢。場畢。復留待放榜。徒得失殊重。揭曉夜。咄咄不甯。余曰。爾姑寢。予當為爾代聽
好音。乃強就枕。余倚牕靜坐良久。聞牕外隱有語聲。即舐牕紙窺之。約略見四五人
圍坐庭中。磷焰熒熒。照見面目俱黑。瘡可醜。一人曰。今夜座中不知誰為得意者。一

曰。少頃便知矣。又一人曰。此番頭題甚寬。未識諸公作法若何。乃各述所作。或小講或中幅不一。據文按義。似南容三復白圭全章題。余故膽豪至此。尤忍笑屏氣。以畢所見。俄而又有二人自廊廡至。衆皆起曰。王先生來矣。推讓就座。衆皆趨承過節。似素所佩服者。一人曰。某等場後忽忽。俱未經捧讀先生元作。願領教焉。其人出一紙曰。首藝頗有可觀。不知諸君以為何如。衆起立展視。皆作曼聲朗誦曰。愛寶者之不憚煩也。聖人亦樂為婚媾矣。蓋白圭之好。一之為甚。乃至於再。至於三。夫子以兄之子妻之。宜哉。今夫君子以玉比德。女子以玉為顏。苟合二姓之好。固未可漫為玉樹倚兼葭矣。況水精著望。聖門共仰。冰清被褐。是懷快壻。尤宜玉潤施。鳬羅於松柏。專在相攸者。之有卓識爾。吾黨有南容者。蟻行免禍。居然太璞之完。鵲起乘時。更有席珍之待。夫子讀書至小戎之篇。嘗三復之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為敬。叔言之也。維是賄賂公行。當路者爭利於朝。容嘗載寶而朝。傾囊不惜。若是其貨也。南宮氏不暴貧乎。而幸也。其白圭猶在也。且三白圭亦無恙也。雖然。圭則猶是也。而何以云三。間嘗考之曰。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容之所什襲而藏者。即此歟。誠是則懷璧是罪矣。容雖貴。一大夫耳。何得有此。曰。禮言家不寶龜矣。不言家不寶圭也。容固有辭。

焉。若是者。選達財於東國。尚推季子多金。即坦腹於東床。不愧其人如玉。吾夫子以兄之子妻之。可謂佳偶。曰妃矣。而說者曰。昔公治長繫於縲紲。木索受辱。子輒以子妻之。而兄之子必南容。是擇何厚於兄。而薄於己也。曰。是聖人之公也。夫孟皮已不幸而早世矣。門衰祚薄。痛鮮佳兒。縲斷鍼零。幸存弱女。於此而不慎其所擇。則怨偶曰仇。將何以自釋焉。嗟乎。從此尼山輝映。遙分韞匱之光。自茲泗水波澄。欣記方流之折。猗歟盛哉。讀畢。皆極口稱揚。互為擊節。正嘈雜間。忽聞叩門聲甚急。呼曰。王相公中矣。王朦朧中聞呼。疾躍下榻。倒屣而出。開戶視之。聲跡杳然。乃仍歸寢室。垂首長吁。形如槁木。余善為慰解之。且述所見。王亦忻然失笑。於是知所報者。乃鬼中也。自是功名之念漸灰。

柳衣氏曰。文殊可中。惜不見考官原批。作何評法。

誤勾

桐城鄉民王械之。械之孿生子也。形貌絕類。同居者亦不能猝辨。性極友愛。一日械遇疾。械早夜侍湯藥。貌亦憔悴。後病益危。械不解衣帶。偶神倦。即枕械榻畔而卧。朦朧中見青衣執練索而入。至榻前審視械。復脫械曰。不知若個。一青衣出。硃票視之。

指拭曰。是他是他。遂拘拭而出。至門外。黃霧迷天。寒風切骨。非復平時所經路徑。拭心知已死。且知青衣有悞。然樂代兄死。亦不置辨。至一城極高峻。城內街衢市肆。新鬼故鬼。熙熙攘攘。無異人世。遙見一府第。規模甚肅。青衣數十輩。各押人犯。佇立。天將暝。梆鳴鼓響。內作吆喝聲。青衣各竄入。犯促步而入。殿上燈燭煌輝。兩傍站立鬼卒。俱極猙獰。一王者據案而坐。似已醉。一唱名。拭在第三。點畢。仍命下殿。一吏傳呼曰。浙江錢如命。及女犯邢氏。聽審。即有鬼卒。梓兩人上殿。拭側聽訊問。一謀財殺命。事一貪姦殺夫案也。約略數語。忽聞批頰聲。鞭撻聲。敲擊杓夾聲。殿上怒喝聲。殿下呼冤號痛聲。一齊俱作。拭正心驚股慄。吏又呼曰。王械之聽審。拭即趨入。已先有一人頸繫草索。跪立案側。王問汝控王械之威逼自戕。有何証據。供曰。某張姓。械前生為吳三郎。因索舊欠。致某情極自縊。王問拭。拭茫然不知所對。王怒喝曰。不能質辨。想是情實。喝令磨碎之。數鬼卒。即舁一巨磨置殿下。梓拭倒置盤孔中。盤旋而轉。拭骨碎筋糜。痛不可忍。漸過心口。乃稍減。然空中猶聞磨聲隆隆然也。轉畢。王曰。帶上來。群鬼將肉糜拌入血水。且搓且捏。搏一人形。拭即醒。王又問。仍不能答。王命鋸解之。拭懼呼曰。我實不知前生。何能對辨。王曰。取孽鏡來。令自照之。左右即取鏡置案上。

拭近前窺照則一女子也。遂大嘆。王呼張視鏡曰：「彼係女身。何云李三？」張歷數原委。復確鑿有據。王不能決。一吏稟曰：「弔原簿查之可白。」乃取簿查閱。王械之。與一王械之。並列兩行。籍貫年貌相同。唯下各註生前事有別。王問曰：「據此。爾為王械之。何冒認械名？」答曰：「械為拭之胞兄。甘為代死。是以頂名到案。王首領之。忽門外喝道聲大作。一健役飛步稟曰：「于公爺至矣。」王即下殿。肅容而入。坐下。見拭問曰：「此輩係何罪犯？」王笑曰：「此事殊出意外。忠肅大才。祈代為一斷。」遂將張某索命。械之代死。備述始末。公曰：「張某固非妄控。然究負券自戕。與被殺者有異。械之捐生代械。尤屬可敬。若仍拘械抵罪。殊負趙至弟肥之義。莫若將張某投生作一富家子。械之即釋回。以全孝悌。如此則張憤既消。拭願亦售矣。」王大喜。即遣張往富戶投生。仍命青衣將拭之押回。比醒。見家人環泣。蓋身死已二日矣。乃述其事。盡異之。調理數日而起。未幾械病亦愈。

柳衣氏曰：元聖屏珪。周王滅疾。衛壽竊節。公子駢尸。鬼神可感。盜賊不可感也。忠肅公尚欲以孝友勸人世哉。

魏生

桐城魏生名楚材。性近輕薄。人比之魏收。亦呼為驚蛺蝶。父兄屢戒之。弗聽也。會遇春暖。與友人散步郊外。雲晴風軟。野芳滿目。幾忘路之遠近。一徑緣溪西出。望之新綠酣濃。尤覺雅趣。以未諳路徑。未敢遽入。正趑趄間。忽聞金鼓聲。自遠而至。遂迎風而往。幾里許。見人家一族。演唱春臺劇。人叢稠密。生不勝挨擠。退出看場。瞻望簾幕間。冀有所遇。步至村杪。一巨第。類顯宦家。門外一石磴。殊光滑。方欲憩坐。忽一荔枝核自上擲下。正中生額。仰視之。見樓上一女子。嫣然一笑。疾退牕內。外一優尼。丰姿媚媚。眼波流注。生心神俱蕩。眼色流連。傳遞眉語。女亦時露半面。笑影彷彿可見。未幾友人迹至。笑謂曰。何又忽愛閒靜。獨坐於此。欲拉生歸。生託他辭。使先之。迨看場人散。牕聲呀然一闔。笑語漸低。生猶徘徊簷下。若有所失。忽一媼自後至。見生喜曰。郎亦在此耶。視之。則生之乳媪也。生問歷年何在。指門內曰。向素即在那家。今棲身尼菴中作活。曰。此來探故主耶。曰。菴中雨花師在內。特邀歸耳。語畢。逕入。至門內。又顧謂曰。郎離家尚遠。日色已暝。宜速歸。生遂覓歸途。未半里。祇覺野曠雲低。非復來時路。徑遙望樹叢中。屋角半露。真有人家。或可借宿。及趨至。則一尼菴也。菴門已閉。額曰。妙清菴。字跡猶約略可辨。叩之一。尼啟扉而出。向空問曰。誰耶。誰耶。似不見有生。

者。生心疑。另有私約。故不作聲。悄然掩入佛堂中。燈火熒然。退立龕後。以俟。聞尼作怨語曰。是又誰人作惡。賺人啟閉。摸索而入。生於暗中窺之。一瞥目。尼也。入便暗坐殿隅。喃喃誦佛號。生步入殿後。新月一痕。照見板屋數間。蠡牕明淨。靜扣歲。廊下橫板作凳。光潤如拭。生倚柱少憩。不覺昏昏睡去。良久。覺有人搖撼而醒。張目視之。則媼與雨花也。媼舉燈諦視。驚曰。果郎也。何為至此。生無以答。媼沈吟良久。顧謂尼曰。個郎係老朽從幼撫乳。性極謹愿。想今日貪看演劇。不及歸家。流宿於此。幸老尼不覺。暫容坐牕下。遲明遣之。可否。尼笑答曰。誠是。仍可與汝同睡。何容露處耶。媼笑拽生曰。然則再吮我乳也。拽之而入。生見床帳精雅。心知非媼臥室。過問曰。此媼榻耶。媼曰。欲睡即睡耳。多問何為。尼詢宗閥。媼代為鋪張以答。乃使媼具茗。媼即拽門反扣而出。低聲謂曰。夜深矣。宜速睡。毋誤佳期也。生遂拽尼登榻。尼亦絕無羞縮。縱體投懷。生乘間問樓中所見者何如。人曰。此朱氏女也。曰。美乎。曰。色甚佳。當為君圖之。曰。可必乎。曰。凡婦女喜入廟門者。其心固有所屬。彼至此數矣。故知可動也。生益喜。雲滋雨潤。備極綢繆。俄而蛙更聲。鼃牕紙微明。尼促生起。生猶依戀。不捨狎抱。求歡。尼即寂然不動。生緊按之。則冷氣一團。直透毛孔。急撒手。尼已不知所在。惟口鼻

中覺有塵土氣披衣起視第見敗屋數間亂柴堆積東西各停一柩大駭飛步拔關而遁比至家貌若死灰驚喘不已家人爭問之備述始末家人曰媼於去年傳聞已死非鬼而何未幾適友人亦至告以故友人曰昨見足下默坐一墓前石磴上并無屋宇也生越日復拉友人至其處果為荒塚一邱餘無所有更至尼菴訪之殿後隙宇傍停兩櫬問諸尼一為雨花一媼之寄柩也

柳衣氏曰自摩騰竺法入中國象教流佈然未嘗有尼也及劉峻女祝髮出家始有尼姑何充捨宅安尼始有尼寺於是天下婦女又得一安樂窩矣雨花喜入廟門一語道破無數深閨心事裨人不少若魏生者則不足論矣

影談卷四

清海昌管世灝月楣氏著

蝴蝶夢

許生夏月讀書覺皇寺。凝碧軒中。見羣蝶舞。拍簷端一差小者。誤觸蛛網。生解網脫之。午倦伏枕。忽聞窗外機聲軋軋。啟扉出視。見庭之東偏竹木交柯。矮牆一帶曲折而南。竹屋數間。一綠衣少婦。臨窗俯織。蛾眉螭首。丰致嫣然。見生至。停梭問曰。客自何來。生曰。書齋岑寂。尋涼至此。女曰。即寓凝碧軒之許郎乎。曰然。曰同寓鄰也。乃下絰呼生入坐。進則綠陰酣濃。頓覺涼生兩腋。詢其家世。答曰。妾絡氏兒夫。素習當車送客。遠行。寓妾於此。生意舊寓炎熱。如得此棲寓。非惟可避炎威。更可得親艷質。復問曰。貴寓清幽。幾忘炎暑。不識有餘地容膝否。婦曰。牆東擲英山房。舍宇修廣。儘可息駕也。叙語間。忽聞笑語聲。來自牆外。生曰。是又誰家眷宅。寓居於此。曰。曩見謝家姊妹結隊而過。想又到此納涼耳。生引領牆外。意欲竊窺羣艷。婦已覺曰。舍後小窗外與隔院通。可窺見也。遂引生入一斗室。窗紗掩映。果見粉白黛綠者四五輩。嬉笑庭中。婦指衣白羅衫者。為雪娘。凝立簷前。拈花微笑者。為雲娘。手搖羽扇者。為蕊娘。

箕坐太湖石畔腰寬腹大者為鳳娘短衣窄袖髮髻覆額者則芳姊也未幾羣婢羅列酒餚鳳娘曰今為芳姐壓驚須浮大白為賀乃先酌奉芳後各依次團坐觥籌交錯笑語譁嘈惟雪娘畧一沾唇停杯無語蕊娘曰大姊不耐喧鬧須舉一令為勸鳳娘曰行令不妨祇恐灌醉芳姊耳雲娘曰我兼代芳姐何人起令羣推雪娘雪娘酌曰各舉毛詩一句須上下文合成一字不能者飲此乃舉令曰雨我公田為雷字雲娘接令曰四方是維為羅字蕊娘曰人有民人為文字衆曰此字勉強宜罰曰容再思之乃尋思曰一朝饗之為乏字衆譁然曰更不成字矣蕊即飲盡次至鳳娘時鳳娘方娠撫其腹曰乃生男子為孕字衆拍手曰現身說法本地風光愚姊妹宜各賀一盃旋至末座芳姊曰我毛詩不熟雲姊代我雲娘曰欲求李代莫碍花羞須道萬福為謝芳扭頸不答雲笑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遂完令曰而有遐心為憑字鳳娘曰蕊姊發端勸飲仍徒為法自斃大姊仍一酌不濡奈何蕊娘曰我舉一令為勸命婢檢一大觥酌曰各舉四子書一句下接一古人不能者以此罰芳姊曰我已想就容我先道牛山之木嘗美矣石秀衆大笑曰此係諧鐸十姨廟中上舍生語何據為己有即舉巨觥以罰雲娘曰小妮子量窄我為代飲舉盃一飲而盡雪

娘俯首微哂。鳳娘曰：大姊齷齪，想又別有會心。雪忍笑道：我笑雲娘直性。幸芳姐只道石秀，倘說著其直如矢，不識也。肯憐伊量窄否？衆各縱聲大笑。生亦失聲。已為鳳娘所覺。拉蕊娘趨至窗前，舉牕一拽，屈戌未連，呀然洞開。婦乘間而逸。鳳笑嚷曰：誰說絡家姐勤苦，偏能勾引少年？衆離座驚問何人。一婢睨視曰：是即寓疑碧軒救芳姐之許郎也。雲娘曰：芳姐曾說過一少年解救，今幸相逢，不可失之交臂。共邀過院，推生上坐。雪使芳姐向生泥首。鳳猶掩笑不已。雲娘斜睨曰：尊客之前，何恁輕狂？鳳娘曰：芳姐既謝許郎，脫離虎穴，須求姊妹遮蓋牛山。語畢，衆復大笑。芳暈生兩頰，俯弄絲絲。生曰：暗香疎影，不碍直抄秋水落霞。何嫌活剝？若拈名說部，愈饒蘊藉，原不必以點鬼簿為博洽也。雪娘曰：許郎此論風雅宜人。若盡舉水滸人名，更覺因難見巧。蕊遂舉令曰：湔而不縑，白勝雪。娘曰：遠勝一朝饗之矣。令至生。生曰：援之以手，願大嫂衆曰：典雅風流，更饒蘊藉。才人開口，自是不同。次至雪娘。雪娘曰：日月逝矣，時遷雲娘曰：雖不及許郎風雅，亦覺自然可喜。尋至鳳娘。鳳娘曰：我有一個殊嫌膚廓，偏其反而花榮。蕊娘曰：榮字似泛而有餘味，頗耐人咀嚼。乃至雲娘。雲娘曰：芳姐已頭場貼出，應雲娘完令。許郎先拔前茅。後勁務宜出色。雲娘覆手完令曰：曾子曰：唯

魯達衆皆擊節曰曲而有直體。合當以此壓卷。於是洗盃飛觴更翻酬酢。生乘間離座步入擷英軒。見窗几明淨。筆墨精良。遂集唐句題一絕於壁曰。小樓高閣謝娘家。草綠裙腰一道斜。蝴蝶夢中家。萬里半床春。月在天涯南。擷筆芳姊適至。見時出一羅帕展几上。笑倚案側。生已解笑。謂曰。縱有迦陵紫雲。何在芳即舉纖手輕碾隋麝。生復集贈曰。花時同醉破春愁。只愛芳卿一轉眸。未解貪花惜楊柳。思量何事不回頭。方欲署款。衆忽奉幃而入曰。我道許郎必不亡酒。芳見衆。卷帕將納諸袖。衆拽之出。見許諱曰。未解貪花獨邀折柳。我輩厚顏矣。生慙謝曰。卿輩盡道韞仙才。僕自當各贈俚詞。以誌良會。遂集贈雪曰。等閒相見莫相親。背插金釵笑向人。愁伴風流紫艷雪。金釵半醉坐添春。贈雲曰。獨恨金扉直幾重。當時一笑也難逢。天長地久時相憶。雲愁衣裏花想容。贈鳳曰。芙蓉脂玉綠雲鬟。紫鳳青鸞盡在山。暫向玉堦花上立。春情不斷玉環環。贈蕊曰。魚油錦上繡鴛鴦。試結同心寄謝娘。願學金蜂採花蕊。一枝濃艷露凝香。蕊娘曰。許郎既贈佳章。愚姊妹不可無答。雪娘曰。恐下里之歌不稱陽春白雪耳。乃亦集唐句曰。門柳蕭疎噪暮鴉。綉屏遙背一燈斜。不勝惆悵還惆悵。別夢依依到謝家。雲娘曰。大姊說破夢幻。便令人不勝惆悵。即握管書曰。休遣玲瓏

唱我詩萬般饒得却。憐伊莫教才子偏惆悵。雲雨荒臺起夢思。慈娘曰嫁得蕭郎愛
遠游。雙鬟慵整玉搔頭。春窗一覺風流夢。簾下三重幙。一鈎鳳娘曰青山何處隔。同
心綉戶珠簾相映深。正佩宜男春意懶。嬌羞不肯入鴛衾。衆大笑曰客非仇達主實
輕狂。然既銜玉求售。又以含胎自惜。恐柳腰合抱。縱入鴛衾。白家郎無小蠻之愛也。
正笑語間。衆顧芳已失所在。慈謂雲曰小妮子慣逃詩債。須迹之。遂拉衆及生自藤
花棚下。曲折至一小閣中。見芳臨窗染翰。書一鸞牋。衆推扉而入。視之則贈生詩也。
亦集唐句曰紅樹枝邊日月長。誰開羅網活鴛鴦。此情可待成追憶。斜斂輕身拜玉
郎。玉檻瑤階任所依。寒窗燈燼月斜暉。知君也解相輕薄。玉鳳雕釵裊欲飛。此生終
不負卿卿。雙宿雙飛過此生。花影深沉遮不住。春光與爾豈無情。一日須來一百迴。
一心如結不曾開。相思一夜情多少。一寸相思一寸灰。鳳娘笑曰我道芳姊年輕未
解風月。豈料鍾情處甚於老大。慈曰爾有嬌羞不肯入鴛衾。祇怪他人善談風月。我
輩宜退避。讓他雙宿雙飛。正欲出閣。雲娘已醉卧綉榻。生視之如月浸梨花。烟籠春
柳。低徊榻畔。目注心搖。雲娘目視鳳等。衆已悟曰閣中熱鬧不如庭外清涼。雲娘膽
素怯。煩許郎坐伴片時。語畢肩隨而出。生亦接武隨之。慈顧笑曰良會無常佳期難

再興來今日盡君歡。免得天長地久時相憶也。纖手輕推。一跌而醒。窗外絡緯聲猶
唧唧不輟。出視度隅。惟一綠蝶。酣睡花叢而已。

柳衣氏曰。莊叟夢人為蝶。其夢幽。許生夢蝶為人。其夢麗。

羣芳譜

瓊州林一枝。父名雲龍。舉孝廉。與同榜宋琛稱莫逆交。林未生時。其母夢入月宮。向姮
娥求子。姮娥命一姬。引入萬花園。姬折銀桂一枝。以贈曰。以此為汝子。語未竟。餘
花俱紛紛亂墮。姬謂曰。祇以汝故。萬卉俱動。凡心幸寒梅未落。尚可藉復餘芳耳。遂
醒。及生。異香滿室。七歲能屬文。宋以女紅雲許之。後來官於京。有貴公子姚榮者。家
揚州。號小霸王。知宋女美。宣言一枝已卒。將委禽焉。宋以告女。女潛縊。甫投繯。見一
神女。招之去。女疑為大士。神女曰。子綠萼公主也。前在廣寒宮。見林郎下界。予亦心
動。憐汝有同志。特來解脫。氣遂絕。林後娶高士黃公女。曰延齡。齡工詩翰。勸林游學。
林風流自喜。至廣陵。與名妓石紅英。桃絳綃善。同院有何蓮裙者。年十六。色藝尤佳。
鵝母昂其值。何慕林風雅。代輸纏頭。私作終身訂。未幾。姚自京返。聞何名。以重利啗
鵝母。鵝使何。何不可。鵝謂姚曰。彼方與林某善。林去則當事君。姚知即宋婿也。懼前

事之被覺。並忘何之被獨據。將殺林。乃佯言曰。林固與余善。余當扶頭。鵠喜以告林。林疑之。及即席。諸妓皆侍。姚語宋公家事甚悉。林始知與宋有舊。使何彈箏。侑酒。何歌馬上。誰家白面郎。一絕。姚益怒。歸而謀諸僕。金錢曰。佯買何以作偏房。更聘林以主西席。林以何故。必受我聘。何因舊好。必與林通。則殺之不為虐。死者無含冤矣。越日。姚具禮。使金錢聘林。林方與何奕。將却之。絳綃曰。此非君久戀之鄉。勿謂青氍不如紅粉也。林正躊躇。忽鵠母呼何去。良久不至。方欲致問。紅英掩淚而入曰。頃姚公子捨重貲。買蓮裙去矣。林急召金錢問之。答曰。主人恐公子不忍割愛。故買何以作餌耳。林喜曰。姚公厚我也。時同院妓有鳳仙者。慧而黠。謂林曰。前姚某在席。似有不滿於君。今忽重貲贖美。厚幣徵君。恐膏粱子弟。無平原好客之心。林曰。紈袴兒。諒無遠謀。不足慮也。遂適姚。姚款林有加禮。酒酣呼何侍飲。林甚踟躕。姚笑曰。吾輩風流豪曠。豈拘形迹。卒呼之。婢覆曰。何娘為紅姐所留。恐後至。蓋姚有妹曰紅裳。知前謀。恐何入彀。特拘留之。未幾。姚又呼。何應命而出。紅婢芍欄曰。何娘此去。將與林生駢首書齋。姐忍視乎。紅曰。何固可憫。林甚無關。芍曰。愛人者。兼愛其屋之烏。救林正以救何也。紅沈吟曰。汝能受命。二人不足救耳。乃命芍預匿林寢。囑曰。俟人靜。導之出後。

園毋洩。復使媼闢園門以待。未幾姚果笑擁林何。並入臥室。佯致殷勤而去。方欲解衣。芍自帳後出。以難告。林大驚。疾啟扉。梯牆而遁。芍遂引何。從後園出。比反適遇姚。操刃至。覓林不得。見芍心疑。恐之。芍懼。以實對。姚大怒。詈紅。紅不能堪。遂自殺。姚自是恨林益切齒矣。林既遁。仍返舊院。絳綃等驚叩以故。林以告。紅英曰。君雖歸。何必不免矣。正在嗟嘆間。忽聞叩扉聲甚急。耳之。姚也。鳳仙疾引林。匿於夾室。姚問林及何。紅英辭之。姚率衆入諸臥房。搜檢而去。林出。諸妓謂曰。君不可羈留於此。宜早作歸計。乃各出私藏。以贈林。至江干。聞宋奉命將撫浙。待之。果與宋遇。宋厚遇之。且曰。聞期已近。君宜速歸。林遂行。忽見後船一女子。端坐艙中。視之何也。林不敢問。各抽帆而去。蓋何出園後。不識歸路。伏牆外。迨天明。始強步至渡口。心甚徬徨。忽有驛騎自後飛至。何疑為追己者。即躍諸河。適宋船過。拯之。何詐云良家女。宋遂收於膝下。作己女也。林歸。應試。即發解。將入都。適延齡病。林不忍別。齡強之。乃就道。比至都城。宋亦內擢。遂寓於宋。始知何已為宋養女。心竊喜。未幾延齡訃音至。林慟甚。宋慰之曰。君如芙蓉鏡好。不患鴛鴦褥冷也。強入禮闈。以第一名報捷。臚唱曰。宋預集親朋。張樂以待。俄而林果以狀元歸第。宋即命扶女出。與林結婚。自是牽牛帳裡。舊雨重尋。

引鳳臺前春風獨被矣。他日何謂林曰。妾沐君恩寵榮已極。惟故園姊妹淪落天涯。使得共侍巾櫛。朝夕相依妾之願也。林以宋故難之。何曰。是更易易。妾當為君言之。乃言於宋曰。林郎既貴。宜廣置媵。妾以衍螽斯。宋喜其不妬也。許之。林即擬至揚州。過山東。見有跑野妓號虞美人者。馬上舞雙刀如飛。林愛其勇。厚價娶之。比至維揚。訪舊游地。則門前冷落。車馬無塵。鵲曰。公子遠去。諸姊妹俱毀粧閉閣。不復登樓賣笑矣。乃呼絳等出。各述離衷。衆始知何已歸林。鳳仙嘆曰。淮南得道。鷄犬皆仙。何入九天。衆沉孽海。色藝使然也。林謝曰。此來正泛慈航。以渡卿等耳。鳳曰。何意若何。曰。此何之本意也。衆喜曰。郎非薄倖。何更多情。妾等甘自抱衾以奉何矣。時姚有門客居後院。聞之以告姚。姚復謀於金錢。曰。林吾仇也。殺之則官有常刑。舍之則私讐未復。奈何。金錢曰。世固有殺人而可逃國法者。公子不屑為耳。若公子偽作綠林狀。要而殺之人。固不敢以盜賊疑。吾富貴家也。姚乃集紀綱數十人。伏莽以待。未幾林與絳綃等同乘而過。忽鳴鏑鏗然。衆皆抹額橫刀。攔車大噪。林股慄色變。不敢作聲。虞笑曰。君何法也。約衆後退。獨跨鞍直前。撫劍喝曰。鼠輩識虞美人否。姚舞槊大呼曰。重瞳在此。虞大怒。躍馬斬之餘衆奔潰。林亦不知為姚也。遂入都。宋見諸女端雅。謂何

曰。是輩亦似良家女。須善視之。何益喜。時值中秋。林設宴。為宋壽。酒酣。命諸姬奏樂。虞亦拔劍起舞。歌曰。月明兮。露濃。夜靜兮。漏終。華筵散兮。畫堂空。不如乘風歸去。飛入廣寒宮。歌畢。忽天女散花。紛紛亂墮。眾各離座。憑欄仰視。第見雲流銀漢。隱隱作水聲。正注目間。銀濤一瀉。如千尋匹練。直掛簷端。一女子乘船而下。則紅雲也。謂宋曰。兒在廣寒宮。奉姮娥命。特接林郎。與綠萼公主結姻。且命吾父代蹇修之職。幸勿遲留。宋如在雲霧中。不知所為。紅雲舉袂一揚。眾不覺已在舟中。但見水天一色。皎潔非常。兩岸洪濤。盪搖銀海。紅雲盪槳如飛。指謂宋曰。此瑤島也。頃刻間。見宮闕巍峩。浮於水中。上顏羣芳譜三字。遂泊舟登岸。岸上人齊聲呼曰。新郎至矣。各執絳紗燈。導入。延齡與一女子迎諸門。曰。待君久矣。林問女為誰。曰。是即姚榮之妹。紅裳也。遂入。宋與林立於左。延齡紅雲紅裳蓮裙絳綃紅英鳳仙虞美人等立於右。未幾。仙樂悠揚。靈香馥郁。眾仙女扶公主出。簇擁麗輿。與林交拜。將行合卺。忽聞門外大嚷。見一人仗劍大呼入曰。一枝殺我。我當訟汝於天。視之姚也。林欲退避。已為所及。虞疾抽劍禦之。正酣鬪間。忽鳴鳳鏘鏘。一仙姬跨鸞而下。手展救命曰。姮娥有命。各聽宣讀。眾遂依次俯伏。詔曰。牡丹殿三春之艷。瑤桂飄八月之香。各稱第一之名。花宜

勵無雙於國士。臨芳候姚榮。不蒙符命。私下瓊宮。陰圖漁色。佳人懸玳瑁之梁。暗設虎圈。閨女伏芙蓉之劍。歌雖紀乎龜年。行乃同於鼠輩。不安富貴。自致喪亡。宜遠竄於洛陽。毋羈留於月窟。小山公林一枝生符。熊夢學著鳳毛。質任棟樑。好色無傷乎宋玉。行有枝葉。施斤無碍。夫吳剛宜冠羣芳。以彰獨秀。綠萼公主。孤芳自賞。無意塵緣。笑彼羅浮。夜月無端。妖夢空傳。擬他和靖家風。應有梅妻作配。勅封花蕊夫人。配厥小山公子。延齡紅雲紅裳。柔順宜家。不屑樓窺楊柳。從容就義。未經帳暖鴛鴦。並有淑人之德。宜為吉士之求。各配一枝。以襄懿德。蓮裙絳綃。紅英鳳仙。虞美人等。落花逐浪。身雖寄於青樓。飛絮沾泥。玷可磨乎。白壁毋懷貳德。勉事一枝。宋尚書人間柱石。天上星垣。既為月下之老人。宜返曲江之故里。從此花開十丈。長敷萬卉之春。香滿一輪。照遍四時之色。各宜樹立。以報栽培。宣畢。姚踉蹌下殿。衆各跨鸞鳳飛入月宮。宋亦迎風而下。是夜京都盡見月華五色云。

柳衣氏曰。牡丹始見於謝康樂集中。較木犀為晚出。如以富貴重之。則都說一枝。豈不若仁溥數本哉。

歲寒三友

從叔立峯先生諱升號天如績學士也。天性孝友屢困場屋先生安之淡如也嘗有冬日咏懷詩曰薄植未荒經史子舊盟猶憶竹松梅一生梗概畧見於此其外甥孫許箕山嘗從學焉先生沒後箕山念之不忘後以他事入郡偶至西湖葛嶺神傳憩大樹下忽聞有人吟詩曰薄命已殘三月雪離愁試喚一聲蟬又曰幾處征衣傷遠道頻年作嫁怨秋風箕山耳熟為先生詩上二句咏夏柳下二句乃咏絡緯也心異之開眸微視見三老人婆娑踞石坐見箕山叱曰是何俗骨混迹於此箕山曰適聆所咏係業師管立峰先生作不知老人何處得之一虬髯者曰此吾友六羅散仙句也渠因塵緣未斷降謫人間現在已歸仙錄箕山叩問近狀答曰所居之宅去此不遠導汝一往可耳三人起箕山隨其後行未里許見古木參天藤蘿蒼翠掩映竹屋數間遂隨三老人入見先生欵洽如平時先生出松英少許餐之頓覺遍體清涼先生復謂虬髯者曰孺子尚可教惟世俗之念未除願借洪濤滌其凡慮虬髯者酌壺中水以飲之曰此清涼散世人無仙骨者一勺不妄予也汝今飲此撲去俗塵三斗矣箕山問先生曰三老何如人曰是即歲寒三友也箕山請留侍先生曰此非汝久居地前途尚遠行當自勉五十年後當訪我於飛來峯下遂出小牋書四字詩以遺之曰

戒汝勿怠業由怠敗勗勵爾神勿貽後悔其二曰戒汝多言言多失煩三緘其口古訓攸敦箕山方欲辭謝一蹶而醒惟一老松偃蹇於寒梅疎竹之傍悵悵而返歸自郡為予述其事

月楣生曰立峯先生性情耿介亭亭獨立固屬莊嚴世界第一流人物嘗謂予曰少年好作綺語是一大病痛予戒之數年矣今復稍稍蹈之倘與箕山同遇慈顏不知先生更何以教我

南山校尉

陝人宋鸞貧士也貌如冠玉善文章工繪事而性近輕薄一日秋晚坐小窗點易忽一翁銀髯朱履貌若神仙掀簾而入曰誦詩聞國政講易見天心固文人樂事也卿非宋先生乎生駭曰素未謀面不知貴閥翁言康姓家南山陰對門藤蓋瓦映水竹穿沙是吾廬也生曰翁重顏鶴髮似非風塵中人翁笑之曰魏闕辭花綴春山有杏田昔為南山校尉今亦辭簪拋笏矣生曰翁笑傲林泉諒有羲皇之樂翁曰白雲依靜渚青草閉閒門山徑清幽固與市闌大異生曰頃至敝廬將何所命翁曰夙憐宋玉之才特假陳蕃之榻幼子松兒尚未就傳願請受業倘朽木土牆不棄培植肺腑

銘恩矣。生許諾。即隨翁望南山而行。未數里。見烘霞紅樹。掩映粉牆。翁曰。此即蝸舍也。喚玉面奴啟扉而入。覺松翠沈沈。苔痕匝徑。一一俱可人意。遂命松兒出。兒頗慧。閱數日。翁邀游。問珠園畫軒中懸簪管偃竹圖。翁曰。此文與可親筆也。生笑曰。是非湖州親筆。乃倪雲林所寫。殊未極。免起鵲落之妙。翁曰。先生亦得此中三昧乎。生曰。略識塗鴉。深有愧於三祖。翁遂出生絹一幅。請生寫意。生繪秋郊縱獵圖。以贈翁。翁不悅曰。奚繪此也。不聞古人禽荒之誡乎。生知翁性僻。乃更寫陋巷讀書圖。翁喜曰。是真文人所宜留意者。生由池畔步至留雲閣下。忽聞玉珮琤琮。纖羅萃祭。不禁心蕩。以翁在不敢仰視。既而晚雲擁樹。鴉噪寒林。翁命奚童導生歸館。蓋園在翠微樓之背。翠微樓者。即生之臥室也。一日生登樓。縱目見園中一美人。立於亭下。舉首見生。欲趨避。適一婢至。笑謂美人曰。願去。紅樓結素心。那知今日初相見。美人怒以目。婢又笑曰。天上浮雲如白衣。須臾改變成蒼狗。女遂移去。生亦歸齋。未幾一綠衣婢以枕函求畫。生問曰。卿為誰。曰。蘭姐之婢鶴翎也。曰。誰為蘭姐。曰。主人次女也。曰。頃在問珠園者。即是耶。曰。蘭姐臨窗理綉。不暇閒步。想是蘭姐之姊。桂姐耳。生問蘭桂優劣。翎曰。桂姐玉貌旖旎。似芙蓉之映日。蘭姐花容嫵媚。如芍藥之含烟。至於憐才。

惜玉同此一轍。是以先生前在園中。二姐交口稱譽不置也。生笑曰。蘭芬桂馥可被餘香乎。曰。主人家法甚嚴。固非易易。然蘭素聽命於桂。桂又深信其婢曰微雲。若與微雲謀之。或可圖也。生曰。即前日在園中與桂姐笑語者乎。翎問狀曰。修眉豐頰。衣藕色衫而繫黑絲絛。曰。即微雲也。生曰。雖識微雲。何由啟齒。曰。妾固與雲善。當為君試言之。生遂繪西廂拜月聽琴圖。付翎以去。未數日。生遇雲於堂後。趨揖曰。翎姐曾有他辭。合於卿否。雲笑曰。殆非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乎。生曰。卿真知我者。將何以謀之。雲曰。桂姐自見君後。坐不安席。食不甘味。靈犀一點。惟戀戀於君。又奚待謀哉。生曰。恐為蘭姐所碍。雲笑曰。得隴自當望蜀。況蘭姐惟桂姐是命。固不難由此鹿以致彼鹿也。生謝曰。棟梁之任。悉以委之於卿。越日。鶴翎同一婢至。謂生曰。先生衷曲。妾已達於二姐矣。生曰。二姐若何。曰。彼固無言。頃妾與柘枝妹至此。則二姐命也。生大喜。各賦半律以寄蘭桂。至晚微雲至。曰。二姐讀華章。嘖嘖不置。口君殆花間蝶矣。生悅曰。使予得乘鸞跨鳳者。俱卿之力也。因牽其衣曰。雙文未得。先謝紅娘。雲曰。妾固不敢自愛。恐二姐聞之。不能愜意耳。生曰。彼豈石尤婦耶。遂拉入書舍。登翡翠之床。解香羅之帶。雲滋雨潤。備極綢繆。事畢將散。忽見柘枝同一婢至。

雲驚起低語曰。汝同桃葉妹來。其亦傳春消息乎。生攜柘手。問以來意。曰。今袁將軍家置酒。主人當赴席。二姐謂天假之緣。愿與郎相會。生笑謂雲曰。主人既出。願卿引入桃源。雲許諾而去。有頃夕陽西匿。新月半吐。生徬徨良久。忽聞扣窗聲。視之。即雲也。急與同入。則二姐亦開簾以待。謂曰。清漏漸移。相望久。生答曰。微雲未接過來。遲桃葉在側。曰。蟾影將斜。當就寢矣。乃辭月閣。入雲帷。生解衣登榻。二姐亦各解綉縵。生見蘭桂玉體無瑕。促令就枕。曰。翠浪舞翻紅櫓。極白雲穿破碧玲瓏矣。俄而山寺鳴鐘。村鷄催曉。生因曰。心迷曉夢。寤猶暗。桂曰。粉落香腮。汗未乾。蘭謂生曰。大人將歸。願郎早去。乃送生出。自後朝雲暮雨。習以為常。即桃葉柘枝輩。俱霑餘潤。後值蠟梅盛開。二姐設宴於禮斗亭。以酌生。偶為松兒所見。訴於翁。翁大怒。召微雲而詰之。曰。昨來生在園中何事。雲曰。小人自齷齪。焉知曠士懷。翁曰。彼殆與二姐有私乎。曰。南北風馬牛。何以能相及。翁詈曰。爾等所為。予已悉知。遂以杖擊雲。雲笑曰。勸君莫打鴨。打鴨驚鴛鴦。翁曰。汝既求救。當一一招認。彼往來幾時矣。曰。柳絮飛還聚。游絲斷復結。翁頓足曰。一何至此。雲曰。誰能思不歌。誰能飢不食。翁又曰。誰為鴛媒。至玷家風如是。雲曰。閨苑有書多附鶴。女床無樹不栖鸞。翁曰。汝輩俱受沾染乎。曰。紅蠟。

燭移桃葉起。紫羅衫動。柘枝來。翁嘆曰。孽由我作。夫復何尤。悻悻而出。雲以告二姐。二姐泣曰。妾輩則亦死矣。其可害宋郎耶。乃令雲謂生曰。樂極悲生。福即為禍。鑽穴之事。已被風聞。頃主人啣恨出門。必訴表將軍。與君為難。禍不遠矣。生大驚。手足失措。雲曰。此原非君所久居。妾輩乃南山狐也。不如歸去。早從子規之諫。乃送生至門。謂曰。二姐屬君。如情緣未斷。明歲中秋夜當復至此。與君相會。生應諾而出。方欲揖辭。已失所在。惟見古塚纍纍。荒榛塞路而已。因雲語。明年復至故處。絕無人跡。正徘徊間。忽於叢薄中得金牋一幅。有詞曰。阿儂家住南山麓。松為門兮柏為屋。春風秋月幾經年。深閨不種相思木。一自偷窺宋玉容。轉教小玉覓仙蹤。牡丹被與芙蓉褥。俱變巫山十二峯。海棠花底明明月。賞月賞花賡新曲。紅香酒美飛羽觴。綠綺窗深燦銀燭。那知樂極即悲來。禮斗亭前磬口開。金盤香露椒花雨。聊當西風贈別盃。一別音容兩相絕。愁聽杜鵑更啼血。而今深鎖翠閨中。大喬小喬自嗚咽。與士耽兮當奈何。也知郎罷未為苛。梧桐葉落秋宵永。休唱空床獨守歌。但思綺樓與瑤圃。半為韓壽偷香路。寄語深閨諸女郎。好買吳絲綉。賈傳吁嗟乎。去年曾與約佳期。皓月圓時話別離。誤落金籠未能脫。空使木客傳悲辭。生覽畢。喟然嘆曰。彼南山校尉之家。

法尚若是其嚴乎。

柳衣氏曰。俗謂物類中惟狐最淫。然南山翁猶知鑽穴之耻。而大為之防。較阿家翁之痴聾者遠矣。

程筠

雲間程筠。字君如。貌如冠玉。父名琪。理學儒也。筠亦穎悟。而性近佻達。隣有衣工張姓者女。名芝。雲甚艷。筠嘗梯牆窺之。女亦悅筠。各挑以目。會紅杏初開。筠折一枝。遙擲於芝。芝拈花微笑。斜簪髻上。筠心意俱搖。正欲作踰牆計。適為張所遇。訴於琪。琪撻筠而峻其垣。由是音容隔絕。琪即為筠訂姻於朱氏。朱亦鄰也。女亦以美著。芝聞筠已締姻。殊失望。未幾琪卒。時同里有李姓者。素橫暴。父官刺史。適喪偶。聞朱女美。強委禽焉。朱固懼李。將反筠聘。事未發。女聞而縊。家人急救之。得不死。遂卧病。筠錯愕旁皇。計無所出。篝燈悶坐。忽聞門外有彈指聲。啟視之。一女子驀然入室。面壁鳴咽不已。筠大驚。欲呼。家人詢之。女擲一簪於地。拾視之。係聘朱氏物也。心知為朱女。謝曰。筠不能早諧伉儷。使卿幾抱不測。負罪良多。今蒙下顧。恐敝廬褊淺。耳或屬垣。使橫逆藉為口實。奈何。女掩泣曰。妾不嫌多露。甘蹈私奔。君既潔身。妾寧含垢。舊繯

尚在當自明於君側。筠懼甚。倉卒間。計維母姨家離此稍遠。可作偕隱地。以商女。女曰。婦人從人者也。惟君是從。遂與女趁月出郭。約三四里。女覺霧濕雲鬟。露沾連褲。復拽之行。未里許。筠見路旁竹屋數間。簷下橫列一凳。似設以待月者。筠遂與女憩坐。內尚竊竊有語聲。筠於門隙窺之。見一婦人。年約三十許。貌甚俏麗。於燈下。綴一鳳履。一嫗背燈斜立。笑曰。今夜燈花又放。不知何處兒郎。來伴娘子宿也。婦曰。痴婆子。休說顛話。速收門外兀凳。嫗啟扉見筠。喜曰。痴婆子原不說謊也。即拉筠與女入。笑謂婦曰。燈花燈花。引即到家。婦見筠欲引避。嫗挽之曰。個郎是老婦螟蛉兒。勿避也。婦含笑向筠及女。各道勝常。筠雖輕薄。以女故。殊形跼蹐。婦屢以語挑之。惟唯唯。嫗又笑曰。無酒無漿。做不得道場。老婦煇酒來。與娘子接風。語畢。往後少頃。蔬果羅列。嫗引壺酌。筠及婦。另舉一大觥酌婦。曰。吃得醺醺。好做新人。已亦橫拽一凳。面北而坐。問其族。婦言陳姓。兒夫服賈漢江。惟一嫗佐薪水。未幾酒盡。筠將作別。嫗曰。今夜月寒露重。女郎單弱。恐不可行。可權宿於此。婦曰。茅簷草榻。無福邀貴人駕耳。筠正苦困憊。謝曰。苟賜寵留。自當厚報。嫗遂撤具。襆被移燈宿。筠於西偏。曰。女郎與娘子宿此也。筠至夜半。覺有人搖撼。醒眸視之。見婦卸粧掩袖。笑倚榻畔。舉纖手探衾。

曰。繇薄得毋寒否。筠喜出望外。即引登榻。備極綢繆。婦問女郎何來。告以顛末。婦曰。君既懷桑中之喜。更宜引李下之嫌。倘令親未許。匿瑕彼美。寧毋蒙玷。妾家一姬之外。絕無外人。世外桃源。儘可作避秦地也。筠戀婦美。遂不作思蜀計。婦屢戒筠勿近女。女漸不平。時以怨語侵婦。婦恚曰。養虎傷身。釀蜂螫手。自貽伊戚。夫復何尤。今讓汝銀河獨泛。余當作卧看牽牛之織女星也。即促筠與女共枕。婦竟悄然啓扉而去。及明。筠問於嫗。嫗曰。彼生前挾瑟娼也。老婦曾為伊鴉母。死後並葬於此。每於月夜勾引少年伴宿。但不知何往。或轉生人世。未可知也。筠大駭。欲與女遁。嫗留之曰。此雖鬼域。並未害人。且娘子雖非人類。女郎亦與鬼隣。此係生魂。彼為死鬼。舍彼就此。只新鬼故鬼之別耳。筠問女。女曰。病中思君甚劇。不覺忽忽出門。不自知為人為鬼也。正駭異間。忽聞門外大噪。見數人各持畚鍤。毀門而入。視之。盡朱氏廝役也。詳曰。程相公果在此矣。先是女抱病。後不食不言。氣息奄然。凡十餘日。李懼。始息前議。朱使告筠。已不知所往。正欲使人尋訪。女忽言曰。程郎在陳氏墓中。迹之可得也。察其音。不類其女。衆集問訊。厯言筠始末。蓋婦出門時。知朱女軀魄尚存。逕入。附魂於女。將與筠圖久遠也。朱使人發塚視之。果得筠。筠顧嫗女。已失所在。歸後即詣花燭。定

情之夕。身則朱女。魂則陳婦也。方欲解衿就枕。女忽悄然入室。見己軀已為婦據。抱
筠而泣。筠不得已。另設卧房。使人鬼更番當夕。嘗謂人曰。莫謂朱陳村近。界別陰陽。
休云人鬼途殊。欲通男女。道其實也。一日。忽聞芝雲病瘵而卒。筠甚悼惜。女問曰。芝
雲容貌比妾若何。筠曰。卿如濯露芙蓉。彼似臨風芍藥。可稱璧合。惟蓮鈎半握。纖瘦
絕類新月。恐竊娘再世。不是過也。女支頤仰首。若有所會。薄暮。家人傳言。芝雲死。而
復蘇。蓋女魂已附於芝而起矣。張亦聞朱女事。願送歸筠宅。女不可。曰。生前無殺已
屬。非非死後游魂。寧容草草。仍諷筠倩媒妁。行嘉禮而迎焉。

柳衣氏曰。予疑娼婦不能為鬼。以其烟花水性。魄既不貞。魂亦易散也。月楣應曰。
其用物也宏矣。其取精也多矣。非娼婦成鬼之註脚耶。同座莫不捧腹。予亦大噱。

夢幻

甲寅歲。余安硯於吳門任氏。與同人將游於靈岩。適吾友徐子鶴汀。以所撰琴停集
寄示。時黃頭艤舟以待。不及展閱。置諸床頭。蒼黃解纜。路出橫溪。溪南女貞觀。聞有
女道士。號劍霞者。工詩而善琴。欲紆棹訪之。不果。遂溯箭湖。登蘇臺。曆諸勝跡。明日
謁范文正公墓而返。路將半。余欲登岸。衆固不可。比至寓。日未向午。衆各散去。余亦

神倦伏枕假寐。輾轉間。殊以不識劍霞為恨。入念橫溪相去僅十餘里。款步走訪。更無待宿春糧也。遂信步出郭。時風軟雲晴。野芳滿目。花氣習習。襲襟袖。幾忘路之遠近矣。少進溪水一灣。溶溶隔岸。風花飛颺。飄漾如紅雨。一徑緣溪西出。芳草鮮美。斜抱裙腰而上。約三四里。路稍轉北。第見花濃柳暗。斜籠竹屋數間。門臨綠水。潺潺有聲。卽向所見之上流也。意欲叩扉問訊。一女郎自左角門出。花枝倒插。雲鬟低髻。國色也。踞登擣衣石。仰折梨花。殊不甚羞避。忽啄木鑿枝。丁丁作響。一金鈴獅犬吠聲。如豹咆哮而出。余窘甚。女顰齒不已。似笑余之怯者。余恚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女逡巡下石。凝睇低應曰。何物書狂。尨也可使無吠耶。遂入。欲作闔扉狀。余急尾之。亦不拒。進則葯欄曲屈。庭卉鮮妍。堂中圖書藝鼎。俱精雅可喜。案有古錦冊一通。題曰廣陵散。余知為琴譜也。問曰。中散已死。此曲尚在人間耶。答曰。叔夜生前。雖斲於素孝尾。死後寔傳之賀思令。緣世鮮知音。遂為絕響耳。余曰。惠我可乎。曰可。維不可與不知音者道。亦不可與強作知音者道也。余揖而謝之。忽屏後呼聲甚急。女即趨入。余接武隨之。女顧笑曰。甫得升堂。便思入室耶。纖手輕推。一跌而醒。幸所贈錦冊。拳握如故。急展試之。卽徐子鶴汀琴停集也。

柳衣氏曰。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惜不化作蝴蝶。隨君飛游其處。
芝湘子曰。曲折叙來。無不入妙。清占月中三峽水。麗偷雲外十洲春。一結有神龍
掉尾之勢。

龍門

諸生馮榮。澠浦人。家臨海岸。年三十未娶。嘗於雷雨後。林中拾一鍊錐。光芒閃爍。不
可逼視。有識者曰。此霹靂錐也。佩之可已心疾。生試以鎮瘧果愈。一日扃門他出。及
歸。門鈕已脫。急入視之。庭中一鼉殼。大如車輪。隆然伏地。聞房中鼾聲如雷。生素有
膽力。拔刃以入。見一偉丈夫。酣卧榻上。口沫淋漓。腥不可近。心知為怪。按劍以觀其
變。俄而微醒。連呼口燥。一美女子。手擎杯茗。奉帷而入。見生返走。生疾驅之。忽不見。
惟一海螺大如斗。仰踣堦下。屨猶未合也。生復入室。其人已起。黑面鵞肩。狀甚可怖。
向生拜曰。蒙君不以異類見戕。自當厚報。生問其所自。曰。僕屠姓。名靈侯。龍宮司鼓
吏也。幼善讀書。因數奇不偶。暫隱下僚。後以誤報更鼓。見放。今偶挈養女素兒。游於
海岸。緣鄙性好睡。偶下陳蕃之榻耳。生笑曰。水族亦知勤學乎。答曰。窗下談元。吳中
講學。毛羽尚有知音。鱗介獨枵腹耶。生不信。適案有爾雅一部。舉數條叩之。大笑曰。

此僕前生所註。何多問為復叩以經史。俱能剖析元奧。語甚歡。及暮。生躬具晚膳。屠曰。君年近三十。何尚無家。素女頗勤操作。留侍巾櫛。何如。生嫌其異類。屠曰。君寔罕聞。吳湛謝端何如人耶。遂呼女。女不至。笑曰。小蛭子。尚碍驕羞。取香炷。向螺虀鑿處炙之。聞內作小語曰。阿爹太作惡。一女子探身而出。逕入厨下。代生烹飪。屠遂辭去。生送諸門。顧謂生曰。真形可醜。幸勿告人。舉殼先投入水。然後躍下。未幾。浪湧波翻。一巨鼉昂首而去。生與女伉儷甚篤。月餘。屠復至。曰。素女父母。願一覩快婿。須速往。女甚喜。即拽生至岸。先投螺殼而下。屠促生下岸。生有難色。乃出龜板一枚。授生曰。得此則入水不濡矣。生恚甚。屠笑謝曰。前言戲之耳。此固不可為。子衣巾也。復出鯉魚皮一具。披生體曰。此不愧為儒服矣。甫著體。即轟然卷合。化作鯉魚一尾。躍入水中。屠亦隨之而下。揚鱗鼓鬣。如御風行空。不知身在水中。也。俄見一巨第。屠曰。至矣。俱解服。相揖而入。堂上張樂。以待。見有白髮飄蕭。杖鳩扶步者。岳父母也。修眉豐頰。衣天人服者。大姨翠娥。次姨碧娥也。金冠束髮。貌如冠王者。妻之幼弟錦兒者。正叙禮間。有二人。綉袍朱履。昂然而入。則姪壻郭索。沙虹也。貌甚寢郭。短額闊腮。沙長髯。狹額。見生。略不為禮。生起拜。以手揮之。直入上座。生有愠色。翁謂二人曰。馮生學富。

才優允稱佳婿。他日龍門躍過。與卿輩寔屬同僚。何各以意氣相尚也。郭曰。阿翁亦太糊塗。邇來讀書人。非輕浮子弟。即迂腐冬烘。可惜小姨。為媒妁哄賣。悞却終身。屠睜目大怒曰。而翁嫉汝等目不識丁。囑余相攸。汝敢妄肆雌黃耶。揮拳亂毆。沙懼急躍下堦。呼曰。阿翁迎合窮酸。致匪類凌虐我輩。曲踊而出。郭被屠困。抵死不脫。生力救乃遁。媼使魚婢進留之。已不可及。媼詈翁曰。祇以汝故。致有今日。彼二人不更來矣。遂哭而入。蓋翁女三人。二媼自擇婿。以武功顯。翁心鄙之。後媼又欲以素娥許丁氏子。丁亦顯族。紆青拖紫。而不通文墨。翁固不可。特囑屠以字生。寔非媼意也。生甚跼蹐。欲辭歸。翁不可曰。卿若不得一第歸鄉。僕益厚顏矣。生問屠曰。水國亦有科舉。制手屠曰。即翁所云龍門是也。龍王錄用諸臣。武用介屬。文用鱗部。每歲驚蟄。後河鯉集龍門下。躍登者。註名選用。猶人間得中鄉會試也。生乃止。媼以生故。並惡女。使與生居外宅。食以草具。二姨私具烹飪以進。生不知也。閱數月。屠至。謂翁曰。場期已近。宜為馮生預措場費。翁問幾何。曰。非千金不可。翁疑其妄。屠曰。翁誠門外漢。是日龍門高聳。士子魚貫而登。將及半。風自門內出。著體者。皮肉作痒。輒浮水面。即世所稱鯉魚風也。是尚無慮。僕當以定風珠贈之。惟雷部萬難倖免。得賄者鼓鳴電閃。虛

作聲勢。俟已登後。畧縱大焦尾。以掩人耳目。否則霹靂交加。碎額裂腮。非傷即死耳。翁感額曰。家無長物。何有千金。馮生留此無益矣。適生自外至。見翁狀。問之。告以故。生大義出。錐以示曰。雷具在此。霹靂何由作耶。屠大驚曰。此雷部禁物。君何得此。生具以告。喜曰。天賜也。君如割愛。不作第二人矣。曰。頑鍊也。何惜之有。遂授屠而去。後生果以第一名報捷。龍王試以水晶殿賦。有光爭日月。夙傳玉潤冰清。朗照鬚眉。共頌山輝川媚之句。王大悅。許以嬌雲公主妻之。生欲辭。傍一人私謂曰。公主美甚。何反辭之。生乃謝恩。王命館生於紺珠宮。與公主共諧花燭。生急欲見公主容。即命撤扇。挑巾起視。則膨然一嫫母也。額凸鼻凹。頤肥而黑。生始悔鸞婚之失。惟畏其勢焰。強為侍寢。一日。與公主並坐窗下。適宮娥將黑牡丹進。公主命題。生改舊句曰。一枝黠。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古人誰得似。孟光初嫁作新裝。公主佯怒曰。汝敢調弄筆墨。嘲誚我耶。生伏地謝罪。良久。公主轉嗔作喜。拽之起曰。曩以君為好德之士。故不敢以色事君。今既嫌寢陋。則所好可知。即開奩取一古鏡出。大如盤。背鑄篆文。螭蟠虬屈。合之韋續五十六體書。無一似。公主曰。此麗人鏡也。背列前代美人性名。自西子訖於花蕊夫人。精靈俱吸聚此鏡中。得此一照。肥則為環。瘦則為燕。無

鹽女子。立變嬌容。生請試其效。公主撫鏡略窺。卽變一美人。柳媚花嬌。不能言喻。自是水乳交融。伉儷甚篤。後生得屠書。正展視間。公主自後至。見有宋宏江數等字樣。心甚疑。固詰之。生不敢隱。公主嘆曰。吳起虧恩。竇元背義。世不乏人。卽命取素入宮。生欲媚公主。不敢使素當久。強之不可。詰其故。曰。公主美甚耳。曰。何如古人。妾應曰。可擬王嬙。一日生偶他出。公主出鏡。令素娥對鏡凝視。誠勿他顧。素開奩撫照。見一麗人。與已對視。正驚疑間。忽見又易一形。較前更美。凡數十更。公主曰。可矣。衣以翠鳳之衣。束以丹霞之裳。使居碧雲宮。以待囑曰。卽至。須勿為禮。以博一笑。且使謝薄倖之愆。俄而生至。公主謂曰。君謂吾貌似王嬙。何處見之。曰。從古美人。推昭君第一。以是知之。曰。姊氏絳霞公主。美倍於吾。現居碧雲宮。君若見之。又不知為何如人也。曰。可乎。曰。以臣禮見之。無不可也。遂引生入宮。生見素俯伏。不敢仰視。公主過作高聲曰。君謂長公主美。願侍枕席。須自面奏。生戰慄色變。羣宮娃匿笑不已。有黠者拽生起曰。長公主恩准汝請。不汝罪也。與衆笑擁二人。並入寢宮。生始知公主所為。明日謁謝公主。問素貌。曰。絕世仙姿。非姮娥織女未足比擬。曰。此正秭歸遺像也。如吾則為鈞弋夫人。君自未識耳。曰。然則按名索像。盡得真形乎。曰。諸香魂在鏡中。如曉

輻轉運迭現芳容開奩時適現何形即得何像也生固不信公主即引鏡略照倏又眉纖腰細丰姿迥異生問為誰曰此吳絳仙也生大喜曰古人得一美人不惜傾城傾國其何福澤獲覩歷代仙姿耶自後公主與素日易一形以悅生生嘗謂西子工頻東鄰善笑文君之眉樊素之口實獨絕千古餘則如五侯之厨祇覺一味甘美無分彼此年餘有涇河龍謀逆甚猖獗王命生督師剿撫生舉屠為前鋒大破之生擒涇河龍以獻封生為懿忠伯公主賀設宴於萬綠園酒酣命眾官娥各照一形為生壽眾依次撫鏡窺視一宮娥名月珠者素嬌憨奪鏡鏡墮而破公主不悅謂素曰昔人鏡破分離此其讖矣各酌巨觥奉生生大醉伏几而卧朦朧中忽聞龍王遣使至曰馮榮夙緣已盡不得再滯水府勅即送歸眾拽生坐一車中騰空而起生在睡夢中不能動擅維聞波翻浪擊之聲震盪心魄良久聲息聞眸微視身已卧於海岸第見水月相吞寒光萬頃寸心淒絕惆悵而歸

柳衣氏曰鏡花月水中一切功名富貴盡作如是觀

洛神

泰安諸生甄瑜美鬢眉個儻好俠更饒膽力會省試歸見郊原有縱獵者鹿奔兔走

觀者如林。甄亦躡於衆後。注目間。覺身後有拽其衣者。視之。狐也。身負巨創。已不能履。乃解衣覆置車中而去。至旅店。舉衣起視。則一美少年也。白袍銀鎧。獸帶華鞵。甄懼。抽刃將斫之。少年疾起。撫劍曰。君不殺於原形未斂之前。而殺於已變人形之後。不畏人命累耶。甄悟而止。問其姓。曰。真形已露。勿為君諱。僕乃渥水狐也。託姓袁。名復。奉泰山娘娘命。調征黃河水母而還。適過圍場。誤傷飛銃。知君長者。故求援手耳。甄喜其風度儒雅。與之坐。復問有家室否。愀然曰。君此問殊動吾離別之悲。僕少孤。無強近之親。及長。善騎射。游於洛。遇甄氏婦。婦亦孤也。有女二。俱工詞翰。長曰鶯鴻。適岷山狐而寡。次輕燕。更喜綠竹。婦憐余美。贅為婿。當花燭初迎。符命適至。匆促就道。兩新人尚未識面。今屈指三載。音信未通。不知作何景況矣。語畢。復出囊牋一幅。授甄曰。此僕臨行時。一乳娘所轉授。據云。輕燕贈別之筆。僕不忍撇棄。常帶衣袖間。甄展視之。乃新婚詞一篇。其詞曰。華堂春暖日之吉。雀屏妙選乘龍匹。爭看詩史結天親。賓朋雜遝狐羣集。忽聞天使有傳呼。檢點行裝倉黃出。君言從古不宿家。欲戀離情不遑述。念我塗山曾祖姑。嫁得神禹洪水溢。巍巍帝德重新婚。勅使加恩留四日。辛壬癸甲伴晨昏。他日喜聞呱呱泣。今者召役如追囚。不得在家停呼吸。從今欲

見君形容。除非夢魂來入室。恐君夢妾妾夢君。關山迢遞兩相失。縱或有時交臂過。妾與君面曾未識。勸君勿作兒女態。奮勇殺賊仰報國。君幸功成妾未衰。歸來終當待巾櫛。甄覽畢。嘆曰。纏綿真摯。洵非凡手所能。不識君何日榮歸。與令夫人聚首。袁曰。凡供泰山職者。十年之內。無勅命不得擅離官守。歸期尚遠耳。甄曰。然則仍返泰山乎。曰。然。雖苦身負重傷。不能速達耳。甄曰。僕亦返泰安。與君同乘何如。袁拜曰。既蒙不殺之恩。又獲後車之載。感不淺矣。袁博雅風流。性更豪曠。叩以經史典籍。俱能剖析元奧。惟問以幽冥事。則不答。曰。天道遠。人道邇。君縱參透元機。亦屬無用。況不能乎。歸後告別。甄殊不忍。袁曰。既蒙雅愛。日閤不敢曠職。夜靜後向空一呼。即當自至。許之。遂不見。自後月明人靜。輒應呼而至。花前小飲。燈下圍棋。水乳交融。各抱相見恨晚之慨。然不呼則不至也。一夜甄已酣寢。聞叩扉聲甚急。啟視之。袁也。貌甚倉皇。謂甄曰。僕向不敢以幽冥事告者。恐已獲罪於天。今君有奇禍。不得不為君告。甄驚問何為。曰。今日嶽神發下雷部會稿。內有君諱。奈何。甄大駭。曰。僕無不法事。何遽罹雷厄。袁曰。僕亦疑之。然所注籍貫年貌。無不吻合。諒非誤筆也。甄曰。君能為地否。曰。雖不能救君。然已緩君稿。批三月某日正法。僕暗改作五月。今為期尚遠。君宜

速竄以避慘禍。曰：天可逃乎？曰：震驚百里，遠不能及。若藏形千里外，更高枕無憂矣。曰：廣陵可否？蓋甄有懿親在揚州，故念及之。曰：可。然此事宜速。明晚即宜速行。僕當送別河梁也。語畢，匆匆逕去。明晚，甄遲袁不至，呼之寂然。甄惶甚，如失左右手。久之，袁入，謝曰：蒙寵呼，適有使鴻至洛，作家書數行，是以遲遲。甄遂行。袁送諸境而返。至維揚，主人居第甚窄，甄苦之。主人曰：後樓甚寬曠，惜為狐所據，人不敢近。甄請居之。凡五間，窗明几淨，簷簷庭寬，下榻數日，了無所異。一日晚坐，見一人自度外入，見甄踉蹌反走，驚墮一物，視之即袁之家書也。外另票云：即帶揚州，問某府便是。字跡迥出兩手，大異之。置諸案頭，秉燭以待。將二鼓，忽燭影亂搖，陰風撲面。一物自案下聳身而起，黑質毛身，睛光閃爍，似欲攫取袁書。甄大叱之，隨聲而沒。未幾，風又作，瓦屋皆震。一夜又赫然躍入，藍面猙獰，齒如利刃，甄疾舉劍斫之，咬然而遁。笑曰：吾固知其無能為也。遂寢。俄聞隔房呢呢有語聲，復披衣起，耳之。盡婦人也。語不甚可辨，忽一婦人秉燭而入，年約五十許，兩少婦徘徊幌戶間，不敢近。甄叱問之，曰：妾甄氏婦也。子婿袁郎有家書一函，據投遞者稱落在君處，祈念三月萬金之重，俯賜擲還。甄曰：向寓洛水者，即媼耶？曰：君何以知之？曰：僕甄某家近泰山，與袁郎相識，故知之甚

悉耳。即檢書授婦而去。良久婦復至。拜曰。袁郎書中。備稱大德。苟非君惠。久作異鄉鬼矣。復呼二女出。曰。甄君思我。且同姓。可相見也。二女拜。以兄呼甄。甄問婦曰。尊寓向在洛水。何更遷居。婦曰。母女伶仃。頻苦外侮。去年族弟有抵吳之便。挈帶妾等。遷避於此。曰。曷弗遷往泰安。可與袁郎相近。曰。妾亦籌之。第苦弱質無依。長途未便耳。甄曰。僕歸時。共媼北行。何如。曰。何時。曰。據袁郎云。非五月終不可。婦問何為。告以故。婦大驚曰。袁郎少不更事。幾負洪恩。彼阿香善御。列缺能飛。縱有章亥夸父之能。不能走避。奈何以拘迂之見。輕率誤人。君宜速歸。妾自能免君於難。甄遂偕婦及二女歸。即呼袁。袁見婦及女。大喜。問甄何即歸。甄語之故。且咎其踈忽。甄乃糞除隙字。以留婦。袁自後朝出。暮歸。與常人無異。初甄有從弟名瑛。與甄同居。性佻達。見女美。輒生輕薄意。蓋驚鴻賦性幽閒。如籬落寒梅。偏饒逸韻。輕燕舉止。窈窕似長堤春柳。姿態宜人。瑛以驚鴻。嫠也。易以動。屢挑以目。鴻以甄故。忍之。一日晝卧。瑛悄然入。狎抱求歡。鴻拒之力。且盡。度不能脫。乃給之曰。五月某日。甄將遠行。當從命。信之。屆期。婦仗劍作法。鴻止之曰。瑛屢無禮於女。不妨移禍令尹。甄欲致問。牆角間已殷殷作響。甄急退避。婦亦斂衽。瑛不知也。即入鴻寢。鴻方對鏡理妝。瑛狂喜。促鴻登榻。鴻指鏡

謂曰。君試自視。消瘦至此。尚欲輕狂耶。瑛戲撫鴻肩。近奩自照。則鬚眉如戟。與甄無異。大驚。舍鴻疾走。轟然一震。斃於柱下。甄雖懷鵠原之痛。而怒其有雄狐之耻。亦不之惜。後甄婦病亡。遺二子。曰江。曰漳。俱幼。鴻代為撫育。教之句讀。稍長。授之經史。與燕更番督課。不遺餘力。甄感其義。以一子繼鴻。使自擇。適有鮑同功。蘭著。鴻各使賦詩見志。江曰。一絲終不亂。二美互收功。漳曰。經綸原獨運。參兩亦成功。鴻曰。漳兒必成偉器。江兒徒事尖巧。非館閣中人物。長哥世代業儒。不可無令子。以光門閭。愚妹無望寵榮。得一人以侍晨昏足矣。乃取江依於膝下。一夜衣歸。喜謂婦曰。前上帝降旨。敕嶽瀆諸神。查天下女狐。以節孝著。及才德俱全者。予以旌賞。神將鴻姊及燕申奏。帝嘉姊節。敕授洛神。使燕佐理其職。俟某十年差滿。即可同日榮歸矣。後江漳俱以幼童入泮。甄敬酌鴻與燕曰。閨中苟息。閭內程嬰。惟二妹足以當之。自後焚膏繼晷。責課益嚴。一日二人共讀聊齋誌異。鴻謂燕曰。使柳泉而在。吾兩人足壽世矣。燕曰。江南沈孝廉所著諧鐸。空靈藻麗。亦才子也。惜年齒已尊。不復肯作綺語耳。遂書一絕於後曰。玉骨冰姿絕點塵。喬家姊妹是前身。簞漁已老留仙死。誰繼陳思賦洛神。

柳衣氏曰。自朱郭風行。婦女亦具俠骨。珠環作報。異類亦有恩讐。一結。馳想蒲沈。悠然不盡。山河渺渺。知己寥寥。顧安得愛才如兩美哉。

蜚
階
外
史



蜨階外史提要

不著撰人姓氏凡四卷襍記明清兩代遺聞軼事
大致雅馴終與龐雜者不同雖中如竇爾敦圓圓
像及屬對四則陳因相襲未能獨抽奇秘然叙事
始末犁然終勝於緣飾附會有乖事實者是在讀
者之善於別擇耳

序

夫以人為鑑古者尚之記事有珠知者實之既怪力亂神之不語非嬉笑怒罵以為文事可質乎千秋說有憑於衆口正而不說信無可疑此蛟階外史所由作也外史著作等身膾炙人口六詩三筆四達八窗好客如鄭當時不夷不惠清談勝王夷甫亦莊亦諧爰於課士之間偶仿稗官之體我聞如是無異其詞人有不為各成厥志寓勸懲於善惡化朽腐為神奇碎亦成金聚非鑄鐵載續虞初之新志自成一家頓添日下之舊聞願書萬本咸豐歲在閏逢攝提格陬月東卯何慶熙謹序

評跋

簡而能達清而能腴不事矜才使氣而叙事如繪狀物如生真能自成一言者相其用筆能以微實處翻空又能於翻空處微實故不落窠臼而文情奇雋若此姜溪漫士孫肇脩謹識

古今稗官凡數十種能與閱微草堂筆記聊齋志異膠騷者甚屬寥寥斯著卷帙無多足徵博雅而筆力運掉可挽千鈞方之草堂聊齋尤堪並美而輔世牖民勸善懲惡之意即隱存乎其間蓋多聞而直諒兼焉者矣澠溪龔壯識

蜆階外史目錄

卷一

王原

某乙

虎口奪母

于蕃

五官殉節

范節婦

文安陳氏殉節

張節女

兩烈女

王烈婦

駱六

開福寺塔

大名府署

大覺寺

廣濟寺

水泉

靈壽縣

屬對四則

鄉祠壁字

柏靈寺畫水

舊宅

劉永錫

劉倔子

看鼓樓人

某翁

郭名揚

王晴溪打盤

袁六先生

沈泰

華刺史教織

劉黃頭掘碑

謝生

田好謙

聽銀

查小山

侯達夫

秀

畫猿

卷二

河帥二則

郝雪海

劉燕庭治匪

賣花人

永年令捕盜

船戶妻

張立

木工第

緞子王

賣竈

萬人敵

三和尚

高二爸

檻中人

少林寺僧

拳勇

賓爾敦

紀亮

何翁

劍術二則

卿憐曲

卷三

俠女

圓圓像

蜀婦

舒鐵雲

西秀

前生

捉雞得銀

老翁贈棺

鬼仙

種沙

趙偉

李成性

柳神

王繡紱

新城寺怪

剛剛奪黍

阜城狐

黃光鬼語

西安城隍

雷神

劉某

井中女鬼

涿州狐

焦龍王

杜公

芮家壁石馬

劉四先生

祁州牧

綠毛怪

宋道人

某甲

郭某

卷四

秦翁

魏奄生祠

剪絡五則

夢兆

撰著奇中三則

酌中志

楮葉集

草畫

賀副車啟

君子輒

謝疊山研

北曹墨

董宗伯書入石

寶石

怪石三則

酒

瓜瓢酒

桑皮紙

數地蘭

象尊牛鼎

工夫茶

猴兒酒

猴茶

鼓環

花瓶

又

銅鶴銅鑪

皮球

梁葫蘆

長鬚馬

青騾

牛產麟

義雁

燕鴛鴦附

義犬

松鴨沙鷄

鶉

魚骨廟

蘭蠶

建階外史卷一

王原

文安王珣家貧困於役。逃至輝縣夢覺寺。為僧法林供炊爨二十餘年。去時。子原在襁褓。及長。問母知其故。跪辭母去。尋父。徧齊魯郊者數年。一日宿土神祠。夢古剎。日近午。見廊僧炊飯。曰。此莎米飯也。味苦。為汝澆以羹。乃肉汁也。曰。甘乎。曰。甘。曰。如來真個來。好去還須去。驚寤。遇丈人。語以夢。丈人曰。日午南方也。莎。草根附子也。調以肉汁。附子。膽也。可急去。當於寺中求之。原如其言。晝行夜禱。逾月。至輝縣。雪夜宿夢覺寺門。既曉。僧離引參方丈。僧問其鄉貫。及尋父狀。呼珣使見之。不能識。珣呼原乳名。因父子相抱痛哭。僧資之歸。原生男六人。孫十有五人。曾孫二十有二人。天殆以繁衍報其孝云。李安溪相國為作王孝子詩。一時和者甚衆。

某乙

古北口外多山。山水漲發。往往漂沒廬舍。某乙者。居半山小村落。年二十餘。家有老母。授室甫年餘。生一子。某乙日採樵下山。售賣養母。一日斫柴山椒。見白氣漫天。波濤噴湧而至。念水至山半。村必不保。狂奔至家。負母疾赴山頂。比至水已沒足。因母子懸極高處。彌望滔滔。

汨天無際。度家人盡葬魚腹矣。越日水退。負母歸。見他村盡墟。獨所居小村無恙。至家。聞兒啼室中。妻炊飯方熟。因食。母問之。云他無所見。惟濃陰一日。昏暗如晝晦耳。此事得諸販羊人言之。鑿鑿。惜忘其姓名。

外史氏曰。白波浸天。死生呼吸。某乙之狂奔。非獨仁也。抑智且勇。嗚呼。一念之孝。鬼神呵護。妻子獲全。並澤及於一村。當其負母上山時。念豈及此耶。吁。可以知天意矣。

虎口奪母

趙瓚。柏鄉余舍村農人也。家貧。事母孝。一日出汲水。其母向院落取薪。有虎突入村。直趨瓚家。瓚歸村人遙呼曰。虎在汝家。不宜往。瓚急持柴擔踉蹌入。見虎方銜母來。奮力擊之。院宇小。虎不能轉身。又以銜人。不舍不能闕。瓚與持益力。虎遂舍其母。將奔瓚。會縣胥率健勇至。射殺之。今旌其門曰純孝。

于蕃

于蕃。元城人。明嘉靖中。倭寇浙甚猖。蕃與堂弟佃以精兵應募。總督胡公宗憲令守定海舟山。與賊戰。捷。佃偶退縮。法當斬。泣曰。死所甘心。第念寡母老。又無兄弟。子呱呱在襁褓。奈何。蕃曰。弟良苦。我有二弟四子。可代也。因自縛詣軍門。胡悉其狀。義之。釋其縛。杖佃免其死。

逾年還鄉里。母得終養。里人高義。聞於有司。表其閭。

五官殉節

張力字杠。侯崇禎丁丑進士。官萊郡司理。劉璧星字聚五。萬厯乙卯舉人。官即墨令。范春駿字倩美。天啟甲子。以尚書冠秋闈。官崇信令。李允樟字若樞。副憲李建和子。官中書舍人。辛廣應字航海。諸生。皆東明人。甲申。明社既屋。東明令宵遁。三月。偽官王秉純入據胥程。抱六虎而翼之。荼毒薦紳。慘甚。會清國定鼎。五人於五月望日。刑牲誓衆。各率蒼頭十餘人。持挺鋌擊賊。至署。力引佩刀決賊首。抱六等懼禍。密與偽部總張夢熊歃血謀反。囚五人。送懷慶。偽將軍劉宗敏營。五人不屈。慷慨罵賊死。

外史氏曰。五人雖死。至今凜凜有生氣。後之仕而鄉居者。可以興矣。

范節婦

吳橋范大司馬妹。名景姒。歸同邑王世德。以應試卒京師。范將殉。有子在襁褓。乃忍死撫孤。范請書明大義。上詩兼通書畫。畫大士像尤精。後以避亂卒於司馬官邸。子孫錫。歲貢。孫作肅。康熙乙卯舉人。官南宮縣教諭。曾孫履吉。康熙辛卯舉人。官中書。後人蒐輯遺稿。刻永玉齋集一卷。

文安陳氏殉節

崇禎十年。文安兵變。西馬頭陳氏舉族登舟。甫解纜。兵突至。舟中婦女投水死者。平度州知州陳所問妻王氏。永州府推官陳國維妻王氏。蒲城縣令陳國籌妻苗氏。生員陳國範妻王氏。並十五歲女。生員陳國算妻井氏。恩生陳國史妻劉氏。並十五歲女。崇明縣令陳慎妻姜氏。戶部侍郎陳協妻王氏。陳所有妻田氏。陳愼妻紀氏。生員陳情妻井氏。生員陳悌妻紀氏。屏生陳陞妻張氏。貢生陳忭妻王氏。廕生陳怙妻王氏。生員陳惺妻程氏。共十八人。同時畢命。甲申之變。宛乎查氏死者七人。一時題詠甚衆。陳氏死者較多。乃泯泯無傳者。然冰心烈魄。千載猶芳。故自不可沒也。

張節女

張某青縣人。康熙間。流寓東光。有女及笄。明慧纖麗。東光馬德聘為婦。張既得聘。慮無嫁資。其妻曰。女艷若此。攜而逃。再受聘。且得重金。張感其言。全家逸去。女陰以為不可。泣諫父母。咸唾罵曰。將行嫁汝貴家。衣錦饗榮。何不安樂。乃欲從窶人子。終身操作耶。女知不可挽。回乃潛易襪履。衣塗面。為乞人婦。手足皸繃。星夜匍匐至東光。詢馬氏居。詣之。馬故有母。問所從來。告之故。母雨泣曰。苦吾新婦矣。盥而視之。光可以鑑。乃命子鳴之官。令拘張至。訊得

背盟狀。懲之。具鼓吹送女。與馬合。吞馬。

兩烈女

榮姑。文安縣馬頭村李氏女。婢曰春華。姓陳氏。相依數年。視如姊妹。行春華亦盡心事。主榮姑幼。字朱氏子。朱官于浙。壻隨往。十餘年。音問斷絕。女待字年逾三十矣。父母在時。撫育之。有兄無賴。畧不過問。二老相繼死。女饘粥不給。且患痿痺。仰婢十指為活。女兄以博債急。將鬻婢以償。婢戀主不肯去。捷之女護婢。並捷女血狼籍。不能堪。主婢謀曰。與其分離而死。何如並命之為愈乎。夜相持大慟。密綴衣禪。門臨大河。遲明。偕往溺焉。梁約仙廣文右僮時寓王慶垞。為賦兩烈女行。詩云。友人手持烈女狀。勸我試作烈女歌。我無表揚風義如椽之大筆。對此涕淚空滂沱。東安最爾縣。馬頭寥落村。輜軒不恒到。奇事喧里門。春華其名潁川氏。質身隴西供役事。主人有女字榮姑。姊妹相看無異視。榮姑幼結朱氏姻。朱即隨仕江之濱。錦字十年沈宦海。綠窗卅載虛芳春。不幸嬌姿遭痠疾。翁姆就撫難起立。那有然鬚視。約人同懷經歲絕踪跡。堂前愛日沈虞淵。榮姑從此愁粥饘。但仰女紅度長日。然其煮豆仍相煎。惟有女奴如共命。十年不字扶姑病。賣珠歸後問興居。壓線閒時親祇奉。朝食低顏苦勸餐。夜眠擁被寒同夢。忽忽聲聞牆。博債急索償。謀奪執爨婢。質錢賣絹郎。薄言逢怒哮如虎。李

揚老拳捶敗。病姑旬旬。遮以身。撲地梨花碎。春雨大杖小杖何紛紛。杜鵑啼血血染樓。鄉鄰畏事各閉戶。氣竭聲嘶如不聞。婢在姑邊死。婢去姑速亡。與其齎恨各分張。何如就死相頽頽。既不能如薛家紅線走堂堂。又不能如俠女竊負偕遠颺。屋門蹈海扶幼主。吾將追逐參翺翔。風許許兮雲憑憑。天陰月黑楓林青。當門巨浪如山傾。水仙羽葆來相迎。主兮婢兮同一哭。回頭猶見繡閣燈荧荧。詰朝鄰人各驚絕。奔集河干相指說。主衣鮮好密密縫。婢衣暗敝重重結。想見從容就義時。禮數不因造次滅。可憐一水鎮空明。生者何顏死者悅。昔年我作錢塘游。曹娥祠廟臨江頭。歲時村巫奏絃管。我亦躬薦蘋蘩羞。千有餘載得匹儔。彼蒼厚意君知不。假饒主姑無疾嫁。不過媵妾青衣流。孰若兩兩貞烈傳千秋。

王烈婦

王烈婦。平陰東門外縣吏賈某妻。年十九歸賈。時賈年四十。極樸誠。婦亦賢淑。頗相安。道光二十五年。定州張小坡明府樸來宰平陰縣。思風化所關。與邑中紳耆修節孝志。請旌立坊。復念幽光潛德。草野豈盡無遺。以賈吏端謹。使董其事。日出郭逐村訪問。晚歸具稿以呈。如是者半年。一日燈下屬草。婦問曰。日日採訪節婦。今幾何矣。曰。境內計有三百。自信可無遺漏。汝問多少。亦欲入志乎。婦一笑。無何。賈病篤。臨終。謂王氏曰。汝適吾門。已近三年。夫婦之

情亦未云乖。但上無父兄。下無子姪。家無恒產。汝青年斷不必守。亦無可守。所傷者。探訪一
載。成三百人節孝之名。前日戲汝入志之言。徒成虛語耳。婦聞之不答。俯首嗚咽而已。賈旋
歿。親鄰來助喪。不見王氏。尋之。已縊他室。時久身寒。救之無及。張公素知其貧。急捐俸治喪。
並題額旌其門。紳民不期而送者百人。時節孝志已刊竣。張公作哀王烈婦詞。並傳急付梓。
續入。又命石工刻名節烈坊。人咸頌張公之賢。而仰王氏之烈云。

駱六

駱六寶坻人。幼為陶鳧香師僕。師戊辰翰林。嘉慶十八年。六從主人在文穎館校書。時睿皇
帝秋獵木蘭。逆賊林清勾結內監張泰。王福祿。劉得財等。作亂。京師震動。賊數人入文穎館。
駱藏主人複室中。扃其戶而自索器謀拒之。苦無械。乃折棹足持與鬪。賊削以刀。斷四指。暈
而仆。賊入室。虛無人。遂去。時阜隸數人伏草中。賊去。乃出。閉館門。師與諸人共守之。時賊冠
白巾。持白旗。徧牆上皆是。成皇帝方為阿哥。手發火槍禦之。連斃執旗賊二名。天陡陰。雷雨
交作。賊恍見武帝持刀。指揮城內外兵勇。紛集牆上。賊皆鳥獸散。倉卒之間。圍立解。睿皇帝
回鑾。董文恭公誥力請還宮。人心遂定。鳧香師在館與隸數人。日食糜一餐。已三日矣。聞有
叩門者。乃出。而駱殊未死。移歸寓。漸蘇。師厚待之後。每陞見成皇帝。輒問義僕駱六尚在否。

師養之終其身。予嘗問當時形狀述之如繪。復曰我一細民徒以一時報主之誠。遂忘其身。即令畢命草莽。與螻蟻何殊。乃屢蒙天語垂詢。復蒙主人養養恩。不以僕隸視。其榮多矣。其人誠樸。無他長。不能為一切機械。變詐習故。臨難忠奮。有古人風。年七十卒於家。子滿倉。家有田二頃。皆主人所賜也。

開福寺塔

景州古塔。在治西北開福寺。累十有三級。高二十二丈。濶八丈。上嵌鐵籠銅瓶。下安瑜欄石砌。內築階甃。螺旋而登。洞門四闢。望數十里。北方浮圖。無有逾者。第一層甃刻光祿寺丞知冀州脩縣事兼兵馬常諤臣記。時大宋元豐二年己未歲五月初十日。同施縣君李氏等男環琦球琥等。知脩縣事常諤臣書。又南面甃刻河間路脩縣開福寺重脩釋迦文殊舍利塔記。大元至治三年八月十五日。按景州在東漢曰脩縣。隋改脩縣。宋元因之。舊志云塔下傳有海眼通潮。故覆以大石板。近代石損。發視狀如覆斗。砌以五色石。極工緻。中有方臺圍小石佛千數。蓋昔以藏舍利者。明正統二年。知州劉深甃刻。則云觀相輪鐵券。肇自北宋元祐某年。始克成工。豈始脩在元豐。訖功在元祐歟。經緯集云。宋與契丹畫白溝為界。守臣皆密修邊備。或治灤泊以限戎馬。或起浮圖以遠眺望。蓋不使敵人覺。特假以潛為之備。故時有

拒馬溝望夷塔之謗。開福塔之脩於元豐元祐。豈其遺意歟。舊傳隋文皇時建。則不可考矣。

大名府署

大名府治為宋北京舊城。在今府城東十餘里。明初沒於水。舊跡漸不可識。今府城建於明成化中。前清康熙乾隆時。屢經增修。城雖完固。而規模狹隘。府署在城東南隅。傳係前人墓道。某年署內掘地。見朱棺甚鉅。懸而窆。無銘志。年代可考。重為拊之。署中晚香堂三楹。老柏五株。陰堂下。堂後古木尚數十章。蒼翠森竦。中有石坊。就坊建祠。祀文昌。額曰桂香閣。甃階巨石。疑是華表。少後有祠。祀關帝。迤西樓兩重。高三丈許。曰鎮樓。老更夫云。署中舊常見鬼物。太守某用形家言。起樓並祠。厭之。乃絕。今關帝祠下。即瘞棺處也。祠有古印。見南皮張太復春岩詩。草今印不存。亦無知者。惟樓上皮鐵兜鍪一甲一片。傳為劉智遠所遺。甲色雖黯敗。然不似遠年物。兜鍪重十餘斤。人戴之多不勝。定指為五代時物。亦無可考證也。

按宋稗類鈔載韓魏公大名府治築善養堂五楹。以為燕息之所。宏壯軒敞。府縣志均不載。舊府治沒於水。遺蹟不可問矣。

大覺寺

大覺寺在寶坻城內東街。遼重熙時建。有張瓚碑記。文載日下舊聞。寺藏貫休應真像十六

軸龍像紛綸裝嚴神妙數十代寶若拱壁秘不示人蓋恐蹈蘭亭之賺耳今尚存

廣濟寺

廣濟寺在寶坻城內西街遼碑二。一銀青紫祿大夫檢校司徒宋璋佛殿記。太平五年立。今尚存全文載縣志。一重熙五年立。猶標記碑旁。蓋即一碑而上下連書者。後斷其半碑。下尚有字跡。舊有二石幢雕刻玲瓏。一久廢。一在城中四達之衢。里人謂其下有海眼。俯聽輒作風濤聲。志稱中有銀合盛佛牙二。皆荒誕不足信。或曰。未有城。先有寺。建城時。形家言郊外地高。至城漸卑。入城又漸高。中就極高之物鎮之。取四中凸。凸中凹之義耳。似為近之。寺中塑三大士像及侍立諸天神。貌一一奇古。不類近代裝。劉元所改塑也。元寶坻人。師事青州把道錢符。其塑土范金搏換像法。始元欲作侍臣像。久之未措手。適閱秘書圖畫。見唐魏徵像。瞿然曰。得之矣。遽走廟中為之。即日成禮像者。嘆其憂思深遠。逼肖生人。京師朝陽門外東岳廟像。即其所塑。見元史阿尼哥傳。耕錄亦載之。劉侗帝京景物畧作藝元者。誤也。又按易州南四賢祠。祀郭隗。樂毅。劇辛。鄒衍。劉鸞塑像。技精巧。見元郝經碑記。劉鸞即劉元張船山太守有劉鸞塑像歌云。劉鸞十指恐非指。搏土為神神不死。是也。

殿瓦大如箕。中硯鉢。堅緻潤澤。近年寺僧軒成重修。好事者多以新瓦易去。亦畧盡矣。

寺中柱皆合抱一柱近礎處朽二尺餘僧欲易之費頗鉅聽之又恐傾覆一日有人憩殿上見僧不怡問知其故笑曰飲我酒為若易之不費一緡也僧為置酒食大啖畢令具碌礧一量其徑圍高下分寸悉合以鋸截斷朽木即以碌礧補其缺如推門落臼然既畢轉瞬失其人所在。

水泉

薊州田盤之麓地名水泉一名石佛寺張氏別業也繚垣皆用石砌斑駁作虎皮紋薜荔緣生色蒼綠葉大如蒲葵扇逕砌以石子內室三楹旁有倉有庖湔皆用黃白草苫蓋堅樸無華院落頗寬敞一亭曰望雲高出屋上坐亭檻上山笏立目前天成寺近與拱揖牆外山田二頃藝粟米可供八口一歲資果園數畝雜植蘋婆梨樹歲收其值可為衣禦冬予於己卯年游盤一至其地時張氏式微業將售索直甚廉買山無貲悵悵而已。

靈壽縣

郡邑命名義各有取靈壽取義在木亦豫章酸棗類也爾雅椐櫟陸氏云節中腫似扶老今人以為杖及馬鞭亦名靈壽漢賜孔光靈壽杖唐李靖遺右僕射乞骸骨歸加賜靈壽杖是也山海經唐都之野靈壽實華常璠巴志朐腮縣產靈壽木水經注來水合濤水湘水千秋

水水出萬歲山。山生靈壽木。縣今產此木。土人剗以為杖。頗堅實有致。

屬對四則

獻縣紀文達。參知天才宿學。屬對之妙。信手拈來。觸口成趣。如太極兩儀生四象。春宵一刻值千金。已見英旭齊相國恩福堂筆記矣。他如一味地。與凡二。則天青緞工絕妙絕。或謂緞對九少差。公曰。古段字與緞通。張平子四愁詩。美人贈我錦繡段。可證也。段對凡。有何不工。一日陸耳山學士錫熊云。適飲馬四眼井。四眼井以何為對。公曰。即以閣下對可乎。兩人各大笑。或謂公曰。京師招牌。如祖傳狗皮膏。秘製烏鬚藥。去風柳木牙杖。滴露桂花頭油。秋爽來學。冬季諷經。精表唐宋元明古今名人字畫。發賣雲貴川廣生熟道地藥材。凡此者。既聞之矣。若書坊之老二酉。以何為對。文達曰。汝進正陽門羅城時。試於布傘上觀之。其人不悟。至其處。賣卜者書大六壬三字也。

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聯懸隨園。又聞純廟持套紅鼻烟壺。一面鐫蘭亭景。一面刻序中十一字。示沈文恪公。初曰。汝能對否。沈應聲曰。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稱旨即以壺賜之。

筆墨一道。聯對為最難。以其為地無多。需稱題。又需包括。尤需面面圓到。所以難也。西江百花洲。遠景琵琶亭。近景滕王閣。阮雲臺相國集白詩。王序為一聯云。楓葉荻花秋瑟瑟。開雲

潭影日悠悠。工切極矣。又滕王閣懸句云。奇文共欣賞。我輩復登臨。亦工。今夕止可談風月。故鄉無此好湖山。楊雪樵方伯集聯。在山東歷城歷下亭。廟祠聯之工切者。如礪礪廟之思。親淚落吳江冷。望帝魂歸蜀道難。蜀丞相祠之日月雙懸出師表。風雲長護定軍山。聖帝廟之吳宮花草埋幽徑。魏國山河半夕陽。又怒同文武志在春秋。東嶽廟之帝出乎震。人生於寅。湯陰岳忠武廟之懔懔生氣悠悠蒼天。皆久經傳誦矣。蜀中桓侯廟落成。懸一聯輒墮。已更數十聯。神不歆也。廟祝夢神曰。明日張解元過。當求之。次日某秀才至。僧以為請。書曰。春雨樓桑無限落花悲帝子。秋風劍閣有人醺酒。將軍懸之至今。後某果發解。近傳落鳳坡有龐士元廟。崇明府穗聯云。造物忌多才。龍鳳豈能歸一主。先生不死江山未必許三分。得尊題法筆意。濶大超拔。可誦。虎邱白公祠落成。林少穆制軍聯。近代論詩人。李杜而還。祇有幾篇新樂府。蘇州懷刺史。湖山之曲。尚餘三畝舊祠堂。杭州送子觀音廟。百菊溪制府聯云。我本是一片婆心。抱個孩兒給你。汝須行十分好事。留些陰騭與他。後人又有一聯云。上帝本好生。求我與以兒女。不求我亦與以兒女。下民須自愛。為善報在子孫。為不善亦報在子孫。當塗太白祠。吳山尊學士聯云。謝宣城何如人。只憑江上五言。教先生低首。韓荊州差解事。肯讓階前尺土。許國士揚眉。後有吳桂卿學林聯云。再造唐家並無尺土酬。

歟只落得采石青山供當日神仙嘯傲喜妃子能譏學士不是七言銜怨怎脫却名繯利鎖
讓先生詩酒逍遙翻空易奇不落窠臼尤為新警最奇者莫愁湖上觀音閣東壁懸徐中山
王像以清涼山在對面王墓在焉故供養於此閣聯云湖山舊是女兒家稽首慈雲願佳麗
盡生西土圖畫今留元老像翻身苦海看英雄竟付東流上聯以莫愁觀下聯以中山王襯
而中四字各按觀世音本面末句上聯情致下聯悟境情致則春風裊娜悟境則怒濤橫捲
惜不憶其姓名真才人筆也

西湖茶肆當墟人甚麗或集句云欲把西湖比西子從來佳名似佳人可謂面面到矣伶
人如意工作劇趙雪蘿贈以聯云如其抵掌真孫叔意者前身是子都上贊其技下諷其
貌首嵌如意二字洵聰明絕世也

鄉祠壁字

天津關帝廟越人造為鄉人讌會所俗呼鄉祠祠後閣三楹壁書摩窠字四曰進德脩業字
畫遒勁類歐陽率更款署胡璣書傳為山陰人寓祠中無所事事一日僧出為人家作佛事
留小沙彌居宇胡持墨濡一盞上閣又斂寺中坐具悉移置閣中半日出謂沙彌曰我將去
若師遇我厚無以酬壁上已為塗鴉師歸幸為我致之遂襍被去沙彌亦不解所謂僧歸告

以客言。上闕字在壁上。墨猶未燥也。

柏林寺畫水

趙州城東南柏林寺。兩壁畫水。東壁畫文水。洄波靜流。西壁畫武水。奔瀧駭浪。筆意雄潤。殆張南本孫位之流也。題名歲久剝落。志稱吳道子筆。按寺金大定中建。道子唐人。安得傳會。

舊宅

通州李達。夫兵部如璋。官主事。賃居宣武門內。舍旁隙地。小有園亭。夏夜露坐其中。見南牆下。先隱隱從地出。宵深益熾。初不以為異。後屢見之。使家人掘。以鋤深三四尺。得董思白真草行書石刻數具。石質滑潤。知是新藏者。旋為主人奪去。亦即他徙。空宅局焉。二年後。又有賃居者。夜仍見其處有光。後來者固不知前事。掘地得白銀萬鎰。而宅主不知也。席捲南歸。遂成巨富。

外史氏曰。人生一絲一粟。皆有定數。不可強也。而人偏欲強求之。卒之徒勞無益。甚且又加損焉。古人云。富貴逼人來。富貴逼人則易。人逼富貴則難。觀李兵部事益信。

劉永錫

劉永錫。魏縣人。崇禎丙子舉人。官長洲縣教諭。署崇明縣事。庭無留獄。甲申後。隱居相城大。

吏強之使出。永錫袒裼瞋目大言曰。我中原男子。年二十渡漳河。登大伾。鳴鞘躍馬。兩河豪傑。誰不知我。奈何欲見辱耶。拔壁上劍。欲自剄。門下士抱持之。得解。大吏駭而去。常渡江鼓枻中流。悲歌慷慨。泣數行下。歌曰。邈彼中流兮。采其荇矣。思君與父兮。有懷靡竟矣。身為餓夫兮。天所命矣。中心殷殷兮。涕斯進矣。後遂不復歸。窮餓死。其弟子輩葬之虎邱山麓。錫字欽爾。大名縣志作欽若。魏縣今裁并入大名。

劉倔子

倔子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年壽。康熙間往來通州城市中。出隱語談人休咎。事後多奇中。性倔强負氣。人爭呼為劉倔子云。溫某八十餘遇倔子曰。前許道袍。可見惠矣。溫瞿然翌日製袍以贈。或詰溫曰。余成童時。從父輩飲某所。會劉在坐。自余曰。此兒有壽。余戲答。如逾八十。以道袍贈。今憶其言。如昨日也。總兵王某引為客。王欲郵書津門。倔子請往踰宿。以覆函歸。輟嘗偕里人游西山。同行者覺健步異常。時移晷而至。既登山。眾苦飢。倔子忽出釜。納石卵。拾松枯以炊。少頃。啟釜曰。熟矣。徧餉游侶。味如薯蕷。眾竊其一匿懷中。及歸視之。仍頑石耳。後去。不知所在。

宋青州人劉跛子。有仙術。年年入洛陽看花。范希文子姪與往還。事頗類此。

看鼓樓人

通州劉翁守鼓樓司撞鐘。鐘以漏初下為度。杵一撞則獄囚收禁。不能轉側。劉憫之。每酷暑遲撞四刻。謂可少舒緩。不至苦蚊蠶齧耳。持此念行之數十年。樓下有酒肆。劉每見數人詣肆飲。衣懸鵝貌。奇古異之。付肆主錢數緡。謂數人再來。恣飲。噉勿取直。數人詢知其入。即約共飲。高晚大談。所語率世外事。不可解。飲畢別去。劉送之郊外。長跪曰。某愚人。然知數公皆仙。願度為弟子。供洒掃。數人相顧笑曰。子持念不忍。有仙根。遇我等能識。亦有仙緣。遂攜之去。無蹟。劉家有老母。年近九十。無以養。家有櫝。母啟之。輒得錢米。賴以無凍餒。逾年。劉忽自至。鬚之白者盡黑。時隆冬。持一桃餉母。腐其半。母恚曰。去年餘將持朱提來。僅一腐桃。何所用。擲於地。劉曰。一桃不易得。兒獻此亦孝心。母不食數也。因自掇食之。復叩辭去。母問返期。曰。待牛市行舟。兒當再至。牛市者。通州城內通衢也。去後遂不復來。母死。鄰人共葬之。棺衾之費。皆取諸櫝。桃核棄落院中。後生桃樹。結實極甘美。居人售其實。猶代為上塚云。

外史氏曰。此事柳崖外編已志其概。然與此頗異。余聞潞河友人所述如此。遂更志之。

某翁

某翁甯河某村人家貧。父子刈草。售以為活。村故濱海。草茂時。任人刈取無禁也。子一日問

其父曰草叢中有土墳起何人冢也曰我居此數十年未聞有墓且人亦不肯葬海岸也子曰是必有故盍掘而視之父子持鑣往掘尺餘見箱角知有物仍掩之夜復往掘兩箱相累朱提滿中爭以簣攜取竟夜始畢仍以餘草實其中培作阜由是置海舶買田園起樓閣為富人數年一日有車騎甚都止於門車中人作四品服從人十餘皆雄偉刺入主人肅容問來意曰我某太守聞翁父子長者故來謁因留譙其歡水陸競進譙畢漏三下車中入曰由京師攜一物來敢以獻自車捧入什襲鞏固意甚珍貴屬主人攜入內然後開視血蹟模糊鬚髯戟張蓋人頭也全家驚愕時車中人已易短後衣手持巨刃光瑩奪目從者皆拔劍虎視翁父子益懼長跪請命車中人曰翁所以起家者我友某物也今某已見法而不得贓聞為翁所得故將其頭來將殺翁一家為某洩憤然承翁款洽翁誠長者能為吾輩往來東道主我不翁讐父子諾諾不容口掖起洗盥更酌夜闌獻以千金而去後每有盜至恣所取以為常又數十年漸貧乃絕

外史氏曰方翁得盜財必大快及為盜所挾必又大戚然使翁不掘盜藏亦何至久齎盜糧也以暴易暴盜之招也翁父子有焉

郭名揚字賓實。保定人。事親以孝稱。貧而介。館東鹿令署。邑豪某謀娶里之嫠婦。不諧。造蜚語。蟻之不能白。會公旋里。豪伺逆旅。出多金為壽。密陳某嫠事由。已乞公於令前實其事。公詭應之。即携金還白令。令據金拘豪。窮治之。嫠乃白。時魏璫談方熾。生祠徧天下。畿內諸郡縣。率不日告成大府檄郡守營治甚急。守不欲為。抗之。懼得罪。咨于公。公曰。陽重其事。而陰緩之。璫敗可立待。未幾璫伏誅。凡建祠者皆得罪。守用郭言。獨全。其識畧皆類此。居恒授妻黨子弟經。人稱為南城先生。子荼。順治壬辰成進士。官至中允。

王晴溪打盤

寶坻王公晴溪工打盤術。卜人休咎。術用羅盤置木尺。問者預書字覆盤下。令人持尺撥盤視尺押何度。當作何字。畢集諸字偏旁湊合之。文詩詞不一格。間有似古謠諺者。識之事後。歷歷應。公素不甚晰文義。以此知非偽託。嘗挾其術走京師四方。所至傾動。爭延致之。當和相盛時。或決其必敗。問當在何時。書一絕中有句云。玉猴授首在羊年。玉猴隱坤字。後和果以己未年伏法。其奇中皆類此也。公性警敏。髻長尺餘。貌偉。甚如世所繪鍾離權狀。欲試其術者。飲以酒。盡數升許。乃欣然為之否。雖王公不顧也。卒年七十餘。

袁六先生

袁六先生予外家姻戚居寶坻林亭鎮性孤僻玩世不恭好潔好茗飮每石首魚至天津必徒步往負一囊中置佳茗及具行喝日中渴則就樹陰汲泉淪茗飮畢復行至津買石首魚大啖畢復徒行歸一日林亭驛店賈新至高車大馬徧拜鄉人先生答拜以錢一緡雇一人負之往刺投入主人速客至庭然後下禮讓既畢大呼人來遽上其背至門拱揖如飛而去外史氏曰予讀蒲留仙所記殷秀才騎獨龍車謂其寫孤僻人未免調語及聞袁六先生事乃知世間自有此一種人悔向者所見之狹也

沈泰

沈泰浙江嘉興人性嗜酒量不甚宏微釀時吳飲越調刺刺不休極酣則曰我拚醉死有伯倫倚鋪風馬家貧無業遂為府參軍守門一日有府庫吏謁參軍值大雪未持蓋匆匆去遺洋蚨三十番泰檢存之越日天霽詣還馬吏感其義分以半泰曰若愛此即不還君亦無由索也還而受其半為名乎為利乎吏曰君不受我心終歉然請以斗酒為壽可乎泰曰諾大醉而歸聞者義之後數年年未四十以病死

外史氏曰泰非義勿取未獲福祿其將食報來生乎或謂冥冥者不可知然泰一興臺而聲譽遍兩浙較之享大年而泯泯以沒者所孰多哉

華刺史教織

荊州民無常業。農僅知耕。婦女或編草笠。售之。不知織為何事也。丹徒華惺來刺史。滑知州事。自江南聘善織者至。立官機房。募老成鄉民。教以織。日給廩餼。織成。貨於市。無售者。官仍予價收買之。學織者趨如鶩。學既成。乃轉以授其鄉之婦孺。行之期年。戶有機聲。抱布貿絲者。咸市焉。

劉黃頭掘碑

道光三年。元氏村民劉黃頭掘地得一石。為唐宣城縣尉李口之妻賈氏墓志。銘十七行。銘辭四言十八句。末另行刻後一千三百年為劉黃頭所發十二字。劉故不識字。或讀之。乃遠近傳其異。今石移植元氏縣署。志載建中二年二月卒。三月葬。建中為唐德宗年號。用甲子紀元法。推算至道光十八年。共得一千一百年。不符所題之數。考畿輔通志載明嘉靖七年武強人王洛州發得隋河陰太守皇甫興墓碑。亦有吾葬後一千三百年被王洛州發之十四字。興卒於開皇中。葬於咸通三年。推至嘉靖七年。數亦不合。然所差才一二百年。兩事正同。按後漢書郡國志注。鍾離意相魯於聖人廟得古文策曰。後世亂吾書。董仲舒治吾室。鍾離意壁有七張伯盜一。又傳祖龍發孔子墓。有秦始皇入我室。上我床之語。其文不雅馴。時

代荒渺斷屬傳會他如博物所載衛靈公石柳滕公石柳二銘後世類此者正多殆識緯家推行小術偶一幸中絕無關係然亦不可謂竟無其事也元氏碑嘗拓得一紙無撰人名氏字體秀勁似右軍曹娥碑玩其末一行與志名是一筆書決非偽增文亦古雅今附後

大唐故宣州宣城縣尉李府君夫人賈氏墓志銘并序

夫人諱嬪字淑容長樂人也其先為唐叔之後因別封而族焉遠祖誼以文傳長沙桓王漢帝膝之前席洎王莽末口祖復以創命功遂圖雲閣矜美之口本仁義淬文質守忠義者良亦多矣祖王父藝易州遂城縣令王父口操洺州洺水縣令烈考彥璿朝議大夫閬州刺史皆種德前烈溫溫其恭澤流子孫世濟於美夫人妙閑閨壺明練威儀婉婉潛會於微容工巧宜資於秉德有行之歲儀鳳於飛聞既見之詩而誓心永畢公隴西人也舉賢良授宣城尉其餘宦婚列於別傳故不書遂能宮徵調和塤篪韻睦奉蘋藻而修盛饌朝舅姑而事組紉唯唯喈喈聞唱必和豈圖口天不弔殲我良人夫人感恭姜之遂孤痛顏子之不幸至哀而哭不在夜居喪而動必合禮遂其節潔其名守其聲矣以從父之弟任於茲邑因緣焉又能卹孤弱以慈睦天倫以孝優游自得喜怒不形誰謂六極俄鍾遐齡不享以建中二年二月十二日寢疾奄終於趙州元氏縣之官舍決族街哀舉門口痛

春秋七十有六。無子。有張氏女一人。泣血毀容。殆於滅性。以某年三月二十三日。定於七鄭原。權禮也。合防之志。今則未從同穴之言。他年口復從子文。則哀迫懇到。寄詞於石。銘曰。於昭祖宗。誕膺明哲。爰洎夫人。克勤禮節。人欽嘉行。族滿休聲。心存大順。志潔孤貞。嘉行伊何。合於內則。休聲伊何。軌儀不愆。物終歆滅。道有湮淪。哀哀孝子。盡我生人。一扁泉壤。萬歲千春。

後一千三百年為劉黃頭所發

謝生

謝生居京師燕支胡同。幼有璧人之目。家故饒。隨其叔賈中州。少年老成。叔頗倚任之。幼聘張氏女。豔甲姻黨。而生為石女。水泮迨吉。生叔遣生歸畢姻。女父母憂之。以千金買美婢媵焉。既合。生視新婦。意尤良得。媼以媵進。道翁媼意。生揮之曰。去去。烏用是。急為我返璧可也。從此伉儷。暴驚如魚得水。若忘其不受椎鑿者。其叔復復出。生眷戀燕爾。屢請緩期。叔以懋遷有無。皆其經理。嚴札敦促。不得已。匆匆就道。女自生出。淚零心癢。寢食不甘。漸至癯疾。半載之間。奄然物化。生聞星馳返。入門撫棺。一慟而絕。廖彥峰談。

外史氏曰。生與女殆不賞于牝牡驪黃之外者耶。何其情之一往而深也。彼督于淫者。烏足

以語情之至

田好謙

田好謙。鷄澤人。明萬厯間諸生。少不羈。與鄰村董士元善。董為山東順義烏參將。往依之。會朝鮮兵渡海。士元戰死。好謙沒入朝鮮國。王聘以教其世子駙馬。及公卿子弟。厯官朝鮮通政大夫。龍驤衛副護軍。至康熙丙寅年。沒年七十有七。子四。有一龍驤衛護軍。會一會甯道節度使。并一監察御史。成一杏花山都巡檢。孫曾俱貴顯。世祿朝鮮。一門鼎盛。好謙臨歿。屬門人李翊臣寄遺像與中國族人為念。及康熙丙戌。朝鮮入貢。遇田孝廉煒于京師。好謙族也。通音問。逾年。寄所題像。像為咸世輝筆。翊臣作記。煒藏于家。

聽銀

邵公。大興人家。世業賈。持朱提一封。向耳畔搖之。擲案上。聲鏗然曰。鉢兩若干。色若干。權以衡。不差黍黍。鎔以爐。色符合。若既傾而後言也。百試百中。問其故。曰。熟能生巧耳。以是都中銀市。非公至。價不定。亦藉是資其生計云。

外史氏曰。莊子曰。用志不紛。乃凝于神。又曰。口不能言。若或傳之。一技且然。況君子之道乎。

查小山

查小山員外。有浙海甯人。官京師。席先世業。稱巨富。性奢。後京師以三臆子呼之。一生取精用宏。不下數百萬。飲食供張。視何曾石崇。不啻倍蓰。喜蓄硯石。質溫潤。琢磨精工。銘刻皆前代名人。雖真贋參半。要以物聚所好。又不惜重價。積數十年之久。門下名士。鑑別品評。選其尤者。百方裝潢。藏弃所費累巨萬矣。晚年家日落。頗拮据。一日取所藏硯。質千金。置車上。騁而出。歌臺舞榭。一日迨盡。散所質金歸入門。思贖硯。無期。悲極號咷。既而曰。千古之能散財者。當以查小山為第一。人復縱聲狂笑。其任誕如此。稱其名。或有不知者。小山則中國皆知。三臆子外國靡不知也。然敬禮名士。張船山太史。以詩名。延為上客。太史醉後時嘗之。不以為侮。每送新詩一卷。輒餽五百金為潤筆。資其誕也。母夫人夢人自外庭入。稱幹貴。太陽穴鈎權懸兩端。浴血滿面。大呼而寤。遂生。其親串為業。監長盧嘗以告人云。

侯達夫

侯達夫。國璋新樂人。僑居行唐。以進士官明府。性善走。一日夜行八百里。緩步而進。駿馬不能及也。每至試期。浼友人投文購卷。于初八日自家曉行至貢院。門未封也。出場後。以考具寄友人。寓已乃出。城游西山。住精藍中。次日飽游畢。到院不悞點名。然性落拓。不甚拘小節。一日過余寓。牽大黃犬一。令令然甚拙壯。談亦奇詭。後官陝西某縣。其里史議林少穆制軍。

以才能異人可備緩急用保留後補石泉縣尹嘗聞行唐張橘園岳峙云達夫兩足下各有
毛一叢長行後不能自主相某處有樹抱持之乃得住

外史氏曰天生異人必有所用之夫不龜手藥用以泝緝決則終老河滸用以破敵則建不
世勳吾不知達夫將終負此絕技以老于關中耶抑別有所建樹以上報國家也

趙得秀

明趙得秀肥鄉人木工多巧思人謂魯班復生南游武夷得異人傳修真訣歸至林慮愛
其山水陡絕練藤葛為繩橫以木凳轆轤拾級而升造三清等殿精巧絕倫人迹罕到遂遁
跡其中隆慶五年磁州牧羅潮徵造州南石橋橋百丈一麓而無斧鑿痕又於西涯絕渡處
懸木以通鑿石函外高揭石板丈許將死語其徒云葬我函中速出勿久留及死如言葬
畢甫出數武懸石以下周匝無痕常有猿守之絕澗千丈人不能至至今呼魯班鑿云按趙
州安濟橋在城南五里汶河上隋匠李春造奇巧鞏固甲天下土人有趙州橋魯班脩之語
豈訛李為趙訛得秀為春歟

畫猿

張船山太守問陶天才俊逸詩得乾坤清氣結響清脆尤他人所不及尊甫辛館陶時先生

兄甫四齡。出天花甚危。太夫人憂之。禱于觀世音。俄見白衣婦女。褰幃指床上曰。此非汝子也。問吾子安在。攜之出院。落。仰指大樹枝上。卧黑猿。驚寤。兄尋以痘殤。越月而先生生。故先生善畫猿。每飲至爛醉後。索畫人磨墨一斗。潛置紙側。先生以手撕綿絮蘸墨。隨手染紙。疾如風雨。旋用筆點睛勾爪。皴染林壑。張壁觀之。墨索然連背滿山。王孫活現也。

魏晉外史卷一終

螻蛄外史卷二

河帥二則

栗恭勤公^{號美}字樸園山西澤潞州人幼貧而孤師某同邑明經老名宿也同學某甲年少家裕有執紼風師子女各一子二十餘略不辨叔姤女及笄婉淑明慧父母愛如掌珠素器樸園欲以歸之彼此皆有意女亦微聞其說特未明議聘耳樸園以貧故常宿於齋師之子伴焉一夜師子曰躁甚不能寐願與子易位樸園難之強而後可俄自屋上墜一物鏗然有聲師子大呼視之鐵戈貫胸氣已絕矣樸園懼而號師出見子慘死謂樸園謀殺樸園譁辨屋上有洞然已易位故疑不能釋某同學亦質贊之嗚于官以文弱書生嚴刑逼訊遂誣服以謀殺寄囹圄延頸以待決矣女既無所歸同學某遣永人來願養夫婦老許之既合卺彌月某甲飲微醺告女曰費盡心血乃能娶汝女詰之曰汝兄之死乃我買盜某為之本欲賊果某何期誤傷汝兄然果某得罪我始得與汝合亦天緣也女伴歡笑益勸之醉某酣卧女藏刃于懷徹夜不眠向曙出至縣署擊鼓為兄洩冤官廉得情以某卑并盜抵法而釋樸園女大言于堂曰我已悞歸果今為兄故出首本夫前生孽緣也出刃自刎死樸園以由女得釋哭不成聲後以拔貢由縣令游至河督養師夫婦終其身奉女木主朝夕申辨香焉

黎襄勤公世居河南羅山人。初以進士令江西。上官命稽案至某縣。羊角風旋興。前不散。黎曰。汝冤魂耶。導我行。為汝雪之。風果前導。至塚而沒。問里甲云。某甲新以瘵卒。問其家。繼妻少父無子女。以饒于財。未嫁也。喚其妻至。美而黠。問若夫以何疾死。答以瘵。曰。是有他故。吾欲驗之。某氏甚辯。曰。驗有故。當我以罪。無故奈何。黎曰。我當其罪。棺既開。骨瘦如柴。驗無據。某氏喧號索命。黎無以難。姑懸待訪。某氏迭控于廉訪中丞。檄下如星。大至省垣。大吏咸謂黎風顛。將參處。黎曰。固也。請賜一月限。世序訪不得實。罪無悔。憲許之。辭出。俸星士裝。周行縣四境。二十餘日。迄無朕兆。心甚鬱鬱。一日微雨。奔至一村。避柴門下。老嫗出。閤扉問之。曰。賣卜之人。暮無所歸。乞投宿焉。嫗曰。我齒已暮。無所避嫌。家有三楹。客可宿。東偏屋出脫粟飯。之問其家人。云有子某乙。日游蕩不歸。言之絮絮。泣俄有叩門聲。一男子入。携酒肴餅餌甚多。呼母曰。今日博大勝。母可飽餐。嫗告以有客在。導以見。因列酒肴。某乙曰。汝財星也。今日來。我博即大勝。明日勿去。我再往博。明日去。至午歸。負赤仄累累。曰。汝真財星。因更買酒食以餉。飲既酣。某乙曰。欲與君結為兄弟何如。黎亦欣然。因勸之曰。觀子意氣不凡。何甘于下流。况有母。宜務正業。畜妻子。不宜自棄如此。某乙曰。我雖賦閑。然奉養老母外。一身無星。碍得錢多。即樂一日。否則忍飢。要妻子何為。天下婦人最毒。某村某甲家貲鉅萬。身不得其

死。今且他人入室矣。要妻子何為。黎曰。聞有縣官為檢驗矣。某乙曰。此事除我知之。雖武侯復生。安能測其底蘊。縣官且由此得罪。他官更莫敢問矣。黎曰。盍為我言之。某曰。他人是非言之何益。黎曰。我兩人交同手足。保無漏言。閑談佐酒。庸何傷。某曰。我梁上君子也。一旦入某甲家。掘後墻探首入。見某甲卧床上。其妻子與一男子。各持燭持剪。自篋盆中出小蛇一。置某口。以剪剪蛇尾。蛇痛極。入腹中。某甲大呼。氣已絕矣。婦人與男子收蛇尾並剪。置盆中。埋牖下。然後同飲同卧。我觀至三鼓。怒髮上指。不復竊。遂歸。縣官何人。遂能測耶。既而曰。我明日仍往博。子母去。賣卜村市。晚歸同飲可也。黎曰。我卜子三日內有奇禍。無出門。過此以往。當交佳運。終身吃著不盡矣。汝在家坐守。我出賣卜。約晚仍會于家。黎出。暗會人騎馳至省垣。見廉訪請復審。拘某乙來。跪堂下。視堂上。賣卜人也。黎曰。第吐實。保無害。某乙供如前。從牖下掘得篋。盡蛇尾剪刀並存。再檢棺中。半蛇亦出。供證確鑿。某氏無所遁。乃供在室時。通於表兄某。既嫁。夫有瘵疾。不能滿其慾。與表兄計。夫死無跡。賢既饒。與表兄暱。不嫁終其身。案定。抵某氏及其表兄于法。羣以為龍圖復生也。後黎官至河帥。迎某乙母去。奉養若母。約某乙不為盜。日給錢一緡。任其游曠。先母舅王泗和先生率羅山。聞諸邑人云。

郝雪海

定州郝雪海先生浴以湖廣道御史巡按四川時。巨寇劉文秀。雄據滇黔川中。尚多伏莽。各營將弁。率多新附。皆擁兵自固。跋扈無狀。聞欽使至。又白面書生也。意輕之。一日。各營盛陳兵衛。邀公宴。公單騎往。宣諭威德畢。一揖登上座。各營大帥以次行酒。走卒捧肴蒸至。則以巨鼎盛人頭進。公不俟謙讓。拔佩刀。剗一目大啖之。談笑自若。聲若洪鐘。壁衣中甲士數萬人。睜眦噤齦。不敢動。各大帥爭藉藉且語曰。郝公真天神也。自是帖服無異志。李某高陽人。坦國相國族也。生平負經綸胆畧。思一試當公赴川時。李方在都謁選。得四川某邑。因介相國謁公。備陳才幹。可用入川。願供公頗指。公以其鄉人。又相國同族。漫應之。李抵川。公已在保甯園中。時賊據錦屏山。勢張甚。公嚴兵守禦。李嘗謁時。適命將出師。甲光耀日。礮火震天地。白刃如墻。摩戛有聲。李入營。公呼與語。李目直視面色灰敗。公命人撫之。僮矣。徐徐救之。始甦。公曰。君昔自負胆畧。而巽懦若此。方今邊患未戢。如君輩者。官此徒膏斧鑕耳。李遂謝。遂移疾歸。

劉燕庭治匪

蜀幘匪數百人為隊。居山峒。劫人于途。勒贖逾期。即淫殺。凶慘萬狀。官無如何也。劉燕庭先生。陳泉川中。逾數月。匪之有案者。數十起。已訊定大辟。其餘尚多。復廉得為首者若干人。確

蹟繫以待。謁制軍。寶猷山相國。先將有案諸人。請王命正法。復陳一紙云。此數十人。皆匪首。已訪明確。不盡剪除。民不聊生。請一並正法。相國云。人死王法。罪無可辭。既無控者。憑我等意見。致人於死。來生冤債。我弗結也。廉訪云。此等事。中堂既不作主。本司尚能肩任。出乘肩輿。與夫請進止。曰。赴城隍廟。並傳阜隸。持大杖。往至廟所。有匪徒。立斃杖下。閣城歡呼如雷。市肆居民。人炫辦香。各奉萬帛一疋。擲輿頂。擲既多。輿夫足下縈繞。牽曳不得行。又人持火鞭迎輿。藝之。由廟至署。儼如火龍一尾云。

賣花人

甲乙驅羣豕出售。得金歸。與賣花人同行。賣花人誦之以情。告夜共宿沙河堡逆旅西偏屋。賣花人一担荷二箱。無餘物。先是有販沙壺客。與瞽者同宿東偏屋。瞽夜聞西屋斧聲甚厲。微聞人呻聲。悄呼客醒。告以故。客無計。瞽曰。我碎汝壺。汝偽啞。以觀其變。西屋三人聞喧。出勸二人爭益力。瞽者謂失錢二緡。指客竊之。客不服。逆旅主人亦來勸。瞽者請搜販壺客。搜迄無兆。瞽者曰。我無月。甚貧。賣卜積二緡。大不易。今失去。將以性命博。凡寓此者。當悉索其裝。西屋三人曰。我好勸汝。乃誣我耶。瞽曰。汝不來。吾何得相誣。既入我室。不得不搜。逆旅主人亦勸啟箱。以釋瞽惑。三人有難色。衆益疑。集寓中諸客。逼三人啟箱。油紙包各一。血清尚

殷解之赫然支解二死人也。蓋每箱預藏一人俟甲乙熟眠潛出斫殺分置箱中取其資謀乘夜出。人數既符。逆旅主人不得留也。蹟既露。縛送公庭。一訊伏辜。賞替者而置賣花人于法。

外史氏曰。伏人于箱。戕人于旅。賣花人誠巧矣。孰知替者之更巧哉。非替者巧。天之巧也。人慎勿自恃其巧而與天爭巧。

永年令捕盜

李時茂字蔚之。遼東人。赤骨精悍。善左右射。馳馬如飛。順治間為永年令。邑有王昌者。無賴子也。素驍黠。從土寇張甫為盜。既投誠授職。居里門。秀民爭蟻附之。籍富人名及鄉之愿者。索例金。以時至。不則立箠。或叔婦女恣淫。踰焚掠鄉里。因以所獲。啗當事貴游。邑長吏為所脅。率震懼。莫敢誰何。由是益橫。李下車。持刺來謁。李疑其貌不類。已廉得不法狀。謀捕之。顧左右無可用。因伴與修好。招之飲。啟門以待。而陰令親從藏其藥馬。蓋昌工藥刺。有馬日行五百里。為諸不法。常恃此。至是昌入。置門外。乃飲其從者。匿馬。既入掩門。昌心動。欲解出。挽之則疾跳走。李急掣劍。劍長不可卒掣。遂徒手搏。昌亦格鬪。持不下。當是時。左右出不意。讎斷不知所為。稍定。乃羣起。捽縛之。置階下。責狀。昌大言不服。乃以大杖撲百餘。繫獄。絕脰。

死方李之擊昌也。或云宜上白。李曰。刺虎容可緩哉。若爪牙多。少遲敗矣。迅殺之死而白。未晚也。昌既死。明日所唱當世貴游者。果以言至。人尤服其先見云。

船戶妻

天津海河多海舶。洋貨麇集。購貨客率乘小舟。船戶皆天津人。或招洋賣來。船議價。一客攜重貨。駕船往二洋賣來議。故遲至夜。給船戶棹舟至空曠處。出刀殺客。分其貨。貽船戶金二百。船戶不肯。將並殺之。船戶思得金。計亦得。乃如所謀。攜金歸。時漏雨。四下也。船戶妻問金所從來。具以告。妻曰。此不義財。胡可納也。明日尸主必訟。訟必獲洋客。子得金。禍必不免。不自持此金自首。尚可保身家。命應得財。終為我有。船戶靳不肯。妻曰。不聽良言。明日必敗。我不甘為賊子妻。將來見汝流離。且累及我。因大呼四鄰。船戶不得已首焉。遲明。尸主亦至。官命役從船戶偵伴客。立擒至。伏法。官謂船戶明大義。勞以花酒。並二百金賜焉。

外史氏曰。瞳人色黑。朱提色白。言利之能動人也。士君子讀詩書。侈口談道義。一旦見微利。輒不有其躬。船戶妻一愚賤女子。乃凜凜明大義。卒使其夫脫禍安居。身名俱泰。何見之超也。雖為之操舟。所欣慕焉。

張立

靜海張立少孤貧娶妻某氏美而淑寄居岳家子方周歲立賣于外七年不歸一旦攜資還鄉里埋金社公廟香爐灰中易縷衣作乞兒相歸至家將以試其妻也妻曰子去家數年仍未發跡耶我無以生日待針黹供母子饘粥昨市得百錢可持出易升米作糜也某因言得金並行李寄某所待旦往取鄰人朱喜業市廩日垂涎立妻是日黃昏見懸鵝男子入舍尾其後將執姦既聞所言陰趨至祠攫爐中金並衣裝盡取去凌晨立往取則烏有矣愧見其妻繼于祠之楫妻久待不至蹟之見懸于梁赴官訴焉某明府素稱廉明驗訖命執社公答二十數之曰爾司香火乃無所事事耶罪人不得將再答俄見紅蜘蛛裊一絲下垂明府冠問立妻曰汝鄰人有朱姓者乎曰朱喜者素無賴以市廩為業命執還署研鞫盡得其情從窩釜中搜得金還立妻俾營葬而抵朱喜以法

木工弟

孔星廬憲階云某甲木工談者忘其里居忽而憶妻某氏極婉淑母家鄰村相距二十餘里弟年十七美如冠玉讀書極聰穎一日某甲出妻適歸妻妹來視姊兩不相值妹與某甲弟同庚明靚幽嫺尤勝于姊弟為妹設饌天倏大雨妹欲歸弟曰雨幢幢不止汝獨歸既不可吾送汝又無以別嫌汝宿吾家我出寄宿鄰舍早旦晴霽汝自歸妹不得已宿焉鄰故場院

人衆且雜。弟求寄宿。道所以衆賢之。賊某在坐。歸述于妻。妻曰。孤女在室。盍竊諸。賊曰。乘人之虛。不義。我不為也。妻笑其迂。自往寢。時有無賴子。一村之靈。亦在場院。聞弟言者。謀往就女求合。女已寢。見賊妻入。恐甚。伏牀下。賊妻方上牀檢衣。被無賴子突入。賊妻疑某甲弟來就女。既暱其俊秀。喜過望。無賴子暗中摸索。賊妻已移船就岸。如白受杵。方極酣暢。某甲歸。推門闔而未遂。聞淫熱聲甚。機疑妻有外交。怒火中燒。解腰下斧。次第斫兩人。落其首。時窗紙未白。以敗袱包兩首。奔至岳家。岳見婿神色俱變。問故。甲曰。若女敗門風。已並奸夫殺之矣。岳大駭。妻亦自內出。甲驚愕。不知所云。妻曰。所殺者。必吾妹與若弟也。岳偕甲夫婦同歸。驗之。非是從牀下搜出女。戰慄不能言。魁半日乃言。初見賊。蒲伏昏不知人。弟亦自鄰舍歸。鳴于官。令村人認尸。賊出直陳不諱。亦不索抵。無賴子家人亦來領尸。官廉得情。案定。某甲以疑殺予杖。俾其弟與女合葬焉。

外史氏曰。賊妻之竊也。所以代女而完其璞也。無賴子之淫也。所以代男而保其命也。此豈人所能料哉。義男貞女。卒成家室。官之明也。此其中有天在。

緞子王

王翁以緞肆起家人。呼為緞子王。翁京師舊家子。習書算。少孤露。遂流為丐。年弱冠。尚夜宿

鷄毛房京師寓諸丐室儲鷄毛盈數尺丐輸三錢輒栖毛中一宿以禦寒時同寓有旗下某公年相若一日翁謂之曰我儕皆昂然丈夫此豈安身立命之地盍改圖各謀生路乎某公曰甚善寒陰冰雪何逝而可然請以改歲為期誓不再作如此行逕兩人因約為昆弟焚香盟於神曰苟富貴無相忘時醉司命日也元旦各分手去王翁去為典肆傭職炊爨洒掃以勤慎頗為肆主者所倚至除夕主者核計簿屢拜其焦灼時翁侍側睨而笑主者曰子胡笑曰此亦無難算曰試核之翁持籌一核符合主者大喜曰吾不能早識子屈子久明年再汝貲本為我職廟市廟市者隆福護國諸寺各有市百貨雲集典肆縑帛之屬期滿弗贖別有人售於市市列攤職此者月俸數金酬其勞翁司此和氣迎人售速而利三倍時太監某來購貨談甚愜曰以子才宜為大賈何小就為翁曰只此已過望敢多求乎太監曰汝明日辭居停我居南池子第幾門後日汝來我將與汝合為賈翁曰諾歸請假於典肆主者交代經理事來去分明越二日至太監處已張筵俟矣太監畀以萬金俾設緞肆于東華門翁驟得志然不改其度懋遷獲利其門如市時乾隆四十年間事也海外各國年年例貢一日純皇帝問日本高麗諸使臣曰汝觀我中國風俗何如稽首而對曰中華沐大皇帝教化不但士大夫讀書明理雖市賈亦知信義即如某緞肆王某者陪臣與交易海外遐荒坦然賒與且約

觀劇饋食物。荷囊佩刀針黹各物。厚意深情。有加無已。中華風俗。實大皇帝時雍之化所致。非海國所敢望其萬一也。小臣心悅誠服。奏畢。復稽首稱賀。天顏大悅。以國體所係。默識姓名。翌日召見。翁以布衣奏對稱旨。越日。由內務府撥銀五十萬兩。命翁司之。翁辭舊主人仍業緞肆。時內務府諸公咸與往來。公亦極意交歡。無弗各得其意以去。越三載。有郎中某向翁假貸。翁偶未應。銜之。會某郎中司緞足庫。以庫底舊存老緞五十餘箱。奏明發商變價。緞皆朽敗。實欲以害翁也。稍發下。啟視。果皆霉變。色如漆。質如灰。翁亦拚折閱數十萬金。乃每疋中。各捲金葉若干。蓋前明籍沒魏璫物。當時大吏藉以媚璫者。閱兩朝竟無人知也。翁以此益富。業鹽干豫東長蘆。引地四十八處。雖務中推巨擘焉。後翁以查引地至河南。問巡撫何人。則旗下某公以筆帖式歷轉員外郎。已由府道游升中州中丞矣。具東往拜。中丞啟中門迎于堂皇。握手曰。猶記在鷄毛房所語乎。中丞曰。唯不敢忘。兩人各大笑。中丞留之。歡讌數日而去。

外史氏曰。一寒至此。而其志不撓。一朝發跡。一富一貴。兩公皆人傑也。顧害翁者。適以福翁則飲啄良有定矣。世人亦何必為無事之擾哉。

賣龜

賣房不賣竈。杭俗也。黃翁家素封。子某游蕩無度。翁度身後堂度必不保。乃修七竈。象地理萬金。冀子售居室。拆出後。或有悛心。庶足為衣食計也。又慮子不知。乃書一冊。置中堂額上。計售室必下額也。後翁以疾卒。田產典肆什物轉售。既盡。乃及居室。既成交。售者屢促拆竈。輒遷延以得貲。故益揮霍。某故茂才。日約仁錢兩學諸生會飲故宅。初。新主以原業假地宴賓。亦常情。後日。往厭之不聽入。某曰。宅雖售。竈未拆。我用我庖。何傷焉。新主浼人居。聞再畀七百合。俾拆竈去。某既得金。並竈付新主。而日約諸生茗談堂上。新主又屏之曰。額未下。猶吾堂也。又浼人畀以三百金。使下額。某得金曰。額亦贈主人。余無所用也。新主人下額得冊。拆竈得金。浮于宅。直數十倍。遂為富人。某旋中副車。官直隸州判官。後不知所終。外史氏曰。翁之為子孫計。可謂至矣。豈料厥子之不克終享哉。一絲一粟。皆有主者。人若悟此。可息妄念。

萬人敵

任六先生銜惠觀察通永時。每至我邑。館予外伯祖王啟堂先生家。觀察嘗語先生以萬人敵事。予得而志之。觀察幼師某翁。河南老明經也。品潔而學博。觀察館選假歸。過豫謁師。時師年已七十餘。白鬚飄飄。短小精悍。目炯炯有異光。置酒歡譙。師弟愜然。酒酣。師謂觀察曰。

我有絕技。俾汝觀之。飯罷偕至村外。棗樹數萬株。狹而長。約數斗畝。行無列。一童牽棗騾馬。荷大刀一。師忽持刀躍上馬。橫刀大呼。聲如怒雷。從棗桁迤北突入。但見樹株左右倒中。開路一條。食頃已由棗桁之南衝出矣。下馬置刀。神色不變。觀察請其藝。曰。此名萬人敵。即西楚霸王所學。人生秉天地浩然之氣。能鍊此氣。奮而鼓之。千軍萬馬皆不能禦。昔張桓侯岳忠武常開平。歷朝大將皆得其傳。余幼遇異人傳其技。生際承平。無所用。汝他日遠到。當為文以傳。俾後世知河南有貢生某。死無恨。予時以童子侍側。未敢詢其姓名。至今有遺憾云。外史氏曰。浩然之氣。人人所具。大都反復格亡之耳。昔之忠貞報國。而大節不奪者。孰不本此氣以禦侮。而致身學者。苟充此氣。發為文章。將所向披靡。又豈萬人所能敵哉。

三和尚

三和尚不知何許人。雍正間。祝髮寶坻城北宏福寺。善拳勇。某家延之守望。自言少年為盜。誓不採花。諡曰花不竊善良。故生平未破案。後十八人同至關東。夜盜一家。塙甚峻。躍而登。推藝絕倫者一人下。杳無聲息。又推其次如之。次當至三和尚。和尚素執一熟銅杖。杖首銜鍊長丈許。遂先投杖。聞琅琅有聲。擊鍊已削去半段。刀鋒稜稜。羣盜懼如鳥獸散。三和尚遂奔去為僧。洗心滌慮。雖大戒律不啻也。夏夜宿某家廳事門不闔。橫置二櫬。一閣腦後。一

攔足根。空其中。鼾鼾如雷。某家小公子輩戲以鐵杖擊其腹。膨脹作皮鼓聲。目微張。呵欠曰。勿惡作劇。鼾聲又作矣。某家有樓。高數丈。前後有門。令小公子面北立門中。三和尚當面立。曰。汝面向南。公子轉身。和尚已從樓脊躍而過。又當其面。俄頃之間。已數十度飛鳥騰猿。遂其矯捷。徧體傷痕鱗鱗。撫以手。膚內隱小鐵丸無數。問之笑不言。臨示寂。始言某年走關東。官兵合圍。伏伴數人。悉就擒。火槍如雨。伊身被數十創。潰圍出。每陰雨。傷處輒隱隱作痛。其徒間以告人云。

外史氏曰。三和尚可謂健者。不過識者。失身為盜。可惜也。使得奮蹟戎行。安知不肘懸金印。與海岳諸將軍爭列哉。

高二爸

高二爸。寶坻人。為捕役。藝絕倫。盜相戒不敢犯其境。歷任令頗優禮之。年七十餘。屢求退。令不許。會武清有盜拒捕殺事。主案捕不能致。令訪知高。遣僕卑禮厚幣以聘。並函致寶坻大尹。以恤隣大義。婉致之。高不獲已。敦迫而去。至某處盜窟。其渠迎之入。令其下劇盜二三十人。一一謁曰。爾等皆非二爸敵也。問來意。曰。二爸亦太多事。我等相戒。不犯公境數十年。今又理越境事耶。二爸曰。我來不獲已。因歷述武清令禮聘狀。邑令敦迫狀。且曰。我年已七十。

既敢來此。數筮朽骨。尚自惜耶。不得案中人有決一死門耳。渠曰。遠來大不易。且共飲。羅列酒肴。延之上坐。酒三巡。獻肉一盃。一盜曰。我欲敬二爸肉一方。敢食否。應曰。敢。盜持刃之。銳者刺肉。置高口。高張其口承之。盜并力截。及頤。已為齒所格。力既竭。不能進毫末。拔之亦不能出。相持逾炊許。渠曰。休矣。敢不令案中人隨公去。高張其口。盜持刀坐數武外。洗盞更酌。三更向盡。飲噉畢。卒獲二賊歸案。邑侯員家駒榜其門曰。勤公勵俗。年八十餘。卒。回部之尊稱曰爸。高。回人至今人呼高二爸云。

檻中人

孫孟孚。邳州人。官雲南雲龍州刺史。喜音律。善技擊。以腰掃地。作旋風舞。地磚碎如粉。自言幼以善病廢學。一日行大道上。見徒役甚眾。解檻車行。檻中人美秀而文。眉如劍。有英氣。指爪長數寸。雙眸湛然。意不類凶盜。尾至旅舍。問解役。知為翻供。解回復訊者。夜聞歌聲。清婉合拍。察之。檻中人也。因問其何如人。不答。云。日見君。亦有心人。能隨我行乎。孫諾之。偕至縣堂。縣尹出問對曰。廉訪某。頗清正。且遇我厚。我不忍以去累之。汝身居民上。貧庸陋劣。何以官為。語未畢。銀鐺在地。杳不知其所之矣。官吏黠齟。色如土。將閉城門。大索。孫急逸去。至城外。檻中人坐而待問之。知為劍俠。乞從去。至深山精舍幽雅。請其藝。口吐鉛丸。二飛作匹練光。

如龍周上下四旁變萬狀旋復手中為兩丸吞之孫請為弟子曰子功名中人學此無所用傳汝拳勇可愈病兼保身遂盡授其技暇則教之度曲分渺合度崑山老梨園無以逾也學成送之出山卒不告以姓名後孫思其誼入山訪之迷不得還悵悵而返

少林寺僧

少林寺僧以拳勇稱欲學其藝者先納貲若干拜一人為師每日服食皆取給于貲息學既成從中門出各門土木偶皆有機觸即拳杖交下能敵之無恙出師設酒餞于門反其貲從此天下無與對不然仍返受業往往學數年不能成則越牆逸去貲亦不可得矣一日有警者來請業僧視其瞳尚在特外受膜障持青銅錢五百撒擲山上下俾瞽者見之曰盡得當傳汝技初不得甚焦急漸得一枚輒喜復連得數枚日以為常兩餐外躑躅山上下暗中摸索閱年餘竟得四百九十九枚其一大索不得忽一日摸得之狂喜目頓明竟受其技去又有患痿症者兩股不能動亦持貲來學僧命沙彌拾石子盈筐置其旁山上畫大墨圈命之擊既久輒中又畫小圈無不中乃命擊飛鳥為應手下後以石子小者擲鳥目目穿而墜前後左右惟所納之無不如志師曰汝技成矣後每坐船頭護水標身旁置石一器劇盜咸不敢近遂業此終老焉

拳勇

大江南北以拳勇鳴者八人。約為侶。甘鳳池其一也。王封亭先生曾為之傳。鳳池金陵人。短小精悍。髯如戟。張手握錫器。鎔如汁。從指縫中流出。然在八人中。尚居末席。第七人為白奉官。常州人。技不如甘。而縱跳矯捷如飛猿。人不能近。第一為僧某。第二則呂四娘。僧淫霸無行。荼毒善良。七人咸惡之。思除僧。以自滌雪。然度藝不能勝。恐轉為所戕。乃謀六人合圍之。鬥半日。白從空飛下。以刀刺僧首。僧若弗知。鬥如故。白倏又飛去。六人麇集。如是三乃殲僧于地。七人各散去。以技雄一方。然矢不作蔑理事。至今談者稱之。

外史氏曰。甘鳳池居第八人。則七人之技可知。僧之技更可知矣。顧不善用其技。卒以自戕其身。技雖絕。何尚焉。中四人名姓不傳。益令人想像于吳山越水間也。

畫寫自題曰英雄得路當逢馬壽齡記

按曹仁虎路石瞻皆在八人中。路工

寶爾敦

寶爾敦獻縣劇盜也。一日尾孤行客甚疾。客知其盜。擊馬馳。馬逸。越宿處至古寺。日已曛黑。不得已投馬。寶亦尋至。僧出迎。貌猙獰。惡見客。裝甚喜。延之食。俾與寶同。至宿戶。既闔。寶潛啟之。鏢矣。情謂客曰。我初欲劫君。乃同陷盜害。然無怨。我救汝出。火具見室西北隅。有大篋中。

實敗絮移之見穴有所梯實持刀潛身由遠道達院落窺室內張燈僧方據上坐少婦環侍飲甚豪旋一婦携壺出挾之僻所問狀言某近村某妻為僧挾置秘室如某者二三十輩也實言能聽我當救汝出問賊兵器則二鐵算排大小刀數十為扑挾以飛著人立死實言入勸以酒竊其翼彼無能矣婦入約眾婦如實言共竊其翼出實奔入以刀刺僧僧索翼不得躍起實亦躍而從門梁間逾炊許實以生力且持刀僧徒手又被酒遂顛于地實手刀之呼諸婦囊括僧所藏金錢待空曠處呼客打色牽兩騎出縱火焚寺火起鄰村來救實遂與客連騎馳遲明至歧路客感其救欲分以金實曰休矣若圖君金待此時耶遂分道去

紀亮

紀亮實抵盜日夜行八百里一夜盜某所天大雪大白驢繫于槽解之鐸即當鳴主翁起紀仰伏槽下木主翁見驢纒開繫之就寢紀又解鐸又鳴主翁又起如是三翁曰是必盜也呼五子並工人皆起將大索先是翁為乘屋計院落東偏有木數十椽紀伏木下前後冥搜不獲翁曰賊必在木後汝曹速移木于是執燈者運木者往來蹀躞將露紀心急智生亦負一木趨院西偏仍伏木後運木既盡渺不見人眾皆怨主翁多事天大寒又辛苦遂各就寢鼾聲雷動紀徐出以鉗鑿鐸以蔽履四倒縛驢蹄開門乘驢用巨梃鞭其背去如弩遲明主翁

見門洞開。失驢。視雪中。但有來人履跡。無驢蹄去路。無從追覓而罷。

何翁

何翁永平人。居蕭家莊。距城一舍而近。家巨富。性好客。畜豚一豎。客至必特殺以遠市也。一日夕陽西銜。聞馬策扣門聲。翁喜。客至。自啟門。突劇盜二十餘人排闥入。勢洶洶。將用武。翁曰。我識若皆英雄。承枉顧。何所需。告我必有以應。盜曰。何翁長者。吾輩走關東。乏貲命。願假貸焉。翁曰。諾。延至廳事。眾速之。翁曰。諸君遠來。倉卒宜盡地主誼。村醪一杯。勿辭。眾疑其緩。兵或有他變。咸猶與翁曰。天尚早。君等去。捕人見之。將以我為藏家。必大魚肉我。諸君忍乎。盜渠曰。願拜吾惠。遂開筵。炮炙紛羅。翁必先嘗。以示無他。酒數行。漏三下。眾曰。可矣。翁命主計者獻以梓。朱提累累。眾大喜。各以囊取盈束腰際。兩人夾翁曰。我輩不識路。翁長者。盍送我翁。不得已。送之五里外。踉蹌而歸。方徘徊中庭。又聞馬策搥門。翁皇然。意聞風繼至者。開門。仍前盜也。問故。曰。行數里。迷途。翁盍再送我翁。不得已。又送之二十里外。既歸。未幾。盜又以迷惘反。時已遲明。盜曰。休矣。翁真長者。我輩唐突。各解囊傾。朱提院落中。連騎馳去。自是盜相戒。毋過何氏門。數十年來。夜無警備云。

外史氏曰。何翁以勤儉起家。銖積寸累。一旦攫去。必有不釋於心者。孰知三度往返。終為我

有哉。數為我有。攫之不去。可知數非我有。攫之不來也。彼世之謀人財而據為己有。至死卒不悟者。曾盜之不若矣。

劍術二則

四川典肆常質古董。一日有客短衣虬髯。持匣緘封甚固。索二百金。主者請開。篋觀其稱。否。客曰。此吾至寶。因有急需。三日來贖。篋不可開。開不利。主者曰。不見物。何以質錢。客曰。必欲觀之。即亦無難。因啟篋。竹劍一橫。八分許。長尺有奇。主者哂曰。此何物。直多金耶。客曰。無輕視此物。人自不識耳。持劍一晃。化為龍。乘之夭矯凌空而去。篋至今尚存。龐玉溪談。嘯崖大令那斯璉。甲寅孝廉。弱冠時。隨其太翁官浙。常游尼菴。遇寄居女子。自言為宋四娘。少年孤露。流落江湖。窺其居。龔媼在焉。打包之外。無長物。問所藏何物。曰。劍耳。問精其術乎。曰。頗學之。願為君子一試其技。延嘯崖上坐。結束為急裝。竦身立。初舞一片白毫光如銀球。旋轉渺不見人。繼而周承塵。四隅如白練一條。倏左倏右。不可端倪。時夜漏三下。燈光深碧。方目眩神竦。疾如鳥墜。女子已立面前。亭亭如不勝衣。仍不改如蘭之息也。復曰。君子氣宇不凡。將來必遠到。能以筆墨傳予之技。感且不朽。約次夜仍會于庵。將有所語。次日。其翁訓以課。不得出。越日訪之。已逝矣。

卿憐曲

卿憐姑蘇女。明慧婉麗。色藝雙絕。豔甲一郡。年及笄。為人購去。獻王。王置寵之。專房。秘室。懸聯云。色即是空。空是色。卿須憐我。我憐卿。後王以事被收。人以為識云。卿憐無所歸。遇人載之京師。為和相坤所得。初不甚顧。問後有失。寵姬置毒飲食中。卿憐發之。遂復得寵。邇時為同輩所譏。寵又衰。退居別室。數年後。和又敗。乃歸姑蘇。而秋孀已老矣。賦七絕數章。言兩家盛衰事。哀感頑豔。或彈琵琶。自訴苦衷。尤淒絕動人。時人多仿梅村體。賦卿憐曲者。李青墅。離尹遂詩云。韶光明媚嬌羅綺。楊花搖蕩因風起。化作浮萍亦有情。三生舊恨隨流水。飄泊紅顏暗自傷。廿年兩度閱滄桑。侯門歲月渾如夢。回首春風枉斷腸。姑蘇臺畔如花女。初嫁王昌年十五。夜月教吹碧玉簫。舞腰輕鬥黃金縷。黃金作屋玉為鈿。憐卿轉自倩卿憐。那知轉瞬成塵劫。金屋凋零玉化烟。傾城誰把珍珠換。通侯年少人爭羨。芳信遙通鵲鳥媒。粉痕初拭何郎面。綺閣連雲夾道斜。武安甲第逞豪華。拚將壯歲調羹手。妝點中朝宰相家。風光到眼仍如故。雕欄步障重重護。錦佩光搖明月珠。玉階穩稱蓮花步。瑤臺合住許飛瓊。疎箔玲瓏漾水晶。樓上花枝終綽約。鏡中鸞影照分明。仙姿易惹羣芳妒。閒愁脈脈憑誰訴。吹殘風信太匆匆。閒煞碧桃花一樹。相公才思孰能傳。領袖鵷班第一流。歌扇舞裙爭獻媚。銅山

金衣鎮持籌。錦屏十二雲鬟。華筵夜夜燒高燭。擬把良宵有限歡。盡消人世無窮福。身世
何曾自忖量。後車那管前車覆。一聲驚落玉搔頭。中語詩。舉室倉皇泣楚囚。離魂舊冷烏衣
巷。斜日新闌燕子樓。封侯頓醒黃梁夢。也知負罪邱山重。執法甯嫌瓜蔓抄。鳴岡爭賀朝陽
鳳。西曹咫尺路迢迢。零亂殘魂不可招。那許痴情分賣履。枉拋心計積胡椒。可憐寂寞春宵
永。猶認薰香待早朝。人生富貴如朝露。阿儂苦被繁華誤。早識冰山一樣消。何如生小蓬門
住。鳳泊鸞飄痛不禁。鄉關迷望更牽情。纏綿絮語愁中句。欸乃輕舟夢裡聲。天上人間疑隔
世。悶事興廢都成例。蒼狗雲衣一霎空。紅綃賸有傷心淚。金谷園中事渺茫。白雲亭畔月蒼
涼。呢喃却羨營巢燕。猶宿朱門舊畫梁。孔荃溪方伯照度詩云。閨闔城下風波惡。美人遲暮
傷飄泊。暗惜年華逐水流。生憎風雨催花落。花落花開幾斷腸。雲泥茵溷兩茫茫。十年鴻雪
留痕在。三尺烏絲寄恨長。當年生小橫塘住。阿母嬌憐隣女妒。愛惜原同掌上珠。漂零竟作
風前絮。單衫二月豔春陽。恰遇琅琊大道王。十斛量珠輕買笑。一宵倚玉便專房。此身自分
歸金屋。地久天長歡未足。繫爪春調太喜箏。折花夜按秋娘曲。按曲調箏枉斷魂。教成歌舞
為他人。無端驚破文鴛夢。綈騎飛來已到門。喬松吹墮罡風劫。女蘿花早隨飛蝶。又向誰家
舞柘枝。翻憐當日迎桃葉。權門有客慕程松。買得名花進相公。移柱別彈中婦瑟。挂帆高趁

大江風江風浩浩江潮濶。咫尺烟波別燕越。從此天涯一片雲。回頭望斷江南月。相公家世擅奢豪。司隸威嚴戚里驕。門外弓刀傳赤幘。屏前環佩列紅綃。朝回日日耽歡燕。曲房行樂無人見。五夜分薰侍女香。三春頻起催花宴。新妝各自媚春華。誰是平原第一花。自笑立羣鷄。混鷄敢嫌失路鳳。隨鵠那堪謠詠蛾眉巧。有人妒殺紅顏好。夢裡靡無憶故夫。篋中團扇悲房老。秋雨秋風冷畫樓。螢飛獨夜暗生愁。爭知失寵翻為福。莫向空房嘆白頭。災手熏天勢如此。處堂燕雀安知死。內室金錢積似山。私門車馬喧如市。不信永山一旦傾。連宵貫索度台星。中樞密勅收元載。御史交章劾竇嬰。九卿執法難原免。八議殊恩從未減。絕命哀吟枉費辭。麤纓盤水猶寬典。蕭條舊第鎖威蕤。零落殘妝金縷衣。幸免收孥輸織室。又搖雙槳渡江歸。歸舟重過西陵渡。記得當時歌舞處。燕子都非舊日梁。桃花莫問經秋樹。匆匆歲月苦消磨。回首平生恨若何。鸞鳳換巢雙宿少。琵琶別抱斷弦多。玉僝香怨傷心重。然脂自寫浮生夢。樂府雙聲唱懊悵。妝臺獨曲翻囉嘖。荷珠風蕩不成圓。蘭炷香濃空自煎。兩度悲歡盡陳迹。卿憐畢竟情誰憐。苦樂從來相倚伏。傾城況少柔鄉福。紅拂何由出戟門。綠珠枉自埋金谷。虹橋雲水日悠悠。多少紅妝盡畫樓。一種春江花月夜。珠歌翠舞不知愁。

蜨階外史卷二終

螻蛄外史卷三

俠女

公子某談者忘其姓名里居父官楚北某挾重貲將就婚江西岳家亦巨族也既登舟聞舟子耳語夜聞磨刀霍霍覺為盜待空曠處未發也意假假見於面一日舟泊舟子登岸購食物某守舟開窗見鄰舟一女子年可十八九姣好如仙曰觀子丰采軒翥何憂之深也某曰男女受授不親且汝安能解吾憂女曰子何輕量天下人安知我不能解汝憂蓋言之某以情告女曰以貲寄我舟偽為疾作者命僕作尋約狀傾筐倒篋以示舟人彼見無貲其謀必寢我父某居某城某巷子過我當以原貲反璧我救汝命非有他意某念不從禍必及因盡出所攜三千金昇之時女父及長年均上岸既歸鄰舟遂發某如女教舟子見箱篋盡露衣服書卷外無長物謀果寢抵某處舍舟問女家詩禮族也詣女父索金女父愕然女自屏後出曰良有之我為若救命非有他也父曰女子不守閨訓寄男子金詎不羞死女曰兒籌之熟矣既救某今生祇有隨某去耳三千金還其半留其半為父母娛老計父母無念兒也從我幸甚不從我有一死某曰某聘妻尚未娶屈居勝所不甘女曰我固願之父母欣然某遂挈女去抵岳家既成婚其聘妻以非女無以救其夫願下之由是二女同居誼勝同胞云

外史氏曰女子慮周志決談吐慷慨何其俠也而原配能讓尤有古趙姬之風公子何修而得此哉

圓圓像

圓圓事陸釵兩傳及梅村一曲紀之詳矣長洲宋子庭大令翔鳳云今雲南府城五華山有延陵故王宮址周山麓皆其宮室西有華國寺寺中有樓傳為圓圓妝閣一日寺僧啟敗簾出美人像稱邢夫人小影蓋圓圓本姓邢假母陳氏當時府中仍稱邢也大令於庚申夏携至京師屬朱野雲摹一幅而題其顛末於原像寄歸寺僧此說聞之楊蓮卿夫渠按圓圓辭延陵出家峨嵋見幾獨早留影而去蓋寓拈花微笑之旨云

蜀婦

蜀中多養鴨鴨以億萬計村設蓬蓬中人合東西南北為隊多至百餘人一村有婦人居與蓬距數武夫出外作小負販夕有客來寄宿拒之客曰我攜三百金暮無依不得已求託一席地雖戶外無妨也婦曰我孤身如子戶外亦不便留客蓋赴鴨蓬求棲止客如言去至二更聞蓬中呼救甚慘婦度蓬中人謀客貲宜速救因縱火自焚其室村鄰咸來婦曰且無顧火速往鴨蓬救人至則已支解付鴨食之僅餘一股矣因縛送官分首從問擬官畀婦百金

俾復葺室懸額旌之

外史氏曰不納客節也聞聲思救客智也甘舍所居救人勇也呼吸之間男子意尚不及婦乃出此亦足稱矣雖無救于客卒獲醜伏辜百金之酬詎多乎哉

舒鐵雲

舒鐵雲孝廉位大興人隨王觀察朝梧黔西幕嘉慶辛酉仲苗韋朝元反妖婦王囊仙助之勢張甚雲貴總督勒保帥師進討王觀察亦統兵相犄角舒隨營治文檄勒奇其才數召至軍中與計事時苗卒十餘萬焚掠村堡進犯南龍府城官兵屢戰不利水西土司龍耀者兵最健其先以討吳逆功襲職麾下將士皆其么妹統之聞變么妹率敢死二百人馳詣軍門願助順遂於中秋夜擊賊大敗之生擒首逆事平召么妹賞以銀牌牛酒加耀軍功一級妹年才有十八貌姣好纖弱如不勝衣然結束上馬馳突矢石間當者辟易大小二十餘戰殺賊最多時尚未受聘勒欲以歸舒力辭事遂已僅賦么妹詩二章以贈詩云健婦猶當勝丈夫雍容小字彼尤姝然脂暝寫將三妹歃血請行唐四姑上馬一雙金齒屐乘鸞十八玉腰奴不須更結鴛鴦隊白練裙開筆陣圍迷離撲朔辨雄雌千里明駝古有之軍今靜原同處子兵符端合付如姬脩來眉史功臣表綉入弓衣幼婦詞石砭兜鍪雲韉髻不知巾幗定遺

誰曰呼行第最稚者為么故曰么妹云

西秀

西秀大名某氏女。貌明靚。聞遠近。明季流賊犯大名。城幾陷。偽將軍某素諗西秀美。願得此女。即解圍去。城守文武官聞之喜甚。齎重金謀諸其家。西秀父母兄弟皆不欲。西秀毅然請曰。拚兒一身餌賊。而完一城。夫復何恨。兒雖死。母念也。遂行。圍解。入賊營。偽將軍某極暱寵之。後某歸命。授江南太平營守備。西秀膺誥封。稱命婦焉。康熙中。其鄉人某游江南。與西秀遇。時守備已死。因備述兵間事。詢鄉里亂離始末。悉其父母已故。大痛欲歸掃墓。以道梗不果。其鄉人歸。繙述之。邑人劉六德為作西秀詞。此事大名土人多能傳說。縣志載入雜記中。因借劉詞閱之。乃如柳敬亭所演鼓棒詞。詞中情事頗曲折詳盡。文不雅馴。故不備錄。

前生

靳某灤州靳家營人。少孤。育於母。攻苦不輟。未青一衿。年三十。以疾卒。母哭之痛。見於夢云。母悲兒將降生。儕成鎮畢姓家。再世尚可相見也。次日。母命人訪之。距家三里許。果有畢姓生一子。當降生時。即靳某告終之夕。既長。自記前生為靳某。初名夢梅。更名梅。字雪莊。性溫婉。狀如女子。以夙慧過目。不忘有聲書序。試輒冠其曹。訪前生母氏時。奉養之才情橫溢。

古文詩畫詞曲見無不能無不精。喜山水尤喜種花木。花時階除籬落如五色雲霞。燦爛奪目。嗜酒工度曲。醉則歌烏烏。宛轉悠揚。移情入聽。游京師。大人先生成器之連。不得志於有司。牢騷侘傺。縱情詩酒。以明經老。

高陽李文敏公國樞明相國也。有友劉某。少共筆硯。相國既貴。衣錦旋里。劉以老明經舊雨重逢。延之談讌。命酒甚歡。既醉留宿小齋。劉自念等人耳。彼達我窮。何造物太不情也。旋睡去。相國見劉踉蹌入內室。訝而呼之。覺知是夢。家人報夫人生子。即文勤公。爵異之。造齋視劉。已無疾終矣。後文勤公中順治丙戌進士。歷官東閣大學士。少承遺訓。黼黻昇平。殫心獻替。不動聲色。勲業偉然。恪恭忠慎。三十年如一日。固知前生慧業。非偶然也。

外史氏曰。吳殿撰錫齡。前生為僧。募修造橋。封翁倡捐。工竣見僧入房。而生殿撰見石鼓齋雜錄人之聰慧者。前生皆有根器。畢公兩世潦倒。來生當早達矣。証以李相國事。諒不誣也。

捉雞得銀

開平屬遵化州。糧店傭保夜擊柝。見大白母雞率羣雛。色皎然。穀穀飛。念店中無此色。鷄潛攫一雛回首啄其拇。指握益固。就燈視之。朱捉一定。約十兩有奇。而啄處一孔血涔涔滴。藏銀就寢。翌日創孔浸黃水。楚益甚。市銀為醫藥。資費盡始愈。

外史氏曰。今之見利忘身者。比比皆是。何責乎傭保。顧身創而利卒。不為我有。何如安貧之無災無害也。意。

老翁贈棺

寶坻王岳祝先生。當年予族舅禮田公祖也。以鹽提舉改選廣東南雄府通判。先生性磊落。不善治家人生產。而醇謹任卹。鄉里稱善人。中年喜壯游。南北名勝。履綦幾徧。五十後始服官。時三子皆家居。惟少子旭晟公夫婦偕往。行至灘河。先生以時疫歿。時方海暑。一葉孤舟。泊于荒野。少年夫婦。唯知引涕長號。無棺以斂。亦無所為計也。忽有老翁登舟致唁。朱履白髯。羅衫羽扇。飄飄有凌雲之意。言畢。問里居官閥。甚悉慨然曰。我有一棺。願以相畀。因命僕攜長年數輩上岸。由山螺旋而入。見村落。至翁家。扛棺歸舟。棺輕而堅。剜木為之。當時亦不知其可貴。方翁之去也。先生以斂事匆遽。未皇問其姓名。斂畢。疾覓翁。詢棺價。旋將酬以直。再循舊路。村落渺然。羣疑山路叢雜。迷於所向。及問採樵人云。此山口百十年前。曾有一村。兵燹之後。久廢其址。我樵此有年矣。有當知之。無勞空索也。停舟三日。訖無端緒。夫婦惘惘。不得已張帆而發。抵家。家人視其棺。楠木也。香溢一室。閭里傳頌。以為忠厚之報云。

鬼仙

周君崇福官東強二尹。後以事臺吏議居保陽佐幕。為生一子某。年弱冠。美秀而文。已入郡庠。旋以疾卒。後屢見乩盤詩詞清超。且云已蒙柳仙度為弟子。鬼而仙矣。先是崇福官東強時某曾就學邑人家。後同學召仙某忽至。書姓名云有事相求。問之云諸君皆素封。能捐五十金功德無量。問何事。云某父卧病保陽旅邸。不可治。得此具棺衾。感且不朽。他日當結草以報。問如何寄去。某乃作家書。浣人代書。並金封固。遣役送往。則其父在寓已垂危矣。外史氏曰。人有生而不顧其父者矣。周子死猶戀戀。宜其仙也。

種沙

浙江海塘所以禦潮。某年塘圯。潮泛濫為患。屢築不能成功。有人云有妖物窟其下。當移檄龍虎山張真人治之。中丞某公以為然。檄去。覆云能治。旋遣法官二人來。周視之下。無妖。乃沙空耳。問何術。云沙可種也。索城内外道士二十人。畢集。選二百人。復索大鐵牌三十六面。小倍之。連根大竹一百八株。小舟載之。待塘側築壇十里外。法官據上坐。禹步持咒。道士輩旋繞誦經。至時遣人下竹塘中。每株懸牌。一竹直立不仆。幾沒至梢。而鐵牌浮水面。作法畢。遣人日報竹長一尺。則沙增一尺。迨竹根畢露。遂成沙堤。而鐵牌不復見矣。法官取覆檄歸報真人。塘工增築。不日成焉。

趙偉

趙偉新城人。父母老且病。偉年少向學。無以養。恃其兄行賈為生。兄一病。瘵甚劇。偉念兄死。父母失養。刺血疏禱。司命神願減己壽益兄壽。泣祝竟夜。兄漸愈。後偉補博士弟子員。教其姪。亦有聲黌序矣。一日偉病。見役來勾。隨至署。入見城隍神坐殿上。色甚和。謂之曰。我宋某容城人。居白溝河。日嘗入塾訪子師。子獨不憶之乎。偉憶少時曾見其人。老學究樸直無他長。因唯唯。既又曰。汝命當盡今日。因汝與兄乞壽。前令達於帝。帝嘉汝悃。命增壽。行當送子還。偉因求視籍。判官持巨冊以觀。見己名下粘乞壽疏。注增壽字。以下字為判官袖所蔽。不得見。既退。又呼之。反曰。胡弼人甚良。奈何欲售火酒。陰律鬻火酒家罪甚重。以暴殄粟米也。且伊前有陰德。豈非自隲其功行乎。汝師王果亦良士。奈何出入官府理訟詞。二人與我皆有舊。汝歸當戒之。又曰。汝南望。南望見金字坊。高丈餘。榜曰。義士胡弼之坊。偉諾下階一蹶而歸。時家人已成服矣。呼飲食遲明。使以車召王果。胡弼來告以故。兩人各叱曰。我初無此意。何誣我。咸謂偉初愈。殆譖語。並去。後十餘年。弼果行沽。而王果竟以刀筆鳴一邑。時偉尚未死也。先是邑大饑。胡弼有米百餘石。嘗出以賑云。

外史氏曰。人生為一事。意念中皆有根蒂。不然。王胡兩生。事尚未形。而陰曹已預決於數十

2.
年前哉。是以聖門意誠之功。必自慎獨始。

李成性

李成性。遷安人。天啟間諸生。赴省試。其父患癩症。昏憤甚劇。成性禱箕仙。仙為疏方。弗效。李再禱。仙曰。當往問華公。須臾返。索松蘿茶。面有浮沫。戒曰。止飲半酒杯。許病者下咽。大呼曰。冷冷。覺一縷冰雪氣。由丹田下達。舉凡即心清思食。仙又曰。牖間約二裏。數之當瘥矣。視之。果有藥末半分許。色紫味香。又一粒如榴子大。色似雲苓。包以萼花。瓣大如錢。仙曰。飲藥名。水盤。水電之母。一粒可化電萬億。故戒多飲。數約一名兩角。乃龍吸海水氣凝結角上。刮鍊而成。一名玉苓。為蟠桃上霜掃而煉之。辦。則蟠桃花也。試之。即日愈。仙張姓。應龍名。明天水孝廉華公。即漢神醫華佗。俗傳藥聖者也。

柳神

嘉慶六年。河陡漲。畿南一帶尤甚。新安屬保定府。水與城平。木沒者三版。官民在城上觀洶洶之勢。以為城沒在旦夕也。忽守城人一男子陡起。曲踊距躍。張目披髮。指水中厲聲曰。我柳神也。爾欲趁今年水勢與吾尋仇。生死我當之。一城老稚何辜。遭汝荼毒。行將聚吾族類。殲爾大河之南。且躍且詈。水中旋露一獸。首大如輪。似部似獅。額端四角。森立長七八尺。觸

城西北隅自顛至底橫裂五六尺。水牛吼而入柳神以手掬土向裂處畧築。援以足盤辟其上。裂處旋合。又折柳枝指城下曰。汝真不去耶。怒擲水中。倏見千萬柳枝逆流旋轉。勢如萬弩轟然。刺水波濤鼎沸。西風狂起。雲霧冥濛。日為改色。食頃水作深赤色。腥聞於天。血淋漓。城雉堞間臭穢不可近。孤城震撼。洪濤海翻。萬目攢觀。相顧失色。瞬息間。狂波北奔。水痕頓減數丈。旋見土隍已露。新安城故臨河。又瞬息水歸故道。特與隄平耳。回視城裂處。堅好如初。合城相慶。莫解所由。而彼一男子者。昏然倒地。灌以湯。醒而問之。茫不省憶。先是雍正元年。有邑村貧女。姿容婉秀。及笄未字。夏初。就河溲。淺水浣。褻衣老柳一株橫亘水面。坐樹上浣。半日。見苔紋數縷。青滑可愛。波光柳影。互相盪摩。輟浣而思。怦然心動。嗣亦忘之。而腹漸膨脹。父母疑詰。吐其實。不信。屢受捶撻。憤欲覓死。四更人靜。俯後園井畔泣曰。妾汚父母門閭。為鄉里唾罵。死何足惜。然孕十八月而不生。孕從何至。又不自知。井神有靈。尸勿變色。祝畢。縱身入井。其兄突至。抱其足。力救之。相持甚急。俱仆井側。突有綠衣人。綠面綠髮。高丈許。曰。我柳神兒也。今日誕生。將覓吾父於金沙島。兒生母死。抱恨終天。且母以冤死。誰從而白之。舅氏速起。葬吾母村東隙地。樹表以志。百餘年後。城有水厄。我當來護之。言訖不見。女兄醒。家人奔集。女已不救。以待棺。四日始殮。面如生。蓋其兄見女獨入後園。疑之。潛伺井旁。

叢荻中故聞見如是。女墓至今尚在。至是柳神為護母家城遂獲全。獨不知四角獸為何怪。與柳神何仇。敗北而奔。去之何所耳。

王綉紱

寶坻王綉紱。上舍麟角。余中表弟也。己丑年病劇。已四月。恍惚見一役勾取同至一署。城隍神坐堂皇。衣冠悉如陽世。吏白某至。神曰。案情重。宜上解。命原役押往。行大漠中。黃沙漫漫。陰森不見天日。寒風砭骨。殆不可支。每至一邑。則以鎖縛柱上行。兩晝夜。至一都會。人往來如織。間有識者。皆已故人。市肆列酒肉。蒸蒸然。綉紱欲買食。苦無錢。笑見老僕駱達曰。公子何得至此。因訴苦楚。且道饑渴。駱曰。公子生人。或不宜留此。倘果住此。乃可飲食。奴非靳也。俄至大署。魏我如王者宮門外。胥吏紛紛。亦不甚詰問。有吏問役曰。來乎。白來矣。曰。少需待。升殿。哦聞呵殿聲。呼某入。綉紱聽之。非己名也。乃入蒲伏墀下。自訴姓名里居及祖父名字。甚悉。王者命吏稽簿。吏挾冊卷上。卷高數尺。當是時。綉紱仰視堂上。見王者儀容甚偉。堂柱懸聯二。一云善報惡報遲報速報終須有報。天知地知爾知我知。何謂無知。一云欺人懦詐。人財坑人命。侵占人田地。姦淫人婦女。日積月累。恬不為怪。到我者里。睜眼看看。歷來奸黨。究竟到底。輕饒了那箇。折爾壽。絕爾嗣。敗爾家。剝爾肺腑。鎔化爾骨髓。鼎沸碓舂。皇猶

未敵叫你自家捫心想。想從前陰謀詭計。此時還容得做麼。時吏檢冊呈王者。王者怒呼。役命汝勾杜某。何誤耶。宜予鐵杖。即聞墜下。作肉鼓吹聲。噉叫甚慘。王者霽顏謂綉紱曰。子居心良善。尚有功名一級。且歸休十年。後當復來。此命役送還綉紱。下求役曰。我來此大不易。盍導游各司。以廣見聞。到陽世亦可傳述。俾知警惕。役導之往。歷十八司。劍樹刀山。鐵床肉磨。如世所傳。未至一處。榜曰。還形司。見牛頭鬼持一大盞腥血滿中。問役曰。惡人受罰。不足以蔽其辜。收其血至此。司仍復原身。再令受諸楚毒。罪少重者可三四度。重者數十度。極重者百十度不止也。倏見判官叱役曰。何得導生人至此。役白其故。判官領之。既而曰。子來此三日矣。久恐殺敗不得生也。役遂匆匆導之去。至一大池。力拍其領。倏已至門。奔入卧室。青燈荧荧。見已身卧床上。家人扶床而泣。近與迎合。遽然驚悟。汗流浹背。而愈距初暝。眩時已三晝夜矣。綉紱素醇謹。不妄語。凡此皆其自述。後戊戌年。綉紱以肺癰而歿。十年之中。果名隸國學云。

外史氏曰。人生一飲一啄。數皆前定。觀于綉紱。益信彼營營于富貴利達者。皆無事之擾耳。念此可以息矣。

新城寺怪

新城有古刹正殿五楹懸額約七八尺一日午初陰雲密布風雷交馳額忽動振藻井有聲雷倏至殿側釘轟旋轉圍繞殿庭俄奮擊一聲驚人心骨額礪然墮地一物類盛米囊色如蚯蚓肌膚光澤眼二目光能從額中橫飛而出墜下故有老松大可三四人合抱聳峙蒼翠陰森蔽空是物據樹顛旋如磨雷火捨殿馳入樹上樹深綠天既濃陰樹亦黑如磐雷火轟燒紅徹松蓋墻外古槐高與松埽從槐中伸一爪出極似世所畫龍爪向松頂盡力攫怪乃乘風奔雷從之瞬息聞聞砰砰怒擊如聯珠響震天地頃刻雨霽日光漸出簷溜間猶點滴零星也少頃喧傳雷擊怪在寺南窪田中長三四尺狀如大蛙色紫兩端狀與腰等無四肢無口鼻腹中二目猶瞳然如魚目背上痕六七寸許如以刀劈分者滲滲浸漉水內外皆肉全無心肝以手按之軟如死瘻不知何怪也南村李姓三世習弓馬師弟往視少年好事者攜死妖武塾中師命切怪肉層層為片曝乾似馬鞭懸壁間習箭堅逾他革數年不敗惟夏月陰雨時微有腥氣耳至今刹中松幹從顛至地猶顯然有五爪痕王椿橋從舅隨其太翁官新城嘗讀書刹中目擊其事云

剛剛奪泰

割麥插禾郭公郭婆看蠶看火脫却不衫即布穀催耕之鳥方言異名實一物也吾鄉謂之

光棍奪劍。濟甯則謂之剛剛奪泰云。李叙五。濟人。子姻家。告予曰。濟有丐。無姓名。人以其好學爲言。呼以剛剛奪泰。居無定所。多宿古廟中。衣敗絮。冬夏不易。肘間繫反響一。斯須不去身。予孩時聞其過門。必約鄰兒數十環遶之。令其作各種聲。馬蹄墻下。良久曰。天明矣。遂聞雄雞報曉聲。鴉雀爭噪聲。牛鳴聲。犬吠聲。蟋蟀聲。蚯蚓聲。長空雁唳聲。夜鼠啮衣聲。餓貓捕鼠聲。蒼鷹搏兔聲。馬嘶聲。車轉聲。磨室羅剎聲。萬戶搗衣聲。凡世間所有。無弗洋洋盈耳。須臾。呼呼作風聲。拔山撼樹。駭浪驚濤。一時並作。復有千百帆檣。互相撞擊。舟人撐篙。把舵。竭力呼號。勢紛糾不可解。羣兒方喋斷不敢言。俄嘉然一聲。如巨霆轟震。萬籟俱寂。丐徐徐欠伸曰。技完矣。乞我錢。人予一枚。積至百餘。即往酒家沽酒三杯。以餘錢買酒滿罍。買膏粱餅數枚。逍遙去。初。叙五以爲都下口技之流耳。既冠之。江南省其從父。從父曰。汝在家曾見剛剛奪泰乎。曰。瀕行時。猶聽其技也。鬚髮白乎。曰。貌若三十許人。從父拍案曰。異哉。斯人也。我幼時讀書。聞其人過。即逃塾聽其技。問其年。四十矣。今我年五十五。計此人將百歲。何不老也。得毋仙乎。叙五留數載。北還。又遇之。貌不異曩時。問年幾何。曰。四十耳。噫。仙耶。否耶。抑有駐顏丹耶。予聞古之異人。嘗溷迹塵埃中。惜叙五時尚幼。未以吐納導引之術詢之也。

阜城狐

阜城杜養性萬曆時人讀書城南廢寺夜有處子入其室芙蓉露滿桃花雨潤二十許麗人也自言虐于繼母願避此借一宿杜峻拒之曰不去將呼鄰人知曰子胡然予非人千歲狐也見子讀書勤苦聊用相試子誠正人福壽亦遠予修持將成正果特與子前生有緣願為友由是時與往還言不及私後杜萬曆乙酉舉於鄉己丑成進士狐輒先期告以所中名次杜仕襄陽令以清介聞遇疑難案狐預為體訪明確杜坐堂皇訊兩造如目擊然神明之稱噪一時後致仕歸狐遂不再至

黃光鬼語

趙君湖州茂才談者忘其名竺泉中丞弟也年方壯以疾卒閱數月魂忽返與家人語一家皆驚問其死後狀云初見一役著紅纓冠攝之去見妻哭甚哀戀戀不忍行役匿笑揶揄之問故不肯道既去至城隍署役攜之晉謁神命吏檢冊云此人生前無罪送往黃光住二十五年後付轉輪命役導往路漫漫如煙不知幾百由旬見沿路桁楊相望僧尼居十之九至一處居如世人人甚眾往來拜謁如禮問之云此即所謂黃光者人生前無罪皆發此地待輪迴有願修仙不入輪迴者聽人住此甚閒暇無日夜不飢渴消盡一切機械爭競心且有書可讀惟天日皆黃色居既定頗思家懇役導回住家中數日云有約束者需返黃光苦不

識路口授家人書一詞焚城隍神前求命役導往果有役來導之去越數日又來云識路矣。來則與其一妹談不厭云前生從人道中來有夙根。又有一妹絕不與語云前生乃一擔水夫。又云其子前生為狗曾被擊死故今生償以貲妻前生為男趙為女同巷居目成苟合而未成匹故今生男女顛倒以了夙緣。鬼役揶揄有以也。又云凡輪迴受善惡報皆由自召雖有主者亦莫能主。佛云一切惟心造信夫緣城隍案下吏與有舊檢冊使觀故知之詳問其見閻羅王否云閻羅王視陽世督撫將來三泉兄乃可見我秀才分懸殊安得見乎時其父尚在曰我與汝是何因果泣云兒不孝不能終事抱恨終天語不及他。又云兒現拜一人為師學導引延年術學成可為鬼仙不入輪迴至今往來如常後不知其究竟劉茗柯談外史氏曰一切惟心造此語發人深省奉勸世人祇了前生果勿造後世因也世果有黃光其地者乎願脫展從之矣。

西安城隍

紹興李某由進士官貴州知縣未得缺以疾卒陝西某扶鸞李忽降于乩自述甚悉云現官西安府城隍初蒞官不獲上欲引疾去人勸止之漸為疏通乃得不獲咎而公事之蹟酬應之繁送迎之絡繹供張之紛紜視陽世不啻倍蓰且秋風之客應接不暇因之窘態萬狀表

弟某素無賴忽來擾予以八百金乃去浼邱真人寄家書一通彙彙數萬言家事瑣屑不及備詳最奇者李有甥章姓賈楚北曰章恒盛市襦貨李書中云章甥其得意我極知之然可止即止不可久戀否則恐有不測信至章不以為意一月後被回祿市貨蕩然矣
外史氏曰向謂陰曹官勝於陽世乃亦為貧而仕艱苦不堪如是耶吁異矣

雷神

銅陵縣某村某甲一妻一妾妾產子落地氣絕母亦暈死雷忽震于室母子俱蘇而大婦與穩婆俱震死俄穩婆回生手持白金二錠云主母賄之令扼小兒喉並牽產婦腸今天理昭彰矣言畢復絕眾方安置死者回視床後雷公在焉蓋為產血所冲不能飛去也某甲懼焚香叩禱浴以香湯村外立高臺擬移置供養數人移之屹然不動眾議曰擇一人生平未行惡事者焚香負之果移出眾為具湯沐日請釋道誦經忽一日大風雷凌空去友人目擊其狀雞口肉翅身生黑茸如世所繪狀云劉茗柯談

劉某

劉某楚人官刺史子某少驕縱與父為讐仇長益忤見影則睥其目少與語即出惡聲刺史畏之而用金錢如流水不敢少拂任其揮霍而已及刺史卒其子不哀亦不成服戚友咸勸

之不聽責以大義不獲已允為供飯服長衫注香樞前指樞屬聲呼其名曰劉某汝亦有今日乎戚友咸謂其瘋癲其子曰我非伊子前生姓潘官浙江某縣伊為某甲乾沒我朱提十二萬兩我以是憤而死今我用伊錢皆有簿籍開篋行出計簿核之已用過十一萬九千二百兩矣某復指樞曰尚欠八百金我不再索汝既死我冤解矣言畢仰跌於地而絕

井中女鬼

道光癸巳陸費芝卿明府案以事赴紹興寓周介堂太守公齡家下榻廳事廳外花台下乃一井數十年前有婢投井死周買宅時不知也後有人宿于廳輒出聽之芝卿宿時聲息不聞惟僕居對面室聞嗚嗚作聲芝卿事畢行以阻風舟不得發復返周公于謂之曰君行後鬼狂叫慘呼耳不忍聞君胡驅之芝卿乃為文祭之曰惟年月日陸費芝卿以錢一陌酒一樽致祭于倩女之靈曰卿本居停我逢歧路聽中宵之悲嘯助旅客之愁懷爰寫新詩用當寶懺若覆盆之未恤可訴閻羅埋枯井以長眠勿驚地主何況大千世界任爾遨遊丈六觀音救人苦難既升天兮有路詎悔罪之無門兩度于茲或者前因後果百年而外何妨我往卿來但如今咫尺河山請從此皈依仙佛再陳短句用代諫言東西兩屋隔紗窗矮竹蕭蕭覆短廊我詠新詩卿擊節不嫌風雨太淒涼也解蕭條是夜臺孤魂無伴倍心哀卿如欲訴

生平事。夢裡何妨踏月來。寒逼重泉卧不安。主人讓爾屋三間。祇宜兩好無猜忌。底事中宵學打關。時方夷兵勇初撤。鄉勇無所歸。肆行劫掠。鄉民家門戶。最堅。鄉勇每于夜間叩門。應而開者。輒被搶擄。故云。卿若通靈定解詩。更將一事語卿知。居停縱不驚奇怪。胆怯空房有小兒。心經一卷誦年年。不作天仙卽地仙。卿是主人儂是客。夜深幸勿攪儂眠。一陌黃錢一餅金。一杯清醞為卿斟。若逢雪夜來豪客。更望奇形駭綠林。從今安穩卧花陰。要把詩篇當寶珍。莫道書生無寶劍。夜深慣作老龍吟。替生一語最荒唐。竟轉輪迴自不妨。若是大千多罣碍。教他來問陸家郎。方焚文時。旋風捲灰扶搖而去。後周公于入都告芝卿云。一日院中見一鴨。形狀甚異。追之。逃入廳中。不見。從此音響寂然矣。

涿州狐

涿州某生。傳者忘其姓氏。年弱冠。美丰儀。見者以為安仁復生也。未娶。宿齋中讀書。夜有女子。牽簾入。海棠睡足。梨花妝成。絕代姝也。詰所從來。女自言為狐。與有夙分。某矐其美。納之女。囑某謹言。某素文弱。自與女遇。益健壯。以故往來三年。人莫有知者。某所欲。雖滇海雞蹤。楓亭鮮荔。一舉念女。悉為致之。會元旦。貽以雪蓮二柄。花產雪山。隆冬始開。不常得。王供齋中。同學來賀者。苦詰所從得。某不能隱吐其實。女已知之。客去。曰。屢囑秘密。今乃漏言。緣盡。

矣泣留之不可遂去臨別曰為若物色一佳偶某處某人女可聘也某嫌其貌不貲女曰老蚌生明珠君毋以貌取人某以女言卒聘之後果生三子以科名亢其宗

焦龍王

東明馮禮其先襄垣人有田夫投宿求為傭貌奇古問其姓曰焦亦襄垣人遂呼曰小焦兒禮留之委任悉稱意正德八年境大旱白禮往河南拾麥數日攜一小囊來曰麥至矣可冀除數屋收之禮笑囊小焉用此曰試可乃已盈三屋囊空尚未盡會上元邀禮赴晉游燈市辭以遠焦曰試閉目負以行須臾開目則大樹星橋千影萬影已抵太原城下矣旋仍負歸三年後辭去禮問後會期焦曰見西北雷震驟風雨即吾至也感公義附近四十里不受水電乃所以報公者言訖霧不見掌雷聲轟然赴西北去居人至今呼龍王馮家立祠祀焉

社公

曲周河南曠社公祠舊有樓不知何時建年久漸圯諸生麻天祥素無疾忽大笑仆地移時甦云有美丈夫延之樓上命酌酒色縹碧殷蒸紛列無異世人飲次見二婦豔絕丈夫曰所居圯妻孥不得庇風雨幸為建寢生唯唯曰無明命恐人不見信丈夫曰有刺在君几上已見庭樹紡一人就視之族叔某也結繩于項呼救良殷生為緩頰得釋去生告歸果見刺書

崔某拜字體頗端勁類歐陽率更初生族叔某病噎粒米不能下至是忽大啖且述見救狀如生言生乃募鄉人建寢宮三楹申安侑焉方丈夫酌生時鄉人蔡天保過樓下見生據上坐賓主侃然失聲驚走再視遂無所覩

芮家塋石馬

明尚總憲劉寶坻人賜祭葬塋在城東門外石翁仲石羊石馬尚存近塋田禾夜狼籍輒至數畝看青人憾之夜伏禾中見一馬來竊禾食笑以鎌削馬首去半顧狂竄去次日見石馬失半首血跡殷然從此不復能為怪矣至今馬首石尚赤如脂

劉四先生

寶坻劉某忘其名少游湖南遇異人授誅邪術其術五月五日擇明淨黑豆百粒設巨案覆以紅纒綸中置一盤每拈一豆息諸念持咒四十九度擲盤中盡百豆乃已念或少弛豆即自盤躍出並前豆悉成棄擲需次年午日竭誠重鍊鍊成囊豆繫腰際寢食動作不少離名曰母砂恃此妖不敢犯他人或祟于妖招劉劾治劉別用黑豆升許每豆持咒三度曰子砂相以擊妖妖立斃邑朱某為妖所攝日逐以白驢車僕曰老安至一宅有美婦二更番媒騶朱日見羸瘠後妖就朱家蠱益甚家人延劉至擊以豆二女妖現蛇形死老安是日亦駕車

來蓋蟄妖驪則白鼠也擊之並死自是名噪其遠近爭延致之年七十餘預識死期徧別周親至期果逝母舁一囊納棺中以殉咒失傳後遂無習其術者劉行四善鼓琴人皆呼為劉四先生

祁州牧

嘉慶初年祁州某刺史安徽人幼失學弱冠為藥店傭工店主試其謹厚漸倚託之數年使之祁州購藥買舟而行頗安穩一夜舟初泊新月西沉江水如練船中人皆入睡鄉某坐船頭偶欲盥手俯就船唇刺水突有手大如箕執其左手冷若冰雪力奪之執愈固大呼失聲且竭全力以爭船為動搖舟中人皆驚寤冷手縮入水底拂水作潑刺聲亦不知其何怪也後某由手漸涼至腕至臂雖非疾痛苦事然殊自悔及市藥反避水程由陸路歸至河南界逆旅主人疽發于背甚劇某略拂以冷手涼沁心脾痛遽定再拭之倍減更拭之瘥矣明晨結痂而愈主人德之不取其直且為揄揚由是冷手之名大噪載金帛求拂拭者門如市馬會安徽中丞太夫人疽生於脇閱兩載百藥無效延致之兩三拂拭肌膚如初中丞感其誼為報縣捐貲分發直隸旋由明府擢刺史補祁州時已周甲手冷漸不如前祇十指間不似常人熱耳過大瘡不必驗小者仍立效焉

外史氏曰。或謂水中手為冷龍。然刺史何德於龍而獲此報耶。嗚呼。今世瘍醫所在皆是。動輒誤人。安得冷龍偏執其手。

綠毛怪

豐潤魯叔和先生家。正廳東偏。別有廳事。三楹。紫藤一株。陰滿院落。海棠一叢。本皆合抱。春時著花。爛如錦。廳中有綠毛怪。夜必出人。無敢寢處其中。有年矣。邑武進士谷某。勇藝冠一時。素以膽氣自負。聞其異。思一試。借宿于庭。弟子數人。諫不聽。弟子輩皆赴赴。願同宿。助師。不許。因請命宿於正廳。西廂。廂後牖鄰藤花院。可招呼相聞。囑曰。不呼勿往也。谷秉燭獨宿。二更相盡。大風撼屋宇。門倏開。燈光頓縮。綠如豆。見一怪。高五尺。蹣跚至。偏體綠毛。髻髻如松上鬣。目炯炯。類曙星。谷思先發制之。急起與相搏。力適敵不相下。自室東至西。復自西至東。蹶而起。起而復蹶。無慮數十度。諸弟子聞相撲聲。擡臂聲。甚厲。以師堅囑。不敢入。谷與怪相持至五鼓。漸不支。乃大呼。怪亦恐人。至力掙欲脫。谷力持不釋。怪急以爪抓谷腕。去肉十痕。深寸許。谷負痛。力少懈。怪遂乘風去。手餘毛二。握細如牛毫。綠如出水藻。怪從此絕。谷藏其毛。銘以錦祇。有談異聞者。輒出示之。

宋道人

宋道人不知何許人居京師正陽門外五道廟身不滿三尺日惟跏趺坐目炯炯有光力極雄偉有人絀大繩道人握其端數十人牽之不動毫末道人曳之數十人並仆於地粵西朱判吏寓京師待銓朱因博雅且工導引術訪之道人口若縣河廿三史如指諸掌微及呼吸頤養之法朱語多中肯道人曰子亦非凡人期某日與會南西門外破廟中朱往道人先在談竟日天文地理兵法技擊劍術神仙娓娓數萬言不能悉紀及言歷代盛衰事道人曰大戰棋盤街時曾親見之如目前事耳朱陡曰君非宋獻策乎乃瞑不言再問終不答朱辭去道人從此不知所之矣後有人於四川峨眉山中見之按獻策曾為閩逆偽軍師精算卜謂繼明有天下者首冠羽毛勸閩王中冠各捧牀轟然向前自此戰無不利勢如破竹及我大清兵入關宋見統兵大員冬戴花翎駭然曰大事去矣蓋我順而賊逆也遂遁去不知所之閩果為大兵追剿連敗迭誅乃知真人應運而生自有定數彼盜弄潢池之輩縱能前知卒歸敗亡可見得天者昌非人力所能致也

某甲

甯河某甲有疾衣癖每日檢己衣服及妻孥輩衣飾婢珥姬簪斂為一篋悉付質庫所質錢置床上十緡為母如黃標紫標故事而一月子錢計若干預於燈下盈貫付床頭凌晨曉歸

朝餐後復質焉。自奉極儉。家不僅中人產。青鞋布襪。意趣恬如。惟一日不典衣。即疾首攢眉。如負重。質券到眼。則如服對症藥。通體暢然。笑容可掬矣。歲以錢十餘千。僱一吳奴往來。蹀躞質庫中。四十年如一日。有腴田數頃。坐是化為烏有。卒之日。無以餒子孫。竟無立錫云。外史氏曰。某甲前生其負典肆逋耶。何其樂此不疲也。如是之人。吾亦罕見。

郭某

明天啟末年。河間郭某游京師。一日。偶過魏璫門。便旋門側。郭體壯。素有嫖毒之目。為魏所養。所窺。即呼止之。以白璫召入。郭不測。意且獲罪。璫驗狀。乃令具湯沐。易鮮衣。攜往奉聖夫人客氏所。大見愛悅。不數日。為求官兵部。得提督四門。郭識客魏必敗。陰圖自全。謂客居鄉里時。見千夫長出。則羅仗騎從。其都願假夫人威力。得一出官外地。以為鄉井榮。客不允。求之至切。再三云。且曰。幸暫出。便可呼還。常侍左右矣。許之。郭遂以都督僉事外補。到官未兩月。崇禎改元。客魏皆伏法。六等定罪。無郭姓名。竟獲安樂以終。

魏晉外史卷三終

蜨階外史卷四

秦翁

秦翁保定人居唐家胡同年七十餘家貧以磨麥麵為生有妻有子女有孫與常無異惟自幼未嘗睡晝則隨人操作雖老猶健夜一家俱眠秦獨醒醒亦不能逸亦不願逸也仍入磨室鞭驅添麥羅麵手無停指足無停步驢疲令驢食已乃自旋磨往來蹀躞力不遑驢妻子晨醒復隨人操作如初有人召箕仙問故仙曰秦前生好逸日晏不起既起復眠天故罰以今生不睡。

外史氏曰嘗見磨室中驢晝夜旋磨少息鞭朴立至以為太苦今以此事例之皆前生好逸之報也顧秦翁者驢其質人其身意必前生所為人性尚有未盡泯者乎陳跡團團死而後已吾願世之好逸者知所省慎勿來世甘入磨室也。

魏奄生祠

明魏奄方熾時生祠遍天下肅甯為其故里所建尤壯麗伏法後燬像易為佛寺然檣題輪奐仍舊也乾隆中邑令營建需材毀之材多朽蠹不任用故寺後三楹尚存蛇虺穴壁中多至數十斗權孤尤多村民驚擾聚火焚之乃絕逆祠早應汗渚二百年來徒為瓜蹟蹢躅未

始非逆奄餘孽戾氣所鍾經此變夷逆迹乃絕視西山碧雲寺舊墓之掘同一快心事也今後寺尚有巨石方徑丈餘陷地中石理蒼潤如碧玉因重難舉故不能移置云。

剪絳絳音旅五則

剪絳一名小絳京師最多不操矛弧攫財于道神鬼出沒不可端倪友人傳述數事筆之以見若輩伎倆亦守土者所當厲禁也。

寶坻王椿橋從舅與通州張茂才同屬京師考遺才榜未揭閑步于南下窪子時殘暑尚酷張著新白袷衫脫挂柳枝上王曰不畏剪絳乎張曰四目交射何慮焉俄見老人髮垂白持去鯀西瓜皮二如孟蹲于道剝轍中土實其一挹彼注茲無慮數十度王與張注目視互相猜擬不得其故老人尋傾土轍中持瓜皮道遙去兩人回視衣已亡矣悵悵而返。

驛馬市在西珠市口迤西有客來市課衣甚華類貴介小童負匡床手持紙裹意是朱提議價已定客曰不知駛否試之歸付直遂乘而馳日夕不返驛主問童若主人居何處童泣曰我在前門外日負梓市糖彼用百錢僱我來並不知其姓名何主人為啟視紙裹累累然驚卵石也訟于南城迄無踪跡。

一人著新靴行市中突有人奪其冠擲屋上回視不知誰何偃偃立市人云貴友亦太作劇。

市頭如此游戲也。既擲須升屋取。然無所得。梯我素喜行方便事。子踏我肩升屋。冠可得也。某然之。即欲憑肩以上。其人又曰。君太不情。已欲得冠。而不為我衣計耶。脫靴乃免泥垢耳。某果脫靴。付其人。因憑肩升屋。既取冠。其人已持靴逸矣。

菜市口某布店。兼市絲帛之屬。一日傍午。有客乘駿驟。止于門。市布若干疋。計錢十緡。解荷囊出百緡帖。即浼店主代取。既竣。仍收帖。荷囊將來驟去。忽躊躇曰。我赴保陽。往返須一月。慮錢店有失。盡市縑帛。攜往尚可獲利也。主人欣然。為計直九十緡。貨束縛妥帖。某復解荷囊取帖。付主人曰。盍到錢店知照。主人曰。適取錢。何疑焉。某徐上驟去。至夕。主人使人取錢。錢店人曰。此贗者。真者車牛已取錢去矣。

一人市東腰縐網巾。議直二緡。令隨取直。攜至錢店。出朱提一兩。易錢。故昂其價。評沽不協。置朱提荷囊悻悻去。易數處。無一成。謂市中人曰。銀一兩。值錢近四緡。我終不慙錢店。願與子市中。人欣然持去。後又遇于市。謂曰。子胡以贗銀欺我。答曰。我銀贗。子巾亦非真。蓋以高麗縐成者。一笑而罷。

夢兆

余先外祖王漢桓先生。諱振榮。乾隆丁酉孝廉。不樂仕進。以孝友隱居里門。人推祭酒。辛酉

榜前先生久歸道山。邑人有夢報錄人報先生中式者。榜發。吾邑中方育民先生振德。王慕桓。榮以先生姓名分應二公。何其巧也。

撰著奇中三則

余少孤。育于外家舅氏王客崖先生。教之讀。期以遠大。嘉慶戊寅。應京兆試。望甚切。放榜日。命余撰著自卜。得豐之初爻。曰。遇其配主。先生曰。子必售。配字合己酉。遇主謂己合考官意。是年主司汪文瑞公。劉信芳先生。皆己酉進士也。至三鼓。渺無耗。再筮。得歸妹之四爻。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先生曰。遲明必至。鬱鬱歸就寢。四鼓既盡。提音果至。報錄人曰。崔家樓渡河。舟子見彼岸有嫁女者。輜重甚多。先渡之。半日方畢。是以遲遲。後余謁本房袁金溪師。師曰。子卷信芳先生所中。何其奇也。今余五十無聞。不能副先生期望。每憶提命。輒憮然自失。因記當日情事。俾後人省覽焉。

又是年同社會文者五人。從舅雨橋茅亭。表兄王雙松。王漢章也。雨橋盼尤切。赴都之先。以一撮金易數自占。繇云。君子不同。勞而未有功。後雨橋果未售。而是科題亦隱于內。亦奇。戊申七月。予之任河間。筮得渙之四爻。曰。渙其羣元吉。渙有邱。匪夷所思。當時不解。後于庚戌年。因大名論邱佩全迴避何玉民觀察方伯。以予對調。真匪夷所思也。

酌中志

劉若愚。延慶州人。其先從定遠北遷。世有武功。若愚入宮。隸太監陳矩名下。魏璫伏誅。若愚株連擬斬。後赦之。作酌中志。自明。共二十二卷。第一。憂危竑議前紀。第二。後紀。記璫生光妖書始末也。第三。先帝誕生。謂禧廟也。第四。今上瑞徵。謂愍帝也。第五。三朝司禮之臣。謂司禮監諸大奄也。第六。大審平反紀畧。記丙辛年太監三法司錄囚事也。明制遇丙辛年命司禮監大監錄囚名曰大審第七。先監遺事紀畧。記陳矩事也。第八。兩國椒難紀畧。記客氏譖懿安皇后及趙選侍諸妃嬪事也。第九。正監蒙難紀畧。記魏璫害王安事也。第十。逆賢亂政紀畧。第十一。外廷線索紀畧。記魏黨田爾耕崔呈秀輩也第十二。各家經管紀畧。記宮中諸奄職事也。第十三。本章經手次第。記魏黨票擬矯旨排擠營刺事也。第十四。記客魏始末。第十五。記逆賢羽翼李永貞石元雅輩也。第十六。記內府衙門職掌。第十七。記明大內規制。第十八。記司禮監所藏書目。第十九。記內臣服佩。第二十。記飲食好尚。第二十一。記瑣事。第二十二。累臣自叙紀畧。則若愚問擬後。辨明非魏黨。並自述其家世籍貫也。其書載明神廟以來。宮中事及客魏專擅。與他奄始末。頗詳悉。而文多不甚雅馴。按正定府志。房宗琰。樂城人。萬曆中。以天奄入為司禮監掌內院文書。小心守法。以不附魏璫求退出。居九陵山中。時內監劉若愚撰酌中竑議。房

與參訂成書。則此書似不盡出若愚手。志載酌中志。作酌中宏議。殆誤于憂危竊議之名。未加考訂。故牽率及之耳。

楮葉集

趙望。字雪籬。武清人。性孤僻。居尹兒灣。工摹印。專摹漢銅。視文三橋何雪漁。幾如也。意所可。鐫十數方。不為煩。否雖貽以金繒。率並其石。棄不顧。嘗曰。漢印有格律。有神韻。有字體。今人不師古法。以意就正字。通諸書配合。縱無訛字。亦刻篆字耳。何印之足云。嘗假草木名字用。漢官私印式。刻為楮葉集。印譜。以性嗜刻石。又號石工。

草畫

劉惠骨。滄州人。名佚晚。更名夢。明末諸生。隱居不仕。妻亡不再娶。二女通翰墨。俱先卒。惟與一僕居家。無擔石。泊如也。博覽經史。書法瘦硬。畫山水以草勢行。也。篆隸尤工。摹印詩蒼涼悲悅。有騷雅遺音。著有昨非今妄集。滄州故家。猶有藏其畫者。南皮張佩庚明府恪有劉惠骨山水歌。

杜茂山。廣文藏篆書一幅。有草意。筆畫如鐵。云崔惟甫光緒所貽也。

賀副車啟

甯河廉隅中某科副榜友人倩予作書賀之曰蓋聞力士奮椎曾惜副車之中美人對鏡自憐半面之妝廉公目無全牛胸藏半豹看鴻才之大展喜鸞薦之初膺而乃將到神山倏遇帆風回引已攀仙桂剛逢弦月餘光翔駕路以飛翹鵲原仙種躍龍門而鼓鬣鯨是王餘習鑿齒才號半人喜巨魚方縱大壑孫伯樂鑒回一顧惜神駒僅得旁騖加額之餘批脫無已然而青桐半槁猶望半隔歲生美丹荔側生宛勝於西風落葉嘆無味而棄可惜漫憐雞肋之虛名尺有短而寸則長已闢龍頭之先路益切礪十上之策莫厭烈士壯心寄遊戲三昧之文應笑狂奴故態

君子輒

君子館在河間城北三十里傳為河間獻王曹築館以待毛公者今遺址已不可識而野人耕田往往獲甗甗甗之屬皆非近今之物近於某年獲一甗有君子二字似篆似隸波磔古雅側刻方花紋甗甗甗先路明經得之攷其時代當在魯孝王刻石之前以為真西漢時物珍若拱璧先路故精小學得此甗後繪圖徵詩聲譽益起余嘗見搨本案近人所藏輒刻多三國兩晉時物如太平永安寶鼎泰始太康元康永興咸和義熙之類而漢輒則僅見阮芸臺相國所藏五鳳三年海鹽輒而已此輒雖晚出而時代又出海鹽輒上故芸臺相國呼

為甄祖云。後先路復得殘瓦一片。有開元二十年字。因藏為君子甄之副。署其室曰漢甄唐瓦齋。

後余官河間。學博劉子重。同官肅甯。約共搜訪。子重得九甄。其一刻日華字八。皆君子也。余得二甄。皆君子。又一甄。君子字已泐盡。僅存其影。而方花紋深刻明潤。質完好。尤古雅。

謝疊山研

天津周月東上舍。藏宋謝文節公卜卦研。後贈宛平查儉堂中丞。一時名士題者如雲。文節更有一硯。見文安紀小知遺稿。文節自銘曰。端孰為奇。紫潤無聲。伊惟茲石。實亞其精。歸自東山。獲於南京。從茲基墅。永儷墨卿。舊藏黃綢賓家。後歸文節十五世孫。謝在震紀為作歌。他人集中未見。物蓋有幸有不幸云。按文信國玉帶生硯。始藏東維子七客齋。後歸宋漫堂中丞。人皆傳之。而袁簡齋先生。又于江中網得綠蟾腹研。亦文山故物。以贈曾中丞賓谷。人多不知。僅見賞雨茅屋詩集。及邦上題衿集。文謝兩公。大節炳耀千古。一研之微。猶令人摩挲藏弄。傳播藝林。其研之先後出世。如出一轍。亦一奇也。今玉帶生研。已貢內府。採入西清古鑑。卜卦研。後為大興劉寬夫太守位坦所得。其二研不知轉徙落誰手矣。

北曹墨

前代製墨者甚多。方程二家名最著。今皆有譜行世。當時王百穀汪太函諸人爭以詩歌投贈。刊冠諸首。在製墨者。不過借以獵名。故所刊詩詞札牘。率多溢美。且蕪穢雜陳。不加持擇。以此見明人標榜聲氣之習。即一藝之微。亦必鋪張粉飾。不遺餘力。亦風氣使然也。此外吳去塵羅小華所作。傳者頗希。不過間一遇之耳。本朝墨工以黟欽為盛。而最著者。為南曹北曹。南曹曹素功所造。即藝粟齋墨是也。北曹稍後。為直隸豐潤人名鼎望。字冠五。一字澹齋。官至陝西鳳翔府知府。其製墨也。皆廣收曹素功墨。重加搗治。有玻璃光掌珠天保九如書畫舟五明扇珠胎諸款識。下為小印曰澹齋。其曰櫻菴者。公子鈞所作也。堅細光澤。又出南曹之上。今天津寶坻諸故家。尚多藏弄。案古製墨者。推李廷珪。其先實易州奚氏。非南唐人。也。此外北人製墨者。唯正定劉法然。僅傳製墨法。石刻墨亦不傳。餘不多見。如北曹墨。奚氏以後千餘年一人而已。特以不製譜。不求售。無江湖名士為之推挽。故不甚顯于世云。

按寶坻杜相國文端。大興朱相國文正。均有墨。杜有純一子製四字款。朱則鄂不草廬也。董宗伯書入石。

明大名李司寇養正。與華亭董宗伯友善。宗伯嘗主其家。李齋中設石榻。先可鑒。董醉後乘興書之。字大如掌。視練褚所書。更為秀逸。飛舞。李子孫寶之。後式微。鬻此榻于僉父。恐其不

潔滌之字深入石理不能去。因轉售與某士人。珍若球琳。聞今尚藏于家。欲訪求觀之。秘不肯出。說以久亡失對。蓋恐有力者之豪奪也。按石軍書。蔡几。八木三分。傳為僅事。此能入石。古不多見。聞微草堂筆記。載王孟津為趙高邑書。東方未明。硯銘款識書而未刻。亦濯之。不脫。二公書法妙絕一代。其精神專注。筆力所至。能貫金石。視熊渠子李廣射石飲羽為尤異矣。

寶石

雲南邊徼諸山產寶石。山高入不能徑至。而猿居偏山。往來如織。人習弩以丸彈。猿獲怒。羣拾石擲人。人往來避之。倏又彈以觸其怒。猿又擲石。石大小不一。人拾歸。棄其頑者。而猶睛石紅。棘錫祖母綠。五色陸離。羣歌得寶矣。亦有縕璞中者。磨治成器。售可得重貲。萬物莫巧于人。利之所在。趨之如鶩。雖時有為石所中。破面傷骨。或至於死者。亦不惜也。

怪石 三則

石之異者。蓬萊閣下有彈子渦石。至此水旋渦相擊。撞皆勻圓如珠。白如肪。獻陵崔次龍秀才。貽予二十枚。供定磁盃中。養以清泉。如對雪浪淪漪。豁人心目。其具各花紋者。船山太史有。天馬石扁而圓。石黃色。中含白馬形。置水中。形愈真。先生詩所謂一幅小河圖也。張銘一

有石作米汭色中影一人乘蹇戴浩然巾鬚眉畢現驢則長轡短轡顧影如生沈華南刻史炳章亦蓄一石與此正同而所乘者似特後一童肩梅花一枝宛然襄陽風致背面雜作梅花紋滿其上聞羊脂玉佩所易不輕示人與予交最篤常屢出翫之最奇者莫如京師隆福寺古董攤頭之鼻烟壺質錦川石扁而大式甚古一面松一株幹梢墨斑剝陸離枝則五粒七粒鬚髯作蒼綠色下有鶴一白身黑尾脩翅長頸雅步咎陂一面蒼黑水波雲捧紅日半輪如初出海狀問其直索百緡時以無資舍去友人聞之急拉余往則已售矣記王椒園廉訪定柱云在滇南見一石狀如龜殼陰板陽甲紋理如生濶三寸長四寸贏白紋一若東行李繩反覆作井字式濶一分有半色如熟菴無濶狹亦無斷續尤異物也大理石屏間有具人物花鳥者盧香石大令文選云雲南會城文廟有石屏風二一為五老游河一為十八學士登瀛州衣褶鬚髮逼肖生人則尤不可思議矣

龐玉溪蓄空青石一形如鵝卵而長色青綠搖之中有水聲索直千金惜無富而瞽者一試之椒園廉訪云在滇見一石黃白瑩澈如濁水精中空有水不盈水不就下而就上向日百巡顛倒觀之益諦蓋水之體倍清於氣或即方書所謂空青但色不作青耳

廉訪又言他即多奇物一昆弟同居兄見水光舉網得石絕類鴨携歸其家夜有光其弟惡

而推之破腹中墮石如卵。復推卵破亦如卵黃。掃而棄於水。後無他異。又有人見水濱有光跡之有土浮波上。擘土見石。宛然太極兩體勾繫。並二目。均平如畫。置室中。至辰戌則光瑩然。取者驚怪。推碎之。或檢得一二贖礫。漫置水盂中。他日。目疾作。偶取盂水拭之。立瘥。衆始驚歎。已覓不可得矣。此皆宇宙神物。隋珠抵雀。橫墮惡劫。可為悵恨。

酒

酒之產於北方者。宋時最多。如正定銀光。河間金皮。定州九醞。深州玉醴。趙州瑤波之類。見張能臣酒名記。今久無聞。即周輝北轅錄所載之金淵。桂海虞衡志所載之金淵。鳳洲筆記所載之薏酒。亦不傳其法。惟滄州麻姑酒著名。其釀以麻姑泉。泉在滄州城外運河中。汲者探其源。乃得上流。下流差數武。味迥別。釀成窖以養。久而愈醇。藏一年者。溫一度。色味不變。十年者可溫十度。閻微草堂筆記曾言其概。將心餘太史謝吳百藥饋滄酒詩云。泱泱滄州水。綠淨波淪漪。土人汲而釀。五齊六法施。湛熾器必良。滴滴珠槽滋。品居通介間。弗教弗詭隨。又云。此酒類通隱。識者罕見推。我性頗與近。再拜顯以詩。蓋深賞之。豐潤漚酒釀用還鄉河水。不藥不煮。味亞于滄。亦清冽。易州冰雪釀以冰泉。味甘和。無烈性。燒春則武清之泗村寶坻之北潭者佳。若衡水之衡酒。順德之南和酒。天津之西沽市酒等。諸自鄧無譏矣。

瓜瓢酒

內邱喬磐石錫官鴻臚寺叙班。夏月擇大西瓜數百枚。淨澆其汁。和以麴蘖。釀為酒窖。以待佳客。甘涼芳烈。勝涼州葡萄綠。善琵琶家有柏子亭。年八九十。致仕家居。鐵撥鳴絃。蒼音齟齬。鳴唱伊涼調。淒豔動人。周櫟園詩所謂深卮隸事瓜瓢酒。小雪留人柏子亭也。

桑皮紙

永平之地多老桑。居人植此為業。而有蠶者頗少。大者蔽牛中車。材柔條脆。幹推為薪。葉霜後採入纈。能明目。而其利尤在皮。剝之劇之。揉之。舂之。成屑。焙釜中令熟。拓石塘方廣數尺。浸以水。調以汁。如膠漆。製紙者剝木為範。罨蝦鬚簾。兩手持範澆塘中。去水存性。覆置石板。上時揭而曝之。即成紙矣。今永平一帶如遷安。紙寨。灤州何家莊為尤多。貧民操作甚苦。而獲利微眇。後有興蠶桑之利者。庶不負此良材。而民之食利不啻倍蓰。是所望於賢守令也。

數地蘭

天津城西南鄉村民業紙。名數地蘭。收買字紙及舊書重漬。仿造紙法製成。供市肆包裹之用。紙上往往見半字。愚無知者以拭諸不潔物。大乖惜字之義。官斯土者。所當懸為厲禁也。

象尊牛鼎

豐潤學宮。有象尊牛鼎各一。象形製模拙。高二尺許。橫一尺有奇。甕作縹綠色。塵土膠膩。不可拭。一二處未釉者。清潤欲滴。真所謂九秋風露。越空開。奪得千峰翠色來也。注以水。雖盛暑。經數十日。色味不變。鼎三足。皆作牛首形。銅質古雅。傳金建學時。有聲吼土中。循聲發得之。明時學吏置諸牆側。承屋漏水。尊復吼。嘯不已。駭其移置几上。牆若然。頽矣。二物今尚存。高麗使臣過。必詣求觀之。摩挲愛玩。恒嘆為不可多得云。

工夫茶

工夫茶。閩中最盛。茶產武夷諸山。採其芽。窖製如法。友人遊閩歸。述有某甲家巨富。性嗜茶。廳事置玻璃甕。三十日汲新泉滿一甕。烹茶一壺。越日即不用。移置庖湑。別汲第二甕備用。童子數人。皆美秀。髮齊額。率敏給。供爐火。爐用不灰木。成極精緻。中架無煙堅炭數具。有發火機。以引光奴。焯之。扇以羽扇。焰騰騰灼矣。壺皆宜興沙質。龔春時大彬不一式。每茶一壺。需爐銚三候。湯初沸。蟹眼。再沸。魚眼。至聯珠沸。則熟矣。水生湯嫩。過熟湯老。恰到好處。頗不易。故謂天上一輪好月。人間中火候一甕好茶。亦關綠法。不可幸致也。第一銚水熟。注空壺中。盪之。潑去。第二銚水已熟。預用器置茗葉分兩若干。立下壺中。注水。覆以蓋。置壺銅盤內。第三銚水又熟。從壺頂灌之。周四面。則茶香發矣。甕如黃酒。庖客至。每人一甕。舍其涓滴。咀

嚼而玩味之。若一鼓而牛飲。即以為不知味。肅客出矣。茶置大錫瓶。友人司之。瓶粘考據一篇。道茶之出處功效。吸之益人者何在。客能道所以別烹。嘉茗以進。其他中人家。雖不能如某甲之精。然烹注之法則同。亦歲需洋銀數十番云。

猴兒酒

永平與邊城近。地多山。山多猴。一旦羣猴移家百十為隊。攜持保抱。遍山谷。山下居民聚觀甚眾。有稚子拍手呼猴。謂人將圖已。並狂竄去。遺土益甚多。范土而成。大可受斗許。小亦數升。渾合如鑄。居民拾而鑿焉。清汁滿中。深紅淺碧不一色。酸甘澁不一味。並芳烈。蓋猴雜采山果釀成。大風雪不能出。乃開飲之。亦有畜御冬之意也。因名曰猴兒酒。案浮槎散人秋坪新語。載川中糊猴酒。游山者載散果並酒壺置山中。人伏左右。羣猴見酒。有畢集。啟壺無酒。乃各攜歸洞。啟藏。醪盈壺。連隊而來。人出將掩執。猿鳥獸散。遂取其酒。亦此類也。

猴茶

雁宕山有猴茶。以泉水烹之。味清而腴。蓋三冬大雪後。猴無所食。各山寺僧以小袋盛米。贈之。春後猴採人跡不到處之茶。藏原袋還僧。其趣如此。趙午橋談。

鼓環

通川鼓樓舊有大鼓。鼓四周有環。環銜屈戌。屈戌內外引環以鎖釘。四隅懸焉。年久一屈戌脫。欲易之。需去皮費鉅計。不如易新鼓。會有人白能修之。索直甚夥。乃別製屈戌長尺。旁安簧如牡鑰然。量鼓木厚薄。較其簧不差累黍。置入。應手簧鏗然。鼓懸如故矣。按冠萊公柘枝鼓事。與此同一作用。此匠果由讀書得之耶。抑有所受之耶。

花瓶

京師某乙貧徹骨。然素恥于人。並日而食。無飢寒之色。惟日坐琉璃廠骨董店中。店中人亦以其誠樸。時周之一日。有乘車至者。白驂昂藏。小窗穴晶。怒馬前導。侍從如雲。蓋太監某也。買一花瓶。索廿四金。已增至廿金。店故昂其直。太監悻悻欲去。某乙曰。汝輩太不曉事。難得售主如意。偶折閱庸何傷。他日不能使汝利三倍乎。店中人亦恐不售。許焉。太監悅。謂某乙曰。我居內城某巷。暇時可見過也。攜瓶上車去。俄有人衣冠甚都。向某乙拱曰。請問一言可乎。偕至酒家。飲於僻室。曰。我劉姓。某省方伯僕也。主人命我住京師。職升遷。頃聞某省中丞缺。出欲為主人營此缺。非某監不可。予能為主人一言。事成以五萬金為謝。立約券焉。某乙歸破屋一椽。以席為衾。意某太監一面初識。遽與言營幹事焉。知不逢彼怒。苟謝去之。五萬金可惜也。終夜展轉不成寐。遲明。念前門內關聖帝君籤極靈。往卜焉。購香一辦。蹣蹣往。至

廟門見冠珊瑚冠簪翠羽者自內出將登車。又有冠寶石冠者方下車。各道寒暄。出者曰。某中丞出缺矣。答曰。適已得旨。命放某方伯。蓋即某乙意中人也。喜極不暇求籤。焚香叩謝。亟歸告劉姓者曰。若何從惠。乃得集事。持五萬金券。兌為某乙。遂為富人。不復坐骨董店矣。

又

津門古董店。鬻花瓶。久不售。瓶高與人等。成窰五彩極陸離。一日有人問價。索制錢五十緡。其人出錢付之。攜至街心。持石擊碎。觀者如蟻。咸謂此人殆瘋癲。俄敲底破。墜金一餅。約百兩。懷之揚揚去。一市盡駭。蓋瓶過高。非金不能穩。前明御用物也。

銅鶴銅鑪

正定梁氏家有銅鶴一。中空有蓋。如尊彝狀。夏日置廳事。蚊蚋蟲多。咸從鶴口吸入。半日持向院落。揭蓋放之。傳為蕉林相國所遺。內廷物也。後貧。不知售何處。又替皇人掘古塚。疑是李相國墓道。獲古銅器甚多。中有一鑪。蓋作十二辰相士人得之。初不甚貴異。一日焚香爐中。烟縷縷自所屬口中吐出。周一日夜十二屬環應無差。乃寶若球璧。今亦不知落誰手矣。

皮毬

京師骨董肆。有皮毬一。渾合無縫。十餘年無問者。後有人問價。答以五百。其人即出錢付之。

肆主戲曰此至寶非五百金不可其人笑曰烏有一皮毬直五百金者然愛不釋手市人評泊之以五十緡購去肆主問所用不答尾之歸寓叩再三矢無悔其人旋出刀如雪破毬乃一巨珠也大如李圓勻瑩徹光鑑數百步蓋珠產海外渡海時夜有光蛟龍見之將鼓風浪攫取毬以毬乃得免水厄達中國耳後其人售珠致富按查初白敬業堂集有皮球詩載毬中藏藏經全部蠅頭細書與此異

梁葫蘆

賸賸北地多有好事者率盛以葫蘆置暖處可經冬不死葫蘆長者如鷄心截其半嵌以象牙或紫檀為蓋其扁者旁拓玻璃窗以刀刻諸花卉都下尤貴重之梁九公者太監也居輦下種此為業售必獲巨值方葫蘆未成時束以範方一大小唯所欲大者如斗可為果盒一盒蓋與底各一葫蘆內外同色不見其縫處極小為婦人耳璫尤精巧其他奇上下門簾渾然天成毫無枘鑿質輕而堅歲久不裂尤奇形詭製不可殫述文備山水花鳥之狀細入毫髮非由刻鏤空隙處皆有梁九公製小方印他人效之不能及也賸賸葫蘆尤佳人皆呼為梁葫蘆

長鬣馬

豐潤董總戎果落拓時游寶邑主華升王公家其歲也曉起立門外見柴車入城橫塞門間

忽一人騎長鬚馬自南而北縱轡飛馳勢不可遏柴車入猝不及避董危之馬忽起乘過人墜于車董愛此馬因走慰其人詢馬主杜相國文孫也董有馬數匹無當意者浼華升公購此馬杜以爪葛贈之後董以侍衛出任甘肅游擊討逆獮叛苗金川俱以馬力得功征苗時為賊追擊不暇擇路誘奔懸崖望對崖相去約五丈中隔深澗暗不見底謂必死是間馬忽退數步一躍而過賊至萬目瞪視而已又征金川時山梁多陡有馬萬不能行處此馬忽屈前足膝行而登及下復低首審顧或木或石擇可托足處曲折而下未嘗蹶一日大帥命夜探賊營騎馬踰山梁數重下至河河濶二里許方憂以齊馬忽躍入踏浪而渡賊據河為險不設備董下馬潛入賊寨梟首首繫馬鬣間周走而呼曰天兵至矣賊夜驚自相殘殺死無算每遇列陳輒提刀勒馬乘間馳之賊鎗弩皆不及施往往馘其渠故升至台灣總戎某賊反董與戰屢建奇勳大帥聞馬良欲之遣官喻意董拂然曰果大小百餘戰所以能不死有今日者皆馬力馬不負果果安忍負馬頭可斷馬不可得也帥怒掩其功董遂謝病歸養馬碧紗幙中鬱鬱不得志攜千金下揚州飲醇酒近婦人尋卒喪歸馬日夜哀鳴不食死其家葬馬墓側祭董亦為馬設芻豆馬從舅代耕公墳于董曾見馬色如墨鬣長委地又見其刀作偃月狀背厚十許光如鏡云以八百斤鐵鍊至三斤八兩鑄此刀葬時埋馬塋中噫馬

殉人刀殉馬異矣

青驃

河間陳枚舉明府敬猷侯官人。己酉八月二日。以疾卒。所乘青驃不食死。予為文以弔之。曰。秉房星之正氣兮。實個儻而權奇。類穆王之赤驥兮。匹項王之烏騄。耳雙批而竹峻兮。蹄四蹴而風馳。卷青毛為菊花兮。德稱良而力不疲。主人具伯樂之明鑒兮。乃一見而賞之。出重值以相購兮。如性命之相依。時其芻且為飲噉兮。忍聽國人之鞭笞。主人飛鳧瀛海兮。理繁劇如夢絲。既迎送之勞勞兮。前期瓜代復勒權算於度支。往歲告役於陽侯兮。勘災區於東隄。歷風雨而跋涉兮。爾無役而不隨。主人為民請命兮。集哀鴻而力撫綏。心血耗其數斗兮。髮霜染以千絲。胡昊天之不弔兮。召傳說而騎箕。嗟一病之不起兮。竟束手于盧醫。爾默感夫主。忘兮。不禁淚落如綆縻。謝水草而不御兮。嗚號躑躅竟與世而長辭。考青驃於古籍兮。實前事之可稽。主容城而曼卿以馭兮。遊浦坂而為少君之所騎。意主人乘之以叩九天兮。比丹鳳與青螭。抑爾雖獸產兮。具人性而不移。矢一心以報舊恩兮。殉明皇而象瓦礫。故主而鵲悲彼負心之奄奄以生兮。具形體以奚為。鄙人心非木石兮。淚濡墨以搞詞。垂風義於千載兮。試看此煌煌三尺義驃之碑。

牛產麟

玉田農人某家南新莊。去灤水三里。崇禎己卯正月。鄰人見其院落火光高三尺。疑有災。奔視。見牛產一犢。目圓舌紅。眉間隱黃綠色。方麟朱文。磷彬陸離。上齒二。下齒四。未刻生。申刻吼數聲。遂絕。邑令陳昌言有牛產麟記。按己卯去甲申止六年。而麟乃降生。所謂今非其時。來何求也。

義雁燕 鴛鴦附

明成化間。灤州李氏子。弋雄雁。鍛其羽。雌旋飛至。悲鳴三日而去。雄畜久其馴。常縱野。以無他雁。及春。其雌復來。飛鳴如初者累日。李異之。出雄隙地。雌哀鳴下。盤旋俯仰。鼓翅呼。若與偕飛。雄竟不能去。糾頸弗釋。並死。鄉人埋高阜處。名雙雁塚。按金元好問赴府試行道中。見捕雁者。捕得二雁。一死。一脫網翔空中。上下哀鳴良久。投地亦死。元贖以金。瘞汾水上。壘土為邱。因為雁邱詞。雁塚之雁。頗與相類。惜無好事者。以文字傳之也。

遼安城北門麗譙上。巢雙紫燕。雄為烏鵲。擊死其雌。不別匹。飛鳴數日亦死。

文安勝芳鎮水泊處也。漁人網一雄鴛鴦。其雌飛翔傍船不去。漁人不知也。割以刀。雌鳴益哀。旋出釜吹火。熱蘆荻煖焉。湯沸。雌驟下。投釜中。漁人悔。投於河。相戒毋再弋。

義犬

交河泊頭鎮。正德中有崔氏母子為盜所殺。所畜犬隨盜吠不已。明日盜過其門。大驚。盜馬足不得行。盜以刃傷犬。犬負創追數里。不及歸。則守其尸。盜去。家人殮尸。犬不食。長號兩夕死。唐秀才理為作義犬賦。

松鴨沙雞

盤山多異禽。入饌者以松鴨沙雞為最。鴨身鴨嘴。毛蒼紫。性喜松。巢松巔。日惟以松子為食。不棲止他木。渴飲泉。泉必松下者。以浸松脂也。鳴聲啞啞然。呼羣鼓翅。百十為隊。土人網之充饌。肉作松子香。清腴甘美。不與鷄鶩同。畿輔志物產類及盤山志均未載。名家集中亦無詠及者。詢之山僧云。是物開山時即多有之。近山諸村及他山所無。世有注禽經者。當補入也。沙雞即鷓鴣。一名半翅。見爾雅。注及朱竹垞曝書亭集。

鷓鴣

鴻僧住持蔡村之興善寺。村隸武清。距京師百餘里。僧好蓄鷓。蓄鷓以萬計。最後得玉鷓。純潔如雪。長頸短尾。儼然一小鷓也。玉鷓好搏擊。每翔起高三四尺。如俊鷓。落一擊輒中。閱千百鷓。無與敵者。西賈某畜一黑鷓。色純黑。短小精悍。每與鷓遇。張兩翼伏地。如燕掠水。啄利

如雞。當者辟易。人謂玉鶉為天龍。墨鶉為地虎。云兩人以鶉故。惟相愛好。惟相戒。兩鶉勿鬥。各恐傷其尤物也。久之。他蓄鶉者。皆不敢與兩鶉鬥。兩人不得已。倩他人持鶉下園。而潛伺焉。所倩人固不知也。既合。兩人各變色。既已無可奈何。見玉鶉怒伏以待。墨鶉張兩翼伏地。以啄啄玉鶉脰。玉鶉已受數十創。血殷羽毛。突亦張兩翼效墨鶉狀。往來馳驟。無慮四五百度。最後人不見鶉。第見黑白影。馳逐如梭。觀者千人。皆屏息。噴噴嘆賞。以為得未曾有也。玉鶉忽躍起高五尺。突下一擊。黑鶉目睛已為抉出。垂翅逃去。西賈怒。出白刃相擊。僧謝曰。我固不也。墨鶉敗。誠可惜。請以玉鶉償子。何如。西賈慚而罷。僧從此不令玉鶉鬥。閉以雕籠籠。素契狗。有人近籠。輒狂噬。他人飼玉鶉。玉鶉不食。僧自飼乃食。時鶉為僧所勝金。已買田百頃矣。任城某公子。以好鶉負千金。卑禮厚幣。假玉鶉去。盡返所負金。僧壽七十餘。與鶉相依為命。一日。僧方握鶉。忽示寂。鶉亦在僧手中死。

魚骨廟

豐潤唐兒莊近海。莊有魚骨廟。赤層椽柱。悉魚骨。瓦則鱗也。土人云。此不足怪。每秋盡時。賊鱗殘甲。爛死泥沙者。不可數計。名洗海。蓋海最深之物。無生氣者。所不容。則出之于岸。似此大魚。固常有之也。又云。每三五年。海水忽沸。作硫磺氣。隨有焦木千尺。漂海面。月必大雷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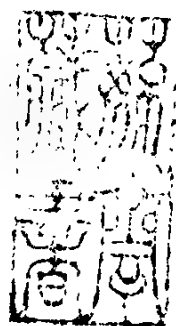
水長拍隄平。大木植如桅。從河達海。至夜必每株冠以燈。犯之輒有風雷之警。里人謂之龍伐木。豈真龍宮需材結構耶。異矣。

又云有劍魚能傷人。有鏡魚形圓如鏡。光可以鑑。尤奇。

蘭蠶

江以南。蘭最多。而吳越於閩。蘭叢中生蟲。大如蠶。因名蘭蠶。以蘭膏為食。不多得。閩人餉客。用古瓷盛一枚。獻之。筵上以為加禮。客肅然起。主人持鹽少許。灑之。蠶倏化為水。色縹碧。注醴醕中。各一滴。香溢齒牙。亦食譜所未見也。

清 陳康祺著



燕下鄉叢錄

燕下鄉脞錄提要

鄞縣陳康祺撰共十六卷一名郎潛
紀聞二筆專敘有清一代自崇德至
咸同朝野間遺聞瑣事網羅散佚為
前人筆記所不及燕下鄉者遼地名
脞錄者自謙為細碎之詞也

燕下鄉睦錄序

陳君鈞堂以名進士為郎官閉門不狎時流著書逾百卷已而改知縣來蘇首梓郎潛紀聞十四卷於中外政治當代典章人事奇怪條擿而件撫焉蓋史部載紀類也今年又梓燕下鄉睦錄十六卷燕下鄉者遼地名君京邸近之故名書讀之猶初志也余喟然曰此漆園所稱宋人者與有不龜手之藥而泝泝然則何邪今之學者操不律效程朱語錄空言滿紙頃刻尺許厚獵盛名攀高位或妄希兩廡豚豈不甚便然而問九經七緯百家諸子瞠目不能對一語亦嘗慙乎否也夫程朱大賢人也人即至不肖有不趣嚮者誰與然而效程朱者果程朱矣乎夫天下不皆大賢毋甯多讀書多識故事猶勝於絢虛美絀實用者也然而人多舍此而就彼將毋畫仙鬼易畫人物難乎余辱與士大夫遊竊疑博通者之少即有矣輒姍笑叢焉傳曰越人美羸蚌而簡太牢鄙夫樂咋噉而怪鰐獲然邪非邪夫君書不必賢於人人然而指稱篇微引富如泰山之雲潼瀦蔚蒼日出而不已也如鬱人貢百草之華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為藥鬻之焦中而芬芳條達也視枵腹而操不律奚止鈞錄之差耳哉夫睦之為言細碎也著書如君而奚細碎之有邪夫君多讀書多識故事而以著書而曾

不獲獵盛名攀高位而又何說邪光緒七年歲在辛巳冬十一月歸安楊現謨

燕下鄉姓錄卷一

清 鄧陳康祺著

我朝以明神宗四十四年丙辰。太祖皇帝始俯順諸貝勒大臣。恭上尊號建元天命。太宗嗣位。建元天聰。天聰九年。以收服察哈爾全部。獲歷代傳國玉璽。明年四月。始建國號曰大清。改元崇德。國人初尊。太祖為聰睿貝勒。至天命九年。恭上尊號曰。覆育列國英明皇帝。太宗崇德元年。羣臣恭上尊號曰。寬溫仁聖皇帝。昔成周幽岐初業。太王王季。猶待追崇。不若聖朝天造經綸。戡亂攻昧。當洪基俶建之初。已赫然有撫中國子萬民氣象也。

天聰三年。太宗以明國屢背盟誓。親統大兵征之。入洪山口。克遵化城。遂由薊州進規燕京。駐營城北土城關之東。復移駐南海子。距關廂僅二里。諸貝勒請攻城。太宗諭曰。朕仰承天眷。攻城必克。所慮者。僅失我一二良將。即得百城。亦不足喜。遂止弗攻。聖人智勇天錫。猶審幾遵養如此。唐之太宗。宋之藝祖。瞠乎後矣。

天命十一年。設八旗大臣。天聰二年。定文館職司。五年。設六部。六年。定城守官三年。

考察之例。八年。定八旂職官名。十年。更定內三院。崇德元年。定內院官制。設都察院。二年。設八旂議政大臣。三年。設理藩院。定部院制。八年。設禮部蒙古理事官。此我朝澄敘官儀之始。

太祖乙卯年。定八旂軍制。太宗天聰三年三月。定軍令於外藩。八月。定行軍賞罰例。五年。定出征軍制。崇德八年。定軍律。此我朝整敕戎行之始。

天命五年六月。設納言之木於門外。天聰五年。令貝勒大臣盡言直諫。此我朝下詔求言之始。

天命二年。令詳慎訟獄。天聰九年。禁徇私枉斷。崇德五年。肆赦。此我朝明刑弼教之始。

太祖乙卯年。令羣臣舉賢才。五年。令貝勒大臣子弟就學。三年。授舉人生員官階。優免丁役。此我朝興賢勸學之始。

天聰六年。行新定朝儀。崇德元年。行太廟薦新禮。三年。諭禮部申明禁令。八年。定內外相見禮。此我朝班朝肅廟之始。

太祖甲寅年。令國人屯田曠土。太宗天聰九年。禁濫役妨農。崇德元年。禁屯積米。

穀令及時耕種二年。令各屯堡及時勸農。此我朝重農貴粟之始。

天聰元年。發帑賑饑二年。發帑資民嫁娶。崇德二年。諭貸粟資民六年。以歲歉諭行備荒事例。此我朝孚惠民生之始。

天命八年。勅羣臣勤職十一年。勅諸貝勒毋習逸樂。崇德二年。諭諸大臣勤

修國政七年。諭諸王貝勒勤修政事。此我朝誠諭臣工之始。已上九則。均見

開國方略。我祖宗一隅肇造。業業兢兢。當周繇商胤之始基。已姚典姁謨之畢備。

攷其時。正明國末造。君闇臣熒。百度寢弛。無復綱紀興亡之故。蓋不待王師入關。

真人定鼎。而早可瞭然。後有萬年殷鑒不遠。聖子聖孫作求。世德念之哉。戒之

哉。

何文端公

按謚法考。無何文端者。雍正初。吏尚何世璠謚端。簡何實出身翰林。而不得文字。故文端誤記與。

居京師時。一同年詣之。

日晏未起。久之方出。客問曰。尊夫人亦未起耶。答曰。然。客曰。日高如此。內外家長皆

未起。一家奴僕。其為奸盜詐偽。何所不至耶。公瞿然。自此至老。不晏起。見桐城張文

端篤素堂集。讀此。可見何公進德之勇。並可見前輩處朋友間。規過責善。如是其嚴

也。

西林鄂文端公爾泰總督雲貴時雲撫江陰楊文定公方獲譴新巡撫朱綱多方羅織至欲用刑訊兵民汹汹為文定頌冤謀羣起擊綱公好言撫慰之復厲聲責綱曰過湯陰岳忠武廟見鐵人乎獄得解高宗即位首召文定文定旋奏公處置苗疆非善策公不以為忤文定沒公經紀其喪哭之哀嗚呼可謂大臣矣

世宗時合河孫文定公被誣有婪贓據以入告者親王也上詢之鄂文端公公曰孫嘉淦性或偏執若操守臣敢以百口保之上意解即命公弟訊問事白抵誣者罪公弟名爾奇時與文定同以少司空兼祭酒亦賢者也

閩中自李文貞蔡文勤二公重振龜山考亭之緒薪盡火傳理學大暢繼之者甯化副憲雷翠亭先生鉉也先生隨計入都寓文勤邸朱高安方居比鄰文勤語先生曰高安素知子子可一見先生以陸清獻不見魏蔚州為比後高安禮先焉乃往見又一日孫文定過文勤文勤語先生曰孫公實為子來當一往以答其意先生曰不敢也將有保舉恐近自媒文定終薦之補國子監學正

乾隆初元甯化雷公以庶吉士蒙特召侍阿哥書房講讀嚴正恪勤於中貴不假辭色嗣丁憂編修余棟以皇太子薨入京被命留侍諸皇子公奏皇子

侍奉之人。必明大義。篤倫理。方於學術性情有助。余棟父喪未葬。若隱忍行走。則講書至罕。我問三年章。何以措口於天下。風化有關於是。編修得終制。按公之學。出自漳浦蔡文勤公。文勤則李文貞嫡傳也。公劾奏奪情。侃侃如此。於安溪一脈。不能不謂之青冰。鮑琦亭集。楊文定公行述。稱余編修奪情時。文定力言其不可。上收還成命。文定亦安谿高第。

混同顧公琮太師。文端公名八代孫也。風骨挺勁。在滿洲大臣中。與蝶園徐公並稱。時人為之語曰。前徐後顧。剛亦不吐。世宗初年。設會考府公為主事。杖某親王府吏。親王初不悅。而後奇之。公嘗持議。欲行限田法。以均貧富。與用事大臣動色爭於上前。無所撓挫。有文覺禪師者。出都。聲勢烜赫。騎從如雲。道出袁浦。充豫二州方面大僚。率屬郊迎。恐後。公方與前總漕魏公廷珍相交替。皆若弗聞也者。公在京師守制時。小車敝帷。人以為廝養。奉命治漕。治南北河。久享厚祿。老病罷歸。至不能僦一廛以居。壁立千仞。清絕一塵。惟公實允蹈之。

康祺少有知識。瀏覽近今古文家。測其旨趣。頗惜長洲彭紹升。二林瑞金羅。有高臺山之學。陽儒陰釋。殊太決其離樊。稍長。則聞前輩言。臺山游奉化雪竇。為邏者所獲。疑為盜。賴吾邑邵侍郎洪得脫。吾以為謝康樂之為山賊也。頃讀惲子居氏大雲山

房集。臺山外傳曰。臺山少好技擊。兼治兵家言。嗣學於贛鄧元昌。修儒者之業。於書無所不窺。精思入微。遂喜佛法。自京師歸。忽登樓縱火自焚。救之得不死。遂狂走入山。服沙門服。不下髮。趺坐與人言孝弟。而歌泣無時。下揚子。渡錢塘。過甬東。多託迹佛寺中。奉化快手怪其服。合儕輩篡臺山。臺山徒手禦之。不可近。因詣縣。趺坐縣庭。為禪語。同年生主事邵君洪。時家居。識臺山。乃釋之。遂游普陀。寓西湖。已復走京師。乃歸而卒。又論曰。臺山於倫甚修。所以處之甚厚。不得已。乃至於如此。其諸無愧為聖賢之徒者歟。按惲氏此文。似臺山之入墨。亦自有託而逃。譬如病榻呻吟。聊自緩其痛苦。彼彭二林者。又何所為而甘棄其飲酒食肉之身。昏昏叫號。靡所脅驅。而遽自淪溺耶。噫。惲子居大雲山房。雜記載康熙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特封世祖章皇帝之乳母樸氏為奉聖夫人。頂帽服飾。照公夫人例。嗣後多有乳母之封。外延至不知其姓氏。本朝推恩之恩。家法之肅。具見矣。按惲氏以封及乳母為恩厚。不降明旨為法肅。其言善矣。康祺竊謂本朝定鼎之初。官府典章。多沿明代。以奉聖夫人封天子乳母。恐亦是勝國舊制。康雍而後。綱紀聿新。保母微榮。膺受渥賚。禮亦宜之。奉聖崇封。必已裁革。宜二百餘年罕見紀述也。

和碩禮烈親王。太祖高皇帝次子也。從征屢建大功。封大貝勒。太祖崩。王首倡議於朝。戴太宗為主。世祖嗣位。王次子碩託孫阿達禮謀立睿親王。王發其謀。兩人皆伏誅。昔泰伯讓國。尚少披荆斬棘之奇勲。周公滅親。究非離裏屬毛之繼體。天祚聖清。篤生懿弼。忠貞神武。翼戴三朝。史冊所書。少雙寡二者也。

天聰五年。大清兵圍大凌河城。生禽明監軍道張春等。春見太宗不跪。太宗引弓怖之。禮烈親王諫曰。彼不懼死。射之何為。乃舍之。春終不失節。以壽終。我文皇帝大度如天。從諫如流。固宜海內英豪聞風景附。屋彼明社。有如拉朽摧枯也。

和碩怡賢親王。聖祖皇帝第十三子。雍正三年。疏請減東南浮賦。奉旨俞允。其年冬。總理水利營田事。濬畿甸河渠。闢荒地數千里。募民耕種。期年而有收。王屢承詔決大獄。多所寬釋。因奏言聽訟之道。求之辭色。以察情偽。設誠以待之。據理以折之。未有不得其實者。若概用刑求。三木之下。何求不得。此冤抑之所以難伸也。世宗以其言頒示直省。有司刻木榜於堂。四年。御書忠誠敬直勤慎廉明八字。以賜。復條析王善行。宣布中外。比甞。詔奉天直隸江南浙江各為王立祠。為天潢懿

威振古未有之榮。蓋世宗之於王。恩誼隆稠。不啻布衣昆季。而王之謙畏寅恭。善

承眷睐。亦殊足以上契聖心。吁。難已盛已。按賢王政迹。畧見前編。頁讀宗室王公傳。尤得其詳。補輯於此。

和碩鄭獻親王。為太祖皇帝弟之子。世祖嗣位。與睿親王同輔政。功亦相埒。扈

駕入關。封信義輔政叔王。十二年上疏推述太祖太宗遺烈。以為平治天下

在信。詔令順人心。前方降詔恤滿洲官兵疾苦。已復令修乾清宮。詔令不信。何以

服人。又請設起居注官。垂信萬世。世祖善之。夏薨於位。遺言勸上以統一四海

為念。上哀慟。詔圖像宮中。

咸豐三年四月。命大臣監視鑄化內府金鐘。凡黃鐘二。太簇一。皆乾隆五十五年

所鑄。鐫鐘也。蓋是時軍饟方亟。庫藏空虛。聖心焦勞甚矣。

翁文端公以大理寺少卿。丁艱服闋。還京。補國子監祭酒。祭酒秩從四品。理少秩正

四品。例不得補。時宣宗亟欲擢用。故有是命也。於是文端兩為祭酒。儒者榮之。

乾隆間。四庫書成。度藏文淵閣。始置官典守。雖兼銜貼職。實為翰詹諸臣清要之

任。朱文正公首直閣事。皇十一子成親王。刻石印贈之。嗣阮文達公繼充是選。文

正遂以印付之。文達

安徽布衣胡文忠。當賊破定遠時。家毀於難。鬻其女。隻身赴京師。謂林遠村侍御之望曰。督師者久無功。又驕縱好聲色。皖名城多陷。苗沛霖跋扈。反形日露。督師者若不知民無生望。使前督師者終不去皖。何至是。前督師者若有言責。當入告。侍御唯唯。胡不及待。遂自縊死。死猶懷書責林。語益激。林乃並書疏聞。未幾。督師者以母喪。詔許來京。而復以前督師者往。見許宗衡玉井山館筆記。

本朝宗藩懿戚中。學術之正。政治之醇。莫如簡儀親王德沛。王為太祖皇帝弟濟爾哈齊四世孫。早歲應襲父爵。為鎮國將軍。讓與從子。入西山讀書。世宗以果親王薦。召見。問所欲。曰。願側身孔廟。分特豚之饗。世宗大器之。授兵部侍郎。王益折節嚮學。立志希聖。一言一動。必由仁義。乾隆初。嘗以吏部侍郎兼祭酒。每入學。摩挲俎豆。不忍決舍。嘗集太學諸生。講大學首章。圍橋門。聽者千餘人。靡不悅服。獨助教王之銳。以為未盡。復陳說已意。王欣然下階。三揖而謝。初甘肅地瘠。歲常歉。有司視為固然。無報災成例。王始外任。即撫甘肅。兩月不雨。立馳奏賑之。高宗即位。遷湖廣總督。調閩浙。再調江南。所至黜陟至公。尤重民事。乾隆七年。淮揚大水。王慮漕粟往民不及炊。乃實麥餅千艘。蔽運河。兩岸饑民。噉聲若流。菜色立變。命府縣官放

手開倉以賑甯濫毋隘。是役奏動地丁關稅鹽課銀一十萬兩。奏銷時屬吏皆以為危。高宗弗問。蓋信之有素矣。

簡儀親王督閩浙時。巡歷諸郡。所至必先謁先師廟。即升明倫堂講易。屬吏列侍於後。諸生環立於前。函丈之間。雍雍肅肅。其駐節杭州時。於敷文書院繪河洛方圖。載文諸圖。揭於屏間。王手執松枝。伫立指點。講解移晷。纓笏塞巷。巾卷充庭。莫不傾聽忘倦。僉謂天潢節鉞中。古今一人。王在閩。有鰲峯書院講學錄行於世。所著復有易圖解。實踐錄二書。康祺敬按。本朝滿洲儒臣。理學經濟。代產巨人。尚未有膺孔庭從祀之榮者。如王及文定公徐元夢。文端公倭仁。文忠公文祥。亦無愧兩廡人物。惜無人焉。為之抗章乞請也。康祺以京官謁選時。自意依流平。進馬臺多斧。尚非妄。則不宜復出矣。希國家闕典。如此類者甚多。謬冀有所論列。私居削。

巨清開國元輔。在漢臣中。必首推范文肅公文程。其遭遇如漢之留侯。明之誠意。而建樹宏遠。則過之。世傳其三大議。尤足固根本。流賊破明燕京。吳三桂來乞師。睿親王召公籌策。公曰。賊惡稔矣。可一戰破。惟好生者。天之道。古未有嗜殺人而得天下者。國家欲統一方夏。非又安百姓不可。王用其言。入關申嚴紀律。妄殺者罪遂定。

京師一大議也。明季賦額屢增。民不堪命。公廷對請用萬歷時額。從之。天下大悅。二大議也。闖獻亂後。上曠民稀。公條上軍屯事宜。詔議行之。流亡漸集。裁兵不譁。三大議也。公以孔孟之學術。為伊旦之經綸。張劉兩文成。烏足語此。

盛京大庫有老熊皮一具。雄烈如生。我太宗文皇帝御鎗所獲也。歷朝藏弃。以示服猛。

歐陽文忠公像在滁州官庫。乾隆己卯。新建尚書裴文達公典試回京。進呈御覽。題詩以為鎮滁之寶。

嘉慶辛酉。京師大水。科場改九月。詩題百川赴巨海。乃謝康樂擬建安七子陳思王一首。取天下歸仁意。闈中罕得解。前十本將進呈。韓城王文端公以通場無知出處為憾。房考高侍讀鶚搜遺卷。得定遠陳敬卷。亟呈薦。遂得南元。他房落卷。有畧涉正意者。搜棄補薦。皆中式。

乾隆間。某太史諂事豪貴。其妻某氏。始拜金壇于相國夫人為母。如古所稱乾阿嬭者。嗣相國勢衰。又往來錢唐。梁尚書家。蹤迹暱密。有朝士嘲以詩云。昔年于府拜乾嬭。今日乾爺又姓梁。赫奕門庭新吏部。淒清池館舊中堂。郎如得志休忘妾。妾豈無

顏只為郎百八年尼親手挂朝回猶帶乳花香。

時相傳冬月嚴寒梁尚書早朝某妻輒先取朝珠溫諸胸中親為懸挂按

自來謂臣媚妾悅人惟恐不工事有甚於此者然閨房隱秘豈外人所與知況尚書名臣即某太史妻亦不過熱中趨附何至為婢妾倡伎之所不為殆傳聞者過於輕薄甚其詞也又道光朝一翰林夙出濰縣陳文慤公官俊門下文慤喪耦翰林為文以祭

之有喪我師母如喪我妣之句翰林妻又嘗為許文恪公乃普之義女有詆之者集成語作聯揭諸門外曰昔歲入陳寢苦枕塊昭茲來許抱衾與裯二事畧同一詩一聯皆為言官登白簡至今有餘臭焉余之紀此將使十鑽千拜之流稍自顧其名節而才士之筆端剽悍者亦當稍留地步勿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也

嘉慶甲子車駕幸翰林院欲令與宴者即席為詩朱文正公奏諸翰林皆蒙賜酒觀戲恐心分不能立就仁宗允之公出語諸翰林曰若是日即席為詩諸君能不鑽狗洞乎文正性喜詼諧此其一節也康祺按乾嘉文物慎選清班當時詞苑中人尚不至為應制一詩遽穿狗竇公特慮醉後失詞耳

朱文正公清德素修為時宗仰薨之日卧處僅一布被布褥其別舍則殘書數篋而已見者莫不悲感仁宗親賜奠甫至門即放聲哭且賜以挽詩有半生惟獨宿一世不言錢之句天章論定公亦當含笑於九原

乾末嘉初。滇省運銅。為最苦之差。一經派出。即身家不保。推原其故。凡全滇屬員中。有虧短者。有才具短絀者。有年邁者。本管道府即具報。委令運銅於承領運腳時。即稟明藩司。將所短各數扣留藩庫。以至委員赤手動身。止有賣銅一法。所短過多。或報沈失。或交不足數。至參革而止。此數十年弊政也。自蔣礪堂相國做銘任滇藩。查得銅廠內。有提拉水洩一項。每年應發銀二十萬兩。八成給發。扣存二成。得四萬兩。於四正運。每船津貼銀八千兩。副運減半。於起運時。給發一半。船至湖北。全給之。保舉運員。須本管府道加考。以並無虧空。年力正強。為合格。此法行至道光年。尚無更變。人不以為畏途矣。見崇慶楊襲侯國楨自定年譜。楊亦道光初藩雲南者。今滇銅久不採運。舊章未必遵行。錄此。以為講銅政者之一助。

楊襲侯在滇。兩署藩篆。其時各省採銅委員。率羈留至四五年。侯訪知四川烏坡廠銅。可以般運。遂呈請大憲。在烏坡採買銅二百萬斤。五省委員咸獲齎運。雖銅價畧貴。而運腳節省。合計有盈無絀。此亦留心度支所當知者。

西陂類稿中。有恭紀蘇撫任內。迎鑾盛事云。某日。有內臣頒賜食品。並傳諭云。宋犛是老臣。與眾巡撫不同。著照將軍總督一樣頒賜。計活羊四隻。糟雞八隻。糟鹿

尾八個。糟鹿舌六箇。鹿肉乾二十四束。鱖魚乾四束。野雞乾一束。又傳旨云。朕有日用豆腐一品。與尋常不同。因巡撫是有年紀的人。可令御厨太監傳授與巡撫厨子。為後半世受用等語。此世俗深朋密戚之所希聞。而以萬乘至尊。垂念人臣。舖啜之需。乃至纖至悉如此。宜身受者。舉箸不忘也。

文端伯相伍彌泰。乾隆四十八年。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明年七月。授東閣大學士。越二月。和珅亦以冢宰拜參知矣。世多以伍相為和珅外祖。以年輩論之。似不甚符。或文端女為和珅繼母耳。相傳文端家有急需。公子輩貸二千金於珅。公聞之。語諸公子云。既已向貸。退還不情。命取田契價值相當者。署券歸償。珅力辭。使者三返。始勉受。珅之貪污。殆公所素嫉。故以之示意歟。

高宗在藩邸。鄒宗伯一桂。方以工畫值內廷。令內侍持箋命畫。宗伯以未奉諭旨。不敢應。高宗登極。賞其謹慎。擢用卿貳。

一絲一粒。我之名節。一釐一毫。民之脂膏。寬一分。民受賜不止一分。取一文。我為人不一文。誰云交際之常。廉恥實傷。儻非不義之財。此物何來。此儀封張清恪公任督時。禁止饋送檄也。質確如古謠詞。按又一本。一命以上。當奉為金繩鐵矩。

張清恪生長河壩。熟諳水性。嘗面奏河務事宜。聖祖偶有所詰問。公即袖出地圖。口講指畫。兵部侍郎牛鈕在側。斥伯行書生。但據紙上陳言妄奏。上曰。畢竟是他留心。即書本亦是他看過。爾等誰留心者。康祺敬按。書本陳言。原有迂腐不適用處。洞達時勢。方為有用之才。然傳古援今。究勝於空談逞臆。況清恪之於河道。實有心得。并非藉圖書以緣飾乎。留心書本數語。聖謨洋洋。握數奏功庸之本矣。

阿文成公在金川時。曾被岳大將軍參劾獲咎。嗣文成總督雲貴。岳適降補雲南提督。心常惴惴。文成偶詠詩示岳云。鳴鏑一聲山響答。長空飛鳥漫相疑。岳始釋然。武臣鮮以詞賦受知者。徐侍郎湛恩明功臣中山王後也。明季以關外都指揮家。遼陽入。皇朝隸正藍旗漢軍。由貢生應武科。中康熙四十四年武進士。授侍衛。執戟殿下。賦詩稱旨。特改兵部郎中。後官至閣學。兩出治河。以廉幹稱。至今羽林飲飛之班。稍通文墨者。猶豔述其遭遇云。

徐文穆相國本予告歸杭州。適里中社事正盛。晝夜相競立戲場數處。各以臺上燈聯求書。卻之不可。乃大書曰。防賊防奸防火燭。費錢費力費工夫。復書一扁曰。戲無益。眾喻其意。遂止。是真士大夫居鄉之軌範也。

李敏達衛長於治盜所轄地方不逐娼妓不禁樗蒲不擾茶坊酒肆曰此盜綫也絕之則盜難蹤迹矣按敏達與田端肅文鏡皆雄恣不馴純任權術而皆立功名雍正朝凡二公旌麾所駐盜賊為之潛蹤敏達之禁網闊疏是或一道與

閩中蔡殿撰以臺赤貧至孝無以為養將鬻妻其夫人不忍拂請行抵富家白其故乞改執爨役主人感動遂如指一日召墨客入書齋適遇夫人相對泣主人駭詰之知客即蔡也乃送還夫人未幾蔡聯捷會狀屢典文衡激厲寒畯現身說法初不以此事為諱見童通副師過庭筆記康祺按鬻妻養母非遇大亂奇荒萬難兩全之會其事不足為訓而出而教士不諱其少歲之寒微俾多士有以自壯則可謂能舉其職者也甘肅自康熙六十年至雍正四年司庫虧帑至一百六十餘萬案牘散佚莫知所由武進劉文恪公於義署總督設法清釐不籍一家不咎一吏而咸獲歸歟亦可見綜核之才已

邵二雲學士垂髫時侍寢於乃祖每丙夜老人睡醒輒持學士足令背誦日間所讀書或舉經史疑義前賢故實相告語不熟記則搖之使不得暢眠以是學士淵潤家誥卒成通儒

燕下鄉睦錄卷一終

燕下鄉睦錄卷二

清 鄧陳康祺著

天命八年。太祖御八角殿訓諸公主。以婦道毋陵侮其夫。恣意驕縱違者罪之。按唐南平行執筭鹽饋之儀。宋荆國以寶幣器幣為壽。傳之史冊。久為嘉談。我朝當戎衣錢伐之年。即已敕盛闔閭修明陰教。天桃穠李。比王化之所由基與。

乾隆丁巳。長蘆運使蔣國祥。以事謫戍軍臺。其子韶年。屢求代父。不得。壬戌五月。出塞省父。慟哭求臺帥。帥憐之。為奏請。果獲。俞旨。其父歸。尋卒。韶年旋亦放還。見漢陽沈郎中秋曹日錄。記之以貽表獨行者。並使後世孝子順孫。不幸遭罹家難者。知我。先皇孝思錫類。曾有此曠蕩之深恩也。

定例。京控案件。由步軍統領都察院通政司上達者。率奉 旨。交督撫提案研訊。或令督同臬司。嘉慶二十四五年。童通副師方。以勤慎受 天子知遇。上念山東積牘如山。清釐不易。遂以公調任東臬。每案輒奉 特旨。專交審訊。定議後。即單銜奏結。在任一年。二十餘年積案千餘起。無復留滯。釋獄囚無罪者一千三百餘人。並審結本任內案一千八百起。天心嘉悅。有東公辦理不避嫌怨之褒。然公自此招中

外思嫉。睿廟以庚辰七月賓天。九月即調公湖北。十一月授通政使司副使。明年被舊屬誣訐。吏議降四級調用矣。

客有藏隨園十三女弟子湖樓請業圖者。後附一小幅。曰後三女弟子圖。前後凡二跋。其前跋云。乾隆壬子三月。余寓西湖寶石山莊。一時吳會之弟子。各以詩來受業。旋屬尤江二君。為寫圖布景。而余為志姓名於後。以當陶貞白真靈之圖。其在柳下。姊妹偕行者。湖樓主人孫令宜。集使之二女。雲鳳。雲鶴也。正坐撫琴者。乙卯經魁孫原湘之妻。席佩蘭也。其旁側坐者。相國徐文穆公之女。孫裕馨也。手折蘭者。皖江巡撫汪又新之女。續祖也。執筆題芭蕉者。汪秋御。明經之女。坤也。稚女倚其肩而立者。吳江李寧人。集使之外孫女。嚴慈珠也。憑几拈毫。若有所思者。松江廖明府之女。雲錦也。把卷對坐者。太倉孝子金瑚之室。張玉珍也。隅坐於几旁者。虞山屈宛仙也。倚竹而立者。蔣少司農戟門公之女。孫心寶也。執團扇者。姓金名逸。字纖纖。吳下陳竹士秀才之妻也。持釣竿而山遮其身者。京江鮑雅堂郎中之妹。名之蕙。字芷香。張可齋詩人之室也。十三人外。侍老人側而攜其兒者。吾家姪婦戴蘭英也。兒名思官。諸人各有詩。現付梓人。嘉慶元年二月花朝。隨園老人書。時年八十有一。又一跋云。乙

卯春余再到湖樓重修詩會。不料徐金二女都已仙去。為淒然者久之。幸問字者又來三人。前次畫圖不能屏入。乃託老友崔君為補小幅於後。皆就其家寫真。而得其手折桃花者。劉霞裳秀才之室曹次卿也。其飄帶佩蘭而立者。句曲女史駱綺蘭也。披紅檐榆而若與之言者。福建方伯璵沙先生之季女錢林也。皆工吟咏。綺蘭有聽秋軒詩集行世。余為之序。清明前三日。袁枚再書。康祺以謂隨園風流放誕。充隱梯榮。詩格極卑。碑版亦多不根之作。其著述惟駢體文差強人意。駢文才氣縱橫洵足強古就我若劉霞裳詩序上黃太保書等篇佚達荒唐未免肆無忌憚餘無足觀。其攀附公卿提倡騷雅志不專在獵名。蔣荅生蠅營獮祭之詞。趙耘菴虎帳蛾眉之檄。同時雋彥都已窺破此老心肝。惟生際承平。天假耆壽。文名蓋代。福慧雙修。殊為文人難得之遭遇。湖樓請業一圖。香粉琴尊。丹青炤映。不可謂非湖山韻事也。

江甯杭州駐防營殉粵匪之難諸忠臣。余已紀之前筆矣。茲又得江南太營文武死事畧於西人所刊瀛環瑣記爰表錄之。湖北提督向榮。四川成都人。由行伍從楊遇春平滑縣賊有聲。積功至提督。粵西盜起。以宿將被命。與都統烏蘭泰分統左右軍。屢躡屢起。咸豐三年督師江南。始至營鍾山。遏賊東竄。時兵不滿萬。又分援揚州東。

壩徽甯等處。勢益單。六年四月。鎮江師潰。賊橫溢不可制。欽營次丹陽。圖後舉。會病發。薦張國樑自代。卒諡忠武。署江甯將軍。蘇布通阿。滿洲人。隸向榮左翼長。從征江南。署江甯將軍。卒於軍。諡果勇。甘肅涼州鎮總兵馬龍。四川人。忠勇善戰。隸向榮右翼長。日夜謀攻。復不克。憤嘔血卒。諡剛愍。候補知府謝繼超。廣西人。倜儻任俠。隨向榮征江南。總理營務。咸豐四年。粵人劉麗川踞上海。官兵攻之。久不下。奉令招撫。被賊誘執。脅降。不屈死。江蘇巡撫吉爾杭阿。滿洲人。咸豐二年。由工部郎中。奉旨以道員揀發江蘇。署按察使。嘉定民人周立春。鈞扇粵人劉麗川。連陷浦東。西六廳縣城。奉督府檄率師。復其五。授常鎮通海道。旋擢布政使。駐上海。勦賊四年。六月。授巡撫。斷賊糧運。五年正月。克之。賞一品服。勇號幫辦。向榮軍務移攻鎮江。六年四月。偽東王楊秀清由金陵悉銳至。薄總兵虎嵩林壘甚急。聞報。輕騎突圍入。賊繞之數匝。糧盡。手發火鎗洞胸卒。諡勇烈。候補道江甯府知府劉存厚。四川人。上元江甯志作山東人入貲為刑部學習主事。咸豐三年。以侍郎王茂蔭薦。奉命從軍江南。八月。上海事起。率偏師克復青浦。功第一。以知府發江蘇補用。賞瑚松額巴圖魯名號。軍興。文職錫勇號。自存厚始。旋補江甯府。留勦賊上海。平。以道員用。隨征鎮江。六年四月。吉

爾杭阿既死難護屍突圍出遇害。江甯將軍和春滿洲鑲黃旗人。深沈有將畧。由湖南參將從廣西軍。升總兵官。與向榮分統滿漢隊。咸豐三年。奏派專攻鎮江一路。尋奉命赴皖督師。六年。向榮卒。由江南提督佩欽差大臣關防。視師句容。始至。薦張國樑可大用。俾總統諸軍。壁壘一新。堅城迭拔。每報捷。推功讓能。其下樂為用。七年。鎮江既克。用張國樑計。會師搗金陵。圍城築圍。賊屢撲屢却。勢窘甚。會浦口黃池溧水甯國諸軍失利。分兵往援。死傷畧相當。士氣稍弱。十年正月。賊間道陷杭州。尋由廣德掠東北而西。饒道中絕。外圍壞。環營火起。與張國樑走鎮江。冀收合餘燼。未幾。聞丹陽失守。總督何桂清棄常州逸。殘軍瓦解。憤甚。手火鎗貫脅。未殊。行至潯關。仰藥卒。謚忠壯。江南提督張國樑廣東高要人。起推埋中。按原本作以降賊受撫非也。從勦兩粵土寇。升都司。隨向榮東征。先登陷陣。戰功冠江南。名滿天下。擢漳州鎮總兵官。咸豐六年。向榮卒。中外交章論薦。命幫辦軍務。總統諸軍。尋授湖南提督。改江南會師金陵城下。以恢復自任。十年。師再潰。憤功業不竟。投丹陽尹公橋下。人馬俱沒。事聞。賜謚忠武。其實詳見碑記。浙江提督鄧紹良湖南人。由行伍起家。咸豐二年。守長沙城。功最。從征江南。分援皖南。徽甯諸郡。晉提督。九年。潯址失守。遇害。謚忠武。直

隸通永鎮總兵戴文英。廣東人。同死難。謚武烈。湖南提督周天受。四川人。由行伍從征江南。派援甯國。著戰功。督辦軍務。咸豐十年。江浙相繼失守。甯國孤懸賊中。苦守數月。城陷遇害。謚忠壯。湖北提督周天培。四川人。天受弟。由行伍從軍。累功至提督。駐守浦口。咸豐九年。師潰遇害。謚武壯。直隸通永鎮總兵虎坤元。四川人。趨捷善戰。輕財募死士。有名將風。咸豐六年。鎮江下蜀街之役。以七百人走劇賊數萬。擢總兵。年甫二十四。八年。攻溧水。中礮卒。謚忠壯。總兵熊天喜。湖南人。隸和春親兵。存保至壽春鎮總兵官。十年閏三月。賊攻丹陽。師潰。中礮卒。謚勤勇。廣西提督張玉良。四川人。由行伍從征江南。曉暢軍事。屢獨將破賊。威名亞國樑。人以小張呼之。咸豐十年。杭州告急。率三千人馳援。至則城破已三日。鼓行先登。賊出不意。棄城走。既蘇常相繼淪沒。潰兵趨杭州。勢洶洶幾變。巡撫王有齡令玉良招合亡散。攻嘉興不下。賊趨浙東。移師克嚴州城。進拔常山江山二縣。十一年五月。賊渠李世賢自江西東犯江常。復陷總兵李定太方統三衢軍。棄浮石渡不守。賊掠龍游。破金華。窺諸暨。全浙大震。時巡撫王兵柄遇害。而滿清諸忠橫被推陷。兩浙大局全壞於一人之手。朝廷憫其死事。始弗深求。而輿論至將軍瑞昌擁總統虛號。唯諾受成。玉良以客將今唾置。至有塗牛馬矢於其專祠者。

孤寄提殘卒不滿五千。崎嶇擋住。危苦萬狀。省中又時時齟齬之。玉良憤歎扼腕。意氣彌厲。所至挾朝衣一襲自隨。識者早知其必死。十月。杭州再被圍。由桐廬浮江下。孤軍深入。破賊壘十數。抵鳳山門。遣人請兵出紮。通饒道不應。越宿外圍合。玉良駐師江岸。猶日夜問瘼傷。勉忠義往來部署。忽飛礮集石足。折股卒。杭人至今哀之。謚忠壯。內閣中書陳克家。元和人工詩。得山谷神髓。甲辰舉人。從軍金陵。為張國樑掌書記。保中書舍人。十年。師潰遇害。山東直隸州州判吳士諤。沐陽人。己酉科拔貢生。以本班就職。分發山東。奉檄解江南軍火。投効和春營。與陳克家同日被害。內閣中書馬釗。長洲人。甲辰舉人。習小學句股。喜談兵。先以籍紳理劉存厚營。饒敘青浦功。保中書藍翎。十年。從總兵熊天喜為幕客。死丹陽之難。

瑣記又載有思此主人金陵問答一篇云。密默子薄游金陵。有逆旅主人過而言曰。自昭代龍興。我江南沐浴生息。晏然不見兵革者二百有餘載。劇寇壓境。三辰失序。金陵遂淪為異域。合東南行省。甲兵財賦。將才物力之盛。誓師城下。喪敗相繼。蠶繭么麼。駸駸坐大。煩兩朝之宵旰。竭生靈之膏血。自癸丑迄甲子。十有二年。而始復其失也。若隕籙之易得也。比摧山之艱。天不降康。民其何罪。吾子積勞兵間。熟悉情

狀其能以金陵已事論予乎。密默子曰。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賊萌牙乎金田。咆哮乎永安。跳盪乎長沙。橫決乎江漢。其間命將出師。兵事連歲不解。功罪之迹。利鈍之機。傳聞異詞。請從蓋闕。洎乎棄武昌。躡彭澤。掠皖城。趨采石。舳艫千里。直指石頭。如飛蝗蔽天。莫敢仰視。猛獸出柙。市廛盡空。夫以江南情竊偷玩之俗。脆薄柔靡之民。倉卒遇敵。應時崩摧。勝敗之故。無待著龜矣。蓋賊之覬金陵。非一朝取之以積威而據之以全力。蹂京口。掠廣陵。瞰中原。窺半壁。天贊廟算。先機謀師。琦文勳邦上之捷。向忠武鍾山之師。夾江而陳。控扼南北。賊自是不敢過蘇常高竇一步。吳越生民。驚魂復定者。又七八年。然金陵依山阻江。城高廣甲天下。賊渠楊秀清。以梟桀之姿。擁百萬之衆。據形勝之地。我兵初至。士氣單弱。中旨敦迫。嚴責師期。堅城在前。芒刃久頓。賊得以其隙。憑陵楚皖。橫溢江淮。羽翼四張。爪牙森布。雖朝命重臣分路致討。而往來有牽綴之懼。彼此無聯屬之權。畛域既分。事機屢舛。迨庚申辛酉間。官兵撓敗。江浙沈淪。賊意驕氣盈。酣養淫縱。無復鬪志。猾虜之貫已盈。元元之禍應革。冲聖當陽。疇咨方召。東南再造。悉昇元臣。於是乘建瓴之勢。鼓行而東。盪滌江滸。直搗腹心。而金陵始復為我有。傳曰。多難興邦。殷憂啟聖。又曰。非常之功。必

待非常之人。何其盛哉。主人曰。寇之顛末既聞命矣。抑吾聞之。向公噉啗宿將。和公亦身負重名。手握牙璋。襲行天罰。慨然各以平賊自任。而乃百計仰攻。俛得俛失。卒以囊底之智。受困潢池。覆輒相尋。其故安在。密然子曰。向公受任危難之際。奉命顛蹶之餘。方其下潯陽。趨建業。裹創疾馳。倍道追躡。始至江南。兵不滿萬。累戰累捷。拔鍾山而守之。未幾。賊由浦口分道北犯。浦東皖南。後先告警。羽書日數至。翼書譙讓。趣令濟師。良將勁兵。分援南北。無虛日。丙辰春夏。揚鎮兩軍相繼覆敗。賊全浦不可遏。孤軍中懸。肘腋單露。不能不左次以避其鋒。然且與疾視師。屏蔽南服。帳中符印付託得人。而公亦從此逝矣。兵法云。搗瑕則堅者破。又曰。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和公初克潤城。氣吞江表。大建旗鼓。會於金陵。時我師在城下者。裁五六萬。而沿江數千里。賊蹤延蔓。幾十倍其數。首尾銜貫。隱然敵國。為和計者。連衡湘楚。力爭上游。芟薶羣凶。迎刃斯解。是為上策。重兵扼徽甯。奇兵拔采石。水陸列戍。蹙賊使東。是為中策。全軍孤注。併力攻堅。外撲內衝。冀博一當。是為下策。且夫古名將之用兵也。卒厲其志氣。而勞苦其筋力。內形既充。百用不頓。而乃開塹築圍。星羅碁置。連營列柵。二百有餘里。備多則力單。戍久則師老。器贏敝而無用。士醉飽而就燿。當事者且謂。

掘穴擒渠。功在眉睫。人人有裂土拜爵之想。而不知李秀成輩。方日夜審聚謀。所以覆其局也。執偏隅而昧全圖。徂近功而忘遠畧。債車負乘。又何責焉。主人曰。向公初薨。張高要名震天下。厥後庚申之蹶。論者謂高要督師必不至此。然則和張之優劣。可得聞歟。密墨子曰。和公之初至江南也。高要已被總統之命。金陵將卒。皆其心膂。奉號令惟謹。和公深沈而機警。知三軍皆為彼用。且高要方膺殊寵。負中外重望。遂一切委任之。推賢讓能。歡洽無間。高要忠勇善戰。輕財養死士。兩軍相角。當幾制勝。一時罕有其儔。至於長駕遠馭。深心大用。審緩急之序。而決成敗之幾。則兩公皆不能無憾。主人曰。吾聞庚申之變。和公擁饒數十萬。將士饑疲解體。東南半壁。遂以不支。信乎。密默子曰。和公天姿刻深。自奉儉約。無聲色裘馬之嗜。甫拜命。渡江與制府約。將帥主兵事。地方籌軍實。數計水陸軍需。月五十萬金。糧臺藉其數。上之督府。督府以授藩司。覆核輦金常州。依時散放。各營弁目。至丹陽關領而行。聞費不名一錢。以若所聞。督師果擁厚貲。則當賊勢披猖。饒道中絕。懸金募士。何敵不摧。又安至徒手叫呼。上下坐困。而卒為悍賊乘哉。太史公曰。要之死後。然後是非乃定。夫受鉞登壇。膺丈人長子之任。喪師失律。何所逃罪。乃悠悠之口。騰播無稽。一倡百和。幾

成冤獄嗚呼亦可哀也已主人唯唯遂撫問答之語綴為是篇康祺按余撰紀聞不載他人詩文全作以此作敘事詳核立論亦平允不偏鉛版外無傳本故亟錄之以補近刻官書編纂之所未及以備他時史乘功罪之所攸歸

又按曾文正金陵軍營官紳昭忠祠記於江南

此大營分併勝敗始末敘次井然簡貴有法惟意主退讓不涉褒貶未若是作之詞氣抑揚功咎灼見蓋文章各有體裁也

順治末年以滇閩用兵加天下練饒五百萬魏文毅公奏請

敕部計軍需足用即

止詔除已派外並停止康熙元年雲南平上疏請撤滿洲兵還駐荆襄扼天下形

勝消姦宄之萌為部議所沮復請命湖廣總督自武昌移駐荊州從之及吳三桂

反湖南州縣俱陷卒不得以隻輪匹馬躡及荆湘人以此服公之先慮康祺按公自

臺垣至作相先後二百疏忠誠耿耿上軼鄭公此三摺尤有裨大計孟子所謂社稷

臣也武定李文襄公之芳為言官侃侃譽譽聖祖呼為真御史出任封疆勲績尤

著當康親王統師入閩公方督兩浙移鎮衢州遣師平江西諸賊民有陷賊來歸者

為茅屋二千餘間別男女居之給其食有田者予以耕種具又命屬官於入閩通衢

設粥食饑民凡五年活民一百二十餘萬視富鄭公之賑青州有其過之

按范杲平

公為蠻子佛或其時滿兵四出滿人呼漢人本有蠻子之稱或吾浙人呼山東人有稱為山東蠻子者以公籍山東而名之均不可知既稱為佛則公之慈祥愷悌必有

深八人心者宜至
今遺愛未渝也

康熙十年二月。肇舉經筵大典於保和殿。以孝感熊文端公為講官。知經筵事。頃之。聖祖以春秋兩講為期。閣疏遂命公日進講。弘德殿每詰旦進講。聖祖有疑必問。公上陳道德。下道民隱。引伸觸類。竭盡表裏。洵明良之慶也。

李文定公天馥。昔所稱合肥相國者也。廉靜寬和。尤慎刑辟。每預廷議。務持平。同官或厲辭色。公笑語之曰。君何至是。凡事平其氣而可也。吾初亦爾。後既熟。漸平也。康熙按察韓魏公與范文正公同朝。偶論西事不合。文正拂袖欲出。魏公從其後呼之曰。希文。事豈不審商量耶。休休之度。公實同之。

李文定以母喪歸。結廬墓側。有雙白燕翔於舍前。久之不去。公性好施予。至是窮民歸之。遂成聚落。歲旱。鄉民憂怒。公為壇墓前。齋三日。禱於天。方蒲伏。雨立沛。及秋。飛蝗蔽天。眾復強公出禱如前。而蝗盡去。比卒於位。鄉人哭之如喪所親。夫瑞燕來巢。饑蝗避舍。及甘霖應候。一事機祥之感召。容或適然而鄉望允孚。必非倖致。士大夫發名成業。安得不從家庭里黨間一言一動始哉。

國初崑山三徐。名位相埒。文學稱健菴。尚書而風節操持。不能不肯數公肅相國公。

官修撰。世祖常召見討論經義。賜鞍馬御膳。恩如家人。章皇帝晏駕。公哀痛哭泣。羸瘠不勝。康熙十九年。從謁孝陵。猶悲慟不止。捐例初開。但令得官後三年稱職。上官保舉。否則罷。既又令輸銀免保舉。即聽遷轉。公初為祭酒。即請免納粟入監之例。及是。又言國家大體所關。惟賢不肖之辨而已。若捐銀得免保舉。是金多者與稱職同科也。按此論與陸清獻疏廉因堅請停止捐例。後事例既罷。而府部寺院筆帖式近三千人。復求開例出知州縣。其以京察大計被議者。亦謀復官。廷議時。公爭之三日。卒從其言。二十二年大計。一切餽遺無敢及門。其所彈劾。亦不避權貴。詳見長洲彭紹升測海集。康祺按郭華野參疏不及公肅。而康熙已後。諸名人詩文筆乘於徐氏子弟之豪橫。聲氣之為奕。頗有微詞。即亭林致諸甥書。亦屢以權勢鼎盛為戒。然紹升公鄉人。其言殆可據也。

桐城張氏父子繼相。兄弟多登九列者。文和長軍機時。其子姪宗族及甥黨姚氏占仕籍者。至數十人。時為之語曰。張姚兩姓占却半部搢紳。劉文正公統勲以聞。請量加裁抑。三年內停其升轉。高宗從之。文正與文和故交。比奏可謂愛人以德。按文正並

奏尚書公。納親以一人之身兼理數處。任事過銳。非懷謙集益之道。請旨訓示。上亦如所請。訥亦同領機務者。

劉文正累主會試及順天鄉試門下賓友往往以暗中被擯人無怨言所得士雖已列仕版公多不識其面康祺按科場通榜自問非宣公昌黎不容援古人以自解蓋無以別於因緣聲利者也若舉主門生誼同師弟則唐宋以來積成風俗久矣而持正如公自不可及

雲南貴州廣西三省羣苗雍正初屢次煽動自鄂文端公任滇撫奏言欲保百年無事非改土歸流不可欲改土歸流非大用兵不可奏上世宗大悅親詣養心殿鑄三省總督印授之果成大功

高宗登極所布詔令善政絡繹海宇親聞莫不蹈舞或語鄂文端歸功翊贊公蹶然曰天生聖人天下之福也老臣何力之有蓋公於是晚節彌慎矣

陳恪勤公鵬年官江甯知府大著廉聲為總督阿山所誣論死按阿山欲增地丁銀耗羨充公費為公所

持大恨之以公嘗逐羣娼建亭其地一日聖祖問李文貞公阿山何如人對曰臣與士民講演聖諭遂生以大不敬

嘗與同僚廉幹果於任事其失民心獨劾陳鵬年一事耳遂奉旨召恪勤入京張清恪公撫江蘇與總督噶禮互糾命使往讞久不決忽詔罷噶禮職復清恪官文貞亦與有力焉

婺源之大嘖汪氏有節母樓。節母程克家女。幼字汪鴻階。鴻階卒。節母年十五。未嫁也。欲身殉。父母泣戒之。則請詣夫家守貞。既歸汪。屏妝飾樓居。居四十二年。不一下。粵匪至。嗣子奉以避。今相國左公勦賊過皖。訪得實。書此樓十載四大字。褒其門康祺按女子未嫁守義。歸震川氏謂不合於禮經。近代文人又多引據經傳。與歸氏相詰難。余謂朝廷有旌典。旌者同至今數千百人士大夫即不得故作高論。議其過中。況如汪節母者。尤閨閣中管幼安。蘇子卿也。錄之以告後世傳列女者。

馮福基。代州人。幼隨父焯潛山縣天堂巡檢任。九歲解周易大義。衆稱神童。咸豐七年。賊犯潛山。福基年十四。匿母他所。藏利刃。奮身出賊執之。思刃其首。弗得。隨賊至黃梅。宿藥肆。夜竊藥置賊飯裏中。賊中毒死者十七人。懼事泄。吞餘藥而瞑。賊委去。越二日。福基蘇。自度必不活。寓書訣父母。及天堂諸父老。父老得書。遽召兵故執役巡檢署者。走訪得之。福基猝見。益悲慟。創裂腸斷。臨死猶握弓兵手。厲齒曰。我大清人。殮以。大清服勿效賊為也。弓兵輿尸行。九日達天堂。面如生。歟。序。是又一童汪錡矣。此與前一事俱見吳桐雲年丈大廷小酉腴山館文集。吳文詳。余刪潤存之。江陰縣志載。乾隆三十三年。秋旱成災。鄉民相率開縣堂。學使景福甫下車。出而撫。

慰眾即解散。越日。巡撫彰保統兵至。欲痛勦之。景與議不合。歸即草疏陳饑民疾苦。懸賞貸急足。約七日至京師。比彰保摺到。以民亂聞。上不直。巡撫言。召前學政曹秀先問故。秀先具述災狀。蓋天旱時。曾率屬禱雨者也。遂特旨。置起事開堂一二人於法。餘皆罔治。致甯化雷副憲視浙學時。浙西被蟲災。無入告者。副憲致書巡撫。弗省。遂自以聞。奉旨振恤。巡撫得罪去。是學政雖職在典學。而蕩節親持。有輜軒采風之責。原不宜置民瘼吏疵於不問也。若其炫才沽譽。有意侵疆吏之權。則又不如噤若寒蟬矣。

康熙十五年。科臣王光前請加練饒十六年。科臣甘文煥請查漏丁。均經魏敏果公疏駁。

大河衛人阮給諫應商。官戶部郎。猶吏悚息。由其到任第一日。即以裘服適制。捷從事二人督治文案。惟令抱牘待判。不得出一語。威聲所至。故雲南一司。無不洗手奉令也。按戶部雲南司總轄倉儲出納與山東司官吏糾給事中尤著風節其時吏部之司鹽政陋弊相同莫可殚狀至今猶然選人或違例壓缺。改易文憑。駁選停放。除授不公。給諫上書極論。纚纚數百言。指斥無隱。銓曹多被議者。直聲大震。一日。聖祖御門。有所咨訪。特指名命對。給諫從容

敷奏。眾皆屬目。嗣是連次。御門。輒垂問。阮應商在否。蓋知其廉。辦有節行。將大用之矣。以疾告歸。遽卒。朝野惜之。

汶上老人白英。前代之有功黃河者也。立祠戴村。子孫蔭襲頂帶。自入國朝。未奉明旨。康熙間。河東河道總督漢軍李公宏。奏請仍給八品世職。奉旨允行。嗣後每遇險工。益昭靈異。論者謂江西張道陵後人。以斗米遺孽。依託鬼神。更歷年遷。謬踞魏秩。核之典禮。則白氏子孫之受賞。不為忝竊也。

李侍御森。先巡按。下江優人王紫稼。按吳梅村詩。王郎曲。即賦其事。及三遮和尚。淫屠無狀。皆杖斃之。臺省貴人。咸為喪膽。李所書鐵面冰心額。今猶懸陝西道署中。

偽朱三太子一案。在康熙初。三藩叛正之時。其人實名楊起隆。令其黨李株等。糾約滿洲各官家奴。將於元旦起事。經監生郎廷樞上書告變。聖祖鎮靜如常時。密遣捕獲株等二百餘人。誅之。謫言始息。起隆旋亦就獲。處以極刑。飛蟲淫生。忽集於盛陽之下。固宜殄不崇朝矣。

乾隆三十五年。皇太后八旬萬壽。凡六十以上。齊眉命婦。均得選綵綴珍品之賜。漢臣中同時受賞者。吏部尚書程景伊妻金氏。禮部尚書蔡新妻何氏。吏部侍郎

曹秀先妻劉氏三人閼閼閼閼傳為榮遇

燕下鄉睦錄卷二終

燕下鄉勝錄卷三

清 鄧陳康祺著

乾隆十八年。近畿蝗。曹文恪公秀先為御史疏請。御製祭文。頒發有蝗郡縣。勝黃祭告。并稽古典。舉行蜡祭。手敕曰。蝗蝻害稼。惟當實力撲滅。此人事所當盡。至於祈神報賽。禮亦宜之。若欲假文詞以期感格。如韓愈之祭鱷魚。其鱷魚之遠從與否。究亦無可稽求。未必非好事者附會其說。朕非有泰山北斗之文筆。似此好名無實之舉。深所弗取。所請不必行。按文恪立朝端謹。是捐固非迎合揣摩。純皇帝宸斷精嚴。猶必毅然謝絕。設有以封禪讖緯之說進者。其能稍清聰聽乎。不問蒼生問鬼神。賈長沙生不逢時耳。

純廟南巡。江浙耆老婦女。道旁瞻仰。有稱。皇帝老翁者。前驅衛士將執而治之。純皇亦驚訝。詢之尹文端公。公奏南方愚民。不明大體。往往呼天為天老翁。天神地祇。無不老翁者。純皇大笑。扈從諸臣遂不復言。公奏對敏慧。為廷臣所交推。玩此數語。洵稱得體。

鄂襄勤伯容安。西林文端公長子也。家傳方畧。勇敢性成。連任疆圉。多所籌畫。乾隆

二十年。偕班第公駐守伊犁。值阿睦爾撒納叛逆。力戰自盡。上深軫悼。及聞臣議。諡以公由詞苑起家。議文剛烈。以進。高宗抹去二文字。取剛烈二字。以賜。蓋夙知其忠義果毅。不欲復以常例拘之。

國朝賢臣。必以于清端為清廉第一。羅城非人所居。即王愷石崇到此。豈復能豪舉公之得力。在動心忍性。不必以儉德稱也。自江防遷閩。泉舟將發。趣人買蘿蔔至數石。人笑曰。賤物耳。何多為。公曰。我沿途供饌。賴此矣。其自北直赴江甯也。與幼子賃驢車一輛。各袖錢數十文。投旅舍。未嘗煩驛遞。公館也在制府署。日惟啖青菜。江南人或呼為于青菜。僕從無從得茗。則日採衙後槐葉啖之。樹為之禿。諸子冬衣褐。或木棉袍。未嘗製一裘。官楚時。長公子將歸。署中偶有醃鴨。剖半與之。民間有于公豆腐量太狹。長公臨行。割半鴨之謠。公卒之日。僚吏見牀頭敝笥中。惟綿袍一襲。靴帶二事。瓦甕中粗米數斛。鹽豉數器而已。公之賢。不僅以廉儉見。特公之清操苦節。夷險一致。尤為人所難能。若夫身為大臣。但能卻苞苴。安澹泊。於國計民生。坐視其蹙敗。惰媮而絕無補救。然則植木偶於庭。并水不飲。不更愈於祇飲盃水者乎。

陳恪勤公初知西安縣。邑經耿逆變後。版籍殘缺。豪強侵佔。多至數十百頃。而無稅。

其流亡歸籍者。往往無田可耕。而轉困追呼。公下車。即以清丈為急務。使稅出於田。田歸各戶。民慶更生。於公生日。釀錢歡飲。號陳公會。邑有溺女之習。公懲勸兼施。澆俗頓革。民生女。半以陳名。或以湘名。以公湘潭人也。烈女徐氏含冤死。公為建祠。以褒其節。邑人為演鐵塔冤傳奇。公忠清彊直。為康熙朝有數名臣。百里報最之初。固應早著循績也。

阿芸。蘇州女伶也。失其姓。超勇公海蘭察。平定臺灣。還過吳。當道餞之。虎邱畫舫。芸出侑酒。公大鍾愛。為脫籍。挈之去。寵專房。公性麤躁。縱嗜欲。芸婉曲陳諫。多所保全。公子安祿。尤不檢。芸能裁抑之。公歿之日。芸不哭泣。獨絮絮向安祿規勸語。以功臣子孫不易為貴。家門戶不易守。安祿甚感其言。是夕。芸投繯殉矣。公喑嗚叱咤。氣蓋萬夫。偏有此纏綿悱惻之貞姬。報公一死。英雄兒女。奇事奇人。惜無譜宮商。以流傳樂府者。按公孫女未婚守節。曾蒙特旨旌獎。芸事獨湮沒惜哉。

滿洲完顏給諫阿什坦。通經學。篤於踐履。順治初。翻譯大學中庸孝經諸書。刊行之。以教旗人。皆出其手。時稗官小說盛行。滿人多翻譯。給諫上言。學者宜以聖賢為期。經史為導。此外無益雜書。當屏絕。又請嚴旗人男女之別。定部院九品之制。俱報

可。康熙初。退閒家居。齋拜專政。欲令一見終不往。嗣以薦起。聖祖嘗召入便殿。問節用愛人。對曰。節用真要於寡欲。愛人莫先於用賢。聖祖顧左右曰。此我朝大儒也。

于清端羅曰之治。備載政書。稍諳掌故者。耳熟能詳矣。既貴而後。清操如故。康熙二十年。公方以兵部尚書總督江南江西。在官日。食粗糲。佐以菜把。年饑。屑糠雜米為粥。舉家食之。客至亦以進。謂曰。如法行之。可留餘以賑饑民也。

清端晚歲。或有以蜚語聞者。公心動。時熊文端罷相居江甯。一日過文端舍。坐梧桐樹下。語及之。文端曰。公亦慮此耶。大丈夫助得透時。雖生死不可易。何況其他。公曰。敬受教。其明年乞休弗許。再過文端。有憂色。文端厲聲曰。遂忘梧桐樹下語耶。未幾公卒於官。康熙按本朝名臣踵接。康熙間尤衆。正盈廷。至清貞介。特如于公。不可謂非鐵漢。然憂謗畏譏。賢者不免。卒賴天子神聖。末路倖全。公亦可無憾已。熊文端梧桐樹下數言。良臣蹇蹇。良友惇惇。全是一腔浩氣。

卽墨郭總憲坊。康熙間與莆田彭中丞。並以直聲震中外。世稱彭郭。總憲鑄職家居時。佛倫為山東巡撫。劾公父景昌。原名爾標。曾入賊黨。伏法。並誣公私改父名。濫請

封典部議追奪。並奪公冠帶。逮赴江甯勘治。議遣戍。得旨寬免。後再起督湖南。按時

湖南專設總督

入覲具疏訟冤。臣父郭景昌係縣庠生。邑匪郭爾標無妻室。安得有子。不知

佛倫何所聞而誣鱣。若此佛時已入相。上親詰問。以外錯對。命仍給詔軸。然已

被誣十年矣。

二十九年每封三十九年復給

光山胡侍郎煦亦康熙朝道學名臣。治易究圖書之蘊。

著函書數十萬言。

聖祖屢召見。問文象疑義。命畫圖講說。數曰。真苦心讀書人

也。雍正九年。奏河南水災。忤總督田文鏡。

按時河南專設總督

文鏡奏侍郎子胡基孟本異姓

不當冒官卷中式。

詔斥基孟侍郎亦落職。乾隆元年。事白入覲。復原官。並復基孟

舉人。然亦被誣六年矣。以

聖祖

世宗之聖明。郭總憲胡侍郎之氣節。學問久遠

知遇。而佛倫田文鏡亦尚非神姦巨慝。乃至家庭骨肉之間。橫被傾誣。至十年六年

之久。不敢以一言早自白於君父。設使人壽不及待。則其含負奇屈於地下者。當

復何如。吁。直道難行。仕途荆棘。可畏哉。可畏哉。

湯西崖少宰未遇時。與西溟先生同客都下。每出。則從西溟借馬乘之。一日。西溟投

以詩云。我馬癯郎當。峻嶒瘦脊梁。終朝無限苦。駝水復駝湯。一時傳以為笑。按西溟

先生吾鄉文雄。呼癯瘦為癯。亦吾鄉土語也。

雲中鮑鈐稗勺載瓜以哈密為上。上常以之。頒賜皆西陲所貢者。每見邵鈔山右進獻有榆次瓜。閩中臘月進瓜。按鮑康雍間人。今邵鈔無進瓜事。罷貢不知始何時。

稗勺述高南阜云。漁洋先生前身為高麗國王將誕之夕。有人止村廟中。見途中羽葆鼓吹。儀衛甚盛。其人駭懼。詢之從者云。高麗國王降生新城王家。其人素善封翁。急入城探訪。先生已墮地矣。南阜與王氏交好。此說得之於其後嗣。非齊東野人之語也。康祺按。本朝名臣張文端為王敦後身。裴文達有河神感夢。河間湘鄉兩相國亦相傳靈物降生。此外見之紀載不可枚舉。風節文章如文簡。固應生有自來。昔有粵西撫軍假公事謁制府於粵東。東撫面詰其非。西撫不堪其辱。云公不可獨為君子。東撫答云。那箇教汝做小人。或謂東撫是佟青村法海。

雍正三年八月。有虎夜踰城。八年大將軍宅。是月大將軍被逮。右二則亦見鮑氏稗勺。

純皇帝朝。新安曹文敏公文垣以大司農歸養。特賜藏佛於其家。為父母壽。天下榮之。

紫幢王孫所錄天潢之詩。為宸萼集。分上中下三卷。共二十八家。計詩三百七十六首。各著小傳。自序一篇。撰於康熙庚辰歲第一卷中。世廟與焉。蓋潛邸之作也。鴻博科之初開。以議修明史。始自高等者。授官過優。外間遂有野翰林之目。此舉主司。為寶坻杜文端。高陽李文勤。益都馮文毅。崑山葉文敏。四公。有以詩諷之者。曰。自古文章推李杜。而今李杜實堪嗤。葉公惜。懂遭龍嚇。馮婦癡。欲被虎欺。宿構零軒璇玉賦。失拓落韻省耕詩。試題為璇璣玉衡賦。省耕詩。若教修史真羞死。勝國君臣也皺眉。按此必當時制科翰林所為者。妬寵爭榮。甘為妾婦。於持衡四公。得第五十人。何損乎。吳蘭次守吳興日。崇尚風雅。延致海內名士。山水游譙。極一時之盛。解組後。梅村贈以詩。有云。官如殘夢短。客比亂山多。州人至今能誦。

施愚山先生嘗製詩帳。題詩其上。遠寄友人。一時文士多屬和。名曰詩帳。徐蝶園相

國嘗創製詩枕。當世名流亦多題詠。一事極新。為他日詞賦家添一佳料。

西溟先生葦間集中。苦熱行。苦寒行。頗寓諷刺。又有詠史二疏事一篇。注云。龔芝麓

司馬欲告假。而其子尼之。余為此詩以諷。錢飲光持以示龔。按飲光字澄之。桐廬詩人。著有田間集。

之謂是有心人。數日遂以病告。西溟是舉。洵不愧古之友道矣。乃若芝麓亦賢者也。

兩江制軍沈文肅公葆楨以御史典郡。咸豐六年守廣信時。粵逆楊輔清由吉安長驅直入。所過輒陷。公激厲兵民登陴死守。城卒獲完。其受知大用。肇始於此。相傳當圍城岌岌時。林夫人撤內署金帛犒士。列巨鍋於大堂。親職炊爨。以飽饑疲。時公卧起脾晚間。督士卒守禦。幕僚星散。軍火芻薪。文檄判牘。咸出夫人手。士民咸頌慈蔭。與章貢長流夫人林文忠公女也。蓋家教夙渾。已以按文肅夫婦守城事。曾文正公以之入告。亦歸美於文忠家法。沈文肅公以知府告養。溫旨慰留。擢吉南贛甯道。復申前請。許之。江皖軍事棘命赴曾文正營。未出境。特旨超擢江西巡撫。時明詔有云。該撫雖係回籍養親之員。第賊匪一日未平。則臣子之心。一日不得自安。况移孝作忠。古有明訓。該撫家有老親。因擇江西毗連省分。授以疆寄。敬撫旨意以公籍屬江西毗鄰。風土不殊。迎養亦近。如此體恤。如此要任。諒不至再有瀆請也。公自此一出。累任封圻。勦舉船政。武功輝耀。吏事修明。威惠滂敷。中外翕服。卓然為東南柱石者二十年。即此見兩朝簡拔之真。

高宗生而神靈。天挺奇表。規度恢遠。年十二謁聖祖於圓明園。之鎮月開雲。見即驚愛。命宮中養育。撫視周摯。其年秋。隨侍避暑山莊。賜居萬壑松風。讀書其中。

一日望見御舟泊清碧亭畔。聞聖祖呼名。即趨巖壁而下。顧謂勿疾行。恐致蹉跌。愛護殊常。獅子林北。為世宗藩邸扈蹕時。賜園。聖祖幸園中進膳。特命孝敬憲皇后率孝聖憲皇后問安拜覲。天顏喜溢。連稱有福之人。以生有聖德豫信也。木蘭秋獵。入永安莽喀圍場。高宗甫上馬。熊突起。控轡自若。聖祖御槍殲之。事畢。入武帳。語溫惠皇貴太妃曰。是命貴重。福將過予。厥後聖祖聖孫至德同揆。大福亦復同符。三聖相承。非偶然也。

雍正元年。次辛祈穀禮成。為世宗登極初次大祀之典。特召高宗入養心殿。賜食一鬻。蓋以為他日付託之本。仰告昊蒼。故俾承福受祚也。是秋八月。即遵聖祖故事。御乾清宮。密書純皇帝名。緘存寶篋。召諭諸王大臣。敬藏正大光明殿扁額上。

葉文敏公夙著清操。家無餘財。以斯文為己任。詩宗蘇陸。文宗眉山。生平服膺王阮亭詩。汪鈍翁文。而公實兼有二者之長。予告歸崑山。有密陳其居鄉不法者。上命蘇撫田雯察之。雯以鄉評之實入奏。上曰。朕固知葉方鵠不如是也。

筠廊偶筆。王西樵常語子弟曰。陳其年短而髯。不修邊幅。吾對之祇覺其嫵媚可愛。

以伊胸中有數千卷書耳。按此語頗可激厲後生。可見薰香傅粉。世所稱翩翩佳公子者。儻捫腹唐虛西樵見之。有不驚其醜怪與。

華亭周茂源。金山官秋部時。以恤刑駐節雪苑。有山人得罪別駕。欲加以刑。山人倉卒中。託言秋部執友。冀緩其責。實未嘗謀面也。別駕謁周問之。答曰。此余好友。幸君相諒。山人得無恙。一時推為長者。按金山後守處州。有鶴林雲岫樵風諸藁。詩名在施愚山宋直方之間。有子名綸。字鷹垂。羈州之年。嘗誑客。以其詩雜金山集中。客無以辨。由是著名。著有芝石山堂藁。綸子稚廉。少年作錢唐觀潮賦。為時傳鈔。下筆千言。天才雄放。嘗署門聯云。論家世如聞帖官窰。可稱舊矣。問文章似談箋顧繡。按二江換得錢無。其不羈若此。周氏三世清才逸韻。屢見於居易錄。池北偶談。今世說。筠廊偶筆諸書。可謂一門風雅矣。

秀水三李。有以武曾為白眉說鈴。稱武曾善為古文。間作排儷體。脫稿輒棄去。客問其故。曰。吾家伯季。並擅斯長。阿京未欲爭勝耳。阿京武曾小字。其風趣殊不減魏晉間人。

紀伯紫。漁洋詩友。有妹映淮。字阿男。亦工詩。嫁莒州杜氏。早寡。年五十餘。以節終。池

北偶談載。昔在秦淮賦詩云。十里清淮水蔚藍。板橋斜日柳毵毵。樓鴉流水空蕭瑟。不見題詩紀阿男。伯紫見之。殊不喜。康祺按漁洋近體詩。先選詞而後運意。意為詞縛。亦隨詞轉。詞鮮妍而意揜抑。反在有意無意之間。即漁洋所謂西川織錦坊。及所謂神韻也。此絕祇是舍不得紀阿男三字好詩料耳。秦淮板橋樓鴉斜柳。宜憑弔寇白門鄭妥娘一流人。干白頭孀婦何事。宜伯紫之見愠也。

鶴汀相國賽尚阿道光朝。嘗出使朝鮮。攜彼國中緯詩翰一冊。按申緯字紫霞歸示朝士。筆墨爛雅。稱覃溪先生曰。翁文達公。蓋東人私謚也。昔雞林賈舶。購白香山詩。此事尤為雋雅。

中興人物。多由辟幕起家。其最著者。如合肥二李之客曾文正。左劉二公之客駱文忠。尤為表表。頃讀祁文端公寓藻。磯欲亭集。載文敏節相百齡督兩江。林文忠及陳芝楣中丞鑾。均為幕僚。文敏均許以封疆之才。後果不謬。陳中丞左文敏時居署西偏池。上百八十竿精舍。嘗作小篆。勝於亭曰。个中樂。及陳權兩江督篆。復居此亭。舊同幕友顧蕙為作个中真意圖。僚屬多有題詠。

靜濤相公柏後。以咸豐戊午科場事被戮。世皆知肅順端華修風憾也。按公嘗於道

光朝以少宰使朝鮮。朝鮮國王餽五千金。卻之。請益堅。攜歸。奏聞。請存禮部。還其使臣。清節如此。通榜受賂。良非信獻矣。

道光丙戌春闈。廣東一百三歲老人陸雲從。應會試。恩賜國子監司業銜。同時朝

臣。多以詩筆紀述盛事。

按陸廣州府三水縣人。百歲始入學。

本朝三元。僅江蘇錢榮。廣西陳繼昌兩人。陳為桂林相國文恭公元孫。故嘉慶庚辰臚唱時。仁宗尤極嘉悅。御製詩。有大清百八載。景運兩三元。舊相留遺澤。新英進正論之句。

崑山徐氏遂園耆年禊飲圖。禹鴻臚筆也。圖凡十二人。常熟錢陸燦。孫賜。崑山盛符升。徐乾學。徐秉義。長洲尤侗。何棟。太倉黃與堅。華亭王日藻。許纘曾。上海周金然。無錫秦松齡。通得年八百四十二歲。其修禊之日。則康熙三十三年甲戌三月三日也。道光戊申正月二日。上以元日晴朗。年豐兆象。嘉獎耆臣。特賜大學士潘世恩。太傅紫纒。時年八十。賜大學士寶興。太保尚書保昌。阿勒清阿。李振祐。左都御史成剛。太子太保。年均七十以上。

澄懷八友。已紀之初筆矣。茲讀履舄亭詩注。知繪圖在乾隆丙子歲。越九年甲申。圖

中人惟無錫張公仍內直。其七人或遷或歸。陸續入直。又得七人。則星齋陳公兆崙。海住金公銍。文園李公中簡。抱經盧公文昭。金圃謝公墉。敬堂倪公承寬。曉園汪公永錫也。因補識之。

翰林例由京察一等。外遷道府。道光甲辰乙巳間。召對詞臣。特旨簡用知府者。鄧爾恒。惲光宸。劉源濬。徐之銘。胡正仁。祁宿藻。先後凡六人。蓋宣宗晚年。憂吏治之怠。始知承平之難恃。破格求才之舉。不止此也。

南書房舊直廬在禁園東如意門外。乾隆年間。翰林入直之所。嘉慶初。復於勤政殿東垣。賜屋三楹。地逾清切。而舊直廬亦不廢。道光初年。凡奉命交勘書畫。輒留連累日。諸臣退直餘暇。亦時憩此。有宮監守之。見祁文端。欲亭集直廬槐樹詩。注。

國學東廂。舊有丁香一株。明嘉靖二十一年。司成龍石許公。賦詩寄興。張水南王前峯諸公。和韻。錫石傳為掌故。國朝康熙五十七年。司業昆明謝公。補栽數本。與司成花西坡李南屏。登宣之諸公。並賦古詩。以繼前軌。道光二十三年。松岑尚書。花沙納方官。祭酒。復補植紫白二株。賦詩追和。並屬翁玉泉孝濬。圖以紀之。詩畫精妙。酬。

唱徧於羣雅。許公初植時。歲在壬寅四月。相距三百年。歲月適符。一奇事。康祺按尚書經畫邊事。致有桂花柏葉之謠。其政蹟自有定論。若太學種花繪圖索句。不可謂非儒臣雅韻也。又按吳用雲小酉映山館贈希將軍詩注云。花文定師詩畫。此外康善鼓琴將軍。文定猶子也。可見文定平生風流儒雅。但論承平。

翻載原無魏喬木改家也。

訥親以恃寵驕倨。復貽誤金川軍務。致罹重譴。聞其人操守頗廉介。當隆隆赫赫時。門無苞苴。部院司員以公事關白。必反復駁詰。見有才器出眾者。薦引惟恐後人。訥贊樞垣時。武毅謀勇公兆惠。誠謀英勇公阿桂。均為庶僚。訥即密保二人。內堪尚書。外堪督撫。無一知者。迨訥身後。高宗將原摺發出。人始服其論薦之公。然則訥雖功名不終。其識量才猷。殊非拱默私祿者可比。宜高宗之異常眷倚也。

乾隆初年。奏事太監。係秦趙高三姓。蓋高宗借以示儆也。秦太監為先帝舊僕。偶有過失。譴罰必嚴。後世臣民皆以高宗為寬闊闊達之主。而謹小慎微乃如此。聖人之所以不可測與。

軍機處寄信直省將軍督撫。何例於恭錄。諭旨前一行。用滿漢后有大臣掛銜。嘉慶二年阿文成公卒。九月。太上皇召見樞臣於萬壽山。諭和珅曰。阿桂宣力年

久且有功。汝隨同列銜。事尚可行。今阿桂身故。單掛汝銜。外省無知。必疑事皆由汝。甚至稱汝師相。汝自揣稱否。詞色甚厲。嗣後遂止。寫軍機大臣。不列姓名。著為例。可見高宗之於和珅。不過使貪使詐。如古之俳優弄臣。遠不逮文成諸公。真倚為股肱心腹也。

山陽潘解元德輿所著養一齋詩文集。與李中耆集同名。其學行亦原本經術。負時令望。阮文達公及朱莊恪公桂禎。周文忠公天爵。皆漕運時。皆願與納交。文忠至欲微服往郊外相訪。潘以義無所居。徒駭流俗。力辭。文忠喟然有望塵之歎。世兩賢之。林文忠成西域時。南中紳民有贖鍰之舉。不期而會。集白銀至鉅萬。公聞之。郵書婉謝。而公子汝舟言尤切至。遂不果行。未幾即賜環。且重膺節鉞矣。是舉在三吳士民。自出於中心感激之私。不暇權衡審度。而揆之大臣事君之義。身罹謫籍。方自咎辜。恩溺職貽誤封疆。何敢冀君父垂憐。尚有生入玉關之一日。當公在伊江。即罄私家之財。足以自贖。度公亦必不為。况貸出他人乎。公父子忠孝純篤。能見其素。固非世俗所知。而宣宗皇帝之明聖。雷收電霽。屢念勞臣。卒有以慰中外喁喁之望。書之史策。千載一時已。

按宗侍御授辰。躬職齋文鈔。倡是舉者。唐夢蝶。金眉生。而遠近應之。公既命子若辭。遂以金。達諸其人。

湯文端公以公廉強正受知三朝。宣宗在潛邸。夙敬禮公。登極後。言聽計從。如石投水。屢被命馳傳出使。七年九月使山右。明年使宣化。十月使四川。明年四月遷至褒城。復奉命循漢而東。治獄於武昌。六月抵京師。十月又使閩中。英湯所屈申枉。鋤強不可殫紀。其奏疏最有裨國脉者。嘉慶間。尚書英和請定州縣陋規限制。道光初。總督孫玉庭請南漕浮收不準過八折。公皆痛陳流弊。其事獲寢。世多稱公為小睢州。公特無道學名耳。於睢州奚媿哉。

湯文端治川陝獄時。署按察使李廷錫知涪州楊上容。知江津縣郭彬圖。皆公門下士。並置吏議公當官而行。無所阿比。人稱其平。康祺座主朱文端公鳳標。公同縣後進也。嘗語康祺。此案全卷吾盡見。按係御史許謀劾。楊名騄弱職一事。公劾章適當其咎。不徇私誼而避重就輕。亦非沽虛譽而矯枉過正也。康祺敬對曰。此文端之所以為端。公首肯。未半年而吾師騎箕。易名之典。適符湯相亦奇。

吳三桂開邸瀕雲。擅選月官。時號西選。年羹堯在西域行營。引用私人。但咨吏部。不由奏請。謂之年選。隆科多長吏部時。所辦銓選官員。皆自稱為佟選。佟其姓也。三臣罪狀。罄竹難書。皆制謬封。若合符節。後三桂伏天誅。羹堯賜自盡。隆科多死於禁錮。

不知當時依草附木之輩。忝列長名榜上者。作何面孔向人。

姚姬傳在京師。與遼東朱孝純子頴。丹徒王文治夢樓。最稱深友。一日天寒微雪。偕過黑窯。置酒縱談。詠歌擊節。旁若無人。明日盛傳都下。既而王自雲南罷官旋里。朱為兩淮運使。聞姬傳歸。三人者。相約復聚於揚州。朱特修書院梅花嶺側。一夕植梅五百株。延姬傳主講席。即梅花書院所自始。按江陰亦有梅花書院。在君山頂。

王次山侍御峻。常熟人。在臺垣。志氣嶽嶽。到官三日。劾罷都御史彭維新。稱其很忤。無學術。時論嚮之。退歸。修蘇州府志。有明季大僚曾汙偽命者。其子孫乞為之諱飾。侍御不可。賂千金。不受。介要津求更一二字。終不許。剛耿如君。吾甚惜其歸田之早也。

燕下鄉勝錄卷三終

燕下鄉勝錄卷四

清 鄧陳康祺著

關忠節公天塹道光朝名將也。起行伍，拜專閫，官廣東水師提督。時海警方萌，芽與林文忠經營十臺，累戰克捷，奏上。公卿相賀，嗣以和戰聚訟，廷議蜩螻。孤軍莫援，公卒身受數十創以殉。天下痛之。方公以海運入都，常從故人飲酒肆中，醉而言曰：「日者謂吾生當揚威死當廟食，今吾年四十餘，安有是哉？」夷難起，緘一匣寄家人，堅不可開。及後啟視，則墮齒數枚。賜衣一襲而已。蓋死志早定也。嗚呼！庚辛海上之變，文臣中可倚以禦侮者，僅林文忠公一人。次則裕靖節耳。奈懿親重臣，臨戎喪膽，徹防媚敵，惟恐失權，以致窮島魍魎之徒橫行溟渤，擇利而食。而一時築室之議，反以開釁責文忠以窮蹙而死。諺靖節赤舌燒城，天地易位，至今猶有拾唾餘者。至於陳忠愍公之守吳淞，葛壯節王剛節鄭忠節三公之守定海，及公之守虎門，皆以同舟匪夫援絕，鼓死結纓，免胄顏我長城。余生庚子，世貫海東，采父老之傳聞，觀近年之世變，濡筆紀此憤氣，填膺恨不能起懦帥殘魂，縷割寸刳，充死事諸忠臣祠廟，犧帝之用。嗚呼！亦何及已。

按關忠節在廣著籌海集其奏疏亦俊偉光明咸出公手非假幕僚儻生承平亦彬彬儒將也

裕靖節公之殉節。中外亦多異論。以康祺所聞。公之死。提督余步雲陷之。而公則從容就義者也。方道光辛丑七月。廈門失守。公得報。集兵鎮海。率文武僚屬。刑牲釃酒。誓於衆曰。逆虜悖天寒盟。得氣於廣閩。不為備。罹茲瘡毒。今乃揚颿起柁。捲衆北趨。鎮軍葛鎮軍王鎮軍鄭先帥偏師。急趨定海。幕府總統大兵。相機援應。且虜數和。以要我。今日之事。有死靡他。幕府四世上公。勲烈不沫。受命專討。義在必克。文武將佐。敢有異心。受夷一紙書。去鎮海一步者。明正典刑。幽遭神殛。音詞慷慨。聞者震奮。及三鎮畢命。定海告陷。公知不濟。歎曰。昔先義烈公。以乾隆二十一年八月死於難。今道光二十一年八月。謙在此。命也夫。謂其客曰。明日將戰。今先有言。凡軍中。諭旨奏疏及他文簿。置行館中。又曰。余無子。可以德峻承祧。又曰。吾所草諸疏。藏之家祠。朝廷有所推問。以此進將戰。又曰。公等去城西數里外。觀我破賊。急草露布。不者與家人會於餘姚。勿顧我。我死。提督必以我說於夷。夷雖得鎮海。不能有也。朝廷復命大將。斷曹娥江。而西東南尚可為。勉之。公浩氣忠肝。成算夙定。若此。豈猶夫智窮數極。一死塞責者比哉。而其時。余步雲守招寶。早快快懷二心。方事亟。公與約。分險駐軍。步雲忽稱疾。二十六日。公登城督戰。親援枹鼓。戰方交。而步雲單騎上城。

有所謂公不答。從去後。來曰。我死固當。如百口何。且步雲有息女。今日嫁何如哉。公曰。兒女情故不免。然忠義事大。步雲既歸。招寶山提標兵即潰。公遂不能支矣。投身類池。昏頓展轉以死。步雲雖終伏。國法而荒裔鬼獠從此益輕中國。黃犬東門朝衣西市。豈足蔽辜。

蒙古文清公松筠。嘉慶十九年大拜。越二年。緣事罷官。僅賞一驍騎校。盡兵丁拔補之階也。客廟外。選擇日奉移。觀德殿。宣宗哭泣步送。王公大臣以下俯伏南道者。白袍如雪。幾及萬人。宣宗步行方半。忽趨至甬道邊。扶一跪伏者之手。哀號失聲。跪伏者亦捨地大慟。衆遠察之。則松公也。翼日。即有副都御史之命。公仍得左右特賞。美矣。魚水之契。殆非偶爾。

松公清公。貴能食貧。老不怠事。出為伊犁將軍。未挈眷屬。一日遣役至京。附銀五十兩。將以迎夫人也。役未行而銀已他用。即亦不復寄資。公子少宰熙昌竭力拊搗。始獲就道。夫人既至。則置之別院中。日扃其門。供饌之外。月與錢十千。婢媼傭值均取給焉。其內召為冢宰也。行抵涿州。借喇嘛一騎。連夜至圓明園。家人戚友遠迎者俱不及知。到園即具榻。次日召見。即進講大學首章。治國平天下。當自正心誠意始。晚

仍宿園中。又次日入城。先赴吏部之任。日晡方歸家。其妾迎於中門。公顧問誰家戚。誼公子曰。此某姨娘也。公始恍然。梁氏歸田瑣記載公逸事甚多。余節採其二。而公之忠勤廉正。畧見一斑矣。

道光五年。楊忠武公遇春。以固原提督。署理陝甘總督。六年。公子國楨。權河南撫篆。明年。即真。又明年。公征討叛回。凱旋抵京。奉諭。實授陝甘總督缺。公奏請假道豫

省。與臣子楊國楨。講求營伍及操兵之法。並求於陝甘將弁。對調一二員。赴豫教練。宣宗許可。令在豫多住幾日。將平日得心應手處。詳告爾子。使將來好為朕出力。

亦可繼爾家聲。按以武調文。及父子同時為督撫。皆為開國已還漢員所僅見。然

忠武父子繼世忠貞。毅然以國事為家事。亦差可仰酬。異眷矣。按忠武署督篆時。固原提督以公族

子勳。勇公芳。調補勳勇。與公共籍。生平執子弟禮甚謹。賢一家也。

楊忠武歿後。襲昭勇侯。海梁撫軍服闋入都。成皇帝召見。細詢忠武染病原委。

天顏慘怛。面諭云。朕望爾父親多活幾年。如國家有事。他雖不能親戰陳。我問問他

也得主意。他歿時。並無大病。這就算無疾而終。爾父親忠勇。朕深信不疑。爾總要體

貼爾父親賞心報國。他在地下也喜歡的。諭畢。嗚咽者久之。我聖朝篤念勲舊。

恩誼綢繆。幾無異家人骨肉。貂蟬堯鑒之徒。尚不出心肝以圖報効。真犬馬不如矣。無錫顧震滄先生棟高。舉經學入都。荷蒙召見。面諭云。看汝年衰。是以準令回籍頤養。將來朕巡幸江南。尚可見汝。顧奏云。皇上還要南巡嗎。高宗默然旋賜國子監司業銜放歸。先生奏對質直。固不改經生醇樸之氣。而聖天子優容宿學。度量與天地同符已。

雍正二年。特旨令前明後裔世襲侯封。姬容虞賈屏藩永守。此三代興滅繼絕之盛典也。惟當時諭旨稱於篋中檢出。聖祖遺詔。因而補發云云。豈世宗之歸美先皇耶。抑康熙一朝反側未定。山隅海島。往往借前朝名號潛煽殷頑。故三恪之封。遲迴有待歟。聖作聖述。權衡至精。管蠡淺見。烏足以知之。

田文鏡撫河南。御史謝濟世劾其貪贓壞法。適臨川李侍郎入覲於上前。奏文鏡舉劾失平。世宗遂疑言官受指使。命王大臣嚴訊侍御曰。文鏡之惡。中外皆知。濟世讀孔孟書。粗識大義。不忍視姦人罔上。故冒死以聞。必欲究指使者。乃獨有孔子孟子。拷掠急復大呼。聖祖仁皇帝。王大臣皆瞋然起立。乃罷訊。入告曰。是狂生妄欲為忠臣。口利利稱孔孟不休。終不言指使者。世宗意亦解曰。是欲為忠臣。

且令從軍。遂命往阿爾泰軍前効力。乾隆朝。復再起。再被効。卒獲超雪放歸。生際聖明。直如弦者。固不至死道邊也。

雍正之初。與縣孫文定公。以檢討上封事三。曰。親骨肉。曰。停捐納。曰。罷西兵。世宗以其言懇。習掌院切責之。顧謂朱文端曰。汝意云何。對曰。其言誠懇。臣服其膽。世宗大笑曰。朕亦不能不服其膽。立命進對授國子監司業。

順治十年。恒雨為災。給事中周曾發請停造。乾清宮。以錢糧賑濟軍民。詔從其請。夫宮殿為臨御臣民循行典禮之所。非若離宮別館。但備游觀。大聖人從諫如流。愛民若子。乃不惜節土木丹青之費。嘉惠窮檐。闢國規模。豈復三代後帝王所有。

少時。即聞鄉里父老言。施世綸為清官。入都後。則聞院曲育詞。有演唱其政績者。蓋由小說中。刻有施公案一書。比公為宋之包。肅明之海忠介。故俗口流傳。至今不泯也。按公當官。賢廉強能。恤下。初知江南泰州。值淮安下河被水。詔遣兩大臣。派州督隄工。從者驛騷閭里。白其不法者治之。湖廣兵變。援剿官兵過境。沿途攘奪。公具芻糧以應。而令人各持一梃。列而待。有犯者治之。兵皆斂手去。守揚州江甯。所至

民懷以父憂去。

按公為靖海侯承次子。

乞留者萬人。不得請。乃人投一文錢。建雙亭於府衙前。

名一文亭。累遷督漕運。奉

命勘陝西災。全陝積儲多虛耗。而西安鳳翔為甚。將其

疏總督鄂海。以公子知會甯也。微詞要挾。公笑曰。吾自入官。身且不顧。何有子。卒劾之。鄂以失察罷。公平生得力。在不侮鰥寡。不畏強禦。二語蓋二百年茅檐婦孺之口。不盡無憑也。

康熙甲辰。有星孛於翼軫。抵降婁。占驗者以為合譽星。楊侍郎雍建時。官給事中。獨疏請修省。聖祖優詔答之。遂赦天下。宣赦後。紅本下二獄。因當決。楊封還紅本。有旨三法司再議。二因得不死。按給諫本掌封駁。本朝名臣亦間有行之者。惜寒蟬仗馬中。孤鳳皇不恒見耳。

天津城南五里有水田二百餘頃。號曰藍田。因田為康熙間總兵藍理所開濬也。河渠圩岸周數十里。藍嘗召閩浙農人督課其間。土人稱為小江南。

光祿王西莊先生鳴盛。家居時。有無賴子與人賭勝。醉罵王氏之門。門者不能忍。先生力止之。次日。無賴子酒醒。其母挈之詣先生家請罪。笑謝之曰。昨汝酒醉。我卻不怪。但以後醉了。若罵他人。恐致獲咎。無賴子惶恐而歸。戒酒終身。卒無事。先生涵養

如此宜其瞽目復明年躋大耄也

本朝家法不立儲貳然亦自乾嘉以後始明宣諭旨奉為祖訓開國未嘗有也聖祖晚年儲位未定康熙五十年後太倉相國王公拱先後七上密疏請早建國本至六十年復申前請適御史十三人合疏上陳與公不謀而合或疑公指使聖祖怒發公前後疏手詔切責命御史十三人及公之子奕清以額外章京銜往軍前効力至乾隆初始召還公雖以此舉獲譴而老臣納約之忠天下後世當共喻之

魏青天者廣昌魏少宰定國知湖廣應城縣時楚民爭稱之者也公善決獄惠政入人心鄰縣訟者咸赴愬上官亦知之雲夢孝感民為有司所虐閉城罷市大吏親臨不得入檄公往民望見衙牌護曰魏青天至矣皆羅拜旋解散嗣守杭州豁浮糧屏盜賊戢旗兵民感戴如在楚時會巡撫黃叔琳獲罪或言叔琳弟叔璫為御史巡臺灣過杭擾民民罷市世宗命將軍總督會訊訊日觀者如堵牆叔璫因服噤不語將軍呼三木脅之公率錢塘令歷階上抗聲曰府縣司地方地方罷市府縣不知請先効府縣且闔城老弱萬千在庭下辱將軍一問有無立剖安用刑為將軍目外望

諸百姓旬伏同聲。應曰。如府君言。叔敬遂得釋。公後以陳集總輔。誘人致死。謫戍黑龍江。乾隆元年。舉揚名時。魏廷珍同召見。出撫安徽。入貳吏部。終其身世。稱魏青天。

康熙五十九年。漢軍高文良公撫粵西。鄧橫苗叛。公單騎入寨。宣布衆投刃拜馬前。受約束而還。雍正初。遷雲貴總督。西藏用兵。公遣兵迎剿。大小三十戰。平魯魁。茅洞諸寨。逆渠次第就擒。三年。調浙閩。福建饑。公入浙境。即發溫台倉穀以賑。弛臺灣米禁。閩人大安。平生番阿密氏之亂。捷聞。世宗喜曰。卿在閩。朕無南顧憂矣。公為人淵深。勤於治事。胸摩文案。肉胼起。累任盤錯。不喜功。不釀亂。奏刀砉然。關節開解。所至人咸懷之。吾友小樵刺史文良公裔孫也。為余言家世。本徐姓。尹文端晚年入相。與傅文忠意見未融。文忠奉命征緬甸。文端獨抗奏。傅恒碩德重望。軍旅非所夙嫻。況以首輔之尊。從戎邊徼。萬一奏凱稍遲。有關國體。再四諫沮。至於涕流。可見韓范文富斷斷廷爭。原無一毫私見也。

天台雁宕之勝。甲於東南。傅之圖志。高宗南巡。侍臣多稱述及之者。一日。召見齊侍郎召南。詢以兩山古蹟。侍郎以未經游覽對。上問籍隸台州。因何不到侍

郎云。山勢崢嶸。谿流深險。臣有老母。孝子不登高。不臨深。是以不敢往游。上適奉
孝聖皇后南來。聞侍郎言。遂不復巡幸浙東。

康熙三十二年。俄羅斯遣使進貢。仁皇帝諭曰。外藩朝貢。雖屬盛事。恐傳至後世。
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總之中國安甯。則外釁不作。當以培養元氣為根本要務。
仁皇帝又云。島國互市廣東百年後。必為中國之患。聖明遠慮。早洞見今日時勢
矣。

康熙季年。優人徐采給事藩邸。嫉傭者殺人。事下九卿議者。欲脫采以傭抵趙恭毅
公。獨據刑部讞論。采主使坐絞。已而采竟減死充邊。及世宗即位。仍逮采於邊。論
如律下。詔褒公。一時豪彊大猾。為之悚慄。

趙恭毅起家牧令。刻苦自厲。清不近名。開藩吾浙。謂欲令州縣無虧帑。當先革藩司
陋規。故有錢糧加平。時節饋送。兵饟掛發。奏銷部費。諸款一切禁絕。僚屬凜凜奉法
律。由浙撫調湖南。禁州縣額外加派。裁輟擡硬駝。公費腳價。諸名色。時若鹽賁。公諭
商人。盡革諸衙門陋規。自巡撫始。司道以下視之。毋得更高價累民。入長臺垣。因
萬壽恩詔。請免官地民房新舊租稅。奉使陝西。請蠲潼衛大同府本年應徵米豆草

東晉報可。公生平政蹟難僂指。其大旨不外損上益下。扶弱抑強。助聖天子培樹國脈。蓋古所謂社稷臣也。

常熟蔣氏再世名相。河南學道莘田先生遺澤也。公為文肅父。康熙十八年。滇閩方

用兵。征調四出。又廣開捐納事例。公官御史。繪十二圖以進。按蔣氏世工畫。一曰難

民妻女圖。二曰刑獄圖。三曰寒窗讀書圖。四曰春耕夏耘圖。五曰催科圖。六曰鬻兒

圖。七曰水災圖。八曰旱災圖。九曰觀榜圖。十曰廢書圖。十一曰暴關圖。十二曰疲驛

圖。復為疏極言其狀。聖祖動容嗟歎。置諸左右。又嘗為五疏論救荒之策。言切而

哀適年。駕東巡。道多饑民。聖祖顧近臣曰。此蔣伊所繪流民圖也。公為學道以

經術造士。屏絕干請。居鄉好施。予多所全活。詳見公家傳行狀。三槐駟馬。益信古人

之不欺。

孫文定在楚督任。內獲譴。罰修順義城。御史金溶奏以孫嘉淦之操守。不免議罰。恐

天下督撫聞而自危。為他日地步。金即文定所取士也。坐是落職。然以公之廉正。罰

錢助工。力必不逮。有言責者。分應上陳。不得疑其阿附師門也。後卒起用。益見我

朝舉錯之公。

德格勒。鑲藍旗人。康熙朝官侍講。李安溪嘗薦其學行。屢召見。論經義。德性骨鯁。不耐權勢。偶扈駕。巡行。時相明珠見其將嚮用也。使人累千金為裝。卻不受。會天久不雨。聖祖命德格勒筮之。遇其曰。澤上於天。將降矣。一陰居上。天屯其膏。決之即雨。上愕然曰。安有是以明珠對。明珠聞而大恚。二十六年冬。坐私刪起居注。論死。遇赦。以謫籍終。按侍講志節貞亮。芥視千金。因事效忠。志除奸慝。其數陳經義。蓋漢之劉更生。而非明之藍道行。事雖不成於薦主。有光矣。愛身如安溪。汲引於失。乃不能昭雪於後。豈亦畏明珠氣。駭恐罹黨禍。始聽懷忠。抱慙之士。老死窮荒與。

國朝名人集中。多紀述孝子遺蹟。余屢擬摘錄成書。以備他日傳獨行者之采擇。既而思之。凡已受旌典者。其事實必已達部。即不然。而州郡志乘。亦當搜輯無遺。何待余為。頃讀石氏獨學廬稿。如蘇州呂孝子西圃者。尤難能可貴。已孝子嘗從父汎舟吳淞。父失足溺於水。孝子即躍入洪流中。負之而出。其平日質不諳水性也。狂風駭浪。竟獲無恙。鄉鄰不戒於火。及呂氏廬。孝子突駭而入。負父而出。纔及門。所居室燼焉。陟險蹈危。若有神相。豈當時所及料與。

松文恭公精相士。吳縣石琢堂太史。以諸生入謁。公即語之曰。子當以第一人及第。

嗣石六試不遇。公許之益堅。乾隆庚戌。石果大魁天下。而公適以是年。恩賜重赴瓊林。聞喜宴日。公掀髯對太史曰。殿撰公。我豈妄哉。同年九十七人。咸為齒祭。

順治一朝。漢大學士。如范文肅公文程。及應州鮑公承先。後改更參貽自先朝外。漢臣應

枚卜之選者。凡二十三人。其中通籍前明。夾輔新運。如涿州馮銓。南安洪文襄公。

承疇。德州謝清義。公陞。皆萬歷年間進士。曲沃李建泰。商邱宋文康公權。皆天啟乙

丑進士。溧陽陳名夏。崇禎癸未探花。海鹽陳之遴。崇禎丁丑榜眼。靜海高文端公爾

儼。崇禎庚辰探花。掖縣張文安公端。大名成克鞏。皆崇禎癸未進士。安邱劉正宗。崇

禎進士。吳江金文通公之俊。萬歷進士。高郵王文通公永吉。寶雞党崇雅。皆天啟乙

丑進士。井研胡世安。曲沃衛文清公周祚。皆崇禎進士。共十六人。至康熙初。尚有監

都孫文定公廷鈐。寶坻杜文端公立。德及正定梁清標三人。皆崇禎進士。蓋天祚

興朝。氣機鼓動。廣敏之士。不覺翩然來歸。然釋褐過早。身事兩朝。則又諸公之闕憾

也。

林清之變。吳曹州增實為首功。嘉慶十八年七月。金鄉縣邢教萌析。巡撫同公興。以

吳可任大事。屬往捕。遂由泰安權金鄉。時八卦教潛煽曹衛間數十州郡。密訂變期。

倡言八九月有白陽大劫。誦八字訣。可不死。愚民狂驚。恐後。金鄉教首崔士俊。遙戴劉林為教主。劉林即林清也。逆情日恣。吳至。走詢其迹。以計獲士俊。並其徒黨數十人。亟送省獄。悉斬之。大府始得以士俊等。從林清謀逆。內連宦豎。狀飛章上變。並以逆黨之隸直隸者。馳告直督。賊由此驚惶。自亂其約。而兗渠林清。闖入禁闥。首尾失應。遂得旦夕殲滅。吳在金鄉。運奇縛姦。完危城。保良弱。賊鋒猝興。累戰皆靡。鄉團助順。縛賊送城下者。凡斬馘五十。斷脛斷筋者八十有奇。而金鄉以靖。明年。曹衛悉平。仁宗著天人交感說。亦以吳之竭忠濟難為足多也。論功。賜花翎。升署曹郡入都。上急欲見之。詢大臣曰。吳皆來未。大臣以告。特旨令即日入見。召對。詢戰守顛末。獎勵優異。越三年。復朝京師。天顏霽和。重褒乃績。深廬其病喉。慰諭至再。既而失察所屬鄆城單縣獄部依法兩議降調。仁宗始則優詔許留。繼則召至闕下。予復秩。見喉音未愈。聖情惓惓。命善自養。每山東大吏送職。必咨詢及之。吳雖未大顯。而遠臣之遇主。至於如此。則亦足慰其勞勩也已。

道光朝。內閣中書舍人。多異材。雋彥龔自珍。定盦。以才。魏源。默深以學。宗稷辰。越峴以文。吳嵩梁。蘭雪以詩。端木國瑚。鶴田以經術。時號薇垣五名士。考中書省。地望清

要。唐宋以後與翰林並稱華選。

本朝名臣名儒亦多奮迹其中。自捐例推廣五貢

及捐納舉人均可報捐。於是

絲綸清切之地。等濫滋多。文章無色矣。

張文和與阿文勤最相得。文勤子文成公。初在朝列。文和視之如子弟。一日見文成疾趨諭之曰。汝遠到之器。當持以凝重。君子不重則不威。文成終身誦之。劉文正與

興縣孫文定。

本朝咸豐已上。孫文定有三人。一康熙朝大學士益都孫廷銓。一道光朝戶部尚書濟甯孫端珍。一興縣捐國其最著者。

亦最相

得。文定子孝愉。官秋曹。為文正屬吏。文正待之尤嚴。曹事悉以委之。至廢寢食。文定偶以為言。文正曰。此姑息之愛也。文定語塞。觀此。見前輩公卿之交誼。不以科場通榜。館閣派差為厚。其通家子姓也。

高宗嘗諭傅文忠公。恒佛法清淨。於身心亦有裨益。公餘宜掣究內典。公奏云。佛法先戒貪嗔癡。皇上天竄聰明。尚有時嗔怒過節。如臣庸愚。恐學亦徒勞。又一日進

見。高宗偶論魏徵敢諫。公云。魏徵每陳諫牘。唐太宗不但不怒。並有褒賞。魏徵見是敢諫便宜。故不憚直言。上頷之。偉哉文忠。得大臣納諫之道矣。

年羹堯征青海日。營次忽傳令云。明日進兵。人各攜板一片。草一束。軍中不解其故。比次日。遇塌子溝。泥深坑也。語云。兩令各將束草擲入。上鋪板片。師行無阻。時賊人方倚

此為險。不意大兵驟至也。遂破賊巢。又年征西藏時。一夜漏三下。忽聞疾風西來。俄頃即寂。年急呼某參將領飛騎三百往西南密林中搜賊。果盡殲焉。人問其故。年曰。一霎而絕。非風也。是飛鳥振羽聲也。夜半非鳥出。必有驚之者。此去西南十里。有叢林密樹。宿鳥必多。意必賊來潛伏。故鳥羣驚起也。年雖跋扈不臣。罹大譴。其兵法之靈變。實不愧一時名將之稱。

岳威信公征青海。行至崇山。見野獸羣奔。曰。此前途有放卡賊。蓐食速驅。果擒百餘人。自此探信賊斷。得掃穴獲醜。與年事畧同。

桐城派古文。望谿開之。海峯繼之。至惜抱而其傳始大。此天下之公言也。惜抱出於劉門。世幾有青藍冰水之喻。然惜抱之學。師法家法。殆兼有之。惜抱之世父薑塢。編修範博聞強識。誦法先儒。與海峯友善。諸子中。尤愛惜抱。每談文。必令侍側。惜抱幼時。即喜親海峯。客退。輒肖其衣冠。談笑為戲。故編修授以經學。而復使受古文法於海峯。

惜抱先生纂修秘書時。于文襄雅重之。欲一出其門。竟不往。書竣。當議遷官。劉文正公以御史薦。已記名矣。未授而公薨。先生遂決計去。既退歸。梁階平相國屬所親傳。

語曰。姚君若出。吾當特薦。可得殊擢。先生婉謝之。集中所謂復張君書也。南康謝方伯啟昆見先生。退而歎曰。姚先生如醴泉芝草。使人塵俗都盡。青浦王侍郎集海內詩至。先生曰。姬傳藹然孝弟。踐履醞篤。有儒者氣象。見石甫所作家狀。按先生每以義理考訂文章。並稱設非邃於義理。安能出處光明。萬流仰鏡若斯乎。索綽絡氏文莊公德保。任翰林學士。僅九日。晉內閣學士。後其子相國英和。任詹事。亦僅十日。晉閣學。相國嘗語人。以為國恩家慶。亘古希遭也。

燕下鄉勝錄卷四終

燕下鄉陞錄卷五

清 鄧陳康祺著

高郵王氏理學經學。代為儒宗。初筆述之矣。頃讀宗侍御躬恥齋文鈔。稱文簡公次子彥和守潯州。訪知粵逆巢藪。請大府痛勦。不聽。觀察皖南。嚴治土匪。芟鋤至數百人。自季弟殉節。痛念國憤家仇。約束部伍。志在盪決。奉命赴浙。委往徽州軍營。中途以勞瘁死。文簡季子忠介公壽同侍御。稱其於韻學。能契祖庭。不宣之蘊。於小學經學。能補庭訓。未及之端。分轄漢黃。粵寇至。力戰陣亡。仲子恩晉。隨殉。哀旌廟食。卹典極隆。一家父子兄弟。忠孝堂堂。樹節奇偉。蓋又不第仍世樸學之傳。為足力振門緒也。

王觀察東槐。初入臺。即以犯顏自任。以鹽漕敝政。請參折中。開中法。納米麥以代鹽課。兼可裁漕運。雖格不行。多韙其論。山東患盜。劾主名大小吏十餘員。斥州縣二十餘案。密按皆實。因受宣廟知道。光二十八年。時議開礦。益帑藏已允行矣。公敬陳列聖封禁成訓。謂開採者上非良吏。下非良民。請緩其令。事竟寢。任街道時。遇王府木器車。橫行中路。輒笞之。巡北城時。訪得惡魁曹七為民害。迅禽治之。輦下皆

畏憚。庚戌正月。議陳。先帝殊諭。郊配。廟祀二條。讓善至孝。裁義至精。不可沿

例而揜。顯謨疏上。發還。夜半。公為哭失聲。敬按。宣宗遺命二條。曾文正長禮部

儒臣言事之鵠。今存公集中。後又陳初政闕失。事關禁密。未發。其時經費支絀。言利繁興。公疏言

破患貧之見。而後治本可端。元氣可培。人心可固。其正大之氣。洵足為古之遺直矣。

按周禮地官有什人。卽今礦字。開礦之策。在今日似不能不行。而董督非人。未能

無弊。公於咸豐初。諫阻開採。不可謂非碩畫忠謨。噫。三十年為一世。時勢變遷。後先

迥異。豈獨此一事與。仁宗皇帝一日召見英相國和。諭曰。汝家事。朕皆深悉。惟當日和珅如何欲與汝

締婚。汝父何言以謝。對曰。臣年八歲。和珅初為侍郎。至臣家。適遇臣於門外。但問臣

年幾何。及臣十一歲。臣父為聘。故漕督阿思哈之女。越二年來歸。此外別無所聞。迨

臣父亡後。大學士公阿桂向臣言。當日和珅免內務府大臣金簡。為其女作伐。臣父

婉辭。仁廟嗟歎久之。諭曰。汝父生前受和珅之謗多矣。相國因泣對。不獨生前受

謗。身後遺摺。尚為遏抑。次日蒙。特恩追賜相國父前禮部尚書德保諡文莊。並文

莊兄前禮部尚書觀保諡文恭。孫修撰承恩大魁時。不肯欺君賣弟。事詳前筆。其弟亦崖孝廉。賜實才人也。以科場

獄謫戍邊外。蒙恩放還。己卯。聖祖南巡至蘇州。問孫陽在否。賜獻詩。行在有
君王猶記小臣名之句。為時傳誦。夫以海隅下士。曾竄遐荒。湯網宏開。堯天
重戴。已是再生莫大之。恩乃事隔數年。天語拳拳。猶齒及孤蘆之姓氏。此則夜
郎儋耳。昔賢無此遭逢。想一時獻賦迎鑾。儒冠萬頂。當無不感激涕零矣。
常熟錢錦城牧齋宗伯孫也。少承家學。以詩名。乞其家副憲朝鼎為之序。嘗攜集就
正新城尚書。新城一見其序。即曰。家有湘靈按湘靈名陸燦。著有調
運齋集及國現居士集。舍之而求副憲。
是欲以爵位傳也。擲去不觀。噫。今之自刊詩文集。求貴人作序。其難免新城一擲者
多矣。

道光乙酉。成郡王子載鍾病故。其妻關氏。未經過門。情願守節。經宗人府奏聞。特
旨旌表。金枝玉葉中。亦復有此霜松雪柏。足見聖朝風教之醇。化行自近也。

道光二十七年正月。兵部尚書金陵何恪慎公汝霖之太夫人。以年躋九旬。五世同
堂。親見七代蒙恩賜壽。於是上命樞臣傳詢中外文武大臣。有老親年屆八十
以上者。悉列以聞。時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陳公官俊。母壽九十。都統祿公普。浙江
巡撫梁公寶常。母壽均八十。以上咸拜恩賜。工部尚書濱州杜公受田。其尊人石

樵侍郎致仕家居。年亦八十有四。兩朝耆舊。三世清華。特荷良玉文綺之賞。錫賚尤為醇渥。並御書教忠篤慶四字匾額賜之。

大內南書房後院壁有世祖皇帝幼年習彈痕跡。又桐城張文端靜海勵文端二

公在南書房。每入直於院。

按院坑炕三字皆無牀榻義。今北邊坐處以牀髮抵壁。久而髮印漬紙。至今尚存。按此指康熙末見長興鮑氏亞谷叢書。

汪蛟門懋麟田綸霞雯宋牧仲榮曹頌嘉禾丁幼華又旦顏修來光敏葉井叔封曹

升六貞吉謝千仞重輝同稱詩輩下時號十子亦見亞谷叢書。

姜西溟太史與其同年李修撰蟠同典康熙己卯順天鄉試獲咎是科鼎甲不利已

見前筆矣時蓋因士論沸騰有老姜全無辣氣小李大有甜頭之謠風聞於上以致被逮姜竟卒於請室第前輩多紀述此事而不能定其關節之有無昔讀結綺亭

先生墓表稱滿朝臣僚皆知先生之無罪而王新城亦有我為刑官今西溟以非罪

死何以謝天下之語知同時公論早以西溟之連染為冤嗣聞先師徐柳泉先生云

小說紅樓夢一書即記故相明珠家事金釵十二皆納蘭侍御所奉為上客者也寶

釵影高澹人妙玉即影西溟先生妙為少女姜亦婦人之美稱如玉如英義可通假

釵影高澹人妙玉即影西溟先生妙為少女姜亦婦人之美稱如玉如英義可通假

妙玉以看經入園。猶先生以借觀藏書。就館相府。以妙玉之孤潔。而橫罹盜窟。並被以喪身失節之名。以先生之貞廉。而瘐死圜扉。並加以嗜利受賕之謗。作者蓋深痛之也。徐先生言之甚詳。惜余不盡記憶。此編網羅掌故。從不采傳奇稗史。自汙其書。惟紅樓夢筆墨嫺雅。屢見稱於乾嘉後名人詩文筆札。偶一援引。以白鄉先生千載之誣。且先師遺訓也。

國朝初定。江浙士大夫。猶沿明季遺習。方州大縣。立社自豪。聞一知名之士。則彼此爭闖入社。甚至挾兵刃弓矢以劫之。文酒翰墨之場。至效惡少推埋。道途交關。何其真也。相傳海甯有二社不相下。一社徧致三吳諸名流。推吳梅村為祭酒。舟楫絡繹數千里。三月某日。方過嘉興。將以次日大會。其泊舟處。質明。大書一聯於野廟門外。云。鼎湖莫挽龍髯日。駕水爭持牛耳時。蓋是日乃明思陵殉國之日也。見者氣沮而散。

咸豐三年。金陵失守。中外輿論。咸歸咎制府陸建瀛之債事。蓋萬口一詞矣。時祁文端公弟文節公幼章方伯。以守城悲憤。嘔血殞命。文端哭弟詩云。巖巖制府公。抵掌運才智。提兵扼九江。庫藏悉羅致。神礮五百餘。盡數充武備。

原注。上海購礮六百尊。僅以四十尊留備守城。

京帑六十萬併取毋遺置

原注部議三十萬給軍三遺之以危城置之於死地又云

疆帥控上游初議豈不壯舳艫互千里江皖賴保障前茅甫遇賊一戰總戎喪翩然

乃退飛踉蹌棄兵仗匿迹歸白門吾民復奚望城中十萬戶湍決各奔放大府方閉

閣猜嫌仍未忘又云追思債事繇後懦而前亢若使謀乃進據險審所當縱退時猶

紆援軍勢可仰

原注時向門軍自湖北統兵追賊已及九江

巖城民氣固內外力足抗

原注弟借帑各關儲糧練勇布置周

密民不驚徒若前軍徐退小孤東西梁山重險不徹則向軍援至勝負未可量也

此錯竟誰鑄此災實無妄讀公此詩可見

制府之貽誤大局實軍興第一罪魁嗣以解若黃巾身膏亂刃顯皇帝憫其一死

即亦不復追咎封疆此正聖朝體卹之深心包涵之大量康祺竊謂鄭祖琛何桂

清輩本以試帖楷書進身駸昧空疏游膚節鉞粹罹禍變顛蹶何奇沔陽制府平日

賓禮賢士擘究儒書迹所施為尚不肯自居庸懦不意臨變失措頓喪生平以致東

南門戶江皖藩籬盡壞於九江之一著較張浚符離之敗房琯陳陶之潰殆有過之

士大夫與人家國謀人軍師顧可不自審量貿然一出與

平定張石洲先生穆融貫經史學窮九流山右自閩徵君後勃率羣書斷推先生為

眉目客京師與壽陽祁相國欽縣程侍郎及何子貞苗仙麓何願船俞理初諸君子

以絕業相切劘。比年廢肆舊書。遇有石洲手校之本。靡不精審。康祺心竊嚮之。頃讀程侍郎遺集。送張石洲歸里詩云。逸氣凌參墟。清眇徹水鏡。朱邱延不赴。書窟卧以詠。注云。惠卽慕君名。懸榻以待者三年。卒辭不就。更可見先生之植品矣。按先生初名瀛。遲。祁文端公之先德。鶴皋先生韻生。遂于輿地掌故之學。其所著皇朝藩部要畧。西陲要畧。西域釋地諸書。綱領秩然。甄採有法。穆然見列聖綏養藩服。長駕遠馭之規模。洵必傳之作也。先生提調史館。舉介休劉澄齋錫五自代。總裁阿文成公問曰。此非上書某公者耶。骨氣如此。可勝提調任矣。蓋劉官翰林時。有文章鉅公。答拜稍倨。嘗上書規切。先輩之取人。以此。

鶴皋先生于役西陲。文端方十三歲。太夫人課讀。冬夜視參星西沒為度。文端題朱蘭坡學士霜帷課讀圖有云。世閒冰槩何處無。我亦傷心讀此圖。朔風捲地參橫屋。萬里闔門夜讀書。令人誦之。欷歔。

衢州孔氏世稱聖裔南宗。而江蘇青浦縣城北亦有孔宅。攷孔宅志。孔子二十二代孫潛字景微。先居梁國。為漢太子太傅。避地會稽。遂為郡人。至三十四代正為蘇州長史。隋末亂離。奉先聖衣冠寶玉。葬於大盈浦上。立家廟以祀子孫家焉。又攷

邑志云。宋淳熙間。慧日院僧疏廟隕渠。得寶玉六事。三壁。二環。一簪。藏縣庠。或云。瘞于墓側。殆即長史所藏也。康熙四十四年三月。巡幸江浙。塗經青浦。貢監生員孫鉉等。籲請。御書匾云。聖蹟遺徽。聯云。澤衍魯邦。四海人均化育。喬分吳會。千秋世永蒸嘗。雍正十二年。詔立五代王祠。乾隆十一年。禮部題準奉祀生。四十四年。巡撫楊魁疏奏估修。嗣後多請帑重修。沿為故事。聖代崇儒。至矣極矣。康熙按青浦之名縣。以邑

有青村。子游曾過此也。乃孔宅南遷。適當斯土。實足為山川志乘之榮。

乾清宮每歲封寶後。工部內府進鐙竿二。盤龍楠木柱高與宮檐齊。上銜五色八角圓鐙。樹於東西墀中。又封寶日。宮中駕幸之所。以爆竹前導。

宮中門聯。例用白絹。錦闌墨書。輝映朱門。色益鮮潔。聯語翰林撰寫。又臘日。內廷翰林題椒屏進上。謂之椒屏歲祝。皆桃符遺製也。

封寶前一日。例進門聯。立春日。南齋翰林進春帖子詞三章。五言一首。七言二首。用硬黃矮紙。小摺細書。拜筆墨牋紙之賜。

御筆福字。賜近臣。舊例也。道光初年。加賜壽字。

新正二日。重華宮茶宴聯句。已上五則。皆見祁文端公謨飭亭集。消寒四集分詠。

得桃符詩注錄之以紀承平歲時之盛。

江西南昌府屬之甯州。毗連楚壤。嘉慶三年。教匪潛入州境滋事。經鄉團勦滅。六年春。特諭撫臣查在事出力者。分別賞給職銜。並以甯州士民急公向義。錫名義甯州。嘉慶丁卯。義甯州萬文恪公承風奉命充浙江鄉試正考官。上於召見時。諭之曰。汝上書房年久。操守朕所素信。浙江大省。故令汝去。又諭曰。試官因有關防。地方事無從知悉。若學差則不然。當據實陳奏也。後果於闌中拜督學江蘇之命。蓋陞辭時。已微示意旨矣。

江陰學使者署有燕喜堂。為彭文勤公侍母繆太夫人之所。簷聯云。母福逮兒身。八歲辭家。七旬就養。紀實也。堂內額。萱輝頤祉四字。嘉慶九年。相國劉文清公母太夫人九旬時所賜。後義甯萬文恪督學江蘇。奉母抵署。亦居此堂。文恪思不辱齋集。有燕喜堂詩。

程春海侍郎。為蘭翹學士昌期。晚年愛子。乾隆間。學士嘗值上書房。比道光元年。侍郎亦以編修奉命在南書房行走。召諭曰。汝父蘭翹先生品學。朕昔年最敬。汝之聲名。朕亦皆知。宜更守素行。時祁文端方長戶部。同蒙召見。親聆聖訓。出語。

同朝皆榮之。按侍郎後於十二年十二月復被命入上書房。課惠親王學。父子相繼入上齋。亦罕觀事。

程侍郎為阮文達公再傳弟子。例稱門人。文達入相。與侍郎結鄰。尚以暇相講習。文達校毛詩。有椒其馨。椒字訛馥字。其訛久在六朝。罕可相語者。持示侍郎。侍郎謂詩必芬孝祀。韓詩作馥芬孝祀。馥字毛韓兩見。形聲不謬於六書。為加一證。侍郎又謂近人治算。由九章通四元。可謂發明絕學。而儀器罕有傳者。乃與鄭君復光有修復古儀器之約。又嘗深究開元占經。謂道光七年。水火同度。當有火災。果驗。吉地紫微因水之故。曹文正問古有之乎。侍郎對水齧王季墓。見棺之前和。見呂覽所撰國策地名考。謂孟津在河北。非今孟津縣。亦非古河陽縣。蒲反非舜都。乃衛蒲邑。以當入秦仍歸。故曰蒲反。其援據博洽如此。文達甚韙之。世盛稱侍郎詩文。康祺謂侍郎亦漢儒實事求是之學。不隊師門家法者也。

余嘗欲輯上齋南齋故實。勒為專書。以誌本朝右文之盛。既思官非清貴。學復非鄙。揚厲鋪張。嫌於非職。坐是中輟。前編曾記樂泉食筍齋諸典。畧存澄懷風景。苦於未詳。頃讀饒飫亭詩。及義甯萬文恪公集。歛縣程侍郎遺集。又得數事。樂泉為乾隆

己卯歲張文恪公泰開直上書房時得於園廬之東愛其甘冽甃以文石繪圖徵詩公遂自號樂泉老人比嘉慶間泉漸蕪沒僅餘涓滴道光戊子田季高嵩年暮夫極力淘濬深八九尺甃石無恙果有泉自西北石罅涌出逾日而清澈一泓其光可鏡環植新柳頗復舊觀同直咸有歌詠又葉棣如閣學覲儀卜宅處有一小阜可望西山閣學築亭其上名之曰葉亭戴文節熙作畫沈文忠北霖作記時道光己酉二公同直友也又祁文端於道光辛卯奉母入都筮得井之上爻已而被命重直南廡並詒許就養園廬因名直園屋後之井曰孚井嗣徐少空士芬居之製竹簞為恒升車仿區田之法試之有驗辛丑季秋置酒邀孫文定瑞珍杜文正受田賈文端楨張文毅芾何制軍桂清觀刈稻孫杜諸公亦當時兩齋詞臣也又祁文端有食筍齋十詠曰竹徑齋南竹三叢當塗手植遂以名齋東南隅兩叢西北牆下一叢文端所補也春夏雨足筍迸地而出交柯亂葉款扉者披翠而乃入焉曰老屋循竹而西過牆而南老屋三間榆柳之下園廬昔燬於火獨此屋與近光樓巋然尚存曰借春陰館館當老屋之北檐角海棠一枝高三四丈花時與客飲酒賦詩其下取放翁詩意名之曰東峰上有老榆高出羣木下有樂泉清冷如鏡峰在齋東故名曰月湖門對

南湖水天一碧。園木蒙密。到此豁然開朗。曰影荷橋。石橋界南北兩湖之間。荷花開時。紫紅漾碧。如畫舫然。曰見山臺。橋東北水折處。突起一小岡。出館之背。頂若平臺。登之可見西山。曰藥坡。岡自北而南。尾注於齋。奇石環之。高下雜植藥草。桔梗數叢。挺秀可愛。花開如紫玉璣。野菊綠坡。入秋特盛。曰雨香泚。齋之後為北湖。鎖以重岡。跨以橫橋。林陰四匝。幽邃無盡。曰洗硯池。北湖之滸。藥坡之腳。爰有盤石。可濯可沿。此十景皆文端命名也。又程侍郎直舍在東峰下。有屋一區。侍郎題曰樂泉西舫。又食筍齋。後土阜有嘉樹三。居者過者皆罔識其名。程侍郎辨為柎。因著柎賦。以上俱澄懷掌故之瑣瑣者。暇日終當搜討各書。分類編紀。為獲侍承明者慶遺際也。

父子同值上書房。又有青陽王氏。其一家蒙眷之厚。尤為志乘所無。當文僖公懿修官禮部侍郎。運府大司馬宗誠已為侍講學士。同扈蹕東巡。睿皇帝幸翰林苑。父子同席。賜宴和詩。純皇帝實錄成。尚書方以詹事為纂修。賜宴禮部。而文僖公適長春官。為主席。比文僖以年引退。尚書即相繼入值上齋。奎章珍器。賞賜重疊。雖睿皇帝亦嘉歎其兩世知遇。忠謹自將。時發天音而垂清問也。文端公顧八代精韜畧。善射。以擺牙喇從征雲南。先後參鎮南將軍襄壯公莽依圖。平

南大將軍襄毅公賴塔軍比有功。游長禮部。列內臣班。顧公雖以武功起。居家好治經義。矻矻如諸生。居母喪。三日不食。三年不入內。立朝持大節。不附執政。索額圖為所抑。居要地數十年。致仕卒。無以為殮。世宗在藩邸。遣王府官治其喪。乃克成禮。吳三桂開藩雲南。嘗割麗江邊界地賂蒙番。賦籍尚留。尚書范公承勛督雲貴。奏除之。

漢軍王侍郎國安。康熙初。撫吾浙。勤敏彊記。所部吏民賢不肖。及姦宄姓名。各有記籍。摘伏如神。嘗晨坐聽事。官屬以次晉謁。復延見鄉里耆老。問疾苦。甫闔扉。遽微服行。闐闐開。或單騎出入山谷。訪諸不逞者。立擒至官。遠近駭服。會朝議欲棄舟山。使民內地。公上疏力言不可。乃止。即今之定海廳也。浙人呼公曰。王閻羅。

鈕祜祿氏文清公格爾古德。繼于清端。撫直隸。疏薦盧龍令衛立鼎。靈壽令陸隴其。衆論翕然。及詔舉賢能。九卿交推公清廉莫及。按是舉登刻牘。七人已見初筆。蓋正已薦賢。惟廉吏

能知廉吏也。公與于公諡法。皆以清字。昔之保障畿輔者。足為諸道表率如此。

衛盧龍立鼎。山西陽城人。後行取。官郎中。令直隸時。治行與陸清獻公相伯仲。聖祖嘗命刑部尚書魏敏果。吏部侍郎科爾坤。巡察畿內。至盧龍。治具不為食。啜茶一

既曰。令飲盧龍一杯水耳。吾亦飲令一杯水。諸大獄悉以咨之。立鼎引經準律。敏果大稱善。

大內文源閣。藏書六萬卷。裝潢經史子集。以異色別之。仿隋唐舊制也。每卷首各印文源閣寶。上加古稀天子圖璽。

黃陂姚撫部締虞。康熙十七年。以禮科給事中。主考江西。還奏免江西通賦二百十餘萬。以文字之職而議及民瘼。竟邀曠典。故事未嘗有也。初憲臣艾元徵請禁科道風聞言事。進言者日少。撫部抗疏請聖祖檢閱。世祖朝言官章奏如何謬誤。今相率以輒熟為風。恐平時無以作其敢言之氣。臨事必無肯為皇上盡忠者。頃之聖祖御乾清門。召諭曰。朕親政以來。諸臣何嘗以言獲罪。對曰。上即不譴言官。但有此處分條例。諸臣方跼蹐畏罪。誰復肯發奸指佞者。聖祖色霽。因曰。人臣論事。當擇其大者遠者。如魏象樞彈程汝璫。亦是風聞。已而鞫問得實。本朝原未有風聞之禁也。將退。詔以所言宣付史館。尋出撫四川。請罷蜀中采木之役。仁言利溥。撫部之謂矣。

乾隆七年。詔求骨鯁質樸之士。如古馬周陽城者。九卿咸有薦辟。廷試策論。上

親取青浦胡清恪公寶璣第一。公時官中書舍人。用大學士查公薦也。後公官御史。有敢言之目。任封疆。能持大體。卒為名臣。相傳公將生之夕。父教授君夢王文成遺以金軸曰。五十年後。煩送至吾鄉。及高宗南巡至會稽。遣公齎御書名世真儒額及御祭文祀文成。方悟前夢。因為題曰三不朽。懸諸祀堂。按夢境渺茫。豈可據為典要。而碩輔真儒之魂魄。千載如生。絲綸俎豆之。恩榮九幽亦感。此則塙然可信者也。

曩於東華門外酒家。晤一老吏。自言作幕二十年。作官三十年。游歷九行省。極論兵亂以前。各省吏治之壞。滔滔汨汨。口若翻瀾。且云當時知府知縣。幸不甚知。知則劫富民。噬弱戶。索土產。輿陋規。百姓更不堪命。巡撫巡道。幸不常巡。巡則攪驛道。折夫馬。斥供張。勒饋贖。屬吏更不堪命。仍苦百姓耳。其言殊太激切。天下之大。百官之衆。小康大法。豈繫無人。錢唐袁枚令沐陽。南靖莊廉訪亨陽。以淮徐海道來巡。就館餽餼。蒸受之。止袁共飲。問沐水原委。簿領利病。甚悉。旁及山經地志。星象樂律。甚辨。翼日。會諸生於學。講中庸卒章。款款盡意。聞者色動。翼日。校丁壯發矢。矢旁決。熱火器。器閉。諸丁伏地請罪。袁亦起謝。廉訪乃弛外衣。手弓而前。教如法。矢發。十八人無不

當鵠者。火器亦如之。畢就坐。笑謂袁曰。而奚慊慊耶。專心治民。吾職在巡。年年來為子教之可也。從蒼頭二人。僮一人。皆自飲其馬。臨去。犒以金。堅不受。後公卒於官。民為罷市號哭。賻以錢。一日至六千緡。嗚呼。巡道如公。民方恐其來巡之暮也。

亭林董浦諸先生。自云吾不如某某。吾不如某某。余已紀之。郎潛初筆矣。頃讀武進劉禮部逢祿集。歲暮懷人詩小序。有云。敦行孝友。厲志貞白。吾不如莊傳。永思通造。化學究皇墳。吾不如莊珍。藝精研易禮。時雨潤物。吾不如張皋文。文采斐然。左宜右有。吾不如孫淵如。議論激揚。聰明特達。吾不如惲子居。博綜今古。若無若虛。吾不如李申耆。與物無忤。泛應曲當。吾不如陸劭聞。學有矩矱。詞動魂魄。吾不如董晉卿。數窮天地。進未見止。吾不如董方立。心通倉籀。筆勒金石。吾不如吳山子。可見宏聞劼學之士。未有不翺翺翼翼。集思廣益者。禮部所舉。皆同時一州之人。宜曾文正薦舉人才。疏稱常州奎婁應度。人才輩生。洵不誣也。又張茗柯門人江承之。安甫。受鄭氏禮。虞氏易。通大義。禮部門人潘準。彥甫。夙慧嗜學。通六書九疇。經緯文史。皆年十八卒。江歛人。為常州之學。潘亦常州人。猶惜其秀而不實。未成通儒。

劉禮部為相國文定公孫。字申受。年二十五。學使賞其文。以廩生充拔貢。時與同邑

李申耆先生齊名。號常州二申。

乾隆甲子科前期。上聞士習不端。懷挾擬題之風日甚。思痛懲之。命親王大臣嚴立搜檢之法。得一人者。賜軍役一金。士子襦及褻衣。貢院內外。枷杻相屬。比日晡。受卷入場者寥寥也。時士子多退歸寓舍。將就寢矣。忽傳旨盡放進。比下。曳白者乃至二千餘人。下詔切責。並裁減各省中額有差。欽命題。

燕下鄉睦錄卷五終

燕下鄉醜錄卷六

清 鄧陳康棋著

今各省鄉試官生卷什九呈薦。其事始於富陽董文恭公。以官生應試。時乾隆庚辰秋。劉文定公與介野園少宰典京兆試。有同考官某素識文恭名。得一卷呈介公。介公不取。某曰。觀其詞采富麗。必董公子也。時文恪公在朝。介公大怒曰。科場法至嚴肅。果爾。即奏聞。賴文定力為寬解。乃悉取官卷。付介公去取。自此沿為成例。順天鄉試官生卷。遂盡呈主考。而外省亦然矣。是科揭曉後。文恪公聞文定闌中排解事。退朝。即率文恭踵門謝。命稱弟子。見文定孫禮部集。記董文恭公遺事。

乾隆間。故相和珅屢奉派預文字之役。在純皇帝聖意。不過欲其追從儒臣。練習文采耳。而珅伎刻特甚。凡得卷。非其屬意者。先視其筆誤。幹補處。抉去之。其無筆誤。則妄摘瑕疵。以指甲深畫之。南巡召試。數與梁文定、朱文正、董文恭諸公同閱試卷。或取或舍。珅輒專決。其謬妄可想。其氣餒亦可想。

董文恭公居太夫人憂。常徘徊一室。若有所甚憂。或執象笏擊几。笏為之裂。人疑公與和珅同居樞密。必有所甚不得已者。嘉慶初元。珅勢益張。外而封疆大吏。領兵大

員內而掌銓選理財賦決獄訟主諫議持文柄之大小臣工順其意則立榮顯稍露風采折挫隨之太傅朱文正公以德行文學受兩朝知遇數歷中外垂五十年時以內禪禮成例得進冊。坤多方遏之既上。坤又指摘之。純皇帝諭曰師傳之職陳善納誨體制宜爾非汝所知也。旋召公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仁宗作詩寄賀。屬藁未竟。坤取以白。上皇曰。嗣皇帝欲市恩於師傅耶。上皇色動。顧董文恭公曰。汝在軍機刑部之日久。是於律意云何。公叩頭曰。聖主無過言。上皇默然良久曰。卿大臣也。善為朕以禮輔導。嗣皇帝乃降旨。朱珪仍留兩廣總督之任。旋又改巡撫安徽。是時直內庭者無不色變震恐。文恭獨從容謝過。書旨而退。右見劉禮部集。讀此見文恭之忠亮格天深心調護真有功宗社之大臣亦由。兩朝聖人。善作。善述。止孝。止慈。訓政者一時罔極之心。傳作者萬世無疆之業。卒非僉壬所能熒聽也。

嘉慶癸酉秋。林清李文成等倡亂三省。上方謁東陵回。次白湖行宮。猝聞禁城盜警。扈蹕諸臣多錯愕不知所計。有欲奉駕之京東。調大兵成列而後進者。董文恭公曰。是滋亂也。獻俘者且至矣。即日進次燕郊。適提督英和以所統兵焚橫村。

及宋家莊董家莊賊穴并擒賊目迎駕還宮三日而定論功公與托公津桂公芳盧公陰溥英公和皆第一陰襲有差衆謂公之臨變鎮定尤不可及云

高密李元直官御史八月章數十上最後語侵諸大臣尤切世宗召元直及諸廷臣入歷舉中外大臣有名迹者詰之元直抗言無所避上徐謂諸臣曰彼言雖野心實無他翼日復召入慰之賜荔枝數枚出於是都人呼為慧李

吾邑入國朝來史立庵先生大成順治乙未首魁天下鄉人至今豔稱之徒以其科第官階耳按先生貳宗伯時同人議裁孝子節婦廩給曰彼分內事何與朝廷先生毅然曰為子不孝為婦不貞亦何與朝廷必以法繩之耶議遂寢先生性至孝會其父思之繪已容以寄亦令先生繪已容寄父先生聞命驚惶晨夕不安故事京察六年俸滿方得請假歸先生僅四年不合例乃上疏自陳曰臣父思子不見思見子之儀容呼子不來頻呼子之名字臣而忍此不可以為人子亦何以為人臣世祖覽奏惻然特許終養及中途而父凶問至哀毀成疾遂以養母家居按今世說注稱養為當事所格曰吾豈以一官易一日之養乎遂家居十年例應削籍遇赦免誤也先生充講官主貢舉皆有建白忠孝大節彰彰如是詎以一甲進士二品京堂為輕重與

台州府太平縣李氏女。許嫁於林。未嫁而夫死。女奔其喪。奉舅姑以終。林故貧族。女以鍼黹營生。節衣縮食。有餘。即置田產。積十餘年。有田六十畝。因無後可立。以其田呈請學使。每歲按試。取第一人者主之。計所入息。分為四。以其三助文生之貧。不能應省試者。而以其一助武生。知縣事某書其事入志。乘乾嘉間事也。偉哉此女。亦貞孝。亦賢達。懷清我我與天台比峻矣。

幼時聞人言郭制軍琇令吳江時。簠簋不飭。大吏將劾之。郭立誓痛改。令役擔水洗縣堂及內室。示民以更新。後果操行峻介。卒稱直臣。以其事無稽。姑置之。偶讀新城陳侍郎用光應詔言事摺子。有云。臣聞湯斌為江南巡撫時。將劾吳江縣知縣郭琇。琇請見。願以治行自贖。斌許之。遂一變而為良吏。且致位卿貳。以名臣顯。是人言不盡子虛矣。康熙二十五年。文正撫蘇。嘗薦琇居心沖澹。蒞事精銳。宜行取部以催徵未完議格。特旨允行。授御史。又三十八年春。聖祖南巡至德州。見琇跪道旁。諭閣臣曰。郭琇前令吳江。百姓至今感頌。其人有膽量。無朋比。可授湖廣總督。知郭制軍之在吳江。其改轍以後。必有循良慈惠。深饜人心者。至於居臺垣時。劾河臣靳輔治河無功。劾大學士明珠。余國柱結黨營私。背公納賄。少詹高士奇。都御

史王鴻緒等招搖依附。一時方嚴抗直之聲。幾使輦下栗然。朝貴側目。詳見公所著華野疏稿其丰裁氣骨。作令時必已不凡。特年少闊疏。人言偶惑。宜文正做厲而獎掖之。不然。士大夫一命甫膺。甘為墨吏。素絲已黥。白璧難磨。尚何晚蓋立功之可冀乎。命世如郭公。仍不能捨其生平之一節。有位君子。庶知懼焉。

姚姬傳先生主講鍾山時。袁簡齋以詩號召後進。先生與異趨。而往來無間。簡齋嘗以門人某屬先生。願執贄居門下。先生堅辭之。及簡齋死。人多勸先生勿為作墓誌。其人率皆生。則依託取名。歿而窮極詬厲。先生曰。設余康熙閒。為朱錫鬯。毛大可。作誌。君許之乎。曰。是固宜也。先生曰。隨園正朱毛一例耳。其文采風流。有可取。亦何害於作誌。按秀水蕭山二先生。其學問有根柢。其立身處世。亦未肯隨逐波流。隨園似微有不類。然而姚先生之言。公言也。

邵叔山太史齊燾。工東京六朝之文。其玉芝堂集。淵懿鎗洋。鯨鏗春麗。駢偶家奉為鴻寶。太史溫溫不自許。嘗用陳思王語。僕嘗好人譏彈其文八字。鐫諸小印。即此見前輩之虛心。

試帖初興。多尚典贍。紀文達公始變為意格運題。館閣諸公。每呼此體為紀家詩。見

公詩集自注

千叟宴。外吏惟封疆大臣。年齒及格者。或得恩旨詔入。餘皆弗預。嘉慶丙辰。奉新

劉鐵樓刺史。適牧通州。獲與京職一體入宴。人以為榮。劉繪恩宴臚歡圖。倡和成集

光山胡文良公煦。著周易函微。推闡精微。窮搜象數。與洛閩頗有異同。經河南撫臣

於采書之役。續呈御覽。公本無諡。因是書收入四庫。始追賜焉。紀文達公有句

云。四代經神四胡氏。原註。宋胡瑗有周易口義。元胡一桂有易本義。附錄纂疏。易學啟蒙翼傳。明胡居仁有易象鈔。兩朝耆宿兩

文良。原註。雍正中高公。其傳先諡文良。可云典切。

黃烈女。楚人。許字同縣李子。未嫁而李先逝。女誓死歸守三載矣。一夕夢李子來迎。

次日往與母訣。未及返而卒。女家執古禮葬黃氏塋旁。其舅往哭之。女墓忽自裂。兩

家歎異。乃與李合葬焉。夫弟然山太史為之傳。紀文達弔以七律二章。有云。延陵掛

劍心相許。屬國吞毡志竟成。特與人閒存大節。不關兒女有私情。又云。延津寶劍終

雙去。合浦明珠解自歸。誰與重翻新樂府。古來曾唱華山畿。直寫出烈女心事。

陳碩士宗伯。為魯山木先生九皋之甥。而姚郎中其本師也。故宗伯亦以古文名。堅

守桐城新城之家法。山木官夏縣三年。不名一錢。沒後。諸子奔走衣食。無恒產。以自

存惜抱後人亦鬻田他姓無力以贖宗伯於道光戊子奉命督閩學乃出其養廉買田五十餘石為舅氏祭產復出八百金為師門置田俾姚氏諸子祭掃之餘得租給饘粥風義如許足以激薄淳澆矣

順治六年己丑會試中式四百人閣臣七人典試前代未有時兩廣初定二甲授參議三甲授知府進士釋褐即官四品亦奇遇也

順治十四年丁酉湖廣鄉試中式百六人捷南宮者至六十四人世稱盛事時典試者檢討薛濬給事中孫光祀也

國初掌文衡者間用舉人出身人員不必皆甲科也康熙二年癸卯兵部主事蔡騷充雲南鄉試正主考五年丙午戶部主事曹首望充廣西鄉試正主考皆以拔貢典試尤為渥典首望兄鼎望是科以刑部外郎典試湖廣

河南鄢陵王鳴球順治庚子解元康熙三年成進士至六年丁未補應殿試適其子曰溫以是科捷南宮父子同日對策大廷時論稱羨

殿試卷先擬十本進呈恭候欽定名次自康熙二十四年乙未會試始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北闈有廣東貢生黃章年已百歲入闈時大書百歲觀場四字

於燈令其曾孫為之前導。以上六則見貢舉考略。

朱竹垞官翰林時尋訪永樂大典不獲每太息曰被李自成視馬蹏矣不知三百餘年埋藏灰塵中卷帙實裒然無恙紀文達公在翰林院署齋戒始於敬一亭上得之

按結綺亭集謝山先生嘗與臨川侍郎就翰林院同抄永樂大典中祕帙是物色此書不始於文達或秘閣清嚴陳編繁尤自二公後無問津者故文達以為創獲耳

每直宿之暇翻閱一過已記誦大畧後纂輯四庫書經文達一手裁定宜其溯源徹委抉奧提綱如駕輕車而就熟道也見劉文恪公權之所作公遺集序。

紀文達平生未嘗著書間為人作序記碑表之屬亦隨即棄擲未嘗存稿或以為言公曰吾自校理祕書縱觀古今著述知作者固已大備後之人竭其心思才力要不出古人之範圍其自謂過之者皆不知量之甚者也我輩薄植偶作一二短書雜說輒姁姁姁姁有亟於表襮之心讀此能不頗厚。

乾隆四十五年高宗五巡江浙三月初六日諭賞福建百歲舉人郭鍾岳為進士並賞資耆儒陳應騰等御書緞匹荷包時鍾岳諸人俱來浙迎鑒也。

鮑覺生侍郎桂星督學中州當交代聞林清之變上書陳十事疾馳至京仁宗亟稱之曰卿疏摺已次第施行矣後以少空總裁武英殿條陳殷事劾提調及副管

不職狀。提調互訐之。遂落職。逾五年。復編修。宣宗即位。以編修奉獨對。上語之曰。汝所劾者。今朕褫其職矣。於是隆隆屢遷。復至卿貳世。但目侍郎為文士耳。不知其任事敢言。練習大政。久為兩朝所深知。故偶蹶而終顯也。

乾隆元年正月。奉旨著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朱軾。左都御史福敏。侍郎徐元夢。邵基。為皇子師傅。著欽天監擇日開學。旋擇得二十四日吉。是日清晨。皇長子皇次子到學。總管太監傳旨。皇子應行拜師之禮。諸臣固辭。遂長揖。賜賚文綺筆硯之屬。與雍正元年同。少頃。召皇子及廷玉等六人進見。面諭曰。皇子年齒雖幼。然陶淑涵養之功。必自幼齡始。卿等可殫心教導之。倘不率教。卿等不妨過於嚴厲。從來設教之道。嚴有益而寬多損。將來皇子長成。自知之也。上又諄諄諭皇子師傅之教。當聽受無遺。見張文和公自訂澄懷主人年譜。我朝青宮毓德家法之善。較之皋陶教胄。桓榮授經。又遠過已。

令甲。凡遇更換學政之期。吏部開列與考試差諸臣姓名。候上簡派。間有服滿病痊。未與考差。而奉命視學者。眾以為異數。道光年間。商城程侍郎國仁。方以御史巡漕江淮。舟抵通路。奉督學粵東之命。尤為特恩。而御史俸滿。例可出守。公屈

其時。睿皇帝命部臣更例。凡在學政者。歲滿注選。其端亦發於公。比由巡撫擢貳刑部。緣事左遷。宣宗登極。補刑部郎中。旋擢廣東布政使。復內召。為少司寇。仍出撫陝西貴州。蓋公受兩朝恩遇。數歷中外。均不由階資平進云。

丹徒戴義門尚書。以知縣起家。政蹟多可紀者。其知邛州時。州民黃子賢等。嘯聚亡命。約以州試日為亂。公偵之確。屆期試士如平時。而密遣民壯潛赴聚謀處捕獲。無漏網者。人尤服其靜鎮之度。受宣宗知。於是乎始。

李中丞堯棟。嘉道間賢大吏也。官川滇最久。屢樹邊績。其為人實恂恂儒者。任館職時。讐校精覈。為高宗所知。一日。代人撰日下舊聞考表文。高宗亟稱善。嘗為雲南山川地理圖二卷。夷人圖二卷。圖後各系以說。又嘗勅修四川通志。詳實不蕪。又嘗購書以惠湖南嶽麓書院之弟子。又於江甯建長干橋。繕莫愁湖而誌以詩。又築補梅亭於湖南節署。以誌嗣美梁文定之名蹟。宦轍雲馳。風流四映。儒臣應如是矣。高士熙湖北詩錄。載鍾祥楊學士炳。雍正元年癸卯。恩科會元卷呈。御覽奉硃批。卓識名言。不獨優於諸卷。即近科亦不見。殿試以第三人及第。即召入內廷。賜廬圓明園左側。蓋不世之遇也。

雍正初元四月鄉試

按李調元漢墨錄作二月誤

以張文和朱文端兩相國主考順天九月會試

仍命二公並召諭不拘朕定進士一百八十名名數不拘省分不限額數有可

取佳卷選出另行具奏其信任至此

朱高安少好學用志不紛塾師嘗會飲公不與讀書不輟師命饗大遺以酒肉置座間若無親也每見古大儒名臣循吏之行輒筆記之見余金熙朝新語康熙讀公年譜此乃公年十八讀書龍城寺事

朱高安以康熙三十二年癸酉領江西解長洲宋太史大業拔之落卷中評語嘉賞極至末云曠世逸才伯祥大士之後一人而已拔冠多士以為振靡起衰之式宋為大學士文恪公子揭曉相見歎曰河目海口昔惟先公今見吾子是大史又不僅文章巨眼矣

高安撫浙崇儉獎廉諭民嫁娶之節里黨賓蜡燕會止五簋俱有常品浙人呼為朱公席道見一婦人盛妝問其夫賣菜者命入署至厨下問誰為夫人時夫人與女奴雜作婦人莫之辨公指示之曰此炊者夫人也命留侍夫人午飯饌惟蔬菜食畢命之出自是浙俗一變

按童通副師槐過庭筆記載高安撫浙見署前屠戶妻觀被服門台人署至廳屏後指一繼婦曰此我之一品夫人試觀被服

何如所作何事。汝夫殺生命養家。驕侈乃爾。不速改。當杖懲。於是聞者悚然。益相勉。以勤儉。蓋同一事。而傳聞互異也。又按袁隨園亦記此事。隱其名。而大肆訛誣。隨園亦通品。其非笑正人。得罪名教。真不知是何肺腑。

楊蓉裳員外芳燦。與弟荔裳方伯揆。俱有美才。工儷體。人稱無錫二袁。按彭文勤公為江蘇學政。

以告主試時。失楊氏兄弟也。因以兄女妻揆。蓉裳初令甘肅。屢膺煩劇。在伏羗時。值回民田五為亂。蓉裳

先期募勇。招降人。登陴其守。閱五日夜解圍。知靈州時。嘗單騎諭散奪米饑民。請借口糧。設粥廠以安衆。平日坐堂皇。判事罷。即手一編就几讀。人以為書癡。而臨變敏決若是。故阿文成諸公極器之。嗣入貲為戶部郎。旋丁內艱。貧不能治喪。駕書辦裝以歸。遂不復出世。咸笑文士如珠玉組繡。不適於實用。觀於君。何如哉。

自北宋范文正公已來。士大夫多仿為義莊。本朝崇尚風義。凡以義田義產敬宗收族上聞者。歲不下十百家。以康祺所聞。其一家父子兄弟。廣續推行。立法之善。及其後遺澤之長。莫如江右新城陳氏。陳據高貲已百年。自贈光祿大夫凝齋先生道始立義田二千石。其諸子金衢嚴道守誠。陳州府知府守貽。內閣中書守中。江蘇按察使守訓。內閣中書守譽。先後增益學田祭田。小宗義田。至七千石。嘉慶二十九年。詳具文簿。牒於縣府行省。以達於部。得旨旌獎。時光祿之孫倉場侍郎觀禮部侍

郎用光曾孫工部侍郎希曾均在朝列其摺入謝。睿皇帝召見而垂詢焉。而希曾兄浙江道御史希祖用光之翰林蘭祥及其他封胡羯末官曹郎監司取甲乙科者期功房從中多至數十人可謂極盛余素不談報施之說而易言福善書載餘慶其理則皎然可信如陳氏者非其明徵乎先義行公嘗倡設義莊於慈谿東鄉田舍陳以贍遠族孤寡殘廢有恆給婚嫁喪葬有特仗訓穉有塾聚族有祠祀先有田揜骸有山規畫周詳壹出公手詳見康熙棋所撰先型錄惜不肖奔走南北宦學無成析薪負荷遠媿宗袞記此為法然者久之

初筆所載康熙大科四布衣之一嚴繩孫方被薦初貽書京師諸公曰聞薦舉濫及賤名某雖愚自幼不希無妄之福今行老矣無論試而見黜為不知者所哂笑即不爾去就當何從哉竊謂堯舜在上而欲全草澤之身以沒餘齒詎有不得惟幸加保護時有司奉詔敦趣引疾不許既抵京赴吏部自陳疾不能應試狀至再四終不允御試之日發題賦詩各一首中允僅賦省耕詩一首而出冀被放也聖主素稔其姓字諭閣臣曰史局不可無此人仍用翰林在職五年嘗侍宴保和殿和聖製昇平嘉譙詩稱旨特命撤御前金盤棗脯以賜又從容語左右嚴某好

人中外皆知。時論謂旦夕當大用。而中允拂袖遽歸。此固聖天子知人之明。愛才之篤。而難進易退。若中允真不改布衣面目者矣。

聖祖朝。魏蔚州李安溪諸公。皆以湛深理學。渥受宸眷。一時風氣。遂不免以緣飾外貌。高談性命為役時。嚴孫友在翰林。極厭薄之。嘗於眾中大聲曰。吾一生所見真道學。惟睢州湯潛庵先生一人。座上莫不咋舌。

蒼峴山人無錫秦諭德松齡。康熙己未詞科人物也。先於順治乙未入翰林。以逋糧案罷歸。然其文集載上座主胡山陰書。按胡名兆龍。乙未總裁。中有某久在京師。素知功令。薄

田五頃。輸賦獨先。本籍欠糧之冊。絕無賤名。祇以同族孀姑。遠在鄰邑。平日不相聞問。不知何人所使。詭將彼戶。濫注卑銜。逋賦三分。致干國憲。直俟檄提之日。方知受罪之由云云。按江南逋糧之獄。搢紳連染極多。葉文敏公方藹。僅欠絲毫。亦遭削奪。故時有探花不值一文錢之謠。余已紀之。即潛初筆矣。合觀此事。想見國初憲典之嚴。滿之戶部友人。近年吳中風氣。變本加厲。蘇松膏腴之壤。幾什五不為朝廷有。有官守言責者。奈何不援成例以整齊之。

康熙十五年冬。天子以閩海初定。思得文武兼濟之臣以綏靖之。特擢吳興祚

為福建按察使。吳公籍山陰。時方知無錫縣也。無錫當南北孔道。苦供億。公抵任時。前官虧帑金。罷不得歸者三人。役之在獄者三十餘人。公慨然力為補苴。請豁官得歸。役得出獄。僉曰。吳公生我。縣田久不清丈。飛詭隱匿。弊百出。輸役者至破家。公以入官田千餘畝。賣為役費。民害遂除。康熙八九年。水旱洊臻。公為分鄉賑粥之法。全活無算。蘇州駐防兵回旗。公請令箭於都統。單騎彈壓。有取民一難者。立笞之。以故兵過而民不知。其他惠政多類此。宜聖祖破格登庸。以七品卑官。驟遷憲長也。公後撫閩。平臺一役。厥功尤多。前筆所載未詳實政。故復筆此。

吳督部興祚仕宦四十餘年。位一品。所得祿賜。盡以養戰士。遺親故。而居無一屋。囊無贏金。自兩廣還京師。與無錫秦諭德遇於瓜洲。脫粟枯魚。酸寒相對。諭德曰。公貧乃至此乎。明日與別。公喜見眉宇。告諭德曰。適有饌米數十石者。不憂餒矣。見諭德所為公行狀。從古天挺偉人。樹立勛伐。固無不自清操峻節中來也。

順治乙未會試榜發。世祖章皇帝正留意文學。命取原卷進御。覽之稱善者數四。比廷試卷進呈。世祖閱至第三人卷。顧謂讀卷官傅聊城以漸曰。卿知此卷為誰傳。公謝不知。世祖曰。此會元秦鉞作也。朕於其書法知之。拆卷果然。世祖

大悅。召見南海子。賜袍服。比第一人。

容城孫徵君奇逢。為湯文正所師事。當明天啟中。周旋東林黨人。以節概聞天下。後日益韜晦。其學宗陽明。而歸本於慎獨。先居五公山。既渡河。止蘇門。入本朝。屢卻徵聘。率諸弟子躬耕。習三代之禮。人無賢愚。導以為善。蓋孟子所謂天民也。近儒確守程朱者。詆先生淵源之不正。大非篤論。

先祿寺少卿楊秘靜山。康熙朝循吏也。知固安。預修永定河故事。秋汎畢。即興工。時永定河道黃某。賦役錢不均。遲延及冬。朝涉者股戰。公意憐之。許日出後下鑿。黃巡工。遲民之來。欲笞之。公力爭不得。乃直前牽馬。至凍處曰。公能往。民亦能往。此時日高。春。公重裘尚瑟縮。乃責此赤脰者。戴星來耶。黃大恚。將繕牒劾。會巡撫李文貞過柳家口。聞其事。召謂曰。汝年少能然。古之任延也。勞以酒。解裘衣之。事得釋。調宛平。聖祖巡畿南。固安老幼爭乞留。聖祖曰。別與汝固安一好官何如。一女子對曰。何不別以好官與宛平耶。聖祖大笑。以為誠許。食知州俸。仍令固安。尋遷雲南麗江府。麗江故苗地。新歸版籍。公乃召土官為典史。諸里魁以頭目充。令人樹榆一本。畝蓄水一溝。建文廟。定婚喪之制。期年歲熟。俗為一變。民飾廟以祀。號第一太守。

祠累遷至四川巡撫。乾隆初緣言事罷。再起。以光少告歸。公奉天人。隸正黃旗籍。大
無錫秦補念參政。鉞及其族孫蒼峴諭德松齡同在翰林。時人呼之曰大秦小秦。大
秦性方嚴。同館三十餘人。讀書之暇。或聚而嬉。語涉諧謔。率相戒勿令大秦知。

燕下鄉陞錄卷六終

燕下鄉勝錄卷七

清 鄧陳康祺著

湯文正撫蘇。奏毀上方山五通神廟。世以比之狄梁公。程明道至今嘖嘖。攷同時漢軍郭尚書世隆督浙閩時。閩俗信鬼多淫祠。黠者斂錢民間。輒數十萬。尚書檄諸州縣毀之。離省治八百里。有山奉五顯神。廟貌壯麗甲閩中。一日野火自起。燼無寸椽。火熄而檄適至。仁廉剛直之氣。震懾淫昏。公是舉可質文正矣。

湯蕭山初入史館。朝貴爭羅致之。謝不往。而時時徒步從大興朱文正公游。請業督過。如古聖賢相為師友。前後大庾戴公。鉛山熊公。延館其家。雖居門下後進。諸國老大人皆嚴憚之。

漳浦蔡文恭公致仕家居。每遇巡檢典史亦執禮甚恭。或以為過白。欲使鄉民知位至宰相必敬父母官。知父母官之尊。雖宰相必致敬。庶幾常存不敢之心。而犯上作亂者或鮮矣。故終公之世。漳浦民無滋事者。見梁莊林中丞歸田瑣記。按昔賢有以宰相居鄉。聞縣官過門必起立拱手者。有在籍顯官。道逢丞尉。遭呵斥不校者。前史多傳為美德。亦有所受之也。盛京大庫藏弄。列代彝器。已詳初筆矣。富郎中泰云。太祖太宗所御之甲。儲

藏陪都者。長如今人一身有半。令今人極長者。立交椅上比試。猶下與地齊也。又

先朝所御皮鞮。

滿洲語。呼為烏拉。

長尺有二寸。可知。

神靈誕生。果有天日河嶽之表。

金陵之失。祁文端詩。

歸獄沔陽。

可謂允矣。

卷前

頃觀山陽魯一同通甫類稿。安徽巡

撫蔣公神道碑。復得安徽失陷之詳。碑云。當日陷敗。由於壽春鎮之去。自古以孤城

當賊衝。未有不為犄角之勢。而能禦敵者。壽春鎮公之手足。而皖省之肢體也。制府

既奪公之手足。而斷皖省之肢體矣。易之以江南新兵二千。駐之城外。二千人皆容

兵。王鵬飛又客將。其心已與撫標不一。彼見制府統大眾趨上游。耳目聲息皆視上

游為進退。制府走則二千人之心去。二千人去則守城數千之兵。與城中數萬之眾

之心俱去。雖有孫吳之法。墨翟之守。不能善其後矣。藉令制府奏調之日。公上疏力

爭。以本鎮不可調新兵。客將不足恃。賊至猶可一戰。乃公舊為制府屬吏。而制府矜

而徧人也。而朝廷新向用制府。知恩鎮之能便於自助。而不恤其他。恩鎮有治軍

之長。用違其方。而卒見枉害。公有深遠之慮。抑於統帥。孤立無援。而全局去矣。又曰。

賊入湖南。公奏言。安省庫帑無餘。請將司庫續收地丁契雜。無鳳兩關徵存。一併存

留。以備軍需。制府以為迹涉張皇。漸生異議。又奏調江蘇兵三千。制府以江蘇重地。

靳不與。已而制府督師至皖城。公戎服出見。乞海防之舢板船。陽許之。又不與。又曰。三年正月。賊陷武昌。而東出。與官軍遇於九江。賊艤蔽江。建瀛大懼。壽春鎮恩長敗沒。益惶惑。不知為計。遽登輕舟東走。順流達皖城。遣人報曰。賊衆不可當。制府歸守江東。已過矣。沿江守兵遂散。賊大至。公知事不可為。草遺疏。向闕叩頭。吞金不死。息僅屬。為家人縛入肩輿。遇賊被害。通甫所述。較文端詩尤詳。一夫輕退。而兩藩陸沈。沔陽洵死有餘辜矣。康祺竊以蔣公之抑於統帥。孤立無援。碑文誠非曲護。然公自本藩開府。經營累年。巡撫為古。連帥節度。蘇皖中隔大江。不得以祁方伯之同城僚屬相例。當全楚騷動之時。不能博訪賢才。收羅名將。簡軍儲饌。固我疆圉。而僅倚一壽春鎮為長城。比狂寇突來。又不聞有畫江一旅之師。嬰城一日之守。蒼黃引決。禍及東南。公在九原。當亦耿耿有遺憾。特其心可原耳。公名文慶。漢軍人。追諡忠愍。知人則哲。惟帝其難。獨至我朝。一八大慙巨奸。無不及身誅殛。且必宣示罪狀。與衆棄之。此天下所以咸服也。如康熙初年之公爵內大臣鰲拜。則以專權自恣。擅作威福。與內大臣飛揚古有隙。坐以怨望棄市。並殺其子。籍其家。又與蘇克薩哈論事齟齬。因蘇克薩哈籍隸正白旗。遂欲以薊州遵化遷安諸屯莊。改撥鑲黃旗。而別圖

民地給正白旗。詔遣大學士蘇納海與直督朱昌祚巡撫王登聯丈量酌易。經朱昌祚等勘明。奏請停止。鼇拜即坐蘇納海撥地遲誤。昌祚等紛更妄奏。均逮治棄市。又遷怒蘇納海族人英俄爾岱。令部臣盡削世職。並誣蘇克薩哈懷奸蓄異。應磔死。聖祖不允。鼇拜攘臂強奏。私予絞決。並誅其族屬。又嘗請申禁令。官不得陳奏。時有竊鼇拜馬者。捕斬之。並殺御馬羣牧長。又嘗欲文武官盡出伊門下。與穆里瑪等結成黨與。凡事在家定議。然後施行。倚仗凶惡。毀棄國典。聖祖遂得降諭旨。革職籍沒。鼇拜父子拘禁伏辜。康熙中年之總督噶禮。撫山西時。先經御史劉若鼎疏劾貪婪無厭。虐吏害民。計贓數十萬兩。回奏得辨釋。復經平遙民郭明奇等列款呈請。御史臺入奏。一通省錢糧。每兩索火耗銀二錢。除分補大同諸處虧帑外。入已銀四十餘萬兩。一指修廟宇。用印簿。分給通省勒捐入已。一縱令汾州同知馬遴婪贓分潤。一令家伶赴平陽汾州潞安三府。勒取富民饋送銀兩。一因詞訟。索臨汾介休富戶亢時鼎梁涓銀兩。一納知縣杜連登賄。許調缺。及許以貪婪被揭。曲為庇護。一隱匿平定州電傷。不報。旨又下。噶禮回奏。得消弭。擢任兩江。辛卯科場。與考官趙晉通同售賣關節。為巡撫張清恪公訐參。兩遣大臣審訊。始得實。罷噶禮任。未

原
书
缺
页

853-884

燕下鄉睦錄卷九

清 鄧陳康祺著

阿文成公云。康熙間。臺灣蠢動。閩省警報。

按原作題報。恐誤。

到日。

仁聖正率。

諸皇子在

暢春園習射。

諭令該部知道。旋報全臺失陷。仍如

前諭。

諸皇子請宣旨指授

機宜。

仁聖不答。射畢回宮。始

召諸皇子諭之曰。閩省距京數千里。臺灣復隔重

洋。平日用督撫提鎮。原為地方有事而設。伊等自能就近籌辦。若降諭旨。豈能悉合

海外情形。督撫不遵是違旨。遵則誤事。未幾。全臺收復矣。見海虞吳督部熊光伊江

筆錄。錄凡五卷。有關於掌故甚多。中有余所未見者。刪節登紀。是條合下六則皆是。

阿文成公云。

純聖壯年。曾患癰。甫愈。醫云。須養百日。元氣可復。

孝賢皇后聞知。

每夕於

上寢宮外。居住奉侍。百日滿後。始回宮。

阿文勤公克敦。管理刑部時。諸曹司屢請纂修則例。文勤置不答。因浼公子文成公

代請。仍不答。文成惶然。得間復以為言。文勤喟然曰。汝何不曉事至此。近日刑名。從

重辦理。乃一時權宜。辟以止辟之義。若纂為成例。則他日刑官援引。傷人必多。豈尚

德緩刑之道乎。文成每為司獄者述之。康祺敬按。世宗臨几末命。有云。雍正一朝。

凡刑部辦案。比傳重典者。悉令改從舊例。可見聖君賢相。一德交孚。其猛以濟寬。實萬不得已而為此也。

襄壯公阿里衮。管理步軍統領時。番役報單。無不收閱。然隨即廢匿。從不示人。既稔知法和尚之奸。擒斃杖下。此外細故。不苛求一事。京城帖然。前後執金吾。罕有其比。阿文成征金川。一日。安營已定。忽傳令遷移。諸將以天晚力阻。公隨發令箭云。違者立斬。合營雖從之。而不免怨誹。迨昏夜大雨。前此營基水深丈餘。幾可漂沒。咸詫為神奇。公曰。我有何異術。特見羣蟻移穴。知地熱將雨耳。康祺按文成此舉。不難於先見。而難於實言。稍有權術者。必又以為遁甲奇門矣。健兒雖莽。肯受吾詔。

康熙間。俄羅斯貢使入京。仁聖令選善撲處有力者。在館伺候。凡俄國一使一役出外。必有一善撲者隨之。俄人雖高大強壯。而兩股用布束縛。舉足不靈。偶出擾民。善撲者從其後。踢之。輒仆地不能起。以此凜然守法。

侍郎錢樾值上書房。適某皇子叱辱諸達麟。寧過當。麟已拜參知。侍郎以皇子不應凌虐大臣。正詞規勸。皇子亟謝過。後侍郎視學江蘇。途次遇學藝處耆船。烜赫逾分。嘗附摺陳奏。絕無瞻顧。

文房佳供。以錫或磁為之用。以養筆者。世皆稱為筆棟。實筆飲也。倡自梁山舟學士。學士工書。負重名。以毛穎染墨後。一經燥枯。便不適用。爰出新意。採錫方二寸餘。高如之。面設四穿。大小各二。以受卓筆。中容水數合。使得上潤毛穎。不至漸濡而止。名曰筆飲。學士自造。銘以寵之。

趙谷林徵君昱。家藏側理紙。蓋南越人以海苔為之。質堅而膩。世不輕有。高宗南巡。獻之。行在拜。賜宮錦四端。沈觀察椒園。以賜錦名其堂。梁觀察瑤峯。為之書。沈宗伯歸愚記之。梁少師薌林。書以勒石。

錢塘丁處士敬。韜伏荒江。兀傲自負。博物工詩。尤專門金石之學。方制府觀承。愛其鐵筆。媚制府者。欲得其一二。方通意指。而惡聲殷牆屋。驚而逸去。江苑卿春。世所稱鶴亭主人者。雖起家鬻莢。而頗嗜風雅。慕處士詩。將之武林。以幣幣謝。勿與通。江亦畏其鋒。瑟縮不敢進。雍乾之間。杭人金冬心。厲樊榭。張畏廬。奚鐵生輩。咸以孤峭與博著稱。而處士尤為高絕。

樊榭先生之詩詞。與金農冬心之書畫。鄉里齊名。人稱鬚金瘦厲。

金冬心續集自序。多述其自少至七十。所遇前輩詩老。聞人評詩贊美之語。文

頗詭瑋。無繩幅而感倦。知己真氣在胸。節錄數段以存逸事。南山之南。吳慶伯徵

君隱居。

按名農祥。

閉關卻執著書。比牛腰粗。隔月昇輿。過談亦諳。

按亦諳杭詩僧。

禪窟見予林

逋墓上作。謂亦諳曰。吾新營生壙。宜乞此子寒瘦詩。阿師為吾乞之。吾以高辛氏銅

盤。太康玉辟邪相報。百載後。吾幽光藉之不泯也。丙戌。渡羅刹江。訪九十一翁毛

西河太史。至會稽禹穴。觀窆石。作九言詩。太史激賞。誇示賓坐曰。吾年逾耄耄。忽覩

此郎君。紫豪一管。能顛狂耶。讀書吳中。秀水朱檢討在慧慶寺。主東南詩盟。懷刺

往謁。檢討出迎。笑曰。子非秀水周林張高士宅賦木蓮花錢塘金二十六乎。吾齒雖

衰脫。猶能記而歌也。辛丑游揚州。謝秀才前義。

按名遵王江都人。

馳譽江表。不可一世。見

予。景申集雕本。搥壁發顛曰。吾目如炬。不輕讓第一流。何來狂夫。奪吾赤幟。予赴

萊東。道經臨淄。邂逅趙秋谷詹事。索予詩。啞啞撫掌曰。子詩造詣。不盜尋常物。亦不

屑效吾鄰家雞聲。

按秋谷所謂鄰雞。殆指漁洋尚書仍不忘談龍舊轍也。

自成孤調。客澤州陳幼安學士四

載。相國午亭留詠殆遍。即中條玉屋。無處不放膽題詩。學士歎曰。吾不幸十六中進

士。翱翔禁庭。十年罷歸。不深讀書。今夜燈相對。受益良多。君鄉查翰林。兔園挾策。吾

最薄之。君詩如玉潭。如靈湫。綆汲不窮。非吾友。實吾師也。從此執業稱詩弟子矣。

華亭張得天尚書。

按即文敏公名照。

曾屏車騎。訪予櫻桃斜街。云昨見君風氏園古松歌。病

虎癡龍造語險怪。君善八分。遐服外域爭購。極類建寧光和筆法。曷不寫五經以繼

鴻都石刻。吾當言之曲阜上公。予在新安。臨川李侍郎來游黃山。乃云君刻集自

稱冬心先生。吾謫官時。曾諾君作記。記古人自稱先生四十九家。今可償夙願矣。若

君詩凌顏轢謝。含任吐沈。久播人口。吾不復稱說也。原序甚長。未免近於自炫。然冬

心高士。所記必無虛詞。亦足見前輩之禮遇孤寒。游揚雅道。非可望之。今之據高位

席盛名者。噫。

劉文恪公權之酒戶極洪。官京朝時。非前門湧金樓之酒不飲。罷相南歸。門人史望

之尚書致儼。核公飲數於樓肆。據公邸第自取者。五十年中。不下二十餘萬錢。燕會

饋遺不計也。

曹文正公振鏞。性謹慎。每奏事。手捧黃匣。必高於頂。屢典春官。終日危坐堂上。盡心

銜校。朝房待漏。坐而假寐。默誦經書。數十年如一日云。

義烈公納木札勒。伊犁將軍保文端公之父。乾隆間。葉爾羌殉烈。至今城門上。時現

公像。伊犁南門外龍王廟。相傳龍神像似義烈公。或當時軍士愛戴為之也。

比年京官冗雜。內閣六部。多以輸貲得官。即翰林衙門。亦因黠用稍寬。散館時。又不甚改汰。院中人數。視嘉道年間。不啻倍加。以致翰林之望。開坊。部曹中書之望。補缺。非別有差使保舉者。幾乎難於河清。一時戲言。遂有帝師王佐。鬼使神差名目。皆美授也。凡詞臣奉旨。在弘德殿。毓慶宮。授讀者。曰。帝師。凡部曹中書。充軍機處及總理衙門。章京者。以其襄佐。恭邸。按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大臣。近年皆以恭親王領班。故曰王佐。若鬼使。則出使外洋之員。以西人初入中國。人皆呼為鬼子也。神差。指神機營差使。惟滿臣得充之。四者升途較捷。得亦較難。京師多失意落落之人。慣有此等輕雋口角。識之以見風尚之所趨。

張船山太守。在都。沈酣詩酒。豪狂不可羈縻。一時朝士。上至諸王公。識與不識。稱為老船。

烟波釣徒。查翰林。已紀初筆。攷鮎埼亭外集。稱初白編修。先以澤州相國薦起。命直南書房。明年始賜出身。由庶常授編修。時族子昇。以宮坊久侍直。宮監無以別之。呼初白為老查。聲山為少查。老查少查。與卷六之大秦小秦作對。直天然佳耦也。吾鄉先進。與修明史者。人知有萬氏父子。李野先生與兄子九沙。太史經五河太守言。及西溟耳。左教諭。

臣黃亦嘗從事祕書。並參明史館務。詳見謝山先生所作教諭墓幃銘。教諭古文有盛名。其為人疏散任本。色最重名節。同縣周節山徵君容明遺民也。志行孤貞。皎然塵表。顧以名高。未絕酬應。教諭累諷之。一日忽詣之曰。商容易代。受武王表閭之寵。赴謝鎬京。道逢伯夷。勸其改姓。信有之手。徵君笑不答。康祺每誦此語。喜其敏妙。詎奇。為晉宋後雅謔。清談所未有。尤難於微言諷諫。有愛人以德之心。宜謝山謂徵君大節不媿遺民。而先生不失為諍友。並可傳也。

江陰楊文定在詞館中。蕭然如窮諸生。一日。聖祖問李文貞。朝臣操守。有如張鵬翮。趙申喬者乎。以公對。遂命提學直隸。直隸學臣以檢討任。前後均未聞也。遷侍講。丁艱服滿。日河工還朝。未補官。有旨令主陝試。亦出特恩。雍正間。以雲貴總督兼雲撫。時於奏牘中。言存誠主敬之學。世宗手批答之云。吾君臣萬里談道。不亦樂乎。兩聖人之褒尚儒臣。誠非三代下帝王所可逮已。

湯西崖少宰右曾。以詩名世者四十年。其懷清堂集。未及手編。身後門下士王雪子收拾之。得二十卷。而湯氏後人陵替。是集為人賺而有之。黃崑圃先生方罷浙撫。僑吳中。聞之。悵惋為追理。而仍歸湯氏。並鈔副本藏於家。初侍郎為掌科。視學中州。清

介無匹。及廻翔槐棘。聲名頓減。歿後頗叢訾議。崑園先生曰。湯侍郎勛名操履。他年國史自有定論。吾輩可弗深求。但平情而論。謂非文苑之渠。詞人之傑。諒不可得。則聽其生平著述。流落散漫。詎非後死之媿。坐客聞此言。皆為於邑久之。

梁薌林相國詩正。為戶部侍郎時。值封翁七十壽。高宗諭賜官誥。又賜以五言近體一首。又賜以傳經介社四大字。相國兄設林。方以庶常侍養家居。特旨免其散館授編修。及相國參大政一日。上忽語之曰。汝父明年八十矣。即日錫以閣部之封。踰年辛巳。南巡。封翁迎駕於吳江。上停舟勞問。召見行幄。令二子扶掖上殿。稱其多福。賜貂賜幣。賜餐餌。又賜以七言近體一首。又賜以湖山養福四大字。封翁既退。偕浙東西士大夫。為太后祝釐於淨慈寺。上復賜燕湖上。瀕行。又賜相國臺階愛日四大字。又賜以白金三百兩。為封翁頤養之資。高宗聖孝邁古。是歲適遇慈寧萬壽。俄臺如幄。奉以時巡。故嘉惠耆臣。尤為破格。大君之錫類。臣子之顯揚。至斯歎觀止已。

雍乾朝士。主張陸學者二人。一臨川侍郎。一南昌萬學士承蒼也。學士有賢母李氏。方孕時。每默祝於影堂曰。不願生兒為高官。但願負荷先世之學統。以萬氏先祖如

明刑部侍郎虞愷。先祿卿汝言。皆講學於陽明念庵之門。號為碩儒者也。學士少入塾。果喜讀宋人講學之書。論者謂得之胎教。

吾邑邵學趾先生基。為康熙乾三朝近臣。久以卿貳參匪司。先後侍直。兩書房。出撫江蘇。方貴盛時。妻不衣帛。旁無姬侍。客至。魚菽蕭然。人多議其矯。及公卒。諭祭使者至門。隘巷不足容肩輿。則步以入。矮屋不足以容廣筵。則畢事於簷溜之下。中外知交。始歎公貞操不可及。公子檢討鐸。早卒。孫洪。官至禮部侍郎。克繩祖誥。清恐人知。

尹文端督兩江時。常一月間。兼攝將軍。提督。巡撫。河漕。鹽政。上下兩江學政。九印彪列。簿書填委。而公判決恢然。猶與諸生論文課詩。見袁枚所作公神道碑。按袁文多

攝九印。恐無是事。或數月中。曾阮文達官粵時。以兩廣總督。兩廣鹽政。攝廣東巡撫。經偏攝已絕。無僅有之奇遇矣。

太平關稅務。廣東學政。粵海關稅務。時公適生孫。因名六印。見弟子記。及梁章鉅浪迹叢談。二公皆青年科第。白首耆英。儒雅風流。功勳赫奕。惟知人善任。用能厝施裕如也。

世多傳孫文定少年嘗報仇殺人事迹未著。幾視公為朱家郭解一流人矣。康熙按

陳兆崙所撰公神道碑銘稱公伯兄積淦無故為人所戕公父不勝忿手刃其仇吏

持之亟公未弱冠奔走呼籲一晝夜行三百里叩大府自承代父罪事竟得解讀此

知公之孝弟過人知勇兼備非貿然以血氣自雄者按盧抱經作公傳稱公伯兄為趙氏子所殺既論抵黃緣得脫

贈公憤不欲生公時年十八來聞刃趙氏子死跳身出一晝夜行三百里至會城別以事與人訟於縣令素知公拒移逮者謂殺人實非公事遂解先正事畧亦云然而

他書並有云公仲兄鴻淦殺人公代承之者三說不同其為不反兵之讐則無異議也

令軍機章京無以翰詹充補者乾隆間大庾戴文端公初授修撰典湖北試回奉

旨仍直軍機按公以舉人應天津召試令軍機章京外放後無入都仍充章京者

乾隆間新建裘恭勤公行簡初以舉人中書入直守寧武平陽數年以母老請內用

補戶部員外郎仍直軍機今大學士無為巡撫者乾嘉間嵇文恭公撫浙江朱文正

公撫安徽均已入相今兩書房無以科道行走者雍正間吾邑邵學趾中丞以給事

中直上齋今部曹無得學政者同治初偶一簡用乾嘉已前部郎視學不可指

數風氣遷變未解何繇

戴文端公薨於位嘉慶十六年四月朔日也翼日既命祭親王奠醑矣越六日俗世

所謂首仁宗復親臨喪次舉哀奠爵者三卹終典禮之隆為近世輔臣所罕遇

川陝教匪之役。經畧威勇公額勒登保。扼駐畧陽。以五路帶兵大臣。位望相埒。嘗引嫌上疏。請止舉劾麾下功罪。時表恭勤。公方奉 特旨犒軍。奏謂五路將士。宜咸聽經畧節制。以一事權。並移書川督威勤侯勒保。為陳廉藺相讓之義。兩帥大和。師比有功。世多恭勤論事。中機宜。得大體。然亦由威勇威勤皆名將。故正言易入也。康熙按威豐間。粵逆初起。永安州之圍。勢可聚殲。烏武壯。向忠武二公。亦皆名將。積有齟齬。江忠烈在烏幕。調和之苦。甚於恭勤。而向公盛氣未平。故執圍師闕隅之說。撓此事機。迨檻獸逸。而河沙飛。東南不復可收拾。忠武蓋臣。至今豈忍責備。或劫數使然歟。

乾隆四十一年。大小金川平。頭人七圖葛拉爾思甲布。傳送 行在。純皇帝命軍機大臣問為逆狀。對甚悉。復言陷底木達時。四川提督董公天弼將所部二百人。抽短兵力戰。不可敗。夜半。領兵頭人以烏槍數百幹。環擊之。先是在軍諸大臣。劾董失守要隘。純皇帝徙公之子聯毅等伊犁。至是。赦還。復聯毅舉人原資。賜內閣中書。古人詢於芻蕘。聖天子乃察及俘虜。宜萬里行軍。威在 日月照臨之下也。

董提督天弼。性忠勇。貌魁奇。臨陣常身先士卒。所向無前。隨征金川。有哈薩克二赤。驃馬極雄健。將軍溫福常索之。對曰。天弼上陣。倚此二馬。金川小醜。必蕩平。俟手梟二逆。并二馬上將軍。後與將軍同殉難。志竟不遂。然其言壯已。

吾鄉甲第。南宋以來。推史氏第一。世所稱史趙豐樓者。三家孫支均式微。獨史氏入國朝。科名不絕。槐棘之間。世有令人。其尤異者。立菴先生大成。以順治乙未大魁天下。歷官至禮部侍郎致仕。其從子慎齋先生。在甲。亦由翰林。九遷至禮部侍郎。亦未及年而乞休。適甲子一周也。二公立朝貞亮。有信史在。不假鄉邦後進之贊歎。即此遺榮勇退一端。昔二疏父子以同時。今二史父子以繼起。亦足為高門儀矩矣。荆溪任鈞臺宗丞。以雍正癸丑通籍。年六十四矣。殿試之明日。以能通性理八人引見。世宗皇帝反覆下詢。奏對詳盡。蒙恩獎。人甚聰明。即授檢討。上書房行走。逾年抱疾。上屢聖懷。賜藥賜醫。至於院使。無員不出。日傳天語之諄諄。越月趨謝。特諭繞廊而進。再四慰安。務自保愛。並命侍臣扶掖以出。憑御座遙望之。高宗登極。仍令直書房。充講官。擢中允。由左僉都御史。洊升卿貳。偶遭傾跌。賜藥賜金。服食寢興。時降清問。而且官翰詹。則免其考試。佐憲職。不責以糾彈。迨

乾隆己巳宗丞棄世久矣。詔舉經學士。聖諭猶舉以為勸。有故宗人府府丞仕啟運。研窮經學。敦樸可嘉之。哀嗚呼。兩朝聖人。隆禮儒臣。一士之身。成全至此。理學經術。如宗丞亦自無負。知遇然。繩樞甕牖之士。有宗丞之學之才。而生不逢時。韜伏堙暖。以沒世者。豈少也哉。

順治朝。魏栢鄉相國疏糾首輔劉正宗。世祖震怒。以公不早言。並下獄。然卒直公出之時。方久旱。公甫出獄。甘霖大沛。嘉慶朝。洪稚存太史以上書成親王。朱文正公妄言時政。謫戍伊犁。明年京師旱。上詣壇祈禱。減軍流罪。不雨。詔赦直言獲罪。洪亮吉歸。是日大雨。天人之感應捷矣。

池北偶談記。同時御史敢言。惟荆元實。任葵尊二人。葵尊名宏嘉。釣臺宗丞族兄也。釣臺清芬樓稿。稱康熙中。葉御史噤不言。人謂為薦解角。自公入臺垣。而言路始振。章數十上。咸有益國計民生。巡視北城親王諸府公侯第宅。多在轄下。驕悍尤難治。公偶出。有錦衣駿馬突其前。公叱呵之。眾不敢曰。此某王所嬖千金旦也。公大怒。身逐之。隸走卒奔抵王府。坐其門諱。必得旦乃已。王曰。是申申者何也。即出。敢若何。旦出。公叱縛之。予杖四十。王大恚。入奏。天子曰。非凌汝行者吾法。汝庇優。虧吾法。王

敵鯁稽顙出馬三爺者。戚晚某弟登城私。公執而鞭之。告其兄。兄面謝過。已而謀齟齬。公廷發其姦。某矯辨。天子命掌其頰三十。又聲九門提督罪。詔立斥罷公。

嘗慨然流涕曰。宏嘉之得保首領。天子賜也。蓋信而後諫。其遇不可及云。又漁洋詩翰林

科道兩衙門齊脫貂裘捨御孫。昨夜五更寒徹骨。滿朝誰不怨葵尊。此雖戲言。亦足見公風骨矣。

任葵尊通政督學奉天。革生童納金之陋習。上知之。戲示百官曰。是蚩者乃不識錢。天語煌煌。榮於華袞。

武進宿儒鄭先生環。乾嘉之際。以經學名字內。躬行峻潔。志在經世。自以學成不得用。常與當路言民間疾苦。於兵政海防屯田尤詳切。人或勸且厭。先生囁囁不已。蓋冀其偶一聽用也。嘉慶十一年。卒甘泉訓導官署。客或往唁。見先生朝衣冠端坐。持筆疾書。客大驚。問先至者。則曰。先生以丑初疾革。浴畢。斂以公服。天始曙。忽起索紙。筆曰。吾注易有八卦未卒業。是以回光續成之。客坐候至酉。先生始擲筆長歎而瞑。急昇上牀。身已僵冷。而卦注畢矣。見包世臣慎伯藝舟雙楫。慎伯即往唁之客之一也。康祺按茲事。奇誕駭聞。為講學家所弗道。然慎伯非妄言者。且細思其故。儒者讀書一生。時時以濟人利物為志。當耄期進德。欲淨理純。其耿耿不昧之精靈。收攝片

時原可去來自主。此仍聖賢臨深履薄之功。非二氏羽化涅槃之幻也。

竹汀詹事之家學。其兄子站。實為嫡傳。站字獻之。邃經學。小學金石之學。篆書尤空絕前後。然在家未嘗學篆也。初入都省詹事。詹事授以李陽冰城隍廟碑。晝夜習之。三月不能成字。忽患痢。醫者診之。脈無病而手足厥冷。目瞳視。鼻微有息而已。如是者七日。忽中夜躍起。濡墨作篆書。乾卦象畢。不勝餓而寢。翼早。詹事來視病。君尚未寤。見案上篆。大驚。呼問病狀。君答曰。兒故無病。夢至石室。見唐巾老者。指授篆法。七日夜作成。輒批抹。最後書乾卦象。老者曰。可矣。兒遂覺。追憶筆勢。中夜作此幅。詹事細詢夢中所見。蓋即少溫云。時都中能作篆者。唯翁學士方綱。聞是事。索君書。歎絕。以為神授。君篆書遂名天下。殆所謂思之思之。神明通之歟。

查查浦翰林嗣瑨。奉使典試粵東。午門宣旨。恭紀詩云。敢謂九重親試用。尚煩諸老更廷推。自注。是日命下。復令九卿公核賢否。殆康熙間故制如此。

聖祖南巡。澤州相國方扈從。既至杭州。公乞假游西湖一日。奉旨免朝。且云。廷敬老臣。遇宮眷車。不須避路。洵承平盛事也。見查查浦詩鈔。

雍正庚戌科會試。特命廣額四百名。又會試之前奉諭。凡雍正七年。大臣子弟。

鄉試失舉者。采中十二名。又雍正壬子科。各省鄉試奉 旨每額十名。加中一名。有零者亦加一名。蓋名場曠世之 恩也。

查查浦詩集。有恭紀神靈瑞應九章。自注甚詳。皆符瑞志中史料也。別擇登之。一

天臺山民。於雍正七年十一月。見神鳥飛鳴石梯兒溝。各臣民於八年正月。見鳳凰

翔集峯頂。一 景陵碑丈初勒時。即有靈芝繞石之瑞。世宗按原注龍興之

始。孝陵蒼英屢見。一雍正四年。黃河六省俱清。五星聚於奎壁。一南掌貢象

生黎輸丁。西邊亦皆臣服。一四川撫臣奏。七年七月六日。捷為祥雲捧日。山西撫

臣奏。十二月。保德州祥雲繞日三環。臨晉縣慶雲屢見。河東督臣奏。十二月。登萊二

府祥雲互見。雲貴督臣奏。七月至閏月。有五色雲凡七次見。八月。慶雲六次見。九月。

新嶺營亦叠見。又重建孔聖廟大成殿。上梁前二日。卿雲見於闕里。上命親詣丈

廟設奠。以申感慶。一七年九月。雲南白崖鄉約等呈報。地方少水。本年閏月。平地

湧出甘泉二股。一出仙女莊。一出蝦蟆口。一湖州府。有萬繭同功之瑞。按同功繭事詳見前

筆。一磁州民。拾遺金四十兩錢三千。悉俟原主還之。一七年冬。奉天將軍奏。小

米一斗價三分。豆一斗價一分二釐。十一月。貴州撫臣繪瑞穀圖進呈。一穗三莖。以

至一穗十五六莖者不等。康祺敬按列聖家法。惟知敬天勤民。從未嘗侈言祥瑞。然雍正初。數年之間。卿雲甘醴。鳳集河清。嘉穀靈芝。神鳥瑞麟。凡古來祥符上慶。駢集於薄海內外者。至於史不勝書。三聖繼興。萬葉肇祚。太和翔洽。事豈偶然。則亦載筆之士。所未宜闕畧者也。

湘潭周侍郎系英。嘉慶戊辰。以侍讀學士奉命直南書房。保薦時。諭掌院曰。朕意中止一周系英。可將其名列入薦牘。未幾。上書房出缺。例由掌院擬正陪。而入侍南齋者。不列。侍郎復膺特簡。且命之曰。不但授讀作詩文。須教阿哥。為人居心。以忠厚為要。因奏書房例課八韻詩。臣愚以為宜令阿哥。加讀資治通鑑。以知今古。治亂興衰之故。悉民間之疾苦。上是之。

燕下鄉睦錄卷九終

燕下鄉脞錄卷十

清 鄞陳康祺著

海甯查慎行夏重嗣璫查浦昆季皆負雋才少以詩文相劇切康熙庚辰癸未後先成進士入詞苑同館十年夏重年六十四告歸又二年查浦從順天學使因病辭職年適與同夏重七十外刻詩查浦繼之兄弟互相為序天倫唱和之樂坡谷不如余久遭鵠原之痛者讀二查集不覺黯然。

冬心徵士以書畫邀嬉名勝四十餘年所攜廉從亦各擅一藝甬東朱龍善琢硯新安張喜子界烏絲闌會稽鄭小邑兒工鈔書吳趨莊閨郎操縵能理琴曲涇陽蔡春解歌元白新樂府自徵士僻好畫竹長幅矮卷日竟十數蘭陵陳彭亦學畫竹竟可亂真庸保都養乃有如許雅材徵士之識趣可想。

圖文襄公海初為中書舍人。世祖幸南苑公負寶以從。上見其舉止嚴重立授內閣學士。不數年洊至大學士及康熙初西征授鉞果建大勛。

文襄公明亮少尚履親王郡主王母妃薨奉移之東陵道路積潦昇夫憚行公躬行泥淖嚮導昇夫不從令者以杖撻之在道數日隊仗整肅如行軍王竊歎曰吾家

快婿。國家大將材也。公卒以金川湖北軍營立功。

三藩之變。禁旅南征。宿衛盡空。及察哈爾叛。京師無兵可調。盈廷震愕。聖祖命選八旗家奴之健者。付圖海北征。公赴得勝門外教場閱畢。即日趣行。不許信宿。所過州縣村堡騷掠者。置不問。比出塞。至賊境。下令曰。察哈爾。元之後裔。數百年珍寶山積。爾等能破之。富且百倍。眾踴躍。無不一當百。勝於節制之師。遂破之。歸而請豁所過租稅。以卹邊氓。蓋以烏合之眾。禦方張之寇。非此無以得其死力。淮陰侯驅市人而戰。知此術矣。按魏源聖武記載此事。亦以淮陰為比。而深恐後人之藉口。意甚深遠。

乾隆朝名將。以超勇公海蘭察為冠。邊功戰畧。炳喬旗常。無待述矣。其行軍。實由天授。有為自古名將所未嘗到者。自結髮從戎。每臨陣。微服率數十騎。繞出賊後。知何處有瑕可蹈。輒衝入賊隊。右左疾射。使其陣亂。而我兵乘之。又能望雲氣。決賊勢之盛衰。比戰之勝負。察山川脈絡。知安營汲水之宜。聽地窖。識賊馬之多寡。驗馬矢。料敵去之遠近。即倉猝間。手彈弓弦。亦能預測利鈍。以故進必殲敵。退亦全師。操縱神奇。不可殫述。按望氣之說。屢見史策。古名將皆能之。北齊時斛律金行兵。用匈奴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遠近。超勇蒙古人。或得秘傳。不知今尚有傳者。魏氏聖武記稱天生海公。以成就福康安之功名。康祺謂是直天生李晟為否。

社稷耳。豈獨文襄一人福命致之哉。

川楚用兵。以忠毅公額勒登保為經畧。奏帶郎中胡思顯。代具奏稿。每有小劄。直陳不諱。仁宗嘉公不欺。並加胡思顯三品卿銜。然後知名臣幕府。未可參佐非人。阿文成公立功絕域。將材相業冠絕一朝。相傳公在行營。每軍務倥偬。帳中獨坐。飲酒吸淡巴菰。秉燭竟夜。或拍案大呼。或喆然長嘯。拔劍起舞。則次日必有奇謀。尤善拔擢人材。每散僚卒伍。一二語即知其器識。輒登薦牘。故人樂為用。嘗識興奎於軍校。奇其狀貌。令攻某寨。即日授副將。海超勇權奇自負。同時無一當其意。獨服公。驅使辱罵。惟命。遇他帥。雖禮下之。不樂為用。文成洵神人哉。

國朝武功鑠千古。而將才輩出。亦頗隨地。脈為轉移。從龍諸佐。蔚起關外。及康熙平三藩後。則漢臣名將。西北為多。如提督侯爵張勇。及其子雲翼。提督男爵梁化鳳。及其子浙閩總督鼎。提督子爵王郡。及其子總兵守乾。提督陳福。及子提督大用。廣東提督殷化行。貴州提督楊天縱。提督副將軍董芳。皆陝西人。雲南提督伯爵趙良棟。及子廣東總督宏燦。巡撫加總督銜宏燮。提督將軍王進寶。及子總兵用子。提督岳昇龍。及弟提督超龍。子威信。公大將軍鍾琪。提督鍾璜。孫巡撫濬。提督馬際伯。與弟

提督見伯。總兵觀伯。副將顯伯。提督潘育龍。與姪孫提督元善。提督韓良輔。與子提督勳。總兵師帝賓。與子提督懿德。提督樊廷。與子總兵經文。又兄弟總兵康泰。康海。總兵圖形。紫光閣高天喜。皆甘肅人。及三省教匪靖。而蜀將競興。東南海賊橫。而閩帥繼起。至於粵匪盪平。凡著名將帥。盡隸湖南。勦擒之役。參以皖將。二百餘年來。以一省人材。備五等封爵者。前惟四川。嘉慶中。十七省提鎮四川居十之九。後惟福建。近年之湖南。所少者。公爵耳。如曾文正。左相國。封侯。曾中丞國荃。封伯。李忠壯公臣典。劉京卿錦棠。封子。提督蕭公孚泗。今長江提督黃公翼升。封男。而又有併騎都尉。雲騎尉。為子男之爵者。數家。蓋楚才獨盛矣。總觀前事。地脈遷變。理或有之。然苟非一二命世大人。提倡忠義。物色英雄。訓練而羈縻之。恐穰吳頗牧之材。沈淪草澤。或反桀驁為鄉里患者。豈少也哉。

南城曾撫部燠。今人猶稱為曾都轉。以公宦轍留揚州最久也。紅橋竹西。賓從文燕之盛。遠踵韓歐劉蘇諸公。近接櫟園漁洋雅雨諸先輩。蓋幾幾乎海內龍門矣。顧其遭際。亦自不可及。公由翰林散館。授戶部主事。甫擢員外郎。即蒙高宗特簡兩淮運使。既游陟封圻矣。乞養事畢。仁宗以淮鹺疲憊日甚。特命公以巡撫銜。巡視

兩淮鹽政公先後蒞揚。皆出意表。江山勝區。文翰鉅伯。人地契洽。良有夙緣。國家人惟求舊。漢臣中繼世入相者。凡七家。常熟蔣氏。桐城張氏。漳浦蔡氏。武進諸城。兩劉氏。無錫嵇氏。大庾戴氏。武進大庾。皆叔姪。餘則皆父子也。戴可亭相國。世居江蘇甘泉縣。相國祖。攜子旅食大庾。始著籍焉。然則七家之中。江南實居其五。可謂人傑地靈。

長興臧壽恭眉卿。烏程嚴可均鐵橋。兩先生者。同籍湖州。同時號通經博學。顧極不相能。楊太守峴。臧先生高席弟子。亦嘗從嚴先生游。一日。太守自長興歸。舟泊城外。鄰舟有命酒獨酌者。視之。嚴也。詰何自。以實對。訖曰。是邨夫子。堪若師乎。它日。太守叩臧先生。嚴某何如人。曰。粗能諷三字經。三字經者。學童初入塾。試諷者也。文人相輕。不意經生亦然。

鐵橋少負糧課。跳入京師。用宛平籍。充鄉舉。明年會試。主試者貴人。得其卷。欲魁之。以詩失諧斥。或勸鐵橋詣謝。貴人喜。且慰之曰。君大博通。顧詩失諧何。鐵橋瞠目曰。唐始以律詩取士。今所傳失諧者十九矣。貴人失色罷。鐵橋有一子。初墮地。自卜子六齡當孤。命曰六孤。吁。何其詭也。

大庾之戴。自文端公父太僕寺少卿第元始。以翰林起家。乾隆乙未。僕少弟可亭相國。子心亨。同成進士。散館。皆授編修。戊戌。文端繼之以大魁。除修撰。父子兄弟並在詞垣。而主試督學之差。星輶交馳。絡繹道路。故其時階皆未崇。天下翕然稱西江四戴。

故事。內外大臣。親屬任科道者。對品迴避。嘉慶朝。戴文端公在樞府。其季父可亭相國。以學差還都。方官掌京畿道。例改六部員外郎。純廟命以科道應升之鴻臚少卿。候補時當訓政。燕翼謀至深遠。見可亭相國才器堪大受。不欲使更滯郎署也。可亭相國督南河。積勞遺疾。假歸里門。時河工未歲。兩江總督鐵冶亭保請帑六百萬。睿廟以斯事艱鉅。命戴文端偕覺羅長文敏公麟赴工審度。並諭文端曰。清江距江西才二千里。使事畢。卿可一歸省卿叔父。故文端紀恩詩。有此去竹林勤問訊親傳。天語到柴門之句。以朝夕夾輔之重臣。恩予往返四千餘里。以慰其家庭骨肉之私。為史冊紀載所未有。蓋睿廟極重戴氏叔姪。欲並寄以股肱心膂。其儲參大政之意。已於是乎定矣。

嘉慶二十五年七月。滿相托文定公津。漢相大庾戴公均。元扈灤陽圃。甫駐蹕。

聖躬驟有疾。不豫。變出倉猝。從官多皇遽失措。二公督內臣。檢御篋十數事。最後近侍於身間出小金盒。鎖固無鑰。文定壞金鎖。發盒得寶書。遂相偕奉宣宗即大位。率文武隨瑞卹行禮。乃發喪。中外晏然。服二相之鎮定。敬按是則本包世臣大庾神道碑與寶錄

所紀稍異。

可亭相國清慎懇誠。蒙仁宗破格恩。以漢臣總理內務府工程處。冀變積習。而公三督工程。皆獲咎譴。初以監修吉地失察工弊。奪一官。褫宮銜花翎。繼以裕陵隆恩殿專金四柱。俱丈二圍大木。而十五六年之頃。遽致蠹朽。公方由河督起病。坐是遷副都。及公既予告歸。適寶華峪地宮滲水被嚴旨。與英相國和同逮籍家產。才值萬餘緡。宣宗意稍解。除名放還。已慎伯撰公墓碑。遂謂舊例內務府事務。不使漢大臣參預。良有深意。康祺以為慎伯之言非也。內務府即秦漢已後之少府。在周官屬之冢宰。滿漢大學士。均得與聞。儻必防蠶蠹之螫人。聽漏卮之旁決。大臣謀國。義不宜然。

三代賢臣。享年最永者。以召公奭為第一。春秋則推蘧伯玉。本朝宰輔。頤奎引年。可亭相國。其稱首矣。公年九十有五。公長子戶部郎中詩亨。侍養在籍。年將八十。依

依膝下如嬰兒人呼為小菜子。

索佳氏約齋侍郎額勒布。官戶部郎中時。以管部王大臣。密薦廉能第一。特旨擢本部侍郎。管錢法堂事務。異數也。

乾嘉已前。淮網繁富甲天下。視嵯使者。驕貴簡出。出則輿從華盛。倍封圻。金錢揮霍。一斤鉅萬。額少農勒布。官兩淮。力矯積弊。常從二三騎。自策羸。穿街巷。禱雨甘泉。山輒步烈日中。往返三數十里。舊例。別庫歲徵幾千萬。乃嵯賈結交勢要物。聽使者主持。公壹不問。游客來謁。自餽肴疏果餌數器而已。曰。吾為揚州開一生面也。嘉慶戊辰。被議入都。嵯賈送至王家營。環跪納會子四紙。紙各鏹十萬。公詰何為。僉曰。大人節官費。歲數十萬。又奏增鹽息至分半。歲溢且二百萬。計大人按臨六載。眾商所受恩。且累千萬。區區者誠不足言報稱。公曰。我前節官費。以為今日地。是攫察案所應有也。請增鹽息者。為岸猾持若短長耳。若等竟以作市價。是掎民以益商。我負疚滋重。況分若肥耶。必不聽者。以狀上聞矣。是年秋。公故當觀聖例。以珍玩為面貢。公閱實製備。僅值十六萬。先期貯京第。及至都。部議當差熟河。不得面。無用貢。公瀕赴戍。遣使悉送還揚州。費脚價銀六千。實已資也。嗚呼。處脂不潤。如公誠可質古人。

矣。

按公少時奔喪至山西。土人醢賢萬金為賄。公一無所受。事聞仁宗。大嘉許。可知自古名臣必於微賤時培養風節。百爾君子盍共勉之。

吳槐江制軍充軍機章京久。阿文成公甚器之。大學士伯和坤同掌樞府。積不平。嘉

慶初政。文成既薨。純廟幸灤陽。訓政憂勤。或午夜視事。一夕以宣軍機大臣

不得。命召章京。唯吳公已上直入對。稱旨。少頃坤至。上曰。軍機事日繁。傅森

吳熊光皆任事。可在軍機大臣上行走以助。若坤謂吳官纔五品。不符體制。按公時

詞參上命加三品卿銜。坤又曰。其家貧。大臣例開轎。恐力不辦。上命賞戶部飯

銀一千兩。又曰。戴衢亨出身狀頭。官學士已四品。在軍機日久。與吳同用。吳不如用

戴。上曰。此豈殿試耶。坤語塞。乃承旨。然文端卒與公同加三品銜拜命。而班

次乃居公下。坤之奸詐如此。坤之能行其奸詐者。亦僅如此。按傅公森任侍郎久。前

以共危之。及上直。乃知聖意疑公識度。或未勝大用。試而後授也。

嘉慶丙辰。川楚軍興。賊氛逼荊州。州城岌岌。無守礮。漢壽亭侯忽示夢於馬殿。掘獲

礮九位。石子十萬斤。奏聞。錫名曰神賜大礮。攷荊州大廟。即當日幕府故址。宜祚順

佑民。威靈尤赫赫云。

凌曉樓先生曙。嘉慶間。江淮大儒也。治何氏春秋。鄭氏禮。尤精審。其少時讀書之苦。

有與牧承負薪相彷彿者。先生以一孤童。貧而居市。十歲就塾。年餘讀四子書。未畢。即去。香作雜傭保。然停作。輒默誦所已讀書。苦不明詁解。鄰之富人。為子弟延經義師。先生乘夜。狙其軒外聽講論。數月。其師覺之。乃閉外戶。不納。先生憤甚。求得已離句之舊籍於市。私讀之。達旦。而日中傭作如故。年二十。乃棄舊業。集童子為塾師。童子從君游。則書必熟。作字正楷。以故信從眾。脩脯入稍多。益市書。遂博通博壹。學以大成。先生甥儀徵優貢生劉文淇。少貧似舅。先生愛其穎悟。不忍棄之。遂求自課之。且教且學。劉齒未壯。並成通儒。觀凌氏舅甥。有志之士。其勿以孤寒自沮矣。

包慎伯作甘泉薛傳均子韻墓碑。敘述交友。多嘉道間漢學之儒。頗有埤於纂學案。記師承者。為節錄其大略。以貽學子。碑云。子韻少與儀徵劉文淇孟瞻。涇包慎言孟開。旌德姚配中仲虞。及子弟季懷。按名世五人者。相結為本原之學。孟瞻孟開季懷治詩攻毛鄭氏。治易攻虞氏。子韻治小學攻許氏。皆旁通羣籍。而據所業為本。砥礪以有成。近世昌許氏者。推嘉定錢氏。金壇段氏。子韻究其得失。而右錢氏。又云。子弱冠展側江淮間。物色樸學。得陽湖黃乙生小仲。通鄭氏禮。行不違其言。武進劉逢祿申受。通何氏春秋。虞氏易。雖情鍾勢曜。而讀書如有嗜好。江都凌曙曉樓。治何氏春秋。

鄭氏禮困學而不厭同邑

按謂涇縣人

胡世琦玉樵墨守鄭氏有綴殘補缺之勤嘉定潘

鴻詰望之能錯綜許鄭以適大義丹徒柳興宗賓叔治詩禮史漢能依雅訓以捍俗

說賢應劉寶楠楚楨上世故崇漢學能不墜其家法儀徵汪穀小城覃精許鄭尤長

於地理黔甬正變理初通鄭氏禮杜氏春秋烏程凌堃厚堂綜漢義說易禮春秋數

十萬言與理初並長推步算術吳越英雋畧備於斯然必守許氏以推原賈馬鄭服

訓詁者卒莫如子韻之善慎伯是作於近時漢學家數蓋已什得八九矣

曾文正公文鈔歐陽生文集序云乾隆之末桐城姚姬傳先生鼐善為古文辭效其

鄉先輩方望溪侍郎之所為而受法劉君大櫟及其世父編修君範三子既通儒碩

望姚先生治其術益精厯城周永年書昌為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

學者多歸嚮桐城號桐城派猶前世所稱江西詩派者也姚先生晚主鍾山書院講

席門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異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東樹植之姚瑩石甫四人

者稱為高第弟子各以所得傳授徒友往往不絕在桐城者有戴鈞衡存莊事植之

已久尤精力之過絕人自以為守其邑先正之法禮之後進義無所讓也其不列弟

子籍同時服膺有新城魯仕驥絜非宜興吳德旋仲倫絜非之甥為陳用光碩士碩

士既師其舅。又親受業姚先生之門。鄉人化之。多好文章。碩士之羣從有陳學受藝叔陳溥廣敷。而南昌又有吳嘉賓子序。皆承絜非之風。私淑姚先生。由是江西有桐城之學。仲倫與永福呂璜月滄交。月滄鄉人。有臨桂朱琦伯韓。龍啟瑞翰臣。馬平王錫振定甫。皆步趨於吳氏。呂氏而益求廣其術於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行於廣西矣。昔者國藩嘗怪姚先生典試湖南。而吾鄉出其門者。未聞以相從學文為事。既而巴陵吳敏樹南屏。稱述其術。篤好而不厭。而武陵楊彝珍性農。善化孫鼎臣芝房。湘陰郭嵩燾伯琛。溆浦舒燾伯魯。亦以姚氏文家正軌。違此則又何求。最後得湘潭歐陽生。生吾友歐陽兆熊小岑之子。而受法於巴陵吳君。湘陰郭君。亦師事新城二陳。其漸染者多。其志趨嗜好。舉天下之美。無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讀此則古文家桐城一派。亦已什得八九。按歐陽生名勳。

漁洋居易錄云。弋陽汪少偉。赴一中官請設飯。止半盂。而香滑迥異常米。問所從出。云是四川。以歲例入貢者。其米生於鷓鴣尾。尾止二粒。取出放去。來年則更取之。康熙按米產烏尾。事太不經。即有此貢。殆亦如燕銜海魚。猿採山薺。物以罕異見珍。故明代因以進御。然他處不見紀載。錢唐張雲璈有鷓鴣米詩。亦想幸值。聖明從前。

蜀帥必已抗疏裁罷矣。

無錫楊明府夢槎。乾隆間。以孝廉令四川鄧都。值金川酋逆命。調赴監製礮位。屢有
功。癸巳六月。大軍至木果木山。夜半。賊劫礮局。遂擁之去。環叩用礮之法。明府陽教
之。而陰詭其製。反裂殪賊無算。賊酋切齒。剝其屍如泥。事聞。詔贈兵備道。賜祭
葬。蔭一子。如其官。嗚呼。烈且智已。

嵇文恭公當國。其相業。人共稱之。其清操。容有不甚知者。比公晚年予告。常膳至不
能具兼味。歿未一載。嬾眠胡同第宅。即屬他姓。中外感服。始歎公之清。恐人知。公壻
張雲璈詩有云。老屋區區留不得。而今始識相公貧。蓋紀實云。

羅貫中三國演義。多取材於陳壽習鑿齒之書。不盡子虛烏有也。太宗崇德四年。
命大學士達海。譯孟子通鑒六韜。兼及是書。未竣。順治七年。演義告成。大學士范文
肅公文程等。蒙賞鞍馬銀幣有差。國初。滿洲武將。不識漢文者。類多得力於此。嘉

慶間。忠毅公額勒登保。初以侍衛。從海超勇公帳下。每戰。輒陷陣。超勇曰。爾將材可

造。須畧識古兵法。以翻清三國演義授之。卒為經畧三省。教匪平。論功第一。蓋超勇

亦追溯舊聞也。

明末李定國初與孫可望並為賊。蜀人金公趾在軍中。為說三國演義。每斥可望為董卓曹操。而期定國以諸葛。定國大感。曰孔明不敢。

望闕張伯約不敢不勉自是遂與明三百年及受明桂王封爵自誓努力報國洗去賊名百折不回殉身緬海為有明三百年忠臣之殿則亦傳習邱書之效矣

康熙三十八年。聖祖三次南巡。由浙回蘇。駕幸洞庭東山。有水東民人告菱湖坍田賠糧。收紙付巡撫。上問扈蹕守備牛斗云。太湖廣狹若干。奏云八百里。上云。何以具區志止稱五百里。奏云。積年風潮衝坍隄岸。故今有八百里。上云。去了許多地方。何不奏聞。開除糧稅乎。奏云。非但水東一處。即如烏程之湖溇。長興之白茅嘴。宜興之東塘。武進之新村。無錫之沙澱口。長洲之貢湖。吳江之七里港。處處有之。上云。朕不到江南。民間疾苦利弊。焉得而知耶。遂諭令查明奏免。康熙敬按聖祖德量同天。六十年中。如此偏恩。豈勝枚數。惟牛守備以末弁前驅。忽邀清問。在他人當已跼蹐非常。而乃奏對從容。既歷舉夙所諳習之江浙水道地形。復毅然為民請命。其學識殆出儒臣上矣。

無錫惠山寄暢園有樟樹一株。其大數抱。枝葉皆香。千年物也。聖祖南巡。每幸園。嘗撫玩不置。第六次。回鑾後。猶憶及之。問無恙否。查慎行詩。合抱凌雲勢不孤。名材得並豫章無。平安上報。天顏喜。此樹江南只一株。迨聖祖賓天。此樹遂枯。亦可異也。

康熙乙酉五次南巡至蘇州三月十八日諭江南上下兩江舉監生員等有書法精熟願赴內廷供奉抄寫者著報名齊集江甯蘇州兩處俟回鑾日親加考試越一月命掌院學士揆敘赴府學考試進呈冊頁取中汪泰來等五十一人同前考過郭元鈺等十人俱赴行宮引見各蒙賜御書石刻孝經一部常熟翁鐵庵司寇受要人旨劾湯文正而據其位何義門請削門生籍屢見前人紀載余初筆亦述及之唯履園叢話稱即墨郭公琇令吳江時前撫余國柱方掌綸扉徵賄巨萬不與嗾人劾奏虞山司寇從而和之長洲貢生何焯在京考選為司寇門生遂登翁之門囑罵不已索還門生帖否則改稱不認為師義門由是知名與他說稍異未知孰是

乾隆四十六年逆回犯蘭州而甘肅冒賑事發獄已成矣誅竄者幾百人而獨不及陝西巡撫畢沅昆明錢南園通政禮方為御史奏言冒賑折捐固皆由王賈望飢法營私但查賈望為藩司畢沅曾兩署陝甘總督近在同城豈竟毫無聞見誠使早發其奸則播惡不至如此之甚即陷於刑辟者亦不至如此之多也臣雖不敢必其利令智昏甘受人餌惟是瞻徇回護不便舉發甚非大臣所以居心奏入上是之奪

沅爵三級。先是科道衙門。自李淑芳左遷後。無人敢言事者。自此疏出。而一時臺閣凜然生風。

錢南園通政。復有疏劾東撫國泰一事。甚有益當時大局。奏言山東吏治廢弛。借納貢名。貪婪無厭。官民苦之。所屬州縣。虧空累累。請旨按問。且言嗣後願皇上勿受貢物。俾天下督撫無以藉口。上覽奏。即命軍機處傳訊。已而有旨。隨同軍機大臣和珅劉墉。諾穆清等。前往查訊。其時和珅柄國。而國泰素奔走其門下者。人皆為通政危。及抵境。和已授意國泰彌縫。輒以危言相恫喝。幸劉文清深知其弊。常與通政密商。比到省盤查。則和先揚言。不用全數彈丸。抽查至數十封。無短絀。和遽起回館舍。通政請封庫。次日徹底拆封。則多係圓絲雜色銀。蓋借諸商賈以充數者。因詰庫吏。得其實。遂出示召諸商賈來領。大呼曰。遽來即入官。於是商賈紛紛具領。庫為一空。復往盤他府亦然。案遂定。和亦無如何也。於是國泰與藩司于易簡。俱挈交刑部治罪。高宗嘉之。許為敢言。語云。批龍鱗易。捋虎鬚難。通政是舉。若非聖君在御。賢相同舟。其不為珅所搏噬也幾希。

錢南園視湖南學。不通干謁。不受苞苴。取士至公。士子莫不誠服。期滿留任。適丁母

憂聞計之日。星夜出城。宿於旅舍。即委員齎印交巡撫。次早啟行。大吏已下。追送賻儀。皆拒不受。嗚呼。舉察廉孝者。身範當如是已。

錢南園重入諫垣。按南園以督學湖南時。荆州水災。城圯。及孝感有活埋人命之案。恩應改降。留不應。以通副堂官。反降司員六品。再推始仍官御史。事在乾隆末年。殆和坤與有力也。時軍機大臣和坤。與阿文成。議論不和。辦事不同一處。慮開朋黨之禍。南園上疏曰。軍機大臣。應同在公所辦事。互相可否。此定例也。近惟阿桂在軍機處。餘或在內右門。或在南書房。或在造辦處。一切咨事畫稿。司員趨走多歧。恐生事端。況內右門近接養心殿。不能不與內監習狎。萬有一如從前高雲從之事。雖立正刑辟。而所絀已多。請飭諸大臣。循照舊章。同止軍機處。其圓明園辦事。亦同一體。以昭畫一之規。高宗覽奏。切責大臣。謂錢澧所奏甚是。即令在軍機章京上行走。當時阿文成已下。咸稱為南園先生。不以名也。惟和珅屢加究詰。欲窮以難處之事。卒不能屈。

燕下鄉睦錄卷十終

燕下鄉脞錄卷十一

清 鄺陳康祺著

本朝狀元自順治三年迄同治十三年凡九十三人江南一省得四十五人常熟一縣已得六人蓋順治戊戌孫承恩康熙己未歸允肅庚辰汪繹戊戌汪應銓咸豐丙辰翁同龢同治癸亥翁曾源也翁氏叔姪八年中兩得大魁科第之盛已無比儷詳初筆所尤奇者道光丁未龐文恪公鍾璐以第三人及第翁文端弟子也越庚戌一科至咸豐壬子楊太常泗孫以第二人及第亦文端弟子也復越癸丑一科至丙辰文端子適為第一人天干一周三鼎甲蟬聯鵲起同在一城又同承文端公門牆堂構之遺衣鉢算表之緒談形勝者謂虞山地脈使然豈果專藉地脈歟按三君在朝並以文章政術見稱益見文端遺澤之遠

鎮洋制府撫河南乾隆五十二年湖北荊州府江水暴漲隄潰城決淹沒田廬人民死者以數十萬計七月朔得襄陽飛信制府即日先發藩庫銀四十萬兩星夜解楚賑濟一面奏聞高宗大加獎賞不數日擢兩湖總督昔汲長孺之發倉猶待矯詔且所發粟數史亦無徵制府此舉固由仰體聖慈其識量亦不愧封疆矣

錢梅谿泳履園叢話。耆舊一門。載畢秋帆督兩湖時。值公相和珅年四十。自宰相已下。皆有幣帛賀之。惟秋帆獨賦詩十首。並檢書畫銅瓷數物。為公相壽。梅谿曰。公將以此詩入冰山錄中耶。秋帆默然。乃大悟。終其身。不交和相云云。康祺按秋帆制府。愛古憐才。人所共仰。其交和珅。懾於權勢。未能泥而不滓。亦人所共知。梅谿畢氏客。固宜諱莫如深。惟欲以拒絕權門。歸功於一言之諫沮。其然。豈其然乎。

吳文節公文鎔之督兩湖也。粵賊方由江西回竄田家鎮。師潰。省城戒嚴。時咸豐三年九月。公受任甫三日也。巡撫崇綸懼欲逃。揚言督兵營城外。公策馬往詰。則曰。饒絀兵單。城豈能守。公正色曰。汝朝廷二品官。何出此語。此時吾輩。舍城存與存。城亡與亡。八字外。豈有他策。撫臣曰。公欲死節。博美名耳。軍興。疆臣多併節。吾二人頭顱。儻再落么麼手。如國體何。公忿不能遏。拔佩刀斫几上曰。誰再言出城者。汙吾刃。撫臣齒戰。面土色。惕惕然驚。不復能正視。公嬰城固守數十日。竟擊退劇賊。城賴以完。撫臣則大憾。所籌畫悉反。公所為檄。饒徵兵百計。齟齬。十一月。公遵 旨督兵攻黃州賊。少有斬獲。明年正月。移駐堵城。距城十里。賊縱火焚營壘。士卒驚潰。公遂被害。公雖以同舟非人。賜履淪沒。而建祠 錫謚。卹典崇優。彼撫臣者。旋奉 嚴旨逮問。徒

以畏罪自盡。倖免秋官失律之誅。亦足見聖朝之彰瘡矣。士君子讀聖賢書。食君父祿。時變倉卒。匡濟無功。堂堂七尺之軀。奈何不以馬革裹之。而幾使歐刀飲血哉。咸豐間。髮捻縱橫。英夷內擾。侍郎某某輩。屢駕鋒輅。囊橐充牣。遂託詞養親乞退。計將為多牛翁老矣。轉徙兵間。生事日迫。而同治初元。劇寇以次削平。還顧堂上衰病無恙。則又款段入都。疏稱大亂初已。時事艱難。臣受恩最深。臣親尚康健。不敢不出云云。朝士詫異。有改成語以譏之者曰。世亂見孝子。家貧出忠臣。夫仕宦嫖巧之習。後生輕薄之談。不足污吾筆。姑錄其事。為進退失據者戒也。諱其姓名。存忠厚也。近數十年。殿廷考試。專尚楷法。不復問策論之優劣。以致空疏淺陋。競列清班。甚至有抄襲前一科鼎甲策。仍列鼎甲者。而讀卷諸公。評隲楷法。又苛求之點畫之間。有一字古體帖體。依說文篆隸。而不合時式者。即工楷亦置下等。康祺偶見殿肆。有乾嘉年間殿試策。不爾也。朱侍講道然云。其先德侍郎公及第時。不爾也。此風不知開自何時。後詢之童少宰華云。宣宗初登極。以每日披覽奏本外。中外題本蠅頭細書。高可數尺。雖窮日夜之力。未能徧閱。若竟不置目。恐啟欺蒙嘗試之弊。嘗問之曹文正公振鏞。公曰。皇上幾暇。但抽閱數本。見有點畫謬誤者。用朱筆抹出發出。

後臣下傳觀知。乙覽所及。細微不遺。自不敢怠忽從事矣。上可其言。從之。於是
一時廷臣承望風旨。以為奏摺且然。何況士子試卷。而變本加厲。遂至一畫之長短。
一點之肥瘦。無不尋瑕索垢。譚第妍媸。以朝廷掄才大典。效賤工巧匠雕鏤組織。
者之程材。而士子舉筆偶差。關繫畢生榮辱。末學溫進。豪傑灰心。波靡若斯。雖堯舜
皋夔之聖賢。豈能逆料與。文正晚年。頗以為悔。故少宰獲聞之。康祺嘗謂今日科舉。
望其得士。必自殿廷考試。用謄錄始。試質之有心者。

李敏達公衛。為浙江總督時。疏言。鄞縣大嵩港。灌民田數萬畝。日久淤淺。且無支河。
蓄水。請疏通大嵩港。於港口建壩。分濬支河。於通海之橫山頭等處。築土塘。並石閘。
六。又鎮海之靈巖太邱二鄉。有浦口通流入海。閘已圯廢。應築塘修閘。以資蓄洩。並
從之。吾郡僻處海東。距省會四百餘里。大吏耳目所不及。寇亂已前。凡捐輸抽釐之
事。則以為商賈輻輳。土壤膏沃。所以擾民者無不至。而農田水利。及守土長吏之貪。
廉。大府無過而問者。敏達雖恃氣驕倨。不純用儒術。而澤及海隅。蓋猶封疆中之佼
佼者。

前卷紀和珅為伍彌泰外孫。蓋滿洲人多云然。而吳督部熊光亦著之筆錄者也。康

祺謂伍公與和坤先後入相。或是坤繼母之父。苦無確證。頃觀包慎伯中衢一劄。郭君傳云。嘉公謨為河庫道大學士。忠襄伯和坤其外孫也。坤少貧。每遣僕劉全徒步往返五千里求伙助。嘉公資以白金五十兩。君方為河庫道吏。與全飲而歡。語之曰。子且貴。何為人僕從。苦如此。亦資之。如嘉公數。坤嗣以家累。遣全求嘉公助白金三百金。嘉公怒。詈遣之。坤遂私出都。詣嘉公。公怒甚。欲治以逃人之法。君從容語嘉公曰。吏見和郎君。貴當在大人上。大人毋薄其貧。且大父以三百兩助外孫。事甚小。何苦怒如此。嘉公曰。汝善和郎君。何不自助之。君曰。大人不助和郎君。吏不敢先。嘉公乃出金授君曰。即日為我遣之。君招至酒樓。握手曰。郎君不日當大貴。貴後願毋忘今日為天下窮黎乞命。既為具鞍馬。又自以白金三百助其裝。其後坤以戶部尚書為軍機大臣。扈蹕下江南。至紅花埠。遣全馳詣君。約相見於仲興。君曰。吾始謂若主濟世才。今乃招權納賄。為賊吏逋逃藪。每流生民。吾恨爾時不慙恩治以逃旗外。遣之罪。若主僕旦夕且無死所。毋累我。遂與絕。後卒如君言。嘉公後官漕運總督。觀此則坤實有兩外祖。且皆早識坤奸矣。郭君名大昌。山陽人。洞徹水性。窮極事變。乾嘉之際。數十年。凡奉特旨持節治河。及經制官河督以下。遇事諮決。倚為安危。蓋

振奇士也。

傳又記郭君治老壩工一事。其卓識廉操。尤播人口。當嘉公擢總漕時。開郭君吏缺。為上客。淮揚道以河方多故。就嘉公乞君襄其事。郭既客河道署。忤南河總督吳嗣爵。遂賃居清江浦之五聖廟。時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也。是年八月望後。消溜切灘。南卧決。老壩口一夕塌。寬至百二十五丈。跌塘深五丈。全黃入運。版閘關署被衝。濱運之淮陽高寶四城。官民皆乘屋。而山東逆匪王倫方滋事。相距才數百里。吳公恒懼無所措。昧爽至五聖廟。排閤敦延。君拒之。吳公再三謝罪。君曰。大人成見若何。吳公曰。嗣爵有成見。即不煩先生。然嗣爵意此役必速舉錢糧五十萬。限期五十日。何如。君曰。如此則大人自為之。大昌不敢聞命。吳公曰。決口雖鉅。然五十萬不為少。五十日不為速。過此恐干聖怒。罪且不測。君曰。山東匪勢猖獗。與江南接壤。塞決稍遲。恐災民惶惑。生他變。且聖上見兵水交至。未審虛實。必發重使。大人固欲以堵合事煩使者耶。必欲大昌任此役者。期不得過廿日。帑不得過十萬。吳公再拜請受事。君曰。有一言不能從。不敢任也。調文武汎官各一。使得以冠蓋刑杖。在工彈壓。此外如有員弁到工者。大昌即辭事。吳公敬諾。君又曰。蕩料皆在洪福莊。距工咫尺。宜

聽調取倉猝辦文稿。不可得。大人出圖章一付大昌。飭庫道見片紙。即發帑。吳公如約。至期。遂合龍。共用料土作支并現帑。合計十萬二千兩有奇。吳公繕摺入告。又三日。欽使乃至浦。君故善河事。至是益知名。然終以省工費。拙言語。觸眾怒。嘉慶初舉豐工。工員欲請帑百二十萬。河督議減其半。商於君。君曰。再半之足矣。河督有難色。君曰。以十五萬辦工。以十五萬與眾工員共之。尚以為少耶。河督怫然。君自此遂絕意。不復與南河事。康熙按老壩工一役。吳公之信任君。不可謂不專且篤也。功成入告。何未聞端牘薦賢耶。豐工一議。吏役弁兵。眾口交訾。意中事也。河督亦怫然。何為者耶。然則治河之事可知已。顧才如郭君。設稍假以尺寸之柄。前明潘季馴。本朝靳文襄。何足多耶。

百年來談篆隸漢分之學者。多首舉完白山人鄧石如。按以山人少產僻鄉。眇所聞見。游壽州。晤毫人梁巖始究古法。至江甯。為梅文穆公季子客。獲覩梅氏所弄藏秘府異珍。暨秦漢以來金石善本。篤志臨摹。日嘗昧爽起。研墨盈盤。至夜分。盡墨乃就寢。寒暑不輟。如是者八年。學益大進。顧知者猶罕也。一日訪黃山至歙。謁篆於賈肆。張皋文編修。方客授修撰。金榜家編修還家。見山人書。歸語修撰曰。今日得見上

蔡真迹。修撰驚問語以故。遂冒雨偕詣山人於荒寺。修撰即備禮延之。金氏家廟甚壯麗。其楹皆貞石。而刻楹及懸額。修撰精心寫作。言易而後定。謂莫能加於此也。及見山人書。即鳩匠斲其額。石楹既豎。不便磨治。架屋而卧楹。請山人書之。刻成。乃重建。其傾服至此。山人既交兩太史。遂輾轉與曹文敏。劉文清。上海陸副憲。鎮洋畢尚書。相周旋。奉手而絕藝傳矣。物登明堂。喬喬皇皇。士負不世才。豈不賴二三名公。出氣力以提挈之哉。

鄧山人雖以一技名。其立品甚高潔。乾隆庚戌。曹文敏以祝釐入都。強山人同往。山人獨戴草笠。靸芒鞋。策驢後。文敏三日行。文敏輿從。以山東發水轉後。與山人相值於開山。時巡撫以下命吏郊迎。文敏山人策驢過轅門。門者呵止之。文敏坐堂上。望見山人。趨出延入。讓上座。語諸公曰。此江南高士鄧先生也。四體書皆國朝第一。諸公大驚。為具車從。文敏曰。吾屈先生甚。乃肯來都。卒不肯同行。願諸公共成其志。乃率諸公送之轅門外。上驢去。後入畢尚書兩湖幕。吳中名士多在節署。裴馬都麗。山人獨布衣徒步。居三年。辭歸。尚書留之不可。乃為置田宅。為終老計。而觴山人之行曰。山人吾幕府一服清涼散也。今行矣。甚為減色。四座慚沮。當山人初入都。都

中作篆分者。咸以覃谿學士為宗師。山人獨不肯一謁。遂蒙詆嫉。歸南中。則陽湖錢魯斯嘉定錢獻之同負世譽。未免以私意相凌。山人不與校。然則書學雖小道。非有志節度量者。亦未能坐致千秋也。

吳江陸朗夫中丞。官運河道時。壽張逆匪嘯聚。距濟甯州才二百里。良民生長太平。猝驚駭。公嚴禁諸官所。毋或遠行。滋民疑。鄉人爭入城。慮良奸莫辨。議閉門。公曰。賊未至。何示怯耶。且忍拒吾民。使散逸。被賊害。或脅誘耶。洞開重閤。身坐其間。稽察容納。民心以安。未幾而天兵殲賊。人皆重公鎮靜。有方略。預識為封疆大器云。

陸中丞撫湖南。最饒政績。勞悴卒官。其初泣長沙。夢吟七言長篇。記一聯云。能開衡嶽千重雲。但飲湘江一杯水。被其澤者。揮涕誦之。

徐大令念祖。桐鄉人。宰蒙陰。稱神君慈父。詩文書法力追古人。餘事通壬遁之術。乾隆乙丑二月。翰林錢嶼沙琦屬課與分校。不大令曰。魁罡並到。喜氣非凡。意元卷出公房乎。會元蔣元益狀元錢維城。果皆出其門。後並官六卿。蒙陰獄逸囚。課之。當在治東三十里外。水草之交。為陰人所察。躬率役追捕。半日餘。不得過小村落。令役具餐。自憩柳下。遙見一池中。有叢草。回顧有老嫗立簷間。注目向池。若意喻者。飭役入

池遂擒之。囚蓋立水中央。手繫草覆其頂。凡奇中多類此。

乾隆十五年庚午元旦。恩錫大筵宴。王大臣九卿而下。翰詹科道得與。庶吉士亦得與。自次年辛未後元旦。多停止筵宴。於是曾與斯盛者。益自幸榮遇。躬膺獲飽。飫。堯尊舜卣也。

乾隆六十年乙卯。例舉鄉閭。海內重赴鹿鳴宴者四人。廣東馮潛齋太史成修。湖北陳雲仲太史中龍。江西李西華侍郎友棠。浙江馮孟亭侍御浩。自來重宴鹿鳴。從未有一朝紀元之中者。以乾隆元年舉人。與乾隆六十年舉人同宴。而四人者。又皆嘗捷南宮。陟詞苑。潛齋己未陳壬戌孟亭戊辰潛齋最長。是年已幾百歲矣。場屋美談。朝廊鴻慶。曠不易逢。

桐鄉馮少司寇景夏。藩江左時。屈雍正壬子科秋試。總理場務。見貢院地勢卑溼。捐俸三百金。於各號舍加厚板一塊鋪地。以防雨水灌浸。後遂相沿為例。越二紀少寇孫孟亭浩典試江南。猶賦詩追紀之。馮氏子孫累世貴顯。康祺按此雖小事。非熱腸者不肯為。況一舉而惠及萬夫。政不得云煦仁子義也。

雍正五年。馮少寇以知州開復。蒙世廟超授廬州知府。並於請訓之日。特賜

貂裘錦綺端硯法帖諸珍。五品微員。初起廢籍。仰膺 特達至此。中材以上。蔑不奮興矣。

三藩未變以前。仁皇帝偶思營建。時李文勤相國。方掌邦計。上詢有項可動否。

公奏云。戶部無可動之項。事遂止。未幾吳逆事起。上憂及帑項空虛。公奏云。戶部

存項敷用。上詰以前語。公正色云。部帑原備緩急之需。若平日耗於土木。緩急將

何支持。上頷之。仰見 開國名臣。經國大猷。去臬夔旦。不爽不遠。或曰馬文穆公齊

年始入官。十四年始官。戶部曹郎。安得於三逆未變之前。先有奏對。

施愚山先生。講學白鷺書院。一日講長幼有序。因自言少年孤露。中鮮兄弟。至於啜

泣。座中有閔牆者。為之悔感。愚山實儒者。其道學轉為詞章。揜耳。

鄧宗伯鍾岳。以雍正初。督學江左。有童子史姓。年四十餘。其冊籍書祖可法名。鄧詢

之。則前明史閣部孫也。蓋督師赴揚州。寄孥白下。有孕妾後生一子。因家焉。鄧為錄

之邑庠。此與初筆所紀。湖北學政凌如煥。取明臣楊漣元孫充拔貢。部議降級。蒙

世宗寬免一事。蓋不啻重規疊矩云。

乾隆五十三年。臺匪林爽文平。純廟召見德少司空。成以福康安視阿桂何如。詢

問少空奏云。阿桂能指搗海蘭察。福康安則極力周旋之。方得海蘭察之力。以此不如阿桂。上云。汝所言亦是。但阿桂出師西域。海蘭察係末弁。夙感阿桂拂拭之恩。故願效驅策。海為金川參贊。福康安尚係領隊。一旦驟臨其上。不能不謙謙自下。倚為干城。兩人境地不同。福善周旋。是以平賊。聖天子於臣僚分量。洞若掌紋。宜授鉞專征。無不膚功。迅奏也。

武進趙恭毅公。貞操偉節。諸家紀述詳矣。其令商邱時。白太夫人在養官署。寄家信購物。僅紅頭繩一兩。胡粉一匣。見公家世守家書真迹。由偏沅巡撫迎。駕清江。往返僅用白金五十兩。見公所手治官書。公以大儒為名臣。此特其清介之一節。

阿文成公持節堵青龍岡。副將李榮吉。以為進占得占。大工所深忌。宜緩之。得實而後進。以防陟蟄。文成斥其撓眾。急趣之。既合龍。文武皆賀。惟榮吉不至。召之。則於壩上再拜。使者曰。為榮吉謝公相。壩實未穩固。榮吉不敢以賀。公相故離工致疏虞。督土料追壓。閱兩日。竟不守。文成中夜聞壩蟄。馳至。榮吉已掛纜落水。文成令曰。能生之首。官擢三等。兵吏賞千金。未幾。昇榮吉至。文成垂涕。親去其溼衣。以上賜黑狐端罩護之。良久。乃甦。文成遂自劾。而薦榮吉。竊謂李副將膽識過人。不阿貴近。其

才豈獨可以任河工。而文成忠實勿欺。不肯屈人材以怙己過。震先咎者存乎悔。宗臣器量。洵乃可法可師。

乾隆朝。回疆真平。廷臣有新開郡縣之議。阿文成言。回部性頑難治。以漢法宜擇酋建國。而駐大將軍於烏魯木齊。責其貢賦。不然恐辦事領隊大臣。或有嗜財好色。不過六十年後。終當有變。及張格爾事起。適符其期。參贊大臣武公隆阿。因重進此說。上遂命直督那公。馳往密議。始以除夕。擒張逆於鐵蓋山。蓋犬羊之性。驟未可以冠帶治之。文成之慮遠矣。

魏文毅公嘗侍直中和殿。泛論史鑒。世祖偶稱唐太宗英主。對曰。晚年無魏徵苦諫。遂窮兵高麗。至貽後悔矣。世祖頷之。

紀河間性坦易。喜滑稽。名言雋語。流播最多。相傳其奏對之敏捷。亦為一時朝士所深佩。嘉慶初。實錄館請議敘。或言其過優。仁宗以問公。公不言可否。而對曰。臣服官數十年。無敢以苞苴進者。惟戚友挽臣。為其先人題主。或銘墓。雖厚幣輒受之矣。上恍然曰。然則朕為先帝推恩。何嫌其厚。遂如所請行。此猶小事也。乾隆某年。考試差後。有宣布前列詩句者。臺臣密以告。將興獄矣。高宗召公問之。公頓首。

曰。如臣即洩漏者。問何故。曰。書生習氣。見佳作。必吟哦。或記誦其句。欲訪知為何人。手筆。則無意中不免洩漏矣。天顏大霽。遂寢其事。

高文恪在康熙朝。世亦稱其對揚之敏妙。第聞文恪直南書房時。嘗攜金豆滿荷囊。如。上閱某書。近侍以告。則酬以一金豆。即抽某書涉獵之偶。天語垂問。無不能對大意者。以是益蒙嘉賞。以廷臣中博雅。可與道古。莫士奇若也。又文恪貴盛後。頗通賓客。或謂士奇襍被入都。今但問其家貲。可得貽狀。一日。上問之。則曰。督撫諸臣。以臣蒙主眷。多有餽遺。其實聖明威福。不旁落。臣何能參預一字。在彼誠無益。在臣則寸絲粒粟。皆恩遇中來也。上微笑。置不問。康熙按文恪以單門白士。徒步游長安街。遭辰還時。平步通顯。仁皇帝數十年之矜全培養。斷非他人夢寐所敢幾。奈詞章而外。他事無聞。其結懽內侍。納賂疆臣。無非為身家富貴之計。依恃寬大。巧言自文。不以墨敗。幸也。視世之五諫從諷。片語迴天者。辟諸草木區以別矣。

宣宗中年。尤崇節儉。嘗有御用黑狐端罩。襯緞稍闊。令內侍將出。四周添皮。內府呈冊需銀千兩。乃諭勿添。明日軍機大臣入侍。諭及茲事。自是京官衣裘不出。

風者十有餘年。

康熙十七年。魏敏果公。以左都御史。遷長刑部。上言臣忝司風紀。職多未盡。敢援漢汲黯自請為郎故事。乞辭新命而領舊秩。聖祖鑒其無欺。乃加刑部尚書銜。仍留原任。一時百僚震懼。綱紀肅然。人以公為不負所言。克舉其職。

自有制藝來。無以舊作時文受主知者。長洲韓文懿。康熙癸丑科。會試殿試皆第一。撤闈後。上取墨卷覽之。稱主司得人。是年冬。召至起居注。命將平日窗稿進呈。遂以刻本五十篇進。復召至弘德殿。問平日所作必多。館師熊文端公代奏曰。尚有二十二篇。以題目小。不敢進呈。上曰。不妨都進來。其三篇。即鄉試墨卷也。康祺按公學問經術。蔚然儒宗。其出處咸有軌法。原不獨以制藝見長。而以是渥受恩榮。正足為潛心舉業者勸。益可見右文天子。曲藝旁通。即時文小道。亦莫不洞知奧窔也。

聖祖第二次南巡。以江蘇巡撫宋尚書聲。居官安靜。深得大臣之體。手詔褒美。恩誼甚洽。公面奏。宋臣范成大。蒙孝宗賜石湖二字。後世傳為美談。孝宗偏安主我。皇上乃堯舜之君。相去霄壤。臣功業不及成大。遭逢之盛。自謂過之。臣家有別業在

城西陂乞賜書西陂二字。上許之時直懼諸臣見上顏色藹霽競進求書公奏曰臣老矣以齒當先賜臣上大笑走筆書西陂二大字立時頒賜明良喜起之盛熙熙一堂直三古以還所未有也。

康熙朝召試鴻博之次日聖祖方幸霸州攜諸卷親覽翼日下三相國公閱上忽問媯皇補天事信乎蓋毛西河檢討卷中有此語也馮文毅公溥奏淮南子有之上曰徒記事耶則楚辭列子早及之何止淮南第未知傳信何如耳文毅曰賦主鋪張古籍宜可用於是西河列上卷聖學淵博如此聖心復詳盡如此昔陶士行云大禹惜寸陰我輩宜惜分陰科目庠序之士幸生聖朝其無自愒矣。

太宗嘗與羣臣論邊事當以呂尚為法忠勇公石廷柱對曰呂尚能專制閭外生殺故所向有功今臣等若有過下所司逮訊雖佐領以下亦當與之比肩對簿其何以堪大臣以其言過竊請議處上特寬宥。

乾隆五十年舉行千叟宴漢大臣與宴者以嵇文恭公領班公年八十與高宗同庚生辰本在六月值班口奏臣不敢先君擬改期於萬壽後上許為知禮因代定八月十五日遣侍衛為之稱觴時以為榮遇云。

高陽李尚書鴻藻咸豐間以編修視河南學按試未周奉 特旨召還授 穆宗毅
皇帝讀 毅皇帝登極後 弘德殿師傅之任雖廣延耆宿而以尚書為甘盤舊學
兩宮毗倚尤專並已令參機務矣同治五年丁太夫人艱 懿旨開戶部侍郎缺守
孝百日仍赴 弘德殿及軍機行走尚書累疏陳情乞歸終制吏部尚書王文忠公
為之代奏同時授 讀諸臣大學士倭文端公徐尚書桐翁侍郎同龢亦代為乞
恩卒邀 俞允至光緒年高陽已官正卿遺本生太夫人終堂之戚以本房主喪無
人具呈禮部請守制三年亦經禮部議准尚書之為人子可謂守經盡禮不愧儒臣

燕下卿叢錄卷十一終

燕下鄉姓錄卷十二

清 鄧陳康祺著

塔忠武公之戰績載在琅書。諸葛大名垂宇宙矣。公性忠勇。亦最慈祥。統兵岳州。即於左臂涅忠心報國四字。洪山之捷。麾軍逼賊於沙湖塘角間。賊爭赴水死。中多幼孩。公見之大哭。傳令拯救。得數百人。羣賊因而乞命者。又七百有奇。誅其極悍者。餘盡釋之。一日力戰歸。左右以海燕窩進。公曰。吾母夫人在都。不知能給朝夕否。忍甘此耶。德化令進莞席。以士卒皆卧草土。卻弗受。其篤孝貞廉又如此。從古名將秉氣之純。如公亦少覩也。

中興名將塔羅彭楊四公。隨曹文正叔立楚軍。實開果毅堅貞之風氣。稍後則滿臣惟忠勇公多隆阿。漢臣唯子爵提督鮑公超。驍勇敢戰。與之齊名。軍中呼為多龍鮑虎。

狀元雖三年一人。而自唐宋重科目已來。凡廷試掄元。鮮有不洊躋華顯者。海鹽朱朶山殿撰昌頤。平生六易官階。終於六品。殆由數奇。初以選拔充小京官。升用主事。一也。道光丙戌成進士。一甲一名。授翰林院修撰。二也。嗣升贊善。三也。緣事降謫。適

得光祿寺署正四也。由光署正捐主事五也。升員外。得御史矣。復干吏議。鐫級歸。咸豐朝起廢員。仍賞主事。命來京六也。散秩浮湛。旋亦垂垂老矣。名場顯晦。各有前因。修撰卿望。願隆。踏蹬終身。義可無悶。

福文襄王總制雲貴。值南掌國貢馴象四。並言被交趾諸國劫掠。無禦敵器。以餘象一求予巨礮。文襄檄諭。以國家法制森嚴。賞賚有節。兵火利器。不容妄求。還其象。不予之礮。上題之。

福文襄屢出籌邊。功在社稷。其生平所受恩寵。亦復空前曠後。冠絕百僚。初以領隊大臣。隨征金川。攻克得楞山。賞嘉勇巴圖魯。後即以嘉勇二字。疊為封爵佳號。異數一也。索諾木就縛。金川平。封三等嘉勇男。班師。上幸良鄉。行郊勞禮。

賜御用鞍轡馬一。旋御紫光閣飲至。詔圖形閣中。上親製贊。異數二也。甘肅

逆回田五等滋事。授參贊大臣。擒賊首張文慶等。晉封嘉勇侯。異數三也。臺灣

逆賊林爽文圍嘉義。詔以為將軍。馳驛往勦。立解縣圍。捷聞。封一等嘉義公。

賜寶石頂。四團龍服。異數四也。生擒林爽文。檻送京師。臺灣平。賜金黃帶紫纁。金

黃綬珊瑚朝珠。又命於臺灣郡城。及嘉義縣。各建生祠。再圖形紫光閣。上製贊。

如初異數五也。廊爾喀賊匪竄後藏。詔以為將軍。疊克賊寨奏入。御製誌喜詩。書策以賜。佐以御用佩囊。異數六也。甲爾古拉集寨之捷。酋懼乞降。詔許班師。晉大學士。加封忠銳嘉勇公會十五功臣圖像成。上復親為製贊。時大學士阿文成以未臨行陣。奏讓首功。異數七也。尋賞一等輕車都尉。命照王公親軍校例。給六品藍翎三缺。賞其僕從。異數八也。由川督移雲貴。會黔苗石柳鄧圍大營。嗅腦營松桃廳三城。楚苗石三保圍永綏廳。逆渠吳半生附之。有旨命督師進勦。未弔月立解三圍。賞戴三眼花翎。異數九也。屢毀賊營。奪賊卡。降七十餘寨。詔晉封貝子銜。仍帶四字佳號。照宗室貝子例。給護衛。異數十也。吳半生降。賞公子德麟副都統銜。授御前侍衛。異數十一也。積功無可加賞。晉公父文忠公貝子爵。異數十二也。逮公薨。特旨賞郡王銜。賞庫銀萬兩治喪。並於家廟旁。特建專祠。以時致祭。其父傳恆。追贈郡王銜。子德麟襲貝勒。役入城。親往賜奠。御製詩哭之。配饗太廟。並入祀賢良昭忠二祠。復奉諭。德麟承襲貝勒後。其子襲貝子。孫鎮國公罔替。異數十三也。其他封贈蔭襲之稠。部院封圻之重。瑰珍瑋寶之錫。雲漢綸綍之褒。為尋常將相所罕有者。不勝縷述。異姓世臣。叨被至此。本朝

第一人也。

山陽汪文端公廷珍。年十二而孤。母程太夫人撫之成立。值歲凶。母子日一食。或終日不得食。太夫人終不肯使人知。曰。吾非恥貧。恥言貧耳。言貧則疑有求於人。故不為也。歲除無米。使僕索舊逋城外。抵暮歸。無所得。各飲茗一甌。嘗鹽菜數莖。就卧。及公貴。風裁嚴峻。正色立朝。造次必於禮法。太夫人教也。

汪文端之相業。不以隆隆赫赫為名。高其行誼。文章海內。識與不識。推為正人。無異喙。仁宗知公深。故在內。則長成均。直上齋。洊充總師傅。在外。則安徽江西浙江連任學政。始終委寄。不外文學侍從之任。公為大司成。選刊成均課士錄。教學者以義法。三省試牘。皆曰。立誠編。猶前志也。又嘗撰為學約五則。以訓士。一曰。辨塗。謂喻義喻利。人心之分盡於此。為己為人。學術之分盡於此。有志者。當力辨乎豪釐千里之差。一曰。端本。謂士者四民之首。天下事。皆吾分內事也。自公卿至一命之吏。皆讀書人為之。故貴通古今。達事變。相期為有體有用之學。一曰。敬業。時文者。古文之一體。猶之碑誌傳記表疏論序云耳。以摹擬剽竊者之不足言。文乃並時文而小之。過矣。一曰。裁偽。謂昌黎論文。惟其是。吾論文。惟其真。蓋必能真。而後是非可得而論也。

申韓莊列異乎吾道者也。而朱子以為先有實而後託之文。非以其真耶。一曰自立。文之不能不變者。時也。挽其變而歸之正。或因其變而愈益神明於正學者。事也。苟非克自樹立。隨風氣為轉移。取已陳之芻狗。沾沾然倣效之。庸有冀乎哉。其因文見道。大旨不出乎此。宣宗在青宮。公盡忱啟迪。非法不道。登極後。獻納尤勤。道光三年。手敕稱汪廷珍於師道臣道之義。二者兼備。然則公之輔翼聖聰。成三十二年仁孝太平之治。上與伊傅比。嫩矣。相業黯澹。何足議之。

高宗御製詩云。有以沙汰僧道為請者。朕謂沙汰何難。即盡去之。不過一紙之頒。天下有不奉行者乎。但今之僧道。實不比昔日之橫恣。有賴於儒氏。辭而闕之。蓋彼教已式微已。且藉以養民。分田授井之制。既不可行。將此數千百萬無衣無食。游手好閒之人。置之何處。故為詩以見意云。頽波日下豈能迴。二氏於今亦可哀。何必闢邪猶泥古。留資畫景與詩材。真洋洋聖謨也。康熙少時。好發奇論。嘗謂今之僧道。可編為土兵。縣留一寺。額設若干人。半月誦經。半月習武。合一省一府。均其寺產。為養贍之資。才足馭百人。千人者。別異其名目。或許酒肉。或許婚娶。有事。則老弱留守。壯者聽調出軍。有功。許蓄髮出籍為武弁。人咸詭之。既又曰。僧尼宜因田設額。仍其舊。

產縣留二所。以別男女。非鰥寡孤獨。暗聾跛蹇者。不得濫給度牒。人亦以為不能行。敬繹聖制。蓋亦借紺宇紅牆。為安置窮民之藪澤。芻蕘之言。似後一說。猶堪備采也。

漁洋晚年。寄宋商邱云。尚書北闕。霜侵鬢。開府江南。雪滿頭。誰識朱顏兩年少。王揚州與宋黃州。讀者多未測其旨。後始知為趙秋谷發也。蓋秋谷罷館職後。益修憾漁洋。薄游吳中。屢語人曰。邇日論詩。惟位尊而年高者。斯稱巨手耳。時商邱方巡撫吳門。聞是語。遂述於漁洋。故答詩云爾。阮吾山茶餘客話。謂此特漫堂假阮翁以自誇耳。其實漫堂固不在秋谷指議中也。康祺按商邱風雅不減漁洋。吾山斯言。未免鏗薄。

康熙朝。刻耕織圖。係焦秉貞畫。萬壽盛典。冷枚畫。秉貞濟甯人。欽天監五官正。冷枚膠州人。又避暑山莊三十六景圖。內務府司庫沈喻畫。見茶餘客話。

張稷若先生云。強記之法。每讀一書。遇意所好。即割錄之。錄訖。乃朗誦十餘遍。黏之壁間。每日必三十餘段。少亦六七段。拚卷。輒就壁間觀所黏錄。日三五次。以為常務。期精熟。一字不遺。黏壁既滿。乃取第一日所黏者。投筭中。俟再讀。有所錄。補黏其處。

隨收隨補。歲無曠日。一年之內。約得千段。數年之後。腹笥自富。康熙按他書記此法。黏壁之後。尚有分為二笥者。一虛一實。今日探左笥所儲。逐條溫覽。投之右笥。明日探右笥亦然。其功尤為精密。余性嗜古書。記性最劣。偶有誤述。輒須尋檢。率爾下筆。難免舛謬。憾年少在塾。不依此法行之。汎覽健忘。致成枵腹。後生志古。尚其鑒諸。今水晶眼鏡。徧天下。市井駟僮。且用之矣。此物興於國初。珍貴逾珠玉。康熙癸未。賜少宗伯孫岳。頒水晶鏡。時蔣文肅以庶常值內廷。奏臣母曹氏年老眼昏。上亦賜之。當世以為殊榮。

舉人大挑。始於乾隆丙戌科。吏部新議選法。一等用知縣者。又借補府經歷。直隸州州同。州判。屬州州同。州判。縣丞。鹽大使。藩庫大使。凡九班。二等以學正。教諭用。借補訓導。凡三班。時謂之九流三教。按此語。儼巧不足錄。藉以紀大挑緣始。及當時銓補章程耳。

蔣文肅官庶常。即蒙聖祖賜第西華門右。御題匾曰揖翠堂。雍正戊申。大拜後。復賜新第於得勝門。舊例年終。賞大臣福字。皆用紅箋。丁未冬。世宗以公母曹夫人服未除。特書金箋福字以賜。壬子。賜人參。至十二斤。皆人臣不世之

恩遇

恭讀 純廟聖製文南薰殿奉藏圖像記。知列代帝后圖像傳自勝國。典在有司。歷

有年所。自 純廟幾暇。省閣內庫。偶得展觀。遂 命工重加裝池。襲以絺錦。尊藏於

紫禁西南之南薰殿。復令王公大臣詳定位置。謹具籍識。次第甲乙。又以明諸帝王

冊。今貯工部外庫。慮其散軼。因附藏 殿之西室。俾虔視焉。既竣事。親灑宸翰。勒

石前。以示永久。蓋 續承帝統。嘉惠前朝。聖人之用心。若是其誠且篤也。其圖

像軸數。法祭酒式善陶廬雜錄。嘗紀之云。南薰殿藏古帝后像。凡軸七十有五。伏

犧氏像一。帝堯像一。禹王像一。商湯王像一。周武王像一。梁武帝像一。唐高祖像一。

太宗像三。後唐莊宗像一。宋宣祖像二。太祖像四。太宗像一。真宗像二。仁宗像一。英

宗像一。神宗像二。哲宗像一。徽宗像二。欽宗像二。高宗像一。孝宗像一。光宗像一。甯

宗像一。理宗像一。度宗像一。明太祖像十二。成祖像一。仁宗像一。宣宗像三。英宗像

一。憲宗像一。孝宗像一。武宗像一。興獻王像二。世宗像一。穆宗像一。神宗像一。光宗

像二。熹宗像二。宋宣祖后像一。真宗后像一。仁宗后像一。英宗后像一。神宗后像一。

哲宗后像一。徽宗后像一。欽宗后像一。高宗后像一。光宗后像一。甯宗后像一。明孝

慈高皇后像一。凡冊十五。歷代帝王像一冊。自伏羲氏起。至宋甯宗止。凡十六葉。每葉像二。聖君賢臣像一冊。自伏羲氏起。至韓信止。凡二十三葉。宋朝帝像一冊。自宣祖起。至度宗止。凡十六葉。元朝帝像一冊。自太祖起。至甯宗止。凡八葉。宋后像一冊。自宣祖起。至甯宗后止。凡十二葉。元后像一冊。自世祖后起。至后納罕止。凡八葉。末四條無標題。元后妃太子像一冊。自仁宗后起。至后納罕止。六葉。第二三像無標題。末附太子像二。明帝后像二冊。上冊。自太祖起。至孝敬毅皇帝止。凡九葉。下冊。自世宗起。至熹宗止。凡八葉。尚有歷代聖賢像一冊。孔子世家像一冊。至聖先賢像一冊。歷代聖賢名人像一冊。皆藏於殿中。

道光九年十月。緬甸國王遣人進金葉表。因奉天朝。平定回疆。生俘首逆。恭進皇太后徽號之詔。畏服歡喜而來賀。此為向來緬王所無之事。故雲貴總督代為奏進。

黃岡曹學士本榮為國初理學名臣。其學初從陽明入。直悟心原。繼加以踐履篤實之功。著五大儒語錄。及周張精義。王羅擇編居要錄。切問錄。諸書。其論次五大儒。以程朱薛與陸王並行。嘗應詔上疏。請舉四書五經。及通鑑中。有裨身心要務。治

平大業者。朝夕討論。從此設誠致行。自能祈天永命云云。優旨嘉納。官司業刊白鹿洞學規。以教諸生。日侍講幄。論辨經義。問無不對。對無不盡。同年生譚鳳楨。歿於京師。學士為之治喪。譚妾生子。令室中婢乳之。後成立。魏敏果為賦。古人交行。學士既卒。蘇門孫徵君慟惜之。謂商周之際。道在箕子。宋元之際。道在許子。明清之際。道在曹子。世以其言為不可易。康祺於道學家言。了無所得。亦不知程朱陸王之所以異同。如學士者。其視箕子果何如。視魯齋先生。又何如。徵君所言。無能別其然否。惟觀學士之事。君待友。矚然不欺。為詞臣。菜食布袍。求盡職業。恐即此便是道學。不必高語商周宋元。定與古人鼎足也。

桂林朱伯韓觀察。居諫垣。與蘇廷樾。陳慶鏞。齊聲號稱三直。見前又從倭文端。唐確

慎。李文清。諸公游。與聞道學之統。其經術考掘。則與曾文正公。何子貞。張石洲。諸君

相切劘。其工詩古文。與梅伯言。邵位西。張端甫。吳子序。余小頗。陳藝叔。劉椒雲。馮魯

川。六七君子。及其鄉人龍翰臣。王少鶴。同時各成一家。蓋道光朝。魁偉振異人也。粵

西賊起。方在籍辦團練。按獨秀峯題壁詩。誠毀觀察甚烈。康祺備考他書。非事實也。且題壁詩本淺俗。不知世人何故傳誦。張忠武公

之來歸也。官吏多疑之。觀察獨謂忠果可任事。毅然以十口保其無他。忠武卒為名

將蓋臣論者謂李白之識郭汾陽殆遜之矣。

按此降張忠武事諸說互歧平定粵匪紀略屬之銅山利府馮氏桂芬李氏元

度集屬之朱後以道員游吾浙浙撫王有齡駭不知兵假籌饟名恣苛斂觀察每有言嫌其迂闊賊既圍城觀察守清波門督士卒守禦甚力食將盡偶得米猶分數斗饌舉人伊樂堯樂堯經生觀察道義交也城陷罵賊死觀察忠孝大節炳若日星而力保張忠武公功績尤偉其圍城饋粟一事亦見平生風義云。

李文恭公星沅由翰林外簡郡守不十年至兩江總督所至百廢具舉校校有風骨既以母老乞病歸文宗御極召用懇請終養會粵逆漸肆而林文忠公道卒朝廷以文恭能任事也訖以欽差大臣關防畀之而公又殂方公抵粵西憂賊甚寢食失常度每謂人曰此賊非眼前諸公可了時周文忠向忠武烏武壯皆與共事意不謂然公曰後當思吾言耳公疾革以關防送文忠而遺表薦烏向可任其後三公皆殄身軍事粵逆奔突徧天下征討十餘載屢饌萬萬逆氛始洗盪無遺公殆見洪楊初起勢剽悍驍劇不易摧思得當鄭重一戰豈懦帥畏事比哉。

海昌三異者安陽許侍郎三禮罕海甯時浙人傳為瑞應者也時白燕來巢朱露降於庭柏海潮當至而不至輿論美之故云然侍郎作今日每夕焚香告天如趙清獻

故事。敕立書院。延黎州先生主舉。比招高才生雅歌釋奠。而親受先生易學。稱弟子焉。行取御史。疏請定武臣守制之例。遷理少。講河圖洛書。甚有條理。聖祖嘉美。自庶僚至卿貳。每歲必貽書黎洲問學。歛然也。康祺按侍郎少執業於孫徵君。他日有編夏峯南雷學案者。當兩收之。

南雷講學吾州。相從問學者。以吾宗為最夥。而怡庭編修錫嘏。其衛道至力者也。康熙十七年。詔徵博學鴻儒。掌院葉文敏公。將特薦。寄之以詩。從史就道。南雷答詩。勉其承莊渠魏氏之絕學。而告以不出之意。文敏以編修為黃氏高業。屬其敦勸。出山。編修驚曰。是將使先生為疊山九靈之喪軀也。不如其已也。再三往辭。文敏乃止。編修論格物之學。於師門不甚合。然黎州屈指門下。必首推其篤行。

嘉慶初。李忠毅公長庚。勦除洋匪。屢敗蔡牽於浙洋。以閩師掣肘。牽尚游弋海上。上聞。遽治督臣。而代者入閩。中文武之譖。疏參忠毅逗留。捏報斬獲。諭密詢浙撫清安泰公。賴公力陳忠毅勦賊之勇。海戰情形之難。仁宗委任忠毅。由是益篤。當時賊中謠。有不怕千萬兵。只怕李長庚之語。亦達天聽。

仁和柴虎臣先生紹炳。明遺民也。少有至性。生計清寒。父亡於官。求商人附載東去。

迎棺歸葬。躬自負土成邱。時節祭奠。涕淚迸涌。松草為之萎絕。里中有避父咎。出亡者。先生遇之。問得其故。大悲曰。爾有父咎。非苦我無父咎。乃苦耳。為賦遊子遇孤兒行。其人垂泣自恨。卒為孝子。偷兒夜入先生室。覺其為鄰人也。默不言。据撫及衣被。徐曰。獨不能留此為吾禦寒耶。偷兒驚而止。遂勸其改行。檢枕畔百錢予之。及案上銅器一二具。令持出。其人嗚咽去。入國朝。居南屏山。貧甚。屏絕餽饌。賣藥自給。先生於象緯律歷輿地禮制農田水利戎兵賦役。莫不研講。康熙八年。敕舉山林隱逸之士。浙撫范忠貞公親詣之。請以應。詔固辭。卓卓乎東京人物也。

乾隆辛未。聖駕南巡。幸無錫。秦文恭公家寄暢園。秦氏子姓迎鑾者。孝然年九十。實然年八十七。敬然年八十五。榮然年七十。壽然年六十九。芝田年七十六。瑞熙年六十一。莘田年六十。東田年六十二。九人得六百餘歲。皆近房也。漢碑云。國有仁澤。民多世壽。信夫。

雍正中。太常寺卿吳隆元奏修天壇摺內。有蜈蚣八字牆語。上命交部嚴議。以其不敬也。壇廟大典。襄事者可不慎諸。

天台齊侍郎敏悟強識。觀書目十行下。一覽則終身不忘。其應徵北上時。謁某邑宰。

留宿署中。見架上有異書八冊。請借觀。主人曰諾。次日將登程。主人奉書以出。侍郎曰。已閱訖矣。主人未之信。抽一二冊詢之。探喉而出不諱一字。

桐城諸生潘天成錫疇。世稱潘孝子。幼與父母避仇相失。天成乞食求之。往來休甯山中。跳走哭泣。每至聚。持一鼗鼓大聲為鄉語。觀者從之而笑。莫測其意也。行至江西界。其母從巷中出。頗疑天成非丐者。詳問所由。相持而悲。因又詢知父所在。迎之歸里。天成論學。祖姚江。又從荆溪湯之錡。受東林之學。後事宣城梅文鼎。略涉歷算。狷潔長貧。老以餓死。

本朝古文家。必推桐城方侍郎為正宗矣。其裁成而引掖之者。實賴吾鄉一二先誥。侍郎少遊京師。下筆為古文。輒工。季野先生奇之。告之曰。勿讀無益之書。勿為無益之文。侍郎終身誦之。遂一心窮經。後讀徐氏所雕九經解。三過為文益峻潔。西溟編修方以古文伏天下。揚於眾曰。後來之秀也。侍郎名遂大起。

吳徵君農祥。學長於史。兼工詞賦。乳哺時。啞啞私語。皆建文遜國時事。過十歲。方不言。蓋生有宿根云。按徵君與吳任臣生同里。問年少皆博綜梓人。時呼為虎林二吳。

梁侍講幼時。其父文莊相國猶未達也。居鳳皇山麓。夫人夜織。兒嬉於旁。虎突入戶。

夫人驚絕侍講戲如故。問之曰：有大獸來，四顧而去。

山舟侍講書名歷一代，性獨孤僻，作書喜用許虛白紙。夏岐山潘岳南筆刻石，必陳雲杓。陳如岡馮鳴和後，虛白齋紙盛行。馮潘夏陳因以致富。

臺灣開於鄭芝龍。順治初，其子成功復往據之，時出沒江海為大患。廈門民掘地得一碑，文云：生女滅雞，十億相倚。見者莫能測。後鄭氏為姚尚書啟聖所殄滅，乃知十億兆也。加女姚也，鄭從西雞也，滅雞滅鄭也。鄭氏初起海上，尚書始生，傳四世六十年。而公適為閩督，遂平臺灣，執鄭克塽以歸。此謠讖之有驗者。然亦我聖清之威德震鐸，師武臣力有以應之。

會稽姚尚書平定臺灣，袁枚作公神道碑，謂大功為施琅所攘。謝山鹿洲亦云：然康熙按之官書及他紀載，知枚言不甚有徵。顧尚書長子儀亦英物也，儀雄偉，與公肖。嘗驅馬駕奔車，自後掣之，馬前却不自由，挽強弓百步外可洞四札。閩人望見前鋒，曰：此姚公子旗也。以功洊擢開封府知府，諭以京堂用。自請效力從戎，改雲南總兵。本朝文臣自請改武自此始。按儀著有夏

澤州相國在直廬，聖祖皇帝嘗傳問。今之詩人為誰相國以周起渭、史申義對時。

有兩大詩家之目。相國予告。陛辭。聖祖問將來誰可代者。相國復舉周名以對。惜起渭南進宮坊。未肩大任。僅以詩集傳耳。

黎侍御吉雲。以翰林入臺垣。道光中。英吉利船窺津門海口。侍御獨上疏言。島夷不可縱。和議不足恃。條用兵事甚悉。彈主款大僚。言詞切直。比款議決。遂引疾歸。咸豐改元。廣西軍事急。御史方家居。忽辦裝詣京師補官。劾湖廣總督程商采庸怯誤事。縱賊深入湘中。將為天下患。已而賊果圍長沙。破武漢。連陷江南。躡及畿輔。都城戒嚴。侍御奉命駐東城。一日。語守者曰。城上宜多積磚石。守者謬諾之。督責益急。謂明日不具。將治爾。守者懼獲罪。走想諸大僚。言御史恐我。明日寇將至也。大僚聞於朝。以恇擾降。時論惜之。康祺謂明日寇至。固守者之甚其詞。第被命守城而不作寇至之想。守何事矣。粵匪之變。所以狼奔鼠竄。天下無完城者。大抵皆明日必不寇至之念誤之也。嗚呼。粵匪平矣。明日顧可恃哉。

貴筑黃觀察輔辰。官考功。即時遇事侃侃。持正不阿。屢忤尚書恩桂。又與侍郎張公爭易州牧貪墨事。抗論再三。同官或目之硬黃。鑄石以贈。觀察少奇困。嘗屑糠和麥粳為粥。又不給。則就鄰生。擷園中桃實生啖之。意充然不廢學。蓋所蘊實深。不第以

風骨標異者。

嘉慶二十三年。萬壽恩詔。普免天下積欠錢糧。各省惟騰。爭造冊送戶部。安徽民欠三百萬。鳳陽一府尤多。巡撫康公紹鏞閱冊已定。未及奏。遷去。繼之者姚公祖同。疑民欠不實。行令諸道府。大為覈減。屬吏震公威。勒令諸州縣減造十分之四。以其欠數虛報存庫。州縣苦之。勢汹汹。將上聞。姚先奏。以為官吏欺侵。造冊不實。請展限覈減。硃批云。損上益下。朕之願也。存心刻薄。有傷政體。姚大慙。六百里行文。以原冊上大哉。王言。古稱蕩蕩如天。何以加焉。

燕下卿睦錄卷十二終

燕下鄉睦錄卷十三

清 鄞陳康祺著

聖祖皇帝八歲。世祖賓天。十一歲。慈和皇太后崩逝。當時呼搶哭踊。盡禮盡哀。聖孝純誠。已為薄海傳誦。比康熙二十六年。值太皇太后違豫。上躬侍寢榻。廢餐輟寐。衣不解帶者至一月餘。復自宮中步禱南郊。親製祝文。詞義懇篤。太常宣讀之際。涕泗交頤。文武從官靡不感泣。見上略既遭慈寧大喪。三日以內。悲號無間。饘粥水漿不入於口。居廬席地。毀瘠過甚。至於昏暈嘔血。梓宮啟攢之夕。攀慕不勝。左右大臣固請升輦。上堅不就。駕斷去車鞵。慟哭步送。刻無絕聲。每昇校更番。輒長跪伏泣。直至郊園。殯宮。顏悴足疲。悽感衢陌。又傳旨。回宮之日。仍居幕次。乾清門外。並定志服三年。役不忍以日易月。經王大臣等屢疏。乞既葬除服。祇行心喪。臺省諸臣。引經据古。切諫過中。太學諸生。咸以節哀順禮為請。上骨立長號。勉釋衰絰。而有觸輒痛。憂瘁慘損之容。閱三年不改。聖祖之至德純孝。洵虞舜後一人。已詳見崑山徐尚書憺園集。尚書蓋其時襄理喪儀者。

乾隆辛丑。進士李惺。以錢唐令起家。游升順慶守。告養起復。年七十餘矣。長髯長

華采炤鑠。陞辭曰。上甚賞歎。令赴政事堂共觀之。同時以為異遇。見陳太僕兆崙紫竹山房詩。榮哉此髯。真可謂絕倫超羣矣。

前卷紀朝鮮士人私謚翁覃谿為文達。以為藝林佳話。茲誦張石洲身齋集。為朝鮮貢使題畫詩。知貢使之師金正喜。前充貢使時。慕中朝儀徵相公之學。別署阮堂。阮堂為彼國通儒。性喜古籍。朱氏算學啟蒙。中國久軼。阮堂於其國得之。攜以來京。展轉入儀徵手。爰屬羅君次球。校算付梓。道光朝。士多與阮堂師弟納交。石洲亦嘗以儀徵所著詩書古訓。及自撰亭林年譜郵贈。詩中所云。敬以老阮書。用慰阮堂情。是也。近賢自蘇齋而後。江號鄭堂。李字鄭齋。各自明其辨香所在。不圖此俗。沿及東瀛。

平定張石州穆。以優行貢成均。道光己亥。應順天鄉試。攜瓶酒入。監搜者呵曰。去酒。石州輒飲盡。而揮棄其餘。慝監者怒。命悉索之。破筆硯。毀衣被。無所得。石州捫腹曰。是中便便經笥。若輩豈能搜耶。監者益忿。乃撫筆囊中片紙。有字一行。謾曰。此懷挾也。送刑部。獻白其枉。然竟坐擯斥。石州淵博無涯涘。世以東京崔蔡目之。微昔見黜。固由賦命之奇。然亦太使氣已。

羅壯節公遵殿撫岳浙。坐席未暖。遽為狂寇所乘。省城被陷。公以身殉。婦孺相隨盡節。吾浙人猶以公短將略訾之。康祺竊謂公循吏也。由牧令擢封圻。所至大著名績。官湖北時。佐胡文忠公整飭吏治。籌畫儲胥。文忠倚為心腹。外任三十年。身後止薄田四十畝。土屋十餘間。亮節清風。為近代疆臣所未有。以視後此失守之巡撫。擁貲百萬。貪虐昏愚。徹衢嚴之門戶。塞明越之咽喉。象齒焚身。禍延南紀。其汙廉仁暴。豈復可同日語歟。

張石州跋漁洋草稿內一札云。佐計部七年。無所短長。徒以區區冰檠之操。受知九重。擢總臺憲。石州謂與漁洋年譜所稱。時捐納方開。多相緣為奸利。山人一無所豫。戒司官。凡捐納事。勿以一呈一稿至前。在戶部七年。矚然如白圭振鷺。舉朝皆能諒之云云。如出一吻。康祺按今部寺堂上官。遇事不概心者。必別摺陳奏。始免會同畫押。漁洋當時即以開捐為非。而身為少農。七年之久。凡涉捐務。竟能不置一詞。不畫一諾。亦可見國初令甲之寬。公卿中力持清議者。居然得行其志也。

本朝定制。凡以尚書協辦大學士者。不開尚書缺。既大拜。或仍預部務。則曰管理某部。不復繫尚書原銜。亦有以大學士尚書管理順天府者。曰兼尹。兼尹一職。較管部

尤繁冗。易招過差。未久輒更代。惴惴以無事為福。獨華陽卓文端公。自憲長沱登揆席。充兼尹者幾二十年。羣僚肅然。百廢具舉。無纖毫干吏議。人以為難。

太祖嘗出獵。雪初霽。恐草上浮雪沾濡。擷衣而行。侍衛輩私語曰。上何所不有。而惜一衣耶。太祖聞之。笑曰。吾豈無衣。而惜之。吾常以衣賜汝等。與其被雪沾濡。何如鮮潔為愈。躬行節儉。汝等正當效法耳。自是八旗臣民。無敢以褸衣華服從事者。乾清宮敬藏。太宗實錄中有戰圖八冊。乃盛京舊本。高宗以尊藏之帙。子孫不能盡見。因於辛丑春。命依式重摹二本。以一本藏上書房。一本恭送盛京藏。示不忘先朝桓烈之勳也。

本朝八旗勁兵。善以少擊眾。蓋家法也。太祖以十三甲破尼堪外蘭。薩爾滸之戰。太宗以三十精騎。敗明兵四十萬。載在琅書。千古無對矣。頃讀開國方略。太祖丙戌四月。破哲陳部諸路兵於界藩南山。乃以四人而敗八百人之眾。尤為神武。邁倫四人者。太祖與弟穆爾哈齊及近侍延布祿烏凌阿也。

江南人文甲天下。每鄉試。合江甯江蘇安徽三布政司所屬士子。恆萬六七千人。入鎖院時。唱名授卷。竭一晝夜之力。未能竣事。有擁擠顛仆者。林文忠公為監臨。創設

信礮立燈牌。陰以兵法部勒之。日晡而畢。世謂文忠當官。無一事不盡心。故無一事無良法。誠然。

河工為國家漏卮。二百年矣。道光十一年。林文忠公擢東河總督。奏言稽料。乃河工第一弊端。其門垛灘垛併垛諸名目。非抽拔拆視。難知底裏。遂將南北十五廳各垛逐查。有弊者察治。所屬慄然。歲省度支無算。得旨。向來河臣。從未有如此精核者。

林文忠公以粵事議戍。有門下士官陝迎謁公。微露不平。見公談笑自若。不敢盡其言。退謁鄭夫人曰。甚矣此行也。夫人曰。子母然。朝廷以汝師能。舉天下大局付之。今決裂若此。得保首領。天恩厚矣。臣子自負國耳。敢憚行乎。按前卷紀沈文肅公困守廣信。卒完危局。並述及林夫人內助之功。文肅。文忠快婿也。然則文肅夫人。微特大義素聞。抑非是母。不生是女已。

乾隆中。大庾戴貧圃僕少。請增至聖誕辰祭祀。高宗諭曰。國家尊師重道。備極優崇。自有常制。援據禮經。實不同於尋常廟祀。戴第元乃欲於彝典之外。輕增一祀。轉為褻越。不足以昭隆禮。士不通經。所奏宜擯。原摺發還。

故事。琉球國間歲一貢。道光十九年。詔改每四年遣使朝貢。是歲中山國王尚育咨達閩撫。謂琉球地濱海。最患多風。惟朝貢以時。則風雨和順。每遇貢年。歲必大熟。又貢舶出入閩疆。歲頒時憲書。得以因時趨事。庶務合宜。又琉球不產藥材。賴貢舶載回應用。至航海鍼法。全賴隨時學習。番休更替。若四年一朝。則豐歉不齊。人時莫授。藥品缺乏。鍼盤荒疎。請奏復舊制。時撫閩使者為吳文節公文鎔。疏聞。手敕報曰。據奏情辭真摯。如所請行。並允令陪臣子弟。隨同貢使入監讀書。按琉球臣服大朝。最稱恭順。在我國家八荒亭毒。原望其承庥衍緒。永為瀛海維屏也。

中興名將帥。世隸旗籍者。必首數塔忠武。及今將軍都興阿公。天下無異詞。其驍果任戰。疊樹大勳。與兵事相始終。尤以忠勇公多隆阿為八旗勁旅中功第一。顧世猶謂公奚將耳。乃其料敵審機。出奇不測。雖韓淮陰。魏武帝。不復過之。咸豐八年冬。公偕提督鮑超。禦安慶。援賊一日。賊犯鮑軍。急來請援。公辭不起。特張樂宴諸將。酣呼達旦。賊偵知無備。遽舍寢營。乘夜來襲。公預伏兵要隘。賊至大敗之。十一年七月。賊由英霍趨太湖。連營數十里。公命佯敗以誘之。稱病甚。不能督軍。賊至。偃旗息鼓。閉關不出。賊大詈。如弗聞也者。如是數日夕。賊終疑之。尋獲我間諜。謂公實大病。遂來

犯公預伏二十營於左右路。賊至夾擊。皆棄械奔桐城。嗣是追逐截擊。捷報日聞。一夕。公登轎車遠眺曰。賊衆十倍我。連戰皆挫。今知吾所在。夜必來劫營。乃潛徙其軍。賊夜至。得空營。大驚。自相踐藉。死無數。引去。安慶之克。公功最多。蓋天授將略。其神勇尤出塔公都公上云。

多忠勇。公治軍二十年。所得廉俸。悉以賞健士。恤傷亡官。文忠公知公貧。郵寄三千金贍其家。公知之。馳卒追取。為戰士購征袍。方公盤屋受創時。上發內府珍藥敷治。並命黑龍江將軍傳知其子雙全。馳驛往視。而忠勇無家。其子絮衣葛屨。寄食親串。將軍資以行裝。始得上道。忠勇遺疏有云。不使家有長物。身有餘財。確非虛語。長沙陳岱雲太守源充。生平以氣節自高。與曾文正公為密友。卒殉咸豐三年廬州之難。官編修時。分校禮闈。首輔穆彰阿有子與試。分試十八人。皆其門下士也。十七人者。爭覓公子卷。冀得一當。獨憚太守方正。卷適在太守房。以藝劣。未呈薦。同事物色之。且以情告。太守亟加批抹焉。穆相無如何也。

徐司寇被議放歸。欲延潘次耕於家。而亭林書見之。其詞甚激。至云。彼之官彌貴。客彌多。便佞者留。剛正者去。今且欲延一二學問之士。以蓋其羣醜。不知薰蕕不同器。

而藏也。吾以六十四之舅氏。主於其家。見彼蠅營蟻附之流。駭人耳目。至於微聲發色而拒之。僅得自完。讀此。知當日崑山兄弟。鄉居怙勢。招致賓游。蘭艾鳥鸞。雖然並進。其氣燄實不可近。故亭林痛嫉之也。

李學士中簡。值上書房最久。諸皇子皆服其品學。乾隆乙酉秋。上偶以鳩喚雨命題試。內庭諸翰林學士詩最先成。中一聯云。愆陽猶可挽。拙性本無他。即小喻大。時皆稱其得體。

汪容甫少狂放。肄業安定書院。每一山長至。輒挾經史疑難數事請質。或不能對。即大笑出。孫編修志祖。蔣編修士銓。皆為所窘。時僑居揚州者。程太史晉芳。任禮部大椿。顧明經九苞。皆以讀書該博負盛名。容甫眾中語人。揚州一府。通者三人。不通三人。通者高郵王念孫。寶應劉台拱。與已。是也不通者。即指程任諸人。適有薦紳家居者。請容甫月旦。容甫大言曰。君不在不通之列。其人喜過望。容甫徐曰。君再讀三十年書。可以望不通矣。其詼諧皆此類。

稚存太史。容甫明經。同肄業揚州書院。一日偕至院門外。各跨一石狻猊。談徐氏讀禮通考得失。忽一商人冠服貴倨。肩輿訪山長。甫投刺。適院中某生趨出。足恭揖商。

人述連日趨謁狀。商人微領不答。容甫憤甚。潛往拍商人項。大聲曰。汝識我乎。商人逡巡曰。不識。識向之趨揖者乎。曰。亦不識也。曰。我汪先生。趨揖者某先生。汝後識之乎。曰。識之矣。曰。汝識之。即速去。毋溷吾事。商人大懼。喪登輿去。夫商人謁山長。某生之趨出足恭。自取辱也。於石後。狎上談。讀禮通考者何與。講學家聞之。必以容甫為誕率。然今日講學家一遇冠服貴倨之商人。吾甚憾其不誕率也。蓋汪先生一某先生者百也。

蕭山湯文端相國金釧。每遇奏事日。前一夕。宿澄懷園。必靜數更籌。頻問晷刻。偶假寐。輒懼然起坐。自咎失時。其小節必謹如此。

萬古愁曲子。沈鬱詭環。於自古聖賢君相。信筆詆訶。而獨痛哭流涕於桑海之際。蓋明遺民歸莊元恭所作。魏叔子元恭壽序及之。沈繹堂詹事荃謂。世祖章皇帝嘗見此曲。大加稱賞。命樂工歌以侑食。黍離麥秀之歌。乃獲播於興朝之鍾呂。亦異事也。按元恭與亭林齊名。即前筆所稱歸奇顧怪者。

陶紫筍進士元淳。崑山常熟兩尚書之鄉里也。年少入都。能文章。尚志節。李野百詩。皆忘年交之。崑山領史局李野。為之任考索。而頗委紫筍以文。已而為忌者所排。與

崑山絕紫筍。甫通籍。一日在翁邸。翁之子。妄人也。辱何義門於眾中。紫筍憤甚。請翁出以正誼責之。翁護其子。甚不直。紫筍長揖出。且謂之曰。明公之力。不過使陶生不為翰林。請從此辭。已而果不與館選。出令粵之昌化。有惠政。嗚呼。紫筍。設當時稍依違其間。驥尾青雲。宜可旦夕致通顯。然而冰山一頽。西江莫濯。安得復與萬閭諸老宿追逐於文苑儒林二傳中哉。

仁和沈端恪公。少時嘗在靈隱寺中為僧。世宗夙耽禪悅。一日公獨對。上問之曰。汝於宗門必多精詣。試言之。公對曰。臣少年潦倒。偶逃於此。幸得通籍。方留心經世之學。以報國家。日懼不給。不復更念及此。亦知皇上聖明天縱。早悟大乘。然萬幾為重。臣願陛下為堯舜。不願陛下為釋迦。臣即有所記。安敢妄言。以分

睿慮。上改容領之。公真受孔子戒者矣。

按臨川李侍即在朝。世宗嘗問。汝於書無所不讀。則二氏諒所盡通。侍郎對曰。主

臣向於藏經亦諦觀之。然無補於天下國家。上笑曰。汝言良是。二公奏對。若合符節。前筆未詳。爰附紀之。

曾文正公致其弟威毅伯書云。聞林文忠三子分家。各得六千串。督撫二十年。家私如此。真不可及。吾輩當以為法。讀此。見文忠之清操。亦見文正兄弟之志趣。

道光二十九年。聖躬不豫。自夏徂冬。猶力疾視事。不趨簡便。三十年正月十四日。

皇四子

敬按即宗廟皇帝

文始代閱章奏。召見大臣。事甫畢。而宣宗龍馭上賓。蓋以七十

天子。篤疾半載。其不躬親庶政者。僅彌留之頃也。見曾文正公日記。

按是則與初筆引季文敏所紀

謹有詳略之補錄

高要張忠武公年十五。賈廣西貴縣。為土豪所辱。怒。率眾毀其家。官名捕。亡命江海。伺奸商墨吏。奪其貲。羈孤旅客。戒其曹不得輒犯。人為之語曰。濟弱鋤強。張嘉祥。嘉祥。公原名也。

張忠武公駐師金陵。大小數百戰。未嘗挫衄。一日偶傷指。向忠武以聞。文宗軫念。馳賜御用藥散。公深感焉。自向公卒。和帥驕愎。忌公功。遇事齟齬。公度不濟。誓以身殉。挾一指寄家。示無還意。蓋是指即用。御藥醫痊。不欲使落賊手也。

以翰林入直軍機者。上元董文恪公教增其一也。按公乾隆五十二出為外吏。彊毅不阿。任川藩時。俗尚華侈。公力矯之。務為儉約。每公宴。誠不用優伶。總督勒公以春酒召公。至門已通刺矣。聞音樂聲。即返去。勒公為之撤樂。乃復至。飲盡歡。風尚為一變。蜀人兩賢之。

何子貞太史在國史館。每日手鈔十頁。錄東華錄所不載。而事有關係者。約五十字。

曾文正日記。謂為敏而好學。太史所鈔。不知今尚存否。

同治三四年。皖南到處食人。人肉始買三十文一斤。後增至一百二十文一斤。句容二漂。八十文一斤。慘矣。今兵事大定。年穀屢豐。願有位者。無忘在莒也。

同治間。奏裁南河各官。計裁去河督一缺。河廳十缺。佐雜六十四缺。武員七十六缺。新添總兵一缺。改二十四營為十營。留舊操防兵二千七百餘人。以修防。改為操兵五千九百餘人。每年省工程銀一百三四十萬兩。省廉俸三萬餘兩。曾文正謂近來大政。此事最有條理。噫。承平二百年。國家崇尚寬大。不復校及細微。自海上多故。軍謨地險。時有遷改。冗兵贅吏。獨南河也歟哉。

阮文達精心金石文字。能以彝觶簋鼎諸器。通倉籀之學。其所輯積古齋鐘鼎款識。離奇炫耀。貫串墳典。嗜古者家置一編矣。顧是書雖由文達審定。而編釋屬稿。實出平湖朱侍郎為弼。侍郎文達弟子也。其初稿尚世守。先署己名。後改題文達著。蓋屋路慎莊獨山莫友芝咸有跋。路莫亦文達門下士。言當不誣。康祺按是書考義釋文。遠駕歐薛。文達與侍郎皆當代蓋臣碩學。雖不必以之為重輕。而擁篲清塵。功不可沒也。

林文忠公服官中外。常以封翁賜谷先生飼鶴圖。珍襲行勝。徧索題詠。一時作手。闡述其先德甚詳。此舉尋常不足錄。而齊東之言。有謂文忠本徐姓。育於封翁。通籍後。每自鬱陶者。可灼然辨其謬矣。

上海顧少詹。以舉人擢翰林官。至三品。其遇甚奇。雍正七年閏月。世宗查閱蔡嵩寓中筆札。見有舉人顧成天。皇城草詩一首。寄情寓意。似有查嗣庭。呂留良諸人。感憤譏刺之心。因傳旨詢問蔡嵩。顧成天。平日有無詩文著作。於是續查出顧成天所刻詩一冊。中有聖祖仁皇帝輓詞六章。詞意悲切。上覽之。淒然墮淚。諭稱以未登仕籍之人。懷感恩戴德之誠。惻則其秉性善良。居心忠厚可知。皇城草一詩。乃別有寄託。為不如己意之人而作。因行文江南督撫。將顧成天送部引見。聽候錄用。成天遂仰蒙眷眄。游陟清班。先聖皇之慶賞刑威。不設成心如此。

乾隆三十七年。水果木之變。李恭勤公世傑。方以蜀臬總理登春溝糧臺。值黑夜。降番猝發。大學士溫公戰死。糧臺在促。浸者百無一存。公聞變。集夫役擇險踞守。遙望隔山賊眾如蟻。風馳電捲而來。四無援兵。審勢不敵。因下令曰。事亟矣。棄此不保。是資寇也。糧宜亟焚。帑則任爾曹取之。不爾罪。既以一炬罄儲胥。夫役咸攜白鋸。遁還。

內地公退保老營

今隸撫邊屯美話三十里

距飛檄日隆關官屬凡逃兵入關置第善款之檢搜

腰纏而薄貲具行旅帑藏竟得無缺是役也糧不被掠帑仍運回夫役不亡失一名

錄功最懋恩賞孔雀翎公饒權術而有毅然任事之略肫然愛民之誠其由流外

至兼圻非幸也宜也

銅山張督部亮基初以中書從王文恪公治河工適林文忠謫襄河務獨契公時公

嘗卻河弁餽金三千文忠密識諸簡未以告人也逮公為永昌守文忠方由西域賜

環授滇督公道謁焉文忠惟甚出手籍記卻金日月公慊然異之蓋不復省記矣公

之清恐人知文忠之求賢若渴殆未易於今人中求之

按文忠嘗疏薦公云其才勝臣十倍宣宗始知公可大用

文忠之識公實基於卻金一事

百文敏公督兩廣以海盜方張銳意滅賊過皖貽皖撫董文恪教曾詩有云嶺南一

事君應羨殺賊歸來啖荔支及盜魁張保就撫文恪遺書曰昔蒙贈詩當更一字為

撫賊歸來也文敏報書引答

百文敏壯年官京師有子不育屢荷仁宗垂厪嘉慶十六年九月萬壽之辰樞

臣面奏公得子上喜甚下詔曰百齡年逾六旬望子甚切連年任事有裨封疆故

得上蒙 天祐老年生子朕甚為欣悅可錫名札拉芬。敬按國公奏謝手詔優

答有天賜麟兒語。堂廉一德父子家人之誼不是過矣。

同治三年粵匪平。長江奏設經制水師。以一提督節制五鎮官兵。首被命膺此選者。三等男長沙黃公翼升也。公起家材官。隸曾文正戲下。久任軍事。力濟巨難。功與彭楊埒。初隸水軍。方監造戰船。有龍降其舟。色正青。長五六寸。隱見儵忽。或曰此黃河廟中常示現者也。文正偕幕僚往觀之。信嗣是公每戰。龍見則必捷。戊辰秋。官軍蹙捻寇於燕齊接壤之運河。時河水淺。躍馬可渡。公慮賊之潛遁也。禱於龍神廟。禱畢。龍復見。水不雨而漲。賊突圍不濟。遂盡殲焉。公忠忱耿耿。戰績洸洸。訓士則以匈奴未滅為激昂。論功則以雍齒且侯為慰藉。其厚得神助有繇來矣。

今長江提督黃公。初從曾文正游。夔州鮑軍門超夫婦來長沙。以貧故謀生計不就。久之資罄。存錢止數百。鮑故烈士。以錢市酒肴。置醕將與其夫人飽飲以死。鄰嫗知之。以告公。公亟往啟門。則戶鍵矣。毀門入。鮑夫婦方對案舉箸。公問何為。以實對。公喟曰。壯士奈何效匹夫匹婦死溝瀆。鮑曰。奈絕食何。公曰。子主我。隸名軍籍中。豈惟不死。且可圖進取。王侯將相。庸有種耶。鮑泣拜。公遂挈以歸。進之曾文正。不數年。鮑

由步卒起戰比有功官浙江提督封一等子與公對樹旌節列爵莖茅海內識與不識爭以郭李韓岳相比擬然則鮑固人傑公亦鉅眼矣哉

威毅伯曾公之撫晉也值山石大浸赤地千里前撫嚙不以聞公下車即飛章請命於是公私賑貸集金粟至亡算晉民始蘇龍山典史朱克敬筆記稱公初次禱雨未即應下令誡所部官吏畢至壇紳士自廩生以上皆集積薪塞廟門誓次日不雨即自燔雨果應時至晉父老感涕謳歌乃家尸而戶祝之論者謂公此舉視昔年攻拔金陵平積年僭號之賊功相等蓋一則奪數百萬生靈於豺獠封豕之吻一則活數百萬生靈於溝瀆餓殍之餘前古勲臣未有幹回元化大任疊肩建立如斯其偉者也

吳文節公文鎔自道光十八年奉命查辦安徽浙江江甯東河各事件副蕭山湯相國以行回京即授福建巡撫調湖北復調江西調浙江擢雲貴總督調浙閩復調湖廣遂殉粵匪之難前後十有七年自出國門每旦必焚香北向跪拜雖郵程戎幕亦然見公年譜

楚人好鬼越人好機自古而然雲貴僻處天西其崇信鬼神乃復不亞中土省城舊

有華光寺。城內外與之同名者。凡數十處。俗稱某天子廟。又曰某天壇。某天臺。住持僧道。叛設無稽神像。詐言禍福。惑民漁利。道光間。督部吳文節公。撫部銅山張公。深惡之。檄屬親督兵役。將各州縣所供奉不經之土木偶像。投之濁流。並將廟宇分別毀拆。或改為善堂義塾。或改祀正神。淫祀遂革。

嘉慶十四年。殿試後。兩月。給事中花杰。誣劾戴文端公。營私舞弊各款。並連及狀元洪瑩。謂與戴衢亨交結情密。故援引為一甲一名。仁宗特派滿洲軍機章京。將洪由福園門帶至上書房。命二阿哥監看。令其默寫試策。核與原卷相符。上稱為真才實學。並以洪橫被詆誣。賞紗二件。以示獎異。花杰所劾文端他事。經諸大臣會訊。均屬子虛。交部議罪。按文端賢相。洪亦宿學之士。花杰乃欲以青蠅貝錦之伎倆。欺蔽聖明。洵自貽伊戚矣。

嘉慶十三年。以誕育皇長孫。中外大臣具摺陳賀。侈陳吉祥。疊奉嚴諭斥責。提督仙鶴齡摺中。至有誕降重熙。承華少海。玉質龍姿。前星拱極。本支百世。派衍東宮諸語。上益震怒。將仙鶴齡及擬稿之營書郭裕昆。改擬之幕友石先幾。先後降旨。褫職治罪有差。

乾隆二年五月。特旨準本年新進士。條奏地方利弊。

康熙中。準夷入寇。聖祖命大學士李文貞公著之。遇復之上六。文貞變色。上笑曰。逆虜犯順。自蹈迷復之凶。我戰必克矣。遂下詔親征。果大捷。經生家之拘文牽義。終不如聖天子之應天順人也。

燕下鄉睦錄卷十四

清 鄞陳康祺著

平江李元度編次 國朝先正事略搜羅宏富其業偉矣頃讀其文集 國朝先正文略自序發皇 祖德揚詡 神功奮最 列聖御世諸大政提綱舉要以類相從足為學討掌故者之一助敬節錄之三代下得天下者以漢明為正然亭長也僧也於前代究有君臣之誼我 朝龍興東土與前明為敵國明運告終中原無主吳三桂迎請入關定鼎葬莊烈帝以禮令臣民服喪三日於揖讓征誅外別開一局得國之正此其一 聖祖御宇六十一年 高祖御宇六十年為 太上皇又四年各以一朝繫梁唐晉漢周五代而復過之自殷中宗後無能企及者享國之永此其一中國既大一統又合以東三省內外蒙古前後藏及雍正中滇黔川楚粵改土歸流諸郡縣乾隆中復蕩平準部回部拓土二萬里為開闢以來所創見疆圉之廣此其一國初平大小金川平臺灣平西藏平新疆其在內地則平甘回平湖貴苗平川楚教匪平粵寇擒寇及黔之苗匪教匪滇及陝之回匪皆若炳炎火以燎枯蓬武功之盛此其一自康熙三十年至乾隆六十年 詔普免天下錢糧凡八次蠲免七省漕糧

凡二次。其餘因恩詔。因軍務。因水旱偏災。蠲豁民欠者。不可以億兆京垓計。蠲卹之優。此其一。康熙中。減地丁銀四十萬。雍正初。減蘇松一道地丁銀四十五萬。南昌一道地丁銀十七萬。乾隆二年。減江浙地丁銀二十萬。同治四年。減江南地丁銀三十萬。舉南宋前明之苛政。以次除之。減賦之仁。此其一。自古有丁。即有役。康熙五十二年。特詔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雍正四年。詔攤丁於地。別無力役之征。宮中有大工役。發帑雇工。給傭值如平人。乾隆十一年。停婦女編審。二十七年。并停編審。民間益相安於無事。力役之寬。此其一。功令死刑分二等。曰情實。曰緩決。又有雖情實而不勾決者。勾囚之日。皇帝賜大學士坐。一一商榷之。講官科道侍。先時繇部核定爰書。加以九卿會議。法司簽商。蓋自有司定讞。至予勾決。更心目以數十。計凡肉刑及夷三族廷杖。下鎮撫司獄。妻女發樂籍諸條。一概革除。刑獄之平。此其一。自古宦官女禍。至漢唐而極。漢之十常侍。唐之門生天子。明之九千歲。及呂武韋諸后。覆轍不可枚數。我朝宮闈肅穆。內官不過六品。斜封墨敕諸敝政。一掃而空之。家法之善。此其一。前代人主。率耽安逸。明神宗二十八年。不見大臣。我朝列聖宵衣旰食。無日不召見臣工。文自知縣。武自守備以上。一一寓目。雖在萬里外。纖悉必聞。

政治之勤。此其一。凡興朝。於勝國諸忠義。多憐視之。國初。甫入關。即哀卹崇禎殉難諸臣。欽定通鑑輯覽。命附紀唐桂二王事蹟。欽定勝國殉節諸臣錄。凡明季抗王師殉節。及建文朝殉難諸忠。並予專諡。所以維萬世綱常也。忠義之崇。此其一。凡降將宣力興朝。殷士裸將。周京皆締造時所不廢。然臣節當為之坊。乾隆中。特命國史館。編立明季貳臣傳。得諡者。追奪之。雖有功不貸。又命貳臣傳。分甲乙二編。俾人品仍有區別。以示萬世之公。袞鉞之嚴。此其一。至若聖學淵深。天章美富。聖祖御製詩文集。百七十六卷。世宗御製詩文集。三十卷。硃批諭旨。三百六十卷。高宗御製詩文集。五百餘卷。合詩文四萬二千餘篇。古今儒生。窮年著述。無希其萬一者。仁宗宣宗。文宗聖製奎章。後先輝映。並能超軼三五。御集之富。此其一。經史子集各門。皆有列聖欽定之書。發凡起例。悉衷聖訓。至四庫館。啟存書三千四百六十種。計七萬五千八百五十四卷。建七閣儲之。以嘉惠士林。為中經新簿所未有。右文之化。此其一。按李氏此作。可謂煌煌大文。昔曹文正保摺。稱其下筆千言。有兼人之才。非阿好也。

勞文毅公崇光。宣力中外。練達堅貞。其開府滇粵。尤為盤根錯節之遇。先是泰西人

擾粵海。番舶逼五羊城。前督葉名琛被劫。洪忍依回。惜一死。粵東大亂。西人入居節署。及民厘。文武官避居佛山鎮會城。空無人。公聞命。兼程抵廣州。從者請緩。公叱曰。非爾所知也。屬吏叩馬諫。公曰。吾奉天子命。來為督撫。不入城。將焉往。遂單騎疾驅入。西人亦駭愕。遂與營弁列隊郊迎。洋酋請見。公見之。若無事者。及論事。則折以理。不為少屈。明日。商民復業者數千家。西人莫測公所為。氣奪。因退去。其督雲貴也。雲南漢回民方互鬪。黠者煽為亂。自署督潘忠毅鐸殉難後。會城為回所踞。守土大吏徐之銘輩。浸與為緣。公自勘黔案。拜總督之命。馳抵昆明。僚屬裹哀俟進止。或尼其出入。公曰。吾嘗單騎入廣東。島夷萬計。視之蔑如也。豈懾叛回哉。遂入城。回漢軍民並郊迎。如抵粵時。既至。語屬吏曰。漢回仇殺。乃械鬪案。非軍務也。益開誠心。安反仄。武員中有持兩端者。感公忠盡。皆革面。以功名自奮。滇事始可收拾。賊乃漸平。公嘗佩小印。文曰。忠信篤敬。至是人益服其可行蠻貊云。

康熙初。陝西提督王進寶。保奏其子王用子材武。可勝副將。嗣大軍進恢漢中。進寶遣用子前驅。繞出武關後。與大軍夾攻。奪險而前。所向無敵。遂抵保甯。擒渠殲敵。詔擢用子松潘鎮總兵。父子同建節鉞。雍正元年。雲南總兵趙坤。擢貴州提督。陞辭

日請以具子候補參將趙秉鐸補貴州提標參將。上允所請。三年冬調湖廣提督。四年二月復特命坤子秉鐸調湖南提標參將。此固由兩聖人度外用人推心置腹而進寶坤以一介武夫公忠質懇儼有祁奚舉子之風宜其起家卒伍卓立邊功也。

孫文定公官祭酒嘗舉其弟楊淦為國子監學正。同時侍郎陳樹萱奏保族弟鹽大使陳大芳為高宗譙責可知。聖朝彰瘡無私內舉不避之名亦非巧詐者所能假託也。

以父舉子以兄舉弟前既詳之。而又有以子舉父一事。雍正六年上命內外諸臣各保舉一人。衡永郴桂道汪櫛保舉其父原任刑部司官汪灃。學問優裕政事練達忠愛之性出於至誠奉旨汪灃補授四川敘州府知府。聖朝之立賢無方洵書史所未聞者。

平滇之役趙襄壯公良棟實為首功。而操守尤不可及。城破時諸將爭取子女玉帛。公獨戒所部營城外。秋毫無所犯。又訪得吳逆司筦庫之人以藩宮簿籍進呈。於是諸將所乾沒盡發覺。而三桂寵姬二人一歸將軍穆占一歸總督蔡毓榮者事亦上

聞公獨以廉潔蒙聖祖褒獎。蓋公雖武夫。居然有曹武惠下江南氣象矣。

自軍營火器之利興。凡百戰名將。躬親矢石。無不受創徧體。其臨戎日久。僅傷一二處者。蓋幸事也。獨本朝楊忠武公。結髮從軍。大小數百戰。皆陷陣衝鋒。身先士卒。冠翎屢碎。袍袴屢穿。而公身從未受豪髮之挫。公晚年。仁宗詢及。歎為真福將。

吳文節公撫浙時。嵯商獻羨餘八千金。卻之。及殉難湖北。家無餘貲。商人感公清德。欲以此為賻。公子養源曰。若義也。先公早受之矣。先公却而某受之。是墮先公之德也。敢辭。強之。卒不受。是不媿清白吏子孫矣。

咸豐癸丑。粵賊由武漢蔽江下。九江不守。江西巡撫司道。皆帥師出防。會城岌岌。市肆盡閉。鄧廉訪仁堃。方守南昌。揭示曰。太守料賊犯金陵。志不在我。不然。敢以八旬老母為孤注乎。爾軍民其安堵無恐。示出。市立開。賊果不至。而設備益嚴。當時江右文吏號知兵者。鄧君名。幾與廣信太守沈文肅埒。

咸豐間。黃縣相國遭母喪。有詔奪情。瀏陽鄒侍御正杰。疏劾之。文宗手諭褒答云。持論甚正。已令其開缺。即日扶柩回籍矣。前代羅倫。劾鄧州吳趙諸人。劾江陵朝拜疏。而夕幾死於杖下。以今視昔。非君明臣直。烏能轉圜如斯哉。

本朝特科得人最盛。康熙戊午。舉博學鴻詞。得彭少宰孫適等五十人。乾隆丙辰。再試鴻博。得劉文定綸等十九人。乾隆己巳。詔舉經學。得吳司業鼎等四人。又康熙朝兩次。南巡江浙。召試諸生。得吳文恪士玉等七十三人。乾隆六巡江浙。得王司寇昶等八十五人。三巡山東。得初尚書彭齡等十七人。四巡天津。得姚文僊田等十六人。巡幸五臺。得龍殿撰汝言等九人。他若藍太守鼎元。雍正初。以特薦召試。嚴方伯如煜。嘉慶初。以孝廉方正。召試。並稱旨。授知縣。皆為名臣。而乾隆十七年。桐城黃太守良棟。以國子監生肄業。期滿奏留。亦奉特旨親試。立授赤城令。尤為奇遇。後亦以循吏稱。設國家自康熙已來。拘守秋鄉春會三年一試之成例。彼特科登進諸賢。恐槁項黃馘。老死蓬衡。靈姓名於狐貉之口也久矣。噫。

湘鄉劉忠壯公松山。從征粵。逆擒逆。功俱在諸將上。入秦勦回匪。縱橫掃蕩。威震西陲。自結髮從戎。轉戰十四行省。殊庸茂績。有國史在。無庸贅矣。當公力攻金積堡。礮中左乳。創甚。張目語諸將曰。我受國恩未報。即死毋遽歸我喪。當為厲鬼助君等殺賊。及官軍平金積堡。訊俘。稱公盡節後。夜輒聞戈馬聲。如怒潮湧至。賊疑官軍來襲。莫敢解衣卧。左侯相駐軍平涼時。一夕聞大聲鳴。震山谷。察之。了無所見。疑

必有異。未幾捷音至。是日。馬化隆就擒矣。化隆者。公所誓不與俱生之賊魁也。見公敕建祠碑。忠義之氣。生英死靈。紀此事者。殆非神奇其說。

乾隆初年。上諭古來制誥。多出詞臣之手。必學問淹雅。識見明通。始稱華國之選。有裨於政事。今翰詹官員甚多。於詩賦外。當留心詔敕。掌院學士以下。編檢以上。可各以己意。擬寫上諭一道。陸續封呈。朕覽。僅有切於吏治民生者。朕亦即頒發。見諸施行。則詞曹非徒章句之虛文。而國家亦收文章之實用矣。庶吉士散館後。即照此例行。敬按。高宗是諭。實足以培植儒臣。俾各儲經邦濟世之略。設永永遵守。則西清東觀。必無復有空疏不學。謬玷華資者矣。

乾隆十三年三月。孝賢皇后侍奉。東巡。崩於德州水程。上深痛悼。親製輓詩。有。聖慈深憶孝。宮壺盡稱賢之句。因即以孝賢二字為諡。越月。復諭。乾隆九年。蠶壇成。皇后率妃嬪行親蠶禮。求桑獻繭。效績公宮。數年來。新絲告登。命官染織御衣。以朝以祭。皆其所供也。章采猶新。禕褕遽渺。繼自今。繅盆餘纓。安可復得耶。爰命藏諸文筭。傳示永久。以志遺徽。世世子孫。其保守之。欽哉。聖心眷念至此。則二十二年中。淑順賢明。內佐之徽音。可想矣。

寬永為日本紀年。其錢文曰寬永通寶。乾隆間。以沿海地方。行使寬永錢甚多。疑為私鑄。諭令江蘇浙閩各督撫。窮治開鑄造賣之人。經兩江督臣尹繼善。江蘇撫臣莊有恭疏奏。此種錢文。乃東洋倭人所鑄。由商船帶回。漏入中土。因定嚴禁商船攜帶倭錢。及零星散布者。官為收買之例。當時原疏。引朱竹垞集內。載有吾妻鏡一書。有寬永三年序。又徐編修葆光中山傳信錄內。載市中皆行寬永通寶為據。事載高宗實錄。按汪大令輝祖夢痕錄。稱朱徐二書。為其館某縣時所考得。尹文端公大加褒賞。遂有宰相須用讀書人。作官作幕。尤不能不用讀書人之語。康拱又按尹莊

朱集及中山傳信錄。尚非僻書。不應專持龍莊之考核。且讀書宰相一語。出宋書實義傳。儀實未嘗讀書。無論王蜀去宋未遠。紀元非細事。錢文之識。甚不足奇。考唐初輔公祐。僭號亦稱乾德。儀既讀書。何竟不能舉及耶。詳見余貽蔞精廬筆記。

乾隆初年。大兵西征。鄂剛烈劉文正諸公。嘗奉命考西域地名沿革。以戎馬倥傯。未能就緒。事平。開西域圖志館。始知伊犁為烏孫。喀什噶爾為疏勒。葉爾羌為莎車。烏魯木齊為車師。庫車為龜茲。開展為鄯善。樓蘭。塔爾巴哈臺。近哈薩克。即康居境。談地理者。不可不知。

咸同中興。楚材蔚起。其識拔而獎成之。展轉推挽。以應名世之期者。駱文忠公也。公

鎮楚蜀。經畫儲胥。論者以蕭何關中。寇恂河內。為比。以湖南復湖北。以湖南北復東南。諸行省。雖勛望不逮曾胡之赫赫。而功亦偉矣。當舊輔。賽尚阿之授鉞也。軍過湖湘。供張獨薄。賽因奏。湘撫吏治廢弛。公遂奉命內召。時粵逆已躡及轄境。暫留籌防。嗣以力完危城。文宗益知公可倚任。仍畀封圻。有益於時局者甚大。設當日楚疆不警。文忠被劾入都。非列開曹。即淪廢籍。二三豪傑。未必盡出風塵。舊輔一言。不幾長城自壞歟。故大臣任事。闢冗庸。開之患輕。忤刻驕奢之禍大。

高宗駐蹕盛京。祇謁陵寢。以祭器潦草錯誤。盛京禮部侍郎世臣職。又以世臣詩藁。有霜侵鬢朽。歎途窮之句。諭謂卿貳崇階。有何途窮之歎。彼自擬蘇軾之謫黃州。以彼其才其學。與軾執鞭將唾而塗之。世臣詩又有云。秋色招人懶上朝。諭謂寅清重秩。自應夙夜靖共。乃以疏懶鳴高。何以為庶察表率。詩又云。半輪明月西沉夜。應照長安爾我家。諭以盛京為豐沛舊鄉。世臣不應忘却。嚴旨斥責。即令滿員官盛京者。各書一通懸之公署。

旌德呂文節公嘗云。為文不經石州訶斥。訂正未可示人。又言石州。掣經似賈長頭。考史似劉子元。譚地理似鄺善長。王伯厚論治體似陸敬輿。白居易行誼卓絕。文詞

瑰偉則又似蕭穎士徐仲車。晉江陳給事慶鏞直聲震天下。獨俯首石州曰。令斯人著獬豸冠。樹立過吾輩遠甚。石州即前卷所紀平定張先生也。

乾嘉鉅卿魁士相率為形聲訓詁之學。幾乎人肄篆籀家耽蒼雅矣。詎經樵史而外。或者尊彝或訪碑碣。又漸而搜及古專。謂可以印證樸學也。於是苗先路得君子館專於河間。李申耆得廉頗墓專於壽州。儀徵太傅及桐城吳廷康所得尤夥。而陽湖呂堯仙撫部古專文拓本著錄者至二百五十三專。嘉興馮柳東著浙江專錄編為四卷。其散見近賢詩文集者。幾不可殫述。亦一時風氣然已。近聞太倉陸莘農年大歸安陸存齋觀察所得

古專尤富惜尚未見其拓本也

莫寶齋侍郎任倉場時。因常州武弁旗丁與州縣互控。牽涉多人。滿侍郎潤祥議交刑部審訊。公議咨交兩江總督就近鞠之。潤祥持不可。公不為屈。遂各執奏。陳辨上前。仁宗卒從公議。今通州倉場署滿漢兩察各榜和衷報國四字。仁宗綸音為公立也。公視學江蘇。劾署藩司鄂雲布。玩公護短。道光二年以通場盤米事與戶部互訐。連拜三疏。措詞峻激。至以胡塗昏憤不通文義詆部臣。而以洞悉倉務無逾於臣自詡。時戶部滿漢兩尚書皆軍機大臣方嚮用。朝士皆為公危。上竟不之罪。

諭稱莫晉所論皆屬因公。惟負氣辯論。失故事之道。僅令降一級。為內閣學士。公謝疏有云。主聖則臣自直。仰欽。厲世摩鈍之精心。恩深而命轉輕。彌堅報國忘身之素志。朝野誦之。康祺按戶部覆奏時。右侍郎湯文端公獨自行檢舉。蓋信莫公素學。必不妄相糾彈。故深自引咎也。忠實如兩公。足為吾越人重矣。

黔俞君正燮。宏達淵涵。愷深經術。嘉道間一通儒也。公車久不遇。道光癸巳。儀徵太傅主會試。命下。諸鉅公輒相與賀曰。理初入彀矣。榜發報罷。已而知卷在王荻原禮部房。禮部固力薦。而新安相國深嫉迂誕之學。網東置高閣。儀徵竟未見也。後十年。為人述此事。猶抗擊太息。禮部既得君。則大喜。延入邸中。索觀所著書。為醵金付彫。即今所傳癸巳類稿也。愛士若兩公。士雖不遇。不足喟矣。按俞又有癸巳存稿。刊靈石楊氏叢書中。

嘉道名將楊忠武而外。必推新野齊勇毅公。為一時瑜普矣。回部之役。回人讐一公威名。稱忠武曰哈薩。諳班而稱公曰敵龍。諳班哈薩華言美鬚髯。敵龍華言虎也。忠武請老。天子從容問異日如有軍務。武臣中誰可繼卿者。忠武奏齊慎材任將帥。公自征川楚教匪。征濬滑。征關隴。征逆回。均與忠武俱。枕戈蓐馬。不啻百戰。勇名聞天下。粵海事起。命公為奕山參贊。徒以將將匪人。束手而無所用其武。然撫夷之

議獨不會銜。公雖武臣。不誠凜然鬚眉丈夫哉。

齊勇毅公之為參贊大臣也。事在道光二十二年。公聞命。即率親兵馳赴廣東。比撫夷議成。他將多以軍士積勞。呈請獎勵。公獨自憾無功。不為麾下請一錢賞。公之得勇號也。御筆親改為謙勇巴圖魯。世以為謙字尤不媿云。

道光二十三年春。有白氣自天西南隅。絕九州殊域。直掃參旗。經五六十日不滅。御史高要蘇公廷魁。抗疏數千言。大旨以時政乖迂。歸過樞相。穆彰阿輩。立請罷黜。而勸上下罪己之詔。開直諫之門。語切至多所指斥。宣宗覽奏動容。特旨嘉獎。公即前筆所紀諫垣三直之一。

東河縣丞趙君學彭。武進恭毅公五世孫也。蘭陽之役。姚亮甫中丞夜出視工。員勤惰。見君頓且寒。慰之曰。才不可恃。此為腥羶地。有才者尤當慎。君對曰。學彭先恭毅裔。職雖卑。家法不敢踰。中丞解衣衣之曰。李制軍世傑。即由丞倅起家。君勉之矣。康熙竊謂上官如姚公。下吏如君。皆足為今之從政者法。

本朝欽卹民命。慎重刑章。大少司寇多以出身刑部。司員者任之。高平初恭恪公。其尤著也。公自為司員。屢乘傳。隨堂上官。獻山西直隸湖南廣西諸省獄。道光五年。武

康徐蔡氏案。臬司至自引決。特命公往鞠之。得其旁證。果雪奇冤。相傳公內召為侍郎時。有挾怨燒殺一家數命者。司員以誤遺火種。風烈延燒為詞。公不答。徐取日記小冊示之曰。某日之夕。星斗燦明。無風。君為囚地。獨不為一家數命地耶。卒擬抵。自是司員不敢欺。

百詩先生遭母喪。蔬食三年。服既闋。哀其母。不忍其父之獨處也。不入內。而卧起於父側者又一年。父諭之十百。不肯去。世但知先生博學耳。乃其內行敦竺若此。此之謂經師人師。

江筠。江聲兄弟。並學問浩博。精詣古人。時有休甯二江。無雙有雙之譽。按二江。籍吳縣。曰休甯者。其祖聲字良庭。尤負絕質。時又援何山大小之例。稱曰小江。

胡稚威。蹭蹬不遇。晚依蒲州田侍郎懋。以太原志屬焉。偶櫻疾。太守周西鯨來視。稚威已撤帳。盛服殮殍。舉手曰。別矣。既瞑。氣蒸蒸若騰煙。須臾復張目曰。不能不再生人間。為南人乎。北人乎。周泣下曰。南人歸南。曰。然。遂氣絕。

陳句山。太僕兆崙。書法蘭亭。取意簡遠。侍講梁山舟曰。本朝不以書名。而書必傳者。陳文簡元龍及太僕也。

吾邑名宦鄉賢祠。明降臣張軍門杰。謝太僕三賓。亦濫列焉。當時不知何人謬為陳請。謝山先生年十四。補諸生。例謁學宮。見二人木主。大怒曰。此反覆賣主之亂賊。奈何汙宮牆也。亟掣取。捶碎之。投之泮池。乳虎初生。已具食牛之氣。信然。

乾隆末年。白蓮教初起。蔓延極廣。當劉之協之徒。張正謨。聶人傑輩。聚眾倡亂於枝江縣。時當陽縣令聞變。坐聽事。傳集書役。語之曰。白蓮教已反。賊踞枝江之灌灣。腦與本邑界連。邑中習教者。宜先名捕。以防內訌。書役齊聲曰。我等即白蓮教也。更誰捕。令拍案怒罵。汝輩反乎。曰。反即反耳。何怒為。令拂袖起。羣役爭先拉殺之。遂嘯聚據當陽縣城。嗚呼。世教不明。邪說蠱舞。星星之火。坐視燎原。一命食祿。與有責焉。可不祇懼哉。

杭堇浦趙飴山。為百詩先生作傳志。俱稱先生晚年名動九重。世宗在潛邸。手書延請。後至京師。執手賜坐。呼先生而不名。凡飲食藥餌衣服及几研陳設諸物。罔不精腴。先生偶感疾。命太醫院朝夕視。既病劇。求移館。世宗固留不可。則命以大牀為輿。上施青紗帳。二十人舉之。至城外十五里。如卧牀。不覺其行也。歿後。親撰文以祭。並賜輓章。先生子詠。作行述。亦云然。惟禮親王昭槤嘯亭雜錄。則謂延接先生。

乃安郡王瑪爾渾。非 雍邸事。憲皇龍潛。謹介尊嚴。不與外人相見。因安王邸。俗呼四王府。故致謠傳。及張石洲纂先生年譜。援據極精。始知嘯亭之說不足信。蓋瑪爾渾為岳樂世子。何敢擅冒 皇子。今輓章尚存。明稱 皇四子多羅貝勒。則非瑪爾渾明矣。

康熙丁巳戊午間。入貲得官者甚眾。繼復薦舉博學鴻儒。於是隱逸之士亦爭趨輦轂。惟恐不與。西溟先生有句云。北闕已除輸粟尉。西山猶貢采薇人。時以為實錄。

康熙己未。試鴻博科時。有進三不如之說於 上前。以毀百四十三徵士者。按施愚

作一百七十五人。竹垞年譜作一百八十九人。王氏池北偶談。方渭仁松窗筆乘。及鶴徵錄。引李武曾所記。均作一百八十六人。此則引張石洲問百詩。年譜仍其原文。上意寢衰。一時譁然。以為與李林甫表賀野無遺賢無異。見閻百詩。與陸翼王書。或

進三不如說也。

休甯汪舟次方伯楫。以諸生 召試一等。授檢討。尋奉 命冊封琉球。為其國撰孔子廟碑。餽贐極豐腆。力却不受。國人為建却金亭。嘉道間。猶歸然翼然。丹青無恙。按冊封一役。以王人之貴。惠臨下邦。但求其文采風流。不辱使命耳。耀燕公四裔之版。瞻陸生南粵之裝。取豈傷廉。辭尤得體。清節若方伯。宜東人辨香祝之。若夫關海互

市之日。金元交聘之年。存國體於衣冠。寄王靈於旄節。片言必慎。妙選四方。專對之
長。一介宜嚴。無忘六計。弊廉之義。

燕下鄉睦錄卷十四終

燕下卿睦錄卷十五

清 鄞陳康祺著

太祖高皇帝自天命元年丙辰建元以後益勤勞國政靡間晝夜每五日一視朝焚香告天宣讀古來嘉言懿行及成敗興廢所由訓誡國人以議政五大臣參決機密以理事十大臣分任庶務國人有訴訟先由理事大臣聽斷仍告之議政大臣覆加審問然後言於諸貝勒眾議既定猶恐或有冤抑令訟者跪上前更詳問之明核是非故臣下不敢欺隱民情皆得上達國內大治蓋敷教明刑其難其慎早具帝者規模矣。

初葉赫貝勒揚吉努識太祖為非常人言我有幼女俟其長當奉侍太祖曰汝欲締姻盟盍以年長者妻我揚吉努曰我非惜長女不予恐未足稱嘉耦幼女容儀端重舉止不凡堪為聰睿貝勒配耳太祖因聘焉是為孝慈高皇后誕生太宗文皇帝堯門軒渚代緒遙遙聖女來歸實啟萬年靈長之祚蓋非呂公賓穀輩僅識英物者所能等觀已。

太祖朝環境諸國均已削平境內所產東珠人僂紫貂黑狐狍獐獐諸珍異之物足

備服用。明國亦遣使通好。歲以珍幣聘問。爰於撫順清河寬甸。設四關口。互市以通商賈。而長白山之鴨綠江路。尚有抗拒。太祖乃遣兵招撫之。盡收其衆。時辛卯年春正月也。

太祖擊敗葉赫哈達等於古呼山一役。九部合兵分三路來侵。上遣武理堪往偵。由東路行百里許。度嶺。羣鴉競噪。若阻其行者。欲還。鴉乃散再行。鴉復噪飛鳴撲面。幾不能前。武理堪異之。馳歸以告。太祖命由札喀路向渾河部偵之。亟馳往。果見敵兵。

太祖聞葉赫兵來。時已夜半。恐我軍昏夜出。致驚國人。傳語諸將。旦日啟行。遂就寢。甚酣。妃富察氏呼上覺。謂曰。九國兵來攻。何反酣寢耶。豈方寸亂耶。懼之耶。太祖曰。我果懼。安能酣寢。吾若負彼。天必厭之。安得不懼。今我順天命。安疆土。彼不我悅。糾九國之兵。以戕害無咎。天必不佑也。安寢如故。次日。祝告。堂子以行。果獲大捷。斬級四千。獲馬三千匹。鎧甲千副。正堂堂以整以暇。而破九部二萬之衆。自此軍威大震。遠邇懾服矣。

王壯武公鑫由湘鄉團練起。勦賊楚粵江西。紀律整嚴。機神敏妙。屢建大功。賊眾駭

懼至有出隊莫逢王老虎之謠。公幼英毅。自諱忠節。門下始折節讀書。治軍以訓練為急。所部壯丁。習刀矛火器之暇。以孝經四書轉相傳誦。每營門夜扃。書聲琅琅出塲外。不知者疑為村塾也。軍麾所至。輒以忠義風動其民。能使頑懦感悟。江西撫建各屬士民。稱為恩人。呼為青天。臨戰。則自相糾集。負戈裹糧。候公指搦。蓋儒將之效至此。嗣公以積勞。卒於樂安軍中。年僅三十三。天下痛之。

今相國左公。與撫部劉公蓉。先後參駱文忠幕府。贊畫軍謀。料事切中。人皆稱為諸葛。劉公後任蜀藩。綿州之捷。賊中亦有賽諸葛之稱。壬戌八月。賊渠李泳和竄踞犍為之龍究場。楚軍圍攻。累月未克。駱文忠檄公親往視師。至軍四日。克之。縛逆魁。俘其黨五千餘人。皆聚殲焉。當公初至。賊即自相驚曰。賽諸葛又至矣。遂無戰志。按公在秦

答左相國書。詳論時事。謂武侯所遇。尚未若今日之不幸。篇末並有蒙以武侯一席相讓。所不敢當。謹以奉璧之語。知二公亦嘗以諸葛互推矣。詳見公養晦堂集。

舊制臺灣鎮道得奏事。臺灣鎮為掛印總兵。王命在焉。每決囚。道至鎮署。會鞠行刑。奏事列街道。居鎮後。決囚坐次如之。上元葉撫部世倬。為臺灣道。謂坐次不合。力爭。奏事亦由道主稿。他鎮武人悉聽之。都統音登額。為臺灣鎮時。兼嫻吏治。問道中稿。嘗有商改。遂為葉所銜。道光初年。葉公方大用。陛見。奏公有微詞。上猶念公

功第改鎮天津而已。見姚石甫識小錄。康祺按：本朝定制。司道本可奏事。不特臺灣道為然。鎮道皆二三品大員。坐次列銜。分應先文後武。且武臣專閫。未必皆如音公嫻雅。奏摺主稿。亦自以道員為宜。此制不知今若何。友人張奎垣軍門方鎮臺灣。惜客歲入都。未一詢之。

威勇公額勒登保。討白蓮教時。繼福大襄為經略。賊甚畏之。每戰。張左右翼。以降賊居左。張紅旗。鄉勇居右。張白旗。皆為前鋒。賊望見紅白二旗。則羣相驚曰。額爺兵至矣。皆奔。公既善用兵。尤喜以身先士卒。臨陣。輒以兩人肩竹兜乘之。銃礮矢石。常從肩耳過。左右失色。公不少避。督戰益力。尤嚴操守。賞士不惜萬金。而不以一錢自奉。督撫饋遺。一無所受。用兵歲久。諸將無不蓄貲財。凱旋過蘆溝橋。雖名將如德侯。亦輜重纍纍。公獨蕭然行李。一騎。負一襖被而已。

額威勇初有一子為侍衛。卒。公方治軍。得書不言。亦無戚容。中夜歸帳。乃哀。明日治事如故。回京後。復生一子。上賜之名。甫數月而公薨。上親臨奠。取公子置諸膝。即命襲封。逾歲亦卒。康祺竊謂：仁宗之於公。恩誼綢繆。直不啻家庭骨肉。公歿無子。未免益九閭之軫悼。然以公忠貞果毅。誠貫天人。清廟分配饗之榮。專祠

有遣官之祭。豈若馬醫夏畦之鬼。必待子孫薦食哉。或曰。公久在行間。誅戮太過。其然豈其然乎。

額經略征教匪時。獲賊男女。付有司訊供。由翼長過堂。開單呈經略。初分三等定罪。賊目以上凌遲。持械拒敵官軍者斬。被虜者釋遣。而愚民被脅者。大抵嘗拒敵居多。經略悉誅之不赦。諸將屢哀之。始下令。從賊不及三月。免死遂多全活。然亦有曲為開諭。而自甘就戮者不少。蓋為邪說所中。竟無術活之也。其頑可憤。其愚抑可憫已。雍正中有議變取士法。廢制義者。上問張文和對曰。若廢制義。恐無人讀四子書。講求義理者矣。遂罷其議。康熙按公言良是。但不知宋元以前。制義未興。大學中庸。何以久列禮記中。論語孟子二書。何以不廢。且宋元諸儒。講求義理至精。皆在制義取士以前。而四子書無人不讀。

乾隆四十八年。有俄羅斯人四十餘戶。由科布多投誠求內附。奉諭撫慰。按戶賜予口糧。令其回國。今邊界居民。乃有願隸俄籍者。俄雖外夷。亦當追念天朝之寬大也。

姚石甫識小錄云。衢州人言。陳總河鵬年。始為西安令。行鄉徵糧。至徐忠莊公言祠。

徐氏子孫張公像。陳為之避坐。更至留氏祠。留氏亦張夢炎像。陳見之大怒。仆像於地。杖之二十。先是留氏子孫猶盛。多興者。自杖後。留氏遂敗。乃無入庠者。按恪勤此舉。未見他紀載。其嫉邪崇正。足為士民勸懲。墨綬翩翩。已綽有名臣風範矣。

德州李源星來。順治丙戌進士。授河間令。有能稱。罷歸。為人和易謙退。好讀書。至老不倦。於古今河渠漕屯兵農諸事。討論尤精。濟南府志稱源歸里後。築退庵。因以自號。植花竹。購圖書。善談易數。崑山顧先生聞而歎曰。今之管輅也。按亭林稱源為北李家。

羅壯勇思舉。初征白蓮教。後平永州苗。為嘉道兩朝赫赫名大將。籍四川之東鄉。少亡賴。數行竊。令捕之。杖斃。棄諸野。中夜而蘇。匍匐至一老嫗家。周之。乃改行。投身軍營。號勇冠絕儕輩。遂厯保至專閫。錫封子爵。當趙金龍之亂。羅受命與總督盧

公坤往平之。賊已困。將擒矣。時宣宗以尚書宗室禧恩來督軍。未至。諸公議待禧

至。羅曰。圍久師怠。賊必遁。縻帑可惜。遂違眾一戰。殲賊且盡。禧公為親信重臣。督撫以下。皆降屈為禮。怒羅之不待也。盛氣陵之。羅不為屈。且面折之曰。諸公貴人多顧忌。羅思舉一亡賴耳。受國厚恩。至提督。惟以死報。不知其他。禧甚怒而無如之何。

羅每對人言生平作賊事。不少諱。並請文人厯叙其事。洵奇男子也。按魏氏聖武記云。思舉忠孝。

人也。其始軍中。莫知所自來。及為副將。自徽川。決湖北。各州縣。銷積案數十。云。所捕剽流羅某。今已為國宣。其母復株連世。始知其前事。與此少異。羅壯勇。改行後。始娶妻。忽患奇疾。百方不治。一道人過門。曰。有方可救。但得錢三十千。乃能配藥。羅自念貧窶。安得三十千錢。語其妻曰。吾病且死。汝亦餓死耳。苟鬻汝。得錢買藥。則兩活矣。妻不可。強之再三。泣而從之。病果瘳。羅既官游擊。乃遣人訪其妻。以重金贖還。為夫婦如初。報其鬻身救夫之義也。此事不足訓。然以視少共艱苦。既貴而厭棄其糟糠者。其厚薄之區。殆不可以道里計。天生豪傑。磊磊落落。安得以道學家之律繩之。

處州青田故有鶴。而山以鶴名。端木舍人國瑚。產是邑。生而神貌肖之。其大父取易乾中孚兩九二之義。字之曰鶴田。舍人晚歲。乃自號太鶴山人。海內外知者。多稱太鶴先生。當阮文達輶軒兩浙。得舍人。以誇示同朝。曰。吾得青田一鶴矣。由是聲聞天下。及嘉慶戊午。登賢書。明年。文達佐朱文正主會試。闈中相期。以得鶴為至幸。鶴竟不翔。後三十餘年。君已官於朝。文達適自滇黔觀京師。遇君郊外。與之酌酒。文正墓猶言疇昔闈後。文正以失鶴為嘆。惘惘者至數月也。是年癸巳三月。文達方陞辭。宣宗留之。入會闈。錄異才。三數人。君始在選。朝士驚咤曰。襁褓老鶴。尚能高飛耶。君

遂於易。汪文端曹文正曾交薦之。又嘗召相吉地。賜中書。加六品秩。俸未滿。即求去。生平辭縣令至再。杜門著書。談易而外。無他嗜好。矯首雲路。斂翮山阿。皓質清姿。飲啄不苟。若君者。可謂自愛其羽毛矣。

嘉慶十一年。黃勤敏公充湖北鄉試正考官。榜首劉學霽。試前夢至一處。有古衣冠者上坐。傍一人指謂曰。此汝師也。問上坐者為誰。曰鄭康成。醒而異之。既獲解。謁勤敏。與夢中所見面貌無異。因自述其異。是科第二名徐躍元。日所夢亦同。二人一孝。一感。一斬水相隔數百里。異事也。

嘉慶二十五年會試。當塗尚書充正總裁。入闈時。夢兩廣總督阮公元來拜。並贈貂裘一領。及傳臚後。始悟阮公字伯元。以姓與名字合之。恰為三元。而阮字偏傍。又為陳姓之半。阮督兩廣。三元隸廣西。貂裘則翰林所著也。又陳中解元時。本名守齋。會試前夢報已中二十二名。名陳繼昌。二十四名則陸名沅。報者云。二十四名亦係汝醒而悟其祥。因改名。及入場。至號舍。所坐乃二十二號。問二十四號。果陸沅也。榜發。俱中式。陳竟得三元。始悟沅字。水傍三筆。為三元兆。陸字亦得陳姓之半也。此與前一則均採勤敏年譜。按名場吉兆。屢見世俗因果之書。即夢中豫識座師。紀文達筆。

記中。亦有是事。可見崇科美第。在鬼神亦殊異其遭逢。特人不知自重科名。事業文章。絕無表見。則亦草亡木卒已耳。

國初高士。蕪湖蕭雲從尺木工。畫山水人物。具有北宋人遺軌。閉門著述。品格亦復高峻。乾隆甲午。四庫全書館進尺木所畫離騷圖。高宗命館臣為補天問以下。蓋尺木所未圖也。又題其山水長卷詩云。四庫呈覽離騷圖。始識雲從其人也。羣稱國初善畫人。二王原王壽王平王鼎王伯王仲者。二王壽王平王鼎王伯王仲黃鼎黃手蹟多。石渠所藏屢吟把。蕭則石渠無一藏。侍臣因獻其所寫詩凡二十六句。仰見聖人愛惜人才。雖荒江野老。一藝之長。身後猶蒙甄錄。著之天章。尺木可不朽矣。自尺木畫邀宸賞。江南大吏好事者。遂訪其蕭家巷老屋遺趾。猶存其所著易存杜律細若干卷。亦收四庫存目中。惜後人僅一擔水夫。老病不足自活。唏。

嘉慶十年。歲在乙丑十一月。黑龍江將軍觀明獻白雉一籠。表請宣付史館。以昭瑞應。睿皇帝謙德不居。詔以時和年豐。民安物阜。為瑞。僅勅令內廷諸臣賦詩紀之。按孝經援神契。春秋感精符。咸以白雉來翔。為祥徵慶。貺自越裳。進獻而後。漢唐舊史。亦復侈陳至哉。聖人直軼周成而過之。無論後世矣。

嘉慶五年冬。卓里克圖親王拉旺。進白鷹。科爾沁達爾漢親王丹怎旺布。進海東青。上召畫工。各繪為圖。命供奉內廷翰林分賦。

陳恪勤公守江甯。為總督阿山所齮。將入獄。神色道然。自憶未了事曰。杜茶村未葬。某僧求書。未與。布衣王安節。缺為面別。從容料量。承鐔而行。其鎮定如此。公宦蹟所至。嘗表東海孝婦廟。建狄梁公祠。立陸績廉石。復劉蕡後人租徭。在蘇。界鬱林石於郡學。游焦山。遣人泅水出瘞鶴銘。為亭覆之。世知公蓋忱直節。理學儒臣。而不知其風雅復如此。

陳恪勤之被逮入都也。除夕。市米潞河。主人問客何來。曰。陳太守。是湘潭陳公邪。曰。然。曰。是廉吏。安用錢為。反其值。問寓何所。次日。門外車檻。檻饋米十石。書一函。稱天子必再用公。公宜以一節終始。毋失天下望。紙尾不署姓名。問擔夫。曰。其人姓魏。訪之。則閉戶他出矣。蓋隱君子也。

彭文勤公之先德。補堂宮贊。廷訓嘗拜。聖廟御銘松花石硯之。賜。及文勤值南書房。高宗復以松花石硯。賜之。亦經。聖廟御銘者。時謂之雙硯合璧。公因畫賜硯圖。以慶遭遇。公在乾隆朝。所受歲時例賞。文房珍物。與眾共被者。不可殫計。其

被特恩專賜。亦有二硯。一為進重排千文所。賜鳳沼澄泥硯。本秀水朱氏物。一為編類千叟宴詩冊所。賜仿宋梁苑雕龍端石硯。文勤尤珍襲之。與合璧二硯同度。以詒後人。至公孫邦疇。繼美為詞臣。理可得硯。然以遺命。世世傳大宗。遂歸硯於湖南知縣邦時。國恩門緒永戴光榮。片石璆然。與彝鼎寶珪等貴矣。

道光元年六月。黃勤敏公悼亡。越二日。宣宗即命軍機章京戶部郎中趙光祿齎朱筆宣慰。諭云。伉儷之情。自難強抑。然卿已愈七旬。氣質非十分強壯者可比。矧天時暑熱。祇可於無可如何之中。節之以禮。切勿有過哀傷。總之國事為重。倚任方深。務加意自重。永保康強。佐朕以襄上理。勤敏北鄉頓首。感極涕零。次日即入朝。內直如故。康祺每誦列聖諭旨。於二三耆舊室。家憂樂之私。略分言情。體恤微不至。實有平交親串所不逮者。泰交一德之契。靡復加茲已。

左恪靖侯。請以桂廉訪超萬政蹟。宣付史館。初筆已述之矣。廉訪晚年。以避寇至閩。徐清惠公樹人。檄署福建按察使。蓋諗其方廉強直。破格舉之也。廉訪任事後。綱紀大張。百僚畏懾。惜年已篤老。遽以疾終。方大漸。親起握筆。馳書恪靖嚴州營次。滔滔千百言。皆吏治兵事之要。並云軍中疾疫繁興。當請於上帝。誓為神荼。咬食厲鬼。

其遺書。字體端勁。無一筆懈忽。而計至之日。果陰霾烈。風山鳴潮立。隱隱若有大冠絳衣。乘雲氣而東走。僉曰。康訪桂公之靈也。蓋義膽忠肝。英魂毅魄。正氣所歟。神明不淪。是說也。世之談良能者。或謂以為誕。康祺愚陋。則固深信而無疑。

咸豐三年六月。武昌不守。署按察使糧道唐縣李愬。肅公卿穀。隨藩司剛介公岳興阿。臬司曹公懋堅。殉難。李公之死。自縊於寓館之後樓。屬官僕從數輩。亦同死。賊目踞其室。每欲登樓。必有異香襲人。頃刻頭痛欲裂。遂封閉之。公子武愬公孟羣。時由廣西即用知縣。積功至道員。聞變後。嘗膽枕戈。誓不與此賊同戴日月。自湖南勦賊至湖北。從胡文忠公克復省城。武愬先縊而入。匍匐尋父屍。至寓樓。見髑髏白骨。縱橫布樓上。獨愬肅屍。面色如生。毫髮無損。泣血殞之。陷賊居。民復爭述其靈異如此。文忠以入告焉。後武愬署皖撫。殉廬州之難。營破。猶持矛屹立圍牆。厲聲高罵。手刃悍賊數名。力竭死。一門大節。青史長留。祠廟巍我。楚皖士民。椎牛雪涕以祭者。至今不絕。又按庸問齋筆記。稱武愬有妹名素貞。知書工騎射。熟孫吳兵法。於天文占驗。愬嘗被圍十餘重。他將不能救。女怒馬獨出。於槍林礮雨中。與武愬謀夜襲之。孤軍深入。中伏。血戰死。年二十餘耳。此事雖不見他書。當非一無依據。忠孝家風。前做閣紅顏習血。允宜附食崇祠。

他塔喇氏莊毅公裕泰。數厯大圻。六七行省。鋤強去賊。匪醜必禽。所捕邪徒。梟貶姦。究重囚。歲以數百計。崇陽逆民鍾人杰。新甯逆民李沅發。即公督湖廣時所勦平也。初公由藩臬入佐兩京刑部。持法寬平。世頗疑公擢封疆後。稍更其素。康祺按公為督撫。政道光季年。承平日久。綱紀潤疏。內地亂民已萌。公蓋亟思以法令整齊之。而不意其身之遽沒。而羣盜亦遂蠭起也。

裕莊毅公髫年。即補官學生。考取繙繹中書。家貧也。日趨內閣。必徒步。李太夫人與錢買小食。每歸。多不用。其清儉為世所罕。故既貴。顯於民生之困苦。莫不洞知。而自奉菲薄。澹然如老書生。

軍興。以州縣殉節者。不可枚舉。而上元縣劉公同縷。烈聲最著。公初權吳縣。善捕盜。移治上元兩年。尤得士民心。咸豐二年。聞武昌警。嘗上防江策於總督。不能用。自九江師潰。總督喪氣歸。布政祁公憂憤疾篤。公羅掘得五千金。穀二千石。為民倡儲粟。運石修火械。召義民登陴力捍。三年正月。至二月。守十餘晝夜。不稍懈。地雷陷城。突入賊數百人。公揮眾戮之。城復完。賊緣梯而上。如蟻集。眾寡遠不敵。守者驚散。公還署。殺二妾。朝服坐堂皇。賊望見顏色。慄然皆嘆曰。若好官。吾儕勿相害也。公大罵。躍

入署後潭中以死。後潭旁每夜見神鎧旗旄。賊甚怖之。相傳公智深勇沈。志節遠大。罵賊而賊不忍害。賊且知公好官矣。而奈何防江策之不見用也。

長洲之文。累世儒雅。待詔之書法。三橋之篆刻。世寶貴若球璫。至文肅公震孟。復以經綸氣節。領袖東林。事載前史。無庸贅矣。入國朝。文肅之孫處士君點。又負盛名。

詩古文辭。書畫金石。咸不失高曾矩法。執親喪三年。止酒徹肉。晝夜居廬。服除。祀事惟謹。朔望。肅衣冠拜宗祠。遇祭日。雖風雨必返祭。仲父乘授命。家產破落。君乃怡然。依墓田以居。兄然為通賦所累。君轉貸親懿輸之官。薄游京師。有貴人欲以國子博士薦君。力辭引去。富人子具兼金求畫。期以三日走取。君恚曰。僕非畫工。安得受促迫。擲金於地。其人再請。不顧。嘗舍蓮涇慧慶寺。湯文正公撫蘇。屏騎訪之。問為政之要。君曰。愛民先務。在去其害。如虎邱采茶。府縣吏絡繹徵辦。積弊有年。公能除之。即善政矣。文正乃伐其樹。公嘗語君曰。聞先生存田三畝。何以給饘粥。君對曰。貧者士之幸也。公稱善。一亭戶擁厚貲。以千金為君壽。請通姓名於文正。君曰。湯公以道義交我。我豈負之。若既傷惠。吾復傷廉。奚取為。亭戶慙而退。康祺按世多重君翰墨。謂衡山三橋子孫耳。君所不愧為文氏子孫者。獨翰墨也歟哉。君字與也。

康熙十七年。仿唐制。開博學宏詞科。四方之士。待詔金馬門下。率為二三耆臣。禮羅延致。其客益都相國馮公。即第者。尤極九等上上之選。都人稱為佳山堂六子。蓋錢塘吳君農祥。仁和王君嗣槐。海甯徐君林鴻。仁和吳君任臣。蕭山毛君奇齡。宜興陳君維松也。時益都預讀卷。卷不彌封。人謂六子者。且並錄及。命下。奇齡維松入史館。而四子者皆見遺。惟嗣槐因年老。賞內閣中書。乃歎馮公之無私。尤服諸君不肯干進也。

徐徵士林鴻。善鑒賞。別書畫偽真。兼善飲。嘗過顏御史。豹文別業。御史知其大戶。出甕尊貯酒。容一斗。賓客多避席。徵士連舉者三。御史曰。此何年製也。徵士笑曰。北齊文宣帝天保六年。避暑晉陽宮所作也。驗其下款識。果然。

汪鈍翁編修居堯峰。以古文自矜異。少可多怪。見俗子議文章者。恆面席之。同時尤西堂以檢討告歸。家居距堯峰不百里。延接後進。以詩文縑素請者盈庭戶。有求必滿其意。年少略能弄翰。獎飾不倦。故人咸畏縮堯峰。而樂西堂之和易也。然而堯峰之道尊矣。

無錫嚴孫友宮允。秋水集詩文。與竹垞次耕輩埒名。書法亦入晉唐之室。善繪山水。

仙佛花木蟲魚靡不曲肖。尤精畫鳳翔舞竦峙。五色射目。觀者歎美。以為古畫家所無。

庸吏庸言。蜀僚問答。讀律心得。諸書為南豐劉觀察衡慶光之際。任四川牧令時所作。觀察政聲茂著。言行相符。近已奉諭入史館循吏傳中。按四川廣東均請以衡

事蹟宣付史館則由同治中四川學政楊秉璋疏請其歷官任內於大堂旁懸鑼一面號達情鑼令有冤抑者

擊之即出坐堂皇立為聽治民用是感之尤深到今劉大鑼之名西川父老猶傳念不置於口。

康熙四十三年。聖祖仁皇帝南巡。德清胡肱明先生渭撰平成頌并所著禹貢錐指獻諸行在有詔嘉獎。召至南書房直廬賜饌。御書耆年篤學四大字賜之。儒者皆以為榮。後閩潛邱垂老入都諄諄以求御書為言。蓋深羨肱明之遇也。

咸豐四年。粵賊據揚州。諸將帥圍攻之。賊守堅不能下。乃奏請決湖水以灌之。文宗皇帝手詔答曰。揚州可緩取。無并傷吾百姓也。後揚州亦卒復。聖人之愛民深矣。聖祖不飲酒。尤惡喫煙。溧陽史文靖海甯陳文簡兩公酷嗜淡巴菰不能釋手。聖

祖南巡駐蹕德州。聞二公之嗜也。賜以水晶煙管。偶呼吸火燄上升。爆及唇際。二公懼而不敢用。遂傳旨。禁天下喫煙。蔣學士陳錫詩云。碧椀瓊漿激瀝開。肆筵先已戒深杯。瑤池宴罷雲屏敞。不許人間煙火來。即紀此事。

吾鄞文獻世家。宋元之世。如玫瑰樓氏。清容袁氏。藏書之富。冠絕一朝。明代儲藏家。則天一閣范氏。至今猶甲天下。而四香居陳氏。南軒陸氏。次之。本朝繼范氏而起者。首推盧氏。青崖先生址。詩禮舊門。自少博雅嗜古。尤善聚書。遇善本。不惜重價。購之。聞朋舊得異書。宛轉借鈔。晨夕讎校。搜羅三十年。得書十萬卷。摹天一閣為樓。以貯之。名之曰抱經。蓋取昌黎贈玉川子詩語也。同時越中有召弓學士。里居不遠。與青崖同宗。同嗜好。亦號抱經。於是浙中有東西抱經之目。按抱經樓書。學匪亂後。為商人楊某所得。先叔父魚門太守勸還。故主今已自南村歸北村矣。盧氏後人歲於曬書日。祀楊以酬楚弓趙璧之惠。可云古道。

江甯嚴冬友侍讀長明。幼讀書。十行並下。年十一。臨川李閣學典試江南。聞其早慧。欲見之。因介熊編修本往謁。閣學舉子夏二字令對。即應聲曰。亥唐。閣學大奇之。謂方侍郎及楊編修繩武曰。此將來國器也。公等善視之。遂執經二人之門。學以大成。

燕下鄉睦錄卷十五終

燕下鄉脞錄卷十六

清 鄞陳康祺著

王白田先生編輯朱子年譜。去取精審。於年月先後尤斷斷少壯精力。專注一書。世稱先生為紫陽功臣。不誣也。先生性介澹。嘗謂友人曰。老屋三間。破書萬卷。平生志願於斯足矣。後雖以薦起。特授編修。侍值華要。而先生無日不以山林為志。既丁母憂。蒙世宗皇帝賜內府白金。飲喪葬。踰年入都謝恩。遂以老病辭。時年僅五十餘耳。歸田後。杜門著書。當路貴人。皆前時禁廷宿侶。未嘗以竿牘及之。即故人天上。偶落雙魚。亦未嘗以寸牋答覆也。先生名懋竑。寶應人。

歡喜老人。生海甯。居海鹽。留心浙江海塘。垂五六十。年。捍禦修培。堅守古法。當事極倚重之。老人陳氏。名訐。字言揚。嘗官溫州府學教授。年八十時。第三子存齋方伯世倅。以河南按察使入覲。蒙世宗垂詢。年齒履歷。御書松柏堂匾額。並賞人葆貂皮甯綃諸品。俾歸遺其親。諭云。爾父有德有壽。給他老人家歡喜。老人感激聖恩。遂有是號。

仁宗之於朱文正。禮數逾涯。恩榮終始。前輩紀之詳矣。公歿後數年。公姪錫爵。方為

山東藩司。而山東學政黃勤敏公。亦文正昔所特薦也。仁宗批勤敏謝恩摺云。朱錫爵才勝於德。汝應念石君師傅之舊恩。時加訓戒。毋忽。并令轉諭知錫爵。令其回奏。御筆於石君二字上空一格。聖天子之尊師念舊。歷久不渝。有諭教之責者。宜如何捫心自效與。

黃勤敏公。自道光六年。七十七歲。蒙恩予告。十八年戊戌。猶特賜人復八兩。飭公子祠祭司員外郎富民。赴樞廷祇領。並奉手諭云。江湖阻隔。倏爾數年矣。想精力自必如常。知卿原不假復苓之力。聊伸眷念耳。轉瞬明秋。特頒慶賜。卿其善自靜攝。朕欣待之也。蓋次年八月。為勤敏九十生辰。聖心已先計及之。公跪讀祇領。感

泣至不能起立。

康熙按勤敏年七十時在都蒙仁宗賜額賜銅佛玉如意及珍玩大綬諸品。公致仕後遇八十九十均蒙宣宗賜御筆匾聯及諸珍

物。令其子祇領寄家。三次賜壽者臣罕有之榮也。

舊例。禮部主客司。歲額六安州霍山縣進芽茶七百斤。計四百袋。袋重一斤十二兩。由安徽布政司解部。其奉檄摧茶者。則六安州學正也。聞是役在昔。頗為民累。竊惟京華人海。百物充牣。聖人愛民如子。他日封疆賢大吏。必有奏請免進。以蘇民困者。

武進臧鏞堂在東經師玉林孫也。受業於盧召弓學士。經史小學精審不苟。殆過其師。每歲除夕。陳所讀書。肅衣冠而拜之。故又字曰拜經。蓋慕其遠祖榮緒。庚子陳經之故事也。其弟禮堂。學亦深邃。持父喪。白衣冠而處。不與人見。

郭頻伽名譽。吳江才人。嘗以水利圖索人題詠。同縣女士汪玉軫題之云。深閨未識詩人宅。昨夜分明夢水村。卻與圖中渾不似。萬梅花擁一柴門。頻伽乃倩奚鐵生補為萬梅花擁一柴門圖。以代前軸。亦可謂風流好事矣。

乾嘉間。元和三蔣。伯莘於野。仲徵蔚蔣山。季夔希甫。皆工詩。人各一集。幾乎王謝家風矣。蔣山尤淵博。治經史小學。兼通象緯。著述甚精。詩文才力雄富。無所不有。弱冠游浙江。阮文達公一見傾倒。留之學使署。約為兄弟之交。公復序其經學齋詩。謂研精覃思。夢見孔鄭。賈許時。不失顏謝山水懷抱也。

阮文達視學浙西。賞石門吳曹邕之才。為易名曾賈。吳善五言長律。時修表忠觀新倣成。命之賦詩。吳用八庚金韻為五排。不遺一字。於工穩中。時露神韻。公因稱之曰吳八庚。試杭州時。新製團扇通成。統素畫筆。頗極雅麗。遂以仿宋畫院製團扇命題。詩佳者。許以扇贈。錢唐陳雲伯大令文杰。纔為諸生。賦詩最佳。即以扇與之。人稱為

陳團扇。文達久官吾浙。其識拔寒畯。憐才雅舉。不勝書。此二事絕相似。且並紀定香亭筆談。爰類次之。

陳方伯奉茲負人倫鑒於海內文儒老學。莫不識其姓字。而知其所長。嘉慶紀元。詔舉孝廉方正之士。直省名單至。方伯與友人書曰。皇衢大亨。賢人道長。特科妙選。竟得三君。東南人望。盡於此矣。三君。謂江蘇錢大昭可廬。安徽胡虔維君。浙江陳鱣仲魚也。或曰。安徽當以程瑤田易疇為第一。而胡君亞之。知言哉。

是年吾郡舉孝廉方正六人。鄞袁鈞陶軒。工詩古文。專治鄭學。於鄉邦故實尤多掌錄。立品方嚴。為時儀表。慈谿鄭勳簡香。博核多藏書。門法儒雅。定海李巽占。有孝行。授徒某姓。不食館餐。蓋其家貧。歸侍母。同食番薯。不忍獨飽。稻肉也。又嘗受富家課子聘。知友方謀奪。力辭之。終受館穀之賤者。他行類是。是年舉主阮文達也。可見上有賢大吏。下有賢守令。堂堂紀元特科。何至不能得士。

康熙朝鴻博科。讀卷諸臣。照前代制科分等第。進士科分甲乙。例判作四等。拆卷日。上問有不完卷者。何以列在中卷。蓋嚴繩孫僅作一詩也。眾對曰。以其文詞可取也。上又問上二卷內有驗於天者。不必驗於人。語無礙否。蓋彭孫適卷也。眾對曰。雖意

圓語滯無礙。上又問賦首有或問於予曰。中有唯唯否否語。豈以或指朕予自指

耶。蓋汪琬卷也。眾對曰賦體本有子虛亡是之稱。大抵皆寓言。似不必有實指也。上以

見制科雜錄上問詩中有云。杏花紅似火。菖葉小於釵。菖葉安得似釵。蓋朱彝尊卷也。

眾對曰此句不甚佳。上曰斯人固老名士。姑略之。科上見詞上又曰詩賦韻亦

學問中要事。賦韻且不論。即詩韻在取中卷者亦多出。有以冬韻出宮字者。潘耒

有以東韻出逢濃字者。李來泰卷有以支韻之旗誤作微韻之旂者。施潤章卷此何說也。眾曰

此緣功令久廢。詩賦非家弦戶誦。所以有此。然亦大醇之一疵也。今但取其大馬者

耳。上是之。見上雜錄亦可見當時法律之寬。聖心愛賢之篤。

康熙二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諸王大臣議禮。永康左門。諸王以次環坐。內閣九卿

科道議畢。閣臣白其議。向諸王長跪移時。武定李相國之芳。年老路地。華亭高太常

層雲。時官給諫。抗章彈奏云。天潢貴胄。禮當致敬。獨集議國政。無不列坐。況永康左

門。乃天子禁門。非大臣致敬諸王之地。大學士輔弼大臣。當自重。諸王宜加以禮

接。疏入。交宗人府吏禮二部議。凡會議時。大臣見諸王。不得引身長跪。著為令。按東

紀康熙二十七年有給事中高層雲疏參大學士王熙向康熙親王傑書等跪語王俱坐受一摺與此則引為微錄者少異未知同事異傳抑別一事也

選庶吉士改編修。同在一年者。世已罕見。乃竟有先授編修。後選庶常。在數月中者。仁和沈筠開平。上海錢金甫。越江康熙大科。既膺薦舉。又同中戊午己未鄉會試。三月。御試。授為編修。五月。選庶吉士。復並列其名。三閱月中。再入詞曹。士林以為絕無僅有之遇。

施愚山分守江西。政聲藉甚。時論以為不日當開府。忽遭東閣。蓋安邱劉相國正宗。當愚山持節山左時。有所干請不遂。至是修怨焉。然益見愚山之不畏強禦矣。

毛西河。少與兄萬並知名。人呼小毛子。性恢奇。負才任達。善詩歌樂府填詞。所為大率託之美人香草。以寫其騷激之意。纏綿綺麗。按節而歌。使人悽悅。又能吹簫度曲。游靖江。當壚馮氏者。悅其詞。欲私就之。西河謝曰。彼美不知我。直以我為狂夫也。徑去。見施愚山所作毛子傳。康熙按西河少年落拓江湖。無復繩幅。結埼外集痛詆之。他書亦多訾議。是舉拒奔女於旅肆。尚不失為君子之行。特蒙難出亡。對酒家婦吹簫按節。其人去狂且幾何。况既知引避。又復以彼美之姓氏里居。播告朋輩。則仍西河之所以為西河也。

國初儒者。連城張先生鵬翼。篤信程朱。銳意問學。自治甚嚴整。終日端坐。跬步不苟。

盛暑不袒裼。事親養志無違。居喪蔬食三年。不外游。不內寢。動必以禮。嘗曰。考亭易
簣之年。乃我下帷之始。蓋倪焉。日有孳孳。不知其老且耄也。所居鄉曰新泉。男女往
來分二橋。道不拾遺。市中交易。先讓外客。皆服先生之教也。漳浦蔡文勤公書醇學
二字表其間。按先生與林赤章。童玉鉉。李銀峯。董若水。四君友善。號曰四愚。其及門則黃建中。劉偉克。傳其業。耿逆偽。將軍劉應麟。聞先生諳琴律。劫至郡。強使
鼓之。先生白衣抱琴不彈。應麟知其難屈。卒釋歸。凡此淵源事迹。亦它日纂新泉學
案所必及者。
爰附錄之。

嘉慶六年辛酉。例舉大挑時。仁宗以畿輔久旱。盼雨甚殷。挑日。適甘雨應時。上
喜極。傳諭賞本日挑取一等舉人葛紗各一匹。

後鴻博科。吾浙方聞博學之士。浙東推謝山。浙西推董浦。猶康熙大科之有秀水蕭
山也。康祺少時。則聞董浦負謝山於死後。而未得其詳。頃讀先師徐先生煙嶼樓文
集。有記杭董浦一篇。謹節錄之曰。始二人以才學相投契。最為昵密。客京師維揚。無
一日不相見。談笑辨論。相服相稱。數十年無間言也。既而謝山膺東粵制府之聘。
往主端谿書院。董浦同時為粵秀書院山長。謝山自束修外。一介不取。雖弟子饋時
物。亦峻拒之。而董浦則網載湖州筆數百萬。乞粵中大吏函致其僚屬。用重價強賣。

與之謝山貽書規戒謂此非為人師所宜不聽謝山歸以告揚州馬氏兄弟他日董
浦至馬氏秋五崑季甚詰責董浦董浦不敢辨而怨謝山切骨而謝山不知也謝山
既卒其弟子如蔣樗庵董小純諸君念其師執友莫董浦若乞之銘墓董浦使來索
遺集與之久無報章屢索還遺集終不報而董浦道古堂文集雕本出矣諸君視其
目有結埼亭集序忻然檢讀則若譽若嘲莫解所謂細繹之又似謝山有敗行者皆
大驚怪世有以徐先生言為太過者試一考全杭交誼並取此序閱之又徧觀其他文則竄謝山文為已作者六七
篇於是知董浦賣死友而不知其賣之之故既而有自維揚來者道其詳於樗庵始
恍然大悟其後樗庵弟子有抄結埼亭集而以杭序冠首者樗庵見之大怒乃手記
董浦負謝山始末於序後而此書後歸徐先生故先生詳述之如此樗庵固不妄語
徐先生亦不輕詆前輩者且董浦粵游集每有以湖筆饋某官詩其文集中考據論
辯之作頗與結埼相出入然則才如董浦竟有文無行至此亦可唏矣按他書稱董浦性嗜博夏
月旦小衣入茶肆與里少年游謔叫拍張各不相識適學使者與過偶見之領而去
眾驚問別曰我衙門中後輩也同博者始知為董浦觀此則董浦之行檢通促本與
謝山異趣愛其才而與之比仍謝山之過也

河工之築壩護隄以磚代石自粟恭勤公始是後每有大役碎石稽掃工用大減數

年省官銀百三四十萬兩。而工益堅。自奏為定例。省費更不可訾算矣。然公於河。實殫竭心力。體驗入微。平居河勢曲折。高下嚮背。皆在其隱度中。或報水漲。隄將壞。公曰。無妨。或隄去水遠。公曰。水將至矣。急備之。果如公言。眾乃大服。任事五年。河不為患。官吏皆慶為天幸。然前公任三年。河決祥符。公卒一年。南岸決。逾年又決。然則豈非人事哉。

錢唐吳清皋。清鵬。穀人祭酒第六第七子也。兄弟孿生。按以先生者為清才雅趣。得兄從質家言。

筆得文。清皋以孝廉授中書。晉階侍讀。考御史第一。未及補。擢守江西之撫州。

宣宗召見曰。汝師傅吳穀人之子耶。汝學問乃不得進士也。世以為且大用。乃自撫州調南昌。僅一攝吉南贛甯道。再攝鹽法道事。卓異入都。道卒。清鵬以高第。歷職清曠。自放於詩酒。終順天府府丞。所遇閒劇不同。而官皆至四品。再世仍隸仕籍。人遂謂以生年月日。推富貴壽夭。其說果不甚誣。而不知祭酒之遺澤遠矣。

道光朝。士無不知湖南有海秋湯鵬者。海秋二十成進士。三十補御史。意氣踔厲。勇言事。未踰月。三上章。最後以言宗室尚書。叱辱滿司官事。在已奉旨處分後。

罷御史。回戶部原官。時英夷擾海疆。求通市。海秋憤不得言事。猶條上尚書轉奏策。

夷務善後三十事。嗣西夷求改關市約。有君奏中不可許者數條。人以其服其精。浮湛部曹不得志。退而著浮邱子一書。大抵言軍國利病。吏治要最。人事情偽。開設形勢。尋攝要眇。凡九十篇。四十餘萬言。每遇人。輒曰。能過我一讀浮邱子乎。其自喜如此。年僅四十餘卒。康祺按海秋生胡文忠同縣。曾文正官京朝時。嘗與海秋為深友。中有違言。文正頗自咎。設天假海秋以中壽。人事磨鍊。才學器識。當益醇。與逆事起。戎幕需材。展轉汲引。未必不躋中興勳輔之列。年少氣豪。銳意世用。一蹶不自克。卒摧頽鬱塞以死。悲哉。

吳江吳兆騫。漢槎。嘗與二三朋好。同出縣東門。意氣岸然不屑。中路忽顧汪鈍翁。述袁淑語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傍人為之側目。此所謂名士習氣也。康祺憶戊辰春。聞後從先叔父兵部公散步虎坊橋。適某相乘轎過。車馬雜沓。飛埃滾滾。咫尺迷濛。余舉扇自障。曰。元規塵起。汙人。先叔父回首斥之云。名士習氣。切不可學。因漢槎事。振觸先訓。敬誌之以自箴。

陳碩士侍郎。家本素封。以諸父輩仕宦中落。侍郎自御史回翰林原衙門。貧益甚。人勸其出游。公曰。吾近臣矣。又為人客。奈何。一日有貸於友人。至則奕棋賦詩。盡日暮。

忘所事而返。後驟遷至閣學。宣宗諭之曰。汝非有保舉人。朕知汝靜退。有操守。進汝官。天褒五字。可為侍郎一生定評矣。

道光十五年。江甯鄧督部廷楨受命總制兩廣。自安徽入覲。時公同鄉官京師者。公子子久編修外。幾二十人。公未明入朝。出答賓客之造請。及暮歸寓館。與鄉人述故老逸事。商論文史。辨訓詁音聲。於三百五篇詩刺。取聲韻雙疊者。左右逢原。如取物筐篋中。人皆神開意新。日聞所未聞。臨別。鄉人為繪宣南夜話圖。張之以詩。此雖小事。然作宦數十年。以耄耋老宿。與後生分席談經。非記誦博洽者。不能作客十餘日。以封圻貴官。與鄉里通宵話舊。非神氣閒定者。亦不能。

合肥前相國李文定公。在位數十年。尤篤於人物。如李太史因篤。趙參政進美。秦檢討松齡諸君。公為學士時。薦以應博學鴻詞科者也。陸清獻公。邵參議嗣堯。彭巡撫鵬公。為吏部時。所薦以洊至大官。為名臣者也。下至單門寒畯。聞聲相思。惟恐其不登用。蓋公生平汲汲於以人事君。其所薦引。非有鄉里姻戚年家故舊之私。非有竿牘苞苴揣摩迎合之弊。蓋謀國之忠。知人之哲。如合肥前相國者。則誠不負聖明矣。

梅村集太倉十子詩序。瑯琊太原兩王公而後。雅道漸滅。吾黨出。相率通經學古。為高然。或不屑屑於聲律。又二十年。十子者。乃以所為詩問海內。十子為周肇子。倅王揆。端士。許旭。九日。黃與堅。庭表。王撰。異公。王昊。惟夏。王忭。懌民。王曜。升。次谷。顧湄。伊人。王攄。虹。友。自子。倅以下。皆與雲間西泠諸子。上下其可否。端士惟夏兄弟。則為兩王子孫。

國初詩人。崔不雕。漁洋房考門人也。居太倉之直塘。性孤潔寡合。吳梅村祭酒。目為直塘一崔。居易錄稱崔華詩清異出塵。有句云。丹楓江冷人初去。黃葉聲多酒不辭。人目為崔黃葉。又歷城王進士華。能詩。嘗有句云。亂泉聲裏才通屐。黃葉林間自著書。又云。黃葉下時牛背晚。青山缺處酒人行。漁洋亦目之為王黃葉。考自來謝胡蝶。鄭鷓鴣。袁白燕。鮑夕陽。紅杏尚書。三影。即中之類。多以詩詞斷句。驟博高名。即漁洋賦。即似桐花妾。似桐花鳳。一詞。亦有王桐花之號。然文人標榜。數見不鮮。風雅如漁洋。抑何未脫臼窠乎。

吾邑陳莘學先生汝咸。隨父講學證人社中。專力於慎獨之旨。黎洲嘗謂人曰。此程門之楊迪。朱門之蔡沈也。康熙三十年成進士。按國朝先正事略稱汝咸會試第一。誤是科會元乃張瑄。座主李

文貞方以講學招來後進。或邀之往。先生謝不與。散館改知縣。宰漳浦十三年。循績惠政不可殫紀。調南靖。浦人相率赴會城。願留不可。歸收田器。塞縣門。晝夜環守。去之日。民扶老攜幼。環跪街巷。泣曰。公毋去。活我百姓。擁肩輿不得行。先生下輿。步入李太學家。夜半。假城守二騎。作巡邏者。間道從北門逸去。民追思不已。即於北門構月湖書院。塑先生像瞻拜。月湖。吾邑城中湖。世稱月湖先生也。在南靖善治盜。任未期月。犬不吠夜。頌聲大作。內召。由主事擢御史。疏言閩海掛號之弊。聖祖嘉納。賞賚食物。時海賊陳尚義乞降。先生自請入海撫之。陛辭。溫諭曰。汝乃近御之臣。風濤不測。不必親下海。後隨行之千總果遇颶風。事竣復命。聖祖又諭曰。汝若同入海。不受驚耶。五十二年。奉使至湖廣。祭告諸陵。兼賚駐防士卒。先生出入紅苗界。默籌久遠之策。徭洞長官有出迎者。歌其土音。先生為竹枝詞。宣布太平威德之盛。使習之。明年陝西甘屬報荒。復奉使出撫。臨行。聖祖諭曰。窮邊恐不得食。彼所出肉菰容土葭。朕亦嘗之。頗美。可啖也。先生頓首謝。入境。見野有餓殍。即不復御酒肉。撫慰饑民。步行一日。踰九嶺。至平涼。發賑穀。并移鎮原倉米賑之。以勞卒於固原地方。有司檢視其囊。衣一襲。錢一緡而已。計聞。聖祖憫悼。連稱好官。可惜。先生官不過

理少而當時主眷之隆已駸駸以重臣相待。蓋閩中作令之政聲早達聰聽也。康熙間吾鄉前輩有聲臺垣者二人而均出吾宗。一埋少一則非園先生紫芝也。先生初官詞曹即不受外僚書帕之敬入臺尤持風紀嘗疏請裁屯衛頒禮書除南城大猾鄧二皆允行。時疆臣多由閣部保舉湖廣巡撫張汧大學士明珠所私也恃勢貪暴廷臣不敢糾先生具疏劾汧且請罪其保舉之人奏入上語之曰滿朝為所賄屬爾小御史乃爾敢言翌日面諭九卿即與內陞四品卿按蔣學鏞榜庵存稿謂原保大僚十餘人因之降黜新修鄧縣志從之非事實也康熙二十七年明珠革職上諭尚以保舉張汧官員未經議罪責塞榜額之氏護見明珠傳先生益感激思報稱一日於朝房值明珠延坐進茗飲之歸寓暴卒按明珠延坐一事見萊州府志郭琇傳在明相黷貨攬權勢居騎虎固不避妨賢害正之醜聲惜濟濟盈廷無一人為之舉發者而先生之方剛見憚峭直寡援益見矣。

秀水朱氏曝書亭久廢為桑田南北坵種桑皆滿亭址無片甃存獨嚴藕漁太史所書匾無恙而荷鋤犯此地者其人輒病或竹垞先生魂魄猶戀此土耶嘉慶間阮儀徵視學按臨醵貲重建。

甘泉江鄭堂藩海貫經史博通羣書旁及九流二氏之學無不綜覽詩古文豪邁雄

俊才氣無雙。嘗作河賦。以匹郭景純。木元虛江海二作。受業惠氏。弟子余仲林盡得其傳。諸經多有發明。其為人則權奇倜儻。能走馬擊毬。狂歌豪飲。好游好客。至貧其家。儒林丈苑游俠三傳。今後世難於位置。

蕭山毛西河。德清胡朏明。所著書。初時鮮過問者。自阮文達來督浙學。為作序。推重之。坊間遂多流傳。時蘇州書賈語人。許氏說文販脫。皆向浙江去矣。文達聞之。謂幕中友人曰。此好消息也。

前筆記謝金園少宰之禮下汪容甫。歎為今人所難。頃見焦里堂撰少宰遺事一篇。言乾隆丁酉。值選拔歲。所拔如汪容甫中。顧文子九苞。陳理堂燮。程中之贊和。郭職民均。江秋史德量。劉又徐玉麟。宋首端。綿初。皆一時通經能文之士。時謗容甫者甚多。少宰違眾論。特拔之。容甫惡聞礮。每來謁。則戒司礮者。俟其行遠而後發聲。又嘗薦容甫於醴使者。容甫偶不合。艱然去。少宰為之謝罪云云。一片熱腸。愛才如命。爰補錄之。以告居大位者。康祺獨怪容甫。受少宰曠代之知。復得儀徵相國鎮洋制府。送抱推襟。慇懃以國士相期待。乃其集中。如自序弔黃祖。弔馬湘蘭。頌狐父之盜。諸篇。憤鬱牢騷。幾若失職辱身。舉世欲殺塊然無一人可伍者。不知世有容甫之學之

才並無容甫當日之遇。荒山破屋。頭白無聞。其所地問天。又當如何也。

吳菌次以順治九年拔貢生。授中書舍人。夙負才望。尤以詞曲名。奉詔譜楊繼盛傳奇。譜成稱旨。即以楊繼盛之官官之。時以為奇榮雅遇。菌次有入署拜椒山楊先生祠。時奉命譜椒山傳奇詩。或曰。今崑曲有鳴鳳記。院本演椒山劾嚴嵩事。殆即菌次所撰進後。遂徧傳教坊也。第考黎洲先生太夫人。嘗有壽日見演鳴鳳記。因之慟哭一事。見黎洲子百家跋。子劉子所作壽序後。是鳴鳳記明末已行。菌次所撰當別一本。試論之識曲者。

承平將帥。專尚騎射。段提督秀林。官古北口時。扈從熱河。高宗召見。問爾年逾七十。尚能射否。對曰。騎射武臣職也。臣雖老。尚能跨鞍彎弧。為將士先。一日。上在宮門懸鵠。命秀林射。秀林一發中侯心。上甚喜。賜穿黃褂。

泰州陳諭德厚耀。與梅文穆公同直內廷。蒙聖祖指授算法。已詳一筆矣。當文穆初入見。上嘗語之曰。汝知陳厚耀否。他算法近日精進。向曾受教於汝祖。今汝祖若在。尚將就正於彼矣。諭德侍從多年。蒙賜書籍文具。錦綺瓜果之類。尚為近臣所恆有。具頒賜儀器。囑人家記為未見。一日。又賜熱河光木。供之几案。光皎

如月。諭曰。以助汝鈎稽布算之勤也。諭德有奉。敕賦夜亮木詩。懿戚勳舊。咸美其遇。

常州王君應辰。以嘉慶辛酉進士。選四川新繁縣知縣。到官。頗得士民心。而縣素號饒邑。君絕苞苴之私。不能飾厨傳。稱過客。故上游及同列。皆不喜。戊辰冬。舉計典。有日者素識君。而往來於藩司之門。自省中遺君書云。方伯將以計典黜君矣。得金若干。乃可免絀。其書以方伯印封發之。君得書笑曰。鬼蜮乃敢白晝見。藏其書。而以其事白制府。制府以為脇持也。怒以才力不及。填計典入奏。立委員攝印。署理委員至。君拒不見。委員譟於庭。君乃出索其委牌。而委員以制府促督。不及待司文。無以應。君笑曰。此亦可詐耶。呼駟械之。委員恐。馳去。訴制府。謂某敢抗制府命。且辱之。制府大怒。命中軍提兵。隨成都府知府往捕。圍其署。大索。獲日者所致書。毀之。捆君歸於省。置諸獄。以抗不交印奏。禍且不測。於是四川諸州縣大譁。騰謗書徧於道路。頃之間於朝。御史或撫以入告。奉旨查辦。然後出君於獄。放之歸。而以病風覆奏焉。以飲食饋贈之微。釀成如許大案。固知仕途之險。然世有謫事上官。厚結寮佐。下至胥徒。臧獲之輩。靡不各饜其私。冀彌縫於纖縷。而事出意外。終亦罷去。或反以虧

帑累身家者。又當如何而後可。曰。事上以敬。不凌不挫。交友以誠。不驕不惰。禮無不及。情無太過。無脂韋以徼福。無矯激以賈禍。升沈得失。天馬者司之。而何預於我。興縣康光祿紹鏞。值軍機時。勤於趨職。專心掌故。以周知當世之務為急。大樞董文恭戴文端。廬文肅諸公。咸倚如左右手。嘉慶十八年。林清倡亂。畿南山東河南響應。公方隨扈。即以各省應行防堵之處。及將弁姓名。曾否經歷行陣。所轄兵數多寡。作一小冊。以自隨。會上詢問各要隘將弁。當軸即以其冊進。上由是知其才可大用。遂擢鴻臚卿。敷歷封疆。於此兆矣。按此舉。頗足為士大夫法。我輩既讀書筮仕。即官非樞密。時非軍務。凡海內人才。中邊地勢。及水陸兵額。多寡強弱之數。孰不當隨處留心與。

甘泉鍾明經懷文選樓。所刻葭厓考古錄。其所著也。謨述通慧制行。動中禮法。嘉慶甲子。督學劉文清公。舉為優貢生。君入謁。抑抑若不自勝。自謂譽咎殊多。不稱此目。家庭朋友間言屢及之。嗚呼。朝廷設科取士。使與其選者。盡如君之顧名思義也。科目洵足重矣。

劉文清按部揚州。江都焦孝廉循。時年十七。應童子試。取入學。覆試日。公問詩中用

韻曆字者誰也。孝廉起應之。問二字何所本。以文敷桃花賦對。且述其音義。公喜曰。學經乎。孝廉對曰。未也。公曰。不學經。何以足用。爾盍以學賦者學經。明日復謁。公復呼孝廉至前。曰。識之不學經。無以為生員也。孝廉歸。乃屏他學而學經。卒成經師。孝廉嘗作感大人賦。以識知己之恩。今冠雕菰樓集首。康熙年十七。為秀才。長沙周侍郎。亦於眾中謬加褒賞。謂他日當以文章名。贈以書籍箋筆。及京師佩用之物。越二年。京江張文貞公繼公視學。歲科九試。每出入場屋。必召至案前。諄諄以名世勸世相勸。今年將四十。羈紲冷官。學問無成。修名不立。以視孝廉五經紛綸。著述盈笥。不負文清之知遇者。辟諸草木區以別矣。回首師門。慚惶無地。

本朝漢臣。以佐雜至大官者。雍正間之李衛。田文鏡。嘉慶間之李世傑。最有聲望。乾隆朝。揚州楊公景素。以一縣丞。游躋開府。總督兩廣。浙閩直隸。亦未易才也。初投效直隸河工。以精敏為河道忌嫉。將笞之。公躍馬馳去。投河帥愬曰。景素功臣後。按敏壯公捷為公有罪。宜殺。不可辱。且陳河渠利病。帥奇之。遂游保至大用。巡臺灣。值漢民與番番構釁。生番亦乘間焚殺漢民。公案界掘深溝。築土牛。以為之限。請令熟番雜髮留辮。以別於生番。永杜假冒。官直隸布政司時。山東賊王倫方煽變。公奉命防河。

西賊眾兵寡。撫回人子弟而用之。得二十人。勇氣百倍。剿捕堵禦。以底於平。其他歷官政蹟。亦多可述者。蓋科第中人。按格推排。歲擢年遷。或以庸庸據高位。若起家雅流。忽膺異眷。無問其治術之醇疵。進身之邪正。而其人必有出眾之幹局。無疑義也。

嘉慶間。平閩浙海盜。李壯烈伯實為首功。太平參將李成隆。亦有勞焉。龍王堂松門之役。成隆婦新產。風雨破其屋。驚死。不顧。立率師往勦安南夷匪。及鳳尾幫盜。皆以此舉就擒。時亦稱成隆。小李將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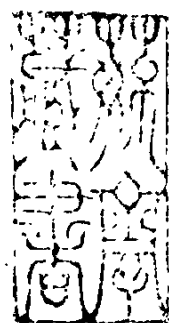
跋

緇士先生刊其所著燕下鄉睦錄辱命崇敬校讐事竣乃跋其後曰自南董不作載籍多誣唐宋以來是非奪於愛憎功罪淆於恩怨前代名人言之詳矣 本朝 列聖代嬪公道大明四庫所錄 御製各書皆折衷羣言垂憲百世則凡紀錄之家秉筆之士宜如何恪秉 聖裁務歸至當乃以崇敬所聞有不盡然者我 朝崇尚理學程朱陸王並行不廢乃孫承澤以方回之重臺拾陳建之舊唾醜詆姚江自命衛道其人不足重也陸清獻沈潛理窟冠冕羣儒亦復堅持門戶附和同聲謂明之亡不亡於流賊而亡於陽明此等議論其可據乎 國史館纂修列傳於臣僚功過兩不相掩所以存直道也而私家撰述猶不喻此意傳狀事實類多掩飾如張清恪謝濟世之獄張文端孫文定皆以奉 命往勘瞻徇失實得罪清議乃煌煌大傳見於名人文集中不一而足直若一代名臣絕無瑕玷者此等紀載其可信乎乾隆中川楚用兵 高宗首賞胡世顯之不欺以風動天下而積習相沿深根莫拔羅壯勇之擒熊老八參將陳弼攘其功 聖武記記之石三保聶人傑之事誣罔 朝廷李忠毅不為嘯亭雜錄記之咸豐中上海之亂首逆周立春等皆報擒斬而近人筆記有

謂諸逆多不死且有商於外洋者推此以言中外章奏亦有未可盡信者矣不特此也康熙大科得人最盛學問經濟照耀千古繼之者乾隆丙辰也是科徵士中全庶常祖望遠紹深甯近衍南雷融貫朱陸靡所偏倚其學近於湯文正桑主事調元傳餘山勞氏之學恪守師承宗主洛閩其學近於陸清獻二公其眉目也庶常之不與試或謂張太和以其負氣故齟之然主事亦未取餘若顧棟高徐文靖程廷祚沈彤牛運震任瑗陳黃中沈炳震王文清諸公皆淹通經史績學之士若厲鶚胡天游劉大櫟沈德潛萬光泰李鍇張庚黃之雋諸公文章詩賦亦堪方駕古人若裘文達方恪敏曹文恪金德瑛錢載諸公尤卓然不愧名臣當時二百餘人大半經桐城臨川兩侍郎月旦然後登諸薦牘故其中博學篤行之士幾居什九設令碧海遺珠盡收珊瑚豈非一朝盛事乃張太和以舊臣當國與方李二公所學異趨適奉 命主試事遂假慎重之名苛繩隘取以呈 御覽兩侍郎所舉一士不登名流獲雋者僅齊召南杭世駿輩數人士林咸失所望文和之咎大矣然前人未有言之者何歟是書與前筆皆掌故淵藪採摭之勤網羅之富所不待言至於闡揚幽滯考證得失並存數說不徇一家則知幾史通病其踳駁容齋隨筆遜此精詳矣又其論斷所施和平

嚴正無一孔迂腐之見以輔翼名教為宗旨人嫌河間五筆以鴻才碩學評隲鬼狐
有乖立言垂教之旨如先生是書復何憾乎光緒壬午春弟子鄭崇敬謹識於暨陽
官舍之燕喜堂

清梁章鉅撰



歸田瑣記

歸田瑣記提要

清福州梁章鉅所撰筆記三種之一
是書成於解組後故有此名凡八卷
穿穴百氏之精搜輯諸家之秘闡揚
逸嫻臚述耆德第五卷所敘滿清諸
臣驕橫遺事口誅筆伐不稍諱飾猶
見南史之風

歸田瑣記序

仕宦而心泉石者其曼倩之所謂大隱乎餐石髓擷芝蕤蓬萊而行鞅掌與使溷跡於春廡埒名於枕流情則逸矣非幹濟之才垂纓縱拖青紫振藻雲路剖符要津已彭彭其莫齡猶戀戀於華臚伐則洪矣非恬退之操夫唯身居魏闕之上心依衡宇之下如吾中丞師者斯真能兩全之者歟公以十五世之華胄策四十載之茂勲方其珥筆木天通籍金馬啟曲江之讌被宮錦之榮同列者爭躡青雲競擊丹戟而公甫綴鵷鷺即思桑梓榕城有栖隱之志海塢多傳經之彥枕肱六藝悠游十春甘使鄧禹之笑人不學顏孫之干祿書以是服公志之澄既而任郡守厯藩牧莅官句吳駐節章貢練湖濬而三江稔金帶解而二漚平九遷可期萬石奚讓而公讓官之表雅慕叔子為霖之願無媿安石驪駒三唱除書在門驚驂一鳴大呂聽律難進易退古人是期書以是服公才之大既而天子南顧桂管思得蓋臣畀之封圻頒以節鉞於是五稔象郡半載胥臺勸宣道濟之沙績著伏波之米練士于瓠甌戰衡于艤艍朝知李晟為大臣人呼杜詩以慈母而公乃扁舟載石峻峽投香一篇留誓墓之文三徑種延齡之菊書以是服公之勇於任事而恬於居官今者林泉怡性著述等

身爰於暇時撰歸田瑣記八卷郵以見示大約仿唐人之閩書沿宋稗之舊例穿穴百氏剽竊一家闡揚忠貞臚述耆舊小亦足以正波長之說補華陀之書洵可綱維世風利澤羣彙已公之經濟具見一斑垂諸藝林嘉惠來學書為韓范之部吏隨籍湜之後塵公諉以校讐付之剞劂所願名山日富春風正長他時撰杖座間親接緒論則是編也為容齋之初筆浣花之紀年也歟

道光二十五年冬十二月受業仁和許惺書謹撰

歸田瑣記目錄

卷一

歸田

歸舟

七十致仕

容園

文選樓

芍藥

南萬柳堂

兜兜卷

堵江口

諡法

宋研

天下太平四寧

丙午丁未

禪服

璵璠

鯢魚

治疝古方

洗胃神方

屠蘇酒方

折骨傷方

被毆傷風方

小兒吞鐵物方

治喉驚方

治痰迷譫語方

積受潮濕四肢不仁方

止血補傷方

屏賊盜咒

卷二

致劉次白撫部書

砲說

家居

請鑄大錢

鯢鮪

飲量

食量

曼雲先兄家傳

壽序

卷三

閩蠻互稱

常成二公

張宜劉升道

陳謹

夏得海

循吏

酷吏

颶風

陳嶠

慶城寺碑

高鳳：

玉枕蘭亭

五經中式

督學屢易

荔枝

皂莢樹石榴實

鼓樓刻漏

陳實百問策

麻沙書板

書詹元善遺集後

武夷山志

建陽二寶

承天寺

小李將軍畫卷

文衡山書赤壁賦冊

卷四

黃忠端公

洪文襄公

李文貞公

李文貞公逸事

陳省齋

蕭塾菴

謝古梅先生

蔡文恭公

張孟詞貢士

鄭蘇年師

福建鼎甲

世進士

兄弟進士

少年科第

世解首

三世巍科

同榜三及第

會元

宰相尚書

卷五

整拜

噶禮

隆科多

年羹堯

訥親

胡中藻

和珅

卷六

文人奇遇

紀文達師

劉文清師

朱文正師

松文清公

讀書

讀儀禮

月令氣候

千字文

上大人

滄濱唱和詩序

高雨農序

已刻未刻書目

疊韻詩

和卓閣老紀恩詩

楹聯勝話

卷七

小說

封神傳

三國演義

金聖歎

神木

釣臺詩

首縣

典史

上衙門

清客

酒令

燈謎

近人雜謎

稟賦不同

少食少睡

品茶

品泉

百歲酒

豆腐

厨子

小炒肉

奴僕

縫人

卷八

北東園日記詩

附和韻

附停葬說

附錮婢說

附厚殮說

附代吉祥說

附復廖尚書魏山長書

歸田瑣記目錄終

歸田瑣記卷一

清 福州梁章鉅撰

歸田

歸田之入詩。莫著於蘇文忠公。歸田之名書。莫著於歐陽文忠公。昔歐公之歸田錄。作於致仕居潁之時。皆紀朝廷舊事。及士大夫諧謔之言。自序謂以李肇國史補為法。而國史補自序。謂言報應。叙鬼神。徵夢卜。近帷薄。則去之。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勸戒採風俗。助談笑。則書之。蓋二書體例相出入。說者又謂李書為續劉餗小說。而作。大抵古人著述。各有所本。雖小說家亦然。要足資考據。備勸懲。砭俗情。助談劇。故雖歷千百年。而莫之或廢也。余於道光壬辰。引疾解組。雖歸田而實無田。越四年。奉命復出。又七年。復以疾引退。則並不但無田可歸。竟至有家而不能歸。回首雙塔三山。如同天上。因僑居浦城。養病無事。就近所聞見。鋪叙成書。質實言之。亦竊名為歸田瑣記云爾。時道光二十五年元旦。書於浦城北東園之池上草堂。

歸舟

道光辛丑秋七月。由粵西量移蘇撫。受篆甫十日。即赴上海防堵。兼攝督篆。未幾奉

命回蘇州辦理糧臺。時揚威將軍駐兵蘇州。徵發調遣事極繁重。余晝理簡書。夜出巡城廂內外。甫匝月。而舊患眩暈之疾復作。十月廿八日。接見僚屬之頃。忽撲地幾不起。即於十一月初二日。專摺奏明。乞假調理。一面將撫篆送與程晴峯方伯接護。踰月。復奏請開缺調理。遂於此年正月中旬。奉到諭旨。准其開缺調理。於正月下旬。移居滄浪亭行館。二月初旬。買舟挈家旋里。甫登舟之夜半。忽聞浙東喫夷猖獗。揚威將軍由紹興奔回杭州。錢塘江一帶戒嚴。土寇乘機劫奪。行旅斷絕。急報再至。遂與逢兒恭兒商定。天未明。即回舟北上。以避其氛。二月十七日。渡揚子江。抵邗上。沿途官吏。毫無見聞。舟泊鈔關半日。而楊竹園方伯黃謝某石觀察學崇飛輿來接。晤談至上燭而去。楊係親家。謝係同年。所謂親者無失其為親。故者無失其為故也。蓋至此始愈信官場之無味矣。

七十致仕

古人四十強仕。七十致仕。統計人生居官之日。前後不過三十年。蓋一人之聰明才力。用至三十年之久。已無不竭之勢。倘此三十年中。無所表見。施為則此後更有何所望。若今人未及四十。早入仕途。則致仕之期。即不必以七十為限。昔人所譏笑而

弁兮。已廁銀黃之列。死期將至。尚留金紫之班。而必至日暮途遠。夜行不休。前瞻後顧。無所棲泊。不亦太可憐乎。故余兩次引歸。皆未及懸車之歲。普通鑑目錄。引韋世康之言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老。有疾便辭。憶余前居福州時。嘗取此十六字。鐫一小印。程梓庭督部祖洛甚喜之。今則距懸車之期。只有二年。而尚有議余不應遽退者。殆亦未就古人行藏之大義。及仕止之恒規。而一按之也。

容園

初到揚州。居旅店中。湫隘囂塵。不可言狀。州縣官以六塊鋪墊。兩合紗燈。了之而已。既思舊友張建亭觀察家極寬敞。雖甫遭八人之厄。而餘宅尚多。姑令逢兒往探之。則觀察之子松崖郡丞適來。甚有樂為居停之意。因挈家移住其中。宅中亭館一空。主人眷屬移居前院正屋。而臨池二十餘間尚在。因與主人分前後院而居。適儀徵阮雲臺師相。先來視余。徘徊瞻眺間。語余曰。此名容園。為吾揚州園亭第一所。此池寬廣。亦合郡所無。本江皖香中丞之舊宅。余初以少賤。不得其門而入。及為張觀察所得。又以素無謀面之雅。裹足不前。今聞足下寓此。樂得藉開眼福。雖殘燬之後。尚可曠觀。且頽垣碎礫之間。尚有數十本牡丹盛開。足供詩料矣。時余尚未謁師宅。

因問吾師府中之園如何。師笑曰。我本無買園之力。即有資。亦斷不買園。揚州仕宦人家。無不有園者。郡人即以其姓名之。如張姓則呼張園。李姓則呼為李園。若我有園。則亦必被呼為阮園。是誠不可以已乎。因一笑而去。

文選樓

揚州有文選樓。文選巷之名。見於王象之輿地紀勝。及羅願鄂州集。乃隋曹憲以文選學開之。唐李善等以注選繼之。非梁昭明太子讀書處也。儀徵師宅。即文選巷舊址。嘉慶十年。始於阮氏家廟之西。建隋文選樓。樓上祀隋秘書監曹憲。以唐沛王府參軍公孫羅。左拾遺魏模。模子度支郎景倩。崇賢館直學士李善。善子北海太守邕。句容處士許淹。配之。吾師撰銘。所謂建隋選樓。用別於梁者是也。余素仰樓名。初謁師宅。即擬登樓。以慰夙願。而不知樓實在家廟之西。與吾師宅尚隔一街也。一日。師折柬召余飲。且傳諭曰。席設文選樓。余為之狂喜。吾師所藏鐘鼎古器。悉度於此。是日。即飲於樓下。縱觀之時。無雜客。而錢梅溪適至。因同入座。師甚喜曰。似此三老一堂。而所摩挲皆三代法物。人間此會。能有幾回。不可無以紀之也。時梅溪八十四。吾師七十九歲。余年最少。而獨居首坐。甚以為愧。乃踰日而朱蘭坡至。即留余寓園中。

又數日。而王子卿亦至。子卿亦八十四歲。蘭坡七十五歲。吾師方欲團為五老會。而
喚船警報日迫。吾師已往南萬柳堂。梅溪蘭坡均各回蘇。余不得已。亦挈眷匆匆渡
江南。返。回憶文選樓之會。竟可一而不可再。吾師若預知其幾者。不禁黯然也。

芍藥

揚州黃右原比部家。芍藥最盛。嘗招余陪阮儀徵師賞之。吾師以脚疾。不便於行。端
坐亭中遙望之。余與右原則偏履花畦。真如入眾香國矣。園丁導余觀新綻之金帶
圓。蓋千萬朵中。一朵而已。余自詫眼福。並語右原曰。吾師與余皆已退居林下。此花
之祥。實惟園主人專之矣。故余詩結語云。難得主人初日學。定教金帶擅奇祥。師和
余韻云。謝公應為蒼生起。花主人應亦兆祥。蓋為周旋賓主起見。而朱蘭坡和詩云。
試看黃黃金帶色。君家姓氏本符祥。錢梅溪和詩云。料得主人應似客。故教金帶早
呈祥。則亦專歸美於園主人也。吾師望予復起。頗切。故余疊韻詩云。生怕山前泉水
濁。隨緣止止即延祥。實答吾師詩意。

南萬柳堂

邵伯湖之北數十里。有儀徵師別墅。在水中央。四圍種柳數萬株。每歲長夏。必於此

避暑。自題為南萬柳堂。以別於京師之萬柳堂也。繪圖作詩者屢矣。近復得青湘子畫片。作為南萬柳堂第四圖。以新卷命予首題。余謹次自題韻。成七律二首。吾師甚稱賞之。為附刻於擘經室續詩中。詩云。天然一幅水村圖。眼福欣當寄廡初。問字忽逢苦瓜畫。清湘子亦自臨流。便想坐茅漁。北來戢戢投林鳥。多卜宅邦上。東望茫茫縱壑魚。安得牽船隨杖履。太平鄉裏補三餘。太平鄉為柳堂八景之一。若個將身入畫圖。每逢佳處警吾愚。白鷗敢作誰馴想。黃鳥真知所止隅。黃鳥隅亦柳堂八景之一。南北平分萬楊柳。主賓晤對幾桑榆。鑑湖底似珠湖好。卅六陂前卅二湖。朱蘭坡謂余曰。我適晤閣老。極折服此詩。謂次韻之作。能如無縫天衣。自非老手莫辦。並命我亦效顰。我謂此詩選辭沉着。託興遙深。已如崔灝題詩在上頭。繼聲者必難見好。不如善刀而藏也。閣老亦以為知言。

兜兜巷

在揚州日。間與錢梅溪談邗江故事。梅溪曰。余近寓居之西。俗呼兜兜巷。此名頗雅。不知始於何年。可入詩否。余記得柳南隨筆中有此事。一時不能口述。歸而檢書。始得之。王漁洋為揚州司李時。見酒肆招牌大書者者館三字。遣役喚主肆者。詢其命

名之意。主肆者曰。義取近者悅遠者來之意。漁洋笑而遣之。又揚州有兜兜巷。巷甚隘而路徑甚多。居此巷者。婦人多以做肚兜為業。而門面又相似。故人行多歧。誤馬有作寄江南詞者。二十首中一首云。揚州好。年少記春游。醉客幽居名者者。婦人小巷入兜兜。曾是十年留。次日。以此語儀徵師。師為之解頤曰。我數十年老揚州。今日始聞所未聞也。

堵江口

余僑寓邗江。無所事事。然日聞海上警報。惄然憂之。當官者惟但雲湖都轉明倫。時從余講求此事。余曰。夷情如此猖獗。難保其不犯長江。則瓜洲一帶口門。不可不預為之計。都轉問計將安出。余曰。揚州本富盛之區。尚可有為。足下所筦度支。亦儘可挹注。此地若無以禦之。則他處更將束手矣。今大江兩岸口裏。滿號之漕艘。不下千百隻。似可預先調齊。橫塞江口。以鐵索聯為巨柵。每船中預伏數兵。安設槍礮火器。從頭艙中穴孔以待之。再招集捆鹽人夫一二千名。各予器械船隻。使之并力堵禦。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以廢艘為前茅。以捆徒為後勁。四十里外。有此兩層扼隘。夷雖猛。恐亦不能飛來矣。都轉聞之。極為動念。正在籌畫間。而焦山口早望見夷帆。夷

兵倭陷鎮江。即回指金陵。不數日。和議已成。此事遂止。余嘗為都轉題雪舟籌海畫卷第四首之末云。時君已晉秩。雄總度支府。軍儲堪挹注。煮海本利溥。通海得藉手。長袖乃善舞。上紆宵旰勤。下壯風聲樹。廢艘柵可資。捆徒勇足賈。仍願備不虞。芟幸俯取。阮雲臺師謂此崇論宏議。不當僅以詩論也。

諡法

在揚州日。偶與楊竹園方伯。林岵瞻比部揚祖談及吾閩省運之衰。因厯考國朝吾閩百餘年來。文臣得諡者僅五人。一為南安洪文襄公。一為安溪李文貞公。一為漳浦蔡文勤公。及其從子文恭公。一為侯官陳忠毅公。亦蓋自嘉慶六年蔡文恭公之後。無一人再膺斯典者。若武臣。則指不勝屈矣。有一家而得諡者。如平和海澄公黃忠恪王梧。及子忠勇公芳度。從子忠襄公芳世。襄愍公芳泰。孫溫簡公應麟。異數殊榮。實古今所罕有。此外如晉江靖海侯施襄壯公琅。及子提督勇果公世驍。提督藍襄毅公廷珍。及族子襄毅公元枚。總兵朱忠壯公天貴。而同安提督黃恪慎公有才。林溫僖公君陞。胡勤愬公貴。李忠毅公長庚。邱剛勇公良功。總兵胡武壯公振。數十年中。同縣凡六人得諡。亦盛事也。按記此後數日。接閱邸抄。恭悉松江提

督陳化成蒙 賜諡忠愍亦同安人。辛丑秋曾與余在吳淞共事三閱月。

宋研

吾閩宋研最多。余齋中即有數方。所見於友人齋頭者亦不一而足。韻石齋筆談云。建炎己酉。宋高宗避兵航海。凡上方所儲貢研。載以自隨。斯時風鶴傳警。陽侯震蕩。隨行舳艫。往往飄沒。研之淪於波臣者。不知凡幾。厥後漁人蟹戶。偶或得之。流傳閩廣。奚啻天吳紫鳳。嘉靖間。福建許姓者。常估於蘇。過文徵仲玉蘭堂。見案上一研。文頗珍重。許曰。此研閩廣是處有之。文笑曰。此宋貢硯也。乃端溪舊坑。豈易得哉。許知其說逾歲。即携宋貢研二十方過姑蘇。文見大駭。易其四。士人爭購之。頗得高價。後許携三十方。客於金陵。士大夫競買之。詢其所自。皆由古寺中得之。或見於鄉村。訓塾。蓋宋室將衰。遷於南海。故閩粵是處有之。不但高宗所携而已。近於揚州。購得吾鄉鄭漁仲先生研。底鐫夾漈草堂四字。左邊有紀文達師銘云。惟其書之傳。乃傳其研。鬱陶乎余心。匪物之玩。右邊有邵閩谷齋然銘云。曉嵐受 詔續通志。漫士先生以夾漈舊研贈之。閩谷居士為之銘曰。墨繡斑斑。閱人幾觚。稜利缺字不毀。夾漈有靈式憑。此六百年後待吾子。時乾隆丁亥正月。按此表文達公所遺吾師紀文達公

物。余童時似在里中見之。未知即此研否。又不知何緣轉入江南也。

天下太平四字

聞阮雲臺師在相位時。每於歲除前。用松江花絹方牋篆書天下太平字。如秦漢瓦當體。分貽知好。潘芝軒閣老以四字所出。問翰林諸公。皆不能對。師曰。此五經中句耳。閣老乃分屬軍機章京數人。各檢一經。始知出仲尼燕居篇云。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夫是以天下太平也。按四字見經僅此。其見於周秦間書者。鄧析子轉辭篇。聖人寂然無鞭扑之形。莫然無叱咤之聲。而家給人足。天下太平。呂氏春秋仲夏紀。天下太平。萬物安寧。韓非子忠孝篇。天下太平之士。不可以當勸也。天下太平之民。不可以刑禁也。其見於漢人箋注者。詩維天之命序。太平。告文王也。鄭君云。今天下太平矣。故承其意而告之。公羊傳。麟有王者則至。何休云。上有聖帝明王。天下太平。然後乃至。其見於史部者。史記夏本紀。禹告成功於天下。天下於是太平。治其見於雜子書者。白虎通。天下太平。符瑞來至。又藝文類聚。引孫氏瑞應圖。一角獸者。天下太平則至。又引中興徵祥說。天下太平。則騶虞見。此外專用太平二字者。則悉數難終矣。余以壬寅春。引疾解組。以海氛方惡。避居揚州。適吾師亦

書此四字見賜。記予以心太平齋。屬伊墨卿書額。翁覃溪師見而訝之。謂予曰。昔陸放翁以心太平自額所居。人皆謂取黃庭經語。然古本黃庭經。是閒暇無事修太平。陸改修為心。蓋當南渡之餘。日切中原之望。吾子何取乎爾。回憶此語。已隔三十年。今雲臺師之書此也。年已七十有九。而余亦六十有八。若曰。竊願我師弟。以餘年長享太平之福而已。因裝為橫幅。而紀其前後情事如右。俾觀者有所考焉。

丙午丁未

倭夷滋事之初。民間謠言紛起。有寅虎之年定干戈語。果子壬寅夏杪撤兵。余寓揚州時。和議尚未成。警報踵至。有術士昌言。揚城只有虛驚。必無大變。然不免破財。余親聆其說。惟微言甲辰年有厄。咎徵尤在北方。然甲辰年。自京師洎各直省。並無事端。惟春初。東河大工垂成。復決耳。又言丙午丁未兩年。兵象尤著。眾以為時尚遠。姑妄聽之而已。按陽九百六元二之說。自漢以來。即有之。而丙午丁未。為國家厄會。則其說實倡自宋人。宋淳祐中。柴望撰丙丁龜鑑十卷。見文獻通考。後有元人明人。各為續錄一卷。則不著姓名。按柴望。江山人。紹熙間。由太學上舍。除中書。因淳祐六年丙午元旦日食。上此書。曆撫秦莊襄王以後。至晉天福十二年。凡值丙午丁未者。二

十有一。皆有事變。後元人續記宋真宗景德三年。至理宗淳祐七年。值丙午丁未者五。又明人續記元成宗大德十年。至順帝至正二十七年。值丙午丁未者二。亦各舉時事以實之。其元人續錄序。引陰陽書曰。丙午屬火。遇午未而盛。故陰極必戰。亢而有悔也。又曰。丙祿在巳。午為及煞。丁祿居午。未為及煞。則亦不過術數家言。余生也晚。回數六十年前丙午丁未間。余方十二三歲。然時已梗阻。廈門值林爽文之變。留滯年餘。始得歸里。亦不可謂非一咎徵。然國家敬天勤民。無時可懈。豈待六十年一逢厄會。始議修省。且史傳所載亂多治少。不必盡係丙丁。則其說盡可存而不論。特不可不使人知此說。而以人勝天之理。則存乎人而已。

禫服

在揚州日。有廣西舊屬某州判來謁。自言丁本生父憂。服甫闋。將仍還廣西。余順口問曰。禫服亦已滿乎。某茫然不知所應。蓋實不知期服之亦有禫也。余曰。君殆只知三年之喪有禫。而不知期之喪古亦有禫。只知二十五月之喪為三年。而不知十五月之喪古亦為三年也。時客中無書。只手錄有孔巽軒先生禮說一條。遂檢示之。孔云。喪服小記。稱為父母妻長子禫。據禮。妻為夫。臣為君。亦禫。記無文者。三年之喪必

有禫。自不待言。此以父母長子與妻並舉。則通謂期有禫者也。為父母禫。蓋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亦然。為長子禫。蓋庶子為其長子亦然。凡父母妻長子。並有三年之義。雖持重於大宗者。不貳斬。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猶當有禫。或疑不杖期。並無禫。非也。雜記曰。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有練有祥有禫。故亦通稱三年。假令遭喪於甲年之末。除禫於丙年。前後已涉三年也。春秋左傳。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謂后與太子。墨子曰。君與父母妻後子死。三年喪服。後子者。為父後之子。即長子也。是妻喪禫期。兼得三年之稱也。蓋有二十五月之三年。有十五月之三年。亦猶大功有七月九月之異耳。

璵璠

璵璠二字。見左傳定五年。陽虎將以璵璠歛。注云。璵璠美玉。疏云。一玉名。疏必云此者。因二字皆玉旁。恐讀者誤為二玉耳。既是一玉名。則二字自不宜倒用。說文璠字注云。璵璠。魯之寶玉。孔子曰。美哉璵璠。遠而望之。奩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孚勝。璵字注則但云璵璠也。余由吳中引疾歸。寄居揚州。客有以詩贈行者。句云。濟時今柱石。比德古璠璵。余面告之曰。詩句甚好。非所克當。惟以璠璵押韻。尚

宜酌改耳。客輒然曰。璫璣。璣璫。惟所用之。左傳雖云璣璫。而孔子之語。則明曰璫璣。杜詩高價越璫璣。蘇詩清廟陳璫璣。古大家皆如此押韻。然則皆非與。余曰。孔子之語。本是璣璫。明見說文。今引孔子語者。或誤作璫璣耳。不得以誤者為據。而以不誤者為非也。三國魏志鍾繇傳云。晉之垂棘。魯之璣璫。宋之結絲。楚之和璞。潘尼贈陸機詩云。今子徂東。何以贈旃。寸晷惟寶。豈無璣璫。皆尚不誤。至唐以後。始有誤沿作璫璣者。實不可不辨耳。

鮓魚

居揚州日。偶以江鮓二尾獻阮雲臺師。師以手東報之曰。此鮓魚。即爾雅之鮓當。鮓曾考之否。余行篋無書。以屬黃右原比部。右原作鮓。鮓說甚詳。按鮓或作鮓。通作鮓。見韻會。爾雅鮓當。鮓注海魚也。似鮓而大。鮓肥美多鯁。集韻鮓音囚。似鮓而大。鮓肥美多鯁。或作鮓。惟類篇言其出有時。故名鮓。正韻言似鮓。肥美。江東四月有之。然吾閩秋冬間亦有之。則其出有時之說不盡然也。廣西梧州亦有之。名三黎魚。又呼三來魚。蓋一音之轉。其味稍減。此本海魚。得江水蕩滌之。其味愈美。故以出揚子江者為佳。余守荊州。過嚴州。皆得食之。昔人謂荊州有鮓。主起刀兵。不食。余以八月食。

辨。次年五月。升任去荆。毫無他警。則前說亦不盡然也。此皆右原說中所未及者。故附記之。

治疝古方

僑寓邦江居停主人有患疝疾者。甚苦。憶余在清江浦時。亦患此證。有客教以荔枝核煎湯服之。遂愈。因以此方授之。殊未見效。一日。偶翻舊書中。夾有一紙條云。辛稼軒初自北方還朝。忽得癰疝之疾。重墜大如杯。有道人教以服葉珠。即薏苡仁也。法用東方璧土炒黃色。然後入水煮爛。放沙盆內。研成膏。每日用無灰酒調服二錢。即消。沙隨先生亦患此證。卒以此方授之。亦一服而愈。按此一段。忘却在何書鈔來。因即以此原紙授居停主人。如法製服。五日而霍愈。古方之有用如此。因急筆記之。

洗眼神方

暗室燈書載一洗眼神方云。山西太原守藥景錫。失明十九年。忽有神人傳一靈方。用厚朴五分。清水一碗。煎至五分。洗之即愈。復為山東萊州守。未洗之先。須齋戒沐浴。將洗之際。須迎日光焚香。一日三次。其方已傳七代。治好者指不勝屈。其方簡便易行。必有益也。日期為正月初三日。二月初六日。三月初三日。四月初五日。五月初

五日。六月初四日。七月初二日。八月初九日。九月初十日。十月初三日。十一月初四日。十二月初四日。

屠蘇酒方

或問屠蘇酒之義。記得七修類稿中有之。屠蘇。本古庵名。當從广字頭。廣雅。庵作廡。蘇二字。孫思邈特書此二字於己庵。集韻云。屠蘇酒。元日飲之。可除瘟氣。亦作屠蘇。今人因思邈庵中。出辟疫之藥。遂有屠絕鬼氣。蘇醒人魂之說。可笑也。嘗憶得三因方上。有此藥酒。用大黃配以椒桂。蓋孫思邈出庵中之藥。與人作酒。因遂名為屠蘇酒耳。其方。為大黃桔梗白朮肉桂各一兩八錢。烏頭六錢。菝葜一兩二錢。各為末。用袋盛。以十二月晦日。日中。懸沉井中。令至泥。正月朔旦。出藥置酒中。煎數沸。於東向戶中飲之。先從少起。多少任意。一方加防風一兩

折骨傷方

紀文達師曰。交河黃俊生言。折骨傷者。以開通元寶錢。燒而醋淬。研為末。以酒服下。則銅末自結而為圈。周束折處。曾以一折足難試之。果接續如故。及烹此雞。驗其骨。銅束宛然。此理之不可解者。銅末不過入腸胃。何以能透膜。自到筋骨間也。惟倉卒

間此錢不易得。後見張鷟朝野僉載曰。定州人崔務。墜馬折足。醫令取銅末酒服之。遂痊平。後因改葬。視其脛骨折處。銅末束之。然則此本古方。但云銅末。非定用開通元寶錢也。

被毆傷風方

紀文達師又曰。凡被毆後。以傷風致死者。在保辜限內。於律不能不擬抵。呂太常含輝嘗刊一秘方云。以荊芥黃魚鱔三味魚鱔炒黃色各五錢。艾葉三片。入無灰酒一椀。重湯煮一炷香。熱飲之。汗出立愈。惟百日内不得食雞肉耳。此一方。可活二命。須廣布之。

小兒吞鐵物方

漳浦蔡文恭公嘗語人曰。吾校四庫書。坐訛字。屢經奪俸。惟二事。得校書之力。吾一幼孫偶誤吞鐵釘。醫家以樸硝等藥攻之不下。日漸尪瘠。後因校蘇沈良方。見有小兒吞鐵物方云。剝新炭皮。研為末。調粥與小兒食。其鐵自下。依方試之。果炭屑裹鐵釘而出。乃知雜書亦有益也。

治喉驚方

黃霽青曰。族兄秋坪室錢氏。素患喉嚨。喉嚨者。喉間起疱。腫痛甚者。兩兩脹塞。名為雙鴛。勺水不能下咽。治稍稽緩。呼吸氣閉。往往致斃。錢所患類是。屢治屢發。恒苦之。秋坪嘗自粵東歸。於江山舟次。聞同舟人有談奇症。及治喉嚨方者云。斷燈草數莖。纏指甲。就火薰灼。俟黃燥。將二物研細。更用火逼壁虱即臭蟲十個。一并搗入為末。以銀管向所患處吹之。極有神效。因關心而默記焉。及歸。錢恙復發。較前尤劇。醫者束手。憶及舟次所聞之方。亟依法製治。數吹後。則雙疱忽潰。嘔吐膿痰盈許。旋即平復。嗣是遂不復發。秋坪嘆為神效。真不啻仙方云。按指甲燈草。本喉症應用之品。至合壁虱為三味。則古方所未有。不知所述者。從何處得來耳。又喉間方覺脹滿起疱者。急以食鹽自搓手掌心。鹽乾復易新鹽。搓之數刻。即消。此亦極簡便之方。而極有效。曾屢經試驗者也。

治痰迷譫語方

李萬峰太守景峰曰。凡譫語者。皆心為痰所迷。應用鮮豬心一具。將辰砂一錢。甘遂二錢。合研為末。藏豬心中。外用牛糞煨熟。取出藥末。和作兩丸。再將豬心煮汁。和丸吞下。即愈。時蘇州有人患痰迷病。服此方而愈。李所目擊。故轉以告余。因記之。

治積受潮濕四肢不仁方

歌訣云。十大功勞三兩重。八棱麻根五錢輕。淫羊藿與千年健。紅花當歸五加皮。陳皮六味俱三錢。一共八味煎濃汁。配入陳燒四斤足。再加無灰酒十斤。封壘七月隨量飲。一月之後見奇功。此方係揚州異人所傳。聞葉筠潭方伯服之有效。

止血補傷方

姚伯昂總憲竹葉亭雜記曰。余姪婿張子畏太守寅官農部時赴圓明園畫稿。車覆輿夫為輪所壓傷兩腎子俱出。以為無救也。余適在朝房。以語申鏡汀前輩。申亟錄一方見示。且言昔親見兩舟子持篙相鬪。篙刺額角而穿。以此藥敷治之而愈。其藥止痛止血。且不必避風。余急照方配藥。令輿夫敷之。半月而愈。復以治刀箭馬踢跌傷。無不驗。其方用生白附子十二兩。白芷天麻生南星防風羌活各一兩。各研極細末。就破處敷上。傷重者用黃酒浸服數錢。青腫者水調敷上。一切破爛皆可敷之。即愈。地方官若能於平時預製。以治鬪毆傷。可活兩命。價不昂而藥易得。亦莫便之陰功也。

屏賊盜咒

伯昂總憲又曰。山東李鼎和傳。得屏盜賊咒語。羈旅路宿。頗可預防。咒云。七七四十
九盜賊滿處走。伽藍把住門。處處不着手。童七童七奈若何。於清晨日出時。向東方
默念四十九遍。勿令雞犬婦女見之。

歸田瑣記卷二

清 福州梁章鉅撰

致劉次白撫部 鴻翔書

道光壬寅春初引疾得請。於秋仲歸抵浦城。有致劉次白撫部一函。語頗切直。而有關係。非同尋常尺素書也。因附錄於此云。某自引疾得請後。應即旋閩。因儼裝之頃。忽聞浙東喫夷猖獗。大帥奔回杭州。錢塘江一帶戒嚴。莠民乘機劫殺。行旅相戒。裹足不得已。暫至揚州避之。嗣因揚城警報踵至。探知夷踪已迫焦山口。復踉蹌挈家。於六月初渡江。時京口草木皆兵。一葉扁舟。從鋒鏑中奪路而出。甫過丹陽。即聞鎮江府城已被夷兵攻破。道途梗阻。幸途遇帶兵大帥。齊禮堂參贊。慎北來救援。某與參贊曾為甘隴同寅。承其沿途擁護。星夜趨馳。得以安抵蘇州。復連夜乘潮至富陽。神魂始定。六月杪。至衢州。探聞江南大吏。以千萬金錢與喫夷議和。許其於江南浙江福建廣東四省。設立馬頭互市。業經奏准。嗚呼。此乃城下之盟。不得已權宜之計。惟我皇上如天之德。深憫東南百姓。久遭荼毒。勉從疆吏所請。使民氣得以小蘇。凡薄海含生。負氣之倫。無不感頌。皇仁而咨嗟太息於臣工措理之失當也。七

月初至浦城。本擬即日買舟順流歸里。忽聞倭夷復欲在福州添設一馬頭。執事已為據情奏請。不勝駭愕。且聞省垣紳戶紛紛各為搬移之計。因此觀望不前。繼聞此事已奉中旨再三駁飭。仰見聖明覆載無私。洞鑒於萬里之外。俾濱海臣庶均各安耕鑿於堯天舜日之中。為之額手稱慶。乃不數日。又聞執事以此事頂奏。求順夷情。則誠某之所不解也。試問執事。夷情重乎。民情重乎。夫前此之准議和。乃我皇上之順民情。以順夷情。此經中之權。史傳中屢有之。今此之請添馬頭。乃執事之拂民情。以順夷情。果何說以處此。民為邦本。執事於本末之分。順逆之理。亦曾熟思而審處之乎。且此事本末至易明也。以省分論。福建不能先於江南浙江廣東也。以富強論。福建不能勝於江南浙江廣東也。乃江南浙江廣東每省只准設一馬頭。而福建一省獨必添一馬頭。以媚之。此又何說以處之。且江南之上海。浙江之寧波。福建之廈門。廣東之澳門。本為番舶交易之區。而福州則從開國以來。並無此舉。今以亘古未聞之事。而為恭奉外夷之故。強率吾閩數十萬戶商民。必與上海寧波澳門一律辦理。於國計民生政體。均所未安。此又何說以處之。況中原濱海各省。不一而足。倘該夷援福州之例。於山東索登州馬頭。於直隸索天津馬頭。於遼東索錦州。

馬頭則概將唯命是聽乎。況外番如暎夷者亦不一而足。倘各外番並援暎夷之例亦於濱海各省請分設馬頭則又將唯命是聽乎。且福州省城外距五虎門大海尚有百十里之遙。蘇州省城外距常熟海口不過百里。浙江省城外距龔赭海門亦不過百里。廣州省城則外距澳門不過數十里。若皆以海道可通之故各援福州之例並請於各省會分設馬頭又何詞以拒之。且執事亦知該夷所以必住福州之故乎。該夷所必需者中國之茶葉而崇安所產尤該夷所醉心。既得福州則可以漸達崇安。此間早傳該夷有欲買武夷山之說誠非無因。若果福州已設馬頭則延建一帶必至往來無忌。某記得道光乙未年春夏之交該夷曾有兩大船停泊臺江別駕一小船由洪山橋直上水口時鄭夢白方伯以乞假卸事回籍在竹崎江中與之相遇令所過塘汛各兵開礮擊回則彼時已有到崇安相度茶山之意其垂涎於武夷可知。此時該夷氣餒視十年前更甚得隴望蜀人之常情況犬羊之無厭乎。此局果成其弊將有不可殫述者。願執事合在城文武各官及在籍老成紳士從長計議極力陳奏必可上邀俞旨下洽輿情使暎夷知中國不可以非理妄干自當帖然聽命甚不願後日以盧龍之責歸咎於當時之大吏及士大夫也。敢拜下風伏惟垂鑒幸甚。

按是時。吾閩怡悅亭督部方巡臺灣。遠在海外。省中事務。統歸次白撫部主持。余在江蘇藩任時。次白為太湖同知。曾以濬河便民。薦舉加知府銜。次年復以計典卓薦。擢守徐州。洊至開府。以余所舉主執弟子禮頗恭。故余不憚傾倒言之。次白雖不以為忤。而迄不能見諸施行。頃聞倭夷竟相挈入省城。與大小官吏相通謁。且佔住烏石山上之積翠寺。設牙旗鼓角。民間驚擾。官吏不知所為。至是始追咎於始謀之不臧。而不幸余言之中也。悔何及矣。

砲說

倭夷之滋擾羊城也。余適在西省梧州。帶兵防堵。前後選運大砲。自三千斤至八百斤不等。凡四十座。解往廣州協濟。皆經奏明。令事平。仍運還各處。嗣聞或失於賊。或沉於海。無一座還西者。既量移蘇撫。復在上海防堵。嘗與陳蓮峰提戎並騎由吳淞海岸一帶查演各砲。大小不下百十座。又在上海城中。親督局員開鑄新砲。亦不下數十座。次年倭夷長驅直入。城內外各砲盡歸烏有。議者遂謂中土之砲。遠不敵倭夷之砲。此非探本之言也。夷船之先聲奪人者。莫如桅頂之飛砲。廈門及寶山之陷。皆由於此。其火光迸射。縱橫一二丈。恃以攻敵。則不足。用以驚敵。則有餘。故統軍者。

驚奔。而眾無不潰矣。此孟子所謂委而去之者。今日軍中。全坐此病。則又何我砲彼砲之分乎。自軍興以來。各省所鑄大砲。不下二千座。虎門。廈門。定海。鎮海。寶山。鎮江之陷。每省失砲約四百餘座。其為夷船所得者。約千五六百座。廈門之戰。我軍開砲二百餘。僅一砲中。其火藥艙大艘。轟裂沉海。夷船遂退。是數百砲。僅得一砲之力也。定海之戰。萬總兵開砲數日。僅一次擊中。其火輪頭桅。即斂側退竄。是亦數百砲。僅得一砲之力也。但使砲發能中。則我砲亦足破夷。如發而不中。即夷砲亦成虛器。夷艘及火輪船。多不過數十。大小杉板船。亦不過數十。但使我軍開數百砲內。有數十砲命中。即可傷其數十船。沉一船。可殲數十人。壞一船。可傷數十人。尚何夷砲之足畏。如發而不中。則虎門所購夷砲二百座。其大有至九千觔者。何以一船未傷。一砲未中。是知砲不在大。亦不在多。並不在專仿洋式之砲也。或言砲之能中。專在準頭。兼由地勢。余謂此亦非確論。陸戰之砲。須定準頭。而水面之船。則無定勢。昔人所謂以呆砲擊活船。何能必中。地勢之說似矣。然余曾親登寶山砲台。正當大海入港之口。不高不低。既無突出水面之危。又無四面受敵之慮。當與蓮峰提戎坐談半晌。深歎昔人相度之善。克成天險之形。似他處砲台。更無如此之得地勢者。而虛砲一轟。全

軍皆潰。又何說乎。故曰。兵無常形。地無常勢。果能衆志成城。則又何砲之不可用乎。辭官歸里後。有詢問夷情者。率以畏砲為言。因撫所知告之。

家居

古人居。每相戒不入州府。當官枉顧者。必閉門不納。此高人退士所尚。若曾任顯職者。則不盡然。居是邦而事賢友仁。就高年而采風問俗。於禮原不禁往來也。惟余前後兩次。皆以引疾假歸。疾雖少間。亦未便輕出。酬應諸大吏。有辱駕問訊者。無不款接。而從不敢登門謝步。但走倅以一刺相報而已。戚好中尋常慶賀。亦一概不行。惟偶有以酒食相召者。則無不往。應人多嗤之。以為既省往來而復赴飲。召何以為守。禮余笑答之曰。禮時為大。稱次之。余本以疾歸。酬應則有勞形之苦。飲燕則收頤養之力。於養病最宜。亦最稱。如之何其禁之。語所謂暗合道妙者。而反以此相詆譏。抑何其不諒乎。

請鑄大錢

余在廣西巡撫任內。曾有請鑄大錢之奏。為戶部議格不行。嗣由江蘇巡撫任內。引疾得請。於陳謝摺內。復申此說。則留中未發。比年於邸報中。知某御史亦有以此事

陳請者大約亦必被部駁不行。韓詩所謂中朝大官老於事。詎肯感激徒媿望者。蓋不自今日始也。今年回福州廖儀卿觀察鴻藻亦主此議。知余已經入告。索閱舊稿。因並錄前後二稿示之。近日復讀吾鄉許畫山作屏青陽堂文集中。亦有請鑄大錢一疏稿。畫山官職非可奏事。當是為某大僚所擬。或僅存其說而未發。或已經奏入而未行。均不可知其疏後所擬十款。則皆切實可行。有輔余前稿所未及者。急備錄之以待施行者採擇焉。一曰。嚴收銅。收銅之法。不在嚴刑而在重價。令各直省州縣軍民人等。按東西南北四鄉分。春夏秋冬四時交銅。除佛像不毀外。一切紅銅器具。盡行交官。官照庫秤。設秤二面。委就近之吏目巡檢典史等員。監督妥書。眼同該花戶。當堂稱准。隨即散給領價執照。每觔給銀六兩。照內將銅觔銀數開載分明。期以第三年。仍按方按時。赴官支領。如有不肖官吏。抑勒銅觔。剋減銀價。許該交銅各花戶。赴就近道府衙門呈控。審實。按贓。依枉法科罪。交銅之後。各花戶倘尚有不實不盡者。限一年內。許陸續呈繳。一年以外。州縣官率同所屬吏目巡檢典史等員。仍按東西南北四鄉。依春夏秋冬四時。分路嚴查。如有隱匿紅銅一觔以下者。罪杖一百。一觔以上者。罪滿流。十觔以上者。發近邊充軍。有能提銅首報一家藏匿紅銅十

觔以上者。審實。官給首報人賞銀二十兩。五觔以上者。給首報人賞銀十兩。如虛。予杖八十。銅收盡後。由該州縣運送各該省藩庫存貯。運費。每銅觔。在藩庫領脚費銀五分。似此。既以重價鼓舞之於前。復立嚴刑督責之於後。天下紅銅。自然盡歸於官矣。二曰。嚴採銅採銅之法。令天下凡採紅銅之山。由督撫轉委道府大員監採。如有透漏銅觔者。本犯按數科罪。一觔以下者。杖一百。一觔以上者。滿流。五觔以上者。發近邊充軍。十觔以上者。絞監候。監採道府。訊不知情。依失察從重議處。如或知情。故縱革職。或通同舞弊分贓計贓。准枉法論罪。停採之時。嚴行封閉。請專設守鑛官一員。以正八品佐貳等官主之。就近建置衙署。以便巡查。倘有奸徒私行盜採者。准透漏銅觔律論罪。守鑛官論罪。亦與監採之道府同。緣民間紅銅。現存較少。誠恐不足以供鼓鑄之用。故須隨時開採。以廣財源也。三曰。精選銅。選銅之法。請專用紅銅。我朝五代之錢。惟雍正錢間有用紅銅者。然多經私毀。改造銅器。民間現存者。百不得一。餘順治康熙乾隆嘉慶並前代偶存古錢。皆係白銅。與紅銅色迥別。奸民即欲毀小為大。希圖重利。而劑色不同。無能參亂。此專用紅銅。所以絕盜鑄禍本也。四曰。妙給價。給價之法。每銅觔。既定給銀六兩。如必關支。國帑。則數無慮千

萬一時斷難應給。今定以交銅之第三年正月。令各直省藩司將各州縣所解到銅。開局鼓鑄。先鑄當十大錢。及當五百大錢。當千者作銀一兩。當五百者作銀五錢。每花戶交銅一觔。給當千者三枚。計作銀三兩。又給當五百者六枚。計作銀三兩。其合銀六兩。似此以民之利還之於民。民間輸銅一觔。即得銀六兩。不須損上。自然益下。此所謂藏富於民者也。五曰擅贏餘。贏餘之法。每銅一觔。可鑄當十大錢八枚。作銀八兩。除鼓鑄工料之費。每銅觔去銀四錢。又除州縣運銅腳費。每銅觔去銀五分。運錢腳費。每銅觔去銀五分。共去銀五錢。實存銀七兩五錢。今以六兩給花戶作銅價。計每銅觔淨餘銀一兩五錢。通計各直省共一千三百餘州縣。每州縣通算約三萬家。家輸紅銅約五觔。每縣可得銅十五萬觔。各直省通算約可得銅一萬九千五百萬觔。每銅觔餘銀一兩五錢。通算約得銀二萬九千二百五十萬。且隨時開採。每得銅一觔。除鑄費運費鼓鑄各等費。總可淨餘銀六兩有零。此則不資之富。取之無窮。不須損下。自然益上。是又所謂藏富於君者也。六曰精鼓鑄。鼓鑄之法。當十大錢。陽文。右曰當十。左曰重二兩。陰文曰嘉慶通寶。當五百大錢。陽文。右曰當五百。左曰重一兩。當三百大錢。陽文。右曰當三百。左曰重六錢。當二百大錢。陽文。右曰當

二百。左曰重四錢。當百大錢。陽文。右曰當百。左曰重二錢。陰文。皆同。皆用漢文楷書。以便民間別識。由戶部先精製錢樣。頒發各直省。省立一局。委道員監鑄。銅劑首要潔淨。鼓鑄必極精緻。輪廓必要分明。肉好亦要均得。倘有雜和鉛錫。及鑄不精工等情弊。將該監鑄之員。嚴審定擬。果有侵蝕銅觔。照壞亂錢法罪。絞監候。七曰。審銖兩。銖兩之法。每銅觔。鑄當千大錢三枚。枚重二兩。計三枚共重六兩。鑄當五百大錢四枚。枚重一兩。計四枚共重四兩。鑄當三百大錢四枚。枚重六錢。計四枚共重二兩四錢。鑄當二百大錢六枚。枚重四錢。計六枚共重二兩四錢。鑄當百大錢六枚。枚重二錢。計六枚共重一兩二錢。每銅一觔共鑄五品錢二十三枚。共重十六兩。似此大小輕重。各依其直。折半遞減。奸民即欲燬小為大。竊取厚利。而銖兩適合。並無贏餘。無可為利。盜鑄之源。不禁又絕矣。八曰。禁剪鑿。剪鑿之禁。依古有之。今令如有剪鑿輪郭而損缺者。或有盜磨錢質而取鉛者。重不如其文。皆廢勿用。其敢於作奸損壞之人。准左。右隣及地保族屬人等舉首。審實。賞舉首人當千大錢五十枚。作奸損壞人。准盜鑄律論罪。九曰。廣流通。流通之法。令當千大錢作紋銀庫平一兩。當五百者。作銀五錢。當三百者。作銀三錢。當二百者。作銀二錢。當百者。作銀一錢。其奇零

小用。仍照現在當一制錢。以便行使。凡民間交易。皆准此定價。永遠遵行。並農民完糧。商人納課。俱准作銀。照數輸將。其有牙行市儈。敢于把持抑阻者。一經發覺。照違制律。從重發近邊充軍。十曰。慎示信。示信之法。於未收銅之先。由戶部刊刻頒發。各直省告示。令民間除佛像不毀外。凡一切紅銅器具。盡行呈繳。按東南西北四鄉。分春夏秋冬四季。該花戶親自賣銅。赴各州縣衙門。眼同官胥。稱准。州縣官每日委吏目典史等官。督同當堂上兌。兌明。隨給各花戶領價印照。每銅觔。給價紋銀六兩。將銅觔銀數。開載分明。期以交銅之第三年。仍按春夏秋冬。赴官領價。倘該管官吏。有抑勒銅觔。尅減銀數等情。許該花戶。就近道府衙門喊告。該道府。即行嚴訊。審實。按數以枉法贓論罪。軍民人等。如有呈繳未盡者。准一年內續交。一年以外。該州縣官。及所屬之吏目巡檢典史等員。分路親赴嚴查。倘花戶等。敢於隱匿不繳者。查出每銅一觔以下者。予杖責一觔以上者。滿流。十觔以上者。發近邊充軍。有能持銅呈首者。酌量銅觔多少。官予賞銀。此戶部刊刻頒布收銅給價之明示也。此示只明告以交銅之利。匿銅之罪。不必令民間預知。將以更鑄大錢。以防匿銅不交之弊。俟銅觔清收之後。於第三年春初。再由戶部刊刻頒布各直省。改鑄大錢告示。凡新收

紅銅精選潔淨。令各直省巡撫。奏道員就省開局鼓鑄。當千大錢。枚重庫平二兩。作紋庫銀一兩。當五百大錢。枚重一兩。作銀五錢。當三百大錢。枚重六錢。作銀三錢。當二百大錢。枚重四錢。作銀二錢。當百大錢。枚重二錢。作銀一錢。凡民間交易。并完糧納課。俱准依數作銀作錢。兩下行用。其奇零小數。仍用常行當一制錢。以便行使。自更鑄之後。永遠遵行。萬年不易。倘有牙行市姦。膽敢阻抑者。一經發覺。照違制律。從重發近邊充軍。仍將錢樣依式刊示於後。注明非真足紅銅。及重不如其文者。准勿用。以防盜鑄雜鉛及剪鑿諸弊。此戶部刊刻頒發改鑄錢文。永遠遵行之明示也。

按余在廣西陳奏此事。初奉到批。回交部議奏。而部中准駁。尚未奉有明文。因復私擬一稿。以備續陳。既奉部行。以現在錢法無弊。毋庸更張。則後稿亦遂束之高閣。茲并錄附。以示儀卿云。伏思錢法為濟時急需。而銅政實為錢法根本。銅之來路不充。而日勤鼓鑄之事。銅之去路不禁。而徒嚴盜鑄之條。猶非拔本塞源之計也。夫以甚有用之銅。而聽其為民間私家不急之物。古人所謂貨惡其棄於地者。莫此為甚。大約風氣之華靡。以漸而開。由今追溯四五十年以前。銅之為用尚少。比年則銅器充斥。而東南數省為尤甚。如一煖手足之爐。雖小戶亦家有數具。一閨閣之鏡。乃徑

寬至一二尺。重至一二十觔。一盥盆。一炭盆。一壺。一鑊。動重數觔。又如大小鈺。鏡。與鼓相配而鳴者。為歲首戲樂之具。從前雖富戶。乃有之。近則中小戶。亦多有之。舉此三數端。則其餘可以概見。皆由豪家相尚。踵事增華。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而於是省會之銅器店。以百計。郡城以數十計。縣亦不下數家。至究其銅所由來。並非經商販運。間有以廢銅易錢者。亦千百中之一二耳。然則其銅何自而得乎。則皆銷燬制錢而為之也。近日市中行用。不見有順治康熙雍正三朝之錢。即乾隆嘉慶錢。亦甚寥寥矣。非皆燬而為器之故乎。然則居今日而議錢法。舍禁民間銅器。其流不得而塞。即其源無由而清。然徒禁之而抑令呈繳。甚至不繳。則從而搜括之。則滋擾之弊。亦不可不預為之防。且常用之物。驟為厲禁。亦無以服小民之心。竊以為宜令牧令設局公堂。以漸收買之。十里以內。限一月。十里以外。限兩月。皆輸繳淨盡。每觔議定給以價銀若干。如是。則民不擾而浮議亦不起。雖然。山僻小縣。庫中附貯之項。皆別有所抵。所徵地丁。則隨徵隨解。安得餘銀。以為收銅之資。竊又以為宜從權變通。准其開常平倉。或即照銀價。以穀給民。或出糶得錢。以給之。隨時變通。民亦可以無擾。總在奉行之得人耳。收銅既淨。遠者或令銷鎔。近者或即以原物徑解省城總局。然

後酌量分別。約上等銅若干。可鑄當千當五百錢。中等銅若干。可鑄當百當五十錢。下等銅若干。可鑄當十當五錢。不過數月。便可集事。但鑄造磨礪。必極工緻。而米炭工費。必照時價給發。使鑪匠有以養身家。然後行之可久。如現在各直省錢局之價。尚是照康熙年間舊定者給發。其中賠貼太甚。則其弊更不可言。是亦所當議及者也。

鯢鮪

許畫山青陽堂文集中。有延師說一首。蓋吾鄉近事也。說云。閩有富室。欲延師教子。訪之三年矣。始得一老宿。歲供百金。其子業南華者也。初授以逍遙遊。請曰。鯢何魚也。師曰。小魚也。富翁竊聽而笑之。越三月。業及庚桑楚。又請曰。鮪何魚也。師曰。大魚也。富翁大笑曰。魚之大小。尚不能辨。也是可與卒業乎。辭之去。世之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如此富翁矣。雖老師宿儒。曾不能以享百金之食也。可慨也夫。按畫山之責富翁誠是矣。抑其師亦不能無咎焉。爾雅釋魚。鯢魚子也。國語魯語。魚禁鯢鮪。此鯢為小魚之說所本也。左傳宣十二年。取其鯨鯢而封之。注鯨鯢。大魚名。此鮪為大魚之說所本也。然逍遙遊之鯢。明為大魚。庚桑楚之鮪。明為小魚。彼老師者。獨不顧

文而思義乎。則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實惟其師當之。於富翁何責焉。

飲量

蒲城近日風氣。遠不如昔。不但談藝無人。即豪飲者亦少。文字飲更不待言。求如三十年前。祖舫齋師之雅懷雅量。杳不可得。舊時門士。落落如晨星。壬寅秋初寄廬時。有黃懋昭廣文訓者。可稱大戶。其時李述堂運副亦相伯仲。而意專角勝。終席叶嗽。即其內不足之徵。踰年則述堂遠出。懋昭酒力亦驟退。惟李堯文廣文松雲尚堪自張其軍。一時遂無能出其右者。述堂嘗問余服官中外。所值酒侶。果可當大戶者有若干人。余曰。里居時。惟見閩邑令海豐張曦亭映斗者。餉客以茶陪飲。以火酒兩杯對舉。並盡。後客來復然。可以終日不倦。通籍後。則惟同年安化陶文毅公。飲量食量並洪。嘗言火酒或可醉人。黃酒自可無量。平生並不知醉鄉為何似。在安徽藩任時。嘗與孫平叔中丞以火酒角量。自辰至亥。孫已酩酊。而公仍陽陽如平常也。述堂曰。京中諸巨公先生。自不乏真大戶。可能舉其人否。余曰。此則吾師紀文達公詳言之矣。師云。酒有別腸。信然。八九十年來。余之所聞者。以顧俠君前輩稱第一。繆文子前輩次之。余所見者。先師孫端人先生。亦入當時酒社。先生自云。我去二公中間。猶可

著十餘人。次則陳白山前輩與相敵。然不以酒名。近時路晉清前輩稱第一。吳雲巖前輩亦駸駸爭勝。晉清曰。雲巖酒後彌溫克。是即不勝酒力。作意矜持也。驗之不謬。同年朱竹君學士。周推主觀察。皆以酒自雄。雲巖曰。二公徒豪舉耳。梅陣喧呶。潑酒幾半。使坐而靜酌。則敗矣。驗之亦不謬。後輩則以葛臨溪為第一。不與之酒。從不自呼一杯。與之酒。雖盆盎無難色。長鯨一吸。涓滴不遺。嘗飲余家。與諸桐嶼吳惠叔等五六人角。至夜漏將闌。眾皆酩酊。或失足顛仆。臨溪一一指揮僮僕。扶掖登榻。然後從容登輿去。神志湛然。如未飲者。其僕曰。吾相隨七八年。從未見其獨酌。亦未見其偶醉也。惟飲不擇酒。使嘗酒。亦不甚知美惡。故其同年以登徒好色戲之。然亦罕有矣。惜不及見顧繆二前輩。一決勝負也。端人先生恒病。予不能飲。曰。東坡長處學之可也。何併其短處。亦刻畫求似。及余典試得臨溪。以書報先生。先生復札曰。吾再傳有此君。聞之起舞。但終恨君是蜂腰耳。前輩風流佳話如此。近今則如廣陵散。渺不可追矣。

食量

相傳。國初徐健菴先生。食量最宏。在京師數十年。無能與之對壘者。及解官言歸。

衆門生醵餞之。謂將供一日醉飽也。安一空腹銅人於座後。凡先生進一觴。則亦倒一觴於銅腹。以至散載羹湯皆然。銅腹因滿而倒換者已再。而先生健啖自若也。乾隆年間。首推新建曹文恪公。秀先。次則達香圃大宗伯。椿。人言文恪肚皮寬鬆。必摺一二疊。飽則以次放摺。每賜啖肉。准王公大臣各携一羊腿出。率以遺文恪。輜箱為之滿。文恪取置扶手上。以刀片而食之。至家則輜箱之肉已盡矣。香圃宗伯家甚貧。每餐或不能肉食。惟買牛肉數斤。以供一飽。肉亦不必甚爛。略煮之而已。宗伯人極儒雅。惟見肉至。則喉中有聲。如猫之見鼠者。又加厲焉。與同食者皆不敢下箸。都城風俗。親戚壽日。必以燒鴨燒豚相餽遺。宗伯每生日。餽者頗多。是日但取燒鴨切為方塊。置大盤中。宴坐。以手攫啖。為之一快。

曼雲先兄家傳

道光甲辰春。編刻曼雲先兄秋竹齋詩存九卷。既成書。僉謂不可無序。余何敢序兄詩。顧念兄之行誼。惟余知之最悉。不可以無言。因撫拾其事。為家傳一首。附焉。傳曰。公姓梁氏。初名雷成。進士後。改今名。字春中。一字曼雲。又字曼叔。晚號江田。伯父茂才。叶所公之第三子也。叶所公精於星命之學。於其誕之月前數日。語家人曰。若生

於某日某時。必非凡格。已果應期。實乾隆之辛卯年辛卯月己卯日丁卯時也。幼慮其弱。不督之學。十齡即可應童試。禁弗使出。而向學益勤。光州吳杏亭先生來督閩學。聞其為文章宗匠。銳欲入試。諸季父私縱之出。遂得補弟子員。嗣丁叶所公憂。三季父岱巖公作令黔中。携與俱往。踰年為甲寅。聞有恩科。遂辭歸。與同懷伯兄虛白公及章鉅同舉於鄉。是科功令新舉人歸督部覆試。揭金榜於鼓樓上。冠其曹。嘉慶己未成進士。殿試以十卷頭引。見入翰林。是年秋開實錄館。座主大興朱文正公領其事。精擇儒臣二十八人。奏為纂修。公以新庶常。獲與茲選。前後所僅見也。在館日。屢被紗葛瓜果之賜。又內發摺疊扇數十柄。勅館臣之工楷法者分書之。公亦在選。散館一等。授編修。是冬乞假省母。座主長沙劉文恪公敦留之。不得。文恪嘗與人曰。梁三品學。事事稱吾意。惜其不能飲酒。無以傳吾衣鉢耳。雖一時戲語。亦足見其契分之深矣。歸里未數月。值滿洲文遠舉。少宰督浙學。招之入幕。時撫浙者。為儀徵阮相國。皆座主也。公往來兩節署。請業請益。所學愈進。既又以省母辭歸。旋丁內憂。以二親不葬。又體中多病。遂不復出。公幼穎異。見解多出人意表。六歲學書。即能摹懷仁聖教序。叶所公欲令專意楷書。授以快雪堂本。樂毅論。學之經年。

一日瞿然曰。此非右軍書也。乃舍去。泛濫學篆隸。而書益工。兼精篆刻。又旁通繪事。偶作寫生花卉。以憚南田設色太濃。每以淡遠相勝。然不多作。零縑片楮。人皆寶之。中年自以生性下急。欲託琴德。以自養其天。學之輒有得。有以古琴一具來售者。背刻光化二年字下。有升字押。物主轉以相質。公審之。知為唐昭宗年間所製。升字或是雷升押字。驗其二三歲。吟聲極清長。非千年物不能因囊空不能購。薦之友人。以價廉不之貴。遂為俗流所得。公惋惜累日。作詩閔之。鄉里多詫其事。生平篤於友誼。然性落落寡合。不喜與顯者往來。里居時與曾禹門奮春廖佩香英為貧賤之交。二君皆詩人。時以唱和相劇切。佩香早卒。公為營墓山中。督工四十餘日不倦。執杵者皆感激相勸用力。事畢題其墓門曰。黃壤可憐埋傲骨。青山常遣伴吟魂。在京師時。惟其同年蕭山湯敦甫金釧高郵王伯申引之涿州盧原山坤通州白小山谿桐城吳春麓唐牧武威張介侯澍為道義文字之交。歸里後亦斷絕音問。數人中有持節來閩。君則亦彼此不通一刺。足跡不入州府。有過訪者。輒拒不納。以此得孤傲名。閉戶讀書。謝絕人事。於醫卜堪輿之學。靡不宣究。自言窮經非力所能。雜考據亦性所不近。惟論史及論詩。似別有會心之處。故今所存詩。咏史之作居其半。二十許歲時。

嘗自錄所作古近體一帙。屬章鉅轉呈同里鄭蘇年先生。先生極賞異之。詳加評論。勗之以理性情。精學問。公為之心折。自是守先生之指授。終身不忘。詩亦日進。五十歲外。始勒成定本。意欲託章鉅以傳於世。見於自叙中。時章鉅方宦遊南北。公書未及達。遽歸道山。年僅五十有七。越十餘年。章鉅再歸田。從福州老屋中。檢取遺稿。其孤兒乃出秋竹齋吟卷兩帙相示。則皆公所手錄。塗乙之痕滿紙。因費旬餘日之力。鈔一副本。而刪其憤懣率易諸篇。次為八卷。附以館課試律一卷。合成兩帙。已足以存公之生平。然非篤於情。復深於學者。未易覘其底蘊。惜蘇年先生不及見其成也。因屬其門弟子王亦蘭校付梓。人以質世之知詩者。聞此外雜著。尚有陳氏古音考訂。讀詩考韻新譜。四書偶識。史漢眉評。說文小箋。難經發明。兩漢魏晉宋齊詩式。全唐詩隨筆。唐人風格集。杜園說杜韓詩細蘇詩鈔。以及四書文稿。尚不下數十卷。藏其壻何昉。適孝廉家論曰。公性孤介。寡交游。薄滋味。自言臟腑清虛。食愈少而身愈快。眠愈少而神愈清。余常謂公平生有數反。家無常物。而用財如泥沙。不計有無。至錙銖之入。輒相顧動色。不苟取。下於己者。煦煦相歡。暱即窮獨孤寡。惴然恐不當其意。而不喜與權貴豪富交。稍不稱心。即怒形於色。以故人多望而畏之。而有時坦易。

之處則又不可測以恒情此其所以雖踐清華而終歸窮困也憶余與公同上公車以己未元日過杭州西湖初游淨慈繼至靈隱公挈余坐冷泉亭上徘徊瞻顧恍有所思余欲與公同進寺門促之至再公堅不入余頗訝之歸舟中詰其故公曰昔曾夢游一大寺甫至門寺中鐘鼓並作有僧眾謹迎曰老和尚歸來矣我曰我尚有未了之事此時無暇留此遲三十年可也今日見寺門宛然夢境是以不欲入耳然則公前身其僧矣余又烏從而測之

壽序

甲辰中秋接劉次白撫部來函以余七十壽辰擬欲製一序文為祝既又思壽序非古尤非所宜於大人先生現在重編文集僅存祝女壽者數篇其前所存壽序已盡行刪去今僅成七言律詩二首奉寄云經濟文章兩不磨八閩靈氣拱山河恩持前後巖疆節惠播東南發舍歌白首高風疏傳少蒼生霖雨謝公多卅年中外勞經畫道履天教養太和廿四中書比昔賢關心民瘼食為天救荒最著江南策達變能歸海上船論報自應仁者壽辭榮早占福之全師門此日瞻依近願附耆英拜綺筵按兩律矜鍊名貴固是高手然謂壽序非古則不盡然前明以來名人文集中

此體並不全刪。但須擇其有關係者存之。即與傳記文字無異。即如今秋福州親友公製一序寄祝。係王雁汀太史慶雲所撰。雖撫部亦極為擊節。此等文自可不朽。余亦竊冀附傳。豈得以壽文非古。概斥之乎。附錄於後。以質讀者。序云。今上即位二十四年秋七月。吾鄉梁荏林先生七十誕辰。先二年。先生由江蘇巡撫乞疾歸。寓浦城。至是鄉之士大夫。謀歸先生而不得。則共謀以詩文寄祝。而授間於慶雲。慶雲固陋。何足以述先生。顧辱先生知最深。不敢以不文辭。梁氏出長樂江田。自前明以儒世其家。至乾隆間始顯。先生由詞垣歷樞禁。出典封圻。數歷中外四十年。懸車之日。神明不衰。天之篤生老成。使享大年。受多祉。乃出於十五世儒冠之家。蓋其所從來者遠矣。夫人臣事君。大節在進退。惟大臣尤難。其進也。委蛇持重。度吾身之可以有為。而其退也。使臣子知有不可苟之祿。而終不以遠賢之諉。歸之朝廷。是故進亦所以事君。退亦所以事君。先生自壬戌通籍。還家主講席者將十年。讀書自娛。不汲汲進取。履外任不六七年。由郡守至方伯。上方嚮用。而先生以疾引歸。既歸之四年。特旨召授甘肅藩司。擢撫廣西。調江蘇。於是再以疾辭。可以有為而後進。一不可而遂退。夫以先生受主知。得行其志。而猶難進易退如此。先生之撫江蘇。屬映夷窺

我東南。先生督師駐上海。自吳淞至寶山口。斥堠嚴肅。其經畫有方。尤在縱商民海
舶入港。而不拒以資敵。時軍事屬揚威將軍。先生積憂成疾。乃疏請致仕。聞先生之
將引疾也。遇所知益劇談當代人物。與否泰消長之理。一月之間。封章再上。人莫
測所繇。疑有所格擊者。久之。中旨未下。而先生遂以疾行。先生精吏事。所至有善
政。所拔薦多偉人。官東南久。屢修水利。如泖湖練湖。吳淞孟瀆。為澤其溥。辛卯。江淮
大水流。民失道。先生多方資送留養。凡活六十餘萬人。昔富鄭公在青州。活饑民五
十萬。自言勝作二十四考中書。先生功德在人。於是為大矣。生平無他嗜好。以著述
為性命。強識博聞。達於國家掌故。其居鄉。以文獻為己任。於經史皆有譏述。尤精文
選。旁及藝文雜記。定著若干種。文章潤身。政事及物。惟先生實兼之。今大江南北。喁
喁然望先生復出。而先生方以疾解。竊謂先生精神強固。疾既有瘳。且惟上能保
全始終。使先生得以疾辭。則亦惟上能愈先生之疾而起之。先生其俯仰屈伸以
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利臟。專志積精。以適神。踵養天和。相時而動。此
則都人士所以壽先生之意也。

歸田瑣記卷二終

歸田瑣記卷三

清 福州梁章鉅撰

閩蠻互稱

福建之為閩自古及今無異而今西北人或並以蠻稱之吾鄉士大夫又或並閩之名而不居而別為稱曰東越曰冶南皆未詳考也莫古於周禮八閩七蠻之分鄭注閩蠻之別也國語曰閩羊蠻矣按此所引鄭語史伯之詞上言荆王熊嚴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糾叔逃難於濮而蠻季糾自立乃曰蠻羊蠻矣謂叔熊既避難居濮而從蠻俗也彼不作閩者賈疏謂後人轉寫者誤鄭氏以閩為正叔熊居濮如蠻後子孫分為七種故謂之七閩然考史記楚世家熊嚴卒長子伯霜代立是為熊霜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三弟爭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難於濮而少弟季徇立是叔之居濮在宣王世周禮為周初之書安得先有叔熊之後分七種為七閩之理且牧誓武王伐紂時隨從之國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八種孔傳云庸濮在江漢之南杜預左傳釋例直云建寧郡南有濮夷建寧郡乃蜀漢時改益州所置其地當屬梁益在今四川雲南間七閩果叔熊居濮之津地之相隔絕遠耶許氏說

文云閩東南越蛇種從虫門聲所指東南較濶之在西南為得其實然蛇種之言實不知所據近人有據說文謬稱閩人為蛇種者先叔父太常公笑駁之云漢書明言遷其人於江淮間則今江淮間民乃真蛇種而今之閩產無與焉最為痛快近人無以難之竊思今之連江羅源及順昌諸邑山谷間有一種村氓男女皆椎魯力作務農數姓自相婚姻謂之畬民字亦作佘意即漢書所云武帝既遷閩越民於江淮間虛其地其逃亡者自立為冶縣此即冶縣之遺民而畬之音與蛇同豈許氏承訛遂以為蛇種歟且蠻之字許氏亦云蛇種安得蛇種之多如此豈蠻與閩名異實同然周禮又何以七八別數歟竊謂草昧之初南方閩蠻未通中國其人率皆蚩蚩蠢蠢故其字從虫以象之即如古狄字亦從犬至犬戎則直以犬為名又如獯鬻獯豸之類字皆從犬又豈得盡以犬種稱之嘗考山海經謂浙江出三天子都在蠻東在閩西北則浙西為蠻浙東南為閩審矣閩之置郡始與秦之閩中郡然秦之閩中郡地大實兼得漢會稽豫章二郡之半揚雄揚州箴曰閩越北跟夫東越在禹貢揚州域而云閩越北跟則閩越者南越也文選魏都賦吳蜀二子曰僕黨清狂怵迫閩濮是吳即閩也張協雜詩云閩越衣文蛇李善注引蘇武書曰越人衣文蛇是越即閩也

宋之間早發始興口詩候曉踰閩障。乘春望越臺。是韶州曲江亦閩也。李白題元丹邱山居云。竭來遊閩荒。捫陟窮禹鑿。蠻緣泛潮海。偃蹇陟廬霍。此蓋用史記河渠書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之語。是廬九之間亦閩也。獨孤及邕州馬退山茅亭記云。是亭也。僻介閩嶺。是嶺南西道亦閩也。韓文公送惠師詩。嘗聞禹穴奇。東去覓甌閩。又撰胡珣神道碑云。至閩南兩越之界。夫兩越者。東越南越也。而在閩之南。則會稽豫章皆閩也。史記吳太伯奔荊蠻。號曰句吳。司馬索隱云。蠻者閩也。南夷之名。蠻亦稱越。則是古人合蠻閩吳越而一之。若今時封畛攸殊。各有管轄。則不得竟以蠻為閩也。則又何必辭閩之名而不居。而自詡曰東越曰治南以為古乎。

常成二公

韓公作歐陽詹哀辭云。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鳥之樂。雖有長才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袞為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袞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蒞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袞親與之為客主之禮。觀遊宴饗。必召與之。未幾皆化翕然。詹於時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由詹始。後人皆據此。謂進士始歐陽詹。而聲教實開自常袞。然考

閩川名士傳及淳熙三山志則閩人之舉進士有薛令之林藻皆在歐陽前而獨孤及集中載福州新學碑銘云閩中無儒家流成公之始至也未及下車禮先聖先師退而歎堂室湫狹數學荒廢懼鼓篋之道寤子衿之詩作是以易其地大其制新其棟宇盛其俎豆俎豆既修乃以五經訓民考校必精絃誦必時於是一年人知敬學二年學者功倍三年而生徒祁祁賢不肖競勸家有洙泗戶有鄒魯儒風濟濟被於庶政又曰每歲二月上丁習舞釋菜是日舉學士之版視其藝之上下審問慎思使知不足教之導之講論以勗之八月上丁如初禮歲終博士以遜業之勤惰覃思之精粗告於公斂其才者進其等而貢之於宗伯由是海濱榮之以不學為恥公薨之二年太常議以公尊教勸學德洽荒服乃奏諡曰成此段刪原文按成公者李椅也大曆七年為福建觀察使十年卒官常哀泣閩在建中元年則華路藍縷李實導厥先路不自常始矣今學宮特立常公祠歲時專祀以為興文之報而成公祀典久缺自李蘭卿都轉唐章始為表彰之都轉以望族之裔而亟為此舉雖私而實公矣

張宜劉升道

余喜搜訪鄉里舊事曩有釣遊叢話之輯因細碎不能成卷置之篋中茲山居多暇

復加甄錄存若干條不忍竟以飽蠹鼠也憶宋劉敞公是集有寄張宜詩云張君於禮樂先進野人也曩者吾見之大驚彼何者鬚眉交蒼白被服必儒雅故喜殷周間不居王鄭下諸士多及門之子獨在野食有脫粟飯出無款段馬鄉間行雖高時俗知亦寡昨聞修庠序造士繫陶冶斯人宜聘起可以專楚檣養賢須勤渠風教隨周舍望君萬里餘誰謂我心寫注云福州人教弟子數百人多成進士者今吾鄉士大夫罕能注其名想此次續修省志必已詳列之矣又記得亡友福清郭韶溪學正曾以劉升道之名詢余據云係其邑中名人余無以答之後偶繙宋劉翌潛山集中有題水雲亭劉升道福唐所居七律云沙合南臺會有期沙邊築屋俯清溪宋香陳紫丹成後渭綠湘斑族盛時長者時懷流水念老兄元愛白雲知一塵不到忘言處雲在青天水在池此明為閩人而作但未詳升道里貫當時言福唐不必專屬今之福清韶溪欲引為邑先輩之重故殷殷考訂耳

陳謙

韓侂胄為相時常招致水心葉適已在坐忽門外有漫刺求謁者題曰水心葉適候見坐中恍然胄以禮接之曆舉水心進卷中語其客皆曰某少作也後皆改之每誦

改本精好逾之。遂延入書院飯焉。出一楊妃圖令跋其後。索筆即書曰。開元天寶間。有如此姝。當時丹青不及麒麟。凌烟而及此。吁。世道判矣。水心葉某跋。又出米南宮帖。即跋云。米南宮筆跡盡歸天上。猶有此紙散落人間。吁。欲野無遺賢難矣。如此數卷。辭簡意足。一坐駭然。胄大喜。密語之曰。自有水心在此。天下豈有兩子張耶。其人笑曰。文人才士如水心一等。不可車載斗量也。今日某不假水心之名。未必蒙與進至此耳。胄然之。為造就焉。其人姓陳名謙。建寧人。後舉進士。此見白珽湛淵靜語。按漢長安慶虬之善為賦。嘗作清思賦。時人不知貴也。乃託以相如所作。遂大重於世。梁張率常日限為一詩。年十六已得二千餘篇。有虞訥者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為詩示焉。託云沈約。訥便句句嗟稱。無字不善。俗人以耳為目。自古已然矣。

夏得海

泉州洛陽橋畔。有夏將軍廟。俗傳蔡忠惠守泉時。因修橋。遣醉隸夏得海入海投文。得醋字而返。遂於二十一日酉時興工。儒者多斥其妄。按洛陽橋託始於忠惠。醉隸事則係蔡錫。見明史本傳。後人因蔡姓而誤附於忠惠耳。閩書亦以此事屬蔡錫。且記橋圯時有石讖云。石頭若開。蔡公再來。而堅瓠集名山記皆以為忠惠事。並云。

忠惠母先渡此江。遇風舟將覆。聞空中有聲呼蔡學士在。風遂止。時母方有娠。心竊喜。發誓願。如果符神言。當造橋以濟行者。後公守泉。遂奉母命成之。而附會者又謂呂洞賓遺刼時。避於忠惠處得免。乃謝以筆墨。公造橋時。以之書符檄。故能達海神。其說愈不經矣。今吾鄉人譏誣語無根者。謂之夏得海。而不知蔡錫事。載於正史。不必盡虛也。

循吏

吾鄉循吏。能開風氣之先者。人第知唐之李椅常袞而已。而不知六朝時。已有虞愿及王秀之。南齊書載。愿字士恭。宋明帝時。為晉平太守。在郡不治生產。前政與民交關質錄。其兒婦。愿遣人於道奪取將還。在郡立學堂教授。郡舊出蚺蛇膽。可為藥。有餉愿蛇者。愿不忍殺。放之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蛇還床下。復送四十里外山中。經宿復還故處。愿更令遠。乃不復歸。論者以為仁心所致也。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觀。試清澈無隱。後琅琊王秀之為郡。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以母老解職云云。又載王秀之字伯臺。為晉平太守。至郡期年。謂人曰。此郡豐壤。祿俸常充。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

路上表請代時人謂王晉平恐富求歸云云。可謂清風亮節。後先輝映。獨疑淳熙三山志秩官門載王秀之而不及虞愿。吾鄉省府志所論列亦寥寥。未免語焉不詳。無以風動來者矣。

酷吏

淳熙三山志秩官門載宋泰始六年以晉平王休祐貪虐不可涖民留之京邑。又梁中大通五年郡守臧厥百姓謂之臧獸。吾邦酷吏實始於此。

颶風

太平御覽九引南越志曰。熙安間多颶風。颶者具四方之風也。一曰懼風。言怖懼也。常以六七月興。未至前三日。雞犬為之不鳴。大者或至七日。小者一二日。外國以為黑風。按此即南方之颶。吾閩濱海各郡。每年春夏之交。必有之。至每月間有者。俗謂之暴。或因以颶為颶。謂即暴之轉聲。則鑿矣。

陳嶠

吾鄉相傳有彭祖命長八百歲。七十猶是小孩兒之語。其原甚古。考全唐詩載陳嶠暮年僅獲一名還閩。近八十以身後無依。強取儒家女。合卺之夕。文士悉賦催妝詩。

咸有生美之諷。嶠亦自成一章。其末云。彭祖尚聞年八百。陳郎猶是小孩兒。是唐時即有此語。今小變之耳。

慶城寺碑

福州慶城寺有二碑。一則琅琊德政碑。一則宋開寶七年刺史錢昱重修廟碑。皆備載王氏事蹟。按歐陽五代史。謂審知字信通。而碑云字詳卿。考審知兄弟三人。長潮。次審邽。審知。其季也。故軍中呼審知為白馬三郎。新唐書列傳。潮字信臣。審邽字次都。其兄弟既不以信字為行。且信之義通於潮。詳之義通於審。知當以碑為是。道光癸卯。余回福州祭掃。暇日至慶城寺。與僧滋亭談禪。滋亭頗通內典。並喜詢地方故實。且觀縷慶城寺源流。余告之曰。爾聞乾隆二十七年。此寺一奇聞乎。是年五月七日午時。郡城東北慶城寺。釋迦大像頭忽斷落墜地。拜石為之碎裂。且肩項皆削平。儼如刀斫。好事者蜂擁聚觀。不知其故。陳畏民先生。嘗以詩紀之云。漫道金剛不壞身。空門色相本非真。恆河沙內無窮劫。得賣頭顱亦渡人。寶月圓光笑故吾。茶毗原不判禪狐。想因未了涅槃債。更遇無情廣額屠。無有餘乘最上乘。心風動處滅傳燈。太平早付雲門棒。鼻孔於今摸著曾。豈真億萬化身多。伎倆寧殊墨頂摩。思議

已教人着落。猛回頭亦奈如何。

高鳳

閩縣有高鳳者。以善卜名。遇物輒以意推。不專用易。前明宏治己酉。福州傳用養鼎求占科名。鳳曰。君第一人也。既而果然。或問其故。曰。吾適剖椰子而用養至。其象解圓。當為解元。又宏治戊午科。鎮守內臣書一興字。令鳳占解元所在。鳳曰。尊意得無在興化乎。但所書興字。從俗省寫。其人在中。而八府俱下。必省垣矣。及揭曉。榜首乃侯官林克仁。士元也。按乾隆丁卯。孟瓶庵師於榜前。請人測字。以餘茶書一因字於桌上。其人曰。此為國中一人之象。君必為此科解首矣。旁一友躍然曰。我亦就此因字煩君一測。其人曰。君此科恐無分。或後此有恩科。亦必中。蓋彼因字係無心。君因字係有心。以因加心。有恩字象也。旁又有一友。以所執摺扇拍桌曰。我亦以此因字煩君一測。其人斂眉蹙然曰。君之扇。適加因字正中。有困之象。其終於一衿乎。後三君皆如其言。此人惜不傳其姓名。殆亦高鳳之流亞矣。

玉枕蘭亭

今人熟聞玉枕蘭亭之名。而不知其有三本。其一見太清樓帖序云。唐文皇使率更

今以楷法摩蘭亭藏枕中。名玉枕蘭亭。其二則宋政和間營繕洛陽宮闕。內臣見役夫所枕小石有刻畫。視之乃蘭亭序。只存數十字。其三則賈秋壑使廖瑩中。以燈影縮小。刻之靈璧石者。率更洛陽二本。余皆未見。惟秋壑石舊存福州舊家。按文待詔謂賈氏刻有二石。字畫大小皆同。其一有秋壑珍玩印章。在軍作立象而髻心。其一坐而執卷。左有賈似道小印。即今福州本也。石高五寸。寬九寸。厚四分。旁微缺。內會字磨滅。羣字石字帶字流字有損。蕭塾庵跋云。康熙壬寅秋。余在長安。得之閩人之手。蓋因秋壑死後。石落在閩。及出閩。仍歸於閩之人。亦異矣。近聞有陳鑑亭廉使觀以重價購去。又不知何時復能歸閩否耶。

五經中式

鄉會試有五經中式者。實吾閩開其端。洪武二十三年。黃文忠試南畿。五經題兼作。以違式取旨。特置第一。免會試。授刑部主事。此其始也。又明史選舉志載。崇禎甲戌。會試舉人顏茂猷。通作五經。文帝許送內簾中副榜。特賜進士。以其名另為一行。刻於試錄第一名之前。則亦吾閩人也。自是以後。丁丑則江西楊重熙。癸未則浙江譚貞良。馮元飈。終明之世。不過此五人。國朝則指不勝屈。然開其端者。以順治丁酉。

鄉試山東法若真為首。次則康熙丁卯順天鄉試海寧查嗣韓及吾郡林文英。此後吾閩乃無繼響者。人才今不如古。此其一也。陔餘叢考引彙書載宋時鄭俠之父輩同五經出身。又大觀二年莆田黃泳以童子賜五經及第。則此事自宋時即係閩人擅其長矣。

督學屢易

乾隆丁酉吾閩督學使者李公友棠以前臺灣御史任內呈誤被召入都繼則范公思皇蒞任數日即丁艱去莊公培因亦以父憂回籍時錄遺屬巡撫吳公士功攝其事其未經科試者尚餘福州福寧兩府九月後前汪公廷嶼復來成之汪以甲戌子夏丁艱自丁丑至己卯三年之內學使者凡四易是時考試章程凌雜有先鄉試而後科考者福州福寧兩府於己卯有未鄉試而即歲考者福州福寧二府於己卯夏間有未簪挂而先錄遺者庚辰恩旨開科福州屬七月初二日本府屬新生始行簪挂歲試有未簪挂而先錄遺者未通考合省遺才八月初二日本府屬新生始行簪挂又有學政以午後入文廟行香提調以初更傳即夜簪挂者汪公牌示六月二十日染恙承命候醫逗留不敢出逾午黑雲四起諸生散者大半汪公始出以為不恭草率了事而回是年簪挂本示期八月初二郡伯以監臨赴貢院驗工欲前往伺候遂於初一夜初更傳新進即夜赴府簪挂胥斗持陳畏民雜錄詳紀之

火炬沿門呼喚率以各學人數參差不克成禮

荔枝

僑居浦城日。余壻邱乙樓由福州飛寄鮮荔枝兩簍。色香味尚未盡變。曾作詩謝之。云。何煩絳雪與元霜。滌暑仙丸遠寄將。挹盡西禪侵曉露。聞於西禪寺侵曉摘下。即裝籠登舟。分來南浦滿庭芳。似憐吮墨吟喉渴。巧助稱觴鞠脰行。時在余七十。賤辰前數日。徧與輕紅開口笑。好添詩話筆花鄉。時以徧貽浦中親好。僉曰。此數十年來口福也。有以貢荔枝故事為問者。余雜考各書應之曰。後漢書和帝紀載。舊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死者繼路。因臨武長唐羌上書言狀。乃詔罷之。此粵東貢荔枝之始。唐書載楊貴妃好荔枝。南海歲貢荔枝。飛馳以進。然方暑而熟。經宿輒敗。亦指南海言之。金史世宗紀。上謂宰臣曰。朕嘗欲得荔枝。兵部遂於通路特設鋪遞。頃因諫官黃久約言。始知之。則未言貢自何地。惟淳熙三山志云。生荔枝。紹興初始貢。至二十四年。因罷貢溫州柑。亦令不得供進。注云。宣和間。以小株結實者。置瓦器中。航海至闕下。移置宣和殿。此吾閩貢荔枝之故事。今道光元年。福建巡撫顏愷甫。檢始奏罷之。

皂莢樹石榴實

家曜北處士贊記云。稽神錄載。泉州文宣王廟有皂莢樹。每州人登第。則先生一莢。

貞明中忽生一莢半。其年陳逖進士及第。黃仁穎學究及第。海錄碎事載邵武郡庭有石榴一株。士人以結實之多少。為登科之信。熙寧庚戌有雙實於木末者。又有附枝而雙實者。是歲葉祖洽上官均名在一二。何與均兄弟同榜。祖洽有句云。不負榴花結露枝。杏林桂樹陳陳相因。從未見使此二事者。

鼓樓刻漏

福州城中鼓樓。相傳舊有刻漏壺。應時升降無爽。今則只設十二時木牌。需人更換矣。聞舊物為周櫟園先生取去。不移時亦沈於海。三山志云。熙寧二年程大卿師孟為郡守。始作銅壺滴漏。設於威武軍門。而福寧志又以為宋末陳石堂先生所製。石堂名普。字尚德。寧德人。精律呂璣衡之學。以宋遺民不受元聘。隱居授徒。歸然為後學師表。蓋瓶者程而修者陳歟。

陳實百問策

莆田陳實字吉生。負氣奇傑。為諸生日。上司某謁文廟。屬實贊禮。時天大雨。某官擬拜階上。實高聲唱曰。拜下。禮也。某官遂冒雨下階。拜已。升明倫堂聽講。令實講大誥。蓋難之也。實高聲唱曰。禮讀誥律。在坐者當立聽。衆官俱起。實展誥詳緩讀之。復詳

為解說某官竟不得坐聽畢默默而行實於永樂四年登林環榜進士負才不相下疏言取狀元不公成祖召詰之對曰臣百問百答成祖命解縉發策以七十二賢賢何德二十八將將將何功為問成祖臨軒對試頃刻間條對詳悉文彩可觀而環亦悉對無遺乃罪實發戍三邊其軍由曰廷爭狀元云云事載閩書實策載福建通志實傑構也

麻沙書板

麻沙書籍前代盛行宣德四年衍聖公孔彥縉欲遣人以鈔往福建市書慮遠行不敢擅咨禮部尚書胡濙以聞許之並令有司依時值為買紙摹印工力亦官給之即此可見吾閩書板之富有他省所不及者宏治十二年吏科給事中許天錫言今年閩里孔廟災適者福建建陽縣書坊被火古今書板蕩為灰燼上天示戒必於道所從出文所萃聚之地乞禁偽學以崇實用云云下禮部議請勅巡按提學將建陽書板大為釐正又嘉靖五年因建陽書板字多訛謬巡按御史楊瑞提調學校副使邵銑疏請專設官第於翰林春坊中遣一人往較尋遣侍讀汪佃行此皆麻沙書坊故事吾閩志乘罕及之茲從禮部志稿中錄出以備續修者採擇焉

書詹元善遺集後

此浦城朱清如廣文東鑑所編時祝東巖方輯浦城遺書廣文急欲附見所著因尅日成此余門下士詹捧之為元善後裔欲重梓是集屬余校勘則原輯義例實未允愜如卷首第一篇為宋史本傳第二篇為真文忠公所撰行狀是矣而第三篇即次以縣志縣志係現在所修錄縣志不如錄福建通志通志為一省官書曾經進呈既錄通志則不必再錄縣志矣元善初後其舅張氏後乃復姓詹此大關節集中不一見其同時葉水心適為墓志叙復姓事甚悉急應錄於真公行狀之後以補史傳之疏蘇州郡學有紹熙元年同年酬唱詩刻中有浦城張體仁七律一首張體仁即元善作此詩時尚未復姓耳集中所錄數詩皆取自詹氏家譜中他無所見而此詩有石刻可徵轉未採及漏畧可知而最可笑者語錄數條中乃採及范紫登四書體注此所當急為刪汰者捧之其應自知之矣按道光戊子己丑間余藩牧吳中任蘇撫者為安化陶雲汀澍蘇郡丞為遵義王香湖青蓮掌蘇州松江兩書院者為歙縣朱蘭坡贊善珩華陽卓海帆京兆秉恬里居者為吳棣華京卿廷琛皆以壬戌同年往來無間遂有吳中唱和集之刻香湖徵余序因為搜求故實知蘇郡學有宋紹

熙間同年酬唱詩石刻。囑香湖搨紙讀之。按是事在紹熙元年。首唱者為袁起巖。說友和之者為張元善。體仁時袁以提刑為浙憲。張以提舉司倉廩。蘇州即浙憲治所。故為吳中同官。且皆吾閩人。餘以次和者為陳仲隣。欽亮。唐致遠。子壽。胡國敏。元功。王文欽。藝均。署胥堂。趙景安。彥暖。中玉。彥衡。從簡。彥真。均署浚儀。三人皆宋宗室也。又周希稷。承勛。署桐川。陳光宗。德明。署三山。章仲濟。湖。署浦城。考張體仁即詹體仁。宋史有詹體仁傳。葉水心嘗為體仁誌墓。述及改姓。而本傳失書。史之疎也。嘉慶中。浦城有輯詹元善遺集者。但從詹氏族譜中錄出數詩。而不及此。殆亦未知詹張之為一人。其輯柘浦詩鈔亦然。且皆不知有章解其人。解既與袁詹同年。當為宋隆興元年。本待問榜進士。此石刻又明著其為浦城人。而徧檢吾閩志乘選舉門前後並無章解之名。即厲樊榭撰宋詩紀事。自謂蒐輯之勤。而於詹元善張仲濟此詩亦未之見。記載之難如此。近錢竹汀先生作養新錄。始於此刻有所論定。惟王文欽誤作文卿。又言惟子壽不署里居。以吳郡志證之。亦是吳人。則石刻中唐致遠子春顯與成仲隣胡國敏王文欽同係胥臺。何竹汀先生亦熟視而無睹耶。今備錄石刻中十人詩。以補宋詩紀事之缺。而餘年來蒐輯閩中宋詩。又藉此補入袁起巖張元善

章仲濟三家。然則金石文字之可貴。歐陽公所謂集古為益者。真不虛也。

武夷山志

癸卯夏間。楊雪茶光祿慶瑞致仕歸田。小住浦城。獨游武夷。歸為余述游事。並問武夷山志。以何部為佳。余曰。我只閱得董天工一志。尚詳悉。然有不可盡信者。如云控鶴仙人名屬仁。嘗駕鶴至武夷。時魏王子喬與張湛等。禱雨龍潭。仙人適至。喬等具懇。遂獲甘霖。湛因獻詩云。武夷山上武夷君。白馬垂鞭入紫雲。雲裏只聞三奠酒。龍潭波上雨紛紛。據蕭子開建安記載湛獻詩。乃沈韻唐體。當是宋紹聖間。禱雨於武夷君。道流迎神送神之曲。誤為湛詩。余編山志。初亦刪削。忽一夜夢一仙騎鶴懸空而至。黃髮束髻。面長棗色。兩夾輔有鬚鬣。全身鶴羽。問余曰。聞子修山志。湛與我詩載否。余應曰。載矣。仙曰。此真詩也。前志後志或削去。誤矣。今載便是。但聞鶴羽淅淅從空而去。按此事。說夢荒唐。未可執以為據。故余所輯東南嶠外詩鈔。不錄此詩。而如景書所引武夷山記云。武夷君命宋小娥運居巢。又真仙通鑑云。呂真人鍾離先生會武夷山謝英妃撫長離。注。鶩也。又武夷記。武夷君食沙紅鮓。注。鮓。食石胡蘆也。此皆舊說相傳。而董記轉遺之。

建陽二寶

黃璧庵刺史文瑞云。建陽虞氏家有二寶。其一為連環竹圈二枚。大如口杯。厚約二分。兩圈連環相套。欲析為二。須藏於衣底。得暖氣則分。欲合為一。亦於衣底連之。其年。建陽火災。虞氏析此圈。一執於手。一擲於空際。頃刻有光。一圈漸大如屋。遂覆所居。四圍隣家皆燬。虞宅無恙。旋執手中之圈。於灰中尋所擲之圈。合之如故。其一為絹本畫一軸。銅盆一具。其畫已霉黑。雖置極明處。亦無所見。貯水於盆。懸畫於壁。俯視盆中水。則畫中山水屋宇竹木悉現。牧童樵子皆能行動。纖毫畢露。璧庵館於虞宅。曾親見之。璧庵篤實。人所言當不妄。余僑居浦城。距建陽百餘里。嘗以詢其邑人。俱不能詳。近璧庵亦已歸里。惜卧病不能出。無由再質之。或疑此語斷不可信。余謂天下奇物。未可以目所不見。決其必無。既謂之寶。自有非意計所能測者。說部中有載外島意達里亞之羅瑪城中。有流觴曲水。銅鑄羣鳥。遇機一發。鼓翼而鳴。各具本類之聲。又云西齊里亞島。有天文師名亞而。幾墨得者。嘗遇敵。駕數百艘臨其島。則鑄一巨鏡。映日注射敵艘。光照火發。一時燒盡。又其王造一大舶。成將下海。牛馬駱駝不能運。幾墨得用巧法。第令王一舉手。舟如山嶽轉動。須臾下海無阻。此自不可

信。若辛棄疾南爐紀聞載契丹主耶律延禧語。二帝曰。我祖真宗在日。有百穴珠一顆大如雞卵。每穴有珠一顆。月圓之夕。以珠映之。其珠自穴中落下。以絳紗承之。每月可得珠百顆。又有通香木一尺。沸湯沃之。取其汁灑衣服。及萬木花卉屋宇間。經年不歇。人有奇疾。服之即愈。燒之降天神。香聞數百里。當契丹為金所滅。二物不知所在。世間果有此奇物乎。然亦無以斷其必無也。

承天寺

泉州承天寺。異跡甚多。寺中有九十九井。相傳一僧畜異志。欲掘百井。以為兆後功。虧其一而止。井上築石塔數處。凡蒼蠅飛集塔上。無論多少。頭皆向下。無有小異者。山門口有梅花石。石光而平。中隱梅影一枝。每年梅樹開花時。影上亦生花。生葉時。影上有葉。遇結子時。影上有子。若花葉與子俱落之時。則影上惟存枯枝而已。寺中又有魁星石。近視無物。遠望如一幅淡墨魁星圖。至天將雨時。石上綻出水珠。亦儼然結一魁星形也。此繆蓮仙塗說所載。惜屢晤蘇鰲石。皆忘却一問之。

小李將軍畫卷

浦城周儀軒運同鳳雛家藏舊畫卷首。有宣和瘦金書。唐李昭道海天旭日圖九字。

一條。下有御押。憶余在吳門。曾見小李將軍海天落照圖長卷。畫法與此卷一同。惟其入手去路。皆不甚分明。跋尾亦有疑義。而索值且昂。遂置之。按各家譜錄。只有小李落照圖。並無旭日圖之目。落照圖亦宋秘府物。嘗入賈秋壑家。前明藏琴川劉氏。歷有源流。而此卷無考。然卷前宣和字押的是真蹟。卷中烟霞縹緲。鈎勒精嚴。亦純是武衛家法。決非宋以後畫手所能仿。為惜不及數尺。即絀然而止。知尚有後半幅為人割移。別作一卷。以售欺。卷後趙松雪所書海賦。及鄧巴西袁清容吳匏庵諸跋。並屬偽蹟。更不待言矣。余於嘉慶癸酉冬。攜家北上。小住浦城。曾從儀軒借觀一過。未經諦勘。儀軒富於收藏。實自以此為甲觀也。道光壬辰。得請歸田。復過浦城時。儀軒已逝。其二子芑源廣文。甘亭孝廉。出此求跋。亦匆匆未暇。以為今年秋復得告歸。大有卜居是邦之意。客窗多暇。乃與芑源等發篋縱觀。再四審眎。因親縷書此而歸之。自辛前後三十年。眼力頗有所進。不虛此一段翰墨緣。且願芑源昆仲。就現存之蹟。剔去卷後各偽跋。重加潢治。以無負此唐人妙蹟。庶可於無佛處稱尊云爾。壬寅十月望後記。

文衡山書赤壁賦冊

陳無軒寓賞編載文衡山前後赤壁賦行書冊。稱為浦城祖君。我在藏本。蓋即吾師舫齋先生之封翁也。余於嘉慶戊辰己巳間。掌南浦書院講席。日侍舫齋師談讌。彼時未讀寓賞編。不知吾師家藏此蹟。未曾請觀。今僑居浦城。吾師早歸道山。雖知有此蹟。而無由過問矣。翰墨之緣。即一寓目而亦不可強如此。按蘇文忠有自書赤壁賦本。今三希堂已為摹刻。朱子云。盈虛者如代。今多誤作如彼。嘗見東坡手寫本作代。乃今三希堂所刻。則仍作如彼。豈朱子所見又別一本耶。然三希堂本。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共適作共食。又不可解。又按坡公跋龍井題名記云。予謫黃州。參寥使人示以題名。時去中秋十日。秋濤方漲。水面十里。月出房心間。風露浩然。所居去江無十步。獨與兒子邁。棹小舟至赤壁。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濤際天。因錄以寄。元豐三年八月記。此公第一次游赤壁也。元豐三年為庚申。越二年為壬戌。始再游赤壁。今人只知後二游而已。

歸田瑣記卷四

黃忠端公

清 福州梁章鉅撰

吾鄉黃石齋先生。為千古偉人。初不知其生前如何風采。余曾得其待漏圖畫像。則恂恂道貌。霽然可親。絕無一毫凌厲氣概。相傳石齋先生就逮時。門人多相隨。石齋一再辭之曰。我為大臣。義宜死。諸君無為也。猶不去。石齋乃曰。諸君踐土食毛。義亦可死。但未食祿。亦可以無死。今與諸君訣。甘殉難者止。否則各有父母妻子。毋為冒不測也。眾乃泣別。惟七人願從。江西四人。福建三人。是時遭逢仁恕。令前代遺臣。梗不服者。得請方行刑。毋許專殺。由是石齋師徒皆下獄。以待。石齋入獄。即絕粒。大帥憂其蚤斃也。百方進食飲。皆不顧。乃募漳人之賈於江寧者。至獄。以鄉情相慰藉。猶不食。於是邀與遊於市。入飯肆。強之不可。乃入酒肆。共酌以獻。石齋曰。酒以合歡。今鄉井相聚。小飲可乎。但必無過三爵。眾皆喜諾。遂飲三爵。更一肆。則又三爵。以此閱數日。不至於斃。及就義之晨。二官入謁。拜如儀。曰。為公送喜。石齋曰。國破君亡。何喜之有。二官曰。已得請。許公就義矣。石齋笑曰。是誠可喜。但汝輩安能解此。因曆舉二

公之家世閥閥而呵其罪。二官皆浹背而去。頃之石齋乘小車出。七人從。中途石齋返顧後車。七人者皆無人色。石齋笑曰。怖乎。忍一刻即千秋矣。七人皆應曰。然。比至西華門。石齋忽墜車下。一指揮趨進掖之。且慰曰。毋恐。石齋瞋目叱之曰。是何言歟。天下豈有畏死黃道周哉。此地為輦路所經。吾不可以乘而過。因絕食足弱。下而致仆。吾何恐哉。指揮愕然。易容因跪曰。此地萬人瞻仰。公又困憊。即就大事可乎。石齋四顧曰。善。遂命布席。南向拜訖。一老僕請以數字貽家。石齋躊躇曰。無可言者。因請乃裂衣襟。嚙指血曰。綱常萬古。節義千秋。天地知我。家人無憂。七人者亦血書一幅云。師存與存。師亡與亡。石齋體故昂藏。立而受刑。又義風凜凜。行刑者手慄。刃下不殊。行刑者大慄。急跪曰。公坐。石齋頸已中刃。血淋漓。猶頷之曰。可。乃坐而受刑焉。其時大帥亦閩人也。大書碑云。偽閣部黃某首。巡示松江。一兵以他首易。而匣藏之。古墓中。後數年。石齋子至江寧。求遺骸。有以兵事告者。其子詣之。兵歎至浹月。乃與到古墓。取匣開視。面尚如生。遂以歸葬。榕村語錄所載如此。

洪文襄公

相傳洪文襄公

承嘯

當明崇禎十四年。松山被陷時。京師傳聞。公已殉難。崇禎帝輟

朝賜祭。其子在京成服受弔。撰行狀送諸公卿矣。方祭第九壇而公生降之信至。遂罷祭而行狀已徧傳人間。歸本朝二十一年乃卒。其家再成服受弔。撰行狀不復叙前朝事。但自佐命入關起。有好事者嘗得其前後兩行狀訂為一本。然公自順治元年入關為內院大學士。次年即出駐江南。以次削平逋寇。後再出為楚粵滇黔諸省經畧。西南底定。其功亦偉矣。當順治九年九月。欽天監奏太白星與日爭光。流星入紫微宮者。內大臣等議請駕往邊外迎達賴喇嘛。公率同大學士陳之遴疏稱日者人君之象。太白敢與爭光。紫微宮者人君之位。流星敢於突入。上天垂象誠宜警惕。且今年南方苦旱。北方苦澇。歲饑處處入告。非聖躬遠幸之時。達賴喇嘛自遠方至。遣一大臣迎接。已見優待之意。亦可服蒙古之心。何勞聖躬親往。疏入遂止。此事已載國史列傳。則公當日立朝之概亦可想見矣。又聞吾閩各郡在京皆有會館。泉漳兩會館本係合一。鄉誼最暱。自國初洪文襄公入相。後公以南安籍專拜泉館同鄉。而漳館人遂不通謁。彼時泉館人無論京宦公車。無不所求輒遂。攸往咸宜。而漳館大有集枯之感。一日館中人五六輩相與私議曰。洪閣老雖不我顧。究竟不是別鄉人。我輩一概不往修賀。毋亦於鄉誼有闕。今泉館人皆欣欣向榮。且

有慙。愚我輩先施者。姑盡吾禮可乎。眾以為然。遂於次日。率同往謁。閩人傳命曰。既係同鄉。亟應請見。但公事實難擺脫。稍暇即當出城謝步耳。越日。即有軍官來報曰。中堂準於明日出城。到漳館天后神座前拈香。於是五六輩者。飭館役潔整神龕。灑掃庭院。具茶以待。屆時。又有軍官飛報曰。中堂已出前門矣。漳館時在冰窖衙衙。距大街不遠。於是五六輩者。皆具衣冠。步出大街肅迎。各於輿前一揖。公在輿中一拱。而輿已飛過。人馬喧騰之際。五六輩者。竭蹶步隨。甫入館門。見公拈香已畢。請諸位登堂叙話。則見鋪陳燦爛。燈彩輝煌。地罽堆花。茶香撲鼻。皆耳目所未經。公數語寒暄畢。即起登輿。五六輩者。又急出街口肅送。徐步而回。則依然舊日門庭。適所見者全無踪跡。惟神座前兩行絳蠟一炷藏香而已。於是同人皆惘惘相對曰。頃莫非一夢否。呼館役詢之。亦曰。我隨諸位往復迎送。且茫不知前後之何以改觀也。既各歸房中解衣。則各卧床中。皆安設元寶庫銀一个云。按此龍溪李述堂太守威所述。嗚呼。公之幹略。即此可覘其概。蓋寔有古今人所不能及者。宜其自惜其身。以不枉其才也。

安溪李文貞公。當耿逆構難時。有蠟丸告變之功。吾鄉人至今德之。惟陳省齋先生夢雷。因此與公有隙。其絕交書中。斥之不遺餘力。揆之當時情狀。恐不盡然。文貞學養之粹。定不出此。讀榕村語錄自記之語。當得其實。附錄於此。以待論定云。人當大驚懼時。不可就處置事。此時非本心之正。若以事機不可緩。因旁言亂聽。急忙應之。十件十錯。某自經鄭冠耿逆之變。身嘗試之。當鄭冠披猖時。欲招某出。某不應。遂致怒聲言。欲禍予家。彼時若一言稍靡。便貽名節之羞。若過抗。便可殃及父母。某只不動聲色。數日後。有王友者。問某作何計。某曰。僕不過一窮百姓。彼若欲得而甘心者。遣一役來牽之而去。即與見面矣。友曰。招之不見。牽之而見。可乎。某曰。招之無可。見之禮。牽之有可見之義。何也。招之而見。不為殿下臣。必為座上客。牽之而見。則為簿下囚矣。友曰。見面奈何。某曰。若能以禮待。則從容告以實情。僕非明之臣子。而實我朝之詞臣也。倘為不才。便不足用。如以為賢。未有賢而失節者。彼於明家失節之人。皆殺之流之。則僕之不宜為用。明矣。如慮僕有別圖。生變者。請侍老父老母。攜妻子。傍城而居。教童蒙。度日可矣。若彼赫然而怒。發淡水洋。亦命也。王友為之稱善。其後竟得瓦全。倘倉卒應之。則心氣驚惶。思慮未能周到。剛柔緩急之間。皆足以償。

事致禍矣。

李文貞公逸事

安溪李文貞公之先代本聚族鄉居。國初時有劇盜亦姓李者。欲佔據其鄉。已挈黨踞李氏祠堂。索供錢米。李氏族人惶惶。日聚祠門外商議。時公方九歲。隨其封翁。雜立稠人中。為盜魁所見。呼其進祠。拊摩而噢咻之。並假封翁以詞色。一日忽謂封翁曰。你此孩子讓與我。我便挈衆他往。誓不相犯。封翁不知所答。時族衆已共聞此語。羣哀懇於封翁曰。此事固非人情所堪。但為保族起見。功德莫大。況此子岐嶷。他日未必不復歸。願熟思之。封翁無可奈何。私以問公。公毅然曰。惟父所命。衆大懼。盜魁亦喜甚。乃擇吉日。與其妻高坐中堂。廣張燈彩。令封翁領公行父子禮。盜魁本自有一子。少公一歲。遂令行拜兄禮。事畢。乃送封翁獨歸。而令公以父子相稱。公不從。盜曰。適已從矣。何頓改也。公曰。適遵父命。不敢不從。今父不在此。何從之有。於是盜欲困之。扁置一室。而少與之食。翌日入室視之。公殊無所苦。復閉其窗。檻以煙。從外薰之一日夜。意必悶倒矣。啟戶覘之。則伏於地。蹴之起。陽陽如平常。盜之妻曰。我相此子非凡品。困之實所不忍。且其福命甚大。即欲死之。亦勢有所不能。不如竟舍之。

去。而我幼子轉託之。自古緣林無不敗之局。我既與彼同姓。將來或藉以延一綫血食。亦未可知。盜魁以為然。明日遂召封翁交還其子。並鄭重付其幼子。使撫養之。刻日即統眾盜他去。後盜果被獲。覆其族。而其幼子附封翁。遂世其家焉。現在李姓族譜中。別有一支。附於宗圖之後者。即幼子所傳也。嗚乎。盜能相人。而其妻更能保族。所謂盜亦有道也。然非公之福命。何以臻此哉。此事聞諸泉州張莪園觀察。慎和。

又文貞公之墓在安溪某鄉。康熙間有道士李姓者。利其風水。道士之女。方病瘵。將危。道士告之曰。汝為我所生。而此病已萬無生理。今欲取汝身一物。以利吾門可乎。女愕然曰。惟父所命。道士曰。我欲分李氏風水。謀之久矣。必得親生兒女之骨月埋之。方能有應。但已死者不甚靈現。活者不忍殺。惟汝將死未死之人。正合我用耳。女未及答。道士遽以刀劃取其指骨。置之羊角中。私埋於文貞公之墓前。自後李氏門中死一科甲。則道士族中增一科甲。李氏田中減收若干斛。則道士田中增收若干斛。李之族人。有覺者。亦不解其故。值清明節。村中迎張大帝為賽神會。綵旗導從甚盛。行至文貞公墓前。神像忽止。數十人舁之不能動。中一男子大呼曰。速歸廟。速歸廟。眾不得已。從之至廟。男子據上坐云。我即大帝神也。李公墓中有妖。須往擒治。

之命其徒某執鋤某執鋤某執繩索部署已定又大呼曰速至李公墓衆如其言神像疾趨如風至墓令執鋤者搜墓前後久之得一羊角金色中有小赤蛇昂首欲飛其角旁有字則道人合族姓名也乃令持繩索者往縛道士時公家族衆亦至鳴之官訊得其情置道士於法李氏從此復盛而奉張大帝甚虔此事聞之漳州黃清夫侍御照今袁簡齋續齊諧中亦載之

陳省齋

吾鄉相傳 國朝圖書集成一書成於陳省齋之手實未核也恭讀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 諭內閣九卿等陳夢雷原係叛附耿精忠之人 皇考寬仁免戮發往

關東後東巡時以其平日稍知學問帶回京師交誠親王處行走累年以來招搖無忌不法甚多京師決不可留着將陳夢雷父子發遣邊外或有陳夢雷之門生平日在外生事者亦即指名陳奏楊文有乃耿逆偽相一時漏網公然潛匿京師著書立說今雖已服冥刑如有子弟在京者亦即奏明驅遣爾等毋得徇私隱蔽陳夢雷處所存古今圖書集成一書皆 皇考指示訓誨欽定條例費數十年 聖心故能貫穿古今彙合經史天文地理皆有圖記下至山川草木百工製造海西秘法靡不

備具。洵為典藉之大觀。此書工猶未竣。着九卿公舉一二學問淵通之人。令其編輯竣事。原稿內有訛錯未當者。即加潤色增刪。仰副 皇考稽古博覽至意。據此。則圖書集成之成帙。非省齋所能專其功。而省齋之負才跖弛。讀此亦可見其概矣。

蕭塾庵

雍正六年六月。禮部議復福建總督高其倬疏。言原任山西道御史蕭震。於康熙十三年。遭耿逆之變。與原任邵武府知府張瑞午等。合謀討賊。事洩身殉。妻妾媳婢同時死節。查張瑞午等。俱經予恤。蕭震亦應照品級致祭一次。入功臣廟。其妻林氏。妾張氏。媳鄭氏。俱應准其旌表。給銀建坊。入祠致祭。其婢曾氏。限於名分。停止入祠。疏上從之。按此事傳聞異詞。尤西堂艮齋雜說云。侯官蕭震。以順治壬辰進士。為大名府司理。擢御史。後巡鹽兩淮。家資鉅富。與耿精忠有隙。及精忠叛。蕭之內子。和藥勸其自盡。蕭弗從。遂污偽命。為布政使。亡何以事害之。腰斬東市。籍其財。得三十六萬。康熙甲子。余至三山。過其居。已廢。問其妻子。無復存者。慨然悲之。作詩云。人生富貴本無常。生縛摩訶事可傷。多少朱門皆白屋。空留燕子話興亡。震之愚。乃不及一婦人悲哉。尤氏所記如此。然余又聞亡友謝甸男言。蕭塾菴。知耿變將發。北行至仙霞。

嶺耿藩使人遺以錦步幘廣可數畝蕭故豪侈得幘即大徵菊部流連數日逆謀成遂被擒其後死以縋首在烏石山之隣霄臺先是蕭有句云但使桑麻成樂土不妨詩酒上鄰霄至是而鄉人更詩酒二字為屍首則與腰斬東市之說殊矣謝古梅閣學小蘭陔詩集有秋日登鄰霄臺弔蕭贄菴先生四律亦頗著微詞詩云秋風秋草越王城緩步登樓弔古情天為斯文留後死山分片石待先生西臺鴛鴦存遺草南土鯨鯢略盛名魂倘歸來天水黑亂峰風木助悲鳴碑傳百字擅才雄幕府當年紀厥功原注公與當事修復道山古跡鐫崖勒銘紀年月能與名山開面目獨無奇計頌功德文不滿百字名曰百字碑在鄰霄臺之右桑麻成樂土不妨詩酒上鄰霄閣出樊籠荒臺草木千年恨樂土桑麻一夢中原注臺成之日公榜聯曰但願名成往事可憐文獻泣西風衰草黃沙骨已陳曾聞父老說能真陳書不憚操吾肘原注時道山就廢公與會城紳士議興復數書督撫言論後侃士論壯之起斯人山中猿鶴如相憶侍御功名半是塵亭餘故址委蒿萊昔日風雲罷酒杯秦漢文章埋故土曹劉名姓蝕蒼苔峴山羊淚魂應戀塞上陵碑首屢回欲告巫陽招未得寒鴉數點夕陽來蓋當時尚無定論也

謝古梅先生

謝古梅先生道承書學褚河南。國朝閩人善書者當以先生為巨擘。俗傳其與狐女倡酬。所謂媚蘭仙子者。其真偽不可考。然先生敦品勵學。實為儒宗。一時罕有其匹。恭讀乾隆五年六月十八日諭云。據大學士趙國麟奏。稱謝道承在祭酒任內。訓導有方。國學諸生因其升任。具呈懇留。朕思內閣學士尚非繁劇之職。成均事務可以兼攝。且從前邵基升任之後。亦曾行之。謝道承著仍兼國子監祭酒。當時成均欽式如此。亦可謂信而有徵矣。

蔡文恭公

漳州蔡文恭公。承其世父文勤公之指授。髫齡中。即以聖賢之學自奮。文勤為安溪李文貞公入室弟子。公以此得尋安溪軌範。我朝二百年來。閩人與爰立者。惟安溪與公兩人。而公相業較安溪尤粹。朱文正師嘗稱蔡公直。上書房四十年。其培養啟迪於根本之地最深且久。諸皇子孫曾輩對公之容。莫不肅然。藹然敬信悅服。公亦知無不言。而純樸和易。能使人意融。文正師亦久直三天者。故能言之親切。如此。余最喜公致仕家居時。每遇巡檢典史。亦執禮甚恭。或以為過。公曰。欲使鄉民知位至宰相。亦必敬父母官。知父母官之尊。雖宰相亦必致敬。庶幾常存不敢之心。

而犯上作亂者或鮮矣。故終公之世。漳浦民無滋事者。聞公歿後數年。有某典史往鄉捕人者。為公族眾擁至蔡氏宗祠中。扃門押跪。笞四十而逐之。典史憤極。訴之漳州守求伸冤。守問典史曰。此冤必應伸。但汝以官為重乎。抑以冤為急乎。如肯以一官拚之。則我必能為汝伸冤。倘仍捨不得此一官。則請再自斟酌。典史不言而罷。嗚呼。此漳泉之刁風。所由日熾也。

張孟詞貢士

張孟詞名騰蛟。汀州寧化人。乾隆辛丑。朱文正師試汀州府屬秀才。孟詞文為幕客。校閱者置劣等。師覆閱之大加驚異。擢冠其軍。翌日覆試。愈加賞識。召入署中授業。而幕客已於前夜襍被去矣。逾年舉鄉試第一。自是師宦跡所至。輒與偕。愛之如子。他弟子莫能及也。嘗寄孟詞書云。孟詞年兄。近想起居日暢。彤廷對鵬。五色雲縵。蓬瀛高步。一鳴歸昌。可勝頌耶。近作漫興試筆中一絕云。三千閩士校雄雌。第一應推張孟詞。萬錦雲霞天上筆。雙清梅雪歲寒姿。蓋紀實也。亦可知老夫之傾倒於足下矣。陞請如准。可罄積悰。諸惟雅裁不一。後孟詞於癸丑會試中式。磨勘停科。乙卯未及補。殿試卒於京中。年僅三十有八。孟詞為人溫而介。才高而苦學。嘗欲取宋

章如愚山堂考索王伯厚王海剛益之為書曰山海精良未成稿如束筭有駢體文數十首沒後為金蘭畦尚書取去今不知落何手獨存詩二十餘篇耳文正師得孟詞死耗寄家人書並詩云孟詞不幸短命死矣使我心灰氣短然則汝輩不能望其肩背尚遂隊會試妄希進取真不可不知足也才如孟詞文如孟詞學如孟詞猶不得一進士出身然則倘有僥倖成進士者豈不媿耶不得者又何憾耶此較之蔡廷舉杯瀾藩而更可悲憾十倍者也目中所睹止此一人而不得大成耶若阮雲臺之福慧雙全何修而得此耶自問我之無能為役何叨忝耶哭之四首寄來與知孟詞者看之知而不知者不必示也杜牧之作李長吉序云不獨地上少耶天上亦不多耶吾於斯人亦云然果昌谷為修文之長宋玉為朱衣之職尚可解吾愁耳噫或曰天上絕不以文字為重猶之雲霞花草而已則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呵呵子姪孫均此此心有感故不他及詩曰不朽文誰屬長吁天祝予玉樓真促李丹篆莫興徐華暫紛優鉢材偏恥壽標空羣標駁骨伯樂痛何如憶昔乘槎日抽桐出囊焦九旬親拂拭一響震空寥

辛丑校士至江搜落卷得生作大賞之置第一視爾真麟角逢人說

鳳條鍾期猶未死山海向誰招心是幽蘭素人如太玉清五車便炙轆三篋富遺篇

潤色吾東里。研摩奏兩京。

生為余第十全頌進呈特荷褒獎

眼中真國士。一第尚虛名。

生未及補殿試而卒友

于憐弱弟。鄭重託遺編。魂返幾千里。生離倏五年。誓余登道岸。度汝上層天。蒼昊如求士。呼空首薦賢。慧易題三界。才難贖百身。奇文應泣鬼。苦學亦傷神。玉局來因舊。雲旂去路新。蒼茫司命意。老淚落斯人。紀文達師亦有哭孟詞。截句云。奇才不是不遭逢。却隔蓬山一萬重。記得為君題總帳。禹門已上不成龍。自注。余為君作挽聯。有和璧雖珍。終在璞。禹門已上不成龍之句。第二首云。魂遠棠梨一樹花。九泉應悔讀南華。誰知入眼黃金屑。緣我曾遊賣餅家。自注。君卷被斥時。余引公羊傳爭之。反激成其事。第三首云。秋墳鬼唱莫淒涼。埋骨青山朽不妨。一代文章韓吏部。哀詞原自弔歐陽。自注。謂石君詩也。阮雲臺師哭孟詞云。張孟詞志趣高潔。風儀峻朗。博聞元覽。穎秀邁倫。所為文沈博絕麗。有相如子雲之目。一時文人。鮮與抗者。既乃南中進士。未及廷試而卒。宜石君師慟之深也。墨卿同年。與孟詞少齊名。交最深。公摹其像。並裝石君師詩。翰於卷中。以寓悲慕之意。元識孟詞為題短句云。奇士多文遇每難。玉山頽後玉樓寒。愛才欲望張文蔚。少慰儒魂請一官。自注云。唐宰相張文蔚奏名儒不第。方十等五。人請賜一官。以慰其魂。近年如黃仲則。張孟詞等。擬乞吾師請。

於朝也。

鄭蘇年師

鄭蘇年師諱光策字瓊河。又字蘇年。閬縣人。與先大夫為讀書社至交。余之妻父也。少孤力學。古心自鞭。家貧不能就外傳。與同懷弟雲軒孝廉自相師友。姿稟岸異。髫齡老成。博縱群書。規模宏遠。登乾隆己亥鄉薦第二。遂為故太傅朱文正師入室弟子。既聯捷成進士。以不獲館選為教。退候吏銓。仍下帷攻苦如下士。甲辰恭遇南巡盛典。趨赴杭州。行在獻賦。與江浙紳士合試於敷文書院。監試者為故相和珅。獨於御座下腳几坐收試卷。納卷者必屈膝。先生側目之憤形於色。乃約閩士林樾亭王蘭江等六七人。以長揖退和珅銜之。遂束闔卷不閱。時江浙士皆竊笑之。先生灑然返里。不以為意。益肆力於學。尤喜讀經世有用之書。自通鑑通考外。若陸宣公李忠定真文忠。以及前明之邱瓊山王陽明呂新吾馮猶龍茅元儀。本朝之顧亭林魏叔子陸桴亭諸公著作。靡不貫串。如數家珍。值林爽文滋擾臺陽。詣軍門條上十二議。為福文襄節相所採用。及紅旗既報。徐兩松中丞往辦善後事宜。又條上八議。福徐二公並欲邀同渡海。以母老固辭。中年病足。瀕危而復起。因自號蘇年。絕

意仕途。以授徒養母為事。主講鰲峰。勤於訓迪。嚴憚有法。人才奮興。桐城汪稼門高陽李石渠。二中丞並欽慕之。謂不減蔡文勤風矩也。余以子婿為受業弟子。孰聞先生誨人宗旨。以立志為主。謂志定而後教有所施。又不欲人急於著述。言古聖賢之學。大抵先求諸身。既修諸身。即推以濟於世。隨其大小淺深。要必由己以及人。至萬不得已。始獨善其身。思有所存於後。故孔孟著書。皆屬晚年。道不行後事。嗚呼。先生之持論如此。故雖窮年斲斲。迄無成書。僅存詩古文十餘帙。亦未編定。自題為西霞叢稿而已。嘉慶乙丑。余為輯西霞文鈔上下卷。付友人梓行。其詩鈔及儷體文鈔。則已編而未梓。合文鈔讀之。先生之本末已見。近陳恭甫編修撰次東越儒林文苑傳。近人如林鈍村。官志齋鄭在謙。陳賢開輩。皆廁名其間。而先生獨不與。因詳為論列。以為摭逸搜沉之助。或曰。編修為孝廉時。曾修後進謁見之禮。先生素仰其文名。而欲進之於道。毅然以鄉先達自居。勉之以修己之學。濟物之功。而戒其毋以風流自賞。適中編修之忌。遂銜之不釋。果爾。則編修亦編人耳。所論撰又足據乎哉。

福建鼎甲

有明一代。吾閩登狀元者十一人。閩縣陳郊。洪武陳謙。嘉靖侯官翁正春。萬曆懷安

龔用卿。嘉靖丙戌長樂馬鐸。永樂壬辰李騏。永樂戊戌莆田林環。永樂丙戌柯潛。景泰辛未永春莊際昌。萬曆己未

長泰林震。宣德庚辰建寧丁顯。洪武乙丑榜眼十二人。閩縣唐震。洪武戊辰林誌。永樂壬辰長樂陳全。永樂

丙戌連江趙恢。宣德癸丑晉江黃鳳翔。隆慶戊辰李廷機。萬曆癸未楊道賓。萬曆丙戌史繼偕。萬曆壬辰莊奇顯。萬曆

癸丑南靖李貞。永樂乙未建安龔錡。宣德庚戌寧化張顯宗。洪武辛未探花十人。閩縣陳景著。永樂乙未

莆田黃陽。永樂辛卯林文。宣德庚戌李仁傑。正德壬辰戴大賓。正德戊辰晉江張瑞圖。萬曆丁未龍溪謝連。宣德

汀林鈞。萬曆壬辰漳浦林士章。嘉靖己未邵武吳言信。洪武辛未然登政府者。僅李廷機張瑞圖林

鈞而已。餘則不惟少顯宦。亦多夭死。而陳郊陳謹龔錡則又皆死於非命。本朝百有

餘年。未有狀元。而屢得榜眼。鄧允庭先生。天啟授編修即卒。吳劍虹先生。文煥散館改部。

轉御史。遽引疾歸。林青圃先生。春校稍陞至通政司副使。亦鑄級去位。而趙秀山先生

晉則且以科場事。病死獄中。故林樾亭先生。謂科名。每與福命相妨也。近則廖鈺夫

鴻奎由榜眼累官至大司空。而道光丙申狀元為林勿村。鴻年榜眼為何杰夫。冠英

皆福州人。殆省運由此轉機歟。

世進士

吾閩在前明有五世相聯成進士者。興化府一家柯英。中宏治己未科。英子維熊。中

正德丁丑科。維騏中嘉靖癸未科。維熊子本。中嘉靖庚戌科。維騏孫茂竹。中萬曆癸未科。茂竹子昶。中萬曆甲辰科。四世相聯進士者。吾郡亦一家。林元美。中永樂辛丑科。美子瀚。中成化丙戌科。瀚子庭棉。中宏治己未科。庭機。中嘉靖乙未科。庭棉子炫。中正德甲戌科。庭機子燦。中嘉靖丁未科。煙。中嘉靖壬戌科。

兄弟進士

前明。吾閩同懷兄弟進士者。福州凡二十二家。而同榜者五家。洪武乙卯。陳仲完。陳洵仁。永樂乙未。劉鳳。劉麒。林文秩。林文結。成化壬辰。林泮。林濬淵。嘉靖丙戌。倪組。倪緝。興化府十六家。而同榜者二家。成化丁未。方良。永方。良節。嘉靖癸未。方一桂。方一蘭。泉州府二十一家。而同榜者三家。宏治癸丑。黃銘。黃鐸。嘉靖癸丑。史朝宣。史朝富。萬曆庚辰。謝吉卿。謝台卿。餘則漳州府五家。邵武府一家而已。而同榜無聞焉。本朝則嘉慶壬戌。葉申。茶。乙丑。葉申。萬。己巳。葉申。鄉。及廖鴻。藻。鴻。奎。皆福州人。惟廖為同榜云。

少年登第

閩在前代。多少年登科者。福州林文秩年十四。中永樂甲午科。林文結年十三。中永

樂辛未科。興化戴大賓年十三。中宏治辛酉科。鄭一鵬年十五。中正德癸酉科。鄭雲鵬年十五。中嘉靖丙戌科。泉州傅機年十六。中正德丁卯科。梁懷仁年十六。中嘉靖乙酉科。李春芳年十六。中嘉靖庚午科。王三接年十六。中嘉靖癸卯科。黃日睿年十五。中萬曆丁酉科。楊元錫年十五。中崇禎癸酉科。漳州陳睢年十六。中永樂甲午科。呂昊年十五。中嘉靖丙午科。其十六歲以上者。則指不勝屈矣。然不若三山志所載宋大中祥符八年。連江黃鼈。以六歲應童子舉出身。又九年。福清蔡伯備。以四歲應童子舉。賜出身。更為稀有。

世解首

前明福州有父子解元者。長樂林賜。中宏武癸酉科。及子僑。中正統戊午科。興化有三世解元者。黃壽生。中永樂應天戊子科。及孫乾亨。中成化甲午科。乾亨子如金。中宏治甲子科。

三試巍科

前明福建有三試並擢巍科者。福州兩家。林誌以解元會元而登榜眼。李騏以解元會魁而登大魁。興化二家。楊慈以鄉試第一。會試第二。而登二甲傳臚。戴大賓以鄉

試第三會試第二而登探花泉州府兩家李廷機以解元會元而登榜眼莊際昌以亞魁會元而登大魁。

同榜三及第

通前明一代吾閩登鼎甲者三十三人而同科並得尤為美談。洪武辛未科榜眼為寧化張顯宗探花為邵武吳言信。永樂丙戌科狀元為莆田林環榜眼為長樂陳全。壬辰科狀元為長樂馬鐸榜眼為閩縣林誌乙未科榜眼為南靖李貞探花為閩縣林景著。萬曆壬辰科狀元為侯官翁正春榜眼為晉江史繼偕。至宣德庚戌科則狀元為長泰林震榜眼為建安龔鉞探花為莆田林文一榜三及第。悉萃吾閩洵為海濱盛事矣。近惟道光丙申科則狀元林鴻年榜眼何冠英福州人。

會元

前明吾閩登會元者福州六人。洪武丁丑為閩縣陳郊。永樂壬辰為閩縣林誌乙未為懷安洪英。嘉靖壬戌為福清林春乙未為侯官許穀己未為閩清蔡茂春興化一人。永樂辛丑為莆田陳中。泉州四人。嘉靖庚戌為南安傅夏器。萬曆癸未為晉江李廷機辛丑為同安許懈己未為晉江莊際昌。延平府一人。隆慶戊辰為大田田一傳。

本朝則惟順治辛卯陳常夏一人按陳常夏字長賓又字鐵山龍溪人榜後授米脂令不赴有江園集里黨罕能舉其名者率以為吾閩本朝無會元失之矣

宰相尚書

吾閩在前明登政府者凡十七人而泉州即有十人建安楊榮沙縣陳山福清葉向高莆田周如磐朱繼祚黃鳴俊漳浦黃道周其餘李廷機史繼偕張瑞圖楊景辰黃景昉蔣德璟林顧樞陳洪謐劉麟長皆晉江人林鈺同安人皆泉屬也本朝及今百餘年惟泉州李文貞公漳州蔡文恭公二人而已若前代福州官至尚書者多至二十一人而閩縣林文安公家則有三代五尚書之盛翰林子煥煙俱廷機子俱本朝直至嘉慶壬申浦城祖舫齋先生始晉大司寇未踰年即以病去位近則陳望波先生為大司寇廖鈺夫為大司空或後此源源而來歟

歸田瑣記卷四終

歸田瑣記卷五

清 福州梁章鉅撰

鼉拜

山中故人往來。每喜詢朝中故實。以擴聞見。或問何為布庫之戲。余謂布庫。是國語譯語。則謂之撿脚。選十餘歲健童。徒手相搏。而專賭脚力勝敗。以仆地為定。康熙初。用此收鼉拜。故至今宮中年節宴。必習演之。或問鼉拜為何人。曰。國初勳舊。無不知有鼉拜者。迨後罪狀昭著。而列聖猶曲加軫念。疊沛恩施。恭讀乾隆四十五年諭曰。朕恭閱實錄。見鼉拜以從征屢立戰功。歷封公爵。聖祖仁皇帝嗣統。與內大臣蘇克薩哈等。為輔政大臣。並加太師。是時皇祖冲齡踐祚。鼉拜受事以後。即專權自恣。擅作威福。因與內大臣費揚古有隙。坐伊子倭赫。並侍衛西住。折克圖。覺羅薩爾弼等。以擅乘御馬。及取御用弓矢射鹿罪。俱棄市。並坐費揚古怨望。亦棄市。並殺其子尼侃薩哈。連籍其家。以與其弟穆里瑪。又蘇克薩哈。係鼉拜姻婭。亦以論事齟齬。積而成讎。因蘇克薩哈籍隸正白旗。鼉拜欲以薊州遵化遷安諸屯莊。改撥鑲黃旗。而別圈民地。給正白旗。詔遣大學士管戶部尚書蘇納海。與直隸

總督朱昌祚巡撫王登聯。丈量酌易。經朱昌祚等勘明。奏請停止圈換。鼇拜即坐蘇納海以撥地遲誤。昌祚等以紛更妄奏。悉建治棄市。且以蘇納海族人英俄爾岱為睿親王私黨。令部臣盡削世職。以洩其忿。並以蘇克薩哈疏稱往守陵寢。得以生全之語。即誣坐以懷抱奸詐。存蓄異心。二十四大罪。應予磔死。皇祖鑒其誣。堅不允所請。鼇拜攘臂強奏累日。竟予絞決。並誅其族屬。又入對時。輒請申奏言官。不得上書陳奏。時有竊鼇拜馬者。即捕斬之。並殺御馬羣特長。皇祖以鼇拜黨權不法。怙惡弗悛。用人行政。專恣妄為。文武百官欲盡出伊門下。與穆里瑪等結成黨羽。凡事在家定議。然後施行。倚仗凶惡。毀棄國典。特降諭旨。嚴拿勘審。並親加鞫問。情罪俱實。諸王大臣擬請正法。皇祖念其効力年久。不忍加誅。從寬革職籍沒。同其子那摩佛。一並拘禁。迨伊死後。仍念其舊勲。追賜一等男。皇考世宗憲皇帝御極後。賜鼇拜祭葬。復一等公。世襲罔替。是鼇拜一身之功罪。載在冊籍。昭然不爽。朕惟大臣為國宣勤。功銘鐘鼎。尤當深自斂抑。律已奉公。以保全終始。況以輔臣躬承顧命。翊贊機務。更宜小心謹慎。不可稍涉縱恣。乃鼇拜當日自恃政柄在握。輒敢擅權散法。邀結黨羽。殘害大臣。罪蹟多端。難以枚舉。若非聖祖英明剛斷。立予拿究。

漸將跋扈難馴。政事亦不可問。至圈地一案。相持不決。百姓環訴失業。幾至釀成大
事。皇祖不即加誅。僅予褫奪。仍給男爵。已屬格外之仁。至皇考復選公爵時。因
念鼇拜舊勞。伊孫達福才具。又尚可用。是以仍予施恩。蓋于鼇拜擅權縱恣。固所熟
聞。至其不法疑蹟。如實錄所載。累累若此。未必一一臚悉也。今朕備稽事實。蹟狀
顯然。若不覈其功罪。明示創懲。在鼇拜一家之僥倖。所關猶小。而後之秉鈞執政者。
無復知所顧忌。將何以肅綱紀而杜僉邪乎。所有現襲鼇拜公爵之德生本身。既無
過犯。且令承襲。俟出缺時。即行停襲公爵。仍照皇祖所降諭旨。給予一等男爵。世
襲罔替。已足以示國家法外施恩。舊勳之意矣。謹按康熙之元。上甫八齡。鼇拜
正當國恃其勞績。肆行無忌。上早洞悉其奸。在內日。選小內監。令之習布庫。以為
戲。鼇拜或入奏事。並不之避。且以朝廷弱而好弄。心益恬然。無所顧忌。一日入內。
忽為習布庫者所擒。十數小兒立執鼇拜。付外廷。遂伏誅。以勢嚴熏灼之權奸。乃執
於十數小兒之手。如此除之行。所無事。非神武天授其孰能與于斯。

噶禮

舊聞吾閩趙二令太史。晉典試江南。以關節破案。實與總督噶禮朋比為奸。又蘇撫

張清恪公伯行。因此事與噶禮互揭罪幾不測。惜未詳其顛末。後詢之史館諸公。始筆記之云。噶禮由廕生。歷官吏部郎中。康熙三十五年。聖祖仁皇帝親征噶爾丹。至克魯倫河。噶禮隨左都御史于成龍督運第一起兵糧。叙功升盛京戶部理事官。不三年。遂授山西巡撫。噶禮曾以霍州牧李紹祖保題潞安守。及紹祖使酒自刎。匿不以奏。吏議革噶禮職。奉旨留任。御史劉若鼎疏劾噶禮貪婪。無厭虐吏害民。計贓數十萬兩。知府趙鳳詔為噶禮心腹。專用酷刑。以濟貪壑。下噶禮回奏。得辯釋。平遙民郭明奇等。以噶禮縱庇貪婪。知縣王綬赴巡城御史呈控事。聞且列款入奏。一通省錢糧。每兩索火耗銀二錢。除分補大同諸處虧帑外。入己銀共四十餘萬兩。一捐修祠宇。用印簿分給通省。勒捐入己。一縱令汾州同知馬遴婪贓分潤。一令家伶赴平陽汾州潞安三府。勒取富民餽送銀兩。一因詞訟索臨汾介休富戶亢時鼎梁湄銀兩。一納知縣杜連登賄。許調缺。及連登以貪婪被揭。復曲加庇護。一隱匿平定州電傷不報。請究贓治罪。又下噶禮回奏。亦以無左證獲免。旋內遷戶部左侍郎。復外擢江南江西總督。歷疏劾罷江蘇巡撫于準。布政使宜思恭。按察使焦映漢。督糧道賈朴。知府陳鵬年等。及張清恪公撫江蘇。以事蹟忤噶禮。至是公發辛卯科

場不公事。正考官副都御史左必蕃亦檢舉知縣王曰俞方名所薦之吳泌程光奎二名。平日不通文理。上命尚書張鵬翮赴揚州會審。張與噶互相疏劾。上復命張鵬翮會同總漕赫壽查審覆奏。噶禮免議。張伯行革職贖徒。上切責張鵬翮等掩飾和解。瞻徇定擬。遣尚書穆和倫前往覆讞。仍如所擬定議得旨。噶禮屢次具摺參張伯行。朕以張伯行操守為天下第一。斷不可參。手批不准之諭旨。現在此所議是非顛倒。下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復。諭九卿等曰。噶禮操守。朕不能信。若無張伯行。則江南地方必受其賖削一千矣。即如陳鵬年稍有聲譽。噶禮久欲害之。曾將其虎邱詩二首。奏稱內有悖謬語。朕閱其詩。並無干礙。又曾參中將軍副李麟。騎射俱劣。李麟在口內迎駕。朕試彼騎射俱好。朕于是時已心疑噶禮矣。互參一案。初次遣官往審。為噶禮所制。不能審出。及再遣大臣往審。與前無異。爾等諸臣能皆體朕保全清官之意。使正人無所疑懼。則海宇長享昇平之福矣。尋九卿等議。二人並任封疆。互相訐參。有玷大臣之職。均應革任。上命張伯行留任。噶禮革職。於是天下快之。未幾。噶禮之母叩閭。稱噶禮與弟色勒奇。子幹都。置毒食物中。謀害伊命。噶禮妻以別戶。子幹泰為己子。縱令糾眾毀屋。噶禮攜資財。與妻子移居河西務。奸詐凶

懇請正典刑。下刑部鞠訊得實。擬將噶禮凌遲處死。妻論絞。色勒奇幹都並斬。幹泰發黑龍江家產入官。得旨。噶禮令自盡。妻亦從死。餘悉如部議。

隆科多

仁廟升遐之日。大臣承顧命者。惟隆科多一人。是以憲廟恩遇極隆。親政之初。諭隆科多應稱呼舅舅。嗣後啟奏處。皆書寫舅舅隆科多。謹按隆科多為孝懿仁皇后父。佟國維之子。襲公爵。官吏部尚書。加太保。後以四十一款重罪。應誅雍正五年獄成。奉旨免其正法。於暢春園外造屋三間禁錮。死於禁所。獄詞載隆科多私鈔玉牒。收藏在家。大不敬之罪一。將聖祖仁皇帝御書貼在廂房。視為玩具。大不敬之罪二。妄擬諸葛亮奏稱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時。大不敬之罪三。盛京兵部主事瑪岱之事。屢奉聖諭。隆科多明知干犯。復行妄奏。大不敬之罪四。皇上賞銀三千兩。令修理公主墳墓。隆科多遲至三年。竟不修理。大不敬之罪五。仁廟升遐之日。隆科多並未在御前。乃詭稱曾帶匕首。以防不測。欺罔之罪一。狂言妄奏。提督之權甚大。一呼可聚二萬兵。欺罔之罪二。時當太平盛世。臣民戴德守分安居。而隆科多作有刺客之狀。故將壇廟桌下搜查。欺罔之罪三。妄奏被

劾知縣關陝原係好官。欺罔之罪四。皇上謁陵之日。妄奏諸王心變。紊亂朝政之罪一。妄奏調取年羹堯來。亦必生事端。紊亂朝政之罪二。妄奏舉國之人俱不可信。紊亂朝政之罪三。交結阿靈阿。揆叙。邀結人心。姦黨之罪一。保奏大逆之查嗣庭。姦黨之罪二。徇庇傅爾沈。竹戴鐸。巴海。不行查參。姦黨之罪三。比暉伊門。下行走之蔡起俊。姦黨之罪四。徇庇阿錫爾。法敏。將倉場所奏。浥爛倉米。著落歷年監督分賠之案。巧為袒護。其奏。姦黨之罪五。曲庇菩薩保。囑托佛格。免參。姦黨之罪六。任吏部尚書時。所辦銓選官員。皆自稱為終選。不法之罪一。縱容家人勒索財物。包攬招搖。肆行無忌。不法之罪二。徇庇提督衙門筆帖式詹泰。囑託原任吏部侍郎勒什布。改換成例。不法之罪三。發遣安西人犯。應給口糧。並赤金等處。應裁應補兵丁之處。故行推諉。欲以貽誤公事。不法之罪四。因係佟姓。捏造有人冬耐歲寒之語。向人誇示。以為姓應圖讖。不法之罪五。自知身犯重罪。將私取金銀。豫行寄藏菩薩保家。不法之罪六。挾勢用強。恐嚇內外人等。不法之罪七。索詐安圖銀三十八萬兩。貪婪之罪一。收受趙世顯銀一萬二千兩。貪婪之罪二。收受滿保金三百兩。貪婪之罪三。收受蘇克濟銀三萬六千餘兩。貪婪之罪四。收受甘國璧金五百兩。銀一千兩。貪婪之罪

五。收受程光珠銀五千兩。貪婪之罪六。收受六格猫睛映紅寶石。貪婪之罪七。收受姚讓銀五百兩。貪婪之罪八。收受張其仁銀一千兩。貪婪之罪九。收受王廷揚銀二萬兩。貪婪之罪十。收受吳存禮銀一萬二千兩。貪婪之罪十一。收受鄂海銀一千五百兩。貪婪之罪十二。收受佟國勳銀二千四百兩。貪婪之罪十三。收受佟世祿銀二千兩。貪婪之罪十四。收受李樹德銀二萬一千四百餘兩。貪婪之罪十五。收受菩薩保銀五千兩。貪婪之罪十六。以上罪案昭著。隆科多應斬立決。妻子入辛者庫。財產入官。疏入。邀 寬典。我 朝之恩禮故舊。仁至義盡。蓋史冊所未聞也。

年羹堯

隆科多因議年羹堯罪狀。徇庇不協。坐削去太保。革去尚書。按年羹堯父遐齡。湖北巡撫。羹堯以康熙三十九年。翰林出身。歷充四川廣東試差。不十年。擢為四川巡撫。西藏軍興。請親赴松潘協理軍務。以功晉四川總督。旋授定西將軍。西藏平。入 覲。賜弓矢。授四川陝西總督。封三等公。加太保。青海軍興。授撫遠大將軍。督奮威將軍岳鍾琪進剿。凡百有五日而青海平。進一等公。加太傅。父遐齡如其爵。長子斌給子爵。入 覲。賜雙眼花翎。四圍補服。黃帶紫纓。值莊浪番賊滋擾。又率岳鍾琪剿平之。

叙功次子富給男爵時四川巡撫蔡珽被羹堯劾入京得召見因陳羹堯貪殘諸
款又羹堯嘗薦西安布政使胡期恒可大用期恒入覲以奏對荒謬革職時劾羹
堯者紛起諭曰年羹堯曾妄舉胡期恒妄劾金南瑛等又遣官弁築城南坪不惜
番民致驚惶滋事反以降番復叛巧飾具奏又青海蒙古饑饉不上聞年羹堯從
前不至於此或自恃己功故為怠玩或誅戮太過致此昏瞶豈可仍居總督之任念
其尚能操演兵丁可補授杭州將軍嗣山西巡撫劾羹堯私佔鹽窩擅用正課西安
巡撫亦劾羹堯藉口捕治鹽梟率兵夜圍郃陽民堡致死多人並下部議罪羹堯行
至儀徵逗留不前回奏又多狡飾部臣請逮問又合詞奏羹堯罪狀累累請正典刑
並議盡革世職得旨令將軍督撫提鎮各抒己見入奏旋據各省次第舉發復奏
請速加誅戮章下所司時已逮羹堯來京嚴鞫議政大臣三法司九卿等奏言羹堯
罪蹟昭彰彈章交至其大逆之罪五一與靜一道人鄒魯等謀為不軌一奏繳硃
批諭旨故匿原摺詐稱燬破倣寫進呈一見浙人汪景祺西征隨筆詩詞譏訕及所
作功臣不可為論語多狂悖不行劾奏一家藏鎖子甲二十八箭鏃四千又私貯鉛子
皆軍需禁物一偽造圖讖妖言其欺罔之罪九一擅調兵捕郃陽鹽梟致死良民八百

餘奉旨查詢。始奏並無傷損。後乃奏止傷六人。一南坪築城官弁騷擾番民。不即劾奏。一詭劾都統武格等鎮海堡失律。一西安解任時。私囑咸寧令朱炯賄奸民保留。一縱令劉以堂詐冒已故保題武功。令趙勳名姓赴任。知而不奏。一將幕友張泰基等冒入軍功。共十八案。一家人魏之耀家產數十萬金。冀堯妄奏。毫無受賄。一西寧効力者。實止六十二員。冊報一百九員。一退役王治奇。冒軍功。得授州判。其僭越之罪十六。一出門。黃土填道。官員補服淨街。一驗看武官。用綠頭牌引見。一設座當會府。龍牌正座。一穿用四衩衣服。鷲黃佩刀荷囊。一擅用黃袱。一官員餽送。曰恭進。一縱子穿四圍龍補服。一與屬員物件。令北面叩頭。一令總督李維均巡撫范時捷跪道迎送。一令蒙古扎薩克郡王額駙阿寶下跪。一行文督撫書官書名。一進京沿途填道疊橋。市肆俱令閉戶。一館舍牆壁彩畫。四爪龍一轅門。鼓廳畫龍。鼓吹樂人蟒服。一私造大將軍令箭。將頒發令箭燬壞。一賞賚動至千萬。提鎮叩頭謝恩。其狂悖之罪十三。一兩次恩詔到陝。並不宣讀張掛。一奏摺不穿公服拜送。祇於私室啟發。一不許同城巡撫放礮。一勒取蒙古貝勒七信之女為妾。一以侍衛前引。後隨執鞭墜銕。一大將軍印不肯交出。一妄稱大將軍行事。俱循俗例。一縱容家僕魏

之耀等朝服蟒衣與司道提鎮官同坐一違旨逗留儀徵一勒令川北總兵王允吉以老病乞休一要結邪黨沈竹戴鐸等懷欺惑眾一袒庇私人馬德仁阻回甘撫石文焯參劾奏疏一本內引用朝乾夕惕故作夕惕朝乾其專擅之罪六一建築邵陽城堡不行題請擅發銀兩一委侍衛李峻等署理守備奉旨飭駁仍不即行調回一擅用私票行鹽一諭停捐俸仍令照舊公捐一捕獲私鹽擅行銷案一守備何天寵患病不照例填注軍政又囑直督李維均勒清苑令陸篆接受前任王久猷虧項其忌刻之罪六一凌虐現任職官縱任私人奪缺一軍前官兵支糧實冊不先咨晉撫諾岷欲令遲誤致罪一尚書緯奇自軍營商辦糧餉清字支文不交新任總督岳鍾琪欲令違誤軍需一擅參夔州知府程如絲販賣私鹽殺傷多人一欲令李維鈞為巡撫屈陷原任巡撫趙之垣一遏抑中書阿炳安等軍功其殘忍之罪四一邵陽鹽梟案內故勘良民無辜馮猪頭至死一鎖禁筆帖式戴蘇一勒金南瑛等七員急欲出缺與私人一不善安輯蒙古台吉濟克濟扎卜等致困苦失所其貪黷之罪十八一收受題補官員銀四十餘萬兩一勒索捐納人員銀二十四萬兩一趙之垣罷職發往軍營著亮勒餽金珠等物價值二十餘萬兩一受樂戶竇榮銀兩一收

受宋師曾玉器及銀萬兩。一徧置私人。私行鹽茶。一私佔咸寧等鹽窩十八處。一收受鴻臚寺少卿葛繼孔古玩。一索屬員傅澤灃賄。不據實劾虧帑。一西安甘肅山西四川四省効力人員。每員勒銀四千兩。一受參革知府樂廷芳賄。奏隨往陝省。一掠各番衣服為己有。一私征新撫各番租糧。一擅取蒲州盤獲私鹽價銀一萬兩。一遣僕販賣馬匹。一私販馬。發各鎮勒重價。一遣莊浪縣典史朱尚文。赴湖廣江浙販賣四川木植。一令人賣茶。得銀九萬九千餘兩。其侵蝕之罪十五。一冒銷四川軍需入己。一冒銷西寧軍需入己。一冒銷軍前運米費入己。一侵用各員弁俸工。凡五年。皆入己。一築布隆吉爾城。冒銷工料入己。一隱匿夔關稅銀。又加派糧規入己。一盤獲私茶。取罰贖銀入己。一侵用河東鹽政盈餘入己。一西安米萬石。未運赴西寧。冒銷運費入己。一寧夏各衛貯倉穀。及留西寧養馬銀。並收入己。一侵用城工餘銀入己。一抄沒塔兒寺礪砂蒿草諸物。私變價銀入己。一侵用紀連詔等捐解銀入己。一斫桌子山木植入己。共計贓銀三百五十餘萬兩。罪凡九十二款。供狀明白。律應大辟。其父及兄弟子孫。伯叔伯叔之子。兄弟之子。年十六以上。皆斬。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並子之妻妾。給功臣家為奴。奏上。恩予自裁。子富立斬。餘十五歲以上之子。

發極邊其父遐齡兄廣東巡撫希堯革職免罪于是就獄中傳 諭堯堯曰。歷觀史書所載不法之臣有之。然當未敗露之先。尚皆偽守臣節。如爾之公行不法。全無忌憚。古來曾有幾人乎。朕待爾之恩。如天高地厚。意以爾實心為國。故盡去嫌疑。心任用。爾作威作福。植黨營私。辜恩負德。于心忍為乎。即如青海之事。朕命于四月備兵。又命于八月進兵。爾故意遲延。及嚴加督催。然後進剿。孤軍冒險。幾至失機。又如爾令阿刺納之兵。由噶斯前進。涉險惡。必不可行之路。豈非欲陷害阿刺納乎。又如爾令富寧安將駱駝三千。從巴里坤。送至布隆吉爾。為無用之需。豈非設計欲陷害富寧安乎。又私調岳鍾琪之兵至西安。爾令舍近就遠。紆道數千里。欲使蔡珽運糧不及。豈非欲巧陷蔡珽乎。此皆軍務大事。而爾視為兒戲。藉快私忿。尚得謂之有人心者乎。又如爾所奏善後十三事。予不應造城處。議造城。不應屯兵處。議屯兵。籌畫兵機。如此草率。是誠何心。青海用兵以來。爾殘殺無辜。顛倒軍政。朕尚未令入于廷議。即就所議九十二款。爾應服極刑及立斬者。共三十餘條。朕覽之。不禁墮淚。朕統御萬方。必賞罰公明。方足為治。爾悖逆不臣至此。若枉法曲宥。曷以彰憲典而服人心。今寬爾磔死。令爾自裁。又赦爾父兄子孫伯叔等死罪。皆朕委曲矜全莫大之恩。爾

非草木。雖死亦當感涕也。雍正五年。上念平青海功。令羹堯子俱赦回京。

訥親

乾隆之初。諸城劉文正公。南任總憲。即疏劾訥親職掌太多。任事過銳。乞加裁抑。時訥親方為吏部尚書。軍機大臣上行走。奉命查閱河南江蘇安徽山東一路營伍。海陞揆席。恩遇之厚。甲於朝班。因合川之役。張廣泗久無成功。命馳往經畧軍務。卒至債事。恭讀乾隆十三年諭云。朕自御極以來。大臣中第一受恩。莫如訥親。金川雖云小醜。而老師糜餉。克捷無期。凡在臣子。皆有同仇敵愾之念。訥親身為大學士。從前在京時。不過于軍機奏到。隨常辦理。從未向朕奏及逆酋猖獗如此。將來作何了局。欲請身往親師。彼時傅恆即曾陳奏。願効前驅。朕以封疆大吏。自能辦理。不必特遣大臣。即應派往。傅恆亦不可居訥親之先。未經俞允。及經畧需人。因以付之訥親。朕意以伊平日受朕如許厚恩。自知奮勉。乃起程之時。全不踴躍。彼其意以為軍前調集大兵。指期克捷。勝則引為己功。即不勝。亦可奉身而退。至朕用人。顏面所關。國家軍旅之重。皆所不計。其隱衷已不可問。及至軍營。張廣泗方觀望不前。而伊復茫無成算。措置乖方。朕待之兩月之久。而所奏到。乃請建礮與賊共險。不思以

士卒攻討之力。轉使建礮資寇。是其第一謀畫。既已貽笑衆人矣。自是始有申飭之旨。然猶望其成功。而乃身圖安逸。並未親履戎行。竟奏稱軍士晝夜向礮放鎗。伊在營中望見火光。經朕督飭。始行前進。而近所奏阿利山之役。我兵屢次退回。因伊等在彼未至大奔。及伊等回營。我兵數十人。即各鳥獸散。將領不復相顧。觀此情形。是衆未奔。而伊等輒已先退。又何怪士卒之望風潰散。以受恩之滿洲大臣。經畧軍務。債事至此。尚何事可以自容乎。至前後摺奏。於所奉諭旨。緊要情節。概不明白回奏。惟以浮詞。架空了事。竟有全未覆奏者。即同事之軍前大臣等。經朕再三傳諭。終不令其陳奏一字。朕因其久無就緒。不得已傳諭詢問。示以欲召回京。本欲激之使知愧奮。或有奏功之日。正以召之者促之。乃伊一得此旨。如獲更生。即置軍務於度外。託言有面奏情形。亟欲回京。試思有何不能言之情形。而必待面奏乎。此不過思家耳。以訥親平日之心思智慮。且事朕十有三年。若謂任其經畧無方。執行退避。竟不重治其罪。將視朕為何如主。伊非不慮及此。而敢於遽請回京者。衆人能知其故乎。伊之意中。明知不稱任使。朕必重治其罪。然治罪亦不過如慶復之革職家居。轉得優游自逸。為嗣續計。向來賞賚豐厚。儘足自娛。而金川之役。傳恆必自請督師。朕亦

必以此任相屬。而彼地險礪林立。攻取維艱。即傅恆亦未必遽能奏績。不過與伊相等。即能成功。亦傅恆之福。命所有與伊無所加損。如其不成。朕又必重治傅恆之罪。而眷念舊臣。伊必且復用。是治罪之條。乃伊所預料。即奉到前旨。亦無所悔懼。惟此旨洞鑒其肺腑。伊當俯首無辭。始悔其蓄謀之大謬耳。此朕向所謂小聰明。是大糊塗也。不如此。不足成其為訥親。而衆人之不能見及。即其遜於訥親之處。是朕從前任用訥親。原未為誤也。今諸王大臣合詞奏請將訥親交部治罪。于法本無可逭。但須俟伊回奏到。再行酌奪降旨。會訥親回奏至。諭曰。訥親所奏。更復浮混無恥。且皆委過于張廣泗。訥親以經畧重臣。軍中調度。皆聽指揮。功過無可旁貸。豈容一切推卸在張廣泗。如摺內所稱各情節。訥親身為經畧。果實見其非。何難據實參奏。即一面參奏。一面提問。亦無不可。觀其遞回不斷。並非伊見不及此。蓋以一參張廣泗。則軍中之事。皆伊所仔肩。其責愈重。惟留以為卸過之地。將來即或無功而歸。亦尚藉張廣泗為之代任其責。居心若此。是豈受恩深重。實心任事之大臣所為乎。況伊摺內所稱。自任舉失事。即頓兵二十餘日。不敢前進。是怯懦萎靡。全無愧憤激勵之意。咎無可辭。至所詢伊並不親身督戰。惟在帳中坐觀諸事。亦據一一俯認不諱。因

奏請將伊交部嚴加議處。夫遲誤軍機。畏縮觀望。設令訥親處分他人罪狀。有不問以斬決者乎。而自乃僅請交部議處。此豈降革所能了局者耶。又諭曰。訥親辦理金川軍務。乖張退縮。老師糜餉。經諸王。文武大臣等參奏。朕諭令侍衛富成將伊舉動言語。逐一據實陳奏。據富成奏稱。訥親云。番蠻之事如此難辦。後來切不可輕舉妄動。但此言我如何敢上紙筆入奏。訥親此語實為巧詐之尤。伊受朕深恩一十三年。推心置腹。何事不可陳奏。如果賊徑十分險峻。伊曾身同士卒。盡力進取。屢冒鋒刃。猶不能克。再調動兵。更番前往。仍不能深入其阻。而供億浩繁。徒糜帑項。則當以實在情形奏聞。請旨罷兵。況金川之事。自因其與澤旺構釁。涉及邊圉。不得不發兵致討。朕實非利其土地人民。輕啟兵端。前後所降諭旨。皆訥親同辦之事。迨伊與張廣泗久無成功。朕又屢次傳諭。令其詳悉斟酌。倘有不能殄滅之故。即可明言其所以然。直請班師。毋得含糊兩可。且於伊奏摺內批示云。豈有軍機重務。身為經畧。而持此兩議。令朕遙度之理。如能保明年破賊。增兵費餉。朕所不惜。若終不能成功。不妨明云臣力已竭。早圖歸計。以全始終。訥親以親信重臣。膺閫外重寄。經朕如此諄切指示。亦當遵旨據實覆奏。朕豈有不加以裁酌。允其所請之理。且伊果肯侃侃直陳。則此局

早已可竣。何用糜費如許物力。是今歲之稽遲。皆訥親之貽誤。咎更何辭。又或慮奏
至時。為軍機大臣及辦事司員所知。亦宜親筆密緘。直達朕覽。何得謂之不敢上紙。
筆入告。此等緊要情節。不敢入告。豈如伊歷來摺奏。撫拾浮言。自相矛盾者。轉謂敷
陳之道。當如是耶。夫面從而退有後言。乃人臣所當切戒。訥親所稱後來不可輕舉
妄動之語。軍機大臣等能窺見其隱衷乎。伊之意。自知身名決裂。且無子嗣。計無所出。
輒思以不必用兵之言。博天下迂愚無識者之稱譽。而以窮兵黷武之名。歸之於朕。
此其心懷狡詐。實出意想之外。朕誠不料十三年以來。加以隆恩渥澤。而訥親之忍
心害理。竟至於此。或上天以此示朕。俾知用人之難耶。訥親又云。上只慮我膽大。
我如何當得起。訥親退縮偷安。不敢衝鋒奪險。實乃毫無膽量。朕方責其過於畏葸。
過於膽小。何嘗慮其膽大。昔伊祖冒險登陴。流矢貫脛。著於女牆之上。猶能負傷血
戰。不以為苦。為國家建立大功。今其孫委靡至此。實朕所不能解。又訥親聞雲梯兵
過。輒云此皆我罪。若我今年辦理得妥。何致聖心煩躁。又令如許滿洲兵受此苦累。
此言尤為可駭。滿洲官兵有勇知方。一聞調遣。無不鼓舞振躍。志切同仇。皆衆人所
可共見。朕方深嘉悅。而訥親乃以為受此苦累。伊從軍營中來。為此浮言。搖惑軍心。

俾衆人聞之不知賊境如何險阻艱難。此惟經畧大學士傅恆忠勇奮發金石同堅。不為所惑耳。兵丁一聞此言。勇往之氣有不畧為消沮者耶。明係伊自不能成功。而轉忌他人之成功。故為此語巧於離間衆心。而不顧國家之大事。此其罪可勝言耶。著將此旨曉諭中外知之。尋命尚書舒赫德。逮訥親赴軍營。會同經畧傅恆等。一面訊明。一面即將伊祖遏必隆之刀。於營門正法。令軍前將弁士卒共見之。

胡中藻

國初於前明臣工之歸歟。迄率仍還以顯職。保其初終。如錢謙益之有才無行。為朝廷所深惡痛絕之人。至今天下銷燬其所著初學集。有學集。而明諭中猶稱止欲斥禁其書。並非查究其事。同時之大學士陳名夏。輾轉矯詐。屢次從寬免死。乃猶與同僚寧完我言。若要天下太平。除非依我兩事。寧問何事。名夏推帽摩其首曰。留頭髮。復衣冠。天下即太平矣。寧以其語上聞。而其時但治名夏以抹刪。諭旨作奸犯科諸款於前兩語。亦置之不問。蓋定鼎之初。人心未能齊一。故朝廷每以寬大處之。乃不料百餘年後。尚有喪心病狂之胡中藻者。謹按乾隆二十年三月十三日。大學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等。面奉上諭。我朝撫有方夏。於今百有餘年。列祖

列宗深仁厚澤漸洽區宇。薄海內外。共享昇平。凡為臣子。自乃祖乃父。食毛踐土。宜其胥識尊親大義。乃尚有出身科目。名列清華。而鬼蜮為心。於語言吟咏之間。肆其悖逆。詆訕怨望。如胡中藻者。實非人類中所應有。其所刻詩。題曰堅磨生詩鈔。堅磨出自魯論。孔子所稱磨涅。乃指佛肸而言。胡中藻以此自號。是誠何心。從前查嗣庭汪景祺呂留良等詩文日記。謗訕譸張大逆不道。蒙 皇考申明大義。嚴加懲創。以正倫紀。而維世道。數十年來。意謂中外臣民。咸知警惕。而不意尚有此等鴟張猖吠之胡中藻。即檢閱查嗣庭等舊案。其悖逆之詞。亦未有累牘連篇。至於如此之甚者。如其集內所云。一世無日月。又曰。又降一世夏秋冬。三代而下。享國之久。無如漢唐宋明。皆一再傳。而多故。本朝定鼎以來。承平熙皞。蓋遠過之。乃曰。又降一世。是尚有人心者乎。又曰。一把心腸論濁清。加濁字於國號之上。是何肺腑。至謁羅池廟詩。則曰。天非開清泰。又曰。斯文欲被蠻。滿洲俗稱漢人曰蠻子。漢人亦俗稱滿洲曰達子。此不過如鄉籍而言。即孟子所謂東夷西夷是也。如以稱蠻為斯文之辱。則漢人之稱滿人曰達子者。亦將有罪乎。又曰。相見請看都益背。誰知生色屬裘人。此非謂旗裘之人而何。又曰。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間。不能一黍潤。又曰。再泛

瀟湘朝北海。細看來。歷是如何。又曰。雖然北風好。難用可如何。又曰。擬雲揭北斗。怒竅生南風。又曰。暫歇南風競。兩雨以南北分提。重言反復。意何所指。其語溪照景石詩中。用周時穆天子車馬走不停。及武皇為失傾城色。兩典故。此與照景石有何關涉。特欲借題。以寓其譏刺訕謗耳。至若老佛如今無病病。朝門聞說不開開之句。尤為奇誕。朕每日聽政。召見臣工。何乃有朝門不開之語。又曰。人間豈是無中氣。此是何等語乎。其和初雪元韻則曰。白雪高難和。單辭贊莫加。單辭出尚書呂刑。於咏雪何涉。進呈南巡詩則曰。三才生後生今日。天地人為三才。生於三才之後。是為何物。其指斥之意。可勝誅乎。又曰。天所照臨。皆日月。地無道里計。西東諸公五嶽諸侯。瀆一百年來。頻首同。蓋謂岳瀆蒙羞。頻首無奈而已。謗訕顯然。又曰。亦天之子亦萊衣。兩亦字悖慢已極。又曰。不為游觀縱盜驪。八駿人所常用。必用盜驪。義何所取。又曰。一川水已快南巡。下接云。周王渭被因時邁。蓋暗用昭王南征故事。謂朕不之覺耳。又曰。如今亦是塗山會。玉帛相方十倍多。亦是二字。與前兩亦字同意。其頌蠲免則曰。那是偏災今降雨。況如平日佛燃燈。朕一聞災歉。立加賑卹。何乃謂佛燈之難觀耶。至如孝賢皇后之喪。乃有並花已覺單無蒂之語。孝賢皇后係朕藩邸時。

皇考世宗憲皇帝禮聘賢淑作配朕躬。正位中宮。母儀天下者一十三年。然朕亦曷嘗令有干預朝政。驕縱外家之事。此成可對天下後世者。至大事之後。朕恩顧飾終。然一切禮儀。並無于會典之外。有所增益。乃胡中藻與鄂昌往復酬咏。自謂殊似晉人。是已為王法所必誅。而其詩曰。其夫我父屬。妻皆母道之。夫君父人之通稱。君應冠于父上。曰父君。尚不可。而不過謂其父之類而已。可乎。又曰女君。君一體焉。得漠然為帝后也。而直斥曰其夫。曰妻。喪心病狂。一至于此。是豈覆載所可容者乎。他如自桂林調回京師。則曰得免吾冠。是出頭。伊由翰林擢京堂。督學陝西。復調廣西。屢司文柄。其調取回京。並非遷謫。乃以掛冠為出頭。有是理乎。又有曰。一世樸誰完。吾身甑恐破。又曰。若能自主張。除是脫韁鎖。又曰。一世眩如鳥在笄。又曰。蝨官我曾慚。又曰。天方省事應問我。又曰。直道恐難行。又曰。世事於今怕捉風。無非怨悵之語。述懷詩又曰。瑣沙偷射蠅。饒食狼張箕。賢良祠詩曰。青蠅投昊肯容辭。試問此時于朕前進讒言者誰乎。伊在鄂爾泰門下。依草附木。而詩中乃有記出西林第一門之句。攀援門戶。恬不知恥。朕初見其進呈詩文。語多險僻。知其心術叵測。于命督學政時。曾訓以論文取士。宜崇平正。今見其詩中。即有下眼訓平夷之句。下眼並無典據。

蓋以為垂照之意。亦可。以為識力卑下。亦可。巧用雙關云耳。至其所出試題內。考經義。有乾三爻不象龍說。乾卦六爻皆取象於龍。故彖傳言時乘六龍以御天。如伊所言。豈三爻不在六龍之內耶。乾為當今年號。龍與隆同音。其詆毀之意可見。又如鳥獸不可與同羣。狗彘食人食。牝雞無晨等題。若謂出題必欲避熟經書。不乏間冷題目。乃必檢此等語句。意何所指。其種種悖逆。不可悉數。十餘年來。在廷諸臣所和韻及進呈詩冊。何止十萬首。其中字句之間。亦偶有不知檢點者。朕俱置而不論。從未嘗以語言文字責人。若胡中藻之詩。措詞用意。實非語言文字之罪可比。夫謗及朕躬。猶可。謗及本朝。則叛逆耳。朕見此書已數年。意謂必有明於大義之人。待其參奏。而在廷諸臣及言官中。並無一人參奏。足見相習成風。牢不可破。朕更不得不申我國法。正爾囂風。效皇考之誅。查嗣庭矣。且內廷侍從。曾列卿貳之張泰開。重師門而罔顧大義。為之出資刊刻。至鄂昌。身為滿洲世僕。歷任巡撫。見此悖逆之作。不但不知憤恨。且喪心為之唱和。引為同調。其罪實不容誅。此所關於世道人心者甚大。俾天下後世共知炯鑒。張泰開着革職交刑部。胡中藻鄂昌已降旨拏解來京。俟到日。交大學士九卿翰林詹事府道公同逐節嚴審。定擬具奏。欽此。

和坤

和坤之敗。余適在京師。而尚未登朝。無由悉其罪狀。後二十年入軍機。乃從檔簿中。得其梗概。與外間所傳。頗無歧異。此本朝一大案。不可不覲列之。以為負國營私者戒也。嘉慶四年正月初四日。恭值純廟升遐。和坤方為總理大臣。意得甚。次日。即有御史廣興疏發其罪。初八日。奉旨拿問下刑部。並下各直省督撫議罪。直隸總督胡季堂條陳其罪。請依大逆律。凌遲處死。並列其冀州城外墳塋前。有石門樓。石門前開隧道。正屋五間。稱曰饗殿。東西廂房各五間。稱曰配殿。大門稱曰宮門。外圍牆二百丈。圍牆外設堆撥。土人稱曰和陵。牆西陽宅。房屋二百一十九間。定制親王墳墓圍牆。不得過百丈。和坤倍之。籍其家。更多人臣不應有之物。于是始將其大罪二十。宣示中外。當睿廟冊立為皇太子時。先期預呈如意洩機密。以為擁戴功。大罪一。圓明園騎馬直入左門。過正大光明殿。至壽山口。大罪二。肩輿出入神武門。坐椅轎直進大內。大罪三。取出宮女子為次妻。大罪四。川楚教匪滋事。各路軍營文報。任意延擱不遞。大罪五。純廟聖躬不豫時。毫無憂戚。逢人談笑自若。大罪六。純廟力疾批章。間有未真之字。輒口稱不如撕去另擬。大罪七。管理吏

戶刑三部。一人把持變更成法。不許部臣參議一字。大罪八。西寧報循賁賊番聚衆搶劫殺傷。將原摺駁回。隱匿不遞。大罪九。國服曾有中旨。令蒙古王公未出痘者不必來京。乃故違諭旨。無論已未出痘。俱不令來。大罪十。大學士蘇陵阿以姻親匿其重聽衰憊之狀。侍郎吳省蘭李潢太僕卿李光雲以曾在其家教讀。俱保列卿階。兼任學政。大罪十一。軍機處記名人員。隨意撤去。大罪十二。私蓋楠木房屋。僭侈踰制。其多寶閣榻段。仿照寧壽宮式樣。大罪十三。其墳塋設立享殿。開置隧道。致居民有和陵之稱。大罪十四。所藏珍珠手串二百餘串。較大內多至數倍。并有大珠較御用冠頂尤大。大罪十五。真寶石頂。非所應戴。乃藏數十餘顆。并有整塊大寶石。為內府所無者。不計其數。大罪十六。家內銀兩衣飾等物。數逾千萬。大罪十七。夾牆藏赤金二萬六千餘兩。私庫赤金六千餘兩。地窖埋銀百餘萬。大罪十八。通薊地方當鋪錢鋪資本十餘萬。與民爭利。大罪十九。家人劉全資產亦二十餘萬。且有明珠及珍珠手串。大罪二十。其它中太監呼什圖。時稱內劉。籍其家亦十餘萬。且為其弟劉寶梧捐納直隸州知州。劉寶榆守備銜。劉寶杞州同銜。則和珅之平日貪縱狂妄。除大罪外。已難悉數矣。時大學士九卿文武大臣翰詹科道公擬罪名奏上。如

胡議。上以時當諒陰。不忍使大臣棄市。乃令和坤自裁。尤可怪者。籍沒後。續查出真珠朝珠一挂。訊其家人。言往往燈下無人時。私自懸挂對鏡徘徊談笑。低聲自語。人不得聞。窺其心。又不僅封殖貪贖之可罪矣。其金銀庫內帳及大櫃內珠玉等項。什物賬簿。有好女子四名。掌管每年。太監羅玉持出查對一次。女子四名。香蓮蕙芳盧八兒雲香也。籍和坤之家人劉全劉陔劉印胡六家。除金銀外。當舖八座。內監呼什圖即內家得米麥穀豆雜糧一萬一千六十五石。時文安大城兩處被水分給兩縣。作為口糧籽種。又分和坤之第。半為和孝公主府。和之子豐仲殷半為慶親王府。時尚為郡王及嘉慶二十五年。慶親王薨。五月十五日。管府事阿克當阿代郡王。諱綿呈出。此廬帽門口四座。太平缸五十有四。銅路鐙三十六對。此項皆親王所不應有之物。而和坤有之。且銅路鐙較。大內所陳尤為精緻。今分設於景運隆宗兩門外云。

歸田瑣記卷六

清 福州梁章鉅撰

文人奇遇

或問古人致仕以七十為期亦有過七十而尚未致仕者乎。余曰此道其常耳世固有未七十而即須致仕者即有已七十而不必致仕者若元魏世祖時侍中羅結年一百七歲除長信卿年一百一十聽歸老年一百二十乃卒則存乎其人之稟賦又豈可測之以常情乎。本朝乾隆初沈歸愚先生以六十六歲中戊午省試六十七歲中己未會試館選七十歲散館授編修七十一歲以大考二等晉侍講學士七十二歲典試湖北七十四歲乞假回里七十五歲還朝直上書房晉禮部侍郎七十六歲為戊辰會試總裁七十七歲患瘧疾奉命許其歸里享林泉之樂七十九歲迎駕於清江是冬進京祝聖母萬壽蒙撰賜歸愚詩序八十五歲再迎駕加禮部尚書銜九十歲又同錢陳羣迎駕常州賜詩有二老浙江之大老句年至九十八而終諡文愷以一介書生暮年新進備叨異數復享大齡事為近今所稀福亦未免太過身後果以文字之故削銜奪諡古人常言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況以

文人當之能無惴惴哉

紀文達師

世傳名人前因皆星精僧。此說殆不盡虛。相傳紀文達師為火精轉世。此精女身也。自後五代時即有之。每出見則火光中一赤身女子。羣擊銅器逐之。一日復出。則入紀家。家人爭逐。則見其還入內室。正譁然間。內報小公子生矣。公生時。耳上有穿痕。至老猶宛然。如曾施鉗環者。足甚白而尖。又若曾纏帛者。故公不能着皂靴。公常脫襪示人。不之諱也。又言公為猴精。蓋以公在家几案上必羅列榛栗梨棗之屬。隨手攫食。時不注口。又性喜動。在家無事。不肯坐片時也。又傳公為蟒精。以近宅地中有大蟒。自公生後。蟒即不見。說甚不一。少時夜坐暗室。兩目如電光。不燭而能見物。比知識漸開。光即斂矣。或謂光女子。即蟒精也。以公耳足驗之。傳為女精者。其事或然。惟公平生不穀食。麤或偶爾食之。米則未曾上口也。飲時只豬肉一盤。熬茶一壺耳。宴客肴饌亦精潔。主人惟舉箸而已。英煦齋先生嘗見其僕奉火肉一器。約三觔許。公旋話旋啖。須臾而盡。則飯事畢矣。聽松廬詩話云。姜西溟不食豕。紀文達不食鴨。自言雖良庖為之。亦覺腥穢不下咽。且賦詩云。靈均滋芳草。乃不及梅樹。海棠傾國

姿桂陵不一賦以梅花海棠為比雖不食鴨而鴨之幸固已多矣。芝音開雜記云。公善吃煙其煙槍甚巨煙鍋又絕大能裝煙三四兩每裝一次可自家至圓明園吸之不盡也都中人稱為紀大鍋一日失去煙槍公曰無慮但日至東小市覓之自得矣次日果以微值購還蓋此物他人得之無用又京中無第二枝易於物色也。

劉文清師

諸城劉文清公亦由精靈轉世其歸道山之歲值十二月封篆之期公坐內閣堂上座後有一白貓體態甚偉當公未至時固無貓也此物自何來人亦不知堂上中書供事等羣見之而未敢言及公退貓亦遂不見二十四日公卒或貓即狐也公將卒而神出見然則此狐為公前身矣。

朱文正師

朱文正公觀察吾閩時先資政公及諸伯叔父皆受業焉余入都以門下晚學生禮晉謁公領之及己未公主會試先兄曼雲出門下余謂兄之師例亦為師欲改稱而公未之許迨壬戌廷試公與讀卷之役推余卷為第一後以他故抑置第二而心常歉然逢人必述之因余文中能用春秋繁露語也適余進謁告余曰讀卷所得士

例可抗顏為師。況受知如足下者乎。以後可不必再執小門生之禮。太老師尊而不親。老師親而不尊。我於君家師友淵源之誼。不一而足。前此所以未許者。不欲君以兄弟之私。改先人之舊耳。時公年已逾七十。見客恆閉目。隱几以杖支頤。杖頭置青絹一方。蓋以拭目也。與客談亦多不睜目。語雜諧謔。有東方曼倩之風。嘗語余曰。頃到孔子廟廷。見左右兩人護法。一是仲夫子。一乃將子蒲也。時蔣方在朝。為京卿。余亦不敢詰其原委。甲子。上幸翰林院。欲令與宴者。皆即席為詩。公奏是日諸翰林皆蒙賜酒觀戲。恐心分不能立就。上允之。出語諸翰林曰。若是日果即席為詩。諸君能不鑽狗洞乎。翰林衙門土地神。舊傳為昌黎韓公。公以為代韓公者。為吳殿撰鴻。一日丁祭畢。坐轎過土地祠。公自轎中回頭作拱。大聲曰。老前輩。有請矣。除久有門生至家與公談歲事。公舉胸前荷囊曰。可憐。此中空空。壓歲錢尚無一文也。有頃。閤人以饋歲儀呈報曰。此門生某爺某爺所送若干封。公曰。此數人太呆。我從不識其面。乃以阿堵物付流水耶。自以前身為文昌宮之盤陀石。因號盤陀老人。有請此者。謂公係文昌二世儲君。名淵石。故字石君。奏請加封號。行九拜禮。喜為人說因果。嘗言某某前生為其婦。某某為其妾。某某為其子。前世有緣。故恒結今世緣。

也。卒之日。卧處一布被布褥而已。上親賜奠。甫至門。即放聲哭。且賜以詩。有半生
惟獨宿。一世不談錢之句。公得此。亦可以慰矣。青鳥之術。有不可不信者。公之先
浙人。曾祖客於京。業鍛。有江西一士善地理。而道不行。迺遭已甚。居與朱翁隣。每出
入扃戶。即囑朱翁視焉。居數歲。將歸。謂朱翁曰。承翁愛已久。愧無以報德。意中相得
佳城二三處。翁能移殯此乎。翁謝以無力置地。術士言此地價不昂。我力尚能買以
贈翁也。因以千文買盧溝橋西鎮岡塔前地一區。為植榆一株。告朱翁曰。他年移殯
來樹下。即穴也。後嗣當大貴。然須堅囑後人。若貴。切無以土塚不華。別加土山與石
坊享堂等物也。故公雖入閣。惟土墳一邱。樹二三十株而已。公歿後。公之姪。山東方
伯錫爵。於墳後培以小土山。中央畫一紅日。居無何。公子四品卿遂亡。公之孫觀察
公。年未四十而夭。方伯亦褫職責戍。姪孫澄。守常州府。復左遷。病廢。累世簪纓。頓嗟
零落。近公之曾孫某。悟其故。不告家人。竟將土山毀去。乃舉於鄉。由教習得縣尹。公
後起。乃漸有人云。

松文清公

外省知交。於中朝之名公偉人。有識有不識。而無不知。有蒙古松中堂筠。多欲從余

得其詳者。余與公相聚日淺。公騎箕時。余已外官。屢馳信京師。索其行狀誌銘。不可得。但知公以嘉慶十五年。由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十九年。授武英殿大學士。二十一年。以事降。道光間。復起為尚書。十四年。休。十五年。薨。諡文清而已。間有所聞逸事。曾筆之書。茲錄出。以應問者。凡七條云。嘉慶二十五年八月。睿廟梓宮。自熱河回京。初奉安於乾清宮。繼乃擇日。奉移於觀德殿。是日出東華門。進景山東門。上哭泣步送。京中自王公大臣官員以下。皆得俯伏甬道之左。哭送。白袍列跪者。不下十萬人。余亦在班中。遙見上步行甬半。忽趨至甬道邊。扶一跪伏者之手。大哭失聲。跪伏者亦搶地大哭。衆遠察之。則松公也。時公僅賞一驍騎校。不過兵丁拔補之階。而至尊當哀痛迫切之際。竟能於千萬人中。物色見之。非平日魚水之契。有異尋常。何克臻此。翌日。即有副都御史之命。而公仍得左右贊襄矣。公出為伊犁將軍時。未曾挈眷。一日。遣役至京。附銀五十兩。以為迎取夫人路費。適役夫未行。而銀已他用。因即不寄路費。公家故素儉。長公子少宰熙昌。竭力摒擋。始得送其母夫人就道。夫人既至。公亦不擇日。即命入署。僚佐皆不知將軍夫人之已至也。署舊有別院。乃置夫人其中。而日扃其門。供饌之外。每月與錢十千。婢媼傭值。俱取給

馬院內正屋三楹。中為堂。夫人居堂東。西為佛堂。公每日五更入佛堂頂禮畢。坐堂中。與夫人啜茗閒語。半時而出。仍扃其門。而夫人每日當四更必起櫛沐以待之。公之禮佛。不聞寒暑。夫人之夜起。亦不聞寒暑。同時有策大人者。公事故簡。每於黎明。即起。積面畢。即駕驛車。傳食於同城寅好署中。亦無閒寒暑。那繹堂師時亦在西城。嘗戲語人曰。我若死入輪迴。必與閻羅相約。或再為男人。或轉為女身。或墮落畜類。惟命之從。但不願作策大人驛。及松將軍夫人耳。公由伊犁將軍除吏部尚書入京。行抵涿州。八喇嘛遣人迎之。公乘一馬。喇嘛之使人乘一驛。易騎而行。自涿州連宵至圓明園。其家人戚友迎於長新店者。俱不知也。到園已四更。扣軍機章京直廬之門。司閤者呼葉老爺起。公屬為具摺。葉老爺者。戶部郎中葉雲素繼雲也。是日。葉公非入直期。重公之為人。不敢辭。而公亦不問其姓名。即以葉老爺稱之而已。次日入見。即呈講大學首章。以為治國平天下。當自正心誠意始。出。借勒相國肩輿候客。家人始聞公之已到都也。晚仍宿園中。又次日入城。先赴吏部之任。日晡。方歸家。其妾迎於中門。公顧問曰。此誰家戚誼也。長公子曰。此某姨娘耳。公乃恍然曰。汝今亦老矣。公身材僅中人。而體氣壯實。有莊敬日強之功。惟自邊臣內擢後。頭每泔泔動。

鎮日不已。即入對亦然。余時以軍機章京詣公宅畫稿。值酷暑。公以燒酒及西瓜餉余。時余方編輯軍機題名。並從公詢樞垣故實。語頗叨絮。公因令解衣縱談。因乘間問公頭動之故。公慨然曰。此非病也。我在西域時。手刃叛回至數百人。未免殺戮過重。至今耿耿於中。不覺震動於外耳。然不如此。恐回疆未必安戢至今也。公面如羅漢。心極慈祥。自是活佛度世。節鉞所蒞。無人不被其澤而飲其和。叛回之戮。辟以止辟。正公鎮邊作用。不知者。或以殺降為公咎。豈知公者哉。公奉差往江南查辦事件。得旨引對後。即欲挈值宿行李出城。不回私宅。因隨帶之司員。部署不及。額公稍緩時日。公許以晡時出城。時方已刻。乃枉途至韓桂舫先生家小住。先生尚在刑部署未退。公自索酒肴獨酌。並令韓家人等磨墨。供寫大字。偶聞宅門外喧嘩聲。詢之。則賣雞擔與閩人爭價也。公立取擔入。如其價。全買之。向內宅借京錢四千。交付龍。而以雞屬閩人。曰。為我交韓太太。加意喂養肥美。俟我差旋時。再來大嚼也。語畢。遂出城。住長新店。再踰日。而隨帶之司員。始趕到同行焉。公赴江南總督時。路過袁江。時費筠浦督部蒞。因防汎駐河上。款留公於行館。午飯。賓主皆大戶。飲至燈時。公欲易燒酒。費從之。公謂費曰。兩人飲。畢竟寂寞。此地寮屬。尚有知酒趣者否。費曰。即

有之亦不過數十杯即顛然求可以陪我兩人者殊不易得無已惟有河轅中軍某副將者庶幾其可然官卑職小何可以陪中堂公曰副將亦二品官但取能飲何較官職因急召至令侍末坐公與費且飲且談而某副將從旁默飲一杯復一杯不敢留涓滴也至五更公稍倦因辭歸舟且曰黎明如順風當即解纜不復來告辭矣公甫登舟而天已曉費遣官探之則回報南風甚大斷難開船中堂已和衣睡矣無何而費詣公舟謝步並邀公重至行館曰既風大不能行何不再暢飲一日公諾之早飯肴饌已陳公曰昨某副將飲得甚閑雅何不仍召之來費令人促之則云某副將昨夜回署即不能言動今晨已奄逝矣公與費皆大驚草草飯畢即回舟冒風解纜去此事河上人至今能道之公喜為臂窠書尤喜作大虎字每覓大幅紙盡幅為之間以贈人或人以紙求書者無不應樞直同人各得一幅余以未得大紙不敢求公自謂此字可驅邪鎮鬼蓋亦不盡然也聞在江南督署中有中軍某副將者軀幹甚雄偉適得大紙一幅磨墨數升求作虎字公披襟直揮而筆尚有餘墨因順勢向某副將臉上一塗擲筆大笑曰此單料子桓侯也某副將不但以為忤且以為榮公之盛德被人也如此

讀書

聖人以身教人。不過曰好古。曰好學。曰不如學。其屢稱顏子。亦不過稱其好學。今人動以講學為迂闊。且以為宋人之惡習。不知聖人已以學之不講為憂。則講學豈足為世病。今世之通患。在士大夫不說學。而其害遂中於人心。國本殊堪隱憂。憶嘉慶十餘年間。余掌南浦講席。其時邑中士大夫。尚講究講書。院中肄業生。亦欣欣向榮。日以詩文相質證。雖所講亦不過俗學。然所汲汲在此。則一切放僻邪侈之事。究竟無暇兼為之。今相隔三十年。此調不談已久。無怪乎風俗之日偷。而可與言者之日鮮也。癸卯夏間。蘇鰲石廷尉_{廷玉}由蘇州回閩。過浦。余留在北東園中。談讌數日。廷尉寓居城外。早入晚歸。嘗語余曰。余日夕往返。不下六七次。而從無一入耳之書聲。何也。余告以浦人近不務讀書。同與浩歎。因憶江行雜錄中。載司馬溫公過鳴條山餘慶寺。寺中父老五六輩。請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與諸生講書。村人不及聽。今幸相遇。願得聞其畧。公即取孝經。庶人章講之。既已。復前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二句。此獨無。何也。公默然。謝曰。生平慮不及此。當思所以奉答。父老出語人曰。吾今日難倒司馬端明矣。不知公後日果何以答也。似此佳話。今日不但無此人。亦並無

此事矣。王漁洋先生云。嘗聞耿道見說古本庶人章。未有詩二句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附記于此。以廣異聞。

讀儀禮

內外孫中。有稍聰穎者。自謂五經及周禮爾雅皆已讀遍。銳意欲讀儀禮。而塾師中。不必皆已讀儀禮者。遂有擇師而事之意。余謂不然也。憶余少時。與澤卿兄同塾。讀先叔父太常公。每課澤卿兄讀儀禮。竟能背誦如流。而先資政公。却不以此相督責。謂必須五經爛熟。然後再治儀禮。否則徒勞而無功。昔韓文公以大儒。尚苦儀禮難讀。況後生小子乎。嗣余出從外舅鄭蘇年師。學為制義。偶以俎豆之事。命題時。余方閱無錫秦氏五禮通考。將俎豆故實。分比臚列。粲然大為蘇年師所激賞。謂皆從儀禮中來。實則未嘗肄業及之也。未幾。應新郡伯觀風題。為端章甫。時余方閱吾鄉林樾亭先生三禮陳數求義。於端章甫制度。頗有會心。閱觀風卷者。為蕭山王南陔先生紹蘭。以余卷獨能貫穿儀禮。擢冠其軍。自是余始恥聲聞之過情。而大作讀儀禮之想。偶輯成儀禮節本四卷。謂稍簡易。可備授徒之資。偶以示同年老友王陸亭廣文。大經則以為中多疎舛。不足以示後學。於是又毀其稿。而自知其困苦難成也。今諸

孫中。果有能讀儀禮者。此正古人所謂難者不避。豈肯阻其向往之心。而不能不以余之所閱歷者正告之。竊自比於識途之老馬云爾。

月令氣候

諸孫中有讀月令者。執簡而問曰。月令一年七十二候之名。何以與時憲書所載亦有異同。余曰。豈但此兩書異同已哉。七十二候之名。權輿於夏小正。此後則汲冢周書管子淮南子呂氏春秋所載字句。各有錯出。然亦不過小異而大同。惟王冰注素問所引呂氏春秋七十二候。則與今行呂氏春秋本迥不相同。如雷乃發聲下。有芍藥榮。田鼠化為鴽下。有牡丹華。王瓜生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吳葵華。麥秋至作小暑至。半夏生下。有木槿榮。蟄蟲坏戶下。有景天華。此皆無關宏旨。惟今時憲書十一月麋角解。自乾隆間改為麋角解已奉功令通行。不可不知耳。

千字文

千字文有三本。齊蕭子範之作。不傳。梁周興嗣所次。據梁書南史皆以為王羲之書。乃尚書故實云。武帝命殷鐵石於鍾王書中搨千字。召興嗣韻之一日綴成。王溪清話亦云。梁武得鍾繇破碑。愛其書。命興嗣次韻成文。所說不同。宋史李至傳亦言是

鍾繇破碑而盛百二袖堂筆談云。右軍所書。即鍾千文也。金壇王氏鬱岡齋帖題曰。魏太尉鍾繇千字文。右軍將軍王羲之奉勅書起四句云。二儀日月。雲露嚴霜。夫貞婦潔。君聖臣良。結二句。與周氏同。是周興嗣所次。亦有二本不同也。余偶為人書千字文。律呂調陽。作律召調陽。觀者或以召字為誤。請削易之。余曰。召字不誤。呂字乃誤也。宋吳垞五總志云。隋智永禪師居長安西明寺。自七十至八十歲。寫真草千文八百本。人爭取之。但作律召調陽者。皆是按閏餘與律召。正是偶對。不知何時誤作呂字。余齋藏董香光手書冊。亦作呂矣。

上大人

余流寓浦城。次兒三兒五兒及長女三女。悉比戶而居。內外孫十餘人。皆不過十歲。上下塾師延至四五人。有初學執筆者。每寫上大人等字。輒詢塾師。以出在何書。如何講解。多不能對。余告之曰。水東日記載金華宋潛溪學士濂晚年喜寫此。必知所自。說郭中亦載之。大抵取筆畫稀少。易於識認耳。祝枝山猥談云。此孔子上其父書也。上大人為一句。孔為一句。乃孔子自稱名也。一己化三千七十士爾。為一句。言一身所化士有如此也。小生八九子佳。為一句。蓋八九乃七十二。言三千人中七十二

人更佳也。作仁可知禮也。為一句。作猶為仁與禮相為用。七十子善為仁。其於禮可知也。此說不知所本。要足以廣異聞。

滬瀆唱和詩序

道光辛丑秋。余駐兵上海。防堵倭夷。適朱蘭坡同年瑤黃霽清太守安瀾先後來訪。皆昔年宣南詩社舊侶。蘭坡別不過七年。霽青則別二十餘年。此番不期而遇。於戎馬倥傯之中。真喜出望外矣。時霜蟹初肥。因招集行館中。飲酒賦詩。乃不數日。即為搏沙之散。悵良會之大難。惜勝游之不再。每思作一小文。覲縷其事。而匆匆未暇。以為也。今夏養疴浦城。忽承霽青以詩文集見寄。反覆卒讀。如同晤談。詩名息耕草堂詩集。文名真有益齋文編。中有滬瀆行館雅集詩序一篇。則正述丑秋之事故。人千里。適有同心。為之狂喜。遂急錄之。庶幾此文傳。而吾輩亦因以俱傳也。文云。鄙人以辛丑暮秋。旅食滬瀆。適涇縣朱蘭坡先生。因嵇呂之契。訪崔李之交。命駕而來。盍簪有喜。時長樂梁公。方開府吳中。籌邊海上。為東道主。續南皮游。折簡而材官。馳張筵而衛士屏。巨螯入手。旨逾八珍。落英滿杯。香生九醞。邈矣達官之高致。依然京國之故情。聽晚吹於營門。方愁送客。點風燈於牙帳。倘許收歡。滬瀆人雜五方。地無重險。

我心狡啟。蒿目多艱。前此置吏。或閉關以禁姦。或沈船以塞口。商民交病。怨譟繁興。公則秉和以輯衆心。主靜以孚衆志。斟酌於同欲。措置於無形。以故人才孑孑。而公有餘。人皇皇而公獨暇。否則朝野殊其榮素。身世判其閒忙。又安望羽書填委之餘。尋文燕從容之好。如此集者哉。席既罷。公顧謂鄙人良會無多。今日可惜。時之過也。文則永之。速羨羅睺。爭欣陳於風雲之表。遲慚司馬。勉磨盾於砥礪之旁。制限七言。人各四首。鄴中公譙讓彼七子之多。漢上題襟。即此一編之續云爾。

高雨農序

道光壬辰秋。余初次歸田。暇輒類次前後所為雜文。自知體雜而辭支。不足以言載道。顧三十年來。時有紀事之作。不忍棄之如遺。姑撫拾叢殘。就正於高雨農中翰。雨農遽為之序。且有溢美之詞。噫。余文不足存。而雨農之序。則甚可傳。余或附之以存。未可知也。因先附錄於此。他日兒輩或編梓余文。則雨農序實啟之。不可不記。序云。韓子論文曰。慎其實。夫其謂實者。豈專於文求之哉。不於文求之。而充其實。豈不足於文哉。譬置兩人集於此。一無實而求工於文。一有實而不以文自名。如以文論。宜求工者勝。不以自名者絀矣。然彼無實之文。於古文冥追而默契之。肖其體格焉。又

肖其聲情焉。可謂盡其心於文字之間者。要之體格之肖土偶之面目而已。聲情之肖優孟之衣冠而已。羊質而虎皮。但見其可狎。不見其可畏。君形者亡焉耳。而有實者。亦既昭晰無疑。優游有餘矣。即不以文自名其為文者。故在也。因綜論之。自韓子復古後。同時之柳李。宋之歐陽曾王三蘇。元之虞明之歸王。固斯文大宗矣。其外有實而可貴者。區其體有三焉。清明和吉。德人之文也。總覽橫貫。學人之文也。坐而言者。可起而行。通人之文也。三者不必求似古人。韓子以為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不必不似古人。歐陽子以為取其自然者是也。其精氣充溢。方烜照不泯。豈不可自成一家哉。長樂梁方伯荏林先生。起家詞臣。至今職勳勞內外。為國屏翰。其著紫藤吟館詩鈔。久風行海內。既成政歸。哀其文若干卷。為退庵文存。屬澍然論之曰。某平生精力。半耗於仕宦。亦半耗於詩。其文但率胸臆言之。未能求工也。澍然謹對曰。文何必求乃工哉。求工之工。是謂有人之見存。未見其能工也。已受而卒業。見有清明和吉者。有總覽橫貫者。有坐而言已起而行者。歎曰。茲豈非實遂而光煜者耶。三者得一已足自名。況兼有之乎。先生之不求工。乃先生之深於文也。謹述所見。請質以報。敢云序先生集哉。按雨農此序。作於道光甲午。次年。余即奉召復出。迄茲十

年中間人事牽平又添作雜文數十篇而心計愈粗故步愈失雨農久已物故此後誰復相知定吾文者乎擲筆為之撫然

已刻未刻書目

余髫齡即慕著書之名與澤卿兄同入家塾每分檢陶九成說郛中所錄各小種刺取他書補之先大夫斥之曰陶書本係節錄何煩汝補此韓文公所謂無益費精神也先叔父太常公乃從旁解之曰此正古人所謂有斐然述作之意者聽其所為猶勝於他玩弄耳登鄉薦後復稍稍為之先外舅鄭蘇年師又訓之曰古人著書多在遲暮之歲或出窮愁之餘今吾子似尚不宜急急於此余皆謹誌之不敢忘既通籍官京師日與通儒碩士上下其議論又京秩清暇非書籍無以自娛及外官後案牘餘閒別無聲色之好亦惟徵微闡幽抱殘守缺是務歲月既積卷帙遂多而衡諸古人著述之原其實毫無心得回憶先大夫及太常公蘇年師之訓言不覺爽然若失今年踰七十筆硯久荒料檢陳編皆數十年心血所存不忍盡棄中有已刻問世者有尚未能付梓者自憐享帚之愚難免覆瓿之謂姑錄存其目付後人知之俾無失散云爾

論語集注旁證二十卷

自序

未刻

孟子集注旁證十四卷

自序

未刻

夏小正經傳通釋四卷

祝芳齋師序

未刻

倉頡篇校證三卷

就陳淵如觀蔡原本而校補之

未刻

稱謂拾遺十卷

未刻

古格言十二卷

劉金門侍郎序

湯敦甫閣老序

劉次白中丞序

已刻

國朝臣工言行記十二卷

未刻

三國志旁證二十四卷

未刻

南省公餘錄八卷

謝蘇泉侍御序附盧文肅師戴金溪尚書顏惺甫制府孔荃漢方伯薩湘林都統達玉園郎中各題詞已刻

樞垣紀畧十六卷

宋詠齋尚書序

自序

已刻

春曹題名錄六卷

未刻

東南嶠外書畫錄二十卷

未刻

文選旁證四十六卷

阮雲臺師序

朱蘭坡侍講序

自序

已刻

玉臺新詠讀本十卷

未刻

制藝叢話二十四卷 朱蘭坡侍講序 楊芸士明經序 未刻

試律叢話十卷 吳棟華廉訪序 未刻

楹聯叢話十二卷 陳蓮史方伯序 自序 已刻

楹聯續話四卷 自序 已刻

巧對錄四卷 自序 已刻

長樂詩話八卷 自序 未刻

南浦詩話四卷 祖舫齋師序 已刻

東南嶠外詩文鈔三十卷 陳恭甫編脩序皆五代以前作 未刻

閩詩鈔五十卷 皆錄宋以後至 國朝各詩 未刻

三管詩鈔五十八卷 輯錄廣西通省古近人遺詩 已刻

三管詩話四卷 自序 已刻

三山唱和詩十卷 壬辰秋至乙未春里居所輯 未刻

東南嶠外詩話二十卷 未刻

江田梁氏詩存九卷 自序 已刻

退庵詩存二十四卷

翁車溪師序附蔣礪堂閻老劉引門侍郎陳望史尚書賓谷中丞葉雲潭方伯吳巢公侍講陳恭甫編附吳棟華

康訪郭頻伽董晉卿楊芸士三明經題詞已刻

退庵詩續存八卷

自序 已刻

退庵隨筆二十四卷

湯敦甫閻老序 賀楓庾制府序 已刻

閩文復古編六卷

未刻

閩文典制鈔四卷

自序 已刻

浪滄亭志四卷

自序 已刻

滄浪題詠二卷

張蘭渚中丞序 林少穆尚書序 楊芸士明經序 已刻

梁祠輯畧二卷

朱蘭坡侍講序 為吳中新建梁伯鸞高士祠作 自序 已刻

江漢贈言二卷

黎湛漢河帥序 王槐午觀察跋 已刻

東南棠蔭圖詠三卷

朱蘭坡侍講序 自跋 已刻

吳中唱和集八卷

自序 王香湖方伯跋皆錄吳中同年唱和之作 已刻

葑江別話四卷

皆錄壬辰年引歸吳中同人送別之作 未刻

北行酬唱集四卷

陳芝楣中丞作序 道光乙未奉 召時所輯 已刻

疊韻詩

余作七十自壽詩。浦中人和者寥寥。每藉口於韻脚之難。其實余成此詩時。即已為和作者地。並無險難之韻也。適楊竹圃親家自揚州寄和原韻詩至。余即疊前韻答之。既思竹圃新春。亦正七十。復疊前韻寄祝。雖詩格愈低。而運轉自如。並不覺為韻所縛也。因備錄前後兩疊韻詩。以諗觀者。以示家人。使知余雖老衰。而於此事尚復興不淺耳。楊竹圃親家次韻寄和拙作自壽詩。疊前韻賦謝云。俚言一片付鱗鴻。四十餘年過景匆。君之季父養亭先生。延先資政公主講。其家余之交。君始此。事在嘉慶二年。變滅雲煙憑海上。逍遙日月自壺中。偶因陶寫詩無債。為遣牢愁酒有功。南北相望二千里。天然兩個信天翁。歸田何事不真歸。雙塔三山夢裏違。閑閣詎堪參丹服。嶼表要住。白塔寺。庭階且自看萊衣。豪情君欲凌滄海。時君將就養哲嗣。安豐湯官之任。地在鹽城海濱。小築吾欣倚翠微。浦城新居。在粵山之麓。但願故人長健在。桑榆異地共晴暉。尚憶刊江一櫂移。綠楊深處兩家宜。二分明月空懷悄。萬朵名花春事遲。小合苔岑增感愴。謂謝某石。無端萍水又分離。時海氛甚惡。揚人紛紛欲逃避。余初與君相約。靜鎮不動。既乃各自食其言。伯勞飛燕匆匆散。從此天涯繫遠思。朋好年來聚話難。知君一例起長歎。卜居有願詩人老。楊雪茶光祿有詩。來誇新宅之美。行水無功國典寬。廖鈺夫舊師尚書。

仍懷忠悃赤

蘇軾石督部

逐臣深望

詔書丹

林少穆督部

春明伴侶晨星似何日團樂續古

歡

疊前韻寄祝竹園親家七十壽云同是乘時遇順鴻回頭人海各匆匆自耽儒

素非寒乞為念時艱豈熱中澤在雲司應有報風清榆塞不言功公由刑部郎出為榆林兵備道

盛時進退原容易林下新添雙鑠翁連城新道孰當歸到處安家願不違公本籍連城

居福州新道茲復寄居揚州安家宅籌筆深心消黑劫影纓異數稱斑衣公以武岡軍功蒙賞戴花翎倦還豈學陶

元亮戒養難留東廣微公甫晉卿秋為感九重宏錫類白頭猶許戀慈暉側聞

仙侶晚舟移無恙歸帆穩更宜初以避海氛移家淮上事定即歸詩興多緣朋舊起手談不厭夜眠

屢偶鑽故紙仍游戲暫寧安定書院講席旋即辭去為最新研聽別離結嗣四人皆從政外出安得腰纏再騎

鶴稱觴一醉慰相思本擬再游邦上親奉壽觴聞公將就養于安豐遂不果七十年華古所難神交何必索居

歎介眉酒值春筵巧放眼添籌海屋寬公誕辰當正月話舊尚能霏玉屑延齡端不

藉金丹松蘿竹柏齊珍重記取新開八袞歡古人以七十一歲為開八袞客齋隨筆言之甚詳

和卓閣老紀恩詩

余本擬年逾七十戒詩不作今年七十有一新正甫數日即次韻湯敦甫閣老同年游龍杖詩甫脫稿寄去不旬日又接卓海帆閣老同年索和真除揆席紀恩詩復

連宵於枕上成之。自笑甫說戒詩。旋即破戒。道力之不堅定可知。或笑予淵年但和兩閣老詩。未免勢利。余亦無以自解也。明知此後不復編詩付梓。而又不忍聽其過。若飄風姑付錄之於此。記得嘉慶壬戌傳臚後。恭讀聖製詩注云。庶異日卓有表見。人稱名榜。今始知公姓。於四十年前。早兆於天語之中。宜其為名榜中第一人也。詩云。有喜聯翩近。聖顏更欣新。詔及春頌。九重早日資霖雨。嘉慶壬戌傳臚也。聖製詩有若渴求賢。百廿餘年重雪山。蜀中自遂寧相公。以雍正元年授。表見真符。天語識望作霖句。承平但望日思艱。雲龍追逐當時志。愧我衰齡獨閉關。仰鏡傾風九品銓。公久掌銓衡。即以家宰晉。酬庸合被。主恩偏。杜房已久參丹地。近年參知政事。環頭由來共木天。謂也。編修。盛可彈冠憐我老。何須搦管恤人先。元唱于百日。寄聲三百霓裳侶。四十年前漫拍肩。

楹聯賸話

余撰楹聯叢話。初刻於桂林。一時頗為紙貴。近聞粵西湘南兩省。皆有翻刻本。後至揚州書坊。亦欲謀翻刻。阮雲臺師為憇思。余充成之。於是又有揚州翻刻本。返閱。僑居浦城。彙檢後得者。又編成六卷付梓。題曰楹聯續話。而乞者愈多矣。尚有同人續

錄見寄者。則細碎不能成編。而竟置之。又復可惜。因附入歸田瑣記之後。庶不負錄寄者之盛心云爾。

粵西余小霞州判應松所錄寄聯話最多。如姜南蓉塘紀聞一條云。正德中。以江都趙鶴為山東按察司提督學校副使。鶴政尚嚴厲。所至考校生員。多所罷黜。眾議紛然。搢紳亦多厭之。竟以此罷官。鶴去。以貴溪江潮代之。潮亦風裁凜然。生員之傷弓者。猶畏之。潮出巡至齊河縣。其分司之壁間有題對句云。趙鶴方剪羽翼。江潮又起風波。潮見之。遂投劾歸。恐招怨也。又聰訓齋語一條云。園翁嘗擬一聯。懸草堂中云。富貴貧賤。總難稱意。知足即為稱意。山水花竹。無恒主人。得閒便是主人。其語雖俚。却有至理。又王笠舫琅嬛集一條云。李東陽壽商文毅。輅七十對聯云。自古年華稀七秩。本朝才望重三元。按出句用人。生七十。古來稀語。自是佳典。我朝乾隆年間。恭逢高宗純皇帝壽登七十。自稱古稀。刻有古稀天子之寶。則此後普天臣子。決不可再有古稀之稱。而近日操觚者。流尚有貿貿不知此事者。所宜正告之也。程南樵樵餘詩話云。汪瑟庵先生為安徽學政時。循例至金陵試院。考錄遺才。撰楹帖云。三年燈火。原期此日飛騰。倘存片念偏私。有如江水。五度秋風。曾記昔時辛苦。

仍是一囊琴劍。重到鍾山。道光初有太平廣文某。以送考來金陵。故事。廣文送考者。例向學使求所屬遺才二名。是科為沈小湖學使。一概謝絕。某廣文戲改前聯云。三年辛苦。只求兩個遺才。倘蒙片念垂恩。感深江水。百計哀號。不管八棚伺候。拚着一條老命。撞死鍾山。後學使亦微聞之不罪也。又余小霞贈汪西芝巡檢楹聯云。菜根滋味。知君慣。潭水交情。愛我深。皆切其姓。又壬寅罷官。舟過藤縣。溫心山明府。初建訪蘇亭。落成。代姚若虛撰聯云。萬里赴瓊儋。夜起江心弄明月。一亭撫笠履。我從畫裏拜先生。心山。以茂林中丞師所。遺蘇公笠履圖勒石。又自撰一聯云。公是孤臣。明月扁舟留句去。我為過客。空江一曲向誰彈。蓋隱括文忠公滕江五古詩意也。又代鶴松園年重建陽朔縣書院講堂一聯云。文筆聳層霄。愛此間對萬壑濤洄。化教由來先黨序。書樓崇講席。願多士做千秋事業。顯揚不僅為科名。文筆書樓。皆陽朔古蹟也。又代曾幼竹明府。挽興靜山太守云。廿年無此深交。最可感老尚依劉。久而彌篤。一病猶勤官事。更堪傷危將易簣。語不及私。又代幕友黎白仙云。治譜已千秋。是名官傳人。最堪惜。正盼遷鶯。遽悲化鶴。齊民同一哭。況平生知己。更難忘。幾番說項。五載依劉。又應松挽吳荷屋中丞云。為名士。作誼臣。任封疆大吏。愛路近家園。小住桂

林營綠野。工書畫。考金石。著燕許文章。悵跡疎壇北。遽聞兜率迓香山。時中丞僑寓桂林。應松解組後。甫得連文酒之盟。而中丞遽捐館舍。故次聯及之。又萬乙樓太守集杜句贈應松云。古來才大難為用。老去悲秋強自寬。又憶得湖南撫部某到任。初入本境。有某來迎。談次。問湖南有新聞乎。某猝不及對。久之。乃曰。無新聞。近時有一對甚工。有某縣令。姓續。名立人者。一人戲以其姓名。演成一對云。尊姓原來貂不足。大名倒轉豕而啼。此語頗膾炙人口。撫部笑而罷。及到任。竟撫以他事。劾去。撫部不知何所見。實則令乃一好官也。此道光近年事。

福州學署中。三百三十三士亭。為朱笥河先生所建。亭前有三百三十三石。皆當時諸生所獻。每石鐫一諸生名。今尚林立無恙。笥河先生報政。將還朝。適介弟石君師來代。先生撰亭聯云。偶為選地看山計。若慰連床話雨情。運化無痕。自非老手不辦。徐樹人觀察有泰山孔子崖集句石刻云。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可以語上也。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宜若登天然。又高唐州武廟。為山西鄉祠。觀察撰聯云。鄉人到處皆祠祝。先帝當年此宦游。昭烈帝曾令高唐。故云。又集唐開元泰山銘字。為楹帖云。載錫之光。百祿是荷。則篤其慶。萬福攸同。又一聯云。積德承先子。臣弟友。虚心稽古。

禮樂文章。又濟南府江南會館云。表海瀛雄風。今樂何如古樂。明湖聯舊雨。濟南勝似江南。

林岵瞻比部在京為其祖母稱觴。余大兄逢辰贈聯云。致歡久。協曹全謫。介福長。酬令伯情。皆切祖母。說重親。致歡用曹全碑語。非素講漢隸者不知也。介福亦用易經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語。

有杭人趙京者。因病入陰司。舉頭見柱上一聯云。人鬼只一關。關節一絲不漏。陰陽無二理。理數二字難逃。後署會稽陶望齡題。

廣東省城有武陵會館。在歸德門外晏公街。杭州商賈。于此釀金。初建。既落成。其鄉人梁應來。紹壬為撰楹帖云。一闕荔支香。聽玉笛吹來。偏傳南海。雙聲楊柳曲。問金尊把處。憶否西湖。真雅音也。

王荅蘭避暑鈔中載。侯官連梅耦明經。攀桂所作楹聯。多可採。如云。暗室中須問心。得過平地處。亦失足堪虞。幼不學。壯無能。傷今老大過愈多。功又少。請自乘除。始念佳而轉念不佳。見義無勇。一事錯而凡事皆錯。擇術未精。四十二年碌碌無奇。安得出人頭地。三百六日孳孳為利。何堪昧我性天。顯揚之謂何。筋力漸衰。數利名無就。

教誨不可已。心思既竭。望子弟能賢。按利名無就四字俗。近有人改之曰。行藏無據。似較勝也。

朱竹垞先生嘗為施粥廠作一聯云。同是肚皮飽者不知饑者苦。一般面目得時休笑失時人。此較隨園詩話所載題養濟院一聯稍有含蓄。

貴州省某驛館中。有一聯云。滿眼盡窮黎。奚忍多用一夫。悞他舉家生活。兩頭皆險路。何不緩行幾步。積君無限陰功。仁人之言。亦積無限陰功。便是當頭棒喝矣。袁簡齋先生嘗言。神廟聯以用成語為宜。然親切渾成而有味者。不可多得。聞張睢陽廟一聯云。鬚髯輒張。凜凜有生氣。顏色不亂。揚揚如平常。此本傳與韓文。本為睢陽寫照。難得天然作對耳。又金陵三聖廟。祀劉關張。其聯云。若傅粉。若塗朱。若潑墨。誰言心之不同。如其面。為君臣。為兄弟。為朋友。斯誠聖不可知之謂神。此聯膾炙人口。然三若字。已覺未妥。而傅粉塗朱潑墨等語。皆不見古籍。兄弟二字。尚本史傳。而朋友二字。又是虛談矣。

京師浴室門首聯云。入門兵部體。出戶翰林身。蓋上句借音。為冰布體。下句借音。為汗淋身也。嘉慶乙丑。聶容峯銑敏以庶常改兵部主事。至己巳。萬壽。聶復以撰進。

頌冊。賞編修。有友人戲舉浴堂聯句贈之。皆以為巧合。

張詩舲方伯。知余方續集聯話。自桂林手書一紙寄來云。文遠舉先生。以翰林歷掌文衡。官步軍統領。卒於駐藏大臣之任。喪歸京師。曾撰聯奉輓云。內相經文兼緯武。西方成佛即升天。祥符大工未合龍以前。正月初三夜。走掃下南同知王漢沈馬。越七日求屍不得。以衣冠斂。亦撰聯弔之云。七日招魂。屈子衣冠輕似蛻。九重賜卹。王尊名節重於山。又題風洞山云。灘江水綠招涼去。常侍詩清賞雨來。又詠題三堂云。雄藩勝覽曾開囿。太守風流尚讀書。古人云。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余有所撰。知好輓聯。必出手製。然但抒哀恨。且冀以存其人。不暇計工拙也。在揚州。輓淮揚觀察李石舟。國瑞云。吳會領班聯。實政真無慚益友。淮揚瘁心血。虛銜何以慰衰親。余在蘇藩。曾調石舟為首郡。甚資臂助。既擢淮陽道。以河壩出力。加運使銜。歿時。其慈親尚在堂也。又輓江寧方伯成蘭生。世瑄云。望斷黔陽。可憐萬里雲。飄依然將母。魂消白下。共惜半年風鶴了。却孤臣客冬。嘆夷之擾。余防堵上海。督部遠駐鎮海。時金陵惟蘭生一人支拄。風鶴之警。無日無之。往來書問。間日必至。皆商略夷務軍情。意見頗合。自余引疾後。蘭生勢益孤。遂以憂死。聞靈船由長江回貴州。尚煩太夫人扶櫬。

也在蘇州日。挽吳縣令賀吉人。崇禎云。百里舊神君。刻牘未酬舉主願。卅年前進士。蓋棺猶是宰官身。吉人為余十餘年前所薦。卓異。至今未進一階。近余重泣吳門。復以同知奏薦。奉部覆准之日。吉人已不及見矣。又寄輓歸安沈香城別駕。廉云。淮浦最傾襟。脫穎為君欣得地。吳門方掃榻。遺函報我已升天。余延香城於袁江署齋。三年甚相得。香城得官後。改執弟子禮。甚恭。近以奪官歸里。余急折簡迎之。甫得報書。旋聞化去。尚未及中壽也。在浦城。輓周芑源廣文云。一鄉善人。勗哉一弟分憂。一孤在抱。兩行老淚。痛此兩年盛會。兩世交期。余到浦後。追暑消夏之會。頗盛。芑源輒在座。嘗稱之為一鄉善人。同人無異辭也。又寄輓杭州許太淑人云。桂嶺蕪城。隨地齊歌眾母。母。慈心蓮性。生天早現法身。太淑人之子。兩淮分司小琴。悼詩。粵西太守。片友。悼書。皆余門下士。居官並有循聲云。

余解組後。戲作一篆印云。難進易退。學者阮雲臺師見而喜之。為推其意。集古語作楹帖相贈云。難進易退。易事難挽。先勞後祿。後樂先憂。余甚愧其言。謝某石同年贈聯云。乾隆末舉秀孝。嘉慶初。歷翰部。道光間。掌封圻。回首功名成百順。經史部。有旁證。藝文家。喜博稽。政事門。備掌故。等身著述是千秋。今年為七十誕辰。福州王叔蘭

以聯寄祝云。二十舉鄉。三十登第。四十還朝。五十出守。六十開府。七十歸田。須知此後道遠。一代福人多暇日。簡如格言。詳如隨筆。博如旁證。精如選學。巧如聯話。富如詩集。畧數平生著述。千秋大業擅名山。亦皆就余篆印語而衍之者也。

歸田瑣記卷六終

歸田瑣記卷七

清 福州梁章鉅撰

小說

小說九百。本自虞初。此子部之支流也。而吾鄉村里。輒將故事。編成七言。可彈可唱者。通謂之小說。據七修類稿云。起於宋時。宋仁宗朝。太平盛久。國家閑暇。日欲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故小說興。如云話說趙宋某年。又云太祖太宗真宗帝四帝。仁宗有道君。瞿存齋詩。所謂陌頭盲女無愁恨。能撥琵琶說趙家。則其來亦古矣。

封神傳

吾鄉林樾亭先生言。昔有士人。罄家所有。嫁其長女者。次女有怨色。士人慰之曰。無憂貧也。乃因尚書武成篇。惟爾有神。尚克相予。語演為封神傳。以稿授女。後其婿梓行之。竟大獲利云云。按史記封禪書云。八神將。太公以來作之。舊唐書禮儀志一引六韜云。武王伐紂。雪深丈餘。有五車二馬。行無轍迹。詣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曰。此必天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命焉。太平御覽十二引陰謀所載。與此畧同。而以祝融元冥勾芒蓐收為四海神名。馮修為河伯神名。使謁者各以

其名召之。五神皆驚云云。則知太公封神。古有此說。今人於門戶。每書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亦非無所本矣。

三國演義

關西故事。載蒲州解梁。關公本不姓關。少時力最猛。不可檢束。父母怒而閉之後園空室。一夕。啟窗起出。聞牆東有女子啼哭甚悲。有老人相向而哭。怪而排牆詢之。老者訴云。我女已受聘。而本縣舅爺。聞女有色。欲娶為妾。我訴之尹。反受叱罵。以此相泣。公聞大怒。仗劍徑往縣署。殺尹。並其舅而逃。至潼關。聞關門圖形。捕之甚急。伏於水旁。掬水洗面。自照其形。顏色變蒼赤。不復認識。挺身至關。關主詰問。隨口指關為姓。後遂不易。東行至涿州。張翼德在州賣肉。其賣止于午。午後即將所存肉下懸井中。舉五百斤大石掩其上。曰。能舉此石者。與之肉。公適至。舉石輕如彈丸。攜肉而行。張追及。與之角。力相敵。莫能解。而劉玄德賣草履亦至。從而禦止。三人共談。意氣相投。遂結桃園之盟云云。語多荒誕。不經殆演義所由出歟。按今時。以五月十三日。為關帝生日。見明會典。今會典亦循舊致祭。但子平家推算八字。為四戌午。則非也。公死於建安二十四年己亥。元胡琦考之。當在六十上下。果戌午。僅四十有二耳。戊

午乃光和元年。考通鑑目錄。是年四月庚午朔。五月己卯朔。無戊午日。且古人始生。只記年月日。不及時。故唐李虛中推命。猶不以時。見韓昌黎集。按今演義所載周倉事。隱據魯肅傳。貂蟬事。隱據呂布傳。雖其名不見正史。而其事未必全虛。余近作三國志旁證。皆附著之。

金聖歎

今人鮮不閱三國演義。西廂記。水滸傳。即無不知有金聖歎其人者。而皆不能道其詳。王東淑柳南隨筆云。金人瑞字若采。聖歎其法號也。少年以諸生為遊戲具。得而旋棄。棄而旋得。性故穎敏絕世。而用心虛明。魔來附之。某宗伯作天台泐法師靈異記。所謂慈月宮陳夫人。以天啟丁卯五月。降于金氏之叶者。即指聖歎也。聖歎自為叶所憑。下筆益機辯瀾翻。常有神助。然多不軌於正。好評解稗官詞曲。手眼獨出。初批水滸傳。歸元恭莊見之。曰。此倡亂之書也。繼又批西廂記。元恭見之。又曰。此誨淫之書也。顧一時學者。愛讀聖歎書。幾于家置一編。而聖歎亦自負其才。益肆言無忌。遂陷于難。初。世廟遺詔至蘇。巡撫以下大臨。府治諸生從而訐吳縣令不法事。巡撫朱國治方暱令。于是諸生被繫者五人。翌日。諸生羣哭于文廟。復逮繫十三人。俱

効大不敬而聖數與焉。當是時海寇入犯江南。衣冠陷賊者。坐反叛興大獄。廷議遣大臣即訊。并治諸生及獄具。聖數與十七人俱。傳會逆案坐斬。聞聖數將死。大數訖曰。斷頭至痛也。而聖數以無意得之。大奇。于是一笑受刑云。

神木

歸途過杭州。由城外西湖。取道小憩淨慈寺中。兒輩以運木井為疑。寺僧云。相傳為宋嘉定時。道濟大師因起淨慈殿。需大梁棟悉由此運出。適殿材已具。故後到之一木。即仍存井中。言之鑿鑿。語似不經。然佛力無邊。有不可以常理測者。何燕泉餘東序錄載。永樂四年。肇造帝京宮殿。工部尚書宋禮承命取材于蜀。得大木若干于馬湖。一日木忽自行。所過聲如雷吼。巨石為開。膚寸不損。事聞詔封其山為神木山。建祠祭享。此事史雖不載。而時代甚近。諒非子虛。則淨慈之事何足為怪。記嘉慶辛酉。余在京過夏。是年京畿大水。順天府屬三河等縣水高數丈。有木直立水中而行。端與水平。端上恒有光。夜望若燈。或有龜魚蹲其上。相傳為龍造宮取木也。邑父老有知其事者。謂木取于平谷縣深山中。或十餘年。或二十餘年。輒一取其歲必大水。又有老嫗言。幼時其戚某家北山下。一日有六七人如木工狀。暮投村中。皆不肯留。因詣

戚某家憐而止之宿。天明客尚未起。穴窗以窺。但見魚鼈縱橫于地。驚而退。乃遽呼曰。日高矣。頃之客出。故如昨也。臨行。留一物置檐間為謝。囑勿移動。及水發。村廬俱淹。此一家獨無恙云。道光癸未夏。淫雨為災。直隸百餘州縣。皆成巨浸。先是三月間。有十三人。衣青。襪襪襦袴皆一色。腰斧鋸。過平谷西門外飯肆。各食素饅頭。告主人以取木歸。與前辛酉過其店者。形狀相類。眾皆惶懼。恐復被浸。至是果然。然則龍宮伐木。事有明徵。佛殿運木。理亦可信矣。

釣臺詩

七里灘舟中。偶從蓬窗望見釣臺。高倚天半。回憶四十餘年前。曾經登眺。此景如在目前。偶以指示兒輩。有踴躍欲繫纜一登者。船中舵工水手皆不欲。謂登臺者多不利。遂止。余曰。此語不必盡然。然記嘉慶辛酉年。公車過此時。同計偕者五人。齊北瀛

鮑陳西山

國銓

吳和庭

觀樂

皆不欲登。余與陳虛舟

龍標

賈勇陟其巔。曾有詩紀之。

是科北瀛成進士。西山和庭皆大挑一等。惟余與虛舟打捐錄而回。則不可謂俗誹之竟屬子虛也。因繙示我周行中詩句示之。謂羞見先生面二語。固已明明告我耳。恭兒問此詩有可考否。余曰。此詩見元詩選。為趙蒙齋所作。蒙齋名璧。字寶仁。雲中

懷化人。官至平章政事。元詩選亦只存此二十字。惟名利二字。作卿相。亦不知其何所據也。

首縣

小住衢州府城。西安令某極言衝途附郭縣之不可為。因舉俗語。前生不善。今生知縣。前生作惡。知縣附郭。惡貫滿盈。附郭省城云云。按此語。熟在人口。宋漫堂筠廊隨筆已載之云。其先文康公起家陽曲令。常述此語。則其來亦遠矣。近時有作首縣十字令者。一曰紅。二曰圓融。三曰路路通。四曰認識古董。五曰不怕大虧空。六曰囤棋馬鈞中中。七曰梨園子弟殷勤奉。八曰衣服齊整。言語從容。九曰主恩憲德。滿口常稱頌。十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語語傳神。酷肖。或疑認識古董四字為空泛。不知南中各大省州縣。交代前。憑首縣核算。有不能不以重物交抵者。余在江南。嘗於萬廉山郡丞承紀處。見英德石山一座。備皺瘦透之美。中有趙甌北先生鐫題數字。云係在丹徒任內交代。抵四百金者。又於袁小野郡丞培處。見一范寬大幅山水。亦係交代抵五百金者。使非認識古董。設遇此等物。何從判斷乎。若第十字所云。則亦惟南中衝途各缺有之。偏遠苦瘠之區。尚攀躋不上也。

典史

各縣典史為流外官。古但稱吏攢而已。然往往亦擅作威福。有為作十字令者云。一命之榮稱得。兩片竹板拖得。三十俸銀領得。四鄉地保傳得。五下嘴巴打得。六角文書發得。七品堂官靠得。八字衙門開得。九品補服借得。十分高興不得。曲終奏雅。則非但雅謔而官箴矣。

上衙門

州縣衙參情狀。各省大畧相同。桂林有分段編為戲齣者。尤堪噴飯。一曰烏合。二曰蠅聚。三曰鵲噪。四曰鵲立。道班司五曰鶴警。六曰鬼趨。七曰魚貫。八曰鷺伏。九曰蛙坐。十曰猿獻。謝十一曰鴨聽。十二曰狐疑。十三曰蟹行。十四曰鴉飛。十五曰虎威。與夫十六曰狼餐。十七曰牛眠。十八曰蟻夢。此皆余所見所聞者。當時不覺其可笑。歸田後。歷歷憶之。真可入啟顏錄也。

清客

都下清客最多。然亦須才品稍兼者。方能自立。有編為十字令者曰。一筆好字。二等才情。三斤酒量。四季衣服。五子圍棋。六齣崑曲。七字歪詩。八張馬鈞。九品頭銜。十分

和氣有續其後者曰。一筆好字不錯。二等才情不露。三斤酒量不吐。四季衣服不當。五子圍棋不悔。六齣崑曲不推。七字歪詩不遲。八張馬鈞不查。九品頭銜不遜。十分和氣不俗。則更進一解矣。程春廬曰。果能如是。雖近今翰苑諸君。何以加此。然吾見亦罕矣。

酒令

酒令有雅而謔者。宋人即尚之。如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或曰。光武師渡滹沱河。既濟未濟。或曰。劉寬婢羹汚朝衣。家人小過東坡曰。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小畜。後斬大畜。當時蓋指王荊公也。前明陳詢忤權貴被謫。同僚送行。因餞席說令。陳循曰。轟字三個車。余斗字成斜。車車車。遠上寒山石徑斜。高穀曰。品字三個口。水酉字成酒。口口口。勸君更盡一杯酒。詢自言曰。轟字三個直。黑出字成黠。直直直。馬往而不三黠。有張李二人互相謔者。張名更生。李名千里。因席間舉令。李曰。古有劉更生。今有張更生。手中一本金剛經。不知是胎生。是化生。是卵生。張曰。古有趙千里。今有李千里。手中一本刑法志。不知是二千里。二千五百里。是三千里。又江南無錫。今卜大有善戲謔。聞新任宜興方令者。年少而有口才。與同僚武進令商議。其日有公宴。

預擬一令。欲以窘新宜興。既入席。卜曰。我有一令。不能從者。罰一巨觥。乃曰。兩火為
矣。此非鹽醬之鹽。既非鹽醬之鹽。如何添水便淡。武進令曰。兩日為昌。此非娼妓之
娼。既非娼妓之娼。如何開口便唱。新宜興方令曰。令不難遵。只是冒犯卜老先生。眾
曰。但言之。方曰。兩土為圭。此非烏龜之龜。既非烏龜之龜。如何添卜成卦。眾乃大笑。
服其敏捷。或云。此前明方大司馬逢時事。

燈謎

韻鶴軒筆談云。燈謎有十八格。曹娥格為最古。次莫如增損格。增損即離合也。孔北海始作離合體詩。其四言一篇曰。漁父屈節。水潛匿方。與時進止。出寺弛張。呂公飢釣。闔口渭旁。九域有聖。無土不王。好是正直。安固子臧。海外有截。隼逝鷹揚。六翮不奮。羽儀未彰。龍蛇之蟄。比他可忘。玫瑰隱耀。美玉韜光。無名無譽。故言深藏。按轡安行。誰謂路長。此詩離合魯國孔融文舉六字。如第一句漁字。第二句水字。漁犯水字。而去水則存者為魚字。第三句時字。第四句寺字。時犯寺字。而去寺則存者為日字。離魚與日而合之。則為魯字。餘皆倣此。此外復有蘇黃諧聲。暗首粉底。正冠正履。分心素心。重門垂柳諸格。要不及會心格為最古。國語。秦客為慶辭於晉之朝。范文子

知其三。此謎之緣始也。在左氏則有河魚庚癸之言。在樂府則有棠砧石闕之句。皆近于謎。特未施諸燈耳。國初毛際可作七絕十六首。每句隱一古人姓名。其在孟子內。遂為傳作。近時偶閱七嬉。見冰天謎虎中一百二十八謎。頗有思致。如一點胭脂。打赤也為之小。傳語報平安。打言不必信。紅旗報捷。打克告於君。人人盡道看花回。打言游過矣。恨不作第一人。打氣次焉。官場如戲。打仕而優。是。打下上其音。走馬燈。打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吃煙。打食在口。則吐之矣。打一時半刻。亞元。打又是一個文章魁首。專門名家。打這人一事精。尤為警策。余友僻耽亦嘗製四書古人謎。俱能別開生面。如郁郁乎文哉。打華周。准飭差。打許行。春風纔度玉門關。打泄柳。建安七子。打曹交。綠套。打綿駒。三千寵愛在一身。打王謹。莫把豐肌認太真。打瘠環。自訴平生不得志。打陳平。巨鰲無力冠靈山。打戴不勝。古貌。打陳相。三尸守夜。打彭更。超陞按察使。打飛廉。孫。打子產。日躔大梁之次。打離婁。帝高陽之苗裔。帝高辛之苗裔。打龍子。余謂之曰。如日躔大梁之次。未免太典。須得天文家來猜矣。渠曰。誰家沒得時憲書乎。余為語塞。以是信開卷有益之言為不謬。

近人雜謎

余養病吳門。居滄浪行館中。時來視余者。為蘇鰲石。吳棟華。錢梅溪。楊芸士。吳青士。諸君子。病間亦不欲聞近事。酒次。惟雜舉觴。令為戲。時值上元燈節。或以外間街市燈謎相聞者。率不能愜人意。因憶說部所載燈謎。有極渾成大雅。及其甚可解頤者。如松子。猜四書一句。父為大夫。分明周易語。卻是楚騷心。猜四書二句。象曰。鸞鳴。止于路宿。猜四書一句。季氏旅於泰山。打胎。猜四書一句。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怕妻羞下跪。猜四書一句。有立。四个頭。八隻眼。四隻手。十二條腿。猜四書一句。牛羊父母。两个男的。两个女的。两个活的。两个死的。两个有名姓的。两个無名姓的。猜四書一句。華周杞梁之妻。遊方和尚廟。無人猜。四書一句。所過者化。所存者神。節孝祠祭品。猜四書一句。食之者寡。睢陽城。猜四書一句。守也。國。士無雙。猜四書一句。信何謂。朱筆寫詞字。猜四書兩句。未同而言。觀其色。振振然。千不是。萬不是。都是小生的。不是。猜四書一句。平旦之氣。佯。猜四書二句。何可廢也。以羊易之。核。猜四書二句。不連。在果。外。仁在。才名猶是楊盧駱。勃也何因要在前。猜書經一句。王不佞。佳文字。猜書經一句。敢後。惟敬。主器莫如長子。猜詩經一句。道豆大房。前頭吹笛子。後頭敲破鑼。猜詩經二句。子魚。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猜詩經一句。與子成說。朗誦漢書史記。猜左傳一句。有班馬之聲。帶見小門生。猜左傳一

句。老師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猜官名一个。玉環晉襄公猜字一。命賦

得偃武修文得閒字猜字一。敗春雨連綿妻獨宿猜字一。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

猜字一。人從左看到右。此字在口頭從右看到左。居間却是我猜字一。什夫妻猜拳。

一个叫梅花。一个叫八馬。猜字一。語一个大一个小。一个跑一个跳。一个吃。人一个

吃草。猜字一。發左看三十一。右看一十三。合攏來是三百二十三。猜字一。非眉峯聳

翠。猜唐詩一句。山從人么二三四六。猜宋詩一句。纔有梅花事父母幾諫。猜鳥名一。

規。浣花草堂。猜鳥名一。杜覓黑車王。猜西廂記一句。金不見半掠。猜西廂記一句。半

就禽。猜西廂記一句。離會少太史公下蠶室。猜琵琶記一句。畢竟是文章誤用時丟在

地下。不用時安在桌上。猜物一。本子龍單身保阿斗。猜樂名三。常山獨活韓文公像

猜四書兩句。不連。今日愈衛宣姜夢長庚入懷。猜禮記二句。為及也妻者息上加息。

猜孟子一句。以利戊辰。猜易經二句。天數五弔者大悅。猜易經一句。先號咷上是馬。

下是字。下是馬。上是字。兩頭是馬。中間是字。猜字一。文

稟賦不同

昔人以夜卧不覆首。為致壽之原。取其夜氣之不鬱蒸。又有百病從脚起之說。蓋湧

泉穴與心相通。風最易入。故養生家皆慎之。然人之稟賦不同。有不可以一律論者。相傳曹文恪公秀先卧被僅四尺餘。只覆胸腹而已。赤兩足置於被外。雖嚴寒亦然。劉文清相國瑞卧被甚長。睡時將被摺為筒。疊其下半。俟入之。家人俟其入於被中。并將上半反疊。如包裹狀。雖酷暑亦然。是皆罕聞之事。然兩公畢生泰然。並無傷寒傷熱之證。且各登上壽。考終。則理之不可解也。憶余官袁浦時。於霜降安瀾後。同兩部公觴河上。三大憲孫寄園節相居中。左為顏惺甫漕帥檢。右為張蓮舫河帥文浩。自己初入席。坐至亥正。漕帥微露倦容。兩目稍閉。節相睨之而笑曰。三兄睡着了。漕帥瞿然曰。我正聽曲。何曾睡耶。節相曰。三兄平日在署。以何時睡。漕帥曰。必到亥初。節相大笑。復左右視曰。世上人有亥初即睡者乎。語畢。復大笑不止。且對漕帥曰。君言亥初必睡。今已亥正。又何以不睡乎。漕帥正色曰。我言署中常日如此。今夜有戲。可觀。有酒可酌。又胡為必睡耶。滿堂為之歡噱。少頃。漕帥問節相曰。且請教中堂。在署以何時睡。節相曰。我照常辦事時。必到子正始睡。否則丑初或丑正。俱不可知。至寅初。乃無有不睡者矣。漕帥哂曰。然則中堂不必言何時睡。但當言今日辦事。明日睡而已。合坐又為大笑。二公言此時。皆年已踰七十。常聞人言。亥子之間。必須熟寐。

一二時。否則大傷陰氣。二公起居遠不相謀如此。而厥後並享大年。然則大貴人固不可以常情測度乎。

少食少睡

今人以飽食安睡為有生樂事。不知多食則氣滯。多睡則神昏。養生家所忌也。昔應璩詩言中叟得壽之由。日量腹節所受博物志言所食愈少。心愈開。年愈益。所食愈多。心愈塞。年愈損。孫思邈方書云。口中言少。心中事少。腹裏食少。自然睡少。依此三少。神仙訣了。馬總意林引道書云。欲得長生。腹中清。欲得不死。腹無屎。此皆古人相傳養生之訣。而余于今人亦得其證。記在京日。侍戴可亭師。請示却病延年之術。師曰。我督學四川時。得疾似怯證。或薦峨眉山道士治之。道士謂與余有緣。能治斯疾。因與對坐五日。教以吐納之方。疾頓愈。至今數十年。乃強健勝昔也。時師年已八十餘。風采步履只如六十許人。自言每日早起。但食精粥一大碗。晡時食人乳一茶杯。或傳師家畜一乳娘。每隔帳吸乳。嚙之乳盡。輒易人。蓋已廿餘年。師諱而不言也。余偶問曰。即此已飽乎。師大聲曰。人須喫飽乎。又聞黃左田師談。我直南齋。直樞廷。已四十年。每夜早起。不以為苦。惟亥子二時得睡。即足耳。在樞廷日。每於黎明。視奏摺。

小字。不用燈光。其目力遠勝少年。後師引年歸。甫得高卧。至日高時始起。而兩眼驟昏矣。

品茶

余僑寓浦城。艱于得酒。而易于得茶。蓋浦城本與武夷接壤。即浦產亦未嘗不佳。而武夷焙法。實甲天下。浦茶之佳者。往往轉運至武夷加焙。而其味較勝。其價亦頓增。其實古人品茶。初不重武夷。亦不精焙法也。畫境錄云。有唐茶品。以陽羨為上。供建溪北苑不著也。貞元中。常袞為建州刺史。始蒸焙而研之。謂之研膏茶。丁晉公為福建轉運使。始置為鳳團。今考北苑。雖隸建州。然其名為鳳皇山。其旁為壑。源沙溪。非武夷也。東坡作鳳味硯銘。有云。帝規武夷作茶園。山為孤鳳翔且嗅。又作荔支歎云。君不見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直以北苑之名。鳳皇山者。為武夷。漁隱叢話。辨之甚詳。謂北苑自有一溪。南流至富沙城下。方與西來武夷溪水合流。東去劍溪。然又稱武夷未嘗有茶。則亦非是。按武夷雜記云。武夷茶。實自蔡君謨始。謂其過北苑龍團。周右父極抑之。蓋緣山中不曉焙製法。一味計多徇利之過。是宋時武夷已非無茶。特焙法不佳。而世不甚貴爾。元時。始于武夷置場官二員。茶園百有二

所設焙局于四曲溪。今御茶園。喊山臺。其遺迹並存。沿至今日。則武夷之茶。不脛而走四方。且粵東歲運。番船通之外夷。而北苑之名。遂泯矣。武夷九曲之末。為星村。鬻茶者。駢集交易于此。多有販他處所產。學其焙法。以贗充者。即武夷山下人。亦不能辨也。余嘗再游武夷。信宿天游觀中。每與靜參羽士。夜談茶事。靜參謂茶名有四等。茶品有四等。今城中州府官廨。及豪富人家。競尚武夷茶。最著者曰花香。其由花香等而上者。曰小種而已。山中則以小種為常品。其等而上者。曰名種。此山以下。所不可多得。即泉州廈門人。所講工夫茶。號稱名種者。實僅得小種也。又等而上之。曰奇種。如雪梅木瓜之類。即山中亦不可多得。大約茶樹與梅花相近者。即引得梅花之味。與木瓜相近者。即引得木瓜之味。他可類推。此亦必須山中之水。方能發其精英。閱時稍久。而其味亦即稍退。三十六峯中。不過數峯有之。各寺觀所藏。每種不能滿一斤。用極小之錫瓶貯之。裝在名種大瓶中間。遇貴客名流到山。始出少許。鄭重論之。其用小瓶裝贈者。亦題奇種。實皆名種。雜以木瓜梅花等物。以助其香。非真奇種也。至茶品之四等。一曰香。花香小種之類。皆有之。今之品茶者。以此為無上妙諦矣。不知等而上之。則曰清。香而不清。猶凡品也。再等而上之。則曰甘。香而不甘。則苦。

茗也。再等而上之。則曰活。甘而不活。亦不過好茶而已。活之一字。須從舌本辨之。微乎微矣。然亦必淪以山中之水。方能悟此消息。此等語。余屢為人述之。則皆聞所未聞者。且恐陸鴻漸茶經未曾夢及此矣。憶吾鄉林越亭先生。武夷雜詩中。有句云。他時詫朋輩。直飲玉漿回。非身到山中。鮮不以為欺人語也。

品泉

唐宋以還。古人多講求茗飲。一切湯火之候。瓶盞之細。無不考索周詳。著之為書。然所謂龍團鳳餅。皆須碾碎。方可入飲。非惟煩碎弗便。即茶之真味。恐亦無存。其直取茗芽。投以淪水。即飲者。不知始自何時。沈德符野獲編云。國初四方供茶。以建寧陽羨為上。時猶仍宋制。所進者俱碾而揉之。為大小龍團。至洪武二十四年九月。上以重勞民力。罷造龍團。惟採茶芽以進。其品有四。曰採春。曰先春。曰次春。曰紫筍。置茶戶五百。充其徭役。乃知今法。實自明祖創之。真可令陸鴻漸蔡君謨心服。憶余嘗再游武夷。在各山頂寺觀中。取上品者。以巖中瀑水烹之。其芳甘百倍于常時。固由茶佳。亦由泉勝也。按品泉始于陸鴻漸。然不及我朝之精。記在京師恭讀純廟御製玉泉山天下第一泉記云。嘗製銀斗較之。京師玉泉之水。斗重一兩。塞上伊遜

之水亦斗重一兩。濟南珍珠泉斗重一兩二釐。揚子金山泉斗重一兩三釐。則較玉泉重二釐。或三釐矣。至惠山虎跑則各重玉泉四釐。平山重六釐。清涼山白沙虎邱及西山之碧雲寺各重玉泉一分。然則更無輕于玉泉者乎。曰有。乃雪水也。常收積素而烹之。較玉泉斗輕三釐。雪水不可恒得。則凡出山下而有冽者。誠無過京師之玉泉。故定為天下第一泉。

百歲酒

余在甘肅晤齊禮堂軍門。授一藥酒方。謂可治聾明目。黑髮駐顏。余服之一月。目力頗覺勝前。其方用蜜炙箭芪二兩。當歸一兩二錢。茯神二兩。黨參一兩。麥冬一兩。茯苓一兩。白朮一兩。熟地一兩二錢。生地一兩二錢。肉桂六錢。五味八錢。棗皮一兩。川芎一兩。龜膠一兩。羌活八錢。防風一兩。枸杞一兩。廣皮一兩。凡十八味。外加紅棗二斤。冰糖二斤。泡高粱燒酒二十斤。煮一炷香時。或埋土中七日更好。隨量飲之。軍門云。此名周公百歲酒。其方得之塞上。周翁自言服此方四十年。壽已逾百歲。翁家三代皆服此酒。相承無七十歲以下人。余自粵西刊布此方。僚窠軍民服者皆有效。遂名梁公酒。有名醫熟玩此方。久而憬然曰。水火既濟。真是良方。其制勝全在羌活。

一味此所謂小無不入。大無不通。非神識神手。莫能用此也。自是而日三服。至今已八年。未幾余引疾歸田。僑居南浦。有患三年癰者。乞此酒一小瓶飲之。前後凡兩人。皆應手霍然。而浦人不甚以為然。至有訾其方者曰。此十八味平平無奇。而羌活一味。尤不宜輕服。與粵西名醫之言正相反。余聞之。為齒冷而已。余同懷弟灌雲廣文。素嗜飲。中年以後。已成酒癆。每日啜粥不過一勺。顏色憔悴。骨立如柴。醫家皆望而却走。適其長子元辰。在余桂林署中。錄此方寄之。灌雲素不飲燒酒。不得已。以紹酒代之。日飲數杯。以次遞加。半月後。眠食漸進。一月後。遂復元。客秋余回福州相見。則清健較勝十年前。而豪飲如故。據言並未服他藥。只常服此酒。日約三斤。已五年矣。夫紹酒之力。固不及燒酒之厚。然服燒酒者。日以兩計。服紹酒者。日以斤計。則其力亦足相敵。故其效並同也。余五十餘歲時。鬢髮早白。鬚亦蒼然。自服此酒之後。白髮竟為之稍變。初亦不覺。惟剃頭時。自見所落髮針。不似從前之白。始知黑髮已有可據。惟白鬚如舊。細思其理。酒氣向上。故於髮易見功。而下垂之鬚。酒力未必能到。此理甚明也。

豆腐

豆腐。古謂之菽乳。相傳為淮南王劉安所造。亦莫得其詳。又相傳朱子不食豆腐。以謂初造豆腐時。用豆若干。水若干。雜料若干。合秤之。共重若干。及造成。往往溢於原秤之數。格其理而不得。故不食。今四海九州。至邊外絕域。無不有此。凡遠客之不服水土者。服此即安。家常日用。至與菽粟等。故虞道園有豆腐三德讚之製。惟其烹調之法。則精拙懸殊。有不可以層次計者。宋牧仲西陂類稿中。有恭紀蘇撫任內迎鑾盛事云。某日。有內臣頒賜食品。並傳諭云。宋瑩是老臣。與衆巡撫不同。著照將軍總督一樣頒賜。計活羊四隻。糟雞八隻。糟鹿尾八箇。糟鹿舌六箇。鹿肉乾二十四束。鱖魚乾四束。野雞乾一束。並傳旨云。朕有日用豆腐一品。與尋常不同。因巡撫是有年紀的人。可令御厨太監傳授與巡撫厨子。為後半世受用等語。今人率以豆腐為家厨最寒儉之品。且或專屬之廣文。食不足之家。以為笑柄。詎知一物之微。直上關萬乘至尊之注意。且恐封疆元老。不諳烹製之法。而鄭重以將之如此。惜此法不傳於外。記余掌教南浦書院時。有廣文劉印潭學師瑞紫之門斗。作豆腐極佳。不但甲於浦城。即他處極講烹飪者。皆未能出其右。余嘗晨至學署。坐索早餐。即咄嗟立辦。然再三詢訪。不能得其下手之方。聞此人今尚在。已篤老矣。又余在山

東臬任公暇與龔季思學政守正訥近堂藩伯經恩樸庵運使恩鍾雲亭太守鍾同飲于大明湖之薜荔館時侯理亭太守堂為歷城令亦在座供饌即其所辦也食半忽各進一小碟每碟二方塊食之極佳衆皆愕然不辨為何物理亭曰此豆腐耳方擬於館訂會次第仿其法而余旋升任以去忽忽忘之此後此味則遂如廣陵散杳不可追矣因思口腹細故往往過而即忘而偶一觸及則饒涎輒不可耐近年僑居浦城間遇觴客必極力講求此味同人尚疑其有秘傳也

厨子

徐興公榕陰新檢中載吾鄉曹能始先生學佳與二友同上公車惟先生攜一僕凡途中飲饌之事皆先生主之僕善烹飪二友食而甘之而微嫌其費頗有煩言一日僕請先生與二友分爨曰我實不能伺候三人先生不肯僕即請去先生曰我實不能以僕故而開罪于友人聽之臨行請曰我即當回閩但乞一信帶呈家中人俾知並非負咎被逐耳與之信時方行到蘇州比先生至京而此僕早已抵閩蓋即蘇州發信之次日也家中人詰其故曰我實天上之天厨星也吾家主人乃天上仙官我應給其任使彼二客者何福以當之語畢遂不知所之聞此二客後亦各享大年蓋

月餘。日飽飲天厨之效云。按袁簡齋續齊諧中。亦載曹能始先生飲饌極精。厨人董桃媚者。尤善烹調。先生宴客。非董侍則不歡。先生同年某督學蜀中。乏作饌者。乞董偕行。先生許之。遣董董不往。怒逐之。董跪而言曰。桃媚天厨星也。因公本仙官。故來奉侍。督學凡人。豈能享天厨之福乎。言畢。升堂向西去。良久不見。二書所載各異。而皆屬之能始先生。且徐興公與先生同時人。見聞尤近。必非無因矣。余家有陳東標者。頗能烹調。輒以此誇于衆。衆因戲呼之為天厨星。實則庸手而已。余於能始先生。無能為役。則陳東標之於董桃媚。又豈止仙凡之判哉。

小炒肉

乾隆乙卯。余留京過夏。主游彤自侍御元輝家。時同居者。為葉蓮山太史大觀。黃星巖奎光。陳研農義。二邑侯。王虛谷錫齡。陳德羽鵬飛。二孝廉。談次。各舉所嗜之饌品。侍御以小炒肉為最佳。衆皆笑之。然侍御厨中所出之小炒肉。則實可于口。無怪其侈為俊味。未幾而林樾亭先生至京。飲譙間。有以此語告者。先生曰。彤自尚是講究家。若我則所嗜惟肉。生平行賸所經。無論天涯地角。但是有酒可傾。有肉可飽。處便足陶然。酒不論精粗。肉亦不論煮法也。侍御與先生皆巨人長德。故不苛求飲饌如此。

余每飯必與厨子磨牙。小炒肉一味余但呼之為寸炒錢繩。頗不下箸。厨子手段固拙。而余則有愧鄉先哲未免為飲食之人矣。憶在京中聞一故事云。年羹堯由大將軍貶為杭州將軍後。姬妾皆星散。有杭州秀才適得其姬。聞係年府專司飲饌者。自云但專管小炒肉一味。凡將軍每飯必于前一月呈進食單。若點到小炒肉則我須忙得半日。但數月不過一二次。他手所不能辦。他事亦不相關也。秀才曰。何不為我一試之。姬哂曰。酸秀才談何容易。府中一盤肉須一隻肥豬。任我擇其最精處一塊用之。今君家每市肉率以斤計。從何下手。秀才為之嗒然。一日秀才喜告姬曰。此村中每年有賽神會。每會例用一豬。今年係我值首。此一豬應歸我處分。卿可以奏技矣。姬諾之。屆期果抬一全豬回。姬詫曰。我在府中所用係活豬。若已死者則味當大減。今無奈何。姑試之。乃勉強割取一塊自入厨下。令秀才先在房中煮酒以待。久之捧進一碟。屬秀才先嘗之。而仍至厨下。摒擋雜物。少頃入房。見秀才委頓于地。僅一息奄奄。細察之內已入喉。並舌皆吞下矣。按吾鄉俗諺有每嘗美味者必先將舌頭用線繫住。即此故事所由來也。聞者蓋無不發一大噱云。

奴僕

子平家推人星命。每分十二宮。于大局往往不差。余八字中。奴僕宮最不佳。聽之而已。官京師十年。無一如意者。舊聞京官僕資。每月京錢一千。余月給京錢二千。冀稍用命。而頑梗如故。時余方值軍機。在家日少。留家之僕。率皆高卧。有看門周姓者。因此被予怒斥。口出怨言。並背言如此薄資。又復苛責。只索不幹了。余微聞之。不與較也。是夜仍須入直。五鼓即起。飯未畢。而室中鄭夫人亦披衣起。余愕然曰。爾尚抱病。何事早起。則對曰。我微聞周僕要辭去。言甚決。婢媼輩亦述其悻悻情狀。今日君須入直。不得不早起覘之。余因此遂放心出門。而是午適奉出守荊州之命。翌日。即須遞摺謝恩。因留直不出。而飭隨僕回家取衣服鋪蓋以進。微詢周僕情狀。則云照舊謹慎看門。並不提及前話。時喜報早到門矣。後此僕隨予出京。歷荊州淮海兩任。司閤甫以他故斥去。熟聞京官之僕。偶有過失。輒不敢大聲呵斥。恐其即散。蓋工資甚薄。而又無他出息。無怪其然。迨予外官二十年。則情形頓改。所用僕輩。偶有過失。只有被逐。而從無告辭者。或謂所入較豐。不無戀戀。余則謂奴僕宮雖不佳。而有官星照壓之。雖狡獪。無所施其技倆。非僅有所戀也。自壬辰初次引歸。家居三年。只一六十餘歲者應門值奉。召復出。旨到。程梓庭督部謹錄出。加封送閱。余方照。

常早睡未起。而此僕遂將此封置之几上。並不促余起視。即此一事。其他可知。壬寅二次引歸。僑寓浦地。則所用者。益離奇百出。每遇客至。或自出門。則可笑可怒之端。不一而足。余嘗戲呼之為三分奴。謂一人須三分之一分人。一分鬼。一分畜生也。既乃靜言思之。則此三分奴者。又非無因而至前。蓋奴僕之服勞于主。固有財以動之。亦有義以臨之。當外官時。我為國家出力。為百姓勞心。此輩既歸我任使。自不能置身事外。今則早眠晏起。毫無所事。我身既于國家無益。於百姓無關。而尚責此輩以為我出力。為我勞心。豈非不恕。夫既無義以臨之。又無財以動之。則此輩之隨感而應者。正是自然之理。大順之情。又何怪乎。因此心平氣和。但以三分奴待之。而無所怨尤于其際。適讀東巖重梓劉念臺先生人譜中。有禁虐使奴僕一條。後引傳曰。孔子家兒不知怒。曾子家兒不知罵。乃不覺處之泰然也。

縫人

縫人通稱裁縫。以能裁又能縫也。而吾鄉之學操官音者。因縫與房音近。訛而為裁房。眾口同音。余家婦女。多隨宦者。自負為善說官話。亦復呼裁房不絕聲。牢不可破。余嘗笑之。則羣辨曰。司茶者為茶房。司廚者為廚房。則裁房亦同此例耳。然則剃頭

者亦當稱剃房。裱糊者亦當稱裱房。木匠亦當稱木房。泥水匠亦當稱泥房乎。縫人之拙者莫過于浦城。其倨傲無禮亦莫過于浦城。浦人風尚節儉。士大夫率不屑豐食美衣。即素封家亦然。惟長年製衣不倦。余常往來一二知好家廳事。無不有裁衣棚架者。縫人見客過皆堅坐不起。余偶以語門徒詹捧之。捧之曰。某嘗呼此間縫匠為大王。蓋亦嫉其倨傲。且言家中婦女輩每奉之如上賓。惟所指揮。此風殆不可化也。余歸為兒女輩述之。無不匿笑。因合家亦呼縫人為大王。而裁房之稱終不肯改。其偷竊衣料及皮絮之屬。又極巧而實拙。迥不在意計之中。余宅中偶製新衣。使僕輩督之。輒至喧呶不止。適余換製一皮馬褂。用月色綢為裏。甫製成。即擲出。令換鈕扣。且斥之曰。一鈕扣尚且釘錯。似此本領。何喧呶為。渠狼目熟視再四。大作京腔曰。並無釘錯。何以冤我。余指身上一翻穿馬褂斥之曰。若爾所釘不錯。則我之舊衣俱錯矣。此係以月色綢為裏。非以為面也。自應照常左扣右絆。何得右扣左絆。因使僕輩盡出。翻穿之長褂及馬褂示之。並厲聲色痛斥一番。渠乃嗒然不敢辯。自是之後。凡縫人之氣少衰。至余家者始稍謹默。夫一技雖細。而既專司其事。即未可掉以粗心。憶蔣伊臣鑒錄中有一條云。嘉靖中京師縫人某姓者。擅名一時。所制長短寬窄。

無不合度。常有御史令裁公服。跪請入臺。年資。御史曰。你裁衣何用。知此曰。公輩初任。雄職意高。氣盛。其體微仰。衣當後短。前長。任事將半。意氣微平。衣當前後如一。及任久。欲遷。内存冲挹。其容微俯。衣當前短。後長。不知年資。不能相稱也。此雖譌言。卻有至理。又豈此間大王所與知乎。

歸田瑣記卷七終

歸田瑣記卷八

清 福州梁章鉅撰

北東園日記詩

早年向學中歲服官日必有記用資稽考自歸田後無所事事遂輟筆焉而山中歲月閒裏居諸亦不忍竟付飄風漫無省紀間以韻語代之三年以來忽忽積成數十首兒輩喜其語質易曉而多逸事可傳並乞加注語以暢其旨則猶之乎日記云爾因自題為北東園日記詩附入歸田瑣記之餘以待繼此隨事增加仍不以詩論也

歸田何事不真歸但說無田抑又非直是有家歸不得三山雙塔隔斜暉事詳第二卷

小巷深深蘇厝街隨方寄廬是家風運期自愧無高節那得人皆舉伯通吾家伯鸞高士易姓

運期見後漢書及廣韻

滄海橫流到處難老臣何敢即求安三時屏息蓬門裏信是屯遭骨相寒初到浦城日即值城

中民受縣官被頑民倒抬出城橫加凌辱城東富紳某新宅遭其拆毀勢且洶洶即
在余之後門人聲鼎沸余茫不知其由推杜門屏息而已憶吳桂華同年蘇州送行
詩有主仕無安土屯遭念老且之句語最沈着為時
所稱乃竟成夜半回舟之兆又宛為今日為照也

買宅由來重買鄰急何能擇且因循梟鸞不礙分棲穩燕雀終歸大造仁卜宅之初橫逆之來

至不可理喻未幾即歸我。
循擾如魚鳥之親人也。

一邱一壑舊花園。新居本宋侍制章衡花園舊址花園即因此而名。陋巷重開駟馬門。那有滿籬餘萬卷。護

持昕夕祝長恩。新宅本荒區余築大樓五楹貯書萬卷其上。

誓墓高風不可尋。松楸回首十年心。梅亭山轉姚岐崙。空對西風淚滿襟。癸卯秋始

墓祖塋在梅亭山先嚴慈及先室墓在姚岐崙相距不及一里俗呼崙作去聲按廣韻集韻崙並盧晃切音論則俗呼正古音也。

兼旬朋酒太匆匆。歸里翻成踏雪鴻。祇有東園閒草木。頻年應戀主人翁。任福九僅二十餘日。

復勿勿買舟旋浦回首東園花木未免有情。

江南嶺右苦相隨。今日山鄉事事宜。三十年來離合迹。花間題徧尚無詩。余歷官江南嶺右長

女蘭省皆隨侍余曾以百花畫卷賜之每一離合必題數字卷末以存泥爪但無詩耳。

附蘭省和韻

萬里金城有夢隨。天教移節慰民宜。大人奉旨重出即授甘藩萬里長途無從隨侍自開府嶺右移節吳中則無日不趨承

左右年來幸得趨庭近。燕寢香中且學詩。

敢說雲龍上下隨。萊衣斑後亦相宜。絳趺朱萼庭階盛。愧讀蘭陔潔養詩。

兩家眷屬一家通。惜暖憐寒卅載中。最喜琅琅聽夜讀。畫堂西畔小樓東。三女壽筵手歸後仍

隨余同房。要三十載。備極扶持之勞。今內孫皆能讀書。已就宅中分東西就塾矣。

水複山中去。住忙曉梳脫。髮晚稱觴。一年之聚。何年再。夢繞君家蘭詒堂。四女蘭街。別將十年。

因余七十壽辰。開闢到此。僅作一年。數聚。即復旋歸。

附蘭衡和韻

忘卻扁舟遠涉忙。欣將雁序共稱觴。祇今回首千山外。但覺神馳綠野堂。

莫笑年來山澤儀。花香也與小園宜。置身富貴何須早。用杜句。牡丹

頗盛。初次開筵。招客賞之後。但閉門自怡而已。

頻年春色歸金爵。鎮日香風守玉瓶。如此名花相澹對。西峯定有夢通靈。金爵。玉瓶。皆名花之

異種者。吳魯庭所贈也。魯庭家福州西峯里。

附逢辰和韻

南中無數佳花木。第一難忘是玉瓶。悵望東園歸未得。青春何處醉劉靈。

筍莊佳處偏開觴。增綠來青地未荒。更願主人清興發。鴻泥重踏息陰房。祝東巖。屢招飲于筍

莊之偏增綠軒。環池而坐。池之東。即來青亭也。惜三十年前。下榻之息陰山房。未能再至。

好山深處一身藏。當日僉僉弟子行。轉眼風流易消歇。更無人問舊書堂。余掌教南浦書院六年。極

一時人文之盛。今名山如舊而情事頓殊矣。

屋後青山闢洞天。閒來選勝續前緣。仙坑那及仙樓好。釋我相思五十年。重九日與東巖步遊

仙樓並尋仙人坑之勝。三十年前所神往也。

紛紛四部足旁搜。有味青燈不外求。豈為聲名勞七尺。漫言志業在千秋。魏書李失之傳云。異

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為聲名勞七尺也。第三語本此。

第一名區夢筆山。三年勝地未重攀。暗中恐惹山靈笑。鳥自高飛雲自閒。城西夢筆山為此邦

第一舊蹟荒廢已甚。屢聞議修而迄未舉行。

千峯百嶂轉蒼坊。添作山厨鱸尾羹。更喜海蟬來笑兀。持螯一例助詩情。鱸與蟬皆海族而建

寧府往往有之。自余至南浦而負擔求售者始頻至。

年來老渴頗難支。夢到西瓜又荔枝。果許沉瓜還擘荔。惜無高會續南皮。此首為夢中所成適

兒輩好事。果為購寄西瓜鮮荔。因酌改夢中句紀之。

酒間忽報枇杷來。白香山詩。枇杷作入聲。滿座齊傾太白杯。何必貪心更彈鋏。老饕已覺老懷開。

恭兒自京回。過浙中。先寄到鮮魚枇杷。鮓魚雖已變味。而枇杷尚鮮美也。

循陔遠道見深情。欣聽門前郭索聲。莫怪長筵徒大嚼。且增詩事到山城。丁兒攜眷北上。過浙

中寄到霜蟹兩大筐。次日開筵。餽客即用丁兒來詩韻記之。

附丁辰寄詩

望雲何以寄遙情。聊伴柴門剝啄聲。正是菊黃橙綠候。北東園裏壯詩城。

饒歲居然甘蠟粉。銷寒間亦薦螺香。頻煩子舍殷勤寄。竟把他鄉當故鄉。

福州除夕。設蠟粉。適逢兒寄到蠟粉。因仿為之。美不可言。時丁兒亦覓得香螺數枚。遂以充銷寒之品。

設蠟粉。適逢兒寄到蠟粉。因仿為之。美不可言。時丁兒亦覓得香螺數枚。遂以充銷寒之品。

南宮門巷淨無塵。

達生。子邦。玉。舊日臺江俠客貧。

史生。文邦。曾寓福州南臺。

我正大聲勸誠是麥

舟應續畫圖新。

二生不克葬其親。余皆力成厥事。憶在蘇州曾助曹良國比部。壁堅葬親比部。繪孝舟圖為謝。吳中名流題詠者。至數十家。

附史生和韻

誤趨歧路悵前塵。舊業依然守素貧。何幸義聲深感激。畫圖慰我表阡新。

附達生和韻

先疇舊德憶京塵。眷念清門下士貧。二十餘年霜露感。麥舟重到浦南新。

附停葬說

昔聖門之論孝也。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凡以事葬祭。三者並重也。今人于父母。無不知事。其死也無不知祭。不如是。則有不孝之名。而無以自立。

于人世。而獨于葬之一事。乃若忘之。果何說乎。蓋死者一日未入土。則一日之體魄未安。死者未安。而生者顧安之。則生前之事。如不事也。身後之祭。如不祭也。而猶醜然自立于人世曰。吾已盡子孫之道。其誰信之。今日之淹留不葬。相習成風者。其故有二。一則碍于兄弟之多。各執意見。以為此利。彼或不利。即間有破除拘忌者。而一經安葬之後。他房或小有事故。即歸咎于主葬之人。一則惑于風水之說。在己毫無主見。亦絕不細心訪求。或云某向不利。則因之改卜他方。或云某年不利。又因之另擇吉日。不思古人之未葬者。皆不釋服。載在禮經。且大清律中。明有職官三月而葬。若惑于風水。及託故不葬者。杖八十之條。此國法也。稽之于古。則南史載兗州刺史滕恬。烏程令顧昌。皆以未葬親而入仕。為清議所鄙。唐書載顏真卿劾奏鄭延祚。母死不葬。有詔終身不齒。宋史載劉昌與弟煥皆侍從。以親喪未葬。坐奪職。又張商英劾王子韶不葬父母。而冒轉運使判官之任。貶知高郵。又道山清話載孫莘老入相。不及一年。坐父死不葬。罷斥。此仕宦家所當汗下者也。至太微仙君功過格云。久淹親柩者。百過。道經又言。每歲臘日。北帝統率下界神祇。周查人間墳墓。其子孫即時修補者。福之。怠慢不修者。禍之。又云。七世祖墓。

有一不修。則子孫未能發達。則又凡士民家所宜惕然者也。夫道經所載。猶指墳墓不修者言之。況淹柩不葬。並墳墓而無之者乎。今之宦者。縱不能遵禮經。亦奈何甘犯國法乎。今之士民。縱思倖逃陽律。亦奈何忍受冥誅乎。夫既不畏國法。不顧冥誅。則不得不大聲正告之曰。此不孝之實也。庶有人心者。不肯受此惡名。而幡然變計。力挽前愆。毋論官族士民。一轉念間。昔之有覷面目者。將悉化為孝子順孫。予以消沴而迎祥。豈不嫩歟。

齊魯晨星落落稀。

借韻

廿年蹤跡費相思。大雲忽作東南陰。我為蒼生喜不支。

徐樹人觀察宗

幹。今泰安時。余曾以楮卓為之。近奉命監司漳海。實閩南之長城也。過飯園中。盡索余近刻觀之。勿勿留一詩而去。數年來過此者。不乏名流。皆不暇以片語為小園增重。此為開山第一章矣。

附徐觀察詩

回首齊山九點烟。功收霖雨義歸田。竹竿引水龍吟細。銅鼓藏雷鶴夢圓。薜荔翠縈文石上。芙蓉紅到研池邊。飽嘗珍饌兼書味。喜獲珍珠載一船。

吾師所賜。已刻書甚富。

長年梨棗似雲屯。善與人同即福門。羣笑兩家真好事。留香室與北東園。

余好刻書。而東巖亦

同。近復輯刊善書十種。時恭兒方刻勸戒近錄。續錄三錄。余亦有離著待刻。梨棗之煩。只此兩家。滿人咸出。以為怪事也。

陋巷年來藏器深。遑言榭篋繼雙林。

項墨林。梁蕉林。

高軒過我傾家釀。竟夜紅光燭斗參。

自

浦後遇客無有詢及書畫者。近黃琴山觀察德峻因查勘封禁山過此始為發隱。擇其尤者縱觀之。觀察本鑒賞家復富收藏窮一日之力並凡評賞四年來第一韻事矣。

御屏風上列龔黃。未負江南一紙忙。濱海忽聞民氣活。薦賢功幸在維桑。

王履之太。守月賓久。

宦江南。俯聲卓著。余于辛丑秋專疏保薦。遂由直牧擢守來閩。時徐樹人觀察方奉諱歸去。而履之即補守漳州。和為漳民惜。旋為漳民慶也。余于辛丑秋在江南疏薦者僅五人。履之與練笠二人皆由直牧擢守。但雲湖即于是冬推兩淮都轉而黃石琴今已開府粵東矣。

真畏出門貧客來。柴扉頻為故人開。如何衮衮披肝侶。都作紛紛把臂回。

年來故人遇此者如

蘇藍石督部楊雪樵光祿廖鈺夫尚書皆留飲園中連日盤桓不忍舍去。

驚心薄俗太支離。失笑高門半守雌。一紙卮詞何足算。三年五度遣楊枝。

浦城。銅婢之風。卒不

可破。余曾撰銅婢說一篇。以代暮鼓晨鐘。乃殊少警覺者。余到浦甫三年。而遣婢至五次。皆不收其身價。而中兩婢乃從銅婢之家轉鬻而嫁之者。不可謂但以言感人矣。

附銅婢說

古禮女子二十而嫁。有故則二十三而嫁。明以二十三為最遲也。孟子曰。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誠以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婢女亦女也。天下之最窮而無告

者。莫如鰥寡孤獨。然此四民者。即不幸。猶不必其相兼。而其無妻無夫無父無子。皆至于垂老而後廢。非窮于人。實窮于天也。若今之使婢。則幼而賣身于我。父母不能相顧。非孤而何。值應嫁之年。而禁錮之。使不得嫁。非寡而何。至老不嫁。則終身無生子之望。非獨而何。以一人之身。備歷其窮。而又非天之所使。則咎有所歸也。仁人君子。其能熟視而無覩乎。況婢女長大。情實必開。倘姦淫事發。不但誤其終身。而中篝貽羞。本家亦難以自解。甚至生子。又從而殘害之。忍心害理。其罪益大。獨不思及果報。念及子孫乎。吾願凡有使婢。年將至二十三歲者。必須亟為擇配。否則聽其適人。薄給本主之財。若本主有心禁錮。許婢家自陳于官。而族隣為之舉首。有隱蔽者。亦生之以法。其擇嫁者。尤在不論身價。只求得所。使咸得各遂其生。庶不至肆行刻薄。以干神怒。而召天災。其亦中和位育之一助也。惟是果報之說。猶隱也。子孫之念。亦私也。今之有使婢者。大約皆讀書明理。知文識字之家。誠使日持此文。而反覆尋繹之。必默然有所動於中。語云。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實有無藉官長之董勸。文字之激發者。否則冥然罔覺。悍然不顧。吾甚恐其不得齒于齊民。不得立于人世。而將不可一朝居也。果報云乎哉。子孫云乎哉。

鄉隅俗尚本無憑。親見充街赤烏曾。今日衰翁偏古異。一雙朱履萬年藤。

三十年前浦城士夫

無不穿朱履者。問其說。皆不能答。亦不知何時而盡改也。近萬萬。約郡倅。寄贈天台萬年藤枝一枝。

花辰雅集筭筵開。有客形容慘沮來。誰信九泉能避劫。可憐一紙晚聞雷。

偶以花朝觴客有最

後至者。顏色慘沮。眾皆怪而詰之。則曰。內先墳方被掘。棺內金銀器為之一空。余告以我分送厚殮說。何以付之不問。客泣然曰。此墳造于十餘年前。若我得早讀此文。何致有今日之禍。余曰。但願繼此以往。人人皆守吾說。亦可以收之桑榆也。

附厚殮說

有詢于余曰。山縣患盜。而其禍莫烈于斷棺。比來此案疊出。官亦無如之何。巨紳富戶。尤惴惴焉。何以止之。余曰。惟禮可以止之。或迂其言。余曉之曰。死者必殮。禮也。古字。殮本作斂。取斂首足形而已。今會典及通禮。並載官員喪禮。越日小殮。三品以上。含用小珠玉五。七品以上。用金玉屑五。又云加殮衣。三品以上五稱。複三禪。二五品以上三稱。複二禪。一六品以下二稱。複一禪。一過此。則為踰制而悖禮。夫珠玉而云小。金玉而云屑。但取容口可知。其言殮衣。至七品以下。而言含。但稱七品以上。其以下之不得用含。可知。含之用。尚有制也。其敢如今之金銀壓首。珠玉周身乎。聞比年破案者。率係女棺。然則以厚殮而招盜。亦明矣。而凡子孫之殮。

其親父母之殮其女。家長之殮其卑幼。猶必曰寧厚而無薄。是名為愛之而實所以戕之。無益于死者之毫末。而徒貽以身後之災。剝膚之慘。在子孫為不孝。在父母家長為不仁。而推其原。則由于不合禮而已。故吾曰。惟禮可以止之。夫循禮自可消患于無形。不循禮。其罪即極于不孝不仁。而無以自解。然則仁人君子。能無思變計哉。

移居贈我石為兄。問字頻來浦酒頻。七十九齡尚清健。老來第一老門生。

史生經邦以石盆陳

酒為壽。今年七十九歲矣。

數百年來一石盆。無端飛入北東園。從來壽世關文字。安得坡公雪浪痕。

大方石盆亦購自唐

氏者。三面雕鏤頗工。而空其一面。茲為編數字為銘。非敢擬定州雪浪盆也。銘云。此數百年物。曾藏福州梁氏北東園中。他年當入浦城金石志也。道光乙巳夏。退菴老人書。

文翁雅意訪名師。說士渾無黨援疑。誰料狺狺起羣喙。公門一紙大離奇。

郭少汾邑侯忽詣余

曰。南浦書院至今尚未得師。實深焦急。鄙意竟在老同年矣。侯與達兒為乙酉同年。故云。余明告之曰。我若省居。則君延余兄掌教。自無不可。今余挈家住此。則此局斷乎不宜。因別舉所知以對。侯以為然。乃定議。後竟有以梁紳項應邑侯勉從等語。列名控訴者。大不可解。

附逢辰和韻

谿工何必子方師。一嚇偏來腐鼠疑。莫怪佩蘭爭舐掌。城中索索本無奇。後二句合用昌

谷玉谿詩意

人生由命豈由他。用韓人海風雲宦海波。七十懸車聊自慰。且憑兒輩補笙歌。七十壽辰

通五兒子共聚一堂為廣微菊部以助稱觴始聽之

偶向閒中作小忙。新知舊學互商量。更信兒輩談因果。散作人間翰墨香。恭兒方輯勸戒錄余

屢以舊聞附錄之

頻年不悔守枯株。諸色諸光照坐隅。百朵花支一月久。始知佛種與凡殊。吳魯庭以優鉢羅花

一盆見贈守之三年不花今夏忽抽一箭百花叢拱一月始謝光色異當

邂逅城西買菊筵。菊將再入大溪沿。烏衣亭榭重重改。觸我相思十四年。東巖招至大溪沿舊

宅看菊士辰秋學家寓此一月有餘于懷

三年皮骨走崢嶸。夢到春明身已輕。愛日且增初日學。望雲兼慰看雲情。達兒由浦城挈眷回

福州以余七十壽辰祝昌著北來稱觴今又為異族所迫甫回福州即復挈家來浦北東園中無隙地因令英兒分宅而居頗有聯牀話雨之樂

附逢辰和韻

烏山頭角太崢嶸。迫我三年踪跡輕。畫地良難遷地苦。側身北望豈恒情。

敢言豪傑事。崢嶸身世鴻毛孰比輕。多少羣魚遊釜底。依然濠上寄閒情。

愛憐少子亦恒情。古訓原須賢父兄。何暇燕山希竇桂。但期本色紹書聲。

英兒頗不悅學近與

大兒同居以怡怡東切德漸可轉移氣質矣吾郡最以五子登科為美談然如廖儀卿葉荏汀家皆五兄弟連登鄉薦而不入此數者以皆在其父物故之後不得稱五子此俗例也近惟曾霽峯家門有此扁現省垣公評以郭遠堂侍御及余家可以望此余甚愧之

附英辰和韻

敢負趨庭教誡情。蓬麻扶護望難兄。一經世守談何易。愧說丹山萬里聲。

且盡循陔潔養情。先鞭雲路仗諸兄。他鄉信美仍吾土。贏得連牀聽雨聲。

十餘代衍秀才家。舊德清門世所誇。

余家自前明至今以秀才相傳者十五世河間紀文達師視閭學時曾手製書香世業四字榜

于要向藿鹽尋事業。莫憑京秩誦清華。

余大二三兒皆以監生登鄉薦而四兒獨由秀才進取議叙部曹因作此勗之

附映辰和韻

舊是書香世業家。一衿幸獲詎堪誇。顯揚報稱無窮事。但欲聯芳接棣華。

天倫樂事萃華堂。綠酒紅燈夜未央。如此團圓良宴會。可無詩句壓清狂。

初伏宴于韞玉堂中

伏宴于致曲山館末伏宴于思補堂山居不可無此避暑之局不妨竟日酣嬉也

附逢辰和韻

檐鐸丁東響畫堂。風輪四面轉中央。冰桃雪藕涼如許。忽捧紅雲喜欲狂。風輪之木為幹。周圍插木角各緣以素綢。中銘鐵為柄。而彎其受手處。下承以架。以一人轉其柄。即四座風生矣。于中伏日。適壽研二妹由福州寄到新荔。大人別有詩紀之。

漫言歲月去堂堂。博得三旬樂未央。轉瞬小池殘暑退。延秋高會續清狂。

附恭辰和韻

人意齊趨畫錦堂。閉門樂事未渠央。納涼正可添詩料。催句何能任醉狂。

附英辰和韻

皆山樓上讀書堂。余受業師住皆山樓上。燈火新涼夜未央。且聽陔南方視膳。敢耽酒趣託

詩狂

附蘭省和韻

人生樂事戀高堂。長日壺中景未央。但惜雁行千里隔。不同繞膝學兒狂。壽研二妹壽溥

四妹時皆在福州。

附三子婦婉蕙和韻

吉金貞石護深堂。欣得長生頌未央。翁大人所藏金石頗富。婉蕙日所用却憶大

椿當赤日。無多羣從。次公狂。時家嚴大人遠在海鹽官署。情。

福地深愁地脉回。內憂外侮困羣才。此時正合袖身去。且為名園盡一杯。劉次白中。

此留飲園中。極賞水石之美。稱為名園。

老來博奕豈荒耽。飽食終嫌不用心。藉免出門憧擾擾。猶勝午枕夢沈沈。余素不喜。

之。唐卿借春屬袖眠為之。藉消炎暑。卻午眠也。

池草堂中燈火涼。皆山樓下聽琅琅。夜闌人靜渾無事。且把歐碑課數行。兩孫皆能。

本皇甫碑。每于夜闌人靜後課之。

文運由來仗起衰。彼都人士罔聞知。雨淋日炙余心惻。無作神羞禮亦宜。浦城文昌。

奉神像。雨淋日炙。已不忍言。甚至為花會匪徒。憑以測夢。兩肩至受巨釘。無數。余為之惻然。而都人士莫有過而問者。因就東巖所購舊地。及連兒所存新地。獨力鼎建。

于頤輔社之西。此舉實藉以救敗。尚不暇言微福也。

忽聞醴海起狂瀾。碧水丹山盡改觀。坐看憧憧三閱月。消寒雅集亦闕珊。自發派。

合邑惶惶。深山中亦時聞剝啄聲。三閱月始稍解。深寒集為之不終。更可笑也。

居士城南心跡清。借書談藝樂將迎。何緣迫促離鄉去。秋室從今有俗聲。門下士祝。

讀書。不干外事。城中知舊書可談。藝者惟此一人。而發商之機一到。不數日即督從登舟去。為之踴然。揚雄秋室無俗聲。李長吉句也。

大府風聞曷可當。承流太守亦堂堂。流丸自向甌臾止。但笑蚍蜉撼樹狂。浦城舉商

制軍訪聞。旋據郡守申報。省府各檄。俱有明文。乃被舉之家。橫加疑謗。竟有集矢于余者。今已渙然冰釋矣。流丸止于甌臾。流言止于智者。語出荀子。

側目驕陽作暢晴。怨咨誰復問輿情。玉清畢竟垂慈易。一灑甘霖起頌聲。驕陽兼旬。怨咨叢起。

若非甘露驟至。恐民不聊生矣。時乙巳四月二十六日。山中病叟。亦為之一餐也。

半夜渾成喜雨詩。平明唱徧替兒詞。侯門都作沈沈夢。翻笑衰翁局外癡。拙作喜雨詩和者數

家而已。餘皆不出聲。

久惜蕉林繼墨林。當年惜墨並如金。翁覃溪師嘗言項墨林梁焦林皆收藏家。惜無著錄。可考。南來北至多新得。

助我烟雲一室深。近日逢兒從福州至。恭兒從京師歸。皆有新增書。畫時余方輯退庵題跋。將脫稿矣。因此復有增訂。

附逢辰和韻

書畫禪兼翰墨林。不分瓦注與黃金。零縑片楮關文獻。亦費蒐羅歲月深。今春在

書畫數十冊。皆前明及國初時人。吾鄉先話居其大半。增入題跋者亦十之二三。

附恭辰和韻

曾萃吾家翰墨林。相逢何故吝揮金。雲山花草齊收拾。謹報高堂願海深。時大人

石書畫題跋。以尚少宋人畫蹟為嫌。屬恭辰于北行之便。稍為物色。適遇吳中。以重價購得題幹。未元暉趙子固各真蹟。以報大人喜甚。每披讀輒為浮一大白焉。

病入膏肓豈易甦。嶙峋虎角起長吁。他年若咎盧龍費。我亦當時士大夫。英夷佔居烏石山大

興土木。虎頭生角。形家所忌也。聞官已與相安而我民則重足而立矣。

出塞不辭三萬里。著書須計一千年。借用近人詩。志其姓名。可憐粵麓非屏麓。望斷蒼茫教勒

天。昨有傳林少穆已。賜環入關者為之喜而不寐。實錄言余福州老屋在屏山之麓與少穆為比鄰者數年。

巾幘猶分惜字忙。可知此事係天良。靈心慧腕雕鏤出。普作山城妙吉祥。恭兒初到

惜字之局。其婦婉蕙。實力襄之。近復以浦俗饋遺食物。必加剪紙。吉語其上。所殘棄字迹滿多。因以吉事代吉語。作為花樣。種種並自撰代吉祥說。疏通其意。分送所知

家各

附婉蕙和韻

為襄善舉不嫌忙。意美還應並法良。吉語果能成吉事。人間何處不迎祥。

深閨姑姊助清忙。剪剪輕痕手法良。猶勝雕鏤茶果巧。家門瑣事亦凝祥。錫如壽生婉蘭。

諸姑姊。皆助余剪鏤花樣。浦城積習。最尚茶泡。雕鏤果品。必以精巧相誇。其實徒費工夫。不如此之有裨于惜字也。

附代吉祥說

近日浦城有敬惜字紙之會。誠盛舉也。惟各家尚有習而不察。竟等于不敬。不惜。而不自知其非者。嘗見人家餽送食物。無論大盤小盒。其上每加紅紙一塊。或方

或圓必嵌空剪雕四字好語。如長命富貴諸事如意之類。不知此紙本係無用之物。一轉瞬即蹂躪于童婢之手。再轉瞬且淪棄于藩溷之區。其能于收物之頃。即將此紙隨手檢歸惜字簞中。以待焚化者。蓋百家不得一二人焉。一家如此。積家則多。一日如此。積日則多。其婚娶喜慶之家。所用尤繁。則所作踐之字尤多。今欲驟令各家不用此紙。其勢有所不能。不得已。思一善法以變易之。竊令各家用此之心。不過意取吉祥。別無他說。茲以吉祥之景。代吉祥之字。有何二致。因雜取吉祥善事。剪作花樣十六紙。分贈各家。務望照此剪雕。以代前此吉祥之字。以親及親。廣為傳布。此事雖小。藉可免作踐字紙之孽。當更為人家吉祥之徵。夫敬惜字紙。盡人所宜為。而士大夫尤應互相勸懲。若閭中更能隨時襄助之。庶內外同心。更無缺憾。惟自求多福者鑒之矣。

一紙遙遙互繼聲。暮年親故倍關情。鹽城更比蕪城遠。安得腰纏駕鶴輕。楊竹園素不言詩近為余所挑。既和余壽詩。又成自壽詩十首。想鹽城濱海。遠為之奈何。

鄉邦文獻共關心。早惜虛糜數萬金。今日卻非當務急。壽山福海枉崇深。按廖鈺夫魏和齋信

以奉大府諭令。刊省志。此誠盛舉。而此日實非其時。憶嘉慶年間。有長沙僧寄慶者在烏石山。大書壽山福海四字。磨崖實與彼時。郡城殷賑。恬熙氣象。相稱。今則名

山已歸吳族。雖海正漲狂。
淵當務之急。惡不在此也。

附復廖鈺夫尚書魏和齋山長書

日來接誦來函。諸叨綺注。承以福建通志一書。待刊已久。亟應付之棗梨。以垂久遠。仰見情深文獻。誼篤鄉邦。並傳述劉制軍鈞諭。令某與蘇鰲石先生首捐。為士夫倡。並諭應同薦紳倡始。繼及官僚。令即裁復。以便轉達大府等語。自當凜遵。惟此事本末。似大府尚未能悉其詳。前此數萬金。付之一擲。至今嘖嘖人口。衆怨未消。且通志為合省官書。必應合通省官紳之力以成之。自當由太府主持。通行各外郡縣遵辦。今轉欲薦紳倡始。官僚繼之。于名不正。于言不順。況以目下情形而論。外侮未退。蹉務方殷。他處所不敢知。即以某現居浦城而論。舉商之事未息。半載以來。死亡逃匿者。屈指可數。現在追呼日至。紳富尚皆重足而立。惴惴于心。若一波未平。一波復起。斷難冀其望風慕義。踴躍從公。某伏處山邑。有家難歸。閉戶養疴。不預時局。愚昧之見。聊布區區。尚望閣下與在省同人。從長計議。或仰藉大府風聲。竟能集事。亦未可知。某必竭盡綿力。以步諸君子後塵。斷不肯置身事外也。專此復請道安。順璧侍謙。統祈朗鑒。不備。

1362082

I242·I
39

歸田瑣記卷八終

清長白浩歌子著



螢窗異草

螢窗異草提要

此編為長白浩歌子撰相傳浩歌子為尹文
端第六子似村以一秀才終貴介而能注意
著述已為難能可貴全書大段似仿聊齋而
典而不俗繁而多致空中樓閣平視例有惟
恐其盡較之倉山一老隨筆揮寫之新齊諧
不啻小巫之見大巫坊刻多訛奪茲特校而
刊之

螢窗異草初編序

稗官有三一說部一院本一雜記又有二種大儒之語錄不與焉其搜求典墳博覽載籍引今證古發為偉論非第為詩文之助直可羽翼子史尚矣其記載時事傳述見聞舒廣長之舌門雕鏤之心說鬼搜神事不必問其虛實探賾索隱文不必嫌夫詭奇仰齊諧為談宗慕虞初而志續如杜甫之寄託風情李伯時摹繪玩具亦足以消長日却睡魔固不失雅人深致矣世俗陋儒胃無墨潘動謂立言務黜浮華以為補救人心挽回風氣起見則六經廿二史聖賢遺訓班班可考又何必如許迂腐陳言狗尾續貂耶客有以螢窗異草抄本見眎歎署長白浩歌子未悉為何時人或稱為尹六公子所著顧隨園老人評語的係附會其書大旨酷摹聊齋新穎處駸駸乎升堂入室雖有類小說家言弗足為文人典要而以之消長夏却睡魔固無不可也賢於近時所刻見聞隨筆遠矣尊聞閣主人仿聚珍板刷印行世問序於余爰作質直語告之嗚呼凡人有心作關係文字轉不若里巷歌謠足以啟發心思耐人尋味也斯言惟具性靈者乃可與共印證耳

光緒三十一年莫春梅鶴山人序於海上鷓鴣一枝軒

螢窗異草初編目錄

卷一

天寶遺跡

卜大功

金三娘子

玉鏡夫人

賈女

桃花女子

紅鞋

毒餅

翠衣國

癡婿

犬婿

田鳳翹

劉天錫

卷二

桃葉仙

馮璉

昔昔措措

溫玉

睡姬

張仙

守一女

柳青卿

珊珊

白衣庵

卷三

魂靈

妬禍

李念三

訾氏

假鬼

銀鍼

廢殍

落花鳥

貨郎

化豕

縫裳女

火龍

青眉

王秋泉

卷四

胎異

夏姬

郎十八

三生夢

固安尼

無常鬼

蘇緒

衛美人

苦節

狐姬

瑩窗異草初編卷之一

長白浩歌子著 武林隨園老人評

天寶遺跡

驪山之陰有石洞其額曰天寶遺跡以石為扉堅不可破人亦莫知其所有故明正統年間門忽有裂寬僅尺許有芻蕘者見之歸以語其鄉人劉瑞五已則惴惴焉未敢入也瑞五幼讀書性豪縱有古俠士風聞之欣然欲往乃約里中喜事而好奇兼饒胆識者共得五人攜酒食獵具而行至則山徑崎嶇荆榛塞路攀附而後上及見洞口白石磷磷然滑膩光澤如有人經行者心竊異之又行里許始達其穴由隙而窺之其中窈窕而深黑一無所見怯者即欲言旋其勇怯半者亦未敢言入獨瑞五奮臂大呼曰不探此奇歸有何趣乃篝燈燃炬踴躍以前遂先入繼之者又僅得三人差可駢肩漸深而能容駟馬兩旁皆石壁潔白晶瑩以火燭之彷彿如有繪畫瑞五顧謂衆曰境殊不惡何怯為益深入之窮其奇曲折數武便得一門其扉以青玉為之隸書數行墨迹猶新其衆以炬照而讀之其略曰朕與妃子每遇盛暑避熱此間共享洞天之福於茲五年矣風流滿洒不啻神仙漢武白雲鄉遂非所羨但恐千秋萬歲後罕有知吾兩人相得之懽者爰命良工置石像於內以流傳不朽間與妃子

流覽其中。不禁相視而笑。幾忘其身之非石也。未署天寶十年秋七月御筆。始知為明皇所書。及轉屏後。大可數十楹。中置寶座。僅虛位。尚無他奇。左為曉粧閣。一石美人挽髮對鏡。倦態堪憐。旁二宮娥一捧匣器。側立而欲前。一代妃捧髮跪而持之。貌甚恭謹。妃首微迴。似有所語。眉目皆入畫。妃後立一人。唐巾便衣。髭鬚微髯。則開元皇帝像也。情形態度。宛然相親。衆覽之。無不欣欣欲笑。其右為浴池。以綠玉為水波紋。蕩漾如活。旁立二人。執巾捧盥。眉睫間微含笑意。帝與妃皆以白玉為體。帝白身游戲水中。僅沒其臍。下坐而側首。以目招妃。狀似欲言而匿笑。妃坐小石牀。亦裸其上衣。酥乳輕圓。麝臍微露。無不歷歷可見。然而低黛雲顰。容如腴腆。且以纖手捫綉帶。一似欲解而不勝其羞者。由裳而下。雙彎則已盡赤矣。瑞五與衆孜孜諦視。方將深探其秘。而舉首遙睇。帷幙儼然。俄聞大聲發於其內。如崩石。且冷氣逼人。肌皆生粟。遂股慄欲返。雖瑞五之豪邁。亦凜乎不可獨留。比出洞門。三人中已仆其二。面色青碧。口皆流涎。狀如中毒。乃大驚扶掖下嶺。踉蹌而歸。至夜俱暴卒。家人固知其由。遂涉官訟。鞠瑞五具陳本末。命吏驗之。信然。乃薄責而遣之。因以泥封其洞。且鑿其額。以滅其跡。然在樵夫牧豎。猶能識之。洎乎天啟末年。雷震其穴。亂石嵯峨。已渺不知其處。

外史氏曰。余嘗怪明皇為一代風流帝王。驪宮之造。選勝蒐奇。豈無雪洞雲樓之勝。而僅

以土木侈其觀。且阿環素豐於肌。性必畏暑。又豈無清涼世界。以安此弱質哉。及聞此事。于瑞五後裔。雖荒誕不經。而未始不可補開元遺事。故存其異而解之。以俟世之問津者。隨園老人曰。刻畫奇詭。幾與聊齋相埒。然曰喜事好奇。兼饒胆識。方可以與此。則已得山水三昧矣。世無瑞五其人。不免皆門外漢。

卜大功

明季張獻忠作亂。湖南有裨將曰馬雄飛。能挽五石之弓。善為左右射。獻忠恆寵遇之。賞予獨厚。馬故燕人。與涿郡卜大功相友善。卜亦孔武有力。尤通文詞。年二十。即廢書而歎曰。士主用武之世。甯為萬人敵。殺賊取斗大金印。何屑屑事此毛錐耶。聞者咸壯其志。馬既從獻忠。寵冠一軍。自以為不世之遇。乃使人馳書召卜。卜忿然作色。面叱來使曰。渠以予首亦當賣耶。第念故人情。不執汝赴官。汝宜亟去。遂不發其書而遣之。其剛介如此。後以應募從征。以功驟擢至守府。蒞任山東。土賊不敢入境。嗣因獻忠犯鳳陽甚急。撫臣馬士英奏請檄召天下兵護衛諸陵。卜被徵渡淮。與獻忠戰於滁泗。斬賊甚衆。究以北人不慣舟師。致為賊所獲。獻忠愛其勇。乃使馬以利害說之。卜見馬來。閉目不視。馬執手泣曰。故人何不幸至是。卜忽張目而語。皆盡裂。謂曰。余向與爾狩獵山中。競逐一狡兔。爾顧謂我曰。大矣矣。立功國家。得

賊當如得此。曩時之意氣何盛耶。言猶在耳。爾既從賊。今尚得以故人目我哉。馬語塞。漸沮而退。終以緇袍戀戀不忍於心。因說詞以覆獻忠。謂卜色厲而內荏。倘軟困之。不決旬可得。獻忠信其言。遂囚卜於土室。守以健卒。飼以草具。將俟其窮而收之。卜求死不得。乃絕粒以待斃。夜坐室中。吟以見志。甫哦曰。去國離鄉事鼓鼙。滿拚頸血染虹霓。餘韻未已。俄聞窗外。續曰。江流不葬英雄骨。好逐青鸞過越西。其音嬌婉。不類男音。卜以為異。聳然而聽之。又聞朗言曰。良馬一蹶。終致千里。大丈夫何不自振拔。乃欲效無益之死。言已。竟破扉入視之。則一女郎。年甫及笄。衣裳甚都麗。貌亦艷絕。錯愕間。女郎衿袵啟曰。憐君忠節。故來相救。可從妾出此虎口。卜驚喜。不暇交談。幸賊中無桎梏。女郎竟攜之行。將出。復反曰。不可使鼠子知我。乃取袖中彤管。大書數字於壁。呼曰。去去。遂悄然而出。視守者伏如沈醺。相與枕藉地下。卜亦莫解。去賊里許。即長江。早有小鬟舺舨以待。女郎促卜同登。揚帆而南。瞬息百里。舟雖僅容三人。而波浪兼天。穩如磐石。卜驚魂少定。始謝曰。感承援手。出予雉羅。敢請芳名仙居。以為異日酬恩之地。女郎聞言。以橫波睇之。微笑曰。君猶未喻妾意耶。詩所謂青鸞者。即我是也。將與君翱翔天表。永效雙飛。何謝為。卜始默會其指。喜出望外。遂曰。一介武夫。馬齒且長。烏足以當此青盼。女郎笑曰。君烈士。妾貞姬。正合為偶。豈效兒女子沾沾較量於年貌哉。

因自白其姓氏。則馬家少女。無字。越之會稽人也。卜又詰其顛末。女郎笑勿答。舟行次采石。天方達曙。女郎命鬟治具。未見烹炮珍饌。羅几卜食之。至飽飯已。女郎令卜小憩。解纜復行。及寤而詢之。則已抵錢塘江矣。攬袂而起。晚潮適至。澎湃之聲。儼然萬千鐵騎。蜂擁而來。卜未習此駭極。女郎語之曰。此子胥一怒之威。君獨未聞之乎。逆流而上。雪浪拍空。毫無所懼。有頃曰。去妻家伊邇。可以登岸矣。卜從之。回視小鬟。倏忽與舟俱沒。卜益異之。聯袂而行。約里得一村。水環木繞。風景頗佳。入村而北。東向一巨宅。門闌修整。棟宇高華。檐際有青字石額。顏曰。泰戎府。女郎囑卜曰。君至妻家。勿撓說。任妾所云。不然。事且敗。卜領之。忽一少年。緩帶輕裘。自第中出。見女郎。愕然曰。妹何徒步而歸。父事將若何。女郎涕洟曰。父不幸歿於王事。廬州已陷為賊巢。妹賴將軍力。相攜至越。此齊東之卜守府也。少年聞言大慟。肅客入賓館。不暇為禮。偕女郎入內。卜茫然默坐外舍。聞第中號咷悲感。爾許時方止。又有頃。少年出。則已易編衣素冠矣。形容慘淡。血淚盈眶。揖卜而謝之曰。適聞凶訃。痛割五中。慢客不能無罪。今奉老母命。請君一晤。敬來奉肅。卜從之。入至庭。見婢媼擁一婦人。年可四十許。降階而迎曰。未亡人不克從夫殉國。殊深慙赧。小女子重賴提攜。遠脫陷穽。高厚難酬。語已再拜。卜知為夫人。然喻女郎意。不欲質言。唯唯遜謝而已。夫人延客坐茗甬。一獻起曰。婚媾之約。

未亡人既已洞知。請郎且就甥館。俟為先將軍成服。敬當如命。卜知姻事克諧。起謝。且請以
婿禮見。夫人含戚而受之。令人糞除側室。館婿於廳事之左。供張維豐。卜私詢藏獲。始知馬
公諱中驥。即廬州殉難者也。蓋馬本世族。以武科起家。歷任至忝戎府。有二妻。一攜之任。一
在家居。女郎即從任者所生。故在衙署。少年則其異母兄也。翌日。公子與母表經受弔。設祭
招魂。卜為代紀喪務。戚族皆以婿目之。盡七後。夫人與子計。效楚界羊之故事。擇吉齋於
家。花燭之夕。卜謂女郎曰。子實生我。而謂子賴我以生。受之殊覺汗顏。女愀然曰。妾有隱
衷。懼駭聽聞。未敢輕洩。今名分已定。妾不忍欺。且君亦當世之豪。言之諒無所恐。因泣白曰。
妾非人。實鬼也。生前從父蒞任廬州。甫二年。遭獻忠之亂。父歿於疆場。城亦繼陷。舉室驚竄。
老母投繯死。妾正欲自殺。而賊眾已集。其將有馬雄飛者。悅妾姿容。將施強暴。妾結之。俟賊
少懈。遂投簪井。自損其身。及歸地下。遇家嚴。乃知射吾父者。即是賊也。因懷忿不欲往。生感
荷孤山小姑。憐妾苦節。賜以煉形之術。名列鬼仙。謂妾命中合受一品誥。且父仇可復。妾因
辭姑行。出君於穽。藉手以報吾親。昨往鳳淮。賊已投首。不共之仇已雪矣。卜聞言甚驚。然亦
無懼色。詢其復仇之狀。答曰。妾前題壁云。縱囚者馬也。獻忠見之。果疑雄飛與君有舊。不俟
其辭而誅之。妾至賊所。渠已懸首於轅下。又問小鬟何人。曰。此小姑之侍兒也。不然。豈能履

水如康莊。且俄頃數千里哉。言次相扶入幃。解衣共枕交合之際。閨體宛然。益為愛重。三朝夫人為之張筵大會。諸眷嗣是倡隨甚懽。彌月後女謂卜曰。廬郡人未必洩吾事。此地不可久居。乃詭托卜思鄉井。買舟欲歸。母兄挽留不住。贈錢千緡。遂徙於秀水。卜宅於鄉時。有小寇竊發。卜治戎具。彎弓驟馬。連殺數賊。寇皆奔。里人藉以無虞。後撫軍召募。卜欲往。女沮之曰。時尚未可。請與妾隱。時至可以有為。卜從其言。迨本朝定鼎。卜始出。累建奇勛。仕至總鎮。女果受封。順治辛卯。蒞任湖襄。擒獻忠餘黨數人。詢以雄飛。果以卜故被戮。傷之為設位以祭。且謂其僚屬曰。彼志非不大。但惜目無腫子耳。卜年七十猶矍鑠。生子二人。皆成武進士。及卜卒。太夫人獨居一室。至夜忽不見。家人有知其事者。以謂從小姑仙去。遂具冠帔葬于卜氏之墓。

外史氏曰。物以類聚。良非偶然。觀卜對馬數言。至今猶凜凜有生氣。雖女之貞烈。有不降心以相從哉。顧同一人也。或為忠臣。或為淑媛。其不肖者。乃陷身於寇盜。卒為所誅。卜云。目無腫子。終屬為友。飾非之論。豈其然乎。拙哉雄飛。何如雌伏。

金三娘子

丹徒周生玉聲。少奉呂仙甚虔。丙子歲將赴南闈。因禱之。旋於硯匣中得片紙。硃書二句曰。

功名祇問三娘子。不待朱衣暗點頭。玉聲行三疑出其妻之口。遂於燕私時。突然問之。妻未及料。遽應曰。中中生大悅。以為聯捷之兆。欣然發軔。而不知仙意之所在也。及省試畢。揭曉竟落孫山。頗悵仙之誑。已未幾。家郵踵至。則其妻病在牀蓐。奄奄待斃。遂兼程而歸。抵家。素幡已挂矣。撫膺大慟。嗒焉若喪。又值場屋潦倒之餘。百憂交集。往事早不在念。閱數月。忽憶仙言。頓悟曰。予在雁行。雖以三稱。然列諸兄之次。則十有二矣。所謂三娘子者。或別有其人。向特未及詳察耳。乃更禱於仙。絕無影響。久之。獨處無聊。因往淮上訪所親。將以覓緣。瀕行。夢中忽見前二語。則餘字宛然。惟三字燦若赤金。覺而記憶不忘。究亦莫解其故。舟行。次某縣。有姊適江村民家。停舸省之。登岸獨行。未里許。葦塘中有人偶語曰。金三娘子。天上人那得便。偶窮措大。又一人曰。冥數果應合。措大亦正不窮。生聞而心動。視之。二人狀類漁家。跣足戴笠。自葦中出生。亟前致詢。答曰。東行二三里。北向有巨宅。叩之。當自知。我等不暇。勿能為子導。然亦相見不遠耳。語已。匆匆前去。生思其言。與仙語符合。是一生祿籍姻緣。胥在此矣。遂不慮荒渺。覓路而行。前至一處。茂林陰翳。棟宇巍峨。華屋北向。朱門洞開。近而款之。無應門者。舉步逕入。越過粉垣。聞人聲叱曰。何處少年。擅入人宅第。法當笞。驚而諦視。則一姬含笑自庭中出。華髮鮮衣。目炯炯有光彩。生自覺唐突。而幸姬無怒容。乃揖而告之曰。日暮

迷途無所棲止。浼借一宿。不識姝姝允否。嫗熟視良久。徐曰。余家固有閒屋。即以寓秀才郎。亦一佳話。導之入東側一夾弄。甫數武。別有院落。其中精室三楹。四圍雜植花木。門掩簾垂。絕其幽雅。嫗自啟扇延客入。室中牙籤滿架。四壁圖書。一牀一几。淨無纖埃。恍若因賓而設者。嫗一呼。旋有老僕以茗入。嫗遂出戶去。生頗疑訝。更自笑其突如之甚。然既至此。不應去之太速。躊躇之際。周覽壁間詩畫。均極古雅。並有霞牋一聯。大書十字曰。鳴鸞金作佩。揮麈玉聞聲。其款則回道。人筆也。大駭。適老僕以酒肴來。因以叩主人官閤。并其氏族。僥而不答。堅詰之。則曰。君聞所聞而來。何復浮諄下詢耶。生竊喜。以為即金三娘子者。一時都無所慮。欣欣然舉卮肴核甘美。酒復芳冽異常。少酣。老僕以異果至。且曰。此娘子手自摘者。願以奉君下酒。生益悅。食之清香沁肺。麴藥無力。既喜其情。但未識其貌。不免忐忑。無何。燒燭檢書。漏下二鼓。及寢。老僕進衾枕。香綿錦綺。軟骨薰心。生反側不安。竟夕無寐。晨起。老僕殷勤奉匜。且言曰。由此室東去。有園亭頗可娛目。無憂悶倦也。生益狂喜。不俟朝餐。即往游覽。甫逾一檻。豁然別有佳境。亭臺掩映。布置皆有畫意。奇花數百本。五色繽紛。異香馥郁。門艷於疎籬之下。因樂而忘返。益深入之。俄聞佩聲環韻。似有人來。生匿跡樹側以窺之。侍婢數人。攜紅姝紫。或以簾或以巾。撥探花卉。最後。則前嫗隨一麗人。年可十七八。晨粧嫵媚。貌可傾城。

而一肌一容俱為生平所未睹。生已神魂失據。麗人自摘一花將簪於髻。婢即以鏡進。立而顧影。態有餘妍。行且去。方將趨出相見。嫗忽指曰。碧桃花樹後有人。阿姊宜迴避。麗人轉身卻步。生恐其遠歸。亟離樹呼曰。現金身使人病渴。忍竟舍之而去耶。麗人以橫波微顧。且笑且羞。乃小語囑嫗曰。木已成舟。好事亦在旦晚。急色相使人頗不耐。以篋障面。曼立低鬟。嫗前致詞曰。娘子本上界謫仙。數合配君。故構宅第於此。預以相待。君能無惑于人言。當訂永好。生心已無主。欣然諾。麗人去扇相見。遂并坐於小軒之內。命婢供饌。相與對食。生此時已儼然溫存嬌媚矣。飯已。麗人謂生曰。佳偶由天。且重以呂仙作伐。本宜即成嘉禮。但前程錦片。不敢以燕爾悞郎。今付君黃金百斤。佐以幹僕。往遊帝都。當有奇遇。統候鵬搏。克遂始能駕夢無憂。君勿以愆期怨妾也。語已。使嫗喚二人來。生視之。雖故矮帽青衣。狀類臧獲。實即葦塘相見者。訝之。亦不敢言。麗人諄囑兩介畢。促生啟行。生雖不欲。而迫於大義。不得復戀溫柔。至江。另有扁舟。供設備具。遂揚帆行。兩介雖名網紀。意態倨侮。一切並不關白。生以相從謀事。隱忍安之。緣江北來。過門不入。生詢兩介姓氏。一解一楊。而踪跡率多詭異。無敢究詰。一日將過天妃廟。聞自北來者語曰。某公子閤舟覆沒。撈救無從。風水當自慎。生甚惴惴。二僕顧而笑曰。此奇貨可居也。解竟跳入水中。生欲號。楊亟止之以手。舟行十餘里。見解負一

人科頭麗服。跋浪而來。登舟置之鷁首。拯救之遂復活。楊又以意授生。進以新衣。飲以美酒。其人精爽如故。詢之。知係某公子。其父某公。為都中巨官。甚有文名。公子以事歸江左。適罹水厄。生慰之情。意懇摯。且曰。兄既及溺。復生。不可再履不測。尋市鎮為覓健驛數頭。并招得其從者。復整衣裝。潤其行色。約費數百金。公子感激涕零。知其北上。乃修函與父。祈以骨肉。善視之。揮淚別去。及至京。以書謁公子父。公悉其拯救之德。延至宅內。待以上賓。間與之指授書義。披覈導竅。度以金鍼。生經宗匠之手。造詣日進。益以公方。竟以北籍登鄉薦。因益重解楊。與同寢食。明年。將赴南宮。公閱其文。未嘗首肯。生亦切切隱憂。楊忽引一人至。青袍塵漬。不知誰何。解先驅入室。囑生待以優禮。贈以巨金。生從其教。詢厥姓名。則王孝廉。素號達人。因貧而落魄者也。生念係同袍。亦不以介意。及在禮闈中。竟與比屋。王感德不置。生首藝甫。成王取視之。以為未能入彀。乃舍己業。為生代庖。逾時。三草立就。囑曰。君才十倍曹植。但未能投時所好耳。吾思報吾鮑叔。不嫌孟浪。可否宜自擇之。生玩其所作。實大聲宏。坦然登之於卷。俟王事竣。相偕而出。質之某公。莞爾而笑。許以高魁。榜出。果登上選。王亦獲雋。殿試首列詞林。因思金三娘子之盟。亟欲乞假。錦旋解止之曰。娘子固在燕京。何假外求耶。輒為之議婚於巨族。則某公之姻婭也。公方為撮合。生雅不欲。而解楊堅囑勿辭。生終怏怏不樂。迨

至青廬之中。新婦之姿態絕類伊人。生奇之。夜深婦自白曰。君識妾乎。固即金三娘子是也。蒙呂仙作合。深恐有招物議。故假一帆風。使君逕登雲路。適某家之女。數合早夭。妾得假此。塵軀以奉巾櫛。庶幾顯然婚嫁。俾人無從置喙矣。生始大悅。益相綢繆。惟然達旦晨起。解楊不知何往。生亟以詢之。新婦答曰。功成者退。理所宜然。況此二人皆水仙。為呂仙所命。妾本與為同儕。非能役之者也。生乃悟。因刻其像。祀於呂仙之側。三娘子克相其夫。蜚聲館閣。與某公父子往來如至戚。知其事者。甚歎羨不置云。

外史氏曰。世之為機變者。多曰燒冷灶。龍王聲之飛黃騰達。卒皆從於冷。竈中得來仙乎。仙乎。何不遠世情如此。至三娘子毫無奇處。惟侃侃數言。有類于晉文之妻。夫人然亦兒女怕羞之恆態。餘則貪仙之功。以為己力。不亦幸乎。呂仙靈蹟。世所多有。吾於此又見一斑。

玉鏡夫人

臨淄王友直。善榜捕。一擲百萬。無少負。以是裕其家。稱巨富焉。中年棄其博具。遨遊江海間。豪俠自喜。憂人之憂。急人之急。人因以杜季良擬之。甲子夏。挾資萬餘。將適閩楚。舟次洞庭。阻風不得進。泊於湖上。抱悶者數日。一夕陰晦異常。秉燭獨坐。夜將半。思欲就寢。忽聞殷聲。清越恍在隣舟。心為之一動。方將命人伺聽。俄有二青衣。齒雅容秀。直入艙中。啟曰。家主君

長夜無聊。敬邀佳客。共破寂寥。王詰主人伊誰。對曰。相見自知。無敢洩。王素樂此。欣然從之。甫出艙。昏蒙無所見。青衣亦不索燭。惟暗中扶掖而行。王覺所履者非木非石。滑軟若脂。視之。若不能辨。而耳畔洶洶。儼有波濤之狀。王心訝焉。良久。至一處。燈火熒煌。則已舍舟就陸。且有宅第。如王侯閨闔。高棟宇巍峨。而聲從中來。即向之所聞也。甫及門屏。青衣入報。有頃。即馳白曰。主君來肅客。旋見有貴官四人。狀如世所圖之神像。直前迎迓曰。萍水相逢。他鄉無事。願與君為一宵之聚。幸勿疑。王固知其非人。而天性豪放。略無畏心。衆延王入。揖讓至庭。視其居。華美富麗。不可名狀。咸遜王以賓席。辭而後坐。茗已展。詢官閥。首一人答曰。言恐震驚。不穀實都陽君也。此三公者。亦五湖君長。因朝洞庭盟主。適遇公出。淹留於此。兩日矣。今夕月暗雲陰。抑鬱勿快。聞君素饒豪興。故不嫌造次。命僕奉屈。倘不以神人路殊而拒之。實為厚幸。王愕然亟起而遜謝曰。草莽愚夫。塵濁下士。恐不足當此寵遇。言訖再拜。三君亦各致款曲。都陽君即命左右布局。曰。佳會難逢。良宵易短。不可以久。遲豪舉。於是坐而共博。王之興采甚高。四君之籌馬悉為其所奪。天將五夜。王前後已致金錢十萬數。太湖君心甚不平。大呼以玉鈎來。左右進一物。王睨之。雪色瑩然。長近尺許。形如倒垂之蓮。甫出橫光。照一室。王知為珍藏。意甚歆羨。四君乃笑謂王曰。此寶價並連城。願借一戰。以決雌雄。王亦

笑而應之曰。諾。既而大虧。王乃變色。金錢復歸四君。王遂奮然曰。某舟中餘資萬緡。請以之為諸君壽。即以此鈎為的。再合一圍。四君殊不在意。逕許之。及擲五子皆緡。其一旋轉於盆。王喝之曰。亦成赤色。王大喜。遽起以手撥其鈎曰。辱承厚贐。他物無所須也。乃辭歸。四君皆失色。時已昧爽。不得已而聽其行。王出。二青衣仍來相送。謂王曰。君所得者。至寶也。若過越水。恐為玉鏡夫人所攫。切宜慎之。王領其言。及返舟中。恍惚若夢寤。明日解纜而行。亦殊無他異。王入浙省。將渡苕溪。因憶青衣之言。珍藏其鈎。至夜忽喪其寶。乃大恚。詢之楫人。咸曰。前途有水仙祠。不知其名。客有戴寶過者。必為所取。王益大怒。比至祠前。盛氣而入。睹之。殿宇整修。雖湫隘輪奐尋常。中廡祀一女像。冠翡翠。衣雲霓。貌絕妖冶。讀其碑記。惟序其精靈不著姓氏。竊疑青衣之妾。繼得古碑一通。文皆漫滅。而玉鏡二字尚可識。因悟為古之名號。今特概之以水仙耳。乃詣其位前。長揖而數之曰。若以一女子血食此方。宜衛行人。禁暴客。靖共厥職。今乃昧於不貪為寶。而輕匿吾珍。殊非正直之道。茲與汝商。果如此。請與子博。勝則將去。予亦非鄙吝者。倘不予聽。當訴諸上帝。毀廟軀。火廟宇。以正貪冒之罪。爾亦宜引義自決。勿致噬臍。祝畢。宿于祠內。堅不出。從人無如之何。遂聽之。正在夢中。覺有人蹴之起。曰。夫人怒甚。將繩汝以法。何以為王曉之。則一女奴年僅破瓜。容絕美。曼立于前。笑語相屬。

王徐起整衣曰。予正思謁夫人。詰真盜。豈無心鼾睡者。反挽女奴指南。女奴笑而導之。曲折數重。金碧輝映。有一廳。簾垂及地。女官十餘人。皆紫衣森立階下。見王即通曰。竊鈎者至矣。王怒其言。瞋目叱曰。誰謂而公盜者。語未竟。簾內即嚶甯言曰。汝其無賴。此寶藏余宮中。歷有年所。洛女漢女。皆所稔知。數月前忽失所在。豈其不翼而能飛。昨者物自珠還。余不究汝怯篋之罪。亦幸已。猶敢狂言相噴耶。王愈不服。大譁曰。余以一舟之資。質於太湖君。始獲此寶。汝言乃竟無賴耳。簾內聞之默然。徐曰。據汝祝詞。以博自許。余亦擅長於此。即與子角采何如。王喜曰。願之。雖然。將何以為值。簾內笑曰。負則以鈎還汝。復何言。王又艷然曰。鈎為余鈎。汝悍不還。今又以此與余賭。余勝則僅得故物。汝負則莫損纖毫。豈以黃口兒視我乎。簾內沈思良久。乃曰。余技素精。隨子所欲。即以之相當。其可乎。王悅。始長謝而諾。簾內又詢王所欲。王見夫人像。久動于心。囁嚅曰。一言唐突。幸毋見怒。余聞人甚多。從無如夫人之麗者。倘得倖勝。則願以金屋贖玉人。他無所欲言。未已。左右女官俱嬌音叱之曰。何太無狀。王言笑自若。簾內遽曰。此中或有宿緣。汝曹毋為我慮。乃謂王曰。欲則聽汝。博須憑子。汝不可爭執。王負其技。坦然從之。廳上即命捲簾。延王入。王視夫人較之土木者。尤為動目。益欣悅。夫人遜王坐。隨出玉鈎置案上。且命侍人取骰二枚。宣言曰。一為月。四為星。三擲皆然。始為全。

勝。否則王鈞不能還。且治汝媒嬖之罪。王無難色。即請夫人先。夫人約殿於櫺。手色與王盆相映。劃然有聲。羣婢大噪。果如向之所言。王謂倖中猶未動心。再擲復然。氣亦少怯。又三擲。有月無星。一子又旋轉未定。夫人將喝之。王遽從旁大呼曰六已。而果餘其二。夫人則粉黛汗淫。嬌羞無以自主矣。不得已以骰付王。王已志滿氣盈。三索皆五數。乃取盆投地。鼓掌大笑曰。星將從月。此中豈真有夙緣耶。徑舍己席。引身與夫人偕坐。夫人覲覲不勝。因呼女官語之曰。予以一念之貪。墮落色界。今將從郎去。不得仍蒞是方。汝曹可亟奏昊天。別委長吏庶幾無廢事。言已。與王攜手行。其屬皆涕泣從之。甫數武。夫人告王曰。妾不敢見他人。恐招疑怪。君亟歸舟。見渡頭一片其圓如鏡。其潔如玉者。即我也。君擲置牀頭。夜深妾自來薦枕席。決不後期。王信之。夫人以玉鈞與王。且擊其背。王頓寤。反側仄伸。身猶在廡下。張眸瞻視。花影西斜。夕陽將下。亟返舟。索諸水次。得一石。形質果異。秘而不宣。至夜方就枕。奇香遙發。視之。夫人早立於榻前。以纖指掠髮。羞態可掬。曰。輸身者至矣。王懼然亟起。與之解衣。挽以共臥。是夕備極纏綿。王因叩以玉鈞本末。答曰。渠與妾實同類也。渠主雪溪。妾主茗溪。俱為上帝所命。客歲仲春。渠出遊戲。偶遭南海小郎子。兩心相悅。遂成姻契。荒淫於水宅。龍性未馴。洪波大作。淹斃無辜數命。太湖君聞而効之。九閭震怒。命以雷火焚之。還其本元。太湖君

乃留而玩好。前聞歸君。妾甚欣幸。意將攝之去。再加煅煉。俾以成形。今如此其命也。夫王殊未深信。夫人令置玉鈎於幃中。遠而望之。若絕代麗人。近而就之。則依然一玉。始知其言非誣。自此一鏡一鈎。朝夕在側。遠遊將近。夫人忽告王曰。鄱陽君已請帝命。令君總攝越溪。壽不永矣。王翌日果病。遺命以二物殉葬。竟卒于溪之左側。從人如其命。合葬焉。

外史氏曰。烈哉賭之為禍也。一擲而失其身。棄其位。俛首帖耳。慨然從范大夫游。非賭當不至如是。然王以賭得至寶。復以賭得美人。世間無袴公聞之。難必其不色喜。試為之語曰。若有空空兒之妙手乎。即遂擊之。遂中一識。鄱陽君將為越溪長矣。夫人尼鬼冥漠中。良不可知。又何羨焉。

賈女

部郎索公家有廝養兒。善琵琶。尤工歌曲。每遇讌集。輒使奏技。僚友莫不稱妙。咸厚資之。以故富甲於儕輩。年逾二旬。猶未授室。未免缺望于主人。庚午春。公家將祭。塋堂在阜成門外。距郭猶十數里。先期一日。使某偕一老成人。前往治具。出都時。天已暮。二人且行且語。所言多臧獲事。路過半。見道旁小肆。趨入共酌。酒未及酣。聞戶外語曰。六三哥許時不恰。何竟不一顧弟也。蓋某之乳名。公家內外皆呼之者。某亟出視之。則同署某公之棄僕某姓者。某

素與之契。乃挽入同飲。老成者斂然。色甚不悅。某亦弗顧。相對浮白。良久無行意。老成人起。謂某曰。恐誤主事。予先行。予姑徐徐。某恃主寵。聽其自去。笑謂梁曰。梁二哥近來依傍阿誰。何檻樓不如昨也。梁搖首止之曰。頗有奇遇。此地尚不可言。某堅叩之。梁又曰。俟罄此樽。前途當悉以告。某遂不再問。懽飲將醉。始出肆。交挽而行。某又曰。梁二哥有言。此時盡以語我。梁曰。然言誠有之。試問汝如許大曾識人道否。某覲然答曰。不須語此。令人憤懣欲死。梁曰。猶未室耶。予之新主人。賈姓女也。孀居而美。服役者多取少年郎。意蓋有所為。若能隨我一謁。當有好消息耳。某不之信。乃漫應之曰。有是理哉。主雖美。非奴隸可調者。梁曰。子姑偕往。當知予言不謬。某欲驗其言。欣然隨之。乃由歧路曲折而前。日暮猶未抵其家。某曰。子誤我事。歸必受譴。可若何。梁笑曰。居此不復渠。又若之何。又行二里許。至一宅第。重垣列屋。氣象壯麗。刻已漏下二鼓矣。梁曰。已至主家。予先入。子且少待。乃去。某視之。門庭修整。而闌無其人。心竊訝焉。良久。梁始出。謂某曰。主者相公。須以禮見。某領之。遂同入。紆迴歷數門。始達主室。巨屋五楹。簾垂燭暗。惟聞琵琶聲。某素耽此。方將側耳。梁命之拜。內亦停撥。某俯伏。聞外。梁入而稟白。復有頃。簾內嚶嚶曰。渠肯為我服役。亦甚善。但慮野性未馴。可令居西廊。候心安。方可執事。梁諾而出。即引某之衣曰。從予去。主人留汝矣。某思匍匐檐前。僅得片語。且嚴厲。

若役僕婢。心實不甘。不得已而起。從梁行至側西一室。梁排扉與之入。其中黑暗如漆。都無所見。惟以手撫之。牀榻溫軟。似有衾褥。某不悅。因詰梁曰。若言好消息。今入活地獄矣。請引我歸。梁笑曰。若何暴躁如是。請即安寢。好事固在後也。言訖。竟闔其扉而去。某不能耐。視門尚虛掩。潛出。將思夜遁。行及主者之居。忽聞人語曰。娘子膚如凝脂。雖不着寸縷。究亦莫染纖塵。主者大笑曰。予實不慣被服。然終日若此。不免厭見生人。言已。鼓掌大笑曰。裸衣國固不足道也。某駭其語。穴窗窺之。燈明如晝。見一麗人。台身立室內。膩肌如雪。妖臉若桃。纖乳酥胸。麝臍粉股。歷歷可辨。心乃大動。而欲入無門。旋見媼婢二人侍婦就寢。某癡立移時。遂無去志。勉強歸室。暗中捫其臥具。皆以繒曠製成。絕不類寒素家物。愴怛久之。且思婦貌不置。平明即起。梁復來問。慙畢。乃曰。家食難安。還引之出。就近村沽酒市肉。饗餐皆具。直至昏暝方歸。仍宿于其室。如是者數日。某終疑訝。故晏起而究不見旭光。及與梁出。則赤馭半天矣。心不自安。又向梁求去。梁曰。子勿勿遽。昨夕已白之主人。今夕當不虛度也。至夜。主人果令梁傳命。某至。仍謁於簾外。內溫語謂之曰。聞君有妙技。今夕少暇。可為予一彈。某敬諾。梁乃設矮座於檐下。授以琵琶。某覺其器鮮澤異常。心甚喜。轉絃按指。竭盡生平之能事。而內終寂然。不見稱賞。甫一闋。梁傳語曰。主人謂若技不止此。無足奇。尚有佳音。可以一奏。某因停腕發。

聲微聞簾內嘆息。似覺稱善。連歌數曲。內有懽笑聲。遽命捲簾。燭光射于簾外。某微睨之。婢媼夾侍。皆衣裳楚楚。惟中坐者身無寸縷。如前夕所窺者。因大駭。竊疑其非人。而婦已命某入。且賜坐。覲面之間。絕無羞態。某于燭影之下。睹此皓皓之白。不覺動情。欲令再歌。則強弩之末矣。婦笑而起。顧謂眾曰。是兒固得寵望。蜀雙目灼灼。幾令予置身無地。遽令移燭。攜某就枕。眾皆嬉笑而出。某解衣而就婦。其軟若綿。其膩如脂。狂蕩不可名狀。遂以為生平之奇遇。而不暇計及乎其他。及曉。梁來。引某廳外。飲食率以為常。婦亦善琵琶。盡以其術授某。然某自與婦狎。形神日耗。漸欲避之。無如柔曼當前。見獵心喜。不數旬。容若槁木矣。一日。又與梁出就市中朝食。飯畢。見壁上琵琶。取而撥之。梁方力止其操。纔早有數人笑入曰。逋逃者乃在此耶。某驚視之。則皆公家介。奉命緝捕者也。喧器間。梁已失所在。眾擁某行。某力請少緩。將索梁同往。見公。眾中有一人詬之曰。汝病狂耶。梁自見擯於某公。出居都外。為人傭作。不數月。嘔血而亡。今將三稔。若轉輪。亦已匍匐矣。汝猶藉渠為汝分謗耶。某乃愕然。具以實告。眾亦訝其憔悴。因隨某往踪跡。至則茂草荒烟。叢塚纍纍。絕無宅舍。某大驚。詣左近訪之。有土人笑曰。此殆前村賈家女也。眾詰其狀。答曰。賈前巨富。生女。貌甚美。酷好絃縵。尤善琵琶。及笄。與里中少年私。其父聞而怒。乘其寢。掩執之。少年踰窗而遁。女乞全屍。遂裸而納之於棺。

生瘞於此時。母恫之。陰以琵琶殉葬。歿已五年餘。田間臥者。猶時聞彈絳聲。若所遇得毋是此耶。衆乃信某言。又詢梁姓土人。尚能識其塚。指而示之曰。白楊樹下一坏土。是即梁二哥矣。衆因笑謂某曰。六三不當謝冰上人耶。乃譁然擁之歸。告主人。索公前詢老成人。已料其有異。及見某。稔知遇鬼。不復加責。後某病數月。危而後瘞。遂贖其券。出家於正覺寺中。法名普通。輒觀縷爲人道之。聞者咸驚其異焉。

外史氏曰。女以情死。死後復仍其故轍。當不當徐娘老去焉。余疑此特逃奴之飾語耳。未必誠有是事也。如果有之。洵所謂牡丹花下死。作鬼亦風流。夜台無父捉姦。此女正快活不少。

桃花女子

平陽鄭生。得扶鸞之術於其友。休咎多奇中。同袍有疑事。咸取決焉。其人年僅二旬。美如冠玉。且風雅能詩。暇輒與仙人唱和。雖無所判。亦盤桓竟日。仙始退。乙卯春仲。同人咸有志於秋闈。生亦以鶚薦爲望。因集於城西某觀中。懸此召仙。以卜其售否。甫焚其符。懸毫即動。大書曰。妾桃花女子也。郎君近時安樂否。生素未睹此號。與衆友皆愕然。乩又自動。續書一絕曰。兒家舊住桃花岸。君子曾勾柳葉眉。蝶不尋香香竟遠。曉風殘月負多時。衆以其語不莊。咸勸生速退之。生年少情癡。竟涉冥想。且愛其詩句。強以考事相叩。其乩颺疾如風。又成七

律一首曰。些兒心事。為情苗。故解星璫下碧霄。綠綺抱來誰與撥。紅牋疊就。或重燒。胡麻自是羞相問。靈鵲非關嬾作橋。前日眉峯。今淺淡。因郎感損。待郎描。衆覽詩大驚。生亦有懼色。乩又書曰。諸君在此。兒女子情事。不便細陳。且科名非吾所司。請即退書。訖微聞麝蘭氣。乩遂不動。友中有知幾者。規生曰。兄不可再為此矣。此邪妖也。魔且將至。避之。或可迎之。必不免。乃撤其壇。不再令生請。衆亦默然各散。生至家。雖涉疑忌。而心竊艷之。以為奇遇。翌日復設壇。乩之乩又動。則素所邀致之鶴仙。即純陽所馭者也。即叩以女子踪跡。仙書二十字於梓。即告退。其文曰。安不居官好。一了便煩惱。醜者半不知。人去他來了。意似勸隱。而實寓女子鬼也四字謎矣。生迷不悟。反謂仙為戲。己或者功名不顯之讖耳。明日又專召女子。且祝曰。桃花大仙。如不鄙棄。願生請即踐前約。乩動。果復降。叩以不來之故。書曰。昨日為飛瓊姊邀去。若戰。實無暇。不然。中心藏之。又誰能忘之耶。生與之酬和。句皆柔媚。能蕩人心目。更多情詞。勾挑直陳。自薦之意。生遂為所惑。坦然不以為虞。至暮始去。猶戀戀不已。生亦忽忽如有所失。自是無日不召。無召不來。并無煩速駕之符矣。生托言藏修。足不出戶。客至亦不遑晉接。書惟與乩相對。一夕。又卜夜召之。女亦至。生意蓋有所為也。徑戲詰其姿容。女答以詩曰。花作溫柔玉。作肌筆尖。早已滌胭脂。郎君漫問奴顏色。初放桃花嫩柳絲。生讀之。神魂飛

揚。頓忘其仙。質然戲之曰。昔曾許我畫眉。迄今未睹半面。豈張京兆能向空中看筆耶。女不敢辯。又裁一律曰。久待霜毫畫。非關妾閉門。霧中花自有。泥畔絮偏存。欲種合歡樹。終須杜宇魂。何時輕似葉。飛上白羅村。生將細詢。此已悄然不二。且生病怔忡。絮絮如與人語。而實無所見也。然雖不再名。而牀頭枕畔。時有新詩。家人竊窺之。字畫妍麗。迥非生之手筆。其詩頗多。不甚記憶。錄其最足銷魂者。有紅豆拋殘思欲碎。青梅剖破意徒酸。閒書情字原非恨。欲佩護花又不忘。依稀似夢含羞覺。彷彿如君帶笑迎。裙邊豆蔻春空結。眉上琵琶歲鎖不開。翠帶近來慵自解。銀缸何日倩郎吹。凡十數聯。皆綺語。醉心蝕魂。蓋生不死。女之筆亦不輟也。生友聞其疾。咸來問視。皆力爭其謬。生雖默默不答。心則惴惴若寤。友去。生病少瘳。闔門交慶。詰朝盟濯。忽於匱器中見一律。則又女之詩也。其詞曰。歸去來兮。胡不歸。春風春夜掩雙扉。香添帳底芙蓉艷。暖入波心鸚鵡肥。自有暮雲壓玉枕。何須朝露戀荷衣。溫柔鄉與蓬山近。莫把蓬山咫尺違。生得詩。惘然者終日。疾復劇。遂以不起。浹旬竟卒。時去召亂之日。不過蓂莢兩放也。死後。見夢於其友曰。女居重泉。而給我以仙境。未免大言夸人。然相得甚歡。亦殊無所苦。幸語我家。勿以余為念。友驚寤。轉告其家人。莫不駭異。究不知女子為何代人。其詩草至今猶在。吾人亦或見之。

外史氏曰。凡不必真靈。而其靈者。亦未必為真仙。故凡召而即來者。大率在鬼與仙之間而已。何則。仙必不屑至。鬼又不能至。於是靈鬼獨為之。但世人習此者甚多。而生竟以之賈禍。豈其心之未克自正耶。抑亦真有夙緣耶。昔余內弟亦好為此。然即世之所謂托乩。非其真也。詩即請者代為捉刀。後向余言。召乩之時。依稀若有神助。下筆數千言。揮洒立就。其間亦多有驗者。意者冥冥中果有操縱者乎。第恐為鬼所伏。則耗人精魄。為禍不淺矣。因棄其術不再召。由此觀之。余弟達人哉。而世之眈眈於此者。亦未見夫前車耳。

紅鞋

某縣有甲乙二人。姻婭也。素相嘲謔。見即喋喋不休。其地有深溪澗。僅數丈而湍急。不可以涉。一日。甲乙各約數人。將往某處游。路經溪側。隔岸邊相值。一水盈盈。聊通笑語。眾中亦多相識。且言且行。二人復相謔。同遊者靡不粲然。乙忽拔所佩小刀。戲謂甲曰。忤奴勿再言。言將殺汝。甲大笑罵曰。畜生。爾思殺父耶。生汝不肖。殺我固宜。語次。以膺相向。嘻嘻不已。乙亦笑。挺白刃作擊刺狀。眾方為之捧腹。甲忽顛然倒地。亟視之。喋血朱殷。刀已陷胸矣。甲竟死。眾大駭。視乙猶含笑操刀。鋒鏑皆赤色。兩岸喧噪。行人皆驚。觀者如堵牆。乙始覺其殺人。欲遁不能矣。眾奪其刀。逮以見官。邑令某公素號神明。聞即馳往檢驗。驗訖。即令人過溪上流。

俟其涸而窮其異。果有腳迹自此岸而達彼岸。往來皆有踪。細視之。纖細如錐。不類丈夫。亦愕然。更命人深掘。其泥甫數尺。更得一篋。啟之內。藏女烏一雙。鮮若朱蓮。斲然未朽。令頓悟。即呼乙當場語之曰。此夙孽也。汝雖未殺伯仁。伯仁由汝而死。嬉笑興戎。罪實自取。乙亦俛首無詞。遂論抵先大人。每舉其事。數數戒人。以為嬉戲無益。且有賈禍如此者。可不慎與。外史氏曰。律有戲殺一條。是其殺由於戲者。此則斷無能殺而竟以戲成之。戲真無益於人矣。猶憶某州有一婦。年未二旬。以弑夫將置極刑。官訊之。輒報顏涕泗。惟求速死。官不忍。命入內署。令夫人從容詰問。始得其情。則夫婦俱少年。家畜牝牡二衛。一日夫如廁。見牡者躍躍而牝者拒。以後蹄踢不使前。夫即呼妻往觀。舉大笑。及歸室。強婦為此狀。婦不可。夫終不懌。乃勉強從之。甫一騰蹕。適中畢。九遂驚厥而倒。視之。已無救矣。此尤戲殺之可笑者。因并附紀於右。

毒餅

貢生某者。失其里族。大約秦晉間人也。年近七旬。有子數人。多游膠庠。某每出。跨一黑衛。從小溪。徜徉自如。鄉人皆羨之。偶如邑城。見有市信者。固田家所需也。某心忽動。托言植花為虫啮。徑浼所識者為證。售得兩許以歸。人以其語摯。故勿疑。乃某并飴糖。椎信約數錢。共為

細屑和麪作餅餌。煩隣人婦代蒸之。既熟攜去。莫知所用。詎某置餅道周。嬉笑自返。適近村新婦歸甯。復其夫家。從小弱弟。控蹇而行。瞥見巾裹食物委路側。取而視之。熟如新出於籠。乃大喜。婦方以母家甚貧。歸無所攜為己恥。因命弟珍重捧齋。甫入門。即嬌母命。獻於舅姑。舉室果有喜色。餅止七枚。婦之夫他出。室中之人。適符其數。乃分而啖之。其姑不忍食。以飼婦之弟。而婦以所攜無多。力訶之使去。不令分甘。姑乃食。未幾毒作。闔家潰亂。又未知所由。無從救藥。七人竟無一生者。夫歸。乃執婦送官。慘被刑楚。細弱不勝。且不令弟食。百口莫辨。遂誣服律當寸磔。其弟亦以知情。論斬決有日矣。忽貢生某詣官自投。兼以乾糲為證。提婦驗之。款式悉合。鞠之。則曰。余忽作此想。聊以為戲。初不謂其可以殺人也。今聞婦之冤。不勝惻然。故敢自陳。究亦莫解其何心。官為歎息。謂是前生冤報。遂定以某悞毒七命。法應大辟。有加。子孫雖不與謀。成丁以外皆論死。某家幾無噍類。婦乃得脫。後聞其邑人云。某素健訟。以貢生把持官府。遭其害者數十人。占者謂有滅門之禍。不意將就木而猶驗也。

外史氏曰。突如作此想。即突然作此事。冥冥中若無鬼神。人即病狂喪心。應不至是。獨惜婦以無辜。遭此冤獄。向非某之自白。不幾受污名而遭慘死耶。故折獄者不可以不慎。

隴蜀故多鸚鵡。土人恆羅之以為玩具。成都人蔣十三。畜一佳者。馴養數年矣。一日有鸚鵡
 來止於樹杪。呼鸚鵡為能言公。隔籠與之語。詢之曰。君不游翠衣國。幾年矣。答曰。丙年離鄉。
 丁年罹難。今居樊中。歲又三稔。通其首尾計之。已五易春秋矣。鸚鵡又曰。願亦思歸否。答曰。
 胡不思歸。君不知我。我非生而羽者也。猶憶昔年為商販於湖湘間。賈嘗三倍。且頗善言語。
 恆為人解紛。人無有難之者。某歲春仲。與同伴航海。將謀重利。行至一島。碧嶂插天。蔚藍無
 際。偶拉客夥數人。登眺其上。愈入則其境愈佳。涉歷既深。頓忘歸路。島中無一人。惟有公輩
 飛鳴上下。不知幾千萬億。予等病不能興。又無弋獲之具。可仿羅雀之風。遂餓死於岩下。他
 人我不能知。予則渺渺然游行至一國。見宮殿巍峨。城郭富麗。其人無貴賤。皆衣翡翠裘。予
 詢之人曰。此海中第七島。翠衣國也。予因謁見其王。欲圖歸計。王年可五旬餘。亦衣翠服。能
 識義理。通陰陽。其國中。上大夫必能詩。中大夫皆能曲。下大夫亦能言。以捷給為才。從無有
 不鳴者。遂館予為客卿。後以貴主下降。主貌嬌好。亦嫺歌咏。與予伉儷甚懽。明年為予製此
 服之。遂能舉飛時。與主翱翔於茂樹。倡隨無間。不意為近侍所誘。將欲歸視故鄉。行至山中。
 下而取食。為人所獲。羈絏於茲。不能返。每思主愛。如割寸心。君今去。能為我致一口音。則幸
 矣。鸚鵡曰。願為驛使。雖遠勿辭。鸚鵡乃低吟一絕曰。雙飛何日向晴皋。每為卿卿惜羽毛。最

是舌尖消瘦盡。繞籠猶自語叨叨。詩成俛首拳足。若不勝情。鸚鵡即振翼而飛。回翔而語曰。必不辱君命。勿過傷。遂飛去。時將臥小窗下。院宇無人。聞其語甚為慘然。乃起闢其籠而縱之。且囑曰。翠衣國路遠。子宜自愛。慎勿再罹網羅之災。語竟。鸚鵡啁噉作謝。飄然高舉。漸入雲漢間。不轉瞬而逝。蔣以此事語其家人。多不之信。且疑其故縱。蔣竟無以自明。踰年。蔣患疾。瘕病垂危。迷惘中。見有人皂衣而烏喙。直前啟曰。君家之囚。已言於翠衣國主矣。命僕奉延。請即稅駕。蔣正昏憤。莫知所措。竟毅然隨之行。其人奮臂一呼。早有綠衣人十數輩。駕一肩輿。昇之前往。須臾至海上。波如山立。心甚惴惴。視其輿。輕猶一葉。去水僅尋餘。毫無沾溼。行且如飛。既至。有絕境。都如鸚鵡所言。即有人迎於郊外。俯伏路旁。引吭而謝曰。主君體好生之德。罷悅耳之真。網開三面。德並二天。使折翼之禽。無難旋里。嫌籠之鳥。竟得生還。不獨樂昌之鏡重圓。抑且若教之鬼弗餒。感恩涕泣。深愧銜環。擁篲郊迎。聊酬翼卵。言訖。伏地哀鳴。一若感激不勝者。蔣自輿中窺之。騁從甚盛。冠蓋甚都。其人年二十許。翠衣翩跹。疑即昔日所縱者。乃降輿慰勞。並駕而進入其國。人皆衣碧。語言俱帶鳥音。將至路門。國主躬親迎。遂揖而言曰。寡人愚昧。國禁廢弛。致令金閨愛婿。辱于戈人。微先生釋之歸里。則弱女無與並棲。即不穀亦無與共治矣。語甚謙摯。蔣目之。貌古神清。被服赫奕。因遜謝。國主揖蔣入。

延至殿廷。納之上座。將下拜。蔣辭讓至三。然後以賓主禮相見。既坐。國主又言曰。兒女輩賴君完聚。時銘五中。無由申報。適聞病在床蓐。故遣剪舌侯奉邀。幸辱惠臨。當令叩謝。因命傳語後庭。使白貴主。旋鋪紅綸於地。俄有小鬟十餘。自屏後捧一麗人出。甚稚。衣翠羽之服。玉聲璆然。夫婦並肩。皆北面再拜。蔣不獲辭。卻而後受。主即退。國主命設宴於望福亭。與蔣懽飲。且告曰。此寡人跂望正平之地也。異世知心。今與君為二矣。於是飛觴痛飲。諸大夫皆在坐。有獻詩者。有歌曲者。紛紛而前。蔣亦不甚記憶。國主知蔣有恙。命取海中神露和酒飲之。恍若沃以冰雪。病遂除。宴畢。國主謝曰。敝路偏小。土產絕稀。不腆餽賦。未足以酬大恩。聊供君之玩好。幸勿揮斥。乃進明珠十粒。紫玉一雙。約值數千緡。小鬟又傳夫人命。致水心鏡一圓。珊瑚樹盈尺。曰。敬以報釵合鏡圓之德。貴主夫婦。又私自贈遺。國主命寄於近海市肆。以券付蔣。令其自取。仍命皂衣人送之還。國主冰玉親餞於郊。握手流連。甚不忍別。蔣思歸念切。登輿而返。比至家。舉室號咷。將殮屍於觀。死已二日矣。蔣推衾而起。家人大驚。詢之。始得其故。出視庭柯。有鸚鵡爰止未去。爰悟所謂剪舌侯者。即此是也。乃設食飼之。三嗅而作。蔣疾大愈。欲詣海肆。合其券。家人以為妄。力止之。遂不果行。至今蜀人呼鸚鵡曰能言公。其遺意云。

外史氏曰。鳥之酬恩。無足深異。其在閭閻對語。儼有鄉人話舊。知己談心之狀。而吟詩一段。尤為慘動心脾。宜乎蔣子不忍聞。而縱之歸也。昔有達人。當戒弟之畜鳥。謂其音淒楚。人家有此多。近不祥。語雖迂。而其實切於理。今聞此事。益信達者非無稽之談。側隱君子。所宜深戒焉。

癡情

幼時聞老嫗常言。每及癡婿。輒為捧腹。然其事不雅馴。不足以資談柄。及長。聞某縣巨家生子而癡。其新婚之夕。種種可發人噱。而竟變化於其妻。琴瑟反以甚調。又非如聊齋之小翠。能以術易其夫者。其事在康熙初年。某家生女。貌美而性慧。少讀書。父母皆雅人也。彈琴品茗。種藥栽花。日惟以韵事相娛樂。暮年得女。珍惜之。不使苦讀。故女僅識之無。而自孩提以至成人。久居芝蘭之室。年十三。頓失怙恃。寄養於其伯兄。乃兄嫂又皆儉人。居女為奇貨。邑有大姓。知其可餌。遂以百金許聘之。又不責其奩資。伯兄喜而諾。女甫及笄。竟遣之于歸。大姓之子。癡人也。不第菽麥不辨。抑且牝牡不知。女在閨中。亦耳其名。人或為女不平。女答而勿答。惟私念曰。苟知人事。似猶可夫。美必過市。其聰明耶。比及花燭之下。眾目環矚。婿出面不垢而若垢。口不涎而若涎。五官四肢。舉若冥頑不靈。且見女亟自引避。如逢怪異。太

姓夫婦強之成禮。堂當拜。不知興。跪不知叩。推之前。挽之後。一時賓客莫不掩口胡盧。女亦不禁失色。自嗟薄命。無可如何。壻且癡顛。女又羞澀。一切牽紅合卺之文章。草草而已。及入洞房。猶聞其吃吃詣父曰。面白而衣紅紅。又是幾阿姨。蓋其父有妾數房。年僅少長於女。故云云。父怒且笑。強叱之。既而又詢其母。母曰。為汝娶婦伴。汝何猶不知耶。壻色似喜。取木牛土馬之屬。雜置于合歡牀。而自戴面具。跳舞而前。招女曰。胡不下與子戲。女且羞且憤。面壁勿答。壻竟呱然大啼。奔告其母曰。婦不好弄。要來弄為。閨室女眷哄然大笑。女聞之益慚。時以淚洗面。旋自解曰。幸猶知人語。事尚可為。乃不復悲。其姑因子癡。益憐婦。屢撫慰之。至夜。壻雖被強就枕。不知為人道。女又處子故態。不自解衣。其不成歡。可想見矣。迨閱三朝。女心計曰。業已倡隨分定。若竟聽其廢。將終身之託。謂何。因而強按羞顏。不復作兒女態。剪褚裂帛。作為飛燕舞蝶之類。招壻與觀。壻亦鼓掌言樂。又取其戲具。共戴假面。與之戲。跳於室中。婢媼盈前。恬不為怪。大姓夫婦見之。反喜。女之不知愁。並不加禁。如是者旬日。婿亦漸稔。跣步不離。儼然伉儷。女又時嘗果餅以飼之。壻竟日不出室。女知機會可乘。每日整粧。牽之使坐於側。頻頻引鏡自照。詢以好否。貪色固人性。壻雖癡。年已成人。情竇漸啟。亦笑而頷之。答曰。好好。女又詢曰。汝愛否。亦答曰。愛愛。女心竊喜。自是間與之戲。暇即刺繡於牀。曳使並坐。輒

以一足置其膝。朱蓮纖嬀。誘使撫摩。又詢之以好否。其答如前。女因潛擇吉期。一夕與共寢。盡去襦褲。裸而後眠。蓋自燕爾以來。從未露體相向也。夜半引使捫摸。周身殆遍。柔肌膩骨。着手欲融。女又詢之。如畫。婿笑而不語。再詢之。始言好甚。女潛以輕軀。暱就。婿果不動。不須臾而好事成矣。侵晨女約之曰。勿與人言。言將撻汝。婿果遵守勿失。至鏡台之側。無反目之時。綉筐之旁。皆捧足之日。月餘。女病吞酸。大姓夫婦以為異。使黠婢覷之。竊以其事告。則閨房之樂。竟較之尋常不癡者。殆尤甚焉。皆大悅。益愛憐女。女遂自此與婿盡棄兒戲。晨昏定省而外。即坐房中。或藏鈎射覆。或博奕飲酒。婿故不解。而靈明已復。積漸能通久之。竟與女相埒。女教以讀書。亦能辨字。非復吳下阿蒙。且自女之入也。每晨起。親為盥濯。整巾幘。飾衣裳。數日務令一浴。摩頂放踵。刮垢磨光。婿貌本非不揚。加以人功。亦翩翩年少矣。期年。女孿生二子。錦襁綉褓。玉潤珠圓。見者皆謂其肖母而不似父。然癡婿之癡。早又乘堅策肥。周旋肆應。使自念其蚩蚩之態。當不免啞然而笑矣。

外史氏曰。瞽者無相。則將俵俵乎奚之。至於雌雄罔辨。痴已甚矣。人非有女以相之。又何能脫凡胎而成仙骨耶。然女之於此。其柔腸不知幾千百轉。始肯忍恥含酸。強為此態。否則金閨女兒。其孰無面目若是哉。余既鑒女之心。益憐女所遇之不幸。

犬婿

余友邵次彭其生花之舌言事極其酷肖一日謂余曰近有一異聞非君莫可與語能不濯以污淥乎余曰願聞其概邵曰家有曠室每聽人之僦居值之軒輊勿計也客歲仲春有一婦年約二旬貌頗妖冶來賃屋家人與之約每月半緡亦不較遂徙來居焉家無丈夫只一犬獬毛獅尾豺口狼牙龐然大物也初來人無敢近之久之覺甚馴亦無異常畜者惟有男子入婦室則人立而咋之噬衣裂膚勢甚洶洶家之婢媼若往則搖尾承迎引導使入余以為台南之虎能衛如玉之女居既久婢媼皆熟識默伺之迹甚奇詭夫人之畜犬不過食以殘炙飲以餘滲已耳婦則每食必呼曰飯具矣犬即至而入婦遞犬上坐故以食置其前犬食訖婦乃食窺之者不禁疑訝謂是犬也何相敬如賓如是哉一夕某僕之婦服役於內歸甚遲將就己室而適經彼室聞窗中有犬聲疑其未寢穴而覘之時正望後月明見婦白身偃臥犬如人形俯伏其上絕類交媾者犬狺狺然婦亦睥睨有態乃大駭旋聞婦作顫聲曰毛毳刺人肌膚頗不可耐又曰子倦矣何若未饜耶遂寂然視犬則已伏榻下不覺捧腹明日言之同輩哄傳以為笑柄余聞之意殊不信至冬婦誕一子周身皆長毫形狀如猱因棄之不育犬若忿恚不食者累日事益洩媼有與婦善者私以謂之曰若人也奈何以犬為

婿耶。婦覲然者久之。感額曰。此誠夙孽。姥勿言。願以實告。予生有十五年。父母將為擇婿。人既問名矣。忽得奇疾。若患瘋癲。狂言者竟日。給以飲食。盡揮之。惟索人便。父母亦堅不肯與。一日自言曰。若置我為畜。若乃擇人而事耶。其聲音都不類予。父母疑而詰之。則曰。我某也。汝女前世為人婦。曾與我私。既而利盡交淡。乃與夫謀寘我於死。我歿後。訴之冥王。冥王不以我為直。反怒我淫。謫之為犬。今且三世矣。汝女以改邪從貞。仍得為人。予大忿。又訴之冥王。冥王判令生汝家。與汝女為匹偶。以彰果報。詰朝將誕。汝女若適他人。我必殺之。語已。予頓仆。少頃即甦。舊疾如失。明晨家犬生五子。其一即是犬也。父母以予故。將盡坑之。又以事涉荒誕。一覽數命。有所不忍。於心遂不果殺。次年予甫二。犬亦成立。跬步必隨予。有執柯者至。咋之幾死。因以巨練繫之。夜深斷其索。入予室。登予榻。噬予衾褥。但不及膚。若以之示意者。父母懼。乃不敢以予字。人及秋。父母皆病歿。予之宿疾又作。且發狂裸程而奔。人挽之。亦不能止。夜恆臥土室中。堅不出。惟犬相從。未幾。父歿。母愈。予又夜奔。予母往迹之。則犬俯予身。其辱不可勝言矣。母為此氣結。尋亦卒。親族知其事。遂不以人類待予。議析予產。乃人甫及室。犬即往噬。無有能禦之者。家資賴以不散。予亦勿狂。而迷惘中。亦知與犬為牝。心甚恥之。然愈後。自思親族且緣此不齒。況他人。孰肯以予為婦。於是決意從犬。滌其垢污。

美其飲食。事之如夫。今五年矣。生三胎。皆不敢育。將隱忍以終身。夫復何言。婦語畢。涕零。媼故善諠。乃笑而詰曰。犬之樂。亦猶人之樂。與婦默然良久。亦破涕曰。今遇癡婆子。予不忍匿矣。人之樂。予不能知。乃自與犬寢處。初在病中。昏然罔覺。及愈。更蒙面受辱。久而相習。始得其樂。諒壯男子不過如是。因而愛戀。勿捨。不知其他。但犬性忌妬。予若見一幼童。亦齧。予身瘡瘠者數日。彼亦從不另覓他雌。朝夕相守。儼然伉儷。此係不傳之秘。姥勿聞之於人。益增予愧也。媼遂笑而去。翌日。婦竟他徙。不知所往。邵言已畢。余笑曰。此殆君之生花舌耳。世豈真有是事哉。邵亦相視而笑。既而思之。冥報或者不爽。良有此奇緣。因以為異。而筆之於書。

外史氏曰。槃瓠。犬也。以功竟得佳配。載之傳記。雖誕而有可徵。今此犬又以夙寃而獲美婦。似屬不經。但婦能降心事之。不以犬待犬。直以夫待犬。嫁夫隨夫。嫁犬隨犬。婦蓋有味乎其言也。嗚呼。世之以犬待夫者亦多矣。不誠犬婦之不若哉。

田鳳翹

韓城盧孝廉。某年下第。將歸秦省。從一僕。跨二健騾。行於燕南道上。夕陽在山。猶未得所棲止。心正茫然。忽聞犬吠聲。知去人家伊邇。遂疾行。然細聆之。聲在樹間。不由孔道。乃迂路而趨之。未及里許。日漸昏黃。比至。則屋宇不繁。草廬低矮。惟一家面水而居。諦視之。則槐蔭盈

門柳綿匝地。牆頭杏子。纍纍垂熟。令人起鄉關之想。客未款戶。金鈴復吠於門中。有老翁年約六十許。蹣跚而出。詢客何為。語以故。再三始聞笑曰。女孟嘗固不拒客者。但慮湫隘不足以容車從。若何。孝廉又言之。乃曰。俟白主人入。閤良久。方出肅客。則已月印前溪矣。孝廉棄乘從之入門。東向一矮屋中。甚修潔。翁延孝廉入室。僕騎均止於院中。翁謝曰。暮夜倉卒。達門市遠。不及備斗酒為客洗塵。幸勿怪。言已自去。孝廉視僕秣駒徘徊月下。見其居偏仄。生人臥室。似與客寢毗連。祇隔一層籬落。而人聲笑語。入耳偏清。孝廉立未久。聞細聲言曰。田家小妮子。今夕不來。殊漫客。其音似一少婦。語未竟。聞小女子聲笑曰。子非我。安知我不來。婦亦笑曰。正說曹操。曹操便到也。小女子又曰。遠迢迢的陳家姨。未審來否。婦曰。渠亦好事者。將毋來。第子家適有嘉客。欲邀預席。但恐汝曹羞縮。皆逃去。女子哂曰。汝自不羞。欲捉官路作人情。我輩大家風範。豈村莊小兒所能推揣者。婦乃大笑曰。婢子面皮。故鍍色者哉。我真未及料也。語次。忽風聲隱隱。似又有老少閨人雜遝而至。凡數輩。各叙寒暄。聲亦漸遠。不復聞。有頃。老翁出。速客曰。家主母不揣寒陋。竊思一晤高賢。請即行。孝廉聆其言語頗款動。又值客況無聊。遂與偕入院。宇不甚寬廣。而花香濃郁。樹影陰森。銀蟾之下。布置舉一一可見。左側三楹。華美不類民家。疑即主人所寢者。右側一草亭。頗軒敞。中設三席。而虛其一。婦

人四五輩笑語甚懽。聞孝廉至。皆出迎。一衣縞素者。貌甚清麗。歛袂改容曰。妾以先夫見背。僻陋村居。今幸君子惠然。頓光蓬華。適田妹設有薄酌。藉花獻佛。萬勿疑訝。孝廉知其為主。人乃揖答曰。不才羞等劉蕢。窮如蘇季。抱慙點額。狼狽西歸。猥以日暮途長。懼逢虎狼暴客。輕造潭府。已荷優容。更與華筵。益驚寵召。語已。衆客亦相見畢。遽之入亭。延之首席。孝廉辭謝而後就坐。筵前無燭。映月窺視。左席一媼二婦。年近五旬。狀貌魁梧。衣雜彩之服。五色翩跹。衆呼之以姨。婦客俱風格。衣亦素色。齒與主人相埒。右席則縞衣而外。只一紅裳少女。美如圖畫。坐間恆流盼相屬。意似有所欲言。孝廉處衆美之中。深自斂抑。不敢少縱。酒甫行。即覺微酣。不勝驚訝。細咀之。其釀味濃而色淡。醇醲異常。遂不多飲。略鋪蔬果。以見主人之意而已。酒方再巡。媼謂衆曰。鯨吞牛飲。雖八斗亦奚以為。請效桃李園故事。各吟短篇。以充觴政。客以為何如。孝廉唯唯。因請媼首唱。媼亦倨傲不辭。口占一絕曰。曾兆霸圖侔翺鳳。更符聖道笑冥鴻。紅顏老去風流在。每向南陽化赤虹。吟訖。衆婦鼓掌曰。興殊不淺。但不覺遽露本色耳。次及孝廉。辭讓至再。乃吟曰。一園紅杏原無我。滿眼夭桃信是誰。猶作廣寒月下客。不須臙唱再舒眉。衆聆之。謝曰。妾輩遠邇嫦娥。何克當此。再次及三婦。皆推不能。願以巨觥受罰。惟紅裳女子低吟曰。長夜無燈憐自照。斷魂誰伴月為儔。淒淒一樹白楊下。埋盡金閨。

萬斛愁。孝廉見其詩有鬼氣。咄咄逼人。不禁變色而起。衆俱恚曰。婢子何敗人清興。遂皆不歡而散。孝廉出就外舍。心悸不寧。欲行則暮夜蒼茫。莫知所往。欲止則踪跡詭異。深以為虞。乃和衣假寐。方轉側間。倏聞窗外彈指作聲。起視之。欸然紅裳女子。倉皇閃入。謂之曰。非妾拙作。則君危矣。此地較虎狼猶惡。胡為棲棲於是。孝廉愕然驚詢之。女亟曳其袂曰。行矣。猶問耶。孝廉欲顧僕馬。女曰。身存而此可徐圖。徑攜之隻身而出。東竄里許。乃復西行。孝廉惶怖汗浹。罔知所措。至一大樹下。女曰。此即妾家。可少息。妖來自以禦之。孝廉坐息。叩其顙末。女曰。妾名鳳翹。田姓女也。陳姊居於岐州。實一雌雄之怪。彼三人者。皆千年之蜃。專伏地底。啖人腦髓。左近之邱墓。無不罹其荼毒。妾生時虔誦金剛經。歿後以之為殉。妖不敢近。吾龍因結為姊妹行。晨夕同游。實欲盜吾寶也。昨夕妾家以酒饌餉妾。渠等知之以法攝去。強妾為東道主。不圖君乃與食。妾不忍以口腹之故。使人肝腦塗地。以飽無饜之饒。曾數數目君。君竟漠然。幸得賦詩見志。聳動君聽。不然。此時已莫能生矣。孝廉聞女言益驚。方將研詰。瞥見火光數圓。越阡度陌。疾如飛隼。將至樹下。女出袖中一卷。曼聲嬌誦。其光即搖搖不前。如有所忌憚。然相持至雞鳴。始各散去。孝廉竄伏蓬藋。屏息不敢出聲。汗蒸衣襦盡溼。比及天曙。女賀曰。君生矣。請俟日出。重詣故處。以驗所言之信否。妾陰質。不能盡見。今宵旅邸夢。

中。當來與君細叙。將有要事相商。言訖不見。孝廉視之。蔓草寒烟。新墳三尺。猶有紙錢。以片石鎮其上。因揖而謝之。仍循故道。至客夕居停。則叢塚如佈。基絕無廬舍。行裝縹重。散委於榛莽間。亟尋其僕。則已溘然長逝。顯門有小穴空空然。想為羣妖吸去矣。愈大駭。物色得其驛。猶幸無恙。乘之以行。旁午始抵城市。即以告人。莫不驚異。遂止孝廉於傳舍。而白之官。至夜。孝廉夢女來。面酬其德。并詢僕死之由。女曰。是妖虎踞泉壤。非此莫得延年。然遇生人而饜之。恆勝於化者什倍。以君頗有福澤。無敢驟近。故假酒色以亂君。君倘酣臥。渠乃可逞。君幸從妾遁。而僕猶在夢中。其罹於毒手。又何疑哉。孝廉又諮以驅除之方。女曰。渠壽既長。兼具靈異。往來數百里。鬼神亦莫可如何。況人乎。因覲然曰。妾已與妖為仇。不復可以居此。知君失偶。願承琴瑟之乏。從君入秦。留經作鎮。亦可永護殘骸。不識肯俯從否。孝廉雖艷其姿。而懼為陰類。乃答曰。再生之恩。何所不可。但卿生之而復死之。予心雖無憾。不亦重累卿德。是以不敢。女沈思良久。嘆曰。言實近道。妾不敢強。又曰。明旦詣官。恐有辯難。第亟呼妾名。當有裨益。言已。孝廉頓寤。及見邑宰。果以殺僕疑之。孝廉憤激。因呼鳳翹。不置。宰駭然。亟退廳。引孝廉與語曰。此吾女也。歿已兩月。君何以悉其乳名。孝廉遂述其異。并及女之衣妝。無不吻合。宰驚喜曰。亡女好誦金剛經。存日嘗怪之。不意竟得其力。微先生言。吾不知也。蓋宰本

閩人。因道遠。屍觀難攜。又不忍失之。故即葬于任所。亦視官為家之積習也。於是不疑僕死之枉。僅以暴卒詳于上官。獄遂解。孝廉起女柩。浮屠佛寺。免令死者懸懸。宰亦從之。孝廉遂辭謝放皇。至家。其母適妊。娠將產一夕。又夢女來。謂孝廉曰。與君終屬有緣。不唱隨而墮。荒矣。孝廉醒。聞母已誕生一女。知為鳳翹轉世。乃稟於父母。仍以字之。及長。能友其兄。不啻弟。姊。孝廉年五十。猶困於公車。家又中落。其妹嫁一巨家。輒不時資助焉。

外史氏曰。世俗趨利。恆以蜩為財星。而不知其為禍最烈。即以此段觀之。村居洒落。言雅色殊。令人一往而深。實已屬齒相向。脫無雌田橫之義。幾為女孟嘗所笑。不亦殆哉。雖然。世之年利者。且不慮生焚其身。又何恤死且其腦耶。

劉天錫

劉祐字天錫。嘉善人。年僅弱冠。名噪一時。歲試輒前列。同袍者咸推重焉。崇德李氏巨富家也。慕其文名。以重幣聘至。為子弟指南。天錫齒雖穉。而循循善誘。師道克敦。主人亦心悅誠服。嘉平將解館歸省。李氏又堅約以來歲。時天錫以家貧未偶。有母尸饗。心竊以為憂。計將歸里畢姻。俟井臼有人。然後出。遂以他故力辭。而主人早窺其隱。乃毅然曰。先生其有內顧之憂乎。然文人花燭洞房。必俟金榜。方為快事。青燈固未可厭也。倘慮太夫人在堂。無人陪

侍寒家頗多粗婢。即請遴選一二人前往服役。予亦無所吝。而天錫素懷壯志。誠如主人言。今因母老而計及此。初非本心。迨聞主人語。喜出望外。而中有未安。故囁嚅不即首肯。主人因笑曰。先生豈慮予索值哉。俟貴後相償。未晚也。遽出侍婢數十人。俾天錫自擇。天錫熟視良久。皆妖艷異常。不敢祇受。主人促之再四。乃指一元色衣絳裙者。顧謂主人曰。此子願以見惠。主人哂曰。色不甚佳。先生何取於此。當副以麗者。即指一藕綠裳綠衣者曰。并以相贈。亟起入內。自檢契券。盡以畀之。謂天錫曰。吾不使先生有後憂也。遂命二婢叩拜天錫。使以主禮事之。然天錫少年持重。見二婢均有殊色。益以名教自閑。不敢少縱。辭主人啟行。即另覓一舟以載二婢。言笑亦未嘗輕通。歸見其母。母故世家女。訓子素有義方。一旦見此二尤物。即訶之曰。老婦力尚健。提汲可以親操。安用此纖弱者為。且汝學業無所就。便欲效寇萊公。以倩桃自損其名耶。天錫伏地請罪。因白主人誠意。勿克辭。母終不喜。另居二婢於室。元夕甫過。即遣天錫赴塾。不少稽。且私謂曰。見可欲而心不亂者。惟聖人能之。吾子恐不逮此也。二婢一名湘瑟。即衣藕綠裳者。一名琴心。即衣元色衣者。俱善音律。為主人所鍾愛。湘瑟尤聰慧。可人意。而主人器重天錫。知非凡品。故以之持贈。天錫母茹苦自甘。饗養皆身為之。不輕役二婢。知其素解之無。遂躬親教讀。授以內則及女四書。課若嚴師。咕嚕終日。二婢亦

甚樂之一夕母忽謂之曰。汝曹亦因貧致此。豈甘為人下者。既承賢主人惠歸予家。必不忍令汝居妾媵之列。俟少嫻婦道。遣嫁良人。庶畢汝終身之事。琴心聞母言。默然不語。獨湘琴顏色慘變。若不勝憂者。及歸室。私語琴心曰。我輩奉主命。遣事郎君。意固有在。妹觀郎君器宇純粹而高明。當非久困寒糲者。固自謂此身可托矣。適聞太夫人命意。似不能相容。命之不辰。又將安往。倘捨玉堂金馬而事瓦犬土雞。姊能之。妹實不能也。琴心亦潛然泣下曰。然遂相對忤悞。竟夕傷懣。無何。二婢皆病矣。劉母固知其由。亟為延醫診視。云係憂鬱。內傷其情。服藥如水投石。未三月。琴心少愈。而湘琴遂卒。臨逝之日。啟劉母曰。湘琴以卑賤之軀。得侍太夫人左右。飲食教誨。恩戴高天。今不幸而長辭。亦其命也。雖然。太夫人則未諒湘琴之心。是以不克遂湘琴之願。湘琴歿後。若能葬於劉氏塋側。使得如驥尾之蠅。則素心遂矣。又顧琴心曰。姊自尋趣。不可同效無益之死。有負主人嚴命也。言已而瞑。琴心慟絕。復甦。劉母亦甚哀之。為市櫬以殮。如其遺囑。葬以墳園隙地。事畢。將浼人馳告於子。而慮分其文心。遂不果。天錫居主人家。館穀較前倍豐。課業亦較前倍進。賓無權輿之嘆。主無倦教之憂。相視莫逆。儼若一家。時值新秋。淫霖數日。一夕。生徒散後。月色微明。天錫倚櫺凝眺。偶吟子美對月一聯曰。杳霧雲鬟溼。清輝玉臂寒。因笑曰。此老興殊不淺。語未已。身後有人低謂曰。郎君亦憐

此苦況乎。天錫愕然。迴身瞻視。則湘瑟感黛。立于燈前。天錫大驚曰。汝何以至此。豈懷舊主
人之恩。逋逃以歸耶。湘瑟直前。檢衽。愁態可掬。逡巡而對曰。非敢如是也。因述己與琴心致
疾之由。并己身已死之故。且言今在冥途。終以未得事君為恨。感蒙地下主者。憐婢子苦衷。俾
得自主。乃隨風至此。以了生前未遂之願。言已涕泗拜伏於地。天錫益驚。且悲其死命之起。
溫顏以卻之曰。聞若之言。情實可憫。致汝歿謝。實予之辜。但予有慈命在身。且承先人後不
敢以鍾情。致干不孝。幸為予諒。往生他方。予歸當臨穴弔汝。湘瑟聞此。正色答曰。郎君何過
疑婢子耶。婢子在生。猶不敢以賤軀上辱君子。況今已歸泉下。實為幽冥之質。而敢別存邪
念哉。茲來亦期奉侍琴書。勿釋隱憾。萬勿慮及。其他令婢子益增慙恨。天錫遣之勿去。又深感其
情。遂留之。湘瑟執事惟謹。天錫讀則滄茗剪燭。曼立于旁。吟則磨墨濡毫。斂袂以待。與之語。
即肅容以對。不與之語。即含笑無言。自始至終。了無倦色。夜將半。天錫欠伸。湘瑟拂榻佈衾。
敬以待。天錫臥已亦不眠。為之整几上未掩之編。添爐中將盡之篆。事已默坐於側。寂無效
聲。天錫甫轉側。即來問視。兼以纖手扶其衾。愛護若嬰兒。似慮夜風侵者。天錫深感之。遣使別
榻就寢。答曰。夜台固無寐者。君姑高枕。勿以婢子為念。天錫亦不之強。而竟夜勤懇。可謂忠
愛之至矣。侵晨。天錫猶未起。几屏琴劍。早無纖塵。及起。又為之整臥具。奉裳衣。視天時之寒。

暖而進之。未及闔戶。肅然告退。曾不知其安往。王者亦有侍者。入見館中。精潔竊疑先生所為。心銜其德。而未悉其手不煩麾也。及夕又至。習以為常。天錫不言。人亦莫識其踪迹。暇因詢其里族。對曰。婢子亦嘉善人。與郎君同鄉里。因父以賭蕩產。售婢子於外邑。蒙主人奉養。今已五易家。為矣。家本賈姓。初無名。湘瑟則主人所字也。天錫念桑梓。益加愛重。一日值重陽。主人設宴。天錫沉醉而歸。室無他人。惟湘瑟在側。乃乘興謂之曰。知汝善歌。胡不為予一奏。湘瑟正容對曰。婢子非故為藏拙。實不敢以聲色惑郎君。致背太夫人之慈訓耳。不然。已為之多時矣。天錫遂不復言。即就枕。翌日語湘瑟曰。予昨被酒。見汝幾不自持。微若言。能不陷為輕薄子耶。益俛禮之。天錫自得湘瑟。侍從有人。燈底談心。牀頭論古。雖未及私。較前頗不岑寂。祇恨其不復生。歲杪。又解館歸。以學使將屆下車。遂辭不再就塾。主人乃大張綺席。餞之於蕭齋。召優演劇。歡飲終宵。以是未得與湘瑟言別。湘瑟亦不復出。見心恆怏怏。及歸見母。詢知湘瑟果卒。琴心甫扶杖而起。心感二婢。而不敢言於母。乃母因湘瑟之卒。不勝浩歎。遂謂天錫曰。汝宜奮志。倘得月桂一枝。即以琴心備小星。亦無不可。天錫與琴心聞之。皆竊喜。因念湘瑟不置。既以盃酒澆其墓。兼作悼亡詩以哭之曰。花月兩無情。情痴僅見卿。不隨流水去。忽傍彩雲生。人既留餘恨。天應鑑積誠。倘能迴玉貌。來伴許飛瓊。自是幽齋獨坐。輒

望其來而竟不至。比及秋闈戰勝。將謁房師謝公。即崇德令也。夜宿舟中。忽夢湘瑟親妝來謝曰。感郎君臨弔。銘刻五中。近又折桂天邊。益愜所願。然妾向者欲圖側室而不能。今後將處君正室矣。言已不見。天錫深以為異。及入見謝令。適有巨紳某公亦在座。詢及榜名。愕然曰。咄咄怪事。令與天錫請其故。笑曰。事涉不經。不可以聞之儒者。堅叩之。始曰。老夫昨得女孫。生下即能言。謂人曰。嘉善劉。諱吾夫也。幸與之約。勿令寒盟。老夫惡其不祥。命溺之。其父母不忍。力勸乃止。今遇劉君。姓氏脗合。詎非異聞。令亦姑付之笑。乃天錫驚喜。亟請房師執柯。令與某公皆不欲曰。君能為韋固耶。俟此呱呱者成立。則鬻已歸矣。天錫固請。始笑而從之。猶以為桐圭之戲。天錫適歸告母。請使妾禽。母艱然曰。汝非失心。何竟至此。且予老矣。亟於抱孫。誰能徐徐待之。天錫力請再三。願以琴心攝闔政。誓不他婚。母不得已。乃聽焉。納采至公家。咸嬉笑以為異事。明年天錫登上第。歷官館閣。岳家為之語曰。三歲為婦。即受榮封。大奇大奇。天錫既以琴心主中饋。家人亦事之如內子。凡十有五年。女甫十七。即于歸。時天錫已去強仕不遠矣。親迎成禮。女貌既婉麗。而語言態度。無不酷肖其前生。益徵其為湘瑟無疑。女遇琴心。獨有恩。不以妾視之。雖未及事姑。而歲時祭祀。涕泣若不勝情。亦不解其何以然。一日忽謂天錫曰。睹君狀貌。恍若熟識。絕似何地相遇者。但妾自幼至長。未離閨闈。此

中實有天緣耶。天錫笑曰。卿試思之。當亦有故。女沉吟良久。恍然曰。是矣。聞妾甫生。即能語。先祖深惡之。將置妾于死地。父母懼。飲以大血。遂不復言。迄今猶彷彿一二。天錫戲之曰。若以婢學夫人。何幸如之。女始頓悟。回憶本來一一。胥如夢寐。乃命人厚其棺槨。遷葬湘瑟於南山之陽。後李氏之子。佩綬佩紱。皆藉天錫教。並登科第。天錫今已五旬。夫人僅二十餘。偕隨無門。不啻少年琴瑟焉。里人王紹濂。為作傳以行於世。

外史氏曰。婢之奇。至湘瑟止矣。死生不易其心。惟以不得事夫子為恨。千古侍兒。應推第一。而天卒報之以花封。志亦畢償于再世。為善降之百祥。豈虛語哉。獨惜主人如李氏而不傳其名。令人勿克識。則是亦天壤間一恨事。

螢窗異草初編卷之二

長白浩歌子著 武林隨園老人評

桃葉仙

尚延承天津人才長而短於視。跬步之間。僅能約略人形。同人因呼為次公。蓋戲以狂者進取之義焉。一日訪友。得子建洛神賦於其案頭。讀之色喜曰。世固有佳麗若此哉。友笑曰。但恐吾兄見之。亦與嫫母無異。尚亦笑曰。君過矣。予縱未知其色。豈遂不聞其香。因相與大鬪。越二年。南游吳楚。僑寓秣陵。載酒於秦淮等處。日尋名勝。偶過桃葉渡。忽忽有感于懷。比歸邸中。天已薄暮。閉門高臥。輒誦王獻之舊作。勿輟。俄聞窗前低吟曰。故人不相識。獨坐為誰。聲音甚皎婉。如聞人。尚心微動。啟戶視之。時正月望。清光如水。院中杳無人迹。心疑為鬼。亟闔其扉。拂榻就寢。屏息不敢出聲。無何。環佩珊珊。寢門竟自闢矣。尚於枕上駭矚。苦無所見。然而香氣逸發。嗅之而骨為之靡。未幾聞小語曰。玉郎睡乎。近在咫尺。始能少識肌容。纖腰弱態。素面紅裙。二十許少婦也。第為目力所限。猶未深辨妍媸。而口脂遙吹。亦既心醉。乃不畏縮起而曳之。使坐曰。別來無恙。何怨我不相識耶。女笑曰。窮措大強作解事。子知我為誰。乃鬼狐來取汝命耳。尚竟坦然。惟以目抵女面。睫毛幾刺其目。且誦二句曰。施朱太赤。傅粉

太白。古人不我欺矣。女頗不耐其視。曰。人皆具眼。一目了然。奈何。令眸子逼人如此。於是兩相諧謔。惓然止宿。明旦始別去。乃謂之曰。君實厭之後身。妾即桃葉。雖鬼而已。仙矣。情緣未斷。因以相投。君能與妾久處。當令君壽。慎勿洩之他人。使造言者疑我也。尚既喜得麗質。生死俱所不辭。遂不懼其鬼。而反暱之。雖至契窗友之前。未嘗微露其概。女晝去。夕來。日益纏綿。即有客乘夜過訪。而女之至也。無形。女之避也。無踪。私語喁喁。屬垣者猶如充耳。笑聲吃吃。窺戶者。闕無其人。其行踪詭秘如此。尚益信其真仙。無何而尚疾矣。女時來問視。湯藥必親。儼然伉儷。而疾亦小愈。獨尚之痴情不斷。每值其來。欲與之合。女忤然辭曰。妾悞君災危。猶忍以牀第相惑耶。尚不聽。強之共寢。明日而疾又大作。女嘆曰。予害夫子。將不可復為人矣。尚正色曰。即使今為卿死。已愈於徒生。何憾焉。女終引為己過。幸尚之艱於遠視。遂匿迹韜聲。雖日侍尚之左右。而不使之一見。尚因疑其薄情。而恨恨不已。無如疾益不起。同寓之友咸憂之。女亦數夕不至。蓋自尚之疾也。女為情所繫。為憂所迫。漸不能隱其形。尚雖不睹。而人反時一見之。甫悉其病源。與之契者。皆苦口相諍。尚猶堅諱曰。無遇。適鍾山有一道士。素擅勅勒之術。驅遣最靈。眾乃相與為謀。不令尚知。造請焉。道士慨然與偕。來至則曰。妖氣甚深。非符咒所能祛。乃度地為壇。四面皆張獵網。道士隨禹步作法。且戟手而指曰。速

速良久有黑氣一團微挾赤光自東南而來颼疾如風徑投網內視之則一白狐毛雪色口銜小草閃灼有光向之所見其赤者蓋即此也道士不暇責問急掣劍欲斬之狐匍匐乞命以喙向病室而啼一若悲不自勝者道士驗其草為芝乃擲劍歎曰世之膜視其夫者固此畜之不若也吾幾害天下之節義矣亟命撤其網狐遂展轉仍化為女衆環矚焉見其妖治異常因噴噴曰無怪乎尚生之見惑也女詣道士請命且自白曰兒前身實係王家桃葉緣夙孽墮落為狐修持數百年既已悟道前一見尚戀戀締袍遂狂惑忘其異類不意尚一病沈疴竟成不救兒籌思無策昨自靈山覓得此草實欲前來救藥行至中途即被擒獲兒以妖妄惑人死乃其分祈師以此物療郎痼疾兒區區之念既遂歿亦無憾言訖詞色俱慘衆中多有涕零者反向道士為女乞憐道士乃呼女而進之曰汝來前夫人之心如水溢則為灾尚雖不由汝死病實因汝而生烏得無罪乎今鑒汝寸誠不加譴責況尚疾得此亦愈痊後仍勉事君子戒以寡慾清心不獨可同成地仙亦可以完汝素志語已太息竟去衆延女入室煎草藥而一飲而瘳左近羸疴之人沾其餘滌者亦活十數人女遂自此晝見同寓者咸得晤言女善書頗得鍾王家法丐其一幅一扇無不寶以終身乃尚自愈後益愛重女情好倍篤然不敢過於馳騁遂益堅強居半年尚返故里女亦與偕但不復露形而倡隨則未之

有異也。尚不自諱。恆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予初視如雲如茶者。直如無物。乃迫一見之。幾不能坐。彼目之灼灼者。可不戒哉。聞者咸深領其論。後尚至五旬。道士忽來。兩人闔戶飲。及夕。竟失其所在。蓋與女皆仙去也。

外史氏曰。太上忘情。特不自溺於情中。而於人之有情者。未嘗不心焉許之。觀道士見女。啣芝。即開密網。諄諄以節義為言。非因其情而憐之手。至於衆人。未必皆鍾情之輩。乃為女所感。泣下沾襟。反為之居間而排難。情之動人。至於如此。然非尚之深於情。女之痴於情。吾知忘情者。終屬無情。不及情者。又何知有情也耶。

隨園老人曰。近察秋毫。遠昧與斯。世之短視者固多也。惟此得遇麗人。香豔千古。不惟可以解嘲。抑更可以解醒。浩歌子直世間第一解人。

馮堽

馮堽字懷仲。浙西人。友于甚篤。無忝厥名。第堽素無賴。每傲慢之。堽恆笑而不言。戚族多不平。謂之曰。渠弟而若兄。乃何無禮如是。堽曰。予少怙恃。同胞者惟此一人。若以微隙而昆季分離。庸保長逝者不掩淚泉下乎。予不忍於吾親。非為弟也。人以是高之。未幾。堽之髮妻卒。繼妻某氏性極悍。每每以事唆其夫。堽益視兄為陌路。箕帚綆鋤。恣其詬詈。堽之婦漸不能

堪亦忿訴於夫前。堊怒曰：「若亦效長古者耶？」牝雞司晨，惟家之索。予寒門，不堪有此。遂與弟計，欲出其妻。堊始猶諫阻，及納婦言，反向兄前，媒孽嫂短，且借端與之鬩。每謂兄曰：「若留嫂，盡析吾居，於是堊去婦之志遂決。」婦故名家女，誓不二夫。長跼夫之前，流涕不去。堊又以言激兄曰：「我固謂兒女情長，則英雄氣短也。」堊益恚，竟出其婦。堊與妻愈益得志，堊亦不再言娶。堊覺一身盡以家事予弟，堊遂少安。然自堊出妻，飲食衣服皆仰給於堊之婦。日漸涼薄，家故素封，堊與婦日饜梁肉，而以麤糲奉兄。堊亦隱忍勿言。堊以天性不安於中，遂與兄計，亦欲出其妻。堊聞之，數曰：「家門不幸，而有離異之名，一之已甚，其可再乎？不可因吾而壞弟之琴瑟。」吾盡去之。遂裸被夜行，悄然他往。堊本故為此語，以飾已過。堊既遠去，益中奸謀。夫婦乃私相慶幸，居無何，竈突火起，延及室廬，泯焉蕩焉，盡其所有。夫婦日益貧乏，不可謂祝融回祿。俵俵然目無瞳子也。先是堊倉卒去鄉，茫無定向，因思舅氏某公，新任江右，遂決計謁之。獨行數十里，力少倦，息於道周。俄有偉丈夫，鬚髯如戟，騎從甚盛，疾馳而過。其前見堊，即下曰：「故人別來無恙。」堊視之，若不相識，乃起而揖曰：「契濶日久，偶失記憶。」望以姓氏，見示。客大笑曰：「不復念我耶？」予與兄實同桑梓，實已識荆。今且略置姓氏，有一事亟欲語君。因即樹下設甌，餽與堊並坐而叩之曰：「昨自故鄉來，聞兄有棄婦之事，信有之乎？」曰：「然。」客曰：「審

是則君以孝悌自居。而罹三大罪矣。慙愕然。亟請其故。客笑曰。君之父母。以弟付君。不能導以和順。而任其滅性陵兄。將來不可救藥。一罪也。君之父母。為君授室。執婦道。數年未聞蒸梨之小過。今因昆弟而棄夫婦之倫。二罪也。君之父母。望君生兒。以延祖脈。乃竟出妻不娶。莫續鸞膠。即令君弟有嗣。而君儼然無後。非三大罪而何。慙聞客言。汗流浹背。乃強與之辯曰。兄知其一。未解其二。自來兄弟之禍。無適於閭牆。僕懼大傷父母心。豈反以此為口實。且兄弟手足也。妻子衣服也。甯為手足去衣服。忍為衣服間手足。僕嘗偏觀人家之不和。多以婦故。世少賢女子。僕因線而不續。弟子即兄子。渠兒即我兒。何必徒多擾擾哉。客又笑曰。君之言。何不達也。昔鄭莊縱段。君子譏之。魯隱讓桓。儒林謬之。周公石王而管蔡為戮。以兄弟之有賢不肖也。若喻妻子以衣服。固已然。因手足之故而裸以為飾。即聖人亦無取焉。且使尊夫人得罪於舅姑。君又何以處之。抑更有加於此乎。將如此而止乎。原情定律。君必有以教之。孺語塞。客又曰。君謂弟之子猶己子。語更大謬。不然。父母之生子。不虞其多者。非謂含飴弄孫。一愛已足也。意將蕃衍椒聊。多多益善耳。如兄以此事妻之弟。當年亦何必有兄。況子嗣皆關天命。君幸而為伯道。固可矣。君之弟不幸而為中郎。又將如之何。言已。慙乃大悟曰。噫。嘻。是僕之罪也。亟起再拜。客使還坐而詰之曰。君之意。將圖其舊姻乎。抑別求新特乎。答曰。

舊人雖在吾末如何。新者其可哉。客曰諾。僕有小妹。頗賢淑。仰君高義。即以之奉攀。僕訝曰。異哉。萍水相逢。未過數面。突以千金之媛相屬。使僕聞之。滋懼矣。且僕單寒羈旅。今尚無家。得毋為門楣之辱耶。客曰不然。君篤倫常。僕重品望。豈敢以門第相高哉。請即同行。無須謙退。乃以從騎授僕。並轡而前。途次。自言其官閑。則黃姓椿名。其父即現任山陽令也。行至薄暮。始抵其家。高門巍煥。僕役十數。儼有世家風。公子肅客。下騎同入。即命小妾傳報曰。速啟夫人。薄情郎已邀至矣。僕聞而心疑。亦未遑問。入則華堂夏屋。備極富麗。有婦人年可五旬。冠帔尊貴。迎於檐際。熟視而笑曰。真吾家佳婿也。僕知為夫人。參謁如禮。夫人辭讓而後受之。少坐。即令易衣。且言曰。今夕日吉時良。可成好事。僕怪其急。方欲起辭。俄而簫鼓喧於堂下。旋有妓鬟數人。扶新婦出。與成禮。送入青廬。及曉。啟視之。燭光之下。眉目宛然。實即故婦某氏也。大駭。亟詢之。婦惟揮涕不語。有頃。夫人至。乃代白其由。蓋婦自被逐而出。父母即遣之他適。婦以柏舟自誓。矢志不從。以是觸怒父母。將強之歸。遂遁迹尼庵。欲難其髮。適遇黃夫人憐其志節。收養於家。公子故豪俠尚義。有郭解之風。因為物色馮生。始得完聚。夫人言之歷歷。僕亦抱慙不勝。語次。婦始謂僕曰。君以家之不和。遣妾大歸。今何以仍不見容於悌弟。而亦擔簦以出耶。妾誠不足惜。但思奉事舅姑十年。未蒙訶責。竊自謂此生無忝矣。忽

一旦棄之如遺。竟同覆水。使為帛為鴆者。得以快心而滿志。則情實不甘耳。言之潛然涕泣。不能仰闔室咸為之不平。堽更嘿然內愧。夫人乃解之曰。兒勿氣苦。薄倖人誠不足遵。但今是予家贅渠。往事皆不須齒及。婦因雪涕對曰。毋再言婚媾事。兒已被棄。不敢做他想。但得郎來一證其是非。歿亦無憾。今藉大兄力。既得表明衷曲。請死於郎前。以終妾靡他之志。語至此。詞氣俱烈。即出袖中短刀欲自刎。夫人使婢嫗持之以力。公子遽自外入止之曰。妹勿爾。予覓焉。郎來。豈反以送若之命耶。乃謂堽曰。詩有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古人處家室之間。良亦有道。今一有不睦。遽出其身。宜其怨也。君欲效買臣故事。僕不敢強。若猶有伉儷之情。願早圖樂昌之鏡。堽聞夫人言。既已自悔。繼見婦狀。不禁慘然唯唯。惟隕涕而已。公子與夫人又居間排解。遂為夫婦如初。明日夙興。乃雙雙入謝。夫人館於別院。外事戒令勿通。以故堽家遭灾。堽竟不與聞。年餘。公子之父以卓異薦升某州。遣役迎其春。夫人因置酒話別。贈以五百金。夫婦皆垂淚而謝。公子囑堽曰。倘不如意。可攜妹至任所相訪也。不數日遂行。堽同婦歸里。其家已無立錫。堽甚駭然。因出金置產。召弟同居。堽見兄嫂偕來。亦覺忸怩。堽婦私謂其夫曰。我固逆料阿伯之有餘蓄也。渠實不能捨姆。故託言他往。攜金以就之。觀其偕歸事可知矣。不然。黃家縱巨富。詎肯以重金畀路人。堽以為然。遂播諸里黨。漸入堽耳。始

憲曰。我念弟而歸。今反以私婦謗我耶。予不可再居於是。乃以餘金付弟。買舟載婦。竟詣黃
衙。公子引謁其父。待以壻禮。使與公子司衙務。然毫莫欺。甚重之。在任五稔。黃公致仕歸。特
析宦囊之半。約二三千金。與之曰。壻棄家佐我。我不忍見壻無家也。壻又驟富。甫歸。弟即來
謁。夫婦又襁褓如丐矣。詢以前金。則曰。屢遭盜劫。炮烙幾死。今幸有命見兄。其他尚可問哉。
言已。涕泣請罪。壻乃憐而收之。夫婦遂不敢妄為私議。而卒無子。惟壻之婦二男。繼其宗。桃
益服黃公子之論。往來如姻婭也。

外史氏曰。世人多重妻而輕弟。懷仲能獨矯之。可謂中流砥柱矣。然為弟出妻。又不復娶。
則近於不可。黃公子侃侃正論。原非奪理之詞。而救痼疾以藥石。馮氏先人冥漠中。當為
額手。又不止斷者能續。作一段佳話已也。

昔昔措措

湖南鄒士鈺。少有四方之志。年僅二旬餘。足迹徧天下。某年春。又將負販入黔。所親以蠻烟
瘴雨之鄉。山川險阻。勸以勿往。鄒不信。且慨然曰。大丈夫死生有命。豈區區者之能為也。東
裝逕行。比及思南等處。淫霖為患。跋涉維艱。未免有悔於心。一日。迷踪深山。峭壁巉岩。入行
鳥道。良久始逾絕險。遠望村墟。似有炊火。而深潭當路。猶須循岸而行。疲極。遂憩於樹下。俄

見對江有水筏。一人以長竹為樯。蕩漾而來。鄒大喜。以為接引者至矣。及少近而視之。其人披一短簑。周身似無寸縷。不知烏之雌雄。立而姑招以手。乘槎者亦甚欣欣。其疾如駛。無何。即識其面。兼覩其身。則螺髻雙垂。體潔如玉。一少年女子也。大駭。詫為異物。方將奔避。而女子早已登岸。操笛音。且笑且歌。絕不羞澀。始悟為蠻俗。未免少見而多怪。因從之登岸。女子鼓枻而行。共濟同舟。達此絕艷。鄒亦不禁心動。間以手戲之。女子漫無避忌。爾許時。始渡迷津。解錢付之。女子不受。惟吃吃憨笑。且舍所業。與之偕行。土語胡盧。若將導引。鄒亦喜得指南。曲折里餘。始達村口。時已天氣昏暝。莫辨物色。女子引之至一處。狀類神廟。親詣其扉。語鄒曰。此猶可居。郎君非我俗類。慎勿他往也。其言則華音。絕無啁晰之韻。鄒心異之。女子即反身自去。鄒入祠中。惟一楹。聊可棲息。黑暗中。都無所見。亦不知所祀為何神。方假寐。而枵腹苦飢。旋聞女子呼之。則樽酒盤飧。陳於廟墻。且酒炙俱溫。啜之亦甚適口。鄒亦深感其情。兼疑其為結驪之計。勢必復來。私心因不忍拂。遂亦不拒。乃兀坐以俟之。漏已數下。迺竟杳然。忽夜雨大作。浙瀝有聲。聞人語曰。措措兒引了一佳客來。何不見其音倍皎脫。全非苗語。已而熒煌內射。似有燈光。乃起自門隙。覘之。則又一女。以斗笠罩身。僅及其肩。白身亦無衣袴。惟持尺木若燧。蔡冒雨而行。鄒不禁駭而且笑。以為身入蠻鄉。日與裸裎者相值。情何以

堪正窺堂間。此女早至戶外。竟排闥入矣。鄒不能引避。直前見之。女子凝眸微笑。似有慙色。徐曰。突如其來。致以醜形。為人見。令予顏瑟縮不安。鄒又揖之。女子斂羞為喜。相與席地坐。而置其木於前。鄒始得瞻仰廟像。則一女神。亦絕無裝飾。披髮露體。殊與所見者無異。疑其地從無布帛。不知縫紉。故創教者如是也。因叩女子姓氏。并所居何地。所祀何神。女子自言。為昔昔。與所謂措措者。俱金蠶神之侍女。即祠內所塑者也。蠶有雌雄。此神遂分男女。凡婦人行蠶者。胥是神主之地。名強硯。所居皆生苗。距海只三百程。昨夕所過之津。即所名瘴水也。語之甚詳。鄒又曰。卿既苗類。何以能漢語。且措措亦何以然。昔昔始嘆曰。妾與措措。均非此間人。實中土之所產也。本以鬚眉來黔貿易。一如君之今日。不意偶中惡蠶。死不甘。心訴之於蠶神。蠶神憐之。俾與措措俱生於苗家。化身為女。又誓不蠶。人蠶神遂收之位下。用為侍從。自蠶神擾於毒龍。數往水府。妾等乃漫無統束。故得遊戲至此。鄒因叩其由。昔昔未及答。而措措早已入室。笑曰。姊對生人。傾吐底裏。得毋使客笑我。昔昔微哂曰。婢子太不諳事。郎君實有厚福。將藉以返故鄉。何諄焉。二女遂同坐語。鄒曰。毒龍悅色。其體純陽。知蠶神之美。數數賜之食。其種類殆盡。蠶神懼。不得已。親詣海藏。自獻其身。緣與龍為懼。不甚主人世事。以故蠶毒亦不甚驗。鄒因笑曰。據卿言。神有雌雄。當成配偶。今毒龍恣意貪淫。神之雄者。

能無怒耶。昔昔亦笑曰。郎誠解人。妾輩所慮者止在此。彼一妖不敢與龍為仇。將以妾等洩其慾。深懼其毒。故避之不逞。鄒曰。然則奈何。措措忽正容而答曰。昨夕渡君。諒非無意。妾等實人身。猶可奉君箕帚。今擬相從而歸。為君立業。苗疆非善地。願君毋思深入也。鄒聞之。俛自為計。本已倦游。且二美同心。爰適所願。但不免尚懷首鼠。無何而天已昧爽。昔昔亟起立曰。可不可。一言而決斷。妾輩亦將來裝他往。君勿過於躊躇。反以誤我。鄒實不能捨。遂欣然曰。諾。二女皆大笑曰。盍少俟。容妾整頓。即可行。言已偕出不半時而旋。則俱易男兒裝。窄衣禿袖。狀類雄苗。相偕出廟門。又各肩一巨簍。顧謂鄒曰。持此去。吃着不盡。無事作汗漫游矣。遂行。仍循故道。以筏渡水。而翼鄒登陸。其疾如飛。過嶺數十迴環。謂鄒曰。此時神縱知之。亦莫予追矣。是夕宿於旅舍。遂成歡好。一女皆柔媚。鄒益樂之。數日。經一苗寨。措措與昔昔耳語。俱笑不能仰。鄒詢之。昔昔曰。君勿言。今夕當有樂地。且以之洩吾幽憤。鄒益不解。措措乃先行。至一家。門庭軒敞。以為苗之素封。措措以一物置其門檻上。視之。狀如蟄虫。螻屈不伸。少頃。蠕蠕自動。旋即能飛。忽不見。鄒正愕然。措措又囑曰。慎毋洩吾事。從妾指揮。且倍於昨夕之樂。鄒姑領之。俄而門皆洞開。老者少者男婦雜遝而出。見即叩首無算。狀甚殷懃。其人皆熟苗。亦嘗種蠶之家也。鄒頓悟。坦然屹立。昔昔厲聲曰。神實怒汝。可治筵以享吾客。吾當為汝解。

紛。其中有類家長者。即應之如響。延入。與二女俱入中庭設酌。肴核紛陳。闔家奔走。恐後微酣。昔昔命以歌。舉不敢辭。少婦數人聯袂而前。雖不解所謳何語。而音韻清婉。頗可悅心。措措又擇一笄女。年僅破瓜。戲令去衣。把鏡。女微有愠色。昔昔即怒而起。主人甚懼。長跪乞哀。昔昔叱之如犬彘。且命曰。自嫗以外。有不去視者。死。不怨。舉室驚恐。無敢違。未幾。白鳥晏晏。環於座側。肉屏風。不是過焉。措措又牽少女。使於鄒側並坐。鄒已醉。不禁其狂。交吻捫身。靡所不至。措措與昔昔皆鼓掌。遽令薦寢於鄒。主人不敢逆。昔措亦同處室內。待旦而行。其家反拜送之。過於奴隸出村。昔昔始告鄒曰。此苗蠱數人。致資巨萬。今若此。亦足以報矣。鄒亦嘻笑不絕。自是每遇蠱家。輒賜之如前。比及楚界。昔昔曰。今至文物之邦。不可仍前草草。出篋中珍寶。市其一二。得錢萬緡。乃買舟治裝。二女始易弁而笄。色既殊尤。衣以文錦。又覓婢僕數人。烜赫不殊富室。鄒本無妻孥。乃以昔昔主家政。而措措副之。亦彼此無妬心。至其麓中。皆珍異。取以易資。金錢萬計。市產構居。一切資用不乏。鄒既饒裕。兼對麗人。不再作遠游想。期年。各舉一男。鄒亦欣快。忽一夕。昔昔謂鄒曰。蠱神與龍媾。不勝其淫毒。昨已命盡牀第。其雄者雖在。已無能為。自今南適苗土。可以安枕無患矣。鄒姑且信。且疑。或以語人。亦無敢据其言者。

外史氏曰。諸毒之蠱。無逾金蠱。雖苗人之貪狠為之。而濟其惡者。實維是物。毒龍具大法力。鵬而姦之。且因以斃之。雖近於附會。洵快人心。況載記云。種蠱之家。其婦女多為神淫。則昔措之所為。良亦有徵可信。若二女不以苟合。不以色妬。是乃居濁亂之鄉。猶具清明之氣。信乎其為不昧本來者矣。

溫玉

孝廉陳鳳梧。風流蘊藉人也。祖居紹興。寄籍宛平。弱冠即拔巍科。人皆以神童目之。家在京城甘水橋。宅後有小樓三楹。即乃尊侍御公休沐處也。孝廉初猶登嘯。及公捐館。不忍手澤之存。遂閉之。已數稔矣。一夕月明。孝廉訪戴歸甚遲。家人皆已熟寐。惟留小童應門。孝廉入。因貪月色。不忍就枕。乃自檢松柴。命童滌器。將以煎茗。俄聞笛聲。娟娟然如慕如怨。如泣如訴。聳然聽之。宛在樓上。孝廉駭然。毛髮直豎。凜乎不敢獨醒。遽歸寢。平明即起。將往踪迹。家人知而力阻。勿聽。至則蟪蛄在戶。軒檻積塵。甫啟扇。有巨物奪門而去。孝廉股栗。仰視之。六翮凌空。則鵬也。蓋公歿五年。此樓未闢。物遂巢其中。然門窗封識。亦不知其何自而入。良足詫異。孝廉神少定。然後入觀典冊。茫無人迹。又絕無可怪。惟愴懷洒淚而已。乃仍闔之而歸。至夜靜伺之。漏下三鼓。其聲又作。諦聽焉。音甚靡曼。則非復向之嗚咽者矣。翌日。孝廉具衣

冠徽詣樓下祝曰。仙乎鬼乎。何駭聽聞至此也。倘有妙音。請容面領。毋過吝言。已返室。素願即有連客東。啟視之。字迹婉麗。一則溫玉。一則柔娘。蓋皆閨中文字也。乃大駭。以問家人。舉茫然莫知所自。闔室驚疑。靡不惴惴。及昏。孝廉欲赴其約。太夫人懼。訶止之。因假寐。俟人俱寢。悄然獨往。未至。早有小青衣妖冶非常。迎於門際。笑曰。知音人誠巨膽哉。二位娘子固俟之久矣。遂導之同行。旋聞椒蘭馥郁。來自半天。遙睇樓頭。二美揮袖憑欄。意似徙倚無聊。月下遇之。香霧雲鬟。清輝玉臂。不欲垂憐而不能也。因拾級而登。直前揖曰。庸耳俗腸。未嫻音律。荷蒙召以雅集。能無媿乎。一美人微哂曰。既非顧曲周郎。奈何諱請妙音。此言亦誰能信之。語次。睨其貌。一則玉潤珠圓。嫣然百媚。一則花愁柳怨。笑可傾城。均衣五銖衣。束百寶裙。環佩珊珊。實天人也。孝廉自詫為奇遇。因曰。客夕清音。遙聆之。若出兩人。而各擅所長。即於此賜教。使得餐飮。其可乎。其未言者亦哂曰。匆遽若此。豈登徒子牀頭猶有所系戀耶。乃出袖中玉笛。為奏一曲。即前一夕所聞者。恍乎若鶴之清唳。雁之哀鳴。淒淒然使人淚下。未闌。彼美人即舉翠袖揮之曰。妹勿作此斷腸聲。反令佳客不快。遂命青衣以笙來。倚檻和之。聲如和鳴之鳳。其嘯之鸞。哀者以喜。怨者以舒。蓋即隔夜所聆者。而纏綿過之矣。曲既終。乃展姓氏。識吹笙者即溫玉。而柔娘則作折柳之曲者也。孝廉與溫玉晤語。談及古今聲伎。無不叩之。

即鳴。獨柔娘低鬟掩袂對月無言。一似重有憂者。孝廉疑而詰之。玉曰。癡妮子故常作此態。君勿深怪可也。夜既半。青衣促歸。玉顧孝廉曰。有客無酒。良夜不懽。君能作東道主。當過蕭齋奉訪耳。孝廉敬諾。約以明夕。遂下扶梯。冉冉過樓東而去。不知其所往。孝廉亦潛歸臥室。母妻皆不覺。早起。諱不宣言。旁午入齋。偽作拈毫狀。至暮。托言會文未竣。遂不入內。命僮僕被來。設榻佈衾。且密置酒饌。秉燭俟之。惟虞其爽約。直至漏下二鼓。雙美偕來。笑語生春。非復前夕之羞澀矣。入室雜坐。履舄交加。孝廉將自起煖酒。溫玉以目視青衣曰。不可重勞主人。因命以代之。酒甫三行。少酣春色。孝廉起請盡。昨夕未盡之妙。玉辭曰。耳目較近。鳴則驚人。遂不復強。惟浮白惟飲。射覆藏鈎。以祈爾酌而已。無何。玉山盡頽。眉目蕩然。玉乃離席謂柔曰。妹盍留此。予且歸。柔作羞態曰。儂不慣與生人臥。此事終須遜姊。玉笑曰。汝先吹笛以邀風月。何人乃敢惜耶。遂凭青衣肩。踉蹌而返。孝廉與柔解衣。柔低聲曰。妾高歲。疑郎君幸勿狂暴也。孝廉笑曰。敬如卿命。既合。柔不勝鑿衲之苦。猩血流丹。嬌啼宛轉。孝廉熟玩之。肌不豐而若無骨。態不勝而若爭妍。衽席之間。極人世之樂焉。詰旦。柔攬衣先起。謂孝廉曰。郎君尚有新人。妾請明日來。遂珊珊自去。孝廉因詐稱抱恙。不返內寢。太夫人與其細君咸來問視。孝廉以心神不爽。願屏煩囂。謝去之人。故莫之知也。將夜。仍藏斗酒以待玉。跂望者久之。宵深果至。則僅

王一人並青衣亦不復隨。燈下促膝。觥籌交錯。王之側儻尤勝於柔。酒未酣。孝廉之情已湧。促之就寢。王笑而起曰。清狂如此。宜其渴病難醫也。因而銀缸笑吹。羅襦偷解。狎之故雖處子。而枕席之情。頗為流動。抑且溫軟如擁絮。柔膩若塗脂。容則滿月生輝。態亦名花斂蕊。甫二夕。而二難並薦。懽娛已久。曙色盈眸。王將起。乃語孝廉曰。兩斧伐孤木。君知之乎。妾去而妹已來。妹行而妾又至。君以一身當之。鮮不敗也。為君計。今且就內寢。約五夕。妾等一會。如此則君之精力已復。即妾等之情好。不更能于永固乎。孝廉感其愛。已深領之。王既去。孝廉亦起。將近內寢。而恍惚如有失。良久乃始能記憶。慨然曰。柔約今夕來。我何可負渠也。因復臥。少頃。母妻踵至。仍以病為辭。留宿於外。然心為酒色所盡。飲食亦銳減。人遂深信其疾。太夫人將為延醫。堅謝不顧。柔至夕復來。纏綿倍勝於前。昔猶嬌而怯。今則柔且媚矣。臨別。問玉姊來否。孝廉以首示之意。柔輒然。頗有喜色。及夕復至。笑語曰。妾今來代彼當夕矣。孝廉因告以五夕之約。柔忽嬌嗔曰。奴婢竟喬獻慙慙耶。妾告君。渠非我仙侶。實狐也。必別有乘濮行。故以此紿君。不然豈有相愛而能遽舍者。言已。懽洽如常。將去且囑曰。君勿漏言。反似妾妬也。至夕。王仍杳然。孝廉亦疑之。而不知其為遜柔。故自是柔之至無虛夕。而孝廉遂憔悴不勝矣。迨至旬終。王始夜至。入室即驚曰。君豈未懸此榻耶。不無何形神之憊也。孝廉以愛柔

故堅諱之。及寢。玉覺有異。詰之。乃言。柔來太厚。且渠謂若為狐。囑子勿洩。玉聞之大恚曰。誤與鬼子同事。幾子我以殺郎名。渠乃其家小女。歿已多年。當明末時。聞逆寇都自縊而死者。因亂中。獨莫於君之後樓下。尊大人在。自福德俱降。渠乃深自潛藏。今以樓虛。遂据之。妾與之音律相知。以時往來。故得相偕見君也。已而笑曰。渠亦為情所殫耳。雖然。郎君則枯瘠矣。俟明夕來。妾當為君止之。雞鳴遂去。孝廉確知為鬼。狐始悚懼欲徙。而慙報未及言。是夜柔與玉果偕來。玉詆柔曰。妹謂我為狐。妹獨非鬼也。何事人以色而不愛人。以德也。柔報然無詞以對。玉刺刺不休。柔則低蛾斂黛。愁態可掬。益柔自遇孝廉。不再如向之幽怨。今復見之。不覺惻惻。乃解之曰。渠實愛我。子何相尤之深耶。玉艷然紅漲於面曰。君既左袒。妾不敢與人分謗也。拂衣逕出。柔雖仍留。亦不盡懼而罷。閨一日。而孝廉之真疾作。形色支離。神氣困憊。太夫人堅徙之內寢。而玉與柔俱絕迹。病既彌留。閨家憂戚。正當沉頓之際。忽夢玉揮淚而來。語之曰。君不納言。幾殆矣。然祿籍固未絕也。妾為君採藥嵩山。觸怒嶽神。墮崖而死。今與柔妹同在冥途。可勝慨哉。言之慘然。孝廉亦大慟。玉又曰。某醫精于長桑。亟延之。二堅子或可救也。言已。孝廉即驚覺。如其所教。物色之。果得和緩。妻以治療。病乃痊。孝廉既愈。恆感玉之德。而悲其死之慘。且更思柔不置也。獨處輒冀其來。竟杳然。又明年。孝廉之內人以產厄卒。

鰥居岑寂。益思念之。長夜淒清。寢不能寐。倏見向之青衣。款然邁入。告孝廉曰。王娘子傳語郎君。三日後相俟于門外。見有殯女者。如是如是。則驚膠可續也。孝廉詰其詳。答曰。娘子死訴之獄帝。廉得其情。憐娘子之節。許令更生。因與君舊緣未斷。故將奪舍復圖耳。孝廉並詢柔之近況。青衣曰。彼愧見郎君。且冥司發牒。行將往生他處矣。孝廉方將研詰。遽斂其袂而退。越三朝。俟之門外。果有扶柩而過者。覆以紅氍。送者皆衣青衣。絕無縞素。察其女也。逆而語之曰。人故未死。何葬耶。衆愕然。而柩重遂不能舉。旋聞棺中嚶嚶而言曰。我已活。將復閻死矣。乃大驚。女之父為某部郎。止此弱息。既笄而死。深痛之。歿不忍殮。冀其復生。聞此喜出望外。不以為異也。第恨通衢無可止之所。正倉皇間。柩中呼聲倍急。孝廉乃前致詞曰。若無地息肩。此乃大好事。敝廬固可也。部郎大喜。深感之。遂舁女觀入孝廉之門。家人咸驚怪。孝廉堅執其可。甫開棺。而女已瞿然起矣。竊睨之。貌甚姣好。雖妓怯。與王無殊。部郎又請假外舍。俾其小憩。孝廉無難色。徑啟書齋。命衆扶入。部郎益叩其德。展問殷勤。知為世家子。且登桂榜。頓思以女字之。而恐其有偶。私詢僮僕。知方鼓盆。益大悅。因變薤露之歌。為伐柯之咏。而鳳卜以諧。孝廉喜。治筵相款。且命焚其柩於部。以彰其奇。觀者如堵焉。至暮。以香車送女歸。擇吉納采。而舊絃復續。迨至親迎之日。甫啟祇。女凝睇如舊相識。而未敢遽洩及露。乃歡

款言曰。妾為君兩夕之歡。犯至險而隕越。君亦憐之乎。孝廉曰。然。藏之寸心。無時可忘。以子之靈。固早鑒之矣。玉笑曰。使柔妹更生。君視之當勝妾什倍。孝廉亦笑曰。子未忘情也。事耶。遂相攜就寢。玉曰。兩以女身事君。人之受屈惟一。妾之痛楚有二矣。既交。渥丹浹席。女之畏縮。倍於前。而款洽則無異於舊焉。夙興即起。謂孝廉曰。妾今日乃可廟見矣。以前真所謂妾身未分明。何以見姑嫜也。盥濯入朝。太夫人因其委姁。深喜之。嗣是燕爾情濃。夕無虛度。孝廉喜。詰之曰。若不虞我再病耶。玉報顏答曰。今非昔比也。鬼與狐皆異類。五夕且不堪。況源源而來乎。今以人身侍巾櫛。則坎離交濟。雖少過不傷也。孝廉倍領其論。一夕忽語孝廉曰。曩者之識驗矣。妾昨夢柔來訣別。渠羞與郎見。故命妾報知。渠已托生某家。十五年後。可至廣陵相訪也。孝廉時已得隴。不復望蜀。惟詰曰。自經者亦能轉輪耶。答曰。渠有德而無罪。且幽沈已久。合生男身。因思君故。特懇為女耳。孝廉感其言。然亦姑置之。後孝廉屢躋春闈。竟以明經授邑宰。初仕新蔡。有政聲。驟擢秦州牧。十年不遷。俄以卓異陞安徽守。攜眷渡淮。當過邗溝。固已十有五稔矣。玉謂之曰。芒蘿村即此已。是君豈忘揚州之夢耶。時玉已兩索皆男。孝廉雅不欲。因玉固請。乃從之。為留十日。大索於瘦馬家。玉皆曰。非。瀕行矣。有貧嫗攜小女郎。乞食於驛卒。玉適從太夫人遊平山堂歸。見之曰。是已。即告孝廉。託言購婢。遂得之。玉攜之歸。

室。法然曰。妹何一寒至此。女不解所謂。而星眸炯炯。然亦注視不移。玉親為盥櫛。眉目煥然。詢其年。果十五。因仍以柔字之。不欲沒其舊也。及夜定情。孝廉試其啼笑。宛然一柔。益狂喜。謂玉言不謬。履數任後。玉雖主中饋。而視柔若匹敵。每讓一夕。曰。吾以補十五年之欠缺也。期年。柔亦誕一子。未幾。孝廉以內艱歸。遂不出仕。遨遊於溫柔之鄉以終老。

外史氏曰。玉以溫名。取其德也。女字以此。殆無愧乎。蓋婦之美德。不過曰不妬不淫而已。女讓當夕。不妬也。約以五夕。不淫也。且能為夫子死。猶欲冀夫子生。其賢如此。嶽帝雖震怒。亦應霽威矣。卒之碎者復全。分者復合。溫其如玉。不致徒數於重泉。宜也。若柔娘獨無可取。惟願為女子一節。聊可解嘲。然非溫玉之淑。又烏能增驥以傳也哉。

隨園老人曰。人謂似聊齋蓮香傳。予亦謂似聊齋蓮香傳。然非鬼狐之迹略同。人亦烏從尋針線迹也。事奇文奇。安在蓮香後。不可復有溫玉。

睡姬

某貴官娶一美妾。以色專房。而其性善睡。每每至旦勿覺。即當白晝之中。亦如三眠之柳。初未知其有異也。一日立階間。似與人偶語。入閨即就枕。竟至三日勿寤。貴官始疑而詢之。初不肯言。及詰之再三。甫自述曰。妾隸芙蓉城。主為謳者。以過見謫。雖居人世。而夢寐中時往

供役莫贖前愆。仍居仙境。昨為石君誕日。羣仙畢集。妾以司職不克遠返。以致見疑於公。恕之幸甚。貴官殊不信。因謂能導我一游。以實此言。則可還。否則敲朴不遠矣。言之色怒。妾竟坦然曰。妾處此塵世。如棲弱草。去留惟公。死生亦惟公。決不敢以天上瓊樓。為人間遯藏之地也。貴官甚志其言。而因愛不能割。隨亦置之。居數年。妾忽病漸且不起。貴官憐之。時就牀頭問視。妾忽泣然曰。感公厚愛。誠未易報。昔公欲從妾一遊芙蓉城闕。今其時矣。盍就良夜以行。以償公之夙願。貴官大喜。亟詢以出游之策。答曰。公自屏人獨臥。妾能導君同往。甚勿洩。貴官領之。及夕宿於外齋。果夢妾親粧如平時。而衣一五銖之衣。雜采爛然。迥非第中所有。且控一鶴一鸞。立請命駕。貴官勉跨其鶴。數即凌空而起。懼其墮。瞑目而行。少頃若蹈實地。張目顧瞻。妾與鸞鶴俱失所在。遙睹重城金碧交映。四圍皆植異樹。高數丈。五色繽紛。迨近而諦視。果皆錦城所植者。香數里可聞。心益悅。遂徐步而前。方及閭闔之間。忽有披髮少年。乘小驪駒自門出。貌絕美。而駘蕩動人。貴官素嗜男色。見而悅之。因矚之以目。少年覺之一顧。即停轡與言。詢之曰。公何為者。而來此鬼域。貴官大驚。自白其故。大笑曰。石曼卿死而主此。其所治者皆鬼耳。豈蓬島瀛洲之比。亦號為神仙之境耶。貴官猶以妾言與之辨。少年曰。公之妾將死而歸。此公未捐館。何以偕來。即此可知矣。貴官頓悟。懼不能返。少年竟棄騎。

語之曰。閨中人不免懼公。請與某疊乘。當以公歸。無足慮。貴官因感謝。因遜少年居前。而已乃自後擁之。雙人匹馬。背腹相交。隔衣慰貼之餘。覺肌膚之柔靡。既足蕩心。而鄉澤近聞。益為動情。貴官於此。反不欲過遠。而欲與少年俱逝。因問。詰其來此之故。答曰。予居山中。久成仙道。亦慕此城之勝。潛來一遊。詎意陰風盛熾。不可以居。故棄如敝屣而去之。貴官信其言。而恍惚中行。且數里。少年曰。至矣。貴官舉首四顧。別更一境。重樓複閣。掩映相屬。山坳花木。亦甚蔥菁。但研艷而無雅致。貴官反顧而樂之。以為相去遠甚。少年延入。置酒歡飲。侍者多狡童。色俱殊選。少年又曰。此方丈之山。金仙所居。非公有緣。區區者烏能至此。酒酣。少年又進以媚技。漸至狎褻。貴官情不能遏。頗思為鑽研之計。俄聞鸞聲。嗾少年色頓變。侍者亦甚倉皇。旋有赤色如匹練。直達中樞。則一麗人含怒自外入。視之。乃其妾也。鸞鶴猶翔其側。貴官大慙。回顧少年。已化為石卵。大僅盈掬。妾擬之。迴噴為笑。曰。是兒亦太不自重。然亦公之福薄。今請奉君歸。家人當凝望矣。貴官抱慙。復跨鶴上升。一時屋宇都渺。怪聲懸岩。凜乎其不可留也。歸至齋中。轉側而悟。且聞人噪曰。公醒矣。醒而詰其故。則臥已兩朝夕矣。大駭。方命人視妾。而妾已使婢來邀。亟起詣其室。妾即執手永訣曰。本意引公入勝。不期鸞遞鶴速。以致惑于邪妖。究亦足以釋公之惑矣。今將返妾故居。不得再充下陳。慎勿過悲。因以圓

石付之曰。此公之可人所化。剖之當獲寶玉。猶可朝夕把玩。不致以殺風景。怨妾言訖。遽然而逝。貴官知其仙。厚加葬具。題之曰睡姬之墓。即以石示玉人。破其璞。得明視一枚。朱眼霜。天然工巧。因寶之。佩以終身。斯須未嘗去也。

外史氏曰。寃是妾之狡獪。不使塵中貴人。深歷瑤天勝地。不然。重門擊柝。猶防暴客。豈世外仙居。竟任狂童出入哉。至於黑甜鄉中。原有樂趣。固不俟姬之導引。然後如入華胥。人患不善睡。不暇睡耳。果如姬之高枕縱不居芙蓉城。亦平生第一快事。

張僊

人之艱於嗣者。多繪張僊以奉之。以其能衛厥子孫也。其像為美丈夫。錦袍角帶。廣頤豐鬚。左挾彈。右攝丸。飄飄乎有霞舉之勢。仰視雲中。一犬叫噪而去。蓋即俗所謂天狗也。某縣一畫師。尤善於此。所作者。眉目如生。勃勃有神氣。且遇小兒驚啼。禱之輒應。人以此神之遠近數百里。奔走相率。其門若市。畫師遂因是致富。縣東數里許。某村有民家娶婦而美。數年不育。乃親詣畫師求之。往返再四。甫得尺幅以歸。及至家。香火奉祀。意甚虔潔。旬餘。夫他出。婦獨寢。即有偉男子。衣冠甚都。直至榻前。謂婦曰。我張仙也。夙昔鑒汝虔意。以甯馨錫汝。但汝夫痿弱。不克播種。今來代他耕耨。庶幾黍稷可望。汝勿驚詆。言已解衣。便將登牀。婦曉其

美亦心動。欣然容納。歡好達曙。始僦衣下榻。整肅端嚴。冉冉而沒。視之。則已身入畫中矣。婦亦信其靈感。夫婦亦秘而不告。嗣是益隆情好。夫不在。即來。婦亦不拒。積漸縱恣。夫在亦來。婦遂不能諱。覲然傾吐。猶以為神之祐之也。夫察其迹。知為妖異。竟取其像而焚之。甫及頓背。有細字一行。諦視之。則人之年庚八字也。益詫其異。毀之。倍亟。越數日。聞某畫師無疾暴卒。驚而偵訪。其徒有與婦之夫識者。密以相告。始得其顛末。蓋畫師見婦。心志動搖。無能自主。畫成。乃戲書其生年於軸。且祝曰。倘有夙緣。當即於夢中相遇也。後旬餘。果夢與婦狎。自以為奇遇。間與人私述為笑。其徒以是聞之。及婦之夫焚其像。畫師方在肆中。大呼曰。某人以火焚吾軀。吾無生矣。言訖遂卒。周身焦灼如燎焉。婦之夫聞而失快。益以宣播。不旬日而畫師所畫之像。早已盡成灰燼矣。

外史氏曰。張仙。本花蕊夫人捏造者。史載夫人自入宋宮。每思後主不置。乃繪像以祀之。嗣因藝師詢及。乃詭詞以對。非實有是神也。則夫畫工之神。由筆而入。似無足為神羞。抑安知非後主之風流。與丹青合而為祟耶。鄉人一炬。總足解醒。

隨園老人曰。以雋筆破俗情。幾令世間假神道。無處生活。

守一女

有明中葉山寇竊發某村有笄女為賊所得悅其美并其父母弱弟拘繫之謂不從污將舉一家盡殲之無噍類其父母握手流涕不敢默亦不忍言也女已有成竹在胸獨慨然曰兒之身父母所生辱兒身即辱父母義固萬不可從但兒不受辱兒必死兒死而父母弱弟無一得生是背罔極之恩而斬先人之祀胥由於此兒固含笑於九泉以全節為榮父母能安於地下不以生女為怨乎今請與之約苟具夫婦之禮予即事之否則甯死不辱無敢以父母為念其父母亟白於賊主者實一渠魁欣然諾之女請先釋其父母與弟賊知其給已堅不許女乃太息曰天乎予非不死實不能死也徑趨賊幕俟與成婚絕不作兒女子態賊既納女以兼金贈其父母使與其弟俱歸及入與女別女言笑自若惟以一布裹縫紉甚密付之曰他日相見可以此為質且勿視之其父母遂泣而去乃居賊中旬日官兵大至合圍之賊敗俱駢首受戮所掠子女盡放之甯家女亦歸其村墟時賊已盡平人皆旋里父母將與議婚女堅執以為不可父母笑曰向特不得已豈賊也而為之守節哉女曰不然兒非為賊守節實受父母之命也父母當日果能拚生罵賊與兒俱死兒即淫賊亦不忍偷生乃既為親而事賊是猶奉命而嫁賊一醮烏可再醮重辱父母之遺乎即索布裹拆視之則驪珠在焉因號泣曰以此還父母今後無命可從也自是獨居一室足不出戶供木主於案倩人題

守一二字。以示靡他之志。父母百計俱窮。竟不能嫁之。父母卒。已亦不食而死。臨歿猶嗟嘆曰。遲矣晚矣。蓋恨其不死於被掠之先也。

外史氏曰。嗚呼。名節至重。吾人何敢妄言。然以情理揆之。守一身之節。殞全家之命。烈而似近於忍。此以父母之命為詞。得免父母於死。又守一不變者。差為反經合權。雖然。婦人之身。固不可如此女子而如此。其可訓不可訓。則又非聖賢莫與定論矣。吾曹敢乎哉。

柳青卿

文安戴敬宸。學富而貌寢。偉軀碩腹。腰大十圍。且年未三旬。濃髭滿頰。面皮幾無隙地。人因以毛胖目之。康熙戊子。以明經登進士第。銓補來陽令。邑人以為士元再來。閭閻中間宰之貌。靡不竊笑而擗眉。其見陋於人如此。蒞任期年。以事赴省。暮宿於某縣紳家。紳家故有廢樓久局。因宰至。始棄除之。以安其行李。戴與紳飲。夜深始登其樓。惟一僕從。餘皆寢於下。戴病酒。不克遽寐。輾轉間。漏已三下。殷聞異香發於榻側。嗅之。有桂之清。而兼麝之馥。戴以為樓前所植者。亦不之異也。而笑聲吃吃。乃亟張目以視。則少婦艷絕。掩口胡盧。立於燭下。戴知為異類。更不呼僕。蹶然突起。將白身執之。婦倉皇欲遁。且匿笑曰。尊範若此。不亦難為佳人。願即退避三舍。言已而起。適纏微鬆。帶挂於板。竟顛躓不能脫。遂為戴所獲。牽以就榻。詢所從來。

乃報顏答曰。妾柳姓。小字青卿。實狐也。服役衡山。差滿當歸。因喜此樓幽靜。暫僦居之。不意君之涉吾地也。語已口脂之香。渾如百合。戴不覺心旌動搖。強之解衣。柳笑曰。凡狐皆能集人遇之輒死。以君之品。猶可未減。何反舍生就之。言訖。以紅袖掩口。仍復胡盧。戴素以貌自憎。今更不見納於狐。益大恚。逼近柳軀。親鬆其鈕。慨然曰。死則死耳。與其為醜鬼而生。毋寧因妖狐而死。誰復能堪此鄙薄。柳以纖指彈其腹曰。身挂五斗袋。而強人合歡。君真不自重矣。戴勿聽。益力持之。雖襠纔解。鄭澤近聞。覺其竟體芳馥。神魂飛越。柳亦不勝羞赧。乃自登榻。引戴衾冒首而臥。戴亦情急。不能姑待。啟衾而入。遂相歡好。事已。柳將戴髯微哂曰。于思于思。棄甲當離。戴亦笑曰。于思于思。從此勿離。相與大噱。柳因轉側。又笑曰。楊家阿環。與祿山為好。以今觀之。真大難事。俄而雞鳴。柳着衣先起。辭戴欲行。戴挽之。堅訂後約。柳曰。倉卒呈身。此體遂為君有。去誠無所之。但君有公務。妾不敢請。俟返琴堂。妾自趨赴。從此與鬚偕老矣。乃以香囊留贈。珍重而別。晨起。戴亦不與紳言。徑趨省下。謁見院司。事竣還。過初庵。柳之爽約也。重過紳家。未嘗止宿。乃誦毛詩兩聯。望樓而祝曰。無我醜兮。不寔好也。無我鬚兮。不寔故也。祝訖。始行。抵署。宿於外寢。以冀其來。宵有未分。而柳果至。褰簾徑入。笑謂戴曰。閨人皆畏胖。我意獨怜鬚。遂引身與戴並坐。諧謔甚懽。從此夜現晝隱。渺無去志。署中人亦罕

有知者。一日忽與戴曰。衛戴諸姊妹皆欲晤君。兼為妾賀。明夜盍一行。戴問筵設何所。答曰。天上戴嗤其妄。柳正色曰。君以妾不能登天耶。青雲獨步。君輩胥夸大之詞。視妾之霄直上。則浮而不實矣。話已復曰。往須易好面目。如此肉壘壘而毛毵毵。笑當不可耐。戴姑順之。亦未深信。明夕柳襖一物來。謂戴曰。為君製造。費盡匠工。可著之。然後偕往。戴展視。則人皮如蟬蛻。眉目宛然。官骸皆具。乃大駭。柳令諦視。以素絹製成者。無縫紉迹。如織女天衣。始信其神。柳令戴裸而著之。膚革之充饒。忽焉頓縮。獨至於腹堅隆然。急不能納。柳乃笑而撫之曰。杜甫杜甫。無骨有肉。消瘦些兒。送汝歸蜀。戴不覺大笑。腹遂小。迨及於元。凡所謂美且鬢美且。偲者。胥歸于無何有之鄉。即欲效毛遂處囊。穎脫而出。亦不可得。已著訖。戴於燭下。索鏡自臨。見其面部頓清。復無擾擾。眉宗忽判。不再蓬蓬。不禁擲鏡大喜。柳又進以鮮衣百端。修飾則儼然美丈夫矣。潤色甫畢。戴即請行。柳語曰。君至彼。勿貪盃中物。適可而止。恐沈醉。或洩吾事。戴敬諾。甫出寢門。夜黑如漆。戴恍惚如行雲霧中。柳時以纖腕夾持其腕。自後而吹噓之。積漸而高。身不自主。彷彿如涉層梯。不知其有幾千百級。須臾至一處。朱門洞開。飾以金玉。有石獸二。高丈許。卧于左右。兩楹燎巨燭。毫髮畢見。榜曰。衛帝驂鸞之館。蓋即獄主之離宮也。柳引戴入。至其門。無人。登其堂。亦無人。轉折而西。別有側戶。又入之。迴廊曲檻。皆懸絳紗籠。

院中花竹森秀。清芬襲人。中屋五楹。燈光外射。柳與戴猶未及階。聞室中人語曰。司香子延客至矣。即有麗人四五。從簾間嬈嬈而出。俱宮裝畫衣。備極妖豔。迎迓曰。過勞。曷復遠棄琴堂。一睹冰壺。更人眉宇。妾輩不勝景仰。戴遜謝入室。則有酒香茗氣。玩好紛陳。藥鼎圖書。極其典重。南嚮設二筵。遵豆楚列。衆邀戴首坐。自相顧語。若有所礙訝。未能釋然。戴會其意。坦然即席。撫其袖。皆以異錦製就。香軟異常。衆又推柳與戴聯肩坐。笑曰。數旬夫妻。今夕合卺。不可謂非晚也。柳亦答笑曰。暮夜倉猝。無從得酒。業以香唾代之矣。此夕當是與姊輩會親。雖晚何傷。衆俱頰赤曰。婢子亦太無賴。於是履舄交錯。相對舉觴。酒微酣。衆嗅戴身馥郁。不知其以香囊佩也。咸戲曰。近薰者果無猶耶。柳又笑曰。同器者宜藏。脫遇卿輩。恐亦十年尚有臭。衆大嘩曰。汝今者亦入鮑魚之肆矣。因詰曰。若言使君貌不揚。今見之。何不逮予所聞。戴時已醺然。乃代答曰。欲妍則妍。欲媿則媿。固任人自為耳。卿何惑乎。柳急以目止之。衆中有覺者。堅以詰戴。且置巨盞於前曰。不言。以斯為罰。戴懼量不勝。始略言之。衆笑剝其草。劃然有聲。甫及頰下。而廬山之面目已出。衆美凝睇。亂草橫生。飛蓬滿目。不禁捧腹絕倒。柳大有慙色。扶戴亟出曰。醉人無知。竟使人窺見底裏。戴昏然。覺其身如墜。醒則臥於街衢。革已無存。并柳亦不見。自是思之雖苦。亦絕不再來。年餘。丁外艱。匆遽歸里。行及宜陽。道上見柳偕一美

少年從騎十數。馳騁於茂草間。使人傳語謝戴曰。青卿致意。渠非狐實。嶽帝之司香女也。自君露形。數見笑於儕輩。以故難堅舊好。今已改適郭指揮。相得甚懽。幸勿以為念言。俱穿榛莽而去。家人始知其事。後戴屢為人言。且出香囊以為質。有見之者。精工芬馥。洵非塵世所有也。外史氏曰。夫不若人。嫫母猶以為取。況絕代之姝哉。今世之慧女子。亦多有譽夫之癖。每一出門。輒為加意整飾。孰知大醉狼藉。最能壞人體面耶。然使良宵訪戴。興盡而返。必無此一段佳話。柳之不幸。乃戴之深幸也。

珊珊

許舉鶴太史未第時。讀書於溧水書院。有同舍生孫某。素同筆硯。為莫逆交。數年肄業。無所就。棄儒而商。隨人航海。遂不復疑其溺於弱水死矣。太史既貴。恆思憶之。嗣遇冊封暹邏太史充副使。遠涉海外。既竣使事。歸途遇颶。覆其舟。故事。凡奉使入海。正副使皆輿觀而行。以備不虞。柩前釘一金字牌。題曰使某國使官某公之靈。以為識事。迺先臥其中。束手待斃而已。太史既罹水厄。無復生望。在柩中載沈載浮。聽其所之。不葬魚腹為厚幸。忽聞人語曰。此予之故人也。奚為至於此。命啟其棺。太史始敢展視。熟視之。則孫某也。羽衣星冠。儀從甚赫。已身亦在焉。頃間。無復洪濤汎濫矣。即亟起。離觀拜謝。孫握其手曰。貴人犯險。良不易。請

即寒家小憩。把袂以行。入島不數武。遠望朱臺碧瓦。幾埒王侯。至則高閣邃室。閤者十數人。趨前聲喏。孫引太史至一廳事。顏曰鈞鼇。鋪設之華。目所未覩。甫揖坐。即命酒。曰。震驚之後。非此不足以鎮之。太史稱謝。須臾。必芬旋進。珍錯盈席。食之鮮美。多不能舉其名。其酒紺碧色。味甚醇。孫語曰。此即東海之扶桑露也。太史驚詢之。其地屬高麗國界。蓋已順流而東幾千里矣。益大駭。又詢孫近況。笑而不答。既而命細君來。使者即入。旋聞環珮瑤然。異香襲鼻。有小鬟十數。皆艷粧。自屏後引麗人出。冠飛鳳之冠。躡文鴛之履。霞衣霓裳。貌甚姣好。當筵再拜。太史欲避之。孫孽其祛曰。以君通家之故。乃令出見。何作此羞生態。太史小孫二歲。因以嫂禮見之。麗人拜訖。另席坐。太史以其艷絕。不敢仰視。孫乃謂麗人曰。阿姨年已長。未擇所適。此我之故友。當時之貴人也。因封王。罹難。得以此。盍字之乎。麗人始曉太史意。似首肯。孫又曰。此君文章事業。當代知名。卿勿悞人好事。麗人乃起曰。阿姨性拘。客入商之。當有以報命。遂冉冉而去。太史聞與議婚。亟辭曰。兄言固不當違。但身任大憲。恐挂彈章。勿敢諾。孫笑曰。君悞矣。此地僻處海隅。不通諸邦。兄非漂沒。亦不能至此。今即欲過。覆命實難。不翼而飛。若俟風帆十餘年不至。獨居寂寞。情何以堪。且予稔知兄尚無嗣。宗祀亦重事。不可固辭。太史究以朝命為嫌。孫曰。蘇武持節。亦曾娶婦。兄獨未之聞耶。正紛議未決。麗人復出曰。珊

珊諾矣。一惟姊夫之命是聽。孫因笑指麗人謂太史曰。此即若人之妹也。君熟視之。載之故鄉。人何如耶。太史意乃定。復以姻婭禮拜。孫夫婦咸大悅。呼之以許郎。蓋從女家稱之也。麗人遂同坐談讌。至夕。孫曰。今宵時日不吉。且許郎初驚危險。神氣未復。嘉禮須俟來朝。乃送太史於堂側精室。亦已命僕襪被來。曰。久不與故人抵足矣。今當小罄別悰。遂聯牀共臥。蓋孫偕伴入洋。亦遭沈舟之厄。正漂流間。遇一叟拯之。以杖挽之。旋登是島。喜其風雅。贅之為壻。岳任姓。即東海釣鼈者也。有二女。長曰瑟瑟。幼曰珊珊。因厭塵囂。故以瑟瑟字孫。而屬其家。乃去。遨遊六極。不再返。孫主其家政。更從妻叅道。少知去來事。是夕。歷歷為太史述之。直至夜分始寐。翌日。發東召客。至者數十人。皆女之戚族。半為任姓。衣製極古。狀貌奇偉。堂中蕭鼓教曹。金玉璀璨。太史仍以原衣冠與客相見。互致企羨。良時已屆。羣婢擁女出堂。瓔珞重遮。綰金步搖。衣翠羽氍毹。裝束若天仙。交拜已。送入青廬。孫自張筵款諸眷。太史與女對坐。飲合歡之盃。綰同心之結。忽婢以彩牋進曰。阿姊以郎君清華貴客。染翰鳳池。催妝無詩。合卺必當有句。願賜數行。以誌今夕之勝。太史微笑。即取筆揮曰。別却黃麻駕彩虹。乘槎今入斗牛宮。不須更把支機贈。自有皇華傲粉紅。腕未及停。又一婢自外入曰。大姊有詩申賀。即出小紅牋。太史讀之。其詩曰。使星耀自九重天。金屋新看結好緣。寄語劉郎須得意。桃源還

勝杏花前。詩甚清豔。太史為之閣筆。女命侍婢取二作。流覽良久。微哂曰。差堪伯仲。均未足
愜吾意。乃以目視婢。婢進彤管。女即書曰。倏為彩鳳。卻書去。旋作文鸞。覓偶來。舊是紫薇花
下客。挑燈試看海棠開。太史覽詩大笑曰。真吾敵也。然而新紅可試矣。遂命撤燭。擁女入帷。
女羞澀。不堪自主。已而豆蔻飄香。杜鵑啼血。綢繆嬌怯。懽倍生平。晨起謝孫。孫問夜有佳作
否。太史以三詩示之。孫莞爾曰。君才十倍曹丕。吾豈能與許爭乎。太史亦笑曰。弟實不敢與
諸任齒。太史居島中六年。夫妻燕婉如一日。暇則詩篇唱和。服食皆與孫供具。女誕二男一
女。俱已匍匐。太史忽思歸。且臥病。孫知之。慰曰。無須惆悵。聞有使命入朝鮮。今將返棹。可拊
舟以歸。太史戰然疾頓愈。孫為具小艇。載餼糧。擇吉令行。太史與女訣別。執手嗚咽。孫曰。君
姑錦旋視妻孥。無用依依。五年後當有會期。太史遂登舟。至海中。船輕而不溺。一日夜。遂抵
海邦。適輜軒出境。逆旅中。有太史同年某見之。大驚曰。君之正使某公。遇救得不死。復命時。
言君之屍櫬無獲。君故無恙耶。太史匿其情。惟云漂至海島。賴居民撈救。無力難歸。今聞勅
使東來。故願附載。眾皆喜。為太史易衣。遂同回朝。部議以太史犯難有功。擢給諫。家人始知
其尚在。平其塚。焚其櫬。闔門稱慶。後值五年之期。果有高麗之使。家人皆不欲太史力請於
朝。又乘傳以出。使事畢。暴卒於舟。既殮。棺輕於紙。異而啟之。空空如也。蓋隨孫仙去矣。

外史氏曰。君言不宿於家。未及反命。良不宜有此事。但封王之臣。經歷險遠。蹈不測之淵。凡汨沒而死者。不一其人。今得聞此。亦必少慰於泉下。

隨園老人曰。許太史風雅絕倫。聞其使還。過甚持大體。迨及覆沒。杳無回音。丁令威之化。鶴久矣。此殆托以慰之耶。

白衣庵

貴陽有熟苗。其名曰亞九。姓辜氏。勇力善鬥。矯捷絕倫。儼然一苗也。乃其母。則非苗。實為江左名娼。有官於黔者。買以隨任。家室妒。不能容。乘官他出。賜配於苗。生一子。即亞九。故其貌不肖父而肖母。及長。色冠一方。美播遐邇。時大理人某官。有名班。因啗其父。以重金羅而致之。亞九遂為優於滇。聲容並妙。名擅梨園。每一謳歌。座客爭為纏頭。諸伶咸愧其不及。年十七。頗存壯志。不以柔媚自甘。一日演泣魚記於鄉。亞九扮龍陽君。大為假楚王所窘。不勝忿忿。至夜。乘其醉。手刃之。亡命入蜀。轉折至秦。每言曰。大丈夫以鬚眉之身。為巾幗之態。既已辱人。況復受狂且輕薄耶。因是不再業歌。人亦無知其優者。資用乏絕。乞食於市。有道士見而愀然曰。子有大難臨身。何猶坦率如是。能從予往。或可以逃。亞九故勿信。又念黃冠者。鯨魚處。倘遇如玉之姿。必將染指而後已。遂不答。夷然自行。居無何。群丐悅其色。醉以酒。將共毆。

之亞九素有戒心。因大怒。立斃二人。乘宵遁去。及明。餘丐首諸官。捕役甚急。亞九大懼。伏於榛莽中。不敢行。枵腹終日。病不能起。至夕月上。力疾而前。忽見向之道者。貿然而來。亞九不及避。因其前知。俯伏乞命。道者一目即笑曰。忠言逆耳。反以見疑。今急而求我。無能為矣。亞九益頓首。道者徐曰。與若良有緣。誠難固卻。乃引與疾行。至一土窟。使入曰。此中食物皆備。可自執炊。俟髮長尺餘。當相見也。言已。即自去。亦不强之。亞九自思。勿入亦死。苟得容身之所。倖免一時。固愈於束手待繫耳。因俯躬而入。其中絕寬大。約可數楹。牀榻俱以土築成。衾褥亦具。旁有側戶。窺之。米麥堆積。乃大悅。日食以三。暇則默坐。道者亦不復來。亞九心益安。惟冀其髮速長。年餘。幾盈尺。窟後固有池。因勤浴之。再越一稔。髮已披肩。又數月。道者始至。見之笑曰。以是雲游天下。乃可無患。即啟囊。出一衲衣。與之着。更付以棕墊。使從己出。是歲亞九僅二旬。而頤養之後。貌更潤澤。隨道者東出函關。募于城市。人見之。疑道者以女自隨。紛紛私議。道者不安於心。行及睢陽。遣之曰。子精于風鑑。僅能知人。非有他異術也。前見子氣晦暗。知有禍臨。遂以一念之仁。免子於厄。今以子為道侶。頗致驚疑。反將重為予累。子盍行。亞九聞言大駭。流涕不去。道者笑曰。吾視子印堂紫氣。當有奇逢。行矣。勿自悞。遂以千錢付之。使為資斧。辰出傳舍。即判袂。亞九不能戀戀。亦自行。由南而北。將及汝上。而所贈為之一

空因致道者。牀坐而行。乞自朝至于日昃。絕無一文相施者。而聚觀之人。且多頤指而目瞪。亞九反大恐。將起而去之。忽見一叟蹣跚而行。步過其前。數數目之。亞九視其人。年約五旬。色白皙而頰下無寸髭。頗類官豎。因前而求其施捨。叟微笑不言。惟以手相招。意使隨行。如肯布施者。亞九大喜。毅然從之。出邑東行里許。天已昏暝。叟始與之語。詰所自來。音雖蒼老。實近嫗然。自肩而前。髭髮頽白。又垂垂於後。亞九亦莫辨雌雄。姑以權詞答之。又行二里。甫抵其居。則非宅第。實蘭若。月下視之。榜曰白衣庵。乃優尼之所棲也。亞九愕然。叟即延之。同入中廡。供大士像。側屋亦有十餘。甫入門。叟即大呼曰。又得一活寶來。可消數十長夜。汝曹竟坐而安享矣。語未已。妖尼五六輩。皆自室中出。說笑生第以手脫叟之帽曰。老不羞。自行覓漢。反向人有德色耶。亞九驚顧之。乃頭光如鉢。嫩髮微白。其先之垂者。係假借焉。心如為淫媾之區。殊亦不懼。反大笑。老尼又語衆曰。郎尚忍飢。可速具一餐來。衆皆囁應。紛然自去。老尼迓之入秘室。已易衣相對。坐有頃。酒肴羅列。亞九飯已。團坐懼飲。曉之。諸尼色皆平等。惟一人獨艷絕。亞九為之首肯。因計精力無多。禿娼倘更番迭進。予身將葬於庵中。何能生返。度必臨之以威。異日乃可以自計。定漏下已二鼓。諸尼皆起而求歡。亞九姑從之。裸衣微逐。往過來續。是夕狂淫無度。達旦始眠。亞九自覺憊甚。而決計倍亟。次日。老尼與衆謀。以亞九有髮。

使更女裝。詭稱初來求度者。亞九亦聽之。且昔曾習此稍一迴思。盡得其態。即使有人見之。亦不能料。諸尼大悅。益相慶幸。至夕又聚而宣淫。亞九已留意。預藏短槌置之袖中。將寢。忽大言曰。汝曹實類娼母。而強思與予為歡。予誠不願。必欲予留。惟若人差可共棲。餘皆各歸。乃室。俟至旬日。略一波及。不用吾命。則槌之。語竟。獨挽艷者。麾眾使退。眾皆失色。大有醋意。而老尼尤不服。哢哢與爭。亞九出槌一擊。中其肩。仆地不能起。眾始知其武勇。股栗莫敢前。亞九又持槌驅之。命負老尼亟去。竟無一人敢復留。亞九笑數聲。掩其扉。與豔者共枕。溫柔旖旎。樂且未央。豔者忽嘆曰。妾與君禍不遠矣。亞九驚詰之。則曰。此媼既妒且毒。其徒莫有違逆者。今既受君之創。必將甘心於子。平明既號召鄉鄰。誣妾背師行穢。有犯清規。其檀越又皆大力者。官必左袒。命將斃於杖下矣。亞九恍然曰。是予過也。然以一身當眾淫妖。實有所不堪。已而哂曰。此尼有犯淫戒。誅之當無罪。徑起。周室巡視。有廚刀。適曾用以剖瓜者。即仗之。拔關以出。艷者猶未料其肆暴也。俄聞嬌啼號救。乃大驚。看衣而起。將出視。未踰門限。亞九早血刃而返。謂艷者曰。除子之患。可高枕無憂。艷者駭然詰其故。亞九言如卿所料。羣禿方聚而謀我。已有一尼啟外戶。似往馳報。予先刃之。次入室中。盡殺無遺。至此始快人心。艷者聞言失怖。肌戰汗淫。良久始能言。謂亞九曰。君何凶暴至此。令人心胆俱落。明日事覺。

將若何。亞九笑曰。與汝偕遁。夫復何慮。艷者搖首曰。不可也。妾與君行踪詭異。何能行。亞九笑曰。汝誠中智以下者。向見老尼以冠服行市上。人莫能識。今其具在。汝盍效之。予仍以女妝相隨。矯稱夫婦。其又孰能辨之。艷者頓悟。不得已而從其說。破笥出衣。盡更被服。亞九視之。固翩翩一美少年。因為之鼓掌。惟髮色不類。亞九剪諸頂上。製而懸之。亟焚其舊者。曰。勿使人窺見底裏。已故不煩改易。草草梳裹。即啟行。席捲尼室所有一切金帛。盡攜以去。其庵中故有寒衾。艷者與亞九各乘其一。又以其一載輜重。比出庵門。天僅昧爽。人皆寂無知者。逢我艷者始自述其身劉姓。父母皆汝南人。幼失怙恃。遂入庵中。及笄。始披剃。初亦惡尼之淫穢。既而不能獨清。遂亦失身。然所遇則止一二也。又言老尼性淫。因色衰。不克自致。因遣我輩固結人懽。然必饜足其慾。而後分甘。其初誤入者。多不能返。因知戒。不恆來。老尼又為此謔智。喬扮暮出。遇有無籍如君輩。誘之入庵。務至死而後已。前後化者已九人。與君而十矣。非君知幾。當亦不免。亞九因笑曰。若然。則尼之死。亦鬼之假手於我。以洩其憤也。遂與劉謀。日止一食。薄暮宿於途次。已故為羞態。先入室中。飲食皆自劉傳送。傭保者概不令入。人因竊笑而不意其為規避也。未明即行。長裙蔽足。猶有所慮。乃命劉密製女烏。盡夜而成之。已遂削木為寸趾。裹以膝襜。盛以蓮鈎。縛束於足下。踏之步履。竟能如飛。蓋其為優時。熟習之長。

技也。劉故未見，不勝驚奇。由是坦然前進，且不由徑而行。所過鎮市，追捕亦甚洶洶。言汝甯白衣庵殺女尼，其中有一尼竊貨而逃，必與兇身偕遁。勒限懸格，通省緝拿。見亞九與劉亦間有疑忌，無如雌雄倒置，女既衣冠齊楚，烏髮拖巾，男又蟬鬢蛾眉，纖距宛若。遂無自究詰。由齊入晉，謀所攸居。劉因使亞九為壻，而已仍蓄髮，返其故吾。亞九不欲曰：「予昔在陝，曾為不法。今捕者無虛日，密通接壤，未可以面目示人。況若髮亦難驟長，反啟人疑。何如予婦而若夫，得以長此無患乎？」劉聽其言，遂不復易。卜居於綿山之下。亞九反穿其耳，加環瑱也。日處閨中，絕類小婦。蓋既柔媚其容，又復輕盈其態，以羅瑜之嫵娜，作綉閣之妖嬈。不學而工，反若過之。其聲音笑貌，無一而不神似。劉又攜諸尼積蓄，不下千金。出則輕裘駿馬，入則緩帶綈冠。且幼時從師，遍歷閭閻，談笑素所擅長。故雖不勝衣人，反目為書生本色。況已密留頂髮，直接弁髦，縱令落帽風前，而有目者胥如無目矣。居晉數年，產業饒裕。劉已生二子，惟臨蓐之月，托言臥疾，餘則出入如常。人遂謂其母所生，而不知實父所誕也。晉人故習於儉，亞九亦從不蓄婢。家惟一二傭人，無事亦莫能入內。其踪跡可謂隱秘。乃貴陽汝甯及陝之捕役，因亞九不獲，案莫能結。家屬多瘐死於獄，因而天怒難迴。王法莫追，忽於丙子歲微霽，其形蓋緣二子稍長，不時遊戲於門。亞九又不能隨，又甚溺愛，遂頓忘忌諱，欲置一媼使視。

其兒適里中有售身者。以十金納之。劉故亟諫。不聽也。夜則使媼寢於外。而自闔重扉。不復令入。媼故有心人。頗為疑訝。一夕夜出便溺。瞥見中門失閉。乃竊喜。悄然徑入室中。猶秉燭。因前窺之。夫婦方嚀咿交懽。兒宿於旁。時正溽暑。初收皆白。身無寸縷。初亦不甚介意。及細視焉。不禁駭而欲笑。於是春色盡洩。男婦攸分。媼之惑。因以頓解。趨出就室。深慮出疑。明日反托疾不起。亞九與劉果不猜忌。媼後微有漏言。聞者或以為誕。里某亦耳其異。偶向所親述之。其人頗具遠識。驚曰。此大盜也。既居此地。不首將有害。里甲領之。果控諸官。時介休宰彭公諱應奎。明察吏也。知其事涉重情。乃先陰拘媼至。悉得其情。翌日遣役守候於村。俟劉出。即繫之。來視其喉。無雄骨。褫衣驗之。嫩乳雙垂。公大怒。擬以嚴刑。劉懼。始罄吐其故。公念亞九必勇。非紿之。當不可得。乃命役逕詣其家。詭言曰。劉某犯官前導。官怒。置之獄中。必得娘子一面。吾曹當為疏通。其意似索賂者。而亞九聞劉有事。大驚失措。竟自出。將細詢之。役承官命。各攜瓶油。見其來。傾於地。亞九不及知。步疾而中蹶。眾役遂直前擒之。戲探其襠。盈掬者實非無物。皆嘻驚以為奇。亞九欲用武。而兩臂盡傷。肘骨亦折。竟不能復逞。逮至官。以事無證據。極口稱冤。公乃下之獄。榜示通衢。不匝月而三捕皆至。各呈文牒。公始加刑嚴鞫。亞九不能支。遂伏罪。公以罪應寸磔。但死者俱以淫惡自致。詳請減等論決。與劉俱棄市。獄達

上憲俱色喜。公因獨膺車異。亞九死。其子猶在晉。官為具牒。解送回鄉。而亞九之母猶存焉。惟汝甯白衣庵。迄今猶如故。行人每指以為戒。

外史氏曰。自古男女雖分。要皆蓬飛其首。以故冒為男而鬻為女者。不一而足。今則不能矣。何則。雌雄之分。實在于首也。髮垂于後。望而知其為男。髮掩于前。見而識其為女。豈不明著哉。奈何。道士無良。潛蓄穴人之髮。尼師不法。全光美女之頭。更有作俑之官。使混履烏於紅輪。且多似替之夫。莫辨僧俗於白日。而亞九之謠詭得逞。劉尼之變幻難知矣。向非天奪其魄。縱集羶之蛇。可以徒死。豈遂雀之隼。皆宜無生。諸捕能無顧屈呼天耶。獨是亞九之得行其智。實出於為旦之時。穴處之際。故宜與道士俱當坐其罪也。

螢窗異草初編卷三

長白浩歌子著 武林隨園老人評

魂靈

京都有老儒失其名。僂僂猥瑣。僕儒可笑。且自耳目口鼻以至四肢百體。無一不似有如無人。因以魂靈目之。居某巷。以授徒糊口。丙戌夏秋。都中大雨。其室為淫霖所壞。無所依棲。左近有凶宅。無人敢居。曾懸鍾馗像於壁。究莫能驅。以故曠之甚久。因造請焉。欲假數椽為懸榻計。主人故曠之甚久。曰。先生休矣。以君狀貌。雖似與鬼為隣。然亦宜避而遠之。何更趨而近之乎。勿聽。益固請。因許之。遂移居於其內。夜將半。果聞鬼聲啾啾。毛髮盡豎。惟勉誦救苦咒。不輟。無何。有二人排闥徑入。睨之。黃瘦臃腫。不可以目。乃甫入戶。即返身退却。駭曰。咄咄怪事。若有所辟。易者驚怖稍定。更聞其語曰。此真僂僂國病癰丈人。吾曹不可以復逞。又似一人揶揄之曰。汝不畏魁梧丈夫。撫劍疾視。而畏此瑣瑣者。是真吳牛喘月矣。雖然。吾亦胆碎。勢難復留。遂長嘯而俱去。初以為佛經之力。既而知其為己。不禁引被而竊笑。竟夜安眠。聲響寂然。明日出以告人。罕有信者。而居之旬日。餘絕無他異。乃奇之。主人欲留為久計。童蒙皆畏。意不來。爰繪其像。撒鍾馗而懸之。後有居人。無不安堵。厥像至今猶在壁。山東徐明

府蓋曾見之

外史氏曰。人而以之鎮鬼。非極其毅者不能。此獨以僂僂休儒使數年盤踞者走而且僂。直舉天下硃判投昇炎火矣。韓子云。兼收並蓄。待用無遺。安在僂僂國病癰。丈人不足以收牛溲馬勃之效乎。一笑。

妬禍

家有老嫗。其先都中某家婢也。每言在京服役時。以其黠。頗蒙主婦寵。主翁家巨富而世職。惟以無子為憂。納一妾。既懷妊矣。主翁適以差出。瀕行。顧妾謂妻曰。此假腹之事。宜善視之。乃主婦忌妬者也。偽應曰諾。夫行。即自計曰。此假腹之子。吾安用之。於是百計墮胎。幸不下。迨將坐蓐。密囑此嫗。無論男女。輒棄之。嫗素以迎合為事。及產果。乘間攘去。視之。男也。即交聞者某。使棄之於外。某初亦不平。而無如之何。適值運煤者空車驅過。妻置其中。御者揚鞭去。竟不及知。主婦既得嫗報。反誣妻房婢。嫗不加防護。致失吾兒。哭而詈之。然亦不甚究詰。轉瞬而罷。反以妾為不利。甫及彌月。遣嫁出門。比及主翁旋歸。則兩望俱絕。念極頓踣。遂以痰疾暴卒。主婦初猶不恤。洎乎喪葬事畢。別支承蔭嗣子。又橫暴不善遇之。恒曰。假腹之事。媼不為。而責我。隔腹之子耶。親族皆惡其妬。又併凌之。主婦乃大悟。密囑前僕。使覓棄兒。無

由可得時已六旬餘。兀坐一室。白首低垂。悔而愧。愧而哭。未幾抱恨而殁。旋聞是兒為西山素封所得。蓋即煤窑主人亦患之嗣者。初傭人售煤而返。見車中棄兒。唾而且詈。既而熟思得策。馳歸獻之主人。主人大悅。厚資之以兒為子。及長。聰穎遂以游泮。棄兒之僕既老。始遇煤戶訪得之。然已無及矣。惟嫗在吾家年逾七十。以老疾裸而後死。兩股糜爛。如被重杖。殆亦奴絕主祀之報歟。

外史氏曰。自古妬之為禍。原不止有此。而讀此能不心寒。欲寢妬婦之皮而食其肉耶。雖然。如若人不啻億萬。苟無杆臼之義。必致若敖之餒。奈之何哉。夫綱不振。而責效於銀鹿。樵青。恐亦過苛之論。不足以深服其心。

李念三

詩言商人重利輕別離。大抵晉人為然。其生也。髮猶未燥。即從人商販於外。輒數年不歸。其父母亦不俟子之返。即為之納婦於家。名之曰娶空房。習俗不改。未知昉於何人。孟縣一民家亦沿而為之。婦年二九。美姿容。性且倜儻。子歸以後。徑以中饋為己任。親順翁姑。諧和里黨。絕不作兒女態。第翁以書教。初猶望子還歸。既而鱗往鴻來。則言肆主將畀以重貲。使主會計。得利什分之三。因貪此。不忍遽舍。故不能旋歸。期亦未定何年。婦竊聞之心志頗厭。然在

鄉人則不以為異也。里中有李念三者，不知所自來，蹤跡詭異，傭於人，未嘗力作，而成功反居人先。且飲食衣服，未見其經營，無少缺乏。然其貌甚粗鄙，城中女羞與為婚，以故求贅於鄉。然亦無應之者。乃某家之婦，未嫁而既怨標梅，至此又心傷楊柳，牀頭枕上太息時時。翁姑因子不歸，遂不忍過責，早眠遲起，舉不復詰。婦亦習以為常。一夕挑燈獨績，夜已將半，忽聞人語曰：寢乎？其音甚低，顧之戶竟洞開。有人悄然入，婦大駭，先疑為盜，無何立於榻前，則故布衣草履，狀貌可憎。即所謂李念三者。婦故熟識其人，瞿然立起，遽詰曰：汝來奚為？答曰：來就寢。婦益大怖，幾出聲，強叱之曰：此中無汝寢也。可亟歸。念三笑曰：歸固無難，但惜娘子至貌久虛花燭，徒擔新婦之名，未識棠砧之面，愁雲怨雨，渺渺無期。驚老花殘，行將指日。珠令人為之長嘆耳。婦聞其言，適中隱衷，不覺潸然泣下。遂復坐，亦不揮斥，令出。念三又言曰：僕本陋貌，不堪陪侍房帷，然得識春風於荆棘之畔，猶勝抱枯蕊於空谷之中。娘子倘留意，僕願竭盡其材，當亦無殊於兩美之合也。語次，竟逼近其身。乃婦終羞澁，情雖動而意尚游移。且係處子，無敢承迎，惟拈帶微嚔而已。念三知其易與，直前持婦，覺肢體頓軟，遂任其緩帶鬆裳，相與登榻。既念三之身如礪石，磷磷然著肌，欲破，婦殊不能耐，推之使起曰：去去，子寧無夫，不敢與汝為好矣。念三笑曰：客既登堂，忍不醉飽而去，強之竣事。婦益莫支，嬌啼欲號。

念三微哂曰。他山之石。猶可攻玉。汝真不可磨礱者。然亦太璞不完矣。乃抽身而起。攬衣一振。渺焉無蹤。蓋不獨出不由戶。亦無足音。婦更大懼。幸未甚至狼狽。晨起井臼如常。亦不敢洩。而心則惴惴焉。恐其復來。嚮晦間。立閤見念三。忽忽經過。絕不顧瞻。遂竊喜其忘情。自以為無患。至夜將寢。有一人排閤直入。又不勝張皇視之。則非念三。又易一人。年僅十五六。容甚秀美。被服風華。婦當驚弓之後。草木皆兵。不欲再經風雨。惟語曰。若何人。昏夜過此。寧無瓜李之嫌。請即旋返。其人笑曰。名花吐艷。通國皆知。卿猶為此飾詭。豈李念三未嘗同榻耶。婦默然。其人又曰。若既嘗胆。宜乎不忘其苦也。雖然。予非莽男。勉令人號泣求免者。幸勿推拒。言訖。引身與婦並。溫柔軟款。偎倚多情。婦之怨心已動。然以創深痛鉅。究不敢輕許。其人溫存至再。始與之解衣為歡。其柔膩溫婉。迥殊念三。惟藍橋玉杵。尚仍前矛。而在情蕩之餘。亦遂不甚艱楚。既喜其貌。兼樂其情。至此婦亦幾無以自主矣。歡娛達旦。其人辭去。甫下榻。絜然而笑。謂婦曰。子姑視我。孰與念三美。時婦已倦甚。強應曰。念三何能及君也。迨凝睇一觀。則依然念三立於前。其婦益駭。然念三早穿窗而出。猶聞其聲曰。癡妮子。枉揀精肥。彼烏知既已玉碎。不能瓦全耶。婦猶不疑。而神思昏昏。伏枕眠。遂閉門高臥。直至日中方起。及啟戶。其姑見之。大驚曰。新婦何所苦。而形神頓失。得無二豎為災乎。婦始心疑。而覺私處暴痛。墳起

如蟻其熱炙手。然猶不敢告人。臃腫以行。困益甚。且流毒泛溢。其出如漿。遂病不能起。翁姑懼始告厥父母。咸來問視。婦終恥於言。僅私告其父母曰。悞兒至此。誠不敢怨。然兒已不貞。歿後請勿葬於某氏之塋。母唯唯而不解其故。明日遂卒。比及殮尸於棺。則腹穿膚裂。黃水汪洋。益莫得其病由。乃自婦死後。念三之毒始肆。凡遇巾幘者。流聞行隴畔。即以重賄誘與之私。不從輒強致之。遭之者恒病即死。與婦之狀略同。人始悟彼婦之疾以此。因戒其室家不令出。如是旬餘。念三忽不見。後值迅雷。有樵者歸。告其里人。言某山震死一蟒。已生角。角端有赤字。曰李念三。好事者爭從往視之。信然。而娶空房者。則猶不一而足也。

外史氏曰。此事非常。固屬娶空房者所不及料。顧吾謂婚嫁大倫。與其娶而候歸之日。何如歸而後娶。紅顏薄命。遭逢晉人。即無蟒之毒。亦不免於婦之嘆矣。況夫娶已有日。歸尚無時。耽蠅頭之微利。悞驚聚之佳期。丈夫志在四方。竟至此乎。篇首曰。商人重利輕別離。良有慨乎言之也。

訾氏

大兵初定新疆。市廛尚覺寥落。洎乎歲久。商賈雲集。有號義聚者。典肆之所肇始也。肆中傭人失其名。年僅二十許。傭於肆主有日矣。戊子秋杪。因內急出肆大解。時當初創城郭。而外

無居民荒榛斷梗之旁。隨在皆可。某方踞地而遺。俄聞叢莽中有笑聲。視之一美婦人。紅裳而綠衣。亦蹲踞與之相對。且嗤曰。予在此渠何旁若無人。某愕然。謂為民家婦。不及竣事而起。行後卻顧。見婦亦冉冉徑穿荒草而去。心始安。數日又往。婦仍先在。與某相視而笑。絕無羞縮之態。某揣其可挑。先投以言。欣然容納。遂就城隅僻處野合而散。某歸肆。至夕獨臥一室。夜半婦忽自至。悄然無聲。某已為所蠱。遂不審厥由來。共歡好。倍極綢繆。詢其姓。曰。訾氏。叩其居址。堅不肯言。惟曰。君得與婦相伴。亦足矣。何問其他。及曉披衣先起。匆匆自去。肆中亦無人知。自是無虛夕。來輒歡合。旬日後。典中諸人視某容漸枯槁。飲食亦銳減於前。頗疑之。而不意其有是也。已而遂病怔忡。少記善忘。某初司簿籍。凡典物之入出。纖悉必登。至是夢如亂絲。又多所遺漏。肆主始疑訝。將遣之行。某哀懇再四。姑留以觀其後。乃未二日。故態復萌。遂決意去之。某有兄。亦傭於他肆。聞之。亟來乞留。言次。輒泣下。肆主哀之。遂不復遣。置酒與其兄共飲。眾因詰某以致疾之由。初猶隱諱。及兄呵責至再。乃吐其情。眾聞之。駭然以為鬼也。但查戶名。從無訾姓。益更惴惴不定。至夜乃留其兄伴弟。婦竟不來。及兄以事歸。婦又夜至。相見倍加款曲。某不能拒。仍納之。晨起。眾見其顏色有異。知又為鬼迷。遂共謀徙其臥具於神厨之下。所祀者闕聖帝也。婦之迹果渺然。次夕。主人慮肆後空寂。議令他人宿其中。

至夜金鷄雷鳴。門窗風吼。竟夕不能寐。又更以一人懷刃而臥。聞聲即起而捉之。都無所見。臥則笑聲吃吃。兼擊麈尾作擲掄狀。又復不勝其擾。衆中有黠者。謀使某仍臥故處。婦若至。以嗽為號。衆往逐之。必得其蹤跡。某不得已。從其言。衆皆不寐。靜以俟之。至夜聞某大嗽。乃明炬持械喧而往。及戶外。猶聞調笑聲。破扉徑入。則惟某偃息在牀。室中更無一人。益驚異之。衆退而婦返。含愠謂曰。予雖犯多露至此。然亦婦人也。何來妄男子。使人心胆俱落矣。因刺刺怨恨不休。某撫慰之。乃解衣同夢。侵晨始去。某亦不再隱。詰朝悉以告衆。衆曰。我輩太匆忙。反誤乃事。今夜須俟其就寢。予始嗽。且力揪其衣。予等往捕之。渠白身將不能過。怪可。以獲。某又如某教宵深婦來。某與之款洽。倍逾疇昔。迨其寢定。乃大嗽。且攪其裾於衾褥下。而躡身以壓之。竟若熟寐者。及衆闕然前往。聞室中作惶急聲曰。暴客又來。亟以衣予我。奈何。鼾睡如死耶。衆聞而益噪。婦聲益急。良久。嗤然如裂帛。則已絕裾而逸矣。衆人視某猶力擎其衣。驗之。得紅裳半幅於衾側。蓋以楮為之也。某因咋舌不能收。明日傳示於人。多有見之者。其兄又浼人為文。投首於城隍司。怪遂絕。某亦尋愈。

假鬼

余師馬佩琛先生數從南來。道經某地。失其名。御者輒迂道而過之。亦未暇詰其故。己亥仲春。

自粵東羅定迴轍將赴京復由其處御夫則揚鞭徑過不再趨避先生因微叩之笑曰舊傳斯地有女鬼頗能為祟故避之比年已嫁去徑行固無害先生益怪而詢之御者指路側一古塚答曰鬼居此中衣色緋被髮吐舌面頰無血色每遇行旅一二人輒出現人恒棄其輜重而奔如是者數年殊不知其何怪客歲有某者未稔里居中歲無妻孥因赴淮北訪所親少潤囊橐而返踽踽焉獨行道中頓忘是地有此異比至始憶之遂股栗不能前既而使倖其匆匆疾馳勿顧蓋乘鬼不及知也俄聞塚中有聲啾啾長嘯心益惴惴視之一鬼自墓出狀如人所傳乃大怖欲竄鬼行如風雨嗚嗚然相逼而來其人即欲棄所荷脫然而走轉念奔波千里甫得此蠅頭一旦擲之殊為扼腕且鬼不過祟吾身豈利吾有因逡巡不能捨鬼且咫尺吼嘯倍急更嗚咽作啼致其人毛髮脣豎而終莫割所愛踉蹌思適鬼亦僅迫之無敢前其人急計頓生思以老拳嘗之寧為鬼死不甘財亡爰出鬼之不意直前搏之隨手而仆一若荏弱不勝者益得志揚臂奮擊鬼早嬌啼乞命矣其人訝甚諦觀焉紅箋數寸飄揚綠紗飾狀如異鬼其人不禁大駭乃停腕詰之則泣告人曰某家距此里許身實女也徒以老母在堂終鮮兄弟無已覩顏而為此以備甘旨之需今已小康但此身孑然未偶曾默祝曰有能識吾迹者吾即夫之不再作此醜態幸與君邁其命也夫其人聞言驚喜意猶未信

遽將其襟而驗之。雞頭半垂。宛然閨窻。益大悅。釋之。今起。女覲然整衣。導以同往。須臾抵其家。茅屋低矮。離落洒然。隱有殷實之象。初入。見一媼。龍鍾殘疾。女告之故。驟然曰。固沮兒勿再出。今竟何如耶。雖然。郎君之胆。亦較升斗為巨矣。因謂其人曰。老婦孤孀已久。藉此女得以存活。何因無以養生。適古塚留一巨穴。渠遂作此狡獪。且十稔待緣。未嫁君若琴瑟尚虛。盍贅此為吾婿。小妮子亦無顏業此矣。其人敬諾。是夕。即結為伉儷。女家頗裕。某亦心安。旬餘遂移去。不知所往。御言次。猶遙識其處。廬舍儼然。先生至都。每舉以告人。靡不驚異。外史氏曰。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人自倉皇。鬼何能為祟哉。而世之狡者。又故借幽冥劣相以嚇噬噬之氓。吾不知真鬼聞之。其亦揶揄否耶。猶憶京師某巷有鬼。夜深輒出。宵行者遭之。每遺棄衣物。與此事頗相類。巷中邏卒王某。醉中見之。其首如栲栳。紙條飛鳴。周身皆白毫。約寸許。朱其目。赤其口。形狀可怖。王已沉酣莫懼。反嫚罵曰。若鬼耶。應避人。汝反逐人耶。鬼聞之。折身却走如辟易。王察其有異。疾趨而前。捍之以力。鬼亦仆。王審知為人。剝其面。褫其革。徑抱以歸。燈下視之。則羊裘一襲。亂毛如蠟。面具乃以汲水器為之。塗以硃墨。敗楮亂粘而已。明日傳視。見者俱大笑。王至今猶衣其裘。但未稔其人雌雄。

故明天啟中。桐城孫大廉以孝廉舉於鄉。將赴南宮。因疾不果。及榜下。聞某某皆成進士。心益不平。蓋其素所輕者。於是厥疾益增。太孺人深憂之。醫曰。舊恙已平。此所病者。乃情鬱所致。必得勝遊。開拓其心胸。病或不藥而愈。生言之於母。深然其論。乃為之買舟東裝。使游二水三山之勝。生辭母啟行。從以僕一僮。一以備負書擔囊之用。及登舟。有一叟堅求附載。視之年約六旬。狀頗矍鑠。生以其老也。憐而許之。叟入艙。與生為禮。自言胡姓。號悅庵。北直人。將往金陵。售其術。故願附驥。生叩其所業。笑而不答。徐曰。此非儒者所樂聞也。生意為房中秘戲耳。遂不復詢。舟乃發。翌日。生以病臥蓬窗下。有歡笑聲。諦聽之。則其僮僕似捧腹不勝者。心異而潛跡之。見叟踞矮几。袒胸露臂。以筆繪人形於上。即能自起。宛一裸程之軀。且有聲如小鳥嚶嚶然歌唱。僮僕驚喜。故歡聲達內。生知其異。人不相驚。屏息自退。詰朝。治具延之。欲求其術。叟早知其意。謂生曰。君飛騰有日。不宜效江湖鋪緞者流。雖然。共濟之德。老夫不能無報。約以五日別時。舉以相贈。令尚不暇。生乃不再請。歡飲而散。及期將抵南京。叟乘夜入見曰。來朝別矣。前所云者。老夫不敢食言。敬來拜納。生致謝。詰以所在。答曰。在予腹中。生笑曰。叟誑我。披肝瀝胆。胥假設之詞耳。豈腹中之物。果堪持以與人哉。叟笑而弗辨。惟自解其衣。露腹向生曰。君試呼之。此中當有應者。生益笑而不信。堅不肯呼。叟乃自附其腹。呼曰。

銀鍼速出見客。何作三家村兒女子態耶。生更笑不能仰。俄聞叟腹中作嬌懶聲曰。予故厭見生人。何相逼至此。其音細如簫管。婉而且清。生大駭。輟笑視之。叟又呼曰。子業以汝字孫君。非爲生者可比。妮子慎毋懼羞。內不應。叟又促之。乃曰。如此眩絮。足見阿翁老悖矣。幸啟半扉。予出生。是時形如木鷄。注目呆視。見叟以掌擊其腹。忽裂寸許。並無微血。益大驚。倏然異香習習。聲震如裂帛。生亟顧瞻。則一麗人縞衣紅裳。掠髮微頰。立於燭下。而叟之跡渺然。生不覺大怖。詫爲妖異。視其容色。又艷絕。不忍遽捨。乃正色叱之曰。汝誠何怪。敢以詭異惑人。予故宗廣平。不爲色動者。盍速退。不然。吾刀將斬矣。女無懼容。歛袂致詞曰。妾竇狐仙。父奉上帝遣。將往長陵。爲高皇守墓。慮妾無依。攜以隨行。昨至江干。爲水神所覷。慕妾之色。強委禽焉。父以其龜鼈同隴。雅不欲故。匿妾於腹。藉君福蔭。渡此津。今且至。仰君清德。使奉箕帚。兼酬卵翼之恩。非敢爲禍。幸勿疑生。答其意不惡。心微納之。惟曰。子構痼疾。急未能痊。何心復作他想。女微笑曰。此易辦耳。君姑高枕臥。請爲君先驅二豎子。以驗妾非禍人者。生大喜。詰曰。卿亦知醫耶。倘能祛此沉頓。予固不惜爲情死。女不言。生甫臥。歛已不見。惟覺有氣如火入自臍中。上達肝膈。下行臟腑。須臾汗出如蒸。神思頓爽。因而厥疾盡瘳。重負既釋。豁然熟寐。竟罔知女之所在。旦起。舟已泊岸。僮入白。叟已辭去。遺書一緘。生視之。則囑生善視其

女者。生不得女。亦未敢深信。舍舟就輿。入城寓於其友家。談讌之間。絕無病態。知其病者咸稱慶。生亦私心竊喜。語至漏下。始歸寢室。生冀女復來。乃令僮僕別宿。及寢。竟杳其踪。怏怏就枕。方轉輾間。聞耳畔小語曰。妾來相伴矣。君真鉄石腸。不一動耶。口脂之香。近在咫尺。撫之則膩然之玉。已在衾中。生遽不能自持。歡然相狎。晨起謀所以匿之。女固言無庸。果祇其迹。將寢。生自言其遊覽已徧。歸思頓萌。適懷帝踐祚。詔舉賓興。遂旋反。女送至江畔。垂涕告曰。父在斯。不克隨郎同去矣。生亦戀戀。強之勿從。竟分袂。明年生下第。再詣秣陵。冀遇之以續舊好。茫無消耗。

外史氏曰。詩云。出入腹我。非謂妊娠之先。蓋言鞠育之意耳。今此狐竟直腹之矣。且能出己腹而入人腹矣。生與叟可謂腹心之交。女與生可謂知心之交。又不徒東牀坦腹作一段佳話已也。

廣缺

人死而回。然其有無不辨可知。而世俗咸信之。京都一富家。新喪子婦。亦屆其期。於是闔室戒嚴。鷄犬皆徙。而竊慮肚腹者乘間為患。有驂僕潛使居守。閉置於立櫃之中。囑曰。若有缺屏息自能免禍。無之亦安枕而臥。何懼為。僕領諾。眾俱匿跡。至夜深。風聲漸瀝。未免戰栗。勿

甯俄而塔前察察有聲。未幾而履聞矣。無何而入室矣。僕從隙間竊窺燈光微閃。昏慘不明。見一人衣飾面貌彷彿化者。乃大駭。已而據案而食。齒聲格格然。傾樽而飲。唇聲漬漬然。又有頃紙衣窸窣。繞室巡行。益大怖。而竊幸其不已覩也。乃遲又久。傾耳若有所聽。舉首若有所覓。嗚嗚而前。徑趨此櫬。僕不覺心胆俱落。惶悚間。倏已逼近。視其面白如雪。劃然啟扃。豁然洞開。駭然俱驚。頽然皆仆。不獨內者無生氣。而外者亦相對死。蓋兩敗俱傷。已平明。生人呼僕莫應。即而視之。僕尚奄息於中。殃早絕倒於外。衣裳楚楚。儼然生人。惟髮際著紙條一束。實子婦之從嫁婢也。主不禁愕然。以湯灌僕。逾時甦。具述所見。視婢既已莫救。蓋婢有去志。思假此以竊主資。且穩子婦之儀狀。裝束一如在生。及夜入室。冀飽貪壑。初不聞主之留僕居守也。比見之。不勝驚駭。遂仆於地。主營得其故。乃笑而殮之。明日事傳都下。迄今京中人語曰。殃能死。人人亦能死。殃嗚呼。殃即有真。豈亦能死人哉。

外史氏曰。從來懼殃者。無如婢媼。每言之。輒搖腕變色。慄慄乎如見其形。此婢何勇也。而究為韞櫝者。驚怖以死。要亦利欲居中。天奪其魄耳。吾恐真殃若出彼二人者。又將何如耶。

申無疆字仰錫。跨鶴維揚。歷有年所。一旦遇海商於市肆。與坐談。歆其獲利之美。乃以數千金。畀其子若姪。使合夥焉。子名翊。頎而白皙。且善謳。年僅廿二三。海舶人咸喜之。比入大洋。舟如一葉。翊年少。未慣洪濤。因驚遂臥病。歌枕呻吟。恍惚若夢寐中。聞有人語曰。落花島中。花倒落。翊素不能文。覺而語其侶。雖歷海境者。莫能舉其名。一客頗嫺吟詠。笑曰。何不云。垂柳堤畔柳低垂。向雖佳。猶有對者。眾與翊皆稱妙。翊因默識於心。無何病益劇。未及抵岸。竟卒於舟。其從兄某大慟。草草殮訖。載柩而行。而翊則固知其死。頗覺身輕。都無窒碍。因思效列子御風。遨遊水面。雖風濤洶湧。毫無沾濡。不禁大喜。猶憶落花島之名。竊計其境必不凡。頗欲往遊。轉瞬即得一山。形如覆盂。懸於波際。其色若蜀錦。五色繽紛。且香氣濃郁。馥馥數里。心愛好之。奮身以登。旋已含水就陸。西行里許。見若山口者。遂入之。則坦坦康莊。無復巉巖之象。山徑皆落花。約寸許。別無隙地。蹋花前進。滑軟如茵褥。而香氣襲鼻。神氣為之發越。環瞻皆茂樹。合抱花即生於其上。細玩之。諸色具備。濃淡相間。香如廣願之梅。而馥郁過之。尚有存於樹杪者。則低枝似墜。繞幹如飛。亦多含苞欲吐者。意蓋四時咸有焉。欣然前行。約數百步。花益繁。而落者益厚。且四望並無屋宇。即山之層巒疊嶂。亦隱現花中。不以全面示人。翊至此。心曠神怡。小憩於梅花樹下。發聲一謳。花益簌簌自落。若細雨然。俄聞嬌音叱

曰。何來妄男子。此仙人所居。豈汝行樂地耶。翊急視之。則一美女子。通體貼以落花。宛如衣錦。手一小竹籃。亦貯落英。徐徐自樹後出。翊起迎致揖。告以所來。女微哂曰。汝一齷齪商。何福至此。雖然。不可謂為無因。予有一語。久無能對者。汝能則留宿於此。且有佳處與若棲身。否則宜速。颺不容再。翊仙境。翊既臨勝地。兼戀麗容。頓忘其拙。毅然請命。女因朗誦一句。則固夢中所聞也。翊喜出望外。即應聲以客所屬者對之。女稱善。良久慨然曰。此才始由天授。吾不能忍然於子矣。直前笑把其袂曰。請行。行與妾歸。花密處即是子家。翊悅而從之。至則離落四圍。遠望亦綺繡繡錯。蓋皆以花片砌成者。逡巡間得其門。乃巨樹二株。柯交於上。儼有閉閤之象。女遂翊入。中無數椽之屋。几榻皆以彩石。盡鋪以落瓣。仰而窺其上。幕天日。亦茂幹為之庇蔭。花葉周迴。恍一天造地設者。女未延坐。即治具曰。郎餒矣。枵腹不可以晤言。於是盡傾筐篋。而湘之烹之。及進饌。花之外。無兼品。翊疑慮不敢食。女笑曰。此仙人所餌。啖之無傷也。翊試嘗之。甘香肥美。視人間梁肉如塵土。女又進百花釀。味又芳冽。吸之如醍醐。欵洽。神清氣爽。飄飄欲仙。翊固不自知其鬼。遂竊幸長生可以立致。食已。始相欵洽。漸及諧謔。女情不自禁。一振衣而群花皆落。皓體生輝。乃與翊歡合於石榻之上。備極綢繆。兩情深相。縷已而女覺其非人。詫曰。郎何有形而無質也。幸早語我。毋使自誤。翊亦自思。予何得

至此且海亦何可浮。因撫膺大戚。女止之曰。慎勿悲。鬼而仙。猶愈於人。而鬼也。況有術在。子何憂。因出一瓷甕。內貯清泉斗許。徧沃翊身。曰。此百花之液。妾晨起收之。實天漿甘露之屬。人浴之而成仙。鬼浴之亦成形。加以服食。更採花之精英餌之。則鬼仙不難立証。第要數百年之積蓄。一旦為郎耗矣。語次。翊覺沃處肌骨堅凝。非若向之虛而無寄者。此心乃釋然。自視其衣。則本屬烏有。女以花為之被服。而絮兮爛兮。兩人相對。不啻錦羽鸛鶴。女晝與翊出採花共餐。暮與翊歸。席花同夢。其所衣者。臥則一拂而盡。無事解脫。醒則繞樹徐行。瞬息曳裏。其地無寒暑。亦無晝夜。以花開為朝。花謝為夕。衣食一出於花。寢息即在於花。方丈蓬壺。不獨擅勝焉。數年。翊忽謂女曰。賴子再生。宜諧永好。但親老弟少。欲歸省視。子其許我乎。女正色答曰。此君之孝也。妾敢不勉。成君志。第以鬼出。以人歸。爾墓之木拱矣。誰其信之。翊曰。姑試一返。子亦不克久留矣。徑聽其行。且以花葉為翊製衣。俄頃即成華服。臨別。贈以一甕。囑曰。飢則飲此。慎毋食烟火物。食則神氣日薄。不可以生。酒盡宜速返。勿再留。翊約以匝月。即行至海。仍復如蹋平地。遂不假舟楫。直達越省。比至揚。仲錫已老。弟皆成立。翊突入。咸疑其鬼。驚避之。獨仲錫抱持而泣。曰。子候兒兒歸。其憾我乎。翊乃詳其顛末。人皆愕然。郡中有杖者。少曾航海。聞島名。恍然曰。是誠有之。島在東海之偏。人罕能至。子曾經其處。聞係神仙。

所居無徑可入。至今猶彷彿其風景。人因稍釋然。厥感仲錫在揚。猶客居。翊侍膝下。數日不飲亦不食。決旬忽失其所在。

外史氏曰。百花之精。人餌之可以延年。不謂鬼服之竟以登仙也。申翊借人成事。遊香國得佳耦。且以躋壽域。何事桃源中人。不以鬼為憎。反羞與鬼為好哉。是誠吾所不解者。隨園老人曰。世真有此樂境。吾何樂有身。寫落花鳥之景。令我時時神往。

貨郎

耒陽之地亦多竹。蓋即黃岡之一派也。民資其利。種植成園。在在有淇澳之象焉。近邑某村有農家所植尤夥。方圓數畝。密葉陰森。日色無光。少入其家。喬梓維三。兄馴而弟劣。且好游蕩。父深惡之。鳴諸官。曾示薄懲。以觀其後。而猶未之悛也。先是鄰縣某貨郎。時來村中。售其花繡之屬。與某家習熟。遂以贏螺目其父。輒信宿不行。家有女。年長而猶然待字。貨郎以親狎之故。積漸與之通。故一門皆罔覺其事。一日。其父返自田間。室中適無人。瞥見貨郎與其女挽頸交吻。狀甚猥褻。遂大怒。即以力田之器。突前擊之。貨郎不及防。破腦而死。父究不忍於其女。且懼揚醜聲。乃呼其仲子。舉而瘞之於竹下。更慮為犬狼所搯。翌日托言失筍。亟築高垣以圍之。計策周密。里中皆莫能知。事隔數年矣。適值熊公某來宰是邑。政令暴嚴。而遂

惡猶如鷹鷂之鷙其子賭無資。又私伐園林而市之。父知而大恚。將復控之官。且撻之流血。其子深怵官威。窘極而呼曰。阿翁何以呈為。若用寸鉄斃子命。仿若人埋之竹園。夫誰得而知之。其父益恚。驅而撲之。其子遂狂呼於市。閭里無有不聞者。比鄰某素與之有隙。聆之曰。嘻。異哉。其子之言也。向曾有是人往來市貨於此。彼家尤與之稔。稱父子焉。後忽不見。疑其自歸。以此言觀之。得毋為老特所戕哉。於是白諸里甲。里甲亦與其父不相能。遂具狀投首於官。熊公猶未之信。拘某父子至。俱不承。其隣證之曰。若某日為若父所撻。不嘗云云乎。其子乃俛首無語。公以刑之。仍強辯不言其實。公乃闕行鄰邑。詢貨郎之有無。以定真偽。閱數日。貨郎之弟至。衣巾登堂。則已入泮矣。泣陳曰。某年十三齡。兄即行販。不歸。今又數載。音耗渺然。某又少未更事。不能遠涉尋兄。老母為此血淚盡枯。或存或亡。惟父師憐而鞠之。熊公既知有其人。益嚴訊某父子。加刑者屢矣。而狡供不一。莫得屍之所在。案久不結。因逮其女到官。則嫁夫有年。亦既抱子。公並不詰。惟令與其兄同繫一室。而獨懸其兄之拇指於梁。且密遣幹人伺之。竟日。亦不提訊。至夜分。其兄不能復耐。乃呼其妹曰。若貪淫貽禍於父。而又苦我肌膚。誠何忍。其妹慙不言。其父訶之曰。汝耐片刻。我可復生。爾妹亦免為人笑。何曉曉如是。其子益忿恨曰。若父女晏然而官獨窘我。豈謂我獨非人乎。其妹亦溫言慰之。絮語

至旦罄吐其情。幹人笑出曰。招具矣。看汝能翻供耶。父與女皆失色。及公升座。俱服罪。始得貨郎屍。其弟痛哭負骨而歸。公以某子不得無罪。乃援筆判曰。既不及幹。盡於前。而竟同證。羊於後。雖鬼神若或使之。亦王法所不恕矣。竟論從與其父同械於獄。其女亦杖釋。夫醜之遂與離異。踰年再醮而去。

外史氏曰。嘗怪人家恒與妾男子結為親眷。任其出入閨闥。多致牆茨不可掃。何其疎於計也。而賣花人與貨郎尤易與閨闥相近。以其所售者舉非丈夫所用。故得假此以進身。非閑家者所宜禁乎。即如此獄。貨郎固有死之道。而不能從新於竈。妾思撲滅於原。一旦敗露。身名俱損。愚夫之不知。一至於此。其亦可哀也夫。

化豕

西藏佛國。其地故無君長。主之者惟番僧。即所謂大寶法王者是已。余聞之某公言。後藏距華極遠。曾有女僧主之。貌甚美。術且通神。亦觀音大士化身為妙莊公主之類。某年有侍衛以差入藏。往參達賴。僧適來前。藏與談禪機。故在座。侍衛入見。輒膜拜無算。遲久不起。達賴不言。僧惟顧之微笑。及出人。詰侍衛。則曰。予聞閨人多矣。未有如若人之艷絕者。因假和南以飽秀色。豈為僕僕如是哉。問者笑而去。乃侍衛啟行未及半日程。馬逸墮於巖下。深且百

尺雖無所毀傷。苦無樵徑可尋。百計不能出。從人知為僧故。亟反見達賴。哀之。僧故未去。達賴乃正色諍之。僧又微笑。而侍衛早踵門入謝矣。益從人甫返。變侍衛之身。倏忽已履坦途。不惟天塹絕無。抑且平沙一望。震驚其異。遂亦迴驂謝過。見僧則肅然致敬。如對神明。禮畢趨而出。其異類如此。後值西域某部兵來。絕雄健。無能禦者。前藏人眾幾無孑遺。後藏人情洶懼。咸謀奔竄。僧乃集眾語之曰。遁能免乎。有我在。必不使汝曹罹於兵燹。因率闔藏人眾至一山。聳峭摩天。中有隘口。僧盡麾之使入。己乃趺坐於要衝。無何敵之前鋒猝至。見僧舉喙嚙不止。將奮往擒之。僧忽化為野豕。隘通百騎。豕以一身塞之。別無餘地。而剛鬣烏喙。又復醜惡駭人。敵眾辟易。適其渠酋亦至。競往白之。笑曰。此妖術也。以矢攢而射之。若屠豕然。何懼為。眾領諾。控弦數萬。一時畢集。弓矢未張。豕身自崖而墜。剎那間。百千萬億。舉如前豕。蠢然平川。復無間隙。敵眾大潰。渠酋亦莫可如何。歛兵自退。僧亦不傷一騎。收法趺跡。其人出視之。則故胡然天帝也。故當是時。二藏之中。惟後藏歸然獨存。迨聖朝撫之。生聚始各復其舊。

外史氏曰。佛稱象教。象固獸之巨擘也。此豕直可吞象。大且無倫。况益以恒河沙數乎。其消虎狼之威。而保鯨鯢之眾。其有大造於藏。即有偉伐於佛矣。至於警輕薄而威嚴自見。

又非聊齋之織女所可同年而語也。

縫裳女

京都有縫裳之業。蓋皆負郭貧家。出為市廛補綴者。以其所作多衲衣。敝禪等物。故又號之以窮云。東直門外有母女亦業此。女年十六七。貌頗嬌好。雖蓬髮布衣。人恒覲焉。女性貞靜。惟低鬟傭作。不輕交一言。人亦無敢犯之一日。其母病。經旬不能如市。薪水之費俱乏。女不得已踽踽獨行。縫紵終日。薄暮始出都門。携一小竹筐。內貯剪刀棉線。無他物器也。村居去城較遠。行及曠野。塚樹叢雜。人跡杳然。正倉皇急步間。忽聞林中語曰。若歸乎。予有垢衣可將去為子滌濯。女愕然。蓋母女業亦兼此。遂疑為市井熟識趨就之。入林則一惡少年箕踞茂樹下。袒裼露臂。形甚兇暴。女驚懼。反身欲回。少年突起直前。捉其領如捉鷄雛。女無如之何。乃頽頽詢曰。若有滌衣可亟付我。我將歸。少年笑曰。予給汝衣服。附在吾身。汝何能將去。女曰。既無所事。盍釋我。日已暮矣。少年曰。予實以情告。予悅汝美。有日矣。邂逅相遇。適我願。今將與子為好。何歸耶。女聞言。面如土。又急不能脫。遂亦給之曰。我女也。從未與男子處。盍先以具示我。果非偉且長者。乃敢諾。少年大喜曰。若勿恐。予固無兼人之具者。因釋女。將自將其袴。女又麾之曰。止止。我女也。必去其羞。縮事乃可為。若宜偃息樹下。待予自尋佳處。摩挲良久。

久漸以親狎。始無懼。少年以女為金中魚。諒不至潛逃於淵也。欣然從之。女見其臥將遁去。入懼其追。乃寘身側。坐而撫之。隔衣捫探。觸手崩騰。因覩然裸其下體。更以纖指把握。大可盈掬。女偽為睥睨。不忍釋手。少年早慾熾。情炎不暇瞻顧。女乘其隙。即篋中潛取裁翦。如斷帛布。齊其陰而剪之。憤激而力猛。血直溢。少年大噪。頓化為狐。鼠竄而去。女益驚悸。目眩兩時許。然後歸。抵家猶血殷衿袖焉。

外史氏曰。雄狐綏綏。遇者多不免。女能於倉卒中。以計闔之。可謂能事矣。且其節亦足風世。脫非然者。之子且慮無裳。能不舍縫裳而褰裳以赴哉。

火龍

某撫公觴客於園亭。觀簪以上皆與席。其地故近山。有佳木幽壑之勝。因屏優樂而尋雅集。忘分追歡。選勝自得。良亦一時之快舉。乃飲未半。酣。天氣薄陰。烏雲生於巖岫。始如片席。漸且盈空。未幾而甘霖大澍矣。時方微旱。舉座皆顧而相慶。然而電光帽目。雷聲反鬱而不揚。久之繞亭不去。豐隆無停聲。而雨益傾注。眾方心疑。忽撫公連詫奇事。召眾視之。撫公故首座。祇一人。其几有二異物。閃閃有光。其一如宵行而巨。緣案疾馳。其一長兩寸許。細如綫。狀類蛇。蜿蜒逐之行。亦甚迅。所經處。几為之灼。宛似線香繞刻者。深入膚理。簾簾之旁。縱橫莫

計其數衆皆茫然。如臬司某公素博物。亟言於撫公曰。請公少避此席。是殆怪異。藉公之威靈。以免雷劫耳。神龍亦畏福澤。不敢攫拿。所謂投鼠忌器者也。撫公深韙其言。冒雨出亭後。行未數武。忽震雷一聲。軒楹擺簸。盤盂瓦碎。竟揭亭之一角而去。雨亦頓止。撫公與其僚屬耳目震眩。有類聾瞶。良久始復其故。遂罷飲。蹤跡二物皆不見。因收其几入內署。用以誌異。幕中人多有見之者。

外史氏曰。龍之變幻。莫可端倪。傳紀言之甚夥。而雷之為異。其不測亦多類此。且更有神於此者。昔在都中。寓於某寺。一夕過隣友閒叙。大雨滂沱。疾霆不止。倏聞震響聲似在左近。心疑吾寓而急不能歸。清晨入寺。夜返其家。左廡則非吾寓而實人寓也。其人皆射犬俱京營食餉者。晝聚於寺。夜返其家。室固虛無人。然壁有僕姑數枝。斬然新製。雷之所擊者。竟在於是。余亟就而視之。凡五矢皆類懸絕不絕如縷。字中都無所損。亦無焦灼痕。不勝驚異而退。

青眉

皮工竺十八。邑之鄙人也。年僅弱冠。貌姣好如女子。雖居市廛里之美少年。莫之能掩。以故有俊俏之號。其室曰青眉。色尤殊麗。見者疑為畫圖。初詰其所自。堅諱不言。後乃稍稍露之。

則實北山之狐也。益竺少傭於鄉。始學裁皮。年甫十六耳。師嗜酒。夜出恒不歸。肆中惟竺一人縫紉。至中宵然後就寢。率以為常。一夕師又出。竺方夜作。聞彈指聲。意為比隣取履者。隔扉詢之。則答曰。儂其音絕嬌細。竺大駭。且慮為市中惡少。偵其師不在。來尋斷袖。歡心益熾。惴乃結之曰。已臥矣。客請明日來。外又曰。儂非暴客。實鄰女也。盡開我與若一言。竺不得已。從板缺覘之。果似女人。垂鬟立於檐下。因啟之。女徑掩笑入。竺視其貌。容光照映斗室。雖少小心。亦不能無動。遂覲然詰所自來。答曰。家居距此咫尺。緣夜績燭。為風滅。特來乞取新火。非有他也。竺素醜。謹慨然與之。不敢交一言。女亦持炬徑去。竺雖未通情話。而心頗愛好。冀其復來。乃師歸。女竟不再至。日夕坐肆中伺之。亦杳無其跡。無何師又他往。女則又來。乞火。兩情漸稔。欣然延入與坐談。女以年歲詢竺。答曰。一十有六矣。女微笑曰。阿儂適與君同庚。竺亦詢女之居址。答曰。久當自悉。絮語移時。猶無去志。竺亦貪其貌。眷戀勿捨。四目凝視。將不可解。女忽迴顧。視席謂竺曰。此即君之臥榻耶。恐偏仄不足以容二人。竺會其意。乃答曰。卿試先臥。看能容否。女笑而起曰。來夕當試之。又復去。竺終覲覲弗能挽留。然已心志盡惑矣。晨起無心操作。惟冀其師不歸。得以成此佳會。而師果為翹巢所羈。嚮晦不復心益悅。及昏明燈兀坐。形狀類痴。亦不再捆屨。漏下二鼓。女果來。欵戶啟之入。則靚妝艷服。迥異昨之樸

素詢之笑而不答。徑登竺榻面壁臥。竺知其懼羞。乃先解己衣。熄火就枕。暗中摸索。手戰情癡。女忽佯拒之曰。市井兒同衾已足。復望其他乎。竺笑曰。予意同衾者。未能無事。已而嬌香流溢。帶緩衣鬆。女若戰戰。勿克勝任。而繾綣之意尤濃。竺初近女。色顛倒神魂。不須臾而玉山頽矣。於是柔肌互貼。夢寐皆春。及寤而東方已白。竺尚流連。女早攬衣先起曰。樂正未央。不可使他人窺見底裏。乃去。竺起而師。逝女絕不來。竺亦不以為訝。閱數夕。乘師之出。又復歡會。欸洽且倍於初。起謂竺曰。儂自見君。頗為情繫。以故不以自堅。致有前宵之事。今幸兩相歡愛。生死勿渝。君能不棄。即以妾為糟糠婦乎。竺囁嚅良久。始答曰。阿誰不願。但予幼失怙恃。育於兄嫂。今從師習此末藝。將來尚未知若何。誰有餘資為予納婦耶。且年齒尚卑。尤未敢漫然啟口。女曰。然以儂計之。君能辭師出遊。妾自能相君立業。奚為仰人眉睫。使我燕爾不安。竺恍然乃詰之曰。若言有家在。豈無父母。而可自主耶。女笑曰。妾初結君。今乃悟乎。儂字青眉。居北山。實孤也。羨君玉貌。故假隣女以相就。豈真有高堂為予縛束者。竺年幼。且貪新歡。茫不知懼。唯曰。聞狐恒為人害。信然否。女曰。亦信有之。而妾非其倫也。妾不愛君。亦不屑至此。愛之而復殺之。寧能見容於天地乎。因侃侃鳴誓。竺亦相信不疑。臨去。授竺以策。竺如其教。啟於師曰。昨聞里人言。子嫂病且甚危殆。予少受其撫育。請給假一隸。省視。言已泣。

下師亦微聞其嫂病。見其悱惻。心甚憫焉。乃自營肆務。遣之行。竺出肆。未及里許。女早迎於道。周問之曰。君將奚適。竺曰。將歸予家。女大笑曰。君誤矣。若往汝家有兄嫂。在其何能從之。竺曰。為之奈何。女曰。僕視之。君業雖未能游。及有餘。而尚可以進乎技。妾幸有薄資。請與君遊於外郡。自立生計。必有以愈於為人傭。君以為何如。竺本漫無主裁。欣然從之。女出白金一錠。覓舟南行。竺與女偕。隨其樂。亦不念及鄉族。舟抵常熟。女猶欲前進。竺不願。乃僦居邑之北門。女又以金半笏。為營肆具。遂開設於市中。其後為居室。女以竺齒尚穉。不令合人生理。凡竺所不能製者。女皆代庖。為之式甚新奇。名乃大噪。邑中之履咸歸焉。女親操井臼。治饗餐。暇則織屨。相夫子。怡怡然無怨色。竺益心德之。明年。竺已十七。家小裕。志遂少荒。數從無賴游。女禁之弗聽。通常熟有富家子。性佻達。尤好龍陽君。時來肆中市。履見竺之色。深悅之。會竺與無賴交。乃以重金啗倩。無賴值望後。月色甚明。置酒於邑中慈覺寺。邀竺為長夜飲。竺以他故。給女。遂從無賴行。至則富家子亦在座。極致款曲。竺素限於量。飲未半。已不勝酒力。眾引之別室。俾其小憩。實則以計。賜之也。竺方轉側欲眠。忽聞人小語曰。捨妾孤棲。君乃在此高臥耶。竺亟張目視。則青眉立於榻側。因詰其何以至此。女曰。君之危。若履虎尾。猶問乎。請即從妾歸。竺內慙。因詐以醉辭。女以氣嘆。竺面冷。若感栗之風。酒頓醒。強起隨之行。女

曰君未得其實。鯀將怨妾。蓋少留。當有笑柄供君解頤。隨捉一矮凳置牀頭以待。麾之。倏成人形。衣縷面容與竺無差別。竺亦莫測其意。惟佇伺之。有頃。見富家子與眾嬉笑而入。曰。噉醢之魚可捉矣。徑以手啟臥者之衣。潛將其袴狎褻之狀。不可勝言。竺面赤汗流。始悟眾等惡計。女頰以纖腕相握曰。去去。遂悄然出走。恍若夢寐。而身早在室中矣。既歸。女延之坐。長跼且數之曰。妾携君遠離故里。雖不敢望君大成。亦宜自愛。今君數作游蕩。幾以丈夫之軀。陷入妾婦之隊。使狡謀果遂。不獨妾羞為彌子之妻。君又有何面目。鯀向桑梓乎。語甚悲咽。泣下數行。竺愧悔無以自容。顏色沮喪。莫措一詞。女恐其過慙。乃起以溫言慰藉。曰。後勿復然。過貴於能改也。遂仍歡好。不再言。乃富家子為歡良久。頰覺有異。視之。則裸伏凳上。竺之跡渺然。大驚。疑竺為妖。與眾共首於縣。時巴陵蘇蓋臣以進士宰常熟。素稔富家子有邪行。不欲究其事。然因馬朝柱一案。逮捕妖術甚亟。爰命役拘竺。竺至。公見其少小。且事涉曖昧。略加研詰。竟笑遣之。竺鯀肆。女忽謂之曰。是地不可復居。將有禍至。遂貨其器具。束裝北行。徙家於瓜步間。爰卜山陽之南郭而居之。女以竺少不更事。前因多貲。致蕩其心。遂不復設肆。日令竺荷擔入市。所得者僅足糊口。己乃茅屋數椽。紡績相助。此外別無贏餘。竺漸不能堪。每出竊與市兒賭。始以獲采少。助杖頭。遂欣欣以為得意。故女知而不問。一日女出汲。突遇

同巷某瞥見之驚以為神仙中人。蓋某素業賭博。以得罪於勢豪。方切憂懼。見女居為奇貨。頗思假此為釋憾之計。獻媚於豪。因來問以言。鮎竺曰。子業此欲贖兩口。勢必有所不能。且男子遠離鄉井。當思奮身立業。始可歸見里族。若僅日覓蠅頭。竟同株守。不第不能歸。亦何顏也。竺聞言。適中所患。乃咨嗟曰。君言良是。但無處措資。業何由立。某又佯為躊躇。徐曰。此事亦非大難。某同輩中某某。均以博起家。獲貲巨萬。聞子采興甚高。戰無不利。益為此不母而子之策。白手可致素封。猶愈於坐操會計多多矣。竺本以此自負。又不禁歆羨之。私遽攘臂曰。君能貸我十緡。我當試一為之。看花骨子。非我如意珠耶。某慨然許諾。暮又偕一人來曰。子適小匱乏。貸於此兄。幸如數。請即署券。竺素不能書。女雖能。又不敢以告。即倩某捉刀。其名實即某豪。竺不及知也。其一人得券。即以資付竺。忽遽而去。竺亦未及致詰。徑攜資就某家賭。其始小勝。後乃大虧。比及鷄鳴。早已萬錢立罄。眾闐然散去。竺亦垂首而歸。抵家倦臥。女故悉其所為。亦不致詰。又明日。竺詣某處。與商背城之策。數往皆不遇。瞬息月餘。某忽偕數人至。衣帽甚都。前人亦在內。某謂竺曰。積欠猝未能清。其子可償也。竺為此故已私蓄千錢。毅然曰。息幾何矣。答曰。五十緡耳。竺駭曰。其母僅十千。其子何反數倍耶。眾譁曰。語都不類。亟出券令竺自閱。則已十緡實書其上矣。竺不覺頸赤。與某力爭。某亦不相下。手口

交加。眾咸怒曰：「逋欠者亦敢肆虐耶？」遂羣毆之，幾斃而後去。隣人有憐竺者，扶掖入室。女為之撫摩瘡痍，毫無詬詈。人益賢之。詰朝，豪僕又來取索。且風示其恚曰：「能以婦償，百緡尚可得。竺大詈之，其人即返。」又引前數人來，撻門穢辱。比隣俱掩耳惡聞。女背竺出，亟止之曰：「若勿爾爾。若之意，在人不在資。儂已知之。但竺為儂夫，令其狼狽伉儷之情，不忍遽絕。歸與若主言，果相悅，俟竺愈，徑來相迎。儂固不惜此一身。豪僕聞之，皆喜，敬諾而去。里中聆其言者，俱以女為緩攻計。即竺亦不疑其有去心。決句，竺已復初。惟豪家來索逋已，而果至。女出與之約。竺亦不能盡知。晚間，女置酒室中，為竺慶少酣。女起滿酌而語之曰：「妾為君婦，三載於茲，不克有所裨益，既致君離其鄉里，骨肉不通，笑言今又以蒲柳之庸姿，辱君於狂奴之毒手，心實忤焉。刻下積逋無償，進退維谷。君將何以處之？」竺嘿然，既而歎曰：「予誠不肖，重負吾卿。豪家之事，情甘與之涉訟。他復何言？」女泣然曰：「君異固執若此，君以異鄉之身，與豪右相較，危可翹足而待。若整裝急旋故土，上可廣先人之祀，下可酬兄嫂之恩，計誠莫逾於此。竺已喻其情，因曰：「我隸子將若何？」女曰：「豪之所圖者色也。妾以色事君，即以色事豪。渠必不追吾夫矣。」竺艷然色異曰：「是何言也？予寧死不以妻抵債。」女遂不再言。及寢，又以利害說之。竺方首肯，女即起為之治裝，促之行。曰：「不可緩遲，則禍至矣。」竺尚留連，女強之出門，以手摩

之竺遂不能自由。大奔若狂。直至百里外。始復其故步。暮投旅店。計去山陽已二日程。竺終以女為念。止不復前。將以探其耗。閱五日。果有自淮上來者。且其熟識也。見竺。即尤之曰。子誠負心。捐妻子而遠遁。令其死於強暴。情何以堪。竺故預料有此。乃大慟。詰其顛末。人曰。尊聞至豪家。涕泣不食。夜出縊於其門。屍重不能舉。官知之。檢其懷中。得血狀。具訴其寃。官將逮子。莫知所往。因置豪於法。並誘子者。亦得罪。隣里咸稱快。子來時。獄將具矣。竺心又少慰。乃市楮鏹祭之野。痛哭至嘔血。臥病傳舍。時時飲泣。旋復迷惘。沉頓間。女忽歔然入。就榻撫視。且笑曰。妾已得生。君何為欲死耶。竺愕然曰。聞卿已殉節。今至此。得毋學桂英來索王魁命乎。子誠負心。妾亦無憾。女又笑曰。年已如許。大何猶救妾不辨。呱呱作小兒啼哉。妾本狐仙。寧無自全之策。向之歿者。特江間一片石。豈儂亦效癡婦人作投環鬼哉。竺夙知其靈異。欣喜不勝。而病已甚。憊。女授之以藥。遂霍然。女又謂竺曰。妾不可露形於此。致人疑怪。當仍往前途候君。君亦毋久滯。乃先行。竺至次日。亦就道。至夕。與女重圓於旅次。竺謀他適。女不可曰。前因一時孟浪。屢躓於他鄉。今而知安樂莫如故土也。請即偕歸。不再與君作汗漫遊矣。於是出金為竺製衣履。并己之粧飾。遂返本邑。初竺之兄不見弟。欲訟其師。鄉人有見竺遠行者。力止之。而兄嫂恒思憶不置。一旦見竺。携妻復其邦族。咸驚喜。竺詭言娶於佗邑。

人亦不疑女以貨授竺使仍設肆於市而迎其嫂與兄奉養於家曰為我約束狂郎婦雖智究難箝制夫也自此竺與女力作家以日裕余初見青眉深異其非人因再三詰竺甫肯緬陳其概更謂予曰微君之文予妻將湮沒畢世矣余亦喜其相夫之智持節之堅遂援筆而為之傳。

外史氏曰青眉固功之首而亦罪之魁其非誘竺速出何至屢瀕於險幸而歸老首邱差可自益然亦竺之嗜飲嗜賭自貽伊戚豈真婦有長舌為厲之階哉溫柔鄉不慕而慕醉鄉宜其有免脫之厄恩愛海不貪而貪苦海宜其有鼠竄之危故罪不可不專責之青眉究亦不能末減於竺皮

王秋泉

王秋泉者吾邑名醫也有某富人病且死延秋泉秋泉適治某貴人疾不果往富人念不已中夜綿假謂其子曰吾寧得一晤王先生雖死不恨子乃復走僕秋泉所頽首敦促會所治貴人疾良已又數日貴人起治具觴秋泉奉金幣為壽秋泉飲大醉踈至舟中語家人曰今可赴富人約矣而富人子所遣僕蚤踴躍解維代搖櫓至其家傳呼曰王先生至矣舉家驚喜出迎秋泉方酣睡家人起諸夢中主人已盛衣冠鞠躬入舟肅客秋泉謝暮夜請得詰朝櫛

沐登堂。主人固請曰：「老父忍死待先生，先生幸辱臨。」何柳沐為強之入。診脈已與藥，竟出。主人盛饌揖秋泉。秋泉但搖手謝，還舟解衣臥。鷄鳴酒醒，呼其家人罵曰：「惰奴曠乃公日。」某富人遲我久，當夜赴之。何尚泊此，家人曰：「公頃已診脈與藥，忘之耶？」秋泉大驚曰：「審與藥乎？」去真大醉，必殺之矣。頃足促解維歸，謂不去必受辱。家人忽遽解維，主人已遣僕伺秋泉聞去，即入報。須臾門啟，望岸上燭籠數十，傳語止王先生。秋泉不知所為，俄而主人踉蹌至，入舟頓顙，淚下承睫。謝曰：「老父得先生刀圭，乃者熟寢病若脫矣。」先生存父存，先生去，父且大去。惟先生終哀憐之。秋泉自疑曰：「世豈有是事哉？必給我然已無可奈何。」強隨之登堂門，且掩心，猶怛怛然坐定。主人申謝再三。先生用藥，何神驗？乃爾。秋泉乃漫應曰：「昨已得其概，請更得審視。」遂入視索藥渣觀之。私自慰曰：「幸不誤。」更與數劑，起其疾，厚獲而歸。呼為醉先生云。

外史氏曰：「此事見青鳥志。醉夢之中，而用藥之神效如此，豈其中有鬼神耶？然亦可見醫術之不盡憑而生死之自有命也。」一笑。

藥酒異草初編卷三終

漢國異草初編卷四

長白浩歌子著 武林隨園老人評

胎異

粵東之俗。女生十二三。即結閨閣之盟。凡十人。號曰十姊妹。無論豐儉。不計妍媸。簪珥相通。衣飾相共。儼有嚶鳴之雅焉。及嫁。緩急相扶持。是非相袒護。凡翁姑之不慈。夫婿之不睦。叔伯妯娌之不相能。父母兄弟所不敢問者。惟姊妹得而問之。故閨門之內。蒂固根深。莫能搖奪。而獅吼之威。即在司牧者。亦為之屏息。矧其下者哉。某縣紳家有女及笄。字於巨族。忽病吞酸。腹亦震動。父母咸疑之。然而家禁森嚴。內無五尺童子。唯同盟一女弟。係貧無所依者。女白諸父母。留養於家。晝則共一繡簾。夜則同一繡榻。此外別無一人。疑不及此。遂目為疾。延醫診視之。舉不能辨。無何而彌月不遲矣。且居然生子矣。眾論詢詢。醜揚中菁。婿家巨族。不堪其辱。遂訟於邑宰。欲罷其婚。女家亦慙赧不能白。將致女於死。以滌垢。惟姊妹行不忍。具牒於縣。言女之誣。嬌鳥羣啼。閨堂號泣。宰亦無能判決。事聞中丞。委員同鞠。究不能定。時少司寇某公出司臬事於粵。諳練詳核。強記多聞。乃謂其屬曰。盍使穩媼相女。若係閨體。則斯獄無難立斷矣。其屬竊笑。以為生子者不副不垢。容或有之。未聞既生既育。而猶珠聯璧合。

者也。因奉憲令。勉使驗之。果皆以處于報。猶恐其妄。遂各遣其衙眷同往查勘。又俱以女體為言。始信之。而惑愈滋。因復命於公。公聞之。嘿然良久。遽詰曰。胎豈有異乎。對曰。向曾視之。雖無生氣。具體亦人。但四肢百體空空然。如蟬之蛻。如革之囊。一似全無骨肉者。惟此為疑耳。公乃太息曰。仕優勿學。幾殺人子。諸君固有所不知。此二女同居。重陰交感之象也。眾請其說。公笑而不言。命吏詣庫。取某年部案與眾觀之。中一事若合符。眾乃頓悟。蓋女年已長。情事漸知。私與女伴效其狀。雖兩雌無異。而真炁流通。固亦有孕。第無雲雨之私。究非絪縕之正。遂令碩果雖結。宛同鑽核之李。職是故耳。僚屬歎服。乃定案。婿家亦無異言。後數月。迎女子歸。倡隨無間。至今生子數人。則骨擎膚立。迥非向之僅具皮相者矣。

外史氏曰。胎之異者。履迹吞卵而後。載藉指不勝屈。固不止有此異也。惟以二陰之交。竟成坎離之濟。人多未之前聞。遂不免震駭耳目耳。然無公之博洽。孰敢臆決。而倡聲者。當戲以語人曰。亦有學養子而後可嫁。得此可補賢傳之未及矣。

夏姬

金陵某宦素貪鄙。生女而美。且能詩。嘗取政於郡中某夫人。以其為閨中之尊宿也。一日春暮。女偶得詩曰。花落花開總是春。惜春何必怨花神。別餘一種春光好。柳絮如花亦惹人。吟

成錄小箋遣婢詣夫人郢政夫人閱之感額曰是兒欲狐媚終身耶評跋深示不足婢隸述
 其語女乃強自斂抑取關雎葛覃諸篇日諷詠之期年少洗其靡曼之習未幾宦以黃緣起
 復又出仕於晉女將隨父之官往辭某夫人因指壁間紅白二梅圖求贈言夫人即吟曰南
 枝不比北枝寒漫把丹青一樣看倘共紅芳鬢笑日更無人倚玉欄干蓋以高潔相望而寓
 箴規之意焉女聞詩默然及隸愈知儆省於路時佩教言無少縱雖江山儘多風景而舟車
 之內不一窺簾信乎漢南游女沐周文之雅化幾同喬木之難息矣獨是女初生時宦即夢
 巫大夫來謁詢之則春秋之屈臣也從一美婦雞皮猶膩鬢髮將星貌且妖冶異常稱之曰
 夏夫人屈臣謂宦曰吾兩人幽冥相聚幾二千年今上帝有命以此長春花持贈君家宜善
 視之言訖留婦將獨去美人擊其祛意其流連嚶嚶嬌泣宦驚覺聲猶在耳使人視之則女
 誕生於側室方落姆不久宦聞而惡之心知夏姬為不祥尤物欲棄之而猶豫未忍比長遂
 密為防閑戚族男子惟十五以下者方許入內雖託言家範實為此女故也及抵任所又夢
 巫大夫貿然而來延之坐相與晤語大夫遽起曰閨愛及笄分應字我不然恐無以安其心
 宦以幽明阻隔意不欲許大夫拂衣而起微哂曰予亦不敢違天特以舊愛難忘強以相請
 耳豈真向汝家坦腹者徑出勿顧宦悟而愈憂然見女頗貞靜遂以妖夢無憑怒置之惟女

微聞其事。恚曰。何物淫鬼。敢以邪說惑人。即令有之。豈人定不可勝天耶。忿欲祝髮為尼。家人力止之。乃洗脂粉為女冠。日惟靜坐一室中。即婢媼亦罕見其面。且為書致某夫人曰。自蒙清訓。益以洗心針黹為常。吟咏並廢。雖經過瓜揚淮泗之勝。遠峯聳秀。近水澄鮮。亦若視為無物。不意突遭鬼謗。謂兒為夏姬後身。夫姬生於千載以上。兒生於千載而下。安在轉輪之必俟今日哉。兒誓以女貞自守。不字終身。以仰副垂教之雅。庶幾使鬼物無顏。徒逞鑠金之口。閨人生色。長留抱璞之軀云云。夫人開緘。色喜曰。是兒果能迴心。前因固不足道也。踰年。聞女死。且身首異處。乃大駭。而亦莫知其故。又踰年。聞宦以事去官。無顏隸其桑梓。寄籍於他省。女之事實益不可知。時康熙之戊子也。及庚寅之歲。夫人之長君。蒞任於晉。即女父之舊治。迎母奉養。以盡子職。夫人往見衙署半虛。加以筦鍵。怪問之。對曰。此中有鬼。嚮晦即現形。風雨之夕為尤甚。故無敢居者。夫人聞之。恍然曰。得毋某家之媛乎。試啟其封。吾為爾以理遣之。長君雖悉其事。但恐禍及母。極力諫阻。夫人勿聽。強闢之。携一幼婢。露坐其間。舉家無敢從。夜未分。即淅瀝作響。有頃。風威陡作。其寒豎人毛髮。久而始息。即亦無所睹。惟聞牆角有聲。似微吟者。傾聽之。則五言絕也。其詩曰。舞蝶應難覓。花枝不久留。可憐今夜月。空照舊溫柔。咏嘆再三。音甚淒婉。夫人稔知為女。乃笑曰。是兒之情。殆不死矣。因和其韻曰。三

叠音應記雙魚。今尚留。但能懷窮窈。何事泣溫柔。女聆之驚曰。是吾師也。趨而前。雖隱其貌。實聞其聲。歛歔曰。夫人無恙耶。五年濶別。鬢髮斑矣。曾不念兒死之慘乎。言次。近在咫尺。小婢雖幼。見其相逼而來。大怖欲啼。夫人神色自若。微詰其致死之由。答曰。前寄寸楮。敬陳心迹。想在照鑑之下。不圖蓮性難胎。藕絲易縛。書甫去而兒之諸姑來。以其君子亦任陝中。將赴京候陞。留眷屬於父任所。不及携也。姑有幼子。貌甚姣好。年僅十二齡耳。以中表姊弟。至親無嫌。時入內室。兒因愛之。與同寢食。居無何。以暴疾卒。父與姑大慟。究其病由。羣婢之狡者。譖兒於父。言與之有私。父素疑此。毒加拷掠。遂誣服。幸醜聲未揚。仍為兒議婚於某尉。事已可成。忽有劇盜夜入深閨。斷兒首而去。歿後。始知其人。蓋即尉之所使耳。冥冥之中。每思報復。奈其人有劍術。不可以近。是以籲屈清夜。有駭聽聞。幸勿罪語。竟悲楚不勝。夫人微哂曰。若欺予哉。予未聞申生孝。已有鬼神不為代白之冤。紅線隱娘。有一時枉殺無辜之事。若性如水。勉就隄防。稍遇橫流。便成泛濫。寢食既與同。素絲豈無染。安得以小弱弟為詞乎。彼縣尉者。家有劍仙。詎容室有蕩婦。想畏若父之威。婚不敢辭。意豈無怒。橫加白刃。於紅顏。特以此耳。夫人言未及終。女似甚慙者。徐曰。雖然有之。夫人其何以教我。夫人知其可遣。乃正色曰。閱汝前書。合以近事。若真再世之夏姬矣。株林之醜。流穢篇章。今既未至於濫觴。不污

清化是亦汝之大幸。為汝計者。正宜遠遁荒野。與草木為伍。必有夙世鍾情。仍來相訪。或能携汝以返。亦未可知。若猶溷迹官舍。倘遇正人。運彼慧劍。將魂消魄滅。永墮沉淪。益不可問矣。予言止此。汝宜自思。女聞言。若有所悟。悲歎許時。肅然請退。行數武。少露其形。則鵲血飛紅。霓衣盡赤。儼然一無首之屍。婢遂驚倒。夫人亦目眩者久之。忽夫人之長君哭出於側。益慮其母之被祟。潛踪相從。及見從容諭遣。不勝歎服。故未遽出耳。乃扶夫人歸寢室。明日。遂絕女之迹。衙中始安堵。無擾詢之吏胥。鮮能言女之姦狀。後遇尉來晉謁。留心物色。從一人虬髯虎面。瞻視非常。疑刺女者即此也。長君履任未久。尉即掛冠歸。似知其事之洩者。夫人又夢女冠帔來謝云。從巫大夫作三湘之游。復得相聚矣。

外史氏曰。淫根於性。猶難化誨。況為三生之夏姬耶。故始雖唯唯受教。錚錚矢節。卒不免歿十二齡之手。南過此以往。又何所底止乎。幸劍仙奮一時之威。杜無窮之禍。舉凡貴介如陳靈浮浪如孔儀。皆得僥倖。豈僅先拯一將危之御叔哉。某夫人數語。尤有烈丈夫風。亦足與劍俠並傳。

隨園老人曰。不細述於前。惟約略於後。深得龍門叙事之法。亦以事闕閨帷。特為委曲之筆。詩人之忠厚。吾於此又見一斑。

郎十八

客窗夜雨。滴滴愁人。聞有歌郎十八者。即而聽之。音甚淒婉。初莫解其故。詰朝訊之旅人。則湖襄之近事也。其人宗姓。西名字蘊。二桂陽青衿。善詩賦。能文章。知名於當代。益亦楚中之秀出者。嘗晝寢。夢一麗人。柔媚嬌小。語之曰。郎十八。妾十七。夙世相逢。成姻契。近而就焉。霍然頓悟。時宗已屈四旬。漠不介意。自是每夢必見之。云云。如前欲詰之。有口若瘖。旋復驚覺。聞者或以為妖。戒宗正心以祛。而究不能絕。丙子仲秋。赴試省垣。棘闈矮屋之中。偶向同人。話其異。一人愕然曰。此吾女弟之識也。女弟年十七而死。未卒之先。輒夢人語曰。良緣真不偶。可惜郎十八。醒則悵悵。未幾而亡。生時頗能詩。因作長歌以禳之。此其起句也。言之泣下。同人皆驚異。宗自以生人遇鬼。壽將不永。亦鬱鬱弗快。遂無心詰其全詩。秋闈事竣。宗每憂慮。乃是科竟獲雋。中五經第三人。欣幸之餘。頓忘前事。明年丁丑下第歸。距家僅百餘里。舟行次公安。泊於小渚。月色甚明。宗來酒酣興豪。登岸小步。甫數武。俄見一雙鬟自蘆荻中出。遮道致詞曰。夫人聞主君南返。潔治一樽。冀除三徑。遣婢子奉送文軒。幸即枉臨。為望。宗駭曰。夫人伊誰。笑對曰。主君之內子。何不識耶。宗大驚。竊疑其室有變。雙鬟亟強之。乃從之行。曲折至一處。朱門碧瓦。彷彿貴家。雙鬟引導以入門庭。雖故有司。聞亦莫敢究詰。且恭謹如

待主人宗亦不問。至廳事鋪設茶華。別無賓客。雙鬟顧曰。夫人在內室。想凝盼久矣。復歷門二重。始達閨闥。則繡戶香深。翠樓春鎖。又別一佳境。雙鬟塞簾延請。更宣言曰。主君來宗入其室。有麗者承迎。諦視之花貌嬌羞。冠帔莊整。是即夢中人也。歛衽肅容。淚含美目。慘然曰。紅顏黃土。不獲早踐前盟。婦職有虧。惟君子憐而恕之。宗心知為鬼。而貪其姝麗。不甚驚。徐言曰。素昧平生。從無婚媾之言。辱承見召。既已懷疑。更聆清詞。益用滋惑。惟夫人明教之言。已長揖女延之上坐。答曰。君之前生與妾同居此宅。實夫婦也。設有盟言。願再生仍偕伉儷。今世郎十八。妾十七。好事無成。無如妾以夙孽。數合早歿。不獲共君琴瑟。私心憾恨。靡有窮期。歿之後。訴於地下主者。許妾待字冥途。仍居故第。今又廿有餘年矣。語至此。宗又竊疑已死。駭然曰。子將於窀穸納婦乎。女笑曰。非然也。昨日冥官牒下。許妾轉輪。與君踐此舊約。適值南旋。因以奉屈。特達此情與君子。庶幾早偕駕侶。豈望君光我泉壤哉。宗聞言。驚疑少定。乃笑曰。卿誤矣。子之馬齒將及強仕。再俟卿十有七年。花甲將屆。復何顏再結花燭乎。況室人共苦同辛數十餘載。脫有不諱。當守義以酬其功。忍更思人間少艾耶。女又笑曰。是有數在。彼月老之姻緣簿。豈人世之如意珠。且婢子既奪我原配之名。享我青春之樂。報亦慘矣。烏有久假不歸者。宗詰其詳。女曰。君今之室。即我前世之婢也。從妾媵君。以聰慧多得君

憐妾慮分房帷之愛。借小事撻之數十。渠氣結而死。冥司因錄妾過。轉世當歿。所謂孽者即此也。渠根基淺薄。得此已足。諒不能偕白首而兼富貴耳。宗猶豫未信。女又曰。渠有心疾。歲時一舉發。即前生遭毆之故。惟此可証。足徵妾言非謬。語未終。忽一鬟進曰。機事宜密。夫人勿深恃主君而易言也。女遂默然。遽命酒令歡。雙鬟十數人。或歌或舞。紛沓盈前。宗亦不覺心醉。女因謂之曰。此即君日前之樂也。好自奮勉。今生將復享之矣。於是飲酒暢甚。方思繼繼以慰其情。俄有蒼頭兩輩馳白曰。毓嬰使者已至矣。女乃起與宗為別。款款不勝。既而曰。後晤猶遠。君能伴妾一往。庶識其處為異日覓緣之地。宗亦欲覘其異。欣然從之。出門即有油壁小車。駕以良馬。使者凡兩人。面目猙獰。而待女頗恭。女指宗語之曰。若人即我之夫子。將隨往視我門閭。幸勿阻。使者唯唯。宗遂與女共乘車。馳如風。途次似有城郭。皆不及注目。女在車中謂宗曰。凡人轉生。必昧前因。至死乃復悟。妾此行當亦如之。他日相逢。恐不免以少長為憾。郎十八舊作。君尚能記憶否。宗答曰。雖得其概。未詳其詞。女乃自誦其詩。凡數十言。語極哀艷。強宗識之。遂弗忘。有頃至一郡邑。絕類黃岡。近市有巨家。閉閣高大。車至門外。使者促女降輿。女執宗手涕泣曰。勿相忘。此亦吾鄉貴人門第。甚相當也。言訖下車。宗亦將躬親送之。甫離輪轅。金聲大作。恍如五夜晨鐘。張目顧瞻。則身臥於蓬底舟子方始揚帆也。

亟呼從者詢之。客夕並無登眺事。且泊舟之地斷岸千尺。宗始自悟其夢。不禁訝然。及歸室。家幸無恙。因陰勸其積善。以冀大年。詰其故。直告之。乃笑而不信。自是宗試輒不利。凡五戰。春闈皆敗。北以返。究以大挑銓補黃岡教授。時已五十有二矣。內子亦屈五旬。倡隨俱健。可望偕老。竊謂前夢盡妄。乃履任二年。忽喪其偶。宗心為之甚戚。誓不再續。且有子二女一。皆成立。足娛晚景。一無他志。明歲湘南大疫。死者相繼。宗之子女又俱歸於冥漠之鄉。不然一身形影相弔。初亦慘怛無所思。繼念無後為大。自揣康強。乃圖嗣續。而頭童齒豁。人皆羞與為婚。亦徒懷此意而已。一日出郭迎上憲。乘馬過一巨宅。頗似誕女之地。因詐稱口渴。命後少貸壺漿而已。立馬以窺之。俄有長者自門內出。見宗訝曰。文光射室。果有異人。請即少輝蓬華。宗視之。則邑中梁氏曾任副元戎。其子數人亦多有顯者。惟公致仕居家。此其別墅也。宗亟棄來為禮。翁延宗入。笑謂宗曰。君輩老書生。只合擁皋比訓誨生徒。乃亦偃僂奔走。得毋憊甚。宗慙其言。亦笑而謝曰。為此一官。未能免俗。必如翁乃可。東山高臥耳。翁因詰其家事。宗歷言之。翁亦為之扼腕。旋聞上憲將至。遂辭出。翌日有媒妁詣宗議婚。則即梁翁所使也。宗怪之。即請其故。蓋翁有弱女。年僅二八。甚鍾愛。不輕以字人。方宗有細君之喪。翁即夢女子歸。其婿即宗也。初猶笑其不類。及與宗遇。入夢如之。且夢諸子俱縲絏。惟宗盛服據

一堂少緩頰而桎梏盡脫覺而異之私念宗必通顯能拯岳家之溺故有此使宗詰之媒乃具白其事宗笑曰老書生詎有此一日雖公有命竊恐諸郎相鄙薄也媒又固請議乃諧擇吉納聘邑人皆笑以為翁之耄昏而女之薄命也乃許字奉幾宗竟以上考擢縣令人始驚異明春親迎賓從之赫奕儀仗之炫耀迥非青氍故態益嘖嘖稱羨不已青廬之中宗視女貌宛如同車入夢之人始信定數惟女以妙齡貴族適此耆艾頗以為羞雖不敢對其父而空閨靜處時有粉痕淚迹焉宗知其意乃以郎十八一詩私授侍兒令其按節以歌之其詩曰郎十八妾十七風世相逢成姻契奈何金閨月易沉朱陳未締先相失雨瀟瀟雲密密巫峽陽台都未悉縱令楚客夢中來不必巫娥花裏出並蒂蓮合歡橘世間草木猶親暱天公應是獨憐花人當美滿遭妖嫉白面郎態飄逸玉人何處新婚畢紅顏空向卷中求須臾鶴髮如太乙繡帷人倍啾唧娘母無益反起軼銀瓶落井玉沉埋不許標梅歌迨吉叩元穹憑彩筆願將百歲易一日但得子飛十二時花殘月缺良不恤且調琴並鼓瑟孤鴻浮寄雙鴛室艷李穠桃亦自春白頭吟咏曾何必蝶尋香蜂成窠前程由來黑似漆鷓鴣惟望占枝頭甘心蘭夢輸燕姑歌間樂樂衡泌何必黃金千萬鎰翠鈿珠串遜卿卿我先荆布奉巾櫛登皇朝即輔弼朱輪畫閣人安佚非關薄命覲花封儂取名今汝取實千百言心專一

迴天祇恨無神術。雛鶯乳燕果同棲。信是紅裙運不空。樓十二。橋廿四。吹簫望月。翻書恍歡。娛恰遇少年時。此樂何人能究詰。彈瑩篴。吹觴簞。悲歡自古原不一。此中別有斷腸聲。嬌歌未已珍珠溢。適值家譙。婢遂奏於筵前。女以風慧頗通文。聞未及闕。早涕泣不能仰。曲終呼而詢之。婢不能對。宗乃從旁緬述綦詳。女恍然大悟曰。噫。妾知之矣。因破涕為笑。歡好異常。自此悲歡不形。較之賈大夫射雉之後。尤為好合焉。閱數月。梁翁病卒。諸子俱奔喪。驟顛不以宗為意。聞問勿通。迨宗以廉能累官至方面。妻族始敬禮之。獨翁所夢排難一事。迄今渺然。意者德可勝妖歟。或時有未至歟。且安知非冥冥之中。鬼神為之撮合。而特假此以怵翁也。女冷祇二旬餘。生子已能讀父書。而宗之豐饒。無異昔年。則信子緣之夙定者矣。余既得其大概。爰就芭蕉新雨而附記於斯編。

外史氏曰。老夫耄矣。之子猶少。非以夙緣平其憾。鮮有不抑鬱終身者。然女本為青年佳偶。齋恨重泉。究乃因白髮蒙玷。再遊人世。死死生生。要皆妬之一字。自貽伊戚也。故古今療妬之方。應推此為第一。

隨園老人曰。余每謂老夫少妻。似亦造物者之過。今乃知天之報施妬婦。必如是始快人心。第慮江汜之詩弗作。而枯楊之梯。幾遍天下耳。郎十八一篇。吾安得家喻而戶曉之。

三生夢

涇水之陽有異人。傳者失其姓氏。家無長物。懸一囊空空如也。然過旗亭酒家。攜囊以入。飲必盡醉。醉即探囊與值無少乏。人因以為異。一日飲於某肆。既已醺然。有丐者就而行乞。敝汚襤褸。狀貌可憎。年且三旬而。上某忽驚曰。玉人何憔悴至此。豈其千金一笑。猶不足供汝溫飽耶。丐者愕然。一時當壚滌器之人。靡不粲然。某亦不顧。索酌與丐共飲。且命之歌。丐辭以不能。某笑曰。汝之胸臆猶昔。又何怪予之心醉也。相對浮白。意甚狎暱。直至日晡而後別。又傾囊中一緡與之曰。聊以備花粉之需。毋固卻。丐者大悅。頓首稱謝。某若有惻然不忍之容。丐既去。某遂寄宿肆中。亦其醉時之恒事耳。翌日晨起。有好事者爭詰其由。某笑曰。是前世之佳麗人也。諸君欲詢之。當偕予往訪之。衆皆踴躍相從。出肆半里許。即丐廬。則一廢祠。破屋頽垣。見丐獨臥於廡下。就視之。藉草枕石。病且危。衆乃大駭。未及發言。丐早張目而視。見某即曰。仙師來乎。三生一夢。非師之神力。予尚迷不知悟也。衆益錯愕。交喙致詰。某揖衆列坐。使丐自白。因悉得其梗概。蓋丐自遇某後。心亦疑訝。然以酒力不勝。遂鼾睡如死。夢入一宅第。金玉羅列。錦繡堆積。私心頗愛好之。繼見守者無人。貪念頓起。乃擇其精者。隨意攫取。已而悟曰。噫。子殆盜也。人知之。必將不免。盍歸乎。來及出。則崇垣丈許。高不可踰。倉皇間。

是忽去地。竟能不翼而飛。遂大喜。而迴瞻第內火光熒煌。適有持炬追逐者。其聲且洶洶不絕。因度屋而趨。雖隔越丈尋。視如無物。比歸。則有妻有孥。方明燭相俟。非復了然一身矣。見丐至。皆慰勞之。煖酒炙肉。奉侍殷勤。丐遂沉醉而寢。明日起。携金如市。乘馬從僕。邑人皆致敬。自視其衣。高冠盛服。實大盜不同。穿窬者志益自得。由是每夕必出。出必重獲。而後返。人固未能相難也。年六旬。妻妾數人。子女亦皆成立。資用肥饒。儘足娛老。亦棄盜勿業矣。一夕乘醉又出。至一家。閨闔深邃。惟少婦二人。侍婢三四而已。欺其荏弱。竟突入。一婦甫就枕。一婦既解衣。見丐。俱噤不能出聲。丐視未寢之婦。素體瑩潔。不覺色心萌動。更揭臥婦之衾。則白身如玉。恍然落葉之花。隨風動搖。四肢無著。益勃然情不自禁。徑登其榻。將就而狎之。婦亦無敢峻拒。忽回顧彼婦已渺。乃大疑。方起而索之。俄聞戶外喧噪。聲且甚夥。蓋即婦所號召者也。猶恃其能。坦然無懼。既已奪門欲奔。旋見一物如寒霜。直沃厥腦。應聲而仆。耳中猶聞人語曰。盜已斃矣。誰謂我劍不利耶。丐知已死。魂遂飄然。猶將歸家視其眷屬。乃丐甫入門屏。即有人鼓掌笑曰。以盜去。固應以娼來也。丐不自悟。心則孔悲。及聲錢室中。聞然曰。兒落草矣。女也。丐警而四顧。身在次兒室中。其婦方坐蓐云。心知再世。不敢自明。然在襁褓中。家事無不歷歷。聞其長子次子。俱為被盜者所訟。官私交迫。家室一空。二男皆以慘刑斃於

獄底。次婦携其女。鍊母家。未幾再醮去。竟棄其女不復顧。丐居舅室十餘年。比長。貌甚麗。而舅始遇之奇。後如僕婢。一日有老嫗踵門而入。謂姪曰。郎云此中一株柳。俾予移栽。蓋指以示我。姪解其意。召甥相見。嫗喜曰。若舅言不誣。老婦植之足數半生。乘涼矣。言已將去。姪囑曰。渠非我種類。實劇盜某之女孫也。汝宜誌之。勿令人以予家為笑。嫗唯唯自返。閱兩日。即有肩輿來。迺丐知為娼家。堅不肯往。舅始以鞭扑逐之。痛極始行。至則濃粧艷抹。嬉笑倚門。即不欲娼而不得。已數旬。以後名乃大噪。簞笛琵琶。素所未解者。而儼然能事。在己亦不得自由。且其色藝既精。單寒者遂莫能問鼎。而惟巨家富室。得以拳折。獨是溫柔軟款。雖勝於穿窬穴牆。而苟賤卑污。尤甚於鼠偷狗竊。既朝張而暮李。人盡可夫。更換斗而移星。客猶未寢。翠眉朝畫。面如燕市之帘。錦被宵溫。身同射圃之鵠。昔也傾囊肱篋。惟貪積內之精金。今也躡綠蹂紅。誰惜牀頭之美玉。丐雖故盜。心頗恥之。如是者十年。以鬱疾而卒。甫死。即有獠牙巨角。非獸非人者。凡數輩。繫之以去。俄頃抵一衙署。意即世之所謂冥司也。入見冥王。面黑而有光。烏珠雙炯。貌偉神清。狀如包龍圖。宸冕尊嚴。高拱於殿上。少致研詰。遽曰。是有恥心。可貸之。仍令為丐。且命吏喻以所指。吏即引丐與語曰。汝自今三世以前。亦丐也行於市上。見物不無貪心。而究無術以致之。乃悒悒而死。緣此一念。墮落盜中。輾轉相因。益以莫救。

今得復爾。本來實出冥王大德。汝盍鳴謝。丐領之。方將跪拜。忽一巨鬼以骨朵自後擊之。大痛失聲。驚悸而寤。醒時了然洞澈。惟腦痛如裂。遂不能起。丐既為衆緬述之。莫不為之駭汗。因言邑有積賊。號曰飛手張。殺已數十年矣。取物如寄。人莫能禁。後為某宦家以妓為餌。斃之室中。又有蘇五金者。名娼也。風月十年。傾動數郡。云是盜之遺孽。以丐言驗之。良不謬已。遂相與慨息。不置。某因謂丐曰。兩生受享。一時貧乏。幸獲清白之名。遠勝污辱之實。丐固無病。病亦不在丐矣。乃大笑。引衆俱去。丐亦頓痊。後人見丐於市中。深自斂抑。若有所感動者。偶見行人遺數錢於道周。丐呼而止之。其人故不知為丐。一顧而笑曰。若丐也。胡不自取而猶告我耶。丐默然舍之。還去。知者以為丐得道也。未幾某提其囊詣諸肆。言將有遠行。遂別去。不數日。亦失丐之所在。咸甯陳仰舉。上元許輔仁。皆與聞其事焉。

外史氏曰。盜既為盜。固不憚於娼。以盜實危於娼也。盜思為盜。必不樂於丐。以丐遠遜於盜也。不知丐苟不盜。且以潔白之行。傲然於紅粉黃巾之上矣。冥王愛人以德。故其予賞罰如此。

隨園老人曰。夢之為夢。所以兆其將來。今乃鑒其已往。孽鏡高懸。後車因以不覆。目之曰異人。良不愧已。

固安尼

固安小邑也。素無尼有之。自靜定始。靜定姓王氏。其初為某大家婢。色甚殊。主人納之後房。寵冠同列。主人卒。遂請於主婦。拔刺為尼。以報厚恩。實欲脫羈絆而遠颺也。主婦喜其誠。為築庵於近郭。所費不下千緡。極其壯麗。獨供一南海大士像。因號之曰觀音庵。靜定既闢法門。香火極盛。又收女徒數人。日益縱恣。距庵僅半里。為法祥寺。寺僧之壯者。皆與往來。綢繆無虛夕。然靜定自建此庵。門戶日扃。叟黃童莫或能入。而壯夫無論已。且朝餐夕飧。凡有所須。日倩一貧嫗購辦。此外不再啟閉。已與徒非值齋醮。絕不輕出。人因以清淨稱之。鮮有疑其穢者。上元汪東鐸。以孝廉來宰是邑。以尼與僧居相近。心竊訝焉。詢諸紳衿。又皆力白其孤潔。汪究愀然不定。乃遣幹人密偵於左近。旬餘有土工許二。醉臥庵前。嫗罵不絕語。語皆侵靜定。靜定亦閉門不敢答。幹人以為疑。翌日矯宰命。徧召本土之工。而獨陰厚許。許心感之一日。醉以酒而詰之曰。若某日於某庵前。何暴怒乃爾。許笑曰。淫婢子許我重賕。每日五錢。今竟悍不肯與。故小辱之。幹人佯訝曰。靜師素有清德。以何事而賂汝。得毋誣乎。許怒曰。禿娼何清何德。惟予深悉之。近寺僧皆其所歡也。慮為人所蹤跡。乃以五十緡浼予為地道。自某家墳側直至庵中。凡四十餘丈。號為方便門。諸僧來夜蛇行於其中。或五或三。均未

可定禿婦入於胡望率女弟子夜行赴寺作大歡樂道場。惡子有漏言。故加賂焉。渠但能欺龍瞞耳。豈能欺予哉。幹人得實。即以白汪。汪許以刑擬之。盡得其奸狀。乃於是月之望。五鼓出邑。詣法祥寺行香。既至。僧始知。亟集所樂。出迎宰官。汪給主僧曰。汝寺之衆約幾何。可悉告予。予將普施捨。主僧倉卒以數對。中實缺一二人。汪指數之。陽怒曰。何竟誑予。是必貌我之職。有高枕不出者。命役徧索於各房。得諸尼於卧榻。繫之以出。寸裸如也。汪笑謂主僧曰。阻汝佳會。頗殺風景。然世尊則攢眉久矣。主僧頓首至流血。汪命盡拘之。而尼中獨不見。靜定詢之。則因病在庵。亦捕之至。實則私產坐落耳。汪鞠之。僧尼皆伏罪。惟靜定不承。因出許二與之質。兼掘其地。遂乃成招。既而得二屍於陸畔。則諸僧以妬相殺者。遂定重罪。流僧尼於嶺表。而禿主僧與靜定之衣束以大布。使之對面擁抱如好合。然時以巨龜積薪而焚之。汪戲為之偈。以送之曰。吐嗟二師。四大相依。聽我一語。攜手歸西。由空入室。設想雖奇。剎那收靈。信有天知。借此三昧。急早脫離。莫沈慾海。永証菩提。生既掌風流之教。死亦化連理之枝。噫。改換皮毛。猶北牡。秋風道上。每雙騎。誦訖。闕邑為之祭。然俄頃毘盧盡成灰燼。庵遂廢。迄今固安之俗。緇流尚無雌伏者。汪公肅清之力也。

外史氏曰。尼之為尼。至今愈不可問矣。肆慾宣淫。恬不知恥。如靜定者。猶存羞惡之良者。

也脫非許二漏言。依然清水潔玉。孰得而議其後哉。余友邵次彭曾作解冤經。幾數百言。令撮其畧如左。經曰。伏以白馬馱經。原非用牝。奈何青獅秉教。反為求雌。夫勤面壁之深功。眼底空花。易過脫少。叅禪之定靜。泥中敗絮。宜沾如引。摩登同躑。極樂難辭。佛國頓改。溫柔故。既形判陰陽。自合禮嚴男女。乃有若而人者。非稟乾健以生。洵足超凡入聖。實抱地柔以處。祇堪獻供。拈花蘊玉。含香自有仙郎。描翠黛。欺桃笑柳。不應少女謝金釵。苟賴天全。奚為祝髮。倘非病廢。何事披緇。竊嘗叩厥由來。不禁啞然言下。蓋緣婆心佞佛。掌珠輕擲於空門。月老主婚。花燭忽陳於梵宇。既髡其頂。安知為尚為尼。苟秘其蹤。何必非夫非婦。況近春風之面。孽海難清。且敲夜月之扉。蓬山不遠。以致梅嬌杏俏。好花終上道人頭。暮鼓晨鐘。私語頻留老僧耳。冤之當解。莫此為尤。想其燕乳鶯雛。隨緣可度。洎乎苞含蕊吐。齋恨難消。人盡有情。惟我木魚。敲五夜。誰能無怨。輸他錦帳。價千金。因太息於蒲團。徒悲鳥道。遂流連於蓮座。暗許鴻溝。於斯時也。三千偈誦。恨難言。八百金剛。降不住矣。迨至琉璃燈火。乘暗談經。不免紙帳梅花。因昏入定。袈裟濕露。更帶些雲雨之痕。芒履尋春。不再問鶯花之徑。可笑者。藤牽蔓引。牀頭結一對葫蘆。堪憐者。水盡烟空。月下散幾雙鸛鷺。當解之冤。信居其二。無何惜深愛久。時貯甘露於鉢盂。又難乞藥。尋方。早祛愁根於臟腑。

法軀懷甲祿山之腹難藏禪室添丁。貴妃之錢誰賜。於是祇園隙地埋盡姹女嬰兒。頓令靈鷲奇峯陷在盤阿鼻。冤乎宜解。又屬其三。是故幸而瓦全。清淨已非清淨。不幸而玉碎。風流忒不風流。方盤薦有頸之瓜。彌勒佛難開笑口。苗條吃無情之棒。比丘尼莫按羞眉。如何斬斷情絲。永清法界。反可跳出慾海。免落迷津。不望菩薩之慧刀。割開並蒂。惟求如來之寶樹。辭却旁枝。佛法不度閨門。陷人坑早已打破仙娥。請迴蓮步。迷魂陣俱各勾除。從此後錫杖無塵。衲衣少垢。大雄寶殿方可號以大雄。不壞金身。乃能終於不壞。嘆願求一滴楊枝水洗盡人間老婆禪。經語尚多。此尤解醒。

無常鬼

易郡人吳可久嘗宵行驛路中循表道之樹徒步而疾行時正月明見前有白光直立搖搖動蕩彷彿雲影徘徊遠觀之亦不甚惡有頃至前則非雲氣實一巨人白衣袴長與樹杪等往來蹀躞路濶可並馳三車其人跬步越之似無餘地乃大駭懼不敢前初猶俟其去而後行久之其蹤如故且兩袂暴寬纍纍然有物蠕動漸作鬼聲遂不復立反身就道另覓曲徑而歸竟亦無恙後以之語人或謂為無常鬼似亦近是

外史氏曰野曠深宵鬼魅現形固所宜然昔先大夫之宅多怪異嘗於中夜寢見後窗間

巨影大於丈尺之牖。而憲宰刺紙有聲。叱之至再。甫徐徐縮足踏地。其響甚巨。儼擲千餘斤重石。比屋皆聞。人以為魍魎亦一異也。

蘇緒

汝南蘇緒字道基。風雅士也。元皇統中。以事羈迹於燕。久未得歸。適遭疫癘。臥病於城北之神霄觀中。勢已危篤。道衆慮其死。扶而委置於廡下。蘇迷惘亦不自知。恍惚中見其故友某生匆匆來。謂之曰。諸務告竣。可行矣。蘇正鄉思迫切。欣然從之。甫出觀。早有二衛繫以相俟。友扶掖使乘同行。出郭約數里。天已昏暝。友白曰。夕陽西下。盍停驂。明旦啟行乎。蘇亦領之。於是共詣一村。桃柳夾植。紅碧相間。行次落英繽紛。長條搖曳。絕似暮春風景。蘇顧謂友曰。斯何地也。時屆三秋。何卉木繁盛若是。友笑曰。凡勿問。至時自有佳境。須臾抵一門。狀甚烜赫。如王侯巨家。僮僕出入以百計。蘇覺精神陡健。回顧其友已失所在。乃自下騎而入。甫及門側。俄聞宅第中金鼓大作。如演戈陽劇焉。心亦歆動。潛往窺之。即亦無人訶止。歷門三重。直達廳事。堂上銀燭高烧。賓主十餘席。優人隊舞而前。亦莫辨為何曲。簫管教曹。間以笑語而已。蘇鵠立諦視。賓席皆鬼。有黃冠者。有緇衣者。有冕者。有弁者。亦有草衣卉服者。貴賤老少。形狀不一。惟主席二筵坐四美人。瓔珞垂珠。半遮嬌面。均衣五色宮衣。席前巡酒者亦皆

二八妖鬟絕無三尺之童。心竊艷之。立許時。不聞驅逐。一時麗色驚眸。酒香襲鼻。不覺宿疾若失。而脾燥喉乾。頓忘顧忌。意抗聲大呼曰。如此高會。而不一波及旅人。為之主者。不亦吝甚。語未畢。突如而前。笑謂主者曰。有不速之客一人來。徑趨上坐。便將就席。一堂舉愕然。主者微有怒色。偏召門者詰之。咸以不知跪白。賓席者俱笑曰。此狂客實有夙緣。夫人幸無怒。乃命以盃箸進。蘇遜之首坐。仍復歡飲。蘇連浮三爵。傲如甘露醍醐。煩噪頓蠲。益大悅。方將展問宮閤。俄而鉦鳴若雷。鏡喧如沸。僂人扮鬼十數。共執一人。當場而支解之。手足割裂。臟腑狼藉。血雨腥風。撲鼻慘目。蘇素未覩此。不覺大驚。以袂自障其面。汗如雨下。耳邊惟聞嘶痛之聲。股慄欲走。良久。攸目視之。寄身廊廡。蓋已霍然愈矣。始知其夢。且歎其奇。因匍匐往尋道眾。飲以粥湯。不旬日而復初。後過嶽廟。見寢宮塑四美人。酷似夢中東道主。但不知所延者為何客耳。又半年。始歸故鄉。病瘥者。每樂聞其說。比諸子章觸醜云。

外史氏曰。酒色薰心。鮮能祛病。凶殘觸目。反可愈疾。甚矣安不如危。而因危得安者。難以更僕數也。若僅以夢中佳遇。解其彌留。吾知其疾必增。即盧鵲罕與奏效。況神乎。神之為神。當亦深悉乎此已。

衛美人

京師某公家有老僕曰李某性樸實然諾不欺從某公居積數年少之餘蓄年且老乃退閑自設一肆於市以屠驢為生一夕宿於家夢一美人元衣而白褶粉容慘淡珠淚悽惶直前再拜曰妾衛姓突遭強暴命在須臾非君莫能拯救望垂援手敢效啣環李夢中粗解所言惻然許之及寤始夜分不寐五鼓始起如市亦循其常所疑固不在此也比至肆前聞眾喧笑曰腹膨脹奈何無孕又一人曰果有之正不知為誰氏種言次哄然李訝之試從板隙窺焉燭鉞搖紅鑊湯蒸霧眾方鼓及而屠格上縛一婦白身挺立絕似睡鄉所見者然已破腹流腸腥紅滿地不可以復救李大駭懼禍及矣悄然復返抵家尚戰栗日高不敢出肆中操刀者不見主人亟往捉之李審知無患方肯偕來至見肉陳於砧上依然是驢始悟前夢以未得救秘而不言閱三日即闔其肆不再業屠其人改業後告人每舉此事以戒殺猶以食言為憾焉

外史氏曰香閨繡閣之人安有披毛戴角之日審此夢中風景謂是閻羅老子鐵石心腸又烏知香溫玉軟中放侈驕淫苦惱皆自惹耶而願天下恒河沙數美人讀此皆合猛醒與其搖尾以求生何如懺悔於未死不但可免於屠且可無焚琴煮鶴之事奈之何迷而不悟

苦節

燕趙古稱多佳人。以予所見。都城而外。其邨居而野處者。苟非黃面瞿曇。即屬黑頭包老。鮮有一白皙可觀者。抑且癭癭擁項。何問螭螭。復履撐舟。可知蓮瓣。益亦風土淳樸之故也。惟玉田一少女。盈盈十五。貌頗軼羣。雖非瑩光之玉。尚存天桃之色。乃余再經其地。聞已適人。且守苦節而死。心竊憫之。詰其故。則其翁聶姓。曾業儒。迂腐執拗。為文三十載。莫博一衿。因棄而隸農。生一子。頗有父風。亦屢試而未售。即女之婿也。喬梓之間。互相標榜。父謂子為芝蘭。子以父為薑桂。父之所可。子亦從而可之。子之所否。父亦從而否之。創立臆說。譏刺短長。人有美且鰥。鰥不許。人有惡。則刺刺不休。是以取憎於鄉。同井者胥為之側目。自女子歸家。益貧薄。黎藿新糲之采。皆女躬親任之。媪又病廢在牀。不克偕往。以如玉之姿。行中林之地。保無有誘以死鹿者。幸女性貞淑。言笑不苟。而鄉風近古。王法綦嚴。人固無能犯。而亦無敢犯焉。乃翁有妻姊妹某氏。其家與翁居相錯也。生一女曰二姑。貌嫵而性蕩。施粉塗朱。巧笑輕顰。里中少年。咸以口舌相嘲弄。因與翁家為瓜葛。凡女之出作。姑必與偕。而任其輕佻。亦各執其事。不之顧。時值新秋。結林茂密。女將往采菽。豈以供午餐。益燕薊之地。田間雜植蔓引於梁木之上。如附喬之蘿。結英可如農家以為常品。女欲呼姑。既已先往。乃獨行。披木

而入采未傾筐俄聞笑聲吃吃似在左近因大驚疑有惡少窺己隻身將為掩襲之計及撥密稽視之見姑鞠躬如磬折隱約之間狀如大解者初不意連理之枝僅觀其半也因笑而相喚兩人舉大駭謂女已窺見底裏姑亦不敢應聲徑穿阡陌倉惶遁去女猶不悟訝其避己尚以為匿迹木中聊相嬉戲遂輟采往從之竟不見比躑遇姑於微行乃笑而謂曰亦太踈狂獨不畏人之見耶姑面色紅白心益疑懼爰乘間謀所歡曰春光洩矣可若何渠姑與吾母姊妹也渠翁性乖戾鄉里有小過輒斷斷而道之況姻婭而有是事乎予父母必置予於死地矣言已嬌泣如喪考妣其人齊姓故無賴非鄉中人家於邑城甚饒裕緣視佃人刈穫始來此見姑與女偕好醜攸分恍幸夷之與桃李心大動既而聞聶父子嚴厲而女又端重不佻似不可猝得遂假途於姑原以圖女非止得隴而始望蜀者聞言大喜乃謂姑曰若懼乎是在人謀倘以計兼致之則弭其口不難矣姑以首示之意徐曰是誠不能渠夫年正壯琴瑟綦調非如我無人操縵者且言不涉邪與之語房帷中事輒頰赤而疾趨於女伴猶是妄男子可知矣齊曰不然渠家甚貧婦性如水倘以利誘而更以情慾動之渠將自衛不遑矣難耶姑勉從其言齊以千錢授姑且授以策嗣是有貨物來邨者凡閨人之所需及一切餘食姑必呼女共觀市以相遺女堅不肯受而訝其揮霍或微問之姑笑而不答閱數

日齊於新築場上。集邨中牧牛兒為蹴毬之戲。琢石為之以雙丸相擊為勝者。瞥見女與姑冉冉而來。時將往挑野蔬也。齊止姑立而與語。授以腰褱。冀女見之。女早疾行而前。相去不止數武。姑因故以示女曰。若人太厚情。得之羣兒者。悉以畀我。將何以酬。女自是疑姑有私。稍稍遠之。而姑與齊亦疑其先幾規避。陰謀倍亟。無何。場功伊始。女奉翁媪命。往春麥。以已往弱。不得已而借助於姑。及昏未竣。女懼翁責。晚食後。乘夜復往。乃姑與齊已造謀預伏。磴室且闔其扉。女既知姑先在。呼令開之。寂無應者。女不得入。麥不得出。遂徘徊不能去。旋聞姑笑曰。若具粗壯如蘿蔔。其樂真難言。狀女駭然。益信姑與人私。抽身欲返。而慮麥為人竊進。退彳亍之際。乃室中濃雲密雨之聲。間雜聒耳。女羞忿畏怯。不知所出。遂不顧其麥而歸。姑久之不見女入。知其堅不可動。瞰其去。遣齊逐之。已不能及。二人益惶悚。咎齊曰。前日之目。既不可掩。今夕之耳。愈不能捫。弄醜當場。究無濟於大事。子真誤予矣。齊思之良久曰。事急矣。非強致之。必不可挽。嚮晦。聞聶翁飲於隣家。醉已不起。其子猶在田畔。今夜亦不得歸。渠家一嫗因病早入睡鄉。何能為子。盍導我一往。務隨吾心而後已。姑忽遽不知所為。徑從之。既抵聶家。疑懼猶未敢入。靜偵之。聞其無人。姑素往來甚稔。潛啟其扇。入聞病媪詢曰。若來乎。收貯宜先。須防鼠子潑散也。蓋在恍惚中。謂其婦歸而不意棄其麥。先返。姑肖女聲微。

應之徑達女房。燈猶未燼。知已就寢。低喚曰。嫂何舍之遙。隸子亦將之來矣。女聞姑聲。意其以夢至。坦然啟扉。齊先入。姑始繼之。女薦地見齊。知懷惡意。大怖欲號。姑亟以手掩其吻。齊遂極力擁持。致之於榻。將行姦。女心甚恚。突以手爪刺其額。血跡殷然。齊亦怒。兩不相下。乃命姑持纖腕。而取牀頭敗絮。實諸櫻口。啞其聲。女不能支。力亦稍却。齊大悅。將解其衣。女又撐持如前。幸袒服牢繫。悍不可解。而無瑕之壁。深護橫中。青蠅不得遽玷。相持既久。姑力微疲。甫一縱。而女已墮地。兩人又力致之。再登再墮。漏下已三。姑懼曰。毋將覓我。我宜歸。豈此時麥猶未盡耶。齊究不甘。不再致女於榻。將席地而就之。少遂其私。女手足力盡。無少餘。齊勢益猛。且探手纖腰。欲斷其帶。女忿氣中激。反較前愈暴。乘姑鬆懈。十指自如。又突起。以柔荑掌其面。並傷及眼眶。稜骨。齊覺痛不可當。亟釋女。反身欲行。已而恨恨曰。婢子無情。乃爾心實不平。又遽反踢之以足。中其肋。女亦負痛不嘶。姑乃勸之。又去女口中阿堵。溫慰數言。然後與齊俱歸。蓋知事已決裂。聊借此修補者也。乃女雖未盡傷。心則火熾。將起而就榻。又病莫能興。困瘁支離。慘難言狀。有頃聞門前剝啄聲。旋即逕入。大吐狼藉。且責問夜戶不閉。故則其翁醉臥比閭。隣人往呼。聶子扶掖而歸。因而在田者。又將入室。脫令齊與姑少延頃刻。亦邂逅相遭。謂非天哉。聶子侍父寢。遂歸己室。吽吽然猶以啟閉不嚴為怒。及入戶而視。

之見女臥地上。雲髻蓬飛。花容搥土。乃失色驚詢其由。時女已能言。因縷縷敘述其事。聶聞之勃然震怒。初亦憤不能平。及徐以手探女衣帶。其褊矣。固未絕也。聶素迂嘿然。內念轉以生疑。反不以完趙為功。而竟以誑楚為惑。卒然問曰。若婦人也。遭一壯男子。庸詎能免。女初俟夫至。得想之以鳴其冤。突聞此言。氣填胸臆。乃復曰。妾果不免。君何以知之。聶忿然作色曰。天下惟處子可辨其貞淫。汝曹既已適人。則不能矣。衣服附在汝身。尚宜慎之。矧帶履隱微之地。今乃不絕如縷。自謂能免。誰其信之。女益恚。因曰。若之姨妹。瀕我於危。我力禦強暴。為君守此全軀。乃反謗我耶。聶聞女言至此。亟搖腕止之曰。此母之至戚也。汝何倡言若是。子亦老吏。直以斯帶斷之矣。女因負屈極口與爭。聶終以帶為論。且曰。持此以示路人。渠言無疑。子又何疑哉。其堅僻如是。女以不平之氣。更被此不白之冤。情難隱忍。乃舉姑之名而痛詈之。至於流涕。聶既懼母聞。又素以愛護母黨為孝。見女醜詆其短。愈大怒。即取室中短挺。將以撻之。女見其用武。不勝憤激。言益不能少默。顙屈呼天。比隣皆聞。而醉中之翁。病中之媼。則固不能不覺也。聶因女不屈已撻之十數。忽聞父醒。厲聲詰問。乃舍女趨出。約畧述之。而獨隱姑之一節。翁遂大贊曰。明鑒哉。子之子也。否則幾為所蔽哉。女聞翁已寤。欲出陳訴。而負傷起立不能。因匍匐出室。自牖而泣白之。語稍侵姑。媼即發聲叱之曰。是何言耶。

二姑一女子。不日將以字人。汝以片言誤人終身。能無深痛我心哉。乃作呻吟之態。謂其子曰。牽之去。勿嘔老婦。翁又囑曰。吾兒大義深明。予無多贅。盡善處之。勿令兒女情長也。言已。遂寂然。女猶哀陳。聶恐大傷父母心。曳以入室。拳杖交加。且以斷帶為據。令女誣服。女既遭齊踢傷。又復試聶毒手。創深於外。氣結於中。遂慙不能堪。乃大呼曰。聶某。天日在上。予不負汝。汝誠負予矣。竟瞑目不語。視之則已氣絕矣。既而大怖。自揣無罪。斃妻律應論抵。於是狡計頓生。周視屋宇。左側之壁將頽。又以磚石堆砌者。乃扶女屍於其下。亟出室外。推而仆之。始往白其父母。翁嫗莫之哀。而反盛稱其子之智。則其別具肺腸可知已。昧爽即馳報岳家。闔門悲泣。獨女之父側首曰。秋無淫雨。何止壞垣。宜亟往視之。及至號咷而入。始起土展視。女屍則為破壁所壓。瘡痍辨識良難。惟二目炯然。淚猶含眶。其為生前受創。證據昭然。女父亦不遽聲言。痛哭一番。反慰安其婿而後去。即日就控於官。翁父子知之。亦補牘申訴。官拘鄰右研訊。有五夜夢迴。聞女聲之悲恸者。即據實以對。蓋亦聶父子所不相能之故也。官詣翁家。命檢化者。無如肢體糜爛。幾莫能明。仵人有謝二者。精於其術。指求木石各傷之異。並生前死後受創之殊。証以洗冤錄。無不脗合。官加以嚴刑鞫聶子。得其致死之由。而究不肯言逼姦之事。人亦無從知之。亦幾於天庇淫惡。使凶得以漏網矣。案既定。以聶子毆妻至死。

又不以罪。合論絞下諸獄中。聶深痛其子。不免漏言。少露二姑之穢。其父素強悍。聞而大恚。初猶以翁為污。及徐答之。見姑時立問。問與一男子相嘲笑。則即齊也。遂大疑。夜起前往。掩執二人。果並頭高臥。絕類倡隨。忿極。即踰窗而入。手及其女。并殺齊。及見二屍裸然。乃益憤懣。斬為數段。携首赴縣。具白其由。比見官。突然憤亂。作女聲哭泣曰。妾令得假手屠讐。死無憾矣。然不可竟爾泯沒也。遂當庭傾吐其寃。並齊與姑謀姦之狀。一一細訴。無少遺。官役皆駭。署之。內外觀者如堵。言訖頓仆。仍復其舊。而人之矚之者。靡不怒髮上指。已。官又提聶子鞠問。始肯言姑所為。而已實疑信參半。且因母族之惡。無敢暴白。故隱諱至今。殊不謂死者猶多此。噍噍也。官聞其言。因笑曰。汝誠愚孝。然法之所在。身命俱捐。又豈全軀事親者所忍為乎。聶子乃號泣服罪。官以事涉荒誕。且齊與姑已授首。竟薄責二姑之父。存案逐出。而聶之子死罪。究以莫適。明年。鄉人請於官。為女立祠。歲時禱祀。頗著靈祐之名。余既得其概。爰作長歌以悼之。限於篇幅。不能具載。然女之大節。足與日月爭光矣。是為傳。

外史氏曰。余初見是女。溫柔嬌小。似不宜錚錚如是。及聞其事。益慕其人。古所謂貞姬烈媛。其必非無益嫫母也。可知。故又曰。節之苦者。不於常而於變。女之誓不二夫。不少概見。惟此誘之以利。若弗見動。之以慾。若勿聞。且惕之以威。若勿懼者。為閨閣中之不易有也。

孰謂得婦如此。竟甘心斃之而不惜。則傳其事者為無罪。而聞其人者亦足以風矣。

狐姬

樂部掌祀祭之事。雖為巡狩。而亦扈從。蓋亦以所過山川。并及古帝先師之祀焉。旗負某公。職隸太常。號曰贊禮郎。六品秩也。辛未值大駕南巡。公與同署三人。皆備其選。隨車駕迴鑾。抵濟上。暮宿於民家。其居得亦巨族宅第。軒敞有廳。事五楹。局之不以寓客。公問焉。則答曰。有仙居之。無敢擾。叩其蹤跡。實狐耳。公與僚友皆大噱。時正清和下旬。天氣暄熱。殊不可耐。以其庭屋高爽。竟不聽主人言。破扉而入。視之。雖無牀幔。裝飾清潔。乃大悅。主人力阻再四。究不見從。呼僕假懸榻數張。並設於內。相與呼盧浮白。盡醉而臥。其二人膽少怯。不安於中。托言畏暑。陳臥具於廡下。惟公與一友。宴然就枕。一眠於中庭。一棲於西側。眺其屋五區。而為三故也。公寢至夜分。酒力微醒。忽覺臥榻搖搖。肢體震撼。初亦不甚介意。已而牀忽自起。乃大駭。睨之。有四人侏儒。短小青衣。各執牀之一足。以力舉之。積漸而高。幾與屋樑相埒。公大懼。隱忍不言。無何。上抵屋頂。其榻均以板製成。月光之下。丹雘燦然。面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公方慮昇者釋手。而細語嘈雜。果商所以撲之。屋高數仞。隕越實為所憂。正倉惶間。俄見屋上有小門。豁然洞開。中一姬。年可六旬。高髻白髮。衣褐色彩。掛念珠。半露其身。視公而

笑亟叱曰。兒輩勿惡作劇。諸公皆從天子至此。風塵映掌者。速詣故處。寧一夕亦不可忍。耶。四人聞其言。無敢違逆。榻漸低去。上漸遠。良久始復其故。公覺榻已至地。僅著一袴。不及覓衣。白足而奔出戶。即大呼兩友及僕輩。皆驚寢。急起詢之。公為具言其狀。汗流浹背。眾皆大笑。未幾。西側臥者亦奔出大呼。眾視之。面塗濃墨。如厲鬼。益為捧腹。令其自白。則亦姬為戒止。姬側一少女。色殊忿忿。因以掌擊其面。淋漓如漿。初不意其為墨也。語次。以衣自拭。驚定而笑。亟命僕掌火以入。移榻於外。甫少憩。天已達旦。遂束裝而行。亦不復見主人。懷慙自去。公歸。每舉以告人。且曰。非藉聖主威靈。喫跌當不小。

外史氏曰。陳蕃設榻以待徐孺。未聞既至反懸之者。狐兒慢客。且欲撲之。無禮一至於此。賴姬以片言解紛。不至獲罪於嘉客。可稱賢母。足與陶公之堂上者並垂不朽矣。

螢窗異草二編序

且天地大矣四海九州廣矣人物之形形色怪怪奇奇繁且頤矣目非瞶而似瞶者動謂有目所親見者為真將天地之大四海九州之廣盡排呈於吾目耶耳非聾而似聾者動謂有耳所親聞為實將形形色怪怪奇奇之繁且頤又盡交集於吾耳耶浸假而紛呈於吾目殆熟視若無睹焉浸假而交集於吾耳殆習聽焉若不察耶嗚呼噫嘻庸耳俗目之流殆不足以謂天地之大四海九州之廣形形色怪怪奇奇之繁且頤耶長白浩歌子有螢窗異草一書出焉其理入窈冥者可斷以理之所必無也其言歸諷諭者可信為情之所或有也初編既印行問世而泉唐友人又函示兩編有不知見之者咋舌凡幾輩耶有不知聞之者蹙額凡幾人耶又不知謂為真謂為實者持親見親聞以語人咋舌蹙額者更不少耶又不知廣大繁頤者將盡泯沒於咋舌蹙額之流耶嗚呼噫嘻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歲清和月古吳繆鑒仙史序於鑄鐵齋

螢窗異草二編目錄

卷一

瀟湘公主

紫玉

古塚狐

崔十三

白雲叟

遼東客

弱翠

考勘司

杜一鳴

酒狂

卷二

祝天翁

暢生

鏡中姬

程黑二

拾翠

小珍珠

屍變

黃顛

徐小三

花異

鬼書生

于成璧

卷三

綠綺

痴狐

燈下美人

梁少梅

定州獄

住住

仙濤

陸厨

豔梅

卷四

裊煙

鏡兒

翠微娘子

徐之璧

女南柯

子都

大同妓

號國夫人

姜千里

畫廊

竊妻

螢窗異草二編卷一

長白浩歌子著 武林隨園老人評

瀟湘公主

侯鼎字仲鼎。南陽人。個儻少年也。與同邑邵生相友善。邵故貧。惟仲鼎深知之。二人遂為管鮑交。學文不就。同入武庠。蓋皆仲鼎之力焉。仲鼎有胞舅。莅任湖裏。因署中經理乏人。馳書召之。仲鼎將往。而慮邵無以資生。予以五十緡。囑曰。以此為弓馬費。善自肄習。來年兄歸。可同赴武闈。奪錦標也。邵涕泣送之。顏色慘淡。若悲不自勝者。仲鼎為之怏然。淒淒就道。恒以邵生為念。抵舅任所。衙務紛如亂絲。仲鼎一一條理之。半載甫能就緒。因思邵且欲為圖南舉。力請歸省。舅不得已。乃遣之。仲鼎素輕財。與皆不受。仍以一僮一劍相隨。囊橐蕭然。絕不類已飽豬肝者。舟抵淮上。避風泊於小港。是夕。月明如水。氣肅若秋。仲鼎方倚窓閒眺。適有艨艟巨艦。逆流而南。行甚緩。舟中方夜宴。蕭管嗷嘈。嬌歌宛轉。疑為瓜步巨家。殊不介意。無何。已至舟前。忽聞人大聲語曰。月色甚佳。何為行也。亦當停泊於此。言未竟。諾聲如雷。船遂止。仲鼎聆其音。絕類邵。蓋時時在心者。故一觸即動。有頃。笙歌頓止。鷁首嚴聲。有人先出。辟除。白貴主同粉侯出觀江景。盡避之。船中一時皆肅然。須臾。異香馥郁。飄越鄰舟。撲入腦髓。

旋見紗籠數對。自艙中出。望之。狀如列星。即有紫衣貴人。烏巾犀帶。儼古之王侯。携二八嬌艷。宮妝如畫圖。容奪皎月之光。甚姝麗。侍婢十數。皆衣錦繡。設小榻。累席重褥。二人乃並肩而坐。仲鼎遙觀良久。知為鬼神。然諦觀之下。紫衣人面容舉止。酷肖邵生。不禁大驚曰。吾弟其死乎。益因之注目。未幾。麗者凝睇。瞥見侯舟。駭曰。俗客在此。胡不早言。使人窺見宮儀。從者當有罪。乃艷然俱起入艙。未久。有人厲聲詢曰。泊者何人。舟子代答曰。南陽侯相公將歸故里耳。其人驚曰。是吾家都尉桑梓也。即入稟覆。旋有貂璫二人來詰里闕。仲鼎隔舟告紫衣人。遽出船頭大呼曰。吾兄今日始還乎。固不意弟在此耶。仲鼎審視果邵生。益愕然。邵請過舟。仲鼎從之。比入艙中。則異彩奪目。奇芬襲衣。窗橫孔雀之屏。座隱芙蓉之褥。備極人世華侈。仲鼎未及發聲。邵手一揮。金鑪大作。瑤笙錦琴。急管繁絃。嘈雜乎一時。雖有言亦如充耳矣。邵乃施褥再拜。禮甫畢。玉磬一聲。八音俱寂。即伶工亦不知其安在。樂闋。仲鼎始得展詢。詳詰其由。邵微笑不答。惟命肆筵相待。曰。且盡一夕之歡。勿言舊事。使我故人倍增切怛也。仲鼎益疑。因詢之。無如綺席張矣。珍錯獻矣。邊豆楚列。肴核旋陳。邵把盞為仲鼎壽。而樂音復發。其響益繁。盈耳洋洋。前席者能不緘口哉。無已。就坐。樽俎之品。率多不知其名。行酒皆宮監。仲鼎愈覺不安。邵又曰。吾兄非他人。可令婢子來言。次外樂盡停。晶簾微啟。早有麗姝

十數輩。皆殊色。撥阮搗筆。鼓金受玉。各獻厥技。奏於筵前。繼又發繞梁之音。作驚鴻之舞。於是飲酒樂甚。而仲鼎則竊有勿願也。乘間謂邵曰。觀止矣。尚有欲言。請報雅奏。邵即以素箋揮之。餘音頓息。仲鼎因促坐。叩其顛末。邵笑曰。兄欲聞此。當滿飲三大杯。弟與兄為竟夕談語已。即飛一觥來。仲鼎慨然飲之。連盡三爵。曰。杯罄矣。可得聞乎。邵乃盡屏左右。祇留二小鬟捧觴。已與仲鼎合席而醺。始自述曰。弟與兄別後。竊思學劍讀書。與吾兄成名當世。因厭城市繁囂。徙居表兄之別墅。其地頗多竹木。且閒曠。可為瞿圃。乃以兄所賜之半。構精室二楹而居之。晝則馳馬試劍。夜則簡練揣摩。誠吾人藏修之所也。今歲仲春既望。月色薄晦。暮靄冥冥。弟夜坐。正將秉燭宵讀。俄聞窗外小語曰。貴人寢未。音似巾幗中人。啟視之。則中官數輩。皆着紫羅襖。謂弟曰。王與后將以貴主下嫁。某等奉命。特來薰除。弟驚曰。王何人也。素昧平生。何所見。而以隸華相屬。中官曰。衡山大帝。貴人豈不聞耶。弟以生人而為神壻。語近不祥。乃固辭。中官竟不聽。排闥直入。鋪設一新。然後去。弟入視居室。則書劍弓矢。不知歸於何處。唯有錦幔低垂。綉几羅列。今儻之所陳。半皆吾家之故物。向覺所居湫隘。一旦雜陳諸物。反增其闊。且未審從何運入。即弟亦至今不解。禍福未卜。靜以俟之。又許時。中官以氈囊至。出今之所服者。代弟服之。又去許時。引小鬟四人來。皆五彩宮衣。執金蓮炬。周視室內。相

語曰。喜無武夫氣。尚可以敵體鳳台人。言畢。含笑俱反。則又一中官。全息而來。報弟曰。請整衣。公主至矣。邵語至此。又屏去。小鬟低告曰。閨房猥褻之事。本不當穢清聽。然兄知我者也。故不忍於自匿。因接叙前詞曰。主將至。弟遙睇之。年可十四五。風姿綽約。天人也。從婢益夥。駕輜輶。張翠蓋。威儀甚都。甫下車。中官令弟以臣禮迎謁。弟有難色。主旁一小鬟。亟搖纖腕止曰。王有後命。以駙馬為陽世人。非臣。即親。吾王亦行主賓禮。况與貴主為伉儷乎。弟乃不拜。以匹敵禮相見。小鬟輩擁主入室。弟始與主對坐。近覘之。玉肌花貌。窈窕端凝。且羞澀不敢仰。俯首無一言。適几上有楮穎未及收。主微目之。小鬟即進曰。主欲與粉侯奪文壇赤幘耶。恐赴赴僅能以矛戟見長。未必辨此。主乃微哂。弟恚其言。即搦管而起。大揮一絕曰。倚天長劍吐虹霓。一嘯何難退鼓鼙。翻笑終軍無志氣。僅能弱冠脫雞栖。蓋自言其志也。主覽之。自覺目笑。且與鬟耳語數四。鬟乃告弟曰。主云詩則佳矣。何催粧無麗句也。弟報然。因命鬟請之於主。主不辭。即命筆自題一章。弟捧讀之。蓋和前韻曰。何事王姬駕彩霓。丈夫猶自志征輦。封侯無骨君須記。且擲長纓入鳳栖。弟諷誦再三。益悅服。方倡隨間。小鬟以紅巾拂几。使弟與主並坐。珍饌自外入。其氣騰蒸。若新出於鼎。鬟以小犀杯繫紅絲一綫。如合盃。其色甚赤。飲之醲醲。小鬟語弟曰。此酒惟合歡用之。所謂瀟湘之鸞鵲紅也。主不沾吻。弟亦不能。

引滿無何。玉漏三滴。中官入促髮歸。髮乃代主脫簪珥。整禮衣。肅然告退。弟與主歎洽無異。於常人第主性貴。不苟言笑。閨閣中蓋庶幾焉。好合之餘。始自述其本末。蓋衡山大帝第四女。初封瀟湘公主。年甫十五耳。侵晨。髮即至。起居於榻前。為主整衣易履。仍捧之登輿而去。弟室中遂無長物。一仍其舊。即弟之衣服。亦不知其安往。已至夕復來。則不再乘車。中官亦不相隨。唯小鬟三四輩夾侍之。主坐。則共扶其肩。主行。則互持其腋。以主之弱。不勝衣也。主耽翰墨。典籍無不涉獵。尤長於陰符。謂得元女之傳。迥非儀秦所習。兼善手談。弟當之輒披靡。良夜相對。頗不空寂。如是彌月而禍作。仲鼎聞邵言至此。色變而起曰。弟有何不測。答曰。兄姑坐。待弟緬陳。弟自與主遇。飲食服餌。仰給於岳家。日用既裕。不免稍侈。主每戒弟曰。慢藏誨盜。大易訓之。君不可過疎。弟不之信。自恃其武。猶肆為大言。一夕。果有數賊入吾家。弟猶未寢。格之遂奔。追諸野。殺一人。餘皆遁去。及歸。主適在家。謂弟曰。禍至矣。亟首之官。則可免。叮囑而去。弟以色門既高。坐以待旦。昧爽往視之。屍已無存。妄意群小欲脫累。故徒之以滅其跡。遂不關心。且錙銖無所失。亦何必履公門。事竟寢。主至夕不來。惟遣鬟寄以寸簡曰。速至。侯某處。事猶可為。蓋知兄與弟契。故令往投良友也。弟終不信。猶豫至終宵。弛然而卧。雞鳴而捕人至。破扉壞室。勢甚洶洶。弟疑盜來復仇。黑暗中又格殺其一。及呼乃覺。弟已無

以自明矣。邵言及此。仲鼎驚甚。毛髮俱竦。瞿然曰。弟無生路矣。然則何以得免。且至此地。邵歎曰。兄且勿驚。願終其說。弟毅然出官。具陳始末。詎羣盜移屍路側。反先鳴之於官。言宵行至某處。有武生邵某持劍行劫。殺死客夥一人。掠去錢物若干。官拘比隣。又皆言弟暴富狀。官反覆勘訊。謂弟追盜不合。遠至於郊。又不即行控稟。且拒捕傷差。其為殺越於貨無疑。弟未由置辯。竟論死。比入狴犴。拘繫甚苦。及夜。見主悄然來。謂弟曰。不早為計。今危矣。盡毀戟歸寧父母乎。弟亦姑領之一戟手。桎梏盡脫。遂相携出獄。潛至江邊。中官早艤舟相待。今將一帆南去。第不知何日再向故園歸耳。言已淚下。色遂慘然。仲鼎知其有異。不敢復詰。雖中心悱惻。而強忍與言。惟歎其所遭之蹇。慶其今茲之遇而已。時將五夜。仲鼎之舟。因風駛將發。倩小童數促。兩人不忍遽別。依依不已。忽小鬟以一襲至。附耳白邵。邵笑曰。此豈足以報我鮑叔。雖然。亦姑為之。因舉之以贈仲鼎。曰。微物贖兄聊備舟楫之費。大德尚未酬。萬一也。仲鼎欲辭謝。見其質不甚重。諒為可受者。遂弗却。天已將曙。乃執手嗚咽。相視涕零。久之始過舟。邵仍送之蓬底。情話殷勤。及仲鼎回首。再欲有言。則煙水蒼茫。邵之舟已渺。一船皆驚。以為過鬼。仲鼎亦為駭然。迨啟其囊。明珠千粒。價固萬金不逮。始信邵為過仙。比至家。未及卸裝。即詢邵生近况。果以事下獄。至夜卒。且述其異。死不於監。而於門。跣坐如生。身旁有書。

一械語甚怪有見之者竊言其畧曰曾參非殺人者乃以殺人告其母則真殺人者也母不究真殺人者反以傷差之故自戕其子忍乎哉今傷差之罪予以論抵殺人之罪誰職其咎夫虺蜴入室猶思碎之况盜乎盜移盜屍而証殺盜者為盜官竟目之為盜非故出故入乎欲求盜真則首盜者是未鈐巨印則故衡山大帝冢文也官驚秘其事而捕羣盜遂究移屍之狀盡置於法時邵之屍仲鼎父已具狀領出殮之以棺仲鼎欲覘其異啟柩視之則惟衣冠在焉舉家駭歎後數年仲鼎重遊湖襄遇邵於途車馬儀從甚赫懷一兩歲兒與之曰敢累吾兄以此延先祖脉仲鼎喜曰弟何時得此甯馨物邵曰已兩獲其雄矣此其幼者唯吾兄尚義故敢敬以相託遂付兒於侯乘軒而逝仲鼎懷之歸詐為己子使繼邵後及長以其產之半析之人咸頌其德而不知實邵子也仲鼎自得邵珠家益裕聯捷武榜仕至協鎮一夕夢邵以與馬來迎竟無疾而卒邵生名承先字履武亡年未冠同邑人至今猶惜之外史氏曰古人云一生一死乃見交情其侯與邵之謂乎方侯別邵而去固不料其死及侯遇邵而歸亦不信其生竟之死死者復生神之力歟不可謂非侯之功何則交情不深則不必遇邵不遇邵則一段奇緣誰與傳之後世哉侯不愧於亡友邵乃不匿於良朋兩人之交於以不朽

紫玉

句容民金二。怙恃俱失。有弱弟。曰金鏞。附學於近村。年未舞勺。姣如好女。每從塾中歸。輒有一姬與之偕。笑語之曰。小郎君大好相貌。將來宜偶天上人。世間蠢女兒。恐非汝匹也。如欲物色。老婦當為執柯。鏞時稚幼。不解所言。然聞其語頗歆羨。如是者數月。見輒云云。鏞終覘覘不答。踰年。鏞稍長。漸通情事。遇姬又言如前。乃赧然詢之曰。天人在何許。可容童子一識乎。姬曰。諾。予不可偕往。為子指南。自往覓之。倘有意。可以語我。因示以其處曰。距此三里許。有桃花當門而植者。其家即是也。語已分袂。鏞朝餐入塾。即詭詞以告師曰。家外祖疾甚篤。兄命往省。乞假一日。師以其敦謹。深信之。鏞離近村。崔躍而往。至其處。果有一家紅英數枝。掩映於門屏之內。鏞終少小。突然徑入。甫及閤側。旋聞人聲譙訶曰。誰氏小兒郎。髮猶未燥。便效偷花賊耶。鏞驚視之。則一雞皮翁。年近古稀。含笑自內出。鏞本聰慧。解人意。並無懼怯。直前揖之。翁以左手扶持。以右手撫其頂。哂曰。是兒來意頗不善。鏞朗然答曰。聞此中有天上人。特來一晤。亦何不善之有。翁曰。是又劉家痴老嫗。饒舌。雖然。來意不可虛。盍從我入。遂携之入門。草堂三楹。面桃而建。瀟灑無纖塵。中列琴書。饒有隱居氣象。翁與鏞小坐。即呼紫玉將茶來。俄見布帘半起。果有垂髫少女。年齒微長於鏞。以漆盤貯瓊捧茗而出。鏞孜孜而

不覺如出水之藻。風神宛麗。娟娟動人。雖童子無知。亦不禁為之眷注。翁命玉酌鑪。竟茫乎不覺。翁乃大笑曰。情固生而有種也。因詰之曰。汝見天上人。此心亦即少慰乎。答曰。心慰矣。而願故未酬。翁又笑曰。必如何。始滿汝願。鑪曰。得與若人處。志乃足。翁又曰。談何容易。既而曰。此事亦非大難。汝能居此不返。當令玉日與汝戲。鑪欣然許諾。無戚容。翁乃大悅。便出果餌。俾二人同食。玉亦甚愛鑪。喁喁推讓。如賓主然。翁顧而樂之曰。阿玉得此。庶不憂其憂矣。徑任其嬉戲。不之閑。鑪夜則與翁同榻。日則與玉同遊。或鬥百草於花前。或捉迷藏於月下。疊肩交臂。攜手牽裾。雖無林第之私。不減倡隨之雅。嬰年兩兩。絕少爭心。弱歲雙雙。儼有樂趣。蓋有天性然也。居年餘。飲食衣履。一出於翁。然兩年皆漸長。情實亦漸通。眉目之間。各有狎昵之意。一日玉晏起。隔牕纏足。鑪從由牖外窺見之。其潔如雪。纖如錐。嫩藕半枝。嬌蓮一掬。遂不勝情動。遙謂之曰。予得阿姊為妻。此生實無遺憾矣。語未竟。翁自外入。色似甚恚。訶之曰。獷子不可畜。乃欲竊我掌珠耶。鑪因蹴踏不安。翁又禁玉不得與鑪戲。怒目相加。將施夏楚。鑪益懼。託為旋溺。逃竄而歸。及至家門。問頓更。景物非故。垣邊手植小柳樹。既已合抱。參天大驚。亟款其戶。即有杖者出應門。品貌酷類其兄。而年踰六旬。似又非是。因詰以金家。愕然曰。即予是也。孺子何來。與予家有甚瓜葛。鑪乃述其大端。杖者笑曰。何謬也。予父母

沒已多年。聞有叔名鏞。童時赴塾讀書。至暮不復已。飽於豺狼之口。故生子。不令就學田間。以老叔卒於某歲。距今足有百年。即令尚在。亦既八表頭童齒豁矣。豈猶婉好如是哉。鏞不信之。猶力與之辯。金家莊者。皆杖者子孫行。聞之怒曰。何物乳臭兒。來冒人祖公耶。欲飽以老拳。鄰翁亦八十許人。聞其闕。乃自籬落窺見之。遽出呼曰。是誠有異。汝曹不可妄為。因語杖者曰。若叔與我同塾。面容猶能彷彿。此兒頗相肖。得無若叔遇仙乎。杖者曰。噫。以何為質。而信之。鄰翁曰。予信知其脇下有黑子。狀若七星。長者以為仙人。相如有之。當是若叔。可無疑。鏞即袒以示之。果符翁言。且述兄嫂行事及面龐纖悉俱合。杖者乃率眾羅拜。以為真仙。鏞亦自笑而不信。姪乃延叔入家門。鄰翁與鄉里咸來造訪。話幼時事。宛在目前。直至夜深始散去。鏞獨寢一室。鼾睡達旦。晨起覺額下有物。將之。則髯長寸許。白且如絲。乃大駭。身亦暴長。與成人相埒。不勝歎息曰。久居仙境。長若嬰童。今處塵世一宵。鬚髮皓然。無怪乎碌碌者之易老也。遂不別姪而行。仍詣翁處。則滿目松楸。無復宅第。方躑躅間。俄見曩昔之姬。蹣跚而來。心乃大喜。直前揖之。姬茫然竟不相識。鏞又自白其名。姬粲然曰。使爾中毒。爾墓之木拱矣。何以金家小郎子誑我耶。鏞又剖悉言之。姬笑誦毛詩二句曰。未幾見兮。突而弁兮。痴老子揖我。豈尚欲煩我作伐乎。鏞歎曰。予髮如此。其種種何心奢望。但得附仙人驥尾。或

能長此蒼蒼亦幸耳。姬正色曰：欲覓仙緣，當求佳偶。良姻尚在，予不可自墜厥志。因出紅綾丈餘付之曰：持此向東南見有林木，望空拂之。其人因宛在也。鏞究以耄老為嫌，姬袖出一鏡照之曰：汝又童矣。視之，果翩翩少年，自拈白髭，倏已盡脫。益大悅，向姬再拜。姬與鏡頓失所在。因如其教行，未數里，果值平林，鏞即以帕擲之。中裹一物及地，忽化為麗人，掩笑整衣，實紫玉也。驚喜如狂，急前把袂。玉哂曰：水上人，始終無賴，強主婚姻，令人頗不可耐。鏞又拜而乞憐。玉甫與之握手，東行數百步，恍如雲霧，旋得一巨宅，峯環水繞，棟宇巍巍。未入，早笙樂大作，翁與十數人皆吉服出迎，不再齒及前事。惟盛張錦筵，舉行嘉禮。鏞亦由此辟穀，得成地仙。後數年，降乩於其族中，補述其梗概如此。再附以詩曰：情緣引到洞中天，再到紅塵已惘然。鏡裏長春無白髮，枕邊短夢少青年。瑤笙不羨秦樓鳳，錦瑟休揮趙女絃。直上雲霄最深處，幾回含笑話桑田。嗣是不再降壇，旬日事傳白下。

外史氏曰：人謂仙家日長，人間日短，固已然。以七十餘年，僅博得山中一歲，其多少尚可數計哉！幸而適返，乃得成仙，使竟居此不復，不幾以十數齡之黃童，轉盼為八旬餘之白叟。其去夜臺猶有幾日耶？余因謂仙家日短，究不若人間之日長。隨園老人曰：幻極矣，而言之若鑿鑿可據，生龍活虎，直令人無從着手。

古塚狐

易州之西有古塚。不知幾千百年。無碑碣。亦莫詳其姓氏。俗以為荆卿之墓。疑即當時以衣冠塋處也。一日有鄉民送妻歸寧。夫婦各跨一蹇衛道徑塚側。因來路已遠。頓思溲便。乃棄乘趨荆莽間。夫騎正駛。莫之能知。行半里許。始覺相失在後。乃駐候之久。且弗至。心乃疑。亟返。嚮踪跡之。則惟有所乘之驢。散齕於草間。人竟渺然。夫大駭。冥搜墓畔。見婦之衣袴紛掛於蓬顆蔓草間。時正有狼患。疑其已飽饒口。遂收其遺服。慟哭而歸。乃婦實未死。方溲畢而起。俄聞人語紛拏。有二隸自塚中出。鬚毛如蝟。狀甚怖人。直前欲執之。詈曰。何處狂婢。穢我主人門庭。魯之去。敲扑無恕。婦驚而奔。衣縷忽若蟬蛻。不轉瞬間。已自襖。婦羞縮不能步。隸追益急。不得已而伏於叢棘。以冀倖免。旋聞隸笑曰。只此足以辱之。毋苛求。言已寂然。婦竟不敢出。匿跡終夜。肌膚盡傷。及曉不能歸。返索故衣。則皆烏有。正惶急。欲覓死所。適行人數輩蹇策而來。至其前。見婦白身。狀若瘋癩。因驚詢其故。婦乃忍辱詳告之。雖能少掩其私。然而屍骨之隆隆。臂肉之纍纍。莫不瞭如觀掌。幸眾中一人聞言駭曰。是予妹也。亟解衣使蔽其體。婦始敢回睇。則其兄方奉父命來迎。妹初不意相值於此也。婦不禁涕出。兄乃以所控之驢載之。送歸。且馳告其夫。始釋厥惑。後人時見有二狐出遊於塚上。其色蒼黃。執之即不

見乃知婦所遇者。蓋即此耳。狐豈有慕於高漸離之義。而為悲歌。特保其塚歟。意亦異矣。外史氏曰。村婦無知。擅污高士之墓。裸而辱之。狐亦善解人意矣。猶憶少時。聞諸父老云。直省多平屋。每值溽暑。民家之婦女。輒寢於其上。倘逢陰晦。或與龍交。嗟乎。彼何人斯。褻衣且不可向日。乃敢露穢於星月之前。龍非性淫。特以懲創之也。有家者。不宜知警耶。

崔十三

杭人有賣海鮮者。其名曰李念一。酒酒而漁。色尤好龍陽君。雖產僅中人。而耽耽逐逐。惟此是求。妻子之飢凍勿恤也。同里崔十三。恒依之。十三年。僅成童。貌逾好女。母早卒。惟父在。又以病廢。家甚貧。以故念一常拮据相助。冀圖片刻之歡。而未遂所欲焉。蓋十三聰慧。善揣人意中事。雖以家寒親老。借潤匪人。而刻意防之。守身如處子。念一遂不得染指。於未夏。念一以事如海寧。往返數日程。力請於十三之父。欲與十三偕。意固將決一死戰也。十三之父不欲曰。童子何知。君亦自往可矣。念一益固請。而十三弱即好弄。樂於遠遊。又從中慫恿。父不得已而遣之。瀕行。密語十三曰。若人素有輕薄名。兒之家倚之。不得不聽汝往。但以全璧去。以全璧歸。吾可以見先人於地下。兒亦可謂克孝矣。否則。我人也。而不能知。而鬼則知之。必不容汝入崔氏之廟。十三領諾。即辭父行。鄰比多有竊笑者。以為崔父貧病失心。特置子於虎口之下。其不被啖者。未嘗有矣。乃十

三自負已知。欣然與念一同舟。與之飲則飲。與之誼則誼。了無畏忌。即念一亦自謂魚游釜中矣。舟行至暮。十三出蓬底間。眺時念一酣卧。未暇相從。十三目視水光波流。倏忽上下。慨然人不自立。瞬息下流。殆與此水無異耳。有觸於懷。因竊念曰。今夕與若人同艚。彼若以力將如之何。豈我一嬰童而能與壯夫相抗哉。且適聞言語涉邪。幾於矯手頓足。我果何策以禦之。善思無計。因而自悔。方且四顧彷徨。潛然泣下。忽上流一扁舟御風而行。載一中婦與一少父。狀類母女。女蕩桀而母嫺嫺。殆漁家也。舟行將近。少父顧十三而笑曰。個兒即隻身如葉。陷於泥沙。能救我遠避暴狂耶。同病宜憐。母不可不有拯之。婦亦笑曰。兒之言可謂既登彼岸。不忍溺人者矣。況是兒亦孝子。不宜坐視。乃即懷中取一冊。其巨如掌。僅十餘頁。裹以他物。投於十三曰。孺子得此。可以保身矣。舟如奔馬而去。十三驚顧之。早已相隔里許矣。輾轉之頃。帆影已沒。十三幼從父讀。頗通文。亟啟其冊而閱之。則皆閨中戲術。無他。十三乃攢眉曰。予焉用此。媼殆給我為笑乎。既而思之。若運以機智術。亦良得。遂秘之於袖中。而念一已醒。遽呼十三。十三入。詰以焉往。答曰。適在鷁首觀江景耳。念一乃笑曰。以汝之容光。不懼蛟龍捉去耶。因又嘻嘻言曰。今宵能共榻。當以所得之半贈若。以贍親。不然。三尺水即汝安宅。將壅溺於江魚腹中。不得復返矣。汝父老病。詎能向我索。人言之咄咄相逼。十三聞之。

甚有懼色。頓憶冊中移燈就火之法。頗可以救燃眉。乃朗然曰。兄之愛我。苟非木石。皆知感。但予穉年。不諳情事。且畏羞。倘得沉醉。任若為之。予亦不惜此身。念一大悅。慨許之。自出登岸行沽。十三亟覓楮。穎就燭。取冊觀之。則急口令耳。凡三令。舉十數言。備極男女狎昵之語。且令曰。能誦如流水而無笑容者。乃免罰。十三一一書之於箋。而自為默記。亟藏其冊。未幾念一復入。置酒將飲。十三曰。無令不歡。且今日之事。更非可默然相對者。昨自鄰家得口令數行。頗可以司政觴。請與若行之。念一自恃捷給。毅然而應之曰。諾。即各滿引三爵。索令共觀。十三又曰。若年長我一倍。必不予欺。若不遵予令而索于歡。予甯赴清流。誓不汝從。念一亦允之。無難色。十三始出令相示。約以一大白。念一甫寓目。已笑不能仰。十三又自請先行。每一發聲。更故作睥睨以動之。念一之情已蕩。心遂無主。不得已而亦誦之。未及一行。早已粲然。十三執解行罰。又不姑恕。再誦。又復如是。三誦。益不能成。俄頃之間。連嚼十餘爵。念一既已酩酊。遂不作他想。誦之愈急。愈不能如令。漏下二鼓。念一竟玉山頽矣。十三又連勸數盞。已不克啟吻。知其深入醉鄉。心始少放。比蓋以所欲蕩其心。復以所難箝其口。不必滅燭從薪。而烈矣。頓息。管子所謂因禍為福者耶。十三既已智醉。念一別無憂虞。方能拂榻就寢。忽聞彈指聲。自啟牕門視之。燭光之下。一人掩笑而入。迴顧焉。則頃者所遇之少艾耳。喜而

致謝兼叩其突然之故。女笑曰：「恐君未易辨此。故來相助一臂。今既潦倒，此夕無虞矣。明日敬效吾法，必當有驗。」十三始得諦觀女貌，淡艷幽妍，自覺形穢，殆天人也。十三情實已啟，適與念一戲，慙火久熾，見女返身欲歸，乃笑而留之曰：「姑少坐，容我酬恩，其可乎？」女覺其意微哂，曰：「子尚已，躬不閑，猶妄思魔障人耶？」飄然出戶，倏忽遂不見。十三驚詫良久，復取其冊展玩之，倦極而眠，不覺東方之已白。晨起視念一兀自朦朧，且被酒不能起，乃甘言以慰之曰：「昨夕所飲無多，兄尚酩酊若彼，冥然漠然，深為弟憂。言訖巧笑承迎，念一究不悟其以趨為避之計，是日也。念一病宿醒，至夜方愈，誓不復飲。十三亦不能強，乃用冊中反客為主之謀，挑之以言曰：『兄今者深為酒困，不可再為所戕。客夕之約，能姑俟之異日乎？』念一側首以示之曰：『不能。』十三曰：『予昨者亦為情擾，竟夕不眠，此時亦憊甚矣。兄能容我小憩，夜深自來就兄。』弟信人，決不爽約。念一弗即諾。十三又曰：『否則兄來就予，予當假寐以待，但不可着衣。』驚弟使寤，則怵怩或至於方命，亦未可知。念一又不禁色喜，躍然從之。十三密索於牕中，得短挺長可尺餘，藏諸衽席之下，竟與念一分榻而卧。乃潛擁此挺於懷中，挾持利器。念一固不及知焉。慙熾情炎，反側不寐，傾耳即聞有齣聲，知十三已入黑甜，急不能待，遂悄然以起。白身靱履往就之，潛啟其衾，亦不之拒，且膚香襲人，情亦莫遏。方將共枕擁持，而十三之身

忽已轉側向外。仍復鼾眠。念一如其所教。不敢驚。因解履登榻。自趨裏床。乃身甫貼席。而十三若夢中忽覺者。遽呼曰。可人來乎。以巨物少避中堅。直搗後隊。檻門皆破。幾及畢丸。其痛不可當。而前徒乏精銳者。不覺倒戈莫舉矣。念一痛極大呼。而手足儼如縛束。許時。十三始偽為乍寤之狀。顧而視之。殘燭未盡。因急藏其挺。佯笑曰。是吾兄耶。予適夢與美人戲。彼嗤我無偉具。予於暗中摸索得一物。頗粗壯。因以戲之。不意兄至。夢囈無知。負罪良多矣。遂故為親昵。欲與歡。念一驚定。痛生外腎。似有浮腫。厥腎更暴痛如割。不及問鼎。喏喏而退。呻吟者遲旦。此又閨人與女伴相戲。乘其無備而中傷之策也。念一始疑十三。謂其有心規避。乃十三風興即起。奉事益謹。言語益甘。儼有呵膝舐痔之意。念一疑復少釋。第負重傷。損及不毛。雖仍前不悛。亦幾於用武無具矣。忍痛二日。已抵海甯。扶杖市中。索其前通信宿。而子母皆得。十三思歸。促之啟行。念一亦不獲就延。遂復登舟。創亦漸平。色念復動。初猶不敢即逞。將及杭界。忿然曰。此行乃實為是人。非祇圖此幾。今去故鄉伊邇。而志不克遂。何以生為。雖潰爛而死。亦命也。務畢吾願而後已。然亦竊疑十三。遂陰謀亦欲醉之。使其無能脫賺。暮泊鎮市。浼櫂人沽酒割雞而已。仍前作狼狽之狀。乃十三聰覺者也。早已如見其肺肝。因取冊暗中覽之。又得良圖。名曰移花接木。其法用圓竹一節。滿貯蒜汁。而以生麪和膠封其口。

密置衾底卧。先後潤以津粉。令如脂如韋。無少窒礙。彼來故不予以門戶。俟浼之再三。然後自為指南。急以所備者。自前而後。承迎之。膠着熱肌。固結不解。汗浸厥物。痛入心脾。誠懲淫之奇計也。然須預伏白刃。防其反噬。以為不虞之備。十三得其術。心益喜。覓之舟人。得膠少許。惟竹不能猝辦。忽於榻側獲之。則固念一所。截用以貯其碎金者。因笑曰。即以其人之物。還治其人之身。大快大快。遂一如其教。而預儲焉。念一又茫然不知。及昏。歡然共飲。托醉先眠。布置已盡完密。俟其至。請嘗試之。念一果暴痛。如觸蛇蝎。亟取燭自視。則纍纍者雖故偉長。然已代之以竹英。急以手脫之。又牢不可拔。塊念交集。將致命於十三。而十三早挺刃而起。數之曰。汝覘然人面。而務為狗彘行。敗人家風。汗人子弟。罪已在於不赦。汝數數誘予。加以強橫。予念同鄉人契。少懲於前。汝不知洗心滌慮。改絃易轍。今宵仍萌故態。予因聊試小術。俾汝革心。竟沈迷而不悔。怒目視予。予已置身度外。不復作桑梓之想矣。言已欲自剄。且號呼殺人。盈膾鼎沸。同舟共泊者皆驚起。須臾畢集。視二人則裸如也。知為逐臭之故。爭笑而詢之。十三且泣且訴。歷陳其狀。眾皆咋舌。以為奇。環矚念一。既已面無人色。痛不能言。戲視其腰。則松不生於腹上。而竹乃產於臍下。遂不禁鼓掌大笑。為之閤堂。又無人屑於援手。唯舟工懼其隕命。貽累於己。始代為脫之。盡力而後落。其必擁腫不中繩墨可知也。眾命十

三胥着衣縷而後以正言責之。念一僇首知罪。客中有尚義者。將代十三鳴之官。念一泣懇數四。衆人爲之居間。始令具一伏罪狀。而以所得所載者。盡以輸之十三。聊示罰過之意。達旦即驅之罄身離舟。另覓小艇歸里。永不許擾十三家。擾則執狀赴縣。衆將鳴鼓而攻。必不恕。念一一敗塗地。莫敢與爭。遂垂頭自去。抵家猶卧牀蓐者匝月。蓋淫心亦既少戢焉。舟中人以十三為智。咸愛重之。競市酒醕相餽問。乃十三深慮念一恐其報復。心欲逆歸。無如距家僅一日程。而風色少逆。至夕猶泊於昔日遇女之處。十三心識其地。乃笑曰。黃石公猶在乎。報韓者已歸。可以從赤松遊矣。及寢。有人款戶徑入視之。則贈書之媼也。喜極趨迎。延之坐而謝之。媼謂之曰。憐子純孝。是以相救。今日子之耻已雪。而我之事未終。故深夜特來與子議。十三無難詞。直諾之曰。再生之恩。無不如命。媼曰。子居此水數百年。縱橫自得。近有無知孽妖。強欲奪吾宅。兼思黷吾女。故邀迹他鄉。且多構奇策以禦之。其中利害。尚有甚於子所行者。幸為龍王鑒察。屏渠遠方。並召我母女。前此邂逅。正予旋歸之日也。因自奇其計。遂以授之於子。果能免患。然子有女在。不遂遠遊。意將委之於人。非子不可。倘得子之金諾。則我可脫然無累。往南海成其正果矣。十三聞言。喜出望外。亟以婚禮拜見。媼大悅。起曰。今夕頗良。可使迨吉者來事夫子。遂匆匆亟去。未幾侍婢數人捧麗人自外而入。裝飾如貴家。絕

非向之落魄者比。晚之果即前者少父。益慰所懷。於是懽欣與語。女終覲覲不答。其母又來促之寢。乃屏燭下帷。解衣同夢。海棠濕雨。杜鵑啼春。竟不知夜之幾何矣。昧爽。媼即至。贈婚以赤金二笏。曰。多與。恐汝不任。然已可吃着此生矣。徑留女自返。女亦不甚流連。妝訖。輒與十三對坐。他人往來。皆莫之見。即十三亦倏然不見其妻。乃怪而問之。笑曰。妾實神人。彼齷齪商人。烏能見予哉。將至鄉里。女與十三謀。別舍於外。而使十三馳告於父曰。舟中皆謂兒智。有媼願以女嫁兒。兼贈重金。適有遠行。不獲親來。講姻誼。先遣其女于歸矣。敢請父命。崔父聞子言。念一事。喜其智足衛身。不負父教。因慨然許之。草辦婚儀。令子迎婦歸。始合卺也。鄰比聞十三完璧而歸。且知念一為所傷。病不能起。皆嘆息以為異。竟不疑女之自來。女事翁孝。事夫順。理家有則。且以藥痊崔父之疾。病良已。十三又出金置產。儼然素封。夫婦承歡數載。父歿。遂棄其業。不知所之。唯念一尚在。則已貧病交迫。家無斗筲矣。

外史氏曰。予不矜十三之智。而矜十三之孝。且不為十三幸。而每為十三危。何也。向使不遇授書之人。則十三已為砧上之肉。雖智足自衛。又烏能出庖人手耶。抑安知非天鑒其孝。陰令賢母為之造謀。俾其全璧歸趙哉。故念貧家子弟。與其學保身之十三。毋寧為不輕身之十三。苟無十三之孝念。必將飽飫秀色而歸矣。僅僅作門外漢。竟至焦頭爛額乎。

孝矣哉十三。危矣哉亦十三也。

白雲叟

錢塘山水。為天下之冠。聞者多不能遊。恒引以為憾。卒是邑者。又以功令森嚴。簿書冗痺。鮮克與湖光山色。接晨夕杯酒之雅。亦宦游憾事也。臨清盧之椿。以孝廉銓補浙省。去錢塘僅咫尺地。乃為公務所囿。即有事謁院。亦倥偬不及一游。每抱昌黎滕王之感。盧有幕友。失其姓名。號曰白雲叟。異人也。居恒輒謂盧曰。大丈夫得展驥足。出宰百里。苟非名勝之邦。斯已耳。脫遇六橋三竺之勝。不能駕一葉之舟。與畫舫簫鼓競逐於湖上。則不免唐突西子矣。盧深領其論。然以密邇如蘭亭。接壤如耶溪。猶以一官鉅繫。不克身親。而西湖又安望哉。暮年叟忽語盧曰。君有湖山之興乎。明日撫公麾。下使君繼樂天坡老之任矣。速理征棹。遂可壯游。盧以瓜期未及。且政聲未登。卓異不信。叟言詰期。方據堂理事。果有隸以紅箋至。則已調補令錢塘矣。乃大喜。服叟之先見。因與之謀曰。君言雖中。我事倍前。三鼓放衙。五夜退食。晦猶奔走於道路。明即僮僕於戟轅。即有淡妝濃抹者。可能駕言出游。以適我願乎。叟微笑曰。君自不欲暇耳。果能概從吾言。即以孤嶼為家。以冷泉為室。以淨慈靈隱為客座。以兩峯一水為園亭。吾未見有廢事也。盧猶未信。及攝篆者至。乃啟行。抵杭。復任三日。叟即請於盧曰。

湖船已具。來朝當與君徧游佳勝。盧訝曰。新矧初試游。及未能。我與君皆有司。何暇及此。且令上官聞之。彈章將不遠矣。叟笑曰。予固謂君不欲暇也。事果有碍。予豈敢以孟浪貽君憂。盧曰。然則君將奈何。叟曰。君無漏言。翌日。仍戒輿馬。飭吏役起居如常。予自能偕君一往。盧惴惴不定。姑諾之。次日午後。盧方出衙署。將謁撫公。忽輿側有人啟曰。白雲叟先生靜候。盧不自由。身已降輿。見騶從十數。擁一小犢車。趨道左。執事甚恭。亟引盧登之。欻然遂發。疾如風雨。不轉瞬。即出錢塘城門。盧心竊訝焉。自計未竣公事。即作嬉游。益非善策。然已無如何。甫至湖干。果有大游船。艤以相待。盧方下車。叟忽從蓬底出。俟其登舟。即握手笑曰。吾兩人皆有代庖。亦可置身。不妨作十日游也。盧茫然視其船。蘭檣桂楫。華美異常。驚愕者久之。及入艙中。早有歌兒數輩。明眸皓齒。朱履鮮衣。趨蹌乎左右。盧顧問叟曰。此輩何來。叟曰。廝養也。既坐。綺席高張。珍饌羅列。放乎中行。且行且飲。又有美人四五。皆妙選。羽衣星璫。麗容稚齒。自簾中出。為主人捧觴。盧益莫測所自。詢之。叟答曰。家樂也。盧因笑曰。先生館穀於予。頗亦拮据作客。未聞有此。今忽紛致佳麗。誠所不解。叟微哂曰。君視寒士如死灰。竟不能一燦也。適遇賢地主。舉此以贈。不敢獨享。願與君共之。何以疑為。盧默然。酒行數巡。已至湖心亭。因捨舟登眺。亭中早設錦褥。盧與叟藉地而坐。觥籌交錯。歌舞雜陳。遙望游舸如蟻。泛

泛於蘇隄之下。或聽鶯。或觀魚。或憑欄而懷古。或即景而敲詩。前囁後吁。左綠右竹。蕭管浮水。珠翠迷煙。而南北峯之變態。既有萬千。西子湖之澄波。又復四映。誠人間巨觀也。盧至此。百慮俱空。一絲莫挂。唯與叟浮白痛飲。良久。叟又邀盧過岳廟。繞南屏。訪幽於林逋宅邊。探竒於蘇小塚側。侍者皆從。香風里許。見者以為神仙中人。少焉。月升於東。照徹萬頃。游人盡返。盧亦思歸。叟笑曰。約以經旬。何遽欲返棹耶。盧曰。其若官守與衙務何。叟曰。渠自能辦此。我與君不消違。盧仍返舟。命泊於絕勝之處。對月張筵。開樽重飲。清謳妙舞。眩目醉心。直至酩酊始寢。凌晨。又換小艇。不携襪履。尋幽索勝。靡所不經。每至一佳境。即有人設飲。亦不知其誰何。暮歸。仍宿於舟中。衾褥之華。供具之備。猶勝衙齋遠甚。但不遣美人侍。將卧。即紛然各散。莫解其焉往。私以問叟。叟笑而不答。自是終日泛湖。或巨艦。或扁舟。山行以騎。陸行以輿。決計而足跡殆遍。盧亦沉酣其中。樂而忘返。一夕。又飲。漏下已三。叟忽謂盧曰。攝事者過勞。我等盍暫歸。盧曰。門扃矣。歸恐不獲。叟曰。姑盡三爵。有子在。乃以巨觥進。盧相對大酌。盧不覺沉醉。隱几而卧。及醒而轉側。則宅門已發。柳矣。張目審視。身固在書室榻上。僕役趨侍。徑起着衣。亦不以為異。時宅春猶在舊治。無可與言。方灌盥。有小吏奉叟命。以一冊進。曰。通日之事。略具其間。請公強記之。庶幾應對無失。次。盧草草一覽。恍然曰。噫。予前此殆非身往。

也因秘而不宣。仍出供職。照所登者行之。百不失一。及謁上憲。見同官。皆嘖嘖贊其明敏。已亦竊笑。來間以故詢之。叟終不肯言。嗣後時出一游。或三日。或五日。雖不若向者之久。而樂亦無殊。以故山水之勝迹。靡所不探。盧以其事近怪。即親知無敢少洩。未幾眷屬至。仍游如前。年餘。甫向內子私述之。驚曰。無怪乎有時如木石也。君自履新任。多宿外寢。妾往覘之。昏睡若無所知。即撼之亦勿能醒。心竊懼焉。以為黷掌所致。侵晨即起。蒞事如常。又復索解不得。且聞僕言。某先生亦恒如是。今而知此中有術也。然宜慎之。倘去而不返。妾將奈何。盧亦微笑而罷。由是事頗漏於署內。人多窺測。叟遂不再相邀。盧請之亦不攜往。唯曰。恐夫人滋懼也。又兩月。盧以循良。驟擢州牧。叟乃請去。曰。西湖已有東道主。不可再司刀筆矣。強之行。終不聽。遂為買山於湖上。築茅而居。未數旬。即遁跡不見。盧至州治。所屬有邑丞。明察吏也。忽得奇疾。鼾睡輒竟。日至夜深始醒。則曰。予病矣。為真君召去代庖。紀錢塘縣事。煩劇殊不勝。明晨仍須一往。言已瞑目。雞未鳴。早入黑甜。人皆以為異。旬終乃愈。後竟不時舉發。一卧數朝。幸不甚久。然叩其顛末。則曰。真君囑予勿言。言將有禍。暨盧下車。丞來庭謁。視盧之左右。皆若熟識。且能呼其名。盧聞其異。與已符。乃屏人與語曰。君之越俎以代者。實我也。君才實倍於予。行當薦剡。必不使人屈於下僚。因言其異。相視駭嘆。丞果藉盧力。遂館銅章。但不

識為更捉刀者何人耳。

外史氏曰。長材屈於短馭。疇能試以鉛刀。雅史困以囂塵。鮮克親乎島嶼。更之此舉。可謂兩平其憾矣。尤喜其為幕中人。揚眉吐氣。不致以寒酸之態。見量於食肉者。流不然。雖與之游矣。安知不謂為彼之福。而非我之力耶。流連再三。輒為之喜動眉宇。

隨園老人曰。功名與邱壑相左。祇為不能分身耳。果有此術。即為五斗折腰。亦所不辭。矧夫出宰名都。坐膺厚祿乎。搢紳先生有山水之癖者。能不神往於斯人。

遼東客

先大父宦瀋陽時。遇一僧。狀貌奇偉。談吐有英氣。不類緇流。而自額以上。肌削皮落。喀焉若喪其骨。怪而問之。僧亦不諱。蓋當國初海內甫定。宵小之徒。聚於荏苒者。尚餘什一。僧固其間之巨魁也。聚黨十數。某執牛耳。某次之。僧又次之。下此者。咸聽指揮。伏於遼東道上。行劫者屢矣。一日。有販珠者。結伴十餘。來自海上。所携皆值千緡。暮投旅舍。屋數楹。寥落無他物。惟一敝因置屋隅。則故盛米者也。客視之。俱不介意。眾中一人。貌聳而神清。負一劍。斯須不釋。俯而窺此因。微哂曰。噫。鼠子之死期至矣。眾未及詢。以為李斯之偶有所見耳。將寢。此客忽言曰。今夕當有壯麗者。諸君不可以不備。眾愕然。始詰其故。客乃剪燭啟扉。移去其因。屋

隅有巨穴。窺之深黑。其中洞然。並敲其困而驗之。儼一無當之厄。實則盜所從入之徑也。眾皆震驚。謀欲徙居。客曰。徙果能免乎。慎勿恐。有某在此。必不使君輩喪其實。因命眾枕臂而卧。即震響亦勿張皇。乃已。撥矮几坐穴側。帷燈伏劍。屏息而伺之。眾亦股慄不能眠。假寐以待。觀其劍光芒射一室。凜不可以相近。誠利器也。乃傳舍主人果與僧等劇盜為表裏。奸見客即馳往報。羣寇畢集。將俟其寢而襲取之。客舍之後地勢卑下。兼有坑坎深丈餘。匿空旁出。查土為階。以上通其隧。蓋皆盜所預構者。於是盡入塹中。然後議進。其首賊以為無患。毅然先登。約鑽至穴口。有聲如裂帛。其人早墜於隧外。撫之腥血污掌。已失其元。舉大駭。低案有風。人心惶惑。而盜之舊規長者亡。次者必繼。某居其次。義不容辭。逡巡而復登。未幾又墮。則頭顱亦棄於室內。盜者大譁。繼之以入者。非僧誰屬。僧於此時神氣沮喪。欲不入而不能。欲入而又甚恐。前車既覆。後車仍往。其心惴惴無已。始奮然入隧。趨起良久。彷彿有光。既達穴口。不敢躁進。窺探倉皇。旋覺寒氣侵肌。毛髮仍豎。戰戰然欲返。而又慮為人嗤笑。姑以首為嘗試。甫露其頂。未及眉睫。恍若有物如冷雪。遽沃其腦。早已冥然無所知。而身墜矣。羣盜燭之。馳門以前。天庭以後。削去者三寸。而人尚微餘殘喘。後無繼者。從賊大潰。僅昇一屍及僧去。僧至翌午始甦。敷以藥。半載乃痊。因愾然曰。草木餘生。不可再作孽矣。亟散其眾。出家。

於某寺中。後數年。邂逅遇傳舍主人。詰以客之所為。始得其梗概。且言某某之首次日客行。亦不知其所在。室中亦並無血漬。唯目子而笑曰。夕來多感玉成。異時當有以報。言訖徑去。予亦懸懸者數月。今幸無恙。再不敢與僧為緣矣。僧聞主人言。亦為之生嘆嗟乎。客其劍仙之流。隱迹於負販者乎。僧遇先大父時。既已六旬。此其壯年事也。比及先大父秩滿回都。東道之民。竟有夜不閉戶者。而行人之無虞。又何待問哉。

外史氏曰。使盜盡殲于隧。其奇必不傳。仙其留意於是乎。不然。人皆及肩。此獨摩頂。何不擊之胷中耶。卒之猛放屠刀。遂登彼岸。非藉慧劍之力。有以斬除貪痴。烏能至此。當為之榜曰。決其二以示威。留其一以警衆。仙之意深矣。又舊傳一婦人。才身夜績。有偷兒穴壁將入。婦聞其聲。視其賊已仰卧隙中。濡首而進。婦覩之笑曰。若欲眠耶。不可以無枕。乃以紡磚藉其首下。賊遂不能進退。挺然於穴隙間。天明呼鄰人執之送官。噫。此婦之智。亦客之流亞歟。

弱翠

固安王立猷。以才長。屢中副車。年三旬。猶未售也。居恒輒鬱鬱不樂。庚午。復入場屋。考事既竣。以母病。遽未遑候捷音。抵家。母亦小愈。王親視湯藥。棘闈之事。固未嘗去心。一夕。母寢。細

君亦倦卧。王獨坐誦頭場三藝。津津不自勝。慨然曰。如此佳文。擲地當作金石聲。豈朱衣猶不肯耶。語未竟。聞牆角啞然。似有竊笑者。因大駭。疑為穿窬。而笑聲嬌細。不類衣冠者。亟起往視之。則一二女郎。眉目如畫。碧衣朱裳。手拈菊花一枝。冉冉而去。忽不見。王詫為妖。心甚怖。不敢復誦。遽就寢。閱兩日。將近揭曉。興復勃然。篝燈展卷。不然一室之中。恬吟朗誦。刺刺不休。女郎忽然而至。匿笑入室。直前以柔荑掩其卷曰。如君此等文。止堪供覆瓿用耳。絮絮不置。聒人好夢耶。王大驚。燈下視之。容光滿月。鬢髮如雲。誠絕色也。心雖悚懼。然夙以名流自負。竟見嗤於婦人女子。意甚不平。因起而揖之曰。卿亦知文耶。恐覆瓿者。正未易遽此。女郎微笑曰。以予聞之。將毋同。王益忿忿。竟牽其袂。使坐曰。試閱吾文。黃絹幼婦。而不以桂枝相許。姮娥竟盲矣。女郎坦然就坐。仍笑曰。姮娥不盲。君心自盲耳。即取案上丹鉛批閱之。嬌波不瞬。纖腕不停。鈎之勒之。不須臾而三藝皆徧。末署八字曰。桂枝半枝。掇取為幸。王見之。於邑無色。取而視焉。披竅導竅。無不切中。乃悅服。亟請其名。女郎笑曰。若當執贄為弟子。何汲汲詢人姓氏耶。王又固請。乃曰。成氏小字弱翠。家固與君相近也。遂與王談論古今文藝。皆一一能指其瑕瑜。王益心折。因索其吟咏。即以手中菊花為題。翠援筆疾書。一律曰。採菊東籬學隱淪。指尖猶帶露華新。奇聲掌上鴉黃淡。笑數風前鳳嘴勻。摘去秋光寒翠袖。

分來佳色艷羅巾。不因把玩香盈手。錯認金釵欲贈人。王流覽再四。贊曰。清新秀艷。香奩集得未曾有。翠又笑曰。此與君文。差堪伯仲。不意俱蒙謬賞。王大慙。欲留之宿。辭曰。與君為文字交則可。若及其他。君家床頭自有人。誰能保醋娘子不攢眉耶。言已徑去。旋失所在。王心竊愛慕之。每夜獨居。以俟其至。而跡竟杳。然數日後。通邑宣傳某州中某某縣提某。固安祇一副車。詢之則已也。益服翠之蒸鑒不爽。至夕。私具酒果。屏人孤處。祝曰。翠娘子盡惠顧乎。語甫畢。身後吃吃有笑聲。迴視之。則人已在室中。因延之坐。謝曰。法眼不差。卿真我師也。翠曰。倖中耳。豈真先見哉。乃並坐譙歡。翠漸忘形。夜既深。猶未言去。王遽挽之就枕。懽洽之情。退避逡巡。猶然處子也。翠因嘆曰。本圖與君為嚶鳴。今乃與君為伉儷矣。筆墨中亦有魔障。信乎女子不可多事。及曉乃去。自是無夕不至。踪跡詭秘。王不言。家人亦不覺。一日謂王曰。妾家距此祇數步。而君竟不一謁。丈人峯似亦缺事。王曰。然。即浼其攜往。翠曰。君明晨託言訪戴。步出村東。妾來導引。乃可行。生從之。詰朝具衣冠。趨赴村外。翠果相俟於野。見王曰。來乎。王曰。來。急奔就之。翠即袖中取紅巾至。障王面。笑曰。請郎移玉。王舉趾如踏敗絮。柔不勝履。心甚恐。勉隨之行。有頃。聞翠語曰。至矣。揭其中。則竹籬茅屋。風致蕭疎。早有一老翁扶杖候於門外。見王拱揖曰。遠涉勞苦。翠指而告王曰。此翁也。王視之。龐面古眼。雙鑠非常。遂執

子婿禮。翁避王入草堂。數椽絕修潔。似無烟火。寒暄畢。即有垂髮女童捧茗至。酌之清芬。茶已。翁乃謝曰。小女子幼失所恃。茫然無依。今以之累君子。老夫慙甚。王唯唯遜謝。翠即趨入內。躬親視具。咄嗟之頃。散核羅列。王起執盞為翁壽。翁亦相酢。交酢甫畢。翁叫女童曰。請姊來。王郎非他人也。翠果含笑而至。促坐共飲。翁因叩王場中作。王慮為翠嗤。囁嚅不敢言。翠笑曰。父勿問。好煞亦在孫山外矣。翁怒之以目曰。此豈事夫子之禮耶。翠乃默然。酒既少酣。翁指庭際芭蕉。丐王珠玉。王酒後興豪。頓忘婦眉才子在坐。遂口占曰。清陰如柳碧如苔。翠顰黛曰。擬不於倫。着想妙在能俗。王不顧。又吟曰。伴盡紗窗翠色裁。翠掩口曰。前既溝中看泥。此真水面拋石矣。蓋譏其欠通不通也。王有媿色。乃不復作。翁強之。沉思良久。始續曰。剪春衣秋雨裏。結句急未能就。翠遽曰。予已代郎得之矣。因朗吟曰。綠毛獅子到階來。言訖大笑。翁亦不覺粲然。王不堪其謔。變色而起曰。妻不以我為夫。予何能居此。翁亟謝過。王不聽。拂衣出門。則四圍青山。茫無人徑。莫能辨其來路矣。正栖皇間。俄一牧牛兒獨驅驢犢橫笛而來。王亟逆而詢路。兒曰。若非我家新婿耶。何惶急至此。王因憤訴其故。兒曰。歸無難。但乘我牛背可返也。王勉從之。兒令王瞑目。彷彿行雲霧中。不一刻而抵其家。王張目始知為村外。遂棄乘兒乃辭去。王挽之問其程。答曰。君所至者四川峨嵋山也。因以川連一裹貽王。

人與牛皆不見。王駭然歸家。亦不宣言。竊自憤曰。夫不若人。匹婦猶以為羞。况女中之仙乎。於是深自刻勵。下帷苦讀。期年業大進。自取前作。玩味久之。笑曰。予自視亦如噉矢矣。益奮厥志。而每思翠不置。究不復來。壬申。魁於鄉。癸酉。復捷南宮。在京供職。旅邸正無聊賴。翠忽褰簾入。王驚起逆之。翠檢衽莊容謝曰。妾恃帷房之愛。偶爾戲言。觸怒夫子。又累君迷踪陵谷。幾不能歸。負罪邱山。不敢復見。今聞聯捷。慈榜喜不自持。不得已而覲顏趨賀。自此一別。道跡故園。無面目與君偕老矣。語竟欲行。王笑而曳之曰。勿作態。夢想眠思。誰以汝為憾耶。翠乃笑曰。思則有之。不憾妾。烏能中哉。王怪而詰之。翠曰。妾固日侍左右。君自不知耳。因並坐為王緬述。父怒女辱。婦訶逐於野。遂化身為牧牛兒。以紅巾為牛。送君歸里。又無以所棲止。偕居君齋。但不敢或現其形。何嘗一日離側哉。王猶未信。翠言某日讀某文。某日作某藝。纖毫不爽。皆別後事也。王乃不疑。亦謂曰。非卿朝嘲。無以致此。今之飛黃騰達。胥吾卿一激之力也。樂羊之妻。不得專美於前矣。翠亦再謝。至夜。人別新婚。惟倍往昔。翠因口占賀王曰。一聲謠唱展娥眉。忘却臨歧雙淚垂。今日與君重舉案。御香好向鬢邊吹。明日翠與王某移寓他處。矯稱新娶之妾。翠遂晝見人亦無訝之者。王後以二甲觀政。因家於京。王妻亦尋卒。乃以翠為繼室。生于一女。二數年。託言思父。欲歸甯。遂去不復返。

外史氏曰。仙之成姓。祇一智瓊。此殆狐也。其詼諧之妙。具有曼倩之才。而能於戲謔之中。相厭夫子致身青雲。豈長舌之婦可侔哉。乃翁亦風雅。於所居足見一斑。且安知非父女協謀。使天壤王郎。因激而為今時逸少耶。吾故不敢目之為狐。而以為真仙。

考勘司

刑曹多公。掌數司之篆。斷獄明敏。本朝叔問之臣。為之首屈一指矣。某年決一重獄。既行刑後。公卧私第。夜半聞剝啄聲。絕似署中隸役。方將展詢。僕即以一緘入。公覽之。蹶然而興。隨索衣冠。命僕馬乘騎出門。隸為前導。行甚駛。但不趨西而就東。公心訝焉。蓋公之宅在京城之東偏。居恒赴部。輒西行。今反東嚮。然亦疑之而不能詰。無何抵一門。重樓赫奕。雉堞巍巍。則京之齊化也。益駭。然且慮門扃。無由飛越。比及闐闐間。封鎖依然。隸引之。竟從棖闌之間。策馬而出。毫無窒礙。公更為之震驚。出城又行里許。至一大署。金壁交輝。彷彿如嶽廟。隸白曰。至矣。公棄騎。隸導之入門而南。至一所。亦若部之分曹。隸止公於門外。遂入報旋有人來延請。公從之入。甫達門屏。早有官人十餘。降階迎迓。冠帶亦與己相類。詞頗謙抑。視之皆漠不相識。眾揖公入廳事。遜以賓席。公固辭。然後坐。仰視堂額。粉地朱文。榜曰。考勘司。亦不解為何署。眾俱列坐。左右獻茗。啜已。公詢眾官閥。且詰見召故。東側首坐一官。品秩與公埒。答

曰。君陽官。某等皆陰吏也。冥冥中與君為寅友。今已有年矣。嘗閱案卷。見君斷才。不勝心折。近因一死獄。微涉不平。故特屈君至此。幸勿疑訝。公聞言驚怖。疑為身死。亟起立請命。眾延之復坐。笑曰。君壽算正長。何遽慮此。命吏以一卷呈公。則即近日所斷獄也。其事屬一宦家妾。與僕私。為主所覘。痛撻之。而未忍遽遣。僕乃持刀夜入弑其主。夫婦皆遭慘死。究之。開門揖盜者。則一小鬟。年甫十二齡耳。公治斯獄。寸磔僕與妾。而並誅鬟。鬟死。控之獄帝。因有考勘之命。冥司以故拘公。公覽訖。微笑曰。好生雖上帝之德。逆倫實神人之忌。鬟之死。固近於刻然。以春秋律之。非過也。遂自誦其獄語曰。戶不開則主不死。豈云引虎無妨。少既狃而長亦梟。寧謂待年可恕。語未及終。眾皆首肯曰。是其罪也。僕等雖見不及此。然亦知非無辜。前已遣之往生矣。第懸案未結。故煩公來一證。今聞明斷。益令人無從置喙。言已。公起致謝。將辭歸。眾亦不留。惟曰。此中固有君之坐地。但宜好為之耳。公敬諾下階。眾欲相送。力辭乃止。公出署。隸即控騎相候。乃循其故道而返。至都門。仍從隙入。將抵私宅。早漏下五鼓矣。馬忽欲洩。且遺矢於地。公棄乘入室。訝然頓寤。則一夢也。亟呼僕往視。天街寂靜。馬之洩迹宛然。遺矢尚蒸騰有氣。並視其騎。汗血微濡。公乃駭嘆不置。

外史氏曰。甚哉。刑官之不可為也。一女之死。鬼神具為之留心。矧其重於此者乎。多公具

老吏之才。極廢獄之慎。猶不免一番考勘。彼喜怒任己。曲直從心者。能由此出。不能由此入矣。考勘司中。既無坐地杜鵑枝上。絕少歸魂。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杜一鳴

西商杜某。家巨富。生子而啞。因名之曰一鳴。蓋取驚人之義。以致其屬望之意。及長。頗聰慧。但不能言而已。延師教讀。授以書。注目不移。翌日。即能默寫。點畫無訛。師以是奇之。漸能吟咏。所作有大家風。不落尋常窠臼。曾有粉蝶一絕。曰。聊將春色作生涯。宿盡園林幾樹花。不媿吟香渾似我。却疑春裏度年華。詩出。人皆傳誦。父母將為議婚。一鳴雅不欲。乃書數字止之。曰。兒不肖。病瘡失音。嚙肯以紅絲界此啞婿乎。即勉有應者。其女未必佳。又誤兒終身事。願父母徐以待之。俟兒自覓緣。或者得償夙願。容未可知也。杜夫婦祇此弱息。不忍拂其意。見字俯從。遂罷執柯之使。明年。一鳴已十七。父又將商於他省。一鳴作書曰。父言兒功名無望。讀書亦類弁髦。盡從父出遊。少識闕山之路。縱以啞廢。猶可以商世其家。不愈於默坐井中。而箕裘亦墜哉。父喜其志。遂為治裝。使從行。一鳴欣然就道。所過名山大川。輒有題咏。其尤膾炙人口者。莫如函谷關一律。其詩曰。雄鎮固金湯。眈眈視六王。地吞百越盡。祚翦二周長。雉堞存餘烈。丸泥少異方。青牛背上客。長笑過咸陽。由是以筆代舌。罔知一鳴不鳴也。其父

將往漢口。行及淮上。遇風。舟幾覆。一鳴初涉江湖。未諳趨避。風甫定。即私出船頭。將窺瓜步之勝。十八姨又至。波浪兼天。帆檣上下。一鳴立身不住。遂顛越於江心。舟中人既未及覺。一鳴又不能號。須臾順流而下。不止百里。及至風威稍霽。其父尋兒。竟歸焉有。明知墜於魚腹。長江無際。何自冥搜。惟招魂設祭。痛哭而返。遂不復有南游之志矣。乃一鳴初入汪洋。心膽皆落。亦不作再生想。詎意少飲西江。遽沉水底。旋有捉生替死。紛沓俱來。譁曰。代予者至矣。俄一道士。竹冠布衣。携杖疾趨。熟視一鳴而駭曰。此啞進士也。汝曹意將奚為。乃叱散羣鬼。握一鳴之腕。分水徐行。江皆壁立。及岸。以杖為指南。示之曰。由此而西。自有佳境。更探囊中。以一卷相授。囑曰。此素女之術。與汝衛身。非誨淫也。須慎用之。言已不見。一鳴甫經奇險。神魂瞽亂。不能問。即欲問。亦不能言。惟有心志之而已。少頃。神甫返舍。視其書。皆有字一行。五言絕句曰。百卉原無主。孤禽寧有聲。三春雖寂寂。遇貴自長鳴。一鳴知為佳識。手不敢釋。幸天時盛暑。衣履淋漓。尚無所苦。一鳴依水而前。猶憶道士之教。不復嚮東。乃行未里許。見有巨宅一區。勢甚壯麗。一鳴素不習坎。甫及牆陰。吻張足曳。因小憩於樹下。翹首四望。正當坐處。有垣堦。因雨未及修整者。窺之。綠苔茸茸。別無花木。恍似人家廢圃。一鳴少年鹵莽。頓思藉此為涼衣地。竟踉蹌而起。乘缺以入內。果闕其無人。有一亭茅覆其頂。四圍皆植瓜蔬。其

前又別有崇墉。高竹半出。茂樹拂垣。知為主人游觀之所。一鳴審視良久。乃即亭邊。盡去衣。纏擁而曝之。計俟燥而後行。驚定神疲。不耐危坐。遂白身卧於簷際。倦極思眠。不一時。覺熟寐。半枕初迴。嬌音羣噪。一鳴張目視之。則一二八妹麗東薄縠之裙。衣輕羅之服。紈扇半掩。立於目前。從婢數人。皆怒曰。何處莽兒郎。敢裸程寄人廡下。一鳴不能出聲。惟以手示之意。衆乃笑曰。是兒固生而啞者也。然美人微睨其具。意似不勝歆羨。忽與婢耳語數四。婢皆有笑容。美人遽反身曰。羞殺阿儂。目既為人所污矣。遂冉冉先去。一鳴懼禍。將起着衣而奔。婢知其意。直前曳其臂曰。娘子怒汝唐突。將白主翁治汝罪。汝乃思遁耶。一鳴猝不及脫。又一婢空息而來曰。娘子命將賊去。施敲扑矣。衆婢皆笑。推挽以行。一鳴媿懼交并。不得已而從之。歷門數重。都未暇視。至一室。珠簾低亞。翠幔高張。彷彿似深閨。益不敢入。婢擁之履闥。又不見美人何許。心少安。衆真一鳴於曲室。反扃其戶。笑曰。以此為視。不消着袴矣。遂皆嘻噱而去。一鳴頓悟。仙言所謂佳境者。或即此歟。乃不復懼。屏息俟之。日既暮。婢以棖至。推戶入。以酒食與之。且笑曰。娘子慮汝餓損。不任艱苦。以此與汝果腹。汝可食。一鳴知無虞。坦然舉箸。婢又笑曰。此中置鴿矣。汝竟敢食耶。一鳴不顧。啖已。婢携殘榼去。一鳴裸卧。惟思其父。暗自隕涕而已。漏下三鼓。聞婢相與語曰。娘子已不勝酒力。歸即思睡。可先令狂郎卧。即牽一

鳴出暗室。閨中椒蘭紛郁。銀燭輝煌。綉帷錦衾。絢爛不可名狀。衆簇一鳴登榻。語之曰。大好福坦腹此中。不愈於荒亭露宿耶。一鳴既卧。覺衾枕香爽。神思不禁蕩然。又許時。有紗燭一對。引前之美人來入室。即自語曰。痴老子不差。苦纏阿儂酒。幾誤儂好事矣。因問婢曰。裸體兒安在。答曰。已在衾中。美人乃笑。親啟其衾。取金分俵諸婢。悉麾之使去。自起闔扉。解衣就枕。甫入帷。即笑語曰。郎寢乎。儂來伴若矣。一鳴不甚解南音。但聞肌香流溢。口脂俯吹。亦既情熾。美人遽以纖腕探其私。笑曰。君貌絕文雅。是物何其武也。因挽之共枕。合歡之際。一鳴材既兼人。美人又歲鎖半啟。初覺艱楚。久乃流通。美人不覺嘆曰。使儂株守雞皮。罕識此樂矣。因為一鳴緬述。蓋美人生於蘇郡。淮商某翁之第三妾也。翁無嗣。廣置後房。粉白黛綠者五六十人。極一時妙選。翁正室早卒。諸姬各司其一事。惟美人所居最後。故以蔬園屬之。適因病暑思衣。親往摘取得與一鳴遇。遂攘為己有。他姬固皆不能知。晨起仍匿之暗室。三餐皆婢為餽送。漸亦有與私者。美人知而怒之。婢懼其撻。投首主人。翁大恚。執鞭入妾室。搜諸隱秘。果得一鳴。猝之出。將施扑責。一鳴指口作乞憐狀。翁始覺其啞。且睹其容。美如冠玉。益大喜。棄策還歸。美人因未識翁意。惴惴然肌戰汗淫。持一鳴哀泣曰。儂誤郎。百身莫贖。一鳴亦殷棘垂涕。正倉皇間。翁使人來呼妾。且囑曰。莫驚若人。美人覩然隨去。俄頃歸房。眉目間似

有喜色。挽一鳴就坐。檢衽起曰。主翁將有所說。郎其勿辭。一鳴以手詢之。美人亦以耳語之。兩俱欣幸。則主翁深喜其啞。將借以播種。庶幾無漏言。於此乃悟道士賜書之由。並其詩之前二句亦驗。美人又白翁命。欲為改易女妝。免人涉疑。一鳴亦領之。無難色。美人大悅。乃命婢報翁曰。事諧矣。少頃即易弁為釵。來見也。美人遂親為一鳴館髻。施朱粉。添薝澤。粧猶未竟。忽聞簾間笑語曰。偷花賊既已敗露。羞殺淫婢子矣。又曰。分我一杯羹。不愈於獨喫。叱嚇耶。音皆嬌脆。入則美人四輩俱妙齡。長袖濃粧。顏色盡絕。見一鳴。美目羣矚。均有欲笑之色。美人遜之坐。亦笑曰。非儂則若輩皆枯瘠以死。何能為。眾復粲然。一鳴粧訖。美人又為之更衣。眾目諦視。則絕代之妹。良無以過。益懼。導以同見主翁。翁開言撫慰。命婢呼以六娘子。因置酒與諸姬飲。謂之曰。有此好替身。不須怨我老特矣。言已大笑。眾為閨堂。及夜。翁命以次當夕。勿開爭端。乃笑而避去。諸姬擁一鳴。另入一美人室。戲曰。代耕人至。黍稷可藝矣。自是習以為常。不數日而徧。一鳴已諳素女術。盡得其惟心。諸姬親之如骨肉。愛之若珍奇。呼以啞郎。凡啞郎一衣。眾為親製。啞郎一食。眾為親調。爭妍獻媚。惟恐啞郎不懽。妙舞清歌。惟恐啞郎不悅。而啞郎亦遂顛倒於百花中。無復有桑梓之念矣。至此又悟粉蝶一詩。亦為語讖。期年。同日舉二雄。翁冒之。無媿色。賀者盈門。猶以為積德所致。未幾。三索又得男。人乃疑。

託竊議其不經。繼焉弄瓦。旋復弄璋。比歲之間。已男五女二。里巷喧傳。路人勿信。而親族之
感益滋。然以有翁在。不即發。又踰年。翁以病卒。訖乃興。訴之於某。直指。明時嘉靖五年也。直
指以議。禮忤旨。出為兩淮鹽道。翁之族皆商。故想之。直指覽狀。笑曰。老翁得子。一夔足矣。何
贅贅之若是哉。乃拘諸姬至。一鳴雖故女粧。究莫能掩。至案。欲械之。忽發聲籲屈曰。久被幽
囚。今覩天日。何反欲刑我耶。諸姬見其能言。舉色駭。直指怪而詢之。具以實告。官吏猶未信。
一鳴乃緬述顛末。直指聞過。貴長鳴之語。色甚喜。曰。子固治啞之御史也。竟不窮詰。憐一鳴
文弱。且事非本心。不科其罪。惟判令諸商。盡收翁之遺產。而以諸姬母子。悉歸一鳴。翁族無
敢違。一鳴遂携眷。僑寓淮上。諸姬詢之曰。君向者不鳴。今何不顧驚人耶。一鳴曰。予亦不自
解。頓覺欲言即言矣。諸姬皆歎異。直指有女。美而才。及笄。猶未字也。會作咏燕詩曰。非向金
閨惜羽毛。雙飛祇慮近蓬蒿。雪衣籠內終嫌媚。霜爪風前亦憚勞。吟至此。苦思不就。因自矢
曰。有能續成者。吾郎事之。直指出其詩以示紳士。踵至者凡數十人。悉揮去。後聞一鳴能詩。
召使續之。意固有在也。一鳴援筆立成曰。落月屋梁眠自穩。飛花簾幙舞偏高。香泥啣罷清
波靜。又逐爐烟傍袞袍。女覽之喜曰。郎在是矣。直指從其志。遂贅一鳴為婿。且勸之讀書。為
納粟。遂捷南闈。將赴都應試。携家西歸。時杜翁夫婦失兒。互相惆悵。父母思子。漸喪其明。一

日門者報曰。郎君歸。皆怒訶之。及入拜於膝下。迨視之。果一鳴。驚詢其故。細為編述。咸大喜。無何。諸美畢至。拜謁舅姑。益大悅。嘆曰。向思其一而不得。今且數矣。吾兒覓緣之言。良不謬。由是含飴弄孫。目復如初。一鳴安置妻孥。遂赴公車。竟於是歲成進士。鄉士盡知其疾。因以啞黃甲目之一鳴。旋點詞林。迎父母奉養於京。克盡子職。諸姬藉直指力。挾貲數萬。皆翁家物。杜益大裕。迄今西人論富。猶推巨擘云。

外史氏曰。人之英華。多以言洩。啞則克全其天然。則何以能鳴也。曰。聲色當前。真元剝蝕。雖欲不鳴。不得也。迨至登茲榜。騁雲遠。本來之面目。無復存矣。故人之為杜賀者。余深為杜惜。何也。一鳴驚人。固不若不鳴之為愈也。

隨園老人曰。守口如瓶。啞之謂也。乃瓶亦有洩時。翁遂徒貽笑口。不亦哀哉。

酒狂

秀水梁生。膽最細。醉後乃巨。居恆對客。恂恂若處子。及酣。拔劍斫地。慷慨悲歌。旁若無人。人因以酒狂目之。中歲斷絃。將覓鸞膠。急切未得。一夕同人會飲。酒既微醺。或戲之曰。聞某太史女既笄。而大貌則美甚。今寄觀於五聖祠。風清月白。時一現形。君既鯨鯢。盍往就之。梁已半酣。即起曰。諾。且笑曰。兄等執柯。予不敢辭。明日祈携一樽至婚所。為予稱慶。言已趨出。同人

皆鼓掌。以女無現形事。往固無妨也。乃梁趁月色踉蹌而行。抵祠。已子夜將半。恐為祝知。乃踰短垣。入稔樞。在西廡趨就之。陰風砭骨。酒已微醒。膽遂怯。逡巡欲返。俄聞酒香襲鼻。躡之則佳釀一瓶。陳於廊下。就而飲焉。其味香冽。竟沉醉。頓憶前事。直詣樞所。叩棺而祝之曰。鯁生不才。適虛琴瑟。聞卿時出遊戲。曾不使予一晤乎。言訖。棺內寂然。梁又笑曰。是所謂槁木灰死。不可復燃者。予何慕焉。反身欲歸。因足輒復顛於地。俄聞棺中嬌語曰。郎勿旋返。妾來矣。語未已。剴然震响。女早立於身畔。睨之。面痿如黃土色。肌膚削盡。無復人形。且以纖手相握。冷侵骨髓。梁醉中固知畏避。惟大噉曰。友誼我何不逮予所聞。以手麾之。使速去。女以報然良久。乃曰。君蓋好色者。妾之斗酒徒具矣。悻悻而退。棺復作牛鳴。梁亦驚汗。宿醒不沃而自解。顛躓而奔。歸家即卧病牀褥。詰朝。同人以酒來。詢其新婚得意否。梁瞑目搖腕止之曰。勿復言。君等幾以此殺我。因細述其事。眾不之信。羣往祠中驗其實。及至廡下。視女棺已裂寸許。窺之。果如梁所見。不勝驚異。咋舌而返。梁亦因是解。飲不復狂。

外史氏曰。人必因疾而後歿。歿之時。必羸尪。無甚可觀。乃傳記多豔稱之。似乎非物之理矣。此書一出。可證羣言之謬矣。近有鶯鶯灰一文。頗為哀豔。附錄於左。文曰。惟娉婷之豔質。固宜久貯於金閨。何荏苒之韶華。不能獨寬於玉貌。徐娘老去。豈盡風流。蘇小歿亡。終

歸枯槁。非株林之夏。難言三少。雞皮縱博陵之崔。詎免一環馬鬣。故當其鏡驚照影。我見猶憐。迨至於釵鳳辭妝。誰能可喜。宛轉於鮫綃帳裡。骨亦支床。呻吟於翡翠衾邊。肌難盈把。雞頭無刺。此鄉不號溫柔。秋水徒存。阿堵惟傳慘淡。既已香消粉褪。翻疑濃染鴉黃。何堪垢漬塵污。漸覺斜侵黛綠。春纖瘦盡。鷹爪時藏。雲鬟掠殘。蓬頭莫整。此李夫人特匿病態。而喬小青故留生容者也。洎乎總帳風寒。佳人難再。鴛帷夢斷。好物弗堅。楊柳纖腰。恍如強項之令。櫻桃素口。儼同久舌之禽。龍玉腕於紅綃。莫聞寶釧。蟲金鉤於百練。怎步金蓮。黃土傷心。銀瓶固哀其落井。青燐怵目。翠鈿亦共此埋塵。松柏青青。空思眉牕。風霾黑黑。枉冀足音。夜臺無再返之香魂。泉壤多將銷之豔骨。羅衣化蝶。不掩冰肌。錦衾成灰。難藏弱體。蓮萼值彫零之日。剝面不僅無皮。橫波當立涸之時。剝目何嘗有肉。香溫玉軟。祇留雞肋根根。臉杏腮桃。惟見銀犀落落。燒殘劫火。蟬鬢飛烟。貼近寒泉。雪膚化水。無論玉環飛燕。同此紅粉骷髏。一任花蕊梅精。未必綠窗滿目。興言及此。奚為掩卷神馳。結想於斯。無事披圖意亂。苟向百年而慕色。誰能千載以偷香。噫嘻悲哉。倩女久成蘭麝。土嗚呼朽矣。才人莫斷雲雨腸。不信予言。請臨彼穴。

瑩窗異草二編卷二

長白浩歌子著 武陵隨園老人評

祝天翁

渭南有鄉民祝姓。失其名。性樸訥。以農為業。每遇耕穫熟。輒祝曰。天盍佑我。人遂謂之祝天翁。暮年鰥居。有一子。亦學稼。年已而立。猶未偶也。父子粲然。出作入息。比鄰多憐之。或勸曰。翁之髮短矣。為兒納婦。不有人饑彼南畝耶。翁笑曰。天佑我筋力尚健。予俟衰老。伊婚未遲也。聞者皆嗤其貪吝。一日翁他出。子獨力作。忽聞叢莽中有人笑。丈夫之髭出矣。猶未授室耶。盍援我。予為爾婦乎。子驚迴顧。野無人。因復耕。旋又聞聲。語曰。不援我。將鰥此一世矣。子頓悟。前此某家有女。未嫁而孕。父母怒縊之。草葬於此。大怖而奔。歸至家。猶惛然。股內戰戰。勿甯。及翁歸。詰輟耕。故子以實告。翁不信。叱曰。汝情農自安。以妖異相誑耶。驅之使就廬舍。不予之歸。子在田中。自計鬼若來。此誠無地可避。盍納之。少識裙下樂。死亦無憾。因不復懼。假寐以待。向恐麾之勿去。今且慮招之勿來。候至宵深。倦極思睡。俄若有人小語曰。我來矣。何寢耶。子起視之。星月皎潔。女果豔妝如平生。掩笑而至。子故熟識。不再問名。遽擁之就枕。女本蕩婦。子亦偉男。遂相得甚。懽事訖。子詢女曰。若言為吾婦。其信然乎。女曰。業已婦矣。何

問也。子曰不然。所謂婦者。事吾親。育吾子。操吾家計。良不止為一夕之懽。女曰。此亦非大難事。妾為父母所賤。歿後厝之淺土。霜露沁骨。草莽纏骸。更怕為豺犬所掘。徒飽饒口。君能從妾高阜。且深埋之。當為君鬼妻。一切如命。子疑其罔已。詰曰。鬼亦能誕育如人耶。女答曰。能。凡人暴卒者。魂氣凝聚。不即散。能施能受。妊娠如常。此自然之理也。病而後歿。則不能矣。子因笑曰。然則汝之所懷者。亦將臨蓐矣。女報顏久之。始曰。君毋謂妾疇昔良有此事。但臨隨人死。且在屍中。今之許君者。魂也。子信其言。益深眷戀。直至村雞羣唱。女乃辭去。子歸不敢告父。夜則荷畚插而往。俟候良久。人跡渺矣。徑詣女子塋處。且祝曰。若無誤我。甫啟尺壤。即得女屍。月下諦視。面色如生。猶未朽。子乃極力負之於岡。為深坎而瘞之。插柳其上。記認而歸。比至廬居。女早曼立相待。見子喜曰。君信人也。掩骼之德。百身莫贖矣。子曰。盍先犒子。因挽之懽會。謀及長策。女曰。阿翁凡事皆諉之於天。君即以此貽之。隨所見。皆曰天佑。翁必不疑。翁不疑。則人亦可以無疑。從此饗外嗣續。妾請任之。但不克顯。然并白。並代君乳哺耳。子欣然從其計。女復別去。無何而翁來。語子令返。言偷兒欺予耄老。將踰墻。汝仍歸宿。我處於此。蓋翁心多疑。非實有是事也。子心竊喜。遂復歸。女果夜至。命之寢。則曰。婦職宜先盡也。遂為子縫紉。夜分始寢。雞未鳴。即起。操箕帚。躬炊煮。約足一日之需。乃皇然去。翁歸就食。見其

整潔異乎平時。甚訝之。疑子所為。都又不類。躊躇間。子乃笑曰。父勿言。此天佑也。兒歸物已具。亦莫解其由。既而思之。非天意而何。翁果釋然。嗣是遂以為常。而不之怪。後數旬。女雖不晝見。亦不歸。恒就暗室。為子操家計。飲食以時具備。無煩預辦矣。子詢之。答曰。得君陽氣。晝亦可居。但畏見人耳。及秋農忙。父子偕作。女雖不親。饒子至。即具筐筥與之一菽一水。極其勞瘁。村中有室家者。反媿之。翁信為天佑。不之詢。每欲以此矜人。子恒止之。乃不言。又囑子私為市棉。暇則紡績。為禦寒計。衣之污者。澣之。敝者。新之。未及飛霜。絮衣咸備。進之翁。知以天佑勿問也。惟比隣稍稍疑之。而父子純謹。亦不敢妄為臆度。暮年。女誕一男。真諸室室。子奔告翁曰。有一襁褓物。不識所從來。今在予室中矣。翁亟歸視。門戶悉扃。呱呱者果在榻上。驗之。貌類其子。乃笑曰。此天慮我無嗣。而錫汝以寧馨也。即覓有乳者。子之坦然無疑。然自此比隣之惑益起。默相窺察。祝子所居之室。晝則有機杼聲。夜則有刀尺聲。食則有烹飪聲。寢則有歡笑聲。將不詰其父而詰其子。眾又未發。女已知之。謂子曰。妾與君子緣盡於此矣。子驚詰其故。泣言曰。妾以生前不淑。為天所怒。雖投環未足以蔽辜。上帝以阿翁純樸。事皆聽之。彼蒼而君又命中無偶。故假手於妾。以延此一脈。妾亦得藉以贖罪。今既似續有人。是妾之事畢。即君埋骨之德亦報矣。行將往生他處。何必戀戀枕藉。駭人耳目哉。言訖欲行。挽

留之終不肯止。且囑曰。翁享兒婦之奉。祇宜有此一年。速備後事。恐倉猝不可為。乃去不復來。及比隣詰查。祝子徑以情告。眾殊未信。跡之實然。惟翁反以為妄。愀然謂眾曰。鬼敢貪天之功。以為己力耶。人咸笑之。明年。翁果卒。子服闋。欲婚。忽病痿。遂以疾廢。祇女所生者承其祀。而椒聊蕃衍。不數傳。竟成巨族矣。

外史氏曰。女子來。蓋為翁。非為子也。觀其能修婦職。翁乃又得享人子之奉。不然。拮据一生。有子無婦。猶之乎乏嗣矣。曾能含笑於泉下哉。事皆諉之上天。已得多少便宜處。而天仍報之以此。善善從長。天乎。又何異於聖耶。

隨園老人曰。一片空花。仍踏實地。南華有誕而無其真。是殆經營慘淡而成者。

暢生

暢生名正。字無畏。秦之三原人。初為黃冠。後乃棄而歸儒。能文章。獨參理解。嘗謂老氏五千言。人猶索悟。豈尼山之道。反不若西度函關者耶。以故所為制藝。頗能揮發聖賢義蘊。而詞藻則有未逮。其人事母孝。家僅溫飽。每食必具甘旨。承顏順志。奉養有方。年三旬。母卒。哀毀過度。竟成骨立。未幾亦死。乃生實不知為死。魂輕若絮。飄飄然御風以行。欲見白光亘天。盤地旋轉無定。生逐之。瞬息數百里。光忽頓歛。即得一山。其高幾千萬仞。嵯峨怪狀。無路可登。

躋方將攀援。黯無天日。生自念我何。以至此。將毋世之所謂陰山者歟。因悟其死。不禁大慟。忽憶母在冥途。語此定省。計亦良得。遂轉悲為喜。因循山而前。覓路登躋。方將攀援而上。遙聞金石絲竹之音。若拊雲璈。若鼓錦瑟。聆之聲在半天。俄有羽葆三簇。來自絕頂。五色陸離。儼如阿閭之鳳。覽德輝而下。倏忽已達平地。及近視之。則幼童數十人。年皆六七齡。絕無衣袴。惟着錦肚兜。下繫竹馬。其肌肥白如玉。各執樂具。持幡幢跳舞而至。生方錯愕。即已來前。以四輪蒲車。延生上坐。生勉從之。而笙樂大作。諸童夾持上昇。早已飛越險阻矣。無何。即至一處。瑤宮璇室。雲霞蔚然。其門高大而軒敞。金漚浮戶。玉獸當階。榜曰。九天文衡之署。生將下車。童子止之。竟蜂擁以入。歷門數重。甫達廳事。早有紫衣貴官。約十餘。趨前迎迓。扶策而下。捧黃卷。狀若誥勅。南面立讀。生始俯伏聽宣。則非天帝王旨。實西王母之詔也。文約數百言。不克記憶。其意則以瑤池諸侍者。各晉仙階。法宜更換。茲於人仙鬼狐中。遴選數百人。以供職役。而從前女侍。率皆文浮於行。致以風流香豔。為世譏評。故令力挽其流。不用玉樓諸修文典司考覈。以生學正品優。特加徵聘。並勉其留意採拔云云。生乃稽首而謝。諸官進冠服。貂蟬多繡。赤鳥朱衣。儼有欽命氣象。旋列綺筵。天廚供饌。諸人皆側立。惟捧勅者。主席相陪。詢其官閥。則清華上仙鄭康成。酒數行。旋即撤去。生覺微醺。而氣骨堅凝。精神爽朗。與在

生時無異。心竊喜。須臾。眾官稟曰。天符不可久羈。且君陽錄未終。仍宜旋返。閨中已鎖院矣。請即命題。生以故事諮鄭。鄭以詩對。生曰。近體律絕。多近浮薄。乃擬題曹娥祠。過露筋廟。令作五七言古各一首。題下數刻。諸卷皆集。生一一披閱。共取十人。鄭少之。又益以十五人。其餘皆落第。及唱名。其一為吳靜婉。本中州士人女。守貞而歿。今年僅二十。呂純陽憫之。薦以為西王母侍兒者也。其過露筋廟。詩有肌膚可糜。心不靡。海枯石爛。天為泣之句。生取以冠軍。外此則王曇影。宋修華。皆人仙之翹楚者。天狐有二。亦俱積行數千年。不墮色界。鄭因為生慶得人。榜甫發。鄭即齋卷赴西池。旋有蟒玉女官。馳馬偕來。宣王母口勅曰。師生分定。見固無妨。諸媛先謁門牆。然後赴闕。生辭謝不獲。已而香風拂拂。彩袂翩翩。靜媛率眾美俱入。天樂鏘鳴。羅拜堂下。生視之。王筍一班。遠勝秋門桃李。肅然即退。女官又傳王母命。酬生以文星一枚。書香成束。且告之曰。此係無形清貴。非比人間玉帛。可以承筐。是將者。君得享此。子孫翰墨綿綿。與世不絕矣。生再拜祇受。鄭亦稱賀。試事告竣。仍命竹馬兒童。送生回陽。生念母。亟叩之女官。答曰。尊堂在世無大過。且有善行。昨已往生富貴家。無相憶也。生乃掩淚更衣登御。出署。都不由舊徑。俄頃已達里門。生悅。諸兒秀美。時尚無子。思以得之為嗣。乃以手挽扶輪兒。堅不肯放。兒大啼。生亦霍然。恍如夢寐。蓋死已一朝夕矣。家人因時日不吉。未遑

就殮見生起立大駭而奔。生力止之。語以故。衆始欣然。生三日而杖五日而趨。不旬日而全愈。且能知隔堵事。兼升丈餘之屋。皆前所弗能者。人始信其遇仙。但生以儒道自閑。不甚於炫。忽一夕。乘月小步。聞空中嬌音。語曰。夫子別來安否。生知為鐵網明珠。仰詢之。忽然下止。則雲輶二乘。各坐仙媛。一即吳靜婉。其一不甚稔者。自通姓名。則宋修華也。舉棄輿。亭亭而拜。生大喜。延之上坐。命生與談。靜婉致諸姬意。以金丹雪藕數十品。拜獻其師。生不受。曰。陸氏之莊。誠不宜荒。但此非塵世物。有而匿之。是自私也。出以示人。感衆滋甚。決非吾儒所宜為。無敢祇領。無已。日前公宴所飲仙漿。並裂卷佳紙。覓得見賜。叨惠良多。修華笑曰。師言誠細事。行將奉上。語未絕。即有青鳥一雙。翔集砌下。一負朋酒。一束錦囊。啟視之。其酒紺碧色。溶溶如春水。細玩其箋。淡紅若新花。膩不著指。因詢二姝以所製。靜婉對曰。酒即瑤池玉液。不須醞釀而成。紙則十丈蓮花。搗而製之者也。兩人又請見生妻。生初不許。再四固請。乃呼之出。俱以師弟禮拜謁。靜婉以金步搖。修華以玉修腕。敬以執贄。生亦令妻却之。咸嘖嘖嘆服。其清德。晤語良久。始辭歸。仍駕其車。冉冉升空而去。初生妻瞥見二美。宮妝如畫圖。駭懼不知所出。及知是藥籠中物。乃始謂生曰。君有此高弟。無難立致仙班。即不屑。亦可望作富家翁。何為盡辭所餽。得毋近於硜硜。生笑曰。予愧刑于此。固非卿輩所知。因並戒以勿洩。自是

二女不再來。然生家凡有所需。生妻一動念。翌日即於妝次得之。金帛珠繡。如數而予。資用因以小阜。蓋二女知師之介。不欲顯致之也。閱兩年。生舉一子。宛肖所挽之兒。諸姬咸來稱賀。無勿至者。皆以文翰為儀。生始笑納。而金錢洗兒。幾以萬計。則固不及知也。兒長絕慧。十齡即通五經。人以知文星輝映。書香綿延。固方興未艾也。

外史氏曰。人世主司。端藉天上。不謂天上鑑衡。有時亦取諸人間也。蓋其孝足動天。學足型世。原與玉清諸仙卿無異。因而修天院濟濟多士。反覺頭腦冬烘矣。惟是材衡玉尺。既崇寔而黜華。忽焉花鎖棘闥。不揀金而拾翠。朱衣有眼。董雙成竄落孫山。彤管無靈。李易安終居康了。載賡柏舟之句。發耀龍頭。羣染柳汁之衣。仙接鳳翅。宜乎傳來衣鉢。不在蕊珠宮中。一經品題。感倍芙蓉鏡下已。至於理學文藝。久矣殊途。其能以風雲月露之篇。竟闡道德仁義之蘊者。正寥寥不堪數計也。

鏡中姬

俞遜字仰之。淮上人也。贅於瓜步巨家。妻沈氏。美姿容。喜塗澤。頗有獨擅一代之想。自贅俞。琴瑟甚調。從無脫輻事。姻婭中家室失宜者。多稱羨之。岳家故甚富。舊藏一古鏡。云是唐宋時物。不輕以示人。俞欲見焉。索之妻。數數不能得。心恒歎然。一夜有盜入岳家。所竊無多。而

此鏡並失。家人以為異。竊意偷兒為知其寶者。決旬。俞行市上。見貨鏡老人。持一鑑。體製極古。不似近今所鑄。詢其值。祇二緡。遂易之以歸。携入室中。妻適對鏡整妝。乃戲以投之曰。若家一廢鏡。視為希世珍。不令人少照容髻。今鬻於市。價祇百錢。絕無有過而問者。予且袖之來矣。蓋俞故未覩此鏡。因給之云云。乃沈一見即驚曰。是吾鏡也。君果何由得之。俞亦愕然。始以實告。沈持鏡自照。忽大駭。叱曰。若何人。鏡亦朗然曰。若何人。徐曰。予為郎君姬。宜參正室。不然。醋娘子詎能容。言訖。沈忽擲鏡自仆。曰。嚇殺予。鏡亦曰。撲殺予矣。俞大驚。取視之。鏡中立一美人。修眉廣頤。豔麗獨絕。以視妻。不啻徑庭之別。因詰其由。鏡曰。予五代時。朱全忠之寵姬也。全忠為後唐所滅。予遂歿於亂軍。後遇仙師。以予血鑄鏡。魂乃附焉。今又數百年矣。聞郎君古雅。願備妾媵之數。俞曰。毋乃為禍乎。鏡曰。不敢為禍。祇以供君把玩。且不與爭枕席。懽無須多慮。俞乃喜。叩其所能。曰。少習歌。於是立鏡於榻側。夫婦並坐聽之。其聲嬌細。而簌簌可動梁塵。且其曲亦工雅不羣。遂相對樂甚。已而鏡中之影。自解其衣。體潔白如玉。先裸而後舞。折腰曲腕。獻媚呈身。觀此旖旎之態。夫婦皆情不能禁。竟下帷帷好。置此鏡於勿顧矣。自此習以為常。不數日而俞病勢且危。殆岳知之。坐索此鏡。叱女曰。曩者不與兒輩見。正為此中有妖異。禍人者屢矣。予以祖遺。不忍碎之。豈堪朝夕摩弄耶。因置之鐵櫃中。加

賊封焉。延醫視俞。半歲始痊。後岳卒。竟失鏡之所在。

外史氏曰。此鏡可與畫屏美人並傳。殆妖物也。然助他人之歡。不逞己之慾。竟以此見識。翳獨何哉。且安知非陰附閨軀。故夫婦不禁其蕩也。若無鏡在。奚為燕婉之好。未至十日而失形。博物者必深知之。

程黑二

國初遼東有無賴子。其名程黑二。勇力絕倫。趨捷善躍。嘗升百尺竿上。疾若猿猴。然藉此而為盜。罕有能禦之者。里中素封。不堪其擾。因嚴為之備。黑二聞而自計曰。予藉此為業。聚財散去。所存無幾。且年近三旬。妻子俱無。此生半為虛擲。今又見防於人。何能鬱鬱復居此。於是罄其所有。分依於所識窮乏。一竿一囊。蕭然遠引。頻行向諸富家。辭曰。向之竊者。皆我也。今將他往。不再擾君清睡矣。幸毋以予為念。遂發。人既異之。且喜其遠去。可以高枕無虞。咸置酒相慶。黑二倉卒出門。罔知所適。竊思京師富庶。且廣大。可以藏身。遂由東而西。道逢資斧。皆取給於竿。無少乏。一日行及山谷。曠野無人。日已暝。無所棲止。黑二素習宵行。亦漠不為意。跋履夜半。忽見谷中有高第。頗宏壯。有似巨家。因自語曰。沿途類此。殊亦不堪。胡不借潤道旁。以壯行色。乃揭竿疾趨。至則烏革輦。飛屋以百計。較之故鄉之富者。猶過之。益大喜。

倚竿於垣。攀援而上。窺之。燈火半明。猶有未寢者。此則其宅後也。黑二見無行人。方越踰。又因路不能穩。伏暗中。靜伺良久。歛聞有人低語曰。參橫斗轉。銀漢將斜。夜深矣。那人多勿來。又二人曰。果爾。則蘭姑真僥倖。但恐不免耳。語畢而笑。及近視之。則二小鬟出自夾弄。吃吃而去。黑二知有側門。跡之。果得其處。因潛啟雙扉。入則花氣襲鼻。竹聲聒耳。恍惚似有佳境。中屋三楹。綉簾半揭。燭光直射於階除。心怯無敢前。仍伏於牆角。須臾有人如好女。出自房中。倚檻而嘆曰。可人期不至。專結惡姻緣。已而低曰。今夕倘再來。予不能生矣。言訖以袂掩面。狀若淒楚。不勝者。黑二莫解其指。亦不甚關心。俄有物疾如飛鳥。自檐而下。及地頓化為人。狀貌雄偉。怪音如鴉。笑而謂女曰。勿作望夫石。予已貴然來思矣。遽擁之入室。女似畏縮不前。其人竟推背以入。戶遂闔。黑二知為妖。將窮其異。悄即窗下聆之。聞其人笑曰。汝勿怖。今宵固王良遣父。駕輕車而就熟路也。又聞女曰。華門湫隘。不足以容車。可奈何。其人又曰。姑嘗試之。汝固強而後可者。未幾聞女作呻楚聲曰。妾已不堪。願留其半。其人恚曰。昨夕已令人不滿。今仍作態耶。女似哀懇再四。無何嬌啼惻惻。慘不可聞。黑二義結於中。頓忘己身實盜。大呼曰。何物忤奴。若人閨媛。當以老拳斃之。語未及終。旋聞室中驚詫曰。其聲甚勇。予不敢當。盡去諸黑。二方排闥。物已拔關欲奔。擊之中目。戛然長鳴。視之。修耳偉腰。宛然一

衛早起屋而逝。黑二踴躍從之。忽不見。仍復緣棟而下。則女已整衣迎候矣。直前謝曰。弱質
歲寒。突遭強暴。非君則命盡於今夕。將何以酬。黑二始悟已為梁上人。即亦無懼色。竟從女
入閨。燈下視之。花貌幽妍。丰姿妖冶。實為目所未覩。而餘淚盈眶。啼痕界粉。固甚可憐人也。
因詰見見辱之由。俛而不答。徐曰。此誠夙孽。愧不可言。黑二笑曰。阻子歡會。得毋怨我。因莽
雖然。免子於厄。子亦不能不望報。女覩然曰。殘柳良不足攀。然果不見鄙棄。亦願藉此以酬
高厚。黑二又笑曰。予故不較此。但恐吾子曾經滄海。難為水耳。於是挽以帷好。女始告黑二
曰。君勿見疑。妾家皆狐也。妾小字勝蘭。隨父母居此谷中。將近百年。茲有長鳴侯者。驢也。見
妾美。強委禽焉。父母懾其威。勉從之。甫一夕。妾已狼狽矣。今蒙相救。恩戴二天。倘不見憎。異
類願事終身。黑二故饒膽力。且喜得美婦。殊無所懼。惟詰曰。狐獨畏灞橋所跨者耶。答曰。不
然。此聶隱娘之黑衛。非邯鄲道上者比也。其主為劍仙。能百步取人首級。我輩尤畏之。故不
敢與之抗。黑二駭然曰。若是。則我亦甚危。女曰。無慮也。君前生即空空兒。與聶師同列。劍仙
斷不加害。不然。怪亦極有力。使非有所震驚。何至聞聲遁哉。枕畔喁喁。倏已達旦。女先起。往
白其父母。有頃。男婦羅拜。盈屋。遂為黑二易新衣。張樂治饌。懽然合盞。女知黑二為穿窬。勸
使改業。入武食餉。常乘一騎回岳家。獨往獨來。人莫能測。踰年生一子。長面如驢。黑二欲及

之女不忍力勸乃止。黑二後以軍功擢把總。以酒罷官。遂返谷中不出。

外史氏曰。狐性之淫。非此獸中之姦毒。不足以破之。惜乎黔驢無技。又為黑二所奪。向使長鳴侯得志。彼天下之被狐蠱者。亦當舉酒稱賀。如黑二去鄉時矣。奈何。一喝披靡。令勝蘭得婿快意耶。

拾翠

上元湯汝亨。令時之柳七也。工於詞。亦善詩賦。獨至於文。則猝不能辨。當風檐寸晷中。猶時構小令。泊乎納卷。滿紙鉅釘。絕無一語可取。以故年屆三旬。青衿猶未上體。日逐逐於童子試帖。不為憂。同人咸惜之。然其詞名噪乎左右。雖婦人小子。莫不挹其餘芬。似亦人生得意事。丙寅歲。小試又北。兼亡其雌。獨居無聊。乃赴丹徒某公召。流連多日。遂入籍而仍前不售。士林益加笑之。落拓之後。其詞愈工。曾有剪刀臨江仙曰。買自并州光似雪。殷勤玉手擎。將縷縷絲絲吐。吞忙。燈前輕放處。尺寸費思量。慢道春風如汝快。秋來伴盡宵長。銀缸影裡燕低翔。裁成猶有待。古塞莫飛霜。由是丹徒之士女。又復膾炙於口。傳誦不休。一日郊遊。過邑紳孫姓。負郭巨家也。以某公故。頗盡地主儀。盤桓至暮而後去。孫有笄女。貌絕美。尤嗜詞。偶得湯集。誦咏勿衰。時置一帙於綉筐。凡有所吟。悉和湯韻。雖切依劉之念。而未稔為何許人。

女有貼身婢。拾翠其名。貌亦與女相伯仲。是日窺客。得識湯。見其丰神秀逸。雖中歲而美擬羊車。因陰以語女。女遂思慕不置。竟以此致疾。女父母探知其意。俱嗤曰。湯生老大無成。將以曲子名家者。何足以當崔屏之選。亟為之議婚於豪家。而給諸婢。使報女曰。郎即卷中人也。翠識女心。果以湯告。病尋瘳。既而知其非是。翠乃自咎曰。予誤阿姑事。阿姑其謂我何。予必遂其志。而後無憾。翠有外家居城中。其舅為邑諸生。因翠父鬻女作婢。斥絕之音問不通。然翠猶能識其處。遂竊女詞一卷。中夜潛出。奔外家。月色路暗。踰堽而前。寸趾為之盡裂。至邑門。猶未聞。匿跡叢莽間。宵露沾濡。勿恤也。門啟而入。物色而至舅家。適姥倚閭待萊傭。翠乃哭拜於地。偽言主人狂蕩狀。將以予為小妻。不從則撻楚。予恐貽外家羞。故急而投言。已涕泗交下。悲不自勝。姥故憐翠。撫慰之煦煦焉。亦流涕不止。携之入。謂曰。若父直畜產耳。累吾家一塊肉。狼狽至此。夫復何言。有頃。舅亦自外來。翠起拜謁。舅詰之。得其故。乃奮然曰。汝值止十五緡耳。予雖單寒。貸田二畝。可以之畢事。奚忍以姊之遺體。為人畫屏姬。翠復泣謝。舅乃與姥謀。暫貸於人。如其數。浼孫之近族。往贖券契。且明告紳與衿等耳。辱吾甥。猶辱吾也。如不與。勢必涉訟。乃已。某諾而往。時孫氏失翠。聞其舅在官牆。深以為慮。及某至言之。始知翠在外家。乃大喜。慨然與之。無吝色。然在孫女已如失左右手矣。翠居姥室。易侍兒妝。為

貧家處子。姥與舅為擇所適。翠私謂姥曰。兒命薄。不足以當金夫。聞有湯某者。本上元人。貧而鰥。年僅而立。或可婚。姥以翠言語舅。舅亦薄湯。而姑難其詞。翠乃以一卷授舅曰。持此謁湯。事必有濟。舅未及覽。置齊中。而他往。甫出。遭湯於途。二人故熟識。因拉之歸。而翠適在書室。見客至。如嬌鳥驚弓。翩然而逝。亦未暇審其為湯也。舅揖湯就坐。入而呼茶。湯見案頭集。取而翻閱。開卷則行香子一闕。恍若為己作者。詞曰。窗外風清。窗裡烟清。一爐香暫且消停。閒憑玉案。懶閱金經。看蘇家舞。辛家幼。柳家卿。捲卷思生。展卷春生。個中人忒煞關情。吳頭楚尾。徒仰芳名。待坐君床。捧君硯。與君賡。湯吟哦。手不停披。見集中譽己者什之三。和己者又什之五。其他蓋寥寥焉。乃拍案大呼曰。女鍾期固在此耶。因而目不瞬。腕不輟。口無停聲。茗既至。而客誦如故。舅遂戲撲其肩曰。得意哉。吾兄也。湯始驚顧而起。謂舅曰。僕生三十年。文字之知。固無一二。而巴人下里。和者為多。然未有相愛若此者。願得作者香名。庶他日可報知己。舅取一覽。即擲去曰。此閨中斷編耳。兄何辱問。湯不平其言。忿然曰。勿論其情。即此詞與僕齊驅。當亦香奩之少游矣。兄何大言欺人哉。舅見湯意垂涎。乃坐而告曰。小甥女初學拈毫。妄有所作。弟已屢呵之。兄為大巫。胡揄揚至此。湯聞驚喜曰。吾兄宅相得人。惜乎女也。若得門楣如我輩。不依然魏家之舒哉。語蓋亟於自薦。舅默然。徐曰。即令雄飛。亦不過與君相

時且小女子年纔二八。對客猶慙跳。未可以任人井臼。語蓋謂湯而湯拒之言已。間以他說不再齒及。湯知所見即其人。心益動搖。不克自主。遂托故辭去。翌日徑跪所契向舅求鸞膠。舅本不欲。而慮拂翠意。惟謝曰。甥女出身寒賤。恐異日有棄捐之羞。勿敢諾。湯又倩某公言之。婚乃議。閱兩月。湯即納采親迎。既卜吉矣。翠忽謂姥曰。舊主人固可不使知。但阿姑素厚我。聞渠亦將于歸。盍往視之。姥以語舅。舅不許。姥爭之力。始與姥偕往。時女以聘非所願。抑鬱勿舒。疾復作。輟轉床蓐間。蓋恒有淚痕焉。豪家亦既下聘擇日。竟與湯暗同。翠至。聞其期心甚喜。入謁主媼。以舅故甚蒙優禮。及入閨闥。女見翠低鬟感黛。嬌嗔者久之。甫曰。若舍我而去。何復來耶。翠謝過。女遜姥坐。因詰翠近日何作。姥代答曰。近將事人。針黹亦大忙。女問婿家阿誰。姥笑曰。曲子湯相公。何堪垂問耶。女艷然粉容頓異。向壁卧。不復言。又許時。姥將携翠歸。翠曰。兒與阿姑尚未通片言。宜少留。俟吉期。姥來相迎。未已得綢繆旬日乎。姥許之。竟先返。翠晚夕請女屏人相與語。翠曰。姑亦知翠之來意乎。女愀然。翠乃嘆曰。翠因阿姑此心碎矣。向側聞阿姑言。李易安朱淑真事。每為之泫然。竊意姑非沒字碑。可以隨俗俯仰者。因見姑慕湯某。亟為慫恿其成。不意主人竟許豪家。豪故胸無滴墨者也。姑與為偶。保不為二古人之續乎。今來敬獻良策。願姑一言而決。女聞翠言。意甚聳動。亟詢之。翠曰。湯之落魄

與年齒之長姑所知也。翠今之與婦姐實係阿姑故。姑若思踐前言以圖兩美之合。翠願以此姻讓姑。倘辭長就少。辭富就貧。翠請明日返自往事之。惟姑裁處。翠無贅言。女至此頓解翠意。知其以彼易此。也不勝感激。無復躊躇。毅然曰。若以好事讓予。適如我願。雖然其如家何。翠不答。女亦會意。但為己所樂。坦然不疑。惟詰曰。相易固大佳。然計安出。翠耳語數四。女乃喜動顏色。由是日處閨中。彼仿此之態度。此摹彼之聲音。不數日。合同而化。習見者亦猝不能辨。人固莫測其意。女疾既痊。閨室歡然。決曰。姥來迎翠。女給之曰。翠侍我有年。近將嫁。衣飾不可復於人。我已代製。尚未竣。俟佳期。媼薄暮來。則人與物皆可將去矣。姥素近小利。喜而諾之。竟復歸。舅雖怪之。究無如姥何。至日。女與翠故晏起。食餘盡逐婢媼。坐一小間中。相對整妝。務極華麗。均以垂珠遮嬌面。衣無異彩。復少殊紅。非迫視。罕能識別。日過晡。始闔其戶。而姥早蹣跚而來。入閨即語曰。老特無知。為若舅嘔死矣。盍亟行。翠命女立而已坐。且肖女聲謂姥曰。痴老姥亦大匆忙。誰誤若家小娘子事耶。因顧女曰。翠可從姥去。他日相思不妨往視予。乃指一巨箱示姥曰。以此贈若甥。慎勿憎其薄。姥稱謝。翠命婢舁之。同姥出。女亦尾之行。絕不回顧。亦不再入。辭主媼。姥故以肩輿來。乘之遂往。人皆訝其忽然。翠既遣女。仍闔戶兀坐。不見一人。未幾而城市夕。嚴邑門早閉。豪家亦居城外。距孫祇一水地。故亦

及昏始行禮。當時將屆。女父母雙來款戶。翠料魚鑰已下。往者莫追。欣然啟入。女父母把袂話別。頓覺有異。乃駭然。蓋前此整理奩具。舉家若狂。婢媼匆匆。亦未暇留意。且女性執拗。父母憐聽其自然。故閉戶獨居。無敢擾及。夫燈前覲面。結悅施衿。則廣鼎無能盡掩。而春光洩矣。女父大恚。厲聲責問。翠從容而言。情詞慷慨。且云。自知有罪。待死於此。請即畢命。主前以報姑之大德。語竟出袖中短刃。即欲自刎。女父母皆懼。亟止之曰。若勿爾爾。待予熟籌。正言問。而豪家人已至。簫鼓喧闐。門庭若市。孫因與妻謀。竟以翠代女嫁。以結此局。是無女而有女也。乃慰翠曰。賤妮子舍甘就苦。予不復齒。即以若為吾女。往適其家。慎勿忘我老夫婦。則幸矣。言之淒然。翠亦垂淚而謝。孫嚴飭婢媼。並所親。亦不與聞。翠竟拜別女父母。頂巾登輿。豪子御輪。奠雁迎娶以歸。卒無人知其偽。婿翠貌既姝麗。性又幽閒。夫婿姑嫜。罔不親愛。孫亦隱忍無言。待之如己。出女至翠家。彩輿早迎門而俟。舅不及辨。促使登車。既至婿門。牽紅巾入。湯故一面之識。莫判其孰珠孰玉。至夜定情。各有新詩。益憾相得之晚。晨起對牀不律。倡和勿輟。女益自慶得所。天亦不以父母為念。三朝舅來視甥。女羞縮不出。湯強之。及至晤面。若不相識。舅駭曰。此非吾家阿翠而誰也。湯亦驚。女遂陳翠意。二人皆嘆異。舅歸。使訪諸孫家。始知翠亦嫁去。乃皆秘其事。無敢宣。然翠慮湯貧。女或不安於室。託以舊婢。使人餽以

金帛。且覘之。婢媼還報曰。湯娘子與官人如一對小書生。共案伊唔了。無倦色。案頭積楮盈指。互以彩毫揮之。揮已復哦。相對大笑。貧固非其所慮也。翠知女意。心始安。明年湯携女歸里。遭際制臺高公。為構昇平樂府十種。以備大駕南巡。公酬以千金。且言於學使者。薦之入泮。女家既裕。而翠家中衰。子以淫賭蕩其產。患癆瘵而死。翠無所出。復歸於孫。孫夫妻念女甚切。乃以翠為介紹。始與女晤。女因言於湯娶翠以為副室。以酬其作合之美。女生子數人。翠生子一人。湯先卒。女與翠猶在。吾友邵次彭作湯太母合傳行於世。

外史氏曰。斯事有三奇。湯不以芹桂為念。而獨嗜乎殘月曉風。甘為士林非笑。一奇也。女不以華脯易心。而願適乎華門主賓。甘為父母捐棄。二奇也。翠以女之心為心。遂以女之才為才。中宵逃竄。大費苦衷。銜玉求沽。備極譎智。始亦不冀其成。卒乃適如所願。甯武子之保衛君。何以異此。是三奇也。雖然。以恒情論之。則必謂女為翠賣矣。何也。己處豐盈。而使人甘淡泊。玉成人事者。顧如是乎。及觀女與湯相得之樂。又安能不爽然自失耶。

小珍珠

杭有蘇李二生。皆納北監。入都應取。以其科名較易也。抵京。則槐黃已迫。遂僦屋於棘闈左側。以為入場地。不再謀居。然京師之俗。每當計偕之年。其適於貢院者。不第房值昂貴。非近

十緡不得賃。而物值亦甚騰涌。二生試後。計去揭曉又遠。且不勝其繁費。遂議他徙。以候捷音。浙僧某。駐錫都門。其鄉人也。因托以覓寓。僧曰。東城外員郭三里許。有白石精舍者。清淨地也。二君欲之。吾當先容。二生欣然。即以之相浼。僧往返祇半日。而二生之裝已束矣。相偕以往。至則松花滿徑。竹影半窗。誠屬祇園雅境。因擇東廡一室居之。僧將告歸。耳語曰。地近荒僻。勿出游。戒之戒之。言訖別去。二生方幸得地。足快登臨。僧言甚拂其意。口雖諾而心實不然。次日食後。隨喜本寺畢。即詢之諸僧。求所以騁目處。皆默然。惟一齒稚者答曰。距此里餘。地名留雲觀。頗可游。盍往乎。他僧皆怒之以目。似怪其云云。二生亦莫解其意。午後便倩幼僧導往一觀。主僧知之。奔語其徒曰。汝勿引相公後邊去。性命可憂也。二生駭然。以問幼僧。則笑而勿答。仍引之行。轉折茂林中。許時始至其處。垣墉盡圯。荆棘叢雜。有三楹。略似門戶。視之。舊額猶在。蓋即向之所云。幼僧導之入其中。古木半仆。如怒龍夭矯。草際草深二尺許。幾無人跡。撫之前進。及階而瞻仰。正殿五楹。金碧剝蝕。門牕傾歌。虛靜無人。神像率猛惡可畏。然已面目黧黑。無從識荆。叢雜有三楹。周啞然失笑曰。此即師言可游者耶。何不速所聞耶。幼僧赧然曰。佳境不在此。然吾師有言。不敢私引二君入。二生又笑曰。入亦未必果佳。第若師不在。何妨使予得窺全豹。幼僧欲寔其言。因從之。由殿後不過數步。即得一門。僧以

手啟其扉。豁然別有天地。草妍木茂。亭台掩映。遙聞水聲潺湲。似有池沼。二生喜。舉趾欲前。幼僧遽止之曰。只此遠觀。已足領畧。深入則禍作矣。二生嗤其妄。方將移步。俄聞亭中有人語。音如怪鴉。驚詫曰。誰家痴郎子。私窺人園。意欲作穿窬盜耶。諦聽之。頗似壯婦。乃大怖。幼僧亟曳之曰。行行。狐夫人惡作矣。不可留也。二生皆有懼色。亟反身。循其故道。倉皇而返。於路詢之。幼僧答曰。此某貴人廢園也。為妖所據。封閉不開。然遇狐夫人不在。猶可游覽。今值之。則勿能矣。二生驚愕久之。及歸寓。主僧問往後園否。皆隱諱不敢言。至夜。二生就主僧開叙。漏下二鼓。始散歸寢。行及廡下。月色盈窗。遂不復索火入室。解衣登榻就寢。主僧突如其來。隔牖詢曰。二君晝游。倘有所聞。可亟言。勿自誤。二生仍堅諱曰。無。僧乃去。二生枕上乃哂曰。此禿何膽怯乃爾。即有妖魔。敢傍我蟾宮客耶。竟熟寐。一夢初回。蘇先寤。覺懷中溫爽。彷彿有膩人。疑為李生。而素不詆諆。試以手捫之。肌滑不可著指。乃大驚。張目審視。則二旬少婦。既已衾中同夢矣。因撼之醒。致詰焉。婦惟曰。敬來薦枕。何詢耶。蘇已久曠。莫能致詳。須臾衾枕鳴動。好事已成。雖卧榻有人。勿及知。歡好有頃。昏然沉睡。夢中聞李呼聲。大詫奇事。及醒。則抱中琵琶。早不知其安往。因詢李驚怪之由。李曰。予夢初覺。枕畔聞鬢雲香氣。似舊婦人共卧。視之果然。予心微動。既而思功名事重。且女亦不解其何自而來。爰正心以卻之。渠

乃軟款糾纏。百計求合。予正漠然不顧。忽牕隙間巨目如燈。直射室內。呼曰小珍珠。不可溷正人。盍歸乎來。其音即晝之所聞者。予甚恐。大聲呼兄。而兩人俱不見。蘇聞李言。大駭曰。予殆將死矣。不能正心如兄。已為此妖所惑。可奈何。因緬述其事。泣數行。下李姑寬解之。仍復就枕。及明。李起盥沃。喚蘇不應。迫視之。眉垂目閉。已溘然長逝矣。李悚惶。急呼主僧。僧至見蘇暴卒。頓足曰。不早言。禍果及矣。然存其一。猶幸也。李請其故。僧曰。二君所遊廢園中。有妖曰狐夫人。實非狐也。以其能役狐。故以是稱之。狐有小珍珠。小珊瑚等名。恒能魅人。遇之從無生者。聞其攝人精血。供養狐夫人。狐夫人因為之物色。若遇少年登眺。不遑。狐夫人則可以生。偶爾相遭。勿可活也。李遂悉陳客夕事。僧曰。君心正。當有後福。然早與予言。置經一卷於室中。則蘇君亦可以無死。因共相慨息。李市櫬殮友。即日徙居南城。是歲。李以俊秀領鄉薦。明年。攜蘇柩歸浙。鄉人多歎惋。不置云。

外史氏曰。邪不干正。古語信然。况儒者緊要關頭。尤在於正心一語。心既正。則三藏靈經。且可不用。何妖之有乎。苟或不然。衾中之溫煖。既已氣絕於鴻溝。枕畔之香雲。難免魂消於鳥道。泉路有良朋。桂榜失吉士矣。一死一生。讀書養氣之功。其淺深於此可見。

屍變

涿郡有陰陽家善妖術。凡里中素封有死者。必重幣邀致之。肆筵相款。乃可晏安。否則禍作矣。某村一富翁。有二子皆入武庠。翁以老病卒。戚族皆言某有異術。務得渠來。乃可殮。蓋藉以免禍。非僅為送死也。二子亦聞其人心怵之。果以幣往。某適構一宅。不欲出諸已。稔知翁家巨富。將令代為落成。見其幣。以為薄。揮去之。翁子又加幣親往。某猶少之。且哂曰。若非市井儻。可以變了事者。必欲予往。非百金不可。翁子素負氣。遂反唇曰。若勿太作意。死生亦由命在。若能魔我全家歿耶。乃悻悻而返。戚族咸以為憂。且覓術者。通邑無一人敢應其召。而事不可復挽。聞某與某契。因浼之一行。願如其數。某聞而笑曰。渠恃富家郎。尚氣邁歸。今復求我耶。予觀翁死之時日。今夕子亥之交。當有屍變。故索渠重酬。為渠鎮伏。既區區者而不予畀。欲我往。非三百金。我亦不屑。言已。遂揖某出曰。傳語諸郎君。性命非若草菅也。某歸述其言。眾益憂。屍在床榻。且將腐。有觀不得殮。子心淒然。不得已而仍議加幣。倩某再往。忽眾中一人忿然曰。如此貪饕。情實不甘。予薦一人。或可以蕺事。眾詢之。則其人亦業堪輿術。甚奇。但為某所掩。技不得售。今居左近。可邀而至。翁子實莫能降心首。從其指。遣人往。不須臾而來。狀甚褴褛。眾僕偃蹇。不為禮。竊以為誤。乃公事。必若人薦者與之言。其人入視亡者。輪指良久。毅然曰。今晨甚吉。故百無禁忌。眾乃紛述某言。其人笑曰。是兒固作孽久矣。今若

此是死期亦迫也。某遇異人得一術。今夜請嘗試之。翁子大喜。許以聘彼者酬此。其人曰。此事予亦不較。惟冀諸郎君安逸。庶見予非今大者。乃索烏桲三。素毫一。丹砂錢許。時已初鼓。其人就燭下書符。桲內蜿蜒如蛇影。囑曰。各宜閉戶寢。勿驚。禍至予自當之。不相累。於是裸其上衣。披髮跣足。且藏所餘丹砂於視際。猱升而上。至屋梁。命人以桲與之。亟麾之曰。去去。但聞于號。則渠生而我死矣。衆始駭然。悉屏其跡。其人偃息桲側。更籌忽已兩易。竊自念曰。殆來乎。俄而村柝將三。寂無聲息。亦倦欲寐。歛見燈影幢幢。風聲淅淅。駭曰。至矣。因凝神起坐。未幾紙衾析析自鳴。屍骸蠕蠕自動。甫轉瞬而卧者已起。其人即以桲擲之。剗然震響。應聲而仆。心少安。無何屍又復作。未取桲。倏爾離床。又急擲之。又仆地。竊恐其變。注目直視。無敢移。忽然崛起。長嘯有聲。若知梁上人怒目相屬。勢將攫擊。其人自揣。餘此一桲勿效。予亦莫能生矣。急取擲之。屍遂顛。冥然許久。竊自為無患。方轉側欲下。屍又蹶然。較前益暴。至是其人之技窮矣。震懼間。屍已能步。直逼屋梁。踉蹌而前。其聲嗚嗚若悲切。遠邇皆聞。其人亦股慄欲墜。少頃。屍至梁下。仰首奮身。疾如飛隼。將以手爪攫其視。其人大怖。因思非我則伊。勢不俱生。遂摸腰間丹砂。幸而尚在。乃悉納於吻。復自嚙其舌。和血喫之。屍不能支。頽然而倒。且大呼曰。予與若無卻。何竟死我耶。遂無聲。其人徐徐轉軼。而筋骸麻痺。有類不仁。已而

雞鳴。衆來入視屍。已不在榻。烏桲瓦碎。散布如星。因相與咋舌。其人方下。取衣着之。且命衆舁屍還故處。語之曰。亟往覘某人死矣。衆如其言往偵之。噉啣之聲。果已達於牆外。蓋某至久。不見人至。恨恨曰。若藐我。我必報之。豈術猶有神於我者乎。乃抱忿而寢。比及五鼓。其妻聞夫大呼云云。即舁屍之所言也。撫之氣絕。闔家驚惶。此時已就正寢矣。偵者歸述其異。咸詫嘆。翁子遂舉金酬其人。屍乃入本。後某之子有所聞。因以其狀首之官。訟某以術殺其父。官竟不之直。某死未踰年。妻淫子賭。家產蕩然。惟某以此聞於人。咸異其術。至今名噪一郡。已富埒素封矣。

外史氏曰。甚矣哉。人之貪也。亡者本無事。而故詐其財。百金亦云厚矣。猶靳之。漸增至三百金。吾知即以三百往。彼人之心。當未盡厭耳。迨至人極計生。捷足者起。不獨褫其魄而斃之。且如扼其吭而奪之。貪壑未滿。遺產如焚。又不止術之殺身也。

黃灝

太學生黃灝。吳中之巨富也。受知於邑宰。欲報莫由。恒以為歉。宰好內。後房佳麗數人。猶未足以滿其已志。黃知之。多方羅致。將假比翼為啣環。而物色尚未有得。一日盛夏。巡行田畝。見一美婦人。被服羅縠。行日中。絲絲見膚。瑩白如玉。心竊喜。突然詢曰。視若之夜。諒非寒素。

之家。胡為獨行草露之間。竟不畏桑濮之譏耶。婦聞之。色似不懌。乃以美目睨黃而答曰。何處輕薄郎。強預人家事。此非汝所宜問也。言已。竟穿溝洫而去。不復顧。黃慙而退。然竊計得此以獻我公。當不啻瓊瑤之報。第未稔其何如人。無自而致之。悵悵而已。翌日。又遇之隴畔。則珠淚盈頰。形色倉皇。不復若昨之暇豫。黃不自禁。又揖而詢之。婦始肅容曰。予事非貴人莫能了。覩君狀貌。似與貴人有素者。盍覲厚顏。一陳顛末。黃即亟叩其故。婦曰。予家距此五里。夫早歿。徒有翁在。予父母則居東鄉。憐予少。欲歸而嫁之。昨自母家還。以此意告翁。翁竟悍不許。且使予往告父母曰。若女能嫁邑尊。則不得而聽之。其他必以訟。予思父母一齊民耳。何能識邑尊。君果有素。幸為一言。勿敢忘。黃大喜。適符所願。乃毅然曰。邑尊。吾師也。謹當任之。諒渠田舍翁。何能為。但邑尊甚貴。子雖美。恐不能正位。若何可。婦因破涕為笑曰。蒲柳之姿。得備金釵之數。亦足矣。敢奢望耶。黃益喜。力任其事。婦乃申約而去。黃即日星馳入謁。邑尊面陳。宰固漁色無厭者。聞亦欣悅。但慮娶部民妻女。有玷官箴。未甚許可。黃為之謀曰。門生假父師之名。以鎮伏鄉愚。父師亦假門生之名。以成全好事。與其父母言。則門生自娶。與其夫家言。則臨以父師。事縱減裂。證者有人。無慮也。宰喜。從其計。黃甫歸家。婦即來偵探。示以宰意。無不敬從。明日。偕其父母來。授以百金。成券而退。薄暮。婦即自至。攜一小篋。封識

甚密。然自始至終。究未與其翁晤。黃亦怙勢。坦然不疑。更為婦置衣飾。約費數百緡。始擇吉送之。赴署。宰見其色。果異尋常。深以黃為感。及久。入房。情好甚篤。晨起視之。忽更一人。姿貌亦甚平常。宰大駭。詰之。乃泣曰。妾本黃監生之姬也。昨看新人升輿。被渠捧妾同來。公入室。渠即遁去。公强妾宿。遂承恩寵。欲辭不能。惟有啜泣而已。宰益驚。躊躇良久。亟命輿送之歸。且說言曰。公昨染寒疾。遂虛洞房。今晨始見其異。敬以完趙。勿敢留。黃見姬大驚。亟往視婦。則曉妝甫畢。對鏡簪花。果宛在室中。黃甚恚。面數之曰。子以何術攝我愛姬。幾令予不復為人。要還予金。子自去。婦聞言。畧不為意。徐答曰。聊與君戲。何怒也。公輿尚在。予今即請親往。冉冉出門。登輿而去。黃慮其再逞。徧視眷屬。無少缺。固共鍵所居之戶。固自以為無患。詰朝方兀坐。其叔自外入。叫咤然。突以首觸黃。瞋目大呼曰。汝害我。誓不與汝俱生。黃茫然不解其故。長跼請教。叔念定始言曰。予年半百。祇生一女。將以贅婿。養此終身。汝以何妖術。送入縣衙。致令狼籍而入。不堪適人。非害我而何。黃始驚愕。心知婦所為。而姑先叩其狀。叔曰。予已就衰。起甚遲。將出門。他往。忽見一輿爰止戶外。啟視。則吾女也。持予泣告。言方對鏡簪花。被汝強致之輿中。瞬息至一處。富麗不似民居。飼以美食。飲以旨酒。夜則有官人來共寢處。子詢其儀表。則色尊耳。又言官人至旦見而怪之。曰。咄咄。此又異事。略詰數言。即令駕輿送。

之還。非汝害之。又誰咎。黃乃述婦之妖異。舉家證之。叔始緘口。隕涕。黃以溫言勸慰。叔甫去。而婦即來入室。笑曰。黃官人。汝之如君。豈無瑕之璧耶。黃頓悟。宰之誑已。忿氣中激。將致命於婦。婦不顧。笑入所居。取其篋以付黃曰。持此赴縣。委折盡明。予不屑絮言也。拂衣徑出。早有肩輿候於門。婦即乘之。旋失所在。黃深以為異。訪諸東村。亦並無其父母。明日賞篋往邑中。將共驗之。抵署。吏役喧傳。宰病不能視事。黃詰其由。益駭然。蓋宰屢遭訛誤。心覺其妖。遂扁新婦之室。宰至。晚偶過其傍。忽見婦靚妝。曼立招之曰。甫承雨露。即棄妾如遺。秋風團扇之詩。獨不能為公作耶。言次。巧笑承迎。宰不能自主。與之偕入。解衣交歡。枕席之情。遠勝曠昔。將曙。猶擁之酣寢。陡覺臂痛如割。張目視焉。則一猛毛巨犬。遙目眦口。正在抱中。驚絕。亟起。將出戶。戶寔反扃。犬逐之。白身繞屋而走。被創無數。幸婢媼聞其號。破扉相救。犬先奪門出。有識之者。則吏典之獵狗也。宰驚定。痛生。卧不能起。黃固請入。見視於榻前。言及前事。相對赧然。黃出篋共啟之。中無所有。唯尺素一幅。大書曰。我本南山狐。偶來塵世內。薦遇胥肩徒。強入參鼎隊。賺爾資百金。勞我神三昧。一污畫屏姬。再戲金閨女。受者尚無傷。令與眠獨配。以色悅長官。應得風流穢。居位思邪行。當遭韓盧吠。勸君各洗心。良言莫予懟。長歌歸去來。不復語汝輩。宰與黃覽訖。皆汗下濕衣。後宰遷官。黃遂以叔妹嫁宰。以結其未結之局。嗣

是足不履公門。竟以中壽終。狐之棒喝亦靈矣。

外史氏曰。獻笑乞憐。已鄰於妾婦之道。又復借妾婦以博其歡心。黃之不肖甚矣。狐子可兒。即以其妻與妹為磨鼎。苟具人性者。能不媿忤死耶。第狐性皆畏狗。此獨能役之。則又狐之仙。而非啗雞之狸可比也。

徐小三

京有歛者。其名曰小三。本徐姓之子。貌韶秀。斌媚動人。其父在日。不使歌。父卒。無以贍母。乃就師學之。甫一緩頰。則纏頭盈坐。名噪一時。師惜其音。跬步曾不離。深恐為淫浪者誘。以故年十五。猶從師宿。非晝不得歸。一日。小三之外氏以病卒。其母力請於師。始聽其往。然猶親與之偕。若懷保者。亦極其慎重之意。外氏居郭外。距城猶十數里。小三至已旁午。哭奠者久之。外家久不晤甥。強之信宿。師不許。小三亦不敢留。僅飽晚餐。忽遽而返。及出門。則已夕陽西下矣。其出也。本以車。比及歸途。馬忽債轅。遂不克乘坐。師徒步行以前。頗蹇緩。天早就暝。懸揣魚鑰已下。其師聲覺曰。門闔矣。將安歸。小三亦云。無已。思投旅舍。而去關猶紆。乃疾行。未及里許。夜已初鼓。時正下弦。無月色。陰晦異常。遙望表道之樹。恍惚如人形。小三大怖。緊依其師肘下。莫敢遠離。正倉皇亂步。俄見火光閃灼。穿林而來。及近視之。則一人執梃燈。青

衣綾帽。絕類優人所扮之蒼頭。師弟皆大驚。稔知為鬼。欲避之。其人瞥見小三。若熟識。直前執之曰。逋逃兒。亦得相遇耶。亟隨我去。見都尉。予為汝受創深矣。言次。徑挽之行。疾如風雨。小三懼而啼。其師不及奪。亦不及追。轉瞬間。形聲已渺。有懊喪而已。乃其人攜小三行。俄頃至一處。始慰之曰。若勿怖。此間大好。遠勝汝家。小三甫敢展視。則朱垣碧瓦。彷彿王侯。小三素游大家。亦不以為意。唯驚恐逋逃一言。且慮歸受鞭扑。他無所戚。行及門庭。閉閣。盡置官吏。蟻聚燈火星羅。錦衣花帽之人。難以僕數。見其人皆聲諾。亦畧不顧瞻。徑引小三入。復限數重。至一堂。庭燎輝煌。仰見匾額。題曰儀鳳雙棲。小三固不解為何所。第見晶簾垂地。畫棟凌雲。文窗玉映。燭燄生輝。有頃。簾中似有人影。俄而樂作。笙管教曹。堂上屢滿。旋有一宮妝婦人。褰簾問曰。歌者來乎。其人亟對曰。來矣。即把小三之袂以付之。已乃趨出。小三隨婦入簾內。庭中設二筵。一南向。一西向。南向坐一人。珠翠重遮。雲衣半露。如廟中所塑之聖姥。西向亦一人。則金貂朱紫。狀若古之勳戚。左右皆美女。凡十數人。咸執樂器。或持酒具。俱肅然無聲。婦人命小三俯伏參謁。側坐者詢曰。聞汝善歌。汝能歌幾何。小三股慄不能答。正坐者遽命賜酒。少壯膽。加其音嬌細。畧可辯。曰。粉兒勿相嚇。尚搖搖如懸旌也。已而果有二鬟。披鬟垂髻。年約十三四。一捧樽。一承盞。笑而觴之。其一衣杏紅衫。淡綠裙。貌尤嬌好。小三睨之。

心微動。威儀之下。賜爵勿敢辭。乃跪而飲之。衣杏紅衫者低語曰。今係貴主千秋壽曲。勿可少也。遂趨去。迴眸匿笑。意頗相憐。小三益覺傾慕。酒力微酣。膽氣頓壯。舞蹈向上。抗喉一歌。細如嚙鶯。高若鳴鶴。堂上皆鼓掌稱妙。曲終三闋。胥壽詞。中坐者益喜。嚶嚶而言曰。是兒何善解人意。顧侍者以白金二錠賞之。小三頓首以謝。起請貴人命。因歷數曲名。西向者曰。汝任汝意。我固未之前聞。小三性狡獪。乃擇其素所擅長者。及家庭可謳者。隨意歌之。每一曲。輒稱善。時夜過已半。中座者微有倦容。乃顧側席欠伸曰。粉侯且自娛樂。予體憊矣。側坐者曰。今因貴主誕辰。特以介眉。餘興未盡。何遽起也。因強之終席。復歌二曲。因對主曰。是兒若無所竊。必思歸。蓋籌所以留之。主曰。君將奈何。答曰。觀渠聰慧。當非不知情事者。若以一婢為藕絲。則鵲鵬之翅尚可縛。況燕雀乎。惟貴主命之。主笑曰。是兒好大福。駙馬為汝執柯矣。因顧小三曰。都尉將使人伴汝。汝盍自擇。勿致怨月老不公。遂命侍者環列。聽其自覓佳偶。眾環均喜。小三靦然顰立。小三謝訖。就眾中諦觀殆徧。獨指一人曰。竊欲此。未敢以為可也。眾視之。則衣杏紅衫者。堂上粲然。主與駙馬亦笑曰。是兒固留意久矣。乃命於堂側小室。設床帳。使定情焉。遂皆起。侍人以絳紗籠燭。導引而去。祇留杏紅衫者伴小三。小三請其名。赧顏答曰。我貴主貼身宮婢。四喜也。素承恩寵。左右勿離。今以之犒子。賞亦厚矣。言未已。向者

宮裝之婦。又偕二婢以衾枕來。笑曰。雖兒亦竟能成對哉。可喜可喜。鋪設欲返。喜使小三拜之曰。此宮中劉院君。妾之恩母也。小三拜之如婚禮。劉大喜。含笑而去。小三為喜解衣。喜小語曰。妾尚幼。固不諳此。小三笑曰。予亦試為之。誰諳耶。相攜就枕。療草成歡。然已海棠紅褪矣。事已。喜謂小三曰。君以駙馬為何許人。小三曰。予初至。烏能知之。喜曰。妾亦未得其詳。但聞翠姓明。未人闔家死難。今已百年。上帝憐其忠。命其司闕北一帶之禍福。此其佳城耳。子何為而至此。小三乃大驚。涕泣欲號。喜急止之曰。勿揚聲。屬垣未必無耳也。妾既從君。不敢不以實告。然果以妻視妾。亦不至久留於此。小三輟淚目之曰。汝獨非鬼耶。喜曰。然。但從君出。仍可為人。小三詰其故。答曰。妾家距此半里許。固儼然人也。因病時疫。不能汗。竟暴卒。父母不忍棄。葬於公主墓側。駙馬查妾死籍。祿未絕。然亦不可以生矣。因以藥活我。留為侍婢。妾蓋半生而半死者。小三深疑其言。喜曰。凡鬼皆無血。有亦淡然。君試以釵刺妾股。乃可信。小三猶豫未忍。喜徑拔簪自刺。潛然血出色。且赤色。因信之。商所以偕遁。喜曰。今尚未可。迨夕。當與君計之。遂披衣先起。囑曰。是地陰氣盛。慎毋他出。乃去。小三遵其教。足不離戶。有頃。聞人語勢甚喧。即有謁者入報曰。都城隍來祝壽。內曰。請迴輿來朝踵謝。又報曰。都土地來介禧。答曰。勿敢勞。請即返署。以下都邑城隍土神穀神之類。惟聞傳呼注册而已。都亦不甚

記憶小三益戰戰勿安。與之食。無敢下咽。與之飲。無敢沾吻。默坐垂涕。形如木雞。日將晡。喜從外來。以二桃與之。曰。此人世物。尚可食。見其餘淚盈眶。面色慘淡。蹙額曰。若勿作此態。累人敲扑也。言訖復出。小三啖其桃。味甚甘美。即亦不饑。未幾天。又昏暝。堂中早燃巨燭。劉又來引小三入。更至一堂。較客夕所見。尤為輪奐。而軒敞之。見主與駙馬並坐一席。如伉儷。先令小三與喜並肩參拜。而後命之歌。駙馬覺小三面容有異。音韻非昨。訝之曰。婢子得毋洩吾事耶。又笑曰。予實自誤。外間人固不可留。乃與主耳語數四。急以手揮之。使勿歌。且呼喜與小三並跪。語之曰。予以忠節成神。非鬼也。汝曹事我。壽將不止於期。願今既有異志。亦不汝責。蓋偕歸。小三甚喜。而喜有慙色。主命婢取釵釧數事。並黃金一笏。賜之曰。將去作人家。勿再習賤業。辱吾婢也。二人俱稽首泣謝。駙馬即令劉引之去。即交向之蒼頭。使送出。夫婦甫至府外宅第。頓渺。小三始一迴視。古墓巍然道左。益信喜言之不謬。因與喜謀。將奚適。喜曰。此間不可復居。居必致人駭怪。可往附近州郡。擇地安家。然後迎母。此策庶乎萬全。小三從之。因暗不能行。坐憩樹下。聊以藉庇身軀。恃以無恐也。昧旦始趨村鎮。以主前賜白金。覓車治任。載喜啟行。東去二日程。至薊州。出黃金置產建屋。頗類素封。始遣价奉迎其母。初。其師範因失小三。懼其母訟。不敢歸。小三之母哭泣思兒。又貧病無以自給。日漸狼狽。至是得

小三書始知其在薊立業。安然無恙。師始來往如初年餘。有人自薊入都。詢以徐小三則抱子矣。

外史氏曰。明末國戚盡節者。惟翠君永固一人而已。是蓋其英靈不泯。特借歌者以傳之。非真學楊越公裴晉公作此一番豪舉也。獨喜之本末頗近不經。而疾疫傳染死者未必皆無祿之人。如是則塚中之活鬼。又不止一喜已也。可發一噱。

花異

湖商汪仲鑑有花癖。園植名花數百本。皆上選。自春屆秋。爛漫無已時。而濃淡相間。燦若雲錦。主人亦未嘗判以吟咀。一夕與友宿於泉香亭。蓮漏已三。汪鼯然而友尚反側。忽聞閨聲伊適。且嬌細絕。聞人心訝然。披衣起聽。有人語曰。長夜無聊。願與君之士戲。君姑憑軾而觀之。又一人曰。不腆敝賦。敢犒從者。幸勿退避三舍。言已大闕。友從窗隙窺視。月色甚明。見有卒伍二隊。一樹赤幟。旗旆亦無雜色。望之如火。一建素幢。衣甲皆類霜雪。瞻之如荼。然詳觀之。兩軍皆束綠裳。修眉媚眼。色艷香肌。實屬閨中麗質。軍中各築高臺。上居魁帥。披金鎖子細鎧。內襯錦袍。亦分赤白色。尤冠乎一軍。執小號旂。指揮而進退之。其徒皆挺白刃。與月爭輝。喧呼酣鬥。園故不甚修廣。而儼若古戰場。不覺其隘。友大駭。疑為鬼狐。連詫奇事。外聞

有人聲。遂紛如嬌鳥各散。已而寂然。友呼汪與語。汪以為妄。友遂寢。晨起。啟戶視之。園中之花赤白各成一隊。無復燦若雲錦矣。始信友言非妄。相對駭然。友亦不信宿而去。

外史氏曰。此友絕俗。全無雅態。若能屏息作壁上觀。當下不殊於垓下。惜乎小鹿心頭。遂令花營頓撤。安知兩隊麗人。不啻彼為噉猪腸兒。敗人清興。

隨園老人曰。花亦能讀。左盲邱明。將香艷千古矣。於此覺康成婢子。解誦毛詩。真非人間僅事。

鬼書生

故明成化中。商州民有行二者。忘其姓氏。以負販為業。晝出夜歸。獨行無侶。豺狼鬼魅。舉不關心。一夕歸。倍遲。時正深秋。白楊風起。道旁叢塚。彷彿如有嘯聲。實是林中落葉。與封家十八姨互相唱和耳。一方徑行。不顧。忽聞書韻。咿唔。隨風聲而上下。或疾或徐。似斷實連。訝之。曰。予日夕過此。未見一瓦一椽。此誦聲胡為乎來哉。因立而傾聽。聲響宛在左近。心知非人。乃大叱曰。天青星皎。何物死魅。敢在此作聲。驚我行旅。會須以老拳飽之。語未已。其讀忽輟。須臾。非烟非霧。出自塚中。因伏於草間。覘之。見有人如書生。博帶義冠。約畧可辨。既而聞其言曰。宵深路僻。不宜猶有行人。適聞吠聲。似怯予咤。嗥者。當以火燭之。其音頗類楚咻。遽呼

曰。徐家可速將一炬來。旋聞嚶嚶響應。即有火光自墓內出。憧憧然。其色甚青而慘淡。當是鬼燐無疑。無何將近。則一少艾持碗燈閃爍而來。又宛然人世物。絕不類幽壑所吹者。心竊異焉。書生語以故。將肆冥搜。忽聞少艾笑曰。子欲人斯人至矣。何反震驚如此。書生亦笑曰。卿言良是。草中人固不異水上人也。於是徑趨蓬顆。揖二使出曰。君既不畏吾輩。何為匍匐於茲。幸勿懷疑。即出相見。二果坦然無懼。起立拱揖。其貌美如冠玉。年僅終童。少艾執燭旁侍。意頗肅恭。而衣飾之淡艷。容色之殊尤。則固目所未覩。二知非俗鬼。因謝曰。歸途過晏。忽聆清吟。竊意揶揄我者。不意乃士林君子。讀書以消此長夜。予嚙語唐突。幸勿苛責為感。書生又笑曰。我輩何人。豈能為祟。君似不免多慮。雖然。有事敬求。亦不虛此一遇。遂揖二同坐於林下。始自白其由來。蓋書生本襄陽人氏。商牧某公。其父執也。書生以小試不利。心竊憤懣。將赴北京。援例以冀科名。故紆道過此。思飽猪肝以望雲路。惟因少年行逆。表馬甚都。乃為奸人所覬覦。至此林中。天已昏暮。方將疾趨赴州治。一時伏甲盡起。蟲擁而前。書生與二僕遂皆畢命路側。某公固未及知也。賊既瀉囊。大失所望。因慮捕盜者踪跡。遂潛啟窰竄。納屍壙內。方始瓜分而散。書生言至此。潛然淚下。少艾覺額曰。若勿絮絮。使人如割寸心。書生因指之語二曰。此子即予之地主。生前亦遭妒婦身死。先葬於茲。余與之邂逅九泉。見其幽

閒風雅。又復同病堪憐。甚相愛慕。兩美既合。兼之同穴。但乏斧柯。抱媿鶉鵲。今得君。可以赤繩對繫矣。言已。又起長揖。二敬諾。因詢其何以主盟。答曰。予有控牒一紙。內言某與某願為姻契。即署君名。言為作合。祈君代焚於城隍司。則無媒之嫌可免矣。外有白金二錠。係在腰橐深藏者。況為置材一具。暮夜來此。取塚出屍。將予殘骸入襯。與若人同厝於斯。予當數世不忘是恩。未識君肯援手否。二一一力任。無難。色書生乃出金與牒。再拜而付之。然後與少艾和燭而滅。二亦目炫移時。四野蕭森。凜不可留。遂懷金亟返。至家視其物。粲然白銀真金也。乃笑曰。痴鬼以此與我。將以望棺槨之美。與倡隨之樂乎。開壙者死人誰不知。予不任受功。亦不任受過。得此生殖足矣。其他何恤焉。竟私其金。不為市櫬。又匿其牒。不以焚。蓋當受金時。貪念已萌。旬日。金將用盡。仍出負販。途遇州役。繫之去。茫然不知其由。至案。則積賭某某咸在。二曾以鬼金償其債。尋變為楮。故以妖妄訟之耳。二初不肯承。及證佐昭然。乃不能諱。因述其金所自來。官怒其誕。將答之。忽首者一人。張目直視大叫曰。死襄陽某者。即此曹某也。官可加刑於二。官聞之駭然。蓋即書生所云父執者。初知某將至。心甚喜。日使人迎候於郊。已而寂然。方以為疑。至是聞其死。故大驚。亟詢其狀。對曰。詳在牒中。二實執之。我城隍司之急足隸也。不能面述。請即退。言訖。其人頓仆。官視羣小皆變色。乃佯笑曰。鬼何為者。此

二以妖術遺之耳。命將二另錮一室。以犬血糊之。明日當嚴鞠。實則陰之使取牒也。衆果心安。官又語之曰。事未能白。汝曹亦不可返。盍居此俟償爾金。亦命散禁于室側。而潛以健卒遷守之。夜分。二始以牒至。官視之。非婚牒而實血狀。歷陳挾殺之慘。不勝勃然。亟升座。令役往械各犯。多在夢中。驅至庭。嚴加拷掠。乃盡服。無一漏網者。案既定。官乃親往起其屍。面色如生。猶未朽腐。因二言。感其葬具。與女柩同厝於一邱。既竣。始判令二歸。臨遣。官笑謂之曰。善為執柯。勿再誤人好事也。庭之上下皆粲然。二乃歸。自是膽力雖猶昔。義利亦稍分明矣。外史氏曰。始見書生緩於復仇。而急於圖婚。未嘗不心焉鄙之。及其假偽金。首真贓。笑談復仇。而佳偶之有無。竟不必問。始嘆圖婚一舉。亦假途滅虢之計耳。智豈出荀息下哉。若二以貪敗乃公事。而究為撮合之山。直是庸人僥倖。

于成璧

于成璧。瀋陽人。少時從其兄商於他鄉。壯歲將歸授室。其兄付以千金。囑曰。於路多花柳。慎勿浪費。速歸故鄉。洞房花燭。伊邇矣。成璧果有心於狹邪。雖諾之。而實若罔聞。辭兄徑行。途次。已所費無算。將抵薊門。秣駒市鎮。因內急。獨出大解。一望田禾。鬱蔥暢茂。時值夏耘之時。阡陌無隙地。乃就其隴。而遺焉。便訖。帶猶未束。俄一物突起於前。狀如小豕。而長毫。奔逸而

去成壁以為異。遂逐之。其物由曲徑而馳。絕不反顧。成壁足力不能及。約半里而止。物亦失其所在。將返故道。忽見二麗人珊珊碎步。自微行而來。一衣茜紅裳綠衫。翠鈿金翹。貌甚妖冶。一則荆釵布裙。雅淡修潔。而容光尤照映左右。竊疑一主一婢。未敢詢也。成壁素性耽此。遂躑躅田畔。不能行。二女且行且語。至成壁逐物處。貧女忽四顧而言曰。姊昨約桑中人。實在於此。今竟不見。須知渠非尾生之流。富女微笑不答。徐曰。若勿饒舌。適從遠處望一似小不才鼠竄道左。醜態畢露。想又為過客所窘。言之殊令人赧然。貧女大笑。亟搖纖腕止之曰。不可說。追奔者尚在。聞此益令姊無處置身。語次漸近成壁前。皆以橫波流盼良久。始徐徐過之。徑甚偏仄。成壁雖側身避路。而嬌香流溢。鼻尖領畧已多。縱非蕩子。亦情不禁矣。二女又迴眸匿笑。毫不作羞澀態。愈令人魂銷。美人既去。成壁猶本立不移。其御候久不至。踪跡之見其如。果不禁竊笑。促之歸。將以啟行。成壁曰。予身適不快。即此棲息。明日行。當無不可。御人以非止宿之時。頗有違言。再四強之而後可。遂近覓村店小住。成壁不飲亦不食。惟了身徘徊於隴畔。冀其復遇。而竟杳無其踪。日將西下。俄見富女獨來。驚喜曰。佳人至矣。忽聞木杙義義然。有一男子。烏衣元冠。侏儒短小。自茂密中直前擁女曰。午以為期。日之夕矣。得毋怨我負約乎。女似不悅。以袖揮之曰。子如不思。豈無他士。誰復念汝薄倖也。其人笑曰。子

勿大言夸人。目前故無可褰裳者。女即指成壁而目之曰。彼人是哉。狂童之狂也。且其人聞女言。掉頭一視。即駭然曰。咄咄。何偏人至是。意甚倉皇。遽入禾中。竟不見。成壁亦無所疑。女以翠袂招之。遂舉趾相就。女先行。亦入叢禾。成壁尾之。入則別一天地。重樓複閣。書牋雕簷。非復綠縹爭茂者矣。怪而詢之。女笑曰。君但得佳處棲身。何必問堂構之所自哉。於是展錦褥於綉榻。設鴛枕於翠食。解衣為歡。肌柔態媚。成壁雖數過狹邪。曾不若是蕩而逸也。事聞女詰之曰。君以何業而至此。妾觀玉貌。非以牽車服賈者。成壁因告以歸鄉之故。女曰。婚有人乎。抑擇而後娶乎。成壁曰。尚無所聘。歸始謀之。女又笑曰。歸即善謀。不過蓬頭篠而顰黑者。烏足當君伉儷耶。誠能予我千金。當為君致一美婦。君囊中能足此數否。成壁喜甚。亟叩以伊誰答曰。即向之女伴也。不幸早寡。孑然無侶。伊里中惡少。又數數窘之。倘得侍奉巾櫛。不第渠免斯飢。即妾亦無所繫繫矣。成壁既失主。遂不較價軒輊。惟默計所攜雖少。然貸去衣裝。不難如數。因徑以手額之。且曰。予與卿好合方新。乃不為己謀。而汲引他人。得毋以此相銛乎。女曰。不然。妾性蕩。不能困守閨中。恒多外遇。又不能為君作家。君亦安所用之。渠果相從。妾亦得以姻婭往來。依然有此一綫。第不以其新而棄我故。則幸耳。語已促之。使起曰。旁觀者不無怒目。君且歸。能為妾留二日。則好事可諧。成壁起而整衣。舉目四望。屋宇一空。

不惟衾枕俱為烏有。即所立之地亦祇町畦間。乃大駭。女早不知所往。心知其為妖異。而少年貪色。不以為虞。歸途日已暝。瞥見土人張弓持械。如有所追逐者。迫視之。則一牝狐毛深黑。顛踵叢莽間。獵犬羣咋。勢甚危急。心憫焉。乘眾未至。取石投犬。犬少却。狐乃得遁。初不知其即貧女也。及獵者追及。成壁已去。遙聞眾語曰。此畜原來甚馴。屢將獲之。奈何復遁耶。成壁竊笑。亦不為意。歸。頗軒然熟睡。翌日仍托疾不行。食餘又往候之。富女果先在。喜曰。信人也。鍾情如此。又復直諒不疑。予妹所適得人矣。因詢以金。遽減二百之數。成壁大悅。約以次日交納。女許之。成壁欲與為好。女辭曰。姑留精力以待來者。勿使人言我狂蕩也。竟不顧而去。成壁返寓。傾囊祇得大半。蓋已耗之什之三四。不得已而售其貨。賤其直。以與人不足。又典衣物。幸地介通衢。受者頗眾。拮据一日夜。數始能數。然已囊空如洗矣。御人本僱倩來者。早已得值。亦不聞其理。亂成壁以多金難攜。聲身往候。玆俟有頃。富女果偕貧女俱至。其衣飾猶荆布也。及見成壁。玉容微頰。似有內愧者。成壁以為嬌羞不之異。富女遂使之交拜。且譴曰。佳兒佳婦。歸家喜事。高堂予羸老矣。不堪任受謗詈也。三人皆大笑。富女別無所言。吃吃自去。成壁將呼止。令取其金。貧女始出言曰。郎慮金不生翼也。歸而視之。床頭之物已盡矣。成壁猶未能遽信。扶女同歸。女笑曰。叔兮伯兮。駕予與行。今日之謂也。及至郵亭。尚未嚮晦。

然他人舉莫能見女。成壁徑與入室。啟視橐金。封識如故。其中則空空矣。乃信女言。亦絕不驚異。置酒共女合歡。女善諧謔。每一言。成壁輒笑。不能仰。旅中人聞之。咸謂其患痼疾。飲至漏二下。成壁微叩其由。女以囁嚅不肯言。惟笑曰。君召客至而不具餐。以妾為不能味乎。試告君。我輩非鬼子母。即鳩盤茶。君既畏之。何勿過之。語竟。鼓掌大笑。成壁亦為之粲然。遂相攜而起。羅襦偷解。畫燭羞吹。樂固可想。侵晨同起。女謂成壁曰。君橐中諒無餘資。此去猶近千里。何以跋涉長途。且妾纖纖弱質。亦不任風土之勞。妾不如自歸。君可脫然無累。君其許之乎。成壁猶以為戲。佯聽其行。女牽簾而出。遂無影響。成壁不勝張皇。再往候之。富女亦不復見。懊喪而歸。御人已懸車數日。不能復留。不得而就道。資用乏絕。行色困頓。遂不敢再為豪舉。兼程至家。其母已為訂某氏女。則其兄預有家郵故也。其女新自關中來。貌絕美。奩具又豐。主婚者乃女之伯姊。約已定矣。成壁聞而喜。然以浪擲多金。母與嫂皆不悅。不欲速竣其事。延至歲中。其兄又有信至。兼寄百金。始為成禮。比入青廬。新婦之貌。宛然熟識。蓋即旅邸寓者。乃大驚叩之。始自陳曰。妾姊妹皆狐也。彼居燕南。妾家隴右。偶詣渠處游戲。蒙君垂顧。不覺初心頓易。又耻自獻之羞。借彼先容。幸侍君子。望勿以異類見拒。成壁愕然。始悟前此詭異。果狐所為。向特墮其術中而不省耳。因詰曰。既結同心。何竟潛遁。答曰。妾慮以不經。

駭君鄉里。故不敢與君偕行。今日顯然婚嫁。莫起羣疑。不可永以為好乎。又詰曰。何為昔樸而今華。答曰。凡狐之供具。皆以術攝取於人間。故豐儉因乎其地。妾向者修道終南。居甚野荒。前此藉君福力。斯能潤色如斯。所餘者。猶在篋中。姊故一介不取也。成壁不以為然。女遽起自啟其篋。白金充牣其中。驗之。果夙昔之物。乃大悅。女因喟然曰。為此數百金。遂虛我半載歡好。妾初見君。知為重色輕財。道路揮霍。歸家必遭憎惡。將來亦無以營生。乃與姊合謀。暫出君囊。存於妾箚。今日始得為君有言。已以鑰付之。曰。敬以完趙。善自經營。兄嫂豈可長恃哉。成壁聞而感悟。稱謝不置。亦自述其艱窘。不勝怨艾。是夕。惟倍疇昔。明晨。出見親族。皆驚為畫圖中人。女善持家。成壁以前金私營市肆。獲利不貲。富幾與兄埒。富女不時來視妹。亦間與成壁叙濶。女後連舉二男。忽辭成壁。欲還隴中。堅留之。覩然曰。妾等與人居。皆以採納自益。故壽永而道可成。自與姊遇。君之初意。欲以妾為餌。竊君之英華。兼釣君之貨賄。非有心為姻好也。適值妾厄於韓盧。賴君驅斥。妾因銘刻不忘。曲成燕婉。今在此數歲。兩索皆雄。雖可以報君。而妾之前修盡棄。將歸山存養。不可復留。萬勿以妾為念。言訖。富女至。相偕以返。遂不復來。成壁始悟所救之狐。即其室中人。由此戒殺。亦不言娶。後竟以希壽終。

外史氏曰。狐亦有無鹽異矣。而此則狐中之徐吾也。乃借穴壁之光。竟成橫金之婦。以狐

之點。奈何碌碌因人耶。及觀奢儉因地之語。始知富者亦借潤於人耳。獨貧婦也歟哉。振其小者也。

螢窗異草二編卷三

長白浩歌子著 武林隨園老人評

緣綺

高郵李生。風雅罕匹。年二十。琴瑟猶虛。竊自矢。非夸光之美。弗與問名。有知其志者。咸勸曰。佳人未必真有。若何遲好合。而待毛施。恐鏡臺未下。潘鬢將星。九十春光。不亦大半虛擲乎。生笑而不答。終夷然不屑。與雞鶩偶。如是者數年。迄無所得。而堅持如故。一日清明。親往掃墓。祭畢歸。路遇亡僕忠。蓋其童時已歿者。猶彷彿記憶之。恍惚中且忘其死。遽呼曰。若承夫人命來迎我耶。家中亦無事事。何太匆忙。李時惟母在堂。父已早卒。故云然。忠曰。老主人欲見公子。非主母也。李甚驚愕。重以父命。徑隨之往。同至一巨宅。閉閣高大。甲第連亘。生欲入。忠止之曰。主人甚怒公子。將施扑責。此地無人可解。若得新姨一緩頰。庶幾能回雷霆。待忠入。懇之。公子始可進見。生茫然。罔知所措。惟詢曰。新姨何人。對曰。主人新納之妾也。乃入內。良久方出。告生曰。新姨諾矣。見即為公子解之。遂導之入門。生知父怒心頗忘。志不定。趑趄而前。屋宇美好。絕類公侯巨家。有一堂。額曰鶴棲。闕其無人。而輪奐之華。倍極壯麗。有頃。其父出。從者祇二。三小鬟。父衣冠無異生時。呼而進之曰。若來前。汝為人後。不以嗣續為念。而惟

佳麗是求。是誠何心。言已就坐。威氣相向。生伏地屏息。不敢仰視。父將命忠行杖。生甫頓首。白曰。兒不肖。誠負父恩。但思室家為人生重事。脫非所願而曲就之。實同附骨之疽。望大人寬其罪。使得遂其私。則罔極之恩。益同天地矣。語竟。崩角至流血。父愈怒。呼杖愈急。忽屏後一麗人。妝飾甚盛。含笑而出。謂生父曰。適聆公子之論。亦年少恆情。公勿過于苛責。如果伉儷未諧。妾家娣姒頗有佳者。請即執伐。不亦喬梓願俱遂乎。生父怒猶未解。忠又從旁懇懇之。乃曰。任若為之。予終不樂有是子。拂衣徑入。忠引生拜謁麗人。如度母禮。即命坐。且語婢曰。速召諸妮子來。請公子自擇。若可。予即力任之。婢去未移時。俄聞香風拂拂。發於庭側。有好女子十餘人。或衣鮫綃。或披翠氎。淡妝艷服。紛沓盈階。年皆十六七。容色殊尤。端肅斂衽。向麗人而拜。麗人歷指其名。俾生遴選。生已五色眩目。罔知適從。至一垂髫兒。年齒尤卑。獨著綈縠之衣。容光照映左右。麗人顧之。謂生曰。此綠綺。予之猶女也。公子以為可否。生熟視之。綠綺含羞舉袂。態更動人。生即首肯者再。麗人目忠大笑曰。公子巨眼。故不差。遂麾諸女使退。惟留綠綺。使伴生坐。曰。汝今為吾家新婦矣。善主中饋。無貽厥父母羞。綠綺慚赧。若無以自容。而數以橫目。矚生意。似許可。麗人即起趨入。報生父有頃。復出曰。痴阿翁怒故未息也。遽命忠治青廬。又出新衣一笥。俾生與綠綺俱更其故衣者。周匝纈密。無異慈烏。至亦心

竊感之。將夕。堂中皆燃巨燭。生父始出受禮。謂生曰。此皆婢子好事。老夫頗不耐此。已而交拜成禮。送入庭後一華屋。供具豐美。錦繡燦陳。均出麗人之賜。生促綠綺就枕。代為解衣。鶯雛燕乳。不禁啼紅。歡畢。生始展問里族。答曰。妾與姑皆胡姓。父母遠任劍南。妾姊妹賴姑以生。故婚媾一唯其命。不必與聞也。平明將起。早有小婢來牕下相喚。生與綠綺盥濯訖。綠綺易髻而鬟。往謁舅姑。生亦入省。見父與麗人方共坐。謂之曰。兒已有婦。宜速歸。恐若母倚閭腸斷矣。生不忍別父。長跼涕泣不願行。父始笑曰。痴兒子。此豈可以久居之所耶。生乃悟。父出曰。金二笏與之。曰。將去奉母。瞻妻。多與恐不勝任也。麗人亦囑綠綺善事乃姑。勿倚痴嬌。如在我處。亦贈簪珥一篋。衣襦數十事。亟遣之歸。生與綠綺皆泣不能出聲。父與麗人亦有慘色。無何。忠入勸駕曰。車馬已具。少主夫婦可行矣。父乃變色叱生曰。畜產戀父。竟不念而母耶。生不得已。始泣拜請行。麗人親送之出門。果有僕相候。綠綺坐油壁小車。生亦乘小驪駒。夫婦行半里許。回首顧視。猶見宅第宛然。麗人與忠倚門遙望。若揮涕目送者。既遠。遂不見。及歸其家。母果思縈甚苦。生偕綠綺入。登堂拜見。母乃大驚。詢所自來。生具以告。母恍然曰。嘻。新婦之姑。殆狐也。汝父中年讀書外室。夜輒有美女來相伴。詰其姓氏。俛而不答。與談古今詩文。其應如響。兩情眷眷。漸及於親。女辭曰。使君自有婦。妾不忍已。雙而令人隻也。

必欲相歡。請俟一紀之後。遂去不復來。及汝父易簀之時。忽謂予曰。若人來相迎。我死得所矣。予問伊是誰。答曰。十年前燈下共語者也。言訖遂歿。時兒尚幼。故不以告汝。今以斯言斷之。當是此耳。生亦述其顧復之恩。母曰。渠以吾子為子。吾即以渠姪為姪。報稱庶幾不貲。遂撫絲綺如己出。絲綺亦婉婉善悅母心。同人間李一朝有偶。咸竊笑曰。李子果飢不擇食矣。聞之微哂。乃張筵設飲。妝妻使出拜之。一座盡貽。謂非塵世所宜有。由是群喙遂息。明年即舉一子。頭角非常。生郊行。又復遇忠於途。拜而言曰。主人聞公子弄璋。不勝欣慰。新姨亦令傳語。此子穎異。必能光大門閥。宜好撫之。語畢遂失所在。生為詫嘆良久。今其子年僅八齡。即通毛詩左傳。對客酬答無失序。人皆望而卜其為他年之偉器也。

外史氏曰。甚矣父母之劬勞靡盡也。冥漠之中。猶念及其子之塊然。况生居堂上者乎。乃父有狐妾。厥子亦有狐妻。李與狐殆世為秦晉者矣。而非狐之賢淑。其父既長。負向平之債。子亦終乏范蠡之緣。其不為良朋之笑柄也幾希。

痴狐

痴狐者。同郡吳公之寵妾也。性慙而善媚。故號之以此。實非狐也。公諱晚。戊辰進士。以同鄉致仕。年僅六旬。頗以聲色自娛。而極意搜羅。終鮮尤物。心不免歉然。一日暮春。游於郊外。獨

携二小奚親賓子姓咸莫之俱意益有所冀也行及負郭桃英將落菜花漸開公因口占曰
結子挑花顏色失沿畦蔬菜盡空香可憐一樣閒風月難向枝頭覓海棠吟訖四望悵然忽
聞籬落間有嘻笑聲且恆探半身以相望公視之花不屑妝柳不勝衣一妙齡絕色人也公
大悅僞言口渴遣小奚丐茶兼詰其姓氏小奚將公命籬邊人笑曰個老子口無停聲宜其
渴也雖然予家亦無閒爐灶烹茗以待子不時之需小奚又以姓氏叩之答曰予不復記
憶我父母客或知之即呼曰阿母我家亦如人有姓耶渠來問我我則無由知公不禁大噱
童亦粲然有頃見一媪出荆布修潔益其母也問客何來且曰痴兒固無足與語者幸勿見
哂公因致揖親叩其里族則王姓夫故農業家甚貧見者乃其少女年十七即痴狐也公知
其可餌絮語移時乞茗一甌而飲之復自白曰予郡中吳太僕也與若夫為桑梓不忍坐視
苦貧異日可令渠詣我當少為資助母憎菲薄語已稱謝而行女猶在籬畔自言曰東家小二
姑誑予鬪草那得竟弗來無何怒曰人各有目而獨孜孜視予又臨去幾回頭白髮將不賸
矣母呵之乃止公歸語閤人有王某至當亟為之通翌日果來公厚款之出十金以贈且囑
曰倘有不給亟來商勿以造門為嫌王欣然返公家人舉莫知公意由是不時周恤十旬已
五六十金王小康舉家靡不感戴公乃遣永王夫婦始悟公捐惠之意既慕其利兼懷其德

遂許之。鄉里或為女不平。女獨漠不為意。及婚。公以五百金為女父母壽。始迎女歸。其父母流涕送之。女之痴態如故。謂其母曰。胡不隨予嫁去。吃著不盡矣。母大恚。唾其面。比至公家。引謁夫人。並晤其同列。靡不笑其痴。遂不復與之較禮。至夜。公入其室。女絕不羞澀。直前拊其髀曰。此物更蒼於阿父。恍疑汝兄而渠弟矣。左右皆竊笑。須臾闔扉。公與之解衣。亦不之拒。惟至和服。遽以手格之曰。予生平未嘗去此。豈至汝家。反令予裸體度日乎。公笑而諭之曰。汝既嫁。則此衣宜去矣。女終不從。公強之。乃哢焉大啼。呼其父母。不置。公不忍。以力竟擁之。和衣就枕。俟其寐而後去之。甫能成歡。女又嬌啼大作。幸其性柔順。公復以甘言誘之。始得竣事。然已流丹泱席矣。詰朝同起。女妝成出見。賀客皆驚。嘆其艷。女則時時私語同輩。告以夜來情狀。并述所苦。鮮有不捧腹笑者。數日後。漸入佳境。又津津樂道之。聞者又不免生妬心。女亦不覺。公知其痴。故聽其言。不之禁。女則事公益謹。且媚甚。公豐於鬢。晨起多見擾亂。女蓄盂水於枕畔。以沓口溫而梳理之。公儉於肌。重裯猶憎堅硬。女鋪新絮於榻上。以柔肌轉而暱就之。公飲則茗必親嘗。公食則肉皆經箸。公坐則以掌撫其席。公行則以腕持其腋。公喜則無戚戚之容。公怒。愈有諷諷之色。公是以愛若性命焉。女養手甲最長。一夕衾內誤傷公。公不忍言。憤恨不寐。挑燈獨起。盡翦之。公止之。亦弗聽。公誤唾其衣。此衣遂不更。

公聞之。慘然不答。公知其意。乃嘆曰。汝非全無心肝者。謂而痴誰也。因贈以詩曰。抱璞誰知美玉盛。人前故作太憨生。祇因一語留情後。始信聰明盡遜卿。由是益矐之。同列罔不妬。唯夫人獨憐之。每曰。汝曹誰無枕席情。可能學渠鬚貼老翁耶。然女竟以此得痴狐名。蓋亦出於憎者之口。獨是女寵雖專房。無所不用其媚。惟至牀第之事。則不少曲徇。公欲與之狎。輒辭曰。少者固樂此。老者將何以堪。豈可以予少而不念公之老。其言益不痴。公愈賢之。因而百夕之中。僅得以遂。而不以為歉。公得以頤養。公年七旬。屆誕辰。戚族畢賀。家人亦無不攝觴。女不知慶。獨茹素彌月。曰。願公再延一紀。無敢奢望。未幾公病。女奉湯藥。衣帶未之離身。公病益劇。竟不起。女忽辭公欲行。疑其有異志。詢以焉往。答曰。願先公行。為公驅狐狸於地下。言已。頓仆於地。七孔殷然。則已飲酖半日矣。公太息許時。復大笑曰。若不負我。我何悲為。亟呼諸郎君至。遺命以女屍合葬。瞬息亦卒。諸郎君克成父志。不敢有違。迄今詢吳氏之塋。必曰痴狐墓。女之名。與公皆不朽。

外史氏曰。孤而媚。則有之。媚而痴。吾未之見也。媚而痴。則必不痴。痴而媚。則極其媚。古今來愚忠愚孝人。未必不以為痴。媚亦何獨不然。苟從肝鬲中流出。而惟恐不適其意。不悅其心。是即痴矣。况正色以閑之。捐軀以殉之。豈止媚者能之乎。但以人而被以狐之名。人

則不堪。以如是之人而加以孤之號。孤亦與有榮施矣。孤乎。爾亦能蚩蚩如是乎。

隨園老人曰。吳太僕立朝所行者。猶在人意中。今其如夫人。迫出人意表。孰謂巾幗中竟無人榮及夫子。

燈下美人

瓊州余舜章。少時讀書於某寺。每當風清月白之頃。輒有良夜如何之慨。蓋僅約而未婚也。一夕。篝燈展卷。方將肄習。忽燭光閃閃如人意。為寺僧視之。無所見。良久復然。余心疑。掩卷伺之。又許時。其狀若烟而慘淡。倏有倏無。莫能摹擬。余素以胆力自雄。審知為鬼物。益伺之久。較前益真。但具體而微。又久之。甫露半面。至夜分。全形現矣。余亟視之。綠鬟翹然。紅姿綽約。美人也。余即起揖而進之。曰。鬼乎。仙乎。何示人以詭異如此。余狂生。余舜章是也。如不棄。當剪此短燭。少賜晤言。美人微笑曰。何遽唐突至此。予實鬼也。知君有渴疾。敬為相如來獻良方。宜以陰濁之質。而更冒自媒之耻哉。余聞言。以其貞鬼。改容詢之。美人曰。妾生前少有薄德。上帝鑒之。命掌祿籍。近來因月老毫荒。所配多失閨人意。勅妾贊襄其事。於是赤繩所繫。鮮有朱淑真李易安之事矣。余驚曰。若然。則卿固氤氳使之流亞也。豈予亦有韋固之緣。煩子預告耶。美人曰。非也。老人口刻。幾傷人伉儷情。妾不忍為。但妾往來雲路。竊見郎君

對月臨風。時有不豫之色。蓋緣洞房有待。雖庶士不免標梅之嘆耳。妾有良策。故來敬陳於郎君。余聞之。色甚喜。因折節求之。美人出一硃符曰。援琴之挑。良非君子所宜。妾亦不敢於導引。然郎君之婦。非始生三歲者。未嘗不可以相邀。彼速則速之。早爾數年婚嫁。固不妨也。余又細詢其說。美人笑曰。郎君勿絮絮。第置此於枕函。若所請者。即至矣。徑置符於牀頭。倏忽如烟而逝。余正無聊賴。姑試之。甫就枕衾。即夢其父母為卜吉期。遣使親迎。俄而彩輿至門。牽紅入室。而嘉禮告成。比視新婦。貌甚麗而酷似美人。欣幸之餘。亦不以介意。歡然同夢。樂且未央。春色已酣。交頸而息。及轉側而寺鐘聒耳。山僧已來送茶。呼曰。余相公作何好夢。日高猶不明眸也。余笑而起。晝猶念念不忘。心益不在讀。及夕早寢。婦亦親狎。不再如昨之羞澀矣。蓋余所問名者。為邑中某家女。耳食其有殊色。故信之。自此溫柔鄉深入。益慕睡鄉。朝暮暮。暮怯朝。恨不得中山酒為十日醉。久之。當晝而寐。婦亦刺繡其側。語笑甚歡。遂不復欲覺。未幾。某家以余慕貧。且鏡台久而未下。竟別字。余生之父母亦無如何。余亦為之悒悒。而夢則未絕也。第形神精魄。咸為所耗。漸以痿憊。遂終日昏昏皆夢矣。一日。強起如市。見鬪者二人。一人被毆幾殆。環如堵牆者。僅作壁上觀。竟無人能為之解。余見不忍。前詰其由。毆者素識余。忿忿言曰。渠售婦與予為小妻。既而悔之。所欠者。又悍不還。予故毆之。以洩吾忿。

余詢被毆者值幾何。答曰。因葬父無資。祇貸渠青蚨五貫耳。婦不忍別。日涕泣。惟願死。誰賴渠也。余躊躇自念。事關節孝。當思有以保全之。因計囊橐尚餘二金。暫貸於寺僧。可足其數。甘淡泊半月。亦無害耳。乃謂毆者曰。汝欲金乎。欲人乎。毆者捻余為寒儒。諒不能豪。遂姑應之曰。渠婦貌不揚。予亦不願成好事。但不得金。情實不甘。余笑曰。若然。請從予去。儻若金。觀者皆踴躍曰。余相公為此義舉。陰德無量矣。因極力慫恿。毆者自悔失言。而迫於眾議。亦帖耳相從。惟被毆者感激至流涕。誓以死報。相隨入寺。余為僧言。僧亦重余義。慨然相假。并出所有者。傾囊付之。因焚其券。被毆者稽首流血。其紛既解。余至夕就寢。竟無所夢。心疑焉。竊怪其符不再靈。默祝美人。思以詢之。宵半果來。赧然謂余曰。向昔所云。皆誑君也。妾一縊死鬼。何由司人間婚牘。緣知君祿命淺薄。不久亦入鬼道。妾欲結未死緣。以為泉下伴侶。特慮見疑。未敢冒昧。故假君家新婦。得以夢中為歡。近日相會者。實妾也。日者君以一時惻隱。保全孝子貞姬。土神上奏。福祿俱崇。壽且耄耄不止。妾不敢再為君祟。斂迹伏藏。今承召詢。覩顏自陳。言之不禁忸怩。因更太息曰。欺罔之罪。固已無辭。燕婉之情。猶希垂念。妾將為君返去珠以成雙璧。慎毋別覓鸞鳳也。言訖再拜。自披髮吐舌而去。生悚然汗如雨下。神以頓爽。不再思睡矣。居無何。某家果挽人來曰。向以一時狂瞽。幾背前事。今願仍諧舊好。永無二心。

其納之幸甚。余偵之。得其實。則女為鬼祟。時時引帛欲自縊。且狂呼曰。此余少卿妻也。誰敢奪之。因而後所字者。索還原聘。不敢締姻。故復修好於余。余心知美人所為。以權詞白於父母。乃許之。期年畢婚。女貌亦亞於美人。余持秘之而不言。又明年。余果連擢巍科。成進士。仕至光祿寺少卿。壽至八袂。故至今里人。凡執柯者。咸易月下老人為燈下美人。以相詭云。外史氏曰。溫太真慕其姊妹。因嫁名於友而自訂之。美人殆師其遺意矣。而以避為趨。以離為合。頗類策士所為。其狡甚矣。但恐余生無回天之善。則新婦必抱不白之冤。使當日聞之。必將欲唾其面。

梁少梅

邑人梁少梅。年僅廿四五。美丰姿。善談吐。有雅人韻致。一日中元。隨人往城外法覺寺觀施食。時主壇者為寂禪師。持戒清高。秉教虔謹。壇前恆有怪異。好事者咸樂觀焉。少梅與其侶二三人出邑門。比及寺中。月已上矣。見小兒輩。或以綠荷籠燈。或以青蒿燃炬。跳躍如鬼。不禁莞然。須臾。蕭管嗷嘈。幡幢接引。眾僧擁法師登壇。說妙法。散天花。以成盂蘭盛舉。看者如市。亦都無所見。少梅胆素巨。頓思人烟叢集。鬼何敢來。即來亦莫能觀止。倘往僻地候之。則法之驗否當立辨。因而舍其同行。徑趨寺旁小徑。潛身以伺。立未久。俄有黑氣數十百團。其

巨如斗。源源而來。皆從目前經過而去。隱隱有聲。洵奇觀也。少梅復登高以望。其氣至壇即滅。杳然無踪。後有繼者。不知幾何。少梅立許時。宵露濕衣。漸不可耐。思回寺前覓其侶。謀所難棲。忽聞笑語聲。如花陰羣鳥。足遽止。及近覘之。則婦人十餘。靚妝淡服。貌均妖艷。有小鬟二。以籠燭導之行。最後一少艾。色尤姣好。獨持荷燈一瑣。碎步而前。瞥見少梅。即以翠蓋招之。儼若熟識。少梅神魂顛倒。不克自持。遽尾之。婦人歛疾如風。盡其足力。始能及。迨至一處。峻宇雕牆。巍煥如神廟。婦人盡入。亦絕不顧少梅。少梅倦極不能返。小憇於牆角。良久。有人自門內東燭出。語曰。適一風狂兒。逐姊至此。胡不見。因以火燭之。照見少梅。喜曰。郎固在此。誰云返也。請即隨予入。少梅視之。果挑燈之鬟。乃欣然起立。與之偕。歷門數重。彷彿若有神像。亦不暇細瞻。繼入一小院落。其中花竹森秀。別有洞天。而所見之少艾。早在廡下站候。見鬟即詢曰。逐真郎得之乎。答曰。得之矣。少艾即笑而逆之。偕入中庭。室內鋪陳華麗。目多未經。燈下晚少艾年可十八九。姿態橫流。容光肆映。真麗人也。少梅心益悅。因致詞曰。倉卒相遇。未遑趨避。不加呵叱為幸。乃復引入房闥。倍增慙悚。少艾微笑答曰。適見君子躑躅草露間。知必黑暗迷途。無所投止者。不揣荒僻。冒昧奉邀。草榻一宵。少光蓬蓽。何反承撫謙若此。少梅復遜謝。少艾延坐。且語鬟曰。好事勿令人知。懼相溷也。鬟亦笑而諾之。少艾又命治

具對坐行酌。截核羅列。珍錯多不知名。少梅正飢渴。得此甚慰。徐叩其姓氏。匿笑弗言。惟曰情好未篤。無敢遽陳。統俟諸異日。少梅遂不再問。歡飲既久。兩心蕩然。鬟啟曰。良宵遲晤。鷄且將鳴。請就寢。二人乃握手起。及入臥室。衾褥甚華。少文自解其衣。內外皆新製。惟著紅綃抹胸。與少梅就枕。撫其肌。豐若有餘。膩難著指。交合之際。媚態紛呈。少梅早置身魂夢中矣。遊仙一枕。漸入黑甜。及醒。聞嬌者羣噪曰。淫婢不羞。偷與狂郎戲。吾輩可鳴鼓而攻之。張目驚視。少文猶在抱中。毫不羞澀。惟笑曰。知情者。固當連坐也。眾譁然曰。婢子無賴。竟下手拖人耶。言已。鼓掌。少梅心始安。竊視婦人四五輩。皆客夕所見者。乃起著衣。婦人皆孜孜凝視其私。若欣羨然。少梅亦起。眾以手理其鬢曰。髮蓬蓬。狂已太甚。少文又笑曰。卿等欲狂不能耳。因引少梅徧拜之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媒妁之言。足當矣。眾默然。已乃歡然相與偕坐。諧謔生春。有頃。均以酒炙來。為二人扶頭。飲少酣。中一衣綠綃者。年齡少長於眾。少文呼之以姑。忽謂少文曰。若能與郎君言之乎。答曰。邂逅相逢。未敢輕洩。姑笑曰。郎君粗豪。當無慮。乃語少梅曰。一言頗駭聰聞。妾等非人。實狐也。渠為故明中丞毛一鷺寵姬。年十九而殀。毛因民變獲罪。忽遽中遂葬於此。是地為聖姥行宮。妾等時來服役。見而憐之。授以鍊形術。雖鬼而無異於人。今既得侍君子。願即攜歸。庶不至污濁聖境。妾等亦得以全其始終。郎

君以為何如。少梅初聞而驚。亦弗懼怯。毅然應之曰。敬如尊命。眾乃相顧大笑曰。個男兒胆。故不細。姑曰。予固深知之。乃敢言也。因共為少艾賀。始得其名姓。則王氏小字阿憐耳。眾又為之治奩具。彈指間。錦綉珠玉。紛沓俱集。外各封黃金一錠。為賀儀。憐與少梅一一致謝。姑又曰。晝不可復。恐招疑怪。盍俟昏夜。乃羣起而散去。憐因謂少梅曰。非妾命君拜。則君危矣。少梅詰其故。憐曰。渠性皆蕩。昨夕特來賂君。故容妾得之耳。今晨相值。不無垂涎。賴妾以禮縛之。姑又憐妾。成此捷足義舉。不然。與少樂樂。君可勝任。與眾樂樂。君將不堪矣。少梅聞其言。不禁捧腹。又詢鬟之所在。答曰。渠皆紳家少婢。叢葬此土。妾愛而撫之。收供十指。但堪侍於黃昏。不能晝現也。因引少梅視其所居。卉木繁茂。不類窀穸間。憐告曰。此皆若輩所為。妾無能致此。妾自與若輩游。飲食衣服。莫不仰給於彼。數日前。姑忽語妾。謂妾眉宇間有喜色。當有奇逢。不可仍著故衣。因為妾偏易新者。今之所御。皆姑賜也。若妾之死。觀仍在此。後既已臭腐。不堪回顧。已喁喁細述。少梅深嘆其奇。及暮。眾又來為設祖帳。前二小鬟皆至。惘惘有不忍別之狀。酒行數巡。姑拔髮邊釵。擊按而歌曰。有女婉婉兮。共我翱翔。今茲別去兮。予心憂傷。願汝倡隨兮。如鳳凰。何時重晤兮。在仙鄉。音節甚古。且凄婉。憐乃再拜答歌曰。一杯久棄兮。冥然可知。肉我白骨兮。匪葬所思。今夕別離兮。烏夜啼。深恩未酬兮。步遲遲。聊祝眉壽。

今與天齊。衆亦歌曰。女蘿附木。今得所依。留君不住。兮心孔悲。子兮子兮。無久違。歌已。四座皆泣下。飲將達曙。姑曰。邑門將啟。盍行乎。乃取衆所贈遺。分置兩人袖中。殊不重累。始送之出門。憐與衆。又把袂珍重。少梅視其地。果即近郭之碧霞祠。距城未里許。因扶憐歸其家。少梅無父母。兼未受室。候門惟一老嫗。訝之。亦無敢問。憐與少梅寃不自安。翌日。竟徙於鄉。出金治產。家類素封。後每張筵召狐。絕不至。憐今出世十餘年。猶妍艷如昔。所親多有見之者。外史氏曰。狐有毛者也。而以毛之姬適人。似不恤其族矣。且毛初棄姬於此。原不意其有狐。狐竟奮作主張。不復問毛姬。亦擅誘少年。不暇畏毛。則毛之為毛。可知矣。少梅之胆。巨於斗。阿憐之面。厚於革。非此二人。狐即多事。亦不得不為毛也。

定州獄

直省定州。有村民婚於近村某家。民有嫗母。素嬰疾病。井曰。惟藉婦操。婦年二九。頗風格。民更密於防閑。以故歸盍之期。絕少。婦與其父母皆不滿。時屆秋成。其岳家村中。演戲侑神。適民母疾小愈。岳浼人言。欲迎女歸。母許之。婦遂盛妝而往。民固雅不欲淹留。未久。往促之歸。翁媪愛女。皆不聽。及社事將闌。民又往。為言母以勞疾作。理宜遽歸。絮絮不止。婦貪觀劇。甚不願。乃曰。盡此一少耳。姑即抱恙。暮夜亦無所事。請俟戲終。明晨旋返。良亦無所誤。媪亦贊。

助民不能強。遂悻悻自去。實亦新婚未久。燕爾情濃。非有惡念也。於路竊自憤曰。賤骨朵不念枕席情。祇圖歡笑。吾必辱之。抵家飯已。乘夜悄然復往。檢知岳家有矮屋。鄰於演戲之所。婦與姑姊妹列坐於檐際。以觀遠望。婦果在。指顧笑語。意甚歡。民益大恚。乃於人叢中。委蛇而行。潛身廊廡。自暗中絕無知者。時雜劇正盛。金鼓齊鳴。滿場喧哄。婦凝睇已久。漸忘形體。頓以一足垂下。民知其無備。仰而企之。竟蹴其隻履而歸。猶漠然弗知。夫遂懷之。亟返至家。閉戶高卧。亦不與母言。計俟其晨歸。痛辱之以泄積忿。乃婦失履未久。頓覺足冷。捫之。則蓮瓣已脫。心疑猖狂者為。不勝愧悔。兼慮諸親戚集。聞必嗤笑。遂不俟戲完。亟下屋。自覓尺帛。縛束之。白於父母。將歸其夫家。翁媼皆驚訝。叩之弗言。留之不可。惟托足輒。命人控一蹇衛送之。蓋圖夜歸易履。免致播揚。及至。姑猶未寢。啟戶即訝曰。若婿言若明日歸。何深夜而返。得毋令阿翁怪耶。婦曰。兒聞母又病。是以亟歸。不暇俟翌日也。姑笑曰。子病亦習慣。烏足慮。婦俟姑寢。然後趨就己室。恐夫覺。不敢燃燈。及夫問以伊誰。始答曰。予來家。夫微哂曰。予以汝從優人逝矣。竟歸耶。知夫怒。無敢言。夫又曰。大好戲文。詰朝聞將復演。汝何遽歸。婦益默然。竊思侯夫寢。始可取履以更。乃夫又詢曰。既歸。何不以炬來。婦甫對曰。夜闌火盡。暗中固可寢也。夫知其意。忽起曰。待予為汝燃燭。婦力止之。不聽。燭既燃。纖毫畢露。婦懼。亟匿其足。夫

早見其無腹。乃佯笑曰。汝以足來。迹殊有異。婦伸其有履者。亦笑曰。若孜孜凝視。豈有人跣而行耶。夫注目良久。遽曳其右足曰。是何獨無。婦大慙。低鬟無語。夫謾罵曰。不從我言。致出此醜。雖醜汝身。不足洩忿矣。固詰其履。婦無以對。夫曰。履在足上。今不見。其事可知。予猶以汝為室耶。喃喃登榻。怒罵不休。且言明日迹得之。決殺却。遂復卧。意蓋愧怍之而已。輾轉累牀。不覺熟寐。婦惶恐無以自容。又慮為鄰里笑。竟縋帛於梁而自縊。及夫聞聲驚寤。起而撫之。體已冰矣。大怖且悔。復計婦夜歸。當無知者。若潛匿其屍。且誣其父。禍可免。因斷其縲。負之出戶。投諸鄰井中。寂然反室。思婦之情好。不禁悽惋。待旦而出。不及見母。竟往岳家逆婦。翁媼言已送歸。竭力白其無。前送女者適以事他出。共疑之。具控於官。州牧胡公素聰察。亟拘送者至。鞠之不服。惟舉姑婦相語狀。公頗心疑。拘婦之姑審訊之。所供與送者同。因以嚴刑擬其大。始吐實。公命加以桎梏。押往覓屍。令善泅者出諸淵泉。則闌然一屍。無所謂朱顏綠鬢者。公與吏民皆大駭。審視之。額爛身殞。即寺僧某也。蓋婦屍墜井。適罣於坎。未至投水。縛少緩。竟以吏坐忽覺。冷砭肌骨。不可當。且暗如昏夜。仰視之。又見天光。竊意身履冥途。故其境如此。迨以手捫之。寒泉浸溢。始悟入井。乃號呼望救。適寺僧起。五鼓時。桔槔灌園。聞井中有聲。疑失足誤墜者。俯詢之。則鄰婦某氏也。僧故識其夫。亟引修綆拯之。井深九仞。婦

手厥力怯。多方竟不能上。正惶急間。俄一少年貿然來。亦鄰家學圃者。見僧鞠躬用力。乃笑曰。大師何作此態。豈金繩中斷。以致淨瓶不出耶。僧語以故。少年曰。不仁哉。吾師也。實有慈航普渡。而高居彼岸者乎。若素能浚井。予縋汝下。渠乃可上。何計不及此。僧曰。然。予亦熟籌之。此時值乏人。故作此拙態。遂浼少年執繩。已乃縋繩而下。既得婦。解縋束其纖腰。號曰亟提之。少年用力。婦果出。睨之。雖衣裙沾濡。貌頗婉麗。心大動。紿之曰。娘子以縋予我。請就高阜憩息。予出吾師。婦解付少年。少年四望。有巨石。其大如缶。力掇之下諸井。適中僧願竟斃於水。少年慮其復活。乃再取石連投之。寂然無聲。知其已死。始止而不投。突牽婦衣曰。去之。此處不可以復留。婦見僧斃。知非好相識。大懼欲走。少年脅之以力。不能脫。始勉從之。曲折里許。至一土室中。少年語婦曰。僧與予言。意頗不善。予故力救汝。今將送汝歸。但衣濕恐不耐。予他出。任汝自便。俟燥而後行。予實無惡念。言已趨出。婦信之。反感其德。亦覺衫袴盡在水中。遂不勝其寒冷。乃起。堅扃其戶。裸而以手按之。正白身無備。少年早破窻突入。直據要津。婦遂無以自主。事已。少年謂婦曰。汝欲歸乎。盍行乎。婦答以欲歸。少年曰。不可。僧以汝死。歸將涉訟。予必誣汝同謀。况予送汝返。汝夫益疑。汝有三命耶。婦果懼其夫。乃詢曰。將若何。少年曰。予籍新樂。在此為人傭。擬於明晨旋里。汝能從我去。予無室。即以汝為妻。汝亦頗

願否。婦沉思實無所歸。遂許諾。但曰。一履又陷泥中。汝丐得之。乃得可行。少年領之。啟扉復出。仍下鑰焉。至暮。以飲食來。婦從之乞履。答曰。履在人趾。實無由得。婦曰。弗得實難行。遂同寢處。益相歡好。明日。少年又出。婦以履之事堅囑之。少年口諾。而心以為難。旁午聞僧屍已現。益用張皇。華善乃敢返室。獨行野田間。見有赤鉤兩隻。頗纖弱。似合婦足。疑為他人所遺者。喜極。不暇顧慮。撥而疾趨。抵室。即以示婦。婦熟視。訝曰。此予之故物。何由得入子手。少年方言其故。忽有二役破扉入。以鍊繫之曰。殺人賊果在此乎。少年失色。詰其由。乃知胡公檢僧屍。并得婦履。疑婦未死。且不能遠翔。與之偕者。必左近孤男。無敢向人乞此物。因命婦之夫。徧搜笥中。取婦履。悉以付役。使役散置於幽徑。潛伏以待。遇有拾遺者。尾之去。則婦可得。婦得而僧死之本末自明矣。役如公教。果獲犯。語之以故。俛首伏罪。解之邑。以抵僧命。村民亦以誣罔論徙。婦遂別嫁。以是案。公驟擢美任。人咸服其明斷。

外史氏曰。一履之微。遺禍至此。要皆貪歡場。實厲之階也。蓋婦不貪歡。則夫不至於竊履。夫不竊履。則婦亦不至於投繯。婦不投繯。則僧與少年皆可以無死。然非賢宰官。得此一鉤。則僧以救溺而死。婦且背夫而適。獄將不鮮矣。以履之故。釀此疑團。古人有綉履傳奇。猶不若此事之詭異。

住住

長安谷氏巨族也。子弟多發武而不發文。以故馳怒馬。試長劍。不一其人。而搦三寸毛錐者。則寥寥無幾。一日春雪初霽。會獵於城北山中。閤族畢往。少長咸集。較騎射。逐飛走。意氣發揚。甚自得也。天將薄暮。所得雉兔以百計。倦而思歸。遂皆返轡。有維藩者。年甫成童。亦嫻弓馬。諸兄均愛之。携以俱往。至是人騎擾攘。乃獨相失在後。維藩膽素豪。亦無戒心。自跨小驪駒。牽一細犬。徐驅於平原枯草間。新月初生。寒烟四野。方覓故道前行。忽二小狐驚竄路左。維藩心甚喜。縱犬逐之。已亦策騎相隨。狐行絕駛。犬與馬皆不能及。未幾黑暗中。又亡其犬。狐亦不知其安往。不勝懊悔。乃緩轡徐馳。更不辨其何地。約行數里許。馬力亦疲。將借宿早行。倏見樹影參差。燈光明暗。遂疾驅就之。至則巨宅如王侯重垣列屋。棟宇雲連。所見之熒熒。乃其牆角守夜者。明炬以防暴客耳。聞人聲。即叱問之。維藩下騎與言。答以迷途。願求棲止。眾以火燭之。笑曰。個兒郎纖纖之年歲。深夜獨行。曾不畏虎狼耶。當為之白主翁。遂止維藩於茅舍。一人奔而入。少頃復來曰。主翁已起延客矣。維藩繫駒隨之。往行約數武。即見高門洞敞。紅燭熒煌。宅第頗深邃。邏者引謁。閤人凡三四輩。皆鮮衣花帽。狀類古之蒼頭。略加研詰。即導以入。厯門凡兩重。皆有守者。見之俱笑曰。失路兒來乎。主翁固候若久矣。維藩心

頗訝之。入門而西。至院宇。精潔如客座。未及檐楹。主人早褰簾而出。年約五旬餘。高冠盛服。從以數人。降階即言曰。住住輩偶爾遊戲。君何相逼之甚。既而笑曰。辛是稚齡。猶可恕。維藩不解所謂。心更茫然。惟灼灼以目相視。主翁又笑曰。童子何知。老夫反與有過矣。因延以入室。其中圖書燦列。彝鼎雜陳。繁華不可名狀。主翁與之坐。微叩里居。即起敬曰。是吾鄰世家也。密邇桑梓。未遑展謁。然仰慕久矣。亟命呼住住來。使者往返數次。始聞珮聲。珞然有少女。子年可十三四。顰眉妖臉。披髮慵妝。自簾外而入。瞥見維藩。神色頓異。一似慙怯。不能前。主翁笑而語之曰。是亦有夙緣。兒勿深相畏也。女甫近翁側。低鬟解袖。曼立無言。維藩偷睨之。態若流珠。神侔秋水。雖童年情。亦不能自制。聞女小語。白父曰。狂暴相凌。心胆幾碎。何復引賊入室。主翁怒之以目。徐曰。小兒家。竟不慎言。乃爾。女遂不敢言。主翁因指女謂維藩曰。家有三女。兩俱適人。此幼者。與君年齒頗相若。竊願附為婚姻。不識能俯就否。維藩見女。心實愛好。且罔知為狐。靦然起謝。女聞翁言。報顏注目。亦似愜其素心。兩人之情。已默相好合。少頃。主翁起曰。郎君馳騁過勞。姑請小憩。明晨再當定議。遂退出。從人早先趨出戶。惟女行步微濡。以致獨後。將及簾際。維藩情不自持。乃戲牽其裾而留之。女迴眸一顧。低笑曰。茶蘼刺未長。便解抓人裙帶。即因以纖手解脫之。肌膚微親。滑膩莫狀。維藩益覺勃然。即直前擁抱。

女倉卒即欲出聲。翁早復入。維藩大慙。遽釋手。翁呵女曰。不速行。又使老夫覓汝。妮子直恁
寒緩。乃相與俱去。維藩既失所望。神亦頓疲。牀頭設有衾枕。就榻舒睡。至曉未覺。翁來呼之。
醒。少致慰問。旋出一碧玉環。獻之曰。此即住住所御者。即君持以為信。明春挑天之吉。可來
此親迎也。言已。即遣之行。曰。恐尊親榮念。宜過歸。早饗不及留矣。遂送之門外。命還其馬。仍
令人導之。示以周行而返。維藩就道。日中方抵邑門。家人已張皇尋覓。見始欣然。詰其止宿
之所。具以實告。其從兄維垣。粗涉典墳。聞即駭然曰。此孤也。幸而汝幼不加害。亦既足矣。猶
望其他耶。遂不再齒。及且為維藩議婚於豪家。以絕孤念。獨維藩係懷不置。鬱鬱至明春。族
中將祭掃。維藩復得出郭。因私往謁翁。物色至其處。則芳草如茵。人跡且杳。絕無前之輪與
者。兼之鳩鳴鴉噪。樹木陰森。凜乎不可獨留。方將旋踵。忽見二美人淡妝艷服。交挽而行。及
至維藩前。顧而問曰。誰家黃口兒。何事踟躕於此。維藩因告以情。一衣絳綃者。即紅漲於面。
曰。汝果薄情郎乎。住住實予之妹。因汝家以異類相詆。阿翁甚恚。將遣之他適矣。奈何復來
也。一綠衣者亦怒曰。阿翁自憤憤。輕以掌珠許匪人。玉環若在。可亟以付我。維藩實佩於身。
而堅不肯與。二女乃恨恨而去。維藩抱悶亦自歸。迴踪甫里許。遇一負老道人。貌清癯。有菜
色。乞錢於周道。維藩憐之。遽傾腰橐中物。舉以相贈。道人謝訖。忽謂維藩曰。吾視郎君之色。

似重有憂者。正當英年。不應若此。維藩苦衷。正無可訴。乃為道人編述之。道人笑曰。此屬易事。但恐君家不能相容。或致麗人失所。貧道反為多事耳。維藩堅以自矢。道人乃探袖中出三符。曰。以焚於即君室中。某翁即自至。與之約。令送其女子歸。及期不至。再焚其符。必得如意。末以清水一盃。焚第三符。令尊閣吞之。即有真仙下降。不克折爾鸞儔。但須搏節。始可綿長。勿令人歸咎於撮合山。則幸矣。維藩致謝。因拜道人為師。轉瞬即失所在。驚愕而返。及見諸兄。結以他故。亦秘而不告。歸至家。急不能待。獨坐已室。候至夜分。焚其符。有頃。聞風聲颼颼。俄而赫然震响。儼似巨物擲自檐端。出視之一狐。色甚蒼黑。縛束如奉祀之豕。目光若炬。帖耳乞憐。維藩知為翁。故叱曰。若以女餌我。繼又背盟。今吾行法拘汝。至汝復何言。狐委地求生。嗥叫似不能答。維藩笑曰。今姑貸汝死。與汝三日期。倘送女來。姻好猶在。不然予不任受若欺也。遂釋其縛而縱之。狐搖尾自去。不復迴顧。維藩知其未服。恃有符在。翌日語其家人曰。三朝後。新婦當來。可為予安排臥室。時維藩已失怙恃。即依從兄維垣同居。兄又他出。惟嫂在。怪之曰。雖經締姻。尚未納采。小郎言何無據也。維藩不辯。惟指揮僕婢。營其居。牀帳几席。務極富麗。家人皆以為狂。屆期。狐果不至。維藩怒。又焚一符。是日晴明。正當卓午。俄陰雲陡生。霹靂大作。院中雨如翻盆。旋見一老翁。携弱女。自空而下。衣縷絕無沾濡。徑入洞房。

謂維藩曰。君無香火情。祇一味惡作劇。衣奩未備。是以稍遲。奈何。即遣豐隆相召。維藩正色曰。翁反覆無信。不如是。則事必不諧。翁慙而退。留女在室。目之年。已稍增。嬌艷似倍於昔。見維藩。甚含愠色。自語曰。強暴兒終非好相識。維藩因溫語慰之。女曰。君家自憎妾。非妾家棄君。何不留面皮至是。維藩乃述其懷想之苦。女始輟然迴嗔。語次。天已開霽。晴朗無片雲。婢媼紛集。瞥見新婦。咸以為畫圖中人。而莫測所自。維藩始隱約告嫂。嫂驚喜且憂。不得已而聽之。為治宅。施設花燭。使交拜成禮。女貌嬌美。嫂亦甚愛憐之。及夜定情。維藩雖弱於年。實偉於器。女不勝其杳鑿。太息曰。無一不狂暴。宜吾輩皆懼見武夫。維藩亦大笑。詰朝焚道人符。強女吞之。女自覺精神強固。亦心喜。以是相安。伉儷倍篤。午後。有肩輿數乘。止於維藩家。及出輿。則翁媼及前二美人。皆華服徑入。與嫂講姻婭禮。見女執手涕泣。不忍別離。維藩始執壻禮參拜。翁終慙憤。不甚交談。贈女衣飾十數箱。富家無以過之。款留至暮而去。後月餘。維垣自外歸。聞此事。深以為患。勸弟遣之。維藩不聽。偵知某縣有異人。頗善勸勒之術。聘使驅之。其人至。即入女室。周迴一視。語維垣曰。毫無妖氛。殆仙也。吾術不能祛之。竟辭去。維垣弗信。復與諸弟維城等。故牽獵犬數頭。突入維藩之室。女坦然殊無懼色。惟笑曰。伯伯亦甚無禮。言已下階趨迎。犬見女。反皆辟易。如有所追逐。然諸客無如之何。遂懷慙而散。踰年。

女舉一男。無異於常兒。羣議方息。嗣遇御前某真人。以事過陝。維垣終以女為虞。復卑禮延至其家。真人結壇行法。女在室中。亦甚惶懼。方與維藩訣別。忽維垣等見有金甲神人。屹立天半。持黃絹丈餘。披示真人。共視之。朱書五字。巨如斗。其文則葛仙翁作伐也。倏不見。真人即起謂眾曰。吾師命也。不可以違。遂亦別去。初嫂與女善。屢諫維垣。因是益力爭之。族中始無異心。女連孕三子。而容色不衰。閱數年。維藩寄子於兄嫂。與女入室。遂不出。眾闢其戶。入闔其無。人益皆從贈符者。仙去矣。

外史氏曰。有此硬媒人。何慮好事不就。葛仙翁夫婦多強主人世婚姻。於此又見一斑。且維藩亦甚豪粗。既迫之於途。復窘之於室。南山隱隱。翁幾隕身。斗帳嚶嚶。女更受創。莽男兒絕不似溫存嬌媚矣。何更有助虐之師。與煽惡之族哉。宜乎女為之寒心。而以暴客目之也。

仙濤

仙濤者。廣陵貧家女。父杜某。素無賴。郡人咸不齒之。仙濤生而聰穎。及長。色更殊。先維揚故以瘦馬馳名。養女之家。自中人以下。鮮不居為奇貨。因而自揣薄命。懸知不免於畫屏。情實不甘。遂日夕禱天。以祈早死。厥志良可哀也。年十七。斧柯盈門。咸為豪家作伐。知必無望於蘋蘩。聞其父已首肯。不勝悲怨。幾以白練自戕。而不忍捨其母。一夕中夜獨起。躊躇於陳籬。

之下。秋魄微明。見一物烏毛白喙。目睜閃如灼金。狀似狸奴。仙濤素珍此畜。雖憤悶之餘。不禁破涕迎而就之。且甚馴。乃貯之以衽。抱歸綉閣。時已夜闌。頓然思睡。遂不及解衣。竟就枕。方轉側。如寐覺。前物暴巨如牛長。驚而欲號。已身忽不自由。飛跨於其背。畜即咆哮作威。奔突出戶。益虎也。仙濤心胆俱碎。而又無如之何。因瞑目聽其所之。有頃。虎忽蹲伏不前。少甦而展視。則非城非郭。半水半山。面溪有屋數椽。野花岸柳。圍繞柴門。幾何時而日已正午。仙濤恃有人家。嬌嘶以乞救。虎竟踴身置之地。上掉尾自去。仙濤自慶幸免饒吻。存息爾許時。見此家絕無人出。乃強起而入之。其中草堂三楹。頗幽潔。而松陰當檻。竹影橫窗。迥異人間俗境。疑為仙宅。無如升堂入室。不但無人。且無饗殮之具。心益大疑。有藤牀坐而偃息。驚定不覺苦飢。而前虎復來。以首枕藉其爪。臥於樹下。仙濤甫知其異。乃祝曰。承若携我來。雖脫火坑。將為餓殍。可若何。虎似解其言。即出旋歸。背負鹿肉半肩以遺之。仙濤笑曰。此地無由舉火。我豈能茹毛飲血者哉。盛意殊不敢拜登。虎又知其意。又去許久。啣蓮房數十枚。歸而委諸檻外。仙濤剖食。味絕甘。竟以果腹。自此與虎漸稔。不復畏忌。虎暮出朝歸。盡日不他適。若相伴然。且時覓佳果以備糗糧。仙濤遂不絕口實。惟慮秋飈凜冽。莫具絮衣。而一榻宵眠。片毡罔有。將不啼飢而號寒。詎意世外桃源。別有天地。不第草木長春。亦從無陰雨涼飈。

之虞。習之既久。遂以相安。繼而甚苦鬱悶。初猶怵怯。僅倚荆扉。積漸遠出。竟不時為騎虎之游。始知其地環山帶水。祇餘一徑相通。廣袤約數百里。嵐光溪影。樹色花香。靡不絕佳。仙濤領畧殆遍。且自辟穀以來。紅顏若有羽翼。身輕於葉。雖不諳吐納之術。已不啻地上游仙。暇輒擾虎為戲。役如奴。少忤即撻之十數。虎亦伏而不動。居約五六年。虎忽出而不復。仙濤既自能遐舉。亦不甚仰給於虎。惟遁迹已久。無由再覓衣襦。況乎時當秋初。尚衣單袷。既空山無以縫綴。布縷漸盡。遂無可衣。雖以深閨之麗質。竟不免裸以為飾。亦茫然不覺其苦。一日忽動鄉思。念母綦甚。恃其不翼而飛。頓欲一歸省視。乃甫經涉想。虎即自來。且作人言語之曰。子前生實施厚德。出予於陷阱。縱予於山林。得以享年至千歲之久。予故化身脫子之厄。成子之志。將與子同證地仙。今乃塵念頓生。孝思不墮。予不能更留子。請送子歸。然自茲富貴可期。蓬瀛則不可望矣。仙濤聆其言。意頗少悔。究迫於鞠育之恩。絕不係戀。兼因地無居人性。同野麋。忘身無寸縷。坦然馭虎以行。時已昏夜。恍惚在風雲中。不知幾千百里。比及天曙。已抵江都。則山川如舊。風景依然。不禁淒然淚下。而千行夾郭。萬雉籠烟。昔人所云。綠楊影裏。是揚州者。又舉目即見矣。仙濤方悲不自勝。虎忽大吼而躍。彈指之頃。早已隕越於下。晨光四照。身落郊坰。遙見行人紛如。不覺頓萌閨態。究以無衣自沮。幸有葦塘。藏嬌終日。至

夜甫敢飛出。將返其家。又不甚記憶。黽勉而行。約里許。自謂已至。則非莫愁村中。實在辟疆園外。倉猝歎扉。履聲兀兀。有人出應。仙濤猶謂其母。及拔闥覲面。冠服翩翩。竟屬儒林吉士。銀蟾皎潔之下。仙濤遂無地自容。因亟飛遁。知若人已睹之也。聞伊人訖歎良久。唾為妖魅。復自入仙濤既路。迷鄉井。歸望雲山。進退維谷之餘。不禁因悔生痛。涕泗滂沱。猛悟曰。身為目染。歸亦安之。斯人殆我夫也。頓思就之。而諒其疑怪。并耻於自獻其身。俄聞虎嘯聲。有布裹擲自空際。乘月啟視。則女衣一襲。袍袴咸具。乃大喜。遂益德虎。身已就衣。深宵亦不他往。藉草眠。至旦。踪跡至家。適父以賤業遠行。惟母在。失女而得女。把臂號泣。仙濤亦失聲。母言前失兒時。門戶盡扃。不知焉往。疑兒不屑小星。畢命荒野。不謂猶在也。因細詢之。仙濤盡白其異。母殊未信。驗之。閨體宛然。乃釋厥疑。仙濤居家旬日。不復火食。日惟啖果數枚。兼慕白雲鄉。將出家為女冠。究以裸體之恥。白之母。使訪其人。則許姓名靖。青衿中之秀出者。因更注念不置。母知其意。間許方鯁。反倩冰以干之。初時許未諾。循得佳夢。合以吉卜。皆謂娶婦得若人。當游玉堂金馬。而杜父不在家。杜母又不計聘貲。許家乃以金釵訂盟。仙濤慮父返。或有扞格。使媒妁憊惠之。匝月。即涓吉成禮。比及杜父歸來。早無及矣。燕婉克遂。魚水倍歡。第仙濤之始末。惟母知之。他人皆莫之與聞。許益末由得知。絕不疑月下飛去者。即此牀頭。

人也。仙濤慮以怪異見薄於夫。始日食一餐。究亦見意而已。惟弱體輕盈。輒潛以距躍為樂。恒至數十尋不止。數月之後。漸以不能飲饌。竟復其故。期年許。以鄉魁登桂榜。未及三載。又提南宮。館閣數年。出為某郡太守。仙濤憶虎言果驗。綉像祀之。因并祀元壇。以掩其迹。外史氏曰。虎知報德。無足奇也。惟以剛猛之質。而軟款溫柔。絕無粗莽。寅使君何遽能辦此。至仙濤以矢志之高。享洞天數年之樂。宜已雖裸程跨虎。頗失閨箴。而世外荃蘿。不同人間帷闥。或不妨少越範圍。况念切春暉。即圖歸計。以世無不孝神仙也。杜陵云。絕代佳人。幽居空谷。吾猶得以此况之。

陸厨

桐城張相國家。有治庖之人。陸姓無名。呼之以厨而已。煎熬燂火。滋味深詣。相國尤喜之。其家負郭。歲時始請假一歸。其妻少艾。獨處寂寞。而厨又嗜酒。歸即酣臥。以是脫輻為常。遂出之。然厨欲藉此出游。秘不以告。府中人罕有知其鯁者。一日中秋。即後宴會。少閒。厨又給假歸途中。遇公之廝養某兩人。素莫逆。因戲之曰。陸大哥。今始歸視阿嫂。恐天上嬋娥。不能為汝重圓也。時厨已微醺。乃笑曰。曩昔或如子言。今則不然矣。某愕然。亟詢其故。厨既失口。不能諱。遂白其棄妻之由。某即不信。又詰之。厨更正色以言。鑿鑿可據。某始笑曰。兄亦太不情。

奈何耽劉藥而捐寶鳳。因拉之如肆。與共飲。蓋某從相國數年。薄有積蓄。思娶婦。苦無佳者。向曾見厨之妻。心頗艷之。今聞其離異。欲挽厨為玉成。故假杯酒與之議。酒數巡。遂以言挑之曰。阿嫂既被兄出。以渠婆容。早當再醮而去。兄已失計。縱欲復合。恐破鏡未易圓矣。厨側首曰。予固不屑於此。但前返敝村。風聞臭花奴以予為鑒。揀精擇肥。猶未嫁也。某大喜。亟起酌厨曰。果爾。則弟有所懇。兄其毋辭。厨飲而叩之。則曰。非弟敢為陳平。但兄所棄者。人皆可取。况弟久無室家。兄必憐之。盍為予以成此好事。厨聞其言。有難色。良久乃曰。婦既見逐。人盡可夫。弟娶之。固無害於義。第予與若人。不等陌路。何能言。某又相強。且曰。弟居城市。鄉曲之人多未稔。若欲倩求。非兄不可。否則洩兄事於主人。自茲不令兄歸。厨微笑。終不許。某乃頓生狡計。餽之曰。兄與嫂離。今已數月。亦思膠續乎。厨曰。然。予年正壯。詎能久鯁。無如執役潭府。數旬甫一歸。此心不免疑慮。今欲得婦。必在城中。而邑居者又復我憎。可若何。某心暗喜。遂言曰。兄意若此。正不必圖其新。維彼舊者固可耳。厨不能解。詰其故。某囁嚅久之。始曰。弟家實居府側。娶若人。必實於此。雖是弟之新婦。實兄之舊偶。婦人水性。與之言。當無不從。兄倘一時情動。不妨夜來。弟自義讓。兩雄一雌。永以為好。惟在兄之作合耳。語已。厨大笑曰。弟欺予哉。世固無此理。且弟亦非其人。某又曰。再婚之佳人。不等深閨之處子。弟又何所吝。

惜而以之誑兄。厨見其實然。遂竊計曰。予所得者僅足杖頭。况續一婦。非數十金不能。又無若故妻之美者。今果如此。是無婦而有婦也。渠自願頂綠巾。於予何尤。計畫有頃。又陽為不可。必待某自誓。方始允從。與之訂約而別。歸至家。即往謁婦之父。且措詞曰。某不才。身為賤役。不能常時歸家。恐虛令愛青春。故以之返璧。而伉儷之情。則不忍忘也。竊慮令愛仍適匪人。不免甚為係念。茲有邑中某者。家累千金。頗殷富。可托終身。翁倘垂盼。某願執伐言。已又再拜。婦之父喜其委姪。姑領之。厨退。又浼人慫恿。明日某潛來訪厨。肥馬鮮衣。風姿俊逸。厨留之與飲。婦之父母私往窺覘。皆大喜。遂從厨言。慨許之。婦故陰有弗願也。某諏吉行聘。不日親迎。畢姻後。某之年既甚少於厨。又從相國無他職役。朝夕與婦聚處。婦亦安之。惟厨以宿約。數向某言。求一晤婦。某難於峻拒。初猶借端支延。益不忍以既得之珠。復用以彈雀。厨不能平。每與儕輩言。詈某負心。聞者為之噴飯。某知之。乃大恚。指厨為誑。厨益忿忿。閏數月。某從相國赴他處。夕未得歸。有人踰垣入。斃婦於室。面破刀傷十數。幾無完膚。某歸。即報縣驗之。四體裸然。且係成姪後死者。某以厨有夙恨。必其所為。遂言於相國。聞是厨者。咸証之。執以送官。毒加拷掠。厨既有前隙。不能復辯。竟成招。其實誣也。某自婦亡。不敢復處其室。適有山東某客。因事淹留。不勝旅邸之費。緣與某相識。假以所居。初未知有怪異也。及夕客

寢聞有人啼曰。予面雖毀。亦宜細檢予身。奈何使淫人得志也。言之數四。而不睹其形容。始疑厨為枉。翌日見某。為述所聞。某不聽。僚僕有與立者。聆之駭然。以白相國。相國曰。事果有冤。當復驗。乃致書於宰。宰亦疑厨不類。因謀與吏召某與婦之父母。并出厨於獄。同至葬處。啟塚出屍。竟未腐。儼然如生。宰心異之。先令某諦觀。答曰。是。又令厨與婦之母視之。則皆云。非。宰詰焉。厨先對曰。渠雖某之婦。其先實囚之妻。寢處數年。隱微無不知。其左乳有瘡。疤大如掌。私處有瘤。如指頂。今並無之。且膚色過白。亦不相似。宰又以詰婦之母。所供僉同。宰大驚。姑掩其棺。逮眾俱返。至署。先以刑擬婦之父。訊以家所往來。猶有何人。其父本鄉愚。大懼吐實。則有遠親邢某。居某縣。來即寓於其家。自婦未嫁。已先歸。此外固無人也。宰知有因。乃繫眾於獄。關行鄰邑。不旬日而邢與婦皆拘到。出眾識之。有泣者。有怒者。有失色者。遂皆目之為是。宰以嚴刑鞠邢。盡得其奸狀。始知婦自被出。不能靜處。遂與邢有私。訂為婚嫁。邢故婦弟之叔岳。親誼相懸。屢言之婦之父母。皆不許。甫得俯從。又責重聘。邢因過歸措辦。而厨之說行。竟背前約。及邢返。知其已嫁。乃大怒。不至婦家。且思以報復之。邢本無賴。素與穿窬者善。因賂之。使為崑崙。竊婦以逃。而終慮其事之洩。邑某婦。亦與之歡。其家故娼也。是夕。邢宿於其處。偷兒引婦至。即共醉後。寘婦於囊。荷之去。至婦室中。偷兒又共狎之。昧爽始引

刀斷喉。恐其有不似。兼剝厥面。人因寂無知者。邢乘暗携婦遠行。更置廿金於案。以賂彼婦之夫。其夫遂疑婦奔邢。未悉姓氏。莫能聲言。亦携金他適。何微冤鬼自白。竟無人為之昭雪。不數日。拘偷兒至。與邢皆論抵。婦亦杖遣。尉與某。一以貪賂。一以誣告。皆杖之。通邑哄傳為笑談。此相國未入閣。以內閣丁艱時事也。洎乎大拜。尉復從相國入京。其足微跛。亦受刑重之故云。

外史氏曰。庖人不治。祝史皆起而越俎。固已。若陸尉者。既不治庖。又思代庖。舍其田而欲芸人之田。貪鄙無知。宜乎有奇禍中之也。邢之計。直可瞞天。而究莫逃於鬼怨。卿何補哉。至某無恥喪心。反復變詐。既計共有其實。旋思獨匿其琛。是又小人之尤。而無足論也。

艷梅

滇南于伯玉。以三考起家。歷官丞簿。宦於浙中。有年矣。晚歲弄瓦。尤鍾愛之。及長。貌姝麗。且聰敏。勝人。因生於紅梅開日。遂字之曰艷梅。延師課讀。內則既已成誦。將授毛詩。伯玉以女將及笄。不宜與諸男伍。思得女儒如大家。使卒其業。而難乎其入。一日。有秀士歛關。請見。自言有姊。知書。兼通藝。因貧老。子又不肖。欲售其才。為餬口計。竊聞女公子另聘閨師。不揣冒昧。代為蹇修。不識能中所選否。伯玉視其人。年僅而立。姿容秀逸。談吐風生。甚相欽重。秀士

又出一卷曰。此即媼之近作也。伯玉覽之。詩文大雅。卓然名流。益大悅。與之訂約而別。越兩日。又來為下關書。詢之。夫家茅姓。云係巨室中落者。伯玉故未及詳核。屆期。掃除別室。鋪設精潔。而杳不見至。心疑其異。而又無從速之。已而艷梅凝妝齋書。徑赴新塾。怪而問之。對曰。父為兒別設青毡。已開絳帳。敬往執贄。又何詢焉。伯玉大疑。心知有異。乃尾其後。與之偕。甫及室外。異香遍發。馥郁氤氲。絕非人世所熟者。足未踰檻。即聞老婦人聲。逆而語曰。東翁來乎。予恐重煩車從。故潛踪自來。幸勿以枉道見笑。伯玉大駭。驚顧之。闢其無人。知為鬼狐之類。亟曳艷梅使速返。不聽。徑入致禮。喁喁然對面接談。似曾相識。又聞媼笑曰。東翁不以予為衰朽。使備師席。似不宜見惑至此。於是開卷授關雎三章。音流清越。訓詁詳明。艷梅遂受業自讀。伯玉亦不得已。入與寒暄。而後坐語。詢以古今女史。歷歷如數家珍。不禁心折。雖未親瞻道貌。而聆厥聲音。則五十許人也。媼又謂伯玉曰。予本塗山氏之裔。寄居貴治百有餘年。因與令閨愛有緣。是以猥屈若此。決非為人禍者。幸勿疑訝。伯玉唯唯。而私心實以為憂。退而命具饌入。媼與艷梅欣然舉箸。雖未見其鋪設。而四簋空矣。家人私以詢艷梅。詰其見否。亦笑不肯言。伯玉將覓術士驅遣。艷梅聞而止之曰。父所以特延明師者。俾兒學也。今既幸逢大面。可以裁成。何更計及其他乎。且始以禮幣。而終以兵戎。亦大非風雅之道。伯玉素

愛女。遂從其言。艷梅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不三月而即通一經。伯玉聞之喜。益豐其供帳。有加禮。媼感其意。又授艷梅以命卦諸書。語之曰。兒命薄。多才反非厚福。習此可以相夫御窮。筆墨究非汝事也。艷梅受教。精心學之。數旬而盡通其奧。媼忽辭去。曰。汝業有所就。當習女紅。以執婦道。予教無所施矣。今將他往。十稔後。再晤汝於邯鄲道中。慎毋相憶。艷梅不忍別。牽衣戀戀。粉淚縱橫。媼為勉留一夕。詰朝遂失其所在。蓋自媼下榻於此。衙眷侍從。皆未之覩。獨艷梅見之。至是亦茫然無睹。知其已逝。悲不自勝。始為人言其狀貌。則少好如處女。唯髮髮頰白而已。恒衣褐色衫練裙。寒暑不一更。暇則搦管為詩。若與人倡和者。吟成。即有物攫去其草。渺不可得。然味其詞旨。或天狐而暫謫人世者。又言自幼至長。夢寐輒見之。故相習熟。無所猜忌。曩謫人世者。執經實由於此。今忽不見。能無悽慘。言之每泣數行下。家人皆勸慰之。艷梅自媼去後。始稍稍銜其術。奇中如神。伯玉欲為擇壻。辭曰。父在此履任數年。政績卓異。當有升喬之喜。真兒於此。異鄉弱質。保無有仳離之歎耶。時伯玉雖耄。猶以色篆為望。聞女言欣然。詢之則愀然不對。初亦莫解其意。未幾。伯玉忽遇寒疾。竟以不起。遂卒於官舍。家人始服其先見。殮畢。將扶櫬歸里。艷梅沮之曰。父歿後。始行厄運。恐有无妄之災。不可以驚我桑梓。諸兄皆嗤其誕。竟啟行。舟至滇界。已有風聲。傳揚朝命下。將籍其

家。蓋當康熙初年。吳藩悖逆。伯玉之仲弟。實在幕中。吳敗漏網。至是獲之。律以從叛。禍故延及於乃兄。伯玉若在。亦不免於死也。閤家聞之。不勝震驚。蓋兼程比及故鄉。裝猶未卸。而緹騎已來。盡沒其家產。禁錮眷屬於宅中。州縣又慮有挪移。株連根及。以至戚族。諸兄始悔其過歸之謬。幸中丞某公。稔知伯玉純謹。特疏代為辨明。嗣聖恩寬大。不盡加誅。僅流其三子於邊。以示薄懲。而于氏遂家無立錐矣。艷梅之諸兄。欲奉母同往戍所。艷梅獨不欲。曰。暮年風燭。何堪遠涉山川。且生子與女。同一罔極。妹雖閨閣。獨不能菽水奉親乎。竟不聽其行。諸兄亦以母老不任風霜。遂携眷自去。艷梅當籍沒時。私匿百金。至是置田供母。縣大夫又憐其茆獨。少助薪水之需。家以粗給。明年。艷梅已十九。里中聞其賢。咸思聘之。母又繼於遠族。得一子。頗稱克家。使承伯玉之嗣。固勸艷梅擇所夫。艷梅初猶不願。欲奉母終此餘年。以踐昔日之語。及有螟蛉之兄。出入扞格。乃首肯。然以年庚來者。一覽輒屏棄之。曰。此曹非貧即死者。烏足以當雀屏選哉。最後得一人。艷梅曰可矣。母兄素信其數。遂不及詳。竟字之。其人陸姓。名學泚。父本邑中豪士。已早亡。惟老母在。擁資巨萬。富甲一鄉。人皆為艷梅欣慰。及嫁。琴瑟甚調。美食錦衣。婢媼環侍。即艷梅亦竊訝其師御窮之言。以為弗驗。居無何。其姑誕日。賀者盈閭。戚族之婦莫不來。陸母酬酢已畢。乃命新婦代為娛賓。艷梅稱觴。至一媼。年頗高。

大昏憤龍鍾。忽笑而謂之曰。新娘子亦太匆忙。明日又阿嬌生辰。雖無賀客。中饋亦豈能無事。語未已。座中多怒之以目。乃不復言。艷梅心疑。然亦未敢研詰。及夕入室。堅叩學洙。學洙以佳耦已諧。因愛且不能諱。微露其情。則媒氏以斧柯無成。徒勞跋涉。因竊與陸母計。重改時日。擇古人全福之造。偽為履鼎以往耳。艷梅大戚。亟索其真者。學洙出之櫝中。其實少艷梅三歲。而懸孤之期。果在來朝。乃知媼言非謬。初猶冀其稍可。及就燭下推之。則視向之貧疾者。殆有甚焉。艷梅遂泫然出涕。究亦無可如何。甫周歲而學洙病矣。蓋學洙體貌雖偉。實係童年燕爾。既已孔嘉新婚。又值絕艷花月之態。儘足銷魂。斧斤之伐。能無刺骨。加以天資薄弱。血氣未堅。遂患瘵疾。臥牀不起。初艷梅既知夫命。首慮其歿。諸事撙節。兼勸姑使之出外就傅。雖不見聽。家人皆稱道其賢。至是危篤。乃竊自洞曰。非我死。夫子。夫子實由我而疾。我則何心而忍於坐視。因自製疏文。乘夜密禱於上帝。其畧曰。甯為餓殍。同填溝壑。於他年。不願孀居。獨守閨房。於此日。情詞悱惻。約數千言。祝訖。遽引刀自刎其臂。羅袂盡殷。香肌零落。痛極遂仆於地。迷夢中。聞有人大呼曰。上帝有命。已許汝易歿而貧矣。聲巨若雷。驚悸而甦。人尚寂無知者。扶創起立。入室視夫。病勢似覺稍減。乃以肉和藥煎而進之。翌日。竟小愈。浹旬大安。彌月遂扶杖而起。艷梅既不自言。夫婿姑嫜。亦罔知出於新婦之力也。學洙既痊。

益更束書不讀。時或出外游蕩。小試飲博之端。然賴其母束縛甚嚴。尚不敢過於馳騁。又越二年。母已病卒。學洙乃肆無忌憚。日出與無賴者游。舉手有千金。纏頭有百貫。凡祖父之經營。壹親之積蓄。幹僕之生殖。藏鏹近千。朽索論萬。盡輸外府。而家室為之一空。浸及田宅人盡寒心。獨閨中者漠不為意。所親咸咎艷梅。以為同牀秦越。痛癢弗關。豈異日竟能獨富哉。艷梅聞而太息曰。雖非世上金天。幸免塚中枯骨。何勸為。蓋聽其浪游。且出奩具以供其揮霍。學洙以為賢。每向人津津樂道之。人以此亦薄艷梅。未及二稔時。家無斗筲。夫婦遂徙居陋巷。桑戶棧樞。竹屋低矮。學洙始杜門不出。乃自落魄以來。一衣一食。學洙皆仰給於婦。艷梅晝則補綴。夜則紡績。日夕為常。毫無愠色。學洙生於富厚。身無寸長。惟供炊火而已。默然內愧。仰屋咨嗟。艷梅反溫言慰藉之。聞者多美其安貧。而不意其知命也。如是三歲。渙忽大饑。當米珠薪桂之年。艷梅十指不足以贍二人。并日而營。浸以飢凍。適學洙之舅。以京秩出宰中州。聞甥家剝落。無以資生。欲助之。深虞其浪費。乃封舟車之資。馳書召之。學洙欣然欲往。謀與婦俱。艷梅始諫曰。家散萬金。依人四海。妾固未見其可也。況官署如郵亭。舅既過客。我輩復往投之。倘一朝相左。當更有旅人之憂矣。學洙久困思歸。遂不納妻言。覓舟治任。強以偕往。艷梅亦頓憶茅媼之約。或能邂逅他鄉。隨亦從之。而長途近萬。跋涉維艱。比及汝蔡。

之間月已三易。未入縣境。舅處已有伴來。則又陞任趙州牧矣。轉折而西。又將千里。艷梅素質荏弱。不耐馳驅。遂病於旅次。急未能前。舅之使者乃先返。夫婦耽延匝月。方始啟行。抵州治。衙署一新。吏役將出迎。刺史驚詢之。前任果其舅氏。下車未久。即遭揭參。以蒞縣多受暮金故也。舅解赴省。衙眷知有後災。避向都門舊居。蓋召甥之价未回。去趙之旌已遠。而莫可追矣。學洙至此氣絕心灰。始悔婦言之不用。既無所之。又不能返。資斧將盡。告助無門。不得已而謀諸婦曰。悔不納子言。今已至此。進退維谷。去死無幾。然子亡。子亦有不利也。盍籌其所以處之。答曰。君將奈之何。此地非如故鄉。可以手爪養此口腹者。其他則妾何能為。學洙曰。不然。聞子有妙術。昔在家園。良難輕售。今日失路於茲。胡不為子一試。不愈於束手坐困乎。艷梅頗有難色。學洙再四強之。乃許諾。亦緣其師有相夫之識也。擇日設肆。出餘金賃屋治具。且懸一幙於門。以蔽春色。艷梅默坐其中。學洙往來傳送。就問者輒書片紙。批而答之。即欲聞柳外之鶯。而不可得。矧其他哉。趙人初猶觀望。漸且雲集。旬日而外戶之屨滿矣。艷梅一一批斷。盡決所疑而去。由是喧傳。名噪遠近。幙中仙之譽。傾動簪紳。蓋不止士庶已也。乃艷梅安於天命。晨起坐幙中。以十人為率。餘皆辭以翌日。又不多索命金。日惟青蚨百數。僅足饗殮。此外別無贏餘。學洙疑之曰。以子之能。富可立致。非予敢存奢望。何不多取錙銖。

早還鄉里。而乃自為限量如此。艷梅不欲言其意。因權詞以對曰。命之理微。聖人且罕言之。以妾之神明。祇足應此。多則不驗。不亦虛人來意耶。學洙實貪於得。乃笑曰。此子之飾說耳。術苟甚神。安在不多多乎。善哉。益因強之。艷梅亦思自驗其命。乃增其數。且倍其值。次日占者詣門。悉為判決。自朝至於日昃。得錢近千。學洙乃大悅。詰旦。夫婦猶未起。暑雨滂沱。癸午天始稍霽。來者甚稀。至暮。重陰凝閉。遂成淫霖。十餘日無少止息。溪流漲溢。市中水深數尺。絕無人乘槎問卜者。夫婦坐食其資。所得盡耗。又枵腹一朝夕。方始晴明。艷梅益信有定數。亟欲復其故轍。學洙不甘。仍強之。三日。又獲資數緡。夫婦欣幸。至夜高枕而眠。有偷兒潛入室中。席卷所有。且并其衣物盡携而去。蓋緣陰雨壞垣。未及修整。故宵人得以肆其志。究亦造化使然也。學洙大慟。憤不欲生。艷梅言笑自若。徐曰。君不知命。宜其不免於貧。妾遭媒妁之誤。至今猶深恫於心。誠以君之稟賦。非貧當歿。微妾禱於天帝。予今已少寡久矣。安得一寒徹骨。猶然倡隨至是乎。君無怨焉可耳。因述其夢中天語。學洙益慟。以為所造如斯。愈無首止之望。艷梅又解之曰。君知善可回天乎。彼蒼固任人轉環者也。誠能力行陰騭。天將別注祿籍。以妾之能。固可相君旋里。且還爾素封矣。語本寬其憂。乃學洙即從請教。艷梅沈思良久。忽憶一事。言曰。妾從君來時。渡一溪。梓不能過。水深湍急。而其地距此里許。別無橋梁。

君倘立志。即於朝夕之暇。負土擔石往營之。妾再以所得者。助君鳩工加木。終歲之間。人即
 永免衣濡之患。利濟誠宏。善不在此乎。學洙即慨然曰。諾。遂與艷梅謀。每日食餘啟肆。日晡
 便休。暇則前往營建。水浸脛骨。勞不知疲。嚴寒之龜手皴足。盛暑之雨笠烟簑。舉所不恤。人
 有樂助者。反揖而去之。夫婦又自茲茹素。口食而外。悉以庀材。物集而後召匠。攻木攻石。斧
 鑿之聲。盈於路。通計經始至此。凡閱十月。而橋成。初是溪雖深。有時亦僅沒膝。而人恒不能
 涉。原其水性峻急。即蓋孟之石。皆可激之使行。臍脚則是立尚顛仆。遂無有叔此議者。自學
 洙之盡日立於水次。狂瀾洶湧。究無損傷。人因以為神。徒枉己就。行旅歡然。因號之以慢仙
 橋。紀其靈也。學洙亦由是小康。遂有薄積。又越兩歲。致錢百緡。乃作旋歸之計。市二蹇衛載
 妻以行。艷梅自至趙地。深自韜晦。從未以半面示人。至是返轡。人甫識荆。雖年屆三旬。而花
 貌儼然。舉驚為神仙。不敢仰視。夫婦遂就道。不再徘徊。乃行未三日。程學洙忽得暴疾。昏睡
 無知。撫之若冰。竟卒於旅舍。艷梅慟甚。自恨其生之不长。百計維持。究無望於偕老。且居異
 鄉。隻身誰倚。遂哭之嘔血。絕而復生。旅邸主人。又以其死之甚遽。不免干連。將首之於官。而
 累其可脫。正紛然聚訟。觀者如堵。忽一人排眾直入。以寸緘予艷梅曰。前對一媼。聞娘子命
 理。慕精敬。以此相挽。眾聞而大恚。以為當此搶攘。何來是不急之務。將拳石交下。以洩其不

平。艷梅揮之曰。是必有異。展視焉。則其師茅媼之造也。因雪涕急詢曰。媼安在。答曰。已與某偕來。渠行甚緩。是以在後耳。艷梅乃趨出候之。曼立遠視。見一人從容步履。儀狀如昔。媼猶未至。艷梅遽伏地嬌啼。宛如失乳之嬰。忽睹其母。嗚咽不可名狀。媼近前。以手曳之曰。兒勿悲。美玉泥沙。亦其命也。宜先抹吾壻。扶艷梅起。與之偕入。視學洙。艷梅涕泗交頤。謂其已死。媼笑曰。此特好因緣。豈真長逝耶。即索片紙。書數行。焚之。學洙突然欠伸。有頃。蹶然起坐。若夢魘乍寤者。艷梅喜叩其由。答曰。昨夕與子同夢。忽覺身體飄然獨行。旋至一洞天。朱戶丹楹。居甚赫奕。有主者。年僅三十許。衣冠尊貴。儀從甚多。見予降階迎迓。又聞堂上有呼卿之小字者。其音甚細。曰。艷梅之壻至矣。主者揖予坐。且謂曰。君以一橋。免千萬人之厲。搗厥功偉矣。適奉帝詔。以至寶賜君。君其拜受。言訖。縛一物至。周身蒼毫。狀若狸。口吐一珠。赤光四映。主者令予吞之。三咽而後下。臟腑如經炮烙。寸心火熾。刻不能安。歷許時而後稍可。則神明一時洞達。已。主者命置酒為予賀。又出二女郎為予捧觴。云是卿之姊妹行。曰。見越水芙蓉。當自知之。盤桓竟日。忽有人一札至。主者閱之。笑曰。姊亦多慮。乃爾。因遣予歸。出門。頓覺孰知死生。俄頃。哉。艷梅乃引之拜媼。媼謂學洙曰。予即茅姓是也。向曾荐子於乃岳。今又十齡矣。學洙頓悟。媼又曰。渠亦大愚懶。使非予草數行。渠或奪艷梅之婚。妻汝以二女。未可知。

也。言次。旅邸主人與眾皆心安。始各散去。學洙設具款媼。聚飲甚歡。媼忽詰陸夫婦曰。仙鄉樂乎。故鄉樂乎。二人同聲俱以仙鄉對。媼乃探囊中。取出刀圭之藥。令艷梅服之。而少與學洙曰。渠身故自有質也。更以餘藥餉二蹇。遂亦不煩芻秣。凌晨同出逆旅。媼與艷梅疊跨其一。惟學洙另乘媼叱之冉冉上升。瞬息入雲中。形若紙鳶。倏不見。男婦聚觀。何啻千百。行者居者咸下拜。因更里名為三仙。與黃梁之鎮不朽矣。

外史氏曰。信哉人之可以造命也。艷梅以一念欲殉其夫。而殤子轉為老彭矣。學洙以一事克從其婦。而餓骨不難羽化矣。二蹇並舉。何異雞犬同昇。茅媼之事雖不經。然玉成終始。殊不愧為人師。獨荐西席者。幾奪東牀。不免令人不滿耳。

隨園老。曰。此當與聊齋細柳傳參觀。彼成厥子。此相乃夫。皆蒙惡聲而不辭。天壤間惟此二婦人耳。彼三家村蠶老媼。少有不白。便將指日矢天。涕泣分訴。是真所謂婆子氣。

藥窗異草二編卷三終

螢窗異草二編卷四

長白浩歌子著 武林隨園老人評

裊烟

高郵諸生鄧兆熊侍御公兆熊弟也。築一精室。四壁圖書。晨夕坐臥其中。非韻友罕得至。一日深秋。天空雲歛。生誦讀少暇。命小奚橫長笛。自倚歌以和之。於是飲酒樂甚。不覺沈醺。乘醉命騎將出遊。時蓋求鳳未遂也。恍惚出門。馳騁街市。過曲巷似有人家。其外戶飾以丹漆。不甚軒敞。大書一聯曰。舞罷雲停岫。歌成柳轉鶯。字迹柔媚。語氣酷似青樓。生遂駐馬不行。忽一蓬頭婢。輒然啟關而出。且自語曰。予裊烟。豈屑此焉者。任汝百磨。儼骨終不可折。生異之。覘其丰姿。儼然絕代。唯眉目間少存積垢。見其投東。將往從之。所乘忽中蹶。倏然驚覺。則在蕭齋榻上。實一夢也。其心竟歷歷不置。明年太夫人為娶於巨室。賢淑而美。然時以裊烟為念。至秋赴京省其兄。所寓在正陽門外。聞行。偶經一巷。彷彿夢中舊迹。及過一門。又酷似。且雙扉緊閉。依然赤幅烏闌。而十字聯珠綴於其上。生因心訝。及詢之人。則故名妓玉蘭之家也。少時頗有盛名。今老矣。車馬稀疏。蓄一假女。名裊烟。又為惡少誘。輿惜通。迄今踪跡未獲。以故深鎖院門。不復見客。生既得其詳。疑裊烟必以不屈而死。此皆鴛妓之飾說。人未及

覺察。且歸見其兄。請語南城巡視者。公以事涉影響。不之聽。生究不平。乃與其僕私計之。使僕冒為裊烟之兄。先往蘭家索人。不與。遂訟之。兩造俱備。生乃自具公服。補贖申訴。內言有婢裊烟。服役數載。即是僕之女弟。為奸人拐掠。不知所往。僕至京師。以事過妓館之門。見婢立戶側。瞥見乃兄。即避入。其形容服飾。舉舉鑿鑿可据。懇祈德差搜捕云云。時司南城侍御為某公。捕奸發伏。甚著直名。又悉為寅執之弟。華胄英年。必無誕妄。因以嚴刑擬妓。蘭懼。始吐其實。果緣裊烟不從。鞭撻至屬。一夕忽自縊而死。人命非輕。威逼有據。遂不敢聲言。私瘞於客座院中。又懼事洩。托言遁逃。而不知猶有其兄也。今對烏臺。情甘服罪。公命役往出女屍。則面色如生。猶未朽。一時觀者如市。莫不嘖嘖歎息。忽一人高冠盛服自外入。撫屍大哭。眾皆驚愕。役詢之。則其女弟也。役乃大詫。爭詰其詳。自言陸姓名仲昇。曾掌案卷於某部。以吏員考授雜職。今已及選。有妹年十四。適陸他。出其妻性素悍。凌虐之。及夫將歸。懼其憤訴。乃乘其寐。捲以席。使人棄之於野。陸歸知之。怒逐其婦。而其妹究不可得。事閱二年矣。是日陸僕往觀相驗。一見即適歸。告其主曰。蘭家縊屍。當是我家裊烟。陸大驚。趨往觀之。果其妹故。哀慟如此。役乃馳白某公。公甚疑訝。命价延生來。妣叩之。生見真鼎已出。遂笑而緬述其由。而獨隱遇夢一節。公為歎服。由是都門仕俠者。感慕生好義之名。願得納交。陸更稱謝不置。

往來契密。如舊相知。生居京數月。辭兄旋里。行及郭外。墓田叢雜。適柏署之役。以公命送生。乃指一新塚告生曰。此即陸女也。乃兄為營此墓地。喪具甚盛。生聞之心動。遂命僕於近村。覓得杯酒。而自下騎。酌之曰。予為卿洩此沉冤。卿故漠然無知耶。語甫已。覺襟裾有物。繫繫下垂。回顧之。又無所見。乃復起乘而前。至旅次。步履周旋。輒如此。及寢。則伏於衾側。捫之。渺然。生心以為異。而不肯宣。凡數十程。皆如之。亦習而不復介意。及歸見母。室家相聚。因述其前事。太夫人及細君莫不稱異。閱數日。細君坐蓐。生遂宿於精室。夜已過半。聞榻前窸窣有聲。詢之。則曰。裊烟也。生素相慕。竟不之懼。惟笑曰。暮夜無燭。安知非汝以給我者。語未終。燈光四射。燼者復燃。果見女立於燈下。花貌嫣然。容妝富麗。迥異夢中之慘淡。且歛衽再拜曰。裊烟以薄命之身。初遭惡嫂。次遇淫娼。備極摧折之苦。竊慮有玷先人。縋梁自盡。不意豪俠如君者。為妾大白此冤。久思圖報。抱愧無媒。復辱吊臨。是用忘耻。前自京師附驥。至今始敢露形。幸毋以陰濁為嫌。使妾得少酬高厚。則又不世之惠矣。生聞言甚喜。微詰曰。鬼固無害乎。女靦然答曰。害誠有之。亦視乎其人耳。以恩義而結綢繆。鬼亦人也。逞色慾而忘軀命。人亦鬼也。况妾以一念堅貞。久已超出鬼道。君何患焉。生遂欣然納之。及命之寢。女固羞縮不前。生強之。乃笑曰。抱白璧於生前。而碎明珠於生後。微君之大德。妾亦等於淫奔矣。於是解

衣共枕交合之際。退避逡巡。已而流丹浹席。無異生人。翌日晨起。遂以環堵之宮。為藏嬌之室。女雖白晝亦現形。與生聚處。雖不洗濯。不飲食。是其所異。他如倡隨之樂。談讌之歡。生亦身親享之矣。然以女故。不與人通。僮僕亦無敢踰檻。幸生有靜癖。舊常如此。故人亦不甚疑之。女不善歌。因微問之。對曰。昔在妓家。雖未肄習。而聲容節奏之妙。亦心領意會。但不屑為之耳。今對知己。故不復藏拙。亦情之所使也。生以是愈暱之。女故識字。生教之。即能通文。暇輒浣生為市。金剛楞嚴諸經。跏趺坐誦。恒至子夜不休。及細君產後身健。女乃義不當夕。曰。妾在此。如塵棲弱草。而可奪人並蒂耶。生不之聽。女忽不見。生乃入內寢。然值三五之期。必宿於外。與女為歡。如是者年餘。女忽笑謂生曰。鬼亦生人。豈不大異。意者天許妾以此醇德乎。然不可復居於是矣。生亦駭然。而情不能舍。亟叩其所之。女曰。妾賴佛經洞澈本來。再生以前。乃天妃之侍兒也。緣過失墮落至此。幸能矢志。不甘風塵。已為故主所鑒。將令仍還供職。祇為君一脈在身。是以少留。明日君適近郭。白楊樹下一襦襦物。是即君之遺體。君抱之歸。如是云云。人必信之。君命中無令子。是兒尚能象賢。毋自誤。言訖。揮淚訣別。荏苒之間。化為淡烟而滅。生悲痛不勝。如其言。果得甯馨以反。詐云棄兒。命人乳哺。亦無疑及於此者。比長耳。目口鼻無不肖生。戚族始以為異。生乃稍稍述之。聞者駭嘆。生後位至顯宦。細君所生三

兒舉不勝克家。惟裊烟之兒名夢錫。能繼書香。登上第。時仲昇宦遊數年。致仕家居。生父子皆官於京。乃率甥往謁其舅。並告以故。悲喜相交。夢錫始識其外家。自是鄧陸往來數世。如姻婭云。

外史氏曰。女以不磨之貞。而獨感生一語。不能復堅。情以義生。故也。情可制而義不可泯。故以鞭扑之威。當之無申色者。竟能溫柔嬌媚。呈身奏技於夫子之前。義之有所以致之。非初貞而後渝也。然無生之俠腸。生之上舉。而徒思與鬼為好。不第貞魂不屑來。淫妖且立至矣。欲求免於鬼手得乎。而况居然生子也耶。

鏡兒

高僧邵本一。卓錫靈隱。戒行精嚴。初名某。陝人也。少時為邑庠生。慕吳楚人文之盛。游學江左數年。忽有所悟。竟削髮逃禪。輾轉至越。為釋門尊宿。杭人仰其名。延至寺中。即今之所稱定心大師者。是已。其子曰續。師出時方始鬻匱。及長。每以不識其父為恨。間關兩江。數數求之。又往往相左。比聞其在錢塘。遂附舟南下。共載者為一少年。貌姣好如女子。自言龔姓。由京歸。將返山陰。聞續之孝。甚敬禮之。兩人頗相莫逆。迨至杭。續得父之所在。亟往謁焉。龔亦請從。許之。乃偕往。甫及寺門。早有一僧逆之曰。大師出定。已知法嗣遠來。但不宜與鏡兒俱。

請止之。續茫然。而龔忽變色。續覺其有異。而思親念切。亦不暇詰。遂止龔於門外。獨入見。及至法堂。師方趺坐。續本不能識。僧語之曰。此即若翁也。續乃噉然大痛。哭拜於膝下。師麾之曰。止止。孽種勿爾。汝父甚安樂。汝宜生歡喜心。何作此態。乃命之坐。畧詰戚族之長者。并同學諸故人。續一一敬對。師每攢眉曰。汝跋涉不易。亦徵孝心。第來則自來。如鏡兒輩。何携之來。混老僧。續亟起俯伏。跪白不知。兼請其故。師曰。龔即鏡兒之夫。鏡兒乃其眷屬。實一野狐也。愛慾牽纏。兩不能舍。即藉汝之孝。得以渡江。又思窺伺老僧。冀吾片言。以成其好。鏡兒實。在渠身邊。以汝凡軀。烏能見之。既而曰。是狐頗風雅。且識孝子。吾固不惜此寸楮也。命取黃紙一條。書數字付侍者。囑曰。持此予之。勿令渠久混淨地。侍者將命以出。龔得之。即再拜而退。續居寺中匝月。師即遣之曰。歸奉汝母。猶之乎奉父也。此非塵境。可以久容俗跡。續不欲旋返。師訶之乃行。歸見其母康健猶昔。承歡數載。又念父復詣浙江。則師已掛單而南。不知所往。續因罔極恩深。遂亦南行。忽於山陰道上。遇一人。裘馬翩翩。騶從甚盛。視之。則故昔年同舟者也。龔見續。即下騎拜伏道周曰。孝子別來無恙。續亟下拜相扶曰。故人何為謙至此。龔起曰。喬梓之德。若同天地。每恨申報無由。而敢傲慢自尊乎。因固請過其家。續之私心。亦思深求其異。欣然從之。爰假驂乘。並輿而前。乃班荆之地。去其居猶半日程。途次。續微叩之。

龔亦不諱。始悉龔本浙人。其季父宦於京師。携以之任。肄業西北山中。結廬數楹。地絕幽雅。一日冬初雪盛。龔方携卷圍爐。呬唔攻苦。俄有一物如火團。其色正赤。烟焰尺餘。自梁而下。就地旋轉無休。一室生溫。較前益熾。龔大怖。方疑祝融肆虐。將起奔避。其光忽頓斂。遽化為人。則一白髮媪。衣裙樸素。拱立於前。益駭然。知為山間妖異。避之倍亟。媪直前止之曰。即君勿惶懼。予非為人禍者。見子讀書岑寂。家有弱女。曰鏡兒。頗耽翰墨。意將遣奉箕帚。少領教益。故爾倉卒請見。未知肯容納否。龔更愕然。心滋憂懼。乃辭曰。不才下士。學未有成。恐誤媪之閨愛。且來踪詭秘。惕惕於懷。燕婉之求。益非所願。惟媪憐而恕之。媪性甚暴。似不見聽。即怒曰。我女。天人也。以耦小子。自謂無可推拒矣。而乃喋喋若是。豈以適纔之威。不能付汝於煨燼乎。言次。忤目相向。睖閃如牛。龔益惴惴。正無如之何。又見一婢。艷妝冶容。自外入。笑曰。如此硬主婚。反損人伉儷之情。殊非善道。請即歸鏡姑當自至。又曰。予固知媪之風厲。不克辦此。扶而去之。媪猶忿出門數武。俱不見。龔心胆幾碎。料下山而雪迷蹊徑。馬不能行。且僕之長者。奉命入都取薪米。寓中自龔而外。祇一十二歲之童子。復何能為。不得已而靜候之。死生在天而已。及夕。雪少霽。故掩扉高臥。權度此宵。計將明日他徙。然當驚悸之餘。寢不成寐。旋聞彈指聲。有人叩窗作歌曰。嘆空閨兮掩孤檠。望伊人兮違素誠。伐柯伐柯兮其音丁。

了。果得相隨。今我願卿卿。聲甚嬌婉。而餘韻悠揚。儼有繞梁之致。龔知為鏡兒。穴窗窺之。雪色明於皎月。則一小女子。辮髮垂鬟。盈盈然立於檻外。天寒翠袖。暮倚修竹。差可髣髴其一。龔心竊憐之。但為前事所驚。不免首鼠。究不敢出一言。又聞女歌曰。雪欲晴兮雲微。鳥不宿兮雙飛。奈有人兮願孤幃。我不見兮又空歸。歌闌退步欲行。意甚悵悵。龔遂不能自禁。大呼曰。卿之所嚮者在此。將安歸耶。女乃中止。隔牖語之曰。屢遭峻拒。妾實汗顏。故不得不歸。豈真悵悵欲返者。龔即披衣起榻。啟扉延之。徑携素手以入。時殘燭未滅。燈下玩之。肌不豐而玉膩。貌不飾而花嬌。一顰一笑。婉婉可人。閨中寶罕其匹。因詢之曰。所謂鏡兒。殆卿耶。使非惡撮合。好事之成已久矣。鏡兒笑曰。君固色胆巨者。非妾自來。好事真不可望。龔遂挽之就枕。辭曰。妾尚待年。君姑毋謀。因出一卷曰。此妾之塗鴉。愧無師授。乞君為我郢政之。三日後妾來拜領。幸毋以諛碑見還。言已再拜而退。旋失所在。龔閱所作。風流秀艷。語語醉心。詰朝早起。濡硃展卷。評隲端詳。因是無遷喬之意。越二日。鏡兒果夜至。龔以卷授之曰。幸不辱命。但卿之珠玉。令人不誤不能耳。鏡兒翻閱數四。輒然曰。名下信無虛。仍欲去。龔遽留之。代解衣帶。鏡兒乃頰頰笑曰。人當十五即嫁王昌。豈得謂非孽事。已而海棠枝上。得試新紅。鏡兒雖嬌啼宛轉。態若不勝。然已極人間之樂矣。歡好有間。龔因詢媼為誰。何。答曰。此妾結義

之母。渠自古姓野人家也。龔曰。其威頗令人震怖。今言之。尚覺股慄。鏡兒哂曰。以君今夕之威較之。恐猶相去遠甚。語次皆大笑。遂並頭熟寐。侵晨。前婢叩門而入。龔因謝其鮮紛之德。婢笑曰。痴老媼故不諳此。予固謂非鏡姑自至不可。俟女整衣。奉之以去。自此無夕不至。繼日深。鏡兒既嗜詩文。兼饒韻致。以所居湫隘。且有僮僕。不獲暢所欲為。往往枕上推敲。牀頭辨難。或採雅言以相謔。或取妙句而同吟。語笑有聲。間至通宵不輟。時年長之僕已返。聞而訝之。昧爽伺於戶外。則主人倦卧。門忽自啟。且珊珊小步。裙際風生。窺之。茫然無睹。乃大懼。以為地無居人。此必鬼狐者流。遂力勸龔歸。龔不納。僕又入都。白之於龔之季父。知為妖惑。遣使召之。未發而鏡兒已知。是夕忽涕泣謂龔曰。歡不克永矣。可奈何。龔驚詢之。對曰。僕已洩吾事於主。使來召君。君歸當不復來。將焉置妾。龔亦悲嘆。因要鏡兒偕行。辭曰。妾實不敢身本狐也。吾儕各有畛域。況今聖天子所都。無能擅往。君不棄妾。必也南旋而後可。龔已深入溫柔。亦難遽舍。惟問計將安出。鏡兒曰。妾有薄蓄。足任舟車。君但如妾所言。則故鄉可返。何必戀戀於茲土。龔竟毅然從之。乃與鏡兒謀。不携一物。悄然夜行。僕本久留都中。童子又垂頭而睡。遂無有挽留之者。行約里許。草際似有燈光。隱隱雙炬。旋暗復明。龔指之以為人家。鏡兒笑曰。君之所畏者至矣。亦太剝人面皮。何竟咆哮於此。龔猶未解。俄聞虎嘯聲震。

山谷。龔乃大驚。幾墜崖下。鏡兒掖之曰。有妾在。何震恐乃爾。乃呼曰。兒與壻將他適。承母玉成。異日歸。當效反哺。言未已。虎忽潛踪。龔心少定。反戲曰。昔假虎威。今日威可伏虎矣。渡抵山麓。有村落。暫假朝餐。遂顧稱夫婦。人亦無自究詰。鏡兒又出白金。覓代步。置衣裝。竟紆道由京而南。直抵通郡。不日解纜登舟。一帆南去。迨其季父之召來。龔早出山三日矣。舟中龔與鏡兒。志始得暢。或滌甌茗戰。或剪燭手談。或舉詩書為觴政。或紀風景於行笥。而分題限韻。更唱迭和。較前益為豪放。龔初猶強而後可。繼且樂此不疲。雖良友之晦明。無以異焉。行及下江。將入浙界。鏡兒忽愀然曰。此地水神頗作梗。妾不能渡。須俟大福之人。布帆乃能無恙。龔詰其故。則曰。伍相范伯。威靈素著。非他神可比。妾實憚之。龔不之信。乃未及揚帆。巨浪空起。陰霾匝地。翳不見人。龔大恐。為留五日。適以續扁舟至。鏡兒色喜曰。有大德者至矣。猶愈於厚福者也。君能與之共濟。雖百江神。妾不喘也。龔從其言。適續正值易舟。遂從中慙。應使榜人招接之。然自此鏡兒不復畫見。語龔曰。此人孝子。諸天擁護。妾若肆然無忌。恐有不虞。當謹避之。故續與龔共載一舟。究不知其携眷而游也。比入大江之中。波平浪靜。如履康莊。數日遂抵杭。續將登岸。鏡兒先告龔曰。若人之父。高僧也。妾至貴邑。土神尚慮不容。得師一言。為吾緩頰。庶可與子偕老。龔又唯唯。因力請於續。偕往謁師。鏡兒又囑曰。君之素笈。妾所

化也。務實袖中。面師時妾自能言。切記不可僞說。龔亦領諾。乃未入寺。師早知之。龔故不勝惶悚。幸侍者齎送片紙出。視之有十字。則一切水土諸神。不得攔阻。宛如官府之勅令。龔乃大悅。亟與鏡兒歸舟。果無扞格。至其家。託言季父為娶於京。戚里莫不信之。龔故早失怙恃。於是以鏡兒主內政。頗能持家。且出金錢數萬。為營田宅。龔以驛富。向未見其携一文。今乃取之不竭。亦可異已。是日龔為續言。極盡其詳。薄暮始抵龔處。則門庭魏煥。儼然素封。揖續入。盛筵相款。鏡兒所誕之子。歲已三周。携出見客。眉目之秀麗。迥異恒兒。由是可想見其母。飲至夜分。龔始別去。供帳之豐美。益不待言。翌日辭行。龔亦不再援止。惟曰道里遼濶。尊翁恐不克相值。還時祈再過我一叙。續唯唯。龔送之郭外。贈以百金。續不獲辭。乃拜受。南行至海。不遇其父。遂悵快旋歸。復至龔家。龔適他出。僕承主婦奉以一龔。出之。雪色晶瑩。則一越玉如意也。僕又致詞曰。藉此畧酬高厚。且取白華之義。但君宜適歸。否則太翁未遇。而反失太母。則抱終天之恨矣。續聞言甚驚。不及俟龔兼程而返。歸至家。其母果在牀褥。病已危篤。見續歸。一笑而逝。續始服鏡兒之先見。每向人稱述其異。聞者咸駭異事。後龔有書來。言因鏡兒憚於津梁。遂不復求仕進。優游畎畝。以盡天年。獨本一之信。杳然意者雪山成道。已歸忤利之天。續雖至孝。竟無由偕之以昇。不亦人生一大憾事耶。

外史氏曰。聞常觀劇。至雷峰塔傳奇。事雖不經。而每恨法海老僧。敗人情興。及聞此事。老和尚甚諳人情。當是第一尊活佛出世。而究其源本。實出於儒。乃有此惻隱仁恕之心。不然。心既定矣。又烏知鏡兒之為鏡兒。為成此一段奇緣。使之流傳千古也哉。

隨園老人曰。兩事迥不相謀。而合成一片。幾於無縫天衣。高僧孝子傳中。乃得此旖旎文字。足稱奇觀。不獨奇事。

翠微娘子

時有跛叟。精醫術。應手如神。所活者難更僕數。生二子。甲已授室。乙尚孑然。叟卒。甲納婦。言逐其弟。不與同居。乙怒。控之於官。甲之岳家。又巨族。為之苞苴。官竟不直。乙斥為微弟。答之十數。乙愈不能平。夜挾白刃。將往殺兄。而兼屠其嫂。行及閭側。見其父策杖而來。厲聲訶之曰。畜產意欲何為。豈丈夫竟不能自立耶。汝父幸有薄積。汝等乃閭閻至此。倘無立錫。若又將如何。乙見其父。大慟。哭拜於地。嗚咽不能言。叟撫其背曰。兒勿悲。西去數百里有翠微娘子者。曾受我再生之恩。汝往依之。當不止於溫飽也。言已不見。乙乃揮淚而歸。不再作拚生之想。明日。即襆被而行。亦不往辭兄嫂。即兄嫂亦不意其有所之。乙行數日。詢之人。咸不識翠微娘子為誰。乙亦自謂父誑已。天下必無是人。遂止於旅邸。不復前。然已資斧告竭。進退維

谷矣。正倉皇間。聞旅人相語曰。明夕宿處。當有劇可觀。蓋過行。因感稱其聲容洋洋盈耳。乙時方抱悶。頗思一往以暢鬱懷。乃復早旦啟行。跋涉又將百里。及至其處。天尚未曉。亦不謀所棲止。先往觀焉。適演千金記。霸王揮戈。韓侯命將。場上幾無隙地。而鉦鼓雷鳴。教習聒耳。原可洩人幽鬱。乙鵠立眾中。看至終場。甫思往覓鄰亭。忽一人揖而語之曰。郎非跛翁之子乎。翠微娘子固命予相俟久矣。乙大喜。實出望外。視其人。青衣矮帽。狀若僕人。亦不暇細詢。惟詰曰。娘子安在。予實奉老父命。來敬晉謁者。其人亦大悅。請與偕行。由村後約行半里許。別有巨宅。閉閣高峻。棟宇巍峨。門外立健卒十餘。皆披堅執銳。環立森嚴。又有小園。薄。幢幡雜色。雲軒攢花。咸云。娘子將往赴勝會。乙遂震竦不敢前。其人先入稟白。有頃復出。遽拜伏不起。謝曰。娘子未有明命。我輩小人。擅行僭伍。禮冒瀆尊。嚴恕之幸甚。乙愕然。罔知所措。姑領之。其人又跪白曰。娘子適將他往。乘輿已駕。不能因佳客弗行。請暫居別館。即進晚餐。娘子去當即返也。遂導乙入門。曲折至一院。華屋嚴整。園以崇垣。其中燈火之輝煌。鋪陳之富麗。非巨家莫能有。內設一繩牀。錦褥累寸。其人延乙坐。乙覺足下溫軟。不類磚石。俯視之。則以氈毯飾地。五色燦然。益驚詫不已。未幾。車馬喧囂。輾轉遠聽。娘子已出游矣。乙坐未久。即有妖鬟十數。咸來叩恭。而前之接引者。遂亦辭出。比及進食。侍婢益夥。且作樂於階下。蕭管

悠揚不知何曲。席前燃巨燭。每供一饌。婢輒報其名。為數甚多。備極珍錯之品。乙至此反若無下箸處。在己亦不覺莞然。乃乙少從天戒。不善飲。畧進一卮。即已微醺。遂命飯食之。至飽甫起。離席。聞厚婢譁曰。娘子歸矣。又許時。有人來邀客曰。娘子請相見。乙從之而行。由院落而東。曲廊宛轉。花徑縈迴。良久始達內第。皆燭燃紗籠。而光明如晝。第中一花一本。無不瞭如指掌。已而深入閨閣。益更氣象。香霧空濛。燈光輝映。巨室五楹。徧垂綉幌。其階以美石為之。朱闌旋繞。兩廡盡掛珠燈。可以鑒人眉目。乙未入。娘子早逆於簾外。嚶嚶而言曰。前承阿翁不棄。以寶釵為聘。許主蘋蘩。妾守此盟已久。而君竟未辱臨。幾令妾有白頭之歎。今幸惠然肯來。願無廢阿翁成命。乙茫然都不解為何語。惟凝睇娘子。美如畫圖。冠五鳳之冠。衣七寶之衣。裝束一如仙子。且云翁意。胎合雙言。遂唯唯升階。徑入其室。采立四望。鋪設俱新。而光華奇異。舉不能識其物。中楹設沉香小榻。娘子邀乙對坐。又謝曰。適為本境諸官長。以妙部見招。猝遇郎至。又不獲辭。是以未即相迎。表慢之愆。諒亦鑒原。乙復唯唯。莫措一詞。侍兒皆掩口竊笑。居無何。自外傳報曰。土穀諸神咸集堂上。候見新貴人。乙始大駭。娘子乃起曰。君勿驚疑。妾因相禮無人。特語諸公。願來相助。此皆翁之友。執君當以禮謁見。即命諸婢中一齒長者曰。汝引郎去。薰沐更衣。少習揖遜之節。子出前庭。陪侍眾賓。少頃即來相請。婢領諾。

導乙入屏後。轉折至一室。排闥而入。香氣蒸騰。蘭湯馥郁。婢侍乙解衣。見其私。不禁胡盧曰。鄉間人果具雄材。但何不雅之甚。乙亦為之失笑。浴竟。婢進衣履。皆華美異常。乙著之。如負芒刺。久而始安。婢又引至內堂。俾乙習禮。口授而身示之。至再至三。然後步之促者微緩。腰之勁者稍柔。婢撫掌曰。此亦可謂風流佳婿矣。於是羣婢看者。皆笑不能仰。儀節既嫻。漏下三鼓。娘子已命人速之數四。眾婢乃簇乙出。廳事以上。紅燭高烧。乙亦不遑諦視。娘子命與眾賓相晤。其衣冠亦類時人。絕無所謂簪紳袍笏者。凡四人。娘子一一指示。司農。一田祖。其二則社神。山神也。眾神少致款曲。即請乙與娘子並立。細樂迭奏。交拜成禮。賓即告退。娘子亦不款留。惟送至檐際。曰。暮夜不恭。詰朝再當申謝。賓既盡去。娘子始偕乙入。至向者相見之室。東側一榻。早已肆筵相俟。乙覺深遽。勝前。而華綈尤難名狀。帳以鮫綃。席以蜀錦。衾褥之香。奕蘭桂之馥。氣實屬人間天上焉。少飲。奄奄。婢即撤去。娘子忽嬌羞無主。乙強之入。帷緩鬆。紡帶既已雲低。及解裏裳。不禁玉爽。乃忽忽先入衾內。乙亦去衣就枕。方將好合。俄聞羣婢大噪曰。妖將入室。一時啼聲號聲。哀哭聲。乞命聲。紛沓嘈雜。由遠而近。乙大驚。將起奔逸。既不忍捨此麗姿。娘子又牢握其臂。戰戰無片言。乙不得已。白身負之而走。娘子始呼曰。左之。乙遂趨左。娘子入曰。右之。乙更趨右。幸室中皆有門戶。灣環而出。至一園。別設雙扉。

乙啟之出。則菁蔥徧野。對面似有罔罌。娘子猶曰行行。乙乃力負娘子升彼大阜而後止。回望第中。赤焰燭天。且格鬪之聲。遙聞數里。娘子垂涕曰。妮子輩皆為我死矣。乙驚定。始詰其由。答曰。妾非生人。實本省城隍之第三女也。父生時。曾任貴邑閭家病疫。而妾尤危篤。賴阿翁投以良劑。得以全活。此德已時銘肺腑。及父陞任某處。經過大江。遭水厄。舟覆俱溺。上帝念忠直。且歿於王事。俾得為神。而妾又以生前好道。邂逅一女冠。授以伏狐諸術。因承父命。鎮撫此方。使羣妖不得逞。妾之婢御皆狐也。其所供具。亦狐為妾致之。今竟為狐所據。情實不甘。乙又詢曰。妖何為者。獨不畏子乎。答曰。是亦一狐。無怪乎君子相誚也。此妖盤踞山谷。千有餘齡。道根深重。妾至此羣小懾伏。而渠獨強項。且大言欲求予父。附為姻婭。妾聞而益怒。治之以法。尚未帖然。適尊翁過此。以寶釵為君納聘。言君不日當來。妾感生死之恩。頓忘忌諱。馳白父母。預治喜筵。不意此妖乃抵隙而來。大肆猖獗。然亦行當殲滅矣。乙因詢以己父之所在。娘子曰。阿翁為某邑社神。前已赴任。無須思念。語未已。忽聞空中言曰。阿父知姊遭盜劫。業已委員擒治之。但阿姊既墮慾界。不合為神。可與郎同返鄉井。創立家室。無負跛翁之雅語。竟有一襲憑虛擲下。且笑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予不耐與裸裎者相對。亦從此逝矣。乙大怖。叩之娘子。則其妹玉華小姑也。娘子因笑曰。為郎絮絮聒人。渾忘却兩無寸縷。

今為妹見異日相遭。當慙報死。遂啟囊出衣分著之。天方昧爽。娘子謂乙曰。去之。此地已無
片瓦。不足相依。請與郎歸故土。乃把袂欲行。乙雖得婦。而悼其失家。并慮乙之無家。勉從之
行。未數武。娘子曰。足力有幾。恐未能遠。非代步不可。指顧田間。已有雙衛奔突而出。控坐俱
全。娘子命乙共乘之。其馳如風。轉瞬且數百里。而已門在望矣。乙甚駭然。及至外郭。娘子止
之曰。此地不城不村。儘可卜居。無須前。因棄騎。相與胥宇。路側有一家。屋為雨壞。人盡徙去。
娘子曰。可矣。入視之。却席地幕天。唯四壁歸然。立乙不覺大噓。娘子正色曰。是可棲也。俟
吾婢來。固居然輪奐矣。乃強乙僦驢於市。得數金。以供朝炊。比及乙歸其室。候改舊觀。雖無
昔之莊麗。亦修潔非故。乙乃悅。入則果有二婢。侍於娘子之側。第皆縞衣綦巾。無復向之妖
艷。詢以往事。同對曰。妖已殄滅。我輩不舍娘子。故跟尋至此。餘人仍居故宅。幸無恙。乙遂與
娘子對食。笑語歡然。及夜定情。則牀帳卧具。斬然新製。亦不解其從來。晨起。娘子語乙。使覓
屋主。以百金易其產。屋主樂從。娘子乃鳩工建木。營造一新。凡匝月而就。然梓匠雖司其事。
而結構之奇。落成之速。舉莫能測其由。娘子出入。無異恆人。始亦荆釵布裙。與乙指畫於其
間。人視之。故一田家少婦。人洎乎第宅已成。則深居遠處。美食華衣。僕婢已百計。食指日繁。
而既不求田。又不問舍。乃取之裕如。即乙亦竊神之初。甲知乙返。且聞其娶於外鄉。與婦皆

笑之。既而聞其置產。乃以為奇。數月。閩邑喧傳。咸稱巨富。遂且信且疑。謀之於婦。因假餽問之名。使婢往探之。婢去。竟日始歸。告其主曰。奉命往偵二娘子。比至其門。閩者禁不許入。乃白主人姓字。聞者恍然曰。主人之兄是也。令婢子少俟。往返再三。甫得入。其屋宇之華。什倍於我。役使之眾。亦什倍於我。入見二娘子。方坐一榻。用綠帕引白雪獼兒。閒戲於紅裯之上。見婢子。即笑曰。阿母亦太費心。遠迢迢使將若來。殆思窺我夫婦也。婢子因再拜。敬陳主人意。二娘子乃不復言。婢子竊窺玉貌。邑中實少其儔。而衣飾之艷。又目所未覩。忽失聲曰。阿叔大好福。竟得偶天上人。若娶在桑梓。曾何有耶。二娘子色似甚喜。因留婢子飲食。其肴饌之精美。舉不識為何物。飯訖。叔自外來。迥非昔比。其容潤綽而豐美。其衣輕爽而光華。從者皆小童。其年約十三四。鮮衣秀容。及至中門。俱散去。叔見婢子。若不相識。婢子乃亟起拜。見二娘子。又從旁語之。叔哂曰。兄富翁。嫂貴家。何勞惠顧於我。昔者數椽之屋。既不我容。今日盤飧之饒。胡為見賜。豈謂蘇季子終於貧賤耶。請即壁還。無勞驅斥。言之色甚怒。二娘子止之曰。君勿爾。若論兄嫂之前情。理宜請絕。但阿翁之像在焉。君為人子。既婚而未告父母。妾為人婦。既嫁而未謁舅姑。此心不免歉然。方將隨君廟見。以全大禮。今竟杜絕往來。能不令九原心恫乎。叔乃默然。其色亦少解。以婢子觀之。亦如我家伉儷焉。叔始笑謂婢子曰。視予

家所有者較之兄嫂為何如。婢子因極口贊美。叔亦大悅。共留婢子盤桓。乃得徧覽其居處。屋宇百餘。有園亭足以娛目。至暮。又賜酒食。始令婢子歸。臨行。叔語曰。為告兄嫂。三日後當率新婦一往也。婢既縷縷述之。甲與婦皆驚異。意其必來。乃徧邀戚族。張樂設飲。至日。拱伺於門外。俄見駿馬香車。倡隨而至。男婦從者數十人。及門。娘子降輿先入。見者皆詫以為異。目為神仙。乙見兄棄乘拜謁。甲不覺慘然。把手偕行。乙遂與婦恭謁遺像。乙頓觸心事。大痛無聲。良久始哭而起。娘子又叅諸尊長。具贅見之儀。珠綉凡十餘篋。又別餽兄嫂。甲與婦赧容受之事。已。娘子即告乙曰。新婦素嬌貴。不耐煩劇。願先歸去。乙即聽之。甲婦亦挽留不住。登車而去。乙亦不再流連。杯卮弗沾。辭別遺像。與婦俱返。因而里黨之眾。皆不直甲。議論詢詢。夫婦幾置身無地。乙歸。娘子即言曰。今日之舉。足慰阿翁之心。而吐郎君之氣矣。然世人少見多怪。羣疑滿腹。妾與君不可復居於此。異日可致兄嫂來。以此區區者畀之。妾請與君遨遊六合。效陶朱之。君以為何如。乙亦欣然。願從。遂折柬邀甲及其婦。果偕來。乙亦治具相款。酒酣。乙起曰。新婦實仙人。不願久居塵濁。弟將從之遠遊。敢以此中之所有。為兄嫂壽。幸勿固辭。甲與婦皆愕然。因堅留之。乙遽出白刃長尺許。擲地有聲。慨然曰。微父之慈。此刃已飽兄嫂之血。因娓娓詳言。悉其顛末。甲與婦俱惴惴不能出聲。娘子即謂乙曰。裝束矣。乙

乃長笑與娘子同出。從以向者二婢共四騎。南向而馳。不知所往。甲視其所居。雖無金貝而倉箱之富。服物之華。猶不下千鎰。遂從而處之。乙之臧獲咸歸於甲。及生子。不肖。專務游蕩。夫婦俱嘔氣而死。子遂售其宅於人。仍復業。醫家以粗給。人以為跛翁之遺澤。猶未泯焉耳。外史氏曰。兄嫂忘親。弱弟懷弟。叟之靈蓋惻然矣。因為之遠訂姻盟。陰結眷屬。俾孽子得平其不平。非正直為神。何能至此。而翠微娘子又女中之錚錚者也。不以粗鄙為嫌。唯以恩義為重。遂令天下之惡兄嫂聞之。莫不心灰而氣絕。故雖乙手之庸庸。見嗤於康成婢子。竟能拔劍斫地。慷慨於判袂之時。抑亦豪矣。余謂雁行中斷。不宜仍號以壘簾。故以甲乙別之。亦竊附於春秋正名之典云。

徐之壁

明末有徐之壁者。閩之巨商也。常販生藥於湖湘間。思宗十年。遭獻忠之亂。囊橐如洗。竄跡荆南山中。攀藤附葛。忘其遠近。偶見平坦之地。因憊少息。自念資本全虧。歸鄉無路。臨風長歎者久之。遙聞木魚聲。格格然似有梵宇。時正苦饑。因思就而乞餒餘。少延殘喘。遂力疾而起。隨其聲響。踪跡之曲折半里許。路轉峰迴。似有佳境。視之。則荆扉半啟。茅舍清幽。乃人家。非蘭若也。諦聽焉。聲出於戶內。因近而欵之。即有小童啟局出。問客何為。徐語以故。隨入而

復出。並以壺殮來。語之曰。主人云。此非善地。宜速遷。不可遂止。於是徐駭其言。且笑。彼木魚誦經唄者。竟出此語。則世途之險。可知。食已。還其器。稱謝而退。將返舊路。又苦無可棲。乃奮然曰。與其飽於虎狼。毋寧犯乎魑魅。同一死也。且祛予心之惑。庶不至為迷惘之鬼。竟止於樹下。不即行。視童子已闔扉入矣。天將向曉。木魚之聲益急。童子亦不再出。比及夜深。山風刺骨。徐正寒不可當。俄見火光熒煌。其巨如斗。及門。忽化為異物。朱鬣赤毛。形狀若豕。張而入。徐不禁股栗戰戰欲走。又有黑氣若栲栳。自北而南。疾如奔馬。及門。亦化為夜叉。電目血口。吽吽直入。徐益大怖。既而思命之罔極。與死為隣。復何所惴惴。更屏息以覘之。旋有白虹長亘數十丈。極天際。地矗立而來。至則縮小。化為美丈夫。白衣星冠。猶長丈餘。俯躬而入。徐連睹數異。漠不動心。反若穆王魚龍之戲。一時聊作場上觀。亦奇人也。已而木魚絕響。門忽洞開。遙聆笑語之聲。宛似閨中弱質。心竊訝之。須臾。小鬟四五輩。貌皆妖艷。以絳紗籠燭。引麗人出自門中。睨之年可十八。九雲衣寶髻。裝束若仙。色尤冠乎其眾。甫出籬落。即聞一鬟語曰。如斯良夜。奈無明月何。麗人微笑有聲。隨掣小鬟所持之燭。舉袂一擲。空際洞明。光輝如白晝。徐稔為真仙。將出拜求其拯救。而鬟有黠者。早瞥見之。亟白麗人曰。有俗客在此。姑奈何。遂炫其技。麗人駭曰。老父之占。果應耶。不然。山中三異。阿誰見之。不踉蹌而遁哉。

遂斂其法。燭仍入小鬟手中。抽身亟返。門庭寂然。徐方懊恨緣慳。而向之小童早拔關而出。呼曰。客故未去乎。主人相待。可亟入見也。徐大喜。亟整衣冠隨之入。草庭三楹。花竹深秀。木魚經卷。尚在案頭。有頃。主人出。年可七旬。芝眉星目。神采煥發。扶杖而謝曰。適做小法。竊恐震駭嘉賓。故命小童謝客。不意君胆自足。包身反令老夫慙赧無地。徐亦拜伏曰。逃竄餘生。無可投止。感蒙一飯之恩。戴二天第。以暮夜無歸。故且瞑目待死。非敢自詡其膽也。過勞獎嘉。益切悚惶。主人乃扶徐起。延之賓席。晤語甚歡。徐因請其姓氏。答曰。老夫元時訪道居此。不出已歷三百餘稔矣。歲久自忘其族。亦不復憶其名字。近來龍鍾特甚。人因號之曰。惜公。老妻弱女。相偕同居。久無塵世之想。今晨偶起一數。主有婚嫁之喜。心竊不欲。因做術以魔之。孰意天定勝人。君竟流連不去。其命也夫。徐聞言竊喜。而故詰之。公大笑曰。君非懵懂者。而乃索解於老夫耶。此事當不言喻矣。徐因含笑進謝。公命媼出見。年若四十餘。容猶少好。而自云小公十齡。真奇人也。見訖。肆筵款壻。珍錯之品數十器。而公猶自譙曰。山家愧無兼味。重貽老夫羞。就籌甫交。媼即入妝女。遣之于歸。悲泣之音。微達於外。公正色曰。終不失為地仙。何戚戚如是。因告徐曰。本意留郎夫婦。但此非俗境。不可以設青廬。故遣小女隨君去。渠母子不舍。是以啼耳。徐本意得此息肩。聞公言。大失所望。亟起白曰。婿已四海無家。願侍

晨昏不欲返。公搖首弗許曰。去去。自有佳處。無何。女妝已成。小鬟擁之出。見徐。則即頃之麗人也。交拜成禮。公乃取巨觥置於中。雷謂女曰。以此送若夫婦出山。家園汝自能辦。子不屑代作馬牛也。女尚戀戀。公與媼皆促之。遂掩淚躍入。倏已無踪。徐大駭。公又遣壻。不得已而登之。恍惚中若墜重崖。驚怖欲號。張目視之。此身已履坦途。麗人早迎面而立。因笑謂徐曰。君一離齷齪。何修乃作仙家壻耶。實與君言。予父母皆已千歲。妾之壽亦僅少廿餘年。今以風孽不免配君。異日不得與二親同證天仙者。此也。言之又浩歎再三。徐遜謝。觀其地。則已在汀漳間。蓋去故鄉伊邇矣。徐欲歸。里麗人不可曰。兵革未厭。即此亦非我輩所可居。乃與徐東行數十里。擇一山僻之區。麗人相視良久曰。可矣。拔簪遺小釵。指揮之。旋成巨宅。無煩堂構。徐益信其仙。攜腕同入。牀帷皆若夙備。麗人一呼。僕婢紛集。亦不識所自來。命之供役。無不恭謹。有頃。喜卮既具。相對共酌。始悉其姓名。則陶氏小字采春。至夜歡好。無異於常人。而交合之際。宛轉不勝。固一歲羸弱質也。徐自是不出戶庭。日唯與麗人坐語。所談皆黃老之術。徐習之既久。漸能吐納。後遂辟穀不食。而自居此。一理亂不知。兵燹莫及。徐亦自忘其故我。約十餘年。麗人忽謂徐曰。滄桑大變。妾與君幸在壺右。今逢大聖人御世。天下雍熙。可出為盛世氓矣。徐亦不解其言。相偕出門。行未數武。迴顧之。屋宇渺然。侍從皆歸於無有。乃

大說詢之。麗人笑而弗答。比至通衢。辭徐欲返。曰：自侍巾櫛。久虛定省。今請歸寧父母。五年後再當相晤也。徐時已見道。竟不挽留。唯叮囑而別。歸至故鄉。桑柘盡廢。親故無從尋訪。執途人而詢之。則明鼎已革。海內歸於聖朝。已五易春秋矣。徐不勝嘆惋。遂無意人世。結茅於九仙山。日坐一室。不食亦不出。人問之。頗不自隱。且盡其詳。於是者五稔。一夕。居民皆聞木魚聲。侵晨跡之。其室則存。其人已杳。遂相與嘆息。以為仙去。

外史氏曰：世無懵懂神仙。其自謂懵懂者。皆不懵懂者也。徐以一時胆力。遂結仙緣。使見異而思遷。舍之徑去。又安得有此一段佳話耶。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徐之膽最巨。故亦得為懵懂神仙。

隨園老人曰：世外桃源。何咄咄逼人。此仙乎鬼乎。吾不能無疑於是矣。

女南柯

悟枕道人者。杭州諸生黃履誠之季女也。初名婉蘭。幼聰慧。三歲即能辨之無。黃愛之若掌珠。躬親教讀。九齡授以杜詩。一日即朗誦無遺。若夙識者。其宿穎殆由天授。然善病。自春至冬。恆卧牀。蓐數次。即愈亦孱弱不支。行則如柳絮風中。坐亦若梨花雨後。父母咸憂之。及長。姿態益妍。臉艷朝霞。眉橫遠岫。還而睇之。畫中人也。且嫺詞章。善吟咏。有林下風致。黃為擇

婿多未許可。年二九。標梅已屆。不免悵然。一日寒食。隣母楊夫人約遊花港。諸女伴率皆閨秀。載以蘭橈。從以簫鼓。見者俱眩目。訖為謫仙。至則畫欄同倚。翠荇俯觀。旋見金鱗出沒。五采繽紛。諸女或以香餌擲之。或以花片戲之。嬌音嬉笑。依稀柳浪之鶯。唯蘭凝眸不語。還視眾魚。候則並鬣而去。倏則卸尾而還。與波上下。意甚恬適。不覺喟然曰。魚水之樂。竟如此乎。頓觸情懷。不能自已。俄有一巨魚。長近三尺。隱然若露頭角。揚鰭鼓鬣。色似赤金。他魚見之。皆辟易。諸女方錯愕間。魚至蘭前。昂首如有所睹。良久乃悠然而逝。諸女譁曰。黃家姊為魚相去矣。蘭赧然而心竊以為異也。已而興闌返乎舟中。張樂設飲。順流而東。一時觥籌交錯。簫管噉嘈。不須臾而解語之花。無不少酣春色。於是暫停杯竿。隨意游玩。諸名媛有對兩峯比黛者。有臨一泓整妝者。有纖手搗管。即景賦詩者。有素筵藏春。凭舷笑客者。蘭素質荏弱。三竿後。即托故而起。小憩蓬窗。侍兒以綉被覆之。此時如海棠春睡。夢境沉沉。倏見二小鬟。一衣緋。一衣素。皆婉婉善迎人意。夾侍榻前。低呼曰。君夫人醒乎。寡君相待久矣。蘭不自由。推衾而坐。方將詢所從。一衣緋者代為掠鬢。衣素者代為整衣。皆極其恭謹。既而敘衽啟曰。乘輿已駕。請即行。蘭起欲辭。主人而衣素者微笑曰。何物老嫗。亦勞貴人為禮耶。蘭默然。衣緋者以目怒之。似怪其失言。乃更詞以對曰。人正歡飲。小君去恐淹留也。能不重使人罪。

乎。語甚溫婉。蘭乃欣然。甫出艙。衣素者即呼曰。倌人來。即有金甲武士十餘。擁程第上。張鸞蓋。向前迎。遂小鬟左右扶掖。搦衣捧履。俟蘭升輿。訖乃自乘小川馬隨之。蘭竊思。豈父母為我締姻。今夕親迎耶。第不知是何門楣。竟炫燿至此。正惘恍間。見所行皆非故道。恍惚如在雲霧中。耳畔水聲潺湲不已。不辨為何地。行許時。垂簾之外。似有城郭。小鬟即牽帷。稟曰。諸大夫奉命郊迎。內主蘭。訖然旋聞唱名曰。江湖大使臣某某。招文學士臣某某。敬謁小君。蘭不得已。以首領之。小鬟即傳曰。諸卿遠迎勞苦。請平身。少頃。又稟曰。諸勳戚承制候。逐貴人。又聞唱名曰。骨鯁侯臣某某。浪噴都尉臣某某。謹參君夫人。小鬟即代勞曰。將軍跋涉艱辛。請即退。其餘則丙穴太守。楓葉令。不下數十員。小鬟僅以策麾之。不屑報也。蘭從幔中窺覘。或衣飛魚服。或披細鱗鎧。簪紳俱分五色。亦有赤白相間者。印綬纍若。皆魚貫而退。又許時。聞呵殿聲。則已行乎國中矣。有一衣緋者。啟曰。已至路門。請夫人面見寡君。蘭是時始覺羞澁。小鬟挽之降輿。歷朱戶。凡數重。至一處。雕楹刻桷。堂陛巍巍。即聞殿上言曰。不穀待子久矣。來何濡也。小鬟命以俯伏。蘭亦無敢仰視。殿上又言曰。寡人依蒲國主也。適出游戲。得睹玉容。竊欲以中宮之禮奉屈美人。未識肯許我乎。蘭赧顏悚惶。不能對。小鬟從旁贊曰。君夫人諾矣。古詩不云乎。盡在不語中。殿上即命平身。小鬟乃簇蘭升階。蘭始展視。其君冠明月。

之冠衣龍鱗之服年約三旬風姿瀟灑神仙中人也左右皆小鬟衣以五采亦數十餘人王
 乃命酒合卺設宴藻香殿肴核紛陳錦玉輝映王左蘭右比目共筵教坊奏樂金爵牽紅交
 互而飲嘉禮告成對酌歡敘又有梨園一隊以劇目呈上王抹南柯記數折梨園乃即席搬
 演蘭嘿然王笑謂之我與卿今日亦同此奇遇者也蘭不能解無何蓮漏已催霓裳罷舞小
 鬟報曰三星在簡可以寢矣乃以絳紗籠燭引王與蘭歸寢殿王執蘭手曰卿慕魚水之樂
 耶寡人得子亦如魚得水耳因先解衣就枕小鬟等促蘭卸妝蘭猶覷覷眾遂代寬衣縷擁
 之入帳與王勉成歡好王因口占以贈曰艷自生前得情從夢裏來早知魚水樂不羨楚陽
 台蘭性敏捷亦口占以酬之曰雨露花間過恩波枕畔來莫教紈扇冷勝築避風台吟訖王
 大悅益深眷愛挽其項曰卿故今時之道韞也早起晨妝小鬟進飛鳳之冠明珠之履翠鈿
 玉瑱錦衣綉裳妝束一如妃主且藏其故者於笥曰敝帷不忘况君夫人微時之服乎三朝
 王乃大饗羣臣號曰魚水宴賀者皆以詩其中一律尤工麗詩曰星軒降自木蘭舟魚貫宮
 人咏好逑水國舊傳龍並戲湖邦今喜鳳來遊雖欣在藻君臣樂莫為忘筌伉儷憂千古蘋
 蘩羞燭處禹門從此近河洲蘭諷詠再四深喜之而未明所指王命蘭次其韻遂援筆立成
 曰深宮每愧濟川舟須信干城亦好逑彤管不堪勞柱史卷阿何事擬仙游漫言同夢無人

戒也。解司晨有客憂。願把脫簪風折檻。好將磐石固滄洲。王覽之贊曰。詰誠得體。無愧乎古之賢妃矣。因出之。以示羣臣。皆嘆服。具表以賀。蘭居宮中旬餘。燕婉之求。雖遂。毛離之愛。難忘。間時輒思憶父母。王每出巡。小鬟皆從去。掖庭闕寂無人。益覺岑寂。開數日。舊疾復作。王憐之。親視湯藥。遂荒國政。羣臣咸有諫章。蘭乃力勸王出。且曰。昔之詩。王不復記憶耶。蓋出視朝。勿使外廷之人執我咎也。王惟太息曰。佳人難再得。蘭見王鍾情實甚。恐貽宮闈羞。力疾而起。王乃出見臣僚。不崇朝而傾城之禍作矣。烽燧告警。上下憂虞。王袖其疏入告蘭。時蘭初病起。視小鬟滌藥鑪。而自拈象牙管。鋪烏絲。蘭將和王建宮詞第二首。即樹頭樹底一絕也。見王即起。顏色沮喪。出袖中疏與之曰。我夫婦何緣之怪耶。蘭驚訝。展視之。畧曰。湖瑤守將骨鯁侯臣某。為強鄰壓境。飛章請援。事。前接吞舟國來書一紙。內云。吾王新得麗人。擅漢臯游女之姿。具洛浦神人之美。隣封想慕。甚為垂涎。欲仿明妃遠嫁故事。否則致動干戈。如是云云。臣因其不遜。叱去來使。因敢以聞。今彼傾國興師。惡等鯨鯢。大如魴鱖。鯁鯁督其後。鯁鯽舞其前。且有擁劍之士三千。兼饒升木之卒半萬。安瀾頓擾。噴沫成波。巨浸難容。兩腮起浪。唯唯而至。鏡湖為之不明。嗟嗟而來。斷橋因之復續。臣無任公子之智。既難遏彼凶鋒。空懷史大夫之忠。祇慮播我宗祚。願王速決奇策。奠國家於涸轍之時。萬勿坐昧先幾。索

臣等於枯魚之肆。其表語多類此。不勝搖尾乞生之狀。蘭聞訖。霞暈於面。栗生於肌。泣然曰。王將奈何。王頓蹙曰。我國實尺澤之鯢。安能與人量江海之大哉。然渠雖有挾而來。吾寧葬於江魚腹中。不能割所愛以餌敵也。蘭沉思良久。毅然曰。妃有一語。王請勿疑。王之視妃與先王之宗廟孰重。王曰。廟重。而妃之敵體亦不輕。蘭曰。不然。妃在國中。不過一婦人耳。非有子孫承桃血食千載之重也。為王計者。與其國破而妃擄。毋寧棄妃以存國。請為王卻萬乘之強敵。保一邦之黎庶。竊比王嬙以報主知。留取塚草之青。更表貞風於不朽。王以為何如。王大慘色。變拂衣而出。曰。何來此不祥之語。蘭遂不敢言。未幾。羣臣惶惶交章請退。願挂冠歸里。以避金鬋之危。其意固在蘭也。王不得已。與蘭計曰。寇深矣。可若何。對曰。王實深之。又若何。若納妃言。割衽席之愛。冠早斂甲退兵矣。王見其意決。乃允其行。馳書報敵。仍宴於藻香殿。以餞之。蘭謂小鬟曰。我不可以艷妝往。因索其故衣。易之以出。王執箏鳴唱曰。妃行矣。欲如何者。合歡之宴。豈可得乎。願妃善事新主。勿以予為念。言已。泣下。蘭正色曰。王是何言也。豈猶不諒我心哉。小童為社稷有此一行。恨不如虞美人刎頸王前。以明已志。然而此心可表。異日自知。王勿以漢王好色語妾也。王慙謝。蘭雖詞色激烈。然已淚溢杯盈。左右皆涕泣。不能仰。相對淒其。離樽莫罄。蘭因起辭行。王將送之。蘭沮之曰。妃之往。衰體已甚。不可以

再辱國君。王乃止。祇命向者二小鬟相送出境。且曰。別恨之深。方寸已亂。但恐鴻飛。連陸雁。字難憑。勉成一章。為妃作念。遂吟曰。一曲驪歌送畫輪。鮫綃無復夢中春。龍宮亦有毛延壽。又把丹青悞美人。蘭愀然曰。昭君使人疑。安不可不使人信也。因口占以和其韻曰。百結柔腸似轉輪。羅衣難望漢宮春。君王只待香魂返。莫費黃金贖美人。吟成。俯伏於王前。涕泗交頤曰。妃不復生侍左右矣。王亦把袂訣別。悲不自勝。蘭強起再拜。辭王而行。甫出路門。武夫已駕輿相候。掩淚登之。不敢回顧。小鬟仍策駒相隨。至來時所稅之農郊。諸大夫早望塵拱俟。遂借驛亭小憩。羣臣匍匐而前。合詞以謝曰。臣等胸無鱗甲。腹少藏書。不能為王乘長風。破巨浪。致令逝梁之冠。辱及君夫人。死罪死罪。蘭亦權詞慰勞之。因命筆大揮一律於壁曰。故國辭離輦。他鄉怯舞衣。雲深宮樹遠。木盡雁書稀。欲墮鮫人淚。羞隨介士旂。惟留香草在。仿取漢明妃。更附以一絕曰。強將眉月渡滄波。肯負當年得寶歌。雲雨若歸別响去。畫圖人面媿如何。題畢。羣臣爭閱。皆有慙色。蘭遂行。易車而騎。亦乘小驪駒。車仗趨從。俱已返旆矣。棲愴就道。唯二小鬟相從。又行許時。似西湖放生池。衣緋者啟曰。不敢越境。請從此辭。蘭悵然乃脫左手指環與之曰。以貽王。無相憶也。俄有皂衣人。巨口碩腹。凡數十輩。見蘭踴躍曰。妃主來矣。吾王固終日望之也。蘭此時義激於中。奮不顧己。叱之曰。汝國不道。折我鸞鳳。猶

妄冀綢繆。即因以騎授鬟曰。不可使敵秣我駒。語未終。輕身一躍。遽赴清流。恍惚中。猶聞小鬟號救聲。凝睇四望。則枕藉舟中。已霍然寤矣。驚悸久之。香液濕襦。始知其夢。時眾復歡譁。左右無人。蘭因自嘆曰。薄命如斯。夢固使人覺也。遂萌出世想。推枕而起。斜日盈窗。去卧時亦俄頃耳。侍兒入見。蘭已醒。遽報主人。復強之就席。飛一觴來。不飲也。哺一箸來。不食也。諸女伴叩之。寂然。嗟之。漠然。筵未及終。適遇小艇。竟興辭。乘之先返。歸至家。卧而不起。父母詢其故。覼然不言。惟請出家為女道士。父母怪之。固詰焉。竟以實告。父味其所言。遽誦毛詩二句曰。魚在於藻。依於其蒲。兒游花港。殆有所思耶。此固頌首者莘尾也。蘭詳其詩文。果似於淵之類。而靡他之志愈堅。仍因請之。父笑曰。此夢也。兒何鯉鯉不分。蘭曰。然斯固非真。抑知其不似夢。且兒既為夢中羅敷。又可作使君新婦乎。父仍堅執不許。遂負氣絕粒。勉從之。始食。竟以女冠入棲霞觀中。而自易其名曰悟枕。言從枕上得悟也。起居一室。不見人。惟閨中良友得謁焉。錢塘令陳公蒞任時。內子陸孺人亦閨中閨秀也。慕其名。時一過從。因得其梗概。作為魚水緣傳奇。至今猶膾炙人口焉。

外史氏曰。嘗讀玉茗南柯。憎其似幻而不似真。蓋凡人夢中啼笑。不可謂之無情。夢固由情而生也。女之始遇。則苧蘿西子也。繼則帳中李夫人也。一變而為王嬙。再變而為綠珠。

夢中之憂樂。身實受之。猶可謂無情乎。惟其有情。故臨池而感。推枕而悟。總不出情字之中。而樂則極其纏綿。憂亦不勝憤懣。夢中人既不自禁。醒時人亦不自解。於是超出情關。猛登道岸。豈真曰。魚我所欲也。而以其身殉之哉。

隨園老人曰。昭君當殿請行。千古為之隕涕。今讀此傳。覺文荊卿之壯。遠勝於燕荊卿之悲。世固無此事。而閨閣不可無此人。

子都

河南某邑宰。素有龍陽之癖。門役侍從。多擇美少年。內署經旬。不入。人多病之。辛巳歲。奉憲檄飭委。巡視河隄。凡有餘桃愛者。無不攜以隨行。曰。惟學魏公子多飲醇酒。但不近婦人。而比頑童。隄之潰與不潰。工之堅與不堅。弗問也。風聞於上官。督誡者屢矣。而不能奪其所好。將行。叅劾。又事涉曖昧。乃令守河南吳公。盡拘其廝養。而易以面目可憎者。宰迫於憲命。無如之何。強起視工。藉以排遣。一退食。則鰲而黑。麻而鬚。遽際戚施者。夾侍左右。較之曲眉豐顙。便體清聲。其妍姪尚堪數計耶。於是一石始醉者。一斗亦醉。而潘河陽復為陶彭澤矣。一夕新魄懸鉤。屏人獨步。有酒無歡。復明月白風清之感。忽聞叢竹中。吃吃似有笑聲。以其地為公解。或有郵亭女子。雖無心之遇合。可以舍後而趨前。及撥疎篁視之。則二童子隱身於

檀欒深處。將袴為歡。彼此相矚。益覺喜動顏色。因悄然而前。思為一箭雙雕之計。其一聞修篴。竅竅知有人來。早蒼橫如脫兔。穿竹而遁。其一方俯躬踟躕。旁若無人。及宰至。始報顏欲避。則已罹網不遠矣。宰牽其腕。同出琅玕。就月諦觀。年可十四五。蓮花生面。美玉琢肌。乃大喜。如獲拱璧。問厥姓名。俛首而不答。徑擁致於室。久疎情事。不暇溫存。續尾之餘。較前而尤覺鮮美。益大悅。喜。因問之曰。彼狡童兮。亦有此樂乎。赧然答曰。我子都也。君為寤生十世身。故假此以溫舊好。豈真有所樂而為之哉。宰喜其言。益嬖之。至旦辭去。曰。恐貽官箴。羞我且歸。自是無夕不至。與談東遷事。厯厯了如指掌。愈信其非誣。又詢彼其子何人。欲兼致之。對曰。渠為申侯。自楚至此。今歸矣。後數月。公事告竣。宰將歸。童來辭曰。相聚無久。又將判袂。人生固多別離也。願公無苦憶。予宰欲強之同行。童曰。新歲自來望公。今尚不暇。言已徑去。宰遂發。吳公盡還其艾緞。歸途不能無事。抵署。則形如槁木矣。未幾遂病。漸以不起。明年春。忽夢童來曰。衛靈公當交代。可行矣。宰遂卒。繼任某公。亦多斷袖之好。尤嬖某班中一。旦人以為子瑕後身云。

外史氏曰。宰既沒。可埋之後庭。以遂其喜臀之性。昔有人好掉文。謂雞為烏。謂扁為黃。謂撈為取。謂坑為窟。他語多如此類。僕婢畏其難拊。遂習慣以為恆言。一日雞離落於淨坑。

乃一僕見之。倉忙入報曰。竊窟中有爲不取出。則死矣。聞者爲之噴飯。嗟乎。死於此窟者多矣。宰何迷不知悟耶。因戲爲文以祭之曰。維公生性惡濕。素心喜燥。膏水爲營。營實得竅。擊破玉壺。生開鳥道。紙痔多時。頓臻佳妙。潤灌醍醐。洞穿丹灶。直搗黃龍。隱微俱到。水火抽添。陸舟盪鼻。無如何卽之粉。對面難沾。令史之香。反脣甫要。與君並頭。直如顛倒。與子同矛。詎免暴跳。迨至披靡。空勞匠造。不能胚胎。盡付坑窖。樂此不疲。自稱篤好。漸且歲疑。參苓莫效。一旦罹白虎之殃。須臾來青蠅之吊。後庭玉樹。轉瞬丟開。滿縣名花。撒手拋掉。中山之鏡。得意疾馳。鏡台之鸞。渾身素縞。倘有遺孤。尚堪卵抱。若無似續。阿誰倚靠。涕泣窮途。呼天莫告。更有孩童。肱筐爲盜。何不早回心。尋彼糟糠。親生則同衾。死亦共嶠。綿厥子孫。長奉祠廟。公竟漠然。予空悲悼。嗚呼哀哉。付之一笑。

大同妓

大同某姬。勾欄妙選也。自言曾遇異人。能知人前世事。姬因自述生平。果何孽而墮落至此。異人授以一函。使枕之。卽可自知。姬如其言。甫假寐。身忽矯健。輕捷如猿。自顧則毫長寸許。蓋狐也。正得意。距躍間。忽一神鷹蔽天而來。盤空疾視。突以利爪碎其顛。奄然遂斃。乃魂甫離軀。卽有急足隸。以黑索繫之去。從至一府第。狀如公署。同類者十餘。咸在焉。隸驅之入堂。

陸森嚴吏役羅列。又有冠男子數十人。形消骨立。面色痿黃。惟巨目如斗。款款然相視而已。睨之似有識者。乃與眾狐皆搖尾作乞憐狀。須臾堂上大告曰。若不合魅死某某。今宜償之。狐同聲叫屈。言其實貪淫。非盡我輩之事。願稍從末減。堂上又躊躇良久。始宣言曰。是誠有罪。但令彼為鵠而此為妓。報施庶乎不爽。即命虎役以巨笓撻狐革。血流殷地。叫號乃寤。異人索其函袖之自去。始知今之施鞭笞而責財利者。即向之被崇至死者也。今之逞狐媚而供脂膏者。即向之崇人莫生者也。噫。報亦巧矣。

外史氏曰。妓亦狐也。狐而妓。其伎倆必多。將來又不知若何儲運矣。使僅知狐以蠱人而為妓。獨不思蠱人之妓。又將為何。是猶鑒於前車而聽其後車之覆。不亦徒多此躊躇也耶。

號國夫人

唐季祿山之亂。六軍不發。貴妃縊於佛寺。三國夫人亦皆沒於亂軍。至宋元祐間。洛陽張生因赴隴西省親。道出馬嵬古驛。憑弔遺跡。大書一律於壁曰。金屋香消艷色空。可憐羞對上陽東。當年鳳鳥徒懷恨。此日金車不再逢。號國蛾眉悲曉月。太真羅襪冷西風。祇餘行客題詩處。賺得幽魂淚點紅。題畢出驛。既已夕陽在山。策馬而行。蒼皇失道。聞路旁低語曰。尖嘴

生來矣。驚視之時。已昏。腹見一青衣妖婢。自斷烟叢棘中出。歛衽致詞曰。夫人輩辱承珠玉。愧無以報。請枉駕。聊作竟夕之談。生曰。夫人為誰。答曰。即號國姊妹是也。生素不羈。雖心知其鬼。絕不惴惴。慨然從之。行約半里許。果見高第連雲。如王侯貴人家。至即有蒼頭數輩。接策繫駒。替如也。青衣入報。少頃。即來速客。整衣隨入重門以內。徧燃巨燭。第火色青。絕不類人世間物。及至於廣庭。則珠簾低垂。椒霧氤氳。青衣又入。稟復始延生入庭中。設四筵。先有二美人在座。一衣碧綃。年約四旬。而丰韻猶存。一衣藕色衫。齒甚稚。貌亦殊麗。皆以羅巾護頂。青衣曰。此秦韓二國夫人也。生再拜。夫人俱答拜。三讓就坐。美婢即以茗進。生飲之。味絕清。茶已。秦國首言曰。愚姊妹自遭天寶之亂。避居於此。雖時殊世異。賴有賢地主。頗不寂寞。適閣壁上佳章。又添忤悒。故屈尊客來一談。幸勿疑忌。生遜謝曰。嚙語盲詞。唐突殊甚。不責狂生幸甚。反賜寵召。實出非望。謙抑間。韓國微哂曰。詩則佳矣。何獨遺我二人。豈真為張祜一絕所惑耶。秦國亦笑曰。渾忘却佳客辱臨。奈何。意中人反不一晤。遽命青衣速請。號國夫人來。因告王曰。渠以君詩。有金車不逢蛾眉曉月之句。竟慙赧。不欲相見。生笑解曰。此正狂生歆羨處。豈夫人反不見諒。語未已。香風冉冉。自屏後出。則號國夫人至矣。獨衣素。亦以紅巾圍領。含羞再拜。掩袂無言。睨之。素面嫣然。修蛾淡掃。古人果不相欺也。生目眩良久。

秦國以賓席遊客。三四夫人主席相陪。以玻璃為盞。其酒與之同色。韓國語生曰。君試嘗之。此西涼之葡萄酒釀也。俄有雙鬟十餘人。衣羽衣。簪柘枝。簫管競奏。不辨何曲。虢國始言曰。此霓裳第二疊。予從阿環索得原譜。費盡心力。教習此數人。一旦變起。遂不復作。今夕為客奏之。猶令人淒其欲絕。因泣然泣下。秦國止之曰。妹勿作何隅態。使客不歡。吾聞李三郎在沉香亭賞牡丹。青蓮學士應詔作清平調三章。譜之絃管。妙絕一時。今夕佳會奇逢。幸有張君麗句。何不亦使譜入。又增一段佳話耶。虢國稱妙。乃以詩付眾鬟。少停樂作。即壁上律也。音韻哀婉。舉座嘆賞。既終一闋。虢國酒酣情動。眉目蕩然。似有憐才睚就之意。韓國覺之曰。張生酷好蛾眉。阿姊宜酌采筆。壁上詩即溝中葉矣。因笑而起。促使二人合席。兼以巨觥。強生與虢國接吻。秦國亦大笑。乃命婢以絳紗籠燈。引歸寢室。始自去。生此時不克自主。相攜登榻。而角枕繁兮。錦衾爛兮。不復知人間之樂矣。歡好有間。虢國太息曰。昔崔家千牛。為妖婢所誘。明星謂我曰。何私藏男子。孰知今果然耶。時更漏將盡。方起著衣。歛聞人語紛拏。青衣婢倉皇入報曰。將軍來。虢國香肌汗淫。舉止失措。促生出戶外避之。旋見一人。虬首狸身。目光射電。周身皆白毫。無寸縷。吼叫而入。生匿於短垣。屏息無敢出聲。聞室中怒叱曰。吾以汝曹無依。收充下陳。何淫心不死耶。決殺汝以洩吾憤。已而聞虢國哀號乞命。生不忍。乃大呼。

曰。勿傷夫人。有罪身。願當之。語未終。砰然有聲。如山鳴谷。應須臾。寂無所見。惟松柏陰翳。鵲鳴噪。東方日出矣。驚愕良久。遙聞蕭蕭聲。踪跡之得其馬。乘之以出。及遇土人。詢之。則故楊國忠全家墓塋處也。因惶恐而去。

外史氏曰。自古名姝艷鬼。多有風流話柄。供人劇談。而多情如號國。反獨無之。似乎網漏於吞舟矣。今得此事。足見夫人亦未能忘情於地下。亟登之以補舊聞之缺。

姜千里

姜驥字千里。閩之武孝廉也。以輕財任俠。取重鄉邦。而里中無賴之徒。懾其威。不敢肆者。固已側目甚久。孝廉自恃武勇。亦殊不戒備。一日。遇相者於門。謂之曰。君有橫禍者三。盍避諸。孝廉素不信數。哂之而不答。相者慙而退。且自喟曰。惜哉。萬夫之敵。而困於狐鼠也。人皆莫喻其指。居無何。有偷兒踰垣夜入。盜銀器數事去。家人以告。孝廉大恚曰。若敢盜我姜千里耶。將窮致之。而猶未獲其人。未幾。姑媪引夫婦二人來。言欲投靠為僕婢。孝廉視其夫。則虬髯虎面。絕類健兒。婦亦粗壯異常。堅強有力。詢其名。曰。吳姓行四。婦則馬氏女。濟上人。也因歲飢至此。資斧告絕。故願質身為主人傭作。希冀果腹。他無所望。孝廉坦然留之。其實則劇盜也。於是易名為吳吉。殷勤服役。男女皆力作。孝廉深喜之。旬餘後。孝廉偶抱微恙。夜深熟

寐聞闐聲。驚覺視之。火光灼牖。人語喧囂。詢之。則吳僕禦寇已闖於院中矣。將起親往。細君夙饒智慧。亟止之曰。暮夜倉卒。主人不可獨行。俄聞叩戶聲甚急。語曰。予夫受創將死。主人何獨高卧耶。細聽焉。果吳僕之婦。孝廉深耻其言。披衣起。暗中覓得一器械。拔關將出。細君又止之。弗聽。出見吳婦。持挺屹立於戶外。謂孝廉曰。主人先行。予將從往打賊。孝廉壯之。抵闔處。賊眾十數。方捍吳僕於地。拳石交下。孝廉挺械而前。叱曰。寇勿肆虐。若不識我姜千里乎。語未竟。如有物痛擊其踝。頽然頓仆。蓋即吳婦之所為。孝廉固不知也。賊眾既得孝廉。毒手痛毆。體無完膚。孝廉強忍不嘶。眾數之曰。若即姜千里耶。何憊也。吾曹與汝無涉。乃強預他人事。比余於毒哉。孝廉始知為銜怨者。更禁口不號。賊眾熱火於灶。將以炮烙。細君聞而懼。遣他僕以金帛奉之。凡三返。始飽其欲。聞然如鳥獸散。孝廉則已昏絕於地矣。細君方命人扶掖。而吳婦竟力負孝廉入。置之榻曰。好看視主人。予往視子夫。看猶餘殘喘否也。徑趨去。細君心頗感之。視孝廉既已能言。舉家為之額手。明日使人視吳僕。雖亦卧牀不起。而實無所苦。孝廉夫婦咸信其忠。資以酒食藥餌。他僕即有言者。細君怒。訶之曰。渠不恤其夫而顧吾夫。且一男子。誰肯負之於背。即益寵遇之。孝廉小愈。恥為戚黨笑。秘而不宣。尋亦痊可。吳僕健後。輒夜出。囊橐充探。資用豐饒。藉主人庇廕。亦無敢言者。明年。孝廉將赴公車。以諸

僕為無用。獨攜吳與二僮行。朱提論千綵繒無算。皆付吳。以為心膂。腰弓矢。乘驢出。意氣甚盛。行未二日程。至某縣之野。林深地僻。行旅絕踪。孝廉頗有戒心。呼吳僕曰。前路險巖。宜疾馳。吳笑曰。主人今何懦耶。某熟悉此道。絕無符荏跡。即令有之。我主僕豈無孝勇者。孝廉喜其言。遂按轡而進。時已夕陽西下。款聞草澤有嘯聲。孝廉驚顧。盜已蜂起。凡數十人。窄衣潤笠。聯騎而前。謂孝廉曰。姜驥。汝今赴都取應耶。囊中千金。速借我。即聽汝行。不然。則砧上之肉矣。汝何能為。孝廉怒。即取魚服所懸者。將以金僕姑試之。矢在弦上。猶未發。俄一利鏃如飛。隼直貫左臂。痛入心脾。遂不能執弓。賊因譁然大嘯。回顧之。則吳僕控弦縱馬。風馳而來。遙謂羣盜曰。大哥輩坐收成效。予為此千里駒。心力俱殆矣。眾皆聲謝。孝廉頓悟其奸謀。恨不已。然自度莫敵。遂棄其行裝。亟返轡。眾賊逐之。孝廉之騎絕駛。賊不能及。乃以其背為的。攢射之。孝廉負矢而馳。雖不及顛。已森然如蝟。賊見去遠。嘆惋而回。聲其輕重。并二僮悉掠以去。孝廉疾馳十數里。馬亦重傷。不克負荷。蹶於途。孝廉不知猶奔。亦嗒焉仆地。瘡痍盡潰。項背朱殷。竟昏然不復人世。迷惘中。聞有蹄蹴聲。似有羣騎馳騁而至。猶疑為追者。竊自謂弗可生也。及近睨之。騎從赫奕。中一人冕而盛服。狀如貴官。見孝廉偃於路側。顧其僕曰。伊何人。僕視之。駭曰。姜孝廉也。為盜刳死於此。官曰。姜孝廉。當今之郭解也。且祿籍未絕。不

可令其死。乃探懷中。以藥授僕。僕下騎。以手盡去其矢。因褫其服。敷以藥。呼曰。本邑城隍活汝矣。言訖。起乘而逝。孝廉頓醒。微覺背如負芒。無甚苦。仰觀於上。則明河在天。子夜將半。乃起整衣視馬。既已氣絕。遂踉蹌而行。約里許。遙見燈光閃灼。似有人家。疾起而就之。至則茅屋數椽。人方聚語。其一酷似吳。吳大言曰。役婦不從。吾已殺之。今函其首在是矣。又曰。一日縱敵。數年之患。汝曹何不善了事。孝廉審知為仇冠。且痛妻死無辜。憤填胸臆。不復顧身。索之腰。祇餘一劍。乃拔而仗之。排闥而入曰。鼠子何敢為此已甚。賊眾愕然。方欲遁避。及見其孤。厚圍之。孝廉力誅一人。以創傷。不克抵敵。棄劍而走。賊虞黑暗。亦不復追。俱返室。孝廉奔竄數百步。見一小籬落。徑踰之。中有草堂。燈火未熄。主人猶夜績也。坐息未定。即聞戶內言曰。若係偷兒。即夜色已深。吾劍不屑再試矣。孝廉竊其語。因訴曰。予中途遇盜者。扶傷至此。敬求一席地。非為眩匿來也。內又自語曰。予不懼此瑣瑣者。既急而相投。盍納之。其音清婉。似類婦人。及啟扉。果屬二八處子。遽邀孝廉入。視其室。獐鹿之革。幾盈四壁。女方坐。舉比而績。意不過射獵之家耳。女貌絕麗而神清。睹之稜稜有霜氣。詢其姓氏。曰。顧家。小字阿惜。母他出未歸。因辟纊以待之。不然寢矣。乃謂孝廉曰。視君之面。儼然人也。視君之背。恍如新刺之豕。創深若此。何以能生。孝廉備述所遭。女忿然作色曰。不斷此輩之頭為飲器。情何以堪。

孝廉甚壯之女復詰孝廉何如人。答曰：武舉人。女大笑曰：以武科而不克弭盜，其如搦管者何？孝廉大慙。女又曰：本擬往殮羣凶，為君洩忿。適老母不在，無命不敢徑行。客既重傷，不可耐，請即下榻於此，妾別室俟母歸，乃以卑比為袒，請孝廉卧，已乃持藥而去。孝廉倦極神疲，昏睡達旦。及覺，忽聞院中語曰：阿惜兒速來，褫其革，潑毛團直勞我攘搶一宵。音似壯婦，比入見孝廉，驚曰：虎兒亦作此大彘行耶？予必殺之。因厲聲呼女。孝廉知其疑，亟起榻以背示之。且語以故。婦乃笑視之，年約四旬，狀貌魁梧，不類巾幗者。流而睫毛甚長，尤其所異。亟敬而禮之。婦亦答拜，出視廡下，班班然果有死虎。女正銜刃開剝，益駭然。詢所自得，婦曰：西北山中半夜始獲之。孝廉知其處，蓋已負之百里矣。愈為之改容。因思大仇未雪，孤立無援，將借助於女中賁育，乃以言挑之曰：姥居此，雖無所虞，頗寂寞。如肯遷喬，某有先人之敝廬，幸不淺隘，似可以居。薪水某自任之，不愈於長宵跋涉哉？婦微哂曰：君不言，予亦有意。今晨入室，見君高卧，意是輕薄兒，誘吾女為不肖者，不勝忿怒。及見君背，乃釋然。第吾女幼，不堪任家事。予晝出，必得夕歸。今欲以之累君子，俾予得徜徉山谷間，不識肯容納否？孝廉聞及婚媾，涕出交頤，慘然曰：姥之命不宜辭，但室人矢貞不渝，為寇所戕，亡未旬日，此事良不忍議。婦默然，瞑息有頃，笑曰：君誤矣。尊夫人宛然在室，何求此不吉之言？孝廉堅執所聞，婦曰：然

君姑旋返。如瑤台果傾。予亦不送。小妮子于歸。語未已。女遽頽頽怒曰。母勿絮絮聒人。予自樂與母處。誰能隨一懦男子。與人爭牀第歡耶。婦訶之。乃不敢言。孝廉疑信參半。勉以壻禮。見婦。婦取衣衣壻。即烹虎肉為餐。食訖。囑之曰。郎且歸。故婦若在新婦。亦將往矣。孝廉感其言。再拜而奔。一日夜始抵家。足踵盡裂。及門。視僕輩舉止如常。見孝廉返。若錯愕。孝廉亟詢曰。娘子在乎。答曰。在宅中。入宅遇婢。又詢之。答曰。在室中。孝廉入室。則細君與阿惜方對坐。見孝廉入。起而逆之曰。姥來送新人。妾即知君返旆矣。履險復夷。可悲亦可慶也。孝廉始信婦言。因詢曰。家間固無事耶。細君乃緬述之。蓋細君有孕。婢已配孝廉之僕某。以其親信。界以篋鑰之司。財賄胥在其掌握。孝廉速行。乃令婢與吳婦值宿壺中。吳婦以計餌婢。欲令盜主貨而兩人瓜分。婢不從。且將曰不可。吳婦怒。殺之而竊其匙。席捲珍玩。乘夜而遁。及曙。細君呼婢。而婢不應。出視之。吳婦杳然。而婢已喪其元。細君大怖。亟首之官。勒限緝捕。尚無影兆。是孝廉之所聞不從者。以財而不以色。且在婢而不在主也。詰得其實。心乃安。亦自陳其顛越。閭室震駭。始知吳與馬皆巨盜。向特墮其術中耳。於是決策復仇。孝廉將控之邑宰。女獨毅然曰。此曹何能了人事。妾請易妝一行。不經旬而盜皆可得。孝廉知其能。故不復沮。細君亟止之曰。妹弱質。何堪任此。且好合在適。俟過吉期。乃可行。女笑曰。姑留此身為異日之

券若婚而後往。其誰信之。至夜忽失所在。門戶未啟。因知所之。眾皆疑詭。孝廉獨欣然。始詢細君以女至之狀。答曰。自婢死。人心惶惑。搖搖如懸旌。又未悉君之吉凶。日夕縈念。昨日侵晨。忽有雙輿止於庭。謂僕曰。郎未歸。新婦來矣。妾出覲。則母女也。其母先陳婚約。次為妾言君事本末。暴詳且曰。郎亦將返。我女從茲累若矣。語畢即行。妾實不解其何自。正恍恍間。而君果至。孝廉亦述其異。因曰。此殆紅線者流。渠既去。吾事濟矣。閱五日。女果攜二僮。負兩革囊以夜歸。入室笑曰。幸不辱命。罪人皆得。啟其一。則吳夫婦之首。并婢子顱骨俱還。驚詢之。女曰。妾易男兒妝。從此間夜出。即往從賊游。盡得其詳。則皆里中無賴。與郎君有隙者。非積盜也。惟吳夫婦久居濟上。以禦人聞於時。號稱吳一椎。馬娘子凶暴異常。近因官司嚴捕。遁跡於此。羣小依之。遂謀鬻身為內應。而君乃受其荼毒。妾知其實。究未悉渠魁之所在。因以劍術動羣賊。浼其接引。俱大悅。即令一賊導妾至一墳莊。則吳與馬及二僮共歡飲。妾試之以劍。三冠皆墮。二僮力白。知為君家人。始攜之完趙。不然亦斃於劍下矣。二僮乃述如君之神勇。眾為咋舌。爭視之。玉貌昂藏。雖香閨之秀實。不啻萬夫之雄。咸悅服。女又啟一囊。珠玉充牣。則不徒家之故物。即盜之積蓄。亦攜同歸。眾益踴躍。孝廉欲齎首赴官。且報諸盜名。女曰。不可令人知妾。且君今日亦當使反側予自安。孝廉遂止。僅以其首祭婢。並所乘之駒。而

後瘞之涵側曰。此亦足當溺器矣。後兩日有人報官。言殺死無姓名三人於某村。官以為盜。而不知真盜已獲也。孝廉始與女合卺。及寢。女笑謂之曰。向從姊言。君今夕能無惑哉。孝廉深服其智。時已孟秋。孝廉以場期甚迫。遂不赴京。唯使人訪問顧母之所在。踪兆俱渺。詢之女。亦靦然不答。數月後。偶過鄰邑。遇一顧姓。問以女母。詰之。并舉女之乳名。愕然曰。是此某之從妹也。先季父狩獵山中。邂逅一婦。曉長而貌美。且孔武有力。遂悅之。相攜以歸。結為伉儷。期年生一女。即阿惜。嗣因親族喋喋。婦怒。化為野熊。負女而去。今計阿惜之年。殆十有七歲矣。君之所遇。得無是耶。孝廉見其脗合。乃大喜。要以至家。使以兄妹禮見女。女亦不拒。阿惜自是始識父家。時一歸寧。兩姓竟成姻戚。乃孝廉自遭三敗。壯心頓灰。不復干預人事。人亦知其室有劍仙。懼不再逞。此故明天啟五年事也。孝廉至國初。猶鬚髮皓然而精神矍鑠。每語人曰。馬援傳不可不讀。

外史氏曰。太史公游俠一傳。悞盡多少偉人。究不若馬伏波畫虎一語。如晨鍾棒喝。令人猛省。孝廉以少年多事。屢遭挫辱。使非得遇仙人。其不類狗也幾希。孝廉之武勇且然。矧夫爾勇伊何者耶。

畫廊

昔有行旅數人。長途跋涉。偶經一廢寺。小憩其中。殿宇皆傾圮。瞿曇之像亦約畧而知。惟兩廊屹立。煥然如新。壁間繪事絕精。而皆奇詭不可測。眾厯觀之。有美婦人濃妝跨虎者。有粉骷髏艷服對鏡者。有縛少年於桐柱而剗其心肝者。有梓男子於火牀而烙其手足者。有以金針剔丈夫之目者。有以紡線紉良人之耳者。有女首蛇身。雙雙而糾纏一雄者。有獅面狼牙。耽耽而訥逐一雌者。其衣冠者。俱挽首帖受。其中幘者。率意氣自得。他如剝膚吸髓。剗肉舐癰。不能悉數。錯雜紛沓。盈壁皆然。不識為何人所創。客中有好事者。欲窮其異。適有士人在側。因詢之。答曰。此廢寺也。已百年。予生也晚。莫能深知。但聞之長者云。寺建於故明正德年間。有一空上人。即其始卓錫者也。募於邑中巨族。凡三年。始竣其工。寺成。親繪其像於壁。見者攢眉。香火因此以寥落。僧徒皆歸咎於上人。上人太息曰。迷者不悟。徒費婆心。老衲深受其荼毒。故以筆代舌。言之最悉。今竟衰如充耳。可奈何。眾以其僧也。乃有親厯之說。不禁曰笑。上人曰。若輩疑我耶。是本有因。予三世以前為貴官。廉隅自飭。而聲色猶未能遠。因一愛姬之故。誤出人死罪。以致投閒。及歸田後。又過聽姬言。強預一訟事。致遭剝面之辱。雖心竊銜之。然當其至前。一笑回嗔。至死而不悟。再世為書生。悅一隣女。渠亦目挑而手語之。在苒遂與之私。夜無虛夕。斷喪過多。遂患瘍瘡。不起。牀褥之間。猶以情詞往來。未及予死。早已

別嫁。予亦齋恨而亡。今世為僧。其始則非僧也。童年隨父遠涉江湖。邂逅一女鬼。相隨不去。亦既油枯燈燼。賴吾師以葯投之。甫得更生。又以雷震其妖。頓化骷髏如白雪。因悟而從師。苦修三十載。禪定之中。照見本來。歷歷如此。因以為愛河之寶筏。慈海之梁津。既彼岸莫登。予亦從此逝矣。言已。散其徒眾。以錫掛鉢而行。瀕行。以水一盂。徧噴兩廊。祝曰。寺無百年。廊宜不朽。人不回頭。畫難罷手。遂飄然自去。去後。有他僧思新刹。惡此阿堵。欲去之。鋏鋤交加。堅如鐵壁。百方莫能毀。乃廢而不修。又百餘載。毫無漫滅。非佛力而何。眾聞士人言。靡不三嘆。及出寺門。天已薄暮。因倉皇就道。後不再過其地。竟不知廊之所終。

外史氏曰。禍水厲階。自古為烈。歷覽載籍。輒為寒心。有國者且然。有家者猶細事也。然而大則殞命亡軀。小亦敗名虧節。可不慎乎。吾鄉有一巨家。擁資數萬。累世單傳。至某幼失怙恃。親族魚肉視之。賴老僕夫婦克相主人。得以成立。年十六。即為舉姻。內人頗有殊色。琴瑟甚調。未免過於操縵。日漸羸尪。老僕深以為憂。甲午夏。某患時疫。病暴危。僕為延某名醫療治之。既得汗矣。醫囑曰。郎君先天既弱。後天復虧。今值大汗之餘。真元盡失。宜謹戒色慾。方可有為。不然弗可救。僕如其言。奉主婦出居某家。躬親藥餌。加意調攝。不三日。即杖而起。乃某正屆壯年。不耐岑寂。舉目言笑。無與為歡。遂不信醫言。而思婦不置。初猶

忤悒於牀第。繼乃見之於形聲。輒自作主。使人迎婦歸。僕沮之。怒且訶曰。若欲使我離異耶。僕不得已。逆主婦復還。深慮債事。因命老妻伴宿。實邏守。夜分。二榻使之各寢其一。然後明燭默坐。目不交睫。如是者三夕。防閑可謂慎密矣。某不得少縱。乃竊與婦謀。買酒市脯。徧犒諸侍者。而尤力勸僕之妻。不覺沉醉。昏睡無知。及醒。則驚駭已在被底矣。力爭之。方始異牀。未及平明。舊疾大作。一日上視。血色盡枯。急延醫至診之。大驚曰。房勞不慎。內生邪風。疾不可為矣。竟不立方。嘆息而去。僕不敢斥主婦。惟怒其妻曰。予使苦守郎君。今何至此。耶。因槌之流血。而某竟以此不起。甫一晝夜而卒。家資瓜分於族姓。婦亦他適。僕每與人言及此。輒流涕曰。使先主人不血食。予之過也。聞者盡為惻然。又有宋姓行六者。服役於州郡。為人牛馬走。有年矣。故鄉妻孥棄之如遺。年六旬。積有餘貲。又復納妾。未三月而喪其明。主人擯斥於外。同列亦多不齒。年餘貧居一室。無可聊生。僚僕為之語曰。六娘子不狂。六阿公不盲。傳之以為笑柄。此二事皆近所聞。因妄以論語語。改數字以著戒曰。及其病也。血氣未復。戒之在色。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色。嗟嗟病老。固不可不戒。未病未老者。顧可漫不知戒耶。

竊妻

廣州西南鄉有異姓兄弟兩人。甲讀書而乙行賈。乙善居積。故甲貧而乙富。乙周其不足。甲甚感之。以為管鮑不啻也。一日。乙為西國友招至漢口。代司出入。計非三四年不得歸。遂以家事托甲。臨行置酒為別。并令妻出見。以伯呼之。甲睨之。艷麗絕人。不禁心為之動。席間強作莊容。乙頗爽直。不之疑。乙去後。甲時至其家。謬為殷勤。久之。往來頗密。顧未有間可乘也。凡乙寄歸竹報。皆由甲處轉遞。甲因心計一計。習作乙書。以旅中不便。托甲陪妻偕來漢口。乙妻以思夫念切。倍信為真。遂偕至香港。附舟而行。詎意甲所往者福州。非漢口也。既至。甲先上岸訪尋。回舟告乙妻曰。尊夫殊大誤事。渠於半月前已往天津購貨。約至歲杪可回。爾我只得暫住此待之。遂賃屋南台居焉。寓中挑以微詞。人以游語。竟與之私。一住年餘。乙妻問夫何日可至。則百端支吾。乙妻漸知其詐。而孤身異鄉。絕無一人可告語。含忍而已。甲妻自甲去後。屢得乙信。信中未及其妻到否之事。心甚疑之。因托人至香港探問。其人固鄉愚。適數月前有船至漢口。中途被溺者。遽以為甲所乘。即是舟也。回告甲妻。甲妻素蕩。本不能獨守空牀。既得惡耗。遂琵琶別抱矣。乙以家中久無消息。頗不可解。適西國友人令其往福州索銀。將便道歸里。偶至南台作狹邪遊。忽遊車中。見倚門一婦。貌類其妻。回盼數回。神狀舉止皆酷肖。心疑焉。因命輿人暫停。遂於其左右覓一小茶寮。啜茗。問隣左。係何處人。答以

自粵中來未久。旋睹一人。携物入門。審視之。甲也。心知有異。即喚集數友。入門詰問。則甲知事露。已從後門逸去。乙妻自房中出見。悲喜愧交集。直訴其故。乙備詢顛末。知妻誤墮術中。非其罪也。連呼恨恨。以甲為非人。控官究追。而甲已遠矣。

外史氏曰。余嘗謂文人之無行。有甚於負販者。以其積慮之精密也。然入其室而不見其妻。甲之謀人。正甲之為己謀耳。孰謂報施之或爽哉。

螢窗異草三編序

夫古人不朽有三立德立功終以立言儒者著書立說必上觀千古下觀千古動有關於世道人心非徒逞才華於淹博已也余以為文章根性情而出者也至不獲著書立說論議古今策畫時事而抒寫抑鬱之氣成小說家言則其性情大抵憂思多而歡樂少愁苦常而所愉暫積其憂思愁苦以寓言十九而行文之時又不欲直寫怨憤必借徑於風華綺麗之詞是其經營於楮墨間者固非若伸紙疾書之所為矣故歷一生之歲月以有著述乘著述之餘閒以成異史其書每不可多得而是編乃裒集眾多至不獲割愛將與留仙之志異隨園之神怪灤陽槐西之著錄後先頡頏則其他著作直等身耳使披閱者必卒讀其書盡帙而後快是非窮目力於數日之間亦幾幾愛不忍釋矣故爰誌數語以為序

同治甲子仁和許康甫識於武林之微雲仙館

螢窗異草三編目錄

卷一 唐城隍

智媼

挑繡

田一桂

瀋陽女子

晉陽生

春雲

折獄

隔江樓

談易狐

田再春

卷二 宜織

道鉤

奇遇

繡鳥

輿中人

龐眉叟

詩妖

變鬼

續念秧

生生袋

窺井

巨蠟

梅異

童子杰

卷三 楊秋娥

笑案

戲言

銷魂獄

訟疫

秦吉了

龍陽君

苑公

銀箏

董文遇

馬元芳

瓢下賊

卷四 蛇媒

續五通

玉洞珠經

阿玉

鬥蟋蟀

狐判官

鍾鼎

鬼無類

秋露纖雲

蕭翠樓

盧京

蘇瑁

藝文異草三編卷一

長白浩歌子著 武陵隨園老人評

唐城隍

中州某郡有城隍神。頗著靈佑。初不知厥姓為唐也。夏月某日。相傳為神誕辰。數百里之人。莫不竭蹶奔走。祠設一。甚修廣。一時祈者。禳者。償願者。賽神者。雜遝而來。香烟絡繹。寶炬蟬聯。前之人。甫熟於鼎。後之人。早拔而去之。跪者。弗克跪。跪則人。踴其肩。叩者。不遑叩。叩則人。涉其頂。男子。長揖。婦人。斂衽。擁塞不得前者。惟望神座首肯而已。且廟以外。陳百貨。演雜劇。人更流連不去。以故行者。擁背。立者。側足。氣虛成雲。汗揮致雨。郡外近郭。有翁以酒為業。而茶亦類及之。每值其期。恆有儒士一人。潔衣而美儀。造肆獨酌。酌已。繼之以茗。輒竟日盤桓於此。如是者。經旬。往來將闌。是人亦絕迹不至。明歲又如之。決不失時。翁心驚之。迨叩其姓。則曰。唐氏。日漸狎熟。間與翁談時事。及古今典籍。皆極淹貫。翁故少讀書。且樂於為善。語次。兩相愛重。每娓娓不休。一日。翁少飲。薄醉。其人適來。乃以言挑之曰。視君狀貌。自是城市中。人。曾游膠庠者。適日。郡中祀神。大舉勝會。珠繡眩目。笙樂聒耳。莫不奔赴恐後。而君翻遊於郊外。沽飲茅柴。且過此旬日。又將一別經年。老夫惑之。敢請其故。其人聞翁言。忽太息曰。緣

止此乎。良有數在。予固非人。即郡神也。此數日之行。蓋為避竄之計。豈真效平原十日飲耶。
翁訝其言。疑其戲已。因詰曰。人以神之靈。趨蹌殿庭。耗散物力。所以為神壽。而神乃棄之出。
遊。豈辨香而來者。意皆不識乎。人神雖殊。不越於理。君不可以欺羸老之人。神笑曰。予何欺
也。人與神之相感。要在一誠。不在草履菜皮。雜以壇胥。而後謂之馨香也。即如翁之明處。每
值會日。輒於無人之處。泥首者三。又何嘗親詣壇壝。予始降若以福哉。翁聞神言至此。色然
而駭。蓋翁以肆事之人。因感神庇。每如此。而人未知也。因信其真神。將起跪拜。神止之曰。居。
吾當語翁。夫子之遁跡於斯。實有所不能耐也。來者既多。託款至者不盡。據誠冥冥之中。既
已洞鑒。而此曹之嘈雜擾攘。大潰男女之防。并廢公私之務。觀之更有所不忍。況村野之夫。
值炎暑之日。汗出如蒸。衣濕如澣。以經年不濯之垢。鬱積而升。縱薰以荀令之香。聞者亦罔
不掩鼻。兼之入喉三寸。酒蒜之臭猶存。果腹崇朝。殺食之性漸化。當稠衆之中。口不能緘。鬻
不能掩。氤氳而米者。大抵皆是也。將何以堪。言未畢。翁亦粲然曰。是誠有之。神曰。未也。是猶
可耐者。最惡婦人女子。不守閨閭之訓。以焚香為神可媚。以頂禮為福可邀。塗粉施朱。莊嚴
其外相。而適足以誣淫。覲妝極服。蠲潔具儀容。而不免於藏垢升階。入殿瞻像。褰帷以五尺
之軀。隱難言之垢。白髮之婆。猶可恕。綠鬟之媛。最堪憎。共度良宵。詎免春藏玉洞。未絕天笑。

難保月浸鴻溝神之所懼者尤在於此而村姑田婦衣麻紵之裙衫清嬰兒之溲便骸垢莫
浴足齋不脫其暗香之習習又與向之男子夾雜而迭作蓋惟木偶者能堪之有像即有神
人且避之惟恐不啻豈神獨能安享哉因謂翁曰翁有善心壽當再歷十稔念故舊之情必
令急脚相召東廡一判爾時當更易其中即翁之坐地也言已出白金一錠曰以此償連日
酒值但為我宣播此語予實受若之賜且凡有廟而神者亦錫若以福矣翁猶有所干請轉
瞬竟失其所在

外史氏曰偏是閨閣中人專好尋神入廟而不虞神之攢眉已久也至於舉大會賽大社
則呼姨喚姊引女隨孃攘攘而來者直不知其幾千百輩無論芋蘿西子或蒙不潔即此
陰濁之氣妖治之形早令明明正直之神屏息而避之於以還福不慕難乎昔京西有異
僧斷二石礎晨則登絕高之峯自崖而推之徑達其麓已乃下而掇石再登再推操縱終
日人因號之曰魔而欽其道行者來者接踵僧於丈夫猶見禮獨至巾幗者流則慢罵曰
沒家法露面出頭直供妄男子看殺耳豈真為老僧哉味僧之言可知神之於此更有惻
然於中者不止臭之不堪相逐也已

智媼

舊傳。燕南有一媼。不知何許人。蓋富家也。附近有劇盜聚黨十數。覩其晝夜入其家。時媼已就寢。風聞人言盜首與已同鄉井。且少失其父母。遂坦然無懼。披衣起。將親逆之。聆其履聲。知至戶外。乃操土音呼其子曰。兒曹何貪睡至此。若舅來。竟不一迎耶。盜聞而駭。意猶未深信。媼已自出。涕泣而言曰。數年不晤弟。已魁然丈夫。奈何不一念姊。今夕始來相視哉。語竟掩面歔歔。悲不自勝。儼若骨肉重聚者。盜為之動容。因曰。弟少不肖。早背椿萱。不知有姊。非敢忽然相忘。媼又曰。弟幼時。予猶歸寧。後從汝姊夫遠出至此。遂不得近。豈意恬恃。皆棄弟仙逝。弟已成。立如此耶。言已大慟。盜竟信為實然。勸慰至再。隨媼入室。媼命婢煎燭。盜復出約束其衆曰。此予之姊家。非路人也。慎勿騷擾。乃命盡屯於外。媼心竊喜。又呼其子出見。舅其子知為盜。舉股栗。不得已而參謁之。盜笑曰。甥皆長成。姊真厚福人也。媼又命子婦出參舅翁。時媼之中子方授室。新妝出拜。恍若一家人。盜亦自忘其盜。惟曰。不知吾甥嘉禮。舅竟未備一芹。將如之何。因呼從盜。以一簍入。傾囊出珠十粒。以為答拜之儀。媼固辭。而後命婦拜受。亟命其子治筵款舅。大搞其從者。子已心安。家又素裕。吐嗟。素筵立辦。媼與盜對酌。絮談鄉俗。咸中肯綮。盜益信為同胞。醉飽始去。瀕行。媼曰。姊家幸有餘積。弟如乏用。數百金不妨將去。盜大笑曰。弟已白手游四海。反來耗姊家物耶。徑行。媼與子送之門外。呼嘯而返。是

日也。姬家自飲饌而外。未嘗少失錙銖。舉室慶幸。亦不敢以告人。越數日。盜又夜至。以千金置姬榻上。曰。以此為姊壽。累表弱弟之誠。姬不復辭。盜又贈甥及甥婦金幣釵釧。約值數百緡。厚資僕婢。大肆揮霍。復與媼子歡飲。達旦而後去。自是習以為常。每至。輒有餽遺。姬家益富人。固不及知。抑且不及料也。媼又囑盜為己庇蔭。盜予以一劍。曰。綠林之豪。見此當無敢犯者。姬大悅。後年餘。盜遠行出掠。姬與子謀。徙其家於晉。蓋慮盜之貽累也。及遷於河東。植此劍於寢戶。有小盜夜入。見之。輒咋舌不敢肆虐。自是數年無盜患。信乎。姬之智。實絕天壤。而非人所能及也。

外史氏曰。指鷹準為鵲鴝。化荆棘為棠棣。非憑此一副急湊。實以天性動之也。夫盜必甚黠。豈甘為姬所籠絡。而姬之籠絡。一本於人情。盜即自悟。非親亦不忍發下面皮。況姬有以預知其家事。而言之切中乎。故姬之智。既不可及。而所以行其智者。尤不可及。

挑繡

長洲諸生。鄒大任。年僅弱冠。美風姿。貌白皙。而性驕愚。呶呶一室中。牝牡不知。時藝文字。外無所曉。同袍咸笑之。一日如市。見有逆女者。簫鼓喧闐。賓從絡繹。茫然莫解其故。以詢友。友給之曰。兄不識耶。此郡中某家初得官。誇示於人也。生信而不疑。且素以功名為念。欣然尾

之住。至其門。見新婿奠雁御輪。儀節繁縟。心竊好之。久立而不去。已而彩輿復出。哄然啟行。微聞第中有悲泣聲。生乃鼓掌大噱曰。此亦大好事。何戚為。觀者胥怪而相顧。生殊不自覺。翌日復出。遇送喪者。其狀頗髣髴。而哭益哀。生愈不平。謂人曰。當喜而戚。此行必近不祥。聞者無不捧腹。其呆率多類此。庚午夏。讀書於某寺。其地近山。素多魅。寺僧不勝其擾。皆徙去。同人以生痴。故憊憑使居之。生亦罔知所懼。入其室。蛛網罩戶。蝠糞盈階。生洒掃而處之。足不窺園。其讀益苦。居三日。殊無他異。同人以為痴福。遂不復勸徙。乃生自居寺中。每夜讀輒聞有笑聲。生亦不顧。數夕後。天氣炎熱。生袒褐就月執卷而讀之。曼聲長吟。深宵不輟。俄而闐然作響。院門闢矣。生愕然四顧。則二婦人新妝如畫圖。均衣薄縠。各執白紗小扇。颼然竟入。生不以為意。誦如故。二婦逼近生身。戲以纖指撫其肌。笑曰。個而郎體固如玉哉。言之似甚垂涎。生若不聞。讀倍亟。二婦捫捫良久。見生漠然。反皺手抱慚而退。出門忽不見。生亦莫之訝。祇曰。山寺夜深。何來女娘。指爪且尖瘦。令人頗不耐。言已掩卷欲寢。旋又聞人聲。其音姣細。笑曰。予未視郎寢。未入則一女子。年可二八。綠鬟微鬆。紅腮帶艷。白身無寸縷。掩笑立於生前。生視之。容如花綻。膚若脂凝。亦冥然不為動念。但笑曰。汝效彌衡。以清白之軀。傲我乎。予體亦非不潔者。因將已視與之對立。皎然如雙舞之鶴。女反羞縮。障面自返。自語曰。若

人只合偶痴鬼。當令挑繡來。生言笑自若。徐徐着袴曰。白雪之白。究不如白玉之白。拂榻就枕。了無怖畏。其愚誠不可及。詰朝無訪戴者。生仍安於肄業。及昏。驟雨滂沱。砌下水深尺許。生方篝燈展卷。復聞笑語。紛然曰。予等送痴婦來伴痴郎。幸勿再勞壁謝。生於燈下瞻視。則客夕二婦更偕數人。前女子亦在其中。則既衣裳楚楚矣。衆擁一少艾者。近生曰。以此為若婦。若願之子。生亦莫之拒。反詰曰。婦之說予。殊不解。衆曰。達道之三。非夫婦耶。生即取書翻閱一周。恍然曰。是誠有之。予為夫而渠為婦。其此之謂歟。衆因哄堂大笑曰。然。生遽呼少艾為婦。絕無所虞。惟曰。予正讀書。欲究臣子之道。夫婦之義。尚未暇及。學不躐等。汝曹可仍將婦去。衆不聽。嚶嚶一聲。青衣數輩自外入。肆筵設席。強生與少艾並肩坐。飲以合卺之杯。綰以同心之帶。生熟覩少艾容光如珠玉之潤。體態若花柳之妍。心頗愛好。慨然曰。得婦如此。於願足矣。少艾亦絕嬌痴。毫無覲覲色。時以美目灼灼然顧生。且笑曰。予夫忒無賴。予身幾被看殺。又語衆曰。予夫即若夫。胡不均此一杯羹。而使我一人獨享耶。衆皆笑不能仰。大禮已成。衆始列坐。浮白痛飲。諧謔甚歡。生與少艾獨以白眼相看。四目交注。不飲亦不食。吃吃。慈笑而已。衆呼少艾為挑繡。生亦呼之。杯斝之側。猶以一卷自隨。時復咕嚕曰。夫婦之義。予當與繡共參之。須臾二鼓。衆皆半酣。起曰。新人夫婦當合歡。我輩且退。遂紛紛俱出。旋有二

人復返曰。小兒女未諳情事。予得代為操持。乃為生展衾褥。牽二人衣。使皆登榻。以手撫其枕曰。今夕共此。明年抱子矣。語畢。含笑而去。疾雨烈風。亦不知其安往。生與繡並頭而眠。寃未解床第之事。上少即起曰。夫婦有別。予不可以無禮。乃向東而坐。繡聞生言。亦起西向而坐。瞑目存息。莫通片語。倦極思睡。倚壁鼾然。曉甫交。而東方明矣。蟲飛蠅動。眾又早至。入見生繡垂頭對坐。形如土木偶。不禁失笑曰。蚩蚩者。果無情耶。繡見眾入。即起離榻。欲從之。返曰。悶殺阿奴。與夫處。固不若與姊戲也。眾又粲然曰。婢子亦太憨。生汝已有夫。從予歸。將奚為。繡乃垂涕不已。嚶嚶作小兒啼。眾匿笑。為之整妝。事畢自去。繡自是在生室中。日為生繕衣履。主饗殮。論茗煮酒。迄無倦容。暇則掘土和泥。學為兒戲。絕不類閨閣成人。其所作多玩器。瓶彝樽鼎。巧擅人工。亦未卜其所用。生並不詰。誦讀如常。而自與繡處。雖盛暑未嘗露臂。相對如賓。繡亦如之。夜即共卧一榻。而東西異向。恆虛其中。如是者數夕。未及於私。生固寒士家。惟寡嫂因僦居於外。旬日一歸。省視出。即遭友於途。詢生近業。生遽曰。兄宜為我賀。學有長進。邇來又悟得夫婦也。一句意義。友驚問之。歷歷敷陳。不少諱。友素與人忠。亟曰。此係鬼狐。能為人禍者。君宜速避之。生猶未達。惟應曰。諾。遂不復往嫂處。適歸寺中。入室。即謂繡曰。友言婦為鬼狐。其信乎。繡炯炯相視。無一言。生取書證之。至鬼神無形與聲。大恚曰。友

誤我此固有形與聲者。又讀至狐狸食之。益恚曰。友欺我。此固不能啖人者。因不復信。友與繡處如故。乃自此友皆與間。相約偕來。以覘其異。入所居。繡適不在內。以詰生。生又詳言之。友乃堅請一見。生曰。適往後園移花。少頃即來矣。未幾果至。以紅巾覆首。貯花于衽。珊珊而未衆。晚之。神仙中人也。繡見客。絕不驚避。委花地上。路坐而以手植之。旁若無人。衆見其衣有縫。其形有影。且不匿跡銷聲。亦不敢臆定為異類。坐談至夕。繡亦不時入齋。但不與客交言中饋之事。固其所司也。客去而兩人相歡。仍如往日。友有善謔者。一日謂生曰。兄與尊嫂處亦同衾處否。答曰。未也。友笑曰。奚為不同。生曰。予讀內則七年。男女不同席。席且不同。况衾乎。友蹶然曰。嘻。君誤矣。夫婦非男女比也。詩不云乎。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不同衾。胡為怨其獨旦。耶。生即莊容謝曰。謹受教。歸而謀諸婦曰。友令我與子同衾。子其勿辭。繡亦無難色。第詢曰。書有之乎。生曰。書不言。而詩則有之。盡信書。固不若信詩也。是夕遂合被而寢。而衣纓各未去。身轉側殊多不便。生晨起。即詣友處相告曰。過聽子言。使我永夕不能寐。友詢之以狀對友。又笑曰。同衾而不去衣。猶異衾耳。子馬能寐。生駭然曰。衣可去乎。何居乎。未之前聞也。友因給之曰。子不善讀書。宜其愚也。孟子曰。爾為爾。我為我。袒裼裸裎於我側。故由由然與之偕。袒裼等字。皆去衣之謂。不知是寤能由由偕寐乎。生亦笑曰。寤是則雖字與馬能

句皆衍文耶。友亦忍笑答之曰。是矣。生遂深信不疑。遇他事歸。已昏曉。不及閱書。又謀諸繡白。友令我衣與子同衾。其可乎。繡始有難色。又詢以書言若何。生歎曰。讀書而不明句讀。從前皆浪擲居諸。微友言。吾不知也。乃強繡盡解其衣。登牀覆衾。而寐。臍肌交擁。神魂蕩然。遂熟睡達旦。明日遇友。即謝曰。君言不誣。黑甜鄉予既近之矣。友曰。恐子未近溫柔鄉也。生復訝曰。溫柔鄉猶有異乎。友乃緬陳居室之道。生聞之。津津入耳。惟曰。夫婦大倫。若此者。無乃褻甚。友笑曰。君又未讀易矣。大傳有云。夫婦媾精。兒女化生。不然。子之先祀且幾斬。生懼然揖曰。僕甚愚。見不及此。非僕也。敢專承之。其自祖父以上。咸承吾友之賜。言訖。茫茫然歸。友又為之絕倒。生入寺。天猶未夕。即又謀之婦。便共寢。繡曰。晝可寐乎。生曰。晝眠夕寐。眠與寐可也。繡從之。生如友教。甫一合。而繡即呻吟欲起。奔避曰。君今者殊不懷好意。予不再與夫處矣。生又堅持之。繡不勝其創。泣然淚下。生素未覩此狀。惻然不忍。力少縱。而繡逸。生裸逐之。倏忽不見。方杲立。而他友適來。見即大笑曰。是何形狀。生正色答曰。予欲與婦媾精。以延先人一脈。此亦倫常中要務。君何哂為。友不禁鼓掌。強之入室。俟其衣而後坐談。既晦。乃去。生既失婦。不勝懊悶。比及漏下。前之眾婦復來。擁繡入門。笑曰。若我家妮子。情實不甘。生朗然應曰。昔未婦子。汝為政。今已婦子。我為政。不甘將如何。婦皆喜曰。痴兒亦甚強項。乃

並力納繡於榻。顧謂生曰：「遁逃者既已還，君再遁，勿予問也。」釋手而退。生闔戶解衣，欲與繡狎。繡退，且不敢復近。生強之，鵲血啼紅，倍極呻楚。迨至芙蓉露下，夫婦俱有味乎其中。生乃怡然曰：「予今日乃識此真樂，自是無虛夕。」繡亦漸入佳境，不再如向之推拒矣。生既與繡為歡，自謂佳趣，遇人輒道之。聞者皆目笑，偶詣嫂處，言之甚詳。嫂之兄適在座，艷然色變，曰：「是何言也？」生笑曰：「事無不可對人言，豈嫂獨不可談耶？」竟恬然不以為怪。後因繡有娠，謀徙於家。繡令生盡將所作者移歸。嫂見之，大驚，曰：「子家宛若奩具，乃如是之豐。」繡亦不慙。嬉戲如故，而事嫂維謹。明年，繡舉一子，家益赤貧。繡命生以泥器如市，索價甚昂。嫂又以為病狂。生至暮，竟携千金以歸，而貨猶未售其半。始大驚視之，乃古銅也。嫂由是奇繡，而生與婦亦不再痴。連舉三雄，家益巨富。處五年，繡忽辭去，曰：「夙緣已滿，當別矣。」生驚詢其故，答曰：「妾非人，實鬼也。生前以痴故，見棄於人，鬱鬱以死。賴諸姊妹以術授予，漸覺聰穎，而痴情猶未盡絕。因以冥數與君配合，今將轉輪往生富貴家，望君勿以妾為念。生詰其何所，俯而不答。顰眉曰：「再來人似不必相識，輾轉而歿，化為淡烟以逝。生思之不置，乃以三子屬其嫂，遂於湖湘間不復言娶。究不知為繡作合者，為鬼為狐，每以未及問繡為憾。」

外史氏曰：痴者天全，以其痴絕無所欲也。故雖艷質當前，淫妖觸目，而彼無見無聞，具此

質地可以仙。可以佛。並可以聖賢。所全不亦大哉。乃自燕朋失志。導以情關。後遂不能復。如此之友。最能壞人心術。切宜遠之。在人以為救痴之藥石。予以為禍生之疾痰。良不可不辯。

隨園老人曰。刻畫痴狀。筆筆如生。而一管寫二痴人。尤擅絕技。吾每望而畏之。

田一桂

田一桂。大梁人。父為洛中陶朱。至一桂始中。哀然猶擁萬金之產。里中單寒之族。莫敢望一桂。幼失所怙。惟母在。為聘於同邑巨家。岳盧姓。女名四娘。天姿綽約人也。一桂年十七。即行親迎。四娘色既殊。尤兼饒機智。當新婚之夕。即心竊計曰。富室之兒。驕傲性成。非有以縛束之。少縱即逝矣。於是溫柔旖旎之中。別寓峭厲稜角之意。拒之而不峻。拒予之而不輕。予覩規之餘。微加以色笑。柔順之內。隱示以端嚴。而或推或挽。忽送忽迎。女兒情性。令人不可捉摸。只此一夕。丈夫之氣既奪已。三朝廟見。婉婉倍於尋常。且善窺姑意。候其喜怒。察其心情。視寒燠。潔飲食。孝婦之名以著。又善處戚族間。無纖毫失禮。人因賀一桂為得賢助。獨是當閨帷之地。操縱良多。自花燭以後。晝遇一桂。從不以笑語相通。行必異路。居必異席。若反目者。然及夫寢門已閉。一室燕私。一桂言或涉邪。則必正色規戒。責其輕浮。甚至泣下沾襟。自

嗟薄命。抑且裳衣無自解之時。粉澤無輕沾之日。任席甫就。笑面即無。衾枕雖同。羞容時有。較之結褵之始。殆有甚焉。至一桂絕望欲寢。則又絮談家事。故攪其眠。隻轉腰肢。陰破其睡。洎乎蝶夢難成。花枝欲戲。又必強而後可。而繾綣之下。倍極綢繆。柳既宛轉迎風。雲更低徊。戀雨。一顰一笑。盡態極妍。使一桂得之不易。舍之實難。其顛倒于情中。不可言喻。四娘又善於修飾。每以晨省為名。盥濯絕早。恒呼一桂與之偕。既起。令坐於側。觀其梳裹。間或使之掠鬢。或役之簪花。雖不必代畫眉。而朱粉之濃淡。釵鈿之高低。無不含笑與商。及昏。復如之。益窮艷冶。髻則散挽濃雲。更添膏澤。容則淺勻膩玉。另染鉛華。雖不副拜六珈。從未慵妝草草。至此。必命一桂捧鏡於前。已乃徘徊顧影。值深宵密室之中。當銀燭金缸之側。見此麗人。遇此韻事。即以宋廣平當之。鐵石心未能不動。况一桂乎。以故房帷之愛。惟恐不深。積漸而尾大不掉。四娘之威。乃日肆。初一桂之迎娶也。契友祝希年曾戒之曰。婦人女子。所以挾制其夫者。以色故也。君少年不免好色。但莊以莊之。正以率之。可以無患。若狎暱無忌。則婦綱將倒置矣。一桂不能從。彌月後。以事觸怒四娘。面有爪痕。祝見之。即笑曰。好色者。果不免此。向從予言。何至於此。一桂殊不介意。歸且以之語四娘。四娘甚恚。適祝來過訪。一桂呼茶。四娘以飴和椒塗其頰。使婢餽客。祝不知。徑啜之。吻若膠黏。且麻不可耐。及視其器。始悟四娘

怪其言。將使學周廟金人三緘其口耳。大笑而去。後亦不再嘵嘵。未幾。一桂之母卒。四娘執喪既畢。乃自言曰。吾無蒸梨之小過。渠即欲出之。無名矣。由是益橫。一日。以烹調失節。遽怒一桂。突以羹碗擲之。曰。田舍郎。乃以草具食我佳人耶。一桂幸未被傷。嗣是庖人之職。恒親臨之。而稍有不潔不甘。四娘輒取以飼犬。兼碎其盛。且自此四娘之室。數夕不容軒卧矣。一桂甚懼。惴惴焉。惟慮或撓其怒。然遇脫輻之頃。猶常反唇相詆。未遑至俯首帖耳也。四娘每不平。以為籠絡未至。復借端與之爭。自茲竟不再與言。及夕亦納之。不至如前之閉門。一桂心竊喜。及入室中。早已別設一榻。以朱繩界之。偏懸和鸞。一觸之。却洋洋盈耳。復命婢值宿廊廡。有聲。則告警。不言。則告婢。亦莫敢不承。四娘既安置。一桂託乃自明燭。晚妝倍加塗澤。蘭膏之氣。盈室襲人。及寢。復較前放曠。蓮花換辦。不必燈昏。玉樹流輝。何須月皎。繡帶。有親鬆之日。錦衾有緩覆之時。此皆數年伉儷。未經閱歷者。一旦遇之。當亦情不自禁。無如鴛鴦枕畔。白刃雙橫。凜不可犯。四娘又怒。自言曰。予既拚此弱質。倘無恥者。鑽穴踰牆。縱不戕其生命。亦必殘其肌膚。誓不再與薄倖兒同眠。此榻一桂備聞其言。不禁恒怯。雖搖目蕩心。無敢妄動。隨分獨眠。轉側未安。四娘忽若驚覺。伏枕偏觀。曰。鈴似有故。予不可疎於防閑。竟不索衣而起。繞室巡行。其所以射入卧者之目。而隱以動之者。當非一肌一容已。一桂果大動。

亟起而就之。視其腕則森森霜鏹。猶然在握。遂懼不能復前。既而見其復卧。且嘆曰。遭際狂夫。使我心恫。不然。值此良宵。斯時可以同夢矣。言已。似有款款之聲。一桂因以怨艾。反不答。四娘而自咎。無何。夜風入牖。鐸韻微敲。戶外即羣呼曰。室中有寇。一桂亦不覺失笑。四娘仍前周視良久始眠。又戒羣婢曰。人行則鈴必大震。小警固不必告也。但宜醒睡。勿偷安犯之。桂無算。姪皆敬諾。四娘徑滅燭熟寐。益料其夫無斬關之勇也。如是三夕。一桂不能復耐。俟其巡視。即長跪於闕中。哀懇曰。予知罪矣。盡實我使得同衾乎。四娘弗之顧。一桂俯伏不起。詞益卑。漸至於流涕。四娘益其誠服。乃數之曰。若以男子而凌虐一女流。曷能與若抗衡也。如欲復合。非從予三事不可。一桂請其說。四娘曰。予性不耐繁言。但能無動手。無動足。且無動口而已。予豈多求耶。一桂究不能解。四娘始為剖晰曰。若夙昔亦既帖服。獨恨若怒。即弗恤耳。嗣後小枝則受大杖。弗走。無挽戈奪戟之心。呼之即前。麾之不退。無突圍破陣之念。至于齒牙之際。為害無多。唾面可以自乾。惡聲不容或反。果能兢業如斯。且老死而後已。予當不念前愆。收若同榻。否則此生不必奢望。一桂唯唯受命。堅以自矢。四娘乃語婢使退。盡撤其懸引。一桂與同寢處。是夜極意款洽。一桂樂甚。譬之枵腹之夫。忽遇閭門大嚼。噉爾蹴爾。又何能不受不肖哉。自此奉法惟謹。小有所犯。四娘即呼婢答之。固強忍不嘶也。四娘或加

意辱之。亦跣步弗移也。呼之為牛。不敢應之。以馬。誓之終日。不敢覆之。片言而巾幘之勢。益張。衣冠之氣盡。極其流極。不可問矣。一夕。四娘以事怒一婢。縛之於楹。以雄狸寘其檻中。而痛毆此狸。狸怒。以爪傷婢股間。及私處。幾無完膚。血流至足。褶袴盡殷。婢號呼。惟求速死。一桂不忍。從旁解以婉言。四娘益忿。遽褫此婢之視。冒于一桂之首。狼籍面目。餘血沾濡。一桂弗能堪。究不敢與較。亦含笑受之。翌日出。過其從弟。情訴之。弟因戲曰。嫂之性淫。兄必欲報復之。必也枕席而後可。一桂遂赧然不語。四娘聞之。輒笑曰。我固水也。何奴火攻。真出下策矣。是夕。仍與一桂異榻。防禦如前。已亦不再妝飾。洗粉滌朱。儼如嫠婦。及卧。恒以線密縫其衣。至旦而後去之。且曰。渠敢輕戲我。我豈若渠家小娘子。終夜而無饜足者。守貞經月。一桂不能近身。而又密於防閑。晝禁遠游。夜慮潛遁。一桂遂大窘。托故少出。又以告弟。弟毅然曰。兄無深慮。待弟親往說之。徑詣嫂處。見四娘即太息。俄又長笑。四娘喻其意。佯問之曰。叔何前悲而後愉也。叔曰。予聞兄嫂異處。宗祀將斬。心是以悲。詰曰。然則何為而笑乎。叔曰。予不揣欲為吾兄置妾。而虞阿嫂弗容。今嫂既不再當夕。可以成吾之志。能無喜也。四娘忽笑謝曰。得叔如此。田氏之幸也。但宜早為之。何兄急不能待矣。言已。徑以他事相語。色甚溫和。弟退而大悅。即言於兄。且以重金為覓妾。旬日得之一桂。初猶首鼠。四娘反正言。慫恿以勸其

成。及迎妾入門。四娘忽覩妝受禮。堅令侍坐于旁。一桂諦觀其新孔嘉。究遜其舊遠甚。獨值飢渴之餘。蜀不可望。而思罷得之。亦甚欣慰。乃四娘親起。引妾入室。使更衣。周身皆易以新者。衾褥薪然。即命同居於內寢。不以側室相處。一桂不可。則曰。予以退閒明日。即以家政相屬。使即居此。容予長齋繡佛。亦人生一大快事。若不必故為撫諫。一桂雖疑之。而得其洗心嚮道。亦如去背上之芒。遂溫語數四。四娘曰。予倦矣。若不必在此絮絮。徑起下帷。解衣安寢。而故留燭不息。以俟其至。夜未半。一桂果來。蓋艱難納妾。如獲百朋。及緩其衣。扣氣味如鮑魚之腥。而下體尤甚。既不可堪。比入衾裯。又復如是。一桂不禁欲嘔。亦不及詢妾裸體而奔室內。別無床。因就四娘而獨處其醒也。披帷伺之。鼻息宛然。亟啟其衾而入。覺溫香如薰蘭麝。撫其體。又柔膩絕無寸絲。情不能禁。將潛押之。狼狽。瞋若驚寤。大詫曰。予有利劍。賊何膽巨如此。一桂因白曰。予四娘笑曰。若何無厭至是。豈新花向雨。又肯寬此枯枝耶。殊令人莫解。一桂乃以實告。四娘曰。予既微聞之。但思薰以百合。蜨螂亦或可抱耳。微哂而罷。亦不甚拒。第一桂欲為歡。則辭曰。予以淫為人譏。萬不敢再萌邪念。暮夜倉卒。容他半榻。亦過矣。他事決難奉命。一桂不從。以力相強。四娘始容納之。而久別新婚。不獨一桂醉心。四娘亦情蕩。惟所納之妾。握此長宵。亦覺床榻有穢氣。知為正室所算。垂泣而已。無敢言也。晨起。一桂欲

遣妾四娘止之曰。如斯穢物。烏能別嫁。將凍餒死矣。予家猶或可容耳。因纔其華衣。命主滌
廁之事。少情。即以鞭扑隨之。妾遂無復人面。四娘與一桂。歡好如初。而法之峻厲猶昔。一桂
失新。猶幸得舊。亦以天命自安。數日後。弟來省兄嫂。一桂適他出。四娘與叔語。偶詢及於妾。
四娘即紿之曰。承叔作合。新人頗得意。但思家不置。須叔一臨慰之。叔信之。應曰。諾。有頃。叔
歸。四娘隨以詰婢。誑指曰。此即如君之室也。叔乃頓憶嫂言。命婢導以入。中甚黑暗。忽有婦
人自內出。面目黧黑。衣更藍縷。視之即兄所納之妾。駭而致詢。妾未及答。四娘俄自外掩入。
詈叔曰。若以誘我。若何淫盜兄之妾耶。叔大慚。趨出。四娘遂毒毆其妾。使招姦狀。妾不能支。
竟誣服。一桂返。四娘以為言。且命妾證之。一桂怒。竟絕其弟。妾亦轉售於人。以是和四娘之
留妾。正所以魚肉其叔也。明年。四娘忽抱恙。往再床褥。竟以不起。而值屬續之時。猶力疾自
起對鏡。一桂在旁。偶不謹。即以鏡投之。呼曰。天乎不仁。何死我四娘。使懦男子得志也。言未
及終。嘔血升餘而卒。亡年祇二十有六焉。婢嫗之畏威者。甫敢言其隱事。蓋四娘賜妾衣衾。
皆以魚腥曝乾。為細屑散置綿中。而錦繡襦袴。倍加增益。侍者皆見其製作。第不敢告人耳。
一桂既釋重負。旋即續膠。亦里中巨家女貌。既遠遊。深又同然。一桂習於懼。又懦。不能爭。亦
鬱鬱而死。希年之婢。實出於田。每舉其概。以告主。希年又曾分杯羹。知之最切。以故里人哄

傳其詳如此。噫。四娘其女中操莽乎。何弄夫於股掌之上。而不可測度也。

外史氏曰。天下好內之人。未有不懼內者。維其好之。故人得以中之也。漢成不納歌者。何以燕啄皇孫。唐高不嬖才人。何以武穆事作。以天子之威。不能行於宮闈。要皆好之一念。致之耳。況夫人生授室。非當情實。初。即值寒窗久寡。其欲之也。汲汲矣。故其始也。寤寐反側。其既也。琴瑟鐘鼓。由是婦不必才。而以為才。婦不必美。而以為美。即以孟光道韞語之。彼固笑而未信焉。既寵而未能不驕。既愛而未能不縱。婦必以敵體為詞。夫又以如賓可法。其初小有言。隱忍受之。其後大無禮。度量包之。而獅子之吼可試。牝雞之晨無妨。已。時或難堪於衆。矚之地。有觸於羞惡之心。未嘗不忿而思逞。少戢其咆哮之威。無如婦怨已深。夫情已動。黃昏人靜。難當紛界啼痕。黑夜燈殘。詎敵簧生巧舌。於斯時也。男兒之剛腸已軟。能不折五斗之腰。女子之熱氣頻添。能使屈千金之膝。已而嬌嗔少減。被底猶侍。割雞戚然已迴。枕邊尚須插血。諍曰。夫婦之恨。不隔宿。非婦之無恨也。實夫之不敢恨也。其險阻艱難。有如此者。其孰敢輕於嘗試也哉。是以訶責擯斥。不甘於父兄師長者。獨忍於室內之佳人。姍笑怒罵。姑聽諸鄉黨州閭者。專媚此閨中之少婦。苟具肺肝。何以至是。原其弊。惟好之深。故愛之切。愛之切。故懼之也。亦深。不必玉鞭香溫。惟慮迷桃源之路。不

必花愁柳怨。祇憂閉月夜之門。那以小信小忠。卿獨憐我。更有扶賢扶貴。我最違卿。迨至理繡窗。前小試鴛鴦之毒手。漸且合歡床。上痛遭鬼母之沉椎。麟夢無徵。庭堅不祀。金斯有詠。周姥羞聞。全軍既已盡覆。捲土詎敢重來。然使才美盡如四娘。懼之猶可解也。獨奈何遠避四娘者。而亦愛之如一桂。懼之如一桂也耶。

潘陽女子

潘陽一女子。年甫及笄。貌美而且崇於狐。攝其精氣。日漸羸。父母甚憂之。郡中有趙三公。精於驅邪之術。自言得之仙傳。其法以銀鐵五枚。以次刺病者手爪。甫及其拇。怪即哀號求。生與之約。而後縱之。無敢再犯。疾亦尋愈。趙故世家子。且樂於為人療治。絲粒無所取。行之有年。人益重而趨之。女父耳其名。具卑禮延之至家。乃趙未入室。怪即附女體。言笑自若。謂人曰。久聞趙三爺。今日姑面試之。趙聞而恚。排闥直入。曰。死老魅。既知趙某。當速避。女作狐言曰。敬來觀君絕技。何避為。趙益怒。曾詢家人。知怪之與女稱姊妹。稔其為雌。遽出針來刺女子手。貫其一指。血出如濡。女猶呻吟而笑曰。技止此乎。余固無恙也。趙愕然。知其非常。復貫其二女色變。似不能堪。而盛氣猶未相下。趙又取針。將貫其三。不禁大睨曰。予與若無郤。今何故欲斃予命。趙笑曰。若既惜命。何祟人。不顧而針。猶未貫革。女即宛轉哀鳴曰。予不敢。

矣。趙曰：不敢當去。女發諸趙，令設誓。始去其針，室中猶聞狐語曰：「可惜，可惜，徑去女亦仆。」趙語女父，使延醫療，以藥餌已，遂退。踰年，女既痊，可。趙有子未婚，徧閱都城，無一當意者。因於病室見女，以為佳婦，乃倩水馬。女父感其舊德，欣然許諾。親成禮，伉儷甚歡。翁姑亦甚愉悅。未及旬日，女疾又作，且發狂，倍於曩昔。嚙趙子肌，無完膚。趙適他往，家人莫可如何。乃閉諸其室。及趙歸，聞而笑曰：「日為人驅賊，今賊反入吾室矣。」亟往治之。女見趙，怒目如炬，嫖罵曰：「死老畜，若遣我去，乃以女歸汝家耶？予情實不甘，縱死，不容汝得歸。」趙頗內慙，乃溫言遣之曰：「汝有誓在，口血未乾，何自背之？」女慙跳如故。且醜詆曰：「汝欲去釜底燼餘耳，不然，天下多女子，何獨屬意於若人？」趙因大恚，治之以術。女三指血殷，誓猶不輟。趙忿然作色，取針刺其無名指。女方斂戰曰：「予知汝矣，幸宥我。」趙思怪絕悍，且患在室中，必剪滅而後已。遂叱曰：「汝反覆無信，今日決斃汝命，不少貸。」女百口求生，嚶嚶惟呼趙三爺。誓不再犯。趙毅然弗恤，又以針貫其五女髮，盡上豎，張目直視。大詬曰：「五百年基業，壞於崇朝。」趙三真狠心，毅然為鬼，亦不容汝。言訖，三踊而踣。趙亟命人索之，得牝狐於積薪之處，巨如初生之犢，毛已蒼黑，針在其右爪口吻盡赤而死矣。趙令僮其革，以藥醫女。女乃復初。第自行法以來，未嘗殺一物，今以子婦故而斃此狐，心實怏怏。因未幾，遂病漸無起色。狐又不時來牖外涕泣而誓作。

鬼聲向趙索命。家人恐怖。不敢宵行。趙愈危。狐亦愈縱。室中財賄無故自亡。笥內裳衣無故自燬。延及於所藏券契。聚成煨燼。若以馮驩自居者。而狐既為鬼。鬼又為狐。趙術亦窮於所試矣。無何趙卒。又崇其子。子亦亡。家緣日以消耗。熒熒姑媳。至今猶存。則已貧無立錫之地。人每述而歎息之。

外史氏曰。趙不為子納婦。狐必不敢復逞。妖由人興。實由心生也。以公始以私終。而又恃法以祛之。狐不死。固不甘心。狐即死。寧肯瞑目哉。泊然寡營。神欽鬼伏。又何畏乎。知鬼之狐。更何思夫死狐之鬼。

晉陽生

晉陽生者。其始非即晉陽人也。乃翁宦游於太原。納妾得子。取古人以地名。名之意。而字之曰晉陽生。生既生於晉。育於晉。飲晉之泉。食晉之粟。聲音笑貌。遂無一非晉。即晉人亦或忘其非晉矣。年甫十二。而父歿。以未秩。且薄於宦囊。遂不能歸。因家於晉之榆次。而寄籍焉。生性佻達。不嗜書。及長。輒出與無賴游。母不能禁。乃出私蓄百金。使販子他省。命之曰。汝父官位雖卑。亦宦也。汝今弱冠。未授有室。余心竊憂之。第我異鄉人。此數恐不能得婦。今以與兒。權其子母。如費三倍。可也。歸為汝納聘。不然。將繇此一世矣。兒宜好為之言。已為之治裝。遣

之行。生承母命。欣然發軔。里人有顧二者。舊曾貿易於京。因與偕往。生意在得婦。每事斂束。無少縱。顧怪之。叩曰。若素豪爽。今何拘拘若守財虜。豈真以慈命為重耶。生覲然答曰。否否。予母將以予金為余娶婦。而慮其不敷。故遣予賈。以勸好事。若出而浪費。致少贏餘。則寒窗之寡。將不止於十年。吾故慎之。顧既得其詳。陡生校計。乃撫掌笑曰。迂哉子也。吾未聞臨渴掘井。而能速飲者。以子之年。正當撫而有室。今乃長途跋涉。冀得蠅頭。以圖鴛侶。子恐元霜未搗。潘鬻將星。老去劉郎。誰能以桃花付汝乎。生瞿然。亟請其說。顧曰。子以微金往謀重利。縱使糶賤販貴。不過什一而止耳。若欲倍之。必俟十稔而後可。子能待之乎。生鑿鑿曰。不能。子將何以教我。顧曰。子之志在伉儷。原無望作富家翁。何為徒取勞瘁。距此數日程。其地為清風店。實多佳麗。且娶一婦。祇需數十金。衣飾一惟子命。子至彼處。擇其可者而聘之。婚而後歸。儼有家室。不愈於長途之役役耶。生信其言。乃大喜曰。早我十年婚嫁者。吾子也。若從母言。幾誤予事。遂益與顧謀。終日津津不離齒頰。非姻事弗言。比至其地。顧止生於傳舍。不令窺戶。已乃與熟識者聚飲於市。日晡始反命。報生曰。事諧矣。某家有女。色絕麗。予浼所親與其父母言。約以六十金為聘。釵釧衣裾。數在外。以子在客。即贅於其家。彌月後偕返。故里。敬俟吾子金諾。佳期當訂在明宵。生喜甚。亟起拜謝。如其數以予之。惟求一面以安寸心。

顧惘然曰。誰家閨閣。竟使路人輕窺哉。予以麗人許兄。豈其相誑者。生遂不復言。顧懷金去。有頃。引一人來。年甫成童。貌極姣好。云是若人之弟。生熟觀之。心神飛越。與之歡然。講禮訂約而別。顧笑謂生曰。摩厲以須。其姊之美。尤遠勝其弟也。生益信之。再拜而謝。翌日。顧又令生出數金。為市衾褥。斬然一新。生之所存。遂十無其一矣。至夕。顧先以卧具在。然後引生同行。既至。視之屋宇低矮。而修整異常。生既初涉江湖。絕不知其為狎邪處。入門。即有翁媪承遞呼生為貴客。而不以壻稱。生以其土俗不之疑。欲執子婿禮。翁媪皆固辭。延入室中。酒馔羅案。顧少座即行。謂生曰。明晨敬來扶頭。今夕尚未敢相溷。生亦不解所云。挽留弗住。歸即束裝。乘夕北遁。杳不知其所之矣。生送顧返室。翁媪亦避去。旋有美婦人。炫服靚妝。年可二旬餘。掩笑自外入。生以為妻之姊妹。揖避而後坐。婦獻酬自若。狂蕩不類良家。生始疑酒酣婦以美目盼生。備極狎昵。生對之反覺汗顏。呆坐如木雞。婦遂時時竊笑。已而漏下三鼓。婦不言歸。生漸不能耐。遽起曰。翁媪安在。敢請新娘子。即此合歡。婦笑曰。家無姊妹。即妾是已。即猶未知耶。生驚愕曰。若一婦人。齒且長。烏足以當此。婦曰。章台之柳。適與為佳。君何過於苛求。生大恚曰。予以八十金娶婦。不可以此言相戲。婦亦正色曰。闕金五星。尚在于袖。君何以此言誣我。生始悟其落局。厲呼翁媪。寂無應者。婦乃笑曰。郎毋躁。事或有由。此地南北通。

衢如妾等錢樹子。不可枚舉。今晨君友辱臨。言君客途寂寞。無以為歡。命妾相伴。一宵明早即行。從無婚媾之約。况妾自有夫。又誰敢以綠巾移贈哉。生又問翁媼何人。婦曰。皆君友澆來承應者。君友既去。渠亦潛歸。實不知其馬住。生益驚。不再詢婦。隻身而奔。及歸。旅邸視之。室中一空。顧不見。再趨婦所。門已下鍵。不獨美人化為彩雲。并己之衾枕餘貲。俱已携歸別岫矣。生乃大恚。而諸人姓名舉所未悉。因思顧必赴京。盡躡其蹤。追襲之。庶得而甘心焉。於是奮不顧身。宵行十數里。天已達曙。倦極小憩道旁。忽見一蹇叟。僕被蹠蹠而來。瞥觀生貌。若其驚異者。遽顧之言曰。不肖子。乃竟在此耶。生聞之怒甚。將飽以老拳。而念其毫不忍發。惟瞠目注之。叟操西音曰。汝之橫逆猶昔耶。雖然。子之腸幾為汝斷矣。語已泣下。生覺有異。遂偽為悚懼。拱立不言。叟又慢罵曰。畜產無須喬致。可從予赴省。代紀肆務。明歲與汝偕歸。生審為誤認。乃委蛇從之。故為追悔之狀。代叟控衛。徐步而前。叟心悅於路。絮談家政。囑囑若父子。生本晉音。叟故不疑而生。遂謂他人父矣。迨至保定。止於北門之錢肆。生於此已得其詳。蓋叟亦顧姓。世為平陽富家。生子游蕩。屢戒不悛。父逐之於外。三易春秋。思之綦切。而竟弗歸。前遭生於途。耳目口鼻無一不酷肖亡人。遂目為己子。而復收之。携歸肆中。寢食與共。生亦狡獪。更乘機附合之。遂無人識為它姓子。居半載。叟得家郵讀之。色甚不平。閱日。呼

生至寢室與以三百金語之曰汝岳近有信來言汝數年不復將以女他適汝今可亟歸以金與汝母畢汝姻事俟明春再來經理吾視汝醇謹勝前慎勿再萌故態則家門之厚幸也言訖又出寸玉曰榆次有汝從兄行二名某者嚮因汝浪游族中公議以渠承嗣今汝既在膝下可以此書覆之亦係要務汝勿憚於馳驅生一一領諾聆其從兄之名實即所偕之顧二私心竊喜又兩日辭叟啟行即策叟之前驢仍就故道途次自計曰欲歸叟家而不捨在金且慮春光或洩勢難存身因決意從里行及邑境距家僅百里雨驟驢不得前乃止於村舍主人出見客衣冠樸實面有怒容及與生為禮又極盡東道情生心惑之主人辭入即聞閨中詢言曰渠既薄行今得此人盡可夫也有間主人復出謂生曰聆君土音實吾桑梓似此青年曾諧鳳卜否生不欲詰平陽因答以無主人大悅曰婿在是矣亟入以一襲出啟之衣雖韋布皆新製甫成者主人言曰家有息女貌頗不陋欲以待奉巾櫛幸勿峻拒生驚喜出意外畧為推遜遂以壻禮見翁主人曰本宜少緩俟擇吉期但為匪人所紿嘉禮濡遲至今貽笑鄉里心所不甘請即以今夕成好合遂以衣衣婿生亦不辭主人又馳召戚族備邀鄉黨鼓樂旋集花燭頓興生恍惚如夢而究不得其所以見字之由比入青廬女有殊色而齒微長於生及夜定情兩相歡洽女忽長歎詣生曰予不意失顧而又得顧也時生猶冒叟姓

女固云然。生正懷疑。因詰之。女曰。妾自彌歲。已許字君之同姓行二者。其人久出。為商。前歲一歸。又不完娶。父促之。顧反怨。客夕有書來。言將在京娶婦。徑絕妾婚。父甚怒。適君辱臨。遂毅然成此好事。豈非天哉。生遽叩顧居址。即前所偕者。乃慨然曰。冥漠中良有鬼神耶。何不爽之若是。女亦驚詢之。生以實告。遂相對歎惋不已。由是琴瑟甚調。彌月後。女請於父母。從生歸。拜姑。婦皆許之。生遂以驢載妻。而自徒步以控之。不一日。徑抵其家。率妻見母。舉室皆驚。生乃歷述所遭。無不額手稱慶。女事姑以孝。處室以和。且善自塗澤。年雖長而罔覺其長。生又以叟書致顧家。大夫所望。後三年。生以事至太原。遇顧于稠人中。見生負慙。即欲避去。生呼而止之曰。顧二兄。別來無恙。何遂無故人情耶。顧不得已。與生見。謝其欺罔之罪。生握手大笑曰。兩憾俱有人代平。吾於君復何尤。顧驚詰其故。生借市肆與之言。悉陳顛末。顧面赤汗淫。良久歎曰。蒼蒼者。誠不可欺。因言其季父某。貴于保定。有子失而復得。不謂即君也。客歲又寓書來。言逋者仍逋。且以重金潛逃。因此致疾而死。嚮本議予為繼。及得弟。遂毀成言。今歲叔亡。予適出外。乃以遠族承其祀。此中殆有天意焉。叔所遺簿籍有云。白金三百。與子。所某君之所得。其即是歟。曩不識我負者。叔償今。又知予棄者。子娶矣。生因為之鼓掌。既而念叟之恩。不覺流涕。乃與顧約。事畢。迂道過平陽。哭拜於其塚。并謁顧媼。以母

事之家人環矚儼一顧叟之子也。及歸，生又強顧至家，妝妻出見顧，大慙遁去。生自是折節讀書，後以選拔佐某縣。夫婦竟以稀壽偕老。

外史氏曰：顧之苑不奇而生之報則奇，然亦天實為之，非人之所能及也。向使以生見欺，遠歸所損不過百金，而宵人終不免得志。今竟以此報復，使知失金得金，失婦得婦，而金即顧之金，婦即顧之婦，有不爽然自失者哉！而勾詐之風，其亦可以少息矣。亦以見天之報施正自不爽。

春雲

沔陽之北有畢應霖者，少失怙恃，依其叔居。其性敏捷，不甚苦讀，而詞章詩賦綽有可觀。人以為鍾靈使然。某年季秋，與人游菊圃，眾皆對花命酒，惟畢素戒於天，乃設竹爐於花深處，探其落英，和以芥片，坐而品之。一時茶香花氣，別具會心。醉翁故不及知也。畢正流覽，未已，吟興欲發，忽一人短筇扶體徐徐而來，迫視之，眉霜鬢雪，古朴衣冠，隱然高年逸士。知其非常人，起立拱俟。叟笑謂畢曰：「衆人皆醉而獨醒，即君品必不俗。」乃以杖橈地曰：「龍鍾之人，不能為禮，請復居。」聊當班荆。少頃，玉屑遂振衣先坐，畢亦席地與談。甫叩姓氏，叟即笑曰：「雅人相值，不宜絮絮俗事。雞羣之鶴，鳴必驚人。」幸即賜觀佳篇，以洗老耳。其他非所願聞，畢唯唯。

遜謝而值技養之餘。不容自秘。因請命題。雙指畦邊二種目之曰。此亦東籬之美人也。菊詩之作。代有名家。恐易落人窠臼。如此香艷。敢請各賦一律。何如。畢亦微笑曰。翁之意甚善。但隱逸當前。憐及脂粉。究慮未能免俗。乃今西苑菊曰。不共五湖游。偏逢三徑秋。露凝歸浣洗。烟罩捧心愁。吳苑香何在。莊園艷獨留。近來添傲骨。無復舞腰柔。又咏楊妃菊曰。忽訪陶彭澤。因慙李謫仙。亭中原。瑞酒籬畔且偷眠。月映殘妝懶。風迴睡態偏。倘逢新雨露。絕似浴溫泉。詩成。叟大悅。遽起以掌撲畢肩曰。真吾家快婿也。言已。忽不見。畢大驚。自謂遇鬼。踉蹌而歸。茗碗茶鐺。狼藉於地。弗顧也。衆方大噱。見其倉皇失措。駭聞之。喘汗以告。衆猶笑而未信。畢又自誦所作。衆始悚然。以為地近荒僻。且懼且疑。竟不及盡歡而散。畢歸亦不敢言。越數日。畢之姊忽病。自鄰邑使人來告。叔命畢往省之。至姊家。信宿淹留。俟姊小愈。始得歸。則已旬餘日矣。及至家。其叔適在堂上。見即訶之曰。牲畜少長。便不由老夫作主。婚嫁大事。竟不以聞。何復來面我耶。遠操巨杖。從之。畢驚而却走。其叔母自屏後出。勸止之。畢乃匍匐請命。叔猶恨恨。怒詈不已。叔母因語畢曰。自汝出門。斯逝不返。汝叔頗疑之。昨者薄暮。有老嫗送新婦至家。登堂展拜。予夫婦驚詢其由。嫗自言。陸姓。其主翁居近村。悅汝聰穎。以女字汝。成婚已旬日。因思汝歸。故先送新婦來。汝懼叔責。遲遲始至。迨言訖。遂自去。汝果今日還足徵。

不誣新婦已留室中可證也。畢愕然乃力爭之。叔母即呼曰：若婿來矣。春雲胡不出見耶？俄見一女子，新妝炫目，亦出自屏後，置身含羞，立於叔母座側。畢脫之，麗容雅齒，玉潤花妍。目中實罕其匹。心大動，竊念事必有由。若明言指證，叔性素暴，必拒絕而不容，是自棄其佳偶也。盡姑承之。至夕，所詰可知。遂伏地自誣曰：誠有是事。因翁命，萬不獲辭，不告之罪，百口莫追。惟叔念昔先人寬兒重責，何敢置辯。叔母乃大笑曰：予固謂春雲不我欺也。於是向叔闢說，叔究忿怒，命召東廁數小屋，析畢使居之，徑擲杖於地，拂袖而出。畢不敢違命。叔母又慫恿之，令往糞除。閱時告竣，畢遂偕新婦移居東偏。叔母又遣一媼一婢代供十指。一切器具咸資焉。蓋春雲初至，叔母甚愛之，納為己女，故呼以名。而勸其事，殷殷然不能已。至暮又餽晚飧。俟夫婦食訖，婢媼乃告白而去。既夕，人定，畢始語女曰：與若家素昧平生，未稔宅第所向，今忽矯稱婚媾，加我以不白之冤，誠所不解。女聞畢言，赧然者久之。徐曰：此大人之命，妾實不能與知語。已背燭而坐，不復有言。畢青年未偶，頗不能自制。三問莫對，不復詰。徑強之就榻下，帷歡好。交合之際，流丹浹席，則固處子也。畢見女甚苦，鑿柄乃戲曰：豈有花燭經旬而猶威蕤未啟者？足徵子之善誑矣。女亦微笑而終不肯言。晨起，闢戶視院中，什物堆積，幾無隙地。蓋即女家贈嫁者。竟莫解其所自來。畢以詢女，仍不答。唯唯指揮婢媼，室中鋪設一

新。凡叔母所賜者。概令璧還。曰。新婦家。已自將來。無重煩慈顏。憐然也。畢。會麗質。且年少。罔知畏忌。反覺欣然。獨其叔父母深憂之。疑為妖異。因走伴詣其姊家。并就近村偵訪。姊家言。畢稽遲之故。及攀留日期。與畢初言。脗合。且近村亦無陸姓富家。益大懼。究亦無可如何。居數日。女白於畢。將歸甯。畢諾之。兼欲偕往。女亦許之。詰朝。有肩輿二乘。止於門前。曰。前村陸翁來迎春娘子。並新郎君者。幸即行。畢欲告其叔父母。女力止。乃各乘一輿。悄然命駕。畢本思竊跡其異。而輿中嚴密。莫克闚觀。不知行幾里許。已抵其處。輿止而不前。畢始寧。帷瞻之。則已嵯峨插天。巉巖俯地。已息於萬山之中。不禁大駭。而諦觀之下。鳥啼花落。林木蔚然。又似別有佳境。甫少安。及視翁之門。第日蔽雲連。壯麗不可名狀。女先降輿。招畢同入。畢趨趨從之。應門無丈夫。惟童子數人。披髮垂髻。年約舞象。見女即笑。逆曰。阿姊來矣。翁與諸姊皆凝望。女令先入告。乃與畢握腕徐行。重門內外。茂樹千霄。且蒼鬱。日光莫入。再進。則疎竹倚牆。幽蘭盈砌。奇花數百本。概莫能舉其名。人未至。眠獨即驚起。隔花繞柳。吠聲與鈴韻相雜。女因笑曰。去幾何時。狗子竟不我識耶。及至廳廡。翁早扶杖出迎。視其狀貌。即菊畦相遇之叟也。被服赫奕。迴殊曠者。童子擁之降階。且揖且笑曰。吾家快婿果來乎。老夫唯慮若不至耳。畢憶往事。頓覺震悚。勉以壻禮見。然已跼蹐不勝。忽聞畫屏之側。嬌音羣噪。似有人鼓

掌曰。姊昔謂市井小兒俗態可掬。今新婿竟如何耶。言已。一堂粲然。畢頗有慚色。矚之麗人四五。貌皆亞於女。而妖冶過之。叟揖婿升階。且謝曰。鄰家諸猶女。何雲之姊妹也。素相嘲謔。幸勿怪。又叱諸女曰。嘉客初至。而喧笑如斯。何不遜之甚。衆始斂容。擁女入內。叟與婿坐談。畢視堂上金玉交輝。而布置亦絕閑雅。第懷疑懼。終不自安。叟乃自白曰。若勿駭異。老夫實孤仙。居此千五百年矣。愛女擇婿。每難其人。遙望貴鄉。其氣森秀。應有吉士生其間。故往訪之。前見郎君。嘖名臨風。儼然芝蘭玉樹。翹然於荊棘之中。更聆瑤章。字珠句玉。老夫心竊依慕。歸與阿雲謀。乃作狡獪。結此良姻。非有所徇於若也。語竟。又謝欺罔。叟雖鑿鑿剖陳。畢仍憂怖於內。因強起申謝。力求先歸。叟不懌。晒曰。詎有遠謁泰山。而無杯勺之敬者。言次。麝蘭遙發。諸女復出。叟一一指曰。此為艷雲。膩雲等。皆吾族也。又指一人曰。此名春柳。本他族。偏處於此。今已拜于膝下矣。畢稍稍目之。見其個儻風流。別具丰韻。頗為之意釋。有頃。諸童供饌肴核。雜陳。叟親起觴。婿畢以不能飲固辭。乃命別設醴酒。使與雲偕坐。唯叟異席相酬。諸女俱列坐於雲側。粉香繚繞。口脂頻吹。畢竟樂而忘返。間與諸女角米爭勝。觥籌相交。竟罔顧叟之在坐。正嬉笑。似聞叟微嘆曰。人不易知。此亦俗不可醫者也。遽起入屏後。不復終禮。頃臾。杯盤狼籍。女與艷雲等亦先去。畢不善飲。雖薄醪早已沉醺。輒與春柳互相嘲戲。

醉中見其貌。猶覺動人。乃以言挑之。笑而弗拒。竊視諸童不在。遂就堂側合焉。較春雲倍覺流動。畢益迷惑。柳因謂畢曰。君固知渠為狐。亦聞妾非其類。但人與狐處不三月。當有死道翁所言。皆給君也。君宜慎之。畢本預懷首鼠。聞柳言。益大恐。乃詰曰。渠固狐。非其類者。豈亦人耶。柳曰。然。妾即居此山下。實人也。因屢為狐祟。勉從歡笑。豈真螟蛉於此哉。畢大喜。謀與偕遁。柳亦首肯。遂同起整衣。相携潛出。叟家寂無知者。轉折而下。約里許。果至其家。茅屋數椽。圓以短籬。雖遠邈叟之所居。畢自樂之。柳將命酒。畢辭以量。遂偃衾褥。覓其餘歡。乃畢自與柳交。小腹隱痛。若以冰雪相沃。初亦不以介意。至是復作。而因愛不能遽捨情事。甫闌覺冷逼丹。田徑透臟腑。遂昏然不復人世。魂既離舍。縷縷如絲。彷彿聞柳笑曰。妖婢不羞。竟能獨擅佳婿耶。畢心甚銜之。又有頃。火光大作。震霄有聲。畢乃恍然。若夢寤。猶未欠伸。耳畔似有人嬌泣曰。予引夫子至此。非予死之而誰咎。又有人嬌嗔曰。薄情郎。固不足恤也。細語嘈雜。畢張目一視。則春雲伏屍而啼。艷雲等亦旋繞于側。畢不覺心忤。且四體慄然。遂復抱慚閉目。女見其更生。取衣與着。因微含愠容數之曰。君以妾為異類。不念舊姻。亦當別求新特。何甘心與鬼為婿。中夜遁逃。自蹈死地。今日非妾父子。即豈能生下此山乎。畢益赧然。衣訖自起。微詰柳之所在。女指巖下。白骨示之曰。此即君之可人也。渠本敬宋時淮南一名妓。因

隨商人至此。偶患心疾。死。即藁葬於此嶺之側。歷年久遠。精魂不消。間出為行旅患。老父慮為妄玷。治之以術。渠乃極口求生。父不忍命。與妻雁行。朝夕相依。春柳之名。亦父之所字也。昨夕嘉會。本不宜令渠干預。但念郎君高雅。必不見惑於淫妖。故亦容之與席。時知竟為所誘。哉。幸父上浼豐隆。擊破其塚。更以丹藥活郎。不然。弗可生也已。語次。畢視其骸。髑髏如雪。益為胆寒。心悸。因啟於女。將復謁翁。以酬德。而謝過。女搖腕曰。翁謂郎有俗骨。不欲再相見。命妾伴君遄歸。勿致叔父母滋惑。言未已。前輿即自來。女與畢仍各乘之。女忽顧謂眾雲曰。妹等少俟。姊當復來矣。畢雖聞之。猶不料其有歸心。輿行絕。俄抵里門。女又招畢同下。把袂而泣曰。郎自此遄歸。父有嚴命。不容再侍裳衣矣。幸自愛。無庸念妾。畢聞驚絕。面無人色。悲咽曰。賴子復活。方期相守白頭。何忽生去志。豈猶以前都為念耶。女曰。不然。老父薑桂之性。在昔已然。自生妾。即期以雅人相配。前見君子。一旦傾心。故不惜百計營求。成此好合。不謂貪俄頃之歡。折百年之偶。竟在此日也。畢知不可挽復。以言激之曰。如卿所論。誠予自貽伊戚。然必有風雅過我者。翁故以此敗盟耳。語未及終。女早色變曰。何來此薄倖之言。豈反不諒妾乎。妾雖迫於父命。終身或可自主。但自入君家。人情詢詭異。所可恃者。唯君耳。今君心又添疑塊。不去。將禍起于衽席矣。前車可鑒。君不賞惑於邪鬼之讒耶。畢語塞。女又嘆。

曰。天壤雖大半。皆未有之王郎。妾即歸。實無他志。然以君之才貌。雖具俗腸。猶鍾秀氣。不可謂非佳配。今既滅裂其命也夫。乃留玉釵為別。兼脫珊瑚指環一隻。曰。以獻叔母。見物庶幾相憶。竟揮淚登輿。去如飄風。瞬息即渺。畢懊喪而返。步及所居。啟局而入。則室皆壁立。不知所自來。亦莫知所自往。惟束古書數卷。於案頭上。黏錦箋一幅。大書九字曰。勸畢郎。宜苦讀。毋過俗。畢因三嘆。往告叔父母。反不為畢弔。而為畢慶。惟其叔母。見環猶深思憶。餘人莫不色喜。女之言。良非無見也。其叔母為議姻。畢不願。而力不獲辭。成婚之夕。忽一急足踵門曰。春娘子。以一緘致郎。君啟讀之。則七言一絕。其詩曰。大雅從來絕世塵。奈何相見即相親。知君俗骨因難換。莫對新人話舊人。畢方咽悵。旋失急所在。自此刻意求雅。談吐襟懷。頓異故昔。龔芝麓先生。蓋嘗稱之。

外史氏曰。雅人深致。近世頗難其人。叟欲止於立談間。得之談何容易也。既已輕擲其珠。旋復亟懷其實。孤之行事。究屬迂疎。況當復交錯。又不開之以體。翁先自失雅道矣。婿寧得有雅士乎。惟其女侃侃數語。不第得婦之正。抑且得雅之真。

折獄

某進士。少登黃甲。年祇十八齡。榜下即授某縣令。雖聖朝有心籲俊。實重任不易仔肩。封

君某心竊憂之。偕以之任。簿書案牘靡不身親。宰唯升座。發行而已。暇更與之講求吏治。指陳弊端。封君固浙中宿儒。兼工刀筆。言之皆中肯綮。宰本素慧。亦積漸能通。茲任周歲。政聲大著。自中丞以下。舉不敢以年少輕之。一日。因公出郭。適遇某大戶之喪。執紼者約數百人。幡幢鼓樂。儀采甚都。舊例吉。克大故。雖上憲亦辟其途。宰因止於道周。以俟其進。一時靈輿既過。其後有孝輿。嬌泣嚶嚶。固即未亡人也。忽值暴風。素帷高揭。婦之衣盡露於外。則斬纓之下。別有紅裳。且色甚新艷。宰瞥見之。心頗疑訝。因命役諮訪。哭於輿者何人。猶不意為其室也。反報則某監生新逝。別無眷屬。輿中人實惟其妻。宰乃大疑。知必有異。呼羣役使沮其行。且命停輿於某寺。以候檢驗。究亦不言其故。乃亡者之戚族。半係巨紳。其次亦無白衣者。聞之愕然。亟面宰哀懇至再。終不聽。惟正色曰。諸公與化者。似非路人。詎忍其死。不以命如不從予相。予寧掛冠歸。誓不再治。是色衆不得已姑聽之。且私議曰。俟無實跡。再當反唇。看此乳臭官。以何面目相見。宰既力止其喪。遂歸告父。封君側首沉思曰。汝能體察吾心甚快。但係巨家。非齊民。不得玩視。倘驗而無傷。便難收拾。必須先探本源。得有確證。然後一發破的。欲明此事。非予親行不可。宰時已有成見。竊謂不然。且不欲勞父。遂止之。封君笑曰。予雖未登仕版。而為民跋扈。亦猶為國馳驅。非一家之私也。汝何阻為。於是易裝。謂卜人秘密出。

署。瀕行。授宰以策。且戒曰。事涉閭閻。勿以一衣之微。而召禍也。宰始悟。一敬從。翌日。遂托疾。不出視事。諸紳聞而大聚。謂宰以兒戲阻喪。既而知悔。因理首銜齋。不改孺子之故智。乃故具公牘。促其出驗。宰竟置若罔聞。越數日。又憂催之。更漠然漠然。有棺不得葬。有穴不得掩。衆皆含憤不平。即署中吏役。及里巷之人。莫不咎宰。事聞太守。不忍嚴檄。姑先馳書切責。欲其謝過於衆紳。宰不引咎。惟稟覆云。云以為人命至重。緩葬無妨。願假旬日。限疾愈。即出相驗。如不得其致死之由。情甘伏此淹留之罪。語直而壯。太守亦解其意。而究以為憂。乃封君周行數日。絕無人訟某死之冤。心亦忐忑。一夕。孤蹤郊外。無所棲身。因借種田之處。小憩。旋有人來。叱問之。封君起與為禮。偽稱異鄉。失足貨卜餬口。路暗不能前進者。其人信之。慨然留宿。廬甚隘。不足以容二人。其人由田主雇倩。為之守望者。亦不敢寐。相與絮談。以消長夜。封君故有心。諮詢不欲或遺。微以言挑之曰。今歲田禾如此。脫遇賢長官。百姓可以無憂。其人忽嘆曰。君勿言此。使我心戚。敝邑數年來。頗遭悍吏之虐。今邑侯年雖甚少。獨能體恤小民。昨入城市。聞將不能久任。後有來者。恐未易克繼美政也。封君聞之心喜。又故詰之。答曰。聆君土音。似與邑侯相近。無敢洩。封君佯答曰。一貴一賤。何論鄉情。予謁之。且若登天。言亦何從洩乎。其人乃曰。我輩皆在草野。言固無礙。某太學者。予之佃主也。甚強壯。聞其

猝死。心頗疑之。及任職喪事。詢其死由。家人皆莫知。惟一小童深知之。私以告予。則太學之妻夙與其內兄有染。內兄適斷絃。思斃其夫。因以嫁之。好事且將成。不意為邑侯所疑。留屍候驗。又不即發。族中覲其巨貲。將羣起與邑侯為難。事果上聞。欲不免官得乎。封君聞至此。不勝私幸。又故為咨嗟曰。是真黎庶無福。但邑侯此舉。究亦不免孟浪。其人大言曰。君誤矣。以予論之。當斷而疑。邑侯實屬畏葸。若破棺出屍。獨探隱處。則秦鏡立照矣。封君益固詰之。其人耳語數四。封君亦鼓掌而笑。遂不再詢。將晨作別。即行。其人又叮囑勿言。封君唯唯。徑返內署。時宰以父冒星霜。又未決公務。寢食俱廢。封君一見即笑曰。痴兒欲作大奸官。何太瘦生也。因備告之。宰得父指。次日即出堂。延至旁午。始簡精細件人。隨往檢驗。且囑曰。予云視汝。即視之。慎毋有誤。件人領諾。既至。諸紳咸在。且不以笑面相迎。宰微哂曰。予為公家洩憤。而反讐予。豈金資不即瓜分耶。語中隱微。衆皆色變。宰坐後。始命啟視。屍已臭腐。不可近。其族多有泣下者。則其怨宰可知。宰亦弗恤。惟聽件人如法細檢。迨至下部。宰遽指曰。視之。件人會意。應手而出。則銀針五寸。血跡猶殷。隱伏于厥具之內。衆乃大譁。靡不匍伏稱謝。至親又號呼。愬冤。宰笑曰。諸公何前倨而後卑。幸無懸懸。死人予已得之矣。因問某亦來否。同聲以對。果在衆中。則其內兄也。視其色如死灰。衆始悟。宰命役拘執。即起出寺。且命殮屍。候

詳。回署。置標一火。票往逮此童。與亡者之妻。薄暮咸集。宰乃當庭研訊。先以嚴刑擬童。童懼。齧吐其實。蓋童故某之腹心。薦於亡者。以遂其私。婦因與之同謀者。也。某日。亡者飲于某家。大醉而返。童扶掖入室。婦即命童縛以革帶。然後自將其親。遽以針刺其具。深入無遺。亡者醉不能支。大吼而卒。童與婦始緩其縛。扶置榻上。以暴疾赴于人。固未及料焉。童既鑿鑿供招。某與婦遂皆伏罪。宰大笑。命褫婦之麻衣。紅裳宛在。諸紳時萃訟庭。罔不髮指。宰又詰婦。則自其夫化後。深慮不祥。時時密着此裳於內。亦不自解何心。豈非天哉。宰更大怒。立命笞之。而後同械於獄。具獻上詳。大吏皆喜。將飛章薦揚。宰嘆曰。辛苦一官。使老父心力俱瘁。殊不成人子。即日。以養告歸。奉父菴里。今其人猶在故鄉。年僅廿五六。而據事論斷。老吏弗如他年重履琴堂。又烏可限量耶。

外史氏曰。此婦必深諳銅人之法。故以鍼奉其夫也。第婦之所悅者。孰愈於此。今乃去之。而不惜。豈以其疲憊不職。因懸鍼以懲之歟。無如人琴俱亡。婦亦隨殞。曾不得與所歡者。仍效金鍼之暗度。則謂賢宰官。眼底紅雲。直是閻摩王堂前孽鏡。當無不可。隨園老人曰。老成持重。年少聰察。喬梓均可以傳。

隔江樓

江南某縣有醫劉姓。失其名。居近江岸。每赴病家。診視獨棹一葉之舟。橫流北渡。恆繫纜於隔江樓下。習以為常。樓故某姓宅後。其家有女曰大姑。此即其妝樓也。嗣因大姑緣念自縊而死。其樓遂閉而不登。劉亦有戒心。不再泊於其地。將數月矣。一夕留飲於病家。酩酊而歸。歸艇徑由樓側。望見江面月光晶瑩一色。不禁喜而長嘯。俄聞樓上低呼曰。劉先生。暮夜始歸哉。劉醉中頓忘之。仰睇樓上。則大姑凭闌獨立。風鬟霧鬋。綽約如生。劉故數視其疾。笑貌聲音。無一不稔。且見樓有燈光。一時恍惚。不復憶其既死。停舟問訊。女以啜茗招之。劉正需此。遂舍水就陸。緣梯而登。女邀之入閨室中。香奩器具陳設如昔。少坐。即親獻茗。瓊飲之。芬馥異常。劉甚悅。女因啟曰。兒家夙費清心。時叨妙劑。既已沒齒不忘。今因瘡塊不消。又成鬼病。一死不堪再死。敢煩良醫。為我療之。劉欣然許諾。而試把其腕。冷如冰。忽焉記其亡化。身在醉鄉。竟不知懼。惟詰曰。人死矣。何猶慮病乎。女曰。然鬼之病。正無異於人之病。第皆生前所積。非由死後所染。如妾以負氣投繯。其氣究盤踞於胸。即其証也。故雖以人醫鬼。實屬以人治人。語次。切視以周。劉為立方。因詢冥中有藥乎。答曰。地藏王。廣施慈惠。立局於枉死城。今已千年矣。於是坐而閒叙。劉談甚豪。偏及九幽風景。女一一敷陳。多異於人世所傳。劉忽戲曰。聞縊死鬼。頗可畏怖。今日見子。何殊不然。女正容答曰。恩義當前。劣形何敢頓現。劉弗

信。迫欲觀之。女終不肯。劉適吸烟在口。遽噴之。且數噴之。女不能耐。呼曰。迫妾驚君。非妾之罪也。語未終。鬼聲哀鳴。劉視之。髮披愁雲。舌垂慘血。帛上懸而腕下綻。目瞪睛突。醜狀百端。不覺驚倒於地。而宿醒解矣。足軟不能步。強起而奔。暗中似有人掖之。甫克下樓。竟不及登舟。卧於蘆花深處。昧爽始甦。浼人操櫂。始得渡江而歸。自此隔江樓下。遂永無問津者。

外史氏曰。鬼者積氣也。宜乎生而氣鬱者。死猶不免於病。非若瘡痍殘疾。長逝既捐其形。夜臺必無呻吟之狀。然則氣之為患。若此。女雖數言不可喚醒。一切哉。

談易狐

天下學宮。率多寬廣。所以安先師也。陝省某郡。廟倍宏敞。其後有樓。屋數楹。棟接甍連。非常壯麗。有狐居之。時時遊行殿廡。朔望洒掃之人。恒見其履迹。咸以為異。其地初無書院。太守某公。始命諸生。於習禮之暇。就此講肄。捐俸構屋。使居於櫺星門外。以便修養。亦崇儒之雅意也。一日。諸生會講經義。列坐于奎樓下。互相辯難。惟至易理深微。罕通奧旨。相與攢眉者。久之。俄聞有人。鼓掌笑。衆驚顧。則一杖者。褐衣草服。年近耄耋。立於諸生坐後。含笑謂曰。諸君才質。皆不凡。惜生於邊地。頗乏師傳。欲明周易。何弗下詢。哀朽。衆大喜。遜之中坐。亦不辭。即舉諸生所疑者。一一剖析之。莫不披竅導窾。且証以名家諸說。滔滔如懸河。衆皆心折。

聞有不平者。又故以古今疑義與之相質。翁復應答如流。始各肅然起敬。願請受為弟子。翁微哂曰。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徑起別去。眾亦散歸已室。自是數日。輒一來。眾又益之。撫謙翁甚悅。悉心指授。漸至晨夕。與其矣。年餘。六文十篆。諸生無弗通曉。惟叩以他經。則辭不敏。偶遇諸生邀飲。必欣然赴招。沉醺始返。忽一夕。月色甚佳。賞心盡醉。欲去。眾力挽之。良久始得脫。緩緩徑入殿後。月下微露其尾。眾大駭。始悟其非人。狐尚不自覺。明日復晤。有尖嘴生請曰。敢問小狐。濟何謂也。翁乃大慙。拂衣振杖而起曰。鴟巢不可育。育將啄其母睛。其諸君子之謂矣。倏不見。後遂不復來。然而府庠諸生。每遇學使者。下車易經一藝。微與宏深。猶能冠河隴諸郎。

外史氏曰。易蘊至深。宣聖嘗韋編三絕。區區一狐。何能竟通大意。要亦性靈不昧。能窺天地間奧。故能識性命精微。蓋猶修行家。獨能悟黃庭南華諸至理也。惜乎青衿挑達。甫見其尾。而即相向鼓唇。以致易道有不東之歎。

田再春

閩商田再春者。瘞死而復生。因號以自警。非其名也。丙子仲秋。余適之於逆旅。為竟夕之談。自述其易名之由。不少諱。再春本名某。販於江湖。孑然一身。無妻孥。亦無昆仲。洒如也。因以

傳舍為居廬以舟車為宅第。往來水陸之區。致貨鉅萬。曾不一歸。而生性能達貌。復白晰。所至恆多穴隙。行且善房中術。從不以涓滴與所歡人。有勸之娶者。輒笑曰。予負人債多矣。若計錙銖而償。為予妻者。恐不任受也。遂決意不復納室。第其為人輕財。任俠。憂人之憂。急人之急。以故多得人歡心。癸酉孟春。商於吳郡。適罹疾疫之災。卧于市廛。病甚危篤。夢一皂衣人鬚毛如蝟。狀若捕差。以巨鍊繫之去。飄然至一衙署。巍赫異常。初未疑為陰司。已而重門洞開。遙見公座有紫衣官吏紛紛抱案牘。從東西側門入。未幾。自內傳呼。不知何語。皂衣人遽牽再春如奔馬。凡歷門限三重。始達廳事。左右執其鍊。令跪于庭堦。竊視堂上貴官十數。皆側坐。好醜不一。中一道者冠雷巾。衣雨衣。狀貌魁梧。勢甚尊貴。每一言。則堂之上下皆聳然聽之。迴視已後。跪者已數十人。頗有熟識。亦未敢遽通片語。跪未久。西向一貴人。虬髯虎面。命檢再春祿籍。即有吏以案進。貴人覽之愕然曰。是未合絕。因起白道者。道者領之命。稽其生平。又有吏以卷呈閱。則盈堂傳視。舉輒然變色而作笑。堂上因大聲呼曰。某再春。匍匐而前。道者怒目叱之曰。汝縱一人之淫慾。致玷百十人之家聲。彼婦之父母翁姑。靡不痛心疾首。汝又狡獪。無物可償。將若何。再春喘慄不能答。東向一貴人起曰。是宜絕其祿。罰使為娼。庶合平允之意。道者曰。不然。凡世人淫債。必報於生前。方可懲一而儆百。若待轉輪之後。

則死者何知。生者何罪。雖娼不如無娼也。吾欲變通其間。諸君必有以處此。衆官皆唯唯。敬謝不敏。道者笑曰。此固無難也。適接直北某城隍申詳。某村有女。貌姸而志潔。因伊獸叔。售為土娼。氣結不食而死。昨已藁葬於郊。吾今行鍊形之法。即以田某代女之身。以旬為期。少償前通。然後仍令更生。不已足以垂戒乎。衆皆難然曰。真君之策誠盡善。但恐汚女名。可若何。道者又笑曰。予自有兩全之術。且必使作惡者顯然涉訟。不難立判。其貞淫寔至重為女累哉。言訖。以黃紙書數字。如符篆。命役火之。和水以喫。再春。再春竦然頓覺膚革充實。前者虛浮如影。今則固結有形矣。然在廊廡之下。竊聞衆議。心甚張皇。未幾堂上又厲聲呼。令聞之。即有數役縛之於筴。反接而去。其勢再春大痛無聲。役又以水喫之。乃復甦。竊視私處。臚肉墳起。則儼然一雌矣。道者即命驅之去。限滿復來。再春遂仍從皂衣人出。因詢以真君果誰。何答曰。許旌陽真人。奉帝旨來主疫政耳。其左列者皆瘟部之神。其右列則冥王也。及出署外。仰視脾額。果勝曰。瘟瘟之府。益大驚。意不欲行。皂衣者又呼二人來。獸首人身。甚可怖畏。以巨椎迫之。乃前。歛急如風。瞬息至一處茅屋。低矮圍以短垣。聆之頗有喧聲。似一老嫗譁曰。汝匿吾人。乃欲以死鬼詐我耶。又有男子聲低曰。渠實不願而死。杯土未乾。予豈誑汝。旋有數男子怒詬曰。既無人。曷償千金。聲乃大哄。皂衣人諦聽曰。是矣。乃以掌擊再春之背。

心遂迷惘。突然徑入。俄聞室中。羣噪曰。錢樹子。故無恙耶。諸老龜當益死矣。皆有喜色。獨一男子。驚惶失措。連呼有鬼。形狀如鬼。奪門而去。衆不顧。竟擁再春以行。視之。男婦數人。舉足悍可懼。已欲言。則有口如喑。不得已而從之。約行數里。至一家土室而次。牆。居甚秋隘。甫入門。再春已能出聲。謂衆曰。我聞之商人。田某也。汝輩何人。胡為致我於此。衆俱驚愕。方將展詢。惟嫗嫗罵曰。此皆若叔所預授。將以怪異賴吾金耳。世豈有女身而負販者。再春聞言。自視則上衣下裳。皆類巾幘。而乃徘徊顧影。既已雲鬟蓬飛。僂首瞻蓮。又復難距。宛若遂不復能置辯。嫗因詢其從違。再春終以為恥。默然弗答。嫗詰之再四。乃怒曰。是尚未知吾威也。遽呼健男子。折柳為箠。浸以盞水。將裸而撻之。再春始懼。且自計曰。業遭冥譴。數無可逃。何為更試此毒手。遂覲然而應之曰。諾。嫗始欣然。引之入閨。顧謂再春曰。為汝賤。蛇子。羣婢皆虛此一日矣。再春方欲舉趾。覺室內蒸騰如霧。且若鮑魚之腥。懼不敢前。嫗訶之。方始踰檻入。見婦人四五輩。貌俱不揚。猶調粉塗脂。狀如泥塑之鬼。週身惟着一短襦。自腰以下。皓皓乎絕無寸絲。心益驚怖。嫗又向外呼曰。重勞推挽。無可以酬。今夕盍早來。當令小花奴先伴諸郎宿也。健男等皆嬉笑而去。至夜果來。嫗以威脇再春。衣帶含淚而解。擊刺之初。學操刀而割者。又復及鋒而試。其痛深創鉅。不可勝言。已而漬丹決席。血流標杆。嫗與衆婦俱鼓掌曰。

黃花放矣。繼之以二。漸不能堪。姬恐其有失。乃以他婦代之。甫得小憩。漏下已三晨。起欲著衣。縷姬奪之不許。曰。汝見他人被服耶。并不予以短襦。四體裸然。其羞愈不可耐。仍令盥櫛。施以朱粉。日甫晡。而戶外之復滿矣。源源而來。率皆褊被頂笠之儔。絕無一文雅者。見再春皆頷而笑曰。其新孔嘉。遂爭新而羣棄其舊。以故再春之所遇尤多。噉啗交歡。幾無寧刻。初尚可以容受。迨至數人。小腹脹滿。口喘目張。尚不欲以涓滴與人。今則欲減其涓滴而不可。仰承甘露而飲之。攘攘者。悔不挹此注彼矣。賴媼以沸湯沃悅。代為按摩。花徑微清。名園頓爽。無如吐陳納新。踵門者又至。蹂躪之慘。不可名狀。一日之內。狼狽者三。幸而夕陽西下。問渡者稀。再春方得安枕而卧。夜深輒與衆婦言其情。咸笑而不信。明日復然。客至益夥。以其離而喜之。恆有坐俟其旁。摩厲以須。此刃出而彼刃將斬者。再春以一人當之。其憊甚矣。況客皆壯夫。頗能持久。昔已以逗留為歡。今人亦以濡遲為樂。其報施可謂不爽。始苦終朝。幾死花下。屈指旬日。竊幸得生。乃於朝午之後復來。一猛丈夫。陽道偉岸。鑿枘已不可當。又復兼擅所長。如以再春之矛。刺再春之盾。堅銳莫比。自午至酉。不少披靡。再春已目閉頭眩。汗淫舌冷。奄然垂斃矣。替亂中。見前之皂衣人已至。徑趨榻前。呼之曰。冥限已滿。盍竟行乎。携之出。人亦寂無知者。但聞屋中作驚詫聲而已。又至向之衙署。則中祇一貴人面南據案坐。

謂之曰。風流之沈味。汝已深嘗之乎。本不宜貸汝死。但奉真君命。賜汝再生。汝當亟圖自新。痛為改過。不然。斯十世姑矣。乃命以具還之。厥物復得出門。而自為按捺。未及釋手。豁然頓醒。時已昏睡十日。不食。亦不言。諸相好。還而守之。授之以藥。冥然弗疾。及寤而言其故。人皆駭汗。遂不藥而痊。自是改行從善。不再涉邪。後以販入燕。聞某縣有土娼。其行事頗相類。就而訪之。邑人曰。何嘗有此。因某家女。為叔所賣。抱恨而卒。既葬。而鴛主告以故。不信。坐而索人。旋見亡者。自外而入。強擁以歸。為娼已數日。方與客接。音跡杳然。客與鴛互許妖異。官鞠之。廉得其實。故捨視女。貞體宛然。始女之寃。即使然。遂重責其叔。與鴛而流之遠方。今則絕無此人矣。再春乃自述其夢事跡。脗合。聞者又莫不竦然。是夕為余言。悉其顛末。余以為深足警世。因筆其畧於書。

外史氏曰。花營柳隊。容有品綱之夫。尊人淫風。亦非報淫之典。償之妻妾。妻妾無辜。禍及子孫。子孫何罪。惟雄飛而雌伏。負待來生。庶暮報於朝施。不昧天理。許旌陽準情定法。田再春革面洗心。不然。即令十世為娼。緩緩者。未必能當前立悟也。讀之汗下。可稱實頂金針。

螢窗異草三編卷一終

螢窗異草三編卷二

長白浩歌子著 武林隨園老人評

宜織

柳生名家寶山陰人其生也祖父母年高皆愛惜如珍因以命名比長風神蘊藉俊逸絕倫且童年即游泮水邑中巨家有女者咸屬意焉寶父母苛於擇婦母曰吾兒人中鸞鳳豈可偶世上難驚以故媒氏踵門恆未許可蹉跎將弱冠猶虛琴瑟心亦為悵然一日以父命往郭外省其姑少叙家事即與姑之子閒曉門前無何婢來呼其弟寶與偕入則姑以事赴近村命子隨住且留寶少待歸來猶有所言寶不得行而心頗快快蓋姑子年甫舞象已訂盟於某家此行蓋為姻事也既見姑率其子欣喜自去一時倍覺無聊仍立間間遙望西南林壑似有佳境頓思前往觀之遂踽踽前行聞者止焉則曰子不耐此岑寂少行當自歸勿懼也徑去莫能挽留乃行未及半至一溪足力已疲因憩於水次俯視清流意頗恬適俄聞隔溪嬌語曰如此丰姿那得不令人看殺寶驚視之則一女郎約當及笄之年玉容嫵媚花貌幽妍將一片絳紗浣於溪內指爪映水雪色瑩然衣飾亦甚淡雅寶不覺心醉將欲通問而腠腴不容啟吻狀甚囁嚅女郎見其木立乃笑曰覩我何為乎羅村女兒正恐未易勝汝也

寶聞而心喜。女郎即招之曰：盍渡此溪，當與爾言。寶以首示之意，答以不能。女郎指曰：西側有紅橋，癡郎何竟病涉耶？寶遠立而望，不數武，果有徒杠爛然赤色，遂欣趨就躡之，以過。比及對岸，女郎早輟洗相俟，見其至，前歡言與語，謂之曰：妾處閨中，頗以貞信自守，今見郎竟不能復堅，此中復有天意，因挽之共坐於柳下。綠莎茸茸，宛然錦席絕勝。班荆相對者，女郎因詰其里族，寶終以口納不能言。女郎頰頰而起曰：丈夫猶如是，妾輩復何堪？請從此辭，不敢再與郎見矣。寶猶掣其裾，強白姓氏，究以吃吃不能暢。女不禁鼓掌曰：父果有幾艾？乃自陳曰：妾家居此近村，父姓令狐，有女名宜纖，即妾也。君如不棄，當造訪焉。垂楊門巷，偏東一帶疎籬，固無難識。言已，即舉所浣之紗，相贈曰：此亦足當綉幙之絲矣。方將繾綣上流，似有笑聲。女郎亟起曰：女伴將至，妾不能復留，須記妾言，勿使人望穿此眸。遂冉冉緣溪而去。尚以橫波迴顧，眷戀不勝。寶亦憮然，如有所失。佇望移時，直至不見，始能舉趾而歸。忽忽過橋，則夕陽在山矣。比至姑家，新月已上。時姑久已旋返，俟之不至，心以為憂，業遣僮僕徧覓之。寶至，入見，姑怒詰其焉往，答以開行。姑叱之曰：孺子亦太不羈，邑門已閉，汝將安歸？汝父母為汝倚間，幸在予家，猶無慮，不然腸斷矣。寶亟謝罪，姑父亦力為排解，姑始霽顏，即命婢進食相款。是夜遂宿於姑家。明日辭歸，假他事對其父母，父母素愛之，竟不窮究。寶至已室。

始出紗玩之。闊數寸。長僅尺餘。兩端綴以金紐縫紉。已成者。狀如婦人之訶子。然思蠻腰即細。不應如斯。及嗅之。雖經浣濯。嬌香猶在。果即是物。實乃驚喜。如在。慮為人見。秘之笥中。夜臥。輒擁之衾底。如對麗人。自是每至姑處。必往蹤跡。無如溪水泛溢。並無橋梁。實因心竊訝之。屢不得渡。抱悶而還。數旬後。聞父母已為問名。即同邑陸升之女。素以美色聞於鄉。父母因聘之。實心亦少安。而究思女郎不置。一日。偶過陸家。適陸女出游。肩輿息於門外。蓋陸故寒微。所信秋院。與中人之升降。途中人皆可旁觀。實故得以矚之。見其貌雖姣小。而豐肌膏骨。抹粉塗脂。不第浣紗之艷。大有妍纖之分。即較擲果之容。尚有點脂之別。私心遂竊有不願。然迫於親命。亦是無可如何。乃忿然出郭。仍至溪側。雖故無牽可航。幸其水勢清淺。於是不暇顧恤。徑去其履襪。白足而涉之。實本素未習此。溪水森森涼欲沁骨。行不及岸而登。衣袴盡濕。因笑曰。褰裳涉漆。褰裳涉洧。予今乃返而用之也。整衣而前。約里許。果得一村。其中屋宇儼然。桑麻森秀。似不止一二人家。實因徐步而入。東偏有小巷。綠陰垂蔭。彷彿女郎所言。及入而望之。籬花堆艷。黃蝶紛飛。旋即得其門戶。實猶未至。見有杖者科頭箕踞。獨坐於籬邊樹下。視其年已古稀。而瑰偉奇特。不類田叟。疑即女之父也。直前趨謁。杖者頗傲慢。徐起為禮。詢所自來。實忽自覺唐突。咄咄有頃。先以姓字相告。而來意則未敢遽陳。杖者忽

愕然曰。是吾妻姪也。數年不晤。今成立矣。然果何由至此。竇竊喜。疑其誤認。而藉此或可入門。遂謬對曰。久失音問。父頗思憶。故遣姪來省視耳。杖者大笑曰。汝父詎能識子。此遁詞也。雖然。有勞遠涉。且係瓜葛。當非突如其來。請即入。徑揖之行。竇以失言。故其色頗然。勉隨之。登堂。其居亦甚幽雅。假以活水。極盡村壑之致。而琴書滿灑。案無纖塵。其人之風韻。可見一斑。因請以子姪禮見。杖者亦不辭。居然受之。始與坐談曰。山妻為乃尊遠房之姊。物故已久。遣一女老夫。攜之村居。未入城邑。至今莫識其外家。揆其心。竊以為恨。予既辱臨。可使一面。俾知母族人物。不同瑣屑者。小妮子。庶幾無憾矣。竇唯唯。適有雙鬟捧茗出。杖者遽令呼之。茶次。又詰曰。姪幼時。余至若家。曾見汝父。竇未嘗握手耳。前所云。云竊疑相給。可明以告我。竇不得已。起白曰。父竇未及作念。姪聞人言。令孤叟世之偉人。隱居於此。故願望見。以求教益。幸無疑。杖者乃微笑。遂不復諮。無何。環珮琤然。則女郎盛妝至矣。寶脫之衣飾。已更美艷。倍勝於溪畔。迴憶陸女。彌若霄壤。女郎低鬟佇立。凝睇無言。杖者語曰。汝之大兄。來自邑內。即若從舅之子也。汝既為妹。當以禮見。女郎即向竇斂衽。竇亦致揖。而當覲面之間。女郎之色頗異。若羞若恨。如怨如怒。一似深憾其來遲者。杖者又笑曰。宜纖與乃兄貌。竟相若。使非育於兩姓。盡足生一家之光。惜乎。男不從姑。而女徒似舅也。言次。數數目。竇意頗垂青。竇固

無敢自媒而戀女。又不能去。在再間。陰囊陡起。驟雨滂沱。寶乃倉皇失措。杖者慰曰。姪勿慮此。雖初遇亦至戚也。即留宿於余家。當無不可。寶大悅。益出望外。視女郎以手携帶。默坐於父側。眉目間無復溫色。乃以言挑。杖者曰。妹年幾何矣。曰十七歲矣。寶又曰。祇少姪二齡乎。杖者似解其意。不復答。適值饌具。諸核雜陳。寶乃重致不安。言詞更明。忽聞女郎低哂曰。何對長者。翻無艾氣。口舌亦因人利鈍耶。寶亦為之匿笑。食已。雨猶未霽。杖者命設榻於東堂。為客館。且辭曰。老夫耄矣。不能久陪。晤語。姪自偃息。慎勿憶家。徑率女郎入屏後而去。寶私喜曰。東牀坦腹。予今亦儼然右軍矣。未幾。雙環以燭至。小語曰。阿姑寄聲。俟翁寢。當自來也。寶益欣悅。因取案頭書。翻閱之。不暇即寐。夜將半。女郎果出。則已殘妝半卸。態愈動人。入見寶。即正色責之曰。妾為一時柔情。不顧千秋笑柄。偶爾邂逅。即將近體之衣。舉以贈君。意固有所受也。乃君竟棄之如遺。一別三月。玉趾弗勤。令妾愧悔交集。念且欲死。以君少年英發。不宜無信至此。今特見君。萬祈還予故物。不必再有他言。言訖。珠淚盈眶。潸然欲泣。寶知其怨已深。挽之就坐。自白其爽約之由。並陳徒涉之苦。女郎佯不信。寶又牽裾示知濕痕。宛在。女郎始靦然迴嗔。而猶絮絮不已。索取前紬。寶笑而出之於懷曰。物則猶是也。然已近我肌膚。恐卿不可再來矣。因緬述懷抱之狀。女郎顏亦不禁嬌羞。亟起而避去。寶將止之。已不能。

及迨過畫屏。猶聞其語曰。亦太無賴。幾令人無地置身。俄而人語嘈雜。其聲忽出於堂後。有若忿詈。有若哀泣。又有若解紛者。寶心大疑。傾聽之。苦不可辨。爾許時。方寂然。寶即解衣安寢。晨起。將見杖者。陳謝然後辭歸。且少露求耦之意。忽女郎肌容憔悴。神色悽惶。疾趨而來。謂寶曰。妾以和衣在君處。勢難挽回。不得已而告父。以冀俯從。不意家嚴震怒。大奮雷霆。將置妾於死地。幸婢之婉言代解。甫蒙俞允。限君以旬日。歸告父母。即當親來定議。否則君不來之日。即妾畢命之期。須臾弗緩。惟君憐而許之。妾固無能自主也。寶聞言。大驚。且自晤女郎。早置舊姻於度外。一若未有其事者。今更覩女之狀。深恫於心。惶急中。益不暇顧慮。慨然曰。諾。女郎又要之。輒指皦日。自矢流連再三。女郎直送至門側。方始揮淚而別。及至溪邊。水已平添尺許。似不能涉。逡巡久之。前橋瞥現於波上。屈曲如虹。寶甚喜。乃指而笑曰。世稱無定河。此獨非無定橋耶。因得徑渡。遂登彼岸。於路。忽自計曰。陸女既已納聘。且命於親。此女未稟高堂。豈容暱就。前盟不可寒。後約必不能踐。王魁李益之事。將見於予身。其若之何。寶念及此。心始躊躇。而究無良策。且至家。陡生謠計曰。舊姻若就。新持難求。倘失此佳人。不如死乎。吾聞父母將誼。日為予畢姻。盍重賂卜者。詭稱陸女之年庚。實於翁姑不利。吾以孝義諫親。誓死不娶。父母素憐我。必毀前盟。然後住說。今孤不難矣。籌思定。歸家。以雨霖為詞云。

宿於姑所。父母亦不之疑。翌日遂行其計。邑中知命者咸私其金。父因子媳俱長。果思擇吉。竣其事。實知之。亦請隨往。凡過數肆。皆攢眉曰。誰令君締此盟者。婦入而君之伉儷俱殆矣。實之父乃大駭然。蓋聞女美。急於遣水。其初固未卜之也。然已成言難毀。強之定期而歸。至暮。實忽涕泣於母前曰。生兒授室。雖出罔極之恩。實以盡奉養之道。今新婦有礙於父母。而兒竟知娶之不孝。罪莫大焉。縱令卜筮之言無驗。此心既已不安。如其果驗。兒不為名教之罪人乎。請罷此姻。味死以告。母聞之大驚。亟語其父。父不肯曰。信荒誕之言。敗已成之約。人其謂我何事關名節。而兒戲至此。陸必不甘。勢將構訟。如之何其可哉。且予夫婦既羸老。苟得佳婦。配此佳兒。即死亦無所憾。況未必死乎。堅不聽。實又長跪於父前。以死自誓。斷不忍就此姻。且曰。兒請往見陸翁。索取前聘。倘有訟事。兒自當之。必不至貽罹父母也。父終溺愛其子。雖不徑許。亦姑領之。不過安慰其心耳。詰朝實入邑庠。拉密友數人。徑詣陸處求退婚。陸訝之。實與友皆侃侃正論。以綱常為言。又曰。孝與義孰重。即令翁訟之於官。予亦死不敢就。陸本粗鄙。莫能強詞。且憚士林諸君子。祇喚原媒責讓之。竟還其原聘。莫敢與爭。此一舉也。持論甚正。人反以實為賢。而不知其計也。實志益得。而屈指決句。慮女有失。因先思往踐言。然後歸告父母。勸使妻禽庶幾周匝。遂復獨行以往。幸溪橋尚在。跋履無難。乃甫至村中。

即遣杖者於道歡然握手。延之至家。遽曰：姪來。甚慙吾意。將有一事相浼。實叩之。答曰：老夫故燕吏也。退守於此有年矣。昨承帝命。以幽薊之衆供職者。每私出致為民患。持簡老夫前往統攝。今將遠行。而弱息斷不能隨。正以為憂。子乃適逢其會。忝在蒞茲。故以付託。妻之因可嫁之。亦唯命。老夫從此弗問矣。姪即攜去。幸勿回辭。實因驚且喜。毅然受教。杖者旋起入內。促女束裝。別離之慘。達於外。少頃。携女郎出。美目尚含餘淚。對實再拜曰：妹今日惟兄是依矣。色甚淒然。杖者又曰：宜織好從兄去。欽限甚迫。宅已轉售於人。不可復留也。遂指箱簾數十。盡以贈實。器具書玩咸畀之。立命起行。不容再緩。實乃與女郎泣拜於膝下。及出。則肩輿數乘。人百餘相候於外。亦不解其何以。立辨女郎。携二婢各乘其一。實亦乘一。與為引道。杖者目送於門。女郎痛哭失音。杖者慰之曰：兒勿自苦。父雖官守羈身。然欲相見。萬里且無難。况僅數千里者。實更不解其語。行裝既發。勢難復停。一時絡繹於道上。村人皆翹首以觀。或歎曰：令孤翁之富。乃如此。何居乎。未之前聞也。既而渡溪。實心自計曰：驟携若人歸家。父母將滋懼。予亦陷不告之罪。盡往姑處暫居。使姑為我設策。當無不濟。遂麾輿從直抵姑家。姑適與夫閑坐。談及實之辭婚。皆嘖嘖共贊其孝。實忽偕僮人入。裝束如仙。且輜重無算。舉止於庭。乃駭然詰問其故。實始具言其實。姑忽驚曰：是女吾姊所育耶。然實出於孤非人也。

妨之夫亟詢之姑曰。要有從姊。未嫁而歿。其疾則為狐所祟也。病已成。頃乃肯自言云。當十五歲時。必有美丈夫來同寢處。醉後每見形。實一狐耳。今已懷孕將產。死後勿即殮。恐狐來覓其子。闔家將不安。語終而歿。父母如其教。是夜大風雨。家人有膽巨者。私覩之。見狐來扶屍起坐。壯如生人。坐蓐者。俄頃。呱呱有聲。竟抱之去。天復開霽。視姊則血殷床席。依然僵卧。乃舉而殮之於棺。姊生十七年而卒。今又十七稔矣。以年歲計之。是女尚二九未足。姑既言詳。室中人皆駭異。獨女郎聞其母死之慘。泣不能仰。姑又熟覩其貌。酷肖姊之儀容。因握其腕。同坐曰。甥勿悲。予即汝之姨氏也。汝見予不猶之乎。見母耶。即又笑曰。予向以家寶為朴實。今乃知其狡獪矣。予曾親見陸女果去。吾甥遠甚。無怪乎以彼易此也。但以此為詞。父母國人皆為所罔。其計不亦謫乎。姑之夫亦大笑。寶色甚慙。姑命女郎與已處閨中。而貯其細奩於內室。粗重者。又另置之。且語寶曰。予為汝成此美。不然。汝願未遂。汝罪且莫寔矣。因授以計。寶乃大喜而奔。抵家告父曰。兒往觀姑。姑念兒母慕甚。不可不一行。父果遣妻視其妹。既至。姑令女郎出見。言係鄰家寄養者。乃父遠宦不能攜。故以之見屬。聘嫁亦皆在子也。寶之母諦觀之。寶遠甚於陸女。因孜孜注目弗移。乘間請於姑。欲求為子婦。姑佯笑曰。若家小郎君。二三其德。不可令此女又抱棄捐之恨。寶之母又固請且索女之年庚。姑又笑曰。不勞

嫂慮子已合之矣。不至有妨於賢夫婦也。婚議遂諧。其母並歸。悉以語寶之父。父亦喜。擇日即納采於姑家。不半月而親迎。合卺之夕。寶與女郎深感姑德。姑與女父所贈外。又復補其不足。衣飾盡具。雖貴家無以過之。寶之父母皆大悅。寶至夜。始以紅紗還女。即娶。令束之。女含羞解衣。著之於胸。猶寬然。因低笑曰。妾為君渾消瘦矣。寶乃知楚宮細腰。非古人妄傳者。愈覺得意。歡好倍深。三朝出見。戚黨咸以為玉人有雙。殊不自擇婚之苛。女郎自此克供婦職。舅姑皆深喜。唯時時思父。夜寢即能相語。隨其所欲。暗中贈遺。女郎遂無所憾。間或為寶言其數齡時。父始自山中相携至此。稍長。教以女紅。兼授以書。督課如嚴師。無少間歇。父自居此地。不耕不織。衣食裕如。且閉門不與鄉黨通人。但知其姓為令孤而已。今歲之春。忽令妾日浣於溪畔。婢子相從。亦各任其游戲。妾所云女伴者。即此非他人也。每出即予妾一紅箸。囑曰。有少年即欲渡者。汝須以此渡之。遂授妾以口訣。妾以是少通神術。今在夢中相見。輒曰。為汝夫婦跋涉。良不易。然在我祇煩一日功。不甚勞苦。因囑妾善事翁姑。克相夫子。郎竟充耳不聞。耶寶遂嘆息其奇。並悟橋之無定。皆狐翁之術焉。初陸升知寶另聘。以為邑中無出其女之右者。所娶必非絕色。及宣紙歸寧於姨氏。陸之族姓間有見者。莫不心折。以陸女實有弗如。後寶所賄之日者。稍稍漏言。人始知寶之志。意者特其託辭。寶之名遂以少

滅。竟困於青衿。不克騰達。咸謂為棄妻所致。惟藉女郎之貲。加以世家餘蓄。迄今猶富甲一邑。其姑至事定後。時或語其兄嫂親族。甫得女郎所自出。閨中宛若。相與嘲戲。恒以靈孤呼之。

外史氏曰。浣紗西子。千百年後。竟不一見。亦兩間恨事也。不意柳於倉卒中遇之。且其人之美艷。既不少遜於夷光。而一室倡隨。百年偕老。勝於吳之為沼。蠡之泛湖多矣。獨孤翁以術餌其婿。柳生以智蔽其親。水清玉潤者。曾如是乎。微姑之高義。好合雖可成。人言良可畏也。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兩美之合。又無非蒼蒼之意也夫。

隨園老人曰。武夷九曲。使人歷盡方知。初見之。但有奇峰壁立耳。似無可轉之境也。何物文心。竟與山靈爭勝。吾於此。又得其不可解之一。

遺鈞

京師有邏卒高二者。性嗜酒。醉則杖一白梃。行歌於巷。以其端有鉄。堅銳下曲。狀如重喬之矛。謂之曰鈞。夜巡者。恃以捕盜之具也。一夕。夜甚深。高二又酩酊。持鈞出。過一家。燈猶未滅。諦觀之。則某人之室。新婚未久也。二心偶動。屬耳於垣。聞婦與夫語。其聲甚低。而狎昵之狀可想。二不覺大動。籌思無可與者。遂怏怏而前。夜見一人。蠕蠕然行來。甚蹇蹇。曳視之。衣裝

約略可辨婦人也。竊思深夜獨行。必非良家。似猶可挑。乃尾之。徑入一巷。有舊門甚低矮。婦即側身入。二猶不敢肆。屏息伺之。俄聞羣兒嬉戲聲。見婦皆依依孺慕。似無壯夫。心乃安。窺有短垣。因踰焉。婦即叱問伊誰。二乃倚鉤於壁。突入其室。曰。高二也。婦驚詢曰。以鉤來乎。一笑曰。鉤誠有之。已植於牆下矣。婦乃巧笑承迎。若不峻拒。惟曰。稚子輩未免擾攘。請君與妾升此屋。二欣然從之。既登。果甚平坦。婦即解衣先卧。二撫其肌。絕豐肥。而近就之。若抱甕。若擁腫。頗不可耐。然在飢渴之殷者。殊不計此也。為歡良久。甚愜素心。而宿醒未醒。遽擁之酣睡。及寤。似有人語曰。此高二哥之物也。胡為乎在此。又有人怒曰。此偷兒欲盜予之小兒。故以鉤致之。豈高二哥而亦為此。既而詳曰。是果高二哥矣。未見其人。反見其衣矣。二乃大駭。張目則旭日滿天。已身卧於人家園上。蓋養養之牢也。俯而窺之。有產母大且百斤。黝然假寐於牆角。已之鉤實在焉。不覺大驚。而身無寸縷。惶惑不勝。幸衣猶在側。取著之。赧然而下。初主人見其為二。且形狀如狂。亦愕然呼而與語。其僮二人亦先在。爭語之。二實內忤。不能言。惟語主人云。是豕老矣。不烹之。將為妖。衆始知其與豕為好。不禁大笑。二竟不顧其鉤。匍遽而遁。翌日。主人果烹此豕。二夢前婦欣而來。謂之曰。賴君片言解脫。今則轉輪為人矣。二驚覺。始舉以告人。聞之者莫不捧腹也。

外史氏曰。孟野之歌曰。既定爾婁豬。盡歸我父緞。二既以身為父緞。則婁豬不難定矣。第恨主人當時誤從一言。徑投之鼎鑊。不然。子朝方來。南子未老。其所生。又必有異矣。惜哉。

奇遇

余又聞之某公言。西墜盪定。後有軍將。秩且四品。部其衆。往戍回疆。兵弁百餘人。臨溪配渡。軍將與其目長約十數。獨乘一舟。有回人。年且耄。為之操櫂。偶聞軍將鄉音。忽操漢語。諮詢曰。公等俱自華土來。風景近復何似。聞舟聞而駭。競詰之。乃泣然曰。予雖居於此。種類實異。身本中州世族也。少年入伍。隨征殊方。一時偶失利。遂陷于準噶爾部中。渠役之如奴隸。噉雪吞氈。苟延殘喘。渠又售我於回部。遂習其俗。不能復變。今又數十年。竊幸皇威遠震。復覩大邦人物。不禁感而失言。萬勿見過。衆既悉其顛末。不覺惻然。有至泣下者。軍將忽動念。復以里族叩之。則姓氏鄉邦。實與軍將若合符節。及自言其名。軍將瞿然甚驚。起立以詢曰。若去鄉之日。曾授室否。則曰。娶某氏。琴瑟甚調。又問抱子也。未。則曰。年週歲。衆梨未覓。再諮以其子之名。則言未及終。軍將早潸然大慟。膝行而前矣。其人始愕然。亦釋棹而跪。堅不敢承。同舟多有知者。又鑿鑿言之。更質以祖徧名諱。無不脗合。其人亦哭而失聲。與軍將相抱而泣。時已抵岸。軍將曰。父索其所操之舟。出笥中。衣冠更易之。奉之同至戍所。具牒於上官。

縷陳其實。東綴官誌。歸父罪上官。悔其情。妻其過。或為其妻。奉旨官而弗問。兼聽還其隣里。軍將給命人。送其父歸。太夫人猶在堂。夫婦提手涕零。則皆年過七十矣。

外史氏曰。遇之奇者。惟在倫紀之地。益令人可泣可歌。可哀可泣。一時而七情具焉。誠莫知其所以然。夫以天涯之遠。而聚天性之親。其至樂乃出於至苦。愈有其至樂。異方悲無子之伯道。幸遇庭夜失怙之丁蘭。徒刻香木。倉倉者何巧耶。不然。秦越同舟。又何人迫之自言耶。

繡鳥

德安莊士玉。善女紅。暇輒為細君拈。後落梅數瓣。妍麗如生。有竊聞其事者。每笑謂京兆眉嫵。猶非鍾情之至焉。一久就燭經營。夜已過半。乃置業履於牖上。同覓黑甜。翌日晨起。求之弗得。遂疑偷兒攫取。而室中都無所失。因而駭然。即亦不甚介意。及昏與細君共話其異。忽梁上一物。疾如鳥雀。撲而飛來。虫視之。墜於榻上。則所繡之鳥也。附以片紙。細楷簪花。莊聞之。則七言一絕曰。故地爭春弄銀鉤。纖盡天芳幾許心。自是深情憐一解。詎知寸趾價千金。語意似戲。細君之足下。而不知誰實為之者。莊亦付之一笑。然心則竊竊然。不滿於閨中之復矣。細君固不及覺。惟以怪異為懼。明日遂託故歸家。父而不復務。俟遷喬而後返。良亦有

故而然。莊不聽。獨處一室。輒祝曰。寸趾者。肯容人一觀乎。言之數四。併聞梁上笑曰。赤足婢。似亦可好。奚用纖纖者為。莊愕然。早見繡履半彎。綖梁而下。夫瘦如初生之月。束以絞綃。纏以錦帶。度之不及三寸。洵為尤物。且自下而上。褶袴儼然。皆以薄縠愈足。令人魂銷。莊既得其一班。益思窺于全豹。又祝之。旋聞嬌音。西曰。惜大亦渾不解事。此正動人情處也。奈何。務覩其全耶。莊益哀懇。轉瞬。徑下。則一。二。八。麗人。綠雲雙鬢。玉容百媚。信非人世所易有。迴念其妻。不啻棄矢矣。因避之坐。微叩。由來。麗人低鬟不答。徐曰。君只合與蠶東施。捉足捧履耳。又烏知天上西子哉。莊亦笑曰。西子果肯枉屈。亦願效地上之故事。遂相與鼓掌。款洽許時。麗人絕不羞澀。徑投莊懷。任其緩帶解衣。扶入衾底。一時好合之樂。有倍勝於伉儷之歡者。事訖。麗人解所御之履。以贈莊。曰。留此好樣。倘值筆墨。微暇。可為。要一。搵針繡也。言已。奮身而上。倏不見。莊玩其履。則以五紋織成者。雖纖縠如錐。亦隣於敝屣矣。莊會其意。為更製之。且備極工巧。甫成。而果至。出以與之。欣然有喜色。是日。歡好倍初。天明。易之以去。復囑曰。妾為君跋涉不易。每來。即納履踵決。君能時易以新。則朝夕可以相晤已。莊諾之。由是。屏絕外務。並日而營。惟恐其不逮。旬日之間。麗人之所得。已不止五緡之多。而卜宅之舉。益杳。細君不能待。乃旋歸。見莊。忽大驚。曰。別未匝月。何形神之困悴。一至於此。諱之堅不肯言。細君膠

諸床得隻履。迴非故物。試之方柄圖鑿。果不相入。蓋即麗人所遺者。不禁勃然。遂至脫幅。細君投此履於火。且以死要。莊始移居。乃莊自此抱恙。漸以不起。未半年而卒。後邑人誤開古壙。有北狐疾馳而遁。衆視其中。衣奩備具。敝簾存。履數雙。制度精妙。好事者袖歸示人。則皆莊之手製也。

外史氏曰。代閨人製履。韻事也。而卒罹非常之禍者。豈以巨屨小履。亦有利害之殊。而纖纖逆距。方在掌中。渺渺幽魂。旋歸泉下。曾不如大脚阿婆。屢為之而無患耶。東昏為玉兒做步步金蓮。竟以之亡國。況其下馬者乎。人之沾沾於大小肥瘦之分者。其亦莊生之續也已。

輿中人

京師輪蹄絡繹。行者多以輿。故雖曲巷華門。皆有車轍馬跡。而繡閣之姝。畫屏之艷。其出也。香車寶馬。固不外需。下此者。則非賃不能矣。有某公子者。性佻達。尤好冶游。遇色如集羶之蠅。輒營營不去。父死。益無賴。竊慮美人隔重帷。嘯笑不能親炙。乃與所交惡少。謀變服為人。執鞭。凡少艾之登車降輿。纖腰弱體。眉黛唇朱。無不以目淫之。而貌之妍媸。粧之濃淡。又不時津津齒頰。僦車者固不及知也。丙子夏。又乘人之車如市。方將覓緣以飽蠹目。俄有一老嫗。蹣跚而來。口中絮語曰。地將廿里。青蚨祇百文。誰肯載之往耶。瞥見公子之車。即呼曰。

賃與公子。詢以所之。答曰：八里莊去上新塚。往返皆汝車祇載一小娘子。盡行乎？公子笑曰：個老姥止叙家常。值果如何耶？媼曰：不虧汝整百黃邊可肯一住？公子少之。媼覺轉身色似重有憂者。公子自思：小娘子必新寡未久者。予雖閱人多。究未能通笑語。今遇此弗可失也。乃呼曰：姥轉來車賃矣。媼欣然引之往。曲折數巷。方抵其家。亦未辨為何里。窺之。牆卑室淺。嬌語嚶嚶。不免時達於外。蓋不過二旬人也。媼入有頃。以楮錠出。又復旋柅車內。蹣跚往來而珊珊之步。已至矣。脫之。容如桃綻。膚似脂凝。縞衣元裳。栗一新婦。佳麗。益竊喜。婦流盼謂媼曰：好看家。慎啟閉。日晡即歸矣。媼笑諾。闔扉自入。婦始登輿。且謂公子曰：若勿馳騁。予質在弱。不任顛播也。其音嬌脆如新鶯。公子心益大動。私計曰：如此才然。諒非大家閨閨。若至野劫之以力。事當可成。因即轅端小憩。微叩之曰：娘子所住者先人之邱墓乎？答曰：亡夫之塚耳。又問曰：歿幾時矣？答曰：百日猶未周矣。語次漸以親狎。口脂之香。咫尺飛越。未出閨閣。公子之情已蕩矣。比及郊坰。道路岐出。公子故熟識幽徑。乃策駟就之。婦在車中。覩認良久。駭曰：誤矣。此非予往來之故道也。公子答曰：若勿言此。固捷且便者。若何由知之？仍共語言漸涉邪。婦亦不拒。惟以微笑答之。已而潛索其手。則以纖腕承迎。戲摩其衣。則以輕裾暱就。公子之慾熾熾。正思請問為歡。婦忽囁囁自語曰：可若何有頃？又云：公子詢之。婦笑曰：

此事不可令人知。然而不得不告。予忽遽出門。未遑如廁。今小腹脹痛矣。若視有解地。可停車。公子喜。適其頰笑而鎖之。須臾至一林。密葉周匝。四無人跡。遂叱控而止。頰曰。娘子請往。予不能從也。歸下車。周圍審視。謂曰。地頗險惡。予心惴惴然。若可宿。往遠立似亦無妨。因以橫波示意。公子大悅。徑從之。婦至茂樹下。忽變聲謂公子曰。汝視我猶為可憎耶。亟覩其面。則巨口獠牙。目光如炬。固一生夜叉也。駭極而奔。夜叉奮臂擊之。應手而仆。猶是柔荑。已不啻巨靈之掌。夜叉傳之如匹雛。縛之於樹。叱之曰。汝父一生宦達。坐汝不肖。目不覩詩書。惟瞞人閨闈。律應眇於是。出腰間白刃。刻其左眶。烏珠隨手而出。夜叉吹之如食蔗。公子嘶鳴。夜叉又叱之曰。汝既日染天復口污。律當受世留舌為人言。宜去唇以代。因割其吻。公子益號。夜叉再叱之曰。汝育子。父不能握管。武不克張弓。而甘心為之僕御。辱已甚矣。律合去其一。看若能揚鞭得意耶。乃斷其右腕。公子之袖盡殷。夜叉乃鼓掌笑曰。閨人之恥。予今為之一洒矣。言已。復化為美婦。斂衽而拜。曰。累君相載。媿無以酬。但歸途遐遞。孱弱難行。車馬可暫假也。竟出林。升輿。從縱而去。莫知其所往。公子痛深創鉅。號救無人。始自悔所為之謬。既而剝膚日烈。枵腹雷鳴。愈知自艾。幸有行客數人至。疾聲呼之。眾至其前。咸驚怪。公子縋述顛末。靡不駭然。乃解其縛束。送之歸。公子自是以疾廢。然而狂態盡斂。醇謹老誠。非復向之

輕薄子矣。後二年又行遇一婦，彷彿其載者，而未敢復視也。聞婦遙語曰：「我與中人也。君能改行從善，壽亦增長矣。」公子大驚，視之竟茫無所見。

外史氏曰：狂且之惡，王法所不能禁，非不能禁私黜之辱身受者，且不能知。又烏可繩以國家之典哉？幸活菩薩現生，夜叉之身，剗之割之，卒能使之回心向善，不終於蕩檢踰閑，真具大慈悲者矣。與中人乎？閨中人咸當繡像以祀之。

龐眉叟

閩泉陳公，治績素著，有幕下生曰盧某，實左右之。公亦敬禮弗怠。時時與同寢食。盧年未三旬，斷獄精嚴，令人無從置喙。公之僚屬罔不誠服。盧遂傲睨一世。適邵武來一異人，龐姓，名宇眉叟，壽登七秩，而少好如弱冠，挾有異術，能與鬼神言。悉生人去來事，某太守薦之於公。遂驛送來省。其言如響，公甚尊信之。亦致之幕中。龐既入署，得與盧遇，輒數數目之。色若愀然。公疑焉。然以盧素倨慢，待龐無加禮。故如此，亦不甚介意。一夕與龐夜坐，聞鬼聲甚慘，似在左近。公與侍者皆聞，因駭然以詢龐。龐笑曰：「此盧生之夙孽耳。於公固無害也。」公叩之初不肯言。語之再三，乃曰：「公憶蕭葵扇之已事乎？公愕然曰：「頗憶之。而非予任內事也。」龐曰：「公雖未逮，盧生實司其事。渠以片言致戕二命。昨閻摩既已發勘，禍將作矣。」公詢其期，答以

三日公遂默然不樂。然猶將信將疑也。侍人有善慮者。聞而驚。轉以相告。時盧正因惡警。神思弗寧。聞之。益更怵惕。遂治具。邀龐敬求良藥。龐已覺侍者漏言。堅辭不赴。盧乃移樽過龐。儀節謙恭。笑語款洽。廼非向之倨侮者。龐亦竊笑不言。酒酣。盧以言挑之。曰。君居閩地。亦知蒲葵扇一獄。誰實斷之。龐佯笑曰。此前司某公事耳。君言及之。當必有故。盧因愾言曰。予時已司刀筆。就事論情。推見至隱。乃人或以為口實。心殊不解。龐聞此言。遂變色而作曰。君至今日。尚猶以為精當耶。二伍顧寬。九閭震怒。君之危若朝露。顧乃詡詡如此哉。盧大怖。離席而伏。一時侍者皆驚愕。蓋閩中素矜男色。詩禮之家。生子而美。其防閑尤甚於閨人。某縣一巨紳。生子女各一。皆有殊色。紳故崇尚名教。閑之維則。男女既及冠笄。尚猶中門未出家。之僮僕。並未少識。烏衣而紅顏者。更無論已。一日紳他出。見僕執蒲葵小扇。乘涼於門側。紳亦漠不關心。閱數日。過女閨中。案頭適有此物。取視之上。題五言絕。墨跡猶新。而詩鄙俚可笑。紳心猶未甚疑。及詰其女。則曰。弟適携來云。係某僕者。不知何人所書。讀之令人噴飯。父亦曾見之耶。紳微領之。而疑乃頓起。時內外隔絕。僕之物無因而至。致以為訝。然思僕之婦服役門中。物或有所自來。遂不復根究。乃父出而子入。姊弟又以為笑柄。評隲許時。女因語弟。使更之。弟初不欲。既而念少年章甫。忽等巾幗。女流亦深閉而不得出。不覺抑鬱。所以清

水滸其墨取筆大書一絕曰。雄飛原有志。雌伏固無妨。倘借春風力。飄飄出畫堂。吟成姊弟
又笑語。良久而懼。為父見。遂並是扇藏于中。即紳亦不甚記憶矣。明年紳將有遠行。以門客
某綜理外事。即館於家。其素所親暱者也。時值梅暑。蚊聚成雷。客索一物為驅逐。乞之於內
紳。子無以應。偶見此扇。即以付之。亦頗忘扇頭所書矣。客揮筆竟夜。晨起僕暫見之。詫為已
物。及讀詩。則又非是。遂置之。乃客當未冠時。實以色寵於宦。故今猶以家寄託。是日見僕錯
愕。取扇觀之。不覺大慚。遂疑紳子為嘲。已思以報。及紳歸。故以扇置其前。且言公子所贈者。
紳本有疑。於是見之大恚。客又言公子每夜出。未知焉往。忝在心腹。不得不告。紳益怒。入內
呼其子。將施鞭撻。幸女銳身自任。極力辯白。書扇有時。與扇有據。宵行又莫須有之說。紳乃
釋然。反下令逐客。客遂無顏。鼠竄而去。又踰年。紳遂為其子締姻於某宦。既納采矣。客知之。
因銜舊怨。携扇造宦。鑿鑿言之。宦又迂腐異常者。乃以乞書為名。向婿丐字數行。紳不知命
子與之宜。比觀字跡。脗合。竟遣媒約。絕其婚。紳不能平。爭論數四。遂涉訟。然在王斯獄者。猶
以詩有可解。事有可疑。聞之中丞藩臬。亦命為之調停。而盧適入幕見之。即笑曰。此地素有
此風。已不可長。况紳家而亦為之耶。因命取扇入署。草書一行於上曰。既甘雌伏。何必雄飛。
其人之品。從可知。其人之婚理。宜絕。但存官體。仰即斷離。云云。紳得此。慙赧無地。歸即痛撻。

其子逼使成招。竟無以明。刎脰而死。女恫曰。子實使弟為之。今若此。是子殺之也。女遂亦投緹。紳救之弗及。氣忿成疾。竟以病廢。而人猶宣傳其醜。罕有識其冤者。是獄已隔數年。盧忽夢已持蒲葵扇。將有所書。身則一女鬼。項擁素帛。哀哀而哭。及寤。寸心驚悸。又聞人言。故折節於龐。以冀倖免。龐既責之。更力辭曰。此獄既已定案。亦如君之鐵筆。不能搖動。但因造言之客。時近大貴之人。鬼不得前。故君亦少延殘喘。今渠已南下。覆舟於江。命無可逃。豈君尚能獨緩乎。言已太息。盧又流涕以請。兼以老母為言。龐不覺惻然曰。祇餘一綫。君自為之。乃屏去左右。耳語曰。某客為鬼所迫。因投於相國門下。乞為親隨。朝暮侍側。故得苟免至今。刻聞閻君將轉生人世。他府缺員。限以三日之期。盡結舊案。君能得我公卵翼同宿數宵。或藉以免。亦未可料。此僕洩天地之秘。深有罪愆。明晨亦將他適矣。盧聞此語。深信弗疑。及陳公退食。即號泣乞救。公詰之。乃具以告。公以諮龐。對曰。以公之福德。不難庇覆此一人。濟與弗濟。請從之。公乃慨然命人移卧具於盧室。與之對奕。直至夜分始寢。果無一事。即鬼聲亦不復聞。達旦而起。塔頭砌畔。儼有繩索痕。侍者以皆為異。及公出。龐即承迎。將辭歸。郭武公留之。堅不受命。不得已而餞之。衙齋臨別。龐語盧曰。勝此兩夕。君亦切勿自誤。盧敬諾。龐遂遽發。乃公至次夕。手談既倦。因與盧坐語。夜半將眠。侍者亦多偷安。俄聞簾鉤微動。公固有戒。

心。亟視之。則黑氣兩團。恍若淡霧。森然直衝卧內。豎人毛髮。視盧已木坐如痴。公駭然。厲聲訶逐。其氣頓斂。仿佛如人。侍者皆見之。則一男一女。年約十六七。分跪於公之坐側。公未及詢。女即稟白曰。蒲葵扇一案。公亦當洞鑒其寃。今盧某已罪無可逭。請公出此戶。勿庇凶人。反使震公左右。公時已氣餒。強詰其名。則某紳子女者是也。公乃徐曰。亡其命矣夫。遂起而趨出。盧雖迷惘。猶思挽留。公以更衣辭之。亟返內署。少頃。使人覲之。則傳報曰。盧先生已長逝矣。公益震懼。不敢復履其室。惟命紀綱以衣衾斂之。已而詢其死狀。則長跪中庭。宛如向人乞命者。且口鼻有血痕。及歿。而膝猶未伸。筋骸拘攣。遂拳曲而納於窆。馳書浙右。召其眷屬厚賻之。令載以歸。然在公已如失左右手矣。幸即報陞方伯。倉卒離任。復遭魔於途。公知其異。挽之晤言。因詢盧之所在。並兩夕頓異之由。頗加怨悵。龐正色曰。初某以公之德政。綽有可觀。故以節鉞卜之。謂不妨庇茲小醜。詎意庭訓弗嚴。盧歿之日。公之長君受人暮夜之金。誣一良婦。永沉囹圄。上帝因減公之祿籍。以父子至親故也。以是匿跡之鬼。因而現形。且冒瀆而不顧。微公知幾。亦將抱恙。非某誤公。實公之自誤耳。今盧已遍歷冥罰。轉輪人世。不再如向之得意已。語竟辭去。公甚怒然。時公之冢子已莅任某州。因走倅以書詢之。堅諱曰。無。公因此鬱鬱勿快。無何以公務降補鹽道。未任而卒。

外史氏曰。甚哉。福必以德。而後能神欽鬼伏也。陳公為子減祿。鬼即相逼而來。德者福之基。可不務乎。至蒲葵一扇。雖可招風。苟非盧專主。其事亦未必無由昭雪。任性失出。尚當顧罹陽刑。僅受冥罰。猶為倖倖。惟閻君亦轉生人世。當亦授何職。殊屬不經。每欲起眉叟而問之。以慮九天十天。莫定所居。亦徒懷索解之意而已。

詩妖

濟南湯敬一。素業詩。所作有杜陵風致。一時苦吟之士。皆慕其名。每獲佳篇。如逢拱璧。汶上李子。藏其稿百餘首。非契友罕得一觀。然李之所為。不第絕不似杜。抑且絕不似湯。嚙語盲詞。讀者欲嘔。而李輒大言曰。湯以杜為師。子以湯為師。古今詩學之傳。祇此一綫。區區元白。直將奴隸視之矣。同袍者無不竊笑。一日誦湯吟草。方且狂呼。聞有人笑曰。湯居杜下。子實高出杜上。何為擊節如此。李大喜。視之。見一物挺立於前。巨角削牙。高逼屋梁。形狀醜惡。駭極欲仆。強叱之物忽不見。乃由是李益自負。舍湯與杜。別成一家言。且大書於門曰。子美若生。應下拜。敬一雖在。敢齊驅。見者亦嗤其狂妄。忽於深夜有二八少女。款李之齋。李啟戶諦觀。貌絕妖冶。而態更貽蕩。不羣。私心愛慕。延之入。叩所自來。答曰。兒家居浣花溪畔。與草堂為隣。昨自蜀中流寓山左。生平酷嗜杜詩。欲得仿佛者而事之。聞君子又高出杜上。倘賜一

律願侍終身言已歛衽而拜李愈大悅遽請命題女袖出紅巾色甚嬌艷隨鋪於几上曰以此代楮即景可賦也李不自揣信筆塗之甫一起女即顰蹙連喚奈何次句復然竟不俟其終篇攬巾入袖曰壞兒家羅帕矣此等劣句祇宜以廁中敗紙書之所謂翹然杜上者竟如此耶李大慙心雖忿忿然因愛不暇為嗔反笑而謝過女意似流連徐曰君欲學步篇章盡與妾共處三五夕或可成詩否則遺失地上犬且置之矣李愈泡媿而幸其下榻遂無一言惟促之解衣兩相歡好及寢李忽頓憶前事因舉鬼物所贊者聊以解嘲女乃戲握其具曰君不知耶渠言高出肚上者殆即此耳李亦大悟不覺失笑女雖鄙李之才而情意淡洽備極纏綿因囑曰君無詩腸但有妾在杜老誠不能繼及李尚不足道也萬勿輕洩洩則不祥李亦姑領之晨起旋失女之所在李猶似信復疑及有所觸將欲揮毫恍惚中如女在側吟成則句新語雋非復吳下阿蒙自視亦覺刮目又出以示人咸驚曰子今者雖仍杜下已儼然居夫湯上矣李乃知女言非罔自此與女寢處幾無虛夕後值同人高會湯適遠來亦與席主人出一軸求眾題咏展視之則美人春睡圖也湯乃遜李李亦固辭眾議令各賦一章先成者書之李竟一揮而就曰遮莫春愁重終宵有醒時却因香夢遠故向畫圖歌百轉鶯難喚三眠柳不移但憎舒又卷睡損海棠枝稿甫脫眾皆撫掌湯遂為之閣筆既題復飲湯

故有心。乃以言挑之曰。君才敏捷。夙所服膺。第不能工穩如是。今日之事。僕竊有疑。惟君其教之。李時已半酣。乃笑曰。君亦故為撓謙。豈落霞孤鶩。遂足綴子章之管哉。雖然。僕以前所為。亦殊夢夢。近有奇遇。始覺揮洒自如。因述女之蹤跡。且極其詳。眾咸駭異。座中一達者。忽愀然曰。君之禍不旋踵矣。此女必詩妖也。夜攝君之精氣。晝復炫君之靈明。英華盡洩。津液將枯。冀享中壽。猶難。別夫長年厚福哉。李乃大恐。敬求良策。達者與眾皆曰。遠之自可以免。李為首肯。歸即移卧具於內。不敢復宿蕭齋。蓋不入閨中者已三月矣。細君大悅。剪燭晤言。女忽現形而來。咩咩然。戟指而數之曰。妾何負於君。而洩吾事於廣眾。使迂儒目妾為妖。妄誠妖。詩人疇不賴予。竟相與鄙薄如此耶。語次。面目頓更。李視之。則故巨角鬚牙。形狀醜惡。即謂已高出社上之恠也。大駭。與妻俱仆。家人力救之。有頃始蘇。猶嘔血數升。病極危殆。延醫投以參苓湯。半載始愈。然有時一觴一咏。又依然向之覆瓿物矣。李遂抱憤終身。絕口不言一杜宇。

外史氏曰。東施效顰。竟掩西子。非筆下有神。腕底有鬼。將必不能如是。但女以才色惑人。庸免斥之為妖。不然。得一日之名。烏用享期頤之壽。達者具曠世之識。當不以危言相聳動也。

變鬼

黔楚故多妖術。其事皆肇於苗。以人化虎。以木易足。變幻不可名狀。故明天啟年間。荆南有無賴子十餘。奉一苗人為師。其術則曰變鬼。奇詭異常。毒流閭閻。初小試於某縣。幸黃岡李如龍道士。識其蹤跡。白之官。擒而治之。遂未至於大肆。及究其變鬼之法。則風聲鶴唳。人實自驚。初非鬼之能事也。某縣有富家。居近城市。有壯男三人。皆已授室。乃翁早喪其偶。惟攜二少妾。別居一院。奴僕之健者十數人。素矜拳勇。劇盜猶望風思遁。一日值翁誕辰。子媳皆稱觴介壽。苗人因乘其夜宴。啟閉微舒。乃聚其類。擇四人各授以符。與已皆變鬼以往。及抵翁家。夜將三鼓時。深秋天氣暴寒。頗不可耐。翁與子陪待賀客。倦而思眠。遂各歸寢室。鬼亦分袂尾之。始則窺窬作響。繼乃嗚咽發聲。闔門已戰戰靡甯。翁膽獨巨。猶大語言其妾曰。鬼陰質也。當畏火光。可明燭以待之。我輩三人為眾。陽氣盛熾。復何所畏。其論若甚侃侃。乃聞長嘯者相逼而來。白髭早發。發自動。如風際之竹矣。鬼亦不禁竊笑。及鬼入戶。形果駭人。其一斬衣涼冠。面無血色。其一烏珠雙努。體無寸絲。燈下視之。翁與妾俱已倒地。鬼乃姿其所為。天明始吼叫而去。翁少醒。燭未燼。周覽室內。箱簾盡開。始悟鬼而實盜。初未虞其妾也。迨觀榻上。兩美裸然。尚猶白身偃卧。疑而詰之。則泣曰。始以為鬼。妾等遂昏然。比蘇實二少年。機手衣而相賜。其辱不可勝言。直至數度方起榻。妾輩遂狼籍不堪矣。翁因愧忿不已。垂扶

杖往呼其長子。慮婦未起。自牖召之。聞其家婦。乃嬌泣曰。予今者復何可爲人耶。翁遂大疑。呼之益亟。子甫啟門以出。則面目黧黑如漆炭。恍即深夜所見者。翁幾欲奔。強詢之。則有雙首厲鬼。直復其間。子甚怖。適有無火之灶。因埋首其間。理亂固不知也。翁遂不詰其詳。惟歎曰。壯夫如此。固無怪乎老夫矣。又往視其仲子。婦已着縷而起。延翁入。涕泗而言。亦有一鬼血污周身。突入其室。婦驚仆。及寤。則床頭有鬼。身上無衣。因哭訴不願復生。翁撫慰之。及詢其子。則指曰在榻下。翁喚之至。屢始匍匐而前。許時。甫見其面。蓋已污垢深漬。無復人狀矣。翁益太息而去。比出見其季子。裸裎狂走而來。忿然曰。空畜多人。鬼來即瑟縮不起。脫使遇盜。何如乎。翁壯其言。亟叩之。對曰。鬼至時。兒與婦已就寢。聞其聲甚可怖。乃以衾冒首而卧。不敢出息。詎意鬼竟弗容。以爪碎衾。兒一覩其面。鬼髮赤眉。幽冥劣相。乃恐懼避席。不及着袴而奔。迨出寢戶。頓思人衆可援。往呼僕輩。輒皆託醉未醒。間有寤者。聞兒言。反各駭棘乞命。儼若親見鬼形。兒不得已。徘徊於外。幸而頓忘其寒。將曙。見前鬼肩荷巨囊。累累然不知何物。徐徐而行。兒亦莫敢究詰。故急奔來告兄。不圖先已遇父也。翁因慨曰。孺子少有志。汝歸。今竟何如。答曰。兒行時。婦故無恙。翁曰。亟往視之。鬼殆竊婦而逃矣。其子趨而入閨。果失其婦。乃大號。翁亦倉皇命僕物色之。至午始得於郭外。咸以麻袋氣息將絕。負之歸。嚮晦。

始活。則鬼喜其少艾。自謂而貯之於囊。荷之去。將以永好。苗人懼洩其事。叱令棄之。故得以珠還合浦焉。翁心恥其事。反重資緘護。使無漏言。僅以盜劫首諸官。及鬼事洩。歷供前案。凡攫取數家貲。驚之使避。以快其覬覦之私。惟翁家畏鬼殊甚。且室多麗質。故不免於包羞。案定人遂喧傳。翁病之。命子各出其婦。又皆不從。乃徙於鄉。未及十餘稔。而獻忠之亂作。粉黛從軍。為禍尤酷。變鬼者。或其兆之先見乎。

外史氏曰。人而鬼。乃其常也。鬼而實人。則其變矣。夫以如是之鬼見之者。固應動色。至於搜囊篋。辱閨人。則雖獐惡當前。誰能堪此。忍不起而與之爭乎。乃一老無論三子。皆壯夫。何竟心似覩覩低首。下心是可忍。孰不可忍也。迨夫受侮。不少子且遷怒於僕。父且命逐其婦。亦徒貽笑柄耳。抑何補哉。抑何補哉。

續念秧

聊齋言念秧之事。隱括其奸。既已如犀照怪。迄今行旅所傳。又有數事。亦足寒跋涉者心。因擇其尤奇者。用以當禹鼎之一足。俾客子知所趨避。欲窺金豹猶未也。浙東某方伯。以引年致仕。時已簪紳。濟濟諸公子。皆宦於京。惟一幼者留奉晨昏。已弱冠有餘矣。方伯以功名為重。遣之赴都。與其諸兄謀將以求仕。頻行予以千金。僅資路費。以京所需自足。猶慮其少未

更事囑之曰。途次念秧者頗多。汝此行不淫不賭不多事。可以無患。切宜慎之。公子謹受教。紀綱數人。載以巨艦。非如一介之士。從以老僕。乘以疋馬。可以垂鉤而釣者也。行乃漢口。棄舟而就輿。又已數十程。公子既恪守家訓。繁費無多。而公又掛冠未久。門生故吏。幾徧中途。其飽豬肝而贈縞帶者。不一而已。足即從者亦益潤行色。於是慢藏之戒。倍嚴。將抵京。已使人先往馳報。公子與其僕。駕輕車。跨駿騎。輜重絡繹。馳驅於畿南道中。雖非朝發夕至。亦既信宿。匪遙心皆漸放。是夕宿於安肅小邑也。僕夫卸裝。公子散步於旅邸。因與郵亭主人間詰道里之遠近。約數日可達。主人未及對。旁一人華服鮮衣。貌頗修偉。代答曰。明夕宿涿州。二日可抵都門。貴客按程前進。道亦不遠矣。公子以首領之微。詰其姓曰。田某。審其音。亦浙公子。頗動鄉情。方將細詢。適僕來請盥濯。遂入室。及昏。田忽以盛饌入。跪僕稟白。言係公子兄長。現莅某部。斥革之吏。以故閑居在此。倘公子肯為緩頰。仍復厥役。則不啻再造之恩矣。因敬以盤飧上獻。公子頗疑。召入問之。鑿鑿敘述。則其事甚細。其情可原。及詰其何以出京。又對曰。吏之兄。實亦小吏。現掌案卷於縣。故來依之。公子又私以詢僕。則逆旅內外。人多識之。因亦坦然不疑。三辭而後受之。更加慰勞。許為排解。田色似甚喜。頓首至地。感激不勝。公子遂獨酌於旅舍。田與羣僕。呼盧浮白。亦樂而未央。酒將半。又有客至。人騎喧嘶。問公子宿處。

主人導以入。其一人鬚髯如戟。服冠不類齊民。其一則形軀短小。年僅成童。美好如處女。公子私心計曰。念袂者至矣。強起詢之。髯者操浙音笑曰。弟與兄同一桑梓。君竟不識我耶。某太常為予季父。現任都中。與諸大兄杯酒盤桓。弟不才亦常叨陪侍。至於浙中故鄉先人之敝廬。與尊府相距祇一衣帶水耳。弟雖未護識荆。昨大兄言。知己北上。不意果得相遭。實出三生之幸。公子聞其言語。仍涉疑忌。而依稀記憶故里。若有其人。因叩其官位。並詢以所知。則曰。弟一武夫。叨登鄉榜。因丁艱未經部選。客歲服闋入京。守候至今。始准保府試用。宦途可謂蹭蹬。然藉此遇兄。頗覺大快人意。語甚洽比。公子因恍然曰。君非武孝廉某耶。景慕久矣。竟與之歡然講禮。無所疑。蓋公子邑中有武科居士。雖寓遠。曾耳其名。節太常之猶子也。所言脗合。方深信之。且以揖入席。某笑曰。易云。不速之客。殆弟之謂矣。徑就坐。公子又詰其少年伊誰。某耳語曰。此京中一妙齡旦也。弟以數百金致之。故不使離左右。兄前放胆願賜一坐。何如。公子不拂其意。果侍坐。少年亦不謝。岸然即席。公子頗怪之。既而睨其貌較傅粉而增光。視塗脂而益潔。俯仰嬌羞。宛一閨中弱質。公子遂信其為優。未幾。某之廝養亦入。具白旅中人滿。無地可容。謀將他徙。某對公子笑曰。弟自北來。適遭兄之前驅。知今夕當宿此地。故恨奪而至。冀得一席之地。可以少領清談。今竟不能。殊覺悵悵。言訖。作別欲行。公子不禁

動念竊計同鄉又登仕版。既承物色之殷。更荷流連之雅。一時遂頓忘遠慮。慨然曰。弟不圖兄至。先占枝頭。置兄無地下榻。殊為負罪。然不以褻尊為嫌。弟一人竟苦寂寞。何不共居此室。抵足談心耶。某大喜。謝曰。暮夜良難轉移。但弟武人鹵莽。或不便於兄。反取罪戾。既蒙盛誼。稅留。弟亦不敢自外。謹受命。即呼從人將衣裝盡卸室內。竟不復遷。公子矚其豪華。迴殊寒素。與已亦不甚相懸。愈無所猜忌。乃洗殘更酌。又有頃。田入行酒。公子之侍從踵至。公子命款某之僕。某又起而謝。忽見田駭曰。二兄何得在此。公子結其相識之由。則某之母黨遠族也。公子推某之愛。亦令與席。田三辭。始敢隅坐。某與之閒叙家事。刺刺不休。公子得注視少年。竟不復憶庭訓。少年又時時流盼。倍覺銷魂。四目交暈。漸有不可解之勢。知己上餌。故飛一觴來曰。兄須盡此爵。是兒有絕技。尚未及一售也。公子竟滿引之。某以箸代板。命少年清謳。初猶覲覲。辭以喉啞。強之而後歌。乃一發聲。梁塵簸蕩欲動。於是四人豪飲。均已酩酊。邑城早漏下三更。田乃辭公子。與某皆命僕佈衾。各據一榻。少年果隨某同卧。儼然伉儷。公子因竊笑之。及寢。某忽發惡欲嘔。傲諸醉態。故攪清眠。公子本不慣此。加以宿酒在胸。遂不能寐。遙聞殷聲清越。喚采奪雄。公子知僕輩共博。亦屬長途。漠不關心。而同彼二人。則已共入睡鄉矣。公子轉側亦漸已朦朧。聞某又欠伸。仿佛病酒。不能即安者。少頃。遂以呢語喚少年。

少年弗應。又許時。方覺微聞之。某低曰。轉背向予。奈何。帶亦弗緩。旋聞少年曰。卧榻有人。何又故作此態耶。某笑曰。渠被酒甚深。此時早應熟寐。何能知。若乃故為阻我。少年遂不言。須臾榻上憲寧作響。枕席亦有聲。鼻之呼吸。口之嘔啞。皆不止。約略間。公子之情大動矣。惟恨不舍彼而就此。無何。鼾聲聒耳。某似熟眠。且聞少年笑曰。誤人黑甜。旋又醉夢。為歡幾何。公子頓思招之。忽憶父命。遂復強忍。鈴柝已四敲。因假寐思睡。俄而耳畔有人小語曰。君盍少寤。敬來答垂盼之情。語未及竟。身已入衾。公子覺膚香襲人。若薰蘭麝。及撫其下體。則又如脂如韋。溫勝堆綿。值火災祕廟之時。寧復有舟返剡溪之事。未及片言。山僧早叩門而入矣。少年又極活潑。百倍閨人。公子初嘗試之。能不神魂顛倒哉。事已共枕交吻。少年始言曰。僕以一時狂瞽。誤從此赳赳者。使酒尚氣。殊不留人面皮。兼之武勇可憚。倘違逆之。敲撲不遠矣。寧得如君輩儒雅。使人乍領而已。為之醉心。公子已有意於此。乃以言挑之曰。某兄亦甚愛吾。予何遂不滿如是。少年又曰。若人清醒亦極能溫存。無如性耽麴藥。醉後益豪。雖當僕役之前。亦強人為此醜態。君知我輩豈遂無恥至是。即如今夕與君共室。何可復生慙心。致以猥褻。悉入君耳。即此可見一斑。公子因笑曰。胡不舍之而相隨遠出。予亦自有所樂者。少年乃低訴曰。渠止二百金為予償債。遂誘予相伴。至任再酬十鎰。予年幼誤信之。於今甚悔。

於心。然亦無可如何矣。宵來晤君。不勝仰企。故敢竊以豚饋君。倘留意付渠原金。僕自從君返京。朝夕侍從。我輩中尤有妙者。則汲引同來。不難盡入彀中。豈止僕之一嚮哉。公子見其滑稽。益更適意。徑許之。少年亦不復起。竟任公子擁背高眠。不覺東方之已白。詰朝。公子猶寢。忽聞某語。辭聲及醒。少年已為粹去。將飽老拳。公子心實惻然。乃著衣下榻。赧顏而排解之。某益忿忿。兼詈公子曰。以若文人華胄。且係鄉誼。倍致慇懃。何倚勢奪人所愛耶。斯事無足涉。公予祇撲殺此獠。公子寔內忤。某即奮臂毒毆。少年號救。勢甚洶洶。郵亭主及兩家賊獲皆掛。闖直入。正難解紛。田忽自外來。遽止某曰。弟毋躁率。公子實予恩主。有言宜緩商。遂力勸某出。某猶作色。田乃把臂同去。旋覆公子曰。渠實不甘。可若何。少年又涕泗橫流。不願從某。田因為之居間。勸公子出金相易。公子亦心肯。田與某言。初猶不許。及言之再三。始允從。但索少年衣履。並飲食鞍馬之需。公子亦靳之。直至日中。甫能定議。以二百四十金付某。某猶恨恨不絕口。方將來裝啟行。忽又聞鬬聲。闕且倍前。公子怪而出視。郵亭主人早顛蹶奔入。為公子言。貴介與某弁之僕。博負二百金。償未及半。因而忿爭。迄今猶署於市上。倘被邏卒見之。功令森嚴。予將不能業此矣。惟公子憐之。公子亟呼僕訶叱之。果有一僕。負重不能償。而衆僕怒。某又不肯代還。以致相毆。及公子垂詢。皆無言。而索逋者益急。公子素慈祥。

憫下。又出百金命主人代償之。某與其僕始揚鑣而去。公子雖失數百金。然得少年。甚愜所願。故亦不以為憾。僕又因耗其主貲。更無敢面諍而腹誹。乃就道。田亦策蹇相送。公子固辭不獲。姑聽其行至某鎮。日色將晡。始治飧。田又以盛饌入。公子深感其意。與少年對食於室中。田與僕皆在外也。忽又數人徘徊庭際。皆青衣。狀類應捕。嘈雜細語。良久始出。旋見田奔走張皇入室。即言曰。敝親誠不肖。又負累公子矣。因指少年曰。是兒非即某王府中之旦也。受王身值若干。俱已浪費。故從敝親遠行。王怒。仰京畿追捕。急如星火。僕誤勸公子納之。今被京差窺見。以公子為遁逃主。將逮去見王。公子宜速為計。言未已。洶洶者盡入。已至廡下。公子聞王太怖。神色盡失。田又出與眾語安慰之。已有二人牽少年出室。加以肘鎖如重囚。公子益駭呼。田與謀思所以免禍。田又難色曰。此曹眼孔大。區區者何能濟事。姑試之。出果遣捕人揮斥。且掌其煩。田不敢言。公子又挽之。田往復至三。捕人始有允意。然索重賂。金且論千。公子雖震恐。力實不能。田又為之關說。耐盡叱辱。議至八百方首肯。公子所携之數。半耗於舟車。前事既已告罄。因以餽贖為苞苴。不數者更質其衣物。囊索半空。甫能如數。捕人猶爭執不已。田懇之。乃繫少年北行。在公子則已人琴俱往矣。鬱鬱不快。而天已薄暝。即宿於此地。翌日起程。田早不辭而去。公子惑焉。視僕之行。裝俱若輕減。亟叩其故。多不敢置對。

惟一僕答曰。前夕與某之僕博。獨田所負不貲。及田寢。吾儕始落下風。夜間宿此。因共計取償於田。以報公子。不意局勢忽翻。田竟大獲約資數百金。又不敢聞之公子。遂各瀉其囊。界之令去。渠實飽載而歸。公子幸無責。公子聞此。憮然有問曰。噫。予知之矣。此真念穢者也。乃不復怒。翻戒其僕曰。予奉大人訓。不能恪遵。致為宵小所愚。今我輩實犯淫賭。倘大人知之。罪亦莫追。可慎言。予苟騰達。此數亦無難立致。從者皆喜。徐請曰。倘諸公子垂詢。將何以應。公子曰。託於盜劫。猶較愈。僕皆敬諾。抵都。其諸兄已命价相俟。疑之曰。約於某日可至。何濡滯若此。公子不言。而先行之僕。又訝其蕭索。頗改昔觀。後至者即偽以遇盜相告。眾咸驚歎。公子至。寓見其諸兄。亦以被刦為言。諸兄欲窮治之。則又沮止曰。吾兄位皆清秩。捕者烏肯盡心。且所失無多。奚必為是介介。諸兄納其言。反矜其量。而不知其別且隱衷也。公子遂洗心寂處。而使同病之僕。密為諮訪。其大兄署內。並無田姓之吏。某太常之猶子。現居京邸。未聞授職。諸王府班中。又無少年其人。知其皆妄。益不敢宣播。即僕亦無有洩者。居二年。以助餉授晉省州倅。始出京。再過其地。傳舍已更三主。前事不問可知。乃太息而去。念穢之詭譎如是。宜乎墜其雲霧者。不僅若聊齋所云也。

外史氏曰。以藩宣之子。買笑千金。曾無所大損。獨羣小為此區區費盡心力。殊無異於拔

牛一毛。不禁令人失笑。雖然。汲水西江。挹流行潦。獅子搏象。用全力。搏兔亦用全力。稱此而求。豁壑可滿。苟如公子。固無傷。稍遜公子。即可慮。吾因特著其奸。而以戒夫世之行過者。

生生袋

京都一婦。以癆瘵病入陰司。見一山堆積小兒。外腎不啻恒河沙。數旁有老嫗百餘人。踞地紡線。而不知所用。婦問之。一嫗答曰。此名生生袋。凡轉輪者。皆於此領取。故如山而不厭其多。吾曹家貧。苦無衣。冥主憐之。俾得在此縫紉。每枚三錢。藉以資生。其中壽夭彭殤。則以單線雙線別之。汝歸驗之。小兒即可知也。言已。婦猶有所問。忽一人飛馬而過。見婦即叱曰。汝不應死盡去諸。提其領。若捉鷄雛。驚悸而蘇。其病若失。因舉以告人。始悟世俗所傳嬰兒腎囊有緝邊鎖邊之異。証之婦言。似猶可信。

外史氏曰。人多以呵胖為活鬼。又以縫腎為資生。生生一袋。直令人間地下無不營營於是矣。第不識此等老嫗。亦有更代與否。不然。所縫者不啻恒河沙。其錢又可數計耶。惜此婦未及問之。

窺井

京西易州有古剎。曰興國元所建。迺三世尊皆梵像。高約二丈。以故殿宇崇峻。屺廢。後無力

能修。然當每歲重陽。邑之人。士猶於節前十日。辦香奉佛。陳百貨焉。一日盛夏。有老圃數人。與寺僧乘涼。殿上忽聞人呼聲。四顧都無所見。駭極欲奔。其呼倍急。一人胆微巨。仰觀焉。則天花之版。本皆外方而內圓。一處脫落如井。有人俯首其間。且呼曰。渴病難醫。井中大哥。盡予我一勺水。以濟殘喘。眾又大駭。而視其面貌。似曾相識。蓋左近佃人某也。於是共計首諸官。令人重梯。攀援良久。始上破殿瓦以入。取其人出。則已形狀如呆。官命靜攝一晝夜。始取訊之。供言。某日入寺中。遇美婦人。延至樓上。其居絕華美。飼以肥甘。與同寢處。每出必誡曰。院中有井。慎勿窺。窺則有禍。昨因渴。試一窺之。乃見人而不見水。是以呼。而不知何以竟在殿上。也。官知為狐所惑。召保逐出。至今郡人猶傳以為異。

外史氏曰。古云坐井觀天。此人竟窺井知地矣。夫以如是之狐。其伎倆正自有限。然使鄉人得此。奚啻劉阮天台。乃因文園之渴。仍為管井之蛙。良亦人生一可恨事。

巨蠍

薊郡一石橋。傳言下有毒物。行旅相戒。莫敢休息。一日有販生椒者。驅二蹇衛。馱椒遠來。時正清和月杪。苦熱小憩於橋梁。卸其椒籠置諸石欄。驢亦散斲於草際。初不知其有毒也。披襟偃息。倦極熟眠。夢中似有風聲。又憲宰作响。疑有人。攘其椒而碎不能醒。良久始晤。起視

之椒。故依然有巨物懸於欄側。狀如琵琶。灰青色。乃一蠍也。大駭欲奔。既而見其不動。近之諦觀。則已為椒麻斃矣。其人異之。歸併其椒。以一驢載蠍而行。首尾皆拂地焉。

外史氏曰。傳稱椒房。謂甚能辟除惡物。然惟皇后居之。豈他人獨無所畏耶。惟是椒之為物。其氣甚烈。巨蠍如此。當之輒斃。況小於是蠍者乎。審是則蕃衍盈氣。蕃衍盈升。竟為家不可少者矣。

隨園老人曰。此一段簡潔可喜。

梅異

吳楚為靈秀之區。人文蔚起。而掃眉才子亦叢生其間。亦山川之氣所鍾也。吳郡一廣文林姓。失其名。無錫人家。本儒素。學亦過疏。青衿三十載。以拔貢補授斯職。時已耆艾之際矣。內人名嫻。吳氏女。少從毘陵吳太母受學。詩成謝絮。文紹班香。一時閨秀罕出其右者。曾咏送春一絕曰。預煩小玉為留春。倦倚飛花餞故人。此去莫教鶯語老。再來好轉柳條新。其風韻可見一斑。父亦邑庠。因林補官有日。適虛中饋。求婚於吳。父以其將官。竟許之花燭之夕。婦尚標梅不足。夫知命有餘。從任數稔。署冷官閒。而林又庸腐異常。制藝而外無所解。倡隨絕少。益覺無聊。幸姑蘇諸名媛。耳聆其名者。咸備珠璣之儀。前往執贄。而明倫堂後。又增一班。

玉筍。吳之心始少慰。林以官守無多。亦任其酬酢不之禁。癸未仲春。林已年逼耳順。因年老癯病。乞休上官。亦無留之者。擇吉遂行。諸女伴聞之情不能捨。舉携酒餞之。江皋是日也。香輿隘岸。彩纈盈堤。珠翠迷離。桂蘭四射。較之二疏解組時。反以妍艷勝之。林亦與有榮施矣。離樽甫罄。祖帳未收。正當握手言別。吳忽昏絕倒地。衆大驚。圍繞呼號。竟莫能醒。舟遂因之不發。乃吳方與衆申謝。俄見一老嫗蹒跚偃偻而來自蓬底。貌甚醜惡。突前以氣相噓。其寒如膏粟之風。吳遂莫知人事。迷惘中嫗猶在目。且把其袂曰。孺人無懼。我奉諸姊命。相屈一叙耳。豈真以鹵莽相禍哉。言已曳之使行。其力甚猛。吳不得已而從之。因復登岸。又有妖婢二人。姿容娟秀。擁一五色雲轎向前迎迓。見嫗即笑曰。如此速客。亦太惡。嫗亦笑曰。老婦固善於勸駕者。若兒曹輩。敝衽百拜。未必能屈玉趾也。即促吳登車。吳心惴惴不敢前。嫗又強之。然後挽綏以上。猶未安席。居忽飄然彷彿若在半天。吳大駭欲墮。嫗與婢左右夾持之。且笑曰。小膽如此。豈廿年以前未嘗御風而行耶。幸少安行。且至矣。瞬息果至一處。島嶼潏洄。樓閣重疊。絕似虎阜之西。而山林花卉之勝。棟宇輪奐之奇。若別有佳境。吳心始少定。仰見雲居軒敞。其牌額皆古篆。文不可識。辨其車停於閣側。更有小鬟狀若司閭。貌尤妖冶。見吳皆含笑相迎。扶策使下。一如夙昔所親狎者。吳方降輿。異香適發。馥郁清芬。直達於門屏之

外。及入而覘之。則老梅數百株。合抱參天。花繁幹密。雜植垣墉之內。始悟香所由來。益入而深。樹且益夥。中一堂。連亘十數楹。鳥革飛翬。朱堯畫棟。吳未及階。姬早入報。倏見湘簾啟處。有麗人十餘。接裾而出。笑語曰。婆子草草。幾驚子妹。我輩尚須負荆。吳睨之。衣素者十之九。衣綠者十之三。衣緋則一人而已。其衣愈淡。其貌愈妍。皆非目中所及觀。衆既降階。避吳先登。入其室。遠勝芝蘭。而古雅絕倫。一琴一書。亦自有孤標別韻。而麗人之妝束。皆又不濃不淡。風格天然。至於衣之肥瘦。袖之長短。無不體裁盡善。信非慧心莫辦焉。吳於此自覺形穢。愈加謙卑。衆推之賓席。三讓而後坐。方將僂詢一衣碧綃者。遽啟曰。適有館娃宮見諸妮子。為妹折柳。張筵設飲。意氣甚都。大為閨中人生色。迴憶嚙昔。頓思良晤。因遣孟婆奉屈。幸勿以唐突見罪。語竟起謝。吳本具林下風。不作兒女子態。亦遜曰。郢中三曲。惟下里和者為多。白雪陽春。反未之逮。姊言之能勿令人顏汗。遂亦答拜。衆聞其言。相顧而言曰。談吐自是我輩中人。固不昧其本來也。因笑曰。卿二人勿甚謙。我輩當以情告。昨大姊自錢塘郵寄賦題一紙。我輩短才。竟莫能就。聞妹以妙文屈抑羣美。故乘行旌未發。遽來為我操刀。幸勿峻拒。語次。婢早捧硯而前。吳起辭曰。深閨倦繡。短詠尤艱。若屬以大斧長矛。鮮克奏績。況古人十年不就者。而欲妹一朝成之。不亦鄰於苛耶。衆笑曰。妹自敏捷過我輩。脫遇女左思。則

不敢以此相強。於是布白玉之几。追綠沉之管。碧衣者又曰。盡少爲作者潤筆。勿使人手動腸枯。遂以金叵羅進酒。大可數升。其酒紺碧色。香清且腴。衆勸曰。此梅花之精。即妹在羅浮以之飲趙君者。今還奉觴予妹矣。吳始恍然。知前身亦在暗香疎影中。乃欣然強盡其半。索題視之。衆使出錦箋。細楷端研。有序曰。客夕對月。偶有所思。昔先徵君在日。值此蟾魄清瑩。彼詠我笑。恒至于夜不休。今徵君往矣。復覩此境。幾令孤山三百樹。一時欲化杜鵑枝。傷何如也。故予亦不能遽睡。致效海棠婢子。長戀黑甜。因取舊句爲賦。猶未操觚。即遣鶴兒銜與諸妹。倘有清興。請先揮毫。庶幾世外佳人。又添一段佳話。早尾署愚姊林門梅氏。敘祗拜。其賦題則愛月夜眠遲也。吳已技癢。遂不復辭。染翰構思。摘華抒藻。不半日而賦成。衆疊肩誦之。其中警絕者有曰。縱高潔以自憐。亦團圓之可愛。又曰。蕊珠宮外。誤香夢於凭欄。羣玉峰頭。騁花魂而入月。又曰。月姊可憐人。須念今夕之春春。素娥真好我。必無來日之遲遲。約二三百言。比偶工整。衆皆誠服。贊曰。洗刷殆盡。擲地金聲。我輩宜拜下風。因復命酒酬謝。且將肆筵相款。吳亟止之曰。荷蒙寵召。聊爲塞責。頃領玉液已醉矣。揚帆者實不能再侍。請即遣歸。是所切望。衆笑曰。妹猶戀冬烘夫子哉。雖然。既已久羈。不宜復留。俟明歲梅花國中。再當相晤。遂喚前嫗併二婢。仍送之還家。衆亦送之門外。且囑曰。妹以師雍之故。有涉凡情。因

遣帝議墮落人間。雖不得意於痴翁。亦既旋歸有日。努力自愛。慎勿過於傷悲。囑託。俟吳登輿始退入車。行較前倍速。俄頃至舟。吳將攝衣自下。忽颶風大作。所乘頓覆。吳大號。恍若夢壓。及寤而視之。祖錢者還在左右。謂吳已死。將與之更衣受含。吳乃緬述其故。更誦其賦如流水。人皆驚異。蓋死已閱三時矣。諸女始告歸。林乃入牕慰視。明日解維。遂爾長往。期年錫山人至。好事者爭詢之。則吳果彩雲散矣。所謂一歲之約不爽。若是。但恨無驛使。來自嶺頭。竟不知羣花相見。更自何著作。足以贈炙人口也。

外史氏曰。梅花賦出自廣平。今竟自欲賦矣。且倩人賦矣。究之所倩之人。即屬廣平賦中人。而又不屑自賦。且借愛月以為賦。其賦遂相艷千古。其亦香艷千古。其人之事。更香艷千古矣。然非梅之香艷。其人雖足傳。其賦雖足誦。其事究不足異也。惟孟婆一舉。似乎孟浪。而因落梅之風。少緩山陽之笛。亦既有功於吳。況為梅之所畏者。一旦見役於梅。又不足為羣芳吐氣也耶。

隨園老人曰。梅之含酸。宜其薄命。然自羅浮夢後。紀載無聞。得此猶堪補入賦科。

童之杰

武生童之杰。灤州人。嘗蓄一利劍。自云能斬鬼狐。人固未之信。某年秋。負之行山東道上。旅

人有詢者。輒津津道之。且曰。吾持此刃。雖不能學萬人敵。然遇魔鬼邪妖。不難一一斷之。彼區區誅軍斬將者。猶是人間鈍器耳。言之數數。即有好奇者。欲試其能。因先與結好。行止皆共。時濟上有巨家。所居宅第。為妖所據。曠之而遷於邑中。其人深知之。一日合宿其地。乃給童曰。溽暑猶蒸。旅邸人滿。有一清涼國。君能從我游乎。童詢焉。則曰。知友有別墅。實在於是。倘偕訪之。今夕東道主有所在矣。童欣然從之。並跡而前。至則天已嚮晦。其人導以往。戶猶未閉。間無其人。蓋巨家緣有怪異。知無敢入者。遂不慎。鑰也。兩人襍被徑入。甫及中門。其人佯驚曰。何洒掃亦無一二。君姑處此。待予往左近覓之。童視地中頗修整。故亦不疑。且恃其武勇。慨然曰。諾。其人即趨出。至外。即闔其扉。且以革帶繫雙鬟。諒童無能飛越。喜笑而去。童久俟不至。心竊訝之。欲出。則門已扃。悟曰。若人殆欲試我術也。幸有劍在。予何懼焉。於是即庭側一室。拂其塵榻而處。時已昏暝。亦不遑深入。按劍良久。寂無見聞。遂倦而思寢。甫及安枕。窸窣有聲。窗牖故無片紙。伏而窺視。淡月之下。見一人長尺餘。侏儒肥矮。往來巡階而走。狀似狐。因厲聲叱之。倏不見。童遂以為無足慮。然復卧。俄而火光頓熾。可鑑鬚眉。有異物高與檐等。面瓜色。雙眸如盤。灼灼然。火光即從此出。周身皆綠毛。約長數寸。甚可怖畏。童不覺股栗。強掣其鋒。虛聲相向。揚笑曰。此劍儘足割雞。奈何大言欺人耶。其音如鴉。响震屋

字童之劍早已墜地。正倉皇間。忽聞環珮之聲。物竟斂迹。童因定性視之。遙見紗籠數對。出自庭後。比及所臥室前。則一中年小婦。親妝炫服。導以小環十數。咸衣紅紫。童心詫異。妖屏息無言。婦人排闥入室。命小環以燭照之。微哂曰。香竹亦問主人何擅作入幕之賓。無怪乎斷養不容也。言訖。北面就坐。呼童以禮相見。童既無能遁。強起而揖之。潛睨其容。黛綠粉白。猶存風韻。因竊計巨鬼畏此。此必其中巨擘。予受此劍。本求一試。頃因氣餒。致為鬼所擲。掄今值孱弱。猶不用武。豈真束手待斃乎。見婦人指揮從婢。似將不利於己。意殊莫測。乃俯擻其劍。挺而刺之。婦人忽迴眸一笑曰。汝猶以劍俠自居耶。予以好生。不戕汝命。且欲講濟世之術。汝乃包藏禍心。反以予試此刃。是誠不可救藥者矣。汝既有利器。請斷予首。倘不能斂弗可活也。言次。側身向童。命其嘗試。童懼復棄其劍。伏地曰。予不敢矣。婦人又笑曰。孺子尚知分量。似可教也。乃令起坐。與語曰。予實紅線之流。神於劍術。非若子之碌碌者。因此地鬼狐為祟。特來居之。怪皆遠遁。向之試子者。皆予之僕隸為之。非真妖也。而主人不知。予仙猶以為怪。遂亦久無人居。適在後庭。聞僕言。予有重寶。而其氣不揚。故宵行而來。將授予以異術。豈有他哉。童聞言大喜。長跪請教。欲求為師。婦人命取所擲之劍。拂拭再三。謂之曰。此道家鴻魔劍也。非吾輩所用者。故煩人力。始克奏功。若吾劍之飛騰變化。則行之無阻矣。雖然。

子實負此劍。非劍之負子。吾授子口訣。再以符水煮是劍。則天下之魔。不難盡蕩耳。童益踊躍請教。婦人遂言曰。天心正大。吾法正直。蕩滌邪穢。肅清一世。授訖。即令小鬟持劍去。以某符和某水煮之。以光起為度。且謂童曰。劍非不利。但遭世塵埃。亦不免鈍矣。因與童坐語。歷言劍俠行事。並戒童以正心濟物。不然劍雖通靈。其為寶也幾何。童一一敬諾。又許時。婢以劍出。則精光迸露。非復向之黯淡無華。童遂再拜祇受。婦人又叮囑數言。始返內。時以漏下五鼓。童少寐。天已侵晨。亟起整衣。將詣庭辭謝。而小鬟已出。又以一革囊相付曰。夫人有命。人神路殊。不宜數數相見。君持此囊去。盡收天壤魔妖。十年後始可尋晤於武當山。彼時再傾囊細敘。童又拜受。小鬟即入。童甫出。給之者。早俟於門。笑而詢之曰。此中頗安樂否。童心甚恚。然遵正直之教。不敢諱。為緬述之。末曰。子實殺我。而予之劍。賴子以神。恩怨可以兩忘矣。遂別去。不再與言。其人亦疑信參半。嗣聞童在江右。頗著神奇。且出家為道士。代人驅遣。不受一錢。始為之駭異。余在荆江時。嘗聞童之神術奇蹟甚多。姑舉其一二。即足惛人。揚州有一婦。初患瘵疾。既而夢與鬼交。其鬼面目擁腫。毫無血色。且體冷如冰。每至。婦即沉頓。頗不可當。其家延童祛之。童詰其形狀。笑曰。此一覆舟之鬼也。乃不入婦室。携眾直至江干。夜深鬼果出。童突前擒之。剗剗剖剗。流水滿地。其臭不可聞。相偕者皆掩鼻。童遂納之於囊。

鬼猶嘖嘖作响。荷之而行。婦始安。半年而愈。又某縣富家。有女亦為狐祟。晝則白身卧閨中。夜則凝妝以起。侍兒窺之。都無所見。惟衾枕時有長毫數十莖。則狐之所遺也。童聞之。佩劍而往。至即於富家門側。拔劍揮之。應手而倒。得一狐。長近三尺。血殷然。已垂斃。童乃剖狐之心。用以療女。病良已。仍以囊貯此狐。徐徐而去。人視其囊。約二尺。盛諸異物。無不包容。不禁咋舌駭嘆。童既為黃冠。不歸故里。至戊辰歲。作武當之游。遂去不復返。

外史氏曰。或疑授童之訣。寥寥數言。必非蘭亭真本。余謂即正直一語。可當百千符籙。并劍亦可無庸呪訣乎。何則。胆之巨細。由於氣之盈虛。而氣之盈虛。原於心之邪正。正而以直行之。即孟子所謂浩然者也。仙佛人神。不外此二字。劍俠更無論矣。獨是同一劍也。懦則試輒不利。勇則所向無前。劍固靈於人也。故夫天下有大勇者。不必有劍。而亦神欽鬼伏矣。

螢窗異草三編卷二終

螢窗異草三編卷三

長白浩歌子著 武林隨園老人評

楊秋娥

晉省有書院。未詢其名。蓋司牧者所建。以振鐸之地也。邑諸生朱燮。年僅弱冠。肄業其中。醇謹嗜學。王是院者。舉刮目焉。丁巳冬杪。將歸度歲。院中人咸求其書。朱亦自理殘編。忽得詩箋大如掌。草書若管花。誦之其句曰。蓮房留蓮子。蓮子不肯住。一旦入金盤。空房泣秋露。語極哀艷。頗類古樂府。朱因愛玩不釋手。及抵家。黏之壁上。暇即吟哦。初不知為閨人之作也。時值除夕。醉酣頗繁。迨至人日以後。漸能約伴出游。唐魏素勤儉。婦人女子。間或荆布微行。所云如雲如荼者。得未曾有。朱遂隊遨遊。偶過一巷。忽見平屋之上。有婦人以面巾冒首。荏苒而行。雙鉤不示。似甚纖細。不覺觸目。及近。則練裙布衣。俱甚精潔。而素絲朱履。益更動人。但未望見。顏色頗以為憾。乃積雪雖消。春水微滑。婦竟捉足不定。延至眾前。竟如片雲飛墜。矣。眾大譁。歸適落朱懷抱。朱亟以兩腕夾持。幸無損傷。而蹉跌之餘。面巾自揭。眾眺之。蟬鬢玉顏。天然絕艷。則女子也。眾矚之地。不勝羞惡。賴去其家。伊適如青鸞垂翅而遁。眾既為之醉心。不暇瞻顧。惟朱見紅牋一幅。委於地上。知女子所遺。亟拾而袖之。同人又皆茫然。女去

已遠互相嘲戲。以朱未有室。爭譏之。朱懷含笑不答。意中亦頗覺自得。泊乎與衆分袂。不俟至家。即出牋於袖。展視之。墨蹟猶新。則故蓮房一詠也。朱甚駭異。及返室中。合諸壁上。又復筆仗宛然。益為錯愕。不知因而頓起。知情更思女子態度。竟至終夜不寐。晨起潛往其處。物色之。盡得其實。女楊姓。生於桂月。父母因字以秋娃。其舅為山右通儒。以娃字雖近古。而於今則俗。因易之曰娥。及長。貌殊麗性且聰穎。即從其舅受學。工書能詩。所作有晉唐風味。其舅或因而閣筆。但產於寒素。且羞晦其光。遂絕無知者。年十七。守字閨中。前歲因讀古有懷擬作此絕。今在就正於舅。因顛遂返。慙赧不勝。初不意稿之遺落。更不知旬日之前。何以先在朱手也。然朱亦僅得其姓字。且出自鄉隣之口。亦未盡悉其才。惟慕色之念。日攢於胸。遂忽忽如有所失。上元已度。勢將入院肄習。朱之形狀如狂。祇默誦女詩。不絕於口。時且顛首頓足曰。是耶非耶。果其所作耶。硯石之同者。莫不聞而訝之。詰以其故。堅不肯言。閱數日。院師開講。衆皆肅聽。朱獨漠然不聞。時時如與人偶語。師怪而詰之。乃緘口木立。少間復然。有與之同日游者。因陳其事於師。師歎曰。此子殆病狂失心也。可扶歸其家。延醫施治。不然當瘋癲。因此輟講。命人伴送使歸。備述其辭。父母皆垂泣。朱獨搖首止之曰。兒無疾。特水上人約我為父母撮合佳婦。言已瞑目耳如睡。竟夕鼾然。闔家益惴惴不定。殊不知朱自入院即

祝曰。噫。以詩牋昇我。即當以月老自告。何累人相思。而身處局外乎。蓋書院素有靈狐。朱曾聞之。疑牋為其所致。故禱之如此。已而寂然。遂心口作念。有類於痴。實則性靈未昧也。當在講席之側。有一人高冠盛服。年約五旬餘。揖而與言曰。前仿御溝流水。預以紅葉屬君。非無意也。良緣具在。君宜自圖。奚為怨悵於僕。朱知其為狐。大喜。詰以詩所自來。并所以圖之之策。絮絮不休。維時人不見狐。祇覺朱有所語。且未聞所云云。是以疑而且駭。乃狐謂朱曰。女雖育於楊。其前生實我族類。猶有母在。盍以婿禮往謁之。此姻良可望。朱心已失所主。欣然曰。諾。及朱歸家。狐從之。相俟於庭戶之外。至是朱覺身輕如葉。悄然出門。與狐偕行於市上。湏臾至一巨室。燈火熒熒。錦衣花帽之人。司其啟閉者。不止一二。見狐即聲諾曰。丁員外來。楊家阿姊之事。當有濟。狐以首領之。其人即入稟白。少頃出肅客。朱從狐入廳。事五楹極高。敞中設白玉屏風。鏤牡丹。宛然如生。下置胡牀。朱茵累寸。旁有繡枕四。光華炫目。周視室內。金玉之羹器。映帶左右。舉為朱所希覩。因竊念曰。得為渠家婿。當不慮富貴矣。乃賓已復闕。主人猶未出。謁者告狐曰。太孺人以老疾。不能疾趨。恐慢客。請坐以相待。言已自出。狐引朱耳語曰。此媼性拘。亦不輕於許可。人以君之才。深慮未能入彀。予有室稿。君錄之。則雀弁不難中矣。因以一紙授朱。朱益喜。俄而異香過發。有紗籠四引。一媼冠帔而出。侍婢十數。妖冶

絕倫。狐導朱執子婿禮。媼止之曰。否。否。婚嫁非細故。無敢鹵莽。言次竟據中坐。亦不少遜。狐與朱翻北向而坐。朱以色為重。亦不以禮為怪。媼語狐曰。年來亦大匆忙。竟不一顧。狐起謝。過又問朱以姓氏及所業。朱一一敬對。媼笑曰。泮水中自是化龍之地。玉堂金馬。俱基於此。郎君以青年采芹。將來良不可限。狐亦從旁贊揚。謂與朱比鄰。咕嚕之聲無少息。故敢於先容。媼之色以甚喜。既而曰。老婦龍鍾耳目之聰明。大遜往日。兒女姻事。無敢自作主張。俟小妮子來。與郎君旗鼓相當。渠之意中。則老婦之意亦中矣。狐因請曰。姊安在。媼曰。已遣婢想當即至。於是命婢進茗啜之。味甚香冽。無何。婢報曰。阿姑至。朱與狐皆避坐遠立。屏後又見紗籠有女子。繡衣錦帶。翩翩而來。見媼即斂衽再拜。朱睨之。裝飾雖異。姿態如初。實即女也。媼握其腕。並坐於牀。且撫其肩曰。兒近來頗念母否。答曰。云胡不思。但隔世已久。非母於夢中見。示兒何能知。媼又曰。既念子。則子之命。亦若父母之命也。母慮兒家暴貧。或輕許蚩蚩者流。誤兒一生。今丁員外來。為一朱公子執伐。其人頗才俊。可許乎。女聞媼言。俯首不答。色雖赧然。而意似重有憂者。媼笑曰。母不強兒。故召兒來自試之。臧否在兒。月旦。矐子當不誤人。奚為躊躇若此。女色少解。而不語如故。媼又強之。卒默然。媼因謂狐曰。妮子忒怕羞。題自老婦出。詩乃畀之。自擇或可也。狐即慇懃曰。然。媼指屏間花令賦七言一律。且曰。雀屏猶未

若花屏之艷也。於是羣婢設几於柱下。進水晶之硯。鋪浣花之箋。朱既有所恃。坦然就坐。以孤稿置紙下。揮兔毫運象管。俄頃而就。倩婢轉呈於媼。媼命女誦之。其律曰。國艷依稀落筆端。玉山添媚彩雲團。圖成信有千金價。張去還宜百寶欄。雲母開顏堆繡被。花王笑日倚琅玕。兼葭果入黃荃畫也。許當筵學鳳鸞。媼聆之意。先首肯。女亦微頷曰。道在是矣。乃起而先入屏後。媼始延朱復其故處曰。郎信天才。與吾家秋娥可稱匹敵。歸宜亟覓執柯。好事固可諧也。孤又起白曰。微媼有命。鳳卜固屬無徵。然亦何能使人必從乎僕意。擇吉即招朱郎入贅。婚而後吉。庶無扞格。媼以為然否。媼又側首沉思。徐曰。本不當強預人事。但欲得快婿。老婦亦不恤人言。因顧婢曰。速取十丈紅。先為大媒光彩。異日再治筵相酬。孤令朱起謝。媼始含笑受之。孤徑披紅與朱出。直送朱至其家。乃別去曰。俟訂吉期。再當敬以相報。朱入門而覺身在榻上。父母猶環守其側。朱具以告。闔室俱以為顛。謹進湯藥以飲之。翌日朱起。神氣如舊。且赴院謝其師。仍其講貫。以非儒者所樂聞。遂不置之齒。旬餘忽失朱之所在。院師與其家俱倉皇。浼人迫尋。究無迹兆。而楊家亦於是日戶牖未啟。失其掌珠。闔邑始傳以為異。年餘有朱之從叔家巨富。為賈於京。始致書。並朱之書來。則朱以納粟坐監。且登鄉榜矣。蓋朱在院數日。又見孤來奔告曰。媼家已以輿來。予以院中人甚夥。故止之於予家。新郎可

往矣。朱欲歸告父母。而以前事為鑒。懼其弗信。將不得娶。乃鍵戶從孤行。及抵孤處。門庭蕭洒。絕無纖塵。果有輿止於外。孤揖朱入。朱因謝其玉成之德。孤笑曰。子非他前生亦一女也。遭吾祟而死。恩情惓惓。予縱忘之。予不能忘也。故百計圖維。成子佳耦。亦聊以為報耳。何謝為。朱頓悟。孤又出衣衣之。華美異常。朱雖無羊車之貌。亦既神采不羣矣。乘輿啟行。天已嚮晦。簫鼓教曹。里人竟如充耳。既至。賓相僕從蜂擁而入。堂前大賓肅立約數人。冠服不類於今。貌皆奇偉。媼亦出扶杖候之。朱降輿。禮人鳴贊。婢始擁女出。裝束如仙。以帕重遮嬌面。生忽疑非楊女。迨及交拜成禮。啟袂視之。花貌儼然。則故秋娥者是。朱乃大悅。及寢。燕婉之求既遂。而魚水之樂。因以靡加。浹洽之餘。朱又疑信在夢境。且以楊氏之妹。何以聘嫁。由媼細詢之。女初慙作不言。徐乃自白曰。妾生有夙慧。襁褓即洞見本來。但懼惑人不敢妄語。比長亦漸昧前因。客歲忽夢媼。自云是妾前生之母。妾緣母病。出覓仙芝。為獵犬所咋而死。蓋一狐也。因母痛念。妾適父來游於晉。携母至此。始得根尋相見。不勝劬勞。衣食珍異。時自暗中餽遺。妾亦在睡鄉。日來省視。今春語妾曰。若父母與乃舅謀以兒適。劉郎于此。人文名誠藉盛。而福澤甚薄。吾當為兒覓一佳婿。曩日因丁公得讀佳什。母與妾皆心肯。檢君祿籍。又仕版中人。故以妾奉箕帚。朱曰。然則卿今至此。其猶是漆園之蜨耶。且兩次未瞻泰岱。係何銜

名而媼還稱太孀人。女曰。妾亦不自解。日前母云。以妾字君。妾心甚覺猶豫。以為未奉父母之命。再生之說。究屬不經。遂婉言以辭。母甚不懌。昨夕妾在深閨。忽二婢入室。夾持妾行。若在雲霧中。至此母始告妾。則已不能歸矣。又聞妾前世有兄俱在。帝京供役。授有微秩。僕婢因以此尊母。至於父亦往都中。久出未返。其大概如此。妾實不得其詳。朱既得女。叙述心下。霍然。亦自言兩詩之異。並邂逅相遭。遂致懷思之苦。因戲曰。卿即墜樓人也。非予。雖不玉碎。恐難瓦全矣。女亦得悉其顛末。笑曰。觀君壯貌。似曾相識。想以妾失足之故。言已。至頭而眠。明日早起。入謝媼。媼忽言曰。婿與女。究非吾道中人。不能久居於此。乃以輜輶一乘。駟騶數騎。婢二人。僕三人。送女與朱俱止上。瀕行。授以千金。曰。婿自能騰達。厚貲反以相悞。況乃父若兄俱在京邸。薪水固無虞。不給也。朱與女泣拜膝下。勉強發軔。途中女與朱倡和。朱輒顏辭。以未語。女怪之。朱以實告。女歎曰。丁公為所愛。悞人閨媛。烏得無罪。既而見朱所為文。始驟然曰。妾雖未解為此。然詩文一也。英銳之氣。自宜早發。惜未斟酌盡善耳。朱甚服其論。抵京。婢僕皆辭去。朱乃以金自贖十指。以代之。閱數日。翁至。議論淵博。絕類老儒。朱遂執經受業。學乃大進。惟二兄以職役為言。從未一觀。而贈遺其妹。不啻同胞。朱又謁其叔。叔大駭。而詢之。朱為緬陳。叔亦且信且疑。因勸之納監。適值秋闈。賴孤翁度以金針。遂舉月桂。明春

下第將歸。女適坐蓐誕生一子。彌月後始得西還。引妻以子。入見父母。具以情告。朱父母無子。忽得媳。且已抱孫。乃大喜。女始得歸寧父母。惟其舅疑女淫奔。有玷閨訓。屏斥不與通。女因此內媿抱恙數月。幸值孤翁倦游。與媼偕至朱家。視其女。車馬喧轟。溢於門巷。邑人皆見之。而羣議以息。舅之惑。不言自解。始與通訊。女疾隨痊。然自此孤翁夫婦。絕不再來。朱與女皆若夢寐。莫識所居。惟時時額手以當瞻拜而已。韓城皮景休曾遇於書院。為予言。青青子。矜猶口傳。而心艷之。

外史氏曰。媼之慈。女之孝。丁之多情。均可以傳。惟媼強主婚姻。竟不於所生。是問丁為人媒妁。乃至於其類售欺。而朱以一線紅絲。背棄鄉井。竟不念厥父母。似不可訓。不知其舅既通儒。自謂藻衡一世。勢必許劉而不許朱。向非媼之大力。丁之委蛇。與朱之鍾情過甚。此事何可易幾。但惜翁媼不偕臨。朱固不辭為相如。女亦何辜而為文君。瓜李之嫌。又誰能為之解也。不亦冤哉。

笑案

閩粵有二命案。均可發笑。其一為強姦致死。審其實。則死者非牝。乃牡也。致之死者非雄。乃雌也。蓋粵東地雖苗疆。有燕六者。梟署之承差也。貌白哲。年僅廿二三。棒檄催某縣案卷。行程

苦熱。小憩於樹下。袒裼偃卧。俟涼而後行。適遇苗家婦女。姑嫂宛若共三人。挑菜而來。見燕
 肉色如雪。咸悅之。本省皆熟苗。可通情語。燕以走卒。素習此浮詞。相挑。遂野合於綠陰深處。
 娣如爭先。姑以女子獨落後。然觀媒褻情狀。早不自禁。燕自負色中下莊。可刺三虎。無如精
 力已竭。至女竟委頓不起。女情極。百計撫摩。究難振作。顏頰益增。一時忿忿不已。謂燕薄已。
 以利菜之嫌。狠割厥物。隨手而落。其嫂皆不及防。燕遂死於牡丹花下。二婦大懼。方牽女思
 遁。而行人踵至。見血漬。詰得其狀。擒以首官。燕雖少甦。踰日竟死。官因以戲殺。置女於法。至
 於閩案。可笑而尤奇。某縣邑宰檢驗一屍。項下胸前。致命數傷。固其常。惟後庭方寸地。以刀
 穴之而去。洞然無餘肉。宰愕然詢之。兇手不少諱。竟毅然曰。剗之矣。訊以安在。又毅然曰。烹
 而食之矣。宰駭且笑。詰曰。此何物而可啖。得毋欺甚。對曰。非敢欺也。死者年十四。吾悅其色。
 誘之以利。遂成姦。自是飲食衣服。無不取資於吾。吾猶惴惴焉。恐不當其意。以此耗散於家。
 父母嘗我。妻子怨我。戚族不齒於我。維渠之故。今未弱冠。而棄我如遺。欲與之歡。始猶規避。
 漸且拒絕。再強之。則老拳將奮矣。情實不甘。始以他事與之游。乘其無備。刺而殺之。既而思
 敗家之由。見絕之速。劍此歸付釜鑊。而烹下酒。始洩此忿。今日雖萬死不辭。供託公堂上下。
 無不粲然。庭鞠再三。矢口不移。宰因事甚猥褻。刪之弗錄。僅以姦殺具詳。而責令尸親掩其

駭。迄今入幕之賓。囊琴而游兩地者。相對劇談。猶舉此以為笑柄。

外史氏曰。獄重事也。姦殺奇慘也。有何可笑。獨至此而捧腹不已。誠以懷春處女。竟成殺命姦夫。斷袖男兒。忽做嘗羹流亞。懦男子三鼓氣竭。難當摩厲之頑。拘小官一旦情乖。突受挾剔之苦。情關未斬。先教折戟沉沙。孽海難清。早共餘桃入口。且也兩婦狼貪於始。一女虎視於終。與輪姦有以異乎。既已搗穴於前。何更犁庭於後。較鬪殺固不同矣。閱案至此。雖哀矜之君子。不禁解頤。况身處局外者耶。又聞某縣一邑侯。下車未久。有民以忤逆控其子者。其子以雞髮為業。即世之所謂待詔也。拘之至。而訊之。以生意微細。養贍全家。父好賭。不能多得錢。因是見控。供情頗侃直。官怒。置其子。欲杖其父。幕中人知其非也。亟請官以他事退休。語之曰。例本倫常。未有因子而刑其父者。官若夢寤。貿然曰。杖其子可乎。友曰。可。官即出坐衙齋。不升公座。唯曰。速喚待詔來。從者謂其雞髮也。即召平時之待詔。持匣裏刀而至。官不詳審。為伊誰叱之跪。且呼役杖之。笞二十杖訖。待詔起。請命。則曰。若不孝。若父法宜責。待詔轉懼為笑曰。公誤矣。民固幼失怙恃者。豈鬼以忤逆控我耶。官因張目注視良久曰。適間搆訟非汝乎。答曰。非。官又若夢寤。輒然曰。誠誤矣。胡不早言。賚以千錢。使自去。邑中遂傳以為笑。此官之夢寤。又較之笑案。尤令人為之絕倒矣。

戲言

京都某公宅有狐。能攝到人物。公固不甚覺也。家人輩咸知其異。遇有遺失。輒祝之。次日或珠還於原處。遂習以為常。獨一點僕不深信。且戲曰。若勿絮絮聒聒。狐之所攝。皆以供吾飲。陳汝輩祈之。亦徒勞。嗣後某僕之婦失其簪珥。則又戲曰。阿嫂須大量。狐知我無偶。借此區區為予聘婦。新人入門。我當代狐拜還。如是云云。衆初亦目笑其戲。乃自此所失之物。縱祝之。竟絕無還者。衆因心厭其戲。漸且面斥其戲。而其戲益豈可究詰。每曰。狐引予至其處。食以珍錯。飲以醇醪。相與寢處如常人。備極歡好。語次描摹情狀。聞者幾至掩耳。則狐之寒心可知已。一日秋雨新霽。與僚僕共話。又涉戲言。忽僕曰。虧狐情厚。使得與新嫂為歡。但惜天氣微寒。予之兩股如水。諒嫂亦未能遽暖也。語已大笑。蓋此僕結縭未久。適見其婦坐搗衣石上。與女伴長談。故譌之如此。詎意其人有疑癖。托故即起。將歸房。點者猶笑而送之曰。若驗明自腰以下。倘不如沃冷水者。當以造謠唾予面。此僕聞而益疑。入則婦已旋室。不暇詢問。即探手於袴中。婦猶羞避。夫更滋惑。強捫之。果如所言。則肌不冰而如冰。膚非雪而類雪。其疑遂不可解。遽批婦頰。使招姦狀。婦既摸頭不着。無由與辯。而點僕甫分襟袂。即奉公命差出翌日旋歸。是僕之婦早已懸梁自縊矣。公詢其情。亦知其為戲。而不得不並令出官。衆

僕又頓憶前言。私發其囊篋。則无物於中。無非所失之物。間亦有公之器具。俱愕然白之。主人始大怒。補牘公庭。僕雖黜而無以自明。竟律以誣良竊盜。罪不至死。問發黑龍江。不日即簽差起解矣。乃行未二日程。有婦人靚粧俟於路逆而言曰。久待巾櫛。何忍遺棄。胡不簽妻同配。將馬置妾耶。役方疑其有室。而僕早知其為孤。亦笑答曰。累若扶持。既居縲紲。又荷戍戈。今更依依弗捨。然欲偕行赴配。予實無計資生。若能為錢樹子。則可共贍。否即請迴玉趾。孤聞言紅漲於面。唾曰。是兒尖嘴。竟至死不改。直前以手捫其吻。血即如濡。視孤已不見。二役驚顧倉皇。亟視僕。則唇之上下。割裂半寸許。如十字然。駭而且笑。相偕東行。歸為公家人。述之。始悟前此之事。皆孤之報其戲也。後數年。僕以大赦還。得仍為公家服役。但絕口不敢言孤。而公家之孤。早不知其安往已。

外史氏曰。僕與孤可稱對手。僕不緘口。孤亦不肯甘心。然僕非有剛正之氣。足以服孤也。直不過輕薄口齒。藉以肆其雌黃宜乎。孤之思逞。而有以中之也。唯未幅雖近醜詆。而不為孤屈正。不得以唾壺口缺而少之。

銷魂獄

宜陽董生。年六旬。為冥中走無常。恆為人言。凡少年多情。必墮銷魂獄中。大是苦事。其獄即

在人間言之若鑿鑿可據。同邑周生聞其說而大笑。曾叩關之。董生微哂不與。爭。惟曰。君名
 正在此獄中。何得遽爾老夫。不出三年。予言驗矣。周生益斥其妄。蓋周巨富。粉白黛綠。列屋
 而居。又數作狹邪游。僂紅倚翠。視為固然。且自謂人患無厚貲。何憂不得佳麗。以故正室物
 化。漠不關心。曾有一絕曰。花落何嘗減却春。東君歲歲駐紅塵。多情自有忘情處。情把銷魂
 說向人。譏董言之謬也。年餘以事游三吳。猶載二姬以從。同人餞之。董亦與焉。私囑曰。此行
 將近銷魂獄。君宜慎之。周為之捧腹。且裝二姬出見客。眾皆嘖嘖。董獨正色曰。此等蠢婢
 子。不第苦處無可銷魂。即樂處亦無足銷魂。予所謂銷魂者。非即此也。君往矣。閱三年而返。
 不以予為師。予當北面執弟子禮。聞者皆愕然。周益不信。竟揚帆而行。甫數日。周在舟中夢
 一人持牒與。閱曰。周某當落銷魂獄。宜速勾致。周覺而心惡之。鬱鬱弗快。忽零陵宰折柬相
 邀。以周文名藉甚。所過之地。每多傾蓋交。宰尤其莫逆者也。周往赴其約。置酒園亭。頗為幽
 雅。其側則某巨商之所居。亦有臺池。足供游憩。周與宰即席歡飲。酒未及半。一時內急。宰命
 小奚導之。就牆角便溺。忽見粉垣之上。叢竹挺生。其上有紅巾。因風飄挂者。周素嗜風流。因
 以物稍致之。展視。馬上題如夢令一闕。其詞曰。憎煞碧桃牆外。更有柳綿無賴。鎮日惹人愁。
 具盡一春詩債。眉黛眉黛。都被風花愁壞。周得此大喜。玩讀良久。適宰命介視客。攬入袖中。

亦無心終席。辭以腹疾而返。歸舟挑燈。誦讀夜半不輟。蓋微名銷魂。周已非門外漢矣。明日晨起。擬往訪之。第不知為商之何人。無敢遽次。及入城。謝宰遇所舊識。微詢之。則商有一女。弱嗜文翰。此外並無能詞者。益為神往。晤宰。即托言妾病。不能遠行。乞為致意於商。假其地暫安行李。宰適懷投轄之念。喜其留而諾之。周又挾刺謁商。商夙仰其文譽。歡然接見。宰更為之關說。竟得暫假一枝。周遂舍舟就陸。不復前行。及入園中。其地絕寬。敞修竹媚秀。落英繽紛。迴異塵俗境界。而亭臺掩映。布置絕佳。又可見雅人深致。寓之頗適人意。而終慮女之妍媸未辨也。雖信人言。知其美且未字。然無由見之。乃女聞周名士。嗜才之念。亦汲汲然思其母往觀。二姬意固有所為也。詎周逆料已久。每托他出。匿身室內。俄而女隨母至。周窺之。則莫增莫減。怯粉羞朱。妙麗天然。不第室中二美遠若天淵。即身之所遇者。皆類瞞失。抑且珊珊而來。亭亭而立。入室則芝蘭散馥。即席則珠玉生輝。欲不醉心而不得矣。已而顧盼生春。容光肆映。其母詢二姬之年。一答以十九。女即笑曰。九十春光倒讀之。光且春矣。以此姬之髮微禿也。一姬體頗肥。以十七對。女又笑曰。月圓三五。至十七渾未消瘦耶。周暗中不禁絕倒。而私心又以為恥。又聞女母與二姬言瑣叙家常。女似就案頭翻閱得周詩集。嚶嚶細咏。至紅梅一律。不覺曼聲長吟曰。誰點羅浮靨。濃脂次第勻。嬌紅疑帶酒。膩綠訝含顰。月浸

丹應執霞侵雪。倍春不妨隣玉照。共媚離頭人。讀至此。即以香鈎點地曰。處士虛聲。閱此正自不虛也。意甚賞心。二姬因以箋乞詩。女亦不辭。瞬息即成一絕曰。乍見泚卿玉。不如麗華欣與太真俱。祇愁鬢伴花羞落。十琲由來話盡虛。二姬亦不解其指。欣喜拜受而已。女即起含笑。與母離席。橫波四顧。許時方出門。意似戀戀。周更目眩而神往。自是視二姬如塵羹土飯。不復饜飮。數日莫得當時。而胸頭眼底。恍惚皆有美一人。因而不嫌自媒。買馬直陳於宰。宰知其琴絃未續。婚牘又難自官出。乃使人授意於商。商甚愛女。不欲締姻於外鄉。且周之齒微長。又不屑應以桃夭之子。其議遂扞格不能成。居三月。渴病難醫。而王孫久未首肯。周已肌削骨立。宰勸之。亦將束裝。忽女子表兄自北來。與周為杵臼交。一見即驚曰。兄素豪。何作此態。周即直言其故。某笑曰。此大好事。何猶豫至是。即入見商夫婦。歷陳周之才品。為三楚第一人。異日玉堂金馬。妹亦與有榮施。不可以失此佳偶。商始有允意。某又反覆開解。戚族之羣議以息。遂以某為月老。旬日之間。周備千鎰之聘。納之於商。商家大喜。又月餘。即以園為甥館。消吉成禮。新婚之夕。女之一顰一笑。均為周所未經。而枕畔之嬌羞。衾底之柔順。縱西子毛嫱。當無異致。其樂境之銷魂。誠有如董生所云者。乃女既因才而愛才。又幸與才遭積漸而稔覲。覲遽更或交頸填詞。或並頭聯句。窮極韻事。不可勝言。而白晝之倡隨。深宵

之繾綣更無論已。且生平好為綺語。即拈一小令亦靡曼動人。推而至於齒牙之慧。每耐人十日思。曾謂周曰。琴瑟靜好。豈操縵獨不樂耶。又曰。管夫人小詞。儂中有你。你中有我。直如是分拆不開。周喜其語。書而黏之於壁。日夕觀玩。而其南鄉子詞。自咏其定情之苦樂。則曰。未慣雨雲。鄉小。鹿心頭忒煞忙。饒是才郎多軟。微注洋。鵲血啼殘。妝枕旁。幾度怯蜂狂。又覺貪歡。別有腸。玉軟花慵。晨始起。郎當小步艱難。倚象牀。周由是伉儷情濃。分飛意少。銷魂歡中。亦既安心坐地矣。不數月有周前室之叔虎棍也。以猶女之亡。周不以計。心甚銜之。適觀察某公下車。搜剔屬邑隱事。乃具狀以殺妻控周。且言其富於貲。本縣官吏將左袒乞親鞫。公竟批准。知周在零陵。檄行該縣逮之。質審周。雖自知无妄。然數百里之行。庸詎能免。於是別離之狀。頗見於顏色之間。維時邑人宣傳。以為周實有其情。商夫婦且悔且恨。遂視婿淡然。即女亦聞風懷懼。謂夫未必能歸。而其心益苦。瀕行置酒於閨中。而餞之曰。郎行矣。莫須有之事。諒難以魚肉正人。然三人奔告。慈母猶疑。正不可不慎也。今君就道之時。即妾凝眸之日。望穿秋水。離緒又復如麻。妾固善病。當此多愁。恐君一帆南來。將不及再奉巾櫛。能不傷心。言之淚盈嬌面。周亦不禁黯然。強詞慰之。女拈踏莎行。以贈別。愁苦之中。兩俱不能記憶。周遂行。宰情甚厚。為具舟楫。更預以書。為請託東道主人。頗不惡。惟周不以訟事繫心。祇

以離愁在抱。江草萋萋。時吟斷腸之句。山雲瑟瑟。難忘折翼之悲。九疑三相。尤增愁緒。及至觀察適以公出守。候月餘始得對質。詞內又干連多人。往來提喚。坐費居諸。荏苒將半載。訟事始結。控者雖得重罪。而周亦耗盡心神。雀角鼠牙。猶可撥雲見日。獨至於藕絲蓮性。擺脫維艱。且數得女書。言已病在牀蓐。益覺寸心如焚。幸而定案。扁舟早待於江干。解纜而行。數日即抵零陵。直趨岳家。妻幸無恙。然已憔悴。支離好花。如將萎謝矣。見即握手涕泣。淒惋不勝。蓋女自周行後。甫兩月。以憂成疾。今聞其歸。稍有起色。因勉強離榻。扶病出迎。其實積重難返。二豎子究未遠遁也。悲定喜生。女亦神思頓爽。始言其懷思之苦。及致疾之由。周感其情。益深眷愛。於以卜鸞鏡之常圓。知寶釵之永合。謂已無庸遠慮。乃未及二日。女以事怒其婢。將親撻之。婢故愚悍。以手推女而跌之。女遂氣結不能言。周適他出。二姬與諸婢皆大驚。環視而救之。商夫婦聞而怒。取婢痛加捶楚。轉售於人。視女雖幸已甦。而精神委懣。因而舊疾復作。勢轉增劇。旬餘竟不能出閨闥。然在沉頓之中。每晨必力疾而起。加意修飾。使人不覺其病。而楚宮之腰。倍形其細。趙燕之體。日見其輕。心以捧而增妍。目以倦而添媚。抑且黃口切切。籌及屬續之餘。黑夜淒淒。言皆蓋棺之後。恩情眷戀。則曰不舍。惟郎。心口嗟呀。又曰。薄福如妾。斯時枕畔之人。能不銷魂欲死耶。周因奔走尋方。竭蹶乞藥。而延醫續命。作福求

神漫無暇日。甚至甫入閨房。淚痕時有。即當廣衆笑面全無。女益憐周。周益不忍於女。其牽纏百狀。莫可言容。一夕女自夢中驚覺。流涕語周曰。妾將不能侍君矣。適夢君折一花。紛紛自落。妾問之。視妾而笑。此不吉之兆也。周時已龜筮告凶。知其不起。姑強詞以解之。女竟快怏。終夜。明日起。命婢取鏡。臨鏡自摹其形。因愴然謂周曰。女為悅已者容。君誠悅妾。請玩此。歿後之容。言次皆泣下。圖成。氣促。竟未及閣筆而歿。周大慟。頽然欲仆。幸二姬侍側。扶掖就坐。始失聲而哭。至午不輟。二姬經理喪務。商夫婦早啜啣而來。一時之慘。目傷心。覺鵲喉猿啼。猶難舉似矣。女已就殮。周遂木坐如呆。不言不笑。惟誦毛詩。謂予不信。二語時牢猶在任。知其神傷。勸商急遣塔歸。商因百計勸慰。周始諾載女柩而行。商夫婦送之。水次執手嗚咽。痛入心髓。凡歷三時。甫判袂。周在舟中。舉目無歡。寢食俱廢。在柩側。既悵無返魂之香。又恨少蘅蕪之草。二姬雖在左右。久已視同糞壤。今值痛苦之餘。少有所忤。則敲扑隨之。絕無愛惜之意。及抵本邑。以女棺廟見。先靈葬之於祖塋之側。周臨其穴。昏絕復生。返至家。以一室供女遺像對之。泣然自朝至暮。弗肯去。戚族咸諍之以理。惟答曰。佳人難再得。蓋已形銷骨鑠。與死為鄰。家人深以為憂。忽一日。董以札至。啟視之。絕無寒暄語。惟大書銷魂獄三字而已。周因惺然惕然。若聆晨鐘。亟起命駕往謁。董入見。即拜伏不起。願請受為弟子。董大笑扶之。

就坐曰。君固我之故人。何爲謙至此。周乃歷陳已事。並謝其指迷之德。董太息曰。斯卽所謂銷魂獄也。君既幸而得出。何復欲入之耶。周益大悟。董與之浮白。竟日歡然語笑。歸卽撤女像以安生之二子。囑其從兄盡散諸姬。出家於某寺中。爲善知識。人詢之。則曰。贖此殘魂。不堪再經剝蝕也。後董生年七旬。徧辭里人。謂冥王知其就衰。命以刀筆任供役。遂無疾而逝。又十年。周亦示寂。銷魂獄之名。至今著爲炯鑒。然女之詩詞好事者。梓以行世。則又爲之銷魂不置云。

外史氏曰。人生不能無事。因不能無情。此銷魂獄之所由設也。故不獨素曼當前。能失精魄。嬌痴生側。易蕩心神。斷腸於南浦之花。愴懷於北邙之柳。如周生者。比比皆然。試爲推而廣之。北山詩成。則孝子之魂銷矣。西河明喪。則慈父之魂銷矣。東征三載。則兄弟之魂銷矣。南枝一寄。則朋友之魂銷矣。至於巫峽啼猿。衡陽歸雁。足以銷仕宦之魂。山風到面。海月驚心。足以銷行旅之魂。又豈止陽關三疊。河滿一聲。肌霏霏其如墜耶。然而得妻如女。卽爲之銷魂。良無所恨。奈何董生饒舌。周子誤聽。竟使塚號驚樹名。連理不復見於今哉。隨園老人曰。遇此人。不得不銷此魂。浩歌子之言。真是情至之語。可見情之所鍾。猶在我輩。

訟疫

富平劉某。素健訟。恃其刀筆之能。歷干守令。咸莫能屈。某年關中大疫。死者甚數。其父叔亦以疫卒。劉大恚。投詞於城隍。備訴疫鬼之暴。凡數百言。詞語激切。一日夢城隍召之去。當庭責問。色似甚怒。曰。天災流行。實亦人所自致。汝何喋喋如此。况瘟疫掌之神明。其權操於上帝。予且不能左右於其間。草莽小民。竟敢以狂言相懟耶。劉即抗聲而對曰。然言者誠為有罪。但人生壽夭有命。豈於疫而獨無命耶。若有命在。何死者命皆當歿。歿者偏皆遇疫。如云無命。又何以有造生造死之說。豈先造疫而後造命乎。抑不必造命而獨造疫乎。是不可解。因以興訟。惟神有以教之。城隍似無以答。徐曰。此皆強詞。予不屑與汝辯。可速之往見疫神。以正其狂吠之罪。劉亦不懼。有鬼以巨練繫其項。即毅然從之行。微聞城隍歎曰。倔強哉。丈夫也。乃未及出祠。忽見愁雲慘霧。中有青衣童。狀貌醜惡。持牒自空而下。謂劉曰。疫神以汝論似亦近理。部下諸鬼止。知行疫而傳染者。或失輕重。未免濫及無辜。已命瘟癘大使覆加檢查。妄言訖。以牒示城隍。命鬼褫其練。縱之自歸。劉心竊以為得計。欣欣出門。莫謝來路。方貿然前行。俄有同里數人。聯袖而來。面容大有喜色。揖劉而謝曰。賴君片言。吾曹皆免鬼錄。將何以酬。蓋俱一二日中物化者。劉亦以失路告之。衆乃導以同歸。甫行半里許。突遭厲三。四輩鬼。虬筋鵠目。吼聲如惡鴉。見劉皆甚怒相屬。爭以巨爪攫拿。衆遂如鳥獸散。劉獨坦然。

揖之曰公等即疫鬼耶吾父死於是吾叔死於是與某而將三矣所以忘死而與公等訟者誠以好生者天正直者神公等奉行不善罪且莫追子縱死亦不為公等屈鬼聞之相顧愕然其戚頓霽劉因曰公等奔波亦良苦且時致人怨莫能血食誠舍子則難大之祀亦易易事當死者固不能生可生者亦聽其禱不亦一舉而兼善乎鬼乃大悅重致不安反與之訂約而別劉歸至里門俄亦頓寤使人視某某則已就飯舍旋得更生劉遂神其事每至病疫之家輒先與鬼謀凡命之不當絕者即令椎牲致祭疾果痊愈其當絕者亦預以告之人因誠信而弗違閱五年春疫復行劉固無恙忽見鬼來告之曰子之名已列疫牘忝在愛厚敬以相聞可預囑後事歿後與我輩伍亦不憂岑寂也劉如其言旬日果疾但頭目發熱而已家人強投以藥竟不獲瘳而卒死之後里人祀為疫仙迄今猶祈禳不絕

外史氏曰甚矣哉利口之足畏也既以理爭於神復以利誘其鬼而疫之權衡遂宛然在其掌握雖然當天厲之時良亦有氣血衰薄因而歿死不盡為天災所中者故其事似近無稽而其言不無可採况神史所載有疫入甕中等事則知疫之權固在神而行疫者實鬼為之猶可取以相證也

秦吉了

劍南巨家。蓄一婢。貌美而黠。主人頗寵之。不使與羣婢伍。時某太守將致仕。以一秦吉了相贈。絕巧慧。能作人言。主因命婢司其飲啄。此外無餘事也。一日婢飼鳥。鳥忽言曰。姊哺我。當得一好姊夫。婢羞撲之以扇。鳥亦不驚。自是鳥有所語。婢或戲而答之。或笑而詈之。習以為常。婢亦不甚介意。蓋婢獨居一室。鳥即懸其闥。喁喁小窗。儼然伴侶。人亦莫得問焉。又一日。婢浴於室。忽聞鳥呼曰。姊故好身體。愧我非男兒。見之當銷魂欲死。婢大恚。白身在撲之。適鳥亦新浴。因馴未閉其籠。竟振羽而出。繞屋周匝。婢捉之。倍亟。鳥忽洞穿窗紙。翔翔而去。婢遂倉皇無措。深懼主責。頓生狡獪。著衣後即籠移於檐下。徑詣主前泣訴曰。婢子偶不謹。開戶澡身。不意為人所中傷。竟放鳥去。情甘罪責。死無怨。主人素憐婢。且悉衆有妬心。果不究典守。而反究他人。其計亦譎矣。既而莫得其主名。亦姑置之。旬日後。婢奉主母命往省同邑梁撫人。其子名緒。猶未婚。方晝讀於齋中。俄有鳥飛集其案。作人語曰。為君覓一佳配。盡往視諸緒。驚而諦觀。則一秦吉了。因釋卷而逐之。鳥飛甚緩。甫出院門。見有二八妖環。青衣紅裙。冉冉自外入。鳥忽失所在。緒睨女貌美麗不羣。乃託故尾之以行。直入內室。與母絮絮語。言始悉為某巨家婢。而恣容態度。嫺雅動人。婢見少年郎。亦時時顧之。兩情頗眷戀。但不能通片語。良久婢自歸。既覆主命。言旋其室。空籠故在牀側。瞥見前鳥。瞑目拳足。憩息其上。大

喜如獲拱璧。將執之。復寘諸樊。鳥大噪曰。予為姊奔波幾殆。幸得好姻緣。何猶欲以此困我耶。婢奇其言。詰之。鳥一一縷述。婢頓悟。遽斂其手。鳥亦不飛。止於榻上。謂婢曰。子雖不能如崑崙。出姊於重垣之外。然姊之心事。非予莫與之傳。姊果有意乎。婢覲覲不答。鳥作笑聲曰。兒女之態。固如是。慮有人來。予且去。言已振翅而飛。旋不見。婢故慕緒之丰采。且恥為畫屏。反側中宵。不能自主。明日鳥瞞無人。又復爰止。婢招之。即下。因言曰。主人甚愛予。必不忍以珠彈雀。況梁生青年才俊。縱慕少艾。詎屑以婢妾充好逑。費子苦心。恐事不諧。可奈何。鳥解所言。兩翼旋作。至夕始還。乘昏覆婢曰。梁生之情。見乎詞矣。因誦其所吟曰。不妨團扇白。祇喜玉顏紅。倘遂乘鸞願。終應跨鳳同。婢聞而心喜。遂以意授鳥。侵晨復縱之去。乃緒在蕭齋。日夕注念於婢。朝起仰視翔禽。頗似疇昔之鳥。因戲曰。卿能語我可人乎。當為汝立傳。俾與蘇武之雁並傳。語未已。鳥忽垂翅而下。集於粉垣。與緒對語。致婢相思之意。並所慮之深。緒大悅。因詰婢知書否。鳥答曰。頗識之。緒即立草數行。備叙渴慕。兼矢永好。緘封而置之。地鳥即飛而啣之。徑飛去。緒益駭。歎其奇。乃自此數日。不再見鳥。而婢之音耗頓絕。正悵望間。忽傳巨家有婢死。既已藁葬。緒心動疑。而詢之。果即意中所屬者。大慟幾失聲。而亦莫解其故。殊不知鳥啣箋去。婢見之。愧不能書。乃撒玉瑱一事。畀鳥覆之。并告以父母所在。浼汝物。

色之。啗以重金。則蛾眉不難續。鸞儔可立效矣。鳥唯唯啣之。高飛至中途。突遭惡少。試以彈丸中其頰。鳥遂殞。越身命俱捐。居無何。而婢之禍作。初巨家以色寵婢。將以列之小星。婢頗不願。退有後言。迨婢以失鳥之故。嫁禍於人。雖未遭薰楚之威。而同列者。靡不側目。且慮其專房恃寵。行將長舌為災。遂羣起而攻。聞其在室與鳥言。夜半不輟。乃誣以與人有私。播之主耳。主聞之。甚懷醋意。搜諸室內。得緒書。益為勃然。毒加拷訊。婢以事涉荒唐。無能自明。扁體瘡痍。奄奄待斃。主亦不待其死。生納諸棺。命僕瘞之野。此婢之絕命本末。在緒亦未深知。惟有愴懷埋玉。坐而傷神。不禁隱几而卧。忽夢一女子。羽衣蹁跹。直前敘袵曰。妾即秦吉了也。與某家姊本同類。渠以善行。得以轉輪為人。妾與之邂逅復聚。慮其辱於庸夫。敬以先容於君子。不意妾半途折翼。致姊竟遭燦金。負屈重泉。良堪扼腕。雖然。幸有生機。非君孰與援手。緒夢中大喜。起而詢之。女子戟手一指曰。郊行百步。萍濤墳固不遠也。頃撲地化為孤鶴。凌空而上。緒驚寤。即命僕馬訪諸邑外。偶憶北堡村名。似合隱語。徑詣之。果得婢之葬處。而未敢遽開。因假村中一席地。至夜以利啗僕。同住啟之所。瘞故不甚深。及棺靜伺。似聞呼吸之聲。亟破之。婢果復活。緒遂驚喜如狂。左近有尼菴。卑禮叩之。緬陳其故。尼亦樂於為善。慨然許之。相與扶婢出穴。緒親負之以行。寄養菴中。資以薪水。然後歸。月餘。婢竟光采如初。緒

乃浼尼為撮合山。託言貧家之女。力白於其母。母往視之。雖一面之識。頗能記憶。婢因泣訴其情。母素愛子。不拂其意。徑為之迎娶於家。且因婢故。不與巨家通。巨家亦以婢故。杜絕往來。婢之蹤跡。因以秘。惟緒念秦吉了之德。遇有捕獲者。必市而蹤之。人咸疑訝。至巨家中落。尼乃洩其春光。說者遂得其梗概如右。

外史氏曰。青鳥傳言。古今佳話。此婢獨何福消受。然以司鳥為職。其事甚雅。其貌亦必軼羣。安在掌箋之紅線。不足為舉案之孟光乎。但非梁生之情痴。縱令巧言如鳥。麗色如婢。恐未必念念不釋。況為青衣之下。竟蹈發塚之嫌。幾罹開棺之罪。如此哉。如有鍾情之士。必以緒為異人。

隨園老人曰。鸚鵡能洩人言。此鳥獨玉成人事。且以死殉之。羽族之微。不圖有此俠氣。

龍陽君

黎定國隴西傑士。勇健有力。常升萬仞之山。如履平地。然當其微時。人或與之爭。輒斂手避之曰。渠非吾敵。斃之則枉殺一命。且誤我一世功名。其志不可量。後入伍食餉。屢著奇績。以軍功擢都閫。莅任粵西。苗人咸懾之。一日奉憲檄。巡視海洋。乘艤。建旗。勢甚烜赫。夜寢於舟內。漏下三鼓。忽聞唱名曰。龍陽君謁。黎疑其夢。然已披衣起矣。侍人明燭如晝。見有整

冠服者入拜。夜製甚古。而年且耄耄。拱揖而言曰。不穀受楚王太恩。惠列諸侯之次。雖以色進。亦一時之盛遇也。自歿後。謫居海上。垂今二千餘年。近有二三少年。冒予名色。蠱惑良人。予已盡拘之。來給以職役。不圖南海孽龍。瞞其秀麗。輒欲強行奪取。竊恐此輩一散。又將汚觸天光。濁亂世宙。且墮予之聲聞。苟得威力。如將軍。前往鎮撫之。庶幾可以無患。黎聞其語甚誕。乃辭曰。龍豈可以人力制。伏耶。對曰。予已設飲宮中。將以大義責之。而予素乏拳勇。慮彼不服。微將軍特至。是盟後。必有悔。非敢以戈戟相勞也。倘蒙見助。感激靡涯。黎遂慨然許諾。佩劍與行。出艙。即有人控騎相候。乘之登岸。約數里。旋見一城。雉堞巍然而不及一邑之廣。入門而東。有棟宇。亦似輪奐。黑暗中都。不甚悉。龍陽君先已棄騎揖之。同入門庭。皆燃巨燭。雕楹刻桷。亦在恍惚之間。其居之内外。侍從百數。皆以美童充之。有披髮者。有弱冠者。亦有近人裝束者。要皆妙齡。無一老醜者。相邀至庭。龍陽君揖黎上坐。席未溫。有人遽報曰。龍主至矣。龍陽君出迎客。黎亦起立視之。珠燈數對。引一人冕而盛服。貌絕陋。即如世所繪者。厯階而升。見黎即頓問曰。客何為者。龍陽君答曰。黎都閭適來巡。敬亦奉屈至此。龍王色似不澤。遽曰。我輩之事。亦何與於陽官。龍陽君殊多事矣。龍陽君未及答。黎即正色曰。並天之下。莫非王土。天子設官。所以治之也。海中一汪水。余得巡查。則公私皆當與聞。豈可以幽明

為界。遂謂為農之越畔哉。龍王聞其言。亟改容致禮。且謝過。因共遜黎首席。而後賓主分坐。酒行數巡。龍陽君乃言曰。前承龍王馳諭。欲以海中珍玩易諸童。寡人何敢有違。然自後庭開鑿。古聖王列之三風。永垂世戒。後之帝王君公。或以騁乘見譏。或以餘桃遺臭。龍王亦何取於此。且計龍王宮中。美人充下陳。狗馬實外廐。亦已足以自娛。萬望收回成命。無貽海若之羞。波臣之笑。實為厚幸。言已。龍王粲然不答。黎乃接談曰。此論甚正。以余聞之。龍陽君曾泣前魚。豈不樂後人之繼起。今乃滌膚洗髓。思以盡革。其餘風意亦甚美。况龍王之職。祇宜霖雨蒼生。而耽耽於頑童之比。九閭聞之。能無怒乎。即某亦竊為龍王滋懼矣。龍王又默然。黎遽按劍而起。謂之曰。君有三大罪。其知之乎。龍王亦毅然曰。不知也。黎曰。君雖蛙尊水府。實已南面稱王。竟不顧大褻體制。而宴然當此變童。一大罪。龍陽君盡收陸海。慮人宣淫。而君獨競南風。導乃以威勢壓之。倚眾暴寡。恃強凌弱。二大罪。龍陽君盡收陸海。慮人宣淫。而君獨競南風。導人縱慾。非三大罪而何。語至此。鬚磔目張。劍已離室。厲聲曰。某受朝廷之職。奉幕府之命。雖居末秩。實仗天威。凡有梗化者。無論鬼神。皆得問罪。矧今日之舉。將以扶弱鋤強。誅誅去暴。即以三尺之鋼。戮汝頑血。諒不為過也。挺劍而前。龍王色繞。長揖而謝之曰。將軍坐。何至於此。寡人知過矣。如再思斷袖之歡。當遭醢身之禍。所不應者。有如此燭。黎乃擲劍大笑曰。

吾固謂龍主豪傑必無不斷之事也。龍陽君又請為盟。黎笑而麾之曰：以盟為有益乎？吾恐口血未乾，即有龍戰之事矣。盟既如此，不如無盟。龍主亦辭而不飲，遂復坐飲，相對甚歡。直至雞鳴，龍主先辭去。龍陽君謝黎曰：非藉將軍神勇，此事正未易決也。因獻明珠一伴。黎堅辭不受，依然乘馬而歸。比及舟中，天已昧旦，從人皆不知黎出。見始駭然。黎詢之，對曰：我等聞公命燭及燃之，公復偃卧，竟未見公他往也。黎亦笑而不言。詰朝揚帆，見一蛟蜿蜒海面，從以小魚約數百，且稽首作謝狀。黎知為龍陽君，溫言慰之，從失所在。黎後位至協鎮，恆向人述其異如此。

外史氏曰：蛟字從交。毛詩以狂童為蛟。孟氏以艷麗為蛟。音雖殊而字形相類，則龍陽君之化蛟也宜矣。但無虎豹之威，不免蛟龍之譌。黎將軍侃侃正論，立解其紛，何其豪也。至以中山之魏為南溟之鯢，似乎寓言，不然衆維魚矣，何復有漏網者？獻笑爭妍，致短鬚眉之氣耶。

苑公

巨壻苑公，直省人，談吐雋妙，有文士風。王公大人恆以其聞而惜之。然苑公之聞，非猶蠶室也。苑公家巨富，父亦仕至別駕。苑公之生，錦襁繡褓，豈等於貧苦小民，淨其身以求顯達哉？其父年屆六旬，猶無子，戚族勸之始納一妾，期年生苑公。其父甚悅，急覓乳媪使字之。彼婦

呂姓少寡。性妖淫。其夫之死不可知。孀兩歲。又舉一男。因不見容於姑。遣歸母家。母家又貧。勸之嫁。又戀所私。不肯聽。乃以其乳售於人。意蓋藉此以自便。庶不至如再醮者。受夫箱制也。公父不及察。竟以千金質其身。約以三週。俟子口食而後去。婦故諾。視公亦甚愛惜。初公父緣有少妾。治家嚴。雖五尺之童。罔敢入中門。及見乳媪少艾。且妖冶異常。防閑益密。而性復剛暴。婢妾小忤。即行敲撲。而餘人可知。婦既入樊籠。所歡者三秋。莫見。即通一訊而無從。又懼官勢。不敢自斷其乳。因而由悔生恨。積恨成怒。思斃其所哺之兒。而後可脫然事外。無如苑公幼。即使壯。曾無纖微疾痛。婦益計害。適公父遠出。公之嫡母生母。均以時疫病在牀。婦乃得逞陰謀。以生絲一線。束兒外腎。日以加緊。兒痛楚啼號。人亦莫測其故。婦又以醴酒一盞。置枕畔。乘兒呱呱。即濡指潛抹其吻。兒醉輒熟寐。婦人移易其扣。如是者兼旬。兒之母病始痊。而兒之人道已隨手而墜。婦初冀兒死。而兒痛則啼。啼已復食。婦於此不覺智盡能索矣。既而聞公父將歸。心更大懼。一夕伺兒寢。自縊室中。比及人知。早已救之弗及。舉家震駭。幸公父旋返。雖未悉其致死之由。而緘書邑宰。檢驗無傷。事遂寢。閱數日。其妻視兒便溺。忽大驚曰。予所誕者。豈女也耶。嫡室聞而趨視。則非女非男。在二者之間。闔室皆變色。聞之。公父乃大戚。始悟婦死之故。重責婢。而兼及其妻妾。究亦無如之何。惟時時隕涕而已。

比長恥使為閹亦教之誦讀年十二而父卒猶學為文及應童子試邑人攻之竟不得考公乃忿忿求裝入都漸致通顯每言之猶歎歎不已

外史氏曰謂他人母亦莫我有兒固以乳為母者乃不第不有其子且并其所有而去之窮究極惡要之皆淫之一字實為厲階淫則必陰陰則必毒吾因以告夫天下之為父母者銀箏

故明鼎革時天下遭流氛之亂烽烟匝地羈旅者多不能歸甲申以降本朝大聖人出海內永清民始得返其鄉井鴻雁哀鳴旋集安宅甚盛事也涇陽商人李元燮久困于吳楚間亦將復其邦族策一蹇衛徐驅于邯鄲道上重觀山川風日之勝不禁快然薄暮宿某縣旅舍主人其鄉人也挽留信宿不忍遽別旦起閒觀市上往來絡繹依然盛世之氓心益欣悅立未久聞市人譁曰穢物來矣多奔避唯恐不及李愕然以問主人笑曰行且至于試規之李因矧俟俄見一人身無半縷僅以尺幅蔽其私竟體污穢若負塗泥迫視之髮毡面鬼氣如新遺之矢十步之內漸不可耐人有不及避者輒掩鼻而趨李強忍而觀雙鉤在弱一婦人也乃大駭徐察其異容雖不潔其目則灼然如秋水之波其腰則矍然如春風之柳低鬟斂恨俯仰生姿苟且深心者莫不知為尤物李諦視良久驚曰此固非常品奈何污辱

至此因不避其穢。潛尾之女至人家。即呼曰。銀簪來。人隨以敝器置食。委之地。而與之女。手一小竹筥。即傾於其中。再詣他處。乞約足一人之食。返其故道。不再履人門戶。飄然自去。李躡跡相從。女至一廢宅。入遂不出。李默識其處。然後歸。及見主人。亦不復齒。至夜始往伺之。聞破壁中似有人吟咏。音甚嬌細。傾聽之。則七言律也。其詩曰。黃金滿地翠蛾羞。媿向風流作楚囚。吞炭不緣鸞未雪。文身祇為美堪憂。敢辭泥滓十分泥。略避綸竿一日鈎。幸遇安瀾還淨俗。阿誰刮目到滄州。詩雖不工。語甚明顯。已而又吟曰。故鄉咫尺似天涯。遺棄流芳念不差。玉骨縱甘埋壤壤。翠眉寧忍映荒沙。石中自歟無瑕璧。樹底誰憐薄命花。試向燈前欣把臂。守宮依舊色如霞。李素知書。聆其音韻清潤。不禁雀躍。大呼曰。刮目者至矣。守宮砂可容一驗乎。女聞聲。懸知為日間尾已者。乃隔堵牆與語曰。君真有心人也。不為俗目所拘。能識妾於污濁之內。洵為獨具隻眼者。但暮夜之間。幽僻之地。嫌疑易涉。不敢呈身。竊自恕。李笑曰。百體無絲。隄防盡瀆。卿此言無乃矯乎。女曰。不然。妾雖裸程人側。人實不以人視妾。妾遂不以女自女。今者君既知妾。妾猶以此相見。是人與人相值。而無男女之別也。妾即衣履不全。猶不敢見君。矧無禮之若此哉。李因詰曰。然則終已不見乎。答曰。妾望豪傑如望歲焉。詎忍交臂而失之。曩者見君垂盼。知必辱臨。故吟拙律以見志。君果刮石取玉。披沙揀金。不

以污辱而收之。妾請俟於前途。永執箕帚。君以為何如。李大悅曰。是予所願也。遂叮囑而別。詰朝。李起如市。潛置女衣一襲。袍袴咸具。歸即束裝。主人留之不住。匆匆辭去。約行半里許。聞叢莽中。小語曰。郎來乎。妾固料無爽約也。窺窬而出。李視之。泥垢猶昔。薰蕕已少異。益喜其有心。乃即驢背取衣與之著。女止之曰。不可。三年積垢。一旦逢君。當還我廬山面目矣。西僻有小溪。尚可滌濯。倩君隨予一住。李從之。攜手同行。絕無憊惡。女深感其情。因自述其顛末曰。妾名銀箏。隣邑紳家女也。年甫及笄。即以色美聞於人。適遇流寇兵起。父母深以為憂。逆知不免於包羞。將置妾於死地。妾悲父母天嗣。乃跽而言曰。賊之所悅者色也。兒有毀容之術。使賊不可以近身。不愈於舍親而就死乎。父母亦不忍予遂聽之。妾預儲人犬之矢。及穢污等物。聞城將陷。先以炭漆其身。斷以垢泥。重以溲便。徑扶父母出奔。雖亂軍之際。白日交揮。見妾以為狂。曾不一盼。嗣是父母失其產。又染痼疾。常在牀蓐。妾以此親往賊營。求乞以養。賊恆憐妾而從無邪心。呼妾曰。癩人。時以口食與之。如是者半歲。賊退而父亡。妾負母丐於四方。深懼宵小。因以不更。今春母又見背。孑然隻影。愈不敢稍露其形。脫非有心如君。妾亦不欲輕洩。李因贊之曰。卿固曹娥一流人也。但值乘烈。將何以堪。女曰。是亦有故。妾少時。遣一女尼。授以異術。日飲冷水半升。運氣三刻。雖盛夏無憂其熱。隆冬無慮其寒。日行風

雪中。體常溫暖。人以是目妾為仙。而不復狎視。職此之由。李弗信。試以手撫其肌。時當秋盡。其煥不類無衣。乃奇之。語次。已至溪邊。女笑謂李曰。醜形將露。愧實難禁。君姑少避三舍。李故弗肯。女不得已始躍入溪中。沉浸時許。方加滿洗。李從岸旁睨之。塵濁盡去。膚亞新霜。掩映清波。不覺心醉。既而掬水沐髮。髮雖短而知漆挹注。盥容。容不滿而似月。笑華出水。華彩煥然。李於斯時。難免見獵之喜。笑女既浴訖。逡巡不敢登岸。李促之。甫覩顏。露其半身。笑曰。日裸遂於市上。反不如郎前之可羞也。李至水邊。戲牽其臂。女登始全體已現。倍覺魂消。李將擁之歡好。女堅拒之曰。野合非禮。君豈不知。必相逼。寧懷沙而死。不敢從君。李乃止。以衣畀之。女始著訖。曰。妾復得為人君之惠也。李遂以騎載女。而自控以行。至夕宿於村舍。兩始定情。則猶然處子也。相偕至家。李之妻亂後。已不知所往。因以女為室。尤善居積。尤多智慧。相夫立業。家以稍豐。某縣數日不見銀筭。疑其仙去。猶嘖嘖稱異之。是真不知濁水之珠。而妄以為延津之劍也。噫。

外史氏曰。闖逆跳梁。人民塗炭。閨閣之破禍尤烈。歷覽明末已事。不勝慘然。女獨有潔身之智。反以不潔為潔。抑亦奇矣。使當日惡其不潔。必以冶容為潔。其不潔猶可浣乎。惟能遠變。可與守經。穢污既除。依然故我。以視深衣護玉。華服藏嬌。一旦受美面之辱者。其相

懸又何啻萬萬耶。又曰。女子之義。當處常時。雖尺寸之膚。亦不可令人見。至於患難。則與其為人污。毋寧使人見。見可言。污不可言也。達哉銀箏。庶幾箕子之亞矣。隨園老人曰。苟延性命。所以為親。倘遭微瑕。適以辱之矣。女之可貴者以此。其可傳者亦以此。

董文遇

齊東董文遇。粗鄙不文。而近狎聲色。往往游平康。使酒尚氣。以致躡柳蹂花。曲中以其世家。且豐於貲。貪得纏頭。反畏之無敢怒也。一日初冬。將飲於妓館。聞有胡媼携二女賣歌於市。色藝皆妙。選齊之勾欄無其匹。人因從之。如蟻。董甚歆羨。走价召之。遲久弗至。遂勃然怒。不可遏。盛氣以待。及媼至。布衣練裳。引其女。亦絕無華飾。被服綦縵。而態動神流。容妍骨秀。早如彩霞入座矣。董不覺降心。威嚴頓霽。惟作色以詢之。媼不答。二女從容應對。若流鶯之巧。轉董遂無從置喙。翻大喜。命坐共飲。一時妙語嬌歌。得未曾有。因更為之顛倒。歡然引滿。不禁酩酊。又以事怒妓家。舉盞擲之。誤中一女。額角血流如注。媼早變色而作曰。村人不可與處。乃至是耶。媼二女去之出戶。即飛躍登屋。鴛瓦無聲。而彩雲頓逝。妓家及董之僕從。罔不咋舌。視董已大吐狼藉。倒於席上。醉鄉侯之故態。人所習觀。惟扶之使卧於榻。越夕即自歸。

乃自此媼與二女不再見於市。知之者莫不咎董。無何董與所親郭姓同赴近郭。裘馬翩翩。意氣甚都。忽縣役挾刺相迎。敬曰。大尹命將有要語相屬。董雖矜貴。究不免於趨承。亟詰以大尹所在。答曰。在某家園亭公燕。役又語同行者曰。郭相公非他人。請亦偕往。兩人皆大喜。從役疾馳。若恐不及。既至。果係邑中別墅。役請先入稟白。久而始出相延。董與郭繫駒而入。厯門兩重。罔見大尹形影。即從役亦無一二。郭與董皆疑。詢役俛而不答。頃臾得一亭。始曰。止此相候。大尹當自出也。遂亦踱去。二人拱候良久。絕無跡兆。乃就欄檻小憩。日將西下。枵腹雷鳴。董欲去。而郭翻留之。郭將行。而董又止之。輾轉昏暝。甫聞人聲嘈雜。如在左近。靜聆之。笑語嬌婉。又若婦人女子。始大駭。方思趨出。忽前役引二人來。素衣白冠。高幾與園樹等。面目猙獰。狀如世之所繪無常者。大驚而踣。二人出巨練繫其項。若犬羊行。不數武。有公廨。絕竄。紅裙翠裙者。幾盈廳事。見董與郭之形狀。莫不掩口而笑。強視其堂。珠箔四垂。飾以金玉。而雕題繡柱。輪馬奩焉。遂迷惘不知所為。又有項蟾蜍高照。紗籠偏燃。廳上大呼曰。速牽配酒。賊來。白衣人驅董以前。廳中設高座。幡然者坐於其上。翠冠而錦衣。則故市上之媼也。董亦不其記憶。威談之下。僅俯伏聽命。媼數其罪曰。汝以白丁執棒。而妄思倚翠偎紅。一事拂心。早聞狗吠。青樓中固皆薄命。復何堪汝之踐蹋耶。且因恃醉傷吾掌珠。誠為擢髮難

數今既繫。來罪應莫追。董聞媼言。始悟前事。不得已而謝過。豪氣盡靡。媼又宣言曰。此曹不足污吾刃。婢子可為我擊之。語未已。早有垂鬟數人。攬彩袂。舒柔美。以掌加董面上。董猶戰慄。畏避。頓覺襟袖中香氣流溢。且不甚痛。臆指著肌。柔若無骨。雖當驚懼之餘。尚覺形神俱爽。旋見一婢。以媼命酌以卮酒曰。此醕也可飲之。自死。董又大怖。不欲下咽。眾復夾持而灌之。芬馥襲鼻。絕無他異。而入喉以後。如冰雪沃心。精氣頓爽。董始念媼非惡意。方自喜。又聞羣婢鼓掌曰。自茲不再作高陽酒徒矣。眾正哄然。歛自舁後。有龍燭照二人出。新妝如畫。霞佩雲衣。諦觀之。則即二女者是。甫至几前。媼即命以董退。詢曰。鄒君安在。白衣人又復驅鄒媼。熱視怒曰。蠢僕真不諳事。何恩怨不明。而亦繫累以來耶。叱使去。練復下座。送之。且謝曰。老婦龍鍾。指揮不克明爽。以致開罪於君。恕之幸甚。乃邀鄒賓席。二女亦斂衽相見。色似赧然。既而媼命張筵。俄頃。水陸畢具。鄒因為董緩頰曰。同游仙壇。而獨為階下之囚。渠即罪所應得。在某不勝跼蹐。請宥之。庶不使風月笑人。媼似未首肯。二女又言之。語細不可聞。媼始驟然命去董縛。亦令入座。白衣人遂皆不見。於是鄒董偕坐。媼之母女亦以主席相陪。酒香有味。盤盞蒸騰。媼親起勸酬。獨至董則曰。醉態不堪承教。請代之以茗。董亦似不勝酒力。嗅之。即惡作欲嘔。惟鄒歡然大嚼。且與二女互相諧謔。若舊相識。酒數行。媼即命止曰。夜闌矣。

不可以再遇好合。鄒遂起席與二女同入屏後。如有夙約。媼與婢亦不稍留。但聞怪鴉啼樹。寒月照懷。廳上既未留燭。鬼燐時時輝映。值清醒之時。無卧席之地。其苦又難言。狀幸而良宵易短。早已月落星稀。見鄒自廳後出。笑容可掬。拱曰。誤登樂國。致君獨享清福。貪花人誠不免有罪。董亦不敢有言。默默俱出。馬猶繫於柳下。乘之遂返途間。始詢鄒以見厚之故。鄒猶囁嚅。董叩之。倍亟。始肯吐露。則媼之母女挾技來齊東。已匝月。鄒故酷好挾邪。因以居室送之。並資其薪水。靡不周至。媼以是德鄒。二女亦與之相得。頗有自薦之意。自媼携女遁去。經數旬。鄒猶思憶不置。故是夕獨留鄒枕席之間。倍極纏綿。鄒亦以蹤跡詭異。宛轉詰之。二女皆不諱。自言其身實孤。適間伎倆。亦其母之小試道術耳。語已。董始驚愕。益為愧悔。歸至家。方各分袂。董故不欲宣播。鄒亦秘密。他人絕無知者。乃自此董之於酒。向也親之若命。今也嫉之若讐。盃勺不復入口。強飲之。涓滴落腹。不啻烈燄熾心。必卧病經旬。危而後安。遂不敢少為嘗試。且於花柳之鄉。足跡不至。猶可以面目向人。苟一步其離。則眉稜眼角。自生粉墨。拭之終不可去。人見之皆笑。不可仰。又必數日始返其故吾。而豪情頓減。不再履章臺。咫尺地。翻以此得為醇謹之士。而人之異之者。不免博加詰訪。經歷歲月。董始為人道之。聞者又靡不捧腹。余聞此事時。董年已強仕。軀貌偉然。恆自述其少壯豪舉。蓋既閱十餘稔。青

樓翠館之中久無文遇之迹矣

外史氏曰。酒為狂藥。豈不信然。大則以之賈禍滅身。小則以之招憎市怨。至若買笑追歡之地。雖以縱酒為豪。而數斗沉醺。實殺風景。奈何叫號怒詈。幾以溫柔鄉為解醒之具。是真村牛之不若矣。旨哉。醉態不堪承教。一言可作寶筵全詩讀。而曉風殘月之旁。又可書為座右銘。溫固解人。其言亦甚解頤。

馬元芳

馬元芳。淮右人。大史介菴公之猶子也。介菴疾篤。元方為禱于嶽祠。既歸。遇一急足。隸貌頗獐。尋逆而語之曰。郎君勿旋反。奉公命來相召。即請同行。元方茫然。疑其為父所使。遂從之。去。出城東門。至一處絕類郵亭。官役百數。見元方皆聲諾曰。公子來。隸導之。見一紫衣吏。貌亦奇偉。謂元方曰。尊太人相俟已久。亟從予入。時元方之父猶在堂為邑庠生。名位俱未顯。心甚訝之。及入。從者數十人。皆披繡鎧手關戟。或衣錦袍。捧文書分列階下。堂上巍然高座者。果其父也。旁有二八姝麗。狀如畫圖。捧符劍而夾侍之。元方頓悟。父卒哭拜於地。父語之曰。兒勿悲。帝命汝叔為濟南府城隍。方伯鉅任也。天符已下。因其典試楚中。有顛倒優劣一事。為文昌所劾。查予生平不履公門。不談隱惡。願為上帝所器。因以予代之。倉卒起行。未遑

與汝別。故召兒來一面。功名皆身外物。陰功勿或缺。勉之慎之。歸語爾母爾妻。此行甚安樂。毋須悲悼。元芳聞父言。益大慟。伏地不起。父命人扶之出。且曰。告爾叔父好改革。相見有日矣。元芳作兒啼。霍然頓覺。視之。日方卓午。身實卧於天齋殿前。大驚而起。甫出祠門。家人已竭蹶來報。則其父果歿。顛躓而歸。屍猶未冷。因撫之大哭。嗣聞母妻言其父晨起。猶扶杖游小園。呼童汲水。躬親灌溉。身體毫無疴癢。既而往視歿弟。及歸。忽語家人曰。速覓元芳來。天帝有命。以我代何定之任矣。蓋即太史小字也。有頃。又曰。候送者多。予不能復待。盍行乎。言訖。索衣更畢而歿。元芳亦述其所夢。閭室駭異。往視介菴。則已汗出如蒸。不旬日而疾愈。外史氏曰。旨哉馬公之言。曰功名皆身外物。陰德不可或缺。初味之甚屬平平。及讀孟氏天爵人爵之論。始歎功名之浮而不實。誠不若陰德之實而可據也。馬太史一生耿介。洵為不愧厥宇。而究以一事倒置。讓天爵。予乃兄不可或缺一語。良亦有所見而云。此康熙戊子事也。余聞之太史令嗣。其伯父諱蘇字立齋。先太史五年卒。所云相見有日者。殆不負其屬望乎。又曰。正直為神。固不限於資格。然亦有歿後晉階者。舊聞某府一通判。舟行赴其任。所荷及江中。目有一巨艦。與之偕。晝隱晦。現其籠燈牌額。則亦某郡分府也。乃大驚疑。為奸人冒質。而行藏都又不類。至夜泊舟。因具官服往拜之。亦欣然延入。視其人

年屆六旬。岸然道貌。舟中亦載細弱。遂不敢疑其他。坐次微叩之曰。公之所之者。某府之倅乎。答曰。樗櫟之材。實忝此任。曰。然則將焉置子。答曰。不知也。遂不勝憤懣。亟索其憑。慨然相示。閱之。與己無殊。而所鈐者。則東嶽大帝之篆也。駭然詢之。始自白曰。公所蒞者。人予所蒞者。鬼耳。生前為某邑教職。以清介得擢斯任。何竟不相容耶。疑雖盡釋。心倍悚然。亟告退。強留之。飲歡然竟夕。次夜。徑來答拜。由是往還莫逆。直至江干。帆影乃沒。

瓢下賊

晉人王某為余言。其邑中一積賊。則故偷兒中之黠者也。覲某村一婦家小康。而夫適他出。遂宵行以往。冀飽其囊。既至。徑踰其垣。兼闢其牖。訖然入其室中。放手榻前而立。時婦猶清醒。燈故未熄。見賊乃大驚。強詰曰。若何為者。答曰。予欲貲。婦度不能禁。乃曰。由若取之。予家亦僅溫飽者。賊不肱篋。而易其可欺。復戲曰。予欲眠。婦大恚不應。賊出短刃。長尺許。雪色與孤檠相映。晃耀一室。婦大怖。方殷。賊無能自免。而賊因枵腹適苦飢。忽謂婦曰。予欲食。汝為予炊飽。或即行。婦大喜。頓得良策。以庖厨之在異室也。亟衣而起。且笑謂賊曰。飢者無能久矣。予藏斗酒。原以備不時之需。予固自酌。予往執爨。不一時而腹可果矣。賊聞有家釀。亦大悅。而慮婦叵測。携酒同往。就炊火釀而飲之。婦揣其意。亦不遽發。殷勤為供具。及賊將食。突

出。局其戶。鍵以巨鎖。且大號。鄰佑有未寐。聞聲咸驚起。競持短棧。聚者十數人。婦啟外戶。迎之入。衆亟曰。盜安在。指答曰。即在此中。方鋪啜。予防其遁。業以箴韃守之矣。因賊無能通。遂縷陳其狀。意頗自矜。衆視其室黑暗。都無所見。先以二人守戶。防賊冲突。甫命婦取鑰。排闥擁入。乃賊聞婦號。初無懼色。亦不奔竄。僅以其食物匿之竈底。而熄其火。蓋已得藏身之固矣。及衆入室。以炬燭之室中。物俱安堵。凡婦所云。式飲式食者。舉無迹象。惟甕中一瓢。漂搖水面而已。衆固疑不至此。而屋僅一楹。舉目可見。亦無待于冥搜。因反以婦為舉烽。相顧微哂。默然散去。婦竟無以自明。衆去。乃大疑曰。予豈夢耶。炊具猶溫。所炊者亦安在耶。語未終。甕中震響。剝然瓦解。見一人淋漓。偏體衣水而出。且謾罵曰。予不汝戕。汝反戕予。真犬彘之不若矣。衆去時。室復掌火。婦見賊大驚。口未及啟。匕首早陷其胸。婦遂倒。賊復審視。徑斷其頭。然後履其閨闥。席捲所有。并覓乃夫之衣。易其濕者。而後去。平明衆知婦死。乃大駭。及見破甕。始悟水面漂搖者。其下實即盜藪也。因以其狀首之官。而賊究不獲。後數年。賊以他案被逮。方拷掠間。忽昏憤自供如此。亦婦之幽魄不散也夫。

外史氏曰。此事凡三易局。固不僅賊之急智足奇也。方賊之入室。婦已為在檻之猿。及婦之出。號賊又如入樊之鳥。究之。請公入甕。衆竟茫然。婦遂奄然而賊反翩然。一纖細之事。

不可逆料若此不亦足以借鑒耶。

螢窗異草三編卷三終

營宮異草三編卷四

長白浩歌子著 武林隨園老人評

蛇媒

蛇媒者。媚術也。兒時竊聞先大父言。遼東某縣。有一執鞭。其人固不諳風月者。一日驅虛車。偶過大澤之側。時值夏秋交。草深禾茂。忽見雙蛇長尋餘。糾纏若飴。牢不可開。彼固不知其媒也。戲以長策揮之。蛇即分頭而去。其人亦不為意。暮歸。遇比鄰之媼。偶揚其策。媼忽夜奔其家。百計求合。其人遂納之。事訖各散。私為慶幸。而不以為策故。乃媼素持雅操。既歸而清夜自思。惛然曰。我何以為此。因愧而泣。頗欲自經。翁姑聞聲亟拯之。堅叩其由。具以實告。所親有知者曰。此必蛇媒也。偽以他故假策。其人竟慨然與之。携至家。涕泣於鎖。斷而投諸其中。其人遂叫號。竟夜肢體糜爛而死。媼因責恨亦尋卒。

外史氏曰。嗚呼。不知而誤用。猶亡其身。況知而故用者哉。故此事先大父諄諄言之。用以戒人。予小子弗敢忘也。慎之慎之。其勿以余為導淫而妄思一試則幸矣。

續五通

五通邪神。聊齋及諸書言之詳矣。近今奉祀者少減。然而舊聞猶有可嗤者。因並附錄於左。

故明天順中錢塘民戴小一。鄙而有力。其室某氏。雖村女。頗具冶容。齒且甚稚。小一防閑甚密。人固無能問鼎。即婦亦未敢自銜其玉。一夕夫婦已就寢。忽聞窗外呵殿聲。即有人叱曰。戴小一何物。小人神聖過而猶然擁妻酣卧也。小一大驚。穴牖窺之。紗籠十數對。鹵簿紛沓。中擁一貴人。紫衣而金冠。跨小驪駒。蓋邨中所祀五郎。即神之二也。杭人素畏此神。小一蹶然起視。婦則已熟寐。將呼之醒。同往禮拜。神忽隔窗止之曰。勿驚麗人。予之來亦正為此。小一性素妒。聞神言頗不能平。且知近村之婦多有為神憑者。因奮然不顧曰。淫鬼耳。何足為神。豈真能加禍於予哉。徑弛然復卧。若不知有神者。外又呼之。小一漫應之曰。予已寢矣。神何為者。予婦恐不若他婦之易致也。語未竟。神即哂曰。予固謂渠低強。非可以理化者。汝曹姑待之。乃叱其從者行。如風雨疾馳而去。小一始撼婦醒語之。婦大怖。小一笑曰。予有力如虎。神即能亦無如我何。予勿以為憂。明日小一出田間。而心繫其婦。往返數四。婦故無恙也。里人莫知其由。咸戲曰。若今日足趾何勤也。豈阿嫂亦緊待播種耶。小一乍不能言。及昏而歸。與婦謀所以備禦之策。乃以巨石鎮其戶。且牢鑰其牖。令婦戒嚴而卧。衣袴皆親以密線綴之。室中不燃炬。而自荷一鉢摩厲以須。其防維可謂密已如是者三夕。而竟杳然。婦亦漸厭其為唾曰。豈若夢魘而妄有所見耶。脫令有之。寧以神之威靈而遂憚此不來者。小一終

不釋然。仍前戒備。夜未深而神果至。其來也聲勢遠遜於前。惟聞籬落間有踟躕之狀。蓋其所乘之駒也。小一心知有異。蹣跚便起曰。來矣。卧必不免。婦悚然。毛髮盡矗。手足亦無所措。未幾而猛風大作矣。瓦礫紛飛矣。應門者自移。而司閉者自啟矣。一時戶牖洞開。向所為閉。關謝客者。又儼若開門揖盜然。小一心亦驚。木立而視。頃忘利器在身。反束手以待之。俄而燭光自外而內。衾枕易故。以新室中之什物。頃刻一空。缺固不可得而知也。神猶未入。婢者復闔燈火之下。小一自視其婦。則衣之珥縫者。既以不解解之。袴之聯絡者。又以不斷斷之。俄頃為無葉之花。轉盼非在積之玉。小一於此不禁心灰氣絕。已又有頃。神始含笑入室。裘帶翩翩。非復向之嚴肅。而溫雅過之。顧謂小一曰。若婦誠不易致也。因叱曰。卧榻之側。不宜有此僉人。盍牽去之。果若有物。徑驅小一行。足不踏塵。旋出戶外。而雙扉早閉。然復局。小一立檐際。他無所覩。惟見青燐隱隱而已。膽力益怯。足不能移。旋聞窗中調笑聲。狎昵聲。婦默然。神則散然。移時零雲斷雨之聲。漸達於外。婦亦不再緘口。則其蕩然情狀可想矣。小一驚魂少定。念氣復激。思以報復之。而茫無善策。幸燐火盡息。妖物稍遠。因籌所以同謀者。而鄰比皆素畏此神。惟左側一老教授。頗饒於膽。且居恒時詆五通。或可借箸於彼。然不敢由門出。懼為神知。遂踰垣而就之。適猶未寢。款關而入。方孑然一身。坐於短檠下。整理殘編。見其

突如不禁詫異。亟起而詢之。小一喃喃以告。且言其詳。教授色然然曰。以神而行機。其若人何。予固惡之久矣。請與予偕往。為予面叱而退之。小一猶豫未信。教授據櫺戒方欲行。曰。予勿慮。不從則打之。諒渠亦無能相抗。小一不得已遂偕來。仍騎牆而過。甫及戶側。已聞室中神語曰。此老至。吾當謹避之。不然血食胥不得享矣。教授聞言大呼曰。二郎速出見我。汝亦人頭畜鳴者耶。內寂然。外更厲聲相召。良久神始逡巡自出。匍匐於教授前。若請罪者。小一心異之。以為何倨我而恭彼也。教授責數之曰。汝為一方保障。而擅污部民之妻。怙勢宣淫。無所忌憚。豈謂我筆刀不利耶。予將上訴九閻。下控十地。使汝尊榮不享。廟貌無存。除神籍而落鬼道。汝謂我能否。神不敢辯。頓首至地。唯唯而已。教授又曰。不重誓必將復逮。予無杖可以叩腔。祇憑此夏楚。聊以示威可也。神又伏地乞免。教授不從。打之數十。神亦不敢拒。僅嘶痛而無片言。教授杖訖。謂之曰。念汝居位稍從輕刑。此亦周官議貴之典也。可速去。再犯當不宥。神又唯唯。忽遂不見。小一究不解其故。請於教授。微哂曰。此非子所能知也。渠豈畏我老書生。畏我浩然之氣耳。予可入視尊閭。事非得已。琴瑟仍宜如前。毋以一眚而棄永好。予亦行矣。遂別去。小一入室。諸物又皆珠還。惟婦白身偃卧。形狀如痴。以湯灌之。始甦。晨起視砌下泥皮盈地。即神所受杖處也。往謝教授。生徒對曰。師於昧爽。即束裝啟行。我輩後至。

者猶未得見。實不知其爲仙。復趨五通祠。私入覲之。其次坐者。自腰以下。顏色剝落數片。餘俱如舊。

外史氏曰。小一一壯夫。且素以力聞。而究不免氣餒於神。使當時奮挺以擊。未必遂爲所污。何其臨事而懼也。及觀教授侃侃正言。其勇也大矣。於此見勇怯實由於養。而老壯弗與焉。第傳者欲神其事。故言教授仿丈人之行。其實可以無庸。獨惜薄責。不足示懲。遂復有罹其荼毒者。

又

康熙初年。吳縣一民婦。美而寡。將議所適。猶未得其人也。其叔知嫂有異志。以幼姪非其所出。携之他徙。婦獨居負郭。祇一小婢執爨。故改醮之謀益亟。一日歸寧其母家。實欲速竣其事。留婢守家。囑囑獨往。以相距不過里許故也。路經五通祠時。為淫雨傾圮。神像亦都破壞。里中方鳩工尚未營造。婦過之。以事關半生。將入而禱焉。足甫及門。見一丐者。敝衣藍縷。且眇而跛一足。自祠內出。相視而笑。意頗涉邪。婦遂不敢入。疾趨徑過。行數武間。丐鼓掌曰。美哉人也。婦大恚。輒欲反唇。而虞已隻身。隱忍自去。至家語其諸兄。使往覓之。將飽以老拳。則已不見。婦居母家二日。心繫其產。及暮復歸。諸兄以農忙。婦遂仍獨行。重過其地。則丐已先

在且不止於一。其數有五。率皆鶉衣百結之徒。婦大恐。苦無歧路可避。又自恃白晝。無敢誰何。不得已趨而過之。迨及其前。丐者皆羣睨不捨。大有輕薄之色。婦益恐。幸猶未措其手足。祇以唇舌相嘲笑。亦聽之而已。歸至家門。天已嚮晦。婦已見戲於羣丐。鬱鬱弗舒。命小婢聞戶早寢。乃婦方假寐。恍聞牀頭似有人聚語者。一人曰。我輩衣服不備。恐見笑於玉人。請俟之他日。又一人曰。渠思嫁頗亟。倘更有夫。未識道里遠邇。盍據之於未嫁之先。渠固無能再嫁。衆似曰善。其音微細。我可辨識。婦察其非人心。大驚。俄而聲且孔揚。歡呼曰。今夕姑遇大兄弟輩。以齒為序。自此美人之良宵。不慮虛度矣。語訖。如有飛隼。一一破窗而去。婦心旌動搖。肢體俱軟。亟呼婢。則已深入黑甜。強起燃燭。室中聞其無人。自以為幻境。或心虛所致耳。因更整衣而卧。眠席未煖。早入睡鄉。夢寐中頓覺下體有異。驚寤而視之。獨燭未息。向人眇而跛者。已裸然累乎其上。婦大慙。自視其身。不第一絲不罣。早且百體俱呈。益腠腠無以自容。旋聞丐者附耳語曰。予實本境之福神也。昨於祠前覩卿玉貌。不覺傾倒。願假一夕之歡。卿其毋拒。婦疑而未信。然竊窺門窗。實無所啟。始決其為五通。已而念垢污可惡。倘五者迭來。則身同傳舍。將何以堪。若能以計制之。退其一。餘者或不復逞。第鮮良圖。庸詎能免。婦正存想間。神又伏軾搏銜。極其馳騁。且具又甚偉。婦頗不能當。急憶人言。仙神皆懼穢物。雖此

神淫邪不類。聊以試之。不成。祇博一笑。諒不至遂櫻其怒也。適小婢天笑初至。若紅狼藉。因就寢。見其納污存底。曾怒呵之。猶未違移去。正可備不時之需。乃於暗中索得之。腥猶汚手。心暗喜。神方噂沓交歡。不暇瞻顧。即舉而寘諸其顛。神果暴怒。連呼曰。何惡作劇。便將遁去。婦忿極。不復慮禍。思以重警之。極力以纖指深入其眶。烏珠墮手而出。毫不見血。而彼目亦眇。神乃力掙而奔。出門如仆堵牆。卧不能起。婦白身自起。以燭驗之。則一土木偶人。即祠中所塑之大郎神。而繡像凋殘。宜其衣履不整也。返視榻間。厥目猶在。宛如彈雀之丸。亦迥殊人之眸子。婦因大快。復其衣履。呼婢起。罄其所有。分佈床第。而後就枕。心究惕惕不寧。深思遠慮。惟懼神之相讐。忽自悔曰。此殆予負夫子之報也。棄幼子而他圖。要皆慈心所致。故神得以乘之。世豈有堅貞之婦。而見祟於邪鬼者乎。於是矢志不嫁。頓易初心。詰朝使婢召其叔。并其諸兄。衆至。見像咸大駭。詢之。婦匿其污。祇陳其大概。且告之悔。誓以靡他。衆俱服其智。更重其節。乃號召鄉人。昇像入祠。里中亦怒神之淫。盡毀舊像。以其地為土穀之祠。惟婦猶懼神。未以清水漬其穢污。如紅泉赤浪。貯於溺器。以備不虞。而神竟絕跡。後里人於祠側。昏夜聞人相與語曰。絕子祭饗。良可恨。但渠家近有義神相護祐。將不免復報此仇矣。奈何。里人驚視之。則無所見。婦年至八十。乃終。屬續時。猶命以月水置棺中。美其戒心。猶未忘云。

外史氏曰。神何能爲。人靈之則靈矣。神固因人而靈者也。第婦欲改節。而神即至。婦一失志。而神不來。甚矣哉。節義之重也。不然。以神之五。豈不敵婦之一。安在蒙不潔。遂足以保全西子也。可怪者。神依於像。無此像。即無此神。人亦莫爲設此像。反令邪神得志哉。余故曰。神何能爲。其靈者是皆人實靈之也。

玉洞珠經

閩人杜景行。壯而佞佛。嘗獨處一室。不與妻子俱。嚴戒葷酒。日惟淡飯一盂而已。戚族皆力爭。終莫之聽。持齋三年。自謂道可以成。將不日拔宅上升。雖雞犬亦同登極樂。於是諄屬家人。皆沐浴以待。咸匿笑諾之。杜跌坐至暮。目不交睫。倦極而少寐。夢至一洞。天中有魚尾冠者數人。見杜至。即歡然起。逆曰。來矣乎。吾曹待之亦甚苦。因延之坐。授以一束書。使自披閱。視其額。則玉洞珠經也。杜覽之。開卷第一義。即曰。不生亦不滅。不滅何以生。輪迴自有理。強漢與天爭。謂空即色。空何以是色。謂色即空。色何以是空。當夫色空後。渺然無此形。如幻如泡。如電如露。不久留于世。上何以長住於山中。翻覆數百言。皆闢釋教之謬。杜素厭聞此言。一覽即擲之曰。此邪說也。若輩必非箇中人。故言之絀繆如此。即起辭欲行。衆笑曰。箇中人至矣。何遽別也。言未已。有麗人年可十七八。明眸皓齒。錦衣繡裳。自外入。笑語承迎曰。妾來

為君解此經。胡不少待。徑就杜並坐。以柔軀偎倚。妖臉熨貼。兼以臙指把杜腕。相與翻閱。一肌着膚。骨節欲酥。而剖析言之。口脂之芬。咫尺飛越。杜神魂紊亂。意在女而不在經。且因愛生憐。惻惻焉。恐拂其意。女遂去。因唯唯於口。莫敢出一詞。忽聞眾大衆曰。心未死灰。那得成佛。俄自經中出火光。撒手驚覺。始知其夢。亟呼妻閉戶同寢。人皆莫測。至旦始言其故。聞者皆笑。自是飲食男女。一仍其舊。今且有子數人。每言及佛。則赧然不答。

外史氏曰。心未盡死。佛便難成。一旦入紛華而靡。由其脚跟不牢耳。雖然。為杜之室者。必感此一番棒喝。不至長齋及世。徒為佛座之蓮。夢之有益於人。竟若此。

阿玉

薊郡有薛端者。被褐之士也。家貧。好友而苦無其貲。因書數語於壁曰。淡交無酒。卿須憐我之貧。深語惟茶。予亦知君之餒。果腹而來。枵腹而去。固無妨也。麥飯一盂。葱湯一瓊。烏敢薦焉。如是云云。人恆誦而笑之。然其人絕風雅。縉紳大夫咸樂交之。以故其門如市。未嘗以貧而減也。一日。行于郊。天寒雪霽。見枯莽中有物毛蒼黃。伏而不動。視之。乃一狐。為獵者所中。流血殷然。垂斃矣。薛忽自念曰。聞狐能致富。足以供人之求。盍携之歸。倘能活。即使佐我樽中。寧愁無酒乎。竟直前。裹以絺袍。且祝曰。予非食肉寢皮。利子之有者。可無懼。徑結之以絺。

歸其家。人見而問之。亦笑而不答。時薛已失偶。室無二人。置孤于榻。撫之猶溫。亟覆之以絮。被其隙。適有醫。託言雪中失足。乞得活血藥。一刀圭。研而灌之。孤微微轉側。似有生氣。薛大喜。明燈相俟。以觀其變。夜將半。神思少疲。乃甫一交睫。孤忽化為麗人。素面嫣然。衣裳楚楚。方將離榻。欲下矣。薛故無所驚詫。已而聞孤笑曰。妾係鄰女也。君何致我于此。得無為穴隙行耶。薛始駭然曰。端雖不仁。免于于厄。何子誣我之甚也。孤又笑曰。妾名阿玉。與君同里。君自不相識耳。偶出嬉游。誤中流矢。奔竄十數里。幸免韓盧之口。然非道力不能也。蒙君拯救。恩戴二天。竊思侍巾房帷。以報厚德。故出此言。以相戲。君慎毋恐。薛又愕然曰。聞孤盡人必死。卿之此舉。毋乃仿中山狼。欲飽予之一膾乎。阿玉頰遽赤。因曰。孤豈恩怨不分。而必欲禍人為利者。且君實有所為。幸得與聞。薛遂欣然曰。予生平最喜交游。而因貧莫能治具。往往劇談至暮。使客忍飢而歸。心甚歉然。卿能為我平此憾。是即所以報德矣。阿玉乃大笑曰。審是則中饋之事。尤為妾所宜司也。但恐震駭鄰佑。必得顯然婚嫁。然後君有伉儷之名。妾與酒食之議。當得盡如君意。至於衾枕之同與否。其權在君。妾亦不敢相強。薛益大悅。即與之謀。阿玉曰。君可揚言於眾。言聘某村女。假人僕與親往迎妾。至彼。妾自有家。第見紅燈懸戶者。即是也。背創猶甚。妾不能久留。君不使妾辜恩。願速為之。是幸。言已。忽不見。薛信此語。果

如所教而行。輒言於知交曰：僕已覓聚蜜之膠，特以拮据，不克成禮。諸君盍助我乎？衆聞而竊歎，以為誰家季女，行將不免於斯。飢皆笑而許之。至期，薛以一輿一馬，前往迎親。從者盡豪僕，踴躍爭先，將以覘其岳家為何等。乃薛憶懸燈之約，日晡始出郡城。豪僕初以為甚通也，曲折十餘里，恨不已。薛亦默然，既而得其門，閉閣高大，懸紗籠數對，表裏洞赤，儼然巨家。未幾，僮僕歡迎，親賓延接，華衣盛服，人亦甚夥。豪僕窺其居，重屋複閣，備極富麗，遂不敢相輕。其家肆筵於庭，從人亦承厚款。且因魚鑰已下，留婿歡飲。五鼓，新婦始登輿，薛導之。平明偕入邑門，及至己家，賀者早已駢集。何玉降車，徑入室內，袖中千金，與薛曰：以此犒賜從賓客。辱臨，統俟酬諸異日。薛喜出而俵分之。豪僕俱歡欣而去。薛又謝客曰：棠咏車牽，愧乏吉筵。俟新婦少諳羹湯，當有以報。僕未敢懸定也。賓亦含笑而散。薛入與何玉晤言，見其貌愈妖艷，而荆釵練裙，裝束樸素。若貧家，因詢曰：視卿之居，當非淡泊者，其中亦有術乎？何玉笑曰：君真慧人也。妾輩巖穴處，棲鳥能輪奐如人，特為君少祛羣疑。故作此狡獪耳。薛又詰曰：然則胡為乎易裝？答曰：居君之室，自當以儉約示人，詎可任妾之意耶？因亦詰薛曰：君今者對妾，果無燕婉之思，而祇為代庖之計乎？薛不覺大笑曰：情不自制，亦思兩兼之矣。何玉鼓掌曰：妾固知君，猶然假惺惺耳。於是沽酒交杯，歡然笑語。至夕，何玉語薛曰：衣飾可以從儉，食

悔不得不豐。勿使人笑貧家夫婦。僅能藉草為歡也。遂出戶外。携卧具數事入。皆以錦綺為之。鋪設一新。且極華美。始與薛解衣就枕。好合之際。固猶處于馬。薛拊其背。創痕宛然。因笑曰。非予則卿真几上肉矣。阿玉亦笑曰。非予則卿非涸轍魚耶。相與吃吃。被底嬉笑不絕。三朝大酬賀。客阿玉為治庖。凡十數筵。靡不豐盛。人因疑薛得婚於富家。然而行炙炙人。仍以諸家臧獲代之。內室障以布幔。外設一几。至則有核棗陳於上。應如裕如。從無立竛者。咸以為異。自是阿玉以烹飪相其夫。客至輒留飲。飲而復飯。斗酒八簋。無不吐嗟立辦。即薛亦罔知所自來。顧而樂之。其心乃暢。但阿玉深慮人疑。每晨必洗鄰兒為市魚肉。少許其餘珍錯。率皆取諸室中。雖座上客滿。無不醉飽而去。一夕薛與客飲。忽思魚餐。入而謀之於婦。阿玉笑曰。此時何能得。幸妾預儲於井中。君須自往釣之。因授薛以短竿。上亦懸丈尺之綸。薛故笑而弗信。強垂其釣。引之甚重。盡力而致之。發撥刺有聲。則一赤鯉。長三尺。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目猶睖閃也。持歸庖廚。有頃。即呼曰。魚具矣。取以饗客。莫不稱美。薛亦驚歎其奇。如是者有日。薛既好客。一時名士。又喜與之納交。因而客至益夥。薛之名譽遂益彰。即薛之舉業亦益進。俄而登桂榜。旋又捷南宮。皆阿玉治庖之力也。薛無他眷屬。携之都中。將授職。忽辭去。曰。君之大德已酬。妾之事畢矣。請放妾歸山谷。再修本真。不然碌碌紅塵。日以汨沒。

行將與草木同腐。豈能尚有所為哉。薛聞其去。乃大驚。挽之曰。賴卿得有今日。正思報我糟糠。何卿言別之速也。阿玉堅執弗留。薛強之。忽言有病。至暮奄然逝矣。其面目固依然人也。薛大悔。遂具衣衾。至夜忽失其屍。家人皆駭。惟薛知其故。具棺槨。納衣履於中。以禮殯葬。同人聞其空觀。咸來詰問。薛始娓娓為衆道之。

外史氏曰。四公子致客數千。以其富也。豈貧無立錫者。可以髣髴一二哉。乃竟致之。且多以致之。享榮名膺厚實。飛黃騰達。胥根於此。非其一念之慈祥。并其無窮之痴想。有以作其基耶。阿玉之嚴密。自是妙人。若徒羨其烹飪。則猶是口腹之輩。而非深知阿玉者矣。

關蟋蟀

促織之戲。肇自宋明。沿及近世以來。遂流為賭具。日出為市。好事者多從之。賺錢合關。恆至數十緡不止。鄙人有楊姓者。專其利十餘稔矣。生子頗聰慧。貌且秀美。楊故習於市井。不使讀書。日惟携貲從己游。因而蟲之材力。蟲之性情。靡不知耳。濡而目染。童而習之。較乃父為尤勝焉。年弱冠。適有宦於杭者。亦酷好此戲。以楊之秦蟲有法。募令從行。楊以老辭。遂令其子從之。往居杭。年餘。楊子無他技能。所獲無幾。頗失所望。一日。聞淨慈靈隱等處。所產頗佳。乃

白於主人。往覓之。從以二隸。携軍持筒。縱跡於茂林芳草間。迄無所得。薄暮將歸。緩步於白沙堤上。忽見一肩輿。後有二婢從之。其行如駛。及至楊子前。輿中人突以素手牽其慢。小語曰。蟲伯樂竟在此耶。楊子故莫解其語。然睨之。微波橫溜。媚臉半呈。迥非目中所習見者。神魂頓失。蚩然木立。輿早疾馳而過。乃行未數武。一婢忽折身旋返。迎而語曰。清波門外。顧家娘。蓄有佳蟲。頗健鬪。請往一觀。楊子會其意。遂給二隸曰。汝等亟歸稟白。渠處蟲果佳。吾當售以報命。隸不敢撓。竟自去。楊子從婢行。因詰其家官閥。答曰。主人亦大好官。歿已多年矣。無何抵其處。天已嚮晦。楊子視之。高門華屋。雖不甚修整。而寬廣異常。閭者數人。皆圓帽青衣。絕不類時世裝。見婢亦莫交片語。楊子心頗駭異。不得已而隨婢入。至於庭除。婢未及稟。慶其人早降輿而出。命婢肅賓。全身已露。則烟鬟雲鬢。霞臉蛾眉。年僅二旬餘。綽約人也。楊子習為人役。覩此烜赫。不免震驚。乃直前半跪。婦顧之微笑。止之曰。勿作此態。子有絕技。奈何以斲養自卑。遂敝衽邀之入。楊子幾措身無處。覲然而行。庭後高屋五楹。花竹繞砌。遙聞嚶嚶之聲。清如曼玉。卽所畜之蟋蟀焉。履未及堦。湘簾高挑。又有美婢四人。闐然出迎。婦延楊子入室。處以賓席。楊子更跼蹐不安。婦因謂曰。聞子之於促織。頗得家傳。且來自帝都。見聞應廣。故特屈來與子戲。消此永夜。言未已。偏室皆燃巨燭。輝煌如畫。楊子竊窺四壁。皆

以文楠為架。異錦裝潢。上列細泥陶器數百具。製絕精工。皆蟲也。婦一顧指侍婢。即施紅氍於地上。設錦褥。置闔盆。以瓦為質。而范金於外。刻縷雕文。更極匠巧。婦先起語楊子曰。子之於蟲。不第鳴之而通其意。當必聆之而識其株架上物。唯子自擇。予亦以一蟲當之。姑先嘗試可乎。楊子欣然從之。於是婢執燭。婦導以行。盆盈于架。皆嵌小牙牌。鑿銀為字。楊子故不識之。無疑。即蟲之名號焉。斯時采色炫目。蘭麝薰心。楊子即善於品題。亦無能月旦。流覽數四。罔知所從。遂貿然指一盆曰。得此足矣。婦微哂。亦命婢取其一。偕返中庭。兩人席地坐。明炬張燈。婢又進金絲罩玉筒諸物。楊啟奩見蟲。早已氣沮。及闕。婦之蟲三躍。楊之蟲果已披靡。婦與婢皆鼓掌。闐然盈室。楊子少年負氣。起請再易一蟲。婦亦笑而取之。楊子乃自往。物色得之於西北隅。鼻息良久。側耳傾聽。大喜。自捧之來。及燭下。啟視之。銳象勁足。鐵背金頭。昂昂然真英物也。婦一諦觀。即掩其盆曰。此非凡質。不可以空言闕。願以一物為采。楊子慨然請命。婦曰。子蟲若負。當以盆罩贈子。無所吝。子蟲若負。其如之何。楊子頓悟。已實罄身無所携。遂不敢答。旁一婢笑曰。昔主君與娘子較。娘子負。即得當夕。今反其道而用之。楊子之身。豈其一無所有乎。婦聞言面頰而意似首肯。楊子亦解其指。心竊喜。即起曰。敬諾。遂復闔。甫入盆中。新蟲鼓鬚一鳴。故蟲早趨足而遁。楊子亦大笑。輒取盆罩以自與。婦哂曰。牧豎兒。

唯利是視。何竟如此。汝既轉負為勝。予當大敗。請復語。次日婢令別取一蟲來。蟲至闕於盆。踣厲良久。相持不下。婦乃頓更莊態。始而掠鬢支頤。指顧笑語。繼乃解身移坐。媚態紛呈。款以臻首枕楊子之膝。旋以柔荑撫楊子之腕。楊子慙笑已徹。遂不暇視蟲。未幾聞婢羣譟曰。楊蟲止矣。楊子視焉。蟲果出於盆外。則婢之黠者。乘其意之不在。竟以纖手出之。而楊實未及知也。衆因請曰。天緣可卜。蟲實良媒。楊子固無辭。娘子亦幸毋固辭。婦不言。手撚裙帶。而首之枕楊如故。婢遂不再言。亟撤鬪具。促婦起。擁之以行。屋側另有臥室。舍褥綦華。楊子與婦解衣就枕。婢乃以燭去。婦既柔媚。而枕席之情。又倍加恣肆。楊子遂顛倒於情中。自以為不世之遇矣。倦極方眠。羣婢復至。啟曰。明星煌煌。固難俾畫作夜也。婦乃携楊子起。垂淚訣別曰。一夕新歡。三生深幸。但妾非生人。實故宋平章賈似道之寵姬也。生時以色專房。緣渠好鬪蟋蟀。妾輩亦以此逢迎之。幸先平章而歿。遂并戲具。納之窠窩。昨見子風流玉立。不覺醉心。因借秋蟲。復沾春色。惟不敢久留吾子。謹將盆罩二事。少誌歡悰。幸勿棄捐為囑。言訖。取以相贈。仍命婢導之以出。楊子雖不通文。然知身在鬼域。不勝戰兢。甫出門。略一迴顧。則荒坟三尺。屋宇杳然。益股栗不能舉趾。踉蹌而前。幸逢隄畔。約半日始返本署。乃主人得隸回報。既已懷疑。及詢之。又都類誕妄。楊子無以自明。始出盆罩以獻主人。細玩之。土色斑然。

果非今世物。方釋歎。居數日。楊子患河魚之疾。彌留匝月。主人慮焉。界以百金。命僕送之。北。上其物。遂留於越。余在錢塘。曾見之於某巨家。則已珍為玩器矣。

外史氏曰。蟋蟀微物。以似道之奸雄。何竟嗜好如此。及聞是事。乃悟記云。似道在牛閒堂。與姬妾為促織之戲。亦明皇虢幸之遺意。為色荒之所致歟。獨惜楊子不文。且膽落於鬼。語不免詳詢其梗概。然窺此一斑。亦可助風流之談柄。而膾炙人口已。

孤判官

新城杜梧。少時習刀筆為縣吏。宿於公廨。每值雨夜。即有美女來與共寢處。却之不能。久而疴羸。一日昏然如死。夢至一衙署。絕類縣治。諦觀之。則邑中之城隍祠也。出入皆公役。亦多熟識。但忽忽不憶其姓字。繼見一老吏。侏儒短小。鬚髮皓然。乃其同案某。以老疾而卒。歿猶未久。頗能識之。因就而諮詢。老吏駭曰。若正少壯。何由而來此。杜以情告。老吏曰。此孤判官之所司也。盍往謁之。亟引杜就東廡。見一人鬚毛如蝟。形狀極醜惡。老吏代白其由。且為之緩頰。判似有難色。老吏又曰。人鬼雖殊。實同桑梓。況案牘是司。彼此均屬吏道。君可不念乎。判無以辭。乃引杜入室。親檢簿籍。甫一目。即慨然曰。予以少年色狂。思污一孀婦。孤因抵隙而來。病雖可為。但孤無能力祛。可奈何。杜自揣並無是事。遂力爭之。判取籍與觀。則大書曰。

某月日杜晤見鄰婦王氏心竊念曰渠夫新卒倘踰牆而樓之為歡可期矣杜始悚然判因曰斯時予幸以差出遂寢此念不然禍且不止於此今受某兄重託更念道之相同當為召孤以禮責之或可以免於是片紙書數字顧室中一人曰速召東城破廟孤來持帖去有頃果見一孤大於犬徐徐而來判引之與語孤似桀驁不馴判麾之使退復語杜曰孤固無禮宜以法懲然妖由人興幸子廣有餘算今歸正心以祛之且延醫治療病尚可已至於意念之惡尤所兢兢宜慎也老吏亦以此相囑相送出署未及半途而寢則家人將躡跡矣自此杜以義理自閑又延某名醫投以妙劑疾果愈後值獨宿孤輒來與之調笑備極款洽漸且以白身暱就杜惟誦妖由人興一語不為少動數夕孤亦漸厭因自語曰三日不見非復吳下阿蒙遂去不復來杜又棄吏讀書以明經入泮迄今嘉言懿行邑中猶推宿儒云

外史氏曰意念之惡人所未知以故受譴尤重古人言之屢矣奈人不能誠意遂不免妄念詎知孤之伺之且將乘間竊發乎旨哉孤判之言不必懲孤惟期正己非明於聖賢之道者不克臻此冥司慎選吏檢所得皆正人如老吏之侃侃已可想見况聰明正直如孤判者詎可以鬚毛如蝟而少之哉

寧波袁太守。故明之循吏也。有二客昆季。長曰鍾鼎。次曰鍾鼎。舉司衙務人。因以大小鍾別之。方公為某縣令。大鍾即從公。及公歷任丞牧。小鍾適來省兄。見其醇謹。亦留之。公任之如左右手。兩人事公以忠。待人以禮。苞苴不行於冷面。關說莫移其剛腸。公雖未以賓禮待之。而置腹推心。不啻骨肉。僚友咸慶公得人。時郡中有疑獄久而不決。公將掘宰而不忍。因謀之於大鍾。對曰。士人攻苦十年。始克出宰百里。某令非無才者。但事屬曖昧。倉猝難明。請公予嘉旬日限。或可以白。公知其俠且才。笑而許之。大鍾故多髭。慮人識之。乃截鬚拔眉。衣敝衣。乘昏出署。變姓名為人傭。未及期。果得其奸狀。蓋邑有豪家。素習強橫。以其居近清溪。託言鑿池引水入園。凡奴僕及佃人。有不適意者。輒生而納之溝中。既斃。而後棄之溪內。急流迅下。瞬息數十里。人因莫測其致死之由。斃者且不一人矣。一日。主私美婢。主妻見而怒。乘主外出。撻之無算。亦如其法淹斃之。遽投諸清流。邑人見斃。投首於宰。宰驗之有傷。無敢判為自溺。且係外鄉人。絕無屍親。因榜於通衢。而行路皆知。於是前所受害諸家。咸疑死者之不明。羣赴愬起。又不知婢出豪家。莫敢指為怨府。豪益自得。所為愈暴。而獄更經年不結。幸大鍾見及於此。出署即投豪家。以金賂其左右。為之先容。使為糞除之。隸暇與豪家羣兒戲。誘之使言。遂如犀燭。並悉婢之姓氏。由來遁歸告公。公以他事。命役馳召婢家。既至。躬親聽

訟婢之冤雪衆之死遂可類推豪因盡伏其罪案定公以功歸宰宰得無患深感大鍾之德餽以百金義不受乃自大鍾以此案外出小鍾代紀其事署中人深嫉其寵思以中傷遂偽為私書瀆陳公許有重賂乘公將出遽然投之於小鍾蓋冀公見而訊之使之無從置喙也詎小鍾少年持重見公出輒以獻之公果一覽而笑曰此詬之妄思汚惠也既而熟觀其名若不釋然則其牘尾所署者為某縣大尹公素薄其人因疑其有所干求強以賂請一時微有怒容小鍾見公色動謂公疑已遂亦不敢有言及公退休即長跪力辭請以他人更易公乃笑而曳之曰若勿爾爾予之所惑者非在若某貪濫素著今竟以不義之物妄思嘗試耶小鍾始悟公意復跪白曰鬼域之奸既已難逃洞鑒豈能汚鼎者獨不能污宰乎蓋以宰之稟贖比而觀之當悉其非出一手矣公如其言驗之信然更思窮治其事小鍾又力求寢息惟曰雋不疑且不自辯公乃代為辯之是益樹鼎之敵也公解其意遂不問及大鍾返署公乃專任兩人而郡中大治如是者數年而禍作初公以久任不遷頗懷觀望時值政在嚴氏父子擅權黜陟在其掌握適浙西某令以卓荐入都公之故吏實嚴氏之私人也過郡謁公公見之語次頗以瓜期為嫌令即以黃緣說公謂得萬金可以謀遷一秩公時已熱中將欲曲從而大鍾已側聞其論不勝勃然及令出即面叱之曰誘吾主為不義者汝也東樓父子

走肉行屍。若輩待此冰山。赤日一出。勢將壓覆。何更思煽惑正人耶。今聞言大慚。抑亦無如之何。抱恨而去。大鍾既斥某令。又與弟力諍於公。公始悔。遂不致議於令。令亦無顏再謁。揚帆北上。而心並銜公。至京藉嚴力。竟登烏臺。聞與世蕃述此言。世蕃大恚。致書浙撫。以陰事劾公。奉詔解京。並逮大鍾兄弟。闔署倉皇。罔知所措。惟大鍾笑曰。予已預知有此禍。然使吾公踵椒山之後。不致人目為嚴黨。不亦榮乎。因與小鍾謀曰。今使吾兩人與公同入虎牢。固足以報公。但吾公老矣。而夫人年少。兩地皆需人。不可以徒蹈湯火。竟置大事於不問也。遂乘緹騎來。悄然夜出。不知所往。公責之不得。既已切齒痛心。而上而僚佐。下而吏卒。亦莫不髮指。至於署以內之唾其負恩。郡以外之詈其賣主。又復難更僕數矣。公因俛首就逮。囚服赴京。夫人亦幽於任所。奇慘深痛。莫可形容。公至。錦衣毒加拷掠。亦不俟其誣服。輒以獄上。公論棄市。妻子流徙。勅下胥如吏議。幸值大醜。公得緩死。湏臾而夫人早已簽名遠配矣。惟時大鍾兄弟。慮人偵獲。匿跡山谷間。數日。大鍾謂弟曰。公事滅裂。予職其咎。向特留此身。以為外援。非可埋首不出也。今日之事。與弟分任之。其可乎。小鍾曰。諾。因請其良策。大鍾曰。公之所重者在身命。而其次即在嗣續。吾將止行。以圖全吾公。而夫人勢將南去。實所隱憂。倘公幸脫天牢。而不能復圓鸞鏡。其如之何。小鍾即慨然曰。此實重務。弟不敏。敢請當之。大

鍾不語。惟熟視小鍾。色似愀然。小鍾疑而詢之。則曰。非兄疑弟。夫人小父而吾弟又在青年。倘成不世之勲。翻抱不白之怨。弟亦何辜。吾將往從夫人。而公之事。非吾莫辦。是以不禁傷慙。蓋袁公久亡原配。夫人以閨媛新續鸞膠。是時僅廿二三耳。小鍾聞兄言及此意。亦躊躇良久。忽忿然作色。詰兄曰。父母與公孰重。答曰。父母生我。公固不啻生我也。又詰曰。公與身孰重。答曰。身有重輕。於公則身亦可輕也。小鍾乃岷然起。自拔佩刀。且以手將其衣曰。弟嘗涉獵傳記。竊見豫讓聶政。皆能以身報主。彼非無父母也。况弟幸有兄在。父母血食。可以無斬。今請以此身報公矣。於是自將其視。以左手執勢。以右手舉刀。儘力割下。義激而力猛。血出如泉。小鍾早昏絕於地。大鍾悲且喜。急搗土為之按捺。且祝曰。天不殄吾公祀。則吾弟可生。否則從此逝矣。言未絕。小鍾已呻吟復甦。語大鍾曰。適見一白衣人。以柳枝蘸水。偏洒吾身。意者其觀音大士乎。因視其私處。既已結痂。亦絕無痛楚。遂自起。同兄頂禮。大鍾始授以策。且曰。公之獄若成。勢不能庇妻子。夫人將遣戍。計時亦啟行。弟自北而南。即得遭之於途。後事好為之。兄固不煩多囑也。遂分其囊橐。分袂適征。絕無戀戀之容。其義烈概可想見。小鍾已留髭至此。皆自落緝者。既未易辨識。况某令之意在鍾。而嚴氏之怒獨在袁。公既身陷大辟。法網遂亦少疎。小鍾因得徑行無懼。直抵黔楚之交。始聞袁公之產已籍沒。眷屬解配。

不日可止荆南。遂傭於傳舍以俟之。夫人惟隨一姬。果於旬日顛沛而來。暮宿逆旅。適與小鍾遇。幸解者數人。飲於外肆。乘間進謁。哭拜於地。夫人故不識。惟姬尚識之。而訝其無髭。小鍾一一緬數。並請從行。夫人疑而固辭。姬重其義。代言於夫人。請自驗之。遂與小鍾如側室。去衣一視。痴猶未脫。姬為之太息。亟白於夫人。亦為感動。始與小鍾謀以重金啖差。謂是母家。因有遠行。遣來服役者。差因受公僚友託。莫之敢拒。遂許以偕行。然猶僅司外事也。及抵配所。未三日。姬因暮年。重染烟瘴。以疾亡。居惟斗室。四無垣牆。小鍾露宿於外。夫人憐之。曰。汝猶婢也。何妨共此室處。小鍾初猶力辭。乃畫出入山析薪。至夜復重冒風雨。漸不能堪。始肯入。然必夫人先卧。而後以束草置地枕藉而眠。且事夫人如母。下氣柔聲。承顏順志。惴惴焉。惟恐少拂其意。於時夫人幸有餘貲。衣食粗給。無虞匱乏。無何而歲饑。歲饑則盜起。沙南六詔。以次稱兵。居民遂不能安枕。小鍾白於夫人。將徙以避之。未及而寇來。人咸奔竄。夫人素嬌弱。弗能舉趾。小鍾乃負之以行。北走崇山。日百餘里。足踵盡裂。夜宿空室中。夫人安寢。小鍾慮有不肖。持挺徼巡。目不交睫者決旬。幸獲樂土。小鍾乃伐竹營室。草創數椽。奉夫人而居之。夫人憫其勞。呼使同榻。則辭曰。形軀雖異。然在上下之義。猶不可廢。明日之縣。具言避寇僦居之故。蓋恐袁公倖生。或有赦來。無從偵訪故也。乃自此夫人之所携既蕩。小鍾又

無敢遠出。惟有晝織蒲。夜捆屨。以供饗殮。抑且滌釜炊食。一切自任。夫人倘助之。即跪而謝。曰。有罪在。而主母勞動。不免罪戾。究不使夫人勞。居近三年。祇如一日。夫人得小鍾侍養。雖甚念公。幸猶安佚。惟公自抵京師。棘園深錮。桎梏纏身。而且百憂煎其中。四肢傷於外。詢詢傳播。不日即明正典刑。亦既心灰氣絕矣。忽一日。獄吏來視公。引與密語曰。某公主使人傳語。謂君與粉侯為中表之戚。囑余善視君。幸自寬慰。公茫然無以應。徐詰粉侯姓氏。獄吏乃自耳而白之。則亦實無瓜葛。然處急難之時。遂偽應曰。是誠葭莩。初不意猶念及予也。獄吏大悅。重與公為禮。因曰。此地穢污。不足以處。遂命隸粉除一室。盛其鋪陳。狀若上賓之館。移公而居之。至夕。獄吏又來。具酒饌餉公。因與對飲。微酣。復屏人語公曰。君之事似有可為。公主欲為君乞恩。而礙於嚴老。昨已浼朝天宮法師。為上言星象不吉。宜緩刑獄。其人實上所親信。已勅法司。各加覆勘矣。公心竊喜。亦姑領之。閱數日。獄吏復來報公。則公主已囑法司。令將公罪未減。且某侍御有忤嚴府。嚴府頓疑其言。故稍稍忘情於公。惟原叅甚重。寬典難於遽還。緩留詔獄。再當徐圖。今已定議。白嚴相。嚴相無詞。法司且往覆公主。吏因此為公賀。公益弛然於心。然自徙居以來。日恆有人以酒食餽。亦不言其所自。公問之。則以獄吏對。公乃深德獄吏。遂成莫逆交。迨事局既定。又有人以成衣進公。長短直如身度。公頗訝之。由是

鮮衣美食。逍遙獄邸。雖不免撥雲覩日。亦已身逸心安。囹圄數年。而嚴氏忽棟折榱崩。藉其家得所。與浙撫各書。始悟公冤。以原秩出諸獄中。既已五閱寒暑矣。乃公甫出獄。即有人乘堅策肥舁一輿迎公。且直前俯伏。持公足而號泣。公視之。其人雖眇一目。跛一足。而形狀宛然。實大鍾也。公在昔從未斥其名。今值盛怒。因叱之曰。燕爾猶來見予乎。泣而對曰。此地不敢稟白。請公至嘉家再當上告。公時無所歸。勉從之。而猶悵悵不已。初不知回天之力。舉皆出自大鍾也。蓋大鍾有內兄。服役於公主府中。歷有年所。其妻又代主乳哺。積有勤勞。公主故厚遇之。夫婦每盛稱二鍾才智。公主以府事廢弛。每恨不得二鍾。而為之代紀。其內兄曾以書召之。二鍾因從公久。不忍捨之遽去。此其本末。大鍾已歷歷在胸。故當日毅然北行。實有所恃也。比至途中。深慮人識。乃以灰瞽一目。石損一足。亦已備嘗奇苦。及至府中。見其內兄。又仿秦庭之痛。涕泣通宵。勺水不入於口。其內兄乃命妻白主。悉公冤狀。并述二鍾自殘之苦。公主素重其能。且憐其義。遂許為經畫。大鍾始肯為主用。所有諸務。一切井然。益蒙公主寵任。公主本世宗胞妹。少而寡。晚年以郡主晉封。世宗素敦手足。公主遂乘間用事。朝紳多出其門。大鍾假主威。力營謀幹旋。半由已出。公主亦知之不問。故得出公於陷穽。公故無由得知。迨至其家。大鍾正位再拜。始泣訴其原委。公由悟生感。亦持之大慙。繼視其屋宇。都

類素封。大鍾久無室。公主以侍兒養之。學生二子。是年已週歲矣。大鍾張筵賀公。公感主德。欲往謝。大鍾曰。祁奚不見叔向。叔向獨可見祁奚乎。公乃止。鍾又言。弟事久已奉夫人南行。迄今魚雁隔絕。尚猶未遑存問。公聞小鍾自閩。倍深感激。而意中猶未遽信。大鍾又以致仕勸公。公從其說。遂以病狀赴部。竟得冠帶錦旋。公之事既已年湮。雖奉還產之詔。所償者百不及一。大鍾以千金命人。為公治第。更以數百鎰潤公行色。臨行送公河干。跪而言曰。分宜從公。再効犬馬。但為公事主之恩。尚有未酬。今請暫留為僭臣。抑更有請者。鼎之弟形體既殘。筋力亦瘁。願公放之北還。渠已不克誕育。鼎以一子嗣之。繞膝牽裾。庶可以少慰其意。言已。哭不能仰。公諾之。感觸心事。益更流涕不止。蓋公年六旬。因值多難。尚未誕育。今嗣也。揮淚揚帆。至家。夫人雖經過赦。以路遠未至。又數月始達本籍。小鍾先驅入見。公一覩其形狀。面媷聲嘶。儼然宦豎。始信大鍾非謬言。心乃大動。返迎而拜之曰。袁氏倘有嗣。實若鍾氏之賜也。小鍾亦泥首辭遜。及夫人至。少叙離懷。即極表小鍾之忠。蓋公更服膺呼之以弟。小鍾究不敢承盡禮事公。公憶大鍾言為之整裝。使其北上。辭曰。所以愿艱險負羈紲。以從夫人者。實為公也。以公盛德。必將有後。今夫人已歸。鼎請俟公子誕生。少啖湯餅。即自行。公飲聽之。期年。夫人舉一子。公大悅。名之曰鼎錫。以誌小鍾之德。歡宴經旬。小鍾始束裝就道。及

至京見兄引謁公主。公主知其聞。命為都監總握郎中事。大鍾乃以家授弟。愾然曰。公之厲階。實啟於予。而累弟。至於虧體。予又安享。妻子之奉。於今數年。弟所未有也。今汝旋反。吾子即若子。叔嫂其共處。教以義方。吾將往從吾公。圖報其未盡之德。幸勿我念。言訖欲行。小鍾挽留之。即不肯聽。遂往袁公處。公以老友待之。杖履追隨。益徵相德。惟小鍾撫育兩男。及長。教以躬耕。誠曰。慎毋干預人事。汝父與若叔。良可鑒也。迄今數傳子孫。皆以農夫沒世焉。

外史氏曰。觀大鍾行事。光明自是。偉丈夫且能幸脫袁公。豈其幸恩不報者比。但叱座賓。頓忘鼠器。實為公之禍基。似不可訓。獨小鍾溫柔敦厚。絕少圭角。即偽書一節。已足徵其氣度。而自宮從戍。奮不顧身。如苦事人。毫無倦色。凡其所處。又較乃兄為尤難。予故為小鍾立傳。并附大鍾於其間。

隨園老人曰。熟讀此傳。余頗疑之。蓋目中固未見鼎。亦並未見鼎。浩歌子猶不滿於大鍾。談何容易也。

鬼無類

宛平謝紫菴有坟莊。距都門十里有奇。甚適也。其猶子數人。率多游蕩。以其地產鵝。冬月販往賣之。恆數夕不歸。比問又多其類。亦以墓田在彼。兼有居停。皆游而忘返。故萃處每十數。

人晨則踏雪羅禽。夜則圍爐飲酒。即漠不相識者。其情同其事同。遂言笑同。亦統綽之積習使然也。一夕。又羣居。藏醕既罄。驚材未得。相對無聊。乃劇談以消長夜。言涉怪異。樂且不疲。時夜色已深。衆中有膽怯者。已毛髮微豎。忽一人曰。舊傳謂鬼無顏。究亦憑虛之論。疇曾見之。又一人曰。予試驗之。我輩中有無顏者。即鬼是已。因戲以已手遍探座客。至一人轉背匿笑。堅不許摸。衆共強之。突以厥首反向。短髻之側。衆逼視焉。則自唇以下。無所有。絕類小兒面具。不禁大駭。狂噪而奔。舉室不及俟。僮甫出屋門。頽然皆仆。猶聞鬼聲嗷然。益大怖。而號。村人聞喧出視。則疊疊如貫珠。坐卧地上。笑而扶之。其下有物。尚信信不絕。燭之。非鬼。一微夜之犬耳。不覺大噱。衆驚定。亦為粲然。始詳言之。翌日皆歸。蓋自是無復弋鵲之志矣。

外史氏曰。青燈黑夜。談鬼為佳。而不知鬼即在其中也。當諸人快談之頃。鬼必不能默然。奈何膽落於無顏。竟使說鬼之鬼。不獲罄吐其說。能不詈噉猪腸兒。敗人清興。

秋露纖雲

郁生名琥。號秋軒。毘陵紳家子。折節讀書。通五經。能文章。郡中矜士。舉不以膏粱少之。然試輒不利。三躋棘闈。於是學益苦。鄰有廢圃。買而居之。少置花木。草創數楹。蓋為藏修之所。並非作窺園之計者也。寢于斯。食于斯。定省而外。莫入中堂。即時遇細君於寢門。亦不少通言。

笑在琴瑟之素睦者。且如是而燕游之朋。談讌之舉。更一切屏絕。居數月。時值新秋。槐黃期迫。生已科試有名。計日將赴省。因攻苦倍亟。俄聞身後有人。小語曰。如此用功。那得不中。驚顧之。寂無所見。乃大駭。猶以為耳音之誤。及復讀。又語如前。不禁悚然。而業不忍輟。因移坐默誦。意蓋靜以伺之。無何復語。雜以笑聲。則不當生前。仍居生後。生因毛髮俱豎。亟呼僕適值他出。不得已而納屨以奔。比出戶外。又聞室中言曰。不識秋露纖雲。那得便中。其音絕。嬌脆而清。如佩玉之鳴。心忽少動。且行且思曰。飛瓊綠華二傳。古人果不我欺乎。遂躊躇不欲歸。及門。又將旋踵。僕適自外來。遂相偕返室。岑寂依然。生諱之。竟不告僕。仍前肄業。至夕將歸。內寢恐致父母疑。且慮僕婢笑。遂復下榻蕭齋。幸而竟夜無擾。心乃安。生故五夜起讀。是夕因憊不能寐。起倍恆時。僕惟侍主盥濯。別無事事。睨其展卷。亦潛就睡鄉。生頗有戒心。誦不能暢。久之。俯伏其間。而嬌韻嚶嚶。在耳廂大作矣。生不勝震恐。輟業靜聽。其音實在几之左右。近且咫尺。恍若兩人對簾者。調協聲一。絕無抑揚高下之殊。初猶曠而呼僕。頃其弗覺。及徐聆之。則又別更一藝。迥非已所習者。義興筆妍。金科玉律。其題則唐棣之一章也。生本嗜文如命。遂以不懼。竟舍已業而從之。共案吟哦。儼然益友。惟是衣香襲鼻。口脂頻吹。使人頗不可耐。然而生具夙慧。數過。即能熟一藝。比及成誦。冥冥者又頓易新篇。迨至漏盡聲息。

生已得佳文五首。不禁怍躍。揖而謝之。祇聞笑聲。吃吃俱入壁中而去。生至晨。遂不復講。折紙濡毫。盡錄其作。於時久不寢戶。因此復出訪友。舉以相示。見者皆咋舌。謂是飄飄欲仙。取元魁直如拾芥。生益喜。歸齋。不忍釋手。益更熟讀。至夜分不寢。且為詰朝計。托言晨餽命僕具菓餌。蓋將以酬其金針暗度也。乃生方恬吟。吻邊忽有茗一壺。香冽異常。且笑而語之曰。那使如此苦讀。解元郎寧不患口渴耶。生驚視之。未見其人。先覩其手。纖瘦而潔白。儼如玉色。而蟬鬢花腮。雲衣月態。早已逼近其側矣。生雖熟識。不免愕然。泊乎舉首。又有一美人以朱盤貯菓數枚。笑置案頭曰。咬此當連中三元。生因釋卷起謝。而深慮其妖。乃整衣以禮相見。兩美不答。惟相顧而哂曰。迂儒故態猶昨。生復遜之坐。詢及姓字。一美人笑答曰。昨因不平。已將小字入君耳。渠即纖雲。而妾實秋露。本書仙侍兒。謫居人世。已近百年。以冥數當奉巾櫛。故根尋至此。幸勿却。生故解其來意。聞言而倍懷首鼠。惟謝曰。鰥生不才。敢有仙眷。況拋金閨少婦。實因月桂一枝。冥數難知。盛愛似不敢領。祇以文字交。不致墮於慾界。差為厚幸。語未已。纖雲即從旁贊曰。使乎使乎。未錦而行。可謂詞林妙品矣。雖然。不慕悲航。何以頓懷張碩。遲遲門外。欲去仍留。司馬昭之心。豈路人竟未之見耶。生語塞。秋露乃剖析曰。君固有志圖南。惜乎重染腐習。將不免為斥鴳笑。夫欲成不世之名。原不關數行閒墨。矧務舉子

業以冀首肯於朱衣。即今晨五鼓。已如操券。文心患不活潑耳。一以貫之達道不遠。奚必青燈獨宿。皓首窮經。始能居孫山以內哉。生尚猶豫。纖雲復笑曰。三科康了。一枕孤眠。倘潦倒場屋。勢將隸此半世。文章真悞人不淺。生亦不覺捧腹。秋露即就案上取前文。為生指迷。一。提其要領。因曰。君之積習沉痾。斷不能聯捷甲科。然從此貫通。縱場期伊邇。今秋可以獲雋。切不可亟赴南宮。自覓劉蕡之恥。歸來與妾等處。不出三年。玉堂金馬。可以立致。但當去此陋室。別構名園。快目爽心。自足伐毛洗髓。幸勿以妄言為謬。語竟。與纖雲俱起曰。君猶疑。思侯鹿鳴宴後。故當以祗席奉賀。遂就燭下冉冉而沒。倏不見。生時已司空見慣。不以為怪。亦就枕。自此日。惟即秋露所言者。彈心揣摩。少通閭奧。及為文。頓異故吾。同人亦莫不稱許。因而變其拘迂。出而與人酣酢。雖未接杯酒之歡。而逐隊隨行。亦不甚埋頭於書本下矣。迨赴省垣。將入闈。忽有小童以漆盒至。詢之。則曰。纖娘子之所饋也。生心知為雲。啟視。馬則桂圓百枚。初以為嫦娥之代祝而已。將語小童。旋失所在。乃分其半。而攜之。搜者以菓結於樹。絕無可疑。竟聽其將入。即生亦罔知其有異。次日昧爽。題紙飛下。頓思以圖佐茗。剖之。與恆菓迥殊。生就燭諦觀。實以綿紙團成者。細楷如蚊翼。極目力始能見。乃時下才人之所預構也。生大喜。乘暗破丸。得文數百首。兼有目次。就題物色。則首場書藝。雖未脗合。亦既不中不

遠生有此可恃。遂就卷揮毫。無殊宿構。固不俟於脫藁。而三作立成。沿及經藝。順流揚帆。瞬息直下。明晨首先交納而出。同考者就而索觀。又靡不氣沮。二場又瓜分其業。携入矮屋。表判既莫不工麗。三場五策出之丸中。又典核超羣。是役也。生未少費心力。已可望巍科。甚感雲德。恨不一晤。且不解其果中界限。何以判然不淆。益信為真仙。惟慮不得為眷屬。而孤疑因以盡祛。已榜下。則以文有譌字。置之亞元。主司猶為之扼腕。惜其全璧微瑕。實則冠場之作也。生益感雲玉成。暇即祝於斗室。冀得一見顏色。而竟杳然。一日忽於書中。得小柬。啟之。字迹柔媚。蓋即二美之札。特以之申賀者。其意惟勸生勿北上。行且不吉。更願得郡中名園。以為藏嬌之所。紙尾數行。則曰。君夫人久虛駕。被今幸折桂人。仍返狀頭。妾等不敢以陋質。溷俟燕婉。少伸再當抱衾裯。以事君子。今尚非其時也。云云。生乃倍欽其賢。然以少年高捷。不忍輟晦。竟不聽所言。束裝赴都。乃行未數程。從人沈猶狂恃主新貴。毆某縣隸役。令怒作牒。通詳置之於法。以生為疎縱。削其科名。生遂垂翅復返。深悔不聽秋露。而服其先知。思晤愈亟。且當新黜之後。愧見戚族。聞無錫董氏有別墅。花木森繁。地更幽邃。乃白於父母。以重價僦而居之。入園之初。適當季春上巳。生薰沐更衣。若有所俟。僮僕皆竊笑。且來書不讀。惟雲露二字。不絕於口。亦多所不解。居甫定。盡驅從者就外宿。非奉使不令入園。一切添香烹

茗之事。皆自任之意。蓋有所為也。閱二夕。生正對月懷思。而環珮琤然兩美。早聯袂而至。生大喜。下階逆之。纖雲先賀。而後弔。秋露獨先弔。而後賀。生亦不甚介意。相携入齋。生因向纖雲申謝。雲曰。自是妾強作解事。致君得而復失。不然。君縱不中。亦不至於白衣何謝。為秋露因微哂曰。婢子誘人懷挾。論罪尚宜連坐。生與雲皆粲然。生復向秋露自咎。并服其灼見秋露正色曰。初以科名許君。妾猶愴怛不定。乃君竟擢高魁。且重負妾約。行將看上苑之花。不復念梁園之舊。果遭蹉跌。鍛羽歸來。此其所以宜弔。而不宜賀也。今幸深繹妾言。別開生面。既不坐枯寂之禪。自宜有生花之筆。從茲扶搖直上。九萬鵬程。不難一蹴而至。則又宜賀而不必弔矣。況君家聲赫奕。當抱王荅元之憂。縱使纖妹計行。億則屢中。將流言四起。重累清名。實亦妾所逆慮。生聞其言侃侃。益覺心折。乃悟先弔後賀之故。於是相對叙闊。絕無畏忌。已而剪燭促坐。置酒合歡。雲露皆善清歌。兼工諧謔。每一曲梁塵欲動。每一語玉屑紛飛。語笑聲音。時達於外。而僕輩宛如充耳。亦可異已。夜將半。生微醺。託醉先起。雲又飛一觥來。謂生曰。今夕何夕。情難自己。請以一語為醵政。能則先占枝頭。不能則退之殿後。倘中原並驅。則一箭雙鵰。君亦慎勿峻拒。生不禁大笑。因亦酌一卮。屬雲出令。雲即一飲而盡。曰。烟雲滿紙。君宜先賦行雲。露亦朗然曰。月露盈簾。朗豈遲揮垂露。一時大噱。幾翻酒棊。遂同起拂榻。

解衣共寢。左珠右玉。拂柳穿花。晨起。生頗慮為僕見。詎意奔走服事。若役替矇。倏倏然莫能
親止。露與雲亦祇默坐而已。及僕出。歡然萃處。露以手談教生。雲亦以白描之技進。生皆悉
心學之。而且酒兵茗戰。鬪於宵。鋤花種竹。娛於晝。生室中故無樂器。惟古琴一張。露撫之。聽
者忘倦。雲自携有箏笛。時一彈弄。又復妙絕人寰。至於詩文典籍。無時不共相涉獵。探奇索
異。辨難析疑。蓋不聞誦聲。而生之業已大進。生雖深入佳境。久而忘歸。然至三朝。露必勸之
歸。至旬日。雲必勸之家居。而床第之私。露與雲舉不甚重。每曰。郎君將飛黃騰達。忍死於
婦人女子之手耶。其賢淑類如此。若是者二稔。既無人覺其形聲。且兩人俱不火食。唯哺佳
菓數枚。絕無所需於生。而美醞佳茗。又皆有術以取之。以故內藏麗質。而外靜浮言。生既博
享韻事。集益閨房。因之心體流通。不啻脫胎換骨。初猶待露為之劑。雲為之斷。相習已久。不
費斧斤。已偉然清朝明堂之器矣。露又勸生以文稿行世。廣致掄揚。人益信其前非倖中。名
譽日彰。是歲。改籍游泮。再入秋闈。遂冠南省。中式第一人。明春將赴京取應。雲與露忽辭去。
曰。久曠職司。將歸天上。不得再捧君硯。可奈何。生大驚。強之復留。繼以涕泣。露不從而雲頗
戀戀。露曰。纖妹不能忘情。已墮色界。可以無返。郎君宜善處之。俾得出以見人。匿跡藏聲。究
非長策也。生乃喜。猶將留露。露即趨出。湧身向上。轉瞬直達重霄。倏不見。雲將繼之。甫去地

大許雷聲殷然。乃懼而復下。喟曰。孽緣自作。書仙良不可欺。生雖失露。喜復得雲。乃少慰。因與雲計。使先行。俟之中途。生至維揚。託言乏嗣。置妾。納為如君。僕人莫知其詐。雲自此飲食無異恒人。相隨入都。贊襄場務。生因戲之曰。蠟丸密玉。卿當為我預辦矣。答曰。今日之事。君事也。妾不敢以魚目混珠。生竟聯捷成進士。殿試二甲第一。將受職。雲謂生曰。人之魁名金榜。所以悅親也。大人以家累。實不克北來。君可無念子。生曰。然即乞假南旋。抵里。雲始廟見舅姑。謁嫡室。細君妬其色。頗苛遇之。生因私述其默助之德。並白其異。細君以為誕。一日。生與雲皆在細君處。忽細君之弟來省。姊意蓋瞞雲。雲亦絕不驚避。迨客及階。雲乃以身就生。旋合為一。侍婢環矚。皆見生而不見雲。舉室駭然。及客去。雲故在生側。跬步未移。細君始信生言。懼而修好。及生限滿。携眷來都。閨中之雍睦。不啻尹邢之相遇焉。

外史氏曰。適有巨家延師課子。年餘而學未增益。主人亦知名之士。因叩其故於師。師曰。此子材器誠不凡。然使之困守寒窗。所就祇可如此。若能予我千金。携之遠游。三年當一鳴驚人。主人服其論。慨然從之。資以舟車。豐其囊橐。聽其携子出行。戚友皆竊笑。乃師導其弟搜奇覽勝。南盡閩粵。北極燕齊。足跡偏歷數省。每值通都。則購異書供讀。而參考勝迹。晉謁名流。又無虛日。期年。弟倦於游。請於師欲返故里。師曰。游興闌乎。書可讀矣。即就

舟中指授。聊當下帷。及歸。鍵戶肄業。出其所作。先達皆為稱賞。因以成名。竟登高第。從可知坐破蒲團。未必即悟上乘。文人之臟腑。務須剔透玲瓏。始可以筆墨為如意珠。題名雁塔。走馬曲江。但不宜為浮薄者。別開蹊徑耳。故如雲露之蹤跡。詭異。洵為理所應無。而化鈍為靈。化板為活。頗得此中三昧。至於膺鼎。終成虛話。貪痴竟列小星。則雲之去露。不啻徑庭。書仙之側。尚有人。吾願閉戶潛修者。皆當馨香以祝之。

蕭翠樓

苑之縉者。燕之諸生也。有隣人子蕭姓。不言其名。性詭達。頗多穴隙行。里中蕩婦咸與之私。邑人因以切齒。以其恆居妓館。遂私以翠樓號之。苑少未更事。間與之游。章臺楊柳。攀折外則無所染焉。無何蕭以瘵疾卒。苑因鑒於前車。少加撙節。忽夢蕭來。謂之曰。僕案未結。須兄一往對質。幸勿憚於跋涉。苑寐中頓忘其死。疑其以花事構詞。訟涉於已。勉從之。行出門約數里。過一溪。水色黑腥。穢撲鼻。苑欲止。蕭固強之。乃褰裳以渡。又里許。始見屋宇。則蘭若絕非衙署。苑心頗疑。久之。聞其無人。有巨像當門而立。幾與檐等。赤金色。面目絕不可見。蕭即跪拜於地。苑亦俯伏。像忽發聲曰。此案結之已久。老僧以婆心度世。故待苑生來。今渠至矣。汝盍行乎。蕭猶囁嚅。似有所言。像厲聲叱之。蕭忽不見。像亦歸於烏有。苑大駭。不敢深入。反

身却退。比出時。則行者肩摩往來如蟻。非復向之寥寥者矣。苑茫不解其故。遂隊而前。忽一人短衣陋貌。狀若鴟奴。拱之曰。苑相公故多豪興。何竟來此一游。苑以蕭事語之。其人笑曰。大好大好。請從我去。不第可以釋惑。且可快觀。苑喜。徑從之。偕往。旋至一處。粉垣四圍。有側門。其人導以入。且語曰。欲窺隱秘。當非正路可由也。及入而視之。華屋數楹。皆內向。旁開丹窗。障以紗。燭光外射。頓悟易畫為夜。俄聞笑音。室中似有數人。語雜猥褻。苑效習於此。心微動。其人使苑伏牖而窺之。內方肆筵豪飲。一長髯者據中坐。旁四客皆甚粗鄙。袒裼露臂。相與大醺。侍者惟一美少年。執壺而立。祇可十四五。姿容娟秀。覲覲向人。美目中恍含餘淚。時潛拭以巾。及視其衣。綠繡紅視。當是嬰童。苑方靜作壁上觀。忽見長髯者顧謂客曰。翠樓尚多做作。今宵當試以毒手。庶快素心。眾皆笑諾。苑聞之愕然。熟視少年。雖妍媸不類。而眉目態度。果肖蕭心。始懷疑。既而燭燼酒闌。坐客皆起。有二人以事辭去。長髯者復命易燭。輝煌如晝。三人作醉態。皆騁少年。或挽其頸。或交其吻。少年嬌羞無主。莫知所為。未幾客皆自解。褻衣。搗垂盈掬。俱甚偉岸。蓋不獨室中者寒心。即室外者亦為咋舌。視少年大有懼色。眾捉之。置諸牀榻。將視狎玩。莫不鼓掌曰。美哉。臂也。翠樓乃以之餽我。聞者不禁竦然。而方鑿圓柄。漂杵血流。嚶嚶受創之聲。與擊刺之音。間雜而作。三虎啖羊。其無餘肉。可知已。眾方背

水夾擊。歎一壯男子排闥直入。橫提白刃。怒不可遏。衆驚避。惟長髯者挽之以力。狀若解綬。堅不聽。以刃擬少年。少年股酥不勝。壯男竟決其首。血噴屋隅。苑在恍惚之中。見所殺者非少年。實卽蕭也。驚悸如寤。耳畔有人語曰。何竟睡去。張目。則卽前所導引者。已身仍伏於牀下。靜伺室中。鼻息鼽然。已滅燭寢矣。其人曰。去之。君亦當自尋佳處。遂仍從側門中出。天忽開朗。似有曙光。其人謂苑曰。聞君頗好挾邪游。予家近得麗者。盍往觀乎。苑已驚定。見獵心喜。又許之。其人引之至一門。垂簾低下。朱戶盈盈。物色果類妓家。苑乃徑入。及返顧。蕭亦自外來。面容慘淡。見苑甚有愧色。苑竚立俟之。呼而與語。竟不答。疾趨而過。苑怪之。亦隨入。蕭入內房。卽有一垂髻婢。自側屋出。呼曰。阿姊來。末客來矣。內遽應曰。予適易衣。若可延客坐。婢卽牽蕭過。遂苑入。苑視室內。洵精潔。但無美人雅態。四壁所懸。惟琵琶箏笛而已。因疑蕭適婢取茗。乃自簾隙窺覘之。見蕭果白身立於內。以手舉一物。肉色瑩白。徐視之。綠黛朱櫻。乳陰畢具。則婦人之驅殼也。駭極。更窮其異。蕭振衣著之。如蟬入蛻。轉瞬卽更女身。苑始大怖。亟奔出行。及外戶。有數人欣欣而來。操土音。都類已相與語曰。不費半文。得睇美妓。亦甚快人意。又曰。感煞佛力。使我輩一洗此辱。不愈於生啖其肉耶。遂相率入門而去。苑始頓悟。身在冥途。所遇者皆鬼也。正惴惴迷路。急不能歸。俄見其亡祖扶杖而來。苑卽匍匐。直前涕泣。

請命其祖曰畜產汝見冥罰亦已有恫於心乎。苑因悚懼不敢對。其祖太息良久命之曰。從子行尚可以生。然宜洗心改過。否則壽既易夭。報亦無可逭也。已乃携苑入一失弄。初黑暗。漸次明然而行不數武。即聞哀嘶之音。痛入心髓。及近。則兩旁皆崇廊。高近二丈。男婦無算。倒懸於廡下。舉裸無寸縷。由胯間如抽絲。腸出丈餘。束其雙足而弔之。間有僧尼。遇之倍酷。頂下自生烈焰。爛額焦頭。故號聲尤慘於衆。苑以問其祖。答曰。此即屠腸獄也。汝之罪不至於為變為娼。此中恐所不免耳。言之三歎。苑亦潛然悔且愧。及將出弄。其祖又囑之曰。歸宜好自為。汝前所見巨像。乃淨穢金剛。故不識時。臨穢地亟求。是經嗔誦之。尚可倖脫法網。苑欲叩其詳。旋失其祖之所在。一時頓腦孺慕。大慟失聲。撒手而覺。則身在榻上。漏下已五鼓矣。苑因歷歷記憶。自誓改行從善。明日起。即購金剛經。薰沐奉持。月餘。又夢美婦人。靚妝艷服。貿然而來。謂苑曰。淫人一婦。其伯叔戚族。莫不予毒。倖得孽債少清。以淫行。仍將為娼子。如有意。廿年後。可訪我於吳山楚水間。苑知其為蕭。挽之。晤言不及而寤。於是齋心益誠。又聞蕭內外兼好。每誘人子弟。更以斷人之魄。致其人之兄。責恨而亡。乃悟操刀而割者。亦非無故也。苑既易輒不再。再履青樓。學行以優聞。竟得食餼年五旬。聞江淮有名妓。亦號翠樓。頗嘖嘖於人口。擬欲訪之。以尋夙約。究以道遠而未果。

外史氏曰。余前於田再春傳中。已三復於孽報當身之義矣。及聞是事。倍歎金剛之捧唱。更捷於控陽。蓋凡死者受報。非生者莫與之傳。見者驚心。諒聞者亦當悚念。况夫牝牡轉。圖均遭貫革之射。人鬼同趣。得施反戈之攻。甚至百體莫贖。一夕之歡。縱下愚不移。難禁變色。則在中材如苑者。有不翻然自新也哉。

盧京

盧京本名京兒。以妙齡絕色為優於都中。名噪一時。秀水某孝廉。以候選在都。見而悅之。恒流連不去。孝廉慕會。囊空如洗。不能出纏頭費。惟於演劇處。所携百錢。日往一游。駕言觀場。實則意有所為也。京師名園數十處。每以班名揭於市。孝廉偵之。得其所。輒竭場頭物。奔赴恐後。雖遠弗辭。至則息慮凝神。木坐於場側。盧出則翹首以觀。盧入則曲肱以卧。且於其來。如若觀名畫。注目弗移。其去也。若送飛鴻。神往不已。場上一嘖。孝廉亦為之一嘖。場上一笑。孝廉亦為之一笑。雖諸伶紛沓盈場。而精神有所專注耳。之所聞。非盧若無聞也。目之所見。非盧若無見也。或問所演何劇。則答曰。予烏能知。於是戲痴之名。同鄉人咸傳為笑柄。乃盧以色藝擅長。自矜得意。目中初未有此一人。比及年餘。竟無虛日。其坐則尺寸不移。其態則初終不易。目孜孜而神戀戀。祇專注於己身。盧亦微有所覺。始猶竊笑。久而以為奇。益陰

伺之。孝廉之若送若迎。直將性命之不怕。盧亦不禁感動。既而不得其名。叩之園主。則笑曰。此戲痴也。隨子有年矣。子故未之知耶。盧深以為異。更物色之。得其詳。則雖登桂榜。實守寒。非能向梨園中買笑者。心益憐之。躊躇數日。竟棄其業。席捲所有歸。孝廉見即泣拜於地。請為僕。孝廉雖鍾情有素。初不虞其自來。不禁駭然。力辭之。而并詰其故。對曰。非敢有他意。感君之青盼。使人不能自己耳。繼以號泣。卒不肯去。孝廉因留之。盧晝則青衣若廝養。代孝廉執炊。夜則市斗酒。易女妝。歌舞於氍毹之上。以悅其意。及孝廉將寢。則辭出曰。非愛此殘軀。深慮損公盛德。孝廉習之已久。亦愛而重之。而賦性聰明。倚之如左右手。迨選期將屆。盧又出已貲數百金。為孝廉營幹。得銓大邑。孝廉素鮮積蓄。一切赴官之需。舉出於盧。倍深感激。抵任命總衙務。輒辭不諳。曰。從公本以酬知。若如此。是以為奇貨可居也。況優人用事上憲。將為之寒心。竟不受。故從宦十年。翻不若綺筵數夕。及孝廉卒於官。代紀其家。扶柩歸里。臨穴一慟。始辭歸。晚年至京。貧且老。以教歌為活。有浙人知其事者。或以孝廉語之。輒流涕不止。以為失生平第一知己。

外史氏曰。人謂孝廉為情痴。而不知盧之情痴。視孝廉為尤甚。何則。辭紛華之境。甘淡泊之天。惟讀書明理者能之。此曹何望焉。乃因一顧之知。從以十年之久。事出優伶。殊為可

異。若孝廉者。以青白眼待旦。未聞以青白眼待人。尚不免見笑於步兵。抑余聞之。有陶公名某。以甲科授張掖令。下車之始。謹飭時間。且年逼耳順。簿書而外。祇以一卷自隨。終歲始召優演劇。蓋亦周旋僚友之故也。甘肅某班。有旦名悅生。陸姓。貌頗秀媚。一日奏技於署中。公瞥見之。情不能遏。竟留為近侍。朝夕弗離。所賞賚無算。悅生又媚諸公子。中藉喧爭。人為掩口。後公將離任。悅生以萬金免脫而遁。公亦因色致疾。幾不起。嗚呼。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如陶公者。猶不免於陸沉。豈孝廉之佳遇。可以倖致也耶。

蘇瑁

郡人蘇瑁。素儒而醫。頗諳於岐黃之術。延請者接踵而來。其家居負郭。暮不能歸。即借棲於邑內。習以為常。多宿於上元觀中。焚修者甚莫逆也。一夕。又值下榻。道士置酒與飲。談讌甚歡。因謂蘇言其地近多祟。東廡某真人。位下一執拂女子。頗出惑人。又閤君殿內。有赤身女囚。夜間聞嘻笑聲。深以為憂。且謂蘇曰。君出遊溺。切自慎。蘇乃戲之曰。法師縱無符。亦真無福。此誠佳遇也。言已大笑而罷。及蘇就枕。即聞窗簾作聲。指聲駭而問之。音絕嬌婉。答曰。儂蘇每至輒獨居一室。披衣起坐。連叱之。外竟寂然。蘇因此竟夜不寐。晨起恥之。不以告道士。惟致謝而去。遂不敢復宿觀中。乃奔走於後。復無定蹤。閱數日。又為重關阻隔。即留宿於病

者家寂處無聊。頓思所親。居左近。欲往探之。竟忘其與觀為隣。悄然獨出。恐主家迎送。主家亦渾未及覺。及晤所親。盤桓情話。漏下二鼓。始旋歸所親。命小奚伴送。力辭之。自持碗燈。孑然而行。至觀前。忽憶往事。心已不免忘。將過觀門。瞥見一物。如積雪立於檐下。驚而注視。仿佛如人。漸近而形狀宛然。不覺股栗戰戰。不能趨。強以所持之炬燭之。聞其笑語曰。痴男子。膽既芥子大。何復欲孜孜視儂。將嚇殺矣。挺身而立。則婦人四體裸然。披髮垂手。相逼而來。蘇因大怖。失聲棄炬。狂奔。婦復追躡其後。蘇懼而號。通衢皆聞。邑人有未寢者。出視之。頗多識荆。見其狀如瘋癩。止而與語。蘇猶反首顧瞻。絕不見鬼。方始全息。以告衆。既密通於觀。咸耳其異。亦駭然。因曰。先生既知此。似不宜踽踽夜行。乃相與伴送。直至主家而返。主人聞其遇鬼。亦出問視。蘇時已驚定。少話別去。蘇甚困憊。亦遂滅燭解衣。乃甫探手入衾。早有人偃枕而卧。膚香入鼻。蓋鬼已先據牀頭矣。蘇不勝惶懼。亟欲反身。勢將拔關出屋。號呼求救。詎臂為所牽。猝不能脫。因向之乞命。婦笑曰。何遂無香火情。儂實慕君高雅。忘恥相就。豈能為君祟者。而竟轂轆如此。蘇仍哀之。婦因嗤曰。君誤矣。豈關摩當殿。竟有潛出之鬼哉。儂本仙人。時出游戲。前所云執拂兒。亦即是儂。人以楚楚衣裳。判而為二。而不知其實一也。蘇故未深信。而臆指著肌。錯言入耳。且半窺皓體。暗室流輝。一時頓釋忌憚。遂去衣與婦共枕。其

肌膚之柔靡。意態之顛狂。舉非身所經歷。蘇因深入穀中。反恨相見之晚。侵晨始起。反致叮囑於婦。婦笑而諾之。裸裎自去。時已赤馭當天。蘇益信其非真鬼。越二日。蘇宿於家。其妻率子往省母。蘇孤眠。頗涉冥想。俄而室門自闢。有人悄然入。初以為盜。亟起視。殘燭未剔。蘭氣遙吹。其人早立於榻側。蘇又意其為婦。觀之。則一垂髫少女。衣銷金之衣。冠翡翠之冠。容色傾城。嫣然微笑。視婦相去遠甚。而麈尾輕揮。衣香肆溢。頓憶道士所云。某真人位下者。此其是已。蘇既習於見怪。蹶然離榻。身固未及着縷。女即以袂障面。曰。羞殺阿奴。耳可洗目。不可濯。深悔多此一來意。將反身。蘇徑攬其繡帶。俾不得行。且擁而置之於臉。叩其所從來。女低鬟蹙黛。羞若不勝。曰。作盡諸醜態。夫復何言。惟有委身事君而已。因置拂几上。連衣入衾。蘇近之。見其蹙曲如小兒。憐而撫摩。加以軟款。須臾。羅襦衿解。錦澤近聞。及合火齊渥丹猩紅。漬席而呻吟。啗被。宛轉隨入溫柔鄉。別有佳處。覺前之淫妖。又直將糞土視之矣。數已。女始自曰。來意。曰。初聞騷狐冒妾。以為二即是一。使君謂我輩露體宵奔。且將勾欄之錢。樹子不若。因而覘顏。夜至。分訴其偽。孰意遭君狂暴。古云。光而效之。則又妾之謂也。蘇乃悟前疑為鬼者。非鬼。實狐。遂疑今之言。狐者非狐。即鬼。稍涉猜虞。女即覺之。因笑曰。君亦有疑於妾耶。妾輩誠多鬼仙。渠實狐之醜類。試留拂為質。君姑訪妾於觀中。益驗予言之非謬。言訖。披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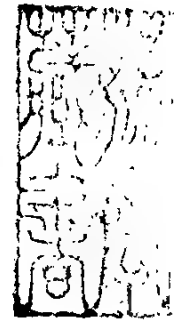
起曰。君心未堅。請以三日為約。再當詣君。愛然所牽。妾今亦無能自主矣。甫下牀。倏然無跡。而餘香未息。衾褥猶芬。蘇早信其為真仙。翌日。袖拂詣觀。為道士言。欲窮前之二異。道士欣然導之。先游十殿。果有一女囚。無袴無衣。俯身地上。旁立一巨鬼。以鋼叉擬之。將入油鑊。視之。果肖所遇之婦。方注目問。道士已聞其遇鬼。忽笑曰。迫君於途者。殆此耶。然非木偶者之能為。亦非冥王之疎縱也。因言某月掃殿。見有孤迹。又於深夜。逐一白狐入此。即不見。始知向之嘻噓者。孤實為之。於鬼乎無與。蘇聞此。益信女言。道士又引至一殿。有真人踞獅而坐。侍以二女。貌皆殊尤。蘇因凝睇。細觀其左者。面容衣飾。與若人無少異。心竊駭然。俄聞道士詫曰。執拂者。拂竟安在。蘇不覺捧拂。出之袖中。真諸女手。竟宛然。遂笑語道士曰。李藥師敬來返璧。但惜此真人。獨無楊越公之雅度耳。道士愕然。固詰之。蘇不肯言。徑笑而趨出。亦不辭道士而反。抵家。其妻已歸。方將前製其衾。獨見蘇勃有怒色。蘇叩之則泣。而請去。蓋婦歸寧母家。尚未思復。忽有一婦人。素衣縗巾。突至婦所。語之曰。若夫太不自重。誘良家處子。相與為歡。子歸而視之。杜鵑枝頭。赤痕且宛在矣。婦聞而疑。果適歸。展其卧具。艷迹信然。且香猶未息。因忿忿裂被出綿。將以浣濯。而良人固未之知也。婦既訕之云云。蘇乃悟。力為分解。并述其相遇之奇。婦不信。詎之倍亟。因以脫幅。竟至數日之久。而琴瑟方調。旬餘。蘇以眈視。

出暮歸。遇女子委巷迎而言曰。孤構吾蒙。使不得終事君子。雖然。君家娘子。當亦是醋炙者。何竟悻悻如是耶。蘇欲挽之。晤言旋失其所在。自是不再遇女。而閨訓綦嚴。不能復宿于邑內。遂亦絕不遇婦。此蘇壯年事也。至其裔孫。始舉以告人。而上元觀傾圮已久。蔓草荒烟。竟無有驚其異之所在者。

外史氏曰。不有雅俗之分。幾使洛陽好女兒。與河間蕩婦同讖。夫以孤之行類媚猪。所惑者。當非一二。而僅傳其嘻笑。女之婉麗如此。乃以媚處持聞。又不獨醋炙娘子。怒目於衾底之流芳。而忘情於牀頭之作俑也。蘇子瞻竟失朝雲。當亦生平第一恨事。

清 戴蓮芬著

鷗 砭 軒 質 言



鸛砭軒質言提要

是書乃清李南通戴蓮芬氏所著以鸛
砭名軒者蓋取戴高士顓臾柑斗酒聽
鸛故事名之也質言四卷所紀諸事故
家舊俗風流未泯遺聞瑣故大半未經
人道措辭亦雅潔可喜篇末數則尤與
世道人心有關係鍼砭俗耳此為良藥
石歟

鵬苑軒質言序

稗官野史補正史所未及有微可信君子弗以小說棄之也近來作者日盛志怪諸書習譏刺而鄰於激言情之作貌風雅而涉於夸言則文矣紀載之本意謂何也余不敏少為帖括所困其於經世之文稽古之學茫乎未知而又俗累紛紛放其心而不返偶涉筆墨輒苦不文閉門藏拙者數矣顧自五上長安以來光陰荏苒半消磨於輪蹄馬足間每當客館孤燈伏枕不寐則取夫半生閱歷與夫良友之清談野人之傳述凡可以新耳目者一一皆隨筆記之以當揮麈清談之助本為消遣無取潤色以為工假此勸懲奚事經營以示巧特以中無一物未免博眾口之胡盧然以樸人作樸語似猶勝於貌為文者之令人作嘔也有諒我者節取其事弗苛求其詞是則余之深幸也夫

光緒五年十月望日霽峯戴蓮芬自叙

鵲軒質言目錄

卷一

錢中丞

薛執中

嫁妾得子

繡鶯傳

三姑娘

命婦屈盜

任柱

計十官

洪梅孫

三世四節

黃崖教匪

亢掌櫃

都天靈籤

騷狐

太平鼓

書燈自走

狐打甕

花妖

蛇異

祖宗示兆

危症獲救

兩杯茶教匪

長生猪

江慎修

卷二

阿中堂

好兒

張忠懸公

僵屍三則

賣蒜翁

狗報冤

郭恭圖

劉松山

狐船

洪承疇九世後身

鬼梳頭

凶宅二則

揚州旅邸鬼

趙甲

記族叔祖避亂事

周石工

湯丈忠公軼事

王孝廉

雷提龍王像

純孝通神

燒車御史

某中丞道友

卷三

賣薑翁

打人王

楚北異人

胡殿元

王文慎公

五子登科

五代進士

吳應和

某翰林

撫署狐仙

鬼拜人

一真和尚

姜生

彭宮保軼事

王二太爺

西來庵滋事紀畧

孟先生

孟鍾仁

呂祖祠靈籤

夏顧氏

程大人

詩僧

姻緣有定

記丁卯閨中事

周成

五色蟒

卷四

玉皇殿夜怪

陰兵

靈山雷祖真傳

無首兒

辣手除干

鄉會公費

儒醫

拐匪

禁烟原委

李先生

玉哥

龍瞎子

胡佃

失物有定

開路神

騙子二則

李升

破鏡重圓

無子有子

錢大令

官詐

明太太

魂辭行

任叔振

鶴砭軒質言卷一



清 南通州霽峯戴蓮芬著

錢中丞

粵逆之亂江以南所在陷賊同治改元不二年巨憝授首重覩太平人咸知曾文正公與左李二相國盡心戮力克成大勲而不知其端實發於錢中丞鼎銘鼎銘以舉人教習得訓導援例為戶部主事以憂歸見時事多艱遂不出時江南唯上海獨存吳中士大夫多携眷僑寓賊謀上海愈急上海故無備而外又無援曾侯甫克安慶將東援吳越無暇顧上海沿途賊卡星布兵亦不能達上海官紳集議求可以如皖乞師者難其人公毅然請行遂駕洋舶從賊中直抵安慶謁文正極言東南數十萬生靈待拯狀且言上海為通商埔頭貨物充牣一旦資賊則全無收復機文正慮地僻孤軍深入且無援公力陳形便繼以痛哭文正公為之感動遂許之命李相鴻章以淮勇移駐上海公謀之吳人蹴洋舶五破浪來迎潛師直越賊卡一千餘里安城黃浦江人心始定俄而賊大至四面環攻李迭創匪魁與曾左三路夾攻名城漸次收復全省肅清方其乞師也蘇撫薛煥遣將募楚勇一萬二千將東旋文正慮所募

皆各營散卒。徒糜軍餉。命公往截散之。公馳行。遇於漢口。簡所募九百人歸。無譁者。文正大奇之。而移師之議乃決。粵賊平。撤淮軍北。勦捻。鴻章日夜逐賊。不得息。公駐清江。主轉運。迄事平。餉無誤。咸豐七年。文正薦公可大用。伯相亦力言之。遂調大順。宸道擢按察。遷布政。又二年。而河南巡撫之命遂下。公抵任。以綠營兵弱。請加餉練。兵行之有效。各省推而行之。練兵之名實亦自公始也。後薨于任。卹典有加焉。

薛執中

道光中。大學士福濟文慶皆好神仙術。一時士大夫附會其說。如舉某太史亦與焉。有妖人薛執中。挾其術遊東三省。自言得異人傳。能驅神役鬼。起死回生。愚民奉若神。布施無算。時邊外將軍某亦好道。聞其名。重幣招致。築百尺浮圖居之。而已膜拜其下。顧薛亦實有異術。非徒為大言者。住口外數載。聞京中宰相求異人。薛欲往。將軍不肯。薛大笑曰。某行豈將軍所能禁哉。請以千人圍浮圖。而遣健僕兼程至京師。某如後期。非夫也。將軍如其言。比報至。薛到已一日矣。先是文相秉燭坐。忽簷端如飛鳥墜。一羽客翩然入。道骨仙風。鬚眉皆古。文相驚詢之。薛言口外將軍係某弟子。聞中堂慕神仙術。故不遠千里。獻不死丹耳。文大喜。叩方術。薛口若懸河。談論玄妙。

文相乃闢密室奉養極奢。明日招福相及諸同志俱師事之。薛導以運氣採精及斬三尸諸術。媿媿不倦。部務幾廢。又以符水治人疾病。遠近聞傳。求治者無虛日。某御史國朝包拯也。彈劾不避權貴。惡僧道若仇。會太夫人疾篤。醫藥無効。有薦薛者。痛訶之。太夫人故信佛。怒曰。爾不欲母生耶。苟活人。僧道何害。御史不得已。延之診。已薛曰。易治耳。是腹中有二泥人。藥下之即愈。御史益嗤其妄。姑試之。果然。左右喚神仙不置。御史大怒曰。左道旁門。聖世所禁。况輦轂之下。妖人敢橫行無忌哉。具疏劾之。薛下刑部獄。嚴刑鞫問。盡得諸弟子職名。于是文福以下皆得罪。而薛棄市。刑之日。談笑自若。弟子棺殮之。輕若無物。啟視屍不見。究不知是仙是怪也。

嫁妾得子

吾通孫孝子。晉林僑寓如皋。四十無子。謀置妾。其族有貧而鬻女者。豔晉林富。偽為張姓女。重價歸之。入門夕。孫妻詰得。實告孫。孫曰。言幸早。否。禽獸矣。子孫何有。吾將女蓄之。俾擇夫嫁焉。乃改適沙。贈奩田五十畝。伉儷甚篤。孫後納妾。得子三。長桐軒庠生。次理齋。監生。三少谷。魁於鄉。

繡鶯傳

繡鶯字玲瓏。本大家女。體纖弱。臨風裊裊。常如欲傾。足下繡履。僅容指。秋蓮着地。瘦絕可憐。貌消癯。如雨後菊。風韻天然。脫盡脂粉氣。幼慧工詩。性奇傲。有為所鄙惡者。輒冷語刺骨。雖至親弗顧。女伴咸規之。則曰。吾胸懷落落。寧下拔舌獄。不能容此輩。齷齪也。由是忌者日衆。髮纔覆額。許婚同郡侯氏子。侯以賤業起家。讀書十年。迄不能操管。終日握籌計母子。其精明乃過于人。口瑣碎。若老嫗。既成禮。鶯勸其讀書。明大義。侯不聽。營營如故。鶯自嘆命薄。另室居。焚香煮茗。以詩自娛。詩成泣而焚之。侯夢夢亦不過問。其表戚宋生香白。可人也。少年掇巍科。性不耐與俗人語。嘗謂塵世碌碌皆無足語者。惟巾幘中稟清淑氣。近之令人儵然意遠。吾將求解語花作益友耳。偏遊吳越齊魯燕趙。無所遇。遂歸。一日過侯門。適鶯亭亭出。喚買花。宋猝覩雙眼為明。趾重不可舉。鶯略一注目。急反身入。侯與宋交故。疏鶯又不時出。故不識。逾月鶯至其姊家。遇宋。尚羞避。竊竊攬姊衣。問姓名。姊笑曰。此表弟宋郎。至親尚不識耶。導與見。生起揖。鶯還禮。依姊身畔坐。俯首拈帶。時一舉目。恰與宋眼光相射。紅暈粉頰。嬌羞不勝。宋欲攀語。顧舌若澀。將吐復茹者再。亦不覺面為之赤。姊周旋其門。難以諧謔。宋鶯愈不能立。各辭別。次年上元日。又遇于姊家。筵散門葉。子戲。宋雅不

好。以鶯故。冀近香澤。欣然入坐。鄰婦爲。屢凌宋。鶯代爲解。宋感入骨。偶伸足。觸蓮鉤。不怒亦不動。他顧而哂。少間。覲無人。微語曰。忝在至戚。獨不能至。妾家耶。宋頷之。明日。宋遂托故往。與侯談會計。大相得。往來日密。鶯漸不避。一日。忤鶯。鶯嗔曰。儂自憐無一知己。以君風雅故。多涉嫌疑。然君宜諒儂也。宋慚謝。月餘。有以蜚語聞者。宋懼絕跡。鶯泣不食。命姐伺宋于道。強致之。宋有慚色。鶯泣曰。儂自問無罪。君何見棄之決也。宋曰。予非真負情者。恐情深。或累卿爾。鶯曰。士爲知己者死。君尚畏累。猶自命爲深情人哉。宋曰。予知罪矣。鶯要之。誓乃已。自此踪跡益密。偶半日離。皇然若有失。宋每曰。吾不知天下更有何寶如卿。乃真至寶。功名富貴。時代人作傭奴耳。鶯曰。恨今世身已屬人。不敢犯非禮。死後魂無拘束。當從君。君獨處。可默呼儂名。勿令冥冥中不敢近也。宋曰。何至是哉。曲慰之。宋每歸。必訂後約。或失期。鶯輒怨。形顏色。宋規之曰。天下事。節之則長。縱之則短。萬一意外。奈何。鶯曰。君心變耶。儂豈不知此理者。顧心不自主耳。雖然。相思長生。反不如相聚速死之樂也。宋於是不忍復言。又年餘。蜚語益起。鶯涕故貪刻。乘間重貸於鶯。鶯不得已。如所請。姊一月三至。鶯不勝其煩。稍拂之。姊遂大張其事。且遣子辱鶯。鶯泣謂宋曰。姊逼我良苦。我死君肯澆一杯酒否。宋泣勸。鶯意少解。乃去。是夜鶯仰藥。明日始知。以嫌疑不得一面。

訣痛急欲身殉。妻責以大義。始止。明年遂束裝作北地遊。謂天下從此無知己矣。

三姑娘

戴廉。漢軍廂紅旗人。本姓田。年十七。補弟子員。十九舉於鄉。性豪爽。不拘小節。京師胭脂衚衕。為烟花數。蜂蝶出入其中。載徧覽。無佳種。恒鬱鬱。中元日。散步城南城隍廟。香塵滾滾。寶車絡繹不絕。隔窗粉光脂艷。彷彿皆絕代麗姝也。至門。扶蓬首婢。蹣跚下車。則時世粧。平三套長幾盈尺。纖腰十圍。姍姍作嬌態。聞裙下閣閣聲。蕩心魄。諦視則紅菱三寸。根乃盤空。蓮步微展。不知芳心受幾許委屈也。載匿笑。幾至出聲。復前行。至大殿。見男女雜還。聚觀者以千百數。異之。趨入視。見女郎著紫紗半臂。杏黃衫。碧羅裙。扶一垂髫婢。向佛盈盈而拜。裙下雙鈎如新月。貼地紅鮮。拜已。嬌喘細細。倚卍字欄小憩。則見玉容莊麗。雙眸欲流。驟然微笑。千百人癡軟如中酒。載私念。必貴家寵妾。傍左右不去。已而女徐徐出廟。婢呼車載。立車側俟登。既寒衣隨之。女隔簾呼婢耳語。笑吃吃不絕。時露粉面窺外。載愈神迷。奔不已。時秋雨新霽。道旁泥沒。脛僊甚。汗揮如雨。女即似憐之。囑御者緩轡。馬未幾入一委巷。審之。胭脂衕衕也大疑。私念北地胭脂。流覽殆徧。天仙乃在濁世。何無半面緣。踟躕間。見女郎下車。敲白

板門扶婢顧載笑婢亦笑旋入載神魂失舍欲隨入轉念未携索笑資恐弗諧遂穿
曲巷過所歡家述所遇妓笑曰是三姑娘也去冬適某觀察携之任以嫡姙遣回今
其姊將居為奇貨即所過白板門即其姊家也載私喜明日具厚禮徑造其室以出
門告惘惘返終夜反側雞初鳴趣御者狂馳至則雙扉未開默揣王人此時春睡方
濃烏雲半鞦不知添幾許香豔待侍兒扶起慢理殘粧徐呼見客耐狂生有半刻等
耳俄一老媪啟扉訝客何早載具道誠意媪搖手曰客請半月後來三姑昨日受風
寒病容懨懨懶見生客也載情興索然歸而不懌者累日適友有選任邱令者強載為
佐治而胭脂銻銻之望遂絕次年友入覲載俱歸前事亦強半忘矣花朝日月初上
時信步出櫻桃街遇同學友某某拉載至平康設筵招歌者侑酒強載書箋載惡喧
鬧又不能違眾姑書三姑娘名以應蓋逆料天上雙成不能輕至人間也俄而報接
局眾爭視載轉淡然湘簾乍起一淡服人欸欸入竟傍載坐眾先茫然後嗒然一座
無語載猶疑是夢偷視翠黛灣蛾蓮鈎威鳳比初見時尤豔絕粉頰微渦蹙然帶笑
容欲語還住載此時如鄉里兒坐顯者席上且慚且愛半晌強笑問卿識我否三姑
笑答識久矣問何處相識曰城隍廟也問何時曰中元也載深感之既而暇美咸集相

視咸不如三姑不樂而歡自是載每日一至三姑家惟笑語不敢萌妄想三姑家故有姊妹三皆殊色一日同學輩踪跡至適載來遂相約為聯芳會言于三姑俾各占一枝華筵既張推載三姑為盟主駕鸞對對映蝶雙雙極一時裙屐之盛三姑微吟曰姹紫嫣紅三月天春風春雨畫樓前樓前花落春歸去蝴蝶痴心瘦可憐載知三姑感前事點首嘆息眾拊掌曰向者蝶戀花今日花戀蝶矣三姑頰面不語席散載獨留携手步回廊斜月挂海棠梢上街頭更鼓且三敲矣於是移燈曲室紅偎翠倚呢呢訴去年相思苦甜香醉人骨絲肉化嬌花困後風味另自可人載伏枕細玩三姑微覺哂曰郎不睡睡耽耽視妾豈不識耶載曰儂此時千金一刻正恐朦朧睡去將好時光夢中過耳三姑笑曰郎太痴矣遂亦不寐款語至天明携手出羅幃殷殷訂後會期乃別甫至家而任邱令事畢出都促同行期迫甚不及別三姑三姑亦竟不知也嗣是天涯海角人各一方特馬首重回而楊柳青青已不知折在誰氏手矣噫

命婦屈盜

北方風氣剛勁任死不屈然得其正為忠臣為義士否則必流而為盜盜雖肆劫苟能激之以義則皆俯首帖耳甘為我用非如南方錦帆之徒不畏王法不順天理也

故刑部每繫盜禁卒皆尊為好漢。雖日在犴狴。無手足拘攣苦。蓋其風氣然也。宣武門外南橫街一宅。本湘人之宦於京者。蓄積頗厚。其命婦麗若天人。一日夫當直。携二僕襪被去。家留一媼一更夫守。纔三更。命婦已熟寢。有巨盜數十人持械破大門入。更夫呼救。媼匿竈下不敢出。命婦徐起。整衣開正室。南向坐待之。盜蜂擁進。命婦揮之曰。止。止。盜相顧驚異。皆卻立。命婦曰。諸君皆自命豪傑。欺一婦胡為。請問明火執仗為妾身來乎。為妾財來乎。盜曰。夫人金體。生妄想。天且不容。聞府上有餘蓄。眾兄弟借盤纏耳。夫人曰。此亦不妨。東屋白箱有白金念貳。可自取之。勿壞我室也。言已。擲鑰匙于地。盜顧眾曰。夫人仗義。汝等勿驚擾我。一人取之足矣。遂拾鑰啟箱。袖十笏。餘局如故。出曰。本不應冒昧以討利市。畧取些須。謝夫人賞也。眾羅拜而去。自後中門不閉。永無盜患云。

任柱

同治時。捻黨日熾。黠猾以賴汶光為最。而悍慄則莫如任柱。所統皆馬隊。官軍方劃運河而守。捻眾盤旋於濟青沂海之間。其踪森忽。官軍尚未能制勝。一日。銘軍與賊戰。獲一酋。訊知為任柱。帳下人將殺之。酋大呼曰。赦我。我投誠。哨官虐其甥也。願保。

釋劉省三軍門銘傳曰。汝能殺任柱乎。曰能。界鳥鎗一。曰成功。花翎一。守備一。金二百。不能勿返也。其人執槍馳馬去。復歸柱。柱不疑。仍置左右。明日又戰。其人忽以槍擊柱。斃于陣。賊宣詆而驚曰。魯王中槍矣。不戰潰。其人馳馬白軍門。賞如約。賴文光遂以勢孤被擒。捻乃滅。又山東軍興。紀畧云。銘軍追賊至日照。先鋒騎兵擊賊洋槍。傷任柱右耳。由腦際出。賊狂奔。入贛榆。銘軍追及之。柱憤急。裹創死戰。集馬步賊伏城南林落。銘軍分路進。天忽大霧。昏不見人。賊眾且悍。官軍幾不支。先鋒死戰。賴汶光牛遂先敗。柱自率馬步數千。斜出東南七八里。冀出官軍後。銘軍知捻技回軍擊之。捻氣沮。柱馳馬陷陣。死傷狼藉。莫敢退者。忽賊中自驚曰。魯王死矣。官軍乘間擊賊護柱尸奔。降賊言。柱槍子洞腰肋。斃陣前。是役也。先有賊目潘貴升。密書致銘傳。願斬柱贖罪。銘傳允為奏給三品花翎。至是。或云官軍洋槍所中。或云貴升暗槍所殺。又一說。有營官參軍鄧長安者。收得任柱義子某。待之殊禮。某感甚。曰。吾何以報將軍。長安曰。何言報也。待愈厚。某又言之再。鄧窺其意誠。乃歎且泣下曰。難言也。某請益堅。出誓言。長安乃曰。非為我斬柱首不可。某拜應曰諾。請以五十騎從。長安許之。即日奔陣而出。直抵柱前。棄馬伏地大號曰。負大王死罪。今日逃歸就死。柱曰。但

3
歸何害。令並馬行。相得甚歡。曰。兒從來五十騎。請大王錄之。柱曰。然。五十騎皆下馬。令之從。柱顧視方屬某洋槍中之路。遂率五十騎馳而出。莫敢拒者。賞某萬金。推參將賞花翎。至今猶存。按三說互異。並錄之。以備後君子之考焉。

計十官

計十官。湖北武昌人。日操小舟渡人。得錢足自給。即返。以為常。妻賈氏性悍。奴視夫。稍拂。詬詈之。計無如何也。一日泊岸側。有客倉猝喚渡。既濟。遺其襖。啟視。累累皆黃白物。急呼客。已渺。初念甚喜。轉思客殊匆促。似有重憂者。此必關性命物也。命貧不可強富。得之焉。知非禍我乎。坐守之。傍晚客泣而至。詢其故。曰。某父母久未葬。今從千里外謁故人。丐得阿堵物。失之。且奈何。計曰。銀固在。予守君久矣。客大喜。泥首問姓名。計曰。此是君物。何謝為。不言姓名去。時已暮。抵家叩柴扉。妻絮聒不已。計具言拾金狀。妻狂喜。索金。計曰。自度非發福相。守客來還之矣。妻唾其面曰。窮骨子。到汝家十年。啖黃齏。且不飽。今天賜白金。祕之。猶虞其索。乃拾之。反俟其尋乎。知君乞丐相。我不耐久受累。請出我。否則追客反奪。所拾還我。不能勿相見。計負氣曰。非義財。甯死弗屑。不相見亦易事。卿勿悔。妻曰。天下男子即死盡。亦念不到乞丐骨。悔何為。

計大怒。徑奪門出。妻遽閉門。尚奴奴不已。計奔至河濱。見一漢陽舟。將發。遽請附載。舵人引之。登坐船頭。饑火中焚。不可忍。自念七尺軀。不能贍妻子。俾凌辱至此。今孑身飄泊。食宿且無。不覺泫然涕下。艙中一皓首客。衣履鮮潔。方據案食。見狀。詢其故。計歷告之。並述婦見逐狀。翁起立曰。若然。君子人也。勿憂小富貴。挽與共飲。既而曰。僕有銀號五。其最盛者。為武昌之乾豐。以司會計。無端人耗母銀。以萬千計。近為吾姪某。少年喜風月。非老成可倚任者。君往僕可紓北顧憂矣。計言身係舟子。篙櫓外無他長。恐負翁託。客固言無妨。延君不過資彈壓耳。但坐鎮雍容。即稱乃職。何辭焉。計始受命。明日至漢。客為置冠履。命賁札至武昌。易姪歸。號中初見計。甚輕之。引進見翁。姪啟書。知代姪者。眾肅然呼先生而不名。計遂日危坐。課盈絀。黠者以言餽之。計正色嚴拒。以故號中規頓整。踰年。翁至閱冊。無絀。乃有盈喜曰。我固知計公可大任也。酬千金。計不受。翁曰。雖然。當更為君謀之。遽代收附已肆。並權子母。利乃倍往日。未十年。蓄至二十萬。翁書諸冊。具酒告計曰。自君來。僕銀肆增十五所。未敢忘大德。已將薪水資權利。得若干數。君無家累。累者無堆積處。乾豐號中數適符。敬當歸君也。計固辭。翁曰。此自君物。非我贈也。何讓為計。乃受。鑒翁前轍。不延客。盈絀仍自操。

又數年。富竟與翁埒。乃置美第。蓄豔妾。終身不娶。賈自計出後。適屠者。日大嚼。得飽貪腹。顧夫性殘酷。婦稍萌故態。操屠刀剔其筋。膝行哀求。乃免。後聞計富。日悔泣。夜仰芙蓉膏死。

洪梅孫

洪梅孫茂才。名祖詒。徽之歙縣人。祖父以茶商起家。富甲一郡。列肆徧江南。裏下河家於通。庚午大比之年。並舉優拔科。梅孫屢試皆首選。自以為拔萃優行。如操左券。否則亦必食餼于庠矣。復試日。趾高氣揚。目無餘子。聞唱己名。昂然排衆入。倉猝間。忘除眼鏡。文宗怒叱之。梅孫大悔。恨文思頓澀。草草交卷出。自計命中有天。厨星廩米當不能奪。蓋歙邑出七缺。梅孫名第二也。甫出院。見牌示高懸。諸生蜩集。有抗腕為惜者。有撫掌稱快者。心大疑。急視始知己名已降劣等。並究學師。不覺神氣沮喪。縮頸疾去。是秋入闈。又以房薦額滿。見遺從此。文運日蹇。前茅無梅孫名矣。予與梅孫有一面緣。曾讀其舉子業。與一切著作。才思橫逸。氣象光昌。決為投時利器。乃以一念自矜。致功名垂得復失。世之不如梅孫者。尚何必斤斤然以文章自信哉。

三世四節

孟光舉案少君挽車家有賢婦誠三黨之光哉至不獲已而柏舟明志冰蘖矢貞遇固艱心良苦矣然而旌表及於茅廬事跡光於史冊幽光必發積善有祥何其榮也余嗣曾祖攀桂公少孤有至性事母無間言娶妣湯太孺人體公志侍奉愈謹家甚貧公思以文章顯父母定省外閉戶刻苦無虛日太孺人針指佐叔水雖瓶罄不以語公恐瑣瑣亂公心也公年甫壯積勞致疾卒太孺人守節自矢嗣次房飲和公長子大中撫育如己出時姑衰多病飲食需人太孺人日夜不得息無倦色逾年病益危參苓罔效太孺人夜焚香默禱持刀割腕肉三寸許和藥煎湯進姑立瘥又數年乃卒太孺人殯祭如禮哀痛成疾尋亦卒含斂日尸如生香三日不散

大中公既嗣長房痛父賁志歿誓苦讀復舊業繼見學宗案出所素鄙者冠其曹乃絕意功名慨然萌出塵想聘白蒲顧太孺人既成禮明日隱去徧訪無知者太宜人盡去簪珥依兄諸生元紡績自給嗣姪長庚課之讀既長走長安以供事議叙得貳尹太宜人書訓不絕俾壹志仕途勿我念如苦七十年壽幾期頤而卒

先府君長庚公謁選之年本生妣已先卒繼妣氏范隨公北行主家政賢聲傳戚黨愛諸孫甚至然有少失德謹訶之不少恕待臧獲輩則恩有加憶故奴李升嘗竊煤

為宜人見懼欲遁宜人故他視縱之去後卒得其死力同鄉有告貸者皆竭力未嘗有德色裙布外什襲為空先府君性純孝數諫宜人勿操作宜人曰吾藉此舒筋力且以勤儉示子孫也丁巳府君卒宜人乃率先妣及笄兄弟回籍壬戌大兄以療疾卒宜人大痛逾夕亦暴疾卒守節逾四十年

自嗣曾祖至先兄凡四代惟先府君享遐齡然府君究次房出次房范宜人雖亦寡而克昌公猶能享中壽豈真風水之說獨不利於冢子歟同治癸酉杏兒出痘夭亦冢子也且五世矣其不利也益信乃范宜人後三房又有以節著者堂叔壽昌飲和公孫也賈于外早死叔母馬故名門女聞訃毀容自矢先府君以季子蓮馨嗣其祀同治末與顧范二宜人同時請旌擬入祠附湯孺人祀云

黃崖教匪

張積中字石琴臨清死難積功之弟也籍江南儀徵初頗讀書屢試被黜遇術者周太谷導以鍊氣辟穀取精元牝諸術積中惑之盡棄其學而學焉後太谷正法積中益修師術愚鄉人謂師尸解去欲證道者有現身住世不廢飲食男女與天同壽之樂由是惑者浸眾往往踵門敬賴流血積中故嚴拒之謂無善根先令其作諸小善

而陰訶其隙。謂某事惜財。某事惜力。為太谷所攬。其人懼。固請乃許之。偽使輦金于庭。謂無道。根固不納。裝女奴使人引而出。曰多塵障也。反與虬髯僧父蓬首婢同寢處。于是高門甲族男女奉若神明。積中錯處其間。亦不復引嫌矣。道光中。饑務變法。天下奇士如周韜甫。馬元林。關恭。李輩俱集揚州。積中慮為所毀。乃取論孟大學衍義近思錄諸書。日相討論。韜甫信之。為表揚當道。聲頓起。咸豐六年。避粵匪。遁之山東肥城縣黃崖山。山麓有莊曰南黃崖。北黃崖。惟北黃崖界長清。山形三面臨抱。左右危峯若門戶。中廣百畝。積中築室其巔。炫其術。引諸避兵者。不旬日。山成市。乃壘石為兩砦。築大砦其上。引河水環之。市弓弩甲仗。為武備。房。又建祭祀堂。祭以夜。檀燭光數里。非其黨莫能窺也。收太谷寡孫婦素馨。女甥吳蓉裳為女弟子。列屋居。不輕見客。見則必凡叩。抗不荅禮。其傳教則高弟吳某。趙偉堂。劉耀東等。轉相授受。五日一聽講。不能誦習者聽之。從教者袒右臂。戒惜財戀色。子女玉帛毋許顧。鄉愚開動。白肥城之孝里鋪。濟南會城內外。東阿之滑口。利津之鍊門關。海豐之埕子口。安邱。濰縣等處。皆列市肆。千里之間。奉其使令。鄉愚呼張聖人。吳劉輩則稱七先生。而不敢名。同治四年。濰縣民王小花盡室徙黃崖。知縣靳昱怪之。捕小花詳上臺。閩撫軍敬銘

委肥城令詣黃崖見積中鬚眉鬻鬻事乃寢五年九月益都民冀宗華等謀作亂事洩供同黨姓名師積中為首約期陷省會再陷青州兵仗已藏城內搜之果然已而其黨次第獲供俱同報聞丁布政寶楨檄巡捕唐文箴與長清令陳恩壽入黃崖令積中赴省自白念其老且世家無意殺之也既入告吳某吳以先生游五峯對言未已一人持帖倉皇入吳覽之色變趣丈箴速歸丈箴等絕馬而馳尾追者殺僉從黃紳肥城令甫入城聞礮聲亦返馬暨被殺時撫軍在東平疑之檄諭其子山東候補知縣紹凌同藩司員弁入山奉父至省而紹凌已先期乞回籍假實已入黃崖矣遂繕諭令吳某示之復出示張砦門外一十六日山巔矗紅旗一砦牆徧立尖旂緣道運薪糧煤燭者相屬夜有數百人焚掠長清肥城各鄉莊又武定鹽島載兵仗由大清河抵孝里鋪入山砦中各隘安巨礮撫軍猶檄潘道員駿文招之終不出越四日寶楨至長清令吳某與林令入山被阻反跡大著于是撫軍率參將姚紹修游擊王正起知府王成謙副將王心安諸營並進駿文率千總王萃騎兵勘入山路徑十月朔騎兵先克匪水裏鋪紹修乘勝入山縱巨礮轟賊卡斬劉耀東正起由東山銜尾進焚其卡棚獲火器軍械旂幟號衣諸軍皆登山奪隘絕其汲道再飭吳某作書招之越五

日積中回函至。詞意悖慢。撫軍怒。出示招諭。凡居民投首者不誅。縛獻積中者予重賞。若中卒無一人至者。賊火器與官軍相及。營勇時有傷。忿甚。撫軍恐玉石俱焚。命緩攻。是日紹陵出謁。撫軍許以不死。命造官僚居民冊。熏夕。積中書來。言人心洶洶。造冊宜從緩。而民間傳言。匪已遣課召武定鹽梟。各州縣來書。亦云河西捻匪將渡河。救黃崖。撫軍撫膺長嘆。令進攻。于是東西並進。匪死拒。槍石交下。傷弁勇數十。血雨流注。呼聲撼山。成謙軍縱開花砲。斃匪甚衆。岩中燭炮四合。紹脩軍由岩西攀牆上。參將曹正榜。鑿懸崖為隧而入。匪猶死守。正起軍稍怯。手刃三四人。由岩東鑽牆登。匪磚甌殆盡。槍砲不絕聲。千總萬年清張福興。頂踵浴血。致死猱升牆。匪徒手推墮十餘。正起軍已入。紹修正榜西路亦進。匪不支。持械巷鬥。諸軍合擊之。奪路出者。為扼隘軍所斬。墮崖顛谷無算。積中紹陵戚屬男女。均焚誅。無一生降。寄居官僚及弟子男女二百餘。有一室為灰燼者。其堅頑如此。存婦女幼穉四百餘。婦有形色灑然笑語如恒者。弟子韓美堂等。皆願從師死。吁。可異已。出積中首于灰燼中。梟之。撫軍入山履勘。檄州縣查封逆產。均于大兵未發之先。九月二十六日。同時扁遁千里。響應若是之速。歟。敬銘奏畧有云。積中本無才名。祇以偽託詩書。乃至縉紳為之延。

譽。愚氓受其欺蒙。來東不過數載。遂能跨郡連鄉。連列市肆。收集亡命之徒。從其教者。傾產蕩家。挾資往赴。生為傾家。死為盡命。實不解所操何術。臣從前訪問。率稱讀書之士。臣自慚聾瞶。實亦人心風俗之大可憂也。

亢掌櫃

京師大賈多晉人。猶之江南多徽人也。正陽門外糧食店。有亢掌櫃者。雄于財。而人懦。其遠戚平姓。素無賴。恒黷之。亢雖不常破慳。然為所窘者屢矣。一日。亢載米進城。牛車數乘。絡繹于道。遙見平施施來。亢欲遁。平笑以手挽之曰。卜者言予今日南行。利。不謂適遇兄。前途挑青帘者。酒家也。盍飲乎。亢辭以有事。平曰。即有事。遇我則無事矣。固邀之。亢不肯。平大怒曰。邀汝飲。叙親誼耳。不飲。是無親也。無親者。何顧惜為。昨家中適斷炊。君有米數車。當借石許。為卒歲計也。亢窘。請緩期。平曰。君家妻子飢亦食。能緩期否。亢辭窘。揚鞭揮牛行。弗顧。平急解衣卧車轍中。叱曰。老慳能斃我。驅車壓我。不能予十石米。亢無計。婉求之不聽。請少其數。不許。時日色銜山。亢恐誤行。襟汗如雨。淚亦如雨。聚而觀者如堵牆。俄有驢車轆轤來。至此亦停轡。一峨冠丈夫。下問故。亢具告之。丈夫遽厲色叱平曰。是汝言耶。平怒曰。是也。何預汝。臥不動。丈夫

不答。遽奪車夫鞭。鞭牛轟然一聲。大車壓平腹而過。平腹裂死。眾大驚。坊保咸集。丈夫曰。渠自求死。生之胡為。趣亢行。曰。汝勿恐。我自殺之。不爾罪也。坊保將繫大夫。忽南城御史至。叱保退。跪請罪。丈夫曰。此皇城御道。而奸民橫行。若此。需巡城胡為者。御史唯唯。面如土。丈夫又曰。有效亢者。此為例。壓死勿論。言畢。登車去。御史責坊保不早報捷之。見者皆咋舌。有胥役曰。此某王爺也。

都天靈籤

張睢陽遭安賊之亂。櫻城固守。誓死殺賊。千載凜凜。猶有生氣。吳中處處祀之。尊為都天。時著靈異。甲子五月。州試有日矣。予禱神問雋否。得一籤云。不必問前程。災來眼下成。善人終不碍。黑夜聽雷聲。予以為必無望。乃次夜即有會匪王朝陽之警。因之停考。所謂不必問前程。災來眼下成也。王擬十六日舉兵。投書江南。髮逆約為內應。使返至港。為土兵所擒。獻之大局。盡得其反狀。並獲人名冊一本。時牧通州者黃君金韶。素以廉明稱。不動聲色。按名擒獲。悉斬之。亂遂平。所謂終不碍也。

騷狐

甲戌會試後。寶坻令管君近修。延予閱縣試卷。端陽後一日。就道。僕楊大陸宿香河。

曉夢將殘。覺耳旁有毛茸茸然。初以為貓耳。揮之去。徒聞臭氣逼鼻。觀不可耐。余亦就醒。見殘月半規。從破櫺中透入。柝聲猶未絕也。楊大亦匆遽起。啟門呼車夫開車。余問何匆促。乃爾。楊大囁嚅半晌。曰。早走亦好。予知有異。遂不言。既就道。楊始言被狐所困。驅左則右。驅右則左。雖不碍人。而騷味令人不可耐也。余謂此狐之未成道者。不然。何不變化氣質。投人所好。而乃以臭氣未去之身。強欲近人。討人厭惡也耶。

太平鼓

京師有太平鼓之戲。鼓以鍤條為廓。蒙以皮。有長柄。柄末綴鐵環十數。且擊且搖。環聲與鼓聲相應。其小者如盃如鏡。為孩提玩物。更有大如石甕者。則羣不逞結黨成群。聚而擊諸市。所至鼓聲環聲喧笑聲。閨闌聲耳為之聾。道光中有結為太平鼓之會者。聚眾百數十人。各著大羊皮袍。遇聚者。則羣圍之。以袍裏而奔。婦女號則眾鼓齊鳴。市人無聞者。遠近失。婦女無數抵暮。則挾至城根無人處。迭淫焉。往往至死。其幸生返者。又畏羞不敢告人。察院某知其害。奏禁之。復拘得為首數人。斬以徇。而太平鼓之風遂息。現曹老官觀呂祖祠等廟。集當上元前數日。遊人如蟻。尚有擺地攤買者。然皆不過如盃如鏡。供小兒玩矣。

書燈自走

先君子景西公初入京館輔國將軍祿智家晚課散倦甚思寐俄見燈自走入室若有人持之者既而烟壺眼鏡等物皆蠕蠕然動窗前晚香玉一瓶倒植空中水不滴大駭呼童童醒復大譁將軍趨而入笑曰無恐此我家仙爺作祟耳別啟精舍舍公明日具黍詣空室禱曰仙爺勿復爾師爺南邊人膽小也空中聞笑聲後遂寢

狐打癢

京師通州會館舊有狐戊子余南旋有日權住其中者兩月小妹嫺珍甫六歲與婢輩戲後院中歸即發熱不止出痘勢甚危家人環守夜三更聞後院擊甕聲成大駭故僕李升膽素豪奔至後院大詈曰鬼子敢爾以足踢數甕皆倒聲遂寂明日小妹以變症卒

花妖

孫吉雲茂才錦與余同赴省試闌後日盼捷音家故有老海棠一株不花數載矣是秋忽枝葉叢生開黃花鮮豔可愛花落結木瓜八九枚香味遠勝常品傍有桃樹二亦盛開如春時觀者接踵門成市羣相賀以為瑞徵孫亦欣然自負繫紅綾樹杪

誌喜。未幾榜發。竟失望。快快終日。然則花開何關衰感。特不正之氣感而成異耳。

蛇異

凡物之返常者。不足為妖。亦不足為瑞。惟視乎家之盛衰。以為感召。憶吾戴氏。蛇凡三見。而興敗各異。國初。吾族最盛。世居州南門。戴氏桅杆。一日家宴。猝見巨蛇。頭如栲栳。枕大廳檻上。身屈曲穿房過舍。直至宅後溝中。尾細處猶如巨盃。家人見大駭。焚香祝之。身暴縮。蜿蜒入溝中。沒。未十年。此宅遽為族中鬻去。又咸豐丁巳。先君子卒于京。先姑在家早起。忽窗上掛死蛇。長丈許。姑見而嘆曰。吾兄蛇屬也。今死。吾兄其有不諱乎。泣不食。至夕。而都中之訃至。姑痛哭成疾。逾三月亦卒。及同治丁卯。芬赴友人飲。醉歸。滅燭登床。甫交曉。聞唧唧聲。與咯咯聲交作。異之。啟帳潛窺。見巨蛇逐鼠。鼠窘。從案頭竄至地。蛇不少捨。且鳴且逐。皆憲宰入床下去。晨覓無迹。惟一蛇蛻委床下云。又一日。芬歸遲。內人挑燈獨坐。聞簾鉤搖動作聲。出視。髻觸蛇尾。尾鞭門聲。逾厲。仰視大駭。乃一蛇蟠門上。昂首吐舌。如欲噬人。內人大號。蛇旋去。明年。芬遂有南闡之捷。

祖宗示兆

庚午秋試之年。余由長江掛帆逆流而上。家中每日落時。鬼聲啾啾然。近鄰皆聞之。咸以蹈險為余危。月餘予歸。聲乃止。報前二日。余內戚洪姬住予家。患氣痛。夜輒不寤。坐見窗外。一皓首翁。蹒蹒庭中。又一翁倚柱望月。捫鬚點首。若有所思。尋皆不見。轉瞬間。又見戴帽者五六人。自二門魚貫入。雁立庭中。三拜乃起。復魚貫出。明日。姬方食。又見一矮人。著白衣。自門外匆匆入。趨竈下。不見。予惴惴未知凶吉。踰夕而報至矣。

危症獲救

症至乳癰。危矣。乳癰至發于七十歲血氣已衰之身。則尤危乎危矣。當無解救之時。而忽遇絕不相值之人。又適操生是使獨之技。此非有天焉。以默佑于其中。斷無如是其至巧。如是其至奇者。如吾祖母范太安人之事。足述焉。安人幼適先大父克昌公。克昌公以力學早卒。安人紡績供先府君讀。愛如已出。先府君既成立。奉安人之京。治家井井。晨起。率家人操作。待僮僕無厲色。有以窮乏告者。必盡力調之。雖典質弗顧也。先府君棄養。太安人乃率諸孫回里。甫一載。忽患乳癰。甚危。醫禱迄無效。時江南全境陷賊。唯吾通獨存。蘇常難民紛紛渡江。有鎮江名醫某。率妻子奔通。覓居

停予大兄春池遇諸途。延至家。為埽榻。馬某聞呻吟聲。問故。大兄蹙額唏噓。述安人病狀。某笑曰。太安人定無恙。不然何遇我之奇也。我以醫自活。然實無他長。惟乳癰乃三代秘傳。可百發百中耳。兄大喜。急延入視。見癰已潰爛。臟腑隔膜。歷歷可指。嘆曰。病至此。無怪庸庸者束手也。幸遇我。猶可活。兄拜求療治。醫出刀圭藥數。患處跼如瘡口漸合。未十日而愈。後歷十數年乃卒。噫。奇矣。

兩杯茶教匪

江蘇裏下河一帶。有兩杯茶教匪。其初肇于某寺僧。僧死。傳揚人盛廣大。而通州之黃朝陽茅廣福等。次之。受戒誦經。歛財聚眾。愚民為惑者幾數千人。然初無謀叛意也。狼山鎮標兵目陸家升陳某。素性桀驁。已由軍功保五品銜。食雙糧矣。心未滿。仍多所要求。總鎮抑之。遂怏怏懷怨。望潛濟江。通欵于福山。髮逆云。願獻通州。逆酋哂曰。吾為若輩誤者屢矣。是不可信。果誠也。當自破通州為誓。陸陳慨然諾。既返。百思無計。忽憶黃茅輩得民心。煽之當可動。遂詣黃。盛言髮逆旦夕且渡江。若輩當自計。眾大懼。陸言無妨也。彼中酋與我善。能人出千錢。當代買太平紙萬張。貼門首。可勿擾。黃信之。函致諸教首。歛如數。已而陸又曰。髮天主甚賢。取天下反掌耳。欲富貴。當

乘其未來時。能出萬錢。六官尚書可立致出千錢。亦不失為朝將。空劄已遞致。勿自誤。眾愈惑。爭出銀買空劄。偽職徧通境。實則皆陸陳私刻。髮逆不知也。陸陳見教主易與。復煽言天主愛民。但相從皆手足。兵到順民。須助威。宜家置旂一槍。編隊如行伍。黃內怯。私議曰。太平紙職名劄。秘之無知者。苟公然置禁物。保勿有滅族禍乎。陸陳變色曰。君不從弗強也。然事後必勿悔。黃終猶疑。陸出一冊。厲聲曰。君輩已受偽職。不從即投之官。滅族禍誰獨免者。黃戰慄謝之。且曰。非自怯。恐江南不果至耳。陸陳邀黃至賊壘。實其言。乃昏夜偕渡江。見其酋。盛席款之。後送天京。朝天主。溫語嘉納。留住十餘日。偕返。于是教中信益堅。買糧置器。駐隊軍山。將于五月十四夜攻州城。城中丈署差吏。武營勇弁。半教黨。奸細徧布街市。官夢夢也。十二日。黃下令。戶出錢五百助軍裝。南沙有董事某。以無故斂民阻黃。黃怒曰。君此時猶自大耶。即率眾焚其廬。某奔至城告變。城中乃大震。會狼山僧亦連夜至。具言軍山謀反狀。先是僧已寢。夢神以足蹴之。曰。起起。兵且至。吾與城隍為殺賊。日奔走。復幾穿矣。僧驚起。視神額汗涔涔不止。泥履果剝落。啟門遙聞山下呵殿聲。紅燈隱隱。官銜則通州城隍也。僧知有變。即探之。見軍山旌旂蔽天。戈矛林立。洋銃聲不絕。乃從間道得至。

城云通州牧黃印山先生有幹才。急命三門嚴守禦。札各沙董擒首事者。明日沙董繫四人至。殲之。各沙搜捕羽黨。盡得其軍械旂幟。號衣印信。並職名冊一部。于是按籍訪獲。次第就誅。最可哂者。其黨職名。悉僭神佛封號。稱黃逆為玉皇上帝。餘如都天靈官元帥真君火神龍王。各從其好。被拘咸神色瀟灑。不刑自承。有憐而飼以肉食者。則合掌謝曰。罪過罪過。遲一刻便升天。何苦以葷食累我。被謫乎。至死卒不食。其愚惑如此。黃之妻自稱玉皇娘娘。將刑縛署前樹上。見人狂詈。適官過。指而責曰。吾諸臣皆歸位。玉霄宮尚虛左待我。獨羈我凡界何為。持刀者牽之去。乃喜。十四日各門戒嚴。總鎮率兵梭巡。城內外排列勇隊。火光徹夜不絕。民一夜數驚。謠言不能禁。捕得數人斬之。乃少定。雞鳴徹隊。人心粗安。越翼日陸陳俘至。始知官紳士民所在有獻首人。于是局中皆色變。旂牌某泊荷亭。總帥心膂也。有逆跡。黃擒之。至泊婉言為請命。黃大笑曰。大人愛賊。可謂至死不悟矣。叱速斬之。泊有慚色。教中盛黃皆宵遁。百計不能得。威潛泰州。撐巨傘。偽為賣藥者。為黠差物色。即泰州寸磔之。黃父子甫出境。鄉人縛之來。嚴刑鞠問。斷其脛。以大罇舁之市。刑後無血流。黃油斗許。其子解部宮之。給披甲人為奴。其黨始稍稍息。有司入奏。頒匾額懸狼山及城隍廟。

黃公升蘇州守。紳董亦叙功有差。

長生猪

如皋城內某茶肆。有猪五六頭。同治十三年秋。鬻其寸。屠者將宰之。甫就縛。豕忽咬索斷奔西門。直至余同舍生沈育才家。以首觸門。沈出。豕跪泣。若求救者。沈憫之。詢知為某茶肆物。贖之。命仍養其家。迄今已六載矣。腹膨脹。卧地不能起。重四五百斤矣。毛盡白。余光緒五年親見之。

江慎修

江慎修。安徽歙縣人。好窮經。尤精卜筮之學。著周易釋義十六卷。行世。其析理頗精。創三十六宮之說。謂易中乾坤坎離大過小過中孚頤八卦。皆無反正。餘可反正者五十六卦。其實只二十八卦。合之成三十六數。其說甚新。又謂河圖順生。洛書逆尅。按之皆確。有見館同里某富家三年。兀坐一編。喜愠不形於色。一起居。曰定數。一飲食。曰定數。富家厭之。辭焉。慎修欣然去。明年重九日。富家集客為茱萸會。慎修適過。主人邀入席。慎修盡三爵。食二饅首。遂起辭。富家挽留。慎修曰。定數也。引富人至書室。厨後。見有徑寸帖。書云。三年賓主歡。一日遽分手。尚有未了緣。明年九月九。邀我賞茱。

奠酌我三杯酒。數定且歸休。只啖兩饅首。衆大訝。慎修平生不妄交。惟與同村程翁善。程亦精奇門者。一日同醉歸。程曰。月色大佳。盍乘興入城乎。慎修曰。夜二鼓矣。入城且十里。倘不及返。奈何。程指道旁石曰。此石今夜亦空城。何云不及也。慎修笑曰。誠然。但此石明日始返耳。旁觀異。二大言。坐石旁驗之。俄有擔酒者。以擔後輕。載石去。明午果載回。棄舊處。于是村中咸仙慎修矣。村有戴正者。負異才。過目不忘。聞慎修名。擔簦往學。慎修適他出。戴徑入室。據案翻閱。三日盡讀所藏書。慎修歸。戴師事唯謹。慎修問讀此間書未。戴言盡熟矣。慎修曰。能用否。戴曰。未也。異日偕戴游龍上。見黃牛與黑鰻。慎修問戴曰。牛孰勝。戴曰。黃土也。黑水也。土克水。黃當勝。慎修曰。不然。今于今為孟冬。于日為壬子。水旺。土斯廢矣。此理不可拘于一定。而學所以貴于化也。已而黑者果勝。戴大悟。學業日進。名遂與慎修埒。雍正初。大吏薦慎修于朝。上召見。慎修戰栗不能對。乃薦戴。戴口如泉湧。剴切詳明。上大悅。問卿與師孰優。對曰。臣劣于師。上曰。師優不對。何也。對曰。師年耄。患重聽。若所學。固勝臣萬萬也。上嘉其讓。賜翰林。同治中。曾文正公搜遺書。得慎修周易釋義。為梓之。行于世。

鸛砭軒質言卷一終

鸛砭軒質言卷二

清 南通州霽峯戴蓮芬著

阿中堂

京城有姚先生者。以館為業。冬夏唯著一衲。與人言休咎。有小應。以是人咸異之。如皋胡佛生太史。方觀政刑曹。喜談黃老術。聞姚名。往拜諸門。願執贄為弟子。姚言君等受恩深重。當使天下共登壽域。區區修鍊小道。豈希聖希賢者所宜道哉。胡悚然起敬。延至家。敬禮備至。姚所論皆儒家事。起居亦不異常人。住年餘。忽覺額謂胡曰。君部堂官阿公。今夜欲見害。奈何。胡愕然問故。曰。阿公本天狐。世無知者。三年前余館某氏。酒後誤洩其隱。坐是欲殺余。然余學五雷正法。妖鬼皆不敢近。豈阿公所能害哉。彼無故動殺機。必自斃。三日內當有驗耳。胡將信將疑。明日閱邸抄。阿公果請病假三日。胡神之至。第二日。阿公薨。胡乃長跪姚前曰。先生果神人。願教我。姚曰。吾非吝此術。顧識緯小數學之無益。祇有害耳。且人盡前知。人盡看破世味。豈復有求名求利之人哉。胡叩長生術。姚曰。自古談神仙者。如恒河沙數。然究之費公長房。今在何處。洞天福地。既不使千百年一人知之。一人見之。則神仙日在烟雲杳渺之中。反

不若塵世。確有實在樂處。人亦何苦甘擲此自在光陰。而向寂寞無聊之境。求彼杳渺無憑之仙哉。胡服其論。轉叩治術。姚曰。治術具在所讀書中。君固無不知矣。何問焉。又曰。世局關乎大臣。今之操政柄者何人耶。君宜為自全計。勿更與俗浮沈也。余師見招。亦當從此逝矣。胡曰。姚不知所往。胡謀得河工差出京。是年果有粵逆之亂。京師米珠薪桂。京員有斷炊者。而胡幸以差得無乏。

好兒

孫少谷同年言其伯祖某。考取供事。在玉牒館當差。某朝貴延之課子。書室近荒園。樹林陰翳。一夜秋風微起。明月在天。披衣坐海棠陰中。悄然興離家之感。忽聞假山後有女子嘆聲。私念必主人眷屬。趨避入房。闔扉徑臥。少頃聞蓮瓣細碎聲。漸近窗外。作小語曰。如此良宵。昏昏醉夢。固知非風雅兒也。某不應。則又曰。南蠻子慣粧道學腔。適才對月長嘆。想阿誰也。某心大動。舐窗破窺之。見二八女郎。北地粧束。清瘦如帶。雨花臨風欲顫。驚喜出意外。徐應曰。誰粧道學。但心怯耳。幸暮夜無知者。卿肯慰寂寞否。女郎曰。南蠻子發天良矣。含笑推扉入。擁之身輕如燕。百媚橫生。自言名好兒。主人寵婢。慕郎君姣好。故相就耳。孫亦不疑。自是每夕必至。某日就冠弱面黃。

于菽。主人心疑之。治酒飲某。婉言曰。先生孤身作客。當珍體如金。倘有所思。僕當致命。勿久鬱鬱也。某頹顏曰。蒙君厚愛。敢秘私衷。願得紅袖作添香人耳。主畧無難色。盡出美婢。俾自擇。某徧覽無好兒。疑主人愛弗肯割。遽言曰。君果見惠。必得豔冶如好兒者。主人力白其無。既而恍然曰。先生誤矣。吾園素有狐。此必彼作祟耳。不早絕禍。必不測。某始懼。求策。主人為薦諸王府。擇美婢贈之。狐遂不至。病亦旋瘳。

張忠愍公

寶山蔣敦復作張忠愍公國樑行畧云。公姓張。初名嘉祥。廣東高要人。生而長身。靈竚材武。絕人。年十五。之粵西貴縣。從其叔父賈。顧心弗喜也。喜任俠。結客鬥雞走狗。與羣少年遊。輒以氣懾服群輩。儕偶咸兄事之。會其黨有為土豪所困者。公怒。率眾往劫。破其質庫。土豪訟諸官。捕弗得。而公之義聲已震。為群盜所推。有眾萬人。不妄殺掠。人為之語曰。拯弱除強。張嘉祥。前廣西巡撫勞公。聞而異之。遣大將招撫。道光二十九年。公單騎受撫于左江鎮。尋捧檄剿土匪顏品瑤。潘七大。李樹青等。境內肅清。入謁幕府。部撫深器重之。使執贄居弟子列。乃改今名曰國樑。字殿臣。公由是感激。思立奇功。答知己。逆匪洪秀全事起。撫部檄公募勇往剿。以二百人破賊數萬于新

寧州。咸豐二年三月調赴湖南。破賊于道州蛇皮嶺。克永安州。追賊至長沙省城南。路新開鋪。賊竄湖北。復追剿至武昌省城。攻破洪山寺賊壘。自新寧州之捷。入奏。奉旨賞戴花翎補守備。至是升都司。賞給霍羅琦巴圖魯勇號。時洪逆已從九江順流下。竊據金陵矣。公之立功。自保桂林始。後逐賊楚南北。直抵江甯省城。均與提督向公相倚如左右手。賊聚太平。向帥問諸將孰敢往取賊巢。無應者。公慨然上馬行。所部五百人從之。賊衆聞公至。大驚。棄城走。公徐按轡入市。不改肆。歸報往返僅七日。軍中唱凱歌曰。張國樑走馬取太平。前後奏捷晉階。存升至福建漳州鎮總兵官。率師渡江。取浦口。及江浦縣城。往返亦不及二旬。晉提督銜。六年五月。九華山之師潰。他帥死。諸將擁兵觀望。大勢幾不支。于是向帥奏請。以公總統南北諸軍。旬日間。招集流亡。立解金壇之圍。朝廷嘉之。始拜欽差幫辦軍務之命。嗣此乘勝克復句容鎮。江進擣秣陵關。馳往江北。復揚郡儀徵。復渡江。圍江甯城外賊營。築長濠以困之。經畫數年。破賊形勢已在掌握。而九洲正當賊衝。亦為我軍所踞。先是公平鍾山賊壘。被炮擊傷中指。蒙恩賞給御用藥散。復句容。賞穿黃馬褂。復鎮江。升授湖南提督。世襲騎都尉。復秣陵關。賞換雙眼花翎。調補江南提督。復揚儀。蒙恩世襲三等輕車

都尉復九洑洲。蒙恩世襲二等輕車都尉。中間尚方珍玩恩賜絡繹。先帝聖訓。勇猛之中。加以慎重。公自念遠方武臣。受任非常。雖誦感泣。日夜圖報。是時向帥已積勞薨于軍。欽差大臣某貴人。不諳軍旅。餉不時給。公功名既感。忌者益多方沮撓。先後屢失事機。度賊未易滅。誓以身殉。挾一齒。畀家人歸報。示無還期。江寧賊受圍日久。勢憊甚。城垂破者屢矣。為出柙計。乃集各路劇賊。思并力一決勝負。亡何官軍缺餉。已五閱月。士卒洶洶。脫巾一呼。危在旦夕。以公故猶未忍。公不得已。躬詣某帥所。長跪告急。繼之以泣。卒弗許。退而念此饑軍。終不支。亟檄召副統帥某。冀相與戮力。一鼓下省城。擒賊首。出萬死。不顧一生。事或濟。副帥將行。留守常郡何制府尼之。羽書七往返。不至。賊聞之。急攻官軍。官軍譟于營。某帥遁。師大潰。公聞變。搏膺而呼。墜馬幾絕立。自鎮江馳至丹陽城下。與賊戰。傷重。知不免。探懷中印。授材官某。令走報。下馬向闕再拜。曰。臣力盡矣。復上馬大呼。望賊營而馳。亂流渡河。人馬俱歿于水。時十年閏三月二十九日也。嗚呼。公在而東南大局支持八載。公歿甫逾月。常蘇二郡均相繼淪失。江南數十州郡。十陷八九。然則公之一身存亡安危所繫。豈淺鮮哉。先帝初得奏報。以尸骸未獲。數月未忍議恤。八月。奉上諭。照提督陣亡例。從優賜卹。贈太子

太保入祀昭忠祠。其死事及原籍地方立專祠。予謚忠愍。

僵屍三則

武清縣濟顛村。相傳有僵屍為祟。許某本農家子。婚于隔河王氏。一日赴岳家飲。醉歸時紅日銜山。深林陰翳中。杳無人跡。猝見荒塚上有披髮頭陀。面目猙獰。齒巉巖如鋸。持小兒足大嚼。許驚極。急策款段。且呼且馳。頭陀棄所食。大吼奔逐之。陰風陡起。樹葉墜如雨。離丈許。幾為所攫。正惶遽間。忽見白波一片。阻騎不得越。許自料必死。不顧逆流。渡甫半。陷泥潭中。力鞭之。突起。幸水才沒腹。得喘息到彼岸。頭陀怒。伏身作欲涉狀。甫及水。意似怯。羣犬環而噪。愈窮促。舉巨爪指許。唧唧作鬼聲。返身遁。遠望入叢塚間。乃沒。許回家。大病經旬。終身不敢過濟顛村云。

順天老人王姓。夫婦皆七旬矣。一子二孫。以力田自給。咸豐中。直省所在荒饑。蝗虫徧野。老人以疾卒。既葬。其子祭掃歸。聞後有呼其小字者。諦視真其父也。驚甚。問父何復活。父言。冥王查我陽祿未盡。放歸與兒輩團聚耳。子不疑。奔告其母。母亦喜。率二孫出迓。相見慰藉。再四起居如平時。才半月。携二孫遊西頂。泣而回。云我老且昏。將二孺子失去矣。子急往覓。竟不見。心頗疑。一日行市肆。見江南客坐畫輪車。忽停。

嚮呼子審視之。訝曰：君住何處？滿面鬼氣，得毋有祟于室者乎？子力白其無。客曰：君不明言。十八日闔室皆鬼錄矣。子言兩月前，家父重生，二子忽亡去耳。餘無他異。客曰：此即為祟者。君察其食時不動下頰，待妻子異曩日，滿百日屠門大嚼矣。子泣求救。客曰：歸儲大血一盂，令家人各持黑驢蹄，誘其出，齊擊之，不勝。我當自至。子請偕行。客許之。既歸，呼父。父出，猝見客，色變。子母各以蹄擊其肩，怒甚，伸掌遽攫其子，以血稍却。客出袖中寸許鏡照之，曰：孽畜爾。屋子已燒却，且藏形不得。尚祟人耶？父返身急遁。客奪子手中蹄，遽擊之，伏而仆。客壓以鏡，索草石許焚之，唧唧作聲，臭氣不可嚮邇。母子謝客。且詢姓氏，客微笑不答，徑拂衣去。未旬日，遽大雨焉。

蘇人有喪其婦者，殯之日，與從繁盛。癩道人顧而笑曰：痴兒拋金若泥，乃昇空棺作戲也。其家嗤其妄。道人固請開棺一視，從之。果然乃大訝。道人曰：屍已伏君家樑上。今夜必為厲。其家大懼，跪請救。道人欣然往。至家，直入內室，指一樑曰：在此矣。家人聚觀，見尸衣飾如故，雙手抱梁，懸空際，目熒熒直視。道人出炮寸許，轟之。尸墮，奔搏人道。人喃喃誦咒，作劍訣指尸，乃僵。復斂棺，桃釘釘之，發引日，喪儀如前云。

賣蒜翁

賣蒜翁直隸大興人。劉姓住城外之龐各莊。時天氣酷熱。翁趕廟集回。納涼槐樹下。鼻衄血不止。泥為之濕。翁塞鼻已。戲以血團泥作人馬形。置樹蛀孔中。肩蒜歸。未數月。民間宣傳樹下有紅衣怪。騎馬出逐人行。旅過午。不敢隻身往。尤好崇婦女。遠近村各持械相守。稍疏防。即被颺去。明日得之槐樹下。已昏然如中酒。各戶苦之。顧無計驅之去。適翁施施來。復憩大樹下。見路人結隊過。皆齟齬作懼狀。翁怪之。詢其故。不顧而奔。翁愈疑。隨之行。逾里許。諸喘始定。曰。翁見騎紅馬怪乎。是能祟人。翁不死樹下幸矣。翁細詢怪狀。大笑曰。是固我之嫡血脉也。不圖靈活乃爾。為若除之可乎。眾不信。丐翁往治。復至樹下。翁取孔中人馬出。數之曰。汝以骯髒物借人餘氣。便橫行若此。好形骸空付爾矣。碎而投諸河。其怪遂絕。

狗報冤

吾通東門某蓄一犬甚馴。一日偶竊食。某痛撻之。必欲致之死。犬逃入某之女夫家。女方食。見犬奔匿榻下。嗾之出。狺狺若畏懼求庇狀。已而某持杖來。犬匿榻下如故。某問見犬否。女頰指榻下。某逐出而殛之。日春甫下。女忽發狂聲。言犬討命。家人問與女何冤。曰。我竊食。罪不至死。主人撻我。匿汝家求庇耳。汝不言。我可活。汝助紂為。

虐是汝死我矣。我死肯令汝生耶？家人百計為解。卒不允。曰：錢債可贖，命債不可贖也。問何不崇主人？曰：未及時。且我恨主人不及恨女之深也。踰夕竟卒。夫人之生死頃刻，有在旁觀一言者，言而生，其感之倍于主人；言而死，其仇之亦深于主人也。噫，可畏哉！

郭恭圖

自捐軀之例興，各省之需次者，多于募糴之議。顧美缺祇有此數，優差不能徧及。大憲即欲調劑之，疏通之，恒苦于力不從心。苟處貴緣奔競之場，而猶守進禮退義之節，恐邊鄙簡缺，賠費苦差。且如海上神山，可望而不可即也。揚州東鄉郭生，一附貢耳，才敏給，工書善畫，壯歲遊長安，戰失利，易士而商，為質庫司會計，頗不慮寒酸氣矣。復由監捐大令，竟將以孔方兄為文章，吐氣焉。偶遊馬神廟，見有治喪者，詢之僧，知為蜀督愛子，以療疾卒于京。郭頓生奇策，曲意交其僕，盡得公子在京諸情狀，遂托言回籍，齋金走成都，素服往弔，制軍俾之入，至靈前痛哭流涕，喪考妣無此哀也。奠已出袖金，徐曰：僕識公子矮屋中，聞後往來無虛日。下第援例得邑令，假公子十笏金，今需次有日矣。驟聞凶耗，泣血椎心，千里完宿欠耳，敢以人不知者負故人哉！制

軍泣曰。君誠端士。恨亡兒無福共切磋耳。君如不棄。當屈君蓮花幕中。即奏留四川可也。郭跪謝。自此權傾一畧。囊橐充盈。歲輦金至吳中。大啟閑闕。居然貴族。制軍亦稍稍知郭橫恣狀。然終以愛子故。且有還金之義。高其為人。遂畧其小節。後復保升知府。加觀察銜。且以二品頂帶。予告歸里焉。嗚呼。亦孰知其以黃金為餌。從宦海中。試空空兒妙手。而與長眠不醒之公子。曾無半面緣哉。可謂神乎技矣。

劉松山

陳宦山農文鈔。劉松山傳云。松山字壽卿。湘鄉人。王壯武部下。軍行特著精整。壯武興鄉兵最早。故號老湘營。擢以三百人為一旂。自壯武歿後。松山接統十餘年。名聞天下。不忍易營制。松山長身瘦削。謀勇兼備。行軍慮事尤識大體。有唐李愬之風。戰勝則讓功。臨財則讓利。故同時驕兵悍將。見之皆馴伏。同治八年。左侯西征。逆回自督大軍。由中路涇涼進。檄松山統三十營。由北路榆綏進。陝邊北山。千里無人烟。土賊扈彰。董福祥等。擁衆十餘萬。梗塞軍行。松山籌餉轉戰。撫定土賊。得其死力。克回峇數百。抵靈州回巢。與左侯會于金積堡。分軍攻馬八條寨。回酋偽降。伏地暗鎗中。之松山負創。誠姪錦棠曰。速攻之母。反吾骸。吾魂當督軍滅賊。言畢而絕。錦棠屠馬。

八條寨。撫柩而祝曰。克酋已寸磔。叔父忠骸盡歸乎。軍中勝負未可知。金積老巢。非旦夕可下。叔父盍歸乎。選壯夫四十人。為長夫。舁之不動。再哭而祝之。增二十人。重如前。柩有聲如泣。將士皆哀號。知忠魂之不欲返也。越日。移營逼金積。八人舁之。輕如中空。將士悲感。戰勝。九閱月。卒拔金積堡。甯靈悉平。剽回酋馬化龍祭之。其時帷幄輒自動。弓刀皆鳴。十年七月。始返其喪。

孤船

裨官野史多載狐異。然其幻化媚人。往往在深山窮谷。否在多年殞宮。久曠空第耳。從未有烟波浩渺之中。借脂粉以耗人精血者。有之。自田生所遇始。田生海陵人。將赴金陵試。見溪旁繫小舟。甚精潔。買之。鼓棹去。行里許。適渴甚。思飲。呼奚奴煮茶。艙後一美婦。褰簾出。睨之。麗絕。持玉碗。輟然曰。儂有佳茗。當解郎渴也。啜之。香沁脾胃。心旌蕩不自持。問妙齡幾何矣。不答。持碗入。回首流波。嫣然微笑。田惑之。每有所需。皆先意至。若預知者。一日抵石浦。感舊事。伏枕長吁。婦察之。以所吸淡芭菰進。且微哂曰。如此風月。胡鬱鬱為郎君。其有所思乎。田曰。人各有心。豈卿所知者。婦迴眸曰。儂不痴。何不知也。遂褰簾欲入。田強挽之。問卿知奈何。婦粉頰紅暈。默不語。田魂搖欲

飛猝問卿見憐否。仍俯首久之。佯指云。奚奴來。遂遁入後艙。田悵悵如有失。是夜月白如雪。田伏枕不成寐。似聞隔板彈指聲。撥壁隙窺之。見婦挑燈支頤坐。殘粧未卸。乃低吟古詩云。相見不相親。不如不相見。婦噓氣作小語云。儂豈忘情。恐奴知之。添笑柄耳。君佯睡。俟月上蓬窗。當慰郎岑寂也。田遂捲衾卧。半晌。簾有聲。時新秋嫩涼。月光中見皓質霜潔。瑟縮作寒狀。悄然啟帳入。田慰之。冷煞卿矣。婦搖首笑不答。遂相繾綣。雞鳴乃去。田昏然入睡。鄉既寤。見婦華粧坐枕側。因問船外莫有人否。婦搖首。田因俏言。昨為卿幾至骨醉。卿何術。令人消魂至此。婦顏頰以手擊田口。輔作小響。自取雨前茗哺田。殷勤侍田起。自是每夜必至。田憊甚。越旬日抵家。訂後約而別。春殘。田過紅板橋。見婦坐綠楊陰中。一小舟舫上。以手招田。急就之。婦遂揉柔櫓。呶啞入藕花深處。繫纜蓮莖上。笑指云。此非鴛鴦雙宿處乎。取花瓣藉舟作茵。綢繆竟夕。田曰。卿江湖飄泊。花月誰憐。肯偕歸作白頭人否。婦曰。儂固願之。蒼蒼者不肯也。田問故。婦凄然不答。且曰。君心頭人將至。好珍護之。然恩為怨始。愛即恨胎。莫到無可挽回。才回首也。田愈不解。因問卿其仙耶。婦曰。非仙。狐耳。先媚大腹賈。致破家。上帝怒。幾誅之。儂泣訴未傷命。乞釋我。自省愆。帝命綢終南山五百年。限滿乃得出。偶

遇君動情魔耳。今緣且盡矣。當別去。牽田衣嚶嚶泣。田為唏噓淚下。問後得見否。婦指田心曰。看此間誠不誠耳。少焉月漸低。復搖櫓至綠陰中。以錦袖遮面。推田上岸。田返顧。惟見烟波一片。秋月無聲而已。

洪承疇九世後身

吾通沈文清公。岐由左都予告歸里。年已七十矣。其封翁夫婦猶健。子孫繞膝。五代一堂。鄉里榮之。長孫善慶。以舉子大挑。需次淞江。次錫慶。由翰林官湖北監司。善慶無子。以錫慶子慎齋嗣。慎齋故不羈。遵例捐同知。為皖省釐局幹員。會善慶卒于浙。慎齋由皖奔喪。扶柩歸。明年。聞曾伯國荃入覲。國荃文清公友也。慎齋謀往謁。由申江蹴洋船破浪直去。甫抵燕台。時已薄暮。黑浪掀天。黃霧四塞。適對面有洋船來。隱隱聞吹號聲。洋人急轉舵避之。舵壞。轉瞬間。霹靂一聲。人聲鼎沸。船中裂。水汨汨入。初及腰。漸沒腹。洋人急放小艇。眾爭上。落水無算。慎齋時在中艙。尚吸烟。二僕即掖之下。甫及艇。艇上纜忽忽末及割。輪船沉。艇亦隨覆。于是向以為獲救者。復被波臣苦延去。幸來船停輪。撈救獲活者二十餘人。而慎齋渺不知其所之矣。二僕得援。其一氣已絕。腹隆隆然如鼓。洋人裹以氈。持木杵按節擊之。逾日蘇。隨來舟返滬。至家。述其

狀家人具衣櫬赴燕台水邊招魂而葬焉。其同母弟刑部副郎仰韓名景文素篤手足誼。痛兄之死為文告諸神。時其家奉乩仙甚靈。判云。閱沈子疏。知為暗水獄也。爾兄本前明巨奸。洪承疇九世後身。勝國貳臣。以洪為最。死後入泥犁獄。一世為牛。宰祭思陵。再世為本朝鄂爾泰坐騎。立功塞外。三世復人身。官佐貳。以功過不抵。復入泥犁。一十九年。四世為豕。五世為羊。六世為蛇。未嘗噬人。七世八世俱為僧。頗持戒行。故九世得為宦家子。因平生剛愎。隱惡多端。例于同治癸酉入黃沙獄。以扶嗣父官樞回籍。遲至今年。人黑暗水獄。不知者以為文清之祀。忠厚留遺。何以至是。殊不思天道無私。禍福皆由自招。嗚呼。孽緣未了。警報將來。不能顯為示也。判訖。仰韓不勝悲歎。夫輪迴之說。儒者勿道。然承疇以前朝大臣。身事二姓。毫不知恥。所謂地獄之設。正為此輩也。使必以渺茫折之。則彼小人愈無所忌憚矣。

鬼梳頭

先君景西公幕游貴州某大僚署中。夜半秉燭閱文卷。忽聞窗外閣閣聲細碎。若女子蓮鈎然。私念署中烏有此疑懼。參半。俄陰風起室中。燭幾滅。公知有異。急滅燭登床。覘其異。時月明如晝。帳外纖忽畢現。見一絕色女子。由門隙蛇行入。據公所坐椅。

上翻閱宗卷數四袖中出一梳長嘯一聲手捧頭置案上卸簪珥以梳理髮理畢徐徐盤螺髻復戴頂上公口若瘡手若縛惟默誦金剛經甫動念鬼似知懼漸縮小公神氣亦漸清索大聲朗誦未終卷而鬼已沒慮其復至誦不輟適僕李才宿房外醒公呼之起燃燭待天明述其異于人咸不知是何怪也後遂扃閉無有敢下榻者

凶宅

京師順治門外錢老鶴廟一宅最凶先君子甫入都僦居于此外祖母王孺人喜後院幽敞偕先妣陸安人寓焉未踰月暴疾相繼卒殯之日家人往送祖母范太安人獨留甫晌午祖母至後院猝見一少婦立靈案右初疑僕媼審視面紙白披髮蹙眉目直視熒熒作碧光舌拖頤下寸許胸以下隱約不可辨祖母殊不懼索近前觀其變鬼入壁中沒晚告先君遂遷去他日詢之鄰人始知先居是宅者為富商以有外遇逼妻縊浴盆斂之瘞是室迄今剛三歲云

又

業師周雲樵先生工舉子業綺歲冠童子軍顧命蹇不能副其志學者惜之同治初買四步井湯氏宅既遷意頗自得未幾僮無故縊死意惡之欲售無敢問價者後生

徒蓋衆屋。隘不能容。廉價得宅。後廢屋三椽。畧加葺飾。奉母居之。愛女隨侍焉。踰年。母以瘋疾卒。甫殮。而女疾作。又卒。弟媳楊。少寡。性傲。盛氣遷入。初無恙。期年。竟終不免。噫。宅真可以禍人耶。予聞德能勝妖。先生誘掖後進。終歲無倦容。妖鬼豈敢侮之。或會逢其適。庸庸者遂歸咎于宅耳。不然。使窮凶極惡。竟卜居于吉地祥門。天遂不得而殛之。且加以厚福焉。有是理乎。有是理乎。

揚州旅邸鬼

通州石港場朱虹橋。名醫也。自言居揚州時。孤宿旅邸中。秋風破屋。據短榻。吸芙蓉膏。一燈冷對熒熒。如晤故人也。漏三下。聞履聲索索然。自外來。竦然起聽。布簾已自開。一老叟拈鬚入。衣冠古樸。步視清高。朱疑旁舍客拱之。叟答禮。問客何姓。不語。亦不去。徐行室內。主客默然。有頃。啟簾出。送之。復一揖別。明夜又至。朱私念客殆癖烟者。以具進拱而謝。固請乃就榻。燈驟縮。光閃如螢。朱倦欲寐。恍惚中聞叟吸有聲。三吸乃起。欣然一揖去。朱如夢覺。如醉醒。燈乃明如故。心知異。天明質居停。居停哂曰。叟岸幘而深衣乎。曰然。顰面而鶴髮乎。曰然。居停曰。是嘗宰吾邑。羈此不知歲月矣。游行自若。不虐吾民。客敬而遠之。可也。朱矍然曰。其鬼耶。請觀其迹。居停引至後院。

見破屋中一朱棺塵積寸許。拂視有字。甘泉令梅君酉銘之柩。朱牲醴祭之。移寓去。

趙甲

咸豐粵匪之亂。天下一大劫也。然可逃不可逃。則仍視乎人心。莫謂冥冥者真無知也。吾通趙甲與錢乙善。以貧偕往江南充幕。踰年並返。甲暴富。篋中白銀纍纍。金條脫皆數十計。妻子相慰。乙則行李蕭然。月餉外無餘蓄。乙妻恚曰。儂薄福適君。昨見甲嫂頂珠翠。被羅綺。視儂婢媼不若耳。君所以不為床頭人吐氣者。必囊中金被牆外花耗盡矣。不然豈有同入寶山而君獨空手者哉。乙長嘆無一語。未幾又偕往。又踰年。乙獨歸。妻問甲何在。乙嘆曰。卿向者謂我不如趙甲。能趙甲前在大營日久。民家肆劫。遇難民殺之。奪所有。此髮逆行徑也。卿但見眼前得意。輒謂予。予不必辨。辨亦當不信。今天網不漏。趙甲蹈前轍。會賊北竄。帥遣趙登臺瞭之。失足墜洋銃機。洞俟死。賊踐屍蹂躪無覓處。嚮使子效彼所為。猶得與卿團聚茅屋中。作柴米夫妻耶。妻感服。夫先見欣然作黍。開舊釀。歡飲竟夕。恩愛倍篤。甲妻自暴富後。頓改氣質。日與巨室婦作葉子戲。積資耗殆盡。尚望良人挾重貲歸。還所負。聞乙返。趨詢夫踪。乙述之。甲妻大慟。欲自縊。乙勸慰。假微資。俾度朝夕。後卒以無依倚。嫁去。乙亦買

數畝田與妻子力耕。不復荷戈作封侯夢矣。

記族叔祖避亂事

錢蘭臺大令文偉。以名進士宰河南靈寶。粵逆北犯。城陷。公衣冠坐堂皇。罵賊不屈。死之。其族兄某。攜其女公子。匿民間。遇賊。問何業。以茶商對。賊漸散去。有黠者見女公子。指甲長二寸許。欲之。女公子啼不肯。賊怒。脅以刃。女公子懼。啼愈急。其族兄憤曰。死即死耳。凌女子胡為。賊遂盡殺之。于是錢公全家殉節矣。時予族叔祖西賡。方在公幕。與刑席某偕。匿王氏廢宅。未刻。賊前隊薄城下。皆驅良民為之者。不輕刃人。猶令西賡速他匿。待老賊至。無及矣。西賡以輜重故。不忍棄。傍晚。後隊大至。搜殺無遺類。入廢宅。西賡敵鯁哀之。問降否。曰降。與紅巾一手銃。令明日隨隊行。既夜。賊分踞宅中。以一榻置西賡與某其中。而以二老賊夾之。虞其遁也。西賡謀于某曰。得間走勿顧。驚之並死矣。三更許。西賡醒。視某已亡去。遽潛起。出戶數武。覺後有尾之者。撫衣作欲溲狀。賊不疑。復折而出。時月涼如水。空城屍積三尺許。西賡蛇行過。循東辟大吠逐之。伏屍側。不敢動。宅內賊又驚出。持炬遠燭。頃復入。又聞馬蹄得得。從南來。鈴鐸聲雜。愈駭。分必死。既而過。驚喘少蘇。急竄入僻巷內。見一破板門。徑掩。

入殘灶無烟。人聲四寂。藏洋銃紅巾甌中。復循曲徑。得小屋三楹。葦席覆有物。揭視赫然無首。屍駭極。入房。一竹榻亂草堆積。倦少卧。隱隱聞牆外角聲。知賊將起。隊去少頃。窗外作微響。起跡之。出對面屋內。門扃不可入。舐窗覷之。屋角漆黑。似有人長吁者。懼返。臥旋又聞千百馬蹄聲。疑賊已出境。然仍不敢出。時無更鼓。度月色近五更矣。又久之。街衢聲寂。整衣起。將出。忽有持械踰垣者。懼欲逃。轉計彼孤門。或勝。取所藏洋銃。將擊之。其人諦視曰。君戴師爺耶。問子為誰。曰。予署中担水夫也。此予家地下屍。是予兄嫂。潛北屋內。已一日夜不得食。予匿鄉家。覓得饘飩食嫂。畏賊故持兵。叩西廡具述。錢公死事狀。相與痛哭。出門見屍縱橫。碍行路。其人歷指此何人。此何人。近廢宅。一屍浴血。臥視之。某刑席也。蓋逃出時。遇巡賊殺之。入宅箱篋狼藉。蓄積一空。西廡大痛。其人挽以歸。潛中州年餘。幸繼是任。資以金。乃蹴笨車奔江南。而飄零剩一身矣。

周石工

京師周某與黃某合夥開石行。歷有年矣。周樸而黃黠。黃陰侵其資過半。反誣周。周不服。互控于刑部。黃賄刑部。部遂左袒黃。繫周獄三年不放。黃願盈業。且日盛。周桎

格久病瘡欲死。央獄卒喚妻一往訣。既見泣曰。我負沉寃三年矣。今且死。萬無伸理。吾子好撫之。必報吾仇。勿忘也。妻泣諾。已而周竟死。黃喜曰。莫余毒也已。益出資廓其業。數年周子漸長。以勇聞。一日嬉于庭。母訶曰。佑大兒。父仇不知。尚作童子戲耶。周子茫然。母泣述之。周子忿火中焚瓦。利刃趨而出。母止之曰。此何事。冒昧乃爾也。事敗奈母何。周子遂變姓名。詣黃求師事。黃許之。周子勤謹。得黃歡許。旬日一省母。踰年母卒。周子葬畢。毅然曰。今而後可以伸吾志矣。會黃妻壽。周子登堂拜。甫起。抽刃遽刺。黃大驚。欲擒之。周子從後剝其首。黃三子。大者纔九歲。皆被殺。其弟升屋。周子從之。遽砍其肩。負痛墮地死。其弟一幼子二女。哭而罷。周子怒。盡殺之。蓋一食頃。男婦老幼死九人。其弟婦抱一稚子。匿鄰舍。得免。周子開門大步去。坊保欲繫之。周子曰。我自到刑部耳。豈有畏死而殺人者哉。慷慨赴鞫。具述父被寃狀。司員閱舊案。良然。問有仇。何不早報。曰。以有老母在官。嘆息。既而曰。報仇孝子。滅族已甚耳。周子供氣忿莫遏。願抵法。遂如例擬磔。赴市日。至死無怯色。

湯文忠公軼事

湯文忠公為相。日乘車過宣武門大街。有賣菜翁弛擔坐前。驅者誤觸之。菜傾于地。

翁不知為相國也。猝長隨下。詈且毆。欲索菜值。公啟簾笑曰。值錢幾何耶。我償爾。翁言一貫。長隨曰。此數丈耳。何詐也。翁怒曰。即一文誰使觸我。復欲鬥。公笑止之。且曰。索錢我家何如。翁不肯。曰。官無良。將愚我至家送我也。償則此地償耳。公為之窘。適南城指揮至。請安已。稟曰。此小人卑職。帶回重懲可也。翁始懼。叩首乞哀。公謂指揮曰。無庸。假貫錢足矣。指揮請自給翁。公不許。乃如數携至。公面予翁。翁徹觥謝。固予之。乃叩首去。公停轡。故與指揮言許久。意翁行已杳。乃別指揮。叱馭去。

王孝廉

王孝廉忘其名。粵之瓊州人。赴禮闈。寓崇文門外。偶進城閑步。迷路不得歸。徘徊間。見道旁有畫輪車。將僦而乘。以告御者。以寓。御者笑曰。我知之。促之升。鞭驟狂驟。二里許。至一巨第。王言非是。御者不答。遽以鞭過門。俄一雛鬟啟關。見王。嫣然笑。且招手。王愕然不敢進。鬟曰。蠻子多無胆也。強推王入。歷重門。至一大院落。竹蔭森森。湘簾垂地。玻璃窗中。隱約露粉黛影。王問此內宅。莫誤入否。鬟微嗔曰。業誤矣。羅噴便放出耶。啟簾推王入。亦旋聞房中環珮聲。一三十許麗人出迎。豔穠凝露。波留涵秋。遽携王手入別室。悄詢郎何省。到京幾日矣。王赧顏述之。問宅上何姓。麗人笑不語。

顧問王。此間樂否。王點首。麗人笑曰。樂即住此耳。不必思蜀也。既而爛淚搖紅。酒香泛碧。王骨醉神迷。佯倦據綉榻。麗人遽起掩闥入。帷狎未已。忽雛鬟倉皇入曰。主人歸矣。王戰栗。麗人囑勿聲。倏一偉丈夫推門入。紅頂翠羽。著麒麟補服。竟傍粧台坐。呼鬟為更衣脫鞵。既竟。索烟具。坐吸久之。徐步出。若不知帳內有人者。麗人笑曰。賊退將軍好出頭矣。王曰。此何人。幸未見我。不然。幕中賓為階下囚矣。鬟與麗人相視笑。自此綢繆竟夕。居久之。思歸。麗人亦不甚留。遂仍乘車返。迷之同儕咸嗤其妄。王後自往尋。仍迷路。復僱車。則送回旅次矣。每念前事。輒疑是夢也。

雷提龍王像

如皋東鄉岔河鎮。舊有龍王廟。殿基湫隘。門壁僅存。非土著者不知為禱祀地也。廟無僧道。無賴男婦。溷集其中。倚龕作竈。藉案為床。兒女穢物狼藉。臭味至不可近。光緒戊寅六月。天大雨。風馳電驟中。霹靂一聲。擊廟壁成穴。提泥像立廟外。男女皆震仆。久之蘇。夫污穢神明。罪固不赦。而反活之。蓋謂禽獸不足污斧鑕也。潔身引避。不與同處可耳。處小人之道如是如是。神聖所以為神聖也夫。

純孝通神

胡比部錫藩。常熟人。事母純孝。母病。衣不解帶者逾月。醫治既寢。泣而禱于神。割左腕肉寸許。煎湯進。母張目曰。兒以腕肉啖我耶。錫藩力白其無。母曰。勿誑我。適金甲神語我矣。以兒孝。我可中壽。錫藩欣慰。母病竟愈。未幾。錫藩病。幾不起。昏迷中。見青衣人促之行。闐闐喧闐。似熟經路。入一官署。兩廊繫赭衣者。纍纍恍惚。憶是城隍廟也。俄聞堂上傳請胡孝子。青衣人導胡由丹墀升。伏謁。不敢仰視。神霽顏降。位手挽之曰。孝子。天神皆敬。況邑令乎。揖就客位。胡自念身入冥曹。堂上不知悲痛。奚似戚然。涕下。神曰。古今惟孝可挽數君。勿過憂。所以延君者。將賞一以勸百也。顧吏出冊。胡繙閱。見己祿已盡。硃書延年一紀四字。胡拜謝。神曰。孝無死理。非神有私于君也。何謝焉。仍命青衣導之出。瞬至門。青衣者遂推胡入。霍然。蘇病若失。自言神貌殊溫雅。藍頂花翎。衣飾皆近今制度也。胡兄弟三人。伯季早亡。皆無子。錫藩為似續計。訪美于雉城。與余遇。友人鄭鶴汀述其盛德。余不覺起敬。錫藩潸然無語。淚泫泫落襟袖。噫。如斯人者。真可以為薄俗風矣。

燒車御史

御史湖南長沙人。謝其姓。立朝剛正。不附權奸。巡街至北城。遇相府家奴坐後擋車。

擁衛而至。御史問左右。伊何人。曰。安三太爺也。問安三何人。曰。相府閹者也。御史大怒。曰。閹者乘朱輪。中堂將乘鳳輦耶。命拉之下。左右不敢。御史曰。有事我自當之不拉。且箠汝。左右不得已。啟安曰。某御史請命。安三降輿揖御史。御史不動。卒然曰。爾某相府奴。胡見官不跪也。安三怒曰。御史何官。敢屈我。遽走。御史叱止之。厲聲曰。國制唯大臣得乘朱輪。汝狗奴敢僭名器。罪宜杖。命左右杖之。左右視以目。御史趣呼杖左右。不得已。撻如數。已。又命取薪。積輿兩旁。燃以火。烟焰蔽空。霎時成灰燼。叱安退。且曰。此小懲。不悛。且及汝主。吾不懼鬼蜮伎倆也。安三狼狽去。御史私念權臣必見擠。遂上疏乞養。星夜出都去。安三果泣訴。乃主明日。將計黜之。見御史疏。乃止。雍正初。諸奸伏法。御史孫成進士。傳臚曰。上見履歷。喜曰。汝燒車。御史裔耶。置一甲。後孫曹鵬起。及今尚有登第者。

某中丞道友

某中丞督兩江時。有天狐佐其治理。每事必先期報。中丞呼為道友。他人聞其聲。不見其形也。或僚友宴會。偶亦衣冠出。笑語如恒人。無少異。一日。有狼山千總袁文魁求見中丞。遽命入。狐適在坐。大駭。身暴縮不及尺。躍入中丞袖中。化為筆。少時袁出。

狐乃落地轉瞬復人形。中丞笑曰。不懼一品官。而懼一武弁。豈赳赳之氣。直足壓倒神仙耶。狐曰。不然。天上諸部。與人世同。惟雷部瘟部。威嚴不可犯。公等雖天上貴神。然非其統轄。敬之而已。不必畏也。彼袁君職只么麼。前世為雷部侍者。狐正所屬。敢以位小而忽之乎。于是中丞趣袁速赴任。狐乃安。又三年。中丞陞見狐辭去。公挽留。狐曰。京中此二部尤多。君勿以愛我者害我也。乃聽其去。後絕不一至。意其證正果矣。

鵲砭軒質言卷二終

鵬砭軒質言卷三

清 南通州霽峯戴蓮芬著

賣薑翁

泰興黃橋鎮有賣薑翁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氏其弟某負絕技恃勇忤人鄉里街之一日至西市與市僧鬪衆皆靡鳴金四鄉兵械麇至某度不能脫飛身上屋迅若鷹隼衆舉洋銃擊之飄然墮及中市鄉人圍之數重某持挺運如風電光炫晴利器不能入猝為銃子所中仆地復起衆乘勢紛擊之刀石雨下某乃僂黠者慮其詐舉鋤盛築其胸者三撫之冰矣衆始散遣健者十數人守將報官請驗而殮焉日暮甫下有耄者策筇至腰背擁腫步履甚艱鬚髯如銀帶眼鏡似鄉塾童子師從衆中擠而過健者叱之老特非無目者何與鬼物爭道也耄者以繞道路且遠哀之衆易其老許焉耄者從容至屍前數之曰吾曩嚴誠爾恐以負勇撓衆怒今且死自取復何尤衆聞大駭知其兄也然夙稔賣薑翁無勇名輕之羣以械擊其首耄者揮杖徐應觸者踣相繼復鳴金衆又集倏見某尸蹶然起奪鄉人械隨耄者衝道出當者輒仆死無算至河濱皆亡入水衆呼聲相應終無策逾時見二人從容出趨泰州大

道去。衆不敢追。自此黃橋無二人迹矣。

打人王

打人王黃橋。農夫子。膂力絕倫。能飛身踰重屋。履數丈官河。若平地。履不沾濕。秦境好勇者與鬥。多被創。遠近震其名。遂真以為天下無與敵矣。然拳法無師傳。性又蠢。不可以情理喻。識者不屑與之搏也。南京甘鳳池。以拳勇聞江湖間。一日過黃橋。行囊告乏。售技於市。東觀者雲集。王聞之大憤。雞鳴奔甘寓。叱曰。何物狂奴。目無餘子。獨不聞黃橋有打人王耶。甘曰。初經上國。實出不知。乞宥疏忽。王不答。遽觸以首。甘退身避。且曰。窮途行乞。非得已也。容竭誠負荆可乎。王搖首。復力觸之。甘猶退讓。既見觸不已。乃腹禦之。徐曰。得罪得罪。王踉蹌踣敗牆側。牆壞。顛囊窖中。力掙乃得出。抱首遁。晌午。見一四十許人。鬚髮如蠟。持酒榼入門。問姓名。打人王之兄也。甘大駭。疑必負絕技。為乃弟報復者。聳身躍數十步外俟之。其兄笑曰。勿爾。予非角力者。劣弟屢戒弗悛。今受創。始知天下尚有偉人。從此當不敢萌故智矣。今特以斗酒酬大德也。甘始釋然。與為禮。明日。詣其家謝罪。打人王慙弗見。

楚北異人

楚北有異人焉。少習舉子業。能為壁窠大書。又嘗習技於少林寺。遠近無敵。粵匪起。全家遇害。異人幸免。手足皆割斷。成廢疾。賊退。無以謀生。縛筆於腕。書法遒勁。若平時。求者接踵。衣食得自贍。楚人故好勇。異人臂縛雙刃。市勇於漢陽。跳躍飛舞。雀燕無其輕捷。觀者歡如雷。金錢雨落三年。集資巨萬。繼族。人子為螟蛉。買宅娶婦。居然大家。異人晚年。穿韉據胡床。腕繫木掌。錦衣被身。非素識者。不知其廢疾人也。享福數十年。乃卒。噫。亦異矣。

胡殿元

吾通胡殿元。長齡。幼岐異。相傳其封翁某。為刑吏。郡紳以盜告。失甚渺。呈有由大門而入之語。封翁念由大門。罪且決。潛加一點。易成犬。竟以竊案上呈。盜獲減等。又一盜案發。擬大辟。錄供時。扳仇家十數人。將籍逮治。封君私焚其籍。以災告。郡尊怒。革之。而十數家得免禍。其後子大魁。由卿貳躋大宗伯。封君猶及見之。冥冥之中。誰謂無報施哉。

王文慎公

吾通王文慎公。廣蔭。與方伯公藻同姓。而不一族。未遇時。約偕北上。方伯公提預館。

選文慎落第。思留京圖再舉。苦無仰資。遂鬱鬱偕方伯歸。文慎公家屋三椽。破陋不蔽風雨。無几案。以三足椅支壁讀書。繩床外即釜鬻也。父狷介。館穀外。不一毫妄。暇適臥疾。聞子失意歸。大怒。文慎亦慮父譴。留行李舟中。輕身歸。進門。諱父不應。反身面壁臥。文慎公慙懼。跪榻前不敢動。父忽回首。哂曰。汝從王四回耶。蓋方伯行第四也。文慎公不敢應。父又曰。王四翰林回。汝亦翰林回耶。文慎泣笑聲。父愈怒。叱之出曰。不中。勿入吾門也。文慎退見母。母以糲食啖之。令避舅家。舅因富族。憐之。予百金。勗曰。明年思科。甥遠返。安見不狀元歸乎。文慎公遂行抵京。閉門謝客。日伏案作楷書。積策卷萬計。試前出所習焚香祝之曰。某屢躓。不能得二老歡。今殫全力。為背城戰。敗則身殉之耳。祝已。痛哭繫巾梁上。示必死。揭曉果巍然前列。殿試以第二人及第。先是閱卷某大臣定名次。公第七。置前十卷。枕側假寐。將以侵晨進呈。覺枕少動。知有異。急檢視。公卷已抽出寸許。蓋黠僕欲以賄者易之也。某大臣遂不寐。移置第二。懷卷待天明。及臚唱。竟依所定名次及第。馬捷書至家。太夫人方支破釜。作早炊。報者足觸釜。釜壞。太夫人泣曰。斷吾炊矣。以泥金帖示之。乃喜。公後官至大司空。以恭送御容至瀋陽。積勞薨於京。予謚文慎。

五子登科

吾通科甲之盛道光中瑞事尤多城西平湖鎮馬姓兄弟十二人九入泮登鄉科者五登甲榜者二登明經者一惟末三人庶出以太學終聞其累世有隱德祖襄司鐸徐州督士纂嚴文風蒸蒸日上有諸生五人以非罪罹法網尹移牒拘之襄匿五人樓上課之讀是年省試捷三人明年恩科又捷其二事乃寢襄子芬亦名諸生食餼於庠謙光可挹鄉里無間言晚年送子孫赴試三科捷五子一孫其第七子映辰九子毓森俱以進士為郡守餘則司馬大令簪笏蟬聯及今尚方興未艾云

五代進士

通州科第甲一省惟孫氏世澤最長其始祖閻達榜後得知縣宰太原政績卓著晉人呼為孫佛以放囚被議歸孫兆鼇主政兆鼇子廷元知縣廷元子銘恩由翰林官閣學督學於皖死粵逆之難謚文節世襲騎都尉銘恩子登瀛亦翰林以團練積勞卒五代皆貴為通望族光緒丁丑登瀛弟贊清又相繼成進士其世德之遠如此

吳應和

吳應和如皋富人子其父善居積家小康無子祈禱備至一日有僧自五台來募修

梵宮。吳慨然施十金。與之食而遣之。僧去復回。曰。雲遊七省。集款一竿。子身挾重資。恐蹈禍。君長者。敬以相托。五年後過此。當取去。其父大喜。收其金。僧飄然去。其父資僧財。營運及期。富逾十萬。忽聞者報。僧至。其父矍然驚。沉吟久。整衣出見。卒然曰。前已勉力助善緣。今又至。何數也。僧愕然曰。千里行乞。悉聚君處。苟食言。神且不佑。其父變色曰。行脚僧千金。何有。詐我。鳴之官。叱左右驅出。僧號屈市人蟻集。咸不平。顧無左證。勸其父出半數遣去。其父曰。吾非吝金。與之無名。人將怯謂我矣。必不可出。僧忿忿。掉首竟去。其父私喜。翌日。僧縊於叢林內。官驗葬。事卒未發。明年。婦有身。產之。其父伏几假寐。見僧瞪目入。厲聲曰。予得請於帝矣。其父哀之。不答。入內室。俄小婢撼之醒。曰。夫人育矣。男也。父無喜色。名之曰應和。謂應在和尚也。既長。性悍戾。奴視父。稍拂。詬誶百端。父知前孽。忍之。每食必四簋。費千錢。猶謂無下箸處。見父有肉食。則怒碎其案。一衣輒數十金。製不時壞之。易新者。父漸積成膈氣。死。應和愈無忌。家置刑具。撻藏獲如懲重囚。有佃租不時納。簞數百。氣絕。佃家訴之宰。宰素稔應和。不法狀。繫於獄。問如律。應和賂當道。不得免。光緒改元。大赦。咸等折責發放。既歸。田產罄盡。性不少悛。會祠祭。宗族畢集。應和後至。品服炫赫。有驕色。族某哂曰。縹緲。

亦衣冠耶。吳祠中無着藉子孫也。應和慙投池死。

某翰林

京城最重相公。妓家絕少。金魚池等處。特與隸涸集之地耳。咸豐中。妓風大熾。胭脂石頭等術。家懸紗燈。門貼紅帖。每下午。香車絡繹。遊客如雲。呼酒送客之聲。徹夜震耳。至消魂真箇酒醉留髡。溫柔鄉風味。固非親閱歷者不能言矣。士大夫相習成風。毫不知怪。身敗名裂。無論且有緣之禡官者。則甚矣。風流數之為害烈也。有某翰林者。學富而遇貧。嘗貸於同鄉兵部某友。友曰。區區當如命。能從我遊乎。康平翰林重違其意。姑偕往。至則有富貴四五人。亦聚飲其所。兵馬司偵知。羣圍賈。比集。賈已去。遂執翰林與友。求賂不肯。繫南城署中。官斯地者。不知為清貴客也。會放考官。差某得雲南報。至尋不獲。南城訪實。懼詳都憲。移交刑部。部不能隱。入奏。翰林與友皆禡職。時人惜之。夫友一老部曹。得失尚細。翰林則以十年辛苦。甫掌文衡。前程正未可量。而卒以貧故。為友人所累。可憐亦可惜也。

撫署狐仙

浙江撫署中有狐。常幻作美女。容貌甚都。往來花柳中。不甚避人。然亦不為祟。故亦

安之有幕友姚。年少佻達。聞孤美。時萌淫念。中秋夕。月皓如銀。荒園獨步。望空悄祝。曰。如此良夜。美人應苦寂寥。儂自比漁郎。肯令桃源鼓棹否。祝竟。四顧荒涼。凄然欲返。忽如有牽其裾者。回顧一離婢。年纔十二三。眉目姣好。顧姚笑曰。癡子。美人喚汝矣。問美人何在。又笑曰。我道汝癡。既喚汝。怕美人飛去耶。促之行。度花叢。曲折入幽徑。訝曰。我向時不見有此徑也。婢不答。俄迎面一畫樓。綠窗半啟。一淡粧麗人倚闌立。見婢笑曰。來耶。曰。來矣。引姚拾級升。見樓中鋪陳華麗。煖香醉人。美人攜手笑迎。曰。感君綺注。願締同心。勿負今宵好明月也。姚神魂顛倒。不知所云。耿耿癡視而已。少傾。酒饌雜陳。婢持壺酌姚。笑曰。癡子在外。作如許態。今怯飲。裝老實耶。姚面頰曰。乍覩仙容。饒腸已飽。雖珍錯不能下箸矣。適聽鐸聲。莫已三鼓否。婢曰。設我不喚君。君孤燈坐守。便四鼓何如。美人亦笑曰。狂生亦可憐生。癡婢絮絮何為。將盞子收去。婢故遲遲促之始去。既而啟繡帳。展羅衾。姚挽美人寢。美人言將却晚粧。命姚先就枕。甫入衾。覺身體拘束。若就縛者。寒風砭肌骨。不可耐。急呼美人。已杳。牀帳皆不見。乃身卧石罅。四面為石。逼僅露其首。手足皆不能反側。呼救聲且漸。迄無人影。適撫軍延客玩月。命諸姚徧索不得。有從後園見之者。奔告撫軍。撫軍大訝。率眾往觀。

詢其何以至此。已昏不能言。撫軍知狐所為。為焚香力請。聞空中鶯聲啞啞云。看大人面。饒此輕薄子。言未已。姚已漸漸出。石縫復合。見撫軍身尚赤。汗顏不敢仰視。撫軍亟命衣之。問得罪大仙之由。姚益慙。囁嚅不能吐。空中又語曰。速自陳。否則還卧汝石衾中。姚懼。乃吐實。撫軍曰。輕薄至此。宜仙人之痛懲之也。翌日。姚不辭去。

一真和尚

如皋城內定慧寺。裏下河第一叢林也。僧徒數百衆。延杭州一真和尚為丈。道行高妙。能背誦梵經萬卷。日坐禪床說法。邑紳士皆頂禮焉。居數載。忽惑於旁門。遁之北鄉某庵。買二淫娃。意在取丹。狎褻竟夕。聞者愕然。浮言四起。為邑令某拘去。將盡法治之。胡太史佛生與一真善。為緩頰。得出獄。遂蓄髮游吳楚間。踪跡詭異。修行修藏。同治中。復至如皋。雙目忽瞽。赤足行市中。遇太史子子威。遽拍其肩曰。子遇蹇矣。盍從我遊峨嵋乎。子威謝之。大笑而去。武生冒某。異其人。長跪街前。乞度脫。遽攜手去。去八年。乃回。膂力頗長。能手舉千斤巨石。從大軍征逆髮。以功屢擢至都司。人問一真何在。據云。一真行最捷。書符予足。日馳五百里。旬餘抵四川。結茅峨嵋山頂。與蒲團盤膝對坐。飢煮松子為食。渴飲石洞泉。甚甘冽。山下有野草。葉似口結實。嫩紅。

色日吞五六枚甜香適口一真謂是生力草也然當時殊不覺月餘見一真漸不食歷時許始呼吸又旬日呼吸俱無盤膝坐如故身不冷予欲去不忍姑守之三日後偶倦卧張目一真已不見疑必羽化矣予乃附估舶還然則一真其真有道術而挾嫌故作仙人之游戲乎彼黑索來拘胡不肉身飛去而猶待現宰官身者之代為解脫耶是真是幻吾不敢知但既六根清淨四大皆空彼善男信女竟可以無碍無遮也恐佛國無此極樂世界是究不可以為訓

鬼拜人

光祿寺署正某揚州人攜眷之京寓粉房琉璃街某宅傳聞甚凶而某初不信就職後驅車謁大僚家中留一僕一媼夫人方曉粧忽大門自闢一駝背媼偃偻入貌枯黑衫裙敝垢見夫人遽拜夫人噤不能聲已而拜漸近夫人色變冥然死俄健僕奔而入白某歸媼乃滅灌夫人薑湯醒某大悔且懼徙他宅有日矣會某宦招飲辭不獲丐鄰媼二人伴乃升車行夫人述其異於鄰媼方咄咄稱怪忽倉皇牽鄰媼衣失聲曰彼又來拜我矣鄰媼身互護之果見怪拜不已叱之不起亦不去夫人已踣地氣漸絕鄰媼舉銅盃奮擊怪怪大笑入地沒某適歸見狀憤且痛灌治卒不起草草

驗訖徙居。去後局鎖無敢宅此者。或謂此必冤魂討替生者。余謂討替生必在黑夜。豈有白日青天。鬼魅敢橫行之理。此或是夫人前身孽耳。不然宅眷亦多矣。何他人安然而夫人獨當其咎也。

彭宮保軼事

彭侍郎玉麟。湖南人。其未貴時。曾寄跡某質庫。粵匪事起。曾侯奉旨練民團。以乏餉。勸捐各大姓。質庫首先出資。彭往謁。願代辦軍儲。侯壯之。遂命與楊公岳斌分統湘軍營。時承平日久。兵情不可用。彭紀律嚴明。百鍊成勁旅。由是所向有功。五年餘。妖氛掃盡。而湘軍之名聞天下。彭以功升兵部。加宮保銜。見天下無事。解組歸。屢徵皆不起。先是各省皆陸營。彭創立水師。內河外海。鈴鐸聲相聞。南北洋無盜賊患。朝廷知公忠直。且熟諳水營利弊。遂聽其回籍。仍令按年巡閱一次。准專摺奏事。兵弁有不法者。殺戮得自專。彭受命。恒微行察勤惰。懲一儆百。水師為之肅然。沿途關吏卡員。亦惴惴相戒。恐不職為公知。憶某處釐卡駐札者。監司也。差吏多不法。行旅寒心。一日。彭駕小舟至。命兵詣局請驗行。差不應。逾刻又請。則哂曰。汝心躁耶。奈我不樂驗何。兵覆命。彭大怒。趨至厲聲曰。請驗所以遵功令也。今有意羈我。豈空船亦索

賄耶。差亦怒曰。便羈汝。敢控我。彭曰。我不控汝。直殺汝耳。頗少動。兵遽擁至河干。戕之。觀者失色。趨告監司。監司急出。見彭大驚。長跪請罪。彭怒色訶責良久乃去。自此卡威稍減。不敢如前傲狠矣。噫。抽釐助餉。聖朝原非得已之謀。而營營於是差者。遂使寸地皆成陷阱。斗米亦列捐條。行旅裹足而不前。物價乘時而陡漲。卒之億萬人愁苦之氣。不過供數十輩烟酒之資。安得各省大府。皆彭宮保化身。一一聲其罪而誅之。使天下拍手稱快也哉。

姜生

姜生。渭其名。幼負雋才。尤深於詞賦之學。宗師李小湖先生。案臨試經古。拔冠通屬。姜入謁。學宗與語。知其博。益器重之。姜對門有老吏徐姓。生三女。皆中下姿。大女年及笄。見姜悅之。姜亦心屬焉。一日有問。相約為夫婦。堅以誓。機不密。頗有知其事者。姜倩冰人執柯。徐惑於蜚語。不許。且有諷言。姜大怒曰。吾士人。甘為賤壻。唯女故不。然豈無大家閨秀。而顧向鴉羣中求鳳鸞哉。雖然不欲已耳。我欲矣。老婢胡能為會。女與諸妹立門前。姜徑前捉其臂。諸妹適女。嗔姜佻達。赧然。徐微聞之。詈曰。是酸子。欲辱吾女。使通州無問名吾女者。吾寧老女閨中耳。閉女幽室。不復出。州小吏某。

偵其事。艷徐富。求婚徐。徐以憤姜。徑許某女。聞斷裙帶。自縊。帶絕。女墮。家人救得活。徐曰。汝求死。將背父從所歡耶。女曰。然。父舍鳳麟。許豚豕兒。寧死。兒誠知違父不孝。私約不貞。然已誤於初矣。儻鮮克有終。特殉焉。吾餘不食。徐曰。婢子拘至此。然婚以強合。吾恥之。終不適。姜女曰。不姜適。誰敢違親。親恤女。終不適可矣。徐笑諾。女自此閉門誦佛。雖至親罕覩其面。人亦無與論婚者。姜聞女求死事。感女。益思得女。遂渡江。謁小湖先生於舟次。先生為薦之。浙江學宗司校閱。學宗愛其才。待益厚。公餘閑談。叩姜不娶之故。姜詭言幼聘徐氏。以貧故。岳中悔。女守貞不字。已不娶。報之也。學宗義姜曰。此事我當任之。致書江督。由督札州。州牧傳徐至。速督意。徐曰。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何云聘。未聘何為悔。一貴一賤。彼甘俯就。我不甘仰攀。人各有志也。天下無我生女。必適姜之理。則無不適姜。即罪我之理。兒女婚姻。父主之。部堂大人親至。且余何。牧不能強。詳督。督復學憲。學憲以書示姜。嘆曰。命矣夫。先生可勿復拘拘矣。為別議婚。姜終不就。竟鬱鬱死。途中女得耗。悲痛。守約益堅。聞近今鬻垂白矣。閉門如故。噫。姜非磊落奇才。儒巾中儘多佳婿。女亦尋常香粉。閨閣內不少麗人。而何以情重三生。客邸淒涼。白骨頻拋於異地。盟堅一諾。空房寂寞。紅顏長守夫孤燈。我生

不辰之厄靡他。噫。異乎哉。亦傷乎哉。

王二太爺

城隍不知始於何時。自省會以至郡邑。處處祀之。京師有都城隍廟。在順治門內。西南旁列各省城隍。數之得十七。獨缺江蘇一尊。或曰。國初時。各省城隍來朝。江蘇後至。故獨居城外。即今南下窪子城隍廟是也。或曰。國朝沿前朝舊制。南都為陪京。當別建都城隍廟。而不在各省之列。其說近理。北人傳都城隍為楊公繼盛。頗著靈異。其偏殿又塑一像。紅頂翠翎。若世顯宦。謂之王二太爺。則愈不知其所自。而要之聲靈赫濯。真有如人世所云者。咸豐中國明園燬於火。同治改元。將葺而新之。或謂都城隍廟殿材美。可取用。殿易新木。當時以為然。會某大臣子病。禱王二太爺。良瘳。詣廟謝。既返。有持刺來謁者。則王二太爺大訝。姑出見。形容如所塑。寒暄已正色曰。聞當事欲以殿材充園役。此關係甚鉅。乞止之。某謝不預。神曰。姑言之。機或可轉。否亦盡君職。某曰諾。遂別去。甫升輿。飛塵迷天。倏不見。翌日。大臣勸止不可。覆於廟。禱竟見神鼻孔起白烟。氤氳滿殿。火突出。自神身達殿梁。紅焰捲風。瓦飛磚落。鐘聲振天。水龍雲集。一時許。正殿及兩廊成灰燼。餘燄未衰。勢且及兩旁民舍。極力排壁倒。乃

免熄後止餘大門儀門兩進廟僧焦頭爛額走破簾倚樹食宿棲神木主於儀門右搭茅屋安王二太爺其中。各省城隍幸免參差錯立木主旁。此予甲戌所目擊者未知何時議修復也。

西來菴滋事紀畧

天下唯忍之一字。一生受用不盡。先君子景西公虛懷處世。所至無爭。僚友服其偉量。晚年以之訓兒輩。分時十三。拳拳守之。弗敢忘。年既壯。乃往往為氣所動。欲遏不能。此由涵養未深。故器量太狹。追維庭訓。未嘗不自然自艾也。軍興以來。各省抽釐助餉。蠹員緣之為奸。私卡徧大江南北。行旅苦之。歲庚午。偕黃君笠溪。顧君晴谷。王君臨之。三同年。赴江陰填親供。道出西來菴。阻於卡。舟人久為魚肉。思藉以紓憤。激客怒。促卡放行。差不理。黃君厲言數之。差懼禍。啟鑰放舟行。時月色昏黑。不辨路。舟觸橋板落。差揚言舟客毀橋。令居民擊舟。西來菴本沙地。民頑梗不畏法。聞聲響應。鵝塊紛飛如雨。鷄首壓寸許。眾進艙避。黃稍後。中額血被面。舟人不平。拾塊回擊之。俄岸上一人倒。民閤愈甚。予思橋斷碍行人。令舟子泅水取板。不見。蓋已為黠者匿民舍。遂泊舟。命僕往覓王君隨之。甫登岸。卡眾擁之去。徑持刺送巡檢署。在舟諸人

不知也。俄有悍差二持鉄籤查船。見無物。索然去。嗟岸上傷者裹額至板舁之家。屬
閑闌兩岸民山立。登舟無數。舟顛播欲翻。問傷者。乃前村秀才子。過路被擊。啟裹視
皮纔破分詐。血已凝。知其詐。勉慰之。其妻妹以為怯也。潑愈甚。先是卡員送主與僕
至司署。司官高故徽人家。於通見帖。以為鹽梟也。將鞫問。其僕李素黠。出問狀。急白
司曰。此新貴赴江陰者。黃其小人舊主也。豈為販者乎。司曰。然則奈何。李請邀黃至。
為調停。高許之。至是籠火至。達主人意。黃乃登岸至署。適卡員先在高調劑其間。嫌
頗釋。卡員去。黃言傷者肆鬧狀。高請同往解之。既至。觀者闐傳。官驗傷。人擁愈眾。高
入艙慰解。再四。其妻怒曰。傷孰治耶。高曰。傷者。醫惟我死矣。抵唯我妻終不聽。李忽
偕一皓首叟至。詢為傷者。翁高禮待之。翁叱眾舁之去。舟少安。眾索王與僕。高佯
驚曰。其迷途未返耶。當遣人覓回舟耳。遂別去。俄而王與僕自至。問何往。王故樸直
曰。予初入一古寺。門外有柵欄。殿上供神案。無香燭。坐階下。悶極欲出。眾強留。至是
有青衣導予歸耳。眾大笑。遂鼓棹行。

孟先生

孟先生名春融。安徽廬州府合肥縣廩生。敦品篤學。為鄉里重。家貧。一介不苟取。素

精地輿之學。然非其素契者。延之多不往。晚年性愈傲。有姊適通州牧梁小曙師。乙丑。姊壽六十。孟往祝。適吾通試童子軍。梁延揚州吳蘭溪先生校卷。而不及孟。孟不平。詠感懷詩二首。為師見。師笑曰。詩佳甚。但嫌郊寒島瘦耳。孟曰。詩以言情。我本寒酸。君乃臺閣。各行其志可耳。師知其意。謝之。並延與吳同閱。初場得子卷。謬加稱賞。薦之時。案首已定。周君少壻。遂置子第三。案發。知子寒酸。士喜甚。覆試日。孟出。讀子文。首肯者再。慰勉數語始入。子感之。初不知其何人也。晡時交卷。門者獨導子入內。置紙裹考具中。囑勿聲。異之。至家展閱。佛餅八枚。副以箋。其書畧云。蓮兄如握。予孟姓。春融名。屬皖籍。食餼於庠。姊壽至通。甫旬日。姊丈延予閱卷。得快讀兄文案。發知近况清貧。與予同病。乃不勝嘆寒酸未過之苦也。姊知。贈不腆。作試費。關防最重。勿洩。是祈。後會非遙。前程自重。予閱竟。感極流涕。明年入郡庠。南闈被放。而同案之周君少壻。已哀然中魁。選予愧甚。庚午。始僥倖一第。孟聞之。狂喜。癸酉。復至通。相見甚歡。勉予當自張。勿倚傍他人門戶。窮極必返。斷非久居人下者。第書卷勿輕拋也。子謹受教。然四赴春明。依然席帽。不知區區微名。能終如知已所望否。噫。

孟鍾仁

孟鍾仁字蕉生。黃梁鄉諸生也。父禪富甲一鄉而慳吝特甚。里中有善舉任嗤罵。棄不解囊。願無子。禱於五通廟。夜夢神賜以花骨頭一枚。母吞之。有孕。遂生鍾仁。鍾仁幼穎悟。讀書過目輒不忘。既長。文思益進。才名藉藉。雖宿儒無以難。遂拔邑芹。自謂奪高魁。登翰苑。囊中物耳。族有孟伯省者。貧無賴。妬之。誘與博。招名妓為點籌。鍾仁以為樂。恒竟夜不返。負債纍纍。父以愛憐。故不忍禁。踰年興益豪。一呼盧輒至鉅萬。父產罄典質付之。少遲。怒目叱曰。老特不名一錢。生我胡為者。不空手。不回首也。奈我何。禪忍聲聽之。後竟憤死。鍾仁不哭。草草殮已。聚眾鬩飲。大言曰。向者區區不足為會。須以萬貫作孤注。耶。眾和之。未旬日。罄其家。嘗有王行者。艷鍾仁婦美。故假貸以逞其欲。鍾仁不能償。羣慝恣以婦歸之。婦自縊死。其家怒。訴之官。追將甘心焉。鍾仁懼。適之他鄉。左持盃。右攜籃。作伍子胥吹簫狀。適有老丐顧而嘻曰。子非黃梁鄉中。衣錦衣。食美食。旁若無人之孟郎乎。胡為瑟瑟然與我輩伍也。鍾仁述其故。且告以悔。丐者曰。子少從術者游。得揣摩法。願為君相之。揣摩良久。浩然長嘆。疾行不顧而去。曰。無怪。無怪。君固乞丐子骨也。

京師靈籤以前門關帝廟為最。而琉璃廠之呂祖祠亦其應如響。憶隨先君子住京日。故僕李升。偶有恙。商之於友曰。吾將禱神。關帝廟乎。呂祖祠乎。友曰。近則呂祠可耳。李笑曰。靈恐不如關帝。友責其不誠。明日終以近故詣呂祠。得一籤云。夫夫夫。爾非世上大丈夫。求無驗。為甚。謗毀于吾。李面無人色。詣神前謝過。此事已隔二十年矣。同治辛未。予偕顧比部蘭陔同年。赴春官試。舟泊淮關。夜闌。予談及此。相為嘆異。顧僕楊三者。哂曰。木偶耳。詎有是哉。奴不信也。顧叱之去。及抵京。楊三患頭疾。寤甚。忘前言。自詣祠求方。既歸。顧索觀。罵楊曰。奴子狂言無知。今竟何如。楊目不識下。茫然。顧大聲誦之。仍前籤語也。楊慚懼。自掌責數十。

夏顧氏

夏顧氏本名家女。父兄皆庠生。幼聰慧。貌艷如花。性嗜葉子戲。結閨伴。往來無虛日。每興發。秉燭夜戰。往往有踰檢處。父兄教甚嚴。母溺愛。不苛責之也。同郡問字者踵相接。皆不許。南城夏之時。年少知名。風度冠絕一世。悅女美。遂委禽焉。既婚。伉儷甚篤。惟與葉子濶別久。技癢難撓。隔旬日。必推故至母家。伺父兄出。約舊侶。一暢所欲。夏故館大姓。不恒至岳家。以故數年得不洩。會秋試。夫將行。涕泣話別。囑妻好事姑。

勿戀住母氏家。氏諾。夫甫解纜。即肩輿徑歸。適父兄亦就道。膽愈肆。晨昏團坐。惟恐輟場。晨起。道媼走延客。女伴缺。必男子補之。但得琴中趣。不計李下嫌矣。城中少年。美其容。多假葉子為介紹。冀得近玉人。而物議遂不能遏。秋深。士子紛紛回里。夏亦逐隊歸。登堂見母。訝問婦何在。母具述之。夏怒。奔婦家。及門。聞錢聲錚錚然。葉子聲察察然。男子喧聲。女子笑聲。與旁觀者爭論聲。紛紛然。愈大疑。門隙潛窺。見已婦與三少年同席博。作壁上觀者。拍婦肩指點。狀頗褻。夏忿火勃勃。氣為塞。體為冰。木立一時許。欲前復止者再。私念門無力。控無証。忍無顏。勸無用。徑大步歸。袖利剪。復往叩門。門闢。遂奔入。婦方得采。有笑容。猝見夫。慙且懼。無置身之地。股栗不能聲。眾大驚。起欲匿。夫立階上。笑以鼻。曰。好好。氏母挽生入。口囁嚅欲辨。急不成詞。生遽出。剪利喉。眾力奪。刃痕已深入寸許。血溢不可止。暈地卒。眾奪門遮氏。母遮之。曰。諸君自不防。致愛壻非命。死。今趨避。將獨坐小女。以凌遲罪耶。死則偕死耳。逃不可。眾正寃女之。父兄施施入。見狀。詫問故。母泣言之。且求父思所以庇女者。父叱曰。喪恥女。尚可留耶。我先首耳。反扃其戶。叱二僕坐守。徑詣縣。請尹驗壻尸。送女抵罪。尹拘犯齊鞠。明詳大憲。於是女與諸少年。皆入獄。京詳回。眾議罪有差。氏坐副。未決。前數月。坐囚床。

3
繡錦兜肚。遣獄卒出售。得錢誘諸囚婦博。歡笑如平時。獄卒悅其美。刑具不恒用。盛者至。凝眸注目。強與攀語。吏促之。始徐起。亦忘己所查者何犯。所司者何事矣。後赴市曹。愚民嘖嘖嘆佳麗。絕無一人議其罪者。反若夏生死無謂。累婦受極刑也。世情顛倒。無怪乎人不知恥也。可哀孰甚焉。

程大人

士人伏處田間。鄉里無賴。皆得擲掄之一。旦奪龍頭。登鰲背。光寵及於姻戚。封誥榮及祖宗。大丈夫得志。固如是矣。自捐例興。牧豬奴積得阿堵物。便混迹士大夫中。峨冠博帶。儼然長官。讀書人一不自高。有求于彼。便粧起無數身分。作出許多面孔。直使人欲笑不能。欲氣不可。此如暑月熏室。惡氣薰蒸。掩鼻過之可矣。必從而挑撥之。勢不至使人作嘔不止。揚州程姓。以負販起家。開質庫。祖父世習其業。延名儒訓子弟。厚修儀。而薄禮貌。子弟仇詩書。終年呶呶。時恐用心致疾病。偶捉筆作蚯蚓形。師紅勒之父適見。謂兒筆力道勁。師宜獎。何看朱成碧。乃爾辭師去。傳五世。不能得一看青衫。其曾孫光宗恥之。偽為嗜學。日講求懷扶術。文宗案臨。黃緣得入津。士論大譁。將攻之。而光宗死。事遂寢。光宗子樺香。自謂書香裔。仍業讀。甫識之無。慨然曰。破

頭巾何足榮。吾將作貴官顯父母耳。齋萬金走京師。捐主政甫分司。加副郎。甫領照。捐正郎。未逾月而花翎矣。未兩月而道銜矣。又未半載而三品頂戴矣。厚賂某中堂之閹者。以千金作贄。拜諸門下。日乘輿謁顯宦。顯宦亦稍稍禮之。同里諸君。程反有不屑意。同部李君以病歿。鄉之人將醵金歸其喪。蘇州洪某首事。派程百金。程不肯。強之。乃半其數。洪怒。語同部。無以程為友。程冀庇某中堂。中堂死。逾懼。聞繼相者賈公。將行故智。賂閹者二百金。丐其先容。閹者持刺入。公笑曰。是欲老師我佳甚。將文來。閹者曰。程不能文也。公曰。然則字課乎。詩誦乎。閹者曰。不能也。公怒曰。不能門生胡為閹者呈金。公擲之地。訶曰。吾豈奸賊能賣者乎。汝受人幾多金。代人行離齷也。并閹者逐之。程戰慄出。閹者隨之行。日作鬧公館中。又許二百金。乃已。程乘夜潛逃。抵揚。乘輿拜客如初。遇鄉人。歷數所交顯貴。無識者往往為所愚。居鄉久。鬱鬱不得志。復搜所餘金。抵省。捐道員。留本省當差。黃緣入捐局。自備薪水費。日乘輿至公所。大事仍不預。延二入幕賓。司筆札。遠近省凡登縉紳者。皆具請安帖。回函卒未有一人至者。買美妾四五人。自揚州至清河。沿途市美宅。各置妾其中。而以長隨司日用。皆相安若夫婦。然程數月一歸。至家從役呵堂。終日夜冠面南坐。親友不獲一面。或有

告之者。施一錢如剗心肉。而凡有顯宦臧獲至。皆敬之愛之。若顧復我者。門下羅敗類數人。終日講宦途得失。名場辛苦。諸人咨嗟歎息。搔首吐舌。脩種種醜狀。纔三年。質庫閉矣。良田售矣。美宅空矣。門客隨家運去矣。美人挾蓄積亡矣。括遺資。投向所交結者。皆以不識絕之。而程反依其親某窮諸生。終其身焉。

詩僧

詩以天籟為上。漁歌樵唱。即短音長。有士大夫所不能及者。然使限以題。窘以韻。彼空空洞洞之胸。安得有如許墨水倒出耶。蓋業非素習。偶然者。乃以陶情。強然者。適以尋苦矣。吾鄉王荔君孝廉瓊澤。方伯公叔原先生子也。負異才。不拘小節。其為文由純而肆。真得力於古大家者。古今詩尤膾炙人口。嘗執牛耳。主騷壇。集詩人十數輩。吟咏終日。適城中有市僧。畧識之無。蔡捉刀人於肆。已乃搔首閉目。作種種醜狀。坐肆中。如魑魅伺人。有所遇。即牽衣強留。丐和丐改。使人不可耐。聞荔君社開。欣然持近作往謁。求入社。荔君故好異。喜僧詼諧。又重其解音韻。不暇閱詩。徑許之。眾附和待以高人。僧亦居之無作色。於是騷壇拔幟。孔方兄竟自成一軍矣。久之黔驢技見。兔園冊乃雜古錦囊中。雖眾口胡盧。僧大度忍之。力驅終弗去。社為罷。他日。詎於

市曰。某孝廉厚我。某明經厚我。且虛言狀市人亦稍稍異視之。歲暮。僧登債臺。不得下。思以文字緣為將伯助。丐勞勞子賦二絕。從門隙投入。謂斯文骨肉。當戀戀有故人情也。荔君方食。見詩。揮筆和二絕。叱閤者持出。僧見空函。知無望。顧不解詩意。復丐勞勞子述之。其詩曰。梅花原不怯清寒。知是冬風逼歲闌。不是此中無俠氣。自來從井救人難。十年久醒黃梁夢。欲學昌黎送鬼文。枯盡硯田髡盡筆。君須憐我我憐君。僧聞慚怒。逢人斥王無良而已。

姻緣有定

予屢遭家難。年弱冠尚學。太原公木蘭寺寄食。同學孫生為執柯。將聘於里中袁氏。袁翁試所學。決為必售。允焉。歸而疾大作。易簀時。囑妻如約。目乃瞑。鄰翁王嘗為子求婚於翁。弗許。啣之。聞翁死。經理其喪。數短子於媼。媼意移。徑許王。將聘於六月之吉。女聞。憤不食。媼解勸。終不懌。嘆曰。戴固貧。父命也。且有發時。王特牧豎耳。乘人之喪。而因以行譎。兒豈奸徒能賣者乎。死歸之耳。會翁百日。王攜子往奠。聞幃中嚶嚶泣。有刺語。漸且詈。聲愈厲。王父子忿然。遁婚事。遂中止。明日。媼復遣孫說子。子感女將議成。姬終惑某無賴言。奴女歸某大賈去。予為惋惜屢日。作再誤緣傳奇以誌恨。

是年予補博士弟子員。女覓死者再。又三年。領鄉薦。女愈痛。母亦悔恨而已。光緒改元。禮闈被放歸。距聘袁時。已十易春秋矣。偶進城閒步。見後有少婦亭亭至。縞衣素裳。翠眉雙蹙。睨之。袁女也。訝甚。逾夕。過其門。嫗強予入。見茅屋三椽。頗精雅。女端坐。軋軋撥紡車。見予徐起。斂袖作禮。神色毅然。予答揖。嫗肅容坐。命女煎茶。徐言曰。老婦素慕君子。以讒人所構。墜妮子苦海中。然罪皆老婦罪也。君子能憐其少寡。為妮子一援手否。予驚問故。嫗曰。向者誤適匪人。幾十年。曾不得一餐飽。一席煖。夫死歟。無具。妮子負兒行百里。從夫兄乞阿堵。藁葬荒塚中。今兒又殤矣。夫兄欲奪妮子志。故來此避之耳。予惻然。欲有所言。女已捧茗至。含涕曰。兒薄命。夫復何言。君子憐我志。死瞑矣。予慰之曰。卿守節。鬼神且欽敬之。區區日用。當謀請二三同志耳。女曰。細務不敢勞君子。家有負郭田十畝。為夫兄吞去。悍不還。能完壁歸趙。則酒轍可蘇矣。予曰諾。遂辭出。翌日。余適有江南之行。數月返。訪其廬。已遷去。自後杳然不見。予常以食言為恨云。

記丁卯閏中事

丁卯鄉試之年。天氣暴熱。坐矮屋。如蒸籠。病暑者十之五。死號中四十餘人。其死之

奇者有三。一為揚州某生。初八夜。人揮簋坐街中。生獨酣寢。夜既深。聞窸窣聲。不之異。猝見生衝簾出。手擲盆碎。以片磁劃腹。血泉湧。抓五臟。摔之地。厲聲曰。不信。視予心。言已。倒地絕。衆胆驚碎。白官昇之出。其老僕曰。死晚矣。主人兄弟三。死其伯。仲早卒。遺子僅週歲。主涎其產。逼孀。不從。命少僕強之。孀哭。主乃陷以奸。出之。又斃其孤產。乃歸伯。今自殺。得非二主母索命乎。衆驚嘆。一為某旂生。無故縊。書其事。卷首。蓋生年甫十六。美風韻。家有婢珠兒。生逼之私。為妹見。奔告母。母撻婢。婢服毒死。生自是惘惘。恒如有失。入闌夕。見婢掀簾入。怒詈曰。狂郎辱人死。尚捉筆望功名耶。捉腕使書前事。結繩於梁。引生縊。生迷惘。任播弄。不自覺。遂斃。一為安徽李生。得題後。疾書三藝。搖首哦不止。同號厭之。至夜寂然。衆以為入酣鄉也。初十。號已罄。生仍無聲。矚之僵矣。卷上四藝已脫稿。濃圈密點。墨淋漓未乾。末草書二行。讀之成絕句。記其結云。分手不如攜手好。夜臺從不病相思。蓋亦被歡喜冤家把臂去矣。

周成

徽州多異人。某中丞撫皖時。有周成者。携莧菜盈筐。往謁撫軍。異之。問先生操何術。莧菜何用耶。周笑曰。吾術固在此菜矣。撫軍思良久。愕然曰。冬至矣。何有莧。周曰。曩

者仰觀天。炎帝過牛女度。此時下莧子。得數莖供清玩耳。撫軍曰。然則先生奪造化乎。周笑不語。撫軍遂延入幕。凡有疑與詔。言輒中。然有大故。終不輕洩。惟隱語相諷而已。後撫軍致仕。周乃歸。大吏慕其術。爭延致。周曰。吾惟有緣某公。故相從。且久。吾術豈備於衆人者乎。拂衣去。竟不出。

五色蟒

四川鹽道署有五色蟒。馬居花園皂莢樹中。一日恒三四出。不見形。惟見五色光過屋上而已。園故有觀音堂。最靈異。禱者趾相屬。一日。廉訪女公子。攜二婢來焚香。甫歸。閉門嬉笑。人至則狂詈。僮晨見五色光出窗隙中。女少安。問其故。報不言。逾時狂又作。廉訪憂之。百計驅遣。終不去。乃為文禱之神。忽大風雨。霹靂擊皂莢樹。攫蟒去。空中擲五色鱗。如掌大。異光閃鑠。女乃瘞。後道署失慎。某幕友避火。藏身樹孔中。得免。監司德樹祀之。嗣是著為例。有弗祀者。輒予凶咎。今園中又有烏蛇。長四五丈。亦日三四出。人見慣。不為異。亦不為祟。

鵬起軒質言卷三終

鸛砭軒質言卷四

清 南通州霽峯戴蓮芬著

玉皇殿衣怪

如皋城北玉皇殿院宇宏敞。樹林陰翳。光緒丁丑六月。天酷熱。如張火繖。空中隸卒五六人。踞階前為葉子戲。一人脫布衫壓股際。忽衫角躍躍自動。若有物附之者。駭甚。棄之地。動更不已。胆壯者欲捉視之。衫飄然離地。旋舞。眾大譁。持物閃逐。舞乃愈高。一時許。絳樹枝不動。梯取下。不敢夜。巨石壓之。薄暮人散。僧從階下獲徑寸石印。文曰胡廣德印。篆法高古。異近人鍊筆。遠近怪之。又三日。天大雷雨。以風轟然一聲。震殿東南角碎。硫磺氣經日不散。究不知是何異也。

陰兵

東台兵燹之後。怪異疊見。南門外人烟寥落。一望皆叢林荒塚。陰雨之夕。鬼聲啾啾。然不斷。友人吳楚珩。光緒初。以事至邑。聞每夜有陰兵之興。偕同人出郭。登高橋望之。時月色慘淡。撲面風酸。陡見極東如寒星數點。懸搖不定。先如排燈一雙。後綴小燈無數。甫過。又有大燈前導。綴其後者如前。逾一時許。過隊至十數。始滅。相傳每夜

皆然以為陰間過兵理或然歟

靈山雷祖真傳

徽州歙縣靈山。供雷祖極靈。每年六月二十四日。焚香者絡繹於道。山頂村氓百餘家。皆好善。佈施客民食宿不取值。家置茶具。一人入。飲不禁。有竊物者。輒自撲。不能扶以遁也。對山有高崗。頂橫竹筒。長尺許。空洞無物。是日自出。卷軸懸筒末。金身朱喙。宛然神容。愚民瞻仰以萬計。咸跪拜無怠容。至一時許。乃沒。同治中。髮逆擾徽。屬僧夜夢神語曰。亂人且至。盍埋我山崗下。深三尺。當免劫。僧驚寤。如神指。己亦避亂山中。未幾賊大至。寺院焚燬殆盡。聞靈山異。掘之。甫及尺。霹靂出地中。掘者盡仆。筒飛去。入黃山不見。逾年賊平。僧始歸。又夢神語曰。我在黃山某崗下。今事靖。可迎我歸也。眾具鹵簿往覓。筒果在。迎之歸。至今靈如故。

無首兒

徽州某孕婦。懷孕十四月。產之夕。水淋漓下。盛數十木器。溢不止。一晝夜。乃挽手足如人。而無首。五官皆生。項上口紅色。巨如盃。吐清水有聲。家人錯愕。繩縛柱上。承以石甕。三日。滿八九甕。水乃止。兒亦尋斃。

辣手除奸

同年友顧蘭陔比部其行幼穎異父名藉甚每鄉里有義舉毅然獨任直聲重一時為諸生時其戚馬嘗受侮於書吏孫成奔告顧顧大怒邀同學人三五告之牧時署是篆者為滿州依勒通阿正與吾鄉徐清惠公宗幹對席飲辭不見顧以為庇成堅請依坐堂皇對閤者辭甚厲依懼丐徐為調停徐令僕挽顧出顧愈怒訶之曰爾主為鄉里望今士子為胥吏辱不平極矣爾主不扶公乃反阻扶公者乎眾轟然和聲振一堂依見事不能已惴惴出顧挾之登坐厲聲曰孫成倚官勢侮正人當繫之來依唯唯如木偶手標票筆幾墮少時拘至顧袖出狀朗聲誦之數其納賄弄權諸大罪請收杖之觀者以萬計歡聲雷動依欲退顧曰公祖明鏡高懸不可留此賊害公清政黜之是依猶未言顧遽命吏書革條請依殊標已懸大堂上眾始散依退汗徹重裘嘆曰不圖書生膽畧若此他日有作為人也顧以庚午中鄉試丙子提南宮官刑曹愈留心政治思作良臣而吾鄉書吏經此一懲氣詼稍斂抑云

鄉會公費

庚午未報之前顧君為公費一事義聲亦卓卓可稱焉先是通州有鄉會費王方伯

漢更捐巨款存質庫。其數視他郡為獨優。委蠹紳某董其事。侵蝕過半。咸豐中。粵匪
踞金陵。屢停科。費不發。同治甲子。曾侯特請開科。士子紛紛赴省。吾通觀光者逾五
百人。及領費。數仍如前。眾論不平。庚午。數又減。顧乃集諸生。權查質庫所入息。并學
田所入。租列狀告諸牧。牧初准查。飭紳懼。說學師求為地。學師委曲陳其寃。且言顧
好事。喜干詞訟。素不守學規。牧固庸庸者。信之。明日。顧仍集諸生。具聯名狀。乘牧斷
獄時。投之。牧覽竟。怒形於色。微哂云。君省試在邇。當從桂宮爭魁首。問閒事。胡為顧
厲聲曰。蠹紳以公費飽私橐。令數百讀書人無進取資。何云閒事也。於是諸生皆大
噪。牧怒曰。然則人不首而爾爭。何也。顧曰。公祖但問事之公不公。不必究我之肯不
肯。況公祖私事猶問。豈公事反不能問乎。蓋牧曾受一富家賂。而枉法以徇其情。故
刺之。牧怒極。又無詞可折。眾見牧左袒紳。齊聲以糊塗置之。牧推案退。心恨顧切骨。
思中傷之。而顧素知名。終不得間。會牧以事登白簡。權是篆者為孫君雲錦。新舊相
見。孫問士風。牧即指狀上前。十人為健訟。孫為所愚。信之。問學師。學師言亦符。而孫
信益堅。遂月伺十人。過十人亦自危。九月。金陵之報至。顧毅然舉高魁。子亦幸附榜。
尾事乃解。夫公費非一人之事。諸生乃畏首畏尾而不敢發。以至含糊者十數年。侵

蝕者百餘萬。非顧之毅然獨前。紳且肆無忌憚矣。聞諸生書狀時。有自抹其名者。有自請居後者。有貼匿名紙白己之不預其事者。其後牧堂皇震怒。去者且大半。有仗義者。以義責之。始稍稍回事。既平。公費倍往歲。諸生各滿所欲。顧亦猶之人耳。不能以首事故。羣讓而多畀之也。而榜上無名。前十人禍且不測。彼袖手旁觀者。必有冷笑而譏其多事者矣。聯名同告者。必有變色而訶其累人者矣。顧亦何苦自居其拙。而讓人以巧。自為其難。而讓人以易。若是哉。雖然。顧君固第矣。吾見夫世之為其巧。為其易者。又未嘗不羨顧君。稱顧君矣。噫。世情可畏哉。

儒醫

蘭陔有兄名其本。亦名諸生也。顧命寒於家。屢薦不得售。課暇喜讀方書。論醫理甚精。不自炫人。無知者。其友王樹仁。本賈人。畧解吟咏。進士大夫間。窮不能舉炊。借風雅為乞貸地。一子甫垂髫。愛若拱璧。中元夜。見孟蘭會上紙鬼怖而啼。歸即寒暑大作。面如柴腹乃蓬蓬然。如鼓。庸醫指為脹。投攻劑。迄無效。而大便反絕。呻吟枕席兩月。瀕危者數矣。樹人心痛子。又乏醫藥資。坐視其斃。質衣飾作斂具。將成。見子氣欲絕。自往衣匠家促之。遇其本。詢所苦。王涕泣言狀。其本憫之。偕至家。展衾諦視。嘆曰。

是兒為庸醫殺矣。我姑一試活汝。福死。我不任怨。創方用人參五錢。佐以萊菔子。出佛餅命市藥。坐視其飲。飲已。厚衾覆之。才食頃。聞腹中作輶輶聲。喜曰。尚可活也。命玉振之起。予大瀉。下紅白如痰。升許。腹漸平。目轉動。能開視。王泥首謝。問何術。神妙乃爾。其本曰。是有至理。豈庸庸者所能識哉。夫水澤腹堅。至春自解。無目者以攻劑投之。是猶以尺斧而伐大澤之冰。無怪人力窮而堅凝之氣如故也。吾以人參溫其中。而以萊菔開其路。春風洋溢。嚴厲化於無形。此以書理參醫理。天下無不奏之效矣。雖然。此亦會逢其適耳。死生有命。必欲操券而獲。不能也。王大感佩。並求後方。其本曰。無庸。日投參二錢。補元氣足矣。復厚贈而去。其子未旬日。嬉笑如初。

拐匪

庚午春夏之交。自寧波上海以至金陵鎮江等處。拐匪最盛。童男女出市。往往不見。民間譁言。洋人以藥迷人。皆剜眼剖心。以脩鑄藥之用。既而北至天津京師。無地無之。民心惶惑。保定某翁。年六十餘矣。業屠。一日忽木立城闕。自朝至暮。人怪而問之。瞠目似無知者。水沃其面。乃蘇。自言操刀待割。有市肉者。拍予肩曰。取錢去。余不覺隨之。至此惘然。如在夢中也。蓋拐匪買肉。恐翁索阿堵。藥迷之。特小試其技耳。

禁烟原委

自鴉片流入中國。而中國出洋之銀。歲以千萬計。當事者蒿目拮据。明知禍水當絕。顧軍餉接濟。內外以洋稅為大宗。吏治因循。上下視禁烟為故事。以至鴛鴦種於腹。地土肆密若繁星。銀價日昂。公私交困。而番舶之銜尾而至者。且日有所增。不知其所終極。吁。甚可嘆也。考烟土產於南印度。遙隸英國。乾隆中。海舶間有食者。嘉慶中。葉管場上下。成嗜好矣。至道光一二十年。為愈盛。黃樹齋爵藩。有聲諫垣。首請嚴申烟禁。以一年六月為限。滿則加以大辟。宣廟意動。趣各省大吏議奏。疏言至。人人殊。未愜上意。仍照黃原奏。飭刑部定律。頒行直省。令各疆吏月具一摺。以報烟犯之多寡。為殿最。盡革乃止。林文忠得上眷。其例報烟犯片中。幕友諸姓。揣時尚。故危其詞曰。此法不嚴。則數十年後。無可用之兵。無可籌之餉。云云。宣廟硃圈贊賞。趣文忠陞見定大計。道出直隸。遇直督琦善。囑文忠無起邊釁。蓋文忠任江臬時。琦為督。曾薦文忠。今忌文忠。故言此。論似公。而意則私也。文忠漫應之。抵京。召見十九次。賞紫禁城騎馬。旋命以欽差大臣辦粵事。沿海水師一體歸其節制。此國初以來未有之曠典。文忠破格得之。樞相亦為之動色。朝罷與同僚論不合。中外交構。有識者已為文忠

危顧上意方殷勢不能已抵粵簡卒伍核軍實檄英國主入口船無更夾帶鴉片因義律於洋館責其緞土義律懾文忠威不敢大支吾洋行總商伍某廣府余皆擅心計知文忠持議堅而使節不久駐陰說義律使緞二萬箱粉飾了事仍分年分月償其值義律曲允之奏入上悅樞相密言粵事非林某勿竟遂調文忠為粵督洋商廣府計大阻文忠復勸洋人出切實結載此後如帶私土貨即入官人即正法洋人堅不諾相持數月莫決文忠出奇計黑夜乘潮火攻其兵船三次皆挫之英人大駭求計於本國本國不知我虛實咸不敢主戰有絲商某獨擁厚貲以販烟獲利違眾議決計興師集資千萬調兵輪船數十隻畏文忠不敢犯粵於十九年七月直犯定海陷之定海名舟山故荷蘭人所駐地乾隆中英人請照澳門例為屯貨所廷議未允至是為所據八月即至天津投書直督慈憲琦公本不善文忠所為又文忠任江督時其上漕務疏中未及北直屯田水利有培本源中之本源云云琦善以其越俎代謀尤憾之及洋事起上微愠粵事之不善樞中以顏色告琦遂力陳羈縻之說以琦赴粵接辦而文忠褫職交琦差遣矣琦至粵盡撤防務乘小舟與洋人議款償兵費二百萬洋人請香港又諾之官紳大譁皆以割地為辱撫軍怡良飛章入告力詆琦之

失策朝廷乃命奕山為靖遠將軍統各省兵二萬起宿將果勇侯楊芳為參贊聲罪致討連琦入都治罪粵中內外扼塞自林去洋人盡知虛實直攻虎門提督關天培死之粵中大震適楊侯以川兵至勢稍定奕山隨至初猶互拒戰至次年春洋船環集我兵不支廣府余暨白旂乞和允償兵費六百萬兵乃退先是江督伊里布奉旨充欽差大臣按兵不動至是乃由粵議返定海而以所獲安德突昇之蘇撫裕謙以議和為非策屢攻伊短聞督顏亦主剿廷議又搖乃以裕代伊督浙師議防務獲洋兵剝皮為馬韁洋人大怒是年秋復陷廈門定海寧波裕公殉於水乃命奕經為揚威將軍統兵入浙經營數月卒為洋人所紹倉皇奔杭州遂不復振尋破上海直抵松江城外六月陷鎮江向金陵牛督耆英伊里布仍議償兵費二千一百萬以粵之六百萬抵入餘按年給與而香港廈門寧波上海皆設口岸吸烟之禁祇存其名云

李先生

吾通李先生忘其名少年落魄徒步走京師性怪僻飲量極洪彈琴種花外無他嗜好談鬼終夜不倦語及世故則冷語刺人使客無容身地輒怒去以故年五十無所遇破帽縕袍獨來獨往其假館時薄暮必一出持沙壺沽酒且行且飲袖中藏餘肉

噉不止人竊笑。先生如弗見。或以盛席款之。反不能一下箸。不終席必逃去。會歲暮。先生羊裘質酒家。將貸徒十金贖之。徒白母。太夫人曰。師命需者夥。區區易竭耳。倍其數餽之。師反怒曰。欲十金。十金可耳。今倍之。是暴其富也。且貪視我。我不慣受無名物。遂挾琴徒步去。徒跪謝不可。泣挽亦不可。太夫人惟自恨多事而已。又明年。復館於某藩王家。禮師益恭。每食皆膳夫進食單。請所欲。李傲性不少悛。一日命膳夫切膾和腐作羹。直北不諳南味。碎而煎之。爛如糜。李大怒。碎其案。厲聲訶之。且飽老拳。王聞趨出謝罪。不聽。咆哮如故。且逼王逐之。王進退維谷。姑命膳夫避外舍。逾夕李知之。愈大怒。謂其右膳夫。遽辭去。王不肯。長跪懇留。復叱膳夫出。乃首肯。晚餐已。李暢飲十數觥。醉極。觸前事。大憤曰。逐僕不能。適我願。辭館又欲羈我身。是令我作忍氣先生也。不如死。徑解帶縊。僮見急白王。王驚出。趣僕解救。得不死。天嚮晨。即延其同鄉友某挾之去。自此無敢延聘者。住逆旅。鬻文自給。炊烟恒斷。有憐之者。反以怒語相詆。後從同鄉某返故里。半途落水死。

玉哥

輔國將軍祿肯堂撫養一孤姪。名玉哥。少暴戾。不務恒業。然好作詩。間有可誦者。嘗

記其述懷詩云我本關東人。還向關東去。云云。予時亦髫齡。粗解文義。見之。訝其不祥。後予以丁外艱回籍。不見者十有三年。卒未予赴禮部試。詣將軍家。則見門庭如故。舊人大半凋零。詢玉哥。則以銀鐙鎖馬廐內。就視之。衣衫藍縷。形容枯槁。瞪目不發一語。家人大聲道予名。問識否。玉點首。屈一膝作請安狀。予向之道契闊。若不解訝之。詢其故於將軍。將軍數曰。家運也。復何言。予無子。蓄之本為宗嗣計。曩酒醉。慙妻傷其目睛。突出眶外寸許。其家痛女欲訟。予哀懇乃止。近是兒藏利刃。欲弑叔。有是理耶。不鋼之與君不得見矣。子慰藉再三。別去。越二年甲戌。又入都。將軍遇諸塗。邀至家。具雞黍焉。談次。復詢玉哥。則云死矣。余不覺長歎。將軍曰。信死當為我賀。惜乎可死不死也。余茫然。將軍為述其事。蓋玉哥被鋼久。亦漸知悔。岳家送妻還。將軍於後院開一室。俾棲止。恐其萌舊性。遠之也。一日反目。刀刺婦腹死。自投宗人府。獻成發吉林逾一年矣。余因憶少時感懷句。竟成讖語。為將軍述之。共相歎惋。

龍瞎子

通州西門地步灣。素有鬼行人。咸弗往。里中無賴龍瞎子。自負有膽。邀其徒三四人。冬夜籠火。經其地。遠見螢光幾點。閃爍不定。其徒曰。冬夜烏有。是為異物也。懼而卻。

步龍瞎子笑曰。見鬼哉。怕者非夫也。語未竟。陰風驟起。吹龍滅泥沙。飛如雨。皆抱首鼠竄。龍瞎子家故近。急攜手銃。燃油繩獨往。見螢光尚在。遽擊之。頻滅。往窮其異。見地下光熒熒碧。如豆滾不止。拾視則枯葉一片。小虫一枚而已。

胡佃

湖北武昌張煥亭言。其鄉有佃胡姓。赴城納糧。早行。殘月未落。見前有古廟。思憩足俟天明。推門入。見正殿三楹。半傾倒。席地小坐。伸足觸一物。輾甚異。而視之。則有人蒙食卧。私念己身瑟縮。何不藉彼餘溫。少俟日出。遂啟衾入。少頃訝其無息。撫之冰冷。推之不動。大駭。急起取大種燃。視其人蹶然起。直攫胡。胡大號奔出廟。屍亦奔還。呼救聲且嘶。迄無人應。遠近犬爭吠。皆信信作欲噬狀。胡力盡氣昏。不擇路。望見僻巷。急竄入。才數武。土牆前阻。回視屍已相離尺許。膽震碎。竭力踰牆。牆高。身甫登。屍徑從下挽其足。履盡落。力掙不得上。聞遠雞喔喔。屍乃僵不復動。胡亦憊極。斃牆下。天明人見之。薑湯灌。胡醒足為屍持刀。劈不得解。斷屍指始脫。指痕深入肉。青腫不能步。告其家。并回治數月。乃瘞屍為鄉人某。瘞疾卒。停古廟。將翌日歛。胡不知。誤與之卧。屍得生氣。故為厲。眾欲焚之。其家不肯。欲以棺。四旁加錢。屑赤豆。魔之焉。

失物有定

吾通西鄉石磴場。怯篋者甚夥。稍疏防。即墮其術。予於庚午冬。買舟往同舍生沙君介福。招夜飲。甫登岸。有冠紅纓者上船。偽託沙君介。假表裏。船主疑信參半。命篙工挾色。偕之登岸。兩條委巷。冠紅纓者遽曰止。至矣。盍與我。篙工不肯。其人竟批其頰。奪之去。篙工負痛追弗及。回船述之。船主怒。逐之。責其償。篙工懼。奔向所失物之門。伏地號冤。欲自盡。觀者雲集。予歸。經其地。詢之。篙工歷言被騙狀。予曰。無畏。衣則我衣也。我不責船主。汝誰責。乃收泣。隨歸至舟。舟人環訴。予不語。舟人請送篙工。鹽使署。予曰。勿爾。失物命也。苟逼篙工。使懼而死。豈非以微物致命乎。我報官。當自任之。翌日。赴場。白諸官。大索三日。竟無獲。乃開舟至馬塘。泊石橋下。午後倦而假寐。鄧君韻珊促予起。邀晚酌。余懶。懶從之。行抵通衢。見一衣肆。懸皮套。確係予物。詢肆主。所自來。肆主失色。云。昨早石港客售者。詢餘物。云。已買至岔河矣。乃交肆主人。里保偕鄧行。是夜有獻策者云。肆主人有厚貲。盡罰倍數。予笑却之。明日。同年友陶君功美。諭肆主利害。偕肆主持原物來。售者亦贖回。余稍酬其值而受之。並信知石港場主徐公畧云。物已得。可免比差。不告其究竟。懼累肆主也。噫。失石港。得馬塘。隔三十里。

祇四日而一物未少。仍歸趙璧。得非數之有前定乎。嚮使嚴追篙工。竟致逼命。而余物復得。如此無辜一命。然而有進一解者。曰。篙工果致死也。此物必不得。余不覺首肯者再。

開路神

吾通關廟後。有一人巷。常有開路神出見。然不恒作祟。相傳胡大宗伯長齡。馬部元有章。未遇時。與一友赴飲。醉歸。經其處。倏見神高二丈許。戴長白巾。髮兩肩蓬蓬垂。阻巷中。狀可怖。宗伯叱之。神暴縮如小兒。跪道左。馬至則旁立讓之。至某友阻如前。友亦叱之。神笑曰。勿裝空架子。不畏爾老貢生也。某大號適後有人至。相伴歸。其後胡大魁馬亦會試第一人。友僅以明經終。

騙子二則

辛未會試之年。予同年友王君逢春。過琉璃廠。見丐者持藍呢馬褂求售。意是竊來者。問其價。僅二兩耳。王以為廉。買得之。喜甚。歸語人曰。誰謂長安居不易。是二兩非賤物耶。眾不信。啟視之。爛泥一包而已。眾撫掌曰。是物耶。二兩固值矣。王訝曰。明明見是馬褂。如何此時成爛泥乎。眾曰。彼原說是賣呢馬褂也。君買呢得泥。又何憾。王

啞然自笑。蓋騙人者。預將泥已好藏暗處。然後以真者廉其價。使速成。既成於包時。潛易之。王不知。誤墮其術。或曰。使賄者於買成時。力持之。不使潛易。彼不將反為人騙乎。予曰。彼固防之矣。此計不成。則另遣一人來偽為認贓者。強奪之。且坐售者。高賊罪。作欲控狀。以駭初至京者。賂之。乃已。總之。吾輩不可貪小利。見此等人。不顧之。自無事。若一問。則始終不能出圈套矣。

某孝廉清晨入黑市。冀便宜得物。見羊皮袍而湖縐。似新製成者。價四兩。遂買歸。炫于眾。眾曰。君勿喜。京師騙術幻甚。安知非偽者乎。某不信。諦視。果以皮紙作質。而粘毛於上者。恨甚。既而笑曰。鼠輩詐予。予不能詐鼠輩哉。明日。復入市轉售於人。得六金。歸而大笑曰。田舍奴我豈妄哉。眾又曰。君勿喜。京師騙術幻之又幻。安知非偽銀乎。某曰。何至是也。出銀一鉛錠而已。此亦見京師騙子之奇矣。

李升

僕李升。直隸棗強縣人。受顧予家十數年。頗為先君子所信任。李亦鯁直。尚義氣。先祖母范安人在京日。待下素寬。一日早起。猝見李持煤簍倉卒出。蓋竊以奉其叔者。叔李起亦在予家。適新娶。家甚貧也。祖母恐其愧。急往旁室避之。李升知祖母意。私

謂叔曰。今日事。他人不繫縛之。咎辱之。幸矣。誰肯捐物於盜。而反避盜也。此而不知恥者。非人也。此而不思報者。非夫也。自是事予家愈勤。或在外與人鬪。往往性命相搏。惟祖母一言叱之。輒止。任受屈。不與較。先君子晚年。由山海關回京。李升隨。關外故多盜。行旅有戒心。每宿逆旅。先君子年踰耳順。不任勞。輒熟寢。李升獨秉燭危坐達旦。比登車。呵欠不止。顛而仆者再。以故行千五百餘里。無失事。先君子益重之。後以父病回其籍。不復來。踰六月。先君子卒。予將奉先祖妣及先慈。由陸路南旋。李升忽自至。願隨行。先祖妣虞其滋事。李升跪先君子靈前。誓痛改。乃命之從。履危臨險。皆以身先。一路頗咨其力。至通表戚馬卓亭茂才。聞其義。請之力。李泣涕去。予年甫十四。五經成誦。已捉筆能作文。以家貧。幾至廢讀。李言於馬。馬延予入家塾。為備脩脯。受經學於如皋名諸生張李晨。皆侍讀。無異曩時。不以新聞舊也。夜必婉言勸。見予讀之奮。則欣然喜。見于顏色。一日。予偶倦。嬉于庭。李正色曰。千里有未埋之骨。一家無隔宿之糧。惟冀子身復舊業耳。今優游若是。是忘先人甘貧賤矣。奴何望焉。因泣下。予悚然。復讀如初。見有掇巍科者。則又勉曰。是亦從辛苦來也。不然。巍巍黃金榜。豈荒廢者所能僥倖哉。予畏之如嚴師。三年未嘗倦。乙丑。李以暴疾卒。又明年。予

幸獲售。旋提南闈。夫區區一第。何關榮辱。然追念微名所自。非義僕且以鄉人終身矣。如李者。朋友中不多得。臧獲云乎哉。惜乎棄世太早。未及親慰其苦衷也。筆之以誌其義焉。

破鏡重圓

余少讀紅綃紅拂諸傳。竊歎兒女英雄。千古佳話。區區窮措大。不揚爾貌。不臧爾才。雖則如雲。蓋無思存我者矣。然而事由志成。緣以因結。戀三生石上之魂。洒七載枕邊之淚。義俠千金贈妾。美人萬里尋夫。由苦而甘。既斷復續。此不特今人所艷美。亦古人所罕聞也。爰吮枯毫。以誌榮遇。歲辛未。余計偕至都。試事畢。友人有欲納姬者。偕予至媒家相之。入門。粉黛笑迎。衣飾鮮艷。友人饒腸易飽。遽美其長而肥者。坐談久不去。予心哂之。獨散步院窗外。忽見西廂有精舍三楹。窗下坐靚妝女子。年可十五六。翠黛彎娥。蓮鈎感鳳。衫裳楚楚。秀雅宜人。余不覺暗為之眩。聞友人喚。相與乘車返。翌日。詣媒氏。詢女世家。始知女張姓。育於許。母卒。父博負。將鬻女。予聞。心慘切。思傾貲娶之。慮值高。不果。別媒歸。商於外戚吳。吳曰。是不難。盍以重金啗其父。先畀百金。就婚而不娶。速歸。謀如數。期一年迎婦。事或濟。予善其計。說媒達意。父果諾。

婚之夕。愛憐備至。女泣謂予曰。蔡君非薄倖者。顧去後。一年如百年。永獨不能設法。使僕早出樊籠耶。予曰。還天幸。獲雋或可濟。女每夜焚香禱天。期捷報。未幾榜發。予落第。女泣下如雨。強搵淚作歡容。具雞黍慰語。再四。予唏噓曰。負卿心矣。女曰。有志者事竟成。君不過遲一科。何傷為。第君歸。籌得阿堵物。宜早至。勿拘拘於及瓜也。予誓以月逾三日。予就道。折玉簪各藏其一。以為驗。乃揮淚揚鞭去。女自此閉門卸粧。日刺繡作消遣。花前月夕。珠淚恒漬羅衫。父益厭之。會博昌謀背盟。言於女。女不可。乃賂鄰媪。俾作大姓妾。江南蔡觀察。硯農豪士也。時為兵部郎。為娛老計。以七白金載之歸。寵專房。女背人嚶嚶泣。蔡至。強為歡笑。蔡察之。數詢所苦。終不言。固詢。則曰。問宋先生而已。宋名琛。吾鄉素廉。嘗偕予至女家。知其事。時幕蔡。蔡驟詰女故。宋茫然。請覘女。乃偽為女病。延宋入診。既見。趣出。雙然曰。是吾鄉尉峯人也。胡為來乎。蔡神沮。既曰。果若是。吾當成其志。宋亦力勸。計乃決。會甲戌部試。予挾貲皇皇至。聞女事大慟。無意進取。草草終場出。宋來達蔡意。予以為戲。置不答。四月。蔡得四川鹽茶道行。促遣女不果。載至蜀。予既再黜。念女去益遠。亦遂歸。此緣已來生付之矣。又三年丁丑。予館錫山。蔡忽飛札至。促赴京迎女。期且迫。予喜且訝。顧羈于館。去不可。十

一月。蔡已溫僕送女室。畫艘船河干。予趨往迎。相見淚數簌。噓不聲對坐。無一語。却日。就西城某大姓舍寓焉。先是女在京。聞蔡與西席語。私喜得予。至京耗日。卧榻泣不止。蔡百計慰。終不愜。既放道。女念予空乏。盍餒蔡資津貼。欣然從之。去二載。少。有積蓄。泣言於蔡。蔡慨然曰。佳話也。厚贈遣之。遠近咸稱其高義。

無子有子

如皋康某。忘其名。中年抱郇攸之憾。思修德以挽數。凡里有善舉。身先之。傾其家弗悔。如之育嬰堂。經理無人。廢不舉。康變產充費。募殷戶。成巨款。延公平。司其事。堂差十數輩。日核察。無有玩。乳媪米日一升。錢月二貫。堂外減其半。嬰初入。發襁褓。衾枕維新。早起司事。巡各房一周。堂外棚而至。越三日。保抱勤賞之。否有罰。瘦且病。黜不用。病有醫有藥。長男塾約之女。媼訓之愛。而螺負者。官無禁。蓋自康育事。幾三年。呱呱泣者二千有餘。其自死而之生者。更不止倍其數焉。康之婦不育。數至是。乃一索再索三索而不已。噫。誰謂數定者。真不可挽哉。吾於康。信天道之不爽矣。

錢大令

吾通錢大令文偉。字蘭臺。丁未進士。初宰河南靈寶。調繁得商邱。寬嚴相濟。士民帖。

然時粵逆北犯。全省戒嚴。商邱當衝途。旦夕不能安枕。藩司某錢同年友也。虞錢蹈不測。調錢省垣。代以宋。宋至。交卸已。摒擋行囊。將展軔于四月之晦。邑紳耆集署前。丐公留辦團。公不可。固請緩期。公不忍拂。少駐度月朔。卅日晡時。賊入境。距邑城不百里。炮聲相續。火矢及重樓。民大駭。公馳出彈壓。集文武官紳議固守。西門扼要。以公得民責之。公南東次險。別遣紳弁分其任。唯北門最荒僻。無民房。宋自守。初一日。賊太至。圍縣城數重。先攻西門。砲闕雉堞。裂尋丈。勢且危。公奮力率勇堵禦。自燃巨砲擊之。眾感奮。矢石雨飛。賊傷頗夥。勢漸却。自初一至初六。公露坐城頭。不交睫。日諭眾大義。同甘苦。眾足酸身軟。有歡容。賊見無間懈。且走北門。宋令坐敵樓。不敢出。日遣偏裨巡埤堦。聞砲聲。戰栗欲逃。為弁阻不得下。淚湧至失聲。初六夜。乘弁他巡。潛啟關。輕騎遁。弁知馳追。已去遠。急令閉關。附近富族。聞官去。皆惴惴。齊攜眷先後出。男女擁擠。門不得關。賊聞信。急攻三門。賊隨至。一鼓入。公方立西城。見賊後隊動。意且去。喜。忽探者報。北門啟。公問誰主者。曰。宋公去矣。公大驚。向北再拜。急策騎北行。至中衢。遇賊酋。公搖手曰。止。勿戮百姓。我縣官也。請殺我。賊馬上戰慄。之中公腹。墜馬卒。有武生某。聞變。持械巷戰。斃賊三。力竭踣地死。公宅中男女九人。皆被戕。女

公子與婢入井。婢先女公子。女公子立婢背。不死。賊去。昇之上。家人送回籍。事聞。賜卹有加。贈道銜。本籍及死事地方。立專祠。廕雲騎尉。襲次完時。以恩騎尉世襲。周登官詐。

吾通王大司空廣。廣肩輿入朝。行至正陽門。見前有舊泥。後擋車。疲驢駕之。從者亦寥寥。按轡徐行。阻王輿不得進。前驅者以鞭揮曰。某馬疾。且欲入朝。君等權時落後。何如。從者大怒曰。爾倚官勢。敢打世家僕耶。言未已。忽車中一戴珊瑚頂。八團補服者。牽簾露半面。徐睨手揮從者退。是工部王大人。紅人也。爾等不可犯避路。讓之便攬轡。路左不行。王知某世爵貧而狡。急降輿謝罪。世爵某亦拉手問訊。無怒容。乃分道去。下午回寓。有青衣持帖。送一僕至。云適在路獲罪。送府領責。但此奴體羸。緣尊紀捶傷。咯血數矣。祈藥石無恙也。王知其詐。顧無如何。贈白金二十笏。命從者致辭曰。敬呈藥資。小介已痛懲矣。事乃已。自後同僚相戒。無敢與周旋者。

明太太

先君子初入京。館輔國將軍明家。課其子祿智。將軍早死。夫人未婚而寡。嗣次房子襲其爵。即祿智也。夫人明大義。家規肅然。雞鳴即起。端坐督僕婦操作。智具衣冠請

晨安垂手侍立。命之退。始退。午膳。復衣冠視餐。至暮亦如之。娶婦亦日三至。無惰容。無厲色。粧竟乃粒食。已乃食。寢安乃寢。漢官家無此家範也。大約尊長室無卑幼坐。弟見兄。尤必屈一膝。兄頷之而已。奴婢有所白。則免冠跪窗外。不能入堂門。如尊長世僕子弟。亦必加禮。但內外之分嚴耳。予童時住明家。屢月。親見其元旦祭祀及家庭拜年禮。真不愧天潢世胄。除夕辭歲團飲。猶之漢人。三更時。婦即臨鏡嚴粧。傅粉已。挽髮作髻。插徑尺金簪。戴鬚子。形如箕。前高後低。上圓下平。乃鍍絲結就而麻絲纏之者。珠翠密綴作雲福花鳥諸狀。前後垂細珠十數串。略如鳳冠式。金釵十二股。花樣新奇。釵首垂珠。又各三寸許。勻插冠前左右。寶光的鐐。愈顯嬌容光艷。兩旁戴時花或紙花兩枝。行步不搖。自顫耳。綴玉環三。大一小二。粧竟。服繡袍。長覆足。僅露粉底。有馬蹄袖。亦如我輩。特寬盈尺耳。長亦七八寸。外罩長褂。與袍齊。補如其品。寶石鈕。如便頂。或黃蠟。或水晶。上銜小翠花。累累如五星之相貫。粉頸旁亦圍卷領。其鞵欵式不一。底高四五寸。而削其下。底正方。着地繞一寸許。俏步閣閣。似較弓鞋別有天然嫵媚。太夫人粧亦彷彿。而首飾純以素金。衣飾亦淡雅。姑媳團聚。姪婦女孫隨侍。天嚮晨。即見祿智紅頂翠翎。貂裘豹裙。率諸子侄。至跪請正廳行禮。於是輕步逐。

隊行。至廳門。僕左媼右。雁行立。猩簾垂地。寂若無人。太夫人獨率家婦。肅容入。立香案左。其正案供先王像。高丈許。儀表瑰偉。鬚眉若生。朝冠綴紅脰。服四叉蟒袍。八團補服表其外。靴藍色。繡金三縫。皮以絨。端坐虎褥。可畏可威。如無影。據云。入關時落水也。王以下貝子貝勒俱木龕分供左右。祭品則山珍海錯。異狀奇形。俱民家未經見者。一時香烟繚繞。燭焰輝煌。黻黼貼地。步履都不聞聲。已而僕以銀碗持酪至。媼接入簾。婦承之以首。跪奉于姑。不傾涓滴。姑獻正案前。其餘分獻亦如禮。然後水陸分進。約兩時許纔已。姑徐攝衣跪俯首。以右手略撫右鬢角。為一拜。三拜。乃起。媼繼之。姪婦女孫又繼之。始飲客退。祿智率子弟進行禮。則如漢官儀禮畢。收供具。以次遞而出。門閉。外人無敢擅入者。入則輒病。其靈爽若此。祭後行拜年禮。其正室七楹。偏懸燈綵。貼地亦鋪紅毡。大銅鼎二。熾獸炭可數十斤。正中設皮褥。靠枕脚檯。太夫人端坐。煖炕執漱盂。蠅拂二人侍。祿智先拜。子姪次之。婦率諸女相繼進。男親族至。智答拜。女則婦答拜。太夫人不起。立以背卑幼行也。如同輩。唯齒長者。夫人先拜。婢僕拜院外。不上階。太夫人放賞訖。乃回房。諸幼輩拜智亦如初。晡時禮乃終。明日又祭。三日乃已。噫。使我漢人之有。不以為煩耶。

魂辭行

明家事師禮甚恭。每晨子弟皆冠帶至。揖至聖先師神位畢。揖先生。乃就坐展卷。除其冠如背誦。冠如初。放學復揖退。終年如一日。後先君子有滇黔之行。乃辭館。逾五年。回京。將軍已罷讀。然待師加厚。眷屬往來無虛日。憶一日。先君子乘輿入城。至中市。行人輟擊。遇將軍乘朱輪。儀從煊赫。隔窗見師車。急叱御停轡。下車拱立。先君子與問訊。在在徐應。侯師升輿去。然後行。觀者嘖嘖。其恭敬如此。咸豐中。先君子以疾卒。未及訃。智及從兄禮。同日夢先君子著衣冠至。云爾兄弟好。自為予回南去矣。醒後各述其異。嘆曰。辭行非吉徵。先生得毋不諱乎。急出城。師果逝。衣冠胥如夢。相痛哭。至失聲。守素幃。半月餘。殯已。乃返。次年予回籍。又十二年。以公車至都。詣將軍。見太夫人。矍鑠如故。家人亡其半。予亦述所閱歷。相為唏噓。嗣是每年必一往視小府。如舊戚。丙子復至。則太夫人已物故。將軍亦稜稜瘦骨。病殆不起。尋向所懸畫棟雕梁。蛛網塵封。幾不可復識。倘再閱三載。又不知作何景象矣。可慨也夫。

任叔振

中庸三達德。以勇居知仁之末。古聖賢成知成仁。全在一毅然直前。所以高出庸愚。

萬萬士人讀書明理。見一善亦知當為。見一惡亦知當改。無如玩愒性成。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及事後追悔。已成不可收拾之境矣。所以人當中年。最是要緊關頭。不患從前作錯。不患日後無成。但從今振作。此後自有一番效驗。但徒勇在口頭。無庸也。江西南昌任生。名叔振。少個儻。不拘小節。弱冠補弟子員。自謂狀元魁首。指顧間事矣。喜狹邪遊。誘委巷諸蕩婦與之狎。恒經夜不歸。家人屢戒弗悛。十年失檢。事不能枚舉。五踏槐黃未售。任心知惡報亦遂灰志功名。又明年。所同類者魁於鄉。任大訝謂冥冥固無足信耳。適友人以扶鸞術進者。任固請一試。焚符已訖。飛動大書曰。某至。任因請同類者得魁。故訖判云。爾不服耶。爾今世功名顯於彼。彼日前罪惡重於爾。其所以一榮一辱之懸絕者。則以回頭勇不勇之故也。彼幼時曾奸婦如七。且多見利忘義事。祿籍已削盡。去年忽立誓行善。見人有難。不俟天明。披衣起必行。然後已。見活物必放之。如是幾一年。無知者。今年特小驗。彼善不已。福且不已矣。爾穎悟心地有明白時。然試思當作事。有一事痛快作去否。優游姑息。髮星星且將斑。不振作。禍且至。尚福之期乎。任痛恨汗透重裘。歸即誓於神。力改前失。未三年。鄉會連捷。宦於燕。子孫繼起不絕。

1332083

I242.1
39

鶴舫軒質言卷四終

清俞樾纂



蒼莖編

曾最編提要

此書為德清俞曲園先生采輯清代諸大家名著而成計二十卷其中多忠孝節義等事蒐羅宏富去取謹嚴疑似之處悉為攷正足以感發人心有裨世道匪淺先生自序稱唐之鄭虔嘗以曾最二字名其書言多小碎之事如草之小而多也今先生襲用之其亦自謙之辭也歟

蒼叢編自序

國朝二百餘年來人才特盛其大者見於金匱石室之書次者散見於名家碑傳之文道光間嘉興錢衍石先生有國朝徵獻錄一書亂後散佚而平江李次青廉訪乃有先正事略之作近者相陰李輔堂方伯又有耆獻類徵之作蒐羅宏富誠著述之盛心也雖然子夏不云乎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愚以為諸巨公之磊落軒大地者不患無傳惟匹夫匹婦一節之奇往往淹沒不著誠私心悼之流覽諸家文集隨手摘錄積久遂多不忍遂棄篋而藏之昔唐鄭虔采輯異聞成書四十卷名曰會叢言多小碎之事如草之小而多也輒襲其名題之簡端云

光緒七年實沈月曲園居士書

弁言

吾浙俞陰甫先生著作等身才華蓋代久已在人耳目間無煩贅述今年秋謝君芹香持先生手輯薈編若干卷走商於鏞欲付手民繙閱一過皆摭撫各書所有忠孝節義等事之可歌可泣者薈萃成書搜羅宏富去取謹嚴大要總以感發人之善心懲創人之逸志不啻詩三百篇於溫敦柔厚中寓筆削褒譏之意讀是編者當令成仁取義之志油然而生誠當代之完書斯民之極渠也憶先生主講武林詰經精舍亦既有年戊辰歲鏞在精舍肄業半載雖未獲向先生執經問業而挹齒牙之餘芬已令人心脾俱沁厥後饑驅奔走由蘇而滬業螢死守不得親炙於几杖間而獲讀春在堂全集及小品耳郵隱語等書亦足以蕩滌胸中塵俗益復自喜願竊附於私淑之班今復得是書而快讀之其敢私為己有而不一廣先生覺聾振聵之苦心也乎急商諸尊聞閣主人仿聚珍板排印問世校閱既竣附誌數語於簡端佛頭着冀之譏所不遑計也

光緒七年歲在辛巳小雪後三日山陰後學何鏞桂笙氏識

蒼巖編目錄

卷一

雙孝

雙節

奇窮子

趙登

謝萬程

宜興民曹姓

郭老僕

咎僅齋

邢瘋子

毛癰子

黃洪元

顏中和

耕者王清臣

潁州匠

王廣文

徐元英

王都閭嫁難女

劉梅塢

呂雲奇

徐三煥脚

朱徽子

一壺先生

朱長源

楚壯士

奇奴

田鈍庵

丁公子

錢一本

卷二

沈應奎

吳嘉紀

孫默

申自然

李葆甫

吳伯宗弟

黃廷璽兄弟

三烈

劉公言

王次泉

顧繩詒

傅鼎卿

吳野翁

陸周明

雲夢山人

申子純

竇成

陳明生

劉泰齋

周光綬

髯俠

雪裘

吳錫庵

汪淵

卷三

俞節孝

邱維屏

耕庵

顧耕石

趙希乾

彭實

孝烈張公

李一足

白衣先生

殷岳

戴山人

費大受

馬羽長

邵山人

吳湛

馬雲翔

雪灘頭陀

吳癯鶴

牛太初

李栩

東海處士

孫頰庵

二俞

卷四

劉宏甲

徐仁寰

瞿秋崖

張麒

王將軍

秦舍人

高文彩

李若連

王百戶

陳衷壺

王大本

諸天祐

王義士

劉長庚

五公山人

胡穆孟

某千總

劉龍先

陳繹思和本初

東江先生

王冰庵

毛鶴汀

嚴孝子

白雲先生

卷五

孫將軍

陳鷗沙嚴弓父

華豫原

李復新

韓晉之

齊望子

鄭澹居

楊安城

呂尚義

孝義吳君

盧必陞

王獻我

謝隱君

李永昌

慶州老人

沈貞孝先生

楊氏雙孝

東氏三節

卷六

曲阜顏氏事

郭海若

咸默

滄浪水樵

高查客

楊藝

王默城

顧玉停

邱天民

隨州牧翟侯

田贈公

范芝巖

李孝子

阮世恩

趙萬全

李晉福

戚弢言

盧象晉

何靜山

卷七

汪龍

桑文侯

陸德本

姚孝廉

倪懋功

石哈生宋石芝

宋釋之

王時翔

康績

薛孝子

王恩榮

王元趾

佚老人

夏羽王

仲子

胡上琛

吳子方

吳隱君

義烈黃公

卷八

周貞靖先生

吳重光

馬生

陳曹二子

張三愛

程士章

吳虛壑

黃孟通

崇小兒

葉尚皋

坦然先生

蔡湘

金文

八大山人

唐太史

胡孝廉

陸承祺

俞老僕

卷九

金隱君

草薦先生

夏士友

貞憲先生

菊隱先生

唐復思

黃道本

義行李叟

寒支先生

丁隱君

孫夔臣

鐵脚板

唐肇虞

蔣適園

侯夷門

劉賸庵

張士仁

謝振宗

卷十

祝曰三

嘯莊先生

汪霖

姜琰

傭者誰

鄭賓日

翁運標

項為楷

王林屋先生

王仲穎

袁昌齡

張乞人

姜元凱

牟康民

和州二薛

張淑旺

吳憲

許四先生

芮處士

顧童子

曹起鳳

盧太公

蕭曰曠

許永科

銀查子

卷十一

徐驪

邵如椿

吳漫公

張若筠

董十先生

郭六

張瑛

王敏

董丙齋

洋和尚

溫樵水

王次瑤

跣足傭

李松亭

李仲謀

彭梅谷

董靜芳

趙雨亭

羹湖先生

滕家瓚

張星象

卷十二

壽先生

吳鈞翁春

錢繼升

鄧觀瀨

周書昌

吳大始

吳祿堂

許剛中

僧如鵬

何梅生

沈岷望

吳星萃

樵煙野客

王瘦山

許所望

白廷英

魏興

徐金霖

汪良緒

壽州某孝子

浦近倫

呂德興

戴兆萃

程永傳

江廷燦

卷十三

俞鎮璋

方錦全

徐有章

陳紹蕃

孫備

孫福

沈仁業

李文淵

周穎

胡其愛

張予焯

陳黃中

高士楨

吳氏兄弟

莆田僧

補履先生

打卦者

海老人

汪初

汪楊巖三文學

葛大賓

卷十四

沈起

蔣之翹

史以慎

藍忠

徐夢麒

盧和

楊老痴

方召

劉日陽

金俊明

翁天章

王武

沈通明

張霖

劉任

曹永鼎

詹夢符

劉宗沐劉恩廣

霍亮雅

沈頤

李賊

汪魏美

王征南

卷十五

周夫人

沈雲英

畢著

王秀女

廖氏

李孝貞

林氏雙烈

張氏五烈

女奴景

濮氏女

蔡氏

董姬

項淑美

馬烈婦

張有

王孝女

阮貞孝

嚴烈婦

黃氏

羅氏

秀水張氏雙節

常孝女

王去華

王節婦

傅節婦

宋烈婦

謝烈婦

海烈婦

卷十六

秦霄三烈

秦節婦

梁烈婦

沈孝女

唐烈婦

蔡烈婦

郭烈婦

卜氏

郭孝婦

魏烈婦

王氏姑婦節烈

徐烈婦

吳烈女

張烈婦

閩中三烈婦

李貞烈

徐烈婦

冬青女

王氏女

金壇三烈女

梅節婦

仲烈婦

張烈婦

朱貞女

孝婦李孺人

卷十七

陳烈婦周氏

陳烈婦李氏

羅烈婦

節婦陳氏

宋景衡

蔡蕙

王烈婦

朱如玉

曹借姑

姜桂

烈婦馬氏

茅貞女

廖氏

馬孺人

殷烈婦

文鶯

章貞女

蔡孺人

林烈婦

貞節林母

龔烈婦

冷節婦

桐鄉諸節婦

卷十八

朱烈婦曹氏

沈烈女

黃烈婦

陳節婦

俞秀

吳珏

孫秀姑

陳三淑

史八夫人

樊烈婦

曹六姑

魯已姑

馬母

洪烈婦

薛坤

孝婦吳孺人

趙氏老婢

江南二烈婦

蔡貞仙

韓烈婦

卷十九

劉烈母

章孔榮

吳節婦

李氏

五烈

司貞女

許福弟

唐鳳鸞

葛蘭娥

周孝貞女

徐催

宋烈婦

李貞孝

顧節婦

武昌縣某節婦

吳節婦

陳劉氏

伍五姑

張貞女

黃氏

鮑烈女

段烈婦

卷二十

卷

二十

目錄

目錄

九

林烈婦

陳貞婦

黃氏

楊烈女

張烈婦

林娃

胡氏張氏彭氏

王貞

支貞女

蔣貞女

袁烈婦

林貞女

朱烈婦

張烈婦

萬節婦

祝貞女

江小娘

朱節婦

沈貞婦

許謝氏

史烈女

姚烈婦

王貞女



清 曲園居士纂

雙孝

秦郵王君新奮。篤行長者也。屢配陳。先刲股療姑疾。後一載。新奮又刲股救其父病。皆愈。新奮夫婦。鄉人榜其堂曰雙孝。見李滢集

曲園居士曰。春秋二百四十年。人材可謂盛矣。而左傳以穎考叔冠首。重純孝也。余撮拾舊聞。託始於此。亦左氏之義歟。此事不記年月。李滢字幼庵。順治乙酉舉人。則此事必在國初也。

雙節

郝生名奇。遇字會明。世居栢鄉城南之西汪里。甲申之變。都城失陷。郝生聞之。不勝痛憤。謂其妻趙氏曰。我欲死義。爾其能從乎。妻曰。夫子將蹈高節。妾請先之。其夜即飲藥死。郝生不舉哀。不成服。次日。并而瘞之。祖塋之側。令兩弟召其親舊與之永訣。親舊咸止之曰。政不及己。不踐其難。今以草茅賤士而捐軀殉國。奚益乎。郝生悵然曰。嗚呼。是何言。士固有志。身死則心安。且吾將以愧夫今之士夫懷二心而事其君。

者也。或又以無後為言。郝生悽然曰。忠孝豈能兩全哉。吾志決矣。眾知其志不可回。同兩弟更番坐守。生舉動談笑如平時。旬日後防衛稍疏。遂飲藥以死。鄉人義而共殮之。啟妻趙氏之穴。寢焉。樹碑於道左。曰郝生忠義雙節墓。見魏裔介兼濟堂集

奇窮子

奇窮子者。環極魏生以號。蔚之舊弁也。弁姓易名柏。字象南。生而穎異。美須髯。貌磊落。有丈夫氣。官洗馬。林守備。不克終。歸焉。卜宅數畝。時花樹石。費不貲。性好客。典衣充酒資。飲不醉不輟。醉後或歌或詩。動百言。多羽音。三冬煤盡。家人索之。則曰。屋上椽非吾薪乎。成毀吾事耳。構草廬棲之。亦不怪。客有惠米者。傾以易花。環列几前。簷際龍諸鳥能語者。當半部鼓吹。日或不再食。曰。胸中免俗足矣。飽何為耶。藏古琴玉環各一。朝夕摩弄。手譜數曲。名曰壯士操。每一臨絃。鳥鳴花笑。彈罷抱琴而泣。曰。此吾生死交也。又摩其環曰。安得君子兮。贈之以白玉。後以草廬蔽穴地五六尺許。妻子同居其中。遇元旦。服葛衣行市上。手携二子。身無完袴。裹鹿革。緩步各不少。亂於里中之大賈巨家。投一刺以為恥。嗟乎。若象南眼孔中。視人之酒囊飯袋。規規擁銅臭。以為莫予過者。不知作何等矣。此魏生所謂奇窮者也。為作奇窮子傳。見魏裔介兼濟堂集

趙登

趙登者。真定農家子。為趙學博家僕。學博謁選得肥鄉。登隨之。拮据行李。頗艱苦。有學博同選某子甲。見登服勤。欲誘以從己。乃借役於學博。謬為恩甚渥。且許以妻孥田產。登不肯。怫然辭歸。仍事學博。學博再歷任。倦游挂冠。登服勤如疇昔。學博家漸落。登乃設筵酌醴。奉學博居上坐。已奉白銀數百。長跪以獻。學博驚曰。此何為。登曰。老僕數年所積。願供主朝夕。學博辭之曰。汝所積。吾忍取之耶。登泣數行下曰。僕身主之身。則物皆主物也。學博辭益力。登泣愈甚。不得已。取半。無何。學博念其役久。遣還鄉里。登泣而去。每值歲時伏臘。若學博初度。登必具鷄酒為壽。日未出。已及門。如是者又數年。學博謝世。登具哀服。披髮自其家至。哭如喪所生。襄事乃返。里人曰。子何苦如此。登曰。王恩未可忘也。見梁清遠秋園集

謝萬程

謝孝子。南陽唐縣人。名萬程。娶妻李氏。楚人也。事親孝。父死不克殯。夫婦號泣擗踊。里巷慘戚。亦不克助。萬程目其妻泣。若有言不忍。李氏知之。請自鬻為喪具。鄰村董官店有王全者。先有子。七歲而寇掠之。遺唐縣道中。有翁媼拾而養之。遂以為子。義

不得返。乃議置妾。以二十四金買李氏。李歸焉。泣而請曰。妾生士家。知詩禮。翁死。不得已而出。願早夜供績。緼全妾節。君德益洪遠。必昌厥嗣。全許之。越明年。金子所養其家之翁媼皆死。得歸。全兄大有。以為逃人也。愬於觀察使。詞連李氏。時南陽郡丞漢陽張公名三異。有奇政。屬之捕王全至。偕少男子曰。非逃人。我子也。向掠今歸耳。詢少婦何人。曰。此是我妾。非我妻也。唐縣謝萬程之妻。鬻我為妾。妻來惟涕泣。不從為妾。從織絰而已。召萬程。廉之。萬程言所以鬻其妻者。張公歎曰。古有傭身以葬其親者。世傳至孝。爾若此。可謂孝矣。乃答王大有。而畀全金。賞萬程幣。夫婦完聚如初。而旌其門曰。節孝雙奇。見孫宗彞愛日草堂集

曲園居士曰。謝之孝。李之節。是固奇矣。乃王全者。亦天下之義士也。不旌其門。何歟。陳書徐陵傳。弟孝克。當侯景之亂。京師大飢。賣妻臧氏與孔景行。妻不肯。卒賣之。以其貲養母。景行既歿。妻歸謂孝克曰。往日之事。非為相負。今既得脫。當歸供養。遂復為夫婦。徐孝克之賣妻養母。與謝萬程之賣妻贖父。其事正同。乃孝克之妻不克完節而歸。則以買者非王全也。故余反復此事。而歎王全高義。尤不可及。

宜興民曹姓

宜興民曹姓者。有姪通漕八十餘斛。無償。其妻已聘未婚。妻而他匿。叔氏代為繫。鞭笞備至。無以償。私計曰。鬻彼之妻。不少補乎。已而復念曰。吾兒亦有婦將婚。其存姪婦。而鬻吾兒婦乎。貳尹岳修如司漕政。得其情。慨然歎曰。吾不忍無辜士女。仳離至此極也。雖然。公家之賦。不可缺也。于是計常俸外。多方稱貸。代償之。曹氏子姪之婚。姻如故。見周啟集澹木齋集

郭老僕

郭老僕者。明戶部尚書侯恂之僕也。尚書之子方域有郭老僕墓志銘。其文曰。老僕名尚。十八歲事余祖太常公。方司徒公之少而應秀才試。以及舉孝廉。登進士第。老僕皆身從之。司徒公嘗道經華山。攀崖懸洞而陟其巔。老僕則手挽鐵索從焉。華山老道士年百八十歲矣。謂司徒公曰。公貴人也。然生平豐於功業。嗇於福用。此後一月難作。凡有五大難。過此壽可耄耄。此僕當濟公於難者也。幸善視之。然老僕殊不事事。司徒公嘗遣視南園之墅。久之。所司皆荒失。命人迹之。則老僕自携琵琶與一婦人飲於鹿邑之城門樓。司徒公怒。斥之不使近。戊辰赴官京師。老僕固請從。至則日酣飲於城隍市。積二歲餘。以為常。司徒公為烏程相。所攝下獄。顧謂諸僕曰。爾輩

皆衣食我。今誰當從乎。老僕涕泣拜於堂下。司徒公熟視曰。嘻。爾豈其人耶。老僕前曰。主人盛時。安所事老僕。老僕亦酣醉耳。今老僕且先犬馬死。主人又患難。豈尚不盡心力。主人不懷老道士言乎。自此不飲酒。亦不與其家相通。從司徒公於獄者七年。烏程相與韓城相繼秉政。皆苛深。託諸緹校。訶察在事士大夫。親朋奴僕往往避匿去。老僕嘗衣敝衣。星出月入。以事司徒公。初燕女有姚氏者。數嫁不終。饒於財。每日我當嫁官人耳。老僕乃偽為官人。娶之。日取其財。易酒食。交歡諸緹校者。故得終始不及於難。後姚氏察知其偽。大哭罵老僕。以手提其耳。齧其面。面上痕常滿。及司徒公出視師。乃以軍官冠將軍冠。服將軍服。以見姚氏。姚氏則大喜。老僕入謝司徒公曰。老僕嗜飲酒。今七年不飲酒。此後願日夜倍飲酒以償之。久之。飲酒積病。遂以死。見侯方域壯悔堂集。

晉僮齋

晉宏祖。字寅谷。自名其齋曰僮。學者稱僮齋先生。世為懷甯人。阮大鍼之母。先生姑也。以姑命名。致先生欲官。以同知。則謝曰。親知邀光寵多矣。留賓筵中。一布衣高歌謔浪。不所得更多乎。遂告歸。卜築桐江之梅渚。五十後。復避地于龍山之杏花村。自

書斗室曰慎無憂。忍無辱。靜常安。儉常足。卒年七十八。於是大雪深數尺。先生擁被起曰。吾生也大雪。今去亦大雪。吾行光潔中。至樂也。遂瞑。見梅文鼎續學堂集
曲園居士曰。先生書室四語。極有味。余喜誦之。故錄於此。至咎姓不詳所出。廣韻四十八感有咎字。子感切。姓也。是古有此姓矣。說文曰。郛。咎篆下。臣鉉等曰。今俗有咎字。蓋替之譌。然則咎即替字也。梅勿庵先生。乃以為係出漢相國鄼侯。即鄼之省。則字當作替。不當作咎。恐未足據。

邢瘋子

邢瘋子。清苑人。賣菜傭也。無名字。不讀書。能道古人忠孝事。有母有兄。每晨出鬻菜。面傅粉。或塗墨。簪草花。或歌或哭。童稚羣嘲侮之。不為意。崇禎壬午癸未間。行市中。口噉惜。如有所詬詈。或詰之。輒弛荷劇談。上自乘輿。下這邑宰尉。無不指斥其非。時中外大用兵。制府閩帥。能一一舉其姓名。若者貪。若者懦。若者縱。郛曲擾掠民。若者樹黨行私。罔君父。有無真偽。人不能辨。雖顯官悍將。概醜詆詛咒之。鮮所顧畏。且語且泣。目眇口涎交下。手揮淚人衣。聽者恆堵立。咸嗤以為狂談。已荷籠去。有嘲之者。謂爾口喋喋。爾肩不脫是擔。奈何。瘋子瞪目厲聲曰。咄咄。若謂我若是擔乎。是非我

不任。今朝中宰相。閩外將軍。誰克任是擔者。益嘆惜不休。萊常不甞。甞則買酒肉奉其母。母兄謂非家計也。共誚讓之。瘋子乃據地大哭。雜引王祥孟宗事。以譬解。母始釋。一日。情人書一紙。實封投官府。謬云。陳地方利害。啟之。皆指守令不道事。官府怒。欲扑之。左右曰。瘋子也。不足治。僅而獲免。甲申。流寇破城。不見。或云。死兵死水。又云。削髮去。為僧。不知所終。見郭榮學源堂集

毛癰子

毛癰子者。天長縣人。胎而癰者也。以兩手拄地坐行。乞然。雖乞人。竊好義。順治十六年。海賊陷江甯。天長亦為鹽寇劉澤所據。縣令自縊於里巷門。數日暴其屍。毛適過之。泣曰。縣爺耶。乃殮於演武廳。寇平。新令至。聞其事。大義之。遂書一竹版。署毛為養濟院長旌之。於是毛出入乘一丐者肩。若騎而行者。羣丐屬目。甚榮之焉。毛既為丐者長。而縣歲有給。市月有錢。遂有草屋三楹。一妻一妾。而以癰也。不設几榻。蓐草為席。妻卧上席。妾側席。歲時妻妾置酒。羣丐上壽。賤而尊。宴而樂者也。一日當除夕。妻妾置酒已。毛夜半睡熟。夢一金甲者。攫其衣領起。曰。上帝直汝矣。憐爾一廢人。能脫三人死。乃又以一手曳其足。曰。直。毛大驚。竟循牆走。妻驚起。以大視。曰。誰歟。曰。我。曰。

何為走也。乃告之夢。曰走猶夢乎。曰醒也。然而幾活三人者。曰昨也。先是毛於除日乞市。倒錢而歸。大雨雪。而負之行者凍且憊。路過一鋪遞所。稍休。乃坐毛於几。而相拂雪。毛忽訝曰。此中何有呵呵聲。鬼嘯歟。命一丐者曰。入視之。出曰。穴窺一室。有三。人一老者。僵卧息絕。一微喘者。而呵呵者。則一壯者也。曰為何者。曰以雀角訟縣役。索錢寘於此。於是毛命丐者曰。疾與酒。丐者從穴進酒。毛令之曰。壯者先飲。又令曰。壯者飲喘者。俄而二人倚酒起矣。又令曰。二起者。挾息絕者而微飲之。頃之鼻有聲。亦起而坐。於是丐者欲負毛以歸。曰未也。又問三人者。曰室能炊乎。曰無薪。毛又出所乞之米與錢。為買薪數束。納於穴而歸。歸而遂有夢之異焉。時毛方語夢於妻。未已。而天曙。羣丐到門。相顧大驚。遂擁毛入市。而毛則揚揚步出里巷門。過市廛。一市大驚。語夢於市。宋子曰。昔齊人以乞驕妻妾。而毛則以乞行義。不又可驕富貴耶。後數年。有人見之。且鼓腹挺挺。有昂藏氣象。噫。乞人也。能自立若是哉。見宋和橋西草堂集。

黃洪元

黃孝子名洪元。丹陽人。其父國相。以武斷豪於里中。有虞庠者。與國相同里。不相能。遂發國相陰事。欲致之罪。國相行賄。得不坐。庠反以誣受杖。乃偽引謝。具酒食交歡。

而私遣惡少年。誦國相。會國相被酒夜行。從其後。捽項反接之。負以石。沈諸河。里人皆知庠所為也。莫敢問。時孝子與弟某皆幼。其後稍長。微聞之。乃哭告母曰。殺吾父者。虞庠也。母急掩其口曰。勿妄言。禍及矣。孝子每號慟。母輒呵禁之。於是中夜飲泣。至旦。且椎牀曰。死耳。母亦泣曰。汝父未葬。我老矣。俟我死。則聽汝。孝子始受命。兄弟共適市。數市利。斧藏之。虞庠頗自疑。更好言孝子曰。孺子未昏。吾惜汝。孝子陽謝曰。公我丈人行也。得為公壻。幸甚。退而切齒曰。賊奴欲以而女易我父耶。久之。母死。既合葬。兄弟哭拜墓上曰。兒飲血含憤十年矣。今日願與父母訣。遂懷斧往來迹庠。未得閒故事。春社。必盛陳優戲。里人觀者環集。初國相亦社時。被酒遇害。至是。又直社。孝子見庠在社所。馳歸呼弟。各挾斧往殺庠。庠方上坐觀優。意揚揚自得也。孝子直入肩擠之。謂庠曰。逸羣。我送汝死。庠起笑曰。孺子醉耶。答曰。將醉汝血。援斧斫庠。應手仆。衆驚。二子橫斧揮其眾大呼曰。去去。毋當我刃也。皆卻立不敢動。兩斧並下。庠遂死。於是四顧拱手謝曰。某無禮。倉卒乃驚父老。兄弟挾斧緩步出。翌日詣縣自陳狀。有司義之。免其弟。頌繫孝子於獄。康熙十一年四月某日也。後一年。上官竟脫孝子罪。遂去為浮屠。易其名曰光空。見汪琬堯峰集。

曲園居士曰。太倉陸世儀。得亭集。有丹陽二孝子記。亦即此事。惟黃國相為王國相。虞庠為虞翔。吳音王黃不分。而庠翔又音同。未知孰是。國相妻虞氏洪。元弟福元。則可補此傳之缺。又以兩孝子報讐。為奉母臨終遺命。亦小異也。

顏中和

顏中和。本名發祥。吳之楓橋人。其父宏仁。順治初。有怨家周昌者。乘亂偕其黨十餘人。誘宏仁閉空舍中。殺之。而棄其首。已。顏氏得道旁屍。驗之。良是。屢購其首。無有也。及物色殺者主名。知其為昌。連控之於官。不得直。於是宏仁有長子孟和。次則中和。中和年甫十三。痛其父被殺。嘗取析薪斧出礪之。復束稿草如人形。書昌姓名其上。以試斧。如是者數矣。鄰里知者。數易中和。以此為穉子戲耳。即昌聞之。頗心動。然亦未暇備也。逾三年。中和懷斧竊告其母曰。兒將往復父讐。母大駭。搖手止之曰。昌無籍。有濟力。汝弱小。何能為。慎勿自速死也。中和奮衣出門。不顧。是日直昌市中。中和陰尾之行。昌不知也。行稍前。遽自後揮斧。中昌首。流血被面。昌方左右顧。又斧之。而會其母趨孟和走視弟。孟和趨至。昌已死。兄弟乃相率號於眾曰。盍偕我詣官首罪乎。眾如其言。既至縣庭。中和與孟和爭自承殺人。官不能決。眾從旁分別言之。始下

中和於獄。其母蒲伏往視之。且哭且撫其背曰。駭兒。豈不聞殺人者死。顧欲以父子兩命易人一命耶。中和怡然曰。父讐得復。死不憾。其明年巡按御史錄囚。遂釋中和。而周昌前所與共殺宏仁者十餘人。後先皆病死。臨死時。皆言顏泰如守我。徧體青赤色。若有擊者。或又言泰如幸緩我。泰如者。宏仁別字也。不期年。十餘人無一在者。而中和至今亡恙。汪子曰。顏氏聚居楓橋市中。其先有佩韋者。中和之從祖父也。明天啟中。與眾共訴周忠介公冤。毆殺錦衣衛所遣官校。被法死。佩韋以義。今中和以孝。皆卓卓有立。顏氏信多賢哉。見汪琬峯集

耕者王清臣

天啟初。張元度買田潁南之中村。地多桃花林。元度攜榼獨遊。見耕而歌者。徘徊曠間。聽之。皆杜詩也。遂呼與語。耕者自言王姓。清臣其名。世為潁人。舊有田。畏徭役。盡委之其族。今來為人傭耕。差自適。少曾讀書。略識字。客有遺一書於其舍者。卷無首尾。讀而愛之。故常歌。亦不詳杜甫為何人也。問能作詩乎。曰。間為之。遂留共飲。吟一詩。傾榼而去。異日。元度過其家。見舊歷背煤字漫滅。乃燒細枝為筆。所書皆所為詩。經亂不知所終。見劉體仁文集

潁州匠

萬曆末年。詹公懋舉。為潁監州。召一匠入。公方彈琴。匠立戶外。矯首畫指。若議其善否。公問知其能。使之彈。匠即據坐。鼓前曲。詹大驚異。問所自。匠曰。家在西門外。往見貿薪者入城。則易酒而出。擔頭常囊此。因請解而諦視。及聞其聲。心復甘悅。遂往來受學。公贈之金。不受。曰。匠賤工也。受匠之直而已。詹公時時邀之入。更學其法。匠曰。公琴皆下材。匠有琴。即貿薪者所貽。今獻公。果良琴也。如是久之。人終不知匠為監州揖客。見劉體仁文集。

王廣文

王孝子名廣文。台州黃巖甯溪人。農家子也。其父王興就。母夏氏。生子三人。孝子居其長。康熙乙卯秋。大兵恢復黃巖。其母并兩弟。為披甲所掠。歸于杭州南新橋營中。孝子年十七。乞食尋省。識其所在。計所以贖母與弟者。靡厥貲。乃用利錐穿其喉。貫以鐵索而鎖之。羸骸露胸。沿街募化。血淋淋滿頭項間。見者酸心銷骨。競為醵貲而解其鎖。奈主者高其售。三解而三穿之。舊瘡再合而再創。痛哭顛連。至不能進飲食。一日。藩臬聞諸宰官。羣過而遇于途。康其狀。共相嗟歎。須臾得六十金。持至營。缺兌

者尚三金有七。執不放。孝子仰天長號。絕而復蘇。營中有義兵者。不知姓名。解腰中索。如數給之。孝子乃得偕其母與弟而歸。見洪若皋南沙文集。

徐元英

徐元英。字華國。吳江人也。少貧。與二弟仲季分田。仲曰。季田腴。必易之。相爭不決。華國謂仲曰。我田亦腴。可畀汝。毋與季易。於是兄弟以和有富。家欲以女妻之。華國曰。非吾姻也。及吳氏庚帖至。不發緘。照於日中。識其姓。曰。此吾妻矣。遂娶之。生三子。長卯。次崧。次艮。華國曰。吾惟一子爾。卯艮果錫。惟崧成立。人怪而問之。曰。君預知妻姓。吳氏惟一子。何也。華國曰。吾昔夢神人。使吏與我一牒。有文曰。室吳氏。年終四十。三子兩耳佳。兩耳一人也。天定之矣。及病革。家人請禱。不許。曰。命乃在天。何以禱為。遂卒。年四十三。見唐甄圖亭集。

王都閫嫁難女

龍眠王公家裕。以都閫守常德衛。事多惠政。軍民信之。康熙二十一年夏。偶至廐中。別門有老漁伺于外。公謂其獻魚也。呼之。乃前跪曰。民前日捕魚荒洲。聞呼救聲。望之。乃一女子。縛覆舟上。急往解其縛。飲以湯。徐問之。乃曰。妾本南甯張氏士人女。年

十八。避亂山谷。大兵克滇。搜獲。欲肆辱。妾翦髮毀容。堅拒獲免。猶百計窘苦周防。求死不得。師旋。從馬上縛來。及登舟。復縛之舟尾。次桃源。白馬渡。風逆舟覆。橫浮水面。人盡沒。妾獨以繫在尾。出水上。不死。流至此三日矣。翁若再遲至。寒餓死矣。今遇翁。實再生我。旋解身中所餘簪珥。見貽。民不受。女曰。既活我。盍携至翁家。徐寄信父母來迎。當有厚報。民云。我非望報。但生涯一葉。草廬半間。置汝其中。人必猜。報官詰治。則汝我皆受累矣。女曰。翁處既不可。抑思善良有力之家。可轉送收養乎。民曰。人難深信。非畏累。即計財貪色。倘以為側室。或轉鬻求利。是我負汝矣。今守常衛王公。君子也。好行其德。必能全汝。女首肯。故民夫婦同載以來。民先詣治前。不得通。因伺於此。果得見公。亦此女之緣也。王公立命家人迎至。則端潔婉好。雖久在兵馬中。閨範凝然。問之以遭亂故。猶未字。公乃與夫人命女拜為父母。而手持十金。出給漁者。漁曰。民今年七十餘。夫婦二人。并無子女。一簣一笠。終老煙波足矣。初不望報。子後。何用知姓名。為終不肯言而去。王公既畜女。同己出。又數因人寄信其家。卒無人至。心念女薦長。欲為擇配。會有貴州武舉原籍常衛人周名臣侯者。來常祀祖。晉謁王公。見其年少。個儻。即意屬焉。叩之。尚未婚。及他日再來。遂留飲。同坐有趙某者。周中表。

兄也。公以意語之。趙驚曰。此殆天緣矣。乃言周於數月前。夢授職歸。拜香大堂。都不見一切神位。惟小屏上硃書一天字。入內拜其尊屬。則見一女子。持紅絲侍側。飲食甚盛。同飲者為王公玉。相與劇醉。讀史通至東漢秦嘉妻小傳而寤。次日以夢告我。等羣相賀。謂授官必得上缺。授後當有締姻之喜。豈知先有此遇。而我公之姓。又適符所夢耶。語罷。又一友驚呼曰。王姓非應在公。乃我也。我固姓王字公玉。天其令我作合哉。蓋此友自岳陽來。公雖與久遊。亦不知其字公玉。周就視公玉貌。與夢中無二。乃拜求執柯。王公欣然報允。以女歸。臣侯云。王公施德於不相知之人。張女以九死全其身。卒得正聘。漁人救女於死亡中。引見王公。而先後無所取。皆可以風矣。見

念應谷口
山房集

劉梅塢

劉僖字武功。晚號梅塢先生。蜀之某邑人。登崇禎壬子科賢書。就天官試。得州大夫秩。授滇建水。建水為臨安郡附郭首州。臨守缺。公以司馬攝府事。會所屬阿迷州土酋沙定州襲破省城。遣勁兵還攻臨安。公竭力捍禦。凡三晝夜。城中土弁內應。不克守。公預以少子付鄉人王之蓋。令急去。遂與妻楊氏何氏率家人大小告天。北面拜

畢。以序就縊。一時署中同赴義者。男女二十六人。公因喜曰。闔室得死所矣。遂自於堂棟之中位投縲。氣將盡。而寇猝至。刀絕其繩。爭抱而灌之。逾時乃甦。寇相謂曰。公胡自若。土帥素服公廉威。令城下勿驚公家。今胡闔室至此。各解所縊者二十六人。皆已絕。不復生。公瞪目大罵。以首觸刀鋒。血流被面。復前奪寇所執刀。欲殺賊。賊怒。遂反接之。置空室中。次日拔營去。郡民號泣奔視。傳呼劉父幸尚在。公曰。吾守此土。而不能禦寇。致寇內變。躡入吾室中。且盡死義。吾不幸獨生。雖符印莞庫俱無恙。今百姓仍奉我約束。縱朝廷聞而寬我。我何以對諸父老。又何以對室中就義之二十有六人耶。屢覓死。左右護之甚謹。公乘間封印綬遁去。隱姓名於石屏山中。旋落髮披緇。深入雲龍山。獨自住還。童子亦莫知所適。第時見衣袖為淚漬濕。亦竟不敢言。朔望或於峯頂北望拜。號哭失聲。如是者一年。忽危坐禪榻。數日足不履地。但飲水合許。亦不言病。一日忽跏趺坐。口占一絕句云。風雨正迷津。南天仗劍人。此身應已度。花老故園春。吟畢而逝。時戊子年五月某日。見姚文變無異堂集。

呂雲奇

呂孝子名雲奇。字石英。太倉沙頭人。少有至性。談古忠孝事。悲憤激壯。髮上衝。當標

立冰雪中。氣勃勃。膚理不為動。讀陳情出師二表。必反覆流涕。日手方正學于忠肅。楊忠愍集。心慕其為人。往往中夜起立。長嘯聲悽愴如鶴唳。乙酉七月。清兵昧爽至。奇與父偕匿叢薄中。兵得其父。欲加刃。奇跳身出。乞父命。兵不聽。奇環抱乞代死。父子皆被殺。及死。奇猶垂首著父胸。若吮乳狀。見者悲之。妻龔氏與奇同志操。倉猝殮其舅。棺柩皆盡禮。夫次之。曰。此我夫志也。及夫殮。引刀斷一指。血淋漓悶撲地。徐拾燒爐中曰。我誓死如此指。左右皆泣下。州守白公旌其門。曰。節孝雙奇。見黃與聖願學齋集。

徐三癩脚

徐三癩脚。瀛之野民也。世業農。未嘗知書識字。少時獨知不喜奉釋氏。間有釋氏至門。持椎逐之。覲於塗。必毒詈之。曰。懶奴。懶奴。及長。因痘疔癩其脚。故以癩脚渾其名。行。三人皆曰。三癩脚。值明之末。耳聞紛紛起義。泣對其父曰。我家胡不起義。父曰。知兒子。我鄉人也。而安於農。起義胡為。癩脚大蠢其父曰。懦夫。懦夫。疾走村學究所。問忠義二字書法。學究寫二字與之。歸即裂白布一幅。照前點畫。大書二字於中。明日揭竿標諸宅前。父知之。驚墜於牀下。裂布折竿。大唾其面曰。我一家幾死於爾也。癩脚氣懣。襤被卧於牀。日無言。喚之起。不應。與之食。傾於側。積五日。母探之。癩脚已僵。

矣。告其父曰。知子胡以死。啟其牀。五日之飯粒粒猶在。見沈寓白華莊藏稿。

采薇子

國初績溪之嶺北。有宿於路亭者。拾枯枝。捫野菜。入沙罐煮食之。鷄衣百結。間入書館。作字題詩。詩不可解。而字甚工。自署曰采薇子。見汪有典文集。

一壺先生

一壺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衣破衣。戴角巾。佯狂自放。好飲酒。每行以酒一壺自隨。故人稱之曰一壺先生。知之者。飲以酒。即留宿其家。間一讀書。欲歔流涕而罷。不能竟讀也。嘗往來登萊間。與即墨黃生。萊陽李生善。然先生對此兩生。每瞠目無語。輒曰。行酒來。余為汝痛飲。叩之不答。康熙二十一年。去即墨久矣。忽又來居僧舍。每夜半。即放聲哭。閱數日。自縊死。年垂七十矣。見汪有典文集。

朱長源

朱長源。大興諸生。乙酉夏。豫王下江南。郡縣推長源起義。兵敗被執。隸正黃旗。僞宣府人姜納吾居。性佞佛。王賜以婦人。輒辭不受。掌科楊某死於難。夫人華。墮德姬隊。王嘗以賜人。夫人雞髮以距。王既賢長源。滋欲賜以婦。遣入德姬院。恣所擇。長源既

聞楊夫人墮是院也。遂弗辭。見裏佛巾者。知其楊夫人。大言曰。予大興故殉難巡撫朱之馮子也。若道裝。予亦道裝。大興達毘陵。程易與耳。毘陵者。夫人故里也。夫人知其非常人。亦弗辭。長源以夫人歸姜家。向夕。夫人叩長源曰。君脫難入於厄。哀難人否。長源曰。為全夫人節。非特哀之而已。是時姜納吾伏童奴數輩。偵兩人。而長源據椅誦佛。燭且盡。聲益高。至曉不輟。納吾異之。抵夜。復令童奴以班伺。長源誦如初。三夕伺之。又復如初。納吾晨興。盥洗更衣。候門啟。抱長源足。叩頭呼活佛。徐曰。君既不近婦人。何贅疣此一受。為。長源曰。此措紳婦。吾非欲妻之。欲完若璧以歸。恐機洩。弗果。吾願故且同室。然非誦佛。無以明心。不意為君偵得。幸為我諱。毋敗機事也。納吾曰。君義動鬼神。毋復夕夕苦君。為治別室。遣老姬侍楊夫人。久之。聞於王。王愈益賢長源。召長源曰。君誠異人。吾為公合浮屠。趣長源令夫人具書達毘陵。以其母與弟來。王資送之。還平江。夫人歸踰年。長源示微疾。跣跌而化。見汪有典文集

楚壯士

楚壯士。年未二十。質績然。甚弱也。甲申秋。奉母來避亂金陵。或問其姓。曰。我楚人也。姓楚耳。問其名。曰。我壯士也。名壯士耳。家貧。不能事生業。時乞食市上。以養母。市上

人笑其顛。壯士亦笑曰：「我顛也。」冬十月，京營大閱。士卒擾攘，馳射擊技，直羣兒戲耳。閱畢，士卒奔散。壯士鼓掌大笑，笑罷大哭。哭罷走入場，場中列石鼓二，各重四五百斤。挈而壘之，雙手挾二石鼓走場中。周數匝，還分列，再走堂上，取架上刀，可六七十斤重，提走場中，盤舞。舞罷又大哭，哭罷又大笑。有言於馬士英者，召之。或曰：「可得之以養母也。」壯士笑曰：「國賊耳，將取其血以淬吾刃。」或曰：「不如因之。」壯士笑曰：「既事之，何可力為？」亡去。後母死，或勸之走淮徐，謁督師，以貧故不能往。乙酉春，興城伯趙某募勇敢，潛應募，頃又匿去。江東張國維者，起授戎政尚書，建節開府金陵。壯士欣然來謁轅門，有偉男子鬚眉戟豎，繡服錦幘，佩刀坐轅門主謁。壯士敝衣冠，足跣，蹠破革烏，揖偉男子而進。偉男子顧而笑曰：「是積然者矣。」謁焉。壯士奮起，取壁上勁弓二，並握一，開二弓俱折。見者莫不驚羨。偉男子竟不與言，謁至日晡，壯士忽發大哭，取所折弓弦疾走去。次日有人云：「功臣廟樹底，壯士以弓弦自縊死。」見何聚晴江聞集

奇奴

康熙甲子秋，皇帝避暑塞外，有人衣短後，無冠，跪道旁呼萬歲。上聞，止輦問之。對曰：「條奏時務十二事。」上覽其奏而未半也，問若何人。對曰：「臣比部郎中某甲家奴也。」上

怒曰。足爾所宜言耶。杖而流諸關外。監行伍伯路問曰。若何為者。朝中人林立。少若言耶。奴仰天歎曰。吾為人奴。雖勞苦。不廢書。見今世務宜言甚多。意頗望臺省。或此月不言。必他月也。久之無聞焉。又謂今年不言。或明年。至明年復然。自今以往。不可復待。故迫而為此耳。創甚。不能行。未出關而沒。伍伯還京師。告人如此。馮子聞之流涕曰。嗟乎。奴人者不言。迺為人奴者言耶。皇帝仁聖。固能虛己納諫者。特不欲以一奴辱朝廷。輕當世士。其尊貴有位君子何等也。足奴。奴其身而儒其行。真奇奴也已。

見馮景
解春集。

田鈍庵

田鈍庵名世亨。字子貞。鈍庵者。則以生平所住。多與利反。故用之以為號也。先世以武功。為睢陽衛指揮。父時暢。中崇禎辛未進士。為藍屋令。鈍庵幼而失怙。復不見慈於母。家業飄零。一切人世易致之事。至鈍庵而所謀輒左。布政使邱公茂華。藍屋公同年友也。檄州守徵鈍庵狀。州守多方延致。至則親具湯沐。更衣磬折。備主人禮。鈍庵私念曰。以往衣食。不復足慮矣。既而曰。邱公得毋以此去乎。坐未定。邱公左官之。問果至。曲周李公繼來。臬豫鈍庵以年家子上謁。李公存恤周至。許援其子入庠。人

至為貨。鈍庵曰。命乎。會嘗有變。已而學使者以遺去。歸德遂不果試。鈍庵每出。雖晴。則曰。是必雨。人皆笑之。已而果雨。每訪人近村。則曰。是必不過。人且不謂然也。已而果不過。持錢入市。則曰。是必不得所需。人猶疑其未可知。已而所求之物果告匱。久之。人始共信。曰。鈍庵拂逆之遭。誠如所言。非誕也。見田園芳。遠德軒集。

曲園居士曰。此等人古亦有之。太平廣記引異苑云。有人姓劉。人若與之言。必遭禍難。惟一士謂無此理。劉聞之。忻然而往。自說被謗。君能見明。答云。世人雷同。何足卹。須臾火發。資畜服玩蕩盡。於是舉世號為鴟鵂。脫遇諸塗。皆閉車走馬掩耳奔避。又引獨異志云。淮南有居客盧嬰。氣質文學。俱為郡中絕人。悉以盧三郎呼之。但甚奇蹇。若在羣衆中。主人必有橫禍。或小兒墮井。并幼女入火。時元伯和為郡守。始至。愛其材氣。特開中堂設宴。眾客咸集。伯和戲問左右。小兒墮井乎。曰否。小兒入火乎。曰否。伯和謂坐客曰。眾君不勝故也。是日軍吏圍宅。擒伯和棄市。此二人視鈍庵更甚矣。

丁公子

丁公子之出亡也。乘一驢而去。念四方無能匿我者。惟故客某。食於吾家久。今往依

之必能庇我。遂疾驅而抵其家。相見輒流涕。匿公子於其內。曰。姑深藏。吾入縣察之。
翌日還。謂公子曰。吾家村落耳。不足隱公子。縣中某家可居也。乃與公子徒步而詣
縣。中途公子倦不能行。客忽瞋目怒罵曰。汝猶恃汝勢力耶。吾今送汝于官矣。汝不
行。吾答汝。公子大恐。伏而泣曰。公在吾家久。事急相投。公乃作此態耶。客不聽。忽一
樵者負薪至。客呼曰。此丁公子也。其與我執而送於官。樵者曰。丁不下。何與吾事。吾
市我薪耳。客曰。知奴汝薪值幾何。獲丁公子。有重賞。吾與若公之。樵者曰。信如公言
乎。恐有誤。客曰。吾在渠家多年矣。朝夕譙集。熟且久。不誤也。樵者倚杖而問公子曰。
汝識此人乎。公子涕泣不能言。但曰唯唯。樵者色忽變。鬚張髮上指。舉杖擊客首。仆
地。遂斃之。謂公子曰。去。吾亦逝矣。問其姓名。不答而去。見鄭廉柳下堂集
曲園居士曰。丁公子不知何人。明史丁汝夢。嘉靖中為兵部尚書。以俺答入寇。斬
於市。妻流三千里。子戍鐵嶺。所謂丁公子者。殆即汝夢之子歟。

錢一本

錢一本。字國端。武進人。世稱啟新先生。明萬曆癸未年進士。除江西廬陵令。擢御史。
按西粵。會郵傳建儲改期。抗章不避觸諱。又疏論輔臣罪十條。疏俱留中。明年逮孟。

給諫養浩。杖闕下。株連一本。削籍為民。其學凡經史。濂洛關閩書。無不窺。而尤深於易。居家凡二十六年。一日。忽謝友人。之鄉營治兆域。以寄寓通客自誌。啟土得宋紹熙錢。背復鐫一元字。臆之。當是紹熙元。其年為庚戌。以日易月。是歲九月為庚戌。因作詩。有庚戌年還未易逢。今年九月便相從之句。已歸。果九月庚戌卒。人皆以為讀易前知云。見陳玉璣學文堂集。

會纂編卷一終

蒼巖編卷二

清 曲園居士纂

沈應奎

沈應奎字伯和號湛源常州武進人為人矜氣節然諾不苟喜急人難有絕人力置鐵簡自隨意有不平輒執簡起舞光上下閃閃颯拉有聲舉萬曆乙酉孝廉公車經費縣山中與山人并入古廟少年數輩扛巨木堵其門應奎睨而笑曰是須數輩乎搥袖平舉之一少年指神前石鼎曰能舉是乎應奎挈之行數十步復置故處少年舌吐不能合應奎曰吾所至嘗欲陰求天下士爾等不足為也拂衣去河間邸舍有驟食人觀者環列不敢救應奎怒曰奈何縱獸食人持鐵簡奔入三撲三避之又撲簡入目尺許乃仆其人已失半面伏地狂號望應奎猶作叩頭狀應奎少時經鄉之陳渡里土人家方產牛數月力猛如虎人稍近輒被嚙土人家釜甑罌缶之屬皆無完器屋且折其兩角厭苦無如何應奎瞋目久之躍身跨牛背牛奔十里許應奎摩道旁古樹并力以兩足夾牛起懸牛於空有頃復楮之樹從容而下曳其牛仍來之歸其家蓋其好奇矜氣力類如此盧孔禮者交河義士也路遇不平毆其人立斃繫

獄論死。父老果語。道旁太息。應奎聞之。立詣縣。語令曰。方今倭躡朝鮮。交河輪蹄四接。盜賊白晝劫行旅。公何不以誤殺賞之。俾部署少年守間里。卒有事可致死力於君。毋徒殺壯士。令因釋孔禮。而語之曰。非吾釋君也。吳中沈某實教之。及應奎下第。復經交河。孔禮同子弟輩伏道左迎歸。妻女治饘餅上食。兒子持土甌出沽酒。而里中羣少年聞沈公來。皆至其家。叉手代孔禮稱謝。又三四年。持尊酒炙鷄至。願與沈公共飲。應奎狂飲大醉。持觴起舞。談說古今壯勇義烈事。激昂流涕。羣少年皆仰天叩頭。誓為沈公死。孔禮再拜把酒曰。孔禮與諸兄弟。既以身許公。公如有事。當率五百人裹糧服矢以待命。惟公之所使之。應奎後官刑部主事。出知汀州。稅監高宋播虐。將由汀入粵。應奎大書榜示。直達會城曰。稅監將入海從倭。抵汀境。太守當領吏民擊殺之。宋聞屏氣不敢經汀。尋以繼母病棄官歸。復起南光祿寺少卿。以東林削籍。年七十餘卒。夫極山人曰。光祿負絕人之力。又得壯士五百人。悉以身許。卒不得用以死。及光祿死。而天下且大亂。思得如光祿者而不可得。豈非天哉。見陳玉璽
叔峰集

吳嘉紀

吳處士名嘉紀。字賓賢。一字野人。泰州人。家州之安豐場。地濱海。斥鹵。居人煮鹽為

業性剽悍喜鬪。遇凶歲即起為盜。平居無事。口吻憤怨。輒殺人。處士獨以溫然儒者居其鄉。初事科舉。後遂棄去。閉門窮居蓬蒿土室。名所居曰陋軒。終日把一卷。苦吟自娛。晚年善病。或并日一食。不以告人。里人不知也。近海多暴風疾雨。水湧數丈。處士廬舍窪汙。每歲水至。常及半扉。井竈盡塌。苦吟不輟。其為詩。上為嚴冷危苦之詞。所撰今樂府。尤悽急幽奧。近代嚴棲之作。鮮有過之者。周櫟園王阮亭兩公雅重之。有陋軒詩若干卷。版行於世。見汪懋麟百尺梧桐閣集。

孫默

孫處士名默。字無言。人無識不識。皆稱無言。因以字行。休甯人。遊於揚州。居一椽。從一奴。白衣青鞋。蔬食而水飲。鄉人多大佑。居積於揚。競尚居室衣服。飲食伎樂。處士望見。輒搖手閉目去。見通人大儒。即折節願交。而於寒人時士。上文能詩。或書畫。方使有一長。必委曲稱說。令其名著。而伎售於時也。然後快。以故四方知名。及伎能之士。多歸之。朝一客至。即叩諸聞人之名。曰某某來。暮一客至。又叩之不倦。處士長身高足。深目朗眉。被服甚古。見其遇風日。以扇障面。疾行衢巷。或躑躅霜雪泥凜。知必四方客至。而處士為之來叩也。見即出卷帙。閱袖中纍纍。曰。此某某作也。如是者。自

壯至老如一日。不事生產。終其身於交友文字中。未嘗涉毫髮私死之日。猶啟敝筭。理四方友朋書疏。授其子。其重交好文。固如此。見汪懋麟百悟桐閣集。

申自然

申自然。松江人。故明博士弟子。豐於財。明亡。自然棄制舉業。散家財結客。欲有所為。未發。謀洩。有司捕得之。同坐者六七百人。皆論斬。自然已押西市矣。忽有從衆中易之者。雖自然亦不自知其故也。於是自然得亡去。既亡抵家。而其家人七十二人以自然為必死。皆先期縊死。自然之妻孕。既懸於梁。而胎墮。犬守之。鄰人之犬欲噉其胎者。守犬輒鬪殺之。凡殺犬者四。而此犬之力竭。亦死。自然既坐法亡匿。家人入盡死。乃身奔走天下。然善畫。以此餬其口。轉徙至徐之沛縣。有陳昭大者。其叔任沛縣教諭。昭大從之。見自然之畫於準提庵壁間。善之。叩之。庵僧而識自然性嗜酒。必極醉。醉則歌呼之聲不絕。至學為犬吠而後已。昭大詢之。不答。至踰年。然後泣然告昭大曰。往者吾婦死於縊。而胎墮。鄰人之犬爭噉之者。吾之犬輒殺之。凡殺四犬。而吾之犬亦死。吾每念之痛心。故醉而為犬吠也。吾家貴賤七十二人。無一生者。吾嘗赴西市矣。忽有易吾於衆中者。而吾不知脫我於死者之為誰也。吾於明時。為博士弟。

子。不忍故主之亡。破產結客。今雖家破身亡。不悔。吾名自然。則自然之。不必叩吾之名諱也。吾為松人。則松人之。不必悉吾之里邑也。然後昭大乃知自然之為人。後自杭州。貽昭大書曰。吾之友陷大獄。得三千金可免死。吾賣畫於杭城。幾得半矣。將之金陵。脫吾友於獄。則還就子。以遂終老約。久之。自然所謀脫獄者。竟論死。自然亦於是日扼吭死。見儲方慶文集。

李葆甫

李葆甫。名曰燦。福建安溪人。以諸生高等。貢入太學。能文章。有幹畧。安溪在萬山中。與永春。德化。二邑接壤。巖谷深險。箐篁叢蔽。盜賊之窟其間者。官司咸莫能詰。順治乙未丙申間。海宇輯甯未久。所在賊依險以居。率掠人。索厚賂。葆甫有弟。携妻孥居山堡。一日賊至。弟及弟婦與其從子女十二人。為賊所獲。葆甫徒步入賊營。以情告。賊吏慷慨陳禍福。賊感動。將盡反其家人子弟。有阻之者。乃止。會得閒。葆甫弟婦及一從子得出。十人者終無還理。葆甫練鄉兵。謀剗得之。賊所居地名摩頂峰。三面皆可攀援而升。置邏卒戍守。惟山後絕壁峭立。非猿猱不能至。賊不為備。葆甫募得樵米二十人。由山後蟻附而上。令人截一大竹筍。吹之如篳篥聲。振林木。葆甫則身率

鄉兵自山下鼓噪。天將明。兩驥集。泉聲瀕洞。氣霧瀰漫溪谷。咫尺不辨人。賊出不意。大驚。相奔觸逃走。葆甫遂挈其弟及一從子以歸。然尚有八人在賊中。賊恚恨糾合餘黨及三縣之脅從者萬人。日夜挑戰。葆甫冒矢石攻殺。五月餘。所破砦以數十計。葆甫兵嘗不滿百。一日立營柵方定。軍中無糧。先遣五十人運糧城中。僅留四十人守柵。賊聞之。率其衆八百掩至。咸相顧失色。或勸堅壁勿戰。葆甫曰。不可。賊驟來。此必知吾虛實。以數百人攻一空柵。吾必盡矣。不如先迎之。與一決。四十人者。分為二隊。以二十人守柵。二十人迎賊。隔溪水而陣。相距五步許。賊列礮百餘。齊發。人皆倚樹間避之。賊礮窮。渡溪水徑前格鬪。二十人反舉礮擊之。中其渠帥。再發。仆其衆。賊驚竄。葆甫益麾兵合守柵。二十人前進。格殺數百人。相枕籍死者無算。賊宵遁。葆甫直追至其所。遇秀才蕭某。謂曰。君家賊山下。賊動靜必知之。君第為我言。李葆甫安溪男子。誓不與若曹共生。蓋早出決戰。毋自逃匿山谷間為也。秀才具以告。賊懼。偽許還其家口。而纒繫如故。蕭恥失信於葆甫。率其族人子弟與葆甫合兵破賊壘。盡奪其子弟八人者以歸。賊之魁某某走至漳州請降。於是三縣山寇悉平。有司上其功。將不次擢用。而賊某降於大帥者。為讐言所殺。賊黨恨葆甫刺骨。誣以同謀殺人。欲深

文入。孫甫罪事雖得白。其功亦竟未敘錄云。見徐乾學
憺園集

吳伯宗尋弟

吳伯宗。山西稷山縣民。弱歲喪父母。兩弟俱幼相依。一日。其少者忽失去。伯宗訪求數年未得。其次者忽又失去。伯宗哀切不能已。遠近尋覓。稍有音問。則以負販為名。不憚千里。庶幾得之。後其少者得之都中。為高姓人僕。高遇之頗厚。且感其兄之義。謂之曰。吾為子善撫以待。子訪求次弟有行。來時可并歸也。時已微聞其次之信。乃在甯古塔將軍所部下。甯古塔者。北去遼陽盛京尚數千里。爛胛失明。墮指裂膚之地。國家所以處罪人也。伯宗慨然與季別曰。吾得仲則偕返。不返。則并吾之妻子屬子矣。至則其弟果在。赴將軍訟之。使部下將領質焉。中間伯宗忽躍起不跪。將領怒而扑之。血被面。伯宗徐曰。民非敢與官抗。適見略吾弟者。奴吾弟者。皆王法不宥之人也。美衣帽。平立官側。民兄弟良家子。為奸人誘掠。萬里投命。官不急明其冤。而以罪囚相待。是以不服。將領意悟。白將軍歸之。自出關至。入厯三時。其在甯古塔。正冬月節候極寒。足凍盡見骨。兄弟相扶。數日行冰雪中。僵仆幾不能起。嗚呼。其懇勤可書也。見李光地
榕村集

黃廷璽尋兄

黃梨洲有萬里尋兄記曰。義六世祖小雷府君。諱璽。字廷璽。兄弟六人。長伯震。商於外。踰十年不歸。府君魂祈夢請卜之。瓊茅蚌殼之間。茫然不得影響。作而曰。吾兄不過在域內。吾兄可至。吾何獨不可至乎。躡屩出門。鄉黨阻之曰。汝不知兄之所在。東西南北。從何處尋起。府君曰。吾兄商也。商之所在。必通都大邑。吾盡歷通都大邑。必得兄矣。於是裂紙數千。繕寫其兄里系年貌。為零丁。所過之處。輒榜之。宮觀街市間。冀兄或見之。即兄不見。而知兄者或見之也。經行萬里。三山獠洞。八角蠻陬。蹤跡殆徧。卒無所遇。府君禱之衡山。夢有人誦沈絲盜賊際。狼狽江漢行者。覺而以為不祥。遇士人占之。士人曰。此杜少陵春陵行中句也。春陵今之道州。君入道州。定知消息。府君遂至道州。傍徨訪問。音塵不接。一日奏廁。置傘路旁。伯震過之。見傘而心動曰。此吾鄉之傘也。循其柄而視之。有字一行曰。姚江黃廷璽記。伯震方驚駭未決。府君出而相視。若夢寐。慟哭失聲。道路觀者。亦太息泣下。時伯震已有田園妻子於道州。府君卒挽之而歸。

見黃宗義南雷文約。

維陽于生。携其妻館穀於益都。劉氏生弱冠。恂恂雅飭。妻新婚。纔踰歲。修潔明靚。常愛豔妝。書舍去維陽近百里。抵秋。婦思歸甯。劉以道第懼多莽伏。凡之。婦兒女子情。不聽。愈欲往。計即往。當緼服避暴客。婦豔妝一如平時。生妻各跨一驢。與劉家一僕持棧行。不數里。秫田中忽呼哨聲。五六賊露刃出。生跳而逸。伏數步外。伺賊急持婦。僕奮挺擊之。賊斃刀焉。遂斃。婦大呼曰。吾父吾夫。皆諸生。義豈為賊奴所辱。以手抉賊面。血濺衣襟。主聞之。奮而前。徒手搏賊。遂遇害。賊恨甚。乃支解婦。糜其體。詰旦。劉氏聞行路藉藉。往視之。收殘屍。具棺衾殮焉。其父老諸生。來會葬歸。痛哭以死。踰年。流寇陷京師。賊羣糾為大盜。與一女巫言。戕婦時。截雙足歸置簷間。已乾腊。取而玩之。碧纈細絢。色澤黯淡矣。慘哉。婦死於夫。夫報婦死。僕為劉氏僕。亦奮挺鬪死。使三人者。幸而膺國家之任。卒有非常。勢必扼腕決脰。以報君父。無難也。于生名陞。字霞舉。婦夏氏。僕名三傑。見安致遠安靜子集

劉公言

劉先生諱公言。字德白。久喻。世襲青州左衛指揮僉事。先生其仲子也。生有異徵。少為文章。空明韶蕩。一洗程式熟爛之習。乃數踏省門。不見收。輒謝去。舉子業。專肆力

於詩古文詞。汲古之餘。旁及方術諸家。而尤邃於星命之書。以人始生年月日所值星辰。推入壽夭貴賤。不失豪髮。舊川韓允嘉。累因鎖院。先生謂其一生科祿。皆會於戌。當於是年得舉。人以戌非鄉試期疑之。迨順治三年。山左再開省闈。實為丙戌。韓果舉於鄉。及戊戌始成進士。其信而有徵。皆此類。自推命數。年七十當死。但不至藥裏糾纏。牀蓐淹頓。差異世人耳。歲在辛卯。年數通符。老妻偕春鄰家。先生閉門獨坐。及啟扉。先生死矣。先生詩最富。所著五行之書。亦數種。鏤版行世者。惟投老吟一卷。斗數九辨一冊而已。見張貞文集

王次泉

世祖章皇帝討平僭逆。撫有九有。惟天命既去。於有明。喪厥師。凡陵寢所在。敕護視如故。尤哀懷宗之志。而憫其亡也。嘗祭於其陵。而為文以告之。于時民間始稍稍言懷宗梓宮在殯時事。初闖賊之禍。帝后既崩。以車一乘。載以出東門外。棺以柳木。置道旁。久之。偽符下昌平。令葬。而不給於見錢。時皆偽官。無有為意者。于是有十人者。痛哭。相與出家財。致懷宗故妃田氏之墓。以葬。既葬。復痛哭。各散去。十人者。既不自言於官。而世亦無有跡之者。康熙十有四年。有王生歌者。狀其父之行曰。方偽符下。

州。州藏無一錢。請於府。府若弗知也。復下之州。州官吏益怠。吾父聞。則日夜泣。倡九人者。各傾其資產。得錢三百有五十千。為請於官。迎梓宮而合之于妃墓。凡舂鍤斤復之事。吾父無不親也。又曰。墓中有殿翼然者二。後殿則妃棺在焉。梓宮既下。帝居中。后居左。而易妃其右。梓宮無槨。以妃之槨承之。后與妃竟不及槨也。于是始知十人者。有王君。而其九人。則生亦忘之矣。王君諱政行。號次泉。世居昌平之福會里。祖父皆業農。不仕。君當崇禎末。官守備。顧瞻天下。慨然曰。非我所能也。遂棄官歸。居鄉樂善好施。自甲申後。益自屏跡。然聞人窮急。輒救助之。歲饑。全活人無算。嗚呼。如君之行。皆可書也。見韓美有懷堂集

顧繩詒

明仁壽令顧公。諱繩詒。字敬承。故大司馬少保公諱其志之仲子也。崇禎庚午舉鄉薦。是科得人最盛。榜首楊公廷樞。外如張公溥。陳公子龍。鄭公敷教。戚公玉贊。諸賢皆宿負譽望。時論翕然。一日大會於虎邱。諸賢畢集。言論風采。各各自得。酒酣。楊公離席起。大聲揚解而言曰。吾兄弟中有能為方正學楊椒山其人者。卒此爵。楊公蓋自謂。眾亦共目之。顧公應聲起。端拱趨出曰。小弟能為。引爵一飲而盡。一坐大驚。公生平豈

弟多智。訴諧滑稽。嘗一言傾其坐人。人皆解頤。指之曰。此後物。非龍逢比干也。及崇禎末。公官成都之仁壽令。獻賊破蜀。據會城。以公循吏得民心。因遣人招公。公慷慨指天誓不辱。即馳馬入學宮。縊而死。嗚呼。公之言讐矣。此甲申七月事也。見徐枋居易堂集

傅鼎卿

臨朐傅國字鼎卿。第後授通許令。有善政。升部郎。督餉遼左。不如法。削籍歸。築室亂山中。置書萬卷。自號雲黃山人。以石為門。鐫雲黃山人。自序文其上。望之如阡墓間。綽楔云。內置一樓。顏曰凝道。以木為複道。直通寢室。外築土為牆垣。僅與眉齊。每春和出遊。必朱衣進賢冠。肩輿撤去襜帷。其女先適平壽張氏。貧不能具嫁裝。乃迎歸。大為治簪珥衣服。具鼓樂。擇吉日。令其婿復行覲迎禮。其任誕多類此。見安致遠安靜子集

吳野翁

吳野翁名光字與嚴。江南武進人。自為野翁傳以見志。其略云。野翁無姓氏。問其年。亦不記甲子。性不喜城市。雖居城市。胸中自謂有邱壑也。故自號曰野翁。翁為人少可而多怪。落落寡所諧於世。然又平易近人。雖樵夫牧豎。相對歡然。未嘗有忤於物。少讀書。每厭章句。得古人大意。便爾欣然。晚年一切度置高閑。編茅插籬於中田。

桑柘之間。十畝閑閑。將終身焉。不復問人間世。亦不復知有人間世。人或謂翁肝肺之業。田家亦以此為苦。而翁獨甘之。無乃不近人情乎。翁笑曰。吾自樂此。不為疲也。作苦之餘。把壺自傾。舉杯邀月。不覺歌呼嗚嗚。而翁從未嘗以詩酒問世。世亦未嘗以詩酒多翁。翁所最適意者。荆扉晝掩。閒居靜坐。曰。吾於今日。猶能置身歲皇以上。標枝野鹿。庶幾未遠。翁自號曰野翁。人亦因而稱之曰野翁野翁云。見李容二曲集。

陸周明

陸周明。名字燭。鄞縣人也。少與錢司馬肅樂讀書。慷慨有大志。以好事盡其家產。室中所有。惟草蓆敗絮及故書數百卷。及卒。家中整頓其室。得布囊於亂書之下。發之。則人頭也。其弟春明識其面。奉之而泣曰。此故少司馬篤庵王公頭也。初。司馬兵敗。梟頭於南之城闕。周明思收葬之。每徘徊其下。一日。見暗中有叩首而去者。跡之入破屋。周明曰。子何人。其曰。漁人也。周明曰。子必有異。無為吾隱。其人曰。余毛明山。曾以卒伍事司馬。周明相與流涕。而詣江子雲。計所以收其頭。江子雲者。故與周明讀書。錢公之將也。失勢家居。會中秋競渡。游人雜沓。子雲紅笠握刀。從十餘人登城遊戲。至頭所。問守卒曰。孰戴此頭也者。卒以司馬對。子雲佯怒曰。嘻。吾怨家也。亦有

是日乎。拔刀擊之。繩斷墜地。周明。明山已據立城下。方是時。龍舟噪甚。人無回面易視者。周明以身蔽明山。拾頭雜稠人而去。周明得頭。祀之書室。蓋十二年矣。至是而春明始瘞之。見黃宗義南雷文約

雲夢山人

雲夢山人孫斯億。字兆孺。華容人也。生而慧且美。未韶。以疹眇。七歲能賦詩。年十四。補弟子員。聲稱藉甚。久之。上書督學。棄巾襪。冠垂陽巾。渡江如淮。覽京口三山。歷姑蘇。汎錢塘。徘徊會稽。天目之間。返憩金陵。歷豫章。再遊京師。日與世外人交。不袖一刺。還訪鹿門。登麥山。南謁衡岳。東入郢。北游蘇門。百泉。嵩高。所至徧覽名勝。慷慨懷古。長嘯高歌。時人莫之測也。於時若王元美。汪伯玉諸公。靡不倒屣延致。山人山人傲然無所屈。意有所適。往往不謝去。浪游數十年。未嘗以私干人。山人曰。吾五十年來。雙履所歷。天下郡國十之五。所探名山水十之七。所交賢豪大夫士十之九。今其休乎。遂歸里。入元石山中。頽然自放。以終。遂近問字之士。日無虛席。天下無知不知咸稱雲夢山人。山人殆古詩人之狂者也。見羅首昇類園詩文集

申子純

申氏自按察公天益以下。世有文筆。子純者。按察之孫也。甫周晬。母顧病歿。子純啞。啞悲啼。人以為嬰兒故。然及臨殯。號泣不休。始知其為孺子慕也。父異之。乃名之曰孝。十六歲補博士弟子。父嘗病癰。幾殆。子純朝夕吮其毒。穢惡之氣。浸淫臟腑間。遂悶絕。恍惚至上帝所。帝曰。以汝孝。特生汝父。賜之青水。乃蹶然醒。嘔出毒涎數升。許父喜曰。吾名爾孝。不虛矣。見朱長孺愚庵小集

竇成

竇成。蜀人。桐城守將廖應登之小卒也。應登以川兵三千防桐。崇禎辛巳。流賊張獻忠盤居六皖山中。數出攻破城邑。惟桐城不下。賊攻之益急。應登輕騎出。請救於廬州道。出舒城。方解鞍飯。賊騎突至。劫之去。因挾還桐城。使誘降。是時桐城受圍久。糧且盡。守者皆倦。有異心。賊知之。命應登擇卒中能言者。為營中素信者。使招諭城兵。廖舉成。成許之。賊夾以精兵二人。加利刃其頸。迫至城下。成給曰。曷稍寬我。使守城兵得見我面。我好與語。既見城上兵。大呼曰。我竇成也。主將為賊劫回。逼我招汝等降。幸守城勿生異志。賊中甚苦。西門掘地道穿城。今掘皆遇石。不能穿。且糧盡。火藥盡。賊本無多。餘皆烏合。無能為也。城中宜速請救兵。我拚死報汝城中人知。賊急以

利刃破其腦。且破且號。至死號不絕。城上人望見之。皆焚香叩首。守城官亦望而拜。迄斬割既盡。乃止相與哭泣。設主。即日建祠祀之。賊旋解圍去。見錢澄之四間文集。

陳朗生

陳朗生名昉。樞陽人。孕十四月而生。少負奇氣。岸傲。習舉子業。非其好也。既試有司。不得志。益務博覽。飲酒自適意。於詩。好李長吉。徐文長。於文。喜李卓吾諸書。然亦隨其意興涉獵而已。不竟讀也。喜為詩。多自撰造。不入常格。宅故倚山。山石硤礪。塊然壓宅而踞其左。君毅欲鑿去之。鑿十三年。而塊然者悉破除。鏟平。半壁削立。因其方廣。構軒曰石舫。內供魯仲連。李太白。元次山。黃山谷。王文成。五先生。山谷則相傳宅後山為其讀書臺。要無所據。其四先生出處學術。固不同。不知君何取而合供之一室也。自石舫循半壁上。有屋如巢。曰舫閣。閣中見江及江南諸山色焉。閣後為浣齋。以課子。而江以益廣。山以益近。君每憑檻顧望。而大樂之。而君之家以罄矣。顧好客。客益盛。時時置酒石舫。召妓佐客觴。流連日夕。皆鬻產稱貸為之。以是益貧。崇禎壬午秋。流寇奄至。君方飲於下市。酒酣。或告曰。賊至矣。則大罵。賊至。始奔回家。人業已避賊先去。君被執。至義津橋。使負擔。不勝。砍之。仆地死。猶背刺十四創。砍未殊。賊去。

復甦。自顧頸血滿地成塊。撮而啖之。後賊至。佯死。有二小賊見之曰。此血黑。冤血也。又視之曰。陳先生也。試喚之。若能效。猶可以活。因連喚陳先生。君微效。喜曰。可救矣。為合其頸。取汗污氈帽。燒灰傅之。上下縛足。扶起。捧其首。掖以行。行至楊老媪家。以所掠簪珥。絲帛雜物給之。屬其善視陳先生也。媪視惟謹。已稍愈。昇歸。卒不知二小賊為誰氏子。既至家。故居盡燬。瓦礫滿地。即其地遽廬卧焉。是時賊去。諸子避賊追。朝夕不給。孺人出行汲於水際。得金數銖。以歸。皆黝色。似甫出土者。君叱之。問所從來。具以告。命諸子隨孺人俱往。復得若干。於是諸子於瓦礫中。梧鼎炊餅。日鬻錢數千。食飲以足。益求醫藥調治。創漸合。平復如常。噫嘻。君死而不死。乃重活四十餘年。更於廢址次第結構。稍復舊觀。斯以異矣。人謂君性怪癖。故遭奇禍。其死而不死。則以君平生熱腸好施得報也。君嘗見有人被誣為賊者。其人實非賊。須賣婦償所失。乃得免。君慨然解囊。如其數償之。婦得不去。同里生負博錢。謬以他故告急于君。君方鬻產餘三十金。即持付之。皖人范生。於通市過穰時犯禁。為市人裸擊幾斃。君以歸。為衣襦。食飲之事。解乃令去。其急人難如此。然君非有心要人感激。值其血性偶動。則為之。亦不常為也。概陽故有上下市橋以通。相傳橋有怪。日落輒出魅人。君嘗飲

下市大醉。夜半逃席歸。叩門。家人見其獨返。大驚。問之。曰。一老人提燭送我來。徧覓無有。是時市門已閉久矣。又有請乩於陶氏宅者。方縱筆。忽停曰。陳朗生過門。是人狂生。且俟其去。又一日醉卧。鄰人請乩仙至。自書姓名。則陳朗生也。由此觀之。君不畏鬼神。乃為鬼神所畏。又復遊戲鬼神之間。豈非狂者哉。晚年貧益甚。諸子養必以酒。得酒瓶。挂樹枝上。往來過其下。輒就樹飲。醉拾敗葉破瓷片。書所得句。吟數過。棄去。以為常。改革後。禿頂服古衣冠。久之冠服敝甚。白髮鬢髮。望見相識。即引去。紙窗壁。上編書為天下真道選。得世間大自在人。袁中郎詩句也。死年八十一。臨終自為墓志。只數語云。平生所嗜。山水詩酒。風月閒靜而已。治亂何有哉。又自為石舫喪制。識子孫不得用世俗禮。親書銘旌。題為閒翁石舫老人之柩。見錢澄之田間文集。

劉泰齋

劉若宜。字宜之。號泰齋。皖之潛山人。故明兵部職方司主事。甲申國變。公避跡浣花庵。難染為僧。賊物色得之。繫至營。會賊敗。倉皇西奔。遂得逸。改革後歸皖。故與公同譜者多列當道。交相薦辟。皆不就。謝以詩曰。山僧久卸朝天路。只整威儀拜法王。自是閑門却掃。絕跡不入城市。作不入城說。託詞於老貧病。不欲以高尚為名也。室如

斗大。客至促膝而坐。僅一僮。畫謀生於市。則自擘茶進客。終歲不窺門。門外委土成培塿。高數尺許。送客出。則相與携手一至其上。以足為登眺云。自為靜室銘曰。六尺地半間屋。靜則有餘。動則不足。木為鋪。蓐為幕。冬無甚寒。夏無甚燠。常冥心時閉目。不出戶庭。直游造物。皆實錄也。見錢澄之田間文集。

周光綬

崇禎十年丁丑。永新周孝子以刲股死。邑侯閔公命諸生採事實以聞。諸生具狀上言。孝子名光綬。字弱生。為邑博士弟子。幼有至性。父宏謨。負才以老。抑鬱善怒。筆楚或非其過。綬怡然不敢對。父寢疾浹年。綬晝夜調藥餌。坐卧牀側。再拜向醫者乞方。醫知其不治。謬曰。人肉可療也。綬信為然。刲股肉。熟而獻之。負痛傷筋。憊甚。寢於別室。父急呼。綬兒安在。綬恐傷父心。聞命踴躍。跛而來。血淋漓不止。頃之。父病篤。綬憂痛不能起。遂先其父三日死。當刲股時。父初不知為子肉。食之頗快。綬喜。復刲其左臂。家人覺。爭奪其刀。竟以此為憾云。見賀詒孫水田居士集。

髯俠

髯俠者。武昌舟子。不告人鄉里姓名。髯長尺許。分五髭甚美。人呼為美髯翁公。目光

如炬獨操一舟。往來吳越間。崇禎時。楚黃陳大巖者。有文名。訪友於金陵。賃得髯舟。見髯貌。怪之。既登舟。鼓棹如飛。暮宿。見水牛十餘頭。浴於江。妨泊處。髯以左右手各持一牛蹄。擲岸上。如披鼠鬣。數擲而盡。其行止隨地。不擇地而泊。每至孤洲荒嶼。急難迅流。留連而止。大巖患之。髯曰。吾舟所至。海倭所不敢犯。陽侯所不能怒也。君何怯焉。每過壇廟。輒詬責鬼神。叱咤不休。忽大巖見舟尾幔內。有二女郎。嫺雅似士族子。益怪之。而未敢言。一日。晚起遙望。風吹酒帘。有惠泉字。顧謂髯而能為我市酒乎。髯曰。諾。即索百錢去。大巖起。招女郎問曰。汝誰家人。胡從髯游。髯何人耶。試私語我。我能脫汝。女泣然曰。妾杭人。從父宦於粵西。及歸。舟次湘潭。盜夜劫舟。殺妾父母一家十人。投於江。欲掠妾去。俄頃。髯從他舟至。揮刀殺盜十餘人。無有脫者。妾叩頭請死。髯曰。吾非盜。乃為汝殺盜者。今汝父母讐已報。吾將訪汝兄弟而歸焉。脫無所歸。當為汝擇佳壻。吾義不污汝。勿怖吾也。遂令妾入彼舟。髯獨宿蓬上。風雨雷霆。無所避。所往來四五人。相與入蛟宮探虎穴。得虎蛟肉為脯佐酒。四五人切切私語。不知所語云何。但見哭笑無端。或登山而觀天象。歸舟不樂。取酒大醉。醉復大哭。妾不知為何如人也。語畢。髯持酒脯至。大巖迎拜曰。吾有目不識異人。遂相與共飲。飲酣。髯

曰萍水相逢一言為驗可乎。君雖有文。無科甲相。無子以兄子為嗣。兄子亦無祿也。大巖拜祈曰。貴賤命也得一子承祀。窮約所甘心焉。髯曰。無能為也。忽蹶然起曰。君有子矣。吾舟處女有福相。知君喪偶。可配為繼室。此女當生五男。以君相孤。止得一男。今日良吉。吾為君成之。即呼女郎更衣。取酒合卺成禮。悉以前盜所劫千金歸焉。大巖既婚。思歸。髯一人自挽舟送至九江縣。辭曰。天下將大亂。君其入山自愛。吾亦從此逝矣。大巖夫婦牽袂苦邀之。不可。絕袂覆舟而去。不知所之。其後大巖所嗣兒子果夭。所娶舟中女果產五男。前四子殤。惟季子存。見賀詒孫水田居士集

雪裘

僧雪裘不知何方人。亦不自言姓名。國變後。所過題壁。稱雪裘子。遂呼之為雪裘。雪裘不誦經。不持戒。瓢笠蕭然。獨行踽踽於江楚閩越間。意氣豪上。詆諧笑傲。旁若無人。有贈以錢布者。盡以沽酒。飲必極醉。醉必大罵。罵已必撫胸慟哭。所寓多在村市。與近市儒生博酒談文。終日不倦。及拂其枕席。則皆淚痕也。好為七言詩。搜奇抉奧。好用險韻僻事。見者驚為叔獲。而雪裘全不經意。醉後走筆。頃刻數十首。有如宿構所遊之地。詩必盈囊。臨去則捲為大束。以付酒家。曰。與爾覆瓿。其詩不知所感何事。

所指何人。但見其悲酸沈痛。如猩啼如猿號。如怒濤崩石。如淒風慘雨。知為英雄失路。無可奈何之詞也。至雲陽訪劉安于於舊官某中丞家。值其聚飲。安于挽之共飲。巨觥屢進。竟不與主人交一言。酒罷。忽指堂上所懸壽軸。熟視主人曰。誰搆此文。妄以忠孝許君。君亦儼然妄受。顏何厚也。主人以安于故。忍怒佯笑曰。長老醉矣。遂辭去。入益陽。抵郭天門先生家。先生一見。即抱頸共哭。促膝細語。語罷。相持又哭。留連三月。贈以金。令遊衡岳。下武當。自是江楚間無復雪裘杖履矣。郭氏子弟問郭先生。雪裘何人。先生默不應。再問。強答曰。雲間陳卧子。其故友也。吳人戴翁。客永新。自言識雪裘。揚州興化人。姓李名仕魁。崇禎壬午舉人。魯王監國時。受翰林院官。見賀貽孫水田居士集

吳錫庵

吳錫庵名瑒。字滌元。歙人也。與伯兄珍魯俱太學生。席產豐。顧風雅。擅文學。多購古書畫。唐宋以來名蹟。及商周秦漢彝鼎尊匱圭璧之屬。兄弟鑒賞。優豆之間。雖鼎革之際。燕如也。己亥寇亂。伯珍魯罹于難。先是族有無賴子。鬻獷負勇力。號千觔者。嘗有憾于伯。陰附寇。寇至。村里咸空舍以避。君趨伯避。伯謂烏合。尋撲滅耳。而意殊戀戀。書畫器玩不能舍。屬君携其琴以行。而身自守廬。不虞千觔之搆於賊也。至則盡

掠室中。毀器玩殺伯。焚其廬而去。君號哭返。乃殯伯灰燼中。訴之有司。誓必報及賊。平。千觔逸去。君乃衣短衣。躡屨重繭。偕一二邏卒。徧大江南。北不得。乃北濟河。憔悴旁皇。面無人色。有識之者憐之。告曰。爾仇在汴陽。君則趨汴陽。遇族子尚木。尚木者。幼為伯所厚。知仇所在。憤曰。我願執兵以陪。顧夫勇。不易繫也。君曰。奈何。曰。有六人可與俱。六人者。嘗因亂殺人。亡命江淮間。為駟俠。予習之。於是相與見六人。而告之。故六人弗許。君出囊中金。人畀之五十。泣以請。六人曰。譬弋馬。吾羅之。汝繳之。譬獵焉。吾穿之。汝牲之。六人者。乃佯謁千觔。與納交。千觔不疑也。一日。六人飲千觔酒。酒酣。猝起乘之。千觔驚而仆。急抽刀。鞞中弗及。猶踣蹠人。六人者。繩縛之。以授君。竟去。弟顧君告汴陽令。請繫之獄。汴陽令曰。仇耶。寇耶。微之人。吾何越俎焉。君怒。尚木謂曰。不早自決。徒生得失耳。何愁為。遂夜半手利刃。凡所以戕伯狀。悉償之。焚香酌酒。呼凡魂而哭。告成事。千觔垂死。臂縛皆裂。見吳肅公街南文集。

汪溫

汪溫。錢塘人。字魏美。初為諸生。試輒高等。文奇恣汪洋。頃刻數千言。未嘗懷刺。一見當事。與人落落。性不好聲華。時人號曰汪冷。年二十二。中崇禎己卯舉人。未聘。婦里。

富人欲女。女以千金。渢不許。而錢太守以女字之。既成禮。渢從容謂錢氏曰。吾本寒
儒。得連姻貴室。所望知禮義。孝事姑嫜。和袖埋足矣。侈簪珥綺繡之飾。毋庸也。錢氏
於是去服飾。屏侍婢。以疏布親操作。乙酉。渢執友大行陸培。自經死。渢私為文祭之。
一慟幾絕。內嫻欲彊渢試禮部。出千金。視渢妻曰。能勸夫子駕。則畀汝。對曰。吾夫子
不可勸。吾亦不受此金也。當事或割俸金為渢壽。不得卻。坎而埋之。里貴人請墓銘。
百金。拒弗許。自是嘗出游。之天台。居石梁左右。反河渚。徙孤山。之匡廬。黃山。白岳。所
至與異人高士游。晚好道。能數日不食飲。有授黃白術者。試之驗。尋棄去。教以驅役
鬼神。亦驗而棄之。年四十八卒。渢病痰咳五月餘。一日晨起。視日曰。可矣。命子林蓮
具紙筆。自書五言詩十句。投筆就寢而逝。詩曰。大化無停軌。道術久殊轍。住世守頑
形。問塗猶未徹。至人本神運。可會不可說。冰泮水還清。雲開月方潔。一旦破樊籠。逍
遙從此別。見魏禧叔子集

蒼叢編卷三

清 曲園居士纂

俞節孝

俞塞字吾體。號無患。婺源人。性孝友。好讀書。遇有得。顧影獨笑。坐達旦。忘寐。肌膚紫立。嘗曰。使我為伊周。難為孔顏易。或疑且怪。塞曰。士不得志。必不能為伊周。我欲為孔顏。孔顏即吾心。孰能禦之。又曰。士不知命。日趨利避害。惑也。塞往年將之邑。計里索少錢。具饗餐。甫出門。遇道上餓夫。輒捐索予之。已念我餓若何。未幾渴就泉飲。掬水見遺金一銖。掇視之。適如鄉予餓夫數。塞於是得不餓。比歸。念古不拾遺金。復出友贈塞者。如數置泉側。聞者嗤塞迂。塞自信益堅。平居見理明。持論峻。方避亂信州。邂逅楚別山同敵。與塞語。奇之。同敵故江陵相國裔孫也。一日問塞。先相國本末。具在。若史氏深文何。塞曰。世詆相國姦。過也。塞以為權相耳。然權之去姦。間不容髮。惜當日不勉為賢相。貽世口實耳。同敵默不應。居白下。窘甚。會巨猾屬所親。操書幣。請塞為子弟授經。歲致脯資百金。塞目攝所親曰。若豈能以金餌俞子哉。卻不報適妄人蜚書。螫塞。有友謂塞曰。是非至今日淆亂久。奈何以口舌爭脂韋。弭謗可也。塞裂

皆曰子誤矣。是非不明。故爭。爭而後。是非始明。不然。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皆亂世。非治世也。塞不意。子獲罪。仲尼深也。友人慚沮退。塞少工。戈法小楷。草書頡頏鍾王。揮毫立就。以善病。涉覽岐黃家言。輯醫易。自謂不研易理。不能精醫。決諸症。治奇中。儕輩雖侈稱其能。非所好也。塞以古大儒自任。恥章句學。天假之年。馴致曾閔無難。不幸年五十死。葬長干破山之南。為勒其碑曰。故處士俞塞。吾體之墓。同學私謚曰節孝先生。見張自烈文集。

邱維屏

魏叔子邱維屏傳云。邱維屏。字邦士。甯都河東八禧之姊壻也。父如泰。直諒好學。與先徵君為至交。故特以吾姊字邦士也。或謂邱生貧甚。君女不思噉飯處乎。徵君曰。在我耳。分僮婢田宅錢財嫁之。而邦士性不事生產。內外皆倚辦。吾姊嘗絕炊。姊屬邦士借米鄰家。久不至。使人問之。則袖手立塘塍上。看往來行人。姊別借米炊既熟。使人請邦士食。亦終無一言也。為人高簡率穆。讀書多元悟。生平最得意所自作時文。謂包籠三百年先輩大家之長。而別出機軸。然其所作古文。乃獨為吾黨所推。性靜嘿。與人對。數日不發一言。不識者以為村老。嘗不與拱揖。有問之者。日夜言娓娓。

不倦。至爭辯事理。輒高聲氣湧。面發赤。頷下筋暴起。如箸。嘗與予爭辯時文體制。及繼續者。必為之子。至坐中人皆罷酒。聲震山谷。鼾睡者悉驚寤。不為止。廉於財。非其義。一介不取也。志意慷慨。若揮擲千金。不介意者。所居室。若斗大。牀竈。雞毘。雜陳。衣破敝。不能易。然人嘗迎致精舍。衣以裘緞。直著不辭。蓋視之與陋室。敝衣等云。晚尤精奉西算。易數歷法。皆不假師授。冥思力索而得之。桐城方公以智。以僧服來。嘗與邦士布算。退而謂人曰。此神人也。所著易勦說。易數歷書。高三尺許。皆垂成未竟。他時文雜古文。各百數十篇。邦士為文。深思窮力。一字不輕下。嘗數月。數日不成篇。既脫稿。隨手散漫。或為鼠噬去。或人傳覽相失。亦不自惜也。予嘗謂邦士和而介。今之柳下惠也。其不恭亦絕似之。邦士年二十三。補弟子員第一。甲申後。棄諸生服。隱翠微山中。死年六十六。見魏禧叔子集

鉅庵

吳門楓江之市。有君子焉。人皆稱曰鉅庵。或曰。守口如鉅。取謹言之義。或曰。鉅窄口。而廣腹。善容物者也。鉅庵幼失怙。廢學。長自力於學。好文墨士。於賢人隱君子尤尊敬之。朋友之窮老無所歸者。曰。於我乎。養生送死。於是。士君子皆賢鉅庵。嘗僦小舟。

問舟子曰。幾何錢。曰。若干。餅庵曰。米貴甚。如是。汝安得自活。乃增其直。故負販人亦曰。餅庵盛德長者。餅庵年六十。家人將觴客。餅菴曰。吾將歸故鄉。以是費為祖宗祠墓費。吾六十善病。不於此時一拜先隴。更何待耶。於是去倡建始祖祠。修五世以上墓。拜故舊之隴。而酹之。不令其子孫知。事竣。力疾游黃山。而後返。識餅庵者曰。餅庵姓吳。名傳鼎。禹存其字。或曰。雨岑。蓋徽之休甯人。見魏禧叔子集。

顧耕石

顧柔謙。字剛中。居蘇州之常熟縣。父龍章。府學生。早卒。家難蠶起。先世所遺資產園林書畫好玩具。以至祠墓之木。皆盡。君幼。嘗同兄出門游。有數人擁之行。行乃擠墮大澤中。母忽心動。急呼老僕往跡之。得俱不死。補弟子員。值甲申之變。君哀憤往往形詩歌。讀者悲之。君二子。長祖禹。次安世。祖禹亦棄舉子業。日侍君卧起。見君常閉門嘿坐。或竟日不食。祖禹叩頭寬譬。君乃曰。汝能終身窮餓。不思富貴乎。祖禹跪應曰。能。汝能以身為機上肉。不思報復乎。祖禹復應曰。能。君乃大喜曰。吾與汝偕隱耳。遂更名隱。字耕石。署其室曰伐檀。常中夜蹴祖禹起曰。汝他日得志。如舊怨何。祖禹曰。每憶幼時。祖母抱兒置膝上。為言家難。及墮大澤中事。祖禹不敢忘。君曰。嘻。汝何

見之隘。吾家數傳以來。頗盈盛。以汝祖之才。而竟中折。天也。於彼何尤。且彼敗我家者。曾有勝我乎。吾苟有九。猶當衣食而覆被之。慎無以前事為念。且夫同室之中。甯彼以非禮來。吾不可以非禮報。汝謹識之。祖禹博學善著書。甯都魏禧。客吳門。見方輿紀要。竒之。曰。此古今絕無而僅有之書也。見魏禧叔子集。

趙希乾

趙希乾。字仲易。南豐河東人。幼孤。依其大母。母皆嫠婦。希乾殊有篤愛。家人嘗觀優為劇。見安安事。即用呼希乾。希乾由是小字安安。既娶婦。以不能事其姑。出之。年十七。希乾母病瘧。希乾念父之死於瘧也。心甚惶惑。詣日者卜之。日者遽囑希乾而嘻曰。危矣。剖心其可瘳乎。聞者皆怪。日者語何決至此。希乾心識。日者言。歸齋沐浴。中夜起。作疏告神。書遺言付仲父及弟。封識之。即取刀坐牀上。割其胸肉置几間。而是時天大風起。衝其門。希乾輒驚為家人知之。頃之無有。希乾竊捫其心。不可得。更反刀刺其胸。腸大出。心終無所取。無何。引刀斷腸數寸。內其餘。裂絮稍窒其穴。呼弟妹起。令取几上肉并腸煮進其母。是時天既明。其仲父出見。以為希乾割股也。顧希乾血出處。悶絕於牀。乃大呼。謂希乾死矣。久之而甦。比創合。希乾竟無恙。予怪希乾腸

已斷不復屬。而嗽飲如恒人。求觀其胸下腸。截竹一筩置腹間。筩腰鼻皆有帶。懸繫於頸及背。承所出腸。筩既解。而腸端漉濡濡下。如是不死。死洵不以刀刃哉。見邱維屏邦士集。

彭實

彭實字茗柯。狀貌古樸如愚。平生少喜愠色。對人終日非問不答。祖志尹。庖於場屋。嘗三副鄉元。卒困窮以死。父兄力學。亦並不見於當時。以此遂絕意。不令實就學。故生平未嘗從師受書。未嘗應童子試。家多藏書。私竊學焉。然資質過人。好學通五經。博覽羣書。一遍成誦。不遺一字。如洪武正韻箋。字彙小注。亦能誦其八九。邑貴胄子弟。各執一經問業。皆析義滿懷而止。為文章。極簡潔秀逸。雖小品題。其轉運結構。游戲滑稽處。無一不從子長韓歐中來。以自成其為古人之文。詩自漢魏至唐宋。皆得其意。而未嘗專學。家貧。拙於治生。年三十未娶。親友歛資贖贈。始得贅潢溪龍舌村廖氏。外舅予硯田五十畝。因學稼。歲儉賦煩。不免凍餒。稍教授童子。取糈自給。不足則結網罟為業。有為畧詩。一機著十年。既破不能再製。有赤脚詩。見彭氏文集。

孝烈張公

公諱清雅字玉楚。世居潛山縣北鄉。父純。吾公生三子。長即公。次清憲。次清案。皆業儒。清案死。公晝夜哭。憤以頭觸柱。遂眇左目。人咸敬之。其家在城北白玉澗之濱。距城八里。崇禎八年。獻賊焚殺北鄉。舉家遷頭寨。公力勸父避塞上。父不可。時年八十矣。公乃偕幼子超。藝侍朝夕。外報賊勢急。父病將革。命公攜超藝去。公痛哭掖父起。父瞋目曰。吾恨不能殺賊。同畢此命。言未訖。氣絕。猶視公。公抱父痛。幾隕。復甦。超藝同僕雲滿從。窖中舁棺具衣冠以飲。賊將至。滿趣公去。擗踊叱曰。吾身親身也。肉未寒而舍之去。將安歸。汝從超藝伺澗中。倘焚廬。吾以身殉。滿曰。滿年七十餘。敢惜死。願守棺。煮茶待賊。公從之。於是蹲伏梁隅。超藝匿厠舍。賊擁入。大索不得。欲開棺。滿奉茶叩頭乞免。賊將加刃。一賊曰。徐之。老僕尚知禮。一賊抽刀進逼其喉曰。出汝主。貸汝一賊裂布拭膏。繫竿首。將舉火。滿仰屋睨公。公從梁間墮。賊大驚。斬棺。公撫棺哭。以兩手覆棺。手斷。血濺賊手。羣賊笑。賊怒。砍公仆地。超藝聞殺公。從厠旁躍出。泣求代。伏公背。賊舉刀斫其首。父子死焉。超藝死年十六。英爽不羣。賊悔而憐之。相與移棺中堂。以草覆公父子屍而去。有頃。後堂火發。滿登屋以帚清水撲之。火滅。越三日。賊去。滿泣告鄰人。乞兩棺殮主屍。長號不食死。見王猷定四照堂集

李一足

李一足名夔。未詳其家世。有母及姊與弟。貌甚癯。方瞳微髭。生平不近婦人。好讀書。尤精於易。旁及星歷醫卜之術。出嘗駕牛車。車中置一櫃。藏所著諸書。道逢山水間。所至人爭異之。天啟丁卯至大梁。與鄆陵韓叔夜智度交。自言其父為諸生。貧甚。稱貸於里豪。及期無以償。致被毆死。時一足尚幼。其母銜冤十餘年。姊適人。一足亦婚。母召其兄弟告之。一足長號以頭搶柱大呼。母急掩其口。不顧奮身而出。斷一梃為二。與弟各持。伺仇於市。不得。往其家。又不得。走郭外得之。兄弟奮擊碎其首。仇眇一目。扶其一。祭父墓前。歸告其母。母曰。仇報禍將及。乃命弟奉母他徙。遂別去。時姊夫為令於甯。往從之。會姊夫出。姊見之。驚曰。聞汝擊仇。仇復活。今徧跡汝。其遠避為治裝。贈以馬。一足益恚恨。乃鑄其梃曰。沒稜難砍。仇人頭。遂單騎走青齊海上。見漁舟數百泊市。米。一足求載以濟。捨騎登舟。渡海至一島。名高家溝。其地延袤數十里。五穀甚少。居民數百戶。皆蛋籍。風土淳樸。喜文。無從得師。見一足至。各率其子弟往學焉。其地不立塾。晨令童子持一錢詣師。師書一字於掌。以教之。則童子揖而退。明日復來。居數年。積錢盈室。辭去。附舟還青州。走狹邪。不盡日。錢盡散。終不及私。繇遼西

過三關。越晉歷甘涼。登華岳。入於楚。抵黔桂。復歷閩海。吳越間。各為詩文紀遊。二十載。乃反其家。仇死所坐。皆赦。母亦沒。登其墓。大哭數日不休。自以足跡徧天下。恨未入蜀。會鄆陵劉觀文除夔守。招之同下三峡。游白帝。綿梓諸山。著依劉集一卷。其弟自母喪。不知所在。一日。欲寄弟以書。屬韓氏兄弟投汴之通衢。韓如其言。俄一客衣白紵。幅巾草履。貌與一足相似。近前揖曰。我張大業也。兄書已得。言訖不見。辛巳。李自成陷中州。諸郡韓氏兄弟避亂至泗上。見一足於塗。短褐敝屣。須髮皆白。同至玻璃泉。談笑竟日。數言天下事。不可為問所之。曰。往勞山訪徐元直。韓笑之一足正色言曰。此山一洞。風雨時披髮鼓琴。人時見之。此三國時徐庶也。約詰朝復來。竟不果。甲申後。聞一足化去。先一日。徧辭戚友。告以遠行。是日。鼻垂玉筋。尺許。端坐而逝。袖中有周易全書一部。後數月。濟人有在京師者。見之正陽門外。又有見於趙州橋下。持艇伫立觀水。若有思者。見王獻定四照堂集。

白衣先生

新安有隱君子。曰吳浩然。諱道配。休寧臨溪人也。當明社變革之際。徽郡烽燧四起。鄉先輩正希金公。既以孤臣誓死。而閭里豪猾鱗集。先生知其勢必終潰。與其玉石

俱焚不若潔身遁世。乃至廬山家焉。自是身被白衣。雖至市衢。未嘗變服。素不喜酒。後忽嗜之。飲輒醉。醉輒哭。識者悲其隱衷。非酒狂也。先生湛深經學。尤留心於世務。當明之季。慷慨然有所為。既以易代隱居。遂絕口不言時事。門弟子問業者。趾相錯。惟與講說經義。若及帖括體。睥睨不屑也。先生行既高。邑中遂以白衣先生稱之。識其名者。往往為之格邪。悔過。謂鄭康成王彥方復出也。有司欲舉鄉飲賓。先生固卻。乃上臨殯。戒勿立墓碣。以許平仲識得葬處之語為恥。先生介然特立之志。信可表白於後世矣。見彭定求尚文集

殷岳

殷岳字伯巖。先世自山西遷鷄澤。父太白。仕至陝西按察副使。楊嗣昌誣以違令。當坐法。而副使以病卒。先生再疏為父乞遺骸歸。自漢中及家。京師已陷。先生適居西山。與弟淵討賊。事洩。淵被執。不屈死。永年中。涵元素與先生為友。留城中。聞賊索先生急。募死士。夜馳與賊戰。脫先生於難。遂渡江。同游吳越。逾年乃還。吏部按籍。除先生知睢甯縣事。布袍皂帽。騎驢至官舍。為政持大體。治聲甚著。涵先遺書勸之歸。先生慨然曰。我豈以一官易我友哉。遂大請上官。投劾歸。騎驢出縣門。學官某者送之。

于郊先生亟以朝參衣晝與之仍布袍皂帽還里所居鄉曰小砦草屋三間與涵光晨夕唱和甚樂也讀書必窮義理其拒異端邪說尤力知睢甯日有僧用鐵釘木窠坐其內募金錢男女往膜拜先生怒欲焚之僧叩頭乞哀卒與之杖里居有祠曰三教堂塑釋迦佛像於中而孔子末坐先生過之恚甚需所有田改塑孔子於中俾釋迦隅坐偃僂若奉嚴狀既成為義學以教鄉之子弟先生產雖破意欣然自得見朱學集

戴山人

潘耒戴南枝傳云戴山人易字南枝不詳其世系出處語操越音數稱說劉念臺先生及酉戌間事蓋越之遺民云來游吳門年七十餘矣蒼顏古貌幅巾方袍談論娓娓喜吟咏能作徑寸八分書先師徐侯齋性行高峻平居闔戶不見一人特與山人相得稱老友先師欲自營墓地以告山人山人曰堪輿家言人人殊且君無力延致吾粗明此術當為君求之先師沒僅一孀婦一孤孫饘粥不繼謀葬於祖塋而族人不可山人曰某業為侯齋任此事不得地一日不了於是棄絕百事買小舟徧歷諸村舟所不至徒步跋涉高山荒谷無不窮探風餐水宿無間寒暑經年乃得地於鄧

尉之西真如塢。價須三十餘金。無所出。未先以十金成券。餘將徐圖之。會未有黃廬之游。山人募於人。無應者。乃矢願賣字以買地。初求山人八分書者。非其人。多不應得者。必厚酬。至是榜於門。書一幅止受銀一錢。人樂購之。貲稍稍集。又相旁地當買者。并買之。凡四十餘金。而地畢入。未遠遊歸。驚喜過望。既得地。則葬費猶易舉。未於是力任之。親故間有助者。而先師竟葬矣。山人非有葭莩之親。簞笠之雅。徒以片言心許。不惜傾身命以踐之。豈非天下之高義哉。見潘耒遂初堂集

費大受

費孝子名大受。字任宇。世居吳江西標里。父九湖。母陳氏。甲申乙酉間。盜寇竄起。盜入人家。輒執其主。加楚毒焉。以求貲。或縛去。施酷刑。要重賂。乃免。賊至西標。孝子扶其父母以避。而父老憊。為賊所得。孝子匿其母。而奮身詣賊曰。此吾父也。老不任事。請釋之。而以我代。賊不聽。劫其父求藏金。父無以應。將兵之。孝子以身蔽父。賊怒。將刀孝子。孝子延頸受刃。賊脅之數四。終不捨父。賊亦感動曰。真孝子也。難得。難得。併其父免之。後十餘年。邑令霍勲。以綽楔旌其門。將白之上官。聞於朝。孝子堅讓乃已。

見潘耒遂初堂集

馬羽長

馬鳳毛字羽長。世為揚州如皋人。前朝正德初年。南京雲南道監察御史馬繼祖以忤劉瑾致仕。直聲震天下。先生其五世孫也。高祖孝廉公紳。祖進士公洛。復相繼以顯。德馬一族。幾幾乎甲天下。德馬者。始御史公同朝三馬。時有德馬駿馬惡馬之謠。德馬則公也。先生才氣遒涌。頃刻數千言。周秦兩漢六朝唐宋諸書。靡所不蒐習。所為文。世或往往不解。應小試輒蹶。嘗扼腕大言曰。大丈夫讀書慕義。以名公卿子孫熟識古今盛衰成敗本末。何必起而為吏乎。生不為將相。得以布衣然諾為里閭所恃。是亦足矣。四方賓客。如吳門金申之。鹽官陳則梁。俱稱莫逆交。他若丹青繪畫。方外伎藝諸人。絡繹而歸之者。不絕也。性喜潔。蕭然一室。度數百卷書。日吟哦其中。審歌曲。解聲伎。歌兒舞女。一曲入微。手按其分寸。酒闌月落。猶流連其音拍而不自已。城外十五里。有一別業。曰新莊。四面花木楚楚。日焚香啜茗於其中。泊如也。年六十有六卒。卒之前一日。語其子世芭。世芬曰。吾生平讀書數萬卷。今死矣。他無所愛者。其以杜子美詩六本。李義山詩二本而殉我焉。從之。見陳維松湖海樓集。

邵山人

邵山人名潛字潛夫揚之通州人也生即聰敏異常兒顧授以經生家言則恚甚不肯讀或授詩賦古文辭則大喜晝夜疾讀不輟閒操筆為之則大工山人雖名家子孫然家實貧性又不善治生產婦里中小家子也庸奴其夫日求去婦既去山人貧益甚拾橡剉薦以自給性卞急與人語稍牴牾輒謾罵食物多禁忌閒會食食器中有非山人所素食者輒叱去不顧也里中兒爭匿笑之山人亦不樂居里中則去而客游居南中為李本甯先生上客之梁溪則鄒彥吉先生客之來吳中而與王百穀稱登談詩一晝夜也客久不得志閒一歸通州而屬有世變里門蕩析則轉徙於皐之委巷中山人既無婦老又無子僅覓一里媼給哺食室中止度書數十卷門無壯戶無廢序或瞰之則繩縛其樞耳生平累數十金貸諸胃脯灑削家息子母錢以餬口或給之卒不償一錢者縣令嘗餽以金一夕為小偷胠篋去立盡山人悵且恨與客語輒詬罵不絕云山人於周秦兩漢六朝書無不習尤善者文選詩則工五言古詩精籀篆善八分書最攻字學點畫不少舛著書數十萬言多為人取去殘失過半已刻者州乘資失儷志邵山人詩集

見陳維崧
湖海樓集

吳湛

吳湛字濟明一字又都。又嘗自謂匣吟子。陽羨人也。自祖父來業農。有兄四人。皆農家者流。獨湛幼即穎慧。年十八應邑侯校。奇之。置第一。遂補博士弟子員。家居食貧。久鬱鬱不自樂。則從其族子禮部主事吳貞啟游於粵東。粵東多佳山水。一時名士如黎孝廉遂球。陳公子喬生。梁孝廉祜達。羅孝廉大賓。無不與訂莫逆交。暇則狎遊虛巖間。摘其風土人物。幽麗可喜者。錄為粵遊日記。自粵歸。遭甲申之變。上書臺使者棄其諸生。而與里中任元祥。吳帝賚諸人隱於詩酒間。自吾黨一二人外。希識其面。燕坐一室。時見其讀王陽明龍溪兩先生書。或與之談。乾竺家言。則津津不置。又好言丹鉛黃白之術。語多蟬連不可曉。然卒以死。年三十八。見陳維崧湖海樓集。

馬雲翎

馬翀字雲翎。文肅公之孫也。君就外傳。方課以識字。頗有自解其義者。不知其所由得也。稍長。喜為詩。詩類李長吉。而多為餐霞御風之言。嘗夜漏下三十刻不寐。卧得詩五十章。旦起疾書。題曰鶴上謠。蓋古小游仙之類也。吳大司馬留村為縣令。知君才。拔以冠軍。每高會賦詩。必速君於坐。以誇賓客。嘗曰。吾令無所得。獨得一才子於忠臣之門。至今言之。輒自喜也。壬子舉江甯鄉試。兩試禮部。不第。當在都。有欲致君

門下者使人微諷意。君謝之作靜女吟以自寫。好陰行善。凡饑粟而寒帛。疾與藥而
死給之棺。下及鳥獸蟲魚。歲所縱放不可勝數。乃至白死獄之非其罪。與活道殣之
未殊死者。其事至今多在人口。靈巖穀菴禪師一見君。燦然曰噫。此吾二十年前同
參某師也。師臨寂自言當生此世。且必在江南數百里忠臣孝子之家。吾心識其言。
冀一遇之久矣。乃今見君。舉止性情皆類。君亦忽忽不自以為非也。後卒依穀菴禪
師於邑之柏城菴。得領悟。及病。一夕索筆書曰。刀斫虛空。于吾何有。十里桃花。千溪
楊柳。遂卒。年三十。見嚴繩孫漁父集。

曲園居士曰。此傳所云文肅公。乃馬公世奇也。以左庶子死甲申之難。贈禮部右
侍郎諡文忠。本朝賜諡文肅。

雪灘頭陀

雪灘頭陀者。東吳文學顧有孝茂倫也。生而長身玉立。秀出人表。自少游於陳大樽
先生之門。為諸生有聲。申酉之交。焚棄儒衣冠。與山樾海澨之客相往來。然意氣甚
豪。擣蒲博簋。窮日夜不休。用是業益困。而茂倫固夷然不屑也。嘗竊慨於唐人之詩。
選者承謠踵繆。千百年來未能洗剔。為之揚摧論次。擇其真實者。命之曰唐詩英華。

摺據新舊唐書以及紀事藝文志。人自為傳。臚而陳之。虞山宗伯稱其不立阡陌。不樹籬棘。分曹迭奏。煥然復見唐人面目。書成。凡扶餘日出之國。無不爭購。於是茂倫詩名及於海外。然其自為詩。每矜慎不苟作。遇有分題擊鉢者。恒終日不成一字。而閒出片語。必雋永。傾其坐人。人以是益推服之。至其訂證經史。左圖右史。丹黃錯互。必窮究根柢。不泛泛為漁獵故事。故名益大起。四方之士。有過松陵者。必停橈問茂倫起居。而茂倫家故貧。或不能治鮭菜。必具脫粟。與之對飯。客每欣然一飽而去。間有留者。嘗至下榻經旬。雖甕無宿春。而歡笑宴如。人有窮孟嘗之目。其郵筒往返。所得投贈之作。悉登梨棗。如所謂驪珠歲郵諸集。往往不甚持擇。世或以是訾議茂倫。而要非茂倫志之所在也。晚而鬚鬢蒼然。長眉皓齒。幅巾布袍。儼如圖畫。經生執業者。日益進。挾摘字句。搜討典故之餘。必為之追話前輩風流逸事。令人聽之娓娓忘倦。先自號雪灘釣叟。雪灘故在垂虹亭畔。為少伯浮家天隨泛宅之鄉。海內同人賦雪灘釣叟歌以贈者。盈數十百首。其臨歿也。夢陳大樽先生招之。語頗近怪。不足傳。自為遺令。屬門生勿擬私諡。親友勿作祭文。并令諸子以頭陀殮。因更號雪灘頭陀。

見徐鉉南
州草堂集。

吳癯鶴

癯鶴先生名亮思字幼睿。姓吳氏。廣濟東鄉石港山人也。歷試鄉闈不第。學宮餽滿。貢入春官。崇禎十三年。有詔搜才。歲貢額外。更試百人進。先生年甫踰四十。大宗伯林公欲揖耳先生名。且以應選。而權貴人私其子弟親戚。先生無與援。擯不與。輦下物議洶洶。先生發憤上疏。言皇上求賢逾急。而臣下奉行逾緩。皇上求賢愈公。而臣下奉行逾私。上命指實覆奏。疏言臣楚人言楚。大學士姚明恭以其弟居恭進兵部左侍郎王道直。以其親戚龍納箴進。背公徇私。尤為可歎。三疏言指斥逾切。閣擬吳亮思挾私妄奏。俟任官日罰俸。當是時吳貢士三疏稿。郵傳徧天下。甲申京師陷。先生時客金陵。馬士英阮大鍼表裏亂政。日畫計殺東林。復社諸君子。先生仰天歎。曰。詩不云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已矣。遂歸隱石港山。不出客至。飲以酒。酒酣談往事。耳目所覩記事。至更闌燭跋不休。追論挺擊紅丸移宮顛末。皆歷歷指諸掌。嘗作山居謝客篇。論國家陰陽倚伏之故。而追始禍於神宗靜攝之季。後人無以易也。先生居約好飲。偶攜族子飲鄰舍。拇陣角勝負。族子醉。拉鄰人脅仆地。詰朝死。訟之官。族子逸。先生就理。掀髯談笑。若無訟然。司理潘君恚。且以先生抵會。王子雲客司理。

所言吾老友嘗三上疏發大臣陰事者歸田憊矣。褐寬博。安能殺人。速平反。引為上客。茶酒內猶得聞所未聞。司理許諾。事乃解。歸而窮益甚。然吟詠不絕口。性慤不能容人過。然語及孝子順孫義士節婦。輒紀述淋漓跌宕。不啻親見之也。有兄女適姚踰一年寡。誓守節。歸依先生石港居。寇至渡江。僑居沙洲。癸未寇警。女晨起呼家人擔松柴瀨江。盥沃更衣。輿往柴園坐。及眉目大起。焚死。鄉里數千人聚觀太息以為難。先生作節姑吟。邑人到今傳焉。所著有石巖子集若干卷。見金德嘉居業齋集

牛太初

牛翁名位坤。字調均。別號太初。世居澤州高平邑。父某個儻磊落。好賑施。一方推為長者。翁生而英穎。喜讀經史。百家言。癸酉挾策試太原。會流寇起。張甚。剽鄉井。翁聞中道亟還。翼其父避南山之南。猝遇賊。翁度不獲免。策其父疾趨。身故遲遲而行。委以餌。盜父得脫。翁遂被執。刃及頸者四。斷未及喉。強以肘衛項。血淋漓。佯僵卧。得免。寇稍戢。益發憤卒業。肆力古今文。冀一第為父歡。父尋卒。事繼母以孝聞。未幾。皇清定鼎。翁遂混迹博徒酒人里。俠以興自豪。絕不復言科舉事。生平慕陳同甫為人。晚復愛孫太初。因為號葦一亭。顏曰六宜。偃卧其中。且讀且耕。且費以餬其口。與賢

豪長者語道理。衡古今事當否。人物高下。則雄談橫辯。慷慨激直。不一字少借。以故鄉先生臧否。得翁一言為輕重。里井中為不義者。不畏有司。畏翁知。翁真不愧太邱云。翁生子三。長兆捷。進士。仲兆甲。季兆鼎。皆鄉學生。方翁之脫父患于南山也。父潛匿古廟假寐。夢神賜青獅二。忽一人蒙髮濺血持而去。覺見翁來。被賊刃創甚。如夢狀。因鑿石獅子二。期翁顯。翁不顯而顯其子。人嘖嘖以為祥。見許汝霖德星堂集

李相

李相字籀籀。戶部尚書精白子。潁川人也。以明經貢入太學。崇禎八年。李自成將窺潁。相預畫戰守計。與當事者相左。相歎曰。潁不可保矣。吾先人止二子。弟已死。吾再死。誰主先人祀。一日逸去。人不知也。已而賊屠潁人。皆謂李公子死矣。忽挾數騎從山東來。韎韐跣足。結束精嚴。人見之驚喜。諸避賊遠竄者。皆歸倚相。圍結相散家財。募壯士三百。親教之。無不一當百。監司謝肇元至。始奇其才。是年九月。賊東奔至茨河鋪。相率兵截殺之。賊夜遁去。又至焦陂集。相偵其出沒處。設伏待之。擒賊首白虎神。聞塌天等。督臣朱大典。署相潁。管都司。相謁上官。抗言曰。前賊屠潁時。吾父極燬於火。吾妻子皆伏節死。吾誓不與賊俱生。聞者壯之。十年八月。賊左衽王等突至。潁

東門。相城門不開。出謂賊曰。識我否。賊渠帥伏短牆下。駭視不敢逼。相選健兒乘夜四面砍賊營。賊不測其所至。比曉渡河走。相提全軍縱擊。生擒跳澗虎油葫蘆草上飛等。溺死二千餘賊。奪回男婦七百口。驢牛千餘頭。潁城獲全捷聞。授參將。當是時。相威名大震。賊相戒不敢犯。潁逃賊叛將附相無虛日。然上官請事。須賄而後報聞。否則阻不行。故相不得盡其所為。十五年九月。相已招降賊首袁時中。會汴梁陷。時中思跳去。而狡賊李奎恨相前殺其黨過多。勸時中叛相。因邀入營議事。遂害之於王老人集。潁人聞者。無不流涕。當事亦失所倚。為之氣短。相生平喜讀書。交天下名士。每晨具數百人食。延客分飲。賦詩聲伎滿前。酣飲達旦。遇有警。即介而馳。有古豪傑風。相雖功不成。然數年間。河洛陸沈。兩淮宴如。相之力也。覲范光陽雙雪堂集

曲園居士曰。據明史流賊傳。則杞縣舉人李信者。逆案尚書李精白子也。投自成。改名曰巖。說自成勿殺人。收天下心。又造迎闖王不納糧之謠。是李精白之子李信。即李巖。乃賊也。此所云李相者。何人歟。又史云杞縣人。而此云潁川人。則亦不合。宜更考之。

東海處士

處士姓郭。名士髦。字斯士。號覺海。太倉州劉揚堡人。幼多病。年十三病愈。始就傅。負笈入城。尋師而受業焉。學益進。文譽隆隆起。而省試屢不利。疾復作。還居海上。編茅結廬。朝夕海潮聲與誦讀聲相應和。意自得也。甲申之變。妻孥避居他所。獨偕其父守舊廬。見舍傍池水汪洋。指而歎曰。此余死所也。一夕披衣起。見月光滿地。潛啟戶而出。欲自沈於水。適其父睡醒。驚呼曰。大郎早起。何之乎。因遷延復返。蓋處士之欲以身殉。而隱忍不決者。徒以親故也。及移朝改朔。舊居屯兵。無所歸。遂寄居舊涇。時家業蕩盡。以授徒自給。未幾父亡。自此無意人間事矣。年六十五卒。弟澥。婦未遇亂。避兵海南。望見兵至。恐被辱。遂赴海死。後見夢於澥曰。上帝見憐。已得為水神矣。附著之。亦見處士之家風。其清貞義烈。萃於一門也。見唐孫華文集。

孫頴庵

孫頴庵。名和鼎。字九實。頴庵其別號。中丞火東公長子也。中丞以援勦兵譁。見法國論惜之。先生痛父以忠勞勤王事。死非其罪。比晉王哀之。傷其父儀。而又奉中丞遺教。以伍員為父讐。君之為非。孤憤鬱塞。瞋眦頴冤。蓋無一日釋懷抱也。中丞知兵。乃其天稟。而又精於西術。凡衝堅陷陣。制勝設伏。遣閒用謀。運若神鬼。至於繕城垣。製

器械咄嗟辦治。人莫窺其際。以書生贊軍事起家。歷職至登萊巡撫。所在有顯功。為勢家所激。忌者所撓。功罪不白。齋志以歿。所著水一方人集。其生平英謀勝算。及所歷勞績。略見此書。而卷帙繁重。先生撮舉要領。以子美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分十四卷纂言紀事。以類相從。枯坐水亭。足不踰閭。稿凡數易。年未及耆。病轉結以死。既彌留。呼其子。不及他事。惟以先集不得行世為憾。中丞死忠。先生死孝。蓋亦不忝前人者已。見趙俞維寒亭集

曲園居士曰。明史莊烈帝紀。五年春正月。孔有德陷登州。巡撫都御史孫元化副使宋光蘭等被執。尋縱還。秋七月己未。孫元化棄市。此所云中丞。即其人也。登州之陷。咎由元化。安得云死非其罪。趙蒙泉乃孫氏之壻。故有曲筆耳。若類庵者。固不失為孝子。

二俞

義興之賢。有窮而無告以死者。曰俞綬。字佩兮。其弟曰綰。字又申。佩兮之為人也。仁而明。強而正。早孤。事母孝。歲待又申。甚有恩。又申外若疏簡。內井井有條。理事佩兮不為貌承。中心恭謹甚。佩兮能知人人賢不賢。一見決事。始萌芽。曰。後當如何。成敗

利鈍無不驗者。又申於人少可。世俗事不屑意。然善清言。詆嘲微中。此其所長也。兄弟並喜讀書。治舉子業。並有名。佩兮弱冠補博士弟子員。愈自奮。念厥先高曾祖。故明時相繼為達官。今門戶中落。不一奮。無以答前人。晝夜刻勵。不問家有無。日用不足。促家人鬻產以給。曰。無溷我。又申稍試。不利。年未及壯。盡束去。制舉文字。自城邑徙居洞山。師蔣偉韋人。學為詩。三年盡得其法。帶經挹史。行吟高歌。督家僮治田圃。甚勤。盛夏日卓午。戴一笠。巡行畔間。呼咤指揮。汗注如雨。神色弗倦。山居十餘年。壬子歲。遘疾幾斃。秋稼被畝。螟食其心。公祖私用無所出。鬻產以給。當是時。佩兮終已不得志。鬻產幾盡。二人自此困於饑寒矣。又申病中受氣訣。病起。益喜養生家言。終日鍵戶默坐。廣眾對客。忽閉目無語。求如曩時。詆諧嘯歌。邈不可得。佩兮既窮困。縱飲自放。遇事憤懣。飲輒倍經。頽然大醉。醉則忘其所之一日。以某事不平。呼酒盡醉。踉蹌夜走。誤入萬山中。虎聲四起。撼蹋山谷。始畏怖。步履如飛。神以火導之。抵山麓居民家。乃免。距所飲地六十里矣。佩兮病且死。呼又申謂曰。吾墓勿題茂才。稱醉鄉老人足矣。又申如其言。不數年。又申亦死。年五十。並不盈佩兮。無子。論曰。余與二俞子交最深。知其人之為賢也。佩兮嚴于臨財。非其應得。一介不取。晚節極貧。守之彌

堅不賢而能之乎。又申既熟神仙方士之說冠箬冠著道士服日以出家為念緣佩
兮病不果行及卒。周身附棺以及葬埋。旬貨自盡不從苟簡事兄若此不可謂不賢
也。觀人於大且難者大且難者然斯無不然矣。見儲欣在陸革堂集

蒼取編卷三終

蒼葢編卷四

清 曲園居士纂

劉宏甲

劉宏甲字天繩。單父之城南人也。父字曰具瞻。以康熙十年經歷雲南。澂江府道遠。故宏甲及其弟宏基奉母趙氏留於家。及吳藩難作。不通問數年。寇平。道復通。宏甲與其弟亦已先後為弟子員。乃以尋親事。請於母曰。宏基可任子職。願無以兒為念。於是。以壬戌七月。攜一僕渡河。越二月。達貴州平越府。及其僕病於旅次。無何僕死。宏甲伏枕痛哭。不知所為。會居傳主人王良梧者。素慷慨好義。聞哭聲。訊而心憐愛之。曰。孝子也。若好將息。南行事。吾將為若謀。於是良梧為營葬其僕。而宏甲病亦少差。因以言察其意。曰。甯有人可共緩急。與俱之。澂江者乎。良梧唯唯有聞。又問曰。君以孤弱入不測新定之地。而欲求可與俱。殆非吾所知。可知獨有吾耳。宏甲感極而。因以酒酌道路之神。約為兄弟。離平越而去。是時越州土寇起。城鎮戒嚴。常露宿而幸無虞。良梧力也。又宜良縣裁軍。劫略路人。大哨坡遇數騎。持刃怒逼。良梧哀告以尋父事。賊義之。得不死。腰纏外舍。衣被於地。曰。汝好人。留此禦冬。而良梧所分挾。

金獨以智匿得全。故可資以達激江。然激江經歷司已有別員。詢舊胥。始知其父住永昌數年矣。宏甲念當更行二千餘里。辭良梧。良梧曰。為德不卒。吾嘗以為惡行耳。他無可言者。及至永昌。始聞其父實在騰越州之界頭鎮。州過府治三百餘里。界頭又西行百二十里。瀘水出其東。緬甸八百媳婦皆在其北。有永昌張媼買一山居焉。而具贍為其贅壻。宏甲喜。倍道重趂至其門。疾入而呼。有長須出曰。來奚自。且何音似山東。蓋此疇昔從任之僕從也。有頃。父亦出。宏甲跽捫其足而哭。父愕然曰。子為誰。曰。我子某也。乃亦撫其背而哭焉。於是問家事畢。命宏甲以諸母之禮見張氏。張故賢。亦為慶勞云。乃婉言開導。張意以癸亥十月奉親還。單父王良梧至鎮。遂始別去。其籍本山西平陸。後一年來省。分以田宅。並其弟有妻子於單。成土著。以官與宏甲約為兄弟。不忍離也。其後具贍卒。張氏與趙氏居甚歡。及既葬。亦以疾卒。宏甲附其柩於父。使張之義男宏兆主祀事。以昔母子之養田三百畝盡予之。見盧錫晉尚志堂集。

徐仁寰

徐安世。字明倩。號仁寰。考諱廷錫。號穀我。以長子韶階貴。封中憲大夫。君齒居季。天性至孝。輕財好施。弱冠補博士弟子員。明天啟朝。魏璫用事。令其黨崔文昇來江南。

名為督漕。實則乘閒抵隙。借以排陷搢紳家。而穀我性嚴毅。素不悅於里胥。遂以官戶誤漕。羅織穀我名以上。於是文昇疏入。緹騎猝至。急命縣令逮人。赴淮就質。穀我不得已。拂袖欲往。君牽衣泣曰。大人老矣。奈何遠行。且邇者魏璫柄權。擅作威福。舉朝士大夫俱橫被刑。倭官署一空。而佃兄居官久。為羣小所側目。大人往。知必不免。兒願乞哀。緹騎請以身代。死生聽之。穀我強留之。不可。乃行。抵淮。文昇几坐堂上。詰責君堂下。君反復抗辯。不少屈。文昇怒杖君。君隨杖下。斃。家人輿尸出。悲動行路。猝遇黃冠道者。從東方來。熟視之曰。死者尚可生也。爰取袖中末藥。置創處。君立醒。黃冠倏不見。或者歎為神助云。文昇信君死事得解。君扶創歸。父子相抱大泣。繼復引觴大笑。由是邑中咸稱君孝子。名籍甚。厥後懷宗即位。魏璫伏誅。然國脈已大傷。君遂棄舉子業。鍵關遁世。時時以詩酒自娛。入國朝。與鄉黨二三君子唱酬往還。嘯傲山水。論者謂有陶阮風致焉。見儲欣在陸華堂集。

瞿秋崖

瞿秋崖。名士麐。字縵雲。上海邑庠生。性孝友。父病劇。夜籲天乞減己年。以益親算。居喪不飲酒食肉者三年。後遭母喪。亦如之。其篤於至性如此。初江南巡撫朱國治。

性殘刻。尤與士大夫為讐。命守令查通賊者。臚列其名。以上聞。且謂不重懲。無以示警。於是閩省搢紳之官於朝者。居於鄉者。或宦於四方者。自科目貢監。以至諸生。其甲戶之名。有欠一兩或五錢。下至於三五釐者。無不被褫革。繫圜圉。而郡邑庠中文學之士。無一二存者。秋崖之長兄青岑。時為粵西岑溪令。有政聲。而竟以通糧。幾被逮。秋崖與仲兄為梟相對泣曰。伯氏曾邀恩典。榮及父母。家之賴也。我名可黜。兄名不可玷。于是為梟代其兄下獄。秋崖盡鬻其田。代償厥逋。卒之青岑以降級免。而秋崖竟坐誅。誤其孝而能友。又如此。庚子辛丑間。士之抱奇才。負積學。而以此案終其身。淹沒不彰者。不可勝數。而秋崖則以友愛得之。於是江東之人。無不嘖嘖操觚之士。無不出其門。咸謂之江東夫子云。秋崖有子曰標奇。其文品一如秋崖。秋崖父子之在里門也。各館於某氏家。歲時伏臘。從館歸。父子相聚談。燭不再跋。不休及卧。不歸私室。父子必同寢。父抱子足。子抱父足。一若慈母之戀嬰孩。嬰孩之戀慈母。雖頭白未嘗有異焉者。嗚呼。孝子之後。必生孝子。於秋崖父子信之。

見張永集
開存堂集

張麒

張孝子名麒。字瑞徵。山陰人也。長於京師。十八歲遭闖賊之變。城陷時。孝子父楚遊

未歸。急匿其母他所。旋挈其妻。賊已大入。度不免。呼妻劍其首。仆復橫擊其面。鼻吻俱斷。乃去。遇賊縛之。榜烙無完膚。罵不屈。給賊登樓。自後窻踊身下。悶絕樓下。故亂石堆。無寸隙。蘇視石劃然開。身無損。忽一老扶杖至。二犬躍躍隨之。跪請救。老人曰。吾覓爾久矣。急去。吾救爾。言畢不見。出果免。又聞道涉海。溺焉。若有物負之出。得不死。妻被刃亦未殊。三日夜氣不絕。救之復生。終身不怨。又為夫置側室。乃前十年死。

見王源居業堂集

王將軍

王將軍名好智。其先山東新城人。遷遼東海州衛。少從戚將軍繼光游。戚甚重之。教以兵法。中萬歷某科武鄉試。歷任邊疆最久。及遼左兵興。隸島帥毛文龍麾下。年已五十餘。累功至副將將軍。為人高頤長須。偉幹沈勇。多力。挽弓八鈞。揮雙鐵鞭。重斤二十有四。號王鐵鞭。後文龍以譖死。將軍懼得罪。帥壯士五百人入海島漁獵自給。久之。聞周將軍遇吉鎮甯武關。遂往依焉。當是時。李自成勢甚張。崇禎十七年正月。賊圍太原。分兵向甯武。周將軍再戰再捷。殺賊萬餘人。賊益兵來攻。戰不利。將軍時年八十。每食尚能盡一豬首二鵝。謂周將軍曰。事急矣。我與公共命。殺賊庶可退乎。

周將軍曰止。賊勢大將不支。我且死。翁無疆場責。無祿。胡為爾。翁去矣。將軍毅然曰。吾曩不食君祿乎。今得効死。報國恩幸也。且公遇我厚。我不應死報公乎。我八十矣。更何求。言罷。目閃閃。慷慨奮袂。推案起。周將軍壯之。相與痛飲。披甲上馬。時大風起。沙飛晝晦。周將軍出南門。當賊鋒。將軍由北門出。為奇兵橫擊之。賊列陣十餘里。將軍揮鞭大呼。競入。賊披靡。殺數百人。顧賊眾。與周將軍勢分。不能合。或傳周將軍被圍。則深入救之。不知所在。出則又入。賊大驚曰。此老將銳不可當。難與敵。乃選善射者千人環射之。麾下士俱盡。將軍力不支。遂死。周將軍血戰兩日夜。殺賊數千人。力竭被執。大罵不屈。賊磔之。夫人劉氏率內丁巷戰。亦殺賊無算。被磔。與將軍三首同懸市上。見者流涕。將軍一僕曰王印。匍匐亂屍中。尋將軍不見。見一馬死草澤間。泥沒腹。箭集身如蠅。鐵鞭一。倚鞍立。則將軍之馬與鞭也。印大哭。即馬傍求之。得一臂一束帶。臂有誌識之曰。此將軍臂也。遂以帶繫鐵鞭負之。奉其臂。與將軍之孫永命招魂而葬之。見王源居業堂集

曲園居士曰。周忠武死甯武關。事跡甚著。而王將軍事無知者。不可不表而出之也。俗傳周忠武為亂箭射死。殆即由王將軍事而訛。

秦舍人

秦舍人敬傳字公麟京師人勇敢多智畧人有急則毅然出為排解力護持之孫某者布政使子舍人妹壻也夙無行與舍人有隙闖賊陷都城孫為賊獲索金十萬繩其腦孫謬曰吾有金數萬匿內兄秦生所得秦金即得賊果繫舍人舍人至見孫輒轉哀號睛突出寸許遽呼曰渠實有金付我釋渠即有金賊喜釋之顧舍人曰金安在舍人笑曰安所得金賊怒曰若適言有金詎寸磔矣舍人復笑曰非誑也實有金顧危城中我貧士土垣敗牖數萬金匿何所我蓋受而藏之百里之外公請釋之去身在過十日無以獻鼎鑊惟公命賊渠共十八人方擁婦人飲酒嘖曰此秀才亦邁爽雖然而公烏能待而以十日三日可舍人即曰三日可賊大喜縱孫去而與舍人飲酒大醉期三日後納金無爽舍人歸念計無所出惟罵賊死耳俄道逢一賊從百許人呵而過顧見舍人大呼曰若非秦郎耶今將安往視之則故孫氏家奴從賊為裨將者下馬握手慰勞舍人泣告以故奴問十八人名曰此妄耳此甚微何得索人金即君無恐即引以見一賊魁請令往縛十八人者悉斬之舍人乃得脫舍人為文縱橫奇宕名重庠校及鼎革益貧文益高癸卯始登賢書甲辰成進士丁未授內閣

撰文中書舍人

見王源居
棠集

高文彩

高文彩字奎所京師人初為信王書堂官龍飛授錦衣衛百戶晉千戶聞賊陷京師文彩拔刀顧其子必卿曰我布衣從龍得至此不能為國殺賊一死不足報國恩我欲全家死國爾得無怨乎必卿應聲奮衣拔刀起先自殺其妻文彩亦殺其妻家人大呼擾亂闔門男女無少長皆手刃之一孫甫數歲乘間匿牀下呼之不應其父頓足曰惜失此兒父子遂相向自剄越二日其從兄文極使人偵之見屍骸相枕藉驚哭謂為賊所屠孫聞人聲自牀下走出使者曰若非某郎君耶抱持之哭且問故孫具言歷歷如成人且曰阿翁連呼我不應我兩日未敢出使者負之歸文極大驚棺殮之父子猶手握刀不釋

見王源居
棠集

李若連

李若連字方山上林苑人崇禎元年武進士授錦衣衛千戶掌北鎮撫司坐失出降秩二等革任家居壬午起補南鎮撫司僉書賊犯京師與駙馬都尉鞏永固守崇文門城陷歸書絕命詞于几曰上林李若連為官不愛錢身名豈肯辱清白及黃泉冠

帶縊死。後賊居其室。見絳衣人奮拳毆之。賊畏之。他徙人謂李公為厲鬼。殺賊云。見

源居業
堂集

王百戶

王百戶。逸其名。亦京師人。官錦衣。與庶吉士周鍾善。鍾主其家。賊圍城。百戶知不可守。與鍾約同死。鍾佯許諾。城陷。百戶繫兩環於堂。酌酒謂鍾曰。此我兩人報國時也。鍾俯首。然不應。百戶又曰。君名重當時。死即千秋。不則不值一錢。我平日重君。以君讀書稱學。者。今可猶豫持兩端乎。鍾唯唯。頃之。易服竊出降。百戶追及門。力挽之。鍾絕帶去。百戶歎曰。周鍾降賊。不唯負國。且負我國家設科目取士。所得乃若輩。亡國宜矣。我不忍與同生。乃縊。見王源居業堂集

陳衷壹

陳衷壹。逸其名。以字行。鳳陽諸生。幼喜兵。好奇計。岸異肩大志。鄉里一男子。忽款衷壹門。直入叩頭求赦死。衷壹叱曰。若狂耶。我初不識若何罪。我何力赦若死。男子曰。我夜夢鬼卒。攫去曰。汝應死。某惶泣。籲生過一廟。卒曰。廟中神可活汝。某曰。何神也。曰。此汝邑陳君衷壹也。遽挾之入。而覺言罷。復叩頭流涕。固以請。衷壹大笑。書赦汝。

二字擲之曰吾赦汝其人欣然謝去遂無恙。表壹由是益自負。巡撫鳳陽朱大典聞其名聘之不能用。三上書閣部史公亦不用。汝甯大俠劉扁子者聚鄉勇數萬保山。若拒賊獨與表壹深相結。會南都潰。扁子自盡。其眾亦散。久之表壹不自聊。歎曰吾不能為將。相封侯。當作神仙。白日照舉耳。遂棄家為道士。游五岳。徧歷九州名勝。求神仙。涉海數萬里。訪三山。西過洱海。北出嘉峪關。東北越松花江千餘里。乃神仙卒不可得。而表壹且老。歸語人曰。神仙必可得。但未遇耳。使我壽百年。神仙豈終遠乎。表壹後頗得延年術。服食導引。年八十餘。精力不衰。見王源居業堂集

王大本

尉氏有王大本者。諸生為賊帥封伯。京師陷。大本與他賊四人共得懿安皇后。四賊不遜。大本怒曰。此一代國母。胡可干也。手刃之。懿安死而未辱。願上高澤生為余言。澤生字孔霖。留心當年軼事。其言足信。見王源居業堂集

諸天祐

諸天祐。山東東昌人也。少任俠。喜交游。個儻有大志。游關中。數年不歸。崇禎十六年。西安陷。關中望風降附。天祐率壯士十八人入河州。據之。募兵千人。欲襲西安。賊遣

萬人攻之。大敗。依山結營不敢出。久之。天祐率三十騎間道出山。後偵賊望見賊無備。乃留騎山上。令曰。我下襲之。若見賊亂。即馳下。乃單騎緩轡趨賊壘。賊初不戒。近始呵之。天祐大呼曰。我大膽諸將軍。來取賊首。躍馬繞營走。賊錯愕爭搏之。營中三十騎自山上馳下。呼曰。大軍至矣。賊驚潰。天祐擒斬數十人歸。由是名震關中。十七年。賊長驅渡河。向京師。分遣偽權將軍以精兵十萬取河州。天祐力不支。亡走山谷間。三月。賊陷京師。天祐復起兵鳳翔。凡四十二人。鐵虎頭者。嘗從總制洪承疇殺賊立功。後辭去。隱居終南山。天祐遣其將汪鳳容。柳含。往請之。虎頭慨然曰。諸公以義召我。我何辭。我年幾六十。尚惜死乎。立起謁天祐。當是時。自鳳翔以北。南達漢中。西踰隴山。若豪傑。莫不暗受天祐約束。賊中亦有期內應者。俟天祐大衆集。同日起。天祐憤不能待。與虎頭等出山。號招。猝遇賊步騎數千。至。即前突之。斬其前鋒將。殺數十百人。初。天祐在河州。嘗與賊戰。望見賊中軍大纛。挺戈突入。賊將辟易。橫刺擁纛者下馬。奪其纛。馳還。賊將隨後呼曰。諸將軍。我知公天威。今奪我纛。何面目見人。幸哀憐還我纛。天祐大笑。擲與之。至是其將適在軍中。目曰。此諸天祐也。賊大驚。益請兵圍之。天祐知事不濟。歎曰。我起兵報國。卒困於此。天也。吾當畢命。此賊馳赴之。賊

圍之數重。天祐四面馳突。王某望見曰。事急矣。潰圍入。解甲授天祐翼之出。遂各脫身走。天祐馬蹶死於陣。虎頭為賊獲。大罵不屈死。關中豪傑聞之皆流涕。見王源居業堂集

王義士

王義士失其名。山東人。幼業農。嘗從兄耕。時多盜。兄誡曰。慎毋聲。盜聞將劫吾牛。義士方八歲。揮鞭大呼曰。賊來即殺之。兄懼走歸。義士驅牛耕達旦。鄉里皆驚異之。及長。多力。善擊刺。精火攻。膽畧過人。忠誠出於天性。嘗有友遇難。託其妻。義士躡屣挽車送之歸。周旋千里。未嘗敢仰視。以是名益重。諸天祐者。秦中大俠。驍捷善戰。嘗憤逆賊猖獗。欲合義旅勤王。與義士結為兄弟。部署既定。大衆未集。時四十二人先起於鳳翔。賊發步騎二千急擊之。鼓行而前。天祐以二十人分兩翼逆擊。斬一裨將。殺百餘人。賊大驚擾亂。退數里。復合兵環而進。矢石雨下。四十二人談笑接戰。復殺賊數百。鏖戰三日夜。賊益衆力竭。天祐遂為賊困。圍之數重。義士大呼躍馬馳入。左手運矛。右手解甲。與天祐。天祐不受。義士曰。天下可無我。不可無公。強擐之。潰圍翼天祐出。四十人爭呼曰。王君真義士也。遂各脫身走。天祐竟以馬蹶被害。前所部署皆解散。義士痛哭曰。兄死。我不欲獨生。生終必為兄報仇。乃撫其妻子。並傾橐。招四方

奇士。圖再舉。會國變。遂隱身秦晉間。或曰。今在山東。人嘗見其縱鷹獵海上云。見王源居

劉長庚

同州諸生劉長庚。字醉白。少剛介尚義。負士望。崇禎十六年。督師孫公傳庭戰歿。賊乘勝陷西安。關中望風降服。長庚歎曰。勢不可為矣。乃趨孔子廟哭拜。焚衣巾於殿下。歸而拜辭祖考。登樓痛飲。悲歌竟日。題詩滿壁上。妻黨氏。妾雷氏。子二女一。皆幼。謂其妻曰。若老矣。可無死。為我撫二子。顧其妾曰。若少。將安歸。妾泣曰。君死。敢不從。君死。長庚笑曰。信乎。妾曰。君不信。妾請先君死。長庚大笑。起而揖之。指樓前地。謂妻曰。葬我於此。於時拔刀先殺其六歲女。繼殺其妾。然後從容整衣。引帶自縊。死。其妻葬之樓下。邑人間之。皆流涕。國初建祠祀之。康熙三十七年。知州金人望修其祠。訪其後人。二子死矣。獨一孫窮賣餅。乃請於學使。假以諸生服祀其先。又捐金為娶婦。置產以延其後云。見王源居業集

五公山人

五公山人。隱者也。隱於五公山。故號五公山人。王姓名餘佑。字介祺。保定之新城人。

負王佐才。年七十。不遇卒。門人私謚曰文節先生。初山人父延喜。縣諸生。尚義。天下
亂。散萬金產結客。三子。長曰餘恪。次即山人。季曰餘嚴。山人出繼世父建善。閭賊陷
京師。山人父率三子及從子餘厚。餘慎。與雄縣馬魯建義旗。傳檄起兵討賊。擒偽官
郝丕績等斬之。大清師入。山人父為仇家所陷。執入京。餘恪。餘嚴謀曰。父死。吾兄弟
何面目視息人間。仲繼世父不可死。吾二人其死之。乃赴難。夜馳至琉璃河。聞人唱
伍員出關曲。餘恪憮然曰。阿弟誤矣。吾二人俱死。誰復仇者。若壯可復仇。我死之。乃
揮餘嚴去。自赴京。大呼我起義生員王某長子也。來赴死。遂父子畢命燕市。餘嚴歸
率壯士入仇家。殲其老幼男婦三十口。無遺。於是急捕山人兄弟。會保定知府朱甲。
易州道副使黃國安。力為解。乃免。山人於是隱易之五公山。與太原傅山同郡。張羅
詰呂申諸子。日相切劘。嘗集古人經世事。為居諸篇十卷。萬勝車圖說一卷。兵民經
絡圖一卷。諸葛八陣圖一卷。皆霸王大略。兵機利害也。又十三刀法一卷。湧幢草三
十卷。文三十二卷。其為文。數千言立就。書法遒逸。而感慨激烈之致。一發於詩。與人
和易從容簡諒。至論忠孝大節。談兵述往事。目炯炯如電。聲若洪鐘。或持兵指畫。須
戟張蹲身一躍丈許。馳馬彎弓。矢無虛發。觀者莫不震慄。色動曰。王先生命世才也。

見王源居
業堂集

胡穆孟

胡穆孟閩人。其先以武功世襲衛指揮。父上琛。當唐藩亡國。率家人朝服北向再拜。仰藥自盡。閨門殉難。僅餘二子。穆孟其長也。穆孟少遭變故。孤苦無依。右衛守備王邦鎮有女素聰明。知大義。以穆孟忠臣之後。因許字焉。穆孟將門子。韜畧騎射。少成習。貫鼎革。襲除無以自効。勉應武科。掇鄉試。而連江沈廷棟以同年友雅善穆孟。嘗讀書山寺。旁有荒寺。至夜。輒聞人語。誼穆孟潛往窺。見燈燭煌煌。數十人列坐左右。分校簿籍。若掾吏狀。穆孟竊疑荒山中。豈有長吏。期會簿書。如是其急耶。微詢故有對者曰。通者刳運將興。四方有亂。民遭兵戈刑獄之厄。不可數計。凡劫中人悉已定。此其籍也。穆孟試取一帙就視。則已名在籍中。倉皇自失。眾忽不見。穆孟自是始戒心。淡然無復功名之志矣。甲寅靖南王反。徵武甲武科。以為車騎驍騎諸常侍。穆孟堅辭偽命。逃之連江。就廷棟家。廷棟房師。為某縣知縣某。以事至省。廷棟具書幣修候。已入。緘未發也。穆孟竊視其書。中述靖藩舉動乖亂。人心不屬。難成大事。駭曰。此何等語。豈可形之筆札間耶。往必取咎。因取書潤色之。稍隱約其辭。自為更書。入故

緘而廷棟未之知也。以付使人至城下。為門者所詰。索得其書。涉誹謗。發書刑曹逮廷棟窮治。伏辜論死。穆孟聞之。直奔還。謀諸婦曰。沈七罪固當然。其母老妻父。焚焚未有後。若教之痛可念。為之奈何。婦曰。沈母春秋高。臨年見愛子受戮。必無生理。其妻無依。亦必偕亡。是沈君一死而三人俱斃也。君素善沈君。安容坐視。穆孟曰。然。今惟吾可以代沈君死。但未知卿意何如。婦曰。殺身取義。此烈丈夫事也。君為奇男子。妾甘守愚婦乎。君忠臣之後。有呱呱在膝下。天道不遠。必不使胡氏無後。孰與沈君有滅族之慘耶。君勉之。毋以妾為念也。顧策將安出。穆孟因語之故。即赴刑曹具狀自伏。刑曹疑之。召廷棟與質。廷棟實不知易書由。爭死甚力。穆孟曰。書實吾所為此。易辨耳。今第使兩人各具書。書跡同者坐。復何辭。刑曹然之。使書果。穆孟筆乃釋廷棟。而辟穆孟。論決之日。王氏設奠西市。哭極哀。取其首而縫之。具衣服殮。且市兩棺。屬其子於廷棟。與穆孟之弟。令撫視之。而自縊于尸側。觀者數千人。莫不感激泣下。傷穆孟之無辜。而歎王氏之烈。明年王師復閩。贈穆孟官。陰其子。而沈廷棟亦以武科需次授永定門千總云。見方集

京師有金剛寺。蜀僧友蒼居之。萬歷末。一男子配遼東。過寺。友蒼壯其貌。飯之。贈之金。國變後。友蒼南游。過徐州。泊舟登岸間行。至一寺。時初冬天寒。寺荒落。無人居。友蒼徘徊太息。見廡下一瞽者。踞而暴問曰。公何自來。友蒼曰。自京師。曰。京師有金剛寺。曾過未。曰。吾所居也。瞽者瞿然起曰。友蒼和尚。公識否。友蒼怪之曰。吾亦與交。但子何由知之。曰。吾曾配遼東。友蒼飯我。贈我金。我不忍忘。友蒼始追憶其事。大笑曰。我即是也。瞽者驚喜。直前提其衣曰。公真是耶。伏地拜且哭。友蒼且答且掖之起。而挾之舟中曰。子何以至此。瞽者曰。我至關東。受知經畧熊公。拔為千總。後熊公被逮。久之。聞被戮。予仰天哭曰。國家失熊公。不可為矣。晝夜哭。月餘。淚盡血出。遂以瞽。既廢。又遭亂。流離輾轉。無家行乞於此。友蒼歎歔泣下。飲之酒。大醉曰。我今其可以死矣。夫薄暮別去。次日訪之。自經死矣。見王源居業堂集

劉龍光

順治乙酉五月。王師破建昌城。明益王遁去。長史劉君某挈家亡匿山中。卒。其伯子龍光。即孝子也。為諸生。先赴試。歸吳。未得父耗。憂泣成疾。戊子歲。始決策至盱。時亂後。藩府毀廢。舊人無在者。邑有張令公祠。宿禱焉。夢中恍惚如聞人語曰。寄居石

潞者醒求其地不得。傍徨道左。遇一尼謂曰。石潞在閩廣交。今方阻兵道塞。有徑潛行。七日可達也。遂如其言。取道往。所過藤峽通仙。一綫天。皆山谷窮絕處。蒲伏晝夜行。數百里不見人煙。最後至白石嶺。嶺陡切雲漢。阪道隘者纔六七寸。俯臨不測之溪。捫壁絕險。既上復下。履巉巖。衝虎豹。攢棘被膚。血流殷足。每仰天一號。則陰風颯然。山木悲嘯。瀕於陷危者數矣。嶺盡得村。尋得父所依姚氏居。母管孺人在焉。既入門。母子相持而泣。已問知父喪行一年所。則號絕仆地。久之始甦。居數月。聞關興機復侍母而歸。初長史避難數遷。獨攜先世世系圖冊一篋。自歲戊子。母時聞有聲窸窣。窺出篋中。啟鑰無有。閉則復然。一日。母見緋衣人數輩。冉冉自篋中出。益大驚。逾宿而孝子至矣。其所居杜曰見娘堡。舊傳宋王龍山者。於此見母得名。異矣哉。鬼神幽明之故。君子之所慎言也。而父子骨肉之間。顛沛流離之際。又往往若有陰相之者。非苟然而已也。孝子字夢蕭。蘇之長洲人。見姜宸英著國朝未定稿

陳繹思和本初

陳確。字驛思。金陵人。從父官長沙之湘鄉。遂家焉。為人尚大節。不治生工詩字。所居一茅廬。書數卷。竹數竿而已。與北方人和本初友善。本初者。其父由武舉官守備。而

本初事文藝隸善化序。名籍甚。繹思好游。歷九嶷。登滕王閣。走山陰道上。歲以為常。本初連試有司。不得志。亦下舟淮揚間。康熙癸未春。有官粵者。羅本初幕下。本初曰。吾有友陳某。客永新。不相見數載。能迂道訪之。從公游。其人許之。中途易小舟。逶迤入永新。未至。誤墮水死。時繹思從夏葛民幕。永新意忽忽無聊。移寓蕭寺。日買酒爛醉。醉則吟。搖筆如飛。閒狂歌拔劍。呼故人姓名。葛民莫省其故也。本初計至。疾走撫棺大哭。氣幾絕。家人救復。趣有間。曰。本初為我死。吾何復求活。吾將從好友地下矣。不食卒。兩主人各厚殯之。買舟送歸長沙。人無識不識。皆太息云。見曹耀珩聽濤園集。

東江先生

先生姓唐。名孫華。字實君。江南太倉人也。別號東江。晚又號息廬老人。九歲。織簾先生顧麟士見而奇賞之。十九歲補博士弟子員。恒為諸生領袖。時復社餘波判二派。曰慎交。曰同聲。各各植門戶。張旗鼓。爭欲致先生。慎交得之。而彌振里中。張氏有學山園。邱壑絕勝。主人延先生坐園中。順康之間。文風初變。操選政者。無慮數十家。坊賈爭請刊布牟利。視行否分贏絀。先生乃哀名流傑構。評隲為學山園選本。自是而諸本悉廢。業科舉者人抱一編。若金針寶筏。熟其程度。取青衿登上第。猶掇之也。而

先生自沈諸生中。且三十餘年。省試入場屋。常自晦匿。不欲人知。鄰鋪中有問字者。竊覓先生卷端。見籍貫姓名。驚曰。乃唐夫子耶。招手相告。語傾號舍。聚觀羅拜。請教益。年五十一。始以明經貢入太學。崑山徐健庵司寇一見禮重。時健庵以文章聲氣籠蓋一世。海內名士奉為宗工。既盡出所緝經解。付門生納蘭容若。校讐而梓之。謂先生曰。惜未與君一一商榷也。納蘭容若者。北門相公之子也。負軼才。不永年。有弟納蘭愷功。方求知名士為師。北門相公遂禮先生。而致之賓館。愷功年富志銳。慧辯過人。每舉史傳僻事疑義。以相質難。先生引端竟緒。答無留滯。愷功心厭氣折。後位至六鄉。久長翰林。其視諸翰林。莫先生若者。先生解組後。存問不絕。為刊詩集若干卷。晚年寄草堂資。而先生始有息廬之築。當丁卯之在北門館也。先生初舉京兆試。明年成進士。年五十有五矣。念太翁春秋高。遽歸侍。時健庵司寇亦去官歸。奉詔修一統志。以書局自隨。間居洞庭東山。廣集賓從。招先生往同事。一時湖山詩酒。縹緲翰墨之樂。望而生羨者。數為神仙中人。健康卒而局散。北門復移書固邀先生入郎中。太翁趣就選。得陝西朝邑令。上咨訪實學。廷臣多舉先生以應。遂召對乾清宮。西暖閣稱旨。改授儀曹。兼於翰林院行走。蓋異數也。明年調吏部考功。又明年典

試浙江。撒棘。有考功司註誤處。公即脩然而歸。自是不復出。太翁號丹崖。湛深經術。為復社眉目。先生歸之明年。為太翁舉九十壽觴。先生年六十有四。斑衣華髮。人謂老萊子復見也。先生之歿也。年亦九十。父子大耋。若秉符券。致可異云。先生為諸生。蓋三十年而羸。登第仕宦。不及十年。而優游林下。則亦近三十年。既歸田。謂人曰。吾結髮受書五十餘年。而於經學未歷其堂奧。吾將從事焉。吾以縣車之年。為鼓篋之始。其可哉。由是學彌邃。癸未上南巡。先生迎蹕於吳門。納蘭愷功以掌院學士在左右。私於先生曰。上注意先生。先生亦有意復出乎。謝曰。吾年七十矣。即在位。義猶當退。顧且出何所求耶。先生不講道學。而見徹名理。踐履平實。不談宗乘。而深達諸相。空諸一切。飲酒不能盡一卮。食恒不令飽。嘗云。吾見人腰腹偉然。善噉兼人。率不過中壽。衛生要術。肥不如瘦。故先生雖末年。耳目聰明。手足便利。或云七十以後。令少女同起居。長則遣之。皆宛然處子也。見顧存

王冰庵

太倉詩人甲吳會。百年之中。名家輩出。推厥領袖。皆曰唐玉。唐謂東江吏部。王則冰庵太守也。公名吉武。字憲尹。別號冰庵。公生三歲。不好弄。惟與之書一冊。則反復不

厭五歲痘疹發。瀕危而蘇。大父作痘吉志喜詩。就塾後。授以唐律。誦如素習。師出句。索對。應如響。而句輒新異。壬子。與經師周韋庵同發解。丙辰。成進士。授中書舍人。陟民部郎。出守紹興。治用寬簡。迂大吏意。甫二年。中計典去。年五十耳。敝廬數椽。汙萊二頃。日匡坐。雜誦不輟。公於詩。固由天性。亦稟家風。祖孫父子兄弟。人有集。而母吳夫人及三女。咸工詩。家庭無事。輒命諸子女拈題分詠。夫人為第其高下。以為笑樂。既嫁。至老猶詩筒往來不絕。明季。若趙凡夫。陸卿子。沈君烈。薄少君。夫婦唱酬。擅婁江佳話。未足多也。公與唐吏部東江。詩名相埒。交亦相厚。然不為苟同。每集公所。若燕會。東江劇談今古。掀髯抵掌。蟬聯不斷。公則凝神定息。不發片語。有當於心。聽然而已。公艱於子。養子宗驥。猶子安國。安國為諸生。傳詩學。見顧存序集

毛鶴汀

毛先生名健。字今培。號鶴汀。江南太倉人。弱冠補諸生。祖中書公。欲令專事三場。為援例人成均。先生於科名得失。殊不介意。數年。選得貴地訓導。其地有齊山九華之勝。欣然命駕。未匝歲。丁外艱。服除。選望江。以母老不赴。又數年。選祁門。以疾謝。竟不復出。婁東詩社。甲於江左。論先生之世。首尾康熙六十年間。其初年則有十子之目。

十子以後名流益衆。唐東江王冰庵為之祭酒。而先生已綴其列。其晚年則有蕙帶。涇東洗桐。裴山敬亭之屬。而先生猶儼然臨其壇。建其旗鼓。初太原王秀才漢舒工填詞。詞曰香雪無敵手。王涇東顧洗桐繼以填詞相頡頏。王詞曰香濤。顧詞曰片香三香若鼎足。詩家皆謂餘事。因推讓焉。子頗自負。獨下漢舒。王蕙帶效作。輒病語硬。舍去。先生笑曰。吾老於詩。不律禿矣。請嘗試之。後遂取王洗馬所輯歷代詩餘攻之。踰兩月不出戶。一日譙集。出所填詞數闕示二子。二子色然駭曰。何工之速也。相顧歎異。見顧存

嚴孝子

山陰嚴某。於康熙甲戌乙亥間。挾貲入粵東。轉客瓊州。往來貿易於海北。貲漸饒。寄籍樂會。置田園。娶婦生二子。歷三十載。未嘗通音問於家。方出門時。有子纔三齡。其婦教育婚娶。得為諸生。授徒以給食。一日。其婦呼子而謂之曰。汝父客外久。我向不令汝往尋者。以汝尚幼。且無兄弟也。今幸有孫矣。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其子承命往廣州。遍問於人。或傳在高涼。或傳在粵西。於是由高州入嶺西。無蹤跡。復回廣州。而資斧已竭。遂入海珠寺為僧。欲陰以訪父信。主僧憐其孝。許之。一切文疏俱委焉。雍正五年。嚴某攜貲由海船往省城。遇大風濤。禱於神而安。及到省。酬神於海珠寺。

其子為書鄉貫姓名心頗訝之急問其客游歲月知即父也泣跪於地曰兒生三歲父遠行今三十年矣尋父兩載不獲流落為僧日夕禱祝今果得見吾父而某復詳問家中事皆合於是相抱大慟出五十金謝主僧而攜其子歸寓售貨得千餘金偕歸山陰惜忘孝子之名

沈元滄
觀瀾堂集

白雲先生

張怡字瑤星上元人也父可大明季總兵登萊會毛文龍將卒反可大死之事聞怡以諸生授錦衣衛千戶流賊陷京師遇賊將將肆掠其黨或義而逸之久之始歸故里寄攝山僧舍不入城市鄉人稱之曰白雲先生當是時三楚吳越耆舊多立名義以文術相高惟吳中徐昭法宣城沈眉生躬耕窮鄉然尚有楮墨流傳人間先生則躬樵汲口不言詩書四方冠蓋日往來茲山不知山中有是人也架上書數十百卷皆所著經說及論述史事或請貳之弗許曰吾以盡吾年耳已市二甕下棺則并藏焉卒年八十有八親故夙市良材為具棺槨聞而泣曰昔先將軍致命危城無親屬視含斂雖改葬親身之槨弗能易也吾忍乎趣易棺乃卒或曰書已入壙或曰經說有貳尚存其家

見方苞
望溪集

會叢編卷五

清 曲園居士纂

孫將軍

孫將軍名守法字繩武陝西臨潼人也家酷貧廢書務農然多智謀膂力絕人性復任豪俠喜交游嘗飲於市酣醉兀兀輒撫膺奮歎曰不掃妖氛死不休市人皆大笑以為狂時流寇猖獗將軍仗劍入行伍為制府洪承疇戎旗健卒每出輒敢當先以單騎擒賊首點燈子不沾泥斬獲甚衆授守備又與閩王高迎祥力戰迎祥棄馬入溝中將軍亦棄馬逐之迎祥故壯悍將軍與之手搏卒生擒以歸收其軍餘賊為之氣奪授參將轉升護藩練營副總兵威望日隆所向無前高傑者號翻山鷄雄勇有才略為賊羅汝才副將將軍知其可用單騎入傑壘慰降之傑感將軍恩為泣下以父事焉歲時必西向拜誓死報朝廷後封興平伯將軍力也李自成僭號西京將軍仰天慟哭棄家保秦世子以孤軍退守興安之五郎壩自成招降將軍數殺來使豎義旗募兵約總兵賀真為恢復計會我朝定鼎孟公喬芳督關中悲其志節屢以書招將軍將軍以未得手刀李賊抱志不出慷慨悲歌有妻子可殺君父之仇不共戴

天等語。聞者哀之。尋為土人所害。始將軍鎮長安時。歸葬其父。偕里中父老浴溫泉。解其衣。偏體創痍。幾無完膚。人為將軍泣。將軍意落落也。為人嚴重雄威。而和平坦易。性至孝。篤於友誼。每好與儒者遊。及臨陣遇敵。則猛如虎兕。見者以其面黑。稱曰孫鼃君云。用兵如神。善撫士卒。能得人之死力。廣西提督吉公孫略。副總兵孫公麟。皆將軍義兒。湖廣提督胡儂子。瓊州總兵高進庠。皆將軍門下裨將。其他千百夫長。以功名起者。蓋不可勝記也。而將軍竟以抱志死。悲夫。論曰。吾為童子時。聽人言孫將軍戰功忠勇事甚悉。及後讀諸家紀流寇事始末。乃若不知有將軍者。甚矣史傳之缺也。將軍事。今關中人人皆能道之。蓋其出身如狄武襄。敢戰如李英公。而退保深山。孤軍誓死。則又田橫之客也。而泯沒無聞。忠臣之血。千年化碧。可勝慨哉。見康乃心

羊野集

陳鵬沙嚴弓父

陳鵬沙先生。名所學。字行之。鵬沙其別號也。家世籍江浦。性耿介。不苟合於人。獨與同學嚴弓父交最善。一切括帖家言。皆弗屑。力鑽穴諸典籍。有疑義。必與弓父究極。其指歸。弓父喜為詩。而先生晨夕與倡和。弗輟也。先生故與弓父居浦口城。鼎革後。

則手裂其諸生巾。舉巨椎碎其家具。命奴僕折毀其所居室數十楹。盡以其棟椽瓦
壁。施道士為東嶽殿。而遷跡於窮鄉數十里地。曰三汊河。編黃茅屋三間。居四十餘
年而卒。卒時年八十九。有詩數十卷。風調類香山。大率多與弓父倡和之作也。嚴先
生亦江浦人。名天表。字弓父。其先有明時為黃海衛指揮。先生長子當世襲。乃讓其
季。而己自為諸生。先生瀟灑絕羈束。諧謔似魏晉間人。陳先生鷗沙。居三汊河。而先
生亦棄城中居。卜築高橋灣。去三汊河五里而近。凡一月。必與鷗沙數數會。會則款
飲。各涕泣。已而操筆各為詩。鷗沙性不飲。先生則豪飲無休時。間或袒跣臂。縱酒淋
漓。而鷗沙則怡然堅坐相對也。嘗得檟材。自製藏櫛。凡有得意句。即書而刻之。久之
櫛内外皆滿。年六十餘。嗜酒如故也。一夕。自鷗沙所醉而歸。忽無病而卒。見劉巖集

華豫原

無錫有奇士。曰華豫原。方歲乙未。撫吳儀封張公。坐事逮。部使者偕制府。即訊於潤
州。而羈管公城隍廟中。甲而守之。生獐如乳虎。非著門籍。不得輒出入。門生故吏。無
敢嚮通者。豫原聞難。自無錫疾馳。一晝夜踰三百里。至京口。唁馬既抵廟門。不得入。
而顧見有官公。傳呼來。帶弓韃騎而從者數人。至門。門焉者皆卻立。官人下馬入。從

者皆入。豫原則闔然隨之。入數折而達張公請室門外。即又不得入。徘徊往來。所以屬其門者方故萬端。然卒不得入。門者曰。客何為者。始吾以客為從官人來。故不誰何客。乃今知妄男子耳。不去且得罪。制府怒。不可犯也。豫原大笑應曰。若乃以制府嚇我耶。向令吾惴惴制府者。吾安得至此。且天下事不可知。往者張公嘗與噶禮訟矣。部使者按事至。再無直張公者。賴天子明聖。張公撫吳自如。而噶禮卒抵罪。今張公雖就逮。萬一上復有後命。如異時事。若等何面目復見張公。言已。索筆大書其爵里姓名。付門者達張公所。曰。可達達之。不可則以此紙上制府言狀。惟制府死生。當是時。日漸西夕。而豫原語侵制府益急。門者縮頸。既已無可奈何。則入白守者。而守者亦頗聞餘語。色動。為言於張公。張公命之入。豫原乃入。相勞苦如平生歡。良久乃去。越數日。而部使者之祠報燬矣。初。部使者視學江左。有聲吳中。人士為祠於江陰。歌舞之。當張公之與噶禮交訟也。部使者按事至吳。吳中自士大夫下。遮馬首以千萬數。願無奪我張公。而部使者頗不直張公。吳中人固怒甚。及是役也。部使者與制府劾張公欺謾不讐。罪且至殊死。吳中人咸涕泣。不知所為。而會豫原自京口來。具言張公就逮良苦。則益洶洶然。顧無所發怒。豫原遂言曰。狄梁公之有祠魏州也。其子景暉

弗類魏州人燬之不復祠。今日之事得復有香火情耶。於是衆數千人奔部使者祠下。爭撤屋瓦投之以巨牛東西曳。棟盡折。或焚燒其餘。呼聲動天。埃起漲數十里。明日制府聞狀大駭。陰使人廉問主名。疏以去。然竟無如何也。當是時。豫原幾不免。亦以此名聞江淮間。豫原名希閔。著有廣事類賦等書行世。其人斂退就懦。粥粥若無能者。而遇公正發憤。乃若此。上卒不用部使者議。而驛召張公。命以白衣領倉場。

職

見方集
在齊古文

曲園居士曰。所云部使者。乃張文端公鵬翮也。曾以兵部侍郎視江蘇學政。文端亦一代名臣。而此事不能無遺議云。

李復新

孝子李復新者。襄人也。世居城之東村。崇禎十四年歲饑。復新出糴於郛。土寇賈成倫劫其家。執其父際春殺之。復新歸。痛哭絕而復甦。裹刀衣縫中。日夜謀所以報父讐者。是時天下大亂。法令不行。控告無所。而成倫强悍。所以防衛甚嚴。復新伺其隙不得。且恐其他奔。即又謬為懦弱狀。揚言於衆。以示無復讐意。成倫聞之。信以為然。安居如故。國朝定鼎。復新潛之省城。訴於太守。逮問具服。繫成倫於獄。會大赦。減為

徒還裏起解。復新先伏道旁。俟其過。舉大石擊之。中其腦。已死。復連擊之。解者欲羣執之。復新曰。吾報父讐耳。豈畏死者。乃自詣縣。願就死。令憐其孝。不忍寘刑。乃手自為狀。以其白。所以且曰。如復新者。宜表其閭。以旌其孝。到府。太守難之。駁其議曰。賈成倫事在赦前。業已降罪為徒。而李復新斃之。宜如殺人之律。事下。令不能對。縣有掾老不視事。素巧。詳文案牘。一出其手。無能易者。令強起之。乃復議曰。蓋聞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古云。殺人者死。未聞復讐者死也。又云。凡報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復新固已屢訴矣。且赦罪者一相之仁。復讐者千古之義。成倫之罪。可赦於朝廷。復新之讐。難寬於人子。成倫且欲原赦。而復新不免極刑。平允之論。以不如是。父子何辜。並遭大罹。凡有人心。誰不共憐。伏願貴以無罪。且旌其孝。太守不能難。卒如其議。表其閭曰。孝烈。

見劉青藜高陽山人集

韓晉之

韓廷錫。字晉之。侯官人。幼聰慧。九歲背誦六經。略無舛訛。未弱冠。舉止如老成人。家素貧。菽水不給。而臨財毋苟得。膏火不具。而開卷必衣巾。當萬厯季年。補博士弟子員。時習經者。類鹵莽滅裂。晉之必研究終始。條理貫通。又嘗以字學壞於鍾王。故悉

力於大小篆。終身不作行草。雖朋友往來。短札無非大小篆也。執親之喪。三年未嘗見齒。或親戚情話。不能斷絕。則衰麻隨身。親攜草墊。在處據地以坐。識者以為今世之王偉元。徐仲車也。少時見其所讀漢書二十六冊。手注與史記異同詳略之處。細加評騭。皆作蠅頭斯籀。朱書日久。吐鉛斑剝。陸離可愛。可寶。見余集

齊望子

齊莊字望子。閩縣人。世居齊坑。幼嗜學。家貧不能具膏火。為人夜舂。手足操作。而置書其旁。注視之。春事未嘗不辦也。弱冠以五經領袖童子試。當萬厯季年。閩習漸尚軋茁。至天啟初。愈甚。科歲試場中。有諸生自命不作第二人者。搖筆苦吟。改竄輒數行下。旁生問之曰。君文早完。奚為苦改。慮不冠軍耶。曰。然。文章早就。看來逐句可解。如何能出人頭地。須臾苦吟改竄如故。旁生復問故。則曰。經改後。學使者不得其解矣。然吾猶能解之。必至於不能自解。方可一不可二也。爾時風氣如此。望子獨原本六經。不稍雜縱橫家語。前後衡文者。莫不以國士相賞。累十數試。輒空其群。從游數百人。往往掇科第而去。旋躋膺仕矣。望子棲遲窮巷。自甘貧賤者三十年。暮年著史論四十卷。自西漢迄於元代。見余集

鄭澹居

越有隱君子曰鄭澹居先生。高曾祖父奕葉光顯。有聲先朝。先生恂恂儒雅。不啻單素。早棄科舉之學。一意以棲遁為樂。豪於酒。遇飲輒醉。春秋佳日。喜出遊。所至主人觴焉。輒留。未嘗拒。先生工書。吾郡自徐青藤。王謫菴。以書法名海內。先生起而繼之。幾與之埒。求書者踵至。先生皆無所靳。凡士大夫名園甲第。高樓曲榭。必以先生書與琴尊藥鼎相錯。扉窗几案。醉墨淋漓。獲之若珍寶。故知與不知。咸熟其姓名。嘗隻身游京師。時朝廷開館閣。招四方文學士繕緝秘書。于是四方之士雲集京師。皆思以其技自獻。幸為主者所錄。隆恩異數。幾出制科右。先生苟欲於此時干進。彈指石渠金馬矣。而先生浩然襜被以歸。戚友扣其故。漫應曰。吾不忘紹興家釀耳。嗟乎。非隱君子能若是乎。見金懋忠東武山房文集

楊安城

安城楊公。故山陰處士也。少喜讀書。任俠。年十七。為諸生。思陵末造。天下多故。慨然有濟世志。與里中高才生及四方豪俊交。名日起。然坐是流離絕域數十年。而歿始公與朱伯虎。吳佩遠。魏雪竇游。奴視齷齪士。亦莫之敢近。及伯虎死。佩遠入滇。雪

竇為怨家所構稱與張煌言交通罪不宥詞連長興錢允武允武妻貸千金屬公營
救書為遲者所獲嚴拷允武索公甚急允武死不承公遣人謂允武曰吾名在牘詎
能免我出則君寃自白毋自苦也遂詣獄獄具魏錢坐死公流甯古塔康熙壬寅仲
冬也時大雪出塞膚肉凍結耳鼻手指觸物輒墮過混同江入那木色齊喬木夾道
蔽日月老根穿裂石罅冰雪灌積馬行輒踣豺虎罔兩白晝嘯呼徹山谷同行者慟
哭惴惴不免公獨周覽山川險阨歷書所見作詩歌紀其事不異平日明年仲春抵
甯古塔為金元上京會甯府地近冷山五國城距京城三千里矣土人及駐防將士
皆樸魯衣魚皮漢人以罪至者多依為生傭使之公至獨為屋以居入山伐木壘土
石為炕皆身自擘畫土人初奇公狀貌至是益服其才公稍出漢物與市土人責漢物
爭出菽粟來易遂約漢人共賈菽粟漸饒土人既仰給於賈不敢輕漢人矣公曰未
也尚不知禮教於是教之讀書崇退讓躬自養老撫孤贖官奴婢同難蕭山李兼汝
蘇州書賈朱方初沐黔國忠顯弟忠禎皆廩焉贖朱大典孫婦劉振英河南李天然
及其弟諸生希聲夫婦湖廣衛守備王某皆罪隸也凡貧不能舉火及婚喪者公為
倡率周之富人感其義爭助公以不與為耻曰吾不可以見楊長者公居甯古塔數

十年安其俗。嘗奉已將軍機練水師混同江。禦俄羅斯。移家小烏喇。既而罷歸。性至孝。母喪年餘。計至哀毀。骨立杜門三年。子賓出塞省公。公年六十八。鬚未半白。善飯步履如飛。燈下能小楷。語至夜分。以為常。賓歸。訟冤闕下。南巡復叩闕。請率妻子代戍。衛士篋之。幾斃。卒格不行。公竟歿戍所。年七十。公黑而長。修髯偉幹。娶范氏。公出塞。例僉妻行。或請代。范夫人毅然不可。三子賓。寶。龍。皆夫人出。公歿。不得返葬。賓寶泣請兩曹。幾二載。憐而許之。夫人扶柩入關。土漢送者。哭聲填路。公初名春華。出塞更名越。號安城。其所居鄉也。見余懋紀東武山房集

呂尚義

大庾縣呂尚義。世居南源山下。其地在大庾崇義二縣之間。土出肥美。然界連廣東層巒峻嶺。山有錫礦。礦徒出沒。峒老則亡。為盜賊剽劫。村庄人莫敢居。惟尚義結廬其下。數十年。賊莫能害。尚義與妻俱善用鳥槍。發無不中。施放尤敏。十步可放三槍。每遇賊至。夫婦二槍連環不絕。歲殺賊無算。賊恨尚義刺骨。康熙四十年。有廣東萬猴山賊渠藍某。率賊二百餘人。白日持槍。闖過大庾嶺。昌言將往南源。殺尚義復仇。南安參將營兵莫敢阻拒。聞之。賴鎮楊鈞。隨遣二守備。率兵數百人往捕。比至南源。

則賊已為尚義擊敗。竄匿山谷矣。時尚義妻已歿。一女亦能用鳥槍。父女二人共殺賊五十餘人。其餘匿山谷者。尚未解散。官兵以林深箐密。莫敢搜捕。尚義慨然前行。曰。第隨我來。賊可盡得也。尚義鷹目。洞微見遠。茅草中有伏賊。百步外能見之。發槍即中。咸驚起。遂踰山以逸。官兵環視不敢捕。惟得沙礮三位而還。崇義高令尚瑛召尚義至衙。予酒食。賜銀。欲署為捕頭。大庾令亦欲委之。彼此列狀爭於府。尚義俱謝不受。委曰。吾農民。不願充役。但兩縣官長為安靖地方計。吾所居在兩縣間。何敢辭勞。南源一帶。吾女在。可無事。其餘兩縣地方。但有山賊。吾願隨官兵往捕。賊聞吾至。即逃矣。于是兩令大喜。厚賜而遣之。然廣東礦賊。自是役大創。亦不復至。南安云。見初稿。移堂。

孝義吳君

晉江吳君。歿二十年。安溪李侍講清植始為之傳。而私謚以孝義。君諱鴻錫。字允康。生七歲。而海寇亂。考諱萬佑。挾以避居浙江。適兵部車駕司郎中滿洲噶公尼布奉命來造戰艦。延君考於幕。數月。君考卒。噶公挈君歸京師。命其家人忠樸者父之。君請呼以叔。曰。父一而已。噶公大奇之。曰。七齡兒。能辯此耶。噶公清宦。家漸困。君亦稍

長助任牧芻。精勤勇猛。芻恒有餘。因以易錢。市書冊弓矢私習之。又市果酒。就能者質焉。數歲遂通滿漢文。精騎射。一日噶公閱射。方怒拙射者。君從旁指導。噶公謂汝能耶。汝手弓。君徐進。縱送合法。三發皆中。噶公益奇之。歲癸□君從兄雲鱗以平臺濟功授溫州營參將。引見至京。因就噶公乞之歸。噶公喜。遽諾之。君獨潛然流涕。曰。我未可以歸也。我七歲育於公所。我壯而公老矣。三子始扶攜。安所恃。必俟公子成立。我乃可歸耳。噶公聞言。持君大慟。遂不果行。正紅旗謙郡王之孫鎮國公海清。噶公婿也。高君義請隸其公府佐領。俾久居旗下。以成君志。從之。明年噶公果歿。夫人以哀毀得狂疾。長子和順甫七歲。次和鼎六歲。和麟五歲。族中之豪與隸人悍者。眈眈欲蠶食其家。君信行素學。又材且武。諭以義。懾以威。咸莫敢如何。家故不及中人。君精心計。權子母贏縮。歲入恒倍。日以饒。延良師課噶公三子。食飲必親饋。業稍進。則頓首謝。師感之。並盡心。又親教三子國書。稍長。並為娶名族女。君尤謹於禮。冠帶終日不怠。歲時慶祝。君盛衣冠率家人入執事。事畢。親率以出。中外翕然。和順年十六。有忌之者。擢為護軍。將困苦之。每番直。君佩刀以從。夜直則露坐終夕。人莫敢加害。願念非通仕籍。無以免廩役。而噶公故交。無能相援者。惟大學士阿公蘭泰。曾同

任兵部。又以事相失。君獨謂阿公長者。可以義動。日率三子候公門外。公得其情。果則然。問諸子習國書乎。曰皆習。孰最優。曰和順優。公諾。以中書用之。既而首輔索公額圖欲用其族子。君即為書言和順孤苦狀。伺索公出。跪而上之。索公大怒。擲書去。不顧。君跪其門。五晝夜。水漿不入口。困垂斃。索公大驚。曰。世乃有義烈如子者乎。吾用順矣。順就內閣試。果補錄。乙亥歲。聖祖親征厄魯特。君勉順曰。國家有事。正臣子効命之秋。亦子發跡地也。亟為治裝。請從征。遂從大將軍伯費揚古。由西路進。君結東從行。數日。家中宵小。擾攘。遽起。使人追君還。君泣謂順曰。吾不得偕行矣。雖然。死生命也。戰陣無勇。非孝即非忠。子必勉之。怒馬抵家。宵小亡匿。訖無事。而順亦自力矢石間。得功牌二。凱旋議敘。升禮部主事。有約順會飲者。以博具佐觴。政君知其匪人也。拔刀衝座。執其人數曰。飲博非居官所宜。順孤子。汝何得以此誘惑。必殺汝。刀觸席鏗然。其人大呼乞命。叩頭不已。使梓而去之。引順而歸。或問人可殺乎。君正色曰。殺人者不過死耳。吾已許噶公撫諸孤。而坐視其溺於燕朋。誠生不如死。吾死而諸孤加勉。則死賢於生矣。然順自是不復與燕會。癸未。山東大饑。朝廷遣官往賑。和順在行。君曰。此仁人君子盡心時也。從以往。分賑武城。廩未發。君即以私錢市米。因

逐戶稽冊先量給之。念民居有僻遠不能至縣者，度四鄉中地得南魯集為散賑所。又懼民饑久不勝任負，日為蒸餅萬計，人給大餅二，然饑腸驟飽有致斃者。或言先飲蘿蔔湯則無患，亟為湯，蓋日活民無算。事竣歸，武城泣送者數千。有送至京者，歲丁亥順奉命收密雲關稅，君贊曰：「負販小民不可取其稅，倘額不及以家財足之可也。」民大悅，競趨之，額亦數。噶公次子和，舉習舉業，遇鄉試，君述先德勸課涕泗交頤，猶懼其怠，穴其几貫鐵索自繫以守之。鼎驚謝請脫繫，不許，讀益力。遂中式，以微誤抑置副榜。君弗慊，為送例律館任校錄。累弟和麟年十六，君即攜赴永定河効力，為通籍資。河故名無定河，水怒上疏潰壞無常。君為親督畚揭隄成而水驟漲，君晝夜守視，增卑培薄，直隸巡撫于公成龍夜出視隄，遙見有拜於隄上，泣籲河神者，召詢之，則君也。于公歎異，脫襲衣贈之，是歲隄壞者多。麟所占獨不壞，以功議敘補筆帖式。噶公三子皆賢，而君所以成之者為尤力。君卒，三子去纓席地，婦皆披髮去璫，如居父母喪。葬之日，皆徒步扶柩至塋，蓋君所以感之者深矣。初君以噶公有己恩，矢扶其孤，不得歸，念父母邱墓，南望輒隕涕。募良工追寫父母像，遇忌辰及歲時伏臘，率妻子泣奠竟日。檢篋得殿考遺衣冠，就噶公墓相近地招魂葬之。寒食拜掃盡

哀每歲除尤嚴餽奠終夕歔歔徘徊厥考及噶公兩墓間達旦始返或謂屠蘇辛盤君不歸家人何以安則泣然曰吾少孤不逮養義不當受家人之養也年五十有八長子世久仕至王府親軍校次常德丁未科進士

見李紱穆堂稿

盧必陞

浙之東有盧孝子焉諱必陞字采臣號玉若世居姚江後遷山陰祖諱極生子五人長諱芳字南江孝子之本生父也次諱茂字懷江無子以孝子嗣焉孝子始生時祖母張太君病甚本生母朱孺人禱天自代是夕夢神益算并賜汝孫及覺而生孝子少時知孝敬有異敏嘗從學舍歸懷江公以新學生屬對即應聲曰古君子懷江公大奇之九歲南江公病思得螻蛄災孝子潛攜一筐採沙口為風潮所沒得漁者救以竹筏筐終不釋手而螻蛄滿盂甲申之難流賊未殄懷江公負俠氣常仗劍獨行不知所往孝子聞即奔覓諸暨山中晝循林箐隱夜則崎嶇匍伏而行失道投僻路伏屍枕藉驚跣疾奔兩足為沙石所嚙血縷縷漬地行跡皆血遇一山僧憐之挾與俱遇虎匿高樹大呼山神救我虎竟去閱數日得奉父以歸壬子土寇竊發懷江公陷賊營孝子匍匐探其穴贖以金不應繞岸哭三晝夜不絕聲賊感動為引至父前

時賊首毛袁二人欲得懷江公降。脇以刀。不從。斬所俘者以示。又不從。賊怒。拔刀環向。刀欲下數次。孝子冒刀。叩頭血流。大呼丐命。忽狂風四起。大雨如注。舟幾覆。凶黨震駭。乃得釋。時賊中有倪姓者。因而歎曰。真孝子也。乘間逸之。孝子既奉父生還。逆知賊必追己。遣人馳報張太君。盡室以行。明旦賊果追之。不及。縱火而去。先是孝子為繼時。懷江公有女。忌分其貲。百計傾之。孝子處之泰然。至是奉徐孺人命。往雲間。舟過石門。盜擊之。垂死。盜曰。爾死。毋我讐。我奉某命來也。孝子佯死。盜縛而投之水。遇富陽支姓者。救之得免。人或勸之訟於官。孝子泣曰。吾自出繼以來。蒙吾母恩育。十有餘年。且母只此一女。故不忍以女故傷母心。上書徐孺人前。自謝不謹被盜。不及他徐孺人。亟召之歸。母子相孝愛如初。雍正二年。浙江巡撫李公。請旌於朝。見蔡世遠

二希
堂集

王獻我

王公名策。字獻我。順天霸州文安縣人。父應霖。明萬曆庚辰進士。官至湖廣參政。應霖弟應期。萬曆乙丑進士。官至刑部郎中。策舉萬曆庚子鄉試。為山西太谷令。有惠政。罷官里居。崇禎戊寅。本朝兵圍文安。人知城必陷。紛紛各以其孥出。公獨毅然曰。

同為王臣。里居何殊。官次棄城倡逃可乎。諭子孫家人有走匿者。不忠不孝。辱吾莫大焉。舉家惴惴。知必死。漂公言。莫或貳。城陷。公朝服坐廳事中。兵入。厲聲罵。遂遇害。妻妾子孫男女僕婢。大小近百口。無一免者。公三子。長層。次礪。燕。三添。丁。層。城。添。丁。從公死。礪。燕。先亡。婦郭氏。罄居雄縣。光祿卿存謙女也。光祿憐愛女甚。城危時。知公剛執難辭。說令其子潛迎女。不告公。縋城去。公既知。怒甚。遽為書絕之。縋送郭曰。吾家誓不留此。臨難苟免之婦也。兵退。郭氏歸。徵後廳材。為三十餘櫬。以斂葬焉。如貧守志三十餘年。以壽終。見徐用錫圭美堂集

謝隱君

隱君姓謝氏。名翬。字爾翼。號恕園。浙之會稽人。幼負大志。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員。遭時鼎革。甲申乙酉間。所在蠶起。浙東山寇。以白巾裹首。號白頭兵。焚掠諸暨嵊縣等處。隱君廉得其可破狀。糾合鄉勇。夜渡七沙河灘。擊潰其眾。所獲輜重。盡散里人。是年為丙戌。隱君甫十九。以孤童子率一旅之師。用計智克敵。由是知名。明年王師南下。徵隱君至軍。參振武軍事。督武林諸道糧餉。強而後行。事竣論功。擬授殊職。隱君辭不就。浙閩總督姚公啟聖。與隱君少同里閭。以意氣相友善。後開府福州。帥師駐

廈門進討台灣。遣使迎隱君。隱君為悉心贊畫。澎湖既克。姚公欲以名上聞。隱君笑而謝之曰。吾親得官耶。當督餉東南時。富貴可早致矣。本欲故人成不世功。故輕數千里而來。豈故人知公。公不知故人也。及姚公歿。隱君哭之慟。悼世無知己云。家素豐厚。急人之難。無少顧惜。嘗言吾為友三破家。今其人皆將相矣。問其姓名。終不答。其高義類如此。戊午自京師徙居江甯。己巳再遷江都。因占籍焉。而桑梓之思日切。每語子弟。吾邱墓在越。願爾輩終為越人也。工吟咏。六十以後。雅不欲與人間事。惟日哦不絕口。凡其有所紀於外。有所動於中。悉著於篇。辛卯冬。一取而焚之。存者僅二三百首。間適之作而已。後目昏。不能視。日命諸孫誦有明一代之作。據案莊聽。欣然而喜。慨然而悲。家人莫能測也。善草書。入懷素之室。所著有尺牘鈔四十卷。中朝疏稿二十卷。甲乙新聞五卷。素無疾。庚子七月。一病不復起。戒子孫曰。聖朝重遺老。他日吾墓道上。書賜粟老人足矣。年九十有三。

見唐紹祖
改堂文鈔

李永昌

吳三桂叛滇中。東南騷動。江右界在兩湖閩越間。三面鄰賊。李將軍名永昌。號鳳山。奉新人。以從譚固山收江西。起行間。積功至把總。甲寅。檄守南豐。五月。閩賊犯城。將

軍鼓勵士卒。同長子世芳。三子名芳。奮勇出戰。自初八至十四。轉戰七晝夜。斬賊四百餘級。乘勝追遂至沙洲。近賊巢。將軍所將百餘人。酣戰分擊。所向披靡。賊衆數千。從林谷中猝出。撞塘衝擊。我軍不得合。名芳以馬陷污田中。為賊所害。將軍戰益力。絃絕矢盡。猶手刃數十人。乃顧謂其下曰。事無可為。吾惟以死報國耳。遂遇害。世芳將數騎。從間道突圍出。尋父弟不得。而將軍戰馬忽從賊中歸。哀鳴躑躅。若有所訴。而後知將軍殉焉。後三日。購屍以斂。猶握刀甚固。英氣凜然。見者咸哀之。奉旨贈永昌參將。名芳都司僉書。見帥我墨
潮亭集

慶州老人

慶州老人武平字。不知其真氏名。年七十餘矣。康熙戊午。後來福州。寓居余西園東偏。嘗步臨池上。與子兄弟游。為予誦尚書禹貢甚熟。自言弱冠為慶陽諸生。任俠好酒。嘗因醉殺所愛妓。因亡命為賊。時天啟六七年也。又言闖獻皆後起。闖獻盛時。已革心歸明。宏光後。隸興平伯高傑軍中。腰玉矣。本朝兵南下。遂遁跡入河南。入粵。其門下人從新朝。往往有至藩臬都帥者。語未竟。泣數行下。自是數來書室。輒繙吳祭酒梅邨所著綏寇紀略案其語。日月不失尺寸。如孫督師傳庭出闕敗師狀。及四鎮

爭揚州時事。所語尤詳。其貌不踰中人。平居恂恂。不妄發一語。不知其為武人者。遇有所感觸。輒奮袖起舞。意氣激昂。顧影自詫。謂尚可一用。燈炮話寂。則兩淚龍鍾。問之。復不肯自道也。丁卯冬。將送其女於汀州。與子兄弟來道別。云此去將與君永訣矣。平生一腔熱血。今灰心矣。亟挽問其姓名。堅不肯應。曰。吾子尚不知。君勿復問也。明年果卒於汀州。

見林信樓學齋集。

沈貞孝先生

貞孝先生者。沈留耕先生之私謚也。先生諱澈。字亦清。晚廬留耕草堂。又號留耕。本生父諱麗。本生妣潘氏。嗣父諱鈴。早卒。母姚氏。以節孝旌。先生少失恃。本生父不甚愛憐之。童時常從父至會城。城中肩摩轂擊。不能辨路歧。誤走入旗下。旗下人留以為子。遇之厚。已而欲妻以女。先生以未奉父命。固辭不得。遂潛歸。是時本生父欲為弟鈴立後。思先生方亟。節孝亦賢。先生歸。為之娶於董而立之。先生偕董孺人。事節孝。朝夕惟謹。節孝愛之若己出。時有節孝戚某代理家事。忌先生得母心。思間之。然節孝素嚴。所居有銅牆鐵壁之謠。雖至戚不得常見。會節孝病。與婢阿都謀。所以間先生者。以節孝管鑰。付先生。先生故質直。為母病固當代母勞。遂不辭。某因讒之曰。

姊以為澈孝乎。殆甚利若死耳。節孝驚問狀。乃婢與同詞。以執管對。節孝怒。命先生夫婦出居外屏。不與見。先生自傷。幼失愛於本生父。至是又失嗣母歡。憂懼不知所出。每中夜呼天。願減年以益母。又徒行數百里。禱九蓮華山。一步一膜拜。足以重爾已。而母漸愈。初母病時。先生雖屏居外舍。日往節孝所候安否。不得已私問婢。婢所對率不實。至是聞母愈。而未敢信也。會母欲檢點奩中物。先生竊喜曰。母能檢。母果起矣。然以前曾代持管鑰。中戚與婢讒。節孝疑終不解。一夕大風。節孝方獨坐。忽有呼母聲。入耳甚悲。節孝心動曰。何其聲之似澈也。驚問婢。詭曰。弗聞。先是數聞是聲。亦數問婢。婢輒如是對。至是心意其為先生也。婢復對如初。因恍然悟婢之詐。而先生無罪也。此婢立召先生至。淚猶汪然。跪節孝膝前。痛哭不止。節孝亦哭。責問阿都。阿都具白前事。則皆戚其利。節孝所有。誑娶阿都為小妻。而為之用也。遂為母子如初。然節孝自是默默不自得。未幾董孺人病亡。節孝益不快。舊疾復作。節孝知病不可為。而先生未舉子。即命先生續娶陳氏。數月而節孝卒。先生痛哭幾絕。而蘇未期。即營窆於里之樓軍兜。親負土。為傭者先奉嗣父之喪。合葬焉。去墓數十步。有丙舍。曰留耕草堂。先生即廬於是。墓旁有田數弓。著麻衣。荷耒躬耕以祭。既終喪。

而先生亦病矣。蓋嘔血若膿者及百日而卒。年四十一。孤子樹德。未及三歲。後二十
年。乃克葬。是歲陳孺人與姑妯。同表門閭。稱雙節云。見楊樹德武古柏軒集

楊氏雙孝

楊氏有孝子。曰有貞。孝婦曰唐氏。有貞。名士選。蘇州吳縣人。唐即有貞婦也。有貞六
歲入塾。塾師講古孝行事。同舍兒多倦聽。有貞獨詰問。原委並為人解說。見者異之。
或啖以果餌。必攜歸餉母。母嘗暑夜課績。有貞手扇驅蚊。仍口講所業。人咸謂是兒
孝穎性然也。父公瑞。故業儒。家中落。乃謀治生。行賈中州。屢耗其貲。不得歸。營營致
病。病且殆。有貞年甫十六。獨行省父。道經長江。風雨暴至。白日為晦。鄰舟覆者數矣。
有貞泣禱曰。某數應死。但願一見父。扶歸故里。死無所恨。禱畢。風漸微。雨亦漸止。舟
竟得全。人呼為孝子舟。時父病日久。家耗隔絕。自分無生還期。忽夢人告曰。若有孝
子。行且至矣。當即歸無恙。已而有貞果至。父驚喜過望。病頓愈。有貞遂奉父歸。而身
代父勞。出經營四方。從此家漸裕。父有所欲。雖遠必致。嘗思食龍眼。時遷居下堡。去
城遠。而洞庭東山稍近。因渡太湖。覓之中流。遇風。同舟數人皆落水。中適有救生船。
至數人者。為風浪衝激。不知所之。獨有貞得救人。謂此亦孝感所致也。唐氏相有貞。

事舅姑初有貞家貧。脫簪珥佐朝夕。復遇歲歉。身食糠粃。而甘旨不缺。隆冬寒甚。以針指所得置棉衣四。父子姑媳各衣以一。氏謂有貞曰。舅姑年老。非重棉不能禦寒。吾與君尚壯。可忍耐也。因解衣衣姑。有貞亦解其衣衣父。夫婦俱單衣卒歲。卒無悔恨。姑多病。常沈迷牀蓐間。一日雨甚。雷電繞屋不止。氏跪階前。禱曰。氏果有罪。不敢逃死。但勿驚吾姑。已而雷止雨收。姑忽起曰。媳安在。吾病行愈矣。姑後病瘕。醫者咸謂不治。氏抱姑大慟。親以口吮之。出膿血數盃。明日醫來曰。毒已盡去。今可治矣。數日而姑愈。聞者以為奇孝。古未有也。居喪哭泣盡哀。目腫出血。歲時祭享。夫婦盡志。淚下濡衣。年老不衰。人以是稱為雙孝。見楊繩武古柏軒集

東氏三節

三節者何。東氏三節也。東氏者何。河南光山縣人也。光山縣人何以祀於通海。東氏有婦曰盧氏。死於通海也。盧何以死於通海。以其舅東旭謫戍通海也。旭何以謫戍。以官御史也。官御史而謫戍。其以言得罪歟。其非以言得罪歟。不可得而知。而考其時。則富有明洪武年。旭謫通海。遂死通海歟。非也。死於中途也。死於中途。盧何以死通海。旭既死。有司起其家以續戍也。起其家以續戍。於是旭之妻旭之子旭之女。

無一免焉者矣。東欽者。旭之子也。為光山縣生員。率妻及妹奉母以行。未至戍而亦中途死者。其母也。既至戍而謫海外者。其妹也。未幾而欽亦死焉。欽之死。以戍兵調征和泥。歿於陣也。于是乎東氏所遺。惟欽妻子然一身矣。其妻痛一門喪亡俱盡。子身無子女。日夜號痛。誓守節終身。以奉東氏。祀困苦窮陋。衣食常不給。然志彌堅也。俄而某姓者。謀欲聘之。欽妻峻拒之。言者不已。遂縊於室。鄰寃而救之。得甦。遂不食。鄰婦勸之。屢日。氣稍平。某姓又強致聘。具欽妻棄其物門外。拊膺大慟。仆地欲絕。復不食者三日。適欽妹自海外來。勸使從己。避於其家。欽妻許之。行及海畔。令欽妹先行。度相距遠。遂躍入水中。欽妹急還救之。則死也。即盧氏也。死之日。洪武辛未七月二十八日也。嘉靖丙戌歲。立祠于湖上。盧氏之死也。以念夫也。欽之死也。以代父也。旭之死也。以承君也。婦以夫死。烈也。子以父死。孝也。臣以君死。忠也。三者天下之大節也。而萃于東氏一門。于是顏其門曰。東氏三節云。見趙城集。

薈最編卷六

清 曲園居士纂

曲阜顏氏事

曲阜顏檢討光敏海內所稱學山先生者也。光敏同母兄弟三人。伯光猷。由翰林出為安順府知府。稍遷河東鹽法道。光敏由中書為吏部考功員外郎。父某。母朱氏。魯藩近屬也。明崇禎十五年冬。我師入內地。郡縣失守。時光敏祖賡明以河間太守。闕署自焚。家人呂某從烈燄中抱主少子逃匿。後為壽州通判。光敏父聞亂。急省親河間。我師已下兗州。道梗不得前。父踰城傷足。為邏者所及。見偉幹修髯。不忍殺。詰所藏。以實告。即共興至家。發藏果然。旗長知為亞聖裔。乃大驚曰。公等聖人後。固如此。其不欺乎。遂詢一家老幼所在。答以親守嚴疆。妻子逃散。生死皆不可知。旗長始言河間守已焚死。或言近郊一少婦不肯入伍。被斫。父曰。此必吾婦也。往視。猶未殊。急裹創載歸。則又驚曰。二等聖人家男女盡如此節烈乎。已而圍解。呂奉主少子歸。獨不知光敏所在。光敏甫二歲。孫姬抱走。被擄。姬固黑而有力。汲水負芻糗。兼二男之力。營中利賴之。不殺其兒。或更相嗚抱。至關外始得間脫走。距兗州百餘里。姬一日

盡氣奔回。則巷無居人。蟻蛸在戶。以為主家已喪亡。倚牆悲哭不能止。曰。吾重跣至此。祇為顏氏一塊肉。今安所置之乎。良久得一人。告以顏氏已歸曲阜矣。此空宅也。嫗聞。收淚遽起。時日將暝。嫗又狂走三十里。抵曲阜。顏父在庭。嫗無所見。直入內室。以光敏置朱氏懷中。曰。還主嬰兒。拍地大笑不止。朱曰。汝顛耶。嫗笑既久。乃徐言。離後情事甚悉。朱曰。自今以後。嫗永子之可也。後光敏得官。常迎養嫗。逮嫗死。為持喪三日。光猷光敬皆先母十年死。朱氏享年九十。一日沐浴冠帶。與家人訣曰。吾可以逝矣。端坐而暝。朱夫人族某遭亂散走。婢張氏抱嫡子流離旁郡。行傭不給。一巨室以朱氏子為嗣。已用巨室籍為諸生。會今上初載。下寬大之詔。俾先朝苗裔得復本姓。歸其田廬。張氏乃為朱氏子泣言。所以。朱氏子既復姓。乃置酒召耆老及諸所與游者。言欲為張氏加冠。事之如母。張氏艷然曰。吾朱氏之不成妾也。今主君主婦何在。而吾敢乘時竊位。吾以姐始。亦以姐終。願勿復言。見張符璣休歸集

郭海若

先生姓郭氏。諱允觀。海若其字。山陽縣學生。少持重。跬步不苟。學者皆尊事之。游其門者數百人。間都御史子。弗聞於教訓。都御史弗能禁。先生以歲首謁文廟。遭閹子於

途衣婦人衣怒號之子杖二十且曰閻氏子非吾徒也都御史踵門固請乃羈縻之
蓋見絕於先生之門懼鄉里終身以為貶議其言規行矩風度凝遠者不問而知為
先生弟子也鄰災延燒數十家先生親殯在堂卒不得動火及門先生號泣傍徨闔
門伏棺上欲與親骨俱燼四圍盡熱而先生居舍歸然獨存令表其廬曰孝子之門
海州一老先生與先生同姓避亂攜妻僑山陽有子八齡而同姓病困妻苦啼慮無
以送死存孤同姓曰聞此間有郭海若先生義士也亟請以往則言身後欲以累公
先生深念久之曰公所託不敢辭然當歸謀所以安公妾者乃惟命耳遂去旦夕復
往謂同姓曰公可以瞑目矣吾聞舍旁一室以閒置公妾雖盛暑不得出吾令人穴
其窗度可饋食兼有一老嫗與起居公八歲兒吾教之不令絕公讀書種子其區區
衾歛更不足為公憂同姓遂瞑先生殯葬之成禮迎其寡婦孤兒於家館餼之久不
厭孤兒年十八補海州學官弟子於是同姓妾閒置已十年先生乃破戶出之俾與
俱去且曰吾幸不負若翁垂絕之託吾家貧本不足以贍若母子顧義不得辭耳今
若長宜自供母而歸守先人廬墓吾又為若營館穀不憂無以為生也同姓子與其
母感泣乃謝去先生行誼卓卓可稱道多此類

見張符驥
依歸草

咸默

咸參軍名默字大咸山陽縣人也少補諸生負氣節用邊才薦為左懋第參軍先是崇禎末懋第奉使察核左良玉軍未報命而北京陷宏光襲位懋第請往哭寢園通盟好默以執事從既至燕懋第辭氣不撓因留不遣江南尋入版圖所在嚴薙髮令懋第從事副將艾大選率先應詔懋第怒答之大選愧憤自殺懋第遂論死棄市司務陳用極遊擊王一斌都司張良佐王廷佐守備劉統皆同日就刑于時默慷慨流涕曰不有死者何以報國不有生者何以報公乃負懋第骸骨葬之萊陽又歸葬用極於崑山皆哭之成禮一斌以下四人為埋屍燕山潛識之默既没人莫知其處晚託業青島芒屨所至人有識之者曰故參軍辛巳秋始識默于淮陰讀所作哭萊陽詩以為此舉羽之徒也相與抵掌易代時事默言南中爭王之明時已親在燕都知烈皇之無嗣亦已決矣而廟算之巧欲渙敵國之心故與之以成方遂使自為瑕釁而奸臣不察區區用雋不疑之故智何其愚也又言三百年之天下時文壞之嗚呼豈不然乎

見張符驥
依歸草

滄浪水樵

滄浪水樵者。逸其名。父為隆武顯官。與鄭芝龍不協。仰藥死。水樵傷父死國事。易代後。不求聞達。惟以名山水自娛。五岳四瀆。遊蹤幾徧。貝勒初定七閩。下教錄用故明大臣子弟。水樵不出。則使索之山中。水樵蓬首披麻。出見使者曰。哀哉天乎。奈何保然哀經之中。而覩顏衣錦臨民者乎。使者感動。終喪後。屢辟不起。或徵其辭。水樵慷慨出涕曰。吾極知興朝用人不次。無論憑藉先人餘蔭。足以坐致通顯。即今某提三寸管。與諸少年角。亦未必不博一第。今已矣。自吾考逆溯而上。世為亡國師保。受惠深重。非他族比也。已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生子不令就試。但知書識字。諳於大義而已。海甯張子聞而高之。欲邀與語。水樵默然鼓枻滄浪而去。或曰。此前孝廉興化

李季子也。

見張符璽
依歸草。

高查客

高君不騫。字查客。世稱小湖先生。松江華亭人。仁皇帝南巡至松。詔求名士可備顧問者。提帥張侯雲翼以君對。以布衣召試行在。稱旨。是日閱射畢。命獻詩及駢體序。日已晡。不創稿立成。經進大悅。賜帑銀百兩。又命張侯贍其家。俾扈從入都。既至。賜第西華門。供奉內廷。偕翰詹諸臣纂書南薰殿。累朝秘書多貯。皇史宬。人莫至。命君

乘廐馬入成檢書。御衣御書御硯。內府珍味。賜賚與諸臣。班紀恩詩。屢奏。未嘗不稱善也。如是者九年。上以君効力久。欲予翰林官。諭掌院事。揆學士敘。有現缺。以高不濩補授。時中允缺。官當補。而事關銓曹。不下。君亦退讓。不願躡取通顯。遂授翰林院侍詔。兼三朝國史館收掌官。纂書如故。君乞旨。敕所司引行釋褐禮。許之。人以為榮。居官二年。因乞假葬母。遂子假歸里。不復出。幼多疾。十三始識字。十五畢四書五經。通其義。不屑習舉子業。著述程古作者。挾詩文遊吳越間。朱檢討彝尊。高學士士奇。咸推轂君。太史何焯。張大受。輩交莫逆。所至文壇驍幟。傾其坐人。然不求聞達。自署尊鄉釣師。以見志。是故行年將五十而後受知天子也。及其歸也。年及耆矣。園廬數椽。從深竹間。入俯臨荷池。數畝。敗壁頽垣。圖書充積左右。蕭然自得也。問字求詩筆。書翰者。限幾穿。肆應習霍。幾不滿志。去亦以是給朝夕。與縉紳文學。說古今典禮。據經援史。紛紛不已。大吏蒞斯土。及四方使輅至者。恒造廬。君必延見。精力健王。善劇談。騎從饑疲。徒倚。窺賓主方促膝抵掌。民事損益。邦邑利弊。留連未能別也。林下二十九年。如是者以為常。娶徐氏。生二子。俱前卒。六十四。側室生子羽翼。府學生。八十五。生子為人後。八十四。生子木李。君教子。以窮經博古。勿專尚舉業。羽翼十六始冠。行

益日醺客之禮。近代未聞也。君食椒而壽。冬至後無病卒。年八十七。所著商榷集。羅裙草傳。天集。松圩書屋集。晚歲為詩。尤典奧。必自注釋來處。唐見黃之集。唐堂集。

楊藝

臨桂楊義士。名藝。行二字。碩父。福王時。廣西巡撫瞿式耜客也。少年落魄。任譴言人。休咎頗中。動無所忌諱。幕中人稱其痴。藝因自號楊二痴。終已不合去。順治六年春。定南壯武王孔有德帥師入相潭。執何騰蛟。傳檄至粵。粵人懼。時式耜以閣臣留守桂林。而張同敞督師以禦我。七年十一月。王破永及全。直抵靈川。入嚴關。諸偽將遠遁。同敞乃乘夜獨洒灘江入桂林。見式耜相對泣相誓以死。王既下會城。執瞿張令降。不從。幽之月餘。而後殺諸市。式耜被執時。家屬匿藝所。事發。並執藝。藝不屈。王義而釋之。式耜死。藝服哀經。懸紙錢滿衣。行憲罕有聲。號哭營市間。見纓弁袴褲短後衣者。輒叩頭請言於王。收斂主人。王聞之曰。瞿某有客。義若此乎。并同敞屍許之。遂得葬。時有釋性因者。永明王時給事中。金堡也。謫戍不赴。為浮屠於桂之茅坪庵。亦上書定南王。言收斂瞿張事。其略曰。古之成大業者。必表揚忠節。殺其身而愛敬之。若唐高祖之於堯君素。周世宗之於劉仁贍。元世祖之祭文天祥。明太祖之祠福壽。是

也。衰國之忠臣。與開國之功臣。皆受命於天。以分任乾坤之事。天下無功臣。則世道不平。天下無忠臣。則人心不正。事雖殊軌。道實同源。王既殺兩人。則忠臣之忠。見功臣之功。亦見矣。抑又王見德之時也。夫殺兩人於生。王所以為功於本朝。禮兩人於死。王所以為德於天下萬世也。請具衣冠。為兩人歛。并擇付親知。歸葬故里。則王播仁義之譽於無窮矣。侍者詣府將投書。遇藝。知已得請。遂不上。後以其書貽瞿氏式耜子。梓其書以行。而不及藝。由是楚粵間。但知性因文字有力。而藝泯泯也。堡後徙粵東。更名令釋。號澹歸。有集百餘卷。其言藝事甚詳。且曰。以吾書掩藝功。吾為竊名。瞿氏子為負德。或曰。藝式耜同邑人。

見黃之雋唐堂集

王默城

王君諱之麟。字對揚。默城其號。常熟人。庚子舉於京兆。雍正六年。揀選知縣。君願改教職。遂補淮安府安東縣學教諭。明年淮屬大水。上臺檄君分查安東飢戶。時一望瀰漫。君乘小舟行田中。舟膠。乘馬馬蹶。乃騎牛。衣履濡塗。徧歷村戶。得飢民二萬餘口。以報縣令。令愕。貽曰。君所查一隅耳。多若此。如合縣何。請減之。君曰。吾所目擊。皆旦夕死。孰當賑。孰當死。不知所減。爭不得。馳訴於府。府難之。適布政使白公按行至。

君痛哭陳所查災民寒餒待斃狀。力懇全賑。白公心動。許之。旋委君俵賑。時無穀。以銀代。君計銀經胥吏手。災民十不得五矣。乃按戶口。親自核析。為萬餘封。三日夜始竟。目眶盡赤。是時飢民洶洶。縣令出賑。裂其與。丞往脫其鬚。君至。則老稚歡呼曰。活我者。師爺也。於是。他所未經。君勘者。胥怨當事。因并檄君覆查。自東邑及鄰境。凡十八處。復得應賑者數萬戶。當事重君。悉如所報。全活甚眾。乾隆二年秋。邑復被水。君奉委查賑。自八月至十月。冒風雨霜露。跋涉沮洳。泥濘間。無晷刻息者。自十一月嚴寒。疾疫方作。君感之。卒病。僵賑饑廠中。星夜輦歸。遂不起。見沈起元敬亭集

顧玉停

顧陳瑋。字玉停。號賓陽子。太倉州鎮洋人。乙酉舉於鄉。康熙間。以薦入湛凝齋。纂修六壬易課律數淵源中和樂府諸書。書成。議敘補行人司行人。君資稟超卓。讀書必詣微。多冥契。創獲不主故說。為詩詞數百言。立就。逸趣全溢。然以為戲。其傑構必窮日晷。力追古人而後止。詠諧跌宕。善談言。於義理精奧。是非疑似。以單詞剖。若然洞然。聞者頤解心折。遇所不可。持論蘄蘄。責育不能奪。乙酉計偕入都。常客相國西田公所。公以國士目之。癸巳萬壽加科。春鄉秋會。常熟嚴僕少虞。惇典湖北鄉試。君故交。

也。邀君往。聞事畢。而嚴公病劇。執公手。欲有託。君許以送喪歸里。嚴額謝而瞑。君經紀其喪。弔者至。為之拜賓。送柩東下。中道。嚴公長子至。或謂嚴公子來。君從此入都。尚及秋試。君曰。吾已許嚴公矣。可食言乎。卒送抵家。遂不會試。輦下公卿聞之。益以是重君。安溪李公。虞山蔣公。爭欲羅致門下。君不可。在湛凝齋也。所纂修皆出君手。每書上。聖祖必嘉獎。屢得溫旨。總裁於是契君。禮遇出同館右。時總裁館事者。皆藩邸也。邸貴重。館中人惴惴將事。承意恐後。君氣和而守介。非館事。邸有所委。輒不應。廩餼外。邸有所贈。同館皆受。君獨辭。某邸有著作。必屬君點定。一日。盡取其稿。邸怒。擲稿於地。君徐拾起曰。王何怒。為去取在王。邸復詰。畢竟誰是。則曰。陳埈說較長。既退。眾為握汗。同館方學士苞曰。君奈何持虎鬚。君曰。吾所守者。是非之正。守正無罪。阿則罪矣。明日。邸卒。從君說。愈推重。稱為顧夫子。未幾。賜第京師。飭官津送封公。來京就養。封公至。君方在熱河。聖祖遣官護君回京省視。諸異數皆邸轉奏之力也。然竟不得一第。每榜前。胥謂顧玉停作會元。乃稱。及榜發。主試者以不得顧玉停為恨。及第者亦憾。榜無顧子。及就館職。議敘以去。諸邸咸惜之。而君顧不以介意。為行人。頒詔於浙。浙撫方監臨鄉試。移文欲止詔書境外。以俟撤棘。君移覆。接詔重於監臨。且

非內簾也。使臣不敢宿。君言於荒郊也。撫軍遽出迎。詔人謂君得使臣體性。至孝。先居母喪。不飲酒食肉。不內寢。麻衣草履。未嘗一日去身。末俗吳喪衣墨。見君衣如雪。婦豎嗟歎。曰為真孝廉。自行人假歸。侍奉封公益謹。家故貧。閒出負米。不踰百里。復不踰一句。乾隆元年。詔起官。辭弗應。尋詔中外舉博學鴻詞。顧公琮巡撫江蘇。欲以君應。君力辭。而王宮詹奕清。已以名聞。部檄敦迫。竟以親老辭。封公歿。君年已六十有三。哀毀一如居母喪。余時官河南。欲延主大梁書院講席。援范文正公憂中掌學。睢陽故事以勸。君執象山責呂東萊故事。堅謝不赴。少讀皇極經世書。至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四語憬然汗下。後讀參同契。首楞嚴。謂性命之精。在此二書。實一貫也。手自箋注。晚讀象山集。掩卷歎曰。先生之學。以躬行實踐為主。謂其近禪者。妄也。自命為象山後人。有以程朱之學諷之者。君亦無所迂。然所心得。所服膺。則在是。君生平絕學有三。曰字學。曰算學。曰樂律。嘗造八矢注字圖說。謂字學居六藝之末。聲音樂也。形體書也。而口出耳入。手運目存。則皆有數焉。惠學士士奇。孫通政勳。得其書。置酒延君。請其說。君為言經聲緯音。開發收閉之旨。及每矢實義。一矢未發。則聲不能出。字有所避。八矢盡而音定。字死矣。二公歎為天授。在湛凝齋。外

廷送算學三百餘員候試。主者令君與試。聖祖親策之。得七十二人。君為冠。內廷呼為算狀元。君於字學算學。溯流窮源。遂通樂律。兼精醫術。所著有洗桐集九卷。抱桐集三卷。八矢注字圖說一卷。鍾律陳數旋宮知義各一卷。無益之言一卷。讀四書偶見三卷。讀內則一卷。內則音釋一卷。合注龍虎上經參同契二卷。注首楞嚴五卷。癸巳治疫記三卷。見沈起元敬亭集

邱天民

滕縣令邱君天民。字次衡。襄陽宜城人。雍正八年。選拔入貢。故事。貢入太學。次補教職。世宗不次求才。特詔天下貢士。廷試後。引見。拔其尤。以知縣用。君得與選。發往山東試用。初攝霑化。坐事被劾。後河東制府王公薦。復起攝鄒平。旋調陽信。時有老瓜賊。出沒山東河東直隸間。為行旅患。老瓜賊者。專伺孤客。一賊昵客同止宿。誑客早行。餘賊為坎道旁。俟客至。蜂出縊客。破其腹。裸而埋諸坎。攜贓以逸。慘毒甚於他盜。而地無屍迹。死者家不得死所。無可控賊。不巢聚。捕治不即得。乾隆五年。巡撫朱公奉。上諭嚴緝。擇幹吏八人。責之。君與焉。半載後。君訪得賊首楊姓。誘之至。其人魁岸駢脇。年五十餘。能數人敵。庭詰之。無懼色。君念事無左證。不可以刑。好言語之。潛令人

取其家所藏贖物示之。色微沮。卒不吐。復飲之酒。至五斗。賊大呼曰。今日願就死耳。具吐平日殺人狀。及年月日。殺者姓名。瘞屍所。同黨某某。漏盡四鼓。盡得實。翼日飛檄分捕。同黨盡獲。三省謀殺五十餘獄。皆具得所埋屍二十六。撫軍具以報。咸置之。法。自此瓜賊滅迹。君之功最。先時沂水有曹黑三人。謀死馮石二人。一事獄久定。君鞠瓜賊時。賊具言殺沂水二人狀。乃知殺人者非黑。而黑已斬。二人在獄。衆護前。人不欲平反。君曰。黑死誤耶。一誤可再誤耶。力白於院。讞定。乃出二人於獄。前令及主是獄者。皆獲罪。於是民胥頌君神明。而忌者遂衆。旋以卓薦調滕縣。失知府意。被揭去官。見沈起元敬亭集

隨州牧翟侯

翟侯名枚吉。浙之秀水人。治隨十年。凡為民去害興利者。不勝述。其最大而奇者。丁酉平逆一事。初。湖南人萬育生。自言有妖異術。能致神兵。奸民附之。陰結為渠帥者六七人。偽造劄。四出煽誘。連河南旁近郡。聚徒至數百人。謀於隨之先化鋪起事。康熙五十七年四月某日。燒民廬舍。持挺刃大噪。趨據獸山。居民出不意。無以禦賊。至山半。風雨大作。砂石飛擊面。賊驚潰。民乘勢發壘石擊之。賊不得上。乃徑趨州城。呼聲

聞數十里沿路焚剽而隨素無防守將卒。變猝起。州民大恐動。侯見事急。親跨馬將左右數十人。大呼吾民勿怖。第從我立取賊。民喜躍。立聚數千人。擁侯馬而前。賊望見稍卻。侯馳入賊中。叱從騎縛其魁六七十人者。諭其餘曰。賊魁已得。汝曹皆脇從。吾當言上官。宥爾命。有敢抗者。吾縱騎殲爾矣。衆皆崩角稽首曰。公幸活我。是日也。賊以辰來。至申而定。縛七人外。餘數百人皆散。不知所之。蓋侯素嚴保甲。賊初入境。即廉得其跡。侯故密有備。故倉卒出此奇。當是時。民咸以為神。先是獸山寺中。舊藏兵器若干。夜中居民望寺內火光燭天。爭趨救。則所藏刀箭鎗礮皆起。赤焰熊熊然。如是者三夜乃息。及賊發。縱火燒民舍。勢甚洶洶。總督滿公率諸監司急勒兵趨隨。比至。州事已定。侯俘七人以獻。滿公大喜。即以囚昇侯。命竟其獄。獄上督撫杖七人斃之。見王汝
豫集

田贈公

田贈公名雨時。字霖商。陽城諸生也。明末流寇入山西。所至州縣多附賊。陽城人聚而謀曰。賊所過以城坑者。必盡殺乃已。今旦夕至。且若何。贈公曰。舉城界賊。城中人皆賊矣。與為賊。毋甯死。然徒死而城終勿完。死無益。不如避之。賊何利吾空城。且無

所肆其毒。與其以百萬衆攫賊鋒也。衆曰善。陽城得弗殘於賊。亦無一人從賊者。方賊之逼也。贈公盡室行。當是時。幼子年幾歲。兄之孤年五歲。及郊。猝遇賊。公度弗兩全。遂棄幼子。而負其兄之孤入風神嶺。竄崖谷。以免賊去。贈公返而求諸途。則幼子匍匐深草中。望父而啼。攜以歸。俱免於難。鄉人高其義。多以鄧伯道事歸之。贈公曰。不然。吾子與兄子均耳。顧當倉卒時。念伯氏所遺。止此子。此子死。是死伯氏也。吾不忍以吾子易伯氏。終亦不忍必死吾子也。屬有天幸。果不死。藉令竟死。若謂我忍棄吾子。博名高耶。願諸公勿復言。迄終贈公世。竟弗言。故相國文端公者。贈公仲子也。未嘗知有存兄子事。久之。文端公令英德少宰甬江仇公過焉。前所存兄子曰慎典者。與少宰縱談生平事。具道五歲時。從叔父避賊始末。少宰作而起曰。是史氏之責也。夫翌日為文表贈公之墓。其事乃大著。見汪由敦松泉文集

范芝巖

介休范君諱毓麟。字芝巖。明初有至剛者。自介邑徙居張原村。七傳而至君祖肖山公。家大起。市易邊城。以信義著。國朝定鼎初。召至京師。授以職。力辭。因命主貿易事。賜產張家口。為世業。歲輸皮幣入內府。子德淵繼之。中歲感疾歸。君代其事。承祖父

遺業。曉暢邊地。阨塞險易。蒙古諸部長。往往知君名。親戚內外。藉君衣食者數十百輩。君一見。悉知其人材具短長。敏鈍程材。而授之事。事無不舉。燕楚交廣。諸大都會。多所置辦。從君口授指畫。雖生其地者。弗能易。生平坦肝膈。示人人樂為用。康熙丙子丁丑間。聖祖有事準噶爾。官軍餽饟。率以百二十金致一石。且或後期。苦不繼。辛丑西征。官運視前。值為準。君熟籌之曰。三之一足矣。遂以家財運饟萬石。贍察漢叟兒軍。費一如所計。刻期至。無後者。雍正五年。世宗討策凌。師出西北兩路。籌饟孔亟。怡賢親王知君前運饟有成效。以君名薦。立報可。君感上知遇。悉力自任。計穀多寡。差道路遠近。以次受值。曰洪郭爾鄂倫。曰鄂爾坤。推河。曰塔木爾。曰查克拜達里克。蒙古爾拖羅海。曰烏里雅蘇泰。白格爾。曰察漢叟爾。而以科卜多為最遠。其值自一十一兩五錢。至二十五兩有差。其先後籌運米石。有請於察漢叟兒官倉存贖。借支補運者。有請於直隸山西州縣。及湖灘河所倉粟支給。而輸其值歸司庫。俾出陳易新者。有頓遞於羅鄂波。沿途支給者。擘畫悉中機要。計部一如所請。不少掣其肘。君益得自展布。車輪駝負。所需人工牲畜。器具資裝。芻糧鞅絆。率先期集辦。臨事咄嗟應手。得經窮荒沙磧不毛之地。崇山沮澤。作屏夷治。接軫銜尾。幕府所在。儲胥充裕。

軍得飽前後十年。所運米凡百餘萬石。所省大司農金錢六百餘萬。較最先所定值不啻百億萬矣。辛亥壬子間。寇犯北路。所失米十三萬餘石。牛馬橐駝稱是。憲皇帝命據實報銷。君以軍興急。不可懸待。復補運如所失數。費白金百四十有四萬。不以上計部。至大兵既撤。所運科卜多米。胥改輸近地。計部概以近值核銷。運戶前所受遠值。當追繳。君曰。運戶悉窮子。所受值隨手罄。改運已無力。況追所受值乎。且追亦何可得也。即如所改地償其值。而代輸所應追者二百六十二萬餘兩。先以歷年應領米鉛價九十餘萬兩扣抵。餘立五限輸計部。乾隆三年。奉命採辦洋銅。運京局以抵分限應輸之數。又奉命採參烏蘇里綏。分歷三年。所入視前為多。迄不敷成額。八年部議以應折參價。及所逋運值凡百十四萬兩有奇。悉辦洋銅。輸西安保定湖北江西江蘇五布政司。備鼓鑄。銅產東南外洋長崎諸島。賈舶風帆。出沒洪濤。礁嶼中。倭夷居奇留難。承辦官羈十餘年。不得如額。指為畏途。君曰。吾受恩重。此吾分也。立遣人駕巨舟赴洋採辦。其始終任事。不擇險易。類如此。以雍正七年。特恩優敘。予太僕寺卿銜。再加二級。章服同二品。前此所未有也。十一年。以部案波累削職。而所供辦悉如故。國家因才器使。善用其長。委任當而無遺賢。有如此。而君之智力誠亦

有過人者。蓋兩得之矣。

見汪由敦
松泉文集。

李孝子

李孝子。名維煊。字裕光。江南寶山人也。生十歲而父歿。哀慕逾常。兒終三年。不離柩。次人呼曰小孝子。家貧無以養母。乃棄舉子業。任門戶。力求甘脆進母。而自食藜藿。母頃知之。呼與共食。遂長齋淡食。以慰母焉。母得喉間疾。醫不能療。孝子額天三晝夜。母夢道者授以針。曰。以汝子故。為汝治之。汗流浹背而愈。又嘗患背瘡。醫言當用艾炙。孝子恐母不勝痛。先自試。輒以大痛乃止。稽顙北辰。願己壽以益母壽。尋亦獲愈。雍正十年七月。海上颶風大作。孝子所居江灣。距海不二十里。水至屋將圯。孝子登母匿几下。俄鄰屋俱毀。而孝子屋獨全。從兄錫泰巡撫廣西。欲招孝子俱行。孝子曰。吾安能以一日而違吾母哉。遂謝之。先是孝子喪父逾年。又遭祖喪。數年無以營葬。常布衣屏居。不與宴會。人或勸之。輒流涕曰。禮不葬不釋經。吾有痛于中也。及卜地。曉滿隆冬。冰雪。手運灰土。僵卧垂絕。有匠人過之。煊火灌以湯。乃甦。體素羸。竟以是劇將卒。善屬二子事祖母。奉母手大慟。瞪目而絕。

見彭啟豐
芝庭文集。

阮世恩

阮君世恩字聿修。桐城人也。父曰暉吉。兄世忠。兄弟兩人生而相友愛無間。相對則
懽甚。一人以事出。則皆終日傍徨不甯。夜常同榻而卧。有疾病則親視湯藥。未嘗頃
刻離。世忠讀書佛寺。忽嘔血。世恩時以為憂。丁卯之春。世忠自為棺。而世恩監匠者
聚漆其上。漆者言。兄死當在七八月。世恩即慘愴悲懷。自以二子小。曉日皆成人
而兄一子無母。且幼未授室。願以身代。禱于上下神祇。凡刺血書詞十七紙。而世恩
是年遂得疾。踰年世忠病甚。醫多言不治。世恩與同榻卧。而使其二子更遞候。夜間
則復禱如前。又刺血書詞十七紙。世忠尋愈。而世恩遂於是年七月四日卒。然不以
告於世忠。既沒而曉日出。其父書詞。然後知之。烏乎。世恩可謂善事兄長者矣。大見劉

海峯集

趙萬全

明莊烈帝時。會稽人趙應麟者。為書生。貧不自得。託教授去遊北方。與其家約。幾年
當復還。後絕無有聞。知留所者。應麟有子萬全。始二歲。依母丁以居。及年十許。問父
何忘返。今為何在也。丁持萬全泣曰。兒知憶爾父。安使爾父誠得歸。卒撫汝乎。萬全
遽大痛。食飲卧夢。若不甘者。至十九。請於丁。願出求父。丁勿許。萬全曰。母固憫兒獨。

兒去無奉母者。雖然願即行。勿顧時月。幸必以父還。始應麟困敝甚。走之京師。冀以
獲富貴。久客。益流落挫折。崇禎末。大盜入國都。天下鼎沸。干戈棘道路。客游者多不
得歸。應麟自咤意失。竟轉徙趙代之間。以死棄其家二十年矣。萬全既獨行求父。還
淮南北。環齊魯秦豫。返燕薊。嘗數日。乞不得食。裂趺乳。血髮肉脫。易朽然如斷榴。然
終已不遇。心疑應麟死。覩骸骼之殘。委溝野者。剝膚血滲之。堅不入。乃舍去。復號呼
於塗。萬全之始出也。懼已不省父狀。取牘書應麟鄉里名氏年歲。張于背以行。久之
乃至馬邑。邑故山西邊。萬全旁皇邑中。不得去。張文義者。邑人也。聞之。歎曰。豈為趙
君兒乎。急走來視。誦所負牘。良契文義。趙萬全。過我。過我。勉具客。我幸識而翁。昔亡
自兵中。稱何從來。五十餘耳。顧已耄。即無所寄食。窮歸我。嘗為我主書。方且哀其旅
死也。而榔封之手樹之柳。亦拱於原。得示子矣。萬全擗地哭。奔之隴所。仆地不能起。
已太息曰。吾初誓求父。生迎使還。天實靳毒子。雖然。固甚不安于藁。痛若罪腰脊。庶
招魂魄歸。猶或少解吾母。竟裹應麟骨。步負以復於其家。萬全既歸。極勞勤養其母。
母亡。舍於墳三年。以康熙乙巳歲卒。後四十年。大官有廉其事者。表萬全異孝。為祠
之廟。琢石旌其門。

見胡天游石
筍山房集

李晉福

李晉福者。事景州諸生趙遵譜為僮。崇禎中。兵入塞。破畿南郡縣。略地至景州。晉福方隨遵譜行野外。倉卒被擄去。家人未知也。去數日。晉福潛自兵中還。言狀。遵譜家皆痛哭。旋呼晉福。已不知所之意。其亡去也。後三歲。遵譜忽自歸。家人且懼。且以問遵譜。皆晉福所為。晉福初以被擄。告其家。即從遵譜出塞外。備歷危苦。遵譜初見俘時。本乘馬。馬為人奪。與晉福徒跣行。居塞外。久之。有騎過。遵譜識為己馬。直奪之。騎者怒。拔刀斫遵譜仆地。流血幾死。晉福負歸土舍中。求藥裹創。僅乃獲愈。遵譜性蠢。負氣不能為人下。晉福戒曰。若此。且速禍。當忍俟之。脫可得歸。縱不然。猶幸免為人戮。而尚欲如家居態乎。兩人在兵中。日益習。其弁校試問晉福。晉福詭言。遵譜吾弟也。兵中嘗呼遵福。有所役使。晉福輒曰。彼小弱不任。為代遵譜役。兵中既多喜晉福者。後稍弛其防。晉福乘間。乃遣遵譜亡歸。竟得至家。遵譜歸一年。晉福亦逃入塞。見遵譜。相持泣也。遵譜於當時無晉福者。擄死久矣。晉福崎嶇不顧患難死亡。以從遵譜。卒能全而脫之。而已亦免焉。彼所謂古烈丈夫之風者耶。見胡天游石笥山房集

戚殺言

戚孝子名弢言。字魏亭。德清人。父麟祥。康熙己丑進士。官侍講學士。以納故禮部尚書蔡升元妾被劾。學士故隸尚書門下。部議援卑幼擅娶尊長妾為側室例。發遣寧古塔。時孝子已登賢書。隨父往。茹氈齧雪。萬苦畢。嘗孝子朝夕左右。無倦容。渠帥咸敬禮之。歷五年。雍正庚戌會試。孝子欲弗往。學士強之行。道出賀蘭山下。驢逸去。襪被盡失。孝子徒步走。會日暮。迷失路途。有老人持燈火導之。追及驢。老人倏忽不見。孝子嘗言宵行時。北風捲沙。林木怒號。狐嗥虎嘯之聲。不絕於耳。自分幾無生理也。及至京師。襪穿履脫。兩足僵裂。沃以溫湯。半日始醒。赴禮部投名。去試期僅二日。主者憐之。得入闈。竟以是科成進士。分發福建學習三年。令連江有聲。乾隆初。詔刑部行文赦諸罪人。或邊者。學士格於吏議。不果赦。孝子聞之。頓足泣。欲去官。或告之曰。不念得少俸。以為菽水計乎。且機會尚可俟也。孝子不得已。視事如初。未幾。制府郝公玉麟入覲。孝子往送。伏地不起。叩首乞代陳。郝公難之。孝子膝行前。持郝公裾號泣言曰。弢言所以緩須臾死。覩顏而食祿茲土者。冀得一當明公意。雪父冤耳。今明公置勿理。復何望哉。引佩刀欲自裁。郝公貽睨。亟止之。孝子旋取所上書出袖中。皆刺指血為之。郝公素愛孝子能吏事。及是惻然動容。許諾。比入告。天子憫之。特旨放。

學士還。學士以迎養至連江。部民擔酒為賀。孝子與之飲。盡歡而罷。益勤厥職。明年學士病卒。孝子與櫬歸。哀毀骨立。未終喪而卒。時乾隆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也。年四十有四。見章有大集

盧象晉

宜興盧象晉。字晉侯。在天啟崇禎間。與兄象昇。弟象觀。皆以氣節顯名於時。象昇殉難。死賈莊。國變。象觀起兵。事敗。死震澤。時母李太夫人年已七十餘矣。有何姓者。與其族某訟。辭連象晉。趣象晉急薙髮。母相累不聽。守驗視其頂髮偏寡。謂已薙復生。象晉厲聲曰。未也。守怪之。趣薙髮。象晉曰。我先朝遺老也。兄弟俱死國。吾頭可與髮俱斷。吾髮不可薙。守怒。榜掠之。具獄當大辟。巡撫疑之。詰責郡守。郡守懼。緩象晉死。乃遺書勸其母。象晉不薙髮。罪且及太夫人。自詣獄。持象晉而泣。守狎。縛象晉而髡之。既而釋之。既出獄。則辭其母。投佛寺為僧。太夫人卒。象晉視含斂。會葬畢。即棄去。遊名山大川。所至一宿。又去。人無識之者。長子勵。偏求之。僅一再見之上。郡鄱陽間。一日。忽返宜興。其弟之子以尚止象晉。象晉曰。我將死矣。我歸。我告爾。莫處乃自題其碣曰。委骸磯。且戒之曰。慎毋棺。盛以缶。遂終。見胡宗緒環隅集

何靜山

何鼎字夏九號靜山。其上祖當宋南渡徙自河南。元武宗至大三年始卜居浙之山陰。自六世祖詔以下至公。世居山陰。其著籍於湖廣之靖州也。由公之再從祖希公。以康熙丙午舉湖廣。授河南長葛縣知縣。歲旱蝗。禱於神。蝗滅。某甲殺人。辭連乙。屢鞠不就理。公怒。擲刀於地。佯笑曰。甲豈殺人者哉。甲即起持刀去。還詰之。甲伏罪。上官奏循良。公第一。擢江南安慶府知府。調浙江嘉興府知府。公越人。例不得調越。天子曰。朕知子山陰人也。雖然。何嫌何疑而引避哉。遂之任。與其鄉人訣曰。今日予越人也。明日嘉興太守矣。初太恭人之有身也。有道士歛門而語曰。汝家任子二年而生。生而秀挺。絕貴顯。家人異之。已而果然。蓋公任二十有四月而後生也。公子五人。皆仕宦。經亮。經文。經永。經襄。籍從楚。起貴。籍從越。見胡宗緒環淵集

薈編卷七

清 曲園居士纂

汪龍

汪孝子龍歙縣人。祖客死。緣柩頃舍。父之鳳。斬往迎。溺采石。當是時。龍六歲。哀慟如成人。母偕祖母止一室。龍日夕侍。無違禮。比稍長。詳祖柩頃寄狀。大慟。拜祖母與母立起如蘇。會撫軍禁淹柩。令無主者趣焚之。龍徧索柩。無知者。復大慟。自分柩已焚矣。歸邸面燈坐。偶繙卷帙。行間忽忽現徑寸字二。曰以京以京者。龍祖名也。龍驚起諦視。字輒隱已。而忽忽復現。悟曰。神其以銘旌兆乎。復往訪。倏遇灌園叟。前告曰。是役吾所隸也。略悉從柩顛末。龍偕叟往。諸頃柩縱橫錯置。陰風颯颯射毛髮。在晝猶昏。秉燭下上不可得。復匝諸室。柩左右前後視。又側卧地仰視。卒不可得。最後一室。叢柩紛如。抵拒撐拄中拂塵。睨視斜隱露漆字七。幾漫滅矣。再三諦審。祖名良是。撫柩痛絕。絕而蘇。當是時。限叢柩不可出。議毀牆。倏雷雨大作。牆外崩。柩出。見者以為孝感也。龍謝叟。奉柩還。色養祖母。母終其身。方龍之奉母以居也。一夕疽發於背。委頓甚。秘勿使母知。入侍譚笑。揚揚如平常。漏再下。告退出寢門。輒仆地。舁牀側卧。始

徐徐呻吟。旦醫至。割腐肉。以藥裹創口。復徐步整冠入侍。越數旬而始復。母竟不知。孝子時年六十三。後五年卒。康熙中有司上其事。詔旌其門。

見馬榮祖集

桑文侯

桑翁諱天顯。文侯其字。世居餘姚。遠祖仲才公仕於唐。歿為明神。載在祀典。族姓環廟而居。悉安耕讀。自翁遷錢唐。斬新其堂構。督其子攸甫。辛苦問學。學成名立。卒光顯其前人。世咸歎翁有子。翁童時。以孝聞。後以捍衛鄉井。辭功不受賞。遂以孝勇大著於時。家酷貧。無以為養。廢書治生。力為善行。至老如一日。翁行三。昆季相繼歿。十三喪母。十八復喪父。父患反胃。飲食鮮進。謀所以療父疾者。靡不至。五六十年来。里中有稱善養其親者。其人輒顰蹙曰。吾何敢望小壽伯。有不善養其親者。其父母詈之。即曰。若奈何不效小壽伯。小壽者。翁小字也。甲寅。耿精忠反。翁年甫冠。衆服公義。勇請於官。推翁為練長。翁默禱於祖廟。即誓衆廟中。導以進退更番之節。約束既定。一軍兀然。九月一日。海上賊舟大至。忽遙望空中。火炬燭天。旌旗紛簇如雲。擁左右翼。環甲突出。戛摩鏗然。中一人威服勒馬立。揚鞭指麾。遂驚遁。海上居民具見之。皆咋舌以為誠感。至今海頭高阜矗立者數處。潮上不能嚙。即昔日防哨出沒地也。土

人因呼桑公。公既學治生。尤精岐黃術。窮探古方。自以意酌量損益。望色洞臟腑。立起奇疾。風雪酷暑中。一聞利啄。披衣遠往。所全活無算。不取直。即有與者。緣手散盡。臘盡。或無以卒歲。意恒晏如。一夕里人入戶。四顧無人。取物納懷中。翁與子從屏隙窺見。亟搖手屏息。任恣取。既去。戒子勿洩。曰。吾不能早周急。今至此。可愧也。又偷兒連夕入戶。坐守驅之。後夜分穿穴者。再翁以鐵器擊地。厲聲曰。偷不可為也。其人躍出。伏於地。曰。自今死不敢為偷。顧無資以營生。奈何。翁憫之。給以十緡去。卒改行為良民。致甫業以文章發。皇其篤行。同學生無以抗行。或謂翁曰。翁積德。生此高才郎。即惶遽却立曰。昔人種德。謂後世必有為三公者。吾不德。亦庶幾後世必有為端人者。高才能文章。兒何遽能爾。然亦非所靳也。年七十。有司議舉翁鄉飲賓。力辭謝曰。吾何德以堪之。後九年而卒。翁雖遷錢唐。未嘗一飯忘故里。尋常與人語。語皆錢唐。至歲時。享祀祝告。則喃喃操土音。每至餘姚省墳墓。顧致甫泣然曰。他日幸葬吾先人側。吾魂魄應惓惓此土也。致甫泣受命。大殮之。夕雨如注。號奔而來者塞衢巷。哭立雨中。良久不忍去。則昔日受恩與起奇疾者也。見馬榮祖集

陸德本

陸紹源字德本。荆溪蓮溪里人。幼倜儻若成人。當明季政衰。賦役煩重。父濱洲又不善治生。致逋賦。役急逮之。而諸子皆他適。惟君最幼。獨在。慨然曰。吾雖幼。亦子也。奈何使攘攘者溷吾父。則隨役以往。不令父知。至縣。縣令方怒甚。坐堂皇。督逋賦。階下鞭撻聲如雷。人人股栗。次及君。君徐行前曰。民逋糧。罪當死。死杖下無辭。願謁一言。畢命無憾。令見君年小。霽顏曰。若亦何言。曰。公欲糧完耶。逋耶。令曰。國課安敢言逋。曰。公為民父母。欲民生耶。死耶。令曰。吾亦欲民生耳。曰。民有兩言於此。一者民生而賦入。一者民死而賦逋。夫民積歲而逋之。安能一日而入之。公緩其期。寬其政。令自今粟自石至斗。銀自兩至錢。皆續入而不加責。則民生而賦不逋矣。不然。民且死杖下。安能使杖下之鬼供賦哉。令曰。孺子言是。與定納期而返。時甫十有二歲。聞者翕然稱曰。能年十八。則又有北解之役。北解者。明時所謂白糧運者也。明初都金陵。內膳米皆民所供。後遷北平。詔蘇松常嘉湖五府供內府白秬秠米。及各府部秬米。凡十六萬石。俾民運不以軍。而運道出長江。越金焦。沂黃河。經呂梁。上候遷頓莊。十有六關。過北海口。入通惠河。其險阻既非民所素歷。而運軍又數凌壓之。爭道故遇險輒覆。覆則身葬魚腹。復於其家責償。鬻妻及子者無算。以故聞簽為領解。舉家號慟。

君聞發慨然曰父兄勿憂源願往期年畢運而返聞者益翕然稱能爭欲一識其面鼎革時土寇掠其村挾君去至其寨魁大驚曰此陸公也鄉里被公澤多矣我何敢犯禮而歸見任啓運清芬樓集

姚孝廉

孝廉姚之琅字樹西號梧軒漢陽黃陂人也姚故世族當孝廉時猶未衰顧無貴介氣布衣蔬食淡泊自甘性卞急不能容人遇有非禮者輒面爭之嘗居京師其鄉先達為詩會大集鄉人招孝廉往至則高會飲酒孝廉進而言曰盍拈韻其曹曰姑緩已而酒酣孝廉則又進曰盍拈韻其曹曰苟藉此以聯桑梓申款洽耳奚以詩為孝廉艱然曰我以諸公為文會是以詰朝來今若此此佚遊也何以會為拂衣竟去孝廉方居鄉其所受知者適為令孝廉不一私造令召之輒託故謝及令去官候代則日踵其廬雖大風雨必往讀書不屑屑訓詁好為詩時有奇氣尤熟二十二史郡縣多聘主誌局森然有法與人談古今事慨慷持所見雖羣非之不少回至口沸目赤必伸其說而後已自少時慕閔仲叔范史雲之為人一介不苟妻冷氏荆布操作能成其夫子之高見邵大業謙受堂集

倪懋功

倪公懋功。諱國珍。其先江南人。我朝定鼎。有邦俊者。以勦撫十三家賊。為成都撫標游擊家焉。公其孫也。寡言笑。尚氣節。康熙丁酉。舉於鄉。雍正壬子。揀發粵西。授義甯令。義甯之東北。曰雙江。苗民雜處。與楚城步綏甯二邑紅苗接壤。計千餘里。凡口十堡七十有二。大小寨凡數百。鳥言露居。不通教化。百年來僅設雙江巡檢。以羈縻之而已。公既至之明年。楚人黃順英。吳萬全。煽惑粵苗。偽稱名號。公捐金。令堡目密入苗峒。誘出擒之。諸苗覺。中道劫還。合楚苗為奸。公牒文武諸大府。請兵防衛。提督譚某發兵四百駐之。苗稍靖。當事者意在撫。公力陳利害。勿應。知府張永熹巡檢蔡多奇。迎合上官意。曰。小醜何能為。但得一二人。往陳大義足矣。當事者以為然。遂撤防衛之兵。而遣公與多奇及縣丞吳嗣昌等諭之。公歎曰。此所為投虎以肉。徒肆其噬耳。然業奉成命。不敢辭。數日近苗穴。遙望苗人蜂擁蟻聚。喧聲震林谷。多奇潛易衣逃。衆俱股栗失色。或告曰。虜逆已決。不去禍將及公。公曰。吾固知犬羊之性。不先於威。不可以德化也。去則示以怯。今日之事。有死而已。惟朝廷印篆不可失也。付健役自開道還。曰。諭我義甯父老。堅壘城垣。以待援兵。無復念我。言畢。正襟危坐。顏色不

亂如常。俄而苗突至。取弁官及隨行隸三十餘人盡殺之。禁公於土室。絕粒六日。縛至烈日中。去其衣。掘土埋足至膝。強之降。公罵曰。逆虜。吾汝父母。汝速死吾。敢辱吾耶。苗以紙筆付公曰。若能為書大府。償黃金萬斤。得不死。且歸若。公裂紙。擲筆於地。大罵曰。逆虜。國家失一縣令。若毫毛。汝類當無唯類矣。苗怒。剗其齒。血流被衣。公罵聲益厲。齒盡。截其舌。公不能言。猶仰面噴血作罵狀。苗衆爭擊死。沈其屍於潭中。事聞。當事者護前。非作公罪。上復遣貴州總督張某。經略楚粵。與提督某合兵剿之。戮其魁。得公屍。并公前後狀具奏。賜祭葬。贈奉政大夫。按察使僉事。廕其子。見彭端淑白鶴堂集

石哈生宋石芝

石哈生者。或曰秦人。或曰蜀人。長七尺餘。力能扛鼎。無妻子生業。自鬻於西安某家。供芻米薪水之役。惟謹。無大小皆喜之。居常寡言笑。無喜愠色。人莫測其為何人。詢之不言。問其名。亦不告。因共呼為哈生。哈生者。諺所謂無能而虛生也。獨與富平人宋石芝善。石芝嘗游滇南。察吳三桂必叛。因潛匿。及三桂之叛也。我朝遣大將軍商善貝勒。及將軍班第討之。與賊相拒於滇之石萬溪。其山三面險峻。獨一面稍平。賊據之。期年不能克。朝廷復遣張勇助之。勇兵西北人。滇路崎嶇。值霖雨。多疲敝。扶杖

而行。旗軍見之。撫掌笑曰。是尚能殺賊耶。號其軍曰張娘子軍。於是石芝黃冠道服。詣勇轅門。軍校疑為賊諜。拘以見勇。石芝長揖不拜。勇詰之曰。某與將軍同里。聞將軍善將畧。兼下士。特為百萬生靈塗炭而來。獻破石萬溪之策。勇奇之。以禮見。屏人語曰。策將安出。石芝曰。賊所恃者。石萬溪也。彼負險以抗。必將深老吾師。故為將軍計。利在速戰。非用奇不可。勇曰。用奇奈何。石芝曰。此山東南隅有間道。險阻無備。可通人。旗軍攻其前。將軍以銳卒襲其後。樹旗鳴鼓。令軍士齊聲大呼曰。大兵已據此山矣。賊衆聞之。必驚怖散亂。破之如振稿耳。勇善其計。次日。大將軍督戰。勇託病。使副將將其兵以行。而潛引三百銳卒。從間道步行。沿嶺攀葛以上。悉如計。賊兵果亂。遂破石萬溪。勇以為能。留軍中參議。其後平定諸藩。多出石芝策。嘗閒居。與勇語曰。某生平少知己。勇曰。如某者。不足為公知己邪。曰。某與將軍一言偶合。非知己也。所稱知己者。獨石哈生而已。及歸西安。每訪哈生於其家。必攜酒從後戶入。相見。偕至僻地。跌坐對飲。劇談。談罷。大笑。笑罷。復大哭。興盡。棄其飲器而散。又嘗於將軍幕中。大會賓客。設席虛左。或問之曰。此待吾友人石哈生也。俄而哈生革冠褐衣草履。昂然而入。揖衆直踞其席。石芝傍侍。執壺傾酒甚恭。哈生亦不稍遜。持杯豪飲。傍若無

衆賓客也。衆大驚駭。卒莫測其為何人。後哈生病篤。其主人將為殯殮之具。哈生曰。待吾友人宋公備之。主人憂其不及。有頃石芝果至。哈生張目視之。不發一言。遂卒。石芝為痛哭竟日。厚葬成禮而去。天下既定。將軍勇欲表薦石芝於朝。謝之。贈以金。亦不受。遂隱於華山云。石芝一出而為張將軍畫策。建奇勲。功成身隱。哈生見重於宋。其才智必有過人者。乃為人奴而不辱。彼其中固有不可測者耶。哈生既沒。或傳其善天文。故明宗室子以石為姓。有託焉爾。要之此兩人亦奇矣哉。見彭端淑白鶴堂集

宋釋之

宋釋之家富。平好讀書。貧無以資。有渭南石哈興者。傭於釋之鄉。見而奇之。縱令學。以其值給之。發憤鍵門。徧讀諸經史。自朝迄夜。漏下十餘刻不衰。每丁夜居鄰睡醒。猶聞度紙聲。顧不為章句學。學成賣卜長安。靖逆侯張勇方少賤。食伍常從卜。輒效心奇之。屢立功。至建牙。欲偕往。釋之不可。乃以千金壽其母。迫與俱。事必諏而後行。其秘謀密計。人莫得聞。然勇所向制勝。皆本於釋之。故秦人諺曰。勇之功。釋之功。無何。吳逆蠕動。勇督師鳳翔寶雞間。是時三藩聯絡。勢欲猖獗。自大散關以西。皆屬於逆。逆屯兵關口。有驍將馬三保。在滇素所委任。傳令三保至。兵始出秦隴。諸戍卒洵

洵無鬪志。日夜望三保來。即款門。勇雖擁重兵。而部下解體。一日迴翔與室。釋之。潛至。拊其背曰。嘻。公無以逆故。勇愕然曰。將若何。曰。安坐封侯耳。再問。不對而出。勇思居恒遇機。要釋之不盡言。而半語隻詞。靡不奇中。乃一意堅壁。嚴斥環申約束。士伍肅然。既而三保為子娶婦。遷延不至。七月。淋雨浹旬。軍皆黑痢死。勇鼓行。賊之不交刃而蕩平。遂授首。蓋天祚聖朝。而釋之先見若此。事定。勇受上賞。封靖逆侯。勲高。傲晚。獨嚴憚釋之。釋之視一切世故。泊如也。以師事哈興。於是歸。大陳金幣。邀哈興至。欲拜之。哈興瞪目厲聲曰。始吾以若為非常人。乃為他人作嫁衣裳。反以是啗我耶。不顧而去。釋之奉母老。青鞋布襪。偏游名山川。勇蹤跡不可得。或云訪王無異於華山。入不返。當靖逆侯時。天下初定。呼吸風雲。凡珍奇瑰異。王侯卿相所不能致者。皆歸於勇。勇必為釋之壽。釋之曰。若功成。吾去矣。勇固留。防衛甚周。一朝扃戶不啟。勇排闥入。則釋之遁矣。几帳依然。所饒金寶珠玉。皆置之土牀中。籍記分寸不失。夫天下衣冠方幅。藉藉稱自好。而錙銖成市。所爭毫釐。反顏相向。視釋之為何如。哈興卒無聞。士論尤高於釋之。釋之能前知。世多異之。或伺其出。竊發其篋。亦無他奇。惟多

有太一占。

見劉紹
攷集

曲園居士曰。劉繼貢所為宋釋之傳。與彭樂齋所為石哈生宋石芝傳。互有異同。叙宋事。劉不如彭之詳。而石宋張三人交誼本末。則劉傳較具矣。故並錄之。惟石哈生為石哈興。宋石芝為宋釋之。音近字訛。未知孰是。

王時翔

閩之建甯屬縣二。曰建安。曰甌甯。境域遼負。民多山居。竟歲或不入縣。今是者。率季冬。歷村落。督逋賦。名曰鄉徼。雍正十年。鎮洋王公時翔令甌。將舉是約。以一僮一役往。客爭之曰。君行日主進。夜必會之。民多道遮行乞判狀。須二記室與俱。僕從胥徒數十人。毋省輿馬。飲食問甲長。意重煩之。俾知吏來不易。早急公也。建令亦期往。盛弱從。且偕牙僧。竊丐行。太守聞之。急召公曰。國家惟正。在此一役。君儒者也。約已懼無以集事。何弗詢建令。公皆謝之。太守賓客。相與笑之曰。迂比出舍。甲長道見公。色大沮。呼之。巡甲長歛賦者也。令行責供具。甲長藉肆侵吞。聞公捐舊例。則無以魚肉。公知其意。諸人聚。集父老子弟曰。鄉徼所以便汝曹。無跋涉。省糧糗也。願與從。所役。梁肉芻蕘。供自甲長。甲長于汝曹取盈。視糧糗費數倍。吾故單車弗挾容會計判狀。力能辦。則決不待時。否則歸而治之。非晚日需飯一盂。蔬一盤。令自治之。

安事屬民為。于是甲長束手。不敢譁于鄉。父老子弟固已心感公矣。而建令到鄉。重
糞楚民憚之。皆亡走山谷。巖石閒。令不得民。則拊鎖啟扃。搜取鷄豚牛馬米鹽之屬。
牙僧估以入賦。巨室則令腐丐卧其戶。罵之。甌民益相戒爭輸。是時甌民德公。而建
民畏其令如螫。既匿不復見。令停數日。無所施。及歸。鷄豚牛馬米鹽之屬盈庭。而不
可作賦。僧持適市。則市滿酬賤。腐丐卧其戶。卒無得。亦竊散去。賦終虛。而甌民攜錢
持鉅來者踵接肩摩。至道不得行。甫浹旬而賦完。公上考。建令坐下第。太守賓客乃
相與嘆公之不迂。儒之可用。見劉紹
攷集

康績

義士姓康。名績。字方陸。陝西人。有文武才。而豪於義。見不平。怒從中出。弗自禁。方國
家有事西陲。某王督邊事。募能效。力運糧糗者。績慨然應募。至半道。會歲荒。民乏食。
無以自存。績即盡以所運賑貸。而歸白其狀。願自償所運也。王愕然。而重其義。軍法
當斬。乃上狀云。績法宜死。而心宜生。上異而赦之。王知其賢而能也。留帳中參機宜
事。王或過飲。以女樂自娛。輒諫。王改容謝之。一日。復極飲為樂。績驟踰垣入。立王前。
王悚然。績指羣飲者曰。皆若輩導諛耳。持拳縱擊。拳之所下。筋絕骨折。號痛不勝。王

震懾為蹠乞乃已。有縣某好富暴橫不義素矣。弟死孤幼。欲逼其婦嫁而奪之財。婦堅不從。網以計。將不脫。績與其儕飲。或數息。訊得其實。弟故某庠文弱生也。績忽不見。行途中。遇乘馬者。假之載。乘馬者難以不識也。績推之。奪其馬而馳。至治者家。不言所以。取重斧而去。踵暴橫之門。鼓樂喧。人馬蹂雜。以彩繒橫縛輿甚固。將肩之行。績近而呼曰。輿中為某嫂乎。內聞呼聲。亟口喊救不絕。碎輿而出之。蓬首涕洟。冤慘不可名狀。暴橫者出不意。率羣暴奔至。績提斧迎擊。輒倒。衆奔潰。婦奪績斧。復擊暴橫者頭如泥。曰。毋以死累君也。之官。績曰。吾惡其不義而殺之。婦曰。渠第仆之地耳。碎其首。塗其腦。我也。會邑人。臚不義者暴橫累繫上。官曰。如是猶未足伏其辜耳。遂皆賞其罪。得不死。又某邑宰貪虐甚。民蓄怒久。會旱不雨。宰弗顧。民請於遠方能禱雨之道者。至應祈雨降。宰怒。鞭道者示於市。民狂沸。宰出。績自肩輿中曳出。衆叢毆之。瓦礫如山。而屍為齏粉。大府憤宰之不職。為民殛。而又素愛績仁義之士也。俱弗深究。而與衆薄其譴云。曾他出。宿於逆旅。見老嫗攜小兒至。兒戲仆傷面。一少婦出。撫其兒。批老嫗頰者數。績以為此主母也。然兒自仆耳。無與老嫗事。何不審耶。既有告以此。乃阿姑者。績怒甚。氣從頂中熾起。直入。梓少婦出。撫之無算。幾死。夫自外

至惶跽。怒責其大不孝。叩首求免。至再四。久乃得解。其義氣之不可犯也如此。祖亮見葛

兩開閣集

薛孝子

薛孝子陽生者。名有年。常之武進人也。孝子之父晉申。年五十。生孝子。家貧而好施。常苦不給。孝子甫就塾。即慨然曰。吾當成父志。既冠。力田治生。麤給饘粥。有從弟某。孤弱不能自存。孝子勉為完配。且置產以贍之。族黨閒有匱乏者。父所欲周卹。靡不遂也。父嘗病目。幾喪明。孝子走數十里外延醫。嘗百藥不效。乃子夜跪而翫之。久之。翳盡。得復見天日。父又遭疾。勺水不入口。三晝夜。孝子焚香籲天。願以身代。父夢神降。稱巫咸曰。汝子孝。上帝許活汝矣。驚呼家人進粥。噉之盡。二孟。明日病良已。優游里閭。以樂餘年。孝子時屬親朋具酒肴。閒進博奕諸戲具。逋錢累累。稱貸以償。父不知也。日進杖頭取適以為常。父壽七十八而終。孝子廬墓下。天寒月黑。悲風蕭颯。孝子拊膺夜哭。與嗥。狐啼猿相應和。如是者三年。其後遭母喪。孝子痛母如父。目失明。耳失聰。血枯骨立。見者以為人腊也。積哀成疾。疾亟。口念父母不置。嗚咽而卒。論曰。毘陵朝京門外。蓋有兩孝子云。何孝子者。幼失父。即外出求之。走萬里。歷十餘年。卒

得其父以歸。而薛孝子則依依子舍。委曲承歡。服勤至死。先是有陳甲者。以府佐攝邑篆。建生祠於郵亭之東偏。竟以墨賤紳士。仍其室為一龕。祠兩孝子於其中。春秋合祀。見吳龍見蔚惟集

王恩榮

王恩榮者。字仁庵。山東登州府蓬萊縣人也。蓬萊縣小吏尹奇。強性險猾。頗以巫醫之術有寵於官。恩榮父永泰。因置產與角口。被毆中要害。立死。時恩榮甫九歲。祖母劉氏年高。門戶軟弱。訟之官。不得直。僅給埋葬銀十兩。祖母內傷自縊。恩榮母劉氏健婦也。瘞其姑。蒙厝永泰棺於市。僦屋其旁居之。大書曰。監子殺爾父者誰也。泣血三年。病甚。呼恩榮至榻前。授以官所給銀曰。汝家以三喪易此。海枯石爛。存此志恨。不可忘也。監子識之。恩榮既殤。罹大事。家盡落。依舅以居。厲志讀書。稍長。補諸生。誓於父柩前。尋仇。以斧自隨。其舅患之。誘居長山島中。禁勿令出。因諭之曰。監子之志固當。但殺人者死。是國法也。爾父之鬼餒矣。恩榮流涕聽命。恩榮晝取史記伍子胥白公列傳朗讀。讀已痛哭。夜靜焚香。長跪告天。絮語達旦。時或因倦假寐。輒連聲蹙蹙大呼。怨家在此。年二十八。舉子。辭於舅曰。可矣。遂行。踰月。忽遇奇強於道。揮斧急

擊稍遠不中。乃投以石。仆地道旁。人爭抱持之。得免。奇強諱不言。裹足不出一日。偶立門首。又為恩榮所見。直前斫中其首。帽厚偏引至耳。扶傷脫走。其家奔訴於官。時已年遠。吏胥案牘無可證。恩榮出母故所贖銀。陳之訟庭。殊批爛然。旁以血書鈐之。縣令歎曰。至性人也。何不幸而遇此。吾欲尼爾。則傷終天之恨。吾欲聽爾。則違累赦之條。周禮調人之法。具在各為趨避已耳。恩榮于是噉然而哭。縣令亦哭。堂廡內外觀者盡哭。恩榮既再舉不得。奇強亦遠遁。棲霞相隔八年。適逢萊縣人有患病者。力延奇強禱治。奇強亦以事久稍安。入城過一小巷。四顧無人。方徘徊閒。俄而恩榮突出扼之。奇強皇窘。伏地乞哀。恩榮謂之曰。吾父遲爾久矣。遽劈其腦。腦裂。以足連蹴其心而絕。于是見者驚出不意。相率前擁恩榮。恩榮笑曰。豈有白日殺人。乃畏死者。遂自繫赴縣。會奇強家訟。當日永泰故自縊。非毆死。縣令欲開棺驗視。恩榮請曰。小人已。有子矣。甯抵死。不忍再暴父骸。以受毀折。叩頭出血。縣令惻然。乃為博問於介衆。皆曰。恩榮言是。遂徑詳法司。法司議曰。古律無復仇之文。然查今律。有殺擅行凶人者。予杖六十。其即時殺死者。不論。是未嘗不教人復仇也。恩榮父死之年。尚未成童。其後疊殺不遂。雖非即。猶即矣。況其視死如飴。節烈之氣。有足嘉者。相應特予開

釋。復其諸生。即以原貯埋葬銀給還尹氏。以章其孝。且將具題旌禮。恩榮之舅聞之。見有司曰。豎子求見其父母耳。夫人遭奇禍。以邀旌門式閭之榮。又何忍矣。法司歎曰。汝亦賢者也。遂止。而祀其母於祠。時康熙四十八年也。全祖望
鮑廷璽

王元趾

王文學元趾。名毓著。紹興會稽人也。幼時樸訥。不惠。就塾師受句讀。苦不甚記憶。年十六。才學為文。即遠過作者。尋補邑諸生。聲聞日起。多四方之交。其所至賓朋高譙。好挾小史歌兒。彈絲品竹。雜坐命觴。呼盧投壺。酒酣以往。調笑跌宕。竟日夕忘倦。素出念臺劉公門。最契重之。甲申之變。南都新政。元趾逆知其敗。遇越人有自白下歸者。從訊時事。輒搥腕浩歎曰。休矣。吾恨不立磔柄人肉。喂吾家豚犬也。大兵南渡。比戶醵金。具牛酒迎犒。元趾以大義白兩兄曰。弟已矣。身為越國男子。豈蒙面活耶。兩兄意稍難之。元趾笑曰。舍生取義。吾不食言。願以稚子為託。既而復為致命篇。又上書念臺劉公曰。門人某。已得死所。願先生早自決。毋為王炎午所弔。蓋聞公赴水不浼。餓十日未瞑也。肅衣冠出。榜其詩文于宋義士衛士唐公祠。趨文廟四拜曰。君殉國。士殉泮。正也。泮水淺。乃之柳橋下。家人聞。以報兩兄。兩兄曰。噫。死矣。吾弟哭而迹

之柳潭。見元趾端坐水一方。衣冠如故。顏色不變。同邑有儒士潘集。字子翔。聞元趾
殉。為文慟哭之。竟出東門外半里許。袖二石。自沈渡東橋下死。見柴紹炳
省軒文鈔

佚老人

佚老人姓顧諱大信。字成之一。字天目。晚年乃更號佚老人。嘗言吾靜觀世人熙熙
攘攘。非役於名。即役於利。莫不終其身焦愁其心思。耗散其形神。奔走於萬物。而不
能自休。而吾幸無慕乎彼。得優游閒適。以老佚矣。以此自稱佚老人。老人不絕物為
高。亦不苟徇時俗以為和。人情所共為。不必不為。人情所共好。不必不好。但涉而不
著。每於其中蕭然焉耳。既著身鬻序。已而上公車。一再不售。即棄去。獨注意古文辭。
尤專精於詩。雖疾病危苦。幽憂拂抑。艱難困阨中。未嘗一日輟吟咏。所存稿填委篋
笥。至莫可清錄於古人書。多所涉獵。悉曉解大義。刊訂謬舛。箋評音注。丹鉛不去手。
四方有高僧逸士。騷客詞人。及挾醫藥卜筮諸方技來者。人人厭其欲以去。性通透
疏脫。冬一裘。夏一葛。裁取足蔽體。鄉故多先達。衣冠輿筮。烜煜一時。老人時方袍幅
巾。掀髯抵掌於其閒。詠諧謔浪。若不知其為顯貴。飲酒不能多。有設具以招者。亦欣
然往。往輒先醉。醉即頽然假卧。鼾齁。座客號呶。主人擎曲。或優伶歌妓。婉轉雜沓於

前弗知也。善鑒別古器物。真贋立分。一切法書名畫。及種種諸玩具。儲蓄多有。值好友相對。時出品題高下。遇知交能賞識者。輒持以贈人。故家無長物。老人於世間。既淡然一無所營。其性情所寄託。可得而指數者。於業嗜為詩。嗜著書。嗜點定簡冊。載籍中疑誤。嗜名理清言。嗜作書。嗜鋤泥種竹。於花。嗜梅。嗜菊。於禽鳥蟲魚。獨嗜養。謂其聲清越激揚。似異人長嘯山谷。閒於境。嗜雪。嗜月。嗜舟行。嗜空林遠眺。於味。嗜茶。其為著書一編。曰茶約。品泉淪具。候火貯湯諸論。說補茶經。茶訣所未足。老人著述甚富。今梓以行世者。如茗鑪隨筆。夢萱堂稿。白門社刻。梅菊新篇。養響茶約諸集。其一班也。見王大經獨善堂文集。

夏羽王

公諱某。字羽王。棠邑人。幼倜儻有大志。既就外傳。喜讀先秦兩漢文字。作舉子業。發明大旨。不以絺章琢句為工。每就試。操筆疾書如宿構。名噪一時。周藩延為世子師。先生據皋比。闡經義。世于北面。執弟子禮。王亦虛懷折節。不敢以食客視之也。流寇圍汴。城堅而守固。王既捐金募士。畢力防禦。而公更從中指授方略。以是屢敗賊。乃夜占星緯。知不可守。遂辭王。冒雪歸。公歸。而賊決黃河以灌城。潰人服其見幾之

早旋以明經考上第授武昌司李未赴而國變公微服南遷卜居南郊芙蓉山之側自號芙蓉老人萬巾野服不入城市與二三老友談經味道暇則課諸孫學業丹鉛考訂而已素履康勝不嗜飲己丑冬忽抱微疴因自念洗腆醕爵古以養老亦以養病乃小飲數杯每歲時伏臘花晨月夕輒陳觴列豆兒孫侍坐或擊案高歌或持杯長歎甲子春不豫滋甚仲夏望前三日召家人語曰此月之十七吾將逝矣乃命筆作絕命詞及期晏坐而逝年八十有四

見張怡白雲集

仲子

辛巳冬汪文烈公假滿入都至慶雲邊烽方急公以傷臂調治寓城外逆旅中稍愈散步驛舍見貯餉若干公駭然曰盜賊公行此豈貯餉地且司農仰屋若胡為滯此解官答曰主臣有之但賊騎充斥途無行人若此纍纍者何欲入城而令病之閉不納奈何公慙甚歸詢邸主人曰此間頗有俠士可與語者乎主人曰去此二十里有仲子者仲由之後也豪有力鄉里畏而服之然不可招致公欲晤則就見之公曰諾凌晨持名刺邸主人導之往至則告以故仲子曰是不難公以木天貴客為國事下交士為知己死已矣三日後當為公解赴司農取部收來公曰善甚須護騎幾何當

謀之邑令。仲子掀髯笑曰。若輩何用。用若輩何為。某自有所與游者。公以名紙全福二十。單帖二百來。公曰。諾。塗費幾何。曰。是無煩公慮矣。長揖而別。三日後。仲子報謁曰。人力集矣。公與解官語之。乃同至驛。則橐鞬而魚列者約二千人。衷甲裹糧。儼若營陣。公駭然曰。諸君何來。曰。皆某同人家子弟也。因呼其長二十人。拜公廡下。曰。此皆壯士。某所與游者。命取餉出。皆緘木鞘中。曰。是不可以遠行。亟碎之分攜以往。解官懼不敢任。公曰。無傷。是在我。遂碎之分置橐中。上馬馳去。時多為公危。曰。此輩舉止頗似大盜。萬一去不返。奈何。公笑曰。安之。世豈有欺人烈士哉。不半月。主人言仲子單騎歸矣。公急出逐。曰。若何。曰。幸不辱命。袖中出部收與公。公大喜曰。前同行諸君若何。當語令一犒之。仲子笑曰。此輩宜屠酤。須酒食耶。幸事畢。各返村舍矣。公曰。君大將才也。當特薦君。且大用。仲子怫然曰。此非知己之言也。我以公憂國急公。慨然見信。試效一臂耳。此世界豈容我輩耶。幸勿復言。一揖徑去。明日。公肩輿往謝。則應門者長跪以辭曰。主人與客為泰山游。昨暮即行矣。見張怡白雲集

曲園居士曰。汪文烈公名偉。字叔度。休甯人。寄籍上元。崇禎元年進士。十一年由慈谿知縣行取入翰林。擢檢討。都城陷。自經。贈少詹事。諡文烈。本朝賜諡文毅。明

史有傳。此事不特見仲之之才幹。亦見汪公之識力。然餉銀在塗。逆旅中一翰林官。碎其鞘。而分授之。不知誰何之衆。解官不敢爭。縣令不敢問。亦可見前代法令之疏闊矣。

胡上琛

胡上琛。字席公。始祖某。佐高皇帝有功。世襲福州右衛指揮使。舊制。勲衛得與試武科。丙子中式。甲申閏變。公倡義勤王。乙酉典禁軍。授御營都督。為鎮國將軍。未幾。關兵撤。公自延平步歸福州。寄老母及妻子。吳航獨與妾劉慧娘留。曰。城破我殉國。慧娘曰。公死妾亦殉。公於是豫求毒草蓄之。及大兵入城。公易朝服北向拜。次拜其先人。次拜老母像。乃設案危坐。坐慧娘於側。供具如常。既酣。索所蓄草根。搗入酒。各飲。巨觴毒未發。公起步數巡。復坐。笑曰。藥豈不靈乎。又嚼其葉吞之。須臾終。慧娘亦終。俱端坐不動。見薛鎔南窗草存

吳子方

吳椿。字子方。閩縣人。性樸直。不容人過。輒謾罵。始為郡諸生。至丙戌。當為歲貢生。聞閩將不守。自榕城移鼓山。為終隱計。是冬。關果撤。乃祝髮稱冒僧。鼓山固名勝。距郭

三十里。遇人韻士。載酒游。則訪冒僧。冒僧與語極歡。聞有所錯愕。必唾罵乃已。或貴人至。則謝不與通。永和和尚者。開堂鼓山禪院。為天下僧俗敬禮。時接見護法諸貴人。冒僧不悅。罵永和和尚。永和和尚亦輒謝。戒其徒。毋犯冒僧云。見薛銘南窗草存

吳隱君

吳隱君威克者。孝子也。父華元。以誠懇交於士大夫。崇禎末。有丁員外郎奉詔採銅滇蜀。與華元善。挈俱往。病卒於黔山。問至。威克年甫十八。麻衣芒屨。辭家遠奔。行次潯陽。值左良玉兵敗于賊。舳艫相銜。沿江殺掠。威克不得進。甲申六月。南都李博士頒詔往蜀。威克從之。張獻忠既屠楚。犯蜀。黔粵滇雲皆震動。督師李若星駐偏橋衛。扼五省要害。將軍方國安屯常德府。殘破後。涉江乏渡。一翁駕小舟至。熟視曰。子何為者。抑似重有哀者。子將何之。威克泣曰。僕歛人。籍居儀徵。將求父柩於黔。失路。恐客死。不得與父柩相見。翁曰。毋悲。老夫方將軍幕客也。可隨吾行。至常德。以屬副將王某。抵偏橋。距黔尚六七百里。王曰。前此不能相伴矣。地險多苗。其慎之。威克泣別。所過萬山矗立。有狄無鷄。狔狔乘亂截刼。遇棺輒疑藏金。必破之。威克叩頭流血。得免。掠衣糧繫銅。夜逸去。跣走十五日。抵貴陽。見親柩。擗踊氣絕。經日始蘇。徐乞募葬夫。

跪而告曰。吾曹遭斯亂。姑同寸進覓食。衆曰。吾曹感君誠孝。忍不助力。於是取道義山中閒道。無煙火。拾糧粟充食。晝則同衆舁棺。夜則相與擁肩露坐達旦。二十晝夜。至漢陽。乙酉三月抵金陵。以世亂不用術家言。竟渴葬焉。見顧景星白茅堂集

義烈黃公

黃公名明邦。字君亮。歙之孝行里人。父桂以繪事顯名一時。公夙具巧慧。善詠詩。能世父雅藝。遂耕硯自給。壯不婚娶。所需日用飲食。皆手自庖爨。汲名泉煮佳茗供客。談笑終日不倦。乙酉九月。大兵入郡。公掩扉絕食。示諸子弟曰。余雖山澤褐夫。衣草茹菽。受本朝雨露且七十年。安忍復見此事。子弟勸慰者多。嚴謝之。居恒所御紙屏竹榻。皆分布諸子弟。是夜引被僵臥。引匕首自刎。漂血盈席。諸子弟奔奪。不得截喉。篝燈諦視。公猶瞑目張髯。抵夜午。挾脰而長逝矣。其族之儒者相與議。公私諡曰義烈先生。見許楚青巖文集

舊最編卷八

清 曲園居士纂

周貞靖先生

周貞靖先生齊魯字唯一。癸未進士。除廣州順德令。自解官歸里。丙戌後入山為沙門。人稱曰囊雲大師。其歿也。里中謚為貞靖先生。不使淪於沙門也。先生生平出處大節。及他言行著作。俱岸然無所附。自為童子時。讀論語孟子治本經。俱不喜兼集注。率大書正文默解其義。是其少讀書也。蓋不附傳注。諸生競為揣摩場屋之文。先生盡擺落華藻。自書所得。會試吳磊齋先生奇其卷。判曰自成一解。遂得中進士。是其為制義也。蓋不附主司。當先生時。三吳諸名士競尚標榜。先生漠然無所向。是其於士類中。蓋不附品目。其為順德令。治行第一。當事使攝香山。香山時為上相里。先生與相忤。即日解組。當事留之不得。是其為吏也。蓋不附上官。不附鄉大老。會稽行朝失守。浙河以東士大夫率俱出。上謁郡縣。通往來。先生不可。盡薙髮入山。白石一鋤。蒼松一筓。同年生有為郡觀察。招以書。先生謝不往。且曰。孤雲去來朝。不知暮宿所。從此無更費八行。是其出處大節。蓋不附一世。先生家居。每一匠者入門。即審視。

其法自仿造所用器輒能善其事。及於盤谷構山房。束竹覆茅。盡出己手。得懸厓一
奇木。製為養和。日坐卧其間。拾燒餘以為爐。狀絕古。先生復能受勞苦。其入山當由
一溪水。嘗沒踝以上。先生謂過溪若須筏。即須竹。須舟。即須版。須篙。須梁。即須編柴。
即待負。亦須人。不如用吾脛。吾脛自善涉。嘗與諸禪人涉。俱不脫芒屨。先生謂沙石
齒齒。芒屨質柔。不及吾足版。竟跣而涉。萬悔庵先生嘗訪先生山中。先生為設麵。下
以釐汁。麥甚麤。先生笑曰。此吾上客供也。時諸公邀跡沙門。率受諸釋老衣拂。椎鼓
上堂。稱其法嗣。先生獨不肯。雪竇石老人。其欲傳先生蓋久矣。然微聞先生時一歸
村居。仍入彥倫之室。遂得止。是其邈於釋門也。蓋不附釋門。閒為詩古文詞。未嘗有
所擬議。單言片句。不蹈前人。是其為文章。蓋不附諸大家作者。黎洲黃先生以先生
與會稽余若水合銘。兩先生風格並高。未嘗相往來。先生謂自潔其身耳。吾耕不須
耦者。吾負不須戴者。是其避世也。蓋不附同隱。見李郭祠
果堂集。

吳重光

吳重光。桐鄉人。幼失父。恃其祖成立。祖尋故。與幼弟居。粗知書。以家落不竟讀。好氣
任俠。先是光外姑。絕愛憐光。苦其貧。出若干金為營衙胥。作門戶。一日。衆胥剖與例。

金詰所自。衆告之故。擲諸地曰。此業錢也。安所不得一盃飯。乃從地獄中覓衣食乎。自是絕足不入官。甲申春。官征三餉甚急。挈弟之鄉理蠶務。完官稅。提筐桑於野。風聞燕京不守。棄筐走入城。問京城壞乎。衆雜曰。然。皇帝奈何。曰。與城同壞。帝二子何在。曰。闕業自帝。安所得二子者。捫腹曰。痛甚。繞屋而啼。踰牆入。仰天號曰。一至此乎。小人革命。遙伴皇帝死足矣。作數字。押硯底。遂自經。弟以蠶飢桑不至。覓足不得。入城跡之。鄰母曰。頃聞哭聲。戶出而局如故。可疑也。急排牆入。救之無及矣。其硯猶濕。

見周拱宸集。

馬生

馬生。甯夏人也。幼工騎射。讀書曉大義。不喜為經生制舉藝。見天下方亂。歎曰。誤天下事。制舉經生也。以任俠流落山東。河南北。聞鳳善羅汝才。高迎祥。李萬慶輩。羣賊渠作亂。屠掠馬生。輒棄去。弗與游。嘗過朱仙鎮。拜岳忠武祠。為文祭告忠武。時明崇禎十三年也。是年河南諸土賊蜂起。開州袁時中者。衆數萬。最雄傑。所部年皆四十下。健壯標悍。號小袁營。壽州賊蓋有袁老山。時中故號小袁營。以自別。十四年。時中度可衆二十萬。羣賊多懾附焉。自成攻陷洛陽城。尋圍開封。破歸德。諸土賊多來附。十

五年。朝廷命兵部侍郎某督援勦兵援開封。自成復陷歸德。開封亦遂陷。時中以其衆合自成。自成許配以女。除歸德城外地。豎高臺十座。列騎張繡。徵梨園伶人十部。臺並奏樂。伎演曲其上。馬生乃往說時中曰。將軍視閻王何若也。附之為尊。安乎。兵興以來。王嘉允被誅。陽城高迎祥。劉哲。獻俘闕下。混天王授首於祖大樂。黑殺神。飛山虎。擒殺於盧象昇。他如顯道神。爬天玉。獨行狼等。悉以怙逆昧順。身蒙顯戮。將軍視閻王何若也。附之為尊。安乎。時中躍起曰。作賊豈本願。我獨不得傳汪二公歸命耳。孫督師阻域遙闊。丁公恐未足以共濟。君其為善圖。無兩相負。生於是走援勦軍門。拜伏侍郎前。力為時中乞降。侍郎乃索輸賂百萬為代請。生因極言時中實無有委積。且須四五十萬。生更反覆陳說。慷慨涕泣。候軍門數日。因大言曰。時中為自成軍鋒。素有却。且冠雄諸賊。將懷不並立之勢。若諸路官軍進蹴其前。時中從中起擊其堅厚。自成可一戰擒也。異時閻部不從。萬監軍說招納羅汝才。俾賊至是。可為近鑒。今失此機。生見神州陸沈矣。侍郎終以弗輸賂故。竟不為受。時中降十六年。自成殺賀一龍。羅汝才。奪其軍。汝才大呼。恨未能從馬生言決降。固當至此。時中聞之益不平。蓋當許女日。時中已引軍去潁毫。閒別營矣。至是復用生計。斬自成偽官。並游

騎頭送河南巡按御史乞降。自成以軍攻殺時中。而小袁營以滅。自成部曲至百萬。衆馬生曰。我不忍獨負時中。因自縊。岳忠武祠內。馬生嘗導李萬慶降。萬慶者。賊中號塌天者也。襄城之役。卒能臨危致命。賊非盡無良在御之者耳。馬生生平惟稱生不自名。江阿黎時

曲園居士曰。考明史崇禎十五年春正月癸未。孫傳庭為兵部侍郎。督京軍救開封。六月庚申。詔孫傳庭出關。兵部侍郎侯恂督左良玉軍援開封。此云援勦。某侍郎蓋即侯恂也。明季政以賄成。并軍前事亦取辦於賂。烏呼。朝政至此。不亡何待。

陳曹二子

陳子名允昌。字元彝。鎮江丹徒人。少為諸生。薄制舉業。從事天文地理律曆。旁及太極六壬奇門諸書。與同縣曹子去非相友善。陳子學既博。人鮮窺涯際。乃語去非。獨解經明崇禎時。徐相國光啓。推定歷用勾股測弧法。主黃道緯度。陳子願言未悉合。參取劉基郭守敬一折衷利瑪竇。間以占候罔不驗。吳姓將出師。先事向人言。輔臣行出。將帝及寇決還。已而言果中。大兵未渡河。輒數語人。某時渡河。某時且渡江。生平所著天文地理圖說卦變論星辰躔次歲時占驗教學參同辨正凡若干卷。曹子

去非名廷傑。家貧。善讀書。更喜飲酒。以跛坐卧。一小閤。元日拜先聖廟。與師景城何公神主。終歲不再出。酒後搦管。立草數千言。家人告薪水匱絕。呼唔弗顧也。陳子數諷止其飲。曹子笑曰。遭時濁亂。我當希與陶阮仙遊。子達者。顧止我飲乎。明天啓間。嘗一至京師。代諸詞臣館試。輒擢高等。館都御史楊漣家。時漣疏糾逆奄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出。曹子手。曹子閉以示陳子。陳子覽未畢。色勃然變。數咄咄曰。謀害皇親一案。引督師輔臣為微。此大錯。國家方倚高陽公為安危。致奸璫日媒孽君側。其不壞我長城俸矣。然璫運已促。諸君留身為新主資。其踰於捐軀無濟也。初。奄黨疑疏出。繆昌期陷之獄。曹子心竊恨之。是後遂杜門不出。見何黎晴江閣集

曲園居士曰。楊忠烈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世莫知其出曹廷傑手也。宜表而出之。然二十四大罪。實無謀害皇親。引督師輔臣為微之說。此所云云。又可疑矣。

張三愛

張三愛。歙人也。年四十。不娶。受役於其主。主貧。或告之曰。妻之可乎。張曰。否。愛主在不並受他人恩也。主固老縣令。逋租令索租急。當予杖。愛屢代主受笞至百數。不少怨。愛為人修長。且健筋力。多種蔬。售悉以其貲歸。輒充衣肉於主。且曰。主老。不忍一

日衣肉缺也。獨養母所充衣肉與主同。一日母病且篤。愛家貧。自度力難置藥。乃乞牛羹於道路。路人曰。若愈母。便可以肝愈之。趨而禱於神曰。母病人告我以肝愈我。且以肝愈母。乃出短匕首。自劃其胸。五臟皆見。不見肝。復默禱之神曰。久矣哉。愛之不誠也。須臾肝墮出。愛急伸右手。以匕割肝如指許。徐以左手。緩緩還其破肝納於腹。束以白脉。以肝和羹奉母。母一飲而輒愈。先是愛恐自昏憤。默祝於神。至是不大痛苦。明日其兄聞諸醫。醫七日而創亦愈。愛主老。未受兄以弟之子嗣。嗣為人性黠。驚數恚愛。主易箒時曰。若事我。我且逝。女可便逃去。愛弗肯。事兩嗣如事主。且曰。不敢受主遺囑。輒遽齒平人自大也。嘗與其里人修荒墓之約。凡里中貧乏不能以掩者。無主暴露者。愛自度貧無力。悉相率其鄰近。荷鋤載畚。以封築完固之。見王鳴雷中秘文集

程立章

孝子姓程氏。名士章。伯達其字。世為歙巖鎮人。生未識父。父巖註以太學生掾鹽筴。開種遼陽外。未幾卒。所交馮都司者。葬之高達子阡。付牒守焉。語蒼頭識其地而歸。訃於時。孝子生六年矣。母王得訃。慟幾絕。孝子亦慟絕如成人。其祖拊之曰。兒至性如是。他日歸骨有望矣。蓋姑語慰王耳。孝子聞。輒哭瞠立。問遼陽道人。嘖異之。二老

暨王相繼厭世。孝子年十二。稍長。惴惴懼不立。王前已為聘鮑氏女。既受婚。謀之比鄰翁。將為父歸骨。翁語孝子。遶陽八千里。徒御風而往乎。因言之方司。徒任子以巽而授計焉。以巽心重孝子。常語人吾當成其志。孝子用是依之十四年。適以巽暴卒。孝子大慟曰。天不欲吾歸父骨。而奪方公乎。巽子士達慨然曰。父志也。諭諸同志而身捐其半。以三百金假孝子。孝子感泣。遂辭行。蓋是時蒼頭可法。八十猶健也。挈之從。孝子附舟入漕。夜夢天圻。若有神謂之云。覺而水發舟中。衆譁莫措。孝子泣禱。水忽退。舟衆弗測。至直沽。發裝。則魚苴鱗。競謂孝子異人。不知為孝子也。歷八月。始抵其地。訪高達子。已久下世。主僕惶惶莽曠。一路人晚法不去。法就詢。則高子世勳。故童時執役註者。因相持泣。出牒證墓所。孝子具棺啓窆。則儼然冠服眉鬚也。伏之慟。再拜起。遂失所覩。惟聚骨而已。孝子以生未識父。不敢誤。萬一嚙血濡之。良然。手其骨。諸指如或撫之者。集而失一膝。孝子慟曰。是其安之也。忽巨蛤吠不已。且若乘物焉。視之。即膝在焉。易殮。以一羸載骨。南道山海關。羸蹣跚不進。孝子持註出關。故符焚而號之曰。父可入關矣。絞若掣而羸從入。自是道無留。凡四月抵家。未至一夕。孝子妻鮑夢偉衣冠丈夫偕王坐堂上。明日註骨至。合王葬焉。

見王煒鴻逸堂集

吳虛壑

王不庵有吳虛壑小傳云。虛壑吳氏名懷。始安人。早喪母。從父厲齋公南遊。落落鮮合。寓齋公卒。虛壑遂孤身狂走。西登嚴子陵釣臺。默坐竟日去。乙酉春。予游天姥。獨踞峯頂。有風自東北來。山谷鳴吼。亂雲如擲絮。偶誦太白句。失聲長號。虛壑聞之曰。是奚為者。循聲而至。相見則大喜。一語連日夜不休。自是浙東千里名山大川。毋論昔人扣舷伐木之地。即古今共棄人所不道者。予兩人無不歷險窮支。往往落日孤峰。徘徊不忍去。時有蔣生者。從予遊。每佳處。輒為吟詠。以示兩人。但顧笑而已。蔣生竟不得意。趣所在。月餘先舍去。虛壑乃出所經山川險隘。遠近諸圖。數十縑示余。余以各得辨證之。虛壑復大喜。酌酒慷慨謂予曰。予有父兄在。非可同余浪游。余將舍子孤往。苟慊吾懷。熱骨寒泉無恨也。未幾去而復來。來又去。數載始聚。予曰。可已乎。曰。未也。又忽去。後予遁於禪。聞虛壑在吳。吳中人莊事之。有以詩文贈質者。一日即棄去。諸人則日置酒擊鮮為奉。虛壑傲然曰。爾將尸居吳懷乎。竟馳去。諸余。余固止之。而虛壑是時亦倦游矣。友人曹生謂予。虛壑奇男子。既鮮兄弟。不可使無嗣。予語虛壑。虛壑良久曰。必貌陋。無一能。非處女。則可。生不測所謂。予曰。第從之。得曹氏女。

曾適洪者。婆首既批。僅能事中饋。閒則兀坐如立。櫺子過虛壑。必聯牀夜話。往往連旦。燕生亦時時來聚。杳不聞帷內聲。食具即自供。午夜炙酒淪茗。不倦。予因歎曰。此真吳虛壑婦也。虛壑喜讀史。至是益肆力焉。嘗於夜讀有感。撫案痛哭。聞窗外有物騰突去。叢薄作摧裂聲。殺殺動人。次日見籬下虎跡。大小不一。谷口農家犬豕。皆為虎攫去。虛壑貽予東云。中夜忽感舊游。放聲一哭。林閒葉落不已。山婦執壺起。立助予哭。聲震空山。虎豹聞聲遁去。此時况味。恨不得王生共之。予賦空山哭紀其事。又數月。虛壑竟去。期於次春還。不至。前所從遊蔣生者。有故人自衡山歸。言虛壑卧病山寺。予念甚。屢於夢中哭之。又越歲竟不至。亦無從通一字。後有識虛壑而自楚來者。曰。聞有狂生久病山寺中。後不知所往。或云虛壑已歸輿。或曰猶在衡永閒。予曰。虛壑安所歸哉。殆死矣。其婦還依母。則猶曹生授餐也。見王緯鴻逸堂集

黃孟通

黃孟通名憲。華亭人。少即無賴。年十三。誤殺人。逃之嘉定。日糾里中小兒為搏戰戲。一日羣衆聚大塚間。命羣兒列於前。獨坐石臺上。指揮叱咤。有老人晚之曰。孺子喜是乎。何不從師。孟通怒。欲毆之。近輒顛仆。遂拜於臺側。師之。盡得其技擊。嘗附一商

船舟人盜也。縛其商沈於水。語孟通曰：汝自投死耳。孟通視諸盜中，一人持大斧，擗甚，因偽伏哀請，遽起奪其斧，斫之。盜墜水死，餘皆驚遁。孟通起商於水，得不死，操觚急去。易舟匿蘆葦中。羣盜跡至，不得，乃免。商人以百金謝，不受去。既復以殺人下獄，豎得出，乃從吳淞千總張喬興挾鹽徒出沒海洋。喬興敗，孟通潛遁太倉。值觀察沈公選將材，拔用孟通。矯捷過人，每從檣上窺賊，能相去數丈，持刀躍入賊舟，格殺之。賊覘知孟通，即避去。又嘗入嘉定訪舊，已醉卧。主人憑程訴其仇，孟通默無語。數以空拳擊牀，既得其里，居曰：吾欲睡，卿可去。主人去。孟通踰垣出，抵所讐之居，急叩門，以他事引出。拳殺之。明日傳某死，主人奔告孟通，謬相稱快，竟不言也。賊犯安慶，孟通隨總戎許自強進剿，宿松之敗，自強僅以身免。孟通獨將三十騎，縱橫賊隊中，歸而備兵使者馮公，奉巡撫張公命，選將材。孟通復就選，諸藝過人，而不諳策論。視平日之能文者，奪其策以獻，遂得第一。謁謝時，馮公稱其文、武材，孟通以實告。公益喜，曰：此即英雄舉動也。白之張公，授把總。後以計某副將貪污，為自強所惡，斃之。海舟中。

見王輝鴻逸書集

榮小兒

崇小兒者。古遂城人也。父凱歿。家落。母趙氏。雖不出貴族。恥依人作臧獲。久之。竟無棲止。乃假市廛中。遷卒半舍以居。草簾葦薦。鵠面鵝衣。苟延已耳。小兒幼痴。聾。父母以其痴也。不命名。但以小兒呼之。人呼之亦同。自壯至老。不易。小兒既痴。不能貿易。兼無資。日乞於市。性至孝。每出門。必向母叩頭。歸亦如之。食必跪進。擇其旨者食。母餘自給。母食之甘。則起舞。否則泣。或值所乞無幾。母留之以啖。子小兒見食不如常。則泣。如是者終身如一日。小兒雖行乞。土人重其孝。無空者。或聞以酒肉饋之。坐是小兒得養其母。至七十餘。以無病終。死之日。小兒痛不欲生。時人哀之。為助棺。葬於邑西之二郎山。自是小兒日則叩頭於母之舊坐處。歸亦如之。擇其乞之旨者。不得跪進。每傍徨瞻顧。泣不已。冀北舊俗。清明前三四日。爭挂紙錢於邱隴。麥粥杏酪。以祀祖先。趾相錯也。小兒走墻。饋遺盈篋。攜之二郎山。祀母。憩卧古樹下。為狐狸鴉雀食之。比醒。疑母之果食也。踊躍起舞。既而覺其非。伏地大慟。土為之溼。鄉之耆老聞於邑宰。邑宰縣孝子。扁旌之。小兒不知。行乞拜跪自若。每思母。哀哀而已。年七十餘。亦以無病終。土人義之。為附葬於其母旁。見陳傳燕山草堂集

永嘉狂生葉尚臬。字天章。順治丙戌秋。歐始歸附。尚臬婆娑市上。或歌或泣。如優人狀。家有妻女。皆棄不顧。夜則偃卧市旁。或數日不食。如是者八閱月。丁亥仲春上下。狂益肆。陳詞孔子廟。橫甚。郡伯朱公。執白兵使者。雜治城隍廟中。時尚有欲活尚臬者。曰。且繫獄。在獄三月。多作詩歌。一日。取毫楮作自叙。賦絕命詞。以手扼吭而斃。時端陽前一日。故其詩有未斟蒲酒。腸先斷。不沐蘭湯。骨已香之句。見朱鴻瞻竹園類稿

坦然先生

先生姓周諱文煒。字赤之。祥符人。素行屹立。人稱為如山先生。先生曰。吾如山哉。吾乃坦然者耳。因以自號。云。少以文自豪。尤喜賓客。嘗數至千金。輒為人緩急立盡。而先生固安之。游太學久。以例補諸賢簿。諸賢令某貪而善鬻獄。每以意旨諷先生。先生固爭之。有妬婦以炮烙斃其妾。令屬先生驗。邑人觀者傾市。先生逮婦痛笞之。人無不稱快者。其夫詭曰。是婢也。毆婢死。法不至抵先生曰。創非刑斃人。家自為律。其罪甚於殺人。奮筆擬死。比復令。令已入。其夫重賄庭質婦。觀者隨往。見令反杖妻父。所引斷乃如其夫所言。遂相與譟于庭。謂令乃不若簿。令方抱慙憤。及先生至。又屬詞色與令力爭。客乘閒謂先生曰。先生自屹然如山耳。安所見坦然哉。先生曰。噫。此

固吾之所以坦然者也。當爭則爭。于吾正為平易。而子何疑哉。今日夜銜之。而先生初不以為慮。方日與其邑人陳洪緩者為五洩游。歷七十二峯。且徧往返。至六七。每當奇曠處。洪緩作畫。而先生自為詩。卒以忤令。左遷王府官屬。會母喪過哀。竟以病去官。家金陵。教其長子成進士。出為縣令。歷官中外。至戶部侍郎。人以為先生榮。而先生自若。于所居為首有園。與向時賓客觴詠其中。謂之秦淮釣侶。又豫置一椁。當風日晴好。被酒入卧。使諸孫羣繞呼之。或擲梨棗出。使競相奔拾。以為笑樂。更自撰為墓志。無何而侍郎被讒。詰詈獄。客為先生憂。先生曰。吾今固甚念之。然吾生平無一念足死吾子。而吾子又類我。於理不死。行當雪耳。卒與客飲酒自若。已而事果得雪。如先生言。子二長。即侍郎名亮。工以德業文望著。學者稱櫟園先生。次亮節。以

正誼堂文集

蔡湘

蔡湘字竹濤。松江上海人也。幼穎敏。讀書目數行下。里有董先生者。授湘學。悉以藏書畀湘。因得縱覽博通。年十八。治裝別其父母曰。兒居海濱。終無所成就。願北學中土。庶從賢豪開游。歸侍大人未晚也。遂渡江。踰淮。客齊魯。已而轉入京師。南海程職

方見湘詩大為延譽。於是萊陽宋觀察新城王考功皆迎致之。湘才既高。性又抗爽。不肯脂韋從俗。醉輒詈其座人。人目為狂。沛縣關山人飲合肥龔尚書坐。尚書酌山人曰。君名能相人。此閒誰定奇士。山人晚視良久。掀髯曰。吾所知布衣一人。殆異才。公曷致之。問其名。曰上海蔡湘。尚書立騎邀之。湘敝衣冠。惘惘而前。一座為改容。已各賦詩。衆客方沈吟閒。而湘泚筆疾書。不加點。尚書擊節歎其敏且工也。經歲西去。踰井陘。將歷龍門太華之勝。經太原。會嘔血。太原周郡守館留之。其友潘稼堂見湘稿。向作多削去。問之曰。燔矣。君其謂我畫地而趨乎。即此亦烏足存。庸詎知異日之不為灰燼乎。未幾之交城。謁趙令君。令君與語相得。館之邑署。旬餘始出龔崇伯程職方兩手書。訝其初不以通。曰公賢。無須此。所以出視者。不可沒兩公愛也。在交署七月。病劇。潘自太原往視之。執手泣曰。君來吾瞑矣。問所欲。曰吾負大人。吾負大人。為吾謝職方君。不及報矣。須臾氣絕。年二十六。見周贊採山堂集

金文

金文者。業販鹽浙中。為東南財賦之藪。而海濱斥鹵。鹽賦興焉。給引於商者。曰官鹽。舍是悉為私販賣及買者兩罪之。文少與仲氏出沒江湖間。凡販鹽之徒。遇輒相邀。

奪為利。獨文兄弟所至。人無敢擾者。既而仇家縛仲。刺兩目。縱之。文為稍戢。來家禾之梅里。歲丙戌。鼎革之初。愚民多相聚為盜。距梅里半舍。曰嘉會都者。為其數穴。四月下旬。盜率黨來劫。居民狼駭。奔告。其焚燒是夕。文載鹽五六艘歸。近市望見火光。知有變。乃部署諸艘。退伏支港。約曰。賊歸。繞出其前後。呼應相接。并力擊之。賊可殲也。乃率四五人往據移寶橋。橋為賊歸要路。文持槳。餘人營弓貫矢。以俟。羣盜舟方滿。戰首尾銜次。相與謳歌笑樂。是夜雲霧塞天。相對昏黑。莫辨。而賊舟炬火獨明。將至橋所。十餘丈。大呼詰曰。來舟何為者。盜錯愕。因對。矢發貫賊手。賊遽擾亂。後舟詰之如前。不能對。輒注射之。餘舟擁擠。不敢復前。賊數十人。乃執炬持器械。舍舟登岸。適伏舟衝賊前。至呼詰相應。文輒持槳從橋上躍就之。左右刺賊前二舟。舟覆。後賊皇遽。亦多赴水以逃。文躍入賊舟。橫刺之。是時伏舟出。賊後者亦衝至。相與呼應。遂合力奮擊。聲震四野。賊不支。愈擾亂。顛仆落水。溺者甚眾。其登岸散走。竄伏榛莽。葦荻間。耆村人又搜括之。皆反手縛送。至文所。文至西塘口。南面坐。諸人持刀斧繩索。立其旁以聽命。列羣盜於前。驗其衣溼及體裸者。多推入水中。間或擲火焚之。其強武有力為賊首。及偵探為賊耳目者。疑似間不能悉辨。死八九。方是時。兵燹猶熾。

盜賊多有。故文以匹夫得生殺之。莫有非者。羣盜就戮。率恣意以逞。或繫樹仰射。或斷手足。或截腰剖腹。血肉淋漓。而觀者方恨賊深。不以為怪也。是日有一塾師晨出。露草沾裾。疑盜也。縛而焚之。頃其徒來。始知故非盜。其他冤抑者。可勝計哉。是役也。盜約計五百人。自溺死者三之一。縛而投水者五之一。斬斫焚燒死者十之一。餘則散走村堡。擊掠以死。其得免歸者。不過十數人而已。里人多其功。向所載鹽大室。斤率以百計。小戶以差減成五。其價償之。并所入盜遺金錢衣飾。充溢棟宇。家大殷富矣。初文少壯無室。窺酒家女新寡。有姿容。且能持門戶。求焉不獲。至是強擁負歸。人不敢問也。時有曹某者。曾與文角訟不相下。一日出郡。人舟皆失。蓋文陰賊之也。其縱恣如此。方其擊賊也。當事異之。欲招致麾下。文謝曰。某一介無他能。會賊自潰散。因擊之。某何功焉。卒不就。顧謂其曹曰。吾少無家室。嘗觸法犯禁。不以為慮。今幸有妻。且衣食粗給。又安能趙趙俯仰。為人驅役耶。乃大治其室宇。華美越常製。服用器具務求精麗。日與其曹縱博劇飲。妻為擊鮮割脯佐之。未幾晨出近鄉。竟為人磔殺。莫知主名。後鄉人有疾。常憑依焉。禱之則愈。見周質錄山堂集

八大山人

八大山人者。故前明宗室。為諸生。世居南昌。弱冠遭變。棄家遁奉新山中。雞髮為僧。不數年。豎拂稱宗師。住山二十年。從學者常百餘人。臨川令胡君亦堂聞其名。延之官舍。年餘。意忽忽不自得。遂發狂疾。忽大笑。忽痛哭。竟日。一夕裂其浮屠衣服焚之。走還會城。獨身徜徉市肆間。常戴布帽。曳長領袍。履穿踵決。拂袖踴躍行市中。兒隨觀譁笑。人莫識也。其姪某識之。留止其家。久之疾良已。山人工書法。行楷學大令魯公。能自成家。狂草頗怪偉。亦喜畫水墨芭蕉怪石花竹。及蘆雁汀鳥。翛然無畫家町畦。人得之。爭藏。弄以為重。飲酒不能盡二升。然喜飲。貧士或市人屠酤邀山人飲。輒往往飲輒醉。醉後墨瀟淋漓。亦不甚愛惜。數往來城外僧舍。雖僧爭勸之索畫。至牽袂捉襟。山人弗距也。然貴顯人以數金易一石。不可得。以故貴顯人欲求山人書畫。乃反從貧士山僧屠沽兒購之。一日。忽大書啞字署其門。自是對人不交一言。然善笑而喜飲益甚。或招之。則縮項撫掌。笑聲啞啞然。又喜為藏鈎拇陣之戲。賭酒勝則笑啞啞。數負則拳勝者背。笑愈啞啞。不可止。醉則往往欬欬泣下。山人有詩數卷。藏篋中。秘不令人見。山人題畫及他題跋。皆古雅。間雜以幽澀語。不盡可解。面微頰豐下而少髭。初為僧。號雪個。後更號曰人屋。曰驢屋驢。曰書年。曰瀘漢。最後號八大山。

人云。見邵長蘅青門麓稿

唐太史

太史唐公名夢賁字濟武。淄川人也。生有異資。二十三歲登上第。入詞林。三年授史官。章皇帝初親大政。一日有中涓奉三冊書至政事堂。命詞臣之通國語者繙譯以進。乃王臣記元帝化書也。公曰。此非聖之書。何由得瀆御覽。詰旦拜疏。陳說孔孟之道。謂不在六經之科者。不當並進。越數日。又爭御史張烜給事陰潤事。侃侃數千百言。甚切直。惡之者必欲得而甘心焉。卒賴聖明。僅罷官去。閉戶讀書。益肆力於詩歌及古文詞。世皆推服。性耽山水。日與司寇高公念東。宮詹李公言津。徜徉嘯傲。為林下遊。歷燕趙吳越。悠然忘返。在廷諸大臣有欲薦之者。公適跡惟恐不深。雖姓字亦不輕示人。桐城方樓岡學士至廣陵。一大吏問曰。公同年生有方吉者乎。方愕然。大吏曰。旦有懷是刺見顧者。問何自。曰。自山東來。微聞其從者曰。己及進士也。故問公。方曰。此必予友唐濟武也。拆其唐字為姓名耳。追之不及。見王昨霞舉堂集

胡孝廉

胡孝廉名貞開字循蜚。生而夙慧。九歲時。父仲宣國博。同叔休仲庶常。攜之過蒼溪。

溪有施竹捷截流而空魚者。庶常戲問曰：捷前後左右皆水也。魚觸捷當別去。何依於此？為人所烹。對曰：獨不見蒼蠅之投窻紙乎？求進大猛。求明太急。知進而不知退。見明而不見暗。是以不免。比長補杭郡諸生。游吳門。訪金沙周介生。約合南北同人。結大社。檄徵四方文輯萬餘篇。選八百有奇。名石鼓桐。鏤版行世。孝廉少任俠。好與邊人武士接。習弓馬。旁通劍技。有蕭塘顧四者。以善相馬。游貴公子之門。偶攜婁東貢家紫騮來。孝廉以百五十緡易之。常馳戲兩峯三竺間。一日從湖隄出。定香橋會樊學使致虛。讌僚友於湖。酒酣步隄上。小坐龍王堂桃花下。肴核既具。意氣方豪。孝廉忽驟馬直前。勢不能束。几席為之傾倒。落英如雨。坐客皆辟易。有仆地者。學使怒。命隸追之。至隄盡處。有橋。橋上輿臺廝養。羣執挺杖截馬首。禁不得行。孝廉乃退馬。違橋六七丈。提鞭外向大唱。一縱徑過度葛嶺。迤邐循城而東。涉沙河。出皋亭之背。穿林越莽而歸。日尚未暝也。學使以大索不得。令城中凡有馬者。悉詣官按驗。孝廉聞之大笑。年三十八。舉於鄉。為崇禎己卯歲也。流寇起。關右朝廷從大司馬議。令今年鄉試舉子。於中式後別試騎射。如果超距破的。該撫按即行咨部。擢以異等。顧天下承平久。士大夫恥言介冑。佔畢家多不識決拾為何物。九月上旬。監臨王侍御同。

主考衛宮諭顧兵諫洎提調監試諸司升武帳集舉人於壇下。張侯較射。衆謝不能。孝廉聘馬挾大黃拓弦三發。皆貫革。主司大喜。明年下第南還。遇賊於汶水之西。同行者膽顧不敢進。孝廉怒馬獨發。抽矢引滿弓。逐賊四十里。過市下馬。裸衣踞胡牀。納涼樹下。諸同行者方到。相與上酒樓劇飲。咸驚歎為天人。甲申後。將以孝廉老矣。新令仕宦者不應詔。禍且不測。制府聞孝廉名。強出之。署嘉興府刑官。兼攝鹽官縣篆。選湘東司李。謫商邱丞。罷去。所至具有實政。然皆非其志也。嘗謂耳體空。受感最捷。因號耳空居士。孝廉本無意於時。既歸。乃鑿宅之西北隅為池。卷池土而上為岡。為堪。為絕壑。為礪道。為小橋。平坡。坡之脊築室三楹。轉而入閣。閣旁複道。架小屋五椽。蝶雙藍田叔。倣南宮父子雲山一版。因顏曰木山堂。堂中設長几一。以展書畫。方几二。以時食飲。竹牀木凳。石盃瓦罐。不使有塵俗氣。虛閣望遠岫。平曠。四時陰晴變幻不一。屋內書數架。備觀覽。早起參楞嚴經一則。自言收其放心。非佞佛也。飯罷讀史。有當意者。隨筆記之。午餘臨法書一兩行。或作奇峯一幅。以寫胸中壘塊。客到則烹吟茶。劇談世外事。小住即與蔬食濁醪。為秉燭之叙。興至步月。不送不迎。雖居近市塵。閉門風雨。如深山然。故仍稱孝廉以明志。見王暉霞舉堂集。

陸承祺

陸孝子名承祺字又祉。父夢蘭客死粵西鬱林。時方軍興。踰年而凶問至。承祺與弟承祚年尚弱。號慟拜辭其母王氏曰。兒不得父骸。不生還矣。家酷貧。二子鬻鬻走萬里。道乞食。其閒疾風盲雨之所飄搖。懸崖絕壑深溪仄谷之所危恐。山妖水蜮。狸鼯豺虎。睚眦而上下。而又有烽烟戎馬。關壘譙訶之警。卒至鬱林。入鬼門關數十武。有老嫗煮糜以給餓者。二子恐問父柩所在。老嫗指叢箐中云。彼纍纍遺棺。率朽敗不可問。傳聞是中有浙江人。是耶非耶。二子乃詣前刺血滴骸。凡閱十餘棺。皆格不相入。二子乃拊膺叫天。哀感行路。而忽遇父故人。道棺在蕭寺。二子隨以往。撫棺一慟。皆隕絕。時聚觀者見二子死。皆大呼孝子孝子。急以水漿灌其喉。久之承祚醒。而承祺竟氣結不屬死矣。承祚孑然。置雨骸左擔。以出蠻煙瘴雨之鄉。爾足鰥面。還家報母。母已蓋棺數日。先是承祚道遇鄉人寄書歸。母慟嘔血曰。不意吾兒先我見夫子於地下也。既卒哭。歎曰。夫柩已歸。吾何戀。絕粒六日而歿。

見馮景春集

俞老僕

馮山公有俞老僕墓誌曰。老僕姓俞。名文。金華人。少讀書。明大義。身長八尺。廣眉修

耳長三寸許。發聲如鐘。為警家所陷。囚於獄。吾父出之。德焉。委身為奴。老僕性嚴。未嘗見齒。解輩憚之。然事主恭謹。老僕析薪姑蔑山。家中爨不乏。嘗行山遇虎。挺擊之。斃。人勸勿再往。老僕不應。其婦哭而牽其袂。老僕怒叱曰。人生聽命於天乎。抑聽命於虎邪。絕袂以去。時年七十矣。子兒時好嬉戲。老僕常柔聲規戒。子易之。不以介意。數抽棘為矛。與鄰兒十餘輩戰於園。皆蒲伏而歸。老僕有子。年與子齊。亦召之使戰。老僕聞。咎子數十。子始憚老僕。從此罷嬉。老僕在家日少。歸必問子所讀章句。請誦之。熟則大喜。以山中五色文石獻子。子樂焉。每歸自塾。釋書於几。揖父母起居畢。徑詣竈下。望薪有無。以驗老僕至否。蓋子年十二。猶數望薪。老僕一夕醉。進諫曰。官乎。此非弄石時矣。日長炎炎。去成人幾何。不書之愛。而石是好。蘭溪之石可勝幾乎。失時不學。負老奴矣。其聲益微。子悲傷其意。且心忤。遂大奮於學。然猶歸家數望薪。念老僕不念石也。康熙癸丑秋。敝廬大火。老僕年七十九。左擔而趨出於火中者。率為人奪去。惟老僕不失一物。至今又十許年。耄矣。不能入山析薪。猶自扶杖至江干。問薪價低昂云。老僕在余家三十八年。未嘗一日病。今丙寅夏。卧牀不起。聞子自淮歸。強起。謂其婦曰。扶我謁相公。老僕于余凡三易稱。兒時曰官。壯有室。則曰爺。子游京。

師上書當塗名聞天下。老僕歎曰。此真相公矣。遂稱至。今蓋老僕三易稱而予髮亦
種種矣。沒之日。予見薪而泣。明日執爨者告市薪。予益泣。歛之如禮。葬於不食之地。
遂誌之。見馮景春集。

薈叢編卷九

清 曲園居士纂

金隱君

金隱君名光字公絢義烏人也少好學凡天文地理奇門遁甲歷律醫卜等書靡不畢究性好遊居家歎息曰丈夫固跼蹐戶庭邪時熹宗時毛帥鎮東江金君附商賈至其地縱觀海外形勢大喜無何政府惑處士策授謀殺毛帥帥麾下枕戈泣又數見疑靳餉麾下舊部憤曰大將軍死一書生吾屬安向遂掠定長山五島率民兵萬餘航海歸朝而金君始罹難矣時崇禎甲戌七年即大清天聰八年也南望輒淚下南人為將領者客金君時諸道統帥智順王等求操觚客卒不得智順王廉知之召金君智順王者平南王始封爵也金君佯為許諾典書記惡西僧多雜處弗與言乘閒逸去國法嚴笞之百又逃縛而大創之又逃督捕者請於朝將斬之坐金君蘇下帳下爭以酒肉進金君醕酒啖肉大笑曰速殺我吾生不能歸魂歸矣智順王大驚馳馬至若非金某君誤矣別以他囚殉舍人子流涕謂金君曰王愛公奈何負王金君悟入謝王王大悅凡十年王倚之如左右手然南望必淚下喜登高山觀日曛曛

升則大喜。或悲哀雪涕。以頭頓地。人不測其故。一日又出游。西僧躡其後。稍遙。騎相並。望其山形盡白。山腰懸紅燈二。山忽動。跡之乃巨蟒也。金君驚將返轡。西僧曰。慎無恐。吾命之退。馬上嗚嗚作梵語。蟒如疾風駛去。金君歸語人曰。吾向惡若曹。繼自今毋輕相天下士。順治元年。王從攝政王及恭順王。懷順王。入山海關。會平西伯兵大破賊李自成。走之。遂入京。金君與俱入關。時策馬歎息泣下曰。吾曩日冀魂歸。今生歸矣。未知較魂歸奚若。大清定鼎。都北京。更從王定太原。克延安。明年下九江。左甯南全部降。品隲諸降將。數與金聲桓語。聲桓欲得金君。王不許。其後聲桓敗。王笑曰。吾從其請。汝敗矣。金君亦笑曰。聲桓不得光。故至於敗。又明年取湖南。王與諸王會師。咸重金君。王入朝。改封平南王。王欲叙金君功。固辭。己丑。王始與靖南王取廣東。攻南雄。取韶州。襲清遠。降從化。始抵廣州。運籌發策。敵無不知。有金君者。諸將欲屠城。必勸王戒止。凡二年。始克廣州。又二年。定高廉雷瓊等州。戰取疾徐。咸受成算。又明年。大破李定國於橫州。叙平粵功。當同三品。固辭。不拜。金君欲歸隱。王卒不許。王以其子尚郡主。三辭不允。始成禮。金君歎曰。王遇我厚。失我初願。奈何。吾航海北渡。十有一年。從陸入關。當時不能退。今又幾何時。言未已。淚下。文村者。故明虎賁將。

軍王興所踞地也。處萬山中。左峭壁。右大海。陽為順而實不臣。羊腸鳥道。刺竹叢雜。即步兵短刀。卒不得入。思持久困之一日。興遣卒謾罵曰。若陳兵百萬。奚益。汝軍中金先生自來。吾降矣。守陴者以告。明日。復謾罵如故。金君聞之。慨然請行。王及旗帥督撫大吏驚曰。蠻無信。奈何。失金君。金君揖列座曰。先應去。令一騎釋甲前導。傳呼曰。金先生來。村口卒馳告興。興曰。偽耳。令素閒謀者覘之。急奔告曰。果金先生。興命輿以入。徑數里。甲兵糗芟山積。興出迎。問曰。君護騎幾何。金君曰。一騎。興曰。君何信我。金君拱手曰。汝先信。吾安敢不信。若登堂。罄折如客禮。王將軍從容言。吾祖宗受約束。為藩籬外臣。於今二百八十餘年矣。曩者藉兵雪故主仇。感泣至再。雖然。興豈為降將軍耶。語未竟。忽一人啟扉突出。則故明侍郎。前兩浙督學臣王公應華也。與金君有舊。相持拜跪。哽咽卒不能語。王將軍設席。呼二人曰。且飲。一飲凡三日。王將軍把臂歎曰。君來。興宜踐前諾。命五子出拜。指金君曰。汝曹善事汝父。更酌金君酒。眦目撫鬚。降席請曰。興死矣。興毅魄不死。藉汝大書冢前。大明虎賁將軍王興之墓足矣。金君瞠目錯愕。應曰。諾。王將軍召妻妾登層樓。自蒸連珠礪。轟然雷震而沒。越三日。金君攜其五子出。納敕印土田冊籍。降者次第出。金君曰。興獨焚。亦忠臣也。吾

不負死者。勸王請於朝。恤其五子。蠻裔感泣。而金君名益著。金君佐王幕。始終不受官。然金君隱軍中幾五十年。王欲官其子弟。卒不許。登粵王臺。凌風長嘯。謂吾曩時濱海觀日出。今又濱海數觀日出。吾得跳天門。依日月足矣。臨死嘆息曰。吾少時幾死而不畏死。今老矣。願遲須臾死。顧齷齪以死。隱忍五十年。竟死矣。金君未死時。澹歸大師為君作留須子傳。見林瑞歲寒堂存稿

草薦先生

草薦先生不知其名字氏族。始居豐樂橋南。又徙而之鐵冶嶺。經歲不出戶。一日。客訪其居。童子曰。方卧薦上。未敢通。日移晷。徑披其帷。闔其無人。已而床上有聲。聲歎。覓唾壺狀。始盤旋下牀。立帳啟露薦。語曰。天寒甚。客從何方來。先生裹氈。憤加以布帽。帽束悅望之。頭上高二尺許。坐語移時。呼童子進酒。衣厚如重鎧。袖臃腫。手不得卒把杯。望其床薦。高於几。迫而視之。計二十八簾。夫牀高五尺耳。受薦二十八簾。簾以寸計。高二尺八寸。受卧只二尺餘。扳而上。如登山。偃而下。如墜谷。勞矣。無何。先生醉。又上薦卧。案上詩文。高興薦等。竊而讀之。似不從人間來。客大笑曰。昔司馬子長好游。故其文日益奇。乃公跼蹐戶庭。固於薦上得之者也。先生踞薦。不得坐。忽下牀。

曰。容惡知我。吾束髮以還。日與名公卿賢豪長者相把臂。迄於今有蟬蛻軒冕者。有山林終者。有自髡頂為僧者。有小草坐寒氈者。有起以大慰蒼生者。有墓木已拱久者。有餬口四方。金盡裘敝者。有憔悴且行吟者。吾老矣。猶得卧薦上。迫季秋。輒益薦。吾不意竟益至二十八簾也。汝慎無言。吾又將卧。於是里中人咸呼曰。草薦先生云。或曰。先生毛氏名先舒。字稚黃。古錢唐人。見林璫藏寒堂存稿

夏士友

夏士友。江夏人。孝子也。居保安門外。家故寒微。十餘歲喪父。業雞鬚。以養母。唐氏不足。則減己食。母之養。未嘗缺。鄰里有邀食者。必先為母市肥甘。然後往。不忍背母獨美食也。每天風寒。晨起自炊。溫語慰母曰。天寒甚。無遽起。炊熟。燕炭置床前。溫語奉母食。食畢。則又溫語曰。兒出市。即返。老年人須善自愛護。無為風所襲。如是者二十餘年。不少懈。凡力所獲。悉以養母。故年四十而猶未有室。邑某姓有妾。不容於嫡。欲嫁之。或謂之曰。夏某事母孝。盍贈焉。遂以贈士友。士友欣然。以為可以代母之勞也。居半載。士友自外歸。婦與姑詬評於室。士友淚流滿頰。嗚咽而言曰。吾安用汝為。吾有汝以慰母也。汝不能慰吾母。吾安用汝為。攜至某姓家。涕泣道其故。而出之。後年餘。

士友以疾卒。母痛士友亡而悲己七十之年之將擠於溝壑也。日夜哭之哀。有張姓者。晉人。僦居於鄰。聞之曰。此老嫗何哀。若是人告之。故曰嘻。世固有孝子其人哉。世固有孝子其人。而母不得終養者哉。我養若母。且我得與孝子為弟行。幸甚。趨詣其家。匍匐母前。願為義子。月供薪米奉以終身。見傳以成集

貞憲先生

貞憲先生姓王氏諱泰際字內三中崇禎癸未科進士。與黃陶庵先生為同邑同年友。陶庵集中有答王研存書。商界處患難。為隱身不出計者。即先生也。其書中之言曰。吾輩埋名不能而潛身必可得。冠婚喪祭。以深衣幅巾行禮。終身稱前進士。一事不與州縣相關。絕迹恩餼可也。又謂此大關係處。不得不以真語就正。前世如龔君賓。謝疊山及國朝龔安節。而在其商略。不過如此。噫。黃先生與先生皆非畏死者。苟可以不死而仍不失吾之所守。亦何必以其身委之一燼。士之有君。猶女之有夫也。其以身殉夫者。烈也。終其身守之不變者。貞也。士不幸而遭國家喪亡之日。所出惟有兩途。與夫既嫁而孀居者。何異哉。黃先生既所處在必死之地而死之得其所矣。先生適當可以無死而完其終身不改之節。一如黃先生書中之語。亦復何憾哉。先

生所居在縣之六都家本崑山遷至嘉定三世皆隱而不曜先生三子兩孝廉君霖汝祥汝皆居於城然人罕有於城市見先生者縣屢舉鄉飲大賓曰吾弟不死而已奈何以此困我食淡衣麤三十餘年以丁卯之冬無疾而卒殮以深衣幅巾如平日所服邑之學者私謚曰貞憲先生

見張雲章
樸村文集

菊隱先生

菊隱先生姓陸氏名元輔字翼王嘉定新涇里人初就傅即知向學既長取十三經注疏伏而讀之章通句解寒暑晝夜無所間嘗夏夜酷熱斗室中蚊聚如雷同學者造先生先生方危坐讀儀禮執筆丹黃汗流被肘呼之不應因前勸先生曰鬱蒸如此盍少休乎先生曰果熱耶吾心入書中不自覺其勤學如此明亡兵至嘉定陶庵以下相與抗節先生脫去弟子籍分將潛深伏與以布衣老矣而當世大人先生以其經師必欲力致之先生念己於前朝未有祿仕出亦無害而以貧故餬口四方亦非不義之粟故以禮來聘者先生不之拒於太倉則太原王氏崑山則東海徐氏南陽葉氏長洲則廣平宋氏而東海公乾學力趣先生入都則又有宛平王公崇簡孫公承澤蔚州魏公象樞江寧王公宏澤皆虛已授餐或俾子弟執經焉先生所主既皆

海內巨室大家發其藏書。益資宏覽。每擁皋比。則前後書卷。屹然如城。手披口吟。午夜不徹。又往往徧借異書。手自繕錄。腕脫不倦。積多至千卷。先生於是遂博極天下之書。康熙十七年。詔舉博學鴻儒。前大學士吳公正治首以先生名薦。州縣敦迫至京。先生念異時師友嘗抱隱痛。又既棄諸生。不欲違初心。召試說不入格。又多規切語。主者得之。不敢獻。然先生輩三四人。諸公雅重其名。因奏未與選者。年近七十以上。加中書正字等銜以寵之。時先生年六十有三。具以實對。遂罷去。先生前後客京師。幾二十年。諸公貴人爭羅致之。慮不可得。海內魁士名人咸欲就先生質經義。天子嚮意儒術。累召文學侍從。臣親試賦詩。記說箴銘等。或有所徵用。故實欲考其所從出。或時被顧問。懼不能對。咸退而諮先生。先生為具道某書某事。輒舉其詞與其首尾。即檢書以驗。無一誤者。士大夫相語。往往稱陸先生。雖不舉其字。而知必其人也。東修所入。大半用以購書。在京師有書數十卷。力不能致之家。以是欲去而徘徊者二三年。既歸。貧不自給。復館徐公家。所著有十三經注疏類鈔。續經籍考。明季爭光錄。菊隱紀聞。及文集各若干卷。先世本姓王氏。曾祖松。撫於陸氏。遂冒今姓。見張

唐復思

宋介山有唐復思傳云。唐復思。閩人也。不知其出處。國初往來嚴州之淳安。遂安諸山寺。康熙十九年。余嘗遊遂安。見僧舍郵亭。多有唐復思題壁。書法老縱。詩怨排。孤放而不自容。知其為高隱者矣。明年。余復至遂安。一日。過同鄉程廷周家。見席中一老人。豪飲而巨顙豐頤。長目顧盼。程更出圖畫十許幅。請老人南嚮坐而題詠。老人則執筆崛然起。視之則真七尺古丈夫。署紙尾則曰唐復思題。余始驚。即唐復思也。為人巖立不倚。惟放廢於酒。遂人言其初入懸南門也。已沈湎矣。僧伽帽。插花袒臂。欹倚歌道中。而人既闔戶。鳥言嘵嘵。時山谷猶多警。門者以故縛之。縣令則陰察其非常僧。而陽以為醉僧也。笑釋之。由是遂常游食於淳遂之諸山寺。至甲寅。滇閩大亂。而淳遂之地。年餘忽不見唐復思跡。及歸。乃云自秦中來。縉紳之徒。因疑其志異。稍稍謝絕之。余自程廷周家識先生後。明日過訪之。往還既數。而先生有攜杖童子。漸與余習熟。因微以先生事跡之。童子曰。我不知吾先生。但常見其中夜起視星氣。有時或哭。而其枕匣有大銅章一。閒嘗啟匣手弄。秘之。不知何為者。余意童子則未睹官司符篆耳。然則先生固前朝仕官者耶。又一日過先生。先生病。更暴作心痛。見

余至。瞠目而視曰。復思死矣。恐死而世不我知。然復思非我名。而唐則我外家姓也。余為烈皇帝御覽進士。言至此則淚。又曰。後仕宏光。語未絕而適痛稍差。遂不復言。固問其姓名。亦終不答。先生病愈。乃去。遂而之瀉。二十九年先生又在臨安。臨安之廣文某謂先生即莆田之進士林鐸云。見宋和雪晴軒集

黃道本

黃孝孫道本者。武昌人也。字羽南。始名士鵠。以夢其祖母。易今名。當其祖母死。孝孫目泣血。浸至嘔血。病三年矣。其祖母夢之曰。孫易名道本。則壽可五十五。是時孝孫年十九也。年十六。即刲股療祖母病。著孝。先是父母舉孝孫。輒夜啼。母抱之久。且急。一夜啼更急。母與父時皆年十五。至是其祖母過而讓其婦曰。老姑豈易得孫而少婦殊不難其子也。遂自抱乳孫。至去乳能言。即口授孫論孟。孝孫年二十。即以幕游。今四十矣。嘗曰。道本以貧而託於幕。雖寡學問。然頗知大義者。以從乳口中熟。祖母訓也。當祖母病篤時。其母亦病。孝孫思刲股以療祖母。乃私草一疏告母。竊見蔬草泣曰。我婦兒孫也。吾當割。欲抽刀以割。孝孫泣曰。母病何堪割。且兒即母也。請易割。於是母子皆未割而心相防。頃之。孝孫託宿外館。延醫。竟割股。當引刀下肉時。則頭

目昏昏仆地一人俯而曳之起鬚尚被其輔頰間蕭蕭也反顧忽不見明日和藥以進而祖母夜已死以館宿去家遠不知也至則始聞號泣聲入視之尚微一息乃以藥投之竟蘇孝孫念曰吾股一割且起死再割不愈病乎遂夜宿城隍廟案間漏再下矣抽刀割若有物肘之者遂撲地不省及覺則五鼓曙孝孫喜曰神不我割病當愈因復笞卜亦云愈至家其祖母果稍愈無何忽病篤竟死孝子痛神之誤之也故目泣血浸至嘔血病三年云

見宋和雲晴軒集

義行李叟

李叟振陽諱生春商邱人薄有田廬力耕而好義有從伯者善治生銖累所積至八百金比疾革趣召叟至則無所語如是者數終不及語而卒叟奉諱往赴則管還者迎哭戶內已而指橐中裝謂叟曰此汝伯終身所蓄也遺命畀汝與爾兄平分之向之所以屢召汝而終無言者為此耳叟聞之哭曰伯雖無子固有女在此八百金皆伯父忍嗜欲瘡手足所經畫而積貯者也豈不欲有子而遺之不幸終無所出而至於大故顧以義割恩不畀其女而畀某兄弟某何心私擅之昧義而傷伯之隱向之所以數召而終無語者固命我矣願以某所應分者均之二姊焉及兄至奉其半以

進而告之故。兄曰。汝能是其以我為獨匪人耶。其悉輟以資伯女。勿更言受金事也。人嘗售宅於叟者。質劑既立。予之直矣。乃不責以移居。逮數歲。聞其家有閭牆變。察知其由。蓋以移房故。叟置酒召其兄弟曰。野人幸有數椽。避風雨。忍使同氣異宮。而交相為瘡乎。因折其券棄之。曰。汝兄弟其終有此毫末之值。卿供伯仲一日歡。其後貿遷嘉善。有負其貨至數百緡者。計無以償。謀鬻其子之夫婦以辦。叟遽止之曰。奈何以抵債傷父子恩。勿庸其人。謝曰。公德我良厚。無以報。即輟子夫婦終事公。叟曰。欲完人骨肉而自有之。是陽義而陰為利也。余豈忍出此。揮去不顧。叟之重義輕財多如此。見田蘭芳逸德軒集

寒支先生

先生李姓。勝國諸生也。甯化泉上里人。名世熊。字元仲。自號曰寒支子。自經史子集。以及秦漢唐宋近代百家。靡所不覽。獨好韓非屈原韓愈之書。故其為文。沈深峭刻。雄偉淒麗。奧博離奇。雖非盛世和平之音。蓋自稱其所遇也。時當天啟崇禎間。若預知有甲申以後事者。每論古今興亡。儒生出處。及江南北利害。備兵屯田水利諸大要。未嘗不慷慨歎歔。惓惓有所屬望。大清定鼎。閩中尚擁唐王。未歸命。故大學士黃道

周何楷並薦寒支尚志博學徵拜翰林博士不赴丁亥王師入閩序應歲貢辭自是杜門絕迹城市有齋疏於郡帥者帥遣某生移書逼入郡寒支復之曰天下無官者十九豈盡高士來書謂不出山慮有不測之禍夫死生有命甯遂縣於要津且余年四十八矣諸葛亮躬之日僅少一年文山盡節之辰已多一歲何能抑情違性重取羞辱哉時蜚語騰沸勢洶洶不測寒支矢死不為動疑謗亦釋寒支既以文章氣節著一時名聲大震辛卯壬辰間建昌潰賊黃希孕剽掠過泉上里有卒摘寒支園中二橋希孕立鞭之駐馬園側視卒過盡乃行粵寇至燔民屋火及寒支園其魁劉大勝遣卒撲救曰奈何壞李公居室是時天下人雖盜賊亦知有寒支矣乙卯耿精忠反遣偽使敦聘絡繹踵門寒支嚴拒之自春徂冬堅卧不起乃得免寒支自甲申以後山居四十餘年鄉人宗之晚號媿庵顏其齋曰但月年八十五以疾卒於家見藍洲初稿

丁隱君

丁隱君名敬字敬身號鈍丁自稱龍泓山人家在候潮門外鄰保皆野人也釀麴藥自給身廁傭販未嘗自異顧好金石之文窮巖絕壑披荆榛剝苔蘚手自模搨證以

志傳。著武林金石錄。分隸皆入古。而於篆尤篤嗜。秦漢銅器。宋元名跡。入手即辨。性耽羣籍。家貧不能出重資購買。門攤市集。眼光所駐。無留良焉。小樓三楹。屈足滿室。皆異冊也。詩學其所專長。布衣金農相距一難飛之舍。與之齊名。美辭秀異。敬或不及。鋪陳終始。豪放不可羈縻。農不能逮也。寒人張沅字畏廬。號歛邱。老棲荒江之上。元傲自負。敬與酬和。疊險韻至無算。而氣不竭。故談藝者以城南為詩國。閒房冷剝。青林丹嶂之區。足跡無不到。題詠無不及也。鄰人不戒。炎及其廬。所收蓄皆盡。而樓亦燼焉。方制府觀承愛其鐵筆。媚制府者欲得其一二方。通意指。而惡聲殷牆屋。驚而逸去。江苑卿春慕其詩。將之武林。以幣贄謝。勿與通。晚買宅於張紗街。將遷矣。而以母柩先往。親串有以不吉告者。勿為動。曰。吾母不及見也。未幾竟死此宅。見杭世駿道古集

孫夢臣

孫孝子夢臣。先世居江南休甯之桂里。父學詩。遭亂數遷。定居常熟。遂為常熟人。孝子生三歲。生母程沒。育於女兄。稍長。隨父讀書虞山中峯寺。冬歲盜入。攫衣物。孝子驚起。獨身追之。盜顧曰。兄不惜命耶。孝子曰。父凍且死。敢惜命耶。盜聞言。擲一被去。

父病水蠱。孝子曰。為父摩腹。口就臍吸之。歷數月。病良已。已復病泄瀉。中視廁牖。皆親自澣灑。不以假人。先是。孝子母沒時。其父未有定居。既家常熟。乃使人改營宅兆。承事者。說云。遷葬已畢。及孝子往省。竟不知母墓所在。於是慟哭行求。哀感行路。有告以桂里宗祠果主。創書生卒年月及殯所者。孝子匍匐入祠。祠主積多不可辨。而亡失者。亦往往有之。存否不可必也。且拜且慟。慟絕不能出聲。宗老急呼之。甦曰。墓在墓。在。孝子張目持告者曰。墓安在。即謬應曰。主在東廡。得主即得墓矣。至東廡拜捧一主。果孝子母也。族眾咸歎息稱異。既啟視。知母厝東門路旁園中。孝子悲號撫臆。捧主就墳。露處者累日夜。又以去家遠。乃即其地買田。供祭祀焉。孝子生不識母。哀思特切。有從母金。與母相依久。每命畫師畫像。質之於金。歷久弗克肖。孝子念從母老矣。脫不諱。誰省識者。中夜徬徨。涕泗交下。詰朝畫師持畫至。曰。昨夢一婦云。至自桂里。醒憶所見。亟繪以來。金見之。曰。似矣。目未肖也。孝子喜且泣。越數日。畫師復夢前婦曰。我孫女貴孫。目肖我貴孫者。孝子同母兄之女也。旦述以告。即重畫示金。金顧孝子泣然曰。此何肖汝母之甚耶。孝子泣。家人聚觀者亦泣。鄉里聞知。翕然稱為孝子孝子云。見寥鴻章南雲書屋文集

鐵脚板

鐵脚板者。眉之鄙人也。姓陳名登暉。生有膽識。膂力過人。家貧。獵獸自給。常赤足逐鹿豕。奔新新叢竹中。里許而足不傷。人目之曰。此鐵脚板也。登暉曰。呼我甚當。於是足不著履。行滕止及脛。終身如常。獻賊據成都。遣偽將耿三品等略眉。先期傳示云。除城盡勦。民不悟。攜老幼入城。乙酉正月五日。賊驅城中人至原田上。盡殺之。又搜戮四方居民。登暉突起。忿言曰。洗頸待死。與抗賊殺死等死。奈何袖手待盡耶。遂裂白衣為旗。招各山亡命少壯。大書於上曰。敢與殘忍流賊張獻忠為敵者。從我。數日。內不期而集者千人。登暉持獵械。負柴弓竹矢。赤足先趨。千人者各執白梃相隨。據城西醴泉河。斬木立柵。標所書白旗於前。名曰鐵勝。鐵勝者。取已勝賊之義也。遂與賊持。前後殺獲甚衆。賊大懼。取道潛移東館。登暉又令民兵數百。具羊酒偽為投順者。賊帥納之營中。夜半。登暉率衆大至。鳴金鼓。火攻賊營。數百人從中噪而應之。內外夾擊。賊衆大亂。死者不可計數。乃遁去。於是眉之多月鎮。斑竹王二郎壩諸村。各聚衆自守。皆名其營為鐵勝。賊聞之不敢逼。而鐵脚板之名大播南川。嘉定向成功亦起師拒賊者。有衆五千。欲節轄登暉。不從。率兵圍之甘溪口。登暉勢弱。不敵。力戰。

死之成功。駐兵石佛站。修木城。鑿濠塹。招集三萬餘人。分五營。四哨。抗拒官兵。丁亥三月二十八日。我朝肅王以大兵至。攻破木城。成功中流矢死。其黨乃平。見彭道

唐肇虞

吳縣唐孝子肇虞。字順江。父殘時。孝子尚幼。執喪如成人。晝夜哭不絕聲。母止之。孝子曰。母哭能禁兒勿哭耶。家故貧。母以女紅佐薪水。孝子見之。心怛怛焉。恨不得致甘毳以養母。使母自勞苦也。稍長。治生理。晨夕色養。母樂而安。明政不綱。四方盜賊竊發。甲申。世祖皇帝定鼎燕京。而江南上寇獨未寧靖。所過劫掠一空。孝子奉母遁山谷中。行數日。倉卒遇寇。失母所在。孝子呼天號泣。誓不獲母不獨還。遂徧訪村墟邑井間。無影響。旁及他郡縣僻地。亦無知之者。時兵燹四起。孝子宵行晝伏。屢與寇遇。僅而獲免。渡江而北。復從北而南。足跡所經。凡數千里。再歷寒暑。風餐露宿。艱苦備嘗。孝子體素羸。至是憔悴骨立。非復人形矣。會天下已定。避難者稍稍復城市。一日孝子過金陵。衆以其形之異也。詢所自來。孝子泣以實告。有一嫗前問曰。若母非戴姓耶。孝子曰。然。嫗引之歸。則其母在焉。且喜且悲。相持大慟。旁觀亦為之墮淚。孝子侍其母歸。又十餘年。母以壽終。孝子壽亦永殁之時。年七十有三。子若孫皆克

有成

見倪承茂
頤塘集

蔣遠園

公諱堅字非磷號適園江西鉛山人精法家言諸侯爭迎之代州有大獄囚累累牘可隱人撫軍檄寄嵐收甘公辦治甘聘公往識立具殺七人釋無辜者百八十八酒姓娶婦月餘弟迎姊歸將入村失姊懼反誣酒氏官下酒氏翁於獄七年不決公從太原返吏指前樹林曰此酒氏家也公心動駭馬而之乎山凹有人扃戶博瞞之一兒覺異拍髯者肩告之衆咸喟曰鬼耳人則安能來公馳歸白甘公篡取鉤距果髯者所略也臨汾令某縱吏暴征民變棄家登山撫軍檄澤州收佟公辦治聘公行日驅三百里至平陽能屬者裁四騎山上人如蟻蟻樹鉤鉏為兵張旗洶洶公手令箭而先周山呼曰撫軍知爾等良也為奸胥逼反特遣佟使君來活汝宜各甯爾家有目者視此箭山上人禁聲稍稍下公導餘騎入縣廷瓦礫山積令從夕室出率犯法吏六人跪佟前民環門而囂欲毆之公叱曰勿妄動有王法在乃榜吏於庭血流民懽噪拜謝去次日四鼓牽官吏詣省白撫軍撫軍大悅飲佟酒而手炙鹿尾啖公公幼即以智俠自居七歲隨叔父詣法雲堂聽僧誦經廡下坐縣捕數人私語某寺僧被殺

主名不得奈何。公辟耳於叔曰：殺人者堂上老僧也。叔訶之曰：渠誦經屢願不在經矣。故疑之。捕者牽僧去。一訊而服。十七歲阻風瑞洪鎮。有少年同舟。舟人哺食。少年登岸。再食再登岸。公疑而跡之。見其蹲古廟大鐘下。色焦然。瞠也。曰：余南昌熊白龍家貧。告急於河口戚。不遇。反寄食於舟人。未償其值。而又阻風。舟人將不余食焉。故避此語。畢。公亦強入舟。與共食。而資以金。熊感謝歸。邀過其家。見母。誓為兄弟。居亡何。熊來曰：權弟金獲利三倍。今將販繒臨安。無所託母妻。故來。弟知吾父有養子曰蛟乎。素無行。脫有故弟善持之言。畢去。逾年。繒主人執訊來曰：熊某死矣。餘金若干。目且瞑。屬曰：為我報蔣君。公陰念歸熊喪。非蛟不可。而蛟見金必叵測。乃札覆主人。授部署法。遲十日。告熊母。母果遣蛟往。已而召公哭曰：蛟至浙。兒骸已焚。闔然。在桶。舟人負之納我園。此外不有其藏一錢。奈何。公慰母再三。而身自往園哭視。畢走出。母牽公袍曰：聞繒主以兒金寄君。金之來由君。然貿易者與有勞焉。盍析半惠老身。公未答。蛟突前脫曰：須南昌廳事明之耳。公叱曰：何必南昌廳。召二三鄰父來。即明也。蛟嘆喏。扁公去。俄而龐眉者六七叟至。公曰：所以囁嚅者。受亡人託。防蛟故也。防蛟為母故也。今母見逼。不得不速明。請詣園。乃繞桶而號曰：白龍知我。白龍

知我。弁之。覆底脫鏡三具墮地。光瑩瑩然。鎔金也。裹以簿券。衆取視。感泣歎。老嫗目
昧不知人。未幾。蛟果竊金遁。公有神力。而敏於為善。遇盜許昌。兩騎截路中。五人行
劫。公怒。射一人顛。再發再顛。盜驚。舍所劫者。搏公。公縱馬入刺殺一人。馬逸。公仆。躍
起。復殺二人。餘盜乃竄。被劫客為公牽馬出林。羅拜問姓名去。又嘗行岢嵐道中。雨
峯夾溪。天暴雨。泥沒馬鼻。有婦抱兒騎。一童子負策從。公慮其溺。救之。非錢莫以也。
乃解數緡挂馬首。須臾婦溺。童子驚亦溺。公大呼。救者贈錢萬。搖其繩。錢鏘鳴。塗人
應聲往。皆掖之起。送甯其家。公四十六歲始娶鍾夫人。生子士銓。官編修。公捐館時。年
七十一歲。猶及見士銓舉於鄉也。見袁枚小倉山房集

侯夷門

天台侯嘉縉。號夷門子。字元經。詩文迅疾。十指雨下。字跡旁行斜上。如長河堅冰。風
裂成文。莫知條理。而天趣可愛。先受知於督學帥公。貢於鄉。連試不售。出為主簿。調
江甯丞。既不得志於時。愈自縱。一日大醉。登報恩寺殿。摩古佛羅漢數百尊。各贈詩
萬餘言。書其頂箕坐大呌。窗外風雨暴至。電光燭其手。益喜。奮筆不能休。且吐且書。
取殿旁石白戴頭上。折旋舞如風。衆僧疑為鬼神異物。不敢逼視。酒既醒。雷雨亦息。

觀其詩。奇字異句。不能讀也。舉其曰。重二百斤。鎮江黃太守慕其才。招至署。未決旬。早起不見。覓之。赫然死廁旁。見袁枚小倉山房集

劉刺庵

劉先生永錫。字欽爾。號刺庵。魏縣人。中崇禎丙子鄉試。癸未選長洲學教諭。署崇明縣事。庭無留獄。未幾遭鼎革。隱居相城。有大吏造其室。欲強之出。先生袒裼疾視曰。我中州男子。年二十。渡漳河。登大伍。躍馬鳴鞘。兩河豪傑。誰不知我。乃以此相逼。將謂我畏死邪。取壁上挂劍。欲自剄。門人抱持之。得解。尋移居陽城湖之濱。妻栗氏。子臨。女貞。織席以食。先生攜席市中。見者呼席先生。食不繼。時不舉火。有遺之粟者。非其人不受。有老奴從魏縣來。勸之歸。曰。室廬故在也。先生曰。我非不欲歸。奉君命來。此義不可歸。命其子同老奴歸。謂祖宗邱墓。責在汝。麾之去。時歲荒。得食愈艱。每雜糠粃作飯。妻病不能下咽。竟餓死。先生未之長洲也。以女許字同邑某氏子。某氏官於粵。音問阻絕十餘年矣。至是請於父。曰。兒不辰。遭國家之變。翁家生死存亡。不可知。留其身為大人累。無為也。遂自經死。其子同老奴歸。傷於盜。墜車折臂。歸即死。女死之日。問適至。先生既無家。買一破船。往來江湖間。嘗泛舟中流。鼓柁而歌曰。白日

墮兮野荒。逐鳬雁兮侶牛羊。壯士何心兮歸故鄉。風水蕩激。歌聲甚遒。聞者哀之。某尚書念其窮。招之往。先生曰。尚書為黨魁。受主眷。枚卜時。天子以伊傅期待彼。豈忘之邪。卒不往。志老而彌堅。訖窮餓死。弟子徐晟。陳三島。友人陸滋。經紀其喪。葬先生於虎邱之山塘。晟字禎起。三島字鶴客。長洲人。滋字秋玉。常熟人。皆志士。滋無家。圖已像於水墨尺幅中。自號水墨中人。見沈德潛詩

張士仁

孝子姓張。名士仁。字奉田。崑山雪莊里人也。父文元。母蔡氏。孝子方六歲。母病篤。號泣籲天曰。願減兒壽。活我娘娘。叩頭流血不止。見者哀之。母病旋愈。年十三。與父同寢。父醉卧。有仇家預伏牀下。孝子忽心動。起剔燈。仇露刃自牀下出。孝子呼父不應。遽以手當之。指欲墜。度不能免。乃涕泣延頸求代。仇感動。擲刀於地。呼其父醒曰。爾有此子。吾不忍害爾也。父惶遽如夢中。良久始定。兩人矢天日。釋怨如平常時。母歿。孝子哀毀過禮。三年中。枕席血痕斑然。已而父娶後母。李。母性卞急。小不可。洗漬疊加。孝子跪而解。不得。即不起。母怒解。乃起。久之。母化而慈。撫之如己出。孝子嘗於冬夜遇火災。從鄰起。延及寢室。倉皇中負其父出。復冒火入。負其後母。母復抱幼子。力既

不勝煙焰迷目。幾不能出。忽返風回火。俱無恙。先是孝子父以力農為家。家漸起。能恤其族黨里人。然以不能徧及為恨。至孝子治田。尤有法度。每歲入倍於尋常。家稍贏。凡姻族婚嫁喪葬。力不足者助之。無力者代之。鄰里有以無業及急難告者。應之。至於賑飢者。衣寒者。藥病者。棺殮者。至老不衰。當事行憲乞之典。時論謂有孝有德。盛世所重。欲舉孝子。以光大典。孝子堅謝之。年八十五歿。觀沈德潛愚文鈔

謝振宗

謝孝子名振宗。字奕超。會稽人。山西稷山令雨亭公兆龍子也。雨亭公去任。囊無贍金。亦不負人錢。平陽守馮國泰。奕超婦翁也。居官豪放。病卒。侵官帑二十萬有奇。傾家資不足抵株。姍黨乞貸者。馮氏媳誣指稷山三萬金。按無左驗。媳曰。婚家耳。通財需左驗耶。牽連質證。時護晉撫高成齡。鍛鍊之下。雨亭公稷山獄具。奏立限追繳。踰期予大辟。限將屆。禍不測矣。奕超年二十餘。誓以死救父。歷陳冤狀。莫為省視。雍正七年三月某日。冒死進天安門。攀石柱。椎擊落石。獅首脊。守者驚起。執訊之。奕超曰。無慮我逸也。父冤不伸。來觸禁死耳。甯避禍邪。出冤狀。累累數百言。即日上聞。天威大震。越日。命往黑龍江充當苦差。議者謂奕超無生理矣。聖恩寬處若此。其有以

感聖心也。踰年。馮氏所誣。全邀密免。出雨亭公於獄。奕超抵配所。上自將軍都統下。訖小吏旂民等。知奕超以救父得罪。稱謝孝子。謝孝子。奕超心懷父母。無一日釋。乾隆七年。雨亭公山間至。奕超哭曰。天乎。父死不得奉含歛矣。覺覺老母。誰為供菽水者。悲痛之聲達戶外。聞者無不泣下。將軍傅公森廉其事。憫其情。謂都統卜公巡察富公曰。謝某以孝得罪。與眾殊科。皇上孝治天下。我不忍孝子老死沙漠也。無慮格於吏議。具疏代為陳請。疏上。奉旨。謝振宗准其回籍養親。見許朝集

薈最編卷十

清曲園居士纂

祝曰三

祝曰三。佚其名。故相國高公宏圖家僮也。明亡。相國時已致仕。寓會稽野寺中。聞變。不食。家人環泣請。不顧。已而開目索飲。祝年十二。侍於旁。進曰。大人幸復食飲。祇可惜枉餓過三日。公領之。遂閉目。絕粒九日卒。相國之支族將軍文燭微時與祝兄弟交。命子孝廉某呼祝為丈。往來侍酒。跪起如子姪。將軍都統江西。孝廉初得舉。偕貴家居。廣開亭館。置姬妾。日夜飲酒高會。將軍年老。思子不時至。親友皆勸駕久之。未有行意。祝聞之。晨往。孝廉飲倦卧。欲枕使兩女子扶臂。召見祝坐對床。都不言。但吭喉高歌。蔡公思子一闋畢。遂趨出。孝廉即日束裝。祝隨至南昌。將軍歡甚。贈衣一襲。精於繪事。寫人物如生。鄉人重其義。所至延為上客。見法坤宏鏡野文集

嘯莊先生

先生諱廷翼。字虞鄰。即墨人。晚慕阮嗣宗之高致。自號嘯莊。世父副都御史琬。世所稱華野郭公者也。公中年無子。愛先生聰慧。立為世嫡。晚乃舉二子。公連疏權貴。直

聲震天下。公歿。二子方提挹權貴。黨餒。謗謠騰興。先生懼。謀所以自全。乃痛飲主角。黜聰明。一意放浪於酒。年甫三十。絕意仕進。築慕雲樓藏書。閉門誦讀。言不及世事。客至。飲以酒。自飲巨觥。為一隊座客以次角。製酒牀。出飲他家。則昇牀以隨。日暮大醉。昇而歸。以為常。乾隆某年。天子錄用故大臣子孫。先生仲弟廷壽以孝廉起家。知嘉興府事。幼弟廷翁舉辛酉孝廉。公去世久。謗餒息。先生亦積然老矣。晉司馬昭歷論朝臣。獨許阮嗣宗為至慎。余於先生亦云。見法坤宏鏡野文集

汪霖

汪君名霖。字雨蒼。號榆園。歙西嚴鎮人。身長不滿七尺。英毅精悍。雖強武者遇之皆自失。常游武林之西湖。眾無賴子弟數十百人。方刼持一新安客。勢洶洶。張甚。薄視之。則故人也。君怒。奮臂直入。翼故人。縱橫出數十百人中。數十百人咸自盪擊顛蹶。股栗匍匐。有僵不能起者。君顧視大笑。徐把臂去。又嘗渡錢塘江。潮怒舟沒。君攫身入巨浪。左右騰躍提擲。盡出溺者。排岸觀者如堵。呼聲若雷。皆以為神人。於是人爭傳君材武。有願奉千金請授技者。君麾之去。自悔曰。以拳勇名。非夫也。終身不復言技擊。性好客。善飲。飲酣。縱談前代興亡治亂。賢奸義烈事。輒抵几慷慨。若不自勝。坐

客皆竊竊訛歎。以為狂。君既不遇。生產日薄。一日。婦脫頭上簪。易斗粟。市人倍與之。君曰。誤也。歸其贏。冬夜行市中。見裸卧而呻於途者。即視且斃。急歸持所覆衾覆之。然家故無餘衾也。晚歲縱情詩酒。山水閒。或童冠者舊雜坐。竟日燕笑。無倦容。時復曳杖獨出。意行無定向。偶過村巷。籬落閒。聞吟誦聲。輒低徊駐聽。聲寂乃去。葺一椽。劣可容膝。課其子。手書為善最樂。讀書更佳。八字顏之。指謂其子曰。此吾志也。汝其識之。年七十有二。以太學生考授州司馬。卒於家。孫百名。乾隆癸未進士。見鄭虎文春松閣集

姜瑤

滇有孝子。曰姜瑤。其先江南人。愛岷峨山水。築園於南河濱。遂家焉。代有聞人。而清可公尤善詩。瑤父文柄。詩人清可之裔也。性嗜飲。每貿易得錢。輒償酒債。瑤痛母早逝。事父先意承志。竭力供子職。無缺。娶趙氏。生承宗。承先。趙故繼娶楊氏。賢。克相夫志。相與操作。養親。親嘗遠出。久不歸。音信闕寂。瑤感甚。乃訣妻子。裹糧周尋。遇父於元江。相持大慟。勸之歸。乃喜。家貧。析薪治圃為養。先儘父酒資。餘膳家。晨出採薪。必挈壺置肆閒。反攜酒刈蔬。妻潔治以進。閒或因事偶滯。疾歸。妻楊已命子取酒奉親矣。厥後家益貧。父為罷飲。屢勸不聽。命子承宗跪請曰。孫力能負薪矣。吾父給衣食。

孫供祖飲裕如也。祖非飲不樂。奚自苦為。翌日。適山樵採買酒以歸。共勸酣飲。嗣日。習以為常。及親沒。春秋祭。提父嘗飲壺薦酒。哀慟墓前。楊氏卒無子。又娶關氏。生承澤。聰慧能讀書。有其先清。可公。夙承宗承先力。圖謹事。塔五十壽終。今人過南河。稱其圖為孝子圖。兄周於智集

傭者誰

郭昆甫有傭者。誰傳云。北平傭者。不傳其姓氏。但號為傭者。誰云。傭為人勤。誠實。寡笑言。氣力過人。日所食亦倍於人。甚見重於主人。主人者。都御史魏公也。傭有兄一人。貧失業且老。不能自存活。往依之。食主人食。既數日。傭心獨念。兄非已無所得食。已且為傭食於主人。主人以已故。暫食兄。兄食主人食。無功。義不以已兄故。多食主人食。而已非主人食。又無所得食。兄乃亟請於主人。計其常所食之數。出粟自爨。減其食之半。以為兄食。又時取其傭之直。節省之。具肉食為膳。常少度。不得皆飽。膳具則託以事出。令兄前食。食已。乃至。啖其餘。兄或不留餘。輒以草具自飯。其兄安之久。之兄乃以肉食可常繼。間一不得。則怒且詈。人所不能堪。傭前謝焉。顏色愈和。事之數年。終不改。兄亦如故。於是人皆稱傭之賢。而以兄為非人也。宗伯方公曰。彼兄乃

真賢者也。夫外人德之可也。吾弟德之不可也。彼惟不外人其弟。故以食之得肉為常。其得之是弟之能事我也。安之也固宜。其不得之是弟之不能事我也。怒且詈之也亦無不宜。如傭者。豈不謂賢乎哉。猶全乎人者也。全乎人之與全乎天者。相去遠矣。見郭煖集

鄭賓日

常州之鄭。初在南唐保大中有本初者。自新安仕晉陵。卜居郡西北江濱。曰鄭港。二十三世琢庵公章。為邑諸生。生三子。長曰之罕。字展宗。又字賓日。世為武進人。六歲大父留耕公授以小學。問問兒喜書中何句。對曰。仁者不以威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大父奇之。留耕公之妻憚有段氏妹。以其孤女孫。約為昏姻。故君聘於段。已而女患風病。右肱折。右足跛。欲辭婚。君甫九齡。父詢之。對曰。是不歸兒無歸矣。曰。後得無悔乎。曰。大人義不以孤女負諾。兒忍負心耶。年十九來歸。踰年患目疾。遂瞽。段勸君買妾。君不肯。琢庵公笑曰。予嘗以劉得之取瞽女為難。不意汝今能之。越二年段卒。父為繼室於卜。廟見後。即令謁段之墓。而迎其母。顧養之終身。卜氏以田六畝歸君。曰。母遺命也。君卻之。年三十一。入府學為諸生。授館於外。所得脩脯。養親及兄。

弟之子。為從兄弟授室。無私財焉。妻卜卒。遂不娶。先是族人修譜。遠引漢康成宋沖素為始祖。而削本初公以下十一世。琢庵公力爭之。不得。至是君命其子環更正之。曰。不敢誣其先也。君嗜學。工古今詩文辭。與同縣劉文定公為老友。文定以宰輔家居。過君。竟日談。君猶呼之曰世兄云。見朱珪知不足齋集

翁運標

翁孝子曰運標。父惺庵。餘姚諸生也。孝子父好遊。其後遊死於楚。而家人不知。以為遊故自若也。孝子無他兄弟。有姊一人。其家恐并失孝子。往往禁孝子求父。孝子求父。經年不遇。輒追孝子反。孝子娶婦有子。成進士。終不能自抑。一日心動。告母曰。兒不得父。兒不活於人世矣。母抱孝子而泣。孝子去。求父五年。無所遇。徬徨泣於路。路人皆憐之。往宿南嶽。嶽神啟孝子。孝子如神指。抵道州新塘。遇老父焉。老父有弟覆舟。幸附流屍不死。德而葬之。留屍物為驗。老父出驗。而流屍者果孝子父也。一市皆驚。孝子後分巡道州。建父祠新塘。朔望祠。見朱仕瑋梅屋居士集

項為楷

項孝子名為楷。字端培。歙南文公舍人也。父一溶。字鑑亭。客荊州。產素豐厚。性豪俠。

豁達好施。母程氏。誨子尤嚴。慈備至。是時孝子年僅十四齡。其兄為樸。年僅十七。壬申春。母年三十八歲。病且殆。呼兩兒而泣曰。嗟乎。吾兒慎自愛。吾佐汝父經營堂構。恨不及享其成。且恨不及見吾兒之樹立也。是時兩兒晝夜侍榻前。及母歿。欲偕居墓側。曰。吾兩人不能隨吾母於地下。忍使寒煙冷露。棄吾母於荒原乎。既而孝子沉思良久。謂其兄曰。吾兄弟皆依母塋。善矣。顧念吾父客游。誰歟司管鑰。吾父在室。誰歟侍晨昏。兄年稍長。可以延賓客。護門庭。弟幼。無能為役。兄侍父。弟侍母可乎。其兄泣而諾。既而殯母於弁山隅中。孝子縗絰至墓前。即留宿不忍去。使人謂其父曰。兒願侍吾母終三年矣。父強之歸。即誓以死。父命人百端勸慰。皆弗從。父亦憐其孝。乃構數椽於殯旁。延師而授讀焉。廬中僅留一老僕。供炊爨。給茗漿而已。孝子朝夕焚香呼母而泣。終歲不一歸。惟元旦造家。至父前跪拜畢。即返墓廬。當夫返照將終。愁雲密合。四山皆亂。家嗽。聞鬼哭聲。或震電晦冥。雷雨交至。孝子則跪柩前而泣曰。兒在此。毋無懼。每夜分篝燈。則吟誦聲與悲泣聲相間。行路者皆惻惻動容。非至性之感人。能若是興。見曹學詩香雪文集

王林屋先生

先生姓王氏名慤字在素林屋其號世居太倉鎮洋縣之東鄉墅溝祖諱珩始入城居南園父香濤公性倜儻喜賓客先生少穎異讀書園中賓至則侍杖履談文考義必中理解老宿咸心折之弱冠補博士弟子員顧性不好帖括嘗下帷默坐為深湛之思暇輒作畫寸縑尺素皆有態度既念香濤公年邁冀以科第顯其親乃屈意揣摩至廢寢食入闈日苦心孤詣不苟下一字恒以嘔血污卷被放士子主司歸安吳牧園得先生卷欲以魁麟經卒以後場一二字駭目見遺自是先生知窮達有命澹於進取益以詩畫自娛詩宗王孟高簡韶宕超然町畦之外畫於諸大家臨摹殆遍辦香尤在吳興富陽重江疊嶂長林古木鬱勃滿紙而不失清遠秀潤之致京華故交有欲薦入畫苑者先生笑曰余自知才不足用世故寄意丹青奈何借胸中邱壑為終南捷徑耶晚患失聰於人世事都不指念乃一意作畫請乞者戶外屢滿先生亦樂此不疲煙雲供養神采清勁卒年六十有八

見毛詠集

王仲穎

河間王仲穎先生諱之銳號退庵仲穎其字也年十四讀書至吾十有五章瞿然曰先師成童已志大學吾去成童一年耳曾小學之未通乎苦心焦思深自淬礪愛中

庸齊明盛服。語書揭卧次。夜必整衣端坐。或竟夜不寢。康熙丁丑。學使安溪李文貞公按河郡。以課講受知。曰。南方無此學質也。選貢之。使從游。既攜之直撫幕下七年。盡聞文貞性命河洛算數音韻之學。文貞入相。招至京師第邸。與景州魏大司空廷珍。交河王少宗伯蘭生偕。一日語三公曰。盡從我往。迎駕熱河乎。於時內廷新立東書房。集文學才技之士。先生心知將薦己也。不欲以捷途仕。辭。文貞心重之。不復強己。而魏王入內廷。癸巳。魏捷鼎甲。辛丑。王賜第。皆入翰林。先生怡然安之。獨與江陰楊文定名時。以切劘身心。研究經義為務。文貞常語人曰。從吾游者。不啻數千人。然而潛心學問。不求聞達。南楊北王而已。其為文貞推重如此。館於恂邸。王雅敬禮之。一日小疾。王遣醫來。醫者方必首復。復出王府。先生曰。吾疾果非復弗瘳乎。醫曰。此故事耳。復出可弗用也。先生笑。命去之。以纂修周易折衷。敘廣東陽春令。至數月。不能枯稊。獲上。改教職歸。雍正六年。里游饑。先生家餒困。依所親河南確山令。適有旨召詣京師。將有質。豫督不知所緣。逮之。銀鐺送刑部。至則以固無罪也。一訊罷遣。除萬全教諭。乾隆四年。趙泰安相國疏薦其學行。擢國子助教。己巳冬。詔舉經學之士。梅總憲敷成何少司空國宗。並以疏舉。壬申。上詢國子者學。祭酒以三人上。先生

與焉。召之見病不能行。其二人皆超擢司業。而先生竟以明年謝病。卒於家。見文淵集

袁昌齡

烏程有割肝以療母疾而愈者。有司與其國人咸稱曰袁孝子。孝子名昌齡。事在乾隆四年。時孝子年已五十有二。其母年七十有一矣。方母之疾也。孝子婦已前死。一切煩縟之事。皆孝子親執之。至是醫療百方。卒無效。病且殆。徬徨無措。昏悶中若有告之曰。服龍肝湯。疾可瘳。顧龍肝安可得。忽念己生之年。歲在辰。辰龍屬也。得非神命我割肝乎。乃潔誠虔禱。夜半扃戶。以刀割胸之左偏。深寸許。以指剗取。中熱如沸湯。不得入。昏暈而僵。旋似有趣之起者。驚視創處。肝已突出。遂割之作湯以進。疾良已。人無知者。越數日。近出過橋。失足顛於橋下。創裂暈絕。子宗耀亟往把持。歸解衣見胸次。束以帛。血斑斑然。漬其上。猶新。請之不言。泣固請。始言之。子倉黃延醫。用善藥敷治。莫效。夜又若有告之曰。服藕汁可愈。如言而創始合。令甘泉羅君恂聞之。親式其間。他日人有訟其子不孝者。有司訊於市。延孝子並几坐。指以示其子曰。此割肝袁孝子也。居同里而不知所效。邪。杖之。孝子憮然不甯者累日。越十二年而卒。其母後一年乃終。見盧文弨抱經堂集

張乞人

張乞人永清縣南門外貧民也。父歿行乞養母。止無廬舍。穴土為居。會天大雪。知縣魏繼齊過其處。聞歌聲出地中。怪之。左右曰。張乞人也。呼出問之。答曰。今日我母生辰。歌以勸餐耳。命車載其母子至官廨。繼齊餽其母大布及粟。繼齊餽乞人錢十緡。乞人叩頭曰。官母賜我母。不敢不受。官賜我。我不敢受。繼齊曰。與其殘盃冷炙。日夕沿門也。答曰。殘盃冷炙。我母安之久矣。且無所污也。我愚民不知此。十緡官何所受之。我母年八十。我年六十有一。為官清白。百姓足矣。繼齊慚汗下。不復強授焉。為營室於城內金花巷。將命居之。乞人負其母去。不知所終。見趙佑清獻堂集

姜元凱

姜孝子名元凱。華亭人也。五六歲往來親黨間。與之棗栗。輒勿食。問其故曰。我以奉父母也。父游京師。奉母家居。晨入學。必執書囊依膝下。既問安。然後去。暮歸。牽衣侍側。或誘以嬉。不一動。比歲。疫繼疫。孝子默禱于神。不日讀書。聞空中語曰。里中有孝子。勿可犯。時道路死者相枕。與孝子為鄰者皆無恙。一日隨父渡江。中流暴風。舟幾覆。孝子哀慟籲天。忽若有挾之以登岸者。人咸以為至行所感焉。聖祖南巡。內大臣

馬公扈蹕至松館孝子家欲挈之往京以親老辭未幾其父失明孝子迎醫療之百無一效竟嘔血死其臨終詩曰但願曾西養曾哲誰知顏路泣顏回聞者莫不悲之

見黃蓮一樓集

牟康民

牟生康民當天啟初蜀中安靜無亂形牟生遽投牒告於巡按御史吳公曰明年蜀有難定之者方伯朱公朱公者名燮元號恆岳山陰人也方是時吳公老將挂冠歸矣而朱公亦適以齋捧行吳公率群僚餞之郊既畢乃屏人流涕謂朱公曰公此行毋久稽是間生齒何啻百萬計將寄命於公且夫牟生者年雖少天下奇士也他日即有事宜與牟生謀之朱公大駭不解所以姑唯唯及奢酋之難作朱公始大悟急具禮幣聘牟生牟生辭不至復書累累數百言大約謂朱公宜竭力守禦毋憚百日勞苦賊今走矣果百有二日而圍解先是牟生居內江山中上官無知之者而賊故知之奢酋既至成都即遣數騎往跡之謂之曰牟生在者為我梓以來至則牟行矣他日聞牟生坐室中讀書徹晝夜如故又遣騎往跡之則又行矣賊亦以為奇其後天子命朱公巡撫蜀又命公總督滇黔楚蜀兵討水西賊牟生不肯一至軍中然軍中

有大進止。必飛書問牟生。牟生坐山中。懸斷數千里外。歷歷不爽毫髮許。普名聲之將叛也。牟生豫以戒朱公曰。天將雨。穴中蟻且鬪。牟生語皆與不甚可解。而驗之輒奇中。崇禎十一年。牟生書至曰。公今年刻度不佳。當尋赤松之約。某亦塵緣將斷。不久留人世矣。亡何。朱公卒於軍。而牟生亦不知所終。見某數和集

曲園居士曰。明史朱燮元傳。初官陝西時。遇一老叟。載與歸。盡得其風角占候遁甲諸術。將別。語燮元曰。幸自愛。他日西南有事。公當之矣。內江牟廉民者。奇士也。兵未起時。語人曰。蜀且有變。平之者朱公乎。是牟生之事。固見史。惟所謂老叟者。又不知何人也。

和州二薛

和州二薛孝子者。天門山南陳橋洲農家者。傭也。兄名文。弟名化。禮有母老矣。兄弟相與謀曰。有母而無以為養。非人也。母老有二子。而不得具甘滑滑澹之奉。以盡天年。母所生子。非人也。顧我兩人貧甚。何所致之。計可以得錢致養者。獨傭耳。然兩人俱傭。是無子矣。母側不可不計。一人在母側。一人出傭。傭者出。一人在者。則潔治茅屋中央坐母。絮絮語移日。以俟傭者歸。日將時。傭者擔荷自村外來。白粲一甌。酒一

壺市脯或生肉。用楊柳貫魚輒以至。至則兄弟奔走嚮切熟烹酌酒奉飯跪以進母。問母甘否。母食且頷之。則跳舞以侑食。日以為常。時或天寒朝冽。伸手輒瘥。母為之不饗。兄弟左右抑搔撫摩。更負母出曝於戶外。一人前後為侏儻斑斕。即當作態以博母笑。久之母益老。篤病且死。所傭主家怪二傭久不聞而心念力田絕人。無過此二人者。蹤跡至其家。二人則支離骨立。不可起。見人至。哭益哀。主人不忍視。為遂巡留護。向鄰人索粥糜。冀活之。數日。兄弟竟俱死。知州何偉書表其廬。學正徐世濂為作贊。後四十四年乾隆丙子。徐世璉來知州事。世璉偉之妻之姪。故知孝子事。至則問二薛後。已無人。廬已無有。而偉書及世濂贊頗在僧寺中。世璉太息曰。是則奈何。會有言偉與石參先後知是州者。恩於和和人合祀之。曰雙清祠。今二薛孝子何公所表也。宜可祔於是。迎取書及贊置祠中。而為二薛孝子立木主。祔祀云。見朱筠詩集

張淑旺

張淑旺海豐人。年九歲。父存心。商於塞外。既行。絕音耗。淑旺依母以居。旋卒。乃營葬其母。為姊弟畢嫁娶。移居宛平。冀近父得遇。知父蹤跡者也。已而聞在瀋陽。往從之。既至。無所遇。慨然曰。我不能徒返也。塞外縱苦寒。然商者庸至。彼以利。我以尋親。畏

道遠而徒返。是視親不如利。將何以子為。於是裂素緇書為零丁。標於背。遂行。兩年。歷古北口。熱河土城子。諸險。屢瀕死。不為阻。然卒無所遇。最後至錦州。禱於神。詞甚哀。有門而聽者。趨告曰。吳乃肖昌黎。張存心邪。存心倚昌黎。故齊魯間人也。自言有妻子在鄉里。足不良於行。老矣。不能歸也。子盍求之。如其言。往詢之土人。言悉驗。閭里皆來觀。曰。此張存心子也。孝子也。然而爾父前死矣。導之登北山坡。得其家。乃召其弟淑啟。同奉骨歸。與母合葬。更為制服三年。見朱筠詩集

吳憲

明天啟中。吳氏有名憲者。始自歙遷於杭。為杭之始祖。憲字叔度。一字無愆。明制設科之法。士自起家。應童子試。必有籍。籍有儒官民軍醫匠之屬。分別流品。以試於郡。即不得就他郡試。而邊鎮則設旗籍校籍。都會則設富戶籍鹽籍。或曰商籍。山海則設竈籍。士或從其父兄。遠役數千里。或千里。歲歲歸就其郡試。不便。則令各以家所業聞著為籍。而就試於是郡。杭為南方一大都會。故未有商籍也。憲與同邑汪生文演。上書當事。力言杭所以當設商籍者。臺臣以聞。報可。於是憲遂得試於杭。而為商籍諸生。杭之有商籍。皆憲倡之。憲與一時知名之士。考地吳山之陽。建書院以祀朱

子歲時朔望則咸來登拜以其暇日更立期會為文章相磨錯今所謂紫陽書院是也方熹宗朝諸郡爭為魏忠賢建生祠而杭州之祠巍然與紫陽書院相逼處其黨謀取書院地更拓而大之憲聞令長子瑗招同學諸生數百人會祠下瑗慷慨曰鸞鳳不與鷗鴉同巢麒麟不與狐狸同野今日是矣諸生皆慟哭既發憤爭門而入守者不得禦則更指忠賢像大罵罵已則共擊碎之投溷中盡撤其祠書院賴以不動閹黨以憲名聞時方起大獄因羅織之主者構憲廷訊不服即連京師詔獄少子炎從行將以身殉父也明年忠賢伏誅事得白放歸遂不仕而獨肆力於詩書及古鼎彝碑版六代唐宋以來書畫可珍玩者既作樓以貯之又刻水晶徑寸以小篆法書樓名虛白室憲日日讀書則必手書書一卷書成必取虛白室印印卷首而藏其刻本於樓中不復讀徐徐出其所珍玩摩挲考據至秉燭而罷有子四人伯瑗仲琦叔璫季琰皆不仕年皆過九十歲未嘗析居異爨或偕行出游於兩峯三竺之間衣冠顏色典型儼然好事者或畫商山四皓圖以傳其事琦之曾孫名祿乙字錫閣孝友君子也避雨於市古貨器者之次買水晶小印持歸家於故書卷首合之宛然虛白室章也

見朱鑑
詩河集

許四先生

先生諱某字季覺海甯袁花人行四皆曰許四先生少以使聞既而折節讀書以聖賢自任親歿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杖而後能起自呼復含歛以及殯葬虞祔卒哭祥禫皆依古禮世俗不知喪禮有非笑之者不顧卜塋兆於某原躬自畚鍤負土成墳廬舍朝夕號哭不輟何商隱姚螫庵兩先生往弔相謂曰吾輩當盡禮慎毋倉卒為其所陋也約日至墓所使介通命先生固辭不獲始受弔號泣降自墓門東階拜其辱然後升哭拾踊者三兩先生出先生送於墓門外拜而稽顙姚何兩先生歎息曰近世以來所未見也先生身長七尺白晢鬚眉如畫吐欬作洪鐘響稠人廣坐中議論鋒起即遇甚口者無不折其角而去出而交游四方公卿大夫聞先生名爭致之海昌頻遭饑饉先生致書當路議甚剴切當路聽其言海昌多巨族先生籍記其姓名下注某出粟若干榜於通衢以片紙責取巨族素信先生無有難者共得粟數萬石又籍記饑民村里年貌并戶口多寡按日到城隍廟以次而給人人得所欲而去初先生與同邑查某投契最密查擬巍科躋貴仕先生杜門隱居甘貧食淡查沒賜祭歸葬葬地侵許氏祖墳兩家子弟交構先生曰吾終不以死友賣祖父也訟之

官。連年不決。查許本通家。姻戚居閒者以十數。先生誓曰。頭可斷。此地不可讓。聞者乃止。後查以通海客誣先生。大吏鍛鍊周內。置先生於獄。會有知其誣者。營護得解。仇者百計。必欲殺先生。先生乃走山陰避之。數年卒。蹤跡得之。使幹役十餘人。銀鎗繫以劫先生。知不得復生。義不辱。因於獄中碎磁器作屑。吞之而斃。見黃璋大俞山房集

芮處士

溧陽處士芮城。字巖尹。農家子也。幼隨父過村塾。聞羣兒讀書。繞一徧。各為覆誦如流。乃令就學補縣弟子員。旋食餽。是時明社將亡。流寇訐海內。惟江左半壁晏然。知名士方盛。修壇坫。而城獨與同邑陳名夏。趙理之。吳穎。彭旭。史燧。馬世傑。世俊等。合社講學。以忠孝大節相切劘。稱瀨上十三子。甲申之變。聞朝臣或遁或降。而名夏官給事中。亦汚偽命。則益悲咤。爰賦滄浪吟數十篇。且歌且泣。聞者擬之謝皋羽。西臺之作云。福藩稱制。捕諸從逆者。名夏逃歸里。詣城。城面壁卧。曰。君亡不死。安用子見為。名夏踞且哭。曰。嘗再縊。不幸為救者誤。城厲聲曰。胡不三。亟麾令去。及我朝受命。諸人多以文章勲業奮跡自庸。而城已謝諸生服矣。名夏柄中樞。屢專使以大魁招城出。不應。隱居荒野。幅巾裘髮。終身弗變。初名夏之歸自北也。彭旭率同學攻許之。

過後修郗。將中旭以危法。既成獄。適奉敕來江南。城乃乘肩輿往而局其外。名夏喜。遽出迎。叩何言。城隔帷語曰。從公乞彭旭耳。名夏立應諾。釋旭訖。不一見而返。城於書靡所不讀。嘗有賈挾二十一史。截僻句挑之。城應聲指卷頁。無一錯。賈不取值而去。一異僧自遠方來。博辨罕對。比推七十三甲子。溯歷元僧大歎服。乃下拜。或曰。僧故崇禎朝名進士。隱於浮屠者也。城之學博而能精。經史疑義具載匏瓜錄。他著述半為人更名刊布。其卒也。前一日。階前紅牡丹花盡白。見彭先斗雲漢草堂文鈔。

顧童子

顧童子。吳縣人。年九歲。遭母疾且殆。藥不效。童子寤。從鄰家賃雞髮刀歸。止戶外。爇火煮湯。握刀割肱肉置鐺中。方沸。母呼湯急。遂傾鐺中以進。母飲之盡。而童子袖間血漉漉出。母驚問故。以實告。鄰家聞者。爭來觀。為裹創。母病起。童子創亦合。於是吳人嘖嘖稱顧孝子。居無何。孝子以家貧。隸樂部為伶人。逐隊至安慶。按察使王君聞其割肱事。召見童子。出金八十兩贖之。名之孩良。字以九齡。館之內署。令從師讀書。迎其母而養之。居三年。王君遷布政使。以誑誤去。童子惘然無所依。遂奉母歸。巡撫楊公。前在安徽時。故相識。因令入平江書院。從學於講教平先生瑤海先生為言之。

太守李君與其同官四人醵金二百五十兩以其息膳母朝夕復屬縣令為買屋以

居

見彭紹升二
林居士集

曹起鳳

曹孝子名起鳳字士元先世徽州人父子文遭崑山賈於蜀歲寄金錢歸俄而耗絕孝子年十六矣有蜀客來問之曰噫死矣問死何地弗知也孝子大慟絕而蘇將往求其骨貧不能行長洲潘君為縉好義士也贈孝子百金將行其叔父尼之願自往挈其去久之無所獲而歸孝子既壯每念父輒憤痛欲絕潘君復贈之金四十兩遂就道陸行道河南歷陝西走成都南抵滇界西達金川書牒於背逢人輒哭訴所由無知者逾年金盡返成都乞於徽蘇人之為客者合助之得二十金禱於諸葛武侯神示所向遂東行道險踵血流匍匐伏失道七日無人蹤及酉陽積雪盈尺不能前路土穴中兩日有土人項生許生過之聽羣鴉繞穴而鳴即之見僵尸焉而氣微屬視背牒咤曰孝子孝子掖之歸飲以湯問故止孝子宿進酒肉弗食曰誓不見父棺不食此矣其夕夢經荒原一老父與數人坐林中見孝子拍手大笑語曰月邊古蕉中鹿兩士申可食肉覺而識之遂辭去兩人止之曰此處逼苗疆天寒地凍前行且餒

死盡度歲乃行。不得已從之一日。隨兩人出行。過荒原。如夢所見。白楊下有棺。纍纍然。孝子心動。淚下不止。兩人問故。語之夢。兩人曰。有微人胡生者。居此日久。盡往問之。從之。胡生良久曰。噫。信頗記十年前。鄉人曹氏客死。殯于是。以所遺牙牌納棺中。其殆是乎。然非白之官。莫驗也。遂引訴之。西陽巡檢。巡檢告知州白君。飭里長察諸棺。多有主名。一棺獨無。啟棺見骨。孝子漬血驗之。沒骨。棺有牙牌。文曰。蕉鹿。孝子曰。是矣。月邊古胡也。蕉中鹿牌也。何疑乎。遂拊棺大哭。收骨行。項生許生為設祭。祭畢。以餽肉食。孝子曰。向之不食肉者。未見父棺也。今則既見矣。憶與子遇穴中。日在壬申。今六十有一日。而又值壬申。夢盡驗矣。豈非天哉。孝子起再拜謝。兩人交餽之。贖孝子遂負骨行。既歸。母見牙牌而哭曰。嗟夫。此我鎖匙牌也。爾父出門時。取鎖及牌去。不見是者二十餘年矣。復取棺以殮。而納牙牌焉。葬崑山之郊。曰朱提村。孝子收骨時。在乾隆十四年。既老尚健飯。月必再三詣冢上。灌所植樹。刈藤葛。徘徊久之。然後去。

見彭紹升二林居士集

盧太公

太公諱存心。字敬甫。其先為范陽盧氏。隨宋南渡。五世祖臺。始遷杭州仁和之東里。

太公少穎敏讀書數行俱下。家有書數簞。桑先生攷甫。每來就太公談。至夕。挾兩冊去讀之。太公亦夕讀兩冊。明夕又更互讀之。且相見。各舉所得相考證。如數指上紋。如道家常織悉事。相與拊掌稱快。因名其居曰三益堂。已而兩人同補諸生。皆第一。太公為文。下筆輒數千言。為詩輒累百韻。桑先生亦然。有倡必繼。繼必務出奇。以相勝。桑先生語太公曰。吾兩人生相得。死當相鄰。他日時雙冢於湖山之畔。一題曰大清文人盧君之墓。一題曰大清詩人桑君之墓。不亦快乎。桑先生素以詩自雄。尤以文推太公。故其稱如此。已而桑先生自悔其所為。一以躬行為先務。太公嘗應博學鴻詞徵弗就。晚日益韜晦。粥粥若無能者。子文昭官至翰林院侍讀學士。見彭紹升二林居士集

蕭曰曠

蕭孝子。諱曰曠。江都人。其母朱氏病且殆。孝子剖脇割肝。使婦虞氏和藥進母。母愈而孝子死。孝子既喪。虞氏謂母初愈。不當使聞悲慟。乃匿語姑曰。曰曠商出耳。殯孝子他室。莫則麻衰經而哭。孝子入則常服而奉進食藥。孝養十餘年。姑死。虞氏守節以終。孝子事在康熙時。墓在梅花嶺東。邑人祠之於墓側。見姚鼐惜軒文集

許永科

許孝子名永科。婺源許村人。初就塾讀書。遇天地君親字。必起立莊誦。父起。磬嘗役甲催科自塾歸。知父往邑當受責。夜奔赴。願以身代。邑令嘉之。父獲免。或赴宴會。父母所嗜不敢食。必懷歸以進。父病。醫欲驗糞。科嘗糞。母藏氏病。奄牀第。衣不解帶者。間四旬。父母沒。廬於墓前後六年。既歸。遇生辰及伏臘。則設饌為位。拈香往墓。請父母歸饗。途遇牛馬輒引避。曰。毋或驚犯也。有榛荆剔去之。曰。毋刺衣履也。經里閭門闕。祝曰。無傾軋。迎至家。請即席上食。如平生。久之乃餽餘。既畢。如前導復於墓。祝寢息。乃返。鄉人或愚之。或疑其矯。科行之如故。歷三十年。或以他事出其妻代行之。一如禮。初習舉子業。親沒。不復應試。乾隆癸酉。郡守何公達善。廉知其事。大書因心篤孝四字贈之。科大驚。痛自責曰。不能揚名以顯父母。乃以父母博名耶。甲戌補博士弟子員。案發。嘖嘖人口。爭聚觀許孝子。壬辰旌表建坊。見王佩蘭松翠山苑集文集

銀查子

銀查子沈氏諱鶴齡。字海籌。德清縣之新市鎮人。慕張騫乘查入斗牛事。故又號銀查子。幼不慧。日讀書三四行。引喉呿舌。頸面甚赤。及掩卷。卒不能誦一字。好以片紙置書下。作繪事。貽同塾兒。畫人人肖。畫蟲鳥蟲鳥肖。師咸以夏楚弗止也。後移家杭。

州悅寫貌者陳蒼霖。遂往受業。既卒業。不敢自炫鬻。曰。奈何奪吾師衣食耶。尤善臨摹古人仙佛神鬼士女。及龍虎鸞鶴之屬。或自出機軸。亦深得古人妙意。出藍之譽。日起。益不自安。去游嘉禾姑蘇。所至輒爭致。然不受迫促。一圖或數年不成。有欲速就者。給之去。閑深齋中。而扃其外戶。焚香淪茗。飲饌惟所欲。多陳列名畫佳硯。其摩挲贊歎者。即奉為潤筆資。然後伺閒語之。初甚艷然。既知不可出。遂留二三日。為成之而去。性好游。稅駕地必窮極佳勝。衣服喜奇古。不久即棄去。更為之。故所得緣手盡有金陵富人某。挾萬金來新市買絲耳。銀查子名。因所主者延之往。儀節頗闊略。中作設飯。又不具賓主禮。銀查子怒。推案起曰。來來。爾貌不敵一駿驢。願欲畫工我耶。又讓所主者曰。君誤我。令筆墨數十日臭。遂袖所畫紙趨出。明日富人欺門謝禮。益恭。卒不顧。有以銀查子名聞上游。致書勸駕。銀查子曰。一富兒尚辱我。況青油幕下面孔耶。竟不往。丙辰秋。右體忽不仁。卧牀第久。性益下急。時欲引刀自刺。曰。方恨不能乘查泛天河。乃使我至此極耶。竟鬱鬱死。時丁巳六月八日也。銀查子天性放曠。口呐呐如不能語。又善忘。有詢其年者。輒瞪目不能答。及其含毫舐墨。心靈手敏。古畫過目。終身不忘。與其人殊不類異矣。

見沈赤然五研齋文鈔

薈叢編卷十終

舊最編卷十一

清 曲園居士纂

徐驥

徐驥。蘭溪人。七歲失父。及長。有巧思。其俗設祭。每刻楮作魚龍花鳥。置盆盎間。驥為之。工不與他人等。以是鄉里報賽。輒多得錢。市肥鮮以奉母。必損值以告。俾食而安之。已常蔬食。弗之共也。母疾。禱於神。剖左肱和藥。以進。疾良已。母歿。塋費龍山下。乃築及肩之墻。度木馬。覆以稻草。上漏下濕。非人所居。迅雷大風雨。則終夜起。立篝火。燭之。蝦蟇即且之。屬累累也。時見雄虺。猛獸近墓。輒避去。旁近人或來與語。必諄諄勸其為善。久而化之。禾稼既熟。周數里。不設守望。歲時。有攜菜茹拜驥父母墓者。因以遺驥。驥弗受。即傾筐而去。驥嘗掘地作潭。汲水。人稱為孝子潭。云。邑令左君聞之。乃詣墓所。揖驥出。為沐浴易衣。導以儀仗鼓吹。觀者如堵。墻。驥猶不欲去。號哭乃行。左君使從書院肄業。歲給麥八石。驥曾祖介昱。曾祖妣余氏。年二十而寡。孺其子。依母家以居。為諸嫂執爨。終歲勤苦。未三十。而偃僂如老婦。兒年十三。復攜之以歸。歲大穰。哭曰。天乎。與兒俱死矣。夜夢神語之曰。有雞可賣。何泣為。詰朝視時。無雞也。

覓藉床草在門後。試屈折之。宛然鷄也。悟曰。此豈可賣耶。復翦紙為冠距。傳之翼。命兒攜以適市。人競取之。一雞得三錢。母子藉以俱飽。蘭溪院長姜炳璋作母有雞詩曰。阿母饑。饑兒啼。兒母啼。母有雞。有雞無饑神。告之母。青年貌。若媪。索雞不見雞。乃見藉床草。屈草作雞形。翦紙翎與爪。一雞三青蚨。百雞一束藁。雞乎雞乎。饑母飽。母有曾孫。其名曰驕。三年藉草。二親墓旁。白日暗黃墟。雞聲號曉霜。一門節與孝。千秋揚其芳。見莊所集

邵如椿

邵君諱如椿。字莊園。浙江紹興人。考南之。挾申韓之術。游陝西最久。君遂占籍咸寧。補弟子員。能世其父業。攜挈就通渭知縣之聘。乾隆四十九年五月。甘肅送回田五。由鹽城南竄。距縣城信宿而近。謀者以告。知縣將逃。君曰。子宰一邑。而使城中生聚。皆陷於賊。其可乎。且逃則死於法。守則死於賊。與死於法。寧死於賊耳。縣令許諾。然惟怯不任事。君乃立於門閭。袒而大呼曰。好男子當從我守城殺賊。俄頃。應者數千人。乃令壯者執刀矛。老弱運甓石。並集城上。而身率猶子曾燮。登西墉以當賊衝。十一日。賊至城下。城垣庫薄。又倉卒不能具火器。賊蟻附而上。君手短刀。格鬪良久。不

之被刺見賊方屠戮乃曰首議守城者是我也何多殺他人為賊遂斫額批耳斷頤
洞腰腹刺左右臂凡十三創而曾變奮力捍衛亦被十一創偕君罵不絕口以死知
縣匿旁舍得免事定逮入都以失陷城池論如律。見莊所集

吳漫公

漫公清詣而性狷者也少時讀書不成然通六書之義事之所指形之所象與夫形
聲會意之趣轉注假借同異之說有號為文人者所不能知而漫公一一知之由小
篆而上溯之至於大篆古文鐘鼎款識之別於時代者靡不徧觀而盡識焉既知之
又學而能書之故他人之書由真行而通於隸篆漫公書則濫觴於篆籀已乃順而
擴之於是行楷八分皆有法度可觀然家貧必自食其力乃曰雕蟲篆刻豈壯夫果
不為耶遂肆力於繆篆工摹刻售其技而因以名於時江寧沈君凡民權徽州府同
知事以篆刻知名者久有天下圖書第一之目見漫公所作嘆曰藝蓋至此漫公喜
將往謁之一日沈君至府漫公望見之華顛白髯面斑斑如凍黎乃驟然而哈曰吾
觀若長我且三四十年我如其年藝或當過之遂不復往見其自矜而善謔也如此
人無識與不識欲求書分篆刻者苟見其面攀延之未嘗辭至或數日不歸思歸矣

或援而止之。則遂止焉。巨室富家知其如此。以為易致之也。冀其一來。要之。且至於再三。往往終年不見其至。其家有吉祥喜事。賓客滿堂。坐中必無漫公。初漫公為汪氏學生子。一母既不能乳兩子。而家貧又不能致乳者。會吳氏佩蘭翁亦貧家也。無子。遂抱歸乳之。而翁旋卒。母氏青年守節。撫之育之。俾至於成人。母卒。格於旌例。漫公乃請於郡守徐公。縣令張公。並給匾額以褒之。合於名律。養子從姓之條。遂成室於吳。娶王氏。而漫公所自出之母年老矣。思念之。因言於吳。為娶曹氏。已而漫公所同產之兄死。有一子。亦相繼而亡。於是漫公寢疾。自念不能起。乃親書遺言。付二子。士懋。士慎。而命士懋承汪氏祀。蓋士懋曹氏所生子也。此所謂亡於禮者之禮。其亦禮之善物矣夫。漫公名兆傑。字雋千。號曰漫公云。見程瑤田集

張若筠

張君諱若筠。字竹鄰。丹徒人。好學。於書無所不窺。聞有異書。輒重價購之。或手邊勝校勘。訖訖不少休。同縣蔣舍人宗海藏書三萬餘卷。多善本。君所藏踰二萬卷。而法書名畫。吉金貞石之。別為卷軸。不在此限。京口士大夫收藏之富。推此兩家。君性簡重寡言笑。不妄交人。晚年益屏人事。掃一室。日坐卧其中。子弟僮僕。非呼召不至。

前沈潛玩索神凝氣寂過之者以為無人也與兄坤弟堂相友愛家有園亭竹木之勝兄弟並能詩善飲精鑒賞暇日具壺觴召朋舊流連倡和互出所藏元明人書畫品題甲乙以為樂坤子奎堂子鉉及君之子銓亦能詩奎兼工畫揚州某氏藏書為江淮間第一其子孫不能守君聞即冒風雪渡江購得宋鑒書數部以歸奎為作風雪載書圖一時名士皆為之題詠京口多佳山水君興至即出游愛八公洞林壑幽邃讀書深雲精舍者數年大江南北名勝之區屐齒殆徧而杭之西湖凡七至君少以諸生高第食廩餼循例貢太學遂不就試其居鄉睦婣任恤樂振人之乏絕嘗以田百畝為書院諸生膏火資邑有留養局以養鰥寡孤獨貧病之人君以田四百畝佐其費鄉人德之嘉慶三年卒年六十四

見劉台拱集

董十先生

先生名懷書字邃學世居宜興縣西南山中胥井村號胥井董氏父啟峯公舉五丈夫子先生其季行十學者稱董十先生生有異稟跖弛不羈五六歲時鄰家釀酒仰卧其下以口盛之大醉淋漓濡首顧聞讀書聲則喜竊聽一二過即背誦如流水九歲就鄉塾穎悟絕人年十一瀏覽左國漢史諸書輒捉筆為文勃勃有奇氣尋丁父

喪以貧故廢學業。農隙服賈。伯兄某以百金命之潤州貿易。數月。傾其資而歸。兄大怒。先生雅不屑意也。然緣此益窘。乃更折節砥行。發篋陳書。晨耕夕讀。或采樵山中。高歌秦漢人文字。尤嗜韓昌黎。吟誦不少輟。里中課藝。常荷鋤往。援筆立就。每冠其曹。名震一邑。工文士爭先結納。於是輟耕樵業。教授生徒。而所得脩脯。輒以沽酒。垂手立盡。貧益甚。酒興日益豪。每醉則哭。或放聲長號。儕輩皆怪之。以為狂。平川蔣公以詩古文辭伏一世。猶心折先生。謂其子楚誦曰。此振古豪傑士也。年垂三十。尚困童子試。一日自塾中歸。聞縣試期迫。即夕秉燭夜行。試畢。復夜馳歸。往返二百里。深山峻嶺。高吟長嘯。聲震林谷。竟冠一軍。即於是年籍於校。先生長身鶴立。慷慨負大節。以古人自期。家徒壁立。而揮財如糞土。意氣浩然。公正事。輒發憤。遇豪強黠猾。不少懾避。而山案升科一事。有德於民。滋鉅。其他義激公憤。挺身犯大難者數矣。卒得無恙。亦屬有天幸云。生平尤篤友誼。應試澄江白下。輒沽酒置精饌。招同志諸人痛飲。雖金盡典衣。不顧也。嘗曰。考試甚苦。余獨甘之。非為沽名。樂與素心人共晨夕耳。先生歿後。頗著靈異。聰明正直。死而為神。理或然歟。墓在寒墅祖塋側。過之者。雖樵夫牧豎。必肅拜。殆類江都相之下馬陵云。見儒所瑣編。國古文集。

郭六

郭六者江陰市人也其鄰吳某以乙科將令青神而艱於裝吳之僕有給六者曰若居積於市拮据所得日百錢耳曷以所有奉我公隨官人高車駟馬且償而息十倍六是之乃罄其貲得百金以獻而隨入蜀既至青神六無一長居署中執爨而已久之吳公亦已忘郭六之所以入蜀也而役使之其公之子若猶子下至臧獲胥役使之而六亦不自言日執爨事惟謹久之吳以侵冒軍儲落職於是諸子諸猶子下至臧獲各席據其貲或不告或詭告以故皆去比吳入獄挾襖被從者郭六一人耳吳公性仁而闇諸子用事欺之以至於敗既敗諸子爭挾厚貲歸而吳公特貧甚六忍饑寒事之彌謹時獄中謫官凡數人常詩酒過從六竊私念我公數飲食諸君而諸君閒至醴酒不設非報稱禮乃私以百錢市酒脯伺公與客談且久而敬進之客既去公問以情告則怒而詈之六直受不敢出一聲詰旦竟去去久之突以僧服至青神復謁公泣拜階下公且喜且泣下曰若胡以僧為余所虧項賴僚友相周十有六七侯諸子鸞產至可千金幸而集猶有首邱想而胡以僧為袖出一金若持去伺逆旅中朝夕當入見我六頓首謝去之旅次忽病略不省人事沈沈如醉凡十日而吳

卒以限滿不償論斬。斬之日。逆旅主人彊扶六起。椎其胸。號而告之。六瞑目直視。忽疾趨出。至市中。伏公屍而哭。極哀。一市人胥出涕。既殮。塋城外隙地。凡知公者咸來唁。六衰麻被體。執杖匍匐前。稽顙答拜。慟如孝子云。儲玉閨者。故嘗之青神。交吳公。雅知六。因勸之歸。且曰。爾有父母。曾聘妻未娶。豈得僧終異鄉者。余不久南還。盍隨我返。六不應。既而候玉閨於寓。泣而告曰。六不歸矣。黃連二觔。幸致六父母。為贍老費。囑六妻速嫁。六不歸矣。則再拜號慟而去。異哉。郭六之為人。也。無故棄其垂白之親。已聘未娶之妻室。捐百餘金。隨人於七千里外。而為之賤役。為之子。甚而為僧。其無乃非人情。然以其人親所生之子。若姪。暨用事童僕。籍其財。掉臂去不顧。而一鄰人之子。又愚其破家自隨。而訖患難。生死以之。則又何也。不亦異乎。見儲文所集

張瑛

張瑛字玉果。汾陽縣人。家素饒。每於歲杪。出粟若干。周鄉鄰中之貧者。以為常。康熙三十六年饑。瑛既出財粟助賑。而賑所不及者。持田契求售。踵接於門。皆自貶損價值。瑛第如其願售之價。視平時。蓋不及十之二。於是得田且千畝。明年大熟。瑛徧榜各村曰。願贖者聽。匝旬盡贖去。其行事大致類此。瑛所居曰西官村。先是順治六年。

姜瓖之亂。東官村趙姓者。眾乘亂劫其家。男婦俱被殺。獨一穉子奔至瑛所。瑛納之。眾來索。瑛曰。是不可得。必欲得者。吾兩村且鬪。視強弱。及亂平。瑛助趙氏穉子白諸官。治罪者十餘人。當盜賊之蠱起也。瑛之村人將逃避賊。瑛曰。賊至。知而先離散。能保即獲全乎。孰若為守計。眾以村故無堡寨。未可難之。瑛曰。堡寨誠不可猝為。環村而溝焉。其可。遂相率為溝。廣一丈有奇。深約倍於廣。東西設吊橋各一。又以其家樓堡封貯村人財物其中。既而賊大至。踰溝。村之人退入瑛見一賊方據椅坐。左右指麾。急趨有力者。舉石礮投擊。中之。身首俱碎。立斃。乃其渠魁也。餘賊怒。攻之急。樓上瓦石亂下。不得近。乃取薪積於門。欲火其樓。宅舊有井。僅供汲用。至是泉忽大湧。男婦遞傳水於樓。以撲火。賊計不得施。又失其魁。數日稍稍去。瑛曰。可以出而逐之矣。相與持械出。大呼擊鬪。賊奔潰。方是時。瑛年纔十有九。遠近村被賊殘破不一處。而瑛之村獨完聚如平常。人服其智勇。瑛九十有一歲。視聽不衰。不脫齒。行不杖。一日無疾卒。見戴震戴氏遺書

王敏

王敏汾陽縣武生也。廉潔自持。值歲饑。斷餐。二日得一飯。第手白金至。曰。少易粟。敏

正色語第。奈何干人敗家風。令持去。嘗有督理事。司出入。事竣。衆指餘金曰。準材計。費不宜餘。殆君之物。雜入於內耳。敏曰。諸君謂我貧。意以餘金畀我。公事不可實私。橐。友以其困。欲有贈。袖百金至。坐語竟日而返。難出之袖中也。遠近咸呼王廉士。然生平勇於為人。衆以公事宜謁有司。二日不得達。敏至。徑入陳。衆方疑畏。而敏詞氣慨然。有司無以屈之。卒如其請。一友人觸官長。在縲紲。親戚畏避。而敏往來省視。官長訪知其名。不加怒也。敏老而無子。一婢自幼畜之。長有姿容。或勸納以爲妾。敏曰。吾貧困。何又重累少年。尋有不惜三百金來購此婢者。或以勸。答曰。貧吾分也。恥因婢取財。况不得其所。彼之生死事大。吾雖終窮。弗忍爲。於是即爲擇配。嫁之。敏嘗徒步赴省試。旅舍中遇一稚子。察知爲被誘者。走百里送歸其家。則寡婦撫此兒。忽失之。正遑急。不欲生。望見兒。母子如獲更生。願酬謝。敏曰。吾憐稚子無依耳。何謝爲。遂行。敏狷潔多近義。是以人嘖嘖喜稱道。年七十有一卒。送葬者塞於途。見戴震墓誌

董丙齋

董君諱達存。字華星。號丙齋。先世自教授公博古官於毘陵。因家焉。君七歲就外塾。矢口成文。家故貧。且體羸多病。而刻苦自厲。不間寒暑。中乾隆庚午科舉人。登壬申

科進士。授國子監學正。以太孺人齒高。遂請終養歸里。太孺人壽九十六而卒。君哀慕如嬰兒焉。家傳青囊書。少即有神解。後出游。復獲異人授。凡形家日者星角壬遁諸術。無不洞達其奧。然頗自秘。惟以相宅墓。請者率應之。所至為人審決衰旺。更易向背。克期輒有神驗。以此名曰隆。東南自大府以下。每營廨宇。必得君一臨相度為幸。所聘遺亦不貲。而君受之灑然。行囊及家。未嘗自潤。購吉壤為先人改葬。建宗祠。置田百畝。以供歲時祭饗。所居數椽。僅蔽風雨。冬夏衣故裘葛。塵垢色黧。弗厭也。曾郡東郊。欲建普濟堂。贍老疾之無依者。久未經始。君慨然獨捐千金倡之。乃得集事。君藹易近人。而遇所不可。夷然弗屑。嘗有淮陰餒賈。具重幣延君。中道忽不就。單車徑走二千里外。為故人卜兆域。以踐宿諾。飄然而返。其孤介如此。見錢維喬竹初文鈔

洋和尚

洋和尚。南豐瑤華村人。姓曾氏。名不傳。人以其兩目頗綠睛。頂髮禿。但呼洋和尚云。年十五。為邊將所掠。負軍裝出入塞上。壯遂趨勇雄。其曹能馳騁馬。挽強弓。左右射。聞吳三桂叛。南方騷然。潛脫身歸里。聚子弟之壯健者。陰部勒之。尤有智能。料時變。知耿精忠必叛。叛必遣賊由汀州。窺南豐。趨江西。謀築若保鄉民。先挫賊銳。得三百

餘人。椎牛軍山神廟。滬酒歃血。慷慨論大義。綠睛光閃閃。衆感泣怒憤。願效死力。仰見神面微醺。衆喜曰。神助我。神助我。軍山者。南豐邑之鎮山也。高聳天表。村距山近。多詭嶂奇石。上有天生城槽可坐。其最險者曰虎頭砦。多石屋。可容千餘人。南僅梯一綫如穴。縋之上。塞一石。可限萬夫足。砦兩翼。可出守望。洋和尚笑曰。天險賜我。賊不足禦也。乃聚糗糧。厲器械。備井竈。陂濬泉流。指畫戰守計。徙闔村民居其上。寄語城中人。爾第固守。吾必盡剉之。砦下已而賊前鋒果至。先是洋和尚勇聞江闌間。賊計啗以官。作鄉導。及至。仰望砦形狎惡。斗絕如虎牙。下闌四壁。皆欲攫人。猿猴無敢踰。旗幟鉦鼓殊森嚴。賊既膽警。雲梯呂公車不可試。砦中飛石標弩如雨下。擊殺賊數百人。賊怒。毀村屋材薪其下。思燔砦。而石壁皆含泉脉。天生滋潤。水恒淋漓。滴火不能熱。賊計窮。請其渠曰。砦險而固。破不易。盍棄之而趨建昌。渠曰。不可。建昌有官兵在。吾戰則洋和尚必躡吾後。背腹受敵。危矣。以一月糧攻之。必殘。然後西出耳。遂掘塹守之。乘間出他村焚掠。洋和尚佯與衆賊歌飲。俟賊少怠。率死士二百餘。從他險縋而下。直斫賊營。砦上婦女各擊銅器助鉦鼓聲。撼天地。石泉風樹皆震嘯。若萬騎下。賊駭懼。不知所為。自踐踏。斃之過半。洋和尚斬其渠頭。大呼鼠輩敢辱吾刃。令

汝取逆戴其頭來。既歸。若謂其眾曰。小勝勿驕。賊必悉精銳來。吾糧僅足支一月。早
密遣健足齎血詞。間道赴省城告急。十餘日。偽帥李。以大軍繼。洋和尚預設伏。磨刀
渡左崖穴。俟賊半渡。標弩突發。射殺前隊數將。賊駭多墮。肝江死氣為奪。指若切齒。
罵曰。吾不血此砦。醢洋和尚肉喂犬。誓不生。遂掘長塹。築高壘。待若糧盡。乃屠之。洋
和尚每出奇計射賊。相持三十餘日。賊不能動纖毫。而江西大營援兵至。偽帥迎戰。
南豐東郊。官兵陣稍却。洋和尚盡其眾下砦。奮力夾所之。賊大敗。遁歸汀州。南豐以
全。帥召洋和尚至。給牛酒慰勞曰。使江西半壁不動者。汝功也。將奏之朝。予以官。洋
和尚叩首固辭。帥曰。義士義士。即百年後。汝鄉人當祀之。社厚予白金彩繒。洋和尚
盡散之鄉人。葺破廬。安生業矣。乃日與其徒。短衣草履。漁釣射獵為樂。春秋佳日。擊
鮮提甌。登舊砦。狂呼酣飲。逍遙四十餘年。歿壽八十。鄉人憶帥言。塑其像。鑿而鎣祀。
諸社歲旱。以簫鼓彩幟昇行墟市中。呼曰。洋和尚來。洋和尚來。天果雨。洋和尚終身
無妻子。老猶自製竹扇。易錢沽酒。醉作擘窠草書。甚怪也。見張九錢
陶園文集。

溫樵水

樵水姓溫。名廷鈞。字右衡。樵水其別號也。祖籍浙之長興。高祖美如。遷仁和。樵水生

及晬。因厭其啼。置其祖膝上。季父世珍讀書其側。啼遽止。遽領額為讀書狀。已乃咿
唔成聲。日為常。五歲。其季父語以讀書樂。則欣然。偕白其祖就隣塾記誦之。提常兼
他童子。年十五。入邑庠。二十赴省試。貢於成均。其學業始嗜詞賦。熟精於文選。所作
文手立就。奇字爛如。觀者翬目。才名播一時。久之。乃謂所業弗善。取六經三史熟之。
條其疑義。作古今體詩文。率行以唐宋大家法。雖應試不易也。雖躓不悔也。嘗語其
海曰。讀書不第。自不折閱。不汲汲於經史。而以史冊子老乎。同里陳翁寅以窮經
論史為業。名流就攷問者。日無虛。年倍樵水矣。而相得如等夷。每著經說。必俟其過。
從商校竟日。每詠史。必索和焉。樵水性貞介。氣清可畏。人以是多望之。見其來稍稍
引去。然語崖岸蘄然之行。則莫不推樵水第一。語能詩之才之浮於名者。則莫不推
樵水第一。年二十八。病心血耗卒。卒前三日。猶寓書陳翁。論韓詩商頌說。翁議刊其
遺稿。屬其季父蒐輯於其家。苦散佚不多有。見蔣師煥
敦復堂集

王次瑤

當世多治鄭氏易。網羅放失。是正文字。彰矣。德清王君南湖攷證之作。句櫛字比。疏
通證明。使北海微言。復闡於既絕之後。厥功偉焉。君諱琨。字次瑤。南湖其號也。晚又

號退思。乾隆甲午科舉人。丁未會試。大挑一等。分發直隸。補成安縣知縣。少嗜易。著
易集解。備究衆說。又能研窮形聲訓詁。作集韻正。以糾曹氏刊本之失。作說文編韻
讀各從義。以補徐氏朱氏之音。作爾雅足義。刊誤。以匡邵氏之違。既而覃思畢精於
鄭君注易之意。心知其故。攷經以釋文為主。不言鄭本者。舉所標他本參訂之。攷注
則汎宋羣籍。擇善而從。旁及異義。以附鄭說。因推所存。知其所佚。引伸觸類。以達厥
指。官成安時。以風俗教化為己任。聽事之暇。召邑諸生。以講經說義。吏胥子弟能文
者。咸進與焉。有師氏兄弟。爭田相毆傷。置之一室。使不傷者。養傷者。而身譬喻之。兄
悔悟。泣拜。讓田為公產。上官以為賢。將換授繁劇。意不樂。引疾去。讀書終身。君世居
德清。千秋鄉之闕山。六世祖權。移居於南莊。祖繼聖。父元鼎。兩世居杭州。君仕而歸。
卜居秀水之秋涇橋。塋於錢塘長壽鄉。白沙山仙家隴。見王宗炎晚聞居士集。

跣足傭

跣足傭者。楚人也。陳其姓才高其名。少孤。鮮兄弟。窮不得活。去之寧州東南長茅里。
終歲傭人以脫於饑寒。跣足役作。雖巖巖荆棘中。履踏如坦途。無所苦。人以是羣呼
跣足傭者。傭狀甚癯。蓬頭垢面。膚如漆。擁敝衫。補綴針紉。累累若蟻。然嚴冬無床

褥。穫稻草藉地而寢。嘗暑月從客宿館舍。客張帷。夜半苦蟲。不得寐。起燭之。則傭方倚牆壁。齧齧。雙眸炯炯。恣蟲嚙。唱唱。啞啞。客叱曰。猷子何不揮之去。傭笑頷之。睡如故。生平不葷。不飲酒。不畜妻子。其傭於人也。日取十錢。多與之。不受。暇則閉戶。跣履。三四日不食。亦不饑也。掘土納積。月檢視。遇廢疾餓寒者。出投之。往歲傭冒暑踰毛竹山。喝甚。求飲不得。幾死。適刈蔗者憫之。斷節揉汁以甦。傭歸。盡發所藏。即其地構亭。日煮茗飲行者。又廣其惠於他地焉。一日傭被髮持長鏡。雜衆中。艾人田。衆再休。獨傭俯首病瘳。劊鋤不輟。衆固止之。固勿聽。衆怫然。既相與斥之曰。吾儕與子俱傭也。傭無常主。吾儕食倍子。取又倍子。而人卒不聞異視子。然則子何太自苦為。傭曰。然。子輩所求乎人者。誠是。雖然。吾性拙。又衰。得飽一日腹。即窮一日力。猶懼忘事。獲天殃。敢舍業嬉乎。今子輩不已之求。而使吾效尤可乎。言訖。愈執業不輟。見萬承風集

李松亭

李君諱鑄。字異凡。號松亭。其先范氏。自宋世居登封。為著姓。迨明中葉。有諱尚者。遷魯山。遂別族為李氏。君姿貌沈毅。目炯然射左右。望之屹不可犯。然性獨樂易。好與

人酬接庭前時老梅數株多叢竹菊雜花卉身自灌溉有老松偃偃如龍蒼鬣壓屋脊君顧之而嘻輒盤桓其下號所謂松亭由此也暇則摹繪事酒酣引筆落落自喜或劇飲懽甚與好事者校拳勇大相娛樂以故人多愛從君遊有梁鰲者依門下未幾以他事被繫君身在任而鰲潛逸去踪跡莫可得幾為當事者所中傷君益不置意而好客如故他日君獨游縣之東山遭羣惡少脇掖一少年少年左右顧顛蹶不肯行詢之則羣惡少出穢言欲行強污者君大怒徒手搏數人盡仆奪少年以歸遣僕護送之固近村田家子也君負氣而尚義烈其遇事奮發類如此

見武億授經堂集

李仲謀

李君坊字仲言後易字仲謀籍祥符入開封府學為廩膳生方十五六歲時伉俠慕交游然性尤簡易奴視其儕伍居嘗佯佯不適欲得友有風烈者或以某告君趨見而返恚曰向殊妄聞此曹徒一行尸耳乃勞某過從耶他日君在京邸鄉人官廣平者慕君邀君主某幕不合意棄去聞從李西村官所前後幾五年自西村初署縣事及得補寶君恒不避嫌怨為之左右其僮奴僕御胥吏外內聽役日有常約違輒痛繩之或有驕頑君手扑其人一署飲嗜莫不屏懾後西村以憂去君於交代委籍悉

強力綜練條分發疏事竣其實以故與後事者忤。至詆厲不少顧俾西村幸無累。然後自謀歸。策蹇走三千餘里。轉貨以抵里門。至是亦倦於游矣。初君在京師。謝吊者當過一顯人。自具小東書名投其門。竟去。人多以是非君。君曰。吾祖野習。安識所謂士大夫禮。且如公等指。即謹易手本。亦與今外司道府謁尚書同儀。獨非僭耶。禮不下庶人。吾諸生何殊於庶人。幸勿復言。聞者羣服其辨。而不知君固負氣以詭詞辭也。見武億授經堂集

彭梅谷

彭梅谷名遐齡。明末奇士也。家河南魯山。生十月能言。十歲通毛詩禮記春秋比長。益博綜羣書。下筆千言立就。兼嫻武畧。能騎生馬。駒上坂馳左右射。發無不中。自謂辛稼軒陳同父一流人。崇禎丙子年十九應省試。以五經格於例。置副車。改就武闈。試哀然為解首。撫按以文武才薦。而廟堂循資格。寢不報。己卯再以五經試。仍置副車。自是遂罷舉。益務為任俠行。總兵陳永福招之。遂暫留參永福軍。潼關兵敗。永福降賊。梅谷陷其軍中。先是賊相牛金星本寶豐舉人。授經旁縣。館梅谷家。梅谷幼師事之。及金星從賊。往來河南。嘗蹤跡梅谷。梅谷深自諱匿。至是聞在永福軍。大喜。趣

召之曰。若我弟子也。來則立富貴。不來且死。梅谷大言曰。若已為賊。即死。豈從賊邪。金星命收之。而梅谷已竊騎逃。一日夜馳五百里。越太行。乃得脫。開行至江南。度時事無可為。謀歸夏邑。中途遇盜劫。不得已。由故人薦入直內院。數月。出主江浦簿。忤上官。拂衣歸。順治八年卒。於百尺河之野。年三十四。先卒時。自撰年譜。謂生平流離奔走。無日不在憂患中。遺詩一帙。亦多感時念亂。識者讀而悲之。見臧學錄 鶴泉文鈔

董靜芳

董靜芳。祝魯齋婿也。為人孝友。勇於義。自以幼失怙恃。既贅於祝。傾貲為外氏養生送死。最後有信陽負骨事。初魯齋祖廸前公。由副貢令清苑。有五子十孫。登進士舉茂才者八。先後殂謝盡。君皆塋之。獨魯齋之伯中調公。病卒莊浪官舍。叔愚亭公。容死信陽。骸骨久未歸。魯齋老貧無子。言輒涕泣。告其女以為大憾。君聞而心識之。會游秦。徧訪。得中調公後人以告。魯齋喜曰。吾祖其不餒矣。顧叔向為異鄉之鬼。可若何。魯齋沒後十數年。君有武昌之役。遂取道德安府。貽書應山令。莫公子捷。告以收骨事。給文沿途查訪。由應山至信陽州百餘里耳。州城北有瑚璉書院者。乾隆丙子丁丑年。愚亭公嘗掌教於此。院側伴書庵老僧。猶能言之。而未詳死狀。時知州事者

諸公以諫。鄉人也。投以文。翌日遣役來得公之去妻春梅。嫁後復寡。言公有殤女。曾許字醫官吳棟之子。又紹興徐書紳者。久負公之銀。乃共謀藁葬於城北三十里許。梁家墳。時徐已故。吳年八十餘。偕之出城。荒塚纍纍中。見羣鴉噪一大樹。跡之得土中仆碑。鐫曰。浙杭海寧縣歲貢生祝諱濠字愚亭公之墓。吳曰。此徐所立也。三十餘年矣。請於官。收骨貯橐中。歸瘞之祖塋。告祝氏家廟。此癸丑冬事。先是君之伯慕梁公歿。其長嗣曰可大無子。而久客於楚。君喟然曰。大宗何可絕。乃乞其弟虎文子善餘。攜之武昌。後之。蓋其往也。為董氏綿宗祀。其歸也。為祝氏殮旅魂。數月之間。兩舉孝義事。厥功偉矣。見周廣業蓮廬詩文集

趙雨亭

趙雨亭名璫。安徽桐城人。少讀書。性倜儻不羈。輕財重然諾。有古俠士風。丁未歲過表甥大名尹葉君。賜署甫踰月。賜緣事成伊犁。戚友蒼黃星散。奴僕脫身去。賜父母老且病。痛子子身投荒。日夜憂泣。雨亭毅然曰。與人共安樂而不與共患難者。非義也。玉門關果不能生度耶。余雖老。尚堪一行。遂偕往。躍馬鳴鞘。略無難色。至伊犁。將軍愛賜。才置幕中。甚得所。雨亭始告歸。曰。汝居此安。余且歸。復汝父母。當再來。終不

使汝寂寂萬里外也。歸一載。暘母卒。雨亭慮暘聞訃哀毀。復往慰之。至關外。聞暘隨將軍移駐塔爾巴哈台。改轅而北。將軍聞雨亭至。降堦執手曰。義士果來矣。敬禮愈重。由是雨亭之名大著關外。將歸。將軍厚贈之。俾同貢馬者行。重其義也。先有葉椿者。暘族孫。河州牧中之子也。以監糧事久戍伊犁。雨亭再出關。椿母以金託寄。伊犁在烏魯木齊西。塔爾巴哈台在烏魯木齊北。相距遠甚。音問阻絕。雨亭歸。路出呼圖壁。遇巡檢陳君棧。陳亦皖人。因述椿始知椿死伊犁久。雨亭曰。椿家無三尺童。白頭老母。日望其子歸。今椿死遠域。旅魂飄泊。情何忍。且余既挾若貲來。當攜若柩歸。因與陳君貸貲助費。迂道八千里。載其柩以歸於桐。見李符清海門文鈔

羹湖先生

先生姓王氏。名繼統。羹湖其別號也。生有異稟。神寒而貌癯。幼從塾師講肄經學。稍長。即旁通諸史百家。以名諸生。丁明之季。乃絕意仕進。退而放浪於荒墟絕嶼之間。扁舟草服。自樂也。未幾。明亡。乃益頽然自廢。不求聞知於人世。世亦無有知之者。一日。停舟江上。擊楫作歌以自娛。其聲鏗然。若擊金石。鄰舟皆起坐驚視。是時海宇初定。值英王巡行江上。亦於舟中聞之。心奇其人。欲致不得。固以請而後就見。惓然談

笑如生平交。偶及世故。且喜其才。因給劄。命出為丞佐。對曰。臣故村野鄙人。但得具雞黍課漁稼。以終其天年足矣。安能有豪毛之利益於國家耶。其奚堪此郡佐為。長揖不受而歸。日鍵其戶。足不履城市者且二十年。著有漢湖文集若干卷。見王灼集

滕家瓚

滕家瓚者。麻陽縣人也。居高村。與苗壤接。乾隆六十年。苗民石三保等叛。大掠麻陽。家瓚悉出家財數十萬。招集鄉里丁壯數千。以禦苗。殺賊無算。苗深讐之。一日。家瓚率眾守溪口。苗賊驟圍高村。曰。出家瓚乃已。於是家瓚之族弟家泰挺身出而語其村人。豈可惜吾一身。而延害一村。遂大罵賊。我即瓚也。賊剝家泰皮。家泰罵不絕口。至死不更一辭。又執其家口。始知其非家瓚也。瓚聞而馳歸救之。已無及矣。家瓚屢以殺賊有功。大吏具聞。上命賞以八品職官。一日戰歸。福督部親見勞之。家瓚曰。瓚既受國恩。敢顧家歟。且家已破矣。苗讐也有殺賊報國而已。復慷慨往溪口。與數百人共守之。賊大至。急攻之。家瓚力鬪。絕援。其從者曰。賊指名索夫子。殆難免矣。盍易服而行。以求援也。易服而死。賊去。官軍至。求家瓚所在。以易服故。賊不識其屍。遂收其屍葬焉。家瓚仗義輕財。好施與。又善撫眾。有信行。遠近之人一時皆慕家瓚名。不

舉其姓但稱瓚也。瓚有力。嘗負一鐵礮擊賊。輒殪云。

見徐鐵慶玉山閣集。

張星象

張星象字介萬。古田縣學生。生有異稟。嘗作書數千言。抵龔進士景瀚。願受業為弟子。龔奇其文。言於督學朱文正公。歲科兩試。拔冠其曹。試事既竣。公選九郡諸生之尤者。福州十人。外郡二十四人。肄業鼇峯書院。親課之。寧化張騰蛟孟詞。最為公所賞識。介萬異軍特起。乃拔戟自成一隊。閩中因有二張之目。時閩藩兩松徐公與文正公同號知人能得士。嘗謂朱門之有介萬。如韓門之有劉又也。癸卯鄉試將揭曉。文正公置酒招致門下士。孟詞輩皆在坐。介萬葛衫躡高屐。最後至。公目笑之曰。昌黎詩有云。冥觀洞古今。象外逐幽好。可為孟詞詠。又有云。雜作乘閒騁。交驚舌牙龍。非介萬其誰。既而孟詞領解。在坐者多獲雋。而介萬報罷。介萬文詰屈生澁。不可句讀。一題入手。狂搜險覓。得未曾有。非文正公莫之奇。介萬亦淚簌簌然落。謂從此長已矣。新督學至。公薦士十人。介萬與焉。且恐其文不得當。以為是實神駿。當相賞於牝牡驪黃之外。新督學悉其言。書院初課。故抑之。且面加誚讓。介萬弗能堪。自念居深山。讀史漢。談荀揚。十數年不遇一遇矣。又不能及時自奮。道師方行。而齟齬之者

踵至。懼一旦遭黜辱。為當代大賢羞。時方寓龔家。早飯罷赴書院課。而是日實未作文。嘿嘿不樂者終日。次早獨行。出西門至虹山橋。徘徊橋上。再四遂自投於水以死。年止三十有一。龔使人尋之。書院不得。啟其臥室。於案上見其訣父書。及與己訣書。拍案驚叫曰。介萬死矣。三日得其屍於白沙鋪。端坐沙中。面如生。其下有清泉一泓。先是介萬喜扶此。有白泉沙者附焉。辨論相往復。文思益奇。至是而其識乃驗。龔既買棺以殮。呈其書於徐公。且述其死狀。公喟然署其紙尾曰。嗚呼。生真死矣。自石君去後。余不能早為扶植。致生益孤憤。余不能辭責矣。介萬卒之十年。孟詞始登癸丑會榜。為忌者中傷。乙卯赴補殿試。卒於京邸。竟不得成進士。與介萬皆酷貧。無子。詩文皆散佚。見朱東鑑如古堂文集

蒼叢編卷十二

清 曲園居士纂

壽先生

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反臺灣。不旬日。有衆數萬。於是隴彰化陷鳳山。所嚮如破竹。獨淡水城不下。淡水圍竹木為城。無土石。自其年十二月至明年五月。攻最久而城獨完。民不為賊。文武官莫在。惟諸暨人壽先生為之守。先生姓壽名星。字同春。以字行。而壽先生之稱為著。以習文法。佐人治更事。至臺灣。當是時。淡水同知潘凱前沒於生番。代者程浚。方按捕大甲。城中空無人。爽文以其衆入。程浚子倉卒攜印走。而浚別戰死。先生與其輩數十人。俱縛坐堂。皇下。賊故聞壽先生能識官事。顧不知孰為先生。一一誰何之。已乃從先生求計畫。先生曰。而屬以烏合之衆。頗兵荒城中。何以食。官軍至。聚而殲旃。靡及矣。凡兵分則見強。合則示弱。而奚若。賊故搜城中無積儲。則皆曰。然。因脫先生械。留其黨守城。而自出四掠。於是壽先生客淡水久。其胥徒皆故熟習。其士民皆故信服。頤指目語。精神響答。潛糾義兵。風雨倏合。出不意。就同知廳事。駢斬留守賊三十六人。卽日閉城門。為朝廷守。賊聞大駭。悉衆反攻。先生部

勒其民。日夜登陴。樵蘇既斷。發屋掘鼠。得閒輒出。選鋒擊賊。有死者。明年五月。賊稍引却。道路通。署同知徐夢麟始以印至。次第招安白石湖。勦洗金貂尾寨。擒叛官彭喜。一切倚先生為辦。是時與文負隅據大里杙自固。我兵環營其外。疑莫敢入。先生不勝忿。謂夢麟曰。賊介恃其衆。今日戰。明日戰。可勝殺乎。不如入也。速入取其首。餘將瓦解。夢麟以其言。書軍門。不報。三請。然後得。指麾由大甲。分六路進攻。先生別以若干人。由西路入。而鹿港之兵。遷延失期會。既入。無援。馬蹶被獲。賊恨先生久。至是大喜。相與攢刃支解之。時先生年七十有一矣。又明年。嘉勇郡王渡海。檻與文斬京師。臺灣平。有旨贈先生知縣。陰其子聽一官。見王芭孫淵雅堂集。

吳鈞翁春

吳鈞字陶宰。自號曰玉田生。江蘇華亭縣人。其曾大父懋謙以能詩有名國初。世謂之華卒山人。至是百餘年。而鈞復用布衣稱詩。鈞生平不應舉。不知家人生產。所好讀書。旁通天文。勾股金石篆隸刻印之術。而尤自力為詩歌古文辭。其於文好深湛之思。於詩不苟作。務自矯厲。不同俗。性介潔。時時為人教小蒙童以食。有一子三女。無完衣。所居梅花書屋。在城東委巷中。詭垣塌井。鈞處之浩然。不輒受人一錢。人亦不

敢輒餽之。華亭自明入本朝。代有聞人。文章氣節。翰墨昭一世。鈞生衰絕之後。憫傷鄉先生風流墜地。文獻軼亡。乃日曳敝履。蹙蹙問巷間。訪尋遺文。渝墨故紙。手自編寫。人各為傳。欲用漢唐人總集之例。悉錄當時撰著。勒成一書。以為掌故。未及成而卒。年五十四。鈞雖靜退。足迹不出數百里。交游不過五六輩。無由自發其恢奇。然既讀書。考論天人之際。究觀今古。其氣耿然不可下。又頗近酒。酒酣謔音。輒以誚其坐人。莫識也。既以窮死。縣人乃掇拾其所為。獨樹園詩。鼠璞詞。各一卷。為刊版以行。鈞故寡與。獨與其同縣翁春交善。翁春字曙鳩。一字辨登。亦字澹生。別自號石瓠。不知其家世。小時與母沈居北郭外。菜花溼。挑菜自食。偶過里塾門外。里塾兒負課。春為誦之。如流水。塾師怪問。則曰。顧常往來。聞師教讀。習之耳。指其字。初不識。春便從塾師乞問。大義歸。而以意推測。句讀遂自能讀書。又別丐市肆棄筆。從牆壁間畫字。人以是誇詫之。聞於縣貢生姚培謙。姚故以著述自名。家多藏帙。奇愛春界。以所宜讀書。且周給之。使卒學。已而里人沈大成致之門下。講以所聞。遂能詩。於詩好元人。不言李杜。於作字。好孫過庭。其為人耿介。與鈞相似。博覽感激豪宕。不如鈞。而周謹亦過之。對客清坐。如木偶。寡言笑。有招之飲。靡不往。歲常拜培謙大城墓下。與其里人沈

梅相交惟餘三十年。生館其家。死殯其室。梅亦雅操士也。先時大學士諸城劉公。以侍郎督視學政。行縣聞其名。欲見之。不可。公乃手書為卷以贈之。旁縣王侍郎。視中歲假歸。禮先於春。春亦莫逆也。性篤孝。善事其母。不娶。無子。有同產弟。不知書。其故人門弟子。相與葬春。并葬春母。又哀校其所為。賞兩茅屋。詩四卷。與鈞詩偕行於世。

見王芭孫
淵雅堂集

錢繼升

繼升錢氏昌其邑也。居吳江之保障里。今屬震澤。崇禎八年。以選貢授郡通判。不就歸。是時天下多盜。而含山盜最桀驁。繼升家饒於財。一日有二人踵門云。奉主命。貸銀數千兩。必得以返。詢之。乃含山所遣也。繼升勞以酒食。為好言慰之曰。銀不能卒備。幸緩數月。當齎至山中。其人約期而去。繼升念曰。盜不可藉之銀。且豺狼無饜時。不如以家之所有募士守禦。庶幾全吾鄉里。因具狀請於官。得便宜從事。乃立格募兵。歲方饑。聞者先後至。家有木仆地。繼升言於眾曰。能舉此木者留。未幾有崇明武學生黃扶搖等四人至。皆黃姓。號曰四黃。遂命訓練曹伍。里人吳彥康等亦別集壯丁。自衛。皆聽繼升指麾。含山盜惡繼升負約。率其黨至。鉦鼓喧闐。若甚可畏者。里中武

士皆持兵。設弓指之。盜惶駭。詭言吾曹欲往木瀆取糧。不過假道貴邑。何紛紛為。繼升使謂之曰。爾既無意侵掠。何不藏爾兵器。盜不得已。舉兵器歛之。繼升縱兵奮擊。盜殲焉。久之。盜有沈判者。乘大舟。擁黃蓋。駐野泓蕩。聲言欲為含山報仇。繼升兵少。力不敵。時職方主事吳公易。以兩都失守。倡義起兵。有眾數千人。因抵職方。借其兵。職方初難之。卒與舟師二百。而黃扶搖等率之以歸。繼升偵判船設砲。患之。遣人偽為乞人。至其船丐食。潛以鹽酒滴礮中。及判發礮。皆不起。繼升用砲壞其船。遂獲判。先是扶搖獻計。謂盜來必乘舟。舟必蔽以葦席。若用絲附條。而灼膏射之。則糜爛矣。從之。於是盜船盡焚。煙焰四起。李膏藥者。判黨之勇者也。繼升與搏戰。幾殆。有許某者。斬膏藥。懸其頭溪橋。繼升乃徐訊所獲之盜。殺其素為盜者。赦其脅從者。頃之。盜復夜入里中。不遂。自是不復至。閩藩聞繼升名。使以禮聘。謝不往。而吳職方敗走。大軍購之甚急。跡及繼升。繼升與吳彥康皆被逮。繼升有辭得免。并彥康亦免。繼升與弟威皆能文。威中順治丁酉鄉試。以同榜有事。謫寧古塔。繼升亦牽連至京師。病卒。

見張士元嘉樹山房集

鄧觀瀨

鄧君觀灝。萍鄉故家子。幼有至性。隨父悔庵公官京師。師授詩至蓼莪。輒泣。人異之。父遷蜀提刑。以巡鹽舊案逮。還論死。賴朝恩矜緣。繫園三載。灝夙有句贖志。父慮其無濟也。漕督楊勤敏公。諗乃公為吏郤清介。官當不以貧敗為灝謀者屢。乃徧走齊鄭燕趙間。晝夜墮叢莽。狐鬼嗥嘯相逼。一僕劉章阻勿行。弗顧。遇獵火出焉。聞闕抵京。訴步軍統領阿果毅公。叱曰。爾擅入禁地。不畏死耶。命繫暗室。君度父無生理。誓自殞守者一武弁。聞哭聲。詢故。義釋之。他日復伺間。訴於相國傅忠勇公及阿公馬前。傳語阿曰。褲子冒譴救親。難能也。宜上請。阿亦惻然。二公取其辭入奏。得旨准贖。傳遣飛騎為孝子賀。蓋深重之也。納鍰入。父獲免。見劉鳳誥存悔齋集

周書昌

周先生永年。字書昌。濟南歷城人。結茅林汲泉側。因稱林汲山人。先生衣服飲食。聲色玩好。一不問。但喜買書。有賈客出入大姓故家。得書輒歸先生。凡積五萬卷。先生見收藏家易散。有感於曹石倉。及釋道藏。作儒藏說。約余買田築借書園。祠漢經師伏生等。聚書其中。招致來學。苦力屈不就。縣令胡德琳延先生與青州李文藻同修歷城縣志。即出其書肆力搜討。既成。學士朱筠目以詳慎。後成進士。欲入山治儀禮。

被徵纂修四庫書。授翰林院編修。文淵閣校理。當是時。海內學士集輦下。皆欲納交。投刺踵門。然深相知者。新安程晉芳。歸安丁杰。餘姚邵晉涵。數人而已。借館上書。為四部考。滿書工十人。日鈔數十紙。盛夏。燒燈校治。會禁借官書。遂罷。先生於經史百氏之言。覽括畧盡。觀其大義。筆章不句。自謂文拙。不存稿。故歿後無傳焉。見桂馥

吳大始

吳君諱宗元。字大始。號岱芝。浙江石門縣人也。少敦至性。砥節勵學。以歲貢生終。嘗遊省會。天台齊息園師主教敷文書院。執經從焉。書院居萬松山頂。有一樓居。極高。虛君榻其上。每日讀經史雜文。至午刻。則始去。取工部全集朗誦之。聲徹遠近。每首必百過。隨以丹鉛。率至夜分屏止。次日復然。先是君熟於明詩。綜所作詩。酷肖高青邱。李崕。同諸家。嘗錄以正於息園師。評點訖。謂曰。詩儘佳矣。百尺竿頭。可進步乎。李杜韓蘇四家外。勿屬目可也。自是遂專志杜陵。性奇偉。不羈。不好與凡人儔伍。嘗與朱笠亭。沈雲樹。蔡漫叟。諸先生相唱和。餘弗顧也。嘗言吾少時。曾作一圖。橫劍三尺。南華翁居左。指說之一虎。士類荆軻者。居右。鋒聽已居中央。作撫掌大笑狀。名曰說劍圖。其雄致如此。既專精讀書。不下樓者月餘。忽值意有所會。輒入西湖山中。經宿

不返。每談及浙東山水如天台、雁宕、赤松、四明諸勝，輒勃勃然欲往，然卒不果。以老親在堂故也。自壬午至甲辰，迎鑒獻賦者三，受知於寶東皋李鶴峰、錢稼軒諸學使，復攜詩質於沈歸愚先生，名稱籍然，屢擯棘闈，一不以介意。謂子侄輩曰：吾以勵汝曹耳。通塞之故，命也，亦時也，吾不得而知之矣。中年後頗出游，南浮嚴瀨，北抵燕臺，東至登萊，瀕海諸郡游蹤所至，慷慨懷古，一寓於詩。客囊如葉，不計也。歲戊申，子文照領鄉薦，赴都門，君欣然束裝同往。泊舟京口，抵焦山，大雪忽作，遂冒雪登岸。冰凝路滑，截雙竹作杖，歷崎嶇而上，懸崖冰著長二三尺許，拂之鏗然有聲。乃觀周鼎、讀瘞鶴銘，謁焦先生像，俯眺海門，周覽雄壑，比返舟中，已濕透重綿矣。其豪曠好游，蓋天性然也。鄒曉屏先生聘入山右學使幕，得一佳卷，輒朗誦不去手。素不讀律，而明敏有斷制。鄒公每以大案相質，未嘗不心折。晚歲家居，栽花課孫，里中以詩文就正者踵相接。有片長津津樂道，預修嘉興府志，表揚節義，不下百餘人。精醫理，頗諳內典，耽心禪悅，手輯四十二章經，施諸寺院，蓋閱歷既久，進詣益精。從前雄傑之氣，爾時淡泊之神，不知者謂為殊趣。在君則一以視之而已。歲庚申七月初十日，微疾正襟端坐而逝。年六十九，有南樓稿若干卷。

見戴殿泗風希堂集。

吳祿室

吳翁名祿室。字在中。涇縣茂林都人也。父一橋。早卒。母楊氏。遺腹生翁。家貧廢讀。有戚某攜之至南邑。為人襄質庫事會計。旁午無少閒。然念念不忘母氏。一夕薄暮。陰雨中。蒼頭持書至。翁色變。以為吾母病矣。啓緘讀之。信然。即擬疾馳歸。其肆主慰之曰。君固當速歸。奈大雨如注。何。翁不聽。持燈就道行。至次晚。則前溪阻隔。大水汪洋。求一筏不可得。天愈昏黑。居人動色。以公無渡河為戒。翁曰。不念母。何以子為。燭跋易以新。光散亂不甚明。遂脫衣履。擎諸手。徑衝波去。初祇沒脛。愈進愈深。至中流。燈失。水沸騰。直際頸額。翁號泣曰。天不使我見母耶。俄而身體上竦。浮出水面。兩足跟如有物度之立者。忽撞入淺瀨。則安然登岸矣。旋著濕衣履。蹣跚抵其家。叩門入省母。母曰。苦我兒矣。日者言我年盡五十一。今已及矣。忽得腫脹疾。飲藥無效。殆將不起耳。有頃。醫至。診視訖。曰。疾不可為也。翁聞之。痛迫於中。俯首雨泣。旋閃入厨下。袖一刀。詣無人處。以口嚙左股。刃之。得肉寸餘。舐切如泥。暗投烹鼎。雜諸羹以進。母燕之疾頓瘳。自後更二十有一年。至乾隆乙卯。母始卒。初翁受創後。痛而踣。半晌時。強起。漬血痕。裹以布巾。甫畢。鄰人見翁神色異常。時詢之。不告。以實。嗣後見翁舉

臂無力。且不時病。伺而觀其裸。堅詢始知之。仍戒勿洩。見朱龍集

許剛中

君諱穆宗。字剛中。號履亭。姓許氏。世為海甯人。早失父。家貧。乃輟儒業。習賈。無一核之居。賃屋於吏部橋南。奉其母。而身往來吳越間。嘗雪夜步行百里。并日而餐。母供養備。已而家日裕。作室龍山之麓。橋名其堂曰經德樓。曰萼樓。塾曰汲修。以孝友忠信教其子。延名師誨之。學皆克有成。君貧時。嘗夜得遺金於途。伺其人而還之。為人賈。有誤界以五十金者。數百里返之。其營宅也。里人有將構橐者。潛以骨一罌。置其下。君見之。惻然。命改地。瘞之。加蓋薦焉。其人大感愧。一夕移之去。且詣君謝。君終身不言其人。嘗就相人相。曰。公瘦形鵠立。音聲越然。身有二十餘子。如丹砂。法當立其家。然有大厄。今且至。已熟視指之曰。此所謂陰隔文免矣。未幾鄰家火。火延三十餘家。比至經德堂。風返火息。有於火中見神人五。導火行。至君之屋而沒。羣以為陰德之致云。見張惠言茗柯文集

僧如鵬

如鵬不知其何處僧。宋先生大樽遇之天台。則以為台山僧矣。舊傳台山中虎不噬

生肉。麋鹿見人不驚。古以為佛國。諸老僧多聳茅居之。狀甚癯。問其年。搖首不答。與之金帛。無受者。是既可怪。今聞如鵬。偉然七尺軀。目如巨星。語纚纚。喉舌如古吐。今何為而亦於是邪。入其茅。不設門戶。聞其吟聲。石裂而谷響。紙稿投大鐵甕。人鮮得見之。天下僧寺。天台方廣尤多。度前代大藏佛書。如鵬偕之。觀期月。以徧茅中。無食具。日或飲一甌水。盡一溢米。或數日不食。其貌益壯。豈不更怪矣哉。見陳賦白雲文集。

何梅生

君名承先。字梅生。甘肅武威人。幼而夷曠。邈然高厲。嗜讀書。熟于注疏。尤精綜史漢。凡鄭賈之說。顏李之注。皆言之鑿鑿。如以弗骨肉。乾隆乙卯鄉試。經題為詩小戎首。章之前六句。典試者苦不得佳構。從落卷中。搜獲君文。考據獨詳。數激賞之。視所謂四書制義。皆超逸。非俗手可辦。乃拔第一。為解元。時典試者湖南羅翰林修源也。得君喜甚。延譽公卿間。而其名日起。嘉慶乙丑成進士。改庶吉士。戊辰散館。授知縣。官福建長泰。君於事。御之以簡。時或登山臨水。賦詩自娛。而尤湛于酒。庚午調南安。未抵任。病卒。君任者曰鳳。有神降其署。書字縑沙中。為詞一闕。署梅生。眾惟曰梅生先生來也。先生喜飲。曷飲乎。則又書曰。予為廬江城隍神。將至某處。鞠業忽忽不暇。

鮑見張樹義
素堂集

沈杞望

沈祖惠字杞望號虹舟烏程之馬要人父在義贅吳江平望李氏祖惠生而母卒育於外王父母仍為外氏贅壻外氏無嗣因冒李姓乾隆壬申領解第一其秋會試第二改復沈姓除江西高安縣知縣祖惠殫精帖括弱冠有聲屢困場屋年三十四游陝甘學政幕中始銳意詞章為西征賦兩年乃成賦既脫稿并自注合一萬五千六百四十許字賅洽閎深上揜潘岳交河王侍郎蘭生曰千餘年鉅製也其詩亦各體穩稱五律尤高渾峭拔逼真唐音年四十一而倦游以帖括授徒鄉里潛心理學厭薄詞章先時業本棄之敝簏與並世名流絕不通聞問並世名流亦鮮或稱道之登第後為四書講義自負理學正宗復不為時論所重以故祖惠畢生無詞章名亦無理學名及卒其高弟子王元文蒐輯遺詩得三秦游草四卷洞庭游草一卷拾存草二卷經進草一卷謀付梓不果余得之合編為虹舟集

見藏可均
鐵橫漫稿

吳星萃

吳君諱星萃字東聯陽湖馬蹟山人父桂枝以名進士為經師受業弟子數百人修

撰金先生榜太保大學士董公誥其尤著也君未冠即補學官弟子已而依董太保於京師凡客京師三十年屢試不售欲南旋因循不果年未三十即喪婦無子亦不更娶有友人姚君者官曹縣令請於太保偕君而東嘉慶十八年林清之黨將為亂金鄉令吳堦捕得崔士俊即羽檄各縣緝賊至曹姚令不之信君力陳利害並為設鉤致方略甚具姚意稍動而吏役多賊黨奔告其魁知事洩遂先期攻縣署入之急求得君叱曰勸令捕我輩者汝耶君曰然恨令早不聽我言使汝曹猖獗至此吾年七十有二豈畏死耶賊益憤攢刺之被數十創姚令一家亦遇害賊去有營兵數輩至君卧積屍中見之呼曰吾已無生理幸加刃令我即死兵憐之為斷氣管乃絕吳堦既得崔士俊旋誅其黨數十人金鄉獲全遣人聞行求得君屍棺斂如禮請以君名附奏得旨入祀忠義祠

見陸繼輅崇百藥齋集

樵煙野客

盛子履有樵煙野客傳云樵煙野客者居於韜光靈隱之間丙子秋余過西湖冷泉亭憩飛來峰下聞呼猿洞口有吟聲攀崖入有屋數椽童子倚門余問吟詩者誰不對請見不許固強之乃導余入松毛為籬藤蘿屈曲屋小而深筆牀茶竈位置整潔

一客凭几而吟。年六十許。頽然秀削。清而不枯。鬚髮蒼然。衣冠甚古。揖余問所從來。余曰。聞吟聲。故來。客曰。余不知詩。何能吟。且請坐。命童子煮茶。談吐極清遠。其音吳音也。叩以姓氏。不答。亦不問余姓氏。余心異之。見几上真山居圖卷。自題樵煙野客。即呼之曰樵煙客。喜謂余解人。見余扇頭自書秋草詩。頗欣賞。取別紙手錄。字法秀勁。道逸於宋大家中。絕似山谷。余更異之。客呼余為秋草君。薄暝。余辭去。客亦不復留。越三日。余復造焉。則客已先坐冷泉亭。邀至舊所居處。淪茗溫酒。摘園蔬烹池魚。殷勤勸餐。笑語款洽。酒半酣。縱談史傳。上下千古。如示諸掌。兼及文章詞賦。升降源流。羅列淹貫。而於近人著述。皆似無足當意者。余大驚。索其詩文。則皆隨手散棄。惟示和余秋草詩四首。讀之。琅琅然。瑟瑟然。而頗有哀悽之意。余屢詢之。客曰。僕非逃世者。流少年亦嘗弋獵浮譽。中年人事多故。鬱鬱不樂。所居近市。往來皆駟僮。無可談者。余乃攜書一篋。放懷山水。作詩文以自娛。此處離家不過二三百里。然已六七年不歸矣。余為黯然。客曰。君可作竟日談。遂欣然留宿。自童子外。別無他僕。門庭闕然。一樽相對。意致閒暇。余又以里居姓氏問。客曰。君何俗見之。未除也。竟不告。明日。余歸。客吟孟襄陽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之句。一笑而別。翌日。余復往。則落葉滿

階。蓬門深掩。立於叢篁雜樹中。見水聲潺潺過澗。一僧從澗後出。余問客何在。僧曰。客為誰。曰。樵煙。曰。樵煙為誰。余指其廬。僧曰。是偕童子。買小舫。載書篋。移居於雲棲寺後矣。余悵快而歸。夜不成寐。晨起策蹇孤往。歷梵村。入雲棲深處。徧問之。茫然不知山中有是人也。見盛居士蘊素閣集。

王瘦山

瘦山王氏諱熾字緝熙華亭人。家亦貧。瘦山刻苦讀書。為學官弟子。授徒養其母。道光三年。夜霖雨。江以南皆澤國。松江尤甚。斗米錢五六百。瘦山脩脯不能餬其口。然堂上甘旨無少缺。未幾疫大作。母遺疾不起。不克斂。貸三十鎰。始成喪。然後不盥洗。不寢息。埃垢積首。泥生髮膚。搏膺而呼。悲酸結塞。一日。天未明。憑棺慟哭。退而自書曰。不孝子王熾。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以親喪故。累人不如死。即潛入後舍。啓其扉。扉臨河。自投於河而死。平明家人起視。後舍扉啓。庭中闌無人大。駭適買棉紗人來曰。吾見南門大張湮東岸白楊樹下。有一尸。麻衣草屨者。此其是耶。急覓之。則瘦山也。面如生。戚族賻以餼。皆痛哭。買棉紗人亦大哭。有吳司訓惕庵倡義葬其母。并葬瘦山。卹其寡稚。月如千錢。見盛居士蘊素閣集。

許所望

許所望字叔翹。安徽懷遠縣諸生。工為詩。而通兵法。喜慷慨趨義。嘉慶壬戌冬。宿州亂。民王朝民李勝才破宿州。所望嘗率其戚屬王冠英出積粟三千石餉軍。且助平賊於陳家集。嘉慶癸酉秋九月。河南亂民李文成據滑縣。內結林清。驚京師。其黨走山東。林清既伏誅。山東平。王師方會圍滑縣。兩江總督百齡駐徐州。安徽巡撫胡克家駐亳州。為江南防守。亳州有歸德人楊七郎者。盜魁也。擁眾引河集。其黨洪廣漢據保安山。與潁州亂民沙占魁等互勾結。伺隙未動。胡中丞知所望名。以書招之。使帥鄉勇助防勦。所望集邱惠齡張國綱謝崇訓等十一人為隊長。率八百人至亳。乃畫策曰。楊七郎猛且狡。聞吾在軍。備且密。宜計誘之。命張國綱謝崇訓率健兒八人偽為逃丐。投詣楊。楊果喜。越五日。誘至邱家集。楊忽疑曰。若為許所望來耶。時楊眾百餘人。崇訓出不意。斷楊左臂。眾大驚。張國綱疾呼曰。吾張國綱也。立刺殺數人。國綱萬人敵。與邱惠齡同攻破宿州城者。賊素震其名。遂大潰。所望率兵至。賊黨擁七郎奔。或謂七郎死于路云。於是保安山洪廣漢眾亦大潰。沙占魁等竄至水城白廟。所望追殺數人。會滑縣平。其餘黨來合。與亳賊南焚會亭。所望戰於公基湖。令列十火。

鎗土埠上。曰賊至二百步發。令眾伏地勿動。曰鎗發。乘煙突擊之。賊大潰。追數十里。斬獲無算。亳州罷防守。蓋不煩五營一弁一卒也。當百制府防守徐州時。儀徵縣屠倬率河南人張永祥團練鄉勇三百人。將助徐州防事。平解去。張永祥嘗以鄉勇四百人擊破川楚賊於廬氏縣。議功補外委。張永祥不知書。而恂恂如讀書人。人呼之為張鐵鎗。云謝崇訓以功授練潭汛。所望兩辭廬鳳道珠隆阿及胡中丞之叙功。以諸生應鄉試。見陳用光太

白廷英

白君諱廷英。字嶽鍾。始祖貞興。平人。前明漢中教授。遂家洋縣之仙里村。君讀書通大義。率妻子耕作養母。中年家漸饒。七十後復閱舊書不倦。數為通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建宗祠。延師訓里中弟子。纂族約家法。意嚴嚴不苟。乾隆乙卯。君年六十八。縣廷舉鄉飲酒之典。君力辭未與。鄉人咸謂君之齒德固無愧也。是時湖北教匪縱橫。嘉慶丁巳臘月之末。由蜀渡漢江而北。約十餘萬。蹂躪終南之南。近山幾無完村。明年戊午春。督鄉人築村後之張家寨以避寇。二月二十四日。賊陷城東雍家寨。使人馳覘之。歸報狀。君熟視已寨。曰吾寨庶幾免乎。厥後賊數萬突從東來。鄉人望風

股栗多不敢居寨上。寨上人不二三百。賊急攻鎗矢雨下。君戒寨上人堅守。而賊衆大呼曰。逃為善。否且屠。衆莫固志。丁壯悉由塞而墜去。賊蟻附而登。君知不免。大罵遂遇害。君之次子。筐君頭負去。賊逐之。筐倒頭落山下。從弟廷才。廷揚亦抗不屈。俱壯且焚之。明日。舉家號哭求君尸。尸焦爛不可識。以右手駢指辨得之。頭不可得。諸子號呼禱祈山靈。得於谷底。次子婦李氏。同日刺死。又殺其二孫。寨之將陷也。有健者以石碎賊之腦。立死。或曰。君之姻黨張清。或曰。君之從孫德助。之從子文翠。被脅不降。至寨西廟墜子。縛梧桐下。剗其腹。梧桐由是立枯。見岳震川賜萬堂集

魏興

興安新城城隍廟旁有孝子。曰魏升。父成祥。母張氏。生二子。長魏興。次繼宗。成祥早歿。皆充伍鎮營。嘉慶二年。繼宗戰死。龍王溝。興以母年將八十。貧不能娶妻。遂退伍。樵備以供母。嘉慶五六年間。歲凶。斗米過十錢。嘗易米為母作餐。而私食糟糠。腹常不果。今興年六十九。無以養。拆屋半間。賣瓦木易米。又賣屋後柑樹。安康廩生張鵬翼聞其事。欲親見狀。晨訪之。託言買柑樹。將入門。興阻之曰。母尚未起。令鵬翼從牆外望見焉。入門炊爨了。無欺曲。鵬翼往新城。每日自塾歸。過其廬。輒私窺之。見

魏興侍母。左右扶持。問煖寒。如孩提狀。因問其鄰童子。魏與與其母。日何食。童子曰。興喫包穀麵。其母所食。麥麵也。鵬翼訝興目不識丁。人方厭其龔。事母乃能如此。方其壯年。能樵。傭易食。今年衰。不賣屋。樹何待。賣屋樹後。又何物奉母耶。知府上元葉君莅任。鵬翼上書言其事。請以粟周之。葉公從所請。每月禮賜之粟。繼又捐廉為之區處。作長久計。使興母子飽餽以為常。見岳震川賜萬堂集。

徐金霖

徐金霖字翔千。號湘坡。為長洲諸生。世居吳縣洞庭之東山里。人以徐夫子稱之。欽其行也。居父喪。哀毀骨立。母嚴太孺人。以悲痛成心疾。往往喜怒失常。嘗然夜不眠。惟聽人歌。始睡去。公於是令諸婢皆習歌。時或怒。盡斥諸婢去。命公及其弟諱文鵬者。歌公不能歌。取古詩。曼聲誦之。弟為之和。又以弟體弱。恐其以勞致疾。因請曰。是愚且音不佳。不如我善歌。太孺人領之。於是命公獨歌。每夜深。諸婢睡熟。公獨嗚嗚不已。輒至達旦。或命之舞。輒奮袖低昂。作拍張狀。見顧純長集。

汪良緒

孝子姓汪氏。名良緒。字繼武。吳江人。世居城中。其父邦楨。以好博破家。母張氏。直諫。

忤意為所逐。孝子日夜號泣求返其母。父怒并逐之。於是奉母至平望之戰河。依其妻父王某以居。久之。父窘困不能自存。亦來依其子。初汪氏本素封。張亦饒裕。母雖被逐。尚攜其奩中物。值數百金。孝子為置田四十畝。以供養饒。至是父又盡斥去其田。乃貧無立錫。惟賴孝子館穀以養。然孝子奉事惟謹。即與他人言。未嘗一語以父為非也。暑月多蟲。為父置帳。輒鬻之以償博進。孝子撤己之帳。以與父。父又鬻之。如是再四。孝子無如之何。則亦裸卧飽蟲。晨起蟲跡斑斑然。徧其體。其妻欲為之假帳。度夏。孝子感然曰。吾父無帳。吾具忍安寝乎。其母抑鬱多病。孝子親侍湯藥。未嘗稍輟。母歿之歲。適館他所。聞母疾作。亟歸而河冰合。舟楫不通。徒步數十里。值津渡處。履冰而過。見者皆股栗。蓋急于視母疾。不自知其蹈險也。其居母喪。哭泣無常。朝夕則寢地不稅經帶。雖寐必屢覺。覺則連呼阿母不止。鄰人聞者皆為流涕。如是久之。遂以毀致病。未及終喪而歿。歿後人視其枕。則以麻布包土塊也。年二十有八。無子。一女尚幼。孝子能為詩及古文。有遺稿若干首。現藏莊集。

壽州某孝子

壽州某孝子。生而父以歲凶出謀食。遂不返。孝子長。母告之。既貧。且足跡未嘗出里。

開漠然無可為計。見其鄰有招魂者。私念虛空可以神氣致。乃於人靜後。登野橋四面呼父。半年後。聞一面似有應聲。益疾呼之。又數月。聲漸近。久之。若咫尺。乃問曰。吾爹耶。爹安在。曰。吾死矣。循聲往。骨可得也。明日裹飯而往。循聲行。竟夜三四十里。比曉而宿。連夜復行。三數日。聲止不前。比曉乃詢其里人。言姓名狀貌。僉曰。是某也。死四五年。已瘞某所。因發而抱其骨以歸。母方以孝子不返。屬里中求之。而孝子已負父骸至。乃大駭。羣稱孝子。為嘗授州中人。令補載州志。久而忘其姓名矣。見李北洛養一齋集

浦近倫

浦孝子。名恒。字近倫。常熟縣東北鄉。曰福山鎮。瀕海而俗獷悍。浦氏獨柔愿。至孝子。尤恂恂如不勝衣。家貧。販於江北。一夕心悸。曰。吾父殆病矣。急航海。颶風陡作。檣帆摧折。前舟俱覆。榜人不知所為。孝子自操舟。徑渡。父果病亟。孝子事醫。晷目不交。曉者十晝夜。刲股進之。竟獲瘳。又數年。乃卒。孝子縛草墓側。日負販養母。夜則宿草舍中。值風雨。嚴坐達旦。人多憐之。孝子弗顧也。孝子年六十餘。每祭。奉楮捲。未嘗不泣下。嫁其兩妹。析家具三之。曰。女弟猶弟耳。父病亟時。鄰夜火。既延及矣。孝子以身蔽父。風猛甚。火忽越廬而過。左右鄰湯如。而孝子家獨無恙。孝子父士瑜。善事母。數歲

時侍母食。日止粥一餐。士瑜食故緩。所持寶空器。母察而憐之。近倫之孝。有自來矣。

見豫原相
天真閣集。

曲園居士曰。王藝齋家相。名香堂集。亦有浦孝子傳。言父病。割股以進。母病。復割股。妻王氏。竟以哭姑死。其妹當母病革時。亦割股一門。純孝。尤所難也。附著之。以補斯傳之缺。

呂德興

旌德朝首呂氏有樵而孝者。曰德興。以鬻薪為養。性質直。與人無狎。有不可。雖衆強之。弗能得。人號之曰冷面。惟事親則融融然。所居先世遺宅。與衆十數家。分室而居。一日。宅中火起。衆盡出。孝子不見父所在。亦出。出而求其父不得。則冒火復入。見其父於煙焰中。欲負以出。而火延無路。父麾之曰。我已老。不得出。數也。爾隻身犯火。可脫。顧我俱死。何益。孝子泣曰。父在火中。子焉有出之理。遂以身擁衛其父於所居室中。俄而室之四周盡燬。而此室獨完。孝子與父均無恙。人見其冒火入也。曰。是必死。相與歎息。見室未壞。異之。既得其狀。則皆曰。天相孝子。天相孝子。事在康熙十七年。今其室尚存。村人咸目其地曰火羅圈。室曰孝子居云。

見董桂敷
知室集。

戴兆本

旌德留村有戴孝子名兆本。縫人也。少隨其父以縫衣為業。年十三。母歿。哀毀異常。兒以父故。時自節抑。每忌日生朝。則慘泣踰日。事繼母如母。既娶。常執業隨父。不離左右。父病。噓孝子亦自減飲食。百計求所以療治者。不得。則剝肱肉糜以進。卒不起。存子慟甚。既葬。廬於墓。朝夕稽顙哭。聞之者為之感愴。墓距家三里許。念繼母時歸。自視止於中堂。不入內。妻出見。但戒以善事養。語無他及。居墓者三年矣。其情如一日。里人時於暴風苦雨中。見墓所若有神物來降者。又有芝草之異。以為孝德所感云。見董桂敷自堂集

程永傳

程孝子名永傳。字子亮。小字八十官。世居婺源城西。父宗裕。服賈楚蜀間。十餘年不歸。無音問。死生莫知也。當父出門時。孝子甫四歲。家貧。年十二。即隨祖父習賈江右。既而母及祖父相繼卒。孝子年二十。乃孑身走數千里。尋其父。旅食或乏。絕既盡。楚地入蜀。抵重慶府。詢之鄉人。容其地者。則其父實死於是六年矣。孝子慟絕。亟叩求其墓。人曰。初葬江南義冢。後有故交石某。以其地卑濕。移至高原。未審其處也。孝子

則日泣。從故葬處。躋山越阻。徧求之。不可得。返守故葬處。晝夜哭。有老僧導以禱神。如其言。依方步察。以往距義冢。蓋十數里。高阜蔓草中。一碣露出。逼視之。則其父姓氏里居具焉。孝子跪而抱之曰。吾父在此耶。哀號不自已。觀者為隕涕。遂啟壙。視棺前和字符合。乃扶柩附舟東下。舟中坐卧不離柩。朝夕食必奠。遇三峽大江。彭蠡風濤之險。輒撫棺哀籲於天。既歸葬。服喪三年。於是邑中人皆稱程八十官孝子也。桂敷自
知堂集

江廷燦

江先生諱廷燦。字英三。號蓮峯。系出蕭江。先世自邑之江灣。遷城東。祖父以上皆未列士籍。先生少讀書。貧不能從師。諸經皆自誦。年十八為邑庠生。乃肄業郡城紫陽書院。從方還瀄。鄭炳也。諸先生學為時文。其文以前明隆萬啟禎諸名家為宗。尺寸理法。芟除枝葉。獨樹質幹。試輒黜。終不改為人介直。自生徒束脩外。不妄取一錢。先生為塾師。神夷氣肅。終日不出館舍。督課有常。講書詳盡。無燕談之友。歲首末離塾。不過十日。故生徒無曠業。邑中稱良塾師者。僉曰江先生。江先生云。見董桂敷
知堂集

薈最錄卷十二終

蒼霞編卷十三

清 曲園居士纂

俞鎮璋

俞君諱鎮璋字佩廷號素園世居安徽婺源縣東鄉永川里遠祖阜宋末以春秋經學著聞八元不仕君少孤有兩兄一弟同鞠於母家壁立衣食皆母倚母晚病君夙夜侍既歿常思既遷居顏堂曰思恩雖耄述母常淚下初母命服賈無資後以才實著或貸之金乃鬻茶於粵東自後歲常之粵東粵東人士及諸商旅接君者咸信悅君稱曰大伯爺大伯爺里諺尊稱也君老不粵遊寄聲問俞大伯爺者猶歲時相繼商人重利君以義初鬻茶主於某後某虧洋人金諸商恐累易主去君曰故交也獨不去而是年洋總商事者適更代代者至與某前厚令諸洋人毋促其金售茶必自其出於是諸商去者復來某薄之而益重君君於是利亦倍家浸裕履約如寒素而豐於義里中立義倉君命諸子捐白金數十兩以倡大更上君名予獎

見董桂敷自知堂集

方錦全

旌德方君錦全世居隱龍方氏故旌望也國初有字季玉五玉者兄弟皆好善君自隱

龍徙居版書。家不逾中人之產。而瀉樸惻隱。有其素風。年七十。偕妻汪氏進香九華。過太平縣許家礪河口。見山水驟漲。木橋被衝。縛筏以渡。有隨而漂沒者。盡然傷之。即欲易木以石。歸而省嚮衣食。計日儲資以待。至道光二年。思償宿願。而其地已有先君而為之者。今所建仰山橋是也。君乃慨然召其二子大廷。大成。謂之曰。人之好善。誰不如我。人既為之。而我獨無所效乎。於是其所居村口。有長楓樹。河發源績溪。水勢較許家口稍殺。河身亦稍隘。而每逢春夏盛漲。其奔衝漂沒之患。則略同。君自以年老。舉所積資。畀二子建造石橋。且令速成之。以及身親覩為快。次年值大水。隄岸頽壞。工費更繁。君虞事之不集。遂得狂易疾。大廷等尅期於五年二月興工。橋成而君疾愈。蓋時年八十一矣。君之欲建許家岸橋也。志在必成。徒以歲之不易。力之未有閒。不成於彼。而卒成於此。太平麻川一名仙源。今以名是橋者。從其始願而稱之也。見胡永瑛求是堂文集

徐有章

徐孝子。名有章。字子簡。其先名履泰。自崑山縣移居吳中。考曰明。字自遠。明崇禎末。選拔貢生。遊都下。甲申之變。孝子生一年矣。明之兄吳庠生曰時者。挈孝子隱居靈巖山。之象形。卷不復出。順治初。方需人才。令勝國貢舉人。並就吏部常調。孝子父明為人所

持度不免。就注廣東瓊州府某縣教諭。寓書於兄。以妻子為託。時怒詢之曰。生無相見。音聞遂絕。而廣東為桂王據。洎其滅。尚可喜鎮之。後連亂不定。明之作止不可悉。父乃審其棄官為僧。蓋激於兄之言云。孝子稍長。塔吳江金文通公邸第。朝夕南嚮。悲戀曰。吾父何往乎。遂裹糧若浙若閩。而廣之瀕海。若員山流土所治。靡不至。觸戈矛。犯蛇虎。三十餘年。無所聞。自是終身慘切。無伸眉日。傳遁迹之士。往往萃滇蜀。然二方尤荒憬。孝子年六十矣。益令家人縫氈製跛躄。為萬里行計。會婦家金氏。授四川松茂道。招孝子往。則喜曰。吾自此穿褒斜。入劍閣關。由江油左擔。窮黑水。入番境。不得父。將自越雋。涉大渡。至兩林。盡滇界金沙之源。雞足之窟。必有遇。不則僵仆霧露。不空歸矣。呼畫師圖其貌。與家人訣而行。至松潘。未幾。病卒於城西南之大悲寺。其二子某某。挾圖迎其喪。臨發。往辭金氏。返見圖像。有書數行云。形容憔悴。獨坐何為。紙上相逢。令人傷悲。又系七言詩四句。不署姓名。墨漬未乾也。驚問寺僧曰。適某寺老僧來。書此。自言亦姓徐。吳人。二子大駭。浼寺僧往跡之。曰。日暝。且城下鑰矣。比曉。叩其廬。應者曰。乍出未歸。歸無時也。二子欲止。極期必遇。金氏再使人探之。則已打包去。因止之曰。爾祖已離世網。度必不歸。且知爾父歿於此。適來即逝。豈而兄弟所冀遇乎。二子不得已。奉孝子之喪而

歸明竟不知所終。見沈欽韓幼學堂集。

陳紹蕃

陳翁名紹蕃字翰亭。世為常熟右族。久廷安。既歿。奉母益虔。隆冬必溫被。俟寢而後即安。夏日則以井水貯盆。徧涼牀簟。數易不懈。或遇疾。則衣不解帶。手治湯液。以進。兄弟兩家。久析爨。各欲迎養。翁卻之。蓋其母非翁不樂。翁不見其母。亦不樂也。壯歲鰥居。有勸續娶者。輒堅拒之。常謂人曰。我雖無婦。必不令我母甘旨有虧。正恐續者。不能如我母之意。反累我母不適耳。嘗清曉謁廟。為母祈福。路過石梅。滑入深澗。攝衣上岸。衣不沾濡。人以為神明護祐。興福構造祖塋。督率工匠。晨出暮返。一夕。夜半獨步歸。大風炬滅。時星月無光。迷失道。累累叢薄。傾跌數四。忽見燈光遠映。如有在前引之者。遂循其光而行。抵家。雞二唱矣。人尤以為孝感云。見王家相若香堂集。

孫輔

孫先生名輔字仲山。幸西。其別號也。武威人。祖詔官湖北布政使。先生少孤。乾隆庚申。學使嵩大司馬拔貢成均。先生年未冠也。而劣於文。既以高等為貢生。鄉人竊議之。以為大司馬與方伯有舊。故膺此選。先生聞而媿焉。發憤為學。適遭母喪。廬於墓三年。晝

夜讀書不輟。學漸有成。而是時山左牛木齋先生運震。宰平番。木齋號博學。士多就之者。先生喪既除。往從之學。同門為吳進士澄。吳孝廉鎮。吳秀才懋德。皆負雋才。善詩文。有三吳之稱。先生來學。既晚。質又魯。木齋未之奇也。而先生勤學。心專容寂。物不能搖。木齋每於課期。張盛宴演劇。約諸生先納卷者入座。文不就。不得與於酒課。每吳澄先納卷。文且佳。先生深思力銳。成文甚艱苦。終木齋之世。未獲一與於宴。而文亦佳。木齋嘗曰。吳超溪氣輕清而上浮。孫仲山氣重濁而下凝。固皆奇士。而孫之品。視吳為優。超溪澄字也。其人不羈。故木齋云。先生學既成。於制藝所造尤邃。以乾隆庚午領鄉薦。辛未成進士。是科狀元吳鴻雅以制藝自負。見先生文。欣賞焉。欲彙梓其行書。為孫吳合稿。先生以吳文肥重。不之許也。而先生文名自此噪四方矣。官廣東翁源。知縣。性坦率。不能事上官。未幾罷去。浪遊江湖。凡數年。落拓以歸。歸而從學者日眾。先生隨其材之高下。而導之文。各就乎範。往往徵高科以去。嘗語及門。制義代聖賢立言。非體會聖賢之理。文未有不駁雜者。以駁雜之文。弋科第。幸得之矣。其人亦必駁雜。此世之大患也。先生名譽日崇。至今陝以西。言理學。必曰孫西峯。西峯名景烈。武功人。乾隆己未翰林。而言文學。則曰孫仲山。其為學者所推服如此。見潘純奎集

孫福

孫孝子名福。元和縣人。生三歲。其父游雲南。久之。絕音耗。孝子稍有知識。從母索父。知其故。則唏然曰。是豈天上耶。兒當別母往矣。母以幼小之妾語也。呵止之。年十二。家日窘。急養母計。不得已而傭於人。積貲十數年。遣嫁其妹。娶婦奉母。乃泣下。長跼請曰。兒終不能為無父人矣。婦侍姑。兒尋父矣。母亦泣下。止之曰。兒父之出。廿餘年矣。雲南路一萬餘里。父即生。兒能識耶。則是終不得遇父。兒且不得父。兒且不歸。老身將寒餓死。孝子大慟。又一年。有赴官雲南者。復請於母。母無如之何。遂受傭往。抵雲南。徧問無知者。孝子於無人處。仰天泣。又時時從睡夢中躍起。或憐之。或笑之。一夕。忽夢有人如神人者。命孝子往見父。孝子違父時。方三歲。實不識父。而夢中神人為孝子言。從予往。當見父。則果見一老人。貌類己者。攬裾欲言。一哭而醒。以為積思所致也。後二日。於城南市肆。遇一老人。如所夢。詳問姓氏及鄉貫。真其父也。喜極而慟。慟定言所夢。父乃定期偕孝子歸。蓋其父初至雲南。拙治生計。稍後貨骨董為業。有所積。方切歸思。而又恐廿餘年中。人事變遷。歸且無以為家。比孝子至。知妻尚存。女已嫁。子有婦。則欣然欲歸。孝子辭其所傭者。奉父就道。而父於途中感危疾死。見朱穀知

沈仁業

沈先生諱仁業字振先吳縣人父某服賈安南娶於會安地之林氏林氏生二子一女先生為長子年八歲隨父航海歸而常以母羈海外為憾父歿先生年已長乃圖父生象渡海省母凡二年竟奉母及弟妹以歸初賈人至安南娶彼中女為婦者不得攜婦入中國先生之至會安又值兵亂林夫人攜子女竄山谷中不食七日矣先生求得之而無所為計有彼中人翁陳祿者義而陰脫之具舟舟及海颶作觸五指山舟人恐手足失措先生抱母泣仰天而呼有東風自空來挾舟過山達廣東之瓊州境瓊州故海口凡與安南貿遷者皆由是入內地國家設重鎮於此譏察甚嚴先生至瓊州而外洋女不得入中國上下傳覈稽留久之涕泗以請莫應也有老吏稔其狀謂康熙間曾有是事者檢故文書中得前案乃得如例以歸

見朱綾知止堂集

李文淵

李文淵字靜叔益都人生九月而能言早孤嘗言其師母邢答之數十乃折節讀書以古人為師視流輩鮮當其意者事母孝母多疾而靜叔知醫故母尤倚之歲丙戌靜叔病母持其手泣曰爾死我何生為靜叔亦泣對曰兒無患也靜叔夢雨雹及己身覺以

語妻。妻曰。聞姑言。夢電者。喪父母。非吉徵也。未十日。母果病。靜叔彊起視藥。目不交睫者數日。母歿。病遂劇。自為文。志其墓。又月餘死。既含而蘇。然毀瘠日甚。明年春卜葬。其母有日矣。靜叔復病。自度不能送葬。日夕哭。至嘔血不止。比葬。舉家扶柩出。惟一醫者守之。靜叔不食。亦不語。閱三日卒。以衰經斂。年二十有六。靜叔之兄素伯。工古文詞。故靜叔亦好為古文。所著論辨說。凡二十餘篇。嘗言昌黎韓氏之說。後人陰祖而陽絀之。如云性有三品。而後云。所以為性者五。蓋已分氣質理義而二之矣。後人謂分氣質義理言性。自宋儒始。何也。呂東萊疑為兼愛。以其言一視同仁。而未及篤近舉遠也。然則原人一篇。兼西銘之旨而過之矣。後人尊西銘而不及原人。何也。又言唐詩於本朝事。每無所忌諱。猶變雅之遺也。忠厚如宋。而蘇子瞻以詩下獄。至白樂天為樂府諷時政。遂召入翰林。唐詩所以不可及者。豈獨字句之上哉。其議論有根據而不苟同。多類此。既歿。同學私諡之曰孝悼子。見錢大昕集

周顥

周山人顥。字晉瞻。號芷巖。世居嘉定城南。性磊落不羈。而未嘗與物忤。家無儋石儲。而未嘗以衣食累人。讀書不應科舉。於畫獨有神解。仿古賢山水人物。皆精妙。尤好畫竹。

興酣落筆。風枝雨葉。無不曲肖。嘉定自朱松鄰父子。以畫法刻竹。厥後有沈兼吳之璫。周乃始。諸人皆精其藝。山人更出新意。作山水樹石叢竹。用刀如用筆。不假稿本。自成邱壑。其皴法濃淡均突。生動渾成。畫手所不能到者。能以寸鐵寫之。當時以為絕品。山人亦雅自負。其運刀時。若絲髮未稱意。雖垂成亦斧以斯之。山人多髯而善飲。自號髯痴。富人慕其畫。或致金幣。不即得。偶然欲畫。畫成。隨手與人。無矜色。人有延之者。或留半年數月。或到即辭去。嘗遊齊魯間。與單縣朱翁交相得。朱將往江南。山人附其舟歸。朱之兄方令嘉定。山人不知也。抵吳門。始知之。不告而歸。朱令異而訪之。避不見。朱去。任卒於蘇。乃幅巾往弔而哭之。其介持多此類。少時常病瘡。一夜醉歸。逢老叟。衣冠甚異。出一丸。啖之。五臟皆煖。忽失叟所在。經夕猶有異香。自是宿疾盡去。終身無纖介之疾。年八十餘。善飯健步。不異少年。乾隆三十八年卒。年八十九。族子笠。字牧山。亦工畫山水。晚以藝事遊淮揚間。諸公爭出重價購之。鄉人近日言畫者。稱大小周云。現錢大

胡其愛

孝子胡其愛。桐城人也。生不識詩書。時時為人力傭。而以其傭之直奉母。母中歲遘罷癯之疾。長卧牀褥。孝子常左右之。無違。自卧起。以至于飲食浚便。皆孝子躬自扶抱。一

身而百役靡不為也。家無升斗之儲。每晨起為母盥沐。烹飪進朝饌。乃敢出傭。其傭地稍遠不及炊。則出勺米付鄰媪。叩首以祈其代爨。媪辭叩。則行數里外。還致其拜焉。至夜必歸。歸則取母中裙襪污。自浣滌之。孝子衣履皆敝垢。而時致鮮肥供母。其在所傭之家。遇肉食。即不食。而請歸以遺其母。同列見其然。而分以餉之。輒不受。平生無所取於人。有與之者。必報母。又喜出觀遊。村鄰有優伶之劇。孝子每負母以趨。為藉草安坐。候至夜分。人散。乃復負而還。母欲往宗親里黨之家。亦如之。孝子以生業之微。遂不娶。惟單獨一人。竭力以養終其身。母陳氏以雍正八年病。至乾隆二十七年。乃以天年終。蓋前後三十餘年。而孝子奉之如一日也。母既歿。負土成墳。即墳旁挂片席而居。悽傷成疾。逾年癸未。孝子卒。見劉海峯集

張子焯

張翁子焯。字潛文。崑山陳墓人也。早歲有至行。父疾。剗臂肉和藥以進。父歿。祭祀必涕泣。及病垂絕。喃喃呼父不置也。篤於三族。患難共之。出私財葬族人棺。凡六七。漆工祁天章者。年四十不娶。翁與之金。勸之娶。祁諾。受金而去。明日過祁。察其容甚戚。詰之。不肯告。詢其鄰。曰。嘻。是以金歸而道遺。翁反。具金如前。往語之曰。適有遺乎。曰。否。如

是者。二翁笑曰。汝欺我邪。出金袖中曰。此非汝遺何。祁大喜。以為誠然。道見賣菜傭。失百錢。忿欲死。翁呼傭至家。令家人平菜。而陰置百錢菜中。錢墮地。翁佯驚曰。爾錢乃在用。是家中落。而施不衰。一夕歲除。慨然語其妻曰。吾往歲除夕。每懷金二十兩。饋貧交。未嘗有餘。今饋損於前。而金不盡。言未既。有相訪者。出餘金予之。年饑。平價糶於其鄰。不計直也。陳墓人至今思之。見彭尺木集

陳黃中

陳和叔名黃中。吳縣諸生也。自少通敏。為學長於史。深究前代治亂往復所由。以達於當世之務。乾隆初。應博學鴻詞科。被黜。乃客遊南臨洞庭。宣衡山。東浮錢唐。入閩北馳驅燕齊河岱間。當是時。上即位數年。銳意廣續列聖治績。紹往古絕業。中外大臣承明德。爭延致天下豪俊。虛己訪時政闕失。而和叔為大學士海寧陳公所知。乃上書陳公。論用人理財治兵三大事。其用人之目有十。曰分科取人。曰慎擇舉主。曰重名節。曰辨邪正。曰加奉。曰汰冗員。曰寬法網。曰覈名實。曰懲貪。曰酌道里以銓選。理財之目有六。曰定旂制。曰確錢幣。曰興西北之水利。曰輕征權。曰減漕粟。曰定鹽政。治兵之目有六。曰謹邊防。曰嚴海禁。曰練土兵。曰修軍器。曰簡帥臣。曰加月餉。陳公韙其言。頃之。詔求

骨鯁質樸之士。陳公欲舉和叔。應時和叔已去京師。屬其友沈椒園招以書。和叔辭焉。先是湖南巡撫馮公聞和叔名。辟置於府。土苗有小警。欲興師勦之。屬和叔奏草。和叔曰。此召亂也。撫而輯之。其可弗聽。和叔遂行。亡何苗叛。用兵期年。乃靖。已而漕督顧公。湖督孫公。閩撫王公。先後聘主章奏。援古證今。剴切詳盡。所奏或中格。每執奏至再三。得請。乃已。期於尊主庇民。不肯趨避形勢。揣摩風氣。為巧言。而諸公亦委心任用。不疑沮也。自諸公先後殂謝。和叔落落無所合。遂杜門不出。初至京師時。善山陰貢士胡天游。天游故奇士。負才氣。及見和叔。服其才。傾心相引重。天游豪蕩自喜。不肯循尺度。為勢要所排斥。竟窮死。和叔介然有節概。審去就。嚴取舍之辨。而其窮與天游等。年五十。九卒。居常恨宋史蕪雜。是非失平。刪其繁累。搜討先正舊聞。成宋史稿一百七十卷。又著新唐書刊誤。國朝諡法考。殿閣部院年表。督撫年表。十餘卷。詩文集四卷。其卒也。貧甚。不能治喪具。姍黨或以金賻者。妻張氏固卻之曰。奈何以貧故傷夫子義。償居以葬。

見彭尺木集

高士禎

高士禎。字廷三。山陰縣之梅里人。早孤而貧。與寡母弱弟居。稍長。入里塾。捧書泣曰。亡

不葬。存不養。豈與羣兒咿唔時耶。遂舍去。從其鄉人之服賈者。業於杭。不數年。母棄養。念所業。惟杭土宜。遷地勿良也。始卜居杭之泥孩兒巷。留其弟守墳墓里中。歲時伏臘。度江拜掃。望松楸蔚然。泣數行下。又慨同產異居。相對歎歔。輒數日不忍別。幼既失學。中年頗悔恨。聞人讀書。輒傾耳聽。即不解。亦欣欣自得。尤喜談塞翁失馬。張公藝書百忍事。得意時。曳杖高歌。雖詞涉淺俚。率皆勉人為善語。笑之弗顧也。有鄰家屋將傾。謀以木楮之。而正當其門。礙出入。咸謂弗可許。笑曰。不能助之新。更速其壞耶。脫不虞。安知被壓者。非吾與若耶。卒許之。又數為輕薄子所侮。後其人無俚甚。來稱貸。慨然如所求。而亦無德色。人以此咸呼為高佛兒云。其初至杭也。衣被單寒。嘗雪夜卧破屋中。殘甌不能堪。曉視被上已積素二三寸。故後雖豐臚。常舉往事語人。不敢浪擲一錢。以自奉。至義所當為。雖數十百金。不吝。又早失怙恃。風木之痛。不去於心。家人偶為製一鮮衣。設一美饌。輒揮涕屏去曰。吾先人未嘗衣此食此也。生平未嘗使人滌溺器。曰。奈何以不潔役人。遇老疾者乞食。必手自付與。視他丐獨多。曰。吾敬其老。矜其疾也。或嘗以過自貶削。輒標土音曰。吾土老。得至此。顧不知足耶。年七十有五。無疾終。乾隆某年月日也。士楨年四十時。苦澁溺不通。諸醫皆束手。有戚某。夜夢人曰。活高某者。湯打彈也。

明日物色之得其人於花市街。一賣藥庸叟耳。語之故。湯曰。吾知賣吾藥而已。為知醫。雖然。有鄭某者。余友也。蓋往致之。如其言。一劑而愈。現沈赤然五

吳氏兄弟

合浦縣張王墟。多大岡。複嶺。地幽阻。產介獸。居民掘土取之。乾隆己丑歲。吳氏兄弟仲叔季。持器入山。發未及穴。虎突至。搏仲。齧其肩。口半張。叔以鋤擣其喉。鋤柄短。手入虎口。虎齧手。叔踣。季惶急。挺鋤柄。連擊虎背。骨折。弗能奮。季益力疾擊。鋤柄折。虎伏地。吼震林木。季力竭。手柄喘虎旁。仲叔負痛匍匐號。村人糾眾趨視。見季與虎交困。前搏虎。虎驚起。血淋漓。踉蹌曳尾遁叢莽中。會日暮。眾莫能蹤。昇季歸。後數日。邑侯汪公龍岡過其地。召視創。且詢人虎相搏狀。感其篤兄弟義。給貲療之。復免其徭役焉。海門文鏡

莆田僧

莆田有官家子。年少出家里之某寺中。寺前多龍眼。僧眾資之以自給。已而為里中無賴子百十人所嫉。龍眼熟。盡而取之。寺僧弱。不能與爭。寺遂零落。是僧既出家。得其故憤然棄去。不知所往。閱三年。復歸寺。寺僧怪而問之。是僧曰。吾入少林學拳勇。將以禦暴也。及龍眼熟。無賴子數人復來取。是僧執之而不擊也。叱之曰。吾知若輩成羣有百

十人來繞吾寺。若輩恃衆也。若輩敢與我一人鬥力乎。若輩能勝吾。一寺前後龍眼。惟若輩取之。我一人勝若輩。若輩當服我。數人叩首去。約於某地鬥力。至期。無賴輩執兵械以待。僧以一棍入。揮之如折枝也。於是無賴子盡伏地。誓不敢繞寺。並戒以勿繞里中也。于是拳勇之名震莆田。然其技一試於此。後遂絕口不道。有少年嗜拳勇。且自負其技甚高。慕僧名。欲一得當於是僧。既見僧。絕口不言拳勇。少年曰。吾嗜拳勇甚。以是游於世。所游之地。莫余敵者。慕師久。敢以是謁師。師其以是教我。僧堅拒之。少年請益力。僧不得已。乃曰。試若技。或能當吾意。略以吾法示若可耳。少年大喜。踴躍試棍法。僧止之曰。若技甚俗。不足以進於是也。少年心不服。大言曰。師欺我。僧曰。我何為欺汝。汝棍圓而不方。濯而無毛。少年益不服。曰。棍本圓而濯者也。奈何以為俗。僧曰。圓者方之濯者。毛之進乎技矣。少年曰。奚為而方。奚為而毛。僧曰。是難言也。若與我交。則知之矣。少年踴躍以棍與僧交。僧執一竿坐迎之。棍交竹竿。竹竿東。棍隨之東。欲西不得。西竹竿西。棍隨之西。欲東不得。東若膠之不可解。若風絮之不自主也。如是久之。竹竿忽上指。棍入雲霄。僧曰。是之為方。是之為毛。少年乃自愧其俗。不敢請。見汪鑑汪子文錄

補履先生

蘇州府治東舊有學廢為文信國祠祠之西數十步有僦屋半間以居者補履先生也人持敗履往則為補治得錢以自給先生少未嘗讀書目不識字以補履所入從人問字識一字則餽以一錢後遂能編讀羣書門內橫白木板三四尺置亂書雜舊物其上其屋壁間亦多古書以是從之游者慕其好學皆稱之曰補履先生其讀書略觀大意未能深造也然一言感觸輒黽敏服膺大要以不欺為本與人言輒引之於善娓娓然若懸壺而瀉水也里中童子有來就學者不問修脯往往多至二三十人然不加督責任之而已以是未久輒散去散則補履如故卒年七十有五姓錢名近仁崑山人

子文錄

觀注

打卦者

華先生兄弟忘其名。倣儻不羣。家無錫之蕩口。日晡微行。至某里東。見眾方圍聚一人。使打卦。其辭旨精奧。類有元解者。異而尾綴之。比歷數家。益信其人。出華自後曳之。問焉。張目答曰。打卦者。固問答如前。華曰。敝廬咫尺。能一見過乎。遂邀歸。問答間。意殊傲睨。尋復持其具欲去。華彊之坐。使子弟出拜。願受業門下。打卦者顧而嘻曰。乞子固足任。舉比哉。不可。良久乃許之。頃之。華姻親某持盜刺來。華譁言。夜且被劫。盜刺者。盜將

劫巨室。先書名紙。使人投之。以為信。蓋緣古先禮後兵之意。且以耀其威武也。某述之。窘甚。華為言家有子弟師異人也。若請之。其可。當有效。某從華往請。打卦者俛首自循其髮。久之曰。事亦易。然使人慮不足任。必親往乃可。某曰。先生與若有故邪。打卦者喟曰。彼盜安得故我。我豈與盜故哉。怒欲弗往。某跪而泣。華亦前謝。乃往。既至。相其宅居曰。盜當從某至。取甄甃。列門外。為數壘。誠家人但闔戶寢。勿聲。家人陽諾之。實不敢寢。而打卦者寢自如。俄聞門外有人馬聲。隙窺之。見盜怒馬列炬。劍戟摩戛。聲錚然。前後約三五百人。及甄壘。而騁旅繞之。自初更至達旦。迄不進。盡異之。打卦者亦寢。問盜來乎。曰。來矣。來馬在。曰。在門外繞甄壘。曰。然則吾當出遣之去。眾於門外設坐。擁之出。坐定。舉塵麾盜若寐。盡仆。顧曰。繩縛之來。眾出繩。次第反接之。驅至前跪。打卦者大言曰。男子負簪力。不能為國家效命。反棄身匪類。以污辱鄉里。誠一死不足以贖。吾今實若。謂某可畀而百金。若再終不汝宥也。命解其縛。叱之去。打卦者亦取道歸。自館於華。饋遺贊幣。悉不受。彊之。則曰。吾今無事。此姑留於君。俟異日有用。當即取也。一日。趣華治具飯。以米四斛。云旦有客至。華如言具。至則二僧。儀狀雄偉。操閩音。始見。皆拜伏。起而肅立。拱侍。命之坐。不敢坐。有問。則跪而對。打卦者語之曰。止。今豈可以昔比邪。吾之

在此汝具知之。汝之蹤迹。吾亦自無不知。各以心喻。不在瑣瑣也。可即去。勿再至。吾已為若一供矣。因出所具以食。僧袒衣大啖。俄頃而盡。摩其腹曰。徑飽。自此至彼三千里。可弗再餐也。起而為別。再拜。皆飲泣。打卦者亦黯然。僧遂行。打卦者留居華氏。凡十二年。後值九日。生徒盡散。遣去。打卦者獨與華兄弟俱。逍遙隴畔。自得也。已指一地問近屬誰氏。具答之。曰。後可即葬我於是。華以其言為不祥。笑曰。何為修短有數。吾已盡明日矣。華兄弟驚而泣曰。自蒙先生不棄。承視杖履。有年所矣。然終不獲一識。先生里居姓氏。實所遺恨。今日月淹迫。先生甯忍竟無一言邪。打卦者亦泣曰。薄劣誠不足為長者道。必欲識者。吾腰帶間藏有小佩囊。歿後可取視之。翌日竟卒。啟視果有小佩囊。中帛書徑寸。語皆隱約。玩之。蓋鄭氏故臣。而隱憫以遜世者。僧當即其屬將。故在播遷。猶不失禮如此。乃具棺殮。禮葬之。如其指。別構特室。奉其主。世祀之。囊頗秘。不肯示人。聞至今尚存藏於家。

見毛燧傳
味蓼初稿

海老人

昔傳海上翁。乘槎入天漢。見織女。得支機石而歸。迹涉虛無。初不深信。後有人從番舶還。訊所經歷。云航海先至崑崙山麓。陟岸取水。賽神。乃發。仰眺崑崙。半入雲表。人罕至。

之莫測高廣。山半飛瀑。從天而下。奔流入海。去百里。砰訇聲如震雷。不可逼視。相傳為
天河下游云。意其迂。猶未之信也。及游珠崖。與馮合谿。日夕盤桓。各述異事。合谿云。郡
中有海老人者。才無家室。來往聚落間。相傳百有八十歲。貌如少艾。行步如飛鳥。不食
不饑。多食不飽。叩其術。曰。無之。自言其故。則甚誕。而不經。曰。壯時曾為海船舶師。一日。
航海。連十二艘出港口。黑風暴作。漂泊星散。各不相知。老人艘入陰霾中。不計日夜。同
舟大恐。籲天丐免。須臾風息波靜。遙見一島。兀立中流。艤舟就之。島上有尊官。下車擁
蓋。佇立持冊候來舶。既維舟。尊官勅吏唱名。舟中估客無一遺者。各令登岸。乃點檢貨
物。按籍貯庫。然後領眾見其國主。主大怒曰。若前許送十二艘來。今惟一至。得不大誤
公事乎。遣人促之。還報曰。已逸矣。不可及矣。左右請曰。貢期迫近。不容少稽。盍選其最
貴者。約而獻之。三請而主乃可。下令搜於內帑。次日。百珍七寶。絡繹登舟。明珠拱把。珊
瑚尊車。未嘗見也。將解纜。操舟之徒皆用彼人。來者無一與焉。老人止之曰。此吾舟也。
爾國借之。爾人操之。萬一有失。將誰問乎。必吾與乃可。否則有死而已。舟不可奪也。使
不得已。還白其主。三復而後許之。偕然亦間於舟中。彼人操船。出沒巨浪中。如履平地。
老人喜之。行一日。見海中洲。高聳石碣。大榜其上曰。河海分界。弗解其義。遂順風揚帆。

湍流而上。遠矚水勢。如疊嶂。如層灘。如梯階之待登陟。漸近漸平矣。行一日。乃得安流。祥風搖曳。卿雲縹緲。夾岸居人。碧闌朱戶。男女耕織笑語。無異人間。老人茫然不知所屆。欲往問之。風迅帆疾。舟不為駐。行一日夜。曉起。見日光發海底。隱隱聞鼓吹聲。仰視城郭。金碧迴環。貝闕瓊宮。香雲飄颻。舟既泊岸。復有尊官檢視如前日狀。惟按籍呼名。老人弗與耳。尊官叱曰。此何地耶。凡夫乃與俱來。使者曰。此舟主也。不肯捨舟與我。以死請。主弗獲已。乃許之耳。尊官回奏。可其請。偕之升殿。殿上垂旒宸衣。儼若至尊。老人戰慄。頽首不敢視須臾。命坐賜饌。眾皆坐。惟老人久立。布末席。乃令之坐。坐定。上食。行酒。皆冠冕貴人。飲食非人間有也。老人踉蹌不自安。酒三行。乃辭出。尊官引至鷗首。謂老人曰。汝得至此。天幸也。食天厨食矣。既活汝命。且獲長生。老人諾諾致謝。究不知其所屆也。既發舟。瞬息還至其國。國主不復見矣。老人索還前貨。及同舟之估客。使者以實告曰。此龍宮也。昨朝貢者。天帝釋也。與汝同舟。盡入水族。不可復還。惟汝幸食天食。得歸人間。延年住世。善保汝體。可成地仙。否則無病脫去耳。老人疑懼交集。固請不已。乃引至海濱石竇中。諸估客咸在焉。面目猶人也。四體已為魚鼈。相視墮淚。不能語矣。老人恐。乃乞歸。有人操一葉舟。招之使渡。遂附焉。令閉目。少頃抵岸。失舟所在。問其國。

土則交趾海濱也。恍惚其事。如夢初覺。值鄉人之商于交者。載之歸。越三甲子矣。其自述如此。他無可驗。惟食天厨膳。至今毛孔常有香氣。鄉有病癩者。與之宿。輒得瘥耳。始信天河下游。與海相接。逆流而上。復入天河。容或有之。因為之傳。用釋乘槎之疑。見群集

汪初

汪君名初。字絳人。先世徽人。遠祖某。始徙居杭。刑部主事名憲者。君之祖。候選大理寺寺丞。名瑜者。君之父。君自少雋爽。未十歲。即耽吟咏。稍長。博習經史。十七歲。入邑庠。君母梁安人。山舟學士女姪也。學士精鑒賞。君數從譚論。學士喜。收弄前人題尺。而君獨愛詩。牋門攤書肆。有所見。必購得之。裒成十數巨冊。國初諸老輩手蹟。皆得之。遇佳風日。輒焚香展讀。意翛然甚適。偶拈筆為山水小幅。清拔似元人。風雅士多樂與君交。君亦灑落自喜。大理君家素豐。既而中落。鬱鬱不自得。徙居吳門。又屢失意於省試。遂慨然入都。謀諸友人。輸貲為庫大使。試仕於蜀。君少工詞。所為滄江虹月詞。少司寇王蘭泉先生見而激賞。比入蜀。攬山川奇險。則詞益進。黃天蕩馬當。潯陽驛樓。諸懷古作。岫蕩蒼涼。深得騷雅遺意。廉使方公績。愛君才。招入幕中。文酒娛燕。不以屬吏待也。嘉慶十三年。

六月。四川馬邊廳獮夷作亂。總督發兵勦捕。君從廉使往。凱旋上將吏功。君名在焉。以縣丞補用。而君遽歿矣。君體素羸。善病。能食酒。而飯不過一甌。其歿也。年纔三十有二。
見許宗彥鑑
止水齋集

汪楊嚴三文學

諸生汪家禧。仁和人。楊鳳苞。嚴元照。歸安人。儀徵阮侍郎元督學浙江。三人並以高才生受知。嘉慶四年。侍郎巡撫浙江。立詒經精舍。招致三人在其中。家禧年最幼。而沈篤銳敏。好學尤甚。性謙下。常若不及。六一泉有神位數百。類皆前明湛族破家之遺老。莫知其蹤跡。家禧一一鈎考得之。撰六一泉神位考三篇。閱書積千餘種。其他所著。有意林翼東里學人詩文集。鳳苞早以西湖秋柳詞。有名於時。為人性僻。不樂至城市。於經學小學。皆有根柢。尤熟諳明末事。嘗為南疆逸史跋十二篇。終身不娶。六十外卒。元照生而識字。四歲能作大書。八齡據案作諸體書。求書者盈戶外。江南以為奇童。性倜儻。不樂市井。所著有悔庵文鈔。詩鈔。詞鈔。娛親雅言。爾雅匡名等書。三人者。皆方聞彊記有守君子人也。楊許宗彥為之傳。
見許宗彥鑑
止水齋文集

葛大賓

葛先生諱大賓字興森號寅軒先世自蘇州徙居湖南遂為湘鄉人幼而端重動止異於常兒長而益自檢制終日危坐言笑不妄盛暑不袒焚香把卷默識微吟性耐劇飲雖醉不亂或久無酒終亦不索怡然若有以自得也乾隆之末海內文人以靡麗辯博相高昆明錢南園侍御澧獨以剛方立朝視學湖南以正誼篤行風楚之人所取率多端士先生既受知於錢公補縣學生員益折節自繩跬步必衷於古訓學徒遊其門則先教之以忠孝大節下至飲食起居出處語默取與毫釐各有法式從則貞吉違則耻辱至不得齒於人聽者往往汗下先生四歲喪父哀毀若成人年十三值父忌日出主以祭主動仆地粉面剝落脫去葛字微露周字蓋木工飾周姓廢主為之者也先生痛哭引咎告墓易主卜日乃祭事寡母左孺人也鉅細必躬疾必嘗藥生徒有餽必歸以獻嘗隆冬獨坐心動急自館所馳歸入門數呼母母方與仲兄負暄後院聞聲趨出而屋後山忽積壓坐席破碎里之人以為先生誠孝之所感也母歿勺飲不入口者五日既葬衰服終其身腰以下無復存寸縷兄弟五人既分居矣適員纍纍無以自存先生則請於母復同居如初即有所入絲髮不以自私兄弟歿則庀其喪無子為之立後道光二年朝廷開孝廉方正之科有司舉先生應詔或勸之一詣京師謁選先生曰是可

以躁求邪。十二年壬辰十月二十九日。卒於家。春秋七十有一。配左氏。前卒。時先生年
纔三十有奇。終身不更娶。見曾文正公集。

蒼叢編卷十四

清 曲園居士纂

沈起

沈君諱起。初名方。好學。善屬文。工詩歌。通經史百家言。不拘箋注。能自出意解。皆成確論。家貧。冠折巾。衣襟裾不完。往往至日暮不能舉火。饑寒益自奮。時海甯查孝廉繼佐。負重名。傾動天下。士爭歸之。君一日叩孝廉之門而請見焉。孝廉與語。竒之。曰。吾相天下士多矣。無如君者。君亦曰。是真能知吾者。君之名於是大振。會閩中許公多為學使者。君應試。卷越幅。乃揭編號。餘紙書曰。身本孤寒。年幾三十。無所見知。公人倫冰鑒。方遴選真才。而身又累越幅。良用自悼。然愛才如公。幸勿以微眚。束之高閣。許君得君卷。竒之。及見此紙。尤竒之。遂錄補博士弟子員。覆試日。故呼君。休以威君。應對不屈。許益竒之。時年二十有八矣。自是試輒高等。查孝廉操選政。君實佐焉。已而孝廉曰。君當自出手眼。與世共見。書賈亦遂聘。選有臨秋等集。學者宗之。君素好竒。有直指某者。橫甚。按嘉禾。郡守以下皆膝行。怵惕。謁文廟。命君講。君進攻乎異端。章曰。太祖高皇帝云云。直指倉皇出位。旁立。鞠躬屏息。終講不敢忤視。既欲搆君過。不可得。又以知名士乃止。

甲申變聞。君痛哭出血。既聞馬阮所為。益憤甚。顧無可一用其奇者。乙酉六月。君病創。乃走東禪寺。慨然賦詩。若將以縊服終者。因更其名。而字曰墨庵。世遂稱墨公云。君既棄世。益肆力於文。以自成其一家言。拔新領異。探幽抉奧。莫不羽翼六經。而文勢縱橫。不可方物。江左名士咸推重焉。君常曰。明之亡也。不亡於閹賊。而亡於東廠。因作明書傳集。更原禍始。絕筆於成化十二年秋。始設西廠。又學園集八卷。大易測詩逆。春秋經傳引。四書慎思錄各一卷。測杜少陵詩一卷。今國語八卷。續集一卷。詩存。資暇錄各一卷。宗門近錄二卷。康熙二十六年七月十六日卒。年七十一。天水法嗣如庵。經理其喪。葬某都某鄉。在東禪寺之東南隅。題曰。故明秀才墨庵沈公之塔。見魯道扶集。

蔣之翹

秀水聞溪。為江浙接壤。其族大者。為陶氏。王氏。若蔣氏。無聞焉。至啓禎朝。有蔣處士者。與俗殊尚。孤清刻苦。家多藏書。博古自好。而不遇於時。當弱冠。應小試。為姦人所誘。遂陷於理。累誤終其身。益杜門讀書。通五經之學。裏糧至南都。遊於焦弱侯先生之門。學益進。而處士務自韜晦。海內未有知之者也。年三十。注釋離騷。鐫行於世。識者翕然稱之。而處士之名始著。復訂定晉書。乙注其謬誤。漳浦黃石齋先生見之。嗟賞。于是天下

咸購是書。而處士之名益著。及年四十。復綜次韓柳集。據文箋注。悉考之新舊唐書。逾年。書成。俄當鼎革。其板質之他郡。成帙鮮少。學者求之不即得。價益騰踊。處士之名復大著。自兵燹以後。聞溪災。資業傾廢。遷處不常。漸至貧困。因下帷以授生徒。生徒豔於時尚。處士必教以經史。及先輩名文。生徒相率遁去。而處士益困。旋始變計。志圖貿易。念先世以貿易為業。遂操作於權衡之中。凡貿易之術。主客往來。主人務為權詞詭說。曲致殷勤。以誘致羣客。處士耻之。立言必誠。必信。欲以移風易俗。未幾。巨商大客皆散去。就他賈。而處士益大困。久之。欲盡棄其書籍。自念非天下名流。能通羣籍者。我不輕授也。俄秋。獄曹公以憲副歸里。夙慕隱德。下交於處士。言論相洽。隨以所藏書歸於曹公。公得書。報以兼金。得免於困。處士既受金。即閉關不與世往還。同里陶孝廉子襄。筮仕景陵令。將之楚。欲就問景陵風土人物。及為政大端。不得入。乃隄垣而與語。聞者怪之。健戶二年。蒐葺楊李一郡諸名集。自洪永訖啓禎。采定詩歌若干卷。題曰楊李詩乘。郡之高賢大良。貞夫隱士。得藉以表見。其有功於楊李人物。為甚大也。自詩乘告成。始啓關延客。繕寫副本。藏於家。越兩年而處士歿矣。處士名之翹。字楚穉。別號石林。生於明萬歷甲辰。歿于令康熙丁未。年六十有以。其詩歌自甲申以前。名曰甲申集。後之所

作名曰甲申後集。處士自注。騷後欲髣髴三閭遺迹。簪簪入楚。游南嶽。覽三湘七澤之勝。隨所感觸。往往見之於詩。故集中楚詩為多。見沈墨庵集

史以慎

史孝廉諱以慎。字真常。任邱人也。幼穎慧。日誦千言。年十七。中前明庚午順天鄉試。數上公車。不第。甲申後。絕意進取。顏其堂曰粥若山房。讀書賦詩其中。累旬日不出。苦介寡合。同邑惟劉常也。心一兄弟。及殷擴四李。性符相友善。聚則分題命酒。不及世事。晚慕竹林諸人。高自脫略。使酒作達。遇飲必醉。醉必發狂。或歌或哭。跳擲拋擊。傾杯倒瀉。淋漓濡濡。人厭避之。呼為酒狂。或露頂行街市間。逢人輒問我醉否。或言醉則怒。未醉則曰與我飲一名。同殷李諸人飲醉。乘城見支更吏大呼曰殺殺。卒以為賊也。奔告邑令。令倉卒偕數役弓刀來捕。至城悄然。惟聞鼙聲相和而已。乃以燭照劉枕戶。限臥樓中。吐痕宛然。殷坐倚窗下。孝廉伏城垛。垂頭向外而睡。令曰飲何乃至此。命役分扶歸舍。他日過徐金吾。呼飲。時釀熟未壓。就氣挹而飲之。孝廉曰牛欺吾醉耶。以糜作酒。傾之馬槽中。即坐槽上。歌老驥伏櫪志在千里。慷慨悲壯未有也。又入張別駕舍。延客未集。陳設甚都。主人望見避去。孝廉徑詣爐取酒獨酌。張僮過。強牽問客。僮以某對。

孝廉大罵曰。往延史公。不如是。以彼位高多金耶。掀衣出醜穢灑漫堂中而去。其醉狂多類此。然性至孝。事母劉孺人。依戀如嬰兒。家甚貧。供母務求甘旨。夜必上堂問孺人安。侍婢答曰安。然後歸寢。雖極醉。不失常儀。親友知其然。值狂發。謬以家嫗出呼曰。孺人安。君醉可睡去。孝廉輒俛伏移時成眠。亦足見其天性矣。歲荒。家用不繼。隔日一舉火。未嘗告人。邑令翁年奕。賢者也。聞而餽之粟。孝廉曰。此活卑田院中人物也。甯可入史公腹。辭不受。其介若此。歲己巳。以疾卒。生平著作多。乘醉為之。醒亦略不收檢。散失不存。惟李性符齋中藏其粥若山房詩一冊。雜文十餘首。見龐雪崖集

藍忠

藍忠字宜侯。福建漳浦人也。生有膂力。讀書知大義。能孝於親。配卓孺人。尤盡婦道。宗族稱之。所居村曰墩內。在萬山之中。故有虎患。歲甲子。有巨虎奇橫。往來百里內。傷人不可勝計。臘月十二日。抵某社。為伏弩所傷。甚憤。四顧無人。跳踉大叫。聲裂山谷。所觸草木皆糜爛。直奔墩內村。過土地神廟。張牙舞爪。咬泥像碎之。居民閉戶懾息。莫敢有出聲者。公父元章。叔父裕公。比屋而居。時漏下可二鼓。皆已熟睡。虎既碎土地神。猶咆哮不肯已。衝撲附近人家。倒某門。攫二豕啖之。裕公夢中大喊。虎怒。撲其門。以世居山

中防虎患。門內植二柱。衛橫木擊之。虎竭力衝撲。不可以入。裕公恐。益大喊。虎聞喊聲。益大怒。狂跳登屋。破屋桷直下。斃裕公。糜爛其體。公父元章公聞弟有虎患。發聲助喊。虎復狂跳破公屋。撲元章公仆地。公持長刀直前鬪虎。卓孺人攜杆從之。虎舍父撲公。公舉刀刺虎中其咽喉。及入腹中三尺許。拔刀不得出。手餘脫柄。虎負痛復撲公。孺人從後抱虎。雙手搯虎頸。虎內既重創。不能自脫。公持手中柄連擊數下。惶急中。卒無以斃虎。孺人呼曰。斧。公急從門後取斧。竭力連劈之。比雞鳴。夫婦氣力皆疲。瞪目熟視。則虎已死矣。急視父尚卧地呻吟。乃共扶入寢所。以藥敷治之。天明。村人屠虎得肉二百有餘斤。越翌日。元章公竟死。公及孺人哀痛急切。喪葬悉如禮。觀者莫不下淚。里中父老士大夫謀欲白其事於令長。請以上聞。公泣且謝曰。忠不孝。獲罪於天。致使父叔喪於非命。忠雖倖留殘生。此心已死久矣。若又因以為名。是幸災而樂禍。忠尚得為人類乎。請謝尊長。切勿復言殺虎事。諸父老持之再三。公辭益力。僉曰。姑置之。無傷孝子心也。天道有知。大節豈終泯沒。尚留以有待焉。公長于韜略。後為武諸生以卒。見藍鼎元鹿洲初稿

徐夢麒

徐夢麒字忠移。潮陽人。少孤。從叔父明經轍受業。博極羣書。以五經中辛卯副車。甲午

登賢書。性剛方。不屑治產業。家貧甚。處之泰然。所得脩脯。悉與轍子均分。事叔母如母。邑人推孝友焉。先是麒為諸生。教授達濠。有寒士陳某。邑之華里東人。亦訓蒙於其地。兩人交相善也。已而陳病且死。與麒訣曰。死不足惜。但無後。負不孝罪耳。昔有某蠶婦。一男頗佳。願為某嗣。有成議。今已矣。言訖。嗚咽而卒。家不能具殯殮。麒拮据為之經營。寔焉。訪所謂蠶婦男者。則陳外遇產也。笑且詈曰。豎子。此不切事。今死矣。弗足責。無後為大。猶愈於他人子也。詢其狀。非六金不可。麒徧貸親朋。得金六。取其子。躬抱至陳家。里人聞輿中有呱呱而泣者。以為女客來矣。至門。停輿。皆駭愕。不知為誰氏親。眷羣趨視。輿夫揭簾。見抱兒出者。則龐然長鬚。昂藏一大夫也。里人皆大笑。麒從容呼其父母。告以故。舉兒畀之。里人皆感激泣下。相謂曰。此義人也。麒仍時省視。周其困乏。今兒已成立。生孫矣。麒生平慷慨好義。大都類此。見藍鼎元鹿洲初稿。

盧和

盧和。潮州靖海廳人。居惠來縣東郊塗城。身長七尺。顴面長須。為邑壯丁。順治乙酉。林學賢為寇。攻縣城。圍困數月。援兵莫至。內外信息不相通。縣令沈維煌與紳士謀求救。夜召和入計。事。命突圍赴郡乞師。和曰。諾。胸藏血書。懷二鵠。從城南絕出。夜暗如墨。人

對面不相見。和匍匐膝行十五里。至神前。道海而東。從守禦所。過潮陽。入郡。至則放鴿為號。夜或遇賊。則蹲伏如狗。又或似棄屍。賊竟以此給去。書得達。如是者二十四次。援兵至。圍解。見藍鼎元鹿洲初稿。

楊老痴

老痴姓楊氏。名貞。字彥恒。宣城北鄉人也。晚自號老痴。人皆曰老痴。老痴云。老痴少孤。篤學。獨喜為詩。不干仕進。顏其堂曰慈壽。奉母濮陽。無晨夕離。出則衣短褐。與農人餉婦。課耕田間。意有所適。便朗吟清嘯。不務刻琢。略似陸放翁。士大夫多樂從之游。成化間。翰林簡討莊昶聞老痴名。自江浦肩輿訪之。值一野老荷鋤。問老痴何在。荷鋤者微吟自若。莊笑曰。公即老痴耶。對曰然。遂握手。交極歡。老痴嘗暮春見。宴士游學。有飢色。吟以諷之曰。山前山後子規啼。聲聲叫道不如歸。士應聲曰。不是歸人歸不得。莫聽山禽說是非。老痴驚問姓名。曰左輔。字廷弼。江西進賢人。因揖留之曰。才如是乎。老夫伴讀。居歲餘去。成進士。以老痴嘗愛古琴劍。自京師致琴一劍。而老痴已卒。左輔官行人。冊封海外。既返。為迂道。哭祭其墓。感動行路。先是御史賀某按部。作憶母詩。限呵字。不成。召問老痴。輒續之云。回思拜別寒窗下。凍手縫衣帶線呵。賀叫絕。厚為之禮。其為

詩任真捷給多類此所居曰斗山有斗山集藏於家又愛橫塘山水遂移家焉其地一名燕窩卒年六十有七子綱緝世其業族益繁今號燕窩楊氏

見施閏章愚山集

方召

方召字虎鄰宣城人為諸生貧寒失志明亡山谷兵起召輒集鄉里號義兵久之不利聞明之宗藩有稱國閩浙間者脫身走從之授兵部司務署衢州江山縣事縣交閩越道苦驛騷官又乘亂漁利自便有急則走民益病召至誓父老寬征斂自謂官兵曹法得戢兵禁往來騎使毋暴民毋橫索厨傳民呼真父母時清師定浙江金華府久抗不下屠其城師次江山人皆震恐召謂事已去毋徒殘民許父老迎師而肘繫其印冠帶北向拜曰孤臣無狀以死報陛下自投井死丙戌八月七日也在縣僅二十九日出其尸如生咸歎曰骨冷泉香矣今置亭井上曰冷香亭蓋縣齋之西偏也晝夜常形見官為位祀於署民像祀於廟左右二楔大書不愛錢不怕死蓋其視事時常牌書此六字出則使人負以前驅云墓在城南景星山碑曰明忠烈江山縣侯方公之墓康熙七年同里施閏章過江山至井所弔以詩曰濯骨寒泉迴絕塵為全黎庶不全身誰知一月江山令竟作千秋俎豆人

見施閏章愚山集

劉日陽

劉生日陽。字若木。宣城北鄉人。父大生。為諸生知名。早卒。生依母氏。體羸貌寢。鄉人不能識。生生亦不往。千人。獨族弟祖琨善之。嘗借書讀。午夜不輟。已習為詩。所居臨溪。窮蹙無事。獨吟。修渚大澤間。不知者以為狂。而其人實恪謹。貧甚。為童子授句讀。閒與郡中諸詞人往來。業日進。焚其舊稿。益肆力學古。日有常課。毋敢缺。順治辛丑冬。娶某氏。貌亦寢。夕將婚。俄中疾。若斷股。劇腎者。不能交禮。移宿召醫。醫皆愕然。就醫於郡。疾革載歸。及門而卒。年二十有五。貧不能殮。祖琨為經紀其喪。其詩清新瀏爽。余嘗得數紙誦之。灑然如疏鐘江岸寺。細雨板橋村。葉黃山下路。霜白渡頭船。荒村羣鳥亂。破屋一燈昏。市近魚蝦春入饌。時危鼓角暮關心。古杉抱閣日光碧。芳藥垂階露氣涼。鷄聲一徑竹風內。煙火數家梅雨時。皆警句。為人所傳。然所積詩頗多。歲常成帙。或數易稿。死而零散。不見其全。為可惜也。日陽奉母謹。母死。日夜哭。已夢來告曰。兒夙世戒僧也。以心動墮此法。不當婚。若不婚。猶可數年活云。見施閏章愚山集

金俊明

金先生諱俊明。字孝章。吳縣人。少從其父宦甯夏。往來燕趙間。馳騁游獵。頗任俠自喜。

遼左多事。諸邊帥爭欲延之入幕府。先生意不屑也。既歸里。始折節讀書。受經于孝介朱先生之門。朱先生數數異之。補縣學生。名隱隱起。數試於鄉。不見收。最後復赴試。以焦氏易筮之得蠱之艮。其繇詞云云。先生愀然太息曰。天豈欲我高尚其志乎。吾將從此逝矣。遂不終試而歸。歸即謝諸生杜門。以傭書自給。是時明猶未亡也。踰年。流賊陷北京。又踰年。王師渡江。吳人始深詫先生知幾云。先生幼以善書著聲吳中。小楷師曹娥碑。行書師聖教序。悉有法度。晚益自名一家。兼工詩古文詞。四方士大夫聞先生名。以書若詩文來請者。相次不絕。里中軍人子。手不持一錢。亦日夕踵門乞先生書。先生欣然應之。不少厭也。以是三吳碑版旁及僧坊酒肆。率多先生筆。得之者爭相誇示。以為幸。間喜畫樹石。皆蕭疏有致。其墨梅最工。吳人尤傳寶之。先生年七十。徧乞常所往來者賦生輓詩。引陶淵明自祭文為況。蓋其為風流雅趣如此。嘗有學使者慕先生名。願招致之。不可得。因歎曰。清真絕俗。雖古之沈冥不過也。壽七十有四。見王宛亮集

翁天章

翁君名天章。字漢津。吳縣人。以諸生入國子。上舍。為人喜聲色。縱游狹邪。順治十四年。來京師。與妓馮金者相好也。已盡散其所攜貲。不數月。馮竟棄君去。更歸他氏。而君猶

日夜歎說不自得。每對客必曰：吾負馮生。吾負馮生云。於是京師人皆以君為狂。翁氏世居洞庭之東山。君之族人。有逢春者。故明中書舍人也。其豪邁尤與君類。客金陵時。有所狎妓寇氏。以色藝擅名南苑中。先後費錢帛巨萬。始得娶為外婦。已復游臨安。輦橐中金二千於腐廡下。一日被酒歸。蹴金傷其趾。遽怒呼曰：吾明日用汝不盡。不得復稱俠矣。遂徧召故人游士及妖童豔倡之屬。期詰旦集湖上。是日艤舫西泠橋。合數十百人。置酒高會。所贈遺纏頭無算。抵暮問守奴餘金幾何。則已告盡矣。又有彥登者。亦君諸父行也。少任智數。武斷山中。當明慈帝時。置姬十二。各建一樓居之。高甍畫棟。制如掖庭。為怨家飛章所訴。下巡撫捕置於獄。於是君與其族人出家財居間。久之始得解。蓋翁氏以意氣相尚。類如此。今相距不過數年。逢春死。彥登老且病。而君亦淩落長安中。迄無所遇。翁氏幾無復前日之盛矣。然君意氣如故。終不以此自悔恨也。豈真古之范少伯原巨先之流耶。見汪琬克峯集

王武

王先生武。字勤中。明太傅文恪公六世孫也。以諸生入太學。少時風流儻爽。不屑意舉子業。自讀書賦詩外。若投壺蹴踘彈碁馬射伎擊之術。與夫執花種樹養魚籠禽之方。

無不通究而尤長於畫。素善鑒賞。當王氏家門鼎盛。其先世所遺。及平時購獲者。率多宋元明諸大家名蹟。往往心摹手追。務得其遺法。故其所寫花鳥動植。信意渲染。皆有生趣。家本饒裕。而王先生雅不事生產。數為徭賦所困。又性好施予。親故間或有負之者。亦概置不問。計一歲所入。輒緣手盡。以是其家遂落甫壯。乃屏絕諸好。獨以高潔醞藉自持。所居為文恪公故第。其旁怡老園。有亭榭花木水石之勝。恒與賓從及諸昆弟。具蔬果酒食。觴詠其間。值其空無時。亦必清坐相對談笑。移日不倦。家既益落。而所作畫益工。諸好事者。評王先生畫。雖前輩陳山人道復。陸處士叔平。不能過也。前太常王翁煙客。亦善畫。尤亟稱之曰。近代寫生家。多畫苑氣。獨吾勤中所作。神韵生動。當在妙品中。於是其聲譽大噪。四方士大夫走書幣造請者。日夕相屬。寸縑尺素。流傳遠近。莫不鄭重藏弄。甚有作贗筆以售者。京師貴人。爭慕王先生名。出兼金訪求其畫。不能得。內閣宋文恪公。即王先生姊婿也。方貴顯於朝。移書招先生入京師。先生笑而不應。嘗語人曰。古之善畫者。莫一非高人傑士。以文行著者也。有如文恪公諸客。沈徵君。唐解元。文待詔之屬。其人皆能為畫。重不則畫豈能重人乎。蓋晚而自號忘庵。或徵其說。王先生告之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令余

之補剿。息機於此也。世忘余乎。余忘世乎。兩相忘。則去道也近矣。其屬意超卓如此。年僅五十有九。卒於家。居平善病。晚歲病屢發。不復多作畫。故人有貧乏者。輒強之使作。王先生欣然執筆曰。願以佐吾子晨夕需。族父年老。有孫女。不能嫁。王先生復力疾為作數幅。俾鬻以治奩具。客有以病諫者。王先生曰。吾財不足。而力有餘。敢自愛耶。先是積藏諸名蹟。及他玩好。甚夥。中歲斥以易薪米。幾罄矣。疾既革。又命諸子盡出篋衍中所餘。贈遺諸親故。無復存者。見汪琬堯峯集

沈通明

淮安沈通明。字克赤。嘗為前明總兵官。任俠輕財。好從中原士大夫游。士大夫皆稱之。數與賊戰。有功。順治二年。先是有巡撫田仰者。素習通明之為人。加禮遇焉。至是見明將亡。遂屬其家通明。而身自浮海去。通明匿仰妻子他所。會王師渡淮。購仰妻子。子急蹤跡至通明家。且並捕通明。是時通明已散遣所部。杜門久矣。捕者凡十餘輩。合譟圍其居。通明走入寢門。飲酒數斗。裂帛束縛其愛妾。負之背。而牽騎。手弓矢以出。大呼曰。若輩亦知沈將軍耶。遂注矢擬捕者。皆逡巡引卻。通明疾馳。與愛妾俱得脫。僦居蘇州。變姓名。賣卜以自活。未幾愛妾死。意不自聊。入靈巖山。祝髮為浮屠。已

復棄浮屠服。北訪故人於鄧州。通明故魁壘丈夫也。美須髯。以飲酒自豪。又善度曲。每醉。輒歌呼鄧州市上。間以曼聲雜之。酸楚動聽。一市皆以為狂。而彭公子錢其州人也。素有聲望於江淮間。罷巡撫家居。獨聞而異之。偵得通明所在。徒步往與之語。通明默不應。已詢知為彭巡撫。乃大喜。吐實。公捉其手曰。君狀貌稍異。必將有物色之者。非我其孰為魯朱家乎。引與俱歸。公亦豪於酒。日夜與通明縱飲甚歡。居久之。遇赦始得出。通明少以勇力聞。嘗與賊戰。賊射之洞腹。通明急拔矢。裂甲裳裹其創。往逐射者。竟殺其人而還。由是一軍皆壯之。今且年八十矣。膂力雖稍衰。而飲酒不減少時。任俠自喜。亦如故也。始居蘇州。變姓名曰申宗耿。及為浮屠。又名元弁。劉吏部公勇曾有序贈之。至比之前宋姚平仲。龍伯康云。見汪琬堯峯集

張霖

張處士霖者。字杏菴。世為新城東南杜柯村人。處士居張店鎮之東偏。有田數十畝。闢園一區。種松百頭。其南築小臺。東望花鐵馬公諸山。其北有亭有池。綠葵紅蓼。阜韭晚菰。取給有餘。處士生萬歷中。時海內無事。不樂仕宦。獨喜賦詩飲酒。以善釀聞鄉里。歲所收杭稻。租賦外。盡以供釀。中更世變。并屏跡逃俗。衰衣博帶。婆娑田野。以

終其身。始余過野寺。見處士題壁詩。異之。康熙甲寅。過訪其園居。處士欣然倒屣。坐于池上。指松謂余曰。是皆老夫手種。今五十年矣。時處士年已八十。意氣蓬勃。引滿勸客。如少壯人。自言生平不入城市。不謁官府。歲正月。則畢納一年之賦稅於官。故胥吏追呼未嘗及門。今老矣。旦暮且死。死則遺令子孫。以布衣斂。即日入壙中。不棺槨。不封樹。少讀漢史。慕楊王孫之為人。願以末路。師法其萬一。其言曠達如此。王見

士積漁洋山人集

劉任

劉任字宏父。一字繹弦。潁川人。生而一眸子正方。登隆慶丁卯賢書。嘗著唐巾。衣淺紅窄衫。乘駿馬。挾彈林薄間。或目笑之。先生弗屑意也。一日。謂家人曰。仙伯期我海上。某日暫還。當設醴相待。題一詩。有明白來時明白去。君看直北起雙鳧之句。遂瞑。至日。空中聞羣鶴聲。香氣冉冉下。人稍稍異之。後十年。先生故人客燕中者來云。見先生書一詩於西山蘭若。僧曰。日者一先輩留題。亦時時往來寺中。問其狀實。先生也。遲寺中數日待之。不復至矣。每問及見先生者。曰。承平時士大夫高自標持。先生居東郭。門楹內置碁一局。有過者。輒留與戲。販負傭保皆得掀髯攘臂其間。其於世

無吟哇皆此類

見劉體仁文集

曹永鼎

曹永鼎自號真陵子。汝陰人。予於己庚間。年少氣盛。妄意當世之略。真陵謂予曰。世將易矣。宜勿事事。眎一圖。記乾象之變。問其期。曰。殆不出十年。因慷慨歎息。真陵家故饒。招致四方士。談天文。遁甲。風角。鳥占。諸術。善騎射。技擊。又妙解音律。好彈琴。下及絲竹。匏革。凡器之可以成聲者。無不觸手調諧。其與世若嬰兒。每羣聚。使雜占射覆。為笑樂。率易其語。又嘗夜與步中庭。真陵曰。火在斗。當有主兵大臣當之。以日占之。在內不在外。未閱月。大司馬陳新甲。以泄禁中語。坐他罪死。甲乙間。依余居。己丑春。余出遊。真陵忽盡焚所藏識緯諸書。獨留一冊付侍者曰。以此貽劉子。越日卒。蓋文數篇。皆論琴理。見劉體仁文集

詹夢符

詹篆文。名夢符。父曰景明。甲寅山寇之變。景明病足。匿居旁草樓。篆文則脫身林莽間。見鄰村賊有舉火者。篆文心動。復還曰。賊至此樓。必為灰燼。蓋亟去。景明曰。若偕行。則父子俱死。無益。汝慎為宗祧計。篆文號泣不忍舍。竟負父以逸。未里許。為賊所

及篆文被數創死而景明以老病得免聞者皆為泣下。初篆文誕時景明夢箕星入室欲名應箕以志其瑞時貴池有吳應箕者亦感異夢而生負重名海內景明不欲相襲遂改名夢符後吳應箕以諸生死國難而篆文卒冒白刃以身殉父豈忠孝之氣上為列星先後固以類感耶。見毛際可安序堂集

劉宗洙劉恩廣

孝子劉氏宗洙字長源恩廣字錫三河南襄城人四冲之二子也明季闖賊構亂圍督師汪喬年於襄城四冲以從事佐城守城陷督師罵賊死並執四冲身被數創幾斃恩廣兩耳皆斷號泣負父以歸時宗洙已遁去聞父難往赴賊怒截其耳鼻後數載四冲遁疾宗洙取冀竊嘗之事甚秘鄰人郭景儀妻從壁隙窺見之以告景儀令海內傳襄城有嘗冀孝子者是也父歿破產營葬同季弟宗泗合爨養母數十年家庭雍睦其居有六燕共巢又芝生於寢門者三人以為孝友所感已而宗洙以明經授州司馬恩廣屢試不第遊太學當得官皆以母老不仕及母卒結廬墓側毀瘁骨立居歲餘恩廣竟得歐血疾學博馬奪錦至榻前反復慰解恩廣曰勿復言吾五內裂矣尋卒宗洙亦以積哀兼痛弟故相繼歐血遂不起里中私諡其兄弟曰孝友曰

純孝云。

見毛際可安序堂文鈔。

霍亮雅

霍則白字亮雅。曲周人。原名奇。字則白。以字行。近世少以字行者。亮雅與友人刺署字。蓋以為名也。而友人不知。以為慢己。亦以字答之。後聞之。呀然一笑也。父如白公。以進士為參政。好飲。早休致。亮雅好飲。如其父。父喜。更縱之飲。性脫落。恥問家人細事。與人無競。終其身。無疾言怒色。迨其老。貧矣。卒不肯覺。額向人。貌清癯。如鶴。語操南音。乍見之。不知其為河朔間人也。生平好尚。屢遷。好理學。嘗刻行先儒語錄。好佛茹素。持準提戒。勒須菩提象。處事之。好仙。奉呂純陽。憑箕語。倡和談話。如生人。好詩文。古人書。無所不翻閱。間為詩。清迥脫俗。尺牘隨手。類蘇黃小品。讀之解頤。好書畫古玩。能鑒別真贋不爽。得名人手蹟。雖片紙寶惜之。必裝潢為卷帙。瓦尊銅鼎。皆法物。位置精雅。好客。所居第。宏敞甲於邑。多叢臺複閣。吳越之士。至者如歸。供其館穀輿馬之費。無夕不高會。家以是中落。不恤也。好歌。常自蓄優伶。其自遠方至者。必窮其技。好博。作博疏。摹畫博事。曲盡酒闌燈地。呼聲動天地。常負負益豪。不以勝敗為意。好遊。遊不出數百里外。乘小犢車。車中自攜酒。所至有招之者。輒出已酒飲之。或

贈以金幣。聽人自取去。好潔。日輒數浴。几案無纖埃。令兩童子執箕帚隨之。涕唾必掃除。客謂其庭一草一木。皆有六朝風致。晚多病。諸好悉罷。獨好客益甚。不能飲。而卧觀客飲。客歡乃大喜。久之。病益劇。自知死期。與親故別。談笑而逝。年五十歲。見申集

沈頤

沈頤字朗仲。美髯秀碩。自幼不肯治舉子業。喜神農氏之學。黃帝扁鵲之書。受學於徐恂庵李士材。切脈處方。為人治病。決生死多驗。崇禎十一年。授太醫院吏目。不赴。居數年。而天下方亂。兵駐蘇州。無貴賤主客。文武悉就君。及錢唐人劉默生所治病。兩人齊名。後默生將治病太倉。鬼嘯于病者之榻曰。劉生來。吾事不濟矣。其一曰。不如先殺劉生。明日。默生入室。將診。暴病卒。於是獨有君。著有病機合論若干卷。付其門壻陸其清。藏於家。庚戌十一月。受戒於靈巖儲和尚。修出世法。明年正月卒。年六十有九。君寫字賦詩。畫山水小景。皆有法。以治病掩其他長。見顧云美集

孝賺

賊不詳其姓名。相傳為如皋人。貧不能養母。遂作賊。久之。為捕者所獲。數受笞於有

司賊號曰。小人有母。無食。以至此也。人且恨且憐之。一日母死。先三日。廉知鄰寺一棺寄廡下。是日。召黨具酒食。邀老僧。寺中痛飲。伺其醉。昇棺中野。負其母屍葬焉。比反。僧尚酣卧也。賊大叫叩頭乞免。僧驚。不知所謂。起視廡下物亡矣。無何。強釋之。厥後不復作賊。見王猷定四照堂集

汪魏美

汪魏美。諱淵。新安人。徙於錢唐。孤貧力學。舉崇禎己卯鄉薦。乙酉兵亂。奉母入天台。海上師起。羣盜滿山。始返錢唐。僑寓北郭。室如懸磬。處之淡如。當是時。湖上有三高士之名。皆孝廉之不赴公車者。魏美其一也。當事亦甚重之。監司盧公尤下士。一日。值魏美於僧舍。問汪孝廉何在。曰。適在此。今已去矣。盧公然之。不知應者之即魏美也。盧公遣人通殷勤於三高士者。置酒湖船。以世外之禮相見。其二人幅巾抗禮。盧公相得甚懽。惟魏美不至。為恨事。已知其在孤山。放船就之。魏美終排牆遁去。魏美不入城市。不設伴侶。始在孤山。尋遷大慈庵。又遷寶石院。匡牀布被之外。殘書數卷。鎖門而出。或返或不返。莫可蹤跡。相遇好友。飲酒一斗不醉。氣象瀟灑。塵事了不關懷。然夜觀乾象書。習壬遁。知其耿耿者。猶未下也。乙巳七月三十日。終於寶石僧舍。

年四十八臨歿。悉舉書卷焚之。詩文無存者。嘗思宋之遺民謝翱。吳思齊。方鳳。龔開。鄭思肖。為最著。方吳皆有家室。翱亦晚娶劉氏。開至貧。畫馬有子同居。惟思肖孑然一身。乞食僧厨。魏美妻死不更娶。有子。託於弟。行事往往與思肖相類。遺民之中。又為其所甚難者。見黃宗義南雷文定。

王征南

少林以拳勇名天下。然至於搏人。人亦得以乘之。有所謂內家者。以靜制動。犯者應手即仆。故別少林為外家。蓋起于宋之張三峰。三峰為武當丹士。徽宗召之。道梗不得進。夜夢元帝授之拳法。厥明以單丁殺賊百餘。三峰之術。百年以後流傳於陝西王宗為最著。溫州陳州同從王宗受之。以此教其鄉人。由是流傳於溫州。嘉靖間張松溪為最著。松溪之徒三四人。而四明葉繼美近泉為之魁。由是流傳於四明。四明得近泉之傳者。為吳昆山。周雲泉。單思南。陳貞石。孫繼槎。皆各有授受。昆山傳李天目。徐岱岳。天目傳余波仲。吳七郎。陳茂宏。雲泉傳盧紹岐。貞石傳董扶輿。夏枝溪。繼槎傳柴元明。姚石門。僧耳。僧尾。而思南之傳。則為王征南。思南從征關白。歸老於家。以其術教授。然精微所在。則亦深自秘惜。掩關而理學。子皆不得見。征南從樓上穴

板窺之。得梗概。思南子不肖。思南自傷身後莫之經紀。征南聞之。以銀卮數事奉為美禮之資。思南感其意。始盡以不傳者傳之。征南為人機警。得傳之後。絕不露圭角。非遇甚困。則不發。嘗夜出偵事。為守兵所獲。反接廊柱。數十人轟飲守之。征南拾碎磁。偷割其縛。探懷中銀。望空而擲。數十人方爭攫。征南遂逸出。數十人追之。皆踣地。爾爾不能起。行數里。迷道田間。守望者又以為賊也。聚眾圍之。征南所向。眾無不受傷者。嘗歲暮獨行。遇營兵拔刀擬之。征南手格者。而營兵自擲仆地。鏗然刃墮。如是者數人。最後取其刀投之井中。營兵索縋出刀。而征南之去遠矣。凡搏人皆以其穴死。穴量穴啞穴。一切如銅人圖法。有惡少侮之者。為征南所擊。其人數日不溺。踵門謝過。始得如故。牧童竊學其法。以擊伴侶。立死。征南視之曰。此量穴也。不久當蘇。已而果然。征南任侯。嘗為人報讐。然激於不平。而後為之。有與征南久故者。致金以償其弟。征南毅然絕之曰。此以禽獸待我也。征南名來成。姓王氏。征南其字也。自奉化來鄞。祖宗周父宰元。母陳氏。世居城東之車橋。至征南而徙。舉少時。隸盧海道若騰海道。較藝給糧。征南嘗兼數人。直指行部。征南七矢破的。補臨山把總。錢忠介公建閫。以中軍統營事。屢立戰功。授都督僉事。副總兵官。事敗。猶與華兵部句致島人藥。

書往復。兵部受禍。讐首未懸。征南終身菜食。以明此志。識者哀之。征南罷事家居。慕其才藝。以為貧必易致。營將皆通殷勤。而征南漠然不動。鋤地擔簞。若不知己之所長。有易於求食者也。一日過其故人。故人與營將同居。方延松江教師講習武藝。教師倨坐彈三弦。視征南麻巾縕袍。若無有。故人為言。征南善拳法。教師斜睨之曰。若亦能此乎。征南謝不敏。教師軒衣張眉曰。亦可小試之乎。征南固謝不敏。教師以其畏己也。強之愈力。征南不得已而應。教師被跌。請復之。再跌而流血被面。教師乃下拜。贊以二鰾。征南未嘗讀書。然與士大夫談論。則蘊藉可喜。了不見其為麓人也。予嘗與之入天童。僧山猷有臂力。四五人不能掣其手。稍近征南。則蹶然負痛。征南曰。今人以內家無可炫耀。於是以外家撓入之。此學行當衰矣。忽忽九載。征南以哭子

死。見黃宗義
南雷文集

藝文編卷十五

清 曲園居士纂

周夫人

前明周忠武公遇吉之忠勇。世多知之。乃其妻亦奇女子也。世則未有知者。山東李
織齋煥章有周夫人傳。今錄於此。云周夫人者。山西總兵左都督忠烈公周遇吉元
配也。將家子。貌美麗姣好。纖小盈盈。有異力。善騎射。挽弓數百石。讀兵家言。傳李衛
公兵法。屢佐忠烈公立奇功。崇禎末。從忠烈公寧武帥幕中。李自成西入潼關。據西
安。稱大順王。僭號永昌。夫人謂忠烈公曰。明年寇必渡河。將軍當奏之朝。統兵禦之。
河上。天下事猶可為也。忠烈公是之。不果行。明年正月。寇分四將軍。兵出河懷蒲津。
自分兵四十萬。由西安東收諸塞上兵。趨宣府居庸。犯京師。是時忠烈公在雁門。聞
諸鎮路將皆降。乃擇標兵三千人。屯寧武。寇至。忠烈公迎之。戰三大敗之。俘斬數千。
計自成驅榆林甯夏兵共攻忠烈公。又大敗之。追戰陷重圍中。奮力格鬪。俘斬愈多。
日暮。寇已退。馬中流矢。忽蹶。忠烈公拔佩刀自殺。夫人貫重鎧。持雙矛。三陷陣。入中
堅。折其牙旗。斬最驍將。寇大崩壞。莫敢當。自成至日暮。又合圍。夫人潰圍出。標下健

兒盡矣。夫人怒，自輕聞，提其賊前隊將而舞，寇披靡，自成大驚，遁去。陣潰亂，夫人乘亂攻之，所擊殺近萬。忽聞傳云：忠烈公已就斃。夫人大呼曰：天乎！天乎！將軍死，戰何為耶？亦自殺。時有一將軍最勇，亦死軍中。史氏並軼之。余來趙城，學博文、武公、君子不妄語人也。為予言其本末，為之傳。附忠烈公傳後。見李煥章文集

曲園居士曰：按明史周遇吉傳，夫人劉氏素勇健，率婦女數十人據山巔，公解登屋而射，每一矢斃一賊，賊不敢逼，縱火焚之，闔家盡死。是公之夫人為劉氏，其勇健誠有之。如此傳，則并能持矛陷陣，力戰捐軀，凜然烈丈夫矣。錄之，亦可補史傳之遺。周遇吉諡忠武，此云忠烈，何歟？

沈雲英

沈雲英，浙江蕭山人，居長巷里中。父至緒，崇禎辛未武進士，為道州守備。雲英性聰慧，工書，旁涉經史。癸未，張獻忠破武昌，入湖南，湖南郡縣皆靡。惟道州以至緒力戰得全，既而再與戰，馬驚仆，墮於陣。雲英聞父變，奮呼持矛趨賊壘，奪父屍還。賊環棚之，雲英左右支格，賊莫能傷。完守入保，而道州終不可破。湖撫王聚奎疏聞，烈帝詔贈至緒昭武將軍，而授雲英游擊將軍，仍代父為守備。守道州。雲英所適四川人賈

萬策為荊州督師營中軍。分守南門。城陷。不屈死。雲英聞夫變。慟哭辭職去。間關數千里。出入賊壘。扶柩歸蕭山。遂隱居。教授里中。兼以書法訓後學。族子兆陽受春秋胡傳為知名士。卒年三十八。觀汪啓謨文集

畢著

歙縣畢氏女。名著。字韜文。亦國初人。布衣王聖開之妻也。年二十。隨父宦薊邱。父與流賊戰死。屍為賊所得。著身率精銳劫賊營。手刃其渠。眾潰。與父屍還葬金陵之龍潭。夫婦偕隱以終。有紀事詩云。吾父矢報國。戰死於薊邱。父馬為賊乘。父屍為賊收。父讐不能報。有媿秦女休。乘賊不及防。夜進千貔貅。殺賊血漉漉。手握仇人頭。賊眾自相殺。屍橫滿坑溝。父屍與櫬歸。薄葬荒山陬。相期智勇士。慨然賊同仇。賊賊一掃盡。國家固金甌。又有村居詩云。席門閒傍水之涯。夫壻安貧不在家。明日斷炊何暇問。且攜鴉嘴種梅花。見國朝閨秀正始集

曲園居士曰。畢著事與沈雲英相類。故並錄之。正始集中又載許夫人。奉天鐵嶺人。鎮平將軍一等男徐都治謚襄毅公之妻也。精韜鈴。善騎射。偕襄毅公出兵。每自結一隊。相為犄角。康熙十三年。吳三桂犯湖南。襄毅往援蕪陵。夫人駐防江口。

十五年鎮將楊來嘉叛夫人脫簪珥犒師沿江勦殺屢卻之八月猝犯鎮署夫人中礮歿將軍蔡毓榮等以聞特旨優卹予雲騎尉世職以次子永年襲何國初奇女子之多也朝廷一例哀榮以命婦而從陣亡恩例賞延於世亦非常曠典也而其時之師武臣力即可於斯徵之矣

王秀女

烈女王氏名秀女開封浚儀人王碧少女也年十七許字于之瑞子天祥未幾天祥死父母匿不以聞將期密議改適烈女始知之匍匐奔喪父母不能止遂與偕往是日為天祥小祥烈女出向所受聘陳之靈几躄踊絕粒者二日父母促之歸烈女願留事舅姑之瑞令妻與女伺其臥起踰年瑞女適人姑獨與烈女居烈女聞天祥幼育於陽武王姓己為娶妻生子輟妻死遺孤就哺外戚烈女思自撫之為于氏宗祧計王堅不與烈女益失望適天祥大祥烈女哭祭不食終日姑倦寢烈女夜起自經是夕有大星隕於家黑白二氣自屋角出久之乃滅警夜者怪之及曉烈女死顏色皎然如生初之瑞有刈麥刀二其一忽失去至是從烈女枕下得之益信其死志非一日矣

見毛際可安序堂文鈔

廖氏

廖氏者河南開封府某縣人。流寓東南。嫁沈大諶。美容儀。不挾彈走馬。及鞞韞駝鞠。高維諸技。所至人遮道觀。嘗至烏程道上。羣少年方逐射。顧見紙鳶。一人出錦織成。約曰。即中與若錦。不中罰如直。於是少年皆不中。廖氏行而前曰。妾請為君彈之一發而得。載其錦以去。後十年。移家嘉興。值歲大旱。村人多絕食。廖氏為給一月糜。賴以全者數家。亡何大諶死。慨然曰。吾少之所為。長而悔焉。所為浮沉者。壻非此不活也。今壻死。甯復為辱人賤行哉。遂著比丘服。邀其鄰一老嫗。俱入皐亭山。結茅屋。惡衣糲食。焚香誦佛。見者不能狎也。山有猛虎。常殺人。過其門。率馴擾而去。山人益異之。見李良年秋歸山房集

李孝貞

李孝貞名鳳。秀州李夢康女也。事父終身不嫁。夢康士而貧。多不再炊。女織紵以佐戶簞。吟誦與杼聲相間也。父疾。禱於天。有鳥銜果。蘇墮藥杵中。嘗而進之。脫然愈。里中世族爭束帛。儷皮微孝貞。孝貞益不自安。一日請於父曰。女孰賢。佯曰。善事舅姑耳。女曰。休矣。焉有舍我父事他人。親以為賢乎。竟不可奪。閨巷聞而化之。諸婦女有

爭言話諍相恐嚇。戒勿令孝貞知。時復為之語曰。生女慎勿嗔。養父不嫁有孝貞。孝貞何私謚也。先父死年四十七。見丁澎文集。

林氏雙烈

林氏在太平為望族。孝廉君楚惟之長子有茂。娶同邑崔氏女。甫二載而茂卒。崔以娠故未殉。子生而殤。崔於是仰天長歎曰。吾所以忍死待者。為未亡人植遺腹耳。今已矣。吾何求哉。盡出其奩中資以奉姑。以分妯娒。給奴婢。初取鉛粉咽之。弗死。吞金簪。又弗死。俟家人防稍懈。投繯而死。孝廉君有女。字石埭。方生未歸。聞方生病篤。女減食輟膏沐。若欲與同生死者。比卒。家人匿其訃音。女疑之。宛轉詰侍兒。乃得實。即哀請佳奠。弗許。哭三晝夜。不絕聲。水漿不入口。孝廉不得已。與期曰。奠畢即返。依舅姑。不若依父母。便。女唯唯。於是輿送方生墓所。哭奠如禮。歸拜舅姑畢。乃引鏡自刺其面。涅守志。二遣輿迎。不肯返。曰。凶服在身。不敢侍父母側。迨明年。翁復殤。姑李氏自刎以殉。人意此時女必死。女泣曰。兩叔幼。伯舅姑老。我死誰為翁姑殯者。於是凡附棺之具。纖悉治具。無不至。越十日。命侍女具湯以沐。湯至。給侍者出。而崔經於寢矣。任繩隗為作太平雙烈傳。見任繩隗直木齋集。

張氏五烈

甯晉張來鳳兄弟。以詩書世其家者也。戊寅冬。聞賊陷甯。來鳳之母李。率其妻劉暨弟起鳳妻霍。附鳳妻章。從弟嘉猷妻王。死之初。賊薄城下。勢且殆。諸婦謀諸母。母曰。吾輩婦子。有死無二。相與亡匿文廟中。見古井泓然。指而歎曰。吾一家得死所矣。我先之。若等從而後。諸婦請曰。婦輩年盡少。不死即耳。姑老矣。其何為母。曰。雖然。終不潔。寢裳而趨。諸婦挽之力。咸跪請曰。姑老矣。不死終無憂。母熟視良久。賊洶洶迫牆外。給曰。然若志自行之。我當反。諸婦泣且拜。以次投井。子投井中。母仰天呼曰。吾豈真含兒輩生邪。躍而入。有婢名秋湄。救不及。亦死之。越日賊去。來鳳兄弟出諸婦及母屍如生。劉及章猶抱一子。未棄也。道旁觀者歎泣。命其井為第一泉。謝令鼎新。易名曰五香。顧令予成。又改稱五烈。勒石以紀其事。見程可則海日堂集

女奴景

澤州陳文貞公。有記女奴景事一篇云。女奴景。贅夫柴乙。皆從予京師。乙病。景輿以歸。及家而乙死。既瘞。景時節哭瘞所。虎銜豕來。熟視景。景哭極哀。不見虎。樵人遙見。呼景。景近虎尺許。虎卒不傷也。其家諸柴。數逼景嫁。不能。朝夕虐酷之。居二年。人或

益不堪。謂當以告吾家。景曰：吾居主家久，主不預外事。吾某氏人，豈以吾事累主邪？諸柴愈困，環伺將奪之。景乘夜再訴之縣，道遇虎當路，景趨過虎旁，虎臥如故。景抵邑門，坐守至天明，門開，趨縣庭號訴。縣令哀其情，召諸柴，數而笞之。後令行案境山，景遞道訴，又數而笞之。愈苦虐愈慘，乃念乙死時，言主家遇我厚，我死終不能報主人恩，其恨之。景於是提攜其九歲女，六歲男，泣涕鬪鬪，乞食野宿，走京師，行五閱月而達。計程二千里，中多峻山大水，水潦秋方盛，深及腰腹以上。景凡涉水，則先負一兒抵岸，再返負其一兒，日數涉，涉幾死者數矣。蓋其艱如此。至之日，家人以告，予詢之，言歷歷感其事，不禁泣下。女奴微者耳，名義所不貴，而能卓然自立，使人感動如此，豈非出於至性者歟？見陳廷敬午亭集

濮氏女

沈昭子有桐鄉濮氏女，傳曰：余姨母朱，適於濮，其家財萬金，無子。姨悍，夫不敢畜媵妾，止一女。計以萬金遺女，為擇婿。吳生，吳生貧，置利田宅予之，給奴婢什物，夫妻美衣食，娛候適如富人居。女獨自念母以女故，斬濮氏祀，義不忍從容白母。阿母即百歲後，安能饗異氏一杯羹？且令濮氏世世宗祠不血食乎？母怒罵曰：吾用萬金餉汝，

犬豕猶知人意。況人乎。女於是不敢復言。一日。父過其家。女私語父曰。母之心。父所知也。女為父置簪帚婢。父時至。令侍巾櫛。生男。存濮氏祀。女死瞑目矣。父喜過望。感且泣。與女約。生男而長。萬金共女中分。女笑不答。歲餘。生果男也。女度不可隱載。而之母家。會濮氏一二長老。廟見男。具白母。母有子矣。為母賀。母見之大驚。疾怒。次骨。不可忍。然已不可奈何。行復自念。女逆我如此。何用逆女為。不若長養此兒。誓不予女一錢。是固女命絕之時也。於是收其田宅。奴婢什物。驅就他舍。勿復相見。吳生日窘窮愁苦。鄰里親戚。故所與遊者。皆誚笑之。生憤恚婦。欲刃之。婦度無所容。遂自經以死。見沈荇歌
嚴文選

蔡氏

蔡氏。閩漳浦之舊鎮女也。為里人張延祚妻。少有大志。膂力過男子。而延祚亦以勇聞。稱義士云。王師既下閩。濱海數百里。猶多負固。有方祐者。大舉兵。兵經延祚里。延祚與語不合。被殺。氏哀號。日夜不絕。謀於夫之昆弟。欲盡散家財。購死士。為夫報讐。諸昆弟曰。是豈兒女子所能邪。出聲。吾族赤矣。氏不敢復言。撫十數歲孤兒。晝則相抱哭泣。夜磨刀霍霍。仰天踊起。誓必殺祐。一日。聞祐兵宿某地。距其鄉甚近。日夕。帕

首袴靴。衣短後衣。藏利刀。突至祐壘。未及數十步。反顧見其子踉蹌來。愕甚。執之耳。語曰。若安得至此。曰。思母耳。氏頓足自念曰。兒幼。不可舉事。且吾以死決。兒脫有不測。張氏斬矣。遂挈之歸。一軍無知者。踰月。祐悔禍投誠。自束縛詣郡縣。郡縣官憐而釋之。俾復比編戶。已而娶於蔡。為氏王母女弟。氏因得常常見祐。母見益恚。髮鬢皆反裂。然不令祐覺也。祐且為甘語市之。氏亦曰。死者不可復生。方君舉兵時。肝腦塗地。甯獨夫也。君縱勿相慰。余忘之久矣。祐意大安。氏則益憤勵。齧指出血。每當更闌漏下。人聲寂然。轉展牀第。或起立開門左右顧。旋入仰臥。泣聲喁喁。握利刀刺壁。壁既穿。刀刺猶不已。如是以為常。踰年為戊子春。氏偵祐往從父家大喜。陰挈其孤止某地之松林。度祐必經此。氏椎髻偏髻。挾刀以俟。日午。祐果至。雄服怒馬。顧盼自如。氏突出林中。大聲叱祐。祐驚遽召其從者。從者駭走。氏急持刀斫祐墜馬。祐負創狂奔。氏疾追之。行人屬至。環而譁。氏厲聲曰。吾夫為此賊所害。妾安可活。有助賊者。吾與俱死。爾讐雪妾當就死於官。且言且馳。祐攀松枝與鬪。中氏額血被面。鬪愈銳。淚血相迸淋漓。往來衝突。誓若飛鳥。俄而祐被擒。氏以左手把其髮。右手奮刀提其胸。旋斷其首。擲道旁。觀者瞋目橋舌不能下。氏又揚言於眾曰。吾夫為賊所害。歲餘目

猶未瞑。必思飲其血。復提其頭。竟奔延祚墓。置頭墓石上。泣告所以殺祐狀。把酒澆墓凡三行。拜畢。攜幼子。直赴巡按御史臺門。請死。御史霍達異之。欲縱之去。然疑有主者。氏慟哭曰。所以不即死者。為三尺孤耳。今孤且勿顧。容受他人指使邪。幸勿以妾故亂國法。霍默然良久。卒縱之。見陳玉璫樹峰集

董嫗

董氏者。江都韓文適先生家嫗也。嫗給事韓久。有恩。當乙酉城破時。先生與夫人蕭氏及其長子將就死。夫人痛韓氏之絕也。抱三歲兒哭拜嫗。嫗泣受。裹諸懷。即夜遁。當是時。萬馬屠城。城中火起。照鋒刀如雪。天大雨淙淙。與戈甲聲亂。殺人塞坊市。嫗匍匐蛇行。刀頭馬脚之下。伏死人中。祝兒曰。天不絕韓氏。勿啼。兒果屏息懷中。從城竄出。匿江灘。拾麥穗啖兒。得不死。亂定。投韓之故人高氏。義育之。及長。有成。名魏。字醉白。醉白將婚。嫗病甚。熟視新婦。泣曰。婆子病且死。不及見爾夫婦之好矣。善事爾夫。爾夫昔抱持從萬死中活。有今日。其為人賢且才。雖貧勿憂。後必大。毋效世俗兒女子易爾夫也。婦敬謝之。嫗即沒。年八十有三。見汪懋麟百桐梧閣集

項淑美

項烈婦諱淑美。涪安東錦溪里人。適茶坡方希文。希文好學。烈婦獨總家政。年三十。未有子。為希文置一妾。未幾。烈婦生子瑞合。人謂賢婦之報云。丙戌春。潰師駐涪安。沿江數百里。皆屯兵戍守。所在縱掠。希文攜家避諫村。烈婦念田畝遠廢。無以自給。會親族姨姪皆居西坑山谷險峻。去家近。得以兼綜諸務。遂徙依焉。希文雅好古。圖書萬軸。悉載以往。五月四日。妾子病疹。希文攜瑞合。延醫百家坪。烈婦與一嫗一婢俱。是夕兵驟至。因風縱火。火將及。婢泣挽烈婦衣。欲俱出。烈婦正色曰。出則死於兵。不出死於火。等死耳。死火者不辱。若能死從我。不能亟去。時嫗已先逸。見火熾甚。復奔入呼曰。火封舍矣。又呼曰。某某已出匿他所矣。皆不應。積書左右坐其中。火焚書燼。烈婦死。見方象瑛健松齋集。

馬烈婦

馬烈婦閩氏。青州安邱人。適同邑馬元成。元成遭瘵疾。烈婦晝夜視藥餌。見其夫痰悶喉中喀喀作聲。輒掣以手承之。疾可歲餘。咳唾未嘗至地。迨元成病革。損及食飲。烈婦如之。已而日僅進一粥。烈婦如之。屬纊之前。絕水漿者六日。烈婦亦如之。元成竟死。烈婦形神慘淡。有求死之志。家人知之。防閑甚密。欲呼鄰嫗伴寢。婦曰。東家小

姑可與共話。何必攪老人夜眠邪。其意以少女易寢。俟其睡。可自裁也。姑覺。竟以老嫗伴之。又更八日。其姑偶出。為姻家送葬。烈婦取粟。令其弟礪之作糜。復給其舅覓菜市中。反闕。向嫗於別室。乃繞出孝堂後。由北扉入。躡棺而上。先以繩自結其頸。後繫棟間。足甫離棺。烈婦死矣。烈婦年十五。歸元成。二十七喪夫。後其夫十二日死。時康熙二十五年三月六日。見張貞文集

張有

張氏者。高唐朱母劉孺人侍兒也。名有。鄒平農家子。其父以歲祲乏食。鬻之孺人。時女才十歲。性柔順。孺人絕愛情之。及長。欲為議婚。女聞色變。詢之。掩淚以對曰。妾幼曾許字某氏。今改適。是渝前盟也。死不敢從。孺人嘉其節。亟覓原壻付之。及得其人。已有妻。子女纍纍矣。以語女。女曰。渠雖別娶。亦須相從。不願更事他人也。婿以兩室。非貧家所宜。終不肯。女守義彌堅。孺人益重之。撫若己女。服食居處。不令與儕輩偶。年三十。以疾卒。康熙壬申三月二十一日也。見張貞集

王孝女

王孝女。慈溪王孜之女也。居城之東偏。歲丁巳七月十八日夜二鼓失火。孝女母卒。

停柩於中堂。孝女處樓上。趨至中堂。疾呼昇柩。無應者。已而火至。孝女伏棺上。不肯去。其父從火光中遙見之。抱之而出。則已死。灌以礬水。稍甦。聲出喉間。僅絲髮。問母棺出否。家人不答。遂哽咽氣絕。時年十五也。先是四月之盡。城中菊花盛開。觀者絡繹。不知其為何祥也。至是而有孝女之事。古來火逼親棺。守死不去者。東漢之蔡順。古。初晉之何琦。齊之傅炎。梁之徐普濟。元之余丙。祝公榮。郭通。陳汝楫。明之楊敬。祝大昌。鄧朝。陳倫。然皆幸而得免。其不免者。則宋賈恩。隋李孝子。明唐治始。三人然皆男子。以弱女而殉身者。僅一孝女而已。見黃宗義南雷文約

阮貞孝

貞孝姓阮氏。鳳陽天長人。諸生阮振聲女。許字王博士璠之子道聲。未嫁而道聲死。阮氏年十五。告於父母。服喪服。驅車詣王之門。登堂拜夫。不哭。拜舅姑。遂留守夫喪。誓不復嫁。其初父母未許。舅姑亦辭。已而知志不可奪。遂從之。既力行婦道。侍姑費氏疾。至於刲股。姑卒。喪之如禮。始歸甯。舅再娶林氏。阮曰。吾可歸家矣。歸事林如費。林復遭危疾。阮衣不解帶。每夕禱於天。願以身代。林病良已。於是即縣以阮氏貞孝之行。白於巡方御史。上之朝。以待旌。見歸莊恒軒集

嚴烈婦

洞庭東山有嚴烈婦陳氏。于歸未幾而嚴生夭。乳哺孤兒。不三載亦不育。於是日夜冀其翁之葬。嚴生凡七年而後葬。烈婦質奩資悉傾於夫之病與喪。女紅自給。未葬即檢諸為人刺繡奩飾者歸之。自製附身服物。皆極整辦。葬之三日。往奠於墓。哭盡哀。歸而於其夜自經死。見宋用純愧集

黃氏

黃氏應山明經黃思閔之女也。少學書。畧通古史。受涂氏長男聘。年十七而涂氏子病且篤。女請命於父。往訣。因袖刀至涂宅。竟日而涂氏死。遂欲自刺。思閔故無子。泣下謂女曰。禮女未嫁則從父。汝父况無子。汝為夫死。如汝父何。女乃止。周身素衣。從容經理。纖悉必謹。然後歸。再請父命。以其妹許涂氏次子。期年父死。遺貲可千金。女三分之。以其一治父後事。葬祭皆成禮。其餘分半與妹。而以其半予族弟。立為父後。條理井然。區畫無遺。告家眾曰。某乃今從涂氏子於地下矣。於是擇期歸於涂。初。思閔存時。客有為女改嫁地者。言未畢。女即於室中舉刀截指。數指俱斷。客驚走出。故人皆知女志不可奪。至是莫有屈阻者。屆期。族黨皆具素冠以喪禮相送。女拜別。更

拜父墳。哭盡衣去。觀者填路。無不泣下。至涂宅。不食七日死。死之前一日。應山令聞而奇之。亟詣涂宅。入室求一見。是時女奄奄垂絕。猶引被覆面。不見邑令。邑令僅見其手。無左指。兀然一掌。歎息良久。為之泣下。涂氏厚殮之。與其長男同穴而封。應山令為勒石紀其事。見嚴首昇瀨園詩文集

羅氏

羅氏華容嚴循開之妻也。循開性通敏。喜飾儀容。好學廣交。善滑稽。開口而笑。無虛日。羅氏年十八。歸循開。貌寢而拙。期年生一女。無何。為循開所棄。不入其室者十餘年。羅氏獨與其女共晨夕。拮据米鹽。不啻未亡人。然事舅姑彌謹。奉中饋無闕。每客至。循開未嘗入謀。而杯盤應時具。雖黽敏同心者。容未逮也。於是循開母及祖母及伯仲母。咸責詈循開。為羅氏不平。久之。循開病。羅氏就侍床側。煮藥進糜。夙夜不稍懈者二百餘日。循開病漸不可起。羅氏私自泣。目盡腫。抱其女。屬姑曰。脫有不諱。當以身殉。願姑視此女如子。勿但以為孫也。比循開死。羅氏哭盡哀。兩手掬地。十指冰裂。爪甲殆盡。姑令婢子輩防守。是夜漏盡。同守者倦。縊於棺側。同穴而封。里中人為歌。穀則異室。死則同穴之章。以誄之。頃之。其女亦死。循開竟無後。見嚴首昇瀨園詩文集

秀水張氏雙節

秀水諸生張三錫妻許氏。儒家女也。孝而賢。常刲股療姑疾。居數歲。無子。媵高氏。有二子。雋發。雋升。乙酉。三錫攜室避兵相家蕩。盜劫其貲。縛三錫沈諸河。許氏將殉之。高氏止之曰。二子在。未可以死也。許氏挾二子與俱。亂而免。亂既定。偵得盜。攜二子哭訴兵備使者。佟公國器收盜抵法。人咸稱許氏之智也。許氏復為二子拮据。皆授室。凡十四年而許氏歿。高氏教二子有成。雋發有名諸生間。雋升治生以養母。益擴其先業。又十餘年。高氏年已五十餘。人咸稱二氏之苦節。一死一生。皆不愧亡者於地下。列狀上有司。學使者李公廷桂采之表其閭。見彭孫貽文集。

常孝女

孝女姓常氏。毘陵農家之弱息也。幼失恃。依其父以長。年十二。父病且殆。撫其女曰。吾不及覩汝成人矣。奈何。女悲。父言。誓不嫁。募地半畝。負土成墳。窆其父。即墓側營草廬。焚修其中。墓地為不肖弟鬻之者三。而孝女三贖之。歲大饑。盜入其室。被劫幾死。卒守父墓。不為動。壽六十餘。郡人孫文介公慎行。特造其廬。敬謁之。斬然衰經。蓋終身如一日也。又恐歲月漸遠。一坏蕪沒。乃度女弟子二人。嗣守之。里人哀其志而

欽其行。就草廬為祠宇。名貞孝庵。在郡東二里許。毘陵薛少公先生為之碑。載其與人決休咎如響。人稱常孝女。亦曰仙女。此明萬曆間事。見張光緯息廬稿。

王去華

烈婦字去華。金谿名方伯若水王公孫女。嫁諸生陳諤正夫。有才色。年二十二。隨母避亂咸塘。正夫時病足。謁醫客路。會兵數萬。自石門噪縣西諸村落。殺老弱七算。將近咸塘。初正夫大父蒼梧令元亭先生。生平癖書畫。多秘珍者。盡以予諤。諤尤愛蘇文忠書。醉翁亭記真筆。常自襲之。出必藏烈婦所。是日平明。烈婦改服蓬首。棄簪珥衣襟。獨持一手卷著胸前。與其母倉卒離鄭家源。晡時。兵噪呼自後至。烈婦屏不能前。哭地上。欲遲其父翰卿。及弟惟歲。而翰卿以晚行見殺。不來。母強挾之。稍前行。得一池。烈婦止不動。麾母曰。娘老矣。疾走。毋返顧。告陳郎。求我屍此地。急置卷池旁。一躍入池。死。母尋亦死。三日兵盡。翰卿屍先得。或傳言烈婦入軍中矣。當是時。民追贖妻女者載路。正夫意不樂。直視久之。弟踊且哭曰。若尚不知吾姊乎。吾姊前與母發咸塘。語絕痛。誓必死者。但南求。無北索。我保姊不妄言。遂共行。到池上。亡有。眾皆曰。死三日半。而肉不浮乎。惟歲不聽。使人澆其水。則烈婦在焉。出之泥。若一折藕。浴而

歟。肌顏玉雪。惟十指甲盡脫。血凝碧。時兵所過。女子無佳惡。馱以副馬。或連繩縛去。踣溪水。衣帶漂水面。輒長戟鉤取。無完者。烈婦脫不自奮入泥中。入泥中不力者。幾不得死。正夫及是慟絕。喪之加於禮一等。見傳占衡湘帆堂集

王節婦

節婦詹氏。年十七。且笄而字。其壻王朝宗。儒生也。抱羸疾。不克親迎。節婦欲往省。而難其家人。朝宗母命輿舁至。勉合卺焉。亡何。朝宗卒。距其合卺。三旬有七日耳。此三旬七日中。罔非辛苦悲惕之夙夜。而無所謂燕爾靜好之晷刻也。股以糜羹。涕淚以和湯藥。而朝宗竟不起。無已。剪縷髮納殯。號呼而矢曰。予其殉也。顧無子而莫為之喪。三年之喪畢。不相從於地下者。有如此髮。聞者皆哽咽泣下。自是勤女工。時慰解其姑。嘗歸甯。母勸之易慮。輒以死拒。久之。服且除。而勿除也。或疑其緩死。緩死者。憚死也。憚死而志或移乎。一日。悲檢衣飾以還母。而次第潸其常服。詰朝寢不起。姑及諸如排闥入。則衣盡紵結。擁被宛轉。若創痛不可忍。而息微屬曰。死若是難歟。枕側梳有餘漉。視之。鹽鹵也。嘗屑豆為腐。故私貯啜之。遂絕。時丙子四月之十二日。朝宗之死。以癸酉正月。至是。凡週歲者三。而又逾三月。服闋而勿除。非緩死也。推其意。以

三年之喪為三週而又三月禫也。初不諳禮制之為廿有七月耳。抑賢者以過期為厚邪。

見吳肅公街南集

傅節婦

節婦吳氏年十七適黃池傅生光箕。時傅生抱病矣。踰年傅生死。父母以年少諷之。旋因歸甯。留婦而責贍於傅。且訟之。頻噪逼節婦。節婦託鄰姆潛舟往傅。傅以訟故怒弗內。節婦大窘。欲自沈。嫌野死無以自明。隱忍掩泣而返。請自食。無以朝夕累父母。因力為紡事。車聲軋軋。霜月炎字。飲淚淒魂而已。顧媒姆恒窺其戶。向父母刺刺不休。節婦覺輒覓死數數也。於是更僦舍以居。崇禎時歲頻歉。扃戶而餓。鄰餽之弗受。族姊魏母亦廢也。遺之米。乃半易糠粃。或怪之。問故。曰。雜糜之可一月不死也。久之積紡資。買女雛十歲許。拾糴供爨事。日購腐屑。女雛對咽之。率以為常。女雛者曰春蘭。先是有自鬻偶之者。不耐餒。尋去。春蘭亦善自衛。里媪或呼春蘭食。節婦必審所自。戒毋輕受食。春蘭自是即不受里媪食。今年四十餘。無他。

見吳肅公街南集

宋烈婦

吳門宋實穎母葉氏。以名族歸于堅先生。嫺於內則。為子婦。為妻。為母。皆有法度。乙

酉閏六月。薙髮令下。太湖中有起者。城內外火光燭天。實穎與父謀出避兵。夫人正色曰。出走者。汝輩事爾。吾婦人去將安之。昔伯姬不避火。春秋美之。火且不得避。況兵乎。於是實穎奉父出。而夫人閉戶坐達曙。俄聞有兵持刀觸門者。門未啟。夫人遽同李子實方。女雪娥。實穎婦朱氏。牽袂奮身赴井死。仲子實栗號泣井旁曰。母死。兒何心獨生。亦赴井死。兵既去。實穎負母及實栗屍從井中出。顏色如生。而實方與妹及實穎婦俱植立井中。竟日不死。見魏禧叔子集

謝烈婦

謝烈婦。甯都諸生葉芊妻。性好潔而弛緩。時避兵某村。天大暑。將浴。兵驟至。亟揮手指芊負幼兒間道逸去。謝為部將所掠。悅其色。將妻焉。詢其家世及夫。謝應對惟謹。因斂手致辭曰。今日從將軍無疑。然須澡浴畢。惟命。部將大喜。聽之。久之不出。趨室中視。則引髮刀自剄死矣。部將大感動。歎曰。此真烈婦也。特植木表屍旁。大書其夫家世姓名。趣令收葬。三日後兵退。色如生。衣私澤無一亂者。芊藁葬之於西郊淨樂僧舍後。易堂諸子並為詩傳誄而祭之。易堂魏禧妻與烈婦從兄弟也。禧之詩曰。婦既烈。火義如從水。人智也。生婦智也。死蓋人之節烈。固亦有非智不能成者。謝氏死

如是可無愧禧言矣。

見彭士望耻躬堂集。

曲園居士曰。此傳所謂易堂諸子者。詳見魏叔子集翠微峰記。曰翠微峯距甯都城四十里。邑人彭氏於山之中。辟平地作屋。其後諸子講易。蓋所謂易堂者也。予同伯兄季弟大資其修鑿費。遠近之賢附焉。即此所謂易堂諸子矣。

海烈婦

烈婦海氏。徐州人也。其夫曰陳有量。家貧甚。而海氏有姪。為江陰卒伍。訛傳姪得志。乃夫婦過江投之。及至。姪亦貧甚。勉贈二金以別。是時江南漕兌方集常州。運軍皆徐淮諸衛。海氏夫婦欲歸徐。而不能自達。居常州逆旅。冀覓親識附艘歸。久之未得。而所贈二金者。稍稍費盡。旅食錢無所出。旅主楊二。見海氏有艾婆。以為奇貨可居。會運軍伍長林顯瑞。饒資好淫。酒中輒肆大言。則楊二因而四之。顯瑞窺見海氏。則心益迷。乃相與設謀。勾其夫入艘。非惟附行。且得直也。海氏覺耳目有異。不肯從。而楊二故逼索旅錢以劫之。顯瑞若得為同舟。而代償者以要之。其夫故孱人。無聊。又為二人所持。乃強海氏登林艘。海氏不得已。居稍艙。堅閉艙門。顯瑞欲一窺而不可得。使艙工婦誘之。不聽。顯瑞失望。尤楊二。楊二曰。既在君艘。君為政。何怯也。於是為

必得之計。使其夫往蘇州買簞索去。因借酬神名。聯三艘演劇。冀以蠱海氏。海氏不
視。然而顯瑞已視氏為几上肉矣。海氏自夫去。度不免。密聯其上下裏衣。針縫無隙。及
顯瑞中夜破門入。強海氏。海氏悉力拒之。且罵且泣。乘間縊死。時康熙二年正月二
十六日也。顯瑞急呼人解屍。雞已鳴矣。遂與弟林四謀。匿屍米中。而欲追殺其夫以
滅口。水手藍廷九不平。乃給請追夫。而起司理密首。司理朱公。立委經歷繆公檢驗。
林顯瑞、楊二皆伏其辜。海氏小殯於娘娘廟側。弔者如市。今立廟。與龍興寺對。香火
頗盛。見任源詳
鳴鶴堂集。

曲園居士曰。海烈婦之烈。非藍廷九則或淹沒不著矣。藍廷九亦義烈之士也。錢
唐馮山公解春集。有義士藍九廷序。今附錄於此云。丙子冬日。予行清和坊。避雪
宗人藥室。有壯士。睥目豐頤。長不滿八尺。而腰大九圍。徹夜穿空。望見予。眴然欲
前致辭。予奇其狀貌。揖以入。宗人舉手獻觀曰。公無然。此齊人也。壯士慚懔而退。
時雪霽。予乃踏街而走。追及壯士而問之。對曰。身姓藍。名九廷。山東人。少為糧船
篙師。南北居貨貿易。致千金。散予窮親。故立盡。隨子臺灣。今夏乘海船北歸。至四
明。遭風覆溺。身攀木。緣崖得生。歸而無資。以是行乞於杭市。得三金。可抵家矣。予

憐而止之宿。釀錢告同志。事立辦。九廷大感。明日將行。予夕飲之酒。酒酣。九廷拊膺太息曰。身亦曾讀書。了了明大義。少時卻瞞。為烈婦申冤。人稱義士。今不幸遭患難。飢餓瀕死。竊自念天道苟可知。決不填溝壑。異鄉果遇公獲濟。予因問烈婦為誰。曰徐州海烈婦者是也。康熙六年。烈婦堅拒旗軍林九功。夜穴牆強姦。自縊死節。方是時。身卻九功瞞。鳴官。官來出屍米中。玉色如生。相衣窮袴。皆牢綴如裹革。言未訖。予離席鞠肫酌九廷三大觴。亦自觴曰。馮景何幸見義士。吾故知君非常人。果然。且君非遭海風覆舟。予奚由見君。君亦奚由至吾前。述三十年已事。予將舊筆表君。使百世下知有篙師藍九廷者。義士則天道果可知也。九廷喜甚。罷酒就寢。雞初鳴起。篝火磨墨。索予書。書已。天亦明。九廷再拜予去。按此序。與任息齋先生所載海烈婦事。微有異同。海烈婦傳。稱事在康熙二年正月十六日。而此序則云康熙六年。或藍九廷所述。偶誤二為六邪。傳云。運軍林顯瑞。而此云林九功。殆運軍亦有名有字。顯瑞其名。而九功其字邪。至傳云。藍廷九。而此云藍九廷。則當以此序為正。此乃藍所自述。不容訛也。至周青士采山堂集。亦有海烈婦傳。但云藍九。則更為不審矣。

舊唐編卷十六

秦寧三烈

清 曲園居士纂

秦寧縣諸生廖愈達。妻李氏。好讀書。通詩書大義。愈達嘗學制舉業。寒暑每旦至夜。分不少輟。李氏辟蠶以待。然嘗有不豫之色。愈達怪而問之。數不應。久之。目愈達曰。君尚無子。子與科名孰重。愈達憮然。於是勸愈達納汪氏女為妾。數年。又無子。更為娶張氏。而愈達益事制舉業。不樂家居。築別業於隔河石壁下。李氏每女紅閒。則持女孝經及女小學。正席南向坐。二妾東西向。為講章句大義。旁古今貞淫善惡感應事。二妾遞當日。供菜果餌以為常。愈達一日自別業歸。聞讀書聲。駐戶外竊聽。李氏則教二妾識仁字。語諄復不休。已。愈達入而笑。李氏正色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毋求生以害仁。丙戌。愈達挈家避亂石輞之新塘坑。於寓室得國變錄一冊。愈達取閱之。瘧作中止。李氏乃盡夜讀至竟。明日呼二妾告曰。予昨夜讀國變錄。甲申三月十八日。簡討汪偉知京城不守。誓死為厲鬼殺賊。夫人耿氏曰。妾則請從。十九日。聞城破。耿夫人執榼承飲。請偉共酌畢。五拜起。偉繼於右。夫人繼於左。夫人既引頸。

就帛。忽顧偉曰。雖顛沛。不可失夫婦之序。乃皆出帛。易左右位。縊以死。李氏語至是。哽咽不能出聲。淚落如雨。二妾亦相持悲號。主人婦疑愈達妻妾失歡。競來慰藉。卒不知為何事。九月初三日。敵兵逼新塘。愈達攜妻妾同鄉人夜走南石砦。砦素號天險。四壁牆立。遠近搢紳富人處其中。明晨。敵兵前後攻砦門甚急。礮聲震天地。砦中人欲竄徙他去。愈達亦率妻妾至砦口。則萬人奔擠。不得下。李氏顧愈達曰。君何必出此門。出砦門者。吾三人事耳。愈達曰。汝輩願得出。未及答。羣呼兵自後門入。李氏即從砦口。展兩手投崖下。愈達既已無可奈何。更攜二妾奔別崖。崖中巖多棘刺。男婦數十人。先伏處。未幾。搜牢兵至。愈達遽瘞發仆地。而張氏投巖死矣。愈達出金進兵。兵得金去。汪氏牢把愈達衣。伏其後。頃之。遙見一朱纓窄袖者。拔刀南向立。諸小卒執槍挺東向侍。指揮巡邏山前後。獰獍無人狀。汪氏乃大哭曰。君善自保。從身投崖石。石石擊。搏於巖左。若支解然。是夜雨甚。兵宿崖頂。明晨兵退。諸鄉人婦與愈達同伏巖中者。皆得免。見魏禧叔子集。

秦節婦

秦節婦劉氏年十七。繼室文學君甲祐。六年而君疾瘵。又踰年而卒。前子四符。方九

歲子四採。一歲節母艱難以教二子者三十年。而後乃以壽終。嘗訓二子曰。年荒。眾人之荒也。學荒。則吾兒之荒也。兵亂。眾人之亂也。心亂。則吾一家之亂也。魏禧曰。嗚呼。可以傳矣。見魏禧叔子集

梁烈婦

烈婦張氏。清苑梁公以樟妻也。公以進士授太康令。明年調商邱。時賊犯開封。所至糜爛。公語烈婦曰。吾為天子命吏。誓必滅賊。與城存亡。烈婦曰。諾。目公佩刀。各奮衣而起。壬午。賊李自成合袁賊羅賊眾數十萬攻商邱。公乘城拒守。既夕。曹而進拜辭。其父中議公主與烈婦訣曰。城且陷。倘陷。我必死。知汝亦必死。左右皆掩面泣。烈婦指所居樓示公曰。尸我於是。命老僕楊材積薪環其樓。且告曰。若城朝以陷。則火朝以舉。夕以陷。則夕以舉。毋遲我死。公胄而出。呼守陴者發礮石。頗擊傷賊。賊稍卻。烈婦傾橐裝市牛酒以資軍賞。垂五日。賊攻益急。仰射人人頗死。鼓音四面不止。相驚以賊至。夜過半。一城傳呼曰。賊入。公嬰城以戰。賊刀公仆地。烈婦聞之。驅婦媵登樓曰。吾夫死矣。若等從我死。毋苟活。遂衣平日白衣。縲於梁。將自縊。呼楊材舉火。材哭不忍發。烈婦厲聲叱曰。汝忘爾主訣別時而背之乎。賊至等死。少延使我。不速死。汝

罪莫贖矣。材伏哭叩頭。舉火烈婦死。三十餘人從死。一子燮。方九歲。隨烈婦登樓。火熾。哀號焰中。老嫗急掖之曰。主人惟此郎。幸得脫歸。以後梁氏從樓上推墮兒。僕王政負兒逃。是夕。邑民求公亂屍中。救之。越三日。甦而烈婦則死矣。商郎人立烈婦祠。春秋祀之。昏夜嘗見白衣人矗樓址間。則烈婦固不死也。見王猷定四照堂集

沈孝女

錢塘沈孝女。父人驤。母周氏。嫁陸有奇。母病。歸侍母。母瀕殆。每云。父老弟少。母何可。以死。兒願代母死。樂於生矣。母日益危。孝女乃伺夜鼓深人悄。潛自割其左臂肉。血濡縷。不肯止。猶忍之煎湯進母。母啜之盡。問母好否。曰好。乃退。仆著寢。不能起。呼聲慘慘。父入。但曰。兒死矣。死矣。竟不言其故。其父見血大流。溢驚而抱之。久之。竟殞。及將殮。浴見創。而始知其以是亡。蓋使人知。用藥裹止血。亦可生。而必不言。世傳人知。割股事。則疾者無效爾。於是母病乃旋以甦。身代之志。竟符。奇孝格天。信哉。見毛先舒思古

集

唐烈婦

烈婦曹氏。海甯唐之坦妻也。夫病。婦奉湯藥。半歲不解。衣病益亟。志殉以死。預治殮

具母物必以副。為夫繪象。己亦繪象。家人固怪之。夫且死。得勸之食。曰夫絕粒矣。我何忍獨食。夫食乃食耳。比夫死。將服砒毒以殉。妯娌見而奪之。稍間。更噉灰水。腹痛終夕不死。復取三錢吞之。母意奪其一。而兩錢已下咽。又不即死。乃哭以殮。殮畢歸。寢。潛以酒置牀下。中夜服之。碎其杯。家人覺而不及救。有頃大呼。臟腑如欲裂者。再忽大吐。竟不死。砒灰水錢酒四物。皆能殺人。要非可探手即得。婦悉蓄儲以待。以此知欲殉其夫。非一日也。既盡服四物不死。乃大慟曰。天乎天乎。死固若是難乎。毒固不殺人乎。雖然。吾必死。吾且以水死。舅姑與母更勸說之。萬方度不可奪。則戒之曰。與其水死。甯絕食死。遂復絕食二十三日。而猶不死。乃夜啟牖。自投於河。鄰婦救出。之氣絕。復甦。水汨汨循腸下。所吞錢隨而出。眾更强之食。乃曰。諸大人能强我食。不能禁我死。無何。夢其夫迎與俱去。曰。百日為期。夫死之日。丙辰九月二十八日也。遂以十二月望。拜訣舅姑。復絕食。家人見其然。且敬且憐之。既已無可奈何。則曰。婦要當死。無久困婦為也。於是不復勸。又十五日。為歲除。內外倥傯。忽失婦所在。行視柩側。麻衣疊然。懸幌在梁。烈婦死矣。見潘耒遂初堂集

蔡烈婦

蔡烈婦孫氏。福州侯官人。父諸孫穀。詎有高操。與同里蔡其聰相好也。烈婦有姊。嫁其聰次子以仕。而烈婦歸少子以位。家酷貧。以位棄其業。與鹺商同事。至順昌。遇羣行販私鹺者。呵止之。起而格鬪。以位被創死。婦聞悲慟。勺水不入口者數日。潛自縊以救解。迎喪江干。奮身投水。有持之者。不克死。其姨以義責之曰。若幸有子。即死如立孤何。乃不復求死。官捕得私販者。法當抵死。而律令須檢傷。乃定罪。檢傷者。洗肉見骨。慘不忍書。婦曰。是重傷吾夫也。痛不欲檢。而非檢則冤不伸。理官悲其意。為杖斃首惡二人。婦感理官刺骨。每夜焚香祝天。然茹恨銜哀。終身未嘗露齒。足不踰戶閭。同產兄舉子。迎之暫歸。終不往。有疾。不肯服藥。其姊慰勸之。萬方終不鮮。語次嘗以孤屬其姊。喪且再期。謂其姊曰。吾兒幸稍長。襁履可取諸市。不煩手縫矣。兒向苦瘡。今愈矣。不累吾姊矣。有言既祥而姑在。當具淺色褰履者。婦曰。無庸。姑緩之。姨察其有異。陰守護之。大祥之日。顧從容如平時。哭奠畢。就寢稍休。久之不出。姊趨視之。則闔戶引經自經矣。時康熙乙亥七月十三日也。年三十有九。見潘耒遂初堂集

郭烈婦

郭烈婦林氏。閩縣人。嫁為郭繼汾妻。繼汾聰穎。善讀書。工楷法。然嗜飲。喜遨遊。得病

嘔血猶弗改婦數數苦諫謂宜節飲擇交繼汾怒寢不見答婦弗怨也脫簪珥為湯藥費斷髮誓天夫病篤屬兄嫂善事大人毋以我為念夫歿撫屍慟哭即日投井死後蔡烈婦一日耳年二十四現潘未遂初堂集

卜氏

卜氏周孝廉妻孝廉名宗彝字五重別號青蘿海甯硤川里人崇禎己卯舉北闈甲申之變宗彝絕粒數日卜氏強勸之食曰君亡國破死固其宜然竊聞江左尚有推戴事未可知也蓋侯之宗彝復蹶然興盡傾其家貲募勇敢練鄉兵水陸設重關複柵以捍衛井里未幾南都不守大兵且下浙宗彝與弟啟琦同蹈兵而死卜氏號而召妾張氏王氏曰吾固知有今日但張也生男尚在孩抱孰能為周孝廉作程嬰乎二妾相顧曰死易立孤難也卜氏遂束其子明珠於懷躍池水中二妾從焉乳母輩赴水死者十餘人越數日從姪明伋具棺殮卜氏及二妾猶屹立不仆面皆如生里人遂名其池為節義青蘿池見許汝霖德星堂集

郭孝婦

孝婦開封郭鍾瑋妻而王指揮堯臣女也明崇禎間李自成兩攻開封不克總兵陳

永福子。射其一目。眇大恨。於十五年四月。率眾毀四郊麥。百計攻城。城中乏食。推官黃澍。括民粟三次。麪一斤。直銀二十兩。縷絡草。小紅蟲。瓦松。蜣螂。每觔至三緡。人相食。孝婦家計口。日熟麪水一盃。繼以糠覈。庭前蒲萄。啗其葉盡。姑年七十餘。不能食。孝婦懷有乳嬰。乃以漣哺姑。如是數月。嫗日減。嬰餓損。呱呱泣。孝婦撫之。亦泣接頤也。猶强笑語。上堂乳其姑。九月十九日。賊灌黃河水入城。家眾號巢木上。乳絕。漣涓滴。僅奉姑。嬰竟瘦。已而水益漲。倖高福。得一小梓。鍾瑒扶母上。命孝婦面雍樹。長兒圻隨。而身與弟別出。浮漂巨浪中。隨波湧。竟達溪。四顧皆賊壘。無所之。有絳衣老父。須鬣蟠垂。曳杖來曰。爾郭氏妻孥邪。焉知路。可隨吾行。抵河干。不見一賊。引入草舍。甚潔。曰。此有粥食之。又曰。吾引爾渡河相聚。命登一舟。姑勞坐而氣絕。孝婦擗胸泣曰。天乎。吾願貸年活姑。以乳哺姑口。夜半甦曰。渴欲沸水。孝婦曰。此舟中也。安得沸水。仍以乳哺之。翌日。抵河北岸。絳衣老父已先候。無何。遙指鍾瑒曰。爾家主至矣。遂不見。

見李塔
恕谷集

魏烈婦

烈婦王氏。新城王五公先生之孫女。年十五六。父曙光。許歸魏氏。事舅。龜石。姑田氏。

盡婦道夫克儉病弱相之敬而順康熙三十二年克儉補易州諸生嘗讀書保定府城內時病旋劇烈婦聞之自易州倉皇入侍左右奉養卒不起烈婦撫踊長號曰吾無天矣可生邪吞毒半下咽姑見以指出之大哭呼曰吾與汝舅俱有年汝夫之二弟稚汝夫死汝父死是死吾夫婦也灌以藥日夜令人防且曰若叔後日產子首即與汝烈婦時年十九矣乃強理生計茹荼攻蓼不少懈數年後季子克肅生子繼先遂以嗣之烈婦撫育甚摯髮鬣督就外傳隨兩叔父學夜歸必令背誦初克儉薨葬坎下村側至康熙四十八年韞石立新阡營葬烈婦同穴之志怛然動淚集裳不可拭已而佯為歡笑時韞石率二子入府試烈婦撫繼先曰汝祖及叔父出祖母室無人兒可伴祖母寢繼先牽裾不去也及夜視兒寢熟乃饋漱櫛繼以手畫壁曰吾事畢矣志遂矣端坐几上雅經而卒

見李慕恕谷集

王氏姑婦節烈

王烈婦登州衛訓導周天顧女性貞敏通孝經列女傳有殊色適王永命崇禎五年毛文龍之嬖將耿仲明等據登州叛縱兵淫掠將汚周周大罵賊將逼辱之周乃紿曰我不從有親喪耳今設祭釋服當更妝從賊信之已而閉戶自縊死賊怒支解之

當叛兵之逼烈婦也。永命匿不敢出。烈婦給賊去。倉皇出。持烈婦泣。烈婦曰。我死耳。君欲櫻賊刃。而使我为賊汗乎。走也。胡泣為。乃逸。事平。結少年偵賊所在。斬其首。以祭烈婦。鼎革後。從入關中。順治丙戌。進士。仕至大同知府。子業昌。康熙癸卯科舉人。濬縣知縣。娶彭氏。名德貞。德貞喜讀書。明大義。其先江西廬陵人。祖士宏。為南宮知縣。闖賊陷南宮。士宏將死之。顧謂家人曰。奈汝曹何。德貞方八歲。應聲曰。國而忘家。弟夙訓也。庸再計乎。士宏瞿然曰。孺子言是。遂死之。業昌卒。彭方二十四歲。矢志不再適。力學讀書。著有毛詩義疏。詒旌其門。子二。曰爵。曰鴻。女子子一。曰玠。皆負異才。彭自訓之。鴻不仕。工詩歌。刺劍。精伎擊。書數。所交多奇材俠士。爵為人負氣。好譏罵。玠嘗作短劍行諷之曰。西風激射。劍鳴中夜。周君子身。柄不輕借。百練之器。折則弗迴。苟非大故。納箭勿開。母見之曰。女顧出兄上邪。家赤貧。母安之。二子介然自守。不稍屈。今家通州。人呼王節婦家云。見王源居業堂集。

曲園居士曰。周天顧。即周忠武之兄。而王永命者。其祖王好智。與忠武同死甯武關。即所謂王鐵鞭者也。世稱忠臣義士。往往無後。王鐵鞭之後。奇才異操。不已多乎。

徐烈婦

烈婦朱氏。永康侯徐錫允夫人。年十七寡。無子。錫允度伯應垣襲其爵。夫人屏鉛華。坐臥一樓讀書。學書法。善彈琴。每月夜闔庭戶。焚香獨奏。商調激楚。聞者悲之。事姑孝謹。姑憐之。時與同臥起。甲申三月十九日。都城破。家人聞難。驚避去。保姆曰。夫人避。夫人笑曰。我何避。保姆曰。夫人即死。如太夫人何。太夫人曰。吾婦且不避。吾何避。皆不避。於是夫人奉廟主至中堂。積薪於庭。再拜太夫人曰。請與姑侍廟主。同以火。太夫人曰諾。乃取命服。漬油服之。太夫人西嚮坐。夫人東嚮侍。命舉火。火舉。太夫人倉皇欲避。不得出。繞屋而號。夫人堅立不動。頃之。逮乎火而死。夫人侍婢四。皆聰慧。教之習書彈琴。愛之甚。夫人將火。揮之去曰。若毋火。四人泣曰。夫人死。婢子焉避死。請皆火。火發。烈燄蔽庭戶。忽一婢若有物挈之出。擲鄰屋瓦上。膚髮皆焦灼。半日甦。方避去。事定。始出見故人。為流涕述其事如此。見王源居業堂集

吳烈女

烈女吳氏。吳人也。少失母。弟妹四人俱幼。烈女撫之甚篤。許字宋氏。未嫁。宋氏子死。泣自盡。願弟妹無所依。弗忍。乃請往成服。父色然駭。叱曰。若室女也。胡為此辱矣。若

翁更為若擇嘉耦。爾女痛哭累日。夜欲赴井。家人持之。吞金約指。宋所聘也。將死。父憐之。且悔。急藥之。得不死。慰之曰。兒毋死。我成兒志。特不得往成服耳。我養若終其身。不亦可乎。女頷之。乃復食。女故慧。婉事父母孝。長讀書。識大義。至是。吳下競傳之。閭里莫不稱歎。而其父乃更納他氏聘。親迎有日矣。女聞之。太息泣下。乘父他出。待兒寢。乃繫帛於梁。置二金鳳釵於几。皆宋聘也。手書繫衣帶。請以釵易棺。歸屍宋氏。遂自縊死。宋氏聞之。大驚痛悼。再請其喪。與宋氏子合葬。吳下士爭為詩文以誄之。時丁丑四月也。見王源居業堂集

張烈婦

婁縣烈婦張氏者。農家女。嫁魯氏。夫家故非良。姑與夫。迫使為私。以為利。婦志不從。姑大怒。箠撻之。凍餒莫之恤。凡三四載。志終不變。閒語所親。涕泣以死自誓。既而其夫劫之他往。婦知不免。夜啟戶。躍入萬安橋水中死。越八日。里人獲其屍。色如生。時丁丑三月。年方二十一歲云。見王源居業堂集

閩中三烈婦

三烈婦。其一為陳東生妻李氏。雍正乙巳。東生弟大生卒。東生傷之。其明年春。東生

復卒。李氏誓死相從。既成服。即自經。其姒急救之。變委曲解勸。佯為聽從。越旬餘。忽梳洗靚妝。盛飾以出。姒怪而問之。則曰。哀極無聊。將出游。以寫我憂。姒信其語。弗之防也。既而入戶。自以羅帕經卧榻中。蓋越夫卒甫十五日云。其一。為岐江林氏女。適遼沙唐氏子。唐為巨族。而氏夫業操舟。往來江湖間。歲一歸家。處數日。其母輒託氏蠶其夫。丙午久。唐氏子病瘵卒。林氏鮮髻結夫髮。擁屍臥。至日中不起。姑呼使起。氏大聲曰。此累者屍也。即竟日寢。庸何傷。既而延唐族諸明經列庠序者。語之曰。為我備兩棺。余越三日。將從夫死。是日天陰無雨。利於觀者。諸族人咸勸諭。堅勿聽。則為之市新衣一襲以進。且白其事於官。至期。結高臺。具鼓吹。氏服新衣。登臺四拜。南向立。母家夫族次第行奠。氏笑容可掬。立而受之。至其父奠。則答拜如禮。奠畢。撒饌。取五穀。扱社拋四方。祝曰。令吾鄉時和年豐。毋為厲也。轉身。即次就鏡臺。解髮。取一銀簪。縮所懸繩。復取兩珥。呼其嗣子與之曰。以是作留念。遂手挽其繩。稍短。呼父攜杙掖之升。鮮所佩帕纏繩。引頸以入。即伸手長逝。姑急登臺撫屍。踊且泣曰。甚矣。吾之不知人也。曩者誤話若。若無恫老嫗。是日天陰。無雲雨。臺下觀者數千人。皆噴噴稱奇。共牒令請旌。令以格於例。不許。其一。為方氏女。許配林氏子。家素貧。賣餅於市。

別僦屋以婚。結褵之次夕。延客未散。卒中不起。林有義父語女曰。新婦甫一夕耳。奈何。女泣曰。吾自有處。死吾分也。居停主人知女志不可奪。即謬為大言曰。吾貸若屋。不利死人。一之為甚。其可再乎。女不應。即趨市。就餅肆自經死。時雍正丙午歲之十二月。見方集。

李貞烈

李貞烈。江南太倉人。父李蘊石。夫黃繼姚。未嫁。夫卒。奉舅以待嗣。嗣立。舅終。還以死殉。原其始。貞女也。要其終。烈婦也。彼君子易名。美必重書。倣其義。核其文。駢貞烈。不目女婦。庶乎其可。貞烈自髫齔。別席。性岸然異。不苟言動。無巾幘態。兄浩。以才氣冠其儕輩。當女弟。猶憚之。年十一。江夏黃永思為子妻。禽焉。十九。瀕行矣。而黃氏子卒。康熙丁酉孟秋也。貞烈辭父母。赴哭。殞絕。既視殮。拒戶自經。舅解其懸。慰之曰。吾失子得汝。吾子視汝。不女視汝。吾婢子失母。吾使母視汝。不嫂視汝。他日。次子有子。則汝後也。貞烈俯不應。舅令二女謹伺之。重陽日。貞烈夕奠畢。乘間復自經。舅又覺而免之。父兄聞。馳至。責曰。汝何舍難而苟為易也。汝不當代夫子事君舅乎。代君姑畜諸穉乎。待孤子生而育之教之。以續死者乎。貞烈蹶然起曰。敬諾。麾二姑去。吾不敢

死無相守為矣。無何。二姑相繼嫁。卒旦初亦娶婦。雍正乙巳。季生男。舅名之曰仲康。命貞烈子之。貞烈喜且悲。告於繼妯之靈而誓之。引刀斷一指。真真筵曰。所不盡心力以鞠此子。所不酬吾初志者。有如指。指先往矣。見者大驚。聚哭失聲。庚戌舅歿。貞烈曰。吾其可從夫子侍親地下。躍入井。旦初亟統而下。出之。踣博額。號泣曰。親未葬。嗣未成人。前後事慕。非夫人翼之。如隕越何。願且留。貞烈領之。乾隆丙辰。葬舅姑。以繼妯附其兆。既虞。聘兄浩女。室仲康。即命從浩就業。時仲康生十二年矣。明年寒食。貞女省墓。徘徊松楸間。顧嗣子曰。吾事無餘矣。初姑適某氏者。早寡。有腴田二頃。夫之昆弟裂而攘之。至是歸甯。其嫂愬其事。切齒揮涕。貞烈曰。尊章在乎。曰。亡矣。有兒女乎。曰。無有也。然則安所用田。曰。無田。何以生。曰。汝生亦贅也。盍死乎。死易。不死難耳。如不信者。吾為汝先。語訖。從容如平時。薄暮。有見貞烈立梅樹下。久不移。呼之不前。逼視之。纒脰死矣。乾隆丁巳孟夏也。距夫死二十一年。見顧陳塘集

徐烈婦

烈婦張氏。居上海黃浦東川沙城堡。其夫徐俊。以病疫死。里有豪某。素窺烈婦姿。而莫敢以犯也。烈婦夫死。時仲夏。天驟熱。烈婦馮其尸。哭五日。而卒無棺以斂。豪乘

其急以貨畀之。烈婦勿受。乃鬻其女。以買棺而斂。而烈婦之母悍而貪。有周某為豪計曰。是可以貨餌也。於是厚以遺其母。其母逼烈婦改適豪。曰。汝改適則汝生不敗。則汝死矣。烈婦痛哭曰。吾死可也。而何以改適為。持刀截其髮。瘠其面。血淋漓駭人。周猶唆其母逼之。勢終弗肯已。烈婦遂自縊死。其長女已鬻於人。其乳下女方呱呱然也。見劉巖集

冬青女

冬青女。和州陳氏女也。初名冬。女性喜冬青樹。冬青者。女貞也。於是請父名曰冬青女。冬青女年十八。而死於其夫黃氏子之家。黃氏子曰彛。彛冬青女笄而未歸。而彛鉉死。冬青女聞之。泣請於父母。欲往焉。而彛鉉之兄曰元校者弗許。將葬。請弗又弗許。已葬。乃堅以請。元校不得已許之。往一夕。而冬青女以髮纏帛。自勒其頸死焉。元校則以為穢虐也。急除之以桃刻。而舉尸而歸之。至陳氏門。則烈風自輦中起。飄輦蓋至空中。啟輦而面。色尚如生。陳氏之父母遂棺而斂之。臨弔者數千人。無不下泣者。有司往祭之。越三年。乃得聞於朝。旌黃氏閭。而卒與彛鉉合葬焉。見劉巖集

王氏女

女王氏亳州人。襁褓中喪其母。其父許同里李氏子曰殿機者為婚。俄而殿機父以犯法死。母沒入旗。給象房校尉為配。殿機方三歲。隨母入象房。後復鬻身於廂紅旗。已牙嗽厄爾庫為奴。執拾糞役。厄爾庫買蕭氏女配之。殿機與王氏女家絕不相聞者二十餘年矣。初王氏女稍長。而其父死時。執李氏所納簪珥而泣曰。此李氏家物也。數年人傳殿機已死。女之叔與兄迫女使改適。人曰。殿機沒入旗久矣。或云今已死。即不死。當必不得歸。即歸而汝乃為旗下廝養婦。吾恥之。女泣曰。殿機縱不歸。甯為殿機死而已。幼已許為殿機婦。雖廝養。其何辭。而叔與兄所以奪之。愈益急。女嘗數數欲自求死。既而泣且曰。吾與其今日而遽死也。吾不如匍匐赴京師。得一殿機消息。然後死。鄰有范翁者。年七十餘。故與其父為莫逆交。而女素以父行呼之者。女乃哀乞翁求挈之。赴京師。抵殿機所。其叔與兄知其意。乃使之升樓而去。其梯女暮絕樓下。密僦驛車。與翁晨夜走達京師。入象房。而殿機母死已久。問殿機。皆不知。女大號哭。諸校尉大驚。而老校尉知殿機鬻身處。引之至厄爾庫所。呼殿機出。則殿機荷畚自馬棧中出。翁趨而語之故。女以父所遺簪珥持示之。則相對大號泣。諸市行人如蟻而至者。皆流涕觀之。而厄爾庫大義之。亦為之下涕。於是捐直。使殿機挈

蕭氏與女俱歸。巡城御史以聞。時康熙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九日也。下部議。議允其歸。且令王氏叔與兄以裝奩給之。使無失所。時女已年三十有四云。見劉巖集。

金壇三烈女

出金壇郭門南徑三十里。為長蕩湖。濱湖有墓。高四尺。木數拱矣。黝然如銅鐵。而槁桎皆以三相繆。視其肆。亦如之。詢諸長老。長老曰。嘻。此三烈女葬處也。烈女者。王氏其二為同產。其一為諸姊妹。當大兵之初下江南也。曲阿以東賊猖起。而金壇倪文炳為之魁。其掠人也。嘗以書過。晡則攻剽。倪曰。吾不似諸君之似鼠者。當是時。烈女家濱湖。年各十六七。以往三人相從紡績。已而相從避寇。隨母兄。延緣葦間。日且入。則相率歸其居。旦起復避去。以為常。一日。遣僕渡岸。西市小食物。而遇賊。方晝掠歸。欲兵之。問誰與主人翁者。僕怖。道而之葦間。賊掠無所得。而顧有三女子在焉。遽劫縛登筏以去。中流三女則大呼。泣且詈。而視賊方持己急。因跌蕩不自止。良久筏傾。三女子死焉。賊數輩亦皆溺。無一脫者。方賊之劫三女子去也。離而行。每一女子輒兩賊夾之。背反接。牢甚。明日屍浮水上。縛盡弛。三女子攜手如平生。而髮相縈。類有綰結之者。家人瘞諸湖濱。表以樹。於今甲申。六十年所矣。烈女之歛也。無棺。其家以

故匱之級三重者。藉幹而夏桀之初所遣僕阿寄也。後死於牖下。無他而賊之渠魁倪文炳者。去烈女死一年。遂殲於豐義儲氏。見方榮如集虛齋古文

梅節婦

節婦姓李氏。安順梅運昌妻也。運昌崇禎己卯拔貢。知四川江津縣。氏攜子赴任。而流寇張獻忠搆亂。道梗不通。遂抵平越。寄居母家。已而訃至。則運昌死城守矣。氏仰天號泣。業不欲生。而子建方六月。女二歲。念無可依以活者。乃忍死為撫育計。丁亥。流寇餘孽蔓延黔中。氏毀容剪髮。倉皇出走。使老婢負其女。而自抱其子。復挾利刃以防不測。至貴陽。城陷。旋奔威清竹亭寨。是時賊騎充斥。大路崎嶇。山徑中攀崖踰澗。艱險倍甚。其間望塵起立。匿身叢箐。以脫湏臾之命者屢矣。及抵竹亭。疾呼寨下曰。吾安順梅宦婦也。急啟關納我。先是有譚姓者。嘗避亂寨中。以遺索屢挾勢索償。居人苦之。以故聞氏言。輒拒不應。氏計無所出。恐賊至。痛哭欲自刎。有張氏婦見而憐之。語云。若勿云宦家也。當得入。遂割所居舍之糧盡。翦衣製履。使老婢易米而食。未幾寇至。寨人降。日肆搜羅。氏復挾子女潛匿巖洞中。時既逼寇虐。而荒山豺虎出沒不時。輾轉遷徙。寄生者七十餘日。始得返安順焉。喪亂之餘。家業蕩然。氏甘淡泊。

習勤苦事。屢值兇荒。而家計不匱。子女婚嫁。卒能成禮。安順地雜苗蠻。苗俗好畜蟲蛇之毒。陰以咬人。名曰下蠱。中者無久近必死。又或取人服飾之類。為妖術以詛咒之。終氏之身。子建食飲。不無出己手者。其殘衣敗履。必深藏篋笥中。凡所以保護之者。類如此。然其教之也。則又嚴而有方。午夜篝燈。呼起坐。習雜誦。無間寒暑。聞則道其祖父遺事。及流離奔竄之狀。以相勸勉。康熙庚申卒。年六十一。方運昌之沒於蜀也。氏年僅二十有五。距其卒。凡三十六年。其間兵火盜賊饑饉。天人家國之變。叢集交困。氏以孱弱幼婦。出入萬死一生中。既能保身全節。而又教育稚子。克有成立。聞者無不難之。見劉青裴高陽山人集

仲烈婦

烈婦姓牟氏。仁和諸生萬安女。年十五歸仲氏。踰年。仲氏子卒。烈婦慟絕。自言無子。當從夫地下。其家大窘。守之。母氏泣撫曰。汝出閤時。汝父游學京師。今將歸矣。不能少緩一見父乎。始勉存視息。既父歸。就慰。且勉曰。慷慨從容。為節雖一致。然難易則有間矣。阿子信賢。當為其難者。且若翁早世。若夫又至此。太翁姑春秋高。若能節。不能兼取。奉行乎。烈婦反復竟曰。始泣拜受命。自是素衣蔬食。為孝養計。益篤。以嚴太

翁嘗患危疾。視者咸謂不起。烈婦涕泣夜焚香告天祈代。越日竟愈。在再十年。太翁姑皆逾七十。憐烈婦年猶盛。終無所依。密謀嫁之。有日矣。烈婦驟聞。哀慟達中。明日姑往視。發扉闌然。閣中橫一几。跋燭燼。香猶在地。布氈爛。若祭告之設。急索之。不獲。家背河。啟後戶。及岸。得其常服屨及箴莞諸物。始知烈婦自沈也。沿河尋訪數里。許無有。忽有人自上流來曰。某溪中一女子僵立。疾趨視之。則烈婦也。蓋烈婦既死。其屍逆溯。又刺入旁溪里許。止焉。溪上山。即烈婦夫所葬。其靈異如此。舉歸就斂。則衣衽齊及裳相屬。至襪履皆綴縫無隙。當事自大吏以上。聞之駭歎。設奠奉主祀杭故忠節祠。水性上漫下激入焉。即仆。自非烈婦正氣之盛。烏能以弱質抗洪濤逆溯。所宜依歸而卓然若是哉。見李紱穆堂稿

張烈婦

烈婦姓劉氏。漢軍某旗人。鄉貢進士張子四維妻也。張子字若仲。浙江錢唐舊族。少失母。父某以微貲賈於粵。挾若仲與俱。至潮州府。有中表某。在知府劉某幕中。來過訪。見若仲髫年端麗。聰慧絕人。數稱於劉守。劉有數女。無子。因令入見。大愛之。以次女許字焉。即烈婦也。既若仲隨父歸。貨窳不售。盡喪其貲。若仲又以疾跛其一足。劉

守有弟官浙江。見而恥之。寓書其兄。諷使負婚約。劉守夫婦慙焉。將別。字他官子。烈婦以死自誓。父母勸譬百方。莫能奪。乃召若仲往就婚。烈婦既失愛於其父母。又其姊贅壻為顯人子。同在署。榮悴相形。受侮益不堪。烈婦勸若仲挈己歸。若仲念家窶。濡忍不能決。烈婦恚曰。君少負雋才。乃無丈夫氣邪。遂辭以行。奩具一無所取。既歸。無以為生。烈婦工繡。習繪事。晨起作畫。夜刺繡。給薪水。若仲感其意。力學補弟子員。康熙庚子歲。余典浙江試。得一卷。絕整雅。自破題至結語。皆排對。而讀者不知為排。亟取之。即若仲也。明年計偕下第。卒於京師。柩歸。烈婦號不絕聲。未幾。竟死以殉。哀哉烈婦。屈志艱苦。佐夫未嘗隕穫。至夫沒。遂以死殉者。謂絕意而無可復望於世也。亦烏知世猶有為之文以傳其事。重歎累歎而不能已邪。彼其父母之鄙。與所謂贅壻顯人子。不過與草木同腐。固不足復道。即若仲或不死。備名位。烈婦與被顯榮偕老。亦不過聊以愧世俗鄙薄而已。烏能發志士之悲。至於如是哉。烈婦亦可以欣然於地下矣。見李紱穆堂稿

朱貞女

節孝朱貞女。江西高安人。家宰公載之長女。少司空李公鳳翥之冢婦也。李公子家

駒實聘貞女。未娶而殀云。貞女幼惡華綠服。加身輒驚啼。稍長。或以絳纒其髮。捫得輒擲之地。酷嗜書。夜偕妹挑燈繹誦不輟。動止言笑必以禮。不失尺寸。王父母父母絕愛憐之。性至孝。膳飲必躬進。父母食必侍立比徹乃去。暮必手整父母衾席。出立戶外。俟卧乃休。事諸母咸得其歡。然當女黨宴笑時。聞貞女至。則寂肅斂容。諸弟或嬉戲相訾警。戒勿使知。或詒之曰。至矣。則皆走。然貞女和愉婉婉。不知何以見憚也。歲辛卯。李公子登賢書。未幾以疾卒。訃至。家人秘之。貞女涕泫泫下曰。何等訃也。不使吾知者。吾知之矣。飲泣不食者三日。家宰以常理摩曉。貞女哽咽曰。大人良愛兒。兒志決矣。不得已許之。以常服行。登舟。乃持服。李氏聞貞女至。舉家白衣冠號慟出迎。貞女從容謁祖姑暨舅姑如儀。適喪次。一慟幾絕。廟見後。執婦禮甚備。家人往視之。則曰。歸語大人。兒無苦也。百年瞬息。未亡人待盡而已矣。祖姑熊太夫人疾。衣不解帶者三月。比卒。李公致書家宰。我羈京師。不能終事吾母。賴家婦盡孝。君女也。刻骨難忘矣。時士大夫爭傳貞女事。當道欲旌其室。貞女請於姑。達之李公。峻拒乃止。且書告家宰曰。兒事非中道自行所志而已。脫以名加之。兒滋惡矣。已而不茹葷血。家宰曰。何自苦乃爾。對曰。偶喜耳。然以是終其身。家宰丁外艱。時以西陲用兵。奉詔。

奪情再疏。請終制。賓友勸阻萬端。貞女流涕曰。大人不得歸。雖官柱國。年上壽。猶無與耳。彼姑息之愛。非所以全我父也。聖主必鑒吾父之誠矣。累疏卒得歸。甲辰元日。鄰人不戒於火。勢甚烈。家眾倉皇遷避。貞女端坐室中曰。死吾分也。五豆糟糲。足避火求生者。眾惶駭莫措。熊夫人破戶入。持之出。火遽息。是夏之季。家宰聞仲弟計。慟甚。嘔血不止。貞女歸省。私泣達旦。以是得寒疾。不肯醫藥。曰。吾女子也。吾手何可令醫人診視。死之前三日。謂兩弟曰。我一生未嘗有寸金尺帛加吾身者。死無負我。既卒。合厝於李公子之殯宮。時維正二年也。年三十四。見蔡世遠二希堂集。

孝婦李孺人

孝婦李孺人者。武定翰林院庶吉士丹書先生之正室也。系王氏。年十六。歸於李氏。君舅封公。先相國文襄公介弟也。繼姑劉太君。性格嚴峻。孺人嫻於禮法。奉其規條。靡有失墜。太君晚歲嬰痼疾。輾轉牀褥。歲月滋深。動息有人。雖婢獲中號為忠謹者。氣衰力殫。不能無怠。惟孺人躬自執勞。至竟日終宵。寢食俱忘。如是者七年。病之劇也。孺人祈禱誠懇。計無復之一夜。人靜後。孺人獨趨神堂。閉門久之出。而手自烹藥以進。病良已。當孺人趨神堂時。一僕婦私躡其後。從窗櫺竊窺。見孺人向神前跪袒。

左臂彷彿似持刀割狀。徐脫裏衣。燭影下鮮血淋漓滿袖。裹刀而懷之以出。孺人面不改色。動作如常。豪無悽楚之容。餘人莫知者。僕婦亦勿敢言。數年後乃稍稍為人述之。見蔡世遠二希堂集。

會纂編卷十六終

蒼叢編卷十七

清曲園居士纂

陳烈婦周氏

烈婦周氏。雍正七年正月。歸陳國材。九年三月二十日戌時。年二十六。殉夫死。去其夫之死五十日。夫既死。計為夫將來立嗣。盡二月。待其夫之姪男至。告以故。付以嫁時衣飾。曰。以是累君。其父隔江來白其志。訣別焉。其父勸無死。烈婦曰。陳氏無舅姑子女。將何依。隨父歸。人必曰。陳某妻謀再醮去矣。辱孰甚。議既定。明日。遂沐浴。紉綴其衣裳。極周緻。顧語人曰。殮時。幸無以寸絲易吾衰麻也。吞金至五錢。不死。羸憊久。餌大黃若干。莫暴下氣脫。反下所吞金。又不死。粒米勺水不入口。已十日。自勒。手弛不死。凡前後二十日。卒餓死。烈婦。上元醫士鑑侯女。國材。江都縣民。見徐用錫圭美堂集

陳烈婦李氏

烈婦李姓。父楚人。從軍家閩。既老。貧困。鬻女於洪塘林氏。林故宦宅。憐烈婦慧而少。養為已女。稍長。容色端好。眾莫不賢之。先是林有女。婚於陳。無子。歿。至是。林以烈婦歸焉。年二十矣。陳素患羸疾。與烈婦處五年。僅生一女。有姑嘗病。剖股進。不能活。夫

病亦如之。家人莫知也。夫垂沒。語烈婦曰。吾病度不能生。所念者。汝而已。將若何。烈婦泣曰。夫何言。亦惟有死而已。夫領之。及夫沒。棺殮醫藥諸費。負逋數十金。又有幼女在。度未可即死。乃日夜勤女工。取充餽粥。以其餘償諸貸家。又念老父無人養。乃迎父於家。父病沒。為喪葬。皆從十指辦之。不以累夫家也。幼女得痼疾。久之卒不愈。時已踰祥。烈婦欲殉之。或勸之曰。若夫未葬。堂中樞數世塵封。即若死。骸當何時歸土也。烈婦艱苦彌厲。久之。鉢累黍積得二十餘金。始辦身後事。遂以四月二十八日治棺。二十八日卜穴。五月三日卜葬。布告諸戚屬。會送者咸集。烈婦治酒食。如平時。夜既寂。乃沐浴更衣。謂其妯娌曰。妾死期近。特來相別。藐諸嗣孤。更以為託。邵姑應曰。諾。烈婦出堂。見家人皆熟寐。帷燈熒熒然。拈一香對夫靈前叩首。徐曰。時可乎。步入房前小廳。家人覺有聲。起視。竟縊死矣。時年三十。康熙之三十三年五月三日子時也。周身衣袂皆豫嚴辦。家人因舉而納諸棺。即日與其夫陳及前婦林氏合葬於西郊之洪塘山。郡中間者。或拜於墓。或弔於家。無不嘆息泣下。

見林信樸
學齋集

羅烈婦

烈婦姓李氏。歸於羅。死於羅。故稱羅烈婦。浙之龍游人。文學壁之女也。歸仁美。為繼

室性沈毅。遇事一以義自裁。順治二年。王師下江南。抵揚州。人情洶懼。仁美思奉母。盡室以行。虞不能兩全。徘徊未決。烈婦泣語夫曰。事迫矣。全母與子。君之責也。君當行。我當死。毋以我為慮。遂先戒所使婢。積薪樓下。屬瀕危。即舉火。未幾城破。烈婦登堂。拜別其姑。徧與家人訣。抱所生期歲女登樓。婢遂舉火。火發。婢亦登樓。眾感泣從之者十人。烈焰赫赫。勢如天崩地塌。仁美知無可奈何。乃撫膺大呼。負母孥子以奔。時四月二十有四日也。與烈婦同難者。其姒劉氏。仁美側室梅氏。李氏。前室所生女宦姑。舉火。婢菊花。餘六人。身與名氏俱燼矣。烈婦焚宅。在新城廣儲門內。遺燼合葬西華門外。見王湖集

節婦陳氏

節婦陳氏。福建福清縣厓生峻生女。年十七。適本里林其默。逾年。其默病。氏日夜侍湯藥。不解衣交睫者數月。既而大漸。氏泣謂其默曰。君即有不諱。妾惟相從地下耳。其默曰。固知若能為此。願我上有祖父。暨兩尊人。且無後嗣。若其可竟死乎。氏號泣承命。其默卒。氏纔十九。強存活。其以踐遺命。俄而夫翁逝。又值耿逆變亂。流離奔竄。與祖姑劉氏。姑陳氏。相依為命。幸而獲全。家居攻苦食淡。而奉二老。則甘脆畢備。二十餘年。不少怠。內外咸以孝稱。自其默沒後十年。諸弟未有子。氏日夕憂之。已

而長叔舉一子。因念嫂青年守志。繼嗣不宜久虛。請於尊人。願即以此子繼兄。後氏感泣拜謝。立為嗣。命名嵩基。焚香告夫靈曰。君今有子矣。拊育願復。不啻所生。少長即延師授學。夜歸則篝燈一室。躬績紡佐讀。輒夜分始罷。嵩基年十六。即補弟子員。為邑名諸生。又為擇婚配。無何。長叔卒。無他子嗣。族黨咸以嵩基出。繼於先。且節婦撫育恩甚摯。義不可背。次房當議別繼。氏曰。奚為迂迴若此。嵩基於長叔所生也。於未亡人繼也。生者還所生。繼者復別繼。不兩得乎。眾皆感動。即日命嵩基為所生父。成服別擇某叔子立焉。恩勤一視。嵩基仍厚遇之不衰。氏幽閒淑慎。自為林氏婦。聲不出戶外。六十年如一日。以雍正六年卒。年七十有七。見甘汝來甘莊恪公集

宋景衛

貞女宋氏。名景衛。長洲人。性敏慧。讀書工詩。言語舉止。動中禮則。十歲喪母。父以家政委之。井井有條理。許字程玉生樹。樹母宋。與貞女姑姪行。見貞女才且淑。遂為樹委禽焉。樹年十二。通十三經。應試使院。日亭午。三藝俱就。講說易文。言及觀漸卦義。覆誦周禮左傳爾雅。如瀾翻學。使者奇之。遂擢前茅。未及婚。遭其大父比部君喪。痛哭。遭疾殞。貞女聞變。即不食。誓以死殉。諸父昆弟咸勸止之。父曰。與其輕生。毋寧守貞。

議擇日送歸程氏。持喪以終其志。踰年未及舉行。會其父復有事。越東貞女乃上書於父。其畧曰。自去春驟聞慘變。遽欲以身殉之。自明從一而終之義。緣大人諄切曉諭。苟延殘喘。偷生視息。實非衛之初志也。許便料理過門。不即入於九原。猶得侍姑嫜於一日。豈料一載於茲。事多周折。進退維谷。衛之立心行事。非若尋常女子。遷延歲月。可以改絃易轍者。今亦豈欲遽離膝下哉。奈昊天不弔。降此荼毒。抑鬱自傷。久而成病。愁多食少。日甚一日。恐非藥石能療。終歸泉壤。當此之時。前後失據。齋志以沒。未能立一事。未能成一行。同一死也。豈不惜哉。豈不痛哉。父愛重貞女。過於諸子。其遲之又久者。實以他事間阻。非過違女志也。既還自越。遂送貞女歸程氏。時姑亦前歿。初姑病亟。貞女以不獲侍湯藥。刺指血書疏籲天。請減算以代人。尤重其孝。而姑竟不起。貞女既歸於陳。益讀書。以禮自固。間遇節烈事。作為歌詩。有西河陳烈婦詩六十四韻。穿穴經義。發揮己志。讀者既歎其志節之堅。并驚其學術之茂也。論曰。女子未嫁而以節著。義何昉乎。昉之柏舟也。柏舟之詩曰。鬢彼兩髦。實維我儀。郝仲輿釋之曰。兩髦。髻也。齊風甫田。總角非兮。是也。顧麟士申其說曰。髦。童子之飾也。內則未冠拂髦。禮。男子冠而後娶。故知共姜未嫁也。未嫁之女。能以節著。固不悖於經。

義而為聖人之所許矣。後儒不察。輒謂非禮之正。豈不固哉。見楊繩武古柏軒集。

曲園居士曰。儀禮既夕禮云。既殯。主人脫髦。注云。兒生三月。剪髮為髻。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為之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又喪大紀云。小斂。主人脫髦。注云。士既殯而脫髦。此云小斂。蓋諸侯禮也。然則親在之時。子雖既冠。猶未脫髦。玉藻云。親沒不髦。可知親在必髦也。此據髦彼兩髦之句。為共伯未冠之證。似於經義猶疏。然共伯之死。自是千古疑義。以睿聖武公之賢。而有弑兄自立之事。一可疑也。共伯既立為君。而詩序猶稱之為衛世子。二可疑也。共伯自殺在其父釐侯既葬之後。則久已脫髦矣。而詩有猶髦彼兩髦之言。三可疑也。武公九十五。猶能箴誡。則其薨也。年近百齡矣。在位五十五年。則其即位也。必四十以外。而共伯又為其兄齒必長矣。共姜年齒亦當相若。何父母猶欲奪而嫁之。四可疑也。史記此事。未可盡信。索隱固已非之。然則以為未婚而死。或亦一說與。

蔡蕙

蔡孝女蕙。泰州人。父孕琦。母王氏。女兄弟五人。而蕙為之長。生有至性。不妄言笑。知服勞奉侍。承父母歡。既長。許字監生繆許。未出閨。會孕琦被吏議。當棄市。蕙即絕嗜。

味屏服飾玩好。夜不解衣而寢。晨夕必焚香籲天。為父請命。如是者四年不改。嚴寒大雪中。風四入。烏鳥。蕙不設鑪火。寢苦枕塊自如。許度孕琦不可活。欲完婚媾。迎蕙歸。蕙揮涕謝媒氏曰。父亡與亡。曷忍言其他。己巳春。上復幸江南。蕙草狀。匍匐訟冤。上曰。是女子也。而為父乞命。嗟嘆久之。有司希上意。以為緹縈復生也。孕琦由此得平反。蕙歸許。未一年。病卒。見張符驤依歸草

王烈婦

烈婦湯氏。適太倉王既遜子均。湯居海濱。為富民。均入贅。薄其貧。不禮焉。婦即與均辭去。均授徒。婦勤女紅以自給。節脩脯奉舅姑。雍正壬子七月。大風海溢。均夫婦被漂。婦得登岸。均死於水。湯氏翁媼幸均死。得更擇佳壻。不復求均屍。婦泣命其僮阿午曰。汝為吾求不得屍。吾有死耳。午遍歷港汊。三日夜。從數百積屍中得之。馳報。婦被髮徒跣赴哭。幾絕。既棺殮。湯氏欲火之。婦不可。均有所置田十二畝。湯攘其十。餘二畝。婦埋均棺田畔。誓守志。時以粟麥錢布。陰餽舅姑。次年遺腹生一女。於是湯氏日夜謀嫁之。十一月二十四日丙夜。給婦內戚某家相迎。婦覺之。則麻衣要經。抱其嬰繞場而號。遠近驚起聚觀。無不歎息酸鼻。湯竟刼婦納輿中行。婦急以布自纏。周上

下無隙。至嘉定某家。哭不止。數人迭守之一夕。伺守者懈。遂自縊。湯氏逼婦行時。奪其嬰。將碎諸石。阿午從旁篡得之。夜奔入城。以歸。既還。貧不能乳。謀於其戚。顧行人玉停。行人令其妻育之。名之曰潮音。四歲痘殤。阿午者。均家僮也。均死。仍傭於湯。烈婦之死。獨午知之。湯切屬勿泄。既還老瞶。亦謂婦死於疫。午心實憤湯氏所為。念均夫婦。僅留一孤女在。時入城。至行人所省視潮音。則抱而之。既還家。或嬉他所而後去。潮音之殤也。阿午夜心動。不能寐。若有促之入城者。清晨及門。則潮音已死。午痛哭極哀。曰。吾主人夫婦孝烈。乃天絕之。若此邪。行人訝而詰之。午頓足鳴咽。具言婦死狀。且曰。烈婦棺尚在嘉定某家墓旁。午屢欲盜與主人合葬。昇者憚。不敢行。行人曰。盜不可也。其鳴之官而歸之王乎。湯氏聞之。即密令某家火婦棺以滅跡。午詭稱湯使往視。斂其骨。以空罌易之。奔告行人。行人令以其骨與潮音同瘞於均墓。噫。湯固市僧。既薄貧壻。又因壻而致殺其女。何不仁甚哉。然以湯之翁媼而有是女。異矣。非午。則均屍不復得。非午。則潮音亦不全。非午。則烈婦之死。遂無知者。烈婦之骨。亦不得與均同穴矣。其篡嬰兒勇也。詭收婦骨智也。謂之義士可矣。見沈起元敬亭集

朱如玉

孝婦姓朱氏。名如玉。字又寒。仁和朱久亭女也。嫁同邑魯君。旋長于縣學生宗鎬。宗鎬家故貧。孝婦黽斂事舅姑。得甘旨。必先以進。解己衣衣其姑。斥己裝以資遣其夫之妹。嫁時物蕩盡。人爲之不堪。孝婦無纖毫苦難意。戚黨某挾訟來求貸。宗鎬謝不能。則恚甚。孝婦曰。若情急耳。勿與校。檢衣襦質白金四笏畀之。其人欣然去。或以重賄求宗鎬。爲關說勢家。孝婦勸勿受。宗鎬曰。我度是無關利害耳。孝婦曰。世上不義事。皆從無關利害處做起。奈何以貧故。墮素行。宗鎬感悟。謝不與聞。其舅聞之。謂宗鎬曰。兒婦真若嚴師矣。戊申六月。宗鎬感疾。幾殆。閱兩月始愈。婦晝夜侍湯藥。遂以勞悴致疾。是年十有二月丙申歿。得年三十一。女生九歲。名學班。孝婦體弱。素多病。顧強自撐拄。不以貽舅姑憂。已不食。猶力疾執爨。其舅課生徒。讀書過午夜。孝婦亦坐候具茶餌。不就寢。其歿也。舅之及門士。爲痛哭失聲。中表兄子姚虞士。喪之若親叔母。其賢能感人如是。姑有胃疾。間數月輒發。孝婦身不去牀第。酷暑汗下如雨。不敢揮扇。以袂拭面。衣裾濡浹。日夜爲姑撫摩。稍間。爲誦彈詞稗史。以解姑痛。比孝婦歿。姑疾作痛苦。輒長號曰。吾媳若在此時。不離牀右救我矣。喜詩。工屬對。能爲設色花鳥。死之日。預知時刻。見汪由敦松泉文集。

曹借姑

孝節婦姓曹氏。小字借姑。一士之從姑母也。父天策公。為擇對里中。得陸君韜。未成童。入府庠。有能文名。遂以字之。年十六。歸陸氏。陸氏姑嫜居。有節操。婦事之惟謹。中外稱其賢。未幾。夫病瘵。累年卒。孝節婦年纔二十三耳。舉子女各一。子不育。至是乃立嗣子。嗣子則又不育。族人無肯以其子嗣者。有陸危者。微諷曰。少寡。肖絕。姑老女弱。將奈何。孝節婦志甚立。槌胸嘔血。尼驚走出。自是終身不復見其面。康熙八年。姑疾日侍榻前不去。已而疾大漸。乃中夜焚香祝天。引剪刀剪左臂肉。無血。創甚。不敢出聲。還入房。為羹以進。姑不食者數日矣。曰。此何物。乃有異香。飲之至盡。遂愈。并不使小女子知之。後乃曰。世傳為此者。遲聞一日。則病者多活一年耳。紡木棉以養。閱十五年。姑乃卒。女字邑右族張氏。贅而依焉。壻家亦貧族。兄弟共迎養之。卒年七十四。距喪所天時。計五十有一年。三黨咸尊之。稱曰節孝婦云。節孝婦年三十三時。母楊老疾。醫者云不治。孝節婦復中夜焚香祝天。引剪刀剪臂肉。血溢手腕。創甚。不敢出聲。還入房。雜米湯中以進。母哺米至盡。餘一粒。大如豆。曰。此何物。又汝肉耶。哽咽淚下。簌簌然。推去不竟食。遂卒。初。節孝婦往來一士家。士年尚幼。輒牽衣問姑前後所割臂。

癡處欲一觀。慨然不悅曰。郎君輩何自知之。此自愚婦計無復之。姑出此耳。郎君輩安用見之。見曹一士四馬齋集

姜桂

貞女姜氏。桂名。芳垂字。孝廉本渭之季女也。世居萊陽。今籍元和。年十歲。字於張。未行。而張以瘵疾卒。女年十九矣。訃聞。泣三日。遂自經。昏迷中。若聞有呼者曰。爾當享大名。何為是。乃甦而縊已解。時父以應試在京。女即告其母曰。女子從一。改適不可。可改字乎。為白父。勿萌他念也。父以書援禮經曲折諭之。女曰。父言誠是。但女賦性如此。不可變。富貴福澤。非所好也。拂其性而為之。無生理矣。居三年。戚屬爭言。不宜聽女守。父母亦意其志少衰。復垂涕為言。女曰。女不悲。母何悲也。人生適性為樂。遂女志。則樂甚。何悲之有。夫言有可忘。有不可忘。既許字矣。雖終身。其可忘哉。父知其不可奪。強齋沐而禱於神。神示吉兆。遂聽之。貞女乃畫蘭。漸乃繪山水。父假諸名迹示之。晝日追駸駸。逼雲林黃鶴矣。而端靜之意。亦流露豪素間。用志不紛。乃凝於神。其尤可貴重也。夫。觀先生集晚

烈婦馬氏

烈婦馬氏。故福常把總馬成功女。適福山章揆蒼。生子。輒殤。揆蒼病且殆。屬以奉舅姑。涕泣受命。揆蒼歿。久未克葬。殯於某所。舅學洲貧老。且病瘋。或為之謀。謂婦艾而族姓少。即嫁之。聘錢可獨有也。營將某。致重幣。及富人嚴某。先後來逆。皆死拒得免。學洲固深惡之矣。章有族孫曰小五。土豪盧某之甥也。說盧謂能致之。與馬相卿者。定謀。使其姑。始以俱往。省某親。婦覩姑升輿。不疑。遂昇。以如盧氏。及門。覺有變。顧不得脫。乃散髮踞地。坐。哭且詈。盧大驚愕。俾嫗為好言。許送歸。婢女日夜謹伺之。誘譬萬端。大陳金綺為餌。氏厲聲曰。吾翁與若為姻家。胡無良至此。吾所以求歸者。為夫骨未埋。且遺言不可負耳。若必欲見迫。即此為吾死所矣。馬用金綺為悉擲之庭。盧度終不可犯。顧重惜聘財。又恐一旦致死而破家也。踰三月。始送歸。而小五等以償錢脅學洲。復為學洲謀。築室于田。使獨居以守。實盧之別業也。居數日。盧盛服至。婦憤觸柱。抵几。折一齒。盧益懼。乃陽白縣聽歸。而使學洲戒門絕之。烈婦呼搶哀求。方嚴冬。屏營戶外。風雪僵凍。卒不納。寄居舍旁。危庵。又不許。亦小五等謀。冀其困而改圖也。婦有妹在楊氏。將為訟冤。盧又恐。授意學洲迎還。畜以奴隸。食以大豕之食。烈婦安之。無怨言。尋復逐之。守備陳某。見而問狀。俾其族之隸麾下者。諭以大義。學洲不

得已納之。未踰月。又怒而擯之門外。烈婦乃拊膺曰。非一死。無以明我心。或勸為尼。烈婦曰。身體髮膚。不敢毀傷。吾向以憤怒折齒。至今悔之。且吾違翁命。不孝。從翁命。不節。不孝不節。苟活何為。孰與全而歸之。見故夫地下。即走其夫殯所。哀號徹日夜。逮潮上時。拍手連呼曰。盧賊殺我。盧賊殺我。跳波中死焉。時雍正六年十月二日也。年四十有二。屍隨潮上下。後十日。獲之蕭家橋。邑侯親殮。觀其裏衣。皆密縫紉。佩一小囊。貯所折齒。侯歷詢鄉老。具言其節烈不污。萬口無異詞。嘉歎良久。捕諸凶。鞠治而章小五者。竟匿不出。見陶正靖晚
齋先生集

茅貞女

茅貞女。通之泰興人。年十六。許適張氏子。張貧窶。棄家為僧。致詞於貞女之母。母許之。貞女素嚴重。不遽以白。越二載。復字他氏。歸有期矣。乃遣乳媪白貞女。貞女聞之。泣。徐謂媪曰。吾女子。安敢逆母意。然聞張氏姑。老且病。窮餓不能自存。吾心怛怛然。今欲有遺於張。非汝莫可使者。汝為吾密致之。吾無恨矣。媪許諾出。貞女即開戶自經死。方媪之諾而歸也。金藏諸笥。為不肖子胥去。甚皇遽。徐聞貞女死。即隱不發。忽數日。媪狂叫自責曰。汝尚為有人心乎。盜吾金而負吾約乎。數自批其頰曰。若子所

盜金。今具在。吾為汝往取。立起如指所。金果在。持詣張氏姑。長跼泣曰。吾不得事姑。罪通於天矣。今以此為姑壽。遂奉金進。伏地號哭。不能起。張大駭愕。無何。媼歿。具以白。乃悉其故。異哉。事在康熙初年。見夏之落。耕齋集。

廖氏

廖氏者。蜀江津縣民戚成勳婦也。成勳僻居山中。值獻賊變。倉卒奔竄。廖弱不能從。不得已置之去。廖堅閉重門。自誓以死。遲數月。賊不至。倉中積穀頗饒。資以食。數年。荆棘叢生。蔽其宅。遂與外隔。其後食漸不繼。向宅池邊種穀。續之以草為衣。四十餘年。亦不知成勳之存亡生死矣。成勳竄入黔中。久之。別娶某。生子二人。年六十餘。歸訪舊里。是時天下甫定。川中土滿人稀。田園半沒深箐。虎豹豺狼。出沒縱橫。人跡罕到。無從覓其故居。但識其向而已。因倩人力持斧斤。斬竹伐木。數日。望其宅。顏歌尚存。大樹如圍。自屋中出。微烟出沒。異之。固不知其妻之猶存也。及近宅。廖忽從樓上呼曰。汝輩何人。成勳惶怖失色。倉卒厲聲答曰。吾此宅主人戚成勳也。廖窺視良久。覺衣冠迥異昔時。而聲音容貌彷彿似其夫。泣語曰。君妾夫邪。妾廖氏也。可將君身餘衣褲與妾。得蔽體相見。成勳怪之。然聽其言。似非無意者。即解衣擲樓上。須臾。

氏自樓下。面目黧黑。髮亂如蓬。成輒恍惚莫辨。廖備述其由。兼言當日事歷歷。夫婦相泣如再世。偕至鄰家。復自點挈其妻子還。年各九十餘始卒。見彭端淑白鶴堂集。

馬孺人

孺人馬氏。河南郊縣人。繼室於同邑古村之劉翁。生一子而寡。崇禎末。中原流寇起。孺人嘗指後園井語家人。脫有不虞。當索吾於是。比寇氛益急。里戚婦女皆出避。要孺人與偕。默弗應。固要之。則曰。吾計之熟矣。吾閉門不出。猶冀匿籬壁以免。出而遇賊。身之不免。且重辱。凡所為。婦女遠丈夫也。而吾又嫠也。蓬首垢面。雜稠人中。匿草間求活。雖幸免。為辱已甚。吾弗為也。乃令奴機警者伺門。而身恆不出堂帷。無何。盜至。見堂宇頗壯。即縛門者。施拷治。索財物。且訶問主者為誰。門者惶遽曰。主翁死。郎君適遠出。家惟主母在耳。孺人立堂後。微聞其語。曰。嗟乎。誠不免矣。趨自沈於井。覘

殷烈婦

殷烈婦胡氏。殷士膚之仲婦也。士膚長婦汪氏。以節稱鄉里。而仲婦胡氏。乃復以烈聞。汪氏之寡也。姑亡矣。而舅衰叔幼。家貧甚。其母氏欲奪之使來。汪引刀激謝使者。

歲時泣拜其夫衣冠於堂上。督家政。及胡氏夫亡。有遺腹。汪以義諭之。不死。且得男。未及百日。而孤又亡。汪氏曰。嗟乎。吾孀。乃今死矣。強慰之曰。孀與吾俱寡。願忍令汝姆獨活邪。烈婦曰。姆獨活。持殷家門戶。良難。吾且為姆報伯氏於泉下。於是家人衛之。徹夜。婦益故攝事。衛稍懈。而戶忽扃。乃驚相告。爭曰。毀門。門毀。婦固從榻後立。眾笑曰。娘子何驚人。也。爭前持諦視。頂有組下垂。頸痕寸許。而一小刀血淋漓地上。嗟乎。蓋迫於救。援環不及。而急自刎也。時雍正十三年。年十九。閱一日。母家來視。猶植立。面色婉孌如生。汪氏哭曰。孀汝亦殷家婦。獨以死謝邪。冠張尹石

文鶯

李長祥。字研齋。四川夔州府達州人。崇禎癸未。選庶常。京師潰。乘間南奔。起兵浙東。結寨上虞之東山。大兵以全力壓之。遁至奉化。依平西伯王朝先。復合眾於夏蓋山。由健跳移翁洲。入朝。加兵部左侍郎。初侍郎之在寨中也。寄帑上虞之趙氏。及寨潰。相傳侍郎已殪。其夫人黃氏。聚其家人謀共死。有僕婦曰文鶯。夫人婢也。曰。夫人當為公子計。以延李氏香火。惡可死。曰。然則奈何。曰。婢子死罪。願代夫人。以吾女代公子。而俟死於此。而夫人速以公子去。夫人泣曰。安忍使汝代吾死。曰。小不忍。最害事。

速驅之。而山中有羅吉甫者。至是奔至曰。夫人公子。我則任之。雖以是死。甘心焉。於是夫人抱其子。歔拜吉甫。且拜文鶯。文鶯曰。夫人休矣。捕者行至矣。甫出門。捕者至。以文鶯去。吉甫既匿夫人。知朝先之於侍郎。相也。乃以夫人母子往。則侍郎已先在焉。相見痛哭。為言文鶯一本訥女子。今若此。而文鶯被逮。居然以命。婦自重。雖見大府。不肯稍屈。莫不以為真夫人也。時例應徙遼左。按察使劉公自宏者。淮人。一日五鼓。傳令啟城門。命吏以文鶯就道。不得少待。或曰。劉蓋憐侍郎之忠。亦壯文鶯。密取歸。養於家。而以囚中他婦代之云。而侍郎之自翁洲亡命也。又與夫人失。及居山陰。則夫人又自海上至。得再聚。侍郎既羈江寧。夫人已卒。總督馬公陽禮之。而終疑之。曰。是子然者。誰保之。侍郎微聞之。時江寧有閨秀。曰鍾山秀。才者。善墨竹。容色絕世。乃娶之。朝夕甚昵焉。督私謂人曰。李公有所戀矣。未幾。侍郎乘守者之急。竟去。見全祖望結埼亭集曲園居士曰。結埼亭集載明季遺臣事甚詳。以全集具在。故不備錄也。文鶯事。附見李公研齋行狀。摘錄其事。亦不賢者識小之意耳。

章貞女

貞烈女章氏。錢唐馨如里人。六歲。同里蔡松為其子九經相攸。貞烈女年十九。九經

以不得志於有司。病且死。貞烈聞訃。引剪刀自刺。亟救則生。生則紿其母。請弔於蔡。母則與偕往。及至蔡。哀慟行婦禮。遂辭母。登姑氏樓。勸之歸。則截髮以誓。已而闔門苦坐。寒暑不變。所卧榻。不張帷。立兩扉。晨昏持鑰自啟閉。其嚴整如此。姑疾篤。貞烈刲股以進。未幾。乃其翁相繼亡。貞烈執二喪。皆冠練倚杖。隱拜帷內。如人子。不忍以無嗣。恫舅姑之心。斯所謂禮以義起。蓋其孝也。家甚貧。倚女紅自辦。晚乃賴諸姪。稍致饗殮。歲大祲。里中賢者奉粟米致堂下。必再拜。強而後可。諸有司貴人。命隸人齋錢帛到門。往往不受。其天性高潔又如此。生隆慶庚午。卒於順治丙申。穿蔡子之窆合葬焉。見孫治集

蔡孺人

孺人蔡氏。閩縣西仲林先生雲銘元配也。先生以順治戊戌成進士。授江南徽州府推官。明年海寇犯江南。偽謀四逼。至徽營兵叛。先生與刺史蘭矢登陴死守。慮為家累。屬孺人歸閩。孺人指劍誓曰。苟不測。從君伏此劍耳。惡乎累。越數月。偽謀擒。叛兵亦逃去。先生急治行。嘗額其署曰。焚香告天處。當夜焚拜。孺人從。先生曰。此吾職。汝何為者。孺人曰。吾亦有祝。願與君生入仙霞關。灌園為食。不願久作吏也。丁未。裁缺。

先生自歲奉封君居建寧。耿逆反。繫先生籍家。三就戮。復獄。與子沅皆殆。孺人灼香禱。左臂爛寸餘。弗恤也。王師入閩。先生始出獄。計在繫十有八月矣。孺人憂懼久。吐紫血多。且斃。女瑛佩。剗臂肉煎飲之。乃甦。瑛佩者。閩清諸生鄭邦室初孺人年十六歸先生。孕輒女。欲得男。為先生嗣。續計時時勸納。膝自孺人年二十有五。至卒年四十有八。凡納膝七。孺人素孝謹。善容下。所納膝必開誠撫遇。恩視姊妹。分與妯娌均。先生或督過諸膝。孺人必多方解。至釋乃已。以故諸膝亦恭順。無間言。每當夕。皆惟孺人命。及膝生丈夫子。孺人保抱携持。同卧起。如已出。所親有婦異妬。而五十無子者。孺人延至家。使視已治家狀。三日請歸。為夫置妾。舉二子。於是諸所親婦。或忤其夫。共指孺人以勸。皆媿悔曰。勿使孺人知云。及遷武林。越壬戌冬。孺人卒。諸膝哭之哀。有嘔吐血濱死者。見薛銘南窗草存

林烈婦

烈婦翁女也。年十九。歸林雲禧。雲禧以嗜學病危。烈籲天割股。糜之以進。病遽愈。久之復作死。烈哭絕。而甦。引魂帛經柩側。以婢救免。乃取雲禧絲絛繫腰際。婢告姑。姑屬烈母伺甚密。烈謬謂姑曰。兒今不死矣。屬婢滌房帷。如素焚修。示無死意。月餘。

晚沐浴早起盥櫛給其母出後櫛衣縞密縫結扃戶自經先是雲禧與烈決許以死其翁曰我兩老人方哭子不能再哭婦也姑與家人俱以翁意勸烈曰固也吾曩者以死許之矣且吾姊未婚而殉夫吾婚兩載猶偷生不愧吾姊哉竟死有遺詩四章烈姊名茂宋所殉夫林耀祖雲禧宗也烈名永宋與茂宋皆明經翁輔女翁林皆福清大姓世婚也

見薛銘南
窗草存

貞節林母

母三山陳公泗水女年十八以繼室歸培生林公以嗜學病瘵卒時母年十九甫舉孤九閱月號慟幾絕而甦曰是誠不可以死乃畢喪携孤及前母所舉幼孤與女各一依泗水公撫教備諸艱縫刺以給事泗水公尤謹泗水公卒年七十遺一孤甫六月以屬母母撫教如孤長為置婦視如婦前母孤某先母卒婦某舉一女或諷婦女固有姑在婦何自苦婦泣言為死者育女以事姑亦欲學姑耳舍姑與女奚之竟不奪而泗水公所屬六月孤某與婦某朝夕養甚恭曰吾姊乎哉吾母也卒年六十有

三見薛銘南
窗草存

龔烈婦

烈婦謝氏。揚之興化人。夫龔行。縣頻年被水。室廬蕩沒。貧無依。隨其夫。攜女客京口。南城外河干。腐豆為生。時京口設重鎮。分屯戍卒。雜民居處。無賴子竄入為曹。每憑藉聲威。吞蝥細民。江寧人田五者。勾屯卒。朋放息錢。肆舍與行居相望。窺謝及女姿。屢觴之。嚴拒。匿其女不出。一日。行晨以外事。田即挾羣少過謝。佯酒後索茶。乘醉遂犯謝。謝倉皇號呼。田怒。即仆謝地。掌毆之。女出救。隨犯女。女急走脫。猶憤憤欲入內。值鄰眾集。擁多人。始揚揚去。謀之黨何三。何三者。狡黠為黨渠魁。乃教田作偽券。即羣過索負。因痛毆行。鄰並實知之。素怵田。莫敢為行直者。行不能伸。乃奔訴之官。官漫弗省。反答行。勒償田負。且逮謝庭訊。行歸語謝。謝與女仰天呼曰。冤哉。天平。此誰控乎。已隸復擁行去。暮謝猶篝燈候行。夜深不返。乃持女手泣曰。以吾故。陷汝父。黑冤中。即吾死不足恤。獨憐汝耳。女亦泣曰。母死。女何能獨生。即生亦蒙不潔名。願相從。得仍為母子。謝曰。悲哉。恨汝父不即歸。痛無一言與相訣耳。言訖。復相持哭。哀號之聲。慘動鄰室。比舍莫不聞者。迨鷄三唱時。遂不復聞聲。乃以敝赤帶繫身。及女臂。閉門連袂。投河津死。及曙。鄰媼往視。室無人。因共奔告行。隸猶謂行匿妻弗出也。及行至河濱。屍雙湧。從水中出。時盛夏。踰五日。殮面如生。莫不驚以為神。謝時年三十四。

女十七名巧。或曰：烈婦時已有身。蓋殞三命云。前二年有趙氏婦亦死於烈。邑紳士里民感其節。千餘人為文肅祭。鼓樂白衣冠奉柩送葬金鼎山下。道經謝戶外。謝聞之。特與女出視。吁嗟歎美。重以為榮。曰：人生如是足矣。及凶既伏辜。奉命坊表。邑紳士里民為文肅祭。鼓樂白衣冠一如前趙時。舉二柩復送至金鼎山下。與趙墓並叙列葬。表其坊墓前而歸。

見冷士壻江
冷閣文集

冷節婦

節婦夏姓。父處士君。有文學。立身方嚴。不苟尺寸。節婦年十六。歸冷君二與。二與少浮放。日酒於酒。節婦屢規之。不從。卒以此積病不起。歿時年二十七。二與未死之前二年。即已病。節婦私念。既諫莫入。而又身未嘗娠。脫有不諱。冷氏將何承。乃日夜促其夫置側室。夫不可。節婦曰：君縱不自為計。如先世何。乃強為之。未幾孕。是時二與病已劇。節婦每私祝曰：使生男。冷氏其有祔矣。已而免身。果男。節婦喜不勝。甫十月而二與歿。時節婦年二十六云。私謂庶曰：我矢志保此兒。存冷氏。汝將安從。庶泣對曰：母尚爾。敢有他耶。因共相要以一節。然冷氏自二與時。家已落。節婦與庶日夕惟仰給於其指。姑性尤戾而苛。不以子婦禮禮節婦。詬誶聲時相聞也。兼復有他侮橫。

逆之來無日無之。狼狽顛倒。非復人理。節婦與庶。特志意諧協。無少怨言。每風雨夕。一室中影相吊也。燈前少倦。即抱兒置膝上。與庶較紙。相對款款。初二與歿時。有勸節婦謀他計者。節婦輒責曰。吾誓為冷氏保此兒。人有志何相黷也。父處士君素知之。乃取枇杷一枝。插階下。識歲月於壁曰。此木晚翠。使汝志果堅。後當實。否則萎耳。後枇杷長。日益茂。不數年。蒼翠蔚然。結實盈柯。條纍纍凡數十百顆。遠近聞者。莫不相諮嗟太息曰。此節婦徵也。節婦歿時。年六十有五。而十月子巳年四十矣。庶陳氏長節婦二歲。子名利德。見冷士唱江冷閣文集。

桐鄉諸節婦

室女守制兩人。戴禹功妻陳氏。莊大成妻蘇氏。未婚守制兩人。朱辰宿妻楊氏。朱廉妻茅氏。夫暨誓嫁一人。陸廷璋妻倪氏。夫亦貧。誓嫁一人。張冲和妻周氏。陳之值戴歿也。聞訃。謂父母曰。不容往送。當自經也。至則抱屍大慟。剪夫髮及夫爪甲為佩。告舅姑曰。此吾夫也。已遂對屍成夫婦禮。扶老婢與俱。坐卧一小樓。四十年如一日。蘇氏則甫十四耳。聞夫歿。毀形衰服。矢志弗易。翁姑感其義。迎歸守制。拜廟受笄。修婦道終身。楊之歸朱也。未婚而夫病劇。翁利其有。給之來。來三月而不成婦。夫卒。遽拜

棺成禮。翁姑尋亦卒。力營三墳。皆就緒。茅歸朱以夫病。亦不成婦。侍夫湯藥。祝以身代。卒不起。其翁姑迫之他適。勿聽。詔屬之。飢凍之。亦勿聽。為是悵而止。陸之聘倪也。閏三月。旋贅陸。請辭婚。氏言曰。古有男室贅女。況吾夫乎。卒歸陸。周氏生四歲。許張氏子。父母死。育於外大父張。酷貧。更許他姓。及長。議婚。奔歸。抱父木主而啼曰。吾父在。聞字張。張即亦貧。奈何廢死父之命。挾利刃。訴之官。官為動容。得配合焉。又有徐沐妻祈氏。陳敏才妻施氏。朱一豹妻張氏。費可學妻張氏。倪大緯妻嵇氏。皆弱齡于歸。皆有子。皆砥礪節。而皆玉子於戚。諸婦俱桐鄉人。外史氏周拱宸葺之郡志。復為之贊。見周拱宸集

蒼叢編卷十八

清 曲園居士纂

朱烈婦曹氏

曹氏者。武進縣新塘鄉曹昌女。嫁無錫富安鄉朱承宇為妻。承宇業農。以穀賤苦貧。賴氏紡績以食。生二子一女矣。承宇死。弟甫。利秦傭。聘金。詭言兄在時負債。今責償。逼氏嫁。氏以死拒。傭聞之。則向甫索所輸金。金已盡。甫乃與其族叔某者。益逼氏。不容他往。多端恐怖之。奪其懷中兒。提擲於地。身盡血腫。氏痛兒。言終喪當如叔命。而甫先是已詭傭。言氏允贍。且有期矣。故不許。至請期。又不許。氏乃好言謂甫曰。是固當以身償。安可累叔。但須容我一見吾姊。甫喜。許諾。氏即於一日夜。取兒女敝衣裳。補綴浣濯畢。攜而詣姊家。姊迎之曰。聞叔禁爾足。乃許來耶。氏曰。本不欲從叔者。以吾夫魂魄。應在吾左右耳。今已矣。固當聽之。特不能纍纍抱女兒去作新婦。故暫以累吾姊。三日後。取歸。慎毋以與吾叔。姊意頗不悅。而謾許之。因顧其子女曰。姨今固是爾母矣。復問以家事。不應。徐曰。姊日後自知之。適兒啼索乳。氏泣曰。痴兒。母豈能長乳爾耶。時面如死灰色。已又青赤。若有痛割不可忍者。既辭出門。復回顧子女再三。

屬姊。姊曰：三日耳。何言之數也？氏始別去。至夫墓。墓即在舍旁高岡。氏號哭至暮始入門。而秦傭所遺鄉村酒至矣。鄉村酒者，娶婦家以熟食遺婦家。即日聚鄉村劇飲者也。氏遂投環自經。姊聞之，即攜其子若女往視。見目猶注視姊。姊乃撫屍長慟曰：噫！誰知爾昨日之言皆誑我耶？非真耶？然則向者請終喪，請及期，亦不過以子女之故，冀得遷延以稍緩須臾之死耳。爾豈真許叔以嫁耶？則豈肯以子女遺爾叔耶？遂許養其子女成人。不負氏託。氏目遂瞑。至殮，見左臂有刀創未愈，凝血尚殷紅色。始知承宇病時曾為割股云。父昌訟於縣，縣令吳公論如律。附祀慧山貞女祠。見董以寧正誼集

沈烈女

沈烈女，吳江望族沈秀才之女也。秀才名樞，家居傍城牆下。登城望之，其家之戶牖井竈屏帷衣桁之屬，無不悉見。女以故深自閉匿。而鄰園鄒氏子竊聞其美也，蓄禪炫服，日登城以窺之。久不得見。一日，會女病，推簾欲唾，遂得一見。適覘秀才他往，竟踰垣潛入卧所。夜將一鼓矣，見女從燈下刺繡紋，向前抱之，遽撲火。女驚呼捉賊，恐力不能拒，取架上剪刀自刎其喉。婢僕來爭持杖擊賊，賊就擒。舉火視之，則固鄰園子。

平時蓄禪炫服於城上往來者也。繩牽之。無何聞戶內仆地聲。急往視女。見水喉已斷。湧血如泉。方爭救女。而鄒氏子脫矣。女竟死矣。死時雷電水電里人震異。鳴於官。越五日。丞往驗。色如生。洗視頸頤間。剪刀痕凡八。鄒氏子倚其家貲不少憚。仍蓄禪炫服。揚言於眾曰。是向與我有私。所以死者羞婢僕耳。揮其金。屬吏張挺徧賂。幾脫於罪。挺歸。解噉粥。忽顧見女形而驚。急語家人。即挾箸含粥而死。事聞。縣始再讞。論如律。女生於順治庚寅年。死節於康熙丙午。見董以寧正誼堂文集

黃烈婦

烈婦姓周氏。其先華亭人。徙居梁溪。年十九歸江陰縣諸生黃晞為繼室。不數年而黃氏家難作。先是晞父毓祺字介子。前明啟禎間。以文章道德為諸生祭酒。甲申間。變。仰天痛哭。躄踊嘔血已。乃類中風狂走者。為怨家所告。捕繫金陵按察司獄。後竟死獄中。晞兄弟四人。同坐收籍其門。沒入縣官。周氏名在籍中。當行。初毓祺亡命時。晞挈氏轉匿窮山。偶出。為邏者所得。繫縣獄。晞自分不免。手書與氏訣。氏大驚。是夕引練帶就牀第自縊。死。婢覺救之。得不死。然傷甚。頸面殷紫。逾月。既念夫在獄。饘粥縫浣。匪妻孰職。乃潛返故居。日挑野菜。屑糠覈為餅餌。以誑口充腹。而餽獄食。必謹。

家居夏月不施帷帳。蟲虻聲營營。撲緣達旦。曰。吾遂與獄中人共苦耳。繫獄十閱月。會事小解。得釋歸。及是。晞再就逮。烈婦撫膺歎曰。吾不免矣。時方避地董氏屋後有深池。烈婦潛夜出投水死。比覺踪跡至池上。則屍已浮水面。昇入室久之。嘔出水斗許。又不死。而董西來者亦義士。語其妻曰。吾聞服金屑能殺人。烈婦聞喜甚。口何不昨語我。西來晞之姑子。家故貧。其妻釵環俱質錢。亟取歸。屑而服之三錢。盤旋腸胃間。如剗刃然。又不死。俄伍伯驅之入舟。抵郡。晞有友某者來視烈婦。或言金不赤。不能殺人。友疾趨歸。脫其妻約指雙環屑以遺。烈婦服之。又不即死。然烈婦已陰挾利刃藏衣縫中矣。是日詣府。當僉解。太守出坐聽事。左右吏卒竊立。按籍呼烈婦名。不應。亦不跪。直趨上階。右引袂障面。左手抽刀自刺喉。如刃者再。垂欲斷。血衝涌。仆地。太守怛然失色。左右皆大驚。是日也。日食。既陰風怒號。正晝如晦。星見。或謂烈婦所感云。一時好事者。醵金治木為烈婦發喪。及夜半。喉間稍作聲。漸活。又不死。太守既心動。又值天變。見輿情。涸涕暫釋。而上其狀於按察。烈婦創甚。卧淨土庵。庵主涵輝。晞姊也。為言鴨血解金毒。強烈婦飲。烈婦終不肯飲。曰。家門禍孽重。何意求生。亡何。頸創漸合。金亦竟無恙。按察得太守所上文書。大怒。追逮愈急。縣卒及里鄰十餘人入庵。

索周氏聲洶洶。烈婦故徐行出。應曰：「我在也。」索命老僕呼巾車來返其家。顧語卒曰：「我不累若輩。」徐之伺我氣絕。若輩第持片紙去。即官事易了也。又手檢單衫付老僕曰：「主人出門久。無裏衣備浣濯。汝持此寄之。」已乃入室。閨戶自經死。烏乎！烈婦求死者五矣。死縊不得。死溺不得。再死於毒不得。死於刃又不得。至是乃得死。頃之卒踰戶入。見烈婦帶纏項。神色如生。皆羅拜歎息去。烈婦死於順治庚寅年二十有八。是時晞尚頌繫按察司獄。董西來走金陵。具說前事。晞曰：「吾固知吾妻必死。不意其能從容乃爾。」晞乃就獄神廟下。倚牀泚筆作黃烈婦事述。頗詳晰。晞坐沒入輸旗下。為奴年餘。同鄉人斂金贖出之。乞食南歸。子身投徒。毘陵大室爭延致為子弟師。晞學有原委。對客議論。經緯史。上下貫穿。千餘年。焚燬不倦。幅巾白布袍。終其身。晞字仔薪。壽七十餘卒。所著詩文百餘篇。毘陵士友家多有其鈔本。觀郿長

陳節婦

節婦姓陳氏。嘉之西里陳某之女。年二十一。為沈君宣繼室。四年生女二。又二年生子一。子三歲。君宣攫疾不起。惓惓以鞠子屬婦。婦諾。君宣卒。無升斗儲。節婦賣楮鏹以自給。誓不改適。某某者有之。去節婦志益堅。死亦甘耳。不為失身婦也。某曰：「何不

遂死。節婦曰：孤子幼，我責也。我任之矣。於是率二女勤織紉。久之，購田三畝，俟子壯學耕。謂本業可資生。其叔某又尼之，有田不得耕。節婦竊自語曰：我不讓田，脅我且益甚。竟棄其田。子既長，務誠懇，不負其母。節婦明義理，言動有矩則。吳之俗，好巫覡，節婦秉正志，諸不典祀，弗奉也。當沴氣流行，牽纏病患，為害連里巷。節婦恆不染。或姑姊姒姪家苦疢癘，卧於牀，莫有視。湯藥者，節婦調視累日夕，無纖毫病。從者塗黃，嘆胡蔥心，神猶恍惚。節婦不少怖也。見陸時隆郭亭三編

俞秀

烈婦名秀官，閩之融人也。父俞長祚，素有聞譽，遠長以武事死。封疆婦為兒時，常恨非男子，不得從父以死。年十六而歸翁處士鑛，鑛好學，家貧不能卒業。將客遊秦川，以父母老，語其妻曰：父母疾將汝倚，汝必能代我去之。明年而姑有疾，婦念前語，百聲疾呼，願以身代姑死。及姑愈而鑛客死秦川矣。已亥夏，凶問至，先是屋有三鳥集於堂，其音如鷄。又夜有牛喘於婦前。其日黃昏，婦哭曰：翁郎是妾盡頭之日也。夜半忽陰雨，從天撲下。婦大哭曰：翁郎若者行相見邪？乃徐取所佩小刀，向領喉一割，氣暈不絕。婦曰：未拜姑嫜，未辭慈母，可乎？乃洗去血，饑汗者，以左手中指曲剔入旋以

食指側抽喉橫筋絲絲滌淨觀者為之股慄婦鼻鬢聞而止之婦曰兒不孝使兒得見亡夫兒願足矣翁郎豈無伯與叔氏者有之矧其室尚餘婦也顧謂其妣曰若善事姑母以余亡余且瞑目數尺之棺母以余身而見恐母見余而哭徐謂母曰兒不孝負母將死於夫則不得不背兒母若戀兒母則兒不得死於夫且不得見兒死父語畢鄰媼皆來婦無隱容唯取少時所誦孟蘭經誦畢雞鳴斥侍兒出割正喉血盡氣絕遷入廳事治斂且復蘇吁聲曰翁郎是使余再留耶則不得一見耶未幾氣絕見王

王中秘文集

吳珏

節婦姓吳氏名珏京口吳萊公女也襁褓受教輒不忘稍長好弄筆硯兄笑曰汝亦欲作女博士邪凡刺繡織紵見無不能諸技巧類是率非所好雅好古書洞悉大義年十七歸邑子鄒肅素冠羸好學比合卺益讀書不輟疾作經年竟死節婦痛哭欲殉母氏曹姑氏鄭同辭語曰我兩人老矣汝今死兩老人能生耶汝夙孝今以夫死忍令兩老人亦死邪節婦乃領強起旦夕臨母欲且歸寧節婦曰守志者不聞歸母家也服闋鄰媼微煽之曰守志良苦曰此定命矣苦固所甘也無積聚奈何曰守志豈

在家之貧富邪。未舉子奈何。曰。守志豈在子之有無邪。有子則守。是守子。非守志也。於志何有。凡有款門請謁。指柱間琴曰。無絃不理幾何時。曰。未亡人不理久矣。不計其時。曰。長齋甚善。不事佛。不雜髮。何也。曰。未亡人不舉酒肉。為吾夫。非為佛也。於是年纔二十。會族子鵬生。立之。念翁姑老子幼。食貧無資。非治女紅。無以為生。初學繪事於兄。工特甚。乃布繡紋。點絢增華。人人爭購得之。以是持針線。往往達旦。倦不自支。燈火燎椎髻。稍覺。僅僅拂去。紉繡如初。歲儉自食。雜糠覈。舉精粢奉姑。餘以飯兒。姑一日病。醫弗效。刮臂肉以進。姑霍然愈。嫂范氏從締衣中。稍稍見創痕。詢得其事。驚歎起。熟視痕。且有兩蓋。在室為母割者。曰。痛何似。曰。不覺也。嫂曰。宜乎兩老人痛汝矣。為女為婦如此。而深自秘藏。歷年數十。雖古史所載。無以加矣。見梁汾懷葛堂文集

孫秀姑

孫氏名秀姑。浙之錢唐人。少喪父。十一歲。歸楊鼎元子文龍。為待年婦。楊父子常遠服。家止秀姑。依姑侯氏。居候潮門外之三角地。室湫隘甚。與鄰舍共椽柱。僅一版隔。右偏有閤。士積者。素悻虐。日與不逞之徒。胡起龍數輩。相徵逐。窺秀姑而美之。至是。秀姑年十五。士積一日假求火。徑入厨下。強捉秀姑臂。秀姑大恐。啗其手。血出。始釋。

去秀姑以語翁姑。鼎元畏士積不敢發。既而楊又走販衢州。士積度其家無人。睨秀姑晚浴。暗以手度檻下。驟扼其足。秀姑驚起。泣訴之姑侯氏。呼鄰里共責讓士積。士積不能辨。約詰晨詣門自謝。厥明。偕胡起龍以來。秀姑怒。舉杯擲士積。不中。中起龍面。被創。起龍大恚。罵不絕口。士積益咆哮。謂吾不致汝於亂。非夫也。秀姑恐甚。是夜密縫上下衣裾。陰懷死志。次日。又聞士龍輩惡聲。意愈決。入房。漬鹽水中。盡飲之。出奉羹湯。饌畢。淪茗以進。心痛殆不可支。侯氏詰問。吐實。有頃遂死。蓋戊寅六月十九日也。鄰里挾侯氏控於官。士積計免。乃殮以薄棺。時當盛暑。屍數日不壞。無蠅蚋敢集。人以是歎異。撫軍廉其事。擒士積置之法。並杖起龍死。自為文遣官致祭。遠近來觀者數千人。或云士積嘗自言。十五年前。因姦不成。蹴死一尼。疑秀姑是其後身。然則秀姑堅貞之性。固有由來。而士積強橫至死不悛。其斃於法。宜哉。見王晦霞舉堂集

曲園居士曰。袁子才新齊諧亦載此事。頗有異同。此云秀姑歸楊鼎元之子。而彼則云歸李氏子。此云閻士積。而彼則云嚴虎。恐當以此為正。閻與嚴音相近。其云虎者。殆失其名。而以虎目之。謂其凶暴之行。人而虎者也。自當以此傳所紀為得其實。至此云撫軍廉其事。擒士積置之法。則於情事猶有未備。果誰以聞於撫軍。

耶。新齊諧則云。秀姑既死之後。無為具呈告官者。忽有異香發於秀姑所卧處。達於道路。嚴虎置死貓死狗於其門口。欲亂其氣。而香愈烈。有總捕廳某路過其門。聞香而異之。遂訪得其實。頗可補此傳之缺也。

陳三淑

貞女陳三淑。杭州錢唐人。武略將軍某之季女也。自兒時不喜偕羣兒嬉。每不可於意。輒怏怏累日。人悅之。萬方終不啟齒。以是羣兒憚與游。亦坐是失母。黃氏歡十歲。通孝經。二南。列女傳。義十五。學作詩。率詠古史節義事。每成一篇。則坐而微吟。吟罷哭。哭罷復吟。吟一再已。燒其稿。香爐烟勃勃。疏櫺間。與香氣雜。如有年。并焚其筆。不復詩。歲丙辰。杭城為採選訊言。一時嫁娶殆盡。貞女年十九矣。父倉卒用媒妁言。許字同里沈某之子煜。煜後以家貧廢業。客游雲間。不果歸。煜之父因媒氏以辭婚。貞女不知也。時貞女父從戎於滇。母操家事。復用前媒妁言。改許富家子某。納采且有日。至是。貞女聞哭不食。母勸之食。曰。若是死耳。何食為。富家聞亦卒不敢顯。然布幣行禮。其後貞女父戰死。無後。後其姪則貞女兄。兄費人。惟嫂言是聽。貞女雖有妹。乃兒時素憚者。亦與其嫂兄親。於是一家之中。咸憎貞女。而前媒氏又貞女同母舅。

也。勸其母改字益力。母與兄決意字富家子。度貞女不可。則先揚言曰。沈郎已娶。守此何為者。貞女聞之。披髮大慟曰。其然。兒亦不復再適人。徑起引刀截其髮。髻首以眎母。一家皆驚。乃不敢復言姻事。貞女自是遂有病。壬戌冬。病益甚。或累日不飲食。焚香危坐。與之語。不答。有時哭極哀。鄰人徐西泠者。伏士也。每聞垣內哭。詢而得其由。悲傷其志。乃造沈煜門。告以故。煜適歸自雲間。意陳女已嫁久。聞是說。殊不信。西泠奮然曰。女子志如是。不可負也。吾勸其母矣。若即貧。吾能為若備婚禮。煜唯唯。越數日。將就婚。母復為說。五不可。徐子又以事東渡。江事復寢。癸亥春二月。貞女病不起。母始以媒言招沈煜。煜乃往。其母命登樓省之。貞女方寐。呼曰。沈郎至矣。貞女遽寤。手自下帳帷蔽面。煜問可有言乎。貞女徐曰。既有成言。何為又他娶也。煜辨其誣。貞女都無一言。惟以袂掩淚。煜睇幅巾。其自知向所傳非妄。顧貌雖瘠。膚色如玉。亦謂病可起者。煜既歸。貞女泣不已。已而歎曰。彼既知吾心。吾死可矣。遂絕食。并藥不御。越一日死。時為二月二十九日。煜既見後二日也。年二十有六。殮時。身輕如蛻。面目猶生。胸中熱氣蒸衣外。解馮景泰集

史八夫人

八夫人者。姓李氏。宛平人。史文忠可法夫人之妹。而公弟可則之妻也。可則早世。文忠公殉國難。八夫人奉太夫人夫人居金陵。浙人厲韶伯者。嘗入文忠幕。軀貌類文忠。冒文忠名。集亡命數百人。破巢縣。破無為州。提督率省兵擒之。堅冒文忠名。眾莫辨。召三夫人認識。斥其妄。始吐實。而八夫人有國色。為眾所窺。會金聲桓反。豫章禁旅往討。駐金陵。遼官聶三媚少宰某。豔八夫人。強為委禽。八夫人遣婢拒之。不聽。詈之。又不聽。須臾。一婢奉黑漆盤。進聶曰。奉八夫人命。恣若所為。聶視之。則一髮髻。一耳。一鼻也。血淋漓滿漆盤。聶失措。急躍馬馳去。見汪有典集

樊烈婦

烈婦姓張氏。襄城人也。家世忠貞節義。聞於遠邇。及笄。適同邑樊廷柱。生于二曰盛。曰茂。而廷柱卒。烈婦撫二子。誓守。足不踰戶。廷柱父沒。與廷柱弟宣同居。以養其姑。七年矣。同里有王荊州。王習武者。皆兵家子。素無賴。兇暴橫里閭間。聞烈婦美色。豔悅之。不得間。康熙壬申四月。宣與姑同赴村穫麥。二子方就塾師。因與二子居城中。二十四日巳刻。荊州窺二子入塾。知其家無他人。乃與習武直入其室。烈婦大驚。急走避。曰。若何為。荊州直前持之。烈婦大呼。且罵。習武扼其吭。嚇曰。從則活。否則死。烈

婦曰死耳。強犯之。時惶急。烈婦取菜刀。搥其面。荊州奪擲地。烈婦疾入寢室。合扉不
及。乃抽牀頭刀。長操其室。方出。鞫而習武從後掣其肘。又奪之。於是兩賊共曳烈
婦。伏地伏。輒躍起。屢伏屢起。捽其髮。髮縷縷脫。而烈婦呼罵聲益急。輾轉逾時。終不
得犯。將舍去。荊州固恨甚。又恐洩。遂以所抽刀斫其額。血迸出。淋漓遍體。倒於地。猶
罵不絕口。習武復以菜刀斷其喉。烈婦死。且走。恐或復甦。更以巨石壓其胸。踉蹌出
門去。時日方午。二子自塾歸。見母被殺狀。號哭奔告地方曹青雲。來驗視。青雲亦知
其被殺而恐累。已遽以自刎鳴於官。時令襄者為金溪許子尊。遂置不問。事且已。宣
歸。與烈婦兄本。訟憤其事。訟之。至五月四日。令乃率伴作至其家檢驗。距烈婦死旬
有一日矣。天且溽暑。啟其棺。面如生。鮮絡如新。額上刀痕。直貫其頂。喉橫斷深寸餘。
決非自刎者。令不得已。乃令青雲蹤跡賊。方烈婦被殺時。其鄰人有見。荊州習武身帶
血跡。倉皇自其家出者。然不敢訟。言攻之。而里巷間嘖嘖私語。咸指目兩人。青雲乃
以荊州習武供。比逮詢。兩賊各不承。將刑。而荊州父故悍卒。突前瞋目咆哮。以為無
端誣其子。掄荊州去。令無誰何也。因罷訊。自是都司康宜壽守備劉伏振力持之。曲
為庇護。加以囑賄。令素怵營弁。不強爭。久且依倚為奸。於是宣本。訟控於各上憲。檄

下嚴訊。令定訊期。約在十餘日後。邑人咸計日而望。不能待。比及期。則改期又十餘日。期凡三數易。而詭變百出矣。及訊。忽有戍卒黃應魁四人。證習武。是日同在靈樹堡戍所。去城數十里。又王雲等五人。證前數日與荊州同持羽檄赴南陽。在三百里外。宣本公力辨其詐。青雲亦詰習武。荊州言是日與兩人凡數見。在何處作何語。皆鑿鑿有據。兩人語塞。而應魁等九人。闕於堂上。會日亦暮。罷訊。令遂以靈樹南陽及應魁等姓名。具詳於上。宣本公益憤。而烈婦英靈不死。風雨晦冥。家人恍惚若見其出沒。或時聞其歎息聲。昏夜無形有聲。與家人述其遇害事。甚悉。且言賊終必正法。宣本公志益銳。屢控屢奉嚴檄。務期得賊。令乃與營弁謀。不坐張氏及宣罪。以杜其口。則控不已。於是令颺言曰。此必張氏有淫邪行。故致此。且殺人者。非他人。必宣也。已而訊於城隍廟。邑耆紳若士聞之。大譁。數十百人共前爭之。令仍執前說。眾曰。張氏累世忠貞節義。且烈婦貞潔之操。里黨所共聞知。安得以此相污。吾等願各以百口誓神。白烈婦冤。令慚汗不能答。眾又曰。坐宣殺人。何據耶。令曰。按律有叔殺嫂罪。則為宣殺無疑。眾曰。律之罪。何所不有。律無強盜逼奸殺人罪耶。律無故縱強盜殺人失出罪耶。語侵令。令惶謝曰。公等退。行為緝賊。自是不復為此言。遷延二歲餘。縉

紳若士。或懇請。或憤爭。令惟以婉言相應。然卒牢不可破。自此獄益解。荊州習武且釋去。其後令緣他事被劾。以罪罷。署篆承審。皆以事不由己。一仍前轍。及黔中劉公子章來令襄。則事已四載。且注銷矣。常憾其事。欲復理之。會河道周公銓元署臬司。事翻閱前案。曰。此事何為疑獄。城中殺人。非荒郊比。且日午非昏夜比。賊有主名。非捕風捉影比。種種弊竇。置之不理。令死者含冤。生者漏網耶。遂檄縣嚴覆。劉公立逮。諸囚而荊州前兩月間。忽發狂大叫。歷言與習武逼奸殺人事。已遽曰。天殺我。遂自經死。獨習武就鞠。劉公方嚴毅。直久為營弁所憚。不敢以私干。及廷讞。營卒亦無一人敢相窺者。習武勢孤氣懾。未及刑。一訊即伏。獄具。巡撫都御史上其事。為烈婦建貞烈坊。而斬習武於市。見劉青霞慎獨軒集。

曹六姑

曹六姑。餘杭縣舊市曹女。錢唐縣餅窰洪婦也。未歸而夫夭。求奔喪。不獲。誓曰。我生不洪氏婦。死終洪氏鬼耳。絕食數日。不死。啟窗。見庭前秋海棠曰。此花名斷腸草也。我畢命於是矣。扃戶擣汁。家人知之。急排闥入。頃又不死。因共慰曰。母在。奈何使母傷苦。女感泣。遂不死。輒持所聘幣。展對哭泣。母陸謀反。洪女曰。此非聘兒物耶。不可。

反又不忍留。盡製為經蓋幡帳。以施供佛。康熙壬子五月。陸病。女刲股以進。不應。燃香於臂。稽首籲天。請以身代。不應。陸死。女遂決死。諸姆兄嫂日環守。諭曰。盍送斂乎。既又勸曰。盍終葬乎。不可。則又曰。明年正月上旬。母百日也。盍屆期乎。臘盡水漿不入口者十日。舅家命婢往。女聞絕。而復蘇。蹶然曰。我終不能死乎。元旦。縫衣衾。治殮事。泣告兄嫂曰。吾當死十餘年矣。遽延至今。徒以有老母。今母死。我將從夫地下。以終吾志。遂縊於母之室。其日。疾雷震動。是為癸丑正月四日也。女五歲而喪父。十五而字人。十七而夫殞。三十而母終。蓋守節十四年而後死。見唐靖前漢集

魯已姑

魯烈婦。生康熙丁巳年。故小字已姑。父君貞。母姜氏。會稽縣皋步魯家。淫人年六歲。許字徐鉅卿子。世茂。康熙三十一年。越郡訛言起。一時嫁娶殆盡。俗謂之荒親。姑年十年。歸於徐。方姑幼婚時。世茂固無疾。比年十三。染瘋疾。姑之歸也。世茂疾大作。強掖成禮。後各告寢。不通衾席者二年。世茂父鉅卿即世。姑慟而哭甚哀。又三年。姑父君貞亦歿。姑聞訃。遽行。姑張泣而送之曰。好新婦。兒誤女。女姑返返而兒脫愈。迎女各相向哭失聲而訣。姑返哭其父如翁。即蔬食朝夕膜拜。誦佛號。報父母恩。居母家。

者逾八年。而世茂疾終不起。姑張令灼婚者來。諭姑改適。姑泣下。即不食。兄聖瑞聖用弟國瑞咸慰姑。終不解。康熙四十三年十七日夜。赴涇水死。年二十八。家人跡之。涇上露其髻。立水中。衣斬然。色如生。世茂家窶甚。不能歸其屍。聖瑞殯之門左。見許尚質

馬母

母丁氏。馬叔頤配也。揚州舊城人。夫兄弟三人。析產而家。獨夫伯兄以訟家破。母義不己食。雖壺酒豆肉亦分箸以養。然有養。必有謝。母語夫曰。伯氏不謝。安我養內之也。必謝。不安我養外之也。本以家養。奈何使外之。盡致家於伯氏。夫曰諾。致家後。事如姑。伯如舅。鹽米瑣屑一歸如手。即嫁時衣裝首飾約臂。皆不私讓之。盡也。其家服賈伯更善賈。既有其家。奇贏累積。家漸饒富。而母無家矣。夫或有所請於如。如不時給。夫怒曰。乃我家所有。嫂何與。母曰。讓而怒。是爭終也。奈何以讓而爭乎。人笑我讓矣。母之行已。皆以退。退富而處貧。退智而處愚。退匹耦而處妾媵。生一子一女。其女亦能退而處下。子亦雅量。能清濁不撓於胸。見宋和雪

洪烈婦

烈婦葉歛人洪志達妻。順治二年。歛四郊未靖。葉從志達避亂淳安縣鄭家邨。明年二月。邨人噪曰。兵下青溪矣。於是居民皆竄匿。而葉之色奇麗也。乃匿藩溷中。草蒙其面。無何。游騎至。睨溷中曰。草中何豔。曳出之。曰。豔哉。草中人乎。迫狎之。志達年雖稚。然長軀而拳勇。憤然扶一騎仆地。眾怒。拔刃起。志達拳白刃。疾聲呼。眾且仆且起。不勝。則環射之。中數矢。猶張拳鬪。最後一矢貫其睛。洞顙死。葉奮前抱其屍。眾挾之上馬去。葉美而智。馬行平坡廣陌間。踏草弄花。不哭而嬉。騎擁之。閑閑也。望遠。將至一峻岨。臨不測。顧持己者曰。兒嫻轡矣。乃縱馬峻岨。騰身崖下死。居數日。有徐愚孝廉過崖下。見一女子坐溪畔石。倩妝而愁。徐睨之曰。神與。曰。兒洪婦也。曰。刳而遺者耶。曰。死此谿矣。為語兒家。取兒屍。其淵岸斷谿深。斬荊杳渺。莫測屍跡。家人祝曰。昨娘神語徐秀才。果神無自溺也。祝已。屍浮。色如生。未殮。其體香三日。既殮。則三日臭。縣志載其事。勒石祠之。自是卜禱皆應。康熙四十四年。淳安大水。葉夢徐孝廉曰。洪波驟來。斷碑啗廟矣。視之果然。復新其廟。里人云。神既墜崖死。自是谿上見月明風細。衣綃衣戴霞冠。流水中。時時聞環佩聲珊珊也。神乎。觀宋和雪

薛坤者歸德虞城人。生而端慧。少長。能於父母言之所命。與色之所向。取父母歡。父母奇愛之。擇同邑耿懿之子升。許字焉。卜以康熙壬申十月二十八日適耿氏。而升先期以病亡。坤慘變常度。灼灼然有死志矣。父母覺之。語曰。婚禮未親迎。則不成。為夫婦。欲殉過也。坤默然。意蓋弗從也。母復命其姊。以婉語譬之曰。妹未為耿家一日。婦而欲為之死。義與情。均無處。無處而死。是為徒死。且辜父母恩。古者當婚而壻若婦或遭喪。則使人告曰。不得嗣為兄弟。蓋請其別配也。夫在且可以別配而無嫌。未婚不成。其為婦故也。今委曲以順。父母命。於禮又何愆乎。何慕乎哀世。多姦好名者之所為哉。坤曰。耿氏之婚。命之父母。納采以來。國人皆知坤為耿家婦矣。親姻則共指而稱之為耿家婦矣。即坤之心。亦久自期為耿家婦矣。今不幸耿氏子死。父母欲留我。豈能聽其白首閨中邪。若改行。是將轉以身繫他姓。一身而使名為二姓婦。心竊恥之。且父母命為耿氏婦。而坤終成是命。正為順。非為逆。又可以為辜恩邪。姊難其辭。正不復更有所說。坤終自縊死。年十七。

見田蘭芳逸德軒集

孝婦吳孺人

孺人姓吳氏。世武進人。父母撫愛之如子。不忍遠遣婚。擇配邑東馬蹟山許翁次子。

宏度為贅婿。宏度習奏記。歲游幕外出。孺人性至孝。嘗遭母疾革。剗肱肉和藥以進。母為少差。尋復不起。繼念翁年浸高。往佐饋山中。宏度脩脯之入不時至。孺人苦營針黹。翁膳必精腴。而自與二幼子尚忠、遵恩同糲食。每哽噎交勸。雍正壬子秋。翁病瀕危。醫不肯予藥。孺人俯張無措。獨爇香中庭。嘿若有所禱。還拊二子背。夜深兒且卧。娘淪翁炒米湯。訖來看兒。翌旦二子寤。驚問娘脣血何漉漉出。曰。誤搶壁籬耳。即挈之走省翁。翁言天嚮曙。我神爽勝常。趣醫覆診。說曰。脈頓起。乃今可勿藥。嘻。異已。尚忠突出。丐傳脣方。訊所用。以孺人告。約少選過舍取劑。叩之曰。日者心賊而翁症忽變。而娘得母割股乎。尚忠謝不知。然巖記孺人在室時事。忡忡歸。拉弟索母於房。則方裂幅布複裏肱。創血益漉漉出。二子哭且叫。孺人急手堵其口曰。勿使人知。人知翁弗效。猶汝外婆。娘白喫一痛矣。白喫一痛。蓋孺人前已剗左肱。至是當剗右。而左手澀。又齒齧肱肉。引刀急剗。遂并及脣。因語兒。吾曩救母。裁延一月息。吾孝不至。方慟不欲生。有世母來慰諭。說割股者。須最切如星子碎。病者嚙一星。可一年活。而以全齧貯藥汁。固無濟。昨吾滲翁湯少。不減十數星也。時翁病瘳。年政六十一。逮乾隆己未。得壽六十有八。孺人常追悔。昔請呷湯不盡。豈常恨恨焉。孺人既貧困。早衰。

庚申。猝得宏度。粵中計。銜恤治裝。促尚忠奔迎。而首途遺索。半為惡奴狗兒者乾沒。孺人愈不給。越辛未五月。竟卒。年五十。見劉綸集。

趙氏老婢

婢失其姓。少鬻於趙氏。始有名。繼而趙氏愍其節。且祖若父所畜也。輒不忍呼。則呼之曰老阿姐云。方其十五六時。有以珞璣子之學于趙氏者。趙氏則戲為婢算。其人曰噫。是何祥命也。是殆將七易其夫而後已者。眾皆笑而譁。而婢頸赤。面發熱。氣結不得語。已則仰天而呼曰。嗟乎。吾嫁則有夫。吾有夫則有死。吾今且不嫁。為之夫者誰耶。自是蓬首垢面。敝衣以自韜晦。媒氏至。罵詈詬誶不可近。主人申誨之。則搶首乞哀。願終役事。無他適已。而察其志堅。乃相與聽之。趙氏有婚嫁之事。婢匿避空室。不肯與。過新房。富足。予不肯前。客自外至。蒙面瞋目。不肯視。辨色而興。治醢醢供灑掃。夜則燭滅。然後敢息。其勤又若此。既病。主人量藥劑。主婦奉湯餌。視惟謹。綿悵將絕氣。老稚皆行哭失聲。櫛櫛衾殮。悉從厚。葬於祖兆之域外。立碣以表。比於王大令為保母李意如壙志例。見杭世駿道古堂集。

江南二烈婦

烈婦顧氏江南泰州人。夫張世英。日誨婦淫。而欲因以為利。婦不可。則與母韓氏共迫之。其瀆於死者數矣。鄉人某。憫婦悅之。貸世英錢。世英陰計。婦與私。可無償也。私許焉。某至。出錢沽酒。與世英飲。韓氏呼婦出。婦不應。與之酒。覆盃大慟。某驚逸去。不敢犯。乾隆十六年十月。世英私語婦。冬寒無衣。盍如我言。即得錢衣汝乎。婦應曰。我寧死不辱也。世英恚甚。搯其吭以死。婦年十五。歸張。夫與姑凌辱萬端。自飲鹽酒。不死。而卒死於其夫之手。年十七。烈婦張氏江南丹陽人。適蕪城民陳彭年。十載矣。彭年貧無賴。勸婦更嫁。可兩活。婦泣涕不應。乃給婦出。而密約媒者一人偕行。婦覺之。號慟求死。有邏卒過。偵知之。執至官。官杖彭年。而令婦歸母家。婦不肯曰。吾適陳矣。死生以之。居無何。彭年復逼婦。婦度彭年意終不已。從容言曰。我無如何。今任君矣。起隨彭年走出。至村外。時塘水方盛漲。婦奮身躍入水死。死之日。為乾隆十九年六月二十日。見廖鴻章南雲書屋文集。

蔡貞仙

貞仙蔡氏。父無子。自教之讀書。每日請其父說忠孝節義事。字於同邑之于氏。年十九。將嫁。夫大病。卜者曰。迎婦則吉。時父方歿。母難之。貞仙請於母曰。往而吉。違之不

仁且無義也。母然之。遂往。夫死。分所簪如意釵。簪其一於夫首。脫一釵。納夫之脫。哭而絕。復蘇。初聘時。夢金釵入手。斷為草質。取銀釵復斷如初。珠翠皆成紙花。至是驗云。及殮。截髮納棺。縊於柩旁。救之不死。旋墮樓。弗克。夢其父示以節孝二字。曰。宜兩全。於是和顏事舅姑。時姑尚未舉次子。乘其喜。常為說古今賢婦人。為夫廣妾媵。獲福報者。姑從之。且使主家事。忌者譖之。貞仙辭於姑曰。媳不才。家事弗能理也。忌者又譖之。謂其有他志。貞仙乃泣曰。節孝寧復能兩全耶。於是取所讀書。并自書手迹。與所作詩詞。泣而焚之。啟匣檢所存如意簪手釵各一。泣玩良久。戴而復脫者三。嗚咽俯仰。悲不自勝。從老嫗先寢。更衣對鏡。掠髮取素繩。纏如意簪於髻。甚固。抹釵歛歔。顧女婢曰。以託汝。倘死勿為人所脫也。旦起襲故衣。問安於姑所。辭色和婉如平時。午侍食。既徹。入房而縊。時乾隆丁巳六月五日也。年二十有五。貞仙父字斗南。其叔字秋巖。秋巖館句曲。每歸必視之。問曰。聞舅姑以譖。常挫汝有之乎。對曰否。天下無不是底父母。古賢婦有訟其舅姑者乎。即死切勿有他言。觀史震林集

韓烈婦

烈婦姓李。濰縣李斌女也。性至孝。年八歲。會歲饑。斷炊。父食以餅。留不食。問之曰。頃

母出歸來當饑。為副室於同邑諸生韓君夢齡。佐大婦事堂上。堂上安之。凡爨汲春
揄績紡紉澣。諸瑣屑事。必身必先。凡八載。夢齡沒。哭撫其所生子若女。以勉自活。未
幾。復相繼殤。遂絕哭。念韓氏有主者。義可以死。慮家人覺之。佯理故絮。作禦冬具。坦
坦如平常。父斌來。則泣謂曰。兒不得終事吾父矣。痛吾母沒。不及見兒。今日。父不悟。
慰諭而去。越日。遂自經殯室中。室卑。懸繩長。跪承以項。卒。面如生。殮之日。有香盈室。
臨者異之。見鄭虎文
松間集。

晉叢編卷十九

清 曲園居士纂

劉烈母

烈母姓劉氏。邠縣臨渠劉翁妻也。翁居鄉。多惠愛。盜伐其屋後樹。翁望見。輒屏匿卻走。盜得從容捆載去。舍南有蔬圃。里中兒日往來採擷。或詰曰。若何從市。此對曰。吾取劉臨渠家菜。不為盜也。其厚德如此。烈母為翁繼娶。能與翁同志。翁好施與。母無忤色。翁或遭謾欺。相顧益喜曰。非君盛德。其何敢然。翁既沒。中原盜起。邠汝之民皆空屋以走。家人來告曰。寇至矣。請亟去。母織不顧。則又請曰。寇大至。不去。禍且及。織仍自若。已而呼告曰。寇及邠。又告曰。寇及鄆。又告及門。遂連呼曰。寇入矣。不蚤去。以及於是。母罵曰。豎子。賊捲地至。吾婦人去將安之。雖然。義不可辱。賊手趣走後圃。沈井以死。家人曰。奈何。母獨死。即俱死。賊無所發。怒下巨石壓之。盡燬其廬。乃去。其子自它邑歸。出母屍井中。瘞其旁大椿樹下。鄉人呼為劉烈婦井。見王太岳青虛山房集

章孔榮

孺人姓章氏。諱孔榮。陝西秦安人。年十五。嫁張廷桂為後妻。廷桂者。字相如。江南常

熟。人雍正中。避事至泰安。因為章氏贅壻。居八年。與孺人情好甚篤。頃之。孺人父母相繼卒。廷桂事尋解。乃與孺人歸常熟。廷桂貧無居舍。孺人盡鬻妝具。得百餘金。就屋三間居之。夫或遠出。自以盛年。單露常懸劍帳前。以擬倉卒。生二子。俱殤。最後生一女。名催鳳。乾隆九年。廷桂病歿。撫甯。明年二月。訃至。孺人哀慟隕絕。柩歸既窆。孺人欲投穴中。家人共持止之。夫從弟廷梅。許俟有子後。兄孺人乃鬻其居。得錢買田十餘畝。自給。而依廷梅居焉。閉戶織作。所處雖淺隘。鄰婦罕見其面。夫先入質戶部。牒授主簿。夫歿。或購其牒。覲以冒銓。孺人曰。吾以貧故鬻牒。欺罔國家。罪也。況夫名可使有二耶。立焚其牒。十二年五月。服除。奠畢。闔戶自縊。家人覺解之。防守甚至次日。既夕。守者稍懈。潛至水側。抱夫畫像置岸上。自沈死。比曉。家人始知之。見屍面。夫畫像端坐不動。時按察使孝感程公光鉅聞之。立往。率屬設祭。親拜其屍。上其狀。請旌。初。孺人嫁時。不知書。廷桂時時教之。久遂通解。畧涉傳記。將歿。作絕命詩。辭數章。詞旨哀惻。其末一篇云。憶往事兮雙淚沾巾。想當年兮妾病沈痾。感君愛兮信誓殷勤。云妾歿兮君必亡身。嗟今日兮命不由人。君先亡兮妾豈偷存。痛萬里兮生會無因。輕一命兮地下從君。求神明兮引我孤魂。覓天涯兮不惜艱辛。得伴君兮死亦歡。

析十七年兮夫婦深恩食糟糠兮敢怨君貧中路訣兮命蹇時屯喪葬畢兮不死何云傷幼女兮失母誰親死為君兮此外何論又留書與夫諸從弟曰初聞訃即欲死念夫無後無人喪葬今日服除一死更無別事前議俟叔生子為夫立後勿誣我無後孤魂但家事空空無可如何止有田十四畝可將十畝與所嗣子四畝與鳳女我死棺木不可多費使我心不安有許氏屋價十金乙將我埋先夫塋次愚嫂章孔榮手留孺人平時年三十四催鳳始七歲明年亦夭夫諸從弟日益貧所遺田盡廢竟以子姓凋少未立後廷桂有老僕數嘗營葬孺人不果乾隆三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邑諸生柏渭吳慶長等始葬孺人廷桂墓中因共立碣表墓

見邵齊集玉芝堂集

吳節婦

節婦朱氏父為鹽邑庠生居本邑之激浦城五歲許字同里吳生吳生年十八謂其家人曰男兒立世固不能如賈生詭係單于終軍牽致勁越老死牖下胡為者我父母死矣不為千齡萬代計耶請從此辭志不立不歸也節婦家固窘甚父以傭書餬口迨老鄉之人以其耳廢也固辭之節婦朝辟鑪夜業屨以贍其親天寒十指裂血漬布衣甚至兩臂斑駁如霜皮弗顧也父數憐之節婦每微匿勿使見兄悍甚以節

婦之不肯改適也。屢辱之。節婦笑而謂之曰。我固不識所謂吳郎者。特以兄之貧。力不能食我父。我父良廢。勢不得不就兄食。姑留此助我兄耳。兄固利節婦之能養父也。計稍寢。若此者有年。節婦年五十八。父且死。吳郎不歸也。吳之族於時喟然興歎曰。婦有苦節。家之福也。老而不歸。胡以訓也。迎節婦以歸。為立嗣焉。節婦歸吳後。早起晏息。勤操作。率勵後嗣。後嗣得藉成立。娶婦。節婦且抱孫矣。而吳郎者固未歸也。

見祝華鼎集

李氏

李氏。蜀之鄰水人。袁榮妻也。本農家女。不知書。而性沈毅。歸榮。生子數周耳。木工閔子儒。嘗以傭至其家。見氏而悅之。謬與榮密者。假室而同居。與氏字相對也。氏勤女工。不數數出。子儒閒與語。多不答。欲挑之。不敢發。將以暴。而懼為鄰里之所聞。則給榮曰。某寺之田肥。賃之廬而耕。所獲且倍。榮信之。攜妻子往耕焉。廬去寺遠。左右無居人。而田實瘠。乃不及向所耕。榮悟其紿。已將遷而依其兄。子儒念事不成。不如殺榮。彼婦人何所逃。將遷之夕。氏方篝燈為組紃。聞其室有大聲。特異。趨視之。則子儒已持斧擊榮死矣。氏大呼出戶。子儒追執之手。斧而示之曰。而夫已死。而將焉往。此

地去人居二三里。而號安所得聞。亟止而啼。否則與而子俱死。斧下矣。拉而開諸房。加局焉。氏遂不復啼。子儒既埋。縈屍率婦若子與俱。遁行山谷。無人之地。七日而達巴縣。鍵氏於室。賃田而耕。則復無左右鄰居者也。居三年。氏未嘗與一語。子儒晨出。暮歸。出則扃戶。佩一刀。其利雖寢臥不暫脫。氏自念吾與讐人處三年矣。彼伺吾密。吾無可報讐者。不如死。復又念曰。吾不死於斧。今自引決。勢必與吾子俱死。死則晚矣。矧讐終不可復。且吾伯氏不知。不且以吾與若共謀以殺吾夫者乎。居久之。復又念彼之日夕伺吾者。以不與言也。佯與之言。彼必喜不疑。乃得乘間以白吾冤。遂與之言。且款洽。子儒果大喜。解佩刀。啟戶竟出。氏度其遠。抱其子。走未數里。遇縣役。悉懇其事。令拘子儒至。訊之。得實。遂伏法。見錢維城菴山文鈔

五烈

平山堂右。有列冢累累然。是為五烈之墓。五烈者。池氏霍氏。裔氏程氏。周氏也。池烈女。故貧家子。早失母。及笄。父以女許嫁吳某子廷望。廷望從軍死於粵。吳請於女父。欲以改配其次子。有成言矣。女偵知之。伺其父出。自縊死。霍九女者。事父母。以孝著。年十九。許嫁李正榮。問名。旬日。正榮死。女聞之。自殺。里人義之。葬於池烈女之墓右。

稱雙烈云。其後有喬氏為孫某婦。姑及其二女皆不潔。他日歸。具白母。且矢曰。弗死懼及吾。無以視人世。既而還家。則姑及二女方共客飲。婦恥之。乃扃戶。紉其衣。自相而往。而裾綴連不解。乃以青白綾二縷。經其脰。死。事聞。郡守孔毓璞歎之。為立墓於雙烈之旁。程氏者。項起鵠妻也。成婚三月。起鵠賈於外。死粵西。諱至。氏哭辭舅姑。且屬其叔以善養。遂自經也。周氏者。江甯人。適程國材。移家於揚。國材暴疾終。氏誓以身殉。父往慰諭之。泣曰。兒有宜死者三。上無舅。下無子。且貧若此。衣食安所賴。兒志決矣。卒不食死。見增南遺集

司貞女

司貞女者。高唐司氏女也。受聘禹城縣諸生于竺養。年十九。聞夫病。泣於父母。請視夫病。不許。既而聞夫病益危。復請往。且曰。地下相遇。幸識面也。不許。然則女縊而死耳。乃許。女往。當是時。竺養臥牀。暮氣將絕。其父呼竺養。汝婦來視汝矣。竺養瞠目視婦。微笑。貞女親奉藥進。夫藥三匙。嚥之。舉手婦面。若為婦拭淚狀。遂卒。棺斂畢。眾勸貞女返。不返。遂守制夫家。竺養父慮貞女無依。取堂兄幼孫。授子為之子。貞女紡績易粟。恒不給。乃躬荷鋤。刈園地。多植野菜。日摘菜葉。雜糠粃。煮羹自食。而以所易粟

食稜子。癸亥鄉疫癘大作。有巨眼鬼長二尺許。結隊叫嘯。諸病家或夜聞巨眼鬼相戒。明日日晡時。碧霞宮宮娥當來。我等散去。母犯也。病人家使人伺宮娥至。期見婦人攜幼子。就立門檐下。問之。則貞女歸甯母家而避雨於此也。於是避雨家病人竟愈。越數日。貞女歸。眾男婦執酒漿遮道。挽碧霞宮宮娥過其家。卻巨眼鬼。貞女曰。吾鬼婦。而鬼畏我乎。何誑也。不顧而去。先是貞女許嫁竺養。父母製衣裙贈嫁。及貞女守志夫家。悉舉以遺女。十有四年。而其鑰未啟也。竺養父後舉明經仕。始足食。遺貞女生壙竺養家右。樹女貞木數十本。一歲成林。見韓錫彤滑縣集

許福弟

孝女名福弟。徽之歙縣許氏女也。年十八夭死。而歙之人士爭以孝傳云。女年十三。能割肱以療母病。因並道其祖許尪齡。素有割肱事。其女孫蓋觀型有自云。孝女少孝謹。乾隆八年夏。母病既久不痊。念父客外。閨中弱女。無能遠求醫藥。聞人肉可治病。遂引刀自割其肱。雜飲食以進。內外人無知者。閱五年。女疾且篤。母撫摩其手。得一凹形。急詢之。俯首嗚咽不肯言。母徵問益急。乃垂泣道狀。母相持慟哭。而女竟死。

見陳道凝齋先生遺集

唐鳳鸞

唐氏女者。涪安人。唐介五繼室所生女也。母孕時。父夢鳳與鸞交舞於庭。及生。女字之曰鳳鸞。許字歙縣章岐人汪榮泰。女幼讀書。知大義。事父母。以孝聞。暇則端坐小樓。竟日。善女紅。襪履衣裳。藏於笥者。皆手製也。歙與涪雖接壤。而媒氏他出。未歸。故納采未通。而介五死。母惑於讒。更許字河村他姓女。聞。即嗚咽不食。晝夜泣。及行。納采禮。衆方誼於室。而小樓中有碎綺零紉。紛紛而擲。則女方悲憤。而剪裂其手製之襪履衣裳也。衆方色然駭。俄而樓上轟然有躍而出者。衆大驚。奔救。則女已墜樓死矣。榮泰聞女死。哭而迎其柩。母不許。厝淺土者數年。而小樓陰晦。夜時。時聞悲泣聲。或見女倚欄垂淚。舉家敬祀。以為神明。母驚且悔。未幾亦死。乾隆丙辰春。榮泰夢女泣曰。妾不幸。不能生登君堂。猶願死同君穴。今母已死。君曷由青溪至涪。迎妾柩以歸乎。榮泰哭而寤。烈女之姊。嫁於青溪某者。榮泰之姪也。是夜夢如之。其姊夢亦如之。而烈女之幼弟學旭。夢亦如之。於是其姪某。日夜盼榮泰之來青溪也。而榮泰果至。俄而幼弟亦至。各敘其夢。愕而歎且泣。榮泰乃至涪。迎女柩。其幼弟願留柩三日。祖於郊。涪邑遠近人士。環觀者數百人。爭設酒奠。且賦詩贈其行。鼓吹與旌旗相導。

儼然新結縭也。

見曹學詩香雪文鈔。

葛蘭娥

葛孝女名蘭娥。揚之江都人也。幼讀書。工詩文。性婉順。父母愛憐之。父允堅。為仇陷害。傾其產。恨且死。三子皆幼。顧而泣曰。嗟乎。予以憤死。藐孤未成立。無有能雪予仇者。予目不瞑矣。時蘭年十八。痛父言。遂以復仇為志。家已盡貧。不能葬父。柩藁揚之城西古尼庵。蘭與母及弟咸寄食其內。乃控郡。鳴父冤。仇家以利賄吏。不為理。蘭晝則赴壙。夜苦塊。柩旁得食。先進母與弟。而已。或忍飢。夜俟母寢。乃撫柩旁痛哭。孝廉黃君正學。真州人也。客庵中。見其母子哀慘。詢其故。悲其孝。惻然贈之金。母感之。有窘輒訪孝廉家告急。孝廉即他出。必屬其室人周之。母益感孝廉德。願以蘭許字焉。孝廉謝。吾憫若母子窮且孝。故竭力助。豈斷以婚報耶。且吾已有室。奈何以困急婚孝女哉。吾義不為。若勿復言。然母終感孝廉甚。念舍此無以報。於是伺孝廉出。投蘭庚帖而去。當是時。蘭日夜以父仇未復為恨。守令莫為理。因赴會城。控大吏。往來金陵廣陵間。冒寒暑。忍饑渴。困頓萬狀。如是者數年。既而母以病死。諸弟或逃散。或為黃冠。蘭獨攜幼弟。仍處古庵中。而復仇之氣不衰。仇家畏之。伺其再赴金陵。嗾烏趙

某伺於中途。聚惡少擁之去。蘭行。故常持匕首。乃截髮毀容罵曰。吾已許嫁。有夫女也。若將何為。速令歸。否則吾先斷若首。後自畢命。烏不敢犯。留月餘。令老嫗勸之。蘭誓志不移。求死者數。不得死。復自念身死而父仇終不能雪也。乃密書片紙。遣幼弟夜走吳州。求救於孝廉。不相值。蘭乃自書牒。復潛命弟控江都令。令為追捕。烏大恐。乃縱蘭出。令杖烏。遣蘭歸。蘭終以父仇未復。無意就婚。而孝廉亦始終無婚。蘭志及趙公為制府。蘭復持牒控車下。容色淒楚。詞氣激烈。公憐之。乃命江甯府為伸理。廉得其詳。定孝廉始末。檄召孝廉證其事。時孝廉以南宮近。入都甫三日。檄至。憮然歎曰。吾偶以熱腸救若母子。乃率率至此乎。雖然。予不歸。蘭寃終不雪。遂馳返。白其事。制府嗟歎蘭孝。而兼嘉孝廉之慷慨尚義也。明日。復召孝廉。熟訪其顛末。益嗟歎。賜以金幣書籍。且書額旌蘭。一曰閨閣完人。一曰堅節經霜。復檄江揚兩守。以蘭父母柩還葬吳州。取仇家繩以法。追其產還蘭。蘭於是至柩前哭而祭曰。兒已雪父仇。父可瞑目矣。葬後。制府命孝廉娶蘭。孝廉堅辭不得。乃聘為側室。制府導以儀仗鼓吹。播紳人士皆造賀。夾道觀者萬人。嘖嘖稱異事。見曹學詩香雪文鈔

周孝貞女

周孝貞女。幼端淑。習孝經。列女傳。明大義。及笄。父義傳避仇遠出。弟升巖甫四歲。大父母俱垂老。越二年。母蔣以憂歿。免喪後。戚黨有為女議姻者。女矢志不嫁。奉大父母躬。治甘毳。纖悉必周。病侍左右。不暫離。督弟升巖讀書。篝燈至夜分乃已。大父母相繼歿。含斂封窆。無不中度。升巖長。為之娶婦。既婚。即促弟出尋父。令二老僕隨之。女在家焚香籲天。祝弟早與父遇。比父子相見。升巖請父歸。父曰。吾已為世外人家。中有而姊在。吾其老於山水間矣。毋累我也。升巖返。述父語。女痛哭數日。尋復遣弟往。父已歿。乃扶櫬歸。女迎於江干。哀感行路。泊奉父柩合葬。母窆。而女年適四十矣。遂長齋。皈依佛。依弟以終。年七十有九。先是女有叔父曰震亨。嘗聘雙鳳里李氏女。未及婚。震亨病歿。享年十九。聞訃。即飲泣不欲生。父母苦勸之。且嘉其志。不復他許。舅姑憐之。將逐歸。女曰。守義也。往非禮也。竟老於家。年六十有八。時周女在室聞之。乃請其柩。與震亨合葬。說毛

徐催

徐氏女名催者。秀水人。父曰邦彥。母孔氏。孔氏連乳二女。及催之孕。日夜望其生男。而又得女。意頗不樂。一老嫗進曰。取其胞衣反之。後舉必男。第恐此女不育耳。孔氏

意在得男。遂反其胞且呼之曰催男。後三歲果得一男而女幸無恙。長遂以催為其名云。催年若干歲。其父客游京師。數年不歸。故時僮婢皆散去。惟催與二姊一弟奉母以居。姊年稍長。足不踰閭。弟在襁。凡出入奔走之役。悉催任其勞。室無經宿之儲。一切芻米蔬菽。必資於市。隆冬洹寒。一童女子往來負任。吟謁風雪中。鄰里莫不憐也。年十八。歸葉氏子芝山。事其姑以孝聞。越歲來省其母。母愛之。不忍令遽去。俄而芝山以暴疾死。催倉皇奔赴。既恨不及送其夫。又不敢咎其母之留己。茹哀飲痛。一慟幾絕。未幾姑亦死。遂大歸於徐。已而其父復以客死。乃偕其母來依叔父以居。催性婉淑。能執勞自下。勤於操作。工力兼人。事其母。藜藿之外。時進甘鮮。一皆取給十指。戚黨交頌其賢。有來求聘者。孔氏憐其少寡。令叔母微諷之。催默然下淚曰。催亦念之。留此不肖之軀。始終貽母以憂。請從先夫於地下可乎。語已。即起入室。叔母急抱持之曰。何遽如是。為涕泣數擗。加撫慰焉。其議遂寢。先是催父自京師歸。復得一弟。長者客死西夏。幼弟三娶無子。亦遂遠出不歸。凡孔氏生養死葬。悉催為經理。人謂催始生之日。孔氏恨其非男。然其奉母實無愧其為男也。

見王元啟後平居士集

宋烈婦

宋烈婦父俊卿母沈氏山陰人嫁諸暨宣拱之初沈母多病拱之療之遂妻焉時拱之老矣旋遽瘍疾室人交憎之婦奉事惟謹無何拱之竟死人始見婦婉好謂拱之非耦死輒為婦幸而婦號慟不欲生觀者異之比葬乞其夫兄名君修者子為後君修弗肯而陰以婦許一富商為室商復厚賂其姑為主婚行且有日婦聞之大驚度不可脫乃佯喜改裝為適人狀使其家不疑十一月十三日夜天大寒風冽姑與夫兄皆熟寢室無人婦密紉衣履潛出戶攜所用剪刀置隣嫗窗檻轉至屋側下堰塘取巨石鑿冰冰破投入死時年十七隣嫗者婦所善嘗見婦剪刀心愛之故臨死以為贈焉及明夫兄蹤覓之得剪刀責嫗家匿婦索無獲則疑隣人之他適者挈以逃諸族人爭唾之曰是何言婦必投水死耳遂共之下堰塘時婦穴冰處已凍合冰厚不可鑿其老者前祝曰婦苟盡節此池盡遂穴冰以出祝未已有聲砢然如雷鳴自池底上冰忽裂屍起僵立色如生夫兄驚走入室尋發病死諸族人乃相與葬婦於何山之麓後二十餘年里人白其事於有司為建祠以祀且碑其死所名之曰盡節池

見王元啟集
平居士集

李貞孝

李貞孝者。海甯李家勳字紹衣。未婚婦也。姓楊氏。父某監生。母某氏。家世殷富。而李族貧。居袁花里。賃種監生田。恒不給租入。監生性褊急。頗重文。一日躬下田。見童子赤脚供饁。資格清秀。問之。即李翁子家勳也。九歲矣。異而勸之學。使入所立義塾中。資給之數年。讀五經畢。以應縣試第一。監生喜。欲妻之。妻若子志曰。是老嫗甯患女無家而棄之。他人子乎。乃館生於家。偕其次子學。積不合。生年十五。入泮。時女年十四。監生乘李翁踵門謝。袖女庚帖示之。遽出女。與生拜於庭。眾愕然。不及阻。監生亟營妝奩。具甥舍。期一舉成禮。顧連不得志。家人日相靳薄。女忍之。父竟以致疾不起。而婚期益眇矣。于時勳已二十外。性倜儻。不羈。好游學。日進游益廣。出入無時。一夕連呼燈。無應者。女自帷激之曰。丈夫不自處高明。何依人受慢為。生故識女聲。大警悟。徑出門。不顧。女初不意生之不復顧也。乾隆庚午。生年二十六。領鄉舉。女母兄將擇吉。生獨以不官不娶辭。而北留滯。又數年。越甲戌。始考補內廷教習。益發憤。忽得咯血症。卒。年止三十。信聞。女知母兄且有他議。欲自引決。屢矣。既而思徒死無益。乃泣告母曰。李郎所以不歸而死者。皆女故也。憾深矣。願暫容持服。待其喪還。一臨奠。懺悔已。然後聽所為耳。母信焉。比觀至。女哭迎之。郊。倉卒要母以歸。李不可。則又泣。

告母曰。壻為女死。而翁姑老且瞽。無別子女。欲得當以報九原也。母誠愛女。與其迫之嫁而死。曷若縱之歸而生。女閨中所有。皆父賜。唯母與兄命之。足給養。勿女慮矣。皆不得已。許之。廟見。卒哭。朝夕起居於舅姑。一切經紀操持如禮。於是內外矜式之。咸相呼曰貞女。曰孝婦。而李貞孝之名達城鄉矣。貞孝性婉順。而用心沈毅。其委折有非丈夫能到者。莫大於為翁納媵一事。嘗請於姑曰。婦所賴以守者。子也。令族中鮮可繼。盍選侍。天幸生小叔。待其長而生子。即婦有子不虛耳。已而姑歿。遂大斥所有成其事。時翁且七十。果生男德茂。二歲而繼室又歿。乃躬撫教之。翁壽幾八十。瞽忽開。親睹晚子之嘻嘻十齡。遺命呼嫂娘笑而瞑。翁平居見貞孝必起。拜必答曰。非但吾德若。吾先世咸賴若之繼絕也。越數年。德茂已婚。生子。貞孝已得旌矣。貞孝歿於乾隆五十四年己酉。壽六十有四。守貞三十六年。事翁歷二十一年。以其坊價。佐兩世葬畢而後終。或曰。州志稱貞孝。姓徐氏。見趙佑清獻堂集

顧節婦

蘄州顧節婦者。蓋顧景星之姑。初嫁時。其夫墮水死。既而舅姑及夫之兄弟皆死。無所歸。則仍歸於顧。而顧之長兄弟亦皆死。惟存一小弱弟。父病篤。流涕屬之曰。守汝

之節。撫我之孤。可乎。節婦應之曰。可。顧氏之在斬也。為中貲。父既歿。族人欲瓜分其產。無日不利。孤死。鄉里無厲亦相顧起。慶以被刃者數矣。節婦不懼也。挺身出與之。搯拄涉訟廷。益侃侃發舒。郡縣有司皆高其義。為痛繩無厲者。無厲者乃相顧胸臆曰。女虎不可犯。以故卒全顧氏之家。比張獻忠之亂。節婦年七十矣。所謂小弱弟者。亦已四十餘。并其妻及景星以及他婢僕共七人出走。有賊酋騎馬來從。奴賊十餘皆持刀。六人者皆向賊叩頭號泣乞代。節婦死賊不之許也。頗怪之。方詰難間。節婦坐於地大聲曰。止。我白頭老寡婦。受朝廷旌表恩。今日事至此。死不為枉。何至向賊乞生。因顧騎馬賊罵曰。汝楚言非吾楚人乎。少年好軀幹。不出力殺賊為將軍。乃作賊倚賊勢荼毒鄉里。猶狗將不食汝餘。賊憮然。刀墮於地。良久曰。聞母言。使人大慙。雖然。吾豈甘心作賊者。母且休矣。急騎馬去。須臾又騎馬以脯糲來曰。頃母教我。最可念。此少物。姑為母一日糧。但母當東行。慎勿南。三日後拔老營。此地無寸草矣。母可微語諸同鄉。使知之。於是節婦遂沿江東下。止於崑山。斬州之顧祖。崑山故里也。其後節婦終於崑山。而景星讀書崑山。有聞於時。入國朝。始還斬州。見如素和集

武昌縣某節婦

武昌縣節婦某氏。田家也。生兩男而寡。無姑。與翁居。張獻忠將至武昌。人洶洶。其翁買一舟。載所有。挈節婦并兩孫。逃之湖。湖者距樊口十餘里。葭葦叢雜。煙水渺瀰。頗曠寬。縣人向所避亂處也。節婦至。則見避亂者。纂纂來。抵暮而前後左右。且萬舟。節婦乃微語其翁曰。吾之來。以逃寇。今逃寇者。萬舟。是召寇。非逃寇也。此不可處。明矣。然是時。節婦舟為他舟所裹。不可動。其翁方戀其所載。次且聞。節婦大聲曰。事急矣。乃各抱一兒。輾轉緣他舟以出。另覓一小舟。夜去。孤泊港渚間。無何寇至。先以鐵騎列湖干。斷四走之路。然後按舟殺。無一免者。而節婦之家。以小舟孤泊獨存。節婦有田數十畝。亂後。二子耕之。以小康終其身。親集

吳節婦

婺源吳節婦。吳亨之女。王文燦妻。乾隆癸酉。文燦遇疾。篤時。舅姑並在堂。文燦氣絕。目不瞑。吳令兩孤跪而泣曰。孤有母。敢不使如有父。不瞑如初。吳則自跪舅姑前。泣曰。婦在。敢不如子在。即瞑。越二年。舅又死。獨姑存。兩叔。一九歲。一七歲。兩孤。一九歲。一四歲。同祖弟兄。未析爨食。而先世遺田故薄。且不給。從兄來言曰。弟婦賢哉。母太自苦。若不忘弟之孤者。幸毋徇曲。持小節。勉行矣。或有餘財。施及前子。所謂兩利而

俱存也。吳仰天泣曰：夫兄是何言！氏王氏婦也，未死耳。幸諸孤長大，惟伯父教之。孤飢孤寒，勿相累也。從兄退，從嫂日來，噂沓評語，甚且手批之。鄰婦為之不平。吳勿與校。里人爭數息，相與議分薄田數畝。菜畦一區在屋後，以畀吳。吳則閉戶治女紅。易滑甘白粳以薦姑。姑曰：若貧苦，安得具此？對曰：女紅所易，不費也。姑喜為之。卒一餐。曰：若後母然，暇則行屋後畦，躬視畦菜。春種蒿苳，秋蒔菘。周畦半畝，布種列行二百計。吳則自提甕行汲，必周畦引水循行，行徧溉而罷。歲癸未，縣中旱荒，午日下暴，菜盡萎。而吳所種菜獨青青。若宿莽之拔心而不死也。則刈以佐姑食。惠及於鄰母。鄉人說之，指其園為孝婦園。曰：天邪！非獨溉有力也。其年姑六十一而病篤。吳驚計無所出，則避人刲肱一臂，投藥沸之以進。姑病頓瘳。夢有告者曰：孝婦活汝。姑自顧病已失，則嗚咽呼吳前曰：若煎若肉，飲我而脫我病邪？他日若婦必若若順若。恒不病。姑自是行年八十而健。自吳當室，為兩叔娶婦成室，教兩子成立。次子晉，讀書過禮經，有聞。所居懸畫竹一幅。晉小時輒見之，二十年来嘗易他幅。晉問請曰：母何以恒懸此？曰：有節者不易也。見朱筠詩河文集

陳劉氏

李敬堂孝婦陂記曰。集令鄖之七載。己亥冬。坐聽事。有投牒者。蓋鄖東鄉棲士保民。舉孝婦陳劉氏事。孝婦農家女。年二十五。幼為養媳。翁陳際亭。年八十。姑金氏。七十。二夫文世。力田為生。二月。姑病噎。醫不治。孝婦割臂肉和藥。得少間。六月病復作。十日不食。垂盡矣。夜三更。孝婦私下中堂。家止二鷄。割其一。以告天地。持小刀。若然自割其胸二寸許。血如注。肝出。剖其半。遂暈絕。久之。若有人挾之云。起救爾姑。百神伺汝矣。乃起坐。以布束胸。刀口遂合。不覺楚。持肝雜鷄肉煮湯以進。姑久不言。忽云。湯香。以匙頻下之。寢甚酣。天明。即索稀粥。不數日病愈。而孝婦之創亦悉平。孝婦無恒產。雖終歲勤動。恒不給。令作而歎曰。此長吏責也。去孝婦所居二里許。得大陂。約三頃。陂之麓有水田七區。其南屋十一間。前有門三楹。進院。院旁翼屋二。中有堂有房。咸樸綴完好。得場圃約十餘畝。可蒔梁黍蔬果。陂之周圍大樹百數。小者不可勝計。保之民願出售。令以百二十緡購之。給印照。俾孝婦子孫世守。曰孝婦陂。見李集廟學齋集

伍五姑

五姑。秀水伍氏女也。父某業牙行。居市。五姑明大義。嫻女紅。能得親歡心。及笄。許字王氏子。歸有期矣。王暴卒。姑知之。即誓死不食。母強之曰。若婉順。能佐母。母善病。倚

若為命。令若死。母不獨生也。於是五姑復食。素精敏。能理內政。家多遠商。中厨繁劇。又諸弟穉。妹竟日誼。呶織紉履絢。一手紛應。無少倦。然窺其燕居時。多淚容。衣飾釵珥悉屏去。日食止菜果。羣居不一露齒。蓋隱然如未亡人。母憐之。而卒無以解。踰半載。親知為議婚。行問名禮。是夕。姑闔樓扉自縊。垂死矣。計救之得甦。哽咽告母曰。女志決矣。救女何為。由是絕粒十日不死。更服鹽汁。吞鉛銅。不死。啖斷腸花根。不死。夜坐露臺。受寒霜連夕。不死。引小刀自刺。不死。凡所以速死之具。無不為也。而卒不得死。每當引絕時。母抱置膝上。一縷氣微微噓噏。因大慟曰。兒不聽母。何自苦若是。稍醒。輒長跪引罪曰。女不孝。誠負親恩。然女志決矣。於是伍氏內外無安寢者。家傍市前。臨通衢。鄰藥肆。後戶枕溪水。曰斜陲。居樓三楹。樓西為灶。灶庭有井。乃鍵戶塞井。戒女鬟往肆中。禁刀尺巾帨之屬。防慎無所不至。有時破檻以入。決戶據以進。甚且撤牆垣為備。稍一聞警。奔救恐後。於是伍氏房窗無完繕者。五姑乃喟然曰。不肖女若是。重我親憂也。遂起事事。母寢處與俱。見其坦坦施施。朝夕有愉色。心竊喜。久而防稍懈。一夕。母熟寢。已失女所在。起視之。則裂衣襟。續若縷。懸樓下。睜目死矣。時乙亥六月盛暑。貌如生。三日殮。蠅不敢近。蓋距王氏之歿一載云。

見李集腐學齋集

張貞女

張貞女許嫁之夫曰葉孝思。孝思父母皆老病將死。獨有孝思一子。又病瘵甚篤。欲迎張氏侍其父母疾。張氏親戚皆難之。女曰。既以身許人。奈何聞其危篤。安坐以待其死乎。即布衣乘輿入葉氏。視其公姑及夫疾。晝夜不怠。一年而舅姑及孝思皆死。僅有屋三間。張氏迎父弟共處。以屋居父。而已所處。幾於不蔽風雨。時為父浣炊。為弟縫紉。晝夜營女工。以為生。及父死而治其喪。立族子友賢為子。聘姪張氏為婦。得孫曰傳興。一年而友賢又死。其婦亦能效其姑立節。概焉。

見姚鼐惜抱軒文集。

黃氏

金匱梅里黃氏。年十九歸里人吳德星之子希言。德星性疏曠。不治生。黃倚姑以績織為活。三年生一子。越三月希言死。而子亦殤。姑以哭子及孫相繼歿。黃年方二十二。德星累遭喪。益困。益自放。不顧家。黃仰天哭曰。吳氏之祀斬矣。雖然。翁在可為也。則盡斥賣嫁時簪珥衣被。買妾進之。妾入門。有身甫五月。而翁又死。黃復仰天哭曰。嗚呼。天尚憫予志。願以男畀吳氏。彌月。妾生子。男也。黃大喜。告於翁主名之曰鑄。居三月。妾委兒而去。黃自兒殤後。乳絕。漣已二年矣。日抱鑄於懷。哺以糜。啼則以乳就。

之亡何而漣忽生。黃復大喜曰。今知天之不絕吳氏也。終乳之。鑄年七歲。將入學。或以無錢難之。黃曰。屋可賣也。人不讀書。豚犬耳。鑄學五年。賣屋五間。錢易者吳氏之戚也。館鑄於家。資之學。既冠。通文理。為童子師。黃乃於乾隆三十四年。買地陽山之西。葬其舅姑及夫。旋為鑄納婦。而黃年垂五十矣。見彭紹升二林居士集

鮑烈女

鮑烈女祠在山陽縣南門外二里許。烈女葬處也。祠三楹。祀烈女。以王媼配。碑記烈女字李恪。未娶而恪卒。父母為改嫁。將歸。烈女曰。吾得一祭李郎墓。願足矣。許之。家故業楮鏹。烈女黏楮為衣。漬以油。衷之。襲以素服。偕弱弟與一老嫗。適墓所。至則令弟搞輿。夫他所。以故遣老嫗。乃大焚楮鏹。縱身入其中。油楮熾。衣焚。肉焦而死。時明萬曆四年也。逮我朝乾隆六年。歙人程鍾為請旌。得旨建祠。先是烈女墓為人所鑿。王媼鳴於官。得復。故以配祀云。見韓夢周理堂文集

段烈婦

烈婦盧氏。少歸段。籍隸河南延津縣。夫傭食他往。久不返。氏獨撫子女。紡績為生。所居泥棚二堵。堵以外皆隙地也。同里有無賴者。闖氏子處。數數往挑。不應。遂於昏夜

穴牆入氏驚起叱之急手掩氏口曰非偷也勿叱氏怒齧其指無賴者負痛摔而搥之壁隅氏氣結徐吐指云姑釋我及起則抵捍益力無賴者知不可奪憤甚攬繩束其喉三匝之復取絡柱針連刺氏腹乃死迴顧小兒女踞炕嗚嗚慮其嗥焉並斃之牀未幾事露具獄建坊旌氏而磔無賴者於市時乾隆十八年季秋也氏死在是年春里民走報縣尹尹驗知非盜顧莫得殺者主名為默禱於神會月食與同官禮護畢隱几睡突見一馬人立而語矢貫其胸覺異焉適奉文派夫濬河乃往取村戶版籍按名覈之至第七人曰許忠尹心動得非若耶蓋許為午言午言為馬語矢貫胸則忠字也諦見許兩手伏地其一蹠曲袖中令出視有片絮裏指齒痕宛然裸其體觀之則自項及胸脊股掌間爪痕參錯莫可數計一訊吐實始悉氏死時反覆抵拒狀而獄定矣

見彭光斗雲
澤草堂文鈔

會纂編卷十九終

蒼叢編卷二十

清 曲園居士纂

林烈婦

烈婦王氏。侯官人。為林守仁繼室。守仁以優行貢太學。卒於京。無子。一女汀哥。前妻出也。始烈婦聞計時。即欲誓死。或勸之為立嗣。因稍稍自釋。強嬉笑為樂。顧日獨望守仁之喪。期年。喪始至。烈婦理喪事備。復自言必死。誠家人以白衣斂。一日呼老嫗浣衣。曰。潔之。過此。不再相煩也。遂談笑至夜。眾視其色。歡不之疑。越明起。為汀哥製履成。數曰。生一日。當作一日事。語已。顧汀哥曰。母去。兒勿恐。但歲時具杯酒一塊肉。母即歸。不相嚇也。頃之。午食。託言覓茶飲。起入內。不出。視之。室扃鑰如故。破戶而入。經死矣。藏香屑袖中。避屍氣也。見林樹蕃集

陳貞婦

陳貞婦。侯官人。林沂雲之妻。生二子。賜振而沂雲沒。婦年少。貧無以自存。兄公欲嫁之。乃陰與媒人謀。將受聘。婦聞則大怒。詈曰。誰為是言者。吾將與之拚死。兄公懼。乃止。時賜僅數歲。振在襁褓中。婦晝夜勤女紅。育二孤。顧牀上一敝絮衾。兒先寢。乃獨

篝燈。忍寒縫衣裳。徹夜不寐。終日一餐饘粥。兒聞飯香。則輒然笑。既稍長。令賣餅果為食。天黎明。則自起執爨。促兒起入市。當歲暮。霜風寒冽。兒跣足走市中。鼻涕滿面。見者憐之。或起時稍晏。急縮不欲出門。輒答之曰。嗚呼。兒之不肖也。兒泣。婦亦泣。鄰人間之。皆泣。性嚴毅。未嘗容人過。人無敢犯者。里中惡少年見之。皆避去。見林樹齋集

黃氏

順德縣倫教村婦黃氏。年十九而嫁。夫性慙。為人佐刺船。與乙角戲。乙失足溺死。法論抵減死。成貴定官符下。妻免。婦搏膺呼曰。妻從夫義也。焉有官府而陷人不義者。不聽從。吾當自刺其頸。詳諸縣門。官改容增婦名。遂盡鬻嫁時物。奉舅姑。自製竹擔。荷具隨夫行。黔去粵四千餘里。有九谿七盤之險。夫中途患痢劇。婦侍湯藥。滌滌。榆拭拳桎。掖之行。薄險則以身負。兩公人聲敬。不忍促。貨罄。沿村唱勸。孝順木魚歌。貸錢易肉食。奉其夫。木魚歌者。粵廣土音也。聞者酸楚。爭醵錢以贈。夫病尋瘳。遂成所。居十七年。生一子二女。而夫歿。初婦私計。邀恩赦。奉夫歸。及死。聞舅姑尚在。急以負夫骨歸。詣縣請。舊例。成所死。即瘞其地。不聽返。婦髮而跪縣門。賴連連觸地血流。被面。伺官出入。輒哀籲。凡二十餘日。官詰曰。剛哉婦。吾當成其義。力白上司。得報可。

即日懷牒文。裹夫骨。負篋置小兒女。子身行。長女嫁農家子者。牽裾泣。揮之不顧。時黔東多虎患。白晝出官道。傷多人。捕之不息。而俗禁骨殖。不許入旅店。婦日汲澗水。燒松枝以爨。夜宿古廟。躡虎所殘人骨血狼藉中。昂然不少動。路人爭呼好勇婦。好勇婦竟歸倫敦村。婦齒既長。面黧黑醜惡。又語雜羅施音。鄰里駭為鬼。各走避。忽野外有老叟熟視之。曰。兒歸耶。指道旁纍纍而翁冢也。而姑僵牆陰。不食已一日。婦奔至牆陰。得姑。兩目眇暗。冠甚。婦引其手。拊裹中骨。及篋中兒女。姑抱而咽。婦大號。篋中兒女亦號。聲震林木。風起。鳥皆悲鳴。鄰里稍稍來。始奉姑僦屋以居。順德人士以其事入詩社賦者。多至五六百首。讀者為泣下。羊城馮孝廉公侯者。勇義人也。聞其貧。無以贍姑。走告同儕。炎日中。髯張目如炬。五日而斂。番鏹三百枚。使授婦。有敝廬薄田矣。而順德李侯銍其允。人士請給扁曰。節孝含辛。導鼓樂旗幟。金字大書周子寬之妻。節孝黃氏。旌其門。人遂名其詩曰。含辛集。婦入黔十九年而歸。人或呼之曰。女蘇武云。見張九鉞陶園文集。

楊烈女

偃師女楊氏。父為縣廨卒。母與兄皆沒。依養嫂以居。字李恒子。嫁有日矣。一日大雪。

嫂歸甯。遺女獨居。鄰屠蕭諒。兇暴無行。素豔女色。聞知嫂出。挾刀踰牆排闥入。女坐燈下。罵曰。汝何人。敢黃夜入吾家。屠出刀恐之。掣其衣。女左手牢持衣帶。而以右手奪屠刀。叫罵益厲。屠知不可犯。大憤。以刃斷其頭。并截右手五指。身仰地。霍霍躍。屠懼。越牆去。父眠廐中。忽聞窗外女聲。連呼蕭諒殺我。大駭起。城門久扃。父歸。踰城濠。深積雪。不敢躍。若有擁之下。弗苦。抵室。女屍橫室中。頭及五指在地。左手猶牢持衣帶。不可解。號之鄰。逐雪中血跡。入屠家。得血衣及刀。羣執屠訴於縣。官至。驗視。女左手衣帶乃解。鞠屠。屠作女言。盡吐狀。下獄中。獄未上。屠俟守懈。雉經死。官竟從吏言。寢其事。女葬隄兒頭。洛水流經墓前。每旋轉作悲咽聲。四十餘年矣。會天子登極。詔直省大吏搜遺行。襄城李緝者。以明經任縣訓導。廉知女烈。欲上其事。今以伊父死無實證。且年久。執不可。緝憤怒。自臚女死狀。懷牒赴大梁。訴河東制府白公鍾山。公憐而韙之。具疏入告。天子特命旌其閭。入祀節孝祠。祠臨市衢。數年後。有醉者衝戶入。仰臥地下。恍惚見羣婦女皆冠帔。肅然起。叱逐之。有一女厲聲曰。吾隄兒頭楊大姑也。醉者驚覺。急奔出祠。顛踣至家。發狂疾。鄉人醺牲醴詣祠。為連連叩頭乞寬罪久之乃蘇。見張九鉞陶園文集。

張烈婦

烈婦。寧縣雙槐村民王恩周女。貧居土窯。足跡不出戶外。年十七。歸里民張良善。事舅姑。以孝聞。父傭於外。母孫氏迎烈婦歸其居。族姪王保子者。無賴人也。常驅驢負煤。過恩周門。是日。睨知烈婦母出未歸。夜獨與幼弟二體宿窯。萌淫念。三更潛移刀排窯門。門固閉。以刀穴門旁土。轟轟落。烈婦覺。疑為賊也。呼不應。披衣起。將躡之。土崩門塌。保子入。烈婦驚。問為誰。保子求姦。烈婦執其聲。叱之曰。我爾族姑也。禽獸何敢為不義。速出免死。保子拔刀脅之。烈婦厲聲曰。刀何為者。任爾殺不懼。保子憤。不從。已以刀刺烈婦中左脅。血從襦中噴出數步。益怒罵。保子連連刺左右肋。烈婦躍奪刀。刀劃烈婦掌。掌裂。捽之於地。而二體亦驚覺。連呼保子殺我姊。保子并斫其臂。僵於牀。烈婦奮身從地起。血淋淋漓。奔出窯門外。大呼殺人。而鄰居殊遠。保子追出。烈婦創重。躓於石。顛棟樹下。罵益厲。保子搯其髮。刀抉其口。烈婦口齧刀。齧齧有聲。保子搖刀出。割頰及腮。至耳。烈婦不能言矣。叫聲猶不絕。身霍霍躍。勒其喉。斷。乃死。時乾隆三十五年十月十五日也。保子歸。匿刀。滅衣血跡。驅驢煤行。天明。有鄉約過。見烈婦被殺。死。奔告其父與夫。入窯中。裏二體。創少甦。哭述姊被殺狀。眾擒保子。

入縣。驗鞠得實。弔而哭者日千餘人。獄具。詔予旌建坊。祀節孝祠。誅保子。暴屍於市。

見張九鉞
陶園文集。

林娃

林烈女名娃。閬縣人。少失父母。撫於叔父。許嫁同里張天章。未婚而天章咯血死。死之數月。媒氏來議姻。其叔父叔母方密語私室。女行竊聽之。得天章死狀。驚而失足。叔父出問。笑而謝。衆不疑也。次夕。既寢矣。忽起束髮作高髻。其妹問故。以他辭對。丁夜視之。則女自經死矣。初女聞天章之病亟也。微以詞問其叔母曰。咯血可死人乎。叔母知其意。漫曰。是多不死。死者偶耳。久之。有言及未同牢為不成夫婦者。女長歎曰。有是哉。嘻。吁而起。至是遂死。天章之死。以八月二十六日。而女死於十一月三日。天章死。旬日。女猶浼所善鄰媼往問疾。媼不以實對。故其死相去數月云。

見龔景瀚
澹靜齋文

胡氏孫氏彭氏

胡氏者。湖北孝感人。金壇縣知縣。名志熊女也。許嫁漢陽選拔貢生蕭君之子。國子監生質。質卒。女請於父母。守志於蕭氏。時乾隆四十六年某月也。自孝感趨漢陽。渡

江中流風作。舟覆溺者不可勝計。獨女所乘舟。安然無恙。若有神物護持云。高郵孫氏者。己卯江南省解元同敞之女。少許聘寶應王氏女外家也。母卒。王氏之黨往臨其喪。舟覆溺死數人。壻與焉。是時女新喪母。哭泣悲哀。人皆以為為母故。莫能測其意。女有妹。亦許聘寶應。服闋將嫁之。父自失內助。家事大小悉倚女。乃挈之行。事已治裝將歸。女曰。外祖父母愛憐我。比其喪。未嘗一哭。請拜而後行。父以為然。許之。既至。曰。我以家禍累夫子。我尚何歸。遂留王氏。南昌彭氏者。兵部尚書南昌公第四女。許禮部尚書新建曹公為子婦。曹氏子殤。女尚幼。已確然有志操。非歲時家慶。不御朱紫。家人未之覺也。稍長。為議婚。女乃言曰。母也何不諒人。豈不見女數年中服飾乎。父母慰諭之。終不可。乾隆四十九年七月。曹公薨於位。既殯。整而往。稽顙哭踊。退拜其姑於喪次。姑以喪子失明。執婦手相持哭。是時女年十七。內外觀者近千人。無不歎息泣下。天子聞之曰。可憐可憐。每尚書進。輒問貞女。天語褒嘉不置云。見劉台道書。

王貞

王烈女者。太倉璜涇里東鄉人。馮生策勲之聘室也。名貞字慕貞。自其欲從夫氏之

喪而不得也。曰：先祖錫名曰珍，吾改稱貞，以厲志也。女四歲而孤，與伯父諸生香同居，幼學於舅氏，通訓詁，汎覽諸史，皆曉析。與生年亞，舊有連生字，又琦。幼穎出，能應試矣。計閨烈女三日臥不食，泣血斑斑。母強之糜，乃稍稍起，欲歸馮，母不許。將婚他族，輒宛轉號呼，欲速盡。聘者浼姬，豔以金珠，烈女擲之地，且泣，遂止。屢屢然矣。久之，聞生且葬，堅欲往。兄曰：爾去奚為？曰：吾但一見郎柩，尸其旁，彼宗人喈曰：此吾馮氏人也。憫其誠，得螻蟻足矣。兄曰：若然，且俟吾死，遂止。乃謂其同爨戚曰：郎柩既不獲殉，獨無卽像乎？戚為密購烈女，謹襲之，流涕益哀。母瞞得之，故終母身未改字也。無何，母歿，烈女曰：而今可以歸馮矣。楊甲者，馮舊蒼頭奴也，往來為鑪，烈女圖言於馮，以誠告曰：自吾遭殞，所天。母持之牢，若決絕歸馮，危懼不測，故隱忍逮今十三年矣。今當得馮一廛，織紉為生，足畢此生。馮不許我，我則效死於馮，不再歸矣。楊持其說，問里媼有處子嫁死夫者乎？皆笑曰：無之。乃不訴馮也。而是時香老病，為香後者，女之兄也。前死，獨恃烈女在，亦幸其有家耳。會里有問名者，香漫應之。烈女察知之，諗戚曰：死於聘前，完然王氏女也。死於後，即非完人矣。遂賦詩五章，人定後，扃戶縊。家人覺之，排闥持火入，烈女奮袖撲火，火滅，家人益駭愕，遍號鄰婦，復持火入，結牢。

甚解之則既絕救之夜半轉甦感然曰曷為而復活我也時乾隆戊申臘月八日也烈女既甦風聞播脣猶熾則兩移書於媒卻之媒其外兄也畧謂貞不幸遭罹大故三年之內寢苦枕塊之罪人也而可以議婚姻乎某子年方少宜擇對相當者不可坐失盛年幸寢其事則肉骨之恩也蓋烈女圖以通喪緩婚潛一肩輿詣馮則求者不卻自息而市僧憤於禮且遂納幣故烈女卒自戕也於是楊至則哭讓之曰吾君汝不來今朝暮人耳不可歸馮矣授楊詩一帙曰示戚懿通文者悉散遣其廝養假疾臥不食臥八日而歿距母喪四月其夫之從兄偉在虞山感噩夢歸往奠祭題曰從弟又琦聘室遂迎其主歸與生之主謁祖布筵受奠焉君子曰亡於禮者之禮也猶義也夫

見馮偉仲廉文集

曲園居士曰此文叙次錯綜且辭亦甚繁今刪節如此惟中間兄曰爾去奚為兄曰若然且俟吾死兩兄字疑皆母字之誤以無可校故不易也

文貞女

文貞女者常熟農民文見龍女幼字金匱朱燦燦天貞女年二十四奔其喪誓死不嫁燦所居地名羊尖距城八十餘里其俗多姦頑逞強為雄然言及貞女無不賢貞

女者。衆議立貞女後序。推其夫同祖兄文耀子應垓。時貞女姑尚在。有田二十餘畝。屋八九楹。貞女上事姑。下撫稚子。無間言。逾四年。姑歿。又三年。應垓死。衆議為貞女他立嗣。文耀乃謀諸其族曰。材任者。材任曰。嗣殤以母。無母何子。乃賄女媒而勸之。嫁。且言汝不嫁。將納強人。汚汝。貞女皆不答。文耀又謀諸材任。百計辱貞女。貞女曰。對夫棺泣。族有舉人汝霖者知之。召其族人。具貞女狀。聞於學使。學使下學校官廉之。果實。書額以獎貞女。文耀既莫可誰何。材任豎一指示文耀曰。黨黨者。擊也。羊犬人方言。由是文耀屢糾其衆。擊貞女。貞女泣赴淵。將投淵。遇其弟支錫昌。而告以故。且曰。爾畏朱氏暴。不敢過羊犬。而坐視我死。我死而白諸天。錫昌曰。邑有令公在。不生白之而死白之乎。乃偕入金墮縣。而訟諸令。方貞女之拒女媒不嫁也。文耀有姊。嘗假貞女穀。而貞女母家舊傭人黃催。又假其姊穀。數相等也。其姊謂貞女。我負若穀。而催負我穀。請以催穀償若穀。而令而弟索之。催甚便。貞女諾之。文耀乃揚言貞女陰以穀贈催。冀以汚貞女。材任率文耀男婦。碎貞女隴。劫貞女出嫁。催貞女大呼。取剪刀。欲自戕。鄰里聞貞女呼聲。急急擁入。救貞女得不死。貞女訟於令。口訥不能具狀。令捕文耀不至。三捕之。始至。既吐實。衆跪階下。詈材任非人類。堂下環視者數

千人皆皆裂欲唾文耀面。令先以大杖杖材任文耀。案朱氏譜擇其族文熙子守信母貞女。無何文耀轉訟於學使。下郡守鞠之。郡守議材任文耀當流竄。以事在赦前。從寬典。荷校通衢。親秦瀛小山人集

蔣貞女

貞女師瀆蔣氏子蒼女。三歲喪母。既長。貞靜寡言笑。家貧。所居陋室數楹。以葦箔蔽一椽。為寢處所。貞女操井臼。習女紅。寂不聞聲。非至戚比鄰。莫知子蒼室中有女也。年十五。許字胡氏子彥喻。越三年。彥喻夭。胡故後塘世族。而彥喻幼孤。依孀母以居。亦貧甚。貞女聞訃。告於父。請奔喪。不許。貞女飲泣不食者三日。子蒼百計慰解之。貞女曰。兒業受胡氏子聘。雖未成婚。夫妻名分已定。曾有夫死而不哭臨者乎。父乃與約。奔喪。適返。既至。胡氏謁夫墓。縮酒酹地。號慟幾絕。徐起拭淚。去衰麻。易素服。入室拜姑。姑泣止之曰。余老矣。家四壁立。無可為生計。徒累賢女。無益也。貞女曰。姑老矣。又喪子。有媳在。猶拮据以養。若并遣媳。姑真無活計矣。乃哭告其父曰。兒不返矣。兒受胡氏聘。即胡氏婦也。死此耳。父兄強之。女折箬以誓曰。兒志決矣。有姑在堂。未可遽死。事姑天年終。所不從。夫於地下者。有如此箬。子蒼乃不復言。胡既室如懸磬。而

子蒼父子。復貧乏不能自存。貞女躬紡績。易粟米以養姑。而拾野蔬雜糠粃以自給。於是胡氏族中義之。公祠歲給米數斗。而彥喻從兄瑞聲亦時有攸助。貞女胥節。盡以奉姑。而自食菲惡如故。彥喻貧未克葬。權定屋後隙地。貞女稍暇。輒至其所。手除荆榛。一日見敗甑破缺。即以新甑調灰傅之。歸而假寐。見一少年語之曰。吾不祿。以重累汝。汝業苦如是。乃不我怨。而汲汲顧我乎。室後隙地。蔓草中有菰莢。試往採之。可充數日糧也。女驚寤。以告姑。姑曰。吾子也。相持悲慟。如言往果得豆盈筐而歸。貞女歸胡氏。凡十有八年卒。訖克如前誓云。

見儲研璘編
園古文集

袁烈婦

袁烈婦邢氏。河南濬縣人也。嫁同邑袁興旺。興旺故馬姓。為袁顯合我子。顯合繼妻任氏。老而淫。其適袁已先死一夫矣。及顯合死。與里中牛文錦。唐謹存。唐有會。唐可法。私烈婦。遇惡少往來。輒詬厲。文錦等與任氏商。謂得新婦共宿。則吾輩可恣行無忌。調烈婦。烈婦峻拒。乃屬任氏百端折辱。冀其順從。終弗挫。一日烈婦過任氏室。聞文錦密令肆毒手。懼而逃匿母家。其父邢有才。貧且懦。仍送女還。諸惡少與任氏責其私歸。說有才曰。苟欲留若女。則雖死于邢無與。強有才書一紙為據。有才不識字。

可法竟代書之。是夜初更。文錦邀諸惡少至任氏家。可法病未往。時烈婦已就寢。赤身牽曳下牀。繫其手。繫其項於扉。使興旺先擊之。烈婦痛而呼。興旺釋手。則任氏接擊之。烈婦不勝痛。呼益甚。於是文錦疊繩為束。令眾相助。勢洶洶。興旺欲號救。禁不使聲。有會緊烈婦縛。令不能稍轉側。謹存持所束繩。遍掠其體數十處。無完膚。遂死。嘉慶四年三月初四日也。自為婦至此逾一年。年二十一。烈婦既死。文錦等令興旺以刀斷其顙。飾為自刎者。召有才視斂。乃散。興旺初雖屈於威。終不平。遂鳴之官。獄具。烈婦得旌於朝。文錦論棄市。任氏謹存。有會皆纓首。可法戍邊。興旺論徙。援赦減杖。見趙懷玉亦
有生齋集。

林貞女

太平林氏。自幼許字同里田某。先娶之一月。而田某病。女聞之。則憂形於色。夕必私焚香祝曰。願以身代田某死。天其尚聽予。無何而田某死。女將之乎田氏。而臨其夫喪。田某有兄。妾人也不哀其弟之死。而幸其速死。以為莫與己分貲也。而女乃斬焉。哀經哭而來於田氏之門。妾人則謂女曰。爾夫為吾弟。婦不當為吾弟也。守。幸去。毋溷我。女固不肯歸。妾人則又固拒。女乃斷其髮尺。拜而繫於夫之殯所。曰。此以志也。

遂哭而歸。里之人嘖嘖曰：是女也，其知義矣。因又竊竊然議妄人。妄人病人之議己也，請歲餽穀十斛。女則辭之曰：彼義而留我，可以食其食；彼不我以，留為義，不可以食其食。雖然，不可以累吾兄弟。幸幼工組繡，吾仗吾十指以活矣。女終身不嫁，不苟葷食肉。以人則女，以事則貞，故謂之貞女。見鳳學標 鶴泉文錄

朱烈婦

烈婦姓姚氏，農家女。年二十一，繼室桃源里朱崧。崧老且貧，屠沽為活。烈婦安之。四年而崧病死。烈婦腐豆自給，舊嘗負兄錢，因過責償不得，輒走持旋磨牀去，不得腐。索逋者往往幸其嫁。烈婦悲憤甚，因提三歲孤，檢室所有，呼娣屬曰：幸撫若長。延宗祀我，固不可獨生也。娣為寬譬，不應。乃拉諸娣陰防護之。數日不即死，人遂疑其偽。或竊笑之。既忽晨起，治飯一盂，菜一器，陳崧靈次，哭極哀，退吞酒而死。時雍正十年某月日也。見周廣業 蓬廬文集

張烈婦

張烈婦姓徐氏，山東嶧縣人。監生淳女。年十九，歸同縣監生張承之季子士景。三年而士景死。烈婦從死。烈婦為人端謹寡言笑，與士景相愛，又能使士景行加修而學

加勸。侍士景疾三十餘晝夜，不一步離。士景疾甚，目無睹，頻呼婦安在。他人雖指婦曰：「在。」婦飲泣曰：「君所在，吾焉不在？君往，吾斯往矣。」已而士景沒，家人知婦必死，遽守之。婦雖推毀斷飲食，猶故洋洋作不死狀，欲以懈守者。伺其間，不可得。既三日矣，乃肅容詣舅姑前，長跪。若有所欲，舅姑知其意，慰諭之。防守益密。又明日，天將曉，烈婦欠伸謂守者曰：「若等環以守吾，不勝勸。即吾亦勸極矣。今第欲少息，指旁一婢曰：『姑令若伴我寢，何如？』眾果不疑，遂與婢偕入室，扃其戶。指卧榻承塵語婢曰：「此上有團扇，亡人物也。吾欲取，苦不能及。汝暫蒲伏以背承吾，取之。」婢童昏，莫省所謂。如其言伏遽登，良久戶外守者呼婦，婦不應。呼婢，婢不應。乃羣譁排戶入，赫然見婦自縊承塵間。婢為所壓，氣閉不得語。解視婦衣間，刀一金剪一。蓋先時所藏，欲以伺守者之間者也。烈婦之死，後士景四日。

見王已錄
淵雅堂集

萬節婦

萬節婦蕭氏，事孀母孝。母老病，刲股進藥，勿使知。十七歸萬，一載姑亡。又一載夫亡。翁衰羸，夫家無彊昆弟。一子甫五月，忍死以節誓。翁故治醫，窶不給。歲丙午，大穰，晨夕漉粉糜饋翁。自率未嘗飽，夏疫，力疾侍翁疾。翁趣引避，輒愀然曰：「老人至此，無子。」

也。婦即子。忍暫離左右。翁歿。無以斂躬。提汲寒其寢。手柳枝。揮逐蠅蚋。訖兩晝夜。既葬。家益困。孤稍長。責之讀書。且曉之曰。若學不成。廢固失望。如若祖父地下何。同室從子女四。無怙恃。衣食娶嫁。咸任之。有適沈者。患癰廢。迎歸。悉力療治。它苦心慈行類如此。嘉慶庚午。有司表乞旌如制。癸酉。以明經拔萃科。薦其子於朝。見劉鳳詒存悔齋集。

祝貞女

貞女祝氏。世居海南之袁花里。父某。諸生。母朱氏。女行四。幼端嚴。寡言笑。稍長。讀書通大義。遇古人節烈事。必手抄成帙。時諷咏之。笄字海鹽徐生杼。生勤學。得瘵疾。纏綿數年卒。訃至。父母知女性烈。秘不以聞。忽一日。閉戶飲泣。父母啟局。入。女哽咽曰。徐郎死矣。昨示夢於女。以不得入祠為恨。父母能如女願。當往成徐郎志。否則從此絕粒矣。兄弟輩百方勸慰。女惟俯首啜泣。乃往告徐。徐初難之。姑蹙然曰。有婦如此。而使之齎恨以終乎。遂諏日成禮。於庚子三月歸徐。女時年二十七。距生歿已三年矣。登堂拜姑。後奉主入祠。布衣蔬食。儼然未亡人也。女事姑孝。姑謂人曰。我得此婦。二郎若不死。姑邁疾。女醫禱罔效。含斂畢。屢欲引決。有宗長謂之曰。婦之來。為夫計也。今兩世未葬。嗣子未立。遽捐生。如死者何。始收涕謝之。徐家故貧。女與伯叔析居。

受瘠田三十畝。多浮糧。遇儉歲。餽粥恆不給。女性勤儉。至是為窶窵計。晝夜操作。指為之鏹。明年冬。歸奉母病。不解帶者三月。母歿。哀毀盡禮。女念父老多疾。留侍養。達時節及諱日。始往家祭祀。亦時迎父於家。歡奉之。紉綴浣濯。不假手他人。越四載。以父病歸侍。室內無人。偷兒穴垣入。空所儲去。女聞之。號曰。天乎。是十指所積。欲為舅姑與夫營兆者也。旋居父喪。女以痛父故。且念貲盡失。葬無所措。悲憤成疾。疾稍間。又念年力尚壯。或可後圖。力疾強起。用益節。作益勤。雖困頓不恤。久之。戚黨見女憔悴甚。規以攝生。且即欲為立嗣。女曰。壽夭命也。婦職未盡。何以子為。作不輟。癸丑秋。積勞成疾。瀕死者數少瘥。詢悉醫藥費。所耗殆盡。懊恨見於辭色。初女得生遺像。懸諸房。日夕焚香。病時為人所碎。見益悲慟。是冬。以哭弟歸。怔忡大作。泣謂所親曰。女不天。所隱忍至今者。為兩世遺骸計也。門內無人相助者。惟兄弟。今弟又夭。死兄復旅食頻年。手口所營。一空於盜。再耗於病。羸體又不任勞作。是天不欲我襄大事也。但恨辜負此十餘年耳。素蓄一婢。至是遣去。惟子身焉。蓋自裁之計決矣。嗣後疾痛無虛日。丙辰春。女自知力不支。欲嚮產營葬。眾尼之不果成。三月杪。絕粒八日不死。至夜投繯。年四十三歲。嗣子鳴珂。乃女歿後所立叔子也。

見洪亮吉集

江小娘

烈婦江小娘。合肥縣梁鄉人。休寧縣學生黃某妻。黃父貿梁鄉家焉。崇禎甲申。流寇猝至。一家人悉走。小娘守夫病。堅不去。寇入室。見小娘美。欲犯之。小娘急掣牀頭刀。自剄。脰絕。身不仆。賊大驚。羅拜去。見左輔念宛齋集

朱節婦

節婦俞氏。涇縣朱安多妻也。年十六歸。多翁慶桐早歿。姑胡氏守志。歷年忽嬰痲痺疾。手足不能舉。多以家貧。出外謀生。無兄弟姊妹。凡姑食息起居。婦一身任之。年十八多忽以疾卒。氏欲以死殉。慰之者曰。女固不自惜矣。姑老病在牀。家徒四壁。將奚賴。氏頓悟。遂收淚茹痛吞聲。於姑前絕不作悲泣狀。嗣後事姑愈謹。姑體素肥。氏羸疾扶掖恆不勝。然勉為之。無怨色。夏則移姑向風。冬則負姑就日。遇族黨有吉慶宴會事。逕將姑扶至坐間。氏旁立進羹。不欲使姑寂寞也。或姑不願往。則又撮取各肴。攜歸以獻。姑憫其少寡無依。欲嫁之。氏長跪泣告曰。婦去如姑何。其母亦微授之意。氏正色謝曰。從一之意。豈以貧更且獨不欲生我姑耶。自後無敢言者。以針黹易米。僅能餽糜以奉姑。且朝不給夕。其伯祖慶昂者。六十餘無子。以採樵自給。讓祖遺股。

分米三石與之。始可繼養。殯又念亡夫乏嗣。血食將斬。皇皇為承祧計。適族中有二歲兒。其父母以貧不能育。遂以其兒為多嗣。氏撫之如己出。兒稍長。日令嬉笑。姑前以為娛。姑亦幾忘其老且病也。居無何。婦以憂勞成疾。越三載。益劇。將其子寄養外家。而於姑晝夜服勤。視未病時不改。會天暑。姑欲沐。氏自竈前提水器。將至室。力竭仆於地。湯淋漓偏體。幾不免。半晌方能起。亦不令姑知也。姑於枕上聞。僅仆聲。偵之。得其情。淚泫泫然下。久之。復以湯進。饋畢。抱姑大痛曰。已矣。婦今生不能再饋姑矣。姑亦泣。既而曰。汝苦如此。天其佑汝無恙。不數日。氣息漸微。遂瞑。屬纊時。惟以目視姑。口呼姑者再而已。見朱龍集。

沈貞婦

沈貞婦王氏。名卓。浙江嘉興人。幼事二親。動循禮。則以其暇留意書史。輒能誦記。妙解其意。年二十三。字沈惟梅。惟梅嗜學攻苦。蚤得瘵疾。嘉慶乙丑秋。昏有日矣。卒白氏家。氏父客粵。母驚惋未言。氏即毀容自誓。或沮之。時惟梅新游庠。名紙在楹間。氏指而言曰。曩誰為賀。今誰為訃耶。吾父壻之矣。吾不夫之乎。雖然。在家從父。禮也。區區之意。願得以請而終焉。乃馳書於父。父母咸許之。遂歸於沈。既喪而見。乃收涕言。

曰。惟梅不幸死。婦不幸後。惟梅死而來歸。命也。舅姑其無憂。自今當竭力甘旨。以佐
娣姒。以待兄公與叔之子。為惟梅後。而撫之成人。然後從惟梅地下。婦志畢矣。自後
茹泣承歡者。歷二十餘年。戚黨率遣其女子來師。氏設內塾。焚香潔几。諸弟子推
髻執經而前。里中比之宣文君云。平生所作。秘不示人。族人得其所與父書曰。卓未
笄。奉父母教。少知大義。不幸家中落。父遠遊。茕茕依母。又不幸遭此阨。伏念卓為女
子。白華之養。已不能申。庶幾少答劬勞者。無父母遺懼而已。庭訓昭昭。至今在耳。敢
不篤志守貞。為我二親羞耶。卓讀禮有齊衰往弔之文。故於訃至日。即從南枝叔父
奔喪。躬視含斂。以明為沈氏婦之死。靡他爾。當此之時。搏膺裂髓。不敢隕生者。恐傷
母心。而重父命也。是以弔已而歸。奉書竦竚。幸無以不辰之女為念。倘鑒其誠。哀而
許之。卓在王為從教之女。在沈為守義之婦。兩得之矣。夫復何悲。見沈寶麟雙琴齋集

許謝氏

廣州番禺謝氏女。早孤。字同邑許某。某病咯血甚。氏母臨問。知不起。歸而戚氏含淚
默然。陰屬婢子製朱衫。衰服藏之。未幾凶問至。氏涕泣求奔喪。母驚曰。兒未嫁女。何
往為。婉諭百端。不聽。則告其家長。危詞厲色禁之。又不聽。哭且訣曰。兒受若聘矣。如

死者何兒不獲往死耳。其母知不可奪。許之。於是籌所以往服者。氏乃命婢子出所藏。則朱白粲然備矣。遂行至匍匐。稽顙姑前。姑訝且拒之曰。汝何為者。婢具以告。姑心動。然終拒之曰。汝何為者。汝完然女也。且守節難。吾家薄。汝舅見背。嫡庶子女婚嫁多故。未知他日。汝年少。一轉首。樂地多矣。何自苦為。汝速去。無自誤。氏泣曰。薄命人失所天。尚何去。乞留之。連頓顙於地。顙肉隆隆起。高寸許。觀者咸感歎。姑憫其誠。益心動。乃手起曰。果爾。尚何言。氏入室櫛沐。服朱衫。出拜祖及姑畢。易衰。跪詣屍傍。哭之慟。聞者涕落。俗禮必子若妻乞水沐浴。然後冠服。氏冒雨出汲。往返泥濘中數里。氏自辭畢。至許。迄殯殮。凡三日夜不食不飲。哭不成聲。姑強之。始飲粥飲水。許番禺之望族也。越日。尊長咸造。且弔且賀。為之約曰。某已矣。有妻如此。他日諸弟娶妻。誰先子者。必以嗣。不如約。一族爭之。諸弟曰。諾。許氏廟祀故事。頒胙紳耆。是歲祭畢。特致氏胙。歲為例。見盛集

史烈女

史烈女。秀水史家村人。年十六。許字仁和沈守坤。守坤為觀察世燾次子。觀察罷官後。僑居於禾。而以官逋游四方。守坤年十七。赴童子試於杭州。以疾歸。旬日而死。訃

之女家。女方刺繡。聞變。即以剪刀盡碎之。七日不食。痛幾絕。泣請於父母曰。壻雖死。兒誓不為他氏婦。曷令兒即歸乎。父母度不可驟移其志也。姑以觀察未歸安之。女日夜飲泣。見守坤於夢。守坤足微蹠。舉足示女。言自杭州來。女驚寤。徵之。斯親而信。於是求歸之意益急。先是守坤死。厝柩於茶禪寺東僧舍。女廉知之。乃請其祖母。禮佛寺中。寺故多舊棺。女顧老僧。厯問其姓氏。若無意者。至守坤柩。遂色變。不復詢。歸而謂其婢曰。吾必歸於沈。否則我必死。我死無易我衣履。慎誌之。毋洩。蓋女自聞變後。即衣素衣。麻結髮。雖令節不易。如是者二年。女年已二十矣。既而觀察自楚返。女之隣有卜姬者。數往來於城。女聞觀察歸。即促母倩姬以己意告。沈姬未往。觀察微聞女意而未悉也。召媒曰。禮女未嫁。壻死。斬衰往弔。葬而除之。未嫁守節。非古也。汝曷為我以禮辭之。女知媒來。急出聽聞所語。默然白父母曰。兒實自願。沈豈必不欲兒之歸乎。且兒歸。猶得與父母見也。父母不以女言告媒。媒竟去。女乃歎曰。已矣。勿復言矣。時日方午。女攜水入臥室。頃之不聞聲。婢疑焉。排戶入。則浴畢。整衣投繯。氣絕矣。媒所居距史十餘里。急追之。猶在中途也。觀察命僕婦馳視殮。天酷暑。一晝夜而女貌如生死之日。為嘉慶元年六月十七日。越三日。昇其柩。同厝寺舍。見錢寶甫恬齋遺集

姚烈婦

烈婦金女也。父秉中。以許姚氏子之季。曰聖天者。錢塘郭北同里。閑人也。及秉中沒。乃依其兄。移居仁和之打鐵關。而壻於是時。遭勞疾。且以兩家貧。各不能舉禮。故女之待嫁。及二十年。金族人嫉其母。令絕婚者數矣。女拒以父命。謂不歸姚氏。吾無死處也。歲既久。先時媒妁無在者。其從兄裕堂。再三趣姚戚曰。妹壻病朝露。吾妹之志。即昏成婦。且稱未亡。得逮事老姑。不怨也。殺禮舉之何忌。婦遂以嘉慶二年二月十八日。歸於姚。姚氏子曰。統天。應天者。婦兄公也。先喪偶。無鞠子。以弟聖天病廢久。故亦不願其昏事。比婦入門。頗以女功佐助醫藥。聖天得少延矣。三年八月。病又劇。乃吞聲私語婦曰。汝何歸哉。汝何歸哉。吾終且負汝。能學他家節婦。吾死姑益老。奈吾家獨居者何。婦益心痛。借他語問之。遂數日出入不言語。至其月晦日之夕。坐視聖天。呻吟楔齒。婦閉目不忍視。伺聖天聲息。竟闔戶。詰衣襟。服酒死。聖天甦而慟。且以掌擊床。木者再曰。吾有婦矣。繼亦死。見陳斌白雲文集

王貞女

貞女者。富平縣西鄉民王生輝之女也。家貧甚。幼字科子村溫振邦之孫繩武。溫亦

貧甚。有妻高氏。年俱七十餘。子早歿。止繼武一孫。年十八。為人傭作。苦未能親迎也。嘉慶二十三年二十六日。繼武病歿。女聞之。欲奔喪。其父阻之。女堅欲往。彊阻之。既而念己貧。溫姓子單謀以女適他人。女知之。愕痛。潛詢溫氏之居址。何許。徑路何嚮。於二十四年。乘間奔赴溫氏宅。痛哭柩前。極哀畢。即拜見祖舅姑。言己終身奉養祖舅姑。決不顧他適。意振邦夫婦曰。吾家貧。身且老。旦暮謝人世。無所依賴。恐誤汝終身。汝其往汝家。貞女則泣曰。兒甘心食貧。堅守志節。若有變改。死不蔽辜。溫氏夫婦方旁皇無可奈何。會其父踪跡至。呼女返。女堅不肯。其父彊欲挽回。貞女望井投隕。鄰里觀者咸感咽。良久。勸其父從女志。勿彊也。其父乃旋。是時女年十三歲。昔王蠟未擔齊主而死於燕師。魯仲連固布衣而不肯帝秦。貞女之束身溫氏。即此志矣。明洪武初。諸暨孟氏女。為同邑蔣文旭所聘。文旭年十七。官監察御史。請歸親迎。值條奏時事。忤旨賜死。孟氏哭告父。謂文旭既親迎。有吉日。禮宜往弔。不許。請往事舅姑。又不許。乃矐柩過門。躍出隨之。俟舅姑亡。仍歸家。築一樓以居。名曰柏樓。宣德中。旌之。我朝康熙時。仁和許一姑。許同里陳桓為妻。桓從軍閩海。身歿於陳。一姑過桓家。親為操作。且給絲餉錫。日取儲值以養桓。一親廷議亦予旌。何嘗非時王之制乎。見張謝養素堂集

清張燾輯

津門雜記



津門雜記提要

津門密邇京師五方雜處地狹人稠素稱繁侈俗尤澆漓清錢塘張赤山先生本其耳目聞見身所經歷雅俗並登編輯成帙其中探奇訪舊問俗采風撫下里之歌謠錄名人之撰著可資掌故足當卧遊洵乎史乘之外篇也

弁言

古人之采輯不遺於下里謳吟風俗之轉移必驗諸隨時觀感吾友 張君赤山以客居誦讀之餘留心津門民物三十年滄桑之變興替之殊目覩身經不憚煩瑣旁搜遠紹援古證今雅俗並登編輯成帙將一方之風俗人情事蹟原委列卷中附錄文人詞翰俾閱者醒心豁目其用意之苦不止功寓勸懲更補前修邑乘之所不足迨欲以此卷挽回地運人心也津門密邇 京師久沐 熙朝雅化休養生息二百餘年人雜五方素稱繁侈俗易澆漓而災患疊經雖不乏好義急公之舉自中外交涉後雲屯星聚踵事增華格局又一大變貌茲蕞爾威極堪虞科第連綿培成匪易幸生斯土者士固窮知自愛婦女中尚節烈者為最多故兵燹頻仍尚未遍遭蹂躪蒼蒼者似不無區別於其間當道者起而振之或因或創範流俗以性情之正教養厚則風氣淳庶幾家裕戶饒同樂太平景象當以此卷開其端也豈不巍歟

津門羅浮夢隱

叙

自昔志與史合陳壽志三國志即史也後世州有志縣有志而府又合州縣以為志誠以志也者記事載言凡以備故實資考鏡也顧志或百餘年一修或數十年一修歲殊世易文獻無徵往往傳播異詞真偽淆混讀書論世之君子常惜之於是志之外世又有記畧雜記之作以近今論之津門雜記亦其一也張子赤山世隸武林幼寓津郡博學多才工書善繪知岐黃識洋字誦讀之餘每每留心時事凡耳目見聞身所經歷事有可記悉登諸簡牘久成帙名之曰津門雜記舉以示予兼索序言展而讀之見其所記踵故增新闕疑徵信凡城邑河渠衙署祠廟以及海防軍政國俗民風數十年之興廢因革自鉅及纖燦然明備雖據事直書不加軒輊而因文見義善者自憬然以思頑者自悚然以懼所謂論世即寓拯世之意者也吾津素稱畿輔要地領帶六城中外萃聚花樣日新嘗欲筆記竊恐聞見未周貽譏大雅因而中止今讀此編博考典籍參以見聞彰遠昭來有徵而信使讀之者不下堂而周知四境吾知斯編一出自必不脛而走不翼而飛將必有爭先睹為快者爰濡毫而為之序光緒甲申秋杪津門如孩老人書於虛白草堂

自序

僕籍隸虎林生居燕市幼年隨侍僑寓津沽迄今將卅載矣嘗考津門為畿輔喉襟之地人雜五方繁華奢侈習俗使然昔年漕運鹽務盛時生意勃勃異常熱鬧迨後屢經災歉市面蕭條不無減色惟逢歲時令節尚不致十分冷落然較之於昔亦大有懸殊也乃自西洋通款各國來津貿易者既夥議准於距城五里之紫竹林地方設立關權建造房屋中外互市華洋錯處輪艘懋遷別開生面為北洋通商要地由是益臻繁盛煥然改觀各省宦商晉京者四方人士來遊者接踵而至咸喜留連以瞻風景余以課餘之暇仿都門紀畧滬游雜記留心採訪輯成一書聊備考證其風俗人物有抄於志書者有採諸新報者僅就現在見聞所及隨筆錄之事維紀實語不求工並附錄今昔題咏篇章藉資潤色爰名曰津門雜記不過拾人牙慧以供談柄耳至於世風人事瞬息滄桑知難詳盡尚待大雅增修以匡不逮則幸甚矣謹序

光緒十年歲次甲申重陽節燕市閒人張燾書於紫竹林寓齋

題後

津門從善擇三甫草

雅俗兼該致不同。激揚書法異雕蟲。小儒莫但誇談藝。盛世文章備采風。
費盡搜羅著述才。牙籤縹帙卷初開。洛陽紙貴津閒事。多少難林使者來。

閱書畫家一則有作

筆墨因緣盛一時。傳人無限畫書詩。最宜風雨挑燈候。開卷從頭半故知。

津門為 畿輔咽喉之地。五方雜處。地狹人稠。富麗繁華。埒於燕市。泉唐張赤山先生作客於七十二沽間。歷有年所。見聞既熟。紀載斯成。近撰津門雜記一編。鏤板行世。並託申昌書畫室代銷。暇時取而讀之。覺其中探奇訪舊。問俗采風。撫下里之歌謠。錄名人之撰著。可資掌故。足當卧遊。洵乎史乘之外篇。治游之寶錄也。為書數語。以廣流傳。

光緒十一年乙酉端陽後二日申報館主人識

津門雜記目錄

卷上

考畧

形勝

交界

城池

河渠

海口

七十二沽說

濠牆

各衙門行館住址

書院

稅關

新設兵營

會館

浮橋

古樓

倉庫

鹽坑

古蹟

專祠

龍亭聖廟

各廟宇

清真寺

烈女墓

芥園

豔雪樓

天津剿寇紀畧

附天津縣謝公誄

歲時風俗

婚娶

喪禮

出大殯

鄉甲局

水會

義學

迎春

扶犁

卷中

各善舉

採訪局

與祭會

灑掃會

燈牌會

官書局

備濟社

施種牛痘局

廣仁堂

名宦

附碑記誄文

近科甲第

書畫家

藝術

機器局

水師學堂

挖河船

電報

輪船招商局

開平礦務局

時令

燈節

煙花盒子

天后宮

皇會論

四月廟會

峯窩

金頂妙峯山

盂蘭會

登高攢斗

巡更下夜

年年在此

祭竈過年

姑娘子

混星子

有門坎

化緣

仙家搬運

冰牀凌鞋

妓館

小班

下處

卷下

戲園

雜耍館子

唱落子

天津論

花廠

雪彌勒

敲詩

錢帖

食品

厲壇寺

減當利

打印子

津門雜咏

新修官道

官道條例

脚驢東洋車

高麗館

外國租界

租界例禁

駐津各國領事官

洋行

租界工部局巡捕

施醫養病院

郵政局

北洋水師辦公處

天主教堂

醫養病院

耶穌教堂

婦嬰醫館

西歷

禮拜

外國節期

賽跑馬

灑水車

衣兜煙捲

外國花園

外國墳地

廣東神

盆湯

叫賣

客棧

脚行

中外國異俗

附勸戒鴉片煙詩

由津出口貨物

稅則水脚附畧

輪船搭客價目

津門雜記卷上

清 錢塘張燾赤山氏輯

考畧

天津肇端立衛所。元以前無可考。元時稱直沽。前明始置為衛。按明志天津衛在靜海縣之小直沽。

國朝雍正三年。由衛升州。九年。改州為縣。設府置防。聲名文物之盛。甲於冀北。附郭三百村。

形勝

津地為九河下游。合眾流匯歸三岔河。皆由直沽入海。

天津一城。三面臨河。大海在其東南。三角淀繞其西北。為河海之要衝。畿南之屏蔽也。

天津在北京東南二百四十里。地當九河津要。路通各省舟車。南運數百萬之漕。悉道經於此。舟楫之所。式臨商賈之所。萃集五方人民之所。雜處皇華使者之所。衝命以出。賢士大夫之所。報命而還者。亦必由於是。實水陸之通衢。為畿輔之門戶。冠蓋

相望輪蹄若織羅。雖大都會莫能過焉。

附詩

慶雲 崔 旭念堂

畿南巨鎮此稱雄。都會居然大國風。百貨懋遷通薊北。萬家粒食仰關東。市聲若沸魚蝦賤。人影如雲巷陌通。記得銷金鍋子裏。盛衰事勢古今同。

初到津門

武進 朱 岷導江

潞衛交流入海平。丁沽風物久聞名。京南花月無雙地。薊北繁華第一城。柳外樓臺明雨後。水邊魚蟹逐潮輕。分明小幅吳江畫。我欲移家過此生。

交界

天津一縣東西長九十里。南北寬七十里。東至海一百十里。東南同。西至靜海縣界三十五里。南至靜海界三十五里。西南同。北至順天府武清縣界三十五里。西北至武清界五十里。東北至寧河縣界七十里。

城池

城垣於前明永樂二年建築。周圍九里二分。共得一千六百二十六丈六尺。計東西長五百零四丈。南北長三百二十四丈。垣高二丈。東至海河二百二十步。北抵衛河。

三百步。門四。東曰鎮海。南曰歸極。北曰帶河。西曰衛安。

河渠

城東北二百步。為白河衛河之尾閘。交流匯入於海河。名曰三岔河口。

白河。即北運河。其源來自邊外。達入密雲縣。石塘嶺關。由牛郎山而來。兩岸皆白沙。

不生青草。故名。

州見通志

又名潞河。由天津舟行北上。曲折至通州。計水程三百五十里。

由通州晉京。陸程四十里。

衛河。即南運河。人呼御河。古名清河。由天津溯流而上。向南經山東。通河南衛輝府。再過黃河。由江蘇越揚子江。至浙江杭州為止。蜿蜒四千餘里。

北運河分派有東河。即蘆台河。由賈家大橋。錦衣衛橋。陳家溝。東去。入塌河淀。一名大河淀。距城四十里。北運河藉以蓄洩者也。上無來源。下通潮汐。東南有小河。入七里海。

白河分派均在城北數里。有下西河。即子牙河。由虹橋。通冀州。深州。廣平府。磁州等處。又有上西河。即大清河。由西沽。通三角淀。達保定府。

海口

大沽海口距城百二十里。河流入海處也。兩岸壁陡。一域中橫土人謂之海門。又曰。攔港。按潮汐所至。北抵楊村。南抵程官屯。西北至王慶坨。二百餘里。皆淡水也。蓋鹹潮抵海門而止。無岔入者。若天設之以限內外。斯亦奇矣。

七十二沽說

天津有七十二沽之名。實只二十一沽。曰丁字沽。西沽。東沽。東沽今名窩窪。見淨土院畧文。三汊沽。小直沽。大直沽。賈家沽。邢家沽。鹹水沽。葛沽。唐沽。草頭沽。桃源沽。盤沽。四里沽。鄧善沽。赦家沽。東泥沽。中泥沽。西泥沽。大沽。此念一沽。從西潞河名也。餘則在寶坻。寧河。兩縣境內。

濠牆

咸豐九年。統兵大臣親王僧格林沁在津築建濠牆。深溝高壘。距城三里至五六里不等。營門凡十一。圍長共三十六里。人稱牆子。同治七年。捻匪北竄。畿南各州縣多遭蹂躪。而津郡賴以安堵。

寇警

曾經風鶴上元辰。入夏匆匆寇至真。馳遠競來千里馬。擣虛誰護四鄉人。貔貅隊整

前浙江藩司 沈兆雲 雲集

城郭固

郭為僧
邱舊築

鎗礮機靈火藥新

崇少司馬新練
洋鎗隊得力

顧我登陴嗟耄矣幸逢頗牧靖煙塵

寇退

前人

來從雍豫去山東。奔突經時畿輔中。蔓草衰餘除易盡。哀鴻多處繪難工。膏融麥野呼庚息。水挽星河洗甲同。脫劍凱旋農器鑄。鏡清寰海頌綏豐。

各衙門行館住址

提督學院衙門即貢院。考取七州縣文武生童處在東門內迤南。

總督行署在河北。先為鹽院衙門。咸豐十一年。裁撤鹽政。歸總督兼管。遂改為通商衙門。至同治九年。裁撤通商大臣。現為直隸總督行轅。人稱中堂衙門。

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每年自仲春節駐津門。至十月冰凍後。輪船停行。無復往來交涉事件。即回保定節署度歲。

津海關道衙門在東門外。舊為小直沽鹽分司衙門。於同治九年。設立津海道。監督新鈔兩關兼海防兵備道。辦理各國通商交涉事件。

長蘆運司衙門在鼓樓東大街路南。人稱鹽道衙門。

天津河間兵備道衙門在東門內大街路北。

天津府衙門在北門內儀門西大街

清軍府衙門在鼓樓西大街人稱二府衙門

天津縣衙門在鼓樓東舊倉廩基址

府縣學官住東門內府縣文廟旁人稱文學

總兵衙門在鼓樓西大街人稱鎮台衙門

左營遊擊公署右營守備公署城守營都閫府均在西門內迤北神機庫汎地

河營守備公署在東門內迤南李家大院

鹽務分司各員均係公館

總理營務處在東門內軍械所在南門內水月菴

大沽副將公署在城東南百里新城即大沽協台

大沽營遊擊都司海防同知均駐大沽

大沽營中軍守備署在城東南七十里葛沽

鹽關廳在東浮橋迤南為鹽船過關兌碼之處

督糧廳在河北鈔關東督催南運糧船

浙江糧道行館。浙江海運公局。在東門外南斜街。

江蘇糧道行館。江蘇海運總局。在城東南開口。

書院

問津書院。在古樓南大街。掌院山長二位。分官齋兩課。每月考生童二次。膏獎需項。由運庫支發。年終報部。乾隆十七年。邑紳查為義捐地基創建。有廬公見曾碑記可証。

三取書院。原在三岔河口南岸。今移於東浮橋之東。乾隆二十年。廬州同知王又樸捐修地基建立。每歲束修膏獎。皆由蘆商捐資支給。嘉慶六年。重加修葺。今同歸運庫支發。生童課與問津同。額數稍次。

輔仁書院。在城西北文昌宮。每月二次。課生童文藝。山長由本籍延請。膏獎需費。有捐化生息銀兩。至官課獎銀一項。由道府分府知縣四衙門輪流備發。道光十年。邑紳侯肇泰。舉人梅成棟創建。

會文書院。在城內義倉前。係舉人考課之處。光緒初年立。由署運司祝公塏倡議始。實任運司如公山酌定。由運庫每歲支領京錢二千吊。以為經費。歷任津海道並運

司天津道捐資。除修造工程外。餘錢六千吊。發典六釐行息。為士子每月膏火之用。無山長。通城現任官輪流月課。皆捐廉備獎。歷任司道。施存書卷甚富。經理書院及義塾董事。為邑紳要君。每歲立薪水三百六十金。由運庫支發。

稅關

天津鈔關。在北門外河北浮橋旁。人稱大關。征收水陸出入貨物稅銀。每年秋令。來往商販雲集。出入貨物。為數更多。俗謂之秋頭子。

天津海關。在城東南開口河沿。征收由海入河貨物稅銀。

工部關。在三岔河口。徵收木料等稅。

新海關。在城東南紫竹林河岸。專司火輪夾板洋船進出貨物稅課。各有定章。並募西國人為稅務司。時給餼廩。協同稽查。

附詩

津關高設在河干。一到河冰收稅難。只盼新秋風色好。洋船廣到百憂寬。

又

咸豐壬子
舉人 楊光儀 香吟

鈔關橋上人如鷺。商船打鼓馬頭住。偷漏不愁長官怒。關吏來鈔關開。權算弄威福。

雜坐半輿臺。長隄歸去飛塵埃。歸去對妻孥。妻孥笑相索。珊瑚枝大蟠珠白。今日放船何所得。

新設兵營

大沽海口。兩岸舊有礮台。峙立威鎮海門。鞏固無比。真有一夫當關。萬人莫能入之勢。而又有兵船往來巡哨。自制軍駐節天津。隨設護衛營。及練軍前後左右中五營。又有親兵水師營。親兵開花營。親兵馬隊。其駐紮處。則在三岔河口。河東費家大橋。河北窪窪。大悲院。大直沽。機器東局左右。西門外教軍廠。及新城大沽小站馬場軍糧城等處。俱有營盤。屯駐重兵。以資鎮攝。其鎗礮隊間有習德國法英國法者。操演認真。不遺餘力。陣法嚴肅。步伍整齊。真如銅牆鐵壁。不啻如火如荼。軍容之盛。可云備矣。

練軍。即洋鎗隊。每營五百名。人稱一班子。設總統一員。翼長一員。帶管官一。幫帶官二。正副令官二。帶隊官十。分帶官二十。薪水以及兵餉。分別行坐支發。所用器械俱是新式後膛者。

會館

山西會館有二。在河東雜糧店街者。為西客煙行聚議之所。一在鍋店街。凡山西鹽當雜貨等商。館內各有公所。棟宇巍煥。局面堂皇。內祀關聖帝君。無僧道住持。該館存項甚鉅。皆本省人捐納。

閩粵會館。在北門外針市街。係該省官商捐造。館內專祀天后聖母。無僧道住持。俗呼洋蠻會館。

嶺南棧潮幫公所。均在針市街。

江西會館。在估衣街萬壽宮內。

紹興會館。在城內鄉祠。

山東濟寧會館。在北門外西崇福巷。

當行公所。在北門外迤東。

邵武公所。在麴店街。

懷慶會館。在北閣外迤東。

吳楚公所。在河北大王廟旁。

廬陽公所。在城內曬米廠丁公祠。

浮橋

天津城外浮橋原有四座近年因有營盤又就北河添設一座名曰新浮橋餘則謂東浮橋在東門外北浮橋又名大關浮橋在北門外院浮橋在督院旁西沽浮橋在城北五里

古樓

俗作鼓樓

樓居城中央高三層四面穿心通四大街磚穴最古上懸大鐘晨昏各撞一百八杵城門早晚啟閉以鐘鳴為準歷有年所聲聞十餘里可預卜晴晦風雨東面額題聲聞于天頗雅切北面有本城名士梅小樹寶璐題聯云高敞快登臨看七十二沽往來帆影繁華誰喚醒聽一百八杵早晚鐘聲句甚奇警樓上供大仙像居人因保護一城頗著靈感朔望香火最盛

附詩

菜根仙史唐尊恒芝九

古樓高聳在城中南北東西四路通一月兩回香火盛此間供奉是仙翁

倉庫

倉廩在城北十八里名曰北倉計四十八座每座五間共二百四十間為屯糧之所

有大史官駐守。又城東南五里梁家園。近年添建倉廩一處。計三座。每座長十二間。寬三間。共一百零八間。以備海運存糧。名為海運官棧。

運庫。在鹽道署內。鹽商納課之銀。歲約四十餘萬。存貯其中。以備解部。及支發各種公項。

縣庫。是收存徵收地丁銀。按天津實在地畝。共計八千五百餘頃。歲徵銀九千六百餘兩。運解藩庫。例應四千三百餘兩。其餘留庫。備發本邑祭祀俸金工役匾坊零費之需。

鹽坨

天津產鹽甚富。上裕餉需。下應民食。直豫兩省一百八十餘州縣皆賴之。鹽由海灘運津。堆積之地在河東。名曰鹽坨。鹽包累累如山。呼曰鹽塢。地佔數里。一望無際。

河東幾甲號鹽坨。堆積官鹽近更多。贏得網商佳子弟。花天月地會消磨。唐芝九

堆鹽坨。河流東去無停波。地無青草。不種麻與禾。家家餐梁肉。奴子曳綺羅。笑指玉

山高我道旁。一更淚盈把。曾是當年驚鹽者。

楊香吟
光儀

津門之地。本斥鹵。第一生涯惟曬鬻。鹽坨堆積崇如山。遂使後人不知艱。祇道鹽坨

終可恃。雙瞳何必識丁字。學人衣食競豪華。精英棄擲等泥沙。一朝化去成烏有。公私交迫真債。風不憂人人孰憂。親朋避之胥吏守。吁嗟乎。自古有餘則為患。安用坭鹽堆如山。君不見東家散財濟窮貧。至今人稱李善人。又不見西家居奇矜獨智。子孫曾無立錫地。吁嗟乎。堆鹽坭堆幾多。終不可恃。奈若何。李采仙雲帽

古蹟

天津衛舊有巡漕御史駐此。至今猶有戶部街儀門口。倉門口。護餉關帝廟等名目尚存。

城東南七十里。地名軍糧城。相傳為元朝海運屯糧之所。

掛甲寺。在城東南十二里。古名慶國寺。相傳唐尉遲公凱兵過此掛甲於寺。

鹹水沽。在城東南五十里。該處左近舊有蚌殼滿地。深濶無涯。至今不朽。想昔日之海灘即在此無疑也。

城內鄉祠。相傳有異人僑居。一日辭去。曰後樓墨污。幸見諒。出門不知所往。僧旋視之。東西粉壁。平書進德修業四大字。下遺墨盆。又竹竿繫敝帚。墨汁淋漓。餘無他物。壁高尋丈。不知其何以書也。筆法秀勁。結構謹嚴。如率更體。東署乾隆十一年四月

五月。西署晉安胡御璣書。圓活光潤。另具一格。至今已歷百餘年。墨色如新。空壇無恙。亦一古蹟也。

行宮舊跡。距城六里。在海河東岸。皇船塢舊跡。在紫竹林北海河西岸。今俱廢。思源莊一畝園。問津園。篆水樓。在城東五里。錦衣衛橋。為遂閒堂張氏別墅。款接名流。讌游觴咏之所。今亦廢。圯不及備載。

費宮人故里。在東城內。今名費家衙門。明李闖逆之弟李虎。曾被宮人刺死。天津名人追弔宮人詩最盛。謹錄其一於左。

明費宮人故里歌

嘉慶庚申梅成棟樹君
舉人津門

析津之水東南流。逆之則剛順之柔。淳潔正氣生女子。能為君王執國仇。龍登天。虎犯闕。御溝流水流成血。萬奈宮花葬碧苔。一枝勁草凌紅雪。明家養士三百春。殺賊乃出費宮人。大才小用滄桑變。此恨蛾眉總未伸。蘭缸燄綠陰風慘。刺虎不畏遭虎嘯。想見金釵下手時。射虜將軍無此膽。吁嗟乎。青史模糊考未真。人言故里在瀛津。門楣想像今何在。委巷猶標姓氏新。地以人傳名不朽。斷非出自悠悠口。銀瓶留井將毋同。石碣流芳真有偶。吁嗟乎。地不必羣山萬壑赴荆門。宅不必浣紗溪近苧蘿。

桂美人白首終黃土。宮女丹心有烈魂。廟祀千秋久。自乾詩人載筆著芬芳。至今奇氣鍾難竭。奕世猶傳殷鳳娘。殷氏亦節烈者。

專祠

謝公祠。在西門外永豐屯驢市口。咸豐三年。與謝公同時赴難之蒙古都統佟公。無並祀於祠。顏曰雙忠祠。邑紳張公錦文奉旨入祠。亦附於內。又天津縣城隍廟前。建謝公祠一處。供木像。香火不絕。乃縣役私奉者。

僧忠親王祠。在西門外大道北。

曾文正公祠。在河北大王廟旁。

丁道祠。在城內曬米廠。

名宦祠。鄉賢祠。忠義祠。節孝祠。俱附祀於文廟旁。由地方官春秋致祭。

怡賢王。昔年興修水利。懋著勲勞。祠在河北金家窩。舊址尚在。久未重修。

愍忠祠。在開口下溜米廠大街。為光緒元年。漕運委員由海道北上。遭風波歿於王事。奉旨建祠。以慰幽魂。

龍亭聖廟

萬壽亭。在北門內迤東。又名龍亭。內供 當今皇帝萬歲牌位。歲時朝賀慶祝 萬壽。及宣講 聖諭廣訓。皆在此行禮。

府縣文廟。即聖廟。在東門內大街。又名文學。有牌坊二座。顏曰德配天地。道冠古今。春秋二祭。在二八月上下丁日。禮文悉遵古制。

各廟宇

城內東南隅

草廠庵 水月庵 藥王廟 行宮廟 彌勒庵 韋馱廟 關帝廟

城內西北隅

城隍廟 觀音寺 三皇廟 準提庵 三聖庵 白衣庵 武學

城內西南隅

小雙廟 火神廟 達摩庵 湧泉大寺

城內東北隅

三義廟 朝陽觀 護餉關帝廟 甕城關帝廟 財神殿 鄉祠 無量庵

白衣庵 福德祠 奎星閣

東門外

天后宮 玉皇閣 崇仁宮 太虛觀 白衣庵 東嶽天齊廟

西門外

關帝廟 九天廟 慈惠寺 呂祖堂 如意菴 雙忠廟 古皇菴 稽古寺

崇福菴 龍王廟 西大藥王廟 永明寺 黃姑子菴 河神廟 花神廟

育德菴 韋馱廟 玉清觀 板橋寺 火神廟 紅衣寺 白衣寺 海會寺

雲霞觀 大覺菴 福壽宮 維摩菴

南門外

大悲菴 慈航院 念佛菴 恬佑祠 風神廟 弘仁寺即龍王廟 寶林菴

福德禪林 蘆莊關帝廟 元會菴 開口西關帝廟 三官廟 帝君廟

藥王廟 海光寺 五聖廟 娘娘廟 紫竹林 延壽菴 準提菴

峯山藥王廟 八蜡廟 厲壇寺

北門外

龍王廟 茶棚菴 泰山菴 清淨菴 老君堂 火神廟 天安寺 文昌宮

海潮菴 南閣 北閣

河北

先登寺 獅子林 水月菴 白衣菴 大悲院 望海寺 崇禧觀 香林院
甘露寺 仁天寺 藥王廟 毘盧室 三官廟 大王廟 北極寺 火神廟
祇樹園 玉皇廟 直指菴 龍泉寺 白衣大寺 三太爺廟
河東

三官廟 大佛寺 文殊菴 火神廟 小聖廟 祖師廟 觀音過街閣
鹽坨關帝廟 娘娘廟 元帝廟 太山行宮廟 水梯關帝廟 準提菴
西方菴 地藏菴 白衣菴 三元廟 小雙廟 大藥王廟
津城內外真君夥居道士約二百餘衆和尚共三百餘衆尼僧共三十餘衆本邑僧
官住持西大藥王廟道官住持天后宮內管束不法僧道云

清真寺

回教清真寺。謂之禮拜寺。共四座。一在小夥巷。一在西門外迤北。一在金家窩。一在
穆家莊。教中人約有六千餘戶云。

烈女墓

墓在西門外俗呼烈女墳原為陳氏諸氏表氏丁氏四烈婦之墓祠有奇節奇烈者皆葬於其側樹碑建祠曰節烈祠以垂不朽

附詩

崔旭念堂

墓前石碣一行分憑弔城西烈女墳雪虐風饕松柏樹敢將蔓草比羅裙

芥園

芥園又名水西莊在城西三里為康熙解元查蓮坡心穀別墅其間樓臺之勝花木竹石之幽為津門園亭之冠昔日如朱竹垞彝尊朱導江岷之輩嘗館於此至吳穀人祭酒張船山太守諸輩過津時亦嘗在此遊賞今則遺蹟全無惟見荒烟蔓草碧水東流夕陽無語滿目淒涼矣

芥園高傍衛河旁樓閣參差映綠楊曾是當年詩酒地行人猶說水西莊慶雲崔旭念堂

津門陳亞蘭珍

艷雪樓

艷雪樓在城西御河之北即水西莊對面國初詩人佟鎔字蔗村妻趙氏字艷雪

工詩樓因以名刻下遺蹟蕩然無存人猶呼為佟家樓云

附詩

梅成棟 樹君

水西莊外綠波生欲訪佟家買棹行春草已蕪高士宅畫樓猶證美人名琴奩鏡匣
空陳蹟殘礎荒榛動遠情一樹海棠花落盡迴風舞雪撲流鶯

又

陳 珍 亞閣

雪散黃金盡空傳七字詩野花如有恨滿地落愁思

天津勦寇紀畧

吳惠元

咸豐三年粵逆北犯運使楊公需為防禦計捐廉倡率製造抬槍五百桿招募壯勇
逐日在署教演名曰蘆團嗣奉 旨前任浙江巡撫梁寶常前任湖南郴州知州吳
士俊前任良鄉縣教諭汪鈞協同天津地方官辦理團練寶常等公約廩生王鏞與
閩邑紳民鋪戶立義民局二十八處每局募勇五六十名按期訓練自春徂秋屢奉
廷寄命知寇竄漸近防守愈嚴八月朔夜風雨大作城西北芥園河隄決口天津
道張公起鵷督率官弁堵築河神悅現再築再決芥園隄高與城齊津邑地勢東凹
於西乃水不東趨反灌西南夜間紅燈隱約奔流隨之於是靜海滄州一帶彌望汪

洋。歧途皆為水沒。僅餘大道。津城西南亦然。衆皆驚異。九月二十六日戌刻。瞥見城東閘口。迤西之南窪中。隱隱似木筏停泊。諦視若有人潛伏。急報義民局。聞然鳴鑼立聚千餘人。而筏倏不見。時探報寇已竄至靜海縣屬之譚官屯。鹽政文公謙傳令二十七日黎明。閩郡文武齊赴教場。屆期官紳兵勇咸集。將出探。衆曰。誰帶隊者。邑侯謝公子澄奮然曰。我何如。衆踴躍曰。聽命。公即去長袍。持槍上馬。民要遮之曰。公民之父母。不可輕身。我等願為前趨。行至城西小園。前途無耗。遂暫休息。先是邑人賈獻堂慶策。恐賊於水淺處鳧渡。城北八里宜興堡。弋鳧之雁戶。善於水中用佛郎機。技藝精熟。百發百中。宜扼要設伏。以備不虞。梁君寶常等皆以為然。乃招集之。是日甫募齊。即令慶堂率往。伏於得勝口之東南。而礮臺浮橋濠溝。亦均於是日畢工。適邑紳張錦文。前湖北都司倪虎榜。各募勇三千。不期而合。赴小園操演。維時寇已虜聚於距城五十里之良王莊各村。而我衆不知也。二十八日巳刻。突有老人報信云。寇已在城西黃家墳造飯矣。言訖不知所往。隨登礮臺瞭望。寇果蜂擁而來。邑侯謝公率衆迎勦。運使楊公親率盧團堵截。邑人數萬持械相助。即童稚亦制梃以隨。賊首名小禿子者。矯健絕倫。賊中呼為開山王。手握黃旗。左右指揮。奮迅剽疾。鋒銳

甚我軍以火鎗擊之。擊上則鼠伏。擊下則翻空。鎗甫住則隨煙而進。有大沽老卒詫曰。是賊狡滑。非巧取不可。乃以兩鎗上下交擊之。立斃。賊氣奪。猶豕突而前。至伏處呼渡。且誘以利。號鑼一鳴。雁戶鎗排轟發。賊紛紛倒地。驚以為水雷。遂大潰。是役也。斃賊約五百餘。而我兵勇無一傷者。自逆匪犯順以來。縱橫數省。至此而凶鋒始大挫焉。時援軍未到。賊眾我寡。不敢跟追。賊先遁於楊柳青。旋據靜海之獨流鎮。聞賊敗後。憊甚。沿路枕藉。僵臥識者云。倘有追兵。一鼓而殲矣。惜哉。十月七日。督兵大臣勝保始由深州至津。旋赴獨流剿賊。邑侯謝公隨之。十一月二十三日。公聞副都統佟公鑑被圍。帶勇馳救。身受重傷。赴水而亡。越日。有陣亡役余鵬龍者。負公尸而出。面如生。次年正月十日。賊乘大雪。回竄山東。在平縣屬之馮官屯。欽差參贊大臣親王僧格林沁。築長圍困之。生擒偽丞相林鳳祥等。解京伏誅焉。

附編 咸豐癸丑秋。津邑剿寇獲勝。其間天人感召。良非偶然。是年八月朔夜。風雨大作。城西芥園河陡陡決。天津道張公起鵝。再築再決。夜有紅燈隱隱。引水南趨。居民廬舍無恙。而城南一片汪洋。倏成巨浸。後乃知雖十萬兵力不及此。蓋津邑無險可守。數千團練。何以禦七八萬之強寇。九月二十六日戌刻。南窪之木筏二十八日。

已刻來營之老人報信莫或使之若或使之此其中殆有天焉邑自春間奉旨飭地方官會同在籍前浙江巡撫梁寶常等舉辦團練邑紳張錦文捐資助經費並上守禦各策於鹽政文公謙公善之遂發令箭一枝令錦文照辦錦文悉心佈置獨力捐練鋪勇三千餘名自春徂秋雖寇警漸逼而迄無確耗錦文於九月十三日募勇士劉姓者出境偵探二十六日回報始知賊竄入滄境是夜聞傳逆匪已到人心大震錦文夤夜入縣署謁邑侯謝公子澄曰寇近矣計將安出公曰妙手空空奈何錦文曰已備辦矣隨以票錢四千串交公為募勇費錦文以賊勢鴟張非有以遏其銳氣不可二十七日黎明募夫萬餘於小稍直口挑挖長濠復以席裹土如鹽包然堆累成礮臺又將預造礮盤六座設於礮臺錦文以礮位不能轉移乃創為之可盤旋施放俱即日工歲復入署見謝公商議機宜謝公曰昨夜獄犯喧嘩恐生變何以處之錦文曰莫若擇其罪不至死者出之激令殺賊贖罪公以為然請於各憲鹽政文公謙曰誰作保者錦文挺身任之內有回民劉繼德者甫出獄振臂一呼回民之奔聚者千餘人遂飭其率赴教場聽用適錦文豫引運課銀二萬餘兩至錦文盡數易錢分寫四百文一紙帖票為發付勇糧等用二十八日寅刻同城官齊集教場正擬差探突有老人來營曰

賊距十餘里矣。隨登礮臺瞭望。瞥見賊蜂擁而來。奮迅剽疾。至濠而沮。邑侯謝公子澄率勇迎剿。津鎮特公克慎親燃大礮。運使楊公需督率盧團抬槍一齊轟擊。我衆繼之。而邑人之助戰者復數萬人。遂敗賊於稍直口。因改名得勝口先是邑人賈慶堂獻策以城南如澤國。不能紮營。宜伏排槍防賊偷渡。排槍者以佛郎機置小舟上。覆以蓆。推行水中。村民用以弋鳧者也。雁戶為各官皆以為然倉卒募齊。即令慶堂率艦設伏。是日賊果分股東竄。至伏處呼渡。雁戶佯應推舟而前。距賊數武。號鑼一聲。排槍轟發。賊紛紛倒地。噉然返奔。遂大潰。錦文見我軍大獲全勝。恐兵勇飢疲。火速回城。將預備之饘餅數千觔。輦送大營。城中住戶效之。亦爭送焉。謂之得勝餅。是役也。冥漠垂佑。衆志成城。官民紳董戮力同仇。錦文捐資數萬。運以智謀。乃克共奏膚功。而事機湊合。不可思議。說者謂倘逆匪先一日竄津。戰守之具未備。有不可問者矣。天耶人耶。迨後戊午庚申海口不靖。錦文於事勢危急之際。權宜維持。力顧大局。幾為調言蜚語所中傷。錦文不為動。而卒無患。戊辰擒匪之擾。復與闔邑官紳力籌防禦。邀天之福。盡其人事。均得化險為平。里人感錦文保衛功。前後贈匾凡數十方。旋經大吏入告。溫詔褒美。賞給一品封典。欽頒尚義可風四字匾額。以光其閭。子汝霖因

在事出力。由道員賞加二品頂戴。孫鴻壽恩賜舉人。准其一體會試。人咸以宸眷優隆。詭稱異數。不知錦文禦災捍患。自軍興以來。閩邑倚為長城。豐功偉烈。雖婦孺亦樂道之。其人傑矣哉。夫天道遠不可知。而當時之人事有不容沒者。附記篇末。以為好義急公者勸。

城西芥園決口前一日。隄上有二人徘徊往來。一人曰。須在何處。一人指曰。此處即可。咸以為異。次夜隄潰。即所指處也。西南有廟曰雲霞觀。正決口之下游。乃水至觀後。忽分東西流。繞至觀前。復合流南趨。以至滄州之捷地。彌望汪洋。惟大道僅存。匪因水阻。東竄迂緩。故稍直口。得以預備。

邑生王某者。在城西十三里姜家井訓蒙。九月廿八日巳刻。忽一人闖入塾中。貌皙白而溫雅。曰。汝弗懼。其速具食。詢以此村何名。距城幾里。屯兵若干。城已勝出否。正探問間。突有匪報曰。頭陣敗。繼報曰。二陣敗。俄頃又報曰。開山王陣亡。其人拍案而起。匆遽出門。西竄。有識者曰。此即逆首李開芳云。

天津鎮協各兵。歷年調外防堵。存城無幾。九月二十八日之捷。僅賴運署抬鎗五百。及所練義民鋪勇數千人而已。

十一月廿三日。邑侯謝公陣亡時。有縣役余鵬龍。賈平五等四人。甘心親隨。一步不離。同時殉難。及邑侯尸身入城。比戶男婦老幼。無不痛哭。如喪考妣。路祭接排有三千筵。按癸丑歲。髮逆竄擾津門。剽掠之功。其最著者。官則雲舫謝公。子澄已奉旨追贈布政使銜。照銜議卹。世襲雲騎尉職。並於天津及四川原籍建立專祠。紳則秀岩張公。錦文迄今人艷稱之。亦人願聞之二公駿烈。已載入府志焉。

天津縣謝忠愍公哀詞並序

門人楊慎恭 醉六

嗚呼。津邑賴公而存。而公卒不免死於戰。天耶人耶。嗚呼哀哉。粵寇流毒。郡邑被其害者。指不勝屈。或不戰自潰。或戰而不支。天討雖嚴。賊勢亦熾。未易盡殲之也。而且嘯聚巧。竄軼捷。偵伺狡。其敢於直趨天津。蓋稔知津鎮之現兵無多矣。津民固多勇敢。而團練未久。招募未齊。紀律難施。似同烏合。期其殺賊如私闕之健也。憂憂其難公。文吏也。披赤心。明大義。身先士卒。以死自矢。津民原皆不頑梗。獎勵咸孚。莫不以一當百。稍直口。一戰賊鋒挫。賊勢感。國威壯。民心安。內外數百萬戶。靡不忭舞欣幸。慶縣尊之免我於鋒鏑。且靡不祝公以遐福也。而公今竟罹於鋒鏑之慘。嗚呼哀哉。天道無乃茫昧乎。賊之敗而遁也。諸上憲以守城之責。止公之追繼而大帥

至繼而朝命降。公遂義不返顧矣。賊據獨流築木柵不易攻。不可誘。公屢衝其壘。皆捷。賊固甚畏公。茲之敗也。非敗也。人事多參差。嗚呼哀哉。公之禦賊也。在季秋下旬之八日。公之致命也。在仲冬下旬之三日。兩月之間。勞悴辛苦。不問可知。況兼赤手措辦。拮据萬難。士卒尚有時而逸。有時而甘。公則極其勞。極其苦。心血更不知消耗幾許。即不至戰而死。亦必由勞苦而病。病且必沉痾。沉痾終亦難醫也。嗚呼哀哉。公本一寒儒。官十年。仍然故我。而公毫不介意也。惟知報國。惟知保民。肩人所難。不欺素志。即使生而獲報。榮陞之際。亦必扳轅環送。泣數行下。矧今死於行陣耶。嗚呼哀哉。方今大兵四合。妖氛計日可淨。將見歌凱者。賀勝者。飲至者。策勲者。解嚴者。安堵者。紛紛焉。皆樂境也。而公竟何往乎。特思之。賜公果死而有知乎。史官能詳以記乎。否乎。然婦孺亦誌而傳之。夫何庸縷悉以述乎。而利之當興。害之當除。患之當防。又皆待公經綸於成功之後者也。今復何所望乎。公之莅任於天津也。凡二年。不侵事。不立威。似因循。似文弱也。人皆忽之。臨大事。乃見奇節。嗚呼哀哉。節則奇矣。死何太慘乎。爰綴哀詞。參諸銘誄。

賊飛來。公不驚。文而武。民皆兵。賊滔天。恣騰凌。驍勝之。撼樓槍。功如此。公不矜。公之

志安民生。賊不殄。心不平。獨一隊壓賊營。戰屢捷。功將成。猝遭變。命難評。公保境。歡聲騰。公捐軀。哭聲轟。萬萬古。鳴英聲。

輓聯

天津 華長忠 葵生

化洽津門。使斯民有勇。知方家學。無慚晉太傅。
魂歸蜀版。似此日。鞠躬盡瘁。祠堂宜近武鄉侯。

又

天津 梅寶璐 小樹

赤手挫機槍。慟閭閻。頓失瞻依。沾水生寒。凝血淚。
丹心光俎豆。知靈爽。不忘捍衛。蜀山含憤。返忠魂。

天津縣謝忠愍公誄

并序

獻縣 牛元愷 芸階

維咸豐三年冬十一月二十三日。晉贈通奉大夫。天津令。成都謝公卒於軍。嗚呼哀哉。初粵西之地。奸民不靖。眾雖烏合。勢實鵠張。天師降討。固不難終。於殄滅而蜂蠆有毒。驟失小利。百姓流亡。塗炭半天下。武昌之地。險不可憑。金陵之城。堅不可恃。若夫裨將偏師之隕首覆軍者。蓋以十數。而剖符專城。紆青拖紫之司。失其守者。相望於境。癸丑秋九月下旬。匪徒突至。蝟毛而起。人馬縱橫。絡繹數十里。旌旗蔽天日。豺

狼蛇豕搶搶擠擠於道路之間。沽上之民有死心焉。況彼時營伍之中。頻年徵調。去者十九。存者十一。重以蕞爾孤城。久即彫敝。臨時補葺。亦屬徒勞。軍弱城危。郡人愈駭。公乃召集黎庶。三日之內。衆志成城。裂裳為旂。脫耒為兵。以不教之民。當慣戰之衆。率熙攘之子。禦倉猝之兵。而賊蜂擁直前。奮勇十倍。干戈如林。礮石如雨。彤珠四射。白矢亂飛。衆寡不敵。步馬相懸。孰勝孰負。不待知者而明矣。然能斬將奪旗。殄其梟帥。致賊紛紛鼠竄。望風而奔。津郡內外數十百萬之生靈。藉安衽席者。實生於我公一人之手也。迨其後。醜類受挫。退守會川。王旅駢闐。雲屯霞集。大將專征於閭外。小醜遠隔乎境中。若公者。職非武臣。身居邑宰。似可守此一隅。無事任干戈。冒矢石。追逐乎疆場鋒鏑間矣。爾乃矢公忠之念。消吟嘯之心。慨然率所募丁壯。自成一隊。身經三十餘戰。高勲鴻烈。炳焉與日月爭光。兩月之間。衣不解帶。食不兼簋。揮鏃盈掬。鞍馬膠身。時值嚴冬。天氣凜冽。積雪沒脛。堅冰在鬚。雖健兒勁卒。有不勝其墮指裂膚之苦者。書生病骨。其何以堪。而公殊自若也。其肝膽意氣。古所稱忠臣義士。不在茲乎。而孰意彼蒼夢夢。事竟有不可知者。日者賊衆出巢。渡河北向。經畧大將軍命所部將官迎擊。賊勢大潰。便欲引還。行抵河干。見所造浮梁。已為官軍焚燬。歸路

斷絕遂乃沿途東走。丞哭公營而公以六百餘人與之擊搏。斯時也河流有聲。日薄無色。天地為之震動。風雲為之變遷。刀矛之聲。錚錚滿耳。自凌晨以至薄暮。屍骸枕野。互有斬亡。竟以援救無人。眾皆枵腹小挫於頃刻之間。公猶奮不顧身。有進無退。賊人抗拒。刺以長戈。身無完膚。血流至足。而公失馬矣。猶且張空拳。冒白刃。手斃數賊而後已焉。何其忠勇果毅。視死如歸。竟若是也。豈不壯哉。豈不壯哉。嗚呼。津郡之民死而公生之。津郡之民生而公死之。宜其耕夫輟耒。桑婦下機。致劈面之哀。深罷市之慕。城府颯然。街號巷哭。一時有何怙何恃之思也。悲夫。悲夫。昔者司馬叔持手劍父讐。死而無悔。漢明帝命班固為之誄。關中侯馬敦死於汧獄。而潘岳亦誄之焉。若是乎忠孝義烈之流。慷慨立節而死者。綴辭之士。未之或遺也。天子既策而贈之。受公生我之恩者。敢闕其文哉。乃作誄曰。

嗚呼謝公。其德如天。生有自來。死有固然。蠱茲醜虜。西侵我邊。危如累卵。急若倒懸。惟公仗義渠魁。是殲。民賴以保。城賴以全。逆氛既挫。亮節愈堅。忠義克奮。英武畢宣。昂然七尺。身為國捐。騎彼箕尾。歸於星躔。吊者接踵。哀者比肩。婦孺掩泣。矧曰知賢。名榮山岳。氣塞天淵。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明明天子。嘉乃功焉。登之廟堂。祀之亘

邊司數額爵與世相延。忠魂有知慰於九泉。

謝公祠迎神曲

津門楊光儀香吟

杜鵑啼兮蜀道長。橈槍照夜兮海天蒼。旌旗黯兮鼓聲死。大星落兮劫灰涼。流水今日兮血碧。風吹古壘兮雲黃。廟貌兮河上。祀事兮孔明。撞鐘兮伐鼓。豆登兮升香。我隍我城兮蕩蕩。我稼我穡兮穰穰。神之來兮我享。津之人兮樂康。

東望蓬壺兮海漫漫。南指箕尾兮夜將闌。神歸兮何所。靈旂轉兮連蜷。佩長劍兮御虎符。射天狼兮帶星孤。孤忠毅魄兮難還。馭長風兮前驅。蕭光兮若霧。車馬兮有無。念我故侯兮心煩紆。蒼茲土兮其少留。欲少留兮不得。晴光滿兮雲衢。

右送神曲

祠堂聯

津門梅寶璐小樹

破敵扶危。肥水舊勲同一轍。
鞠躬盡瘁。錦官崇祀並千秋。

歲時風俗

天津無沃壤。腴田民多以賈趨。利人雜五方。俗尚奢華。禮教日興。科第接武。富者多。

好倡為善義行。其貧者就死不悔。勇於赴難而不屈。習使然也。更有歲時俗禮小節多端。畧記於下。

立春日。食紫色蘿蔔。啖餅。謂之咬春。

正月元旦。昧爽。長幼皆起。盛衣冠。設香燭。拜天地先祖父母。以次而同。食角子。取更新交子之義。親友詣門互拜。數日。交相宴會。名曰請春酒。

元日至初五日。不以生米為炊。謂之忌破五。

上元日。曰燈節。通衢張燈結綵。燃放花炬。遍地歌舞。食湯團。曰元宵。諸寺觀作天官會。

二十五日。羅灰於地。作圓形。名曰打圓。中置米穀少許。曰填倉。預卜豐兆。

二月初二日。以百蟲皆蟄。謂之龍抬頭。以穀糠引錢龍至家。是日食餅煎糕粉。並祀土地神。

三月初三日。文士祀文昌帝君於城西廟中。人以所檢字紙。是日送入廟中焚化之。又謝公祠賽會。

清明日。男婦各上墳。陳祭品。焚紙錢。增土於塚上。曰添墳。哭新鬼尤慟。

二十三日。天后誕辰。預演百會。曰皇會。備極熱鬧。

四月初六初八兩日。府縣城隍神出巡。賽會赦孤。

初八日為佛誕辰。以菴豆飼行人。曰結緣。是日斷屠。

二十八日藥王誕辰。各廟作會。

五月端午。有龍船戲。比戶貼葫蘆門符。插蒲艾。食角黍。飲雄黃酒。繫兒以綵線。曰長命縷。又採百草為膏。

十三日。相傳為關公磨刀赴會之期。是日必雨。諺云。大旱不過五月十三。夏至日。以東風為水徵。曰夏至東風搖麥子。水裏撈。

榴月。俗謂毒五月。凡死傷人命各案。每於此月。層見叠出。須先事預防之。六月六日。曝曬書帙衣服等件。鈴鐺閣作涼經會。

初伏日。食麪。飲綠豆湯。是日雨。為旱兆。曰初伏澆末伏燒。

十三日。曰分龍。兵有勤龍懶龍之分。是日雨。為久雨之兆。不雨。為久晴之兆。

二十日至二十八日。為諸神誕期。連日必雨。居人謂之連陰天。

七月七日。女子以花針浮水面。覘其影。曰乞巧。

立秋日。以雨為秋澇之兆。俗呼秋灑。不雨為秋晴之兆。俗呼秋弔。

立秋之時食瓜。曰咬秋。可免腹瀉。

中元節。祀祖先。作盂蘭會。放荷燈。燒法船。

八月朔日雨。為旱兆。諺云。八月初一下一陣。旱到來年五月盡。初三日祀竈神。

中秋節。陳月餅。瓜果。拜月。曰圓月。

二十七日。至聖孔子誕辰。學校中人士。敬致祭於文廟。奠獻如禮。

九月九日。重陽節。食糕。登高作北斗會。

十七日。祀財神。最盛。

十月初一日。祀祖先。作五色紙衣焚之。曰送寒衣。紙名蠟花紙。

二十五日。曰皮襖生日。俗云。是日晴則一冬凌。是日陰則一冬溫。

十一月冬至日。繪消寒圖。食餛飩。

十二月初八日。作佛會。清晨有施豆者。先於夜間跪佛前。每捻一豆念佛一聲。曰結緣豆。又以米豆棗栗雜煮之。曰臘八粥。兼餉行人。

是月多嫁娶。如古仲春會男女。俗云。趁亂歲。

二十三日祭竈。謂竈神昇天。

除夕。接竈祭神。祀祖先。拜尊親。曰辭歲。夜飲不寐。曰守歲。爆竹聲通宵不絕。

婚娶

津俗婚嫁。不拘六禮。但以通媒為定。男家備簪飾數事為定禮。換帖。娶之前一日。女家舁送粧奩。至期。娶親儀仗。有明角燈。串燈。旗。鑼。傘。扇。文武執事。銜牌。鼓樂等類。又有公雞。涼蓆。宮燈。雙明。然燭如臂。名曰子孫燈。彩輿八擡。高如塔。鏤金為花。作螽斯行。慶麟趾。呈祥諸式。貧富禮同。親迎者少。女則冠髻入門。設弓箭。拜天地。飲合卺。盃名曰交盃。盞三日。謁家廟。拜舅姑伯叔。以次。謂之分大小。婦家三日內。多饋禮。唐芝九尊。恒竹枝詞云。婚喪總是大排衙。不論紳民士庶家。宰相官銜狀元第。教人未看眼。先花。

喪禮

民間親將歿。擇吉方。停道遙牀。置親於上。歿後。請陰陽生擇時成殮。俗傳三日魂靈上陰府。望鄉臺。孝眷均痛哭於靈下。是日送路。五日成服。首七誦經。紳士家行家祭禮。開弔。殯期發引。前一日行祖奠禮。焚燒紙絹。紼。親友送輓。靈紼。幛對聯甚夥。

出大殯

津郡每遇喪事。輒高搭捲棚。門豎牌樓。開喪受吊。雖在平民。其氣象居然大家。每七延請僧道禮懺誦經。尤重出殯之舉。窮奢極侈。過分越禮。且隆而重之。曰大殯。前用鑾駕半副。黃亭兩座。次則官銜執事百餘對。開道鑼。清道旗。開喪鼓。依序而行。然後爐亭。香亭。影亭。靈亭。彩幡傘蓋。朝服鮮花。僧道行香。魂轎魂幡。銘旌等事。送殯親友相間徐行。一路長吹細樂。香盤提爐對馬旂槍。不下數百人。最後引路神童。玻璃繡金高槓棺罩。以數十人舁之而行。其後則送喪車轎多至十數乘。其幢幘旗幟之賃價。執事夫役之工食。一切費用。恒有糜千金者。殷富之戶。尚不足深惜。其左支右絀。東挪西移者。亦難以屈指計。謂不如是不足為宗族交遊光寵。惟出殯既如此奢華。落葬宜如何鄭重。乃誇外觀之有耀。昧入土之為安。親朋執紼。送喪自郊而返。大都則棺柩委之路隅。津人名之曰坵。遂以為畢乃公事。求其馬鬣早封。牛眠預卜者。十不一覲。往往柩上金字某祖某妣赫然如新。而棺木已為風霜剝蝕。狐鑽獾穴。觸目淒然。是皆當年出大殯者也。

附詩

王韞徽
淡音

不論商賈與平民。每遇昏喪百事陳。簫鼓喧闐車馬盛。衣冠職事一時新。

觀送葬有感

嘉慶庚申
舉人 津門梅成棟 樹君

誰家鼓吹出城西。翠幙紅旌上大隄。祗內形骸千古夢。路旁兒女數行啼。親朋相送臨歧返。翁仲無言落日低。華屋山邱彈指事。人生未有不黃泥。

又津俗凡遇幼殤。謂不宜棺殮。並不得附葬祖塋。祇以蓋墊包縛兒體。投之中流。或置之曠野。蓋墊者。津人覆釜之物。以葦篾編成。形式八角。意謂兒殤得此。即不辨東西。轉世託生。不復前來。溷我。任飽魚鼈犬豕之腹。而不之顧。忍心害理。此亦習俗之最可怪者。

鄉甲局

天津民風好鬪。趨向不端。光緒戊寅歲。吳中王樸臣明府炳燮。宰是邑。敬刊 聖諭廣訓直解。聖諭廣訓十六條附律例易解。又參考成法。修訂鄉甲約一書。約規二十則。在巷觀祠宇設局宣講。扶持正教。以期潛移默化。使人心風俗。一歸於正。法良意美。頗得為治之要也。嗣因相沿日久。紳董習為故事。講生奉若具文。復蒙 督憲出示曉諭。飭令認真整頓。照常辦理。務使闔津軍民諸色人等。恭聽宣講。身體力行。

改過遷善馬 憲示照錄

太子少保署直隸總督兩廣總督部堂張 為出示曉諭事。照得為政首重訓民。善俗莫先興教。津郡五方雜處。良莠不齊。民多囂悍。動輒鬪爭。俗尚浮華。鮮知節儉。尤非教化不可。光緒四年原任天津縣王令炳燮。議稟舉行鄉甲宣講。聖諭廣訓。業經 李閣部堂批飭照辦。委員戴令華藻會縣率同紳耆認真經理在案。恭查聖諭廣訓係本 世祖章皇帝欽頒六諭。聖祖仁皇帝衍之為十六條。世宗憲皇帝又尋繹其義推行其文。共得萬言。名曰 聖諭廣訓。皆孝親敬長。講信修睦。重農務本。惜財節用。戒訟息爭之要道。所以崇正黜邪。化民成俗。不使踰閑蕩檢。作奸犯科。意旨深遠。凡讀書明理之士。固應敬謹熟讀深思。其兵民各項人等。尤當恭聽宣講。俾可改過遷善。昨據委員戴令會同張丞恩肅稟稱。近來講者頗少。懇切之心。聽者難動。信從之念。殊屬非是。現飭員紳認真整頓。咸願推誠勸誘。仍於寺院寬曠房屋。照前設立四十五處。按期宣講。合行出示曉諭。此後務各實力奉行。講者無視為具文。聽者宜加意體會。庶人心一歸於正。而不陷於邪。囂悍浮薄之風。化而為仁厚敦龐之俗。本署督部堂有厚望焉。特示。

光緒九年六月二十二日示

恭錄邸報

李鴻章片 再據天津府紳士四品銜吏部主事李世珍聯名呈稱。原任天津河間兵備道劉秉琳潔己愛民。政平訟理。光緒二年直境亢旱。竭誠祈禱。捐廉助賑。施衣施藥。全活饑民無算。津郡創設備濟社。廣仁堂。勸勉紳董實力奉行。扶正黜邪。不避嫌怨。原任天津縣知縣王炳燮。講求理學。文教聿興。崇儉黜奢。風俗立變。救荒挑河。諸政必躬必親。舉辦鄉甲。禁暴鋤奸。勸善規惡。津邑强悍之風。為之斂戢。採訪節孝。建立善堂。凡有義舉。不辭勞瘁。以上二員。清正廉明。閭閻至今感戴。呈請附祀前督臣曾國藩專祠前來。臣查劉秉琳。王炳燮。皆由進士出身。品學端詳。既有風力。在任數年。地方政事。綱舉目張。無時無事。不以休養生。扶持名教。為己任。茲已先後病歿。臣接見紳耆。道及該員等善政遺愛。莫不同聲感佩。歷久不渝。無愧循良之選。茲據合詞呈請。相應籲懇 天恩。准將前任天津兵備道劉秉琳。前任天津縣知縣王炳燮。附祀前大學士直隸督臣曾國藩天津專祠。由地方官春秋致祭。以順輿情。而彰治行。伏乞 聖鑒訓示。謹附片具奏。 光緒九年九月奉

旨著照所請該部知道欽此

水會

津郡人煙稠密店鋪毗連有時不戒於火為害甚烈一經燎原亦有乘機搶奪者本城各紳商舊有捐立水會四十多局置造救火各樣器具詳立章程遇警鳴鑼傳遞名曰串鑼各局頃刻奔集撲救並不私分畛域分疆劃界無論晝夜弗辭勞苦救火人名伍善半屬貧賤貿易之人身穿號衣捍患禦災爭先恐後情願急公分文不取災場附近之家多因未及延燒以點心數百觔相助者火既熄乃緩其鑼名曰倒鑼按道里遠近分次序而散一方賴之常例於每年春秋兩季招集呈供演戲敬祀赤帝真君設席酬勞伍善名曰擺會餘項公存會首經營以備救災時燭茶水零費支使會中定章意美法良然而在會伍善間有少年喜事之流常因救災擁擠不相遜讓往往與別會角勝以鬪毆從事此亦美中不足可供人指摘者

會名附	天安	衛安	郡安	衛善	聚勝	普濟	清安	逢源	上善
聚善	靜安	壽安	眾善	天澤	永善	普安	天泉	公善	永安
保安	從善	同安	湧泉	澤濟	同善	天一	勝濟	湧濟	沼濟

庚濟 丙安 助水各局 勝水五局 鹽坨六局 每會俱有首局分局。

附詩

崔旭 念堂

結社同防回祿災。登時撲滅賸殘灰。鑼聲幾道如軍令。什伍爭先奮勇來。

又

唐尊恒 芝九

祝融何處忽為災。百道鑼聲遠遠來。富室最宜多犒賞。點心滿盒酒盈盃。

義學

天津義學向不多見。即有之亦如晨星落落。貧家子弟大率以賣糖豆為生。日賺數十文。或沿途爬草拾柴以供炊爨。無以讀書為當務之急者。近自鄉約盛行。敬謹宣講。聖諭廣訓。津人始以不識字為愧。當道因勢利導。各捐廉俸。設立義學。城廂內外。共有三十餘處。由長蘆運司設者九處。經費由鹽務中籌措。塾中各事。由綱總主持。而聘請塾師。尤其專責也。由津海關道設者十三處。由府設者兩處。由縣設者四處。定例一館教育寒賤子弟十六人。塾中書紙筆墨茶水及塾師修脯。冬日爐火。夏日涼棚。一切支銷。皆由公項撥給。又津海關道設有正副稽查義學委員。月給薪水。核其功課。法至善也。近由天津道偕海關道兩觀察。又加設義學四所。名之曰正本。務本。敦本。立本。蓋以小子為成人之本。詩書為風化之本。其塾中章程。凡富厚及小

康之家子弟。概不收教。委係寒素。無論遠近。儘可送塾。觀察給各童四季衣服。俾隨時更換。又日給麪十二兩。以充口腹。月之朔望。又躬詣各塾。面加考試。與以獎賞。洵可謂恩周童孺者矣。其外。並有看取文藝之總塾。曰會文。崇文。崇正。崇敬等名目。河北趙紳士。河東李紳士。皆就該處。立有義學數所。又大關總辦設立者五處。一切費用。由大關自備云。

清真寺義學二處。均在城西。為回教中人捐助設立者。訓迪本教寒苦子弟。規條亦善。迎春

立春前一日。曰迎春。是日辰刻。地方官自府縣以下。皆衣朝服。乘煖轎。全幅儀仗。鼓樂前導。恭詣東門外天后宮。致祭芒神春牛。祭畢。將春牛舁至府署。俟明日設壇應律之時。照例行打春之禮。觀者甚眾。

扶犁

春耕盛典。每歲清明節後。亥日舉行。在紫竹林北上園之先農壇。一名天壇。有司官自道府以次咸集。朝服致祭。文東武西。三跪九叩。祭畢。即卸冠裳。作農裝。從容舉止。按例而行。扶犁驅犢。凡數推數返。播種而回。此重農禮也。是時黃童白叟。環而觀者。以千百計。羣希豐年多稼。大有頻書。閭閻之樂利無窮焉。

津門雜記卷中

清 錢塘張壽赤山氏輯

各善舉

北方民貧地瘠災歉頻仍窮民無告者往往凍餓以死填於溝壑殊可憫也

附詩

清晨步街市見有流氓在襪樓行乞菜色面龐改肥人料已瘠長人似亦矮有婦抱幼兒草標乞人買垂泣告路旁聽之語可駭家住文安縣被淹無稻蟹逃荒赴關東數口小車載鬻兒冀投生免被奸徒拐當此饑饉年流離困苦海梅樹君成棟

又

哀鴻歲暮滿城邊衣粥還憂賜不全話到年年文大水北倉穀盡也徒然唐之九尊恒

又

水患年來多難民紛紛蒙袂聚三津捐金為粥延殘命四廠分沾五萬人崔念堂

津郡素稱善地人情急公好義官紳所立善堂不勝枚舉凡矜恤窮黎無微不至推廣皇仁而功德莫大焉

育黎堂。即養病堂。在西門外。收養老年男婦。及病廢殘疾等人。道憲經營。有官莊子。出產發給需項。

育嬰堂。俗稱娃娃堂。在東門外。收養貧苦無依幼孩。堂中乳媪醫藥全備。運司經管。需項由運庫發給。

施饘廠。延生社。在西關外。散給三冬無食窮民。每人日給饘一個。計重一觔。百日為度。其貧戶姓名里居。由鄉約查報。每歲約有三四萬口。需項出於官商捐助。

東延生社。在河東元帝廟東。前通商大臣崇公厚以西關一社不能普被。復立一社於洋藥釐捐項下。歲撥銀約二三千兩。為施饘之用。有碑紀事。

粥廠。每遇荒年開設。賑濟外來災民。由籌賑局辦理。活人無算。

施放棉衣。每歲嚴冬。放給無衣窮民。需項由運庫發銀置辦。

恤嫠會。專養寒苦孀居。月給口糧。由洋藥捐項。按每箱收銀一錢五分。解呈關道照發。並有鹽務衆善捐助。

救生會。預備船隻。專救溺水之人。東北各浮橋。均有此會。衆善樂捐。施捨棺木。衆善士備送。擡埋均有助力者。

掩骨會。在西門外。有義地數處。葬埋異地貧民。每年春秋並著人各處撿取暴露骨骸。以土掩埋。

寄生所 清修院 存育所 收養殘廢。周濟困旅。皆紳士備立。

施送各色丸散膏丹。津城內外各善士家。往往備送。

施送善書。如陰騭文。感應篇。覺世經。各種善書。俱有善士捐資印送。分文不取。

敬惜字紙社。曰崇文。曰廣善。曰德文。曰拾遺。每社分地段。散給各家。菓子一個。以備尋常收放。不時斂取。焚灰送入海中。並收買破書字紙。按勛給錢。各有定章。有捐項。生息充公。

恤產保嬰局。在西門外。凡極貧之家。新生子女。無力撫養。准其報名。聽候查驗。如果係赤貧。月內給津錢一千文。小米二斗。後每月給錢五百。小米一斗。三月為止。冬令並給棉衣一套。初由善士創辦。現移歸廣仁堂經理。

採訪局

天津紳士。援照蘇州府新定章程。設立採訪闔郡七州縣忠孝節義總局。稟由道憲丁請於 督爵相李。於同治十年八月開局。將天津闔郡七屬詳為採訪。造具男女

姓名事實清冊。取具親族隣里切實甘結。稟由府學官移縣轉詳。

督學兩憲彙題入

奏按每年四八兩月。分為起造報。敬候部議奉旨旌表。建坊入祠。所有經費。前津海道黎捐欸生息支應。至今七屬已請旌者。四五千。人實屬爽便。廣皇仁而闡幽光。以此為最。今局在會文書院。

與祭會

文廟至聖先師。每年春秋兩丁。除官項照例備辦祭品外。闔學人等按月出資。添備大小燈綵。隨班執事與祭。以崇祀典。

灑掃會

文廟朔望行香。除官長照例展謁外。闔學人等立會出資。掣簽值月。每朔望前派廟丁灑掃殿宇。值月者親焚香燭於各神位前。以昭誠敬。應用鎖鑰掃帚鬚子簸箕等器。均廟丁置買。由帳支銷。

燈牌會

天津院府考試文章。每遇試期。積習擁擠。前後名次顛倒。聽點者易於誤名。同人特立燈牌。每五十人。一牌。預於點名之先。齊集場前。建有單棚數間。設有板凳茶水。靜

候按牌送入轅門聽點既不錯悞並可避風雨且能魚貫而入較為體統用項由學校中人等公出

官書局

總理海防支應總局奉 爵閣督憲札飭籌備成本購運南省官書來直原價發售以惠士林現擇開津書院設局發賣已將各省官書局書籍一律運齊安放並於局內懸掛總書目售書章程又留存刊就總書目一本所有價值照南省十足制錢劃一不二定於二月初九日開售士子欲買購到本局查閱書目照章付錢取書無悞其各府州縣尚未由地方官運書發賣者各士子亦可轉託親友赴津照買 光緒八年二月告示

備濟社

津郡設立備濟社籌集公捐凡天津甯河山東奉天江浙海船販貨來津者無論所裝何物均按該船裝糧數目合計每清斛一石捐銀五釐交備濟社紳董司事經收業已奏明立案以作濟貧之用實為備荒善舉總局設於河東關上孫家衚衕為光緒二年二月李紳士建立集船捐紳捐共成斯舉捐欸發典生息本銀不動所得息

銀按以三成濟貧。七成備荒。地方縱有緊要公事。概不得動用。此款專為濟貧備荒之需。均經呈明各大憲在案。並呈明此次捐輸為久遠計。樂捐者不妨從豐。日後無論何事勸捐。不得援此項銀數為例。亦在案。倘有好善仁台。樂為補助。望交備濟社總局。應付收條為證。

施種牛痘局

保赤堂牛痘公局。在城內鼓樓南。為華紳士創立。經費由鹽商捐助。每年春月引種。至夏月天氣炎熱。暫行停止。其種法美善。百無一失。凡求種者。但到局掛號。給以票據。預定時日。至期風雨不改。持票為憑。攜兒挨號種訖。並與以痘後宜忌章程一紙。分文不取。全活幼童無算。此誠保赤者之一片婆心也。

廣仁堂

堂係南中善士捐資設立。收養孤貧婦女。撫教流落幼童。所以存名節而普生成德。莫大焉。其住址章程詳於 爵相奏疏恭錄於左。

大學士直隸總督一等伯臣李鴻章跪 奏為津郡創設廣仁堂。收恤婦孺。分別教養。已著成效。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天津河間等屬地瘠民貧。迭遭災歉。孤兒殘婦。

往往無以自存。情甚可憫。必須創設善堂。兼籌教養。前於光緒四年旱災後。據南省勸賑紳士。前署陝西藩司王承基。候選道鄭官應。主事經元善等。集捐洋錢一萬元。經臣商屬前督辦河間賑務。今太僕寺卿吳大澂。候選知府李金鏞。先於津郡東門外南斜街。暫設廣仁堂。收養天津河間兩府屬遺棄子女。貧苦節婦。一面倡勸捐資。多多益善。飭道員盛宣懷等。督同紳董籌經久之策。嗣因經費集有成數。遂於西門外太平莊。卜地建堂。共蓋屋二百八十餘間。將南斜街原收婦孺歸併太平莊。於堂中分設六所。一曰慈幼所。收養男孩。初收則為滌折治病。繼則分撥各所授事。二曰蒙養所。設義塾。整齊擇聰俊者。延師課讀。三曰力田所。於堂之左右。購置地畝。種植木棉。稻黍。菜蔬。擇粗笨者。雇老農教習。四曰工藝所。擇不能耕讀者。令習編藤織席。刻字印書。俟年長業成。聽其出堂。自謀衣食。五曰敬節所。收養青年節婦。及無依幼女。無家可歸。俟長成為之擇配。六曰戒煙所。廣延良醫。安置方藥。療治鴉片癮病。俾吸煙者有自新之路。庶煙禁不致徒設。各所均派誠實司事專管。其敬節所係婦女。終日局鎖。以慎關防。飯食等項。悉由轉桶出入。公舉年高有德之節婦。在內管束。俟守節年例相符。由在堂紳董出結。移縣轉請。旌表。現計開辦三年。屋宇一律竣工。

章程亦皆安定。耕讀紡織。成效昭然。而戒煙除癮者。亦有二千餘人。實於風俗人心。大有裨助。嗣後應責成紳董。遵照定章。實心經理。以垂永久。溯查道光年間。保定省城創設全節堂。其時只收養婦女五十名。今津郡廣仁堂。宅額七百五十名之多。各所收養窮民亦衆。歲需教養費用。生息之款無幾。誠恐未能持久。除督官紳隨時設法募捐接濟外。查上年京城仿照津章。新設廣仁堂。經順天府尹奏奉諭旨。每年賞給米三百石。欽遵在案。津郡創設廣仁堂。實為北省賑撫善後一大義舉。與京城善堂情事相同。相應奏明。勅部立案。並援案籲懇天恩。准自本年起。每年賞給南米三百石。於江蘇海運漕糧項下。在津就近撥領。以廣皇仁。是否有當。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光緒八年四月奉旨。著照所請。該部知道。欽此。

名宦

王大猷。湖南舉人。道光十七年。由獻縣知縣調任天津。公正勤明。案無留牘。長於聽斷。折獄如神。無論若何疑難。立即剖晰。肺肝洞見。兩造無不悅服。士庶獻白。日青天匾額人咸稱為王青天。後擢通州知州。未任歸。至今津邑故老談及。猶津津樂道不

衰

石贊清。貴州進士。咸豐年時。任天津府知府。居官嚴毅。化險為平。真可謂中流砥柱。好惡同民者矣。已請旨入祀名宦祠。

丁壽昌。任天津道。性至孝。持平秉正。明敏勤能。循聲遠著。凡有裨於民者。悉心區畫。務使各得安全。同治十年大水。百姓顛連。設法撫卹。實惠均沾。人咸感戴。十三年。在任丁外艱。闔郡士庶紳商。遠鄉農民。以及各色人等。不約而同。往弔於署。恭送德政。傘計三百餘柄。足徵道憲平素愛民。其感應之效。如有此者。

天津河間兵備道丁樂山觀察

壽昌

政績去思碑記

代紳耆士庶作

梅寶璐小樹

從來名哲挺生。一旦出而應世。為霖雨。為舟楫。為師保。干城必先老其才。於危疑震憾之交。然後置此身於艱鉅紛投之會。以實心行實政。恩周羣命。功冠一時。宜其感召人心。神君共戴。此非常之運量。固由山川靈秀之所鍾。而要非厚德深仁積累久者。必不能間出焉。以顯揚於日下。我津地瀕海濱。為京師門戶。九河天塹。三輔津梁。人雜五方。繁劇甲於天下。咸豐三年。粵匪薄境。八九十等年。疊罹寇氛。同治七年。捻

逆北犯中外紛擾雖未全遭蹂躪而十年十一二等年雨劫水災互相加厲民皆蕩析俗益澆漓非有濟世之賢回天之力未易奏效而成功也恭惟我大公祖籍隸皖廬合肥學深養邃時值粵匪擾據大江南北蒿目時艱不獲已奉親命棄讀從軍十數年內屢著奇勳同治九年前直督曾保薦觀察天河兩郡蒞任伊始諮詢地理民情以興利除弊為急務維時津人士練達老成均已凋謝一二有志者避干進之嫌不便輕謁率瀆故一方利弊未易周知我公智珠在握心鏡當頭半載餘清勤自矢親履艱虞更值督爵相李駐節沽上察看輿情相洽以我公為能隨時參贊竭力宣勞地面人心立形整飭恒以上慰宸廑下孚民隱為念其抱負為何如也所最難忘者十年夏秋間霖雨侵淋河水暴漲城隍漫溢村墟頓成澤國公急分派舟楫各處接濟為之區別不使一人失所隨請巨帑施賑生與衣食死與棺木病與扶持纖細無弗周備當洪波駭浪奔騰之際萬民哭號震天我公匹馬孤身屹立水次不分陰晴晝夜露體塗足親督危工寢食弗遑往來梭織於隄上者數閱月濟民艱如已事轉浩劫為康衢全活不下百餘萬衆尤恐隄工不固連年接續補築綿亘三百餘里加高培厚保障無虞此禦災捍患賑飢荒嚴河防之尤著者他如

正風俗勸農桑惠士林聞貞烈恤窮黎慎刑訟率僚屬開水利理海運裕餉源勵清廉戢強暴五年間創立廢興良安秀化教深養厚俗易歲登無非為民造福我津民均以性命依之矣詎料我公以外艱卸任萬民震悼如失所倚卧轍攀轅挽留無計謹將在任五年諸政績逐條臚列以志去思嗟乎使天不生非常之人誰則能任非常之事以公之不憚勞不玩事不畏難量大能容智大不畧力大能任功大不矜誠如我皇上以才大心細寵錫綸音足徵義方承訓投筆從戎時殲渠魁抒妙策決勝於烽煙慘淡中者其偉績豐功已不可及也我兩郡人民何福而得遇我公一旦去此凡有血氣者能不泣涕頌禱以冀再蒞斯疆永依覆幬也乎頌曰皖廬之間天生哲人奮志投筆克奏殊勲伊傅之志范韓之倫溺飢猶己舟楫瀛津扶危捍患造福無垠戢強除暴寬獄頻伸教養兼盡恩澤彌綸挽回地運仰洽天心夙夜匪懈終始清勤萬民頂感生佛神君魏殿功德永勒貞珉

道署大堂聯額

瀾挽天河

簡命駐三津感頻年捍患禦災創者立廢者興教者深養者厚寢食弗違純以救民

盡臣職

使君統兩郡聽億姓歌功誦德良已安頑已化劫已轉歲已登賢勞備至力能造福契天心

直隸臬司前天津道丁樂山方伯壽昌詩言

梅寶璐小樹

大星殞燄三輔失瞻功昭史冊望重范韓靈鍾肥水秀衍皖山殊尤間出學粹品端家傳令德時際多艱棄繻投筆執銳披堅快抒義奮疊破烽烟成功唾手決策登壇名騰日下跡起行間天河駐節勤慎居官心存風化教本淵源士林沐澤科第增妍重庇廣廈力挽狂瀾鴻噉頓息鯨跋全殲營標樂宇澤變良田歲登俗易隄固堵安興利除弊翦暴鋤奸胥吏奉法僚屬砥廉恩周惇獨惠及廢殘風行草偃蔭普棠連辛勞萬狀寅畏三年不期奉諱祖道攀轅去思曷極政績碑鐫翹瞻服闋蒞任海關慈雲重隸商樂民歡職司權算交涉煩難兢兢一載啟臬開藩迢遙上谷豹節忽遷滌洄沾水鰲戴遑殫容光必照福曜高懸柏臺霜肅鐵面冰寒民冤胥白臣悃原丹作舟作楫維屏維藩不施不伐無黨無偏全畿表率十府旬宣封圻指顧頌禱心虔矧當軍國大計萬全長城保障蒼赤攢觀陡聞薨逝震悼何堪哲人萎矣天道茫然

風淒日慘。雷動轟傳。悲增婦孺。慟激閭閻。恩銜再造。實政難湮。無慚衾影。可對帝天。
溫和在抱。艱鉅敢擔。才大心細。曾荷天言。臚陳遺烈。誅成淚漣。鞠躬盡瘁。亮節能完。
一朝千古。絕後空前。嗚呼噫嘻。神其鑒焉。

天津士庶共製輓聯

兩度駐津門。息鯨鯢。慰鴻嗷。憶前番力瘁心勞。手挽天河回浩劫。
霎時超宦海。失瞻依。傾保障。痛此際魂歸羽化。悲填里巷哭完人。
君之心膺國之屏藩。仰對帝天。俯臨蒼赤。

儒曰全歸。釋曰圓寂。名垂竹帛。氣化星辰。

九重倚畀。五夜辛勞。廿載奏膚功。不負大名垂宇宙。

上谷津梁。全畿表率。一朝驚羽化。長留遺烈壯山河。

祠堂聯

有難必拯。有利必興。有害必除。轉浩劫為康衢。保障三津真父母。
比儒能恕。比釋能慈。比道能澈。濟民艱如己事。勤勞兩郡頌神君。

近科甲第

查道光三年癸未科。賜進士及第五名。即郝善。劉鐸。王用賓。梁寶常。張映暉。崔念堂。旭詩云。天津科第好文風。二百年來運大通。癸未春闈尤鼎盛。五人一榜捷南宮。光緒九年癸未春闈。獲雋者亦五名。即嚴修。齊學瀛。曹寓瀛。徐謙。李銓。庚辰進士二名。沈士鐸。高凌霄。丁丑進士五名。王恩桂。孔傳勳。卞翊清。趙世曾。李士珍。甲戌傳臚華金壽。

乙亥解元張彭齡。丙子解元高炳辰。壬午解元黃耀奎。順天鄉試津門得舉孝廉者。每科不下二十名。科甲聯翩亦云盛矣。

附詩

唐尊恒 芝九

一枝文筆插雲青。科第年年眾若星。乾水汪洋巽水曲。由來地傑使人靈。

書畫家

析津文運較昔日新。即翰墨生涯亦各擅其長。邇來書畫家著名者眾。北方風氣曩以收潤資為不雅。而求教者踵相接。每苦酬應甚煩。間有不得不破格擬立仿帖。酌收潤筆者。亦局面一變。各從所願。不掩其長之意云爾。謹將藝苑翹楚。附記於左。並妄綴末語。用備采擇焉。外縣人及古者皆不載。

孟繡村毓梓

畫花鳥山水人物 筆墨蒼秀悉依古法

張和庵兆祥

畫花卉翎毛 著色清妍備極工緻兼通西洋照像法

辛蔭圃樾

畫花卉翎毛 揮灑縱橫天然生動

梅韻生振瀛

畫蘭竹山水善篆隸行楷尤喜畫金魚 書法精工詩畫三絕

趙子仙全

畫山水人物尤精鍊筆 派宗南北書味盎然

金龍節達清

金雨雯

俱工畫山水 善承家學葱蔚可觀

梅環洲承瀛

畫士女人物寫真 神腴骨秀迥異凡工

劉小亭陳

畫山水工鍊筆 南宗嫡派詩更清奇

張若村樾蔭

畫蘭竹木石 淡蕩秀逸書生本色

徐小雲鴻儀

畫花卉禽獸 落筆豪放潑潑生機

穆楚帆倩

畫花卉兼翎毛草蟲 師追正叔別具風神

馬景韓家桐

畫山水花鳥 仿古亂真其筆可想

王鑄九鼎平

畫花鳥蟲魚 規行矩步體韻精妍

趙美洲鍾靈 畫山水 石峭林枯。滄然雪意。

樂硯卿徵緯 工篆隸行楷。兼鍊筆。畫山水花鳥。

劉子梁廷彬 畫花鳥。工行楷法。晉宗元卓稱巨擘。

孟志青中翰繼堦。尹澄甫孝廉。汪于澤九學博。克勤釋麗清。字省泉。皆擅蘭竹。臨池寄興。高致絕倫。

善書者。邵鏡波瑞澄。張柳堂紹緒。陳潤璋毓瑛。梅子駿元捷。嚴香蓀振諸公。俱精八法。揮毫落紙。氣足神完。又陳紹卿恩培。卞靜波寅清。善擘窠書。尤長道逸。

藝術

津邑各工藝。及醫卜星相各術。近日無多出類拔萃者。惟城西張姓名長林。字明山。以捏塑世其家。向所捏作戲齣人物。各班角色。形像逼真。早已遠近馳名。西洋人曾以重值購之。置諸博物院中。供人玩賞。而為人作小照。尤其長技也。只須與人對面坐談。搏土於手。不動聲色。瞬息而成。面孔徑寸。不僅形神畢肖。且栩栩如生。鬚眉欲動。觀者莫不歎絕。

附詩

從善 釋三

絕頂聰明妙手誇擅長一技足名家風流老子婆心盛黃土得人效女媧。

機器局

機器局即製造局一在城南三里海光寺工匠六七百人。以機器製造洋槍礮架等物。兼製小火輪船。每日卯正上工。酉初停息。由氣機管放氣為號。響聲遙聞數里。一局在城東八里大直沽東北。人稱東局。地廣數百畝。屋宇機器全備。規模宏大。井井有條。工作者約二千人。日費不止千金。專製火藥及各種軍械。均有道員總理其事。並有洋匠及閩廣江浙人為之監製云。

水雷水師電報各學堂併附於東機器局肄業。考究洋學。道憲出示。有飲食教誨。皆取給於公家事業。勳名望後來之繼起云云。將見為國儲材。自必日新月盛。當有用之不竭者矣。

附詩

唐尊恒芝九

水雷電報成功後。洋務於今最擅場。若有能文佳子弟。及時送入水師堂。

水師學堂

水師學堂設在機器東局之旁。堂室宏敞整齊。不下一百餘椽。樓臺掩映。花木參差。

藏修遊息之所。無一不備。另有觀星臺一座。以備學習天文者登高測望。可謂別開生面矣。其章程詳見於 爵相告示內。謹錄如左。

欽差署理通商大臣督辦北洋海防事宜太子太傅前文華殿大學士直隸總督部堂一等肅毅伯李 為招考事。照得本大臣前因北洋兵船陸續增置。駕駛管輪兩項需才甚亟。光緒六年七月 奏設天津水師學堂。培植北地人材。以供器使在案。茲距開館一年有奇。學生造詣漸有端倪。惟額數未滿。投考者或資質平庸。或年紀過大。終少出色之材。細揣情由。似由贍銀稍薄。未足招徠。今本大臣將該堂原定章程。學生月給贍銀一兩。改為月給四兩。俾一經入選。八口有資。庶寒畯之家。咸知感奮。從前閩省水師學生。半皆世家子弟。學成之後。皆任各輪船將領。游保二三品官階。並有加勇號者。此間學生。若果卓有成就。本大臣定當從優 奏獎。破格錄用。合行示諭。並將章程撮要開列。為此示仰士民人等知悉。無論直隸本籍。及外省寄居良家子弟。年在十六七歲以內。姿質聰穎。能作論文。或小講半篇。情願投考者。開明年歲籍貫三代。自赴水師學堂報名。由該堂總辦隨到隨考。秉公錄取。爾等須知今日之學生。即他年之將佐。優予之餼。原思亟得美材。大張吾軍。是本深期繼起。勿仍

觀望其各奮興特示

計開

一學生選定後取具本人家屬甘結及紳士保結方准入堂試習

一學生入堂試習只與伙食三個月後分別去留留者月給膳銀四兩

一學生在堂以五年為期於甘結內聲明未滿五年不得自行告退及請假完娶亦不得應童子試致妨本業

一駕駛學生專習管駕輪船管輪學生專學管理輪機在堂應授功課畢後均上練船歷練

一駕駛學生在堂每七日中兩日習漢文歸漢文教習課導每日傍晚由洋文教習帶赴學堂外訓演外國水師操法

一學生每年春夏冬三季派員小考秋季本大臣親臨閱校考列前茅者將賞有差其歷次優等者遞加膳銀並賞功牌衣料

一駕駛學生每月十五日放假一日管輪學生每月外國首次禮拜日放假一日准冬三父兄來堂看視端午中秋各放假三日年節放假十五日父母及承重之喪准

假十五日。葬假六日。其祖父母及伯叔兄弟之喪。概不給假。

一學生患病。在堂醫治。藥費由堂發給。疾重驗准。給假回家。光緒八年九月十九日示。

挖河船

濬河機器。其狀如舟。大亦如之。名曰挖河船。以鐵為之。底有機器。上有機架。形如人臂。能挖起河底之泥。重載萬觔。置之岸上。旋轉最靈。較人工費省而工速。誠講求水利不可少之器也。已於光緒初年。在機器局造成。試用。名曰直隸挖河船。議濬大清河。由城北西沽起。現已開濬至獨流鎮後河。計百餘里矣。頗著成效。

電報

天津電線。設立於光緒四年。小試其端。由大沽逕達津城。不過計程百餘里。復於光緒六年。經李爵相奏准。推廣電報。天津總局。在東門內路南。即問津行館舊址。又呼楊家花園。設陸路線桿。達通州。達保定。沿運河而南下。通臨清。濟寧。清江。江寧。鎮江。蘇州。上海。再達閩粵各省。四通八達。無遠弗屆。傳消息。轉瞬萬里。所以通軍報。而利商民。異常捷便。此誠開闢來之創舉也。

附詩

廉讓居士

中國古今重馳傳。驛亭分設各郡縣。海外偏多縮地方。天半往來如掣電。大臣謀畫操勝算。軍民通報稱利便。洋師聘自丹國來。製造此技素獨擅。從此千里爭片刻。無須尺幅費筆硯。雁帛魚書應共妒。聲氣相通快勝箭。枝枝節節環四海。地角天涯連一線。

又

古潤招隱山人

消息通靈異等閒。巧憑電線露機關。不須山海嫌修阻。千里音書一瞬還。

輪船招商局

招商津局。在紫竹林南。同治十一年間創立。總局設於上海。仿西國之制。由眾商集資彙辦。故名招商。置備輪船多隻。載客載貨。南北往來。以便商民販運。並可裝糧載兵。裕國便民。兩有裨益。

附詩

報單新到大輪船。晝夜能行路幾千。多少官商來往便。快如飛鳥過雲天。

開平礦務局

開平在津城東北二百餘里。其地多山。近灤州永平。山產煤鐵甚富。自光緒初年招股設局。本銀一百餘萬。仿洋法以機器開掘煤礦。所出煤勦極為精美。可與洋煤並駕齊驅。價值又廉。銷路又廣。況章程頗善。機器甚精。現在日可出煤五百餘墩。六十為一墩將來更當日新月盛。取之不盡。用之不絕。是真中國之利也。目下已開新河一道。徑達天津。又建鐵路一條。由礦直接河頭。規模大廓。氣象一新。運煤之火輪車。絡繹於途。該處曩為蕭瑟荒村。現已成為大市落矣。

章程附畧 督辦 總辦 幫辦 公事房 銀錢房 外帳房 材料房 庫房

考工處 繙譯處 撫醫所 雜務處 監工 班頭 秤手 機司機器有提龍提

索夾鍊等物 掌爐 管工 掌燈 監提 監號 拋手工人等 牽夫推子馬夫

板子即作路之人 司冊 看門

洋匠司事 煤井正副總管 生鐵廠正副總管 熟鐵廠正副總管 機器房總

管 煤井管工鐵匠 鍋爐機器匠

開平煤河起建十橋。均由督辦唐景星觀察酌定。每隔十里建築一座。稟由 李傅相錫以嘉名。附近居人皆歡喜無量。第一橋名利涉在蘆台至寧河大道。二曰通

津在斐莊子。三曰濟眾。在大田莊。四曰拱辰。在趙雞翎莊。五曰咏唐。在唐坊子。六曰履泰。在泰來號。七曰望豐。在倚子莊。八曰匯通。在胥各莊。九曰阜民。在王家河。十曰慶成。在唐山煤井南。

附詩

唐尊恒芝九

權利頻年起礦工。銀煤金鐵又鉛銅。阿誰能把苗頭識。還要西人注綠瞳。

時令

天津氣候。非冬即夏。所求春秋佳日絕少。二三月間。猶寒氣不減。一如隆冬。每至首夏。清和今日。體著重綿。明日手則揮扇。其立見炎涼如此。且有乾風吹揚塵土。其勢甚狂。幾幾乎無日無之人。目盡眯。禾苗枯萎。所以常苦旱荒。夏秋之交。雨勢稍大。又防冲決。濕蒸炎熱異常。中秋節後。人猶袒背以行。無幾日。又行冬令。朔風驟起。木葉盡脫。便覺寒威徹骨。溪水結冰矣。居人非卧暖炕。擁煤爐。不足以過冬。

清明日大風

梅成棟樹君

百花寒未吐。孤負此清明。窗黑風將至。雲黃雨不成。冬衣綿又著。春墓掃難行。薄酒陳家祭。聊伸宴子情。

又

楊光儀 香吟

東風料峭互陰晴。春草池塘生未生。鶯燕無聲人意懶。圍爐煮酒過清明。

苦熱

前人

飲水如探湯。倚壁如負曝。舉足地如熱。脫巾髮如沐。羽扇寧無風。氣熱益煩溽。腕痛不生涼。少歇汗盈掬。當門坐小犬。舌澹喘而伏。炎日可一窗。疑焚柴萬束。

苦寒

前人

地爐不暖狐裘薄。環對妻孥坐深閣。筆僵試寫苦寒詩。硯反當窗冰凍圻。風吹短晷懸冷光。丹鳥瑟縮海底藏。布衾如鐵耐清夜。有客橋頭凌曉霜。

燈節

津地俗尚奢華。元旦至元宵。城廂內外。擎燈出售者。密如繁星。十色五光。鏤金錯采。居家鋪戶。自十三日起。至十七日止。張燈五日。銀花火樹。如遊不夜之城。鑼鼓喧天。共慶昇平之樂。沿途除路燈外。又張掛壁燈。人物寫生。竟有出自名手者。並有騷人編懸燈謎。倩人摹射。以遣雅興。遊人如入山陰道中。目不暇給。或品畫工。或猜文虎。到處流連。誠樂事也。更有婦女出門踏春。紅顏綠鬢。三五成羣。俗謂之走百病。且滿

街燃放花炮者尤難屈指數云。

附詩

時新寶炬嵌紗綾。比戶同遊約舊朋。萬巷兒童呼賞月。滿城樓閣盡懸燈。花開火樹三千本。地湧鼇山十二層。今夕人天同不夜。晴雲未掩一輪冰。

煙火盒子

城內東南隅地段荒僻。人家寥落。靠城有草廠巷。其中供奉大士像。二月十九日俗傳為觀音誕辰。居人向於是日釀錢施放盒子。盒子者。津人之謂煙火也。屆期白晝演戲。上燈後陸續然放花筒。即點盒子。花樣有太師圖。八仙上壽。海屋添籌。魚龍變化。對聯寶塔。連燈火扇。牌坊。襄陽城。草船借箭。又有葡萄架。高糧地。四面斗等類。各色飛潛動植人物樓臺。隱現空中。錦簇花團。陸離閃爍。遠近來觀者。無不嘖嘖稱妙。車馬馳冠釵雲集。近因擁擠傷人性命。攸關奉禁停放矣。

天后宮

三月二十三日俗傳為天后誕辰。天津係瀕海之區。崇奉天后較他處尤虔。東門外有廟宇一所。金碧輝煌。樓臺掩映。即天后宮。俗稱娘娘宮。廟前一帶即以宮南宮北

呼之向例此廟於十五日啟門。善男信女絡繹而來。神誕之前。每日賽會。光怪陸離。百戲雲集。謂之皇會。香船之赴廟燒香者。不遠數百里而來。由御河起。沿至北河海。河帆檣林立。如芥園灣子茶店口院門口。三岔河口。所有可以泊船之處。幾於無隙。可尋河面黃旗飛舞空中。俱寫天后進香字樣。紅顏白鬢。迷漫於途。數日之內。廟旁各鋪店所賣貨物。亦利市三倍云。

附詩

王韞徽 淡音

三月村莊農事忙。忙中一事更難忘。攜兒偕伴舟車載。好向娘娘廟進香。

又

津門 沈存圃明經峻

鳴鈺考鼓建旗纛。尋橦擲盞或交撲。魚龍曼衍百戲陳。更奏開元大酺曲。笙簫箏笛絃琵琶。靡音雜遝聽者譁。老幼負販競馳逐。忙煞津門十萬家。向夕燈會如匹練。燭天照地目為眩。香煙結處擁福神。儀從繽紛圍雄扇。白晝出巡夜進宮。獻花齊跪歡兒童。慈容愉悅默不語。譬彼造化忘神功。別有香船泊河許。攜男挈女求聖母。焚楮那惜典釵環。願賜平安保童賢。我聞聖母奠海疆。載在祀典銘旗常。初封天妃嗣稱后。自明迄今恒降康。津門近海魚鹽利。商舶艤艘應時至。維神拯濟免淪胥。策勳不

朽宜正位在昔綬縈與曹娥皆因救父死靡他雖云純孝澤未遠孰若仁愛照山河
復有靜波稱小聖立廟瀛壖裡祀敬未聞報賽舉國狂始信騷虞關性命伊余扶杖
隨奔波歡喜爰作迎神歌康衢擊壤知帝力闕里猶記鄉人儺

皇會論

乾隆戊楊一崑無性
申舉人

國泰民安時移歲轉春光明媚豔陽天只聽得鑼鼓聲喧又見那兒童歡喜婦女爭
妍卻原來是皇會重興第二年月未逢三早將會演有一等遊手好閒家家去歛口
稱善事手拿知單有錢無錢強派上臉圖了熱鬧賺了喫穿這勝事直辦到三月間
跨鼓聲喧中樞耀眼看會的來到街前喫了早飯換了衣衫行走間先問門旗買賣
齊聲喊喧譁有萬千亂嚷嚷早聽見冰糖梅蘇丸一羣村媪站街前河沿上早來了
香火船手持竹竿身穿布衫靠定闌干人人等把樓閣看急忙忙莫容緩來復往不
憚煩數杆黃旗在會前上寫著掃殿逞精明露強幹薄底靴亦穿武備院夾套褲簇
新月白緞腰巾兒長帽梁兒短青洋綢綿袍把齊袖挽無事呢揚揚得意有事呵磕
了個頭山好和歹出了些汗通綱樓閣是新演今年會勝似去年節節高乏人辦蓮
花落不耐看猴扒杆亦有限損箱官委實可厭稍可的是侯家後拾不開秧歌高蹺

數見不鮮。惟有那溜米廠高踏。人人稱讚。不論女。不論男。顛倒爭把青蛇看。貌似婢。娟名勝梨園。是何時結了喜歡緣。他面龐兒俏。意思兒甜。一架嬌癡墨牡丹。掩映在紅綠間。舞花本自戲中傳。四海昇平見一斑。說甚麼長亭嫋娜。繡毬燈爛。有一等結絲鋪毡。假充官宦。廊簷外派下跟班。會一到。將閒人趕散。點心包拿在眼前。有幾個老斗。圍著小旦。詢饑渴。問寒暄。殷勤體貼。不怕心煩。叫管家。時把茶兒換。到晚來。下了個名慶館。意翩翩。美少年。有那些良家子弟。雜其間。好叫我難分辨。風動簾角。時來偷眼。靜悄悄。不敢言。細留神。遮遮掩掩。側耳聽。嚶嚶鶯聲。花外轉。你亦看我亦看。簾外簾中。隔不遠。碧玲瓏。不是萬重山。野花時亦偏爭妍。兩廊下。穿紅掛綠。抱女攜男。脂粉膩。笑語喧。花兒。朵兒。插鬢邊。自覺得好看。不知是憎厭。未語人前。先腴臉。一見人。把頭還羞容滿面。都是些濃眉大眼。高擁髻鬟。晚粧樓上。杏花殘。風過處。應怯衣單。夜兒黑。影兒暗。氣氤氳。郁不辨釵鈿。又不是輕雲薄霧。惟有些人。氣香煙半掩。香扉半捲。簾出頭露面。不怕春寒。又見燈火高懸。清煙四散。寶塔仍是章家辦。花瓶會到底。讓口岸店。打頂馬的。數周家露臉。衣帽新鮮。頂戴齊全。人物體面。勝似當年王壽田。還有管事的。雙雙對對。穿的是大鑲大沿。小馬夫。溫唇善面。跟班的光華臉。

且似粉團茶挑子。亮光光淨素玻璃片。耳邊金鼓震連天。會兒多。記不全。法鼓還算大園小園。一到茶棚。敲的更熟練。翻來復去。離不了七二么三。夜色漫漫。行人緩緩。一更之後。衆會蟬聯。一夥子清音大樂聲悠遠。兩當子河南雅樂喧。後跟一行道士調笙管。西洋德照。前後光懸。少不了老鶴齡。在和平音樂前。不知不覺。已過了四駕輦。法鼓聲猶近。鶴齡音不遠。提燈傘扇。來到跟前。手執請駕羊角燈。說駕到了。靠後罷。一個個俱都氣靜神安。有那女眷拈香拜街前。一種情思無兩般。無非是求子育男。霎時間。夜闌人散。攔輿拜罷。各回還。香消粉滅。漏盡更殘。好似神仙歸洞天。難消遣。怎留戀。夜深門掩梨花院。繁華都在眼中收。記不清。珠簾掩映芙蓉面。

四月廟會

四月廟會最夥。初六初八日。天津府縣城隍廟賽會。自朔日起至初十日。香火紛繁。而燈棚之盛。歷有年所。尤為大觀。各所分段搭造。席棚或三或五。兩廟相聯。燈綵陳設。備極華麗。文玩字畫。鼎彝尊壺。相映生輝。俱係大家所藏者。皆能借用壯觀。兩廟戲臺。純用燈嵌。晚間。請有十番會同人在縣廟戲臺上。奏古樂數曲。隨有崑曲相倡和。皆舊家讀書人也。府廟後樓罩棚。亦有戲臺一座。於正會之次日。有祝壽會演戲。

一天為神祝壽。燈綵尤精妙。戲臺上有梅君寶璐題聯云。善報惡報循環果報早報。晚報如何不報。名場利場無非戲場。上場下場都在當場。頗寓勸懲。使他處挪移不得。又寢殿題聯云。惟神則明無慚衾影。夫微之顯不爽毫釐。凡出會正日。熱鬧排場。不亞皇會。下午隨駕有裝扮各色鬼形者。或身高丈餘。或身矮三尺。面貌猙獰。搖頭擺手。奇形怪狀。不一而足。令人可怖。並有書役皂隸。文武儀仗。旂鑼傘蓋。斧鉞金瓜。寶扇提燈。對馬執事。蟒袍獸補。按轡徐行。爐鼎繽紛。旂檀繚繞。鼓吹音樂。清韻悠揚。又有因病立願者。是日身扮罪囚衣。以赭衣繫以縲紲。名曰紅犯。亦復不少。俱隨城隍神出巡於西郊。赦孤遊人格外紛沓。

藥王誕辰。自四月二十日起。各廟賽會。二十四五日為河北河東。二十六日為楊柳青。二十七日為城西。二十八日為城南土塍。其香火最盛者。則距城三十餘里之峯山。亦有因親病立願者。披髮赤足。以紅布裹脛。右手執香。左手攜磚。匍匐翻之。一步一叩首。望廟而拜。名曰拜香。

峯窩

峯山廟在城南三十里。俗稱峯窩。供奉藥王。頗著靈驗。相傳聖誕係四月二十八日。

廟門於二十一日預啟。至二十八日始閉。其間香客最多。遊人最夥者。係二十五六日。肩摩轂擊。擁擠異常。凡天津廟場。皆百貨畢集。而峯山廟。則羅列求售者。農具居多。饒有古風。沿路茶棚數座。以便憩息。乃廟宇則頽敗不堪。尚待修葺。惟中有一聯曰。澤加於民。庶幾無疾病。援之以手。如見其肺肝。集四書句。頗覺渾成。還愿峯山去。進香人疑李子為萱堂。神前禱告。低聲語。却是嬌妻病在牀。

金頂妙峯山

妙峯山頂。距京師西北八十里。去天津計三百餘里。上有廟宇。供天仙聖母。靈爽式憑。香火極盛。每年於四月開廟。朔起望止。此半月中。道上行人如蟻。車如流水。馬如龍。猶未足以喻也。廟在山頂。故名金頂妙峯山。進香者曰朝頂。天津士人信之者。篤赴之者衆。按此山寺所奉。實為碧霞元君。昔人有游山二絕云。十里城南綠滿川。春風春柳自年年。名園幾廢靈祠在。孤負看花穀雨天。都人士女競喧奔。花市闌珊廟市繁。已見田田好荷葉。風流憶煞趙王孫。

孟蘭會

每年中元令節。衆善循例。延致僧道。建醮設壇。賑濟孤魂。燒法船。放荷燈。鑼鈸喧闐。

旃檀馥郁。或謂之水陸道場。或謂之孟蘭勝會。津城內外不一其處。近來以紫竹林之梁家園為最。按該處舊有義塚一區。顏曰閩粵山莊。俗呼洋蠻墳地。因閩廣之作客津沽者人多。每到七月既望。莫不恐後爭先。醵資作會。高搭蓆棚。長有數百步。懸列燈彩。無算。高低不一。照如朗日。又有巧匠。繫成粵戲數齣。人物如生。掛向壇前。延僧設醮。放錢口。拋施食物。鑼鼓喧天。鉸帛徧地。歷年用款不止千金。鼓動遊人。不下萬計。車船轆馬。流水遊龍。傾城士女。空巷來觀。熙熙攘攘。幾於聯袂成帷。揮汗如雨。至夜晚則月白風清。新涼正爽。兼之香花鼓樂。悅目怡情。遊人之興。仍復不減也。

附啟 敬啟者。閩粵山莊孟蘭勝會。詠吉七月十六日。開壇建醮。梨園演戲。結綵張燈。擬三晝而連宵。越四日而藏事。凡我同人。務祈踴躍捐金。多題益善。但有未經簽助者。請至公所。添註尊銜。庶幾神人共慶。福有攸歸矣。 閩粵孟蘭會值事謹啟

觀孟蘭會感賦

白門程仲承開繼

金錢買得紙錢飛。惠及幽魂亦善機。早識重泉多鬼餒。那知大地有民饑。九京未敢歸虛幻。一體尤當為禱祈。但祝婆心移此念。解囊莫吝萬千揮。

登高攢斗

重陽節以東門外玉皇閣為登高處士女咸集城內水月菴禮北斗攢香高丈餘焚之歷晝夜氤氳馥郁芳騰數里按聚香作斗江浙間於中秋用以供月天津則重九用之亦風俗之不齊也

巡更下夜

天津冬令向來派有員弁督率三營及練軍於十月初一日起分段守夜攜械梭巡必俟天明然後回營歇息人謂之下夜保甲各局亦分地段添設民更每段橫插一旂上寫更燈守夜盤查匪類字樣此外並有地保支更每月向居戶斂費使人應接不暇案民更夜擊大鑼地保則擊柝兼擊小鑼喧聲相應達旦不休雖則宵小潛蹤然未免擾人清夢耳

年年在

此東門外宮南宮北及估衣街一帶萬商雲集百貨羅陳雖道旁隙地亦為小本經營者擺攤交易每當臘月初間店鋪門前隙地均貼有紅簽上寫年年在四字為賣年貨者佔先地步沿途一望遍處皆是亦有因佔地相爭者所謂年貨即香燭紙鏤

鞭炮門錢歲朝清供各品

祭竈過年

津俗每到臘月二十三日晚間家家送竈神昇天備年糕飴糖黏紅供之祝曰上天言好事回宮降吉祥此後便易桃符無論大小人家均貼春聯門神及錢紙等類並購彩畫數張糊於屋壁五色絢爛點綴新春亦牢不可破之俗也

祭竈

津門王敬熙蓮品

爆竹聲中笑語譁今宵祀竈徧家家一年一奏人間事天網如何尚有差

過年

唐尊恆芝九

大家小戶貼門聯一色猩紅分外妍字跡滿街人不掃為除舊對過新年
驚人爆竹震遙天似覺更新又一年處處桃符書吉語壽如山海福無邊

姑娘子

天津女巫自稱頂神能看香頭治人疾病人稱曰姑娘子鄉愚無識遇有疾病多召之來彼即炷香於爐喃喃作嚶語俄而謂所頂之神下降或稱白老太太或號黃少奶奶或謂胡某姑姑所立名號大抵婦女居多磁石引鐵故婦人易被蠱惑小家眷

屬恒信之。其治病之法。或給藥丸。或施聖水。病愈則竟自居功。不愈則謗為命盡。所索香資樂費頗饒。所稱之白。即是刺蝟黃。即是黃鼬。一名黃鼠。即胡即狐狸。更有蛇鼠二者。津人合之稱五大家。即胡黃白柳灰是也。比戶供奉。惟虔言之。殊堪捧腹。

混星子

天津土棍之多。甲於各省。有等市井無賴游民。同居夥食。稱為鍋夥。自謂混混兒。又名混星子。皆慙不畏死之徒。把持行市。擾害商民。結黨成羣。藉端肇衅。按津地關隘。謂之打羣架。每呼朋引類。集指臂之助人。亦樂與効勞。謂之充光棍。甚至執持刀械。火器。恣意逞兇。為害閭閻。莫此為甚。如被拿到案。極能耐刑。數百笞楚。氣不少吐。口不求饒。面不更色。不如是。則謂之摘跟頭。其兇悍如此。幸蒙前大憲奏准。嚴定條例。拿獲訊明。後照章稟請就地正法。自辛未年以來。曾將鍋匪羅仲義。馮春華。魏洛先。後處決。又將張慶和。丁樂然。站斃立籠。若輩知所做畏。而此風因之稍戢。然積習由來已久。正未易旦夕除根。若非時用重典。恐難永絕後患也。

又市中無賴少年。往往於博場索規例錢。諸博徒亦樂應之。然其始得也。頗不容易。每見有醉人。上不衣。下不袴。止以尺布蔽下體。昂然而至。一入局中。便肆口謾罵。博

徒羣起各執白木棍痛打之。然打者自打。罵者自罵。至體無完膚。氣息僅屬。猶喃喃罵不絕口。於是羣嘆曰。好漢好漢。以童便飲之。又以溫水滌其血污。負以歸。開局者自此月有規例矣。是豈所謂北方之强者與。

憲示照錄

天津河間分巡兵備道裕 為嚴拿匪棍以靖地方事。照得津郡地處海濱。為水陸衝途。華洋雜處。民俗逞強尚氣。易滋事端。查有無賴鍋匪。結夥羣居。包娼聚賭。把持街市。動輒糾眾械鬪。持械尋毆。殺傷人命。甚或挾嫌拆房放火。倚眾搶掠。擾害商民。情勢兇悍。尋仇報復。儼如對敵。即被獲案。尤復不畏捶楚。熬刑忍痛。希圖誇耀匪黨。以資衣食。殊屬愍不畏法。曾經前督憲恆察悉情形。奏定典刑。暨丁前道詳奉

督憲李。申明定例。凡鍋匪聚眾械鬪滋事。拿獲到案。即照土匪例訊明就地正法。查拿時如敢持械拒捕。照律格殺勿論。出示嚴禁。並經先後拿究懲辦。該匪等頗知畏懼。歛跡潛藏。近因年久。故智復萌。其風漸熾。如從前之聚眾持械逞兇滋鬧之案。層見疊出。殊堪痛恨。本道蒞任以來。時有見聞。本應盡數嚴拿。按例懲辦。不遺餘類。以期除惡務盡。而安善良。唯念該匪等愚悍無知。蒙染惡習。身蹈法網。不自知覺。若概

予刑誅究屬不教而殺除將著名匪棍開單移行各局營縣分飭勇役按名查訪外合行申明舊例出示曉諭為此示仰津民人等知悉爾等各有身家勿恃血氣之勇倚眾恃強一朝逞忿罪干大辟遂致父母妻子永無依賴爾時俯首就戮追悔莫及何如安分營生勉為善良知過改悔以圖自新自此次出示以後如再執迷不悟怙惡不悛則是自罹法網一經告發或被拿獲定即照例究辦決不寬貸勿貽後悔本道愛民如子疾惡似仇法在必行勿謂言之不預也光緒九年十月二十五日示裕觀察長在任寬猛相濟仁義兼施愛民如子煞費苦心曾刊發混星子悔過歌令其誦習熟背誓改前非其歌言近旨遠以期革面革心知悔知懼足能化其頑梗而立挽頽風併錄於下

混星子到官衙多蒙教訓混星子從今後改過自新細思量從前事許多頑梗一樁樁一件件自己問心想當初父母恩一言難盡受盡了辛和苦養育成下原指望為善良可以上進原指望承祖業可以守成原指望孝父母報答養育原指望保妻子買膏營生誰知我喪天良全不務正交了些壞朋友狗黨狐羣有的是圍鞋底不安本分有的是挑鮮貨假託良民倚仗著眾潑皮一呼百應吃娼賭佔市口詭詐錢文

有時節在街頭持刀弄棍打羣架立鍋伙一味橫行打傷人生和死全然不論只顧得不義財按股均分只道是結黨羽無人敢問却原來鍋伙會律問斬刑縱然間逃法網一時僥倖終有日被訪拿捉到公庭披枷鎖上鐐銬五刑受盡千般苦萬般罪難熬難撐有的說能忍刑纔成光棍那知道饒受罪好漢不成沒奈何亦只得從實供認纔知道錯走路後悔難名亦曾見作混星立斃杖槌亦曾見作混星發配邊城亦曾見作混星站籠喪命亦曾見作混星身首兩分連累了父和母一家餓困連累了妻和子孤苦零丁這都是耍混星收緣結果千人唾萬人罵辱沒家門自古來有血性忠孝為本那有個作匪類誇耀鄉鄰世界上謀衣食豈無門逕何苦來當混星身犯典刑這都是染惡習被人誘引這纔知念歌詞感動良心從今後發誓願回頭猛省不為非不作歹不作混星倘若是不悔過天誅地滅望恩官速赦我去作良民

有門坎

在禮者又名白衣道教原異端之流亞直隸山東奉省皆有之惟天津尤盛入教之人身上皆帶有白色衣飾夏則綳繩袴帶冬則軟領腰巾如有服者然此在禮之名所由起也教中設立大公所首領主之尊之曰大爺亦曰老師甫其次曰首座曰陪

座曰引師曰催總亦分設小公所以會其徒每歲必聚會數次即四月初八九月初九等日所謂大爺者於堂中憑桌而食狼餐虎咽厥狀頗豪其徒以碗盛食同於背後食者一器垂盡背後之人即覆而益之不準謝止然投箸後勿許再請聞有盡數十碗者且有食後默坐數晝夜不便不溺者教中規矩有祕訣非入教不能傳授惟禁烟酒甚嚴犯則為叛教擯絕之遇賓朋燕集飲酒之處入教者公然以在禮告或言有門坎親友亦無誚之者蓋習見故也其人多修偉壯盛諒因喫食兼人之故耳此外尚有五祖教太上門教紅衣門教天地門教並代人驅邪療災又有大成教一名無為教亦名密密教因地方官禁止甚嚴入教之人不肯對人說知

化緣

語云強求惡化原係奸僧俗人不察偏好佈施遂使若輩奇形怪狀層出不窮天津數年前有僧作俑燃指募化嗣有河東大佛寺僧自斷其手相率效尤更有腕下插刀者以香燃臂者袒坐街頭經卷木魚南無終日又常有行腳僧披髮束褲作頭陀狀背黃布募啟或手拖鐵鍊長約丈餘或頰貫鐵針長約尺許蹣跚而行有一鄉愚托鉢敲鑼為之前導每到大街小巷婦孺羣聚而觀佈施不少殆亦自尋苦惱何異

皮肉生涯

仙家搬運

北方妖異多於繁星。有所謂大仙者。即胡黃白柳灰也。居人供奉。惟恐不謹。有與仙緣者。仙即來福人。謂之作仙家買賣。一切商賈。則利市三倍。莊農則富有千倉。且有銀錢無故自來。倉廩糶糴不盡。恃有一仙。而席豐履厚者。然緣盡則散。散必取償。或家出敗子。或時遇飛災。且憑空搬運。必至毫末無遺。然後已。俗云。富貴無三輩。悖入悖出。理或然與。

冰牀凌鞋

冰牀。又名托牀。俗呼冰排子。其形如牀。可容三四人。高僅半尺餘。上鋪草簾。底嵌鐵條。取其滑而利。行人坐其上。一人支篙撐之。馳驅甚速。每到天寒水凍。冰排盛行。往來密如梭織。四通八達。攸往咸宜。撐排者。例備皮袄一襲。無客則自衣禦寒。有客則奉客鋪墊。隨地僱坐。其價甚廉。如去一二十里之遙。所費不過京蚨數十文而已。貧民食力於風天雪地中如此。

又有所謂跑凌鞋者。履下包以滑鐵。遊行冰上。為戲兩足如飛。緩疾自然。縱橫如意。

不致傾跌。寓津洋人亦樂為之。藉以舒暢氣血甚妙。

冰床

駛於走馬。小於舢舨。滑滑歌中亦足豪。上下不交人自冷。風波一息枕方高。但憑堅腹消行險。暑藉橫肱寫夢勞。直似遊仙塵境裏。瓊壺咫尺忽周遭。

節錄楊香吟光儀冰泛歌等閒渾欲隨飛仙。不帆不檣飄飄然。一牀穩坐擬春船。衝風短褐不知寒。千頃萬頃迴出夕陽外。但見飛鴻滅處漠漠天光圓。

跑凌鞋

往來冰上走如風。鞋底鋼條製造工。跌倒人前成一笑。頭南腳北手西東。

妓館

天津女間。自稱曰店。北門外侯家後一帶。為妓館叢集之處。其龜鴿曰掌櫃。假母曰領家。領家住處曰良房。指引桃源之人曰跑洋河者。稍佳之處曰大地方。次者曰小地方。價亦稍遜。人地多半不潔。春風幾度。最易染毒。每當客到。男僕相迎。讓客歸坐。即高挑簾櫳。大呼見客。隨見花枝招展。燕瘦環肥。珊珊而來者。幾目不暇給矣。或選中某妓。開煙盤打茶圍。名曰坐過。收夜度資之一半也。客有故稱不中意而走者。謂

之打糠燈。每晚遊人甚夥。東出西進。彼往此來。營伍中人居多。人稱大褲腳。閒有以打糠燈為事者。且款待稍疎。即大肆咆哮。又有各項索陋規者。按圖索驥。應接頗形不暇。因時見爭吵等事。此外又有大小房錢之別。小房錢以給房東。大房錢則給諸無賴。即俗所謂混星子。如遇花叢荆棘。興醋海風波者。一告混星子。則擦掌磨拳。前來報復。儼然以護花鈴自居也。溫柔鄉時為用武之地。訪豔者其慎諸。等而下者。則在西城外。人稱西關。及紫竹林租界外之地。亦有土娼數處。所居多矮屋泥垣。迎風待月。則皆半老徐娘。地獄變相。頗難令人寓目也。粵妓寄居紫竹林者。衣飾簪珥。迥異北地胭脂。俗稱曰廣東娼。或伴洋人。或接廣客。就中亦絕少出色者。

附詩

楚館秦樓勢利場。金多金盡見炎涼。殷勤情意皆虛假。穢氣熏來染異瘡。異瘡一染最為殃。妻子相傳盡受戕。漫說宿娼無罪過。這般薄罰已難當。

小班

檔子班。一名小班。亦妓女之流亞也。堂名在侯家後。蓄雛姬數人。玉貌綺年。頗能度

曲所唱名曰檔調鶯歌燕舞傾倒一時誠堪引人入勝也

竹枝詞

唐尊恒芝九

小班檔子著芳名別有優伶骨格輕若使論才兼論價拙於滬上貴於京

下處

優伶美其名曰相公即像姑之訛音言其男而像女也向居侯家後其寓所曰下處主人曰老板多半亦梨園子弟出身積有餘資遂蓄雛伶自立堂名教之歌舞或唱老生或作花旦後來之翹楚為本色之生涯凡張譙請客有以清宴不歡者必書小紅紙傳喚歌童來侑觴曰叫局童應命赴局謂之趕條子來則執壺勸酒情致纏綿大有翠袖殷勤捧玉鐘之概或拇戰或高歌談笑詼諧差強人意令人如飲濃醪醉不自覺按京都狎優不過徵歌侑酒逢場作戲無傷風雅彼此尚知自愛不必實事求是而天津私坊品格較低供人狎昵任所欲為後庭一曲真箇魂銷其命薄無奈如此

叫局 寧廉省識主和賓偏酌富筵酒一巡斟到郎行杯更滿兒情濃似玉壺春
轉局 拇戰腔疑百轉鶯西度唱罷意將行只因轉局難終局無限傷心落著聲

津門雜記卷中終

津門雜記卷下

清 錢塘張壽赤山氏輯

戲園

天津戲園有四。一名慶芳園。在東城外襪子衚衕。一名金聲園。在城內鼓樓北。一名協盛園。在北門外侯家後西首。一名襲勝園。在北門外大關橋口迤西。所有戲班向係輪演。有京二簧。有梆子腔。生旦淨丑。色藝俱佳。鑊歌妙舞。響遏行雲。是足動人觀聽。每日賓朋滿座。嘗有雛伶三五成羣。周旋座客。秋波流媚。粉膩衣香。旁觀者不覺延頸舉踵。目光灼灼。昔人有咏官座云。左右並肩人似玉。滿園不向戲臺看。概可想矣。惟座後看白戲者。人數壅塞。環繞如六曲屏山。揮之不去。致足厭也。各班角色聚散靡恒。不能備載。

小伶上座

賦艷詞人

輕移玉趾步翩翩。數語寒暄對客前。一握柔荑無限喜。好花相映各爭妍。

裝煙 莫負殷勤美意虔。纖纖親送幾筒煙。笑他老大生涯賤。慣向人旁脅兩肩。

雜耍館子

津門茶肆。每於歲底新正。添設雜耍。招徠生意。其名目有絃子書。大鼓書。京子弟。八角鼓。相聲。時新小曲等類。茶錢不過三五十文。小住為佳。亦足以消閒遣興。但時新小曲。有如藍橋會。十朵花。新五更。妓女自歎。媽母好糊塗等牌名。皆淫褻粗鄙之詞。留枕窺簾。鋪排任口。斷雲零雨。摹擬盡情。未免少年情實。已開血氣未定者。易於移惑耳。更有兩人合唱者。作為一男一女。彼即自居巾幗。不特淫聲入耳。絕類妖鬟。抑且眼角含情。一如蕩婦。誠樸者為之頗厚。輕狎者為之神馳。其引逗子弟。害有不可勝言者。

唱落子

北方之唱蓮花落者。謂之落子。即如南方之花鼓戲也。係妙齡女子登場度曲。雖於妓女外別樹一幟。然名異實同。究屬流娼。貌則誨淫。詞則多褻。一日兩次開演。不下十人。粉白黛綠。體態妖嬈。各銜所長。動人觀聽。彼自命風流者。爭先快靚。趨之如鶩。擊節歎賞。互相傳述。每有座客點曲。爭擲纏頭。是亦大傷風化。前經當道出示禁止。稍知斂跡。乃邇來復有作者。改名為太平歌詞云。

附詩

盈盈嬌小女彈詞。別有風流絕世姿。一事令人惆悵甚。下場容易上場遲。
茶寮酒肆額紛題。逐隊呼朋東復西。知否嚴闌燈影下。嬌兒和淚伴嬌妻。

天津論

天津人楊一崑無怪

天津衛好地方。繁華熱鬧勝兩江。河路碼頭買賣廣。看風光。人疑是廣積銀兩。那知道內裏空虛。皆無實在項。不種田。不築廠。赤手空拳。即可把錢想。第一是走鹽商。走久接地方。一派網總更氣象。水晶頂。海龍裳。大轎玻璃窗兒亮。跑如飛蝗。把運司衙門上。店役八九個。圍隨在轎旁。黑羔馬褂是家常。他的來頭可想。賣的鹽。任意鋪張。賠累了。還須借帑帳。其次糧字號。買手最吉祥。年深也把船來養。一年四踢錦州牛莊。荒年一載大沾光。一隻可賺三隻糧。錢來的湧。職捐的狂。藍頂朝珠皆可想。又次開糧店。洋貨雜貨行。認客投主。有帖應行。拿用也穀加一帳。穩是當舖利久長。此外別行。總是本大利廣。一種風氣不可當。鋪子一荒。即請光棍來較帳。釐治彩觴。三成五成較妥當。分年分月還上。至於講聲勢。書辦可當。經承到了手。諸事任主張。不但告狀趨踰閩。郡人人景仰。三年五年報滿議。叙候選吏目堂。再為當衙役。也見重於鄉。一得班頭開賀收銀幾百兩。執簽執票。氣吐眉揚。差帳煩好朋友來講。不用費周

張片時得銀多少兩。又有不作衙門者。老君老悅。各霸一方。四海九如。各稱一黨。似虎如狼。或立鬪雞坑。或開鵲鵲場。混星子。無二鬼。也跟着學走創。小帽歪衣襟。敬提眉橫目。慌裏慌張。這個說你這一回不穀。板過節兒全不講。那個說甚麼事。我全不聽。過堂腔。有人犯了他邊界。聚夥成羣來打仗。鐵尺斧把竿子。烏鎗趕上房。開水磚頭往下淌。那顧生死存亡。打倒了。擡着去驗傷。鐵鎖啣嘴。套在為首的脖子上。帶到當堂。打靴底。碍何妨。打板子。說不解癢。幾百竹條。打不出一聲嚷。從此把名揚。寶局上來送錢。各行陋規。皆有量。打虎撲竈。坐地分贓。茶館酒肆。任意為王。窩子小班。誰敢抵擋。這等熱鬧場。即有冤孽。秧子來挨上。你請我在天興館。我還席在環佩堂。大喫大喝。大唱。尋一個冷不防。設下灌鉛骰子場。開首下堆。後來大捺。現錢輸光。下欠若干立字樣。加一八扣。以為尋常。一月不到。即換票一張。滾利疊算。日久長。自然銀錢廣。也捐頂。也講衣裳。也蓋高樓瓦房。也把文話講。發財發在秧子身上。秧子借他的人物。逛到處有觀望。可以信馬由韁。大呢袍褂。狐裘煌煌。京靴衛帽。得意揚揚。說衛話。帶京腔。狼狽為。有間游蕩。跟班俱是俊兒郎。這個說我的鼻煙壺價兒大。那個說我的撇指價兒昂。說着來到竹竿巷。上林齋內。佔定上房。高聲叫跑堂。乾鮮果品。

配八樣紹興酒。開罈膏。有要炒雞片。有要溜蟹黃。有要泡肚燒腸夥計。敬采十幾樣。還嫌寂寞不歡暢。把相公寶玉小紅。叫來同歡賞。進門請安。坐在旁。豁拳大聲嚷。不住的灌蜜湯。漸漸入醉鄉。喫完了。把帳搶到櫃上。亂嚷嚷。誰賭呢。就寫誰的帳。出門來。滿面紅光。一口板榔。東倒西歪。在街上晃。又把侯家後上。進入雙翠堂。點煙燈。躺在炕。女班先唱兩個曲。後問爺。點甚麼樣。有點普救寺。有點盼才郎。有點八月十五敬月光。誰點曲。朝着誰唱。眉來眼去。弄巧腔。叫好不不住的嚷。錢票費幾張。聽罷曲。出房。滿口唱二簧。繞入穀難散場。再到煙花柳巷。會一會新來的姑娘。一人挑一個。各自入各房。顛鸞倒鳳。對鴛鴦。一夜情意難講。不知不覺東方亮。家人來回話。東帖拿幾張。今日某人開賀。明日某廟開光。邀局是老祥。請會是老廣。終日無事忙。幫嫖看賭。隨着逛。崩騙是尋常。花到空囊。不得不借閨王帳。還不上。要遭殃。年節下。更難據。更帳的。一行一行。估衣舖來。開靴帽舖來。嚷不乾不淨。破米糟糠。裝不聽見。內裏藏。那知帳主工夫長。自然撞得上。揪袍擄帶。舞馬長鎗。拉着喊冤去告狀。審一堂。押在班房。吩咐變產去還帳。向熱親友盡冰涼。又有誰來探望。這是要人兒的下場。原是由自取。不必代悲傷。最可悲是教書匠。命苦作何商。既不肯調詞架訟。又不曾說地。

說房更不能爭行奪市把光棍創只好把館商量大館六十金小館三十兩不穀喫飯只可喫糠半飢半飽度時光家有三担糧不作孩兒王如蟲進羅網如驢在磨房偶然有點事人說工不長學生不用心就與先生來算帳幾個銅錢事一年一更章一交冬至把心慌定了館方纔坦坦蕩蕩如何是長方如何是長方

花廠

津沽極目無寸山絕少遊覽之地惟城西四五里村名芥園小園大覺庵等處人多藝花為業所開花廠甚夥千紅萬紫燦若朝霞聊可供人玩賞花農於每日清晨擔花售於市人爭購之

大覺庵看芍藥

陳珍亞蘭

猶憶嫣紅映晚霞東風憔悴曼殊家此花怪底名婪尾不過春時不見花
柴門西對水西莊牆內花枝明夕陽花本無心風解意向人吹得十分香

賣花

梅成棟樹君

玫瑰入市春花盡芍藥簪瓶夏景來又是一年容易過櫻桃紅映掌中盃
晚香最愛玉為肌秋色先看蠟綴枝晚香玉北地最多藍菊俗名江西蠟清曉小窗人乍起隔牆聽喚

賣花兒

王淡音
韻藏

風流子女喜相逢。耳鬢摩挲笑語濃。袖手旁觀真羨煞。幾生修到賣花傭。

雪彌勒

津門往年每遇大雪。有好事者。戲聚雪作彌勒佛像。低眉垂目。笑態可掬。偏袒踞坐。大腹膨脝。右手持牟尼珠。左手持布袋。又為作侍者二人。皆生動有致。愚夫愚婦見之。膜拜作禮。竟有以香燭供奉者。

敲詩

敲詩即以紙條約四五寸長者。摘錄時下新刻詩句於句中隱去一字。注於紙尾。用信套籠插。即在詩句之旁。添擬大意相通者四字。並紙尾原字則為五。另攤方紙於桌。劃為五度。以便押錢射中者每一文賠三文。其五字中大抵極不通者。即其所隱之字也。向惟考試時為多。輸贏亦甚微細。今則到處皆是。圍繞爭射者頗不乏人。託名風雅。實則賭博也。

錢帖

天津市面盛行錢帖。彼往此來。無非一紙流通。除殷實錢舖以外。俱謂之外行帖。諸

多滯碍難行。更有等名換錢局者。資本無多。全靠出帖以資周轉。既無以償。便以閉門羹謝客。謂之荒錢鋪。坑人財帛。累萬盈千。相習成風。殊為可惡。所以市道常有戒心。不敢久藏錢票。如取現錢。又攪和小錢。無算。每串有數十之多。民間吃虧甚重。前經憲示。每開一鋪。必着殷實錢鋪五家聯保。法良意美。無奈商定多時。未見議覆。不過徒託諸空言耳。

食品

津沽出產海物俱全。味美而價廉。春月最著者。有蜆。鯉河豚。海蟹等類。秋令螃蟹肥美。甲天下。冬令則鐵雀銀魚。馳名遠近。黃芽白菜。嫩於春笋。雞雞鹿脯。野味可餐。而青鯽白鰕。四季不絕。鮮腴無比。至於梨。棗。桃。杏。蘋果。葡萄。各品。亦以北產者為佳。

燈火樓臺一望開。放懷那惜倒金罍。朝來飽啖西施舌。不負津門鼓棹來。宋人楊映

故人多感促南轅。旅味緘書儂指論。二月河豚八月蟹。兩般也合住津門。西蜀江沅

津門三月便持螯。海蟹堆盤興儘豪。轉瞬又看秋稻熟。重陽時節好題糕。秋吟蔣詩

凍豆腐

崔旭念堂

菽乳溫柔不耐寒。凝霜凍塊入朝餐。切來巧露峰窠密。煮出渾同羊肚看。微骨玲瓏

堪下飮。嚼冰滋味恰登盤。黃蘗白飯先生饌。正好冬廚飽冷官。

鐵雀銀魚

唐尊恒芝九

樹上彈來多鐵雀。冰中釣出是銀魚。佳肴都在封河後。聞說他鄉總不如。

各色酒

前人

茵陳玫瑰五加皮。酒性都從藥性移。還是高糧滋味厚。寒宵斟酌最相宜。

婆羅葡萄黃芽白菜

前人

市上葡萄徑寸長。題名馬乳豈尋常。大頭白菜論勛賣。一二文錢價不昂。

孩梨蘋果糖炒栗子

前人

孩疇兒梨小皮何白。美女蘋香面盡紅。更喜街頭多栗子。帶砂炒到十分鬆。

厲壇寺

光緒三年直省旱荒。各縣災民赴津者衆。遂設粥廠於東南城角。婦幼若干聚集於此。所居是席棚。葦壁。席地而卧。鋪草盈尺。突於十二月初四日辰刻失火。時西北風大作。其勢可想。煙燄漫天。不辨門戶。倏時間燒死約計千人。黑皮白骨。慘不忍言。復有焦頭爛額。身受重傷者。不計其數。為從來未有之災也。當經營地置理後。就該廠

地基建造廟宇。曰厲壇。按時誦經。超度陰靈。後殿有冠九都轉手撰楹帖云。振錫演孟蘭。願火宅孤魂。味甘露慈。証寶嚴覺。塗金翻貝葉。持水輪一字轉。黑暗地為光明天。並識曰。光緒六年庚辰七月。撥天津籌賑餘款千金。就丁丑被焚婦孺粥場地。營厲壇。及地藏殿。附祀九百災黎粟主。嗟乎。流金燦石。忍讀大招之詞。法雨香雲。幸際給孤之會。伏願爛人焦土。頓成依佛道場。開大裏金蓮。給談中慧果。爰識顛末。無限酸辛。歸來歸來。魂其託此。長蘆鹽運使司鹽運使曼殊赫舍里如山敬撰。

減當利

天津縣屬城鄉典當。凡四十餘家。每年冬有減利之則。由藩司出示。惠及貧民。平時利息。綢布衣服金銀首飾。每兩二分。羽紗絨呢皮貨。每兩三分。十兩以上則仍二分。若銅錫器皿。無論十兩內外。概係三分。年例於仲冬十六日起。至年底為止。原利三分者。讓作二分。原利二分者。讓作一分五釐。在典商所損無多。而貧民大為方便。一進臘月。則爛其盈門。櫃上夥計已有應接不暇之勢。櫃外人聲鼎沸。亂如紛絲。從日出起。直至日昃。迄無寧息。甚至歲底數日。人數尤多。事情尤瑣。大除夕。城鄉當舖一律向不閉關。紛紜一夜。竟有守候終宵者。至元旦日出。人數始稀。其中大都轉利者居多。因

一逾此日。利息如故矣。

打印子

印子錢者。晉人放債之名目也。每日登門索通還訖。蓋以印記。以是得名。是雖盤剝小民。然剝肉醫瘡。亦權濟目前之急。天津民貧地瘠。有無緩急。非此更無法設施。且有貧民日中所入。僅敷餬口。而謀食之外。不暇謀衣。是以春夾秋綿。兩季衣襟俱借印子錢製造。如借錢十千。或八千。則分一百日清還。每日還錢一百。或一百二十文不等。如遇陰雨。翌日補足。春借則秋已還清。秋借則春已掃數。春秋兩季。周而復始。無之則民不稱便。是雖利錢不菲。然寒星歸歟。子母雙清。負販小民。尚覺輕而易舉云。

津門雜咏

崔旭

往日鑾輿曾此臨。津東勝地柳成林。宮門深閉花千樹。應抱春風望幸心。

咏津門

崔旭

滿眼繁華看逝波。肩輿塞路走如梭。沈檀珠翠來閩海。化鳥樓臺繞衛河。商賈競趨鹽筴利。優伶紛逐酒筵歌。笙簫聒得遊人醉。未省津關暮氣多。

大悲院

大悲舊院幾重修。朱記_北初碑可尚留。欲向窰窪尋故跡。蘆花野水四圍秋。

又

蔣詩秋吟

大悲院在北門外。河北窰窪樓一層。幾度登樓抬頭望。開窗但見滿河燈。

咏芥園

康堯衢達夫

琵琶池上起龍臺。曲曲迴廊近水開。每到紫藤花發處。游人都問芥園來。

又

楊光儀

西沽桑落酒。南郭梨花洲。芥子園荒後。蓮坡跡在不。空廊顏夕照。流水送行舟。

城西花廠

汪沆

重紅複翠接村畦。比屋都居花太醫。劇愛小園蜂蝶鬧。籃輿日日掛偏隄。

大覺庵看芍藥

梅成棟

花國遙臨水。東風撲面香。千畦封暖翠。一迳艷斜陽。蝶密紅圍寺。鶯啼綠過牆。村僧解迎客。半日足徜徉。

又

崔旭

大覺庵前野徑斜。千畦錦繡燦朝霞。游人漫說豐臺好。百畝先開芍藥花。

棹歌

沈峻

家家戶戶對蓬窗。白鷺飛來照影雙。楊柳桃花三十里。吾師都慣唱南腔。

又

楊光儀

桃花水暖長魚苗。曉市浮梁宿霧消。大沽打漿小沽賣。葉葉蒲帆逐晚潮。

竹枝詞

楊映昶 米人

海國波濤接杳冥。趁風番舶正揚舲。東沽水合西沽水。楊柳青邊楊柳青。

臨水人家傍岸居。門前秋水映芙蕖。臨流結得千絲網。網得雙雙比目魚。

鸕鷀鰓子小於萍。販得鮮回盡入城。青鯽白蝦充饌好。登盤須遜女兒螳。

兒帶螳。女俱產。

泥沽葛。沽等處。

生計惟憑舊釣車。魯魚網罷網羊魚。更臨葦岸烹回網。便啜西施乳不如。回網魚不。受釣餌。漁。

人以叉得之。味。脫美冠水族。

海邦七十二沽傳。賤賣魚蝦不論錢。一自年來水荒後。頓教價值倍於前。津門向多。魚蝦有時。

亦少。而貴。

今歲真逢大有年。蝗蟲飛過海東邊。不愁魚貴惟耽蟹。一個團圓僅一錢。梅樹君成棟

桃花口

康堯衢

酒旗風影向人斜。畫意猶存點點霞。醉裏不知村樹盡。尚逢牧豎問桃花。

楊柳青

崔旭

滿釜魚羹氣味腥。小船偶傍樹陰停。儂炊香飯郎沽酒。兩岸春風楊柳青。
織蒲女嫁弄船男。裙子深紅襖淺藍。小轎一乘船載過。郎家河北妾河南。

放鸞鵲

崔旭

清脆鈴聲箇箇圓。臨安舊俗說當年。近來響愛葫蘆好。斜日微風放鵲天。

又

楊光儀

未許輕寒到被池。沉沉簾幕夢醒遲。鈴聲清脆晨曦上。恰是人家放鵲時。

竹枝詞

唐尊恒芝九

繁華要算估衣街。宮北宮南市亦佳。東北門邊都是水。晴天也合着釘鞋。
水波渾濁是城河。惹得行人掩鼻過。更有矢遺滿街路。須防鞋上踏來多。

街道寬平店鋪齊。洋場新闢竹林西。紅塵十丈因風起。不是驢蹄便馬蹄。

鶴鷄蟋蟀鬪輸贏。猶是南邊覓利情。游手也知閒不得。擊鷹駕雀滿街行。

火燒餅已熟肉還生。都仗抽籤賭箇贏。可笑朦朧初睡起。呼盧喝雉靠窗聲。

鷓鴣俗名風箏高低冬便放。冰牀來往夜無停。客中莫忘嘗蘿蘗。煤火薰蒸未易醒。

廣仁堂設廣施仁。教養津河兩府人。近日官場興水利。怡賢王位請來新。

議和詔降九重天。為愛生靈要保全。請看析津人第一。張家門口匾新懸。謂張公錦文

詩家

崔旭

津門名勝足詩家。沽上題襟事已賒。前輩風流搖落後。獨留清韻在梅花。謂梅樹君

畫史

墨竹昔稱吳念湖。雅村健筆近時無。訪舟青立工山水。迥與尋常畫史殊。

竹枝詞

津門梅寶璐小樹

生涯海國足勾留。十里魚鹽美利收。好是船山詩句切。二分煙月小揚州。

九河天塹近漁陽。三輔津梁著水鄉。海舶糧艘風浪穩。齊朝天后進神香。

水西莊圯蓮坡老。豔雪樓空憶蕨村。提倡宗風誰再振。梅花社冷愴吟魂。城西水西莊豔雪樓

夾運河兩岸為國初查修兩先生結天下名流燕集之所道光年間
先君子樹君公立梅花詩社於水西舊跡一時南北詩人唱咏最盛

環城三岔水潏洄。旌節花繁不斷開。誰信貞魂銜茲土。屢經浩劫未成灰。津邑女子節烈者多。

丁字沽邊柳萬條。青青一帶鎖紅橋。帆檣縱借東風力。消息全憑子午潮。

桃花寺外桃花口。楊柳村邊楊柳青。七十二沽沽水濶。半飛晴絮半飄萍。

念年風鶴嘆頻驚。水旱交侵逼一城。億萬人家生路仄。既開夷館更屯兵。

保障危城抵萬軍。令威功德口碑存。長隄近衛生民命。能創能因仗使君。謂天津道憲丁樂山

觀察創築隄工。拯飢救溺活民之功。

關很風強最可嘆。相延無計挽狂瀾。雖然挺險終稱順。不畏嚴刑畏好官。

夷樓高枕海河涯。科第連年詔國華。不重文風重文運。榜花香鎮外洋花。

粧束花銷重兩簷。南頭北脚效時觀。家家遍學蘇州背。不避旁人後面看。

書香束手已堪嗟。銅臭揚眉氣鼓奢。安得西江一掬水。洗他風俗尚繁華。

上元觀燈有感

人海喧闐駕海鰲。上燈時候到通宵。笙歌逐隊春雷響。粉黛傾城夜月嬌。不惜金錢

輸鬼窟。妄將寶炬燭神霄。繁華自昔相沿慣。浩劫如山尚未銷。

懷天津舊遊

船山張問陶

記曹孤艇送殘秋。潞水盈盈繞郭流。十里魚鹽新澤國。二分煙月小揚州。衣冠誰醒繁華夢。江海遙通汗漫遊。欲指三山揮手去。只愁風力引飛舟。

新修官道

津城外自院浮橋而下。直接紫竹林。為衝途要道。先曹地甚逼仄。未能一律平坦。於壬午歲經當道諸公立工程局。築修馬路一道。其法先將舊泥鋤鬆。中間鋪墊磚石。厚約尺餘。令小工以鐵鎚擊碎。上加土沙一層。用千觔鐵軸。以數十人牽挽壓實。中高外低。形同龜背。兩旁則砌石成渠。以便卸水。如租界官道式樣相同。早已藏事。又立捐款名曰碼頭捐。年中收銀數萬兩。用備歲修。並設夫役。逐段灑掃。又由工程局出示。著鄉民備車船。每日載污穢糞土。傾於下流。恐人阻止。並發給諭帖一張。小旂一面。蓋以印記為據。道路砥平潔淨。行人稱便。咸感周行之惠我也。

補天煉石豈尋常。碎石修途計亦良。築罷登登三萬杵。沙鋪一道碾輪忙。

今歲又擬興修城內街道。及城外單街。估衣街。竹竿巷。針市街等處。所有通衢俱作石路。並將郡城內外溝渠。一律疏濬。現經天津縣陳邑尊以開辦之初。係用人之

際因念管押匪賊人犯衆多。一室羣居。穢氣熏蒸。易致疾病。擬令在押人犯充役。隨時挑挖。勞其筋骨。以勵其愧奮之心。每日飯食錢文。按照雇價減半發給。分別取具鋪保。身穿號衣。且派役看管。不使脫逃。及在工次滋事。如能安心挑修。日後准其保釋。如此則各有自新之路。不致廢棄終身。而工程得以速成。經費亦可撙節。洵一舉而數善咸備焉。已稟奉 督憲批准。出示遵行矣。

官道條例

城外官道修成。曾於百丈內外。分作一段。派兵役二名。身穿號衣。分班看守。晝夜輪流。每六點鐘上段。十二點鐘換班。由工程局特派候補千總督率。不准兵役偷閒坐卧。擅離職守。並設打掃夫二名。隨時灑掃。以期潔淨。應用器具。由局給領。官道行人衆多。難免是非。遇有口角爭鬪。該兵立即阻攔。如勸阻不聽。即將爭鬪之人扭送來局。以便送究。如地面寬展之處。設有擺攤賣貨。不碍官道。准其設賣。在官溝以內。不准擺攤。看街兵役如有隱縱勒索情弊。查出立即責革。並將該攤逐去。一併究懲云。

腳驢東洋車

自官道工竣。人慶康莊。趕腳驢者及拉東洋車者。尤稱利便。兩項約以數百計。尚陸

續增添有加無已。人以價廉隨地僱坐。每來一客。而若輩不分次序。儘先搶奪。爭攬之聲。闐然莫辨。趕脚者。執鞭飛跑。追隨驢後。拉車者。促促如轅下駒。汗流浹背。東來西往。馳走如風。是雖食力為生。頗不容易。然尤須瞻前顧後。倘於行人稍不仔細。致有衝撞之虞焉。

高麗館

朝鮮公館。建於開口下風神廟旁。不獨朝貢往來。藉停車馬。又因朝鮮現與各國換約通商。必須商務委員常川住此。遇有與各國交涉重大事件。可與中朝官憲會商籌辦云。

外國租界

天津開設通商口岸。始於咸豐十年庚申之秋。准其西洋諸國永租地基。建屋貿易。自紫竹林前至東北沿河一帶。為法國租界。房舍尚未蓋齊。紫竹林南。自招商局碼頭以下。地名杏花村之處。為美國租界。居中之地。為英國租界。東以河為至。西以海大道為至。街道寬平。洋房齊整。路旁樹木。葱鬱成林。行人蟻集。蜂屯貨物如山。堆壘車驢。轎馬輒夜不休。電線聯成蛛網。路燈列若繁星。製甚得法。清雅可觀。亦儼如一

小滬瀆馬。

租界例禁

禁煙館 禁娼妓 禁乞丐 禁聚賭酌酒鬪毆 禁路上傾積灰土污水 禁道旁便溺 禁攀折樹枝 禁捉拿樹鳥 禁驢馬車輛隨意停放 禁騎馬在途飛跑

駐津各國領事官

英國領事官

俄國領事官

法國領事官

德國領事官

美國領事官

日本國領事官

奧國領事官

即奧司馬加英國代理

和蘭國領事官

英國代理

丹國領事官

俄國代理

瑞國領事官

法國代理

比國領事官

即比利時仁記洋行代理

附詩

邗江李默菴

峩峩公廨壓河干。絕少威儀似漢官。樓閣不殊商賈宅。獨標旂桿插雲端。

洋行

英商 怡和洋行

仁記洋行

寶順洋行

廣隆洋行

新泰興洋行

新載生洋行

滙昌洋行

馬記洋行

滙豐銀行

大英藥房

高林洋行

飛龍洋行

老德記藥房

新沙遜洋行

屈臣藥房

俄商

阜通洋行

阜昌洋行

益利洋行

順豐洋行

即薩賢業

恒順洋行

貴平洋行

裕順和洋行

法商

啟昌洋行

亨達利洋行

兼賣鐘表八音琴寒暑風雨表顯微鏡等各色洋貨

美商

豐昌洋行

德商

信達洋行

世昌洋行

世昌機器行

德昌洋行

森裕洋行

兼賣錢表玩物

利順德洋行

增茂洋行

兼賣零物如亨達利同

信利洋行

租界洋房

工部局

醫生住房

大昌和客寓

打球房

天主堂

崇德堂

養病院

講書堂

戒酒樓

紫竹林前公地

會訊公廨

津海新聞

新聞稅務司

電信文報處

開平礦務局

平泉州銅礦局

大清郵政局

北洋水師營務處

租界工部局巡捕

工部局亦曰巡捕房。以分派巡捕。平治道途。是其專責也。看街巡捕。衣有左右圓圈。內有中西號碼。使人易識。手持木棍。晝夜看守。分段巡查。風雨無阻。每六點換班。遇有小竊及爭鬪等事。立即扭送捕房。以憑究辦。總捕頭為洋人。其等級在衣袖上有金線三環四環者。人因以三道四道呼之。其平治道途。僱用夫役甚夥。每日掃除街道。灰土瓦礫。用大車載於曠野傾倒之。夜晚則點路燈以照人行。立法皆善。巡查賊匪宵小潛踪。人得高枕安居。清理街道。無穢氣薰蒸。不致傳染疾病。為益甚大。何樂如之。

半車瓦礫。半車灰。裝罷南頭。又北來。此例最佳。誠可法。平平王道。淨塵埃。

施醫養病院

新建養病院碑記竊以四然察病惟醫方克達微六氣感人勿藥焉能有喜此周禮所以有醫師之設月令所以垂萬藥之文也津郡素稱善地育嬰有堂恤養有會惠民善政無不備舉獨於施醫一事闕如蒙爵閣督憲李 推民胞物與之懷行濟世惠人之政俯念民瘼爰思拯救乃延英醫馬君根濟假館 曾公祠施醫捨藥求診之人絡繹不絕或投以丹丸或與之針砭痿痺則起以電機贅疣則施以刮殺疲癯盡起微腫全除凡局內之經費皆 中堂之仁施萬姓謳歌四民感戴而 中堂仁惠之心有加無已念沉疴之孱弱赴局維艱憫宿疾之貼危就醫宜速乃復 命於紫竹林醫寓之旁捐建養病院一所每年經費悉出 中堂恩施閩郡 官紳亦各解囊襄助於是量地布基鳩工構宇經始於己卯九月落成於庚辰季秋大厦宏開登瘡痍於衽席善門廣闢起疾病以刀圭將見三津蒼赤共樂春臺四境黎元咸登壽域是皆 爵閣督憲之殊恩 樂善諸公之盛德也爰勒文石以垂永久俾後之君子有所考焉是為記 龍飛光緒六年庚辰秋九月穀旦敬立

又記 斯院工竣於光緒庚辰之九月至十一月朔行開院禮是日 李爵相親臨中西官憲咸至中國自 運憲 海關道憲而下四十餘位西國自各國領事稅司

而下三十餘位。馬君援泰西例。上 爵相德政頌。英俄諸領事亦皆頌 爵相之德。而 爵相虛己不伐。歸功衆善。主賓酬酢。極為勸洽。洵有中外一家之概焉。爰勒於石。以誌盛事。

斯院在紫竹林後海大道旁。其中掛號房。司帳房。診脉發藥之房。割症房。養病房。無不畢具。另有學習醫理之塾。在院肄業。顏曰醫學館。其房屋之軒敞。規模之整肅。藥品之精良。器具之美善。可稱完備矣。兼施種牛痘。戒除煙癮。廳前有楹對一聯。為合肥相國手書。其文曰。為良相。為良醫。祇此痼瘕片念。有治人。有治法。何妨中外一家。

郵政局

華洋書信館。於光緒四年設立。今改為撥駟達信局。由海關稅務司經理。開設在紫竹林新海關旁。專寄送京都。牛莊。芝罘。上海等。南北各口岸來往信件。及內地各處。亦可代交妥實。信局投送不悞。每信一封。計重四錢以內。無論遠近。祇收銀三分。合大錢四十八文。再重者。信資遞加。若寄外洋之信。務須將信票粘在信後面。其信票有三種。每一箇。有值銀一分三分五分者。每種以二十五箇為一張。可預向本局買。

用在冬季封河後輪舟不便行駛。即由陸路用馬馳遞。例價照加。妥速而無遲悞。亦裕國便民之道也。

北洋水師辦公處

北洋水師營務處建於紫竹林法國公廨旁。於癸未五月落成。衙署宏深。堂廡軒敞。又有洋房兩所。樓閣崢嶸。美輪美奐。殊耀外觀。名之曰迎賓館。以備各西官過津。憩息。為授餐適館之區。屋中一應器具。華麗整潔。皆選購西國精良之品。使人取攜如意。可謂於柔遠之道。無微不至矣。

天主教堂

天主教傳自法國傳道師稱曰神父。一作神甫紫竹林租界有天主堂一座。氣象壯觀。前曾在三岔河口建修教堂樓高三層。於庚午年五月因謠起事。經土人焚燬。後改為法國墓地。蓋天主教傳入內地年代已久。信奉者眾。良莠不齊。禮拜誦經亦虛演故事。因屢招物議也。

謹錄庚午六月 曾中堂奏疏

大學士直隸總督一等侯臣曹國藩兵部左侍郎通商大臣臣崇厚跪 奏。為查明

天津滋事大概情形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國藩於六月初九日靜海途次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六月初八日奉 上諭曾國藩奏起程赴津籌辦情形一摺等因欽此臣等伏查此案起衅之由因奸民迷拐人口牽涉教堂並有挖眼剖心作為藥材等語遂致積疑生忿激成大變必須確查虛實乃能分別是非曲直昭明公道臣國藩抵津以後逐細研訊教民迷拐一節王三雖經供認授藥與武蘭珍然尚時供時翻又其籍在天津與武蘭珍原供在甯津者不符亦無教堂主使之確據至仁慈堂查出男女一百五十餘名口逐一訊供均稱習教已久其家送至堂中養育並無被拐情事至挖眼剖心則全係謠傳毫無實據臣國藩初入津郡百姓攔輿遞稟數百人親加推問挖眼剖心有何實據無一能指實者詢之天津城內外亦無遺失幼孩之家控告有案者惟此等謠傳不特天津有之即昔年之湖南江西近年之揚州天門及本省之大名廣平皆有檄文揭帖或稱教堂拐騙丁口或稱教堂挖眼剖心或稱教堂誘污婦女厥後各處案雖議結總未將檄文揭帖之虛實剖辨明白此次詳查挖眼剖心一條竟無確據外間紛紛言有眼盈樽亦無其事蓋殺孩壞屍採生配藥野番兇惡之族尚不肯為英法各國豈肯為此殘忍之行以理決之必無其事天

主教本係勸人為善。聖祖仁皇帝時久經允行。倘戕害民生若是之慘。豈能容於康熙之世。即仁慈堂之設。其初亦意與育嬰堂養濟院畧同。專以收卹窮民為主。每年所需銀兩甚鉅。彼以仁慈為名。而反受殘酷之譏。宜洋人之忿忿不平也。至津民所以積疑生憤者。則亦有故。蓋見外國之堂。終年扃閉。過於密秘。莫能窺測底裏。教堂仁慈堂皆有地窖。係從他處募工修造者。臣等親履被燒堂址。細加查勘。其為地窖。不過隔去潮濕。度置煤炭。非有他用。而津民未盡目覩。但聞地窖深邃。各幼孩幽閉其中。又中國人民有至仁慈堂治病者。往往被留。不令復出。仁慈堂收留無依子女。雖乞丐窮民及疾病將死者。亦皆收入。又堂中院落既多。或念經或讀書。或傭工或醫病。分類而處。有子在前院。而女在後院。女在仁慈堂。而子在河樓教堂。往往經年不一相見。加以本年四五月間。有拐匪用藥迷人之事。適於是時堂中死人過多。由是浮言大起。本自熟聞各處檄文揭帖之言。信以為據。而又積疑於中。各懷恚恨。迨至拐匪牽涉教堂。而眾怒已不可遏。迨至府縣赴堂查詢。王三豐領事對官放槍。而眾怒尤不可遏。是以萬口譁噪。同時並舉。猝成巨變。其浮囂固屬可惡。而其積疑則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今既查明根原。惟有仰懇 皇上明降諭旨。通飭各省。俾知

從前檄文揭帖所稱教民挖眼剖心戕害生民之說盡屬虛誣布告天下咸使聞知一以雪洋人之冤一以解士民之惑並請將津人致疑之端宣云一二天津風氣剛勁人多好義其僅止隨聲附和者尚不失為義忿所激自當一切置之不問其行兇首要各犯及乘機搶奪之徒自當捕拿嚴懲以儆將來在中國戕官斃命尚當按名擬抵況傷害外國多命幾開邊衅刁風尤不可長記名臬司丁壽昌現署天津道缺即以緝兇事件委之該署道督同府縣辦理當可勝任至武蘭珍犯供既已牽涉教堂經臣崇厚飭令地方官赴堂查驗實為解釋嫌疑起見近日江南亦有教堂迷拐之謠亦即如此辦理其後豐大業之死教堂公館之焚變起倉猝非復人力所能禁止惟地方釀成如此巨案究係官府不能化導於平時不能預防於先事現已將道府縣三員均行撤任聽候查辦由臣國藩揀員署理其殺斃人口現經確查姓名實數惟仁慈堂尚有女屍五具未經尋獲其餘均妥為棺殮交英國領事官李蔚海收存俄國之人已由俄國領事官孔氣驗明掩埋謹開列清單恭呈 御覽法國公使羅淑亞業經到津議及賠修教堂事宜臣等擬即派員經理餘俟有端緒續行陳奏其悞斃俄國之人命悞毀英美兩國之講堂亦俟議結另行具 奏所有查明大

概情形。謹恭摺先行會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醫養病院

醫養病院亦曰仁慈堂。現在紫竹林前。為法國教堂建立。司其事者。為法國童貞女數名。每日施醫捨藥。病重者。取保住院就診。男婦有別。衣食鋪蓋。院中皆備。樣樣精潔。早晚侍奉湯藥飲食等事。周到之極。謝儀絲毫不取。可謂不愧仁慈二字。

耶穌教堂

英美二國所傳之通。為耶穌教。其中禮節。與天主教迥別。傳教者。稱曰牧師。聚會之所。曰禮拜堂。又曰講書堂。津城內外。計有七八處。每日開門。講道勸人。其教之大旨。以昭事上帝為宗本。以遷善改過為入門。以忠孝慈愛為工夫。以贖罪救靈為切要。一切戒訓規條。尚合情理。欲使人人為善。諸廢俱興。有維持風化。左右儒術。救正時弊之心焉。今信奉之人。尚屬不多。緣人信教與否。各隨己見。概不勉強。而牧師輩皆彬彬儒雅。抑抑撝謙。廣有見聞。善於言論。識見甚精。心思最細。如講究理學格致諸書。多半出自傳教者。精益求精。有裨實用。凡利人之舉。莫不樂為之。而人世之毀譽。所不計也。

又英法美國各教堂。立有義學數處。本地子弟就傳者不乏其人。課讀四書五經。並隨同聽道云。

附詩

榕城楊春芳

梯山航海不辭勞。重譯西來道路遙。欲化同風歸至善。發矇振聵志原高。

婦嬰醫館

婦嬰醫館亦建於海大道旁。由美國士商捐建。復承李爵相捐助過半。院中司其事者為美國閩秀某醫士。每日施醫捨藥。婦幼雲集。病重者住院就診。無論新舊內外各病。無不應手而愈。蒙爵相夫人贈匾一方。額顏姮娥仙藥四字。該館規模亦井井有條。秩然不紊。遠近皆感戴之。滿目瘡痍。行將登仁壽之域矣。

西歷

西歷無閏。故以三十日為月小。三十一日為月大。核之三百有六旬又六日。仍與中歷無異。每歲元旦。總在中華冬至後十日也。東洋日本國。正朔亦同。惟俄國則較晚十二天。

禮拜

七日一禮拜。為西人休息之期。即中歷虛昂星房四宿值日。是日也。工歇藝事商停貿易。西人或赴堂禮拜。或攜眷閒遊。緣人六日操作。必精神倦怠。以此日遊目騁懷。以均勞逸。是養生之法。殆亦七日來復之理也。

外國節期

外國清明節。在四月首次禮拜之五日。相傳為耶穌教主受難之期。冬至節。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即中華冬至後三日。為耶穌降生之期。寓津西人皆停辦公事。海關亦封關一日。七月初四日。為美國華盛頓立國之期。七月十四日。為法國立國之期。是日。其領事公廨。開讀當時記載之書。或奏西樂。或放花炮。懸燈掛旗。跳舞唱歌。窄袖纖腰。相與為樂。以記勝事。望之絢爛異常。殊足娛目。以上皆西歷日期也。如遇中朝元旦冬至。萬壽各令節。外國船隻亦照例高懸五色彩旗。以申慶賀。而敦和好之誼云。

賽跑馬

紫竹林下。有村名梁家園。環村有圍牆。名曰牆子。其外即係西人跑馬場。一片郊原。寥廓無際。每年春秋佳日。寓津西人必循常例各賽跑馬一次。每次三日。午起酉止。

或三四騎或六七騎並轡齊驅風馳電掣中立標準以馬至先後分勝負第三日增以跳欄跳溝等技捷足先登者得彩甚鉅西人咸拍掌落帽歡呼相賀是日也人聲譁然蹄聲隆隆然各國之旂飄飄然各種之樂鳴鳴然跑馬棚邊不啻如火如荼矣傾城士女聯袂而往觀者或駕香車或乘寶馬或暖轎停留或小車獨駕衣香鬢影盡態極妍白袷青衫左顧右盼聽奏從軍之樂暢觀出獵之圖較之錢塘看潮萬人空巷殆有過之而無不及焉此數日各洋行皆杜門謝客海關亦封關停辦公事云。
草色平鋪賽馬場驛驢開道競飛揚西人角逐成年例如堵來觀舉國狂
古調招隱山人詩

湖州吳益三詩

千金爭使馬群空風入蹄輕迥不同八駿驅馳分勝負三乘上下定凡雄逡巡半屬揚鞭警踴躍全憑捷足功奪得錦標饒喜色歸途笑語夕陽紅。

青浦姚茂才歌

天公特放三日晴驅馬出城馬陣成馬群千百縱復橫黃驃紫驃非一名馬車壓陣轆轤鳴六轡在手塵不驚一騎突出霜蹄輕十騎百騎紛逐爭以人習馬馬骨平馬慣騎人眼不生短衣穩坐獼猴精長鬣濃垂氣崢嶸一鞭頃刻十里程風馳雨驟送

且迥宛如樹上跳鼯鼯。又如煙外流黃鶯。忽若雷閃激火星。忽若水面行雷霆。長竿奔過駿足停。馬立四野皆無聲。徐行緩轡細柳營。伯樂於此窺全形。我朝尚文久息兵。西人安分不變更。回思天驥下神京。共樂承平四海清。

灑水車

灑水車。惟官道用之。

外國租界俗呼官道。

車上駕方木櫃。可儲水數十擔。櫃後橫鐵管一。遍鑿

細孔。其管上通水櫃內。設樞紐。用時以索掣開。水即從管孔噴出。勢如驟雨。驅馬疾行。約可灑半里許。按北地風高土燥。鎮日驢蹄馬蹄。大車小車。往來如織。塵沙隨風而起。非此不足以撲滅也。

飛沙漠漠日炎炎。白袷還防汗雨霑。車過忽成清淨界。看他灑遍水廉纖。

李默卷

衣兜煙捲

紫竹林通商埠頭。粵人處此者頗多。原廣東通商最早。得洋氣在先。類多效泰西所為。嘗以紙捲煙葉。啣於口。吸食之。又如衣襟下每作布兜。裝置零物。取其便也。近則津人習染。衣襟無不作兜。凡成衣店估衣舖所製新衣。亦莫不然。更有洋人之侍僮。

馬夫輩

英語呼僮曰百寧
英語呼曰細崽

率多短衫窄袴頭戴小草帽口啣煙捲

英語呼煙捲曰司個而

時辰

表鍊特掛胸前顧影自憐惟恐不肖殊難索解可博一粲

衣兜

咸豐己未
舉人津門馮向華杏林

裏衣裏面作方兜舉手探囊逐件投包括一身多少事取攜甚便勿旁求

煙捲

前人

寸餘紙捲裏香煙指夾欣賞吸味鮮倘使延燒將近口舌焦唇啟大連牽

外國花園

園於庚辰歲構於海大道之西地廣百數十畝路逕曲折遍栽花木小橋流水綠樹濃陰規模畧具每當夕陽欲下西人挈眷攜童徘徊其間為消遣之地而華人散步閒遊亦概不禁阻云

外國墳地

海大道西有地數畝環以矮牆中植樹木為外國塋地旅櫬難歸者即於此叢葬焉各立碑碣以記姓氏

附詩

邦江
李默庵

誰澆杯酒到棠梨。強弱同埋綠草畦。七萬里人三尺塚。旅魂歸否大洋西。

廣東神

粵人供奉神位。在桌台下。曰福德土地神。又於門旁作神巢。書貼曰某某神。早晚炷香祀之。比戶皆然。亦風俗之各異也。

桌臺下神位

馮向華 杏林

不從高處敬尊神。地下行仙自在身。疑是清修嫌世擾。故藏案下避凡人。

大門旁神巢

前人

神仙專傍此門中。佛號新書紙貼紅。牛燭兩枝香一炷。耳邊慣聽往來風。

盆一湯

津城浴室。計有數十家。皆稱盆池。兩便池塘。則終日熱水。洗浴者。日約一二百人。類多肩挑背負之輩。價不過銅錢七文。每日雖云換水二次。然穢氣難堪。人皆掩鼻。而盆湯亦有名無實。近惟紫竹林之新園盆湯。可推巨擘。房間雅潔。陳設華麗。內分三等。曰客盆。曰官盆。曰官雅盆。尤為清潔。盆是西洋式。湯如蘭蕙香。煙茶。胰皂。無不精良。梳髮剔腳。無不如意。彈冠振衣之人。別有神清氣爽之概焉。另外兼有清茶座。茗

碗小叙幽雅宜人。堂為孫主人創設。主人通洋語。並能操吳音。慷慨好友。酬應周全。每日高朋滿座。大江南北仕宦商旅到此。不須興鄉思之感也。

叫賣

拍賣亦曰叫賣。凡華洋傢什貨物俱可拍賣。先期粘貼告白。定於何日幾點鐘。是日先懸旗於門。屆時拍賣者為洋人。高立臺上。以手指物。令看客出價。彼此增價爭買。直至無人再加。拍賣者以小木槌拍案一聲為定。即以價高者得貨耳。俗名賣叫貨。

客棧

天津為水陸通衢。舊有客店。在西關外及河北一帶。約有數十家。自通商後。紫竹林則添設輪船客棧十餘家。粵人開者居多。房屋寬大整潔。兩餐俱備。字號則有大昌、同昌、中和、永和、春元、佛照樓等。每有輪船到埠。各棧友紛紛登舟接客。照應行李。引領到棧。並包攬僱馬車、寫船票、及貨物報稅等事。此外又有山東客棧。如人和、協和、信合、四合等字號。專接登萊青東三府商旅棲寓云。

初登海舶到天津。土語模糊聽不真。紫竹林邊多客館。名韃利鎖兩般人。唐芝九

脚行

天津扛抬報謂之脚行。向係分門別戶。把持街頭。每以爭奪生意搆釁。動則揮拳持械。兩不相下。謂之爭行市。已經地方官憲為分清界址。釐定章程。不得撓越爭執。而今凡有搬運貨物挑抬行李者。當按地段召僱。視道里遠近。言定脚力若干。然遇異鄉孤客。亦屢有多方需索之習。未免欺生耳。又有推貨小車。任重可載千觔。橫街直撞。絡繹於途。尤屬強橫可惡。

中外國異俗

津地華洋雜處。互相交接。茲將中外國習俗不同之處。畧記之。中國人梳辮。以剃髮為修容。西國人以頭上髮短為美。只剃面而已。中國飲水沐浴。俱用熱水。而西國則俱用冷水。中國人讀書寫字。自右至左。西人讀書寫字。自左至右。中國羅盤曰定南針。西人曰指北針。中國人以指甲長為修飾。西人以指甲短為修飾。中國人見親友。以戴帽為有禮。西人見客。以脫帽為有禮。中國人尚左。西國人尚右。中國人於肆筵設席。每先茶點而後飯。西人則先飯而後茶點。中國人鞋頭高而跟淺。西國鞋跟豎而頭低。中國人以紅為吉色。以白色作喪服。西人以黑色作喪服。以白色為吉服。中國茶碗有蓋在上。西國茶碗有盤在下。中國人娶妻。一從父母之命。聘定之餘。美惡

不能更改西國人娶妻專行自己之志聽其自擇兩情無不和睦中國人當迎娶之日新人涕淚交流西人當迎娶之期新人欣喜交集中國人以男為重養育教誨男先乎女西國人子女並重養育教誨女與男同中國人請酒男女分席不交一言視女如僕西國人請酒男女同席共相笑語待女如男中國人生女裹足終身艱於行步西國人生女無此習一生隨意遨遊中國人謂意會藏諸心內西國言意思聚於腦中此外尚有多端不勝枚舉大抵中西習俗懸絕者居多往來交際亦不可不知也。

附勸戒煙詩

嘉定 宋書卿

婉勸休嘗鴉片煙不惟無益費金錢吸時可笑迷雙眼癮到堪嗤聳兩肩。貌若鳩形神易耗毒如鶴頂壽難延。人間煙火君休食莫誤青春美少年。

勸戒鴉片煙詩

福建 謝錫恩

當年底事設迷津。失足堪憐了此身。無病健軀偏惹病。傷神毒物要留神。只緣暫服療微疾。誰料長餐作廢人。藥圃叢中嬰粟子。問天生此究何因。游戲無妨癮已纏。通宵風月不論錢。如何都作牀中客。豈得長為夢裏仙。弱足遲遲

艱鶴步。孱軀漸漸聳爲肩。韶華一榻消磨盡。如豆孤燈伴枕邊。

心如明月被雲遮。眼似離魂不識家。滿榻煙霞空好夢。一床富貴是虛花。懶嗤永晝思長卧。禍始良宵走狹邪。日日難離茶飯缺。急於餓飯渴求茶。

太息浮生夢一場。醒來尚未熟黃梁。人間那有還魂草。地下難尋續命湯。如鬼現形慚面目。行尸走肉病膏肓。贈君不必長生藥。此即千金肘後方。

勸戒煙黃鶯兒

半覺子

苦勸要君知。急回頭。切莫遍喫煙。一事如尋死。難續宗支。難延後嗣。這般報應。皆由此快尋思。聽吾苦勸。不改待何時。

蕩產又傾家。鬻兒女。棄爹媽。朝朝伴卧煙燈下。眼已如花心。又如麻。知交那有真情話。實嗟呀。執迷不悟。猶自樂堪誇。

終日夢昏昏。賣妻子。騙弟兄。親鄰朋友私談論。白晝懜懜。黑夜精神。情同盜賊。真堪恨。陷人坑。膏梁子弟。難進正經門。

明是借精神。該六十。只卅春。都緣入了迷魂陣。無益於人。有損於身。短肩縮項。真堪哂。破衣巾。形骸消瘦。自與鬼爲鄰。

何必太糊塗。雖人世實冥途。分明就是陰曹府。名利難圖。祖德全污。一家骨肉何能顧。悔當初應酬兩口。竟把終身誤。

此累竟長拖。漸郎當受折磨。有湯有水猶還可。滋潤無多。污穢為窩。女人也吸尤堪惡。自投羅網。常敗壞。飲恨欲如何。

文雅好名頭。消白晝入青樓。吞霞吐霧心先逗。小土溫柔。大土濃稠。輕挑一葉誰能殼。不憂愁。五更待漏。枕席尚彌留。

喫火說噴雲。買黑土。棄黃金。如花家產全消盡。耗却光陰。滅却人情。和他約會時難定。為何因。如斯形景。還不急回心。

此輩没人憐。癮來時。心似煎。垂頭喪氣真靈驗。鼻涕連連。眼淚涓涓。聰明人也糊塗。變被魔牽。若能轉念。立地即神仙。

休怪我嘮叨。聽我說實在高望。人改過回頭早。煙具如刀。煙館如牢。急須細想抽身好。要求饒。除非戒了。苦勸肯辭勞。

勸戒鴉片煙歌

無名氏

何物名鴉片。流毒徧宇宙。每看吸食者。往往多減壽。明知毒似砒。胡乃人紛就。世皆

易犯者。只緣迷花柳。假彼作纏綿。藉此開情竅。所以受癮深。黑夜當清晝。嗟爾佳子弟。詩書懶研究。嗟爾商賈人。從此懶貿易。父倡子偏隨。相將承堂構。不思營本業。全仗家富厚。雖云祖業殷。家財似卮漏。轉眼幾年來。漸把田園售。怠惰自心甘。饑寒猶在後。到頭不自支。何以保老幼。故履還決踵。捉襟更見肘。此際對親友。罔顧形沮忸。喪身並敗產。人棄天不佑。況且國與家。兩法不寬宥。譬之萬丈潭。一溺何堪救。勸爾佳子弟。立志嚴自守。賭場莫去探。楚館莫去走。內遵父母訓。外交擇良友。執玉捧盈。同勿使奸徒誘。終日苦埋頭。書裏黃金有。勸爾吸煙人。及早宜回首。此身父母身。莫把劬勞負。勸爾悔悟人。關心莫沾口。彼岸既云登。戒之如防寇。各將本業勤。勤儉能致富。由來數十年。可鑒前車覆。奉勸世上人。勿謂吾言謬。

由津出口貨物

古玩	銅磁器	駝羊毛	馬猪鬃	牛驢騾馬皮	牛羊骨角	各色皮貨	蠶繭
繭	亂絲頭	棉花	土布	土酒	靴鞋	草帽	緞
絨	參	藥材	金針	紅棗	桃杏仁	花生	瓜子
大頭菜	等類						

稅則水脚附畧

出進口貨物稅則大概估值百兩者徵稅銀在五兩之內。出進口各納半稅。惟洋藥

每百觔徵稅三十兩貨物出口水腳價銀各輪船公司自有定章大約按照估值價
 算每千兩者收水腳銀在五六兩之間外計玉石古玩等物照估值每千兩收水
 腳銀十二兩五錢驢馬每隻水腳二十兩洋土每箱水腳三兩壽材每具水
 腳十五兩靈柩二十兩

部照詰軸按估值每千兩水腳十二兩五錢

如各貨物代裝轉口船去九江漢口福州廈門汕頭香港粵省等處按估值價算
 水腳貨照例價另加每千兩水腳銀七兩五錢如代裝轉口船去鎮江甯波另加
 水腳銀五兩土酒水腳每擔加一兩

輪船搭客價目

由天津至煙臺官艙每位銀二十兩如隨帶跟人一位加收銀三兩餘外照大艙客位照算

至上海官艙每位三十兩跟人一位加收五兩

由天津至煙臺大艙每位三兩二錢五分

至上海大艙每位十兩零八錢

如在船面房位由津至煙臺每位收銀六兩至上海每位收銀十三兩五錢

如帶孩童一名十二歲以內者收價減半三歲以內者不收

津門雜記卷下終

清
錢泳輯



履
園
叢
話

履園叢話提要

清虞山錢梅溪輯自舊聞至雜記凡二十四卷舉凡人情物理可喜可愕之事無不備載昭文孫君原湘曾敘之若云遺愁索笑則淺之乎視此書矣

履園叢話序

履園主人於灌園之暇就耳目所睹聞著叢話二十四卷間以示予曰吾以是遣愁索笑也孫子讀而歎之曰此非遣愁索笑之為也先生欺予哉主人改容起曰噫子知我者試為我序之其曰舊聞識國初軼事備野乘也曰閎古釋所見三代秦漢以來法物而資小學也曰考索雜取古書事物疑義以證心得也曰水學論三吳水利之不可緩也曰景賢勸孝弟警薄俗也曰耆舊思老成奉模楷也曰臆論警頽風也曰譚詩正雅音也曰碑帖從所好也曰收藏慨煙雲之過眼也曰書畫示正法眼藏也曰藝能即形下以見道也曰科第紀人材之盛也曰祥異明天地之大也曰鬼神曰精怪窮陰陽之變也曰報應昭天人之合也曰古蹟曰陵墓曰園林記雪泥之鴻爪也曰笑柄寓莊於諧也曰夢幻示實於虛也而以雜記終焉舉凡人情物理宇宙間可喜可愕之事無不備也此溫伯雪子目擊道存之意也序既畢以復於主人曰履園之義何昉乎履之言禮也將以辨上下定民志也顧履而園則貴於邱園之象也其殆將託於幾幾者以諷世與抑話者言之善也不話於朝而話於野坤之初六曰霜堅冰至履之九二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履園有焉然則是話也即以為遣

懸索笑可也道先五年冬十月前翰林院庶吉士昭文孫原湘序

履園叢話二十四卷總目

舊聞

叢話一

閼古

叢話二

攷索

叢話三

水學

救荒附

叢話四

景賢

叢話五

耆舊

叢話六

臆論

叢話七

譚詩

叢話八

碑帖

叢話九

收藏

叢話十

書畫

叢話十一

藝能

叢話十二

科第

叢話十三

祥異

叢話十四

鬼神

叢話十五

精怪

叢話十六

報應

叢話十七

古蹟

叢話十八

陵墓

叢話十九

園林

叢話二十

笑柄

惡俗附

叢話二十一

夢幻

叢話二十二

雜記上

叢話二十三

雜記下

叢話二十四

右履園叢話為先君子手輯計得二十四卷合成八集前經流傳海內嗣因庚申歲遭兵燹後原板稍有遺漏今壽等集資補刊藉以問世并誌先澤之幸有存焉爾
同治九年歲在庚午春二月朔男曰壽重修謹識

履園叢話目錄

卷一

舊聞

有福

沈百五

席氏多賢

王永康

小韓都堂

善知識

鬪富

測字

騏驎詩

錢面御史

陸清獻公

天道好還

血袍

吳留村

礮異

欠糧

康熙六次巡江浙

南州逸事

題壁

人心刁詐

明哲保身

御舟即事詩

重遊虎邱詩

燒坯

水鑑

為政不相師友

獨力捐辦御道

失一知己

安頓窮人

田價

米價

銀價

卷二

閩古

周智鼎

周邢叔鐘

周太簇鐘

周散邑銅盤

秦權

漢量

漢陶陵鼎

漢銅洗

建昭雁足鐙

漢長安銅尺

古泉

錢範

秦漢銅印

秦漢瓦當

古磚

銅鼓

銅帶鉤

玉昭文帶

古鏡

唐鏡

鐵券

金塗塔

宋宣和銅器

宋磁器

岳氏銅爵

秦檜鐵鍋

元石礎

卷三

考索

動

錯簡

出母

苟

仁

三歸

毫

舊周

寡公

度詞

元堂

並為傍

草書

老先生

名士

古今人表

親家

大長公主

關侯世家

打跽

海市蜃樓

請雨

水車

土地之神

潤筆

鄉勇自古有之

泉之為錢

札樸

北音無入聲

古韻

鯤鵬

梅梁

補天射日

顏淑冉子

織

扇

轉蓬

宗譜

墓碑

四金剛

孟蘭盆會

宋儒

時藝

題目

紙錢

七七

卷四

水學

總論

太湖

三江

來源

枝河

水利

水害

建閘

園田

濬池

專官

協濟

附救荒附稟帖稿

公督私藏法

附稟帖稿

圖賑法

卷五

景賢

鄉賢一

嘉定錢氏兩先生傳

書南園先生事

鄉賢二

書會寧令李君守城事

書周孝子事

卷六

耆舊

安安先生

隨園先生

抱經學士

覃溪閣學

山舟侍講

嚮泉觀察

西莊光祿

竹汀宮詹

蘭泉司寇

二林居士

秋帆尚書

夢樓太守

竹嶼中舍

穆堂侍御

蘇潭中丞

耘松觀察

筠心學士

秋室學士

杜鄉宮保

榕皋先生

二雲學士

黼堂少宰

芝巖太史

魚山比部

杜邨觀察

秋史侍御

平階中丞

淵如觀察

蘭士太守

宜泉太史

仲子教授

香杜舍人

鶴侶比部

十蘭判官

蓉莊都轉

香洲先生

良庭徵君

懋堂明府

端慶刺史

子居明府

春嘘叔訥兩明府

大紳先生

青湖先生

謙士侍郎

味辛司馬

淡飲先生

晉齋文學

曼生司馬

枚庵先生

二陸先生

雪樵總戎

秦參將

卷七

臆論

五福

三教同源

天道人道

君子小人

寬容密察

富貴貧賤

五穀蔬菜

鳥獸草木

援墨入儒

忠厚之道

覆育之恩

烘開土斗

恩怨分明

貧乏告借

為善為惡

不多不少

不貧不富

官久必富

收藏為旺

治家

早起

種田

水利

產業

子弟

立志

吃虧

無學

謹言

所業

利己

習氣

拒客

凶器

驕奢

醉鄉

收成

名利

神仙

貪巧

雅俗

培養

黃緣

順逆

寬逆

貧富

刻薄

同此心

不足畏

關學問

不會做

大才智

回頭看

人身一小天地

凡事做到八分

厚道勢利之別

得氣長短厚薄

過

儉

苦

慳

累

醒

卷八

譚詩

總論

以詩成人

以人存詩

紀存

摘句

卷九

碑帖

周石鼓文

秦泰山石刻

秦琅玕臺石刻

新莽天鳳石刻

漢燕然山銘

漢西嶽華山廟碑
延熹八年

漢元儒先生婁壽碑
熹平三年

漢熹平石經
熹平四年

漢涼州刺史魏元丕碑
光和四年

漢幽州刺史朱龜碑
中平二年

漢郭有道陳仲弓碑

漢淳于長夏承碑
建寧三年

漢成陽靈臺碑
建寧五年

漢小黃門譙敏碑
中平四年

漢園令趙君碑
初平三年

漢巴郡太守樊敏碑
建安十年

漢酸棗令劉雄碑

漢楊氏四碑

兩晉六朝碑

唐觀音寺碣

唐化度寺碑

唐孔子廟堂碑

唐九成宮醴泉銘

唐碑塔銘

唐郎官石記序

唐雲麾將軍李秀碑

唐麻姑仙壇記

唐滑臺新驛記

唐開成石刻十二經

四唐碑

唐石幢

後梁征東軍牆隍廟碑記

後晉吳越文穆王神道碑

吳越僧統慧因普光大師塔銘

蜀石經

馬楚銅柱銘

宋高宗御書石經

宋袁忠觀碑

墨妙亭詩刻

宋刻

明刻

本朝帖

偽法帖

論刻帖

家刻

卷十

收藏

總論

五代

唐

元

宋

卷十一上

書學

鐘鼎文

小篆

隸書

書法分南北宗

六朝人書

唐人書

宋四家書

趙松雪

總論

卷十一下

畫學

總論

畫中人

卷十二

藝能

書

數

射

投壺

彈琴

琵琶

著棋

摹印

刻碑

選毫

製墨

硃紙

琢硯

銅匠

玉工

周製

刻書

裝潢

成衣

雕工

竹刻

營造

治庖

堆假山

製砂壺

度曲

十番

演戲

雜戲

卷十三

科第

種德

立品

孝感

求籤

夢

鼎甲

元

異事

武科

卷十四

祥異

日月合璧五星連珠

彩雲

水牛

聚寶珠

道士鷺

邱三近

烏城

銀變蝦蟆

一產四子

珠光

小蛇

搏虎

魚鬪

牛腹中人

魚吐珠

塔裂

天然大士像

錫杖禦盜

鷺粟雞

鼻中人

見祥為禍

樑中出血

抉目魚

貓作人言

失金釧

食鼈食龜

食橘化蛇

背生

雞作人言

大石

蟲荒

牛背書

紅雞蛋

失印

潮來

螢火城

醃蛋有光

古樹自焚

異僧

陰兵

黑土

風龍

小牛

貓異

雪中人蹟

雙面人

一乳六男

神龍攫珠

老母雞

二龍

大龜

鐵人

龍皮

海獸

元旦雷雨

棺影

異事

錦江巨龜

白虬

星異

地中犬

蛤中珠

迎涼

搶米

墨線

板櫓自行

龍帶石牌坊

漢口鎮

天不可測

山鳴地動

妖言惑衆

村牛搏虎

八月十五晡

龍關

風暴

大木

老鶴

蛟與龍關

塵霾

黑雲

龍見

蟾蜍

火毬

羣鼠渡江

暢春園虎

六月雪

雞異

南方丙丁北方壬癸

巨蟒

環雲

卷十五

鬼神

張撫軍退鬼

鄒二癡

緋衣神

鬼戲

錢蓮仙

乩仙

打青神

送涼

聞角庵相士

董庶常

誦大悲咒

春杏

馬公宋相

城隍

鬼迷

滕縣遇鬼

神人呵護

瞽目見鬼

鬼阜隸

彭半壺

鬼婚

淨眼

關聖顯靈

鬼差救人

鬼燒天

陣亡鬼

大娘娘

喚鴛鴦

嫖鬼

無常鬼

還我鬚鬚

鬼說話

買乳

神州廟

逆子冥殛

討債鬼

鬼物憑臨

王大王二

三善

祭品用熟

兩指

倒划船

陳三姑娘

王老相公桑三姐

人而鬼

精怪

鼠食仙草

張氏怪

朱方旦

石妖

小三娘

石虎

寄索致富

龜崇

蛇妻

妖人

黃相公

蜚蚰精

桃妖

狐老先生

天狗

男女二怪

有聲如牛

管庫狐仙

鼈精

猪首人身

投井

狐報仇

高柏林

樹神現形

蜘蛛網龍

借寓

放火

採蓮朱桂

獼鬼

賴壻

醫狐

火怪

佛雲夫人

老段

卷十七

報應

德報

冤報

孽報

忤逆報

刻薄

殘忍

折福

卷十八

古蹟

萬歲山

豐臺

樓桑村

董江都讀書處

直沽

九河故道

岱廟

泉林

趵突泉

南池

艮嶽

吹臺

相國寺

梁王城

汴故宮

夷門

梅花堂拱奎堂

黃鶴樓

赤壁

廬山

馬當山

石鐘山

潯陽江

礪磯

太白樓

識舟亭

滴翠軒

烏江

天門山

濡須

孔子臺

芍陂

淮水

潁水

錢塘江

煙雨樓

樵李城

魏塘

石尊

墨妙亭

王右軍別業

東府

清白堂

越王臺

柯亭

蓬萊閣

雷門

窆石

蘭亭

智永禪師書閣

江文通宅

天台山

桃源洞

桐柏宮

李太白書堂

石橋

白雲山

巖子陵釣臺

九仙山烏石山

延平津

卷十九

陵墓

夏禹陵

商吳泰伯墓

商仲雍墓

商大夫彭祖墓

周延陵季子墓

周先賢言子墓

周先賢曾點澹臺滅明二墓

周先賢閔子墓

周要離冢

漢高密太守錢咸墓

漢富春公錢讓墓

漢太子洗馬錢京墓

漢孝女曹娥墓

漢東海孝婦墓

三國吳王夫人墓

吳大將軍丁奉墓

晉謝太傅墓

晉永安侯錢廣墓

梁臨川王錢伯仁墓

梁妙嚴公主墓

陳黃門侍郎顧野王墓

唐褚中令遂良墓

唐工部郎杜甫墓

唐魯郡開國公顏真卿墓

唐遜璞先生墓

唐贈尚書右僕射長城令公墓

唐贈尚書左僕射檢校
司空常州刺史公墓

唐宣州旌德縣令贈尚書禮
部郎右諫議大夫洪勝王墓

唐贈尚書僕射加太尉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建初王墓

水邱太夫人墓

英顯王墓

武肅王墓

廣陵郡王墓

文穆王墓

忠獻王墓

忠遜王墓

忠懿王墓

會稽郡王墓

宋六陵

卷二十

園林

澄懷園 京師

惠園 京師

萬柳堂 以上京師

隨園 江南

張侯府園 以上江南

樂圃

獅子林

拙政園

歸田園

息園

繡谷

懷雲亭

瞿園

涉園

逸園

靈巖山館

寒碧山莊

水木明瑟園 以上蘇州

東皋草堂 常熟

壺隱園

燕谷 以上常熟

康山 揚州

小璫瓏山館

雙桐書屋

片石山房

江園

靜修儉養之軒

樗園

平山堂

九峰園 以上揚州

錦春園 瓜州

樸園 儀徵

珠媚園 通州

文園 如皋

塔射園 松江

嘯園

右倪園

豫園 上海

日涉園

吾園

從溪園

三泖漁莊 青浦

南園 太倉

平蕪館 嘉定

澹園 清河

長春園 蕪湖

玉玲瓏館 杭州

皋園

潛園

長豐山館

倦圃 嘉興

曝書亭

南園

二十五峯園 嘉善

青藤書屋 紹興

寓園

造園

卷二十一

笑柄

太無竅

開坡樓

五兩輕

打生員

雌雄

但顧姨姨

性畏蟾子

蝎子太守

王老虎

侮聖人之言

溺於聲色

糊塗人

牡丹亭脚色

喜對

什麼東西

交相拍手

臣愚不敢妄對

平上去入

雁行

小字

打兔子

何須畏

勢利

此亦妄人也已矣

情癡

讀時文

又何加焉

陳見仙

識字

出題

小姐班頭

張都轉詩

館

醬

打油詩

兩槐夾井

畫猪

文王課

賦得詩

戲言

三百銅錢

陋吏銘

圈文章

不准

木蘭詩

鑲邊酒

二婢

狗醫

長隨

孝經通四書熟

緋仙

面貌冊

和相

朱玉

素不相能

馬上得之馬上失之

繡閣英才

官妓

陞官圖

王良善馭

兩耳太聰

耆者居

男慕貞潔女效才良

先為閻羅王定案

惡俗附

出會

賭

卷二十二

夢幻

汲古閣

楊貴妃

許昌

傳聞之甚

鬼胎

自矜埋葬

改名

夢中判囚

文敏公逸事

永和銀杏

陳太守

夢斷龍獄

損陰騭除名

寫婚書

鯉魚求教

賀氏第

先伯桂山公索嗣

沈肯松

夢董思翁

司馬達甫

曹方廣

擊蛇

十神人

枯骨託夢

詩人黃遠

鬼神弄人

秦檜鐵像

四十一

三十三

南遊夢

紅面金甲神

注蘇詩

冥獄

西華山神

王太守

東平王馬夫詐人

自挽詩

松雪翁入夢

夢神狡獪

和神國

卷二十三

雜記上

三教

兄弟和家之肥

天人異論

情

可知

戒殺放生

徒陽運河

不可少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廿一經

蔣都督

父子大拜

席宗玉

率由舊章

峨嵋老僧

修志

八體

性恭謹

袁簡齋

蘇東坡生日會

改嫁

金石文字

算盡鎔鉢

布衣可貴

南北氣候

水倉

大歸四事詩

吳書啟

朱文正公逸事

易于傳播

福慧庵

紅白盛事

詒經精舍

畢

茂林

篁香校書

楊婉春

趙梅卿

定數

岑巴雞

機神廟

烏槍打雨

五雲

換棉花

刺史新聞

刑罰不中

奇案

富賊貴賊

經訓堂帖

悟情

裹足

卷二十四

雜記下

阿文成公

示子

得隆慶失隆慶

知音犬

蘇小妹

劉王氏

秀才

小棺材

大蛇

前世事

難得糊塗

東澗老人墓

豪侈

四字

紅裙

尺

貧官

一品夫人

孫春陽

形家言

陳狀元犯土禁

命中缺水

樟柳神

治賊

琴心曲

唐竹莊

牛次原

喪子

言過其實

滄江虹

陳疋吾

浮簽

豔雪山房藁

題壁詩

釋道詩

閨秀詩

做詩阿娘

穆慶能為駢體文

優伶能解韻語

履園叢話卷一

舊聞

清 勾吳錢泳梅溪輯

有福

皇朝定鼎。大難悉平。願有明諸藩。僭號自立。江南則有福王。浙西則有潞王。浙東則有魯王。江西則有益王。福建則有唐王。兩廣則有桂王。旋竄入楚。入滇。是時滇黔大亂。始而土司普吾沙。繼而張獻忠。養子孫可望。李定國。日尋干戈。摧殘粵楚。而海寇鄭成功。乘機竊發。肆擾江南。其他揭竿持挺者。所在多有。王師征討。歷十有八年。剪除殆盡。乃越十年。而耿精忠。叛于閩。尚之信。叛于粵東。孫延齡。叛於粵西。吳三桂。叛於滇黔。陝甘楚蜀。流毒尤甚。雖曰劫數。其中玉石俱焚。正復不少。今幸遇承平之世。聖聖相傳。且又生於蘇杭福地。自當立心行善。各執其業。以答天庥。諺有云。有福不可享盡。願人人深省焉。

天道好還

雲南五華山故宮。桂王所建。順治丁亥。洪公承疇督師。由貴筑大路取滇。李定國拒戰於曲靖。吳三桂由廣西四川。旁徇其虛。至黃草壩入城。桂王遁。至阿瓦。三桂以重

賞購得之。縊於桂陽府。遂以功封平西王。鎮守雲貴。因據五華山故宮。增修十有餘年。備極壯麗。康熙癸丑。三桂反。出攻長沙。潮州鎮劉進忠首叛。遙為聲援。平藩尚可喜發兵討之。以次子尚之孝督師。屢出無功。乙卯歲。三桂僭尊號。丁巳。病死。戊午。諸王貝勒討賊。駐軍曲靖。賴將軍平耿精忠。自福建進征粵西。亦由四川黃草壩直薄省城。俘三桂孫偽洪化斬之。滇南大定。金陵邵為章有詩云。擒人即是人。擒處誰道天公不好還。

沈百五

明末崇明有沈百五者。名廷揚。號五梅。家甚富。曾遇洪承疇於客舍。是時洪年十二。三。相貌不凡。沈以為非常人。見其窮困。延之至家。并延其父為西席。即課承疇。故承疇感德。嘗呼沈為伯父。後承疇已貴。適山東河南流賊橫行。淮河糧運輒阻。當事者咸束手。於是洪薦百五。百五乃盡散家財。不請帑藏。運米數千艘。由海道送京。思陵召見。授戶部山東清吏司郎中。加光祿寺卿。不數年。承疇已歸順本朝。百五獨不肯。脫身走海。尚圖結援。為大兵所獲。洪往諭降。百五故作不識。認曰。吾眼已瞎。汝為誰。洪曰。小姪承疇也。伯父豈忘之耶。百五大呼曰。洪公受國厚恩。殉節久矣。爾何人斯。

欲陷我於不義子。乃挈洪衣襟。大批其頰。洪笑曰。鍾鼎山林。各有天性。不可強也。遂被執。至於江甯。戮淮清橋下。妾張氏收其屍。盡嚙衣裝。葬之虎邱東麓。廬墓二十年而死。初百五結援時。手下有死士五百人。沈死後。哭聲震天。一時同殉。殆有慘於齊之四橫云。

血袍

蘇州楊忠文公廷樞。以順治元年殉節於里第。事載府志。有血袍一件。忠文之子易亭先生名无咎者。謹藏於家。珍同球璧。易亭生文叔先生繩武。文叔生石埭教諭慶孫。教諭十二三歲時。曾受業於先外祖華嶢山先生。其時易亭尚在。年八十餘矣。外祖既設帳於其家。擬請忠文公血袍一見。久之而未允也。一日忽命家人入書房。請外祖。遂衣冠而進。見易亭服斬衰。上香三奠。酒三奠畢。俯伏大哭。命啟箱取袍出。復大哭。然後呈示。外祖亦拜而觀之。是紅袍有繡補。俱變黃色。刀痕血跡宛然。外祖亦不覺失聲。趨而出。蓋外祖之祖曙生公。故為忠文弟子也。後外祖謂人曰。易亭真孝子。吾早知如此。何忍觀之。以傷孝子之心耶。教諭之子名一鴻。號梅溪。中乾隆癸卯鄉榜。余曾見之。聞此袍至今猶在。

席氏多賢

蘇州東洞庭山有席康侯者。名本楨。吳縣諸生。其父右源。為山中巨富。櫻勢豪之網。牙角十年。家遂中落。至康侯成人。遂解其紛。排其難。勢豪怯退。舍避。然不使其父之知也。選庖尋勝。杖履追隨。日娛親於絃歌山水之間。色養以終其身。迨父歿。未幾適。當明季。蝗旱不登。餓莩載道。而齊魯幽燕之區為尤甚。康侯以為畿輔重地。也不可飢饉。乃日夜焦心。思所以賑濟之法。時司農告匱。百姓洶洶。地方大吏亦惟有束手而已。康侯遂散家財。走襄樊。挽粟數十萬石。普為賑救。當事者以上聞。帝喜。授中書舍人。晉太僕少卿。以風勵天下。不數年。大兵下江南。天下大定。而吳中少年乘機竊發。倡言起義。實縱剽劫。康侯乃糾結鄉勇數千人。助當事破平之。中丞土公國寶恨洞庭兩山不靖。將大索湖中。康侯聞之。急宰牛載酒。厚款求解。湖民以安。當流寇之再出。鄭襄也。朝廷發兵防禦。以兵糧不繼。戍卒譁然。康侯聞之。亟以十萬金為鹽菜費。戢亂兵而安帖之。本朝蘆政既行。計畝起科。濱山咸擾。將為民累矣。康侯力爭於王侍中。止革之。聞兗東被燹。暴露骸骨數十萬。募人而悉掩之。知親舊逋者不能償。契券數千紙。一旦而悉焚之。至於途窮計盡之輩。則呼而周之。命懸絲縷之人。則助

而救之。迷津難渡。則具舟楫以濟之。峻嶺難行。則覓道路以坦之。有郡邑黷宮。傾頹朽壞。墜茨而丹雘之。孔道舊蹟。門樓表坊。有輕棄而賤售者。倍其價而存之。墓以封也。樹以表也。有伐樹而削墓者。辱其遺而使人守之。凡此忠君卹民。利人利物之事。指不勝屈。說者謂比之陶朱公。輸財親黨。卜大夫毀家助邊。康侯實有過之。吾友欽賜舉人世臣。其六世孫翰林編修煜。其七世孫也。

順治戊子年。吾鄉膠宛兩山之間。有賊匪萬人。嘯聚擊掠村民。其頭目曰吳艷。山華七陸四。俱自稱大王。或操舟數百。出沒於鵝湖菱蕩。旗鼓相應。當是時。城門晝閉。官兵斂迹。莫有聲言殺賊者。常熟羊尖鎮東。有席華甫。瑛席宗玉。琮席荊生。珩兄弟。家素封。其先本東洞庭山。遷居於此。與康侯為兄弟行。三人者。皆名諸生而多智畧。乃相議曰。民之銜賊也深矣。擄其資。淫其婦。大其廬。恨無人為之率先耳。袒臂一呼。人必響應。此摧枯之勢也。荊生曰。欲為民除害。當散財而養士。然不可以輕試。且擅兵興眾。即為罪階。或請命於上官。又恐掣肘。雖然。必假手於官而後可也。於是荊生入城。見邑侯瞿公。名四達。河內人。語之曰。鄉賊多。乞速請鎮兵。不然。蔓延難治矣。邑侯曰。鎮兵暴徒。擾民。荊生曰。然則起一城之眾。父臺自將之。某兄弟率鄉人之勇者。從旁

相助。公剋賊矣。邑侯曰。城無守奈何。荆生默然良久曰。賊所耳而目之者。鎮兵縣兵也。兵來賊去。兵去賊來。民無噍類矣。夫鎮兵縣兵之不可遣。誠如公慮。今賊跨城邑。掠貨重。淫山焚殺。而官兵莫之撓。驕甚矣。彼不虞鄉兵之猝至也。今能得父臺委片札。使愚兄弟得長一鄉。率衆出不意。所謂批亢擣虛。是父臺不費糧。不折矢。可一戰而滅矣。邑侯大喜。即給旗委札。出庫兵。悉荆生所取。荆生歸。而華甫已先集三千人。為防守計。兄弟三人。又各以千金為助。日給錢米。為諸鄉勇安家。禦賊之日。則倍是。更班巡警。直宿外。悉守家肆農業。有不從者。罰。從賊者。殺之。以首解縣。約束既定。推山明為隊長。山明故烈士。勇力絕人。而爽直和易。無不敬愛之。五月望日。宰牛享士。部伍始定。廿五日。賊知之。突擊羊尖鎮。勢甚張。建大旗曰。大明中興。有數人來約戰。荆生慷慨慢罵曰。汝等豈不知聖主賢臣之俱出乎。尚猖獗如是。不日而殄滅矣。宗玉乃集衆議。言人人殊。荆生銳然欲出。謂宗玉曰。此先來者零賊也。避堅而擊。瑕莫適於今日。如賊衆齊集。則彼勢盛。我怯矣。乃貫甲提刀出。勒衆。衆唯唯。廿七日。平明。賊索戰。列陣天台寺。日方午。華甫率勇敢者數十人先出。衝其鋒。賊皆陷。荆生與諸弟姪繼進。砲銃齊發。呼聲動天。賊大潰。追至宜橋。賊縱火焚燒。烟焰迷目。宗玉越大。

而前。與賊相攻擊。殺七人。華甫大呼曰。前近宛山。皆賊巢。不可進。彼衆我寡。難敵矣。不若收兵固守。為萬全計。宗玉聽之。乃三轉旗。衆皆退。退至鎮鎮民之老弱婦女。逃避者已盡歸。咸望塵而拜。六月六日。賊復熾。扎營李家坡。營廣二里許。華甫宗玉荆生。以三千人繼進。因與山明上馬而馳。賊惶急散走。以百艘越菱菱南去。大衆集無以渡。遙望賊旗飄飄然。惟歎恨而已。七月朔。薄暮。適大霧。荆生曰。剪此賊在今夕矣。因與宗玉聚百舟。將啟行。而邑侯手札至。且遣捕役官兵以相助。勢愈壯。因穿入蘆葦。縱砲鳴鑼。賊聞聲而遁。遺舟八百餘艘。被獲者二十餘賊。并器械糧食等。次日荆生解縣。民皆歡呼。駢肩塞路。而胥吏衙役輩。鼓唇咋舌。欲以罔利。且言賊非真。器械自所制也。荆生怒。立公庭下。斥言曰。我輩得縣官親札。靖一方之害。乃汝等翻欲陷我耶。甯死賊毋媚役也。縣官出為周旋之。罵而散。然諸邑民聞席氏起義。相效之。咸結鄉兵擒殺。百里內賊屍填港。舟不得行。而諸邑之流亡者。亦稍稍歸。保妻子。復故業矣。是時蘇州鎮總兵有楊大宗。常州鎮副總兵有曹虎。本縣有徐參將。詎吳匏山華七陸四輩及諸賊匪。多黨於三營之兵。兵無賊資。貧甚。銜恨刺骨。惛惛然思一隙以中席也。入楊營者。誣荆生窩盜。入曹營者。誣華甫宗玉謀叛。入徐營者。誣席氏

一門擅殺。凡控六大案。一日忽有常州副總兵曹虎提兵來。將滅席氏。荆生有族姪號長康者。善然諾。能辭辯。偕友徐敬賓挺身見曹。呈之以邑侯之榜與札。言起鄉兵者。本出自邑侯。無他意。曹總兵不識字。惟左右是聽。用極刑令招叛謀。逼之甚。長康不屈死。而敬賓兩足斷十指折。亦不屈。遂以席氏弟兄名申文按道。而拘提甚急。華甫荆生既被執。下之獄。將一網無遺矣。邑侯知其事。急具文詳六案。以鳴其冤。卒弗解。席氏家破身刑。沉寃莫愬。窮詰連引。親朋避逃。惟宗玉一人。奔走蘇常。哀籲於權勢之門而已。有紀綱陳賢者。任俠而好施。廣交而多智。為傾身護持。賄通折獄者。得輕比。然而人懷賄賂。需索萬端。荆玉曰。必見撫軍。方直供也。撫軍者。土公國寶也。素重常熟。令剿賊功。而不知出諸華甫宗玉荆生也。公既閱申文。接荆生甚和煦。荆生因供曰。大人提雄兵下江左。軍民人等。所以望馬首而帽服者。以戢奸禁暴。得保斯民於故業也。今暴者縱之。安者撓之。而眾執事兵弁等。又奉行無當。毋乃非大人之初意乎。某居常熟之羊尖地。士絃歌民稼穡。俗馴風厚。無過此者。然三湖逼其前。四蕩列其後。大海蒙其後。長江注其肩。固煙波蘆葦。奸雄藏伏之藪也。治之為甚難。亂之則甚易。況鋌而走險。人之本性也。大人蒞茲土。慮深而謀密。外則江海內則湖蕩。

設官委兵。分守要害。真犬牙錯制。詰奸禦盜之良法也。不意官兵肺腸。更甚於盜賊。兵來盜去。縱使劫焚。兵去盜來。盡行抄蕩。甚而至於賄賂真盜。誣指善良行者。斷路居者。巷哭。民自知死於盜。死於兵。等死也。遂譁然為盜。三府之民。不謀同起。械船飛漿。徧布洪濤。建幟立固。絡繹村鎮。白骨枕於野。赤血流於河。斯豈厄數之未盡耶。抑民心之好亂耶。夫不亂於招撫之初。而亂於安撫之後者。其故可知也。本縣瞿父母。蒿目時艱。熟籌本計。以為請鎮兵庫竭而糧耗。出縣兵城虛而勢危。是以委札鄙儒。畧無疑忌者。以生世儒家。誠謹可倚也。受任以來。剿賊是務。捐資竭產。卧甲枕戈。凡數月不寢處。得以平劇盜。復耕作。輸賦稅。是非為身謀。而為國謀也。生並不敢干當路。望厚賞。與彼弁爭尺寸。而彼弁者。喪心病狂。誣縱殺。誣叛謀。誣窩盜。又誣造偽札。置偽官。果是者。一死不足以塞責。而滅族有餘矣。滌肝碎首。無以鳴冤。誓日指天。莫能伸曲。伏願大人提貪弁。與生質是非。鞠情實。得一言之見雪者。死亦瞑目也。今生已被虜。人被殺。兒孤婦寡。飢寒交迫。形槁心灰。雖生亦猶死也。生死不足惜。而大人保釐江左。嘉惠萬民。竊憂諸執事武弁之未可信任也。荆生言既切。淚下交頤。土公見之。愴然色變。顧左右而嘻曰。不意官兵之至此也。華甫荆生之獄。已涉期年。至是

始雪。即彙集文書。發本縣一獄而還。旋將華七杖斃。其吳匏山陸四。已為鄉人所殺。磔其尸。時猶有薦紳先生得盜贖。為之出結保護於當事者。土公乃飭江南分巡諸鎮將。一時收營。旋上聞。非奉檄毋許出兵。武官不得受民詞。擅詰斷。權歸有司。自此民不苦賊。而江南大治。

吳留村

吳留村。名興祚。字伯成。其先本浙之山陰人。中順治五年進士。時年十七。其明年即選江西萍鄉縣知縣。遷山西大寧縣知縣。陞山東沂州府知府。以事鶚級。左補江南無錫縣知縣者十三年。政通人和。士民感戴。忽有奸人持制府札。立取庫金三千兩。吳疑之。詰以數語。其人伏罪。乃告之曰。爾等是極聰明人。故能作此伎倆。若落他人手。立斬矣。雖然。看汝狀貌。尚有出息。乃畀以百金。縱之去。後數年。閩寇日熾。吳解餉由海道至廈門。忽逢盜劫。已而盡還之。盜過船叩頭謝罪曰。公大恩人也。詢之。即向所持札取庫金者。由是其人獻密計為內應。將以報吳。時閩浙總督為姚公啟聖。與吳同鄉。商所以滅寇之法。康熙十五年冬。八閩既復。姚上聞。特擢福建按察使。旋陞兩廣總督。留村在無錫。既膺殊遇。夙駕將行。錫之父老士庶。被澤蒙庥者。自縣治以

至河干。直達於省城之金門門。八九十里。號泣攀留。行趾相接。不下數萬人。其搢紳及受知之士。則操舟祖道。肆筵設席。鼓吹喧闐。或有執卮酒以獻於道路者。亦連檣數十里。依依不舍。使君為之泫然。士民之感德如此。

王永康

蘇州王永康者。逆臣吳三桂壻也。初三桂與永康父同為將校。曾許以女妻永康。時尚在襁褓。未幾父死。家無擔石。寄養鄰家。比長。飄流無依。至三十餘。猶未娶也。一日有相者謂永康云。君富貴立至矣。永康自疑曰。相者言我富貴立至。從何處來耶。有親戚老年者知其事。始告永康。時三桂已封平西王。聲威赫矣。永康偶檢舊篋。果得三桂締姻帖。始發奇想。遂求乞至雲南。無以自達。書子壻帖詣府門。越三宿。乃得傳進。三桂沉湎良久曰。有之。命備一公館。授為三品官。供應器具。立時而辦。擇日成婚。粧奩甚盛。一面移檄江蘇撫臣。為其買田三千畝。大宅一區。在今郡城齊門內。拙政園。相傳為張士誠壻偽駙馬潘元紹故宅也。永康在雲南。不過數月。即攜新婦回吳。終未接三桂一面。永康既回。窮奢極欲。與當道往來。居然列於公卿之間。後三桂敗。事永康先死。家產入官。真似邯鄲一夢。吳中故老。有傳其事者。

礮異

明季亡將王蜚結水寨於太湖。沉一大礮於吳塘門。值水涸。里人秦宇明獲之。利其鍊。夜靜時。袖椎拊擊。礮作大聲。吼聲聞數里。懼而埋之。田十餘年。邑武弁張姓者。鎮守吳塘門。居人有與秦相仇。指稱田中藏炮。秦因此破家。移礮置無錫縣南城門上。以朱紅虎頭床覆載之。厯二十年。耿精忠反於閩。檄四方礮赴南。取而去。

小韓都堂

順治十六年。海寇作亂。蘇郡有駐防兵來守。將軍祖大壽圍封民居。以為駐防之所。號大營兵。自婁門至桃花隔寶城橋而止。獨不及後板廠一隅。緣後板廠有李灌溪。曾任前明兵備。時祖公為微員。有事當刑。幕友勸李解救。李適擲色曰。此人有福。當得金色。一舉而得六紅。遂救之得免。祖故以此報之也。康熙三年。撫軍韓公心康奏請以駐防兵移至京口。去之日。恐兵有變。預與將軍謀先備船於城外。令兵一時盡行出城。不得停留一刻。違者斬首。蓋當時民間有借兵銀者。償之無已。名曰滿債。韓公深知其意。預令欠戶遠逃。貼撫軍封條於門。兵來索債。見之舍去。民賴以安。吳人感其德惠。立祠於虎邱丰塘。春秋祀之。今韓公祠是也。公撫吳時。年未三十耳。俗

呼為小韓都堂。

欠糧

順治十八年春巡撫朱國治奏銷十七年分條銀計江南紳士以逋欠除名者一萬四千餘人常熟一縣計七百餘人宮牆為之一空。

善知識

吾鄉華公亦祥中順治十六年進士第二人。聖眷甚優康熙初嘗遣車駕幸香山有某禪師者德望素著聖祖見之如禮佛然而此僧箕踞自若也亦祥含怒未發頃之車駕出門亦祥遂取所持錫杖痛毆之慢罵曰爾何人敢受天子拜耶僧曰不拜我拜佛華亦曰我不打你打佛僧乃合掌曰阿彌陀佛善知識。

康熙六次巡江浙

聖祖仁皇帝南巡始於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十月二十六日御舟抵潯墅關先於廿四日過揚州將由儀徵幸江寧府忽遇順風可以速達京口遂乘沙船順流而下次早上金山晚而登舟揚帆過丹陽常州無錫俱未及泊一晝夜行三百六十餘里時湯文正公斌正為巡撫務儉約戒紛華御舟已入邑境縣令猶坐堂皇決事也上騎

馬進閭門。士庶夾道。至闕塞不得前。上輒緩轡。命勿跪。訪求民間疾苦。諒然若家人父子。至接駕橋南行。幸瑞光寺。巡撫前導。由盤門登城。窮簷部屋。極目無際。上為瞻念者久之。遂從齊門而下。幸拙政園。晚達封門。駐蹕織造府。

第二次 南巡是二十八年己巳二月初三日。御舟抵許墅關。蘇州在籍諸臣汪琬韓荃歸允肅繆彤等接駕。日晡時上入城。衢巷始結燈綵。次日幸虎邱。登萬歲樓。時樓前有玉蝶梅一株盛開。芳香襲人。上注目良久。以手撫之。出至二山門。有蘇州士民劉廷棟松江士民張三才等伏地進疏。請減蘇松浮糧。上命侍衛收進。諭九卿科道會議。至十九日。車駕自浙江回蘇。合郡士庶進萬民宴。上領之。命近侍取米一撮。曰。願百姓有飯喫。士民復請。上又取福橘一枚擲下。曰。願爾等有福也。

第三次 南巡是三十八年己卯。奉慈聖太后以行。三月十四日。駕抵蘇州。在籍紳士耆老接駕。俱有黃綢幡。幡上標明都貫姓名恭迓聖駕字樣。自姑蘇驛前虎邱山麓。凡屬駐蹕之所。皆建錦亭。聯以畫廊。架以燈綵。結以綺羅。備極壯麗。視甲子己巳逾十倍矣。十八日。恭逢萬壽聖誕。凡百士庶獻康衢謠若干帙。頌聖詩若干帙。萬壽詩若干帙。分天地人和四冊。以祝萬年之觴。又於諸山及在城名刹廣列祝聖道場。

百姓歡呼塗路。十九日召蘇州在籍官員翁叔元繆曰藻顧沂王原祁慕琛徐樹穀徐升入見。賜賞各有差。又賜彭孫通尤侗盛符升御書匾額。二十日辰刻御駕出封門登舟。幸浙江。時兩江總督為遂甯張鵬翮。江蘇巡撫為商邱宋榮也。上問云。聞吳人每日必五餐。得毋以口腹累人乎。臣鵬翮奏云。此習俗使然。上笑云。此事恐爾等亦未能勸化也。四月朔日。駕由浙江回蘇。初二日傳旨。明日欲往洞庭東山。初三日早出胥口。行十餘里。漁人獻饌。魚銀魚兩筐。乃命漁人撒網。又親自下網。獲大鯉二尾。上色喜。命賞漁人元寶。時巡撫已先到山上。少頃有獨木船二。撥漿前行。御舟到岸。而隨從者未至。巡撫備大竹山轎一頂伺候。上升輿笑曰。到也輕巧。有山中耆老百姓等三百餘人。執香跪接。又有比丘尼。豔妝跪而奏樂。上云。可惜太后沒有來。其時翠峰寺僧超揆。步行先驅。引路者倪巡檢陳千總也。在山寺民老少婦女。觀者雲集。上分付眾百姓。你們不要踹壞了田中麥子。是時菜花已經結實成角。上命取一枝細看。問巡撫何用。奏云。打油上曰。凡事必親見也。是日有水東民人告菱湖坍田賠糧收紙付巡撫。上問。扈駕守備牛斗云。太湖廣狹若干。奏云。八百里。上云。何以具區志止稱五百里。奏云。積年風浪衝坍隄岸。故今有八百里。上云。去了許多地方。何

不奏聞。開除糧稅乎。奏云。非但水東一處。即如烏程之湖漵。長興之白茅嘴。宜興之東塘。武進之新村。無錫之沙澱口。長洲之貢湖。吳江之七里港。處處有之。上云。朕不到江南。民間疾苦利弊。焉得而知耶。初四日。即由蘇起鑾北發。

第四次。南巡。是四十二年癸未十一月十一日。駕抵蘇州。時巡撫宋犖尚在任。一切行宮彩亭。俱照舊例。犖扈從時。見上勤於筆墨。每逢名勝。必有御製詩。或寫唐人詩句。犖從容奏云。臣家有別業在西陂。乞御筆兩字。不令宋臣范成大石湖獨有千古。上笑曰。此二字頗不易書。犖再奏云。臣曾求善書者書此二字。多不能工。倘蒙出自天恩。乃為不朽盛事。上即書二字頒賜。頃之又命侍臣取入。重書賜之上。勤於筆墨如此。

第五次。南巡。是四十四年乙酉三月十八日。駕抵蘇州。是日為萬壽聖誕。奉上諭江南上下兩江舉監生員人等。有書法精熟。願赴內廷供奉抄寫者。著報名齊集江甯蘇州兩處。俟朕回鑾日。親加考試。四月十四日。命掌院學士揆敘赴府學考進呈冊頁。取中汪泰來等五十一人。同前考過郭元針等十人。俱赴行宮引見。各蒙賜御書石刻孝經一部。是年駕又幸崑山縣。登馬鞍山。旋往松江。閱提標兵水操。

第六次 南巡是四十六年丁亥二月二十六日。上幸虎邱山。三十日幸鄧尉山。聖恩寺僧際志恭迎聖駕。午後傳旨宮門伺候。御賜人參二觔。哈密瓜。松子。榛子。頭婆米。葡萄等十二盤。上云。吾見和尚年老也。六次南巡中。天恩溫諭。莫可殫述。江南父老至今猶能言之。初無錫惠山寄暢園有樟樹一株。其大數抱。枝葉皆香。千年物也。聖祖每幸園。嘗撫玩不置。回鑾後猶憶及之。問無恙否。查慎行詩云。合抱凌雲勢。不孤名材得。並豫章無。平安上報天。顏喜。此樹江南只一株。迨聖祖賓天。此樹遂枯。亦可異也。

鬪富

康熙初。有陽山朱鳴虞者。富甲三吳。遷居申衙前。即文定公舊宅。其左鄰有吳三桂侍衛趙姓者。混名趙蝦。豪橫無比。常與朱鬥富。凡優伶之遊朱門者。趙必羅致之時。屆端陽。若輩先赴趙賀節。飲酒皆留量。趙以銀杯自小至大羅列於前。曰。諸君將往。朱氏吾不强留。請各自取杯一飲而去。何如。諸人各取小者立飲。趙令人暗記。笑曰。此酒是連杯偕送者。其播弄人如此。朱曾於元宵掛珠燈數十盞於門。趙見之。愧無以匹。命家人碎之。朱不敢與較。商於雅園。顧吏部子威。顧唯唯。乃以重幣招吳三桂。

壻王永康來讌飲。席散遊園。置碎燈於側。王問曰。可惜好珠燈。何碎不修。朱曰。此左鄰趙蝦所為。因平西之人。未敢較也。王會意。耳語家人。連夜逐趙出城。另遷。一時大快人心。鳴虞之子。後入翰林。常與王往來。王居北街拙政園。俱先三桂死。今申衙前尚有陽山朱術之名。問所謂朱鳴虞趙蝦之號。竟無有知者。

南州逸事

王峯徐大司寇。乾學。善飲啖。每早入朝。食實心饅頭五十。黃雀五十。雞子五十。酒十壺。可以竟日不飢。同朝京江張相國玉書。古貌清臞。每一朝止食山藥兩片。清水一盃。亦竟日不飢。二公之不類如此。徐公解組後。常寓蘇州雅園。顧氏凡人有一面者。終身不忘。無材藝者。不入門下。有執贄者。先繕帙以進。公十行俱下。頃刻終篇。其有不善處。則折角志之。其人進見。公面命指示。一字不爽。故凡人有奇材者。必有異相也。

測字

閩門外上津橋朱某家貧。欲入山尋死。遇仙解救。授測字一書。其驗如神。求之者必預預定日期。每日只測一字。取資一兩。懸牌門首。某日測某人字。時吳三桂將反。有

文書來。向蘇藩庫借餉十萬兩。方伯慕公天顏。躊躇莫決。乃延朱測字。且告以故。朱曰。請命一字。適几上有殘東。慕公隨手翻轉。指正字為枚。朱曰。不可借。正似王字。王心已亂。且東正面合几上。正而反矣。即反之兆也。慕即拒之。未幾果應其言。其子亦習父業。占驗不減於父。但非一日測一字也。有人以武字問有子否。朱曰。絕矣。一代無人。自此而止。其人果無後。朱子死。其書徧尋不得。或以為仙人收去。遂失其傳。朱之孫號心傳。曾孫號孔亭。俱習醫。亦頗有名。

題壁

康熙十八年。三藩為亂。調兵四出。有卒過橫澗。宿關帝廟。題二絕句云。昔為典兵使。今反在兵列。十載從軍行。太阿混凡鐵。四海男兒志。沙場得得行。深閨今夜月。同此照淒清。此人亦奇士也。

騏驥詩

吾鄉有錢一飛者。嘗賦騏驥詩七古一首。言馬至騏驥之良。尚為人駕馭。羈絆其身。故結句云。何如猛虎深山裏。一嘯風生百獸寒。其父見之。愀然曰。此子將來必為盜賊。欲殺之一飛。遂逃去。後為逆臣吳三桂將領叅謀。康熙十九年正月。勇畧將軍趙

良棟領兵追剿。一飛始逃歸。老而無子。竟以壽終。

人心刀詐

康熙二十三年。兩江總督于清端公成龍。喜微服潛行。察疑獄。求民隱。然奸人造言散布。以傾怨家。或反失實。屬吏雖灼知而不敢言也。有布衣程姓者。進見直言。且指目擊一二事為微公悚然曰。微子言。吾安知人心刀詐若此耶。陳恪勤公鵬年守吳。亦喜微行。有金獅巷富室汪姓兩子。以曖昧事殺其師。賄通上下衙門。以疑案結局。惟公不可以利誘。汪遂重賄左近茶坊酒肆脚夫渡船諸人。囑其咸稱冤枉。公察之。衆口如一。遂不深究。又別家浜富家乳嫗。攜一小孩看稍懈。忽不見。殺死城干。剝去金珠衣服。緝凶無著。公夜出查訪。遇醉漢曰。此沈某殺也。次日拿沈審問。沈極口稱冤。其實並無此事。畧加刑即釋焉。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善夫。

鐵面御史

湯文正公斌。蒞任江蘇。聞吳江令即墨郭公琇。有墨吏聲。公面責之。郭曰。向來上官要錢。卑職無措。只得取之於民。今大人如能一清如水。卑職何敢貪耶。公曰。姑試汝。郭回任。呼役汲水洗其堂。由是大改前轍。公喜。特保舉卓異。而前任督撫江蘇者。余

公國柱也。方掌綸扉。徵賄巨萬。聞之。卻恨刺骨。嗾人劾奏。虞山翁錢庵司寇從而和之。賴聖祖皇帝英明。稔知郭無他故。得以保全。時長洲貢生何義門焯在京考選。為司寇門生。遂登翁之門。攘罵不已。索還門生帖。否則改稱。不認為師。義門由是知名。二十六年。郭公內陞御史。于半年中。叅罷三宰相。兩尚書。一閣學。直聲振天下。稱為鐵面御史。旋以吳江張令虧空。舉發舊案。株連落職。擬遣戍。幸蒙聖明洞鑒。以郭琇居官尚有風力。免其治罪。二十八年。擢兩湖總督。

明哲保身

湯潛庵先生撫蘇時。嘗詣東林講學。有邑紳某。曾妾蛇闖逆而脫歸者。于座講明哲保身之義。縷縷不絕。潛庵厲聲云。比干諫而死。亦是明哲保身。邑紳面發赤。無地可入。然先生實不知其舊事也。

陸清獻公

陸稼書先生宰嘉定。日坐堂上課子讀書。夫人在後堂紡績。民有事控縣者。即出示交原告喚被告。如抗出差。其聽訟也。以理喻。以情恕。如家人父子。調停家事。漸成無訟之風。有兄弟爭訟不休。公謂之曰。兄弟不睦。倫常大變。予為斯民父母。皆予教訓。

無方之過也。遂自跪烈日中。訟者感泣。自此式好無尤。嗚呼。若先生者。誠聖人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者也。公生辰。貧不能備壽筵。夫人笑之。公曰。汝且出堂視之。較壽筵何如。但見堂上下香燭如林。斯民敬之若神明焉。

相傳稼書先生歿後。為嘉定縣城隍。縣民數百人。直至平湖接公上任。時先生夫人尚在。謂縣人曰。公在縣時。不肯費民一錢。今遠道見迎。恐非公意耳。

御舟即事詩

吳南村廷楨。博學多才。書法少師趙董。館於巡撫慕公天顏署中。南村故吳人。因冒陝西籍。中式北闈。行查斥革。康熙三十八年三月。恭逢聖祖南巡。廷楨獻詩。四月朔日。上自浙江回鑾。伏謁平望河干。上召見。命作御舟即事。韻限三江一絕。吳援筆立就云。金波溶漾照旌幢。共慶回鑾自越邦。正在構思。聞自鳴鐘響。宋中丞華奏曰。將到吳江矣。吳遂得續句云。御幄裁詩行漏報。計程應已到吳江。上得詩。甚喜稱賞。次日引見。命廷楨寫壁案大字。訖。問廷楨曰。蘇州民既庶矣。看來是庶而未富。對曰。並非不富。只因皇上視民如傷之心太切了。覺得如此天顏甚豫。遂命禮部注冊。復還舉人。其明年會試中進士。入翰林。官至宮諭。

重遊虎邱詩

滄州陳公鵬年。康熙辛未進士。以大學士張鵬翮薦出知江甯府。四十二年。聖祖南巡。總督阿山借供帳名。欲加賦稅。公力爭曰。官可罷。賦不可增。阿銜之。公嘗逐群娼。建亭其上。月朔宣讀聖諭。阿乃劾公大不敬。以此落職。下之獄。絕其食。獄卒憐之。私哺以餅餌。為守者李丞偵知。杖卒四十。曰。與一勺水如之。公自問命絕矣。適浙撫趙公申喬過之。叱獄官。得以生。聖祖赦其罪。命入武英殿修書。尋起知蘇州府。重遊虎邱。詩云。雪艇松龕閱歲時。廿年踪跡鳥魚知。春風再掃生公石。落照仍銜短簿祠。雨後萬松全逕匝。雲中雙塔半迷離。夕佳亭上憑闌處。紅葉空山繞夢思。塵鞅公餘半晌閒。青鞋布襪也看山。離宮露出雲霄上。法駕春留紫翠間。代謝已憐金氣盡。再來偏笑石頭頑。棟花風後遊人歇。一任鷗盟數往還。時總督噶禮以為誹謗。句白旁注而劾奏之。摘印下獄中。聖祖詔曰。詩人諷詠。各有寄托。豈可有意羅織以入人。命復其官。尋擢霸昌道。旋陞江甯布政使。

燒坯

康熙末年。總督噶禮由晉撫陞任兩江。辦事勤敏。喜著聲威。嘗以南園號舍逼窄。請

旨增建。即今平江府各字號是也。而貪婪不法。無敢言者。辛卯歲江南科場事發。噶
袒護之。得銀數十萬兩。又大縱估客糶米出洋。米價一時騰躍。以至軍民交怨。時儀
封張清恪公伯行。為江蘇巡撫。密飭查拿。果得總督令箭。並訪獲張元隆等交通海
賊情狀。以實參奏。聖祖震怒。正欽差張鵬翮出京。審辦科場。兼訊噶禮。而噶禮權勢
甚盛。遂以反誣革張伯行職。事聞。聖祖曰。朕素所知張伯行。為天下第一清官。若加
恩免議。旋調倉場侍郎。而罰噶禮修熱河城工。以贖前愆。五十一年九月。上知城工
未完。懈於督辦。遂將噶禮拿交刑部。適噶禮之母。詣都察院訟禮忤逆。令家人進毒
弑母等事。奉旨廷訊。果然。發部議。以凌遲處死。上命先將噶禮眼珠打出。又割其兩
耳。籍沒其家。妻子同謀。法皆斬首。其母恨禮甚。又詣刑部請照陶和氣例。凌遲後焚
尸揚灰。有旨賜帛。而噶禮又賄噶帛繫未絕時。即行棺殮。監絞官候至夜分。忽聞棺
中語云。人去矣。我可出也。聞者大駭。劈其棺。噶禮遽起坐。因耳目俱無。不知所之。監
絞官懼事洩。一斧劈倒。連棺焚化。始行覆命。聖祖笑曰。這奴才真燒坯也。此案見康

熙五十一年邸抄。

雍正初年。田公文鏡撫豫十有二年。威不可犯。大法小廉。查逐坐省長隨。禁止府州縣官。毋許逗留省城。往來宴會。隨到隨見。見後即去。如有言未盡。只許留宿城外。次日稟見。過行。自此怨聲載道。清則清矣。而郡中商民之生計絕矣。古語云。水至清則無魚。人至清則無徒。是知為人上者。毋為民鑑。當以水鑑也。

為政不相師友

雍正間。朱文端公軾。以醇儒巡撫浙江。按古制。婚喪祭燕之儀。以教士民。又禁燈棚。水嬉。婦女入寺燒香。遊山聽戲諸事。是以小民肩背資生。如賣漿市餅之流。弛担閉門。默默不得意。迨文端公去後。李敏達公衛蒞杭。不禁妓女。不擒擄捕。不廢茶坊酒肆。曰。此盜線也。絕之則盜難踪跡矣。公雖受知於文端。而為政不相師友。一切聽從民便。歌舞太平。細民益頌禱焉。人謂文端是儒者學問。所謂齊之以禮。敏達是英雄作為。所謂敏則有功也。

獨力捐辦御道

乾隆十六年辛未。高宗第一次南巡。江南總督黃廷桂。駁下嚴催督急。州縣奉行不善。因科派地方紳富各人承辦。人心惶惶。蘇州紳士畏廷桂勢。唯諾不辦。在籍翰林

蔣恭棐負重望。暨其兄戶部郎中蔣白梅。弟刑部員外蔣楫。姪內閣中書蔣應焄。力持不可。見廷桂侃侃議論。不稍貶損。適御史錢琦風聞其事。叅劾廷桂一摺。奉旨嚴行申飭。時蔣氏官監司。郡守州牧。邑令者三十餘人。相約助捐。惟楫力拒之曰。吾承先人餘業。衣食稍給。理宜報効朝廷於萬一。弟姪輩居官在外。一郡有一郡之政。一邑有一邑之政。學校農桑。有關國計民生者。事事可取之家財。以利地方。果能罄家為國。百姓受福。吾榮多矣。乃獨力捐辦御蹕臨幸大路。計費白金三十餘萬兩。親自督工。晝夜不倦。楫字濟川。諸蔣中家最饒。性慷慨。仗義疎財。官刑部十年。明慎練達。囹圄有頌聲焉。

失一知己

胡中藻之文。見賞于鄂西林相國。目為昌黎再世。後相國薨。左遷為光祿寺卿。乃鬱鬱不樂。發言多犯。卒干大戮。失一知己。便爾喪身。可畏哉。

安頓窮人

治國之道。第一要務。在安頓窮人。昔陳文恭公宏謀撫吳。禁婦女入寺燒香。三春遊履寥窳。輿夫舟子肩挑之輩。無以謀生物議譁然。由是弛禁。胡公文伯為蘇藩。禁開

戲館。怨聲載道。金閭商賈雲集。宴會無時。戲館酒館。凡數十處。每日演劇。養活小民。不下數萬人。此原非犯法事。禁之何益於治。昔蘇子瞻治杭。以工代賑。今則以風俗之所甚便。而阻之不得行。其害有不可言者。由此推之。蘇郡五方雜處。如寺院。戲館。遊船。青樓。蟋蟀。鵲鴉等局。皆窮人之大養濟院。一旦令其改業。則必至流為遊棍。為乞丐。為盜賊。害無底止。不如聽之。潘榕皋農部遊虎邱治坊浜詩云。人言蕩子銷金窟。我道貧民覓食鄉。真仁者之言也。

田價

前明中葉。田價甚昂。每畝值五十餘兩至百兩。然亦視其田之肥瘠。崇禎末年。盜賊四起。年穀屢荒。咸以無田為幸。每畝祇值一二兩。或田之稍下。送人亦無有受諾者。至本朝順治初。良田不過二三兩。康熙年間。長至四五兩不等。雍正間。仍復順治初價值。至乾隆初年。田價漸長。然余五六歲時。亦不過七八兩。上者十餘兩。今閱五十年。竟亦長至五十餘兩矣。

米價

康熙四十六年。蘇松常鎮四府大旱。是時米價每升七文。竟長至二十四文。次年大

水。四十八年復大水。米價雖較前稍落。而每升亦不過十六七文。雍正乾隆初。米價每升十餘文。二十年蟲荒。四府相同。長至三十五六文。餓死者無算。後連歲豐稔。價漸復舊。然每升亦祇十四五文。為常價也。至五十年大旱。則每升至五十六七文。自此以後。不論荒熟。總在廿七八至三十四五文之間。為常價矣。

銀價

顧亭林日知錄。記明洪武八年。造大明寶鈔。每鈔一貫。折銀一兩。四貫易黃金一兩。十八年後。金一兩當銀五兩。永樂十一年。則當銀七兩五錢。萬歷中。猶只七八換。崇禎中。已至十換矣。國朝康熙初年。亦不過十餘換。乾隆中年。則貴至二十餘換。近來則總在十八九二十換之間。至於銀價。乾隆初年。每白銀一兩。換大錢七百文。後漸增至七二七四七六至八十八十四文。余少時。每白銀一兩。亦不過換到大錢八九百文。嘉慶元年。銀價頓貴。每兩可換錢一千三四百文。後又漸減。近歲洋錢盛行。則銀錢俱賤矣。

履園叢話卷二

閔古

清 勾吳錢泳梅溪輯

周留鼎

鎮洋畢秋帆先生巡撫陝西時得此鼎。高漢尺二尺四寸。周四尺八寸。兩耳三足。中有銘文二十四行。共計四百又三字。銘分三節。第一節。蓋因王錫留赤環赤金等。而用金作牛鼎。以祀文考。宄伯也。第二節。則小子徽訟于井叔。以金百爰贖五夫。留受五夫而為誓詞也。第三節。匡眾寇留禾十秭。留告東宮。因與匡季為誓詞也。案說文曰。留。出氣晷也。象氣出形。籀文從口。今無此字。皆作忽。余謂象人言時。口中出氣。易於散也。春秋傳曰。其亡也忽焉。楚詞忽而來兮。洛神賦飄忽若神。漢樊敏碑奄留藏形。皆言易散之義。古人命名。自有意見。不必定取吉祥語。如論語之仲忽。春秋之鄭太子忽。皆名忽也。先生既得此鼎。久置經訓堂之東樓。余嘗請于先生。盍送曲阜孔廟。供奉殿庭。垂之千古乎。卒未果。惜哉。

周邢叔鐘

秋帆先生家又有邢叔鐘一具。高漢尺五尺二寸。前後面俱十二乳。滿身青綠。間有

硃砂斑。真寶物也。銘文四行。剝蝕過半。惟有邢叔母曰。髀叔文祖。皇考對揚乃德。得屯乍魯永終于吉。母不敢弗帥用文祖。皇考三十二字。尚可辨。因名之曰邢叔鐘。此器曾聞貢單奏進。以斤兩太重。難於擡運。入乾清門。而侍衛內監。又不敢遽以進宮。遂發還。先生歿後。家產入官。不知此鐘猶在人間否也。

周太簇鐘

金陵司馬舍人曹有周鐘一具。高一尺五寸。銘文中有釐字。不可識。遂將搨本質之。歙縣程瑤田先生以周尺度之。曰此太簇鐘也。瑤田深於小學。當必有據。

周散邑銅盤

散邑盤舊藏揚州徐氏。今歸洪氏。華秋嶽嘗繪圖。其形如盤。盤中有文十九行。末一行蝕其半。共計三百五十七字。山陽吳山夫。紹興俞楚江。嘉定錢辛楣。儀徵江秋史。曲阜孔光生。蘇州江鄭堂。皆有釋文。阮雲臺先生為浙江巡撫時。收入積古齋。鐘鼎款識。嘗命工仿造一個。可以亂真。

案商周之器。西漢時已有出土者。得之以為祥瑞。因而改元立祀作歌。至張敞鄭眾。皆能辨識。其來尚矣。魏晉六朝隋唐之間。無有明其學而為考訂者。自宋劉原父刻

先秦古器記。遂有歐陽永叔。葉少蘊。李公麟。踵其後。而趙明誠。董彥遠。黃伯思。薛尚功。王子升。翟耆年。亦有著錄。自此好古之士。每得一器。必將諸集錄證之。而本朝之西清古鑑。尤備千古未有之奇。近時阮雲臺。宮保。又刻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洋洋大觀。愈精愈博。不特可補經傳之所未備。且可益許氏之所未及者。豈僅足資考訂。而助翰墨哉。余生平所見商周之物。如鼎。鐘。彝。鬲。壺。爵。盤。觚。觶。敦。匜。鬲。以及戈。劍。弩。機之屬。甚多。以有款識者為上品。無款識者次之。亦如看書畫。作雲烟。過眼可也。

秦權

余於嘉慶甲子。在邦上。見一秦權。上有文云。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壹。歎疑者皆明。壹之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法度量。盡始皇帝為之。皆有刻辭焉。今襲號而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故刻左使母疑。共一百字。雖青綠遍體。並不剝蝕一字。心竊疑之。自後又見兩枚。與甲子所見者無異。乃知皆仿造也。

漢量

漢銅量一。重今曹平三斤十二兩。其文云。律石衡。蘭奉字。二容六斗。始建國元年正。

月癸酉朔日制。共二十二字。向藏桐鄉汪硯畦家。今不知所歸。又見長白斌少僕家。亦有銅量一具。容米四斗許。亦是漢物。說文穀字𥝌委注云。米一斛舂為八斗。又云。米一斛舂為九斗。據此。則量有大小不同。非若今之定以五斗為一斛也。

漢陶陵鼎

是鼎為揚州阮雲臺宮保所藏。蓋上有文云。重十一斤。器上有文云。容一斗。重八斤一兩。又云。重十斤。今除。蓋以庫平法馬秤之。重四斤十三兩三錢二分。所云容一斗者。以今官斗較之。得一升八合。何古今權量之不同也。宋陳無擇云。二十四銖為兩。每兩古文五銖。錢四箇。開元錢三箇。至趙宋廣科。以開元錢十箇為兩。今之三兩。當漢唐十兩。故今之升斗尺寸斤兩。皆後大於前也。宮保云。器與銘辭不相應者。恐當時共鼎正多。不知何時互錯耳。鼎今藏焦山方丈。嘉慶十九年冬。余從高郵回吳。適遇王南陔中丞。同遊焦山。撫摩一過。

漢銅洗

漢銅洗。余所見者。不下十數具。即古盤匱之屬也。有陽嘉洗。有大吉羊洗。有富貴昌宜侯王洗。有章和中平永建洗。有宜子孫大富貴洗。大約皆本朝出土者居多。

建昭雁足鐙

青浦王蘭泉司寇家有雁足鐙。其鐙槩似雁一足立起。上燃以燈。燭油並用。製作甚精。上有建昭三年考工輔為內者造銅雁足重三斤八兩云云五十九字。阮雲臺宮保考為大將軍王鳳之物。鳳於永光二年嗣封陽平侯。陽朔元年成帝所賜也。嘉慶廿五年春余嘗仿造四具。贈斌笠耕觀察。觀察自為製銘。每當夜宴四鐙爛然。頗令人發懷古之幽情也。

漢長安銅尺

銅尺一。今藏嘉定瞿木夫通守家。銅質堅貞。青綠可愛。上有文云長安銅尺卅枚第廿。元延二年八月十八日造。計十有八字。篆法精密的是漢人。與曲阜孔氏所藏虢虢銅尺相等。惟此尺作陽文疊起較之虢虢尺短六分。按虢虢尺造於後漢章帝建初六年。距前漢成帝元延二年。不過九十二年。已長短之不同如此。漢書地理志長安縣高帝五年置。屬京兆尹。為領縣第一。今文云長安銅尺卅枚當是在長安鑄者。三十枚此為第二十。未必鑄三十枚以頒郡縣也。晉書律歷志載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史奚景于冷道舜祠下得玉律度以為尺。相傳謂之漢官尺。未聞有鑄銅為尺者。

今慮僂尺既流傳人間。或又疑此尺為劉歆所造。然案宋秦煬鐘鼎款識。搨本中有晉尺。上有文云。周尺。漢志。錙。歆銅尺。後漢建武銅尺。晉前尺。並同十九字。今將此尺與晉尺較之。又短八分。則知非歆造矣。案今之裁尺。大於工部營造尺。猶之宋三司布帛尺。大於晉尺。晉尺大於漢建初尺。建初尺大於元延尺。元延尺大於周尺。是也。時代既殊。尺有贏羨。難以定論云。

古泉

古者金貨布幣刀。俱謂之泉。其名始見於史記平準書及食貨志。梁顧烜有泉譜。宋陶岳有貨泉錄。杜鎬有鑄泉故事。羅泌路史有泉幣考。金光襲有泉寶錄。李孝美董道俱有泉譜。洪遵徐象梅俱有泉志。近方氏高年有錢譜十卷。朱氏近漪又有古金待問錄。華氏師道有錢幣考。翁氏宜泉有古錢考異。所載貨布幣刀大備。案管子言燧人氏以來。未嘗不以輕重為天下也。蓋謂制貨以權輕重。此即用幣之始。而其制則未聞。或謂太昊氏以前已有錢矣。高陽氏謂之金。有熊氏謂之貨。陶唐氏謂之泉。夏商謂之幣。亦謂之布。齊人謂之刀。曰泉曰布者。取流通之義也。故太公作九府圉法。周景王鑄寶貨。秦鑄半兩。漢興亦有半兩。又三銖四銖五銖八銖。而王莽又鑄貨

泉。小泉直一。么泉一十。幼泉二十。壯泉三十。大泉五十。及貨布契刀五百。一刀平五千。大布黃千之類。又東漢正品亦有五銖。蜀漢正品有直百。直百五銖。又有曰大泉五百。大泉當千者皆古泉也。

晉初用魏五銖。吳興沈充又鑄小錢。徑三分。名沈郎錢。又有趙石勒鑄。曲是貨。咸李壽鑄。漢興之類。宋有四銖。五銖。二銖。孝建。孝建四銖。景和。永光之類。年號入錢文自此始。齊梁有五銖。五朱。大通五銖。大富五銖。大吉五銖。拓跋魏有太和五銖。永安五銖之類。陳有太貨六銖。宇文周有五行大布。永通萬國布泉。隋亦有五銖錢。至唐初始有開元通寶。乾封錢寶。乾元重寶。大曆元寶。建中通寶。咸通元寶之類。而開元通寶最為繁多。其幕有字。乃武宗時所鑄。如京洛充福興。平昌潤襄益鄂丹梓洪梁越潭宣廣荆桂藍之字。猶如本朝順治通寶。幕文有同福臨東江宣原西薊昌南河荆雲浙陽鞏陝延襄是也。即如五代十國所載鑄錢之事。如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以及南唐。前蜀。後蜀。南漢。楚。閩。吳。諸國。流傳之錢亦日漸日少矣。

嘉慶三年。海州嵇家溝鄉民濬池得巨甕二。發之中實大泉五十。大布黃千皆滿。土花剝蝕。蒼翠可愛。

嘉慶戊寅春。紹興西郭門外西彝山下。土人掘得一墓。皆大磚砌成。狀如隧道。其中空洞無物。外有砂缸二具。不甚古。中貯五銖錢數萬枚。並無青綠。郡人陳圭堂親見之。攜以示余。余謂漢蜀兩晉時無密器。唐宋無五銖錢。皆事之不可解者。

吳江翁海村言。迪化州有屯兵墾地。得坎窩。深不逾丈。下見牆屋。積米盈倉。青蚨一堆。大徑寸。文曰永安一千。皆是錢鑄。此又前人之所未及者也。

乾隆己酉歲。荊州築隄取土。得古錢無數。余時在武昌節署。偶渡江至漢口。見肆中有古錢三千枚。皆購得之。其錢文曰。宋通元寶。太平通寶。淳化元寶。至道元寶。咸平元寶。景德元寶。祥符元寶。天禧通寶。天聖元寶。明道元寶。景祐元寶。皇宋通寶。康定元寶。慶曆重寶。皇祐元寶。至和元寶。嘉祐通寶。治平元寶。熙寧重寶。元豐通寶。元祐通寶。紹聖元寶。元符通寶。聖宋元寶。崇寧通寶。崇寧重寶。大觀通寶。政和通寶。重和通寶。宣和通寶。宣和元寶。靖康元寶。建炎通寶。紹興通寶。隆興元寶。乾道元寶。淳熙元寶。紹熙元寶。慶元通寶。嘉泰元寶。開禧通寶。嘉定元寶。嘉定之寶。大宋元寶。紹定通寶。端平元寶。嘉熙重寶。淳祐元寶。皇宋元寶。開慶通寶。景定元寶。咸淳元寶。德祐元寶。皆有宋一代之錢。余為分次甲乙。計五十三種。幕中友洪稚存。徐朗齋。方子雲。

孫香泉輩見之。半被分去。案高宗南渡建都。改杭州曰臨安府。鑄銅牌行用。其文曰。臨安府行用五字。其陰面曰。準參伯文省。亦有準伍伯文省者。是當時國貧。補救變通之法。其牌最少。

嘉慶十八年三月。高郵州城北撞軍樓後。為加築河工隄岸。民夫掘土。得鐵錢數萬。

枚。並古鏡刀劍之屬。又有銅盤磁枕甚多。其錢文曰。祥符天聖熙寧元豐元祐紹聖。

崇寧政和宣和乾道。皆有同淳熙。同十五。春十四。紹熙。春五。同三。春四。慶元。

春二。漢四。嘉泰。春元。開禧。春二。漢三。嘉定。春四。春十一。同十三。漢十四。漢元。紹

定。春五。淳祐。景定。皇宋。大宋。計二十餘種。余皆見之。其中亦有銅者。按宋史食貨志。

兩宋錢幣。本有銅錢二等。而折二折三當五折十。則隨時立制。太祖初。鑄錢俱用銅。

凡諸州輕小惡錢及鐵鑄錢悉禁之。蜀平後。仍用鐵錢。其所謂小平錢夾錫錢最後

出。然亦不能通行。郡縣大觀二年。蔡京復相。江南東西福建兩浙。始許鑄使錢。至

紹興末年。淮楚屯兵。月費五十萬。南北貿易。緡錢之入境者。不知其幾。於是沿邊皆

用鐵錢。乾道初。詔兩淮京西亦用鐵錢。司農許子中。以舒蘄黃皆產鐵。請各置監鼓

鑄。舒州有同安監。蘄州有新春監。廣州有齊安監。江西有廣寧監。興國有富民監。大

治監臨江有豐餘監撫州有裕國監湖北有漢陽監是以大小鑄錢通行於兩淮今諸錢之背有文曰同曰春曰漢者即同安新春漢陽諸監之所鑄也。

錢範

翁宜泉太守有錢母說即朱竹垞所謂泉範以銅為之。所以鼓鑄也。今官局鼓鑄皆用翻沙。所云板板六十四者。余嘗親至錢局看鼓鑄。有一板成二三十。有一板成四五十不等。未必定是六十四也。今錢範亦不等。有五銖泉一板成八枚者。有大泉五十。一板成六枚者。亦有四枚兩枚者。範必兩塊合成。中有二小筍。作牝牡形。所以符合。取不移動也。惟古來博古家總未及此。余所見有四五種。近亦漸少矣。

秦漢銅印

集秦漢印者。莫備於顧從義之集古印譜。雖宋宣和印譜。趙子昂印史。王穉瞞堂集古錄。皆所不及也。余少時最嗜漢印。所見官印私印不下千萬枚。皆能鑒別。尤留心於官印。以為漢人繆篆紛紜。參雜隸法。不足以引證說文。而職官之因革廢置。古今不同。實可以表裏史傳也。嘗欲專摹秦漢魏晉六朝職官及蠻夷諸印為一集。有志而未逮云。

秦漢瓦當

瓦當者。宋李好文長安圖志謂之瓦頭。蓋屋瓦皆仰。當兩仰瓦之際。為半規之瓦。以覆之。俗謂筒瓦是也。云當者。以瓦文中有蘭池宮當。宗正官當。宜富貴當。八風壽存當。是秦漢時本名。說文解字云。當田相值也。韓非子外儲說玉。卮無當。史記司馬相如傳。華榱璧當。司馬彪曰。以璧為瓦之當也。西都賦。裁金璧以飾當。注家謂當即底也。故謂之瓦當。按瓦當之文。歐趙洪氏俱不載。蓋當時人猶未之見。逮元祐六年。寶雞縣民權氏濬池。得古瓦。文曰。羽陽千歲。其事載王闕之澠水燕談錄。又黃伯思東觀餘論亦載。有益延壽三字。瓦自是而後。闕無聞焉。國朝康熙間。侯官林佶人得有長生未央瓦。一時名士俱有詩。見於王阮亭朱竹垞集中。乾隆初年。浙人有朱楓者。以其子官關中。又得瓦當之有文者三十餘種。因作秦漢瓦圖記。至四十八九年間。鎮洋畢秋帆先生為陝西巡撫。當着關中金石記。採瓦當文字十餘種入記中。幕府諸客如張舍人。項宋孝廉保醇。趙大學魏錢別駕。站俞太學。筆脩所獲瓦當最多。後青浦王蘭泉先生為陝西廉訪。亦獲廿餘種。而海內通博之士。依兩公以遺者。歲不乏人。亦往往獲瓦以去。時陽曲申大令兆定。正候補長安。亦深好古篆籀之文。見諸

君所得。有異文奇字者。皆為雙鈎。用舊甄摹仿。較之原本。豪髮無遺。故特備于諸君。而歛縣程藝齋敦。為作秦漢瓦當文字一卷。逮畢主二公相繼遷擢。諸君亦皆星散。近亦不可多得。蓋物之顯晦有時。誠有莫知其然而然者。今就程藝齋申大令兩家所搨本錄之。較畢公之關中金石記。王公之金石萃編。為尤備焉。

十二字瓦。文曰。維天降靈。延元萬年。天下康寧。十二字。此宋芝山趙晉齋得於長安市中者。諸君斷為秦瓦。

（蘭池宮當）此瓦晉齋得之咸陽。攷漢書地理志。渭城有蘭池宮。又史記始皇本紀。始皇微行咸陽。與武士夜出。逢盜蘭池。正義引括地志。蘭池陂即古之蘭池。在咸陽縣界。據此則始皇因池以為宮。又即以名宮也。

（衛）此瓦晉齋獻之皆有之。俱得自漢城。長安志云。又有作楚字者。秦作六國宮室。用其國號以別之也。彝齋謂漢百官表有衛尉。掌宮門衛屯兵。當為衛尉寺并宮內周垣下區廬瓦也。

（長樂未央）張宋趙錢諸君俱有之。皆得自漢城。漢書高帝紀。五年後九月。關中治長樂宮。史記高祖本紀。七年。長樂宮成。八年。蕭丞相作未央宮。九年。未央宮成。據此。

則長樂未央本兩宮。此瓦文合而一之。亦取吉祥語意。配合成文耳。未必某宮即用某字瓦也。

(長生未央) 此瓦最多。諸君俱有之。皆出於漢城。蓋亦未央宮瓦。亦取長生二字。配合成文也。

(長生無極) 此瓦亦出漢城。當是未央長樂宮瓦也。

(與天無極) 此瓦當與長生無極同意。頌禱之辭也。

(億年無疆) 此俞太學得於長安市上。不知所施。或謂王莽妻陵瓦。非也。攷秦漢宮殿。以年壽命名者甚多。率取頌禱之辭耳。

(延年益壽) 此瓦趙錢俞申諸君俱有之。亦得於長安市上。當是甘泉宮益壽觀瓦。

(延壽萬歲) 此瓦俞太學所得。當亦萬歲殿或延壽觀瓦也。

(千秋萬歲) 此瓦亦諸君所有。出於漢城者。長安志引三輔黃圖。謂未央宮有萬歲殿。此即其殿瓦歟。

(長毋相忘) 此張舍人所得。亦出自漢城。不知何宮所施。案長安志引漢宮殿名。有相思殿者。不知所在。此疑為後宮所用也。

（永受嘉福）此瓦四字俱是蟲篆。蓋漢人有此篆法也。俞太學得於長安肆中。引董賢傳為椒風嘉祥。或又引揚雄傳為迎風嘉祥。細審之。實是永受嘉福四字耳。（永奉無疆）此瓦錢俞申三君俱有之。皆得於漢城。錢別駕定為漢太廟上所施。（便）此瓦惟一便字。作陰文。申大令得於長安市。引漢書武帝紀六年四月。高園便殿火。小顏曰。凡言便殿。便室便坐者。皆非正大之處。所以就便安也。據此。則為便殿所施。

（飛廉）此瓦作飛廉形。俞太學得於漢城。攷史記孝武本紀。公孫卿曰。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作飛廉觀。當是飛廉觀瓦也。

（朱鳥）此瓦作朱鳥形。錢別駕得於漢城。案張平子西京賦。李善注引漢宮闕名。有朱鳥殿。又長安志。未央宮有朱雀殿。一名朱鳥殿。此其所施也。

（元武）此瓦作元武形。上蟠一蛇。趙文學得於漢城。引史記高祖本紀八年。蕭丞相營作未央宮。立東闕北闕。注云。東有蒼龍闕。北有元武闕。即元武闕瓦也。

（鳳）此瓦作鳳形。俞太學從漢城仙女樓下得之。攷漢書武帝紀及郊祀志。建章宮有鳳闕。此其瓦也。

(萬物咸成) 此瓦申大令得於長安市肆。攷三輔黃圖云。后宮在西。秋之象也。秋主信。故以長秋長信為名。今云萬物咸成者。當是長秋殿瓦。

(上林) 此瓦錢申俞三君皆有之。案史記始皇本紀。漢書楊雄傳及東方朔傳。俱有上林苑。此上林門署衛垣之瓦也。

(鹿甲天下) 此瓦上有二鹿形。下甲天下三字。左行書。乃俞太學於淳化友人處索得者。不知其所由來。或謂天鹿閣瓦。非也。案長安志引關中記。上林苑中有二十二觀。有衆鹿觀。甲天下者。言其多也。豈即衆鹿觀瓦耶。

(三鳥) 此瓦有三鳥形。俞太學得於長安道上。長安志。二十二觀中。有三雀觀。此其觀瓦也。

(黃山) 此瓦惟黃山二字。俞太學得自興平。漢書地理志。槐里有黃山宮。孝惠二年起。長安志云。漢黃山宮。在興平縣西南十里。其為黃山宮。瓦無疑。

(宗正官當) 此瓦申大令得於漢城。案漢書高帝紀。七年二月。置宗正官。以序九族。百官表云。宗正秦官。掌親屬。史記文帝紀注。正義曰。漢置九卿。七曰宗正。此瓦當是宗正官瓦也。

(都司空瓦) 此瓦趙文學得於漢城。案漢書百官表：宗正屬官有都司空。如淳曰：律司空主水及罪人。

(右空) 此趙文學得之長安市中。案漢書百官表：少府秦官，掌山海地澤之稅，以給供養。屬官有左右司空。據此當是右司空瓦。

(上林農官) 此瓦錢別駕得於長安市中。據史記平準書：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則上林之有農官當自此始。此即農官治事處之瓦也。

(宜富貴當) 此瓦亦取吉祥語意。中有二小字，或說金旁作刀為劉字，非也。余嘗見古鏡上有小印曰千金，細審之實是千金二字。

(高安萬世) 此錢別駕得自漢城。別駕據漢書佞幸傳：董賢封高安侯，上為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窮極技巧。此即其殿瓦耶。

(大) 此瓦俞太學得之漢城，不知所施。

(有萬意) 錢別駕於漢城得一殘瓦，惟萬意二字。後申大令在長安市亦獲瓦半片，惟一有字，合而觀之，上下文藻相合，實有萬意三字耳。漢碑意喜二字通用。

(八風壽存當) 此瓦程彝齋得之漢城長樂鐘室舊址南百步埃塵之間，因攷漢

書郊祀志。王莽二年。興神仙事。以方士蘇樂言。起八風臺於宮中。臺成萬金。作樂其上。此當是八風臺瓦也。

(𦉑) 此瓦嘉定錢既勤所得。上下左右。作四神形。甚奇古。阮雲臺先生定為豐字瓦。

(仁義自成) 此瓦程彝齋所得。不知所施。

(虎) 此瓦作虎形。虎口前有一申字。不知何義。或曰。此真白虎觀瓦也。

右秦漢瓦當三十六種。其中有重文者。異文者。殘闕者。共記所見一百二十餘塊。較諸家著錄為多。

古磚

按古磚題字。亦不載於歐趙著錄。惟洪氏隸續有永平及汝伯寧諸磚。自後無有見者。近來好古之士。漸次搜羅。日出日多。老友海鹽張芑堂徵君作金石契。山陰陳雪樵騎尉有古磚題字攷。又吳興陳抱之太學作金石圖。俱載有漢魏兩晉六朝諸磚。又借榻他人所得者。計三十種。傳之藝林。亦可備嗜古之一助云。

(漢萬歲磚) 此磚乾隆辛卯。吳興華芹圃得之桐城胡維君。又於長興得一磚。亦

有萬歲二字。隸續載汝伯寧碑曰萬歲舍。曹叔文碑曰千萬歲署舍。郎君篆碑曰萬秋宅。觀此則知漢人尚吉語。如瓦當文曰千秋萬歲萬年無疆之類。必是漢碑無疑也。

（漢五鳳碑）此碑揚州阮雲臺先生案頭見之。文曰五鳳三年四字。海鹽張芑堂所貽也。

（漢竟寧碑）文曰竟寧元年歲五字。下缺。上端作大獸面。形模古異。吳興陳抱之太學所得。按元帝紀第四改元曰竟寧。歲字下當是在戊子三字無疑。

（漢建平碑）文僅建平二字。下缺。按哀帝紀元曰建平。碑右側有一宜字。上有廷尉書三字。文獻通攷云廷尉秦官。漢因之。景帝中元六年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復為廷尉。哀帝元壽元年復改為大理。知建平時猶未改也。

（漢永建碑）文僅永建二字。下缺。按後漢順帝紀順帝在位十九年。紀元五。初紀曰永建。凡六年。

（漢本初碑）文曰本初元年歲在丙戌。下端日造作助十四字。按後漢質帝紀元本初祇一年。此亦抱之所得。

（漢中平磚）文曰中平五年七月下缺計六字其左側有萬歲富貴四字按後漢靈帝紀帝在位廿二年紀元四末改元曰中平凡六年。

（漢亭長磚）揚州羅兩峯有一磚畫像車騎外貌一人方面豐頤鬚鬣有頰兩手執旗干而立上有八分書亭長二字宛如漢石室畫像按漢官儀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以為衛士一歲為材官五十六乃得免為民就田合選為亭長亦漢磚也

（吳寶鼎磚）康熙四年吳之村民於小雁嶺掘地得之文曰大吳寶鼎二年歲在丁亥作計十一字書法在篆隸之間一面有螭文筆勢勁挺朱竹垞曝書亭集亦載此磚以為宮殿上所用引孫皓起昭明宮為證然魏晉以前磚上大率皆有文不獨此磚也

（吳潘冢磚）文曰嘉興象西潘儒南父母墳塋磚十二字又兩頭有曰潘塚曰潘墓皆篆書共十六字浙江嘉興海鹽諸處委巷頽垣中往往有之其書法非隸非篆絕似國山碑張芑堂金石契定為孫吳時磚引亦烏五年避太子和謙名改嘉禾為嘉興亦一證

（晉太康磚）太康磚余所見者甚多其文亦不一乾隆五十年吳中大旱居民於

太湖中掘井。得數百塊。皆太康磚也。其文曰。太康七年七月十七日吳寶申作。十三字。又吳興陳抱之。亦得有太康八年臨安□弼制萬年十一字磚。磚右側有萬歲不敗四字。又一塊曰。太康□年五月十三日九字。此吳門陸默齋舍人所藏也。
(晉蜀師磚) 蜀師磚。嘉興之海鹽揚州之平山堂。皆掘有蜀師磚。或以為蜀都城磚。非也。然蜀師二字。義終未詳。嘉慶六年冬。浙中陳南叔得一磚。文曰。太康三年七月廿日蜀師所作。計十二字。則知蜀師為陶人也。

(晉永平磚) 嘉慶丁巳歲。南康謝蘊山先生。為浙江布政使。闢東園屋。得永平磚八塊。先生大喜。定為晉惠帝時物。遂名之曰八磚書舫。賦詩紀之。一時和者至數十家。或以為明永平廠所造。非晉磚也。先生怒曰。爾輩嗜古家。每以穿鑿附會為長。區區瓦礫。何足深究耶。

(晉元康磚) 文曰。元康八年八月廿六日宣作。十一字。按晉書惠帝第三改元。歲在戊午。

(晉永寧磚) 文曰。永寧元年六月十九日淳。下缺。計十字。近嘉興張叔未解元得有一磚。文與前同。下曰。淳于氏作奉在立。共十有六字。載芭堂金石契。又一磚。文

曰永寧元年歲在辛酉蔡作上下兩端作蕉葉文亦惠帝改元也

(晉永興磚)文曰永興二年八月下缺計六字亦惠帝改元當在乙丑歲也山陰陳雪樵所得

(晉永嘉磚)文曰永嘉二年歲在下缺計六字按晉書永嘉懷帝紀元此云二年當是戊辰歲也此亦抱之所藏

(晉建興磚)文曰傳世富貴左側有建興三三字當是建興三年也按晉書愍帝改元曰建興攷三年是乙亥即蜀漢建元元年也

(蜀建元磚)文曰建元二年七月八日故民王有張申明仲和馬十八字按建元是蜀漢年號也亦雪樵所得又東晉康帝秦苻堅亦曰建元

(陳泰元磚)晉泰元磚有數種其一曰泰元元年八五字一曰晉泰元九年十月又一日晉太元十六年又一日卜氏塚太元廿一年皆陳抱之所藏阮雲臺尚書有跋語又嘉慶四年山陰蘭渚山土人掘地得一穴大逾甕有好事者繼入皆黑不可辨地寬廣約一間屋許以火照之輒滅以手捫壁得古磚五每塊長一尺六寸厚二寸博一尺許上有晉太元廿二年建墓凡八字作陽文凸起四磚皆同其

一磚尺寸相仿。文已磨滅。惟存君諱堅字君實。會稽山陰人也。長子玩。次子玳。凡廿二字。則陰文。五磚皆楷書。今藏吳比部蘭馥家。

（晉咸康磚）此磚搨本。在吳門陸謹庭孝廉家見之。文曰。咸康四年。按咸康是東晉成帝年號也。

（晉永和磚）余見者有兩磚。一曰。永和四年。陸謹庭所藏。車氏搨本也。一曰。永和九年七月十。下缺。張芑堂曾刻入金石契者也。梁山舟侍講嘗題一詩云。頑物千年遂不磨。不知蕩瀟幾滄波。昭陵玉匣今安在。斷壁猶傳晉永和。

（宋元嘉磚）文曰。宋元嘉六年太歲己巳。俱反文。按宋文帝元嘉元年是甲子。六年乃己巳也。此亦陳抱之所藏。

（宋泰始磚）此宋明帝年號也。文曰。泰始二年四月六字。下缺。陳雪樵得於山陰。

（梁天監磚）文曰。天監八年五月六字。杭州萬氏營葬於西溪。掘土得之。磚藏丁龍泓先生家。載金石契。

（梁臺城磚）本朝康熙中。江寧民人於臺城舊址。掘得一磚。計有文四行。曰。南康府提調官。下缺。都昌縣提調官。下缺。總甲曹才。下缺。窑匠鄧。下缺。共十九字。車氏

捐本也。

（隋大業磚）乾隆五十八年。紹興府城戴山下居民商姓於住屋清暉軒下掘土得之。磚旁有隋大業九年太歲癸酉亥凡十字。磚頂上又有遲杼二字。疑陶人名也。

（唐大和磚）文曰。太和六年四字。按唐文宗有大和年號。後人誤作太和耳。

（唐大中磚）文曰。大中四年四字。按唐宣宗年號也。此二磚俱陳抱之所藏。余曩在吳門。又見有柳磚二字。筆法顏魯公。想亦唐時磚也。

右漢魏晉唐磚。合重文異文及殘缺者。計四十餘塊。又有無年月可攷者。如功曹史磚。左將磚。柳磚。崔氏造磚。李氏磚。王宥磚。東遷磚。潘氏磚。孫氏磚。大泉五十磚。五銖磚。可久長磚。長樂磚。壽考磚。安富貴磚。大吉祥磚之類。不能盡記。皆漢唐物也。

銅鼓

銅鼓形如坐墩。中空無底。扣之有聲。面圓而多花紋。其上隱起有四耳。作蛙鼃之狀。無鑄造年月字樣。有徑二尺餘者。有徑尺許者。亦大小不等。余生平所見不下三四

十枚。惟晉陵趙甌北先生家所藏一枚為最大。今雲南、四川、廣東、西俱有之。國初趙秋谷有銅鼓歌。朱竹垞有銅鼓考。謂皆出自諸葛孔明所鑄。其實非也。後漢書馬援傳。於交趾得駱越銅鼓。援取其鼓以鑄銅馬。是在孔明之前。晉書食貨志。廣州夷人寶貴銅鼓。又載記云。赫連勃勃鑄銅為大鼓。以黃金飾之。又在孔明之後。惟嶺表錄異云。蠻夷之樂。有銅鼓焉。新唐書云。蠻人譙聚。則擊銅鼓。則銅鼓者。實苗蠻之所造。非孔明也。

銅帶鉤

古銅帶鉤。余見者有二十餘種。形如螳螂。要皆是漢魏之物。其下有文。皆吉語。如位至公侯。長宜君官。大吉祥。富貴昌之類。考者謂革帶所施。隋書禮儀志。革帶案。禮博二寸。今博三寸半。加金縷。鰐螳螂鉤以相拘是也。金縷者。即今之嵌金銀絲也。

玉昭文帶

昭文帶。本名璫。說文。璫。劍鼻玉也。所以鼻劍者也。今人謂之昭文帶。古玉者固多。後人仿造者亦復不少。余見有漢玉者十餘條。其色有紅者。白者。黑者。白質黑章者。白質紅章者。恐皆是古人殉葬之物。

古鏡

余三十年來所見古鏡極多而各有不同。一曰黃帝治鏡於西方青龍白虎辟不祥。朱鳥元武調陰陽子孫備具居中央。為保長生富貴昌。一曰鍊治銅錫清而明以之為鏡宜文章。光照天下達四方。長保二親世世昌。一曰十言之紀從竟始。調鍊同華去惡滓。刻竟均好置孫子。長保二親樂毋已。壽同金石天王母。富如江海東西市。一云青蓋作鏡四夷服。多賀國家人民息。胡虜殄滅天下服。風雨時節五穀熟。長保二親得天力。今又云人鑑以形。我鑑以心。暗室屋漏上帝汝臨。又云得月之光長毋相忘。按洪氏隸續所載鏡銘。與此亦大同小異。余謂諸鏡恐是唐宋人翻沙。未必盡漢鏡也。

唐鏡

嘉慶己卯三月。錢塘趙晉齋來吳門。攜有一鐵鏡。徑六寸許。背有嵌金飛龍兩條。中有字曰。武德壬午年造。辟邪華鑲鐵鏡十二字。其銘文云。三華鑲鐵作鏡。辟大旱。清泉虔祈甘霖。感魅孽。當前驚破膽。服之疫癘莫能犯。雙龍嚙畧垂長頤。回錄睢眴威早斂。共四十四字。金色煌然。真奇物也。

鐵券

唐昭宗乾寧四年。賜先武肅王鐵券。當為吾家至寶。冰拜觀者凡兩次。第一次乾隆五十六年。在紹興府與修郡志。李曉園太守專札台府克公借觀。第二次則道光三年三月。冰省先世墳廟。至浙。親往台州觀之。券藏東門外五十里白石山下一小村莊。皆錢姓地名。裡外錢。其守券者曰錢永興。兄弟三人。皆務農。輪流值管。有小樓三間。專為藏券而造。并有五王遺像及忠懿王草書真蹟。並宋元明人題跋極多。惜鄉城遠隔。未得裝池。為可惜耳。謹案鐵券之制。其形如瓦。高今裁尺九寸。濶一尺四寸六分。厚一分五釐。重一百三十二兩。蓋銘鐵而成。鏤金其上者。文二十四行。行十四字。惟忠以衛社稷一行。社稷二字平擡。連後官銜一行。中書侍郎云云。合三百四十二字。然剝蝕者已十之三四矣。鐵色如墨。並無銹濫。而金書爛然。光彩射目。尚如新製。按自忠懿王納土後。至太宗之淳化元年。杭州守臣以前券及竹冊玉冊各三副。詔詰百餘函進呈。詔賜忠懿王嗣子惟濟藏之。汴京賜策。仁宗登極。霸州防禦使晦侍左右。帝問券。欲見之。晦遂進呈。帝覽訖。賜還。券藏於昭化坊賜策。神宗元豐四年。特令錢氏孫朝奉大夫藻進呈。仍降付本家。永傳後裔。至駙馬都尉景臻尚主宗器。

屬焉。秦遂安於都尉之第。靖康元年。金人入寇。詔公主子榮國公忱奉母出居江南。以券行。因避地湘湖間。紹興元年。遷台。高宗遂即台城。崇和門內。賜公主第。由是券世藏於台之美德坊。德祐二年丙子。元兵南下。破台時。有家人竊負以逃。莫知所在。迨至順二年辛未。漁者偶網得之。乃在黃巖州南。地名澤庫深水內。一村學究與漁鄰。頗聞賜券之說。售以鐵僞。然二人皆不悟其字乃金也。有報於宗子叔琛之兄世珪。用十斛穀易得之。失水五十六年。青氈復還。誠為異事。明太祖洪武二年秋八月。燕都西北州郡。次第皆平。郊祀天地。大告武成。又念開國大臣勞烈。將錫之以鐵券。前一月。下禮官議立制度。翰林學士危素奏言。唐和陵時。嘗賜錢武肅王。其十五世孫尚德。字允一。號存齋。天台人。元末。官青田教諭。實寶藏之。遣使者訪焉。尚德即世珪子也。奉詔。積券及五王遺像以進。上御外朝。與丞相定國公李善長。禮部尚書牛亮。主事王肅觀之。鏤木為式。敕省臣宴于儀曹。恩意有加。陞辭曰。命還券像。劉基。宋濂。王禕等。咸贈以詩。尚德併其祖王手跡。各裝演為卷。歷代名賢俱有題跋。二十一年正月。十六世孫克邦。以大臣薦。赴闕。吏部引見。上以錢氏納土。至今。尚存。尋授克邦建昌知府。二十三年。都察院引見。奉天殿。諭孺子前當五代時。天下大亂。各

據偏方爾祖能保兩浙之民不識兵革到宋朝來知太祖太宗是真主便將土地歸附爾之祖先忠孝好處可延賞也券像復與爾歸守永樂五年正月禮部奉旨差行人曹閏馳驛至台十七世孫廣西參政汝性同行人奉券進呈覽畢以禮敦遣藏於宗子鳳墀家世守不墜至本朝乾隆二十七年高宗皇帝南巡三月初五日予告刑部尚書喬孫錢陳羣率台之族孫武進士錢選等進呈乙覽當奉到御製七古詩一首臣陳羣進表稱謝一時隨駕諸大臣及守土大吏在籍搢紳如莊有恭范清供齊召南沈德潛蔣士銓沈初費淳等皆有恭和御製詩原韻為一時之盛案是券凡七登天子之庭非若世之商彝周鼎徒以世遠得名者所可比並也

金塗塔

先忠懿王造金塗塔事不載於吳越備史故自宋元明以來人無有知之者雖嘉泰會稽志周文璞方泉集台州府志輿地紀勝及程孟陽破山寺志俱載有吳越金塗塔而未見其物故亦未詳其制至本朝朱竹垞曝書亭集竟視為塔之瓦誤矣乾隆壬子三月余遊蕪湖忽見於吾友陳雪樵案上塔高今工部尺四寸三分中有一頂已缺塔四版合成上有四角鏤金剛八位下層每面有佛三位其中一層即沙門德

清所謂釋迦往因本行示相也。腹內有吳越國王錢弘俶敬造八萬四千寶塔乙卯歲記十九字。下又有一保字。想是造塔時所編記目耳。余始為之作考。曾經供奉案頭者累月。一時士大夫賦詩傳為佳話。後聞是塔為朱文正公所得。陛見時作面貢矣。嘉慶己卯歲常熟劉君在市中亦得二枚。云自石門縣田野中掘土出之。與前所見者無異。孫子瀟庶常為作七古一首甚妙。古人云傳聞不如親見。信哉。

宋宣和銅器

宣和年所鑄銅器甚多。據所見者。則有銅瓶。銅香鑪。銅爵。銅壺。銅如意之屬。雖製作精妙。大約總不如周秦兩漢之樸而華也。

宋磁器

陶瓦成輟耕錄謂磁器始於五代。非也。嘗讀杜少陵乞韋少府大邑磁甌詩云。大邑燒磁輕且堅。則唐時已有之。至五代兩宋而始盛耳。明永樂宣德以及成宏正嘉諸朝皆稱極盛。而本朝康熙雍正乾隆嘉慶四朝製作尤精。實超出乎前古。惟質地頗鬆而脆。不比宋明之堅且結。可以垂久。

岳氏銅爵

乾隆甲寅歲七月。余屬西湖監修表忠觀。桐鄉金雲莊比部。示余銅爵一。高裁尺五寸六分。深二寸七分。中鐫精忠報國四篆字。爵右邊有小印曰岳珂建造。按珂為武穆王孫。孝宗初政。始雪武穆之冤。訪求裔孫。賜葬建祠。此爵之造。必其時也。比部云。擬將此爵歸之岳廟中。以垂永久。武進趙味辛為作賦紀之。

秦檜鐵鍋

浙江藩署。南宋秘書省也。著作郎石待問。嘗書蓬巖額于省中。謝蘊山先生為方伯時。命余亦書此二字。以名其軒。軒前有大鐵鍋一具。可煮五石米飯。相傳為秦檜之家中舊物也。

元石礎

吳郡齊女門內。有潘氏巷及拙政園。任蔣橋一帶。皆元時張士誠女夫潘元紹舊宅。故今尚有駙馬府及七姬廟之稱。俱為元紹遺蹟。嘉慶二十年春三月。偶同潘榕皋畏堂兩先生。及其令子理齋戶部。樹庭中翰。遊拙政園。園西有粉牆。露出桃花幾枝。因問兩先生為何家所居。曰程氏也。遂通知主人。並往遊焉。見後園有石礎八枚。製作奇古。每一礎上。蟠螭六面。下列三獸。穿於螭首之下。高二尺許。圍圓四五尺。心竊

喜之。主人曰：此元時潘元紹家中物也。隔三四年，聞此宅已為他人所有。遂從程氏購歸，置之履園報春亭下。余所得者僅四礎，其餘四礎為榕臯先生取去。亦置之須靜齋中。余嘗有詩云：七姬塚上亂鴉翻，駙馬堂上秋草蕃。留得蒼苔蟠柱礎，任人移置別家園。按明史：至正十六年，張士誠陷平江，改名曰隆平府，開宏文館，設官屬，自立為吳王。妻劉氏為后，以女夫潘元紹為駙馬都尉，視同腹心。元紹好治園圃，聚斂金玉及法書名畫，日夜歌舞自娛。凡擣搗蹴鞠遊談之士，無不羅至。及元紹敗，士誠俱置不問。世所謂七姬者，皆元紹妾也。余得礎後，友人賦詩者甚衆。吳門陸君杲泉又為賦石礎歌，用韓昌黎石鼓歌韵尤妙。附記於此。錢君新得元石礎，命我試作石礎歌。元季偽周潘駙馬，謀畫自謂同蕭何。事見明史張士誠傳出兵邀請美田宅，擣搗蹴鞠慵提戈。皆元紹事大興土木駙馬府，石工朝夕相磨礱。結客少年曳珠履，藏嬌金屋皆綺羅。回廊曲榭何深邃，雕甍畫棟真巍峨。豫章梗枿速採取，武康文石搜巖阿。石破天驚金鼓震，檄飛八罪空譏呵。皂林一敗勢漸孤，西風黃葉謠非訛。摧坊倒碣作飛礮，羅雀掘鼠搜池蚪。平江被圍九月，兵食俱盡，至取坊碣充餉，石取水蟲食之，一鼠直百錢。府中礎石偏完固，堅比金鑊蟠蛟鼉。書畫收藏更充滿，豈藉鑒定丹邱柯。三獸刻鏤猛如虎，六龍圍繞飛如梭。風雲

際會思航海熟知海運路委蛇趙家舊例禪後房妝飾同宮城士誠改至正十四年為天祐元

年皆元紹謀也元紹本為趙宋子孫改元紹其國號曰大周者思繼周也後降元去偽號由海運漕粟十一萬石于大都城被圍元紹等又勸士誠即用海運船襲

取日本自立如虬髯故事誰知一朝心膽碎七姬涕淚流滂沱銘留墨寶稱三絕

蓋元時安南亦以幄受禪盤薦紅顏調六和元紹後房妾有蘇氏者才色俱絕元紹醉

丹盧熊篆蓋世稱三絕殺妾何辜饗士卒加租有額私陞科明太祖平定平江籍沈元紹及周仁郎君投瀾

鬚眉動夫人摩笄流血多士誠既死太祖復慮元紹叛殺而投亭館淒涼存石礎何

異荆棘悲銅駝回想當年全盛日朝歌暮舞常經過周仁徐義同筵燕宋克盧熊相

切礪或倚雲根斜點筆或乘畫舫浮清波勒石銘勳誇衛霍投戈立馬輕剪頭石人

無眼已如此石城有國難如他元末有童謠云石人一雙眼堂呼都尉尊像廟傍

宰嚭鄰媿嬰麗馬府堂壘潘元紹夫婦像衣盤門至今尚有潘氏巷揭來弔古三摩

抄玉冊流星鐙影散太平新曲今誰哦士誠盛時嘗于元夜張鏡有玉冊流星萬點

觀風樓召元紹等開賞齊雲樓廢啼烏鵲金女墳沈來鴨鵝士誠既厚葬其妻金姬

所承立廟建碑命饒介撰文周伯琦滄海桑田五百載石火電光一刹那礎底尚鐫

天祐歲痕疑銅柱七中軒君因訪碑得四礎如聞漢碣來東河今年河決山東珍藏

不殊鐘與鼎我欲來看常蹉跎

履園叢話卷二終

履園叢話卷三

考索

清 勾吳錢泳梅溪輯

動

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宋儒解之曰。同一動也。吉居其一。而凶悔吝居其三。故君子慎動。推其意。將必有以枯禪入定。始謂之吉矣。余以為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凡事皆從動而生。動而成者。未有不動而生。不動而成者也。所以仕宦要勤儉。種田要勤儉。工作要勤儉。商賈要勤儉。凡事勤則成。懶則敗。故君子之動也。以禮。自古多而凶少。小人之動。不以禮。自古少而凶多。陸象先云。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所謂擾之者。庸人也。非君子也。無禮而擾之。小人之道也。有禮以當之。君子之道也。

錯簡

舜典。舜讓于德弗嗣之下。緊接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中間似有錯簡。或曰。論語堯曰。咨爾舜。數語當在此。又孟子萬章。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一節。注中有殷受夏至為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為斷簡。或闕文者。吾鄉秦元宮先生。謂當在滕文公彭更章。非其道之下。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

天下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不以為泰乎皆屬有理

出母

世傳孔氏三世出妻此蓋誤會檀弓孔氏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之說按其文曰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又曰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此則後人謂孔子子思出妻之證也按左傳康公我之所自出出之為言生也謂生母也其曰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蓋嫡母在堂不得為三年喪耳其曰為伋也妻是為白也母者正其妻之謂也必白為妻所出而子思不令其終喪故也考之年譜孔子六十六歲夫人丕官氏卒六十七歲有伯魚母死期年猶哭子曰誰與之間六十八歲孔子歸魯又考之古禮父在為母服期合諸夫子六十六歲而丕官夫人卒六十七歲正伯魚期年喪畢之時而伯魚猶哭者蓋賢者過之也夫子之言殆謂父在而哭母之禮不可過非謂母出而為子之服又當降也乃

迂執者拘於期字之義。謂出母無禫。則可無哭。必以實孔子出妻之說。如謂孔子所出者。即元官夫人。則後人何不記夫人之出。而反記已出之夫人之卒。如謂伯魚之期而猶哭者。又一夫人。則孔子有二夫人。而伯魚為生母之喪矣。然則子上之不喪出母。生母也。非見出於父之母也。更無待辨。何疑乎。子思有出妻之事。而兼疑乎伯魚為出母之喪哉。況檀弓止有出母字。並無出妻字。後人因出母字。而溯從前一代為出妻。亦弗思之甚。謂伯魚出妻者。蓋亦據檀弓曰。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子觀禮。子益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又據檀弓曰。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即以此說論之。既曰庶氏之母。則固明指為庶母矣。何曲為之解者。反曰伯魚卒。而其妻嫁於衛之庶氏也。子思又嘗居於衛。則母之從子於衛。亦尋常事。而何言乎嫁於衛也。禮諸侯一娶九女。惟嫡夫人祔廟。魯隱考仲子之宮。為春秋所譏。則妾之不可祭於嫡室。自古而然。是子思之哭生母於他室。而不於廟。固其宜也。孟子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非不能申喪於生母之謂也。

然則夫子為政三月。而魯國大治。商賈信於市。男女別於途。豈室家之內。朝夕薰陶。及於積世。獨不能如有虞之化。率二女以執婦道耶。學者偏信彼而疑此。亦惑之甚矣。此說始於周櫟園。南匪張友白。亦極論之。可以破千古之疑。

苟

說文部首有苟字。居力切。讀曰急。恭敬之敬字從此。許祭酒曰。苟自急救也。從羊。省從口。曰者。猶慎言也。與義善美同意。段懋堂大令說文注。謂此字不見經典。惟爾雅釋詁。寔駿肅亟遄速也。釋文亟字又作苟同。觀此。則與苟字絕然相反。若言苟苟艸也。從艸。句聲。古厚切。苟且之苟字從此。按燕禮賓為苟敬。鄭注云。苟且也。假也。又聘禮賓為苟敬。鄭注云。苟敬者。主人所以小敬也。又毛詩無曰苟矣。鄭亦遷就並解為苟且之苟。誤矣。余以為論語苟志於仁矣。大學苟日新。朱子章句並解為苟。誠也。亦誤。

仁

論語學而篇。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即上文其為人也。孝弟之人。非仁義之仁也。案篆文人作𠂔。或變作𠂔。隸書亦作仁。漢禮器碑士人作士仁。則人仁二字。古蓋通。

用。猶之井有八馬作仁也。若作仁義字解。便投入荆棘。其義反晦。近刻十三經校勘記。論語古訓。俱未言及。

三歸

論語八佾篇。管氏有三歸。集說據說苑云。三歸。臺名。考韓非外儲說。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晏子春秋內篇雜下。景公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國策齊桓公宮中。女市女問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史記禮書。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包咸注。三歸。娶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王伯厚亦曰。惟正己可以格君。故管仲有三歸。不能諫六嬖之惑。合觀諸說。則非臺明矣。劉向因國策宋君築臺。齊桓女問。賴子罕扶民。管仲三歸。以掩君過。遂以三歸繫於築臺之下。誤為臺名。紫陽襲其誤耳。

毫

顧亭林日知錄論說文云。毫為京兆杜陵亭。此地理之不合者。案史記集解。徐廣曰。京兆杜縣有毫亭。索隱。秦寧公與毫王戰。毫王奔。遂滅湯社。皇甫謐云。周桓王時。自有毫王號湯。非殷也。此毫在陝西長安縣南。若殷湯所封。是河南偃師之薄。書傳及

本書原作薄。如逸周書殷祝解云。湯放桀而歸薄。郊特牲薄社北牖。管子地數篇云。湯有七十里之薄。墨子非攻篇云。湯奉桀衆以克有屬諸侯於薄。荀子議兵篇云。古者湯以薄。呂覽具備篇云。湯嘗約於鄆薄矣。高誘注薄或作亳。惟孟子作湯居亳。蓋借音字。則說文所指京兆杜陵亭者。未嘗誤也。桐城孫友之教授。嘗著權經齋劄記。考之甚詳。

舊周

爾雅釋鳥。舊周注。子舊鳥。出蜀中。下云燕燕。案舊字音規。舊周即子規也。說文誤其句讀。解舊字曰周。燕陸德明經典釋文。亦承許氏之誤。

寡公

左傳齊崔杼生成及疆而寡。是丈夫喪耦。亦可稱寡。俗語有寡公寡婦之說。非無本也。

廋詞

晉語范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詞於朝。注廋。隱也。謂以隱伏譎詭之言。聞於朝也。案隱語。如左傳庚癸鞠藁。及鄒衍淳于髡。東方朔之微言。皆是。

也。故曰庾詞。東坡詩云。巧語屢曾遭。意以庾詞聊復託芻蕘。或作庾詞者誤。

元堂

呂覽。天子居青陽。高誘注。東出謂之青陽。南出謂之明堂。西出謂之總章。北出謂之元堂。今吳語呼客堂曰員堂。殊無意義。恐是元之誤。以人家朝南上元堂。俱北出耳。並為傍。

史記始皇本紀。並海上北至瑯琊。遂並海至平原津。並海南至會稽。封禪書。並海上北至碣石。大宛傳。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漢。郊祀志。遂登會稽並海上。東巡碣石並海。皆在齊北並渤海。溝洫志。並北山東至洛。薛宣傳。酷吏並緣為奸。以上並字。索隱師古注。皆步浪反。讀曰傍。今吳語所云並。並依並是也。

草書

昔人謂草書在篆隸之前。趙壹曰。草書起秦之末。衛恆曰。漢興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作草書。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粗書之。謂章草之始。余以為皆非也。草書之名。實起於草篆。史記屈原傳。屈原屬草篆。未定。是古篆隸皆有草篆書。非今之草書也。熟觀二王草書。字字從真行而生。豈草書反在篆隸之

前乎雖淳化閣帖有漢章帝草書實是王著妄作不可遂為典據。

老先生

老先生之稱始見於史記賈誼傳明時稱翰林曰老先生雖年少總稱老先生國初稱相國曰老先生兩司稱撫臺亦曰老先生近時並不以稱老先生為尊而以為賤何也

名士

漢書聞張耳陳餘兩人乃魏之名士名士二字始見月令云聘名士又史記律書亦云自是之後名士迭興謂名家法家之士非有名德有詞章之謂也今人往往誤用

古今人表

班孟堅列古今人表於漢書中顏師古以為但次古人而不表今人者其書未畢故也於是後人有議之有駁之訖無定論余獨謂不然蓋上古之世聖帝明王接踵而生故聖人仁人智人居多中古之世則漸生中下之人至戰國時則下愚之人接踵而生上上之人少矣故自周公孔子而後無有一人列於上上者班氏意蓋本孔子唯上知與下愚不移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二語是借古人以鑑今人此立表之深意也若必欲以有漢一代之人盡列表中試問將高祖以下諸帝置於聖人之列耶

仁人之列耶。抑孟堅是漢人。能雖黃本朝人物耶。且序中立意。原歸乎顯善彰惡。勸戒後人。故博採焉。後人讀書。每每誤會前人意見如此。暇時擬著兩漢人表。以補班范兩家之書。亦一快事。

親家

今人呼媼親為親家。始見於後漢書禮儀志。親家公三字。則見於隋書李穆弟李渾傳。皆作平聲讀。今吳人呼親家為親家。又作去聲讀。左傳師服曰。庶人工商各有分親。是親家之親。本讀去聲也。按說文。親至也。初僅切。秦刻石文。親巡遠方。親巡天下。猶言親之至也。唐盧綸王駙馬花燭詩云。人主人臣是親家。可見呼親家為親家者。其來久矣。

大長公主

先六世祖曾稽郡王諱景臻。尚宋神宗第十女賢穆大長公主。事見宋史外戚傳。心竊疑之。以為行次第十。何以加大長二字。按漢書天子女稱公主。姊妹稱長公主。姑稱大長公主。至高宗朝。蓋賢穆已長三四輩矣。

關侯世家

關侯神廟。始於唐貞元十八年。為玉泉伽藍。有董徒為記。宋元明以來。皆有封號。至本朝顯靈尤盛。尊為武廟。祀以太牢。與孔子並重。今且尊之為帝矣。余嘗晤江都校官鄭君名環者。為作關侯世家。以三國志本傳為主。而注之以歷代祀典雜說。直至本朝加封徽號及恩錫致祭典禮為一卷。頗為詳備。惟稱周將軍為實有其人。見本傳中。不知何據。

打跽

本朝禮制。幼輩見長者。下屬見上司。僕人見主人。以一足畧屈。欲作拜勢。謂之打跽。此上古已有之。史記滑稽傳。秦繆鞠臆。徐廣曰。臆與跽同。謂小跪也。說文曰。跽。蹴也。一曰。卑也。秦也。莊緣切。又後漢書。高句麗在遼之東。跪拜曳一足。即鄭注周禮奇拜之義。為屈一膝是也。

海市蜃樓

王仲瞿常言。始皇使徐福入海求神仙。終無有驗。而漢武亦蹈前轍。真不可解。此二君者。皆聰明絕世之人。胡乃為此捕風捉影。疑鬼疑神之事耶。後遊山東萊州。見海市。始恍然曰。秦皇漢武俱為所惑者。乃此耳。其言甚確。

高郵州西門外。嘗有湖市。見者甚多。按高郵湖。本宋承州城陷而為湖者。即如泗州舊城。亦為洪澤湖矣。近湖人亦見有城郭樓臺人馬往來之狀。因悟蓬萊之海市。又安知非上古之樓臺城郭乎。則所現者。蓋其精氣云。

請雨

請雨祈晴之說。自古有之。如檀弓。呂氏春秋。荀子春秋繁露。皆有載者。如董江都之開陽門則雨。欲止則反是之謂也。余謂晴雨是天地自然之理。雖帝王之尊。人心之靈。安能挽回造化哉。即有道術。如畫符遣將。呼風喚雨諸法。亦不過盡人事以待天耳。杭人請雨祈晴。則全仗觀音力。尤為可笑。究竟觀音果能祈雨耶。不能祈雨耶。吾不知之也。阮雲臺宮保巡撫浙江。適逢大旱。未往天竺進香。而人心遂大不服。嘖有繁言。世俗之感。一至於此。

水車

大江以南。灌田之法。俱用水車。其來已久。又名曰桔槔。莊子天運篇。桔槔者。引之則俯。舍之則仰。故水車為桔槔也。太平御覽引魏畧曰。馬鈞居京都有地。可為園。患無水以灌之。乃作翻車。令兒童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出更入。其巧百倍。水車之制。始此。

東坡無錫道中賦水車詩云。翻翻聯聯銜尾鵝。犂犂确确脫骨蛇。分畦翠浪走雲陣。刺水綠針抽稻芽。可謂形容盡致。近吳門沈狎鷗孝廉。按之古法。製龍尾車。不須人力。今車盤旋自行。一日一人可灌田三四十畝。豈不大善。然祇可用之北地。不可施之江南。且一車需費百餘金。一壞即不能用。余謂農家貧者居多。分毫計算。豈能辦此。猶之風車非不善。在大江邊可行。若是日無風。便不得水。總之不如水車之妙。

土地之神

今墳墓上有土地之神。每年祭掃。必設酒脯祀之。其來已久。見檀弓以几筵舍奠於墓左。注虞翻云。舍奠墓左。為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正義云。置於墓左。禮地神也。

潤筆

潤筆之說。昉於晉宋。而尤盛於唐之元和長慶間。如韓昌黎為文。必索潤筆。故劉禹錫祭退之文云。一字之價。輦金如山。李邕受餽。遺鉅萬。皇甫湜索練九千。白樂天為元微之作墓銘。酬以輿馬。綾帛銀鞍玉帶之類。不可枚舉。

鄉勇自古有之

古人寓兵於農。言兵即可以為農。農即可以為兵也。後世分兵農為兩途。言兵不可

以為農。農不可以為兵也。今之所謂鄉勇者。非兵非農。與之言兵。素不知干戈之輕重。與之言農。又不知稼穡之艱難。然則何以用之哉。韓非子有言曰。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乃知鄉勇自古有之。

泉之為錢

余年二十七。入館於吳門徐復堂家。正錄先世大宗譜。譜中載錢鏐第二十六子。為周文王師。拜官錢府上士。因去錢之竹。而為錢氏。此定姓之祖。時內閣學士題。年纔十四五。見之笑曰。周禮泉府字皆作泉。說文曰。錢。銑也。古田器。不可以錢作泉也。余答曰。子不見鄭司農注云。泉。故書作錢耶。蓋泉之為錢。其來久矣。近嘉定獻之別駕。凡為人書碑版楹帖條幅。名款竟書泉字。亦尚古好奇之甚。蓋泉別有一姓。後周書有泉企。上洛豐陽人。新唐書諸夷蕃將傳。有泉男生獻之。畢竟以錢為泉。亦覺無謂。

札樸

老友桂未谷大令。嘗作札樸二十卷。考訂精確。發前人所未有。畧記數條於此。或問今學宮之樂舞生。本於何書。桂未谷曰。周禮籥師掌教國子舞羽敔籥。鄭注所

謂鬻舞也。今人稱樂舞者誤也。

或問青黑異色。今北地人輒呼黑為青者何也。桂未谷曰。史記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為黑。黑為黃。民言從之。至今猶存其語耳。

或問今之善訟者。謂之刁風。南北通行。何義也。桂未谷曰。此字循習不察久矣。史記貨殖傳。而民雕悍。索隱注云。言如雕性之捷悍也。更晉荀勗省筆以代雕耳。猶福州書吏書藩臺為潘台是也。

或問四月八日為浴佛日。有典乎。桂未谷曰。宋書劉敬宣傳。敬宣八歲喪母。四月八日。見衆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為母灌佛。即鑄金像佛也。文選七命。乃鍊乃鑠。萬辟千灌。王粲刀銘。灌辟以數。皆鑄之義也。今人以為浴佛。誤矣。

或問今之履歷。有典乎。桂未谷曰。今之履歷。猶古之腳色也。通鑑隋虞世基掌選曹。受納賄賂。多者超越等倫。無者注腳色而已。注云。注其入仕所歷之色也。宋末參選者具腳色狀。即根腳之謂也。

或問棺有前和後和之稱。何也。桂未谷曰。案呂氏春秋。昔王季歷葬陽山之尾。欒水。掘其墓。見棺之前和。謝惠連祭古塚文云。兩頭無和是也。

北音無入聲

顧亭林曰。入為閏聲。李子德編入聲。俱轉去聲。蓋北音無入聲。以五經左國。盡出北人也。如費無極之極字。史記吳越春秋。俱讀作忌。猶如酈食其。審食其。食字俱音異也。易未濟初六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朱子注曰。極字未詳。考上下韻亦不協。若讀如忌聲。則上下韻俱叶矣。或解作無忌。憚義亦通。或曰。如子言。古無入聲。與中原韻何別。余曰。五經左國。上世之北音。中原韻。後世之北音也。

古韻

今所用韻。與唐韻不同。以今音叶唐詩者。悞矣。而昧於學者。以唐韻叶三百篇。尤悞。要知古今言語各殊。聲音遞變。漢魏以還。已不同於詩騷。況唐宋乎。且一方有一方之音。豈能以今韻叶古韻乎。近金壇段懋堂大令。有六書音均表。高郵夏澹人孝廉。有三百篇原聲。吾鄉安彙占孝廉。有說文韻徵。皆可補顧氏音學五書之闕。

鯢鰲

余幼時讀莊子北溟有魚。其名為鯢。數語為之大駭。以為斷無此理。問之長者。云此莊生寓言也。嘉慶丙子十月。安東縣知縣詳報沿海有大魚一頭。兩目已剝去。計長

三十六丈。自背鬣至腹。高七丈有餘。又袁叔楚刺史言山東蓬萊縣與海最近。一日有大物從空而來。兩翼垂天。日為之晦。滿城人大懼。羅拜焚香。逾時而去。日光復明。又南匯縣志載國初有大魚過海中。其鬣如山。蠕蠕而行。過七日七夜。豈即莊子所謂鯨鵬者非耶。

梅梁

禹廟梅梁為詞林典故。由來久矣。余甚疑之。意以為梅樹屈曲。豈能為棟梁乎。即如金陵隱仙庵之六朝梅。西川崇慶州署之唐梅。滁州醉翁亭有歐陽公手植梅。浙江嘉興王店鎮有宋梅。太倉州東園亦有王文肅手種一株。曰瘦鶴。皆無有成拱抱而直者。偶閱說文。梅字注曰楠也。莫杯切。乃知此梁是楠木也。

補天射日

太平御覽載女媧氏煉石補天。后羿射畢十日。豈可信乎。余釋之曰。煉石補天者。言燒石成灰。可補屋漏也。射畢十日者。言射的如日之圓。十日並中也。山堂肆考又謂羿善射。河伯溺殺人。則射其左臂。風伯壞人屋舍。則射中其膝。有功於天下。皆不經之言。

顏淑冉子

漢石室畫像題字云。顏淑獨處飄風暴雨。婦人乞宿。升堂入戶。燃蒸自燭。懼見意疑。未明。蒸盡。搢芒屨之。顏淑字叔子。事詳詩卷。伯疏與魯男子。開戶事異。又紹興府學中。有一唐碑。刻十哲贊。稱冉子字子我。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宰子字子我。裴駰引鄭康成注曰。魯人。淮南子人間訓亦稱宰子。未聞其姓冉也。然自必有據。

繳

古有簷無繳。說文簷字注。蓋也。笠字注。簷無柄也。然則簷即今之繳也。晉書王雅傳。雅遇雨。請以繳入。此為繳字初見。又史記五帝本紀。舜以兩笠自扞而下。皇甫謐注云。繳也。崔豹古今注。太公伐紂遇雨。乃為曲蓋。亦即繳也。故今吳人呼繳為持笠。蓋本此。又三國志。忘其行軛。疑亦是繳。今俗作傘。然唐碑吳嶽祠堂記已用之。

扇

或謂古人皆用團扇。今之摺扇。是朝鮮日本之制。有明中葉始行於中國也。案通鑑。褚淵入朝。以腰扇障日。胡三省注云。腰扇佩之於腰。今謂之摺疊扇。則隋唐時先有之矣。

轉蓬

漢書賈山傳。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敵塚而託葬焉。師古注云。蓬顆謂土塊。張華博物志。徐人謂塵土曰蓬塊。今吳人方言謂之蓬塵。即灰塵也。杭人方言又謂之蓬坡。兒坡亦塵也。如曹植詩。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何意回飈舉。吹我入雲中。蕪城賦。孤蓬自振。驚砂坐飛。即莊子蓬之心。管子飛蓬之問。皆言塵土之義。未必是蓬草也。然古人亦有認作蓬草者。如司馬彪詩。百草應節生。含氣有深淺。秋蓬獨何辜。飄搖隨風轉。又唐人蔣防轉蓬賦。凌寒後雕。雖有慙於松柏。近秋俱敗。亦無愧於蘭蓀。觀此則知古人錯認之處不少。試思蓬草何物。豈能吹入雲中而隨風轉耶。此理之易明者也。

宗譜

唐尚氏族貞觀初有詔令天下貢氏族譜。奉敕旨第其甲乙。勒為成書。有譜者為望族。後世謂之譜學。此讀書人別是一種學問。又在詞章攷據舉業之外者也。如吾族錢氏有大宗譜。武肅王自敘云。蓋聞古賢垂訓。先哲修身。莫大於上承祖禰之澤。下廣子孫之傳。是故堯舜之理天下。其先則曰敦睦九族。然後平章百姓。協和萬邦。詩

不云乎。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是知為人子人臣之道。莫過於尊祖敬宗。揚名立身者。也云云。其所謂大宗譜者。以少典氏為第一世。黃帝為第二世。其畧曰。錢氏之先出於少典。初少典氏為諸侯。八傳而生黃帝。譜宗黃帝。而追帝之所自出。故以少典為一世。黃帝為二世。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偃。偃生老童。老童生重黎。重黎生吳回。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六子。曰樊。曰惠連。曰錢鏗。曰永言。曰安。曰季連。樊為昆吾氏。惠連為參胡氏。永言為鄧人。安為曹姓。季連為芊姓。而錢鏗即彭祖是也。商時為彭城伯。仕夏商周三代為國師。年七百九十七歲。四十九妻。五十四子。其第二十六子孚承其後。為周文王師。拜官錢府上士。因去錢之竹而為錢氏。此定姓之祖也。自此以下。第七十一世而至武肅王。原原本本。一絲不亂。永謂此譜斷非武肅所作。尚是沿襲貞觀初所貢之氏族舊本。即他姓之譜。如此類者甚多。皆渺茫之言。不足信也。故顏師古極論之。謂私譜之文。出於閭巷。家自為說。事非經典。苟引先賢。妄相假託。無所取信。寧足據乎。如歐陽氏譜。祇序世系。自詢以下。僅五世。已閱三百年。自琮以下。才百四十年。而業已十八世。據三十年為一世之說。何長短之不齊也。又蘇氏族譜引云。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於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此始。

案神堯者。高祖謚也。而味道並非高祖時人。又載諱斬者為始祖。注云不仕。娶黃氏。享年若干。七月二十六日卒。既不詳世次。又不著紀年。究竟在何年之七月二十六日。皆可笑。其自敘云。蘇氏族譜。小宗之法也。凡天下之人。皆得而用之。而未及大宗也。其疎畧如此。而亦謂之譜。至今人尚有歐譜蘇譜之稱。皆以為典據。謬矣。宋狄青不認梁公為同族。世爭重其言。吳毅父駁之。謂其武臣少讀書。昧於譜牒。而疎於原本。若梁公之在唐。望雲思親。何其孝也。反周為唐。何其忠也。既忠且孝。青恐不能克肖前人耳。何云一時遭際。安敢自附前人邪。況狄之先由周成王封少子於狄。因以為氏。青與梁公實係一派。惟世遠人亡。徙遷靡定。譜牒莫稽。舉原一本者。而遙人視之。又何怪焉。至今人家無譜牒可攷者。輒以狄青之言為證。亦不足以為典據也。惟吾錢氏一族。家家有譜。或此詳彼畧。或彼詳此畧。要其指歸。大約相同。自武肅王以下。至冰凡三十世。獨忠懿王後一支。最為煩多。以納土於宋。無有兵革。未嘗破家。故合族三千餘人。俱入汴京。至高宗南渡。仍回臨安。自此散居江浙。故浙江之錢氏。視他省為尤盛。所以譜牒之傳。亦較別家為可信。無有渺茫之言。及歐蘇狄青之病也。然每見讀書人。俱不留心。如嶼沙方伯之先。出常熟千一公。後名應龍者。字吟溪。係

鹿園支。至方伯為三十一世。誤認奚浦支。應隆公為祖。則忽長五世。為武肅王二十
六世孫矣。又黼堂少宰。為文僖公第十子。景畧公後。實三十世。而行狀以為武肅三
十三世孫。亦失攷之甚。更有奇者。竹汀宮詹。博雅嗜古。著作如山。為當代之通儒。而
不及譜牒一字。余嘗親問之。曰。無稽矣。後見虞山世譜。知宮詹亦出自常熟。千一公
後。有諱浦者。遷嘉定。是即宮詹之所祖也。

墓碑

墓之有碑。始自秦漢。碑上有字。蓋下葬具。並無字也。其後有以墓中人姓名官爵及
功德行事刻石者。西京雜記載杜子夏葬長安。臨終作文。命刻石埋墓。此墓志之所
由始也。至東漢漸多。有碑有誄。有表有銘。有頌。然惟重所葬之人。欲其不朽。刻之金
石。死有令名也。故凡撰文書碑。姓名俱不著。所列者如門生故吏。皆刻於碑陰。或別
碑。漢碑中如此例者不一而足。自此以後。諛墓之文。日起至隋唐間。乃大盛。則不重
所葬之人。而重撰文之人矣。宋元以來。并不重撰文之人。而重書碑之人矣。如墓碑
之文曰。君諱某字某。其先為某之苗裔。並將其生平政事文章畧著於碑。然後以某
年月日葬某。最後係之以銘文云云。此墓碑之定體也。唐人撰文皆如此。至韓昌黎

碑誌之文。猶不失古法。惟考功員外盧君墓銘。襄陽盧墓墓志。貞曜先生墓志三篇。稍異舊例。先將交情家世敘述。或代他人口氣求銘。然後敘到本人。是昌黎作文時。偶然變體。而宋元明人不察。遂仿之以為例。竟有敘述生平交情之深。往來酬酢之密。娓娓千餘言。而未及本人姓名家世一字者。甚至有但述己之困苦顛連。勞騷抑鬱。而借題為發揮者。豈可謂之墓文耶。吾見此等文。屬辭雖妙。實乖體例。大凡孝子慈孫。欲彰其先世名德。故卑禮厚幣。以求名公鉅卿之作。乃得此種文。何必求耶。更可笑者。昌黎文集中。每有以某年月日葬某鄉某原字樣。此是門人輩編輯時。據墓本鈔錄。未暇詳考耳。而後之人習焉不察。以為昌黎曾有此例。刻之文集中。而其子孫。竟即以原藁上石者。實是癡兒說夢矣。

四金剛

今寺院門首。必設四金剛。即佛家所謂四大天王也。溯其所由。乃唐代宗時。西蕃寇西涼。詔不空和尚入誦仁王密語。神兵見於殿庭。西涼累奏東北雲霧中。見神兵鼓噪。蕃部有金色鼠。皆咋絕弓絃。而城垣忽幻光明。有四天王怒睨蕃帥。蕃帥大奔。由是敕諸寺院。皆置四天王像。此其始也。

孟蘭盆會

舊唐書王綽傳載代宗奉佛。綽為宰相。嘗七月望日。於內道場。造孟蘭盆。飾以金翠。所費百萬。又設高祖以下七聖神座。備幡節龍傘衣裳之制。各書尊號于幡上。以識之。昇出內陳於寺觀。是日排儀仗。百寮序立於光順門。以俟之。幡花鼓舞。迎呼道路。歲以為常。今孟蘭盆會之始也。

宋儒

六經孔孟之言。以數四子書注皆不合。其言心言理言性言道。皆與六經孔孟之言大異。六經言理在於物。而宋儒謂理具於心。謂性即理。六經言道即陰陽。而宋儒言陰陽非道。有理以生陰陽。乃謂之道。戴東原先生作原善三篇及孟子字義疏證諸書。專辯宋儒之失。亦不得已也。

蕭山毛西河善詆宋儒。人所共知。同時常熟又有劉光被者。亦最喜議論宋儒。嘗曰。朱晦菴性不近詩。而強注詩。此毛詩集傳所以無用也。又曰。一部春秋。本明白顯暢。為胡安國弄得七曲八曲。其言類如此。西河同鄉有韓太青者。著有說經二十卷。為西河作解紛。皆平允之論。

時藝

袁簡齋先生嘗言虞夏商周以來。即有詩文。詩當始於三百篇。一變而為騷賦。再變而為五七言古。三變而為五七言律。詩之餘變為詞。詞之餘又變為曲。詩至曲不復能再變矣。文當始於尚書。一變而為左國。再變而為秦漢。三變而為六朝駢體。以至唐宋八家。八家之文。又變而為時藝。文至時藝。亦不復能再變矣。嘗見梨園子弟。目不識丁。一上戲場。便能知宮商節奏。為忠為孝。為奸為佞。宛對古人。為一時之名伶也。其論時藝。雖刻薄。然却是有理。余嘗有言虛無之道一出。不知收束天下多少英雄。時藝之法一行。不知敗壞天下多少士習。

董思白云。凡作時文。原是虛架子。如棚中傀儡。抽牽由人。無一定也。余在汴梁。識海州凌仲子進士。仲子自言。嘗從江都黃文煬學。為時藝。乃盡閱有明之文。洞徹底蘊。每語人曰。時藝如詞曲。無一定資格。今人輒刺刺言時文者。終于此道未深。與思翁之言相合。

題目

余嘗論考試寫題目。低兩格。寫文則頂格。皆習焉不察。題目是聖賢經傳。時文乃發

明聖賢精義者。何以反高兩格。試看十三經注疏。豈有注高于經。疏高于注耶。即廿一史本紀列傳志表題目。亦無有低兩格者。不知當時何人定此式樣。

紙錢

紙錢之名。始見於新唐書王興傳。蓋漢以來。葬者皆有瘞錢。後里俗稍以紙剪錢為鬼事。開元二十六年。興為祠祭使。始用之以禳祓祭祀。然古人有用有不用者。范傳正謂顏魯公。張司業家祭。不用紙錢。宋錢若水不燒楮錢。邵康節祭祀必用紙錢。有明以來。又易紙錢大小元寶。黃白參半。與紙錢並用。近人又作紙洋錢。鄉城俱有之。真可笑也。

七七

喪家七七之期。見於北史魏書。北齊書及韓琦君臣相遇傳。又顧亭林日知錄。徐復祚村老委談。郎瑛七修類稿。皆載之。要皆佛氏之說。無足深考。惟臨淮新語。謂始死七日。冀其一陽來復也。祭於來復之期。即古者招魂之義。以生者之精神。召死者之靈魂。至七七四十九日不復。則不復矣。生者亦無可如何也。此說最通。

履園叢話卷三終

復園叢話卷四

水學

清 勾吳錢泳梅溪輯

總論

嘗論天下之水。自淮而北。由九河入海。書所謂同為逆河。入于海者是也。自淮而南。由三江入海。書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也。今九河既塞。故燕趙之間多霖潦。三江既塞。故三吳之間多水患。

江南治江。淮北治河。同一治也。而迥然不侔。黃河之水。遷徙不常。順逆乍改。其患在決。雖竭人功。而大司其命。江南之水。紆迴百折。趨納有準。其患在塞。雖仰天貺。而人職其功。

大都論水于江北。其利在漕。論水于江南。其利在田。江北懼水。黃河之徙。江南病水。太湖之溢。以治河之法治江。恐未必有濟。以治河之費治江。則事半而功倍矣。

三吳澤國也。萬水所歸。東環滄海。西臨具區。南抵錢塘。北枕揚子。其中潴蓄者。則有龐山。陽城。沙河。昆城諸水。宣洩者。則有吳淞。劉河。白茅。七浦諸水。縱橫聯絡。如人之身。血脈流通。經絡貫串。蓋血脈不和則病。經絡不舒則困。然一人得病。無傷于天。

地之利。一方得病。實有關於萬民之命。

昔人于溧陽之上。嘗為堰壩以遏其衝。于常州則穿洪瀆以分其勢。于蘇州則開江湖以導其流。並疏塘浦以通其脈。又備規制以善其後。惟是上源之來者不衰。下流之去者日滯。潮汐往來。易于淤塞。故唐末五代有撩淺夫。開江卒。以時濬治。水不為害。而民常豐足。

治水之大要惟二道。曰蓄曰洩而已。蓄以備旱。洩以防潦。旱則資蓄以灌溉。水則資洩以疏通。

宋政和間。趙霖體究治水之法有三。一曰開治港浦。二曰置閘啟閉。三曰築圩裹田。隆興間李結又獻治田之法。一曰敦本。二曰協力。三曰因時。故郝善言水利。專于治田。單錡言水利。專于治水。要之治水即所以治田。治田即所以治水。總而言之。似瀚漫而難行。析而治之。則簡約而易辦。高田之民自治高田。低田之民自治低田。高田則開濬池塘以蓄水。低田則挑築隄防以避水。池塘既深。隄防既成。而水利興矣。范文正公曰。今之世有所興作。橫議先至。至哉言乎。故水利之不興。有六梗焉。大都為工費浩繁。庫無儲積。一時難于籌劃。則當事為之梗。享其利者而欲避其事。恐科

派其膏腴之田而為累也。則官宦家與富豪者為之梗。或有惑于風水之說。某處不宜開。某處不宜塞。為文運之攸關。則科第家與諸生監為之梗。小民習懶性成。難與圖始。則刁頑為之梗。賣法者多。程功者少。則吏胥為之梗。甘苦之相時。勞逸之相懸。張弛之相左。則怨咨者為之梗。此六梗者。水利之所以不興。而人心之所以未定也。宋有天下三百年。命官修治三吳水利者三十餘次。明有天下三百年。命官修治三吳水利者亦三十餘次。蓋開江治水。未免擾民。然正恐其擾民。故開江治水。夫天下事最誤于因循。而亦忌速成。如治水。大事也。豈能限時日而奏功乎。大約一年二年。而圍圻可成。三年四年。而溝洫可深。五年六年。而浦瀆可通。七年八年。而三江可入。至于九年十年。則無不告厥成功矣。

太湖

太湖之為震澤。具區笠澤五湖。前人載之甚詳。可不具論。惟是襟帶三州。眾水所宅。東南之利害繫焉。其西北則自建康等處入溧陽。迤邐至長塘河。并鎮江丹陽金壇茅山諸水。會于宜興。荆溪以入。其西南則自宣歙天目諸山。由臨安餘杭以及湖州之安吉武康長興烏程。合苕霅兩溪之水以入。匯為巨浸。分布諸河。一由吳江出長

橋入吳淞。一由長洲出崑山。入劉河。一由無錫出常熟。入白茆。皆入于海。其底定也。則灌溉三吳之民田而享其利。其汎濫也。則浸淫三吳之民田而被其害。是以古人之治水也。疏其源。導其流。皆為民興利除害而已。

徐賁曰。太湖之水。上流不濬。無以開其源。下流不濬。無以導其歸。洵至言也。今五堰既塞。廣通又廢。而吳江長橋一帶。亦淤墊幾成平陸。然上築周行以通行旅。下開堰洞以洩湍流。似可以為萬世之利矣。而不知湍流不暢。則不達于枝河。枝河之水。不達于三江。三江之水。不達于大海。故遇旱則赤地千里。遇水則一望汪洋。而農田為之害。農田日害。而下民窮蹙。下民窮蹙。而賦無所出。皆聽命于天時。而實非也。

或有問于余曰。太湖之水。為長橋所塞。致三吳有漂沒之憂。何不去之以復古之舊蹟乎。曰。不可也。從來治水治田。兩者相兼。舟行陸行。不能偏廢。且病積日久。難以施功。豈去一長橋。而遂能為三吳之利耶。只求斬其芟蘆。濬其淤積。相其地宜。順其水性。修其堰洞。通其湍流而已矣。

說者謂吳江未築長隄以前。吳中自來無水患。既築長隄以後。橫截湖流。不能宣洩。水患始于此矣。余曰。不然。吳地襟江帶海。淤潮易積。雖不築隄。亦難治也。試看五代

宋元以來有營田軍庸田使農田水利使都水營田使以及都水監諸官又有所謂撩淺夫開江卒者年治月修故得豐稔夫修治而不得其法即為水患況不修治耶由此言之太湖諸口自宜常通不宜略塞水利之官自宜特設不宜兼領耳。

三江

三江之說自昔互異或以班固韋昭桑欽諸家為是或以孔安國郭璞張守節程大昌為是余以為俱可弗論總之以導江入海為第一義俾有蓄洩以溉三吳之民田為第二義蓋古之治治水也今之治治田也時代既移滄桑莫定雖考訂精詳尋其故道豈再能復禹之舊蹟乎但以目前而論震澤之下可通入海者惟吳淞劉河白茅為最利即今日之三江也。

王同祖曰三江通則太湖諸水不為害蘇松常鎮杭嘉湖七府皆安而民被其利三江不通則太湖東注汎濫為災三吳先受其害矣故東南治水三吳為急。

自禹導三江之後歷周秦漢魏晉唐不言三吳有水患而水患之來却有故焉一塞于東江再塞于長橋水已失其宅矣後之人但知開濬三江之為利而不知屢開屢塞之為害也今之治水者莫若因其勢之便而導之如近三泖者使入黃浦近沙河

者使入婁江。近昆城者使入白茅。是也。

大凡治事。必需通觀全局。不可執一而論。昔人有專濬吳淞而舍劉河白茅者。亦有專治劉河而舍吳淞白茅者。是未察三吳水勢也。蓋浙西諸州。惟三吳為卑下。數州之水。惟太湖能蓄。三吳與太湖相聯絡。一經霖潦。有不先成巨浸乎。且太湖自西南而趨東北。故必使吳淞入海。以分東南之勢。又必使劉河白茅皆入揚子江。以分東北之勢。使三江可并為一。則大禹先并之矣。何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也。後之人有能翻大禹之舊案乎。

昔人有以錢塘揚子吳淞為三江者。謂杭州築長林塘。而太湖東南之水。不得入于錢塘。自常州築五堰。而太湖西北之水。不得入于揚子。獨吳淞一江。當太湖下流。洩三州之水。以注海。此又一說也。

治三江者。自當以吳淞為急。劉河白茅為次。三吳諸水。眾流所歸。總匯于太湖。而吳淞當太湖之衝。使先洩上流。其勢然也。假使嘉慶二十四年。不開吳淞。則癸未年之水。汎溢于三吳之間。民皆魚鼈矣。可不危哉。

來源

三吳水源天目為大其水東出臨安汎溢而為苕霅入于具區又自天目東南出杭州天竺諸山匯而為西湖一由昭慶寺前流入松木場為下河一由湧金水門入城為濠分布諸河至得勝諸壩為上河以灌海寧之田如西湖水溢則由諸壩流入下河合于餘杭塘河一遇霖潦則從石門桐鄉嘉興松江以入吳淞黃浦諸港則下流先為浸溢太湖之水相與抗衡反無歸縮之路矣

溧陽之上有五堰古來治水者所以節宣歙金陵九陽江諸水由分水銀林二堰直趨太平之蕪湖以入大江其後以商人由宣歙販運木簰東入兩浙以五堰為艱阻因給官司廢去五堰則諸水皆入于荆溪而匯于震澤

廣通壩者實與五堰相表裏所以障宣歙廣德金陵諸水使之不入太湖也明永樂元年成祖遷都于燕京蘇州民吳相伍以水為下流患引束單鰲書上奏改築土壩設官吏僉同溧陽溧水兩縣民夫四十名守壩使宣歙諸水不入震澤正統二年周文襄又為重修增高土石奉有欽降版榜如有漏洩水利淹沒蘇松田禾者壩官吏皆斬夫鄰亢軍如此其重也今之議論三江輒從下流開濬而無有言及五堰廣通壩者是東坡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也

太湖諸水。於上流既有五堰。又有宜興荆溪陽湖之百瀆。烏程長興之七十二澮矣。下流則又有無錫之二十一港。而獨山門吳塘門為之大。長洲之六港。而沙墩金市為之大。吳縣之九港。而銅坑胥口為之大。吳江震澤之七十二港。而長橋為之大。皆所以通經瀆脈。以殺其奔衝之勢。而為太湖分洩者也。今大半湮塞。難于復舊。而民之利其業者。又憚于疏濬。以積其弊。日復日深。故郝亶曰。譬諸一人之身。五堰為有。荆溪為咽喉。百瀆為心震澤為腹。旁通震澤枝河。則為脈絡。衆竅而吳江為足。今廢五堰。使宣歙諸水。不入于無湖。反東注震澤。而長橋又阻之。使太湖之水。積而不洩。是猶桎其手。縛其足。塞其衆竅。以水沃其口。沃之而不已。必腹滿而氣絕矣。近世言東南水利者。輒引尚書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二語。以開濬三江為首務。然既知太湖之水有去處。而不知太湖之水從何處來耶。上古地廣人稀。以治水為急。今則賦繁財重。以治田為急。若不量其遠近。視其高下。察其淺深。與夫水源之來歷。而欲興水利。亦難矣哉。

枝河

三江為幹河。諸浦為枝河。幹河則用孟子之水利。濬河導海是也。枝河則用孔子之

水利盡力溝洫是也。

既知太湖之來源矣。則太湖諸水從何處去乎。曰枝河也。既知三江之入海矣。則三江諸水從何處來乎。曰枝河也。故治水者。幹河既深。而枝河亦自要緊。凡民田落在官塘者。不過百分中之一分。其田多在腹內。其利多在枝河。譬如花果樹。百千枝幹。皆附一本而生。開花結實者。則從枝幹而發。若僅治幹河。不治枝河。徒費財力無益也。

大凡濬治水利者。往往于大工告成之後。力疲心懈。不復議及善後經久之計。每置枝河于不問。輒曰。且俟異日。而不知前功盡棄矣。必使各枝河得利業戶。照田論工。先後並舉。各治己田。水遠路遙。一時尚難周遍。況漠然置之哉。濬幹河時。凡幹河諸水。悉決諸枝河。而後大工可就。濬枝河時。凡枝河之水。悉歸諸幹河。而後小工易成。此不易之論也。

水利

郝宣有言。天下之利。莫重于三吳。三吳之利。莫重于水田。蓋江南之田。古為下下。今為上上者何也。有太湖之蓄洩。江海之利便也。故大江南北財賦所出。全資乎水利。

三。其地勢。湖高于田。田又高于江海。水少則引湖水以溉田。水多則洩田水繇江以入海。潛水洩水。兩得其宜。故鮮水旱之憂。皆膏腴之地。今以蘇松常鎮杭嘉湖太倉推之。約其土地。無有一省之多。而計其賦稅。實當天下之半。是以七郡一州之賦稅。為國家之根本也。

凌雲翼曰。東南水利。猶人身之血脈也。東南財賦。猶人身之脂膏也。善養生者。必使百節不滯。而後肢體豐腴。元氣自足。蓋財賦俱出農田。農田資乎水利。故水利不修。則田疇不治。田疇不治。則五穀不登。五穀不登。而國用不足矣。

欲求水利。先除水害。蓋水之害在泛溢。此水年之所以不洩而為田害也。水之利在停淤。此旱年之所資灌溉而為田利也。以治田之法治水。則水利興。以治水之法治田。則田自裕。故曰善治農田者。必資乎水利。善治水利者。必溯其源流。

天下事有利于民者。則當厚其本。深其源。有害于民者。則當拔其本。塞其源。況水利尤當深探其本。而窮究其源者也。

古聖人盡力溝洫。非止為治田之計。正欲就其順下之性。引而導之入于江。入于海。俾無阻滯。旱澇皆宜。國計民生。即賴于是。國計者何。賦稅是也。民生者何。力田是也。

王叔果曰。國家之視江南。猶富室之視腴產。不可使農田一日不加勤恤也。使患至而賑撫之一出一入。其費增倍。與其修治于已患。不若預防于未來。與其驟興于一時。以多兩倍之費。不若施工于平日。以成十倍之功。

吳中水利。固惟濬枝河為要務。築圩岸為急需。究其本源。則枝河淤塞者。由圩岸坍塌。圩岸坍塌者。由人力怠惰。余以為開渠者。土無堆積。而即為圩岸。築隄者。無從取土。而即以開渠。二者相兼。其功百倍。蓋開得河深。灌溉自利。築得隄高。泛溢無虞也。故郝宣曰。取塘浦之上。以為隄岸。使塘浦闊深。而隄岸高厚。塘浦闊深。則水通流。而不能為田之害。隄岸高厚。則田自固。而不至使水衝決。勢必趨于江與海也。如此則高低皆利。而無水旱之憂矣。

五代錢氏。不廢漢唐治水之法。自今之嘉興。松江沿海而東。至于太倉常熟。江陰武進。凡一河一浦。皆有堰閘。使蓄洩以時。旱潦無患。而田自利。其時歲豐人樂。每米一石。錢五十文。范文正守三吳。大興水利。斗米十錢。至南宋農政不修。水利不舉。三吳之田。日漸墮壞。則石米一貫矣。以此推之。興水利則如此。不興水利則如彼。

鄺道元曰。東南地卑。萬流所湊。而常熟之地。在三吳尤為卑下。何也。上流則太湖東

洩之水。由吳江。經郡城。合元和塘諸流。會于常熟。下流則太湖北洩之水。由無錫而東。合宛山。鰲湖。華蕩諸流。亦會于常熟。在漢唐時。本有三十二浦。以洩諸水。旱則資潮汐以灌田。澇則分諸浦以入海。田常豐熟。而民力有餘。故謂之常熟。每年賦稅甲于三吳。今則不然。白茅。七鴉諸浦已廢矣。而獨留福山港一線之道。亦淤塞。僅通舟楫。欲其常熟得手。此所謂知其末。不知其本矣。

國家修治黃河。費無所惜。修治運河。費無所惜者。為轉漕故也。漕從何來乎。江浙之賦為重也。江浙之賦何憂乎。曰水利之道不興也。

許光凝曰。開一江有一江之利。濬一浦有一浦之利。考之前古。有置閘之啟。開有園田之厲禁。有濬川之舟楫。有水課之殿最。所以為三吳之利者甚備。濟旱如救焚。防潦如拯溺。故曰。欲享其利。不得不除其害也。

水害

王政所重。莫先民食。而食出于農。農資于水。水得其用。可以挽凶而為豐。化瘠以為沃。利莫大焉。水不得其用。可以反豐而致凶。化沃以為瘠。害莫甚焉。

三吳水利。固在太湖。三吳水患。亦在太湖。所謂有大利必有大害也。昔錢公輔守金

陵常究五堰之利。而不知五堰以東之害。所謂知其利不知其害也。又謂三江通則三吳均受其利。三江不通則三吳均受其害。今地方縣令。但知奉檄追徵。痛恨小民之逋負。而不知逋負之所由。大吏監司。但知謹守前規。痛惜東南之凋弊。而不知凋弊之所至。禾生于水。溺之則死。禾資于水。養之則熟。三吳之閭。低田多而高田少。故水平則為利。水溢則為害。

古人治水之道。必觀其源。溯其委。上築五堰以節其流。而使發源之水。西出于蕪湖。下疏三江以殺其勢。而使諸瀆之水。東入于滄海。後世五堰既開。則來者愈迅。湖隄既障。則去者復緩。由是三江之水。上不受湖流之衝。而下有潮汐之湧。其不為三吳之害者幾希矣。

或謂自海塘南障。三江北折。而太湖之尾閭已失其勢矣。或又謂太湖洩水第一要處。全在吳江之長橋。自宋時築隄駕橋。元時又易以石。雖留堰洞以洩水勢。而咽喉已塞。積淤漸高。使上流阻遏。下流散緩。而吳淞日壞者。石隄之害也。

昔人論吳江東通青龍江。由青龍入海之處。因監司相視。恐走漏商稅。遂塞此江。夫商稅利國無幾。而湮塞湍流。其害莫大。

農人之利于湖也。始則張捕魚蝦。決破隄岸。而取魚蝦之利。繼則遍放茭蘆。以引沙土。而享茭蘆之利。既而沙土漸積。乃挑築成田。而享稼穡之利。既而衣食豐足。造為房屋。而享安居之利。既而築土為墳。植以松楸。而享風水之利。湖之淤塞。浦之不通。皆由于此。一旦治水。而欲正本清源。復其故道。怨者必多。未為民便也。或曰。興舉水利。正所以便民也。譬諸惡人不懲治。病者無醫藥。恐歲月寢久。日漸填塞。使水無所洩。旱無所溉。農民艱困。賦稅無由。為三吳之大害。當何如耶。余則曰。方將興利以惠民。何忍擾民以增害。然單鏐有言。上流峻急。則下水泥沙。自然嚙去。今能以太湖之水通洩。三江之口不淤。則向之豪民。占而為田。為屋。為墳墓者。可十埒其五六。此不待懲而自治。不待醫而自藥矣。

三吳之民。但知水旱之為害。而不知人事之不修。遂謂湖之淺深。江之通塞。無關緊要。而一經水旱。事窮勢迫。搶地呼天。而莫之應。是誰之過歟。今太湖百瀆。七十二澗。皆湮沒矣。枝河枝港。半成茭蘆矣。白茅。劉河。七浦。皆為平陸矣。吳淞雖開。水流不暢。以浩渺無涯之水。決他何處去耶。嗚呼。旱年則水無自蓄。水年則水無自洩。三吳水旱之憂。恐自此始矣。

水之為利甚廣。而害亦甚廣。蓋治之則為利。不治則為害也。所謂害者。害民田也。民田一害。則民食何由而生。賦稅何由而出。餓死者有之。鬻兒女者有之。迫而為盜賊者有之。至如去年之水。田禾既湮沒矣。民舍亦漂流矣。而城郭之坍塌。墳墓之衝決。桑麻之枯萎。花豆之不登。至于流離載道。民不聊生。反勞聖躬之籌畫。不惜數十萬帑藏。以加惠元元。水之為害。至于此耶。故曰。治之則為利。不治則為害。

建閘

范文正公曰。三吳水利。修閘濬河。置閘三者。缺一不可。余以為三江既濬。建閘為急。何也。蓋水利之盈虛。全在乎節宣。今諸江入海之處。閘身既高。而又有潮汐往來。一日夜凡兩至。前人謂兩潮積淤。厚如一錢。則一年已厚一二尺矣。十年而一二丈矣。故沿海通潮港浦。歷代設官置閘。使江無淤澱。湖無汎溢。前人咸謂便利。惟元至順中。有廢閘之議。閘者。押也。視水之盈縮。所以押之以節宣也。潮來則閉閘。以澄江潮去。則開閘。以洩水。其潮汐不及之水。又築隄岸。而穿為斗門。蓄洩啟閉。法亦如之。安有不便乎。

古人治閘。自嘉興松江而東。至于海。遵海而北。至于揚子。沿江而西。至于潤州。一江

一浦大者開。小者堰。所以外控海潮。而內防旱潦也。今惟于初開之時。務深而不務闊。且有石閘以衛之。既開之後。務通而不務塞。再設撩淺以導之。然後可圖永利。或謂設閘之道。有數善焉。如平時潮來。則扁之以禦其泥沙。潮去。則開之以刷其淤積。若歲旱。則閉而不啟。以蓄其流。以資灌溉。歲滂。則啟而不閉。以導其水。以免停泓。且沿江設險。私販難以度越。因閘設官。盜賊易于斂跡。嚴啟閉之規。添疏導之卒。庶幾乎可也。

前人常議及潮汐易淤海口。於治河時。開至盡頭處。留一壩不開。以斷海口。既無退潮留淤之患。又省防鹽防盜之虞。若逢水災。洶湧請牌開壩。舉鍤如雲。半日可通水。洩復塞。此亦一法也。

圍田

古人治低田之法。必先治塘浦。即取塘浦之土。以為隄岸。塘浦既深。則水流易暢。隄岸既高。則低田不涇。雖大水之年。水流激湍。無虞矣。若但知治水。而不知治田。則所開之地。不過積土于兩岸之側。一經霖雨。蕩滌復入塘浦。不三二年。淤塞如舊。全功皆棄。今徒陽運河可鑒也。

范文正公常言江南圍田。每方數畝。內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啟之。潦則閉之。旱潦不及為農之利。故治水必先治田。治田必先治岸。蓋水道為農田之命脈。低田以圍岸為存亡。今門閘不可復矣。而修築隄岸堰壩之策。獨不可行耶。

高田之浦港常通。則無曠旱之虞。低田之隄防常固。則無水潦之患。夫人而知之矣。其所以不力者。亦有故焉。或因田主但知收租。而不修隄岸。或因佃戶利于易田。而致湮塞。或因一圩雖完全。而同圩有貧富之不等。有公私之相吝。而一人為之阻隔。以致因循誤事。夫愚民豈知後日之利益哉。但厭目前之畚耜耳。人心之不齊。皆以此也。

三吳之田最低下。眾水所歸。為民利亦為民害。大約畏濬者十之七八。畏旱者十之二三。不築隄岸不可也。既築隄岸矣。而無楊柳以植之。芟蘆以衛之。風雨之衝。牛羊之踐。不及數年。又復如故。而欲田之稔。歲之豐。豈可得乎。

老農有云。種田先做岸。種地先做溝。蓋高鄉不稔。無溝故也。低鄉不稔。無岸故也。是池塘為高鄉之急務。大約有田百畝。必闢十畝之塘。以蓄水而防旱。隄岸為低鄉之急務。大約有田百畝。必築三尺之圩。以洩水而防潦。夫圩者。圍也。內以圍田。外以圍

水也。

增築隄岸。亦有法焉。必今年築若干高。取葭莩以蔽之。明年增若干高。抽水楊以護之。後年增若干高。取簍泥以益之。三年之後。草木根深。隄岸堅固矣。

或謂每歲農隙。令民各出其力。以治圩岸。圩岸高則田自固。雖有霖潦。不足畏也。或于田旁近地。取其圩塞河道之上。以築之。或簍河底之泥以益之。如最低之田。無從取土。則在田中開一塘。挑泥增岸。蓋農人每以糞壤為肥禾之用。一年高一年。仍取田土以實之。並無妨于田也。

宋轉運使王純臣。常建議請蘇湖常秀卑下之田。修作田塍。位位相接。以防水旱。以禦風濤。水漲則專增其裏。水涸則兼築其外。遇旱年則車水以入。遇水年則岸水以出。高低之田皆熟矣。

濬池

昔人治高田之法。凡陂塘池堰。可以蓄蓄以備曠旱。可以宣洩以防霖潦者。皆所以治田者也。蓋高田去河遼遠。無水可溉者。則必有陂塘池堰。土人謂之藏浜。所以藏水也。又謂之上浜。言高于通河也。其年雨暘時若。則無資于上浜。或雨水霖潦。亦無

妨于田土。一遇乾旱之年。苗禾立槁。人心皇皇。則滴水如珠。全藉接濟。使轉凶而為豐者。上浜之力也。

三吳之田。雖有荒熟貴賤之不同。大都低鄉病澇。高鄉病旱。然自古言水利者。往往詳于治水。而略于治旱。蓋低鄉田圩不修。水固不能自避。高鄉池塘不濬。水亦安能逆上哉。故梁寅鑿池論曰。嘗觀畝畝之間。有田十畝。而廢一畝。以為池。則九畝可以資灌溉。常豐稔矣。民非不知此也。蓋以膏腴之壤。人人所惜。孰能以一畝之田。為九畝之利乎。今高區皆有陂。有塘。有池。有堰。而民不知濬深以蓄水。一遇亢旱。束手無策。坐看苗槁。有哭于野者。有歎于路者。有流離四方者。惜小費而失大利。亦愚矣哉。上浜一濬。為利無窮。早年蓄水。以資灌溉。水年藏水。以備不虞。深者養魚為利。淺者種荷為利。其地瘠者。每年以筍泥取污。即為肥田之利。其與通河較遠者。每日汲水浣紗。兼為飲食之利。今常鎮各州縣。大半高區。農民不但不濬。而反皆填塞。或築為道路。或廓其田疇。有誰禁之哉。棄天之時。失地之利。罪莫大焉。無怪乎低田常熟。而高田常荒也。

專官

王叔果曰。水利有專官。至急之務也。以田疇之廣。行民力之勤。情不可無專官以督率之也。夫州縣之長。既苦于政務之繁。而遑計其農政之環。身坐堂皇。目周四境。雖神禹不能也。若非有專官之治。帶同丞貳。巡行阡陌。浮泛江湖。問農民之疾苦。察田蕩之利弊。量河渠之大小。定土方之深闊。料灘岸之遠近。為夫役之多寡。時當農忙。則勉民以勤儉。時當農隙。則督民以疏濬。不特此也。窮鄉僻壤。去城遼遠。民有善惡。事有輕重。豈無冤抑。豈無控訴者。使有專官以協理之。則訟自鮮。水自治。利自益。而民自安矣。

治三吳之水。有六策焉。一曰開洩水之川。二曰浚容水之湖。三曰殺上流之勢。四曰決下流之壑。五曰挑潮漲之沙。六曰立治田之規。而又請專官以督之。庶幾乎可也。若以三吳之利。而責于三吳之民。譬諸一國之事。責辦于一家。以百人之負。而責荷于一人。勢有所不能也。

張內蘊曰。治水者。天下之大事也。而足國裕民。天下之大功也。任天下之大事。以成天下之大功。非有天下之大智。秉匡時之大忠者。其孰能與于此。或曰。小民力田為生。固所自盡。添設專官。徒以增擾。或又曰。今各府州縣。未嘗不設

水利之官。而卒未見有裨于農事也。如低鄉畏潦。則急于築岸。高鄉畏旱。則急于濬池。某處病于淤塞。某處應增泥土。至近湖之濱。灘漲不一。則則速為開除。糧稅俾小民免虛賠之累。漲則速為照丈陞科。俾奸豪銷專利之謀。今官水利者。有知之乎。吳詔曰。今府州縣水利官。皆四海九州之人。驟官臨蒞。莫識水土之性。種植之宜。不數年間。即陞調去。有秩滿而不知湖浦之通塞。不分五穀之貴賤者。比比是也。不若分隸于近衛之官軍。則土著之人。功緒易施。而水易治。

徐桓曰。專官非難。得人為難。修舉非難。經費為難。蓋專官之要。雖在于得人。而修舉之宜。惟先于足用。人不得。所設皆具官也。用不足。所議皆空談也。故治水之道。得人最難。即得人矣。亦需通達古今。熟識時務。凡地形高下之宜。水勢通塞之便。疏濬決排之方。大小緩急之序。夫田力役之規。官帑出納之要。經營度量之法。催督考驗之術。了然胸中。方能任以大事。非僅精明強幹。清廉自持者。所能施功也。

或議治水之道。當以豐穰之年為始。俾人民樂輸。工料易辦。備預不虞。策之上者。此言是也。然余以為。譬如治病。今人尚有無力就醫。而聽之呻吟者。豈有病未至而先服藥者乎。病既至矣。初則擇醫甚難。繼則服藥無效。或調理之不得其宜。反至增重。

吾見病未去而人已憊矣。故曰得人最難。

治水之法。既不可執一泥于掌故。亦不可妄意輕信人言。蓋地有高低。流有緩急。繕有淺深。勢有曲直。非相度不得其情。非咨詢不窮其致。是以必得躬歷山川。親勞胼胝。昔海忠介治河。布袍緩帶。冒雨衝風。往來於荒村野水之間。親給錢糧。不扣一釐。而隨官人役亦未嘗橫索一錢。必如是而後事可舉也。如好逸而惡勞。計利而忘義。遠嫌而避怨。則事不舉而水利不興矣。

金藻曰。治三吳之水。有六事焉。曰探本源也。順形勢也。正綱領也。循次序也。均財力也。勤省視也。五者既行而不省視。則不及十年。又復廢弛。故專官尤為所急。

又曰。欲水患消除。必專任大臣。而輔之以所屬。責成于守令。而催辦于糧里。不宜他官分替。而有失厚利。某處係上游水滙。某處係下流支港。應分某水以殺其勢。應潤某岸以緩其衝。應濬某河以會其流。某處壩閘宜修。某處塘堰宜築。應復舊。應新開。非專官而能之乎。

所謂勤省視者。官廉能矣。或惰于省視。與無廉能同。既省視矣。而無賞罰。與不省視同。既賞罰矣。而不能繼。與不賞罰同也。

一圖之省視責在里長。一區之省視責在縣丞。一縣之省視責在邑令。一府之省視責在太守。提七郡之綱領。而以水功分數為殿最者。大臣也。參贊于上。綱紀乎下者。大臣之佐也。如能行之。而水利不興。農田不熟者。吾未之信也。

協濟

東南水利為國家至切至急至重之務。工繁費鉅。而必資帑藏以行之。非下民之所能辦。然為民者亦當思所以協濟。國家之要務。而後可以告厥成功。如帑藏之外。或動支衙門之閒款。或量罰有罪之豪右。或激勸仗義之巨室。或舉賢才。或起廢員。或收投效。計工籌費。相為表裏。蓋費足則工舉。工舉而水利興焉。

小民難于慮始。可與樂成。如官帑先行。則協濟自至。若徒以空文催督。彼亦以空文謾應。雖有興修之虛名。終鮮興修之實效。故設處錢糧為第一著。

庫無盈餘。似以濬築為緩事。然水利為民生之本。鄉閭之休戚賴焉。國賦之盈縮系焉。協濟之功尤不容已。

大凡運河官瀆。通江大湖。以及閘壩陂堰。蓄洩利民者。其施工自在有司。凡府州縣城內外濠河浜港。可通舟楫者。其施工則在本城富家鋪戶。凡府州縣地方。與官河

稍遠處。有通河支港及蓄水園圻。可資農田者。其施工則在近處居民。凡江南江北有通海道。藉以運鹽者。其施工又在鹽商矣。此協濟之一法也。

國家承平將二百年。生齒日繁。太倉無三年之蓄。所藉七省漕運。是以設官分職。從事淮黃。惟河身日高。河岸日加。設有衝決。運船阻塞。此最危之事。往者封疆大吏。當議及海運一事。卒不果行。何也。朝廷不忍使民以蹈海。有司不敢保漕以無事。即運官運丁水手人等。生平未嘗出海。亦何能挺而走險以濟事耶。此斷斷不能行也。今查上海乍浦各口。有善走關東山東海船五千餘隻。每船可載二三千石不等。其船戶俱土著之人。身家殷實。有數十萬之富者。每年載豆往來。若履平地。常時放空北去。而必以泥土磚石以壓之。及裝豆回南。亦無貨不帶。一年之中。有往回四五次者。夫海船去空而回重。較運船去重而回空。正相反也。盡請有司上奏。先以減一存造之糧。乘其放空北去之時。試行有效。遞年增加。送往天津交卸。以江浙江西湖廣全漕受載。牽算。每船運以千石。處之豫如也。其法只求地方官先選殷實船戶。花名注册。取其連環保結。方許出運。如果踴躍從事。運載功多。則賞之以幣帛。加之銜名。船戶無不樂從者。況近年海道清平。百無一失。因風乘便。不勞人力。而所費無

多。既省 朝廷治河治漕之帑。又省州縣陋規幫費之煩。以此大倉日積。國課日盈。亦協濟之一法也。

水陸官兵。原所以衛民者也。每年坐食銀糧。以億萬計。可派在城在鄉。以佐開濟之用。古人有寓兵于農者。今則寓兵于治水。亦協濟之一法也。

相傳宋時修治東南水利。輒下空名度牒二千道。給與承德郎。將仕郎等官告身。或仿其法而行之。亦協濟之一法也。

謹查康熙十七年戊午。有 旨令該各直省童生。每名捐銀一百兩。准予入泮。一科一歲。後不為例。其歲科兩試之原額。仍照舊辦理。其法良善。蓋秀才無□□□途一也。隨處捐納。國帑豐盈。二也。所取其廉。不傷百姓。三也。不開倖進。多造人才。四也。亦協濟之一法也。

水利之興。莫急于財力。而財力亦出于民間。非照田科派之謂也。蓋高田無變更。而湖田有坍漲。亦有挑土塞河。以寬廣其田者。今三吳之間。不下數十萬頃。其利倍于常田。大約仕宦富豪所得者十之七八。平民所得者十之二三。雖有陞科。不及其半。以姑息之小恩。忘浩博之大利。苟能排定字圩。挨邱編號。通行量丈。照數徵收。其賦

必倍。亦協濟之一法也。

積荒田土。在在有之。江南四郡一州。惟常鎮兩府為尤甚。或以官逋為累。或以水道不通。或以古墓相連。或以瓦礫難種。茲欲區處農民。必其開墾而成熟之事亦難矣。然亦有說焉。一以賦負民逃而不墾。一以糧重租多而不墾。一以其地寫遠。難于照應而不墾。一以小民窮困。舍本逐末而不墾。是以荒瘠之地日多。而懶惰之民日積。使膏腴成棄地。糧稅為積逋。所以府庫日虧。而農民日困也。惟有專官而治。時時省察。就近招徠。輕其租賦。勸其開墾。勉其勤惰。使民無棄地。家有餘糧。而庫無積欠矣。亦協濟之一法也。

三吳圩田。亦在在皆有。農民習懶性成。惟知種苗禾。種豆麥蔬菜而已。其有水者則棄之。何也。余以為水深三四尺者種菱芡。一二尺者種菱荷。水不成尺者則種茭白。茨菇。荸薺。芥菜之屬。人能加之以勤儉。雖陂湖亦田也。試看杭嘉湖三府。桑麻遍野。菱芡縱橫。有棄地如蘇松常鎮四府者乎。如此則民不偷惰而賦常足。民不告勞而食不匱也。亦協濟之一法也。

俗語云。百年田地轉三家。言百年之內。興廢無常。必有轉售其田至于三家也。今則

不然農民日惰而田地日荒十年之間已易數主蓋賦有舊額田無一定或築墳墓或造房屋或此開彼塞或東漲西坍至于田疇交錯鱗冊無徵有有田無糧者有有糧無田者不知凡幾故小民交怨訟獄頻仍富者益富貧者益貧必得官為量丈重畫圖冊田段一準而田自多田既多而賦自盈然後除其坍角荒瘠之地抵其不足而均其有餘計畝均收似與小民有益而無損即以治田之利為治水之利不必一仰資乎公帑而亦無待加派於窮民孔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乎倘能職之以專官輔之以協濟固天之時盡地之利皇皇曉諭奮激必多奮激多而水利興水利興而田自治則豈特活東南數百萬生靈之命抑亦培朝廷億萬年富庶之基也

救荒附

公督私藏法

公督私藏之法可以行之一里一鄉一鎮無不善者然必以豐年為始思患豫防其法公舉里中長者一人通告有田之家凡有糧田若干捐米若干鋪戶典押則捐錢文如一里中有田千畝鋪戶數家則有米十餘石錢數千聽里長者開明數目立一

簿存於公家其所捐之錢米仍聽各家自為藏積如歲豐人樂並不支動一粒支用一錢一遇水旱山荒之年凡里中有寒不能衣饑不能食病不能藥死不能葬者則請里長者查明將簿上所捐錢米酌量濟之或有他縣饑民流入境內者一集村莊不能不仰望於富戶男男女女扶老攜幼轟然而來驅之不去則里長者同地保等與流民通語每人給米幾合錢幾文幼孩者半之倘有流民百人不過分數斗之粟數百之錢可以令其欣喜感激不頃刻而他往矣在此一鄉一里一鎮之家既能濟鄰近之困貧又能杜流民之擾累而家無所耗處之晏然真積德行善弭盜安民之第一法也謹陳條例如左。

一公舉之人不過稍通文理而略能識字者一二人同地保到有田之家查明糧田自田租田分為三等糧田一畝約捐米一升自種自糧田一畝約捐米一升五合租田一畝約捐米五合其所捐多寡不同各隨其田地之肥瘠力量之大小不必拘於一格也。

一鋪戶典當本錢多少不一約鋪戶有本一百兩以上者捐錢五百文典當小押有本一千兩以上者捐錢五千文以此類推如能多捐聽其自便。

一、小戶人家種田不滿十畝。開鋪不滿四五十金者。不必過強其捐。如能慨然上捐。亦不可沒其美意。

一、有田有鋪之家。既經起捐登簿。簿上須注明總結米若干石。總結錢若干千。其總簿存於公家收存。

一、公捐錢米。仍係各家自藏。並不交於他人。然既已捐出。即視同公家之物。似宜另貯一處。不可妄取已用。致臨時短少。呼應不靈。

一、里中極次貧民。惟本處人知之。最悉。須預先查明注簿。令本人自來給領。以杜存私虛報。

一、貧民有缺少棉衣入典當者。即取其典票贖回。給發本人。有實在寒冷無衣者。則買舊棉衣一件與之。其價約三四百文為率。新者恐其當去。

一、捐施諸貧人。必要斟酌盡善。方能行之。不可執一而論。亦不可太多。太多則恐難繼也。

一、貧民每日每人約給米六合。錢十二文。幼孩者半之。或其鄉富戶捐多。則請益之。各隨其便。

一病者醫藥勢難遍及。查明實在有病。每一病者。約給百文。以為買藥之費。十日一領。

一死者施棺。一時未能猝辦。需預為做就。以待不虞。

一有他縣流民來集村莊。索錢索米者。每口定以給米五合。錢六文。幼孩者半之。如流民不遵理法。強索硬討者。則里長邀同地保。將流民為頭強橫之人。送官究治。

一里中所有饑寒疾病之人。既蒙有田有鋪之家。公捐周濟。自當感激不遑。不可再生觀餽。或有結通外來豪強之輩。搶奪偷盜者。許本人指名報官。從重治罪。一里長地保諸人。亦有貧富不等。年終當在公簿內酌量分出米若干錢若干。謝之以作勞神之費。

一公捐錢米。分派貧民。倘或不繼。則里長再向各家續捐賑給。以下年麥熟為止。或所捐錢米。尚有盈餘。則各家仍收為己用可也。

一公捐錢米。倘其鄉富戶衆多。而年歲屢豐。各家堆積。毋須取用。則將此項動支。辦理地方上至公至要之事。如河道橋梁渡船道路義塚施藥施衣茶亭之類。俱

可。獨不可將此項用盡。則一遇荒年。難為繼也。亦不可以此項作迎神賽會。燈棚煙火。演戲敬神。說書彈唱諸事。以博一日之歡。則俾畫作夜。婦女雜還聚賭。窩賊由是而起。尤為貧家留客之累。及地方之害也。

一此舉專為富家而設。必當踴躍從事。切莫視為虛文。若富家一吝。貧人怨生。便不可問。慎之慎之。

稟帖稿附

為歲荒人困。謹呈管見。叩恩。給示各鄉。令民遵辦。事。竊某居鄉。並不多事。本年五六月內。霖雨過多。田地淹沒。遂至不能插種。現當青黃不接之時。各鄉各鎮。人情洶洶。以搶劫為能。豪強者得米而快。懦弱者忍饑而卧。今冬明春。尤為可慮。某目擊心傷。不忍坐視。今有公督私藏之法。可令每鄉每鎮。有田有舖之家。各捐錢米。注明公簿。仍聽各家自為藏積。責令里長地保。查看本鄉極次貧民。開單注簿。即將所捐錢米。分出周濟。令貧民自來給領。或流民乞食。亦可依此而推。仰體老父臺大人愛民如子之心。出示境內被災各處。將此法行之。在有田有舖之戶。並無傷耗。而里巷貧民。均沾實惠。豈但積德行善。實可弭盜安民。伏乞憲慈俯准。及早

設施實為德便上稟

圖賑法

嘉慶甲戌歲江南北大旱。赤地千里。時督撫大吏命各州縣勸捐賑恤。而無錫金匱兩邑侯韓公履寵齊公彥槐亦下鄉勸災。順便勸捐。無錫計捐十三萬餘緡。金匱計捐十二萬四千餘緡。活人無算。其圖賑之法。前人未有。已載齊公徵信錄中。茲特再錄一通。無論水荒旱荒。勸捐放賑者。當以此為法。

嘉慶十有九年。江南北大旱。金匱分無錫地。地勢視無錫為高。被災尤劇。八九月間。槐嘗以事赴鄉。竊見赤地數十里。民間炊無米。爨無薪。汲無水。惻然憂之。夫官發常平倉穀平糶。於民便矣。然遠在數十里之外者。不能為升斗之米來也。故官平糶。但能惠近民。不能惠遠民。殷富之家。以其餘米平糶於其鄉。遠近咸便矣。然無升斗之資者。不能糶也。故民平糶。但能惠次貧。不能惠極貧。天恩浩蕩。極次貧戶。悉予之賑。而靡不徧德矣。然賑者。賑災也。於例但及有業之貧民。而不及無業之貧民。故欲推廣皇仁。不使一物不獲其所。惟邑之殷富。捐貲接濟。乃救荒之大者。夫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殷富之家。幸足於衣食。目擊鄰里鄉黨之人。饑且寒以

死孰不欲解衣衣之。推食食之者。願上勸捐而下或不應何也。則經理之不得其道。不能使人無所疑惑。無所瞻顧也。且人情之所甚不忍而急欲救之者。亦第於其親者近者耳。其目所不及見耳所不及聞者。固非情之所甚迫者也。向之捐者大抵設立公局。令一邑之錢悉入局中。彼殷富者以為吾既捐矣。不知是錢也。官將發之於何人之鄉。董事者將散之於誰氏之里。而我鄉我里之貧乏無賴者。猶不免於我手擾也。而吝不捐者。遂妄生議論曰。是特以飽官之囊橐。供董事者之侵漁而已。以故願捐者少而不願者多。今也定為圖賑之法。以各圖所捐之錢各賑本圖。圖有貧富。以富圖之有餘。協濟貧圖之不足。令圖自舉一人為以經理之。其錢即存於捐者之家。而不必入於公局。官與公局之董事者。第紀其數為之調撥而已。某圖饑口若干數。捐若干數。協濟若干數。各書一榜於其圖內。使貧富見之。曉然明白。施者知其財之所由往。食者知其食之所自來。則捐者無所疑而不捐者無可藉口。且以富稽貧。其戶口必清。以貧核富。其捐數必實。於卹貧之中。寓保富之意。則事易集而官不勞也。是說也。槐嘗謀之鄉先生。言之上游。皆以為可自十月初旬捐廉以倡。至今歲三月。計捐錢十有二萬四千餘緡矣。而殷富之家好

行其德。復終其間。為粥以賑。城鄉設廠十餘處。計所捐。又不下萬數千緡。饑民賴以全活者。無算。嗚呼。孰謂人心之淳。風俗之厚。今不古若哉。賑既畢。尚有餘錢六千餘緡。而無錫之賑。亦有錢餘。於是復謀之鄉先生。言之上游。以所餘錢。留為修建南北二橋之費。亦以工代賑也。邑之人樂其事之集。刊為成書。用垂永久。而歸美於槐。嗟乎。槐何功。槐既不能善政及民。使歲不饑。又不能使民儉且勤。皆有蓋藏。雖饑而不至於困。其起死人而肉白骨者。鄉先生之謀。邑人殷富之力也。槐則何功。雖然。人各有樂善好施之心。而能不阻之。使其無所疑惑。無所瞻顧者。則圖賑之法良也。用是書之以告後之官斯土者。

履園叢話卷五

景賢

清 勾吳錢泳梅溪輯

鄉賢一

華景輝字曙生。吾邑之南塘人。裔出南齊孝子寶後。祖楷。父禮卿。俱以資雄於鄉。年十七。從吳門楊忠文公延樞遊。研窮性命之學。明鼎革時。禮卿為遊騎刼掠。驚悸死。景輝椎心泣血。喪葬盡禮。事母以孝聞。常建祖祠。置墓田。修宗譜。慎終追遠。務本為急。兩弟早世。撫其孤至成立。從弟允斌。為邑諸生。無子。亦雄于資。允斌死。有遺腹子。而族中洶洶利其家產者甚眾。景輝為掌護之。歷二十年。既授室。景輝乃為文祭弟。而盡以家產還之。凡母黨親屬。鄰里故舊。有貧乏失怙恃及婚嫁喪葬者。景輝必力為經紀。委曲矜全。各慰其欲。以去。屢遇歲荒。米穀騰貴。必減價平糶。捐粟賑濟。遇豐年。則必出所餘以周貧困。而尤以孝弟為行仁之本。故自家而族而鄉而親莫不德之者。順治元年。忠文公被難。景輝奔赴慟哭。哭止而起。賀其子元咎曰。吾夫子道德文章。負海內重望。今又就義成仁。若此。千載而後。莫不知有維斗先生矣。士論偉之。後遜跡蠡濱。閉關獨處。擁書萬卷。晨夕嘯歌。尤精研經義。雖盛夏祁寒。必衣冠點款。

至老無倦容。所著有存心養性編三卷。家訓必遵錄一卷。年八十卒。里中學者私謚為端肅先生云。

吾邑有老儒鮑震西者。事母孝。二子亦孝謹。而仲子尤篤摯。得一病甚劇。伯子禱于城隍廟。夜宿廟中。夢神謂曰。汝弟篤孝。上帝已命為淮陽侯。期在三月。弗能久矣。伯子寤。識其語。不使父及弟知。震西有弟。館于淮安者。忽返。家人詢之曰。吾夢淮南郭門。有多人掃除行道。問之云。淮陽侯將到任矣。問淮陽侯為誰。曰。汝仲姪也。吾恐姪病。故急返耳。仲子果於三月卒。卒之夜里中人皆言有儀仗燈綵入鮑家云。康熙中事。

華世棟。字爾任。南塘人。生母黃。早卒。事後母至孝。或無過鞭扑。世棟略無愠色。惟引咎順受而已。從弟世楨被誣。力為營救。代白撫軍。事得雪。嘗置墓田。廣祠宇。臨事果決。鄉黨稱之。卒年七十九。子琦。字景韓。少聰穎。好讀書。年三十餘。始補博士弟子員。為文雄放。有先輩風。而困於場屋。乃設家塾。引掖後進。師範諸生。言規行矩。至數十百人。皆拾青紫以去。年七十七卒。

華世楨。字元臣。世棟從弟。年十四喪父。哀毀如成人。母郭。守節年九十餘。世楨每食。

必躬親視膳。先意承歡不少懈。有弟已嗣出矣。而仍將父產兩析之。族人。有以居屋。售於世楨者。將遷矣。其家有兩寡婦。哭甚哀。不肯去。世楨為之惻然。焚其券。仍令安居。而不責其值。後復念其兩寡。勵志守節。并為之請。旌。年七十餘。公舉世楨為鄉飲賓。辭不受。卒年七十六。

王榮祖字霽雲。磚橋人。狀貌奇偉。博學能文。不為章句之學。而孝謹聞於鄉里。嘗以古事預擬成敗。學者服其智識。國朝順治初。天下初定。榮祖嘗自躬耕。與二三知己。如吳郡林梅孟。舉輩對酒賦詩。以為樂也。年八十八而卒。著有耕隱集八卷。

王之芳字伯聖。邑諸生。嚴毅方正。學博識精。膠庠中推為眉目。詩文力追漢魏。而尤敦于本行。每以孝友齟齬為後生家言。鄉里多化之。咸以為彥方復見云。卒年八十七。著有古文評家訓十則。

張元義字心才。邑諸生。苦心力學。友愛天至。與其弟東美同居。五十餘年無間言。家甚貧。以館穀為生。伯嘗少于仲。心才乃言曰。余兄弟垂老同居。安保子姪之久合乎。盍分爨也。仲媳憚氏聞之。即出見二翁。檢衽曰。家不可析也。憶媳于歸時。父嘗戒曰。張氏家庭最雍睦。同居已三世矣。若汝去而析居。是汝之故也。言畢而泣。二翁笑曰。

有此賢婦。吾無憂矣。乃同饗終身。

王雨來。磚橋人。少貧。未讀書。而持身恭儉。孝友性成。有弟四人俱幼。雨來能開拓田園。給與諸弟。有逋負人者。雨來出已財償之。終身如是。毫無怨色。雨來嘗以事入官。應受杖。諸弟號泣願代。令曰。爾何人也。諸弟對曰。身受胞兄覆育之恩。故願代也。令乃嘆曰。爾等手足之情如此。其為人可知矣。命免杖。一時嘖嘖人口。雨來年七十餘卒。子應魁。字裕臣。亦以孝稱。

吾鄉有蔡翁者。板村人。家甚貧。為人傭工。家中僅種田一二畝。以此為食。父母死後。盡築為墓。負土成封。植以松楸。且編籬以衛之。見者莫不竊笑其貧如故也。隔二三年。松楸漸長。松下時出鮮菌。鄉人謂之松花菌。日出不窮。母朝持一二筐入市上賣。得數百文。如是者十餘年。積資千金。以之買田得屋。近且為小富翁。有田數百畝矣。史記淮陰侯傳贊。謂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亦此意也。

鄉賢二

顧大任。字永肩。號介休。長洲庠生。官廣東按察司司獄。陞知事。或薦補邑宰。大任固

辭曰我才豈能為百里長耶。當明宗禎間。世路日非。乞歸力行義舉。十四年。蘇州大疫。饑饉載道。顧傾囊賑濟。賴活甚多。家竟中落。僅存一屋。青苔滿壁。甲申之變。呼天大慟。曰我雖微秩。豈可偷生乎。遂縊於庭。家人救之。公厲聲曰。汝輩欲污我耶。又赴水不死。遂成瘋疾。跛左足。不能起。或歌或哭。鬚髮皆截。終日慟號。間日而食。順治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嘔血數升。連呼皇帝臣來也。而沒。年六十一。子頊。字君儼。由鄉薦官學博。甲申後。閉戶不言。數日一起。南都再建阮大鍼。屢聘屢卻。與同里韓馨。鄭敷。教結社闡學。丙戌父喪。哀毀成疾。築廬於墓。梅花繞室。自矢清操。以終其身。

毛爾張。字宅卿。長洲庠生。忠愍公維張弟。兄官在都。公孝養其母。甲申之變。縊于庭。不死。旋至西跨塘祖祠中。自經死。此二人殉節錄。失載。故補之。

長洲蔣。字枚。字理平。父廷宣。名煒。由庠生官貴州巡檢。借補龍里縣典史。民心頗洽。緣事坐謫。謫戍新疆。宇均萬里。相隨寸步不離。同抵戍所。未幾得家信。知母彭氏患病。即子身回蘇侍疾。母歿守喪。甫踰百日。又至戍所省父。居數月。又回蘇葬母。葬畢。仍往戍所。居半載。父過。思報。乃侍奉回南。前後五六載中。四次跋涉。滿足顰面。備嘗艱險。途中懸崖絕壁。豺虎噬害。水火盜賊之虞。無所不歷。瀕於死者屢矣。從姪大

鎔微黃向堅萬里緣傳奇。製曲播其事。字均聞之怒曰。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為拉雜摧燒之。字均為時菴少司馬姪。芝庭大司馬外孫。自幼見賞于二公。謂其至性有過人者。

孝子楊士選。字有貞。吳縣人。父公瑞。業賈。走中州。營什一之利。屢竭其貲。鬱而成疾。欲歸不得。父之客徐生者。來蘇言其狀。士選時年十三。聞之。瞿然驚起。向母曰。父病危。隔二十里。焚燒無倚。有子不得侍。何以立天地間。兒今日行矣。遽束裝出門。舟經黃河。顧視東南雲氣昏黑。未幾風雨大作。鄰舟覆者無算。舟人相顧失色。士選竊禱曰。某數固應死。但願一見父。死無恨矣。有頃風止。舟竟無恙。抵懷慶。人呼為孝子舟。先是其父病逆旅久。家問不通。自度無生理。夢神人語之曰。爾子當來。比士選至。父驚喜。病少愈。遂奉父歸。方公瑞業賈時。家已中落。至是益窘。逾二載。娶婦唐氏。值歲荒。米價騰貴。士選與其妻忍餓。惟糜糠粃間屑豆食之。而於父母曲盡甘旨。父病思食。枇杷時移居下堡。村僻不可得。下堡近洞庭東山。因渡太湖覓之。中流遇風。波浪衝激。同舟數人皆溺。獨士選以漁船救免。漁人前夕夢神呼曰。明日楊孝子有厄。吾從中保護。煩爾一手之力。必有重賞。及救至船。詰之。則楊姓也。而身無一錢。不解所

謂厚賞也。是夜月明。泊舟湖濱。得白金一定。始信神言之不爽。楊妻唐氏。庠生姜震女。亦有孝行。姑病瘕。醫言不治。氏含泣吮之。出毒血數碗而愈。而已亦病瘕者三載。不令姑知。後遇村嫗授之藥。疽以痊。李容山作傳紀其事。

長洲蔣示吉。名仲芳。居婁門。編竹為屋。環以疎籬。興至吟詠。以此自終。尤精岐黃術。著有醫宗說約八卷。望色啟微三卷。詩文十卷。卒於康熙癸巳年九十。其父君輔先生。名元允。前明諸生。鼎革後。鍵戶著述。不復省人間事。所著四書注解。山居閑集。為世傳誦。韓慕廬宗伯未遇時。嘗袖文求正。君輔曰。子異日名臣也。屬其加墨。不可。曰。我為世外人。尚欲品題天下士耶。

蔣逢源。字深資。長洲諸生。事親至孝。年十二。母病。夜半走神祠呼籲。願以身代。歸而迷其路。遇鄰嫗攜歸。父歿三年。不入內。鄰里罕見其面。家中偶失火。適祭祖塋歸。遂冒烈焰負母出。復冒火搶先世栗主。鬚髮盡焦。死而復甦。火焚後。母居堂兄家。晨夕省母。往來十餘里。一夕衝雨過橋。失足墮河。傷一股。人救之。終身不令母知。葬父母。親自穿窬。即廬居墓側。每一哭。烏鳥俱下。家有一僕。母病欲歸。未決。逢源怒逐之曰。天下豈有無父母之人哉。僕感泣而去。乾隆初。詔舉孝廉方正。當事者將以逢源

名上聞。逢源不可。大哭曰。周官不孝之刑。猶恐蹈之。安敢邀曠典乎。無其實而有其名。吾不願也。其伯兄學海。以五經領鄉薦。選績溪教諭。報至。適父諱。日大哭。不赴任。仲兄文河。以五經食餼於庠。亦有孝行。鄉黨稱為蔣氏三孝子云。

顧培源。字立忠。號笠舫。元和人。祖鼎榮。早卒。祖母繆。甘貧守節。常至絕糧。有碩鼠投錢之異。咸稱苦節。所感。培源天姿穎悟。切志於學。因父遠慕。不歸。業市以養事祖母。恪代子職。飲食起卧。必躬自扶持。未敢稍怠。及壽終。衣毀成禮。尋父歸。僦居角直。旬日必往一省。自攜時物。欣然餉之。遇風雨。旬數十里不顧也。迨父病。數月不解帶。蟻蝨滿身。生母陳患疽。親吮其瘡。病目亦眇。其目並得瘥如故。及卒。毀容泣血絕而復蘇者四。父止之。雖聽命。日必數慟。終年不復見慈。孝養其父十有三年。雖處寒微。必極奉甘旨。父沒。居喪。形枯骨立。廬墓三年。種松莢草。常致悲號。逢諱日。祭祀至。哭猶孺子泣。與兄同坎。三十餘年如一日。二嫂早故。撫其女厚嫁之。三兄遠慕。依表兄申贊皇署。養嫂二十餘年。必恭敬止。晚年家漸饒裕。擴宅構園。以娛泉石。倡修祖塋。不吝千金。薈然成林。族中代嫁者四。娶者五。殯葬者九。凡有所求。必傾囊以助之。及老。力行善舉。家道旋落。宅屬他人。亦無難色也。嘉慶十八年九月卒。年八十。近重修

郡志尚未採入。

毛金壙。字韓望。齊門內華陽橋人。性至孝。事母唐。極盡扶持甘旨之事。母享期頤。金壙亦耆耄。嘗作老萊之戲。其平生孝實。真可拔舉。至今閭里猶有傳述者。

嘉定錢氏兩先生傳

錢氏。字子辰。嘉定人。年十三而孤。家奇貧。不得已廢書學。賈久之。乃嘆曰。世多妄人。求其不妄者。聖賢而已。初名樞。嘗夢人教以名氏。覺而思之曰。聖人與民亦類也。遂易名。慨然有希聖之志。聞青浦有孔子衣冠墓。擇日齋戒。擬往謁。是夜又夢有告者曰。汝能謝絕漢以來諸儒論說。乃可為學也。自是始讀六經正文。題所居之室曰存養廬。端坐其中。學日益進。時陸稼書先生知嘉定縣。民謁之。議論多不合。人怪而詢之。則曰。陸公從朱文公入。某從孔子入耳。嘗與友人書。謂先聖之學。貴乎本末兼盡。始終有序。大學所謂知本者。知所作聖之基也。誠正者。為其作聖之功也。中庸所謂尊德性。先也。本也。道問學。後也。末也。即物窮理。其誤在於無本。六經為我註脚。其誤在於無末。論語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文公以為學者不可厭末求本。教人但學其末。是所謂其本亂矣。本亂而求末之治。豈可得乎。此未合于大學也。孟子曰。堯舜

之知不偏物。中庸曰。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文公教初學者。即責以知既盡而後意可誠語類。又云。格物者。窮事物之理。致知者。知事物之理。如此則意之惑亂殊甚。又何可誠。且使堯舜復生。亦恐知不偏物。況初學乎。此未合于孟子也。程子曰。不必盡格天下之物。又云。存心一草木器用之間。如此而望有得。如炊沙而欲其成飯也。文公則曰。上而無極。下而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亦各有理。一書未讀。即闕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即闕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即闕了一物道理。須著逐件與他理會過。愚意無極太極。是天人合一之學。學至有成。亦可自得。初學者學之。雖非先務無傷也。草木昆蟲事物之衆。人無百歲壽算。何能一一盡之。孟子以為治天下不可耕且為。文公亦以為大臣不當親細務。奈何志在學聖。而反務盡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哉。此未合於程子也。又言今之學者。不知追求孔孟之實。而只辨朱陸之所以異。非聖學本務。去道甚遠。所以近世學文公者。止得念庵之學而已矣。學象山者。止得陽明之學而已矣。在朱陸當日雖有不同。亦不至相關如明儒之甚也。學聖而相關是務。故聖學日亡也。其議論類如此。民後以貧死。稼書先生嘗作錢子辰字說以勉之。

錢王炯字青文嘉定縣學生少博學經籍事父母以孝聞其兄早歿撫其孤成立幼從太倉李景初課誦李歿無子迎其妻黃氏敬養三十餘年及其歿也為制喪服葬而除之嘗謂讀書必先識字於四聲清濁辨別無少謬濶經史之外旁及天文地學以及卜筮祿命之書亦無不窮究也惟不喜二氏之學嘗云仙言長生佛言不滅二者皆未可信夫神依形以立未有形去而神存者今二氏之徒遍天下卒無一人能見古仙古佛者則長生非生不滅乃滅也孔子言疾沒世而名不稱立德立功立言吾儒之不朽即吾儒之長生不滅也乾隆二十三年有司舉鄉飲禮延為大賓知縣介玉濤問何以致壽答曰某生平不知導引服餌之術但文字外無他嗜好未嘗輕易喜怒耳卒年九十二以孫大昕貴誥贈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讀晉贈中憲大夫詹事府少詹事。

書會寧令李君守城事

李君名堡號石濤沅和人少讀書刻厲為學中乾隆三十六年辛卯科二甲進士四十五年選授陝西會寧縣知縣堡到任之明年適歲歉視民疾苦乃捐廉賑飢男婦老幼就食者以數萬計度不能貸日夜焦心查有前任詳請修署之官帑得千金遂

詳報上官。以工代賑。自此城郭儒學衙署俱煥然一新。為士民所悅。會寧為關中衝要。其東北三百里。接平涼府鹽茶廳之小山。正北為靖遠縣境。其自小山至靖遠界。所經村落。則有打喇赤。劉家井。狼山。黑虎堂。黃家塢等處。皆隸縣之北境。西北二百里外。則有鐵木山。山以西為安定縣之馬家堡。官川里。山以東為黑莊郭城驛。金壇坪。乾溝。皆會寧境內地也。縣西南接通渭縣之牛營堡。正西則接安定縣之西鞏驛。距會寧城六十里。正南為通渭隴西。伏羌三縣。東南為通渭之石峯堡。直接一因川。皆與會寧接壤僻路也。四十九年四月十五日。忽有逆回田五倡亂。初在平涼府鹽茶廳之小山中。結眾起事。不過三百餘人。先焚西安州土堡。肆行劫掠。時陝甘總督李公侍堯按察使陳公步瀛固原提督剛公塔聞之。咸統兵先赴賊營。十七日辰刻。已過會寧境。賊聞官兵至。紛紛四竄。田五中鳥鎗自刎死。而賊黨會集山中。猶稱未死。煽惑諸回。遂入靖遠。縱火燒木廠。煙燄蔽天。蘭州省城亦震動矣。官兵復追擊之。賊遂從黃河以北。繞至靖遠山後。奪舟而渡。又嘯聚於安定縣之馬家堡。因入官川里。勢甚猖獗。五月初六日。西鞏驛焚劫一空。賊遂於初七八兩日。直抵通渭縣之牛營堡。徑奔馬營。馬營為通渭衝衢。距城九十里。商賈雲集。乃鞏昌府之一大都會也。

居民數千家及寺廟十餘所俱為煨燼。惟存禮拜寺。初九日賊直抵渭城縣官王某四川進士也。懦弱而寡謀。初聞賊來。邑紳前威遠令李仲晦者原請王動帑練兵抵禦。王故迂。因循不聽。適有密告王胥役中與賊通者。王遂收之獄。賊聞之。圍愈急。王乃逸去。不三日而城陷矣。仲晦父子亦遇害。積屍如山。填塞道路。凡倉庫衙署寺廟民居盡付烈焰。靡有孑遺。反不如馬營之民尚有逃亡也。當是時會寧為彈丸小邑而四面受敵。無井泉。去河甚遠。李堡初聞賊警。遂戒嚴。即令四關廂居民拆毀房屋移居城內。給之口糧。親率諸軍民登城鼓噪。以示其衆。未幾賊果來。幸城外無民居。無從焚劫。去而復來者數次。李堡守益堅。下令軍民有獲殺一賊者懸重賞。賊竟不敢至。郭城驛距城僅百里有鄉倉。可貯粟萬石。堡懼為賊所擊。率兵役營護之行。至五十里鋪。大雨。不得前。從泥濘中又行數里。時夜將半。昏黑莫辨。聞有舊吏王朝宰居此。遂於雨中扣門。歇馬。且欲問訊。其家不敢留。亦不知有王朝宰者。但云賊已至馬家堡。聞安定尉已死於賊。賊將至金壇坪。去此不過二里許。恐陷不測。請速行。堡曰。若果爾。命也。如冒雨而進。則前路高山深莽。路更崎嶇。人馬一墮。當奈何。乃集隨從者各持器械。以備賊來。堡獨坐土室中。衣帽淋漓。滅燈待旦。天既明。雨亦止。鄉

民知邑宰來咸荷鋤捍衛又前行十餘里遇有司馬荆公道乾奉檄運糧草牛羊馳至軍營者謂之曰城池倉庫縣令事也不宜前往矣堡乃還時賊氛愈熾蟻聚蜂屯鎗炮之聲晝夜不絕賊往來於邑境蹂躪於村莊者以千萬計各村民聞變驚逸呼號者亦以千萬計一見煙起則訛傳賊至而各鄰邑難民聞會寧賊少皆絡繹趨赴而來而會寧之民出逃者遇之以為賊至矣亦呼號奔竄自相踐踏而死者亦以千萬計通渭既陷遠近驚駭惟恐官軍之不至也先是晉撫巴公延三奉使出口於四月二十五日過會寧見李堡初任未諳軍務為指示機宜堡隨送啟行而忽聞報至賊即至會寧矣適逢巴公前騎先驅賊驚而散蓋不虞巴公之驟至也於是西安將軍傅公玉帶兵一千名巴里坤副都統永公安自山西進京前來協勦即傳公增也陝西巡撫畢公沅調西安同州各營兵暨西安滿標撫標兩營兵五千名又調四川屯練降番兵二千名寧夏兵一千二百名又川北兵二千名山西兵二千名至西安候撥又河洲韓土司兵一千名又瓦寺土司秦朗雍中等自願効力挑選精兵四百名而興安鎮總兵官三公德亦帶兵一千名由秦州一路堵截延綏鎮總兵官策公卜坦又帶兵一千名由靜寧州一路堵截不數日而欽差大臣福公康安偕領侍

衛內大臣海公蘭察暨巴圖魯侍衛章京等相繼而至。大學士阿公桂又挑選火器健銳兩營京兵一千名。次第會集。賊見官兵勢甚。遂退聚隴西之狼山。出攻隴西。伏羌二縣。復攻靜寧州。隆德縣城俱堅守不動。賊乃至底店子。底店子者在靜寧州界。回民聚俗而居。不下千餘家。沿途脅從者。又數千人。以至驛遞不通者數日。至六月初三日。賊聞王師北來。遂退入石峯堡。石峯在萬山中。其高插天。石路甚險。惟北面一線可上。賊踞為巢穴。築壘開溝。為負隅計。實絕地也。福公既至。為相度地勢。斷其樵汲。立柵設卡。時當三伏。七日無雨。賊下視四面重圍。勺水不得。遂大困。七月四日夜半。賊有佚圍而出。奪路奔逃者。官兵四面截殺。賊投崖墮甕無算。生擒萬餘。賊無一脫者。賊既平。乃班師而通渭。王令忽從民間出。猶懷印綬。似尚欲復任者。遂伏法。李堡時年五十餘。貧而傲。剛而直。兩月之間。鬚眉盡白。實有守城功。而祿弗及也。其明年。遂改教院。江時按察使陳公步瀛。已擢安徽布政使。司馬荆公道乾。亦陞調池州太守。而前任秦州刺史王公寬。適為敬敷書院山長。邊城僚屬。重聚一方。酒酣耳熱。每譚往事。輒歔歔欲泣。而不能自己也。陳公贈詩云。隴上鴻泥不可尋。偶來皖水共題襟。循陔早誦歸田賦。磨盾猶懷禦敵心。且喜放鷗歌跌宕。豈因失馬怨崎嶇。

眼前此會知難得且把松醪仔細斟荆公贈詩云分襟何意復登堂回首皋蘭雁幾行三月烽煙金甲赤五年冰雪鬢毛蒼心驚往事同孤壘天遣離人聚一方老我馳驅筋力憊輸君報國有文章王公贈詩云河陽脫憤茹蘆鹽回首邊城飲水廉計拙真同并潞統譚高欲捲雪霜鬚冬烘病愈頭風掇春酌燈沉細雨簷家近百花洲畔住歸來訪我九峯尖隴坂長驅昔並鞍險如蜀道豈辭難石峯紀事心逾壯講院談兵膽尚寒帆逐雁聲催欲別歲如客意送將闌寓人薪木期無毀曾聽蕉窗夜雨殘蓋惜之也。

書南園先生事

先生姓錢氏諱漫字東注號南園雲南昆明人其先有名鑄者本籍浙江為錢武肅王後明成化間以遊幕至滇南會司理監太監錢能出鎮雲南以其同姓欲引附鑄恥之避居迤西後能去仍還昆明八傳而至拙叟公生五子先生其長也少穎異刻勵為學中乾隆三十七年進士授庶吉士散館為翰林檢討飽讀中秘書文名藉甚充國史館纂修官四十五年充廣西副主考其明年冬擢江南道御史稽查通倉事務適是年二月逆回犯蘭州而甘肅冒賑事發獄已成矣誅竄者幾百人而獨不

及陝西巡撫畢沅先生奏言冒賑折捐固皆由主曹望凱法營私。但查曹望為藩司時。畢沅曾兩署陝甘總督。近在同城。豈竟豪無聞見。誠使早發其奸。則播惡不至如此之甚。即陷於刑辟者。亦不至如此之多也。臣雖不敢必其利令智昏。甘受所餌。惟是瞻徇回護。不便舉發。甚非大臣居心之道。奏入。

上是之奪沅爵三級。先是堂諫衙門。自李瀚芳左遷後。無人敢言事者。居無何。復劾山東巡撫國秦吏事廢弛。借納貢名。貪婪無厭。官民苦之。所屬州縣虧空累累。奏請按問。且言嗣後願勿受貢物。俾天下皆撫。無以藉口。

皇上

上覽奏。即命軍機處傳訊。澧對曰。御史例得封聞言事。臣有見聞。不敢不告也。已而有旨。隨同軍機大臣和坤。劉墉。諾穆清等。前往查訊。當是時。和坤柄國。而國秦素奔走其門下者。人皆為先生危。及抵山東境。而和已早授意於國秦。彌縫。輒以危言動先生。先生曰。且到山東再看。惟劉墉深知其弊。常與先生密商。比到省盤庫。則和坤先言。不用全數彈兌。第抽盤數十封。無短絀可也。和遽起回館舍。先生請封庫。次日徹扃折封。則多係圓絲羅色銀。是借諸商鋪戶以充數者。因詰問庫吏。得其實。遂出示召諸商來領。大呼曰。遲來即封貯入官矣。於是商賈皆紛紛具領庫藏為之一空。復改道易馬。往盤他處。亦然。案遂定。而和

亦無可如何也。於是國奉與藩司于易簡俱挈交刑部治以罪。

上嘉之以澧敢

言擢通政司參議。三十八年四月晉太常少卿。轉通政司副使。

上常召對便殿。

其言秋外人無有知者。惟總管國子監事務尚書劉墉知之。遂宣言於諸生曰。錢南

園已將科場舞弊事面奏矣。諸君慎自愛也。是年八月以本官出為湖南學政。到任

後絕干謁不受陋規。衡文取士一秉至公。士子莫不感服。迨歲科期滿有旨留任。

適丁母憂。星夜出城宿於旅舍。即委員賁印交巡撫。而於次早啟行。各官有追送賻

儀者俱拒不受。未幾又丁拙叟公憂。先生在籍閉戶讀禮。絕蹟公門。每日惟自課子

弟讀書而已。五十八年服闋北上。先是督學湖南時。適荊州水災城圯而孝感有活

埋人命之案。又有匿喪應試。並出首違礙書籍諸事者。先生適在丁憂急歸之際。遂

將諸事移交巡撫浦霖查辦。而浦霖控辭參奏。以為諸事皆已所發也。上責以

錢澧近在隣省。不行查奏。奉部議革職留任。上曰。澧為官尚知持正。著加恩以

主事用。選戶部江南司主事引見。奉旨以員外補用。即補戶部河南司員外郎。

復奉旨授湖廣道御史。時軍機大臣和珅與阿文成公桂議論不和。辦事不同。一

處處開朋黨之禍。先生上疏曰。軍機大臣應同在公所辦事。互商可否。此定禮也。近

惟阿桂在軍機處或在內右門或在南書房或在造辦處一切咨事畫稿司臬皆趨走多岐將來必生事端況內右門近接禁寢向來有養心殿帶領引見之例所以皇上加恩大臣不令與百官露立是以設慮許得暫止每日清早於未辨色之先一大臣入各司官亦隨入一大臣出各司官亦隨出為日既久不能不與內監狎熟萬一有如從前高雲從之事雖立正刑辟而所絀已多杜漸防微理宜改正請皇上飭諸大臣悉照舊章同止軍機處其圓明園辦事亦同一體以昭畫一之規上覽奏遂切責諸大臣謂錢澧所奏甚是即命在軍機章京上行走當時阿文成桂以下咸稱為南園先生不以名也惟和坤頻加詰究欲窮以難處之事卒不能屈轉資商確耳六十年乙卯扈蹕灤陽九月還京偶感風寒遂病卒年五十六是年冬浦霖以福建巡撫任內事伏法京師越四年己未正月和坤亦賜死刑部獄中惜先生之不及見也初先生提學湖南時巡撫為吳江陸耀耀居官清正每事必商稱為知己適耀卒幾無以治喪先生亟典質二百金為賻而率諸生俱白衣冠步行往弔遂俯伏慟哭曰公生平不名一錢願公受之母却也其風義如此

書周孝子事

周孝子名芳容。字鐵巖。華亭人。其父文榮。弱冠遊楚。自楚歸娶。時年二十有八。其明年。生芳容。又明年。復往楚。越五載。以省親旋里。不數月。即去。芳容纔六歲。稍能記其聲音笑貌。後八年。楚中移文至華亭。則客死歸州官舍矣。實乾隆五十八年九月十七日也。時芳容已十四歲。祖父母猶在堂。家無毫末之產。賴其母汪。勤事紡織。仰事俯畜。又以門祚衰薄。親戚皆聞訃而嘆。豈能往楚迎柩。乃招魂設奠。喪不成禮。既而祖父母相繼死。臨終。撫芳容歎曰。安得汝為尋親孝子。使我瞑目九泉乎。芳容泣而志之。由是始有負骨歸葬之念。而連遭喪病。家亦奇貧。筆耕所出。不能謀半菽之養。欲行復止者數載。春秋家祭。聞其母哭聲甚哀。而芳容自顧年已及壯。可跋涉險阻。乃自奮曰。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遂屏棄軍食。茹齋衣素。節日用為母氏。餘糧焚香告家廟曰。此去不得父骨。誓不歸矣。又思途長費重。孤貧下士。豈能徒手適征。必至京隨宦者。以往。事或稍易。因於嘉慶十七年二月。附漕艘傭書入都。先是芳容嘗為童子師。見人畫蘭竹。竊效其法。又於書肆中得曹全碑殘本。亦時時臨仿。既登舟。以其餘暇。學書作畫。以收官條中啟事尺牘。展書夕寫。以為數者兼習之。庶可藉以遊

楚也。六月抵京師。寓西河沿之奉來店。徧謁同郡官。輦下者泣告之故。皆憫然歎息。許為覓楚館。初意江漢為天下通途。吳中往仕者。指不勝屈。橐筆慕遊。意不計重。值當無所難。乃遲之又久。竟不可得。芳容自思曰。必待遊幕往楚。則就道無時。吾為尋親而出。無論佐人持籌握算。下至傭保傭從。苟可因以到楚者。皆所願也。又以此意告同郡諸公。亦皆哀憐其志。而楚館仍不可得。遂擬行乞道路。訪求踪跡。而寓京半年。典衣度日。積逋甚多。寓主人督促旅費。又甚急。時當十二月。同里耿君省修。方以需次在京。甚篤交誼。乃往告其事。求其資以薄少為出都計。耿以歲將逼除。期於正月初商之。至時復往。適有朝士在坐。聞者導入傍舍。則故鄉數客在焉。坐有戴寶德者。年逾六旬。曾與文榮同客歸州。芳容向之號泣叩頭。求示以旅瘞處。耿適至。為詳述其故。寶德挾芳容起曰。汝即周文榮之子。今已成立。將入楚尋親耶。孝哉。孝哉。雖然。自京師至歸州。水陸數千里。觀汝形容。儼然一寒士。勢不能枵腹往返。其難一也。歸州於戊午己未間。遭白蓮教之亂。城垣房舍。盡已焚燬。今廬而處此者。皆流移雁戶。汝父渴葬亂塚中。兵火之餘。安能尋覓其難二也。孤子當室。家有內顧之憂。自宜冒以上江波絕險。舟行稍一失勢。即下飽魚鼈。汝縱孝不顧身。其如母夫人倚閭。

之望何其難三也。為今之計莫如暫且歸里。盡潔白之養。我官江夏日久。賓客多有從歸州來者。當代汝訪之。候有影響。即以相告。然後往尋。未晚也。芳容哭不止。耿復告以將行乞往尋之事。賢德歎曰。愚哉愚哉。雖然其愚不可及也。汝既有此孝思。當為汝圖之。今歸州吏目江寧鍾君光範。我友也。作書付汝。齎以往見鍾君。乃好義之士。不汝欺也。是日耿有倡餽贖袁方伯秉直趙侍郎秉冲輩。俱有所贈。足以稍資靡屨。明日戴持書至。復出路程目一紙。曰。自漢口西上。記載極詳。不憂迷道。戴因親老乞改近地。歸時當相見里門也。乃敦勉而去。芳容走別耿君。將來裝向漢口。有同寓張某者。金陵人。曾為某郡司閫。熟遊齊魯各官署。適流落在京。乃曰。子善書畫。而無門可投。吾多交遊。而無物為贄。盍牽連南行。彼此各有所濟。且南京楚船甚多。屈指可達也。遂於十八年正月二十四日。相伴出京。一路取筆墨所給。僅足餬口。抵臨淮關。張以訪友他去。芳容獨坐旅舍。愁思凄然。忽念同郡史君本泉。方為穎上教諭。盍往訪之。兼問入楚道路。乃與張分手。自出都後。芳容日行風霜雨露中。寒燠失度。飢飽無時。精神日憊。由臨淮至正陽關。舟行四日。始投止旅店。頭目暈眩。偏身焦灼。如火。飲井水數升。神思稍定。次日病不能起。時夏令初屆。淮泗間癘疫流行。多朝發夕

死者。主人見芳容病狀。懼不敢留。欲徙置鄰廟。廟故摧頽無主。旅病者移置其中。無不即斃。芳容乃曰。吾本孤客。主人慮之固當。然吾病雖劇。心實了然。藥之可以即愈。且吾有大事未了。為吾招里正。當告以故。未幾里正至。語以將入楚尋親。迂道往穎上訪史君事。又出戴君書及囊中銀二錠。曰。吾命懸此書。恐病中失去。故以相託。因指銀曰。盡此醫病。病如不起。即以具殮。遇松江人過此。以書視之。必有反吾柩者。里正閱書。色動。邀鄰醫至。醫乃壽州諸生。受業於史君者。見書甚駭。叩得其詳。曰。此吾師之戚大孝子也。病必無虞。汝輩勿草草。時觀者甚多。皆憇思主人相留。不復議徙。醫者以史君故。盡力診治。日或二三至。七日熱稍退。漸能鋪糜。又七日病愈。因急欲登途。當風難髮。病復大作。自此之後。或因食復病。或因勞復病。直至六月初旬。始能步履。已留滯正陽關兩月。資斧衣裝。又復罄盡。乃步至穎上。謁史君於學舍。見芳容病容柴瘠。體無完衣。固止其行。言其次子熙文將就試江寧。若同舟以往。則旋松江甚便。以死父而缺生母之養。孝者不為也。芳容志不可轉。史惻然憐之。乃命作書畫數十幅。以己名刺。遣齋夫徧投門下諸生。諸生有答者。餽銀或三四錢。或五六錢。聚之得二十餘兩。因具衣履。別史君而行。自穎上至漢口。道經商羅黃麻間。一路人烟。

稀少。崇巖巨嶺。綿亘千餘里。為車馬所不通行者。惟乘竹轎。轎日費千錢。非有力者不能也。加以秋暑未退。草木正盛。瘴烟毒霧。終日不一開霽。又滑縣邢教將亂。奸人乘間伏莽。道多梗塞。芳容則麻鞋短服。日行三四十里。過無旅舍處。輒據石倚樹。露宿草間。或風雨驟至。往往淋漓達旦。嘗宿山家檐下。夢中為物所驚覺。則有長蛇一條。黑質白章。從領穿袖而出。芳容悸不敢動。又夜行青石嶺下。山半雙燈炯然。以為人也。呼之。燈忽不見。聽猛虎一聲。遮道而立。因竄身荒塹間。以免。又山蹊過雨。水勢洶洶。赤脚行石齒中。忽踵決膚裂。流血不已。時有賣草帽者數人同行。有地名往流集者。芳容至此。不能復前。數人先去。未幾有兩人倉皇而反。曰。過此八九里。峯迴路轉處。突出十餘人。挺刃交下。劫所有以去。已斃一人。餘各他竄。吾所以逃歸者。欲懇之官也。芳容駭甚。明日俟多人為伴。始敢前行。山中所經危險之地。不可勝數。及抵漢口。則已清風戒寒矣。前在京時。戴君以路程目相贈。凡江途夷險。城市疏密。及停帆易舫。旅行水宿之事。無不詳備。遂依目中所載。附估客船以行。適公安水發。不能前進。枉道由洞庭湖折而西上。舟中側席而坐。臨食而歎。時時以淚洗面。或竟夜不眠。咄咄自語。同舟者怪而問之。不以實告也。至宜昌。空囊如洗。飲食俱缺。極隨身物。

凡值一錢半銀者悉付質庫得錢一千餘文易舟就道是夕芳容夢其父形貌如昔誠曰明日上灘汝宜留意明日過青灘水勢狂悍石角參錯波濤間觸舟舟漏幾沉沒江中既出險各賀重生乃於九月初一日抵歸州城下自宜昌浮江上溯灘灘梯接勢若建瓴歸州城瀕江設險雞鳴犬吠恍在霄漢明初崇墉屹立後為張獻忠所夷乃柵要害守之近復燬於寇亂重事版築官府方招集流亡疏節濶目與民生聚由是閭閻閭閻較舊制更嚴且整芳容就寓州署之側乃持數君書謁吏目鍾君鍾見書駭然一再閱之感然曰此鄉自被寇後城郭人民皆非曠昔即十年前事知者甚鮮況二十年耶上著之民墓田丙舍皆已為谷為陵矧旅櫬耶汝既來此且少弛擔簦當行尋郊外裏草根片土招魂歸葬於孝子之心亦可無憾如欲求真骨以歸止恐徒勞無益耳芳容固求公訪之因徧詢州役及城內外琳宮佛宇訖無知者州有老役徐某避亂居巴丘間常回州應役一日至署芳容適在座鍾問曰前二十年浙有黃公鍾岱官此汝知之乎曰知之曰黃有幕客周病歿於署汝知之乎曰知其年某為役總董率各役黃本官係六月到任攜幕客三人一戴一許一周到署已病一童子侍湯藥一日童子喚某入則已氣絕牀上藥甌猶在手也時黃本直與

戴姓者。在省未歸。惟許姓為具棺殮。雖事越二十餘年。猶能記其髣髴。芳容聞之感泣。不能止。急詢瘞埋之所。曰似在東關外骨墳坎。依稀偏左。自遭教匪蹂躪。恐迷其處矣。鍾謂芳容曰。今略得影響。予宜移寓就近。東關外有太平庵者。可往居之。明當遣徐某為導。求其殯所。芳容乃移寓庵中。次日乞徐為導。至骨墳塘。塘去城一二里。荒山亂草。四周立石為界。為商旅叢葬之所。芳容偃僂草際。求之不可得。次日復往尋覓。日將越。仍不可得。芳容自念曰。此間四五里。白骨如莽。陳陳相因。擬盡半月之功。窮索瘞所。吾萬里遠來。不得父骨。當投江而死耳。正然疑間。忽見十餘步外。片石半沒土中。亟搥土視之。石上字凡三行。中一行云。清故周文榮。係江蘇松江府華亭縣人。左行云。歿於癸丑年九月十七日卯時。右行云。某年月日同人公立。芳容心喜極而悲。號慟不能起。欲露宿塚上。徐某謂地多豺虎。常白晝齧人。因挾芳容歸。寓明日趨告鍾。鍾欣然曰。親骸既獲。大志已慰。若迎歸故里。則江路遼遠。約略計之。非二百金不可。且掩土已久。不如無動。南宋大儒多有父母異葬者。可法也。芳容決意負骨歸。鍾不能止。曰。此事宜告本州。次日乃告州牧劉公清祥。劉憫芳容志。命里正與伍伯為助。鍾亦遣人來。預具水甕二。黃布囊一。油紙數幅。綿紙八番。蠶綿一束。線一。

約及筆墨疏布小刀之屬。擇於重九日登山收骨。是日天朗氣清。僱土工二人持祭物偕往。至則里正州役咸在。乃陳祭塚下。啟土見棺。則前和已朽。觸處糜濫。棺破而骸見。芳容擗踊哀號。以口銜左臂肉。右手持刀割之。用力過猛。皮裂及肘。又割之以肉抵父頰齟間。輒膠合如漆。左臂血沾漬骨上。亦深入不流。乃掬淚掩創。裹以疏布。匍匐拾骨。伍伯展油紙陳之。土工次第加纏。裹以綿紙。芳容乃以血和墨。寸剗件記。凡若干股。裝為一囊。護以綿被。又以餘墨拓石上字數紙。為歸日徵信。然後掩石入土。歸州江山雄奇。東郭尤勝。時登高者數十百人。聞有此事。至骨墳塘環而視之。無不淚下稱歎。乃負骨至太平庵。募賣書畫作歸計。而窮途跼蹐。費無所出。有湖州商人某亦來遊。叩及里居。因曰。今遊擊張將軍廷國亦松江人也。予如未相識。當為之介紹。乃謁將軍於江上。各敘故舊。并告以不能歸骨之故。將軍惻然。許為謀之。次日鍾歡笑而至。曰。大好遭際。昨有宴會。文武官皆集。張將軍以汝事告劉公公。謂孝行如某而困不能歸。官斯上者之咎也。有賻白銀五兩。餘官皆三兩。幕客三人各二兩。已二十餘兩矣。張將軍賻錢十緡。遣旗牌檄江船送至漢口。刻期於三日後起程。豈非大好遭際哉。芳容惘然不知所對。因遣僕導芳容謝劉公。劉延至書室。命以隸寫。

孝經數幅曰藏此孝子手跡。可為吾子孫勸也。又編謝文武諸官芳容臨行。鍾君持劉公官封書一通。俾歸投華亭縣。互相咨照。遂白衣冠。負骨登舟。居人出郭爭視。途為之塞。時嘉慶十八年九月二十日事也。及解纜。風順水急。不數日。即達漢口。作書託旗牌謝將軍。乃由漢口易舟而東。舟人於校樓祀金龍神甚虔。芳容亦早晚焚香。稽首。禱求默助。半月餘。竟達里門。急省其母。雖望眼將穿。猶幸康健如昔。因寄骨城東佛舍。懸所拓石刻字於前。扶老母哭而祭之。聞者皆為酸鼻。既而卜兆於祖墓之旁。營治井柳。即於十一月初九日安葬。時戴君寶德。改官金華尉。乞假省親。適芳容負骸骨歸。亦來送葬。則又相顧說為奇絕也。歸時以劉公官封書投華亭周公偉。葬既畢。周招至署中。獎歎不置。以為至性至情。非尋常庸行所及。將聞其事於朝。旌門如制。是役也。芳容在京師時。幾凍餓死。正陽關幾病死。商維萬山中。幾中蛇虎盜賊死。宜昌灘險幾破舟死。蓋及於死者數矣。非耿君不能出京。非戴君書。即往歸州。與不往等。非史君濟以資斧。不能至漢口。非鍾君遣老役指迷。力任其事。無由覓塚得棺。非劉州牧與張將軍倡賻贈舟。不能浮江歸里。乃瀕死更生。負骨窆。得報其祖父母遺命於地下者。皆其父文榮之靈。其母汪氏之節。鄉邦親故。賑窮救患之。

德而尤敬芳容之至孝為不可及也。其事與蘇州黃向堅萬里尋親相類。記之以傳其人焉。道光三年三月。勾吳錢泳書。

履園叢話卷五終

履園叢話卷六

耆舊

清 勾吳錢泳梅溪輯

安安先生

先生姓金氏諱祖靜字會川一號定濤吳縣人雍正七年己酉以國子生薦舉引見授戶部雲南司主事除廣西司員外遷雲南司郎中從大學士忠勇公傅經略金川佐理軍務奏凱知四川敘州府事以親老改近省補山東濟南府知府擢濟甯泰武道調運河兵備道又調浙江金衢嚴道陞貴州按察使年七十五致仕歸所居授經堂在金閭門內之皋橋里築安安室以自居蘆簾槭几瓦枕藤牀宴如也先生好讀書老而彌篤案頭嘗置五色筆見載籍中有人地事蹟年月先後可疑者必釐而點乙之時作蠅頭小楷撮記大要以便繙閱書法自幼模虞永興繼從外舅楊大瓢先生遊專攻晉帖四十後由二王稍降趙集賢而尤近文待詔羣從子弟以時相見問字必博徵古今緣起根末終日無倦平居多禮而好儉常語人曰惟儉可以惜福惟儉可以養廉起居飲食澹泊寡營溽暑祁寒不爐不扇每日早起晚罷向夜硯火熒熒為苦志明經所不逮也所著有定濤詩文集十二卷趙秋谷沈歸愚兩先生

為之序。藏於家。年八十一卒。泳年十七。曾受業於先生之門。與吳中賢士大夫游。自此始也。

隨園先生

錢塘袁簡齋先生名枚。字子才。少聰穎。年十二。能為文。嘗作高帝郭巨二論。莫不異之。乾隆元年。先生遊廣西。省其叔父於巡撫金公幕。金公奇其狀貌。命為詩。下筆千言。遂大為賞歎。適是年有詔。旨舉博學鴻詞科。金公專摺奏聞。云有袁枚者。年未弱冠。經史通明。足應是選。乃送入京師。當是時。海內老師宿儒賢達之士。計九十有八人。而先生最少。天下駭然。無不想望其丰采也。居無何。報罷旋中。戊午科順天鄉試。其明年成進士。入翰林。散館。以知縣用。分發江南。年二十五耳。越十年。乃致仕。築隨園于石頭城下。擁書萬卷。種竹澆花。享清福者四十餘年。著作如山。名聞四裔。年八十二而卒。學者稱隨園先生云。

抱經學士

盧抱經先生名文弼。餘姚人。乾隆壬申。恩科進士。以第三人及第。官至翰林學士。運于經學。所著有儀禮新校。羣經拾補。鍾山別記諸書。平生最喜校正古籍。為鍾山

書院山長。其所得館穀大半皆以刻書。如春秋繁露、賈子新書、白虎通、方言、西京雜記、釋名、顏氏家訓、獨斷、經典釋文、孟子音義、封氏見聞錄、三水小牘、荀子、韓詩外傳之類。學者皆稱善本。

覃溪閣學

大興翁覃溪先生。名方綱。字正三。乾隆壬申恩科進士。歷官至內閣學士。降鴻臚少卿。先生之學。無所不通。而尤邃於金石文字。著有兩漢金石記、粵東金石攷諸書。所居京師前門外保安寺街。圖書文籍。插架琳琅。登其堂者。如入萬花谷中。令人心搖目眩。而無暇譚論者也。嘗得宋板施注蘇詩。海內無第二本。每至十二月十九日。必為文忠作生日會。即請會中人各為題名。以及詩文歌詠。盡海內賢豪。垂三十年如一日也。嘉慶十六年。重赴鹿鳴。其明年。又重赴瓊林。卒年八十六。世之言金石者。必推先生為歐趙焉。

山舟侍講

錢塘梁山舟先生。名同書。字叔穎。乾隆壬申恩科進士。官翰林侍講。引疾歸。以重宴鹿鳴。加四品銜。家居六十年。博學多文。而尤工於書。日得數十紙。求者接踵。至於

日本琉球朝鮮諸國皆欲得其片縑以為快。余少時遊幕杭州。嘗修士相見禮謁。先生於竹竿巷里第。必縱譚古今書法源流。以啟迪後生。有董思翁老年風度。年九十餘。尚為人書碑文墓志。終日無倦容。蓋先生以書法見道者也。

響泉觀察

吾邑顧響泉先生。名光旭。乾隆壬申恩科進士。以監察御史出為寧夏府知府。旋調平涼府知府。擢鞏秦道。俱有惠政。總督文公綬知其賢。奏請署四川按察使。以失出罷官。歸田後。為東林書院山長。善誘恂恂。培養後進。能詩工書。著有響泉詩鈔十二卷。求書必索潤筆。亦甚廉。即取以市大布製棉衣。以施寒者。凡邑中同仁堂施藥。施粥。施棺諸善事。先生必力為調度。以得宜而後已。鄉里稱善人焉。

西莊光祿

王西莊先生。名鳴鳳。字鳳喈。嘉定人。乾隆甲戌進士第二人。以內閣學士降光祿卿。尋丁艱歸。遂不出。遷居蘇州閶門外之閑德橋。余年十六七時。始識于金安安先生。坐上。先生勤于著述。嘗與亢和惠棟。吳江沈彤。研精經學。有尚書後案。周禮軍賦說。十卷。史商確。蛾術編諸書。選生平交遊之能詩者十二家。為苔岑集。自刻所為詩文。

曰西莊始存橐年六十餘雙瞽越十年雙目大明嘉慶二年卒於吳門世之言學者以先生為主臬云

竹汀宮詹

家竹汀先生名大昕字曉徵嘉定人乾隆甲戌進士官至詹事府少詹自廣東學政銜卹歸里掌教蘇州紫陽書院者十餘年其學無所不通所著有廿二史攷異金石文跋尾十駕齋養新錄潛研堂詩文全集三統歷述諸書精深純粹貫綜百家是合惠戴兩家之學而集為大成者也余嘗謁先生于書院中聽其言論娓娓不倦大江南北學者莫不推尊先生為第一人其弟可廬先生名大昭為太學生嘉慶元年舉孝廉方正著有廣雅疏義詩古訓兩漢書辨疑後漢書補表說文統釋諸書

蘭泉司寇

青浦王蘭泉先生名昶字琴德與王西莊吳竹嶼錢竹汀趙樸菴曹習菴黃芳亭為吳中七子中乾隆甲戌進士官至刑部侍郎自倭值內廷參與戎幕以至秉臬開藩躋秩卿貳邊歷中外者三十餘年並著懋績與千叟宴予告歸田年八十三而卒先生嘗東至興京西南至漠獨所至訪求金石延覽人材從征緬甸有功

賞戴花翎。而謙恭下士。著作等身。聞人有一才一藝。即錄其姓名籍貫。細書小摺。咸以錦囊。各分門類。每與人生談。一聞佳士。輒從錦囊中取出補之。自古憐才愛士之誠。未有如先生者也。著有述菴文鈔二十卷。金石萃編一百六十卷。又類集所知識之詩與文。為湖海詩傳。湖海文傳若干卷。

二林居士

吳門彭尺木先生。名紹升。自號二林居士。前兵部尚書啟豐第四子。乾隆丁丑科。與其兄紹觀同中進士。未殿試。迨尚書公歿後。遂閉關城東文星閣。精心禪理。闡揚淨業。不復與人閒事。著書甚多。如居士傳。善女人傳。諸作。大半皆釋氏勸世。普濟眾生之言。古文宗法歸震川。有二林居集二十四卷。內有國朝名臣小傳二十篇。曾以上諸史館。余嘗謁先生於文星閣。必從門外擊磬三聲。而後延入。揮麈譚文。終日不倦。嘉慶元年七月。忽作辭世偈。一病而歿。

秋帆尚書

鎮洋畢秋帆先生。負海內重望。文章政績。自具國史。乾隆五十二年。先生為河南巡撫。六月廿四日夜。湖北荊州府江水暴漲。隄潰城決。淹沒田廬。人民死者以數十

萬計七月朔日。得襄陽飛信。先生即於是日。先發藩庫銀四十萬兩。星夜解楚賑濟。一面奏聞。高宗皇帝大加獎賞。以為有督撫才。不數日。即擢授兩湖總督。兼理巡撫事務。冰時在幕中。親見其事。先生為人。仁而厚。博而雅。見人有一善。必咨嗟稱道之。不置。好施與。重然諾。篤於朋友。如蔣莘翁。程魚門。曹習菴諸公。身後事。皆為料理得宜。雖千金不顧也。家蓄梨園一部。公餘之暇。便令演唱。余少負癡直。一日同坐觀劇。謂先生曰。公得毋奢乎。先生笑曰。吾嘗題文文山遺像有云。自有文章留正氣。何曾聲妓累忠忱。所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余始服其言。時和公相聲威赫奕。欲令天下督撫。皆欲奔走其門。以為快。而先生澹然置之。五十四年夏。和相年四十。自宰相而下。皆有幣帛賀之。惟先生獨賦詩十首。並檢書畫銅甕數物。為公相壽。余又曰。公將以此詩入冰山錄中耶。先生默然。乃大悟。終其身不交和相。六十年二月。貴州苗民石柳鄧。湖南苗民石三保等。聚眾劫掠。人民震恐。先生聞之。即馳赴常德。籌辦滅賊之計。事既平。尚駐辰州。以積勞成疾。卒于當陽旅館。年六十七。後二年。和相果伏法。先生著作甚多。一時不能盡記。尤好法書名畫。嘗命余集刻經訓堂帖十二卷。海內風行。至今子孫尚食其利云。

夢樓太守

丹徒王夢樓太守。名文治。字禹卿。乾隆二十五年進士第三人。以翰林侍講。出知臨安府。其未第時。嘗為侍讀全公魁幕客。冊封琉球。有海人遺草。太守既工書法。詩亦深純精粹。遠過時流。有夢樓詩集二十四卷。袁簡齋太史謂其細筋入骨。高唱凌雲。非虛語也。其書亦天然秀發。得松雪華亭用筆。至老年則全學張即之。未免流入輕挑一路。然較劉文清。梁侍講兩公。似有過之無不及耳。

竹嶼中舍

長洲吳竹嶼先生。名泰來。字企晉。為吳中七子之一。中乾隆庚辰進士。與秋帆尚書同年。二十七年。召試進內閣中書。先生意致蕭閒。才情明秀。作詩一本漁洋。著有硯山堂集十卷。五十二年。尚書為河南巡撫。延先生為大梁書院山長。余時亦在幕中。與洪稚存。方子雲。徐朗齋輩。飲酒賦詩。殆無虛日。未幾卒。

穆堂侍御

許穆堂先生。名寶善。青浦人。乾隆庚辰進士。歷官浙江道監察御史。丁艱歸。遂不出。常寓吳門。以詩文自娛。尤工於詞曲。善戲謔。舉座莫不傾倒。著南北宋填詞譜。吳中

諸樂部莫不宗仰之者。

蘇潭中丞

南康謝鹽山先生名啟昆。乾隆庚辰進士。通于史學。嘗補西魏書以正魏收之陋。先生官浙江布政使時。余時在轉運使幕中。蒙先生垂盼。往來甚密。著有補史亭詩。浙東小草。蓬齋軒草諸刻。所交皆一時名士。如胡萊君。沈磐谷。皆在幕下。唱和甚多。後擢廣西巡撫。又著粵西金石記十二卷。卒于任。

耘松觀察

陽湖趙耘松觀察名翼。幼聰穎。年十二。學為文。一日成七藝。莫不異之。以直隸商籍入學。乾隆庚午。中順天舉人。辛巳成進士。以第三人及第。由編修出守廣西。民淳訟簡。人民悅服。適緬甸用兵。奉命赴滇。贊畫軍事。調廣州監司。未幾擢貴州貴西兵備道。而以廣州讞事鐫級。遂乞養歸田。十年。母既終。不復出。五十二年。臺灣林爽文作亂。李公侍堯奉命赴閩。過常時。邀先生為參贊。事既平。李公欲入奏起用。先生固辭之。遂由建寧分道遊武彝九曲。過常玉山。遍歷浙東山水之勝。與當世賢士大夫相唱酬。以為樂。年八十八而卒。所著有廿二史劄記三十六卷。陔餘叢考四

十三卷。簷曝雜記六卷。皇朝武功紀略四卷。甌北詩抄。甌北詩話。甌北集。共若干卷。學者稱甌北先生。

鈞心學士

吳門諸鈞心先生。名廷璋。字左莪。為先外祖華嶠山先生受業弟子。始以明經教授。太和旋入為中書舍人。登癸未進士。入翰林。至侍讀學士。嘗奉 敕纂修西域圖志。暨西域同文志。於回部山川風土。最為熟悉。三典省試。四校禮闈。舟車所及。山水之勝。人物之奇。莫不發之於詩。王蘭泉司寇謂過於宋之范文穆公云。著有鈞心詩鈔十二卷。

秋室學士

仁和余秋室先生。名集。乾隆丙戌進士。官至翰林學士。先生為人端雅修潔。工書畫。尤精于人物。歷典鄉會試。以病告歸。為大梁書院山長。既又為婁東書院山長。年八十餘。尚能作蠅頭小楷。沒於吳門。

杜鄉宮保

元和姜杜鄉宮保。名晟。字光宇。為前明給事中塚四世孫。家亦貧。忍饑勵學。中乾隆

丙戌進士。除刑部主事。歷官刑部尚書。湖廣直隸兩省總督。加太子少保。吳中科第。官刑部而洞悉刑名者。有推官保與韓桂舫兩尚書云。官保官湖南巡撫時。偶見余筆墨。遂大稱賞。屢囑屬吏馳書來聘。時余以母老辭。不赴也。前後二十年中。南北往來。雖未一面。而有知己之感云。

榕皋先生

吳縣潘榕皋先生。名奕雋。字守愚。少聰穎。年十六。以商籍補仁和縣學生。中乾隆壬鄉榜。己丑成進士。及殿試名列第七。以引見不到。降附三甲末造。御試保和殿。欽定第十名。以內閣中書用。補官十餘年。除戶部主事。遂拂衣歸。自此林居四十餘年。讀書評詩。遊心物外。怡然樂也。道光壬午歲。重赴鹿鳴。己丑歲。又將重赴瓊林。時年已九十矣。以兩江總督大學士蔣公攸銑奏陳。奉旨加四品卿銜。著加恩免其進京。以示體恤耆儒之至意。是年適遇覃恩。胞姪世思以所得一品封典。貤封光祿大夫。先生生一子。名世璜。中己卯探花。亦授戶部主事。兩孫俱補博士弟子員。嘗賦紀恩詩十首。海內名公卿和者甚眾。莫不榮之所著有三松堂詩文集若干卷。行於世。詠自束髮。遊吳門。與先生為忘年交。往還最密。相知亦最深。嗚呼。

呼若先生者可謂五福兼備者矣。

二雲學士

邵二雲先生名晉涵。餘姚人。乾隆辛卯科會元。五十七年。余初入京師。謁見先生于橫街寓第。時官翰林侍講。為人樸野。德行恂恂。今之召伯春也。而經學之修明。文章之通達。實鮮其匹。是時蕭山王南陔中丞尚為秀才。常在先生坐中。遇之劇談古今。每至竟日。所著爾雅正義。可補邢昺之陋略。又有公羊傳。孟子義疏諸書。未傳于世。

黼堂少宰

嘉善家黼堂少宰。名樾。中乾隆壬辰進士。歷官至吏部左侍郎。少工書法。歷踐清華。年七十餘。自營生壙。一切飾終之具。皆自經理。一日早起。命家人將書籍筆硯。字畫什物及生平玩好之具。盡行點檢。關鎖封固。若將有遠行者。遂坐後堂。條然而逝。余見少宰為翰林時。其貌絕似趙榮祿畫像。過五十後。兩耳下忽添長鬚。至七十餘。鬚髮俱白。惟兩耳下鬚黑。亦罕見者。少宰歿後二十年。其令子熙屬余刻神道碑。立於墓左。裴裏內舍者。三日而去。時道光壬辰四月也。

芝巖太史

吳縣范芝巖太史名來宗字翰尊為宋文正公後中乾隆乙未進士入翰林告歸時年五十餘矣。范氏故有義莊積逋累累不能資族中咸推先生為主奉清釐整頓一東至公不三十年增置良田一千八百餘畝市廛百餘所每歲可息萬金文正公墓故在河南洛陽縣之萬安山文正祖墓在蘇州之天平山俱煥然一新而子孫之窮困者例給錢米一切喪葬助恤考試之費俱倍加自此義莊又復振興皆先生力也年八十一卒著有洽園詩藁十八卷。

魚山比部

馮魚山先生名敏昌廣東欽州人。中乾隆戊戌進士入翰林改戶部主事丁外艱回籍為南海書院山長卒于羊城先生之學經經緯史而詩歌古文金石書畫亦靡不貫綜欽州在中華極南地接連交趾有明至今從無科第得之自先生始也京師士大夫咸稱為南方之學云。

杜邨觀察

吳杜邨先生名紹浣安徽歙縣人世以鹽筴為業寓揚州已有餘年承道殷富乾隆乙未戊戌兩科先生與其兄紹燦同中進士入翰林先生精于賞鑒所藏法書名畫

甚多。當時如彭南昌、董富陽、王韓城、劉長沙諸相國，所貢圖籍書畫，必經先生品題而後奏進。家有顏魯公竹山聯句、徐季海、朱巨川告懷、素小、草千文、玉摩詰輞川圖、貫休十八應真象，皆世間希有之寶。至宋元明人其次焉者也。嘉慶初年，余每到邗上，輒主其家，而先生喜余之至，亦必掃榻以待之。後家事中落，不得已報捐觀察，補河南南汝光道，卒於官。

秋史侍御

揚州江秋史侍御，前安慶太守。恂子。中乾隆庚子，恩科進士第二人，博雅能詩，尤嗜古碑帖。自周秦兩漢魏晉六朝唐宋元明金石文字，搜羅殆遍。余于乾隆壬子年，在京師始識之。時秋史丁太守公艱，賦閒無事，時相遇從，語必終日，不知誰為賓主也。忽以青田石一塊，高二三寸許，礪為漢碑式，極古雅。上刻云：君諱德量，字量殊，江都人，太守君之元子也。舉進士官御史，世精古文，金石竹素靡不甄綜。乃于乾隆五十七年霜月之靈，刊茲嘉石，以傳億載。其明年將服闋，卒于京師，咸以為碑識云。

平階中丞

清平階中丞，名安泰，滿州鑲黃旗人。中乾隆辛丑進士，為人謙雅，能詩歌，清新有法。

喜隸書。亦蒼勁入古。而政事修明。雖猾吏莫能惕其威也。中丞歿後。公子尚幼。其青
衣李某為刻其詩。菊溪相國序之。

淵如觀察

孫淵如觀察。名星衍。陽湖人。父勳舉人。為山西河曲令。觀察生之夕。祖母許夢星墮
于懷。因以名之。幼聰穎。年十餘齡。能背誦昭明文選。不遺一字。比長。肄業金陵鍾山
書院。袁簡齋太史屢稱之曰。天下清才多。奇才少。今淵如乃天下奇才也。一時名士
如楊西禾。洪稚存。顧立方。錢獻之。汪容甫。趙味辛。呂叔訥。楊蓉裳。黃仲則。何南園。方
子雲。儲玉琴。汪劍潭輩。皆為傾倒。觀察尤好山水之遊。金石之學。錯綜經義。泛覽百
家。以及釋道諸書。莫不賅貫。原始要終。先達中如王西莊。朱竹君。錢辛楣。王蘭泉。姚
姬傳。趙雲松諸先生。亦莫不賞異之也。乾隆五十一年。始舉於鄉。明年成進士。對策
稱旨。以第二人及第。授編修。充三通館校理。散館。以刑部主事用。旋陞員外。除郎
中。總辦秋審處。每有疑獄。平反核讞。全活甚多。出為山東兗沂曹濟道。權臬使。治行
廉平。活死罪誣服者十餘輩。亦不以之罪縣官。曰。縣官實不盡明刑律。皆僚幕誤之
也。是以山左吏治為之一變。丁母艱。後不復出。買屋金陵。築五松園。將為終老計。當

道延為主講。如揚州之安定。紹興之戴山。西湖之詒經精舍。造就後學。問字者千餘人。一時推為學者。嘉慶八年。為貧起官。補授山東督糧道。請開東省水利。宣泄衛河。以滋漕運。增給兵米。以恤滿營。又以先儒伏生。鄭康成。有功聖學。直在唐宋諸儒之上。請立博士。俾膺承襲。上之撫部。其後劉學使鳳誥。又以邱氏為左邱明後。與伏鄭並置博士。俱奉部駁。未得行。公事之餘。惟與二三同志稽古論文。著書刻書為事。他如伏羲陵。陽陵柳下惠。閔子。曾點。澹臺滅明諸墓。以及季桓子井。皆搜求遺逸。立石表之。俾不失墜。又創建吳將孫子祠於虎邱。重建烈愍祠于金陵。於金壇九里鎮。捐得孔子延陵十字碑。於句容得三國吳葛府君碑。及梁天監井欄文。於德州得北魏高湛碑。插架盈箱。神與古會。十六年辛未。引疾歸金陵。奉侍河曲公。人五年而卒。年六十有六。公生平最喜刊刻古書籍。有平津館叢書若干卷。

蘭士太守

靈石何蘭士太守。名道生。與其弟元煥。俱中乾隆丁未進士。其為人也。溫純縝密。其行事也。曾襟爽朗。其為詩文也。磅礴渾灝。不名一格。要能鎔鑄古今。以自抒其性靈。嘉慶五年。嘗為山東巡漕御史。道余由水路入都。歡聚於南池行館者。凡四五日。飲

酒賦詩為一時佳話。後出知九江。丁外艱。服滿。遷知寧夏。卒于官。著有方雪齋詩集十二卷。

宜泉太史

大興翁宜泉太史。名樹培。覃溪先生子。乾隆丁未進士。入翰林。博雅好古。能傳家學。尤明于錢法。凡古之刀幣貨布。皆能辨識。所著有泉幣考。較洪遵泉志精博。殆過之。聞某處有一古錢。雖遠道必躬自往訪。以為快。其天性然也。後記名以繁缺。知府用。未至官而卒。

仲子教授

凌仲子名廷堪。海州板浦人。其父係海上竈戶也。仲子年十餘歲。未嘗上學。至十三四。偶逢讀書人。輒喜切三問四。遂以水滸傳熟讀。通部不移一字。廿餘歲遊京師。始見知于翁覃溪先生。自此淹貫百家。邃于三禮。天文律算之學。所作詩歌。沉博絕麗。古文經解。亦皆有根據。而尤長于詞曲。雖老宿見之。亦為俯首。都人士知其才。咸欣助之。捐監。應順天鄉試。不中。乾隆戊申歲。余往汴梁。遇于畢秋帆中丞幕中。兩眼若漆。奇談怪論。咸視為異物。無一人與言者。余與余同居一室。聽其言論之刻。觀其文。

章之妙。遂謂仲子曰。以君之才。必中進士。然少福澤。當自勉之耳。至壬子癸丑果連捷。中會榜第四。後補寧國府教授。丁母艱。躬甚。竟無子。

香杜舍人

長洲蔣香杜舍人。名廷思。初名棠。字夢輝。乾隆四十年。余年十七。始見舍人于吳門。并儀坊胡恪靖公家。舍人長余七歲。當時已為吳中名士。與顧西金。張清臣。吳玉松。石竹堂。韓聽湫。王鐵夫。沈芷生輩齊名。迨諸公相繼登第。鐵夫亦應召試舉人。而舍人仍困場屋。不得已走京師。館質郡王府。至嘉慶庚申。始中順天鄉榜。旋充正黃旗覺羅官學教習。屢試禮部不第。乃竊自念曰。今潘芝軒世恩。吳棣華廷琛兩殿撰。皆見其為兒童嬉戲時。今且為大僚矣。擬取廷思兩字改名。或有得也。乃己卯恩科果中進士。朝考列第二。授內閣中書。時年已六十八矣。舍人少聰穎。十一歲嘗謁沈文愨公于里第。公以近作詩命和。舍人援筆立成。有馬依古道嘶殘月。蟬寄高枝噪晚風之句。遂大加稱賞。舍人之學無所不精。所著有晚晴軒筆述二十卷。愛日堂文稿二卷。又晚晴軒詩集並駢體文集各數十卷。俱未刻。道光壬午十一月。舍人溘逝。淮甸猶與余相遇于揚州。歸而卒于家。年七十一。

鶴侶比部

長洲褚鶴侶先生名寅亮字楷升。乾隆十六年召試舉人。官刑部員外郎。傳惠氏之學。一以注疏為歸。精于三禮。兼通公羊春秋。蓋何休之學。久無循集者。惟先生與武進莊侍郎存與能會其說。年六十餘。乞假回吳。為龍城書院山長。著書甚富。俱未刻。子鳴翹號觀亭。以孝廉為湖北通山縣知縣。能傳家學。

十蘭判官

嘉定家十蘭先生名坵字獻之。兄塘中。乾隆庚子進士。先生以國子監生中式。乾隆甲午順天副車。就職州判。巡撫畢公奇其才。奏留陝西。補乾州直隸州州判。先生自幼通于小學。及長博極羣書。於漢唐先儒之學。無不洞悉底蘊。穿穴訓詁。斷以謹嚴著作宏富。無一字苟率。非深信確據者。不著于篇也。尤精篆籀之書。頗自負。嘗刻一小印曰。斯冰之後。直至小生。晚年病風痺。罷官。以左手作書。饒有古趣。所藏金石文字三千餘種。既老且貧。皆以易米。其初仕關中時。嘗貽余書云。奉七十五歲之老親。作三千餘里之羈客。官二十年始歸。而母夫人康健如故也。初先生在關中。兼理武功縣印。值白蓮教匪滋事。溢出郿縣斜谷口。直躡熱屋。距武功不過六十里。中界渭

河嘯聚往來。焚燒殺掠邑之民大恐。先生率縣人武進士楊君。糾鄉勇萬餘人。分據要害。賊觀望不敢渡。時嘉慶三年正月二十日也。至廿六日二更。忽有騎馬賊二十餘。突至縣之北門。先生急啟門。縱兵殲之。生擒其三人。旋訊伏梟示。益增置軍器弓弩。淬以毒藥。晝巡夜守。凡十二日。未嘗解衣。賊始去。危城以全。州人宋某者。有富名。有地當衝衢。州民爭之者。前後數百人。訟起于乾隆七年。其家已易兩世。屢定讞。屢控不已。案牘山積。先生至。獨不以利動。曲折論之。宋乃悅服。竟捐地為衢。訟以息。此皆卓然可紀者。未可以文章而掩其功績云。

蓉莊都轉

吾邑秦蓉莊先生。名震鈞。幼貧苦。以國子生充膳錄。得議敘。授山東臨清州判。值賊匪王倫作亂。陷壽張。陽穀逼近州城。時先生權州事。戒備堅守。不為動。凡十七晝夜。會欽差大學士舒公赫德統大兵會剿。適是夜大霧。哭聲震野。城中執火視之。見數千人奔城下。環呼乞命。官軍疑為賊。將發鎗炮。秦曰不可。來城下者皆難民也。開門納之。苟有不測。吾任其咎。然猶懼奸人之濶入也。乃使勁兵數百人。排列城門左右。兵刃如雪。祇許老弱及婦女先進城。其餘留在城外。天明再盤查而後入。分置各

廟住宿。給以食。全活者無算。賊既平。以守城功。擢州刺史。繼調高唐平度。陞陝西平涼府知府。旋擢督糧巡道。至兩浙都轉運使。嘗仿范文正義莊之例。置田千畝。以贍族人。秦氏自有明以來。科甲而富有者無算。未嘗有此舉也。先生能書。得張天瓶司寇法。嘗聚古今名蹟。刻寄暢園法帖十卷。

香洲先生

吳縣蔣香洲先生。名耀宗。字思彥。前光祿少卿文瀾孫。刑部員外曰樑子。以國子生遵豫上例。報捐知縣。歷任廣東湖南知縣。陞廣州府同知。又陞澧州。皆以事去職。先生任石城時。有監生曹某。以殺人繫獄。曹故鄉居。比鄰張某素無行。縣役詣張催糧。張不能應。時已薄暮。偕役告貸於曹。推戶入。則張之父死門內。血蹟淋漓。張遂大呼。曹殺其父。急告縣中。先生閱案牘。宣言曰。死於門內。曹殺何疑。當就鄉親勘。忽命輿大搜張室。得木杵於牀下。血痕殷然。尺寸與格傷合。遂定以凌遲。詳報。蓋子致父死。潛納尸門中。役適踵至。謊言告貸。寔欲其作証人。雖疑張某之肯直也。曹感再生恩。且悔過。乃輸金。修其村中之觀音閣。旦夕焚香曰。我非自求福。願祝我蔣父母子子孫孫富貴壽考也。後令邵陽署祁陽。皆有惠政。民德之。子厚培。官廣西桂林府通判。

元復乾隆丁酉舉人。官山西榆次縣知縣。萬寧。嘉慶辛酉進士。官河南封邱縣知縣。先生有堂弟名曾燦字德昭亦積學礪行有醇儒風。余總角時尚見其在學舍中誦讀也。後兩子俱成進士。長秦階由中書歷官監察御史。次慶均由庶吉士歷知河南杞縣陞補知州。年八十三而卒。

民庭徵君

余於乾隆甲辰乙巳之間教授吳門。始識江民庭先生。先生為惠松崖林入室弟子。時年七十餘。古心古貌。崇尚經學。余嘗雪中遇訪。見先生著破羊裘戴風巾。正錄尚書集注音疏。筆筆皆用篆書。雖尋常筆札登記亦無不以篆。讀者輒口噤不能卒也。嘗言許氏說文為千古第一部書。除九千三百五十三字之外無字。除說文之外亦無學問也。其精信如此。畢秋帆尚書聞其名。延至家。校劉熙釋名亦用篆書刻之。生平不作詩賦時文。而好填詞。有烏雲春山櫻桃藕絲金蓮諸闕。柔情綺怨。又絕似宋元人筆墨。潘榕皋農部云。觀民庭所學。決非西漢以後人不謂其老樹尚能著花也。嘉慶元年舉孝廉方正。年八十餘而卒。

懋堂明府

金壇段懋堂先生。余於乾隆五十年三月始識之。後先生卜居吳門。時相遇從其學。無不貫綜。初受業於戴東原。以顧亭林、江慎修兩家之學攷證音韻。定古音為十七部。條分縷析。成為一書。曰六書音均表。實能窮文字之源流。辨聲音之正變。復以許叔重說文解字十五篇為之注疏。且以發明二徐為說文解字注。從諸家之說。去後學之疑。孜孜矻矻。垂三十年。始得成書。自有說文以來。莫有備于此者。先生名王。裁字若膺。以孝廉官貴州玉屏縣知縣。有政聲。

端卿刺史

元和顧端卿先生。名元揆。中順天鄉試。為果親王賓客。除浙江龍泉令。擢紹興府南塘通判。顧其堂曰吏圃。自課其子。日坐堂皇。據案著書。儼如學舍。陞羅平州知州。未赴任。適丁繼母憂。服闋起。補黔西州知州。端卿居官。不名一錢。而清俸無多。猶時時分給寒苦。雖盡無儲粟。弗顧也。老年益自刻勵。終日賦詩作畫。猶不輟云。

子居明府

武進惲子居明府。名敬。乾隆癸卯舉人。其先為漢平通侯楊惲。因名為氏。惲之子梁相。遷昆陵。自漢至今。未嘗他徙。南田翁其族也。子居以官學教習。出為浙江富陽知

縣其為官也。剛方正直。清廉自守。而訟斷如流。雖老吏莫能窺其奧。一時有神君之目。與同邑張皋聞為莫逆交。兩人俱以古文自命。而子居之文尤為傑出。以韓歐為宗。以理氣為主。如長江大河。浩乎其不可測也。丁艱起服。後歷官江西瑞金。新喻。知縣。卒以剛方為上官所忌。註誤後。隨一僕遨遊山水間。數年而卒。余嘗有書寄之云。昔司馬子長有言。如方枘欲納圓鑿。其能入乎。良可歎也。

春嘯叔訥兩明府

陳春嘯名昶。陽湖人。入籍大興。中式順天鄉試。出為浙江知縣。歷署桐鄉。秀水。餘姚。諸縣事。皆有惠政。在餘姚時。有仙壇一所。相傳陽明先生嘗降此壇。春嘯素不信。為駁詰數事。此中俱能辨雪。乃大服。請受業為弟子。一日早起。忽見陽明先生現形。修髯偉貌。高冠玉立。而面如削瓜。遂下拜。已不見矣。因手摹一像。漂漂然有生氣。余嘗見之。雖老畫師不及也。春嘯學問淹博。不特明於政事。凡古文詩賦詞章及書畫藝術諸家。無不通曉。而尤邃于地理及兵家言。真經濟才也。後補奉天錦縣。縣中俱習武。俱不讀書。春嘯為立書院。涵濡教育。不二三年。中式者數人。嘉慶十一年。仁宗巡幸關東。獻賦者十六人。文教從此大興。任錦縣七八年。圖治益精。士民感德為

立生祠卒於官年未五十年。

呂叔訥名星垣為毘陵七子之一。國初召殿撰官之後也以明經官海州學正得保舉為直隸邯鄲縣知縣。余戲寄一詩云。自笑書生骨相寒。出門何處是邯鄲。知富貴原如夢。誰肯將來作夢看。愁緒苦長鬚髮短。功名容易別離難。君家老祖如還在。為我先求換骨丹。叔訥著書甚富。尤長於詞曲。嘉慶己卯萬壽。嘗填康衢新樂府傳奇。為世所稱。

大紳先生

吳郡汪大紳先生名縉。其先休寧人。入籍為吳縣學生。好為古文。覃思奧蹟。游刃百家。積滿而溢。沛然無阻。嘗為建陽書院山長。以正學導諸生。生平志趣殆不可測。自作無名先生傳。與瑞金羅臺山長洲彭尺木為莫逆交。三人皆通禪理。大約以釋氏為指歸者也。

青湖先生

杭州朱青湖先生名彭。工詩。著有抱山堂詩集十卷。武林名士半出其門。先生又有南宋古蹟記若干卷。搜羅頗富。寄託遙深。一生心力盡萃於此。嘉慶丙辰冬不戒於

火惜哉。

謙士侍郎

侍郎為上海趙光祿文哲少子。名秉冲。字硯懷。號謙士。由國子生。召入懋勤殿行走。以勤慎著。欽賜舉人。授內閣中書。南書房供奉。久歷部科卿寺。累官戶部右侍郎。加翰林銜。亦異數也。侍郎博雅嗜古。工篆隸。能模印。尤好金石書畫之學。嘉慶十三年七月。余在英相國所寓之近光樓。時侍郎亦在澄懷園。朝夕往還。以金石相切磋。怡然樂也。十九年。卒於京師。有 卹典。

味辛司馬

趙懷玉。字億生。江南陽湖人。為恭毅公申喬曾孫。少讀書。刻厲為學。家本素封。以乾隆四十五年。高宗皇帝南巡獻賦。賜內閣中書。擢侍讀。出為山東青州府同知。以母憂去官。家漸貧。益自刻勵。發為文章。粹然而純。淵然而雅。一以韓歐為宗。所著有亦有生齋文集二十四卷。詩詞集若干卷。

淶飲先生

鮑廷博。字以文。安徽歙縣人。少習會計。流寓浙中。因家焉。以治坊為世業。而喜讀書。

載籍極博。乾隆三十八年。詔求天下遺書。廷博獨得三百餘種。賣浙江學政王杰。上進奉。旨以內府所刻圖書集成一部。賜廷博。鄉里榮之。廷博嘗校刻知不足齋叢書二十四集。嘉慶二十年。流傳禁中。仁宗見之。傳諭撫臣曰。朕近日讀鮑氏叢書。亦名知不足齋。為語鮑氏勿改朕帝王家之知不足。鮑氏乃讀書人。知不足也。迨廿五至廿八集進呈。有旨欽賜舉人。傳為盛事。年八十四卒於家。

晉齋文學

趙魏字晉齋。浙江錢塘人。諸生。精於金石文字。今之趙明誠也。家貧。無以為食。嘗手抄秘書數千百卷。以之換米。困苦終身。

曼生司馬

陳鴻壽字曼生。浙江錢塘人。以明經。朝考得知縣。揀發廣東。兩江總督鐵公保奏留南河効力。久之。補溧陽縣知縣。多惠政。擢河上海防同知。卒於任。曼生幼聰穎。能詩工畫。精篆刻。得丁敬身之法。雅好賓客。傾襟聯襁。所在咸集。迥然樂也。年五十餘卒。

枚菴先生

吳枚菴先生名翌鳳。長洲人。少為諸生。工詩。家甚貧。以館穀自給。嘗手抄秘書。至數十百卷。無倦色。乾隆五十年。吳中大饑。乃攜其母夫人暨妻子出遊。歷湖北。湖南。廣東。江西諸省。凡二十餘年。無所遇。母已百歲。枚菴亦七十餘矣。余嘗書楹帖贈之云。賣賦卅年惟奉母。浪遊千里為尋詩。晚年家居。仿漁洋感舊集之例。選平生交遊之詩。曰懷舊集十八卷。又印須集十八卷。吳梅邨詩集箋注二十卷。

二陸先生

吳門陸西屏先生名超曾。幼通文史。補長洲學生。家本素封。能詩嗜古。所藏法書名畫甚多。與其弟白齋先生更唱迭和。殆無虛日。所居曰鴨藍半舫。每得一書一畫。必相對終日。怡然樂也。後以子姪輩不克家。各移居處。圖籍亦星散無餘矣。

陸白齋先生名紹曾。字貫夫。工篆隸書。精於賞鑒。余幼時喜八分。嘗師事之。先生平生所見碑帖字畫。皆為抄錄成編。凡二十四函。曰續鐵網珊瑚。曰吉光片羽。又有不惑編。名扇錄。遊杭書畫錄。刻碑姓名錄。及搗雲籠烟記之類。皆作小楷書。其精勤於翰墨如此。畢秋帆尚書以千金購得之。

雪樵總戎

陳廣寧字靖侯。號默齋。浙江山陰人。少讀書能詩。乾隆五十二年。得其從父聖傳。難
蔭。世襲雲騎尉。咨部引見。著回標學習。期滿。攝紹興都司。時制府伍公閱兵至浙
東。廣寧執弓矢。五發俱中。以是知名。五十八年四月。又攝象山左營守備。象山在東
海中。忽有大樓船三。停泊錢倉。疑海寇至。合城驚駭。廣寧乃攜二卒。駕小舟出洋查
詢。乃西洋暎咭喇夷船來貢獻者也。遂上船呼其譯者。夷人皆窄衣羽帽。兵刃如雪。
廣寧從容語譯者。先宣我中華。大皇帝威德。故特遣官護視汝國來。朝之意。

宣畢。就賓席。賂兩貢使。兩貢使點頭。誓服頻行。以金盤奉寶貨數種。一無所受。嘉慶
元年。有詔舉孝廉方正。鄉先生同為保薦。廣寧力辭不就。曰。威名非所宜。當今供
職軍門。報恩有藉。豈敢與耆儒競進耶。是歲溫台所屬屢遭海寇。剽掠商民。巡撫
吉公親赴督剿。廣寧隨往。一切軍書奏摺。皆出其手。歲功旋省。補海昌海防守備。其
地濱海。風雨潮汐。出入尖山。塌山。范公塘等處。每歲修築。動費鉅萬。撫軍諭廣寧分
任其事。八年春。援上賡例。捐陞階級。選福建督標右營參將。旋以大府保舉。擢本標
中軍副將。時海盜蔡牽正弄兵海嶠。劫掠民船。廣寧從事軍需局。旋奉大府檄。出五
虎門。巡視洋面。颶風大作。波濤山湧。不避險阻。徧歷島嶼。隨壯烈伯李公長庚商滅

賊計。目營指畫。咸中款要。李大悅。視廣寧有文武才。十二年冬。署汀州鎮總兵官。又繼署建寧。漳州兩鎮總兵官。皆能整飭兵弁。巡邏海島。聲威肅然。十八年。有旨。擢安徽壽春鎮總兵入覲。仁宗召對。詢廣寧出身履歷。頒賜克什。抵任未幾。又調山東兗州鎮總兵。其明年。充屬海。飭廣寧與郡守捐廉施粥。又預貸府庫。普加賑給。活者甚衆。九月十日。忽得直隸長垣教匪倡亂之信。即挑選精兵。起行前往。行至鉅野。又聞定陶曹縣有戕官陷城之事。而金鄉又復告急。當即分兵派守。一面飛調各營兵。齊赴曹州。聽候守禦。時曹人惶惑。一日數驚。廣寧親督諸將。搜查奸宄。復檄附近各州縣團練鄉勇。嚴加防衛。以待大軍。旋獲賊匪王朝棟等二十餘名。梟首。賊聞之少却。而金鄉之圍亦解。當是時。山東巡撫童公興。提兵亦至曹州。奉廷寄。現在大軍未集。總兵陳廣寧毋得輕自赴敵。等語。廣寧聞之。益加奮勉。時各路賊匪方窺東明。據滑縣。圍濬城。勢甚張。兗連三省。廣寧以本標將士可用。請先擊賊。防其蔓延。合一以入東境。遂率兵分三路。兇剿。自髻山至安陵集。且殺且追。殲賊無算。及全軍告捷。而東省以安。時有嫉之者。評于經畧某公。遂參劾之。仁宗知其賢。置不問。調任雲南騰越鎮總兵。廣寧奏言。今開州未平。滑縣未破。請暫留軍機。俟大

功告成再赴新任奉 旨依議通拏獲偽知府王學禮偽總兵朱文盛等一百七十八名亦附片奏 聞十二月滑縣平撤兵回宛交印信星夜進京 上召見詢山左戰功勞績奏對稱 旨又 賜克什等物 諭云滇江重寄毋得稍延廣寧即日
出都兼程遠發行至潛江卒年五十廣寧孝悌性成篤於朋友而文章詞翰金石圖書無不精心研究著有壽雪山房彙一時朝貴如韓城大興諸城三相國韓桂齡黃左田兩尚書以及袁簡齋梁山舟王夢樓三太史皆稱之

秦參將

有秦標者盱眙人少為縣中吏嘉慶初年同房科某以賑濟侵蝕事下獄罪應軍向秦大哭曰吾上有老母妻年少且無子如我行君為我周急之雖死他鄉亦所感激也秦慨然曰吾惟一身無所累願代子行遂白於官改供自認乃發遣秦中適教匪滋事川楚蔓延陝西一路荆棘秦充鄉勇以協官兵屢得功議敘為守備越三年教匪平而軍年亦滿遂回鄉初補千夫長屢擢至海州錢家坎都司旋陞儀徵參將秦通文墨有將畧能通詩古文詞畫山水花卉亦頗得生趣余在淮陰都督府識其人暢談者久之儼然一書生真奇人也

履園叢話卷六終

履園叢話卷七

臆論

清 勾吳錢泳梅溪輯

五福

洪範五福以壽為先。有富貴而壽者。有貧賤而壽者。有深山僻壤衲子道流修養而壽者。未必盡以為福。何也。今有人壽至八九十過百歲者。人視之則羨為神仙。為人瑞已視之則為匏繫為贅疣。至於親戚故舊十無一存。舉目皆後生小子。不知誰可言者。且世事如棋。新樣百出。並無快樂。但增感慨。或耳聾眼瞎。或齒豁頭童。或老病叢生。而沉吟於牀褥。或每食哽噎。而手足有不仁。雖子孫滿前。同堂五代。不過存其名而已。豈可謂之福耶。

洪範五福富居第二。余以為富者極苦之事。怨之府也。有貴而富者。有賤而富者。有力田而富者。有商賈而富者。其富不一。其苦萬狀。豈曰福乎。蓋做一富人。譚何容易。必至殫心極慮者數十年。捐去三綱五常。絕去七情六欲。費其半菽。如失金珠。拔其一毛。有關痛癢。是以越慳越富。越富越慳。始能積至巨萬。稱富翁。若慷慨尚義。隨手揮霍。銀錢易散。不能富也。或駁之曰。力田商賈之富。或致如此。若令之吏役長隨。包

潛興訟之輩。有一事而富者。有一言而富者。亦何必數十年殫心極慮耶。余答之曰。子不見吏役長隨等人中。有犯一事而窮者矣。或一死而窮者矣。總之如溝澮之盈。冰雪之積。其來易。其去亦易。若力田商賈之富。譬如圍河作壩。聚水成池。然不可太滿。一旦風雨壩開。亦可立時而涸。要知來甚難。而去甚易也。

洪範五福。其三曰康寧。蓋五福之中。康寧最難。一家數十口。長短不齊。豈無疾病。豈無事故。今人既壽矣。既富矣。而不康寧。以致子孫寥落。訟獄頻仍。或水火為災。或盜賊時發。則亦何取乎壽富哉。

或問云。壽富非福。何者為福。余則曰。壽非福也。康寧為福。富非福也。攸好德為福。人生數十年中。不論窮達。苟能事行樂。知止足。亦何必耄耋期頤之壽耶。苟能足衣食。知禮節。亦何必盈千累萬之富耶。

人生全福最難。雖聖賢不能自主。惟攸好德。却在自己。所謂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也。然人生脩短窮達。豈有一定。寧攸德而待之。毋喪德而敗之可也。

有生前之福。有死後之福。生前之福者。壽福康寧是也。死後之福者。留名千載是也。

生前之福何短。死後之福何長。然短者却有實在。長者都是空虛。故張翰有言。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持一盃酒。其言甚妙。

三教同源

儒家以仁義為宗。釋家以虛無為宗。道家以清靜為宗。今秀才何嘗講仁義。和尚何嘗說虛無。道士何嘗愛清靜。惟利之一字。實是三教同源。秀才以時文而騙科第。僧道以經懺而騙衣食。皆利也。科第一得。則千態萬狀。無所不為。衣食一豐。則窮奢極欲。亦無所不為矣。而究問其所謂仁義虛無清靜者。皆茫然不知也。從此秀才罵僧道。僧道亦罵秀才。畢竟誰是誰非。要皆俱無是處。然其中亦有稍知理法。而能以聖賢仙佛為心者。不過億千萬人中的一兩人耳。

天道人道

自古言天道者。皆以吉凶禍福喻之。余以為天道即人道。人道即天道。天道不可強也。人道不可挽也。何以言之。以堯舜之仁。而其子皆不肖。以禹湯之仁。而不能生子孫如桀紂者。以文武之德。既生周公。復生管蔡。以孔子之聖。而幼喪父。老喪子。棲棲皇皇。終其身無所遇。以顏子之賢。年三十二而卒。皆不可強也。不可挽也。天地生

物者也。而有水旱疾疫兵戈之慘。人心至靈者也。而有貧賤夭殤殺戮之虞。故曰天道即人道。人道即天道也。

君子小人

君子小人。皆天所生。將使天下盡為君子乎。天不能也。將使天下盡為小人乎。天亦不能也。易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然則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此天地之盈虛。亦陰陽之運會也。

行仁義者為君子。不行仁義者為小人。此統而言之也。而不知君子中有千百等級。小人中亦有千百等級。君子而行小人之道者有之。小人而行君子之道者有之。外君子而內小人者有之。外小人而內君子者有之。不可以一概論也。

寬容密察

天地之道尚寬容。故君子小人並生。鬼神之道尚密察。故為善為惡必報。帝王者。即天地也。天地不寬容。則人民擾亂。人臣者。即鬼神也。鬼神不密察。則姦宄縱橫。

富貴貧賤

富貴如花。不朝夕而便謝。貧賤如草。歷冬夏而常青。然而霜雪交加。花草俱萎。春風

驟至。花草敷榮。富貴貧賤。生滅興衰。天地之理也。

大處判。小處算。此富人之通病也。小事暗。大事玩。此貴人之通病也。而皆不得其中道。所以富貴之不久長耳。余嘗論好花如富貴。祇可看三日。富貴如好花。亦不過三十年。能於三十年後再發一株。遞謝遞開。方稱長久。然而世豈有不謝之花。不敗之富貴哉。

富者持籌握算。心結身勞。是富而仍貧。貴者昏夜乞憐。奴顏婢膝。是貴而仍賤。如此而為富貴者。吾不願也。

五穀蔬菜

五穀蔬菜之屬。見於經史子集者不少。或古有而今無。或古無而今有。余每為留心。又將爾雅及明人之農圃六書。彼此詳校。乃知古今名色各有不同。蓋五穀蔬菜。必順土之性。因地之宜。始能蕃植。然亦隨時更換。總無一定。猶之禹貢所載厥田惟上上者。今為下下。厥田惟下下者。今為上上也。

鳥獸草木

余五六歲時。先君子教以爾雅。所見之鳥獸草木。皆能辯識。及長。奔走四方。所見之

鳥獸草木。又各各不同。至五十以後。偶返故鄉。忽園中墮一鳥。紅頭白尾。長足短翼。又有草花。幾莖蒼翠纏藤。黃白可愛。俱是少時未經見者。乃知天地生物。遞更遞換。不可以一律拘也。人自不留心耳。以此觀之。唐虞三代之鳥獸草木。與今時之鳥獸草木。不知其幾經變改。但以古書圖畫證之。聚訟紛紛。實隔千里。

援墨入儒

業師金安安先生有句云。一官騙得頭全白。推此而言。人生富貴功名。聲色貨利。以至翻雲覆雨之事。何莫非騙局耶。甚而騙到身後之名。可悲也。故佛家有五蘊皆空。六根清淨之說。為之一筆鉤消。甚屬暢快。然余以為畢竟六根清淨。始可立聖賢之基。果能五蘊皆空。方與言仁義之道。若一入騙局。便至死而不悟矣。斯言也。並非援儒入墨。直是援墨入儒。

忠厚之道

人之誠實者。吾當以誠實待之。人之巧詐者。吾尤當以誠實待之。乃為忠厚之道。莫謂我之心思。人不知之也。覺人之詐。不形於言。此中有無限意味。

覆育之恩

錫山北門外冶坊有名王仙人者。愛畜珍禽奇獸。羣呼之曰仙人。乾隆己酉六月。余與仙人遇於漢口。見其寓中養一小鹿甚馴。架上有白鸚鵡。能言天子萬年吉祥如意等語。自言嘗得一獼猴。高不過六七寸。與老母雞同宿。猴索食。雞啄庭中蟲蟻哺之。猴不顧。猴亦將所食果栗與雞。久之。竟成母子。猴每夜宿。雞必以兩翼覆護。以為常也。又蕪湖繆八判官。亦愛畜禽獸。蟲魚之屬。官揚糧廳。駐邵伯鎮。余過訪之。錦雞鳴於座。白鶴行於庭。有孔雀生卵兩枚。取以與母雞哺之。半月餘。果出二雛。一雄一雌。繆大喜。兩雛漸長。身高二三尺。猶視雞為母。飛鳴宿食。刻刻相隨。殊不自知其羽毛之多彩。而母雞行動居止。喔喔相呼。亦不自知其族類之不同也。大凡覆育之恩。雖禽獸亦知之。似較人尤為真切。嗚呼。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烘開牡丹

吾嘗謂今人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捐官。有捐官而十倍於富者。有捐官而立見其窮者。總之如烘開牡丹。其萎易至。雖有雨露之功。豈復能再開耶。所謂倘不烘開。落或遲者。其言甚確。

商賈作宦。固有捐班。僧道做官。須謀方丈。然而亦要看運氣。看做法。做得好。自可以

窮奢極欲。做得不好。終不免托鉢沿門。

恩怨分明

史記信陵君列傳或者之言曰。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此言最妙。然總不如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二語之正大光明。今見有人畢竟在恩怨上分明者。吾以為終非君子。

貧乏告借

凡親友有以貧乏來告借者。亦不得已也。不若隨我力量少資助之。為是。蓋借則甚易還則甚難。取索頻頻。怨由是起。若少有以與之。則人可忘情於我。我亦可忘情於人。人我兩忘。是為善道。

為善為惡

大凡人為善者。其後必興。為惡者。其後必敗。此理之常也。余謂為善如積錢財。積之既久。自然致富。為惡如弄刀兵。弄之既久。安得不傷哉。此亦理之常也。

不多不少

銀錢一物。原不可少。亦不可多。多則難於運用。少則難於進取。蓋運用要緊心。進取

亦要繁心。從此一生勞碌。日夜不安。而人亦隨之衰憊。須要不多不少。又能知足。樽節以經理之。則綽綽然有餘裕矣。余年六十。尚無二毛。無不稱羨。以為必有養生之訣。一日余與一富翁。一寒士坐譚。兩人年紀皆未過五十。俱鬚髮蒼然。精神衰矣。因問余修養之法。余笑而不答。別後謂人曰。銀錢怪物。令人髮白。言其一太多。一太少也。

不貧不富

商賈宜於富。富則利息益生。僧道宜於貧。貧則淫惡少至。儒者宜不貧不富。不富則無以汨沒性靈。不貧則可以專心學問。

官久必富

語云。官久必富。既富矣。必不長。何也。或者曰。今日之足衣足食者。皆昔日之民脂民膏也。烏足恃乎。一旦敗露。家產籍沒。而為官吏差役。剖分偷竊。人情洶洶。霎時俱盡。可歎也。余嘗誦某公抄家詩云。人事有同筵席散。盃盤狼籍聽羣奴。

收藏為旺

虞山江蘊明嘗問閔處士。銘曰。術家言水旺於冬。何以至冬反落。處士曰。意以收藏。

為旺耳。此言最有味。今大富極貴之家。如能事事收斂謙退而行。自可大可久。即收藏為旺之義也。

治家

易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然吾見家人嗃嗃。而操切太過者。不但不吉。凶悔隨之。吾見婦子嘻嘻。而和易近人者。豈特不吝。家道興焉。總之治家以和平兩字為主。即治國亦何獨不然。

權歸於上者。但願賢子孫。子孫多良。其家乃昌。權歸於下者。不可聽奴僕。奴僕執柄。其家將隕。

早起

古人有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故凡蚤起者。其人必勤。富之基也。晏起者。其人必惰。窮之基也。今人有俾晝作夜者。自以為適意。而不知奸盜邪淫之事。由此而生。士農工賈之業。由此而敗矣。

種田

古人有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乃腐儒語。斯人也。真所謂四體不勤。五穀不分。不知

稼穡之艱難者也。如余者，雖不自耕而食，而農工之事，瞭如指掌。蓋生在田間，自幼孰聞，又能留心察聽，故知之獨詳。有奴婢之所不盡知者，耕讀二事，明是二途，而實則一理。大凡種田者，必需親自力作，方能有濟。若僱工種田，不如不種，即主人明察，指使得宜，亦不可也。蓋農之一事，算盡錙銖，每田一畝，豐收年歲，不過收米一二石不等。試思傭人工食用度，而加之以錢漕差徭諸費，計每畝所值，已去其大半。餘者無幾，或遇兇歲偏災，則全功盡棄。然漕銀豈可欠耶？差徭豈可免耶？總而計之，虧本折利，不數年間，家資蕩盡。是種田者求富而反貧矣。吾故曰：必需親自力作，方能有濟也。

秀水王仲瞿孝廉與余論區種之法，大罵今之種田者。余笑云：田地古今不同，不可執一而論。區種雖始於伊尹，而古法不傳。嵇叔夜養生論亦言區種之法，一畝可得百斛。然自晉至今，鮮有行者。猶之王荊公行青苗錢，不能治國，適足害民。總之種田以勤儉得時，督率有法為主，便勝於區種矣。

水利

南北風土異宜，種植亦不同。如江以南穀熟為有秋，江以北豆麥熟為有秋也。然歲

之豐熟。全在乎雨暘時若。設有雨暘非其時。則成偏災矣。余年纔六十。已遇兩次大旱。一乾隆五十年丁未。一嘉慶十九年甲戌。雖江南烟水之區。皆成赤地。在處乾涸。禾苗盡槁。見之傷心。夫苗之得水。猶小兒之食乳。乳已涸矣。兒豈能生。故凡地方公事。最重水利。今有田富戶。全不關心。一到旱年。束手無策。為之父母者。將何以為情耶。

大江南各府州縣皆種稻。而田有高低。大約低田患水。高田患旱。吾鄉高田多。低田少。每遇旱年。枝河乾涸。則苗立槁。一鄉之人。言之保長。將水車數十百具。移至大河。有水處。車進枝河。以灌苗田。謂之踏塘車。塘車一踏。則租米全欠。租米全欠。則官糧無所辦。故有田之家。每至百孔千創。先糴米以納糧。後糴米以為食。饑民之困苦。未甦。而公家之徵催已急。是有田而反為田累矣。推其本源。總在不講水利之故。蓋官河運河是有司之事。枝河池蕩是居民之責。不知河道一年淤塞。一年則居民一年窮困。一年人自不覺耳。

余嘗在王南陔中丞座上。見兩邑宰晉謁中丞。問兩宰云。貴縣城周圍幾里。有幾門。兩宰枝梧。茫然不能對。余在旁不覺竊笑。夫城郭之大小。為邑宰者尚不知。又安知

水利之通塞耶。故凡官於東南而留心民瘼者必先明水利再講田賦是致治之本。

產業

凡置產業自當以田地為上市屢次之典與鋪又次之然田地有水旱之患市屢典鋪有風火之虞俱要看主人家運家運好則隆隆日起家運壞則漸漸消磨而亦要看主人調度調度得宜自能發大財享大利調度不善雖朝夕經營越做越窮而已。

子弟

素所讀書作宦清苦人家忽出一子弟精於會計善於營謀其人必富素所力田守分殷實人家忽出一子弟喜談風雅篤好琴書其人必窮。

立志

大凡英雄豪傑其立志必與人有異司馬子長謂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眾異是也然余見敗家子弟其志亦與人有異有某公子最愛度曲每登場必妝束小旦驚豔絕人觀者讚服有某富翁子最慕長隨嘖嘖稱道不數年間家資蕩盡而竟當長隨得遂其志可見賢愚之分只一反掌耳。

吃虧

吃虧二字。能終身行之。可以受用不盡。大凡人要占些小便宜。必至大吃虧。能吃些小虧。必有大便宜也。

無學

功名富貴。未到手時。望之如在天上一得手後。亦不過爾爾。然從此便生出無數波折。無數覷覷。既得患失。勞碌一生。而終不悟者。無學故也。故諸葛武侯戒子書曰。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也。

謹言

遇富貴人。切勿論聲色貨利。遇庸俗人。切勿談語言文字。寧緘默而不言。毋駛舌以取戾。此余曩時誠兒輩之言也。可以為座右銘。

所業

人莫不有所業。有所業便可生財。以為一歲之用。又必堅忍操持。則一歲如是。明歲又如是。積之既久。自有盈餘。即無盈餘。亦不至於凍餒矣。凡子孫眾多者。必欲使之各執一業。業成而知節儉。又何患焉。今見世家子弟。既不讀書。又無一業自給。終日嬉笑。坐食山空。忽降而為遊惰之民。自此遂不可問。臧獲兒隸。為盜為娼者。豈有種

耶。

利己

今人既富貴驕奢矣。而又喪盡天良。但思利己。不思利人。總不想一死後雖家資巨萬。金玉滿堂。尚是汝物耶。就其看中畧有良心者。不過付與兒孫享用幾年。否則四分五裂。立時散去。先君子嘗云。人有多積以遺授於子孫者。不如少積以培養其子孫也。

習氣

子不克家。雖是家運。而亦習氣使然。是中人以下之人。不可以語上者也。嘗見某相國家子弟。開賭博場。某相國家子弟。開蟋蟀場。某殿撰某侍郎子。喜為優伶。某孝廉乞食於市。某進士困於旅舍。死無以殮。皆事之有者。唐權文公不自棄文。謂房杜子孫。倚其富貴。驕奢淫佚。惟知宴樂。當時號為酒囊飯袋。及世變運移。餓死溝壑。不可數計。知自古而然焉。

拒客

士相見禮。自古有之。未聞有拒客為禮者。大凡王公大人。越富貴則賓客越多。賓客

越多則越拒客其勢然也王夢樓侍講出為雲南太守參見督撫始到官廳至於腹飢口渴欠伸倦坐終不得一見者嘗有詩云平生跋扈飛揚氣消盡官廳一坐中誦之令人齒冷昔蘇子瞻為鳳翔判官陳希亮為府帥以屬禮待之入謁或不得見子瞻客位假寐詩云同僚不解事慍色見髯鬚雖無性命憂且復忍須臾亦此意也

相傳裴大達公為尚書時最喜提獎後進體卹寒酸是以賓朋日多車馬日盛無有不見之客者每日朝回請賓朋聚於一堂而自居末座一一問語或有未飯者輒留飯使賓朋鼓腹歡欣而去而私謁之輩從此杜絕愛士賢聲亦從此益著矣家恬齋為翰林時嘗謁一大吏而為所拒心甚惡之及官太守擢至方伯客來必見以清廉為政務以禮貌當幣帛客亦歡欣而去無有怨者皆不拒而拒之法也

或曰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則孔子亦嘗拒客矣子以為非禮乎余答之曰孔子之拒陽貨是抑權勢拒孺悲是明教誨與尋常拒客不同然孔子周流列國僕僕皇皇卒至無所遇者又安知非陽貨孺悲之流為之阻抑乎是可歎也

拒客二字不知褻慢多少人物或有必不得已之事者或有進益良言者或有剖白

冤誣者。或有以詩文就正有道者。或有舟車跋涉。越千里而至者。或有並無所事。以一見為榮者。未必盡是有求而來。若槩行拒之。恐非處世之道。余見有某比部富而狂。嘗拒客。即為客賈。至於破家辱身。可不警懼乎。

釋道寺院有客堂。有主客師。使四方遊人善男信女。咸可小憩。有來禮佛者。有來布施者。從無拒客之禮。今富貴家亦有賓館。有客座。原所以待客者也。或主人他出。或實在無暇。或適有公事。或偶櫻疾病。亦可使主賓之友相陪。問因何事而來。有所言否。若拒之。必生眾怨。眾怨一生。便多浮言。殊非處世保家之道。豈富貴家反不如釋道耶。

凶器

兵者是凶器。人人知所避矣。而不知財者亦是凶器。人人知所趨何也。財之為物。如水火。多不得。少不得。用之得當。則為善。用之不得當。則為惡。非特為惡也。可以殺其身。殺其子孫。至於瓦解冰消。而不自知者。故曰亦凶器也。

驕奢

新城王阮亭先生家法。凡遇春秋祭祀。以及吉凶喜慶等事。各服其應得之服。然後

行禮如子弟已入泮者。始易藍衫。其妻亦銀笄練裙。否則終身著布。余五六歲時。吾鄉風俗尚樸素。與王氏頗同。不論官宦貧富人家子弟。通稱某官。有功名乃稱相公。中過鄉榜者亦稱相公。許著綢緞衣服。今隔五十餘年。則不論富貴貧賤。在鄉在城。男人俱是輕裘。女人俱是錦繡。貨物愈貴。而服飾者愈多。不知其故也。

今富貴場中及市井暴發之家。有奢有儉。難以一概而論。其暴殄之最甚者。莫過於吳門之戲館。當開席時。譁然雜還上下千百人。一時齊集。真所謂酒池肉林。飲食如流者也。尤在五六七月內。天氣蒸熱之時。雖山珍海錯。頃刻變味。隨即棄之。至於狗彘不能食。嗚呼。暴殄如此。而猶不知惜耶。

新序謂昌邑王以冠賜奴。龔遂曰。今以冠冠奴。足以奴虜畜臣也。按古者奴婢皆有罪之人為之。故無冠帶。所以分貴賤別上下也。墨子曰。君子服美則益敬。小人服美則益驕。旨哉言乎。

醉鄉

時際昇平。四方安樂。故士大夫俱尚豪華。而尤喜狹邪之遊。在江寧則秦淮河上。在蘇州則虎邱山塘。在揚州則天寧門外之平山堂。畫船簫鼓。殆無虛日。妓之工於一

藝者。如琵琶鼓板。崑曲小調。莫不童而習之。間亦有能詩畫者。能琴棋者。亦不一其人流連。竟日。傳播一時。才子佳人。芳聲共著。然而以此喪身破家者。有之。以此敗名誤事者。有之。而人不知醒。譬諸飲酒。常在醉鄉。是誠何心哉。

收成

大凡苗禾豆麥花果蠶桑及一切種作。總須勤健培植。自然蕃茂。然而亦要看後來收成如何。於人亦然。任憑富貴功名。享盡人間之福祿者。亦要看老年來結局如何。如結局不好。不可盡推之命運。而亦由自己之不知止足。不識分量。不會收束故也。

名利

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論語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可見仁之與名。原是相輔而行。見利思義。以義為利。孟子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可見義之與利。又是相輔而行。後世既區名利與仁義為兩途。已失聖人本旨。而又分名與利為兩途。則愈況愈遠矣。

名利兩字。原人生不可少之物。但視其公私之間而已。夫好名而忘利者。君子之道也。好利而忘名者。小人之道也。求名而計利。計利而求名者。常人之道也。吾見名不

成利不就者有之矣。未有不求名不求利者也。若果不求名不求利不為仙佛。定似禽獸。

神仙

自昔秦王漢武皆慕神仙求長生之術。余以為生而死死而生如草木之花開開謝謝纔有理趣。列子云死之與生一往一反。若生而不死僅留此身有何意味哉。丁令歸來。人民已非。劉阮出山親舊零落。至於邑屋變更無復一人相識者。當此之時方將傷心悼痛之不暇而尚復能逍遙極樂耶。豈寡情少義忍心害理者方能為神仙耶。

貪巧

貪吏歌於春秋巧宦目於晉宋自古已然不足論也。夫貪巧而明於民事者尚有人心者也。貪巧而惜於民事者則禽獸之不若何也。虎狼嗜人吾知其為虎狼也避之可也。鸚鵡能言吾知其為鸚鵡也畜之可也。人而至於不能避不能畜害及萬民害及天下將何以禦之哉。使為堯舜之臣豈特流放殺殛而已。

雅俗

富貴近俗。貧賤近雅。富貴而俗者。比比皆是也。貧賤而雅者。則難其人焉。須於俗中帶雅。方能處世。雅中帶俗。可以資生。

培養

大凡一花一木。雖得雨露自然之功。而欲其本根之蕃茂。花葉之鮮新。非培養不能也。先君子偶種鳳仙花數十盆。置於庭砌。朝夕灌溉。頗費精神。及花開時。千枝萬蕊。五色陸離。竟有生平未經見之奇者。次年灌溉稍懈。仍是單葉常花。平平無奇矣。乃知培養人材。亦猶是耳。或曰。每見叢莽中。時露好花一枝。則誰為之培養耶。余曰。本根有花。雖不培養。亦能開放。然狂風撼其枝。嚴霜凌其葉。吾見其有花。亦不舒暢矣。子弟如花。果原要培植。如所種者牡丹。自然開花。所種者桃李。自然結實。若種叢竹。蔓藤。安能強其開花結實乎。雖培植終年。愈生厭惡。

蠶緣

每見官宦中。有一種蠶緣鑽刺之輩。至老不衰。一旦下臺。恍然若夢。門有追呼之迫。家無擔石之儲。在此人固自甘心。而其妻子者。將何以為情耶。余嘗有遊山詩云。踏遍高山復大林。不知回首夕陽沉。下山即是來時路。枉費蠶緣一片心。蓋為此等人。

說法耳。

順逆

人生順逆之境亦難言之。譬如行舟遇逆風則舍艣上繚遲遲我行。或長江大河不能施緯者惟有守風默坐而已。見順風船過去輒妬之慕之。未幾風轉則張帆箭行逍遙乎中流呼嘯於蓬底而人亦有妬我羨我者。余嘗有詩云。順逆總憑旗腳轉。人生須早得風雲。然既遇順風張帆不可太滿。滿則易於覆舟。一旦白浪翻天號救不應斯時也雖欲羨逆風之船而不可得矣。

寬急

或問富者所樂在何處曰。不過一箇寬字而已。貧者所苦在何處曰。不過一箇急字而已。然而處富者常亟亟天下皆是。處貧者常欣欣實少其人。故孔子曰。貧而樂富而好禮皆為人所難。若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非有聖賢工夫未易言也。

貧富

貧者是天下最妙字。但守之則高言之則賤。每見人動輒言貧。或見人誇富最為賤相。余則謂動輒言貧其人必不貧。見人誇富其人必不富。乃知處富者不言富。乃是

真富處貧者不言貧方是安貧。

刻薄

吾鄉有富翁最喜作刻薄語嘗謂人曰錢財吾使役也百工技藝吾子孫也官吏搢紳亦吾子孫也人有詰之者富翁答曰吾以錢財役諸子孫焉有不順命者乎語雖刻薄而切中人情。

余嘗謂發財人必刻薄惟其刻薄所以發財倒運人必忠厚惟其忠厚所以倒運。

同此心

同此心也而所用各有不同用之於善則善矣用之於惡則惡矣故曰人能以待己之心待其君便是忠臣以愛子之心愛其親即為孝子。

童蒙初入學舍即有功名科第之心官宦初歷仕途先存山林逸樂之想故讀書鮮有成而仕宦鮮有廉也。

安心於行樂者雖朝市亦似山林醉心於富貴者雖山林亦同朝市。

不足畏

王安石以新法致宰相專以理財用刑惑亂其君且謂天變不足畏此其所以為小

人也。余謂譬如父母教子。繼之以怒。將鞭撻之。亦可云不足畏乎。是必當遷善改過。方可以為人子。

關學問

水火盜賊。兵刑凶荒。徭役及一切人世艱難之事。無不可以老我之才。增我之智。勿謂無關學問也。

不會做

後生家每臨事。輒曰吾不會做。此大謬也。凡事做則會。不做則安能會耶。又做一事。輒曰且待明日。此亦大謬也。凡事要做則做。若一味因循。大誤終身。家鶴灘先生有明日歌最妙。附記於此。明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萬事成蹉跎。世人苦被明日累。春去秋來老將至。朝看水東流。暮看日西墜。百年明日能幾何。請君聽我明日歌。

大才智

有才而急欲見其才。小才也。有智而急欲見其智。小智也。惟默觀事會之來。不動聲色。而先機調處。思患預防。斯可謂大才智。

回頭看

余見市中賣畫者。有一幅。前一人跨馬。後一人騎驢。最後一人推車而行。上有題云。別人騎馬我騎驢。後邊還有推車漢。此醒世語。所謂將有餘比不足也。有題張果老像曰。舉世千萬人。誰比這老漢。不是倒騎驢。凡事回頭看。此亦妙語。

人身一小天地

人稟天地之氣以為生。故人身似一小天地。陰陽五行。四時八節。一身之中。皆能運會。始生至十五六。春也。十五六至三十餘。夏也。三十至四十餘。秋也。五十六。則全是冬景矣。故二十歲以前。病一番長成一番。若四十歲以後。病一番則衰老一番。猶之春時雨一番暖一番。秋時雨一番涼一番也。

凡事做到八分

風雨不可無也。過則為狂風淫雨。故凡人處事。不使過之。只需做到八分。若十分便過矣。如必要做到恰好處。非真有學問者不能。

厚道勢利之別

凡遇忠臣孝子及行誼可師。文章傳世者之子弟。必竦然敬禮焉。此厚道之人也。凡

遇大臣貴戚及豪強富商有錢有勢者之子弟必踈然敬禮焉此勢利之徒也

得氣長短厚薄

人得天地之氣有長短厚薄之不同萬物皆然而況人乎試看花草之屬有春而槁者有夏而槁者有秋而槁者有冬而槁者雖松柏經霜未嘗凋謝然至明年春氣一動亦要墮葉故知人有夭殤者有盛年死者有壽至七八九十至百歲者不過得氣之長短厚薄耳

過

人非聖賢誰能無過只要勿憚改而已改過遷善而已天下但有有過之君子斷無無過之小人吾輩與人交接舍短而取長可也但要辨明君子小人之界限蘇文忠公云我眼中所見無一个不是好人是真君子之存心也所以一生喫虧然亦一生墮小人術中而終免於禍

儉

晏子春秋云嗇於己不嗇於人謂之儉譚子化書云嗇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故吾人立品當自儉始凡事一儉則謀生易足謀生易足則於人無爭亦於人無求無求

無爭。則閉門靜坐。讀書談道。品焉得而不高哉。

苦

鄉曲農民入城見官長出入儀仗肅然。便羨慕之。視有仙凡之隔。而不知官長簿書之積。訟獄之繁。其苦十倍於農民也。而做官者於公事掣肘。送往迎來之候。輒曰何時得遂歸田之樂。或採於山。或釣於水乎。而不知漁樵耕種之事。其苦又十倍於官長也。

慳

或問有致富之術乎。曰有。譬如為山。將土一簣。一簣堆積上去。自然富矣。然有三大關焉。自十金積到百金最難。是進第一關。自百金積到千金更難。是進第二關。自千金積到萬金尤難。是進第三關。過此三關。日積日富矣。亦尚有秘訣焉。問何訣。曰慳。

累

古人有云。多男多累。余謂凡天下有一事。必有一累。有一物。必有一累。富貴功名。情欲嗜好。何莫非累。豈獨多男哉。故君子知其累也。而必行之以仁義。則其累漸輕。小人不知其累也。而反滋之以私欲。則其累愈重。是以道家無累。尚清靜也。佛家無累。

悟空虛也。聖人無累行仁義也。

田為利之源。亦為累之首。何也。蓋天下治則為利。天下不治則為累。以田為利。大富將至。以田為累。大患將至。

醒

人生一切功名富貴得意之事。只要一死。即成子虛夢中一切功名富貴得意之事。只要一醒。亦歸烏有。當其生時。豈復計死。當其夢時。豈復計醒耶。是以人生一世。變化萬端。若能凡事看空。即謂之仙佛可也。若能凡事循理。即謂之聖賢可也。

履園叢話卷八

譚詩

清 勾吳錢泳梅溪輯

總論

白香山使老嫗解詩。為千古佳話。余亦謂詩非惟薄之言。何人不可與譚哉。然不可與譚者。卻有幾等。工於時藝者。不可與譚詩。鄉黨自好者。不可與譚詩。市井小人。營於勢利者。亦不可與譚詩。若與此等人譚詩。毋寧與老嫗譚詩也。

詩文家俱有三足。言理足。意足。氣足也。蓋理足則精神。意足則蘊藉。氣足則生動。理與意皆輔氣而行。故尤必以氣為主。有氣即生。無氣則死。但氣有大小。不能一致。有若看春空之雲。舒卷無迹者。有若聽幽澗之泉。曲折便利者。有若削秦華之峯。蒼然而起者。有若勒奔蹏之馬。截然而止者。倏忽萬變。難以形容。總在作者自得之。

沈歸愚宗伯與袁簡齋太史論詩。判若水火。宗伯專講格律。太史專取性靈。自宗伯三種別裁集出。詩人日漸日少。自太史隨園詩話出。詩人日漸日多。然格律太嚴固不可。性靈太露亦是病也。

余嘗論詩無格律。視古人詩即為格。詩之中節者即為律。詩言志也。志人人殊。詩亦

人人殊各有天分。各有出筆。如雲之行。水之流。未可以格律拘也。故韓杜不能強其作。王孟溫李不能強其作。韋柳如松栢之性。傲雪凌霜。桃李之姿。開華結實。豈能強松栢之開花。逼桃李之傲雪哉。尚書曰。聲依永。律和聲。即謂之格律可也。

古人以詩觀風化。後人以詩寫性情。性情有中正和平。姦惡邪散之不同。詩亦有溫柔敦厚。唯殺浮僻之互異。性靈者。即性情也。沿流討源。要歸於正。詩之本教也。如全取性靈。則將以樵歌牧唱。盡為詩人乎。須知笙鏞箏笛。俱不可廢。國風雅頌。夫子並收。總視其性情之偏正而已。

唐人五古。凡數變。約而舉之。魏晉之風骨。換梁陳之俳優。譬諸書法。歐虞褚薛。俱步兩晉六朝。後塵而整齊之耳。若李杜兩家。又當別論。然李之古風。五十九首儼然。阮公詠懷。杜之前後出塞。無家別。垂老別。諸篇。亦曹孟德之苦寒行。王仲宣之七哀等作也。

七古以氣格為主。非有天姿之高妙。筆力之雄健。音節之鏗鏘。未易言也。尤須沈鬱頓挫以出之。細讀杜韓詩。便見。若無天姿。筆力。音節。三者而強為七古。是猶秦庭之舉鼎而絕其臍矣。余每勸子弟勿輕易動筆作七古。正為此。如以張王元白為宗。梅

村為體雖著作盈尺終是旁門。

詩之為道如草木之花逢時而開全是天工並非人力。溯所由來萌芽於三百篇。生枝布葉於漢魏。結蕊含香於六朝。而盛開於有唐一代。至宋元則花謝香消。殘紅委地矣。間亦有一枝兩枝晚發之花。率精神薄弱。葉影離披。無復盛時光景。若明之前後七子。則又為刮絨通草。諸花欲奪天工。頗由人力。迨本朝而枝條再榮。羣花競放。開到高仁兩朝。其花尤盛。實能發洩陶謝鮑庾王孟韋柳李杜韓白諸家之英華。而自出機杼者。然而亦斷無有竟作陶謝鮑庾王孟韋柳李杜韓白諸家之集讀者。花之開謝實由於時。雖爛漫盈園。無關世事。則人亦何苦作詩。亦何必刻集哉。覆醬覆醅。良有以也。

每見選詩家總例。以蓋棺論定一語。橫亘胸中。祇錄已過者。余獨謂不然。古人之詩。有一首而傳。有一句而傳。毋論其人之死生。惟取其可傳者而選之可也。不可以修史之例而律之也。然而亦有以人存詩。以詩存人者。此選詩也。以人存詩。非選詩也。

詩人之出。總要名公卿提倡。不提倡則不出也。如王文簡之與朱檢討。國初之提倡。

也沈文慤之與袁太史乾隆中葉之提倡也曾中丞之與阮宮保又近時之提倡也然亦如園花之開江月之明何也中丞官兩淮運使刻印上題襟集東南之士羣然嚮風惟恐不及迨總理鹽政時又是一番境界矣宮保為浙江學政刻兩浙輶軒錄東南之士亦羣然嚮風惟恐不及迨總制粵東時又是一番境界矣故知瓊花吐豔惟爛漫於芳春璧月含暉只團樂於三五其義一也

蒙古法時帆先生工詩尤長五律為世傳誦余一日謁先生於京邸索余書一小額曰四十賢人之室是時吳蘭雪舍人亦在座因問所典先生曰昔人論五言律詩如四十賢人其中著一屠沽而不得而四十人中又須人人知己心心相印方臻絕詣余謂觀此則凡古今體五七言皆然如人之身微有一點痛癢則滿身不適也先生與蘭雪俱以余為知言

有某孝廉作詩善用僻典尤通釋氏之書故所作甚多無一篇曉暢者一日示余二詩余口噤不能讀遂謂人曰記得少時誦李杜詩似乎首首明白聞者大笑始悟詩文一道用意要深切立辭要淺顯不可取僻書釋典夾雜其中但看古人詩文不過將眼面前數千字搬來搬去便成絕大文章乃知聖賢學問亦不過將倫常用之

事終身行之。便為希賢希聖。非有六臂三首。牛鬼蛇神之異也。

口頭言語。俱可入詩。用得合拍。便成佳句。如歸真子之無可奈何。仍話別。不曾真個已魂銷。盤溪弟之未免有情。終覩覩。明知無益。卻思量。皆妙。

元中峯和尚詠雪詩云。凍雲四合雪漫漫。誰解當機作水看。近人詠牡丹詩云。漫道此花真富貴。有誰來看未開時。此詩家先後一層法也。

作詩易於造作。難於自然。坡公嘗言。能道得眼前真景。便是佳句。余嘗在燈下誦前人詩。每有佳句。輒拍案叫絕。一妾在旁。問何妙。若此。試請解之。余為之講釋。乃曰。此自然景象。何足取耶。余笑曰。吾所取者。正為自然也。

唐竇泉論書。入微不聞其書法。過於歐虞。司空圖論詩。入微不聞其詩學。過於李杜。乃知善醫者不識藥。善將者不言兵也。

以詩存人

唐瑀。字仙珮。一字孺含。常熟之葑溪人。為明諸生。工歌詩。甲申乙酉後。遂棄去。教授於沙溪直塘之間。以終其身。與長洲汪鈍翁友善。鈍翁序其詩。以為使陵務觀。范致能而在。與先生角逐於文酒之會。雖善論者。未易優劣之也。其推重如此。今遺集不

傳。余偶得數首錄於左。破山寺云。松光澹陰陰。數里度林樾。精藍隱深翠。恍與前山絕。峯回壑自幽。地破泉廻合。神物無端倪。諸天有遷越。摩挲古檜庭。挑蘚讀殘碣。如聞老龍吟。叫窸風濤雜。山僧寡威儀。客至懶酬接。晚鐘戛然鳴。投瞑命迴轍。桃源澗云羣溜爭有托。一逕入深杳。清響散高林。暗流出淺草。石脈互起復。安所窮杳渺。潛羽靜不飛。幽花寂相照。久立神智生。返澣濕茫屨。不見桃花紅。彌徑翳松蔭。閑心淡忘歸。避世苦不早。武陵何必優。肯與外人道。江樓云。江樓望不極。颯颯亂帆迴。落日千家郭。秋風萬里臺。但聞南雁至。不見北書來。孤客正愁絕。那堪畫角哀。擬出塞云。將軍猿臂志成灰。馬上琵琶去不迴。偏向沙場留勝蹟。明妃青塚李陵臺。古戰場邊蟋蟀吟。月寒沙白夜陰陰。悲笳嗚咽三更動。喚起封侯萬里心。仙珮又自號雪井老人。

吳喬又名及字修齡。崑山人。高才博學。尤工於詩。王阮亭嘗稱之曰善學西崑。陳其年贈詩。亦有最愛玉峯禪老子。力追豔體關西崑之句。然觀其語必沈雄。情多感激。正不僅以妝金抹粉。步趨楊劉諸公而已。所著詩名舒拂集。余僅見其七律一卷。寒食虎邱云。玉澤潛消帝座傾。黃腰白幟遍神京。金甌不閉千重險。麥飯誰澆十二陵。

一半山光埋朔雪。五分花氣落春冰。香蘅寶轂相娛賞。肯信江淮只兩層。登山云渺渺。川原坐榻前。村村暝色亂吹烟。江邊鐵甕城三里。雲外金焦石二卷。今夜且呼京口酒。明朝重泛渡頭船。生平不志中流楫。每到登臨便愴然。雪夜感懷云。酒盡燈殘夜二更。打窗風雪映空明。馳來北馬多驕氣。歌到南風盡死聲。海外更無奇事報國中。惟有旅葵生。不知冰泐何時了。一見梅花眼便清。

康熙末年。有葉先生者。名景高。號菊垞。太倉諸生。篤學好古。能文章。尤刻意於詩。喜遊覽。偏歷滇黔閩廣。老年倦遊。買田於張涇之上。築學耕草堂。因自號學耕老人。今無有知其人者。其詩和平淵雅。可以直接盛唐。明月山次韻云。窈窕如螺髻。青青倚遠天。虹飛深澗曲。寺聳小山巔。秋雨浮嵐濕。晴波落澗圓。吟懷堪寄托。待照我歸船。清平道中云。細雨迷征騎。涼颼動客衣。午晴雲氣薄。秋老樹聲微。參錯山邱稻。青葱石徑薇。前頭沽酒店。買醉興先飛。懷俞心在符。又魯兼寄柴胥山二首云。俞子真同氣。符生實妙才。如何一別後。不見尺書來。異地仍留滯。伊人切溯洄。窮愁應似我。時命豈須哀。踪跡千山隔。心期萬里通。翦燈同聽雨。揮翰各臨風。夢別江城近。思深雲樹窮。西冷富篇什。早晚遺詩筒。華蓋洞云。徑通雲外寺。春鎖洞中天。白石炊香飯。紅

漿醉老禪。鳥隨疎磬下。人趁夕陽還。仙杏初經眼。一枝紅欲燃。客舍對雨感懷云。春光三月暮。傷憊負花期。好約尋芳侶。來吟對雨詩。園林紅賸萼。鬢髮白添絲。堪笑支離態。衰羸祇自知。過洞庭湖同青崖弟作云。連天一色碧玻璃。帆影湖光望眼迷。銅柱山高人跡少。洞庭水闊雁行低。芳洲蘭杜秋風老。遠岸蒹葭綠樹齊。騷雅吾宗推令弟。題詩直到夜郎西。早春感興云。萬里江天客未還。小樓搔首對蠻山。吟邀春色千峯冷。寺度鐘聲半榻閒。細雨綠萌愁外草。殘杯紅駐醉中顏。茫茫歸思情應劇。鬢落邊城幾點斑。便水驛早發云。曉烏啼向驛門前。便水茫茫早放船。仰面人家看不見。午雞聲出亂山巔。漫興云。細數殘花到夕陽。獨傾村酒問春光。可能借得東風力。吹落儂頭兩鬢霜。鈔錄數首以存其人。

余十三歲遊虎邱。於肆中見舊扇一柄。以百文購得之。上有七律二首云。長夏成詩未附書。今來把讀是冬初。琴中雅調惟孤澹。筆下陳言早破除。寒雨平添津岸潤。衰楊遠映水亭疎。相思一見為經歲。又待梅開訪佛廬。自恨摧頹逼暮年。况兼多病少安眠。幾枝晚菊經霜後。百種秋悲在雁先。匿影不成鍵戶計。取譏真待買山錢。何妨旨酒看君飲。但對清淮易惘然。後題先著藁。為大瓢先生正。因問先著為何如人。皆

不知也比長。讀國朝別裁集。始知著字遷夫。四川瀘州人。流寓金陵。有之溪老生集。或云是明季遺老也。

華氏為吾邑望族。至今猶盛。幼時在表兄華性馬家。見華碩宣詩一卷。寫作俱妙。求問其族中。無有知之者。己卯春日。偶於友人破書中得一冊。始知碩宣字養聖。鵝湖人。康熙間諸生。年七十餘卒。自號東籬居士。讀其詩。五律最工。題友人園亭云。小築深林裏。幽懷獨往還。亂雲封竹徑。野鶴護花關。松老鱗方密。梅欹蘚自斑。南華初讀罷。蘿月照人間。聞笛云。橫笛秋江上。江空夜更清。韻隨風暗度。愁向月明生。楊柳離亭淚。梅花故國情。無端添別恨。迸作斷腸聲。登塔云。孤塔倚霄漢。登臨象外幽。亂山排檻入。遠水接雲流。日月簷前過。樓臺天際浮。遙看霞五色。極目是神洲。和友云。雨過江皋淨。移舟落照間。興同孤鶴曠。心與野雲閒。古澗聞寒水。疏林見遠山。欣然載尊酒。訪菊扣花關。湖上云。何處堪棲隱。湖濱烟柳莊。溪聲常到枕。花影半侵牀。拂石眠蒼蘚。敲詩倚夕陽。忽驚鷗鷺起。漁笛響滄浪。貞女云。秦樓引鳳曲。幻作斷腸音。未識生前面。難移死後心。惟知因義重。非是為情深。空負絲蘿約。蘭閨淚滿襟。僧舍梨花云。擬入羅浮窟。疎香一徑通。澹煙疑遠近。明月悟真空。雲影幽窗外。詩情曉夢中。

朝來輕帶雨。寂寞淚東風。歸鴉云。遠水殘村外。爭飛噪晚晴。梁園朝見影。楚幕夜聞聲。落葉愁霜冷。驚樓妒月明。孤琴幽韻遠。猶似隔林鳴。喜晴云。夢回禽語碎。知是報新晴。雲散春衣薄。花迎曉日明。紅橋烟柳色。紫陌管絃聲。好聽香風曲。芳郊踏草行。春遊云。紅杏依江岸。青山到郭門。舟橫春水渡。人醉落花村。嬌鳥酬歌韻。香風散霧痕。勝遊應不倦。歸院欲黃昏。

徐荔村有歲暮寄內詩云。雙手空空歲又闌。西風心與鼻俱酸。依人自笑馮驩老。作客誰憐范叔寒。寫到家書千點淚。算來歸計十分難。此身只當從軍死。累爾青鸞鏡影單。時荔村方客如皋。吾鄉陶學博國果正為校官。其夫人顧氏偶見此詩。讀之淚下。謂學博曰。邑有斯人。可令其流落不歸耶。蓋為謀焉。於是夫人自典簪珥為倡。同學諸生聞之。亦醵金以贈。俾其早歸。事傳遠近。又閨秀宋蘅皋。名之淑李。輪霞室也。輪霞久客未歸。宋寄以秋夕感懷云。銀鴨燒殘啟碧窗。閒庭風起露華涼。梧桐影裡秋如水。蟋蟀聲中夜漸長。千里關山添別夢。十年羈旅憶他鄉。低頭怕見團圓月。只恐天涯也斷腸。嗚呼。安得有顧夫人之賢者。為厚贈之。團聚其天倫樂事也。人從絕巘如魚貫。馬入寒林列雁行。此和致齋公相隨圍詩也。案庾子山遊獵詩有。

石關魚貫上山。衆雁翅行。似即本此。然余以為和相未必有此詩在胸中而用其典。故亦偶爾相同耳。和相有嘉樂堂集。其子駙馬公豐昇殷德所刻。聞駙馬亦工詩古文。惟不自收拾。樊學齋主人嘗為余言。

余於癸酉秋日。以事往雲間。道出崑山。風阻泊舟。遂登岸散步草堂寺。見壁間所挂扇面。有沈師濂七律四首。中一聯云。文壇恥說為偏將。酒國甘居是附庸。可想見其抱負。偏訪斯人。無有知者。

有人詠雁來紅詩云。漢使傳書託便鴻。上林一箭墮西風。至今血染堦前草。一度秋來一度紅。此詩甚妙。不知誰作。近友人張映山亦有詩云。寒鴻嘹唳菊離披。庭際幽叢故出奇。是草獨無遲暮感。不花能放豔陽時。麤枝大葉風流在。綠意紅情夕照知。欲寫秋容傳晚節。畫圖猶覺不如詩。又蔣伯寅之秋深忘歲晚。葉老代花開。一聯亦妙。

邑侯邵公名颺。山陰人。以中書舍人出宰吾邑。去官後改名無恙。字夢餘。陳雲伯少時嘗從學詩。其詩秀骨天成。非時輩所能及。登徐州城樓云。霜引邊聲來朔塞。日搖河色上城樓。北固山看雪云。雲痕四合沈諸島。雪色中開見大江。棲霞放舟云。青

山入夢成知己。明月同舟當故人。秋夜云鶴影倦依涼月立。雁聲寒帶夜霜飛。皆名句也。卽歿後雲伯為刻其詩。

徐湘浦司馬公子德泉名珠。性冲澹。詩情幽逸。如花開絕塞。雁唳清秋。七古尤雄健。有讀友人侯貞友焦山詩題後一首云。文章擅變幻。造化多雄奇。陰陽無軌範。山川有殊姿。長江西來一萬里。發源岷蜀東。注此奔衝直下少歸束。金焦兩山相對峙。海門扼鎖氣不洩。萬古中流作砥柱。金山如貴人。焦山如隱士。蒼巖翠壁睨欲無。青螺點點浮春水。山靈奇氣自鍾秀。侯生蘊蓄天所授。憑軒句挾海濤飛。拾級語侵山骨瘦。焦先不可作。江月投山坳。眼前名士獨醉倒。狂歌喚起春江潮。情於此放。詩於此豪。幻想欲跨雲中橋。橫空萬丈連金焦。安得爾我相招要。看君落筆青天高。

古者奴婢皆有罪者為之。謂之臧獲。然婢之中亦有等級。有素敏慧通音律。或善炊爨能持家。卽漁童樵青亦不過供驅使盡執役而已。未聞有以美麗而得名者。近來士大夫家喜蓄美婢。而青樓尤多。題以雅號如惜花采香待月繡春之類。然而甘蔗旁生荔支側出。似掃眉人不可無此陪襯。馬藥庵有贈婢改子詩四首云。阿母傳呼兩字妍。新題錦瑟改么絃。曾聞了角依蘭姊。不信蟠根是李仙。綽約二分籠靨淺。玲

坼六寸稱膚圓。多情也似雕梁燕。相傍烏衣已十年。益脫嬌姿絕代諺。管城分蔭託琅邪。儉妝未肯依時世。清韻真堪擬大家。綠綺窗前金可鑄。白團扇底玉無瑕。阿誰空學夫人樣。那比芳名豔榜花。丁校仙侶有方干。謂子聯袂尋春扣綺關。時復中之音噤噤。翩何遲也步珊珊。周旋翻累當筵立。平視驚從隔座看。多謝小紅真解事。金筒玉椀許頻餐。一飲瓊漿百感生。藍橋夢影尚分明。平添杜牧重來恨。久負羅敷已嫁盟。未免有情空復爾。似曾相識轉憐卿。欲將細語從頭問。怕聽鸚哥喚客聲。四詩可稱絕倒。

以人存詩

于宗堯字二魏遼東廣寧衛人。康熙七年。年十八。由蔭生出令常熟。精敏慈惠。一時有神君之頌。病中詠懷云。三年花縣鎖江烟。南國風流事渺然。雲外錦峯餐秀色。甌中琴水拂廉泉。流亡滿目愁填壑。水旱焦心欲問天。草野不肥吾貌瘦。強將憔悴弄冰絃。按公平時。年纔二十一。詳縣志。此詩蓋公當日為醫士陸顯甫書扇頭者。陸氏子孫至今寶藏焉。

南城曾賓谷中丞。以名翰林出為兩淮轉運使者十三年。揚州當東南之衝。其時川

楚未平。羽書狎至。冠蓋交馳。日不暇給。而中丞則旦接賓客。晝理簡牘。夜誦文史。自若也。署中闢題襟館。與一時賢士大夫相唱和。如袁簡齋。王夢樓。王蘭泉。吳穀人。張警堂。陳東浦。謝薌泉。王封町。錢裴山。周載軒。陳桂堂。李嗇生。楊西木。吳山尊。伊耐園。及公子述之。蒲快亭。黃賁生。王惕甫。宋芝山。吳蘭雪。胡香海。胡黃海。吳退庵。吳白庵。詹石琴。儲玉琴。陳理堂。郭厚庵。蔣伯生。蔣藕船。何豈匏。錢玉魚。樂蓮裳。劉霞裳諸君。時相往來。較之西崑酬倡。殆有過之。中丞嘗於九峯園作秋禊之會。賦詩云。昨得蘭亭春禊硯。便思招客蘭亭遊。蘭亭去此一千里。春禊故事知誰修。揚州虹橋亦名勝。冶春詞句今傳謳。漁洋遺韻繼者少。百有餘歲空悠悠。今年三月動佳興。頗乏知己相賡酬。揭來名士稍長集。江天雨霽開涼秋。安江門外水新漲。浩蕩豈可輸閒鷗。棹歌聲發古渡頭。蒹葭深處清而幽。濃春桃李反嫌俗。秋禊之樂前無儔。南園水木况明瑟。九點烟嵐出庭側。硯池一曲含風漪。倒影奇峯嶽蓮碧。我攜禊硯適來此。一洗寒泉翠欲滴。此池為我禊硯開。此峯為余硯山石。異哉此會非偶然。蘭亭之人幾曾得。座中名士咸歎息。復有丹青潤州客。謂陸曉峯明朝寫出秋禊圖。洗硯之人宜可識。一時和者甚多。吾鄉徐閬齋孝廉一詩尤妙。附記於此。春秋二七逢秋禊。故事千年人

不記魯都賦手建安才。臨河叙錄蘭亭字。蘭亭繭紙昭陵收。此文未入文選樓。一時詩句總寂寞。細攷碑打蛟龍愁。秋禊主人有秋骨。白面繡衣持玉節。錦帶紅迎吉慶花。金樽綠瀉銀河月。直教江水作流觴。江月照客江花香。園中九峯欲飛去。齊吐雲氣天蒼涼。羣賢少長列坐次。知公今年三十四。右軍修禊三十三。公長一歲應兄事。前日公攜春禊硯。新詩揚州忽傳徧。今朝又作秋禊會。觀者人人盡稱羨。殘醉江皋寄采牋。風流不讓永和年。相思一夜秋蘭發。花裏新吟秋禊篇。

憶自乾隆戊申歲。余嘗與閻齋同客秋帆尚書河南幕府。其年七月。尚書擢兩湖總督。余回江東。閻齋以與修衛輝府志。獨留汴梁。送詩云。我留黃河邊。送君黃河口。黃河八月浪連天。白日蛟龍挾船走。因君寄信報平安。家有高堂可健餐。春來更望長安去。愁絕天涯行路難。嗚呼。以閻齋之才之美。不得中進士。入詞館。卒以從軍功。試為縣令。鬱鬱以歿。可悲也。

阮雲臺宮保以嘉慶元年提督浙江學政。諸生中有長於一藝者。必置高等。賞數不己。是以人材蔚起。小學奮興。為一時之盛。宮保嘗試湖州賦。秋桑詩。和者數十家。有諸生胡名敬者。和云。微黃比似菊衣痕。幾樹蕭疎蔭華門。材美早需當世用。價高留

侍異時論。禦寒祇為蒼生計。歷久空餘直幹存。多少綺羅叢裏客。何曾根本與酬恩。
西郊昨夜有霜侵。減卻茅簷一片陰。但使陽和調晚節。幾曾經緯負初心。春閨自昔
相須急。寒士於今得庇深。菊秀蘭芳休把玩。直垂青眼到疎林。便爾吐屬不凡。頗有
霖雨蒼生之志。不數年。果中鄉榜。成進士。令官翰林侍讀學士。

長白斌少僕。良為前任兩江總督王公德第八公子。嘉慶己卯辛巳之間。官蘇松糧
道。駐劄常熟。署後即虞山也。有小樓可以望遠。題曰辛峯一角樓。與吳中諸名士。讀
畫論詩。殆無虛日。自題一聯云。羣彥集東南。有溫李詩才。奎熙繪事。高樓占西北。挹
石梅香月。辛嶺晴雲。年未四十。著書盈尺矣。過拂水山莊二首云。江總歸來白髮新。
劫灰餘燼戀無因。風騷壇坫三朝重。金粉河山半壁陳。貂珥苦思推輔座。蛾麋甘讓
作完人。孝陵銅狄苔花冷。詞館空吟舊院春。海天閒話感滄桑。猶有交情憶孟陽。淚
化絳雲紅躑躅。詩題拂水綠荒涼。彥回有壽寧為福。庾信多才亦不祥。禪悅簡栖聊
自慰。東風愁殺柳枝娘。

吳杜村觀察。名紹浣。其祖父俱業饌。至杜村與其兄蘇泉俱中進士。入翰林。杜村詩
不多作。亦無專集。而筆甚通峭。嘗記其舟中感懷二首云。楓葉兼蘆荻。紛紛滿客舟。

水雲千里白。風露一天秋。獨宿同孤雁。愁懷寄遠鷗。披衣人不寐。剪燭數更籌。江湖天地潤。感慨別離多。壯歲猶如此。衰年更奈何。懷人看落日。倚枕發高歌。長嘯驚龍蟄。寒風起碧波。七言如鄉思。暗隨燈影動。客愁齊逐雨。聲來亂山鐘。響傳歸寺古。渡燈昏月滿。船詠梅花云。山間月黯黯。橫笛江上春。寒獨掩門。又寒夜云。衆星皆淡漠。孤月自精神。十字亦妙。

輔國公裕瑞為豫親王弟。自號思元主人。所居曰樊學齋。有亭臺花木之勝。一時名士如楊蓉裳、吳蘭雪輩皆與之遊。所著有萋香軒吟草一卷。十額駙豐紳殷德稱其詩清華幽豔。是能鎔鑄長古。飛卿而自成一家者。記其灤陽道中云。一馬長驅挂玉鞭。清秋風景倍蕭然。野蛾亂落荒林雪。山鳥斜銜古寺煙。雀舌宜烹疎雨夜。豆棚欲話晚涼天。無眠靜對寒藥影。起視雲邊月正圓。殊清新可喜。主人嘗贈余七古一首。又和京師冬日八詠及春遊八詠諸作。詩甚長。未錄也。

婺源齊梅麓庶常彥槐散館後出宰吾邑。未及數載。即賦歸田。遂卜居陽羨。為侍養計。於其行也。余為刻坡公種橘帖贈之。其留別梁溪詩四首云。撫字催科兩弗堪。八年竿濫大江南。政難言美差無惡。吏豈能廉只不貪。苗長但須除一莠。馬蕃焉用禁。

原蠶。此生足傲東坡處。腹貯山泉百甕甘。年年清興在春深。局戶重將舊業尋。校士

可能持玉尺。論文誰與度金針。佇看騏驥驤雲路。莫遣鴟鴞集泮林。畢竟詞章總餘

事。讀書須得聖賢心。可憐秋旱稻苗枯。火急符書尚索逋。拙吏甘同道州考。流民終

賴鄭公圖。聖恩浩蕩如天大。鄉俗敦龐自古無。推解不緣諸父老。哀鴻安得命全蘇。

自注云。甲戌大旱。自思賑外邑之殷富。捐貲接濟。不下十四萬緡。全活飢民無算。一橋一墓五年修。點綴青山與碧流。俗變

荆蠻思泰伯。自注云。泰伯墓在鴻山。名題豐樂憶滁州。自注云。望亭橋舊名龍漚。久歲久傾圯。予募貲修葺。名題豐樂憶滁州。圯予以賑餘之錢興修。改名

樂。平川日落漁樵渡。寒食花開士女遊。俯仰之間已陳迹。他時還念故侯不。

袁簡齋先生通遲兩公子。雖不以科第起家。而皆能詩。遲子名壽芝者。年未弱冠。藁

已荀束。記其遊棲霞寺一聯云。清靜尚嫌禽作語。玲瓏誰與石爭能。頗有乃祖家法。

又鉛山蔣心餘先生曾孫名志伊者。號小謝。能詩。道光壬午九月。余偶至邗江。相晤

於王古靈席上。有題小紅雪樓詩卷後一律云。續書香海記前回。曾見山陽舊雨來。

小草每依庭際長。寒花獨向畫圖開。春風自掃元卿徑。尊酒誰傾杜叟醅。贏得詞人

題妙筆。欲招黃鶴醉江梅。俱可謂善承家學者。

東鄉吳蘭雪舍人有姬人綠春。本蘇州人。生長盛京。性修潔。愛貞靜。善畫蘭。法陳古

白。舍人甚愛寵死時年二十二耳。舍人悼痛不已。賦詩云。冷暖相依僅五年。
不應草草賦遊仙。早知一病無醫法。何苦三生種夙緣。嫁日歡娛如夢裡。殮時明麗
倍生前。定情詩扇教隨殉。誰誦新詞編九臬。深春妍暖似秋涼。池館蕭閑接洞房。瓶
水浸開紅芍藥。鬢花簪遍白丁香。燕聲嗚咽吟幽砌。樹影玲瓏畫粉牆。即用綠春舊句佳句
而今零落盡。但思清景亦沾裳。縞衣一換淚先傾。奉母艱難百事并。望遠魂消歸櫂
影。追逋夢怯打門聲。賣文辛苦憐何補。投綬蹉跎悔未成。孤負同心謀養急。勸拋微
祿辦歸耕。津門迢遞隔江關。旅泊經春苦未還。廿四花風蝴蝶瘦。一雙人影鷺鷥閒。
衣香小立飄隋苑。泉味同嘗愛惠山。輸與梁溪唐孝女。白頭賣畫尚人間。孝女以賣畫養親五
十餘年。帶圍寬盡舊湘裙。支枕哀吟未忍聞。雙頰斷紅疑中酒。一梳濃綠怕消雲。翻書
風過微嫌冷。沈水香多重怯熏。為愛梅花猶強坐。寒香禁受雨三分。夜半天風沸海
潮。仙舟綵伴似相邀。歿前一日夢中買舟與姊偕行賈山只道成偕隱。臨水何堪誦大招。心力無多
愁易盡。聰明太過福難消。他生合作癡兒女。莫憶前身是翠翹。其餘妙句甚多。不能
盡錄。漁家曬網。每於古戍沙灘。斜日西風之下。鱗次櫛比。而青山每為所掩。亡友蔣
敬齋有漁家樂詩云。莫教曬網如城堞。留得青山一面看。此言未經人道。敬齋名溶。

長洲諸生年二十許。輒喜講道學言語。坐立不苟。嘗自製寢衣。長六尺餘。本論語所謂長一身有半也。余笑謂之曰。古之寢衣。似即今之衾被。恐泥古太甚。敬齋愕然曰。吾過矣。吾過矣。至於下拜。其風趣如此。

鍾祥彭毓圃。名志傑。以孝廉作宰浙江。任烏程十年。有惠政。嘗捐俸刻陳無軒湖州詩錄三十六卷。為一時所稱。毓圃能詩。而尤工於五字。道場山云。斷山雲為補。淺澗月能添。梅雨云。竹翠搖新影。溪流沒舊樁。送友人云。雙鶴去不返。孤雲還幾時。晚晴云。古樹含雲潤。新花借月明。皆名句也。其子慶長。字五雲。亦能詩。余為書題。震室三字贈之。

揚州阮梅叔明經。為雲臺宮保之弟。年未弱冠。即能詩歌。為藝林傳誦。所刻有珠湖草堂詩四卷。余最愛其萬樹紅連斜照外。一峯青插白雲中之句。此吳澹川南野堂筆記。楊芸士述鄭齋詩話所未採也。

鄒君春帆。與余同庚。同月。先後一日而生。自幼相愛。工於帖括。屢困小試。偶過其書齋。有詠落花詩。尚未脫藻。起句云。花落客心驚。小園鳥亂鳴。春光原是夢。流水本同行。讀未畢。愀然曰。子正在盛年。何作此種語耶。春帆笑而不答。即於是年十月死。不

意竟成詩識

顧西軒名銑。同鄉東湖蕩人。余十七八歲時。嘗與同寓吳門之石榴亭。有鮑子知我之感。記其櫻桃花詩云。頻年作客緣何事。每到春來不在家。暗中用典。令人不覺。張鐵琴。彭長洲人。年十五六。貌如美人。世所希見。余長其一二歲。每與談論古今。輒以張良自命。一日同住城南看菜花。鐵琴有詩云。嫣紅姹紫滿天下。關係蒼生只此花。其抱負如此。不數年而死。惜哉。

余姊夫楊廷錫。吳縣光福人。少工詩。語能動人。句必有味。月下獨酌云。盃中有影人成耦。天上無雲月不孤。春閨云。春來心事憑誰問。惟有簾前雙燕知。初夏云。新篁未慣經風雨。卻傍疎籬護落花。皆妙。死時年三十。惜無存藁。

紀存

先曾祖奉麓公。當明鼎革時。年僅十三。隨先高祖避難陽山白龍廟。至本朝順治三年。始回故里。嘗築歸鶴庵以自寄。即今西莊橋西岸之觀音庵也。庵門正對陽山。蘇州府志云。陽山一名四飛山。又名秦餘杭山。實一山也。公有詩云。一巢重結古荆蠻。真似蘇耽化鶴還。忍棄先人棲隱處。故教門對四飛山。其二云。烽火驚心事已非。翻

身雲外作孤飛。故園猶有前朝樹。留得清陰待我歸。今刻石庵中。留示子孫。

余有一扇。畫折枝杏花。秋帆先生書一絕於上云。上林佳處午橋邊。半染紅霞半著煙。記得曲江春日裡。一枝曾占百花先。一日過京口。玉夢樓太守見之。又書桃花詩於後云。桃花一樹豔猩唇。獨占名藍似海春。誤入溪流原有路。重來門巷竟無人。迷離夕照紅如夢。悵望天涯綠少鄰。我願大千花世界。有花開處盡詮真。隨園詩話載嚴海珊咏桃花云。怪他去後花如許。記得來時路也無。謂其暗中用典。絕世聰明。余以為不如太守之誤入溪流一聯更妙。

古英雄不得志。輒以醇酒婦人為結局者。不一其人。隨園先生入翰林時。年纔弱冠。散館後改為知縣。簡發江蘇。歷知沐陽。江寧諸縣事。有政聲。三十五而致仕。享清福者五十年。著作如山。名滿天下。而於好色兩字。不免少累其德。余有弔先生詩云。英雄事業知難立。花月因緣有自來。實為先生補過也。

團扇之名甚古。漢時已有之。有明中葉。乃行招扇。至本朝為尤盛。遂不復知有古制矣。阮雲臺先生。於嘉慶丙辰提學浙江。嘗得一古團扇。有馬和之畫。楊妹子題。因依式仿製。以賞諸生之高等者。時錢塘陳雲伯大令。尚為秀才。歲試賦此題。有云。江南

三月春風歇。櫻桃花底鶯聲滑。合歡團扇翦輕絢。分明抹得天邊月。南渡丹青待詔多。傳聞舊譜出宣和。入懷休說班姬怨。羞見曾憐晉女歌。班姬晉女今何有。攜來合付纖纖手。闌前撲蝶影香遲。花間障面徘徊久。樓臺化鳥院中春。馬畫楊題竟逼真。歌得合歡詞一曲。不知誰是合歡人。先生閱此卷。大為稱賞。拔置第一。刻入浙江詩課及定香亭筆談。不二十年。團扇之制。遂行滿天下。余亦有團扇詩。贈先生云。用舍行藏要及時。製成團扇寄相思。時來畢竟如公少。明月清風一手持。

余年十七。嘗受業於金安安先生之門。先生時年八十。精神尚健。日以賦詩作書自課。偶命諸公子分賦瓶菊詩。余亦分得堂字韻。有云。寄人籬下非長策。喜帶新霜入畫堂。先生為之擊節歎賞。謂諸公子曰。此生出筆。頗有作意。將來必能自立者。嗚呼。余一生坎坷。不遇。豈能自立耶。追憶師言。輒呼負負。

黃野鴻賣書記母忌辰一首云。母沒悲今日。兒貧過昔時。人間鮮樂歲。地下共長饑。白水當花薦。黃梁對雨炊。莫言無長物。亦足慰哀思。所謂窮而益工。其信然耶。程山溪者。名亮。閩秀張文娛子也。有春日感懷云。一年佳日是春光。底事逢春更感傷。雨際孤花難著力。風前歸雁不成行。緼袍已敝還思典。土竈生塵久絕糧。多少閒愁何

處寫滿庭芳草易斜陽。又王坦庵春感云。韶華如繡豔陽天。春到貧家亦枉然。破屋正愁連日雨。荒厨已斷昨宵煙。鷗鷺團窮海。剛三載。燕返空巢。又幾年。滿地蓬蒿人過少。臨風獨立。聳吟肩。嗚呼。安得廣厦千萬間。留此輩人。煖衣飽食。飲酒賦詩。快樂以終其身耶。

一官飽繫垂老離家。此人間最苦之境。顧甘心受之者。不一其人。或者此人之心思。反以為樂。亦未可知也。陳石橋大令官富平。著雁宕山人稿。閩中別兄一首云。十載離家音信稀。間關執手見還疑。風塵到老境非昔。兒女來前名不知。舊里半凋聞欲淚。餘生相見語多悲。饑驅明日又將別。立馬斜陽塗路岐。真令人不堪回首。

途中遇沽酒者。或賣花者。其香撲鼻可愛。擬將此意採入詩中。而未得也。偶見市中掛一楹帖。有沽酒客來風亦醉。賣花人去路還香。不知何人所作。真先得我心矣。

詩有無心譏刺。而拈來恰合者。余中年常出門。每於四五月夜獨宿舟中。聽蛙聲喧雜。終夜不寢。偶書絕句云。信宿扁舟夜未央。蛙聲閣閣最淒涼。荒江月落天將曉。不辨官私鬧一場。一日在長安。有某家宰見之。笑曰。此詩當為江南吏治而作也。余大驚。遂謂草茅下賤。何敢妄議時事。偶然得句。實出無心。此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智

者見之謂之智也

唐守之嘗題漁翁失網圖云一網復一網終有一網得笑殺無網人臨淵空歎然
余嘗見人有營營於名利場中者數十年至白首無成依然故我則不如困守固窮
之為得也故有詩云前舟網網張空水後有簑翁獨坐看程魚門太史亦有句云旁
人束手休相怪空網由來撒最多與守之之詩正相反

詠物詩最難工太切題則黏皮帶骨不切題則捕風捉影須在不即不離之間汪春
亭詠燈花云影搖素壁夢初回一朶花從靜夜開想到春光終易謝攪殘心事欲成
灰青生孤館愁同結紅到三更喜亂猜頗覺窗前風露冷斯時那有蝶飛來吳野渡
詠紅蓼花云如此紅顏爭奈秋年年風雨歷滄州一生辛苦誰相問只共蘆花到白
頭吳信辰詠虞美人花云怨粉愁香繞砌多大風一起奈卿何高桐村詠牽牛花云
莫向西風怨零落穿針人在小紅樓皆妙客中夜宿秋蚊未靖雖懸幃子倚如長城
而一蚊闌入則不寐通宵其時新涼退暑殘月窺人四壁蟲聲百端交集實難為懷
耳余嘗有詩云十年落魄未成歸心事如雲澹不飛一箇秋蚊纏客夢半窗殘月冷
宵衣擬留詩卷才難副欲薄功名計亦非惟有一封憑去雁為傳親故莫相譏因誦

宜興儲長源之燈搖旅思風盈幔蟲語秋心月半牆之句令人心骨俱冷。

余嘗論人生如行舟。忽前忽後。忽左忽右。無有一定。張帆者自然在前。搖櫓者自然在後。然而亦看風水之順逆。江湖之險夷。居先者固可羨。落後者亦未為失也。偶賦前舟歎二首云。前舟後舟一時發。搖搖其指天邊月。須臾月暈生長風。前舟張帆如執弓。霎時箭行三百里。白浪翻天黑雲起。欲卸長檣勢未能。載得百人同日死。後舟聞變追前舟。無那滄江水急流。看他傾覆不得救。吞聲踣躅心煩憂。前舟張滿帆。後舟滯沙灘。前舟忽破山腳石。後舟反過前舟前。人間風浪何浩浩。為吉為凶未能保。總看收帆到岸時。區區前後何足道。

摘句

隋書載煬帝以薛道衡空梁落燕泥句。至於殺身。此古人忌才過甚也。即如謝靈運之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庾信之琴從綠珠借。酒就文君取。亦平常語耳。近日詩家愈出愈奇。命意鮮新。立辭典雅。皆古人之所未有。如翁朗夫之煙波雙鬢老。風雨一身秋。彭念堂之日還停水上。山已墮雲中。方南塘之月出江花落。詩成海月圓。楊谷簾之柳搖春雨暗。江漲水雲流。張瑤英女史之短垣延月早。病葉得秋先。范履淵

之櫓聲搖夜月。帆影落晴波。商響意之蜂。巢當午開。蚓壤趁涼歌。俞楚江之紅憐花。
別樣綠愛柳當初。劉企山之缺月依橋斷。孤雲背郭流。趙仁叔之蝶來風有致。人去
月無聊。童二樹之晴流鳴斷壑。山影卧空田。黃星巖之竹銳穿泥壁。蠅酣落酒樽。許
子遜之鐘聲涼引月。江氣夕沈山。李維饒之峽雨無朝暮。春風有別離。吳杜村之落
葉疑疎雨。秋雲學遠山。儲玉琴之伴佛燈雙穗。窺人月半環。汪澤舟之木落山無障。
江流月有聲。吳師石之斷崖殘雪補。清磬夕陽浮。周東標之疎雨下黃葉。秋風翦綠
葵。湯述庭之行共孤雲懶。歸翰獨鳥閑。趙味辛之水清魚入定。山古樹無花。吳象超
之白雲留晚磬。黃葉捲歸樵。秦大樽之風梳平野樹。雲湧一樓山。儲長源之雪晴春
有態。山沽翠難名。莊印三之寒鳥依夕照。落葉碎秋聲。張仲子之門臨流水岸。犬吠
隔花人。沈奕風之夜雨洗村徑。曉風開稻花。何秋山之白頭增舊感。黃葉落新愁。石
竹船之帆隨春樹。遠水帶夕陽。流繆牧人之江連三楚白。山接九華青。李少白之一
鳥翻雲外。千峯落馬前。夏瀕江之病因看月減。情到惜花深。于秋渚之綠餘三逕。草
紅露半墻花。龔素山之夜從花影轉。秋帶樹聲聽。孫連水之江光搖佛面。石色上僧
衣。使阿麼見之。又當何如嫉妬也。

本朝七律。金聲玉振。不特勝於有明一代。直可超出宋元而亦有高出唐人者。可謂極一時之盛。國初諸公。無論矣。就余所見聞者。如王少林大梁懷古云。三花樹色開神獄。萬里河聲下孟門。黃浩浩秋柳云。小驛孤城風一笛。斷橋流水路三叉。何南園感懷云。身非無用貧偏暇。事到難圖念轉平。黃野鴻清明云。村角烏呼紅杏雨。陌頭人拜白楊烟。浦翔春野望云。舊塔未傾流水抱。孤峯欲倒亂雲扶。魯星村郊外云。春田牛背鳩爭落。野店牆頭花亂開。汪澤周賜書樓眺雨云。亭遠忽從烟際出。樓高先覺雨聲來。史位存汴梁道中云。雲垂平野星初上。馬走春沙夜有聲。有感云。撲蝶會過春似夢。湔裙人去水如煙。潘汝庭春日云。草不世情隨意綠。花知客意入簾紅。石遠梅山海關云。萬頃日華浮海動。九邊風色捲沙來。湯述庭閑居即事云。得句偶逢花照眼。舉杯喜見月當頭。郭頻迦即事云。月與梧桐尋舊約。秋將蟋蟀作先聲。春感云。三月落花如夢短。一湖新漲比愁多。高爽泉春草云。新愁舊恨縈三月。細雨斜陽送六朝。林遠峯靈隱寺云。靈泉百道飛涼雨。古磴千盤入亂雲。皆妙。又如曹棟亭之。三秋月色臨邊早。萬馬風聲出塞多。張崑南之。松間細路通僧寺。花裏微風颺酒旗。朱子穎之一水漲喧人語外。萬山青到馬蹄前。石曉堂之。窺魚淺渚翹雙鷺。待渡斜

陽立一僧。邱學敏之山連齊魯青難了。樹入淮徐綠漸多。李嘯村之春服未成。翻爰冷。家書空寄不嫌遲。惠椿亭之宿酒大都隨夢醒。殘燈多半為詩留。劉春池之道在己時。惟自適。事求人處總難憑。凌香坪之春風久負青山約。舊雨難尋白鷺盟。吳尊萊之莫雲抱郭。靄紅樹寒雨連江凍。白鷗儲長源之春衣乍暖。飛蝴蝶綠酒初香。薦蛤。判劉元贊之三春鄉思先花發。萬里征人後雁歸。秋水懷人楓葉落。蓬窗卧病雨聲多。莊印三之青溪渡口餘三戶。黃葉聲中有六朝。倪稼成之衰柳共憐殘鬢短。閒雲應笑客程忙。吳退庵之樹碧兩行臨曲水。天青一角見高山。方升矣之小艇仍維前度樹。斜陽已挂右邊樓。湯衍之之社雨不知春事判。東風已覺落花多。毛洋溟之夜永。驂鸞歸碧落。風清有鶴響空山。林漢閣之窺客挑燈來。黠鼠移秋入戶有寒蛩。王饒九之兩岸白蘋秋水渡。一林紅葉夕陽村。吳梅原之愁消白下鵝兒酒。人在青山燕子磯。黃賸山之人間萬事成秋草。我輩前身是落花。仲松嵐之吳楚帆檣隨樹沒。金焦山色上衣來。鄭芸書之絕壑凍雲棲古塔。枯僧破衲補斜陽。宗蕙亭之酒不能攻愁有陣。曲為自度唱無腔。魏野塘之有客抱琴停午至。呼僮沽酒趁花開。顧蘭厓之蒼苔滿。逕客稀過涼雨到門僧未知。冒甚原之廢苑春來花自發。空庭月落鳥

相呼。汪可堂之三徑春歸花似雪。一齋人靜日如年。汪周士之徑仄秋花迎客座。夜深涼月戀人衣。石晚晴之瘦馬踏乾黃葉路。寒鐘敲碎白雲峯。吳玉田之山色和煙沈遠浦。潮聲挾雨吼滄江。顧蘭暉之萬種羈愁當夜集。一年鄉夢入秋多。曹劒涵之別浦帆歸千樹碧。隔離人語一燈紅。王紆園之報喜燈花紅一夜。相思春水綠三年。阮梅叔之腳底白雲雙屐滑。擔頭紅葉一肩春。吳雲坡之煙迷古塞晴疑雨。雲擁深山畫亦昏。朱天飲之娛人可愛當窗樹。留客遙看雨後山。常蹇齋之秋從夜雨窗前聽。月在美人樓上圓。吳蒼崖之清夜思公惟有淚。白頭知己更無人。徐春園之鍊句每存千載想。看花不放一春過。徐德泉之家無儲蓄期鄰富。邑有流亡望歲豐。黃少淵之芳草池塘尋舊夢。落花庭院算殘春。如此類者甚多。摘之不盡。又趙甌北先生集中有擬老杜諸將之作。張船山太守集中有寶雞縣題壁詩。長歌當哭俱不可不讀也。

履園叢話卷九

碑帖

周石鼓文

清 勾吳錢泳梅溪輯

周石鼓文在京師太學儀門內為石刻中最古高二尺廣徑尺餘形似鼓而頂微圓其一如臼相傳為周宣王獵鼓也初棄陳倉野中

按續漢即國志右扶風陳倉法引辛氏三秦記云陳倉有石鼓山鳴

則有兵並非上有石鼓舊文也今金石家輒曰陳倉石鼓者恐誤

唐鄭餘慶徙鳳翔縣學而亡其一宋皇祐四年向

傳師得之民間大觀二年徙汴京國學以金嵌其字靖康二年金人輦至燕剔其金

置大興學元大德十一年大都教授虞集始移國學其篆凡六百五十言至元中存

三百八十六字今僅存者二百八十餘字而已謂為周宣王鼓者韓愈張懷瓘竇泉

也謂為文王鼓至宣王刻詩者韋應物也謂為秦氏之文者鄭樵也謂宣王而疑之

者歐陽修也謂宣王而信之者趙明誠也謂為成王鼓者程琳董道也謂為宇文周

物者馬定國也故王伯厚皆駁正之至楊用修云得李賓之家唐人捐本全文恐是

升庵偽造今陽湖孫淵如觀察竟取楊本刻諸虎邱孫子祠亦好奇之甚矣高宗純

皇帝以乾隆庚戌親臨辟雍見石鼓漫漶為立重欄以蔽風雨即以原文集為十詩

再刻十石。並御製石鼓文序。仍從韓愈定為宣王時刻。聖訓煌煌。垂示萬古。真藝林盛事云。

秦泰山石刻

秦泰山石刻。唐時已亡。今所傳者二十九字。二世之文也。據宋人劉跂模搨。尚有二百廿三字。可讀者一百四十有六字。據集古金石二錄。猶存四十字。本朝乾隆初。碧霞元君廟災。則并二十九字亦亡之矣。嘉慶乙亥歲。前泰安令蔣君伯生。賦閒無事。獨遊岱頂。聞之故老云。玉女池中有古刻。遂車水尋覓。果得殘石兩小塊。審之僅十字。即二十九字中文也。遂搨數十紙。以貽海內博雅君子。則有翁覃溪閣學阮雲臺宮保梁蔭林方伯孫淵如觀察。俱賦詩作跋。為一時佳話。按二世元年是壬辰。至今道光壬辰。已三十五甲子矣。

秦琅琊臺刻石

琅琊臺刻石十二行。計八十有六字。亦是二世之文。今在山東諸城縣東南百六十里。三面臨海。即琅琊臺也。案始皇刻石之文。具載史記。凡七處。嶧山泰山琅琊之眾。東觀碣石。會稽是也。惟嶧山之文獨闕。故宋時鄭文寶補刻之。元至正間。魯人申屠

駟。人以會稽刻石模於紹興府學。余又嘗得徐鉉所模碣石門墨本。刻之焦山。方知實可補史記闕文。而學者有信之有疑之。皆尚古之過也。

新莽天鳳刻石

山東鄒縣野田間。新出王莽時天鳳二年刻石七行。俱有界道。其後有後子孫毋壞敗六字。似是墓間石也。今五經博士孟公繼煥移置孟廟。嘉慶庚午春。山東金鄉縣馬進士。又於鉅野縣之昌邑聚田間。得殘碑一段。僅存銘文。上下亦不相連續。有云宣仁播威。賞恭糾悞。又云奮旅揚旌。殄滅醜類。勳烈煥爾。聿用作詩云云。似此人以武功而顯者。惜無紀年可攷。惟存七月六日甲子造七字而已。

漢燕然山銘

吳江翁海村徵君惠余雙鈎燕然山銘。云得之曲阜桂大令。未谷得之玉虹樓所藏宋搨本。真如景星慶雲。世未易見。余細審之。謂必是後人重模。如西之作卣。臣之作氏。殺之作寇。鑠之作爍。夏之作夔。皆非漢人字體。又脫去乘燕然三字。然未谷深於漢隸。必有精鑒。即是重模。亦非近時人所能為之。案此銘集古金石二錄及隸釋隸續漢隸字原俱不載。惟劉球隸韻引模數十字。于爽正天下金石志。孫克宏金

石志皆謂原石在今宣化府。而絕無傳搨之本何耶。余恐宣府之本亦是重模耳。

漢西嶽華山廟碑

延熹八年

是碑舊在陝西華陰縣西嶽廟中。明嘉靖三十四年地震。碑毀。片石無存。海內所傳。惟有兩本。一為商邱宋氏漫堂所藏。一為華陰王無異所藏。然宋本缺十字。王氏本缺百五字。可以辨搨本之先後。近阮雲臺宮保又得一本。云是寧波天一閣藏本。亦有缺字。是又在王本後矣。宮保嘗自刻一石於雷塘祖塋。并將歐陽集古錄跋語真蹟附刻其上。可謂嗜古者矣。

漢元儒先生婁壽碑

熹平三年

是碑舊藏吳門蔣韻濤學博家。前闕四十八字。後有豐道生題跋。知明時與夏承碑同藏於吾鄉華東沙氏。即真賞齋主人名夏者也。乾隆六十年。余從韻濤姪春皋明經雙鈎得之。以寄翁覃溪先生。曲阜桂未谷遂以刻之。京邸此顧南原作隸辨時所未見。

漢熹平石經

熹平四年

熹平石經見於後漢書。帝紀熹平四年。議郎蔡邕與堂谿典馬日磾。張馴。韓說。單

颺等奏求正定諸經而刻。至光和中。尋遭董卓之亂。焚燒洛陽宮府官舍。碑已殘闕。後魏武定四年。由洛陽移至鄴城。周大象元年。又從鄴城移至洛陽。隋開皇六年。又從洛陽徙至長安。轉移遷徙。碑益漫滅。故唐初已有十不存一之歎。洪氏隸釋所載。不過九百七十又一字而已。余於乾隆五十年七月。偶於書肆中購得舊本管子一節。中央雙鈎五六紙。率皆殘闕不全。細心尋繹。得尚書洪範篇七十八字。君奭篇十三字。魯詩魏風七十三字。唐風三十一字。儀禮大射儀三十七字。聘禮廿八字。公羊隱公四年傳十八字。論語微子篇百七十字。堯曰篇三十九字。又盍毛包周有無不同之說。及博士左立姓名十八字。合五百餘字。不詳何人所摹。惟視管子第一本上有國初徐樹丕印記。則知為牆東老人所鈎無疑矣。故翁覃溪閣學有詩云。熹平石經紙摹十。錢子得自徐牆東。蓋紀實也。自余模勒之後。南昌學宮有重模本。紹興學宮有重模本。如皋姜氏有重模本。而王司寇金石萃編亦載之。五十七年。余北行。過濟寧。錢塘黃小松時為運河司馬。又藏有舊榻尚書盤庚五行。論語為政八行。堯曰四行。小松屬余并刻之。均為藝林罕見之寶。

漢涼州刺史魏元丕碑

光緒四年

魏元丕碑。泰安趙氏所藏。世無第二本。洪氏碑圖云。碑十六行。石已斷剝。所存者行三十一字。題名四行。行四人。然則洪不言有陰者。是題名即在正面也。翁覃溪張瘦銅孔莊谷孫淵如諸先生。俱為考證。實存四百九十九字。較隸釋少二十五字。此本卻多出七字。審其用筆之妙。較張遷結體相似。而蒼勁過之。漢隸中能品也。

漢幽州刺史朱龜碑

中平二年

是碑係舊紙舊絹。亦是人間希有之物。據隸釋云。有四百十三字。今本只有一百六十四字。尚是三分之一。惟碑中書惠兩字。洪氏所無也。

漢郭有道陳仲弓碑

建寧二年

郭有道陳仲弓二碑。皆蔡中郎撰文。所謂無媿辭者。惟兩碑久亡。歐趙亦未之見也。今山西介休驛路旁。有郭有道碑。是國初傳青主重書。後鄭谷口又書一碑。與傳書並峙。故顧南原有以五十步笑百步之譏。陳仲弓碑。世亦無有。洪氏所載。惟有大邱長陳寔壇碑。嘉慶元年。余偶書一本。贈山陰陳雪樵騎尉。騎尉遂以刻石。因推捐數百紙。傳播坊間。不知何時流入海外。日本人視為原刻。戊辰己巳之間。寄信中華海舶。一時要五百本。市者仍以余書翻刻以應之。海外人以耳為目。不知真偽如此。

漢淳于長夏承碑 建寧三年

吳門陸謹庭孝廉家有夏承碑。中闕化行以下三十字。後有豐人叔楊景西二跋。即吳山夫雙鉤之所自出也。王虛舟所見亦即此本。明嘉靖間。是碑與婁壽碑俱吾鄉華東沙氏故物。今重刻本甚多。不堪入目矣。

漢成陽靈臺碑 建寧五年

此碑是黃小松司馬所藏。翁覃溪先生定為重刻本。近亦不可多得矣。碑中字數與隸釋相符。惟筆畫間稍有譌處。江秋史侍御嘗釋出數字。可補洪氏之闕。

漢小黃門譙敏碑 中平四年

是碑前有額曰漢故小黃門譙君之碑。九篆字。亦小松所藏。審其結體用筆。其為重刻無疑。洪氏亦載此碑。優游下似是氏字。蓋借作京卽之卽也。喪亡上似是乃字。又七月廿八日癸卯。今驗此本。是十八日。俱可證隸釋之誤。

漢圉令趙君碑 初平三年

往時見海鹽張芑堂徵君案頭有此碑。是全張未裝者。既復見家竹汀先生家。亦有全碑一張。洪氏云碑在南陽。即今河南之南陽府。數年之內。凡兩見。似此碑猶在人

間。或隱於荒山窮谷間。難以尋覓耳。

漢巴郡太守樊敏碑建安十年

乾隆四十九年。余寓吳門春暉堂。陸氏友人王晉康示余樊敏碑。視其搨本。的是原刻。為臨一過而還之。以為坊間尚有也。後數年。欲購不得。當面錯過。至今猶悔。是碑在四川雅州府蘆山縣。後山陰李松雲先生知雅州。屢有書託其尋訪。終不可得。道光辛卯四月。余在袁浦節署。晤武威張介侯大令。知此碑尚在蘆山。完好如舊。又知高頤碑在綿州之德陽縣城外大路旁。則諸漢碑之存於人間者。自亦不少。特無好古之士為之傳搨耳。

漢酸棗令劉熊碑

酈道元水經載酸棗城有縣令劉孟陽碑。即是碑也。曩時見歙縣巴雋堂氏有雙鉤本。既又見揚州汪容甫家有宋搨原本。雖經殘蝕。其字較多於巴氏。且有出於洪釋之外者。後江秋史又為雙鉤。以巴汪兩家合參之。然總缺上半截。後見明州天一閣舊搨本。有君諱熊字孟陽下缺十字。始接大帝。等字。則知江秋史所鉤。是下半截也。

漢楊氏四碑

太尉楊震沛相楊統繁陽令楊君高陽令楊著四碑。歐趙洪氏俱有之。惟罕見搨本。嘉慶元年春。青浦王蘭泉司寇遊西湖。攜於行篋。時余在兩浙轉運使幕中。司寇出以見示。觀其刻畫顯著。神氣不侔。且字多別體。與隸釋不合。當是宋人翻本。

兩晉六朝碑

兩晉六朝之間。最重書法。見於晉書南北諸史。而碑刻無多。今所傳者。惟刁遵。司馬紹。高植。高貞。高湛。元太僕。以及孔廟。乾明。賈使君。鄭昭道。啟法寺。龍藏寺諸碑。最為烜赫。其時已重佛法。造像尤多。要而論之。大半為俗工刻壞。故後人皆宗唐法。而輕視六朝。殊不知唐初諸大家之皆出六朝也。余則曰。譬諸友朋。但擇貞賢可交而已。遑問其乃祖乃父乎。

唐觀音寺碣

陸德明為秦王世民撰觀音寺碣。在武德五年。謂秦王平王世充。竇建德。班師凱旋。駐蹕廣武。值夜雨作。東南雲際。光皎射天。見觀音菩薩全身畢露。王頓首拜瞻。乃建此寺。觀此已開有唐一代奉佛之端矣。余謂德明著經典釋文。世稱儒者。何乃作此語。為後世口舌乎。援儒入墨。當自德明始。

唐化度寺碑

歐陽率更化度寺碑。李百藥撰文。世無全本。案解大紳春雨集載河南范諤跋語云。慶歷初。其高王父開府公諱雍舉。使關右。歷南山佛寺。見砌下有石。視之。乃此碑也。歎為至寶。既而寺僧誤會石中有寶。破而求之不得。棄之。寺後公他日再至。失石所在。急問之。僧以實對。石已分三段。乃取數十縑易之以歸。置於里第。賜書閣下。遭靖康之亂。范氏諸子取而藏之井中。兵罷後。好事者始掘之。已而碎其石。又分為數片。今世所傳宋搨本皆是也。宋潛溪集謂當時南北俱有翻刻。南本失於瘦。北本失於肥。殊乏率更精絕之氣。則今世所傳宋搨者。恐未必盡是原石耳。

唐孔子廟堂碑

虞永興孔子廟堂碑有兩本。一在西安府學。一在武城縣學。皆非原刻。在西安者五代王彥超所刻也。至元明時已剝蝕不全矣。往時見商邱陳伯恭學士家一本。尚有全文。余嘗縮臨刻入小唐碑中。

唐九成宮醴泉銘

歐陽書醴泉銘。自宋元明以來。為藝林所重。幾至家絃戶誦。人人家有一本。惟椎搨日多。佳本日少。故字多殘闕。又經俗工洗鑿。滿紙模糊。率更面貌十不存一矣。少時

聞吳門蔣氏有佳本。據唐搨刻之一字無損。然未見原搨。不敢信也。惟吾鄉秦氏有舊本。千金不易。有秦仲堅者。遂取翻刻。以售於人。謂之秦板。今坊家錦裝檀匣。轉相售易。所稱宋搨者。大半皆秦板也。

唐磚塔銘

磚塔銘。明末時始出土。石已分為三塊。近則愈搨愈壞。又亡去百二十餘字。無全本矣。然得片紙隻字。猶珍藏之不置者。因其秀勁有法。在歐褚之間。故學者紛紛。遂為名碑。可見古人用筆。一挑一趯。皆有法度可尋也。撰者為上官靈芝。其下惟有敬客書三字。學者謂敬客當姓王氏。或又以敬客為方外者。余獨不謂然。撰文為上官氏。則敬客亦姓上官無疑。與李輔光碑巨雅書同一例。今吳門重刻有十餘本。皆以西紙搨之。以充原刻。可發一笑。

唐郎官石記序

張長史以草書得名。世謂之草聖。惟郎官石記是真書。太倉王敬美家有一本。為天下所無。董思翁嘗模入戲鴻堂帖者是也。嘉慶乙丑歲。余在京師。南海葉雲谷農部以此見示。後有王濟之。元美。敬美諸跋。余為雙鈎一本藏之。近日吳門顧舟湘上舍。

又取雙鉤重模一碑。立於蘇州府學尊經閣下。以存長史舊蹟云。

唐雲麾將軍李秀碑

李北海書雲麾將軍碑有二。一為李思訓。一為李秀。其官同。其姓同也。李秀碑本有六礎。明萬歷初。宛平令李蔭於署中掘地得之。後為王京兆惟儉取去。今所存惟二礎。康熙中有宛平令吳涵者。移置順天府文丞相祠中。前人載之詳矣。其有全文者。一藏吳門蔣春皋氏。一藏歙人羅養芝家。相傳俱是唐搨。余猶疑其翻本。殆宋元物也。嘉慶元年六月。余嘗雙鉤蔣本。寄翁覃溪先生。先生報以詩云。觸署吳閭蔣運開。手模唐搨李碑還。心馳六礎苔岑合。袖有千年翠墨斑。想對湖山盟北海。肯隨董莫跋張翥。此碑莫足韓得自張翥各有手跋石經重晤中郎後。扁二邕齋待我顏。梅溪書手模蔡中郎石經今又模北海此邕題其齋扁燕山名蹟幾人知。郭逸鈎模復許誰。借問羣鴻戲海意。黃文敏模曾何戲鴻堂帖如衣帶過江時。畢潤飛跋稱憚南田蓄一舊本貞珉元氣憑君得。落筆精微不我欺。今日錢君新拓出。重開仙鶴伏靈芝。越四年。余至京師。毘陵胡蕘麓為宛平令。即以余所雙鉤者。刻石署壁。仍書李蔭舊題曰古墨齋。蕘麓聞余至。乃置酒。招同先生與法梧門。祭酒共觀新刻。兩公又賦詩見贈。為一時佳話云。

唐滑臺新驛記

李少溫滑臺新驛記不載於諸家著錄似碑亡久矣吳門貝簡香氏得一舊本有元人吾衍跋語遂摹之磚板可以亂真又緡雲縣城隍廟記有重刻本在今常熟縣城隍廟戲樓下南向明嘉靖壬戌年刑曹杞山鄭公刻邑人徐拭有記

唐麻姑仙壇記

南城縣有麻姑仙壇記大小二本今人但知有小字本而不知大字本為魯公原刻其小字者則趙明誠所云慶歷中一僧所書黃魯直猶能道其姓名也自歐陽集古錄稱之咸以為魯公親手書至陸放翁比之羊叔子峴山故事亦過矣試觀魯公書碑如多寶塔東方朔畫贊郭敬之家廟臧懷恪中興頌宋廣平元次山元靖先生顏氏家廟諸碑有書大小兩本者乎則永叔所謂愈看愈妙者不過一時興會語不可遂為典據也今曾賓谷中丞家有一大字本尚是舊榻

唐開成石刻十二經

余家有開成石經舊本其用筆絕類歐陽率更可備書家一格舊唐書譏其字體頗乖師法言其與經文相淆雜非議其書法也故顧寧人尤詆之而不知原刻殘闕為

後人修改補綴。以至魯魚莫辨。顧氏未見原刻。但憑修改之本而駁詰之。誤矣。乾隆壬辰歲。畢秋帆先生為陝西巡撫。見諸碑率素榛莽。瞻顧歎惜。始議興修。賴以不墜。第卷帙浩繁。推搦之難。裝池之費。不能家置一部也。茲記其目錄於此。周易九卷。計九石。尚書十三卷。計十石。毛詩廿卷。計十六石。周禮十一卷。計十七石。儀禮十七卷。計二十石。禮記廿卷。計三十三石。春秋左傳三十卷。計六十七石。春秋公羊傳十二卷。計十七石。春秋穀梁傳十三卷。計十六石。孝經一卷。計一石。論語十卷。計七石。爾雅三卷。計五石。又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共十石。每石高七八尺。廣三四尺不等。都計六十五萬二千五十二字。乾隆國學石經。即仿開成舊式也。

四唐碑

畢秋帆先生巡撫陝西時。得唐碑四種。其一為中大夫守內侍上柱國渤海高福墓志。開元十二年。其二為京兆府美原縣尉張昕墓志。開元廿四年。其三為內侍省內常侍孫志廉墓志。天寶十三年。其四為游擊將軍守左衛馬邑郡尚德府折衝都尉左龍武軍宿衛上柱國張希古墓志。天寶十五年。乾隆戊申八月。余在先生河南幕府。由黑岡口登舟。乘黃河南下。曾將四碑帶回。安置樂圃之賜閒堂。至嘉慶四年九月。有旨查抄。為錢塘

馮驚亭編修購去道光六年。又為嘉興張叔未解元所得。今在新篁里。

唐石幢

吳門碑刻遭建炎兵火十不存一。故漢唐之碑絕少。今所存者惟石幢耳。其一在西洞庭山包山寺。會昌二年九月。僧契元書。又一幢無年月。與前幢東西對峙。又一幢亦無年月。座上有宋開禧乙丑閏中秋續刻題名。又一幢座上有明僧呆菴道人法住偈語。按朱長文墨池編載有成通五年于僧翰書。在洞庭山者似即此中之一也。其二在光福寺前。大中五年五月立。又一幢大中六年十二月立。俱正書。亦東西對峙。其三在角直鎮。今元和縣所轄。大中八年秋崔渙書。有宋皇祐五年重立字樣。其四在常熟北山興福寺。即唐時破山寺也。寺前有二幢。一平原陸宸行書。年月剝蝕不可辨。後有女弟子徐十四娘及樹幢僧智峯等名。一京兆全貞書。亦無年月。按錢叔寶續吳郡文粹云。破山寺石幢。唐大中間建造。宋建炎三年己酉八月重立。偶閱縣志。竟以為宋時所建。是前人未之考耳。其五在常熟梅李鎮胭脂墩菴中。上刻乾符五年歲次戊戌七月乙未十四日戊申建。又一座同勾當弟子許亮李帖代贊各捨三千丈云云。計五處。余皆推損之。又一幢在虎邱劍池。顯德五年。高陽許氏建。則

五代周時物矣。

後梁鎮東軍牆隍廟碑記

乾隆辛亥歲。余在紹興。與修府志。於卧龍山上城隍廟。捐得此碑。前載表奏。次列敕旨。最後作記。時在梁開平二年。先武肅王撰文。有官階甚長。碑以城隍為牆隍。以戊辰為武辰。俱避全忠祖父名也。

後晉吳越文穆王神道碑

先文穆王神道碑。在今杭州城外玉皇山之陽。墓前三百餘步。地名頭城門。玉皇山即龍山也。東坡表忠觀碑。龍山之陽。歸焉新宮是也。碑甚豐大。約高二大許。龜趺螭首。上有一穿額。題大晉故天下兵馬都元帥守尚書令吳越國文穆王神道之碑。二十四字。篆書。本文五十行。行九十字。剝蝕過半。今存者尚有一千八百餘字。取家刻全文校之。皆無悞。撰文者為丞相和凝。書丹篆額者。則司農卿權令詢也。余嘗命石工護之作護碑圖。碑西南三百餘步。名玉屏峯。峯下吳氏墓茶園之內。尚有王子忠獻王神道碑一座。亦螭首。碑畧小。據十國春秋。太常卿張昭撰文。則剝蝕無一字矣。相傳為明時太常吳誠尚書江瀾先後佔葬時所毀。乾隆五十八年九月。余始訪得。

之

吳越僧統慧因普光大師塔銘

是碑在臨安功臣山下淨度寺桑園中。碑載普光號令。因為武肅王第十九子。幼通禪理。梁乾化三年出家。住安國羅漢寺。時年十三。梁授法相大師。封安國羅漢寺主。加兩浙僧統。龍德三年。改授吳越僧統。賜號慧因普光大師。寶大元年八月十三日。夜集眾諷經。乃為遺章申辭王父。圓寂於真身寶塔寺。時年二十有四。王命歸窆於錦里功臣山南。營建塔院。是碑撰書系銜。皆磨滅難辨。惟有鎮東軍節度使六字及文內業職忝詞林五字。十國春秋載皮光業以文字受知武肅。特賜進士第秘書郎右補闕。尋遷兩浙觀察使。文穆王嗣位。拜丞相。此碑雖殘闕。而詞句清麗。其為光業無疑。光業即日休子也。

蜀石經

福州梁蔭林先生為江蘇方伯。得孟蜀石經春秋殘本。正文三百九十五字。注二百六十七字。計三頁。共三十五行。皆昭二年傳左氏之第二十卷也。後有翁覃溪閣學家竹汀宮詹跋語。攷之甚詳。定為孟知祥廣政中。據蜀時所刻。曾宏父石刻鋪叙謂

為皇祐元年樞密直學士田況刻。非也。先生既賦詩於後，復以示余。真古刻中之秘寶云。

馬楚銅柱銘

嘉慶四年。楚南苗民既平。有好事者。搨得五代時楚王馬殷銅柱銘。至京師者。銘文為李宏皋所撰。吳任臣十國春秋。朱竹垞五代史記注。皆引之。南昌相國為裝池巨冊。以為至寶。余題其後云。楚王樹國建功多。銅柱鐫書繼伏波。欲識五溪平復事。誓文墨。搨好摩挲。八百年來瘴雨零。行人指點一痕青。吾家鐵券今還守。敢勝溪州柱上銘。相國見之笑曰。此的真錢生詩。不可移易他人。

宋高宗御書石經

高宗御書石經。在今杭州府學櫺星門內左右兩廡。計周易尚書毛詩中庸論語孟子左傳七種。僅存八十七石。余於嘉慶初年。嘗館於兩浙轉運使署。府學即在其西。南隅。每當春秋佳日。輒同二三知己。步入學宮。徧觀石經。及李伯時所畫七十二賢像贊。囊余做熹平石經體書孝經論語大學中庸刻石。即於是時始也。案元史載申屠致遠為杭州路推官時。有西僧楊璉真伽。欲取高宗所書諸經石刻。築浮屠。賴致

遠力拒之。則今之僅存者。寔致遠力也。

宋表忠觀碑

蘇文忠表忠觀碑有四。一刻有趙清獻官階九十餘字。即宣和書譜所稱有張有篆額者。今不存矣。一刻紹興二十九年歲次己卯三月丙辰朔。曾孫壻左朝散大夫權書工部侍郎楊傑重刊。一刻行書本。字如大指。今在杭州府學。惟二小石亦不全。一刻明嘉靖三十九年杭州府知府陳柯重模。今立在湧金門外。重建表忠觀御書堂前。右廡兩面刻者是也。其紹興間所刻者。本在龍山表忠觀舊址。宋末兵興。觀廢。遂露立於草莽中。至明正德十二年。巡按御史宋廷佐始將此碑移入郡庠。後復遺失。本朝乾隆四年。諸暨余懋棟。為府學教授。其同年友趙石玉者來視余。忽於齋旁隙地得之。計二石。又缺其下半截。因置名宦祠中。一時名士如傅玉筍、桑葢甫、厲樊榭、周穆門、丁龍泓諸公俱賦詩以紀其事。至五十九年八月。余監修表忠觀落成。始請諸兩浙轉運使秦公震鈞、杭嘉湖道秦公瀛、浙江督糧道張公映璣暨錢塘知縣蔣公重耀從郡庠名宦祠移至觀中。立於御書堂之左廡。而以三石柱副之。於時翁覃溪閣學、梁山舟侍講、阮雲臺中丞亦各有詩文以紀其事。俱刻於三石柱之側。真藝

林佳話也。楊文襄一清記云。表忠觀諸碑十有四。徙於櫺星門北之兩偏。疑此兩石之外。尚有十餘石。不知淪沒何所矣。案紹興舊刻所云曾孫壻楊傑者。即楊和王沂中子。代州崞縣人。見宋史楊沂中傳。惟稱曾孫壻。殊不可解。據榮國公忱墓志。傑娶榮國第三女。其系銜尚是右中大夫充數文閣待制提舉佑神觀。榮國為武肅七世孫。實是第八代孫壻。何云曾孫壻耶。考古亦無此稱呼也。

墨妙亭詩刻

宋孫莘老嘗知湖州。彙集漢唐諸賢名蹟石刻於郡齋。署曰墨妙亭。東坡為作記。並賦詩刻石中。有云。吳興大守真好古。購買斷缺揮縑繒。龜趺入座螭隱壁。空齋書靜聞登登。蓋記實也。吳興志云。元人守湖州。粗砂大石皆磨去。是以漢唐諸刻無有存者。惟存東坡詩一石而已。後此石亦斷缺不全。其一片嘉靖中。王陽明守仁謫龍場驛丞時得之。曾琢為硯。存十二字。見表文達公曰修記。一時朝貴俱有詩。蔣心餘七古一首。尤為絕妙。其一片天啟初。黃石齋道周得之。亦琢為硯。存十七字。為吳興姚玉裁所藏。後歸桐鄉汪氏。當時如厲樊榭。丁龍泓。蔣心餘諸公。亦各有詩紀之。載吾友張芭堂徵君金石契中。余幼時猶見搨本。今戲鴻堂帖所刻全篇。是思翁取舊刻。

重摹。非真蹟入石也。

宋刻

古有碑無帖。隋開皇時。嘗以王右軍蘭亭模于石版。其墨本猶在人間。唐太宗既得蘭亭真蹟。命供奉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真。四人各鈎搨數本。分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而一時能書者。如歐。褚。諸公。皆臨搨相尚。又樂毅論。相傳為右軍親手書刻者。其餘皆紙素。所傳太宗哀集二王墨蹟。惟樂毅論為石本。當為刻帖之始。甘賀李真手模右軍書十卷。為澄清堂帖。以開其端。至南唐昇元二年。李先生又出秘府所藏右軍真蹟。刻為四卷。為昇元帖。則刻帖成部者。實南唐始也。宋太宗削平諸鎮。四方圖籍悉輸內府。江南文物。素盛。藏蓄前代遺墨尤多。至太宗淳化三年。壬辰。有詔命翰林侍書學士王著。鈎模三代秦漢魏晉六朝唐人諸名蹟。彙刻為淳化閣帖。又有秘閣前帖。然大半皆仿書。或唐人雙鈎。隨意集成。未必盡是真蹟也。米元章黃長睿辨之甚悉。自此之後。法帖盛行。仁宗慶厯五年乙酉。僧慧超與希白臨模諸帖。刻石長沙。謂之長沙帖。皇祐中。廬陵蕭太傅汝器。與其弟汝智。相繼宰和州之含山。得劉楚公丞相被賜閣帖。重模。載以歸廬陵。謂之廬陵帖。哲宗元祐五年。秘書省鄧洵武。

孫諤等請旨乞以淳化閣所未備。取前代遺墨刻之。至建中靖國元年畢工。歷十二年而成。凡費緡錢一百十五萬。是為秘閣帖十卷。元祐七年壬申。劉次莊得呂和卿閣本。臨模為戲魚堂帖。有釋文十卷。因刻於清江。又名之曰清江帖。是年又有詔旨以淳化秘閣二帖未有之蹟入石。為秘閣續帖十卷。實居長沙廬陵清江三刻之後。大觀初。徽宗以淳化閣帖漫漶。且王著標題率多舛錯。有詔出內府所藏真蹟。命龍大淵等更定次序。又命丞相蔡京重題名。大觀帖又增八十七帖書譜。並他帖總二十卷。因刻石於太清樓下。為大觀太清樓帖。三年己丑。汝州守穀陽王寀。又採集晉唐五代名人書刻石。置於郡齋之坐嘯堂。每段皆刻汝州印記。謂之汝州帖。會稽有翻本。黃長睿深譏其謬。又駙馬都尉潘師旦所刻之絳州帖。劉楚公丞相所刻之潭州帖。今人謂之絳帖。潭帖是也。又黃山谷所刻之臨江帖。山谷自有釋文刻於後。紹興初。有國子帖。又米帖。紹興十一年辛酉。郡守張斛集秘閣潭汝臨江諸帖。參校而成為武陵帖。又鼎帖。亦張斛所摹。紹興十四年甲子六月。九江郡守林師說為鐫薛尚功鐘鼎款識帖後。郡守譙令憲又別鐫王右軍之十七帖。置於庾樓。淳熙十二年。修內史奉旨又翻刻淳化秘閣帖。謂之前帖。又集王右軍樂毅論不全本與黃庭經

起及唐明皇歐陽詢褚庭誨孫思邈狄仁傑張旭顏真卿李陽冰李德裕畢誠李商隱李白胡英李邕白居易等書共為六卷每一卷後俱有淳熙十二年三月十九日奉聖旨模勒上石字樣謂之秘閣續帖紹熙慶元之間太師平原郡王韓侂冑刻閱古堂帖開禧二年以罪死籍沒其家石入內府改名羣玉堂帖計十卷他如吳雲壑之玉麟堂帖岳倦翁之寶真齋法書秦子明之黔江帖武岡軍重模之武岡帖前後總二十卷湖州張氏之烏鎮帖福州所刻之福清帖豐陽所刻之豐陽帖上蔡所模之蔡州帖彭州所刻之彭州帖山陰陸放翁之荔枝樓帖新昌石熙明又模漢熹平石經殘字以及黃庭樂毅曹娥像贊并歐虞褚顏小楷謂之越州石氏本嘉熙淳祐之間曾宏父所刻之鳳墅帖及續帖前後共四十冊置吉州鳳山書院七年乃成云鳳墅者刻於廬陵郡之鳳山別墅故名也曾又刻有畫帖時賢題詠帖宋宣獻之賜書堂帖廬江李氏之甲秀堂帖曹尚書彥約之星鳳樓帖王曼慶之百一帖曹之格之寶晉齋帖賈似道之世綵堂帖太平府學之姑熟帖嘉定間劉元剛集顏魯公諸書為忠孝堂帖又留忠宣與曾無玷三帖又宋人集諸家法書刻石為博古堂帖又英光堂帖大丰皆以淳化大觀為祖本而遞增遞改者亦有采集諸名家法書在諸

帖之外者。亦有專刻一家者。凡此之類。皆謂之宋刻。其中優劣之各殊。惟損之先後。真偽之混淆無序。帝墨之濃淡不同。未可同日而語也。

明刻

有元八十餘年中。無刻帖者。雖如趙松雪之工書。亦惟究心二王。於有唐一代。除褚中令。李北海外。似無當於意。臨模亦鮮。即虞伯生。鮮于伯機。鄧善之。柯丹邱。張伯雨輩。善於賞鑒。亦未聞刻帖成大部者。明洪武初。有泉州府知府常性。始以閣帖祖本重刻之。為泉州帖。周憲王為世子時。又以閣帖為主。而參之以秘閣帖。又增入宋元人書。為東書堂帖。晉靖王為世子時。又以閣帖大觀寶晉為主。而益以所藏刻為寶賢堂帖。肅王又翻刻淳化閣帖舊本。謂之肅府本。成化間。長洲文徵仲父子。刻停雲館帖。章簡甫再模之。今謂之章板。校原刻畧瘦。嘉靖中。錫山華東沙。刻真賞齋帖。章簡甫又刻墨池堂帖。歙縣吳用卿。刻餘清齋帖。天宗問。華亭董思翁。刻戲鴻堂帖。金壇王太史肯堂。刻鬱岡齋帖。宜興蔣一先。刻淨雲枝帖。雲間陳眉公。聚集蘇文忠書。刻晚香堂帖。又集米元章書。刻求儀堂帖。莆陽宋比玉。集臨蔡君謨書。為古香齋帖。漢陽太守孫克宏。刻東皋草堂帖。崇禎庚辰。陸起龍。又刻片玉堂詞翰十二冊。皆陸

深書。莫方伯如忠及其子雲卿。刻宗蘭館帖。雲間顧從義曾翻刻淳化閣帖十卷。上海潘氏亦曾翻刻淳化閣帖十卷。明末潘允端又刻蘭亭松雪十八跋後周東山又翻刻之。又曾見有國朝名人書十二卷。皆有明一代之人。不記何人所刻也。海寧陳氏刻玉煙堂帖二十四卷。又渤海藏真帖八卷。又取思翁最得意書。為小玉煙堂帖四卷。蓮華經七卷。他如銅龍館帖。大來堂帖。來仲樓帖。鶴鶴館帖。以及汲古堂帖。董氏家藏帖。寶鼎齋帖。清暉閣帖。皆始翁一手書也。

本朝帖

本朝康熙中有旨將內府所藏舊人墨跡。遠自晉唐。以迄本朝。編次模刻。題曰懋勤殿法帖。二十八卷。雍正中。刻有御書法帖四卷。乾隆中。奉旨刻三希堂法帖二十八卷。又墨妙軒法帖二十卷。又八柱蘭亭帖四卷。嘉慶九年。諭內閣命成親王刻詒晉齋石刻四卷。十年。又命戶部侍郎劉鏞之刻其叔父相國劉墉書。名曰清愛堂石刻四卷。又成親王自刻所藏晉唐宋元舊蹟。為詒晉齋模古帖十卷。按本朝刻帖尤多於前代。涿州馮相國之快雪堂帖。刻始於崇禎末年。至本朝順治初。尚未刻完。遂以行世。故僅有五卷。而題頭亦未全也。自是以後。真定梁蕉林相國。刻有秋碧堂帖八

卷。王孟津相國有擬山園帖。華亭沈氏有落紙雲煙帖。又賜金堂帖。陳香泉太守有予寧堂帖。虞山蔣相國子名洲為山東巡撫時刻有敬一堂帖二十四卷。丹徒笄解元重光刻有東書堂帖四卷。江西曾觀察恆德刻有滋蕙堂帖十卷。揚州江氏有潑墨齋帖。唐氏有秀飡軒帖。曲阜孔氏有寶鼎齋帖。孔舍人繼涑刻有玉虹樓鑒真帖十六卷。又取張文敏照平生所為書曰玉虹樓帖十六卷。舍人孫昭董刻舍人手書為隱墨齋帖十卷。長白鄂公西林為陝西巡撫時刻有環香堂帖。嘉興唐作梅大令刻有綠蓑山莊帖。大興李味莊觀察刻有平遠山房帖。雲南周侍郎於禮刻有春雨樓帖。陽湖孫淵如觀察刻有平津館帖。吾鄉秦荅莊都轉刻有寄暢園帖。嘉善謝若農編修刻有望雲樓帖。吳縣謝氏刻有禊蘭堂帖。錢塘金氏刻有清嘯閣帖。南海葉氏刻有貞隱園帖。揚州鮑氏刻有安素軒帖。近崑山孫少迂刻壽石齋帖。蜀中卓海帆刻快霽堂帖。余與盛松雲員外先刻有詒晉齋帖四集十六卷。皆詒晉齋主人書也。

偽法帖

吳中既有偽書畫。又造偽法帖。謂之充頭貨。舊有含翠亭偽帖。以宣城梅鼎祚真娘墓詩為末。南宮詩。後有元豐壬辰末帝書字樣。考元豐紀元始戊午。終乙丑。而無壬

辰其為偽蹟可知矣更有奇者買得翻板絳帖一部將每卷頭尾兩張重刻年月以新紙染色搨之充作宋刻凡五部。一曰絳帖即原刻也二曰星鳳樓帖三曰戲魚堂帖四曰鼎帖五曰潭帖各省碑客買者紛紛其價甚賤不過每部十文而已遂取舊錦裝池外加檀匣取收藏家圖章如項墨林高江村之類印於帖上以為真宋搨而官場豪富之家不知真偽竟以厚值購之其價不一有數十金者有百餘金者有至三五百金者總視裝潢之華美以分帖之高下其實皆偽本也嘉慶初年有旌德姚東樵者目不識丁而開清華齋法帖店輒摘取舊碑帖假作宋元明人題跋半石半木彙集而成其名曰因宜堂法帖八卷唐宋八大家帖八卷晚香堂十卷白雲居米帖十卷皆偽造年月姓名拆來拆去充舊法帖通行海內且有行日本琉球者尤可嗤鄙。

論刻帖

張懷瓘書斷云楷者法也式也後世以為楷法者也余亦曰楷者法也式也後世以為法帖者也近世刻帖者不明此意但以古人墨蹟無論可法不可法輒刻之帖中以為備則非法帖矣如岳忠武文信國以功顯以忠著非書家也王荊公陸放翁以

文傳以詩名。非書家也。藏其墨蹟可也。刻諸法帖不可也。近有某君刻國朝名人尺牘成大部者。費至數千金。殊覺無謂。大凡前人手札。皆率意為之。非如二王真蹟之字字可法也。其中有大家書。有名家書。有託名書。有同名書。又有並不善書而隨手屬筆者。亦有他人代書者。未必字字可法。而刻諸石。其可乎哉。是不知書斷之所謂法帖者也。

家刻

余生平無所嗜好。最喜閱古法帖。而又喜看古人墨蹟。見有佳札。輒為雙鈎入石。以存古人面目。亦如戴安道總角刻碑。似有來因也。乾隆五十三四年間。始出門負米。初為畢秋帆尚書刻經訓堂帖十二卷。又自臨漢碑數種。刻攀雲閣帖二冊。便為海內風行。嘉慶四年己未。遊京師。鈎刻成親王法書。為詒晉齋帖四卷。十年乙丑。復至京師。又增益二集。三集四集。共十六卷。又得成王書一鱗片爪。集成小冊。為詒晉齋巾箱帖四卷。是年七月。仁宗皇帝有旨。命吏部右侍郎劉鐸之。刻其叔父文清公壙平生所為書。余時在京師。為之鈎勒。名曰清愛堂石刻四卷。十一年夏五月。刻成進上。十三年戊辰。為長白鐵冶亭宮保。刻惟清齋帖四卷。是年余始命兩兒曰奇曰祥。

將余歷年所臨漢碑五十餘種模刻名曰攀雲閣帖十四年己巳秋七月為相國英煦齋先生鈎刻松雪齋帖六卷十五年庚午五月成十六年辛未自取唐宋元三代墨蹟或舊搨本擇其尤者輒為模刻命曰小清秘閣帖十二卷十七年壬申七月成十八年癸酉為雲間沈綺雲司馬刻小楷集珍帖八卷十九年甲戌冬山居多暇偶取蔡君謨諸書帖刻為四卷曰福州帖以寄汪稼門制府及王南陔中丞時二公俱鎮閩中為督撫也二十年乙亥自刻寫經堂帖起於鍾玉終於松雪凡八卷是年秋八月為韓城師禹門太守刻秦郵帖四卷皆取蘇東坡黃山谷米元章秦少游諸公書而殿以松雪華亭二家時太守正攝篆秦郵是年蕭山施秋水少府曾以余所臨漢魏隸書大小數十種刻成四卷曰問經堂帖二十一年丙子南城黃兩峯嶺為昭文令介余選集山谷大小行書六冊曰黃文節公帖蓋蔡蘇米三家各有專刻而文節無之耳二十二年丁丑婺源齊梅麓太守彥槐令吾邑偶見前英相國所刻松雪齋帖而愛之視相國所未備者又續刻松雪齋帖六卷是年冬鍾祥彭毓國志傑為烏程令余為刻吳興帖六卷贈之二十三年戊寅又自刻述德堂帖自唐人臨本黃庭顏魯公竹山連句及宋四家趙榮祿俞紫芝張伯雨吳仲圭郭天錫倪雲林等書

合而為一。計八卷。以續寫經堂帖之後。是年九月。攀雲閣帖刻成。計十六卷。二十四年己卯孟冬。為長白斌笠耕觀察。取趙董兩文敏墨蹟。刻為抱冲齋帖十二卷。其明年三月告成。道光元年辛巳。二年壬午。兩年之內。為歙縣鮑讓齋觀察。刻余向所縮臨唐代諸碑三十二冊。至四年而始成。是時儀徵巴樸園宿厓昆仲。索視余所刻諸帖。余因檢得六十四石。贈之。藏之樸園壁間。命曰樸園藏帖八卷。次兒曰祥。所刻枕中帖四卷。亦以是時成焉。七年丁亥。為嘉善周又山觀察。刻其尊甫山茨先生遺墨大小楷行草書六冊。為仁本堂墨刻。八年戊子。為膚施張河帥芥航先生刻文與可蘇東坡畫竹題跋計兩大冊。分裝四卷。曰澄鑑堂石刻。是年又自刻學古有獲之齋帖四卷。自鐘鼎款識。並周秦兩漢魏晉六朝以及有唐一代諸書。各摹數字。畧備體格。本為課孫而刻。亦以便初學觀覽。為書法之源流也。其餘所模刻者尚多。有古碣有今碑。有墓志傳誄。有詩刻題名。如秦會稽刻石。與碣石門刻石。泰山琅邪之界。東觀諸刻石。漢畫平石經殘字。郭有道陳仲弓。楊伯起。曹娥諸碑。及縮本漢碑。定武蘭亭。褚模蘭亭。舊本樂毅論。九成宮醴泉銘。磚塔銘。孫過庭書譜之類。不可枚舉。俱別載。寫經樓金石刻目錄中。

履園叢話卷十

收藏

清 勾吳錢泳梅溪輯

總論

收藏書畫與文章經濟全不相關。原是有可無之物。然而有爲好爲性命者。似覺玩物喪志。有視爲土苴者。亦未免俗不可醫。余嘗論之。其爲人也。多文。雖不知書畫可也。其爲人也。無文。雖知書畫不可也。大約千人之中。難得一人愛之。即受之而不得其愛之之道。雖金題玉躐。插架盈箱。亦何異於市中之骨董鋪邪。

考訂之與詞章。固是兩途。賞鑒之與考訂。亦截然相反。有賞鑒而不知考訂者。有考訂而不明賞鑒者。宋元人皆不講考訂。故所見書畫題跋。殊空疎不切。至明之文衡山。都元敬。王弇州諸人。始兼考訂。若本朝朱竹垞。何義門。王虛舟輩。則專精考訂矣。然物之真偽。恐未免疎略。

收藏書畫有三等。一曰賞鑒。二曰好事。三曰謀利。米海嶽。趙松雪。文衡山。董思翁等。爲賞鑒。秦會之。賈秋壑。嚴分宜。項墨林等。爲好事。若以此爲謀利計。則臨模百出。作偽萬端。以取他人財物。不過市井之小人而已矣。何足與論書畫耶。

看書畫亦有三等。至真至妙者為上等。妙而不真為中等。真而不妙為下等。上等為隋珠和璧。中等為優孟衣冠。下等是千里馬骨矣。然而亦要天分。亦要工夫。又須見聞。又須博雅。四者缺一不可。詩文有一日之短長。書畫有一時之興會。雖真而乏佳趣。吾無取也。

清河書畫舫。謂看字畫須具金剛眼力。鞠盜心思。乃能看得真切。余以為不然。看字畫如對可人韻士。一望而知為多才尚雅。可與終日坐而不厭不倦者。並不比作文論古。必用全力赴之。只要心平氣和。至公無私。毋惑人言。便為妙訣。看得真則萬象畢呈。見得多自百不失一。然而亦有天分存乎其間。並不在學問之深長。詩書之廣博也。

晉唐名蹟。品題甚少。即有品題。不過觀款題名而已。至宋元人始尚題詠。題得好。益增名貴。題得不好。益增厭惡。至明之項墨林。則專用收藏鑒賞名號圖章見長。直是書畫遭劫。不可謂之品題也。余見某翰林題思翁山水卷。以文衡山用筆比擬之。是隔雲山一萬重矣。

國初北平孫退谷築萬卷樓。藏書甚富。而賞鑒書畫尤精。著有庚子銷夏記八卷。退

谷歿後其物大半歸黃崑國家而散於海內者亦復不少。如記中所載之唐僧懷素小草千文。歐陽文忠集古錄跋尾。黃山谷松風閣詩。朱晦翁城南二十詠。曾休羅漢易元吉猴猫圖。宣和御題十八學士圖。張擇端清明上河圖。趙榮祿書。陶詩小楷及枯樹賦。余皆親見之。

高江邨嘗言世人之好法書名畫。而必欲竭資力以事收蓄。與決性命以饜富貴者。何異。其言甚確。然觀其有小印一枚曰江邨三十年精力所聚。可見其好之篤。嗜之深。未必能作雲煙過眼觀也。銷夏錄中之物。亦有真有偽。如蘇文忠送安國教授詩。有陳石礪跋者。今藏家黼堂侍郎家的是雙鈞廓填。而江邨亦收蓄之。視為至寶。何也。

收藏書畫是雅事。原似雲煙過眼。可以過而不留。若一貪戀。便生覲覲之心。變雅而為俗矣。試觀古來收藏家。從無有傳之數百年。子孫尚能守者。

有明一代書家。前有三宋二沈。後有文祝董思翁諸公。此其最著者。其餘如吳匏庵。李貞伯。陸子傳。王雅宜。張東海。婁孟堅。陳魯南。王百穀。周公瑕之流。亦稱善畫。可為案頭珍玩。大約明之士大夫。不以直聲廷杖。則以書畫名家。此亦一時習氣也。

有明一代畫家盛推文沈唐仇為諸家之冠。然而可傳者尚多。如王孟端、戴文進、杜東原、姚公綬、陶雲湖、呂廷振、周東村、陳道復、王仲山、袁叔明、陸包山、宋石門、王酉室、錢叔寶、謝樗仙、趙文度、張君度、孫雪居、丁南羽、莫秋水、董思白、楊龍友、陳仲醇、李長蘅輩亦卓然成家。近時收藏書畫者輒曰宋元。宋元豈易言哉。即有一二卷冊條幅又為海內士大夫家珍祕。反不如降格相從。收取明人之易為力耳。

唐

元宗鵲鵠頌。紙本。高七寸八分。長五尺八寸。紙凡四接。歧縫內俱有開元二字小印。結構精嚴。筆法敷暢。迥非唐以後人所能為之。有蔡京蔡卞二跋。前後俱有宣和政和、小璽。蓋宋時曾入內府者。相傳尚有黃山谷一跋已亡之矣。謹案御刻三希堂法帖第二十七冊。有明洪武初入林佑跋語云。唐元宗鵲鵠頌。宋時藏於秘府。徽宗朝有鵲鵠千數。集於後苑龍翔池。遂出此卷示蔡京。蔡卞因題於後。宋亡。卷遂流落民間。為指揮方明謙得之。佑謂元宗有一李林甫。徽宗有一蔡京。正鵠臬蔽日。鳳皇遠避之時。雖有鵲鵠數萬。何益於治亂存亡哉。據此則知卷後不止失去山谷一跋也。今刻經訓堂帖者即此本。

歐陽率更夢奠帖真蹟計七十八字。宋時曾入御府。有悅生圖書。則知又是賈秋壑家中物也。後有趙子昂郭天錫二題。乾隆戊申歲太倉畢竹癡買外曾購得。呈其兄秋帆先生。先生以夢奠二字非吉語。旋復還之。余時在先生河南節署。一見後不知所歸。

虞秘監書汝南公主墓志起草。凡十八行。有李東陽。莫是龍。王世貞。毛澄。王鴻儒。陳繼儒。文嘉。嚴澂諸題。又錢穀。張鳳翼。獻翼觀款。相傳是王敬美奉常家故物也。敬美謂其蕭散虛和。風流姿態。種種有筆外意。高可以入蘭亭。頭眩方之室。卑亦在枯樹賦上。其稱重如此。張氏清河書畫舫。則定為米元章臨本。余亦未敢視其必真。然董思翁曾刻入戲鴻堂帖。金壇王肯堂太史又模入鬱岡齋帖。經諸賞鑒家品題。自足寶貴耳。

顏魯公竹山書堂聯句詩真蹟。書於絹素。雄古渾厚。用墨如漆。迥非後人所能模倣。國初藏真定梁相國家。刻入秋碧堂帖者是也。乾隆辛亥歲。為畢秋帆先生所得。先生歿後。圖籍星散。又為揚州吳杜邨觀察所有。嘉慶丁卯歲。粵東李戴園太守來吳門。攜有杜少陵贈衛八處士詩墨蹟卷。其書皆狂草。如張長史筆意。而杜邨觀察

適至顏冊亦在篋中。余因邀二君各持墨蹟。同觀於虎邱懷杜閣下。余笑曰。顏杜生於同時。而朱及一面。今千百年後。使兩公真蹟聚於一堂。實吾三人作介紹也。按新唐書。天寶十二載。安祿山反。魯公守平原。少陵避走三川。後魯公以元載謗。貶湖州。在大厯初年。正少陵出瞿塘。下江陵。泝沅湘時也。

靈飛經四十三行墨蹟。在上清瑣宮陰陽通真祕符之前。即海昌陳氏藏真帖祖本。其最後十二行。是藏真之所闕也。按靈飛經為唐開元廿六年。王真長公主奉敕寫。元袁清容始定為鍾紹京書。其說蓋本思陵於經生書不收入內府一語。然亦未能斷定為鍾書也。明萬厯三十五年冬。董思翁得之吳用卿家。後思翁寫蓮華經。必展閱一過。珍如球璧。庚戌歲。思翁出所寫蓮華七卷。質於太常卿陳公增城所。每卷議值百金。而虞太常有難色。乃以靈飛一冊輔之。越十六年。思翁遣其子持金來索蓮華。甚急。而陳氏正在勒石。不便遽反。往復不已。太常之子湖廣參政名之伸者。遂將靈飛抵蓮華。以塞其意。參政私將靈飛割留四十三行藏於家。意作雷煥留劔公案。而思翁竟未檢及也。至戊辰歲。參政遇思翁於西湖昭慶寺。問靈飛無恙否。則已作王謝家燕矣。自此四十三行藏於陳氏。傳至體齋中丞。名用敷者。亦能世守。吾鄉秦

味經司寇素聞靈飛名。從中丞借觀數四。中丞故為司寇門生。不得已乃贈之。司寇既得。祕不示人。歿後。其子靜軒太史稍稍誇於人間。中丞任安徽布政時。偶過錫山。以計賺歸。仍為陳氏所有。真藝林佳話也。余老友陳無軒學博。曾載入寓賞編。與余備述甚詳。是細麻紙本。甚完好。都四十三行。計六百八十五字。較諸全本。雖僅吉光片羽。而與石本對勘。則結體用筆。豪髮不爽。至於精神奕奕。自在遊行。又非石本所能幾及也。余年來奔走衣食。以不獲一見為恨。後見曾氏滋蕙堂帖。乃知即從藏真翻刻。故亦缺此十二行。並作趙松雪偽跋於後。則較藏真有霄壤之隔矣。余前年冬在邦上。知為吳餘山文學所購。今中書舍人謝君若農借以上石。嘉慶辛未十月廿日。過楓涇鎮。始觀於若農齋中。摩挲石刻。幾三十年。一朝得見真蹟。喜不自勝。他日尚擬從餘山再乞一觀。僅模此十二行。以補陳曾兩家之闕。不亦大快事耶。

徐季海書朱巨川告。白麻紙本。高八寸五分。長五尺八寸六分。計三十二行。前後有尚書吏部告身之印四十三方。又宣政小璽。蓋宋時嘗入內府者。其鮮于樞張可與張宴三題之後。并書新唐書本傳二十行。又董思翁一跋。即戲鴻快雪祖本也。余在畢秋帆先生家見之。後為豪貴所索。遂入京師。

范隋告身。絹本。高八寸。長三尺六寸。僖宗咸通二年六月。告上署云。將仕郎權知幽州良鄉縣主簿范隋十四字。即文正公五世祖也。後有宋人跋語二十一人。元人跋語二人。今藏吳門范氏義莊。有石刻。

懷素小草千文卷。黃素絹本。高九寸。長八尺七寸六分。筆法嚴密。字字用意。脫去平時劒拔弩張之習。而一趨於自然。後題貞元十五年六月十七日於零陵書。時年六十有三。字勢略偏側。正其晚年作也。後有宣政三璽。即宣和書譜所載四卷之一卷。用黃素八方。每交接處。用軍司馬印。印之相傳。素師居永州龍興寺。即吳呂蒙故宅。寺後浚井。得軍司馬印。故素師每作書。必用是印。後有文休承一題。具載始末。嚴分宜冰山錄中物也。本朝康熙中。為高邱宋中丞所得。不知何時歸入明府。乾隆丙午歲。吳杜邨太史購於京師。以贈畢秋帆先生。余嘗模入經訓堂帖。較停雲所刻。有過之無不及處。

有唐一代墨蹟。告身而外。惟佛經尚有一二。大半皆出於衲子道流。昔人謂之經生書。其書有瘦勁者。近歐褚。有豐腴者。近顏徐。筆筆端嚴。筆筆敷暢。自頭至尾。無一懈筆。此宋元人所斷斷不能跋及者。唐代至今千餘年。雖是經生書。亦足寶貴。往時雲

間沈杞雲司馬記余集刻晉唐小楷。為其聚唐經七八種。一曰心經。即此雲一曰盤
單越經。歙鮑席芬家所藏一曰轉輪王經。繁昌鮑東方所藏一曰金剛經。吳門陸謹庭所藏一曰長壽聖品
迦絺那經。江寧波孫曉所藏一曰大般若經。吳門黃范國所藏一曰蓮華經。揚州徐芝亭所藏一曰漢陽塔
中殘經。張芑堂所藏他如兜沙經。吳門葉氏所刻律藏經。王雲樓所藏之類。生平所見者不一而足。乃
悟靈飛經之非鍾紹京書。不辯而自明矣。

羅昭諫嘗為先武肅王鎮海軍掌書記。昭宗賜王鐵券時。羅正在幕府。則謝表必其
手筆也。余年十九。在吳門清嘉坊書肆中。見昭諫手書謝鐵券表稿字。如中指大。後
書乾寧四年月日。臣羅隱代脫十二字。代脫者。代為脫崇之義也。後有劉青田一題
考之最詳。國初藏勵宗萬家。不知何時流落吳門。當時索價五百金。無有售者。後
為粵東一客所得。屈指四十餘年。至今猶在心目。

張僧繇沒骨山水一幅。絹本。上列兩峯。青綠相間。其下蒼松三株。白雲一道。掩映於
紫翠之間。落筆雄奇。出人意表。舊為宛平王相國家所藏。畫之上方。有禹鴻臚之鼎
題記。尉遲乙僧天王像。絹本。著色。真唐人筆法也。本立軸。作袖卷。裝池橫看。自宋時
已然。後有宣和紹興小璽。及內府圖書之印。並明道元年十月十日奉聖旨審定。及

內侍盧道隆等官銜。又元張金界奴上進題名一行。項墨林家物也。畢秋帆尚書以五百金得之。乾隆五十六年七月進呈。今藏內府。

五代

先武肅王賜崇吳院長老僧嗣匡墨牒一通。前一行有天下都元帥五大字。後題龍德二年十二月牒。最後又大書都元帥吳越王六字。下有押。猶今之畫臺也。文作駢體。字徑六分。絕似蘇靈芝憫忠寺碑。蓋晚唐書法皆如此。是物自元明以來世藏台州本家。與鐵券並守。憶於乾隆辛亥歲。余在會稽同修郡志。嘗借觀為雙鉤一通。刻小清秘閣帖中。至道光癸未歲。余再至會稽。則知為家新溪族祖所得矣。按姑蘇志。崇吳寺在令吳江縣充浦。前臨太湖。兩洞庭山在望。惟地僻鄉隅。鮮有至者。他日擬再刻一通。付之寺僧。猶見五代時牒封寺院之文也。

先忠懿王工於草書。見之史冊。今藏台州白石山本家者。乃手狀七行。後具押字。余前已雙鉤刻石。其米元章危太樸諸跋皆為人竊去。惟存熙寧元豐元祐題名而已。中有賈平章觀款。書法極工。癸未春三月。余往台州。因觀鐵券。又復摩挲者累日。楊凝式神仙起居法真蹟。凡八行。後有米友仁商挺留夢炎諸題。阮雲臺宮保嘗以

示余。余頗疑之。未為雙鉤。其後卒以刻石。有跋記於後。

王齊翰挑耳圖卷。前有徽宗御題勘書圖三字。又王齊翰妙筆五字。畫一貴人自挑其耳。坐於屏幃之前。衣紋精細。設色甚工。儼然吳道子法也。後有蘇東坡穎濱兄弟及王晉卿題跋。舊為吾鄉安氏之物。嘉慶壬戌十月。在揚州吳杜邨太史家見之。世稱唐小李將軍之畫。今所傳者絕少。余嘗在吳盤齋大令畛城署中。觀五代時衛賢所畫廣寒宮圖。樓臺殿閣。細逾毛髮。中有一宮門。上書廣寒清虛之府六字。離宮別館。用筆若絲。刻劃精整。幾無刺意。其款兩字。在一石隙之間。恐小李將軍亦不能過之也。鑲邊絹上有梁蕉林鑒賞印記。其上又有一小璽。模糊不辨。想是南宋故府之物。

董北苑瀟湘圖。思翁舊物也。藏畢秋帆尚書家。卷長丈許。神采煥然。具有遠山蒼翠。江水滌洄景象。中流有一舟。坐朱衣烏帽一人。旁有二妹。及鼓瑟吹笙者。又岸上漁人布網。瀉魚者。蓋取謝宣城詩。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二語為境耳。思翁一生畫學。得力於此。前後有三跋。隨筆中亦載之。後為豪貴奪去。今不知所歸。

宋

高宗賜岳忠武書草書十四行。在硃色雲龍箋。上有皇帝上用書詔之寶兩璽。此敕舊藏西湖岳廟。為奉祀孫世守。乾隆六十年。汪稼門先生為浙江布政使。始為裝池。題一詩一跋。刻諸石上。嵌於廟壁。時余在轉運使署。因將搨本寄翁覃溪先生。先生欣然賦詩見寄。余乃請方伯并刻之。自此海內之士。題詠遂遍。近已滿卷如牛腰矣。

高孝二陵墨蹟。一高宗草書。在團扇上。書芳草西池路。柴荆三四家。憶曾騎款段。隨意入桃花一首。後用德壽硃文璽。當為高宗晚年筆。一孝宗書。春雲初起拂青林。冉冉因風度碧岑。既解從龍作霖雨。油然出岫豈無心。廿八字。合裝一冊。為仁和趙晉齋文學所藏。近時士大夫題詠甚多。余亦題二絕云。石經剝落長苔痕。遺恨冬青不足論。留得二陵真蹟在。蓬門猶識趙王孫。焚香再拜啓題封。想見揮毫德壽宮。龍鳳昇天陵谷改。尚餘文翰扇清風。

陳簡齋詩卷。紙本。凡一百零一行。計詩二十三首。舊有張宣公標題。今不存。後朱晦菴。劉西臺。危太樸。諸跋。具在。案宋史。簡齋名去非。仁宗時為資政殿大學士。太樸跋語。具詳始末。

蔡忠惠謝賜御書詩表字如指大結構精麗後有文與可宋元章二跋按續書斷載仁宗深愛君謨書嘗以御筆書君謨兩大字并詩以寵異之君謨乃作詩表謝即此卷也往時見雲南周氏刻入春雨樓帖後見墨蹟在五柳居陶蘊輝家索價五百金無有售者

又忠惠自書詩稿計八頁每頁十行共七十三行第一行書詩之三下書皇祐五年二月正忠惠自福州入京一路紀行之作也其第二頁題龍紀僧居室之下有此一篇極有古人風格九字則歐陽永叔親筆也是冊南宋時曾入賈似道家前後俱有悅生葫蘆及長字印記又有楊龜山張正民蔣璨張天雨張樞胡粹中諸題其書雖草草不經意實君謨妙墨也

蘇文忠書余所見者不下十餘種真偽參半按崇寧大觀間蔡京用事以黨籍禁蘇黃文詞并墨蹟而毀之至政和間始弛其禁故後世傳者少也曩在京師見翁覃溪先生家有大書偃松屏贊乃其謫惠州時為書示其子過者第絹本毀濫不全余集其數句刻入小清秘閣帖又有九歌六段是從家恬齋方伯處得雙鉤上石未見真蹟又文忠書四十二章經真蹟余於乾隆六十年二月在福州觀於汪鈞莊明府齋中

書在絹素。織成朱絲。闊高九寸許。長七尺二寸。小楷微帶行筆。共一百廿八行。前有十數行破裂者。而後幅完好無闕。有宋僧悟靜元王原吉。時存素石羊山樵四跋。吾友陳無軒載入寓賞編。茲不復贅。後為符莊子元度攜於行篋。在晉陵舟中。遇賊竊去。越二十餘年。京口楊子堅忽於友人家見之。今不知所在。惜哉。

又文忠橘頌卷。有趙松雪題跋。向藏洞庭山席氏。乾隆丙午。有沈某兄弟二人。善作偽書。以售於人。遂借以雙鉤。與原蹟無二。以示畢秋帆先生。時先生為河南巡撫。竟以千金得之。實偽蹟也。

黃文節松風閣詩卷。高九寸餘。紙本三接。長六尺三寸。無款印。元至治間。為皇姊大長公主收藏。不擇人而題者十四人。大半皆有官銜。乾隆己酉春三月。觀於鎮洋畢澗飛家。

又文節畫劉禹錫伏波神祠詩卷。明時為嚴分宜舊物。有張於湖范石湖兩題。今藏諸城劉文清公家。信芳尚書嘗以示余。生平所見山谷墨蹟。此為第一。

宋禮部書宗室崇國公墓志銘。鄭居中撰。文幾二十字。余所見者。有大小兩本。絕似褚河南哀冊。後有袁樞鄧文原黃潛柳貫揭沅葉盛吳寬七跋。其一。今藏婺源齊梅。

麓員外家其一藏揚州鮑氏按米襄陽志林當時臨模米書酷肖可以亂真者有二
人焉一吳雲登名琚一陳伯修之子陳寺丞禮部俱授以作字提筆之法或兩人所
臨也

又禮部虹縣舊題真蹟卷無款有儼齋秘玩圖書是華亭王氏之物後有金大定間
劉仲游元好問兩題雲南周氏曲阜孔氏皆鈎模入帖

又禮部書杜詩王宰山水歌墨蹟卷絹本後有徐守和兩跋雲南周氏曾刻春雨樓
帖今藏吳門汪省吾茂材家

朱文公註經草稿真蹟余見者有二種一為嘉善謝若農中翰所藏易繫辭自元咎
者善補過也起至凡三百有六十句止計六十一行一為吳門陸謹庭孝廉所藏論
語顏淵問仁至司馬牛問仁計五頁近日又有人刻集注稿行款尺寸大約相同當
是文公一手書者

朱文公和張敬夫城南二十詠北平孫退谷侍郎所藏前有李賓之篆書晦翁手澤
四字後有干文傳黃潛于淵李東陽吳寬周木陸簡何喬新董越李士寶張元穎費
宏十二人題跋楊鐵崖和詩後又有陳白沙謝肇淛徐渤三題其黃潛書城南齋記

稱常熟錢君伯廣。早從其鄉先達尚書千先生遊。先生守婺源時。得朱子手書城南齋二十詠。而寶愛之。卒乃歸諸伯廣。遂即所居東偏。構一齋。扁曰城南。且以城南自號焉。按虞山譜。伯廣諱廣。千一公七世孫。柳溪先生寬之胞兄也。

庚辰十月廿六日。偶晤趙季由太守於吳門寓齋。出示吳雲壑書歸去來辭真蹟。筆筆飛舞。全用米法。後有董思翁一題。傾倒殊甚。惜其物已經落水。有斑痕。墨光亦退矣。

文信國書慈幼堂三字。為吳中顧頤醫陳仲和所得。即以名其堂。後有陳繼王鏊劉吉邱濬費閏吳寬楊士奇胡濙楊榮金幼孜李東陽楊翥馬紹榮王恕耿裕白昂倪岳陳鑑朱仲陽張昇靳貴劉忠毛澄楊守陟吳儼李傑楊廷和陸簡宋穀二十九人題跋。此吳門陸謹庭孝廉所藏。嘗倩同邑陶君名廣考諸人名號爵里甚詳。有小記附於後。

馬遠松陰高士圖。吾鄉李芥軒先生所藏。閱百年矣。嘉慶庚申。從子有穀持以示余。按遠畫本師李唐。用焦墨作樹石。筆力矯矯。千古獨絕。吳小仙所從出也。

李營邱秋山行旅。吳門繆武子家藏。凡宋人大幅畫。絹素紙俱是雙拼。此僅存半幅。

矣。乾隆戊申歲。畢秋帆先生為河南巡撫。聞其名。為物色之。有客攜至汴梁者。余時在節署。因獲觀焉。

米元暉雲山圖卷。紙本。款題紹興十一年九月五日。懶拙米元暉戲作十六字。後有元人韓性。王逢。楊遵。顧祿。宇文公諒。朱文瑛。陶九成諸題。道光乙酉四月。偶於汪氏見之。

元

趙榮祿書壽春堂記大楷書。是絹本屏幅。剪裝巨冊者。嘉慶元年。余客兩浙。轉運使幕中。雲間陳古華太守。攜以見示。同海豐張穆菴都轉。烏程陳無軒學博。披覽一過。後阮雲臺先生。嘗刻石武林。

元妙觀重修三門記。烏絲方格。字大逾寸。前有篆書八大字。作四行。本文計六十三行。每行八字。有董思白。李日華兩跋。錢塘梁文莊公家藏物也。嘉慶元年二月。余謁山舟先生。始觀此卷。曲阜孔氏。既刻鑒真帖。而長白煦齋相國。見而愛之。因介余往。錢塘雙鉤。又收入松雪齋帖。

二贊二圖詩卷。凡二百三十二字。後有卞華伯。王弇州。董思白。陳眉公。文湛持五跋。

思翁謂是卷學顏魯公送蔡明遠叙。兼米海嶽用筆。迥異平日之作。洵至論也。向藏畢秋帆尚書家。余嘗鈎刻入經訓堂帖。嘉慶己巳。偶遊京師。知為劉文清得之。今又為煦齋相國所有矣。

汲黯傳小楷。用歐筆。爛漫千餘言。當為松雪平生傑作。惟余近年所見者已三本。俱有文衡山補書。絹紙相雜。真贋莫辨。甚矣哉作偽之人也。

天冠山詩。本廿八首。今陝刻祇廿四首。乾隆戊申己酉間。北平翁覃溪先生督學江西。得一本。紙墨完好。後松雪自題云。道士祝丹陽。示余天冠山圖。求賦詩為作此廿八首。按其時是延祐二年。松雪在京師。官集賢學士。未嘗至此山也。陝刻跋云。予昨遊天冠山。且謂山在丹陽郡。不知是山在江西貴溪。丹陽乃道士號。足證陝刻之不真。然用筆自佳。非近世人所能為之。或曰。文待詔少年作也。

小楷過秦論三篇。刻於戲鴻堂帖者。惟一篇耳。嘉慶乙亥。婺源齊梅麓員外宰吾邑。偶談此卷。云真蹟在其同鄉董小植編修處。越數年。果得之。既而董又取去。且云五年後當惠贈也。梅麓賦詩云。鷗波妙墨世原稀。况復春光論入微。趙璧竟從千里去。吳鉤今許五年歸。米顛豪奪真無賴。李布盟言豈有違。寄語山靈好呵護。莫教化作

朶雲飛他日此卷竟來余當為員外一并上石以與戲鴻滋蕙雨刻抗衡亦快事也
洛神賦松雪平生臨本最多相傳松雪曾見過王子敬墨蹟者余曩在京師見司馬
達甫中翰家一本紙墨如新今為孫制府平叔氏所藏粵東吳荷屋方伯亦有一本
惜前缺數行乙詒晉主人補書之其餘如梁蕉林所藏刻入秋習堂者尚是真蹟至
經訓堂帖所刻松雪本則偽矣而學者甚多有翻刻盛行於世異哉
頭陀寺碑文吳門蔣氏所藏余於己卯三月在斌笠耕觀察舟中見之用筆在洛神
拈樹之間可寶也

神仙篇五首一張正見二盧思道三王融四陳思王五郭景純後書大德改元三月
廿六日水精宮道人書字如中指大靈和峭拔當似松雪中年得意之筆然觀其卷
中如億之作憶娥之作蛾阿誰作何誰進趨作進趣恐松雪未必至此其為偽本無
疑今在英相國家

舊聞當湖家夢廬處有松雪臨黃庭經卷思之十年不得一見道光丙戌春日偶於
梅麓員外寓齋閱之後無年月可考審其結體用筆實松雪早年書殊乏英俊之氣
有鄧善之楊載等十六人題跋皆真

臨褚河南枯樹賦卷。白宋箋本。長洲宋小巖編修所藏。後歸畢秋帆先生。有趙孟頫白珽陳深龔璠周天球黃姬水彭年文嘉王世貞文伯仁黎民表諸題。最後有太僕寺印及撫治鄖陽等處關防。是明時王敬美家舊物。

快雪時晴四大字。乃是題張伯雨臨右軍帖前者。後有徐幼文山水一幅。今藏查小山比部家。

仇府君墓碑。字與壽春堂記相等。前篆額六行。計廿四字。內兩行為後人重補。此卷今藏笠耕少僕家。惜文中闕數行。失去仇公諱字。後有倪鉦一跋云。仇字彥中。又見虞道園書仇公墓志。始知仇名鐸也。

嘉慶己未春。余在京師。過質郡王府。見松雪畫陶靖節像。潤袖幅中。手攜一杖。翩翩欲仙。上書歸去來詞小楷十二行。真妙筆也。郡主薨後。世子尚幼。惜不能再見矣。孫平叔制府家有松雪小楷歸去來詞。是畢氏廣堪齋舊物。余嘗模入集珍帖中。審其用筆。當為中年之作。

松雪所題蘭亭十三跋。墨蹟並定武蘭亭。余嘗於吳杜邨太史家見之。所謂獨孤長老本是也。尚有吳傳朋錢舜舉及柯九思二跋。為商邱陳望之中丞所藏。後德清談

韜華觀察得之。談沒後被火圖籍俱失。惟此卷尚存數字。今在英相國家。

吳門陸謹庭嘗得松雪畫季太白廬山觀瀑圖。青綠山水。一紙皆滿。無空隙處。而一種幽深元遠之趣。溢於尺寸間。非松雪妙筆不能傳之也。後有元明人題識甚多。其姚公綬一跋最長。惜為後人妄加趙氏子昂四字。朱文印真為蛇足。

庚戌三月。余往婁東。在畢澗飛員外家。見魏公自繪小像。紙本。長尺許。闊七寸。作一鏡像。居其中。僅畫半身。頭戴一笠。身著月白氎衣。面圓而俊偉。丰神奕奕。微鬚。真元世祖所稱神仙中人也。上惟有仲穆書贊兩行。又在友人處見一像。有自題七律云。致君澤物已無由。夢想田園雪水頭。老子難同韓子傳。齊人終困楚人咻。濯纓久判從漁父。束帶寧堪見督郵。準擬新年棄官去。百無拘繫似沙鷗。後題大德二年正月人日。趙孟頫自題。又一行云。至治二年八月男雍拜裝。觀魏公此詩。其出山服官。非素所願。然亦何苦作此白珪之玷也。

趙松雪嘗拜中峯和尚為師。為畫一小像。甚妙。盤椅一張。師橫卧其上。朱履一雙。脫在椅前。此種畫法。古所未見。後有偈云。身如天目山。寂然不動尊。慈雲灑法雨。徧滿十方界。化身千百億。非幻亦非真。覓贊不可得。為師作贊竟。至大二年正月人日。弟

子吳興趙孟頫焚香謹贊此幅往在吳門陸白齋先生家見之曾倩南海陸梅蘭臨過一幅後為友人攫去觀此兩像皆畫於正月人日或命意有在也世所傳管仲姬墨竹最多而真者絕少憶於甲寅三月余在錢塘晤鮑綠飲先生於西湖寓中見一卷當是夫人生平傑作後有夫人之姊名道果者嫁於姚居南潯一詩一跋寫作俱妙題云綠窗無長物樹蕙與滋蘭光風布淑氣揚曉畝間窗外何所有修竹千萬竿密葉敷下陰勁節當歲寒方欣同臭味且以報平安吾妹忽來過綠紗生薄寒慢結貽佩纓重之青琅玕寫真一揮灑翰墨猶未乾古意鎮長在高風渺難攀況有斐然德懿名垂不刊後跋云至大二年四月二日吾妹魏國夫人仲姬見訪於南潯里第燕坐君子軒夫人笑曰君子名軒何以無竹爰使女奴磨墨寫此幅於軒中夫婦人之事箕帚中饋刺繡之外無餘事矣而吾妹則無所不能得非所謂女丈夫乎為吾子孫者可不寶諸俟他日妹太松雪來看當又乞題詠也姚管道景議

趙仲穆書畫昔人稱其克紹家風然用筆太重重則近俗無復有乃翁秀色因知筆墨一道各有天分存乎其間雖父子不能傳也余弱冠時在吳門見仲穆手書長卷所錄古今體樂府小詞共計三十五首後題延祐六年春正月寄吳德璉姊丈一觀

云云。後有文衡山許初雨題皆精。衡山跋謂德理者即王國器。魏公長壻也。德理長於新樂府。當時為楊鐵崖所稱。故此卷所書樂府為多。豈亦投其所好耶。

虞文靖公書其先世宋丞相雍國忠肅公允文所撰誅蚊賦桂花紋白綾本共計七十二行。最後十七行參錯書在紙上。蓋應其方外交關上人所請也。後有魯成柯几思。蘇大年。王敬方。鄭元祐。楊椿并元祐書刻石疏共七題。此卷明時藏沈石田家。後歸吾鄉華東沙氏。至本朝又為梁蕉林所得。畢氏經訓堂帖始刻之。

饒介之號醉翁。本籍江西。以元末亂隱居姑蘇。跌宕自喜。嘗與雲林生往來。工草書。宗懷素。余嘗見其蕉池積雪詩卷。黃梧岡侍郎所藏也。後有金閭魏漸。呂憲。吳昂。王淮。朱應祥。蔣宗誼。姚公綬。鮑浩。馬時正十人題跋。並下令之安鹿邨書畫印記。惜為後人填墨。殊失真面目矣。

張伯雨書實出自松雪翁。而又有種逸韻。與柯丹邱異曲同工。曩從王夢樓太守紫頭見所書台僊閣記。殊妙。竟似松雪矣。其片練短幅。平生所見甚多。一時難以悉記。

趙大年江邨秋曉圖。絹本。無款。前後有元初人圖書印三方。後有龔璘。吳訥。趙孟頫。

陳敬宗四題真蹟也

高房山山水。簡澹超逸。可與二米相伯仲。余嘗見其墨竹一幅。亦可與吳仲圭顧定之相伯仲矣。有趙松雪一詩題其下云。高侯落筆有生意。特立兩竿煙雨中。天下幾人能解此蕭蕭。寒碧起秋風。

黃子久與王叔明倪雲林吳仲圭俱為有元一代名家。惟子久清真秀拔。頗簡得中。不特為三公之冠。實可越房山松雪而上之。余曩時所見畫幅甚多。惟在京師內務府胡某家。見淳嵐暖翠一幅。為最妙。

王叔明為松雪外孫。畫宗李昇而皴法少異。其品在松雪大癡之間。萬壑千巖。長松修竹。又是一種豁逸。余嘗見叔明畫紫雲山圖真蹟。出筆奇古。與平時所作迥異。固知名家一邱一壑。無不臻妙境也。

叔明嘗為陶九成作南邨真逸圖。余在秋帆先生家見之。高八寸長三尺許。紙本不著名款。惟用黃鶴山樵印一方。後附孫作撰傳。王振撰序。胡儼撰記。金聲跋語。皆一時名手。張丑題云。萬曆戊午春。獲於長洲吳氏。是原博太史故物也。又云。叔明與九成為中表兄弟。每過南邨。輒流連不忍去。興酣落筆。穠郁深至。可一掃丹青故習。非

松風閣聽雨樓琴鶴軒諸卷所可比倫也。舊時尚有叔明自題篆書五字。今失去。
倪高士懶遊窩圖卷。紙本。高六寸五分。長一尺四寸。後有記二十行。書法類石軍東
方先生畫像贊。題款曰壬寅九日。句吳倪瓚為安素先生寫。最後有彭敬叔徐乘二
詩。按雲林集載此文。文中所謂金君安素者。實先世永謙公也。至正末年人洪武初
累薦辟以人材科。將授官。以疾引退。改姓金氏。字曰安素。耕讀壠山之陽。以終其身。
距雲林所居甚近。家譜所載是卷。昔嘗見於陸白齋先生家。既又見一幅。有記無圖。
畢秋帆尚書所藏。曾刻入經訓堂帖者。實偽本也。

又嘗見雲林溪亭山色一幅。款題丁未五月東海倪瓚畫。後有吳匏庵下華伯二詩。
吳云。聽松庵裏試茶還。第二泉邊更看山。獨有去年詩興在。雲林清閬墨斑斑。下和
云。倪迂仙去幾時還。留得溪亭對遠山。老我今為亭上客。啜茶閒試鷓鴣斑。俱是真
蹟。

梅花道人書畫俱妙。余所見不下一二十種。畫竹尤多於山水。嘉善家黼堂少宰有
大幅竹最妙。次則斌笠耕少僕所藏之絹本雨竹。皆仲圭生平傑作也。又道人有華
書心經一卷。為詒晉齋主人所藏。後贈少宰。以少宰是嘉善人。與道人同里也。少宰

遂屬余刻石梅花菴。有跋記之。

顧安字定之。善畫墨竹。吳仲圭以蒼老勝。定之以秀色勝也。揚州吳杜邨觀察。有小幅立軸。余曾雙鉤刻石。贈江元卿員外。又吳門王月軒所藏長卷中。有折竹一枝。殊妙。又在錢塘趙氏見一幅。後有屈生題云。海內人傳顧定之。生平畫竹發清奇。披圖記得湘江夜。翠影參差月下時。

僧大祐書七寶泉開山順菴主行實。並道衍書順庵主塔銘。合卷有錢仁夫李應禎戴冠三題。吳縣光福寺中舊物也。按道衍卽姚恭靖。書時在洪武十三年。是未見成祖之前。

元僧善繼。三世血書華嚴經八十一卷。在今虎邱半塘橋龍壽山房。相傳金華宋景濂是善繼後身。今有景濂一跋。在第二卷後。明人題跋觀歎。散題於諸卷上者。凡數十處。不能盡記也。

有元一代書法。大約俱由松雪門選。如柯丹邱白湛淵郭天錫張伯雨仇山村俞紫芝是也。亦有獨自成家者。如虞伯生鮮于困學康里子山鄧善之周公瑾楊鐵崖陸宅之是也。

有元一代畫家全講氣韻。不名一格。實能超出唐宋人刻畫之習。黃王倪吳無論矣。生平所見者。山水則朱澤民。高房山。盛子昭。方方壺。曹雲西諸家。花卉人物則王若水。王元章。錢玉潭。孟玉潤諸家。蘭竹則鄭所南。李仲芳。蘇昌齡。顧定之。李息齋。及其子導道諸家。如過眼雲烟。不能悉記。皆所謂以氣韻勝人者也。

履園叢話卷十終

履園叢話卷十一上

書學

清 勾吳錢泳梅溪輯

鐘鼎文

三代已有文字。而今不傳。所傳者。惟人禹岵嶽山碑。比干銅槃銘。周宣王石鼓文。穆王壇山刻石。孔子延陵十字碑。及詛楚文之類。前人有信之有疑之。即如薛尚功鐘鼎款識刻本。載有夏瑀戈鉤帶銘。及商器各種款識。余亦未敢信也。惟周鐘。周鼎。及尊。彝。壺。爵。自商。周。解。觚。敦。簠。簋。盂。獻。盤。之文。尚有可據。雖後世亦有依式仿造者。而其銘文之古奧。字畫之精嚴。決非後人所能偽作。故讀書者。當先讀六經。為文章之源流。講篆隸者。當先考鐘鼎文。為書法之源流也。

小篆

學篆書者。當以秦相李斯為正宗。所謂小篆是也。惜所傳石刻。惟有泰山二十九字。及琅邪臺刻石十二行而已。自程邈一變小篆而為隸書。篆學漸廢。蓋篆體圓有轉。無折。隸體方。有折無轉。絕然相反。今人有認漢器款識印章及五鳳題字三公山碑。為篆書者。誤矣。觀徐鼎臣所模繹山會稽碣石諸刻。尚得秦相三昧。而唐之李少溫。

宋之夢瑛張有元之周伯琦明之趙宦光愈寫愈遠矣。本朝王虛舟吏部頗負篆書之名。既非秦非漢亦非唐非宋且既寫篆書而不用說文學者譏之。近時錢獻之別駕亦通是學其書本宗少溫實可突過吏部。老年病廢以左手作書難於宛轉遂將鍾鼎文石鼓文及秦漢銅器款識漢碑題額各體參雜其中忽圓忽方似篆似隸亦如鄭板橋將篆隸行草鑄成一鑪不可以為訓也。惟孫淵如觀察守定舊法當為善學者微嫌取則不高為夢瑛所囿耳。獻之之後若洪稚存編修萬廉山司馬嚴鐵橋孝廉及鄧石如吳山子俱稱善手然不能過觀察別駕兩公中年書矣。

隸書

隸書之名見前後漢書又曰八分見晉書衛恆傳八分者即隸書也。蓋隸從篆生程邈所作秦時已有亦謂之佐書起於官獄事繁用隸人以佐書之故曰隸書取簡易也。篆用圓筆隸用方筆破圓為方而為隸書故兩漢金石器物俱用秦隸至東京漢安以後漸有戈法波勢各立面目陳遵蔡邕自成一體又謂之漢隸其中有減篆者有添篆者有篆隸同文者有全違篆體者魯魚之感涇渭難分真書祖源實基於此迨鍾傳一出又將漢隸變為轉折畫平豎直間用鉤趯漸成楷法謂之真書隸篆之

通發洩盡矣。自此兩晉六朝從事真書。真書一行。隨有行草。行草紛雜。隸學自掩。唐人習者雖多。實與漢法愈遠。何也。唐人用楷法作隸書。非如漢人用篆法作隸書也。五代宋元而下。全以真行為宗。隸書之學。亦漸泯沒。雖有歐趙洪氏諸家著錄。以發揚之。而學者殊少。至元之郝經。吾衍。趙子昂。虞伯生輩。亦未嘗不講論隸書。然郝經有云。漢之隸法。蔡中郎已不可得而見矣。存者惟鍾太傅。又吾衍云。挑拔平硬如折刀頭。又云。方勁古拙。斬釘截鐵。方稱能事。則所論者皆鍾法耳。非漢隸也。至文待詔祖孫父子及王百穀。趙凡夫之流。猶勦襲元人之言。而為鍾法。似生平未見漢隸者。是猶執曾元而問其高曾以上之言。自茫然不知本末矣。曷足怪乎。國初有鄭谷口。始學漢碑。再從朱竹垞輩討論之。而漢隸之學復興。然谷口學漢碑之剝蝕。而妄自挑趯。竹垞學漢碑之神韻。亦擅自增損。識者病之。惟長洲顧南原隸辨一作。能以諸碑參究其法。已開。又有吳江陸虔實贈公。吳縣徐友竹處士。為昌其學。而終未純耳。蓋古碑雖在用筆不傳。無有授受淵源。親承指畫。如花之初蕊。色香未備。栽培既久。羣艷爭芳。其勢然也。今北平有翁覃溪閣學。山左有桂未谷大令。吳門有錢竹汀宮詹。揚州有江秋史侍御。閩中有伊墨卿太守。天都有巴雋堂中翰。浙江有黃小松

司馬及江秬香孝廉皆能以漢法自命者。而學者自此日益盛云。

隸書生於篆書。而實是篆之不肖子。何也。篆書一畫一直。一鉤一點。皆有義理。所謂指事象形。諧聲會意。轉注假借是也。故謂之六書。隸既變圓為方。改弦易轍。全違父法。是六書之道由隸而絕。至隸復生真行。真行又生草書。其不肖更甚於乃祖乃父。遂至破體雜出。各立支派。不特不知其身之所自來。而祖宗一點血脈亦忘之矣。老友江艮庭徵君常言隸書者六書之姦賊。余亦曰真行草書又隸書之姦賊也。蓋生民之初。本無文字。文字一出。篆隸生焉。余以為自漢至今。人人習中。原有篆隸。第為真行泯沒。而人自不知耳。何以言之。試以四五歲童子。令之握管。則筆筆是史籀遺文。或似商周款識。或似兩漢八分。是其天真本具古法。則篆隸固未嘗絕也。惟一習真行。便違篆隸。真行之學日深。篆隸之道日遠。欲求古法。豈可得乎。故世之學者雖多。鮮有得其要領。至視為絕學。有以也夫。

唐人隸書。昔人謂皆出諸漢碑。非也。漢人各種碑碣。一碑有一碑之面貌。無有同者。即反當印章以至銅器款識皆然。所謂俯拾即是。都歸自然。若唐人則反是。無論元宗。徐浩。張廷珪。史惟則。韓擇木。蔡有鄰。孫知微。李權。陸郢。諸人書。同是一種戈法。一

種面貌。既不通說文。則別體雜出。而有意圭角。擅用挑踢。與漢人迥殊。吾故曰。唐人以楷法作隸書。固不如漢人以篆法作隸書也。

或問漢人隸書碑碣具在。何唐宋元明人若未見者。余答曰。猶之說經。宋儒既立漢學不行。至本朝顧亭林。江慎修。毛西河輩出。始通漢學。至今而大盛也。

顧南原作隸辨。實有功於隸書。近人所學。賴為圭臬。惟所引漢碑。半用字原隸韻。或無原碑可攷。其中亦有沿誤。而翁覃溪先生排擊之。幾至身無完膚。未免過當。許叔重云。秦滅經書。滌除舊典。官獄務繁。初有隸書。以趨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余亦曰。三國既分。圖籍無徵。鍾法一變。遂有真書。流為行草。而隸書由此絕矣。

書法分南北宗

畫家有南北宗。人盡知之。書家亦有南北宗。人不知也。嘉慶甲戌春三月。余至淮陰。謁阮雲臺先生。時先生為七省漕務總督。款留者竟日。論及書法一道。先生出示南北書派論一篇。其略曰。書法變遷。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反於古。蓋由篆變為隸。隸變為真。書行草。其轉移皆在漢末魏晉之間。而真書行草之分。為南北兩派者。則東晉宋齊梁陳為南派。趙燕魏齊周隋為北派也。南派由鍾繇。衛瓘。及王羲之。獻之。僧

虞等。以至智永。虞世南。褚遂良。北派由鍾繇。衛瓘。索靖。及崔悅。盧諶。高遵。沈麟。姚元標。趙文深。丁道護等。以至歐陽詢。顏真卿。柳公權。南派不顯於齊隋。至貞觀初。乃大顯。太宗獨喜羲獻之書。至歐陽虞褚。皆習蘭亭。始令王氏一家兼掩南北。然此時王派雖顯。鍾褚無多。世間所習。猶為北派。及趙宋間。帖一行。不重碑版。北派愈微。故實泉述書賦。自周至唐。二百七人之中。列晉宋齊梁陳一百四十五人。於北朝。不列一人。其風遷派別。可想見矣。不知南北兩派。判若江湖。不通習。南派乃江左風流。疏散妍妙。宜於啓牘。北派則中原古法。厚重端嚴。宜於碑榜。宋以後學者。昧於書有南北兩派之分。而以唐初書家。舉而盡屬羲獻。豈知歐褚生長齊隋。近接魏周。中原文物。具有淵源。不可合而一之也。真為確論。余以為如蔡蘇黃米及趙松雪董思翁輩。亦昧於此。皆以啓牘之書。作碑榜者。已歷千年。則近人有以碑榜之書。作啓牘者。亦毋足怪也。

六朝人書

晉宋南北齊梁陳隋之間。工書者林立。兩晉稱二王之妙。南北重崔盧之書。又羊欣阮研。徐淮南。陶隱居。姚元標。丁道護等。皆其選也。據金石萃編所載六朝碑刻。有一

百四十餘種。近阮宮保孫淵如黃小松趙晉齋諸家所藏又益二三十種。其間如刁遵高湛鄭昭道元太僕啓法寺龍藏寺諸碑。實歐虞褚薛所祖。惟時值亂離。未遑講論文翰。甚至破體雜出。錯落不檢。而刻工之惡劣。若生平未嘗識字者。諸碑中竟有十之七八可笑也。

唐人書

有唐一代之書。今所傳者。惟碑刻耳。歐虞褚薛各自成家。顏柳李徐不相沿襲。如詩有初盛中晚之分。而不可謂唐人諸碑。盡可宗法也。大都大厯以前。宗歐褚者多。大厯以後。宗顏李者多。至大中咸通之間。則皆習徐浩蘇靈芝及隸王聖教一派。而流為院體。去歐虞漸遠矣。然亦有刻手之優劣。一時之好尚。氣息之相通。支分派別。難以一槩而論。即如經生書中。有近虞褚者。有近顏徐者。觀其用筆用墨。迥非宋人所能跂及。亦時代使然耳。今之學書者。自當以唐碑為宗。唐人門類多。短長肥瘦。各臻妙境。宋人門類少。蔡蘇黃米俱有毛病。學者不可不知也。

有唐一代。崇尚釋氏。觀其奉佛念經。俱承梁隋舊習。非高祖太宗輩始為作俑也。有唐一代。崇尚法書。觀其結體用筆。亦承六朝舊習。非率更永興輩自為創格也。今六

朝唐碑具在。可以尋繹。

宋四家書

董思翁嘗論宋四家書。皆學顏魯公。余謂不然。宋四家皆學唐人耳。思翁之言誤也。如東坡學李北海。而參之以參寥。山谷學柳誠懸。而直用畫蘭畫竹之法。元章學褚河南。又兼得馳驟縱橫之勢。學魯公者。惟君謨一人而已。蓋君謨人品醇正。字畫端方。今所傳萬安橋碑。直是魯公中興頌。相州畫錦堂記。直是魯公家廟碑。獨行草書。又宗王大令。不宗爭坐帖一派。乃知古人所學。人各異途。變化莫測。不可以臆見論定。總之宋四家皆不可學。學之輒有病。蘇黃米三家尤不可學。學之不可醫也。

坡公書。昔人比之飛鴻戲海。而豐腴悅澤。殊有禪機。余謂坡公天分絕高。隨手寫去。修短合度。並無意為書家。是其不可及處。其論書詩曰。我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苟能通其意。自謂不學可。又曰。端莊雜流麗。剛健含婀娜。真能得書家元妙者。然其戈法殊偏。不用中鋒。如書表忠觀碑。醉翁亭記。柳州羅池廟碑之類。雖大趣橫溢。終不是碑版之書。今類帖中所收。及陳眉公集刻晚香堂帖。有真蹟。有偽蹟。夾雜其中。若秋碧堂所刻之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賦。孔氏玉虹樓所刻之小字表忠觀碑。全是

惡札。何嘗是坡公真蹟耶。故友蔣藝堂中進士後。酷喜蘇書。余勸之不可學。藝堂不以為然。余問之曰。君自學蘇書後。每書一幅。心中可得意否。曰。貴自得意。余告之曰。此卽受病處也。藝堂深服余言。余年過五十。自分無有進境。亦不能成家。擬以蘇書終其身。孰知寫未三四年。毛病百出。旋復去之。迺知坡公之書未易學也。

余弱冠時。輒喜學山谷書。雖老學見之。亦為稱賞不置。心甚疑焉。因求教於林森樸先生。先生一見泳書。便云子錯走路頭矣。因問曰。將奈何。先生曰。必學松雪翁書。方能退轉也。後見馮定遠論山谷詩。以為江西粗俗槎枒之病。一入筆端。便九牛拔不出。必以義山西崑諸體退之。乃悟先生之言之妙。由此觀之。山谷之詩與書。皆不可沾染一點。余謂文衡翁老年書。亦染山谷之病。終遜於思翁。沈石田無論矣。

米書不可學者過於縱。蔡書不可學者過於拘。米書筆筆飛舞。筆筆跳躍。秀骨天然。不善學者。不失之放。卽失之俗。如國朝書家。盛推姜西溟。汪退谷。何義門。張得天。諸公皆一時之選。余謂西溟拘謹少變化。退谷書能大而不能小。義門書能小而不能大。惟得天能大能小。然學之殊令人俗。何也。以學米之功太深也。至老年則全用米法。至不成字。卽如查二瞻本學思翁。老年亦用米法。終不能成家也。

趙松雪

或問余宋四家書既不可學。當學何書為得。余曰。其惟松雪乎。松雪書用筆圓轉。直接二王。施之翰牘。無出其右。前明如祝京兆。文衡山。俱出自松雪。本朝如姜西溟。汪退谷。亦從松雪出來。學之而無弊也。惟碑版之書。則不然。碑版之書。必學唐人。如歐褚顏柳諸家。俱是碑版正宗。其中著一點松雪。便不是碑版體裁矣。譬如清廟明堂。林居野館。截然兩途。豈可渾而一之哉。或曰。然則何不徑學唐人。而必學松雪。何也。余曰。吾儕既要學書。碑版翰牘。須得兼備。碑版之書。其用少。翰牘之書。其用多。猶之讀三百篇。國風雅頌。不可偏廢。書道何獨不然。

總論

余嘗論工畫者。不善山水。不能稱畫家。工書者。不精小楷。不能稱書家。書畫雖小道。其理則一。昔人謂右軍樂毅論。為千古楷法之祖。其言確有理據。蓋黃庭曹娥像讚。非不妙。然各立面目。惟樂毅沖融大雅。方圓適中。實開後世館閣試策之端。斯為上乘。如唐之虞褚。元之趙明之文祝。皆得其三昧者也。

碑榜之書。與翰牘之書。是兩條路。本不相紊也。董思翁云。余以黃庭樂毅真書。放大

為人作榜署書。每懸看輒不佳。思翁不知碑帖是兩條路。而以翰牘為碑榜者。邇得佳乎。古來書碑者。在漢魏必以隸書。在晉宋六朝必以真書。以行書而書碑者。始於唐太宗之晉祠銘。李北海繼之。北宋之碑。尚真行參半。迨米南宮父子一開風氣。至南朝告敕碑碣。則全用行書矣。總之長箋短幅。揮灑自如。非行書草書。不足以盡其妙。大書深刻。端莊得體。非隸書真書。不足以擅其長也。

思翁於宋四家中。獨推服米元章一人。謂自唐以後。未有過之。此所謂僧贊僧也。蓋思翁天分高絕。趙吳興尚不在眼底。況文徵仲。祝希哲輩耶。元章出筆。實在蘇黃之上。惟思翁堪與作敵。然二公者。皆能縱而不能伏。能大而不能小。能行而不能楷者。何也。余謂皆坐天分過高之病。天分高則易於輕視古人。筆筆皆自運而出。故所書如天馬行空。不受羈束。全以天分用事者也。

米元章董思翁。皆天資清妙。自少至老。筆未嘗停。嘗立論臨古人書。不必形似。此聰明人欺世語。不可以為訓也。吾人學力既淺。見聞不多。而資性又復平常。求其形似。尚不能況。不形似乎。譬如臨蘭亭序。全用自己戈法。亦不用原本行款。則是抄錄其文耳。豈遂謂之臨古乎。

凡應制詩文。履奏章疏等書。祇求文詞之妙。不求書法之精。只要勾稱端正而已。與書家絕然相反。元章自叙云。古人書筆筆不同。各立面目。若一一相似。排如算子。則奴書也。

或有問余云。凡學書畢竟以何碑何帖為佳。余曰。不知也。昔米元章初學顏書。嫌其寬。乃學柳。結字始緊。知柳出於歐。又學歐。久之。類印板文字。棄而學褚。而學之最久。又喜李北海書。始能轉折肥美。八面皆圓。再入魏晉之室。而兼乎篆隸。夫以元章之天資。尚力學如此。豈一碑一帖所能盡。

虞道園云。披谷出而魏晉之法廢。米元章黃長睿乃知古法。雖過高之論。然其言甚確。

張丑云。子昂書法。溫潤閒雅。遠接右軍。第過為妍媚纖柔。殊乏大節不奪之氣。非正論也。褚中令書。昔人比之美女嬋娟。不勝羅綺。而其忠言讜論。直為有唐一代名臣。豈在區區筆墨間。以定其人品乎。

一人之身。情致蘊於內。姿媚見乎外。不可無也。作書亦然。古人之書。原無所謂姿媚者。自右軍一開風氣。遂至姿媚橫生。為後世行草祖法。今人有謂姿媚為大病者。非

也

思翁書畫俱是大作手。其畫宗北苑而兼得大小米之長。尚在第二乘。惟書法無古無今。不名一格。而能卓然成家。蓋天資高妙。直在古人上也。余嘗見思翁一畫卷。用筆淹潤秀絕。人寰後有歎云。時年八十有一。又見一書卷。臨鍾王虞褚顏柳及蘇黃諸家。後有題云。此數帖余臨仿一生。纔得十之三四。可脫去拘束之習。書時亦年八十。夫以思翁之天資學力。尚作書作畫。老而不衰。自成大家也。

近日所稱海內書家者。有三人焉。一為諸城劉文清公。一為錢塘梁山舟侍講。一為丹徒王夢樓太守也。或論文清書如枯禪入定。侍講書如布帛菽粟。太守書如倚門賣俏。余謂此論太苛。文清本從松雪入手。靈峭異常。而誤於淳化開帖。遂至模稜終老。如商鼎周彝。非不古。而不適於用。侍講早年亦宗趙董。惟自壯至老。筆筆自運。不屑依傍古人。故所書全無帖意。如舊家子弟。不過循規蹈矩。飽暖終身而已。至太守則天資清妙。本學思翁。而稍沾筴江上習氣。中年得張樗寮真蹟臨模。遂入輕佻一路。而姿態自佳。如秋娘傳粉。骨格清纖。終不莊重耳。三公者。余俱嘗親炙。奉為圭臬。何敢妄生議論。然見文清笑侍講為電下老婢。侍講亦笑文清為滕公佳城。太守笑

兩公兩公亦笑太守。雖丈人相輕。自古而然。而謂三公必傳。可與松雲思氣爭席者。則吾未敢信也。

履園叢話卷十一下

畫學

清 勾吳錢泳梅溪輯

總論

唐張彥遠名畫記云。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六功。四時並運。發於天然。非由述作。又曰。象物必在於形似。形似須全其骨氣。骨氣形似。皆本於立意。而歸於用筆。此千古不易之論也。故凡古人書畫。俱各寫其本來面目。方入神妙。董思翁嘗言。董源寫江南山。米元暉寫南齊山。李唐寫中州山。馬遠。夏珪寫錢塘山。趙吳興寫蒼雪山。黃子久寫海虞山是也。余謂畫美人者亦然。浙人像浙臉。蘇人像蘇粧。或各省畫人物者。亦總是家鄉面貌。雖用意臨寫。神采不殊。蓋習見熟聞。易入筆端耳。猶之倪雲林。是無錫人。所居祇陀里。無有高山大林。曠達絕巘之觀。惟平遠荒山。枯木竹石而已。故品格超絕。全以簡澹勝人。是即所謂本來面目也。若說病討藥。限韻賦詩。死法矣。安能妙乎。

畫當以山水為上。人物次之。花卉翎毛又次之。唐宋之法。以刻畫為工。元明之法。以氣韻為工。本朝譚南田。則又以姿媚為工矣。然三者皆所難能也。

畫家有南北宗之分。工南派者。每輕北宗。工北派者。亦笑南宗。余以為皆非也。無論南北。只要有筆有墨。便是名家。有筆而無墨。非法也。有墨而無筆。亦非法也。

國初王秋山。高其佩。皆工於指頭畫。自此開端。遂徧天下。然賞鑒家所不取也。又有以指頭書者。又有以箸削尖作字者。謂之借箸書。余謂凡此之類。皆不可以為訓。書畫二事。以筆寫尚難於工。況以指以箸耶。又如左手書。足寫畫。或以口啣筆作畫。俱不足為奇。吾所不取。猶之以鼻吹笙笛。以足打十番。是皆求乞計耳。豈可謂絕技乎。作偽書畫者。自古有之。如唐之程修己。偽王右軍。宋之米元章。偽褚河南。不過以此游戲。未必以此射利也。國初蘇州專諸巷。有欽姓者。父子兄弟。俱善作偽書畫。近來所傳之宋元人。如宋徽宗。周文矩。李公麟。郭忠恕。董元。李成。郭熙。徐崇嗣。趙令穰。范寬。燕文貴。趙伯駒。趙孟堅。馬和之。蘇漢臣。劉松年。馬遠。夏珪。趙孟頫。錢選。蘇大年。王冕。高克恭。黃公望。王蒙。倪瓚。吳鎮。諸家。小條短幅。巨冊長卷。大半皆出其手。世謂之欽家款。余少時。尚見一欽姓者。在虎邱買書畫。貧苦異常。此其苗裔也。從此遂開風氣。作偽日多。就余所見。若沈氏雙生子。老宏老啓。吳廷立。鄭老會之流。有真蹟一經其眼。數日後必有一幅。字則雙鉤廓填。畫則模仿酷肖。雖專門書畫者。一時難辨。

5
以此獲鉅利而愚弄人。不三十年。人既絕沒。家資蕩盡。至今子孫不知流落何處。可嘆也。尚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此之謂歟。

余生平遊歷。不過六七省。見有一才一藝者。無不默識其人。而於書畫一道尤為留心。工書者固多。工畫者亦復不少。嘗與友人論及書畫兩事。較時文似易而實難。時文易於中式。書畫難於入彀。試看中舉人進士者。通天下計之。三年內必有二千餘人。工書工畫者。通天下計之。三年內數不出一兩人也。因就平生所見工畫者。彙而記之。各為小傳云。

畫中人

錢載號箴石。秀水人。乾隆壬申進士。官至禮部侍郎。能詩。工寫生。不甚設色。蘭竹尤妙。書卷之氣溢於紙墨間。直在前明陳道復之上。余少時尚見之。

王元勳字湘洲。山陰人。少未讀書。而喜於畫。人物尤其所長。當為余臨宋本先武廟王像。出筆如篆。自在遊行。恐吳道子亦不能過之也。年八十餘卒。

王三錫字懷邦。自號竹嶺。太倉人。王日初弟子也。山水宗大癡而加之以秀潤。當時與張墨齊名。遊歷名山幾遍天下。得其片紙如獲球璧。余與竹嶺為忘年交。有膝

上鳴秋圖。其所繪也。年八十餘。尚喜遨遊山水。

王宸號蓬心。為麓臺司農曾孫。以舉人官內閣中書。出知湖南永州府知府。畫宗家法。多用渴筆。蒼勁中有氣韻。為海內所稱。太守在京時。有小僕陳桂者。窮甚。夜惟一被而桂甚孝。嘗以被覆母。而已則和衣以睡。太守憐之。為作山水小幅。上題云。刮毛龜背不成。穩破被將來。老母眠戲語。山僮休悵望。為伊十指換青錢。後題云。此畫懸之市肆。當有好事者以布衾易之也。其風趣如此。畢秋帆先生云。太原子弟。俱能動筆作畫。太守其尤著者也。

羅聘號兩峯。江都人。嘗受業於金冬心先生。山水人物俱工。頗有逸趣。其畫梅宗華光長老。喜畫鬼。有鬼趣圖。情當代王公大人。騷人墨客。題詩幾遍。余初至京師。識其人。往來最密。其妻方白蓮。子允紹。允繼。俱傳其學。

徐堅字孝先。號友竹。又字鯢園。吳縣光福人。少貧苦而好學。凡詩文書畫。撫印皆能。自關門徑。追蹤古人。嘗臨董北苑夏山煙靄。江貫道秋山雨霽諸卷。海內名公鉅卿。俱有題贈。余十餘歲時。即識之。年八十八而卒。

余集號秋室。仁和人。乾隆丙戌進士。官至翰林侍讀學士。工書而喜畫。人物宗陳老

蓮畫美人尤妙。京師人稱之曰余美人。年八十餘尚能作蛇頭小楷。

陸燦號星三。長洲人。工人物花卉。長於寫真。乾隆庚子奉旨召寫。

御容。其弟子

尤伯宣亦吳中傳真妙手也。

姚仔號笠山。為鄒小山宗伯書畫弟子。工於人物。乾隆三十二年。

高宗南巡。嘗

獻畫冊。

賞荷包等物。至今錫山工人物者猶傳其派。

張敬號雪鴻。江寧人。中山東商籍舉人。任湖北竹山知縣。以冒籍事去官。遂徧遊海內。工於寫生。可以突過陳白陽。能左右手書。畫尤奇。雙歌推絳樹。二牘有黃華。真近時罕見者。年七十餘卒。

陶鼎號笠亭。江都人。工山水花卉。臨模宋元明各家略備。惟少書卷氣。余初至邗上。識之。又有虞蟾字步青者。亦工山水。其學相似。

華冠號吉崖。無錫人。傳真妙手。山水樹石亦工。嘗為質府賓客。官四川司馬。

仁

宗在潛郎識其人。

召寫御容。

賞賚甚厚。

史鳴鶴字松喬。江都人。畫梅宗王元章一派。千枝萬蕊。著手成春。大小幅俱臻絕妙。與山陰童二如截然兩途。童以蒼老勝。史以韻致勝。亦各人出筆也。余嘗有詩贈之。

云。伸繚寫得一枝春玉立冰姿。越有神。酒醒夢回明月夜。欲呼小宋是前身。宋器之有梅花稱曰小宋。嘗介余刻梅譜一卷。旋為祖龍取去。

張賜寧。號桂巖。直隸滄州人。為南通州判官。山水宗石田翁。或似文待詔粗豪之筆。花卉人物。雖不甚工。而落筆有奇氣。乾隆壬子歲。余入都。見憫忠寺方丈畫濟顛一幅。頗得吳道子法。因識其人。遂成莫逆。其子百祿傳父學。亦官江南。稍勝乃翁矣。草間號芹圃。烏程人。與同邑陸樸園學畫於沈芥舟。山水人物花卉俱妙。芹圃沒後。其夫人徐氏號湘生。亦能畫。尤善傳真。然僅畫婦人。至今猶在。年近八十矣。

陸樸。號樸圃。其學與芹圃略相似。與余同館吳門春暉堂。陸氏者三年。後樸圃無所遇。坎珂以終。

秦儀。號梧園。無錫人。工山水。宗趙大年。入王石谷一派。畫楊柳尤工。人稱曰秦楊柳。黃震。號竹廬。鎮洋人。山水宗太原。尤工人物。畫古聖賢像翎毛花卉。亦其所長。與余同寓畢秋帆尚書家。

金鐸。字亦山。本太湖廳人。流寓於蕪湖者四十餘年。山水在石田衡山之間。亦工花

方薰號蘭坻石門人能詩工山水淹潤如南田翁又工花卉近白陽山人與奚鐵生齊名寓桐鄉金比部德輿家最久余嘗訪之為余作前舟網網張空水後有蓑翁獨坐看詩意

奚岡號鐵生錢塘人工山水筆墨蒼秀得思翁南田兩家法老年入李檀園一派為浙中畫家巨擘近日杭人言書法者必宗山舟言畫學者必宗鐵生此亦一時好尚鐵生嘗為余作養竹山房圖又似雲林生蓋其天分極高無一點塵俗也

王學浩號蕉畦崑山人乾隆丙午舉人工山水亂頭粗服殊有理趣晚年入沈石田之室近吳中畫學咸推蕉畦為第一云

朱本號素人江都人工山水筆端頗橫不受羈束北遊京師與陽湖朱昂之青筓秦州朱鶴年野雲齊名號為三朱

黃易號小松錢塘人松石先生子官山東濟寧運河同知工漢隸書尤邃於金石文字偶畫山水入李檀園查梅壑一派可稱逸品

周左號漁石鄞縣人工人物為余臨上官周鹿門偕隱圖見者無不稱賞

汪炳文號星斧江寧人工山水人物秀韻莫比中舉人後會試十次不第余在京師

談之官桃源教諭。

宋葆醇號芝山。山西安邑人。舉人不甚畫山水。畫則必宗北宋。精於賞鑒。流寓揚州。為廣陵書院山長。沒時年近八十矣。

周璚號永巖。吳縣橫塘人。工山水人物。細逾毛髮。用唐宋人法。識者謂自仇十洲後。無此種筆墨矣。阮雲臺官保為浙江巡撫時。常在幕府。然吳門士大夫鮮有知其人有古煊號鏡水。鄞縣人。工人物。界劃妙絕一世。今之仇實父也。嘗贈余試茶圖一幅。見者莫不歎賞。

張應均號東畬。長洲人。以明經官四川知縣。山水宗北苑。嘗為富陽相國代筆。與董耕雲椿同在相府。後來者為太倉李大令祥鳳也。

馬履泰號秋葯。錢塘人。乾隆丁未進士。官至太常寺卿。能詩工畫。筆下頗有奇氣。近金壽門。

胡鍾號蘭川。江寧人。乾隆丁酉舉人。官雲南澂江府知府。工山水書法。亦精篆隸。正草各體俱備。

孫銓號少迂。崑山舉人。以南匯教諭保舉官。山東惠民知縣。工於山水。蒼秀有法。書

宗趙董為諸王記室最久

李榮號散木錢塘人少未讀書好學不厭能詩工書尤愛六法俱臻妙境山水初宗石谷後入思翁南田一派又工蘭竹花卉嘗為諸幕府書記有名公卿間歿於粵東可惜也

張萃號秋穀工山水花卉能詩與余同寓虎邱秋穀嘗作畫百幅乘海舶散布海東諸國夷人有得之者珍為至寶亦以海物為潤筆余贈其楹帖云筆底煙花傳海國袖中詩句落吳船

吳文澂號南鄉歙縣人流寓山左能詩尤工書畫凡篆隸真草山水人物花卉翎毛以及刻碑模印諸事莫不通而習之嘉慶十八年以布衣詣闕上書奉旨回籍不加罪也晚年嘗寓吳門行醫自食可稱奇士

潘恭壽字慎夫自號蓮巢丹徒人山水人物花卉翎毛無所不工又能模印當時與王夢樓太守常到吳門人有得其片紙者如獲至寶余嘗乞其畫佛像一幅絕似丁南羽近時鮮有其比

錢璜字鹿泉其先本山陰籍遊幕蜀中遂為成都人自號梅花和尚不削髮不披緇

狀貌雄傑。修髯過腹。為人豁達不羈。而豪於飲。喜吟咏。善顛草。畫梅尤入妙品。醉後落筆。逸趣橫生。自謂醒時不及也。嘗愛虎邱之勝。築生塋於後山。左右俱植梅花。自題其墓柱曰。槐夢醒時成大覺。梅花香裏證無生。以嘉慶戊寅年卒於吳門。其故人周勗齋太守葬之。成其志也。

侯雲松號青甫。江寧舉人。工花卉。淹雅可愛。書法亦精。嘗畫松竹圖。壽余六十。較張雪鴻大令別出機杼。

汪梅鼎號澣雲。休寧人。中乾隆癸丑進士。山水花卉皆臻絕妙。其出筆之雅。似不食人間煙火者。咸謂之南田後身。嘗與王鐵夫同寓揚州廣儲門之棹園。余過訪之。相得甚歡。

錢樞號襄山。嘉興人。中乾隆己酉會試第一。入翰林。官至安徽巡撫。魏科碩望。政事明能。為海內稱重。而不知其詩之精。畫之妙也。余嘗得中丞山水小幅。其法在思氣。煙客之間。上題小詩云。萬壑千巖夢乍回。還教弱翰寫蒼苔。莫嫌下筆多凝滯。瘴海寒雲撥不開。此幀蓋在粵西提督學政時所作也。

錢維喬號竹初。陽湖舉人。稼軒司寇之弟。官鄞縣知縣。山水用家法。稍遜於司寇。嘗

為余作寫經樓圖。氣韻頗似元人。

黃鉞號左田。蕪湖人。乾隆乙卯進士。令官戶部尚書。山水喜宗北苑。而為余畫秋林曳杖一幅。又似倪黃合作。先太安人九十壽誕。尚書為作金萱圖。直是白陽山人矣。隨筆點染。變化莫測。皆成絕妙。所著有畫品二十四則。仿司空表聖例也。其弟子王子卿。太守澤中。嘉慶辛酉進士。亦工山水。嘗畫梅花溪上圖為贈。知具有淵源。

萬承紀號廉山。江西南昌人。以明經補授江蘇知縣。三仕三已。擢海防司馬。山水宗吳仲圭。亦工蘭竹。篆書尤其所長。在江南二十年。名聲藉甚。

裘世璠號守齋。儀徵人。以資為郎。歷任浙江知縣。捐陞道員。署江西驛鹽道。能詩。工花卉。宗虞山。蔣相國一派。

程壽齡號漱泉。甘泉人。中嘉慶壬戌進士。入翰林。擢右春坊庶子。工篆隸。真草山水。人物花卉。白描俱備。為人孤峭。寡言語。不輕與人交接。而聰明絕世。至於詞曲及笙笛簫管之屬。咸能通習。與同邑諸生王古靈應祥齊名。

姚元之字伯昂。桐城人。中嘉慶乙丑進士。授翰林編修。陞侍講。工於花果翎毛。落筆蒼秀。如石田翁。亦畫山水。近華秋岳。寥寥數筆。精妙入神。

改琦號七薌其祖本北直隸人官松江遊擊遂占籍華亭工山水人物有聲蘇松間小楷亦精天然丰秀。

王霖號春波江寧人官福建鹽場大使工山水人物為余作只恨年年壓金線為他人作嫁衣裳詩意一幅殊妙。

盛惇大號甫山陽湖人官內閣侍讀工山水近黃大癡。

屠倬字琴鵠錢塘人嘉慶丁卯進士入翰林出知儀徵縣有政聲工書山水宗北苑而喜用側筆又近雲林。

顧洛號西樸錢塘人工花卉人物而尤以美人得名筆下有書卷氣嘗見其為阮雲臺宮保畫花影吹笙圖又有曉粧圖扇頭俱妙絕一時恐六如十洲無此韻致。

徐鉞號西澗錢塘人諸生能詩工山水嘗乞奚鐵生指授中年頗近大癡。

陳鴻壽號曼生錢塘人以選拔得縣令官至海防司馬引疾歸花卉宗王西室山水近李檀園嘗官宜興用時大彬法自製砂壺百枚各題銘款人稱之曰曼壺於是競相效法幾徧海內余謂曼生詩文書畫印章無所不精不意竟傳於曼壺亦奇事也予以誠號義門丹陽人工於傳真中年補山水花卉皆成絕妙。

陸鼎號鐵簫。吳縣人。工山水人物。兩耳俱聾。終身不娶。以筆墨自給。若有所甚。適焉者。嘗有句云。買山無計憑人笑。却寫青山賣與人。為一時傳誦。

馬岡。千。陝西乾州人。能傳真。工於界劃。適畢秋帆先生為陝西巡撫。撰刻關中勝蹟圖志。延岡千入署繪圖。時董耕雲、黃竹廬諸君皆在幕府。為指示之。又命臨摹宋元明各家畫學。自此大進。為畢公作行樂圖二十四幅。無不稱賞焉。

金鵲泉。吳縣香雪海人。少為木工。喜於畫。嘗寓吳門繆松心進士家。松心精於賞鑒。家藏李營丘江南半幅。及諸元明人畫極多。皆命臨摹。咄咄逼人。亦奇士也。

胡桂。號月香。吳人。少時為梨園子弟。在景山最久而工於山水。酷似南田。高宗

愛其筆墨。嘗召入內府。呼之曰桂花。嘉慶四年三月。仍命供奉。內廷年已五十餘矣。凡內府所有賞賜諸王公貴人畫扇。皆其筆也。余於戊午冬入京。識其人。謹飭謙雅。澹於榮祿。外人鮮有知者。其子九思。號默軒。亦工畫山水。無有乃翁之秀色矣。

僧主雲。吳興人。為西湖淨慈方丈。工山水。能書。俱宗華亭尚書。今之巨然也。余每至湖上。主雲必攀留坐談。終日不倦。年七十餘。尚能作書畫。

僧鐵舟。湖北武昌人。工蘭竹。能詩。天姿清妙。有名江淮間。畫當勝於鄭板橋。亦曾休
齊已。一流人也。致葬虎邱後山。余為題其墓。

伯懶庵。俗姓沈。長洲人。為畫禪。寺方丈。工山水。能詩。今退院。住善慶庵。築精舍數間。
種竹澆花。有蕭然自得之致。

復園叢話卷十二

藝能

清 勾吳錢泳梅溪輯

書

楊子曰。書。心畫也。傳千里之志。志者。莫如書。釋名曰。書。庶也。紀庶物也。無論士農商賈。俱所當習。惟書之為道。甚廣。有心手之妙用。有美醜之攸分。不可忽也。近日書家。稍知執筆。便好為人師。謂之字館。鄉村市井之徒。亦紛然雜遝。即有一二好天分。好筆蹟。皆為其師。汨沒何也。蓋先知覺後知。原未嘗不可。惟不知因材而篤。道但令其臨模已書。合已意。而後為善者。此書法之所以日壞。而無傑出者也。余以為教人學書。當分三等。第一等有絕頂天資。可以比擬松雪華亭之用筆者。則令其讀經史。學碑帖。遊名山大川。看古人墨蹟。為傳世之學。第二等志切功名。窮年兀兀。豈能盡力於斯。只要真行兼備。不失規矩繩墨。寫成殿試策子。批判公文式樣。便可為科第之學。第三等則但取近時書法臨仿。具有奏摺書啓稟帖手段。可以為人傭書而騙衣食者。為酬應之學也。然而亦要天分工夫。如無天分。少工夫。雖盡日臨碑學帖。終至白首無成。

數

數學通於天文律歷雖為六藝之一其法廣大精微非淺學所能盡也。自周髀算經開其前儀象法要系其後至元明乃大備而國朝尤精實超出於前古。聖祖仁皇帝有御撰歷象考成四十二卷又數理精蘊五十三卷。

高宗純皇帝又有御定儀象考成三十二卷於國歷儀象璣衡七政之術無不洞悉其中可以無餘蘊矣其餘明是學者前則有薛鳳祚梅定九江慎修戴東原諸公近時則有錢辛楣屈煥發焦理堂凌仲子張古愚李四香蔣蔣山諸公稱一時之盛云。

射

射為六藝之一古有鄉射禮載於禮經故今天下儒學俱有射圃原所以教諸生之射者。國朝之制凡八旗子弟十六歲以上俱令習弓矢是行古之道也。今蒙師教子弟於小學大義尚未通曉又安知弧矢之為用乎。夫射者但求執弓堅心平體正自然中的亦以養性情備國用故孔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也。余嘗論之。今文學諸生有歲科考書院考院課月課甄別諸名目而武生以弓矢而

進者。何獨令其荒廢。反為詐人。武斷。包漕。訟之事。

投壺

令士大夫家子弟。年五六歲。即令從師識字。隔三五年。知識漸開。便多嬉戲之事。如博奕。飲酒。唱曲。皆可以賊子弟之性情。廢讀書之事業。雖父師教訓不嚴。亦父師之少學問也。至如投壺之禮。令雖不行。亦可使子弟習之。以收束其身心。其法以十二籌更相為用。有倚竿。帶劍。狼壺。豹尾。龍首之名。使身如鵲立。籌如燕飛。能十投九中。自心曠神怡。則賢於博奕飲酒遠矣。

彈琴

余年未弱冠。不甚喜笙笛簫管及絃索琵琶之音。深有慕乎彈琴。而未得其人也。遂購一琴。朝夕撫弄。始從學於鹿裘道士黃忠夫。習者有七八曲。如良宵引。靜觀吟。秋江夜泊。塞上鴻。梧葉舞秋風。梅花三弄。普安咒之類。乃知世之能琴者。蓋星羅棋置焉。其時有俞宗灝號梅華。滕鑒號古明。潘奕正號月池。孔繼洛號沛霖。田英號靜遠。又有夏芝巖。計松年。華禹玉。嚴卓雲。邵象洲。諸人。審其音節。大略相同。一旦恍然有悟曰。琴制雖古。音則非古。實是今之樂。而非古之樂也。遂廢棄不復彈。蓋音之起。由

人心生。人心不古。音豈能古耶。殆與笙笛簫管絃索琵琶之音相類似也。

琵琶

琵琶本胡樂。馬上所鼓。大約起於晉宋齊隋之間。至有唐而極盛。若賀懷智。康崑崙。王芬。曹保。及其子善才。皆有傳襲。自此歷五代宋元明俱不廢。其音急而清。繁而瑣。白香山詩所謂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者也。近時能者甚多。工者絕少。吾鄉有楊文學廷果。精於此技。然所彈者皆古曲。非新腔小調之謂也。其曲有鬱輪袍。秋江雁語。梁州漫月兒高。諸名色。楊沒後。無有傳其學者。近惟有吳門之姚香江。松江之俞秋圃。可稱善手。以此技遨遊公卿間。亦今之賀老也。

著棋

余少時每喜看人著棋。娓娓不倦。比長。偶讀韋曜博奕論。遂深惡之。以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之事。何必深究耶。人生數十年。光陰迅速。則又何必做此廢事。棄業忘寢。與食之勾當耶。世傳范西平。施本菴諸人。為一時國手。所刻桃花泉棋譜。弄理指歸。諸書。直可付之一炬。

相傳范西平與施本菴寓揚州。偶於村塾中夜宿。施戲與館中童子著棋。不能勝。范

更之又不能勝。兩人悵然若失。又西平遊覽社湖。寓僧寺。有擔草者來。范與奕數局。皆不能勝。問其姓名不答。忽笑曰。近時盛稱范西平。施本庵為天下國手。實吾兒孫輩耳。弄小數也。何必問出身。與兒孫輩爭虛譽乎。荷擔而去。

摹印

摹印始於秦。盛於漢。晉以後其學漸微。每見唐宋人墨蹟上所用印章。皆以意配合。竟無有用秦漢法者。至元明人則各自成家。與秦漢更遠矣。國初蘇州有顧雲美。徽州有程穆倩。杭州有丁龍泓。故吳門人輒宗雲美。天都人輒宗穆倩。武林人輒宗龍泓。至今不改。乃知雕蟲小技。亦有風氣運會存乎其間。近來宗秦漢者甚多。直可超唐宋元明而上之。天都人尤擅其妙。如歙之巴雋堂。胡城東。巴煜亭。鮑梁侶。績溪之周宗抗。皆能浸淫乎秦漢者。然奏刀稍懈。又成穆倩矣。習見熟聞。易於沾染。其勢然也。

山陰董小池通守。名洵。素精摹印。罷官後寓京師三十年。無所遇。以鐵筆遊公卿間。余觀其奏刀。却無時習。輒以秦漢為宗。然必須依傍古人。如刻名印。必先將漢印譜翻閱數四。而後落墨。譬諸畫家。無習中邱經。以稿本臨模。終是下乘。同時公卿大夫。

之好摹印者。如仁和余秋室學士。蕪湖黃左田尚書。上海趙謙士侍郎。揚州江秋史侍御。江寧司馬達甫舍人。又有紅蘭主人與英夢禪。董元鏡。趙佩德諸公。俱有秦漢印癖者也。

汪繡峰。啓淑歙之綿潭人。家本素封。以資為戶部員外郎。喜藏古今文籍字畫。尤酷嗜印章。搜羅漢魏晉唐宋元明人印極多。凡金銀玉石。碼瑙珊瑚。水晶青金。蜜蠟。青田。昌化。壽山。及銅磁象牙。黃楊檀香。竹根諸印。一見輒收。至數萬枚。集有詠庵集古印存二十四卷。又刻飛鴻堂印譜三集。皆延近時諸名家攢集而成。海內傳為至寶。余在秋帆尚書家。與繡峰時相過從。見余案頭有一銅印。鼻鈕刻楊惲二字。的是漢人繡峯欲豪奪。余不許。遂長跪不起。不得已笑而贈之。其風趣如此。惟少鑒別。不論精粗美惡。皆為珍重。亦見其好之篤也。自稱印癖先生。

余頗嗜篆刻。十五六時。始見吳江張雨槐。是專學顧雲美。陳陽山者。比長。聞光福鎮有徐翁友竹。亦擅此技。乃投刺謁之。一見傾倒。因得見所刻西京職官印錄八卷。是按前漢書百官公卿表為之考正。如淮陰侯韓信。鄼侯蕭何。依次刻之。吳中篆刻自雲美後。又一變矣。

近時模印者。輒效法陳曼生司馬。余以為不然。司馬篆法。未嘗不精。實是丁龍泓一派。偶一為之可也。若以為可法者。其在天都諸君乎。蓋天都人俱從程穆倩入手。而上追秦漢。無有元明人惡習。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他如江寧之張止原。蔡伯海。錫山之嵇道崑。吳鏡江。揚州之程漱泉。王古靈。長洲之吳介祉。張容庭。海鹽之張文魚。涇縣之胡海漁。仁和之陳秋堂。虞山之屈元安。華亭之徐漁村。武進之鄒牧村。皆有可觀。亦何必一定法曼生耶。

刻碑

自漢魏六朝唐宋元明以來。碑板不下千萬種。其書丹之人。有大家書。有名家書。亦有並不以書名。而隨手屬筆者。總視刻人之優劣。以分書之高下。雖姿態如虞褚。嚴勁如歐顏。若刻手平常。遂成惡札。至如唐騎都尉李文墓志。其結體用筆。全與磚塔銘相似。王虛舟云。必是敬客一手書。而刻手惡劣。較磚塔銘竟有天壤之隔。又西平王季晟碑。是裴晉公撰文。在柳誠懸當日書碑時。自然極力用意之作。乃如市僧村夫之筆。與玄秘塔截然兩途。真不可解也。唐人碑版。如此類者甚多。其實皆刻手優劣之故。

大凡刻手優劣。如作書作畫。全仗天分。天分高則姿態橫溢。如劉雨若之刻快雪堂帖。管一此之刻洛神十三行是也。

文氏停雲館帖。章簡甫所刻也。然惟刻晉唐小楷一卷。最為得筆。其餘皆俗工所為。了無意趣。

書法一道。一代有一代之名人。而刻碑者亦一時有一時之能手。需其人與書碑者日相往來。看其用筆。如為人寫照。必親見其人。而後能肖其面目精神。方稱能事。所謂下真蹟一等也。世所傳兩晉六朝唐宋碑刻。其面目尚有存者。至於各種法帖。大半皆由搨本。廣本轉轉模勒。不特對照寫照。且不知其所寫何人。又烏能辨其面目精神耶。吾故曰藏帖不如看碑。與其臨帖之假精神。不如看碑之真面目。

刻手不可不知書法。又不可工於書法。假如其人能書。自然胸有成見。則恐其將他人之筆法。改成自己之面貌。如其人不能書。胸無成見。則又恐其依樣葫蘆。形同木偶。是與石工木匠雕刻花紋何異哉。

刻行楷書。似難而實易。刻篆隸書。似易而實難。蓋刻人自幼先從行楷入手。未有先刻篆隸者。猶童蒙學書。自然先習行楷。行楷工深。再進篆隸。令人刻行楷尚不精。況

篆隸乎。

選毫

筆以吳興人製者為佳。其所謂狼豪、兔豪、羊豪、兼豪者。各極其妙。然豪之中有剛柔利鈍之不同。南北中山之互異。每一枝筆。只要選其最健者二三根入其中。則用之經年不敗。謂之選豪。相傳趙松雪能自製筆。取千百枝筆試之。其中必有健者數十枝。則取數十枝拆開。選最健之豪。迸為一枝。如此則得心應手。一枝筆可用五六年。此其所以妙也。諺云能書不擇筆。實妄言耳。

大凡書家以小筆書大字必薄。以大筆書小字必厚。其勢然也。功夫淺則薄。功夫深則厚。其理然也。余幼時聞老輩作書。有取香火燒其筆尖。然後用之者。故其書無有鋒穎。以此為厚。不亦謬乎。

製墨

昔人有云。筆陳如草。墨陳如寶。所謂陳者。欲其多隔幾年。稍脫火性耳。未必指唐宋之墨始為陳也。今人言古墨者。輒曰李廷珪。潘谷。否則程君房。方子魯。甚至有每一笏直數十百金者。其實皆無所用。余嘗見詒晉齋主人及劉文清公書。凡用古墨者。

不論卷冊大小幅皆糊滿紙如滲如汚蓋墨古則膠脫膠脫則不可用任其煙之細製之精實無所取不過置案頭飾觀而已。

說文墨者黑也松煙所成只要煙細東坡所謂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兒目睛乃為佳也近時曹素功詹子雲方密菴汪節菴輩所製者俱可用如取煙不細終成棄物。

硃紙

紙類不一各隨所製近時常用者不過竹料綿料兩種竹料用之印書綿料用之寫字然紙質雖細總有灰性存乎其間落筆輒滲若欲去其灰性必用糯米漿或白芨水或清膠水拖之然後卷在木桿上以推千硃萬硃則灰性去而紙質堅米南宮製紙亦用是法若欲灰性自退非百餘年不可然其質仍鬆不可用也。

硃紙近以杭州製者為佳硃箋粉箋蠟箋俱可用蓋杭粉細水色峭制度精松江蘇州俱所不及也有虛白齋製者海內盛傳以梁山舟侍講稱之得名余終嫌其膠漿太重不能垂久。

書箋花樣多端大約起於唐宋所謂行波箋浣花箋今皆不傳每見元明人書札中

有印花研花精妙絕倫者。亦有粗俗不堪者。其紙雖舊。花樣總不如近今。自乾隆四十年間。蘇杭嘉興人始為之。愈出愈奇。爭相角勝。然總視畫工之優劣。以定牋之高下。花樣雖妙。紙質粗鬆。舍本逐末。可發一笑。

碌硯

石之出於端州者。槩而名之曰端。端非一種。種非一類。只要質理細。發墨易。便是佳硯。其他名色甚多。如鸚鵡眼。黃龍紋。蕉葉白之類。而石質粗笨不發墨。則亦安用其名色耶。近日阮雲臺宮保在粵東又得恩平茶坑石。甚發墨。五色俱有。較端州新坑為優。此前人之所未見。

石之細而發墨者。亦不必端州。即如歙之龍尾。蘇之蠟。卽漢宮之瓦當。魏晉之宮殿磚。松花江之砭石。俱可為硯。近又以日本國石為硯者。皆出於通州福山一帶。人家墻壁內。時時有之。相傳為明時倭寇入江南。壓船帶來者。其質堅而細。甚發墨。有黃紫黑三種。莫名其為何石。近亦漸少矣。

余嘗論碌硯之工。全在乎取材。不必問做手。如硯材不佳。雖妙手亦何能為耶。曩時在小倉山房。識江寧衛鳬溪手段。卻好。惟所碌之硯。皆是棄材。不過陳設案頭。與假古銅磁飾觀而已。

銅匠

鑄銅之法。三代已備。鼎鐘彝器。制度各殊。漢魏而下。鐵木並用。至唐宋始有磁器。磁器行而銅器廢矣。鮑照詩云。洛陽名工鑄為金。博山千斲復萬鏤。上刻秦女攜手仙。則知古人之精於此技者。代不乏人。如梁之開皇。唐之開元。鑄有造像。宋之宣和。明之宣德。鑄有爐瓶。則去古法漸遠矣。近吳門有甘王兩姓。能仿造三代彝器。可以亂真。又嘉定有錢大田者。能仿造壺爵。與古無異。子秉田亦傳其法。嘗為吳盤齋大令。鑄祭器十種。為余鑄金塗塔鐵券。又有江寧人馮錫與者。為余鑄如意百柄。蟾蜍一具。及帶鉤。銅壁。靈鐘。清磬。鈇簫。鈇笛。書鎮之屬。亦能仿商周之嵌金銀。此又甘王。錢三家所不及也。

自鳴鐘表。皆出於西洋。本朝康熙間。始進中國。今士大夫家皆用之。案張鷟朝野僉載。言武后如意中。海州進一匠。能造十二辰車。回轅正南。則午門開。有一人騎馬出。手持一牌。上書午時二字。如旋機玉衡。十二時循環不爽。則唐時已有之矣。近廣州江寧。蘇州工匠。亦能造然較。西法究隔一層。

測十二時者。古來惟有漏壺。而後世又作日晷。月晷。日晷用於日中。月晷用於夜中。

然是日有風雨。則不可用矣。嘗見京師天主堂。又有寒暑表。陰晴表。其法不傳於中國。惟自鳴鐘表。不論日夜風雨皆可用。推此法而行之。故測天象。又作渾天儀。以南
北定極。象星旋轉。玩二十八宿於股掌之間。法妙矣。而近時婺源齊梅麓員外。又倩
工作中星儀。外盤分天度為二十四氣。每一氣分十五日。內盤分十二時。為三百六
十刻。無論日夜。能知某時某刻某星在某度。豪髮不爽。令天星旋轉。時刻運行。一望
而知。是開千古以來未有之能事。誠精微之極至矣。其法日間開鐘對定時刻。然後
移星盤之節氣線與時針切。如立春第一日。則將時針切立春第一線。則得真正中星。如夜間開鐘對定
中星。然後移時針與星盤之節氣線切。則得真正時刻。

玉工

攻玉之工。古尚質樸。今尚工細。故古玉器中。以宋做為最精。而本朝製作較宋尤
精。此亦商質周文之義也。近三十年來。玉工漸漸改業。則賤金玉而貴眾菽矣。

周製

周製之法。惟揚州有之。明末有周姓者。始創此法。故名周製。其法以金銀寶石真珠
珊瑚碧玉翡翠水晶瑪瑙玳瑁瑪瑙青金綠松螺甸象牙蜜蠟沉香為之。雕成山水

人物樹木樓臺花卉翎毛嵌於檀梨漆器之上。大而屏風桌椅窗櫺書架。小則筆牀茶具。碗匣書箱。五色陸離。難以形容。真古來未有之奇玩也。乾隆中有王國琛。盧映之輩。精於此技。今映之孫葵生亦能之。

嘉慶十九年。圓明園新構竹園一所。上夏日納涼處。其年八月有旨命兩淮鹽政承辦紫檀裝修。大小二百餘件。其花樣曰榴開百子。曰萬代長春。曰芝仙祝壽。二十二年十二月。圓明園接秀山房落成。又有旨命兩淮鹽政承辦紫檀窗櫺二百餘扇。鳩工一千餘人。其窗皆高九尺二寸。又多寶架三座。高一丈二尺。地罩三座。高一丈二尺。俱用周製。其花樣又有曰萬壽長春。曰九秋同慶。曰福增貴子。曰壽獻蘭孫。諸名色皆上所親頒。

刻書

刻書以宋刻為上。至元時翻宋。尚有佳者。有明中葉。寫書匠改為方筆。非顏非歐。已不成字。近時則愈惡劣。無筆畫可尋矣。然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所刻之書。如佩文齋書畫譜。駢字類編。淵鑒類函。及五禮通考諸書。尚有好手。今則寫刻愈劣。而價愈貴矣。豈亦有運會使然耶。

裝潢

裝潢以本朝為第一。各省之中。以蘇工為第一。然而雖有好手。亦要取料淨。運帚勻。用漿宿。工夫深。方稱善也。乾隆中。高宗深於賞鑒。凡海內得宋元明人書畫者。必使蘇工裝潢。其時海內收藏家有畢秋帆尚書。陳望之中丞。吳杜村觀察。為之提獎。故秦長年。徐名揚。張子元。戴彙昌諸工。皆名噪一時。今書畫久不行。不過好事士大夫家。略有所藏。亦不精究裝法。故工於此者。日漸日少矣。

成衣

成衣匠各省俱有。而寧波尤多。今京城內外成衣者。皆寧波人也。昔有人持匹帛。命成衣者裁剪。遂詢主人之性情。年紀。狀貌。並何年得科舉。而獨不言尺寸。其人怪之。成衣者曰。少年科第者。其性傲。胸必挺。需前長而後短。老年科第者。其心慵。背必偻。需前短而後長。肥者其腰寬。瘦者其身仄。性之急者宜衣短。性之緩者宜衣長。至於尺寸。成法也。何必問耶。余謂斯匠可與言成衣矣。今之成衣者。輒以舊衣定尺寸。以新樣為時尚。不知短長之理。先蓄覬覦之心。不論男女衣裳。要如杜少陵詩所謂穩稱身者。實難其人焉。

雕工

雕工隨處有之。寧國、徽州、蘇州最盛，亦最巧。乾隆中。

高宗皇帝六次南巡江浙。

各處名勝俱造。

行宮俱列陳設所。雕象牙、紫檀、花梨屏座，並銅磁玉器架墊，有龍

鳳、水雲、漢紋、雷紋、洋花、洋蓮之奇。至每件有費千百工者。自此雕工日益盛云。

乾隆初年，吳郡有杜士元，號為鬼工，能將橄欖核或桃核雕刻成舟，作東坡遊赤壁一方蓬快船，兩面窗榻，桅干兩櫓，頭梢蓬及舵篙，帆檣畢具，俱能移動。舟中坐三人，其中袍而髯者為東坡先生，著禪衣冠坐而若對談者為佛印，旁有手持洞簫。啓窗外望者則相從之客也。船頭上有童子持扇烹茶，旁置一小盤，盤中安茶杯三盞，舟師三人，兩坐一卧，細逾毛髮。每成一舟，好事者爭相購，得值白金五十兩。然士元好酒，終年遊宕，不肯輕易出手，惟貧困極時始能鏤刻。如暖衣飽食，雖以千金不能致也。

高宗聞其名，召至啓祥宮，賞賜金帛甚厚，輒以換酒。士元在禁垣中，終日悶悶欲出不可，忽詐癡逸入圓明園，將園中紫竹伐一枝去頭尾而為洞簫，吹於一大松頂上，守衛者大驚，具以狀奏。高宗曰：「想此人瘋矣，命出之。」自此回吳，好飲如故。余幼時識一段翁者，猶及見之，為余詳述如此。余嘗見士元製一象牙

臂擱刻十八羅漢渡海圖。數寸間有山海樹木島嶼波濤掀動翻天之勢。真鬼工也。

竹刻

竹刻嘉定人最精。其法始於朱鶴祖孫父子。與古銅玉宋磁諸器並重。亦以入貢內府。近時工此技者雖多。較前人所製有霄壤之分矣。

營造

凡造屋必先看方向之利不利。擇吉既定。然後運土平基。基既平。當酌量該造屋幾間。堂幾進。衙幾條。廊廡幾處。然後定石脚。以夯石深。石脚平為主。基址既平。方知丈尺方圓。而始畫屋樣。要使尺幅中繪出濶狹淺深高低尺寸。貼籤註明。謂之圖說。然圖說者。僅居一面。難於領略。而又必以紙骨按畫仿製屋幾間。堂幾進。衙幾條。廊廡幾處。謂之燙樣。蘇杭揚人皆能為之。或燙樣不合意。再為商改。然後令工依樣放線。該用若干丈尺。若干高低。一目了然。始能斷木料。動工作。則省許多經營。許多心力。許多錢財。余每見鄉村富戶。胸無成竹。不知造屋次序。但擇日起工。一憑工匠隨意建造。非高即低。非濶即狹。或主人之意不適。而又重拆。或工匠之見不定。而又添改。為主入者。竟無一定主見。種種周章。比比皆是。至屋未成而囊錢已罄。或屋既造而

木料尚多。此皆不畫圖不燙樣之過也。

屋既成矣。必用裝修。而門窗榻扇。最忌雕花。古者在牆為牖。在屋為窗。不過渾邊淨素而已。如此做法。最為堅固。試看宋元人圖畫宮室。並無有人物龍鳳花卉翎毛諸花樣者。又吾鄉造屋。大廳前必有門樓。磚上雕刻人馬戲文。瓊瓏剔透。尤為可笑。此皆主人無成見。聽憑工匠所為。而受其愚耳。

造屋之工。當以揚州為第一。如作文之有變換。無雷同。雖數間小築。必使門窗軒窗。曲折得宜。此蘇杭工匠斷斷不能也。蓋廳堂要整齊。如臺閣氣象。書房客室要參錯。如園亭布置。兼而有之。方稱妙手。今蘇杭庸工。皆不知此義。惟將磚瓦木料。搭成空架子。千篇一律。既不明相題立局。亦不知隨方逐圓。但以塗汰作生涯。雕花為能事。雖經主人指示。日日叫呼。而工匠自有一種老筆主意。總不能得心應手者也。裝修非難。位置為難。各有才情。各有天分。其中欸奧。雖無定法。總要看主人之心思。工匠之巧妙。不必拘於一格也。修改舊屋。如改學生課藝。要將自己之心思。而貫入彼之詞句。俾得完善成篇。略無痕蹟。較造新屋者。似易而實難。然亦要看學生之筆下如何。有改得出。有改不出。如僅節屋三間。梁朽棟折。雖有善手。吾末如之何也已。

矣。汪春田觀察有重葺文園詩云。換却花籬補石闌。改園更比改詩難。果能字字吟來穩。小有亭臺亦耐看。

治庖

凡治菜以烹庖得宜為第一義。不在山珍海錯之多。鷄猪魚鴨之富也。庖人善則化臭腐為神奇。庖人不善。則變神奇為臭腐。曾賓谷中丞嘗言京師善治菜者。獨推茅耕亭侍郎家為第一。然每桌所費。不過二十錢。咸稱美矣。至矣。可知取材原不在多寡。只要烹調得宜。便為美饌。

古人著作。汗牛充棟。善於讀書者。只得其要領。不善讀書者。但取其糟粕。庖人之治庖亦然。

欲作文必需先讀書。欲治庖必需先買辦。未有不讀書而作文。不買辦而治庖者也。譬諸魚鴨雞猪為十三經。山珍海錯為廿二史。葱菜薑蒜酒醋油鹽一切香料為諸子百家。缺一不可。治庖時寧可不用。不可不備。用之得當。不特有味。可以咀嚼。用之不得當。不特無味。惟有嘔吐而已。

同一菜也。而口味各有不同。如北方人嗜濃厚。南方人嗜清淡。北方人以有饌豐。點

食多為美。南方人以肴饌潔。果品鮮為美。雖清奇濃淡各有妙處。然濃厚者未免有傷腸胃。清淡者頗能自得精華。

隨園先生謂治菜如作詩文。各有天分。天分高則隨手煎炒便是嘉肴。天分不高。雖極意烹庖。不堪下箸。

易曰。尊酒簋二。詩曰。每食四簋。可知古人飲食儉約。不比今時之八簋十簋。始為敬客也。

僕人上菜。亦有法焉。要使濃淡相間。時候得宜。譬如鹽菜。至賤之物也。上之於酒肴之前。有何意味。上之於酒肴之後。便是美品。此是文章關鍵。不可不知。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熊掌之味。尚亞於今之南腿。不過存其名而已。惟魚之一物。美不勝收。北地以黃河鯉為佳。江南以螺螄青為佳。其餘如刀魚、鱸魚、鯽魚。時魚、連魚、鯪魚。必各隨其時。愈鮮愈妙。若陽城湖之壯鰻、太湖之鼈與鱉。終嫌味太濃濁。比之鄉會墨卷。不宜常置案頭者也。

王輔嗣易經頤卦大象注云。禍從口出。病從口入。蓋古來已有此語。食者不可不慎。如河豚有毒。而味甚美。當烹庖時。必以蘆芽同煮。則可解。坡公詩云。蔓蒿滿地蘆芽。

短。正是河豚欲上時。蓋謂此也。蝦味甚鮮。其物是化生。螞蟻蝗蟲之子。一落水皆可變。煮熟時有不曲躬者不可食。鱸魚背脊有十二刺。應一年十二月有閏則多一刺。如正月之毒在第一刺。二月之毒在第二刺。以此類推。有中者能殺人。惟橄欖汁可解。雞味最鮮。不論雄雌。養五六年者不可食。又如鱖者。深秋美品。與柿同食即死。刀魚本名鱖。開春第一鮮美之肴。而腹中腸尤為美味。不可去之。此為善食刀魚者。或以腸為穢污之物。輒棄去。余則曰。是未讀說文者也。案說文魚部。鱖飲而不食刀魚也。此魚既不食。穢從何來耶。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飲食一道。如方言各處不同。只要對口味。口味不對。又如人之情性不合者。不可以一日居也。

近人有以菓子為菜者。其法始於僧尼家。頗有風味。如炒蘋菓。炒荸薺。炒藕絲。山藥栗片。以至油煎白果。醬炒核桃。鹽水熬花生之類。不可枚舉。又花葉亦可以為菜者。如胭脂菜。金雀花。韭菜花。菊花葉。玉蘭瓣。荷花瓣。玫瑰花之類。愈出愈奇。

喜慶家宴客。與平時宴客。絕不相同。喜慶之有饌。如作應制詩文。只要華贍出色而已。若平時宴飲。則烹調隨意。多寡咸宜。但期適口。即是嘉肴。

或有問余曰。今人有文章。有經濟。又能立功名。立事業。而無科第者。人必鄙薄之曰。是根基淺薄也。又曰。出身微賤也。何耶。余笑曰。人之科第。如盛席中之一鸞肉。本不可少者。然僅有此一鸞肉。而無珍饌嘉肴以佐之。不可謂之盛席矣。故曰。經濟文章。自較科第為重。雖出之捐職。亦可以治民。珍饌嘉肴。自較鸞肉更鮮。雖出之家厨。亦足以供客。

堆假山

堆假山者。國初以張南垣為最。康熙中。則有石濤和尚。其後則仇好石。董道士。王天于。張國泰。皆為妙手。近時有戈裕良者。常州人。其堆法尤勝於諸家。如儀徵之樸園。如臯之文園。江寧之五松園。虎邱之一樹園。又孫古雲家書廳前山子一座。皆其手筆。嘗論獅子林石洞。皆界以條石。不算名手。余詰之曰。不用條石。易於傾頽。奈何。戈曰。只將大小石鉤帶聯絡。如造環橋法。可以千年不壞。要如真山洞壑一般。然後方稱能事。余始服其言。至造亭臺池館。一切位置裝修。亦其所長。

製砂壺

宜興砂壺。以時大彬製者為佳。其餘如陳仲美。李仲芳。徐友泉。沈君用。陳用卿。蔣志

雲諸人亦藉藉人口者。近則以陳曼生司馬所製為重矣。咸呼之曰曼壺。

度曲

儀徵李艾塘精於音律。謂元人唱曲元氣淋漓。直與唐詩宋詞相頡頏。近時則以蘇州葉廣平翁一派為最著。聽其悠揚跌宕。直可步武元人。當為崑曲第一。曾刻納書楹曲譜為海內唱曲者所宗。

近士大夫皆能唱崑曲。即三絃笙笛鼓板亦嫻熟異常。余在京師時見盛甫山舍人之三絃。程香谷禮部之鼓板。席子遠陳石士兩編修能唱大小喉嚨俱妙。亦其聰明過人之端。

十番

十番用緊膜雙笛。其聲最高。吹入雲際。而佐以簫管三絃。緩急與雲鑼相應。又佐以提琴。鼙鼓其緩急又與檀板相應。再佐之以湯鑼。眾樂既齊。乃用羯鼓聲如裂竹。所謂頭似青山峯。手如白雨點。方稱能事。其中又間以木魚檀板以成節奏。有花信風雙鴛鴦風擺荷葉雨打梧桐諸名色。憶於嘉慶己巳年七月余偶在京師寓近光樓。其地與圓明園相近。景山諸樂部嘗演習十番笛。每於月下聽之。如雲璈疊奏。令人

神往。余有詩云：一雙玉笛韻悠揚，檀板輕敲徹建章。太液池邊花外路，有人背手聽宮牆。

演戲

梨園演戲 高宗南巡時為最盛，而兩淮鹽務中尤為絕出。例蓄花雅兩部，以備演唱。雅部即崑腔，花部為京腔、秦腔、弋陽腔、梆子腔、羅羅腔、二簧調，統謂之亂彈班。余七八歲時，蘇州有集秀、合秀、擷芳諸班，為崑腔中第一部，令絕響久矣。

演戲如作時文，無一定格局，只須酷肖古聖賢人口氣，假如項水心之何必讀書，要象子路口氣，蔣辰生之「子路於季孫，要象公伯寮口氣」，形容得象，寫得出，便為絕構，便是名班。近則不然，視金釵、琵琶諸本為老戲，以亂彈、灘王、小調為新腔，多搭小旦，雜以插科，多置行頭，再添面具，方稱新奇，而觀者益眾，如老戲一上場，人人星散矣。豈風氣使然耶？

雜戲

按文獻通考，雜戲起於秦漢，門類甚多，不可枚舉。然則今世之測變器物及弄缸弄碗諸劇，愈出愈奇，皆古所無也。道光初年，以國喪不演戲，大家酒館輒以戲法弄

梳雜以詠諧為佑觴之具自此風行一時同鄉言心香通守嘗置酒招余戲書二絕云空空妙手能容物。歷歷清言欲笑人。謾道世間人作假。要知凡事總非真。頭球弄梳真無匹。舞劍緣竿未足多。觀者滿堂皆動色。一時里巷廢絃歌。惟攷元吳淵穎有梳珠詩云。梳珠開自宮掖來。長竿寶梳手中迴。似即令之弄梳也。可補古雜戲之缺。雜戲之技。層出不窮。如立竿吞劍。走索。壁上取火。席上反燈。弄刀。舞盤。風車。簸米。飛水。頂燭。摘豆。抽籤。打球。鉛彈。積梯。弄缸。弄甕。大變金錢。仙人吹笙之類。一時難以盡記。又有一老人年八十餘。能以大竹一竿。長四五丈。豎起。獨立竹竿頭上。更奇。不知操何術也。他如抽牌算命。蓄猴唱戲。弄鼠攢圈。蝦蟆教學。螞蟻鬥陣等戲。則又以禽獸蟲蟻而為衣食者也。

履園叢話卷十二終

履園叢話卷十三

科第

清 勾吳錢泳梅溪輯

種德

吾鄉鄒子度忠倚前身相傳為金山寺老僧。明末有新狀元舟過金山者，觀者咸歎羨之。老僧曰：狀元亦人為之耳，有何難哉！崇禎庚午科，于度之父名兌金者，挾重貲赴金陵鄉試，泊舟京口，忽起大風，行舟多覆。鄒君啟其篋，指謂人曰：吾財不吝，有救得一人者，予十金。於是人爭赴救，溺者皆活，而金亦盡矣。老僧於山上見之，曰：此人，有德，吾可去矣。遂入定坐化。是科鄒君中式歸，見老僧入室，而于度生。本朝順治九年壬辰，于度果狀元及第。

陳理，山陰人，字厚菴。康熙初，官廣西平樂府司獄，因入籍孔兵之亂，曾救釋被掠婦女千餘人，恐不得脫，遂自燒其廬，事平回籍，幸獲無恙。後長子允恭登康熙三十三年甲戌進士，官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次子廷綸登三十九年庚辰進士，官安徽廬州府知府。孫齊襄應雍正七年保舉，賢良方正科，歷官至江西廣饒九南道。次齊歡，江南鎮江府通判。次齊賢，陝西鄜州知州。次齊芳，湖北監利縣知縣。次齊庶，刑部直隸

司員外。四人皆雍正元年同榜舉人。次齊綬。恩蔭生。次齊紳。中乾隆十七年壬申進士。授翰林院編修。至其曾孫聖瑞。官刑部陝西司郎中。聖時。官山東道監察御史。聖傳。官福建臺灣縣縣丞。殉賊匪林爽文之難。世襲雲騎尉。聖修。官雲南府通判。皆舉人。玄孫廣寧。以襲雲騎尉世職。歷官壽春。兗州。騰越三鎮總兵官。與余為總角交。故能知其家世如此。

崑山徐健菴司寇之祖贈公某。於明時嘗為常熟嚴文靖公記室。時三吳大水。贈公代具疏草請賑。文靖猶豫未決。筮之。因囑卜者第曰吉。乃請於朝。全活無算。生子開法。於鼎革時。有鎮將某。寇掠婦女數百人。鎖閉徐氏空宅大樓。嚴命開法監守。開法悉縱之。送還其家。遂將空宅焚燒。及某來索取。曰不戒於火。俱焚死矣。某默然而去。開法連舉三子。元文。中順治己亥狀元。乾學。中康熙庚戌探花。東義。中康熙癸丑探花。

吳縣東洞庭山嚴氏。明季以貲雄於鄉。順治乙酉。以賑濟難民。傾其家。至嚴曉山家。業又裕。乾隆乙亥。歲大祲。曉山倡捐穀米。同諸善士放賑。四鼓即起。始終理其事。不假手僕從。夢神告曰。汝家乙年種德。當於乙年受報。至乙未歲。曉山子福。中會元。入

翰林。乙卯歲。福子榮亦入翰林。官至杭州府知府。道光乙酉歲。榮子良裘。又中舉人。良裘胞弟良訓。辛卯壬辰鄉會聯捷。又入翰林。

吳門蔣憲副公。改葬貞山。堪輿云。大不利於長房。公家媳盛夫人。謂其子榮祿公之。達曰。子姓至多。若僅不利於我無妨也。榮祿素孝。聞母命。即以言達於各房。為憲副公改葬焉。時盛夫人弟御史符升曰。此一言已種陰德。堪輿之說。且將不驗。論時日生尅。當於丁年發長房。後榮祿公子光祿少卿文瀾。舉康熙丁巳。禮部主政。文淳舉康熙丁卯。自此孫曾逢丁年成名者。相接踵。乾隆丁酉。順天三世同榜。時少司馬元益。自江西學政任滿還。朝朝士賀之。公曰。此吾高祖母一言種德之餘澤也。

繆鮮書。名慧隆。吳縣諸生。父國維。由進士歷官貴州右參政。嘗平蠻寇之亂。民德之。鮮書乃叙次歷官政績。走數千里。請祀於閩。於浙。於黔。吳人稱公孝行。子彤自幼穎悟。中康熙丁未狀元。孫曰藻。乙未榜眼。曰芭。戊戌進士。曾孫敦仁。遵義。俱中甲科。

錢塘王文莊公際華之父。名雲廷。陰德甚多。嘗於除夕有販者索僕所負賬。因僕已更他主。告之故。販遽肆咆哮。公即代償之。又一日家人市帚。賣帚者既去。復來云失其一。公償以錢。賣帚者晚視謂曰。使汝不匿帚。肯與我錢耶。人咸謂公怡然也。其

忠厚類如此。封公登雍正丙午鄉試。文莊中乾隆乙丑探花。官至禮部尚書。

張映葵。字筠亭。長庠生。好學能文。敦行不急。賴硯田盡心教誨。貧無修脯者。無異視也。從學五百餘人。成進士者濟濟。後以拔貢任天長教諭。旬課月試。寒暑不倦。成就甚眾。嘗攝縣篆。有廉聲。以賑荒積勞成疾。卒於官。祀鄉賢。子元焯。孫鳳翼。相繼科甲。石琢堂殿撰。為諸生時。家置一紙庫。名曰孽海。凡淫詞豔曲。壞人心術。與夫得罪名教之書。悉納其中而燒之。一日閱四朝聞見錄。內有劾朱文公一疏。痛詆文公逆母欺君。竊權樹黨。并及閨閭中穢事。有小人所斷不為者。竟敢形諸奏牘。以污鱗之。此編書者亦逆知後人之必不信也。且偽撰文公謝罪一表。以實其過。閱竟不勝髮指。拍案大呼。思欲盡購此書。以付諸火。而苦無資也。夫人蔣氏。時菴侍郎姪孫女。頗明大義。欣然出奩中金釧助之。遂遍搜坊肆。得三百四十七部。悉燼於孽海中。是年登賢書。至庚戌歲。遂大魁天下。後官至山東按察使。

太倉李學。字仁山。父維德。以節儉起家。力行善事。學有父風。見人緩急。必周濟之。而推誠相與。益以積德行善為事。延師課子。必敬必恭。生五子。長錫恭。中嘉慶丙辰進士。官翰林。次錫信。乾隆癸卯舉人。錫瓚。己酉舉人。錫惠。錫晉。嘉慶辛酉。同登鄉榜。

姚秋農總憲。中嘉慶己未狀元。臚唱之前一夕。京師人有夢迎天榜者。見金牌二道上書人心易昧。天理難欺。八大字。蓋姚高祖陳鼎江南曾以事活萬人。知其有陰德之所致云。

立品

科名以人重。人不以科名重。旨哉是言。吾邑錫金兩學儀門。前明時有一榜九進士。六科三解元兩區。志一邑科名之盛也。本朝順治丁亥己丑兩科。皆中十一人。自

壬辰至甲辰六科中。有四鼎甲。

壬辰狀元鄒忠倚。乙未探花秦鉞。乙亥榜眼華亦祥。甲辰探花周弘。

三元備焉。解元范龍。會元

秦前明未有此盛。康熙中修學。有欲易此二區者。一士人爭之曰。區不可去也。九進士中有高忠憲。三解元中有顧端文。皆一代名賢。豈可去乎。至今尚仍舊額。

康熙初。有人見趙恭毅公申喬應童子試。儀容肅穆。言語安詳。寓一樓。終日兀坐。不聞有步履聲。歎之聲。後中進士官至尚書。立朝謇諤。一代名臣。

科第之得不得。在衡文之中。不中。與其人之人品學問。原不相涉。不是中鼎甲。掇巍科者。就有學問也。梁溪雜事載明初開科時。諸生大比。文在高等者。必得縉紳三老保舉。生平無過。方准入試。其結狀分欸。至十餘條。永樂初。邑中有徐紹德者。以曾共

倡女飲酒。為鄰人所詰。降廩不與試。其遴選人材如此其重云。

狀元會元解元。雖三年內必有一人。然其名甚美。婦人女子皆所健美。一隔數年。便茫然不復能記其名矣。須其人有功業文章。膾炙人口。者方能流傳。即如三元翁覃溪先生。嘗考過自唐至今。計有十三人所傳者。惟宋之王曾明之商輅而已。

馮鈍吟先生嘗言。子孫有一才人。不如有一長者。與其出一喪元氣的進士。不若出一能明理的秀才。昔江陰有某進士者。少無賴。不齒於人。中式後。鄉人不禮焉。有一士人曰。公等誤矣。凡人中過進士。原該稱呼老先生。譬如呼牛為牛。呼馬為馬。勢不能稱其為牛馬也。故讀書人必先立品。

孝感

彭一菴名瓚。字雲客。長洲人。方言矩行。士林推重。舉京兆試。謁選留都。忽心動。急南還。父病正篤。閱五晝夜而歿。人謂誠孝所感。服闋。補長甯令。潔己愛民。以不善事上官。受誣被揭。其子定求。聞難赴。與焚香籲天。事得白。公回籍。殯葬父母畢。懸親遺像於書室中。寢興出入必拜告。終其身如此。後定求中會元。狀元曾孫啟豐亦會元。狀元官至兵部尚書。啟豐子紹觀。紹升。孫希濂。希洛。希鄭。曾孫蘊輝。俱中進士。科甲不

絕

吳編修廷珍字叔琦。吳縣人。幼孤。奉母極孝。十八歲遊庠。後夢神謂曰。汝壽止二十。汝知之乎。吳夢中驚泣曰。修短固定數。但無以報老母。奈何。神曰。既有此念。自可延生。但須努力行善耳。驚而悟。即奉立命功過格。實力奉行。閱六年。戊辰。登鄉薦。忽夢遊神廟。殿闕巍巍。旁有人謂曰。汝得鄉舉。乃力行功過格之報也。從此益自奮勉。奉行愈力。并將功過格諸善本。參酌採輯。刊刻行世。嘉慶辛未。以第三人及第。

求籤

康熙己未。編修徐逸少先生。公車北上。禱其鄉大乘菴土神。得一籤。後二語云。今日杏園沉醉後。聲聲報道狀元歸。徐大喜。以為必登大魁。是科一甲一名。乃常熟歸允肅也。而先生亦提南宮。授庶吉士云。

吾鄉王殿撰雲錦。康熙庚午。舉南闈。至丙戌年。年五十矣。擬不與禮部試。求籤於關帝廟。有五十功名志已灰。誰知富貴逼人來之句。乃赴京。遂提南宮。大魁天下。

關聖帝君籤。有前三三與後三三之句。鄧小山教授雲倬。為諸生時。祈得之。乾隆癸

卯鄉試中三名。閱十年。癸丑會試中九名。毛養梧主政繡虎。嘉慶己卯鄉試亦祈得之。是科中三十三名。道光壬午會試中式亦三十三名。未幾歿于京邸。年三十三歲。又一士子祈得是籤中六十六名。

蘇城蔣騰越公配黃淑人。懷孕時。遣姬禱於韋馱神。得一籤云。懷孕生男。已有期。後來金榜掛名時。旋生長子曾圻。越十年復懷孕。又得是籤。生四子。曾煌。後兄弟俱中甲乙科。曾圻為長沙知府。曾煌為郴州知州。又是籤旁註有綿長寶貴字。曾圻於長沙任題陞長寶道充驗。

嘉慶甲子科江南鄉試。長洲蔣廣文景曾於關帝廟祈得一籤。有云。自南自北。自西東。及入場。首題為謹權量。至四方之政行焉。文後比即用此句。下股對無黨無偏。無反側。主考戴可亭先生以經語現成。密圈批中。

夢

朱竹垞檢討。於康熙辛酉主試江南。拔胡任輿領解。初胡夢有人授以詩。有手弄雙丸。小天下之句。而久困公車。至甲戌會試。題為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章試後謁其房師趙恒夫於寄園。恒夫曰。子必大魁也。廷對果第一。

吾邑趙舜儀。寄居妻族。康熙乙酉春。夢有人告曰。今科解元教場巷趙姓也。趙訪之。巷中並無趙姓。應試者。舜儀乃重價得巷內數椽。遷居以應所夢。及榜發。解元為黃音。果居巷內。庠姓趙也。鬼神之弄人。殆不可曉。

康熙戊子科。蘭谿鄭孝廉集系。有弱症。入闈復發。倦極朦朧。夢人語云。子中式。須待一千五百年。醒而大恚。明早得孟子題。乃由堯舜至於湯三節也。甚喜。揮毫如意。遂與鄉薦。

雍正癸卯。以登極連開鄉會。恩科。范浣浦咸先一歲夢泥金報捷。有齊第五三字。及鄉試題。乃于華使於齊一節。會試乃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一節。皆齊字在第五。范遂聯捷入翰林。

富河崔解元鳳集。乾隆庚辰赴試。祈夢有功名祇在草橋頭之句。醒而不解。行至草橋。正演紅梨記趙解元事。是科果掄元。

吾鄉有顧東田者。名與沐。曾宿關帝廟。夢一人屠狗而去其心。又一人殺牛而去其首。皆置東田前。醒而惡其不祥。後中式戊午科舉人。始悟戊去心為戌。牛去首為午也。

蘇州蔣古愚學博秉鐸穎上督課諸子甚嚴時穎上人有兒童都識孔夫子祖父當如蔣老師之句古愚子國華乾隆庚午舉人丁丑進士官至永平守國萃庚辰辛巳聯捷官中翰惟長子學文富於學屢躋南北闈古愚憂之甲申元旦夢家中廳聯更換上聯長子克家居易俟命下聯二人同心頌詩讀書落款鍾離子彭錢書古愚醒後以告學文學文愈加發憤每日三文一詩寒暑不輟明年乙酉舉京兆試書經房南元次題君子居易以俟命一節從弟禹邁同榜以詩經房中式主考同鄉彭芝庭大司馬為正滿洲鍾公名音為副也

吳香亭玉綸登乾隆辛巳恩科進士先於戊寅年除夕夢竈神引至一處列坐十神而九神起立開鐵櫃示以金牌有古篆二十餘字可辨送公登舟岸旁鳴金伐鼓見洪濤中一蛇緣楫而上一蛇從空而降寤以告觀察公玉衡公之兄也謂公必中蛇者巳也金屬辛其歲通聖壽開科乃取金牌中字改名玉綸至是果中會榜時公年纔三十耳見湘舫閣學所撰年譜

李石渠先生名殿圖嘗官福建按察使少時祈夢卜科第夢神語之曰遇亨而通不解所謂乾隆乙酉中式北榜出劉侍讀亨地虜丙戌會試盧學士文弼薦中撥入紀

太僕復亨房夢始驗

蘇州何一山中翰桂馨。入泮前夢中得詩云。第一才名第一仙。聲華好並李青蓮。世人莫笑詩腸澀。匹馬秋風落照前。後中甲科。授庶吉士。散館。欽定一等第一。授編修。及翰詹大考。以詩中錯字。列下等。改授中書。何下名。即李重輪也。則秋風落照前五字。悉應矣。

涇陽怡廷相。鄰居有村學究。夜夢城隍廟前。有大紅緞金書云。庚子科解元柳邁祖八大字。遂以夢告之。廷相。廷相即於是科中式。其榜首果柳邁祖也。

鼎甲

順治十年。江南學政石公申。歲試案遲遲不發。既而謂諸生曰。余苦心力。索得三狀元。是以遲滯。一崑山徐元文。一吳縣繆彤。一長洲韓勣。石公召韓謂之曰。予文元氣渾涵如玉。在璞中。其光必發。然光欲太藏。不在其身。將在其子孫乎。後徐繆兩人俱中狀元。韓以青衿終其身。其子莢果中癸丑狀元。始知石公巨眼。又有定評如此。

順治乙未會試。題詩可以興七句。會元秦鉞卷本房。以為平而棄之。會世祖作

此題。典試官探知破題為詩教有七。急欲索七股格者。以定元。遍索不得。再翻落卷。

得秦文正七股遂置第一及進呈

世祖大稱賞硃筆濃圈擊節不置臚唱曰一

甲至二名不及秦

世祖色變至第三名為秦鉞

世祖乃大悅拍案曰吾意

此人必鼎甲也

賜袍服特比狀元一時稱之以為異數

順治戊戌狀元為常熟孫公承恩

世祖甚器重之時公生子入朝

世祖問

曰爾子曾取名乎公對曰未也

世祖曰爾是狀元盍名為元既而曰狀元是爾

已做過將來必為宰相當名曰相後公隨

駕冒風寒未幾卒其子相坎軻終身

蘇城吳氏始祖瑩明時葬在胥門外桐涇與七子山相對有術者過其地曰此吉壤

也逢壬戌當發惟先旺女家耳及嘉靖壬戌申文定公時行中狀元申為吳壻天啟

壬戌陳文莊公仁錫中探花陳為吳甥康熙壬戌彭太史寧求中探花彭為吳壻乾

隆壬戌陸明府桂森中進士陸為吳甥嘉慶壬戌吳裔孫棟華殿撰廷琛始中會狀

元道先壬辰廷琛堂姪鍾駿又中狀元

韓文懿公英字元少家故貧能力學性嗜酒有李太白風其為文也原本六經出以

典雅不蹈天崇決裂之習補博士弟子員以欠糧三升為秦銷案黜革旋冒籍嘉定

拔取後又以攻訐除名應吳邑童子試題係狂者進取一句

或云其在宗廟朝廷一句邑宰見其

文以為不通。貼文於照牆不取。時海寇作亂。蘇郡中有駐防兵來守。韓公家居。要門其屋盡被圍封。為屯兵之所。其裝摺尚欲著房主辦理。公既無居。益落魄不偶。迨崑山徐大司寇乾學來蘇。方夜寢。有門生候於門者。爭誦公之文。以為笑柄。徐聞之。急問公姓氏。曰。此文開風氣之先。真盛世元音也。次早即命延見。收為門生。遂引入都中。援例中北闈鄉榜。康熙癸丑。會狀連捷。官至大宗伯。噫。韓非徐不足以為師。徐非韓不可以為弟。誠千古知己也。

常州莊本淳學士培。因少時頗自負才華。不作第二人想。乾隆乙丑。其兄方耕少宗伯存與榜眼及第。時學士猶未捷南宮也。賦詩調之云。他年小宋魁天下。始信人間有弟兄。後果中甲戌狀元。潘芝軒尚書未第時。與其兄樹庭中翰。咸為名諸生。有聲黻序。其封翁雲浦參軍。索余書楹帖一聯云。老蘇文學能傳子。小宋才名不讓兄。後芝軒中癸丑狀元。樹庭頗惡此聯。為易去之。皆識也。

乾隆辛巳。殿試時。兆將軍惠方奏凱歸。高宗隆其遇。亦派入閱卷。兆自陳不

習漢文。上諭以諸臣各有圈點。圈多者即佳也。將軍檢得趙翼卷。獨九圈。遂以

進呈。先是歷科進呈卷皆彌封。俟上親定甲乙。然後拆封。是科因御史奏改先

拆封傳集引見

上是日閱卷逾時見第一卷係趙翼江南人第二卷胡高望浙

江人且皆中書而第三卷王杰則陝西人也因特召讀卷大臣問本朝陝西曾有

狀元否對曰未有

上即以三卷互易趙為第三人及第傳臚之日三人者例出

班跪而趙獨帶數珠

上陞殿遙見以問傳恒恒以軍機中書對且言昔汪由敦

應奉文字皆其所擬也

上心識之其明日

諭諸臣謂趙翼文自佳然江浙多

狀元無足異陝西則本朝尚未有即與一狀元亦不為過耳於是趙翼之名益著

吳中有諺云潮過唯亭出狀元唯亭鎮名也去郡東四十餘里乾隆庚子六月十八

日夜東北風大作海潮洶湧直至婁關明年辛丑長洲錢湘舲解元榮果中會元臚

唱第一道光辛卯八月潮水又過唯亭其明年壬辰吳縣吳鍾駿狀元及第是科會

元馬學易亦在同城

本朝鼎甲之盛莫盛於蘇州一府而狀元尤多於榜探順治戊戌科則常熟孫承恩

順治己亥科則崑山徐元文康熙丁未科則吳縣繆彤康熙癸丑科則長洲韓葵康

熙丙辰科則長洲彭定求康熙己未科則常熟歸允肅康熙乙丑科則長洲陸肯堂

康熙庚辰科則常熟汪繹康熙壬辰科則長洲王世琛康熙乙未科則崑山徐陶璋

康熙戊戌科則常熟汪應銓雍正丁未科則長洲彭啟豐乾隆丙戌科則吳縣張書勳乾隆己丑科則元和陳初哲乾隆辛丑科則長洲錢榮乾隆庚戌科則吳縣石韞玉乾隆癸丑科則吳縣潘世恩嘉慶壬戌科則元和吳廷琛嘉慶戊辰科則吳縣吳信中道光壬辰科則吳縣吳鍾駿也

康熙丁丑科榜眼為常熟嚴虞惲康熙乙未科榜眼為吳縣繆日藻嘉慶乙丑科榜眼為長洲徐頤嘉慶辛未科榜眼為吳縣王毓吳

順治乙未探花長洲秦鉞也順治乙亥探花崑山葉方藹也康熙庚戌探花崑山徐乾學也康熙癸丑探花崑山徐秉義也康熙丙辰探花常熟翁叔元也康熙壬戌探花長洲彭寧求也康熙壬辰探花吳江徐葆光也乾隆乙卯探花吳縣潘世璜也嘉慶辛未探花吳縣吳廷珍也

元

自有科第以來中式三元者十有一人唐張又新崔元翰宋孫何王曾宋庠楊真王巖叟馮京金孟宗獻元王宗哲明商輅本朝則錢榮陳繼昌二人而已

吳中會狀連元者凡六人韓爌彭定求陸肯堂彭啟豐錢榮吳廷琛也惟彭氏一家

祖孫會狀其餘則寶應王式丹儀徵陳倌仁和金姓嘉善蔡以臺秀水汪如洋及近時陳繼昌六人也

相傳蘇州解元自明宏治戊午科唐寅以科場事斥革後總不利長洲范龍吳縣申穉施震銓崑山王詰生吳縣張兆鵬長洲惠士奇施陸錦薛觀光元和梅賾常熟仲嘉德崑山孫登標昭文李景訢惟錢榮中會狀顧元熙官翰林侍講其沈清瑞張祖勳陸仁虎俱不甚顯達亦異事也

吳門蔣時菴侍郎元益字希元中乾隆乙丑會元圓妙觀道士有李仙隱者戲謂侍郎曰君本三元惜名與字已占兩元耳初侍郎會試原擬第七名進呈高宗御筆親改第一殿試卷以重寫策字不得進呈高宗每拆一卷必問會元在那裏

問至三阿文端公在旁對以不在內自六卷以下遂不復拆甲午典試浙江陸辭請訓高宗請元益曰你是狀元乎元益對曰臣是會元高宗曰你很可做

狀元可知凡人命名之與遭際竟有暗合者後錢湘舫閣學蔡為侍郎門生且館於侍郎家最久竟得三元

乾隆乙酉科吳門顧梅坡為龍泉令入闈分校至九月初四日各房薦卷俱已中定

將出榜矣。諸房考相聚飲。惟一令尚在房閱卷。共邀之。某令持一卷出。謂此卷可中魁。惜首場第一藝已用藍筆抹。奈何。諸人取閱。咸稱善。第已抹無復薦理。顧公曰。如果欲薦。吾能洗之。其法將白紙襯用淨筆洗去。有微痕加密點焉。隨呈薦。主司擊節嘆賞。即發刻。因魁卷已定。置廿餘名外。揭榜。乃杭州潘庭筠也。赴鹿鳴宴。見房師某。某指梅坡謂潘曰。此汝恩師也。因告之故。潘泥首謝。稱門生焉。至辛卯會試。潘首場遇同鄉友。抱病擬曳白。潘勸之。且示以己作。囑其運化。其人喜。直鈔之餘。仍自作。病乃愈。完二三場。闌中兩卷俱薦。此人定魁。而會元即潘也。後以雷同並黜。潘大恚。遂成心疾。後仍捷禮闈。入詞林。官至御史。其孫恭壽。中道光辛卯恩科解元。嘉慶戊午科。江南鄉試。揚州出文武兩解元。黃承吉。江都人。張金彪。甘泉人。其明年會試。會元又江都史致儼也。

道光壬辰元旦黎明。蘇州正誼書院講堂前。有喜鵲數十。飛鳴往來。山長涇縣朱蘭友先生親見之。以為祥。是年會元為馬學易。狀元為吳鍾駿。俱肄業於正誼者。康熙乙酉科。長洲蔣學海以五經中式。是科進。呈題名錄。蔣列於解元之前。稱五經解元。前此無有也。

異事

吾邑中父子同榜者前明惟崇禎己卯科秦欽翼及子沂也。國朝康熙乙酉則秦道然與子芝田然父北而子南雍正壬子則周永禧之與子日萬皆南榜也日萬與弟某同入泮與父同舉鄉試與季弟日瓚乾隆辛未同捷南宮亦科名異事。

有寧波秀才金法者素有心疾發狂鎖禁者已數年矣乾隆乙酉年秋試時忽愈遂進場及揭榜中魁選赴鹿鳴宴憶及策內脫寫第三問心恐磨勘罰停會試仍發狂復鎖禁數年而死。

康熙中有長洲周某年纔舞勺應院試遇一癡道人謂周曰功名有路消寒會喜氣全憑一字中不解何義及十八歲入泮則九九也應鄉試數科始中副車聞報日值重陽亦九九也八十一歲以老生欽賜舉人亦九九也歿後以子貴贈官適九十九歲亦九九也消寒之數無不相符亦奇矣哉。

吳門蔣西原中康熙癸巳科鄉榜第四至乙未科又中會榜第四虞山孫子瀟中乾隆乙卯科鄉榜第二至嘉慶乙丑科又中會榜第二又有楊沂秀者貴州定遠人嘉慶甲戌進士幼時為童子試縣府察院考俱列第五後鄉會榜亦俱中第五挑選陝

西鄆縣知縣。掣籤亦第五名。人稱為楊第五。尤奇。

嘉定秦簪園。殿撰為秀才時。曾入韋蘇州祠祈夢。終夜目不交睫。天明而起。覺頭上似有一物。以手摸之。乃大蜈蚣。為其一夾。痛不可忍。隔十年後中狀元。始悟頭上一甲耳。夢神之巧如此。

吾鄉有蔡瓊枝者。曾遇日者言。子當得科第。然必為僧。乃中耳。後入泮。學官索贅儀。蔡奇貧。無所贄。學官乃拘而閉之一室。瓊枝讀書不輟。時場期已逼。邑中大半赴金陵。會學官他出。其夫人偶步外庭。聞讀書聲。問何人。曰生員也。夫人曰。今試期已過。奈何拘此。放之出。乃步行赴試。將入城門。已閉。寄宿僧寮。是夜衣冠盡被偷兒竊去。不得已借僧衣帽服之。入城訪友寓。始易去。是科遂中式。果應日者言。此康熙初年事。

餘姚邵二雲先生。名晉涵。中乾隆辛卯科會元。是科首題為若臧武仲之知四句。是日忽文思澀滯。至夜半而首藝尚未成。心甚慌惚。憶前己丑科落卷內。有子在陳曰。至狂簡後二比。似可移置。不暇修改。而竟直抄之。聊以塞責完篇。並不妥思捷獲。而主試者閱至此二比。遂句句歎賞。以為空中議論。通場所無。竟置榜首。先生學問素

充經經緯史。下筆千言。何至有枯索之時。而為帖括題所束縛耶。即或文思偶滯。亦何至抄錄絕不相關之題文耶。乃竟以此得元。亦奇矣哉。可見時藝一道。原可通融。是在慧心人能自得之耳。

汲縣林午橋司馬溥。乾隆丙午鄉試。詩題山呼萬歲。因書帝謂為三擡。詩經帝謂文王乃天帝也。遂貼出。時畢公沅為監臨。偶見林卷曰。帝謂原該三擡。豈可貼耶。遂送彌封。是科竟中式。至己酉會試。捷南宮。覆試詩中出句。有從心應莫踰。又為閱卷大臣所貼。批云。踰字入七虞。從無仄用。適和相來。見此卷。遂將批條揭去。仍以進呈。莫解其故。咸以為此人必有囑託。而林茫如也。隔數年後。讀高宗御製詩。有從

心不踰矩斯貞之句。已作仄聲用矣。始知和相記此詩以為證耳。

本朝同邑人而一榜及第者。康熙壬辰科。狀元長洲王世琛。探花徐葆光也。康熙乙未科。狀元蘇州徐陶璋。榜眼繆曰藻。傳臚李錦也。雍正庚戌科。狀元錢塘周震。探花梁詩正也。乾隆壬戌科。榜眼武進楊述曾。探花湯太紳也。乾隆乙丑科。狀元武進錢維城。榜眼莊存與也。嘉慶辛未科。榜眼吳縣王毓吳。復姓吳。改名英。探花吳廷珍。傳臚毛鼎亨也。

祖孫父子兄弟同科者。江西奉新縣有甘汝來與其父萬章。弟汝逢子。和雍正丙午同舉於鄉。惟汝來官至尚書。

國史有傳父子同登進士者。乾隆己未科。烏程費瀛子蘭先甲戌科。嘉善周翼洙子升桓。辛巳科。大興邵自鎮子庚曾。嘉慶甲戌科。仁和陸堯春子以烜也。三世同榜者。乾隆丁酉科。順天榜吳口蔣曾煌。與其弟業謙。姪元復。姪孫榮也。嘉慶甲子科。蔣榮之子景曾。與其叔祖元封同登江南榜。叔瑛順天榜。又三世同科。

本朝同胞兄弟同登進士者。順治三年丙戌科。膠州法若真。法若貞。六年己丑科。烏程姚延啟。姚延著。康熙六十年辛丑科。宜興儲大文。會元弟儲郁文。儲雄文。俱同榜。雍正五年丁未科。宜興儲方慶。儲善慶。八年庚戌科。福山鹿廷瑛。鹿廷瑄。乾隆元年丙辰科。歸安沈涵。沈三曾。且聯名入翰林。二年丁巳科。歸安潘汝誠。潘汝龍。十三年戊辰科。涿州劉湘。劉洵。三十四年己丑科。長洲張學庠。張學賢。大興黃叔琬。黃叔璚。山陰沈詩李。沈詩杜。二人本孿生。乾隆二十二年丁丑科。長洲彭紹觀。彭紹升。三十七年壬辰科。咸甯賈策安。賈策治。四十三年戊戌科。大興邵自昌。邵自悅。五十二年丁未科。靈石何元煥。何道生。六十年乙卯科。烏程王以銛。中會元。胞兄王以銜。即中

第二 廷對狀元嘉慶四年己未科大興俞恒澤俞恒潤滿洲廉善廉能同登鄉榜同中進士十六年辛未科固始祝慶藩祝慶揚

同胞兄弟俱中甲科者崑山徐乾學之子樹穀樹樹敏樹屏駿兄弟五人俱中進士長洲張孟球之子學庠紹賢應造金齡景祁兄弟五人俱中鄉榜學庠紹賢同榜進士應造亦中進士大興金澍金洛金潢金洪金濬入邵自昌邵自華邵自悅邵自本邵自和邵自巽邵自勤則六正榜一副榜代州馮履成馮履豫馮履泰馮履豐馮履謙亦同中甲科又鄒平李鵬九兄弟五人俱中鄉榜內中兩進士太倉李錫恭兄弟五人亦俱中鄉榜惟錫恭中進士

弱冠登第者順治丁亥王熙年二十一乙未伊桑阿年十六戊戌陳廷敬年二十辛丑口口年二十康熙己未李亨青年十六辛未黃叔琳年二十庚辰史貽直年十九壬辰舒大成年十八辛丑勵宗萬年十七雍正庚戌嵇璜年二十乾隆丁巳德保年十九蔣麟昌年十九乙丑夢麟年十八戊辰朱珪年十八壬申熊恩綬年二十甲戌戈源年十九丁丑彭紹升年十八辛巳秦承恩年二十丙戌祥鼎年二十甲辰蔣攸銛文口年十九嘉慶辛未候官李彥章年十六長洲一邑中蔣埴彭紹升二人而已

道光乙酉科廣東鄉試有陸雲從者年一百二歲。欽賜舉人陸赴鹿鳴宴房師戲謂之曰。三場辛苦。還能耐耶。陸對曰。百歲蹉跎。竊自慚耳。詢其何年入泮。陸曰。鄉先達莊有恭中狀元之年。門生已應童子試第二次。去年歲試始入泮也。其明年丙戌會試。又欽賜國子監司業銜。實年一百又三歲。京師哄然。咸往觀之。貌如六十許人。耳聰目明。步履甚疾。

吳門周存喜放生。嘗作放鯉詩。末句云。儻若乘龍去。還。潤物功。後入試。題為白雲向空盡。詩成。苦結句不佳。忽憶放鯉詩。因以二語作結。主司嘉賞。遂中式。

陽湖趙甌北先生。中乾隆庚午鄉榜。其外孫湯文卿錫先。又中嘉慶庚午鄉榜。先生賦詩云。我方重赴鹿鳴筵。且喜東床有後賢。一代賓興傳異事。外孫外祖聚同年。文卿亦賦詩呈先生云。騷壇一代主齊盟。少小相依識性情。難得母家成宅相。竟於甥館繼科名。翹才也算登黃閣。執拂曾經侍碧城。但願王筠同外祖。再看春榜問前程。

武科

馬全。初名瓊。乾隆壬申武探花。官福建遊擊。與同官某狎。語失歡。奮拳相角。某敗走。全騎追之。及城濠橋上相搏。俱墮濠水中。觀者解紛。至督轅。全復大譁。事聞制府。俱

為參劾。時年未三十耳。遂罷官。流落京師。相國傅公惜其材勇。留京營教習。己卯科。改名全。又中式武舉。其明年聯捷。廷試技勇冠多士。又中狀元。前後兩榜鼎甲。亦所未聞。

歸安胡某。恂恂為善。人極風雅。勉子弟讀書。不許馳射。所生四子。長元龍。次躍龍。三虬龍。四見龍。俱中武進士。元龍官廣西左江鎮總兵官。躍龍官江蘇揚州營遊擊。虬龍官陝西新安鎮總兵官。見龍官山東濟寧衛守備。元龍次子開璉。以武舉官廣東龍門協副將。躍龍二子。亦中武舉。胡某四授誥封。年八十餘而卒。以同懷四人而俱中武進士。大江以南。所罕見者也。

泰州劉榮慶。劉國慶。同胞兄弟。為武狀元。古今未聞。亦可為熙朝盛事。

履園叢話卷十四

祥異

清 勾吳錢泳梅溪輯

日月合璧五星連珠

乾隆二十五年八月。欽天監奏稱。明年元日午時。日月合璧。五星連珠。并繪圖進呈。御覽。宣付史館。案漢書高祖元年。五星聚東井。宋史開寶元年。五星聚奎。殆千有餘年。始一遇也。本朝雍正三年二月初二日。乾隆二十六年正月初一日。嘉慶四年四月初一日。道光元年二月十六日。三月廿八日。俱有日月合璧。五星連珠之瑞。距宋時又已七八百年。今雍正三年乙巳。至道光辛巳。甫九十六年。而瑞應已五見。實我朝億萬年無疆之祥瑞也。

彩雲

嘉慶庚辰七月初九日申初。東月將升。忽見西南方彩雲滿天。繚互西北。五色陸離。不可名狀。十三十四五更時。俱有白雲如龍。從天河而下。若煙非煙。凌空夭矯。日出始散。

水牛

國初安東縣長樂北鄉名團墟鄉民張姓者畜水牛百頭入水輒失其一。一夕張夢牛云我已成龍與桑墟河龍鬪不勝君可於吾角上繫二刀以助之乎。張旦起視羣牛中誰可繫刀者有一牛最大腹下起鱗如龍然遂以雙刀繫之。次日大風雨桑墟河龍傷一目遁去。此牛遂入大河化為龍。今過大河諱牛字過桑墟諱瞎字否則風濤立至矣。丁丑秋日余遊海州雲臺山聞之舟人所述如此亦載海州志。

聚寶珠

順治間福建漳州平和縣范某妻夜起見地上有紅光從暗中取所帶冠子罩住以火燭之得一大珠藏奩匣中匣惟一簪明日啟視得簪無數珠在其底始知為聚寶珠也因試以金銀無不然者其妻常以佩身家日殷富後改葬其親與妻同在墓上及啟壙有無眼白蛇一條見風化水是日取視珠遂無光試之亦不驗矣。

道士鵝

嘉興紫虛觀國初有道士薛存素者為含山盜所劫索金不與盜殺之視其首乃鵝也存素仍無恙盜異而釋之王澹人有化鵝堂記。

邱三近

邱三近者。是勝國遺老。削髮為僧。名正。讀學問淹博。工書法。何義門先生總角時業師也。年八十一。盜漱而逝。有白蛾從鼻孔中飛出。

烏城

順治十六年。嘉定縣東南鄉有烏數千。營一巨巢。四圍戶牖儼如城堞。土人毀之。計柴三百餘擔。明日復營。謂之烏城。

銀變蝦蟆

常熟桂村有何太素者。作麵店生理。適有人還銀十兩。即置於麥囤中。一傭工人見而竊之。隨逃出行。不半里許。覺身畔蠕蠕而動。乃走至荒墳。取銀解視。則盡變蝦蟆。躍入草中。於是仍歸供作。迨後太素尋覓此銀。其人直言所以。乃與共跡之。則銀固儼然在也。此康熙初年事。

一產四子

康熙二年。山陰縣寶盆陳姓婦。一產四子。腹上微見鱗甲。十年五月。單港民家有豬生十二隻。皆四耳。載縣志。袁簡齋詩話載直隸完縣亦有一產四男者。又金陵伍少西之妻。十六乳而產三十二男。不雜一女。又有王殿臣者。紹興潞家莊人。其婦六胎。

而得十二男。此乾隆中年事。

珠光

康熙五年。寶山縣民見海中一蚌。長約四五丈許。中銜一珠如小兒拳。時時吐納。白光互天。俄有五龍盤旋其上。霎時間風雨晦冥。一白龍奮爪攫珠。為蚌所啣。良久始脫。忽沉入海。餘四龍悉散。須臾天霽。蚌仍浮海面。珠光照耀如雪。聞此蚌至今尚在上海崇明之間。海上珠光一現。數日內必有風雨。其光紫赤。上燭霄漢。忽聞忽聞。難以言狀。或謂珠光現兩三年內。其地必有漲沙。屢試屢驗。友人陳雲伯嘗為崇明令。親見之。作神珠引以紀其事。

小蛇

康熙中。嘉興王店鎮西偏有闕帝廟。僧偶焚香殿上。見小蛇長尺許。蟠伏神座前。驅之不去。諦視之首有二角。僧知其異。以果餅飼之。輒食。葷腥則不食也。夏夜每就河中飲水。人有見之者。約長十餘丈。居人逐之。則歸廟中。而不知即此小蛇也。一二年後有估舶過此。舟人見有小蛇蟠伏柁上。驅之又來。如是者數次。舟人遂載以行。行至雙板橋。忽天黑作雷雨。急泊舟。俄見一龍自船尾上昇。水隨之湧。而估舶竟無恙。

自此以後廟中小蛇不復見矣。

搏虎

康熙丁卯吾邑揚名開化兩鄉之間有虎患夜行晝伏報之縣官飭獵戶捕捉絕無音響至癸酉三月忽於石鵑見之虎卧草中莫敢撻者少年沈二業販柴適見之以堅木幹直前擊其頭虎大吼跳起嚙其左臂少年以右手托虎腮旋以膝踢其咽喉臂得出呼獵人前放鳥鎗斃之少年以藥敷其臂不十日而痊矣又己巳歲虎入董鵑民居傷一行路人。有朱伯卿者持鳥鎗偕眾逐虎利獨擒得之揮眾入退挺身而追虎迫撲朱鎗不能發被傷面額朱即以鎗直入虎口兩手相持鎗為之屈虎亦負痛而遁朱猶縱步回家云。

魚鬪

康熙三十四年有巨魚鬪於海中其聲如雷一魚死流入嘉定縣地方之小練祈港龍首人身長五六丈腥聞數里

牛腹中人

康熙四十四年嘉定縣大場民家有一牛病且死破其腹有一兒不啼亦不動稱之

重二十七斤

句容某鄉有夫婦二人喜於為善老而無子家有一牛忽孕及彌月生出一兒甚肥白能啼哭遂撫育之如己子後知為牧童與牛頑耍而成胎者也異哉亦為善之報

魚吐珠

康熙中恩免田賦例業主得七佃戶得三時吳門蔣懷民吏部家居次子手槐甫十齡謂公曰窮佃無告盡盡與之公從其言佃甚感德相率至蔣門叩謝中有佃網得一魚重十餘觔以獻蔣受之給錢二千文忽見魚口中吐出一珠蔣謂佃曰此汝物也汝其持歸佃喜甚歸舟至太湖珠漸大從掌中躍入河忽起祥光湧出一塔塔頂現樓臺閃爍絢爛五色氤氲頃刻而滅蔣即以此魚饋其內兄韓東籬太史孝基畜之池三日化小魚數百頭亦異事也

塔裂

西安府城南十里有雁塔嘉靖乙卯地震塔裂為二癸卯復震塔合無痕康熙辛未塔又裂辛丑復合不知其理

天然大士像

嘉善武塘地方有劉姓世業醫其祖墓上古柏一株偶為暴風雨所摧遂伐去柏幹中空其脂膏凝結成普門大士像長五寸許妙相端嚴纖悉畢具因送招提供奉焉

錫杖禦盜

康熙中諦輝和尚駐錫靈隱寺一夕忽呼侍者曰取吾錫杖橫山門間今夜有山人來當慎之三更後果有大盜數十人各持器械號呼而來僧眾皆驚但見錫杖空中自舞盜皆退避少頃又來復如之凡三次而天明矣自後寺中儲粟富有而盜終不敢犯也

鶯粟雞

吾邑龍尾陵潘姓者以訓蒙為業而喜植花卉所種鶯粟結一瓶其大如拳既老而採之中有三卵若鶉鴿子潘藏之書篋未一月聞篋中啾啾有聲啟視之出三雛試與家雞領之不十日而大逾於鴨觀者如市未幾俱生子每月伏百卵碩如鵝卵人來購者十倍其價潘姓不十年家饒裕矣吾鄉張介軒翁所目擊作文記之甚詳

鼻中人

有唐與鳴者。東鄉人。偶晝卧椅上。鼾鼾睡熟。忽鼻中出兩小人。可二寸許。行地上。疾如飛。家人驚異。將攬之。仍躍入鼻中而寤。詢之。具述夢狀。始知短人者。即唐之元神也。

見祥為禍

吾鄉蕩口鎮華某。同其子赴江陰科試。舟過錫山。泊黃埠墩。忽水中有鯉魚躍起。正落其舟。華大喜。以為祥。遂將此鯉烹而食之。舟將發。忽起大風。舟為之覆。華溺死。餘人皆無恙。此所謂見祥而不為祥。反為禍者也。

樑中出血

吳門徐太守忠亮。於雍正初。任雲南昭通府知府。一日其吳門舊居樑上。忽有鮮血自空而下。家人異之。遂將屋脊拆開。並無他異。不數月。忠亮以任內虧缺銅斤。遂落職監追而死。

扶目魚

海州通潮之港。每歲逢閏。必有一巨魚或龜鼈之屬。隨潮而上。遂膠於灘。若有人扶其目者。大者或至數丈。海濱人候之屢驗。大凡東海有巨魚流入內地者。必無目。無

目故隨潮而進也。相傳此魚在海中。作風浪翻船。至傷人者。必有海神抉其目。使其自殉。或為人所殺。亦如人間殺人案罪之例。亦奇矣哉。案崔豹古今注。鯨魚眼睛。為明珠異物志。鯨魚死沙中。得之者皆無目。任昉述異記。南海有珠。即鯨目。瞳夜可。以鑒。謂之夜光珠。桂未谷云。鯨為陰精。神明在目。其身將死。而神明早已銷亡矣。歷參眾說。以未谷為長。

貓作人言

新城王阮亭先生家子孫至今繁盛。舊第猶在。有一貓能作人言。一日貓眠榻上。有問其能言否。貓對云。我能言。何關汝事。遂不見。又江西某總戎署。亦有兩貓對談。總戎偶見。欲擒之一。貓躍上屋去。獨擒其一。曰。我活十二年。恐人驚怪。不敢言。公能恕我。即大德也。遂放去。亦無他異。

失金釧

吳江城外地名盛莊者。有某家開油酒鋪。一日友來假貸。不能應手。因將其女金釧付之。暫置質庫。閱兩月。其友來將金釧送還。某隨手放店櫃中。是夜寐未熟。聞櫃中有聲似鬼嘯。舉火燭之。見一紙人手持剪刀。觸手即仆。取夾賬簿中。乃查櫃內銀錢。

俱無所失。惟金釧無有也。明晨取紙人出視。胸前有鮮血一點。焚之。啾啾作聲。不知其何怪也。擬託人到龍虎山控告。友笑曰。控亦多費。是又失一金釧矣。遂止。究未明其故。

食鼈食龜

吾鄉葛友匡。為里中富翁。一生好食鼈。常買數十頭。養於簾中。以備不時。一日獨坐中堂。聞簾中作人語云。友匡汝欲滅盡我族耶。汝月內當死。還欲害如許性命。友匡駭之。遂大怒曰。見怪不怪。其怪自滅。盡烹而大啖之。不十日死。蘇州有某富翁者。致貲鉅萬。其子某。好食異味。一日宴客。市得巨龜。庖人將殺之。見龜垂淚。以白某。請放之。河某怒。遂持刀自斷其首。首墮地。忽躍至梁上。咸異之。遂烹而食。味極美。以半饋其姻家。以半宴客。某坐席。僅嘗數鱗。即日眩神迷。但見屋梁上皆龜首。扶至寢室。則牀帳皆滿矣。某自言曰。有數百龜來噬我足。痛不可忍。叫號三日而死。諸人食龜者。皆無恙。

食橘化蛇

廣西太平府城東十餘里。有大橘樹一株。廣蔭數畝。浙江縉雲縣有某明經者。宦遊

過此時值九秋紅黃實滿方停輿渴甚採擇其巨而紅者一枚噉之忽兩目發赤偏體腫痛先脫兩臂復墮兩股化巨蛇入橋林中亦奇事也

背生

歙縣槐塘地方有程姓者產二男背脊相聯啼聲甚響乃將琴絃作弓鋸之分而為兩以藥敷之不數日平復生肌矣後兩弟兄皆壽至九十餘此乾隆初年事

雞作人言

乾隆十年東鄉黃渡地方有勞姓家畜一雄雞忽作人言云大家要活命其家以為妖而殺之未幾以訟獄破家後見三岡志畧載明嘉靖間有高橋鎮民家一雞作人言云燒香望和尚一事兩勾當後倭寇至適值婦女燒香大肆焚掠而去其事相同

大石

五臺山清涼寺有大石一相傳為文殊菩薩遺跡其石方廣四丈上可容數百人而一人挽之即動不解其理 高宗庚午西巡駕臨試之果然上為霽顏

蟲荒

乾隆二十年江以南蟲荒四府不登其冬蘇州封門盤門外紅燈四集有人馬之聲

其次年春瘟疫大作死者枕藉。

牛背書

朱明經雲翔有佃戶蔡鳴皋者家畜黃牛忽生黑毛排八大字左曰主皮字三字可辨又一字模糊右則天下太平四字一時觀者甚眾汛兵牽入城報城守營用醋噴濕其毛不落撫軍某亦見之擬奏聞不果仍發還是歲田禾大熟並無他異殆豐年佳兆也此乾隆辛巳六月事見明經自撰年譜。

紅雞蛋

乾隆廿五年余時纔周歲有雞生蛋甚紅如胭脂新染連生八九子皆然一兩年間合家康安並無祥瑞亦無災異。

失印

諸城劉文正公為東閣大學士時閣中有銀印一顆忽失去徧索無蹤已三日矣公謂中書舍人某曰綸扉重地豈有穿窬耶宜仔細再尋三日後如不見奏請交部議處至第三日暮舍人某如廁於路上似有物礙足審視之乃銀印柄也取之竟如鐵鑄不可拔急稟劉公用畚鍤掘地始出不知何緣入地也此乾隆辛卯年事。

潮來

上海縣城內化龍橋為喬氏世居廳事前有小池。夕潮忽至直通堂上高一二尺許。潮退行潦浮萍淋漓滿壁。莫不驚異。未幾喬公光烈為湖南巡撫其弟照為浙江提督後三十年陸氏竹素堂上小池亦通潮。陸耳山先生錫熊為工部侍郎著四庫全書提要海內間名。

螢火城

乾隆癸巳夏六月嘉定南翔鎮西郊忽一夕螢火團聚至數十萬周圍三四里望如火城其光燭天觀者如市五日後方滅。

醃蛋有光

乾隆己亥年干將坊黃天禽家夏日切醃蛋一盤暗中有光如螢火移燈視之則無有也惡而棄之未幾天禽夫婦寡媳兩孫相繼死家道亦落余謂天禽家本應敗壞未必此為祟也案沈括夢溪筆談載鹽鴨卵通明如玉屋中盡明前古已有之。

古樹自焚

乾隆庚子六月偶閱邸抄見太常寺奏社稷壇外圍街牆內有年久老槐樹一株於

五月十四日巳時。忽於樹節內生烟。即率領步軍衙門人等。立時上樹。以水灌滅。事甚奇。憶余乙未歲八月。同吳鏡江母舅遊虎邱。見鐵華巖上大楓樹。亦如之。并有火星爆出。遊人聚觀。寺僧亦以水灌滅之。歸而問家君。家君曰。木能生火。此理之常。何異為。并言曰。雍正年間。礮橋之東楊巷蕩中。一夕有火光甚盛。里人王氏素富。疑為盜舟也。遂令家人備器械。鼓噪而前。並無一舟。但見火浮水面而已。觀此則知水亦能生火也。

異僧

吳門東禪寺有林酒仙像。即宋異僧遇賢也。好酒。喜食鵲。每食後鵲仍從喉吐出。飛集梁間。至今塑之。以示靈異。乾隆四十九年春。一僧至漁舟。以十文買蝦。視其錢皆太平通寶。啖後悉吐於河。蝦皆紅色。跳躍而去。

陰兵

乾隆乙未年。大旱。是年十一月初。中石湖中。每夜聞人聲喧噪。如數萬人臨陣。響沸數里。左近民驚起聚觀。則寂無所有。第見紅光數點。隱見湖心而已。自鎮江常州。以至松江嘉湖之間。每夜俱有燈光。照徹遠近。村人鼓譟。其光漸息。俄又起於前村。

矣。

黑土

乾隆五十年江南旱。其次年三月米至石五千文。饑民載道。吾鄉斗山田中忽生一種黑土。其色微黃而帶白星。可以做餅煮粥。頗清香。食之亦飽。一時哄動。近鄉居民來取土者。日以萬計。同時安徽太和宿松兩縣地方亦有掘藏得米者。其色純黑。至數萬石。活人無算。當事奏聞。有御製詩。

風龍陣

乾隆丙午四月初八日未刻起風龍陣。吾鄉石家橋至沈瀆官塘一帶。拔木發屋者。不計其數。最奇者有夫婦二人在田中種豆。俱隨風飛去。至數里而墮。卻無恙。青石一塊重二百餘斤。亦隨風而去。不知所之。曹家墳前荒田中有湖廣划子船一隻。自空而下。中無一人。惟有青錢四百千。一家卧房內忽發大響。墜一包裏。內有錢七千文。銀二錠。又有二人自運河塘上同行。皆飛上天。一墮吳江。一墮常熟。各傷折一手一脚。更有奇者。即於是月十四日晚馬橋板村鴻山一路發水。頃刻二三丈。居人遽避倉皇。凡草屋土室盡為漂沒。至吾家西莊橋水勢畧緩。然亦至門檻而止。此故老

所未聞也

小牛

乾隆戊申年四月有江西客二人持小牛一頭來吳門寓於東華嚴寺來觀者每人索錢七文日以千萬計其牛八足二尾四足在腹四足倒植於背反覆皆可行是年五月徽嚴二府俱大水田廬俱沒餘無他異

貓異

乾隆庚戌年閏時庭中丞鶚元撫吳已數年矣時有內陞之望署中蓄一貓潔白如雪為中丞所愛公餘之暇每置之膝上而撫摩之一日見貓尾上漸有硃斑三四日間則純赤矣中丞大喜抱視諸幕客咸以為祥且曰此得花翎之兆也未匝月為高郵巡檢陳倚道叩關入奏遂被逮時馮墨香外翰在幕中親見其事

雪中人蹟

乾隆辛亥正月大雪一晝夜堆積盈尺雪中有男女履蹟各一兩兩相並屋上尤多蘇松嘉湖一帶皆然不知其理也

雙面人

乾隆辛亥秋餘姚儀家橋謝姓產一兒兩面五官皆備作直聲啼成為不祥棄置野田中聚觀如市嘉慶丙子七月常熟西南鄉羊尖鎮北塘岸上朱姓家生一女有兩頭眉目鼻口皆具遠近觀者數千人案述異記漢平帝元始二年六月長安女子生兒兩頭異頸頭面相向四臂共胸即此類也

一乳六男

乾隆五十七年嘉定縣菜區南四圖地方有周姓者一胞生六男此亦僅見者知縣吳盤齋謂余言載入縣志

神龍攫珠

河南蘭陽城東有王家林離城四里許乾隆五十八年六月廿一日大雷雨雨止後但見紅光燭天人以為火咸往趨救並無影響惟見大楊樹上有爪痕深寸許寬四寸從根直上樹瘤中出烟蓋白楊自焚也先是有兩人避雨立林旁小屋中見有圓光一團從窗孔中入大寸許其光四繞不定頃之又有一物如水獺從櫺隙中入四足方頭長尺許盤旋梁棟間忽向東壁伸爪一攫圓光瀉地又漸縮小而上仍從窗孔中出其物亦隨而出忽聞霹靂一聲但見此物身長數丈已飛上天大雨又至始

知所謂如獺者神龍也。圓光者珠也。此蕭縣劉君竹一為余言之甚詳。

老母雞

楓橋市浜高家橋顧姓為兒期歲使庖人殺老母雞方執刀割然自斷人皆詫之及烹熟和麵食之受毒者四十餘人三人立斃蓋此雞已畜七年矣此乾隆五十八年事。

二龍

乾隆癸丑夏予友周竹珊寓於蜀之犍為一夕旋颶突起屋瓦皆飛天地晦冥霹靂山傾雨雹齊發耳聞神眩食頃始定平地水深尺許有巨舟為風所掣架大樹上者有持傘行人飄去數十里之外者庭中捲蓬門窗俱吹出城外之翠屏山前者惟文廟未損一椽完好如故是夕風雷時有鄉人見二龍空中追逐向東南而去

大龜

乾隆甲寅六月太倉瀏河口有沈姓者以養貨為業於海中網一大龜長一丈二尺載至梁姓行數十人曳之上岸沈臆念此龜必有明珠索價二千兩久之無有售者越二十三日不飲不食觀者填門梁厭其喧擾詭言有司查訊幸即持去無累我也

沈懼仍曳上船。放入於海。始舍之。圉圉焉不動。船乃還。約離三里許。見龜頭一伸。放白光三丈餘。悠然而去。觸浪排空。左旋右轉。海水為之沸騰。乃知前此之任人捕之。曳之視之。載之放之。而巍然不動者。恐傷人耳。真靈物也。

鐵人

杭州城隍山東嶽廟。有鐵人。高四五尺。俗謂之鐵哥哥。厲樊榭有詩。翟晴川湖山便覽亦載之。言江上浮來也。或傳李宮保衛築錢塘。挑土出之。杭人云。此鐵甚靈顯。凡有人盜竊銀錢物件者。失主禱之。十日內必有應驗。余監修表忠觀時。暫寓湧金門外王氏祠堂。一日失去銀十兩。心疑是燒飯人張姓者。問之不認。余以危言嚇之。其人計無所出。乃到東嶽廟叩禱曰。十日不報應。則投爾於西湖。其事僅隔七日。祠丁之妻忽發痧脹。半日而死。此銀尚未用也。後張姓告余如此事。亦奇。

龍皮

乾隆五十九年五月。吳郡有龍鬬於空中。風雨驟至。吹坍洞庭山湖濱民居無數。壓死若干人。至六月二十九日昧爽。吳江垂虹橋畔。忽墮龍皮一張。約長三四丈。鱗大於盃。

海獸

乾隆甲寅六月朔日。海鹽八圍地方大雨雹。海潮退後。有一獸。涸轍沙灘。長八尺餘。色純黑。毛如海虎。尾尺許。無毛。四足如魚刺。頭如駱駝。眼口若塗硃。以挺擊之。不動。以刀示之。則垂淚。土人觀者數百人。咸以為不可殺。擡至海口。遂躍起入海中。不知何物也。誌之以俟博物者。

元旦雷雨

乾隆六十年元旦。余在福建按察司署中。先一日天氣甚熱。僅能著單夾衣。垂晚更甚。如四五月。下走厨夫。皆赤身用扇。黃昏時。雷聲殷殷不絕。元旦辰刻。霹靂數聲。大雨如注。平地水深二三尺。至午後始止。其年四月。鎮閩將軍魁公。倫入奏。閩省虧帑六百萬。自總督巡撫藩臬道府州縣。皆伏法。

棺影

陝西臬司某。山東人。其誕日前一日。於署中廳事。陳設燈綵。壽聯。鋪墊之類。時有西安太守。同幕中客高晴江。俱在座。晴江忽見玻璃屏影中。有黑漆棺木一具。太守亦見之。兩人失色僵立。臬司某者來問。亦見之。某遂不樂。憮然去。棺影頓滅。其次日。某

以舊案被逮入京。乾隆六十年事。

異事

西藏及苗匪邪教未起事先。川中所種包穀根下。宛如人首。眉目畢具。李樹忽生刀豆。一日早起。成都北門。忽緊閉不得開。視之。有大蟾蜍百萬填塞。日高始散。皆異事也。

錦江巨龜

隴蜀餘聞。載成都東門江岸。有巨龜。不輕易出。出則小龜千百隨之。康熙癸丑。滇藩謀逆時。曾一見之。嘉慶丙辰三月。巨龜見於城東之九眼橋。後隨小龜無數。游漾水面者三日。是歲即有點苗石三保之亂。逆苗未靖。而達東教匪接踵起事。蹂躪七載。人民死傷至億萬計。此龜豈預知之耶。按物類相感志。載秦惠王破蜀之後。張儀掘土築城。隨時頽圯。後有大龜從澗而出。周旋行走。儀命依龜行處築之。城始成。又云。龜嘗處其中。出則境內有賊。觀此則是龜由來久矣。

白虬

余自幼居鄉。鄉間有白虬之患。每當白露秋分節間。稻禾初熟。於四更時忽起大霧。

漫空遍野。霧中有白氣一條。或兩三條。隱隱如白龍。而無頭尾。其行甚疾。人呼之曰白蚺。此物一過。秋收頓減。轉熟為災。農民苦之。告荒不准。而州縣官亦不能據實具詳。最為民害。此物總在蘇常嘉湖之間。別處無有也。案字書無蚺字。猶言白虹也。然此究竟何物。殊不可解。大約明季始有之。

星異

嘉慶戊午十月廿八九日夜。眾星交流如織。人人共覩。庚辰七月十八日夜。亦有星移之異。廿五月初更。有大流星隕於南方。光如白晝。先是五六月內。太陽旁有一點小星。與日同行。八月十五日夜。太陰旁亦有一點小星。與月同行。甲申十一月初十夜。西北方星隕如雨。乙酉十月廿四五兩夜。星移如織。俱由西北而至東南。廿六日夜。東南方星隕。颯颯有聲。最後有大星墮於地。其聲如雷。

地中犬

嘉慶八年。畹城顧浦地方。東岸民家掘地。得二犬。雌雄各一。置之甕中。旋失所在。按晉書元康中。婁縣人懷瑤家。聞地中有犬聲。掘之得犬子。大於常犬。哺之能食。還置穴中。覆以磨石。越宿失所在。與此事相同。尸子曰。地中有犬。名地狼。夏鼎志曰。掘地

得狗名賈。蓋前古已有之矣。

蛤中珠

嘉慶甲子。長洲徐少鶴學士。題已中鄉榜。除夕與其夫人夜飯。食白蛤。中出一珠如桐子大。以為祥。其明年乙丑中進士一甲第二。

迎涼

有陳某者。居近婁門。家道素封。房屋深邃。夏日閑居。苦於煩熱。因將水龍噴水。以迎其涼。忽空際墮一磚。有朱篆。是夜暴卒。

搶米

嘉慶甲子年五月。吳郡大雨者幾二十日。田俱不能插蒔。忽於六月初一日。鄉民結黨成羣。搶奪富家倉粟及衣箱物件之類。九邑同日而起。搶至初六日。不知其故。共計一十七百五十七案。真異事也。其時撫軍汪公稼門。僅殺余長春一人。草草完結。

墨線

嘉慶十年三月。家小癡客四川之中壩巡司署。初五日早。哄傳街上彈有墨線痕。親自出署觀之。自大堂暖閣至頭門百餘步。甬道上貫墨線一條。詢之居民。咸稱本鎮

各街巷暨幽僻處皆然。成都龍安嘉定皆同日彈有墨線。不知何異也。至立夏後。民間疫病大作。四五月尤甚。成都省城各門。每日計出棺木八百四五十具。亦有千餘具者。先是三月初。簡州刺史徐公鼎。奉檄赴嘉定催銅。夜夢五人從東來。自稱行疫使者。將赴成都。問其何時可回。答云。過年看龍燈方回也。徐旋省後。適見瘟疫流行。憶及夢中語。即告制軍。議以五月朔為元旦。曉諭民間。大張燈火。延僧道誦經禮懺。繫龍燈。放花爆。民間亦助結燈綵。每夜火光燭天。金鼓之聲不絕。自錦江門直至鹽市口。男女雜沓。歌曲滿街。即每歲元宵亦無此盛也。如此半月。疫果止。

板櫬自行

嘉慶十二年冬十月。長山袁叔堃刺史出京。過其焦家橋舊第。已下行李。叔堃起如廁。廁上有板櫬一條。無端自動。初不甚怪。遂步至後園。距廁上已遠。忽見板櫬彳亍而來。其老僕亦見之。叱之而止。殊不可解。

龍帶石牌坊

嘉慶十三年五月。歙縣槐塘地方。忽起風龍陣。有一龍從石牌坊下穿過。兩牌坊俱為龍帶去。去數十步外始落地。石為齏粉。並未傷人。廿三年三月。離槐塘四五里地。

名潭渡村。亦起風龍陣。有兩三抱大樹一株。從地拔起。落於三里之外。樹旁居民甚密。亦無所損也。

漢口鎮火

漢口鎮為湖北衝要之地。商賈畢集。帆檣滿江。南方一大都會也。畢秋帆尚書鎮楚時。嘗失火。燒糧船一百餘號。客商船三四千隻。火兩日不息。嘉慶十五年四月十日。鎮上又失火。延燒三日三夜。約計商民店戶八萬餘家。不能撲滅。凡老幼婦女躲避大屋。如會館寺廟。亦皆蕩然無餘。死者枕藉。

天不可測

嘉慶十九年正月十三十四十五三夜。有月華。人人共見。五月初一二日。余往高郵。途中聞蟋蟀聲。六月初一日。蝕七分。中伏日。寒冷異常。俱著皮衣。地生白毛。江南安徽浙江三省皆然。七月初一日夜。太白經天。十四日。焚惑入斗牛度。十六日。狂風拔木。十七日夜。雨雪。河南尤甚。十八日夜。天雨血。凡有白羅衫。白手巾。在露天者。皆為之紅。自五月至八月。水望西流。種種奇異。然是年僅旱災。米價每石至五千六七百文。秋收不登而已。二十一年冬。月華更甚。皆以為明年必又旱。詎於正月起至十一

月零雨間作。天無十日晴。稻穀俱腐。柴薪大貴。真天之不可測也。

山鳴地動

二十年九月十九日。山西解州各屬及蒲州。同州一帶地方。皆地震。河南之陝州。閿鄉。靈寶亦皆震動。惟解州為尤甚。民房城垣祠廟。倒塌無算。死者至三十餘萬人。惟關帝廟大殿五間。屹然不動。自九月起。或三四日一動。或數日一動。直到次年丙子春夏之交。至七月十四夜。解州運城諸處。復大動如前。後遂寂然。其動時。如聞地中有波濤洶湧之聲。人民男婦老幼俱露坐。富者用布帳遮風而已。更可異者。是年之十月十二日。中條山大鳴。縣亘黃河八百餘里。十二月。甘肅省又有山移之異。

妖言惑眾

嘉慶二十年八月十八日。妖人方榮升就擒。自稱蓬萊無終老祖。朱雀星寶霞佛下降。有四□□宿九十甲子十八地支之說。編造萬年時憲書。以四□□□為一月。十八月為一年。金木水火土之外。增慧動二者為七行。並指通行正字為五行字。私以二三四字併為一字。稱曰七行字。編造字母一書。所佈逆詞及所造破邪顯正明心錄。並所用印記。皆從七行字體。又襲舊教有五等執儀名目。復增為九等。以花紀官。

一品紅梅。二品白梅。三品牡丹。四品芍藥。五、六、七、八、九品。均以雜花卉為等。威有九品蓮臺名目。以分習教等差。又定官制。有三宮。六院。大將軍。大學士。丞相。王侯。公伯。下至大夫。六部諸等級。又稱能出神上天。親見天宮殿庭路。還捏畫十圖。並造腳冊。記載宮室名目。謬稱成事後。規仿營建。又以黃冊捏寫星宿名。凡十萬八千七百三十有一。每於私造。□□成。輒向同教人自誇神奇。天縱。妄自尊大。同教諸人。因其幼本村童。忽能書畫。竟詫為天授。深信不疑也。前□年。江南北大旱。民人饑饉。方榮升竊謂災黎易動。起意倡亂。八月間。潛引其黨。刻九龍捧珠印記一顆。名為九蓮。□□云。俟三年後。坐朝問道。時啟用。實則逆詞逆書。先已印就也。十月十五日。潛糾徒眾於李喬林家。會合拜印。遂將偽造諸星名目諸書焚化。謂能使諸星宿降附人身。而徒眾咸深信之。有三醮婦李玉蓮者。本有氣臘病。腹便便然。自稱懷孕者。乃彌勒佛信者甚眾。玉蓮又自稱曾神遊天上。知其福大。應與同舉大事。而方榮升亦稱玉蓮為□創聖母。訂期起事云云。其語長。不能備錄。時節相百公制府兩江。遂奏上其事。於九月十一日。將逆首方榮升處以極刑。其巨魁朱上信。朱上忠等廿四人。俱凌遲。其與知逆情之周智榮。趙順等十人。斬首。其言遂息。方榮升濃眉大目。兩顴高峙。臨

刑時。猶顧謂其妻曰。我等本在天上。原不肯下降。今仍回天上。此後斷斷不可再下降矣。其繆妄如此。

村牛搏虎

陝西漢中府西鄉縣。出一猛虎。傷人無算。獵戶與官兵。莫能制之。有善搏虎某者。年老不能下車矣。眾獵戶。官兵稟縣固請。其人始出。遂入山。手握鐵鞭。拾級而上。卒遇此虎。竟為所殺。時村家養牛數十頭。正在山上。見此虎至。羣牛皆退縮。惟一牛獨前。與虎熟視者久之。忽奮力一角。正穿虎喉。虎立斃。報之縣官。遂將此虎賞畜牛之家。并以銀五十兩獎之。一縣稱快。未一年。畜牛之家。偶將虎皮出曬於石磨上。牛卧其旁。醒而見之。以為真虎也。又奮力一角。力盡而死。

八月十五晡

嘉慶乙亥八月初。福建省城南門外。地名南臺。人烟輻輳。泊舟甚多。大半妓船也。衢巷間。忽有兩童子。衣朱衣。連臂而歌曰。八月十五晡。八月十五晡。洲邊火燒宅。珠娘啼一路。閩語謂夜為晡。屋為宅。妓女為珠娘。以方言歌之。頗中音節。連歌三日。不知其為誰氏子也。居人以其語不詳。遂告鄰近。於中秋夜。比戶嚴防。小心火燭。至期絕

無音響。至次年丙子四月廿九日夜半。洲邊起火。延燒千餘家。毘連妓舟。皆為煨燼。至五月初一日。晡時始熄。計上年八月十五夜。再數至八月又十五日。適符八月十五晡之謠也。吾友王子若茂才。在福州親見其事。

龍鬬

丙子七月廿五日。蘇州胥門外雙橋茶亭頭。有兩龍相鬬。風雨大作。覆舟者無算。染坊架上布。皆飛上天。

風暴

嘉慶丁丑六月十三。漢口鎮大江中。忽起風暴。飄蕩大小船一千餘隻。死者無算。戊寅二月十六日。即於大江原處。漂沒大鹽船十七隻。其月二十二日。垂晚。湖南岳州府東三十里。城臨磯。陡起大風暴。一時人力難施。沉溺糧艘十七隻。並淹斃運丁。水手男女數百人。巡撫巴公奏聞。奉旨豁免。一月之內。兩遇風暴。且同是十七隻。亦奇。

大木

嘉慶丁丑六月十七。蘇州元妙觀雷擊三清殿西北隅大柱。碎裂無餘。有封門外道。

士遊觀其下。同時擊死。未幾地方官吏及紳士輩。欲於東西兩瀝。購大木而重葺之。竟無此料。其年十一月。常熟福山港口。有兩漁船入海捕魚。見水面浮一大木。頭尾甚長。因言狼山有觀音寺。正在興修。如帶往江北。可得善價。即繫纜向北行。堅不可動。漁人又言曰。豈有神靈護持耶。吾今帶往江南可乎。言未畢。木即向南。頃刻抵岸矣。其木長八丈九尺四寸。圍圓二丈有餘。地方紳士。備價購之。始得興修。此木之所來亦奇。歸湘帆少府曰。噫。天豈以此木將出。因而震其柱歟。抑殿之不宜毀。特遺此木以成之歟。不先不後。適當其時。然則需材之世。不患無材。而抱材者亦不患不見用於世也。

老鶴

吳門有潘姓者。居胥門內之來遠橋。家有老鶴。巢於庭樹。聞其聲頗類人言。似言某處有藏金。乃於後園掘地。果得之。自此致富。道光壬午六月。潘姓失火。老鶴庭樹亦俱燒死。

蛟與龍鬪

嘉慶戊寅五月廿七日。蘇州婁門外。有地名龍墩者。元和縣所轄。忽出一蛟與龍鬪。

冰雹大作。狂風拔木。雨下如注者一兩時。拖壞民房廬舍五十餘家。失去男女數人。有一人隨風而飛。為龍所攫。背上爪痕顯然。從空落下。卻不死。有一家失去米五十石。亦隨風飛去。數十里內。並無一粒墮者。又一家船四隻。牛一頭。與船坊牛棚。一齊上天。不知所往。先是龍墩地方。有地一塊。不積霜雪。不生草木。有以青草擲其地。次日必焦枯如焚。所謂蛟者。即起於此處。蛟之形似狗而大。初起時。有黑龍自東飛來。與蛟鬪良久。旋有白龍從北來。如佐黑龍者。踰時而去。其近處居民。俱所親見也。

塵霾

嘉慶廿三年四月八日酉初刻。京城忽有暴風。自東南來。俄頃之間。塵霾四塞。室中燃燭。始能識辨。其象甚異。

聖心震惕。因降旨近京之馬蘭峪。古北口。天津府等處。徧行查訪。據馬蘭關總兵官慶惠奏。是日酉初。南風。不過塵霾。幃幘旋有迅雷陣雨。傾盆而已。據古北口總兵官徐錕奏。是日酉初。西南風。其色黑黃。聞有雷聲。風氣即散。小有陣雨。未能及寸。據天津長蘆鹽政嵩年奏。是日酉初。並無塵霾。室中明亮。北風大作。雨勢霽霽。自宵達旦。亦無雷聲。又據山東巡撫陳預奏。是日酉初。無風雨。至初九日卯寅時。大雨竟日。極為深透。合觀各處奏報情節。不同。古人所謂千里不

同風是其明驗也

黑雲

嘉慶己卯三月十八日。山東臨清州城東有黑雲三四團。自東南而至西北。白晝晦冥。有一二時。次年七月某日。臨清城外三四里許。有一井。井中出黑氣一條。其長徑天上冲雲際。一晝夜而滅。

龍見

是年五月初八日。有龍見於洞庭東山。鬚角畢露。凡十三條。觀者如堵。須臾油雲四塞。大雨如注。龍亦不復見矣。是日一雨。至六月七月八月。皆無雨。高田乾涸。農民苦之。八月初。大府尚為祈雨。

蟾蜍

嘉慶己卯八月。河決開封。蘭陽一帶。皆成巨浸。先是十日前。有大蟾蜍數千百頭。隨小蟾蜍幾十萬。自北而南。若遷徙狀。人莫知其故。蟾蜍大者至四五六尺不等。亦是奇事。

大毯

庚辰四月初。江蘇織造府旗于斗上。忽有火毬兩個。升上落下。更餘便起。四更時息。如是者五六夜。撫軍知之。差巡捕官往視。果然。先一月前。許墅關雷擊旗干。並擊漏稅房庭柱牆壁。與火毬之異。不過相距二十餘日耳。

羣鼠渡江

崇明史藁。神宗四十五年。江南鼠異。自五月下旬起。千萬成羣。啣尾渡江而南。嘉慶庚辰五月。瓜州儀徵一帶。亦羣鼠渡江。上年四五月間。河南開封府黑岡口一帶。先有羣鼠渡黃河。或言鼠屬子。水位。此水沴也。又六月廿六日。許州東北鄉地震。倒塌瓦房九千一百餘間。草房一萬六千九百四十餘間。壓死男婦四百三十餘口。被壓受傷者五百九十餘名。見邸報。時州刺史為膚施張芥航先生。其公子杜園。為余言之甚悉。

暢春園虎

嘉慶庚辰五月廿七日。京師雷雨夜作。暢春園虎園之虎。忽逃其一。次早有中貴人三。在前湖看荷花。卒遇之。虎食其一。兩人躍入水中。獲免。越五日。奉旨命三額駙殺虎。翰林編修吳慈鶴紀以詩云。太液蓮開白於雪。三人曉起看花入。涼風吹鬢巾。

袖香池邊駭見於菟出兩人急躍清池裏一人已為虎所餌
至尊頻感催賜金
有旨賞銀五十兩與死者一半殘骸付妻子黑河猛將行如風長槍大槊何豪雄虎知當死伏
不動翻身一箭穿其胸萬夫擣舌軍吏賀此勇真能不膚挫吁嗟乎期門羽林盡如
此太白橈槍安敢起

六月雪

辛巳八月余往邦上得偏報云探得督憲差官從北回南於六月十六日路過山東
西大道陰平地方是日天氣奇冷異常下雪五六寸不等兗州府濟寧一帶皆然

雞異

辛巳秋蘇松一帶。有雞異者甚多。一雞兩翅上俱生爪到處皆然。前人謂之雞距。有
五爪者。皆飛上天。又常熟東河下。有雞生子。中有小蛇一條。如蚯蚓而動。又余居之
南顧家灣。有雌雞變雄。作高聲啼。又徐市農家有雄雞變雌。生子不已。更可異者。江
陰有一家雄雞一隻。重五六斤。忽不鳴不食。若有病者。其家殺之以佐盤餐。剖腹中
有小人一個。長二三寸許。頭面手足皆具。

南方丙丁北方壬癸

道光二年九月十八日。廣東省太平門外大災。焚燒一萬五千餘戶。洋行十一家。以及各洋夷館與夷人貨物。約計值銀四千餘萬兩。俱為煨燼。先是四五月間。蘇州有謠言。不用洋錢。銷毀至數百萬枚。此或其先聲耶。是年直隸山東發水。被災者八十餘州縣。北方壬癸。南方丙丁。似有定數云。

巨蟒

道光壬午五月十七日午刻。上海縣城內。忽狂風拔木。白晝晦冥。大雨霹靂。轟然而來。滿城人無不驚駭。是時學宮左右。風雨尤甚。有魁星閣最高。屋梁瓦石皆飛上天。見火龍一條。從閣下蜿蜒而起。斗入雲中。拖坍民房樓觀。寺廟數千餘間。直至城外。向東南入海而去。是日黃浦客商漁戶等船四百餘號。漂沒者三十餘隻。亦見有黑龍四條。追逐火龍。逾時而沒。後聞學中老門斗言。魁星閣下。向有大蟒一頭。其長數丈。每於春夏之交。蟠據閣之絕頂。仰天吸露。已有年矣。此大龍者。或即其化身耶。

環雲

丁亥九月初六日。天日晴和。交未刻。忽見日傍有暈一重。須臾暈左右。又加兩重。如連環然。須臾連環上。又加一小重。日在三環之中。而外又加一大環。環之其光如火。

燭有五色正貫於日之正中。千百條白氣俱向東北未起酉止。是年正月十三午刻亦如之。日光之外又生兩暈亦如連環然。日之正中。大環貫之直圍於兩連環之外。其向亦在東北。其大環四角有耳。如小月狀。兩明兩暗。至酉而散。不知是何祥也。

履園叢話卷十五

鬼神

張撫軍退鬼

清 勾吳錢泳梅溪輯

張清恪公伯行撫蘇時。值江寧鄉試。公為監臨。故例將點名。先召恩仇二鬼。遮公大怒。正色而言曰。進場考試者。皆沐浴。聖化束身珪璧之士。爾輩平日何以不報。乃正當國家取士大典。一切關防嚴肅時。豈許紛紛鬼祟。進場訛擾耶。是科南闈無一病者。

鄒二癡

鄒公履名德基。工於書法。出入平原北海之間。而性情孤峭。如醉如癡。至今吾邑中人尚稱鄒二癡為名筆也。其父迪先中萬歷甲戌進士。為湖廣提學副使。積資鉅萬。俱為公履造園。園有鍊石閣。公履所居也。忽一夕。為羣盜所殺。官捕數年不得。至國朝康熙初。有捕役高姓者。婪賄無數。豐衣足食。常夏月避暑。設一榻。張紗幮。卧於閣上。怡然適也。時月色甚明。似有人緣梯而上。帶烏紗巾。著紅道袍。徘徊大步。高懼心知為鄒公子。乃下牀叩首不止。公子曰。汝何等人。敢據吾閣邪。以足蹴之。遂墮樓。

下。從人驚起。高自言如此。天未明。遂氣絕。人傳而快之。初公履死。索盜無蹤。有女巫能召亡者。焚符畢。巫忽起行。如鄒公子狀。喚家奴取杖痛責之曰。巫者至賤。安得令彼召我家奴。言因主人被害。實為不平。求主人明示。巫言以人殺人。事甚平常。安問盜言訖。巫仆而醒。

緋衣神

康熙十一年八月廿六日夜。太倉嘉定寶山一帶。大雷電。空中有二燈。前導中有一緋衣者。乘白龍甲士數十。亦持燈隨其後。遠近鄉民盡見之。其燈忽高忽低。明晨視燈光低處。花禾悉壞。

鬼戲

康熙中。常熟有包振玉者。係梨園中吹笛手。一日忽有人來定戲。云在北門王姓以銀十錠期於某日至期而往。則巍然大第。堂中設宴。主人出謂振玉曰。今日係周歲。不可大鬧。以官人幼。不任驚嚇也。遂點兩廂記。減去惠明寄書及殺退孫飛虎兩齣。乃定席開場。眾方演唱。振玉獨執笛旁坐。暗窺坐中賓客。凡飲酒俱呷入鼻中。其往來男女侍從人等。俱足不帖地而行。心甚異之。以私語其眾。眾曰。彼不欲鬧。豈所畏。

在此乎。於是忽將大鑼鼓一響，條無所觀，乃在昏黑中。則一古藝，惟聽松風，謾謾而已。通班大驚，振玉遂得疾，不數日死。

錢蓮仙

康熙甲子，嘉定陳涵源授徒於龍江里。一夕月下，忽有女子來自道，其姓名曰錢蓮仙。係元季錢鶴臯之女。按太倉州志：鶴臯，上海人，元季吳元年，太倉知州張某以城降，張上議而鶴臯不從，結諸邑弟子數千人為變，入嘉定，俱送松江獄，會以兵刃當時有集仙宮道士楊仁實救之，即其人也。言與陳有文墨緣，晨夕相聚。錢才調雋絕，命題無不立就。已而漸聞於人，陳亦不以為諱。至丁卯歲，形蹟漸疎，一去杳然。陳著仙妹傳述其事，并錄其送別詩云：整頓簪環泣送君，依依難向小橋分。他年不斷情緣處，把酒還澆隴上雲。而陳故無恙也。

乩仙

秦對巖宮諭家有乩仙。適吳令君伯成至，知其召仙，必欲觀之。宮諭延之，入時所請者云：是李太白。令君曰：請賜一詩。乩判云：吳興祚何不拜，令君言詩工固當拜。又判云：題來時有一貓蹲於案，吳指之即詠此。又判云：韻來吳因限九韭酒三韻以難之。乩即書云：貓形似虎十八九，喫盡魚蝦不喫韭。只因捕鼠太猖狂，翻倒牀頭一壺酒。

吳乃拜服

打青神

太倉西門水關橋有龐天壽者素好拳勇年七十餘忽喪其子青回之久其徒數十人聚集豪飲聞總帷中窸窣有聲秉燭照之但見一大鳥人面而立龐急將鈎連鎗扎住其背此鳥欲飛不得兩翼撲人宛如疾風室燈盡滅其徒亦皆仆地喊不能出聲如夢魘者獨天壽盡力掬住死不放手天將曙力乏腕疲鳥竟逸去次日龐滿面皆青數十人仆地者面上亦俱有青印龐後猶活十餘年每見人述其事猶言當時恨無人助我一臂之力也

送涼

崇明李明經杜詩年七十餘率其徒數人應科試自崇抵崑已薄暮矣徧覓寓所已無下榻處惟東南門柏家廳有樓五楹李遂偕其徒居之時方六月下旬盛夏鬱蒸諸徒舟車勞頓已就榻酣睡矣李獨卧不成寐見殘月漸明樓下如有人聲竊竊私語聞一人曰如此炎天樓上諸公得毋太熱乎我輩夜涼無事胡不上樓代為驅暑於是漸聞梯上有聲如連步而上者李素稱膽壯亦不畏之少頃漸至榻前各執蕉

扇一柄有無頭者則以扇插頸答答若搖狀無臂者以扇插肩盤旋於幃前見數十鬼中肢體無一全者或馳而來或趨而西一人曰廂間進士公下榻我輩盍先送涼既而曰某某雖秀才爾輩何薄待之我為之拂暑而獨不至李迨諸徒榻前搖扇幾遍將作下樓狀忽齊聲曰揚仁風而不及老貢生非情也遂各舉扇一搖呼嘯而去李徐呼其徒曰今夜得毋太涼乎皆答曰涼甚李曰汝不知其故乎因徐為道之諸徒愕然驚起不敢復臥次早詢之土人有老者曰明季被兵時有民人百餘皆潛伏此樓下既而兵入悉被屠戮無一存者今百餘年此樓尚多祟也是日亟遷寓而去

聞角菴相士

揚州聞角菴有相士寓其中好酒同寓有王叟者亦好酒相與友善每夕共入市中飲以為樂也一日叟謂相士曰我鬼也能知人死期吾語子自此相者日盛能定人生死咸以為神仙久之王叟忽不樂顧相士而泣曰某日將與君別去欲借尊嫂腹為我寓也不解所言未幾叟不見是夜相士妻腹中有聲絕似叟語其言死生如故而相益神積金甚多妻死後遂不知其所終

董庶常

海寧董東亭庶常名潮在京師偶步近郊瞥見一苑有美人彈琵琶甚哀潛識其地次日與同人訪之惟古塚荒煙荆棘刺衣而已為之駭然未幾卒其同年友湯緯堂弔之云紅袖琵琶摧玉樹青山煙雨葬瓊華蓋紀實也

誦大悲咒

長洲吳西橋業醫其父名元祐字天自年六旬餘甚康健每晨起茹素誦大悲咒十餘遍寒暑無間偶感微疴從昏瞶中見二鬼攝去覺天黯慘如黃昏至元妙觀東嶽殿仰見有一人正坐者色甚和問汝平日作何事對曰誦大悲咒旁一吏曰心不盡誦雖多不算逐之出兩足無力天又陰雨沿途喚肩輿過其妹壻家停輿直入見其家方晚餐不起延接因詰問之皆驚竄吳怒而拍案有煮蝦一碟墜滿地乃出門仍乘輿歸覺己身卧牀上大駭急命子往詢妹家云鬼嘯案傾不知何故也吳病痊後改號曰補餘

春杏

吳門沈某其弟早卒所聘某孝廉女過門守貞有年矣忽發狂疾孝廉往問之忽訶

詈不識其父也。乃默禱於乩仙。判曰：汝女前生係湖州沈姓子。少年時私其婢春杏。有孕。為沈子。父母逐之。投繯死。後欲向沈子索命。而沈子又瘵沒。今其魂尚來作祟。欲以捉沈子也。須延高僧禮大悲懺三日。呼春杏名祭之。斯可矣。如其言。狂疾乃瘳。

馬公宋相

吾鄉凡完願酬神。俱有馬公宋相。別設下筵。必先祀之。忽忽送出。然後歌樂薦登。上筵。實不知其為何神也。後見土風錄。相傳馬公是蘇州葑門人。名福。以賣菱為業。每晨擔出閭門。過宋相公廟。必敬禮之。後與人爭角不勝。投水死。適宋相公神舟至。因收作帳前驅使。巫祝家信之。私相尊奉。或云馬公宋相。俱是五通神部下傷官。湯文正公滅燬淫祀時。五通神俱用鐵鏈鎖押。加以手靠腳鐐。如重犯者。先命縣官拿下。其像長屹然不動。公正色大罵曰：汝還崛彊耶。遂親自動手。五像俱倒。杖四十。投之石湖。惟馬公宋相兩像終不能動。問是何神。廟祝詭以財神對。乃釋之。至今鄉人猶存其祀。

城隍

賓退錄極言城隍神之靈顯。且各立名字。如漢之紀信。彭越。蕭何。灌嬰。張騫之類。不

一而足。即祀典所云凡禦災捍患有功德於民則祀之之意也。據蘇州府城隍而言。向間神是湯文正公斌。繼又改陳榕門先生宏謀。既又改巡撫吳公壇。繼又改觀察顧公光旭。今聞又改陳稽亭主政鶴矣。三四十一年中。屢易其神。豈陰陽亦一體耶。嘉慶元年十一月。余在兩浙都轉運使幕中。十五日夜。月食七分。二更餘俱已寢矣。忽聞人聲沸天。急報城隍山上火起。通天皆紅。延燒四五千家。所有杭州府仁和錢塘兩縣及布政司糧道學院衙門前一帶民居。皆成白地。是夜有原任嘉興府方公雲亭在運司前一小樓作寓。見火光中有紅燈數百。圍護一宅。火至輒息。意此宅必是積善人家。當記之。及天明往看。乃城隍廟也。

錢桂芳者。通州秀才。為人慷慨正直。古之君子也。年四十餘。忽與妻子泣別。將為陝西褒城縣城隍。言明日本州城隍神來拜會。約。吾當去矣。妻子大哭。桂芳曰。死生定數。哭之無益。乃灑掃一室。供設香案衣冠而待。次日城隍神果來。儀從甚盛。妻子無所見也。桂芳哀求曰。我有七旬老母。可稍遲數年否。城隍神首肯曰。當代為轉詳東嶽神。其準不準。吾不能主也。忽不見。越三年。其母卒。未幾桂芳亦死。其門弟子李西蘭為余言。

惠山黃華墩對岸。有漢紀信廟。里人謂之都城隍廟。每年三月廿八日。為城隍生日。是日。天遊人無數。惟後樓三間。寂靜無人。登之可以眺遠。有男女兩人。私約至此。將解褻衣。忽見金甲人。叱之投兩人於樓外。適墮河中。一生一死。甚矣哉。神明之靈也。按都城隍生日。係四月十五日。此言三月廿八日。恐係傳聞之誤。

長洲蔣時菴少馬尊甫篁亭先生。生而聰穎。四歲入塾。祖佚圃公。授以忠臣孝子四字。即記憶不忘。佚圃公知其為大器。且訓之曰。汝高祖參議公。於明鼎革時。杜門養母。母喪哭泣。以致雙鬢。此吾家之孝子也。汝高叔祖都督公。甲申之變。一門十五人殉節。此吾家之忠臣也。篁亭八歲。即為二公作忠孝傳。伯父光祿少卿紫峯先生。奇之。十一入長庠。康熙辛卯。癸巳。登鄉會榜。官戶部郎中。特簡廣東廉州府知府。時同邑吳容齋先生。由工部員外出。知江西吉安府。二公俱為名宦。有吉安安民廉州廉吏。世治官清。歡天喜地之謠。及蔣公罷官。歸兩浙。制府李敏達公。薦督浙江海神廟工。仲子元泰隨行。公一日清晨。忽謂元泰曰。吾廿三四間當死。人咸不信。廿三日果病。二十四日早。復呼元泰曰。我平生不言鬼神事。但奇兆有徵。今夕當去。第我守廉郡。實有愧於朱仲卿之嗇夫桐鄉也。公從叔瞿圃公。亦在海寧。詳詢奇兆。公曰。參

議公遺訓二篇。忠孝兩全。此時已證佛果矣。餘不言。至戊刻端坐逝。未病前家人夢中恍惚聞呼殿聲。儀從甚盛。云是廉州來接新官者。此雍正九年事。乾隆中公姪芝岡。公名衡。官江西糧道。署藩臬篆。有藩署書吏邵某云。伊父向在粵東高廉道。慕廉至廉州城隍廟瞻拜。廟祝常言神蘇州人。最重忠孝節義。有節婦族人欲奪其產。將謀害之。節婦知其事。避於廟。族人尋蹤至。甫入廟。突見早役數人持棍擊其背。不勝痛苦。遂逃歸。節婦自此安居無恙。

揚州有倪瞎子者。孑然一身。寓舊城府城隍廟。起課。每日得數十文。以此度日。有風雨無人來。則枵腹過夜。一日有商家小夥發財。偶攜妻妾入廟燒香。輿從甚盛。倪知之。竊於神前默祝曰。彼為下賤榮耀如此。我本故家飢寒如此。何天之無眼神之。不靈也。是夕忽夢城隍神拘審神曰。爾何以告狀。彼命應享福。爾命應受苦。俱有定數。敢怨天尤人耶。殊冒昧。著發儀徵縣杖責二十。一驚而醒。其明年冬倪有姊嫁儀徵。病死。往送之。至三更時。忽肚痛不可忍。遂開門欲出恭。適遇巡夜官問之。不答。遂褫其衣。責二十板。其甥聞之。立出辯明。已杖畢矣。神之靈顯如此。

鬼迷

杭州張仲雅先生名雲璈自言幼時隨其尊人任安慶太守年才七歲有婢某者嘗伺之一日婢閉門浴忽不見遍處尋覓見地板隙似露衣襟遂發開婢已昏迷久之始醒自言近日獨坐房中有好女子年可十七八嘗往來於窗外每曝衣履此女告以將雨宜早收又言明日應有某夫人來應辦何事可預為之無不驗也今日我方就浴見此女來約到其卧房初至一小逕甚窄遂側身入見所居甚華麗正卧其榻也太守疑為鬼物所憑遂將是室關鎖署中老吏云數十年前有某太守妾為夫人所妬死於署此其鬼耶然婢並無恙今年七十餘矣

滕縣遇鬼

蘇州有盛雲川金藻庭者為吳茂生店夥進京貿易共僱一車過滕縣天忽曠黑不復辨路見一大宅擬投宿謂其閤人曰不意迷塗至此欲求一席之地但不知主人為何大官閤人曰是都統徐大人之居都統歿後惟夫人在須稟命乃可遂入白之少頃延客入高堂峻屋明燭盈前已羅列杯盤一公子出冠服華盛便與同宴侍兒歌舞之妙目所未覩金跣踏不安盛以貿易而有措大風謂公子曰尊大人官至極品公子得恩蔭否公子不答盛又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俱淵翻否乘此良宵相叙

且有此美酒佳餚。盡行一令。以見公子才學。公子又不答。金視之。似有怒容。離席去。侍兒隨之入內。一蒼頭出謂二人曰。汝等觸怒我公子。將罹禍。念汝等俱蘇州人。與我有同鄉誼。速隨我行。二人即呼車隨之行。計走三里許。至茅舍。蒼頭推門入曰。汝等請進。吾有職司。不能奉陪。二人秉燭四照。見斗室中止有一榻。揭帳視之。一人閉目而睡。寂然無聲。鬚髮皓然。身祇尺許。正驚疑間。忽有狂風自帳中起。燭光遽滅。二人竄伏暗室。怖不敢喘。假寐於地。久之東方既白。人屋俱亡。實卧於棘叢古塚間耳。狼狽而起。車夫亦如昏迷者。逢耕人。始得官道。又行數里。乃見滕文公問井田處。

神人呵護

蘇城史家巷。當雍正乾隆間。蔣沈兩家各有四第。蔣氏助教坦菴公在堂。父子會魁兄弟館閣。沈氏毅齋礪齋。溶溪三太史。同時貴顯。里人夜見兩紅燈往來。東西照耀。先徹通衢。凡二十餘年。迨助教歿後。沈亦中落。自此紅燈不復見矣。

瞽目見鬼

乾隆戊子歲。蘇州沈塵緣學博需。卒於婺源任。其太翁蘭谷明府。正宰四川郫縣。已七旬。家人隱其事。莫之告。及蘭谷以雙瞽告病歸。一日忽謂家人曰。頃間吾目忽明。

見婦兒袍服對我叩首。殆已死耶。家人乃以實告。

鬼阜隸

錫山北門外有眾安土地廟。鄰女年十七。頗有姿色。一日女入廟燒香。見泥塼阜隸而笑之。是夕似有人來求歡。似夢非夢。雞鳴而去。自是無夕不來。女知其鬼也。乃告父母。問其貌。女曰。似類某廟中右邊阜隸者。遂授以計。候鬼來時。以鼃墨塗其面。次早。睨之果然。其父乃持梃擊碎之。鬼不復至。余聞其事。笑曰。阜隸如此淫惡。為土地神者何在耶。

彭半壺

彭半壺。江西人。忘其名。游幕蜀中。善敕勒術。未弱冠。已入泮。食廩餼。有文名。既長。即棄舉子業。在龍虎山學法三年。遨遊天下。歷幕顯要。飲酒食肉如常人。彭不自言術。人亦不知其術也。有某宦者。官蜀中。太夫人年老。常卧病。見鬼物。一鬼以扇扇之。即背冷如冰。一鬼以火熨之。即身熱如火。百醫不效。彭適在座。聞其事。曰。此病既有魘。吾能治之。某甚喜。至晚於篋中取木劍一。小羊角簪二。披青布道袍。盥漱畢。焚香。朝北據案而坐。執筆書符。甫一點。疾呼天君名。焚符後。取羊角小簪三。擲三立。觀者驚。

駭彭在外方召將。而太夫人已親見鬼物。被神擒去矣。旋聞庭中如數千鴨足聲。逃避後園。彭一路追逐。至後園。默運片時曰。吾已放火箭三枝。恐鬼物復來也。次日見後園枯桑樹上。有三焦眼。高低不差累黍。太夫人病自此愈。後半壺忽道裝芒鞋竹杖。辭別故人曰。從此入山。不復與諸君相聚矣。問何往。笑不答。或留與飲。仍茹葷酒。不知所終。

鬼婚

有洞庭漁人蔣姓者。其妻死。所遺一子。年四五齡。無人照應。時適有漁船吳氏新喪其夫。生女亦四五齡。於是媒人為之說合。竟再醮於蔣姓。蔣婚未一月。病甚。忽見吳氏故夫鬼來索命。甚急。且大哭曰。吾與汝無仇。何得占我妻。又占我女。決不汝貸也。蓋兩家子女長成。又欲為婚姻。已有成說矣。蔣大懼。乃答鬼曰。吾故妻某氏與君妻年相若。亦與君為妻可乎。鬼大喜。跳躍而去。乃寫婚書一紙。與楮鏹同焚之。不數日而愈。以後寂然。按張華博物志。任昉述異記。俱載有鬼神婚嫁之事。即近代五勝郎君。又其最可異者也。

淨眼

揚州羅兩峯。自言淨眼。能見鬼物。不獨夜間。每日惟午時絕蹟。餘時皆有鬼。或隱躍於街市之中。或雜處於叢人之內。千態萬狀。不可枚舉。畫有鬼趣圖。卷中朝士大夫。皆有題詠。真奇筆也。乾隆壬子歲。余遊京師。晤兩峯。輒喜聽其說鬼。言在玉河橋翰林院衙門旁。見金甲神二。長丈餘。焦山松寥閣前。見一鬼長三四尺。徧身綠色。眼中出血。口中吐火。或曰此江魑也。一日有友人留夜宴。推窗出溺。一鬼倉卒難避。影隨溺穿。狀殊可憐。又松江湖中丞寶璣亦淨眼。嘗清晨見屬員。有兩鬼在前。橫坐於窗檻中。丞呼止之。以告此員。聞者莫不驚駭。而中丞怡笑自若。

吳蔗鄉名鳴捷。安徽歙縣人。嘉慶辛酉科進士。出為陝西咸陽令。能白日見鬼。每日所見者以數萬計。似鬼多於人。一日見有兩鬼爭道。適一醉漢踉蹌而來。一鬼避不及。身為粉碎。一鬼拍手大笑。傾之。又有一人來碰笑者。碎裂如前。碎鬼亦拍手大笑。看此兩鬼情狀最妙。蔗鄉親自言之。

關聖顯靈

嘉慶元年。白蓮教匪據楚北之當陽。我軍急攻。其利用礮總督畢公正。檄軍中立時督鑄。有一人詣營門。言荊州右衛署後廢地中有之。雖立時鼓鑄所不及也。其人忽

不見如言掘之果得大礮十三位過山鳥二十七小礮九位大小鐵彈子無數咸以爲關聖顯靈云

鬼差救人

蘇州王府基相傳爲明初張士誠故宮今橋道廢址猶在有旱河一條天雨積水天晴則涸一夕有醉人從此經過被鬼迷惑下水水甚淺不得死忽見持燈者從南來大聲曰爾被鬼迷耶隨吾燈走醉人隨之但見燈上有長洲縣正堂五字意此人是衙門中人也行至元妙觀前宮巷見持燈者從一家門隙中隱然而入時醉人方醒叩之門閉甚固少頃有人開門哭曰吾兒死矣乃知持燈者爲鬼差耳

鬼燒天

余寓居釣渚者十二年釣渚之水東接華蕩西連家菱宛山諸蕩水中蘆荻甚多每於春初黑夜西風颯然見水灘上燈光閃爍須臾數千百燈又并爲一燈天爲之紅士人見之者號曰鬼燒天聞之故老云順治間天下初定此地賊盜甚多羊夫有席宗王者練鄉兵拒之焚燒盜艘數千隻於家菱白米諸蕩民賴以安此燈之異或尚有陰魂未散耶

陣亡鬼

乾隆五十三年。臺灣既平。所有杭州。京口。江南各處駐防兵丁。出師陣亡者。例將解髮解回原籍。照例撫恤。其解官是閩縣五虎門巡檢韓興祖也。行至同安投宿。適客店窄小。巡檢官另住一店。其夜便有無數鬼物作鬧。有一解差膽甚壯。大呼曰。吾奉憲牌解汝等還家。因何抄鬧耶。有一鬼答曰。韓老爺不在此。吾等便說說話何妨。次日韓知之。不論水陸。總在一處住宿。安靜之至。先是軍需局設在廈門之天后宮前。臨大海。每至深更。聽海中鬼哭。似有百萬軍鼓之聲。夜夜如此。撤兵後。遂寂然。

大娘娘

余姪媳楊氏。于歸後。生一子一女。忽發狂。登牆上屋。如履平地。一夕作吳興口音云。大娘娘。我尋你三十年。乃在此地耶。婢嫗駭之。因問尊神從何處來。有冤孽否。答曰。我本某家妾。主人死。我方懷孕。而大娘娘必欲以內姪為後。及分娩。是男也。大娘娘伴喜。不意於三朝洗浴時。竟將繡花針插入小兒臍中。啼哭死。我亦自經。已告之城隍神。不日來捉汝矣。言訖。乃大笑。不數日。狂益甚。伏地號呼。若用刑者。然未幾死。論者云。如此案情。極應早報。乃隔三十餘年耶。於以知冥司亦廢弛公事也。

喚鴛鴦

錫山有司馬問渠者喜吟詠。館蘇城華陽橋顧氏最久。死後降乩。適顧氏有人在乩前。問家中休咎。乩云。兄弟睽違同燕雁。君臣遇合喚鴛鴦。不解其語。是年顧氏侍護名翔雲者。北闈中式。首題君君臣臣四字。從弟秋湄得信。即遣婢至侍護夫人處報喜。婢名鴛鴦。斯已奇矣。後侍護兄春甫。常客河南。不得聚首。如燕雁之代飛。更奇。

嫖鬼

福建南臺閩安口。多妓船。妓名珠娘。又名蹀躞婆。以其赤腳不裹足也。每與嫖客宴飲。正嬉笑間。忽有一妓欠伸者。便神色如迷。不省人事。即入卧榻。自解褻衣。若有人來淫之者。客知之。必遠避。移時而醒。問其故。曰。此水魑弄人也。或曰。是善嫖之鬼也。

無常鬼

烏程江某。以翰林改官。任直隸青縣知縣。適發賑。從中節省。得七八萬金。恐上官督過之。乃告病歸。初至家。即見一巨鬼。長數丈。青面高鼻。紅眼著白衣。手持鐵鎗。若欲殺之者。江大懼。急呼家人。忽不見。既而有謠言抄其家。江愈恐。遂將所有盡埋之。人無知者。未幾忽中風疾。不能言語。兩手足皆跣。終日卧榻上。如醉如癡而已。自此室

中鬼日益多。厥狀猙獰。五色俱備。作鬧無虛日。江既死。家中亦顛倒。祇剩一孫。由是遷居。屋售他姓。嗚呼。財之作祟。固如是邪。

還我鬚鬚

虞山歸氏有小婢名金杏者。隨主母往祖師廟上長禱。見前殿有塑像。鬚甚長。金杏戲挽其鬚。隨手脫去。歸而病。忽發狂作。嚙語云。還我鬚鬚。不絕於口。莫解其言。適與夫來。知其事。主母許以重裝。病乃愈。

鬼說話

齊梅麓先生名彥槐。中嘉慶十四年進士。以翰林改官。出宰吾邑。自言少時同兩三友人遊後園。看梅花。有表叔某者。沒數年矣。忽於梅樹下見之。遂執手痛哭。談論家事。移時而去。同遊者絕不知也。時日將暮。友人相呼欲返。遍尋不見。及點燈招之。先生從梅樹下應聲而出。並無他異。不一年。其表叔家事大變。蓋冥中亦逆料之也。

買乳

瀆川有周某。五十無子。因娶妾。越數年。始得男。喜甚。惟妾體弱。竟乏乳。因僱乳姬哺之。一日。妾忽作嚙語云。我在冥司。費多少錢。買一孫。汝產薄。乃不自乳。而僱他人耶。

某審知其為故父語也。因以妾之乳對。復言曰。此易事。我仍向冥中買乳來。明日可速遣乳姬去。且命多焚楮錢。次日妾醒。兩乳湧出。遂自乳之。遣姬去。

神洲廟

虞山有神洲廟。不知始於何時。其神為女像。端嚴美麗。凡婦人求子者。輒禱焉。嘉慶乙卯歲。有諸生錢雲驤者。偕二友人讀書其中。錢素狂。適夏月暑甚。謀移神像而置卧榻於殿上。一友頷之。一友止之。聞於廟僧。僧亦曰。神最靈。不可也。錢笑曰。吾視神美。若果靈。當現形與我同宿。遂上殿抱之出。而移其榻。是夕錢驟病。家人知之。迎以歸。病益劇。不數日遂死。其一友頷之者。亦染外症。幾半年而止之者。則無恙也。

逆子冥殛

吳門沈某。居葑溪。家本小康。其叔擁厚貲。無子。死。遂立某為嗣。某素無賴。不善事嗣母。又日事嫖賭。不顧家。及母卒。草草殯殮。停棺不葬者。至十餘年。并歲時祭祀亦忘之矣。一夕鬼嘯。某秉燭出。忽見其叔父母以槌擊之。某大呼逃避。復來擊。立時死。家貲蕩然。

吾邑諸生有鄭宗臣者。生一子。年纔十五六。習為不善。宗臣惡之。子亦苦父之拘束。

也乃取墨匣為小棺。搜泥像置棺中。題曰清故邑庠生鄭宗臣之柩。埋於庭前。其僕見而諫之。不聽。埋甫畢。兩足忽騰踴。痛哭不已。一彈指間。氣遂絕。天之誅惡。未有若是之速者也。

討債鬼

常州某學究者。以蒙館為生。有子纔三歲。婦忽死。家無他人。乃攜其子於館舍中哺之。至四五歲。即教以識字讀書。年十五六。四書五經俱熟。亦可為蒙師矣。每年父子館穀合四五十金。稍有蓄積。乃為子聯姻。正欲行聘。忽大病垂死。乃呼其父之名。父駭然曰。某在斯。汝欲何為。病者曰。爾前生與我合夥。負我二百餘金。某事除若干。某事除若干。今尚應找五千三百文。急急還我。我即去矣。言訖而死。余每見人家有將祖父之業。嫖賭喫著。不數年而蕩然者。豈亦討債鬼耶。

鬼物憑臨

大凡人之生死。或有恩德。或由冤孽。皆有鬼物憑臨其間。不憑臨不死也。如水火刀繩。鬪毆跌撲。以及虎傷蛇噬。墮馬坍牆之類。雖是定數。亦由其人之冤孽使然。人不能主也。揚州鈔關對河。有何姓者。開豆腐店。頗積資財。年二十五六。忽喪其偶。有鄰

婦新寡年相若。遂與通約為夫婦。婦將所蓄五六百金盡以畀何。未幾何聽媒妁言。別娶他姓女。婦聞之。憂鬱成疾。然不敢告人也。及病將死。始呻吟語其所親曰。吾昨控城隍神。與何質訊。彼已定腰斬矣。言訖而絕。是年冬。江南北苦寒。風雪時作。黃淮俱凍。不解者至二十餘日。何偶欲入城過渡。失腳落水。適有尋丈大冰。隨流而下。觸其腰。斬為兩截。觀者如雲。莫不駭異。嘉慶十四年事也。又廿三年四月。蘇州承天寺前。有老嫗年五十許。忽思遊虎邱。日日自念曰。吾能一到虎邱。死無恨矣。其夫笑曰。虎邱不在天上。行即至耳。遂命一童隨之。出閭門。未逾時。已到千人石上。仰見樓閣巍巍。喜形於色。遂拾級登五十三參。至天王殿下。癡立不動。忽聞梁上訇然一聲。殿傾矣。此嫗壓為齏粉。而童子無恙也。觀此二事。豈非有鬼物憑臨者耶。

王大王二

江陰有殷某者。中乾隆癸丑進士。官湖南同知。嘉慶初年。教匪滋事。殷同在軍營佐理。有兵卒王大王二者。為教匪所拔害。殷未分曲直。竟殺之以為功。後丁艱服闋。補順天府治中。忽發疾。嘗持刀欲殺王大王二。日日作鬧。家人輩恐傷人。以錫刀換去鐵者。殷忽將窗櫺亂斫。皆為之斷。卒狂死。

三善

吳門顧杏川太史元愷。於嘉慶十八年秋。從金陵鄉試歸。過京口。偶感冒寒熱大作。忽作嚔語云。有北固山神。偕鎮江府城隍。丹徒縣城隍。俱來迎。且賀曰。君今科必魁榜。君祖父有三善。上帝皆紀錄之矣。顧不信。遂同往文昌宮查訪云云。及歸家。病旋愈。是科果中式。

祭品用熱

邵北崖桃渚隨筆。載松江某氏請乩仙。有近鄰陸成衣亦降乩曰。我為某家土地。受其香火甚安。但祭品皆生冷。不可饗。乞寄言某家。為我具熱者。如其言。以告鄰某。越數日。乩復降曰。前日我一言。累其家多費。幸為我再告之。以後祀我。不拘葷素。但求熱者可也。大凡祭祀之品。需用熱者。余亦嘗持此論。考古之鼎彝。皆有蓋。俱祭器也。其法先將犧牲菜羹貯其中。而以蓋覆之。取火熬熱。上祭時。始揭蓋。若今之煖鍋。然所謂歆此馨香也。若祭品各色俱冷。安謂之馨香耶。余家凡冬日祭祀。必用煖鍋。即古鼎彝之意。以此法用之。掃墓尤宜。敢告世人共知之。此理之易明者。

兩指

太倉王氏一樓素有鬼人不敢居。諸生陸某館於其家。獨不信。竟移榻。中夜見二鬼。徙倚漸近。一鬼曰。樓有貴人。一鬼曰。什麼貴人。伸其兩指曰。不過此耳。陸心喜。以為必登兩榜。及年六十餘。以歲貢鄉試。中副榜。蓋兩貢生云。

倒划船

虞山風俗。以三月二十日興龍舟。余見有划船老爺者。一敲口船。載一木像。以舳倒行。紗帽袍笏。鬚鬢有鬚。邑中無賴子弟。以儀仗擁護。奉若神明。旌旗滿船。雜以鼓吹。其船有南划船。北划船之目。南划船相傳是前明錢御史繡峯家園中採蓮船也。不知何人取以出城。奉張睢陽手下將官南霽雲像以實之。故牌額上稱南府。後北城無賴羨慕之。亦照樣打一船。稱曰北府。俚鄙可笑。一至於此。然其所謂南府。北府者。皆無廟祀。借民房為居。言神愛其家居。住其家必發大財。每家居一月。亦有居十日者。又遷別家。輪流旋轉。香燭盈庭。宛如祠廟。謂之落社。雖邑中士大夫。亦不以為怪也。龍舟一出。兩船隨之。民船皆讓。男女老少。雖坐舟中。咸起立。屏息無譁。極其誠敬。道光五年。萍鄉劉君元齡。字房伯。即金門侍郎子來署昭文縣事。以其在聖宮前落社。竟敢乘轎放炮。以為大不敬。遂燒其船。碎其像。一方稱快焉。

陳三姑娘

青浦金澤鎮有淫祠曰陳三姑娘者有塑像附東嶽行宮每年逢三月廿八九月初九遠近數百里內男女雜遰絡繹而至者以數萬計燈花香燭晝夜不絕鄉中婦女皆裝束陪侍女神以祈福祐或有疾病者巫輒言觸犯三姑必須虔禱於是愚夫愚婦亟具三牲到廟求免廟僧拒門不納索費無已亦看其家之貧富富者至少三十番然後延入以為利藪地方上有庠生楊姓者為廟中護法與僧朋比剖分相傳禱祝時必檢擇美少年入廟哀求尤為響應真可笑也三姑娘者云是吳江之蘆墟人居三白蕩邊年十六七美麗自命有桑間濮上之行其父覺之遂沉諸湖後為祟由來已久道光六年十一月余友徐君既若為青浦少府先有孝廉倪皋者稟於臬憲奉文禁止又有徐某與楊姓爭利互控松江府歷年未審既若抵任後聞此言之鑿鑿乃奮然親往廟中果有其事遂鎖拿三姑娘下船其像盛粧纖足體態宛然觀者數千人咸以為不可褻瀆神明叩求寬免恐觸禍也乃載歸置縣堂下縱火焚之其訟遂結民之愚惑如此其後聞東嶽廟左近有鄉婦半夜忽然謔語自言為三姑神欲求一舟送其渡河遠徙其夫少遲則三姑神大哭曰天既明恐不及矣此亦氣數

也言訖寂然。即徐少府鎖拿之日也。

王老相公桑三姐

又常熟鄉民。每有疾病。輒禱王老相公及桑三姐。相傳老相公者。係本地人。一生好酒。乘醉投河。一靈未泯。因而為祟。禱者先備餚饌醇酒。置病人榻前。使兩鄉愚作陪。酒三行。漸移席出門外。且至近水河濱。預僱一舟。又移席置舟上。即解纜。搖到大河空濶處。陪者忽詭相怒。大罵攘臂。遂將席上所有餘酒殘餚。盡棄河中。以為送老相公去矣。桑三姐者。亦本地人。生時頗美。偶與和尚一笑。彼此直出無心。其父疑之。遂將三姐捆束投諸水中。和尚聞有此事。亦投河以明心迹。一靈未泯。亦為祟鄉閭。至刻畫像。俗稱為佛馬是也。病者亦禱之。此三事相類。皆狄梁公之所謂淫祠當禁也。

人而鬼

有傭工李姓者。自言在嘉定東鄉。為人挑棉花入市。其時有四更餘。霜風颯然。聞荒塚中隱隱哭聲。迤邐漸近。見一女鬼。紅衣白裙。披髮垢面。李挺立不懼。遂將所挑之杖毆之。鬼隨墮地。號呼視之。則人也。蓋慣以此法奪人財物者。李罵曰。汝欲嚇人耶。吾破汝法矣。嗚呼。人而鬼。獨是人也哉。

履園叢話卷十六

精怪

清 勾吳錢泳梅溪輯

鼠食仙草

吾鄉九里橋華氏家有樓。扁鑰已久。除夕之夜。忽聞樓上有鼓吹聲。異之。家人于牆隙中偷窺。有小人數百。長不盈尺。若嫁娶狀。備禮前導。奩具俱備。旁有觀者曰。明日嘉禮當更盛也。主人頗不信。至次日夜。乃親視之。聽鼓吹復作。花光燈綵。照耀滿樓。有數十人。擁一鸞輿。而新人在輿中哭。作嗚嗚聲。後有老人坐兜轎。掩涕而送之。女從如雲。俱出壁間去。主人大駭。自是每夜于隙間探之。不半月。聞呱呱聲。生子矣。又數日。所生子就塾矣。其師纖長。烏喙。白鬚飄然。向坐兜轎。老人手攜童子出拜師。授以中庸章句。歷歷如人間。里中有聞之者。疑信參半。一日有道人過其門。曰。君家有妖氣。當為驅除之。但須以犧牲穀食酬神。始能去也。主人強諾之。道人仗劍作法。噓氣成雲。旋繞空際。即有金甲朱冠者。視前。領道人指示梁柱而退。少頃。空中擲小人數十。道人飛劍叱之。須臾皆死。盛以竹筐。幾盈石。許道人曰。我遠來不敢言勞。惟驚擾諸神。酬之宜速也。言訖而去。主人自念曰。除妖正也。因妖而索食。是亦妖也。遂不

酬神。忽聞梁間疾呼曰。汝輩強項若此。吾為施神術而求一飽不可得。吾曹日繁。將奈我何。乃知所謂道人者。即掩涕送女之老人。金甲神者。亦即烏喙白鬚之蒙師也。而竹筐所盛之小人一石許。亦無有矣。因此穿堂穴壁。齧橐啣穢箱。無完衣。遺矢淋漓。作鬧無虛日。主人不得已。急往江西。訴張真人。真人禱之壇。乃曰。此羣鼠悞食仙草。變幻為祟也。乃書符數紙。主人歸。懸諸樓上。復以小符用桃木鍼鍼其穴。遂寂然。越數日。穢氣大作。啟樓視之。見腐鼠千餘頭。中有二白毛長尺許者。似即向之作法者也。此。前明萬曆末年事。按今邑中風俗。歲朝之夜。皆早卧。不上燈。誑小兒曰。聽老鼠做親。即以此也。

張氏怪

吾邑有諸生張熙伯。喜談術數。多讀志怪之書。忽聞梁間有呼相公者。始聞其聲。繼見其形。形無常。或作偉丈夫。或作十一二歲童子。或作女鬟。舉家見之一日。熙伯子晨起讀書。怪挾書亦爭誦。貌如一。熙伯莫能辨。子衣肩有綻處。驗之亦同。無何。怪笑簷隙間。熙伯子仰窺其巢。几榻悉具。怪僅長寸許。踞几朗誦。乃金正希橐也。適客至。熙伯方咨嗟。無以為饌。怪云。吾當為相公致之。旋有酒一壺。佳餚四五品。墮於桌上。

賓主啖之極歡。熙伯故貧士。無錢糴米。忽有錢數百。置案頭。怪亦談人禍福。無不中者。有客來熙伯家。作歇後語云。君家索隱行尚在耶。怪應聲云。子不語固在也。如是者年餘。適張真人過邑境。邑令吳澹元為言於真人。真人遣法官至。怪寂然。法官出旋。又至。熙伯浼令公再懇。真人曰。怪自外來者易去。自心發者難除。然吾終當有以治之。可移檄城隍。怪當自去。比暮。怪言于熙伯曰。吾即去。但須遲我三日。即收拾筐箱。器皿衣履什物。至於醯鹽食具。莫不捆載而去。越數日復還曰。大江以北。烽煙甚熾。吾未有備。將鳩工而飭材焉。惟重驚動相公起居。有足愧耳。即召函人。矢人造作干戈器械。鍛鍊刮磨。錚錚有聲。數日而畢。乃集數百人。甲冑而馳。耀武庭中。庭不甚廣。而縱橫馳驟。五花八門。宛如教場演習兵弁也。一呼擁而去。此明季事。

朱方旦

湖廣人朱方旦。鰥居好道。偶于收舊店。買得銅佛一尊。衣冠如內官狀。朱虔奉之。朝夕禮拜者三年。忽有一道人化緣。其形宛如佛像。朱心異之。延之坐。因問此佛何名。道人曰。此斗姥宮尊者。談論投機。道人問朱曾娶否。曰未也。道人曰。某有一女。年已及笄。願與君結絲蘿可乎。朱大喜。請同行。俄至一處。門庭清雅。竹石瀟灑。迥非凡境。

少頃有女出見。芳姿豔雅。奕奕動人。道人曰。老夫將倚以終身。君無辭焉。朱曰。諾。遂涓吉合卺。伉儷情篤。日用薪水。不求而自足。居無何。女曰。此間荒野。不足棲遲。聞京師為天下大都會。與君居之。始可稍伸驥足。道人力阻不從。嘆曰。此數也。遂別而行。朱與女既入都。賃居大廈。廣收生徒。傳法修道。出其門者以千百計。時京師久旱。天師祈雨。無有效也。女從朱出。教以法呪。暗中助力。朱甫登壇。而黑雲起于東南。須臾甘霖大沛。有司上聞。聖祖因召見。賞賜甚厚。儼然與天師抗衡。天師不得已。心妬之。乃佯與之親昵。以探其為何人。而女不知也。如是者一年。女忽謂朱曰。妾有一衣。懇天師用印。諒無不允。朱如命。遂求之。天師心疑。與法官商。此衣必有他故。不可驟印。姑以火炙之。竟化一狐皮。女已早知。遂向朱大哭曰。妾與君緣盡矣。妾非人。乃狐也。將衣求印。原冀升天。詎意被其一火。原形已露。骨肉僅存。死期將至。即君亦禍不旋踵矣。彼此大慟。遂不見。其日天師已奏進下。旨將朱方旦正法。先是雲間王侍御鴻緒劾朱妖言惑衆。至是上嘉之。擢官至大司寇。

石妖

華子旦者。吾邑人。居嚴家池北。暑月。每偕友乘涼于學宮前石闌上。一夕月色甚明。

黃昏人靜。欲喫煙。思覓火不得。獨步入學宮。見小門半啟。有女郎露半身。絕色也。見華凝盼。與之火。良久掩扉入。華心蕩歸。卧書館。思之不置。忽聞叩門聲。啟視之。即所見女郎也。自言是學宮家人女。見君留情。故脫身至此。幸無漏洩。華喜甚。遂同枕席。繼繼其篤。至天明而去。自是無夕不至。家人或窺見之。親友亦知其事者。咸謂學宮家人並無此女。恐為妖所魅。華以詰女。女曰。吾實仙也。與子有緣。幸勿疑。嘗偕華詣其所居。幽房曲徑。實異人間。又扶華遍遊天下諸名勝。悉記其聯額。筆之書。然華體日羸。困不能支。心亦疑為妖。而遠之無計。一友教以銀硃塗其額。如其言。女不覺也。試踪蹟于學宮。見碑趺石龜首有硃焉。乃具呈於官。集眾碎其首。中有小圓石。堅如鐵。斧不能傷。火不能焚也。乃舉而投諸湖。絕蹟者旬餘。一夕女復至。衣袂皆濕。曰。吾固無恙。但來路稍遠。今住此不復返矣。自是常居其家。日中亦不避。女工精絕。華妻怒甚。及見之。反轉怒為喜。不知其所以然。至明年春二月。惠山神誕賽會甚盛。且聞張真人將過境。華匍匐行至南郭。憊甚。憩驛前石上。見一道人丰神特異。謂華曰。子訪真人無為也。華曰。子能治妖乎。道人曰。易耳。華遂跪求。道人出二符曰。一粘于房門。一粘于卧榻。吾今有事。期中秋為子除之。華曰。吾憊甚。不能歸。奈何。道人偕至道。

旁酒肆中。取酒一盃。書符其中。令華飲之。華故能飲。持盃覺重甚。飲不能盡。道人取盃盡之。曰。子緣淺。可惜也。道人徑去。而華覺足有力。歸如誠。粘符女至門。不能入。越窗而進。至卧榻。不能上。惟抱牀足痛哭而已。歷數往日恩情。曰。奈何遽絕我。華寂不為動。自後女雖居其家。不能近矣。至中秋夕。華方夜飲。耳中忽聞呼華子旦名。知道人至。尋聲至後園。見道人背劍繫胡蘆。立月下。出一符。令華偕其妻縛妖。聞妖曰。吾至此復何言。但祈置我于暗處。乃出擲于牆邊。見道人杖劍指妖。有氣一條。如白練。遶劍而上。插于胡蘆內。遂不見。後張真人過錫山。索其符觀之。曰。此呂祖親筆篆也。後子旦年至八十餘而歿。康熙初年事。

憶余于嘉慶二十一年秋。偶拜無錫校官郭晴川先生。於明倫堂後。見一美婢。年可十六七。手抱嬰孩。舉止閑雅。衣妝亦華麗。絕俗。意謂是門斗之女。余時正欲買妾。使人訪之。僉云。並無其人。異哉。或此怪尚在學舍中耶。

小三娘

湖廣麻陽縣方壽山中。有女妖。白晝現形。空中行語。自稱小三娘。為民厲。民懼。多遷徙避之。縣令設醮禳之。不去。時蘇州蔣敬夫名壽。官辰州知府。手草檄文。率役數十人。操一豚蹄。一盃酒。親履其地。詢妖所在。土人曰。山陰有一洞。時聞異聲。窺者輒暴

死人莫敢近。蔣曰：居官不避難，遇難而死，無所悔也。況吾為聖天子命吏，為忠臣孝子之裔，雖有妖足以制之，吏胥相顧驚愕。紳士再三勸阻，蔣曰：諸君豈不知韓昌黎之驅鱷魚乎？諸君視吾為何如人？而虞吾不能步昌黎後塵乎？即至其處，吏胥勉強相從，洞口極狹，投以豚酒，焚檄呪之。俄頃洞中黑風旋起，草木皆鳴。蔣曰：妖能作祟，現形我前，我坐此待之。良久無所見，率衆歸。路旁見繡鞋一雙，皆曰：是矣，妖所履也。蔣曰：妖已遁，民可無恐矣。此康熙六十一年事。

石虎

蔣光祿公塋在婁門外壩基橋。康熙四十年間，有墳之鄰近一養媳買麵過蔣墳，稍佇立，倏失去，覓之不得，歸而告其姑。姑怒，疑其誑也，罵之。養媳哭泣，至蔣墳向天拜禱，回視兩旁石獸，有石虎口吐麵一縷，因拉姑觀之，怒始息。是夕，有人見塋前神燈照耀，逾時滅，明日視之，虎已缺其口，後不復怪矣。

寄橐致富

吳門有其行賈虧本，抑鬱無寧。一日有老翁來寄橐甚重，一去年餘，並無蹤跡。因發之，盡黃白物也，暫取運用，致貲鉅萬。越數年，翁忽至，詢知其故，如數還之。翁笑曰：我

欲此物何為我實仙也。汝命應富。但須祀我一室。每晨以火酒一盃。雞子十枚。供我座前。便足矣。如其言。如此者數十年。後其子孫不甚信。祀奉稍怠。遂屢患火災。不十年而大敗。

龜崇

嘉定外岡鎮錢又任。途遇人攜一小龜。背穹窿如塔。詫而市之。畜諸甕中。或取置之地。龜亦時行時止。不背人。亦不行他處。鄰人吳鼎之妻。頗有姿色。嘗坐檐下績。以口擘麻。亂者即吐棄之。龜時至。食其吐餘。未匝月。吳妻忽見一客。衣黑衣。軒然而來。方趨避間。客笑入。抱吳妻。宛如夢寐。遂為淫褻。自是無夜不來。婦日就尪瘠。詰其由。乃知龜之為崇也。遂殺龜。婦忽大呼曰。是不可饒也。氣頓絕矣。無何而鼎亦亡。

蛇妻

湖州歸安縣菱湖鎮某姓者。以賣碗為業。納一妻甚美。而持家勤儉。異於常人。一日謂其夫曰。我見子作此生涯。飢寒如舊。非計也。子如信吾言。自有利益。其夫聽之。遂棄舊業。買賣負販。一如妻言。不及十年。遂至大富。生二子。俱聰慧。延師上學。惟每年端午輒病。而拒人入房。其夫不覺也。長子方九歲。偶至母所。見大青蛇蟠結于牀。遂

驚叫反走。回視則母也。因告於師。師故村學究。以禍福之說聳動其夫。妻已知之。遂謾罵曰。吾家家事。何與先生。是夕忽不見。乾隆初年事。

妖人

吳門有素封某。以貲為郎人。亦恂恂儒雅。居城東。偶于井中見黑氣。召巫視之。曰。此冤孽也。須令道士牒往酆都。如其言。而黑氣滅。後三年。氣又從井中出。繚繞屋宇。巫曰。孽已深。須再牒。又從之。而滅。復三年。氣再見。巫曰。孽不可逭矣。須以某道士來收治之。某道士者。善符水。精勅勒術。重幣延請。始至。云。法事須百金。三日可滅。但需先付其半。從之。第一夕。道士誦咒持燈。黑影繞燈旁。第二夕。黑影入燈內。道士云。明日須付清百金。妖始滅。不從。僅付二十金。曰。且俟妖滅。始清付。道士怒。碎燈而去。但見黑影滿帳。鬼聲啾啾。而病者卒矣。或曰。道士善隱形術。能召鬼。妖皆由道士所遣也。聞此道士每夜宿。必獨居一室。有鑿壁窺之者。見有兩女子侍寢。想能攝生魂與之。狎真妖人也。

黃相公

余舊居金匱秦伯卿之西莊橋。東北半里許。有村名新宅者。邵氏世居。其旁舍有倪

姓為木匠。娶一妻。頗有姿。一日忽微笑曰。黃相公來了。遂入卧房。自此每一月。輒來五六次。其夫無如何也。有一夕。其夫忽見有白面書生從內出。急將大斧刃之人。隨墮地視之。一大黃鼠也。自後寂然。

蜥蜴精

閩門葉廣翁。精于昆曲。有納書楹曲譜行世。其族子某。年少能文。頗好狹邪。一日獨坐書室中。有女來奔。頭挽雙髻。曰。西鄰某家女也。遂與同寢。膚柔滑如凝脂。生竊自喜。惟此女每來。茵褥上必有白光一團。如泥銀者。莫解其故。越數月。生得疾。以瘵死。或謂此蜥蜴精也。

桃妖

嘉定外岡鎮徐朝元家。舊有桃花一株。其妹方笄。甚美。常曝衣於樹上。一日忽見美男子立於旁。調笑者久之。遂通衽席。女益嬌豔。而神氣恍惚。家人密覘之。疑桃為妖。鋸之。血蹟淋漓。妖遂滅。而女亦尋斃。

狐老先生

山東兗州府城樓上。相傳有狐仙。好事者欲見之。必先書一札焚化。并小備餚饌。至

期而待。夜半必至。稱之曰狐老先生。其人著布衣冠。言貌動作。絕似村學究。問其年。曰三百歲矣。于天地古今一切語言文字。無所不曉。獨未來之事不言。人有見者。因詰之曰。貴族甚夥。傳聞異詞。每見有以淫穢害人者。何耶。先生嘆曰。是何言歟。世間有君子小人之分。吾族亦然。其所以淫穢害人者。不過如人間娼妓之流。以誘人財帛。作謀生計耳。安得謂之人乎。又詰之曰。然則君子所作何事。曰。一修身。二拜月。如是而已。聞者為之聳然。

天狗

蘇州宋文恪公墓在沙河口。乾隆中有墳旁老嫗陸姓。月下見一物如狗者。從空而下。躍水中。攫魚食之。如是者旬餘。不解其故。一日守墓者遙見華表上。少一天狗。過數日。天狗如舊。或疑此物為怪。擊碎之。

男女二怪

膠山鄉上舍里之東南。地名熯焦洞。有村民夫婦俱年少。婦微有姿色。乾隆戊午三月。婦偶于門首佇立。見一美男子。俊服麗容。過其居。彼此流盼。至夜適夫他出。月甚明。忽有人排闥入。即日間所見之美男子也。擁婦同寢。極歡。自是每夜必至。夫不之

覺也未幾其夫亦見一女子至其門美甚疑近村無此女迨夜將掩扉而女在室矣即與之登榻而妻亦不知厥後夫婦男女四人共卧彼此各有所私似若無見聞者然夫婦日漸羸瘦心知為怪而莫由窮其源里中父老聞之乃言村南數百步有古墓墓有老獾或日久為妖耳探之墓果有大穴集眾掘之迫以火繼灌以石灰水訖無所見而怪終不去有道士葉某習驅妖術乃延之設醮三日遂不復至

有聲如牛

先君十餘歲時常侍先祖母顧太孺人寢于貽燕堂之北廂一夕聞堂中有聲如牛猛厲欲絕急召家人持燈燭之一無所見惟半窗殘月而已其明年春先祖紹美公忽發疾疾越五年而終不識何怪

管庫狐仙

乾隆丙午四月杭州錢塘門外有狐仙二女作形借寓人家言語似北直隸人其長者年貌不過十七八少者垂髫僅十一二惟十餘歲童子能見之每日索清水一盃茶二盞置几上日午後倩童子借書看手不釋卷看畢即令童子還之有人以金瓶梅與看者女略一翻閱微笑曰此宣淫之書不足觀即擲地下有老諸生王姓者博

學善考據。攜一童子欲謁之。女適他往。王悵然返。及出門。童子隨指空云。女回矣。於是復入。女指座云。先生請坐。王望空而言曰。吾聞汝等有三十六種。汝何產也。女曰。西山派。王曰。然則汝何不居燕趙之間。女曰。自乾隆二十七年二月。聖駕南巡。吾等護蹕而來。王曰。何不護蹕而返。女曰。上帝使吾等看守藩庫。王曰。既如此。不居藩庫何也。女曰。本居藩庫。今已滿期。將欲歸故鄉耳。王又曰。聞汝喜於看書。所看何書。女笑曰。老書。歎。凡世上所有之書。皆可觀也。王曰。何書最妙。女曰。易經。王曰。自漢至今。注易者不一其人。如漢之施孟梁邱。京氏費氏。焦氏全注。汝能盡見之乎。且何者為優。何者為劣乎。女又笑曰。此不過講名物象數。讖緯之說而已。精義不在是也。坐話移時。滔滔不窮。然女所答問諸言。皆因童子傳話。王無所聞也。越數日。忽去。酬房主人以庫銀五兩。

鼈精

世傳盲詞中有白蛇傳。雖婦人女子皆知之。能津津樂道者。而不知此種事。世間竟有之。乾隆戊申七月。有幕友某君者。吳郡人。其女嫁同城某氏。吳門俗例。新嫁娘每過端陽節。輒歸寧銷夏。輿從而歸。其女忽在輿中大叫一聲。急急至家。氣已絕矣。舉

家驚惶不知其故。一日夜方醒。問之女云。昨在輿中。見黑衣人揭轎簾。遂為持去。至石湖中。旋有數十人來。似搶奪者。黑衣人亦率其從者數十人拒之。大戰良久。忽聞空中語云。光天化日中。汝等敢如此播弄人耶。不知是何神也。但見兩造人皆變原形。俯伏請命而已。黑衣人乃鼈精。從者則蝦蟹魚蚌之屬。而與之奪者。則為猴。為蝴蝶。為蝦蟆。水難也。又聞空中語云。速送還。居有頃。但聞水聲風聲。兩耳轟然。已抵家中矣。實似一夢也。女既醒。無他疾苦。醫者來視。亦不服藥。以為無事矣。越三日。黑衣者復至。自此作鬧無虛日。言其夫家在石湖中。悞食其子。報仇而來。欲娶為婦。有蝦精者。亦佐鼈精為祟。鼈精至。女則縮頸而行。蝦精至。女則曲躬而坐。許其食。則食量兼人。不許其食。則滴水不能飲。因延圓妙觀道士。結壇設醮事。或將易經扎其額。或持寶刀覆其頸。百計千方。總無有效。一日諸精怪私相語曰。吾等在此無所畏。不過難過京口耳。女聞。告其父某。忽生一計。買大舟。攜其女將至揚州過年。一面遣人詣江西張真人告狀。詎舟至丹陽。鼈精怒。謂其女曰。汝輩欲我過江耶。今日便殺汝。言未訖。女忽瞑。不得已仍還家。時已十二月廿八日矣。至次年二月十日。張真人遣法官至。先一夕。諸精怪告黑衣人曰。聞明日有江西道士來。吾等先去矣。黑衣人笑曰。

江西道士奈我何耶。至次日。黑衣人亦去。怪遂絕。

猪首人身

甘肅張佩青先生。乾隆辛丑進士。官至翰林學士。未第時。同其友人王元堂。攜二僕。俱在蘭州皋蘭書院肄業。路經猪嘴鎮。是日適有大官過境。大小店住宿俱滿。惟西口一小鋪。尚有空房三間。云素有怪。不敢招人。張王兩公。不得已。將就借宿。至三更時。四人俱熟睡。忽訇然一聲。元堂先驚醒。見有一物。高七八尺許。猪首人身。藍毛垢面。彳亍而來。一見大駭。恍如夢魘。佩青亦驚覺。大聲呼僕。皆不應。店主人聞之。亦驚起視之。一僕死矣。不知何怪也。後元堂僅舉於鄉。得大挑。為校官耳。此膚施張芥航河帥為余言之。

投井

吳門陶汝恭。曾受業於族兄嘯樓明經。嘉慶元年。年三十許。為鬼怪所惑。自投於井。賴家人救。撈得不死。問其故。據說是日垂晚。有素不識認之藍衣婦人。領至一處洞門。齊開燈彩。炫目甫入門。遂覺身在盪井。無他異也。自此如醉如癡者累年。遂狀其事於張真人。適真人有事來蘇。命其法官鄒姓者。結壇行符咒。一日夜。至次日之寅。

刻乃獲之。藏其怪於甕中。是早余自杭州回。鯨脰汝菰。言語如常時。家人咸喜曰。愈矣。其甕上有天雷火三字。符四條。貼於四遭。兒童不知。欲看其怪。作何狀。乃揭開。未半時。癡如故。越年餘。遂死。其家道亦蕭索矣。

狐報仇

嘉慶乙丑年。陝西甘泉縣。有高中秋者。素無賴。而美須鬚。身長八尺。嘗入山打獵。有狐數十頭。盡為所殺。剝其皮而食之。是年十二月。忽有二女子。從天而降。嬌美絕倫。自言瓊宮侍者。謂中秋曰。上帝使我侍君。君有九五之尊。願自愛也。中秋竊喜。而無相佐之人。即以是言告之。同邑武生王三槐。及本營參將旗牌官高珠。皆大喜。高遂以其女許中秋為正宮。而讓二女為妃嬪。二女者。能撒豆成兵。點石為金之法。試之果然。遂起意謀為不軌。中秋有傭工史滿。置者欲脇之以為將。史不允。一夕聞二高與王將割滿頭。祭旗起事。約有日矣。滿置急。星夜入城。擊鼓縣令知其事。一面飛稟上司。而以滿置為眼目。盡獲之。是時金陵方寶巖先生。為陝西巡撫。狀其事於朝。中秋等皆凌遲。惟兩女子杳無蹤跡。蓋狐報仇也。

高柏林

江陰高柏林者少無賴貌韶秀住廣福寺旁偶于佛前求終身得吉筮心竊喜私計他日得志當新是寺及長有某邑宰召為長隨頗寵任之呼曰小高宰治故衝繁差使絡繹一日有欽差過召小高付以千金令辦供應小高至驛中前站已到倉皇迎接忽失金憤極擬投水死忽有一老人救之曰汝命應發大財此非汝死所也自此供應鋪設一無所備欽差故廉吏一見大悅以為此人是幹僕即令跟隨嗣後勢益大凡關差鹽政皆任為紀綱不十年號稱數十萬至郡守監司皆與通蘭譜出入衙門延為上客後果重建廣福寺地方官仰體小高意亦為科派民間未免太過百姓譁然有作碑記一篇假官封直達撫軍者撫軍察其事乃據實奏聞有欽差訊辦先是小高感老人恩得不死乃塑像于家每晨必禮拜至是而泣跪像前尚求救我其夕家中聞馬喘聲明晨視塑像汗出如是者三夜忽聞事得輕辦矣或曰即此老人往託某公為緩頰小高實不知後聞老人乃狐也

樹神現形

陽湖洪大令飴孫為翰林編修洪稚存子中嘉慶戊午舉人選授湖南某縣知縣署中廳事舊有園池古木參天洪嫌其黑暗遂命伐之吏役不敢曰千年大樹素有神

不可伐也。洪不信，怒曰：「亟先芟樹枝。」明日再斷其根。是夜洪夢綠袍者數十人，皆折臂流血，訶洪曰：「汝家福祿盡矣，尚敢肆毒耶？」洪驚覺，晨起至廳事，但見池水盡變成血，樹皆人立而啼。洪大駭，因得疾，越日死。

蜘蛛網龍

海州大伊山中，有千年蜘蛛，能噓氣為黑風，居民每望見其風，如黑煙蓬蓬，人皆嚴閉戶牖。行路者則面牆伏壁，不敢觸，恐其毒也。或幻作老人形，如村學究，喜與嬰兒嬉戲，人盡見之，習以為常，並無他害。嘉慶十三年七月十八日，忽大雷雨，有兩龍來擊之。蜘蛛吐絲布網，縛住兩龍。兩龍窘格，鬬半時，濱海皆漫。又突出火龍兩條，焚其網。前兩龍始遁去，須臾雨收，雲散，龍與蜘蛛皆不見。居民於數十里外，拾得蛛絲，大如人臂，其色灰黑，其質堅膩，或長丈餘，或數尺，兩頭皆有焦痕，真奇事也。大興舒鐵雲孝廉為作蜘蛛網龍篇七古一首，刻集中。案大伊山在海州城東南四十里。秦漢時謂之伊閭，史記淮陰侯列傳：「項王亡將鍾離昧，家在伊閭是也。」

借寓

嘉慶辛未歲，諸城劉信芳尚書為江蘇學政，將考揚州府屬，其試院故在泰州。院東

有富家某者。主人偶坐堂中。忽見一老人來謁。白鬚飄然。約年七十餘矣。老人曰。劉學使將到此間。鄙人有家眷十餘口。可否暫借尊府後園寓一月乎。主人怪之。頗聞試院中有狐仙之說。慨然允諾。老人忽不見。遂將後園開鎖。不許家人闌入。隔數日。有小婢抱官人到園門。見開鎖。旋回內宅。忽空中似有人將所抱官人奪去者。其婢惶遽哭告主母。主母亦會意。戒勿言。頃刻間。見小官人在房中卧榻上。嬉笑如常。手

放火

淮城王姓者。素封。開質庫。因擴鄰屋。見有小狐三頭。遂斃其二。其一逃去。自此家中作鬧無虛日。嘉慶乙亥冬日。質庫大燒。深受貽累。以此控告張真人。給牒而歸。安靜數月。復鬧如故。王不堪其擾。將盡餘富。包陳本四萬餘金。賣與程姓。忽聞空中人語云。吾與王姓有仇。爾可不買。其妻聞之甚明。程不信。仍買其包。丁丑三月。包樓復起火。燒盡無餘。

採蓮朱桂

清江浦有採蓮者。本倡家女。風騷絕世。一夕有美丈夫來宿。並無纏頭。每夜輒來。驅

之不去。知其為狐仙也。鵠母哀求之曰。仙來此間已八十餘日。無一客上門者。豈仙必欲餓死我母女二人耶。仙始慙而去。又有朱桂者。為茶坊傭工。每夜有好女子來。命桂窮其其女稍稍周濟之。後桂母欲為娶妻。其女不許。桂與爭之。遂批其頰。如此者二三年。一日忽不見。此二事清江人傳為奇談。

獺鬼

長洲有徐某者。富而慳。親友借貸。拒弗見也。其子年弱冠。頗思幹蠱。每為延接。或私自周給之。父大怒。以為不肖。俟其見客時。持杖撻之。欲以絕其將來。未幾其子病。醫藥難治。或云獺肝可療也。乃重值尋覓。得一小獺。取其肝。未及服。而獺鬼索命云。殺吾子以療爾子。豈天理之所能容乎。徐百計禳禱。卒無效。顛癇以死。而家道貧矣。

賴壻

有鄉人周姓者。生一女。年及笄矣。臨河浣衣。忽見水中躍出一少年。大驚。疑為鬼物。次日有客來議婚事。周末許。客既去。而案頭留紅紙一張。乃賴氏求親帖也。正怪鄉村無此姓。擬待客來還之。隔月餘。忽一少年趨庭。盛服自稱子壻。周大怒。逐之。少年笑曰。壻實姓賴。翁何得賴婚耶。遂據房屋。設茵榻。餽儀物。并謁親鄰。方擇吉期。忽一

人來告曰。老安人死矣。亟亟歸去。少年大慟不止。入水而滅。或謂此少年是癩精也。云。老安人死。遂不敢娶。亦奇已哉。

醫狐

膚施張子涵茂才。閱余所輯履園叢話精怪一門。因言其先世東白公。善岐黃。性嗜酒。居家在古坊州之西原。曰古路村。每至市中。輒醉。戴月而回。率以為常。一夕。忽遇美少年。若素相識者。欲請診視。云所居甚近。遂同行。約二里許。入深谷中。及入門。見童僕如雲。往來不絕。問所診者何人。少年曰。內子臨盆三日矣。診其脈。帶弦而手微熱。似受涼者。視其面。則雪白如玉。絕色也。因開一方。囑之曰。市上惟王姓藥鋪為道地。遂辭歸。次日至藥鋪。果見所開方於案上。不知從何來。而藥已空中撮去矣。其異之。其地故多狐。好事者循途而往。唯見山色空濛。蒼苔滿徑。血蹟淋漓而已。

火怪

長洲縣北鄉屈家漾諸處。忽於嘉慶乙亥年冬。有火怪。從荒墳中出。如煙一團。滾于地土。凡腐草枯葉。無不拉雜摧燒之。居民驚懼。伏地哀求。恐其上屋也。怪在空中。自言吾愛看戲。地方上倘能唱戲敬我。我即去矣。于是鄉人咸醵錢演戲三日。其怪寂

然。

佛雲夫人

錢唐王疎雨觀察第四女。名穉生。號佛雲。年十七。德容兼備。尚未出閣。偶遊西湖花神廟。似見花神回眸而盼之者。正訝詫間。忽有白雀飛入袖中。覓之不得。歸而夢與花神相見。自此得病。如醉如癡。自言自語。觀察恚甚。遂牒于城隍神。病少減。隔一二年。嫁於介休馬方伯。書欣之。公子名鑑者。婚之夕。拜起。似有神人擊其背。公子驚而病。二載而沒。佛雲柏舟自誓。至今嘉慶庚辰。已十餘年矣。並無恙也。佛雲能詩。工書畫。彈琴弈棋。無不通曉。而尤明于音律。初佛雲年六七歲。其母夫人鍾愛之。送尼院拜為弟子。有老尼。酬以銀鎖。歸而變金。問老尼。尼曰。實銀也。殊不可解。

老段

陝西太白山中。有樵者四十餘人。夜宿山下。取胡琴鼓板。作秦腔以為樂。時殘月初升。見一人長數丈。頭大如栲栳。口闊二三尺。卓卓然來。樵者恃人多。不畏也。唱畢。長人大笑曰。唱得好。再唱一曲。老段聽聽。樵者復唱。長人復笑如前。每一笑時。山鳴谷應。樹木颯颯生風。中有一惡少年。以樵斧燒紅。投之長人口中。大叫一聲而去。明日。

樵者四處尋覓。惟見枯樹一大株。節隙處樵斧猶存耳。此乾州馬岡十言之。其事與石濤和尚相同。相傳石濤在黃山夜坐。見一藍髮紫面長人。張口突入石濤通圍爐火。遂將鐵箸夾一紅炭。置其口中。其人負痛疾走。閱三日。石濤偶出山。忽見路旁核桃樹一本。杈枒如人狀。鐵箸與炭俱在焉。此皆山魃木魅之屬也。

山魃木魅之屬。在處都有。總出于深山中。婺源齊梅麓太守。為秀才時。嘗與同學讀書大障山古寺。一夕。聞窗外窸窣有聲。須臾漸入室。喧攘殊甚。不知何物。幸卧房緊閉。未能入也。及天明。看室中所有書籍。筆硯字畫。以及桌椅器具。無不為之顛倒。寺僧曰。此山魃也。又吳門張淶卿。隨其父宦閩中。聞某縣官署後有鬼物。人不敢近。淶卿素膽壯。夜宿其處。從梁間偷看。至三更時。果有數物。非人非獸。往來於庭砌之間。又有龐然而大者。一頭長七八尺。亦無首無尾。私念曰。必山魃也。其次夕。戲將鞭爆五六串。以藥線相聯。復以火藥三四斤。布置周遭。仍從梁間以待。看所謂鬼物者。復來。淶卿炷以火鞭。爆齊發。火藥亦飛熾滿地。但見數物從火中跳躍大叫。移時而去。及天明。並無蹤蹟。後遂寂然。

履園叢話卷十六終

履園叢話卷十七

報應

清 勾吳錢泳梅溪輯

德報

元末明初有張某。江西人。積德累世。人無知者。嘗卜一地葬其父母。葬畢歎曰。吾子孫如不墜先業。必當為三公。張生子五人。長曰振。次曰賢。次曰昭。次曰簡。次曰鐸。分居五處。其一居湖廣。後為江陵相國。居正。諡文襄。最先發。其一居四川。入本朝為遂寧相國。鵬。諡文端。其一居江南。為京江相國。王書。諡文貞。其一居安慶。為桐城兩相國。英。諡文端。文端子廷玉。諡文和。其一居長白山。入漢軍。即菊溪相國。百齡。諡文敏也。一支五房。而出六宰相。且科甲蟬聯。數世不絕。古今所無。而文和弟廷璐。為禮部侍郎。廷瑒。為工部侍郎。文和子若霽。若澄。俱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若渟。為刑部侍郎。尤為門之盛。

長洲韓宗伯世能。與清流令蔣育馨。同登隆慶丁卯榜。宗伯之祖永椿。居陸墓家貧。早起持帚。掃兩岸螺螄。盡入水中。四十年不倦。蔣祖京義。居婁門外。敦倫慕義。家貧。稍有蓄。必助族人讀書膏火。送弟子修。入城應郡邑試。徒步往來。雨雪饑寒。不顧也。

後永椿以孫貴贈一品。京義以曾孫若來貴贈一品。韓蔣兩家三百年來為吳中望族。

蔣皆我公。名育馨。長洲人。年十八領隆慶丁卯鄉薦。萬曆中官福建清流令。多惠政。錄其陰德九大者二端。清流山民多畜蠱毒。人至輒死。公親自按捕。殲其渠魁。且以治蠱良方刊示通衢。人賴以生者甚眾。又清流民俗。奴婢鬻於人者。日椎髻赤腳。負汲道中。過時弗嫁。健兒多魴鰓。自處終身不得娶。公下今年二十外弗婚嫁者。有重罰。能遵令者。各贈以銀。一夕而畢。願者數千人。民感其德。為立生祠。迨公去任。老幼攀轅以豆一石置公車前。曰。願祝好官子子孫孫發科發甲也。公之子燦。即中崇禎元年進士。孫德峻。中順治十五年進士。垓。中順治十六年進士。埴。中順治十八年進士。俱以文學官績著名東南。自此曾元以下。登甲第躋顯秩者。至今不絕。

李明整。字山顏。號夢園。明末補嘉興縣學生。順治元年舉鄉試。授福建古田縣學教諭。受知於巡撫佟公國鼎。時閩有流民數千。或疑為寇。將殺之。夢園力白其冤。得免。嘗上佟大中丞詩云。閒嘗從行閒。歷歷摩高壘。慷慨談世事。興酣掌每抵。海上揚風波。柙中出虎兇。書生佐軍威。母乃失所倚。妖人布流言。問左竊姦宄。城南數千人。如

肉登諸几。多公重一言。豪民類遷徙。一時反側徒。渙然釋疑似。余力何有焉。公惠可知矣。相知貴知心。如公寧有幾。平生一片心。士為知己死。長吟以報公。詩人歌樂只。蓋紀實也。是年山寇四出。榕城被圍累月。及事平。則檄按士子之脇從者。人情洵懼。公謂中丞曰。此邦初定。猶新國也。宜用輕典。惟亟請廣招徠。以消反側。於是諸學生畢出復業。他邑效法。全閩以安。後募園引疾歸。生子五人。長琇。官處州教諭。次我郊。官廣西鹽驛道。次陳常。康熙癸未進士。歷官兩淮運使。陝西道監察御史。次在莘。中康熙丙子副車。次維鈞。附貢生。初授江西都昌縣。歷官至直隸總督。門第之盛一時無兩。皆積德所致也。見嘉興李金闡明經所記之天香錄。

韓誦先公。名齡。長洲人。至性過人。父治。由舉人知黃巖縣事。有政績。卒於官。公奔喪千餘里。遂病咯血。伯兄以役事被累。公盡哀所有以濟兄。家雖破。絕無幾微憾也。待女兄弟尤有恩意。一適張氏。夫婦相繼歿。撫其孤成立。其篤於倫誼類如此。子葵康。熙癸丑會狀。仕至禮部尚書。諡文懿。孫曾俱占甲科。

沈韓倬公。名世奕。長洲人。先世自玄谷公以下。積德累仁。世奕登順治乙未進士。官翰林。請假歸。杜門讀書。培植寒畯。賞識韓文懿公。於未遇時。人咸服其精鑒。子旭初。

康熙丙辰進士。官編修。朝初。康熙己未進士。官侍讀。朝初子曾純。康熙庚辰進士。官義烏縣。俱以文學政績稱。後裔入館選者相接焉。

宋文恪公德宜。明御史學洙子。性孝友。年十七。以父殉節事未訖。乃叙巡按山東狀。伏闕上書。得贈卹。弟歿。撫孤女。踰已出。凡宗族貧者。必竭力周之。無難色。中順治十二年進士。官至大學士。子駿業。大業俱顯貴。孫曾科甲。至刑部侍郎銘。七世顯貴。蘇城蔣公表。名維城。由歲貢。廷試第一。授學正。生平敦厚好施。康熙癸卯。歲大饑。偕弟公遜。設粥廠於南翔甫里。日計粟五十石。罄家賑濟。又仿京師舊制。與許香谷。張循齋。張晉侯諸先生。設堂元妙觀。以收棄嬰。各捐田百畝。其餘善行。不能殫述。年六十。隱居洞庭。尚未得子。往來太湖。買生物放湖中。三日為期。其夫人袁氏為先生置蓬室二人。五年之中。連舉五子。先生歿時。其弟公遜先生已卒。甫里人請于當事。為先生昆季建祠。春秋俎豆。至今不替。

廣東欽州營遊擊阮公。名玉堂。為今雲貴總督阮雲臺宮保之祖。少善馳射。中康熙十四年武進士。授藍翎侍衛。出放湖北撫標中軍遊擊。改署苗疆九溪營遊擊。乾隆五年五月。湖南城步綏寧兩縣苗民為亂。時雲貴總督張廣泗為經略。總制全軍。阮

隨各營官兵進剿。殺獲甚多。苗民糧盡不能支。乃乞降。近營跪哭。阮察其誠。為請于
經略。經略云。設賊詐。汝當此咎耶。阮以死自任。次日率眾賊乞降。經略云。發三礮不
畔去。乃真降耳。即對眾發三大礮。斃數十人。餘眾股慄。莫敢仰視。于是受降。當是時
各山賊寨亦並破。老幼退保。入橫坡山梁險隘。正路不能攻。而各營官兵由左路奮
登。突殺賊之精銳殆盡。生擒男婦子女三千五百餘人。解赴大營。經略欲盡誅其生
口。阮為再四諫阻。不從。不得已乃請曰。壯夫能執兵抗殺者。當誅之。其婦女及男子
十六歲以下者。必宜赦免。經略始可其請。阮既出營。為分別男女年歲。苗民環跪哭
聲震于山谷。先擇壯年強項者斬之。其餘全活。給以口糧。阮之德也。至宮保。中乾隆
己酉科進士。入翰林。現官雲貴總督。晉宮保銜。賞戴花翎。以文章經濟稱于時。咸
以為積德之報云。

吳縣潘大冢軍世恩。其先世歛人。上祖某。居鄉有盛德。嘗以除夜人定後。秉炬至廳
事。見一人蒲伏黑暗中。迫視之。鄰子也。呼而詢之。良久始言曰。某不肖。好擄捕。家盡
落。且負人累累。今除夜索逋者甚亟。不得已欲為肱膂之行。素習公家門戶。甚熟。故
乘夜至此。今猝遇公有死而已。翁曰。汝得若干。可了諸負。曰。須十金。翁曰。十金事不

難何不早告。命之坐出二十金子之曰。十金償負者。十金權子母。作小經紀。勿再蹈故智。我亦誓不以向者之事告人也。其人感泣叩頭去。隔十餘年。翁入山卜地。得一吉壤。而未知主其地者為誰。因就一村店飲。有男女兩少年。見翁至。羅拜於前。諦視之。即除夜贈金之鄰子也。蓋其人得金後。為旗亭業。居數年。頗獲利。娶婦且生子矣。翁大喜。其人款洽倍至。殺雞炊黍。留翁宿其家。翁詢以向所卜地。其人曰。此我所買。欲以葬先人者。今大恩人以為佳兆。請獻之。翁不可。其人再三懇。始立券。仍厚給其直。遠近地師相度之。皆以為此鼎元地也。數世後遷吳。冢宰伯父農部奕雋。比部奕藻。先後成進士。冢宰暨其從兄編修世璣。俱得鼎甲。古語云。吉地非遙。根於心地。良不誣也。

吾鄉孫春臺中丞。名永清。未第時。嘗佐廣西方伯胡公文伯幕中。為友。值土司以爭陰襲相告計。驗其文。皆明時印璽。總督某公將擬以私造符信律。當斬。株連者甚衆。春臺先私具一稿。懷袖中。見方伯曰。土酋志在承襲。無反狀。豈宜以叛逆坐之。方伯曰。是上官意。且限迫奈何。春臺出稿示之。方伯讀竟大喜。陳于督撫。從之。得活千人。後中丞以中書舍人起家。官至廣西巡撫。第三子爾準。中嘉慶乙丑進士。入翰林。歷

官至浙閩總督。

常州費歐餘觀察。洛之父。故府中書吏也。為人肝膽有智略。狀貌奇偉。乾隆三十三年。大旱。有江陰饑民千餘人。結黨滋事。大吏某欲坐以叛案。將入奏矣。費翁直其行。私將文書名簿。詐稱失火。盡行燒毀。而自首于府中。太守知其贗。置不問。從輕發落。事隔二十餘年。至觀察。遂中乾隆丙午副榜。今官陝西督糧道。其公子開綬。中嘉慶庚辰進士。授庶常。年纔弱冠耳。

蘭州有秦某者。自幼出門謀生。為督撫堂官。日積月累。家頗饒裕。年過四十。尚無子。忽自省曰。吾以家資數萬。將欲與誰耶。遂攜萬金入京。將報捐道員。又自念曰。官場如戲場。一朝下臺。皆非我有。不若不官之為美也。盡以橐中金。購買書籍。捆載而回。一到家。先立義學。以教鄰里之不能習業者。每當朔望。親詣學舍。輒以筆墨紙硯。給賞諸生。以鼓勵之。并立行仁堂。以濟貧乏。凡施衣施棺施藥之事。靡不周至。未幾連生兩子。長維嶽。號曉峯。中乾隆庚戌進士。入翰林。少子某。亦中鄉榜。官山西知縣。後秦某年九十餘。享福二十年而卒。

乾隆五十年間。天津人有徐北山者。以鹺務起家。後漸中落。嘗以除夕避債。委巷聽

黑暗中有哭聲甚慘。以火燭之。則一寒士。以負人無償。將欲自經者。北山告之曰。余亦負人無償者。爾亦何必尋此短見耶。問其所負若干。曰二百金。探懷中銀。適符其數。盡以與之。其人叩謝去。隔十餘年。北山之貧如故。而長子瀾。次子淮。中文武兩進士。第三子漢中。嘉慶戊午舉人。其孫文煥。又中道光戊子舉人。

夏源泰在齊門西。匯開木行。家道甚殷。其先本成衣匠。開一鋪。與茅廁相近。一日在廁上得遺金。約三百兩。待其人而還之。乃木商夥計也。其人歸。喜而告其主。主奇夏之為人。乃招之家中。令其成衣。數年後。亦為夥計。遂發財。傳其子。傳其孫。至今猶盛。無錫東門克寶橋。有某姓者。偶入茶館。拾得一包。裏開示之。皆金珠也。某素有膈症。竊自念曰。吾死期將至。安用此為。坐有頃。見一老嫗踉蹌而來。且哭且尋。問其故。乃還之。感謝而去。是日某回家。忽目眩惡心。吐出硬痰一塊。堅如牛皮。以刀斷之。旋合為一。咸驚異之。自此膈症遂愈。其人至今尚存。家道小康矣。

吳江縣皂隸石魯瞻。居心甚慈。清閑無事。輒取竹板磨極細。或浸糞缸。使人不痛不傷。有私託打重板者。石嗚咽不應曰。吾不忍為也。如是者五十年。聞至今尚在。年九十五矣。四代同堂。兒孫繞膝。

冤報

康熙時吳中有顧某者。宦於河南商邱縣。有富室寡婦。族人謀其產。誣以姦情。且云腹中有娠。州縣官得賄。寡婦上控。而顧某案其事。既不能為之平反。而又得賄以護州縣官。寡婦知冤不能白。竟於上堂時。藏匕首於膝褲中。自剖其腹。立時殞命。顧某以此削職歸田。數年安居而已。有齊門外楊姓。貿易蘭陽。路過其地。即寡婦之宅也。其宅已售他人。作飯店。有大樓三間。素多鬼。不能居住。是時天已晚。楊急於投宿。主人曰。今夜客多。惟大樓有鬼。不能留也。楊自恃膽壯。遂投宿。未二更。果有鬼。是一婦人。衣子而來。問客是蘇州人耶。吾有冤欲報。非禍君也。楊曰。我非官。安能雪汝冤。婦曰。倘能帶我去。必有以報大德。楊曰。惟命是聽。其如何能帶之法。幸示我也。婦曰。但於君啟行時。呼賢妹一聲。及上船過橋。俱低聲呼我。至蘇日。以傘一柄。我藏於中。到顧某家。一擲其門中。斯可矣。婦又曰。我所以不離此樓者。有金珠一篋。值千金。藏於某處。即以報君也。言畢而去。遂寂然。至天明。楊如其言。果獲之。遂回吳。顧某是日方演劇。請客。楊從衆人雜遝中。持傘進門。人不覺也。顧方與客燕飲歡笑。忽見一女鬼。手持匕首。鮮血淋漓。立於堂下。遂大呼曰。冤家到矣。衆客驚愕。無所見。是夜顧自縊。

死。吳門人至今傳其事。

余鄉張塘橋有某甲種田為業。家道小康。鄰家有傭者。娶一妻甚美。某甲見之。嘗竊自念云。若得此婦為妻。死無恨矣。遂召傭者置之家。每俟其飽食後。令之負重。如是者年餘。遂得疾死。其妻旋嫁之。以為得所願矣。越一二年。當八九月間。新雨乍晴。稻禾初熟。某甲往田畔遊行。見叢莽中傭棺欲朽。忽生善念。意以為此人吾所致死。今年冬底。必將此棺入土。以慰其幽魂也。忽聞棺中有聲。突出一蛇。啗其足。甲大驚。負痛疾行。蛇尚在足。蟠數圍。鈎之不去。而甲已憊矣。因將前謀告人。一村老幼咸來。且觀。且駭。甲死而復甦者數次。忽謂其妾曰。我腹癢不可忍。急取刀破吾腹。看其中有何物也。遂抱持其妾而死。須臾妾亦死。

山陰沈西園遊幕河南。為光州陳刺史所聘。州民有老貢生某。一子遠遊。數年不歸。媳少艾。有姿色。育一女。僅五齡。翁媳相依。紡績度日。其子出門時。曾貸鄰某錢若干。久未償。窺其媳美。書一偽券。以妻作抵。與權州吏目朱景軾。夤緣賄囑。具詞控告。西園判以媳歸鄰某。貢生不從。發學夏楚。憤甚自經。其媳痛翁之被辱身亡也。知必不免。先將幼女勒斃。亦自經。越一年。陳刺史擢開封守。朱景軾瓜代而西園亦改就杞。

縣周公幕。又為朱景軾謀幹。勒令杞縣尉戴師雄告病。以景軾補其缺。乾隆丙午正月七日。西園夜見一戴頂者。携一少婦。幼女登其牀。教之咳嗽。旋吐粉紅痰。自此三鬼晝夜纏擾。遍身擗捏。作青紫色。或獨坐喃喃。自為問答。時有知其事者。而未敢言也。至十四日黃昏。西園有大小兩僕。取粥進。瞥見窗下立一長人。身出簷上。以巨掌掌大僕面。其小者亦見之。同時驚仆。口吐白涎。不省人事。灌救始醒。被掌之僕。面黑如鍋煤。莫不駭異。十五日。署中正演戲。西園在臥房。大叫一聲而絕。其尸橫撲椅上。口張鼻掀。鬚皆矗立。兩目如鈴。見者反走。朱景軾為買棺殯殮。寄於西門外之觀音堂。不一年。景軾二子一妻俱死。又以風癰去官。杞縣尉仍以戴師雄坐補。昧良之報。應如此。汲縣林午橋司馬。為周公薦卷門生。時在杞署。目覩其事云。

丹徒富翁。有左姓者。同其友往蘇買妾。看一女甚美。詢其父為某營守備。以事謫戍。女願賣身以贖父罪。索價千金。左既看中矣。其友謂左曰。外貌雖美。而不知其肌膚何如。有暗病瑕疵否。必觀之。方成交也。左亦以為然。商於媒。女泣曰。吾為父死。尚不顧。何惜為人一看耶。乃於密室中。去其衣裙。呼左進。其友亦隔窗偷看。見腰下有黑疵。又謂左曰。此未為全璧也。事遂寢。女大哭曰。吾為父罪。至於自賣其身。而羞辱至

此尚得為人乎。自經死未一年。其友見此女來索命。亦自經。左後得一子。美丰姿而有潔癖。酷嗜書畫珠玉玩好之物。見有微瑕。立棄之如土苴。嘗造一園。工匠皆易以新衣。然後得進樓臺池館。曲閣花榭間。稍沾一點塵土。則必改作。衣履一日一換。恐其污體。每日肴饌。非親自檢點。則不食也。以此破其家。丹徒人無不知之者。

余同鄉鄒劍南媳顧氏。娶三年矣。有姪生子。不數日。顧氏病下體潰爛。日夜號哭。忽自言云。姑娘恭喜。首產麟兒。今日特來索命。母見懼也。聞者驚詫。強問之。顧曰。余病不起矣。余未出閨時。與嫂本無嫌隙。只因藏過其金方一隻。以致嫂咒罵不止。後吾母許其賠還。嫂故必求原物。適因嫂小產服藥。遂將鹽水攪入。血暈而死。今事隔數年。嫂亦乘我產後來索。且日夜坐我牀中。藥餌皆被其吹噓。豈能愈乎。及將絕復醒。如是者數次。自云已到陰司審問。拶兩手。夾兩足。痛極難忍。家人啟視之。手足青紫如用刑然。此乾隆癸丑五月事也。

孽報

國初蘇州大猾。有施商餘。袁槐客沈繼賢。吳縣光福鎮。則有徐掌明。俱攬據要津。與巡撫兩司一府二縣。聲息相通。魚肉鄉里。人人側目。太傅金之俊歸田後。屢受施商

餘之侮至患膈症而歿。施下鄉遇雨停舟某船坊內。主人延之登岸。盛饌款留。施見其家有兵器。遂挽他人以私藏軍器報縣拘查。施佯為之解救。事得釋。曰。以此報德。而其人不知也。再三感謝。餽之銀不受。適鱖魚新出。覓一擔送施。以為奇貨。施即命其人自挑至厨下。但見鱖魚已滿厨矣。又見一銀匠妻貌美。曰。此婦眼最俏。匠聞之以石灰瞎妻眼。恐其計奪也。其勢熾如此。後金太傅門生某者來官江蘇臬使。聞其名。百般羅織杖斃之。沉其尸於胥江。沈繼賢嘗與人鬪牌。被人捉一張。曰。我之牌誰敢捉其人。曰。捉爾何害。沈喚家人耳語。少頃縣差捉其人去。其人恚曰。犯何法而捉我。沈笑曰。捉爾何害。又一勢家款客。沈上坐。有一少年至。向沈一拱。滿堂駭然。責少年。少年曰。我不認得沈繼賢。何妨乎。未幾少年被盜攀害。下縣獄。其父兄以五百金求沈解救。得脫。踵門叩謝。沈曰。此事乃余討情。以五百金還之。少年懇受不從。感激無地。叩首不已。沈笑曰。如今是認得我了。少年始悟。吳俗語云。得罪了你。又不是得罪沈繼賢。怕什麼。亦可想見其為人矣。後被巡撫湯文正公杖斃。元妙觀三清殿下。滿城人稱快。徐掌明與崑山之徐聯誼。勢可炙人。諺云。長吳兩縣印。不及掌明一封信。嘗與至戚黃振生有隙。令人毆死村農。擡屍至黃門。如張員外殺王德保。正詐周。

羽故事。計訟十三年。至康熙二十二年。制臺王公新命斷結。辦徐掌明發遣。尋以逃歸論死。其子遜如。扮盜入孫氏室。強姦婦女。以洩舊忿。一婦被姦時。摸盜手六指。知為掌明子。案破立斬。掌明之父。亦被湖寇赤脚張三餘黨斫死。三代不得其死。殆所謂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耶。袁槐客死後。其子為盜。問立斬。亦天報也。

康熙乙巳。嘉善有朱君達。妻顧氏頗美。縣役某催科至其家。瞞君達遠出。突入內室。舉手摸其頸。顧大驚。旋入房自泣曰。此頸為人加手。豈可洗乎。遂縊死。越兩月。役偶乘舟往郡中。忽見顧氏上其舟。役作魅語云。吾知之矣。遂投水。適遇來船。縛纏其頸。不能解。立時流血死。報應亦奇。

崑山徐健菴司寇有幼子冠卿。名駿。少聰慧。延孝廉周雲陔教授。冠卿中式後。與其師同入京試禮部。師管束太嚴。冠卿以巴豆食之。卒於逆旅。其年冠卿即捷南宮。入詞館。京師人有知其事者。題其混名曰藥師佛。藥師佛恃才狂放。怨者頗多。雍正初年。以其詩中有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之句。怨家遂以出首。當刑部審訊時。有與司寇瓜葛者。欲寬其罪。預告之曰。實出無心。及訊。冠卿仰見堂上有司員。松江胡宗琳侍立於旁。與其師周貌無異。乃大驚。悞供有心誹謗者。胡亦力爭。遂畫

稿定罪將正法時所親猶恠之冠卿曰吾命也餘無一言余舅祖葛聖修先生嘗館於冠卿家課其子知之最詳

昔程伊川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是以忠臣孝子節烈之婦國家有旌表之例覺羅雅公巡撫江蘇奏准不許濫膺遂使陋巷窮巷向隅飲泣雖然忠孝二事固人子之所當為而婦人女子素未讀書而能守志不移始終一轍是不可泯滅者雅公素稱循吏此舉未免過當恭逢 聖明御宇凡有水旱偏災不惜數百萬金以嘉惠元元雅公豈不知之而獨為此省區區小費耶後公以征庫車城失機 公安知不以此事之報也

康熙四年六月十四日嘉定西門外有一徐氏婦荷鋤往田忽為暴雷震死其子甫垂髫亦為雷火所焚而未死擊其履粉碎人爭拾視則以字紙置其子之履也此慢裂字紙之報

桐鄉一士好閱淫書搜羅不下數十百種有子少聰俊每伺父出輒向篋中取淫書觀之從此纏綿思想琢鑿真元患癆瘵天死其父悲慟不已相繼卒又某邑一書覓刻淫詞及春宮圖像易於銷售積資四五千金不數年被盜席捲兩目旋盲所刻諸

板一火盡燼。及死棺殮無措。妻子離散。此編造淫書之報。

湖州某姓。為人陰險。有刀筆才。凡非理之事。經其飾說。便足奪人之聽。平生所害不
一人。後得一奇疾。發時輒自咬其指。必鮮血淋漓。方得少愈。十指俱破。傷風而死。此
刀筆害人之報也。

有某翰林。簡放學政。取士頗不公。盈箱累篋。滿載而歸。遂為富翁。不復出矣。營造大
宅兩區。一在故鄉。一在京師。二十年後。同夕火起。燒盡無餘。

吾邑有黃君美者。好結交胥吏。捕役靡惡不為。被其害者。不可數計。一日忽發狂。赤
體持刀出門。外鼓人中。自割其肌肉。每割一處。自言此某事。報割其陰曰。此淫人妻
女。報割其舌曰。此誣人閨閫。報人問之曰。汝舌已割去。何尚能言耶。黃曰。鬼代吾語
耳。又曰。今到剝皮亭矣。指亭上有一聯云。冤孽而今重對對。人心到此再惺惺。如是
者一兩日。復以刀自剖其腹。至心而死。此康熙年間事。

乾隆初年。吳門有土豪某者。作威作福。人人痛恨。而莫可如何也。某一日遊山。見一
婦美艷異常。遂與門下客謀取之。訪知為鄉鎮某家。乃姻戚也。廢然返。後復思之。至
忘寢食。門客獻計云。可立致也。某大喜。問其故。客耳語而去。越數日。鄉鎮某家有巨

盜明火執仗。載面具縛其婦而淫之。財物一無所取。眾恠之。有潛尾其後者。見盜悉下船。去面具。即土豪某也。遂鳴官緝捕。得其實。問立斬。無不快之。

業師金安安先生外孫中銑。中鈺。俱家文敏公稼軒司寇之公子。乾隆甲午歲。余年十六。在安安先生家見之時。中銑已得內閣中書。中鈺亦議敘中書科中書。兩公子俱年二十外。狀貌魁梧。聰明絕世。能詩。工六法。真善承家學者。不數年後。俱無疾而死。中銑死於舟中。中鈺死於車中。云皆遇鬼祟。活捉其事甚確。後余在揚州。晤趙甌北先生。譚及此事。云文敏公因奉旨差辦貴州威寧州劉標虧空一案。訊得原臬司高積曾辦公表姪將牧論絞。竟挾私加意苛求。遂斬高以報復之事。隔十年。兩子俱為所祟。甚矣哉鬼神之靈也。先是公出差貴州時。道經衡陽。知回雁峰有老僧名通慧者。善相人。公往求相。僧云。觀公之相。必登台輔。兩子簪纓。然眉宇間稍露殺氣。公能種德。相可改也。公其勉之。及返衡陽。復見其僧。僧大驚曰。可惜。餘無一語。公有兩孫。余亦曾見之一。中副車早死。一有痰疾。不言不語。家道亦凌替矣。常熟黃草塘有須姓者。以屠牛為業。每殺一牛。必割其舌食之。以為美味。一日將牛刀安置門上方。忽聞二鼠相爭。仰面看之。刀落其口。斷舌死。

又魚行橋有一獵戶打鳥無算。後患病醫藥無效。忽得一夢。夢神告之云。汝要病愈。須將稻柴扎一人。用汝平日所着衣冠披之。中藏生年月日。挂在樹上。將鳥鎗打之。便可愈也。及醒。乃以夢告其子。命如法行之。詎鳥鎗一發。大叫而絕。

余近鄰有薛慶官者。以屠羊為業。家頗饒。年四十餘。忽病。病愈後面成羊狀。以三百金往安徽宗陽羅米。死於江中。不得其尸。以空棺歸葬。一兩月後。有人見薛背一包。持一傘。從后宅周打鼓橋。自行自哭。蓋鬼復還家云。

楓涇鎮有沈二者。好食狗肉。生平殺狗無算。乾隆丙子歲。沈抱病甚篤。昏迷中見羣犬繞床。爭噬其體。號呼求救。臨死時。自投床下。兩手據地。作犬吠數聲。

婁東有無賴楊姓者。以攘雞為食。其術甚秘。人莫知也。其後楊背上忽生雄雞毛一莖。乞人拔之。痛不可忍。因自言曰。此吾偷雞之報也。

湖州荻港某姓者。娶一妻。頗有姿色。而冶容放誕。不異青樓。其夫憤之。未得間也。一夕。聞妻房中有人聲。即持刀入。但殺其妻而脫逃。其姦者。其夫懼罪。即時商於地棍某。某曰。此事不難。必送吾三十金。方可救汝。無可奈何。即書借票與之。棍乃為之計。曰。爾急急回家。勿動聲色。點燈室中。而半掩其門。俟有人來。即殺之。是已。果如其言。

天明辨之。即此棍之子也。辛亥六月間事。

婁門徐生某者。少聰穎。能文。年十七。其父遠宦。依外祖以居。延師課讀。一日晨起。泣謂其師曰。昨夜夢先母告余云。汝三世前罪案發矣。明日冥司當提訊。聞鐵索聲即去。第囑家人勿哭。毋移尸。尚可還陽。否則不能轉也。師聞之。叱曰。是囈語耳。至次日晚。生自謂聞鐵索聲。師無聞也。一霎時生已死。舉家大驚。師亦駭。因述所夢。並囑勿哭之語。閱兩三時始甦。生自言。暈絕時。被二役拘出胥門外。見一廟。引入跪階下。與一女鬼質辨。知三世前係諸生有同學婦新寡。與之奸。並誑其財物。致鬱死。訴冥司。削其籍。轉身為乞丐。其鄰有某舉人者。恆周給之。於是諸惡丐亦求索於舉人。不遂欲。相約焚掠其家。生陽許之。而陰告其事。及期。諸丐譁然至。其家已有備。咸為拘縛。投諸火。而生亦與焉。入冥冥中。謂已償夙孽矣。冥司以生有報恩善念。即將舉人枉殺事。奪其祿籍。與生判。今生可登科。官五品。而前世所私婦不服。屢控東嶽神。不已。東嶽神遂判曰。且察其今生。倘再有罪孽。不妨提訊定奪可也。近因偶萌惡念。故被拘執耳。生與婦力辨。是和。非強。渠先來奔。而婦執以誘奸。兩造爭不能決。冥司怒。乃命一鬼取孽鏡來。與婦照。果得淫奔狀。是雍正十三年八月廿四日事也。婦與生仍

詳辨。冥司遂判婦入犬胎。生仍作丐。有號哭跪求於側者。乃生亡母也。冥司曰。汝子應削籍。不許識字。急命一鬼持湯來。將灌生口。其母又哭。傾其半。僅三嚥。口甚腥而腸欲裂矣。乃放出。羣鬼爭索賄。其母又為生支持之。其母曰。汝回陽。速行善事三百條。尚可遊庠耳。推而醒。生遂病。月餘始平復。後此生力行善事。不數年果入學。其師王君壽祺言之甚悉。

蜀中有一無賴子。夏日大醉。裸體仰臥文昌殿前。道士勸之。反被辱詈。道士畏而避之。無賴猶訕謗不已。且對神像遺溺。忽風雷大作。霹靂一聲。削柱木一片。鋒銳如刀。適破其腹。劃然中開。腸流滿地。更有奇者。神前布幃器具。柱木皆為雷火所燒。惟兩柱上所挂金字長聯。雷火燒處。逐字跳過。無一筆燒壞者。時吳門周勗齋太守適官叙永廳。親自往驗。目擊其事。

余見有某太守者。家蓄美麗甚多。選其精於一藝者。號十二金釵。募金瓶梅葡萄架之名。以金絲作籐。穿碧玉翡翠為葉。取紫晶綠晶琢為葡萄。搭成一架。其下鋪設宋錦為褥。褥上置大紅呢繡花坐墊。旁列古銅尊彝。白玉鴛鴦洗。官哥定窯瓶。碗及圖書。玩好之屬。與諸美人彈琴弈棋。賦詩飲酒。或並觀唐六如仇十洲所畫春冊。調笑

百端。以此為樂。不數年太守死。而美人星散。宦橐蕭然。又有某顯宦者。好優童豔婦。不惜重費。入其室者。兩行侍立。朗如玉山。唯有垂涎。不敢平視。怦怦心動而已。後官敗出戍。死於黑龍江。家事亦顛倒不可問。嗚呼。天道福善禍淫。如此其速耶。

常熟南門外。有七圖張姓者。兄弟四人。無惡不作。皆力田。頗饒裕。新造廳堂一所。費至數千金。尚未進屋也。道光元年五月。忽染時疫。兄弟叔姪以及老少婦女。接踵而死者。至十八人。僅存兩歲幼孩而已。聞者為之吐舌。

有某生者。籍潤州。自其祖貿易吳門。遂為吳人。年少美丰姿。見鄰有好女。兩小無猜。目成心許。求婚不諧。生已別聘。女將嫁矣。生又誘與為亂。復設計破其婚姻。擬納為妾。而復不果。女遂抑鬱死。未幾時。見此女為祟。生遂患羊頭風。每發即暈。成婚後。延親朋演劇。讌會。生忽仆地。口稱潤州城隍。同吳郡城隍欲會審。須往聽訊。遂瞑。忽聞號泣聲。又聞杖責聲。醒曰。女先告本郡神。因原籍文書未到。不能出關。潛伏貢布船。至本籍告准。始會審定罪也。遂死。

道光元年。閩門崇真宮橋左右失火時。有鄉人搶劫一箱。未至家。適其弟自賭博場見之。遂奪去。計值百金。一夕而盡。鄉人恚憤致病。醫藥半年。賣田去屋。始得就痊。枉

費勞心轉破其產。

東臺姜又白言其鄰有翟姓者。以胥吏起家。造孽不少。而其子甚樸誠。娶一妻。美而賢。事翁姑惟謹。初生一子。頭頂尖出數寸。如牛角然。每一哭則更高。以為怪而斃之。繼又生一子。鼻止一孔。甚小。人中間缺寸許。可望其喉。亦以為怪而斃之。後生二女。皆嬌美如其母。嗚呼。豈天將斬翟姓嗣。故隱其惡而顯其報耶。

道光庚寅五月十九日。大雷雨。高郵新工汎震死三人在太平船上。行人聚觀。詢之。乃分發廣東候補知府卓齡阿。與其妻關氏並本船舵工一人。其僕言主人在京。僉儻甚篤。獨不孝於其母。分院而居。有黃泉相見之誓。母知子將出守。使人謂卓曰。吾母子不見久。譬如與汝為鄰。今日遠遊。亦當來一面。而卓與關竟驅車早行矣。一事如此。其他可知。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惟舵工同時震死。不知其故。或言卓在京時。負人七萬餘金債。主十三人。皆山陝放賬者。跟隨坐索。卓不得已。即與其妻同謀。差舵工郭元良買砒霜。欲藥之也。時州刺史某為驗其尸下棺。交其僕從同旗。而以放賬者提解回籍云。

忤逆報

吳門蔣榮祿公塋在陽抱山。乾隆四十八年六月十八日。大風潮。墓前華表倒地。中一逆子。腦即時殞命。公之曾孫古愚封公曰。先榮祿生平純孝。見重于湯文正公。歿後猶不容此不孝之人。偷息人世也。

乾隆己酉十一月。常熟東南任陽鄉。有不孝婦。欲殺其姑。置毒藥於餅中。而自往他所避之。其姑將食。忽有一乞人來求其餅。姑不肯。乞人袖中出一紅綾衫與之。換婦歸家。姑喜示其衣。婦又奪之。初著身。忽然墮地。姑急扶之。不能起。忽變成猪。鄰人咸集。不孝婦猶語曰。我本應天誅。以今生無他罪過。故變猪以示人耳。言訖而竟成猪。叫矣。獨其前腳猶似人手。太倉毛稼夫親見其事。為余言之甚詳。

嘉慶己卯五月十日。有蘇州營兵。遣擔夫挑火藥百斤往教場。偶過都亭橋周啞子巷。打鐵鋪門首。鋪中正在打鐵。有火星爆入藥內。忽轟然一聲。滿街如焚。死者五六人。中有不孝子乳名和尚者。鬚髮俱燒去。尚未死。其人係遊手棍徒。日以賭博為事。家有老母。年七十餘。和尚既不能養。亦從未一呼其母。至是而母憐其創。慈猶百計醫治之。和尚乃痛哭。大呼其母者。一日夜而死。

陝西城固縣鄉。有不孝婦。平時待其姑如虐奴婢。非一日矣。嘉慶庚辰正月初一日。

早起不孝婦忽向姑詈罵喃喃不絕於以姑竟不理而往別家拜年有頃不孝婦入房闔門而卧久之不開但聞房中有聲如牛馬走姑聞之欲入房視不得也急呼他人打門惟見不孝婦卧于地一腿變成驢越數月死

山東定陶縣一農家婦素虐其姑姑雙瞽欲飲糖湯婦詈不絕口乃以雞矢置湯中與之姑弗知也忽雷電大作霹靂一聲婦變為猪入厠上食糞一時觀者日數千人其後是猪終日在污穢中游行見人糞則食之歲餘猶未死索南邵新書有河南酸棗縣下里婦事姑不孝忽雷震若有人截婦人首而以犬頭續之其事相類

刻薄

有某公子最刻薄在河南節署曾無墨水而善於罵人偶將闔署賓客出具考語每人定以八字無不形容絕倒嘗謂人曰吾見世之所謂經濟文章遊山玩水吟詩作賦徵歌度曲掃地焚香以及書畫琴棋風流儒雅之輩一應著即處斬其議論類如此其治家也事事親裁不經奴婢而一錢如命恐人侵蝕不利於己也自此家道日富積有良田萬畝大屋一區計每日進門可得百金而猶以為未足後以奸事為人告發自詣縣中就面行賄縣官怒立坐堂上取賄置庫一面通稟上司闔提收禁自

此花消二十餘萬兩事始平。又有一孝廉才調有餘。而言語失平。必欲勝人以為快。後官縣令。積資數萬金。惟有一子。亦總明絕世。遂將所有官囊。揮擢殆盡。至於客死他鄉。一孫癡呆。不識丁字矣。可畏哉。故凡人出一言。行一事。寧忠厚。毋刻薄。刻薄之至者。必有奇禍云。

殘忍

有某公平生好食鴛掌。以鴛置鐵楞上。其下漫火烤炙。鴛跳號不已。遂以醬油旨酒飲之。少焉鴛斃。僅存皮骨。掌大如扇。味美無倫。康熙二十八年。賊匪夏包子起兵謀反。以鐵楞炙死。慘酷異常。

山西省城外有晉祠地方。人煙輻輳。商賈雲集。其地有酒館。所烹驢肉最香美。遠近聞名。來飲者日以千計。羣呼曰驢香館。蓋借驢為驢也。其法以草驢一頭。養得極肥。先醉以酒。滿身排打。欲割其肉。先釘四椿。將足捆住。而以木一根橫于背。繫其頭尾。使不得動。初以百滾湯沃其身。將毛刮盡。再以快刀零割。要食前後腿。或肚當。或背脊。或頭尾肉。各隨客便。當客下箸時。其驢尚未死絕也。此館相沿已十餘年。至乾隆辛丑歲。長白巴公延三為山西方伯。聞其事。遂命地方官查拿。始知業是者十餘人。

送按司治其獄。引謀財害命例。將為首者論斬。其餘俱邊遠充軍。勒石永禁。張味石大令為余言。

浙中有樞紳。寓吳門。御下最殘忍。性好淫。家中婢媼。無不污狎之者。然稍有不遂。則褫其下衣。使露雙股。仰天而卧。一筆數十。有號呼者。則再答如數。或以烙鐵燙其胸。或以繡針刺其背。或以剪刀剪其舌。或以木枷枷其頸。其有强悍者。則以青石一大塊鑿穿。將鐵鏈鎖其足于石上。又使之掃地。一步一攜。千態萬狀。難以盡述。後有傳其事於鄰近者。咸為憤憤。率眾毀其門。主人大怒。皆縛之。自此人益眾。打毀殆盡。因成訟。大吏知其事。下太守窮治之。乃下獄。卒以無證據。僅辦提解回籍。而案始結。然其家已破矣。有僕人某。深知其事。言之甚確。將來又不知作何報應也。

折福

戴堯垣。春水居筆記。載杭州余秋室學士。廁上看書。折去狀元一事甚詳。乾隆壬子七月。余初次入京。見學士。即問此事。學士曰。有之。可見堯垣之言非妄。大凡人有以廁上看書。最為可笑。

雲間蔡禮齋者。為侍郎鴻業之孫。左都御史馮公光熊外孫。通才也。最喜在箭桶上。

看書。鄉試十餘科不第。以援例作江西縣丞。候補南昌。窮苦殊甚。有長子甚聰慧。未婚而死。禮齋亦旋歿。余嘗勸之不聽。其一生困頓者。又安知不如余學士之折福耶。廣陵有釵商女甚美。嘗遊平山堂。遇江都令。令已醉。認此女為娼也。不由分辨。遂筮之女號泣。即回家。其父兄怒。欲白太守。是夜夢神語之曰。汝平日將舊書冊夾繡線。且看小說曲文。隨手置牀褥間。坐臥其上。陰司以汝福厚。特假醉令手。以示薄懲。否則當促壽也。事遂止。後痛自悔改。以夫貴受封。雍正初年事。

履園叢話卷十七終

履園叢話卷十八

古蹟

清 勾吳錢泳梅溪著

余生懶墮憚于行役紀游之處不過直隸山東河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諸省而已足跡所到畧志鴻泥以備遺忘不可謂之閱歷也江蘇為父母之邦習見熟聞則從其簡

萬歲山

萬歲山在 皇城西北隅其南為太液池中駕以金鰲玉蜺之橋橋之北為北海橋之南為南海樓臺掩映金碧交輝松檜連雲秀出天表嘉慶十年七月曾隨前國子祭酒法時帆先生與文穎館提調官孫平叔徐心伯諸公由西苑門至萬善殿查道藏諸經紅蓮綠水瑞日祥雲恍在趙千里仙山樓閣中也京師

豐臺

豐臺在京城西便門外為京師看花之所鑿池開沼連畛接畹無花不備而芍藥尤勝于揚州相傳即金時之拜郊臺當時有豐宜門遠風臺諸名故曰豐臺也京師

樓桑村

余出入京師者數次。每過涿州。求所謂劉先主之樓桑村。渺不可得。惟黃沙撲面而已。按蜀志。先主涿郡人。少孤。與其母販履織席為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高五丈餘。童童如車蓋。皆謂當出貴人。因號曰樓桑村。即今之涿州也。涿州

董江都讀書處

董家里在景州城西南廣川鎮。相傳為仲舒讀書處。成親王有詩云。何人自有春秋對。下馬應尋董學村。即此。景州

直沽

直沽在靜海縣東北。丁字沽。小直沽。俱大禹治水時疏導之處。天津

九河故道

余嘗過南皮。訪之土人云。九河故道。渠岸形蹟猶有存者。徒駭在西北。太史在古皮城南。馬頰在城西南。覆舖在東南。胡蘇在西城下。簡潔俱在城西。鉤盤在西北。惟鬲津即今之天津。皆為當時注海之處。南皮

岱廟

岱廟余凡三至。在山東泰安府城中。南向。進泰安門半里許。至遙參亭。即岱廟前門。

廟五門三闕。東西角樓五層。如天子宫室之制。進廟門。則老樹參天。古刻林立。東西兩傍有穹碑二座。一為宋宣和間立。一為大中祥符間立。迤北而行。上丹陛九級。登峻極殿。殿壁皆畫東嶽帝君出巡。回駕儀仗。奕奕有神。回出殿門。東有漢柏五株。皆枯朽無葉。西有巨石如石浮圖。而無一字。相傳為漢武帝時所立。殿正中甬道上有名扶桑石者。不知何時置此。出二門轉西。進延禧門。有唐槐枝葉凌霄。蒼翠可愛。槐之南為右闕門。攬衣而上。北望三峯。所謂南天門。日觀峯者。俱在指顧間矣。泰安

泉林

泉林在山東泗水縣。泗水出焉。高宗南巡。常幸於此。其地竝無高山大林。水由平地流出。勢甚洶湧。真是奇觀。論語子在川上。相傳即此地也。泗水

趵突泉

趵突泉在山東濟南府西門外呂祖廟前。三窟突起。聲如殷雷。相傳此泉自王屋山來。為灤水之源也。乾隆壬子六月。余入京。為遊第一次。自後每過濟南。必往觀焉。臧

南池

山東濟寧州城下有南池。因杜少陵集有與任城許主簿遊南池詩而得名也。故今

東偏小室中。塋一工部像。而以許主簿配之。城上有太白酒樓。前工部尚書和公為巡漕御史時重建。嘉慶庚申四月。余由水路入京。泊南池。是時靈石何蘭士亦為巡漕御史。錢塘黃小松為運河司馬。同在南池會飲者三日。小松出示所藏金石圖書。與州人李鐵橋。山西劉鏡古。吳江陸古愚同觀。為一時佳會云。齊寧

艮嶽

艮嶽舊址在河南開封府城東北隅。約畧計之。在今鐵塔上方寺左右。初宋徽宗末有子嗣。聽方士劉混康言。京城東北形勢增高。當有多福多男之祥。政和七年。遂命戶部侍郎孟揆於上清寶籙宮之東。築為山林象餘杭之鳳凰山。曰萬歲山。周十餘里。命宦者梁師成專董其事。時有朱勔者。構求天下奇花異木。太湖靈璧以及珍禽異獸。佳果丈竹之類以進。號曰花石綱。專置應奉局于平江。每歲所費以億萬計。調民夫發運。皆越海渡江。至于鑿城穿山而至。時東南監司郡守亦有應奉。又有不待詔旨。但行進物。王都通宦官以獻者。後上亦知其擾。稍加禁戢。獨許朱勔及蔡攸入貢。竭府庫之積聚。萃天下之技藝。凡六載而成。飛樓傑閣。瑤島瓊臺。雄瓌偉麗。於斯極矣。宣和四年。上自為記。以此山在國之艮。故名艮嶽。至靖康中。金人犯闕。城門

不開大雪盈尺。凍餓以死者無算。詔令民任便斫伐為薪。以炊飲食。是日百姓入艮嶽者。以數萬計。臺榭宮室。為之一空。則當日之所謂芳林園。玉津園。同樂園。宜春苑。凝碧池者。更無從蹤跡矣。今相國寺尚存湖石數峯。相傳為當時舊物。畢秋帆尚書巡撫河南。嘗築嵩陽吟館于內署之西偏。亦有數石峙于窗前。每逢宴會。必在此間。余親到也。祥符

吹臺

吹臺漢梁孝王築。在開封城東南二里許。即師曠繁臺。梁孝王增築之一曰平臺。圯然高聳。鬱然深秀。阮嗣宗詩所謂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臺。蕭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是也。乾隆五十三年三月。余在畢秋帆尚書幕下。嘗偕方子雲。洪穉存。徐朗齋。凌仲子輩登此臺。惟一望平曠。黃沙撲面而已。上有禹王廟。故土人又謂之禹王臺。又有三賢祠。祀李白。杜甫。高適三人。今又增李崆峒。何大復為五賢矣。祥符

相國寺

在開封府城內。齊天保六年始建。名建國寺。唐睿宗時。改為相國寺。明成化間。更名崇法寺。崇禎十五年。賊李創以黃水灌城。遂湮沒。本朝順治十六年。巡撫賈公漢復

捐俸重建。今仍曰相國寺。百物充盈。游人畢集。為汴梁城勝地。

梁王城

在今開封府城西北二里。即戰國時梁惠王故城。唐高常侍詩所謂古城蒼莽繞荆棘。駐馬淒涼愁殺人。是也。

汴故宮

在開封府城內正北。本宋之大內。金人廣之。明洪武十二年。即故址建周王府。今之貢院是也。當時之所謂太乙宮、景靈宮、玉清昭應宮者。皆不可問矣。

夷門

在府城安遠門內。亦曰夷山。即汴城東門也。為魏侯嬴故蹟。乾隆五十三年八月十日。南歸。有出夷門詩二首。刻橐中。

梅花堂拱奎堂

梅花拱奎二堂。俱在開封府治內。先世翰林侍讀學士藻及文肅公。先後知開封。所築。今廢。以上皆祥符

黃鶴樓

黃鶴樓在湖北武昌府城外臨江。以唐崔顥詩得名。其樓高七丈。飛簷畫棟。八面玲瓏。登樓一望。帆檣千樹。烟火萬家。真大觀也。乾隆己酉八月十日。余在畢秋帆尚書武昌節署。將回江南。方子雲洪稚存徐朗齋諸君。設餞于樓上。吹笛賦詩。月出而罷。余亦書兩絕云。倚樓橫笛未成音。雲影飛來似有心。黃鶴不歸雲不去。一詩傳誦到如今。晴川閣上月初環。鸚鵡洲邊對別顏。惟有大江流日夜。不知何處是鄉關。武昌

赤壁

赤壁在黃州府城西門外。乾隆五十四年四月十七日夜過此。是時月色甚明。因泊舟城下。賦詩云。東山初上月。江水自中流。赤壁固無恙。雪堂猶在否。孤舟留枕席。人世總浮游。兩賦傳千古。光芒射斗牛。志所稱東坡竹樓橫江館。寒碧堂。快哉臨皋亭。諸勝俱付之引領而已。黃州

廬山

余自幼夢遊廬山。未得一至。道書所謂第十八洞天者。有香爐峯。五老峯。康王谷。白鹿洞。石梁瀑布之勝。余過九江。舟中望之。若隔天表。嘗有詩云。朝發潯陽江。遙望香爐峯。百里連青蒼。千巖勢籠嵒。境幽罕人蹟。雲迷訝天通。奔悅未能往。亦足開我胸。

其二云。嘗讀石門詩。渺若登靈關。想見諸道人。拂衣步空碧。此事十餘年。應與仙雲絕。惟有鮑參軍。凌風幾探閱。南康

馬當山

彭澤縣東北。有馬當山。橫枕大江。唐王子安舟過其下。遇神人助以順風。一夕而至洪都者。即此。彭澤

石鐘山

石鐘山在湖口縣城外。臨江。乾隆己酉八月十六日。余從楚北回吳。偶泊舟北門外楊港。遂由西門乘一小舟遊石鐘。土人謂之上鐘崖。下鐘崖者也。初見巨石無數。如樓閣然。汨沒中流。而又有如牛馬。如虎豹者。盤踞於樓閣之下。又有一石人高三丈許。作彎弓引箭之勢。上題英雄石三字。時東北風甚急。仰見石壁一削千仞。而怒濤搏擊石罅。其聲果如洪鐘。正駭愕間。忽見紅牆古廟。隱隱有人。舟師指曰。此觀音崖也。乃攝衣而上。登一小閣。閣之左崖有凌波仙掌四大字。旁有石穴。濺不可測。曰黃龍洞。憑閣而望。但見風帆亂飛。半入九江。半入鄱陽湖也。余急登舟。更欲遊所謂下鐘崖者。舟人且懼且唱。其歌云。荒城正對白沙洲。但聽江聲日夜流。人家富貴無三

代每有清官不到頭。其聲宛轉亦可以見風土人情之一班耳。頃之回過城西門。繫舟普陀菴下。循逕而上。登懷蘇亭。亭中有碑。刻東坡石鐘山記。亭右即為大江。丹崖林立。嵌空瓊甍。俯聽鐘聲。宛在足底。亭左右皆石壁。莫能名狀。石上題名甚多。其王文成一題在白雲洞之上。文云。正德庚辰三月丁未。都御史陽明王守仁獻俘自南都還。登此參政徐達同行。凡四行。其旁又有五言詩一首。不復記憶。似即記擒宸濠以後事也。讀畢而下。復乘舟。循石壁行。其洞壑之奇。不亞上鐘崖。而兩壁如剪。夾一小閣。則奇險更甚于觀音崖也。是時日色已晚。風亦稍定。始命舟回。已上燈矣。余生平所歷佳山水。若江寧之燕子磯。鎮江之金焦兩山。和州之天門。彭澤之小姑。黃州之道士洑。嚴州之釣臺。紹興之統門山。與吼山。皆不足奇。得此而嘆觀止矣。湖口

潯陽江

九江府治後城上有庾樓。庾亮刺江州時所建。樓下即潯陽江也。城西半里許有琵琶亭。以白香山詩得名。前權使姜公開陽所建。乾隆五十四年四月十四日。垂晚。余嘗停橈亭下。時江波漾月。柳影翻風。南望廬山。青蒼不斷。江上時有小舟。載婦人彈琵琶。真江行絕景也。友人周竹珊詩云。琵琶一樣聽來慣。聽到潯陽便有情。德化

碣磯

碣磯在安徽蕪湖縣西七里大江中。高十餘丈。周圍十畝。有奇石。上有靈澤夫人廟。相傳為三國吳大帝妹孫夫人殉蜀主。以黃武三年薨于此。余友王仲瞿孝廉嘗作碣磯孫夫人廟碑。典雅可傳。余為刻石廟中。可補裴松之注三國志之闕。蕪湖

太白樓

太白樓在太平府城西南采石山。亦名謫仙樓。樓上下牆壁間題詩幾徧。有蕭尺木畫壁甚妙。咸以為畫勝于詩。近亦刷去不存。當塗

識舟亭

亭在蕪湖鶴兒山頂。俯瞰大江。帆檣四列。相傳為謝宣城天際識歸舟處也。壁間有前明方逢時王思任題詩石刻。蕪湖

滴翠軒

滴翠軒在蕪湖赭山廣濟院塔旁。宋黃山谷讀書處。舊名檜軒。為鳩江名勝。蕪湖

烏江

烏江在和州東南。距江口三里許。有上山甚峻。叢木鬱然。山下有項王廟。遺像在焉。

兩側以亞父范增司馬龍且配享。後殿瘞夫人像。是為虞姬也。又有項王墓。在廟後。據史記葬項王穀城。安得復有墓在此乎。想前人附會耳。讀汪佃碑記。知舊時有唐李少溫篆額。今不存。又一碑刻王畫像半身。石光瑩然若鏡。余有詩云。不渡江東忍自亡。天心人事本難量。英雄已足稱千古。香火還留祭一方。叢木秋風餘殺氣。鬼燐墓雨落星光。我來臆懼寒塘晚。惟聽江流悲未央。和州

天門山

天門山在和州東南。與太平府之博望山東西對峙。中隔一江。今人謂之東梁山。西梁山。乾隆五十四年三月廿九日。余泊舟山下。因登岸。攜一僕。造其絕頂。山形秀削。石路盤紆。俯瞰大江。聲喧足底。即李青蓮詩所謂天門中斷楚江開是也。山下設遊擊一員。以備守禦。距蕪湖關不過四十里耳。和州

濡須

濡須山在巢縣東南。濡須水所經也。方輿勝覽云。濡須山謂之東關。七寶山謂之西關。胡三省通鑑注。東關即濡須口。亦謂之柵江口。當三面之險。相傳為夏禹所築。按東關之名。見于三國志。魏書。陳書及水經注。唐書地理志云。巢縣東南四十里有故

東關是也。其地高峻險狹，實守阨之所。余於乾隆五十二年十月六日，扁舟過此，又行數里，過踰山。春秋昭五年，楚子觀兵坻箕山，即此。乃披衣而起，回望濡須龍洞，諸山已在微茫烟靄之間。秋林墮葉，半紅半黃，落日暮雲，忽青忽紫，宛如一幅徐崇嗣沒骨法也。巢縣

孔子臺

孔子臺在巢縣西北五十里。土名柘皋，名勝志云：孔子南遊至橐皋，與弟子憩臺而反。即此。按巢縣即夏商時南巢地，周為巢伯國，後屬楚。秦置居巢縣，史記項羽本紀：居巢人范增是也。其云橐皋者，春秋時為吳邑。哀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漢置橐皋縣，屬九江郡。三國吳志朱桓傳及杜預左傳注，括地志俱有橐皋之名。不知何時訛為柘皋。想橐拓音相近，後人又因拓字類柘而再訛也。巢縣

芍陂

芍陂在壽州南八十里。春秋時為楚相孫叔敖所造，陂周三百二十四里，橫徑百里。陂有五門，上承淠水，吐納川流，西北為香門。陂水北流，經孫叔敖廟下，謂之芍陂瀆。又北分為二水，一水東注為黎漿，一水曰葛瀆。又北流入壽春城中，又北逕相國城。

東又北出城注淝水。壽州志云。西自六安州龍穴山。東自濠州橫石。東南自龍池山。其水胥會于此。按後漢書建初八年。王景為廬江太守。郡界有故芍陂稻田。景率吏民修起蕪廢。灌田可萬頃。境內豐贍。魏書志建安五年。劉馥修芍陂堰。宋書高祖遣毛修之復芍陂。灌田數十頃。又長沙王義欣鎮壽陽。使參軍殷肅。因舊溝引淝水入芍陂。溉田萬餘頃。自唐宋元明以來。或濬或廢。本朝順治十二年。壽州知州李大升又修之。真萬世之利也。壽州

淮水

淮水出桐栢山胎簪峯下。有禹廟。廟前三井。是為淮源。自漢以來。治淮者嘗禱之。余至正陽關。必渡淮水。是年淮水大決。淹沒民田。以數十萬計。為歎息者久之。乃作詩云。淮清滔滔控數州。東馳十里未能休。幾看禱廟尋三井。安得探源溯上流。秋潦漲時成甃鼠。阪田沒處有浮鷗。我來問渡斜陽晚。白草黃沙漫野愁。壽州

潁水

潁水出潁州府城北。余自乾隆丁未十月。將之汴梁。道出潁川。由太和至周家口。舟行者數日。遇如皋林鐵簫。有詩云。潁水流不息。楓林落日黃。扁舟獨西走。羣雁向南

翔。兄弟經年別。關河去路長。還窗無限意。還見野鴛鴦。水邊鴛鴦甚多暮寒泊邨店。沽酒認青旗。犬吠閉門早。樵歸生月遲。喜聞鄉國信。況有故人期。相對挑燈坐。舉杯聊酌之。

阜陽

錢塘江

余以乾隆乙巳歲春三月。始遊錢塘。嗣後往來于浙東西者。幾三十餘年。其山則有南高峰。北高峰之峻險。其水則有西湖。玉泉之清冽。其寺宇則有淨慈。靈隱之雄壯。其洞壑則有飛來。金鼓之幽深。古蹟之多。名勝之雅。林木之秀。花鳥之蕃。當為海內第一。惟八月之濤。最為奇觀。其來如三座雪峯。其聲如百萬軍鼓。心搖目眩。頃刻而至。則天下所無矣。按錢塘之號。先于周秦。見史記始皇本紀。至先武肅王築塘捍海。而名益著耳。錢塘

煙雨樓

嘉興府東南有煙雨樓。五代時武肅王第六子元璿。為中吳軍節度使。築煙雨樓于澎湖之上。即此。又名鴛鴦湖。嘉興

攜李城

按史記吳秦伯世家吳伐越句踐迎擊之敗于檣李據府志云在桐鄉濮院之西濮院即檣李墟也其地有范蠡陂秀水

魏塘

嘉善東門外有河一道通清風涇曰魏塘亦名武塘相傳魏武帝經此故名嘉善

石尊

石尊在湖州府城南二里峴山上是大石一塊中窪可以貯酒故又名窪尊唐開元中李適之為湖州別駕每挈所親登山酣飲後顏魯公為湖州刺史偕賓客門生弟姪輩作窪尊聯句詩即此今石尊上有一亭未圯而所謂逸考堂者已片瓦無存矣烏程

墨妙亭

墨妙亭在湖州府署後嘉慶癸酉初冬余始至吳興時陽湖趙季由為吳興太守遂與尋覓漢唐諸刻竟無有存者遂賦二詩云苔花正浮雪橋林新著霜謝公到郡久今始來斯堂握手招殘碑一笑傾壺觴墨妙已無亭寒花尚餘香義獻不可作顏徐亦難量俯仰感古今緬焉暗神傷坡公來吳興嘗晤孫莘老酬贈詩最多當時和者

少屈指七百年。此事誰復討。青山依然在。古刻蹟如掃。乃悟金石質。年壽猶不保。何如飲美酒。令我顏色好。烏程

王右軍別業

按嘉泰會稽志。即山陰縣東北蕺山下之戒珠寺。寺門有右軍瘞像。青巾道服。坐于正中。王梅溪有詩云。欲弔右軍千載魂。祠堂荆棘斷碑存。老僧相見話遺事。問我蘭亭幾世孫。山陰

東府

吳越備史云。唐乾寧三年。先武肅王平董昌。敕改威勝軍為鎮東軍。以王為鎮海鎮東軍節度使。遂有越州之地。梁開平二年。陞為大都督府。謂之東府。周廣順元年。大元帥吳越國忠懿王。即越州東府。又築宮治園圃。即今之紹興府治也。山陰

清白堂

紹興府治中。有清白堂。宋康定中。范文正公仲淹知越州時所建。并自作記。乾隆五十七年。余與修郡志。太守李公屬余隸書。刻諸堂上。山陰

越王臺

名勝志云。蕭山縣西九里有越王臺。李太白詩西陵拱越臺是也。祥符圖經云。種山東北亦有越王臺。種山即今之卧龍山。在紹興府城內。其山盤旋回繞。形如卧龍。相傳越大夫文種葬此。故名。府志云。嘉定十五年。郡守汪綱于卧龍山西南又築一臺。有曾耆年篆書三大字刻諸石。今不存。山陰

柯亭

柯亭在山陰縣西南四十里。今亭已廢。即為柯橋寺。按郡志。千秋亭一名柯亭。又名高遷亭。漢末蔡中郎避難會稽。宿于柯亭。仰觀椽竹。因取為笛。今詞家所謂柯亭辨笛是也。乾隆十六年。高宗皇帝南巡。有柯亭詩。山陰

蓬萊閣

閣在紹興府署後。名勝志云。錢武肅王建。即五代鎮東軍節度使官廨。今府門前有鎮東閣。尚其遺址。其名蓬萊者。取元微之詩。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住蓬萊也。宋淳熙元年。武肅八世孫端禮知越州。重修。自元祐戊辰。郡守章綵修之。又四十八年。汪綱復修。由來久矣。乾隆辛亥壬子之間。余嘗盤桓于此。啟窗一望。千巖萬壑。畢呈案前。幽鳥閒雲。時親坐上。又在趙千里仙山樓閣中也。山陰

雷門

雷門即今紹興府城之五雲門。元和郡國志云。句踐所立。以吳有蛇門。得雷而發。表事吳之意。會稽記云。雷門上有大鼓。圍二丈八尺。每一鼓聲聞洛陽。孫恩之亂。鼓為軍人打破。有雙白鶴飛出。後遂不鳴。會稽

窆石

會稽禹廟。後坐鏡湖。前對宛委山。地甚宏敞。而無唐宋舊碑。惟窆石為最古。石在廟之左偏。狀如稱錘。上有亭覆之。圖經云。禹葬會稽。取此石為窆。上有古篆。不可讀。王順伯金石錄。以為漢刻。或以為三國吳告祭文。有宋元人題名。可辨者。惟會稽令趙與陞及元人員嶠真逸李個兩題而已。會稽

蘭亭

蘭亭在山陰縣西南二十七里。其地相傳為越王句踐種蘭處。因名。晉王右軍曲水詩序。即于此作也。由婁公埠舍舟而途。約行五六里許。即天章寺。亭在寺東。右軍書序所謂崇山峻嶺。茂林修竹。清流激湍。映帶左右者。至此始信。國朝康熙三十四年。聖祖仁皇帝臨幸于此。有御書大字蘭亭宮碑一座。上覆以亭。乾隆十六年春。高宗

純皇帝南巡。又有御製蘭亭即事詩一首。即刻其陰。癸丑三月三日。郡守李曉園亭特。嘗邀袁簡齋太史平寬夫宮詹輩二十一人。作脩楔之會。余亦與焉。今五十餘年矣。歲月易遷。歡情難再。可為太息者也。會中有相城姚秋槎觀察。仿西園雅集圖作記一篇。刻于郡志。會稽

智永禪師書閣

書閣在會稽縣之雲門寺後。即王右軍七代孫智永禪師臨池之所也。隋唐間禊帖真本。即藏此閣。閣凡七間。甚高敞。閣後皆植竹。直接山頂。世所傳退筆塚。即在竹中。今無其蹟矣。乾隆壬子三月。余嘗與袁簡齋太史平寬夫詹事徐朗齋孝廉陳斗泉文學。一宿其中。會稽

江文通宅

江文通宅。在蕭山縣城。今為覺苑寺。寺前有夢筆橋。相沿已久。寺中古刻甚多。蕭山

天台山

天台山在浙東三百里。自古來遊天台者。要皆得之耳食。或蹈前人紀載。未必皆親歷其境也。惟本朝王太初王季重潘稼堂齊巨山四公。為得其詳。然此山周圍數百

里一丘一壑。一溪一澗。風雲之出沒。花木之興衰。古今不同。隨時變幻。移步換形。即四公者。亦不過領畧其大概。豈能窮幽歷險。一一筆之于書。余遊天台。凡兩次。所到之地。百不得一。如讀史漢選本。不可謂之讀過史漢也。即如石橋之瀑。險怪百出。桃源之山。壁立萬仞。豈語言筆墨之所能盡。然古人記載。往往言過其實。逾于所見。孔靈符會稽記曰。懸溜千仞。謂之瀑布。臨海記曰。飛泉懸流。千丈如布。啟蒙記注。謂天台去天不遠。有石橋。濶不盈尺。長數十丈。下臨絕冥之澗者。皆傳聞之誤。即如李太白詩所謂天台四萬八千丈。又誰為之量丈耶。天台

桃源洞

桃源洞在天台縣北二十里。十四都護國寺之東。相傳漢永平中。劉晨阮肇遇仙于此。攢峯疊嶂。左右回環。中有一澗。隨山曲折。水窮道盡。則有一洞。潛通山足。仰頭一望。但見諸峯插天。殆非人境。道光五年九月。余以重修先世會稽郡王墓時。過桃源。真奇境也。天台

桐栢宮

桐栢宮在天台縣西二十五里。道家所謂七十二福地之一。由清溪迤北而入其路。

曲折清幽。至宮門。則一望如平疇。四山蒼然。九峯迴抱。別有天地。縣志云。唐景雲二年。為司馬承禎。戕然梁沈約有桐栢山金庭觀碑記。則唐以前先有之矣。至太和咸通之間。道士徐靈符。葉藏質新之。元微之。劉處靜。為記。五代開平中。先武肅王重建。名桐栢宮。至宋大中祥符元年。又改名崇道觀。觀中有上清閣。閣藏宋太宗真宗御書。及高宗所臨晉唐法帖。共五十三卷。又吳越國王所捨銅像天尊十位。連金銀銅所鑄火敔臺座。檀香三清像一龕。計二百六十區。玉花八株。銅三清像。金銀字經二百函。睦親宅昭成太子宫聖蹟四十軸。歷代珍襲供奉。至明吳元年遭火。化為丘墟。惟存檀香像一區而已。洪武間重建。永樂中又加新之。其時尚有唐人碑刻。如崔尚碑頌。韓擇木八分書。本朝雍正間又火。一椽無存。大吏奏請重建。乾隆初年始訖。今觀基雖宏壯。不過十之二三矣。天台

李太白書堂

唐李白書堂。在華頂峯最高處。相傳太白嘗遊天台。讀書于此。今為拜經臺。高僧修道結茅其上。四圍築以石城護之。防風雪也。其下有積水。為王右軍墨池。天台

石橋

石橋在天台縣北五十里。橋之上下有上方廣下方廣兩寺。其橋在曇華亭之下。如一龍橫卧於兩崖之間。其上則雙澗合流。俱由橋下衝激。遂成飛瀑。一落數丈。聲如殷雷。真奇觀也。天台

白雲山

台州府城東北隅有白雲山。宋紹興初有先世賜第。賢穆大長公主所居也。道光三年三月余往臺州。拜觀唐賜鐵券。曾一至焉。惟有祠堂三間。左右皆菜園而已。臨海

嚴子陵釣臺

七里瀧在嚴州府東北二十里。乾隆甲寅乙卯之間余往來者凡數次。其所謂釣臺者甚高。臺上有嚴公祠。兩側配享者為唐之賀知章。宋之謝皋羽也。臺下急流洶湧。怪石嵯峨。綠樹青山。四圍環繞。祠旁有嚴氏子孫數家。以奉祀事。多以漁樵為業。余有詩云。直鉤釣國曲鉤名。富貴原無足重輕。我亦久忘名利者。合來祠下拜先生。祠堂傾側草蕭蕭。奉祀雲和亦寂寥。猶有先人家法在。多因避客混漁樵。建德

九仙山烏石山

福建省城藩署前南行里許。曰獅子樓。即五代王審知還珠門也。又里許。過保泰橋。

其東為九仙山。有定光塔。其西為烏石山。有堅牢塔。九仙山大石縱橫。疊如樓閣。磨崖題名甚多。其可辨者。小華峯之側。有熙寧元年。光祿卿直昭文館。知軍州事。程師孟及沈紳。劉彝等七人題名。又廓然臺後。有紹興壬子。程晉道題名。平遠臺左方。有淳熙丙申。陳休齋分書兩題。又紹興二年。鄭滋德篆書。其郡志所載野意亭。丹井。醉石。杏壇諸勝。俱無從蹤蹟矣。烏石山上有李少溫篆書。般若臺三字。摩崖。其旁亦有宋人題名。不暇細讀。堅牢塔凡七級。其第五級有林同穎造塔記。有永隆紀年。今俱鑿去。尚露筆共第七級。又有偽閩王延曦宮嬪官屬題名。此朱竹垞吳志伊輩所未搜求者。余嘗賦詩云。瑯琊建國太匆匆。兩世兵戈一霎中。負海自居天子座。因山猶築梵王宮。至今殘石留名姓。細辨題年記永隆。極目孤城思往事。塔鈴無語怨東風。

閩縣

延平津

延平津在福建延平府延福門外。相傳為雷華沉劍處。山上有明翠閣。景雲樓。鳳冠巖。諸勝。余以乾隆六十年二月十六日過此。是日東北風甚急。松杉怒號。桃李無色。與山僧坐話者久之。有建河歸權詩云。建河天下險。說起便生愁。衆水趨崩壑。羣山

夾亂流。身居烟靄國。家在木蘭舟。最怕前灘急。停橈更綰留。落日張湖坂。奔流勢漸平。急鳴五峽雨。又激海濤聲。對飯誰能食。推蓬暗自驚。仙霞望不見。惟有暮雲征。夜泊延平驛。津頭月一彎。悲風號獨樹。野火燒空山。干莫何時出。斗牛不可攀。我來憑弔古。歎息水潺潺。南平

履園叢話卷十九

陵墓

清 勾吳錢泳梅溪輯

夏禹陵

禹陵在紹興府城南十五里見吳越春秋越絕書史記漢書正義皇覽諸書嘉泰會稽志云禹巡狩江南死而葬焉猶舜之陟方而死遂葬蒼梧古聖人所以送終事最簡易非若漢世人主之豫自起陵也案自先秦古書帝王皆不稱陵陵之名實自漢始今名禹陵者是後人尊之之辭也陵有禹廟甚巍煥背湖南向自唐宋元明以來春秋祭祀不絕明嘉靖中閩人鄭善夫定禹陵在廟南數十步時知府南大吉因立石刻大禹陵三字覆以亭攷古者不封不樹後之人何能定其故處恐附會耳今廟旁有妣氏者數家守衛之相傳即禹之苗裔廟中無古碑皆有明以來所立惟寔石一塊甚古上有篆書隱隱可辨說者謂當是三國吳告祭之文也乾隆五十七年春余嘗與修郡志偕平寬夫侍郎徐朗齋孝廉親往拜之

商吳泰伯墓

吳泰伯墓在吾邑之鴻山舊名皇山南徐記泰伯宅東九里有皇山泰伯所葬地按

史記世家正義注云。秦伯居梅里平城。在無錫東南三十里是也。漢桓帝永興二年。詔吳郡太守糜豹修之。周以垣墉。給五十戶守衛其墓。晉肅宗太寧元年。詔祀秦伯。用王者禮樂。具王者冕服。建廟於瑩城南三十步。命晉陵太守殷師領焉。宋武帝永初元年。勅秦伯以太牢祀。唐太宗貞觀十三年。詔重廣秦伯門殿。遣禮部尚書韓太冲。祀以太牢。賜金銅香爐一具。十五年。賜秦伯六十四世孫駙馬都尉吳世偉苗田十頃。永充廟祀。宋太平興國三年。勅朝散大夫梁周翰。賜墓旁田二百二十三畝。令歲收供奉灑掃。仁宗天聖元年。勅賜繞墓田一百畝耕種。併入墓倉貯用。哲宗元祐七年。有詔。吳秦伯以至德廟為額。遣官致祭。元符間。制封至德侯。崇寧初。進封王爵。元仁宗元貞元年。命祭三讓王吳秦伯於姑蘇至德廟。英宗至治二年。詔遣御史中丞察罕帖木耳致祭。明洪武二年。改封吳秦伯之神。春秋祀之。宏治間。邑人楊文建亭表墓。本朝康熙中。巡撫吳存禮。邑令吳興祚。先後興修。後為山民侵削。樹木殆盡。雍正四年。邑令王喬林勒石永禁。乾隆二年。又給帑修葺。邑令王允謙增建享堂墓門。至嘉慶初年。墓之前後。皆為近民開墾。墓門亦頽圯無餘。僅存一小碣。有高忠憲公題字。向例有秦伯廟道士。東西兩房。輪流值管。而終年未嘗一至。蓋荒廢久矣。

十六年。婺源齊公彥槐來宰吾邑。先余嘗畫一圖。請翁閩學方綱曾中丞燠吳祭酒錫麒吳學士鼎范編修來宗輩。作為詩文。面呈齊侯。且請修墓。以發其端。至十九年。邑中大旱。侯勸賑鄉閭。始謁墓所。其明年。歲大熟。尚有贏餘。即取造豐樂橋。且以修墓。凡費白金三十兩有奇。自此垣墉復整。墓門復立。植以松柏。栽以梅花。添置守墓道士一人。田八畝。時加防護。侯之力也。後侯以忽忽去縣。未立碑文。他日當為書刻之。以傳諸後來云。

商仲雍墓

按史記索隱注。仲雍冢在常熟縣西虞山上。與言偃冢並列。太平寰宇記云。虞山有仲雍齊女墓。即簡文帝招真治碑所云。遠望仲雍。而高墳蕭瑟。旁臨齊女。則哀壟蒼茫。蓋齊梁時猶不廢也。唐宋元明以來。無有為之表者。國初始修葺之。乾隆二十五年。裔孫有周姓者。相傳為仲雍之後。又立墓門於北門大街。由山麓麓路直達墓所。五十四年。裔孫等又建石坊。學使曹秀先題曰南國友恭四字。近來邑之士大夫。輒有訟官謂周氏侵占言子墓者。可發一笑。

商大夫彭祖墓

浙江通志云。彭祖墓在臨安縣東南十里。嘉靖臨安志云。因彭祖壽年八百。故號其山曰八百山。里曰八百里。昔武肅王禦黃巢臨安。兵屯八百里矣。即此東坡詩集有彭祖廟詩云。跨歷商周看盛衰。欲將齒髮鬪蛇龜。空餐雲母連山盡。公自注。山有雲母。彭祖所採服也。不見蟠桃著子時。
施注。老彭善補導之術。并服木桂。雲母。麋角。常有少容。子由亦有詩曰。猖狂戰國古神仙。曳尾泥塗老更安。厭世乘雲人不見。空墳聊復葬衣冠。而朱文公雪心賦亦引用之云。天柱高而壽彭祖。名山勝概云。八百里。踰橫碁。次彭安。有孤冢如堂。或曰。是商大夫老彭墓也。旁有一碑仆。且泐不可讀。據諸說。則彭祖實有墓在臨安矣。案水經注。彭城有彭祖塚。又續漢郡國志。武陽彭亡聚。引益州記。注云。亦有彭祖塚。二蘇之詩。恐是彭城或武陽兩地之墓。未必在臨安八百里也。

周延陵季子墓

吳季札墓在江陰縣北七十里。地名申港。墓前有石碑。古篆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十字。字大徑尺。相傳為孔子手書。體勢奇偉。舊志載唐開元中。元宗命殷仲容摹搨其書。然則唐以前已刻之。大厯十四年。潤州刺史蕭定重模勒石。今廟中所存者是。宋崇寧二年。常州太守朱彥立。蓋屢次重刻矣。今丹陽驛前及金壇之九里鎮。

俱有一碑。未知孰是。

周先賢言子墓

言子墓在虞山北麓乾元宮下。史記索隱及吳地記皆載之。宋元以來不廢。明宏治中。知縣楊子器為表其墓。崇禎初。巡按御史路振飛再修。國朝康熙間。參議王儒重修墓道。雍正間。方伯鄂爾泰又建石坊。題曰南方夫子。而蘇松糧道王澄慧又築墻垣衛之。乾隆三十三年。裔孫襄陽太守言如泗五經博士言如洙等。屢為修建。規模宏敞。松楸鬱然。為吳中古墓云。

周先賢曾點澹臺滅明二墓

山東費縣舊有曾點澹臺滅明二墓。碑志久闕矣。嘉慶十三年九月。余入京。曾偕孫淵如觀察同過費縣。訪得之。遂以隸古書丹。付縣令郭志青刻二碣。一立於曾點墓前。一立於澹臺滅明墓前。以垂永久。

周先賢閔子墓

閔子墓據太平寰宇記在范縣東。今所傳在厯城者誤也。嘉慶癸亥冬。陽湖孫淵如觀察為山東兗沂曹濟道。以查賑按行范縣。知墓所在。時以河決不能詣謁。及官糧

儲道忽夢浚井。出古丈夫布衣泥塗狀。自稱閔子騫。覺而異之。因出俸錢。屬縣令譚文謨。訪視廢基。申禁樵採。嗣以縣令屢更。事未施行。至華亭唐晟。宰是縣。始捐廉重修。栽種樹木。乞觀察為文紀之。並訪義士左伯桃。羊角哀墓。於縣之義城寺東。并攷其原委。以存志乘焉。

周要離冢

余少時。在閭門內十廟前。沿城脚下。見水潭邊有石碣。上刻古要離冢四字。橫卧荒草中。據後漢書注。梁伯鸞墓。在要離冢北。却無碑碣可考。道光七年。福州梁葆林方伯。為訪古蹟。僅於潭水中得一碣。即是刻也。後有成化十年渤海高出題字樣。而伯鸞墓終無踪蹟。

漢高密太守錢咸墓

成化湖州府志云。在長興縣西五里。浙江通志云。咸為彭祖四十七代孫。墓在長興縣西五里。其山名繖蓋山。西吳里語云。墓柱上題漢故旗門將軍高密太守錢府君之神道。

漢富春公錢讓墓

萬曆湖州府志云。富春公墓。在長興縣西五里。按公諱讓。字德高。高密太守。成之曾孫。順帝永和元年。舉孝廉。除厯陽章安二縣長。後從太尉趙峻。辟為西曹掾。遷黃門選部侍郎。九江寇盜周生。范容作亂。詔授廣陵太守。征東大將軍討平之。桓帝建和元年。拜廣陵相。征東大將軍使持節都督江東諸軍事。徐充二州刺史。封富春公。食邑五千戶。實封一百五十戶。夫人徐氏合葬長城縣平望鄉西北梓山。乃江東錢氏第一代祖也。長城即今之長興縣

漢太子洗馬錢京墓

案先世大宗譜。公諱京。字仲恭。富春公第二子。仕後漢。厯東宮舍人。太子洗馬。葬長城縣吳概山。

漢孝女曹娥墓

按嘉泰會稽志云。在縣東七十二里。後漢書。元嘉初。度尚設祭之誅之。改葬娥於江南道旁。即此。余於乾隆嘉慶間。嘗三過其廟。廟之東偏有雙檜亭。宋張即之書。亭後有大小兩塚。其大為娥之父母。其小者即娥墓也。余為補書一碑。刻石墓上。

漢東海孝婦墓

余曩嘗入京過郟城縣路旁有東海孝婦祠香火甚盛嘉慶廿三年夏偶遊海州之雲臺山過新縣北二里亦有孝婦祠祠後有二塚相傳孝婦死附於姑墓土人為立祠焉然案沈括夢溪筆譚今東海縣即漢之贛榆屬琅邪非古之東海也廣輿記謂孝婦是郟人一統志云冢在郟城東十里又似以郟城為真墓云

三國吳王夫人墓

華亭南二里許有屋基廢地一塊近處居民有劉叟者每見有紅裳女子徘徊其間人有見者旋入地中而滅甚怪之疑土中有異發之不數尺獲一磚甚古下有巨槨如屋旁有穴以火燭之有石槨上卧髑髏一具前植短碑有吳陸公遜第三女王夫人之墓十二字非篆非隸左列石几供一瓦盆其色如玉乃取出貯水甚清經年不竭後見紅裳者復來或隱或見其人隨感疾死盆為好事者取去並無他異此乾隆初年事。

吳大將軍丁奉墓

華亭新橋鎮東市有丁奉墓嘉慶八年農人墾田見一石攜歸石上有大將軍丁奉墓六字餘俱漫滅今墓尚存高三尺許案三國吳志丁奉安豐人以斬孫綝還大將

軍。迎立孫皓。擢大司馬左軍師。

晉謝太傅墓

謝太傅安墓在長興縣西南六十里。地名三鴟岡。今尚有子孫守墓者。按晉書。文靖卒。本葬於建康之梅嶺。至陳始興王叔陵淫暴。好發古墓。晉世王公貴人多葬其地。叔陵乃發謝墓。以葬其生母彭氏。時文靖裔孫名夷吾者。適為長城令。徙葬於此。立廟祀焉。有大觀三年墓田碑。可攷。嘉慶三年。吾友邢佳山太守來宰是邑。重修其墓。并賦詩云。謝公原上夕陽斜。華表巋然樹半遮。雷雨元功高百辟。風雲荒塚護三鴟。古陂已泐唐人石。野草猶開晉代花。賴有烏衣賢裔在。頻繁重薦不須嗟。錢竹汀宮詹。秦小峴少冠。阮雲臺宮保。俱有詩紀之。為一時盛事云。

晉永安侯錢廣墓

宏治湖州府志云。在長興縣西二里。按先世大宗譜。公諱廣。字敬仲。西晉舉孝廉。除上將軍。平賊石冰。封雲等有功。徵補軍諮祭酒。揚威將軍。領江州刺史。使持節。征虜將軍。都督江洪二州諸軍事。封永安侯。謚忠壯。夫人周氏。合葬長城縣胡陵山。按晉書。永安侯廣。名見周玘傳。

梁臨川王錢伯仁墓

按臨川王伯仁字仲方。宋明帝泰始中。舉孝廉。除王府兵曹參軍。員外散騎常侍。蕭梁革命。義不再仕。遂挂冠歸。天監二年。詔舉世家勲德之士。郡守柳渾表薦之。拜揚州刺史。卒。葬高密太守墓西二里。夫人吳郡張氏子五人。肅之樂之。邕之敬之。和之有女名寶媛。歸文瓚陳公。生子顥。先即陳武帝也。永定初。追贈臨川王。見陳書外戚傳。又按顏魯公湖州石柱記云。錢氏長城人。父仲方。高祖微時。先娶之。早卒。及即位。追尊為昭皇后。墓曰嘉陵。在縣北五里。

梁妙嚴公主墓

蘇城閭邱坊巷有息園。今為錢氏家廟。族弟槃溪司馬購顧氏依園地。增築之。園中有高阜曰妙嚴臺者。即梁時妙嚴公主墓。府志已載之。紫徐柯妙嚴臺詩序云。考梁時公主之見於史書者。有玉姚。玉婉。玉嫔。今嫔含貞。又長城吉安。皆有封號。不知妙嚴主何封也。簡文王皇后生長山公主。名妙碧。則妙嚴為簡文女無疑矣。舊志以為梁武帝女。誤也。公主之墓。西去數百步。今為蒲林巷。巷之西口。有石馬一區。故老相傳。尚是墓前物。今俗稱石馬鞍頭是也。墓上建一亭。登亭南望。有傑閣。即禪興寺閣。

上有公主像。戴毘羅帽。兩手合十。作跏趺狀。有宮女十人侍其兩旁。相傳公主曾下降郡人孫瑒。瑒死。梁亦旋滅。陳高祖以先朝公主。賜十宮人以優禮。之年八十餘而卒。嘉慶十八年。槃溪濬池。得宋時舊刻。似是界石。有東至王從事地云云。則此墓唐宋時猶存也。

陳黃門侍郎顧野王墓

案吳地記。顧野王墓在橫山東平陸。橫山今在吳郡西南十八里。隋書十道志云。山四面皆橫。故名橫山。顧炎武詩序亦以為在今蘇州府吳縣橫山之東。越來溪上。今三吳顧氏皆其後也。

唐褚中令遂良墓

唐褚中令墓。據河南府志在偃師者。誤也。案新唐書本傳。遂良貶死愛州。即定於彼。二男彥甫。彥冲。一孫俱射。咸通九年。詔訪其喪。歸葬陽翟。唐人有詩紀其事。安有葬在偃師之說。且宰相世系表云。褚氏出自漢褚少孫。後裔孫重始居陽翟。又褚亮傳云。亮父玠。玠祖澹。皆錢塘人。是其先並無居緱氏之說。自史載遂良自愛州貶所歸葬陽翟。亦應在今禹州。不待云偃師也。乾隆戊申正月。余在開封。偶閱河南府志。與

洪稚存論及此故記之

唐工部郎杜甫墓

案河南通志云。唐工部郎杜甫墓。在河南府偃師縣之土要村。元和八年。元微之志其墓。劉煦舊唐書。載宗武子嗣業遷甫之柩。歸葬於偃師西首陽山之前。墓志亦云。啟子美之柩。襄祔事於偃師。祔者。祔當陽侯墓也。是墓在偃師土要無疑矣。自河南府志有鞏人與事之語。遂沿司馬溫公詩話。誤載入鞏縣。反駁元微之祔葬偃師。為江陵遙次懸擬之詞。豈舊唐書亦不可據耶。以嗣業數千里乞丐焦勞。遷柩歸葬。豈不知其祖平日不忘本不忘仁之言。祔葬當陽。以慰泉壤禮也。乃去土要咫尺。遷就葬鞏。既違祖遺志。而又悖元公襄祔之言。斷無是理。乾隆初年。為村民所侵耕。為麥地。邑令朱公訪出。造營碑記。以復舊制。閱四十餘年。又復侵削。舊時墓前。本有杜公祠。為鄉民改祀土穀神。欲復其舊。不可。乃於城西五里堡。專建馬前臨通衢。過者易識。後洛水暴漲。棟宇摧頽。五十二年。邑令南皮湯公毓偉。又為清理。廣其北域。崇其塚。封環以牆垣。前開墓道。樹碣大道邊。至今不廢。湯公又於城西五里堡。以舊茶亭改建。其地軒敞。足以棲靈。即以舊祠僧奉香火。五十三年。余遊河南。深悉其事。

唐魯郡開國公顏真卿墓

顏魯公墓在偃師縣東北之邙山。明嘉靖中。先世祖樂開公。曾任偃師。嘗為清理墓前。有米芾書碑云。公之使賊也。謂餞者曰。吾昔在江南。遇道士陶八。八授以刀圭。碧霞服之。可以不死。且云。七十後有大阮當會我於羅浮山。後公葬偃師縣北山。有賈人至南海。見道士奕託書。寄至偃師顏家。及造訪。乃瑩也。守墓蒼頭識公書。大驚。乃卜日開壙視之。棺已空矣。其事甚奇。附錄於此。

唐遜璞先生墓

按先世太宗譜。先生諱師寶。字道圭。隱居不仕。武肅王六世祖。始卜居臨安。卒葬臨安縣石鏡鄉大錢邨。世稱遜璞先生。

唐贈尚書右僕射長城令公墓

慶系譜云。公諱仁昉。字德純。遜璞先生子。武肅王五世祖也。卒葬大錢邨父塋。

唐贈尚書左僕射檢校司空常州刺史公墓

慶系譜云。公諱碩。字文甫。武肅王四世祖也。高隱不仕。晦蹟邱園。夫人陳氏合葬於臨安縣石鏡鄉。

唐宣州旌德縣令贈尚書禮部郎右諫議大夫洪勝王墓

慶系譜云。公諱沛。字仁澤。武肅王高祖。梁開平中。追贈吏部尚書左僕射。建廟於臨安。春秋致饗。追封洪勝王。配童氏。追封齊國太夫人。改封趙國太夫人。合葬於臨安縣錦南鄉石鏡溪祖塋。

唐贈尚書左僕射加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建初王墓

慶系譜云。公諱宇。字道古。武肅王祖也。幼承庭訓。精習詩書。而性尤至孝。唐贈尚書左僕射。加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梁贈檢校司空彭城侯。追封建初王。墳廟記云。建初王墳。在天目鄉官田橋中沙里。去縣五里。計十三畝二角。墳客宋德。東至盛自福桑園。西至衆戶行路并水田。南至大官路。北至墳後直上大礮分水為界。

水邱太夫人墳

墳廟記云。在錦南鄉上錢王堡。計一十四畝一角。四面有高石塘。墳客李承禮。東至官路。西至錢照田。是錢壽田為主。南至朱仁佑田。是俞宗貴為主。北至戴照田。是錢長兒為主。康熙舊志云。水邱夫人墓。在縣南水邱隄。旁有定安院。慶系譜云。水邱太夫人。為武肅王祖母。建初王之原配也。景福二年。勅自河南郡太君。加封河南郡太

夫人。歷封楚魏梁陳四國太夫人。累贈晉國許國太夫人。九華太夫人。年九十餘而薨。準勅祔廟配享。生子一。諱寬。即英顯王也。

英顯王墓

吳越備史云。皇考諱寬。字宏道。僖宗文德元年。以子吳越王功高。勅授威勝軍節度推官。檢校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加檢校尚書職方郎中。兼御史中丞。進太府少卿。朝散大夫。檢校禮部尚書。乾寧二年夏四月乙巳。薨。贈尚書左僕射。累贈特進檢校司徒。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保。太尉。太師。中書令。追封英顯王。至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乙酉。始葬。皇考太師於安國縣錦北鄉清風里之原。初。太師薨。王因受制討董昌。而淮帥楊行密遣將臺蒙等圍我姑蘇。嘉禾等處以應昌。又遣安仁義田頴等攻我鎮戍昌。復搆湖州刺史李師悅。率兵四十人。侵我封境。王命顧全武許再思。自西陵趨石城討昌。進圍越城。遂拔之。昌既死。至四年四月。我師復從海道以救嘉禾。破賊寨十有八所。擒賊將魏約。張宣等。及士卒三十餘人。嘉禾平。秋八月。王再命顧全武等復姑蘇。而昭宗賜鐵券。適至。其明年。我師救蘇州。生擒淮將李近思。斬首一千餘級。再戰。又斬其將梁琮。張庸等。而楊行密復遣將李簡。率兵屯無錫。我

師復攻之。獲其偏將陳益等。餘皆散去。冬十月。乃克姑蘇。淮將臺蒙等皆遁。蘇州平。其年閏十月。婺州王壇抗命。而衢州刺史陳彥復貳於我。光化二年春。我師復大敗陳彥黨於龍邱。而命副指揮使方密羅聚等。濟師於婺州。其次年正月。淮將康儒徐從臯等。復攻婺州。王命從弟鉢率師討之。遂大敗賊徒于軒渚。并絕其糧道。王壇急奔宣城。陳彥降。王以彥為浙東安撫使。是年冬十月。勅遣中使取王形圖於浚煙閣。五年之中。王未嘗有一日之安。是以緩也。英顯王配水邱氏。即太夫人姪女。勅封越國秦國太夫人。天復元年九月壬子薨。累贈太元太夫人。與英顯王合葬焉。墳廟記云。墓在錦北鄉。去縣五里。計三頃六十六畝二角四十步。看管羅青東至官路。見有石云云。泳謹案縣志。錦北鄉即今之縣治也。宋時始建。則今縣治二堂之後。有錢王墓者。其為英顯王墓無疑矣。國朝乾隆十年。滇南李公名元來宰臨安。見縣治二堂。時有異鳥翔集。且循厯巷道。空洞有聲。因令一人持炬就空穴處。入丈許。則石屋寬敞。行數十步。磚甃堅固。見有一碑。模糊不辨。疑為武肅隧道。既出。遂蓋淨土。就堂改祠。以奉香火。其後絳州趙公民洽蒞任。謂神人不並治。墓可存疑。而堂不可為祠也。因移建於舊墓前。工垂成。調去。嶺南嚴公天召繼之。立石存焉。今土人俱誤視。

為武肅王墓而實非也

以上先世七墓臨安縣志俱失載

武肅王墓

先武肅王墓在今臨安縣城內安國山下。備史云：長興三年壬辰春二月，唐主遣吏部侍郎盧詹、刑部郎中楊薰賜王國信湯藥等。三月己酉夜大雪，至庚戌三月二十日王薨於正寢。年八十有一，在位四十一年。朝廷聞訃，廢朝七日，哀悼不已。詔諡曰武肅。命將作監臣李鍇、光祿少卿臣張褒宣命。夏四月庚午，奉靈輜殯於衣錦軍。即今之臨安也。應順元年甲午春正月壬午，勅葬王於安國縣衣錦鄉茅山之原。命工部侍郎楊凝式為碑文。墳廟記云：武肅王墳山并祠堂在縣城內，計二頃四十五畝二角五十步。看管羅青、吳贊東至縣子城，西至縣牆，南至官街火星池，北至大溪廟基，計一十一畝。祠堂基計九畝二角三十步。廟後墳山地計一百四十畝二角。又云：裏城東桑園地計七十畝，祠堂西桑園地計一十四畝二角二十步。墓南向，後坐安國山，即茅山也。前對功臣山，山上有一塔為功臣塔，甚聳秀。墓營左右有龍虎沙兩條，回抱前神道碑已倒，一字無存。華表一對，石馬、石羊、石虎俱全。石翁仲兩對，石將軍一對。享堂五楹，其中供奉武肅王木主，以文穆、忠獻、忠遜、忠懿四王配享。享堂之東數

武有關帝廟。即吳越之太廟也。今居民尚稱之曰太廟山。廟後有石室。即所謂五祖
祠也。墓門之前。即是大街。詠謹案。武肅王墓。載於浙江通志。杭州府志。臨安縣志。及
吳越備史。十國春秋。五代史記諸書。宋時墓基并祠堂。據碑記載。有二頃四十五畝。
二角五十步。其四至餘地。皆歷歷可考。元明以來。如舊。宏治間。邑令王公翔鳳。毛公
忠。相繼知縣事。嘗為置立屋舍柵門。令人看守。禁止作踐。春秋設祭。後被土人將墓
上東西龍印二山及甬道左右。各築牆垣。佔為園圃。鋤犁耕種。放牧牛羊。正德十二
年五月。經臨安縣省祭官陳天顯。高煥等十三人。稟呈於浙江按察僉事許公讚。批
發臨安縣查勘申詳。得侵佔人犯盛金等三十四人。即會同署印知事王儒及儒學
掌印官丈量清理。追出山田地蕩。共四十四畝五分零。不許佔種。立石為界。即將盛
金等分別治罪。其各地上原造小房。令其拆卸。仍將丈量細數并招情繪圖。備行儒
學收掌。飭本縣知縣廖瑜。支給官銀。於冢前臨街。建立大門三間。周圍築衛牆垣。又
造享堂三間。拜臺一所。著本縣城隍廟護印道士梁元崇看守。給帖付照。嘉靖十八
年二月。喬孫刑部郎德洪等。又請于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傅公。即批本縣查勘清理。
又命會稽喬孫生員邦守墓。以舊時祭費不敷。於本縣祠典內。每年增設祭儀。春秋

二仲致祭。每祭照鄉賢名宦品物外。加帛四端。共計銀四兩。議將種地山民編為墾戶。專管護其荒穢不治。坐之以罪。墓域地形周圍五百一十步。并令多植松柏。以壯觀瞻。至隆慶二年間。又被土民吳阿五等三十人佔據。并毀壞石器。私創淫祠。復經裔孫彪題呈於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李公。批准清查。逐限侵佔之人。立書退狀。將所佔之地還官。著守祠人照址管業。其久住房屋并山田魚池等。俱令納租。以為祭費。崇禎初。又被土民趙應元王七等盜斫松樹。裔孫簡討國本受益等。又呈於欽差督撫軍門張公。勒石禁約。以懲侵盜。又批准下縣。國朝以來。墳廟無恙。子孫雖散處四方。未能年時祭掃。而春秋享祀不絕。泳於嘉慶元年。在兩浙轉運使幕中。往臨安瞻拜第一次。道光三年。由吳門至杭州瞻拜第二次。十一年。又偕族弟懋溪瞻拜第三次。則知於七年七月。為住祠人唐阿七勾結縣書張德銓等。盜伐墓上大松五株。本邑裔孫振禮錦昌等具呈縣主。詎德銓朦混。謂以此為變賣充公之用。反將振禮等七人管押勒結。於是裔孫生員丹陞大聚等又上控經杭州府知府成公親提嚴訊。追價在案。時泳以惠山家祠未曾竣工。因循至十二年冬。始與族人松坡蔭軒懋溪佩之硯茶輩酬費興修。而太倉宗人伯瑜觀察名寶琛者。正為浙江糧儲道。將除

雲南按察使亦有所捐共得三百餘兩重建照牆石庫門上署錢武肅王神道六字而再立墓前大碑題曰唐故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守尚書令兼中書令吳越國王諡武肅錢王之墓三十字又於東會錦門口立一碑曰錢武肅王故里六大字時以經費不敷僅將祠堂添瓦小修神牌更正而甬道上之蒼苔瓦礫神宮前之積水滌洄未能挑濬一律擴清此十四年四月事也至十五年春冰偕諸宗人祭掃則知伯瑜廉訪又擢浙江布政使矣是時地方大吏正入奏大修海塘其欽差大臣為歙縣吳退旃都憲與冰本舊好遂面遞一呈請修先墓至次年海塘工竣奉旨欽頒朝宗致社四字額恭懸祠內而都憲還朝先捐白金百兩為倡自是撫藩臬運以及兩浙諸觀察各有所捐合一千七百餘兩正欲興修而為伯瑜方伯借挪先修會稽祠墓至十六年方伯始飭臨安縣知縣馮雲祥再修清出胡姓所佔東南角竹園一所於東邊照牆上再建一石庫門稍肅觀瞻而已

廣陵郡王墓

廣陵郡王諱元璿武肅王第六子石晉時為中吳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天福七年五月薨以王禮葬於吳縣南宮鄉楞伽山之原即今之南橫山王濟之姑

蘇志及蘇州府志俱以為忠獻王者悞也墓久湮沒並無碑志惟存翁仲石將軍麒麟數事而已嘉慶初年為廣東嘉應州軍犯張樂真盜葬至十五年春余與族弟槃溪不忍坐視首發其事控諸縣府自此涉訟二年卒為清復至今祭之而廣陵嫡支子孫居浙江之象山縣者最盛而未之知也余嘗賦詩云薦福山前落日遲我來祭掃又何辭螭頭有石眠荒草馬鬣無封記斷碑小子尚能清譜牒時泳正修廣陵王城志諸孫早為建崇祠廣陵王威顯公為配贊以王靈赫赫今如在為祝山神好護持

文穆王墓

先文穆王墓在錢塘縣龍山之原今名王山後晉天福七年二月十九日勅葬舊時墓基有三百餘畝前案登雲山外案浙江會稽諸山厯歷可數墓前二百步外有神道碑一座龜趺螭首地名頭城門蓋當時尚有墓城也宋熙寧十年郡守趙清獻公拓以錢氏墳廟無廢奏改廢刹妙因院為表忠觀即在墓左蘇文忠公軾為作碑文終宋之世墳廟無恙元時燬於兵火則觀廢而墓存明正德十二年浙江按察使許公讚始為清理已被土豪江氏佔葬圖蔽所侵謬指他向十餘年不決至嘉靖十年喬孫德洪大經應揚邦祥楞等復呈監司請掘墳志以為驗於時御史王公繼禮命憲

王公臣移文杭州守婁公至德發土夫百餘人而郡佐教公文瑞劉公望之躬執畚鍤以從事十日而志見乃命七日不掩築縱民來觀以示徵信遠近相聞扶老攜幼焚香羅拜觀者塞途其明年德洪請諸高陵呂柟大書吳越國文穆錢王墓八字而浙江提學僉事林雲同暨錢塘知縣王鉞為之刻石即今墓前所立者是也國朝康熙三年奉文清丈而舊時墓基所有三百餘畝者惟存十之一矣雍正六年間為土民先後盜竄至九年又有土豪孫蘭臺之故父貪涎風水盜葬其親并將墓前石人石獸及華表并天下兵馬都元帥牌坊石柱等盡皆毀埋以圖滅蹟爰有二十六世孫志成者於乾隆三年四月控縣為吏胥得賄蒙蔽遲延不結志成憤而成疾鬱鬱以死旋有二十七世孫時號心湖者體志成之志刈力擴清又為弓算經承與管墳人王君瑞父子及族逆錢在中等通同作弊訟延至二十六年心湖抱憤無告忽奮然起曰明春車駕南巡吾當叩閭與孫氏權輕重耳孫故富家聞之大懼而當事亦恐負廢弛之咎俾通省理事同知納公興安治其事即鎖押王君瑞父子及錢在中孫蘭臺等一訊而明立限孫氏及盜葬者三十餘家統於十日內起遷清出境山二十八畝九分有零另請歸額其案始定今之得以春秋祭掃者心湖力也嘉慶

初年。泳遊兩浙都轉運使幕中。歲時往拜。至十三年春。又捐錢三十千文。而與住杭諸宗人。勸資增築石冢。計周圍十六丈。高八尺餘。上覆以土。亦四尺許。而請巡撫阮公元。書碑立石。奠垂永久。道光十七年。宗人寶琛為浙江布政使。瞻拜墓下。命族人廷琅。廷燠。治增等。又修之。

忠獻王墓

忠獻王墓在文穆王墓西。兩墓並列。僅隔一山。其神道碑一座。在今玉屏峯下。明成化間。先為太常吳誠佔葬。由吳墓北行數十步。為江氏墳堂。墳堂之後。有一澗水。甚清澈。再上數十步。有平坡。即忠獻墓域也。松楸鬱然。並無封冢。又上數十級。為嘉靖中。宮保尚書江瀾之墓。相傳江氏佔葬時。既將神道碑文燬滅。而墓之左右前後。皆為江氏所有。其時子孫亦有控縣者。而江氏勢焰甚盛。既不能復。又坐誣告流戍金陵。土人至今尚目為江半朝。舊有墓基三畝。國初。猶為錢氏辦糧。雍正八年。江氏一併盜買。竟無從識認矣。乾隆五十九年三月。錫山裔孫天球。文炳。俊選等。同來祭掃。見平坡上有洞穴。疑為隧道。即呈之杭州太守李公亨。特立碑表志。諭錢塘知縣鄧公雲龍親勘立界。有案存焉。自神道碑至墓基。計二百四十步。

忠遜王墓

忠遜王墓在會稽縣南秦望山北地名昌源

今誤為秦園

嘉泰會稽志亦云在昌源坂流

光譜云在石繖峯大石屏之下。今土人謂之田螺石是也。案元至元中有西僧楊璉真伽將發宋諸陵浙東西騷動大家之墓各將石器埋藏伐松平塚恐罹此厄墓之荒廢當在是時宋末林景熙詩云牛頭一星化為石十仞峻增垂鐵脊隆隆隱隱佳氣藏列峰環拱效圭壁又裔孫養廉詩云零落穹碑春雨裏埋藏卧馬夕陽邊細味二詩其墓在田螺石下無疑矣。國初為邑人屠氏所得造為墳墓松楸已高幸正域尚存惟存兩石柱道光三年三月初六日泳遊天台回路過會稽嘗同宗人雲亭刺之輩放舟入山至昌源坂拜墓下紀以詩云扁舟出城南雙槳如輕翮乍過樵風涇悠然入深碧攜我綠玉杖著我遊春屐來看射的峰更上田螺石峭壁何崢嶸飛泉亂噴激禔室已無踪墓門亦殘闕憶昔先讓王踐祚方六月禍起碧波亭一朝棄簪笏猶幸骨肉恩愛護同毛髮遷徙鎮東車竟入神仙窟詩酒樂餘年子孫滿朝籍至今越州民思念猶未歇

以上諸事俱見吳越備史

遙遙七百載幾見滄海易何況古墓田松楸

異今昔翁仲既無語桑精豈能白亦有父老言此中是真域清酒誰薦芳烏啼自朝

夕四山落蒼翠。滿路生荆棘。一顧三回頭。行者咸歎息。我來昌源坂。憑人問遺蹟。徑窄滑蒼苔。馬鬣終難識。古寺留斜陽。鐘聲送行客。謂顯聖款款信歸橈。鏡湖水流急。至十六年冬。有宗人寶琛為浙江布政使。泳遂告之。始知是墓。所以荒廢之故。旋命紹興太守及山陰會稽兩邑宰。勘明清丈。表志立碑。

忠懿王墓

先忠懿王墓。據宋史在河南洛陽縣邙山賢相里之陶公原。而河南通志河南府志俱失載。何也。案靖康之亂。吾錢氏合族俱隨高宗南渡。居於江浙兩省者十之八九。紹興元年。榮國公忱奉母賢穆大長公主定居台州。時金人盤踞汴梁。不能往祭。故又立忠懿王衣冠墓於天台。以便春秋奉祀。惟舊時譜牒無一言及之者。乾隆五十九年春。錢塘袁簡齋先生遊天台。見有一碑。大書宋秦國忠懿錢王墓八字。卧於路旁。亦明嘉靖中裔孫德洪立。先生有詩云。天台路旁古墓缺。大書忠懿錢王碑。更書南京尚寶呂為十七世德洪題。其壙旁隆中窪陷。頗似發掘遭赤眉。在昔錢王薨逝後。宋王恩禮無少衰。賜葬洛陽賢相里。不聞此地曾興機。或者子孫衣冠葬。七百載事難參稽。從來正史與碑碣。往往傳聞多異詞。崇禎枉哭子儀墓。安生誤受熊光欺。

我非成精老桑樹難呼翁仲說是非。且題數行書所見。郢書燕說存其疑。道光三年。泳遊天台。遍求不得。問山僧亦無知者。他日當再為尋訪。扶其碑而樹之。

會稽郡王墓

先六世祖宋駙馬都尉會稽郡王暨賢穆大長公主合葬之墓。在天台縣西北三十里護國寺東五百步鳳凰山之陽。泳謹案郡王以靖康元年十月六日薨於汴京。賜第。年七十二。未幾金人入汴。二帝北巡。高宗即位於南都。建炎二年五月。王長子榮國公忱等奉母賢穆與郡王靈輜奔江南。權厝於丹徒縣之南山。以一弟守之。即奉賢穆避浙東。旋遷台州。高宗既定鼎杭州。即台城賜公主營第。紹興十二年冬。皇太后鑾輿北歸。賢穆歡呼大喜。乃求入覲。或謂主年高。恐撓寒暑。主曰。吾蒙上恩至深。自恨老矣。不獲春秋時見。今國有大慶。可即安不一賀天子乎。遂行。既至臨安。見上。并見太后。相為涕泣。上與太后遣使勞問。相望於道。居數日。主寢疾。上趣國醫診視。疾少間。十一月壬寅。忽索衣冠。命湯沐。端坐而薨。年八十有四。其明年九月十三日。先有旨。遣郡王靈輜與賢穆合葬。馬事具家傳。道光三年二月。泳遊天台。親拜墓下。荒涼不堪。墓前石坊已圯。僅存兩石柱。中間甬道有巨碑。上刻會稽郡錢王墓五字。

明嘉靖間餘姚裔孫刑部郎德洪立而郡王塚封已窪陷如坎窞似久無人祭掃矣為感歎者久之歸而告諸宗人適是年江南水災莫有應者至五年九月始往重修凡費白金三百兩有奇半皆出自宗人捐助亦以十三日築成並訪得郡王長子少保瀘州軍節度使榮國公忱墓在護國寺東北山之麓及三子德慶軍節度使贈咸寧郡王恂墓在護國寺西半里許大嶺山之陽即泳本房祖也又榮國第三子觀文殿大學士忠肅公端禮墓在護國寺前山其子越州安撫使當墓在桃源山與其孫左丞相贈太師魏國忠靖公象祖墓在忠肅墓東偏凡五所俱高其塚封立碑表志祭奠而歸嗚呼先世自武肅王以布衣提三尺劍鎮十四州保民立國傳子及孫至忠懿王順天納土澤及雲初功德著於史冊自古莫有倫比故國家有祀祭之典官吏有防護之冊而為之子孫者豈忍聽其荒廢不治而漠然置之耶且武肅王後惟忠懿一支子孫最盛忠懿之後惟會稽一支子孫最盛今江浙郡縣奚啻數百萬家皆郡王嫡支也竟無一人為道之而祭之者亦奇矣哉

宋六陵

宋六陵者高宗孝宗光宗寧宗理宗度宗也俱在會稽縣寶山今名為攢宮山乾隆

五十七年三月余隨紹興太守李公往拜之。按六陵元順帝至元中有西僧楊璉真伽者恃恩橫肆為江南總統與會稽天衣寺僧福開及剡之演福寺僧允澤帶同西僧及部領無賴人等詐稱朝廷有旨以楊侍郎汪安撫侵占寺地為名羣擁陵上時有陵使中官羅銑者拒之兩相爭執羣夫擁而毆之羅大哭而逃逸先發寧宗理宗度宗楊后四陵却取寶玉極多而理宗之陵所藏尤厚啟棺之初有白光竟天蓋寶氣也復發徽欽高孝光五帝及孟韋吳謝四后之陵浙東之民莫敢言者時有唐林兩義士於暗中醵金以收真骨一一表識葬於天章寺旁以冬青樹識之後真伽事敗其資皆籍沒入官理宗頭顱亦入宣政院以賜所謂帝師者危素在翰林時偶燕見備言始末帝太息者久之至明太祖洪武二年詔下北平返理宗頭顱葬舊陵而天章寺之真骨亦得歸葬仍名六陵其明年即有旨遣官訪歷代帝王陵寢令各行省臣同詣所在審視陵廟并圖以進於是浙江行省繪圖奏上始行建復終明之世禁人樵採本朝雍正七年三月欽奉上諭飭令該地方官於宋高宗以下六陵加意防護故春秋祭祀至今猶不廢云

履園叢話卷二十

園林

清 勾吳錢泳梅溪輯

澄懷園 京師

澄懷園在圓明園東南隅。每年夏月，車駕幸園，尚書房暨南書房諸臣侍直之所。芳塘若鏡，紅藕如船，傑閣參差，綠槐夾道，真仙境也。余嘗於嘉慶十四年七月，相國英公有筆墨事，見囑小寓於此時，公為戶部侍郎，兼副提督，適姚伯昂席子遠，兩編修新入南書房，同在近光樓盤桓者四十餘日。而上海趙謙士少農亦在園中，讀畫評書，徵歌度曲，殊不知有春明門外十丈紅塵也。余時將回江南，因賦七律四首，云：樓前車馬響如雷，人在青山紫禁隈。百頃池臺因地起，十年雲木倚天開。久欽二妙同民部，恰見雙星列上台。惟我清閒無一事，獨隨野鶴步蒼苔。有隣園仙館常來樓止飛翔樓下蓬萊。十日小勾留，喜共羣仙會一樓。太液蓮華猶自發，鮑門山色最宜秋。仲宣不免思鄉淚，鄭衆偏多為國憂。別院笙歌聽未歇，雞人傳唱月如鉤。一番秋雨一番涼，立馬重門夜未央。謂英公也玉露珠圓雙闕曉，官槐花落四蹄香。明朝綵仗應無事，昨夕銀河倍有光。我亦相思千里道，欲憑行止費商量。從今歸去聽秋聲，恰與飛鴻結。

伴行。雲水偶然留雪爪。江天何處覓鷗盟。回思舊事千腸結。乍覺新涼百感生。卻羨昆明池上柳。世間離別不關情。

惠園京師

惠園在京師宣武門內西單牌樓鄭親王府。引池疊石。饒有幽致。相傳是園為國初李笠翁手筆。園後為雛鳳樓。樓前有一池。水甚清冽。碧梧垂柳。掩映於新花老樹之間。其後即內宮門也。嘉慶己未三月。主人嘗招法時。帆祭酒王鐵夫國博與余同遊。樓後有瀑布一條。高丈餘。其聲琅然。尤妙。

萬柳堂

萬柳堂在京師廣渠門外。今為拈花寺。余嘗往遊數次。國初為馮益都相公別業。仿元時廉希憲遺制。亦名萬柳堂。當時如毛西河喬石林陳其年朱竹垞輩皆有詩文紀之。然昔之所謂蓮塘花嶼者。即今日之瓦礫蒼苔也。成親王有詩云。十日春陰五日雨。崇文門外無塵土。寒草回青趁馬蹄。越陌度阡成漫興。居人猶自說馮家。指點荒亭帶殘堵。野春無門關不住。鎖綠惟憑萬煙縷。老僧灑掃。御書樓滿壁雲龍照。騰翥國初筆蹟此間多。竹色牆邊無片楮。不知秋井幾回塌。莓苔掩抑雙猊礎。

故老風流杳可思。詞林句律能從古。賦詩飲酒樂承平。攬迴臨深慰羈旅。豈無葫蘆嘲學士。亦有蓮華敬相府。敝車羸馬江南客。眼明到此思洲渚。羣鴉刺有後棲啼。雙燕如看舊時舞。希憲崇情且莫論。淡對淒如別南浦。落花紛紛已覺多。回首東風真莽鹵。以上京師

隨園江南

隨園在江寧城北。依小倉山麓。池臺雖小。頗有幽趣。乾隆辛亥春二月初。余始遊焉。時簡齋先生尚健。同生蔚藍天。看小香雪海。梅花盛開。讀書論詩者。竟日至。道光二年九月。偶以事赴金陵。則樓閣傾隕。秋風落葉。又是一番境界矣。其舊僕某尚識余姓名。真所謂猶有白頭園叟在。斜陽影裏話當年也。近年聞先生長君蘭桂。又葺而新之。遊人雜遝矣。

張侯府園

張侯府園在江寧府城東。國初為靖逆侯張勇所建。今為劉觀察承書得之。園不甚廣大。廳東偏有賜書樓一座。最高。可以望遠。萬家烟火俱在目前。亦勝地也。其他如邢氏園。孫淵如觀察所構之五松園。皆有可觀。邢氏園以水勝。孫氏園以石勝也。

以上
江南

樂園 蘇州

畢秋帆尚書為陝西巡撫時嘗買得宋朱伯原樂園舊地引泉疊石種竹栽花擬為老年退息之所余為輯樂園小志二卷贈之尚書歿後家產入官無托足之地一家眷屬盡住園中可慨也已案樂園五代時為吾家廣陵郡王金谷園遺址伯原增築之元時為張適所居明成化間又為杜東原所有申文定公致仕後又購得之有賜閒堂鑑曲亭招隱榭諸勝嘗賦詩云棲遲舊業理荒蕪徙倚叢篁據槁梧為園自安吾計拙歸田早荷聖恩殊山移小島成愚谷水引清流學鑑湖敢向明時稱逸老止宿高枕一愁無又有園居詩云樂園十年跡蕭齋五畝身蓬蒿常謝客花竹總宜人清曠懷長統風流屬季真臨溪時獨釣吾自老絲綸其二云投老身猶健探幽興未闌花神催爛漫竹使報平安茂樹禽聲合高樓蝶夢殘不知人世上有風濤鳴呼文定之與尚書同是狀元同是一品官何福命之不相及也

獅子林

獅子林在吳郡齊女門內潘樹巷今畫禪寺法堂後牆外元至正間僧天如惟則延

朱德潤趙善長倪元鎮徐幼文共商疊成而元鎮為之圖。取佛書獅子座而名之。近人誤以為倪雲林所築。非也。明時尚屬寺中。國初鞠為民居。荒廢已久。乾隆廿七年。純皇帝南巡。始開闢。雜草築衛牆垣。其中有獅子峰。含暉峯。吐月峯。立雪堂。臥雲室。問梅閣。指柏軒。玉鑑池。冰壺井。修竹谷。小飛虹。大石屋。諸勝。湖石玲瓏。洞壑宛轉。上有合抱大松五株。又名五松園。後為黃小華殿撰府第。其北數百步。有王氏之蘭雪堂。蔣氏之拙政園。皆為郡中名勝。每當春二三月。桃花齊放。菜花又開。合城士女出遊。宛如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也。余二十許時。嘗往遊焉。作獅林竹枝詞云。蘭雪堂前青草蕃。蔣家三徑亦荒園。尋春聞說獅林好。借問誰家黃狀元。虬鬚園子倚門邊。分得秋娘買粉錢。入門疑到天台路。且避前頭兩少年。蒼苔新雨滑弓韉。斜倚欄干問小娃。曾記飛虹橋畔立。不知誰拾鳳頭釵。一雙繡韉污泥濺。日暮歸來空自憐。不是貪遊生小慣。明朝還上虎邱船。

拙政園

拙政園在齊門內北街。明嘉靖中。御史王獻臣築。文待詔有記。御史歿後。其子好擣菹。一夕失之。歸於徐氏。國初為海寧陳相國之適所得。未幾以駐防兵圍封為將。

軍府。園內有連理寶珠山茶一樹。吳梅村祭酒有詩紀之。迨撤去駐防。又改為兵備道行館。既而為吳三桂壻王永康所居。三桂敗事。乃籍入官。康熙十八年。改蘇松常道新署。旋復裁缺。散為民居。後歸蔣太守榮。改名復園。春秋佳日。名流觴詠。有復園嘉會圖。太守歿後。非復舊時景象。嘉慶中。為海昌查懌餘孝廉所得。修葺年餘。頗還舊觀。今又歸當湖吳松園相國家為質庫矣。

歸田園

歸田園在拙政園東。僅隔一牆。明季侍郎王心一所構。中有蘭雪堂。泛紅軒。竹香廊。諸景。今王氏子孫尚居其中。相傳王氏欲售於人。屢矣。輒見紅袍紗帽者。隱約其間。或呼嘯達旦。似不能割愛者。人亦莫敢得也。余少時。常見侍郎與蔣伯玉手札。其時在崇禎十六年之十二月廿四日。書中言小園一花一木。皆自培植。乞分付園丁。時加防護云云。其明年。侍郎即歸道山。宜一靈之不泯耳。

息園

息園即顧氏依園舊址。族弟槃溪購而葺之。中有妙嚴臺。相傳為梁簡文帝女妙嚴公主葬此。嘉慶十三年。濬池得古碣。是四至界牌。知唐宋時尚有防護也。十六年。又

添建先武肅以下五王家廟於前。北向有江蘇方伯慶公碑記。按府志。宋信安郡王孟忠厚府。在閭邱坊巷。有藏春園。或即其地也。其東為秀野園。康熙中。翰林顧嗣立所居。有秀野草堂額。一時名士。如朱竹垞。韓慕廬輩。俱有詩紀之。

繡谷

繡谷在閭門內後板廡。國初朔州刺史蔣深築。初刺史之祖塋。成進士後。隱居讀書。偶課園丁薙草。土中得一石。有繡谷二字。作八分書。遂以名其園。園中亭榭無多。而位置頗有法。相傳為王石谷手筆也。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刺史嘗集郡中諸名宿。作送春會。坐中年最長者為尤西堂。朱竹垞兩太史。張匠門。惠天牧。徐澂齋諸先生。尚為諸生。畫師則王石谷。楊子鶴。方外則目存上人。是時沈歸愚尚書年纔二十七。居末座。賦詩作畫。為一時之盛。刺史之子仙根亦好風雅。乾隆二十四年。又作後己卯送春會。則以尚書為首座矣。世傳張憶娘簪花圖。即於是園作也。嘉慶中。為葉河帥觀潮所得。道光初。又歸南康謝椒石觀察。作板輿之奉。今又為婺源王氏所有矣。先是蔣氏欲將是宅出售。他姓猶豫未決。為問於此仙。仙判一聯云。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是宋人晏殊句也。而不解其義。迨歸葉氏。則上句應矣。後葉氏

轉售於謝。謝又售於王。則下句應矣。異哉。

懷雲亭

懷雲亭在東白塔子巷。乾隆間。郡人沈觀察某。估買大來菴舊基而造為園宅。未及三十年。而售於周勗齋太守。太守復拓而廣之。頗有幽趣。改名櫟園。有一峯名歸雲。甚峭。其東為蔣氏種梅亭。春時百花齊發。羣豔爭芳。係樂安全盛時四十八第之一。今歸潘氏為古香亭。

瞿園

瞿園即宋氏細師園故址。嘉定瞿遠村氏增築之。其西數十步。即前大宗伯沈歸愚先生舊宅也。嘉慶戊寅四月。余嘗同范芝巖。潘榕皋。吳槐江諸先生看園中芍藥。其花之盛。可與揚州尺五樓相埒。范有詩云。看花車馬聲如沸。誰問尚書舊第來。今又歸天都吳氏矣。

涉園

涉園在新橋巷東。郡人陸闇亭太守所築。園不甚廣。東近城垣。有小鬱林。觀魚檻。吾愛亭。藤花舫。浮紅漾碧。諸勝近為崇明祝氏別墅。

逸園

逸園在吳縣西脊山之麓康熙中孝子程文煥廬墓之所右臨太湖左有茶山石壁諸勝每當梅花盛開探幽尋詩者必到逸園其主人程在山先生名鍾即孝子孫也少工詩同邑顧退山太史擇為佳婿太史之女曰蘊玉者自號生香居士亦能詩與在山更唱迭和較趙凡夫之與陸卿子殆有過之在山嘗有詩云空齋盡日無人到惟有山妻問字來可想見其高致也當時如沈歸愚大宗伯彭芝庭大司馬金安安廉訪諸老入山探梅輒留宿園中余年十二三時嘗隨先君子遊逸園並見先生及生香居士其所居曰生香閣閣下為在山小隱琴尊橫几圖籍滿牀前有釣雪槎其西曰九峰草廬白沙翠竹山房騰嘯臺下臨其區波濤萬頃可望縹緲莫釐諸峰雖員嶠方壺不是過也嗣生香沒後在山亦旋卒一子尚幼為地方官買得而造行宮則向之亭臺池館皆化為方丈瀛洲矣乾隆四十五年高宗純皇帝南巡駐蹕於此有御製詩五古一首其結句云園應歸故主吾弗更去矣回鑾後此園遂廢今隔四十年已成瓦礫場無有知其處者

靈巖山館

靈巖山館在靈巖山之陽西施洞下。乾隆四十八九年間畢秋帆先生所築菟表也。營造之工亭臺之勝凡四五載而始成。至五十四年三月始將扁額懸挂其門曰靈巖山館。先生自書。下有一聯云。花草舊香溪。卜兆千年如待我。湖山新畫障。卧游終古定何年。二門曰鍾秀靈峰。乃阿文成公書。又一聯云。蓮嶂千重。此日已成雲出岫。松風十里。他年應待鶴歸巢。自此蟠曲而上。至御書樓。皆長松夾道。有一門甚宏敞。上題麗燭層霄四大字。是嵇文恭公書。樓上有楠木櫺一具。中奉御筆扁額。福字及所賜書籍字畫法帖諸件。樓下刻紀恩詩及謝表藁。凡八石。由樓後折而東。有九曲廊。過廊為張太夫人祠。由祠而上有小亭曰澄懷觀道。左有三楹曰畫船雲壑。三面石壁一削千仞。其上即西施洞也。前有一池水甚清冽。遊魚出沒可數。其中一聯云。香水濯雲根。奇石慣延採硯客。畫廊垂月地。幽花曾照浣紗人。池上有精舍曰硯石山房。則劉文清公書也。其明年庚戌二月十四日。余與張君止原。嘗邀王夢樓太守。潘榕皋農部。暨其弟雲浦參軍。及陸謹庭孝廉輩。載酒攜琴。信宿其中者三日。極文酒之歡。至嘉慶四年九月。忽有旨查抄。以營兆地例不入官。此園尚無恙也。自是日漸頽圯。蒼苔滿徑。至丙子年間。為虞山蔣相國孫繼煥所得。而先生自

出鎮陝西河南山東兩湖計二十餘載平泉草木終未一見可慨也道光甲申八月
余偶過是園回思庚戌之遊屈指已三十四年矣為題四絕云賣去靈巖一角山園
門已付老僧關林泉也自遭磨折笑我重來鬢亦斑憶昔春遊花正紅曾隨杖履殿
諸公坐中最羨三松樹依舊掀髯倚碧空謂榕峯先生雲壑巍然絕世奇當年亭榭半參
差此中感慨誰能悉試問牆間沒字碑舊時石刻眼前富貴總堪哀世事無如酒一
盃卻喜今朝風日好山靈應為故人來

寒碧山莊

寒碧山莊在閭門外花步洞庭劉蓉峰觀察所築園中有十二峯皆太湖之選道光
三年始開園門來遊者無虛日傾動一時

水木明瑟園

明瑟園在上沙初吳江高士徐介白隱居於此後郡人陸上舍稹增拓之遂稱勝地
秀水朱竹垞檢討為作明瑟園賦後復荒蕪乾隆五十二年其族孫萬仞嘗得玉石
谷所繪園圖見示余為補書朱賦於後忽忽三十年又為畢秋帆尚書營兆地今且
松籟如怒濤聲矣以上蘇州

東皋草堂常熟

東皋草堂在常熟大東門外明左少參瞿汝說所築子稼軒先生式耜增拓之有浣溪草堂貫清堂鏡中來諸景稼軒官戶科給事中本朝順治三年以議立永明王事留粵東西數年此園遂廢其子伯申守之吳梅村祭酒有後東皋草堂歌七古一首為伯申作也近為趙叔才文學所購亭臺樹石猶有存者道光癸未四月余偕蘊山弟往遊烹茶坐話有滄桑之感焉

壺隱園

壺隱園在常熟縣西門內致道觀西南明左都御史陳察舊第嘉慶十年吳竹橋禮部長君曼堂得之築為亭臺頗有旨趣其後即虞山也越數年復得彭家場空地亦明時邑人錢允輝南皋別業舊址造為小築田園種竹養魚亦清幽可憩

燕谷

燕谷在常熟北門內令公殿右前臺灣知府蔣元樞所築後五十年其族子泰安令因培購得之倩晉陵戈裕良疊石一堆名曰燕谷園甚小而曲折得宜結構有法余每入城亦時寓焉以上常熟

康山揚州

康山在揚州徐寧關口兩門之間。相傳為明狀元康對山讀書處。故名。余每至邗上。必偕友遊康山。作半日清談。其主人為江鶴亭。名春初。為儀徵諸生。能詩。工於制藝。當時與天台齊次風齊名。風格高邁。一時名士皆從之遊。余於嘉慶二年始到康山。鶴亭已沒。見其子吉雲。今閱三十年。復見其孫守齋矣。

小瓊瓏山館

揚州馬主政名曰琯。字秋玉。住東關街。好古博雅。考校文藝。評隲史傳。旁及金石。書畫。鼎彝。古玉。玩器諸物。與其弟曰璐。俱能詩。好客。為東南壇坫。所居曰小瓊瓏山館。有看山樓。紅藥階。七峯草堂。清響閣。藤花書屋。箴書樓。覓句廊。澆藥井。梅寮。諸勝。今亭榭依然。惜非舊主人矣。

雙桐書屋

雙桐書屋。即王氏舊園。關中張氏增築之。在左衛街。園門北向。進門轉右。有竹徑一條。由竹徑而入。小亭翼然。亭中四望。則修桐百尺。清水一池。曲徑長廊。奇花異卉。真城市中山林也。余於嘉慶初始至揚州。園主人張丈琴溪。輒來相招。極一時文酒之

樂。今垂三十餘年。則亭臺蕭瑟。草木荒蕪矣。豈園之興廢亦有數歟。

片石山房

揚州新城花園巷。又有片石山房者。二廳之後。湫以方池。池上有太湖石山子一座。高五六丈。甚奇峭。相傳為石濤和尚手筆。其地係吳氏舊宅。後為一媒婆所得。以開麵館。兼為賣戲之所。改造大廳房。彷彿京師前門外戲園式樣。俗不可耐矣。

江園

揚州江畹香侍郎家有一園。在關口門大街。回廊曲榭。花柳池臺。直可與康山爭勝。中有黃鸝數箇。生長其間。每三春時。宛轉一聲。莫不為之神往。余嘗與中丞之姪元卿員外。把酒聽之。未三十年。侍郎員外叔姪。相繼殂謝。此園遂屬之他人。余每過其門。不勝惘惘。

靜修儉養之軒

靜修儉養之軒。在齊寧門內。鮑肯園贈公所築。四圍樓閣。通以廊廡。階前湖石數峰。盡栽叢桂。繡毼。丁香。白皮松之屬。余於壬午。癸未兩年。寓其中最久。每逢花晨月夕。坐臥窗前。致足樂也。

楞園

楞園在廣儲門內。嘉慶甲子乙丑間。吳門王鐵夫學博為儀徵書院山長。寓此最久。同時汪浣雲華吉崖亦嘗寓焉。

平山堂

揚州之平山堂。余於乾隆五十二年秋始到。其時九峰園倚虹園篠園西園曲水小金山尺五樓諸處。自天寧門外起。直到淮南第一觀樓臺掩映。朱碧鮮新。宛入趙千里仙山樓閣中。今隔三十餘年。幾成瓦礫場。非復舊時光景矣。有人題壁云。樓臺也似佳人老。刺粉殘脂倍可憐。余亦有句云。畫舫錄中人半死。倚虹園外柳如煙。撫今追昔。恍如一夢。

九峯園

揚州九峯園。奇石瓌瓌。其最高者有九故。以名園。相傳皆海嶽菴舊物也。高宗南巡見之。選二石入御苑。止存七峯。近又頽廢。不過四五石而已。高東井有詩云。名園九箇丈人尊。兩叟蒼顏獨受恩。也似山王通籍去。竹林惟有五君存。以上揚州。

錦春園

瓜州

錦春園在瓜州城北前臨運河。余往來南北五十餘年。必由是園經過。園甚寬廣。中有一池水甚清淺。皆種荷花。登樓一望。雲樹蒼茫。帆檣滿目。真絕景也。高宗純皇帝六次南巡俱駐蹕於此。成親王有詩云。錦春園裏萬花榮。媚景熙陽照眼明。百里蜀岡遙挹翠。一渠邗水近涵清。獨憐廢砌橫今古。頗見幽篁記姓名。來日江船須早放。倚闌愁絕莫風生。

櫟園儀徵

櫟園在儀徵東南三十里。巴君櫟園宿崖昆仲以其墓旁餘池添築亭臺為一家子弟讀書之所。凡費白金二十餘萬兩。五年始成。園甚寬廣。梅萼千株。幽花滿砌。其牡丹廳最軒敞。吳山尊學士書楹帖一聯云。花候過丁香。喜我至剛逢穀雨。仙根依丙舍。祝君家看到仍雲。有黃石山一座可以望遠。隔江諸山歷歷可數。掩映於松楸野戍之間。而湖石數峰洞壑宛轉。較吳閭之獅子林尤有過之。實淮南第一名園也。道光癸未秋九月余自邗上往遊。與童君石林張君石樵輩信宿其中。得十六景。有梅花嶺芳草蛇含潭。洞飲竊澗魚樂溪。尋詩徑。紅藥闌。蘆花軒。宛轉橋。竹深處。識秋亭。積書巖。仙棋石。斜陽坂。望雲峰。小漁梁。諸名目各系一詩。刻石園中。

珠媚園通州

珠媚園在通州城東北隅有州人王景獻者嘗為廣州太守得前明顧大司馬舊第為增築之極池臺花木之勝其正中為花對堂堂前大紫薇二株海內罕見明時植也壬午三月余由福山渡海到杭城時泗州陳雨峰為狼山總鎮嘉興馮椒園為州刺史置酒園中歡會竟日因書四絕句云辟疆舊有小峰巒築就平泉滯一官斯事原來千古恨空留花木讓人看萬箇竹同文太守一拳石肖李將軍探幽莫訝淮東少如此名園自不羣一灣春水曲通池池上桃花紅幾枝為語園丁好培植再栽垂柳萬千絲朱廊寥落暮雲多滿徑蒼苔絆辟蘿置酒恣恣人欲去紫薇花發再來過

文園如皋

如皋汪春田觀察少孤承母夫人之訓年十六以資為戶部郎隨高宗出園以較射得花翎累官廣西山東觀察使告養在籍者二十餘年所居文園有溪南溪北兩所一橋可通飲酒賦詩殆無虛日惟求子之心甚急居常於邑不樂道光壬午三月余渡海遊狼山將至揚州繞道訪文園時觀察年正六十鬚髮皓然矣余有詩贈之云問訊如皋縣來遊豐利場兩園分鶴徑一水跨虹梁地僻樓臺靜春深草木香

水中置有機閘。復成接水木槽。長可三四丈。輪逢逆流。即轉。竹筒吸水而上。到槽而出。順流於田。晝夜不絕。無須人力。名曰水翻車。而山畦高町。竟無旱澇之災。於石橋旁場園間。建祠設醮。數日而成。後四郎夢人語曰。此處離鄧都甚遠。冥中縱有恩惠。一時不能驟及。我等在此數千年。受盡苦楚。蒙君薦醮。又設轉輪。若再超度。君可獲福。四郎曰。予之水車。為耕稼而設。何言轉輪。對曰。冥間聞君水車甚妙。欲仿此式。添造轉輪。送十殿中去。使遠處冤魂。早得超生。四郎驚悟。虔作醮事。後夢前人來曰。冥府已添轉輪殿矣。加以君之超拔。我等罪孽消釋。君之功德無量矣。拜謝而出。後四郎壽至九十。臨終遺訓。令世世子孫。禮佛不寢。

無衣人

黃山上多仙跡。昔有樵子。遇大雨雪。山白路迷。棲於石室。見一無衣人。披髮至地。爪長八九寸。徧體生毛。足長二尺許。驚異再拜。訪問長生之術。其人了無顧盼。惟大笑一聲。響振山谷。倏忽晴霽。穿林越澗而去。樵子荷柴行至半山。復遇其人。謂之曰。女患脚風乎。曰然。以掌拊樵肩。炎熱如火。摩頂放踵。於石隙中。取松脂白石子。各數十枚。令跪吞之。取樹間松毛。鋒利如針。刺足。膿流而成穴。樵子膿膿腫去。醒而疾愈。回

視無衣人。已不知所往。問於土人。曰。此白石道人也。夏則見其狐裘蒙茸。嘗聽其歌曰。非圃非農。無夏無冬。餐霞飲露。逝水淙淙。至真可樂。富貴庸庸。彼薄幸者。莫躡我蹤。噫。樵夫乃有幸之人也。

布客

從化縣在廣東省北。地僻山深。有某布客過之。至更許。欲止宿。苦無旅店。忽見林薄中。燈火熒煌。有人衣緋衣戴金幘。儀仗鮮明。前呼後擁。隊伍整齊。昇輿而出。客訝不知是何官。客懼不敢行。伏於林中。比曉。問諸土人。皆曰。山中虎神也。欲食人。則脫衣變為斑虎。大聲哮吼而前行。旅戒塗子其幸免。布客聞之。不覺胆裂心寒。毛髮直豎。嗚呼。聰明正直為神。虎欲食人。豈能成神哉。今其出也。儼然赫弈之形。何至脫衣幘而食人。是蓋今之神而有以虎成之者。若古之神。但有降龍伏虎之術矣。

雞毛鬼

賈評。賈論兄弟也。世居鄉村。評負販為業。娶妻而賢。詢素以浪蕩為事。衣食皆仰給於兄。且多匪僻之為。屢戒不悛。一日。評外出經商。詢廣收雞毛。嫂問何用。對曰。將以清水澆花耳。遂於暗室中。用麻線穿雞毛編織為衣。如羊裘然。自首至足。裹蓋周密。僅

留兩眼小孔。以便外觀。夜半披之潛出。遇富室。則越牆穿窬。偷取衣物。遇負戴人。則趨奔邀劫。遇空手。則作鬼聲。踴躍於地。人見其毛衣蒙茸。信以為鬼。懼而避之。於是同里鄉鄰。頻頻失竊。并傳有雞毛鬼為害。詢一夜方披毛衣欲出。嫂在房織布。聞庭中有悉索之聲。窺見人影在地。乃大聲疾呼。詢恐識破。無顏見嫂。開門奔去。遺落毛衣一片。其嫂呼詢不應。猶以為出外未歸也。鄰人聞呼驚起。羣相遇問。嫂告以親見雞毛鬼。今有一塊遺在室中。明是人。非鬼也。指眾逐之。詢情急飛逃。黑暗中失足跌入路旁池內。眾皆拋磚擲石。池淺泥淤。身不能動。叢擊而斃。昇屍上岸。乃詢也。嫂以夫弟不賢。流為匪類。雖死由於擊。究之擊由於竊。不便報官。連累鄉鄰。買棺殮埋。書致於夫。評曰。吾固不知弟之敗行。今死於非命。亦由弟之自作孽也。今亦可以安心矣。噫。穿窬之輩。暗出暗入。恐人知覺。控送到官。是懷刑也。今賈詢以雞毛砌身。復護其面。使人不識。尚有恥也。設有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者。可以感格之矣。

無無老僧

江寧太平門外。佛國寺。乾隆二十五年。秋初。來一老僧。龐眉素髯。像貌奇古。言自我眉山來。法名無無。不念經。亦不長宣佛號。惟飽食酣睡而已。次年夏間。出門募化。乾

柴枯樹人以為炊煮之用。多寡與之。約積有二十餘捆。運歸。不許寺僧取燃。至七月晦日。對僧眾曰。我將西去。可以火化。自將柴疊架層累而上。高可數尺。午刻。無無僧身。服袈裟。攀援上坐。柴上。時圍繞觀者。不下數千人。忽一僧笑出曰。我來我來。代為舉火。俄而烈焰蔽空。火及其身。焚及於鬚。僧端坐不動。隨手將所帶觀音兒。覆蔽其面。烟焰上升。柴堆崩倒。空中見僧冉冉向西而沒。嗣索舉火之僧。杳不可得。寺僧收其骨殖而藏之。並獲舍利子十餘粒。供於塔焉。陳兩齋目覩其事。為予言之。

貓鬼神

甘肅涼州界。民間崇祀貓鬼神。即北史所載高氏祀貓鬼之類也。其怪用貓縊死。齋醮七七。即能通靈。後易木牌。立於門後。貓主敬祀之。旁以布袋約五寸長。備待貓用。每竊人物。至四更許。雞未鳴時。袋忽不見。少頃。懸於屋角。用梯取下。釋袋口。傾注櫃中。或米或豆。可獲二石。蓋妖邪所致。少可容多。祀者往往富可立致。有郡守某生辰。同僚餽乾麵十餘石。貯於大桶。數日後。守遣人分貯。見桶上麵懸結如竹紙。隔下視。則空空然。驚白諸守。命役訪治。時府解後。有祀此貓者。役搜得其像。當堂重責木牌四十。並笞其民。笑而遣之。後聞牌責之後。神不驗矣。晦庵朱子曰。神之靈。由於民之

誠而結成之。非真有神也。一人向背。則靈亦散。故衆民向崇之神。守擊而散之矣。

徐巫

滇黔風俗尚鬼。人有疾病。必延巫師。如有怪異。則降馬脚。何言乎馬脚。南方謂之馬脚。北方謂之雞脚也。有巫師徐姓者。鄰人方流病。延視病源。徐言遇怪。理宜禳禳。徐雖業巫。其術不精。不過謀旦夕升斗之計耳。遂言擇日跳神。先取老蛙。置空桑中。以為取信於人。方戚張某往見之。以蛇易蛙。是日徐率弟子至。婆娑夜半。華妝偽作仙姬。拳一足作商羊舞。禹步作法。終夜呢喃。取童子以為馬脚。鼓吹而至。觀者如堵。徐戟指書符。手入桑中。將取怪物。忽被蛇螫。吞嚙大指。鈎牙呌舌。拳曲不開。盤於身上。徐痛呼號。弟子羣擊蛇螫。毒發血污。僵於樹旁。弟子舁至徐宅。次日而醒。手腫如瓜。連傷其肱。延醫調治。皮膚潰爛。手指盡脫。大病半年而愈。至今不復作巫。病者延之。喃喃斂手而退。此雖由於張之易蛇所致。亦由徐之巫術不精。騙錢活身之報也。安知非神之惡徐之偽。而使張為之馬。彼夫世之學技者。當自知分量。安可以畧得皮毛。即欲輕試乎哉。

文姓子

滇黔文姓。生二子。居山種菽。長喜。次歡兒。兄弟牧牛。喜於八九歲時入山。頻取鳥獸。捷如猿猴。獲禽獸。則生啖之。率以為常。數年。四方雞犬。每於人不知時。往攫取。劈而食之。或見之。曰。茹毛飲血。上古之風。於今再見。今當水火既濟之後。何能生食乎。一日。喜偕歡去。遊戲深林。曰。百獸百禽。味已各別。聞人肉美。未知何味。子之心肝。細嫩肥脆。今我饑餒。可能為我一果腹乎。手撲歡兒。以共刀欲挖其心。時值耕夫荷秧針至。曰。弟兄如此長大。尚博戲為耶。初不疑其戕害也。遂解其厄。歡兒歸家。告知父母。遂鞭扑嚴禁。喜兒不出。數月後。禁稍弛。喜乘間逸。攫歡兒至竹深處。剖取心肝。吸血而食。其母訝歡兒久不見至。適喜自外至。微聞身有腥氣。驚視唇上。尚有血痕。疑而詢問。鞭得其情。其父母至。歡兒屍所。哭而瘞之。復用鐵索牽喜兒於河畔。用棒擊死。拋入深坑。水化其屍。以償弟之冤。一夕。其父夢神示之曰。爾二子。冤仇也。前生喜本獵狗。歡乃狡兔。狗見兔。則追之。兔見狗。追之急。而詐死。狗掘足以待主之至。誰知主至而兔逸。主人擊之。誤斃其狗。狗恨狡兔心毒。控之冥府。使之同生一家。以報仇。此真所謂歡喜冤家也。

綠蘿山神

羅村周一壽。世居山中。宅圍峭壁。無路可通。山腰有洞。遠近望見。如臨屋脊。有女名阿從。風姿娟秀。艷色輕盈。許字毛姓。嫁有日矣。一夜月明。母命出汲。仰望洞口。似有人窺探者。女方驚匿。即有數人如飛鳥之飄落。恍惚牽去。見高堂大廈。曲廡巖廊。巨燭煌煌。憧憧往來。笙簫管籥。音韻鏗鏘。堂中有美男子坐焉。堂上一呼。堂下百諾。女呼號求去。美男子曰。勿相畏。我姓袁。緣羅山神也。與子有夙世緣。得來此間。小有清福。竊恐人世未必有此樂育也。因命左右呼女為娘娘。令嫗出扶女入。始而驚恐。久而安定。室中金光燦爛。珠翠鮮妍。凡有異方寶玩。山珍海錯。以及布帛菽粟。無不完足。齊備。惟無寒暑。以花卉開謝。草木零落。為春秋。每當桃花開時。美男子輒有事出。令人灑守之。惟恐女去。數日始返。女至洞口。遙望美男子。着白衣冠。出入市廛。遠在咫尺。雖見父母在下。灑灑浣濯。女極口大呼。聲不能聞之於耳。欲通信於家。又無僕僮可遣。一日。夕陽將頽。滿山紅紫相間。美男子曰。曾幾何時。桃花又開矣。有事又當去。洞中人不足供使令。盡隨去。惟留老嫗伴女。女俟其出。徘徊洞口。俯見家園。慘然不悅。曰。與其背親而生。不如見親而死。飛身崖下。青草離離。若鋪茵褥。身亦無恙。惟頭眩目暈。舒匍而行。先是毛家行納幣禮。請周筮吉以迎。周已報允。至期忽失女。尋覓不見。

密訪無踪而彩輿已至門矣。計無可出。婦在側曰：「事已至此，尚何諱？」周始實告。婿變色曰：「非匿女改適，必叛夫背逃。」訟於邑宰。繫周至，百端窮詰，竟不能得其情。惟選役四路偵緝，杳無踪跡。婿父以子年幼，尚可待聘，亦不窮追。事乃解。後周夫婦在園納涼，見女忽入，驚訊其所自來。女詳述之。周急奔告婿家。來夜靜偷娶之。若恐石洞中美女男子聞之者。次日伐木作長梯，高出雲表，牽蘿攀藤，百計始達洞口。老嫗見人，走入石壁，隨之入洞。幽深黝黑，進之見草色迷離，並無堂奧，而野花紛郁，靈岫斑斕，迥異人間世界。

陰陽鏡

山東微湖相傳有人取魚網，重百斤，強曳登舟。見一石匣，鐵封甚固，牢不可開。取斧劈破，重重包裹，珍藏若密。啟視，一小鏡，光彩灼爍，表裏通明。正面照之，見天地人物，昆蟲草木，反面照之，見陰曹十八層地獄，劍樹刀山，牛鬼蛇神，盡在其中。相說異聞，忽雷電合章，風雨交作。人乃變色，頭目昏暈，跌入水中。鏡亦隨手而墜，沒水求之，杳不可得。後有土人取石匣視之，上有古篆，類秦漢文，鐫陰陽鏡匣四字。方知鏡欲出匣，借人力而開也。

尤婢

三楚尤姓。卜居深山。不履城市。竹籬茆舍。讀書其中。值春作興。男耕女餉。率以為常。一日遣婢採薪。至夜不歸。尋訪無踪。人以為飲虎腹矣。如是數年。尤至山後古廟避雨。昏黑不能行。獨宿廟中。夜將半。忽見門啟。有一女子。入跪神前。誦誦祝告。細聆其聲。尤婢語也。遂於神後大聲言曰。爾既欲歸。爾主在此。可同去。女子唯唯。尤出細認。真前失婢也。驚詢數年相失之故。婢曰。入山時。誤墮枯坑。深有丈餘。欲上不能。松柏叢覆。惟清泉一掬。渴則飲之。黃精萬叢。飢則餐之。數月身輕可飛矣。尤令出廟。約明晨同歸。次早。婢入坑中。逾時始上。飛緣樹杪。以左右望。超巖越壁而去。尤大怒。持鎗靜俟其來。燃火欲擊之。婢始驚懼而下。攜至家中。鎖以暗室。飼以煙火之味。數日身重。不能飛去。

白衣怪

欽州守戎署。花園中有亭。植榴二株。一夕。家丁經過其樹。仆地遂絕。其妻急以熱水噴面。良久始甦。詢其故。丁云。見一白衣婦。在於榴下。以手相招。後遂昏然。時守戎李某方蒞任。丁白其故。閭署咸疑有異。偶於春夜讌集。酒闌人散。李見白衣婦立簾下。

徘徊左右。却顧逡巡。大喝一聲。即不見。後頻頻作祟。心甚惡之。一日。同城州倅至。談及鬼最畏火藥。置鎗擊之。則形消影滅矣。一夜。守戎署中。倅聞爆竹鎗聲。絡繹不絕。火藥硫磺之氣。如霧如雲。黎明倅過問。李談昨夜遇鬼施鎗之事。遂留小酌。忽入內去。見前白衣婦在門。現其半體。神情嬉笑。意甚狎褻。由是夜靜必至。目一交眴。則人鬼已在陽臺矣。坐卧不離。人亦不避。伉儷情深。形容悴甚。延醫招巫。竟無治術。後聞白衣婦忽不見。而李亦出征巴蜀。陣亡。噫。李之以鎗藥轟擊者。是欲遠其鬼也。胡為乎見其褻狎之形。而又親之。胆小心邪。其不於鬼而亡身。而至於陣而殞命。亦由於祖宗德厚。而流光於子孫。以襲職也。

吳都閫

吳都閫諱傑。浙江人。康熙年間。以軍功授黔西都閫。為人不矜細行。常獨坐園中。聞牆外笑語。初不為意。久覺漸近。忽見紅杏花間。有女攀援而上。楚楚若仙。心甚悅之。一轉瞬間。女已飛下。悅其斌媚。神往心迷。攜手空齋。綢繆甚洽。雞鳴即去。一夕。贈吳細髮一束。約有二丈餘。吳驚異之。旋吐丹丸。表裏通明。囑吳收藏。隨手置於匣內。突起大光。驚即取去。女笑吞之。家人恒於夜間。聽上房內有談論聲。窺之不見。慮吳為鬼。

魅所迷。竊勸吳絕。吳攜佩刀於枕邊。潛俟女至。出刀遽絕之。斷其左手大指。女嘆曰。忍哉子乎。誓必相報。出門不見。年餘。忽有虎出。每夕必傷雞犬。羣相告誡。時總戎方燕集。客散後。見虎在山怒吼。取兵符調吳圍擒。吳領令出行至通衢。突見女至。怒嚙左手大指去。流血滿身。俄聞吳卒羣見虎來。係婦人足。入城內。奎山石洞深處。總戎遣弁邏守之。數月不出。怪遂絕。乃於奎山巔建魁星閣以鎮之。

瓦盂

沙溪王老言。鄉有大洞。洞裏有泉。聚沫迸流。跳珠濺石。清澈可飲。一日有田婦出汲。見有瓦盂流下。蘇痕侵蝕。塵埃蔽翳。取為飼犬之具。犬食過半。遺飯少許。次早視之。白粲青精。充牣其中。易以碎布斷帛。亦如之。婦疑為怪。攜棄泉上。見盂逆流徐入洞去。傳為奇事。內有一人曰。此聚寶盆也。若以零銀碎金置之。次早必滿。盂夫以至珍之物。已到目前。而人不識。反為飼犬之器。以穢褻之。不如藏之深山。韜光養晦。故由洞而入。韓子曰。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此言即可徵此物矣。

神假物

沙溪王老。又言大洞之西。斜去數武。又有一洞。橫寬數丈。平坦空濶。入洞里許。溪濶三丈餘。不知何年。古船橫置其間。鐵索貫之。如浮橋。過船有沙岸。方十餘里。五色石卵。燦爛若錦。水藻搖漾。石笋嶙嶙。深處有石室。供大佛像。俗有喜事。可假器具。以供客饌。焚香尸祝。約時以償。次日祈假之物。置於洞口。人自取之。貧者或待舉。大拜跪。宣苦情。次啟神厨。必如祝。獲利須償之。不償神不之怒。後求不驗而已。此所謂大慈大悲救苦救難佛也。

稻楷化鼠

天地間所何不有。試以化生言之。大則鯢化為鰲。小則蟻化為蚤。未親見者。常以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為論。予嘗至戚家。見渠田間堆積稻楷。數月。日蒸雨沁。朽爛腐爛。命工鋤而去之。見草堆中。若大若小。悉成鼠形。有鼠頭而草尾者。有草足而鼠腹者。記曰。腐草為螢。田鼠化鴛。物因時變。是蓋閱歷之言也。

邊將

豫有郵署。至夜分。恒聞空中有言語歌謠。不能辨析。咸稱有怪。人不敢居。遂成廢廨。有邊將。膂力過人。路過共宿於此。館人告以多怪。將笑曰。吾在朔方。百戰百捷。殺賊

如麻。豈畏鬼怪哉。屏去從卒。獨處其中。至二更許。忽見粗莽大漢。手持洞簫。按孔吹來。工商合拍。唱則左手如蟬翼鳴。音韻疾徐。口中惟喚武三郎。時時而嘯。將曰。如此吹簫。實為鬼物。其怪大慙。顏色遽變。拔劍斫之。斷其右手。跳躍而逃。天曉視之。遺簫在地。乃一蘆管。脈肩一具。血痕星散。尋至古墓。後有深洞。燃燭垂視。見大黑猪。少一前蹄。死焉。

沈處士

浙有沈處士者。聰明穎悟。博學多聞。詩書經史。一覽無遺。偶見東嶽廟中。經卷甚多。與僧偕閱。僧以水陸齋會名魂施食等咒與之。回齋朗誦。忽見蓬頭野鬼。大小數十為羣。聚集階下。滿室飄飄作聲。咸謂蒙師薦拔。羣來領命。沈大驚。思欲退鬼。茫然無法。窘極而病。急召僧作道場。而鬼乃寂然。病亦尋愈。予素不信鬼。一夕。起議劇錢。招僧放燄。甫陳祭筵冥物。即有人於南樓。見四路神燈對對而來。鬼燈簇簇而至。踵壇而滅。僧念散孤咒後。忽聽鬼聲嗚嗚。是蓋以誠而致之也。是夕。起會在于。而樂助者在人。眾皆竭其誠心。餽必潔盛。事必周到。故能若是耶。

拜五經題

徐友讀書質鈍志堅。恒記書一章。雖數十回。猶不能全領在胸。於是陳列四書五經。朝夕參拜。如僧禮佛。人或誂之。對曰。吾資質魯鈍。經書不能記憶。拜而讀之。或可有得。獨於雞鳴時。焚香占卦。工深。朦朧。忽焉會心。遂於易理洞然。一日。學使按臨。徐將五經逐句分析。枚卜而拈。得易履之上爻。珍而藏之。揣摩熟練。及應試。經題視履者。祥其旋元吉。遂獲雋。此亦由於讀書之勤。而求之誠所由致也。彼夫心靈敏慧。而輕浮自棄者。當以徐生為鑒可也。

焦女

何深。湯溪人也。年二十。讀書無成。去而學道。時往戚家。攜有酒餚。學戴仲容。攜柑聽黃鸝聲之意。偶於適意處。鋪筵乘興飲之。醉迷路。卧山中石上。見小山上。有酒肆。光潤潔淨。信步而行。屋房廊舍。四壁鋪錦。地軟如綿。有美人出迎。衣服青翠。揖客而進。窗櫺內。聞機聲軋軋。頃刻錦成。精巧絕倫。移時。女着五色衣。舞袖迴風。歌一曲曰。情人最解是相思。隱約花前織柳絲。莫怪背郎羞半面。簾櫳偷立已多時。郎來郎去未曾知。儂到春深有所思。郎處不須紅豆子。殷勤寄取繫紅絲。歌罷。雷雨大作。陰雲騰沓。暝霧迷漫。風聲呼嘯。所居之屋。搖搖如懸旌。何大恐。美人曰。無畏。久晴故也。倏忽

夜闌宿醒頓醒。但覺寒氣侵人。零雨未止。遙望林梢。若有鳥巢懸於樹間。驚視之。乃鷦鷯房也。對巢溯夢。寔即此以生幻境也。惆悵久之。

鄭秀才

潮州上水門有鄭秀才。歲試拔列前茅。散步至市。見衣鋪繫一線縐袍。藍色鮮妍。愛而驚之。時值學使簪花。着以應名。至出校士館。覺身重。急歸寓所。脫袍置諸帳內。至更深人定。忽聞窗外窸窣之聲。問之莫應。方謂暗蟲打窗。不以為異。遂就寢。正在朦朧間。聽戶外吟詩云。飢驅棄學過漳泉。海醜難防命亦捐。老母倚閭難慰望。孤魂飄泊賴攜旌。綠袍且作綈袍贈。桂榜高棲杏榜懸。免死孤悲敦古誼。叩環結草自年年。問其姓名。答曰。姓吳名新。廣西人也。幼業儒。幸列膠庠。家貧親老。棄舉業而習經營。往來洋面。已五載矣。行抵臺彎。被盜劫財斃命。孤魂無寄。聊附藍袍。君今收買。祈推同類之情。送至簞瓢之室。朽骨雖沉。渤海汪洋之境。殘魂得依祖宗邱墓之鄉。種此福田。騰茲雲路。鄭半睡半醒。似夢非夢。因思此冤魂也。不與寄歸。則魂終附此袍矣。廣西不遠。所費無幾。吾當決此一行。以副其所托。翌日出省。訪至其家。只一老母。因子久客不歸。積憂成疾。常親牀褥。鄰里有持湯藥以進者。日一過之而已。鄭將藍袍

托鄰付其母。並贈以銀。是夜夢吳謂曰。蒙君帶某魂歸家。並承厚惠。君本大器。來科當中高魁。會試連捷。授職編修。閱二年。放福建學使。時有黃蘊奇持刺來謁。即覓予之盜。請君留意。鄭歸。時時憶前事之奇。後鄉試中式第五名。會試詩題圓靈水鏡得私字。三更後鄭試文已登卷。將欲作詩。恍惚間。忽聽吟聲云。啟匣光纔滿。推輪影漸移。太清原不滓。普照本無私。遂以二韻寫之。主司擊節歎賞。榜魁天下。閱兩載。果放福建學使。按臨三日。適巨商黃蘊奇來見。鄭以並非科甲鄉紳。敢來謁見。將欲嚴飭。因憶黃蘊奇之名。乃數年前夢中吳君所告者。傳之使見。鄭正色危坐。黃進跪叩。問曰。爾作何業。曰。當商。曰。幾年矣。曰。四年。又問由何業而起家。曰。作水客。鄭厲聲曰。汝即在臺灣劫財斃命之黃蘊奇乎。我已知之久矣。認則作自首免罪而辦。不認即送法司拷校。研求。黃聽言皆有因。事難隱諱。即伏地叩頭。一一承認。鄭即咨中丞。挈送按辦。並面告以買袍附魂。夢中訴冤情事。中丞將黃蘊奇依律正法。籍沒家貲入官。念吳新母老無依。賞給銀五百兩。咨粵西中丞。飭領完案。嗟乎。民之為盜也。由于貧。至於富為巨商。遂欲交結公卿。出入幕府。自附于正人之列。若非先入於夢。而學使幾為朦混矣。夫乃歎彼蒼之報應不爽毫釐也。

武生

鄒邑武生家頗小康。好鬥鷓鴣。見有佳者。不吝重價。羣居終日。論鷓鴣之貌。決相鬥之奇。此外即置之淡然。提籠出門。金決輪忌。殆無虛日。數年家業一空。只餘山田數畝。薄土一幅。無力倩傭。自耕自耒。妻提榼往田餽餉。至道旁。見草中有鷓鴣。紫羽對門爭啄不已。其妻踞地坐觀。自己至午。二鷓鴣力倦。息於田間。乃掩取之。藏於榼內。生飢回家。方轉山坳。見妻行草間。訊之。告以故。生啟榼取視。曰。此鐵嘴鷓鴣也。世希有之。然傷已重。須調養匝月。乃可出門。飼以壯食。日夜把持。縱兩肘酸麻。猶不釋手。見其傷平。將田出典。以博勝負。妻苦勸不從。遂入省門。適遇族中少年喜事者來店。生先以白金出賭。詎鷓鴣猶未復元。數嘴即脫。翩然飛去。衆笑其怯。輸白鏹三十。猶存一鷓鴣。不敢與鬥。即攜回。加意調養。月餘。羽毛改色。聲氣雄壯。曰。今可出門矣。與妻商曰。吾家僅剩土與牛。焉能養活。不如沽之。與決雌雄。能勝則家業可復。不能勝。再尋生機。妻然之。又沽銀三十。挈籠至省。賭之。屢鬥屢勝。以一敵百。不數日。即獲白金三千餘兩。一日。有茶客出重貲來鬥。生以為唾手可得。開籠而視。鷓鴣已斃矣。生悵然失望。歎惜埋之而歸。生回至鄒。田土盡復。不作田間農夫矣。生曰。失而復得。不

可再使之再失也。守之而已矣。故觀門鶴鷄者過。雖見獵心喜。亦不復入其場矣。

劉君名

劉君名旌德。鳬溪武生也。其貌魁梧奇偉。精於鎗法。見飛禽走獸。過發鎗必中。而其
所用之鎗桿。用烏木箴以細花金絲。所養獵狗。喂以牛肉拌飯。遇獵時。帶狗而出。狗
則亂竄搜尋。人即飛跑。跟亦不及。每每覓狗而回。以故置布袋二三箇。獵時。將狗以袋
盛之。負之登山。遇獸則放之。狗見獸。則圍而搖尾。亂咬。用鎗擊之。獲獸更捷。劉性喜
閒雅。另築小齋。養花栽木。獨處其間。一夕。正在濃睡。夢人示曰。明日休出門。劉即醒。
聽鼓已三更。心思夢中之言。何足為憑。未幾。又睡去。忽有人推其身曰。明日休出門。
須緊記。即醒。曰。一連二夢。戒我之言相同。真奇事也。次日。諭下人曰。若有客來。為我
盡復以外出。至日午。有朝夕往還富友數人。到齋。直入其房。下人急不能阻。而劉亦
躲匿不及矣。邀劉同往遊玩。晚仍回此。擾酒食也。劉曰。在此歡飲。則可。遊玩不敢奉
陪也。友曰。不遠行。即在此後山。何必固辭。數人拉之同行。劉強從之。友見劉許同行。
又欲帶其鎗與狗。劉又阻之。友人自持其鎗。裝以藥彈。以袋藏狗。負之而行。登後山。
適有巨鹿走出。友即放狗。以鎗交劉。令擊之。劉思夜夢恐有奇禍。持鎗向天而放。誰

知鎗發而鹿以獵狗之追從劉之頭上縱身高跳過去其鎗適中鹿頸而斃衆人昇鹿負鎗狗而回剝皮而尊劉分肉而共食友人曰子不擊於鹿之來而中於鹿之去視勢而擊真神鎗手也劉又思昨夜之兩次托夢必是鹿知傷於我手而求我勿出也今以友人之逼而出適傷其生數也數不可逃矣劉以鹿皮為褥夜坐其上柔軟而滑時稱適體至天暑命僕易褥而晒之毛間有彫僕持藤鞭擊之而毛落如飛劉正在簷口脫衣蹲身而洗臉淨身鹿毛盡飛劉身拈住肉上如生拔之而疼凡拔毛處肉即潰爛且流黃水潰處日大久之而週身俱潰肉自落不一月而肉盡見骨乃殞人曰此乃鹿之為祟也吾以為不然夫劉之得夢也已戒出門其放鎗也向天而擊意在全命而鹿從劉首高跳過去明明數在應死論其罪在于友人之逼而出持鎗而逼其擊也於劉何與焉此皆由於劉之性耽遊獵愛烹野鮮故有此報也

新酒起痘

昔有友之幼子年五齡出痘毒重而死有舊僕人甚勤謹精于釀事其女于歸後亦思麴蘖生涯請父以舊僕與伊家主釀事父與之因聞幼弟患痘即使舊僕往探僕至而幼子適死昇之廳旁眠椅上用席撫之父對僕曰余家為痘症克險一連五六

晝夜上下大小。未曾安枕。眾皆散倦。是子生前常喜爾扶抱玩耍。今已死着爾看守一宵。明早買棺殮埋。爾素性愛酒。新酒已成。俱在缸內。爾可儘量而飲。舊僕應命。守至二更。寂寞獨坐。自覺孤寒。取酒烹而飲之。飲至半酣。思死者生時常常同飲。曰。寧我一人獨酌乎。將席移開。以酒灌死者之口。緩能潤下。因自飲一杯。灌死者一杯。直至酩酊。自縮至桌下橫睡。而置死者於不管矣。黎明主人起。負錢欲出買棺。見僕已醉倒。而死者所撫之席已去。罵曰。酒鬼酒鬼。令爾管屍。而任屍露睡。糊塗極矣。呼之不醒。急至屍間。見臉上陷下之痘。顆顆分明起來。口有氣而手能動矣。喚妻出看。喜極復抱進房調養。次日頭面手足週身上下。痘竟密洒如珠。越數日潰爛臭不可聞。人勸延醫。曰。生死有命。醫者無能為也。漸之潰爛結疤。月餘脫落之疤大如糊臉。惜乎美如冠玉小子。變為爛臭麻子矣。此皆由於是子之氣體弱。而痘毒重。不能發越于外。毒攻其心。無有不死。乃以新酒灌之。得助其氣。而托其毒。毒出而心怡。心怡而人甦矣。今之為醫者。第以毒重者其火必旺。於是用寒劑以瀉火。峻藥以攻毒。殊不知體弱者。非內托不可。攻毒則體愈虛。瀉火則毒愈陷。是不死之人。而速使之死也。庸醫殺人。深為可慘。余故載此一事。以為痘家準繩焉。

咫聞錄卷一終

咫聞錄卷二

清 慵訥居士著

龍神祠

雲南大理山多龍洞。昆明有士人。夏月讀書山寺。一夜月光如霽。見老人策杖而至。揖與之言。清談娓娓。議論風生。疑以為同寓寺中也。由是夕必至。談必至三更。月餘。老人別曰。我謫居此地。明日限滿當去。我居大理府外平溪。異日君得志經過。當有良晤。後數年。士人以貢生選授浪穹縣教諭。訪之。果有平溪。至其境。即有童子來迎。曰。吾奉主命。掃徑以待。士曰。爾主何人。曰。吾主即昔年山寺中月明談心老人也。因隨之同入深林。見有宮殿。巍巍。老人已拱候門外。迎揖而入。款洽甚殷。老人曰。前約不虛。亦夙緣也。既到此。姑盤桓數日。以申曠隔之情。重逢舊雨。更覺綢繆。每食豐潔異常。固辭得歸。老人送至林外。呼童子取豆一盂。曰。僻處山林。無物為敬。聊以將意。士人辭不受。老人強納諸袖。士人輕視夫豆。隨行隨落。至半途。舉手摸取視之。乃瓜子金也。悔之。仍由舊路覘尋。但見靈湫深邃。潭水澄鮮。上有小廟。顏曰龍神祠。曰。此老或即是神也。士人撮土為香。伏謁盡禮。惆悵而返。噫。士人之遇龍神也。幸矣。當其

別時已露謫居之言。則已知非凡人也。而偏忽之。迨後踐約相遇。見宮殿寬敞。儼然貴胄之家。而猶漫不為意。反輕其所贈之物。以至大半失去。是蓋貪冒者之命也。可不必往尋矣。而又反尋之。可謂愚亦極矣。然此士人以瓜子金而返。非謂龍神而返之也。不見其廟。彼猶蚩蚩焉耳。

響馬

響馬者。山東路上跨馬帶鈴。自作暗號之跡也。人多俠氣。服甚豪華。莫辨其非。難識其真。圖財於至秘。謀命於無形。昔有布客。默本獨行。往來齊魯間。已有年矣。一日薄暮。見少年驅車至。面黃似病。同行入店。食邀布客共之。銀則自出。布客見其慷慨揮霍。行則並驅。宿則同居。數日。路遇四五人。相貌魁梧。少年認為同里富室子弟。入京應試者。同伴行止。調笑喧嘩。布客欣欣得意。以為此次途中可無弔影歎孤矣。入歷數日。復有客六七十人。雕車肥馬。服飾華麗。途遇少年。停驂顧問。和愉之色形於面。布客問少年曰。予之姻婭也。欲往密雲一帶。販棉花耳。亦衆為伴。又過數日。至半路山中。風雨淒其。車不能進。馬亦難驅。同投小店宿焉。是夜三更。店主見客房中燈火煌煌。照透窗寮。從隙相窺。布客捲帳獨睡於牀。諸客圍燭跏坐於地。輕聲低耳。不知所

談何事。店主呼曰。諸客何不安寢。明早辨色可行也。諸人答以即欲睡也。旋店主腹
疼如廁。仍從窗隙窺之。燈已滅矣。廁中聞大叫一聲。回復問之。寂然無人答應。店主
以為客夢中顛倒之聲也。亦不為意。迨雞止啼。而天將曙。客皆起身。店主查點出客
入店內少一。曰。昨宵入客共十四人。今出何十三也。必有其故。攔而窮追。諸客曰。爾
老眼昏花也。齊足而進。齊足而出。少之者誰乎。店主不能應。即上車去。店主細想昨
夜之異。報於捕役。通於地保。白於鄉鄰。入觀其室。並無蹤迹。迴環審視。板扉有指頭
血印三點。店主曰。諸客悉是盜也。蓋執之。於是各持械出追。盜猶抵拒。已傷二人。捕
役集居民數百。聚於巷之隘口。同聲齊集。圍而擒之一無遁逸。得其車馬。搜其身。各
有布包。啟視則一段血肉。檢其行李。各攜一團濕灰。驚送之官。一訊而服。僉供少年
為綠林之魁。稔知布客負重賁。獨自往還。約盜先後聚集僻店。殺其身。解其體。以灰
醃之。不致血溢。分攜其肉。藏帶於身。擲之靜密坑中。以掩其跡。初不虞店主之疑而
查也。官得其情。實諸盜於法。埋布客之骨肉。而賞其店主焉。衛秋橋自晉遠來。聞諸
老於風塵者。轉述此事。時予瘧疾復發。困頓欲睡。秋橋遽去。驚歎久之。惜此事忘問
在於何時。在於何地。細想盜數。疑在陽穀壽張東阿滕嶧之間。故略而記之。以為東

西作客者。使之閱此。而留心於跋涉焉。

蛇毒

曾聞一滇人云。有術士精於命學。其靈驗一時喧傳。細民黃達。業於農。求其推測。術士曰。大運進絕。流年逢煞。春間午未日。當小心。恐遭蛇害。然避亦難免。黃達在半信半疑之間。一日。正在耘田。忽驚腿上如針刺。大喊起而視之。乃蛇傷也。倏忽浮腫。疼亦難忍。急取刈草之刀。剗其肉。大如棋子。棄之於地。血出盃餘而疼止。毒亦散。達以為已應術士之言也。難已過矣。易數日。復至田間。見遺棄之肉。膨脹如斗。用竹刺之。暴裂潰水。水入眼中。疼痛異常。倩鄰農挽扶回家。初流黑水。繼之以血。血盡而斃。其子閱時憲書。正午未日也。噫。禍患之來。既已應之於前。不能避之於後。莫非命也。數有前定。非人力所能回也。彼術士者。可以知幾矣。

賊授徒

王阿乙者。穿窬之雄也。夜則出入富宦之家。凡有金銀衣服寶物。挾之而起。從無人知。亦從無破案。皆稱為老師傅。後以年老足硬。目茫手鈍。不能再作此道。乃以法授徒。往往不能如意。中有一徒名阿肥。數年不教作一事。亦不教以行竊之法。忽請於

師曰。弟子師事有年。見師行動。略知一二。然未蒙明訓。不敢出手。今欲出試。未識可以發軔否。乙曰。東巷徐宅。室小人稀。今夜同往一試之。夜深人靜後。師徒至徐牆外。先開一竅。叫肥以足先入。倒腿進去。肥曰。此何意也。乙曰。恐有人知。可即出來。若以頭進。出之不易。內人知之。出亦不及矣。肥如其言而入。乙以荆棘塞竅。肥於黑暗中。摸取牀頭草帽。戴之。鑽而出。乙曰。小子有造。遂問室有何物。肥對以只有鷄籠。乙曰。主人可告知爾置物之處乎。肥曰。心藏深收。不聞不語。何以知之。乙曰。爾至雞籠前。將身上破衣。緩緩撕裂。如鼠噬物狀。肥如其教。徐夫婦在牀聞聲。問曰。今日沽來棉布。放置何處。聽鼠裂布之聲。恐為所傷。婦曰。無妨。布在褥下。肥出告乙。乙曰。可叫主人取與爾。肥又請計。乙曰。爾再入室。用長繩繫雞足。將籠輕輕提開。我隱入門後。拔闕牽雞而行。雞必驚叫。徐夫婦必共起視。爾有隙可乘矣。肥遂依其言。徐宅果驚曰。野狸拖雞。夫令婦取大然燈。婦曰。籠已移矣。雞亦無也。夫急出追狸。雞去逾遠。肥竟席卷捆布。匿于牀後。俟徐夫婦睡熟。仍由竅出。乙曰。孺子可教也。彼挖竅而入。予已知之矣。然賊徑甚偉。教之不得詳也。凡近人房挖竅。當以木人頭進試之。恐狼心人俟賊之進。而以刀殺之也。又開門而進。要放膽大開有響聲。可探若家之或醒或寐。

既進門。仍須關好。方可取物。蓋恐來往人見其門之開而喊之也。又開其房門。須以攪橫截於外。惟恐主人驚醒起追。爾可攜賊跑走。主人由門追出。攪攪其足。必跌。俟其起而復追。則已遠遁矣。設遇力弱文人。一跌喊疼。亦不復追。得賊而出。必驚醒他家。使之知覺緊防。免致他賊再進偷取。蓋再進者。倘被獲住。必至官追賊。彼看失竊情形。即知何方之賊。賊非伊得。其肯認刑。不招出我乎。招之。索被伊破矣。至於身邊所帶器具。鐵尺之外。鐵線三角鑽。斷不可少。逢有鎖處。摸其鎖門。而即以鐵線鉤成一匙。無有不中。三角鑽可以穿門。又可以插牆歇足。此乃躲閃之地。設在樓上。攪腮主人聞聲而起。爾須身向外面。兩手反扳樓簷。俟其牕檻推開。只可乘其勢。而兩足翻身上屋。無從可追矣。如欲取人食物。將筋數枝。用手搓之。其聲恍如猫之食物。主人必告之。此其道。總以心靈妙想。不能一一教導。然總不可姦淫婦女。其案必破。吁。穿窬之道。密矣。深矣。非下愚所能學也。孔子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此言蓋近之矣。

劉蕪

閩中甯洋縣。鄉婦劉張氏。有姑無翁。姑年老多病。婦事之甚謹。其夫劉蕪。耕種為家。奉母亦孝。婦產子甫及彌月。家畜一母雞。殺而烹之。以為資補。雞尚未熟。婦出溪浣。

夜。夫亦出田。艾耘時。鄰居孫姓。有婦王氏。喜走人家。不安於室。恒挾人之隱。揚人之短。捉影捕風。起鄉鄰之口舌。指鹿為馬。嫁奇禍於他人。然未陷人於死。故天不加戮。此時忽至劉室。見其庭中有毛鍋。內煮雞。因見無人。不停足而適戚家。周姓之婦。亦不在家。聞知失雞。在外尋覓。王遂密與言曰。爾尋雞乎。適見劉家烹雞。不知即是爾家雞乎。盍往觀之。周婦即入劉室。不見婦。即見兒在牀啼。開鍋視之。果烹雞。周婦疑劉之攘雞。否則予之雞錯入其家。順取殺之。乃以其兒投之鍋中。易雞而歸。此婦浣衣入室。尋兒不見。開鍋視雞不見。而兒已糜爛矣。大哭失聲。氣咽而絕。姑在牀聞聲。自內房扶杖出視。大驚。痰湧仆地。亦斃。其夫自外至。見庭中閒寂無人。進竈房。母與婦俱死。兒亦潰於鍋中。痛一家之俱無。傷殘命之何依。觸階而死。一時死者四人。外人不知也。午間。天忽稠雲隊起。風雨交加。雷電合章。俄而晴霽。見劉家門外。有二婦人。跪在簷前。衣裂見體。背上有朱字。一書搬弄是非。釀成四命。一書殺兒絕嗣。害人滅家。衆驚視之。即鄰婦王氏周氏也。階前有一死野狸。及未脫毛生雞半隻在焉。衆驚問劉家。何無一人出入。視其室。始揣其情。而報之於官。官赴驗。見一家四命。恐有挾仇謀害之事。雖有雷擊朱書為憑。難以通詳立案。研訊四鄰。鄰受苦刑。竟無確供。

一日晚堂帶訊內有一人聲改女音將前事一一供明其疑乃決官即以鬼魂附身之言及雷神所書朱字列之詳內上網乃信其事之真而准其立案焉

陳安張福

嶧縣陳安往泰山販油至山下誤入一巖行五十餘步見黃白金銀滿洞起意搬運遂擔油入內見兩旁各有石臼將油納諸臼內盡裝金銀利心起而忘油具乃竹編成仔於肩而底脫急尋木藤茸治牢固又欲肩而出之忽有巨石當洞其口祇可令一人行走不能使人肩物而出也陳徘徊躊躇計無所出忽聞石上有聲舉頭見一藍面人擲寸許楮包取視得白金一塊權之適符油價又有張福入城探親路經山下往岔而走見磚路一道平正寬大步穩行速心甚愛之忽踏一礮磚步重磚翻露出元寶一福喜極挨次啟磚而視俱有元寶路尾有銀牌一面福脫衣包銀重不能舉仍將銀置於路結草為記回喚妻子持筐同運至則尋覓失蹤惟銀牌尚在視之上有字云翻元寶一遍賞銀牌一面福同妻子還舍感歎惋惜者累日又廣西宣武縣城對河石山重重山有一洞屈曲而進內有元寶百餘車人人思取總不能得或有備牲牢祭而求銀者銀藏於身即目冒頭眩難以出洞擲之即神清氣爽出洞必

有碎銀可檢。檢之祇可當狂禮之值。而不能多餘分毫也。乾隆五十六年。有一上人。妄聽人言。欲得此銀。必以童男女祭之。若人有一子。年九歲。兩目皆瞽。有一女。年十一歲。帶刀騙子女上山。至洞口。思瞽者不得逃走。須先殺女。一刀劈去。女負痛聲呼。震地。而瞽者驚翻山下。適有人見而獲之。送之於官。將若人鎖禁。醫愈其女。官恐將來為害者不止一人。用生鐵數萬觔。鑄洞口。人不得入。今欲入此洞者。必由山頂小洞而下。入必一日。且黑暗難行。即進銀處。亦難運出。由是不復思此銀矣。夫有是銀也。必有人得之。天地豈有長棄之寶乎。第不知銀出何時。得自何人。此數已早定。彼蚩蚩者。可不必妄思此寶矣。

辨子

一農人生子。家貧。甫生而鬻於富厚之無子者。催乳母以養之。迨成人。貌極清秀。教以讀書。文頗通順。其生父愛慕是子。欲令還家。其子不知貧者乃是父也。享安閒之福久矣。焉肯舍錦袍而就韋布。去玉食而飲簞瓢。以故鉤挑不動。硬向富者贖之。富者曰。子乃斷賣。難言贖也。吾養此子。已廢數千金。如我金予子還。貧者不能應。因謀於訟師。曰。例載異姓歸宗。子可控之於官。當斷還於汝也。可不必以銀贖之。作詞以

控富者訴子以親生。非由買來。官問之不能決。問其子。子亦不知身從何來也。官思何法以辨其真偽。因命原差將其父子分三處以管之。勿令其親戚探望。至五日。官又傳差進而諭曰。汝於二老前偽說子有病。次日又說病重。視二老之情形。密稟於我。差領命而往。告於二老。貧者淚下。富者持銀與差。使代延醫以治之。差稟於官。又諭明日傳知子死。再視其情形。密來稟知。黎明差告二老曰。爾子於五更死矣。貧者痛哭不已。富者口第歎氣。差令其壽棺殮之。富者曰。彼認此子而評訟。當令彼收殮而埋葬。差又稟官。即坐堂審訊曰。子之真偽已知之矣。命原差一一質之。富者俯首無辭。斷曰。賈子延嗣。世或有之。例載歸宗。姓難亂也。是子當以生父之姓為姓。以養父之姓為名。應考赴試。念其恩養已久。其子仍留義父之家。使之侍老。以報鞠育之恩。俟義父死後。方准歸宗。將來為義父持喪期年。為生父斬衰三年。着義父須擇立繼子為後。其家產分給一半與義子。留則與之。不留仍與繼子。不准帶回生父之家。此判。人之最關切者。莫如子。若人之賣子也。由于貧。其愛子之情。不能因已賣而改之。彼屬毛離裏者。迥不同矣。是案也。分二處以管之。使之不得通風。偽言死而辨其情。辨其情而斷其案。是亦精明之官。可為後世法矣。

人參

宜良山有廢寺。有邱道士。募緣創修祖師殿。師徒二人同居有年。殿前峭石奇巖。異草怪木。冗雜菲美。常見兩小兒在山門外遊戲。道士時遇之。久而漸熟。餌以甘果。不敢入殿。如是數年。道士一日攜鮮桃數枚。置于香几。一小兒在門外窺見。遽入殿中。道士急抱之。至香積厨。褫衣用水洗淨。至于大鍋內。上用木蓋壓以大石。使不走氣。令徒架薪煮之。戒勿斷火。毋啟視。我將上山。俟我回來食之。其徒思出家人。時以行善為本。今道長如此殘忍。謗云。惡人住善地。尋之。即斯之謂歟。忽聞小兒在鍋內叫號。心欲放之。又念道長平日法戒甚嚴。不敢違令。已而小兒寂然無聲。想已煮死。逾時已久。師尚未回。恐鍋中水涸焦枯。開視之。忽然滿釜一聲。小兒躍出而遁。其徒駭然變色。即追無蹤。適道士自外來。手握青草一團。見其情形。泣而歎曰。汝誤我矣。我創此寺三十餘年。費盡心力。原為此物。此非小兒。乃千年人參也。合藥服之。可以長生。今我無福。不必作昇仙想矣。尚留其衣食之。可得上壽。洗兒之水。飲之一生無病。隨視其衣。已失所在。水為犬所飲。道士失望。與徒別曰。汝護守寺門。我去矣。後聞犬生黑毛。披拂細潤絕倫。入山不返。人以為仙去云。凡人之成仙也。必其身具道骨。加

以正心修煉乃能成仙。是道也。既無道骨。又不加靜修之功。而徒思食天地至寶之物以昇仙。悞矣。悞矣。無怪得而復失。不如大之心無嗜慾。而得食此參也。從知心有嗜慾。即非清淨。其何能得道而妄思昇仙耶。

鄉民趙子壽

友人魯竹庵述。湖南沅州山中。鄉民趙子壽。恃富而驕。日肆飲博。不數年。將祖遺家業蕩然一空。只餘瘠田二十餘畝。十年三收。賦役甚重。脫售無人。因思族姪有容。腫多病。家殷忠厚。商同族長有寬。勸與售之。有容念係一脈相承。不忍視其枵腹而坐。強如所勸。允售。子壽因得價五百金。一日。忽聞山頭轟聲如雷。石中涌出清泉。一股環繞此田。可藉灌溉。至秋禾大熟。較之往年。則加三四倍。由是無呼早號涸之苦。而瘠壤竟成膏腴矣。時同族有安心羨之。遂與子壽言曰。爾賣與有容之田。前則瘠而潰賤。今則腴而價昂。爾可往有容索增價值。否則我借銀與爾收贖。轉賣與我。應加數百金。商議已定。子壽遂如其教。向有容欲增其價。有容曰。此田我本不願接售。因族長再三勸說。通情買受。今我不能加價。如有人售。還我原貲。有安照原數給子壽銀贖回。加銀三百兩。與之賣之。遂當官立契納稅。以杜再有翻異。時維九月。轉瞬

春耕忽一夜雷風大作。山頭大石崩塞前出清泉。復成瘠田。未幾有安家業漸替。與子壽等矣。而有容安富如故。古語云。富貴若從奸巧得。世間呆子吸西風。即此之謂歟。予曰。此乃天之助貧者也。子壽只此瘠田。一賣而盡。無可再有生機矣。故決裂其泉。使瘠者改肥。則貧者起。有安殘刻人也。其銀豈易出乎。必如是而有安能出其銀。子壽得增其財。巧莫如天。想子壽平日祇知化銀。而無忌跡矣。

治狐

昔汶上縣令諱大春者。滿洲名進士也。有神君之稱。其邑之北門底有貢生盧某。一妻一子一女。子已娶而女未嫁。家小康。人少而厦屋渠渠。開房隙舍。向有狐居。習不為怪。一日。盧女啟檢衣篋。見三寸許長小兒。眠于衣上。呼嫂視之。突來巨貓。遂卸而去。急追無及。從此狐與為讐矣。倏而憑空叫罵。有時羹置食中。甚至兒媳穢物。常納翁衾。舉家驚悸。盧翁聞某宅有女狐稱九姑者。從不為害於人。時與婦女隔壁談笑。且喜代人調和競事。命妻往求之。九姑笑曰。此畜名叫黑胡同。併無小兒。不過設此以肇釁耳。其雌者在麒麟臺下。迷人害命。已被雷擊。彼匿在比干墓裏。賢者寢陵。雷亦矜式。獲免其劫。今復敢來此作祟耶。且向彼言之。再為復命。次日。九姑寄口信云。

事不諧矣。此畜占定汝女為妻。以汝後樓為巢穴。樓中尚要供奉大仙黑胡同之位。日獻雞酒香茶。方免其禍。盧翁怒曰。城隍理一邑陰事。素著靈異。我惟有赴城隍廟告彼耳。狐在房上應曰。我不憚爾告。正要汝告也。言罷。寂然無聲。是夜三更。忽有人大呼曰。神道城隍至矣。盧父子出視。但見廳上燐火熒熒。中至一穿紅袍者。呼盧之名。而聽其所罵之辭。皆屬狐言語。盧知狐扮為神。以巨石擊之一閃而散。盧女正在室中。忽然倒地。哀呼莫救。母與嫂急扶起而視之。遍體青紫。舉家胆戰心慄。守至天曙。恰值縣尹傳眾紳士議事。盧亦與焉。公議畢。獨指盧而問之曰。年兄氣色昏迷。得無有異事在心耶。盧悉陳顛末。公偽怒曰。凡人奚可與仙爭拗。且仙以喪子而要女。可謂理正情順。惟汝女跌傷未愈。一二日不能成禮。奈何。汝歸。先將上樓整潔。即安大仙黑胡同之位。日獻酒醴。以供奉之。俟女傷痊。擇期成禮。為足。臨別。又以目授意曰。汝勿憂。我非刻舟求劍者。盧歸。即遵諭恭敬位置。精潔具獻。狐樂不可支。公於是夜沐浴齋戒。次早閉門辦案。不令人知。至晚傳集眾役。親赴西鄉捕盜。行至城隍廟。降輿入拜。取懷中牒文焚之。出諭眾役曰。出北門去。道過盧宅。敲門直進。盧迎之入。公問曰。汝供仙之樓。要在盧引登之。公手指狐位。怒呵曰。妖狐敢在此作祟耶。將牌

位取擲樓下。命用稻草包似人形而杖之。杖下三十。草人忽跳起。作欲逃之狀。公以手加額曰。仰賴神威。執狐至此。命衆隸用亂板擊之。不多時。草潰而木爛矣。焚之有燒毛臭味焉。公復詣廟謝神。巨聲請曰。還乞神恩。於三月內。將狐黨盡行逐去。使闔境安堵。官民獲占神庇矣。祝畢。返署。至夜。滿城狐狸鳴鳴四起。有哭黑胡同者。有罵盧貢生者。通無有敢怨及大令者。凡令所涉之處。而哭聲頓息。三月後。寂然無聲。九姑雖不害人。究屬狐類。諒亦在驅逐之中。不知所往。而盧女無恙焉。盧貢生頂香詣謝。闔縣紳耆。不約而至者無算。公笑曰。吾非王道士。何以能捉妖。不過本之以誠。誠則有靈。邪不勝正耳。均皆待之以禮。而汶上縣治。至今無狐。猶頌大令之德也。同時鉅野縣令。姓尉名柱者。聞汶上逐狐之事。心羨慕焉。訪知境內距城五十里之太平集。有狐作祟。尉公亦齋沐牒於城隍。復出告示。遣役賞至彼處張掛。役乘月色而往。行至中途。足疲憩息于白楊樹下。戲罵曰。何物妖狐。作祟為害。累他親爹。半夜三更。奔走數十里。樹上有人答曰。官頭休破口。有話好好講。我輩亦非不知情理者。言罷。從樹上擲下一物。拾視之。乃紅紙包。啟得元絲銀三錠。役納之歸。由是太平集之狐亦斂跡矣。

乾隆年間。浙之甯郡。有某姓者。家有狐妖。其媳似病非病。形日委頓。病者知命不能保。將夢中少年纏繞情景。一一訴知于夫。乃邀壯而有膂力者。夜必三四人。秉燭坐守。狐之來也。先有陰風襲之。即倦。力士即起拔劍而舞。狐亦畏之一夕。坐守者皆餓。至大缸取粥而飲。啟罐視之。粥似宿已三朝。面起黃化。臭惡難聞。而缸中之大猶紅。衆皆喧罵。有憑空而碰傷其額者。有在牀卧而翻跌于地者。有坐玩易經。使狐之不敢近者。誰知對面亦翻書頁。不見其人。攪擾異常。其翁延道士作法。化符時。符飛去。適燒其鬚。而道士變為太監矣。翁乃控城隍。並控于縣。時有邑令錢名維喬。字竹初者。收其呈。而齋戒三日。親詣城隍行香。焚牒。月餘。天師府中行來一文。啟視之。即某家控狐作祟事。文內乃城隍牒。附有硃符二道。鐵牌符一面。錢邑令即傳某翁來。示以文。給以符與鐵牌。命貼符於前後門。埋鐵牌子病婦之房。夜即安寢。人亦復元。而狐不知何往也。咸訝事之奇。後翁到江西。拜謁天師。問之曰。此狐勢大。非郡邑城隍所能制也。故城隍牒之於余。又問城隍之文從何來。曰。府之後園有一池。文來則浮水面。早晚必往池覘之。有文則查是何妖。應何法制。則發符以治之。若查非妖。乃真有病。則不發符。僅移城隍。不移郡邑也。

野史氏曰。陰陽雖隔。其理相通。陽可以理陰。陰亦可以理陽。狐之秉天地之氣而生也。本屬陽間之物。而其性屬陰。故出沒無常。變幻不測。神之不加以誅也。因其尚未蹈殺身之罪耳。然為害於民。咨嗟問卷。官應驅之。而不識其巢穴。自宜牒之城隍。併力而驅。則狐無所遁匿矣。而城隍之所以能隨官而動者。亦由官之公正為懷。是以提如影響。傳曰。苟有明信。齋戒沐浴。可以祀上帝。凡事必由於至誠。中庸云。未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醉封翁

醉封翁。年逾六旬。性耽于酒。恕以待人。嚴以教子。有子三人。長已肄業庶常。次與三同登賢書。公車北上。封翁心愈樂。而飲愈豪矣。時屆麥秋。家止一僕。老且病。翁親赴山莊收穫焉。先時有一丐者。名允兒。不知何處人也。年約十五六。而與翁同姓。允兒悉陳致丐之由。翁以事試之。誠實殷勤。喜而留為驅使。日久信用。凡置辦衣履。以及赴山莊飲食之役。皆憑允兒。一日者。翁與四五鄰翁。聚飲于垂楊之下。俱入醉鄉。適有拾麥婦。女行過其前。翁指一女曰。此女大有福相。一翁曰。此即某翁令媛。尚未議婚。翁醉曰。我兩家聯姻。何如。某翁變色曰。二位公子。俱已婚娶。我門第雖不敵公。豈

肯以女作公子妾耶。封翁自知失言。笑答曰。非也。我因三子俱將出仕。理家無人。允兒是我同宗。嗣為第四子矣。某翁曰。公果繼之為子。我即妻之以女。傍一翁曰。我執男斧。又一翁曰。我作女柯。正在哄議間。允捧饋提壺而至。眾鼓掌曰。新婿來矣。速拜岳翁。岳翁云。須先定父子名分。再言婚姻。毋貽後悔。令人議論也。眾曰。此言是矣。眾遂立扯允跪於封翁前。翁曰。今而後我繼爾為四子。聘某翁女為爾妻。待爾同親生一般。並無屬毛離裏之分。允即首謝。眾又扯允行求媒謝婚禮。奉酒而拜。拜又奉酒。觀者如堵。飲至夕陽已晚。盡皆倒掛接羅而歸。次日。向午。封翁困酒在牀。兩媒至。呼曰。猶未起也。甯以昨日之事。猶有變卦。故懶於牀耳。翁聞聲亟出。曰。子甯不知我諾如季布乎。況偶然遇之。卒成大事。此天緣也。急整衣冠。向媒拜謝。擇日備禮行聘。而某翁因醉中已與允兒有翁婿之稱。人所共聞。遂受聘焉。旬餘。收穫事畢。允隨翁歸。是日。翁三子俱自都還。翁悉言允事。三子喜曰。有弟可代親勞。得遂兒等迎養之願矣。友愛如同胞焉。次年為之完娶。對年即生一子。天姿聰敏。隨伯父任所讀書。科第連登。扶搖直上。政蹟文章。膾炙人口。仕為名宦。沒祠鄉賢。宗族戚友。亦無議論。犂牛之子。駢且角者。當其始也。允不過藉此以餬口。故矢勤矢慎。初未嘗計及終身之託。

即侍遊供宴。亦不過視為敘集耆友。調笑以樂暮年。孰料假以成真。賤以子貴。世之論其事者。以為允之誠謹之報。吾謂允之子不貴。後必有議醉翁之以賤亂貴。議某翁之以貴適賤者。收僕為子。嫁女與僕。此人之難能之事。而二翁能之。是天之顯貴於允之子者。正所以彰二翁之善也。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其斯之謂歟。

孚老人

余聞諸友曰。陝西樓觀台。相傳即老子騎青牛停騎駐足處也。山川秀麗。觀閣崇重。道士往來。不計其數。有一道人。年老者。不言何處人。聽其言語。似北方音。亦不言年歲。時有年九旬者。幼時即見其身穿大袖布衲。頭戴草帽。夏暑冬寒。皆赤足而行。亦不更衣。咸稱為赤腳李半仙。其所談多明末及國初時事。凡天下之名山勝跡。各省之要隘巖區。以及五方之民情土俗。歷歷指陳。纖悉無遺。問之如親履焉。時或來省。必寓於紅布街武帝廟。夜無牀被。惟有磚槽上打坐而已。日遊街市。有向人討而食者。有因人讓而食者。亦有人讓而不食者。或數日不食。或一食而兼數人之餐。鋪中見其異。向占一臂之子母。時多應驗。與之以錢。則納諸懷中。不與亦不索酬。省垣之官紳士庶。亦多往還。交無貴賤。不解禮儀。侃侃而談。語多奇合。問以休咎。則不答。或

亦有時自言之。偶爾以財自娛。而旋即散去。不稍靳焉。其行徑奇特。不可勝言。僅述目覩五事。以誌其異。

一陝省西門外。有太白行宮。規模極為宏闊。照壁在大街正中。致道路窄隘。兩車相遇。不能讓轍而行。街道梗塞。民怨咨嗟。且間有覆車傷人之事。老人陳于當道。願自募鳩工。移照壁於街北。時有競言風水者阻之。老人亟請曰。大人以愛民為心。幸無以術士之妄言。而息便民之美舉。縱有不利。道士願當其咎。當道憐其誠而允其請。自開工後。一夜所修。捷於日間百倍。不日而工竣矣。人皆不解其故。或謂老人乃公輸子之流。亞歟。至今往來此街者。車聲轟轟。莫不誦老人之德也。

一幕府某翁。年將六旬。患兩脇飽脹。四肢羸弱之症。百醫無功。聞半仙名。延之醫。坐於坑。悉陳病狀。老人曰。我不知醫。聞之古人云。氣愈行而愈暢。力愈用而益增。翁之病。由於氣不行。與力不用耳。因將一大指豎直於坑棹上。全體空懸。離榻數寸。而盤膝如故。曰。若能如此。病自愈矣。某翁驚曰。億甚矣。焉能為之。老人曰。尚有易者。遂立身庭中。謂之曰。汝見戲臺上裝霸王乎。始出場時。以左手扯右袍袖。而右手盡力一揮。右足盡力一踢。復以右手扯袍袖。亦如之。早晚行之。勿懈。久則氣暢而力增矣。翁

如其教。初則勉強而行。似覺力乏。繼則不知不覺。後竟壯健如少年。心感之。願執弟子之禮。

一候補某。由議敘分發關中者。上無門第之交。下鮮孔方之助。移居陋巷。而聞見多疎。典盡衣篋。而饔飧無措。四處張羅。一無布置。情急倉皇。老人偶過於街頭。審視良久。踵至其寓。問其姓名官職。及現歷景況。為之別尋公館。博置衣裳。僕從車馬。食用器具。無不周備。又為之延譽營謀。無路不通。有求必遂。且賢能之譽。普徧西安。微老人之力。不至此。而老人者。始則無日不至。繼而數日一來。久之絕跡。某數謁之。而終不遇。若逆知而預避者。友人問之。老人曰。我欠前生債。今還矣。某又何必再欠我債耶。請煩寄語。請某公自為努力功名。自圖進取為善。

一江蘇某公。道經長安。遇老人。笑言問答。情如舊雨。一日。老人忽謂公曰。子氣色不佳。急宜歸去。且須兼程而返。尚可無誤耳。臨別。又贈一囊。曰。約計行至江北。應遇親人。囊可開看。公果於廣陵見次子。始知太夫人大病。啟囊視之。醫者姓名住址。俱載囊中。一面遣子迎醫。一面駕輕而返。太夫人已昏迷數次矣。公寸心如割。呼天搶地。幸而子偕醫來。眾視之。即舉城所稱催命鬼者。男婦均以為不可。公深信老人之言。

命醫之。藥三進。而太夫人兩目張矣。熟視公曰。兒果來也。我在昏迷之中。見一赤足大仙。謂我曰。汝子孝且賢。增汝壽一紀。可歸爾。我病愈矣。公感激涕零。望西跪拜而謝。

一公子某。才本中人。而性嗜談道。與老人頗親近焉。一日。老人請至齋曰。一人在此用功。置一書於案頭。公子覽之。至云。但得此心無障礙。何須世外覓蓬萊之句。老人曰。但得此二語足矣。遂納書於袖。令僮移榻於天井東牆下。公子曰。今日夏至。天氣炎歊。稍遲。日光移照。奈何。老人曰。我正惟恐天氣不熱。日不照耳。面西盤膝而坐。自辰至酉。依然垂目。撫其首。如冰之冷。搖其身。如巨樹生根。忽下榻曰。我去矣。兩厭物又將來也。公子正挽留之。果有二友。皆老人素所厭惡者。扯公子手而行。將出門曰。明日絕早。汝到我廟中一敘。何如。公子曰。我非父命。不敢出署也。次日。竟不獲往。命司閭者覆之。老人曰。此定數也。有緣再會可耳。此夜坐化于石洞之中。公子聞之。惋惜數日。四方得信而至者。以萬計。當道亦過而奠醢。且大興功德焉。後數年。有差官自蜀回者。據云。在棧道遇老人。見面貌衣冠。依然如舊。惟行走甚速。追之不及。未得與言。亦不知然乎否也。

雷彩霞

昔年緬甸有事。大帥督師征勦。有州牧劉公。北直人也。專辦糧餉。攜僕雷彩霞者。年未一十。貌如張子房。而勇如顏考叔。人多以木蘭呼之。一日者。大帥令其子沿途督催軍糧。令劉公隨往。彩霞手執勁弓。腰插強矢。乘駿馬以從。行至荒山。霞縱馬先登。遙見探賊數十騎。擁塵突至。飛矢拂霞。霞揮袖矢落。賊又發一矢。霞隨手接之。即其矢。迅挽弓而發。中項仆地。駢駭反奔。又抽箠矢再發。斃一騎。餘皆遁。官軍見者。無不驚異。軍將行李。得安抵營。公子觀其勇。而愛其美。重賞以獎勵之。多方以招致之。霞曰。下走賤質。竟為公子憐。然改事他人。使舊主零落沙場。心何忍焉。若能代主敘功。而加以秩。使得回任供職。我願留此不返。公子喜過望。遂照霞所教。敘劉功而告於父。大帥列奏。薦劉晉銜。返署。公子詠詩一首。以招霞。其詩云。木蘭是女無人識。子是男兒螺黛勻。我受一言安爾主。也應踐約續前因。霞覽之。忽易短服。掣佩刀。直入公子營。責曰。爾乃將門之子。不能出奇報國。偶遇崔符。縮頭戰慄。賴我奮衛險途。迄於安吉。所以為公子者至矣。胡乃恣行不義。思欲玷污清白。吾豈張好好。龍陽君之流。與遽以刀擬公子。且前且却曰。有追我者。我即斷其頭。如山中探矣。兩旁觀者如堵。

無有一人敢與之撓者。公子心驚胆落。惟有鞠躬導罪。息其盛怒而已。霞至營門。已有青衣數輩。控馬以待。遂馳出營。向衆告別而去。公子戒軍士曰。此事無使大帥知也。後復遣赴劉處詢之。亦未見其返。而竟不知所終。此真奇士也。今之為賊役者。惟恐無見愛之人。得其愛。即忘其身。或藉此以成功名。或恃寵而驕於世。或圖財以耀其身。今霞之守節不阿。不顧華胄之子。不憚斧鉞之加。衛主以成名。操刀以示義。舒氣隱身。莫蹤其跡。是與崑崙之盜紅綃。使郭令公默而不言者同焉。

葛清天

蘇州長洲邑宰葛建楚。山東濮州孝廉也。鞠案出奇。辦事如神。一日有老婦紡織養生。筐盛錢一千二百枚。進城購棉。行至半途。如廁遺溺。將筐置於廁門。適有強人過。攫之而去。老婦大喊急追不及。老婦哭曰。吾家之所仰賴者。惟此微貲。今為攫去。是絕我命也。乃奔至縣堂擊鼓。葛公問悉前情。曰。不必飭捕。可于廁上條石。訊得其情也。即差役帶婦領指廁石。命扛至署。一堂閤然大笑。而差以官命。不得不扛石而歸。稟之于官。懸牌示審。牌內大書某日審某廁條石。以致閤郡喧傳為異。至日。民之來觀者。自頭門以至大堂。擁擠無餘。葛公乃坐大堂。命差緊閉大門。諭衆民曰。此間非

游牧之區。爾等應安居守業。奚可無故進衙。本欲扑作教刑。念爾等無知愚民。各罰錢一枚。以放之。民以所罰甚微。樂從其罰。各投一錢而去。拾其錢。竟有七八千之多。賞與老婦。以完其案。葛公曰。爾等笑我審石之痴。予不見是婦。乃貧老之婦也。若俟緝獲追給。不知在于何日。老婦命難保矣。不審石。焉得如許人來。今吾手稠人之中。取茲蠅利。以助老婦。所謂衆擎易舉。而老婦又以一失而得七八倍之利。豈不佳乎。然得其錢者不追。則強橫之風益熾。當另飭差認真緝弋。獲追究可也。又有米行失一柳斗。見對門雜貨舖內柳斗相若。逕往攜回。致相爭毆。控之于官。葛公諷曰。柳斗所值幾何。並無記號。或屬彼行。或屬此舖。均可使得。今以一柳斗而至結訟。是罪在柳斗。不在于民也。即抽簽。將柳斗杖責二十板。衆皆駭然。杖畢。葛公出位。詣杖地視有芝蔴。問曰。兩家誰賣芝蔴。雜貨舖曰。小人舖內賣之。米行人失色。磕頭求恕。葛公曰。冒認他物。本有應得之咎。念係經紀小民。姑從寬宥。由是民皆呼為葛青天。亦不敢以猜疑之事控案。數月後。真成卧治矣。夫國家之設官也。原以拯民。故事必分緩急。緩則可求其實。急則先治其表。乃能拯民于水火之中。且事必有理。亦必有情。得其理則情乃出。得其情則理乃見。故善于聽訟者。能于案中而推其實。則推之。不

能則旁敲側擊以引之。此可為善于聽斷也。若葛公者。其庶幾乎。蓋亦由其心之靈而生其巧耳。此一事。可以開執政者之智識。亦可杜萬民之狡詐。故識之。

雷擊蜈蚣

嘉慶壬戌秋。祭慈惠寺。其陪祭漢大臣。劉名墉。號石菴。彭名元瑞。號雲楣。紀名昀。號晚嵐。三人先至寺。候主祭王大臣及陪祭滿大臣到而開祭。未幾。黑雲蔽天。轟雷震地。駭雷繞棟。傾雨盈階。晚嵐曰。吾三人中。甯有一人應際雷劫乎。此時大雨阻道。轎車難行。王大臣自亦有待。余腹已枵矣。家居最近者。雲楣先生耳。當命仆過宅。令烹羹作餐。以饗朝會可也。雲楣曰。吾心亦作如是想也。三人脫帽露頂。退居宴室。候食至而飲。忽見晚嵐珊瑚頂上有寸許蜈蚣一條。倚頂不動。呼僕驅之。僕持冠至簷。指彈而去。雷即擊來。各俱驚立。僕隨仆地。而蜈蚣忽變身長五尺。有奇。寬三寸許矣。雷聲即止。雨氣立收。紅日當天。逾時僕乃甦。而蜈蚣死矣。吁。蜈之為怪也久矣。其化小而依于一品之頂者。欲避劫也。第劫不可逃。仍然擊斃。從知官至六卿。乃天降之宿。非偶焉而生也。

廣信府署

廣信府署。所稱三大王者。蛇也。大與二。相傳謂已化龍而去。其三者猶潛于署。不常見。見則官必升擢。人必發財。署之東西角門。封閉不開。開有奇異。以為兩門乃蛇眼也。署後有小廟。即供三大王之位。朔望行香。或時薦牲。牲之外。多陳雞卵。卵為蛇所喜也。前有太守不信舊語。閉中門而開角門。地即震動。屋搖牆傾。乃循其舊而復閉之。後有京選新任顧太守。先遣家奴至廣。葺署整衙。宿于門房。夜聞響聲不絕。如殿中打靜鞭者。次早問于役。曰。此三大王也。告以故。遂沽香燭楮錠。焚而跪禱。次晚寂然無聲。迨官抵任。奴亦稟知。顧詣行香。祝曰。庇蔭郡署。全在大王。今聞王之名。顧見王之形。乞賜一見。以開鄙眼。命即備雞卵三百。分作三盤。供于神前。信香明燭。晝夜不絕。守至五更。人皆倦卧。官乃晨起。至廟而觀。卵已盡矣。回步出廟。見一蛇身大如斗。遍身鱗甲。從樹林迴繞而上。聽林杪之聲。見木葉之落。恍如急雨欲來。大風先至。令人站立不穩。顧即驚仆。家奴扶之而歸。薑湯灌之而蘇。旋即丁憂。顧曰。人言之誕也。吾望升官而求見。今見而喪親。是怪雖不害人。究為不祥之物。後顧服闋。并至廣西廉使而止。蓋是蛇之得見。亦由顧之爵位不小耳。他官之無心而見者。蛇已知其升期將至。今顧之見。乃應其求而露形。當時固難以此而即決吉祥之兆矣。

尺聞錄卷二終

咫聞錄卷三

析擊狐

清 慵訥居士著

黃溶小字邦懷。充鎮沙溝營之邏卒也。弓馬生疎。守將屢欲擯斥。而憐其老。令重門擊柝焉。一夕直宿城上。殘月在樹。朝曦漸出。遙見城半懸一白狐。四足憑空。首向東方。張口吞吸日影。以析擊之。應手而墜。後數年。忽有人踵門告黃曰。君非黃邦懷乎。曰然。揖之曰。予姓蔣。訪數日矣。寒家不遠。請移玉趾。有事相求。君其勿辭。黃曰。何事。曰。此處不便徑告。到舍自知。然此事非君不能也。黃以籍名行伍。未敢擅離。蔣同請於營守。限三日回馬。許之行。至中途。黃心思究係何事。能與不能。我自知之。不可以難事而枉行之。固請曰。有事不妨明告。蔣曰。子嶧山人。只有弱女。恍恍惚惚。為怪所迷。怪畏君名。請為我一驅逐之。黃辭以平素不諳驅怪術。然既行矣。姑試之。忽憶彼家妖怪。即是前擊城半懸狐乎。悔應蔣命。惴惴然猶慮狐報恨而受辱也。先是蔣女在室。夜有美男子相與寢處。驚懼不敢語人。久覺顏色憔悴。形容枯槁。父母訝之。女知病深。生而不告其故。死而誰知其情。乃以狐告。父母為之百計厭勝。終莫能效。女謂

狐曰。家有符咒。爾將去矣。狐曰。我白公子也。世俗勅勑。傳說已久。何物巫師。敢能制我所可畏者。獨黃邦懷耳。女問黃何如。人狐言。不過六十餘歲。在營更柝。最為利害。前年幾為所獲。女父聞之。遂親具幣。請黃至家。設醴盛饌。禮貌甚恭。潛以情告。黃漫應之。詢用何物。一無所需。時方夜半。以女處幃幙中。令群姬守之。黃橫寢門而坐。馬俄聞門外如風吹墮木葉聲。即有少年至。驚問曰。爾何人也。遽集於此。黃厲聲曰。予乃黃邦懷也。少年聞之。駭極而奔。乃以柝用力擊之。嗥噪而遁。怪遂絕。越宿黃告別。蔣苦相留。黃以營令不可誤限。蔣乃厚贈以歸。

郭介

桂林萬生。入山採藥。見死蛤蚧。長二尺許。心甚惻然。用藥鏟破土瘞之。夜夢一人。黃衣短褐。綠襖黑裙。踵門告曰。子郭介也。誤行山穴。為蛇所吸。蒙君掩之。毒消病去。今已得生。然尚有難。明日有人攜竹筐謁君者。籃中物即予也。倘能再救。恩澤無窮矣。醒而異之。翌午。果有同牕徐生來訪。攜一竹籃。萬問之。徐曰。適行山中。忽見古木叢間。有兩蛤蚧。思廐中馬病。正須此物。喜而捕之。得其雄者。將為藥醫馬也。萬曰。舍之。徐不允。遂詳述夢中之託。徐異其言。而放焉。後萬閒步山林。忽出一蛇。昂首閃舌。飛越

過來。萬情急。欲思避於巖隙中。已無及矣。見一小蛇跳起。立於蛇首。大蛇俯首不動。萬往視。乃蛤蚧也。蛇已死之。想即是勸救之蛤蚧。今來報德也。

蚌中珠佛

江南巢縣巢湖。乾隆乙未仲夏大旱。水忽涸。輟舟楫。需牛一夜。月明。漁子俯見船頭。習習風生。水深尺許。若有物呼吸者。遂揚帆行。任其所之。天曉。已行百餘里。風止水竭。見一巨蚌。大如盤。盂頗有光彩。異而剖之。中有珠佛一座。眉目身體。纖毫畢具。至夜輒有光芒。攜至珠寶肆中寄賣。時西洋人貢使臣。見而悅之。願以三萬銀易。漁子希增高價。遲之又久。詣使臣所問售。使臣曰。前此沽我。加一倍則可。今不值一錢也。漁子驚問曰。子何前貴而後賤也。曰。前珠雖妙。尚須栽培。以藥養之。尚有長分。今已死矣。不過一雕刻之物。供人玩好耳。漁子重至珍寶肆中。售錢五百。

狀元姚某

姚某。浙江慈溪人。明時狀元。幼即靈慧。九歲時。其父負債累累。至臘底。債主帶余枕臥索者甚多。囂囂兒鬧。某向父取錢四百枚。父曰。子欲錢何。某曰。償債。父曰。吾負債數千金。汝豈能以四百錢了此大債。汝年少何知。無非欲錢售玩物耳。不許。某又向

母索之。母向父曰。即與錢四百。任他何用。父與之。來到戲子家。對小花面曰。我與錢四百。至夜潛到吾家。扮演奎星。我在樓讀書。爾站在我座後。三宵而已。小花面許之。當晚。菜在樓上讀書。至三更而止。次晚又讀。內有一索債人曰。是子年少。勤于攻書。異日必發。上樓窺之。見一奎星站後。若人下樓。即向各債主曰。公等請回。某所欠銀。皆我一人代償。過元宵後。當邀諸公至此。照券完楚。衆皆散。如期。某一一為其代楚。菜父拜謝。某曰。令郎與我作壻。吾當延師教之。菜父曰。爾肯與女兒為婦。實為萬幸。擇日納徵畢。接菜過家。聘師教讀。後點狀元回。菜曰。我微時。承小花面裝扮奎星。伺候三宵。得債主成就功名。須先往拜。小花面出門。攬輿跪曰。小的實因家貧。故騙錢度歲。未曾扮演。過來求開恩。菜方知昔日之魁星。乃真魁星也。夫天生達人。必有異才。以四百錢而開發巨債。以小子而哄動長老。此真狀元才也。

高成

關東有高成者。父安和。由科目選授江西吉水縣令。廉潔自持。頗有政聲。數年病殞。官囊蕭索。成隨父任。貧不能歸。僑寓旅店。時當夏令。溽暑炎歊。一夕。皎月映戶。與友坐街納涼。忽見一黃衣人。由遠而近。行走甚速。成心疑為鬼。急站起。大喝一聲。其人

趨避不及。悞竄入成衣底。似在衣中。左右衝突。忽聞裂帛一聲。但見濃烟一縷。緣領而出。取衣視之。自背面以至足下。線縫裂斷。層層皆然。急為紉綴。針不能入。竟成廢衣。同伴咸謂不祥。咸驚懼久之。無他異。其叔南池為予言。

王解官

廣東仕宦。自丞牧以下。均有餉差。惟滇省最遠。山川危險。往返萬有餘里。行者心悸。乾隆年間。有睦務大使姓王者。領餉到滇。行至雲南平彝縣境。山巒高峻。林木蔥蘢。忽一陣狂風。輿夫棄官而遁。王在輿中。恍惚不知所為。仰首見一黃虎。怒目張牙。徐步而來。至輿四面。以鼻嗅之。王已胆落。寂然無聲。虎即搖尾大吼而去。山鳴谷應。百獸震恐。移時。輿夫復至。羣訝曰。官雖無恙。而魂胆已裂矣。亟負至解。用湯灌之。始甦。曰。青蓮所詠劍閣之險。亦不過如是耶。由是恍惚如病。聞響即驚。驚則遍身汗出。色藍如靛。醫云。其胆已破。汁隨毛孔而出。非藥力所能回也。年逾乃死。

風捲經幡

大寺有僧如空者。似有道行。嘗與民家作緣會。徒眾盡行齋戒。一日。有行脚僧。名心印。至寺。自云能誦諸經。時民人徐安之父新喪。延為法事。遂於廳事懸佛像。設供具。

門外建立高幡一竿。幡長二丈餘。示人以齋戒誦經之區。可使不潔者迴避。將至日。晡。陡起大風。截其竿。而幡如紙。驚飄去。直騰雲中。天幡如游龍。約二時許。倏然西下。踪之。得于三十里外大路旁。鋪於田。是夜即夢徐父云。我在冥中受苦。爾等誦經。必延高僧。胡為以玩弄。入理清淨道場也。今以不潔。致天風示警。亟請無慚于空門者。延令再誦孔雀明王佛經。方得超冤脫孽。并多化楮幣。以敷冥用。言畢。夢醒。徐如其言。另招僧禮誦焉。予于傳異記。見崔元微遇數美人。自謂李氏桃氏。或曰每苦惡風。常求十八姨相庇。處士作一朱幡。圖日月五星。則免。崔從之。二月朔日。暴風拔木。而苑中桃李無恙。是幡可禦風。胡為反遭風劫。蓋誦經之期。乃二月朔日。幡上所圖。又非日月五星。風姨視為詫異。而誦經之僧。又非李氏可比。故折竿裂幡焉。未知然否。引之以博一笑。

大骷髏

扶輿靈秀之氣。往往鍾于山川。非建衙署。即多寺觀。到處皆然。黔之水西。先置總兵。後設副將。嗣因承平日久。地非緊要。改設遊擊。舊有都閫廢署。買與民間。某以五百金易之。鳩工改葺。煥然一新。惟大堂中有石廣二丈許。四圍俱方。土工起石。將施版。

築下有骷髏大如車輪。工見之愕然。疎然某亦為之改免。遂命仍以石掩之。不復居住。轉售為說者。謂防風時之骨與。或異獸之首與。抑土龍之老前解骨與。俱未可知。誌之以俟博物君子。

某觀察

賭博之道。其門不一。有開牌估標者。有擲色開寶者。開牌估標。定有成數。其輸贏也少。擲色開寶。任人施注。其輸贏也大。人其場者。奸盜詐偽居多。即其人本中正。一入此場。即變為狡猾。昔有父為尚書。子援例觀察者。在部候選。家本素豪。寓中無事。日與賓朋賭博。消遣所愛者。惟有開寶。日在私室。裝成寶匣。令親信小子來福捧出。安置客廳几上。前後左右。或金或銀。任人臆度下注。未開以前。如出場士子候榜。無不欣欣得意。既開以後。有譏其落想平常。有悔不與某某同路而行。此等形景。局外人莫不拍手大笑。而觀察本不以銀錢為重輕。專以開熱為開懷。有張姓者。常出入其門。賓主極稱相得。一日。見福攜匣出來。急取金釧倩福開視。知其情。隨將銀二千金。二百。獨門孤注。眾見其平日胆怯畏輸。下注謹慎。茲何胆大若此。必有所見而然也。各如其門買之。開之果中。管事人白觀察曰。以開闕而消遣。張某竟起吞心。致隨同

附和情殊可惡。觀察令照數賠償。給公等銀票。令各赴舖自取。局竣約費二十餘萬。觀察曰。諸公請進書房。一叙衷曲。行至一處高軒敞亮。讓次坐定。觀察色莊厲聲曰。我與諸公相聚有年。今日之局。必是來福携匪洩漏機關。命僕捷之。來福泣告其故。觀察云。張某在吾家往來數年。每年給渠千餘金。情分不為不厚。我聞時聚局。不過取樂。何以財物陷人不義。使我耗費多金。交遊之誼。請從此絕。即命家人叱逐張姓。而來福給伊父母領回。觀察亦由此斷賭焉。

雷擊回心

吾家左鄰彭三者。幼失父教。橫行鄉曲。無惡不作。役母若婢。母以溺愛。隱忍不言。雖未遭鞭撻。然一種嬌慣肆行之態。難以言狀。一日。彭自外來。午炊未熟。大詈其母。忽黑雲疊起。電光燭戶。霹靂一聲。彭即長跪母前。誓以改過自新。求母救之。母乃焚香籲求神赦。倏忽天霽。彭延僧至舍。誦經懺悔。先跪家堂神前。次至城隍各廟。誓祝從此事母至孝。力行善事。前後如出兩人。予親見其事。

崔曉秋

江西廬生崔曉秋。久困棘闈。援例輸納。益曹來粵。嘉慶壬申年。改補陸豐河田巡檢。

甫入境。吏役來迎。見一頂戴白石者。袍飾甚華。赤足扶輿而行。民間見一輿坐兩官。面目衣裳皆同。衆皆驚異。到任公座。職事人役。見有兩官並坐。所諭言語。俱出一口。觀者如堵。而崔不知也。咸相告。崔驚懼。蒞任後。不理民事。漸漸成疾。久則臥床。褥不起。醫者不知何病。延道士祈禳稍愈。後吐血而沒。夫一人而有兩人之形。何也。魄也。魄也。始則魄雖出而猶附于魄。故人見其言貌相同。行坐亦同。已知其不久在人世矣。迨至魂遠于魄。則歿矣。豈另有鬼作祟乎。故醫生道士均不能治之也。

木匠魔咒

周端如籍隸黔中。其家大門年久朽敗。延匠重修。周刻薄待匠。錙銖較量。匠有算法。合其意用好筭。不合其意用惡筭。匠恨周之刻。將朱漆竹箸數十枝。遍插土上。以土掩之。蓋欲其速敗得快意也。方欲咒時。忽仰首見主人在前觀視。匠不得已。大聲咒曰。一進門樓第一家。旗杆林立喜如麻。人間富貴榮華老。桂子蘭孫着意誇。嗣以後門壞爛。周復延此匠修治。匠思前此幾為看破。先為魔魅。遂刻木人一。木馬一。碎米一撮。置于門限之內。周于窗櫺見之。急出問訊。匠為禹步戟指。看見主人。遂嚙水而咒曰。叱咄。赫赫陽陽。日出東方。公子封翁。米粟盈倉。輿僕畢至。騾馬成行。自求多福。

雲集千祥。急急如律令。勅。百餘年來。竟如匠祝。諺曰。人有千算。不如天算。正此謂也。

喃蛇

廣西多喃蛇。必以至大者獻之于官。有某縣官到任。民獻喃蛇。官見而懼之。令昇去。而民求收。官責之。民曰。此蛇本小。閱數日。又以大者來獻。官見之更怯。曰。吾非嫌蛇小而責也。責其不可以蛇獻也。今不順吾意。不識吾音。爾等當傳諭知之。又滕縣雞頭者。過村。見酒肆。飲之大醉。倒睡樹下。適喃蛇遊至。見而吞諸腹。雞頭者覺。週身色裏漸漸緊切。目不能開。亟取肚囊中雞刀。向前開割。裂腹而出。蛇已死。而若人之頭面手足。皮已脫矣。採藥治之。雖愈。而皮皺盡如湯火傷痕。至今仍以雞頭為業。又宣化縣河漲大水。而水面浮一物。蛇身牛頭有角。咸以為龍。喧聚萬人。設法打撈而起。乃喃蛇也。口中吞水牛一匹。身已下喉。而角撐其口。蛇已死。剥皮剖腹。牛身已化半矣。悉以友說。故合而載之。

瞿鋒式

瞿鋒式。滿瀝豪俠。弱冠補弟子員。寓京師前門外。少年老成。時人目之。遠大之器也。偶至真武觀前。見術人與之占演。談斷甚奇。心羨之。立于案頭。術人曰。觀子之貌。某

年當入泮。某年當食餽。某年秋闈。得而復失。數當准貢。某年某月某時。墻倒壓斃。丁為異人傳授。深得柳庄妙訣。毫釐不爽。子其志之。後鋒式食餽准貢。年月悉皆脗合。一日。信步復至真武觀前墻下。追念前事。凜然大懼。見一少婦。携幼子。哭泣前來。行色倉皇。鋒式追問其故。少婦曰。吾家甚貧。吾夫病歿。不能市棺。行將相從于地下。欲携幼子赴水而死。鋒式止之。遂將膏火銀五兩與之。忽見墻外有物如球。光怪陸離。滾滾而出。急趨避之。纔舉足數武。墻忽倒于身側。幾為所壓。回首見前術人在旁。笑曰。異哉。子乎。陰陽紋滿面。且延壽矣。後以明經老。而壽至九十餘。古人云。有心為善。便非真善。今鋒式見其母子哀泣情形。即起惻隱之心。與銀五兩。非有市恩沽名之意。乃真善也。故免其墻壓之罪。而且延其壽。則知天之報善罰惡。分毫不爽。人可不自相勸戒乎。

佛從土出

徽州土厚而鬆。有一游僧。至新嶺涼亭。棲足三宵。忽揚言見嶺上放光。當有異事。越日。果見金佛從土而出。先透頂。次露面。三日全身自現。僧以為活佛降世。日夜誦經。勸人施舍。落成殿宇。哄動愚民。聚眾數萬。眾見佛像自土中漸漸而出。真佛欲棲此。

土也。僧又雕木如意簪數千枝。凡有善心施捨者。投之以銀。即拔簪而與之。曰。帶之可以延壽。不二十日。而獲捨金萬餘。僧捲之而走。後查知是僧。在破寺中。偷取一座木佛像。在新嶺旁挖坑。先以黃豆數斗墊底。裝木佛于上。用土埋之。早夜以水灌之。豆漲土鬆。聳佛而上。裂土而出。豆漲透而佛身全現。民見佛能從土中自出。並不假手于人。雖至靈之人。亦以為奇。初不知佛下有黃豆也。是僧之巧。可稱絕世。若此可作騙子手矣。

某公子

某尚書公子。生而穎悟。個儻不凡。日以僕從游狎為事。尚書屢次訓誡。不悛。一日有王舉人。春闈落第。散步街前。見公子鮮衣怒馬。騶從如雲。擁簇過去。目逆送之。曰。國器也。問諸途人。始知為某公子。次日。即持刺投謁。閤人拒之。時尚書自朝退食。回見之。詢知落第舉人。意其缺乏盤費。欲我攸助耳。命邀見之。詢其來意。舉人對以某見公子聰明俊傑。偉貌超羣。日作閒遊。不讀書。殊可惜耳。尚書曰。此子矯橫。吾屢教訓。其奈不聽何。舉人曰。古者易子而教之。如荷不棄寒微。某學毛遂之自薦。可為公子師否。尚書曰。善。即延至書房。喚公子出。諭之曰。自今以往。惟師命是聽。遂將公子與

師同處一室。舉人並不談及詩書。如有弓矢。即以技射教之。如有管籥。即以音律教之。隨其所欲。即引今證古。而開導之。雖事近嬉戲。而智識日開。所謂循循然善誘人也。一日。公子忽曰。古人有書。何不讀之。舉人曰。孺子可教也。子欲讀書。必須變化氣質。方可。即白尚書。重拜為師。尚書喜甚。舉人即以師長自居。不妄言。不苟笑。畀以周易。使之熟誦。讖緯術數。盡測其蘊。不半年而學成。舉人復白尚書曰。公子學業已成。某不能為之師矣。請從此辭。尚書挽留不得。翩然而去。後聞公子以廕生補官。出為監司。屢至軍前。著立奇功。為大帥馬。予幼時聞人言。尚書失其姓。即以某公子言之。舉人失其名。即以王舉人言之。

鄧姓

予幼時聞人言。某公子為大帥時。凡有異客。供給甚繁。視其才藝。分為三等。聽其去留。門下食客千餘。帳前參謀軍務。有孟嘗君之名。一日。有鄧姓占課如神。欲往投軍。行至半途。時將暮。投宿旅店。見先有客在焉。鄧袖占。知客床前土牆應仆。遂勸客他徙。客哂曰。不妨。此牆寅時因風雨而傾。然向外不向內也。鄧以為若人之學。甯勝于我耶。任之以待其驗。果至將曙。雷雨大作。牆果外仆。鄧始駭然。驚詢其所從來。客曰。

適自某公子軍營來。鄧曰：汝有霸術。何復行之？客曰：勝于予術者甚多。如予輩不當千百在彼矣。不入等第。徒然哺啜。不如歸里矣。鄧聞之。爽然若失。晨興。同客而返。

狗報恩

某商家養一狗。尤惡異常。見衣冠齊整者進之。視而不吠。衣衫襤褸者進之。非惟吠必咬之。至晚猶緊。以故友欲往探。必整其衣冠。而若商自得此犬。從未失竊。一夕竊從後院逾牆而進。是犬領衆犬將賊圍住。隨吠隨咬。勢甚兇勇。無可躲避。見有一高桶在院。賊即覆轉。藏躲桶中。計俟犬散可逃。誰知犬皆守住。不能脫身。次早。主人見狗圍桶。究屬何意。啟之。乃一人也。賊以實告。哀求釋放。主人意未失。而釋之。後是犬養已多年。毛落殘。至更深。犬對主語曰：前生我貧難度活。承養我年餘。心起不良。欲圖汝銀。以致逐出。復以此為恨。在外尋罵。冥府罰我在汝家作狗。今過已消矣。當辭去。次日狗斃。主人念其守夜甚勤。而埋之。

吳洪

德興吳洪。魁梧奇偉。性好張矢挾彈。凡禽之捷飛獸之奔逸。一發即中。一日晚間。忽然遍身發腫。咽喉喧隔。謔語喃喃。室中拋磚擲石。敲戶擊扉。如是者數夕。適街西有

徐道士演茅山法。延之至舍。設壇誦經作法。左顧右盼。取木牌拍桌。連響三聲。見一蓬頭鬼。蹣跚而來。道士將鬼用手一提。裝入紙瓶。携之屋後。埋之而去。從此室內安甯數月。一日午間。洪又見前蓬頭鬼。引千百禽獸。喧呼討命。擾攘更甚于前。家人仍延徐道士驅逐之。道士曰。此皆冤孽所致。不可救治矣。宛詞謝去。洪形軀日削。瘦怯骨立。竟至不起。夫洪之學矢也。初未嘗期于獲禽。不過借禽以爲準的。迨其後。工成而技精。射禽而供腹。遂至殺生害物。禍不旋踵。孟子曰。人豈不仁于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故術不可不慎也。

漏網夫人

瓊州田姓。有女及笄。忽見女腹碩如有孕。父母疑女有私通事。嚴加追詰。且日夜詬譎。惟恐醜聲外揚。壻家知之。逼其自盡。女以未嘗失節。不甘自戕。欲俟分娩。視何妖孽。可辨己之貞。而解親之疑也。如是數月。壻家諷吉欲娶矣。田見女如此。計無所出。怒謂女曰。今日即汝畢命之期也。死亦由汝。不死亦由汝。我將殺汝矣。置佩刀于地。盛氣而出。並訕其妻。妻愛女。割雞爲黍。令其食盡。然後死之。正在蒸雞。女臥床。始淚已之死。在冤枉。繼而恍惚睡去。聞蒸雞香甚。陰中習習作癢。有虫接續出。由股而

下。醒即解視視之。見蜈蚣大小數十條。女驚呼母。指以告之。時值田歸。妻告其故。知女非有污行。始悟女腹碩。由蜈蚣。今藥雞香出也。病可除矣。令妻置雞于木桶中。女踞其上。少間蜈蚣已滿。凡三易之。蜈蚣盡而女腹消矣。田乃喜甚。迨奠雁于歸。魚水和諧。接婿過門。戲笑間談及此事。婿亦驚甚。而指妻為漏網之人也。咸呼為漏網夫人。

冷先生

祁昭淮南人。家本素封。好置大廈。一日坐月下。忽有一人持刺來謁。上書冷青拜。祁訝素昧平生。此人不俟傳命。昂然徑入中庭。祁視客已近。髦髻身偉。長鬚飄然出塵。祁異之。揖而坐曰。承君相訪。有何見教。冷自陳予山左人。聞子宅寬敞。後有房精緻。意欲借居。不敢污穢。若承允諾。刻日即至。祁辭以逼近家堂。同宅居住。早晚不便。客不答。拂然而去。祁以客何為。粗率乃爾。無何。覺有車馬喧闐。男婦紛紜。悟冷先生已攜眷來。然不見其形。群相驚疑。恐其為害。戒家人勿往後宅。遂加鑰關斷焉。頗覺其詭。年餘。炊夫取柴。瞥見青蛇一條。大如柱。盤踞柴房。大驚。即出告于眾。群相喧譁。舉械亂擊。忽空中有人喚曰。勿相擊。此非他。乃後房冷二爺也。適從何來。胡醉至此。幸

我相救。否則皮革寸裂矣。祁恐獲罪。乃謝過曰。庖人無知。幾傷尊體。既為賓主。尚祈原諒。祝罷。冷忽至。曰。適在東鄰飲酒醉歸。姑就柴房暫憩。偶爾現形。幸得山妻相救。再留此。恐主人畏懼。坐臥不安。行將去矣。遂不見。

蔡十

甘肅甯夏有蔡十者。家貧遠遊于黔。僑寄鎮甯州。偶見市上負薪者。以漆木棍作挑。細小有力。可駕二百餘斤。驚訝久之。俟其止足停薪。細視棍圓滑光潤。俟過門時。喚入。飲以酒。其人將棍豎。斲門首。見棍尖上沾犀牛毛數莖。遂以白金一兩與渠換之。蔡即舞弄良久。負薪者以為合意。思欲加價。忽其弟來曰。嫂氏猝患痰症。急請去。負薪者持棍而回。思欲增價。次日上山。尋取新柔堅潤之木。另作挑棍。使合其用。乃能增其價。遂往山尋而得之。刀鋸治之。曰。此必合其意也。可圖增價矣。次早持棍特來。蔡見之。數惜大笑。令其自用。不復售矣。細問前條棍上有毛之故。對曰。我在山中採薪。居人以牛犂田。見山中潭內出有大黑牛。上岸出門。我用木棍擊散。遂有毛在棍頭上。揮之不去。此後不論重物。付肩覺輕。蔡曰。潭在何處。可引我去。次日。負薪者引蔡十同行。約五十餘里。見山峯矗矗。秀色參天。多栽黃果。此處即以黃果樹名之。下

有溪闊五丈許。水聲汨汨。屈曲而流。溪尾有石橋五洞。乃天然成也。登橋下視。內外高低相去五六丈。溪水至此直衝而下。成方池。池闊十丈有奇。四圍高五六十尺。潄水成潭。遙見對面有亭。傍山倚壁。迴峰若城。層巒錯出。令人慕想無窮。諸亭環視石橋。見瀑布二道。足線飛灑。而橋石玲瓏。苔生古砌。夕陽斜照。粉郁斑斕。縱有巧畫精工。施采鮮妍。未必能繪此四面勝景。即西遊記之水簾洞。未必有如此可愛也。竊岫宜生竊物。無怪犀牛居之。何以見其有犀牛也。偶而霞光五采。水面騰輝。知是水牛出也。近此者時見之。蔡十于峭壁巉巖。腰有石洞。常產竊芝之處。伐茆結廬于旁。愛其清靜。坐臥其中。日俟犀牛。設有人無出之機關。裝易進難退之堅壘。總欲得牛。取其皮革。以為至寶。服其竊芝。得以上昇。守逾三年。一日午間。蔡十濃睡。逾時方醒。起視石洞之芝。為物咬盡。遍地牛迹。循跡而望。入潭而止。望之涕零曰。吾居此三年。坐亦犀牛也。行亦犀牛也。夢亦犀牛也。今以半晌之間。失其出沒。我無此緣。我亦厭立人世矣。乃作絕命詩七絕十首。其詩曰。曉餐松子飲飛泉。靜臥山林志道堅。何日巖前曳牛尾。逍遙世外小神仙。山腰石洞淨無泥。捨卻田園舊侶攜。幻想兩塵能不隔。依依巖壑待竊犀。九光三秀影離離。此物人間信足奇。堪歎我生緣已左。箇中消息

又違時。癡守三年失一朝。神犀已遠向何招。霞光倒影無餘彩。怕聽溪流過石橋。葱
蔥佳氣滿烟鬟。羈絆癡人住此閒。萬里鄉關歸不到。妻孥應上望夫山。紫華搖動等
閒香。潭影澄鮮行帶長。望水亭臺飛瀑布。五更殘月斷人腸。黑甜一枕樂南柯。鎮日
淹淹着睡魔。草木無心人有意。最難寬解歷年多。辟寒辟暑歇生涯。鳳腦無期遇合
乖。鹿鶴連蹤花滿徑。空留放蕩此形骸。茫茫大地等浮漚。回首斜陽涕泗流。欲學十
洲三島客。長生未得此生休。文犀芝本兩相須。往事吁嗟自笑愚。彷彿舍身崖下路。
珊珊仙骨我生無。吟罷縱火焚其廬。投巖而殞。土人哀之。即葬于山腰石洞中。至今
傳為古蹟。吁人之愚也。莫如蔡十。寶之生也。由於天。而寶之得也。由於命。命不齊而
妄思得寶。雖日在目前。而終不能得。守之而不得。當安之於命而已。茲以不得而自
殞其身。是欲昇仙而入於魔境也。是亦不足惜之矣。

梁登祥

上饒梁登祥。賦性樸厚。博聞強記。乾隆中邑庠生也。一夜方欲誦讀。恍惚見門外有
黑犬。高三尺。怒目而視。昂首搖尾。似有欲噬之狀。轉瞬不見。急至後園。見樹上一蛇。
倏然從身旁飛過。方驚異間。樹旁有一長人。高丈餘。方巾白鬚。曰。汝兩世冤孽。數應

死。我已救此一劫矣。明夜犬還來此。汝於清晨沽羊一腔。去頭除蹄。麪作人畜。置于衣服之上。汝靜息樓間。不可作聲。梁如其教。由板穴中窺之。至漏滴三鼓。果見黑犬入房。至床。將衣啣下。咬碎面首。大嚼其羊。食畢欲出。梁曰。孽畜如此兇惡。犬舉頭仰視。似知有人。號嘯跳躍而去。次夜。又見方巾者來。曰。汝今世犬厄已脫。不應言語。致犬知覺。來生尚須相報。尚有一厄。晚間又須防之。汝用木棍。以猪血塗之。置于床覆以衾。汝當出臥于地。梁謹奉戒而行。將半夜起視。燈滅頭碰一物。星光入室。鑽穴而視。見一巨蛇粗如桶。雙目如燈。吞噬木棍。徐徐而去。俄見方巾者出。曰。子前生口利。挾人隱過。均遭殺身之禍。一化為犬。一化為蛇。尋仇以報。今難已過矣。還當懺悔。以消之。梁頓首拜謝曰。兩蒙垂救。未知何路神還。祈指示。方巾曰。汝祖父有德于予。故來相救。不必細述。久當自知。言訖而隱。後城外迎神賽會。梁出而觀之。入其廟。瞻仰神像。服飾容貌。悉如所見。急市幣楮。再拜叩祝。詢之土人曰。此處向無神祠。乃梁之祖父創建也。嗟乎。不有仇。何有復。不有德。何有報。德則未必盡報。仇則必有其復。與其使人復仇。不如使人忘德。何也。仇必害身。德乃安逸也。

鄉場事五條

乾隆年間京宦某公山左人也有二子俱隨父在京一友人謂曰今科鄉試兩公子例入官號北場官卷只中一人何不一試于東一試於北家學淵源可期同登賢書何如公深以為是酌命長君東旋次君留都其次君功名念切書北闈東場二紙黎明赴前門外關帝神前跪祝之拈得東場而急請於父兄父曰汝兄由廩生捐貢錄遺易汝是俊秀捐監外省監生有十不錄一之條恐難錄科對曰兒期中舉何憂錄科之難父喜其言之壯而許之又約同志者詣呂祖祠乞夢人皆無夢惟次君夢一高脚牌上寫童子六七人五字稟於父父曰小場題目尚像大場斷不出此等題也且仙人亦不肯以題直告於人爾亦不可以夢中之題張揚恐取禍焉公子退而依題作一文洩勝手改而誦之及錄科題是童子六七人浴乎沂兩句公子以為夢應于錄遺而於三場無與遺可望錄而中恐不能也熱心轉冷大場中祇凝思完卷試畢親友攢金設宴接場公子勉強應席而悶悶之心時形于面席中一破落戶江二者善戲謔舉觴謂公子曰題雖與夢不符榜名卻與夢應衆問之對曰公子妙齡十九尚未完姻猶童子也六七人者六七四十二今科定中四十二名舉席哄然大笑公子亦喜曰果如君言富貴共之揭曉日公子果中而名次亦符公方信夢兆之驗

也。長君北場未售。旋就教職。次君歷仕至郡守。江與之俱。以終其身。

山東鄉試。歷在天衢雲路兩坊。先唱名挨點。五鼓開門。點教官畢。始照府網依次點進。有宋公某者。由明經而授教職者也。頭二場頗得意。入三場。天尚未明。尋至號。將場具交與號軍。赴號底道夫。見一女子立於廁側。厲聲呵之。即不見。出廁歸號。問於號軍。曰。此乃鬼也。初六日。已見此矣。有人時少為安靜。無人則公然哭。誓不休。問之言。要向某縣顧某索命。公立於號門。有人入此號者。必問籍與姓。日已近午。來一少年。貌美秀而衣鮮明。詢之。即女鬼所尋之人也。公邀入已號。告之。顧面色如土。求救於公。公曰。冤鬼纏繞。恐難望中。與其受害於場。莫若乘院門未封。假病而出。再作理會。為妙。顧然其言。即求巡場官引至龍門。果而放歸。公送之去。後因思女鬼尋仇而來。我縱其仇。必不干休。日夕垂簾而待。初夜寂然無聞。次早策題已下。專心條對。忘此事矣。中秋夜。正在寫策。忽見纖纖女手。並掩卷上。公吐氣吹去。兩手分開。急書數字。兩手復掩。旋掩旋吹。旋書旋掩。半夜無休。神疲而睡。女曰。公名已登天榜。奴敢胡為。願以情訴。奴即顧某聘室。顧淫表妹。轉污奴。以不潔之名。以致含冤而死。今待彼於矮屋之中。以圖報復。公又縱之。惟願公異日秉筆。表氏貞潔。則冤銷矣。公許之。女

鬼再拜而沒。公場畢而出。往尋顧。知出場日。已匆匆歸去。榜發。公果中焉。

山左濱州王刺史者。中州老孝廉也。政治文章。可稱雙美。尤工書法。專摹歐陽。詢而得其奧。人咸以王歐陽稱之。近因案牘勞形。無暇握管。而求其書法者不少。思一能代者不可得。公甚苦焉。某科奉調入廉。公薦之卷。多合典試之意。偶閱一卷。文通暢而不甚出色。字畫筆筆歐陽。公愛之甚。忘其有謄錄也。三薦而中。在本房之末。草榜已定。專候拆號揭曉。衆房官閒聚一堂。各言所取之文。一曰。我所取某號。可謂有義必搜。無筆不透矣。又一曰。我所取某號。全在題神取影。有水月鏡花之妙。惟王公笑而不言。人問之。對曰。諸公所取為人。老王所取為己。我取某號。書法逼真歐陽。與我無二。得此代筆門生。甚可喜也。或謂之曰。此生必公所素識者。是以知其書法之善也。公曰。否。吾於卷中而羨其書法也。又有人詰之曰。公所見者。硃卷耶。墨卷耶。公曰。硃卷。因悟字乃謄錄之筆。而悟薦中之悞。思欲別取一卷以換之。陳於主試。主試曰。子愛字之佳。而忘謄錄薦而取之。亦生之祖上積德累仁所由致也。既定矣。毋庸更換。比榜發。生如謁。始知省會大族一佳公子。次年王致仕。生會試歸。延居其宅。起居飲食。無不周備。並無出一貲。復招昔之謄錄者。同養於室。代公筆墨之勞。樂不可支。

每謂人曰。我今得享此福者。得力於歐陽耳。

山東鄉場有燭三爆一事。乾隆某科。內簾章公。秉燭閱卷。其文理平庸者。擲之。優者留於案上。以備薦。偶閱一卷。文氣通順。而辭意淺薄。亦將棄之。忽燭花作爆一聲。火飛於案。恐燒試卷。急起熄之。此卷仍存案上。復閱之。嫌其終鮮佳句。又將棄焉。燭花復作爆聲。響而且明。章異焉。執卷對燈祝曰。此卷實非可中之文。而兩遇燭花之兆。如果若人。應中乞燭。再作爆聲。祝畢而燭又作爆一聲。火星滿案。聞窗外巨聲曰。燭花已三爆矣。還不拈條以薦耶。章公大驚。窗外呼者。乃某房袁公也。章延之入。將卷與閱。袁笑曰。此卷固非必中之文。中之亦無磨勘之處。薦之亦可。次日薦於副典試。閱畢。問公曰。兄典制手。何薦此清淺文也。章備述燭三爆之事。副向正者曰。尊夢應矣。與之中之。緣正典試在途。亦曾夢此三字耳。榜後。此生來謁。乃屯中一舊家子弟。年三十餘。章問曰。君家有何陰功。能使燭三爆耶。生不解。公言。悞應之曰。祝三跟隨門生來。暴女於八月初間。生一子矣。公駭然。細詢之。對曰。暴女者。祝三聘妻也。年荒逃難。賣身為婢。五載間。是祝三之妻。喚至賞還。賜以錢物。住宅使之成婚。次日。祝三謝而又謝曰。妻猶處女也。喜其誠實。留之服役。息師下問。因具陳之。公亦將場中燭

三爆之事告之。生始知燭爆與祝暴同音。誤對之中。乃正對也。公喜極。握手曰。賢契所為。真可為天下用奴婢者勸也。

山東蕭秀才者。曹州人也。在庠二十餘年。自恃質敏。恆不好學。逢歲試期。勉強完卷。常居三等之末。己亥復值恩科。蕭于是年歲考。幸居三等之首。喜曰。我兩鬢蒼蒼。不曾鄉試。今以歲作科。我可安心觀場矣。亦有勸其場前用功者。亦有笑其不知分量者。蕭弗顧也。至省寓。日日清晨。隨筆成篇。旋即焚之。食後外游觀劇。適有演扮關帝單刀赴會者。魯肅口白。有某事仁也。某事義也。某事禮也。某事智也。單少信字之語。蕭聞而喜之。念念不忘。日誦不已。入場之夜。猶誦之。黎明見首題。子入太廟一節。蕭向來作之。多以六股成篇。今應鄉試。欲籌奇別。忽想單刀赴會。以仁義禮智襯出信字。我於此題。加散行一段。以仁義智信襯出禮字。文勢自覺流動。洋洋得意。三場畢。結伴而歸。互相論文。從無一人問及蕭文者。蕭亦絕口不談。是科典試衡文者。上下意見不睦。薦卷多不中式。搜房而得蕭卷。覽之大喜曰。首藝中間一段。可以壓場。惜前後奮筆直書。尚少警策。不能列為榜首。中在正榜第五名。報至其家。舉邑驚異。能文者索文觀之。歎曰。此文通場應無二卷。高中宜矣。蕭後數試禮闈。年逾七旬。得蒙

恩授翰林之職。而歸。當蕭之初應試也。年逾五十矣。自以為幸錄科名。可以觀場。何嘗有望中之心。故於臨文之際。借戲中口白作題內文章。偏為有目者賞鑒。較之功名念切。得失關懷。終日孜孜焉。皇皇焉。或當緣于當道。或乞伎於同人。自存必得之心。終不能遂其願。以相償者。其相去為何如也。其中有命存焉。古云。君子安貧。達人知命。蕭之得中。蓋近之矣。

小孤山

長江小孤山。水中突起一峯。以當蜀水之來。離山四五里。已聽水聲。山極奇秀。上供姑射夫人。最著靈異。嘉慶庚申。有湖州客。自漢口回。將至是山。忽起大風。船欲覆沒。各客驚慄。而網客焚香在船頭。仆伏叩首。許願求救于神。須臾風止。而額已破矣。深感神恩。抵家後。即過局織蟒袍。成耳環。置貨復至漢口。將近小孤山。泊舟。售備牲醴香花。到廟酬愿。隨行隨治神供。烹魚已盡。而小孤山將近矣。起篋更衣。候至廟。登舟上山。倏又狂風大起。較前更加洶湧。客即焚香跪禱曰。弟子自蒙神祐。後刻刻感恩。故于數千里外。已備繡袍金環。今之動神怒者。蓋以修飾未潔。願自漢口回。另備牲醴再薦。即將金耳環投之於江。風頗稍緩。適時乃息。網客又叩頭謝恩。船即順流。

而行。未曾登廟。行至半里。見漁艇。網中獲一鱸魚。客愛其魚之大而鮮。與之售之。剖腹而得金耳環一對。視之。即投江之環也。客皆異焉。即藏諸篋中。後自漢口回。又酬神答謝。凡宰牲設餚。不假手于他人。器皿杯盤洗而又洗。至孤山登舟詣廟。上袍納環。薦牲饋焚楮帛而歸。噫。長江之至險者也。金環物之至微者也。投之於江。安望再得。乃入魚之腹中。使客售而還之。實事之奇而神之靈也。自後客舟過小孤山者。尊敬之心。無敢稍懈焉。

咫聞錄卷三終

咫聞錄卷四



清 慵訥居士著

飛雲

天下蕩心佚志之區夥矣。最著者北路之邯鄲。西蜀之蠻營。此不過行雲流水宿霧
栖霞耳。惟潮州之六蓬船。早識遊人之底裏。盡羅豪客之資財。能使鄙嗇者忽然慷
慨。垂老者化作少年。相傳嶺南有王先生。忘其名。浙江人。老而遊幕。其為人也溫厚
簡默。學問優長。案有疑難。裁度決斷。無不周詳。度支出入。纖毫無遺。雖倜儻揮霍而
見友人有寄情雲夢之事。輒正言勸阻。是以縉紳士大夫。重其品行。爭相聘延。所得
束修亦豐。年餘七十。橐有萬金。晚景可怡。歸行已決。對主人而辭帳。與朋友以賦離
見其留別詩集杜句云。人生七十古來稀。老大徒傷未拂衣。石筍街前却歸去。五陵
車馬自輕肥。又集白香山句云。七十無家萬里身。一時歸去作閒人。風香露重梨花
濕。野外庭前一種春。此得意還鄉之景也。又見其謝餞集杜詩云。一卧東山三十春。
天涯風俗自相親。更為後會知何地。錦里逢迎有主人。不嫌野外無供給。邂逅無端
出餞遲。一飯未曾留俗客。風流儒雅亦吾師。漸老逢春能幾回。別家三月一書來。滿

堂賓客皆嘆息。且盡生前有限杯。正在應酬唱和之間。一日有舊僕楊貴來曰。某有下情。欲以上達。第念相公在廣三十餘年。足不踵溫柔之鄉。目不視豔冶之色。言之恐拂大怒。先生曰。寧有人詆我以非乎。寧有人謀我以財乎。子姑言之。楊貴曰。相公接人以禮。待人以德。又誰誹議。相公名貴一時。威震四海。又誰謀財。某之所言者。因昨見紅妓飛雲。極慕相公盛德威儀。謂我能請先生過飲其茶。一挹之光。以五十金為酬。小人不敢應許。未識相公肯賞駕。使小人稍肥家計否。先生哂曰。借此以幫爾財。亦可使得。第天下未必有如此便宜之財。恐成畫餅。想欲圖我良金。我已行程在即。過而不留。去亦無礙。因謂楊貴曰。必俟順道而往。不能為此特行也。越日有同鄉張梧庵來訪。班荆道故。翦韭話情。楊貴在旁伺候。張出。楊貴曰。相公答拜時。必須用船。可順道往飛雲船上一行。王曰。是日爾來隨去。楊貴應命。至期引登妓船。飛雲接進奉茶。招楊貴入。即以所許之金。如數與之。先生即行。雲亦不送。先生回。即吟詩云。卅載已忘孫壽壘。茲為勤僕入迷津。偏逢白髮掃良興。一諾千金此婦人。又過數日。楊貴至妓船。飛雲詢曰。王先生回鄉否。錢行者尚少何人。子能邀至我船。我備餚核。招飲者不費一錢也。子盍為我先容之。楊許諾。逕到張梧庵家。說曰。王相公行期已

定。公應餞之一敘鄉誼也。張曰：我有此心。然居窘鄉，心有餘而力不足。奈何？楊昔曰：船妓飛雲，昨云能請王相公來船，桂酒蘭餽，只作請客者備之也。張大喜，使人邀約。曰：聞君有遠行，行者必以餞旅寓編窄，不堪容膝，故席設飛雲妓船，聊作平原之歡。請勿辭。先生笑曰：我與爾主同鄉，義難却。謹領命。隨作詩曰：莫辭塵土污袈裟，兩鬢蒼蒼興倍加。天若無情憐晚節，夕陽應不照桃花。至期，飛雲治酒以待。主人候舟以迎。舟大，水淺，不能近岸。舟人架木為梁，渡客登舟。正在渡時，船移而板脫，淙淙一聲。先生跌入水中矣。飛雲急跳下水，抱先生起。兩人衣衫盡濕，取出錦衣，長短適稱先生之體。深歎飛雲之周到，而誇舟中之富麗也。張曰：以一飯而授先生，大驚心，實不安。先生曰：身雖勞而氣猶壯，偶然失足，何足為意？又吟詩云：閣淡衫緋稱老身，滿江春色一時新。無端失足尋常事，水性養花花護人。未幾，鋪筵設席，飛雲把盞進獻。曰：先為壓驚，次為上壽。先生興來，換盞交杯，搏戰決勝負。酌沆瀣，酒酣耳熱，不覺紅日西沉，繼之以燭。而黑雲隊隊起矣。倏忽風雨大作，逾時不息。酒闌宴罷，諸友各就所歡之船而去。惟先生獨存，急欲回寓，奈雨聲不止。張梧庵曰：天雨有情，留晚客。密雲深鎖到陽臺。先生正襟危坐，俯首不答。飛雲自歸後艙不出。先生為酒所困，斜枕而

寢至夜半。風雨更緊。篷漏牀濕。溜滴頭上。驚破其夢。大聲疾呼。竟無人應。惟飛雲依聲。裸體持燭而出。娉婷嫋娜。蓮步輕盈。先生見肌膚如雪。不覺情移。持其右臂。飛雲乘勢縱體入懷。邀攜同入房。綢繆意決。午晌方起。于是日一至焉。或問日一至焉。至必飲酒吟詩。晚留而回。飛雲亦頗能詩。一唱一和。竟忘晨夕。而於回家之言。亦不題起。其集青蓮句云。南湖秋水夜無煙。歌舞淹留玳瑁筵。此度別離何日見。人疑天上坐樓船。我向淮南攀桂枝。不知霜露入秋衣。美人一笑舉珠箔。問我西行幾日歸。集杜句云。頭白昏昏只醉眠。青娥皓齒在樓船。綠雲清切歌聲上。楚女腰肢亦可憐。來傳纖手送青絲。酒肉如山又一時。語盡還成開口笑。渡頭翠柳豔明眉。若飲蔗漿攜所有。此生已媿須人扶。紅顏白面花映肉。物色分明待老夫。懷抱何時好。一開隔籬呼。取盡餘杯。影遭碧水潛勾引。一日須來一百迴。集香山句云。笙歌杯酒正歡娛。鄉思銷磨逐日無。莫怪氣粗言語大。散盃思共彩呼盧。亂蓬為鬢布為巾。且喜新正假日頻。從此萬緣都擺落。人間少有別花人。早潮纔落晚潮來。連擊三聲畫鼓催。此地二年留我住。平生相見即眉開。飛雲亦有集青蓮詩云。江水東流猿夜聲。掉歌搖艇月中尋。相邀共醉杯中醪。但願君恩顧妾深。孔雀東飛何處棲。楊花落盡子規啼。為君

留下相思枕。月下沈吟久不歸。羅襪凌波生網屢。今傳尺素報情人。風流肯落他人後。欲歎離聲發絳唇。集香山句云。日高猶睡綠牕中。飲作桃花上面紅。自入春來未同醉。停舟一望思無窮。重開離宴肯留連。一半春消風雨前。忽忽眼塵猶愛睡。愁凝歌黛欲生煙。感物思君歎復歌。正抽碧線繡紅羅。雙蛾解佩啼相送。漠漠紛紛不奈何。先生因病數日未至船上。忽飛雲遣人問安。並送詩。先生讀之。乃集香山句云。江頭相見日黃昏。雨露猶來一點恩。兩地也應相憶在。門無宿客對誰言。燈前合作一家春。倚石攀蘿歎病身。自是命卑如紙薄。每勞存問媿交親。澹烟疎雨間斜陽。獨自騰騰入醉鄉。尊酒未空勸未盡。薰籠亂搭繡衣裳。兩人卷帙甚繁。不能備載。常自歎曰。誰謂風月場中。勾欄佳麗。毫無情義哉。當我前此失足落水時。家中縱有妻妾。未必能援之以手。何其歡愛若斯也。由是愛之慕之。日用飲食。以及纏頭等項。凡有所需。必如其願。未嘗違拂。未及年。而金盡牀頭。飛雲一啟齒。始猶借貸以充其欲。繼則典衣以赴其請。至於無可借無可典。而情淡意冷。猶不捨此而他適。前此當道好友。亦不為禮。鳩母厭其無資。白眼相視。後竟加以詬譎。飛雲猶念其癡情。畀以二百金。先生不辭友朋。悄悄搭船而歸。夫物之害莫如蠹。人之害莫如妓。天下人斷無有不

好色者其不好色者皆強以抑之其或欲附於君子之名而不敢入於溫柔之鄉者有之或生成鄙吝視財如命而不肯絲毫輕棄者有之或身本孱弱而畏死守命者有之均非出於情之自然也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孟子曰食色性也聖賢尚如此況蚩蚩之民乎今王先生重視財帛積之萬鎰之多守之三十年之久年餘七十猶為迷而失守可知性不可改愛不可移然潮邑以舟作居裝成豔冶而笑春風者不知凡幾王先生獨不喪於他妓之手而獨捐軀以徇於飛雲者亦由飛雲之巧於鑽營工於討好水火不避故能使之墮其術中非若他妓之專以粉面而賣錢也吾想王先生雖得脫離苦海他日回鄉入荒荒齋登危危樓難告家人婦子以情倘問在廣得志斂財之景其將何辭以答之此事予故不便載載之以勸將來爾

楊舟

楊舟會稽人勤於誦讀艱於功名而簡練揣摩未嘗間輟倦則引錐自刺其股一夕齋中三更人倦忽見燈影間隱約有人擡頭視之乃絕色佳麗也駭之疑以鄰女問曰何家女也女曰吾非鄰女與君有夙昔之緣故來耳楊曰怕被人知有壞顏面女曰更深靜寂又誰知之楊愛其娟麗納之黎明女去次晚又來竟至不斷楊曰夜來

明去。又勞跋涉。心實不安。女曰。與君緣法不少。何必掛意。由是更靜。必至楊曰。子來茅齋。已月餘矣。到底是何家女子。須實告我。免我常常起疑也。女曰。君不可畏。當實告之。楊曰。伉儷情深。又何畏懼。女曰。我乃九尾狐也。因君雖沈潛於學。非特不得功名。且恐有絕食之憂。特來相救。楊曰。將何以救之。女曰。須教爾學畫。日得微銀。可以餬口。明日開賬。與爾買顏料畫筆。以教之。於是女不回去。竟如夫婦。先教以用筆之訣。次教以襯托點苔之訣。三四月間。楊亦知畫法矣。兩日畫鹿一張。而鹿睛必須女點。天然精神意致。恍如生成。無不愛售。由是楊舟頗得畫家之名。而食豐履厚矣。朋來憧憧。皆以為楊得能畫之名。而楊之戀女情切。亦不歸家。致妻怨恫。始則請楊回家。詬譟繼而吵鬧到門。而女總低心下氣。逆來順受。故其妻亦不糟蹋於女。後楊舟以受氣難忍。以女之來歷。一一告諸妻。妻曰。既是狐狸。已改女形。見人並不避忌。不妨接至家中。同受其益。楊然之。於是同處一室。已有年餘。楊固愛狐之豔麗。又喜其服事周到。無不合意。竟不至妻房。妻恨益深。訴於父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是有夫而等無夫矣。大哭於庭。其父慰之曰。此乃狐也。關之必遭毒。子姑容之。我自有道。勸女歸。囑其不可聲張。其父備銀密往江西天師府控之。越日。女乃淚向楊

曰時勸汝與妻和好不可切近我身而蓄妻之怒也爾不聽令我命喪於爾之手矣楊曰愛莫如我胡為出此言也女曰爾岳父告在天師府矣已遣神將圍住不能逃此一劫楊猶慰之女含淚梳洗天光皎潔紅日無雲只聽霹靂一聲地若震動而車上水碗中浮起寸長狐狸也女亦不見楊大哭失聲嚮棺收殮將狐之平日穿戴服物盡入棺中造墓以葬而楊坐亦哭卧亦哭人慰之亦哭兩目失明醫治乃愈今所畫鹿形雖如前而神全無楊亦苦之無極至今有人向問楊仍然哭而訴焉野史氏曰妖之為害也天宜擊之是狐知楊乃餓夫化女教技使之餬口以延其生可謂仁矣天復以雷滅豈天師之輕信人詞枉於施法哉蓋楊本餓夫自得此狐幾成巨富狐已犯違天之條故不能全其死焉得此一斷楊當釋然安其命矣

養鳥報

予聞之外祖母言山西安邑縣有一富室萬姓性甚慳吝好養雀鳥凡禽中之百舌畫眉鸚鵡別哥之類俱以金絲壁籠貯之每當春夏之交園林深處翠竹蒼密之間愛其閒關調舌聲韻悠揚提籠懸杪挈酒攜柑靜以聽之獨領天機之妙竟忘人世之情偶有客至從不殺雞為黍而食即貴胄到門使子弟迎之亦不現形露面真所

謂泉石膏肓。煙霞銅疾者也。庭中懸一綠鸚鵡。設以銅架。繫之金索。能作人言。名曰綠衣娘。靈慧異常。凡耳有所聞。即口能學之。而且毛色鮮妍。鼓翅而舞。綠羽襯以紅毛。萬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裏。此禽中之嫦娥也。一日夙興。萬往視。撲架而驚。扼腕歎惜良久。命小奴用木匣貯而埋之。忽報邑宰往鄉相驗。路過其門。遽入拜之。萬使其子見之。宰怒。萬不得已出見。鄉間人從未見過官長。且以地方官蒞此。儀仗鮮明。騶從吆喝。更覺顯耀。一家匆遽。奴僕慌張。忘收木匣。宰啟視之。見有嬰小手一隻。血色鮮紅。宰大驚曰。此乃採生折割之家也。害人不淺矣。我素不輕入鄉紳之家。今忽至此。得破其案。始有神助。當治之以除民患。即正色厲聲。吩咐關門。追起屍身。萬愕然。不能自白。宰令役趨上。褫衣械赴縣獄。真諸深室地阱中。加以桎梏。萬不勝其苦。宰反復推求。不得確情。加以三木。萬畏刑招認。總不得其屍身。不能定案。宰又拘其家人。婦子到案。逐細跟究。亦無端倪。宰曰。有手必有身。又復提犯鞠之。文卷木匣俱在案上。忽聞匣中有翼翼之聲。宰命吏開匣視之。見嬰兒小手。宛轉而動。仍化鸚鵡。飛立匣上。呼曰。萬某。爾知罪乎。爾在囚園。猶鳥之在籠也。爾用徽纆。猶我之索拘銅架也。怨已報矣。遂飛去。一堂喧然。共訝養鳥取樂之報也。案始釋。萬雖得回家。而家產

已破悔無及矣。

野史氏曰。禍之來也。由於孽。初以膏粱可恃。而輕視禽族。取其能啟耳目之歡。以消閒遊之日。殘不加痛。死不加憐。不知天之生是物也。何當有巨細之分。而其界是德也。亦何當有厚薄之殊。美可恃。人靈於禽。張羅以收之。樊籠以捷之。生而育之。死而棄之。其殘忍刻薄。沒以加矣。無怪拂天之怒。化其形而陷其罪。天不置之於死者。究由人貴於禽耳。然身罹死妄。蕩盡家財。天故示之。以為愛育禽鳥者戒。

賣監生

世之以貧而起家者。多由節儉。喜佔便宜。因以便宜致有喫虧。浙人有姓陳者。始為佃傭。有子四人。同力合作。春則鋤。雨犁。雲冬則樵。山漁。澤妻孥織席。衽衣漸成小康。心思體面。欲托京客代捐監生。既懼銀之過大。又防吞之不捐。朝夕躊躇。游移未決。仍然一老農夫。其鄰居監生王姓者。深知陳意。將屆除夕。無以卒歲。欺其不顧利害。只圖便宜。將計就計。以監照與之賣之。彼必受餌樂從。吾可安就過年矣。謂陳曰。子欲捐監。必托京客。今之可信者。寧有幾人。見銀圖吞者。往往有之。且部價難減。不如將我監生買之。我願讓價。子怕吞銀。我將監照交與收執。老靠已極。我為民子為監。

生何如。陳曰：要銀多少？曰：一監生須捐銀一百三十鎰。今讓三十。子與我百金可也。陳曰：八十金纔買。王曰：如命。陳曰：年內先交三十金。餘俟新年二月付畢。王以挪措無門，得此三十金，亦可度歲。又許之。陳曰：爾將監照賣我，必要立券。免生後悔。王遂寫據，並監照交與陳。陳取銀三十兩，與之餘銀。王亦欲其寫立限字。陳亦邀人書據，而畫押交之。王得安逸過年。至元旦，陳戴頂欣欣得意，設神拜祖賀年。鄰居問曰：子何時捐納功名？吾輩竟不知也。陳曰：王某已將監生賣與我矣。爾等往看王某，已不帶頂矣。鄰眾笑曰：他物可買，功名不可賣也。陳曰：功名以執照為主。今王之照已在我手，亦不怕其翻悔也。眾曰：執照載明三代廩廩，子能買照，不能改其三代廩廩。若使官知，或被告發，非特不能戴頂，并欲治冒濫功名之罪。由此爾家業恐不能保矣。速還之為是。陳曰：我已付銀三十，奈何？眾曰：棄之為妙。陳即往王家曰：憑照帶頂，眾以為不能將子之照作我之照也。吾將照還汝，即還我銀也。王曰：賣買分明，不能翻悔。尚有五十金，吾已抵用，爾有崇在。至日不可延緩。陳曰：眾說買照有罪，吾以農夫受刑，何足為羞？子寧肯丟臉乎？王曰：我貧窶甚矣，監生尚欲賣人，焉懼丟臉？子賴銀，吾將控之。陳見事不諧矣，挽鄰居說情，又與王銀二十兩，始得還票納照，以致喧

傳一時。競為美談。吁。目不識丁者。當守故拙而已。乃竟自忘出身。而妄欲附于青衿之列。致手胼足胝之資。輕送于異想天開之事。從知儒興富本為相忌。故王以監生而至貧。陳以買監生而喪財矣。

虎拆家

乾隆己酉四月間。浙寧西郊大虎失倚傍之山。而迷行平疇之所。四野橫跨。爪印如盤。民皆慌張。巽湖鄉有王永春者。為富不仁。醜名滿邑。其廬前後皆河。圍栽綠竹。房雖靈瓏。而人甚齷齪。早起從後籬門出過橋。遇人指虎爪印而視之曰。虎已至境矣。永春急閉籬門。忙趨至前。欲關門以杜虎患。誰知虎見林箐深密。認以為山。逕由進屋。其廳之西室。延一蒙師周秀才居之。以作書館。館外有衙衛一條。鄰居幼子攜書上學。虎見之。即縱身撲去。虎力過大。而逾幼子之頭。驚倒仆地。旁有一人手持棍擊之。虎用爪抓去。而若人之頭面皮肉盡脫去。而流血漂杵矣。未幾而殞。虎入書館。向牀坐視。而周秀才蒙頭裹衾。魂不附體。未幾虎出。周秀才即裸身踰牆而逃。虎至廳入廳後間。滿房皆酒。三層高疊。虎倚酒壘。貼身搔癢。壘側跌地。而聲響如炮。虎驚亂跳。一間醞醑盡如泉湧。百餘缶甕盡為瓦裂。慌入左門。進王永春內房。陳設輝煌。金

光燦爛。虎見異境。又復亂跳。跳入牀上。虎身重而藤牀已穿。虎陷其中。虎用力縱之。而牀架在虎頸。虎帶枷橫行直擊。衝至東則東物盡。衝至西則西物盡。迨虎脫枷。而陳設俱破裂如柴。虎出院中。遇牆則倒。折壁則穿。王永春見虎勢兇。喚人喊報官。官會軍門。委營弁二員。圍鎗兵十六名。躲身施鎗。彈至虎身。而不能穿其皮。虎亦不知也。鄰居之強有力者。俱登瓦上。穿穴而視。思欲以計斃之。總無善策。一人見虎昂首開口而坐。用三寸許大毛竹。直插其口。虎嚼竹如蔗。以石擲之。不驚不動。虎煩則口覆地而嘯。地皆震動。偶而施威。背高丈餘。官兵皆退。民亦無法可致。傍晚虎進衙。倚壁踞之。一人輕步入室。從壁隙力施長刀。穿去。虎覺身疼。直縱出來。一屠戶一棍擊去。適中其鼻。頭眩頸屈。衆棍齊擊而斃。虎雖除。而若家之渠渠厦屋。盡為濕漑涼亭矣。并虎入廳。量其身長九尺。尾亦長九尺。重八百觔。四方士女雲集而來觀者。如狂如蟻。二畝之宅。焉能容數萬人之足。於是高豎數丈杉木。繫之屋簷。虎懸木上。夜然巨燈以灼之。觀者如市。三日夜乃稀。剝皮以獻神。作為座褥。剝肉以贈鄰。各嘗異味。肉色如灰。而臭氣如烟。味帶鹹而勒如革。雖有利齒。不能碎其一觔也。其鬚可作牙籤。齒長三寸餘。可作石墼。是虎之大極矣。酬神演劇。答謝力士。葺治房宇。已化數

千金居之日。俵鬼失虎無依。日夜虧擾。又延僧建醮驅之。乃安。安未幾日。官欲虎骨。永春不允。官許銀二百售之。永春貪財而送。詎知官收骨而負銀。永春又上控各憲。批准給領。乃散家去其半。是虎之來。為拆其家而來也。永春平日刻薄成家。而安如磐石。不畏官勢。不懼民害。破其家者。惟有虎也。是永春應以虎而破家。虎應以永春而死矣。兩者之害。神使之也。

延安府署樓

壬戌夏月。予時病瘧。杜門懸車。大雨時行。終夜不出。天曉晴霽。日上三竿。起而坐食。適姚農山來訪。予曰。良友遠來。有異聞乎。蓋為我言之。以供他日西牕翦燭之談劇也。姚以事有奇異。喟然曰。先嚴官陝中時。刑名幕友張玉齋言。延安府署西有小院。中有樓三楹。對面有廊廡。局管有年。逢太守新蒞此任。加一封條。按任黏加。而條堆成寸矣。乾隆年間。太守某。延金先生號抱谷者。入主講席。賓主極稱相得。夏月苦暑。思欲得一涼處。與太守言曰。西樓宏敞。曷不啟之。太守以多年局閉之室。前人不故居此者。必有故也。與其居而不寧。不若順其舊而得安也。先生氣豪胆壯曰。室應人居。有人閉之。必有人開之。此一定之理也。開之。知其從何而閉也。即有怪。吾不畏矣。

請即啟之。太守命僕開之。見枯枝敗葉。罩滿階除。鵲翎鼠糞。平鋪堂構。蓬蒿塞其徑。蛛網當其天。又鳩工拂塵去垢。剷草洗苔。自日上三竿。開門整潔完畢。而夕陽已頽。月上東牆。塗塗鋪壁。鋪案陳几。與先生次坐西廊。品茗納涼。恰有一種情致。忽伺候者。仰見對面樓上。有少年婦人。將頭取下。置於膝上。持櫛梳洗。項血漂流。灑如細雨。沾入人身。冷如霜露。一股冷氣難受。衆皆譁然奔逸。太守亦為毛竦。起而出牆。見奔逸諸人。仆卧于地。有咬牙擊齒者。有鼓寒戰慄而聲唏噓者。太守即命扛卧于房。設法醫治。惟金先生不出。太守曰。真胆大也。令人入視之。不見。尋至樓簷後廁中。倒仆于地。急扶持而出。昏昏然不知人事。以薑湯灌之。移時乃甦。問之茫然。亦不解何入廁也。太守勸曰。先生不信我言。致鬼神戲侮。今仍閉之。越日皆愈。先生又曰。妖由人興。予立心正直。何懼鬼物。吾有法以治之。次日。先生用爆竹火藥。轟然擊之。烟結其房。不見人面。太守令人昇梯。率壯丁健役數十人。持械執戟。一擁而登樓。速進樓間。中列古畫。兩旁陳設樽罍。雖是瓦缶。悉由古制。片片剝落。左邊一房。牙籤玉軸。縹上隱隱有字。皆蚪蚪文。人莫能識。後至小樓觀之。見繡簾垂掛。簾絲半脫。室內箱牀。粧臺梳妝。無不整潔。啟帷視之。見翠被錦衾。似有人睡。觸手成灰。中有無頭婦人。裸體

乾枯不識何代屍身。太守具棺而殮。葬於北邙山下。文以祭之。詩以弔之。文已無傳。惟詩尚記得七律結尾一聯。半軀骨肉今猶在。獨卧高樓數百年之句。金先生命僕灑掃潔淨。攜衾下榻其上。後聞居之亦無他異。查延安府乃陝之邊疆。或疑即李華弔古戰場處也。是女之屍。蓋以兵燹傾陷其家。賊逼不從。願以身殉。保全名節。治後蕩平。室改為衙。見有女屍。扁而封之。白骨閉戶。無怪作祟。而官之居此者。不過三年五載。祇求避凶而已。故歷加封條。今金以避暑而開。太守整其房。瘞其骨。則死以入土為安。住之者自亦適然矣。

呂大生

黔之四方井。有土地祠。甚著靈異。鄉有銀會。用骰擲之。以點多者得銀。鄉人呂大生。遇會期。思想得銀。夢中竟出嚙語。其妻聞之。次早勸呂赴祠。焚香點燭。許愿求得。呂如其言。拜跪禱告。祠中設有盃琰。分上中下三等。凡祈求者。擲之以驗神之許不許也。呂亦擲之。得上上美籤。以為神已許也。欣欣得意。及至搖會之家。眾人已齊。骰子入盒。令呂先搖之。啟視則共成六點也。見如此少色。焉能得會。暗思競傳神靈。何於我獨不施靈。後諸人以次搖之。俱成六點。眾議准先。不准後。呂得五百金。益感神之

靈而奇也。刑牲虔酬。喧傳一時。香火更盛。自後土人敬神。宰雞瀝血。用雞毛沾在神
檻。神像亦為雞血模糊。是雖為敬。而似乎褻之。鄉人議令人酬愿者。只以雞冠瀝血
而奠。隨即設之祠外。山上廟祝。無須喂養。雞亦不往他走。惡獸亦不食之。更徵其異。
前以一草亭而供此神。近則改建祠宇。金光燦爛。炫耀奪目。予奉差過此。停輿而望。
山亦秀媚。是蓋由於山之靈氣。而結成靈異之神也。

送鐘

廣東為富庶之區。重在洋物。民間凡有喜事。莫不鬪麗爭華。昔有大憲生辰。官紳士
商各獻奇珍。迎合趨逢。洋商某思內地寶物。衙中都有。惟以洋貨為重。遂出重貲。鉅
萬購得西洋自鳴鐘。高五尺。機關靈動。八音克諧。按時呈牌。不爽毫髮。至期呈送。為
顯者壽。斯時僚案畢見。和容愉色。忽見家人手持紅柬。曰。洋商送鐘。請謁拜壽。大憲
失色。怫然大怒。曰。吾位極人臣。欲享期頤之壽。他物俱可送。何獨送我以鐘。鐘與終
字不同。而音同。使我心驚肉戰。是該商明假此以咒我也。情殊可恨。即令人將鐘攜
至大堂。用鐵杵擊碎。將商發縣訊問。亦不排宴享客矣。洋商挽人求饒。不准。後情與
面俱到。乃已。是商欲以鐘而見長。今反以鐘而賈禍。從知話言固當。謹慎而餽送亦

應審音。吾故載之。以為刻意逢迎。漫不警心者。作勵頌焉。

海中巨魚

海中巨魚。名人說部已言之詳矣。予聞潮州澄海縣有泛海貿易。姓金名鏞者。駕洋艘出樟林鎮口。放大洋。浪高風急。水如飛立。橫衝直擊。左傾右側。舟中人顛仆頭眩。嘔逆不絕。忽見水若藍色。突起一山。橫於舟前。約長千丈。乍沉乍浮。至夜始消。又一日。滿海無風。而船浮水面。膠滯不前。倏而水面高百餘丈。呷水有聲。舟如橫側。入深洞中。昏黑不測。舟子曰。入魚腹矣。相聚而泣。忽聞大潮聲起。將船湧出水上。高十餘丈。飛至山前沙灘而陸。舟子曰。吾生矣。此乃巨魚噴水。帶舟而出也。遂與舟子上岸。行至山下。見有居民。問曰。此伊藍埠也。地屬琉球。去閩廣萬餘里矣。遂易新米。將船修補而歸。夫天下之大。而莫測者。莫如海。而物之大。而莫測者。莫如魚。莊子曰。北溟有魚。其名爲鯨。鯨之大者。不知其幾千里也。千里之魚。而遇數丈之舟。吸而入。噴而出。魚亦何嘗知也。噫。世之人。自誇爲大者。蓋亦井底窺天也。

山和尚

浙之於潯。巖巖疊錯。草木茸蒨。怪異恒多。邑有大村。離城百里。村人有譚昇者。入

城探親行至半途。夕陽已頽。禽鳥歸巢。遙望前山林麓。烟光迷離。急趨赴之。乃茅屋一椽。圍以柵欄。燈火熒熒。中有數人。據地而飲。見客起立。訊問何來。昇告以迷路至此。乞暫借棲。遂同入室。數人飲畢。匆遽而去。孤栖獨宿。不能成寐。夜半。月色皎潔。照見山腰。有怪縹衣露頂。青面獠牙。直趨而下。至茅簷。穴隙相窺。知內有人。即伏地膜拜。起即開口。咬開柵欄。正欲穿屋。昇恐甚。欲匿無由。適有數人回。其怪遂遁。齊聲喊追。至山灣。隱形不見。衆回曰。此怪名為山和尚。盤踞此山。百有餘載。喜食生人腦。我等燒炭者。人衆氣旺。喧擾其巢。前月來某等入窰。將炊夫啖食。子不遇我。幾飽怪腹矣。昇聞之。坐以待旦。急同窰人擔炭而回。夫怪陰物也。人陽物也。陽盛則陰衰。陰盛則陽滅。茲怪之畏燒窰者。以其陽之盛也。今昇以一人而遇大怪。陰盛極矣。適遇衆回。乃免。亦由若人之不應飽怪腹而然也。孔子曰。死生有命。物難自主矣。

驟長人

廣西宣化縣署中。有一更夫。力大人懶。誰倩為傭。迫于饑寒。因充是役。一日病傷寒。周身骨節疼痛。呼號五晝夜。而身長七尺餘矣。肩不見寬。腰不見廣。所長者惟骨。故站如竹竿。前之能肩二百觔者。今祇肩三十觔。左江王總戎聞之。招入隊伍。教以弓

箭僅能決拾三力之弓。教以鳥鎗藤牌。轉身固慢。進退亦遲。縱跳更不能矣。竟為無用之物。于旗纛耀門。出而拜客。登場操演時。令其掌傘。官坐馬上。若人站于地下。頭與頂帽齊。撐傘當日。甚為合式。王總戎亦深喜之。夫人之生也。骨格天成。長者不能使之短。短者不能使之長。今若人于壯年時。一病而長如其半。且能于五日內。筋骨皮革。驟長三尺。皆非肉比。如何能長于一時焉。雖博于古。精于理者。不能窮其所以。此真怪事。可書之以博聞也。

泥皂隸賒酒

維揚瓜州有一廟。中設神像。兩旁置判官之外。又塑皂隸。身繫腰牌。內有一皂隸。常至酒肆沽酒而飲。肆中人問之。乃曰。作寓於廟內也。一日向肆中賒酒一壺。肆中以常常交易。熟認其面。與之問其姓名。而記之於簿。次日又賒一壺。三日又賒一壺。自後不來沽酒。亦不還酒錢。攜去酒壺。亦不送來。肆人往廟問之。並無其人心。甚異焉。出至神殿上。見旁立泥皂隸。面目逼真。賒酒之人。酒壺在於足旁。肆人疑曰。寧賒酒者。卽此皂隸乎。因視腰牌姓名。與賒酒者相同。提壺啟視。酒剩半而皆水矣。喧傳一時。惑起羣心。於是有燒香點燭者。有以圖事而許願者。求之頗應。自後香煙盛於中座之

神。夫廟之塑皂隸也。不過好事者爲之。初不計其活而靈若是也。然物之成也。必有其數。有其數。必有其運。昔者袁柳庄見一時塑成四神之像。爲之相之曰。富貴貧賤也。後一廟里下。科甲不斷。一廟里下。倉滿箱盈。一廟里下。輦輅藍纓。一廟里下。跟官著役數百年來。竟無變遷。此蓋由神之數而定也。是皂隸蓋亦數應靈。而運亦應興也。

泥皂隸破案

江南之蘇松常鎮。浙江之嘉興湖州。凡城隍廟中。裝飾皂隸。皆陽間得時皂隸。出賃鳩工。自塑形像於傍。高帽皂衣。腰牌書己姓名。望死後可作陰間皂隸也。常州金匱縣。乃康熙年間分出。以王喬林知縣事。新建城隍廟。裝設神像。當時有皂役吳太者。即塑己貌於旁。書名姓於腰牌之上。是皂隸也。平日心極慈祥。見竹板之厚者。必磨刮以薄之。初之重者。必設法以輕之。迨後王喬林作故。有作城隍之說。而吳太亦相繼而亡。廟中皂隸。咸不靈應。惟吳太獨見其靈。有求必應。土人因其靈。將其像扛至下旁。南面而立。百餘年來。香火獨盛。乾隆中年。新任知金匱縣事者。到廟行香。見而怒曰。皂隸何得向南。急昇出燬之。衆民求之曰。皂隸素著靈異。救人之難多矣。安其靈。即所以安民也。願公仍循其舊。令曰。如果靈異。現有一案。着即顯靈破之。其案某

與某富婦通姦已久。其婦以二子長成俱已娶媳。不甘再行穢事。令兒輩忿恨力拒之。某於中秋日過富婦家飲酒。興起復欲敘舊。婦堅不允。婦亦賞餚。大飲醉卧。某即攜刀潛至其房。將婦連戮三刀。即斃。某即逃走。年餘飭緝不獲。此案即着皂隸護差獲犯破案。限一月不破。即燬此像矣。後某逃至海邊。思欲航海。忽見有一船來。皆是鄉音。問曰。公等何邑人氏。曰。金匱人。問曰。上年殺死某婦之案。縣中作何辦法。衆客曰。某婦好好在家。業已寢息。某曰。可與我赴船歸乎。衆曰。爾乃鄉親。有何不可。某即附船回里。甫上岸。差即獲。回首視之。客無船矣。送之於官。官問之曰。能收犯于十里之外。獲犯于咫尺之間。真靈異也。殺牲酬神。並享皂隸。由是民間祀神者。神前用大五牲。皂隸前用小三牲。至歲時伏臘祀享者。絡繹不絕。其子孫在廟伺候。收三牲酒飯。監其肉。暖其飯。節其酒。運之家。可食數月。夫廟中皂隸有八。何以獨靈此一皂隸者。蓋正直為神。皂隸奚可以神祀。然觀其平日忠厚為懷。自無惡跡。無惡跡可依。神為食矣。其子孫得受其饒餘者。亦忠厚之報耳。諺云。忠厚人常在。此言有至理存焉。

高淮齊人有內姪某十五歲時曾得一病每小遺則陰囊疼痛如有人割割者溺中有紅白牛毛數十莖後數月不藥而愈又新村劉乙盛夏有事赴郡遷延月餘忽腹中痛不可忍房主恐其病斃道累令兩人扶出劉亦無計急買肩輿馳歸延醫治之醫念劉久客他所炎敷暑火鬱火內結用大黃芒硝等劑下之三劑忽瀉黑穀小蟲升餘水乾則羣然飛去病雖治而醫者不知何症後亦無他異書之以俟扁盧叩焉

鬼悞

安徽八卦門外尤劉二姓比屋而居尤常外出妻在中庭低頭縫紉日午有美婦人風致娟然飄忽而進遂於庭前問是劉家否婦猛答曰問壁姓劉我家姓尤也美人羞縮逡巡曰是我錯悞來找他是我錯悞來找他遂出尤婦責紉女曰誰開大門都不關耶趨出見門扃閉如舊母女驚異是日劉宅亦見美人進門夜靜其妻無故自經脚不離地惟以細紅絨線扣套頸上而已鬼既以冤孽索償而猶未辨其姓氏萬一誤索不知閻羅何以處之

某中丞

一宦家子遠遊滇南與大中丞某公有舊留居于署款洽頗優夏日苦暑偶與諸友

談及鬼事。以銷炎悶。正在喧笑間。而中丞適至。聞之曰。諸君喜談鬼耶。曾見鬼否。衆曰。未也。中丞曰。吾曾見之。昔我在粵西郡守任時。同鄉同年某公。為鄰郡司馬。情致綢繆。音問不絕。未幾司馬病沒。予幼家貧。我即解囊厚贈。遣僕送柩。及其眷北歸。方將兩月。一日。陰雲慘淡。時已申初。忽外投一刺。上書司馬名。大驚問之。司閤對曰。某亦心駭。已自煖閣後窺看。見某命立馬待於堂簷之下。余思幽明迥隔。不能相見。今來拜。必有異也。即開門請見。形神笑貌。恍如平日。曰。世上人在情在者居多。兄乃死更加憐。運我骸骨。還我妻孥。使各安故土。真有義也。特來拜謝。余問曰。吾兄已應修文之詔。得無誤耶。對曰。不悞。上帝念我一生無欺人事。簡為江右某郡城隍。茲由此往。念兄情同骨肉。不避嫌疑。故來之。余曰。聰明正直為神。閣下可稱無愧。未識庸庸碌碌如我者。終何如也。對曰。兄居心行政。可質神明。將來壽逾七旬。功成萬里。節鉞之任。夫復何疑。但嗣後心無過細。用無過儉。以養中和。是弟所望於兄者。余曰。敢不書紳終身佩之。言畢。茶至。嗅之而不飲。立身告辭。送之大堂。揖讓上馬。從者如雲。行至儀門。大風陡起。轉瞬不見。因即專人赴江右某郡訪問。知是府城隍廟。修葺見新。開光未久。詢之士人。神極靈顯。余復焚牒以賀。嗣後無聞焉。余今七旬有二。屈指計

之將近二十年矣。自忝擢封疆以來。恒思心無過細。用無過儉。二語實我居官良方。故無論官衙私居。以及旅傳舟舍。必將此二語鉛鑒座右。上下內外。不議我為刻者。皆好友諄切相告之功也。言畢。一友人曰。夙聞大貴之人。鬼神畏之。公有一命之榮。而白晝鬼與周旋。何此鬼不畏貴人耶。宦家子曰。鬼神何可概論哉。陰陽雖無二理。邪正自分兩途。使司馬而為邪鬼。將避正之不暇。寧敢分賓抗禮相與詰詈乎。如司馬者。既以事無欺人。得受正神之位。我中丞居心行政。可質神明。其陰陽雖隔。而正直相同。故得此二語。即為終身之金石。是二語即以報中丞之德也。衆皆歡笑而散。宦家子在滇。深荷中丞噓植。稍得膏腴。次年冬。中丞以疾而終於節署。宦家子為之清理公私。送歸舊址焉。

狗哺嬰兒

有狗而哺嬰兒者。嘉慶丙子事也。李生從欽州來。見余誌近日怪事。聞至狗報恩一節。曰。狗之奇。無有奇于欽州之事者。此耳所未聞。目所未見。史所未載也。廣東一人而娶三四妻者夥矣。名曰並妻。以長為尊。欽州某鄉士民家康過侯。有三妻。長妻妬而毒。次妻生一子。甫三月。其夫遠出。日譟羣妻咸疑名分。忍氣吞聲。一日。次妻見子

熟睡過鄰家閒談。長妻窺其牀。獨睡嬰兒。而母不在。竊提其兒。棄之穢室。次妻歸。不見兒。出而喊曰。誰抱吾兒。以往鄰曰。並不見他人。入爾室。出爾室也。尋之無踪。私想之。必獨婦藏而欲害是子也。不敢過問。惟日夜啼哭而已。旬餘日。夫忽曰。驚知之。即向長妻跟追。初猶不吐。痛擊三四次。刑楚難忍。方告前情。忙入穢室。見牡狗俯息草窠中。乳小狗。兼乳嬰兒。急抱而走。喜告次妻曰。兒已得矣。次妻曰。兒在誰家。夫曰。余家之狗。慈于余婦。昔者令尹子文。生而棄于野。虎乳之。今是子棄穢室。而狗乳之。他日必出人頭地。須珍護之。對長妻曰。狗尚知憫人之死。兒子不死。乃命也。命難奪矣。何苦用此毒心。以成惡名乎。且殺子有條。子其改之。長妻默然不應。相安數月。夫復出。辱逼更甚。次妻避其鋒。抱兒歸母家。其兄恨極。控之于庭。刺史唐直圖。亦早聞狗哺嬰兒之事。准其詞。而傳其長妻至案。大加呵斥。即將次者所生之子。交與長者。令好好撫養。諭曰。子之惡已成案矣。如再起惡。屋惡鳥之心。而暗滅是子。當重治以罪。不再寬恕。夫獸之中。依人為食者。狗也。以其性之近乎人也。故能管家。能知報恩。今能知主人之兒。而恤之。分其乳以飼之。是超乎衆狗之外。而實類乎人也。吁。世之欲食人。欲殺人者。不知凡幾。則是曾狗之不若也。可恨也夫。

咫聞錄卷五

清 慵訥居士著

秋豔

錢勝好種海棠。灌溉不失。每當秋色盛開。邀朋縱飲。忽忽八月。海棠含葩。尚未吐豔。勤以栽培。可稱惜花之史。欲其開放。苦無羯鼓之催。正徘徊間。見女郎紅衣綠襯。穿花而出。嬌豔異常。風神絕世。錢若忘所自來。亦不知是何家眷屬。欲相問。恐嫌孟浪。目注神遊。女嫣然一笑。身後老嫗催女去。女乃輕移細步。秋波轉送。錢不覺神魂飛越。回至書齋。顛倒夢想。寢食俱忘。一夕。月朗風清。憑欄思想。忽見花間隱約有人冉冉前進。視之。乃日前後園所見女郎也。頓解心胸之悶。竟忘瓜李之嫌。遂問女郎曰。僕本癡人。自見花容。病同君瑞。既乏東廂可借。又無燕子傳情。今何幸而得光降鄙園也。女曰。妾秋豔也。感君重恩。故來相報。錢曰。昔日隨侍老嫗。可同來耶。女曰。無錢曰。露冷風寒。恐殘玉貌。請入室。女曰。內有人否。錢曰。空齋。既携手揭簾而入。女曰。花中菊有鴛鴦之名。蓮有並頭之號。何以海棠獨無也。錢諧其意。竟懷抱登牀。擁衾而卧。雞鳴而起。早去晚來。已將半月。錢覺身體輕鬆。精神暢爽。有仙人風味。自喜遇之。

奇也。轉念室後無隣。何家情女來此。秋豔已知其念。哂曰。郎君疑妾乎。請從此別。錢苦留之。女曰。緣已盡矣。留亦無益。郎若有情。後當留意。至花深處而沒。次早到後園。見海棠兩朵並蒂而開。燦爛若錦。適合秋豔所問之語。即以秋豔呼之。無風自搖。每至節序。虔設酒果。為文奠之。文曰。嗚呼。予美云亡。幽愁孰訴。憚佳期之難再。嗟良夕之已虛。維彼海棠。厥名思婦。恒寄生於庭院。復吐豔於秋風。嚙嫌有色而無香。洵足娛朝而永夕。忽訝幻奇。工化。俄驚色相天然。彼姝者子。實獲我心。有美一人。願言思伯。嫋嫋其來。宛若星娥之下降。娟娟不絕。渾如月姊之重逢。步芸閣而容與。倚翠帷而綽約。一夕定情。薦陳枕席。百年偕老。託締絲蘿。觀編禩之舞袖。鵲立鸞迴。聆宛轉之歌喉。鶯啼燕語。信同海誓山盟。指望天長地久。無如好物不堅。恩情易斷。請從此逝。無端影滅而音沉。悵莫能留。不禁食忘而寢廢。漫憶儀容於洛水。空懷雲雨於巫山。自是三生石上。相見無期。連理枝頭。徒悲獨活。愛而不見。傷如之何。猶幸一叢燦爛。還忻靈爽之式憑。此處勾留。再冀芳魂之相接。薄具園蔬。聊供杯酌。伏祈來格。用慰離衷。讀文時。海棠躍躍而動。若受享焉。

大熊

大龜山在應山縣城外。高峻可二十里。陝人有力士余子恒者。善爲鎗。戊子冬。雨雪方霽。裹糧入山。至綠竹萬餘之處。見葉密枝阿。四圍團結。若駕重物狀。細細仰窺隙際。有大黑熊。深目而猥喙。長三丈餘。將竹梢用手編如蒲團。踞坐其上。開鎗一擊。急遺鎗入避小石穴中。但聞穴外破竹裂木。山崩水決之聲。吼如雷震。久而寂靜。伸頸窺之。洞口光明寬敞。石已磨平。幸未穿。不然。幾遭害矣。前後三里餘。行木俱爲蹂躪。推聚於小山之側。遺鎗圓而成扁。急行十里許。見黑熊仍在對面山腰大石上。低頭坐。哺其子。子亦長五六尺。子恒膽落。不敢逕過。蹲伏於巖。此物忽然將子擲於石上。立身騰躍。大叫而僵。子恒匍匐繞徑而出。兩日始達大路。詢之居民。咸曰。深山大澤。實生怪物。子所見者。乃熊羆之屬也。幸擊其死。若遇其壯。必爲齏粉矣。子恒蹌踉而返。曰。我欲殺人。人必殺我。我欲食獸。獸必食我。將軍難免陣中亡。此言真不欺歟。由是畢生不復獵較焉。

張生

黔省乾隆乙卯科鄉試頭場已畢。二場點名時。巡綽官見宙字號中。先有一人。長髯白哲。佇立而泣。問曰。誰也。號卒對曰。入場待中之舉子也。使問泣以何事。不答。啓而

見之。問係何學生。員再拜稽首而對曰。陝人也。巡綽官曰。陝人何得混入點閣。對曰。狂者張生。殺予幼子。今特來索命耳。官曰。然則子乃鬼也。今爾子已死矣。不能復生。念張生終夜勤求。數年辛苦。姑令完結三場。能延僧誦經以消懺悔。則捨之。不能則滅之。未晚也。對曰。絕人宗祀。此過之大者。已請於帝。許我報怨矣。遂不見。至午。果有張生持卷踰跟而來。官與號卒詳言之。生曰。予少時讀書山莊。喚幼僕有義取飯來。遲以硯擊之。應手而絕。公所見者。必僕之父也。即跪而求曰。吾非有意殺爾子也。不過一時之忿。擲之以硯。喝之使改。誰知適害其命。今願延僧誦經。以超免子。其全我。祝畢。立於號外。總不敢入。時已封門。場規甚嚴。勉強歸號。至夜半而卒。號卒報之於官。官為相驗。昇屍收殮。見號內牆上題有一詩云。迴憶小年性過剛。一朝忿恨命難償。未招王法申冤抑。冥責無遺天道彰。予見世人廣刻文昌帝君勸世文。雖屬後人附會。細味其言。實足以持身立世。觀張生之事。念奴僕待以寬恕之句。玩之而實有味焉。

泰山

泰山為五嶽之尊。在山東泰安縣山之上。廟觀疊疊。古蹟重重。神靈赫赫。登臨遊玩。

者。寄跡吟詩。禮拜燒香者。摩肩接踵。春夏尤盛。山頂有東嶽廟。聞有虎豹守護山門。入其廟。當肅然起敬。不可慢以招禍也。昔年一士人閒遊此山。見諸人從山下手執香楮。三步一拜。匍匐蛇行。趨至山頂。入廟進香。跪拜之間。無惰容。亦無懈骨。士人曰。此真所謂必恭敬止也。忽見一美婦。弓鞋寸許。跪於神前。士人遂在婦後。亦作跪拜之形。以兩指量婦足分寸。其婦起立。而士人兩指黏於地。若生成焉。士人失其形。如癡如迷。口之所言者。皆神責之語。廟中人聚而視者。不下萬目。半日。手乃脫。已不醒人事矣。扛移至家。三日乃甦。後聞士人閉門坐省。不敢見人。坐而待斃而已。又有夫婦在家齋戒數月。入山許願。至山下宿店。一時情起。遂犯不潔。次早不起。叩門不應。店主劈戶視之。夫婦赤身撲抱。僵於牀上。同時又有蘇州香客。攜妻及子媳四人。亦往山進香。至妓店。其子與妓苟合。行至半途。衆見大石自山頭如飛而來。由香客腦頂擦過。直至山腰而墜。視之。乃其子與妓之頭。後聞蘇州香客回時。得夢云。是神懲其淫也。於是遠近士民聞神之靈。來者無不誠敬齋潔焉。夫嶽神乃福神也。彼齊心向慕。齋戒沐浴而來者。原為求福。茲神之異。乃加以禍。可知福非可求。作善降之以祥。作不善降之以殃。神不能以子之求。而概與以福也。況一心舉動。天地皆知。彼欲

求福者猶敢自臨殃地。是罔民也。其能不加之以殛殛之。正所以使人改惡從善也。

黑虎

開縣深山谷中。有張獻忠墓。懸流千仞。人跡罕到。昔有行人。日旰過之。忽聞腥風撲鼻。木葉蕭蕭。突見黑虎自墓咆哮而出。搏一人去。自後無人敢入此山者。嗟嗟。獻賊遺害。不可勝計。豈數百年餘毒尚在乎。不然。年久朽骨。何能化虎。

宰猪無血

大理伍家。世祀壇神。三年一醺。謂之慶壇。巫人張掛神像。例用牲血。對門有屠。遂招致之。將猪絛絆迎於案前。用尖刀向猪項下一擁。刀出無血。如是者三。衆見屠頭上黑氣一團。衝出屠撲地。與猪同斃焉。屠家興訟。邑宰驗屍無傷。責令事主買棺掩埋之。

韓生

乾隆丙午。淮北大饑。道殣相望。有書生韓姓。年甫弱冠。讀書鄉塾。離家百里。廢學而返。蹇以代步。天晚。行至十字路。驢蹶而起。視之。乃一餓殍。橫卧於路。大驚。急急南去。口渴心燥。鬼燐狐嘯。毛髮竦然。策蹇疾行。約更許。月落參橫。至一朱門。門啟不開。生

幸有人居。逕歷階趨進。乞求水火。無童僕應門。隨喊隨行。直至後院。聞樓上有少女嬌情聲。生曰。失路借宿。女曰。可在左首樓房。拾級而上。女於牀頭取出火具。令取火。燃燈。生燭之。見女年輕。容雖病色。乃畫中人也。愛之慕之。女曰。我饑矣。暮後有米炭。為我煮一甌粥。生如其言。煎熟進之。女一飲而盡。坐而言曰。子何人斯。黃夜至此。生子讀書人也。由館至家。路隔百里。驢之力行。不能趕歸。並述路上之景。女涕泗漣如。曰。吾父死於痢。吾母死於疫。一家百口。盡為癘死。大厦百間。剩我一人。生聞之大恐。擁女而卧。黎明視之。上下積屍橫牀。女曰。我名門華冑。積鏹巨萬。尚未許字。亦無孿段親。今病月餘。一生九死。昨夜君來。汗出而愈。此乃天緣。請速議婚。詣鄰居。延老人作伐。即日委禽。迎己之父母。登市置棺槨。瘞葬積屍。天生以咄咄之人。倉卒間居然素封之家。是若人之置富成豪者。為韓而積也。家盡斃而遺一女者。欲使其女攜財於韓生也。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彼夫以黔婁之命。而望與石崇相埒者。真可為愚而好自用矣。

歐陽賈

浙西歐陽賈素販棉。同夥八人。一日至三楚界。日已曛矣。遙望大路旁有大寺。門穿

牆頽東傾西倒。因奔走乏力。遂憩息殿中。廊下有柩。塵封寸餘。不以為意。同行七人倦而睡。睡即鼻息如雷。惟賈不能寐。背上習習作癢。忽聞柩中喑然作響。棺蓋自開。見有男子起立。目光炯炯。努口箕張。齒舌猙獰。俯近席前。徧吹卧客。伏噬其首。次吸其腦。賈懼。赤身出戶。極力竄去。尸亦奔追至小橋。見有白鬚翁倚欄玩月。遽謂賈曰。子忙迫乎。曰然。曰子畏行僊。故如是乎。急過橋去。賈念此翁必遭僊。尸攫去。迴視翁手似披符。而口誦咒。尸乃回奔。天曉報官。詣寺驗明七尸。取柩焚之。臭血腥聞。聲若牛鳴。賈告官曰。八人同出。一人獨歸。雖有官案。鄉里何知。即以實告。未必遽信。宰為之具牒。書其事之始末。交令投於本邑。而了其事。此與聊齋志異尸變一則所載畧同。

太原賈生

賈生名化。太原人。踈狂瀟灑。寄居肇慶塔脚寺對岸。南去百餘步。有觀音庵。住尼僧內。兩尼姿媚年輕。清雅精潔。賈目搖心動。歎其何故削髮為僧也。時進庵於隙穴窺之。一日老尼外出。賈入庵中。諸尼款留。素餚甚美。賈愛尼之豔。而勸飲甚勤。竟酩酊大醉。醒則蘭麝醺溢。繡幕朱帷。有兩麗人。一抱持。一擁被。驚視之。乃尼改妝也。大駭。

欲遁。環視壁上。無門可出。少頃。尼寤。笑曰。先生休矣。對此佳麗。無慮不樂也。晝夜宣淫。不堪其擾。兩餐之奉。自壁穴中入。惟淡白肉湯。白飯兩碗而已。數月。始則身體肥壯。繼則尪羸骨立。拳曲臃腫。不敢供尼使令。苦求去。尼曰。俟子有代。或可去。如是月餘。忽於複壁中來一少年。尼曰。子有疾病。無能為役。本欲毒死。念汝異鄉人。可急去。歷曲室迴廊。紆徐而去。賈遂星夜兼程回里。不敢復至閩廣焉。

乞婦

潛山某婦。其夫家貧。負母攜妻。乞食而行。至紅花埠。厭日負母行之累。時時嗟嘆。一日。妻落後。拋母於土穴。泥塞其口。妻至。見無姑。細詰乃知。訕其夫曰。人得母以生。汝不孝母。我忍背姑乎。恩斷義絕。不可以為汝之婦矣。尋至穴中。見姑兩眼猶動。婦用竹簪挑去泥沙。姑賴以活。夫至。母與婦詈曰。狼子野心。背母不祥。天不佑汝。神其殛汝。將出深林。震雷暴起。擊死。火燭其衣。背有朱書字。行人謂婦曰。汝夫為雷擊斃矣。婦無慘容。唯唯奉姑而去。嗟乎。世之不善事親者多矣。而雷不加擊者。蓋以尚無致死其親之逆也。而婦人能知大義。直許夫之不孝者。必出自巨家大室。專言詩禮者。有之。今以乞婦而能若是。余特表而出之。惜乎失其姓氏焉。

鸚鵡管匙

鸚鵡一名別哥。又名叭叭。小而慧。常憶萬公家畜一鸚鵡。五月五日。斷去舌尖。翦圓。飲以雄黃酒。雜以硃砂拌米飼之。遂能學人言語。領會人意。命掌倉箱之管。即啣去深藏僻處。非公呼喚。不能取也。一日。秋涼。蚤起。鸚鵡飛至牕前。以啄梳翎。自言昨夢。凌飛青霄。翱翔迴舞。樂意舒心。旋有垂天之雲。覆羽蔽翼。掃興困躬。未識主吉主凶。願公卜之。公曰。蚩蚩之物。亦有夢乎。姑置勿論。頃聞號聲甚急。鳥云。霜隼戕我身矣。公所交匙鑰。在西櫺上第三溜瓦縫。記取勿忘。公驚視之。見高樹巔棲一蒼鷹。攫鸚鵡。劈而食之。急覓弓矢。不可得。乃取鐵銃。然火擊之一發。而鷹斃。悼惜不已。為文祭之。文曰。蓋聞庸庸者多厚福。矯矯者遽奇殃。人誠有是物。亦宜然。是故雉耿介而離罟。雁雖和而遇繳。緬羽蟲之孽。占飛鳥之凶。得毋慟念於相戕。愴懷夫同與。如別哥者。最爾寒臯。貌茲黝鳥。調八八之音。慧能解語。張瞿瞿之日。明可燭幽。啣鉤告兆。於行功。取火徵奇。於雜俎。而且日習傳呼。允堪肅客。職司筦鑰。無忝守藏。靈過僕童。能高臧獲。倘假鵲巢。以息羽。迥異鳩居。迺遭鷹擊。而殞軀。幾如燕拆。彼鷹也。一飲一啄。宜因同類。而相親。載飛載鳴。詎以並生。而致害。大肆兇殘之勢。橫張搏擊之能。嗟弱

強大小之殊形。慨上下東西而莫避。訊于霄之綺夢。安不忘危。聆垂翅之遺言。歿難棄守。傷哉。千般巧舌。遠絕崇朝。累載丹心。頓亡俄頃。而今而後。誰傳賓客之來。如櫛如壙。自顧倉廩之積。念爾服勤之力。築塚以埋。表予惻怛之懷。綴詞以告。略惟可掩。無虛黃土之一坏。魂若有知。佇見紫蓮之幻化。是夜夢別哥曰。蒙君設祭。當效啣環以報焉。

野史氏曰。鳥之靈莫靈於鸚鵡。茲之鸚鵡亦猶是也。因夢而進。質其疑。臨危而不忘所守。視夫見近忽遠。徇私廢公者。有間矣。蠢多壽。靈多妖。自古為然。第死之不應如是之酷也。鷹為鳥中猛摯之禽。勇有餘而靈不足。是蓋妬其靈而殺之也。

滇南李參軍

滇南李參軍者。北平人也。年四十有一。頸後生疣。病勢垂危。一夜覺有二役迎之。去曲道陰翳。至一處。人多浙語。見有簇簇人夫。畚沙掘土。若濬河狀。又見一中年官人。形神清雅。迎李揖曰。兄至矣。李答揖。問姓字。對曰。弟名江樂鄉。為掌案吏。今四十年矣。適符更換之期。兄之來。乃替弟耳。李思家貧子幼。賴誰籌養。不禁潸然淚下。江曰。兄欲歸耳。吾儕叨列曹掾。去留難以自主。少刻入府叩謁。姑瀝陳苦衷。倘邀恩恤。亦

未可定。弟在旁。當亦為兄相機而進言也。李心感之。相與同行。進府門。兩旁役隸多人。皆垂手立。而寂然無聲。江引李由東角門進。肅步升階。望見白鬚尊神。南面而坐。江立於神側。李稽首陳情。乞恩賜返。神曰。爾自某年隨我北遊。由濟上岸。托生在何刺史家。計年按例。爾當替回江吏也。命江取記冊來覽。曰。爾有未察罪犯。有可救之機。為一過。又有保全命婦。無終身之玷。為一功。可相抵乎。江曰。未察究屬無心。且罪犯無枉其過小。全人名節。乃風化攸關。其功大。神曰。功浮於過。可允所請。莫若從此改為六十年一更替。何如。命江登冊。李叩謝而退。隨江入東廊一小門。迴環曲折。繞道而行。至一院。有一大石甕。綠水盈盈。水中一塔。四面玲瓏。有光烟烟而動。李方注目視。江低聲曰。此寢宮也。李大懼而醒。周身大汗如流。瘡口血流。呼婢燭之。婢曰。紫血變白膿矣。自此瘡有起色。飲食大進。不兩月而愈。迴憶神廟。尚記得頭門匾額上。有謹嚴二字。至所言未救罪犯保全命婦二事。亦終不知其何所指云。

錯吞馬蝗

江南周令。幼時讀書蘭若。暑月渴甚。就飲山泉。覺冷氣一條。直衝胸膈。由是面黃體瘦。飯前必用清水一盞。以生雞子調飲之。胸腹乃安。雖公忙未嘗輟。常於朔望行香禮祝。

城隍出有欄輿喊告毆斃者。值令欲食生雞子之時。不能問供。即命差帶至署中。時役送膳。中途相左。令怒極。回署欲責役。曰。俞食生雞子。腹有蟲也。若釋小人可治之。令怒稍解。驚詢何藥。役云。不用藥。仍用生雞子一大盆。俯臥昂首。可以氣味引之。使出也。出則病解矣。令異其言。如其法而治之。初覺香氣甚濃。殆不可忍。強制之。逾時。喉中嚙嚙而動。癢不可遏。旋哇有一物出。墜盆中。一捲雞子已過半。再捲則無矣。屈曲遊盆中。半日而僵。視之。則馬蝗也。粗如巨臂。長五寸餘。紅色斑斕。曝之。化血水。役復以雞子送至。令前覺生腥之氣。難忍。入口不能下咽。由是病若失。而重賞其役。可知食必火化。生冷宜忌焉。

畢發

畢發字長發。湖廣貢生。年少苦讀。嘔血瘵疾而亡。遺子尚在襁褓。妻于氏矢志堅守。家貧。縫紉苦哺。冀兒之長成。而有倚也。年餘。白晝見畢自門外來。于驚。喜問訊。若忘其已死也。畢曰。冥王以我生前無過。死不拘束。游行自在。惟心痛難堪。少有錢使。須誦金剛經。方可銷病。我生前有膏火銀二兩。貯書簾中。可取買楮錢。焚於門外。呼我名姓。不然。即為惡鬼搶去矣。于曰。造錢用紙。亦是異事。畢曰。噫。何見之不廣耶。冥中

以紙為錢。猶陽間以銅鑄錢也。何異之有。陽世錢有大小。猶冥間錢有好醜也。陽世造錢。銅七鉛三。而多用。猶可回爐。冥錢則陽間所造。若破爛楮錢。并紙多錫少銀錠。雖多多焚燒。冥中不用。錢棄於破錢山。銀棄於爛銀山矣。且陽間金錠銀錠。冥中視之。極為低色。小錠算為三分。中者算五分。大者所算。不過一錢而已。言訖。不見于延僧超度。後見畢來曰。我已托生。現在王家為長子。在彼甚好。無須念我矣。遂去。後不復來。

汪誠軒

汪誠軒對予說。渠年十歲。隨叔父往巴蜀糧道任。尾舟而行。於無人時。出篷牕。遊墮水中。初聞兩耳雷鳴。身如翼飛。上下數次。心恍惚若失。忽至一處。前有兩山。花明木秀。泉響流清。瀑布倒瀉。音韻悠揚。行人村落。彷彿桃源。有老叟攜杖迎曰。來何遲耶。引予過竹籬。曲徑幽深。見一宮。巍然壯麗。邀予入。登其堂。額書水仙殿三字。乃蝌蚪文。几榻縱橫。圖書滿架。叟以麈尾指之曰。此萬國九州水經也。童子以冰盞進。飲色如白脂。入口。即覺涼氣透心。神清目朗。兩腋風生。叟掀髯曰。此乃靜心水泉。子飲斯塵俗氣盡消也。忽聞金鐘一聲。百鳥飛舞。堂前鼎爐香煙噴出。如雲龍如飛鳳。蜿蜒

而上。直入霄漢。風涼屏開。雙攜手而入。池荷映日。游魚撥刺。轉過竹林。瑞草滿徑。鶴鹿連踪。就石而坐。童子報曰。果熟矣。翹首林端。如棗如瓜。躍躍搖動。雙以手招之。果落懷中。芬馥襲人。與汪食。味如甘露。正飲間。聞雷聲而醒。身在舟中。驚問家人。咸曰。幸墮淺水。掖半日。今始蘇矣。時雨霽初晴。層巒疊翠。如在目前。

巨蝎

乾隆丙午。予隨家大人至淮。將之金陵。阻風泊舟山。忽見上流飄下一物。長數尺。形類琵琶。衆莫能識。時風微順。舟人解纜。約行數十里。見東岸少長叢集。心疑何事。令灣舟。見沙灘遺一蝎。頭如車輪。尾如魚鉤。身體失去。臭爛不可近。始悟前所見者。乃蝎體也。見上有禹王廟。散步登岸。人見梁柱洞然。空靈如鑿。匾額對聯。字跡未損。筆畫空處。亦朽壞。詢之土人。稱蝎藏廟柱。歷有年所。出沒無常。雷轟電閃。遁跡淮河。今灘上遺物。想是此怪也。為害已不淺矣。此事予親見之。

買龜放生

江蘇上海縣。獲一巨龜。重千餘觔。十六人擡於市。議解剖分售。時學使李公因培歲試於郡。聞而異之。令并至署前。蹲伏不動。見李公出。則昂首曳尾。若求救狀。公欲以

銀易放之。漁人故昂其值。公令舁出。即前十六人。不能稍移寸步。衆皆駭然。乃受公值。公命即放。役稟曰。必俟大潮期。方可放之於海。在考棚前數日。兒童有登背狎之者。有敲首曳足者。鼃皆若無所知。至潮期。李公鑄一鐵牌。誌年月日。穿於鼃肩。用巨舟載赴大洋放焉。時風浪大作。波濤鼓盪。悠然而逝。倏忽逆潮昂首如謝恩狀。乃沒水不見。此乾隆二十六年八月間事。

驅蛇書

吾鄉城南有石洞焉。羣丐居之。以蛇為羹。間有伏蛇之咒。俗名驅蛇書。如欲有用。開卷讀之。凡蛇巨細。都來聽命。直立前後。如架木椽。屋宇瓦石。悉蛇為之。丐處中焉。取其大者。用指捏之。則不能去。魚剝烹煮。任人而已。如不合用。振振有詞。蛇始散。有村究於道旁。拾得一冊。喜而誦之。忽見羣蛇如風而來。大懼而奔。蛇尾其後。行至二十餘里。不能動履。蛇乃纏繞其身。固結不解。丐尋書至。開卷讀。發放咒。蛇遂去。而村究已受困憊。匍匐而歸。

巨鱔

河東劉家。老而生女。鍾愛異常。方及笄。忽有裙屐少年。捲簾而入。衣杏黃衫子。眉目

清秀笑曰。良夜寂寥。其如兀坐何。女驚欲號。口不能言。任其輕薄而去。每夜少年輒至。父母知之。不能驅逐。而女病奄奄。一日。有市糊臉姓朱者。遇雨求宿西廊。劉諾聽宿。更許將泥礪磊等物。橫擔膝上。手提面戴。然竹烘之。突見一人來。驚跪曰。弟子不知。鶴駕仙臨。多有冒瀆。伏罪地下。不起。朱以戲言嘲曰。汝孽已滿。適從何來。其人曰。弟子黃鱔化身也。居主人池中。百餘年矣。修道將成。不合烝污劉女。祈仙超拔。朱叱出。天明入謝。遽問翁家有怪。奈何。曰。然。朱曰。我能驅之。遂假作法事。書符誦咒。引翁至池邊。用桔槔車水。水盡。見有黃鱔。粗如巨桶。睡淤泥中。數人拽起。用斧斫成數段。烹肉和血以進。翁命女啖之。病即霍然。劉謝朱。與馬以歸。

牛聽誦經

黔南諸姓。販牛為業。頗有蓄積。市有老牛。諸買之。詣屠轉貨。用繩捆縛。刀將下矣。牛忽掙脫。口銜刀去。奔至黔靈山大佛殿中。四蹄端跪。眼中有淚。頻頻點首。似有求救狀。諸尋至。牽拽不行。僧乃作偈曰。牽牛至堂下。霍霍牛刀冷。欲生不得生。佛殿先馳騁。已入佛空門。便是慈悲境。解爾前世冤。夙債消除盡。遂對諸曰。還爾原貲。牛捨廟中。乃一好事。諸許之。持銀而去。僧將牛取法名曰餘生。至今牛尚存。聞僧誦經。伏耳

跪聽焉。

鄧都府

鄧都縣城外三里平都山頂有閻羅廟屋宇巍煥俗云人死必到此地輪迴入山石級甚高有從此登仙及天下名山總真福地諸額殿門有幽冥九五額迤東為關帝廟門前有鐵獅二殿前枯井深黑數十丈行人至此僧以竹纜燃火燭之杳不可測相傳能通冥界再上為二仙樓塑王方平陰長生麻姑對局像額曰千古一局有對云環機事於兩盤那似空盤更妙兆爭心於一着不如勿着為高又東為達天樓凌虛閣可以望遠江光水色盡歸几席殿廊列十碑俱漢唐宋人題詠旁刻王漁洋麻姑洞詩山上寺宇計七十餘處不能遍歷山下有沙每晨則自上流下終日不息所流之處亦無沙堆積俗傳每夜有鬼負之上山又聞山有洞相傳即地府也康熙間有何舉人選授鄧都縣知縣到任見須知冊內開載平都山洞每年官備夾棍杓子手拷腳鐐木枷竹板各刑具於冬至前昇置洞內冥府自能搬去何曰此誕也陰陽兩隔冥中官豈用陽間刑具也必丐戶攜去易銀消化吏固請曰歲歲皆然難廢舊例何曰既如此吾當親往查勘越日吏到平都山果有一洞洞口石上刊鄧都殿三

字。何竟入洞。黑甚。扶壁緩步而進。忽露一隙之光。隨光進去。漸漸明亮。逾時。見一井平地。似有行人來往。蹤跡隨路順行。至一衙。局面宏敞。何逕入。阻曰。子何人。乃擅入也。何曰。吾鄆都縣知縣。曰。地方官須通報。須臾。開門。邀請。何由二門進。至大堂。見開屏門。一人出面。色斑斕。衣前朝服飾。鞠躬相迎。揖讓而坐。何問何官。曰。吾乃冥府之主。畧通款曲。待茶畢。何辭出。冥府主曰。既荷光降。當申地主之誼。已設蔬饌。聊作暢敘。何固辭不允。只見戲具擡來。請何至東廡。庭燎晰晰。結宴隆隆。避席上座。即有二旦執筆送帖。請點戲齣。見一旦面熟。何問曰。子何名。何時入此班也。旦曰。小人喜兒。去年到此。家有老母。命歸時。求憐老而賞以食。冥府主曰。今日敬客。汝須小心伏侍。不得以家況在席上相求。旦乃退。所演之戲。與陽間不同。何曰。此皆新戲也。冥府主曰。戲中多忠臣義士事。若輩均授冥職。不便再演。故另演仇德相報之戲耳。席畢。天已曙矣。何辭謝欲行。冥府主曰。此間境界不同。請開玩之。見刀山。一池油鍋。血磨。凡幻想之形。無不齊備。而呼號啼泣者。不知凡幾。偶過小屋。見一僧跪地。頭頂大鍋。鍋中盡炭火。呼救。何視之。乃家居鄰寺僧也。問犯何事。曰。上年發捐修寺。僧匿銀千兩。故受此罪。求信知尊府。令小徒在牀下起出辦公。庶幾可宥。何諾之。遊盡。冥王命侍

人送出歸署。已換官矣。問諸屬吏曰：何換之速也？屬吏曰：此去已一月餘矣。地方緊要。是以另授。何見冥中情形？已看破紅塵事。即歸家。走至寺中。見僧頭頂生瘡。昏迷不醒。其徒已張羅後事。何告曰：某僧偷貯修寺公銀。故有此病。銀埋牀下。盡出之。仍作公事。可期其甦。其徒掘之。果得銀千兩。凡寺之修葺未盡者。悉鳩工完之。病乃瘳。後喚小旦喜兒之母到。賞以銀米。後何逍遙事外。不題世務。

黃客

忠州黃客。挾貲萬餘。買舟東下。船夫利其財帛。約水手十二人。以酒勸客飲。酒闌。更盡。客入醉鄉。扛兩石。將客縛縛如夾衣箱。沉於江心。即放舟順流而下。至小村落。泊舟。糴米市菜。返即解纜。連夜偷渡夔關。正值水漲。順抵宜昌。灣泊馬頭。籌脫臂分贓。先市酒肉。恣啖皆醉。連至萬縣。有水手一人。沿河探望夥船。縣有捕役。見其東探西望。形跡可疑。獲而白諸邑令。詢出前項始末。飛檄行查。宜昌郡守方相驚訝。忽水保稟報。江岸有巨箱。飄浮波面。撈取看之。乃兩石夾人。呈官查驗。一石重百餘觔。即查馬頭所集商船。至客被難之船。覺腥臭逼人。舟子皆醉。都言有鬼索命。墜沒叩頭。役異其言。密稟郡守。全獲羣兇。無一漏。遂置之法。異哉。重石墜水。豈能飄浮。乃流至數

百里而起。此冤魂不散。屍憑石起。官為申理。亦天道之昭彰也。

某提督

某提督不傳其姓名。陝西人。幼失怙恃。貧苦不能自存。傭為人工作。而食量素豪。常不能果腹。侘傺無聊。窮途困躓。亦無有憐而濟之者。有一老兵出差返。覓肩行李。約重三百餘觔。公承之曰。不必多夫。給三人之價。而我以一人挑之。行至尖所。欲支錢三百。兵曰。甫行半途。欲支盡力金。則不能也。公曰。非此不飽。兵曰。爾一餐能食幾何。我請爾食之。公一餐而盡。四人之食。大奇之。曰。看汝相貌魁偉。膂力過人。入營食糧。應有出頭之日。公曰。我早有此心。苦無援手者。行至兵家。留公教技。入營不數日。而鎗法成。保之考糧。營主取其漢壯而錄焉。未久而得戰糧。有善相者。謂兵曰。某燕領虎額。萬里封侯之相。須善遇之。因復妻之以女。次年。岳老病沒。舅兄惡之。側目而視。公知而不言。惟日逐在外搏戲餬口。偶而早歸。舅嫂閉金作炊。候公出而開。以致飯成黑炭。公妻亦一言不發。隨夫拜母而去。栖於破漏營舍。窘迫日甚。適值營主蒞任。弁兵均應着號衣迎接。而公已典當。因思舅兄有新舊雨衣。向岳母借其舊者。與之。營主陞座。舅兄以公貪姦好賭。典賣號衣。復敢竊取其衣。稟之於官。營主問其所穿號

衣實是窮物。細責四十。皮開肉爛。鮮血直流。賴衆羣求。齊口稟稱。妾因郎舅不睦。號衣乃岳母借與。始免革糧。公負杖出。恨而言曰。苟富貴。毋相忘。日間忍飢而卧。夜則緩步而出。偶過酒鋪門首。見露晒酒飯。飢極食之。杖疼神倦。就此而睡。酒鋪老翁。夢一黑虎卧於酒案之側。起視。見公熟睡于此。侍立而思。此夢寧即應若人乎。于是待其醒。邀之入室。殷勤延坐。煖酒陳饋。公得醉飽以歸。嗣後常領接濟。公深感之。次年西夷犯順。大帥督師往征。調取陝兵。而公與焉。酒家老願濟薪水。免公內顧之憂。行抵軍前。山路崎嶇。新到之兵。初戰不利。公左執牌。右持刀。獨立於最要隘口。賊至即刺殺之。始懼而退。公大呼曰。此刻正好追殺也。官兵踴躍爭先。大勝回營。大帥在高處望見。立傳進帳。賜以五品官職。嗣又屢立戰功。而官陞三品。大兵追賊至玉筍峯。上有刁樓一座。長大而固。截住山口。連朝攻擊。尺寸無功。帥甚憂之。公請曰。此樓非可以力取也。願請假十日。親往勘之。得有破敵之策。一鼓而進。庶不致徒費歲月。帥欣然令往。旬日覆命曰。前山四面懸崖陡壁。上似羊腸。屈曲盤迂。凡三十六迴。始至樓根。樓中盡貯軍火。前面左右兩傍。堅壁無洞。雖擊以巨炮。亦難成功。惟後面高處有三石洞。均寬尺許。某請親率健勇三百。改裝潛往。繞伏樓後。夜間擊開洞門。將子

母炮擲入樓中。燒其軍火。彼必驚亂。大兵望見火起。乘勢擊殺。此樓必破。前途別無險要。大功可歲矣。帥大喜。依計而行。賊以為火從天降。不戰而服。不數月而西域盡歸版圖。帥奏凱北旋。奏公功為第一。以提督甘肅。節制各鎮。而駐劄固原焉。命人回陝。迎接夫人及戚誼故舊。其岳母老難遠行。舅兄送妹而至。酒家老亦遣子同來。安居帥府。日餽盛饌。公待舅兄以禮。從不提昔日之嫌。舅兄曰。不念舊惡。竟有大人之度。宜其為一品官也。相處數月。代修衣裝。厚贈金帛。遣歸奉母。行至中途。忽見數騎自後趕來。討取衣裝金帛。驚問之。對曰。奉大人之令而來。欲報昔年索取號衣之情耳。舅亦羞愧難容。閉口無言。沿途向同伴告貸而行。及入家門。見途中討回之物。盡在室中。問之。方知索取後。即專人由小路送至家。曰。不忘岳父之恩。以養岳母之老耳。後遵例請封。以為岳父母榮。酒家子留西入伍。着意提拔。官至都閫。以報其義。公中年無子。偶見轅門外。有一年幼乞兒。貌甚奇偉。收養為子。後亦以軍功仕至提督之位。古今來賤而為貴。貴而為賤者。多矣。其能真識之者。百無一二。然失於賤而為貴者。其害猶輕。當其賤也。不過輕之而無傷於財。及其貴也。不過悔之而自歎失眠。失於貴而賤者。其害自重。當其貴也。多方招致以求其歡。即破家蕩產而不顧。迨其

賤也。大失所望。而受人指議。山窮水極。而無可告貸。故智者守其道。愚者安其拙。不非人。不諂人。斯得之矣。

江恂

江恂。儀徵人。徽州郡司馬。兼攝旌德縣事。日坐大堂。民有面訴其冤者。即錄其供。而理之。恒于捕風捉影之間。而得水落石出之情。有一民。負微資。作客于外。經年方歸。積金百餘鎰。將至家時。已戌亥之交矣。思妻頗有姿色。且有能名。吾裝虧本回家。以試之。看其情形。知其能不能也。于是將銀埋于土地祠後桐樹根下。徒肩行李而回。其妻問曰。此行得失若何。答曰。非無得。且多失。奈何。妻曰。命也。他日再作躊躇。然作客已久。今始回。可無一酌以洗塵乎。乃燃燈。提壺出街。敲肆門沽酒。肆中小夥。乃與婦同門分東西而居者。問曰。更已深。猶沽酒。飲誰乎。女曰。吾夫已回矣。小夥暗思。若果夫回。何以夫不自沽。而今青年婦女。當夜沽酒。子理不順。言未必真。吾將瞰也。夥亦歸家。潛過其門。立而竊聽。妻曰。吾日祝夫之得利而歸。希冀稍安旦夕。何命之不良若此也。淚如雨下。夫曰。子不必悲。吾乃裝以試汝也。有金百鎰。而埋于土地祠後桐樹下。飲畢。吾往取之。小夥聞此言。即往是處。挖取埋銀。而歸。妻促夫立飲。解盡。夫

即往取。見樹下成一空塋。大驚失色。歸告妻曰。銀為他人掘去矣。其妻疑夫本無銀。飾言有銀。不然。胡為乎埋哉。其夫疑妻有姦。故不以虧本為意。而親往沽酒。此非飲我也。欲告我歸。而使姦夫斂跡。必以不過。而姦夫仍至我室。聞我與妻言語。而潛聽之。至吐露埋銀之處。彼因往掘而取之也。兩相爭角。控之于官。江公細問其情。曰。此乃疑案也。應拘土地問之。即差扛土地到堂。繫用徽纆。寘之于旁。次早。簽拏小夥。抵案。江曰。昨晚土地夢指埋銀。乃爾竊聽其夫妻私言。潛往挖取也。小夥以所問之言。與情相對。不敢狡辯。遂供吐實情。差押起贓。給領將小夥枷責完案。又有一肩箱。搖鼓販賣碎小綢緞絨線者。寓于飯鋪。將日逐售獲之銀。寄存鋪主。晚必算明存銀數目。若人物已脫盡。又欲往販。向鋪主起取存銀。欺無票據。吞之。客與鋪主捐命。鋪主匿身。而令妻與客敵。客乃情急。奔至旌德縣堂。見官坐于公案。一一跪稟。江公立傳鋪之夫婦到案。先問其妻。竟供為客之圖賴。再三駁詰。不得實情。問其夫。供亦如是。江公訊案。素不刑求。凝思半晌。命差將其夫帶下。喚其婦起。至案傍。命伸手提硃筆。畫一銀錠于掌。著差押跪日中。諭曰。不許收掌。如果客銀非爾吞賴。則硃畫之銀不能退去。若爾吞賴。則硃畫之銀必退。仍還白掌也。遂又提其夫而問之。仍如前供。嚇之。

以刑。夫口不移。江公高聲問其妻曰。銀子在否。其妻應曰。銀子在。江公即詰其夫曰。爾妻現供說銀在。爾尚敢狡賴乎。其夫聽妻已供認。即吐真情。立追繳案。給領將鋪主杖責示儆。江公訊案類皆如此。此所謂虛衷折獄也。夫心虛則明。明則自能燭詐。知昔者于公治獄。自知子孫必有駟馬其門者。後聞江公之嗣君名德量者。選次榜眼。位居卿貳。亦由江公辦理冤枉所報也。

咫聞錄卷六

清 慵訥居士著

蜂幻

陳內齋幕遊練水。有友人貌如子房。與予偕同赴省。舟次長樂縣境。水淺舟滯。悶而就枕。忽見三遊蜂張翅撲面。手揮不去。因思時當小陽之春。蜂出採花。誤入吾舟。已迷路境。用扇驅出蓬牕。須臾睡去。夢見舟尾坐三女。一衣黑。年三十許。一衣青。年二十餘。一衣黃。約十六七齡。俱娟麗端好。幼者更覺斌媚。黑衣女向青衣女曰。妹來。吾心安矣。然為此弱息。尚無所托。終日為憂。妹為我物色之。青衣女遂商於陳。陳笑曰。老夫髦矣。豈堪為東牀之選乎。對曰。先生年高德劭。何敢以兒女之情。冒瀆尊顏。緣見某少年英俊。願托絲蘿。妾輩麼魔。未便唐突。敬求先生一言。以為介紹。籍執斧柯。陳笑諾之。商於友。友窺青衣女。心早躍躍欲通一語。未得其便。一聞斯言。喜出望外。曰。正所謂嚙彼小星。三星在戶也。第以舟狹。侍從人多。奈何。陳轉覆之。黑衣女曰。既嫌舟小。蝸居不遠。可屈賁臨。既承金諾。一切部署。皆吾責也。今日吉照臨庭。即屈光降。陳憇。友人冠帶往。黑衣女對青衣女曰。當請陳先生同往。此間俗禮。婚嫁事。必

擇老翁為壽星名曰祝遂。今陳先生鬚眉皓白。會逢其適。乃天作之合也。青衣女邀陳同至一竹林中。房屋高敞。外有小屋數十間。圍繞正宅。張燈結綵。鼓樂喧闐。俄而黃衣女華妝出。陳為贊禮。同拜花燭。送入洞房。陳出見廳上設筵排宴。黑衣女曰。承先生盛情。完小女大事。薄具蔬餚。聊申鄙意。請先生上座。青衣女托盤持酒。黑衣女執杯進獻。後皆跪謝。退曰。妾乃女流。不便陪席。請勿見怪。陳曰。獨酌更妙。乃退。然出一饋。必青衣女托盤。黑衣女親進。陳念其禮甚恭。饋亦整緻。乘興而飲。不覺天已曙矣。友人出曰。昨宵以燕爾之新。竟達商山之皓。乞開怨。陳曰。到日定催斑鬢白。歸心時趁朔風船。子在此。吾先歸矣。友曰。吾以作嫁衣裳。安可戀此溫柔之鄉。忘却青山之靠。吾將攜女同往。後進內商確於女。轉告其母。不允。出謂陳曰。宅倚舊山。歸未得心。期流水向誰彈。女聞此言。亟使青衣女邀友進。女私謂友曰。郎君前程遠大。何可。以妾故廢公。願背母偕行。甫登舟。母與姨追至。互相哨嚷。正在喋聒間。篙師努力。高聲號起。陳倏驚醒。情景猶在目前。笑問友人。情夢相符。回首見舟中一峰。非妾於友幃中少頃。二峰追之而去。時予坐船頭。聽滄浪聲。睹蓬島色。陳喚曰。兩人同夢。真奇也。子其誌之。

土地放火

粵俗尚鬼。凡狹巷短街。建一小廟。扛石焚香。以為土地。西隆州城。傍石倚山。有土地祠。自嘉慶四年。兵燹後。添建營房。將祠移置倉底。隙其基。有屠戶在廟基上。新蓋瓦房。將遷居焉。忽於屠之舊居草房。起更時。有人撒火進內。屠有妾驚喊。鄰壁集視。果有火滿地。四處尋覓。並無人蹤。次夜亦然。以致哄動一城。屠疑妾有姦情。密糾暗守。忽有紅火撒進。見一人只着藍褲。赤身奔逸。追至山上。火藥局旁。見撒火人入溝。羣即下溝。搜追則無。營弁等以藥局為慮。帶兵上城圍巡。仍見撒火屠房。聞喊齊追。而赤身之人。又奔入藥局溝內。圍搜仍無。由是遇夜。營則率兵守城。民則點燈守街。更深火撒茅房頂上。沿燒鄰房。喧言城中出怪。簽銀齋醮以遣之。屠想非怪。必以廟基造房。土地不依。顯靈出祟。次早。鳩工拆屋。移造城外。乃安。夫土地為一州要緊之廟。安居有年。原不應移奉倉底。是藝之也。藝之有不怒乎。然他處未必有如是之靈。茲其靈也。亦由粵俗尚鬼故耳。

兩世緣

王某甘肅人。失其名。父早喪。母撫成立。勤誦讀。妻生一子。善經紀。家亦小康。雍正年

間鄉會聯捷授湖北縣令。未到任而卒。其母痛悼。家有書樓。不忍於視下。鑰而扃閉焉。晨夕至家堂前炷香而泣。二十年如一日。一夕夢白衣大士曰。汝思子切矣。吾當指示下月朔旦。由東門外從旅廬中乘黑騾而來。經過爾門者。即汝子也。次早告媳等曰。予老且病。事多健忘。昨晚之夢。明明記憶。是蓋神鑒衷衷。故指示之。遂述夢中之言。令闔室繫誌。至朔旦。捨棄他事。振衣倚門而視。日午果有一壯年策騾前驅而來。將至門。童子見之。載驚載喜。母自扶杖牽衣大哭。失聲不能言。李大驚。隨行五六人。認以為強丐索錢。大事以喝。示以欲毆之勢。李憐其老而叱退之。問曰。子之攬馬者何故。老嫗淚而言曰。請勿驚。我有一段疑事。乃神指我。非出己意也。日已昃矣。寒舍聊可停驂。當詳告之。李下騾入門。見屋頗精雅。恰似熟遊之地。知非貧而無藉之家也。登堂揖老嫗而坐。老嫗呼指幼婦稚子曰。此予媳也。此予孫也。予子某忝膺甲第。選授邑令。未赴任而旋亡。只遺此一子。予素誦高王經。念子甚切。欲見無由。菩薩示以今日可見。今駕驅而來。情形悉如神告。故攬與耳。瞻尊顏恰似某子。故悲切耳。現今家中肆筵設席相待。李晚視而想。因問曰。左邊有小樓乎。盍啟視之。開戶。則塵封數寸。拂拭淨潔。隨手取視。得課稿一冊。閱之。乃王某中式程墨也。時藝試帖題目。

一一皆同李作。因思我身乃王某轉世之身也。對老嫗再拜曰：此予前生地也。母應我事。媳即我妻。孫即我子。但已隔世。不能再還故土。今以伯母稱母。以嫂稱妻。以姪呼子。某已微幸鄉榜。今北上。倘能如前生之聯捷。銓官得地。當遣人來迎。後聞春榜中魁。出為山西太和縣。猶恐仍蹈前轍。不旋踵而殤。初寄銀照應。及調府谷等縣。方將前生母女妻子。接同至署。認為表親。此真奇事也。李公有詩云：移花接木亦天然。今日團圓先後全。前屬王家今屬李。不知此去作何躔。夫然則人之生也。必有所自矣。吾曰不然。凡人之顯榮高貴。以及學海淵源者。自具夙慧。大禍滅身。傾家陷族者。亦有陰過。其他生生化化。乃天地自然之理耳。如必以生也。類皆有因。現見生齒日繁。則一人之死也。即分其靈於三四人而生之。亦未必有如此之多也。此亦關乎盛衰之故而已。勿以此事而拘泥夫陰陽之道也。

兩世人

余聞中州李參軍言。其鄉有胡姓者。文頗佳。鈍於試。年逾三十。尚不能博一巾。時屋旁有大橋一座。乃通衢要道。往來行客不少。船隻不絕。年久橋圯。胡起意修之。於是設簿標簽。歲餘。竟無一人願樂從其善者。胡忿怒曰：此橋不修。必遭大害。吾既倡義。

不能因衆人之不樂從而止之。吾尚有地數十畝。當而修之以完吾願。於是鳩工構料。竭力葺治。橋成而家已傾矣。家有妻子三人。始猶可以餬口。繼竟朝不保暮。時至炎敵。一夕。攜席至橋上卧而納風。自思天道難憑。吾修此橋。一家將作餒而之鬼。而狠心鄙嗇者。反得享徜徉之福。先人所謂果報不爽者何在。正思想間。不覺朦朧睡去。忽有人持刺相請。即上轎去。擡至一大衙門。見有一戴團翼紗帽。穿元色圓領者。揖而進之。胡隨行至東廡。被推小門。拍胡肩。命之曰。汝胸中自作主張。切弗亂言。恍惚間。魂入卧病少年身中。見牀外坐一中年女子。牀裏坐一少年女子。胡不知何地。亦不知何人。意欲相問。因悟戴團翼紗帽之言。只可靜以待動。逾時。有報外老太太前來。問好些否。忽又報外老太太進。問可爽快否。胡俱不應。又報老太太過來。即摸頭細視。問昨晚病勢若何。忽聞請少奶奶們迴避。老爺陪醫生進來。退出。挈帳坐而診脉。曰。今日少爺脉有起色。恭喜。胡乃知魂入於其子之身也。胡魂在此。而胡之身死矣。次早。胡之妻子見夫不回。往橋上視。則身已僵矣。袒括髮躡踊而泣。竭厯善棺殮埋。胡亦不知也。胡至次晚。假作糊塗之狀。因問二女子曰。爾等何人。一在牀邊。一在牀裏坐也。牀邊女子曰。吾乃子之妻也。指牀裏坐者曰。此乃子之妾也。二人咄咄。

以為病重極矣。連妻妾都不能認。兩俱淚下如珠。胡又知二女乃妻妾也。閉目睡去。三更胡欲食。二女即喊髻鬟以粥進之。連日醫來診視。稱病無妨矣。胡問醫生可食何物。醫曰。病初醒。食當慎。清得宜。厚難運。胡曰。吾思薑薑以送餐。醫曰。少食則可。誰知胡因數日耐饑而餓。並未病後加餐也。故逢飯時。胡貪啖。二女子常常阻之。迨病瘳後。胡出署閒遊。見大門匾乃知府衙門。始知作太守之子也。此乃修橋獲報。使我享安閒之福。前之帶我入門。叫胸中自作主張者。必係東廚司命也。我已安矣。但不知家中妻子若何。每憂慮時形。署中人咸曰。少爺病後若有心事。而官與夫人恆相勸曰。我只生汝一子。在此做官。何物不有。何思不得。子有何慮。寧身上復有病未除乎。胡曰。無。一日胡問家人曰。署中為何並無書房。家人曰。前因少爺不肯讀書。老爺恨而拆之。衆皆以為病後失心也。當須藥療。胡對太守曰。父親。我欲讀書。太守喜極。即命修整書房。延師教之。師出題命作文。胡半時而成之。師視之。居然名作。師對太守曰。公子乃大器也。吾才不如。望另擇名師以教。太守以並未讀書。何一旦豁然贊通也。疑有勦襲。出題面試。文情文體迥異尋常。師固辭乃去。太守托人訪師。胡曰。不必延師。所有詩書兒自讀之。逢文課期。太守命題面作。無不精佳。遣送回籍應試。

即採閩泮之芹。旋赴鹿鳴之宴。太守大喜。返署北上。與以盤纏千金。胡欲二千。太守如其請而與之。胡負篋前行。繞道而至舊家。入門登堂。無有認之者。謂子曰。吾乃爾之父也。其妻聞之。壁隙窺望。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胡歷敘前事。妻猶心疑。胡曰。我書房厨內有某稿一部。某稿內夾有某文幾篇。某詩某首。汝可往取之。對則真。不對則偽。妻開厨檢之。悉如臆合。於是兩下大哭。胡曰。吾不能再還家也。有銀千金。付汝以為養口之費。若能博取功名。當助汝成家。後果連捷。銓授外任。年寄銀兩回家。竟成巨富。吁。天地機關。非人所能料也。天欲報胡之善。不使自起其家。而必欲借太守以起者。何也。蓋是太守非不善者。而年已老矣。絕其嗣不能復生。胡以呶呶之人。僅能餬口。焉能起家。於是致其魂於太守之子。庶幾太守有嗣。胡得成家。由是知巧莫如天矣。

王姓

近俗喪葬。必延有爵位者。題木主。以為體面。且為大禮。山左王姓。人多狡獪。家暴發。乾隆年間。遭父喪。葬之後三日。延同姓貢士某。為大賓。過墳山。點父木主。又延儒者數人。作為副賓。共執其事。親朋畢集。鼓樂喧闐。禮生邀大賓至公案登座。孝子跪捧。

木主。副賓執而啟櫬。只見三寸黑物一團。滾於大賓之身。並無木主。大賓驚立。物墜於地。拾而視之。乃一牛角陽具也。大賓怒曰。子以角先生作令尊主。子乃褻父乎。抑慢客乎。褻父之罪固大。慢客之罪亦不輕矣。王見木主變為角先生。亦不敢辨。惟有磕頭求恕。山鄰聞異而來觀者。蜂湧而至。忽有一人。擲一布包小物於王之頭。檢視之。則婦人腳帶纏裹甚緊。解開。即其父木主也。眾皆駭然。不與攘斥。各親友亦皆散。究其禍從何而起也。先是王之妻有妹。美而艷。適鄉間李門。年餘而寡。王心愛之。往其門。恒以褻言挑之。妹若無聞。亦不加斥。惟其不斥也。而王之癡心未已。一日。妹倩王代沽衣布。王喜不自禁。自往肆售之。陰以陽具包藏於內。以試其心。令妻交送妹回家。開布。秉尺量之。掉出其物。深恨曰。姊夫心起不良。計圖壞我名節。恨已極矣。吾不能舍之。必有以報。至葬前一日。備香楮往吊。俟靜寂時。暗啟其櫬。將其父木主易以所送陽具。而歸告伯叔曰。姊夫無禮。吾已將計就計以報之矣。今有一物。包裹已定。毋開視。請送至王之墳上。於眾耳衆目間擲之。看其舉動。再來知我。其人回述以前事曰。吾之恨釋矣。後聞王愧悔。羞忿鬱悒。數日而卒。至今傳為話柄。夫王之來機而送陽具者。當其時。心喜得計。誰知即以陽具為父。較之忤逆其親者。其罪尤重。無

怪其死之速也。禮云：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古人之自持，何其嚴也。今欲污人名節，敗人門楣，是已忘己父母矣。直至大辱其親，悔亦無及。世之狂悖無忌者，可不以此為戒歟。

一言害三命

昔有一言而害三命者，乃乾隆年間溫州事也。若家有二子，長已納媳，少者年甫成人，似癡非癡。時值天暑酷熱，汗如蛤漿，腥臊難聞。日已轉西，其嫂閉門沐浴，自玩自耍，以湯屏陰戶。隨屏隨說：「喫開水，喫開水。」癡子聞其聲，由壁隙窺之，見嫂之在浴盆處樂也。洗畢，開門而出。癡子兩眼迷離，對嫂哂之曰：「嫂嫂，喫開水。」其嫂怩怩面色如赤，即回房坐而思之。今日浴，癡叔能觀，昨與某苟合，安知彼不從隙處見乎。癡者胸無經緯，苟一隨口說出醜來，彼為無心，吾將何以作人乎。不如先尋死路，以掩其醜。遂卧牀不起，呼之食，詐言有病。其姑命婢進以粥，亦不食。詰以何病，癡子又突然曰：「嫂嫂洗澡，喫開水。」姑查知其事，進問媳曰：「寧怨小叔之窺爾浴乎，抑浴時冒風乎。」媳不應。出責癡子，又慰媳曰：「此乃閨中常有事，癡子何知。吾已責之矣，不必以此介意。」詎知當晚縊絕。次早驚視，報於其父母之家。聞之，飛奔而至，號跳大哭曰：「必有致。」

吾女自縊之由。當實以告。我婿不在。惟向二老是問。翁姑答不知情。即以拳擊。不得已。吐露實情。愈增其怒。曰。此乃愛憐小子之言也。必爾子褻語調戲。致嫂羞忿自盡。即欲鳴官。親戚咸集勸解。與之言和。許與田三十畝。厚葬其女。乃已。翁因喪其媳。破其家。終日自歎。而子又返家。朝夕哭妻。廢寢忘食。老翁憂鬱更甚。曰。何遣家不造。乃爾也。吾素享上人之福。安閒過日。今老而顛連若此。不如速死之為愈也。至夜潛出後門。投水而死。其妻起不見。夫曰。何出行之早也。至晚不回。差人往尋。無踪。越三日。屍浮水面。撈之。始知其妻不依。趕至媳家。大加吵鬧。對其父曰。爾女之死。自盡耳。並非有人毆之。有人逼之。吾兒癡已久矣。若个不知。癡無情欲。其能調戲人乎。爾訛我田。致我夫破家而死。我亦不願為人矣。與之決生死於公庭。遂抓其鬚鬚而牽之同行。媳之父畏其兇勢。願退前訛之田。田已退。而女之姑更加橫潑。群畏女流。莫敢與撓。無奈亦挽人勸慰。斷送喪葬費。女姑曰。如此豈足以舒我心乎。乃議照樣送田三十畝。女姑歸葬其夫。媳父曰。吾平日從未受人訛詐。今遭悍婦訛去心寶。不甘。吾欲控之於官。乃我訛在先。法必加之我身。若忍受之。冤從何釋。與妻商曰。吾將懸之彼門。爾即報之於官。其家拆矣。其妻曰。禍由自取。子起之。而人效之。木已成舟。棄之

而已。人生世上。焉肯以身殉人乎。且事近圖賴。譏議難泯。即死亦不能瞑目。不如順守為妙。其妻防之亦密。一日。有請赴宴者。欣然而去。至三更不回。其妻遣人往接。設宴家曰。不終食而歸矣。急使往看死女之門。夫已懸首於梁。而屍身隨風轉搖矣。其妻不能不報之於官。官未驗。而兩鄉父老曰。彼以死而訛。此以訛而死。一死一訛。一訛一死。訛無盡。而兩家性命。不旋踵而盡歸萬里矣。某等不可坐視。當為之公平調處。以全兩家之命。於是令死媳者之家。還其訛出。禁登門懸首之家。不許再起惡意。出具悔詞。赴縣攔驗。官為取結立案。各無翻異焉。甚矣言之不可不慎也。記曰。內言不出於閫。外言不入於閫。內言者。閫中處樂之言也。外言者。游民調戲之言也。蓋婦多愚昧。而所重者在羞。無羞便不成女矣。是婦也。以自己處樂之言。乍聞於外。即能愧悔。雖有敗行之事。尚為可取之婦。而其父即藉女死以圖詐。心術不正。無怪亦受人訛。而送於非命也。其事本奇。吾之載此者。不可以其奇而笑之。當味其所以取禍者。刻刻為鑒焉。

情格

謝有毅黔鄉細民。夫婦勤謹。具兼人之力。工作恒倍於他農。以是富家爭致之。三十

餘年。江積工資二百餘十。生子二。長曰恭。次曰順。均已成丁。各分錢百餘十。娶妻鬻田。耕種自食其力。恭事親至孝。謹守田園。順日事飲博。數年。將分析之田。祇餘其半。又輕聽婦言。乘離骨肉。日與兄詬譟。無如父母溺愛小子。並不斥其忤兄之非。亦不教以敬兄之道。順得藉此強佔兄田。不遵親命。父母不能為左右袒。任其興訟多年。官亦以田土細事。不與訊斷。嗣父母相繼病歿。順益肆橫。頻頻訐控。一日。恭路遇黃二。手攜鮮菌一筐。恭足素弱。步履維艱。蹣跚而行。黃二先行。售於順之門。順妻見菌肥嫩可愛。喜極買之。檢摘洗淨庖烹。陳於几上。方欲舉箸。聞恭入門。順遽起。藏匿。恐兄見此佳味。欲共啖之。恭曰。我見黃二攜菌來此。我至石橋上。見人掇菌已盡。余因病。裹足不前。畧坐憩息。見草中熱氣如煙。騰騰而上。土中蜿蜒糾纏。乃黃二原採菌處也。倏而突起白菌數百莖。因其異。而曳手移步視之。有一烏梢蛇蟠屈於旁。張口吐沫。流涎結成也。余見黃二來此傾筐而去。莫非弟家買此菌乎。當速棄之。順妻聞言。將孰菌用銀簪試之。果黑。又試以白蒜燈草。亦黑。遂以菌傾於地。湯流處。土為之墳。順夫婦乃極口謝之。又逾數日。恭往田間。荷笠耜耘。見路上古木。一大蛇懸於枝間。俄跌於地。宛轉盤旋化為巨鼈。時有漁者過而獲之。攜入市。恭思吾弟貪食鮮庖。

見之必買也。急趨而至順宅。見釜鬻內有物。累累如珠。兄覺有異。順亦為之毛戴。恭問何物。順以鼈對。恭曰。鼈又不可食。與我親見此鼈。乃蛇所化。食之恐傷其生。不如先將一鱗。與雞犬食而試之。順妻喚犬食。嗥嗥而斃。雞啄仆地。立化血水。順曰。葉底鶯聲。踈茲雁影。悔無及矣。相與泣於中庭。跪於恭前曰。弟得無恙。皆吾兄再生之德也。兩救危命。心難圖報。兄之愛弟若此。弟寧同木偶乎。他人雖稱至交。未必有如此之關切也。弟兄能和睦於家庭。父母得安寢於泉壤。吾當悔此訟。以息此業也。由是友愛如初。夫天之生人也。具有天良。雖為物欲錮蔽。能格以至誠。則昧者復明。世之人當以恭之待弟之道。奉為主臬。雖鴟鳥破鏡。亦可化為馴鶴。攸鹿矣。

教子

懷慶多遠商。父攜子。子攜孫。使識經緯。可接其業。而天下市鎮之大者。莫如蘇州。無物不有。無客不到。昔有懷慶人作客於蘇州者。已二世矣。至髮蒼蒼而齒搖動。攜子回來。其子年輕。心逸。見蘇妓之豔粧喬扮。已攝其魂。與之親近。玩狎不顧己家。終日纏綿。迷而不悟。其父悉其情。不加訓責。去銀不少。不加查考。居之半年。貨已售盡。與各號畫數。飲銀。將次還家。謂其子曰。吾與銀數百。汝於愛妓處。照料一番。彼欲不須。

如其法以成之。彼欲養。須如其口以與之。使之長慕癡情。勿令過後譏議焉。其子以爲父之恨其化消也。低頭不敢開口。父曰。非憐此財而出此言也。正以造就爾作客之才也。即與子銀數百。其子取銀。爲妓成其衣安其家。聚宿三宵。并以父待情形。一告妓。妓曰。何時可旋。曰。半年耳。妓曰。我今得子。不復接他客矣。添與百金。當閉門守汝回來。其子諾之而歸。父曰。銀可敷乎。子曰。尚須百金。父又與之。曰。過五日。即欲起程。與妓多住幾宵。吾當整治行裝。候汝同往。子又往妓家。與之銀。告以行期。妓即淚下。似有不忍分離之意。治酒餞別。留住五日。彼此大哭而散。父已上船。候子開行。出鎮江。次金山。其父開篋。取敝衣殘履。與子穿之。令其轉至蘇州。仍往蘇小之家。子瞪目趑趄。父曰。吾非恨化銀而逐出也。亦非欲出子之醜也。子於此可識世道人心矣。子不得已而上岸。父曰。見妓言。在揚子江遇風。破船失水。遇鄰船救起。父之存亡尚在未卜。勿以實情告也。子如父言。至妓家。其守門者。阻不容入。與之相嚷。妓聞聲而喜。以爲不隨父去。在蘇坐庄守貨也。令其進視。藍縷異常。面遂變色。訴以失水情形。妓亦不聽。令僕驅之。不得已而至停貨銷售之行。亦不收留。遂出街而走。遇一他行熟認而不深交者。曰。某相公去未幾日。何落魄乃爾也。具以遇風破船告。其人即

留至行。易以衣。食以飯。贈以銀。而囑其尋父。歸告於父曰。今知世態炎涼矣。妓之愛我者。圖我財也。行之媚我者。藉我之貨以厚彼也。吾知改矣。古人云。患難見朋友。洵不差歟。吾知擇人而友矣。後至懷慶。父曰。吾老矣。不能遠行。子可自作客矣。命子裝貨。復來蘇。即投雪裏送炭之行。而絕錦上添花之區。妓知其前之受難而來者。乃裝以試我也。悔無及矣。由是不能誘之以色。動之以情。一心向業。致富巨萬。而與衣與食與銀之行。亦漸成富有矣。夫人之成器也。必閱歷而後成。世之教子者。何徒以嚴酷為也。嚴則祇能謹於一時。不能絕其將來。惟隨其情而導之。初則以我之真情。而合其假情。繼則以我之假情。而破其癡情。則假者還真。方能守其真於不失矣。若懷商者。可為善教子矣。

偷嫁觀音

越人有一妻一妾。其妻老而妾多病。思欲再娶一女。以為蓬室。常與人言。能與我作伐。得一美麗婢。願出重價。厚納媒禮。里中有矮婦。黑如熟藕。肥似東瓜。身不滿三尺。人皆呼為矮婆。專以媒合為業。能使女之矢志不失。者。改其心。以身分自重者。願為賤。其機械變詐。令人莫測。因聞若人之欲娶妾。設計以騙之。隨於十里外村中。有一絕

色閨女與其父母說通送銀十金。假作影子。移藏他室。邀若人過視。若人見是女之姿色出衆。心極歡樂。問價千金。許銀五百。矮婆串出。人作爲女父。至師姑庵。立券交銀。擇日迎娶。先期三日。忽稱女昨病瘡。瘡病不多日而愈。求緩期。病少瘡乃娶。若人愛憐此女。許之。至期。又遣人來。復請展限。矮婆不依。曰。彼女買以爲妾。並非聘以爲妻。不能再限時日。吾當往說迎回。以完其事。去未幾而返。曰。事不諧矣。即備船。吾當糾人往搶。若人從之。買船兩隻。矮婆邀健徒十餘人。至夜前往。將近女家。矮婆令娶妻者在船。停于僻處等候。自帶健徒上岸。奮往直前。至三更。見健徒抱衾。捲人而來。安卧艙中。矮婆囑曰。正在發瘡。切勿驚動。俟瘡退神清。彼自醒呼。爾可開衾照應。某等在後船跟行。若人依言靜坐船中。默默伺候。若賣油郎之事。花魁將次到家。女寂然不動。亦無抱病聲氣。用手摸之。面冷肉硬。疑爲已死。急取火燃燈燭之。乃一白面木頭觀音。緊呼矮婆。艙後舟子應曰。他船在後。當停舟待之。若人曰。有此奇事。竟以觀音嫁我爲妾也。惡亦極矣。俟其來而與之拚命。誰知候至曉日。飛騰不見其來。心慌意亂。思以載回。非特受人取笑。且以褻慢神靈。衆皆不依。願央船友。囑其停泊冷巷。重送船銀。自即往尋矮婆。誰知矮婆各分贓銀。躲開異地。覓至十餘日。並無踪

跡而矮婆乃一孀婦。並無子女弟姪。可以跟追不得已。四處到庵堂寺觀。挨查失觀音之所。冀圖密送歸座。查至東村師姑庵內。有觀音立像一座。某夜被人竊去。是庵門戶素不謹慎。因失觀音。而防範甚嚴。不能寂然。退去。若人無法。將實情告訴師姑。姑拂然不悅。即欲喊同十方紳士。與之理論。若人着急。願送銀十兩。師姑訖得銀三十兩。約至夜靜。接進安置。正在扛擡上船之際。又被赴宴醉歸二人看見。立即喝住。曰。庵內觀音。因何在。於河干。將若人捉獲。追問緣由。嚴詰師姑。盡得其情。醉者曰。吾不管汝之受騙也。慢神有罪。子願送官。願受罰乎。若人曰。吾願受罰。醉者命師姑邀請十方紳士。公議罰花銀百兩。以為修理之費。其事乃已。後若人往鄰邑探友。途遇矮婆。扭與理論。矮婆曰。世間美婦人。寧有若觀音之可愛乎。養妻傷財。不如供佛延福。吾之騙。正所以教爾回心也。此事私言之。我是騙。官言之。我必言爾見女之美。欲我說合通姦也。是女乃殷實端家之女。父乃體面著名之人。若令知之。彼必控告。且是晚寫書受銀者。並非伊父賣券。何妨言爾假造。爾有幾許家當。恐不能抵此一場官事。我係單身女流。不過吃些小苦。我不犯姦。官亦不能加以杖責。銀已化消。從何籌還。不如認作晦氣為妙。若人聞言。低頭歎氣。竟聽其去。吁。富者當守其富。雖云逸則

浮既有妻妾已可供其慾矣。又復思國色天香無怪人之乘機而圖去銀之外。又受訛詐是真妄人也矣。余故載之以為好色者戒。

秘戲圖

關中馬振近時畫家之著名也。善工筆。一時風氣凡饋大憲禮必有秘戲圖冊。而馬振之所畫者。即景生情。能窮閨闈中之媚態。極其微妙。喧傳一時。其值增至六六之數。二十日乃成一冊。馬振以工之省。而值之肥。喜畫之人以振之名。而工之佳。亦向求之。於是日夜摹寫。兩目成瞽。夫藉鼠毫以養家者。全在於目。目盲而筆停。筆停而家危矣。心焦急。醫治不瘳。朝夕精神。齋戒沐浴。詣壇扶乩。乩云。名號丹青品至清。如何穢筆繪淫形。戒人以色人知戒。滋慾焉能不瞎睛。馬又求曰。嗣後當痛改前非。并勸友人亦不繪秘戲圖矣。求申救之。又乩云。子非害病瞎雙睛。藥石何能挽此盲。七七靜修斷外慕。雲收霧去月光明。馬乃設壇靜坐。亦學扶乩。朝夕運煉。坐至四十九日。前之不知朝暮。今見往來人影矣。乃懸手舉筆。筆自能動。初則滿紙畫花。後靜坐月餘。一日懸筆試之。見筆滾滾飛舞作圈。一隻數千圈。乃已。次乩又試之。又復作圈數千。連試十八日。目竟明。視之乃天神天將之像也。其眉目頭面手足身體。盡是

圓成。而且一筆到底。並無粗細。真鐵筆也。即白描名手。亦不造於至極。是蓋神鑒其悔過遷善之誠。而特降其壇以圖之。使之凜乎不敢再犯。從此焉振不圖淫形。不談淫事。年逾七十。尚可不用暖隄焉。予曾親見其神畫。并親聞其所述前事。書之以為畫家喜繪秘戲圖者戒之焉。

妓報

珠江多妓。浮水而居。簪花抹粉。紅袖倚樓。異客舟行過此者。見翡翠掠波。鴛鴦棲露。莫不為之心動神移焉。然而苔砌雖厚。雨洗即空。前為石崇。今為黔婁者。不知凡幾。是妓猶盜也。盜則明正王家之刑。妓應墮於亞鼻之獄。亦天道之循環也。昔有沙面阿高寮妓。名銀喜者。嬌豔出眾。歌喉逼人。門花爭豔者。滿於珠江。而得親其一宿之臂指者。即為萬幸。於是若人與以四金。彼人又與八金。總欲是妓之惟我獨親而後已。然銀喜因愛之者多。即十倍其價處之。淡然應接之間。亦不以厚薄分其高下。以故破家喪命之孽。多於他妓。一日炎暑。在船沐浴。忽有一蛇從艙中出。逕至浴盆。圍繞其身。銀喜急而喊之。俟舟婦進艙。而蛇已從其陰處入。即時眼直牙緊。裸身斜倒。口不能言。是婦用力拉之。不能出。又喚強有力者拉之。亦不能出其分寸。死之日。恍如生。

成一尾。買棺與蛇同殮。此真奇事也。後聞有一客。心愛銀喜。日費數十金。以湊其趣。而竟不得其枕。紆情銀盡。人亡。臨終時。猶呼銀喜。人曰。此蛇即是人所化也。予曰。然夫精結而為神。邪結而為魅。彼生前情種於妓。死亦靈附於妓。予壯年時。為公事進縣。見有人荷菜而入公庭。置之公堂。將菜撲出。見有兩頭。一男一女。皆少年也。而女之頭。兩耳猶帶金環。值堂者問之。稱以殺姦。旁有一人。說情之所種者。死不能解。可試之。若人即提一男一女之首。入於水缸。一頭面向東。一頭面向西。離水三寸。挈其髮而映之。須臾。男女頭皆轉而為對面矣。歷試數次。如前。此兩情相結而然也。今若人之情。朝夕在妓。死肯忘此妓。而安於泉下乎。故謂蛇即若人所化者。亦想情度意之言也。

吳興仲子

河北吳興。一巨族也。有分居外邑者。有移居郡城者。雖星散辰移。而相距不出百里。外邑者。丁繁族衆。郡中者。祇伯仲二人。其伯者。食廩。仲者。充吏。每逢科歲兩考。外邑來郡應試。即棲伯仲家。族情咸為敦厚。而仲者。倍屬殷勤。某年試畢。仲治酒。延族衆曰。某自廢書作吏以來。積貲約千金有餘。今行年四十。尚無子嗣。久有歸鄉依祖之

心以全本水源之意。有銀數百。懇乞攜往。代置壯田。我願自耕自食。不願再作刀筆吏也。衆以為能棄臺榭之依。而栖烟霞之寂。其志可嘉。欣然從之。嗣因其妻有娠。又將數百金交妻。攜赴新莊。先居焉。仲在郡清理公事。辭退而行。伯見其急流勇退。深以為然。而仲行囊僅剩三百餘金。道經某鎮。見人擁簇簇擠街塞道。車不能行。見一西老。雪鬢銀鬚。厲聲叫罵。一少年女子。滾地哀哭。又有夫婦二老。含淚勸女登車。女寧死不從。仲細看勸女之老。面似熟認。問之。其人回看曰。久不見仲兄矣。我因充當庫吏。虧缺公項。受刑不過。因作無顏之舉。將女賣與西客為妾。完公免罪。今日接女過門。女嫌其年老路遠。不肯相從。仲曰。縱有難處之事。原不應將女賣與此老也。西老怒曰。我之老買女為妾。與汝何干。我為此女身價媒值。首飾衣裝。已用銀二百五十餘兩之多。汝能全數還我。我情願讓汝何如。仲笑曰。此易事耳。立即啟篋。取銀三封。悉如西老之數。易回原契。焚之。又將剩銀五十兩。給女父曰。女已長成。即為擇壻而配。留此以添嫁資可耳。女父曰。提女以免賤役。恩難圖報。焉敢再領厚贈。仲曰。吾為同道相憐。非望報也。而是女仆地碰頭。額已腫而不知。仲安慰曰。試女兒何必若此。作別登車而去。抵家數日。仲適外出。夫婦攜女來仲家。其妻問之。備述途中贖

女之事。舉家感激。女更持戴。自以為身乃仲贖。即仲之身也。願終身事之。故送之來。仲妻亦愛憐之。願留為副室。日暮仲歸。詢知來意。大駭曰。我與某舊識也。以同道故。代贖女。非豔其女也。若收為助。違此心。尚可問乎。令之往。而女不從。仲回顧妻曰。我去矣。此女不回。我終不返也。仲妻勸慰。交加。贈以什物。囑其攜女而歸。女勉強而行。途中慟哭不已。母勸之曰。彼不納汝。非汝忘恩。當尋一乘龍。以遂汝志。使吾二人有所仰賴。均得安焉。女曰。我身已鬻。非父母之身矣。父笑曰。汝垂耳銀墜。非我打造。與汝者。女怒。即力扯右耳墜。墜落而耳已裂開。擲於地曰。請父收去。適由急水橋過。投水而死。救之無及。仲妻遣女去後。書招仲回。仲見書。即起身而歸。天已近暮。信步趨行。見途前有女形。似代贖之女。追之不及。將近家莊。轉瞬不見。仲甫入門。聞房中呱呱之聲。急進而問。方知乃生男子。仲喜甚。次日抱而視之。右耳垂有裂痕。初不知女有扯環裂耳投河之事。次日傳聞此信。自疑思曰。寧所生之子。即某所贖之女。投胎轉生於我家也。友人因名曰報恩。仲心時時憫惻。遣人迎其父母。養之於家。以終其老。至六歲。啟蒙課讀。敏慧異常。年尚未冠。名列膠庠。未幾。以選拔而出。授江南縣尹。仲享封翁之福。壽逾八旬而終。古今來性之執而烈者。莫如女。而尤易結其心。當其

初鬻於人也。惡其老而羞為妾。迨仲贖其身。又感其義而願作賤。仲年四十。韶華過大半矣。非可愛之時也。而女欲從之。孟子曰。出乎爾亦反乎爾。似有近於此者。而此女之心不然。蓋見夫世之輕財重義者。百無其一。而仲能以偶然見之。即剖囊而全其身。心厚而多福。故願從之。以終垂老之志。誰知仲堅不收。惟有殉身以後。托生於仲之家。以紓固結之心焉。然仲以公門中人。不恃勢不貪戀。能以區區微貲。慨然就夫大義。亦罕有焉。宜受子貴而享遐齡也。

張燮理

張燮理。安徽名庠生也。敬席蔽門。葵藿療饑。朝壽暮策。求一日之飽而不得。風聞此仙最靈。詣壇問終身事。仙乃批曰。目前之苦。不為苦。且看來年五月二十五。姚期馬武雙救駕。斯時之苦。纔是苦。張曰。寧復有苦於今日者乎。其中言亦費解。總之命難挽。聽之而已。至次年五月二十五日。睢陽張公誕辰。張公在唐時。為節度使。鎮守長江。盡忠抗敵。身雖罹難。而恩普於民。沿江立廟崇祀。千餘年如一日。每臨誕日。家家宰牲以薦。處處演戲以慶。男女禮拜者。挨肩擦背。張詣廟觀劇。適見臺上扮演姚期馬武雙救駕。張驚憶通符此言。恐遭其禍。急移步出廟而回。過一巖牆。牆倒壓死。

又粵東士人請此仙問功名。此盤忽動。批曰。觀子之貌。圓而又圓。扁而又扁。一圓和氣可笑。可憐。士人曰。所問非所答也。仙亦不肯洩漏天機。到時自知端的。不必懸以臆斷。至下場三日以前。士人乘肩輿往拜友人。路過演劇之所。人擠難行。而臺高底空。行人俱由此來往。肩夫即昇從臺底過去。正演武劇。跌打興豪。忽聞大震一聲。臺底坍塌。戲子衣箱俱落於地。輿亦壓爛。肩夫盡斃。士人壓成肉餅。又廣西宣化縣張明府。已題陞百色司馬。部覆未到。問於此仙。批云。定定定。還須定。在在在。終須在。子月花飛。催曉箭。春去秋來。人不在。當是時。羣謂不得升官。內有一人曰。官必升。恐有禍。至十一月。部文回。准升百色同知。卸事交接。張明府前有改盜作竊。掩飾處分一案。被控發覺。即委接署。明府查訊。遷延未結。而補授之員蒞任。上網認真。平盜加委鄰員。同查得實。不能徇庇。參革治罪。次年八月。張明府遣戍伊犁。此三事。此言一一應驗。余常見世人恆議此中多偽。蓋就假此斂錢者而言之可也。若夫正心修身之子。靜練以成者。其誠可以感格神明。仙必附焉。觀此三人之事。使余肅然起敬。古云。莫謂無神。其然歟。

陰陽舉人

諸生周某東郡人也。年將五旬。家務付與子姪經理。獨處曠樓。惟用老僕供灑掃。性耽於酒。日非七八飲不快。案上常陳樽酒。飲雖無定。而酒有數。向者一樽可敷二日之飲。忽一日一樽。周曰。吾喜酒而飲不過量。量亦不加。胡樽空之速耶。心疑有異。乃於夜間假寐以竊視之。三更時。果一白鬚老人。貌極古雅。以口就樽而飲。周笑曰。快哉。飲也。轉瞬不見。周整衣舉酒。范檻而祝曰。某與翁雖有仙凡之隔。而性好相同。倘蒙不棄。聯杯酒之交。周某幸甚。端守至晨。不復再至。次晚。供以花酒。而又不至。隔夜恍惚會於夢中。又隔夜。老人出。邀飲於燈下。談古論今。相得甚歡。仙謂周曰。君相雖非大貴。亦不應以諸生終焉。今年加科。君何不應秋闈。我當代為周旋。以報君嘉釀之賜。周欣然從之。臨期。相約至省。及錄科前一日。忽謂周曰。來早入場時。君覺衣襟偏重處。即我附君體而入。萬勿驚懼。至點名。左襟果覺偏重。周照號而坐。出題凝思。構想。見卷中夾紙寸許。取視之。即此題之文。蠅頭小楷。筆筆清真。照錄而出。榜發。名綴第一。總不見仙來。至頭場點名。復覺衣襟偏重。而心竊喜。次午。周在號外淨手。忽聞霹靂一聲。而號房頂塌大半。臬官移號受驚。後心悸神怯。不能完場而歸。亦不暇顧仙之下落矣。是冬。邑中修理文昌宮。公舉學校中數人為首事。周專司錢幣出入。

一日有某宦攜捐銀拾兩來。周克而納諸櫃中。是晚有事歸家。次日返而此銀失矣。內有一人曰。昨宵無人至此。銀從何失也。衆人聞之。各欲解疑。遍處搜尋。忽於同事少年被中檢出。少年頗有怛怛。周權之。將銀還少年曰。此非所失之銀也。輕重懸殊。奇零各別。我昨晚已入醉鄉。或者未納於櫃。收諸懷中。遺之於家。亦未可知。俟我歸家尋之。周又返家。旋謂衆曰。銀已有矣。忘在舍間牀上。是酒後悞臆也。後不復言。偶一日。獨行郊外。見仙人俟於路旁。賀曰。公來年定當中舉人矣。前之塌坍號房者。因我盤踞頂上。神道知之。遣將驅逐。縱身逃走。故坍房頂也。周問。今科何故得中。對曰。天榜已有名矣。十兩頭換一舉人。尚不便宜耶。周曰。縱有此事。奈我久荒。何仙曰。不難。昔年揣摩誦讀何人之文。對曰。專摹王罕階。仙曰。汝將舊讀者。於最喜之篇。朝誦夕維。不拘何題。仿其章法筆意。孰能生巧。何荒疎之可慮也。況天榜有名。此所謂居易俟命。非前次行險徼幸矣。周如其法而試以功。是科果列鄉魁。後為司鐸。臨終。聞仙引之羽化而去。

陶木椿

山陽民謠云。南城汪。東城方。中間隔一陶木椿。此謠何也。三家皆淮安巨富。方姓名

彩。援納府司馬。囤積黍米。年為常業。遇青黃不接時。減價平糶。故有長者之稱。乾隆間。改造花園。夢衣縞素者四人來。云有夙緣。特過相依。次日。開掘魚池。獲銀人四。憶與夢符。移寘庫內。晨昏焚香虔奉。二十年如一日。忽銀人不見。舉家疑竊。可馬曰。此非竊也。馬有不竊。孝大之銀。而竊百鈞之人乎。其來也有由。其去也有因。家將敗矣。當修德以復之。司馬設有義渡四所。募舟子四。守江以濟。免人厲揭。一朝。天方曙。渡子見縞素者四人。倩其引至方宅。許謝青蚨三百。遂領至方門。入久不見。給謝。因問門丁。訝其言之奇。而告於長者。司馬即隨手挈錢五百與之。即命開庫。見四銀人仍在。馬遂宰牲以薦。是年業無不順。至冬。楫桿木椿多而賤。有陶宦之後。起意鬻積。以俟春時。黃河水發。昂價而售。冀沽厚利。商資於方。不答。陶亦不怒。臘月。適山東販柿餅者過淮。沿街肩售。過方門。歇肩呼售。方之小孫。見而取其一。客以手拂其面。奪之。兒哭。撫是兒者。怒而翻擔撒餅。扭而拳來。足去。司馬聞喧。嚷聲出。阻問由。責奴以解爭。盡沽以息事。客乃抱慙。認過。怡顏而散。陶聞之曰。可乘此設計。以假資也。私串城隍廟祝。暗將木皂隸抱回。以繩懸於司馬後園門首。轉至大門。急叩之。見門役曰。速請家長出來。有要件相告。方猶未睡。聞聲忙出。陶即攜方手。同至後園。啟門而見縊者。曰。

此即山東客也。月色朦朧不能辨是何人。而身長衣黑。似乎山東人形。方膽戰心慌。不敢近視。陶曰。威逼致死罪原不大。讀云破家縣令。滅門刺史。一經到官。恐費不少。乘此無人知覺。消彌其事。我歷受厚情。願自負屨。棄于黃河。漂流滅跡。如有人撞見。我自擔罪。斷不吐出宅上也。方重託之。約閉門候信。陶急出門。將木皂隸解下。抱回返告於方曰。一路行走。並未遇有一人。是公之福也。方雖暫安。而日日探聽。將近半月。毫無影響。心乃安。設席酬陶。謝五百金。曰。昔日所商預售木椿事。有益無損。可亟為之。倘不敷。再可商繼。陶即往鄉。將各村指桿木椿。咸予豫定。村民欲度殘年。果願落價。陶思來春若果黃河決口。吾不能禁官之不取。必得假有勢者之名可耳。乃假南城之富而有勢者汪宅字號訂售。次年黃河果決。計工程七萬有奇。委員搆採料物。到處皆稱汪姓已囑。回明大憲云。汪某豫定居奇。高擡時價。大憲將大工令汪一人經理。汪聞之驚惶。查知陶捏其名與之大角。陶亦自悔不應然。憲令難違。不得已出名承認。懇汪力保。汪亦知事不能已而保之。詎禍轉為福。水勢日緩。不三月而工成。獲利數萬。陶將方前贈之銀歸趙。并說假吊皂隸之事。今成巨富。致有陶木椿之稱。吁人之發富也有自。必居心公正。天乃降之以澤。今之人見利即如。如之猶為不。

足其育依理而吐之者誰乎。今陶以說而取其財以理而完其本。逆取順守此詐而不失其正也。宜其亦成巨富而與汪方比肩而馳驅矣。

咫聞錄卷七

屠赤水

清 慵訥居士著

屠赤水名澐。浙鄞之名士。前明之尚書也。與徐文長最善。為諸生時。喜於閒花野草之中。採香尋趣。然必名妓。乃能戀之一日。夕陽將頽。散步晴皋。過心愛妓女之門。欲止宿焉。妓曰。他人以金為重。吾以詩文為重。出一題。刻能成則留之。不成不留也。赤水曰。只要有題。何難之有。妓曰。即以地支十二字為題。并欲以今宵之事作詞一首。赤水搦管立就其詞云。了相思。一夜遊。子敲開金鎖門前鈎。正值黃夜夕陽收。寅柳腰兒抱著半邊。卯紅唇兒還未到。辰口吐舌尖軟如鈎。巳還有玉杵在身邊。不。是木頭削就。午二八中間直入跳。起脚尖頭未呻吟。口罷休。申壺中酒點點不留。酉倦來人似干戈後。戌只恐生下孩兒子。非我存。亥赤水曰。綴卷。妓笑曰。吾當作上官昭容高坐綵樓。一紙飛墜。評沈佺期宋之問甲乙也。赤水亦哂而言曰。子非昭容。余亦焉敢以沈宋二公比也。妓示其詞。擊節贊賞。由是妓之愛過於赤水之愛。竟欲以終身相託。然赤水恐人計議含糊答應。及至貴顯。妓倩其友屢請踐約。赤水曰。吾無

白香山之才。帶小蠻腰。樊素耳。妓念乃絕。

婁真人

婁真人。靈蹟人所共知。及尸解去。其法不傳。至今墓址猶存。嘉善縣高王廟側。相去五里。有小亭。往來遊人。時憩息焉。一日。客避風雨於亭。久坐神倦。據地而卧。夢真人。衣衫襤褸。赤脚露頂。呼客曰。來來。候子已久。攜手同行。入廟。見神像莊嚴。客欲下拜。真人掖之。以袖拂牆而開。自牕躍入。客不能過。挾之起。如履平地。四面空洞。棟梁屋宇。表裏通明。如行鏡中。授以袋。小僅三寸。曰。中有千萬鑰匙。戒勿開視。隨手取出。自然合用。引至一處。玉鎖金環。緘封甚固。啟扉而入。書厨林立如倉。金光耀人。多芸香氣。真人拱手。厨自開。有童子捧盒出。內貯五色果七枚。如新鮮荔枝。真人取白色如水晶珠者。納客口。令吞之。頓覺心境空濶。氣爽神清。偕入後院。高臺聳峙。攀援以上。遙望塵世。皆在足下。惟西牕封鎖嚴密。客問之。真人曰。此內有洗心池。紅塵人能到此者。當令洗之。否則過此以往。茅塞之矣。遂取袋中鑰匙。開鎖推牕。倚欄相望。客方凝眸注視。不覺心從口出。躍入池中。游濯數次。大驚異。長跪請還。真人笑曰。洗盡不須還。已將一片冰心換却矣。客大悟。乃拜從學道。真人曰。道不離人。惟人自造。子自

有道何必從學。其善誌之。客遂醒。醒後棄業雲遊。不知所終。

阿三化虎

廣州東莞場有陳姓童子。小名阿三。父母使遊村塾。學習灑掃應對之道。一日塾師歸家。六七童子相與為戲。曰。山村僻野。頗思肉味。三曰。何難之有。我能致之。遂於神前炷香叩首而去。逾時荷死猪至。任意恣啖。諸童喜悅。閱半載。師又外出。童曰。先生歸去。尚有數日。若能再得生腥。何妨肉食。子盍為我致之。三以為然。時方盛夏。館近山中。旁有土地祠。三遂焚以香楮。以首據地。脫衣化為斑虎。咆哮而出。諸童方欲入祠觀其所為。忽見一虎颼然奔去。呼號駭走者有人。膽裂不前者有人。或曰。脫形化虎。若有人見。不能復化原形。諸童遂詣阿三家。告知其事。大相驚異。其父次夜見虎蹲踞門外不去。亦不傷人。眾曰。若是斑哥。理宜遠去。若是阿三化虎。應入深山。虎乃曳尾而走。由是朝來暮去。歲以為常。鄉人見之。呼名即避。二十餘年。尚有人見之者。

鬼死

東郊韓姓。素遊蕩。不事生業。其鄰姚氏有寡女。矢志堅貞。不出戶庭。勤操女紅。數年囊蓄百金。韓知之。夜靜踰垣。潛入寢室。將為席卷之計。奈女終夜紡績。旁有皂帽人。

怒目如牛。站立機牀。或左或右。韓陰念是婦有貞節之名。何以藏有男子。姑細審之。見皂帽人。以手勾斷機絲。女若不知。續而復織。如是者三。乃投梭起。長歎嗚咽。淚如泉湧。自痛夫之早死。而家之窘也。意欲棄世。以完名節。皂帽人急以紅絲帶作一圈。懸挂梁上。以手招女。引頸而縊。斯時。韓忘其行竊。大呼解帶。拔關而出。女若夢醒。回顧壁上。隱約見皂帽人形像。變色詫之。眉髮竦然。身不為動。以水濯壁。面目若繪。時有碧色血水流出。顆顆凝如露珠。次夜。女見人擡棺至。收壁上皂帽人。其薄如紙。咸曰。陰陽道隔。鬼為陽氣所衝。魂魄破裂。不能救矣。荷棺而去。

野史氏曰。韓之起盜心而踰垣入室也。由於氏之守節。而神使之也。鬼之欲致氏死。而反死於氏之手者。邪不敵正也。唐之時。出有生佛見魏徵而僵者。亦猶是矣。

友離叟

馮先鄴都人。性慷慨。好劍術。豪俠自居。一日。至華陰路上。逢一道士。言語契合。議論風生。遂訂交焉。談及宇宙間事。氣為不平。往來旅店。遂同棲止。時店有婦。行止不端。於牆頭梯。男子笑罵。謔浪而下。道士笑曰。個人有淫行。須以劍決。馮未及答。道士已杳。少頃。提兩人頭至。腥血模糊。陳於几席。馮曰。殺之是也。君誠劍俠矣。但此兩頭必

消却之。經人知而禍不少也。道士曰：是不難。於腰間皮囊取金丹一粒，嚼而唾之。兩頭化為清。水道士曰：真武觀前吾舊居也。君至，無須問人。大呼支離叟，予即至矣。別馮西去。果至真武觀，並無鄰居。亦無僧侶。前有古松一株，大三四圍，黛色參天。莢如龍鱗，試呼之。道士果出，相與笑語。出松子數十粒，曰：服之長生。遂去。馮意其仙，欲問道術，追之不及，悵然而返。想此即赤松子。支離叟乃變名也。

牛鞭驅鬼

滕陽王恪勤於力田，家遂小康。時當酷暑，行至溪邊，就松陰鋤草，飼牛而歸。用鞭撲地，口中嗚嗚然，雜唱秧歌。忽鞭一過，如裏重物墮地，一團黑煙冉冉而沒。時前村有儲姓女，美而豔，每夜夢中若有人牽動被角者，驚呼不能出聲。見一年少書生，形容清麗，曰：我鬼仙也。子有仙緣，行將度爾。慎勿與人言。日久神氣耗散，容色漸槁。父母疑女有病，延醫治之，初不疑為鬼魅也。一夕，女至牕下，對鏡理妝，鬼亦在室。忽曰：咄咄。今年衰前村牛鳴鳴至矣，凜乎其不可久留也。遂逃去。女驚異之。時儲自外歸，遂問有人在外否。儲曰：適王恪到門索湯耳。女以鬼告，卒不解其何以奔去。後出語恪，恪始悟曰：噫，是矣。其牛鞭所擊之黑煙乎？不然，鬼何畏我哉？儲知恪未曉，遂以其女

妻之。是牛鳴鳴之墳。數定而鬼特為之媒。牛鞭也。即紅絲也。

臭蟲

山西某驛。馬號多怪。斃馬甚多。驛丞以此罷職。一官新蒞任。即訊圉人。屢年倒斃之故。答曰。不知。驛丞疑與風水有礙。意將移廐別所。然此念一轉。而此夜馬斃更甚於前。丞患之。遂與妻子別曰。朝廷置驛。所以速郵傳而馳驅王事。今馬多斃。予司郵政。咎其奚辭。今夜我與怪物戰。勝則萬幸。敗則攜予骸骨歸里耳。羣相勸阻。丞不從。攜衾帶僕。操刀往宿。至三更許。初聞窸窣聲。自空而下。馬即蹄蹶。燭之。毫無所見。既滅燭安寢。耳中聲漸繁如密雨。由東而至。廐馬盡皆蹶蹶嘶鳴。爇火徧視。則白馬盡成紫色矣。終不識是何怪。相顧錯愕間。忽見地下一線如蟻往來。約有億萬許。皆臭蟲也。竟有大如棋子者。尋其歸路。至廐東之古井而沒。天既明。丞集新焚之臭。聞數里。怪遂絕。

石馬精

黔省水西城內。奎山下。有巨石狀若馬。因名石馬溝。傳聞昔時左右近處畦田禾稼。深夜時常失去。農人多守之。見巨物如牛。乘風而至。舉鎗擊之。金光四散。倏不見。或

疑此石為妖。以火燃之。果見口內猶餘稻粱。身上青草。泥痕畢露。遂以鐵錐鑿其首。中有硃砂十餘觔。從此田疇如故。

尚鑑

尚鑑。黔省北門人。麴蘗生涯。父訥。中年生鑑。鑑年四十。婦賢無子。訥謂之曰。行年八旬。兒尚無子。不識我能見此呱呱否。鑑慰曰。黔俗尚鬼。兒去求神。或可有嗣。遂至三聖宮。禱於神曰。弟子年已四旬。尚無嗣續。求賜兒以慰老父想念之情。果爾。敬以陽戲酬答。後婦有娠。生一子。喜極。圖酬前愿。奈家素寒。不能立辦。因節儉食用。日剩餘貲。聚而不敢復用。數年。積三十金。時兒已三歲矣。擇吉延巫。門外酬神。戲演過半。巫覺有異。而未敢告也。三日後。鑑婦口吐涎沫。狀如瘋顛。晝則熟睡。夜則唱曲。凡戲之始終本末。悉能傳其妙。若平生熟習者。乃祝神曰。演戲恐不精潔。求神赦佑。行當再演也。神若許之。先時中表某。同理演劇事。於未獻之前。竊嘗一嚙。而鑑未之知也。聞神震怒。不敢復往。鑑驚訊得其詳細。於是再演陽戲。而婦始愈。夫神既怒於竊嘗嚙肉。則怒應加中表。胡為加於其婦。是蓋欺其弱也。今之神。蓋有之矣。

廣南許信

許信。廣南人。年四十餘。素業漁。夜靜臨流深處布網。投以香餌。獲魚恆多於人。一夕忽見水面。燐火成團。逼近船前。似有人在水吹沫。終夜不獲一魚。尋思鬼物弄人。一至於此。如何布置。憶幼時曾聞老宿談鬼。鬼近船左。則舉網向右。近船右。則舉網向左。鬼雖通靈。不能脫逃。次夜如法試之。果獲鬼。鬼在網中自供。我名吳大本。村人過河溺死。毆魚遠去。原屬不合。今既見獲。求為寬宥。下次不敢冒犯。信不保。繼之以嘔。已而東方漸白。開網視之。臭不可近。乃朽敗棺板一片。急用巨竹夾而燒之。血流滿地。有聲啾啾。延至黃昏。信在河上修網。忽聞滿河人聲嘈嘈。若與為仇者。急歸家。至二更許。有數十人。搗門敲戶。曰。吳大偶然相戲。罪不至於燒死。爾心太忍。吾儕捉至金龍大王前抵罪。群遂譁然。忽若有攔阻者。眾云。門神不容我等進去。明夕再來。次晚。瓦礫石沙紛下如雨。良久始散。信汗流浹背。衾枕皆濕。惟冀天曉。時當夏月。覺夜甚長。追悔前事。往來於心。忽聞門外有人過。曰。此何人居。前後堆滿沙礫。信戰栗強起。推牕見紅日當空。時已過午。扶石據沙而出。不復捕魚。移居改他業焉。

冷姓

蘇州冷姓。富已久矣。聞其祖上起家甚異。肩貿度日。至除久。債負固不能還。而於柴

米油鹽一件俱無。計圖自盡。因思元妙觀乃靜寂之所。後有小池。投之無人得見。逕至觀中。有術士正在捲席回寓。見冷質質然來。曰。足下象貌發財。應在今夕子時。冷告以情。術士曰。吾讀麻衣相經。深得其秘。今日我賸錢數千。足下且攜回二千。姑售食物以度殘年。第致富後毋相忘。冷固辭不受。術士曰。非見爾言欲死。故以好言勸慰也。亦非見爾之貧窶而分助之也。照相定斷。毫無虛獎。冷負錢拜謝而回。其妻問曰。錢從何來。冷曰。相士說我今夕子時即發財。故相持贈。妻曰。彼相面者。一日能有幾多出息。肯分錢二十。得毋以貧難受而行不義之事乎。冷曰。實乃術士所贈。遂往街市酒餚。敬神過年。其妻忽指牀下曰。我聞常有響聲。或者此處有銀藏乎。予兩人飲至夜靜時。掘之。冷然其言。過鄰居假鋤移牀而掘之。初至三四尺。瓦礫相雜。又掘尺餘。先之以沙。繼之以泥。見有大石一方。妻驚起曰。在是也。適鹹魚行主經過。聞言從穴隙窺之。見其房中牀帳斜移。旁有泥沙堆積。夫婦用力開掘。信其得藏。歸為歡喜。冷忽聞牕外有人履聲。急滅燈燭。畧為寢息。起而復掘。掘至天曉。不獲一物。竊議術士之言不驗。徒勞心力也。次早。冷出門。瞥見鹹魚行主。來懼其開口索賧。與之揖。行主曰。爾已發財。冷笑曰。財從何來。行主曰。不必相瞞。我已知之矣。新正無人肩貿。

我行有鹹魚。儘可去賣。冷曰。前賬尚未歸楚。今焉可再空取乎。行主曰。無傷也。冷即往取鹹魚一捆。折而裝擔。內有銀百兩。沿門售之一日而盡。喜付魚。魚又向賒取一捆。拆之亦然。遂過行而問曰。此號鹹魚。積有若干。行主指示曰。棧房內約有萬餘捆。冷喜不自勝。竟陸續取而售之。獲金數萬。乃迎術士歸家。厚養之。聘好經紀。分成商業。利息百倍。遂成巨富。至今已三四世矣。家尚饒裕。予聞之。錢蔗軒先生所云。其言微而可信。故書之矣。

孫仙

孫仙不知何許人。予童時聞人言。仙常往來秦晉間。士大夫每延致之。有富室生辰。仙至。用手濯水於壁。畫大黑圈。凡鋪陳筵宴。悉取其中。三四十席。可以立致。或疑其妄。曰。席無美女。何能暢懷。君能致之乎。曰能。遂彈指壁上。啟扉出一麗人。對客勸酒。細視之。即疑其術之妄者也。時坐中有一妓。常以言語相狎。大相齟齬。忽腸絞腹痛。不可忍。急如廁。突見臀上陡長青葺尺餘。若蘿蔔出土叢生者。力拔之。逾拔逾多。或曰。此必孫仙所為也。急為請罪。可去諸。於是羣為妓請。仙曰。已盡之矣。妓撫之。果無。後十年。攜徒八山。不復再見。

驛償前生債

友人徐笠庵云。有戚某貿易關東。客久未歸。弟尋之。遇諸塗。悲喜交集。兄以客賬未收。念及家園不能遽去。留弟盤桓數日。作家書。封白金五十兩。交弟先歸。為婦薪水之資。弟回家。陰念兄來尚須時日。將銀暫作別業。嫂問爾兄有信來否。弟以尋兄未遇為詞。一日。弟往岳家。借村人壯驛代步。鞭策不前。驛忽言曰。我小五阮氏也。欠某五十金。冥王罰我為驛。以償前生之債。某借爾騎。情也。今爾受兄攜銀歸里。瞞嫂欺兄。所得銀數與我相符。行且為我償債也。尚何加鞭乎。弟聞之愕然。不敢至岳家。牽驛而歸。親還村人。即取前攜之金與嫂。而告其事。是驛以負債而為畜類。能勸人吐金而全手足。冥府知之。當以是驛而還。令為人。也。

姚家婦

饒平姚姓。有婦某氏。芳容韶齒。風雅絕倫。伉儷甚篤。舉一子而夫亡。會閩中有花會之局。以宋時嘯聚三十六人。日標一名。視資本之多寡。勝負總以三十倍為準。由閩蔓延至饒。婦聞之。欣欣然有喜色。冀得重賞。不數月而家業無存。忽想對門屠家有千餘金。人亦倜儻。不如借貸。以為翌日賭本。遂詣屠門而告曰。貸予五十金。局勝則

加息相還。否則身與子歸君矣。屠素知婦賢。且利其色。好事者又從旁慫恿之。署券而去。婦歸。夜至夫塚。哭而祝曰。花會害予。衣食無資。夫若有靈。幸以魂夢相助。不然。明日妻與子俱屬他人矣。祝罷。恍若夢夫曰。子之心。予知之矣。明午。予陰助之。可盡出借銀。賭之當勝。惟將來不免官非耳。天明。婦如其言。果獲大勝。婦將銀加倍還屠氏。屠大譁曰。前乃聘金。並非借用。頗有強娶之意。即鳴之於官。時饒平某令。訊其始末。問婦意。婦曰。願守節耳。判曰。借銀而加倍取息。藉借而強奪人妻。惡等張閭。法難寬宥。將屠重責枷示。追銀入官。起券給婦。嚴禁花會。以除民患。又訓婦曰。婦人以安室為善。茲爾混入賭場。亦有不合。念情願守節。心尚可嘉。姑免從法。勉之。

玉魚

李氏西園有井。水極清澈。雖旱不竭。忽井欄坍塌。磚石破碎。填塞其中。李命石工淘之。使淨。匠於泥礫中。獲一白玉魚。表裏溫潤。置於水仙花盆。以供玩視。入夜有光照徹書室。後西園之井。涸無涓滴矣。或疑井失玉魚。水不能生。李不之信。前有枯井。原無泉脉。試以玉魚埋之於井底。約一飯許。一泓秋水。清澈可飲。仍命石工修復。建小棕亭。傍置茶器。邀友消夏。共議玉魚。不過一玩物也。何以沈之水來而清。出之井涸。

而廢雖有博古搜奇者亦不能窮其底蘊焉

占桂知榜

水西城內文廟兩廡前有古桂二本開花時一黃一白達鄉試年於揭曉前左邊金黃色盛發者文多中式右邊淡白色花盛發者武多中式若其年文武脫榜則有葉無花屢試屢驗故應試者見有花發無不欣欣得意焉

巧騙

浙省有一人相貌魁偉衣服華麗攜銀兩封上街先買鞵鞋五對令店主送鞋至寓取錢店主着小子跟送攜鞋而去行至銀樓即進換赤金店中取金約有三十兩交與觀看若人曰予不識金色高低取往相好鋪內看明言價比兌若人有銀二封置於櫃上叫攜鞋小子管顧店主見有衣穿體面又有銀兩似二百兩光景現放店且伊小子坐此諒非誑騙許其攜往估值誰知去已二時不見回來因問小子曰爾主人去已久何不回小子曰此非主人我是鞋鋪傭人着送鞋取銀而來店主心驚即開若人銀包乃銅錢二百文知受其騙也四路追尋天已晚矣次早又遣夥往找遇一人曰爾等荒張形象莫非我騙子耶對曰然人曰頃在戲場見此人要花銀四枚

可能領我。其夥即如數許之。人曰。必帶花銀同去見之。指人付銀。其夥在熟認之。鋪借銀四枚。跟往戲場。若人指樓上看戲人。其夥見面貌相似。即與花銀。直上戲樓捉住。羣皆閤然。被捉者曰。我是某行之夥。誰不知之。子敢誣我以騙子。反為誣騙。欲扭送官。從旁有人呼曰。子誤以某為騙賊也。叫人如何下臉。其夥見是鄰夥。方知貌似而非。揖之求恕。看戲人曰。我等作夥。須以端正為主人。肯容留。今於眾耳屬目之地。無故誣我以騙。知之者謂爾誤認。不知者謂我騙貨。若使行主聞之。必覆出矣。予亦難以依人養家也。必到官伸冤。方可明我心跡。其夥情願認罰。邀同過鋪。告知主人。即備酒邀其主同洗前冤。乃已。吁。既被騙去多金。又受騙去花銀。至終猶備酒求饒。一事而遭三害。若往占之。必元武朱雀二星同進是鋪矣。

烏嶙

廣西螺螄山。層巒疊嶂。林菁深邃。溪流成河。溉田千頃。旁有峭壁千尋。人跡不到。下有平地。兒童牧牛。閒玩之所。每日午時。諸童跳躍。足能離地數尺。憑空而立。移時始下。俱以為身輕有仙骨矣。一日。有李姓童子之父。耕於田間。瞥見山頂洞中有烏嶙。頭如斗大。垂然下視。張目炯古。噓吸有聲。口開則童子躍高數尺。飄然若仙。口閉則

童子輕身如墜雲霧。游行自得。諸童嬉笑。不自知也。駭極曰。將來衆兒童必遭其毒也。離城不遠。奔報營中。通武弁捕盜回營。即帶用餘火藥觀之。蟒未入洞。築砲轟之。一擊而中。臭聞數里。

菜葉治病

王奉楚人。所居在滇之委巷中。旁有藥店楊五者。不甚通醫。畧記數方。聊以應濟。然事神最誠。一夕夢藥王降臨曰。爾事我甚虔。即以五十金賞之。而醒。後因天寒。應大室姻席歸。以深夜睡醒。喉忽疼痛。滿口起泡。渴甚思飲。急尋買漿之家。時當半夜。家家閉戶。只有菜傭。尚未關門。搗菜汁飲之。次早霍然。數日忽有富室獨子。偶患喉症。延請名醫。治之無效。粘帖於門。能治好兒病者。願以五十金為謝。楊五見之。揭帖進視。囑以菜葉搗爛。以汁飲之。應手而愈。富人餽五十鎰之外。又設宴而謝。醫術遂行。諺有之曰。趁我十年運。有病早來醫。其斯之謂與。

裁縫做褲

粵西有本地裁縫。忘其姓名。一長隨姓鄒者。攜布二丈餘。喚令做褲。囑曰。儘布裁做。多則還我。裁縫誤會其言。將布縫成大褲。越日送來。鄒視之大笑曰。是褲乃四大金

剛所着也。令賠之。裁縫曰。我奉爾命。照布裁做。並無尺寸落為私己。鄒怒極。盛罵而裁縫對天立誓明心。衆見裁縫如此愚昧。勸鄒認作晦氣。以止其事。本官聞之。大罵鄒曰。汝寧不知土人之愚。而令其成衣乎。我衙署向來嚴肅。今以小事而紛爭若此。成何體統。立即驅逐。鄒見官怒。挽衆同事求之得免。次日。裁縫來索工價。鄒懼拂怒於官。與銀一錢二分。詎知裁縫大不悅。曰。如許大褲。費我幾日工夫。工銀必加兩倍。方可銷賬。鄒雖氣極。所礙者官。只得勉受其訛詐而已。

下蠱

廣西近安南之區。家多畜蠱。入其室。無灰塵蛛網者。即是有蠱之家。其類不一。有魚蝦之蠱。有牛皮之蠱。有蛇蠱。布蠱。狗蠱。蛤蟆蠱。難以備載。予於太平府。見一友在鹽車中。性情耿直。與人一言不合。則唾罵之。土人以此啣恨。遂下蠱焉。一日。友腹忽疼。遂以薑湯飲之。痛稍緩。次日。覺臍旁有硬塊。隱隱作痛。認為癰瘕。醫治不效。形容憔悴。日加痿頹。而硬塊漸腫若瘡。粘以膏藥。亦不見銷。一夕。塊裂。跳出小狗一隻。約二寸大。在地奔走。狂吠半時。狗死而友斃矣。又有友在武緣署中。一紳衿請宴。酒闌。人散。回至中途。見本地素相熟識者。攔住曰。先生被人下蠱矣。身邊取藥數粒。囑令回

罌。即用水吞之。友如其囑。至夜分。腹內雷鳴。通時洞下。燭之。乃蝦數百枚。跳躍皆生。又有宣化縣一友。寄寓銀絲巷。鄰有一婦。自鄉間來。其貌甚醜。其口甚利。友惡而詬。譎之。婦恨下蠱。友亦時常腹痛。似有硬塊。久而大腫。裂出蛇首二三寸。友即嚇癡。臥牀三日而卒。後聞此婦用剃刀自割足底。流血而死。是乃惡報。吾勸世之遊客謀養家者。總以寬厚和平為主。莫欺其愚也。而辱之。莫恃有勢也。以凌之。物極必反。舉世皆然矣。

羅誠

貴州清鎮縣。離城二十里。山高路狹。峰巒蜿蜒。兩山夾溪。溪濶二里許。土人以竹筏濟人。溪有沙洲。圓浮如荷葉。環洲皆石。洲有高低起復。水有深淺順逆。邑人張姓。新喪父。不知洲中有葬穴。所延堪輿。亦咸以為浮沙。有何風水可尋。於是日在山訪尋。總未得地。一日。忽有老叟羅誠來謁。曰。去此不遠。當有真穴。為君指點之。然不利於己。損吾眸子。吾衰矣。他日賴君養贍終身也。張喜許之。便與偕詣洲上。指穴而葬。張見左右前後。照應相若。即馮心葬焉。葬後。誠果失明。逾年。張之父子聯第。出為縣令。攜眷屬去。只留幼子經理家務。頓忘前約。且以誠瞽目為廢人。使碾米舂穀。下倫僕隸。

誠方悔前之待人過好。然事已如此。隱忍不言。如是。又數年。一日。悶坐門前。忽有人拍肩耳語。移時而去。次日。張之門有一堪輿周安來請觀祖塋。幼子引至洲上。先為詳視。曰。此魚跳穴也。惜少龍門。須建長平橋。培補風水。方出鼎甲耳。幼子遂致書於父兄。陳其始末。不數月而橋成。羅誠雙目光明如平昔。瞭然無患。從此張姓家落出仕者亦緣事錫職。是洲當時水大不淹。水小岸不見高。自成橋後。常逢春水驟漲。即為淹沒。誠後不別而去。有人途遇同周安在江西為人行山。相告曰。吾等幼時。均師事異人。凡與人指地。若畏基穴妨身。則必迂枉避就。今誠以小過。獲罪於師。師遣下山。臨行。謂予曰。羅誠獲譴。尚輕限滿日。爾其救之。張之祖塋。乃鯉魚上灘穴也。橋為魚網。不死何為。張刻待吾友。吾奉師命。是以破風水而救之。言畢。逕去。夫誠以不試人之心迹。而即以坦履將之者。此之謂不識人。故天加以瞽。張以計取誠之精術。而反以仇寇報之者。此之謂非人類。故天使以敗。然昧於明者。心本無他。光終可復。刻於心者。天良已絕。孽無可回。嗟乎。世之有挾而求者。往往於事未成之先。銛言密款。雖吮癰舐痔。亦願為之。迨至已得之後。變色厲聲。雖簞食豆羹。猶許語之。卒至公道在人。暗施破計。此亦天道之昭彰也。吾特書其事。以醒當世焉。

三橋夢

古有蝴蝶邯鄲黃粱南柯四夢。近時又有紅樓夢。人生何事非夢。何必以五夢為奇。而贅以記之也。吾鄉士人王仲懋。又有三橋夢。篇幅甚繁。成之而未付剞劂。不能記憶。予記其大畧云。仲懋乾隆年間。赴試不售。掃興還家。路過三橋。宿於茆店。房西一帶。皆及肩土牆。牆以外。秋草滿地。霜葉盈階。牕前有老桑一株。仲懋對之。悵鬱無聊。沽酒消遣。飲至半酣。酒闌身倦。就黑甜而濃睡焉。思欲遍走天下。以圖進取。於是卷裝出門。南走吳越。北至瀟湘。所至之地。悉如陳文子之言。去而違之。乃駕十丈舟。撐百幅帆。決意泛海。乘風破浪。長嘯開襟。曰。今而後。東西南北。惟我所適矣。須臾過大西洋。登鷁頭視之。一望無涯。曰。今知天地之大也。睫眼間。又過大弱水洋。水勢洶湧。羊角當舟。滯而不行。白沫倒灑。衣皆盡濕。舟人大恐。予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聽之而已矣。遂見兩大鰲。舟子曰。幸有靠矣。併力假風駛去。見山有巨洞。高聳如橋。下流若沸。心疑架壘為梁也。急阻之以避其患。口未止而舟已近矣。適有舟自洞中出。問曰。欲保無虞。須向洞行。即依言而進。深黑閉悶。瞻天無際。乞光無由。晰晰熒熒。纔見面目。寒氣逼人。毛髮豎立。但聞篙聲丁丁。泉聲汨汨。無晝無夜。

醒而睡。睡而醒。饑而食。食而饑。不知晦朔在於何時。及達洞外。問知匝月有餘矣。行未幾時。陡起颶風。掀翻傾側。飄至一山。石級層層。似有人居。停帆覓食。人皆上岸。仲懋亦捷足而登。曰。居水已久。登一曠土。便生樂趣。信步尋肆。圖暢鄙懷。忽見黃髮黑齒。深目曲鼻。奇形怪狀。已心驚膽怯矣。又見虎頭人。身長二丈餘。赤髮直豎。眼突如卵。綠光閃電。鼻懸如膽。口大齊耳。唇若丹砂。齒參唇外。利似刀鋸。腰繫豹皮裙。手足皆藍。聲音如梟。見人捲唇而笑。圍而擒之。劈而食之。仲懋急趨山洞。從匿旁出。疾趨歸舟。舟子上蓬瞭望。上岸之人已狼藉殆盡。大驚曰。此乃夜叉國界也。漂乎不可久留。急起風蓬。而夜叉已至。幸風利不及而止。歷過海外諸國。飄至祇樹國。舍舟登陸。時值深秋。燕巢深林。雞棲高樹。一路荒涼之景。方知天下之大。無所不有。行路之難。豈僅蜀道。獨行數日。方至國門。入其城。見憧憧往來者。衣多單絛。見我相覩文物。冠服不同。凝眸而視。又有冠高冠衣寬褐者。問曰。子非吾邦之人也。胡為乎來哉。曰。中朝人士航海失風。飄流至此。其人曰。吾國六十年一試。今值開科取士之期。不論東西南北之人。能七步成章者。俱可應試。子之來。真如王子安之過滕王閣。一賦壓席。殆有神助。誠有福也。可去報名。仲懋然之。至期國王親臨考院。士子如雲。局門面試。

俄而出題。賦得百川赴巨海。得收字。五言六韻。仲懋作詩云。浩渺長川赴。滔滔巨海收。注馬寧或滿。逝者幾曾休。脉絡難分派。朝宗總舊遊。惟虛能翕受。不約自同流。萬里趨蛟室。千波匯蜃樓。會將天塹水。直入蜃人舟。國王見此詩。擊節贊賞。又出對曰。三塔橋頭三塔水。仲懋應聲對曰。六洲山下六洲花。王大喜曰。真天才也。得此大器。吾國有幸矣。遂親點狀元。授為內閣學士。勅林西侯高梓有女螭蛾。年已及笄。美如玉屏。招之為壻。國王錫以綴錦袍。玉如意。鳳冠鸞釵。雲裳霞珮。並吉迎親。重重儀仗。節節音樂。宮花簇簇。朱幘鑲鑲。街必懸燈。巷必結綵。士女兒童。觀之者擁街塞巷。仲懋揚鞭於馬上。螭蛾拭淚於輿中。登門揭彩。羨桃李之爭妍。入閣輕粧。歎芙蓉之減色。屏開孔雀。壁映玻璃。銀燭分燃。玉卮交飲。月移花影。步步金蓮。笑剔銀缸。纖纖玉手。翻鴛鴦之被。登雲雨之臺。淡意綢繆。已忘朝覲。一日宣旨。召仲懋進見。國王曰。祇樹編小。逼近紅毛。民知耕耘。以為家。士識禮讓。以為國。雖有三墳五典。不能窮究精微。卿乃中朝偉傑。當為我振興文教。仲懋曰。三墳五典。已遭秦始皇燬之久矣。國王曰。秦所焚者。乃內地所存之書。未曾燒我國之書。當命崇文閣大臣。檢交仲懋。賞回閱之。曰。洋洋乎五帝三皇之遺模也。遂日夜鑽研。旁批直註。三月乃成。進呈。頒

行國中。即命仲懋出使觀風。前之以對出題者。改為策論詩之外。加以表判。初試之時。士不知法。仲懋自作數篇。令士庶揣摩。則倣文風盡革。士子歡騰。試畢。改三邊總制。在任五年。臥治無事。時有右丞相出缺。王乃枚卜。特選仲懋。召回大拜。供職。忽報西蠆國入寇。分紅白黑黃四隊。兵馬數千。潮湧而來。侵犯邊關。官兵莫能當。眾皆駭然。惟有堅壁守壘。兩關卽度花勝。飛章入告。王命仲懋計議軍機。仲懋曰。相地度宜。隨機應變。加封征西大將軍。柘林侯。尅日出師。仲懋亟下庚牌。難安丙枕。星馳至彼。探賊營曰。此必效田單火燎平原之法。方能取勝。遂命各兵採樵堆薪。塞其要隘。用牛萬匹。尾繫乾葛。沸油漬之。一時齊燃。縱之使去。光燄燭天。敵皆驚潰。棄甲遺兵而走。仲懋又命各隘盡燒堆薪。絕其歸路。賊兵盡化為灰。仲懋飛以報捷。撫慰居民。班凱還朝。晉爵柯南公。寵盛一時。侍妾十餘人。歌妓數十人。食豐履厚。竟以郭令公自許。嗣與左丞相黑翼意見不合。凡議政事。恒與睚眦。乃奏柯南公威權太重。請暫罷兵權。以抑其志。由是仲懋事簡。心閒。得買附郭曠土。創蓋第宅。經之營之。不日成之。此處土產。有人參。槩色紅紫而微黃。食之益壽。又出自然錦布。不織而成。用以遮陽鋪地。食必珍錯。宴必歌妓。優游林下。侈奢極矣。忽見場外黑花野牛數十羣。甚為肥

壯使人園之用以犁田。又有荒山。夏土。教人力耕火耨。開闢成田。連綿千頃。深得林泉之樂。忽門外閑傳。郊外來一妖異之獸。身長千丈。頭如山岳。口潤耳長。所蓄之牛。盡遭咬食。管牲之人。無法可治。仲懋心急而醒。豁眸而視。日已臨牕矣。出見卧牀。正對牕前古桑也。上有土彈數丸。泥窪六穴。啗桑蠟蟲數十枚。舊蟻封一坵。根下有蜨。蛭殼十餘枚。旁有小豕。睡眠草中。仲懋吁嗟噫嘻久之。午雞鳴。晝。大笑而去。

鬼宅

粵東有一客舍。軒昂敞朗。局閉多年。有順德士人。喜其僻靜。賃而居焉。適故友來訪。時已起燈。呼童煮茗。款坐談心。逾時而茶不至。主人覩客之容。似有驚疑。遽起告別。固留不得。送之出門。回視燈已滅矣。入厨呼童。見童猶添薪。曰子纔汲水烹茶乎。童對曰。一堆之薪。焚將盡。而湯無沸聲。非貪懶。乃奇事也。曰客已去矣。且停烹。點火而燃。廳燈俄見跋綠螢青。不覺毛骨竦然。退至書室。正欲推門。忽聞內有人拍案厲聲曰。吾作客數十年。為人排難解紛。世所敬服。一旦殂於暴病。事有未了。難以歸家。故延居於此。吾喜靜而不許人入。人亦畏吾靈而不敢入。爾何膽大如斯乎。當速去。否則恐不利於爾矣。士人揖而祝曰。人鬼殊途。幽明一致。固難踈躡。吾賃此房。初不虞

君之止於斯也。當易宅而讓之。然須緩日。請與君約。月以為期。辭分一室。灑掃精潔。設祭安神。旦夕奠酒焚香。日至時。即拜辭。笑曰。言亦近理。遂寂然。士人乃另尋館。依期而去。後有太守某聞之。氣粗膽壯。喜其賃價之廉。曰。彼福薄者。不能鎮邪。吾以堂堂太守。何懼此鬼。即有鬼見我。亦當退避三舍。昔者范文正公作無鬼論。心疑即鬼。胸坦則無。古人豈欺我哉。吾何畏此而不居之。時有食客在坐。諫曰。天下理之所無。恒為事之所有。城廂內外。瓦屋鱗鱗。何恃威氣。與鬼物爭此一室乎。太守不從。遷居三日。漸出妖魔。眷屬相繼而病。僕隸兒童。如見其人。偶聞其聲。太守雖不遇害。而闔室不寧。不得已而他徙焉。至今空房隙院。蓬蒿鋪徑。燕雀栖梁。竟成廢宅。古人云。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語誠然也。

薛長隨

長隨薛姓。杭州人也。專走巨門。跟隨關部。財如泉湧。至京都。遇一寧波生員周姓。學問頗為當道。器重而性高氣傲。得交甚寡。落魄都門。薛憐之。招與同寓。言語投機。許其捐一微員。未幾。薛出京南走。帶周同行。至蘇。薛年過五十。因以無後而納妾圖嗣。化銀千兩。有奇。娶一年甫成人。能琴棋書畫。吟詩彈唱。女子愛之甚。而為之置簪環。

服飾又化銀二三千兩。一日有友邀薛飲。因周同在。亦並邀焉。周雖帶邀。而先條讀書之子。尊坐首席。弟主人之心。所重者原在於薛。不在於周。似有輕視之意。周見主人於薛之前。分外熱鬧。然而自思。臥碑中人。反不如目不識丁之長隨。得擁厚貲而任意奢華。到處逢迎。何天道之難憑也。席散歸。夜闌人靜。舉筆作不平論。以抒鬱勃。又慮人見招怨。在燈下燒之。登牀就枕。夢城隍傳去諭曰。窮通得喪。自有定數。子雖貧。安閒過日。並無風波。即子之幸也。至某月某日。汝到靈隱寺看榜。便知端的。後薛攜妾返杭。周亦同往。仍居於薛。候城隍所指之日。至靈隱適中丞設席在寺。宴新科狀元。扈從守門不得入。周思榜懸山門之外。吾即在路亭候之。見有永帶小枷。身負鐵鎗。頭拖石礮。見衣錦繡而討賞者。有無手無足裸體睡於沙場。大喊求乞者。有雙目俱瞽。跪求布施者。並不見有榜出。至晚進城。隨行隨思。城隍豈欺我哉。何言之不驗也。是夜睡去。又夢神傳去。並傳薛至。又諭曰。子見彼居一二品之官。與中狀元之士。因其謹言慎行。別無他過。而且數世積德。故能如此。彼帶枷負鎗拖石之徒。乃近日惡報。能改悔自新。猶可望宥。其脫手足瞽雙目。呼寒號饑者。乃前生之孽。永不與赦。此即榜也。子心可平矣。神呼薛曰。子之不善。已交王小嬌矣。次早。周以夜夢告薛。

薛曰。吾亦同此夢也。嗣後當刻刻留心。於是贈周銀二百。送之歸。凡姓王者。盡與絕交。而且閉門不出。日對鑒。妾以取樂。妾欲建造花園。十倍其價。構售鄰房。以成方圓。毀屋築基。疏泉壘石。仿山象洞。綺閣層樓。綠沼碧亭。雕欄畫檻。丹堊藻飾。植木栽花。工成日。帶妾遊玩。妾曰。此亭不美。薛即如妾之心。而改造之。妾曰。此間少臺閣。薛即呈樣添建之。十易十修。剝資已化大半。妾有厥疾。進以參。乃甦。月或一發。或再發。樂不驗。惟參乃驗。薛愛之甚。不惜重價。而貯參。且無乎不遂其欲。不數年而資竭矣。薛乃長吁短歎。恒記夢中神言。不敢服役於人。偶問妾有何名。對曰。幼時名小嬌。問其姓。曰。氏本王女。貧鬻於李。得價百鎰。今李以妾而得十金。薛曰。神言已應矣。吾無好日也。書啟於周。遂懣懣而病。賣房易宅。適年而死。妾典質收殮。周在家設帳。頗為安適。聞之。趕至杭。與之要葬。曰。今知天道之公。而神鑒在茲也。吾知安命矣。後妾失依。而復歸蘇。竟抱琵琶。取樂過日焉。夫人之生也。為虛。死則為實。故始而視人。氓隸之子。極欲窮奢。反勝於杏壇之友。似乎天道難憑。迨其末也。烟霧消而邱壘見。浮華去而樸真還。涇渭分明。方知天道不爽。古云。蓋棺論定。此聖人之所以不怨天。不尤人也。

朱翁

朱翁名國桂。號丹園。鄞邑原膳生也。以教讀起家。擁資百萬。乾隆十六年。歲大饑。翁自設廠以賑。其救生靈不下萬計。是年。鬻人一宅。仍賃之居。不納租金。翁亦不索。或問其故。翁曰。彼之破家。實由於饑。與愛華妄奢者懸殊。吾非豔具房而鬻之也。原以療其生也。雖無租。尚有房。聽之而已。越五年。若人退房於翁。往視之。僅存椽與瓦矣。翁亦不怒。其僕曰。既負租銀。又毀廳壁。情亦可惡。翁曰。生米難食。拆室為炊。苦亦極矣。彼肯讓之。尚不背於情理。恕之而已。翁乃鳩工盡拆而歸。拆之日。翁在門首坐而倦。耳聞人曰。此老正睡。可攝魂去。以索其食。一鬼阻曰。此財帛星中之正人君子也。攝之不得。恐惹其禍。翁即醒。入查人數。內少泥水一匠。命僕尋至廁間。橫臥於地。口吐白沫。似鬼迷狀。即昇登舟。載之歸家。翁曰。此必若家之祖宗。怨我拆房。不能崇我。而遷怒於匠也。當晚即設饋以祭之。不愈。鄞俗土風。凡有懨懨久病者。以為魂不附體。備牲延巫。到城隍廟。享神。用雄雞一。將病者衣裹於雞身。呼病人名而歸。名曰追魂。翁亦從俗。為匠追魂。命僕抱雞一路呼匠名歸。至家。將雞放於病匠牀前。匠即起。自拊胸曰。今得回矣。因問之曰。昨有數人詐我錢文。不允其詐。與之爭鬭。即捉胸拉

手。扯髮推背而行。過一大衙門。喝散數人。令我歸。望之不識歸路。懇其引之。若人曰。坐在東門房候之。自有人來領爾歸也。房有狹桌。桌有抽斗。斗有竹牌一副。少么六。一張。悶坐無聊。自玩其牌。忽聽呼我名。孜孜出門。見有鳳凰。毛彩鮮明。隨看隨行。不意即回宅也。翁奇其言。又入城詣城隍廟。進東門房。果有狹桌。抽其斗。果有竹牌。檢之。只有三十一塊。視之。果少么六一塊。翁曰。匠真魂在此也。鬼神之道大矣。歸命多市楮錢。焚之于拆屋之所。而匠病脫然。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蓋所謂遠者。非遠而避之也。必其立心以正。行己以恭。不必遠鬼神。而鬼神自遠之矣。故鬼之不敢纏繞於翁者。亦由於翁之正耳。

咫聞錄卷八

清 慵訥居士著

陰陽太守

有一新選太守而之新任者由水路前進行三日而見鄰船旗上官銜與己相同此必前任回籍詢之乃亦赴新任者疑是假我之官沿途打抽豐騙財禮然見我旗彼必收旗而走胡為竟與我並行也未免膽過大矣至晚收纜灣泊一處太守持刺往拜居然邀見索看赴任部憑名姓異而任所同自思部既選我因何又放彼來寧我有他案墨悞乎因問之答曰子赴子任我赴我任不必以此繫慮也由是開則同開泊則同泊夜必聚談心亦契合將次抵任若人曰子乃陽間太守我乃陰間太守吾見子之誠也是以告情於子也陽太守曰同事一方民間詐偽可矇於陽難矇於陰有疑事可仰指教幸哉民間可無冤獄矣未幾各有役來迎接迨筮期上任陰太守忽不見矣到晚陽太守往城隍廟拜會又邀見之其陳設布置資待伺候儼同陽署問曰吾不見公到任也曰只可我與爾見之不可令外人見也次晚回拜民見神燈而不知出入在於何處也陽太守恭迎各盡其禮後縣有謀死親夫一案死者家有

老母領養一女為媳。而女已長成。逾月即欲完姻。母有一嫡姪。業裁縫。善誘人妻。壞人名節。常來母家。防之甚嚴。裁縫亦不敢起妄念。而不端其行。適其母值父家有大事。回。代鄰居妯娌。照看媳婦。適裁縫過來。一轉而去。其母是晚不回。其子宿樓上。媳宿姑房。三更時。聞有人扣門。其子起而開之。被人一棍打死。其妻聞聲起而燭之。見夫身倒仆門扇。半在門內。半在門外。驚喊四鄰起視。疑日間裁縫來過。必與女有姦約也。趕其姑回告之。其母曰。吾之所防者。惟吾姪。昨吾出門。而姪來。吾子夜遭打死。情有可疑。即控之於官。官驗棍傷致死屬實。即提其媳婦與姪到案。訊之。不得真情。畧加其刑。二人即認有姦。而於通姦情形。究有未確。連訊十餘堂。案多疑竇。將近一月。幕友曰。此案必須通報。再延處分。不少。官曰。我亦作此想矣。當晚友叙詳稿。尚未成就。坐而假寐。俄若倦起。忽見一男一女。站立於前。似有哀泣之狀。一驚而醒。醒則尚有恍惚之形也。友意搖動。曰。若以姦辨。必有冤抑。若再延挨。東人難免處分。躊躇未決。心緒不寧。呼童煮酒銷愁。正在舉杯。時東人出來。入友房同飲。友曰。夜深人靜。何猶未寐也。東人曰。適在睡眼朦朧之間。見一男一女。淚眼跪求。吾想此案有冤。難定主見。是以出來。友曰。吾夢亦如是也。故借酒銷愁。東人曰。明日吾當傳媼婆。探其

紅而辨女之處不處則案之寃不寃定矣先生請緩敘詳稿次日驗果處女男女哀哭官亦淚下謂幕友曰吾寧去此官而不辦此寃案以陷無辜也子為我作稿稟請另委賢員訊辦府接其稟晚謁城隍曰某屬有一疑案請查之城隍曰吾已知之矣此案乃賊毆死非由姦也四路查訪半月獲犯破案矣府即修書飭縣訪查縣乃着親信家僕帶役改裝四路察訪自亦下鄉訪之其一少年家僮能說土音行至某村進小巷歇足坐於佛前蒲團上聞間壁房內有人言語起而細聽其人說此案縣已詳出可安心矣若未詳某等當避開為妙家僮即出巷密招所帶差役獲以帶回其案即破而定又有某縣殺卑幼圖賴人一案其人與鄰居有隙思欲報復見媳在水缸汲水以手向後擡之其媳翻入水缸殞命誣為鄰居推入身死以一年輕少子為証縣以命案為重見有証供即以鄰居擬抵招解到府訊之極口呼寃府提全案人証質訊少年一口供是眼見鄰居致死是子年未成人不便加刑以刑嚇之不畏喚進入署以食騙之亦不吐實情太守又請於城隍次晚赴廟訊之城隍令將大堂之鐘暗以煤塗黑其裏訊之丰堂命統案人証將手懸入鐘內昨晚神已吩咐能將殺人名字寫在掌上不許將手按鐘裏而死者之氣懼神寫字手掀鐘裏逾時過來伸手

而視衆皆白而死者之翁獨黑。太守曰。是爾殺媳圖賴人也。案即誣服。自後各州縣疑案不少。賴城隍以決者十餘起。太守大得聲名。一夕。城隍過太守。面帶愁容。太守問之曰。訴之是洩天機。祕之是寡朋情。太守再三問之。城隍曰。令堂命在劫內。想是前生之過。太守跪而求救。城隍曰。吾已躊躇多日。並無他法。須多購美食錦衣。孝敬令堂。使之用盡命中之祿。得早遊仙也。太守遵言。日獻威饌。逾月而母死矣。城隍曰。令免劫矣。逾月雷雨交作。至五更。雷將城隍神像擊開。吁。為友母之劫。而設法以移之。乃移其劫於己之身。是神也。何待友則靈。而自處則昧也。蓋是非曲直之間。難差毫釐矣。

陰騭地

浙鄞文淵。前明大學士也。住居府城。其祖某翁。壯年時下距城八十里之小溪山。會友次早還家。有山民私與船戶約。趁船而來到門時。街燈已起矣。山民欲寄宿于船。船戶不允。癡立岸上。翁憐其山僻孤民。詢無親友在城。止之宿。食以飯。山民黎明而起。正城民熟睡之候也。欲謝主而走。候之已久。主人不出。自思昨晚宿而食。心已不安。茲晨不可再在此過早也。遂出門進飯肆食之。再來作謝。誰知轉回。忘其門戶。又

未通姓名。無人可問。往來上下三四次。不得其門而入。翁起告僕曰。山民即與之飯。路遠可使早歸。僕登樓而望。不見山民。事主人曰。已去矣。翁上樓視睡處枕旁。有一布包。啟而視之。白銀百兩。納糧單一紙。曰。此必小溪地保。承催錢糧。進縣完納也。今遺在此。苦人焉能賠之。當買舟送去。以解其結。其僕曰。不知若人姓名。送歸何處。主人曰。糧單內載有都圖。到此即知地保之名也。又思誤糧違公。必受官責。即進縣照單。為之代納。得有糧照。即上船飛駛而去。更後上岸。詢之村中。問得其名。及其住處。逕至其門。但聞號咷不輟。叩門而問之。其妻曰。吾夫上城完糧。忘銀于止宿之家。因貧而充役。不能賠此重銀。畏禍懸梁。幸已救生。翁曰。汝夫昨夜宿在寒舍。吾為此特來送還爾。地保聞之。出而叩謝。翁出糧照曰。路途遙遠。代完以省往返。地保益感其情。命妻子同出叩謝。因通姓名。殺雞為黍而食之。自此山民進城。必到翁家時饋。山鄉土儀。數年。山民歇役。亦不來翁家矣。後翁年邁。擇地為身後計。延堪輿。串夷載路。度其陰陽。尋至小溪某山。師稱佳城。翁見山下有種植者。往之。指山而問曰。誰氏之業。可與售否。若人曰。長者乃某處之某翁乎。翁曰。子何以知之。曰。吾即遺銀在府之地保也。翁曰。爾之老何如此之速也。山民曰。賴翁之恩。值役三年。頗堪自依。農業不

進城已近二十年矣。雖少過尊府。而戀念之忱。未嘗稍息。今何幸而又得瞻慈顏也。請至茅舍。暫為小憩。既愛是地。亦易商量。翁見門景不同。曰。子已富有乎。曰。可無慮。饑饉矣。告妻子曰。救命之翁。復到吾家。即治飯。翁曰。爾為我籌地。已感深情。豈可作擾。山民曰。食此飯。即有此地。不食則無。翁然之。食畢。山民曰。是山乃我新置之產。檢券揖而送之。以報昔時之恩。翁曰。吾乃有錢之家。豈肯葬無錢之地。以博人笑。翁看契價銀十六兩。即照數與之。曰。我家離此過遙。將來造墓。統煩襄成。得意而回。後鳩工購料。悉藉山民就近經理。所省甚巨。至嘉靖時。文淵顯達。實出此地而來也。野史氏曰。無心為善。乃是真善。觀若翁之待山民。可知之矣。當其遺銀也。不遣送以還之。不書字以招之。必欲親至其家。又必待為完糧。是真樂于為善也。其初何嘗望報。迨後偶然會合。不過圖一安土。又何嘗以和羹期許。誰知天鑒其善之真。而報以大顯。則後之視翁者。體念前事。全其性命。解其危結。一善足底萬善也。即此可為為富不仁者戒。亦可教人以改惡從善焉。

嫌貧害壻

謝方津。蘇州常熟庠生也。具玲瓏之筆。操決斷之才。凡有冤抑難伸。倒懸莫解者。投

而求之一詞入庭。即能脫茲羅網。其或心起訛詐。即事生情。出人意表。甚至屢樓海市平地風波。能使假者認而為真。曲者變而為直。四鄉土民咸推尊而畏懼之。名曰老大官府幕友。亦慕其名。然救人多而害人少。以故官不加法。邑中有徐姓者。富如石崇。惡並元載。家有慧女。已許字壻家。亦是華胄。殷門迨後漸替彫零。竟成華門圭竇。女已長大。迎娶鮮資。徐心鬱結。曰。吾之愛女。驕養已久。今嫁黔婁。竊恐清苦難熬也。我在不至時受饑餓。我死將何以堪。意圖退婚。壻家未必肯依。此言一出。倘被告發。官見我富。必遭訛詐。且吾平日素有聲名。行此無顏之事。將何以復立人世乎。于是交結亡命之徒。計議毒害。絕壻性命。即可全女大事也。布計已定。一日傍晚。遣人邀壻至家。商酌迎娶。其壻以為岳之美意。欣然而來。見即逼其速日迎娶。壻曰。家無擔石。結褵非易。當竭力籌備。以副嘉命。望賜寬期。正說之間。時已三更。忽有數人扛出衣箱金銀服物。將壻抱住。用煤塗成李逵之臉。劈破大門。喊醒鄰居。投鳴地保。網送到官。証為黑夜搶劫。官問之。其壻供出實情。亡命之徒羣皆挺身硬質。以致官無主意。暫行收禁。徐懼此計不成。反遭大禍。挽人行賄。其人曰。天下從無賄而辨盜之事。賄之更起官疑矣。徐乃賄通臧獲幕友。竟欲以莫須有三字。煉成冤獄。其女與漁

婦最相契合。進探之。見女形容顛顛鬱鬱不樂。問之。女曰。吾與某既訂偕老之盟。未舒伉儷之情。今以此而身罹大辟。不救。是背夫也。救之。是叛父也。奈何。言未已而淚如雨下。漁婦曰。救之為是。此間有一謝秀才。主見最高。相離不遠。一宵可到。與之商之。彼必能救夫以全父也。今晚乘無人知覺。我將漁船放至後門。送往謝莊。如何。其女然之。夜深人靜。女潛出。候漁舟適至。登即飛駛。至黎明。漁婦扶女上岸。同叩謝門。入而訴之。謝曰。以女控父。是叛逆也。吾不能挽此大案矣。女跪于地。痛哭求救。謝巡簷繞屋數回而定。呼女起曰。寫一詞與女投之于官。可兩全也。即轉至縣投之。官閱詞。拍案曰。爾父竟如此之橫逆也乎。女曰。愛女過切耳。官曰。爾乃護夫背父也。女曰。妾尚未離父母恩養也。官默然。復閱至詞尾。有不告害夫。否則害父。不可告。不得不告。四語曰。此詞乃情真理確也。即傳其父等訊之。得實。將徐唾罵。薄責。罰銀三千兩。賞之于壻。當堂完姻。黨惡等各枷杖完案。其斷語云。禮重婚姻。律嚴謀害。女雖過愛。難違海誓。山盟。壻或極貧。奚厭簞瓢陋巷。茲某嫌壻貧窶。而設陷阱。惡過綠林。幸女識夫仁義。而首窮奇。貞如霜柏。一詞剖案。四語動情。得辨公治之。羊。始認昭吳之虎。罰銀充賞。壻家可免飢寒。完娶于歸。女心亦得安逸。若按情而定。斷應科誣死未決之。

條。幸代首以從寬。聊治得相容隱之罪。徐某薄責三十板。聽糾棍徒各與重杖。枷示此判。女與壻團聚歸家。即邀漁婦過飲。送銀五十兩。以報一夜舟行之恩。其夫至謝莊。饋銀百兩。以報一詞救命之德。蘇郡喧傳一時。有水調歌頭一闋云。燕燕差池羽。鷦鷯比翼飛。鸞書相訂。一許終身難改移。忽馬閭門掛席。公子袍敝。雲翻雨覆悔佳期。退婚猶愛臉。圖命又誰知。獻惡計。毒心起。王法虛塗。面栽臙命自除。幸生貞女識義。恰好漁婦勸起。一席清風到謝居。辨此莫須有。罰銀完聚歸。又有孺子歌曰。嫁女兮。須擇壻。莫擇其家富。難久恃。才堪誇。成六禮。兮。難改適。安命為佳。胡為乎。嫌其貧兮。欲折珣。縱然愛女情深。何妨以女作子。分資與其套。設計害命。自生禍孽。萌莽父心毒。女貞嘉。正氣能破吮人邪。幸遇好官。全夫全父。剖斷情明理不差。罰銀三千兩。當堂拜燭成其嘉。徐老吁嗟。滿城喧嘩。多情桃李夕陽斜。

海鯀魚

渤海有魚。厥名曰鯀。鯀之大。不知其幾千丈也。逆而來。水擊數十里。怒而去。潮吸數十丈。雖孟賁之勇。戴宗之捷。不能抵一尾之搖。況欲擒而剗其肉。以作螭膏之燭乎。然巧莫如人。猶有不知其海之濶。魚之大。能使其力之疲。死之速者。粵東平海。乃出

洋之口。鰐有時至。予曰。浩浩淼淼。淵淵穆穆者海也。其來也無形。其去也無踪。若鰐也。從何以窺。客曰。予不知。夫沿濱海若。靈于內地。神祇乎。當春夏之交。漁民蜩集於廟。焚香禱祝。擲筮而知其來。又必筮卜可捕。以為神之許也。則捕之。於是集漁艇數百。一艇選識水性。熟水境。習鏢法者數人。駕以快槳。備以鐵鏢。鏢有眼。穿以繩而繫之於艇。船必陳柳木柳。以待鰐來。蓋天生一物。必有一制。鰐之所忌者柳也。又使善觀海色者數人。登山而望。見海面百餘里外。憑空突起高阜。白浪輕浮于上。墨雲鋪映于下。水勢滔滔。潮聲隱隱。知是鰐來。爆竹為號。舟人賈勇而待。數刻間。揚鼙鼓鬣。波湧如山。譬猶千軍萬馬飛騰而至。口噴水沫。光天化日之下。倒灑大雨。非特艇中人衣髮盡濕。即岸上人亦濕透衣襟矣。但聞羣擊柳柳。聲滿於海。鰐遂勢蹲而尾垂下。艇人齊心盡力。搖槳飛水以迎之。鰐近艇。鐵鏢齊放。鰐負痛疾捲而去。漁艇漁子具隨鰐勢。捲匿波中。舟皆不見。須臾一舟昂首而起。各舟亦漸次起矣。一漁人拭臉而出。各漁人亦次第出沒矣。登舟各收鏢。繼得鏢而嗅其氣腥。則已中。鰐可得也。蓋鰐皮損則鹹水入之必死。歇息間。又見鰐來。亦復如是法以禦之。三近三旋而鰐已死矣。漁人復以數十鐵鉤。挽札鰐身。易以數十大舟。千人負纜繫帶近岸。但見蟻黏

為數十里大山。以塞海口。不知鰐之身。乃千萬蟻黏之也。民取其蟻。而見鰐之形。口寬十丈。領下有鬚。宛如平條牛尾。外有微皮。而內有軟骨。漁人以丈餘杉木。撐開其口。腥臊之氣難聞。深黑如洞。携大燈照燭。懸於嚙雲梯。置于喉。即由喉門進。而割取脂膏。百餘人以蒜塞鼻。盡入其腹。割割不輟。月餘乃盡。一鰐可得膏油十餘萬觔。先躋公堂。而後瓜分之。其肉任人割取作羹。脊骨可為臼。問之漁人。曰。鰐既受鏢傷。寧不畏而復來乎。漁人曰。以此制魚。他魚受驚而去。不復來。惟鰐魚可能以此捕之。蓋鰐為海患。已獲罪於天矣。天遣之使來。以割其身。故雖受傷。而猶來。是亦數之不可逃也。或曰。事近於誕。難令人人而信之。可不必載。不知凡由平海而來者。咸曰。捕之時必請如海而觀。子之文情形。殆合。非亡而為有之海談也。書之。亦見天地之大。無所不有。可以開坐井觀天者之胸眼也。

徐兄李弟

昔有異姓二人。約為兄弟。一姓徐。有子。業為經紀。一姓李。無子。勤於讀書。道雖不同。心甚契合。遂訂金蘭之交。竟誓死生之盟。即以姓為名。一稱徐兄。一稱李弟。朝夕往還。無分彼此。內外亦無間言。一日。徐謂李曰。聞吳中絲價甚平。意欲往販。而獲利。稍

為潤家。吾將托妻子於弟。李諾之。去未幾時。妻子相繼病歿。年餘。徐歸。李見衣裳垢敝。形容憔悴。面目黧黑。李問之。泣曰。吾至洞庭湖中。遇風覆舟。同行諸人。盡飽黿鼉之腹。吾得漁人相救。沿門托鉢而歸。此時枕畔無妻。膝下無兒。形單影隻。將何所托。李曰。暫居弟舍。逆來之境。當以順受之。自嫂與姪去世。兄家之物。一一檢存。弟處若肯變賣。猶可收拾餘燼。背城借一。徐如其言。變湊百餘金。販藥赴荆襄。兩月而返。曰。我命不由實命。不猶耳。前次至洞庭。而遇風。此次至瀟湘。而遇盜。正在驚惶。陡起大風。觸石船裂。貨遭沉溺。人漂于岸。倩人撈物。雖獲其半。已大虧其本。命也。如斯。予亦不作出門想矣。遂館於李舍。徐好飲博。李曰。兄雖一身。而無家累。飲博豈可終身。當圖良業。以為生計。忽對李曰。周友約我合夥開肆。但無米之炊。巧婦不能。弟盍為我圖之。李即將田數畝。典金與之。徐得銀。欣然而出。數日不歸。問之人。方知徐將此銀償博進。完酒債。遁入遠方矣。從此李日漸貧窶。無以自給。仰屋興嗟。莫可如何。潛詣屋後山下土地廟。思欲自盡。適有客過。敬神。焚香燃燭。李躲匿神旁。坐而假寐。恍惚間。見神下座。笑而言曰。深山荒僻。乃惡獸出入之鄉。速上我樓。自有好處。醒見廟中無樓。忽悟曰。神言未必無因。雖無樓。我姑上屋。遂從牆旁古樹攀援而上。如矯猱升。

木馬方升屋。忽見林下颯颯有聲。滾滾而入。有一虎跪於神前曰。多日不食。饑餓難忍。求神賜之。神曰。翌日午刻。村西有一缺耳猪。在田莖草。爾之食也。然爾命當餓難。以食也。虎拜謝而去。又有一陣陰風。神曰。老魅何來。即有婦人聲對曰。弟子居東村山後荆棘滿巖。巖有隘洞。僅可容身。村近何姓。有一子。年十六歲。聰明姣秀。綽約如婦人女子。常近之。飲食起居。亦頗適意。惟此處依山成村。近無井泉。村人遠涉他岡。汲而供飲。苦亦極矣。村中一嶺。上有峭壁。壁有小洞。確是泉脈。為片石所阻。畧施斧斤。泉流涓涓。不惟養人。亦可灌田。無人知之耳。神曰。爾道將成。不合魅人。須當謹慎。狐遂出。次日。李至某處。果有東村。遂對村人曰。近聞此村有妖。吾有善術。可與降魔。然吾渴思飲。乞賜茶以潤口。村人曰。此處汲水。往返十餘里。李曰。吾亦有術。使山有水。無須遠汲。李如狐言。至石壁之洞。運斤擊開其石。果源泉混混而出。又至山後洞中。多積柴草。燃火燠之。有黑狐突出奔逸。村人子疾遂瘳。合村作謝。合得銀三千兩。車馬十餘輛。隨又至西村。見荒寂無人。惟街尾有古井。見一婦人左耳缺半。挈瓶出汲。李急牽婦衣。婦驚欲逃。李就抱擲於室中。村人譁然。拳棍交集。李素習少林學。隨抵隨喊曰。我乃救此婦也。幸勿亂毆。衆皆住手。李即以昨夜神言告之。旋聞虎聲繞村。

三巡而行。婦在家中。聞其號聲。彷彿似牡猪音。遺穢滿地。逾時復還。為人聲適。婦夫歸家。衆告其事。夫婦拜謝。飲酒而去。次年。李入都。應試中選。出為縣令。方到任。赴鄉查勘邊隘。忽見道旁一人。拱立於前。視之。乃徐也。遂下車。邀至署中。歷訴前後之事。欵飲數月。贈以銀。令其回里。徐辭後。思弟之言。驗神之靈。亦至山下廟中祈夢。將至五更。並未有夢。遂自援樹而登廟頂。忽驚腥風陣陣而來。聞神曰。妖狐斑子。何處相約而來耶。狐對曰。弟子前次拜謁而去。次日即有人至村。將泉脈透出。汲飲甚便。弟遭火厄。幾為燠斃。虎曰。公命食缺耳猪。為人救去。幾為所擒。茲山中有生人氣。神不之應。狐與虎共尋之。虎則四處瞭尋。狐則上樹而視。見徐仰卧廟頂。推墮石階。虎大吼嚼而食之。後徐托夢於李曰。予生前作孽。不踐盟言。已為惡獸所傷。哭泣而去。李驚而寤。至退歸林下。設饌招魂。以奠之。此事予童時聞諸人言。雖近於誕。然誠偽之分。善惡之報。昭昭不爽。亦可為嗜友騙友者戒焉。

麻瘋

兩廣多麻瘋。以其地多卑濕。天氣過暖之故也。然染此症。貽害無窮。人襲其氣。即發之。發之而生子孫。均是麻瘋。故官于城外偏僻處。設一院以收之。禁其入城。惟女瘋

可賣。而男瘋不能。嘗聞有絕色女子。鈎引少年子弟。一宿之下。其瘋即過。是女之瘋。即脫。少年再覓。不再見。是女矣。男即眉落。醫之無益。此祇可賣與外江之客。不能種于土人也。故諺有少不入廣之語。然亦有能自脫者。余在廣西時。聞蘇廣文說。伊藤縣有一富翁。麻瘋頓起。不知從何染來。恐害移子女。另于一園造屋居之。其妻子早晚送殮。已五六年矣。適子娶媳。客滿酬繁。竟忘送食。其妻忽憶夫飢。將雞一碗。命僮送去。而僮即放牀邊椅上。又以客忙。忘送其飯。其妻又憶無飯。進而視之。見椅上白糖堆積如毯。此何物也。細視之。乃蟲數萬萬。其夫濃睡。心思此必夫身之蟲。聞雞氣而出。聚食此雞。急取布掩而包裹。至院用火燒之。不逾月而夫眉復生。肉色如舊。麻瘋即退。此亦若家之有德。而能使不治之症自治之。蓋有鬼使神差存乎其間焉。夫濕熱生風。風生火。火生蟲。理固然也。醫之者祇知祛其風。收其濕。而不知殺其蟲。故百無一愈。今以雞而引蟲。具出。亦一善醫之法也。余故載之。

黑旋風

有朋自遠方來。見予志怪。坐而言曰。予在山西時。聞有選授沁州牧者。辭京門而至太原。將之任。次于徐溝。宿于同戈驛。解月明如畫。花陰之下。隱約似有人影。倏有倏

無。突至室中。几下有冷風起。牧以為室少居人。貓竄鼠逃。初不為異。雞鳴曉發。甫出門。見有黑旋風一團。在馬前捲土而行。日日如是。至入沁州境。十字路口。牧之車馬由東南而行。黑風則由西北旋而去矣。牧異之。及接篆任事。是夜見堂外有一幼童。年約十餘歲。面目畢露。次早拜客。即有王姓攔輿。以甥在叔家生死不明來告者。牧恍然曰。是也。前之所見黑旋風。即此案之冤氣也。遂帶吏役到某村。將李宅前後圍搜。不見蹤跡。正在查訪間。黑風又旋轉於地。牧曰。爾有冤。領我去。黑風即先旋行。至一土阜而沒。時天雨雪。牧令倩工起土。尺餘。見一屍身。頭已傷。肉未腐。驗明回署。方詰其實。初王姓有姊適李。生子壽。五歲而父母俱亡。叔名李三。如癡如聵。壽則依食於叔。其舅王安設館課蒙於鄉。帶壽課讀。以甥舅之誼。不議束脩。年終辭館而歸。歲歲皆然。新正壽過拜年。王將開館日期告壽。命其仍來課讀。至日壽不來。王疑壽之另從他師也。往問之。李三曰。壽有病。俟其愈。乃來。月餘。又不至館。王以壽為獨子。刻刻關心。又往問之。言語支吾。王疑之。入室尋壽。不見。跟追其故。指東畫西。盡是疑竇。於是訟之於官。爰知孀之母王氏與巫師有姦。並淫其孀。立春之日。壽從內室過。聞男女談笑聲。從花眼女牆窺之。孀與巫師裸體交歡。孀見牆外有人探望。攪衣而餽。

乃壽也。自思穢行已露。倘或壽吐其厥。將何以復立人世。乃與巫師計滅其口。密白於母。母笑曰。是不難。夜間詐言壽暴病。延巫師視之。揚言厲鬼作祟。必須禳解。用木盆盛水。令李三頂於頭。閉目跪于門外。告之曰。壽病甚暴。盆水不漏。則病可治。如盆漏水。則舉家難避禍矣。遂將壽用藍布蒙首。以鐵秤錘擊死。巫師將木盆拍水淋身。曰。冤仇甚深。難以相救。且犯重喪。宜速痊之。李三乃癡而無慧之人。聽其言。必依而行也。計議已定。告於叔。從之。未慮及王有甥舅之情。而控挾其隱也。牧得其情。將王氏縲首。巫師杖斃。重鞭其婦。次日亦死。咎李三完案。夫人受色迷膽之至大者也。因姦殺人。計之至密者也。不有王而誰與訴冤。不有風而何從破案。隱惡天彰。洵不謬矣。

郭佳

一鎗獲一虎。兩豪猪者。郭佳也。佳本楚人。隨父貿易。遂家餘姚。負無立錫。弋獵為生。一日。携鎗入山深處。見叢薄間有兩豪猪。思欲擊之。蛇行匍伏。至偏石下。將施火具。忽有水滴頭上。腥臊難聞。舉頭仰視。見石上蹲一斑虎。只露下頰。蓋虎欲食豪猪涎。垂下流也。佳驚悸自思。若被虎見。命已了矣。是欲得豪猪以嗜我口。反送身命以飽

虎腹也。今虎不殺我。我當殺虎。遂取鎗照準虎項。引火開鎗。擊之。適中其頸。聞大吼一聲。虎即聳躍。從佳頭上過去。直前搏噬豪猪。相持良久。力盡俱斃。佳奔告家人。昇至縣堂前。某為邑令。重賞之。留其虎而還。以豪猪諭曰。爾等之來獻者。專以虎為民患也。今民患已除。我心則懌。出銀賞之。以酬爾等之力。吾收此虎。以誌郭佳之勇。二豪猪當與民等烹而食之。共領野鮮之味可也。

殺兩姦婦

僧與尼同無髮也。服式亦同。日可辨而晚則難辨也。浙江黃巖縣有詐客于外。聞家妻與人姦好。收業旌里。以伺其隙。居之半年。不見所聞之姦夫來家。而女亦安靜端正。毫無佻達之氣。半信半疑。思欲試之。一日。又欲遠商。配物整裝。辭別親友而行。行之時。妻猶墮淚。甫出門。姦夫即來。飲酒開心。留與歡宿。至三更。其夫回。在房外靜聽。正在雲雨交媾之時。急敲門。其妻問是何人。不答。妻起而開門。姦夫恐有人來捉姦。隨婦同起。站在門旁。候開門。而即在門後躲之。其夫持刀直入。即捉妻殺之。闔門趨進房中。而姦夫即開門跑走。夫在房尋之。不見。聽開門聲。即趨追。已不及矣。因思殺姦殺雙。今殺其一。必有罪焉。將何以解。即出大路。俟一來往人。拉進室中殺之。以作姦

夫可掩其罪。守至五更。見對河佛廟。有一僧提燈而出。過橋。逕由其門而來。即拉進室殺之。俟曙。報官驗殮。而近地居民聞殺姦。羣集觀之。見和尚兩乳突起。一人曰。從未見男有如許之大乳。啟其胸而視之。如婦乳一樣。人皆疑之。摸其禪。乃一尼姑也。衆皆駭然曰。焉有殺姦而殺兩女乎。夫聞之心急欲逃。鄰居不依。無奈自投于案。而白之。差獲姦夫。及廟中和尚到案。究出是廟和尚。與尼姦好已久。是晚過廟宣淫。至五更放出。路過其門。致殺之。官得其實。照律治罪。完結。夫尼乃無人管顧之婦。誰殺其姦。即有好事者聞而追之。或捉住其姦。起意訛之。不知竟假手於人而殺之。真異事也。此本佛地。而汚其清淨之區。神怒已極。故遣之來而斬其頭也。不然。胡為如此之巧也。吾願世之閱此者。當傳知僧與尼。使之凜然守戒焉。

醫者

醫之道精矣。微矣。奚可淺試乎哉。必其平日有絕大學問。採諸名醫之書。研求摩練。得其旨奧。庶不至殺人如麻焉。浙鄞有徐姓者。住居嬰脰湖濱。不農不儒。始依父兄以閒遊。繼有妻子而號苦。思欲養家。爰記醫方。懸牌療疾。計得蠅頭之利。人知底裏。誰肯寄之以命。冬衣敝絮。裹以棉袍。夏衣草衫。蔽以葛衫。日逐遊獵。尋病而醫。人見

其濯濯也。以僕隸下人視之。進而坐談。踞身不起。必俟一飯而後歸。一日有隔里許之姓朱者。偶觸傷寒。八日而死。徐聞之。貿貿然來入其門。其屍已移房出堂矣。徐按其胸曰。心口尚熱。可醫也。朱之家屬以天氣炎暑。急治棺成衣。立圖殯。且知其不精于醫也。無人聽之。徐自取楮筆。書白虎湯一方。令其弟姪速檢藥石。其弟姪曰。子非華陀。能挽人於已危乎。子非純陽。能起死以復生乎。子饑難度。不如與我帮忙。同食三朝。不必以拙技嘗試也。徐曰。氣雖絕。胸尚熱。死馬還須當活馬醫之。子與我錢百枚。我往市中沽藥。能生乃汝家之福。不能生。算我假用此錢也。其弟姪厭其纏繞。與之。徐自煎自熬。以藥湯灌死者之口。竟順受而下。須臾死者手微動。而口有氣。徐曰。生矣。滿堂哀哭之聲畢止。於是復昇至房。調治數日而愈。咸以為此神醫也。不可貌相。謝銀十兩。由是名聲大振。延者有人。徐欣欣得意曰。白虎一湯。能起死回生。況病而未死之人乎。凡遇病者就之。醫即開白虎湯與之。不及兩月。醫死者十餘人。被入拷打數次。醫道仍然不行。而朱復活二十餘年。是蓋朱之命不應死也。天遣徐以醫之。救一人而殺十餘人。亦由天遣而殺之。從知生死存亡。皆歸於命。有病者可不必醫矣。醫之者。但能醫不死之病。而不能醫不生之命矣。

失火酬神

吳地煙火相連。民居稠密。瓦屋鱗鱗。俱以木成。非若廣東之有牆無柱也。一至冬寒。風裂。天旱物枯。所慮者惟火耳。不燒則已。燒必百家。或千家。故遭回祿後。凡幸免之家。必歛銀演戲。名曰謝火安神。昔有金匱延祥鄉。歸家壩頭。毘鄰而居者。百有餘家。一時失火。焚烈其半。彼受驚而未遭火害者。均議各出分金。演戲酬神。衆皆樂從。內有一老嫗。不允曰。吾以僅可容膝之居。所值無幾。火能燒我蛙房。其能燒我老陰之物乎。吾不出銀。又有一強橫少年曰。吾素不信神靈。爾等畏火。吾不畏火矣。亦不出銀。各鄰不能強以相從。聽之而已。越月。天寒。老嫗挑燈紡棉。以缶爐養火。蒸於裙下。暖氣薰薰。體暢神怡。手不釋棉而紡。忽火燄燒裙至褲。遂立亂跳。火得風而燄起。裙褲竟燒。下身盡受火傷。號疼呼苦。月餘乃愈。而少年一夕聞某處起火。圖搶財物。直前赴場。已獲微贓。猶不足慾。復又進搶。火勢燎原。一捲而盡。少年不得出。避入後園。直豎於牆而斃。移屍殮埋。而人印在牆。儼同生形。雖洗刮殆盡。而猶不能絕其跡。是蓋以少年一身之脂膏。逼透磚內。後聞時時作祟。令建房居此者。不能安闌。于暮夜焉。夫守正不阿者為神。非欲盡人而敬之也。彼人信神之靈。自必肅然起敬。彼不信

者不敬則已。何復以褻語慢之。無怪加之以禍。今即如其褻語而報應之神欲使人知天報之奇。凜乎不敢再犯焉。世之言出招尤者。當知奮然自改。即無心談笑亦當慎而出話可也。

薛之桐

臨安人。薛之桐。世居陋巷。貿易起家。售一舊宅。後有園林。綠葉扶疎。清陰蔽覆。夏月納涼。頗得佳趣。中有古桐一本。一夕。薛見桐下有古衣古貌。虬鬚雪鬢者。倚桐而立。歌曰。嶧陽靈產。淵淵深深。造物無言。至音無聲。相依為命。五柳先生。閱人成世。閱世成令。辱在泥塗。那得知音。歌罷而沒。凌晨。薛即在人歌之處。掘土尺餘。獲古琴一張。洗滌塵滓。冰紋滿面。懸之壁上。亦不知為何代物也。一日。有應試舉子。入門避雨。薛見其貌文物。邀之登堂而坐。其人見而驚歎曰。此無弦琴也。數百年靖節先生手跡猶存。請以十金易去。薛以為破琴而得此重價也。後聞舉子遇識者。竟得十倍其價。第不知落于何氏之手也。

貞節婦

河北貞節婦者。李宦家僕鄭姓之女也。年十一二時。已知自重。主家召令服役。似怒

而歸。且堅執不往。父母雖撻之流血而終不從。主人憐其志之高。而聽之。十四五時。許字於同伴劉姓之子。未迎娶。而劉子已匪蕩矣。因樗博負人索償而逃。不知夫之所往。惟勤女工。事父母。年二旬有五。同邑某宦。由部郎出授山右刺史。在治演劇。內有一小丑。言語是河北音。呼而問之。始知即劉姓子也。訓以母老家貧。責以流蕩忘反。賞給路資。着役押送還鄉。詎行至沁河。失足落水而死。女聞之。慟哭不止。父母勸之曰。汝尚未至劉門。何必如此悲傷。且此乃蕩子無成。正恐誤汝終身。豈愁無郎君勝劉十倍者。女聞之。落淚不言。夜乘父母睡。潛至劉家。叩門而入。跪於姑前。撫膝大哭。女向袖中取白布笄。束姑簪於己髮。復立身整衣。向姑行子婦禮。又拜其宗親及亡夫之靈。姑媳同哭至曉。其父母尋覓亦至。罵女曰。夜靜更深。私奔到此。女曰。兒已受劉聘。即劉門女也。從一而巳。豈可復有二心。吾欲守節而來。非私奔也。其母扯之返。女滾地而哭。尤甚。比鄰聞之。接踵而至。有說應在此守節者。亦有說應從父母之命者。亦有說守節固為美事。其如家貧何。正在紛紛議論。而主人李宦亦至矣。問知其由。女叩頭乞請作主。李宦曰。爾等隨我到宅細講。何如。女曰。重服在身。不願進宅。李肅然曰。汝果若此。不但劉鄭兩家有光。連我李宅亦與有榮焉。問其姑曰。有姪孫可為。

汝媳承繼乎。劉曰：老奴三口，逃荒至此。夫亡子喪，無一族親。李宦曰：我去歲北來，買一小廝，年八歲，賜汝媳為子。我日濟米薪，以成貞節之志。衆皆謝。自後人人以貞節二字呼之。貞節孝以事姑，勤以持家，貴胄富春亦多慕其貞節。而餽遺之家頗安適數年。姑及父母相繼而沒。貞節哀慟，奠祭盡禮。惜繼子日比匪類，以遊蕩為生涯。屢訓不改。始猶朝出暮入，繼則數日一歸。後竟不知去向。挽尋無踪。貞節自傷命之不良，兩目哭成昏花。是時李宦已沒，安人迎之入宅，待以上賓之禮。內外大小皆敬禮之。至四十九歲沐浴謝主，瞑目而逝。臨終時，滿室馨香。殮時，易其下衣，猶然處子。安人婦女環繞而泣。卜葬於王屋山前。遠近聞訃而來唁送者，不計其數。惜與例不符，未得旌表。次年夏大雨連朝，山水漲發，王屋山前之墓多受汙壞。獨貞節墓後急水壅沙，積成土崗，高圓數丈，而貞節之墓正居其中。雖加意工築，未必有如此之堅固完好。觀之者咸頌天之保護完人也。於是尚義君子為之立碑表節，植木成林，募捐祭田，擇一劉姓子使耕種，而奉祀春秋，並述其貞節行狀呈於大尹。續載邑誌。至今貞節之名猶稱頌不朽。人曰：已表於邑誌矣，何必復載之。余曰：天下貞節之婦不少，而吾特表之者，表其幼知賤役，長識婦道，及其老也能使貴者尊之，是女未必讀書而

竟貫通於聖賢之道。可與姜嫄太任並駕而馳驅矣。

鬼截路

北直某縣有賀姓者。居邑之南關。世事肆業。有一舖在住宅之側。夥有二人。一年老者。一年少者。又一舖在十里鎮中。逢月杪。老友必往鎮盤舖盈絀一次。一日老友病。少者請行。賀曰。我久未過此。將親往焉。天將晚。以木棍作杖。恃其路近而行。次日午刻。有人自鎮來城者。談及賀某。並未到彼。舉家驚惶。約人尋覓。見所携之棍。撒在古墳灘下。趨赴而視。至一石棹。見賀屈身卧於其內。眼耳鼻口皆塞沙土。不省人事。撫其胸尚溫。鼻歸。洗其沙而救治之。半晌方醒。問之曰。昨夜行至墳邊。見燐火迢迢似塞其路。中一鬼頭。面目畢真。以棍擊之分而為二。逾時復合。愈擊愈多。無可往逃。被衆鬼扯倒。土塞口鼻。忽聞一巨鬼遙呼曰。急拖至我前。必親手斃之。方消我多年之恨。衆鬼齊應曰。諾。霎時將我扶去。如風吹之狀。巨鬼確視之曰。錯矣。如何此次偏是他親來。倒須小心防護。即寂然無聲。我亦不知身在何處。祇覺心跳氣喘耳。聞者無不驚異。少者返舖。謂老友曰。幸老兄未往備述賀之所言。老友大驚。忽墮牀下。氣遂絕。究不知其巨鬼有何冤仇也。

賊截路

山右陽城裴某在濟州久開行業兩載一同欲省路費單騎獨行衣襟被囊縛于驢背自恃手中明白毫無忌憚歸心如箭晝夜兼行一日五鼓自沙市起程不數里笑出一賊舉棍從旁打來裴順手接棍急跳下驢即伸一腿而賊已俯跌矣裴罵之曰棍有棍法發必揆情爾全然不懂敢做此買賣耶爾起吾當教之夫騎牲口而來者他身在高處從旁打去非但無力而且他順手奪棍更覺便捷莫若迎面打去彼見棍來必用手架格即用棍頭照準胸膛盡力點去他在驢上急難閃躲必仰面跌下矣此法何如說罷棄棍騎驢而去賊刻從沙崗背後趕至裴前即遵所教之法而行之裴果翻身墜地隨解驢背衣襟負于肩上曰即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連聲稱謝而逸裴已受傷不能與鬪惟有目送之而已等候天明始有行人往來見裴卧地問其故告以顛末人無有不笑者夾扶至店調養數日始能轉動如常或有勸其興訟裴曰我教之而即能行之是自取之也且傳道得吾徒吾有幸矣裴後時向親友談及此事不但無怒罵之言而止頗覺得意吁世之為賊者多矣一遇強子即時畏服不敢動手而受其刳者雖破其敵亦痛恨切齒不肯復道其致敗之由教以取勝之

法。令裴竟一一指示。事已奇矣。彼賊心靈神慧。即如其教。而於教者之身試之。果中其訣。寧不慮有一法必有一解乎。胆亦大矣。然裴之技亦淺矣。祇知一法。而不知法中之法。又復以道有傳人。而欣欣得意。可為愚之極也。余不取客之明于棍。而取賊之受教甚速也。

兩姓祠

義烏有兩姓祠者。王與鄔也。溯其姓從何來也。王本寒微。父母龍鍾。妻賢子弱。聽雞鳴而起。磨豆腐為生。不苟為好行善。稍有盈餘。分濟窮鄰。一日。肩售腐回。途遇募金僧人。盛揚佛法無邊。極稱施捨有功。聽言起慈。將售獲銀捐助八錢。歸併計數。僅剩三錢。乃深愁不敷本。則業止。業止則家危。若以情告。父母必責。一時結不可解。將剩銀塞于門隙。自縊而死。訴于閻羅王曰。慈起倉卒。命送須臾。懷念雙親。賴誰養活。乞救之。閻王命掌案吏檢冊查之。曰。王某數世清貧。並無惡跡。念其孝可嘉。令還陽。誰知魂回家而屍已爛矣。閻王又命掌案吏查無惡端。而甫經身死者。借其屍而與之還魂。吏查鄔姓。迄可小康。庸庸守分。其子甫死。即令小鬼引王至鄔身。而入其魂。其家大小咸哭之哀。見屍動而生。停哭大喜。詎屍起而出。舉家攔之。復生曰。吾非爾家。

之子也。皆以爲傷寒轉經發狂。嚴管之。王見不能脫身。卧而假寐。俟其疎管。乃奔歸原家。呼父母。喚妻子。曰。吾生還矣。其家吃而驅之。遂跪而請曰。吾實子之子也。訴以自縊之由。告以還魂之故。如不信。吾有銀三錢。塞于某門隙處。可取之以爲徵。其父母命其妻過門隙視之。果有銀一小包。數亦符。然貌非己子。正在半信半疑之間。而鄔之尋子者俱至。強欲其回。堅執不從。王家信。借屍還魂之情。而羣與鄔爭。鄔曰。魂雖爾子。身實我生。焉可歸于汝家。爭執再四。鄔乃控之于官。訊之。斷爲兩家之子。令半月在王。半月在鄔。王氏所生之子。從其王姓。鄔氏所生之子。從其鄔姓。夫然連斷完案。後王之家。賴鄔家潛濟得安。兩家以續以似。繁衍成族。合建祖祠。名曰兩姓祠。至今春禴秋嘗。各賽其富。余得之方人傳說而誌之。恐王鄔之譖。尚有曲折焉。

咫聞錄卷九

清 慵訥居士著

秀水盛生

盛生秀水人。忘其名字。性仁厚。生平未嘗忤物。有族兄作令于粵。或依其署。以代筆墨之勞。與邑丞某公善。一日。丞置酒邀盛飲。隸進饌上餚。忽失手墮碗。羹污盛衣。丞怒。呼閹入。以鐵索繫隸項。諭控之。大堂俟筵畢而後杖之。盛愉然無怨色。且從容進曰。夫出無心。法為可貸。衣雖染污。濯亦無損。且公今日為某開筵。而彼受責。是某貽之禍也。某心何安。幸勿怒。請恕之。丞猶不聽。盛反復排解。丞怒稍息。盛立促喚隸至。掣項索。釋其罪而後已。後逾年。盛從族兄載裝移蒞他郡。行至三日。忽山路崎嶇。行人稀少。日暮停驂逆旅。視傳舍湫隘。鄰居無幾。心頗疑慮。無何。有數人洶洶然來。望門窺探而去。夜靜眾皆熟睡。盛猶秉燭未寢。復有推扉入者。見盛熟視。盛方驚問。即反身出告同侶。咄咄不知何語。但聞應聲諾諾。闐然散去。盛不敢睡。守至天曉。相與登程。有一人立道旁。伺盛至。尾行久之。盛詰其故。曰。君不憶翻羹碗污君衣者耶。蓋丞之隸已去役而為盜矣。盛尚未知。即夜所來者。復詢其何為。其人曰。此處多盜。慣

劫行客。逆旅主人皆其黨也。昨夜先有數人見宦客休止。邀約同夥十餘人謀劫行裝。某視客中有君也。因此退。某在戶外護守至曉。今宵投宿之區尚有暴客。送君再過一程方可無虞。君亦不可說與他人知也。須臾不見。次日早行。其人又至曰。前途無恙。吾去矣。盛欲持銀酬之。其人即辭而去。盛告諸同人。咸歎盜中之有義而敬盛之有厚德也。盛又常收田租。非惟不加以刻。且見有難者則免之。盛將往山東。夜艤舟江口。有盜蕪大破扉入艙。盛方寢。自衾中聞聲。探首出視。盜識為盛。即搖手止衆勿入。曰。不知君在此。是以冒犯。某雖不仁。不敢驚擾長者。掉頭而去。盛急問曰。予何人斯而認我也。其人在艙外應曰。收租如君。貧農可無慮饑矣。蓋盜之中有佃田者。一舟數客。賴之以安。由是而知天之生人也。具有大良。而人之在世也。當行厚道。蕭田林亭大先生臨終訓子孫曰。但願汝曹時時學一喫虧。爾味其言。鑒盛生事。真聖賢見到語。彼夫以苛刻為能者。當猛省焉。而痛悛可也。

劉嫗

劉嫗者。所出姓氏及其夫名。皆不得知。但相傳籍隸無極云。初嫗對門黃姓家。資豐厚。有女幼字保定柳芳華之子。和為妻。柳亦素封。迨芳華死。家遂貧。和不能具婚資。

且難度日。徒步詣黃。冀其念翁婿之情。而周恤之。誰知黃聞柳貧。早有悔心。見和往投。囑問者。拒不納。保定至無極。相距數百里。和之來。未裹三日糧。衣履敝穿。行于門外。冷風刺骨。饑大燒心。進退無路。惟欲覓死。姬見之。問其所來。和告之故。姬憐而留于家。具食焉。又詣黃所。謂黃曰。貧富命也。富者有時而貧。豈貧者遂不復富哉。柳郎既為君家婿。不能因其貧而改婚于女。今迢迢遠來。理宜收恤。若以貧而棄之。則為不義。且難逃鄉鄰物議。予親柳郎。境况雖苦。而相貌清秀。厄運退。自有佳趣也。君即不訂婚期。亦宜贈資以遣之。反復開導。黃終不聽。姬歸機篋。篋中所獲錢三百。授和令歸。黃女知父有悔婚意。恒涕泣不食。誓不他適。後黃遭盜劫。室中席捲一空。不逾年。又涉大訟。家遂蕭條。謀質女于西賈。議聘五十金。已交納矣。女聞之夜。遽垢面乞食。而赴保定。詣夫家。與和合卺焉。黃見女無耗質財。已散用過半。西賈疑其匿女吞金。欲扭黃赴官。黃有口難辨。只得券宅作償。而後已。和自女合婚後。家忽暴富。且登賢書。車馬盈門。較昔年父在。猶烜赫也。念姬舊德。爰命駕詣無極。報以百金。衣裝華麗。僕馬美都。填溢街巷。黃夫婦聞之。懊悔自傷。恐其來訂婚期。女已無存。從何答應。閉戶不敢出窺。姬初不知女之已歸和也。亦防其情。姬傳情。訂期迎娶。遂殺雞為黍。沽

酒話舊。細述黃氏家貧。質女于賈。女適無踪。深為歎歎。和但側目而聽。亦不實告。促
嫗治裝。載以俱歸。入門見女大駭。女細陳其詳。嫗曰。有此美志。應有此善報也。女又
為嫗製新衣。上下華好。留數日。遣僕馬送之歸。嫗詣黃報女耗。黃私喜女有下落。而
無願見婿。且難入女之門也。因令妻偽為賣花者。偕嫗詣和家。母女相見。而不敢使
和知。一日。黃妻方與女坐。和入。不及走避。和怒叱。嫗急進曰。此老身。為賣花者。
和始霽。願令坐。嫗急同黃妻回家。其妻怨夫之不應質女于賈也。致女不敢認母。終
日嘈囂。嫗念黃妻之無他也。過和。再三勸導。始命嫗引黃夫婦偕至保定。而認翁婿
焉。吁。未來之事。難定也。若以目前之境。而定終身。則失之遠矣。故史載朱翁子。蘇秦
二傳。專敘其貧苦輕視之狀。後敘富貴諂迎之況。以醒當世之昏迷。和之事。蓋近之
矣。故記之。

夏夫人

夫人姓夏。東昌人。適同邑虞小思。虞以貿易。衣食粗可溫飽。後以子貴。封夫人。已有
王心齋。臣僑也。有女幼針。自襁褓中。論婚于同邑傅孝廉之子阿卯。為妻。後孝廉移
居。官于閩。音耗久淹。王貧無以為生。質金于鄰居富室黃氏。作小負販。途中遇寇。質

盡掠去。黃積算子母約三十金。黃黠王女級針。謂王曰。貸已久矣。當速還。能償即償之。不能以女級針質作妾。王妻范氏聞之。即攜女赴母家。求救于兩弟。兩弟置不理。范氏偕女大哭于途。過虞氏之門。值夏自外來。憫其哀而問之。范嗚咽以陳。夏款邀至室。知母子尚未朝食。便為具餐。且許代謀償金。訂以三日。范母子感泣而歸。越二日。夏與質兼至。方滿其數。未敢告諸其夫。至夜。裹金置枕上。以待。次日。范來相付。誰知盜入。他無所亡。惟級金去。夏思既無以應范之急。若令夫知。必遭辱詈。寃難申訴。即自經死。其夫駭妻之經由何異。思平日伉儷之情頗篤。並無齟齬之事。甯與鄰居饒舌。正在查問間。適范至。驚泣。虞詢知其詳。方知有措金之事。級針聞夏之死也。晝夜不食不寢。哭不絕聲。夏既殯。級針出而哭諸墓。一慟遂絕。忽然大雨。大雷。擊破夏棺。夏甦。級針亦甦。而北村有馬大者。被雷擊斃。背有字云。偷夏氏金賊。村人鳴于官。官赴驗殮畢。搜其家。得二十金。又械其妻。追足二十金。給虞領歸。夏仍如數付。范償黃貸。計級針留居夏室。事夏。恩愛過于所生。無何。阿卯入閩籍。領鄉薦。回里。成婚後。通籍為貴官。迎養夏氏。且教其子讀書。成進士。人以為天道之昭昭也。而吾為不然。夏一婦人。而能聞難必解。見危必救。一言之下。雖千籌萬計。必欲踐其諾而後已。是

真丈夫所為。豈以一雷擊惡人。遂足以報其德哉。蓋天不示以劫寇。則賊不破。賊不破。則紉針之結終不得解矣。迨後夏子成進士。為顯官。封夫人。此乃報夏之德也。于此乃見天道之昭昭也。

鞠烈婦

烈婦呂姓。掖縣人。邑之士人女也。年十九。歸同邑鞠良棟為室。良棟父名標。為武孝廉。家本不豐。當婦入門時。孝廉父母在堂。婦事祖翁姑。一如事翁姑。中饋之事。先于妯娌。味必適歡。暇則勤針黹。以佐兩代甘旨。相夫子以成家。克盡婦道。甚得祖翁姑翁姑歡心。妯娌親戚咸相敬愛。無間言。迨後祖翁姑翁姑相繼逝世。哀痛毀瘠。過于諸婦。未幾分家。良棟業儒未成。去而服賈。常貿遷百里外。婦代夫經理家事。無纖毫廢失。已未春。良棟得伯牛之疾。委頓牀褥。刀圭無靈。年餘大潰。婦侍湯藥。濯垢污。顧寒暑晝夜不少懈。恒籲天默禱。願以身代。謂良棟曰。妾從君十年。未能為君育子嗣。此不祥之婦也。君如不善。妾必相從地下。不作未亡人也。良棟倉創濃漬。痛楚難忍。每欲自盡。以婦伺侍嚴。而未得其間。一夕。婦偶倦。良棟即帶懸梁上矣。婦驚起解救。而已無及。婦引帶自經。家人排闥入。見夫婦俱殞。正欲移寢。而良棟忽甦。具道婦之

生前誓死相從。及已投環解救狀語畢而仍逝。時嘉慶庚申五月二十五日。婦年二十有九。此事非異而記之何也。余聞之友人而未知其應得旌典否焉。記之以發潛光。即得旌之而知在一邑。記之播傳天下。且可以勵為婦焉。

嫁禍自害

嘉興某典肆中。一日有青衣輩數人。袍服整潔。侍從皆小。爰入肆。問有朱提幾何。答曰。若有物質。不拘多寡。具質之。奚必問資數也。其人去。移時。并一篋至。延之入。啟視之。皆黃金所製重器。燦爛耀目。約值不啻萬金。對肆人而言曰。此乃某府之物。緣主人有要需。欲質銀三千。肆人知若府之有是物也。允其質。而如數書券。平金交訖。既去。細視之。乃銀胎而金衣也。然已無及矣。肆中定議。凡質偽物而虧其本。攤償十肆中執事人。此物虧金過多。而執事修工無幾。即終歲停交。非十餘年不能清此賠項。而依肆度活者。家口賴何養贍。咸皆瞪目呆癡。肆主出。見眾執事之形。問之。具以情告。肆主亦以賠金數多。不能令其枵腹從事。因念彼以偽物誑金。必不來贖。乃生一計。令各執事不許聲張。命另書偽券。密棄諸途。俾行路者拾之。必將利其中之所贏。而具資以贖焉。則嫁禍于人矣。早起。有某生赴市。拾焉。視券中之質本甚大。意必貴。

介所遺。若贖而鬻之。獲利必厚。無如家僅糊口。並無餘資。遂欣欣然謀諸親友。咸皆念某生平日之清正。謙和。樂與湊銀以贖。使之得利。以豐其家。均皆允諾。生遂親友同至肆中。持券向問。請開篋以視。肆中人曰。當僅兩日。即來看物。足下能甯買此券乎。曰。然。肆中人即發篋陳示。且炫稱物之貴重。以欲動之。歸即湊三千金與生。生加子金。依券贖回。載而鬻諸五都之市。歷視數家。俱曰。偽金。竟無售。王欲而驗之。乃白金為胎。外裹黃金。許厚。計所值不過數百金。某生計鬻以肥家。今傾家不足以償。賈號哭而回。次早徘徊河干。赴水覓死。忽有過而問者曰。子非贖偽金者乎。曰。子何以知之。曰。吾見子之形而知之也。子即回家。攜所贖偽金。隨我而往。必獲償子之資。毋戚也。我在此候汝。然勿令人從而來。生思鬻偽金死也不鬻亦死也不如即併其偽而棄之。因從其言。回家攜偽金而從。聽其所為。攜生同登小舟。行一晝夜。其人先登岸。入門有頃。數人出。向舟揖生登舟。引進其門。見堂高數仞。廊廡華麗。蓋即向當質金之家也。昇進質物。驗視無訛。謂生曰。子之累不少矣。設筵款待。留數日。計償質及子金外。又贈資斧。遣之歸。生於是得無苦。不數日前。青衣者忽挾資持券至某肆中。取所質物。肆中大驚。肆主無策可解。願受罰賠。喪費數萬。乃完其事。肆中資本一空。

肆主曰。吾憐衆執事之不能受此重賂。而設此計也。誰知自拆其肆。此亦數也。付之一歎而已。後逾年。金陵某典肆。亦有質偽金器。一如木中故事。肆主曰。木中肆欲脫己害而陷人。其心尚可問乎。不如隱忍焉。其失也猶小。既而密搆金匠。倣其物而為之。輕重大小。一如所質。無少差異。越月始成。因號于衆曰。某質偽金。喪本已多。是物恰可以偽亂真。然難逃識者之目。與其見是物而歛噓。不如燬此物而免害。約某日。攜赴報恩寺。邀郡中各肆商。同住觀之。衆商閱畢。即熾火于鼎。而冶鎔之。衆商不知其計也。郡中喧傳其事。質金者聞物已燬。心起訛詐。具資持券來購。肆中人裝若慌張。執券故為遲遲。質金者通其平銀而納諸匱。須臾舉篋昇之。質者再四熟認。喪氣而去。吁。同此一轍之事也。同設計以沽其害。一以喪肆。一得安全。蓋視其心之正不正耳。天下欲嫁禍于人者。不至害人性命。或可幸而免禍。若欺人以貪。而設陷阱。彼墮術者。幾至身家不保。冥冥中豈無照鑒在茲乎。況木商之計。祇顧目前。未嘗慮及事後。此下愚之智。禍之旋踵。已早見之。何足為詐也。若金陵之商。可為誦而不失其正。足真詐也已矣。

巧脫

有婦人與村中某甲通。無何。甲父亦與有私。夫皆不知也。一日。甲偕夫他出。詣馬方狎。匿間。甲父至。甲自櫺隙窺見。急匿狀下。婦出迎入。甫展敘。又遙見其夫自門外來。婦急以門傍木枝授令向持。立于門中。作怒形。婦舉手作攬勢。囑勿聲。夫入。見而問之。婦即逆而告曰。伊云子竊其銀入賭局。又負博進。索擾至家。欲絕其命。子懼而逃。云是奔匿我家。橫來搜尋。我家非收藏捕亡者。宜勸令去。夫聞之。好言勸導。甲父聽婦言。而偽作不肯已之狀。夫又婉轉力解。釋杖而去。婦回首向牀下呼曰。小畜生。汝父去矣。賭乃敗家。原不應為。子畏死。擾人閨閣。幾驚怖煞人。非我夫婦。何以解此圍也。甲出。向夫婦展謝而去。此事不便記其姓名。故虛之。吁。是淫婦之巧。可為極矣。惜乎不用于光明正大之區。而用于暗昧不明之地。吾恐此巧一行。則胆愈大。胆愈大。則禍即至。況其為色慾乎。彼其夫雖愚。必有以愚而破其巧者矣。

鬼賊

適有李麗亭來。談及乾隆年間。廣東雷白縣鄉村民開小肆。晚則併錢計數。納諸櫥。防以管。次早啟視。則缺。初疑家人婦子私使也。咸曰。鑰掌汝身。睡則同睡。起則同起。誰來私使。肆者以言近情。不加深究。越日。又復如是。而刻刻防範。誰知防之緊。而缺

之者。日日不斷。或少一二百數。或少七八十數。肆者曰。家人之竊。吾防之深矣。委無其事。若他人之竊。甯不盡掠以去。何取之廉也。此乃鬼與怪也。于是坐卧積上以守。至三更。見一披髮赤足。隱約而來。大喝一聲。影散無踪。因思日者所說小耗星入其家。則財漸失。以禮遣之。則去。隨宰牲薦餽以祭之。焚香點燭以禱之。失仍如前。一夕。其妻入房。鬼竟狹睨。驚喊而散。由是舉家不敢安寢。有髻齡子熟卧于牀。鬼拉之起。子哭。鬼即拳擊其母。亟喊而抱之。子已斃。殮而埋諸野。肆乃控之城隍。不驗。不得已。控之于官。官以捕風捉影事。從何申理。收其詞而擱諸案。適有道士來。踵門而告之曰。子家有鬼。吾能捉之。然必酬二百金。獲後乃攜肆者曰。吾盡肆資而與。不上二十數。君抱道以安。問問。毋存私。以起利。愁觀者如堵。鄰居曰。果能捉邪。彼不能如命以酬。某等當集成百金以贈。道士諾曰。必須四十九日。并邀百人。夜必填滿室中。乃得也。道士遂進肆。約夜靜作法。至夜。鄰人悉至。而道士既無法衣。又無法器。惟燈燭煙煌。對衆誦經而已。誦至半月。忽見村中大爛蔥站于中。道士即起而捉之。曰。子為患久矣。當受法。爛蔥倔強不服。道士曰。子學掩身法也。掩身之法。有隙可掩。無隙即不能掩。故吾以百人填房。使子無可掩處。則真形露矣。子第知掩身法。而不知破掩。

法也。若人俯首無辭。運送之官。一一供認。究其毆死幼子。曰其子並未死。現在潮州某家。可往提之。官曰。子何以知其在此。朝也。即嚴刑窮求。爛蔥始吐實情。曰。吾攝其子而索之。官乃移關果解來。傳其父母至堂。子即歡笑而認父母。其父母心反游疑。向官稟曰。吾子明明遭鬼打死。埋葬其屍。何復有子也。又詰爛蔥曰。此乃迷眼法也。吾以斃狗易其子矣。官不信。帶肆夫婦往理之所。掘而視之。果一斃狗。官曰。地方出此大患。將來播傳蔓延。害實無窮。吾當盡法治之。立即帶至衆居稠密之處。杖殛完案。道士得酬之後。不知何往。吁。妖法之為害不淺矣。彼以一身而僅學二法。迷害一家。幾至不可救解。若非此道。則肆者身家不保。然是道亦非正道也。魯仲連曰。所貴乎天下士者。為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一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士固如是。道豈有貨殖之道哉。

許姓

昔有賈人許姓。貿易于杭。僑居望仙橋下。其妻面黃瘠瘦。初以為負疾也。藥之勿瘳。日輕夜重。倩媼命婢。坐以伴病。未幾。皆仆首斜身而倦。病者不甯。驚醒其夫。急呼媼。婢不應。起而喊之。則醒曰。爾等何愛睡若斯也。總之事不切已耳。次晚。自與媼婢同。

室三更。陰風拂面。口即欠伸。急起而視。嫗婢又睡。眼朦朧矣。命爐煮茶。見幔帳風動。而其妻呻吟吮咂。即呼口乾。婢進以茶。乃甯。夫疑有怪。乃邀友作伴。假棋守夜。忽聽瓦上疾捲橫來。聲如桔槔。聲止而房中陰風起矣。一友持劍起舞。覺陰風從門而出。許乃延道作法。更甚于前。控之城隍。亦復如是。日夕思何制治。許與城都閻最善。聞其妻病。過謁以問。許細陳之。都閻曰。是不難。晚撥兵八名。持鎗守視屋上。果見一怪物。身長四五尺。毛似狐而無足。由瓦上飛滾而來。齊向放鎗。只聽得大喊一聲。回滾而去。次早遍找踪跡。在土牆垛上。得回鉛彈七丸。尚少一丸。當晚復如前夜守之。忽見瓦上滾來者。有十餘怪。形恰短小于前。急齊放鎗。回滾而散。後遂安靜。望仙橋與鹽院公解相距不遠。越日傳說院內有怪抄擾。延道醮遣。又越數日。院之花園巖中。有一死怪。頭尖而無眼耳口鼻。且無尾無足。身圓長四尺許。毛如狐貉。腰傷一鎗。好事者剝皮分爨。煮而食之。味無他。酸而滑。夜聞嗚嗚之聲不絕。蓋即許姓所擊之怪也。其次晚成羣而來者。乃怪之子孫也。院中吵擾者。乃怪受鎗而養其傷。衆怪失驚。而不安于穴也。剝烹分羹。夜聞嗚嗚。蓋傷類也。然此怪有頭無尾。有身無足。不知何獸。余故載之。以俟博物君子。

水蓮洞

粵西多洞府。水蓮洞尊第一焉。洞在泗郡。郡無城墉。峭壁層巖。懸崖盤翳。非無猛獸也。而無天棧可通。非無力樵也。而無雲梯可駕。聽潺湲之活活。觀砂磧之鱗鱗。倚淺壁而疏僂。傍險溪而築戶。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其山之高也。朝見日來。午雞已鳴。晝至暮觀。月上危峰。恍若雲升。其首邑為凌雲者。蓋即其狀而名之也。洞在城幅之西。并輿而行。膏壤平砥。盡成榛曠。荒蕪沃野。腴壤均作蔓壠。牢落俄聞。清湟汨汨。忽決淙淙。輿人曰。洞將近矣。凹灣崎嶇。鳥道百折。又聞浪濤澎湃。雷激雷响。輿人曰。至矣。下車而拾級以升。渡板橋。憑竹欄。源泉滾滾。不舍晝夜。巨鱗潑刺。赤尾鼓腮。興來者逆流而上。興盡者順瀆而下。余也。昭察其間。已洗盡胸中磅礴矣。緩步徐行。天然石壁。充塞洞門。不知誰施大手。而劈成崇垣也。進洞而觀。玉磊高砌。綠茵平鋪。千膝可容。一聲大喝。響震巖谷。應徹洞虛。私喜今日之聲。何其雄也。覺氣猶未衰。尚可遨遊天下矣。左有窄溪。下參巨石。其狀如龍。迅瀆增澆。湧湍疊躍。逆捲而登。石巔倒瀝。而成瀑布。幼時曾見神龍吸水布雨。亦猶是也。左則坦漫十畝。玉柱貫頂。天若懼洞之崩。而故撐之拄之。東西倒垂十層。白蓮兩朵。花大如缸。余命輿人覆水坳堂。影照如

生雖巧匠雕琢亦不能有如是之精且都也韓文公曰太華峰頭玉井蓮花開十丈
藕如船今可不必詣太華峰而玩之矣與人曰子可于花而擊之聽其音而知其妙
余乃持挺而向左擊彷彿鼓音向右而扣儼然鐘聲因與友人盡力疊擊何異叢林
之勤功課乎天地生物之奇于今始見之矣與人曰循壁而前旁有小洞更有奇焉
余因竒以求竒不避艱險攀援逆足而登至洞而窺之見大大飛鵝白羽翩翩奮翼
而倒棲于頂令人愛慕無已惜乎石軍遠矣若使尚在耳聽播傳必攜硯而來接流
洗墨對鵝作書亦不肯復作山陰人也與人呼曰洞雖黑可進之百步有光內勝桃
源行七日可通南溟矣余曰情興未除其如足疲神倦何留待後時之遊可也嗚呼
乾坤絕大一望而知石室至微變幻不測莊子所云千里鯤鵬寸許芥舟擬作逍遙
之遊不過幻想天開何嘗實有其事今也龍盤于水鵝掛于巖連垂于地目之所見
勝于耳之所聞余何幸而得此快遊也然天之過于韜微也僻壤窮陬誰來賞鑒茅
屋荒居誰來點綴鬼面蒙頭誰知吟咏信可惜也友曰此乃天之所以全其佳也鑒
賞之中未免殘蝕點綴之中多近村俗吟咏之中恒起牢騷與其逐世浮華不如長
守真璞余曰善載之以記遊事且微予論之高也

三戒

粵西河上多三戒廟。最靈異。廟多蛇。大如指。碧色鮮潤可愛。從不害人。或繞于梁。或踞于樹。喜食雞鴨之卵。民人進廟行香者。呼蛇為青龍。多以卵敲一小洞。懸之於樹。蛇自食之。其神姓馮。潯州貴縣人。馮之子孫。世出一活三戒。何以知之。幼時已具不苟笑不苟訾之形。及成人。忽而睡。忽而醒。睡則不可呼。呼多厥逆。醒則面紅如醉。酒氣噴人。過廟視之。必有獻牲酬神者。問其休咎。笑而不答。惜其壽皆不滿三十。死之後。復有馮之子孫。睡而受享。醒而如醉者。至今不絕。詢諸粵人。並客居于此者。噴稱實有其事。且云蛇上于船。逆化為順。客無不利。屢試屢驗。奇哉。死而為神。轉世為人者有之。胡為不轉於他族。而必世轉于馮姓者。蓋欲其子孫不忘本耳。

顧友

未可園先生至。見余假傳奇消閒談。及蘇友朱楚翹在天井。醴使幕中。時有內務府薦來顧姓一友。延居記室。詆諧調笑。恬雅嬰富。一日有饋醴使翡翠帶鉤。碧透于身。鮮浮于面。令人珍愛不已。邀友共鑒賞之。咸為希世之珍。不敢輕動。惟顧友視若淡然。執而玩之。失手下地。跌成三段。眾皆失色。醴使似有怒意。顧友曰。不必驚惶。吾見

公等甚美之而故玩之也。即仆身檢起合之口吹氣而還原物。一無傷痕。羣訝其異。顧曰。此迷眼法也。何足為異。越日。又以茶杯撒為磁片。命僕童檢于几上。亦如前法完之。然其飲食之量。減人大半。眾曰。先生之術精矣。何量之儉也。顧曰。食中無飽腹之味。與其食而不飽。不若不食之為愈也。眾友曰。先生能食百饅否。曰。能。眾曰。能則陳洛濱戲。洞庭春以請。不能。則戲與席皆先生也。顧曰。諾。于是作百大饅頭以進。對眾一啖而盡。羣駭而退。密議之曰。視其身僅三尺。腹不容升。奚能藏此斗許之食乎。此仍迷眼法也。不知移度何處。某等當就狐半仙問之。可也。狐半仙者。善風角占。能知過去未來。名噪維揚。向占之曰。物尚在不便運說。眾懇之。半仙曰。某日某時。能使其不動一物。不行一事。可破其術。眾曰。一時幾何。欲其寂靜。何難之有。半仙曰。饅在畜牲處閣上。急還往視。果然。持向顧友曰。饅未食。予以迷眼法。而加搬運法也。顧哂曰。我輸矣。攜銀倩眾招戲脩飾。以了前約。眾曰。即定于半仙所云之日。扮戲眾飲。某等可觀其動物。且彼亦無暇行事矣。誰知正在觀戲間。顧退進房。眾即隨視。見其手持水烟袋。引火紙出。眾以為噴烟無事。任之而已。誰知忽將紙煤扯分兩條。先燒一條。頃刻墨雲隊起。大風席卷。又燒次條。雷電交作。霹靂一聲。空墜一鼠。其大如狗。

席衆驚喧。回視顧友不見。進內細查無踪。衆思發雷之後。正半仙所云莫動之時也。遂即往觀半仙。物在房空。不知住于何處。詢之房家。曰。雷響時。見一物飛出。衆云大。鼠即狐半仙也。雖使翰至內務府問下落。覆顧友無入京。此乾隆五十七年事也。此事過近。誑誕異可載入。然訪朱楚觀。嘖稱誠實人也。素不行子虛之事。不談無影之言。且自揚而來者。余嘗過而問之。竟實有其事。可見天地之大。無所不有矣。

元寶飛

王麗明。行十五。粵東右翼鎮總兵王浩江之孫。籍隸杭州。恂恂然長厚人也。承粵中煤商。歷有年矣。攜眷居佛山鎮上。嘉慶四年初夏。晴空無雲。忽有元寶數百對。憑空飛舞。響聲叮嚙不絕。市僧寶監。與子肩夫。引領羣喧。須臾飛至王十五屋上。似欲下去。衆皆爭趨其家。填街塞巷。擊碎大門。十五見勢洶湧。恐殘民命。急燃燭焚香。叩頭跪告曰。天祐寒家。驟賜金來。煌煌衆目。攫取難禁。况在繁鎮。居密民稠。庭院擁擠。蹂躪可危。若寶下地。命也有殃。乞神照鑒。收寶歸藏。禱畢。寶漸漸高飛。往東南而去。迄今二十年來。而十五安業如故。家不見豐。此乃藏寶之家。悖逆妄行。運轉困否。寶盡飛出。天鑒十五之古道風教。則助之。然于夜靜宵寂之際。飛到其家。無人知覺。乃于

通晝達旦之時。見寶飛來。有不攘奪乎。一經致命。是助之而反以害之。故十五跪禱。寶即飛去也。吾聞十五之照人以誠。博施濟眾。其後必爾昌爾熾矣。

金二

金二。浙東山陰紫紅山人。年半老。耳微聾。司靈山縣鹹旱事。與鄞友錢寶海同室而居。分東西而睡。金栖東房。錢栖西房。乾隆四十二年。時維夏五。蚊蠅成市。夕陽將頽。驅牀上之蚊。而緊閉其帳。一夕。金如廁回。見帳懸鈎上。疑為錢友娛玩。趨責之曰。余耳雖聾。不聞蟲音。然一蚊在牀。即不能睡。子之玩未免過矣。錢高聲應曰。開則圖玩。玩以取樂。余自晚輟箸以後。作書應人。未曾停筆。無暇行玩事。且啟子之帳。無以取吾之樂焉。肯挾人忌而動人惱乎。金猶疑。錢乃誓。始各就房而寢。次早。金醒。啟目見牀前豎一寶塔。皆磁玻璃器皿堆成。約高七尺有餘。毛骨悚然。急起開門。呼眾友齊視。其架搭之精細。堆砌之靈瓏。雖非神工。恰是鬼工。莫不駭其異。而訝其奇也。錢乃作詩以戲之曰。邑號靈山佛國名。磁堆寶塔令人驚。從今雖把狐疑解。聾子中宵難合睛。此事不能辨。其是鬼是邪。書之以待來者。

杏樹

浙江錢局前有古杏二株。大可三圍。嘉慶三年五月五日巳時。忽見烟從左杏樹中出。初以為奇也。人皆望之。繼而烟光漸大。火星直出。急扛水龍四座。吸水噴去。水愈湧而大愈熾。竟不能救。至未時而杏成灰炭矣。夫杏性具火。故古人于夏時取大子杏。今杏有三圍。大性自旺。大由心發。水龍只可治其外。而不能息其心中之火。故燒盡耳。

虎口餘生

浙甯鎮海縣姚墅山有一人。遇大虎。爪抓其面。走投窪下。虎含柴掩之而去。移時若人死而復甦。雖負疼胆落。猶冀躲避逃生。挾柴撐起。急升大樹上。蹲踞密葉中。見虎同一豹至。視柴開人無。虎與豹若失所望。豹即動身欲走。虎咬其尾而留之。虎乃東西四望。縱身上山。凡有凹曲之區。尋覓無踪。虎回。豹怒目張牙。向虎領一口。血流滿地而死。豹即跑去。蓋虎以得人邀豹同盟。豹不見人。怨恨肆逞。故嚙虎焉。若人見虎斃豹遠。心甯下樹。盡力負虎而歸。剝皮獻廟。以作神梅。剝肉分鄰。以嘗野鮮。療傷月餘。乃愈。然傷雖愈而顏面五疤猶存。咸呼為虎口餘生。夫虎獸之至烈也。人虎之最愛者也。今已入其穴。猶得其生。是若人之必有善可錄。故使虎邀豹得脫其災。是虎

必嗾人不少。故遺豹殘命耳。後聞之土人咸稱姚豎山人貧而至孝窮不改正死而復生。即此報也。

某巡檢

直隸有邑令某某者。識獄未周。憲鞠平反。稅情求全。上司不屑。獲過而致冤。如案達部。邑令亟入京都。與曹掾吏商救。吏細閱原案曰。官可保。酬必重。邑令力薄。不如所索。竟至錮級罷退。後請捐復。選至貴州黔西縣。逾年。吏亦役滿議敘。還貴州巡檢。東裝來任。謁見堂翁。狀貌似熟。而姓氏各忘。及呈履歷。縣閱而問曰。子即昔年以某案而索重酬之某吏乎。子之才大。可佐我而治成。盡善也。吏面有忸怩。心起戰慄。然事到其間。只可低心小意。倍加恭敬。以盡屬僚之禮。吏又于同寅中。問知巡檢駐劄之所。衙房坍塌。烟戶疎稀。前選此任者。俱館邑城。聽縣差遣。以供口腹。吏亦如前。至三朝後。堂翁正聲厲色曰。國家畫野分區。設官定職。不能因地劣而虛之也。子其速行。吾惟秉公執政。稍進即直。揭之毋貽後悔。吏不敢違。如一騎一從。勉強至彼。非無衙署。且無胥役。遣僕稅居。一無隙室。亦無廟觀寺院。惟有魁星閣一座。于是官居閣上。僕居閣下。風雨堪蔽。腥鮮無思。祇圖冬去春來。假疾回籍。忽連日大雨。夜以繼朝。寂

冥淒涼。輾轉反側。攬衣而起。挑剔銀缸。憑窗俯視。見簷溜滴處。白光炯炯。黎明用竹簽挑之。得金豆數十顆。乃于滴溜處。挨次挑去。合得金豆一筐。心思命危境困。焉能發此巨財。恐金不真。因裹二三十顆。命僕進城。就當質銀。在肆易錢。購售用物。僕領命入城。如當向質。當主曰。子欲當銀若干。答曰。一金十銀。曰。此生金也。必煅煉八折而成。當則減六折可也。僕如其言而當之。易銀購物而回。吏見僕去後。又自遍掘。竟得五六筐。積于閣上。曰。果真金也。吾祇知苦無可解。今喜出意外。遂假病乞旋。安享在籍。此事失其姓氏。以初事而論。亦不便載其姓氏。從知人各有命。失馬得馬。何足為意焉。

陳秋巖

陳錫光。字載之。號秋巖。浙甯鎮海人也。乾隆辛巳進士。其兄石麟故後。秋巖思慕不已。悲哀時切。一夕夢兄曰。修短有數。過戚傷情。某弟兄尚有相見時也。醒思幽明永隔。不及黃泉。從何相見。是殆思之切。而形于夢也。後秋巖揀發嶺南路。過英德。探知孰是縣之政者。乃辛巳同年劉某。遂登舟往拜。將近城隍廟。雷雨大作。入避焉。見神貌恰似兄形。迴憶昔年夢中兄言相見。乃在此也。淚如雨下。須臾晴霽。進署謁劉某。

曰。杏榜同年。嶺南偕仕。初膺民社。政治茫然。型式當前。抑何幸也。適間避雨邑廟。覩神貌恍似先兄。抑何奇也。秋巖將舊夢一一告知。并乞假金以祭之。劉為之潔修牲。檢同往醊奠。秋巖大加痛哭。劉慰解而回。曰。吾與爾同年。爾兄即吾兄也。今得同蒞一方。將來遇疑。素難決之時。可叨冥冥指示。留秋巖小住一宿。亦備牲醴祭奠而散。後聞劉得賢聲。賴城隍默誘之焉。

揚州王姓

明末時。揚州富室王姓。兵燹逃難。舉家離散。至國朝定鼎。雖漸次回籍。而不得全歸。後王之幼子長成。讀書入庠。家徒四壁。春口日繁。顧活不暇。功名無及。康熙戊午科。友人邀赴鄉試。王辭之。友曰。學也。祿在其中。若得名登秋榜。則家自可養矣。王曰。安家非易。試費亦難。友曰。吾囑吾家以應爾家。子隨吾行。以供試用。皆省後溫故收心。採風試筆。何如。王乃同至江甯。喧傳相士其術如神。友與偕往。相士曰。公等功名尚早。指王而言曰。先生乃石崇再世。王曰。吾與黔婁相若。求一日之飽而不得。咿唔人何來巨富也。相士又仔細觀曰。子之運。應在八月三日起。當速回。過此即無佳機矣。王乃附舟而歸。至八月三日。浙閩制軍官眷過揚。挽舟訪覓王某。鄉人指引至家。見

王曰。老夫人相請。王始駭之。繼念相士之言。甯應在此。姑從之。登舟。須臾。揭簾請入。王叩見。老夫人曰。兄弟睽違已三十餘年。家居何地。家景若何。王一一述之。老夫人退取白鏹五十鎰。曰。攜去安家。爾即隨我至署。王歸告于家曰。事亦奇矣。我何曾有姊。亦何曾有此顯戚。今既呼我為弟。我姑隨至幕府。或轉否為泰。亦未可知。遂同至督署。制軍相見。竟行甥禮。王益疑之。然不敢問其由。住居三月餘。不過酒肉薰蒸。並無令掌執事。王思徒善口腹。難沾滋膏。相士之言。未必盡驗。惟有作清陽之行。可冀瓊瑰之贈。乃告辭。姊曰。弟亦應歸矣。即令制軍饋贖二百鎰。明日備舟送行。王又思區區二數。奚可致富。相士之言。不過虛譽耳。當晚。老夫人密邀王進。就耳低言曰。吾乃子家子。鬟也。賊亂逃散。投托旗府。收以為篋。制軍乃吾親子也。時念主恩。無從通信。今天假我緣由。揚經過。邀汝同來。認爾為弟者。欲避嫌耳。今贈二百金。為足濟汝之家。幸舊宅未改。昔年逃難時。先人在某某處。埋有銀二十萬。起之。可享安閒福也。爾時尚在襁褓。未知其隱。吾故密以告汝。王歸。悉如其指而掘之。果成巨富。夫人能終不忘始。貴不忘賤者。天下鮮矣。而況于婦人乎。今是婦居至貴之位。而猶念極賤之地。使舊藏仍歸故主。不懼識破出身之微者。其心地之厚。無過于此。宜其受一品之

榮也。人有善願。天必從之。設王處極困之境。而舊宅常人。則銀歸他姓。是婦雖有善心。亦不能使王仍復舊壁。蓋王之富貴。由天之成。夫人之善心。而致之也。

海馬

嘉慶二年二月。廣東南海縣所轄九江。有海馬浮潮而至。長可九丈有奇。高可丈許。鱗甲蔽身。甲縫生毛。毛若青絲。頭與膝肋疎毛鮮甲。踔大如斗。耳下有腮。尾與穿山甲相埒。色黑。古人謂馬為鐵連錢。或即是也。九江河不甚淺。而是馬立于河中。全形具見。居民喧異呼奇。胆大者擲石拂其怒。乃翻身滾去。而傍岸百家盡沒。河化為湖。馬即登岸。嚙禾數頃。不驅則僅傷禾。驅之則又翻身滾去。田成大池。結繩而測淺深。沉索至十二丈。方得至底。九江主簿李敬思上告撫軍。朱石君先生作文祭遣。安逸歲餘。次年復起新甯。殘蝕田禾。化為池者不下百頃。邑宰李安吉四面設炮轟擊。乃斃。剖肉分獻上台。肉似犧牛。味亦相同。氣腥。此魚所化也。並非海馬。若海馬氣稟靈淵。受精皎月。追風逐電。越影超光。何至殘虐為害哉。

鬼書

劉東政湖南人。學刑家言。度支法。就廣西遷江李明府幕。未幾李公病逝。接任者乃

李公刎頸至好。咸謂交代易易。誰知格外轉轉。期滿而猶未清。李公子幼無知。劉受故托。不能違之而去。一夕。初漏已起。忽聞扣門。司閤者啟局。見頭戴殘紅敝帽。腰繫黃袱。乃遷江故差某某也。心驚目呆。差曰。吾奉官命。特來投書。別無他事。請放心。解袱檢書。交與閤人。執而就燈視之。真主人親筆。面開送劉師爺。閤人益呆。差又催曰。求帶進書房。尚有主命。應須面回。閤人戰戰兢兢。帶至書房。劉尚未睡。將書呈上。劉亦驚曰。奇哉。幽明永隔。書從何來。閤人曰。專差送來。候在門外。求見。劉揭簾命入。差叩而起曰。吾奉主命。求駕完結各事。夫然可歸。并求賜覆書。劉曰。官住何處。曰。仍在署內東齋。差出。劉折閱之。其書大畧云。接任某。前有難時。吾曾竭力周全。曾假金應結。立有約券。今忘恩抹借。苛刻糾纏。明欺我子幼小。婦女無知。現存約券。在于書簾。煩檢以理算。則交代自然明白。并懇將某大女許與某為媳。兩世交情。亦必允從。將來賤眷歸與不歸。尚有依傍云云。劉作書以覆。給差費回。令閤人告知主母。檢查書簾。果有此券。次日。劉持書券。細訴觀察並太守。羣責接任之非。接任者亦胆落抵算。交代後。又贈銀送李眷至省。劉又執柯。將其大女許嫁而歸。此乾隆五十四年事也。現在鬼書尚在劉手。夫無形為之鬼。今非特有形。且有其書。是蓋接任者欺死瞞

生令人難受。非書無以破其奸。壓其詐矣。此乃二氣之良能造化之功用也。

咫聞錄卷九終

咫聞錄卷十

清慵訥居士著

瞳神失一

南陽白生性耽清靜。不羨繁華。不喜行動。一日。神倦坐寐。聽二人低聲商曰。吾等願守此眚者。不過假其勝遊。而同處於樂也。渠竟一無所好。何異日坐牢籠。趁此春光明媚。花鳥依人。吾與汝自尋樂趣。庶不虛此一生。白醒而兩目失明。曰。異哉。吾素無目眚。亦無疼痛。胡為驟然若是。呼家人扶至黑甜。就寢須臾。睡熟。耳聽兩人欣欣然歸曰。今日之遊信樂也。後惟彼守彼心。吾行吾樂而已耳。忽又醒。視壁間書畫。架上縹緲。目仍無恙。由是忽明忽昧。已有年餘。恒為精神不足。而有此疾也。益加靜養。又一日。白半省半睡。朦朧之間。聞一人訴曰。行不如坐之為愈也。吾輩遊性過重。頃過花陰。遇花妖。始以禮邀吾弟兄。不肯入。呼羣妖捉弟而進。吾奔逸乃回。自後不敢再出矣。第不知弟命若何。白驚而起。放眼左視。朗然如故。右視昏昏。是更奇矣。延醫治之。醫曰。黑白分明。一無翳障。乃水虧也。應補水益精。藥石百投。而閱物觀書。竟成側面。白猶未解何故。而成此無形之疾也。夏日炎歊。避暑廡室。友至。視其睛曰。子之瞳

神。祗有一焉。白曰。今知目疾之由也。是蓋我愛靜。瞳神愛動。前之忽昏者。乃瞳神之出而遊也。明者。乃其縱遊而返也。今之明。右昧者。乃一返一失也。隨將前之半醒。半睡間所聞之言。一一告之。幸矣。夫瞳神雖一不敢復出一目之明。可至老矣。然失之者。乃我身之物。記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茲我身有缺。孝道有虧。將何以補之哉。

賈十

國初時。盜有取寢陵數千觔重大金爐者。近緝無踪。乃詔行天下。能破獲者。官加三遷。民給萬賞。山東力士賈十聞之。踵比部而請曰。吾能之矣。求賜文憑。限年三載。并咨天下。隨時撥兵。隨處支庫。盜可得也。部曰。子欲藉文而沿途誑銀乎。不允所請。賈曰。吾以家眷十口。留獄為質。得則釋之。不得則聽罪而已。部乃奏聞。如其請而收其眷。給文令緝。賈十鏤空履底。藏文憑於其中。周行密緝。至福建訪有巨跖巢穴。扮作落魄形狀。徑由林深箐密。屈曲羊腸而進。忽有阻道者。截而問之。賈曰。性成豪俠。禍起無端。家室仳離。特來販命。若人曰。子言未必真也。賈曰。鄒魯至閩。路有半萬舍。近就遠。我豈迂拘。即此可知其心也。邀入酒肆。談心暢飲。賈大醉。若人用網與昇。賈

至十里外放下。賈醒而視。已失所在。昇賈者引賈同行。須臾見厦屋崇垣。門高駟馬。邀飲者已先在門侯焉。攜手入室。長者下堂而迎揖而坐。長者曰。壯士遠來自。必超羣。此牆高有五仞。子能縱身出入三次。吾留之。賈即如命。縱身五踰其垣。而面不改容。氣不加喘。長者曰。可矣。待為上賓。檢佳室與之居。越日。赴教場操演。長者居中。左男女右。各試其技。此間以縱跳舉重為上。賈之縱跳可推第一。而舉重列為第四。長者令擇右邊之女為妻。賈辭之。長者曰。毋。此吾之重子而許擇配也。賈從之。結褵半月。女曰。冰谷易消。綠林自敗。非久居之所。東有杏道。可通海濱。吾與爾乘間而逸。為善。賈曰。吾一避難之人。而以上士相待。棄之悖義。守之全信。不可。女告長者。益加尊重。次日。赴場派差。獨不與賈。賈請之。長者曰。差有三等。上等盜內府寶器。中等盜大。院珍物。下等盜民間財貨。子之材在上等之末。中等之巔。此時人多。留待後派。吾非不用子也。請安之。賈曰。必求一差。以報厚恩。長者乃派令隨一。等一名者同行。一等者。常自誇能舉萬鈞。即如盜寢陵金爐事。非我不能。賊猶在。回時可往觀之。賈贊美不已。行至邯鄲道上。留妓飲酒。一等曰。吾輩飲酒取樂則可。貪淫縱慾則不可也。賈曰。因盜而淫。良家之女。自在天禁。彼妓則賣也。吾以銀買。何罪之有。一等從之。賈密

賄妓。今以酒困之。妓如其囑。一等果醕。酹就枕而寢。初。一等身藏雙刀。起卧不離。往往於睡時。持刀掩護其面。今醉而忘之。賈禁妓不許聲揚。一劍砍其頭。飛馬入都。詣郵而訴盜爐之由。藏爐之所。巢穴之險。殺盜之籌。求咨會閩中。發兵為應。計擒智取。部即咨閩調兵。圍住要隘之口。賈入見長者曰。已得內府金銀千枚。藏於深山。彼守而我回。必加發壯士可也。長者曰。吾親帶人同往。交情頗廣。沿途自有照應。賈同長者出。官兵擒之一。閉而入。收其餘黨。得其金爐。且搜出金珠寶物。不計其數。攜妻而返。授賈為天下總捕。釋眷重賞。夫盜爐者。以力勝。賈十以智勝者也。力多敗。智多勝。柔能克剛。若賈十者。可稱剛而能柔矣。

查三

查三。海寧州人也。食客於淮。商理鹽務。自漢旋淮。舟子私附。一生於後。查聽吟詩云。千里長江一日晴。順流直下布帆輕。偶然驚起鷺鷥翼。永石磯頭劈浪迎。查迴首視之。乃嫖然一少年也。邀入中艙。問係揚州詩禮之後家。貧業儒。尋父過漢。貌固俊秀。談亦風雅。查曰。此文人也。何可褻居於後。令舟人移其枕衾。居於正艙。生曰。吾惟一衣囊而已。查乃分衾與睡。同席而食。行三日。生曰。先生有銀三萬。聊為惠。假某月日。

加倍奉還。查曰：子何以知我有銀也？生曰：起行時已知之矣。查曰：此餉課也，難以應命。生默然不復提及。查夜醒，晝寐，刻刻防之。至采石磯，生攜衣囊道謝，作別。查命停舟，而生已縱身上岸矣。查至揚州，起銀篋，皆空。查心驚惶，然銀已失，人已遠，只可向主直告以情。懇限以某月日。如果還來，是吾之幸也。倘或不來，監守者難辭其責。惟有籌補而已。至期，生果至。尋查曰：吾惟信以行世，義以待人，前借如數奉，上即在懷中一一取出。權之果加倍。趙銀六萬，眾駭其異。相與邀約輪飲，而試其技。生均不辭。於是或扮摘抵，或招豔冶，而犒勞大豐於眾。且無佻達之氣。眾益奇之。飲盡，生欲返。眾曰：子取銀於無形，藏數萬金於小懷，是何法術？請言之。生曰：此小術也，何足為異？眾又曰：請試大術。生曰：不能。眾皆固請。生拱手上舟，自持挺篙，一撐而不知舟往何處矣。送行者皆坦胸俯視，衣扣盡落。議之者有稱俠士，有稱邪術。吾則曰：無論其邪與俠也，彼以邪，吾以正，則正可敵邪。彼以俠，吾以禮，則禮可收俠。若查三者，前以禮敬待生，故失而後得也。

生變猪

余於是書將付梓時，攜請銅陵名士選拔章澧南先生新訂先生閱而憶及厥祖在

日有對河居住之佃戶癰瘻三年。忽自呼曰。吾非病。吾負章宅銀。冥罰作他家。豕以償其貸。今三年矣。雖為人。實乃畜也。爾等往請速宰。了此前愆。或可冀轉世為生。其妻詣章門而訴。以夫言。章翁曰。家畜肥臄。留備大事。鄉鄰之負吾者不少。寧獨於佃之負而施報乎。然聽其妻言。念是佃因病之年。與畜豕之年相若。冥報不爽。於今見之。吾當招屠宰之而已。宰之日。豕就刀大啼。佃在牀亦大啼。儼同豕音。沸湯刮膚。豕不啼。而佃又大啼。且身起白泡。恍如湯火之傷。分鬻時。佃又大號。須臾聲低而斃。世之載冥報夥矣。大半在影響之間。惟此事身猶生養於家。而魂已變豕。他所可見財者。非特欲辨清白。且當分人已。彼訛訛者。猶云假貸勝於說詐。負亦無傷。余聞之熟矣。故誌之以為當代鑒。

方姓

嘉慶乙酉歲。京都失去金鐲不少。比捕嚴緝。捕至蘆溝橋。天已晚。止足而栖於旅肆。步街密查。街盡有小房一所。絲竹絃管之音。達於戶外。捕思富室子兒。清雅高居。奚甘聚此陋室。其中必有不良人也。守之於門。三更一小年出而遺矢。美如女子。捕曰。何人居此。小者曰。入問老者。便知之矣。捕入而問。老者曰。子來緝失乎。吾姓方。居桐

城鎖盡在。聊假一用。捕以寡不敵衆。返身入都。詣提督府直告。添捕以往。至則行矣。追問房家曰。黎明捲裝而行。不知往何處也。捕即趕至桐城。訪至方姓岳家曰。吾女嫁彼有五年矣。嫁之三日。即攜女移往異地。從無歸寧。方壻祇來二次。亦不肯說出住處。親鄰共知之。半月前。曾到我家一轉。即去。實不知其下落。桐城至京。快行須十八日。捕核方之由蘆溝橋至銅城。只有三日。雖身具兩翼。亦不能有如是之速也。捕不敢追。求府通緝而已。此蓋麥鐵杖之流歟。捕之不能。亦可為知機有識者矣。

二老爺

粵之韶州有南華寺。乃六祖宏忍修心成佛之地。離郡六十里。聞有歌云。若要南華遊。須帶膏粱酒。二語何也。六祖在時。收蛟為徒。亦成正果。六祖懼其悍性復萌。封定其殖。復鑄七尺鐵塔鎮之。木刻其像供奉於前。極靈異。善嗜酒。韶下土民咸稱為二老爺。其寺不過古刹。壯而不麗。本無可供遊人之目。玩之者無非請二老爺飲酒耳。然木像虛形。焉能飲酒。而二老爺之飲酒。實有奇焉。遊者至此。沽上等膏粱酒二斗。斟筭而陳其几上。須臾化水。一無酒氣。換而復獻。復成水。三次換獻。而木像面色漸轉碧桃。酒盡。帽歪身斜。不必為之扶整。翌早。自然帽正身直矣。嘉慶初年。南韶王觀

察施捨千金。倩叔往修其寺。見諸羅漢金身。光華燦爛。以爪剔之。金落。厚有分餘。盡剝其金。改繪。王采得金不少。並將觀察施捨。亦寢其半。一時行囊頓潤。華服齊鮮。臂束金環。未幾。身上起泡。顆顆若痘。破之則爛。一泡未除。而又生一泡。不逾月而週身潰爛。儼同羅漢之去金身。臭不可聞。醫亦徒然。急渡南嶺而歸。至江左而僵。人謂六祖之靈驗也。吾謂二老爺之顯應也。佛以慈悲為本。含宏為度。六祖慧能乃羅漢中之第一者也。奚忍以區區貪利。而置之於死乎。二老爺既成正果。仍復愛飲膏粱。則其烈性未失。佛面刨金。有不深惡而痛絕之耶。

龍搶珠

池州石埭縣六都。為李族世居之所。依山傍水。烟竈成千。地無名勝。可供遊履。不過霽岫晴巖。散步醒悶。眾兒童無非涉嶺趣巔。尋花鬪草而已。乾隆年間。一童登山入壑。過石隙。有光炫耀奪目。俯而覷之。有一珠。大如雞卵。拾之而歸。喜笑玩弄。行不離手。至晚。童擎珠由暗室過。滿房雪亮。恍如秉燭。對父母曰。此物可以代燈。其父母向其掌取。就燈視之。曰。世上焉有如許大珠。試其光。果如童言。由是喧傳一時。鄰里鄉黨。無不競來鑒賞。嘖稱希世之珍。聽諸言之贊美。防小人之計取。收而襲什藏之。不

敢輕以視人。即其子記憶索取。號泣相隨。亦不與焉。自後事事泰適。業業亨通。不久即成富室。一日有道士龍準虎領。簪眉虬髯。踵門募化。稱係扶風黃山宮來。初則不顧施捨。任其盤踞坐誦。及至七日不食。信為三清變化。慷慨助金。不受。疑其嫌少。又加助之。仍然不受。問曰。子不募金。募何物乎。道曰。清門中無珍不備。無寶不全。只少領珠一顆。請捨之以補宮缺。以增神光。即覆之曰。他物均可施捨。惟此一珠。乃吾起家之寶。寧甘輕以施諸道。見意決不復啟唇。飄然而去。族眾見其得珠。而家驟富。思欲共藉珠光。而同臻樂境。羣往其家。說曰。汝之藏珠。天下已共曉矣。故道士遠來募化。企慕紛紜。終必落人之手。傳云。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倘風聞於朝。奉文選取。爾亦不得不獻。且恐加以懷寶之罪。不如歸於公祠。某等同湊千金。與汝售之。使族眾均沾其潤。則他人不得覬覦。即或君上知之。不過獻之而已。不能治眾人之罪。況珠雖歸公。而子仍有分。豈不大美。子意以為若何。若人聽其言。近情理。得利且可免害。許之。眾乃湊金出其珠。而入之於祠。議歸族房長專為管守。是年童多入庠。農獨加豐。商賈倍利。迨後登賢書。入詞選者。相繼迭起。喧笑之音。溢於衢巷。羣商大慶。俱各如分。出銀筵日。編棚建醮。設供演劇。用雕鏤玉盤供珠於神前。派令十人看守。醮

事已畢。正在演劇。天色澄清。四際無塵。倏然黑雲隊起。雷電交加。急雨滂沱。雲中有青黃二龍。凌空飛舞。俄而青龍直入神壇。吸珠直上雲霄。黃龍亦飛入神壇。見珠無急轉頭飛去。但聞風聲怒號。雨勢驟灑。兩龍互鬪。不多時。而兩尾下地一掃。民房去其大半。地化為湖。遠近河中。桁椽木物。與死屍漂流。擁塞水道。舟楫難行。見之者莫不慘惻。此蓋龍搶珠也。吁。李氏之興也。由於珠。而其敗之也。亦由於珠。當其時。小子得之。老者自應還之。乃反以為發祥之具。歛銀歸公。彼道士者。蓋即其龍之化身。遠來募化。又復慳而不與。致滅害半族。自取其禍。是亦不足惜矣。

缺耳遊擊

雲南昭通府李司馬。乞休回籍。言其同城呂遊擊。山東人。相貌魁偉。缺一左耳。初問其故。笑而不答。迨後聯絡往還。酒餽報復。成為知己。乃說缺耳之由。呂之幼時。遇一術士。批其相云。耳大面方。起舊隱。風波不少。似難舒。必須有缺。始登貴。三品堂堂虎豹居。當時以為江湖套言。撇之而已。及壯。不務恒業。日飯斗米。日肉百兩。小康之家。變為寒室。無以養生。因恃臂力之過人。乃入勝刀之隊伍。早探行商。夜圖旅店。一日見少年華客。侍從者十餘人。挽車十餘輛。裝載輜重而來。尾窺投宿之區。而圖之。傍

晚入曹家店。卸馬停驂。呂密遣夥擔粉過店。故作失肩狀。將粉潑地。以為記驗。適少年之侍從者。在門看破其情。進告少年曰。今晚須整頓防備。少年出視笑而入曰。此非真有本領之寇。不過因飢烏合耳。何足介意。爾等安睡。吾自有法制。使之不敢動手而自退也。至三更。呂引夥二三十人。劈門擁入。直進後房。巨蠟分燃。統室皆晃。少年見多人進。手提雙劍。舞於燈前。雪白如毬。人在劍內而不見。呂等恃眾。站階觀舞。並無劍刃過來。須臾。一人辯落。一人落一指。一人落一肉。而呂落左耳。負疼膽怯。均奔逸焉。此不知學何術。而能出神入化若斯也。因思強有強手。寡可敵眾。與其貪利滅身於不正。不如卧薪嘗膽。以成名。於是投營充為戰兵。月關之糧。不能抵五日食用。惟有於操演之暇。行街肩謀。以支日用。迨拔補千總。纔敷服食。保升守備。送部引見時。皇上問耳從何缺。隨口奏以段文經謀為不軌時。充當鄉勇。打仗受傷。未邀議叙。奉旨以都司超用。俸滿保薦遊擊。回憶相士之評甚驗。年已老矣。諸惟守命。亦不再起紅頂之想也。吁。世之自稱為英雄者。類皆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故末有不滅其身。若呂公者。可為知進退存亡。斯真所謂英雄也。彼洶洶者。曷能效呂公之為耶。

老實翁

翁謝姓。字子敬。浙寧鎮海縣人。少入庠。後以訟事牽連。恥登聽事之堂。走避杭州姊丈凌某家。凌曰。為一公堂之跪。愿舍衣巾。品過高矣。爾素性老實。又執不聽勸。吾無復言。然既避之。必俟風息而後可歸。我在松江。有一布莊。正須老實端重之友。彈壓爾盡去之。翁曰。諾。抵莊。眾人閱信。稱其老實。遂以謝老實呼之。竟成綽號。翁先娶小江胡氏。無所出。繼娶沈氏。亦無所出。而年已四十八矣。是年夏間。往鄉收賬。橐貯二百金。路過村莊。見道旁人擁擠一門。引領而望。翁問所以。云。若家欠官項。監比緊急。將十八歲小女。鬻人為妾。母女不忍分離。哭倒於地。翁曰。生離死別。情有難解。乃排闥而問。可退婚否。身價若干。旁人曰。二百兩已繳官。媒妁曰。退聘不在於理。旁人曰。只要有銀。不怕不退。翁曰。銀可相商。正在喧嚷間。富家公子。因良久不見迎婦轎回。自躡而來。眾人傾倒。訴翁之言。公子曰。刻能交銀。我便准退。翁曰。一手交婚約。一手退身價。公子看翁之形。欺其未必有現銀。遣人到家取約。當時有笑翁之癡者。有褒翁之仗義者。有貶翁之好事者。誰知約到。翁銀亦出。眾皆拍掌大笑。依議而行。兩邊交割清楚。開然而散。母子二人。轉悲為喜。正欲問翁下落。而翁亦不知去向。越次年。

秋從此路過。有壯夫當頭長揖。翁答禮。其人攔住。固留至家。抵門已解前事。與勉強入門。夫婦帶女出而拜謝。款飲表心。且如陳遵之投轄。扁門辭既不得。走亦不能。且灌醉假寐於書室。夜半醒。則燈燭煌煌。一婦旁坐而候。翁駭。婦曰。非為別也。伺恩人醒後盥洗耳。其夫持湯進。請盥洗畢。見堂上張燈結彩。須臾。率女淡粧出。說已探翁年將五旬。尚無嗣息。是女命當為蓮室。查今日尚吉。即晚合卺可也。令女拜謁翁。權詞許允。但不告而娶。有三大礙。第一恐東人之責荒唐。第二防吾繼室之怨不義。第三憂姊丈之咎非禮。必寄信知之。待月餘而後婚。否則不敢從命。其夫曰。有名謝老實。諒不食言。遂已。清早回莊。算明一切數簿。交可託之友。云昨接家言於路。須面鄉一行。今夜起程矣。行至武林。正值鄉試將完。遇族人二。約伴同歸。二人者。一告假知府。一富甲邑里。均年近五十。無子。聞劉鐵嘴相法如神。同往其門。延坐便言。福祿壽三星不約而齊乎。詢之。果一一合。唯翁壽最長。問子息。則曰。二位依相而談。均無嗣續。惟此翁面上陰隱文現。曾為好事。當於五十一得子。有三丈夫願志吾言。二人問有甚陰功。翁亦不以為意。旋里後。逾二年。五十一歲連舉三子。風鑑真神矣。松江某家待之不來。查問則已回里矣。某家說出前事於店。寄函詳達於凌。凌亦達之於族。

族中人聞於縉紳。脩邑志入焉。可不必再載。然此事實可為人之表率。誌書所行不出郡省。天下之人。未必盡目之。是集通行自廣。余故抽而書之。使人見而做法之焉。

狗知朔望

粵西新寧。畜一烏犬。強嚙異常。飼時。烏犬不至。羣犬不食。惟朔望。讓羣犬食之。而烏者一日不食。黎明。四足跪於神佛供前。頭蹠於地。似作叩首狀。蓋其前生如素禮佛者也。常見主人憂。則黑者低頭垂尾。斂聲不揚。主人喜。則搖首縱身。膝間虛繞一日。主人遇得意事。掀髯大笑。烏犬亦跳躍大快。眾皆異之。且能不侍筵宴。恐干主之怒叱也。不吠華胄。恐嘉客之受驚也。後聞其主死。嗚咽七宵。絕食而斃。雖為家畜。實具人性。故以敝衣裹而埋之於郊。曾有詩以記其異。詩云。搖尾搖頭室裏穿。吠星吠月曉風眠。能知朔望禮神佛。生死相隨人性全。

廖某

汀州永定廖某。學皇家術。周行天下。其事親也孝。其處世也信。其出也有時。其歸也有候。恒聽其言曰。祖宗雖遠。祭祀不可不誠。故歸必蜡祭之。先出必清明而後臨行。拜囑鄰居曰。家寒遠出。母老子幼。倘有不繼。萬望應急報無失也。至歲暮。凡綴長

補短之家。權其子母而還。年復如是。無不相信。有一年。命途乖舛。病延數月。既不能遊貴顯之門。又不能博蠅頭之利。行裝食盡。衣履淒涼。自思自歎曰。命也如此。則羞見父老於江東。不則則誰解依閭之遙望。與其在外寤寐反側。毋寧趕回。母子團圓。遂托鉢而歸。其母笑顏大開。其妻愁眉益結。曰。鄰居之有惠於我者。望夫之來。殷矣。皆藉我之還以解臘也。奈何。廖曰。非我欲負人命。不如人耳。吾當以禮約之。誰知負無幾。而貸者有十餘家。無俟廖約。羣起逼索。眾口叟叟。委難忍挨。遂呼妻問貸數而計之。共十四兩五錢。隨對眾曰。明日設法以還。請暫退。至五更。塗面執棒而出。走至大富岩山頂。伏於通衢之旁。適有連城木客。由潮州收值。促歸過年。徑走而來。廖即舉棒邀截。客慌曰。爾無非契我銀耳。勿傷我也。遂解襦啟而攜銀百兩與之。廖曰。無須如許之多也。只十四兩五錢足矣。客曰。何取之廉也。廖以情訴。客聽其自取。廖抽身佩象衡。權銀十四兩五錢而去。越數年。廖過江。與木客同舟。笑對客曰。予不識我。我却識子。某年某月。在富岩山邀銀十四兩五錢者。即我也。正欲思還。無從覓跡。今得幸晤。是天假我緣也。啟篋。權銀兩函曰。此乃本。此乃利。請留之。客曰。些微之數。何足介意。廖曰。昔之塗面改容。由鄰逼也。取之不多。解鄰結也。前玷難磨。心時戚也。

有而忘無。天更絕也。請留之。客曰。子真君子也。吾將聘汝。同為行賈。廖曰。吾以一歲奔波之積。僅供一家糊口之資。餘無望也。奚可共業。客曰。本在我出。盈兵均分。絀則獨受。何如。廖許之。於是倩雁繫銀回家。而與運烟至浙。不十年。廖亦富。客益豐。同時均納半刺銜。加級請封。汀郡傳為美談。而廖亦不諱前非焉。

野史氏曰。貌似正而心邪者。真惡也。貌似邪而心正者。真善也。此其間惟天知之。而人不識也。觀廖之事。則顯然矣。當木客處愛命。不愛銀之時。百金僅去其微。不過數盜之奇。而私為己幸。迨後子母悉歸。乃意外之事。在他人雖識廖之盜由。飢起而諒非真盜而已。迴思塗面之形。終非正人。必不與邀同業。乃木客竟收而用之。無怪兩室完美。各耀鄉里焉。此天之所以全其善。亦以策勵不正者。當反而為正也。

普依祠

粵東女子。往往於未嫁之先。結拜姊妹。誓以十女盡嫁。方與夫同房。名曰金蘭會。盟後。若有先嫁者。朝拜花燭。夕拒歡牀。其夫欲請仇讎。結束衣裳。坐以待旦。三朝即少歸寧。與之歸。則嫁否。或投水。或懸樑。或餓或刎。舍此一命而後已。死之日。羣姊妹哭。

哀盡。設牌醮薦誓不出嫁。亦有一女死而九女具死者。此等惡風。父母雖嚴加訓誨。而不能革其癡心。有司雖剴切示誠。而不能挽其惡習。惟聞香山小黃園司翟小尹。調理茲土。見石巖上樹蔭下。類多木主。風雨飄零。螻蛄剝蝕。謂之甲長曰。誰家木主。雖無子孫。亦有族姓。胡為任其拋擲郊野也。甲長曰。此乃金蘭會中之女也。一誓千金之死靡他。當其死時。結盟姊妹。以其有義而隆祀之。迨後姊妹俱亡。歲時伏臘誰記憶之。其兄弟子姪皆厭惡之。於是棄諸郊野。日積月累。故有如是之多也。翟小尹性本慈祥。始聞其言。深為痛恨。繼想其形。心起惻怛。爰捐廉創建小祠。飭役於治里之中。盡檢而入之於祠。名曰普依。陳餚設醮。且為文以祭之曰。女歸男室。遵禮守常。輕夫重盟。背經壞綱。焉有十女。齊作鴛鴦。一言為誓。鐵石心腸。亦知許字。命在高堂。朝拜花燭。夕拒歡牀。保茲潔體。結束衣裳。欲歸不與。乘隙懸梁。眾女聞之。同赴陌場。烈非所烈。例難表揚。封窆而已。了此癡腸。既無夫婦。胡冀後昌。雖設神主。歲時何望。無怪日久。棄茲道傍。號風嘯雨。情殊可傷。昔因倔強。今有淒涼。九原抱恨。追悔莫償。我心惻然。爰創小堂。孤魂無主。憑式有方。默醒愚昧。安樂中央。謹具庶饌。束帛焚香。靈其鑒茲。來格來享。敢告翟小尹。復為置產添設春秋臘底三祭。此嘉慶十九年。

事迄今已四載矣。鄉鄰無復有投水縊死事。昔者吾友常云。某處有房一所。盛傳有縊死鬼。無人敢居。一生曰。吾素不畏鬼。整衾宿焉。睡至三更。聽颯颯有風。視燈火轉碧。燈前立有豔粧絕色婦人。心思是房久空。婦從何來。此即人云縊死鬼也。吾當矚其如何迷人。自縊逾時。婦近帳前。生啟帳出。假作哀苦狀。鬼即持竹圈一。令由圈中視之。內有樓臺殿閣。畫棟雕梁。奇榭曲欄。靈池碧沼。真勝地也。鬼令人生以手進鬼曰。樂豈手能取乎。生挑左足進。鬼曰。伸頸而入。則樂得矣。生曰。子以愚而受害。致有不散之冤。吾不受子之餌。替子消冤也。忽不見。但聞空中啼哭而去。由是此房竟為潔室。此乃生之點醒其愚。而冤魂始散也。今讀翟小尹祭文。句句皆點醒語。故冤魂自散。魂散則不為祟於鄉。亦不輾轉覓替。何復有橫死之事。可知陰陽一體。無不可以感格之矣。

兩頭人

余在粵東。與友散步閒遊。過華寧巷。見挨肩接背。擁巷塞衢。近而引頸視之。乃一少年子也。裸袒袒胸。腹前粘生一孩頭。而手足眼耳鼻口悉備。啟其眼。閉而無睛。拂其口。虛而無氣。手足軟而無骨。有乳無臍。臂向前生。無魄門。有陽具。羣呼為異。有一人儒冠儒服。搖摺扇而言曰。更有異於此者。余因日採異事。拱手而問其姓氏。答曰。

姓胡名之繁。湖南寶慶秀士也。遊幕來粵。賦閑待聘者。余邀之同行。登茶樓。品茶。問異。若人曰。昔在滇南。出門答客。塗遇魁梧漢子。服飾華麗。金頂輝煌。惟帽似皂帽。較人所帶者。高三四寸。訝其奇。躡足凝眸而視。土人曰。此乃吾鄉武秀才也。其帽之高者。頭上生一小頭。髮清眉秀。眼有珠而口有舌。日則倦睡。夕俟生熟寤。而小頭乃醒。與之言。則能答。遇強梁穿窬而入。則能喊。余曰。一人而具兩靈。日夜皆醒。武生可為大將矣。伏甲奇師。可藉小頭而知之矣。胡曰。小頭之靈。不屬於大頭也。曾試之矣。當時聽土人之言。而疑為誕。因與武生交。留之宿。而偵覷之。更深。歎武生睡。須臾鼾聲起。而牀中童音作。自言自語。揭帳而視。果小頭醒也。其言無非兒童戲嬉之事。見余則喊之。告非強梁也。則止。問之不答。次早問武生。茫然不知也。余曰。此非奇事。乃奇形也。載之。可見天之生人。亦變幻不測耳。

北虎青衛

相傳雷州古怪。驚蟄時。蒙布鼓。置於崇臺之上。越日無之。僉謂雷公攜去。作天鼓也。此說本近荒誕。余居雷幕。經年訪之。非無其事。且雷亦不震。所怪者邪。而禱神。一曰北虎元帥。一曰青衛娘娘。隨時作祟。徧戶受殃。其為害也。附病人而求食。借人口而

發言祭以食則病輕。不祭則病重。然其害何分於北虎青衛也。聽病人言似男聲。若家即往北虎廟祈禱。似女聲。遂刻青衛像。供奉於堂。朝祭暮享。饋必豐潔。且擇味適口。總借病人之口以宜之。最愛觀狎。聽洛濱諸戲。或三日一索之。五日一索之。其有貧不能構劇。則延士歌以替。無笙簫鼓笛。亦可稍解其慍。必至傾陷其家而後已。余與東人荅波高司馬散步晴皋。見有天后木像。拋於林下石隙。雨澍日暴。歎濱民褻瀆神靈若斯也。命僕收而供諸倉中。詢之胥役曰。此青衛娘娘不可惹也。胡收之而歸。是神也。始因其為害而諂媚之。彼得諂而纏繞不去。若家產盡人亡。則棄之於野。鄉人非不敬神也。往往收像招禍。故見而遠避之。然青衛之害在於一家。而北虎之害在於一方。新正欲占休咎。默禱神前。束草為人。腹中滿裝雞卵。仆於地而滾之。卵有一碎。有一婦墮胎。若盡碎。凡是村孕婦。無不墮胎。即牛羊犬豕亦皆胎落。北虎能扶乩。青衛則不能也。人有病往廟。用砂盤扶乩。但聞瑟瑟有聲。或橫寫。或直寫。字皆大草。據其書而錄之。批畢。讀知何鬼為祟。何過成災。必如何禳禱而退。無不立驗。倘有不驗。再請扶乩。必責犧牲不潔。齋戒不誠。重令設祭。如再有不潔不誠。為祟益甚。歲逢春秋二廟土民扛像相間出巡。排對齊整。儀仗鮮明。恍同王后之制。村落烟

莊編細結彩。張燈奏樂。恰似憲駕來臨。昇坐一小輿。而扛護者數百人。其間人忽目
瞪口呆。流涎騰空。登杠旁。持鐵筋與之。若人執筋。從左頸插出右頸。竟似中箭。不見
血流。仍直立扛上。輿即飛行。扛上人終不落地。迨神駐劄。抱其人下。昏昏不知人事。
拔其筋。頗有洞而無血。養三日而洞彌矣。更可笑者。北虎出巡。必在青衛廟設牀帳。
置巾櫛。昇北虎于青衛廟中。住宿一宵。青衛出巡。而北虎廟中。亦如前陳。以待昇青
衛之像至。詢其故。以為二神私相狎匿久矣。雷民遭北虎之患。可求救于青衛。故供
青衛于家。媚之使悅。二神之患可免。吁。雷正神也。闔隱惡而誅心。因書載雷祖出于
雷州。是正神所生之地。既有此邪。雷宜擊之矣。胡為任其為害茲區也。蓋地以雷名。
好事者即以雷祖附會其說。而世傳雷州古怪者。即此是也。

夢難信

杭州沈濟之。安逸人也。一夕。夢金甲神謂曰。汝後園有藏金一大甕。可往掘之。沈問
園寬何處可得。神曰。但見有草繩縛福字錢者。下即是也。醒而思之。適夢金甲神者。
必財神也。明指財路。寧有是乎。夢之真與不真。要視後園有繩縛錢否。坐以待旦。急
往後園覘之。果見錢繩福字宛然大喜。至晚更深。掘深丈許。廣幾及畝。杳無所得。由

是如癡如癲。狂歌喜笑。怒罵悲哀。踰年而終。柘城李少司空。李子繼遷。成進士。司空及太夫人沒後。繼遷追悼日深。成危疾。夢太夫人教令服參。因以告醫。醫者曰。參與疾相忤。不可服。繼遷猶疑未決。是夜復夢太夫人云。醫言不可聽。汝欲求生。非參不可。我有參幾許。在某處可用。醒告諸妻。探之果得。繼遷曰。母之愛我也如此。靈在九原。尚復顧恤小子。醫乃庸工矣。服之。夜半發狂而死。陸射山徵君夢尊人孝廉公云。吾寔穿肉。為水所浸甚苦。臯亭山頂有地一區。召售無人。曷往買之。而移葬於此。吾神所依也。訪之果合。乃以重值得之。及改葬。舊穴了無水。且煖氣如蒸。悔已無及。遷葬後。徵君日就困躓。子孫流離失所。江寧報恩寺僧房。每科場年。賃為舉子寓。六合張生員者。主某僧房有年。其寺主老僧已故。張以獲雋之難。心灰意冷。數科不應試。忽一歲。老僧託夢於徒曰。速買舟過江。請張相公來應試。今歲應登秋榜。其徒告之。張喜渡江。應試發榜後。仍不第。因設祭懟之。夜夢老僧曰。今年科場粥飯。冥司派老僧散給。一名不到。僧無處開銷。檀越命中。尚應吃三場冷粥冷飯。故令愚徒相延。以弛我譴責。非誑也。吁。夢寐之事。災祥本難預決。史冊所載不少。如趙武靈王夢處女鼓琴而歌。乃納吳娃。卒至奪嫡餓死。張敬兒夢全體熱。而謀反被誅。梁武帝夢中原

混一而次日納景侯之降竟以亡國。漢武帝夢木人欲擊帝而枉殺皇太子。徐知誥夢吞金丹而次日方士獻藥服之而終。宋史臧丙傳丙舊名愚夢父召丙立於庭指天曰老人星見矣仰視之果黃明而大喜以壽星出丙入丁故改名丙字夢壽及其死壽止五十一可知夢之不可信矣。古語云至人無夢非無夢也即有夢仍以無夢過之未嘗於夢寐之事留之於心而決休咎焉。

顧孟姜

江寧顧生有神童之名未冠而入泮旋食廩餼其妻學亦超羣。自比蔡文姬家無擔石惟望夫榮。嘉慶己卯科臨場時顧生病不能起妻倉皇曰吾夫今科不第一家無仰賴也躊躇踟躕是夜夢筆生花思欲裝男代試懼難混進會點名時大雨濛濛戴雨帽服男衣入闈登號有鄰生與之同號者素熟認見而駭之問曰嫂何以入此間也顧妻手拂之輕告以故鄰生哂歸已號已而顧妻倦卧雨帽脫落一生過之風吹其簾瞥光照眼竚立而視致同號各生擁站其簾號官知覺回明提調監臨訊顧女得其實情監臨命其為詩顧妻掃筆而成其詩曰良人卅角稱書囊陋巷簾瓢苦備嘗。患病臨場羣失仰扮男入院代爭光昔時已有黃崇嘏今日豈無顧孟姜夢筆生

花先具兆。乞恩終卷渡慈航。監臨閱而歎曰。此乃才女也。可即其詩而入告。惜終違例。恐干聖怒。遂發上元縣看收。聞畢發落。邑宰留養於署。以為女師。榜後中丞命方伯率屬集銀二千兩。助以送歸。其夫因妻招禍。病日深重。及妻歸。訴激上官之仁恩。歎荆妻之胆大。病日就痊。而益潛修。聞已鵬搏直上矣。

改惡報

廉州合浦南康城有宰豕為生者。日於臨宰時。見豕之畏就刀斧。大聲呼號。心起不忍。恒欲棄而不為。然他業未能。一家八口。舍此無以為養。強而行之。迨後子已成童。令學別技。得藉餬口。即放下屠刀。茹素誦經。聞雷聲起。雖至嗜嘉餚。必輟箸漱口。跪誦雷經。俟雷收聲而止。如是者八九年。未嘗稍懈。一日早起。逍遙於門。忽鄰居老婦向屠手招。似有事告。屠乃過去。入其庭。問無人焉。但見旁舍母豕產畜。咿咿喁喁。正欲呼老婦。而問所招何事。并告以畜產之情。頓時頭眩目冒。仆跌於地。覺魂入於小豕之腹。欲言不克。思此乃殺生害命之報。轉世為豕。從何解救。因想世俗咸傳念經可以消災。於是默念雷經四十九回。即黑雲轟天。雷電交加。霹靂一聲。擊斃小豕。而魂轉於身。老婦驚而出視。曰。豕已產矣。鄰居何睡於階也。呼之不應。老婦曰。頃被轟

雷擊死乎。胡為不擊死於其家。而擊死於子庭。馬亟喊鄰左。邀其室人至。號咷大哭。屠、徐起。若睡醒狀。詢其故。訴諸前由。老婦曰。吾未招子之來也。無不駭異。此嘉慶四年事。閱今已二十春秋。適有自廉州而來者。述其事。知屠白髮蒼蒼。猶存於世。於此可徵天道之昭昭矣。其初之手招者。非老婦。即母屍也。其魂之轉胎為豕者。瘴其屠豕之惡也。屠默理經。而感動伏雷者。彰其從善之心也。茲延壽於耄耋者。取其洗心革面。而能痛革其非也。孔子云。過則勿憚改。真大聖之格言歟。

人頭蛇

安徽涇縣溪頭都胡氏。巨族也。乾隆初年。胡承璘。與姪蛟齡。幼時。好登山陟嶺。二子恒約同遊。非暮不返。一日。行至深巖。見熊羆結隊而來。無隙可避。忙作矯猱升木。匿於樹上。緊抱枝間。熊羆至此。仰窺樹上。有二人。思欲啖之。是獸足直而不能上。守其自下。二子戰慄驚惶。汗流脊背。俟一斗大白蛇。飛奔而來。昂其首。則人頭也。伸其身。高過於樹。二子益加兢業。蛇注目良久。對二子曰。請毋驚。吾當驅之。迴首叱曰。此貴人也。爾等不可害。熊羆即退。蛇亦逶迤而去。二子下樹。歸告父母。其父母咸嚴禁。不許出遊。二子亦不敢入山。潛心肄業。沉緬詩書。期年學成。承璘登進士。官至雲南方。

岳蛟齡入詞選官至京畿道御史。此事非異。異之者在蛇身人頭。蛇身人頭何異。異在蛇而能言。物中能言者有之。彼頭乃人。自能人言。亦何足異。異在能知貴賤。并能使不知人言之獸。而能聆其言。從其命。而即退之。蓋是蛇已脩煉而成正果。守此山而主宰一方。救人塗炭。此山神也。不可以怪蛇目之。

王三

王三京都人。未識其名。乾隆終年。從樞部來粵。派守行後稽司征務。五月間。令賣奏至灤陽。路過東平州。晚進傳舍。拂塵濯垢。聽肆後婦女悲啼淒楚。問諸店子。曰。此乃張二家也。其母孀寡。依媳為命。室如懸磬。賴子客進寄贍。偶遇不繼。向秦人以銀盤放為生者。假以濟急。俟張二旋日。權子母而完之。絲毫無負。此次張二外遊十二年。音耗杳然。而秦人因受信在前。再四繼貸。月計其餘。子大于母。積成二十四貫之多。朝逼夕索。計無所出。惟有嫁媳以償。州中人知其有夫。不敢逆之。秦人利婦猶青艾。願質以抵貸約。詰朝迎娶。姑媳分離。哭哀盡變。王眉感良久。對店子曰。張二與子莫逆。臨行曾有銀函託寄。煩為先容。店子領言往告。王解攜行囊。檢絲銀三十顆。替張二作書。封固。爰乾藏身。邀店子引踵張舍。禮見其母。設言謂曰。吾與令嗣。誼訂金蘭。

同地而不同事。彼望家甚殷。僻處之便。致絕音耗。聞余北上。況余先寄函請納之。渠亦隨後言旋也。希勿恐。王三返肆。秉燈跨馬而行。至灤陽。投上奏摺。寓肆候批。是夜夢遊至城隍廟前。見高懸一牌。上寫王三壽元已盡。命數應終。因路過東平州。贈張氏絲銀三十兩。救其夫妻團圓。雖慈豈惻隱實大功也。該土地稟請奏聞。上天嘉之。准加壽一紀。賜兒接嗣。該役等即回銷差可也。看畢。心默奇之。回首見二人對王三揖而道喜曰。某等乃冥府差役也。因爾壽數應終。遣某等出京查招。至廣東城隍廟。呈票掛號。知爾領差來灤陽。忙返熱河。詎想汝行善增年。懸有牌示。某等應回銷差。第自京至廣。自南至北。往來路資不少。乞助之。王亦許之。醒已天明。起而思曰。區區小惠。寧可邀大功乎。同館一友。起談夜夢。亦如之。王乃售楮錢。焚於門外。以實已諾。越日。文已發下。即轉程至東平。仍棲前肆。店子喜見於色曰。公來矣。肆後張二於駕去後。三日還家。行裝潤色。非往時比也。囑余勿任寂然過去。當往告之。須臾。張二來肆。抱頭仆首曰。恩同泰山。感難盡矣。余遊地不少。諸多忘憶。足下說訂金蘭者。在何地也。王曰。吾聞令堂與令嫂哭之甚哀。欲稍助以解此離。非說與兄極好。恐令堂不納。故為兄作書耳。張歎息曰。世上訂金蘭者。多半有名無實。足下真君子也。請

過寒舍。聊申鄙悃。甫入門。請母呼妻出而謝曰。尊公說余子隨後即來。此乃虛語也。今果然矣。悲而轉喜。天作之合。雖為天數。實君德也。歎留設席。張攜三百鎰饋王曰。秦人盤息割妻。足下贈鈔全妻。相去天壤。余頗蓄滋。可不十倍以報乎。王曰。吾憫情而輸金。豈望報乎。張再三呈之。王終不受而歸。後王三果得明珠。壽考以終。吁。善之不可不為也。以三十金之義舉。而能挽命之缺數。彼視一錢而如命者。殘刻為上。擁厚資。終遺子孫。消化於無何有之鄉者。覩此事。應亦知所悛矣。

混報入祀鄉賢

嘉慶二十年。粵東有洋商入祀鄉賢一事。已載入條例。通行天下矣。其事可不必載。而茲之所載者。實有可以昭炯戒。省愚昧焉。凡報鄉賢。由學而起。其初准結報出詳。後正司鐸痰涎風牽。眼耳鼻口。盡向於左。副司鐸目眚為患。幾至失明。二人雖迅調平復。已苦不自勝。及牌位入祠。當晚。文廟中有唏噓浩歎之音。拍案喧嚷之響。在外過者咸聞之。致司鐸夜不成寐。三眠三起。查無他事。次早。洋商牌位仆跌下地。與之扶起。夜仍仆地。如是者五。乃命齋夫密將牌位晚間放倒。早則豎起。以省口舌。然怪聲異響。無夕不有。結報中首列名者。一夕赴宴歸。秉燭而行。忽翻入糞窖。侍從者

急撈上道。已蛙從鼻孔中出矣。洗之又洗。其臭猶存。詢其如何入窖。曰似有雞冠劍佩者。怒氣冲冲而來。趨旁避道。失足而下。由是神昏氣濁。如癡如迷。而同聲附和之。各紳士。或抱怪病。或起惡瘡。或遭家不造。或肇禍無端。未有一人得逍遙自適者。惟新會進士譚別駕者。結報雖有其名。彼實不知也。夜夢先儒陳白沙先生曰。子幼而潛修。壯而出仕。尚未審是商之出身微賤也。彼少孤而貧。拜銅工為師。學習管鑰。按其貌洵美且都。得引進於西洋夷館。收充小廝。夷人豔其美而恣情溺愛。是子利其財而曲意逢迎。始為廝。繼為夥。終為洋商。十餘年。竟成巨富。厥後好善樂施。小惠不少。雖鄉黨中之貧難者。嘖嘖稱道。究為市井小人。國朝定例。學問純裕。品行端方。持躬孝友。方准入祀鄉賢。是商曾以毆兄案擬刑。已失孝友之評。且從未讀書。豈得點污黌序耶。查子確無具報。而詳內則有子名。當速呈明。整頓文教。亦以申捏列子名之非也。又番禺劉孝廉者。亦夢一人。章甫縫掖。拊其背。瞪目而言曰。吾乃增城湛甘泉也。子不知新邑鄉賢祠中。新立洋商牌位。自古迄今。可有目不識丁之商人。得崇祀鄉賢也。其事雖在新邑。與他邑無干。然此端一開。將來雞鳴狗盜之徒。皆得夤緣而入。我我文廟。變為藏垢納污之區矣。嶺南人大半畏首畏尾。惟爾鐵中瑄

璋庸中矯矯。可領眾攻擊。他皆不能也。此乃公事。不必以干預二字避忌。當速之譚別駕得夢後。過學查視。原報結內。果有己名。亦不與之剖論。邀約同邑紳士。晉省。督遇劉孝廉。各訴夢事。夢雖異而事則同。即列名具呈。攻擊中丞。接詞駭然。一面行查。一面奏請。欽差。驗明。掣出牌位。文廟寧靜。疑迷忽醒。痾瘵亦脫然矣。夫士為四民之首。商居四民之末。豈得以末等之商。加於士人之上。當時其子弟妄起。入鄉賢祠。意應正言叱阻。乃反阿諛曲從。列名混報。區區小災加身。尚為輕罰。蓋聖賢之絕惡。不過於嚴。牌位出則。文廟清。事亦可以已矣。

咫聞錄卷十一

清 慵訥居士著

換身

聞贛州一老僧。偃僂痿癢。嘻吁龍鐘。對壯僧曰。吾之室。欹斜剝蝕。不堪再栖。欲假子之室以居。未知可通融否。壯僧曰。可。次蚤。壯僧起。而身則老僧也。意氣如舊。行動非昔。曰。吾非昨日之吾矣。老何速也。至析招聚齋。少一壯僧。查之。老僧應曰。吾在是也。眾僧曰。子乃長老。何以壯為。聽其音。果若壯也。奇之。住持命眾僧遍尋壯僧。不見。訪之無踪。壯僧悟曰。昨者長老欲假余室而居。非假余室也。借吾身也。吾應之。而彼換身以去。彼之身。委難延之。吾當追己之身。以還彼身可也。控之於官。官以事近妄誕。不准。噫。彼僧蓋已得道矣。不然。胡能脫敝體於人。而假壯體以行乎。此中年修心功。已成而年老。故假未朽之身。遨遊名山大川。佛法無邊。克躋其踪焉。

天妃廟

海豐鮎門天妃廟。最著靈異。海艘出入。無不禱焉。居民歲於八九兩月。魚期興時。飲錢詣廟。懸燈結綵。薦牲陳宰。演劇設醮。其期請神自擇。先期一月。鄉人書成闢紙。以

供於神前。拜跪禱告而拈之。開視何月日。祭乃定。嘉慶二十五年七月間。拈鬮在十一月初六日。咸謂從無有若是之遲也。此必有故。至八月二十三日。禮部行文到粵。知聖駕崩於七月二十五日。百日孝滿。方許民間笙歌鼓樂。而神之所定。恰在國孝滿後一日。無犯禁令。天妃之靈。一至於此。可不肅然起敬哉。

憑空行

嘉慶初年。川楚教匪滋事。有守隘防禦之友。自宜昌來。談及壬戌仲秋望後三日。夕陽將頽。四際無雲。左村忽見一人。肩擔兩囊。蓆帽草履。憑空而行。離地十餘丈。眾皆引頸駭異。噴謂教匪之真有邪術也。村有武舉。平日專攻手彈。取隨身被帶泥丸彈去。適中其肩。翻身墮地。趨往望之。祇有兩囊。人不見也。啟囊視盡白布。無他物。即攜回收貯。當晚鬼聲嘈嘈。羣來索布。眾皆驚惶。窺之無見。啟之不敢。武舉曰。聽之而已。彼有邪術。看其動靜若何。再作區處。合眾堅守以防。須臾聞撒沙擲石之聲。如雨冰雹。至天明始釋。門內外沙石積有尺餘。次晚仍如前守。聽眾鬼號咷曰。某等畏教匪之屠戮。已作餓莩。雨洗白骨。日照青骸。百計千方。售布以掩之。非邪術也。可由山左登高而望。自起狐兔之悲也。早起。村人盤山越嶺。攀援逆足而上高巔。見白骨蔽野。

心甚慘怛。返至家村。已天吠黃昏矣。將兩囊攜出門外。未幾。但聞號咷之聲。變為喜笑之音。曰。無以為報。惟有護茲村莊。不致教匪蹂躪。後大兵凱旋。是村安居如堵。村人感其情。為之埋骨成塚。從知陰陽一體。以有形而明。恤無形。自無形而默護。有形彼欺死瞞生者。可不知所戒哉。

夏士古

夏士古。蛟川城西憇橋人也。其父以膂力入庠。年四十無嗣。納蓮有孕。家無餘貲。賴小賈以補歲用。未幾病故。旋生士古。腹痛三朝。暮厥而復甦者四。臨盆若有人拊其背。撫其腹。舒而不覺胎下矣。生後妻與妾曰。家僅儉可糊口。添一子。自增一子之用。若良人在。吾輩可不必計。當勤操作。庶有多乎。於是督婢同工紡織。一日婢女手執絲綿。坐而倦寐。忽然舉手自擊其頭。曰。我自後不作懶人也。偶或功懈。力弛。非腦如刀裂。即傾一物以驚之。又一夕。爐有餘燼。風吹入薪。烟焰將起。妻妾受辛熟睡。粧臺上大鏡翻倒。下地聲響如雷。驚醒而起。疑有強梁入室。急披衣起。啟戶入厨。燃燈。燄勢逼人。廂鄰汲水灌滅。親朋過其舍。聞家况。顧小子。則聞然安。若談近玩。裏空中起拍案聲。人在外則響在內。人在內則響在外。聞之者無不毛骨竦然。初以為樞在堂。

而然也。既葬於山。而亦如之。由是親鄰不敢妄踵其家。妻妾不敢稍解其事。然其顧小子也更切。晚間母哺子安寢。密起挑燈課作。工畢入房。恍惚似人形。或坐交椅。或坐牀旁。呼之不見。兒或醒。呱呱索乳。恆手推母使醒。不醒。必以冷手撫母之額。常若如是不以為駭。迨士古能呶啞言笑。妻妾遇有事。布席於地。坐兒於上。祝曰。請看看兒舞手笑語。如對人玩。能行。令往父前去。即呼爹而往。恍若招之在膝下者。士古漸長。靈亦稍衰。至成人而靈不見。今士古常言父形猶在目前。凡逢祭祀。哭哀薦飭。必誠必敬。儼乎靈爽式憑焉。吁。古今來生而赫赫者。死多冥冥。況士古之父。不過一武生耳。何赫赫之有哉。乃反死而昭昭。能顧遺子。督女工。整門楣。斯亦奇之至也。蓋彼雖為武生。曾讀幾行書。知無後為大。不孝門正為最要事。豈若今之武家。不識之無之可比也。

嚴舟子

浙寧鎮邑泥灣村。嚴姓聚族而居。多半駕舟為業。康熙年間。有嚴舟子送袁生進館。東人迎師於堂。大開筵宴。恭而且敬。坐舟子於廊。惡草具。陳輕而且慢。舟子思一矜之榮。勝百城之富。若有子。必令讀書。以吐吾氣。踰年得一子。苦積汗資。為讀書。本甫

五齡即就塾。五六載。不過識數字而已。或告之曰。爾子非讀書器。不如學他技。毋令耽悞青春。作無用之物也。舟子默然良久。曰。天地生人。五臟具備。斷無有教之不成者。此鄉無名師故耳。次年。延城中師教讀數年。欲其書一便牘。而不能。彼總不認子之魯鈍。惟怨師非真良。四處訪求。具重修。聘宿儒費師教之。初來時。怕有失禮。邀鄉黨中之有文墨者侍宴。食則察師之嗜好者而頻進之。已與妻甘嚼菜根。愈勤駕駛。見美味必沽以歸。逢時食。先修以薦。望子濃而事師重。師亦感其情而勤於課與之講解。左引右徵。開其智竅。而是子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師對舟子曰。子之待我如此。其忠且敬也。敢不盡心力以課之。奈頑石難化。不能如子之願。他人見子乃門外漢。利脩厚膳。豐為令嗣。粉飾粧點。媚東人以固館。吾素不作欺人事。不安白食揖而辭之。嚴曰。下賤人諒無上達子。先生若即辭歸。恐外人議我不諳禮貌。獲罪于師。屈終其歲。以光顏面。先生聽其言。近於禮。因循而止。由是師之望弟益深。於父之望子。雖三隅不反。而猶復之一日。問以粗淺之文。答竟大錯。又諄諄講之。覆仍無當。怒極。用楚夏擊之。流血暈而仆地。師駭絕。呼其母至而遁。遇舟子於途。師迅行氣促。面拂神移。問曰。必有冒犯于師者。答曰。無無。曰。何形之不同於昔也。請言之。師惟搔首唏。

噓固請始告以情嚴曰師之斃徒亦猶父之斃子有何大罪况欲好吾子而重擊之非惡吾子而故殺之吾亦不肯恤頑子而禍名師也邀之同歸師知難脫心驚膽戰勉同回館嚴聞妻之哭而叱阻之曰是子不良死何足惜須臾子歔哀聲止而笑聲起子徐行下樓對先生拜揖轉又拜父問其如何而歔曰初以頭暈而仆繼有一人丹顏綠鬢與我藥丸兩顆投諸口而吞之覺神清氣爽師東欣慰殊甚自後頑化為敏智識頓開年二十餘入黌序補弟子員食廩餼設帳授徒舟子歇業而安享焉吁彼駕舟餬口者有誰望子榮吐氣嚴則力舟聚資崇師隆禮觀其對師之言語語驚天動地而費生之盡心施教講不厭煩亦足以感召神靈斃投二丸雖冥冥難憑而頑化為敏實彰彰可考語曰心誠求之無不與之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其斯之謂歟

題主

慈水後山北葉氏富如石崇官同崔烈其母死卑禮厚幣請姚江邵御史題主其意原為尊親顯母炫耀鄉里誰知硃筆點下而木主劈分兩半其子捧主而哭哀倍至古來原有刀筆之稱豈其筆真如刀哉不過於字句之內輕重懸殊可置人於生死之間耳若御史之筆掌生殺之權可談論王公大臣奚可輕動况硃筆乎茲則筆真

如乃甫一點下去而木主劈開斯真奇事蓋冥冥中有至理存焉余嘗玩朱子家禮載題主一事須請鄉黨中之有德行與年長老成者切勿請有爵位而無德行者否則寧擇子弟之能書者而書之聞葉氏之事而益有味焉吁與其抱主而大哭中庭不若擇子弟之能書者而書之自無是變為人子者當遵禮守樸為是胡可虛圖炫耀而反增悲感也耶

蕭某

兩廣風俗門粘神客巷供土地吾浙罕有所見惟寧郡之定海縣亦有是風而土地祠多設於井上者何也乾隆戊戌歲定城蕭某年二十洵雅沉潛寡言笑父擇李友之女為其偶未娶正月三夕治餚命邀岳飲岳聞壻有以布帛貽鄰女事酒乘興醉對筵客直斥其非父本長者聞之不容子辨而怒詈之席散猶荆槌之某負楚悞裂水缶奔叩李門洗冤不納赴四眼井自盡母使人遍尋無踪當晚魂返於家牽兄足而言曰天已晴履難履夜過黑燈可行兄朦朧許之次早汲水者見之撈認蕭某報其家舉室號咷往收其骸羣痛是兒之含冤慘乃父之絕嗣其堂兄為之焚燈易履因知昨宵非夢乃弟魂歸擾也初父恨子之不良繼歎身後賴誰迴思仕多寬政何

老境若是。亦不願自生。夜靜解帶作懸梁計。死者訴於母。請速援。母驚起入父寢所。下帶哭哀勸解。且不離左右。魂亦恆附於房。有時牀前溺器。忽移牀左。寬帶整置。加結層疊。常聞空中吟詩云。陌路誰分寬黑白。哀腸難解鬢蒼霜。兩句。一日蕭妹憑牕針黹。忽呼曰。哥哥來也。霎時手披其面。寒冷澈骨。笑曰。小賤胡多言。妹目盲匝月。有隣婦芮李氏者。素患胸痛。卧於榻。聞坐竹椅聲。婦問伊誰。曰我也。婦恐曰。蕭叔何踵吾家。曰。佳爾貞節。來療爾病。婦口遂塞。手足如縛。亡何。曰病瘥矣。吾當去。婦病若失。并為告其母家。三年來。或聞其聲。或見其形。不以為怪。問其致爾死者。爾岳何不尋之。曰。門有神阻。不容入。又問門前有井。何遠赴四眼井而投之。曰。有土地守焉。緣李門粘神蕭井旁。建有土地祠。由是定俗成風。恍如畧俗。此古滄劉生易門度嶺南來。見外籍人常譏雕題俗鄙。有花不香。肉無味。家家門前供土地之誚。因述此事。囑余記之。知土俗所尚。必有相因而仍勸世人。不可以俗近不倫。作謠以謔之焉。

鐵人為邪

南越番禺。所轄菱塘司。有地名新造者。濱臨大海。巨岫排門。山形如鼠。俗呼為老鼠山。依山而居者。航海漁魚為業。得網澤與齊民一體。失網澤。遂邀海運商舶而劫之。

後甜獲利之易。竟棄漁為盜。結隊成羣。遊掠逍遙。成為海患。乾隆中年。李撫軍嚴令巡洋弁兵。奮往力擒。痛加懲治。一案屠戮三百餘人。頑風稍息。其時有堪輿者云。是處之多盜。乃山形之似鼠。宜在山上鑄鐵貓。鐵人以鎮之。撫軍如其言。鑄鐵大貓一。巨人一。貓制鼠。人牧貓。數十年來。為盜者雖有幾人。而結隊成羣。明目張膽者無之。地方可稱寧靜矣。惟傍山之青年婦女。多患邪魅之病。說者以為狐崇作亂。延茅山道士。醮禳。依然作怪不休。一日。有遊冶子登山觀海。見鐵人一手空提。以己所攜破白面摺扇。開而插其手中。是晚。病邪者舉家挑燈坐守。二更將盡。見空中懸搖白扇。羣皆驚喊。扇落於地。拾之。觀扇上字款。乃遊冶子之名。次早持扇向問。駭曰。此昨遊老鼠山。挿於鐵人手也。何來汝家。作祟者寧即鐵人乎。守以待之。是婦寧而漸痊。亡何。鄰婦正在熟睡。忽有數百觔重物。壓其身。手難動。氣難轉。口惟唏噓。大聲呶呶。驚醒同房。睡婦呼之。乃甦。自後或夜至。或間夜而至。婦乃面黃肌瘦。不能起牀。羣議鐵人作祟也。不然。何重乃爾。惟有釘其足。使之不能行。則患可已矣。於是鑽其足而流血不少。始信為害真在鐵人。即釘之。並鑄生鐵。將足鑄沒。由是青年婦女。鮮有邪壓之病焉。夫鐵人有何靈哉。蓋得日月精華之氣。照之而成也。其能靈守疆圉。保護寸

土使一方崇祀。香煙不絕。即可為是山之神。乃作邪迷。為害未久。故釘足以示小罰。若任其為怪。其禍愈大。天地不容。當必有雷擊之興。

張通判

張通判。榆次人。家素封。嘉慶初年。援例授官。分發廣西。昧泉幣之艱難。擔寅舟之虧缺。契洽上司。屢署州縣。不攜妻女。專嗜怡情。侍從者雞鳴狗盜之徒。踴躍捕抵之類。必年在二十以內。形如敬新磨。張好好者。錄用。其他雖部院薦留。不過礙以巨賂。貸以栖居。給以工食。不令供役。管理門印倉號者。皆毛髮未乾。小兒羣呼為孩兒署。民間詞訟。除命盜外。概置不論。署中非博奕。即飲酒。絲竹管絃之音。朝夕不斷。日就荒佚。啓閉誰司。官廨堂壺。竟等平康門戶。一日。有青艾小子。直進上房。衣不華飾。面似桃花。張見而胸開眉展。笑而問曰。子何許人也。曰。某姓談。籍隸安徽。伴父作客於此。過大灘。擊破行舟。父遭沉溺。屍漂無踪。某憑鄰舟拯起。得存殘命。異途偶落。誰憐顛沛流離。嬌養已成。未識東西南北。適繞過絃歌之署。忘教化之門。茫然前進。求開恕張曰。子肯充我下走否。曰。此乃再造之恩也。張即派附跟班。學習節禮。為之製衾。增衣。談伺使殷勤。勝於他子。且工於烹飪。善體主心。張深愛之。張風聞門印輩有貪婪

妄索事。大聲厲斥。談勸解有方。而官怒遂止。偶或門印密為鬼蜮。談必指破。以絕其路。自亦不作苟且行。門印輩惡談之肆愛。而無隙可尋。懼官之怒言。而有心退後。凡遇事應陳官。邀談代陳。官無不聽。是談雖作跟班。實掌門印。官亦喜其周到。非惟令其同供門印。且大小諸事。銀錢出入。悉歸談手經理。昔所重用小子。均各垂頭喪氣。管絕蕭條。熱鬧之場。變為冷落之區。張思百變齊陋。無可逍遙。一官絆羈。難離職守。悶坐無聊。談忽進茶。張昂首受茶。見壁鏡模糊。令談拂拭。談去垢重懸。忽鏡中五色牡丹大開。燦爛異常。張思何處照來。迴視庭院。秋景蕭條。一無花卉。復向鏡窺。牡丹開處。居然臺閣崔巍。亭廊曲折。雲山巖巖。綠樹濃陰。信足樂也。爽玩正豪。司閤者持刺。說同寅拜會。更衣出迎。面雖對客。而心在鏡。忙送客去。而回。但見鏡之光芒。不見花之粉郁。對談曰。鏡裏之觀。來何易。去何速。令人大失所望。奈何。談曰。人生際遇。一如鏡中之花。何必流連於此。張終悶悶不解。談曰。樂趣可尋。散步後庭。始得之。張與談行過東廂。見池內紅鯉。潑刺晴空。竚立以觀。五色俱備。就淺者泳之。就深者方之。舟之須臾。龜魚起淵。張曰。池內無龜。誰放之。談曰。行雲流水而已。何必問所由來。張所寶玩者。惟翡翠拳指。日夜繫於手上。越早指空無存。翻衾整牀。無復向眾僕

追尋。羣各矢誓。票差嚴緝。談曰。門壁依然。並無破綻。似非外盜。飭差未必還。賍徒滋民累。不如止之。張曰。此吾最愛之珍。肯棄而不追乎。談曰。緩以圖之。急則賍速消也。張寤寐反側。終夜闢墨。蟲花驚令析牀移院。日以暄之。湯以灌之。牀移而攀指在。張曰。得還此寶。勝有此官。談曰。寒不可以為衣。饑不可以為食。何寶之有。張以其言近唐突。而心有齟齬。遂露冷淡之形。適交趾阮王。自相殘蝕。叩關求援。羽書絡繹不絕。簽印甚繁。開錄而印不存。官與臧獲舉手無措。官欲自尋短見。臧獲輩均圖逃逸。談則左尋右覓。見花臺綠苔掩土。惟東旁小許。若有人勸告諸官。呼眾共掘。印在其中。張喜極曰。僕人之靈。莫如談也。談告辭。張曰。吾正賴子之扶我也。何即去之。談曰。吾非若輩之人。肯長為下賤乎。某之來也。特來點化癡愚耳。鏡花非真有之奇。池魚乃自然之樂。君亦可以從此而醒矣。乃視翡翠而竇之。視印信而失之。失而復得。焉知不得而復失。能於四事中參破機關。自有相見之日也。決辭而去。後張往巡卡。過觀音廟。停足。見神像旁塑童子。恍似談形。味其辭別之言。亦退歸林下。從來遇異人者。必有異勸。今僅點化退官。何足為奇。然知足知止。乃聖賢學問。非易事也。張本富而且驕。其能使之猛省知退。談之教真神而明之也。故記之。

徐尚書墓奇四則

嘉興秀水徐公諱必達字德夫號元仗有明萬厯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尚書生平耿介自操羞與趨炎附勢者為伍卓卓有清名公論在人故死得崇祀鄉賢葬於秀水屬感六都樂道橋其墓之奇事有四

一康熙年間春盛時月明星稀晴魚潑刺漁父乘小舟灑網於樂道橋畔聞招舟呼渡聲此行方便事且得蠅頭利何樂不為遂返棹至岸朦朧見人曰醉矣跨足下舟而鷁首沒身眠於河漁父曰何重若此急赴水救乃一巨石曰明明是人何化為石非溺水底必漂他所三沒三尋而東方白矣仰見高岸猶有兩石人巍然峙立負耒耜而出者識是尚書墓上翁仲過墓覘之四翁仲僅存其一羣駭石人能行而遠離且能過河守墓者報其家數十人舁回仍置墓所探知是晚前村禱神蓋翁仲代享之焉

一乾隆初年尚書墓鄰曝來牟粉忘收而睡覺始記憶攬夜出視有大龜昂首濃噴見人趨逸躡足迅追跑入墓門覓無影響次早復往精視碑屨口上粘有粉迹昔之碑朝外者今朝內矣屨亦向內其子孫留以為異不復更向於外矣

一乾隆終年盜賊蜂起居民擊柝巡警夜不安枕一日巨虎橫行民皆蹙額曰盜未絕而虎起某村何不幸而遭此荼毒也誰知荏蒲間有虎而不敢入境盜風頓息有一壯年劈見虎來矯揉升木虎至樹下捫口於地而嘯聲震地小年子膽落墮於虎身紫抱虎頸而坐虎亦驚而跑途中遇一人懼虎害見人騎虎疑以為神跣求救若人曰吾亦命難保也虎即過去至尚書墓而人安身不動其人細視之乃墓上石虎也下身趨歸告知村人咸謂尚書遣虎除盜也

一嘉慶初年陰雨夕暝守尚書墓者聞喊盜聲開戶聽之聲在墓中秉燭往覩乃前村農夫經繫樹上釋之若昏初疑其遇盜也飲以茶始甦問之知即其盜蔭木圖作農具甫起鋸忽來巨人二某止鋸急逃四面若圍即將其所攜草綯反手縛之縊之於樹問何自罪自鳴對曰不知當請尚書子孫送官哀求乃止以後莫有再盜蔭木輕進其墓焉

考徐尚書萬恩年間之正人君子也生而正故死而靈聞之嘉禾人曰近見夜靜更深恒有神燈出入其墓而感六都民遐延道設醮冠婚祈福道於召請諸神時同名尚書雖習以成風亦由尚書之靈致之也翁仲受享醉回焉知非奉尚書之命也碑屬荒

食鄰粉追回。向內不復向外者。焉知非責之而不敢再動也。荏蒲蜂起。遺虎驅盜。盜陰繫樹。自鳴自罪者。明顯尚書之赫濯也。登其墓者。可不肅然起敬哉。

徐婉

明末秀水徐用。字可楫。太醫院判。艱於嗣。旦夕焚香求子者三年。生女窈窕。穎拔。因名婉。五歲喜操針線。七歲讀閨訓。烈女傳。輒求解。解即唯唯。若有悟。許同邑金光奎為妻。及長。父母欲謀歸嫁。無如壻家益落。孤哀無依。不得已為納壻。荆布一無所措。婉心自若。顧弟惶惶。為父母糊口憂。將二月。夫竟病亡。日夜哀慟。欲絕。仰天自矢。如不欲生者數日。既而慨然曰。死不能從夫地下。生當終養父母耳。於是日夜操作。不輟。其父母見其勤苦。與之謀改適。婉聞之。泣然不語。久之入卧。父母以為更衣也。移時不出。視之。竟投繯矣。亟解下。氣已絕。撫額猶溫。乃禁哭。忽聞空中車馬聲。自牖入。香氣滿室。婉甦起。坐曰。娘孃來也。汝輩庸若。口中喃喃。呪偈如宿誦。兩手作印。諦如梵唄狀。不輟。父母及家中人。俱駭異視。時夏五夜也。炎暑蒸灼。蚊蚋糾擾。遍苦諸室人。而婉身一無所著。亦無汗。黎明復言曰。頃者蘇。感觀音來度我。教念咒偈。及金剛經。我前世觀音侍側童子也。因見艷色。倏起邪心。降謫人間。今已罪滿。不久當

去姑且留。更遺童子相守。召紅綬喚即至。來去甚易。凡近人有違昔所為。不經與聞者。悉歷言之。如親見焉。問以未來不答。曰。怕人議我為妖耳。自是持咒誦經。凡內典梵語。一覽輒誦。如齋不食葷。不食亦不饑。元日。忽語弟宏貞曰。予今日死矣。死亦甚樂。且女喪其夫。義當死。願父母貧。須汝讀書為父母地。好做男子事也。言訖。談笑自若。父母家人。不以為意。是夜持印誦誦經。鷄鳴。竟寂然逝。但聞空中車馬聲。殮時香氣滿室。夫世之所謂因果者異矣。如金粟之為青蓮。玉源之為冲之。五戒之為蘇學士。胡沙門之為王家兒。每多見於富貴光耀之中。未必出於節烈貧苦之際。蓋以覺世之宿修。而蘊徵於異世之富貴。其德報固宜矣。若乃齊文宣之好殺。王萬年之志歸。紅蓮之塵網。則又多於富貴光耀之中。幾昧其本來。蓋以異世之凡胎。而沉淪於富貴光耀之地。其昧本來又宜矣。乃徐婉以二十年之貧苦。報其三生夙慧。且以隔世之夙慧。而能不昧節烈大義。嗚呼。其大乘之定慧耶。其吾儒之義烈耶。

百菊溪

百菊溪任全楚制府時。有江西民在漢口作客。年積餘資。歸家置產。漸成完美。其弟在家誦讀。虞無枵腹。書可專心。博一衿之榮。起萬惡之念。兄年近杖國。思家可養生。

免遠道以馳驅。借墳麓而樂育。誰知弟恃田園契據。盡在手中。將兄遞年所增產業。偽為己進。一股全吞。致兄無依。訟之於庭。屈無可伸。不得已。挾微資重踵漢口。為賈而曰。恨弟之不仁。喧聞百制府之神明。能伸生民之沉抑。作詞呈據。訊其祖父寒微。一無遺蓄。弟年甫冠。作養讀書。已悉此案大概。收其詞。不加批。發交江夏縣。謂令想方辦理。江夏以案關兩省。既難傳人訊審。又難往彼察訪。延之三日。方無可想。案無可辦。求教於百制府。曰。此亦甚易事也。即在盜案中。列其弟為富家。斯得之矣。江夏即遵諭照辦。具詳申覆。百制府即咨江西中丞。事關盜情。中丞飛速行府飭縣嚴拿。其弟到案。不由分辯。繫以黑索。加以桎梏。選差添兵。解至楚北。百制府隨自親審。大聲呵斥曰。秀才應守名教。乃敢作盜富家。致富千金。情實可惡。爾時其弟只要性命。供明家產。乃兄作賈增來。實無與盜窩賍情事。問其兄在何處。覆以現在漢口。立傳抵案。質訊明確。斷曰。爾係秀才。自知敬兄之道。即或兄老貧窶。為弟者亦應奉養。茲爾反以兄增之產。佔為己業。又復恃矜終訟。將兄逐出。致兩鬢蒼霜。仍然沐風栴雨。天良喪盡。莫之為甚。幸而被盜攀窩。提解至楚。爾欲保全性命。供明產乃兄增。實為深玷官牆。相應咨請褫革荆答。斷令即將產業推與兄管。不許再行妄佔。取具遵結。

解客中丞。飭行遵照完結。夫以隔省之案。諉為不理者多。即或理之。不過文檄往還。空自答應而已。今百制府居然設法關提。且能使一言兩語之間。真情畢露。判微於至隱之中。制伏於千里之外。神而明之。真可為國家大臣矣。

天井山

鄞邑天井山。高有數百丈。深巖重封。龍所栖焉。自麓至巔。開有五潭。下二潭平坦無奇。足供民飲。屈曲盤繞。攀援而登。三潭寬僅過尋。淺可揭涉。尺泓清澈。石見沙明。滂不盈。旱不涸。半倚於山。視之者。咸謂杯水坳堂。豈藏龍所乎。旁有樛木。腰巨十餘圍。其葉若垂天之雲。擔束薪樵者。聚足於斯。雖六月阻暑。忘其為炎歟也。老幹分枝間。青蠅畢集。噉噉之聲。不絕於耳。腥臊之氣。充塞於鼻。驅蠅而視。樹皮磨脫。滑潤緇光。詢諸土人。胡為而若是也。耶。曰。炎暑鬱蒸時。龍騎於上。而掀鱗作霖焉。上二潭高不可攀。飛鳥絕跡。人鮮能登。鄞鄉農民。遇天大旱。禱雨不應。則上天井。先期三日。家家齋戒。人人沐浴。潔治犧牲。虔修餽饋。不戴草冠。不持披陽。烈日曝身而進。延道開壇。道有邪行者。不輕承此舉。輕詣此潭。誦經高朗。不敢差失。修檄專心。不致錯落。誠心感格。焚檄於潭。自有蛇浮水面。蛇具四足。五爪。金鱗。形非蜥蜴。狀似蛟龍。呼為金線。

蛇相傳即龍之化身也。任民擲手入甌。從不嚙人毒。人得蛇。民皆歡忻鼓舞。恭置龍亭。儀仗鮮明。鼓樂喧闐。昇歸供廟。朝夕焚香。俟沛大澤。演劇酬謝。送還於潭。乃畢其事。乾隆初年大旱。值前村為首。請龍虔誠修儀。詣天井三潭。請得金線蛇而回。大獲甘霖。河未通而蛇死。以為此非龍身也。龍豈能殫哉。將殫蛇拋擲河內。因以不信。亦不演劇酬謝。逾年天又大旱。值左村為首。亦往天井三潭祈龍。供物少饅首一色。囑責是村之造次不誠。道正誦經。忽潭中浮起饅首二枚。以大鑊盛起。散而為粉。眾見靈奇。寂然無聲。道更莊肅。跪誦焚檄於潭。龍身未起。而浮起一檄。字畫顯然。視至年月。乃前屆焚化之檄也。均膽裂魂飛。棄儀奔逸而歸。畏縮不敢再往。議欲停此祈龍之舉。內有老成長者曰。神降我禍。無從退避。前屆褻慢神靈。罪在鄰村。其浮前次焚投之檄者。使某等不可效前屆之所為也。於是各起虔心。齋戒三日。另修牲供。三步一叩。登潭道領眾姓。跪誦跪求。仍然浮蛇於潭。恭昇至廟。敬設香案。雨澤盈溝。送龍回潭。演劇恭酬。自後旱農祈龍者。始終敬事。莫敢稍存忽畧焉。夫然而知龍之為靈昭昭也。龍能代天行化。即與天同。彼急則求之。緩則棄之。施之於人。尚為不可。况可施之於龍乎。茲第浮舊檄於水面。彰罪而不降罰。誠求而仍沛澤。蓋其好生之德。淵

乎其淵。自不以一二人之非。而加禍於全村也。

幕友

一人住居鄉落。家稱饒裕。見幕友出入。必乘肩輿。後有侍從。與官同坐同飲。心許體面。用重贄拜師。學刑名。其師本無學問。無非勾通上下。分修於司府幕友。多攜舊案。遇案翻閱。其情節相似者。換名鈔寫而已。彼在署鈔寫月餘。一無所學。自覺無味。告假言還鄉。中人見其學幕而歸。刮目相待。諸事請教。一日。鄰家之父病故。適地保進學幕之家。教令報官。保曰。誰家不死父母。從無報官之事。曰。我初意亦然。今幸學幕熟讀律例。方知律內載。地界內有死屍。不報杖八十之條。是人死應須報官。翻律與覲。保即至縣稟報。縣收詞往驗。乃人死其父也。當責地保妄報。保曰。此某幕友教令具報也。怒極嚴拏。彼往後門奔遁。聞化鈔不少。始得寧靜。此事非奇。載之可解人頤醒人目焉。

雷一鳴

江西雷一鳴。高安之間人也。筆敏心靈。恢諧調笑。乾隆戊午科。秋闈晉省。有同牕背曲如弓。名為偃僂子。踵館邀詣城隍廟。同祈籤詩。卜桂榜之進取。雷曰。昨已祈之矣。

同牕曰。與我觀之。為子詳之。雷曰。背誦與聽曰。羨君受屈已多秋。曲折文章孰與儔。莫道後來無伸日。翻身便作濟川舟。尚有解曰二句。婚姻難合。失物易尋。同牕曰。子嗤我偃偃而作此也。雷曰。子乃識貨人也。今科必中。無庸再祈詩矣。

高某

高某讀書難開一竅。而於奇技淫巧。繪畫像生之事。無不精工。清明時。風從地上見。人以禽鳥花卉人物戲齣作風箏者。高某曰。佳則佳矣。靈巧則猶未也。密以西遊記七情絕慾一節。作為風箏。七女有裸體而入水浴身者。有浴畢而裸體登岸者。而猪八戒之見色起貪。追艷鬪趣情形。繪妍畫醜。喜笑天然。且毛髮畢具。令人贊歎靡已。放之於郊。較之他人所作風箏。高飛分外。於是多續引線。趁風儘放。直上霄漢。不見其蹤。須臾。火如雨下。燒髮熾肉。奔避不暇。竟成焦頭爛額。醫至半年。傷雖就痊。而人非昔日之人矣。議者以為淫巧之報也。余曰。然。夫天上有風火輪。故能輕清不濁。其初之直上者。已入風輪。得風勢而直上不下。上至火輪。則風箏燒矣。燒自火落。人自受害。無足為奇。惟是風箏祇有高而遠。高某所作風箏。乃能直上霄漢。火之落。不落於他人之身。而獨落於高某之身。是則可以為奇矣。可見天之報施不爽也。

馬禹平

馬禹平。浙東賈人也。挾資周行蘇揚漢口佛山間。擇貨之可以居奇者。運售往還。數年來。雖無所失。得亦無幾。見同邑張賈。常載明月而歸。田園日闢。並無趨眉之狀。衣履時華。自思經商之才。無遜於彼。而持盈之道。遠勝於余。是蓋別有妙道存焉。乃踵其門而請曰。子於周計。然授范蠡七策之中。深練而熟揣之。故億則屢中。賤意欲與合本共作。以學江湖經濟。未知可許否。張曰。吾無他技也。不過想是物之無虧折者。則販運之。至於貨到居奇。獲利數倍。乃會逢其適。亦人之時來福湊耳。吾雅不與人合作。難應尊命。馬曰。是君之運。正行其時矣。吾欲借鄰壁之光。以照陋室。合作不可。附驥而行。若何。張曰。可。遂約日同詣佛山。左顧右商。物少出色。價亦過昂。張曰。捲裝空回。則損來往行費。惟有洋錫一項。乃萬家之物。途中不怕風雨。亦可稍獲蠅頭。使行費有著。重往他鎮。籌運為善。於是各置洋錫千五百塊。買舟分裝。挽則同挽。開則同開。誰知度梅嶺而過十八灘。馬舟擊破。水從艙滾。藉張之舟人力。拯其命。搶獲行裝。洋錫沉溺水中。張曰。他物失水。多半無成。錫無懼也。倩人沒水撈之。即得矣。吾候子同行。馬曰。吾今付之於命而已。子為我耽延。心抱不安。且未知何日可以藏事。請

先行。張曰：所貴乎朋友者，急難相濟也。我安忍先行乎？馬登岸，賃地鳩工，編蓬結廬，停足暫栖。固請張行。張始開鷁，馬與灘上人約曰：能取水中錫者，一條酬金五錢。眾皆躍水沉取而獻。三日，所沉之錫已如其數，而灘上人猶紛紛入水而取。馬仍納之，不言。所以十日乃盡。檢其數，多逾四倍。裝舟運至蘇揚，售之，盈資五六萬。張先歸里，告其家，舉室驚惶。越日，馬亦歸。忻顏對家，細陳苦中之甘。令勿聲揚。遂詣張告慰。從此不與張同行矣。後馬復至十八灘，探識十年前有客過此，擊破巨舟，客與舟人無一生者。鄉人沒水，獲其行裝貨篋，分而化之。至廣談及前客在十八灘，碎舟傷命，所裝洋錫不少。鄉人不知，故儘撈儘獻也。自後馬無往不利，富竟十倍於張矣。初馬之欲與張合作也，自以為張之運勝於己矣。故攝其尾以依其運，何嘗計及財巨於張哉？至十八灘而遭劫，心亦灰矣。誰知劫之來，即運之至，破舟於前客喪命之區，沉新錫於舊錫之上。使人不知，頓然大獲，且不沉張舟，而獨沉馬舟。可知富貴利達之事，有數存焉。彼癡心妄想者，閱此一節，可醒愚昧焉。

洪二

江左洪二，作客嶺南，納蓮築室，寄居穗城高第街。生三子。洪二哂而對蓮曰：子之貌

洵美且都。惜足與予同。夜殘無燈而起。恒著子之屨而不知也。遙詣夫意。囑媒構纖足。美了鬟不得。乃鬻美秀者。年已過十。日與裏足。負疼而號。荆楚倍加。苦不自勝。時尋短見。防之甚嚴。無從得聞。適有將笄小女。家貧招鬻。面似桃花。足同芽筍。洪二喜愛異常。出重值購之而歸。新整廨樓。深栖後院。大遙即命了鬟前去伺使。令其如法裹足。是女曰。裹足之法。必自幼為之。使骨不長。則成矣。今骨大而散。焉能矯揉造作乎。大遙不明其理。一心癡想。怒其不遵教令。詈其懶惰偷安。不得已與之強裹。負痛之聲。終夜不絕。聽之實覺心酸。密令夜放日收。一夕三更。大遙呼了鬟有事。不及纏裹。跣足而至。見而大怒。詬譎管顧之懈。嚴責私弛之非。將其足緊裹密縫。倍痛難忍。寸步難移。暗持利刃。乘間蛇行。柴室自刎。嬰夫攜柴。見橫卧於地。血流滿室。驚喊主至。救無及矣。遣僕亟請洪二回。設法商彌其事。洪二曰。殘忍者莫如婦人。畏憊者莫如婦人。此事烏可彌。彌之有不可解之患。遂毡包其屍。昇停後院河旁。找其父母至。實告以情。許給白銀。令昇屍歸家殮埋。其父母痛女之慘死。疑主之故殺。欲報官申理。洪二曰。吾亦慘爾女之死於非命。故許給銀。好為安葬。若涉公庭。爾女死乃自刎。例載勿論。吾當請官驗殮。可遏子之異念也。其父母聽其言厲。出與慣訟者謀。知其

言非勢壓。轉求厚賞。情願領屍歸葬。洪二給白銀五十鎊。始寢其事。後大蓮有孕。粵人謂醋薑能去淤生新。產母必需。洪二沽薑一筐。大蓮洗曬切片。一加刀而薑流鮮血。易而切之。亦復如是。薑切盡而刀砧血污矣。棄而復沽。切亦如前。洪二曰。此不祥之兆也。必有奇應。至臨盆。腹痛下墜。異於昔時。分曉搖首瞪目。呼痛嗟苦。兩朝暮而胎包破。噴血似射。凡在房者。衣皆濺血。地無不紅。須臾厥起。恍似了鬟自刎之形。半晌乃甦。方知經血不通。淤積似胎。延醫調治。參餌並進。懨懨不振。卧牀經年而殞。洪二雖早續有鍾愛之選。可以趣樂。然念其劬勞有年。鞠育三子。香火之依。猶藉是婦。治喪同於正妻。虞祭時。請粵東翰林題主。使含笑九京。江左題主之法。用大盤盛米。卧木主於米盤之上。命長子捧盤。次子捧硃筆。三子捧墨筆。跪呈大賓。次賓執盤安置几上。遞筆與大賓。一點下去。而木主跳於地下。大賓失色。舉家大小。哭不輟聲。洪二曰。此吾一人之過也。吾不論足之大小。彼不驚了鬟而強裹其足。吾既重納纖足之婦。應斥其裹足之忍心。而禁其強為。則了鬟不死。而是婦無血崩之報。彼雖生子。出身究屬微賤。不應邀顯達之士。為之題主。虛圖體面。致有意外之變。恐天有大禍降於予也。危夫。吁。婦人心無妬忌者。百難選一。是婦以夫嫌足大一語。即購小女裹

足以湊夫趣。迨真納纖足。任其寵愛。並不逼令退回。可為難得者矣。乃以執性强。裏其足。致令自刎。遂有血崩之報。已足蓋辜。洪二自知其過。亦商賈中之出色人也。然變起於淫。厥罪維大。天未必肯以知過而即恕之。洪二真可危矣。

雷州太守程咬金

陳癘夫。南京人。名景璵。回回教門。由縣丞累升雷州府。性抗爽。愛民若赤。愛酒若命。為海陽令時。清勤甚著。其醉即呼民吏曰。我的兒。顧壁畫分明。不因酒亂。項多髭而碩大。言語直白。一以率真。無所謂世故者。人皆以程咬金呼之。聞之曰。我何幸而得斯美稱。上司亦知之。寅好至直呼程咬金。亦無忤意。精明強幹。四境肅然。稱神明馬。文筆摹半山。書法自成一家。大小字都別致。如道冠法服。久視令人起敬。得之者珍如拱壁。以同知署惠州肇慶等府。所至輒起頌聲。遇佳客與談。愜心有不衫不履。送至街上。或必至寓館。暢談而後返。忘其為官也。民亦相與忘之。為徐聞令。用一差役服事治館。出必帶而隨之。迨任雷州。又提主府署。如父兄子弟。兩年所。因公晉省。事未了。輒辭回署。大憲留之。不別而行。離郡一日路。無病卒於旅店。蓋其先知之。遽署開喪。百姓如喪考妣。彼差役者。到家三叩焚香。執紙三步一拜。向靈前哀求。磕頭不

起謂小的有兩兒。一兒未娶。有差使也。求告假兩月。掖之起。若病瘋顛。久之乃甦。曰。昨夜蒙大老爺吩咐。差小的到寧波府。賞紅示去。刻日到任。謂我已奉命作寧波府城隍矣。必須爾去。限三日動身。不得遲悞。是小的命在旦夕。故此哀求。越三日果死。此乾隆壬寅四十七年六月事。鎮海友人謝憩真。適詣寧郡城隍廟。見整理廟宇。另塑神身。尚未開光。七月間。憩真航海來潮。管海陽書記一席。至九月。接雷州府訃聞。作扎慰唁。既而到五羊城。假館於陳氏。其長孫陳竇。談雷州差役一事。訝其年月。脗合。生而為英。死而為靈。成語不信。然歟。唯此一差役生時。愛其治館潔淨。既為神。又必與之偕往。抑又何歟。

尺聞錄卷十一終

咫聞錄卷十二

清 慵訥居士著

劉士範

劉士範浙東定海庠生乾隆年間人也家承祖父之豐絕鮮紈袴之氣忠厚慷慨迥異恒流恤困拯厄不事俗尚甯都瘟疫其傳染也如水之趨下其蔓延也若火之燎原一人起病一室攢眉一家抱疚百鄰蹙額親戚避不來往友朋遠似讎敵害是症者鬼魂附於病體或笑或歌或怒或詈聽其音盡屬北音審其言無非索食食之不逞其意猶假病口責其輕慢禱之須滿漢嘉餽豐潔勝饌延道祈禳招優歌舞陳必恭薦必敬不敢稍有懈弛庶幾退而就安適劉之至友其妻寢瘟糊言亂道滿口北音劉聞之急趨過探眾阻其行劉曰所貴乎朋友者無非疾病相扶持耳今病而不往愈何見面且瘟疫由五運六氣旋轉而生此天道之恒也病是家焉知不病我家我避人焉知人不避我乎於睦姻卹鄰之道大有關係遂逕謁之見病勢洶湧劉祝曰某乃寒士力艱享客吾當為代舉之歸家即整備滿席五漢席五肥爾犧牲潔爾梁盛彩勝盈壇楮儀咸備招優邀道掃徑過門如宴大賓狀劉焚香過病家請鬼踵

宅必恭敬止。自朝達旦始竟其事。友之病妻忽呼夫曰。某等已受劉生厚席。當即去矣。爾應往謝。友即彈冠整衣。過劉深謝。次日妻病若失。後劉延鄉師教讀。子孫師患藥不能回之症。家人婦子議送師歸。劉曰。其病固一病之者猶冀其瘥。若即送回恐益增劇。或曰。人各有家。尊宅雖博。不便治外人之喪。劉曰。既為我家師。即與同居相若。何必以此避忌。遣迎師之妻室過家侍疾進藥。不踰日而亡。劉為之置衾成棺殮殯於庭。開喪出葬。化消亦夥。一無難色。又一夕跼進劉院課讀未已。跼候其睡而進之。倚門蹲踞。倦極所以鼾聲大起。驚聞者告知父兄。輕啟而視。跼竟安眠。劉禁勿響驚其寐。令厨夫煖酒。畧治小食。攜錢五串。秉燭而呼。跼醒眼朦朧。鞠肱求饒。劉曰。子不必驚惶也。夜深已久。露卧受寒。吾有酒可飲之。子因貧而行此末計。有錢五串。贈為微資。尋小賈以糊口。毋再為不良以干國法。跼伏地叩謝。飲酒領錢而去。自後逢時。鱗初出。劉之厨室洞門。恒檢烹之初。亦不解其從何來也。亦無處訪查。至劉年六十。跼饋壽禮。同錢五貫。劉以素未謀面。不甘輕受。跼陳前由。始知跼得錢後。痛改前非。力作細賈。已成小康。以禮報德。並知厨洞嘗有鮮鱗。即跼為肩賈。順過其家。感情而時獻也。聞劉之孫以總兵官於閩。他皆入庠食廩云云。夫天下仗義疎財者。類皆

好名就義而於趨利避害之心終不能移。若劉生者。觀人之裁若已裁。擔人之事若已事。交人以誠。格人以德。斯亦三代後罕有見者。真可為賢良方正者矣。惜乎不逢其時。未邀徵辟。余特記之。以為當世法。且恐其久而泯沒無聞焉。

謝應龍

乙謝應龍者。非真應龍也。山陰人。本田家子。目不識丁。年三十餘。尚未娶室。祇知耕耘以圖飽煖。翼翼錦繡以炫鄉鄰。一日。詣郡納糧。憩於茶室。有相士見而奇之。輪眸三四次。拱手而對乙曰。相君之面。必有異遇。小亦得四五品之官。胡猶從事畝畝。曷不棄耒北上。歸而謀諸族侶。戚友。敵面。皆湊其趣。而稱其必貴。退後皆笑其癡而譏其妄想。乙更忻忻得意。寤寐反側。憶及輦下有從叔應龍。為部曹掾。蓋往投之。與籌進身計。於是摒擋所有。裹糧入都。至則應龍已役滿議叙。退居侯銓家。景蕭條。老婦及僕三四口。數米而食。應龍見乙至。顰眉蹙額而問曰。子來何為。曰。趕功名。應龍曰。談何容易。小功名雖以辛苦得之。然非金不可。數年前來。尚可為也。今自顧不暇。增爾一口。已屬費事。何能為爾籌進身之階。乙泫然流涕。嬖曰。既遠涉來京。我與君弔影孤單。情同伯道。彼與君年齒相若。行居姪班。視其人尚誠樸。曷留之以觀其行。果

好苦數年得銓一官。伴作繼子。未始非計之得。因留寓焉。乙悔悞聽相士之言。致離家廢業。作為閒民。居數年。僅習京話一口。畧識之無二字。仕宦之心。不特竟成死灰。且欲如農家之作息。惟我沾塗泰然。竟不可得。無何。應龍得選四川某縣巡檢。偕赴任。道出荆襄。應龍病卒。乙嗚咽向鵲首。思赴水以盡。老僕見而阻之。謂主母曰。事至此。生不能為生。死不能為死。甚無張皇慟哭。方有活理。否則將為異地乞人。無葬身所矣。此間幸靜僻無人。莫若埋屍於近處。以誌之。即將姪替為官。誰其識者。倘一年兩載。積有盤費。便可告休。扶柩言旋。鄙見若是。乙曰。儘可使得。僕曰。設不幸而事發。為之者肯自認主謀。伸首受法。乃可。否則吾三人要領難全。又何直焉。乙思暫得一官。雖死何憾。且死於無名。不如猶得一官。遂信誓自認。履任後。竟無一相識者。越二年。素囊先潤。僕商歸計於二人。而有新觀察瓜代者。真謝應龍至好也。甫下車。各官叩謁。獨傳謝應龍見而詫異。問曰。爾是真謝應龍乎。與履歷相符乎。曰是。俯首不敢仰。汗流浹背。叱之出。一經旋署。母問見本道乎。因述答問語。母叩本道姓名。乃爽然曰。幸已幸已。當晚攜老僕同入郡城。晚漏二下。遣僕投名求見。觀察喚之入。見係謝應龍老僕。令畧陳所以。觀察咋舌良久。且令明晚主母進見。事乃大白。涕洟撫循。命

速回。恐事洩累重。計無所出。時關外苗人多自扭上網。遣官為之調和。歸受贖儀。浸久。使者索擾不貲。苗厭苦而銜之。其年偽為內擾。意俟遣員來時。殺官謀叛。觀察未之知。視為常例。委乙充和使。意在藉手得贖。即令告病旋里。以滅偽官之迹。乙亦欣然而去。初乙無室人。有土司女。主以寅好。與乙通。是夕往叙別。女司偵知。顛末謂乙曰。君此行以為美差。孰知是大害。苗子者。將因委員需索而反。其自扛假也。顧君幸與吾好。可無慮。且以永今夕。明當為君點土兵。雜土人果健者數萬人。隨君伏關內。不十里。某山之關。君到。察言觀色。一宿即奔入關內。彼兵必追。而我軍突出。當其衝。可盡殲之。事定。非徒無害。當有功焉。乙惴惴往。果幾入虎口。先機逸至某山。而苗兵逼至。伏兵盡起。苗出不意。竄者不敵。殺者之多。擒其渠魁。復於觀察郡境上下。莫不服其神速。督撫敘績報舉。上命引見。乙本粗率。述及得意事。忘其所以。手披口道。指陳形勢。侍從叱以不敬。上曰。彼一巡檢小官。能預事設謀。無煩一旅之師。邊疆賴以畏帖。姑容暢說。毋禁嚴寒。賜貂皮褂。披而陳奏。聖心悅豫。發回以同知用於路加陞知府。是役也。全省風靡。邊苗惴惴。上游善視。同僚憚心。謂應龍有出人不測之機。居然一省能吏。數年間。富不可言。而所謂真應龍者。已遷歸故土。孀及老僕。

均為異物。女司洎觀察亦因是晉級。乙恒以御賜貂裘炫耀同官。無不領之。緣事掛議。乃賦遂初。田居十載。鄉人盡以應龍呼之。無有議及真假者。田園遍都邑。列屋則美。妾狡童。雞豚速客。任卹鄉里外。惟物色相士。思一酬之。久不能得。乃遍訪西湖天台雁宕諸名勝。紅塵之路亦忘之矣。某年

上南巡。應龍以曾蒙不次恩。隨例迎駕。

上見其名似甚熟。然命宣履歷。加特

恩。謂如此人才。詎宜以小被議。即置投閒。顧諭大臣。遇知府缺。即補用。明日接揚州府報。丁遂以授之。居方面者又十年。履繁華。荷寵遇。年六十餘。乞休歸。此乾隆年間事。然行險徼倖。論其命之佳則可。攷其事之為則不可也。

山陰秀才

山陰秀才某。年三十外。入鄉闈。文頗得意。至三場。剪燭對策。同號生聞有女呼其名者。而某獨不聞。呼之數四。號軍大聲呼。誰是某者。某乃聞呼而驚。旋見一嫗女入號。曰。爾可認得。我是爾母。答以我母現在。何復有母。曰。我是爾嫡母。爾是繼出。將我忽忘。爾有姊嫁某處。孀居貧苦。爾胡不相顧。謂非同胞所生。爾罪滋大。我於畢命時。爾父不仁。不與繪像。今我遇祭祀。不能與座。旁立待餘。爾其忍哉。答曰。姊氏不周濟。是

子之罪。至像則無從繪起。且亦不知陰間之事。曰。然則爾懸父形。而獨遺我不之省。憶且爾母為繼。我為嫡。此而不省。具無人心。何讀書想中之有。我雖沒姊在與吾形甚肖。可就其形而繪之。俾我與享。又須頻頻恤姊。我始釋汝。否則休想功名。某乃叩頭悔過。一一依從。嬾忽不見。言時聲聞同號下科獲雋。付此生逢祭祀。慢乎愼乎。儼若靈爽。式憑肅然起敬焉。

城隍廟鬼逃監

鎮海縣北城西角有八角石亭。外俯海塘。名虎皮塘。內倚城角。建觀音庵。尼僧居之。人踪罕到。田禾雜樹蔽焉。恒有帶髮脩行之婦女。裹糧住庵。名曰修靜。其來往者。無非僧道。蓄髮與祝髮者。若姊妹行。一日。時當溽暑。園坐晚膳。陰雲雷作。忽霹靂一聲。一蓄髮婦人。探臂坐板橙。覺一物驟入陰處。顛蹶倒地。不醒人事。姜湯灌之。良久能言。云。不知何物。被雷追入私處。今肚內發脹。不可忍。延醫不解。飲食不進。肚俄然大。至一石瓢。親夫暨家屬集焉。唯有待死而已。越四日。延道士設法不效。內一道者云。此必係鬼魅。為雷所擊。慌張失據。得縫而入。雷乃無可奈何。聞者解頤。正在發笑。女肚內作聲。嚶嚶細語。漸漸可聽。說我係城隍廟監獄內鬼某人。也是日修監。我乘虛

而出。逃至海塘。躲匿無可依栖。過一宿。偷上城八角亭。伏住。邏卒無地捉我。歷有十日。被雷追急。跑到巷中。投入此腹。悶氣不堪。不能退。不能遂。今又五日。我情願出來。但有惡氣重重。漲急。藏住。無路可走。道者乃曰。得之矣。可急被香燭紙馬。我作訴文。僱轎使親人扶之。到城隍廟。焚燒禱告。當於事有濟。到廟扶之。跪訴。文燒起。而病婦啞。哨一聲。便液滿地。畀之歸。而病愈。婦人三十外。詐離城二三十里。滿城如沸。觀者如堵。廟內廊廡。果在修葺。陰府有獄。能不信歟。嬾人出醜。亦莫甚如斯。

水鬼報冤

鎮海薛應鐘。頑而長武生也。人爽朗。不羈。兄應旂。一榜為山西縣令。清風兩袖。故應鐘亦不隨任。兄死。家業蕭條。食指頗眾。不得已。為操舟業。出資造船。販貨營生。其年船至乍浦。風緊浪簸。難以到岸。恃已有力。便立船邊。持篙。督同駕駛。被伙伴。聳脚。船側落水。身死。眾伙圖財。將船拆燬。賣貨朋分。報官查勘。寸板無存。但有信轉。無一人回里。後有風聲。貨且有人買去。伊子疑而控之官。本縣為雲南周霄亭先生。准其詞牒。諸城隍。應鐘入夢。告其子云。吾已控之閻羅。准其此案。自行聲雪。但陰魂不容易到。只此一回。恐不能再來。爾可在水門外。逢節燒紙錢銀錠。及沉飯菜等。使我不餓。

我伏在水中。以城內邏卒利害。不敢入城。故耳。待我案定。不必投食水門。明日。向縣主稟呈此夢。縣又牒至城隍。人犯總不得到將近三年。洋山廟酬神演戲。多出船戶。一日當午。忽於棚人中。一人倒斃。自言我是薛應鍾。也被你推我下水。我三起。你連打三篙。將我沉沒。鬻我貨。拆我船。良心何在。我今奉城隍爺帶我到此。拿你言畢。已被伊子趕到。捆送至官。一訊而供出實情。立正國法。後其子又夢父來云。我在水門下匍伏三年。真好苦也。虧你有錢有飯。不至於死。今出頭且超生矣。此事謝友想真與之同城。目擊無虛。

周大司農

山陰大司農周諱長發。登賢書。偕同年及武舉某三人北上。道經山右。投逆旅。只樓上下二間。主人謂樓不可住。剩一間。嫌窄。奈何。周姓襤褸而貌寢。朴愿人也。因覩樓上牀几畢具。無纖塵似未斷人。乃居兩人於樓下。襤褸登樓。攤書獨坐。夜深方倦。見壁間冉冉雙翹下。繡履珠襦。年可二十許。風神媽秀。明眸炯炯。若將施禮。又羞澁。若不欲前。諦視則恍然。另一間精室。坐而請曰。妾誠女子。非妖非鬼。亦非狐魅。一流居此已二十年餘。先生博學端方。盍移步入幃。一談今古。周本口訥。不覺技癢。乃步入。

房致相見禮。女舉止端雅。無一些輕俗態。周肅然起敬。女曰。古人之書。糟粕耳。先生所知。然不讀。不知其事。誠去其跡。存其神。事去而理留。人往而事傳。其中有天焉。弗滯斯得。竊謂自開闢以來。陰陽定位。男女何分之有。唯能分而為二。亦能合而為一。人也。而天斯在矣。俄見小鬟自壁中出。焚香焚燭者。執香若安置者。望壁間。居然門也。東室百事具列。出入雜遝。皆童男女。韶媚都麗。非人世妝。肴核酒醴。陳設麇至。頃刻一新。飲之。啖之。皆不自主。疊疊清譚。出入經史。辨駁出人意表。周方私念。如得此人。時常晉接。實為良友。女輒曰。緣止此耳。或復續一宵。尚在未定。宵分既久。命各安寢。就寢而旦矣。主人知周獨卧於樓。侵曉來覘動止。問樓上人無恙否。與二人者同叩門。周方熟睡。力叩不應。主人云。命之畢矣。乃破門入。撫牀則鼻息如雷。急喚乃醒。周曰。我寐方濃。何相驚至。是主人訝然去。二孝廉問所聞。見周為具道宵間事。天雨不能就道。武舉欣然曰。今晚讓我上樓。如復來。當效楚襄王陽臺之會。并謂周即貌陋。不解事事。此奇緣可惜。晚乃某獨登樓。秉燭待漏。二下。瞥見香閨洞開。佳麗娉婷。倚燭坐。某思念不與之近不決也。步入月門。女如不顧。啟之以言。若不聞。謂可狎也。將猥身於其側。甫移跡。麗人亦起曰。獨脚鬼。命將亡矣。何敢無禮。煞時昏黑。若被執。

持者乃猛力竟無所施其技。皇遽狂喊。樓下人固未之寢。急上見某粘諸壁。無能動移。拉之不開。用姜湯灌之。漸漸乃甦。移時下樓。周以逼仄。仍上樓睡。意亦殷懃。方坐定。而彼室明光如月。奕奕射人。則彼姣婉變而來。問何以易獨脚鬼。至周不解云。何女曰。昨所云陰陽之道。一而二。二而一。惟君足以語此。須臾雙鬟具茶菓。几間羅列無算。香美得未曾有。周本善噉噉之。不完心以為異。而席間空矣。人亦杳不知所之。諦視則仍屬已所坐之所。因唏噓歎其幻妄。悔已心不誠。致纏此祟。此番北上。良非吉兆。早起趕行。恒悒悒焉。試畢。擢高第。入詞館。而武舉某者。過場舉刀失手。壓足斷折。跛而抵家。不逾時而卒。

張封翁

山東海豐縣張翁。康熙間人。忘其名。前河南藩司名鎮者。其孫現部大臣名映璣者。為曾孫。初翁單丁。耕數十頃地。地播麥。一年而獲倍收。將收割時。出召賣地。人以其地倍收。田良而價重。交價後。麥乃登隴。庚庚穰穰。如坻如京。翁將所得地值。築塲壩。建倉廩。實之不糶。姻婭有議之者。翁曰。非爾所知也。地獲倍收。地力盡矣。來年必歉。有財者豔其地。價必善。若待荒而售。又何人過而問之。此是余為己之學。積之不糶。

又非圖利。我地歉。未必他人之地不歉。則是荒歲在目矣。設不中吾言。吾復地不難。設不幸而中吾言。吾將儲之麥以賑饑饉。豈非一件大好事。人生百年。恩恩易盡。吾藉祖宗之福。未嘗凍餒。僅一子讀書。所用幾何。子孫飢寒不足慮。所慮者。無德以貽子孫耳。明年果赤地千里。籽粒無收。道途多餓殍。翁乃開倉發賑。活人數萬。子連捷選直隸某縣。清正無比。真乃不染一塵。家計將落。少君在任。計無所出。明年大比。跪告曰。兇看署中日積虧空。將來奈何。今年大比。思不歸鄉試。願往京師。求某年伯力得邀倖一中。可以出身。兇意如是不識父意如何。父曰。可。年伯旗下大臣。一見甚喜。問父安否。外。此來何事。答以將就北闕。曰。吾姪此來。甚合吾意。吾三日後。即有命下。將為河督。吾無親人。在在須用安人。功名不必三考。爾同我行。不愁不富貴。但須努力自愛耳。越三日。果命下。即啟奏以張鎮假主事銜。為前驅。先三日往。半年許。河工大備。聖祖純皇帝委大臣親往勘督辦理。一日。正會諸大員。從長計議。都無妙策。張以小委員跪陳指畫。侃侃中肯。各大臣喜。依議行事。河乃治。功歲后。保奏以同知用。薦升至河南藩憲。而終焉。不知河工難於熟諳。張効力半年。胡能盡曉。半月前。查河遇雨。偶避村莊。雨不止。門者報主人留宿待食。主人者。先達老翁。近河居數代。謂

之曰。老朽退居幾十年。所籌策者。唯河工一事。今已繪成圖冊。待其人而後行。看你官兒雖小。品可不凡。今授你以書。可細細揣摩。洎會議時。得此書。才半月耳。此真天為之。豈人力所能得哉。封翁一舉。科甲不絕。子孫綿綿。並膺異數。余見其圖書一章。曰。祖孫父子兄弟叔姪科甲之家。噫。盛矣。其由來厚矣。

義犬

四川江津人某甲。身繫四百金。清早出門。幹辦急事。行路亦急。一氣跑十里外。回頭見家犬尾之而來。謂犬曰。因爾每行必跟我。殊屬多事。今我須遠走百里外。是以將爾閉置房中。且不教食。爾今如何。又能同來。將來必力乏而死。斥之轉不去。猛踢兩脚。狗乃解意。帖帖然去。甲又走十里許。回頭見狗仍在。因解囊中所藏乾菜飼之。銜食尾行。緊慢相從。行至百里外。甲力疲而倦。因將次可到。乃少弛而坐。犬亦旁侍而蹲。無何。甲乃悠悠睡入黑甜鄉。固不知日之將暮也。已而日已沉西。野火倏近。甲鼾睡不醒。任犬號跳。終不之覺。犬乃跑溪中。滾入水中。一身濡足。上主人睡處。四周攪草。使濕。如是者不知幾次。甲仍不知覺。火將及身。大噉其辨。而曳之。甲乃醒。翻身起。視幸月色微茫。急急趕路。犬暴躁而號。甲不審何為。忽記銀包尚在草堆。拾時始知。

草四處皆濕。感犬之義。不覺淚潸潸下。呼犬同行。犬走不十餘步。嗷然一聲。倒斃在地。甲乃推入坑中。還時葬之。且立義犬石以徵之。

起家不正報

浙某甲。家室數口。日不聊生。杭海至乍浦。數年不歸家。無音信。妻小凍餓。亦不知其所之。忽一日挾資而歸。稱富有馬。置田產。起屋宇。本無子。是年妻得孕。生男。其驟然亨也。里黨親戚。本亦疑之。家瀕海。門對江流。生子之夜。有撐渡者。見一女子呼渡。亦不詢其誰家眷屬。船攏岸。停舟索渡錢。而女起。忽奔逸。舟子追。俄見披髮跣足。深污泥中。行履如飛。疑而尾之。不敢作聲。頃之。由甲門而入。聽屋內人聲。達外。亦不揣其所以。怪之。明日登門探望。則知是夜三更產一子。及其長也。頑梗無狀。家遂敗落。十八歲而此子以病死。凡所有蕩然一空。鄰人知此怪事。有在乍浦經紀者。詳知甲負婦之約。罄其家逃歸。乃有此報。又湖北孝感縣某乙。放官債至潮州海陽縣丞署。本已清還。利尚不足。因此遲遲不行。初冬天冷。隨身小子。以嫖妓到子。然一身。屢求幫助。盤費回省。不但不允。且辱罵隨之。以至對打對罵。習以為常。同處者見慣。亦不之勸。勸亦不依。一日。小子持刀候門。傍晚相逢。連掣十一刀。遍身血污。如猪鳴狗吠。一

夕而卒。明日。縣令委捕廳點驗。衣箱內有小脚紅繡鞋。雙聯荷包。相思錢。鴛鴦帶。白玉手串。精工之極。另裝一小箱內。餘皆猥褻之物。時聚觀者十餘人。咸疑其資本來路不清。必有苟且勾當。此兩事。友人謝憇真目擊耳聞。均屬信有。為連書之以昭天理。

珠姬

校書珠姬者。公子畊香。暱妓也。姬雅淡好靜。見人恒羞澁不語。而一種溫柔態度。若近若遠。迥與佻達者不侔。客多憐愛之。有望之不得近。近之不得歡。相與歡而未得其意。或自謂得其意。誦誦鳴於人。以自矜者。均非姬意也。以故名稍稍動韓江。韓江妓多舟居。姬固陸處。門庭爛然。然而姬心厭之。有擇栖之志。以受束於鴛。恒恨不能自主。怨不添兩翼。云年十九。恐節過芳菲。倉猝得一人。偕之逸。機不密。為邏者所獲。染淚春花。傷心夜雨。單鴛獨鵲。恒悒悒焉。鴛目瞽。姬姊妹行者三。會一以私逸。未遂。自鴛死。鴛慮二人者。終非其有。謀出鬻於人。姬得襦。襦子薄有家資。而人不韻。委禽而去。姬何去何從。正如飄風之隕。落絮之隨緣。雖非心得。梗只隨流。此中正猶豫不決。而公子忽遇於不先不後之間。初亦未甚浹洽。繼密甚。籌諸匹計。欲悔前約。蓋

雖先訂猶可卻。公子未之決。而前約者來踐盟焉。姬與公子跡斷心連。跡連事阻。嘔
泣漣漣。於邑於牆東窺竊時。有不能自勝者。兩心如一。姬謂公子曰。抽刀斷水。水自
成流。倘一日者。作合浦之還。即其匱諸舍。諸公子謂姬曰。掌中珠墮地。仍圓。有不拾
之。而更憐重者。誰歟。無何。穉穉人載姬去。芳訊之來。唯言珍重。而姬入門。匝月受制
於姑。與大嬪。不唯不諧琴瑟之好。且甫入門。即去其紉裳。易之布素。置之暗室。作廝
婢看。公子聞之。恨不得崑崙奴挾之而出。顧徒悶悶。未有術焉。出火坑入火坑。姬之
謂也。慙真謝生。感其事。為記其崖畧。且綴之以詩云。深巷重門小玉家。朱朱碧碧一
叢花。春風不鎖桃蹊徑。誤賺牛郎醉赤霞。赤霞高處赤心傾。白日丹城不可更。但使
同心結莫解。黃金雖好妾能輕。一任東西溝水流。安牀支枕漫重頭。妾如勒馬懸崖
住。卿似印須我友不。不慣迎人頗識人。誠求默默已多春。羌無邂逅虬髯客。倘有沙
門辟易行。知音千載憐紅拂。故轍難承勢莫能。空抱兩心天地久。黨家風味我何曾。
好歹因緣強笑迎。誰知轉轉似三生。侯門遮莫深如海。肯禁良宵一夜行。誰是憐孤
徹肺肝。也知為我意忘餐。如鴻如月君休擬。併作陽臺未會看。一種愁腸萬種懷。蛛
忙蠶縛為誰來。出籠未得西來計。宛轉歌成弦不開。又八首。春歸猶自覓芬芳。如意

初還闇淡藏誰遣巫陽真入夢。驚看滿室有輝光。吹蘭氣果有奇芳。那不黃金屋裏藏。若使大秦明月比。應憐照乘有餘光。已教邂逅得卿憐。牢綰同心結子圓。但道珠孃珠樣白。不知心與石同堅。故故生愁故故憐。憐侬月缺復重圓。暫時離索猶難遣。怕不膠粘金許堅。珊瑚樹碎被誰詆。無復鴉兒護落巢。忍使智城都作淚。啼痕點點為蘭交。琴焚鶴煮唾壺敲。未許良禽擇木巢。卿自傷心儂自悔。不如當日不成交。說來濃也覺心傷。搔首關情幾斷腸。象網貝珠何處覓。頓教陸海各分張。不是多情不解傷。風風雨雨轆轤腸。此生此夜煩牢記。悔却當初欠主張。

城隍娶妻

嘉慶初年。合浦縣宰李某。翰林出身。有幼女。纔十二歲。秀雅靈慧。恒自尋趣於花木陰深之處。一日忽不見。命僮僕奴隸四路尋索。三日杳無踪跡。第四日有詣城隍廟燒香者。見神龕石手旁卒旗裏一物。揭而視之。乃一幼女。推之不動。撫首尚溫。問之不答。不知誰家子女。眾皆喧嚷為奇。守廟者知縣有失女事。報之官。遣丁僕往看。認是小姐。官親詣廟。攜抱而歸。灌以薑湯。始甦。問何為而然。答曰。吾在後園閒遊。見一婦人以時菓招我。隨之而去。帶至敞厦危樓。朱欄碧檻。伴我逍遙。且時時有食啖我。

問何物。答以麵食皆有。言未畢。嘔吐而出。皆泥土。人遂發熱。面赤神昏。舉室皇皇。李縣之妻。詣廟行香。求神庇佑。是夜更深。忽報城隍爺拜會。李某整其衣冠。出堂迎接。儀仗服飾。如陽官狀。彼此行禮。各通款曲。茶至請飲。似啜而茶仍盈碗。心異之。思陰陽相隔。何意公然晉接。莫非命限已窮。城隍曰。使君正欲有為於世。無起末念。吾正室已返陽界。令媛與余有夙緣。當為繼室。無人可以作伐。特來自為媒妁。面訂吉期。三日後。即迎娶矣。今同蒞一方。又班居半子。將來地方疑事。自易雪也。即辭去。果至三日。幼女無疾而亡。其妻悲哭倍至。李某奇其事。與妻商之曰。女死亦由數定。傷悼徒然。曷不竟作嫁妝。塑一神像。同供后殿。將來遇有疑難案。或可望為指點。其妻然之。遂動工作。擇日鼓樂喧街。彩輿耀目。衣奩妝具。無不齊備。逕送至廟。升座開光。珠翠明璫。宛然如生。舉國以為美談。齊民演戲數日為賀。後李某在任。有神明之稱。蓋由此焉。

李五

李五鎮海人。面黑肉橫。眼凸如卵。恒若怒然。見之者似有畏憚。家極貧。不能糊口。人厭其相。均不肯收。以為傭。乃投入快班。充當馬快。恐嚇訛詐。遠勝於夥。致快頭得贓。

多於往昔。欣其智之巧而機之速。使上堂應答官府。無不周到。數月點充頭役。聲勢日大。衣食漸豐。強佔人妻。計奪人產。詭詐銀錢。令人賣男鬻女。居然與縉紳酬酢。正在壯年。忽患惡疾。卧床痛楚。家與城隍廟鄰近。自云城隍爺把我重加拷打。三日一比。或自撲於地。或覆卧露臂。初則兩腿青黑浮腫。繼則肉落骨見。日夜啼號。其屋臨街。過者聞之。咸謂李五惡報。菩薩有靈。廟中住僧。夜夜聞大堂喧嚷。起視寂然。一夕潛身早伺。見燈燭滿堂。披枷帶鎖者不計其數。忽聞喚李五名。不見其形。而行杖呼痛之聲。充塞於耳。俄又聞鬼卒稟知李大帶到。李大亦馬快也。其逼人鬻女。謀佔賊妻。雖稍遜於李五。而側目忌憚者。恰也不少。僧於次日不敢聲言。而宣傳李大當午被鬼一拳打倒於路。自言你如今走不去了。扛回一夕而卒。李五亦同日斃。吁。貪之一事。人人有之。能稍知愧悔。天亦不加之報。此二人喪心病狂之事。忍心害理之謀。做到天怒人怨。而報應到矣。彼立身於世者。可不知所戒哉。

五通神

奉化縣鄔姓。世業儒。小婢子年可十五六。黑而醜。主婦韶秀而豔。婢固依主母房中宿。忽一日。婢不見。四無覓處。越二三日。老婆子取薪。甫開柴房之門。聽有窸窣之聲。

不解其故。啟薪而婢子木立柴把中。如癡如呆。曳之走亦走。問之不答。以薑湯灌入。即吐出泥片盈碗。始能言曰。那日有一老人如仙翁狀。青衫方巾。招我去。不知是何地。我飢便餌我以餅。今餓甚。乃與之飯。至夜卧宿主房。房中物盡掀翻。主人夫婦起視。呼婢不知應。門扇零物。一一照前部署無話。明日小婢又不見。覓至原處。依然木立。用左手撲之三數。遂甦。正在罵詈間。所謂老人似仙翁者。居然在樓簷上手攜白摺扇。貌亦在老嫗間。房固在樓上。因上樓擊之。不中亦不動。開動多人。俄而不見。俄傳竈下火起。救方熄。而物仍如故。自是無夜不在房中。非婢即主婦。自言自語。或作食物聲。或穢褻聲。主人無計可施。明日糾有膽力士。圍守於房。用炮銃伺之。忽樓下火起。羣向救火。而主婢二人若不覺焉。明日飯熟。啟視之。污穢盡雜其中。不可食。諸多虐擾。此道士齋醮。另設芳筵美品。如飲大賓。主人肅衣冠拜跪。晉酒晉饌。合室人無大小。禮拜一日夜。而擾之如故。仙翁者不時現形。且於暗中有言語聲。聽之不甚明曉。一日主母挾婢逃至母家。母家便諸事不甯。或響或動。或擲破其物。或火燒衣服。因遷躲僻靜尼庵。而吵擾更甚。主人之力竭矣。財亦耗矣。約半年所將婢賣與慈溪縣鄉村。主婦安矣。慈邑鄉人擾之不堪。轉售無人肯要。遂是婢於

路。路人亦不敢交接。為乞丐。而主家恬然無事焉。或曰。此五通神也。行於浙東。過錢唐江則無。

邑宰同廟神捍海

鎮海北城之外有虎皮塘。十里望之如重城。所以捍潮而衛城者。築於乾隆十六年。知縣王夢弼。山西蒲州府人。以是年海潮獨大。舊塘低而損。潮大衝塘。塘倒衝城。城陷。海水湧入半城。民不聊生之際。王公焚帛禱祝。願以身殉。遂裸衣褰帽。欲投身於海。眾民攔之。至夜。見有兩大燈籠。一東一西。行於半空。燈上有林府二字。眾目同見。潮勢以漸殺而退。縣乃稟聞於上。謂非大工程不足以濟。蓋鎮海一城濱於甯郡之東。海之盡處。賴此塘以安甯紹兩府。所關甚鉅。督府據數稟奏聞。准可。委前總督方名觀。城親詣勘估。一年工竣。而王公以勞瘁辭官。抵家卒。百姓哀之。爰起生祠。附於土地廟之東序。蒲州人尚有往來於是地者。謂其卒之日。與生祠進稟之日。正相符合。廟祝於是夜之半。聞外各有呵殿聲。喧呼熱鬧。潛起竊聽。並窺見庭燎赫奕。役吏趨跽如新官到任狀。王公科甲出身。消正無比。美政不一。善詩文。愛民如赤。當潮決時。勢不可擋。先詣北城之內林廟站脚。因祝告廟神曰。爾居此受香烟血食。民將為

魚鼈。我居陽。你居陰。爾亦不當束手坐視。是晚果見林府燈籠飛行捍潮。民人亦愛敬如縣官。縣將此事合稟於上。亦遷敕封為侯。侯之事更有明徵者。一鎮人為皮匠。於溫州歲底將歸。遲無船隻。正在倉皇。一小舟老人揚帆欲走。問之。謂到甯波便請搭船。下船。老人曰。爾但合眼不開看。便可到家。過年如開看。則不能矣。莫自誤。乃合眼而坐。但聞風浪霍霍。然俄頃間云到矣。開眼看。已到鎮之碼頭。納船金不受。曰。我有蓮子一包。欲送北城下林姓。獨一間屋子。便是。須為我送到。我又欲開船回矣。皮匠度歲後元旦日。尋北城林姓。全無至廟中歇息。見神像儼然。乃悟。遂將蓮子播於廟前池內。至今蓮花獨盛。

騙二猪害三命

鄞縣東鄉大河。五十里而遙。沿河聚落。大小不等。一小戶濱河。矮屋數間。夫婦子三人。居之。旁鄰相隔不遙。亦零落稀疏。一日。父子二人。小舟載兩豕入城。距家二十餘里。早去晚回。抵午到城之東關外王家墳頭。挽船。父令子在船看守豕物。不許上岸玩耍。已往行家售豕。登岸時。父回顧船中。叫其子名。將所帶小紅桶拿上與我好買飯來與你喫。半晌時。有人呼其子名。子聞喚。答應。其人將紅桶一個。交其子曰。桶內

飯與菜是你父叫我送與吃。子見紅桶相若。遂信其說。曰猪已賣成。得錢若干。爾父現在行裏喫飯。叫將兩豕交我二人扛進行中。少停你父攜錢回來。便好開船回去。還有搭膊一个也。叫拿去裝錢。其子見桶內魚肉。思食急信之不疑。將猪交二人扛去。不一時其父帶扛夫並售主來船估價。猪已無矣。詰之。答以前二人來云云。紅桶飯尚在其父看桶。果然一樣無二。無怪子之受騙也。泛棹回波。於邑無奈。行至半途。自思解目前之急者。惟此二猪。猪失而急。從何解。怒子貪食誤事。子以父不該上船。言近頂撞。氣極提漿。向子背打去。登時殞命。其父一面哭子。一面搖櫓抵家。已日暮矣。妻曰。何隻身上來。夫坐而不答。但垂頭喪氣而已。婦知有變。急往船看。乃一子屍並無錢大。哀號大哭曰。吾所望者。惟此子。今失所望。亦不願再生矣。沉水而死。夫待良久。不見妻回。支身出看。妻亦無踪。知其必死。亦自懸於梁上。居鄰隔遠。因暮夜無人出入。追曉而見屍浮。撈認其妻。踵其家而告之。夫懸於樑。又見昨往城賣豕之舟。尚未卸蓬。登舟而視。子亦死矣。村中姻友咸駭。一家同死之奇。若報之於官。必追究所因。無言可答。官亦不肯只此完結。某等受累無窮。不如乘此無人知覺。收三屍而埋之。某等均鉗口勿揚。密不外聞。可安枕無擾矣。洎對年六月。赤日黃天。當午忽降

雲轟起。燥雷震烈。於盛店橋東西兩岸。擊死二人。皆跪土中。如植立然。一人有雨傘一柄。一人有搭膊。負錢二千。眾視之。則均有字記。顧不知死者二人為何地人。又不知傘中名姓。搭膊字號。又為何地人。地方以無頭事。亦不報官。次日。該鄉賣猪者。鄰右路不隔里許。聞雷擊之事。可異。乃特來訪看。已疑有此案。至則見雨遮名。并搭膊字號。乃一一說出。二猪殞三命之案。剛剛一年而遇雷擊二人。即王家墳頭爛匪云。此事陽官不得而察。陰曹乃誅殛焉。天理不已昭昭乎。更異者。一匪從南來。一匪從南去。二人均帶一証。左使眾目共駭。而一霹靂。二人齊齊植立。且霎時雲去雨收。天仍赫耀。此亦吾友謝慙真所目覩者。

鴨卵珍珠

潮州東門大街。一雜貨鋪。暮則鎖門回家。飯而後來。一夕息燈。將閉門。見店內火燭騰起。駭極趨視。則無明日。又然。因不起燈。靜坐。火滅復起。鄰人齊至。則微微而熄。怪之。連夜試皆然。諦視則在鴨卵筐上。起滅乃逐一分置各處。見一卵光漸漸起。掩覆之。明日剖之。得一顆明珠。較黃豆大而色紅。開然。郡內一鹽商。浼人求售。出二十金。鬻之夜。以火照。則隨火而轉。儼似走盤珠。而實非珠走。光依火而轉也。商自得此珠。

後生意順遂其人死珠無覓處空盒存焉

杜友

廣東惠來縣署內有久經封鎖空房一間無人敢開問故不知始於何時嘉慶初年有刑席杜友嫌卧室窄狹強欲啟以居之東人阻曰前之閉者有由今之開者恐有變甯循其舊之為安也杜曰吾辨刑名生殺之權即我操之何懼鬼魅竟開入住兩日甯靜無異杜自矜胆大而嗤人之畏蕙得意忻忻第三日發躁顛狂諸般無狀鋪陳出館事脫闕羅召微命卒此皆小人得志而狂悖自招其禍奚足惜焉悲真謝友論曰鬼神居幽亦欲甯靜彼為幕者當知律法不外情理乃明知之而故犯之有不照豪強勢奪而殺之者乎

向福來

粵東新甯縣鴨頭墩向姓聚族於斯其先世名福來者年踰五十終窶且貧僅一子九歲不能言自歎老難挽回子啞又難習業只可委命守數而已一日蛋婦攜魚進村呼賣啞子忽開口招其至家求父買之福來喜極曰吾千方萬計誘其開口而總不能今見是婦何忽能言甯乃仙女乎詢其下落深識其夫看來啞子與蛋婦有緣

邊之入室待茶款酒。令子拜為義母。而蛋婦之愛同猶子。常常過看。福來居僅一房。坐卧爨炊。接賓敘客。均在此。適間蛋婦送魚於義子。坐而談心。見房角堆積退灰。火星露出。囑砌圍欄。免致火患。福來答以無錢構磚。蛋婦言。漁網打起海中青磚。日積月累。堆在泊船處所不少。即往肩二三十塊砌好。不料日久。火箱擦去磚面。露出黃色如金。因不識真假。乃持鐵刀砍下一小塊。往鋪易銀。果是真金。遂假意從新造竈。又往泊船處所。肩磚數十塊。自後或一塊或二塊陸續運盡。福來富甲新甯。今傳至十餘代。猶存一塊。交族長收藏。不許遺失。逢祭祀擺列几案。稱祖所遺。以示後人云。古來無心之遇。即為有意之緣者。天遣之也。若此事可徵之矣。是磚積非一日。竟無人識破。使相隔里許之向福來得之。從知富貴利達之事。非可強以求之也。

沙包先生傳

先生何許人也。越其姓。甌其名。沙包其號焉。質尚渾噩。性近溫和。微軀半類葫蘆。任事全憑把柄。浮言不聽。固殊有耳之鑑。覆餗無虞。詎同折足之鼎。緘其口而才多蘊藉。虛其腹而物受涵容。溯厥甄陶。匪由景德。觀其製作。絕異宜興。遇飢寒以溫卹。常旦晚而熱中。工價則省而廉。體用則便而捷。黃梁易熟。喚醒盧生。黔突無庸。何須墨

子掃來敗葉枯枝俱堪作爨。試以烹龍魚鳳。大展其才。孰謂嘒嘒者易缺。誠哉皎皎者易污。形容焦枯。面目黧黑。恒棄置於鐘鳴鼎食之家。輒見晒於紉袴膏粱之輩。黃齏白粥。伴落魄之狂夫。葵扇泥爐。作窮途之知己。司饗殮於窶室。居然白帽先生。經煅煉於祝融。忽肖烏衣子弟。偕顏氏之簞瓢。不朽共范丹之釜甑。齊名。余僑寓羊城。與君為晨夕交。久矣。嘗攜君花前煮酒。月下烹茶。始聞太息聲微。若疎柳風前。鳴秋蟬之嚶嚶。既而號呼欲泣。如長江雨後。湧春浪之涓涓。嗟乎。閱歷人情冷暖。備嘗世味酸鹹。拂拭者誰。吹噓何地。笑此日真卿乞米。且暫耐其熬煎。看他時傳說調羹。當並珍於鼎鼐。敬揚元德。竊愧黔婁。據寸管之駢辭。作千秋之佳傳。

殉國名臣

鄞邑謝為憲。僉憲家本大富。公生而英穎。弱冠登前明懷宗甲榜。用為刑部主政。甲申之年。閹逆偽立。大搜在京官之有名聲而富者。其實由閹黨調弄。公曾不避權要。直訐閹佞數四。至是。閹欲洩其宿忿。指公為千萬富翁。閹賊索之。逼之立取數百萬。公辭以家中則有此。間則無。用銅夾棒夾之。登時殞命。罵不絕口。事平。家中老幼。痛何可言。鄞邑時有道士。能致鬼現形。扶鸞書其顛末。但須作羅天大醮。七七四十九

日。一日降臨一次。置筆研於空淨之室。不可窺探。至四十八日。夫人固年少。思一見其真形。破紙縫窺之。則見披髮血污。一足踏椅上。血尚淋漓。一足在地。登時不見。外間道士壇上。已知之矣。每日收其真跡所書乩語。長篇累牘。忠孝苦楚之音居多。今其子孫得所書鸞字。一一照樣刻就。中有添註塗抹者。有成文。有不成文者。事實只爭一日半。惜哉。而道士之書。不一月。即為雷火攝去。後無傳焉。公善畫竹。時董思白見其畫竹云。若數與可見之。亦當推服。今鄞人尚有一二。奕奕如生。忠臣筆墨。固是不同。

清 王韜撰



甕牖餘談

甕牖餘談提要

清人王紫詮撰書凡八卷先生嘗遁跡海外
留英最久故於彼中之風俗技藝富強之
原靡不悉心考覈用能言之鑿鑿且躬值
洪楊時代所見忠臣義士節婦烈女咸與
表章軼事遺聞往往而在讀者可想見作
者之微旨焉

序一

夙游燕京獲交楚南奇士曰魏默深嗣客嶺南又獲識吳中奇士曰王紫詮二君能文章其才奇默深文似龍門西京紫詮文似東坡同甫二君均通外國掌故默深有海國圖志紫詮有普法戰紀實為聞所未聞紫詮向以弢園文錄乞為之序茲復出甕牖餘談見示讀其書凡忠黨之殉節貞女之死難及各國之風俗各賊之源委顛末無不詳載紫詮之才視默深抑何多讓余是以因紫詮之請爰書之以告世讀紫詮之書者

同治十二年歲次癸酉閏中五虎山人林昌彝序於羊城天根月窟之齋

序二

嗚呼禍亂之生也雖曰天意豈非人事哉我朝龍興遼瀋武功之盛亘古莫與京追後生齒日繁未免有不逞之徒妄思生事然皆不旋踵而平道光二十一年禁烟議起一二疆臣措施偶不當遂定五口通商之局輪艦銜尾而入內地洋商接踵而抵巖疆山川之扼塞不可恃甲兵之堅利不足禦師武臣力舉無所施其技說者謂海宇自此多事矣猶幸主持和議者善為羈縻託柔遠之名為治安之計泮奭游優游爾休者閱十數年而不知窺其後者乘機竊發肆無忌憚蔓延十數省荼毒十餘載竊尊號僭帝制自明季季自成張獻忠之後從未有小醜跳梁如此橫行天下者也嗚呼此豈無識之妄為哉夫亦謂我朝海禁既開不得已而從遠人之請是殆積弱既久官不知兵遂敢為潢池之弄耳不然聖朝深仁厚澤歷二百餘年無奸吏之橫征無酷吏之濫刑斷不至激而生變也有心世道者高目時艱思為謙論然或才力不逮或聞見未真徒抱忠盡之忱日漸湮沒可勝慨哉吳郡王紫詮先生博極羣書弱冠即有澄清天下之志願無所藉手居恒鬱鬱不自得中更離亂益復無聊思欲立功海外命駕造歐羅巴之英吉利暇則默識其輿圖風俗與夫西人之爭奇闢

勝諸物故凡鐵甲船火輪船火輪車槍礮飛天球之製以及算學化學重學無不融會於心時普魯士方與法蘭西構兵先生爰有普法戰紀之作其兵機之利鈍器械之優拙疆域之險要瞭然如指諸掌談西國形勢者無不奉為圭臬也比還中原屏居香海時與願違然華門圭竇之中以筆墨為生涯以詩書為肴饌而偶發一論偶吐一辭猶復繫情君國蓋真有杜子美寄跡成都之意焉所著有弢園文錄避寇編言瀛環雜志春秋朔閏考衡花館詩鈔諸書甕牖餘談者先生經世之書也紀亞西亞洲歐羅巴洲阿非利加洲亞墨利加洲諸事蹟幾於纖悉畢具若粵匪中諸賊首之始末及賊之鴟張狼顧諸情形並載於冊而於忠臣義士節婦烈女尤惓惓於懷不忍須臾忘嗚呼僕與先生未謀半面而讀先生書竊有以窺先生之用意為至深遠也夫紀外疆風土者瀛環志略海國圖志諸書尚已記逆蹟者則有粵匪聞見錄江南春夢菴筆記諸作若夫合二事以成一書者其惟先生乎先生蓋實見夫聖代懷保小民不忍蒼生久罹兵革所以兼容并包曲許外邦屬集即偶有齟齬概不與較萬不料宵人窺伺即逞其毒痛天下之心赤子何辜半遭鋒鏑今幸中原底定遺孽蕩除出水火而登衽席之安猶不纂述舊聞用垂龜鑑千百年後方沐浴聖天子

之膏澤不復知有前此之蕩析離居矣此書其可緩乎顧比來滇人殺探火輪車路之英員馬加利英國震怒邊事孔亟然而長駕遠馭之謀書中已約略言之矣苟當軸者採而行之其即為籌邊之良策乎時

光緒紀元歲次乙亥中秋前二日縷馨仙史序於海上鑄鐵龕

[illegible]

甕牖餘談目錄

卷一

張小浦中丞師殉難

寧國下生小傳

紀伊興額戰績

紀全玉貴事

又紀全玉貴事

紀吳秀才事

周軍門

南楚雙忠傳

張秉中事

劉主政殉節

帥觀察死難

田玉梅小傳

張繼庚小傳

夏廣文

汪馬二秀才事

張廣文

蔣劍人軼事

又紀蔣劍人事

卷二

孫女割股

紀賀貞女事

書彭孝女事

孝媳割股

一門節烈

陸節婦事

記錢江事

日本宏光

英人倍根

英人侯失勒

法國奇女子傳

英國才女法克斯

紀潮郡逆民事

紀張石卿事

宋景詩

白齊文論

卷三

漢口賊情

禁食蛙

專重天算

海運說

武試宜改舊章

官鹽說

算學宜先師古

用西船捕盜說

煤礦論

漢口雨錢

龍瑞

星使往英

物異四則

孟蘭盆會

神怪

潛芳園

浙江亂後景況

說龍

戒煙新樂府

嘉興災異

日本風災

安徽風異

卷四

新金山

臺灣島

米利堅頸地

南洋海島

花旗沃土

花旗善法

日本略記

嘉邦築路

琉球風土

論地球僅得二大洲

新闢西半球記

新金山少水

通商日本說

海島火山

印度叛英

俄國弊政

暹羅米賤

李文通探地記

續記李文通事

英國兵數

英國海防

卷五

西儒實學

外國牙科

英國大輪船

埃及古跡

奇獸

雪

星隕說

金鋼石說

西國大船

日本文字

往美國人數

西國印書考

猶太古歷說

照船塔燈

亞美利加洲古風俗

白頭教人

給予文憑

西國造紙法

英國硝皮法

西歷緣起法

造自來火法

卷六

洪逆顛末記

記東賊事

記西賊事

記南賊事

記北賊事

記翼賊事

卷七

洪逆瑣記

記忠賊事

記干賊事

記英賊事

記燕賊事

記李賊事

記特賊事

卷八

賊中悍酋記

賊陷金陵記

癸牖餘談卷一

清 吳郡王勳紫詮撰

張小浦中丞師殉難

秦中張小浦先生諱芾。當今之經濟名臣也。其忠義之氣滂沛鬱結。自其血性中流出。少時秉受太夫人教極嚴。九熊畫荻。有歐母風焉。由乙未傳臚。出為江蘇學政。年未三十也。悉心甄拔。一東至公。士論翕然。繼任江西巡撫。適賊攻南昌。勢張甚。先生親督兵民登陴守禦。與賊相持三閱月。卒解圍去。先生之功也。在皖辦軍務。亦著能聲。徒以小過見斥。然天子知其才。卒起之。同治元年五月。先生在籍家居。值回匪叛亂。輕身入賊中。勸諭。在倉頭鎮。不屈被害。大節凜然。與平原爭烈。朝廷篤念忠藎。賜還其子師邵一品廕生。用彰殊烈云。

逸史氏曰。余於乙巳秋。年十六。先生拔冠邑庠。最以遠到。且謂文有奇氣。惜爾時尚幼。未得親炙於左右耳。然知遇之感。烏能忘也。記此不禁涕零。

寧國丁生小傳

諸生丁翁。皖人。素讀書。識大義。慷慨敢為。不避豪貴。鄉閭中有以急難告者。竭力赴

之好施與無德色。以是里人咸慕重焉。丁生見流寇縱橫。所遇蹂躪。慨然憂之。所居金寶墟。為寧國宣城縣屬地。介衝要。尤賊鋒所必及。丁生與衆商辦義團。自咸豐六年倡斯舉。內勵壯丁。外禦悍寇。兇鋒屢折。衆志成城。寧國府兩次失陷。此墟屹然孤立。賊黨相戒不敢犯。同治元年冬。官軍逼金陵。賊巢賊渠洪逆。令侍酋李世賢。竄撲皖省。意圖力踞上游。以為援應。偽侍王率其悍黨十數萬。圍攻數旬。援絕糧盡。死傷如積。十二月二十日破墟而入。賊衆銜恨刺骨。恣意圖殺。一墟之內。死者不下八九萬人。嗚呼慘矣。丁生積前後功。保舉至候選訓導。加鹽提舉銜。至是奮身獨戰。力竭被戕。傷哉。墟中練總藍翎主簿唐兆麟。就近稟聞侍郎彭玉麟行營。時侍郎駐營裕溪。親見此墟遭難之酷。乙丑二月。捐資購地一區。收殮枯骸。為萬人大冢。勒石志之。以表節義。殉國忠魂。於以少慰。曾侯聞其風烈。尤歎美之。查核一門殉難者八家。共三十九人。闔家殉難。口數可計。名實不可考者一百三十六家。並無口數可稽者二十七家。官紳殉難九十七員。團總團兵殉難者六百七十四人。士民殉難者二千三百二十二。人。婦女殉難者一千有四十三人。為聞於朝。請加旌卹。褒揚毅魄。闡發幽光。甚盛典也。嗟呼。逆匪流毒東南。陷名城巨邑。如摧枯拉朽。或朝至而夕破。而丁生

獨以彈丸一隅之衆與之抗持。經六七年。可謂難矣。非有過人之才。堅忍不拔之志。安能若是耶。歷數辦團之持久。被害之慘酷。僉謂各省所無。斯固昭昭於衆人耳目間也。丁生非有守土之責。而誓死弗去。闔門灰燼。身櫻白刃。名標青史。豈不烈哉。

記伊興額戰績

副都統伊興額。原籍居奉天府之吉林。屬蒙古正白旗人。形體魁偉。膂力勇猛。曾由侍衛從征江南。浦口。剿禦粵匪。所向克捷。從調赴河南。道經安徽宿州。正值皖捻披猖。窮肆焚掠。都統即率所部吉林馬隊。一敗賊於任橋。再敗賊於方縣。遂與徐州官軍合擊賊於宿州之灘溪口。時賊衆兵單。難與角力。因乘夜並進。出賊不意。三戰三捷。殺賊三千餘人。都統所統騎兵。奮躍爭先。所當慮無不靡。因號其軍為伊家軍。都統追賊於永城縣之鐵佛寺。生擒捻首王前法。陣斬捻首常丈燦。所有匪巢。盡付一炬。捻逆憚都統威名。不敢與之遇。繞道攻撲徐郡。都統又率精騎馳赴力戰。却之時。則股捻首王廣愛。聚衆數萬於張家奇數樓。有駸駸橫竄之勢。都統卷旗東甲。猝至掩擊。大破其衆。擒斬王逆。賊銳悉殲。餘黨聞風潰走。永城宿州接壤之間。有地名五家溜者。為捻首李月所踞。逆黨萬餘。皆勇悍善撲。環築土壘。為久居計。都統由蕭縣

之瓦子口出兵。往搗其背。孤軍深入。奮力苦戰。無不一以當百。賊衆羣奔。斬馘無算。并平毀其壘。積賊尸爲京觀焉。於是李月南走。追至岳家集。及之。所有積悍惡黨。盡蹴之溺於河。李月勢窮。轉向北竄。意在繞襲官軍之後。都統乃邀之半途。遂獲李月。其時別股捻逆。竄踞永城縣境之薛家湖墟。都統往剿。足受炮傷。血流如注。裹創力戰。竟克逆壘。又由宿州臨溪追賊至蒙城。賊忽蟠集。圍之數重。都統以騎兵三百。盡決破圍。大敗賊衆。整旗回營。此皆前後戰績也。都統勇略冠世。用兵如神。尤能以少破衆。以奇制勝。雖古之韓岳。何多讓焉。惜後以禦賊汶上。卒至戰歿。傷哉。營員中有與都統相識者。皆言其忠介之氣。溢於言色。談兵扼要。密合韜鈴。約束士旅。極爲嚴肅。有妄取民間一物者。立真重典。雖所親愛。法不少屈。以是能得士卒心。雖死。不怨兵民相安。數年如一日。往往禦賊於前。兵食不繼。而鄉民以麥飯往餉者。其事嘖嘖在人口。至今徐宿士民。道及都統戰事。猶能指畫其進退節制。結營臨陳。歎爲奇才異勇。嗚呼。如都統者。固今之名將哉。

紀全玉貴事

貴州人全玉貴。由行伍崛起。以戰功致位遊擊。昔在湖南徐廣緒大營。值逆首楊酋。

毒燄披猖。大股將至。徐師乘夜棄營潛遁。玉貴以營中金錢山積。盡委與賊。殊可惜。急回採取。而賊已眾至。圍之三匝。玉貴計無所出。挺身獨立橋上。肆口謾罵。賊渠楊秀清躍馬而前。熟視良久。謂其下曰。彼氣盛而言壯。必非以孤身作此狡獪伎倆者。營中必有伏。不可墮其術中也。竟不戰而退。玉貴遂報知大營。徐帥始麾兵回駐。即為繪圖呈奏。首錄玉貴功。朝廷深獎其勇。立賞五品頂戴。後調至向帥大營。進攻金陵。積前後勞績。官至四品。玉貴在營喜衣素衣。每戰偏袒而前。軍中號為白袍將。所有裹首巾。上繡拼命二字。後和春往剿廬州賊。屢戰不捷。聞全玉貴名。因咨請向帥營。調往攻賊。離廬州城約十里許。有平地極空曠。可以屯兵。為攻城計。前後俱係賊營。聲勢聯絡。形勝已為所據。玉貴曰。須於此地築營。而後城可破。乃獨以身當其衝。時賊眾四面環攻。玉貴分兵應敵。聲色不動。摧鋒折銳。逆黨盡靡。竟以孤城屹峙。其間於是玉貴攻其前。和帥襲其後。城外所有賊營悉為官軍奪取。然後得專攻城守賊。時守廬之賊為陳逆。與其黨謀曰。全某但可智取。不可力敵。因出與戰。而預掘陷坑於當道。佯北以誘之。玉貴失足墜坑。遂死。死之日。其下無不同聲痛哭。廬郡士民念其功多私祀之。而往往顯著靈異。丙寅正月。郡民為之擇地卜葬。蓋當倉卒掩埋。

時無從得棺。係以藁裹。及啟之。皮肉不朽。面色如生。民盡驚為異。

又紀全玉貴事

廬郡民私祀全玉貴。每於巷口立尺五之廟。焚香詣拜者。男女絡繹不絕。疾病祈禳。往往有驗。時見玉貴服白袍。首裹青巾。降於民家。則其家輒有咎。須以牲牢祀之。始已。其所瘞之處。有一穴。殊滑坦。若常有物出入者。鄉人因謀掘而別葬高原。既啟土。則顏色如生。衣服亦不少朽。咸敬禮之。棺飾皆極隆備。既改葬。後絕無覩。而卜禱亦漸不靈。或謂死者身不朽腐。又時見於世。不幾同於魃歟。玉貴生為忠臣。不當死為厲鬼。其如此者。或別有戾氣憑之乎。或又謂忠魂毅魄。團聚而然。非可以尋常測也。其示異於人。或以遺體未安乎。及改葬得所。幽靈以妥。故遂不為詭怪之舉。理或然也。

記吳秀才事

吳毓衡。名諸生。安徽合肥縣人。少負文武才。遇事極有膽智。與人談經濟。抵掌雄辯。聲驚四座。時見寇氛日惡。慨然以澄清為己任。迨賊眾悉力東下。漸逼其鄉。遂首倡團練。率眾殺賊。一戰而殲其渠魁。賊為之奪氣。立退三舍。於是州縣咸倚任之。委其

總轄諸團。俾與諸軍聲勢聯絡。毓銜益勤奮。每臨陣。所向皆靡。然賊鋒方張。廬州府城失守。各團皆散。勢成孤立。逆匪素銜之。至是悉眾圍卡。繞之三匝。毓銜撫勉諸勇。曉以大義。咸泣涕相從。誓死不去。賊圍之旬月。糧竭援絕。毓銜知不可為。推牛饗士。令皆醉。謂眾曰。此我等報國之日也。約束而出。馳入賊軍。當者皆斃其刃下。賊由是蟬集。血戰經時。三盪三決。回顧團下。死亡殆盡。僅存親兵十餘人。而自亦創甚。體無完膚。血殷袍幅。因下騎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方欲自刎。而悍賊數人突至。毓銜即躍登馬背。奮呼殺賊。親兵復殊死戰。賊悉授首。而親兵亦無一免者。旋即自以戈陷胸死。當時經曾節相奏請於朝。奉部照咨馬兵例給卹。後由忠義局稟請李爵撫署督。復奏照廩生陣亡例。從優議卹。毓銜以一介書生。帶團六年。身經百戰。卒因眾寡不敵。殞命疆場。亦可謂不負國已。

周軍門

周盛波。軍門。安徽合肥縣西鄉人。現為甘肅涼州鎮總兵。兄弟三人。均以勇力著。長為盛華。次即盛波。三為盛傳。並遇異人傳以絕技。諳於擊刺行陣之法。武世家所不逮也。當髮匪東下。周盛華倡率民團。挺身禦賊。其時逆燄披猖。廬郡失守。賊逼鄉民。

蓄髮。隱懷退沮。獨盛華會集族鄰。曉以順逆。喻以利害。於是民心渙者復聚。協力拒守。因此賊甚銜之。偽官馬千祿。尤與其鄉密通。屢引悍黨來撲。皆被盛華等所殲。鄰境有藍逆者。賊中渠魁也。乘與馬賊相持時。猝以大股從後突至。盛華以衆寡不敵。遂與練丁五十餘人。同時戰死。當事急時。盛華馬已被斫。猶步鬥。手刃數十賊。無敢近者。繼以刀鈍不可入。賊知其力竭。以長矛奮刺之。陷其胸。盛華猶躍起丈餘。大呼殺賊而死。練丁中有李長勝者。猛鷄善撲。是日以救盛華故。於賊陣中三入三出。最後賊圍之數重。力戰得脫。甫回營。嘔血不止。倚土牆而僵。然鬚髯猶磔張也。藍賊既破其村。焚掠慘酷。盛波之妻李氏。亦罵賊被殺。盛波憤兄志之未成。義不反戈。仍聯絡各國拒賊。用計設伏。卒將賊目馬千祿擒斬。涕泣誓衆曰。今日庶少報兄仇矣。繼隨官軍攻克沿河賊巢。營憲欲官之力辭。或欲詣營報功者。盛波輒不許曰。此先兄遺命也。曷敢有違。奮身為國。豈為功名哉。時盛傳積前後功。位至記名提督。因招盛波共事。管帶盛字營兵。所向克捷。號稱勁旅。經李宮保調至上海。轉戰蘇常一帶。克復名城。剿滅悍寇。周氏兄弟之功居多。因並沐國恩。擢至今職。已復以記名提督用。一門之中。均躋極品。可謂榮矣。乃盛波諱篤脊令。悲其兄死事情形。今猶湮沒。特求

李宮保奏請於朝。優賜獎恤。朝議追贈周盛華遊擊銜。照陣亡例議卹。兄弟急難之情。國家闡幽之典。均可為載筆光也。

南楚雙忠傳

國家自二十年來。赭寇雲擾。蒼生鼎沸。荷戈擐甲。薄海同仇。其間懷忠抱烈。取義成仁。上以報朝廷。下以衛閭里。凜然著大節於天壤間者。指不勝屈。嗚呼。士當平時。讀書養志。獲貢明廷。其黼黻隆平。刻畫金石。固其常也。不可謂幸也。其有遭逢離亂。遭遇艱難。雖經百折而不回。矢一死以罔顧。守城致命。殺賊捐軀。乃其變也。然不可謂不幸也。余於楚南得二人焉。曰魏君承祝。曰吳君棠。魏君湖南衡陽縣人。丁酉拔貢。是歲即舉於鄉。甲辰大挑知縣。分發貴州。署普定縣。縣素窮瘠。民俗强悍。山僻之地。皆為盜賊淵藪。出沒無常。君勤於弭盜。設棚卡。聯保甲。俾良莠有所稽。於是盜得少止。有眾匪羣聚樓梯山。謀為亂。推二寇為酋目。偽號前山大王。後山大王。君知之。部署壯丁。密往馳剿。獲而置之法。匪黨股栗。盡行解散。於是君能兵之名震一時。天柱縣以徵糧釀釁。民情洶洶。幾不可以理諭。當道耳君名。謂非魏某往不可。因以兵甲授之。立命往剿。君曰。此民耳。非盜也。豈可以軍旅重駭吾民。白於當事。勿用眾。且言

激則變生。不如以單騎往。君馳至。民環道遮馬前羅拜而泣曰。魏明府吾父母也。惟魏君能生我。君再三撫慰之。眾盡歸家。惟懲其首事一二人而已。事遂寢。李沆發之。變與晉定壤地毗連。君募勇三千人。屯營黃消山。親自防禦。獲其偵謀。斬之以徇。賊知有備。不敢犯。於是疆吏知其能。以前後功擢升同知。補授荔波縣。縣中有地湖。周圍數十里。向為賊巢。君襲捕一百餘人。嚴加懲治。復為之修築城垣。整飭學校。百廢具舉。會鄰境思恩失守。紳民泣涕求援。君慷慨諾之。率眾往攻。復其城。所得輜重悉以充餉。君無所私焉。紳民奉金帛為謝。力却之。及叙功。讓之思恩令。其見利不取。有功不居如此。時人深美之。嘗攝開泰篆。時胡文忠公方任黎平府。久知君名。囑募勇千餘人。三月成軍。其後調往湖北。即其所訓練之兵也。前後官黔八載。聲稱卓然。咸豐四年。前安徽巡撫江忠源方剿賊楚南。胡文忠公亟稱其賢。奏請隨營襄辦。時值洪樂市之亂。楚南撫駱秉章要令會剿。卒平之。五年。賊竄柳州。同知趙啟玉陣亡。城遂陷。君偕衛永道李維瀉守西路。其營號曰赫勇。劉長佑守東路。賊出西城肆掠。君邀擊之。殺傷甚眾。賊忽從間道突出。火龍百道。擲墜如雨。我軍大潰。君猶奮勇當先。手持雙刀斫賊。力竭。與其僕王福羅祖繩同死於難。身被七十餘創。賊銜之刺骨。剖

其首剖其肺腸懸諸樹以為標識。賊收隊入城。軍士夤夜盜其尸。移殯衡州。搏土作頭顱以殮。後兩月餘。城復。知縣戚天保。丞首裹腸胃。遣人齎至。乃復啟棺納焉。行間死事之慘。未有過於魏君者也。事聞。以同知例賜卹。州人思之。立祠祀焉。其龕主書從九職銜者。悞也。民間所稱郴州三忠祠者。君其一。吳君湖南湘潭人。壬午舉孝廉。考取覺羅官學教習。以知縣改教職。部選衡州府萊陽縣教諭。旋以憂歸。咸豐二年。署安仁縣教諭。是年八月二十七日。賊由江西安福竄茶陵。所至焚掠。無人理。賊氛日逼。倉卒間募勇設防。實不可恃。九月至二月。居民紛紛遷徙。驚呼曰。賊至矣。翌日。知縣城守等出禦城外五里之寶塔嶺。實將借詞他遁也。君獨持議守城。以待援師。堅不肯出。然度不可支。作書並檢平日詩文稿付其僕荀林。馳歸鄉里。泣諭之曰。事已至此。死固吾分。願家人勿以為念。五日。賊果自子尖關入。攻南門急。君登陴禦之。俄而賊從北門闕口攀援而上。勇丁散走。君北向再拜曰。城亡與亡。義不可去。欲下城。回署自盡。甫過書院側。遂被執。賊勸之降。不可。或叱之跪。君怒目視賊。皆盡裂。厲聲罵賊。痛毆之。體無完膚。猶罵不絕口。遂殺之於城外沙洲。次日官軍至。賊遁。地方官殮其尸。面如生。其子熙甫在襁褓。未能聞於當道。然死事之烈。不可以湮沒也。其

友張君雲。方官御史。為之請於朝。建立專祠。以旌忠節。其盛事也。

逸史氏曰。魏君以不世奇才。投筆從戎。身經百戰。觀其前後功烈。赫然其韜略。豈出古名將下。猝值危地。卒以身殉。亦可哀已。如吳君者。雖當時無所表見。而大難當前。矢死不顧。詎不足以激頑勵懦哉。噫。吳君職司學校。不過一備位枝官耳。獨嬰孤城。效死弗去。不其難哉。其志節皎然。固為加於人一等矣。千載而下。聞其風義者。猶將興起焉。

張秉中事

張秉中。湖北人。幼讀書。多才力。以應童子試。不就去而就耕。附近有礦徒。頗兇悍。與飲食相交結。中有陳大綱者。尤猛橫。二人結為刎頸交。互相標榜。以號於眾。黨人遂推張為長。張自謂得遇異人。授以天書三卷。能占望氣候。時楚地連年亢旱。歲穀不登。斗米幾值千錢。饑民載道。而粵寇警信日逼。張遂乘機煽惑倡亂。揭竿而起。時龐邑令。陝西人。頗知兵。聞變即率壯士三百人馳入其巢。擒陳大綱。磔之於市。市人素受其虐。皆大呼以助官軍。以簞食壺漿來餉者。不絕於道。賊人奪氣。黨羽盡散。張妻子均被殺。隻身得脫。逸於永州。投入粵賊中。每遇官軍。輒捨命相撲。多獲勝。賊中呼

之為張拼命。沿途裹掠。得衆二萬餘人。他賊率報虛數。羸弱老幼。無不收錄。獨張挑選精壯。日加訓練。器亦擇犀利者。前隊二千人。皆用洋鎗。衝鋒陷銳。發無不中。號之曰。此張家背嵬軍也。薄賊所為。決其必不成。於賊陷廬州府時。率其黨徒投苗逆。而依於一山頂。結土寨焉。由是時出劫掠。不辨兵賊。有載重貨者。輒擄之。雄視一方。而待貧民頗善撫御。因此避難者屬至。立堡相依。居然成一村落。官軍至。則以團練自衛。為名。賊至。則謬稱貢獻之地。少饋以土物。謂必不可。惟有出於戰耳。賊素知其能。憚不敢發。因此雖當要衝。竟能自立者四五年。及寇氛既靖。道路皆通。地方官招張語之曰。方今桀逆授首。閭閻肅清。閭閻共安枕席。民庶喜覩昇平。汝擁此巨衆。何為盍速散遣。若猶岫強如昔。大軍必萃於汝。必傾巢盡殺乃止。勿悔也。張乃與衆商曰。汝輩願棄劍戟。以事耰鋤。煨營堡。以就田里乎。衆曰。我儕素慣行伍。若國家有用余者。當效馳驅。即戰死疆場。以馬革裹尸。亦男兒分內事耳。若鬱鬱鄉閭。老於牖下。所弗願也。張知其衆尚可用。率之而西。道出山東。適捻逆下竄。勢甚披猖。見張衆至。悞以為官軍。即與接仗。歷三晝夜。捻匪所殺無算。乃委之而去。張核其人數。止剩萬餘。傷者過半。不禁喪氣。因就捻逆舊壘養傷。是夜官軍援師猝至。鎗砲之聲不絕。張又

誤以為賊匪復集。亦鳴角應之。彼此交轟。天明始止。張中砲身殞。營軍傷殘者過半。張之黨見係官軍旗幟。乃詣營告以故。統兵官視之信。收錄其衆。隸之麾下。而飭募張於近側山。并立墓石。請於朝得旌卹焉。

劉主政殉節

刑部主事劉鍾祥。浙江錢塘人。咸豐乙卯登賢書。丙辰入詞林。改官刑部主事。旋請假回籍。正值東南不靖。劉主政目擊時艱。恒以保衛鄉里為念。十一年。賊再逼杭州。前撫臣王中丞有齡。稔知主政篤誠可恃。商會督團守禦。分防錢塘北鄉之花園村。化龍墟三墩鎮等處。相持數日。賊不敢近。九月。賊攻杭州益急。分巨股擾北鄉。勢尤鴟張。衆以主政非守土官。勸其挈眷他徙。主政勃然曰。危難至此。妻孥存亡。聽之可也。吾當効死以酬國恩。仍苦戰無稍怯。迨九月二十三、四等日。賊焚殺北鄉益慘。團民十喪八九。主政身受重傷。謂鄉人曰。事已不可挽回。吾惟以身殉之。特不願以賊刃污我頸身。遂於花園村投河殉節。時咸豐十一年九月廿五日事也。

帥觀察死難

帥遠鐸觀察。湖北黃梅縣人。由翰林院編修報捐道員。咸豐七年前撫臣耆齡奏留。

江西委用。時值著名逆首偽翼王石達開率悍賊數萬將犯撫建。九江鎮李總兵扼守東鄉縣。苦戰匝月。耆中丞恐李總戎戰守力疲。遂命帥觀察率自募勇丁千人。偕副將周鳳山營勇馳往助剿。然賊勢披猖。勢不能禦。觀察慷慨謂眾曰。軍事有進無退。我當以死相持。結營築壘於要隘。以與之抗。賊至圍之三重。觀察日夜巡警。無懈志。賊前後環攻。屢為所却。卒以眾寡不敵。營陷時。猶手刃二賊目。陣亡。其姪帥疇與其記室萬泰亦同時授命。同治十年。由督臣奏請於朝。議於東鄉縣及原籍黃梅縣。建立專祠。以同時殉難之帥疇萬泰從祀。以慰忠貞云。

田玉梅小傳

田玉梅字鼎臣。蜀之酉陽人。親文弱而多力。屈其臂。數人不能伸。粵寇入長江。將犯金陵。玉梅方在京師。驅車南下。欲詣當事獻方略。至金陵則城已陷。向大帥連營城下。攻之不能拔。玉梅願見大帥。徘徊無與通。其鄉人有帶勇駐善橋者。往投之。居數月。卒闕寂無知玉梅者。胡貳尹恩愛。奉大帥勾當內應事。道經善橋。見玉梅。惓惓若平生。玉梅出所著論。滔滔數千言。皆切中時弊。凡艱險難為之事。輒慨然請自效。貳尹奇之。為言於趙太守。太守召與語。亦奇之。乃薦諸大帥。玉梅乃說大帥曰。官軍圍賊。

今既數月矣。無水師以扼其吭。僅城之半耳。城高而備多。急攻之無益也。余聞城中近有內應者。請先為公入城。覘其虛實。許之。乃衣賊衣。佩利刃。散其髮。蓬蓬然下。裹覆以黃巾。至江東門。蓋即賊出入要道。所謂買賣街也。玉梅手持筐。實以餅餌魚肉。若買而歸者。遂自水西門入。訪內應者之居。潛召諸人。問其謀。則曰。吾屬誓不為賊用。願開門迎大兵。殺賊。問其衆。則或千焉。或百焉。問聚否。則皆散處焉。玉梅復遍歷賊巢。又至各門。視其路之寬隘遠近。為進兵計。皆默識之。越三日。復自西門出。孑然孤行。守者眈眈視。玉梅故從容坐城門下。若有所待。遙見一騎馬賊來。前後導從數十輩。玉梅遽拂衣起。且自言曰。至矣。昂然出城。守者以為同夥也。竟不之詰。玉梅至大營。備述其所經。且言內應不可恃。狀惟官軍向神策門進。守者寡。距賊巢稍遠。賊即知有變。不及救。或可濟。乃約某夜預伏精兵於神策門外。玉梅率內應者殺守門賊。迎官軍入。計既定。玉梅復入城告衆以期。衆果以賊耳目多。慮未行而洩。又應者皆金陵人。素怯弱懼難。玉梅曰。嘻。吾固知若屬不足恃也。吾已結壯士五人。苟得入。吾事濟矣。遂復出告大帥。必偕五人者入而後可。玉梅用奇計。五人俱入城。及期至。會所以待。內應者僅來十餘人。夜深矣。遂率以行。遇邏者斬之。城上守者悉睡熟。亦

盡鐵馬。偽叅護卧門樓上。驚而踰垣。玉梅以矛衝其喉。擲頭於城外。遂下城。將令三人合攻守門賊。而斬關開門。則阻於木柵。不得至。蓋賊於是夜新立木柵。大如柱。高且密。繞以鐵鎖。長尺許。守賊悉在柵內。大砲五。皆外向。稍覺炮即發。無所避。天將明。他賊之夜巡者。從城上至。見殺賊盈城。便鳴嗚吹角聲。他處亦吹角應之。玉梅曰。噫。事不濟矣。賊且大至。吾寡不敵衆。宜權避之。乃皆退而匿。賊援兵麇集。不知殺賊者誰何。大譁。下令閉門。大索三日。收百四十人殺之。城啟。玉梅竟偕五人出。先是大帥與玉梅計事定。遣諸將如期往。天已明而城不開。忽聞角聲。城上黃旗簇簇至。知謀已洩。遂整軍回。既見城閉三日。咸曰。田生死矣。至是五人偕歸。衆益竒之。大帥以玉梅為能將。賞以官。玉梅上書。大槪謂內應既無功。則惟鼓我士氣以下此城。將不可使怯。兵不可使驕。語太激。拂當道意。乃寢其賞。玉梅遂往依趙太守。亦無所用之。玉梅構小樓。終日吟嘯其上。出則輕衫佩玉。風致翩然。當時聞玉梅事。皆咋舌。絕不料三八虎穴殺人如草。出此一書生也。顧玉梅益自韜晦。無矜色。然每與同志者言時事。則聲情激憤。目眦裂。恨不得尺寸柄。為朝廷殺賊。嘗大言曰。某百無一長。惟不敢愛此身。置國事於度外。苟有用我者。雖死不惜耳。玉梅之再入賊中也。胡貳尹願與

信懼賊覺。王梅乃偽為賊渠。以大索繫貳尹頸。率以入城。若鄉民之得罪者。蓋亦奇事也。

孫文川曰。田生其非常人耶。使田生計得行。玉帥拔金陵。逆賊伏誅。則所以稱田生者。其功名豈出古名將下哉。不幸而無成。要其膽略才智有足多者。諸將皆如田生。於滅賊乎何有。吾聞田生家貧好客。不知生計。弱冠後。五獄遊其四。凡遇險要形勝。古人爭戰之處。必停車登眺焉。則觀田生之所為。豈徒然哉。田生僅以趙太守薦官。從九品。賞戴藍翎。吉撫軍督兵鎮江。授為偏裨。經數十戰。未轉升階。後聞其隸勝帥麾下。攻捻於潁毫間。沒於陣。嗚呼。田生已矣。輜按此殆澄之悞。信傳聞之說。澄之此於胡文忠公奏牘。且以功保升知縣矣。其考語有文作於戊辰而咸豐十年五月猶見之。曰河南知縣田玉梅膽略任戰。則田君固未死也。

此傳為孫君澄之所作。孫名文川。江寧上元縣名諸生也。避兵滬上。橐筆幕府。雅為當道所重。詩文卓然自異於時。一別再再十年矣。茲偶於敝篋中檢拾得此。急錄之以志田。兼以慰孫。

張繼庚小傳

張繼庚。字炳垣。江甯府學廩生。幼孤。工會計。貧而能自振。湖南藩司潘鐸。與其父故

湖南桃源縣知縣介福。為同年。生因往依焉。潘方伯甚器重之。會湖南軍興。炳垣以省母辭歸。賊犯九江。東下金陵。戒嚴。祁方伯舊藻聞炳垣習軍事。與語大悅。凡方伯所舉防守團練諸政。多參議焉。無何會垣不守。炳垣亦陷於賊。里人吳偉堂。自幼賈漢上。賊半為所舊識。佯受偽職。陰以偵賊情。圖反正。炳垣遂因吳徧結諸賊。相與為忘形交。一日縱酒乘醉太息曰。吾觀公輩勞苦矣。去鄉里捐妻子。攻下十數城。然祿僅足自給。小有過失。朝夕不自保。以公等之才。顧不能謀一飽耶。何鬱鬱久居此也。諸賊默然。有泣下者。炳垣知其可用。笑曰。吾能送公等歸故鄉。富貴惟所欲。諸賊愕然問故。炳垣語之曰。天子遣大將督兵五十萬蒞城下。所以不即舉發者。知公等良民。投鼠忌器也。公等誠以此時率所部啟城。迎官兵入。斬六偽王。函首詣軍門。不世之勲也。且事成公等受上賞。不成請殺我以說。皆感泣許諾。由是炳垣密書達欽使。請以賊裝間道至軍前。面陳機宜。欽使許之。期月日黎明進兵神策門。炳垣率眾以應。殺守城賊十數人。適賊建木柵於城內。局鍵甚密。炳垣啟門稍遲。官軍已抵城下。疑有變。却顧而退。炳垣知不就。急麾眾回。以泯其跡。特事起倉猝。賊窮治無所得。有劉鴉頭者。炳垣所糾健兒能手。刃十數人者也。隸賊沈獸醫下。慮事洩。禍且不測。欲

逸去。賊法凡因事出城。皆有偽官符節。以為憑信。謂之關憑。劉恃沈素同里巷。欲得關憑為脫身計。密以情告。沈賺得事實。遂報偽東王楊秀清。拘炳垣至。究同謀。炳垣嘗密書黠賊姓名。預藏於複壁。至是給秀清曰。吾同謀者有籍在。吾不敢匿。秀清大喜。按籍收之。俄而秀清疑曰。汝所糾獨無江南人耶。曰。江南人素柔弱。畏兵革。不可與圖大事。凡吾所糾。皆楚粵健將。身經百戰者也。於是賊悞殺其黨百數十人。炳垣卒以砲烙死。上元諸生賈鍾麟與是謀。奔詣軍門。陳事洩狀。欽使聞之。嗟歎不已。許以聞於朝。江甯管嗣復曰。炳垣沈密寡言。以機警聞於鄉里。是役也。糾合六省之衆。至數千人。與欽使書問往復數次。賊竟無知者。幾事可謂密矣。然卒殞其身。哀哉。劉鴉頭就執時。語人曰。事洩由我。我一身當之。所以報張君也。及被賊榜掠。無完膚。卒不承一人。後與炳垣同繫一室。炳垣教之曰。事洩由沈獸醫。汝盍誣沈同謀。賊必殺沈。不猶愈於徒死乎。劉從之。沈知劉反噬。已夜遁。於是賊信沈果與其謀。購沈甚急。時城外官民聞沈媚賊敗事。亦懸金購之。沈進退失措。賂鄉民求活。鄉民縛送大營。肢解以徇。炳垣事雖不成。然自是諸賊互相猜疑。勢漸渙散。旬日間投誠者以千計。厥功亦偉矣哉。

逸史氏曰。管君嗣復。字小異。余文字交也。其先人異之先生。有雋才。古文規法。廬陵可與桐城姚姬傳相伯仲。小異稟承家學。造詣精邃。是篇亦可窺見一斑矣。小異與余別後。就紹興懷午橋太守聘。至未數月。以風鶴之警。請歸。時蘇郡亦陷。小異方僑寓於鄧尉。勢不可居。竟以憂死。

夏廣文

夏履常先生。名慶保。揚州儀徵人。為上元縣校官。飭躬率物。為士林所推重。癸丑賊圍金陵。先生知不可守。誓以一死報國。二月十日。賊陷城入。先生服朝衣冠。端立學宮外。牆上大書一詩云。首霜何堪繼采薇。坦然全受復全歸。半生養就凌雲志。化作貞魂一片飛。賊至呵之不屈。乃交刃之而死。嗚呼。先生之死。光明磊落。兀然不懼。更難於雉經仰藥者。非志節素定。何能若是哉。

汪馬二秀才事

江寧汪生星垣。讀書清涼寺。癸丑賊東下。城陷。僧報賊至矣。生危坐不動。賊刃之。僧給賊曰。是吾寺中供糞除之役者也。汪生大呼曰。否。我汪某也。僧復給曰。是有狂病。汪生又大呼曰。我無病。我秀才汪某也。賊竒而釋之。曰。吾視汝非凡人也。而老於諸

生。吾將言於東王。以展汝才。汪生大罵曰。吾不能詭合於俗。况從賊乎。遂遇害。命垂絕。猶大呼我上元縣諸生汪某也。同時有馬秀才者。以屠沽為生。頗不齒於鄉里。賊至。扣門急。其弟請死。生慨然曰。吾不可以徒死。殺一賊而死。吾命取償於賊矣。若殺二賊。是為國立功而死也。遂設酒食於庭。迎賊入。潛殺之。投其尸於井。日以為常。殺賊甚夥。既謂弟曰。殺人而不使人知。不武。汝取賊首榜諸門。遂與其弟俱遇害。論者謂汪秀才能守正矣。然不如馬秀才之為尤難。余則以為之二生也。皆能殺身以成仁者也。

張廣大

震澤張淵甫先生。名履。為句容教諭。句容士習。素稱靡惰。先生至。嚴設月課。為定法程。諸生有不赴者。面加訓督。無敢視為具文者。暇至街巷。輒令門斗携短鐵鍊。從其後。見有婦詈姑。子忤父。幼逆尊長者。即以鍊繫之。必飭其自悔乃已。由是邑中之不師教者。咸懼為先生知。每祠宇間賽神演劇。或涉淫褻之戲。立拘班首。桁楊警眾。先生之言曰。朝廷設立是官。本以整飭風化。文章其末耳。始而邑宰紳士。憚其嚴正。皆側目。而閭里小民。咸嘖嘖頌先生之德不衰。後邑宰以折糧增價。幾激民變。賴先生

一言而定。於是上游咸器重之。夫教諭在今日。特閒曹末秩無足重輕者耳。而先生獨為上官欽企。下民仰望如此。豈非在自為之哉。是真能於卑官冷署中自行其志者矣。

蔣劍人軼事

寶山蔣劍人。幼時有神童之譽。當六七歲時。塾師指几上墨令對。蔣即應聲曰。泉。塾師以為未工。蔣曰。白水對黑土。何不工之有。塾師於是大奇之。十許歲時。與家人負氣出游。竟附便船過江。逕詣維揚。既登岸。囊中不名一錢。信步至平山堂。時阮枚叔方譙客。聞者損不納。蔣必欲入。反叱聞者。誚訶之聲徹於內。枚叔遣价詰之。則云寶山神童蔣某來見。枚叔命之入。既見。長揖就席。蔣體既短瑣。貌又不顰。枚叔視之。意其十一二歲耳。遂笑問能詩否。曰能。遽援筆作一絕以獻云。東風吹我過蕪城。入夢繁華記不清。花外笙歌樓外笛。不知誰是庾蘭成。是日曾賓谷轉運亦在座。大加稱賞。因問今日誰可當庾蘭成者。蔣指枚叔曰。是當之矣。枚叔於是招致其家。待若上賓。凡大酒花月之醺。靡不從遊。時揚州鹽務尚盛。張筵演劇。靡日無之。蔣慷慨揮霍。皆取之於枚叔。枚叔無吝色。故蔣有揮手千黃金。主賓淡如水之句。後蔣客遊如畢。

幕中。以忤同事辭去。中途資斧告絕。又患瘡瘍。於是效伍員。吳市吹簫。夜宿佛寺中。一夕大醉。月光射櫺。見佛睛閃閃。疑為寶珠。攀緣登佛頂。憊甚。因踞而卧。及醒不能下。大呼。寺僧以梯來。乃得下。遂大書寺壁曰。大才人佛頂偷珠。山高月小。老名士街頭乞食。海闊天空。有江北宦者。見而奇之。指廟中魁星以楹聯請。將信口集杜句云。是何意態雄且傑。不露文章世已驚。某宦歎為絕才。乃資之歸。繼劉光斗為寶山邑令。當縣試邑童時。出題稍悞。將率諸童閱於堂。劉令銜之。覆試日。借他故扑之。將作文痛斥其短。榜於通衢。劉令聞之。怒甚。復以別事羅織。禍且不測。將乃削髮為僧。募鐵舟之為人。自號鐵斥。常書鐵脊生。前寄塵上人。方以詩名江浙。故亦自名妙塵。謂當超出其上。然將雖為僧。頗不守戒律。其詩有云。綠酒獻花詩獻佛。青樓聽雨寺聽鐘。足見其風致矣。辛丑春。西事方亟。劉光斗移署上海縣事。偶公出遇將於道。劉令謂此必為西人作內應來者。因下令閉城太索。將以智免。然亦危矣。越數日。上海大藥局以失火焚。劉令又謂此必將某所為。方欲稟上憲窮其事。幸劉令去官。遂寢。將詩詞清雅雄健。大江南北無與抗手。諸友人皆憐其才。惜其遇。僉曰。隱於禪非計也。勸返初服。遂易今名。重就試。張小坡師拔冠一邑。謂人曰。是非一邑之冠。亦蘇

太兩屬領袖也。蔣後在上海應敏齋觀察署中。以文字交。極相契重。蔣亦人傑矣哉。

又記蔣劍人事

蔣君劍人。名敦復。江蘇寶山縣人。名諸生也。七八歲時。即有神童之譽。始名金和。字純甫。後又易名爾諤。字子文。屢應小試不利。足跡遍大江南北。狀貌不揚。而性情奇傲。喜詆肆人。江淮間人因名之曰怪蟲。後以事削髮為僧。號鐵岸。自名鐵脊生。有祭髮文行於世。棲棲於雲間海上。駐錫村落中。蘭若。仍以詩酒自娛。後有憐之者。勸返初服。始改名敦復。應試。張學憲希拔之冠軍。閱其所作。歎曰。此江南才子也。其名遂噪一時。顧僻嗜阿芙蓉膏。有所得。輒以供養烟雲。坐是奇窮。青衫藍縷。幾至納屣踵決。然每至黃夜。一燈呶唔。讀書自若。弗悔也。其姊嫁一士人。頗有所蓄。時周其乏。後喪偶。矢志空門。法名曇隱。大師捨己貲。築菴於上海北門。為清修習靜所。即今竹林禪院也。時劍人已娶。乃羅店村人女。仰其才名。願供箕帚。寂寞家居。往往晨炊不給。乃往依其姊。故劍人蹤跡在上海時為多。所交皆知名士。琴歌酒賦。慷慨激昂。海昌李善蘭。吳郡王韜。皆與為莫逆交。雲間胡遠。為繪海天三友圖以貽之。顧其貧困無

聊日益甚。為之友者。雖憐之而莫能為之地。適西儒慕維廉。方有英志之輯。余力薦其才。遂為西人司筆削。今所刻大英國志序。為慕名者僅其初稿。其自著名英志。尚藏度未刻。詞簡意該。實為傳作。自授西館。詩名益播人口。而所獲脩脯較豐。足以自給。晚年乃客應敏齋方伯幕中。時方伯猶觀察海上也。劍人沒於同治六年。易簀前一夕。貽書方伯曰。老病顛連。僅屬氣息。恐遂奄忽。化為異物。愧負知己。無以報德。雖知己必不責報於我。然天下滔滔。斯人誰與。有心同志。能有幾人。徒使魯仲連陳同甫一流人。長埋泉壤。豈不痛哉。一生勤苦。祇剩好名二字。然亦望後世知我心耳。文集八卷。望為先刻。詩詞諸稿。能次第開雕。大妙大妙。自題其函為鳴鳥遺音。此何異鮑辛浦臨沒。貽全謝山書也。讀之彌為沈痛。身後應方伯為刻其嘯古堂文集八卷。燭齊玉谿學表。為之刪定付梓。嘯古堂詩集八卷。詞集四卷。生前係諸友助貲鐫木。論者謂劍人詩優於文。文頗縱橫馳騁。有似大蘇。特按之無實際。多空言。有戰國辯士習氣。其自許魯仲連陳同甫一流。則所抱負可知也。所趨向亦可知也。

甕牖餘談卷二

清 吳郡王韜紫詮撰

孫女割股

長洲彭相國之孫女。秉性純孝。言笑不苟。每讀烈女傳。見古之具孝行者。輒肅然起。敬思則儆之。後許字同邑蔣氏。即今刑部員外郎蔣君鳳藻也。未嫁之前。適相國病亟。衆醫咸束手。孝女乃默禱於天。潛割臂肉和藥以進。時作呻吟痛楚聲。家人方竊疑之。及適蔣氏。病卒。家人驗視其臂。創痕宛然。始知割肉進藥。果有其事也。嗚呼。其懿行至誠。豈今日女子所可及哉。而行之於大父。尤未易得也。蓋體尊分遠。情殺故也。志之以為薄俗勸。

紀賀貞女事

為烈女易。為貞女難。烈女激發於一時。暫也。貞女持守於平日。常也。閨閣中之不幸。而自見者。曰死節與撫孤兩端而已。而撫孤之心。彌苦。今於巾幗中得一人焉。從容警守。茹藥含辛。以為守節。則雖嫁猶未嫁也。以為撫孤。則又非己所自出也。是則其志彌堅。而其事亦愈難矣。貞女姓賀氏。浙江鎮海縣人。賀君增壽長女也。從父寄居

湖南善化縣。少時許字於李氏。子有銘。籍本江西蓮花廳。其父維丙。以同知需次湖南。游升湖南補用知府。仕族相攸。遂成姻好。女年十九。諳詩禮。舉止端嚴。不輕言笑。戚串間無不敬而愛之。時李氏方謀為其子成合卺禮。已卜吉矣。不意期已近。而李氏子忽遭沈疴。李氏請緩期。貞女聞之。涕墮如縷。縻。婉白於父母曰。女幼字於李門。無人不知。今于歸有日。猝遭此變。其命也夫。兒聞一絲既繫。萬劫不更。兒其往也。何庸復議緩期。壻而無變也。兒當親侍湯藥。設或不幸。立志終身守之。無異言。兒意已決。之死靡他。父母知其意不可奪。遂以之歸於李。迎娶次日。李生竟疾卒。女擗踊哀號。幾不欲生。縗服謁見舅姑。恪遵婦道。而其事尤奇者。無子而忽有子也。先是李氏有婢曰綠雲。年已及笄。而姿容頗麗。有銘因引與私。久之遂有孕。及有銘沒。逾匝月。竟婉一遺腹子。體貌頗偉。廣額豐額。女遂請於翁姑。列婢於侍妾數。而勉與同守。共撫此孤。取名志輅。冀其成立。是可為閨閣型坊矣。楚撫劉公為之奏請於朝。特旨旌表。以維風化云。

書彭孝女事

孝女為彭君永禮之長女。素居山東肥城縣。少就里塾。略涉詩書。稍長。尤工於針黹。

性柔順。孝自天成。事親尤能先意承旨。以是雙親愛之為掌珍。女心既慈婉。而容尤妍媚。雪膚花貌。艷絕人寰。里中人無不嘖嘖羨之。女無字。戚串間皆呼之為彭姐。咸豐十一年間。女年十七。許字里中。未婚時。值南捻縱橫。竄擾縣境。女父母挈之倉皇出避。僦屋於近城村舍中。賊攻城未陷。先肆掠村鄉。一日遇賊猝至。不及避。賊目將劫女偕行。曰。第從我往。不憂無快活處。女父母急前號哭阻之。賊目怒甚。舉刀示之。曰。汝殆欲嘗此風味耶。再來即當斫去汝老頭。顧勿悔。女乃垂涕盈腮。婉白父母曰。女年既長。終當有家。今若輩既劫女兒。願以身許之。不從將併命而死。從則猶可生也。乃顧謂賊曰。勿傷我父。當惟命是聽。賊許之。揮令即去。女遂促親速行。自慨然從賊。賊以女纖足不任行。將扶持之。女曰。無庸。因飛步以示之速。行時與賊絮話家常。賊以為女真心從之也。遂信之不疑。出村落甫數里許。適至河畔。清水滔滔。其深莫測。女默念此即我葬身所矣。計父母此時相去已遠。追之必不及。因詭言足痛。令賊負雙竹縛一椅作為板輿以昇己。賊從之。良久始成。女伺賊不覺時。躍入水中。賊救之。則湍流迅急。竟如逝水桃花。杳然無跡。賊去後。里巷中人見聞其事者。互相傳誦。莫不為之嗟嘆。一時名士雅流。多為詩歌以紀之。稱為巾幗完人。邑中李秋江者。名

諸生也。與女家有姻婭親。謂女節行如此。宜沐旌揚曠典。遂具稟丁巡撫。求為請於朝。夫女以幼穉之年。而處倉卒之變。乃能設計救親。殺身明志。其慧心。志為何如哉。聞遺芳而彰孝烈。采之輶軒。附之志乘。是在當事者。

孝媳割股

割股療親。孝矣。然非庸行也。聖王懼其毀體以戕生。雖一時暫加旌表。而不以為恒例。然孝發於至誠。當親疾彌留之際。惻怛哀懇。此衷迫切萬分。遑計傷生為非理。而一概以庸行繩之。毋乃非聖朝所以教孝之意乎。我國家以孝治天下。凡孝子慈孫。貞姑節婦。無不列於旌典。務從優恤。近計前後割股以獲旌者。已數人矣。如長洲彭相國之孫女。割股以療祖。黃巖吳廣文之妻。割臂以療姑。靜海陳明府之女陳婉。割臂醫親。皆其彰彰最著者也。今又得一人矣。直隸漕運通判丁崇欽之妻錢氏。世家女也。父諱忻和。曾任直隸布政使。錢氏幼好讀書。孝出至性。每見烈女傳之孝義節烈者。未嘗不慨然慕之。曰。此當為巾幗之型坊也。雖不能至。不敢不勉。于歸後。事長撫幼。竭誠孝愛。旋因姑患病。值夫以有事赴山東。調藥量水。惟氏一人。晝夜侍奉。衣不解帶。日不交睫。累月後。見姑病勢日劇。氏泣涕不勝。夜半焚香籲天。願以身代。潛

割臂肉。和藥以進。既而姑病尋愈。氏恐姑知。言笑如平日。家人見其衣袖沾血淋漓。窮加詰問。始告之。越一年。錢氏遽殞。戚屬視殮。猶見瘡痕。爵督李公。為之奏聞於朝。以為似此至孝性成。未便聽其湮沒。籲恩旌表。建坊入祠。亦所以維持風化也。

一門節烈

殉夫易。撫孤難。殉夫謂之烈。烈者激於一時之所發。撫孤謂之節。節者要諸恒久而不變。從夫而死。雖非庸行。而聖朝亦在旌表之列者。所以維風化而肅閭閻也。今於一家之中而得節烈二人焉。夫亦可為巾幗之光。門閭之慶已。編修蔡壽祺。生有二女。長女許字內閣學士袁希祖之子晉為妻。未嫁而婿以病死。閱三日。即過門守貞。捐棄鉛華。衣布茹素。十年如一日。次女嫁江夏縣監生彭元善為妻。隨祖姑在京。洗手調羹。聞雞視膳。能得重闥歡。元善患病。奉侍湯藥。晝夜罔懈。衣履不解。卒至無效。氏痛不欲生。料理身後事畢。即仰藥而亡。前一日請於祖姑。為夫立嗣。姑許之。遂不復言。氏深明大義。毅然殉夫。鄉里間聞之。共相歎異。論者謂蔡家姊妹貞烈。萃於一門。名節昭於一省。人心共憫。風化尤關。夫亦可傳也已。

陸節婦事

羊城西關有陸氏婦守節四十餘年。家小康。可以自活。繡佛長齋。晨起必朗誦高王經一卷。寒暑無間。從未出閨闥一步。忽一日在神前羅列香燭。拜畢而起。語人曰。我神女也。偶撈天譴。小謫紅塵。今罪緣已滿。將西返矣。語畢而僵。異香繞室。三日不散。街衢間傳為美談。按此節婦嫁後三日。夫即棄世。遂茹荼飲藥。矢志不嫁。雖柏舟之操。不是過也。平居無疾言遽色。待婢媼極溫善。即有過失。多曲喻而不痛斥。常私謂常侍之媼曰。妾雖嫁猶處子也。媼問何以不改適。則曰。妾離火坑矣。而復蹈之乎。或謂其持身之修潔。立心之慈祥。御服容止之清妙。見者固疑其天上人。謫降之說。其在疑信之間乎。不知此婦操履貞靜。固足以選旌異。而必以神女降世荒謬不經之談參之。適足為其累耳。有識者不取也。

記錢江事

錢江字東平。浙之長興縣人。少時讀書。目十行俱下。穎悟冠常兒。皆曰此錢家千里駒也。稍長習帖括。不肯竟。曰此徒足以困頓英雄耳。喜涉獵卜筮術數之學。最好兵家言。於孫吳之書。皆能洞其底蘊。偶得許洞虎鈴經。如獲拱璧。晝夜研讀。不釋卷。久之曰。吾得之矣。於是所學益進。顧里中人未之奇也。君益發憤自雄。旁究地理。於天

下扼塞險阻之處。常反覆致意。為人負奇氣。以豪傑自命。肯濟人之急。數千金可立致。被酒談兵。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南游於粵。所交多俊彦。時禁烟議起。海氛甚惡。當事者慮跋扈不可制。易剽為歛。已有成說。東平因激眾忿。將發義舉。作討罪檄文。傳示遐邇。當事者聞之。以其梗沮大局。禍且不測。亟逐之出境。粵民集貨饋其行。於是義聲振於嶺東西間。後卒以事遣戍。東平慷慨就道。無難色。在塞上馳馬擊劍。與諸健兒友。皆能得其歡心。無何遇赦還。浮沈江浙間。漸折節讀書。將赴都應北闕試。以博一第。秀水詩人于源。贈以二絕云。乍脫蠻鄉又塞垣。十年奔走別家園。勸君休再誇雄略。杜牧談兵是罪言。思量塵土染京華。何似青山學種瓜。歸去扁舟應不惡。一湖碧浪采蘋花。東平讀之。笑曰。此豈我輩可隱時耶。承平日久。人不知兵。積弱生玩。芽孽已萌。粵西小寇陸梁為患。涓流潰壤。燭火焚原。方為殷憂。吾恐天下無一片乾淨土。欲令我在何處學老圃耶。時咸豐紀元辛亥也。人皆笑其言之妄。明年盜自桂管蔓延及湖湘。江皖震動。君已至北方。要結齊魯燕晉間諸壯士。將收為己用。冀得一當以報國。時南北道路梗塞。鄉人之南歸者。皆藉其力。常曰。滕縣以北。雖啟篋囊行。可以無虞。滕以南。我不知之矣。北方豪傑聞其名者。無不樂與相識。願出門下。

癸丑春。陷金陵。聞之為扼腕椎膺。泣數行下。所親私問以天下大勢。曰不可為矣。然我已募得壯士三千。將渡江而南。與賊決生死。特不知天心人事何如耳。後竟以所募馳抵淮揚。時左副都御史某募勇為一軍。駐東路之萬福橋。以保裏下河各州縣門戶。東平逕詣其營。陳自願募勇殺賊狀。副憲將留以為己助。東平曰。擒賊當先擒王。今逆酋負固金陵。我當先擣其巢穴。則餘賊不戰自潰矣。又何能為。時以軍務初興。艱於籌餉。東平乃始創釐捐議。由是各省效之。大營藉以資給。有在營某同知嫉其能。時譏之於副憲。副憲亦以其常拂己。爰於謁見時。令武士刺之。武士為張小虎乃虎頭之子由錢薦引而以通賊聞或曰曾見奏牘中言錢江久在營中作記室見其蹤跡詭秘密察之乃得其與賊交結狀搜其篋笥得往來書累累乃寘之法其實皆真須有事也惟東平酒後放言。有似灌夫罵座。又復不知忌諱。動言事不可為。而謂天下之壞壞於官。以此叢忌。卒至於身敗名裂也。哀哉。副憲旋升授刑部侍郎。幫辦軍務。六年。以揚州再陷。褫職去。

日本宏光

日本入宏光。字順私。行三。素居日本京都江戶。為將軍貴冑。世襲華職。年僅二十六

歲瑰奇英偉。超卓不羣。固其國中之俊傑也。同治丙寅五月。來遊香港。曾往英京倫敦。覽其山川風物。詳觀各機器水火二力之妙用。而悉會通其旨。於英國之語言文字。皆能洞曉。英人無不羨其聰穎。而嘖嘖歎美。敬禮有加焉。又嘗遊歷金山。所至輒詢以有用之學。於奇技淫巧。視之蔑如也。既至香港。往來羊城。文人才士。皆樂與之交。順叔亦皆一一延接。務極賓主歡。於是投贈詩章。盈於行篋。求書者戶外屨常滿。順叔於書各體無不工。而尤擅鐘鼎篆隸。因此書名大噪於粵東。比將返。辭於諸故人。祖道東門。自梅觀察以及士大夫。悉贈詩以壯其行色。即下至閨媛。亦以詩歌贈答。順叔之震耀於時如此。吾觀日本近來人才迭出。務在留心經世實學。歐洲文士所譯天文歷算醫術格致各書。無不深研力索。其所著如三語便覽。歷代紀年。於西國情事洞若觀火。而國中亦有輪船炮局。力講富强。嗚呼。志豈在通哉。今順叔亦如是耳。順叔來訪予於旅舍。與之敷衽論心。歎相見晚。順叔謂予曰。邇來國中政事風俗大有更革。蒸蒸丕變。日臻上理。六藝之內。既捨弓矢。而專習劍舞。騎乘則教之以坐作進退。火器則訓之以施放縱擊。水師則導之以駕駛輪船。俾供洞悉運用之妙。又教舵工以航海之術。今國中已有火輪軍艦八十餘艘。按此乃論詞日本所購輪船祇二十餘艘耳。可

謂盛矣。前日江戶政府選子弟十有四人。遣往英國倫敦學校肄習文字。皆係英秀。穎異之士。年齒由十二歲至二十二歲不等。衣冠之制。多倣歐洲。剪髮持棍。效其裝束。長官左右袖則以金線五匝。以別等差。皆能通英國之語言文字。所異乎西人者。惟腰繫二刀而已。江戶政府督理船務將軍中濱萬次郎。月前親抵上海製造輪船局。知其機括關鍵。深悉其微。近已啟行回國矣。國中更有二百六十諸侯。由大君頒諭。召至江戶京師。咸集議事。務欲整頓武備。奮揚國威。以征不庭。現有興師往討朝鮮意。粵稽日本往古崇神。天皇六十五年。任那國王聞日本有聖王。始遣使朝貢。此當中國漢元帝竟寧元年也。垂仁天皇三年。新羅國王子歸化來朝。獻寶物。此當中國漢成帝和平二年也。神功皇后元年。女帝親統六師。渡海征新羅。新羅王稽首稱臣。願備藩服。貢珍寶八十艘。高麗百濟亦皆恪順內附。三韓悉服。女帝之功烈遠矣哉。此當中國漢獻帝建安六年也。後陽成天皇文祿元年。上將軍平秀吉。遣兵伐朝鮮。取之大敗。明之援師。明遣使乞和。此當中國明萬曆二十年也。凡此皆載在史冊。武功震耀。不遑枚舉。西北諸藩。歷來臣服。朝貢弗懈。即如琉球最爾邦。向為日本西國諸侯之屬。隸於薩峴摩一島。久奉正朔。懾我王靈。凡遇國君踐位。必詣江戶拜

謁大君。至於朝鮮。五年一貢。至期親至京師。此各國貢獻之古例也。今朝鮮王負固不服。久廢此例。是以將厲兵造艦。聲罪致討。云。此皆順叔所述者。稽古稱今。言皆有物。鋪張國家之宏功。揚厲君相之偉業。赫赫乎。令人想見其國之方興未艾也。真可謂華國之儒。學古之彥矣。

英人培根

培根。英國大臣也。生於明嘉靖四十年。少具奇慧。聰警罕儔。既長。於格致之學。心有所得。生平著述甚夥。其為學也。不敢以古人之言為盡善。而務在自有所發明。其立言也。不欲取法於古人。而務極乎一己所獨創。其言古來載籍。乃糟粕耳。深信膠守。則聰明為其所囿。於是澄思渺慮。獨察事物以極其理。務期於世有實濟。於人有厚益。蓋明泰昌元年。培根初著格物窮理新法。前此無有人言之者。其言務在實事求是。必考物以合理。不造理以合物。培根仕於英王。惹迷斯第六朝。其時朝政不綱。羣奸當道。培根無所匡正。惟攬權濫貨是聞。英一千六百十七年。上院首輔依勒斯米。覺培根代之。英王封以世爵。號巴倫弗魯藍。頗寵任焉。一千六百二十一年正月。巴力門集議。言王政多病。民廷議諸官府不法事。培根與焉。時培根官盡瑟勒。掌王詔。

令行國律法。王方深倚畀。不欲卒究其事。倍根不能彌衆議。自首其罪。冀以求宥於衆。上下兩院公議黜倍根職。且下之獄。捐金贖罪。王不許。僅使去位閒居而已。越四年。倍根死。年六十五歲。跡倍根生平為人。交友則忘恩。秉政則受賂。其人固碌碌無足取也。然其所著之書。則後二百五年之洪範也。西國談格物致知之學者。咸奉其書為指歸。其後哈爾非始為血絡周流之學。醫術為之一變。觀象儀器。其製更精。其術益驗。於是哈畧測日面有黑點。又有人測水星過日面。為今時新法之證。紐敦始為光學。客勒格力始為遠鏡。兼始造反照之器。弗藍斯得始明行星定星旋轉排列之理。哈力始考察彗星往還。別一軌道。按時而至。英國諸學。蒸蒸日上。無不勤察事物。講求真理。祖倍根之說參悟而出。蓋倍根之前。專心於學者。如磨旋之牛。徒費力行。莫出跬步。自倍根闢其機緘。啟其橐籥。於是醫法日新。而治病多效。農具巧而播種省工。觀天文。察地理。他如測遠鏡。量天尺。電氣標。報時表。火輪機。輕氣球。潛水鐘。諸器之有裨於人者。指不勝屈。此皆效之共見者也。英國自巨紳顯宦。下逮細民。共習倍根之書。然皆欽其學。而薄其行。殆愛而知其惡者歟。言固不必以人廢。而公是非。百世不能掩焉。

英人侯失勒

侯失勒約翰字弗留特留客。別字維廉。英國噶人之最精者也。入維廉初居於阿諾威。乾隆二十四年。為軍營樂工。隨軍至英達罕。侯用為英國軍樂教習。先後為約克巴得兩邑會堂樂工。暇輒構思歷學。詳論測量變星及月中諸山。於是名始噪。著作得載於博物會歲冊。乾隆五十六年。測得天王星。聲譽益藉甚。維廉起自寒微。以天算故得躋顯列。與諸名流相往還。五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生約翰。時已五十二歲矣。約翰幼入堪比日大學肄業。嘉慶十八年。考居首列。旋著書論微分理。是年四月二十七日。選入博物會中。述撰甚富。初著數學。備論算式。道光元年。獲賜金牌一。約翰以父維廉天文鏡甚精。於昔格致家喜於窺測。故與會中議別創一會。專講天文。有闕孫者。聽其議。會成。約翰為司理之一。由是天學日進。得雙星三合星之距角與方位。及星氣星叢。因借沙耳特同著一書。詳論列之。天文會復贈二人以金牌。後又作雙星表六。表內最少有二百八十四。最多二千有七。測定此表。必於夜半。冬時更況瘁。約翰固知此功艱鉅。冀他人為之續成。道光十一年。英主賜約翰功號。十三年。在公會考究雙星環繞之理。著有成書。會中亦以牌贈。總領索塞公嘗言。約翰不特

能考天文極遠之星。兼能察星氣之最奇者。定其位而論其象。以及雙星。雙千。偕得其但與相距。又能定星道根數之中數。發明太陽所屬諸星之重力。雖在天空最遠之處。亦盡相同。是足為談天學者助。星表既成。立志往南阿非利加。測南半球諸星。道光十三年十月初四。攜眷屬。囊儀器。至好望角。僑寓。爰朴敦。小築精舍於大山之側。安赤道儀及回光遠鏡。其徑二十尺。窺測之事。有七端。而以恆星為最。得星氣之最大者二。一在參宿。一在海山。第二與天河間。皆詳細窺測。而圖其形。每於清夜。用分微尺。詳測諸雙星之相距。所得可異者。盡記諸測簿。又記道光十六年歲杪。至十七年歲首。太陽面有黑斑。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太陽面黑斑狀甚奇。算得地球設在此黑斑之內。四周相空尚三千里。道光十八年。自好望角返。國王晉其爵一等。二十年。公會印其著述一篇。乃論陽光圖線。能變化銀板金類。約翰既去。爰朴敦人多思慕之。共建石塔於回光遠鏡處。以誌弗諼。在彼曾著書二種。一曰格致初基。一曰談天。皆有大功於世。咸豐元年。游升錢部。昔奈端曾居此職。後久無人授之。約翰得列此衆。以為榮。約翰淡於榮利。不預國政。就職後。體衰多病。遂於咸豐五年解組歸林泉。久而病愈。仍不出。亦不甚延接諸博物士。惟將印行之星氣星叢表。宣講於諸

公會中。其老而弗倦也如此。以生平於格致積功最深。故格致之士多側席請其指證。天文官每歲所紀。必延其考核。垂為定本。道光十四年。議院失火。度量原式盡燬。議院選名人重定之。約翰與焉。曾為格致大公會要職。又為公會司事長老。道光十年。公會總領極耳白去位。約翰與索塞公皆當推薦。會中二百四十人。推約翰者少。於索塞者八人。然嘗三為天文會總領。道光二十五年。公會諸人聚集於堪比日。時約翰曾攝總領職。以測星著書。有功於後學。前後受公會金牌之贈者。不勝枚舉。此其生平任職之大略也。厥配蘇格蘭醫士斯斗而女。生子三人。女九人。次子亞力山大斯斗而。承其學。亦為博士。著書若干。專論流星隕石之理。約翰卒於同治十年。壽八十歲。有遺草一篋。大小七十冊。論天學者二十八冊。論視學者十三冊。論算學者十冊。論地質者八冊。論雜事者如光學聲學天氣學格致學。所著天文書有二巨編。一為星氣星叢表。一為好望角測量表。其星氣等二千五百。各有赤經赤緯度數。有奇異之狀者。約一百。圖繪工殆罕與埒。天文官皆云。是編之中。以所刻星氣圖。最為珍貴。其奇異之狀。不能以言語形容。數目詮解。而是圖獨能顯明詳哲。俾後之測星者有所依據。此編至道光十三年止。逮乎既耄。益作星氣星叢大表。自聞於家庭。

及得於心悟目見。并列國疇人所測得者。賅括無遺焉。

逸史氏曰。侯失勒以歷學世其家。享盛名者三代。約翰天挺異質。又復濟之以力學。宜其超越名流。為近時疇人家領袖也。其父維廉精於造遠鏡。其最大功在測定星。如明天河無數遠星。又新測得諸星氣。約翰生平所用力者。亦即在此數端。自言近今所遠最精之器。能平安而便於考較。易於昔時所用者。可無畏難中止。故自道光五年至十三年。測視星氣。未嘗一日輟也。約翰天學所造。深宏廣遠。茲世未之或先。而其所長尤在稔於用測量諸器。不足覘其授受淵源之所自哉。

法國奇女子傳

法蘭西奇女子若安者。亞爾格部人也。生於小家。幼嘗牧羊。風鬟露鬢。顧影自憐。樨齒韶顏。獨居未嫁。法國俗尚淫靡。男女聚會歌舞。女輒以莊重自持。人以是異之。會法國大亂。英吉利王顯理第六遣兵來攻。拔其都城。羅爾河以北盡降於英。法王子遁於舒囊。英人渡河而南。圍阿連斯。此城下則法之腹地。將盡為英有。軍士沿途焚掠。人民奔竄。女目擊心傷。身不顧一女子。欲為國家成再造功。拯民於水火中。意上帝必助之。乃攘臂大言於眾曰。上帝立我。俾克強敵。為汝等除害。眾聞而駭笑之。女

堅以自任。語益播。有信者。導以入見法王子。王子求復仇。與英戰。輒敗。收兵數千。號曰孤軍。流涕而道曰。此再不勝。大事去矣。聞女至。大喜。遽見之。以為孤軍督。賜以旗甲。旗繪天主圖像於左方。女戎服登壇。慷慨誓衆。時英國阿連斯已七閱月。攻之益急。城中食盡。將降。女逕提孤軍疾馳往援。飛檄英營。謂速撤師。不然盡戮無悔。英軍圍城者聞其至。兩甄左右翼。女率精騎趨中道。先當敵人。英將爭欲得女。陳亂。女返騎迎擊。步兵繼進。前後夾攻。呼聲動天地。殺傷過當。長驅入城。給兵食。城中人見女。踴躍歡迎。若從天降。勇氣百倍。守益固。女時出奇搗堅。所當慮無不靡。一日法人出戰。已北而奔。而女適至。整軍馳入敵陳。莫不辟易。戰酣。女為流矢所中。墜馬下。一軍皆驚。女忽躍據鞍上。自拔箭鏃。裂布裹創。驟馬入英將麾下。奪其旗還。蓋女旗當墜馬時。為英軍所奪也。前後數十戰。無不捷。英人懼。撤圍去。以全城功。軍中呼為阿連斯。椎牛饗士。建元帥旗鼓。將校持戟摘冠為壽。皆屏息莫敢仰視。軍行進止。惟命。女力戰先登。屢覆英師。擒大將代爾泊。轉戰三月。克復侵地。諸已降英者。皆望風來歸。法之兵威大振。一千四百二十九年五月八日。迎法王至康士。康士已為英人所踞。聞女至。晝夜遁去。遂立法王子為王。行上冕禮。號查爾斯第七。封女貴爵。列於上卿。

仍以兵事委女。明年春。英王顯理第六。駐師於法都巴黎斯。自號法王。以令於國。女為英軍所襲。入守根碧城。英軍圍之三匝。英拂銀棟侯主軍政。益兵增壘。久持不去。女糧絕援窮。引驍騎六百。躬自突圍。力竭為英軍所擒。囚之固臺。女乘間自投下。弗死。後錮於老鶯城。坐妖妄罪。焚死。猶十七八好女子也。法人聞之。歸咎於英之報怨。然查爾斯賴女得立。女死弗能報。真庸主哉。

逸史氏曰。若安提孤軍。全名城。立孱王。存亡國。誠使男子作事如此。顧不偉歟。曾幾何時。香消玉殞。英人一炬。焦骨可憐。英雄耶。兒女耶。堂堂中華。秦家白桿軍安在。吾願鑄金事之。此本海外三異人傳之一。寶山蔣君劍人所撰。今該撒華威頓兩傳。刻於嘯古堂文集。而此篇獨遺。殆經婺源齊玉谿校定時刪去耶。敝篋中尚存其原稿。復據西史別本。為之增損六七。錄於篇。

英國才女法克斯

才女法爾法克斯氏。英人索美爾非拉室人。以天學著名歐洲。按女為英之蘇格蘭人。固貧家女。祖父皆以詩禮世其家。女生而秉性幽閒。天資穎敏。貞靜自好。雅嗜文史。於天算之學。獨有心得。少即讀書於蘇京壹顛布拉女塾中。師以數學難題試於

衆皆不得其解。因詔有能解之者列上等。女為疏通其義。曉暢明晰。蘇京格致會諸前輩。大奇之。贈以金牌。用示褒獎。而其名由是日起。既長益致力研究。孜孜不倦。杜門著述。幾於等身。普法意大利諸國。時人家咸讀其書。歎為奇才。倫敦御定格致會暨天文地理各會。皆賜金牌以旌異之。英相彼拉為設定章。歲由國帑頒賜千金。以助膏火資。蓋國家激厲人才。不以閨閣而異之也。女於重學一門。所造尤深。本於法國人拉伯拉撒所著之書而立說。拉在當日輕視英人。無精於重學者。嘗曰。英國之能讀我書者。惟格拉哥及索美爾非拉二人耳。蓋女先嫁格利哥。早卒。再適索美爾非拉。所稱二人。其實一人也。女以格致諸事。理本相因。道原一貫。著有格致聯珠考。辭文清朗。語簡意賅。凡諸名士辯論之詞。徧加甄錄。間復斷以己意。書稿凡九易。學者無不奉為金科玉律。咸豐十年。女僑寓意大利。適荷蘭醫士亦遊斯土。而往見之。時彗星見於天西。相與登觀星臺。徘徊瞻眺。推此夕為彗星軌道最近地球之日。女所論彗星理致奧遠。出人意表。醫士服其精識。晚年曾著地學一書。可與格致聯珠相伯仲。自來之言地學者。惟記諸國之省郡州邑及民數物產而已。獨女是書出。挈領提綱。旁搜博采。可以使學者多識廣聞。以是人咸宗之。女吐屬風雅。工琴善畫。俱

臻妙境。雖曲師星客。亦自嘆弗如。說者謂即使女不工於天真諸學。則此二藝亦足以名世矣。女於希臘臘頂古書。流覽頗廣。幼耽文事。而於閨閣本務。亦不之廢。女紅精巧絕倫。生一子三女。早殤一女亦先亡。以同治十二年春三月卒。倫敦醫士何蘭德為之傳。女平生述撰。為世傳誦。名列博物院中。嗚呼。如女者洵足以垂不朽哉。

記張石卿事

張石卿。湖南長沙府人。與賊首偽翼王石達開同年優貢生。舉優行而入曾隨石酋至金陵。賊中一切筆墨。均出其手。石卿具有膽略才智。絕人自詡為良平復生。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不是過也。故賊中所有大小戎機。均邀其商辦。曾在金陵繪天下大觀圖。所有賊匪自廣西作亂以來。凡經其攻陷各省之府縣州廳。及一切村鄉。纖悉臚載。至於若何戰攻。若何守禦。各策皆為代畫井井。後投曾帥營中効力。投誠之後。立建奇功。毀東河軍賊營凡七。會同官軍進剿。無不得利。曾帥大為嘉悅。特保三品花翎。其遇合亦可謂奇。徒有控其在賊中作惡多端。罪不容誅者。立寘重典。後聞湖南之變。其子首先作亂。一切機謀詭詐。大有父風。誠可謂世濟其惡者矣。云云。庚子卒於一門。亦劫運之所致也歟。

紀潮郡逆民事

逆民鄭錫彤。潮陽縣之沙龍鄉人。以行二。鄉人呼之為二老爺。其子鄭森。同惡相濟。弟錫琯。恃強肆虐。為之羽翼。錫彤家資千萬。一鄉皆聽其指揮。無敢稍逆其意旨者。偶爾違拂。立置之死地而後快。其殺人也。悉活埋土中。雖不愜於一人。而必戮及全家。不獨睚眦之怨。動致報復。即聞有後言。亦必有禍。夕則議於室中。朝已葬於地下。為所害者。不知凡幾。蓋其耳目衆多。廣行伺察。雖夫婦勃谿。家庭詬詈。無不知之。幾有賈似道題詩移壁之風。見鄉中田土之膏腴者。必謀得之。先買其左右隣田。然後謂佃人曰。此亦我田。汝盍納租。佃人懼。不敢不從。有田之家。無敢出一詞。凡於魚池芋地。悉以此法行之。坐是併兼致富。怨者吞聲。憾者切齒。然其勢猱張甚。人莫誰何。所蓄死士。幾三四十人。為之爪牙。心膂性尤淫暴。見鄉中婦女稍具姿態者。無不羅致。不論其有夫與否也。被害之家。必先掠淫其婦女。美者為其子森所得。粗陋平庸者。則命壯丁相就迭淫。以致之斃。名曰風流刑。其酷如此。家中畜有戲班。遇喜慶事。張筵演劇。視為尋常。以重金購二童子習技。其一逸去。後尋得之。矐其目。今在汕頭乞食。能言其作惡狀。歷歷如繪。有同族四齡小童。偶入其家。拾一所遺小剪歸。其父

見之驚曰。此二老爺物。何得妄取。急持還白之。錫彤曰。可喚兒來。至則命人瘞之。其父涕泣求釋。卒不可。有同族人見其所為不法。懼累及。移居他所。其人在鄉中有田數十頃。歲收租賦五六萬金。錫彤曰。彼既不歸。此應為我有。歲所得盡入其囊中。族人無如何也。旋至京師。應順天試中式。遂臚列其前後惡迹。叩閭上控。廷諭粵中督撫嚴行查辦。督撫因密飭地方官設法擒治。但沙龍地處險阻。其家藏大礮七十餘尊。設有火藥房軍械庫。牆垣悉以三合土築成。隱然若金城湯池。刀矛弓矢無不具。前曾往攻十三鄉。輒用地雷火器。所殺無算。幸其子森已前死。官軍圖之稍易。然卒不敢臨之以武。蓋懼其為變也。鄭逆本捐副將銜。賞戴花翎。凡縣令赴潮陽任者。皆先往拜。凡事阿順。然後租稅無缺。否則催科之吏無敢至其鄉。前後所任官咸憚其威不敢發。而某鎮將乃以計誘之。結為異姓昆弟行。佯若推心置腹。舉之為各鄉領袖。請出辦公事。時道憲已密布軍士於內外。知其至。飛紙召之。甫及道署。命去衣冠入謁。立坐堂皇。鄭逆詞色不撓。道憲詢其何故在鄉殺人。則對曰。彼皆莠民也。不誅即為亂。又詢其何故攻殺十三鄉。屠戮平民。至以萬計。則對曰。此皆揭竿謀變者也。不殺則必叛。又詢何以不報官究辦。則毅然對曰。無官。道憲勃然作怒曰。道府州縣。

近在咫尺。何謂無官。命隸扑之千下。然後收禁囹圄。繼鞠其弟錫珪。則匍匐階下。不敢仰視。但曰。今知罪矣。求緩須臾死。道憲因其乞憐。未之加刑。亦寘之獄。後援謀反叛逆例。處以極刑。潮郡人聞此事者。大為稱快。曾有竹枝詞數十首咏其事。傳誦一時。聞鄭逆年約六十餘。其弟頗能作畫。殊饒逸致。此皆天地間戾氣所鍾也。

宋景詩

宋景詩。山東人。辛酉年東省亂。然不靖。宋逆首行揭竿倡亂。煽聚多人。反復背叛。屢逃法網。捻逆平後。變易姓名。潛蹤遠遁。時在齊魯燕豫之間。往來遊歷。居無定所。旋聞訪捕稍懈。仍復回東。改名許連陞。出入蹤跡。多在曹東歸陳徐兗等地。宋逆生平具有絕技。力大過人。屈其臂。數十人不能伸。伸其臂。數十人不能屈。所用飛錘飛標。無虛發。出門必携利器自隨。用以防衛。每至一處。必以鬻藝授徒為事。佯以意氣交結。若墮其術中。必乘機煽惑。勸其入黨謀逆。身畔攜有五色小旗。為人誦咒治病。多有應驗。於是愚人羣信之。呼之為許半仙。暗中勾結黨羽。極眾。率恃鳴鏑探丸為生。北方騎賊半其流亞也。宋逆嘗謂人曰。凡為我友者。得吾片紙。雖馳驅於齊燕之境。啟篋安枕而行可也。宋逆自漏網潛逸後。各省並懸重賞購之。有總兵牛師韓者。緝

知其所密白大府。願擒之自效。大府壯而許之。爰改裝為商賈。尾宋逆而行。每至或先之。或後之。或與之同宿。一逆旅中。顧憚宋逆技勇絕人。未敢遽下手。恐一擊不中。反使其翩然遠逝。則其為禍胎者。將無已時。兼以處處皆有逆黨。非一人所能了之也。適有劇盜黃宗孟。素與宋逆相識。一日與師韓遇。知師韓為貴人。屏去從役。跪陳蹤跡。自願擒賊以贖罪。時山東有總練靳守富。刁文煥。因事知師韓。師韓曾主其家。亦願投效。曰。彼可以計誘耳。師韓於是屬其下而告之曰。汝等各宜奮勉圖効。以報國家。擒斬兇渠。在此一舉。有能首先獲弋。當賞以國帑五千金。平民則破格優保。罪人則立赦前愆。其下聞之。無不踴躍作氣。一日宋逆由東至豫。黃宗孟迎謂之曰。皖北尚有捻逆餘黨。可以勾致。遂與同入皖境。因約師韓密伺於亳州城外。行至亳州之界溝集。官兵四集。突起擒之。時宗孟已先竊去其錘標諸器。宋逆以徒手無技可施。竟弭耳就縛。皖撫解赴京師。置之極典。

白齊文論

白齊文。米利堅人。跡其所行。一反覆無賴子耳。始助官。繼投賊。屢次被擒。終以西人無專治例。歸諸米領事。領事與之約。毋再入中國。乃放之東瀛。似宜置身局外。弗萌

故態不意復由日本潛至漳州。添翼虎狼。濟毒蛇蝎。卒致弋獲。自貽滅亡。嗚呼。是亦愚矣。溯自咸豐十年前。任上海道吳煦。曾募呂宋人為兵。令華而統之。每戰爭先。頗資得手。經克復松江府城。吳郡王韜獻言於觀察。為招募西兵。人少餉費。不如以壯勇充數。而請西弁領隊。平日以西法教演火器。務令精練。夫眾莫患乎無先為之倡。有西弁率之以前。則膽壯力奮。似亦可收效於行間。於是遂有洋鎗隊之設。號為常勝軍。華而後沒於王事。白齊文繼之。攻克嘉定青浦。以功大酬薄。頗生缺望。遂刻泰記餉銀。并斫傷事主候補道楊坊。竟往詣賊。為賊謀主。幸賊疑之。未大用。嘗勸忠曾李秀成。盡棄江浙兩省地。斬伐茶桑。焚燬廬屋。無俾有遺。然後併合大股。轉戰而前。直趨北方。踞齊豫秦晉上游之勢。以控東南。其地為西人之力所不至。乃可以逞。幸忠曾戀棧。其說不行。後為左宮保獲於閩。來國之駐劄福州領事慶樂。為之力請。謂擬解歸本國。秉公嚴辦。宮保以白齊文惡稔罪巨。弗之許也。由閩解浙。道經山陰。適遇水發舟覆。白齊文亦沒於中。論者謂招募西人。雖取利于目前。而或恐貽日後憂。如漳州助戰者。不獨白齊文一人。此外有嫻於戰法。能鑄大礮。不下數十人。其前皆曾助官軍勦賊。屢立戰功。不獲重賞。因此怨懟。終為我敵。前則助我以攻賊。今反助

賊以攻我。其變特轉瞬間耳。而我之虛實盡為彼知。損多益少。豈不信哉。或曰。是非然也。一國內亂。原無關乎外邦。西國之例。助彼助此。皆非所宜。助賊者固為悖理。而助官者。亦徒恃利耳。嗜利則何所不為。節烈忠義。非能責之異國之民。叛逆附順。亦非彼之所及辨。其能為我用者。徒以利之所在而已。招募流弊。其始固已如此。譬如兩人之身。血脈不相通。疴癢不相關。求其指臂之相使。腹心之相倚。豈能得乎。且中國今日之賊。即昔日之民。治之不善。則今日之民。即可為後日之賊。西人助中國殺賊。不過權宜補救於一時。本非可常用也。譬如瘍醫治瘡。剗去腐肉。曰是可立愈。明日而他處又潰矣。以毒未拔也。故平賊以治民為先。平賊在良將。治民尤在良有司。兩者相輔而行。不可偏廢。徒事外攻。抑末已。故觀於白齊文而已。事可識也。

甕牖餘談卷三

清 吳郡王韜紫詮撰

漢口賊情

有客自漢口來。述捻逆中多有髮匪餘孽。幾於髮捻不分。故捻逆所作為。與髮逆無稍異。捻逆中皆係張苗之黨羽。前時張樂形苗需霖皆往投髮賊。髮目洪秀全方務招來。以收上游指臂之助。乃偽封張樂形為掃北王。苗需霖為奏王。後張受天誅。苗擒偽英王陳玉成。以投誠。遂得減死。而反覆不常。終以授首。現所竄擾者。張樂形之子苗需霖之姪也。其衆多山東河南兩省人。兇悍善撲。及金陵賊巢傾覆。所有英忠二賊之衆。皆往投捻。是以其黨益盛。此輩皆身經百戰。可稱積悍老匪。著名兇寇。今時之來漢口。蓋有漢口兵勇潛為之內應也。兵勇不知大義。官威從官。賊威從賊。近見各處兵氛稍靜。糧餉積久不發。遂有思逞之心。勾結賊匪。以圖飽其欲壑。是故始也冀募勇以備賊。而不知反因勇以招賊。多一勇即多一賊。有心斯世者。宜如何處置耶。

禁食蛙

食物有古今不同。南北各異若。犬於古時以為珍饈。並講烹飪之法。祭於宗廟者曰羹。而今人罕食之。青蛙古亦入饌。周禮有蠃氏。鄭康成以為今御所食蛙則並以充天厨矣。漢東方朔傳云。長安水多蛙魚。貧者得以家給人足。則古昔關中已常食之如魚。不獨南人也。今粵東極嗜此。供諸盤殮。出以享客。奉為珍味。江浙雖有食者。然率賤品視之。搢紳家以登庖為戒。每歲四五月間。青蛙生發之際。官府多出示禁捕。以其能啄蟲保禾。大有益於農田也。故青蛙一名護穀蟲。其有捉取籠以入市者。有罰。考蛙性熱甚補。然人多食。小便苦淋。妊娠食蛙。令子多病。粵居災方。要宜少食。況煮者多以煎煤加入辛辣。如抱薪救火。安能求益。講養生者。勿視作濟饒都護也。

專重天算

近今京師於同文二館之外。另設一所。專行肄習天文算法。延泰西名儒為之教授。凡願學者。無論貢舉官員。悉可考選。并移文各省督撫。飭屬薦舉。而於向所設立西學館中。拔其雋異者。令其入京。前上海廣方言館業已選拔十人。以備道署繙譯之用。十人中如嚴良勳。席淦。王宗福。徐廣坤。楊兆瑩。朱格仁。均已入津。為諸生。於西國之文字言語。悉能通曉。兩江總督曾節相。札諭上海兵備道應觀察。令於館內選取

有功名者五人送入京師。以資學習。五人中嚴席二子。皆能明算法。夫天算之學。固推泰西。本朝自康熙以來。南懷仁為監正。推闡西學。而御製數理精蘊諸書。尤綜其大成。其學於是大明。於時承風奮起者。如梅文鼎當首屈一指者也。他若董方立諸家。亦能別開蹊徑者。近代如徐君青戴鶴士兩先生。崛起於浙。卓然成為大家。見危授命。大節凜如。茲海內所知者。尚有李壬叔鄒特夫數人在也。是則中國之明西學者。未嘗無人。倘能微而聚之京師。互相砥礪。安見不足抗衡於西儒乎。且西儒中之品學純粹者。皆以孜孜傳教為急。有不能以重聘羅致者。其來者未必具絕人之才者也。西儒之在中國。以天算著稱者。莫如偉烈亞力。然其人非可以幣聘也。則此外可知矣。

海運說

江浙糧運。改由海道。由來廿餘年矣。特所承運者。皆需沙船。先經總辦海運局封港截留。旋即飭令招催分兌出運。蓋米由官辦。運由民船。船由官僱。價由官給。此歷年來海運之章程也。至前時糧艘。全行朽壞。自經寇亂。并板片都無存者。而運河日久不修。河身淤淺。閘壩坍塌。非鉅萬金不能整理。前經曾侯議以一半兵籍。擇其老與

少者改作糧丁。仍由河運。此固由撤兵減餉起見。然重修運河。費既不貲。補造糧艘。亦需國帑。似亦非計之至者也。或謂運河道由內地。無意外虞。雖路遠時久而穩。於海運者。此第就今之沙船言耳。若使自製輪船。一準於西法。毋惜經費。毋減物料。先延西匠為之經度。必為久遠計。其載米固數倍於沙船。而履險如夷。則亦無所謂意外虞也。每船撥兵。宜有定額。屆運則為護糧之用。事畢則為巡洋之需。其以船為家。仍無異於糧丁。而裁兵之術。亦即寓其中矣。如是則中國之水師可精。沿海之防堵可嚴。海運遲速。皆操自我。豈非一舉而兼數得者哉。抑更有說者。嚮時河運糧艘。每於秋日來南。至明春則運米北駛。計此一歲中。行時少而停泊時多。以故糧丁水手等。易以滋事。今若改用輪船。於閒缺時。統核解數。輪班派定一二船出哨。餘則照西國公司例。準民間裝載貨物。往來各海口。所得水脚銀。悉歸總局。於年終繕造清冊。由在省督撫咨部查核。除各項耗用外。盡為修葺船身及加造輪船用。則既足以裕國。而又非與民爭利。以視修運河補糧艘。僅有出而無入。果孰得而孰失耶。彼糧丁水手。既已有所事。亦不致以干法紀。重為地方憂。則又無須沿途防檢也。若夫在局司事各員。欲其無侵蝕。無冒消。公正廉明。實心任事。每歲於舵工等。詳考優劣。

以昭激勸。則固在各督撫選擇得人。而非意計所能及矣。

武試宜改舊章

近日考試武童。外場官長。仍按照舊章。諭令武童至期。各帶弓矢。齊集演武場。聽候考試。其內場另擇日期。默寫武經。竊意取士之道。文試既以時文詩賦。謹守成法。不敢稍更。武試似宜量時變通。蓋今時行軍。以火器為先。兩敵相遇。專事轟擊。火器精而多。勝。然後後隊繼之。追奔逐北。遠兵以弓矢。近兵以刀矛。是弓矢刀矛者。追敵之所用。而非攻敵之所先。近時操演士卒。既重火器。則武場似亦可以兼試。平時習之既精。臨事自然有恃無恐。乃不置講於先後緩急之間。所試非其所重。將來所用。又非其所習。抑何其計之左也。他若武場專講弓馬。則僅可嫻於陸路。而未諳於水師。沿海州郡。似亦可以增設專科。講求盡善。此誠今時之急務也。

官鹽說

瀕海之區。稱富者。其利不過曰魚鹽。顧鹽法雖因時制宜。而私販之禁則一。今自中外通商以來。各種貨物。皆准其出入交易。惟米不得出口。而鹽不得入口。何則。以鹽固中國所饒足。無藉乎西商之携至也。今聞西人云。中國常禁洋商帶鹽入中華販

竟此殊不解其何故。若肯弛禁。准洋商販鹽來賣。照中國納稅規例。彼此均能獲利。即如印度國。向來不准他國鹽入境。至二十年以前。印度會城開禁准行。及今每年消鹽至一百六十萬擔。印度獲利勝於往昔。則中國亦何樂而不為哉。況內地之鹽。常為私梟販賣。國稅已絀。外國之鹽販來中國。照例輸稅。當無走私虞。西人之所述如此。雖然是真。知其一。未知其二也。中國即有私販之鹽。亦從竈場買至。其錢仍入於官。是官商之所謂私。非國家之所謂私也。今中國於食米遇歲歉時。或有未敷。而於食鹽未嘗不足。何必藉外鹽以濟之。外鹽至而華鹽之消必滯。雖得稅餉。亦何補於大局耶。且又何以處夫竈戶竈丁耶。不特此也。鹽之為值賤。西人以貨船販運至華。除一切費用。所得當亦無幾。則必欲固爭此利。是亦有所不解矣。

算學宜先師古

英國湛氏論算學為格物之門鑰。當從歐羅巴先達入手。深惜吳子登太史算學初集。多重古法。其有間借今法以參補者。不詳其所從出。譏之固是也。而湛氏意專重今法。則於古天算遞變之源流。恐亦未及詳也。新法之精密。人人知之矣。而要皆從古法之疏舛者對觀而出。如地為球體。預推日食。始於他勤。則亦取諸他國歷表。或

得迎勤底表而細測參悟者也。測地距日法始於亞里達。古今人雖知其未密而立法之巧實為其所創。如無多祿其言地球恒定軌道平圓之說則歌白尼地動之證不顯。刻白爾橢圓之理不彰。即地球動定兩說古來諸名家聚訟紛紜。今未有不是動而非定者。然第欲執舊說與歌氏不合而其測天之精實有以開奈端諸家之學則新法未嘗不從舊法中來也。不特西法如此即中法亦何獨不然。漢之諸厯雖未甚精然後世皆相因用之。至宋何承天隋劉焯唐僧一行之流最為傑出。至元郭守敬而大備。皆從古法參悟對觀而出者。也不明古法不能知新法之善而悉其變通之得失。故中國人士講厯算者當先從經學中算術始。繼之以各史厯法之沿革。中法既明始習西法亦必溯古以逮今則於門徑之異同了然可識矣。苟中國學者徒知以西法入門而於經中厯算本末未嘗一考則亦未見其得也。

用西船捕盜說

年來南洋海賊時出劫掠為估船患。中國捕盜諸艇不能緝治也。徒望洋興歎而已。同治丙寅四月十六日廣州府憲與英國副領事官統帶華英兵船出洋剿賊務窮瀕海賊蹤搗其巢穴。是年亦知西法自造輪船。

自練水師。平時可以有備無恐。臨事可以調遣由我。奚必求借求助。僕僕不憚煩耶。竊揆其故。以為倣西法造艦。則工費浩繁。倣西法練兵。則糧餉奢鉅。不知用英船一。可當他船數艘。用西兵一。可敵別兵十人。故費雖若倍。而究之其費亦適均。至於收功奏效。則又不可同日語矣。嘗見道光年間。安慶監生方熊飛。有請造戰船之疏。兩廣總督祁貢。有仿造西式兵船之奏。而朝廷亦有許其停造。例修師船。改造戰船。在粵倣造。分運各省之諭。其時潘仕成捐造之船。極為堅實。不惜以十萬金出海購木。洋商伍秉鑑。潘正煒。又捐買米利堅呂宋船各一。懸以為式。其他論列此事者。如水師軍門吳建勳。廣州知府易長華。批驗大使長慶。皆有可采。而至當不易之說。則莫如方熊飛之。即以此船巡洋緝盜。以張武備。以威遐方。少卿金應麟所稱造舟之法。寬以歲月。持以實心。無惜重貲。無拘文法。凡此數語。尤為中肯。是用心不可謂不專。講求不可謂不密矣。傳曰。知之匪艱。行之維艱。其信然歟。嗚呼。中國果未嘗無人獨奈何西事一乎。其事遂寢。至中外互市三十餘年。交稔事悉。值海疆之多故。當寇跡之縱橫。造艦練兵。似非緩著。乃未聞有一人計及之者。每念此事。不禁為之長太息也。

煤礦論

天下至寶之物。足以富國強兵者。煤而已矣。其實實有逾於金銀。而世人多弗察之。何也。英國不過叢爾三島。而富強甲於海外。其所恃者。惟煤鐵二物耳。煤之為用。甚廣。凡行駛舟車。製造器械。無不需之。而成山之有煤礦者。西人可以一望而知。并能決其多少美惡。無者不必虛費疏鑿之功。有者自得實收贏餘之利。蓋西人於考察地質之學最精。測山則必先究石理。產煤之山。其石理必有異乎他山者。惜乎華人未能明此也。自英國欽差大臣額羅金伯爵與中國修和立約後。西人蹤跡所至。乃得遍歷燕齊楚晉秦蜀黔滇之地。於是尋獲煤礦殊夥。而其煤質率多佳者。西人始遣測煤者。曰朋庇利。先於北方諸山考察煤質若何。迨後朋庇利曰。遍驗天下之煤。而所產之佳。當以附近中國京師諸礦為最。誠未見有再勝於此者矣。其地約三百里許。皆煤礦也。繼考察中國產煤者。又得二人焉。曰威林臣。曰烈士科焚男爵。此二人並言中國煤質佳者居多。按英國史所載。備記歐洲諸國產煤多寡之數。如大英國島產煤之礦。量其四周。計有三萬六千方里。法蘭西六千方里。比利時一千五百六十方里。西班牙一萬二千方里。普魯士三千六百方里。布謙美亞三千方里。總計

之約六萬二千一百六十方里。此歐洲產煤之大略也。中國幅員廣大。疏於搜山採海之術。故地寶所蘊。未能盡洩。今僅就西人所已行測知者述之。則其所藏之富。亦略可知矣。湖南六萬三千方里。山西九萬方里。直隸山東滿洲之南境。二十五萬二千方里。四川二十一萬方里。陝西七萬五千方里。甘肅六萬方里。河南三萬方里。貴州四萬二千方里。廣西三萬九千方里。廣東六萬九千方里。湖北一萬五千方里。福建七萬五千方里。江蘇四萬二千方里。浙江一萬八千方里。江西十萬五千方里。安徽一萬二千方里。雲南六萬方里。總計之。約得一百二十五萬七千方里。其多於歐洲不啻二十倍有餘。舉湖南一省之所產。已可當歐洲列國之所出。其充足饒裕。地球中幾無能與之匹。而奈之何。終以自域也。又西人知產煤之地。亦必產鐵。蓋鐵礦煤礦自必同蘊於一山。共出於一處。珍石瑋寶。亦錯雜於其中。此在乎人之善採耳。中國所產之鐵。俱係上等。業經西人朋庇利驗有成效。其言所出礦鐵。自六成至八成。或至八成半不等。其潔淨無渣垢者。可以充代喻鐵之用。由此觀之。中國煤鐵二物。其富如是。宜乎可以鑄鎗砲。作舟車。製造一切機器。坐致富強。以凌駕乎歐洲。乃言利之臣。或有以採鑿山礦進者。羣以為多事擾民。無少益。而有損斥之。不知昔

者礦務之壞。乃有明任用倣臣之咎。而開採者亦非真能測驗之人。鑒於其弊。而概抑不行。不幾乎因噎而廢食哉。

漢口雨錢

或傳漢口雨絲雨錢雨豆之事。聞者疑信參半。夫古今所傳。雨金雨土。雨草雨魚。雨綿雨灰。雨刀雨鐵。雨羽毛。雨紅雪。雨硃砂者。不可勝記。在蚩氓每以為神物。而博士則以為虛渺。要之皆非也。稽乾隆五十九年。日耳曼人名吉辣尼。驗得俄羅斯西伯利部。天降鐵球。重數百斤。一見而知其與常鐵無異。遂特著一書。言古今所雨等物。非盡偽也。近七十年間。有西儒勤究其事。屢見天降之物。果有多種。故人人信之。不以為異。何則。天地間分布之物。散聚大小者不等。大則地球日月恒星大行星。中則定慧星及至小之行星。必用遠鏡始辨。此皆各有定道。周行不移。小則游氣亂飛於空中。若近地球則先凝於雲際。輕熱有光。謂之流星。漸結為石。為各色沙粉。墮於地面。至漢口之雨錢與豆。定非真錢豆。而所言雨絲者。想不過如蛛網游絲而已。此據西士所言如此。但中士多言離地一百六七十里。則有罡風。凡飛鳥為風所引。漸引漸高。一遇罡風。即成游絲。悠揚空中。或漢口所雨。亦係此種游絲歟。中士又言天空

氣有吸引之力。如雨雹固係空中冷氣所凝。而每有冰廠藏冰。遇雨雹而一時盡失者。則凡物獨不可以氣吸歟。

龍瑞

同治乙丑夏。有客携二物來香港。雌雄各一。重約二十餘斤。狀若大龜。一頭六足。足悉五爪。鱗甲具備。背文負二十八宿。參錯如布基。色同翡翠。內含寶光。見者疑為玳瑁之流。客笑曰。非也。此名龍瑞。非常有者也。詰其所由來。則得自五指山之山池。山故產翡翠。土人時尋踪往掘。有因以致富者也。水深數丈。清湍滌洄。絕無魚蝦。土人夜見池內。常有光上騰。疑藏寶物。因竭水得之。時客適以購玉至其地。見之。詫為奇物。立出重值載以歸。至粵省時。曾有人欲覓獻督轅者。問其價索萬金。使稍貶焉。而客弗許也。按五指山在瓊州定安縣南界。五峯屹立如人指。故名。山極高。其巔常在雲霧中。久晴海氛清廓時。或見羣峯浮半空。山四旁為黎人所居。內為生黎。外為熟黎。生黎之巢。人跡不至。相傳有怡真養氣壽考逸樂者棲其間。昔人咏此山詩云。想亦巨靈伸一臂。遙從海外數中原。則此山固屬靈境。其產此靈物也亦宜。余又考唐書地理志。崖州貢玳瑁。又古蹟志。崖州東南五十里。海邊有巨石數十丈。如屋。宋陳

明甫鑿石為欄。以養玳瑁。則玳瑁固南交之所產也。漢書應氏註云。靈蟪大龜也。雄曰玳瑁。雌曰紫蟪。是玳瑁固有二種。其狀亦稍異。劉欣期交州記云。蚶蚌似玳瑁。大如筮。四足縵胡。無指爪。其甲有黑珠。文采斑似錦紋。臨海水土記云。其形如龜。其甲黃點有光。此即紫蟪一種也。桂海虞衡志云。狀如龜。而殼稍長。背有十二斤。黑白斑文相錯。其裙邊缺如鋸齒。無足而有四鬣。前長後短。皆有鱗。斑文如甲。此即玳瑁一種也。今以客所稱之狀證之。似若非此二種。而龍瑞之名。不見於書史。余竊疑之。雖然。四海之廣。六合之大。何所不有。必以所不見不知而斷以為無。適見其隘也。故以玳瑁為龍瑞不可也。以龍瑞為玳瑁之別種。客亦未以為可也。要之不外乎龜之一流。明會典曾載暹羅獻六足龜。或即此歟。神物變幻。吾烏乎測之。

星使往英

英自女王以利沙伯與中國通商。迄今三百年。貨舶往來。日盛一日。其至中國者。皆其國之貴爵顯秩。富商巨室。賢豪英俊也。而中國之往詣其邦者。類皆舵工傭豎。俗子鄙流。無文墨之士。一往遊歷。探奇覽勝。發諸篇章者。惟道光壬寅年間。有浙人吳樵珊。從美魏茶往。居年餘而返。作有倫敦付枝詞數十首。描摹頗肖。其後咸豐初年。

有燕人應雨耕。從今駐京威公使往。在其國中閱歷殆遍。既歸。述其經歷。余為之作瀛海筆記。紀載頗詳。遊英而有著述者。當以是二人為嚆矢。同治五年。朝廷特遣三品大員斌椿。出使泰西諸國。隨員數人。在英京時。日出眺覽。搜羅奇異。恢擴眼界。真有見所未見。聞所未聞者。如園囿中之珍禽怪獸。不可名狀。水湧地中有若噴珠。濺雪。機坊中飛梭運軸。不藉人工。皆水火二力之妙。凡其制作。無不巧奪天工。至於山川風土。亦皆觸景異觀。登臨採訪之餘。殊深興感。故各人於耳目所及。寄諸吟咏。迄歸之日。着有乘槎筆記一書。已刊板於京師。一時通國傳觀。鈔襄陽播塔之詞者。頗為紙貴。

物異四則

福安居盛家園畜二母雞。黃白各一。桑麻掩映。分柵而棲。各養數雛。晨夕帶雛出入。二雌同行。宛若人之洽比其隣者。一日黃者被人竊去。失母之雛悲鳴不已。白者頻來顧視之。若代為憫惻然。自後得食相呼。歸棲逐隊。蓋亡形於黃白。而皆視為己子矣。雞雖微禽。而於五德之外。竟復具一德。盛君之友。因呼之為慈雞。

張惠生家畜一貓一犬。犬固西洋小種。矮足拳毛。僅比巨貓。而性甚馴擾。善解主人

意一日猫與犬同乳並育。而猫忽死。幼猫日夜叫噪。犬聞時來視之。意似犬不忍者。因哺子之餘。兼哺數猫。久益狎熟。數月之後。毛澤豐潤。猫犬竟同牢而食。此犬亦愛之無異於己子。不能辨其種類矣。此竇確鑿親見。非唐武后之猫與鸚鵡同食比也。粵士有久宦閩中者。見一園於福州城西。山環水繞。境頗幽勝。園有雙鶴。丹頂白羽。品殊不凡。前粵西巡撫梁章鉅所贈其祖者也。畜之代代矣。然鶴雖久寓於園。而園實不能羈此鶴也。時或振翮長霄。刷翎茂樹。每遇風清月朗。引吭長鳴。意若自得。飄然欲仙去。其逸致高蹤。固不屑與凡鳥伍。一日主人母八十壽辰。各啣一靈芝獻於庭前。如祝壽然。賓客皆為驚異。謂此乃祥禽。亦壽羽也。勿以尋常畜之。以鳥性而諳人情。亦見聞所罕者也。按鶴本仙禽。有胎生之說。今此雙鶴迨近百年。其通靈也宜矣。

婺源溪有一石。自高山墜下。其形似猪。純黃色。瑩澈可觀。一犬見之。狂吠不已。頃之衆人羣集。相向咆哮。麾之不去。村人厭其喧聒。投石水中。四鄰之犬。仍復呼羣引隊而至。俯水跳噪。晝夜不止。衆莫解其故。或疑為怪物。有主於一村休咎者。因是村中人頗有驚懼意。往觀者如市。石在溪中。水清澈底。晶瑩可鑑。後有別村富者。見而愛

之以重價求。彼村人許之。乃自溪中移石而去。然後犬吠乃止。究不識何石也。

孟蘭盆會

孟蘭盆會。盛行於今。而莫知其所自始。或謂昉自六朝。想或然也。海錄碎事云。孟蘭盆。天竺為孟蘭。此云倒懸救器。謂目連救母飢危如解倒懸之具也。今人遂飾食味於盆。誤矣。據此則其誤相傳已久。而孟蘭二字。直梵語耳。然考荆楚歲時記云。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盈盆供諸寺。則六朝時已然。而孟蘭盆經亦有七葉功德並幡花歌鼓果食送之。以盆供食。蓋由此也。釋子相傳。目連見母生餓鬼道中。至七月十五日。具五味五果以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然後母得脫餓鬼之苦。目連曰。佛言。未來世佛弟子行孝順。亦應奉孟蘭盆供養佛。言大善。故後代人因此廣為華飾。乃至刻木剡竹。剪綵縷繪。摹花葉之形。極工妙之巧。其載於前史者。如唐代宗於七月望日。在內道場造孟蘭盆。飾以金翠。所費百萬。歲以為常。內供七代神像。識者譏其不典。以近今各處所見。行之最盛者。莫如粵東。以香港最爾。一區每歲舉行是會。約費萬金。裝嚴炫麗。莫與為比。斯楊盈川之賦所不能形容者也。司事者捐集各行鋪戶之銀。歲必盈一萬四五千金。盡以供裝嚴。其捐之大小。以送燈之多少別之。首選者

所懸之燈。自屋至地。輝耀街衢。觀者以為祭。此習俗使然也。以一盂蘭會揮手千金。嘻。可謂豪舉矣。然謬亦甚矣。

神怪

客有談神怪事者。皆僧道寅緣為利。即不然。或有憑焉。近口陝西某府。忽有一石從空墜於平地。奇醜突兀。然亦未成形製。百姓聚觀者。不下數千人。無不詫以為異。即有二三羽客。稍稍設香火。祈禱輒應。於是遐邇奔赴。不數月。佈施者衆。遂起建廟宇。然因此賭博淫盜。層見疊出。官為禁諭。亦不聽。一日縣尊忽謂某道院主人曰。余昨夢尊神告余云。願附居縣署旁屋。更為安樂。益當保護一方百姓。即移其石於社稷壇。仍令百姓焚香膜拜。然自此靈異遂絕。又河南省太有李真人廟。肇自元代。蓋兄妹二人。當時殉難。救人肉軀不壞。血食於此。同治乙丑。因省中大旱。撫憲於各處禱雨不應。一日詣李真人廟虔祈。甘霖即霽。遂移其軀壳供設撫署旁。建造道院。朔望拈香。至今凡遇雨旱。禱求三日必應。否則禱於其妹神前。更無不驗。於是傳聞者。故神其說。香火日盛。咸豐八年。蘇城有異方僧。手抱一佛。腹中閣閣有聲。百姓擁聚駭觀。時方軍務嚴密。地方官即逐令出境。安知非賊中偵伺。故示其奇耶。道光丁酉年。

蘇城大旱。林少穆先生時為中丞。多方禱籲不應。聞廣福某寺有銅觀音。最著靈異。迎其神至省。膏雨如注。然嗣後凡遇大旱。別憲效林文忠所為。亦不應。豈非存乎其人民事。而絕不開像耶。杭州靈隱寺對面。有名一線天者。吾鄉方孝廉錫恩遊其地。山脊攀藤而上。見平頂有洞豁然。僧一。所謂一線天見觀音面者。即此也。方以巨石之下視無所見。越日重遊。依然復故態矣。僧之賣緣為利。一至於此。方又遊至一處。見方屋一間。榜曰地獄暗府。行近窗櫺。門忽自啓。聞內有銅叉聲。方素有膽略。入室。門即自閉。其內空洞。並無神像。特門口有執銅叉二。門楹下想設有機鍵。門自閉與銅叉之動。皆因機鍵觸撥。內亦有匾云。作如是觀。四大字。下阮元題。天下神怪之事。皆作如是觀耳。偶誌此以作譚柄。

潛芳園

西城恩盛西街有麥氏花園。即潛芳園也。其園未建時。前後左右乃係小屋。隣人比而居。甚適也。麥悉欲售之。特其中有願有不願者。麥氏恃其勢力。巧取豪奪。盡為己有。不肯出屋者。投其器物於街衢。貧窮者至於靡所棲依。無立錫之地。麥氏略不顧恤。竟以薄價取其地。鳩工完材。大興土木。於是潛芳園遂以構成。園之內名花

遍植嘉樹。紛披園內外。近泮塘。引水為池。疊石作沼。挹入座之荷香。緬迎眸之荔色。殊有佳趣。前通小橋。綠水迴環。往來者時以扁舟為迎送。粉白黛綠。競來遊玩。羅扇輕衫。迎涼鬥茗。麥氏顧而樂之。以為此乃菟裘。將老是中矣。不料居未久而疾作。疾漸愈而轉顛。時而妄語狂呼。以佔據貧隣者自詈自訕。妻若妾。日夜求神拜佛。遍訪名醫。均無效。竟棄此園而卒。計自築園至歿。僅數年耳。虛擲金錢。難以數計。歿後即將此園典質別姓。園亭易主。景物已非。盛衰何常。悲愉轉較。嗚呼。豪強者是亦可以鑒矣。

浙江亂後景況

肇慶黃君瑞春。於同治乙丑。隨其戚至浙江候補。經督憲委派金衢嚴稽察善後事宜。經歷三府。足跡殆遍。其地皆極荒涼。金華尤甚。一日其戚入城查案。寓齋偏仄。苦無避暑所。適某紳士有空室。極軒敞。兼具園亭池館之勝。因借居之。偶於暇時。憑欄納涼。見池中水沸不已。投以石。則有衣片浮起。令人探之。則白骨纍纍。懼而止。每入夜。篝火上下。幾同鬼境。偶以牀足不平。地板下陷。令木工修治。則板下赫然有人骨一具。極長大。急埋他所。室後有一小空屋。蛛網塵封。久鍵不啓。其戚試令開焉。則梁

上結繩無數。地下尸骨縱橫。因此懼不敢居。徙於別館。黃君亦同住半月餘。然死者雖多。而世之所謂鬼嘯現形者。未之聞見也。

說龍

龍之為物。中國自古有之。古所稱為泰龍氏者。其說固荒唐。然六經之言龍者。指不勝屈。中國雖婦人小子。見其象者。無不指而目之曰。此龍也。是自古相傳以為有龍矣。乃西人獨不之信。曰。世安得有龍哉。此謬說耳。豈盡信書。固不如無書乎。第竊有疑者。西士所譯新約全書。默示錄中所云。赤龍甚巨。及下文屢言龍者。固何物歟。若言其意。乃指蛇屬。則何不竟曰蛇。而曰龍也。譯以中國字曰龍。在西國果稱何名歟。既以中國之龍為無是物。何以譯者乃襲其名歟。此亦甚不可解之事矣。上海西士有不信龍見之說。偶為話及時。適六七月間。一日陰雲密布。大有雨意。於天之東北。偶雲下現有烏龍一條。首爪畢具。夭矯盤空。於是喧傳天上掛龍。必有大風雨。一時男婦爭觀。幾於舉國若狂。有人因招西士往觀。西士見之。付之一笑而已。蓋嘗論之。龍取水之說。因不可信。地中之水。能至空中者。乃天空之吸力也。不獨地之能吸。即凡物之水。皆能被天空吸力攝去。至於龍之一物。或係古有而今無。亦未可知也。世

人因其不見。遽指為神物。謂若西國所稱為嚙嚙咪之流。亦未免太過。即如中國所稱麒麟鳳龜龍。謂之四靈。今麒麟與龍。世不經見。西士并謂無此三物。是西國於四靈。僅有一龜而已。

戒烟新樂府

雲間錢鱸。香廣文。博學高才。為世所欽仰。家素豪富。甲於一郡。生平於耽玩書籍外。別無嗜好。其家藏書極夥。且多世所罕見之本。刻有守山閣叢書。小萬卷樓叢書。指海藝海珠塵珠叢別錄五種。珍帙秘冊。賴以流傳。書出海內爭購。一時為之紙貴。庚申髮逆竄陷松郡。多所焚掠。錢氏舉族徙避鄉間。書板亦攜之俱去。均得完好無恙。不可謂非斯文之靈。而神物有以呵護之也。鱸香歿已久。其在時於世族子奢靡之習。一無所染。尤痛疾片芥。著有戒烟新樂府四章。以示勸誡。曲中吸食者。痼病讀之。當為汗下。今錄之。未始非膏肓於此者之一助云。其一曰學時路。懲始趨之悞也。學時路。有吃有着無事做。一筒兩筒弗害過。今日三筒。明日四筒。五筒六筒七八筒。裝烟發烟已成功。買烟具。買水果。賣盡田地賣傢伙。吃烟吃烟真及時。兩肩聳起如餓鴟。牀頭烟鬼哈哈笑。時路朋友又來到。其二曰搶帽子。悲結果之慘也。搶帽子。三隻

手不捨帽子便剪絳。原是當年吃烟友。烟烟烟。家私化作火上烟。吃吃吃。冷粥冷飯無處吃。叫化三年懶做官。一切生意做不得。不得已。捨帽子。押得幾文錢。便向烟燈發利市。君不見昨日捨帽子。今日金剛脚下死。其三曰開烟盤。惜流落之苦也。開烟盤。做闊老。烟墩小娘顏色好。問娘何處人。答言昔日家道贏。家道贏到阿父。阿父生來喜嫖賭。嫖賭吃着四字全。大傷元氣鴉片烟。儂在閨中亦染指。家道零落阿父死。阿父死。不自由。紅樓作青樓。阿父九泉亦風流。開烟盤。一洋頭。其四曰札火屯。嗟行止之穢也。札火屯。做圈套。光棍及烏龜。本來是一黨。阿娘貌似花。當年身價千金誇。買笑人前猶覩覩。但道郎來可吃茶。郎入內。龜出外。軟言媚語將歡會。牀頭一燈搖黃昏。鈴鐺鐵索聲在門。我家並不開烟墩。直入房闥子何因。銀錢到手放出門。有錢且向烟墩行。外面猶自裝斯文。君不見。札火屯。此四章真可謂窮形盡相。淋漓滿致者矣。願嗜此者閱之。惕然猛省。惺然覺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安知烟之不可戒哉。是所望於有志之士。

嘉興災異

同治辛未五月十二日。自嘉興至朱家角。青浦一帶。俱遭大風。兼以冰雹突至。小者

如碗大者如鉢。禾稼牲畜。樹木屋廬。無不損壞。其時黑雲如墨。幾於晝晦。嘉善有雨。人方在田間。一時不及避。為風吹去。竟無蹤跡。亦罕事也。於是說者謂人事變於下。則天象變於上。修省恐懼。可以轉災為祥。齊景一言。彗星退舍。高宗修德。雉雉無聲。前事之效。亦後事之師也。

日本風災

五月十八二十四兩日。於日本之希窩哥卑。柯薩嘉卑。狂風驟雨。如土崩山裂。海中波浪洶湧有聲。頃之至岸。平地水深盈尺。沿海一帶。幾至丈許。樓房廬舍。飄沒無算。民則盡伍波臣。居則悉成澤國。所有停泊船艦。始則隨波上下。翻騰不定。繼則被風吹至岸上。與屋撞擊。屋傾而船亦覆者。屈指難數。船中人無可逃免。盡葬魚腹。西人所居瀕於海者。亦悉倒矣。所可知者。如希窩哥卑之花旗領事衙門。俾烏利酒店。皆係波濤衝激。遂致傾壞。此二屋尚在高岸。約計高於海面之地二尺許。宜若無害。而竟不免於顛覆。其水勢之橫決湍疾。亦可知矣。延至翌日水退。前日之衢市繁華。屋廬交錯者。至此一望蒼茫。不可辨識。但見破板敗木。斷石折礎。縱橫遍地而已。此誠一大劫運也。與江浙風災。幾於先後相似。浙五月十二日。而日本在五月十八

日。蓋先發於江浙。而繼發於日本。同此颶母之為害也。

安徽風異

同治辛未三月。徽郡大風。拔木壞屋。傷人損畜。不可勝數。最奇者有一新娶家。舁綵輿往迎新婦。鼓樂喧闐。由新婦家回。擁行隨從者數十人。甫至半途。狂颶倏起。從人皆不能駐足。擬舁輿避入涼亭。而輿蓋已飛入空中。盤旋不定。久之杳然莫覩。須臾輿亦漸升。冉冉而入雲際。衆亦莫可為策。頃之輿底忽脫。新婦吹於輿外。霞帔珠冠纖悉畢見。漸升漸遠。風稍息。從人急返報其家。遣人四出往覓。竟莫可蹤跡。逾日新婦方返母家。蓋離家已一百里許。所墜之村。為吳姓鄉。村人詰得其居址。送之回也。先是新婦隨輿而上。並無傾側。若有舁之行者。及輿底脫下。身乃出外。俯視其下山川城郭。村鄉房舍。歷歷如繪。而足下若履平地。似有雲氣以托之者。兩時許始墜一民家。其張姓亦仕族也。新婦既下。毫無所損。衣裳簪履依然如故。村人咸來聚觀。爰即買舟送歸云。

東瀛餘談卷四

清 吳郡王韜紫詮撰

新金山

同治丙寅冬。有客從金山來者。新金山。即澳大利亞島。在東南洋中。今為英人所據。述其地產金之夥。生物之衆。貿易轉輸之廣。人民居住之繁。誠可稱一大都會。旅人足跡所熟至者。為新南維里斯。英國總辦駐劄於悉德尼。即粵中所呼雪梨也。特其地廣袤數千里。現雖節次開墾。而猶未盡闢。有二三西人。裹糧進入腹地。初則登山度嶺。附葛攀藤。青峯碧水。時遇佳境。土人見之盡去。如鳥獸之避弋繳也。行漸遠。則巉巖插天。欲前無路。但見絕壁下。有巨蛇十餘。蟠結其間。約長五六丈。圍可徑丈餘。昂其首似作噬人狀。西人大懼。以為此亘古未見之巨蛇也。發鎗擊之。如中木石。百計擒之。終不能得。後乃結巨網張而獲其一。曳出。聚而觀者。日有數千人。其地土人極寥落。性最愚魯。面色盡黑。如摩魯隅人種。類蓬首裸體。所食僅樹根山菓。巢木而居。幾如上古窮荒之世。年來附近土人。略曉英國語。招其工作。頗盡力。而一飽之後。即復颺去。故須少與之食。然閉置室中。三四日後。即悶而求出。與之銀亦不識多寡。蓋山林野性。非復可羈縻。

也其遠處土人尤兇惡搏人而食。昔西國有二十餘人與之遇。初則佯為服役。比入深島。皆突起攻噬。寢皮剝膚。並飽其腹。計僅脫六人。一隨去童子。約十歲許。面稍黑。以為此乃己類。令坐甕籃中。舁之往遊各山嶺。供其飲食。不復殺。又見有一檀香樹。圍可一畝許。枝葉扶疎。青葱可愛。折其枝焚之。香聞數里。土人全家集其巔焉。西人許多與之金購此樹。土人弗願也。曰此累累者。飢不可食。寒不可衣。而我儕居此樹。長子孫成家室者數世矣。葉可庇風雨。枝可供炊爨。豈肯以有用易無用哉。嗚呼。跡其不識不知。無思無慮。真無懷氏之民歟。顧客言土人凡事皆無機心。而惟因爭奪婦女事。往往強弱相併。此又其性使然也。

臺灣島

臺灣一島。不獨向來未入版圖。即考之古史。亦並不載其地。惟文獻通考始言澎湖之衆。有毗舍耶國者。其人裸袒睚眦。殊非人類。殆即今之野番歟。至明史謂之雞籠山。屢為鄭芝龍據以為瀕海患。招撫後。遂為棄土。荷蘭東來。藉之以作外府。頗加經營。鄭成功自金陵敗後。遂荷蘭而有之。傳位者三世。康熙二十五年。姚啓聖始取臺灣。隸於福建。然所謂臺民者。皆泉漳兩郡之人也。其土著野番。仍竄入山中。

未嘗歸化。土番文字語言。兼習荷蘭。則固向日荷蘭之所教導也。其所持器械。亦有火鎗。想為荷蘭所遺。土番兇惡者。至於食人。其種類不知始於何時。西船有行至臺灣。遭風失水者。船中人盡為土番殺害。情殊可慘。以此知土番素非良善。有不可以情喻理遣者矣。其戕害西國舟人。已非一次。嚮曾有英國船名拉便得。以被風飄至臺灣。船中共二十三人。被土番殺死者二十人。其三人以哀懇免。然土番待之如奴僕。時役苦之。閱八月。三人偶在海濱遙望。北花旗船自遠而至。乃私乘小艇駛至花旗船上。因得逸去。是亦有數存歟。吾聞臺地多膏腴之壤。苟得遂去土番。盡加播種。則臺粟可偏於天下。而商船之經此地者。亦庶無性命之憂矣。

米利堅頸地

亞墨利加。分南北二境。其中相連處。狹如蜂腰。前有法蘭西人。將於其間開掘水路。以通外海。其長約二百里。既開之後。往來商舶。可直達太平洋。以至中華。但以地平線測之。太平洋稍低於大西洋。恐其急流太甚。未免有礙。凡上下流高低相懸者。其水勢必至奔騰。雖善操舟者。亦不能駕駛如志。此天設之界域。殆非人力所能為歟。

南洋海島

東南洋羣島土民。性悍惡。搏人而噬。無異牲牢。前數十年。有英士至其大島。曰他希的。導以耶穌教。信之者衆。建會堂。設義塾。彬彬然漸被化矣。旋為法國所據。駐劄師船。以威懾服。其旁島嶼。基布星羅。有彈丸島。曰黎夫。在澳大利東。新西蘭北。土民聚族居者。不下六千。英士往彼傳教。衆頗悅從。一變其前日持強積悍之習。在他希的島之法。人嫉其能。遂以兵併有其島。諭土民毋得從英之教規。及其言語文字。須一以法之。天主教為則。以法兵三十五人。持旗巡行其地。強令英士停義塾。閉會堂。勿教土民。僅許在彼間居。後又載兵壓境。聲言凡不歸天主教者。殺無赦。土人懼其威。多匿於林叢草際中。有憤怒不平者。法兵即與之鬥。殲殺十餘人。被傷受執者無算。所有會堂。或以居兵。器物毀棄。然法國雖欲以威脅從。而土民終不願。法國亦無如何也。

花旗沃土

花旗國南方。地廣人稀。每欲覓人開墾。種植穀蔬。有華人李郁。與花旗醫士施得烈。相識。曾偕之同往花旗。遍遊各處。恣其眺覽。覺其地氣候溫和。無盛燠嚴寒之慮。北距呂宋湖約三十六度。冷熱常得其平。盛夏至熱之時。準於寒暑表。罕過九十六者。

七月前後。天氣已極清和。無秋陽酷烈之患。夏天時有海風吹至。可解炎熇。至於偏北之處。尚有瘴癘。居民時患熱症疫病。而南方無之也。土脈膏腴。物產叢殖。需體塗足之流。夏不至於熏炙。冬不至於凍瘡。故皆樂致力於田畝也。所產以白糖白米棉花三項為大宗。並常植麥穀烟葉菜蔬。極為繁盛。近又新種茶樹。已萌芽舒葉。采焙成茶。其味較濃於中國。由此觀之。是亦海外之樂土也。

花旂善法

花旂立法之善。海外諸邦皆所不逮。所謂一國中大統領者。歲奉以銀二萬五千圓。供給御用。與英國所設香港總督廉俸相若。其通國中所用。以一年計之。僅支銀七千五百三十五萬四千六百三十元。此一千八百五十二年之數也。計愛倫一省。年中所進十三萬六千一百五十元。年中所支十一萬六千二百四十八元。所餘者幾二萬元。此一千八百五十四年之數也。一省如此。他省可以類推矣。更以舊金山一區。即嘉薩符尼亞邦。粵人以其產金呼之為舊金山。論之。其幅輳遼濶。即以香港百數十比之。猶不及其大。每歲一切所費。文自衙門官吏。武自兵船弁勇。舉凡修葺廢墜。無所不包。而僅支五十萬元。舊金山為商賈所薈萃。貨物所輻輳。華人往其地者。不下十數萬。每年諸邦

往來船艦計一千二百餘艘。可謂通商之大埠矣。而其出僅如此數。非節用愛民。能如是乎。蓋花旗之法。每村設有四紳士。一書吏。紳士從不受薪祿。書吏亦僅月受數金。其下有差役三人。以供奔走。民間有冠婚喪葬錢債爭競事。則告之紳士。紳士為之理斷。事大案巨者。則解之官。村中設有公田。收其租息。以養鰥寡孤獨廢疾者焉。田稅所納甚微。自給地方官廉俸外。僅以為修築衢路。建立書塾之用而已。惟海關貨稅則歸諸官。餘則悉以一省所出。以供一省之用。民無所苦。而君無所私。通國兵士餉需。悉以關稅支銷。無事之時。戍兵巡丁。寥寥無幾。村鄉之人。至有老死不見官長者。國中自二十歲以上。四十歲以下。無不習武。以備國家有事之用。此即中國古者寓兵於農之意也夫。

日本略記

西士理雅各。東遊日本諸海口。覽其山川景物。察其俗尚民風。日本雖尊崇儒術。而君相多媚佛求福。一遇變故。即便祝髮空門。以求脫罪。淫祠叢興。不可究詰。此其蔽也。臣民率輕性命。若鴻毛。稍有事犯。往往剖腹自殺。平居男女無別。廉恥不勵。東方椎結侏離之俗。猶未盡變焉。他若任豪俠。競智巧。留心於經濟有用之學。於西洋器

藝造作制度。能窺其用心。多購輪船。不惜重值。延請西匠。教以機括轉捩火水二力運用之妙。風氣大開。靈慧漸開。而不甘以因循苟且自域。是則可取者爾。至於文字兼通漢文。自唐以來。固不乏通人才士。雅各購其國中書籍甚夥。日本國史約有數種。而堪資考證者。尤在羣經治要。歐陽永叔云。徐福行時。書未焚。則日本所得。當在秦火之先也。如七經考文。佚序叢書。皇侃論語疏。皆中國不傳之本。不獨可供異聞也。

嘉邦築路

花旗舊金山。即聯邦嘉釐符尼亞省也。地廣無垠。而人民鮮少。然膏腴之壤也。故十數年來。華人之往賈其地者。如水赴壑。地素產五金。故極富饒。而開墾曠土。種植穀蔬。尤以農為上利。四處之拓隙地。播閑田者。皆僱華人為佃傭。以其價廉而力勤也。近日尋覓新埠。日闕日多。需工尤衆。然其工值亦不輕。月可得二三十金。餬口之外。儘有贏餘。拍思域輪船公司。製成堅固明輪巨船數艘。往來中國。專以載客。以便華人工商行旅。自粵至彼。不過二十餘日。船價亦不甚昂。同治丁卯年間。興築火輪車路。自內地以及西南太平洋一帶。俾與東洋等省並相聯接。以便直達舊金山。而

與阿厘近等。車路如脈絡之交。繁如川流之相貫。無處不環通連屬。築時專設公司。僱人整建。招集之衆至數萬餘人。工程浩大。無逾於此。其在太平洋中路。則由舊金山二埠。自沙嘉棉度起步。直達於魯威地邑。悠得邑。嘉甲拿邑。道根思治邑。並及蘇華利而逾美思攝皮河。所造之路。極為迅捷。別有一路。係由悠得內地梳歷埠。陸續整築而來。其徑約二千四百里。其工程約計歷三四載。各處之崇山峻嶺。俱為剗平。開通車道。丙寅冬所築之地。盡係平陽。事易而工逸。復擬於火車路外。別築王家大路。詳度路選。會計工程。日募數千人。以供驅使。此舊金山新築火輪車路之大略也。

琉球土風

琉球為東瀛一島嶼。周圍百里。亦以國稱。類乎滕薛莒杞而已。歷來王世子即位。必仰待我。朝冊立。所以大小之聘。靡歲不書。由閩而達帝都。固甚便也。其天氣與中原異。無論春夏太陽燥烈。即秋冬間。早晚固寒冷。至日中熱同中原。夏令蠅蚋四時不絕。竟夕薨薨。尤為厭苦。每月海風發有數次。未發時山雲如墨。天氣陰霾。比戶預須籌備。否則烈風暴至。窗戶皆飛。險不勝言。中山王府。則在首里。首里府皆山陽也。兩傍多古梅柏。蔥鬱蒼秀。澗水清澈。行路渴飲泉水。林下憩涼。真是快境。上有寺

院亭臺皆壯麗。亦皆幽雅。惜無几椅。蓋琉球席地坐也。有古遺風焉。將近王府。中道有一牌樓式。其上橫額題曰守禮之邦。此我國使臣題贈之也。又步半里許。則見豎額一座。上書中山王府。旁有公廨。每有國事。諸大夫聚謀於此。過茲以往。比屋連雲。有岩堯宮殿盤踞山巔者。王府也。禁門如城闕。上有額曰歡會門。門側有屋。如馬廄。內寥寥數人。日供使令。府中官員出入。俱不由此門。概從後緣山逕而上。別有數仞石壁為垣。中立門戶。以便出入。時聞鐘鼓之報刻也。王府東偏有水一池。中植白芙蓉。綠葉掩映。綽雅可愛。有橋通小亭。四面環水。坐憩片時。疑是仙去。遙見碑記。趨近諦視。知是禪師名圓覺者。受勅建此為藏經閣也。中山王年已及壯。國事半歸總理大臣。尚宏勲裁酌。有布政大夫者四。相與輔成。其外惟地方官最尊。蓋百里中社稷人民。一人統攝故也。以下統稱大夫者。半多通事。有向永功者。極幹練。語操京音。蓋曾陪貢進獻。留京六載者也。琉球名勝之區。為東禪寺善興寺。東禪寺在那霸東南極幽僻處。曲徑盤旋。蒼松翠柏相夾道。寺踞山凹。門臨海灣。入見空庭。怪石層疊。多花草。清芬撲鼻。疑非塵境。據寺僧云。此間花草種。係朝鮮日本人所贈。中有雅室數椽。額曰綠天深處。蓋四圍皆蕉葉庇蔭也。室懸我國徐葆光八分書。以其康熙時

為使臣臨此。製古風以贈主持僧者。旁聯係我國殿撰林鴻年所書。尚有前明名宿筆墨。寺中尤多古跡。蓋其寺以勝地著稱。由來久矣。善興寺在那霸西北。亦名利幽僻。與東禪寺同。而山石之怪異。林木之蒼秀。則不及遠甚。寺內有天雨花香一室。四向皆迴廊。每宴上客。侍從趨承極便。歷來我國使節還臨。大都寓館於此。如前王文治周煌皆留題以光古剎。而名益彰。其實勝境在東禪之次。琉球婦女為市。若老若幼。或數十人。或百餘人。各集一處。俱衣大袖褐衫。內無小衣。赤足。髮盤髻。與男無異。惟簪別之。男以銅銀。女以龜甲耳。尤可異者。或物置盤與箱與甕。悉以頭戴而來。甚有柴薪等物重百斤者。亦以頭戴。且能行路如飛。各婦女手背。悉以醋墨塗花樣。曾聞父老云。此守貞記也。其即古之守宮防淫意歟。男人日賴婦女以養生。罕有經營事業者。各席坐大樹下。持扇納涼。左置小烟具。右置小茶鑪。蕭然有羲皇上人之樂。絕不念婦女之勞苦為何如也。琉球物產無一佳品。肉則粗而腥。鷄則小而瘠。牛羊罕有。鵝鴨全無。馬頗多。肥大者少。水族惟魚蝦尚堪適口。然海風發時。二物索之不得。至蔬菜等類。狀與中原同。而味卒有異。如蘿蔔一物。煮之愈久。食之愈硬。想亦種類使然。米則粒大而漲糙。色不白淨。其故為琉球鮮有食者。無舂器致此。瓦缶等器。

粗陋不堪。布帛黑色斜紋者為最佳。價甚昂貴。然正不及松江南翔等土織也。水菜
桃梅李杏俱無。橙頗大可食。西瓜僅紅色。無其白。其味淡。甘蔗多紅心而無青皮者。
間有一二果品。中原所無。一種如青菓。逾白圓數倍。又一種如錦栗子。大而長。有柄。
俱不知何名。花草甚少。有一種較中原月季差大。紅色不香。石榴花亦有。惟小春月
花盛如火。於此可知節氣之不同。菊花亦紅。無別色。冬初始開。此外諸花。詢諸琉球
人。皆云無有。若鳥不但無珍禽。並如中原白頭翁者。亦未見。所有之鳥。海燕外有一
種小而灰色。嘈嘈如下里巴吟。不堪入耳。工作所擅長者。惟漆器。如杯盤飯箱茶壺
等物。製造極精緻。其所謂寶匣者。格式甚多。工巧絕倫。光潤可鑒。琉球來往通衢。有
窄如巷。彼此相遇。稽首鞠躬。禮意殷渥。甚且有俯首投地者。窄徑當此。行路為之遲
留。每途遇孩童。曾一識面。其行禮亦然。甚為難得。且道上男女。雖或偕行。例不容交
接一物。交談一語。風俗亦古矣哉。其國尚中國文字。然遠不逮日本。藏書亦甚鮮。所
設國學。內多士人。讀書稽古。雍雍有揖讓風。其俗不重甲兵。以信義為先。嗚呼。最爾
琉球。猶能以禮維持其國者。同治甲子。英與日本構釁。將議取琉球為駐兵計。其實
琉球僅為日本貢獻之國耳。非其屬地也。以英之力取琉球。如反掌。然怒於室而色
於市。英之所不為也。琉球雖微。而為千餘年自立之國。豈第當存之而已哉。此乃
錄雲間

錢遵溪茂才疏球實錄。遵溪於咸豐癸丑客於琉球者八閱月。所記皆得之於目見。故較詳核可信。

論地球僅得二大洲

地球中大半為水。小半為地。地分五大洲。一曰亞細亞。二曰歐羅巴。三曰阿非利加。此東半球也。四曰南亞墨利加。五曰北亞墨利加。此西半球也。以全地大勢觀之。南北亞墨利加與東土三洲。不相連屬。而其開闢實在三百六十餘年之前。前此未知有其地者也。然參之梵典。則已早分大地為四大洲。特以梵典之四大洲。非即泰西輿地家所言之五大洲也。說文水中可居曰州。後人乃加水旁曰洲。鄒衍談天。裨海所環曰神州。釋典論地。則鹹海所畫為四洲。是洲者。四面皆水之名。今亞細亞與歐羅巴一土相連。似未可遽區為二。其歐羅巴阿非利加之山。皆發脉葱嶺。迤邐而西入於海。其中隔一紅海及地中海。面有蘇夷士。頸地相屬。則三洲似實一土也。惟南北亞墨利加則別為一大洲。亦不得以中央地狹判而為二也。東半球中。其國之富衆。土之廣大人之繁庶。如此。較之西半球。抑何其不勻。或者西人尚多未悉之地。如阿非利加通商雖久而僅至其邊隅。未能深入其內。況亞墨利加數萬里之大。探得

者亦在近時。安見此外更無新地乎。魏源曰。今之亞細亞。歐羅巴。阿非利加。即佛經之西牛賀洲也。至北具蘆洲。則隔於北冰海。西船無繞北海而歸之事。東神勝洲。則阻於南冰海。西船雖能至南極左右。觀其地而不能遇其人。此雖創說。似非無見。設西國好事者。環南北極而一覓之。或有二大洲在。未可知也。

新聞西半球記

亞墨利加。為地球西土。與東土三洲不相連屬。昔時荒遠未聞。人莫知之。三百六十七年前。歐羅巴人。名哥倫勃斯者。素聰明。見海濱有小艇漂至。內有死者。狀與歐人異。又見果實等。隨風飄至。亦與本洲所產者異。知其西必有一地。意欲航海探之。苦無資。請於各國。皆不許。請於西班牙。許之。給船三艘。使之航海。後果得一地。形勢斜長。南至北約三萬里。南名南亞墨利加。北名北亞墨利加。皆有土人居之。膚黃銅色。性獷悍。樂於戰鬥。漁獵為業。不務耕種。好拜偶像。不諳義理。然亦各分部落。立有君長。歐人徙至其地者。屢被所斃。有英國耶穌教士。至北亞墨利加。見土地遼闊。樹木叢生。遂伐材建屋。墾地種田。營生謀業。自成一村。既而諸色人等踵至。拓土開疆。漸推漸廣。土人來侵擾者。屢擊斃之。英命官以轄其地。後因重征苛斂。立法不順民。

情民遂相率而叛。英舉兵來征。血戰八年。不獲勝。強民遂自立一國。即今花旗也。當教士初至時。屢以道勸化土人。土人頑硬。加以橫逆。因不得已。殲斃其類。使之畏服。後勸之再三。而橫逆如故。若人獸不相為類。花旗人不忍殄滅其種。思易一法以勸化之。將土人散居各處者。驅而納諸一省。使教士入而宣道。教士見土人之父兄。習於性成。終難理喻。惟其年幼子弟。習染未深。尚可化導。爰設學堂。招集頑童。教以文字。使知真理。并教以技藝。後頑童氣質漸化。知識漸開。亦能建屋種田。其父兄見而悅之。亦有為其子弟所化者。至今是省土人皆化頑為良。駸駸日上。南亞墨利加有阿非利加。西班牙。西洋諸國人。本地土人易與之合。因諸國皆崇天主教。拜偶像。土人亦拜偶像。故若膠漆相投。今其苗裔。皆由諸國人配合而生。又花旗內地。別有一種土人。亦頑硬不服。國人深惡之。然久之。或亦當為教士所化也。

新金山少水

新金山輿地之廣。過於中國。惜其腹地每多未悉之區。或謂惟見一片沙漠而已。然其縱橫幾有萬里之廣。是中豈得無人。惜不有好事者一訪之耳。惟是新金山河泊絕少。每患無水。牟利者多鑿井以居奇。但鑿井近有新法。前法蘭西至阿爾及地為

旅見其民率在曠野。恒苦無水。法人乃新得一錯地之法。不論何處皆可得水。鑿井務深。不甚費力。名曰亞低井。蓋法人始造之於亞低地也。於是土人汲煮淘洗。咸有取資。似此法亦可行之於新金山。以免無水之患。

通商日本說

日本一國。密邇中土。自後漢建武始相通問。由是代有使至。書問饋遺不絕。然前史書之。皆曰入貢。其實非也。國朝順治以後。惟通市。不遣使。其市亦惟中國商船往。無倭船來也。其與中國貿易在長崎島。百貨所聚。商旅通焉。國饒銅。中土鼓鑄所資。自滇銅而外。兼市洋銅。計自安徽江西江蘇浙江等省。每年採購定額。四百四十三萬餘斤。設官商額船十六艘。皆以內地綢緞絲棉糖藥往易。商辦銅斤。必藉倭照以為憑驗。又有額外浮給之小照。數止一二百箱。用二三年即廢。近今商船十六艘。盡已失壞。無一存者。由是中國商人與日本通商之路絕矣。蓋此定額商船。由官所設。不能私造。華商以近來取利甚微。而日本之禁嚴。以故不樂往。其往者須附西國商人名。始無礙阻。然日本之紳商士民入中國者。絡繹於道。中國官商優禮相待。絕無禁詰。如八戶順叔遍遊內地。與名公卿大夫交。筆談往復。每以兩國通商貿易立約。

和好為主。謂中國與日本文字可通。書籍不異。名人勝流皆喜涉歷東壖。覽其山水。觀其人物。況日本所產之漆器細網。為中國所罕有。而如人參香車鮑魚海帶等物。亦係中國食饌所需。視為珍品。若是則以有易無。以賤徵貴。亦可各得其所。均沾厥益。邇來歐羅巴洲各國公使。皆奉其國王之書函。前來日本講好修睦。開埠建行。日本王亦各遣公使往詣各邦。以敦隣誼。即如荷蘭一國。於二百年前與中國同在長崎島通商者。近亦遣公使至日本。携其國書。籍於橫濱箱館。往來貿易。日本王已許之矣。以此觀之。歐洲絕未通商之國。今皆通書使。立條約。船艦鱗萃。商賈羽集。而中國素來交往者。反絕跡焉。此竊所未解也。且兩國既已通商。設立領事。駐劄公使。一援歐洲各國之例。於中國土商亦甚便焉。何為計不出此耶。順叔所論如此。亦自有見。但此事當由日本國遣使入請。中國從不以務商為國本。以商之富。乃末富也。商人之事。任國人自為之而已。

海島火山

東洋羣島中。有三維斯島者。粵人呼為檀香山。其地火山甚夥。吐酸不熄。上有廣口。間有深穴。多為熱湖。近聞有火山一座。高約八千四百尺。在頂忽自開一穴。將石燒

鎔如水流。出東至於河。越三日始釋。越二日其東隅之山。又自開一穴。廣約八百餘尺。噴出火。燄經二十日不止。其燄冲高或八十尺。或八百尺。當燄發時。地震如雷。聲聞一百二十里。誠非常之奇變也。

印度叛英

一百五十餘年前。英商覓得印度。買地通商。後啓爭端。率兵攻之。乘勝進擊諸部。漸據其地。由是印度全土。多為英商所轄。各處設有兵弁。亦募土人為兵。歷年貿易。獲利甚饒。繼英商之待土人也虐。多設苛政。人皆苦之。咸豐七年。土兵忽叛。英人多罹其害。逆首丹多佻皮者尤酷暴。曾獲英人婦女殺之。投尸於井。於是英主命將出師。剪暴鋤強。以安反側。咸豐八年三月間。削平其亂。印度一隅。始屬英主。不屬英商。英羣臣擬上其主尊號曰印度皇帝。英主謙不敢當。辭讓再三。統計五印度疆土。膏腴沃壤。悉為英所有。土王僅擁虛位而已。時在陣生擒叛兵二千餘人。流之愛特蠻海島。畀以隙地。使之耕種。以自食其力。倘能勤作悔改者。二年後即由印度遷其妻子共在島中。俾室家相聚。是島素有野番。獠悍不馴。鄰島亦然。叛兵居久之。靜極思動。思欲逃往本國。遂由鄰島而逸。道遇野番。或被擊斃。其能免者。復折回愛特蠻島。逆

首丹佻多皮匿於西藏相近處。竄伏不出。英人追擒之不得。後以金誘其屬弁。報知其所潛之地。導兵前往。待其睡時。縛而擒之。英人解之於臺爾海。即印度舊京城也。後經定讞。以罪大不得赦。縊死之於囹圄中。

俄國弊政

俄羅斯國。疆宇遼闊。跨據三大洲。而其政令法度。俗尚民風。究以歐洲為主。而時亦有與歐洲稍異者。俄國舊例。凡富宦家購買田地。則其地居民并黨在內。故有地出售。人多爭購。購得之人。或充當兵籍。或遇嫁娶事。咸由新業主操其權。斯誠弊政也。邇來俄君知其謬。擬革其例。而更張之。欲嗣後買地者。不得兼買居民。若地歸新主。民有願居者。居之。不願居者。聽其遷徙自便。此誠有惠於民。足為善舉者矣。惜宦家富戶。徂於積習。不從所令。因之議論紛紜。遍於國中。

暹羅米賤

暹羅米甲南洋。運米入中國者。每歲不下數百艘。近遇各省荒歉。暹羅以賤米得貴值。國驟富。儲藏饒足。隣封如安南緬甸。無敢與之頡頏。然俗尚鄙嗇。儉而不中於禮。凡事苟且。於一切兵防軍械。悉置之不講。俗奉佛。各傾所有。以建寺刹。殫極壯麗。為

僧者仍可返俗。國人以出家為德。謂習規法。如中國子弟之就外傳。然其理財賦者。多以閩粵人為官屬。其國初分為羅斛暹二國。暹土瘠。不宜稼穡。羅斛地平行。種多獲。暹仰給焉。元時羅斛強。并有暹地。暹羅之名蓋以此。其民耕種不費人力。每夏有黃水自海中來。以漸而漲。水尺苗尺。水丈苗丈。水退苗熟。穀足食豐。宜乎有天南樂國之褒矣。然其國不設武備。不強甲兵。僅恃木柵習水戰。以視歐洲諸邦。則瞠乎後矣。芒城甚惡。尚以為虞。況以富而介於強鄰之間哉。

李文通探地記

阿非利加一洲。地當赤道之中。大於中國約十倍餘。通洲人民。面黑髮鬚。秉性雖愚。而皆誠樸。無虞詐。上古時。外人至其地者。惟洲之北境。即埃及摩洛哥等國。後葡萄牙荷蘭兩國人。至其東西二境。販人為業。其南境叢朴哥羅呢。亦有荷蘭人居焉。六十年前。英人逐之。據有其地。開墾隙地。種植之事以興。亦與本土人開市貿易。凡英之入中國者。皆經是地。購買食物。添置煤炭。以為孔道焉。然所至不過沿海之濱。若洲之內地。從未有深入之者。故洲內風土人情。外人莫得而詳也。初有英人門哥伯克。始擬探察內地。甫入境。即遭剽掠。不果。二十餘年前。有蘇格蘭人李文通者。家貧。

好讀書。尤精於醫學。久之人推之為耶穌教士。至洲之南境行教。後奮志欲入內地。遂携妻子偕往。先後居內地者約十有五年。洲之內地。隔有沙漠。一望迷漫。若無勺水。天又經年不雨。草木皆童。行人難於跋涉。惟每十五年。夏時多雨。沙漠始生瓜果。可以解渴。乃得經歷其地而深入焉。李待其時至。於沙漠相近處。築屋而居。迭遭荷蘭人劫掠。有時出外遇獅。傷其右臂。險阻艱難。亦備嘗矣。李善與近地人為友。近地人有與內地結親者。願與之偕往。臨行時。妻子乘牛車。曠野邈遠。勺泉莫取。幾至煩渴殞命。後過一湖。名艾彌。有良田美地。勝於海濱。居民亦較善。見李面白。皆善待之。李遂有遠志。欲深入其地。使妻子返旆回英。己乃隻身獨往。見內有多國。每國有君。以相統轄。後至一國。名麥哥羅羅。其君名西莫利都。李與之友甚相親洽。是國人最信鬼。亦最信藥。以為凡事皆可服藥而效。見李為教士。兼為醫士。多有就而問之者。李皆一一教之。故其國人敬待愈優。猜嫌盡釋。是國獵者祇用弓箭。或設坎阱。見李以鎗獵獸。俱喜其便。又是國有一江。彼岸生毒蟲。名蟻姊。齧牛牛死。故彼岸無牧牛者。是國多產象牙。甚有以之築牆者。即驚與外人。亦第易之以布。李乃教之往海濱發售。必得重值。其君聞之。立遣二百五十人。肩負象牙。求李偕往。李乃與之同至海。

瀉將象牙售與英人。得價甚厚。麥哥羅羅人皆深喜之。又見向者所易之布。其值甚賤。始知為人所欺。於是遂購外國火鎗。意欲返國為獵象之用。因謂李曰。我等願偕汝遊歷洲之中土。直達東西兩境。回國之後。果白於王。偕李遂征。同行者百二十人。先往西境海濱。居二年。始回麥地。百二十人中有妻已嫁他人者。踰五六月。麥哥羅羅百人。又偕李往東境。海濱沿潺皮西江而行。至時有火輪船自英來接。李欲暫返英京。乃命百人在海濱相待。李歸宣言其事。英主嘉其不憚險阻。賜以火輪船一艘。使之復往。既至。百人者果皆待之於西洋館中。乃俾之同附輪舟而返麥哥羅羅焉。潺皮西江相近處。多產金鐵。麥哥羅羅多產棉花。英人以為是地通商。必得厚利。總之阿非利加一洲。儘多膏腴沃壤。惜土人不知地利。於耕種之道茫然也。且其人多散居。生齒亦不繁。若有智者導之。則是洲生產。當不亞於他洲。第天時炎熇。或與體稍不宜耳。然闢穢萊。疏水泉。實民人。驅瘴癘。安見其不可變哉。

續記李文通事

李文通久駐阿非利加南土。其地居赤道南四度。瘴癘甚盛。四時皆熱。當冬至日。猶暄燠如夏至。然異邦之人。艱於託足。惟李文通在彼居之已久。獨得無恙。其行也專。

在考察尼祿河源在彼獨游五載。未見歐洲一人。同治辛未。在南土之渥吉集。得遇美國人斯但利。把臂歡然。恨相見晚。遂偕斯但利自但干依迦大湖之東。覓舟而渡。游歷內地。周行三月。水程平穩。風靜波恬。後仍旋渥吉集。南土多痘癘。李固精醫術。時為之施藥。佈種內地風俗。專事掠賣人口。黑人多孱弱。不任驅使。其考尼祿河源也。遍歷幽險。窮閱詭異。瀕於死者屢矣。李別斯但利後。前赴溫彥耶莫畢。往返程途。頗為遙遠。其訪求河源。計八閱月。可以歲事。同治壬申八月中。已稅駕河源矣。或謂其所尋之河源。非尼祿河。乃根歌河水。向西北流入於大西洋。然其考求內地之功。非人所能及也。

英國兵數

英國船堅砲利。甲於海外。而陸兵水師之數。亦為歐洲之雄。舊制。國家有事。隨時立兵。不久設以擾民。迨後以禦外侮。治屬地。不得不藉兵力以壯國威。是以通商各埠。隨處設兵。一有變故。呼吸立應。蓋其寓商務於國事。故其財裕。徵商餉以養兵。故其兵強。稽其於一千七百九十二年。內外步騎僅五萬七千二百五十人。一千八百十五年。已有二十五萬人。一千八百五十二年。印度土人隸軍籍者。共三十餘萬人。自

外如造鉛丸掘地道等匠役一萬五千人。此陸兵之數也。英之兵船最為著名。前與法蘭西戰時。兵船一千艘。水手十八萬四千人。一千八百五十六年。火輪兵艦共計七百餘艘。餘船甚多。船中軍士水手二十餘萬人。軍裝火器船二百四十艘。船身大小。造費多寡不一。或四萬金。或十一萬金。其載砲八十尊之船。造價七萬金。中容七百五十人。別有小火船。裹以厚鐵。鉛丸不能入。號曰水雷。此水師之數也。近今兵額益廣。製船益精。已駕俄法兩國而上之。乃其尤所恃者。則為練勇八萬。遴選技能。日加演習。號為精兵。誠哉天下莫強也。然所以保疆之道。則尤不可不講焉。

英國海防

自普法兩國之戰。電激雷駭。水沸山崩。各統百萬之衆。以決勝負。自用兵以來。未有如是之甚者也。因是歐洲列國。無不整頓兵防。嚴修武備。以備於不虞。英國前日已新鑄大砲。其彈重七百磅。用於沿海砲臺。及鐵甲戰艦。為守禦之用。茲又於倫敦都城外。邊境各岸口。建築砲臺。即在達迷河密渭河兩處。扼要據守。控河口之咽喉。為全都之保障。臺上悉用數萬斤之巨砲。四面環列。用以防衛水師船廠。砲臺之外。悉築牆壘。包以厚鐵。數重。鞏固異常。雖着以八百磅之砲彈。亦不能洞陷。俾司砲者得

在牆內從容燃放。牆上惟開一穴。僅得以出砲彈。海中皆施設水雷暗器。用以奮擊敵船。密渭河中。其藏尤夥。皆以電線燃放。其機括置於瞭樓之上。一見敵來。立時猝燃。頃刻之間。敵船盡為灰燼。有駛避之所不及者。海疆堵禦之法。其嚴密如此。可謂能設險以守其國者矣。按英國境土。孤懸海外。本以船艦為聯絡。其水師精練。俱莫與之抗。國中所有鐵甲火輪戰艦。橫截海面。即可以作砲臺。故倫敦京都。距海不一百數十里。而絕無城堞垣墉為之障禦。蓋其所恃以為守者。在水而不在陸也。

甕牖餘談卷五

清 吳郡王韜紫詮撰

西儒實學

近日西儒入中國。通覽中國文字。著書立說者。紛然輩出。而皆具有精意。卓然可傳。如大算之學。則有偉列亞力譚天代數學。續幾何原本。本代微積拾級。已深探歷法之大凡。而大闢疇人之蹊徑。即今時中國名家。如徐君青戴鶴士李壬叔。亦皆莫能出其範圍。言醫學。則有合信氏之全體新論。西醫略論。內科新說。婦科新說。指陳病證。詳繪圖經。為開軒岐以來未有之奧。洵非尋常小道也。言輿地形質之學。則有慕維廉之地理全志。上下編。上編紀載時事。析論情勢。尤稱簡約詳核焉。言史學。則有慕維廉之英志。裨治文之聯邦志略。自創國至今。原本具備。於一邦之制度事實。有所考證。中國史冊中所必采也。言格致各種之學。則有合信氏之博物新編。丁韞良之格致入門。講論明析。使讀者能窺其制作之原。艾約瑟之重學。製器運物。意精理妙。能開無窮之悟。瑪高溫之博物通書。言電氣詳矣。航海金針。講風力備矣。此論氣行舟者。所不廢也。韋廉臣之植物學。剖陳微不至。可云多識草木矣。言律例之學者。如丁韞良

之萬國公法採取廣富而斷制詳明。凡此撰述俱足以垂不朽而要皆為英吉利及
不利堅人獨怪法蘭西以大利等國其通內地已三百餘年。當明之季如利瑪竇熊
三拔鄧玉函等以天文算學著者不下數十人。皆有著作載在四庫書目。天學初函
者不過蹄涔之一勺。全豹一斑耳。往嘗見其西書目錄約有四百餘種。可云極盛。抑
至今日何寂寥之甚也。豈地氣轉移世運升降盛極而衰耶。亦或懷才抱異之士未
至中土也歟。

外國牙科

中國醫士牙有專科。然施治之法未能盡善。其所稱牙有蟲者以藥敷之頃刻可出。
此皆係江湖鬻術者為之。非果具有真實本領也。獨至西國醫生於牙疾實能洞究
其原。邇來牙疳牙癢以及爛牙穿腮等症求其療治無不獲痊。至於牙有所折脫而
鑲補之法尤巧。無論老少其牙或有腐爛剝落每食必不甘味。一經鑲補之後堅定
不搖固立不脫與生成者無異。直能以人工而彌天公之缺陷也。可不謂盡牙科之
能事也哉。

英國大輪船

英國於五年前。曾造大輪船一艘。費銀不下五百萬圓。約容人十萬有餘。是船內外俱以鐵。艙六層。桅六枝。旁兩輪旋於水上。後一輪振於水中。堅固非常。高大莫比。歐洲諸邦之船。俱無其匹。造成以後。試駛於海。極為利便。約一時可行一百二十里。較尋常輪船為尤速。豪富紳士。往花旗各地游覽。以為天下偉觀矣。而以今鐵甲船視之。則此猶未足稱雄。蓋巨礮大彈。能洞徑寸之鐵。厚至數寸許。則彈力有所窮。以昔日之船。當今日之礮。未有不糜者。且艙至六層。則高易受彈。非戰艦所宜。故鐵甲船行而火攻之術益精。

埃及古跡

太古有人類之始。鼻祖居何地者難知。但稽各國古籍。以及古塚壞宮。壁上之文。可知其略。始祖本居亞細亞之西南。近亞細亞歐羅巴阿非利加三洲相連之界。後來人衆。或在本土建國。或徙遠方立業。上古稱大國者有四。曰埃及。曰亞述。曰巴比倫。曰中國。亞述巴比倫為敵滅已久。而華夏猶存。至埃及國弱民稀。歷二千年以來。多有隸他國而不得自主者。其國在阿非利加東北隅。瀛環志略云。地本沙磧。有尼羅河從南方發源。沿紅海之西岸北流入地中海。兩岸泥塗淤為良田。且糞且溉。近河

地田多戶密。去河稍遠。曠無人烟。考埃及國遺跡。在夏禹以前。文藝肇於此地。其王善用兵。嘗以建大宮巨塚為榮。今觀其宮塚未毀者。四壁內外。盡是雕像繪畫書文。而當年之事跡約略可考。好奇者想不斥為河漢。埃及人葬用土棺。善於以藥傳尸。歷千餘年而不變朽。今英國博物院中多埃及古棺。棺內人尸赫然。男女可辨。衣服不毀。顏色不變。一奇也。

奇獸

有一種野獸曰哥利拉。類似猩猩而巨。產於阿非利加。種類久繁。然多藏於密菁叢林。深山窮谷中。弗能獲也。近二十年間。西國人獵於深山。有以火鎗轟斃者。始得見之。曾繪其形以流傳。未始非博覽之一助。

雪

聞之西儒云。雨乃空中所降之霧也。此霧原是地面之水。為日所蒸。又為日力上牽。其氣上升於空中而成者。霧多為雲。隨風飄揚。一遇空中寒氣相交。霧即合為小點。復墜於地。是即雨水。雨墜空中時。又為寒氣所觸。凝結成花。其名是雪。雪花之樣甚多。西國格物博士。曾用顯微鏡細察。會計共有六百餘樣。惟常見者則狀若星之生芒。

俱六角焉。與中國言雪花六出無異。此雪之水甚屬清涼。百水中之至潔者也。又界北之方。每歲冬時有雪花遍鋪地面。使地中之暖氣不洩。廣裨於穀麥等物。是亦雪之大利焉。

星隕說

流星隕石之異。古來史不絕書。未可以為災祥也。同治丙寅春。上海郵信至粵。謂於三月初二日。有大星如斗。其次者巨猶如碗。隨有小星無數。約計萬餘。從東南隕於西北。聲如雷轟。逾刻始靜。其時將黎明。衆多有聞聲起者。城廂內外萬目共瞻。咸噴噴稱異焉。考星隕如雨。載於春秋。說者以為即佛生之歲。固附會可笑。而星隕之理。究未有明言其指。昔西士曾細加辨察。其質為火石硫磺鐵黃灰白鉛不等。其重自數斤至十萬石皆有之。其行之捷。一杪可八十里。體質在空中每自發光。尤異者星隕之時。空中有若槍礮金鼓聲。與地球相去或數十里。或數百里。大抵流行空中則見為星。一隕於地遂成為石。西國曾有隕石自空墜下。去地八十里。計其重可一千萬石。其中有一方墜地。大異尋常。使非天空之行甚速。則地面吸力可引之盡下。西國格致家參考其故。有云月距地球最近。其中常有火山吐燄。或有鎔化之質噴出。

偶落空際。墜下極速。地氣吸之。故能至地。有云行星中有無數小體。由於大體分裂。有時本質自散復聚。環日而行。至地球軌道。為地力吸引。至天空而發光。其行甚捷。變為隕石。流星諸異象。有云凡體在天空。一秒可行三萬里。能吸空氣之熱。故易於發光。以寒暑表計之。約三萬度。故初隕之石。氣猶甚熱。上海所見流星。大抵行星中分裂小體耳。奚足為怪。祥之先見哉。近時西國時人家俱究心於流星隕石之理。便孫伯勃蘭特二人。欲知其道與地道之交角。細測初見至隱之時分。大抵流星之行。道設有方向速率。略與地同。而又近地。則必為地面攝力所留。而繞地。若為實體。能借光照地。則有時必於一刹那中見之。即入闇虛而隱。道光二十七年七月初九日。有大流星過法都巴黎斯。土魯士。星臺官白底。推得其繞日之道。為雙曲線。白底所測諸流星中。有一疑其繞地如月。然距地面尚一萬四千五百里。有云流星隕石。二者不同。太虛中薄氣略厚處。能阻彗星。此乃數萬彗星過最卑時。所留尾上餘質漸積而成。或意是無數小體與日相屬。俱若小行星。各有本道。各有周時。距地甚遠。故視之甚微。所見尖錐一若日光透門隙。見光中無數微塵也。此諸小體所併。較日體尚甚微。不可比。故攝動不能覺。然其各道相交。則有時必相遇而相擊。或落於日中。或落於行星

中。各國史中所載隕石隕鐵之事。即此物也。西史有四人為隕石所擊死。周貞定王四年。隕石於土耳其之哀哥卜大摩。其大六十石。後梁龍德元年。以大利之那尼隕石於河中。高出水面四尺。明泰昌元年。隕鐵於印度本若之斜林特。其王日杭格鍛以鑄劍。隕石於英國十六次。一在倫敦。嘉慶八年三月六日午正。法蘭西諾曼的省蘭格城。空中有大火球。裂為數千石而隕。偏散於地方。里者七八十。王命人往觀之。不誣。昔人謂此係地面或月中火山吐燄時飛出者。非也。今人皆知空中小體與行星同類。其隕時有火光。至地尚甚熱。或於空中碎裂者。蓋其下行速率遞增甚大。與氣相磨。力甚猛。故發熱且生火也。至於流星與上鐵石諸小體異。當別是一質。每見大流星曳長光。或大火球。經過地氣之上層。有時過後。所曳光帶留於空中。歷時數分始滅。有時空中作喧沸聲。其體豁裂而隱。有時無聲而自隱。此必地氣外之物。偶入地氣中而發光也。乾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有大流星經過歐羅巴洲。從蘇格蘭之古蘭島至羅馬。其速率一秒中約九十里。距地面一百五十里。其光較望時之月尤大。實徑一里半。其狀屢變。後分為數體並行。各曳光尾。為最異焉。或有時見流星多至無數。如花炮亂放。如雨雪交紛。光滿天空。歷數時之久。偏大洲大洋皆見之。

或兩半球皆得觀。此必在冬至後五六兩夜。或立秋後二三兩夜。常有大流星皆曳光尾。徹夜不絕。意地球行道。每周至此處。必過無數流星。繞日道之面。一二日始過盡。其過時諸流星及地球之路。皆當作直線。立冬後五六兩夜所向之點。近軒轅第十二星。立秋後二三兩夜所發之公點。恒近傳舍第七星。流星道非必與黃道同面。但設為橢圓。若諸流星勻列於橢圓道。則地球繞日。每年必一次遇之。若諸流星分作數隊。依次相隨行於橢圓道。而周時與地球不同。則或間數年。所遇之隊有疎密。故所見各異。述星隕者。其理盡於此矣。

金鋼石說

金鋼石。金中之鋼。利而能斷。是石堅而無比。故名金鋼。人罕得之。寶踰兼金。若欲於其銳處磨之使平。或欲於其平處磨之使銳。雖有利器不能為功。惟於本石之粉。輾轉磨之。庶可使其平而發其光。其堅蓋如此也。是石初生於沙石中。沙石者積沙成石。故名沙石。沙石積成於懸崖。日久為雨所淋。沙則隨流以至江中。而金鋼石亦隨沙而去。同雜於江沙中。採之者必先斷水之流。淘於沙中。然後得之。尤可奇者。得金鋼石之處。亦概有金可採。豈宇宙精華所聚。寶物亦以類應乎。金鋼石不一色。或黑

或紅或綠或藍最上者如水晶。夜有光置於暗室中可以代燭。最大者約如雞子之半。亦宛有雞子之形。昔佛蘭西大臣得一金鋼石。略小於雞子。曾以洋銀六十萬元購之。後其君拿破侖鑲於刀柄中。舉世傳為希有。西國格致家窮究理物。謂萬物皆有本質可尋。金鋼石本質與煤炭石灰相同。與鉛筆中之物亦同。何以知之。蓋金鋼石以火煉之。久之化為氣。其氣可以燃燈。故知金剛石之質與石灰同。鉛筆中之物亦產於沙石。英吉利花旗多有之。雖不如金鋼石之堅。若以火煉之。亦化為氣。故知金鋼石之質。又與鉛筆之物同。然煤炭石灰與鉛筆中之物。燼後雖化為氣。要皆有灰。因內有雜物故也。若金鋼石則內無雜物。化氣並不見有灰。以此知金鋼石為最貴焉。煤炭之成也。本於木。係人所造。石灰雖非人造。然內有草木之形。亦係草木所成。由此推之。金鋼石既與煤炭石灰均能化氣。則其成也。亦於木可知矣。究之金鋼石雖貴。而其為用不如石炭之廣。凡西國火輪機器皆需煤炭。乃人莫不以希有者為寶。而以常有者為不足寶。是貴無用以賤有用也。嗚呼。即一金鋼石可以觀世矣。

西國天船

偶閱西洋器藝雜誌云。有天船。其式短小如亭。可容十人。內置風櫃。極其巧捷。有若渾

天儀用數人極力鼓之。便能飛騰至極高處。自有天風習習。欲往何處則揚帆。用量天尺量之。至其處乃收帆。聽其墜下。相傳曾有被日燒燬并曝死。所以不敢頻用。此想即輕氣毬也。特言之詳耳。惟輕氣毬一升。即不能自主。若徑上一百五六十里。則在氤氲氣之外。人即不能通呼吸而死。故御毬者欲升。則撒去囊中之沙。欲下則略洩毬中之氣。惟所至何處。則一任為風氣所使矣。然舊時製之極大者。亦僅容三四人。今西國多已試之。極為靈便。曾試之行軍。知敵虛實所在。於上揚旂指揮。兵士合力攻之。竟獲大捷。現西人欲得是理。細加研究。意欲乘之渡海。自花旗至英京。約費數日之程。並期透徹明悟。不拘駛往何處。俱可如我之意。如舟楫然。夫是毬大小若干。即可容人若干。苟能縱駛如志。即可代兵船之用。且軍中不必用炮。而祇用彈丸足矣。蓋彈丸自上墜下。其勢甚易。炸裂必速。竊思若果如此。遇攻戰時。不徒防敵自前來。亦當防敵從天下。此誠奇技妙法。直可以洩造化之微矣。

日本文字

日本國書。多以漢字倭字相間綴文。讀之殊不易解。而漢字亦讀以倭音。據順叔云。倭字亦有今體古體之分。而古體較為難讀。日本古代之語。不學國書。古時和歌。非

善詩家不能解也。其製字之源。由於日本僧宏法大師。入唐土後歸國所作。共有四十八字母。俗云比良假名。比良者。譯即安之意。假名者。借之一法也。其後又有片假名。制之者。未知何人。不見於書史。其謂片假者。即存漢字半邊之意。如毛字作乇。呂字作口之類。筆畫均取其減少。余觀地球中各國文字。無有備於中國者。餘國皆僅備音而不能備字。其在六書中。不過諧聲一種而已。

往美國人數

米利堅地處西半球。在北亞墨利加之中。適與中國足與足相抵。氣候溫和同於中華。迤北似塞外。迤南似江浙。幅員廣闊。河水橫海。土壤又極膏腴。所產棉花尤饒庶。特惜其地開墾者少。荒廢者多。每年鄰邦之人。前往其國。受雇為氓。以農商為事業者。必有數十萬人。米國統領深喜其至。廣於招徠。倍加撫恤。給以曠土。而薄取其值。用示懷遠之意。於是來者益眾。其國政之善。亦為歐洲諸邦所未逮。今統計自同治五年以來。歐洲人民前往米國寄籍者。其數臚列如左。英國約三萬六千一百八十六人。英屬阿耳蘭約六萬八千四十七人。日耳曼約十萬六千七百十六人。此外歐洲各處約二萬二千四百六十九人。或乘火船。或附貨船。絡繹不絕於道。總核其數。

約二十九萬四千三百五十七人。去年較之往歲多一萬三千四百七十六人。今歲較之去年多三萬八千六十六人。

西國印書考

西國印書之昉古矣。昔迦勒底國藏有巴比倫印章。其刻或字或畫。鑄版之法實兆於此。但印小鈴遲。事勞工費。不能通之於印書也。當明初時。歐洲始有以木板印紙牌。為法王迦羅思第六玩物者。永樂二十一年。又以木板鑄刻圖畫。其初印者現皮置英京書院。第創始未知何人。嗣後作者精益求精。刊印歷代事蹟全圖。旁綴以字。刻字肇端於此。後分每字母為活板。不必逐板鑄刻。而數十百種之書。悉可取給。始造此者。為谷敦保。世居每納士。生於明永樂元年。二十二年。至斯達四吧。洪熙末。同其地之特維盛立夫布耳曼合作。設局於特舍。亡何特死。谷致書特弟。毋令人入其室。恐人知之而竊傳其法也。是時局中四人互相爭。乃訟諸官。因此衙署中始知谷為始作活板者。事在正統四年。四人由是不和。而谷賢亦罄。回故鄉。欲其法克傳。特患貧力不足以濟事。時有金工弗思特。家巨富。與之謀貸。因同設印書局焉。始印零星小帙。自景泰元年至六年。乃用臘頂語印新舊約書。字係鉛質。用刀鑄刻。現有一

冊印於羊革。存於普魯士書庫。谷因是得馳名一時。書成閱五載。弗思特之家業又罄。弗始料不及此。怒甚。訟谷於官。責償子母。於是谷所置器具盡為弗有。而弗遂得專行其業。人之見之者盡奇之。谷印約書外。更印別書。古致可觀。自離弗後。踪跡莫詳。有言谷自後忽忽不樂。隱處山林。人罕見其面。成化元年。國王詔給精祿。四年乃卒。谷所造活字有謂鐫刻者。有謂澆製者。聚訟紛紛。但觀字之鋒稜。實係刀刻。澆製之法。始於饒弗。乃谷後起之雋也。饒弗年少思精。為弗高弟。弗與谷相絕後。即偕饒同業年餘。始印大關詩篇。書尾言活字之作。肇自我二人。按是書作已四載。明為谷所未竟之業。饒按二十六字母之數。以作字模。鎔鉛澆製。潛與弗思特觀之。弗喜甚。因妻以女。其法秘不示人。印書工匠來者。必先密誓。後令工作。天順六年。其地法與眾匠離散。以印書法傳於他邦。於是歐洲列國始知其用。亂定。弗再建局於哈倫。復從哈倫遷於羅馬。成化三年。法國立印書局於吐耳。五年設局於法京巴黎斯。天順四年。俄羅斯立局印書。英國刻印書冊。未知始於何時。相昉傳自惡肆弗爾及京都倫敦。後建於阿爾班等處。咸為教師勸立。所印皆教中書。宏治年間。設立官局。專掌王印書事。行之六七十年。皆用臘頂語。及他國文士之言。後有以英國方言譯印新

舊約者。主教嫉之。嘉靖五年。有博學士子。譯印新約。以英國語。倫敦教主怒。因繙譯他文。理直或有背謬也。乃下令國中。禁勿誦讀。諭人盡納是書於官。而投諸火。否則以背道論。令下民勿從。購者殊眾。按印書之法。行於英國甚遲。嘉靖隆萬間。國中亂甚。民不向學。印書者寥寥。國法局中。無得過二十人。久而禁弛。文學大興。歐洲印書由漸而盛。顧惟日耳曼無禁。其餘皆有厲禁。凡事有關家國。例不許印。每刻一書。必上呈於官。法京巴黎斯禁稍寬。然總不若英之不設禁令也。以是印法莫精於英。富人助貲者眾。他國忌諱多。羣情疑沮。貲以不集。因歐洲多書禁。而米利堅乃興於西。明崇禎時。麻蔭朱實立第一印書局。印器從英運至。其後日增月盛。至以西法變通行於華字。此不過五十餘年耳。嘉慶時。英人馬施曼。自天竺學華言。譯印新舊約書。始造華言鉛胚。此印刻華字之濫觴也。其書至今尚有存於華地者。後有臺約爾至檳榔島。悉心於華字。造陰模陽模。澆製成字。大小二種。建屋曰英華書院。立和約後。遷於香港。開局印書。臺死。合眾人公立繼之。廣印書籍。臺所作陰陽字模之未成者。谷竟其業。更作小字及數目等字。共四種。他處印書購字者。悉於此取給焉。賓波聖華書院。又將每字偏旁分析。或分二。或分三。用字省簡。而工較費。近合眾姜教士。更

以化學新法製字。以木胚代銅模。費省事速。其價漸賤。觀於此。可以略知西國印書之源流矣。

猶太古歷說

泰西文史之邦。夙稱猶太。自開闢至今五千餘年。歷歷可稽。其最古之書。曰舊約全書。所大歷與今歷言異。古時猶太人定年月。以太陽為準。於歷法疏。而於日驗密。常居山候月。以初見月為月第一日。蓋古猶太歷。與中國夏商之初。不甚相遠。彼特有舊約書可證。而中國載籍。自燬於秦火後。幾無完書。古史之可信者。莫如尚書。所紀之日。或曰哉生魄。或曰旁死魄。或曰既望。或曰朏。蓋亦從目測驗。而罕用朔日者。如大禹謨之正月朔日。允征之季秋月朔。皆係偽書。乃東晉梅賾所私撰。又班固漢書所引伊訓十二月朔乙丑。或係固所私增。亦未可為據。其有書日食者。則繫以朔。如周幽王乙丑冬十月朔日食。詩經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是也。且猶太古時分日為朝。午暮三時。又分為十二時。分夜為三更。略與中國古法相同。三代以上。分晝夜各十時。晝多辨晷。以測時。夜多望星。以驗候。如尚書所云。日中星昴。春秋傳所云。日昃。詩之三星在隅。傳之降婁中而旦。是也。後世歷法漸密。於是在朔言朔。在晦言晦。漢魏

以來漸以十二支紀時。始見於南齊書天文志。則自甲至戌為五。顏氏家訓謂斗柄所指凡歷五辰。故曰五更是也。猶太三年一置閏。所閏置月有一定之時。皆在亞筆月後。與春秋傳所云歸餘於終。漢以前多置閏月於歲終者。其法簡易相同。由此觀之。中外算術。古時皆未造其精。而至今中法每不如西法之密。何哉。蓋用心不專。率皆墨守成法。未能推陳出新耳。今西士講明新法。細繹各書。明古今歷算之源流。代有沿革。所著各書。如續幾何原本。代數學。代微積拾級。譚天重學。諸種俱足以資探討。而中國之精於天算者。自徐戴李鄒四家而外。正未易數覲也。

照船塔燈

西國舟人。稔於航海。每歲環地球而行者。不知凡幾。皆鮮失事。其故何哉。夫亦慮之審而防之密也。蓋西國操舟者。不憚風濤。而畏礁石。其石生於海底。或顯突水面。或隱伏水中。猝與之遇。未有不檣傾舵摧。船沉貨壞者。此誠行舟之巨患也。於是歐洲諸國。凡於其所屬洋面。察有險要處所。即在石面建塔一座。虛其中。用螺旋旋上。近日則全用鐵板構成。每塔以數人守之。夜在塔頂燃燈數盞。照耀洋面。俾行船者遙見之。預知趨避。各塔以燈色分別。如每塔則專用某色之燈。或用燈自旋轉。半明半

蔽船中人望之。即了然知為某地之某塔矣。自各險建塔之後。行船永無攔撞之虞。其法誠為盡善。每船至此。量度其船身大小。酌抽若干。為歲中搭燈費用之需。各船主無不樂為輸將者。嘗見南懷仁七奇圖說。謂為天下所無。其二為樂德海島銅人巨像。高三十丈。胯下高廣。能容大舶經過。左手持燈。夜則點照。引海舶認識港口。以便叢泊。其三為法羅海島高臺。凡日多國多祿茂王所建。崇隆無際。頂上多置火炬。夜照海艘。此即照船塔燈之先聲也。特其思慮益為周密爾。夫以大海汪洋靡極之中。能細測險害。建造高塔照遠。得以預為之避。其工程巧妙。過於尋常遠矣。

亞美利加古風俗

前三百五十年。西班牙人初入亞美利加洲。其時土人皆野番也。獨墨西哥秘魯一國。頗知教化。其所築城邑及神廟陵塚衢路。或用巨石。或用泥磚。皆高大堅固。而國王宮室。則飾以金銀。華麗異常。輝煌奪目。其風俗與別洲各有不同。而間有似乎中國者。如國王每年親耕。以金為犁。四五年一巡狩。民間嫁娶須媒妁相通問。皆如中國古禮。若美洲之土人。皆知有一位天地之主宰。名曰大神。至墨西哥則稱此主宰曰帝阿。細查其俗。則不事大神。乃事日月與衆鬼神。惟秘魯國王則稱為日月之子。

考墨西哥有象形文字。寫書則用五色筆。所畫人物極其精巧。其紙舂樹葉為之。潔滑柔靱。至於秘魯國初時。未有書契。則結各色大小繩以紀事。如黃為金。白為銀之類。呂宋人曾目擊而述之。易曰。上古結繩而治。豈中國先而秘魯後乎。想中國與秘魯相隔。雖有半地球之遙。而其間猶有陸路可通。自中國之東北隅至滿洲。即中滿洲之東。過白令海峽。計此海股相越。不過百餘里。一舟可航。於是從亞細亞而入亞美利加。過亞美利加而南。則過墨西哥。至墨西哥則去秘魯不遠矣。

白頭教人

西士湛氏曰。古波斯國。即今白頭人之祖。周以前居葱嶺西。印度北。其教與婆羅門為敵。常稱彼之神為鬼。彼之鬼為神。境與中國相去不遠。古有梭魯華古者。生春秋時。白頭人之經。即其手著。道與書經略相似。洪範陳九疇。梭魯華亦言五行五福五極五徵之類。又有五行之神。與九壤之說。所云最尊大者。兩儀之分。舉凡有無光暗生死善惡等。皆為兩儀之神所主。所可異者。以陽神為善。而無始終。以陰神為惡。常與陽神相爭。必為所滅。且言陽神之下有六大神。即五行神與穀神。此亦與虞書六府相類也。其餘分言山。則象緯亦無大異。此白頭教與華人教同源之一證。異哉所聞。

近書中無有及之者。

給予文憑

英法美三國設立成例。凡民間有能獨出心思。精創一器一藝者。許專其利。或著書。或醫藥。或工作。類皆專門名家。他人不能摹倣影射。藉布行世。奪其利數。所以懷才抱異之士。不患致富之無具也。惟是某人創製某物。必先奏明國家。給以文憑。方許行之久遠。其設立文憑之法。自古所無。今則歐羅巴及亞墨利加皆有之矣。溯英國給文憑。始於前二百年。法美二國始於前七十五年。以美國而論。自道光庚子以來。求給文憑者。每年或一千。或一百不等。至咸豐己未。則三千七百餘。庚申則四千五百餘。辛酉不下五千。文憑之給。逐年加增。可見鬬巧趨利之人。愈久愈多矣。惟美國所給文憑。以十七年為限。過此以往。有人如式製造。各從其便。此則差不同於英法耳。

西國造紙法

書契之具。端賴半紙。中國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練帛者。依書長短。隨事截之。名曰番紙。亦謂之紙。練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貧者用蒲寫書。如路溫舒之截蒲。是

也。東漢蔡倫字敬仲。為尚方令。乃造意用樹屑麻頭敝布魚網以為紙。奏上。安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焉。故天下稱蔡侯紙。按後漢輿服志云。蔡侯紙用故麻名麻紙。木皮名穀紙。故魚網名網紙。人莫不以蔡倫為造紙之鼻祖矣。顧史繩祖學齋佔畢云。蔡倫乃後漢時人。而前漢外戚傳云。赫蹏注謂小紙也。則紙已見於前漢。恐非始於蔡倫。但倫所造精工於前世。則有之耳。書斷云。左伯字子邑。能為紙。時蔡倫亦為之。伯尤為精妙。則蔡倫似非始創。並不得專美於前。中國造紙之法。蓋已二千年。前於西國十有餘歲。洵可謂肇創文字之最先者矣。西國未有紙時。天竺人以黃楊葉牛羊皮代之。或刻以石碑。鏤以鉛板。後有穎悟者以竹造紙。較勝於葉。後又以棉花棉布做之。較勝於竹。再後以麻造之。較棉花棉布為尤勝。今英吉利花旗皆以棉布麻布造紙。其造法用機器先碎其布。後以木輪研末。盛之以缸。調之以水。碎布雖有雜色。然有藥熬之使白。迨研之如牛乳之油。復加白礬與水。使之如漿。於缸底鑿孔。使漿流出。外盛以輪。輪裹以布。漿在布上。水必灑於布下。而布上之漿即成為紙。當紙初成時。其體甚濕。復傳至別輪。一輪一輪展轉傳遞。迨傳之最後一輪。而紙燥矣。然後以刀截其長短闊狹。大凡造紙之物不一。惟用棉麻為最勝。棉花造紙創自八百

年以前。其最古者。則以葉代紙。今浙省天台山僧寺經卷。尚有以葉編成者。蓋昔時從天竺來。而寺僧至今藏之耳。書於羊毛者。今在河南開封府。挑筋教人猶有之。堅白精緻。而筆墨端好。西士麥都思曾取數卷至滬。所書係摩西舊約。其時漢時。而革不少壞。亦甚寶也。

英國硝皮法

英國有三大利。一起呢布。二鑄鐵。三硝皮。其硝皮也。柔韌堅緻。水不能入。久而不敗。法將皮肉削盡。塗以石灰。或浸以石灰水七八日。以脫其毛。復浸以水。二日後出之。去其垢於泥土中。置一井。方深均約一丈。四圍砌以密板而不漏。復以雞鵝鴨之糞調水。或狗糞亦可。然後一層皮。一層糞。層層鋪於井中。至滿方止。入之其皮自軟。出而淨之。復鋪於別井中。一如前法。將櫟樹皮曝燥碎之。每層以櫟樹皮碎襯其中。加之以水。使沁入其皮。或先以水浸碎櫟皮。祇以櫟皮汁流入井中亦可。然櫟皮之性苦。始流入時。其汁不宜過苦。蓋皮有毛孔。過苦則毛孔塞不能入。故以漸苦方佳。人若欲驗櫟皮汁透入與否。可先以刀割皮少許。見皮內之色皆紅。則知其透入矣。若稍有白色。則尚未也。然櫟皮浸後。必至九月之久。將皮取出。置空室中陰燥。勿晒以

日燥。將木槌敲之。使柔而堅。然後染以黑色。擦油透光。此履旁所用之皮也。若用為履底者。櫟皮汁必浸以半年。出而置空室中陰燥。不必復加他法。即可應用。一法將皮先以麥酵水浸之。至二日後。復以櫟皮汁浸之。使汁易入。其法較美。至於染黑之法。不過以煤為之。然皮不一類。或牛或羊。或犢。犢羊皮可用於履旁。若履底必取乎牛皮。

西歷緣起說

西洋歷法創始於羅馬。國王名羅馬露。其時中國周平王之八年。羅馬露造歷以定民時。以十閏月為一年。四月皆三十一日。六月皆祇三十日。合計每年凡三百有四日。此實大謬也。至平王四十五年。駕麻王陟羅馬國位。改十二月為一年。月分大小。以三十日為月大。凡六月。以二十九日為月小。亦六月。一歲共得三百五十四日。又作閏月。其法以四年兩閏為率。第一次所閏之月祇二十二日。第二次所閏之月亦祇二十三日。如此合計。每年共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與中國虞廷所頒之法不甚相遠。使其果能準此。雖略有未合。尚不至大舛。蓋其所定三時。嫌有略多之處。其實祇兩時有半。加四十八分零四十九秒。又一秒作一百分。開之得六十二分。駕馬王

之法所差尚屬無幾。乃其後諸王竟私心自用。隨意加減年日之多寡。故或不應閏而閏。或應閏而不閏。以致天時與厯法不合。至西漢宣帝二十三年。羅馬國汝留王即位。始改其法。以日為度。不以月為度。每年定為三百六十五日。每四年閏一日。為三百六十六日。其每年二月俱係二十九日。惟至第四年得三十日。又七月名汝留月。以汝留王故也。後至漢元帝十二年。羅馬國奧古斯都踐阼。名八月為奧古斯都月。向來祇三十日。王增為三十一日。因減去二月一日。故不閏之年。二月祇二十八日。又將九月十一月俱減一日為三十日。十月十二月俱增一日。自是以後諸小國皆守羅馬正朔。遵行無改。蓋汝留王以每年為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推至二千年則差十五日。至汝留王後三百七十年。即中國東晉成帝三年。有一公會。係天主教王所設立。向定某日開齋。某日課程。各依年中節氣為期。當公會聚集之時。向係在二月二十一日。春分之節。至此春分已退至二十五日。由是順推之。至汝留王一千六百二十七年。即中國明萬曆十一年。春分又逆在二月二十一日。較前早十四日。其時天主教王思欲除去十四日。又恐有碍公會預定之期。故祇改去十日。以二十一日為春分。又立一閏法。每年二月祇二十八日。每第四年乃閏。得二十九日。又每

百年不閏。每第四百年乃閏。每至千年不閏。如此推算。三千八百六十年但多一日耳。由是西國之厯法乃定。所遵天主教諸國一時皆依此法。即西方諸國不遵天主教者。亦知此法無訛。悉用其厯。惟俄羅斯獨否。故與此差十二日。按外洋厯法定年。每年二十四節氣。分屬某月某日。俱有一定。如春分必在二月二十一日。其餘可以類推。雖至數百年之久。所差斷無一日。三尺童子亦瞭如指掌。通書每年頒發。而氣節終無變更。蓋至三千八百六十三年後。始差一日。此以日度定年。勝於以月度定年也。籍按沈括補談欲用十二氣為一年。以立春之日為孟春之日。驚蟄仲春之日。歲歲齊盡。永無間餘。自謂異時必有用其說者。此即與羅馬厯法大同小異。

造自來火說

曩見丁守存自來火銃造法云。西人有自來火木條者。乃硫磺製煉十餘次。將鍊過燒酒沖入。以木蘸之。磨之則立燃。或和入硝水少許。其火更烈。所言殊未詳也。又云。向來或傳自來火藥乃硝磺和人骨灰為之。疑其傳聞之悞。不知向來固用骨灰所製。特非人骨耳。天下之物皆有本質以成形。華人以五行為萬物之本。西國格致家細究物理。以為本質不止有五行。計其數共六十餘種。其一名發斯福爾斯。所成概

自皮骨石灰中來。然自骨來者為尤多。取之之法。先拾其骨。或牛馬骨皆可。煨之以火。這煨白後。即磨為粉。假如有粉十五碗。復加以礬強水十碗。二日後。以沙石攤之。暴之以日。或燥之以風。使漸濃如粥。復以木灰磨粉。加一半。共盛於鐵碗下。以微火灼之。使乾燥。貫入於小口鐵瓶。瓶口上有銅管一枝。緊與瓶口相稱。勿洩其氣。鐵瓶下亦以微火灼之。使發斯福爾斯上騰。衝入銅管。接入於玻璃瓶。直注玻璃瓶底。底斯福爾斯自鐵瓶過銅管入。貯以清水。高于銅管口少許。於是發玻璃瓶。沉於清水中。色黃較厚如粥。玻璃瓶內另以一小銅管。洩其毒氣。時于玻璃瓶中。即見於光製之者。取出於玻璃瓶。別以他瓶盛之。滿浸以水。亦勿置於乾燥之處。恐其速於生火。將木削成小片。即塗木片之端。一經摩擦。其火速生。是謂自來火。今西方諸國多用是物。消售最廣。英有一處專造自來火。每日買死馬牛一匹。取其骨為之。原其創造之始。約二三十年前。有一蘇格蘭人。研究其理。後遂盛行。其人死於咸豐十年。是在西國此法亦行之未久也。

雙牖餘談卷五終

甕牖餘談卷六

清 吳郡王勳紫詮撰

洪逆顛末記

逆史氏曰。論者嘗謂諸寇致敗之由。在驕妄好殺。此固有之。然不足以盡賊之辜也。必統舉賊之始末。而後賊之敗滅可見矣。邇來述髮逆事者。如謝氏之金陵撫談。姚氏之粵匪紀略。亦可云詳矣。謝君稼鶴得之於目擊。言多確鑿。姚氏則薈萃邸報而貫串之。誠足與國史相表裏。近得忠酋親供。再證之以西人日報。參之以洪逆刊行之偽書。庶幾賊無遁情矣。是復為之記。

寇目洪秀全。始起於粵西之金田。然其謀逆之始。則不在粵西而在粵東。洪逆本居粵東花縣。兄弟三人。長仁發。次仁達。洪逆最幼。同父異母。本農家子。長次皆服力田疇。洪逆獨舍其業而讀書。少不慧。應童子試不售。中年益無賴。偶遊羊城。見米利堅教士羅孝全。言願入教。實欲借教謀生也。居羅外舍月餘。困乏不得歸。羅乃資之行。並贈以教中各種書。洪逆得書歸。教其鄉人。知其書不足以聳人聽。因謬言丁酉年間曾卧深山中。死七日而返魂。死時得見天帝在金光中。其容耀目。不能逼視。第見

其鬚長垂腹而已。又言己名秀全。實應識語。天帝命其下凡誅妖。代天宣化。於是稱耶穌為天兄。己為天帝第二子。從而和之者為馮雲山。馮賊者。洪逆少時同硯友也。略知書。多詭謀。凡洪逆陰圖秘計。悉與馮議。洪逆行教各村。足跡無不遍。村中人咸呼之為洪先生。旋挾拆字法及卜筮星相之術。至粵西之潯州桂平。武宣。象州。藤縣。陸川。博白。數千里中。輾轉相從者愈眾。外假修善敬天為名。實以徧鄉蠱惑。陰行不軌。武宣桂平人惑尤甚。洪逆時伏深山中。蹤跡詭秘。人不能測。惟與楊秀清。蕭朝貴。馮雲山。韋昌輝。石達開。秦日昌六人深相結。以天父下凡附楊秀清。天兄下凡附蕭朝貴。共相誑語。時從者皆愚昧之鄉民。貧無所食。故來相就。漸積至數千人。道光丁未戊申間。廣西流賊四起。各鄉俱遭肆擾。因謀結土團以禦寇。居民各自為黨。多不相能。幾若水火。洪逆因得以乘機潛煽其間。一時附之者如蟻聚。庚戌六月。洪逆匿於花洲山人村。胡以晃家。東賊遣人迎之。至金田。招集叛眾。刻期發難。因約金田。花洲六州。博白。同日作亂。事未及舉。聞於邑令。兵馳往捕。不獲。拘其妻孥繫獄。洪逆遍張揭帖。謂三日內不釋其眷屬。當聚眾與官抗。邑令故懦甚。立令遣釋還家。時洪逆聚黨已數千。不可猝散。即以夜入城戕官。官軍捕之急。遁走。迨追將及。會日暮始止。

洪逆與官軍僅隔一河。各結營河側。洪逆以賊少兵多。慮天明不得脫。乃於村中搜獲婦女數十。飽啖以飯。而縛之。燻下。令擊鼓無絕聲。而先在帳外潛聽。有止不擊者。即返帳斬之。於是無不股栗奮擊。逆黨相率束裝去。官軍疑賊之有備也。刁斗之聲徹夜。迨曉始至。賊去已遠。距金田數十里。有劇盜偽號天德。素在大黃江口刦行旅。擁衆積資自雄。官軍無如何。洪逆遂往投之。奇洪逆狀貌。與之歃血訂盟。結生死交。然洪逆不肯為之下也。後獨留天德守巢。而悉衆出劫。與官軍遇。佯北引去。官軍遂搗其巢焚之。天德殲焉。洪逆返兵攻官軍。大勝之。出天德尸於灰燼。哭而瘞之。按粵略。咸豐二年二月。官軍收復永安州。陣擒偽天德王洪大全。於是盡收其衆。勢益熾。遂京師。際於市。此大畧。傳聞異詞。今姑仍之。而著其誤。強偽號太平天國。旋有廣東股匪楊元清。范運齊等。招集亡命三千人附之。益猖獗。而新投之羅大綱。猛鷲善撲。尤為賊中梟雄。粵民性本喜亂。武宣象州鄉民歸之如鶩。賊兵屯於新墟。官軍扼隘以守。圍之三匝。數月不得出。後卒由山僻小徑竄至思旺。時向經略方以廣西提督統兵剿賊。連營數十里。聲勢正盛。西賊南賊冒死衝突。一戰而官軍潰散走。咸豐元年二月。賊攻太平府。四月又陷西林縣。朝廷特命賽尚阿為欽差大臣。馳赴粵西。時賊已逕趨永安。八月城陷。賊駐衆於和池。為犄角。洪逆

據城堅守。以永寶草村為前後門戶。立柵守焉。官軍力攻破之。賊始退入州城。賽欽使飛檄徵兵。援軍大集。城外盡官軍。賊坐困孤城。所恃以臨陳者。鈍敵刀矛而已。無有所謂鎗礮藥彈也。賊在城中。始設男女館。而嚴其禁。被圍日久。謀遁去。值郴州賊李嚴通。揭竿謀亂。官軍剿殺過半。追之急。逃附永安。賊黨復固。然是時勁旅僅存二千餘人。女賊之冒為男裝者。亦不盈三千。探知姑蘇冲有僻徑可潛逸。乃冒死突圍出。時官軍守姑蘇冲者。為賊將羅大綱所敗。棄棄軍裝。輜重山積。賊於是始有火藥。於仙回遇烏蘭泰都統。兵敗陳傷。二年二月。賊棄永安。旋攻桂林。相持逾六十日。乃自解去。分道擾湖南。郴道二州。相繼失守。是年南賊授首於全州。乃以東賊為謀主。七月賊衆直抵長沙。攻城陷陳。西賊率以身先。而李開芳林鳳祥為其右左翼。時洪逆尚踞郴州為巢穴。俄而西賊以中礮死。洪逆乃移營自至。城堅屢攻不陷。掘地道攻之。城幾塌。湖南本多股匪。至是悉附。賊衆驟盛。於南門外築壇告天。僭稱偽號。自製偽璽。同作亂者。俱封以偽王。十月遁走益陽。擄民船數千艘。順流下駛。過林子口。出洞庭湖。逕達岳州。區賊為水陸兩股。兼程並進。十一月陷岳州。賊從東門入。不決旬而漢口漢陽悉沒於賊。遂圍武昌。十二月四日。武昌城陷。時東賊主偽軍政。積寇賴

漢英等。均歸其節制。間諜四出。流竄殊速。官軍始不能禦。三年正月。陷九江。俄陷安慶。賊棄不守。遂趨江南。於是蕪湖太平下關望風瓦解。曾不五日。大小船艦萬艘。蔽江而下。二月。附江甯城下。圍七日。破之。洪逆遂踞金陵。為偽都。以制府署為偽王宮。凡攻戰守禦。悉調遣。悉歸東賊掌握。自入金陵。洪逆漸荒於色。自奉甚奢。且又深居簡出。一切不問。於是東賊漸跋扈不可制。時賊戰艦艨艟。其數逾萬。六月。東風大作。十餘日不息。賊連檣直上。由皖江以達江西。烽火連天。所至殘破。自此楚豫晉燕。逆鋒無不徧及。為其酋長者。李開芳。林鳳祥也。後為勝帥所殲。四年正月上元。諸生張炳垣謀內應。事洩。死。五月。英人乘輪舶至金陵。入城詰難教事。洪逆令翼賊作書答之。夏秋間。賊中糧匱。婦女老幼驅迫逃遁。死者無算。參將張國樑與賊戰於太平府城外。焚賊艇八百餘艘。遂克其城。冬十月。向大臣兵會揚州軍。攻克浦口逆壘。金陵軍攻破雨花臺。逼南門而營。賊由是不敢出。五年設謀為官。以女館婦女配賊。目以偽職之大小為配女之多寡。自是諸賊目居然擁多貲。恣淫蕩。四月。太平府又陷於賊。六月。張總戎國樑出奇計下之。焚城外賊船千艘。上游所掠輜重。為之一空。時南自鎮江瓜步。北自蕪湖。無為安慶。皆為賊所踞。長江之中。賊艇往來自如。得以轉輸。

接濟。故賊巢雖被圍而不恐。六年四月。吉中丞結三營於高資烟墩山。斷賊餉道。賊悉力來爭。吉中丞中礮身亡。賊蟻聚於九華山。分股陷深水。向大臣檄兵往援。大營守薄兵單。賊密約鎮江逆黨。間道分襲大營。師潰。向大臣退駐句容。旋保丹陽。收集潰衆。六月。賊逼丹陽城下。日夜築壘環攻。圍日急。向大臣憂憤成疾。薨於軍。張總戎代統其衆。於是賊勢復熾。東賊以向帥之亡為己功。謂自是無外憂。將謀篡偽位。告於下。以功大當稱萬歲。皆阿附同聲稱賀。入告洪逆。稱天父下凡。及羣意僉同。宜稱尊號。狀洪逆曰。四弟功大。酬輕。勲勞懋著。萬歲之稱。久宜順天應人。顧將何以處我。曰。二哥當稱萬萬歲。洪逆佯喜許之。期以八月。顧東賊慮洪逆之不能容也。潛欲作難而未發。其信任之左右私往白洪逆。於是密書招北賊翼賊自外入援。北賊韋昌輝在皖。聞信。寅夜疾馳。輕騎至城。城啓。無詰之者。集衆偽官於朝。而以兵圍東賊偽府。寺東賊方屏人獨自登臺。僅守以一童子。蓋視臺旗下偃。即東賊所謂天父下凡時也。惟東賊得以升臺與語。乃即就臺中斬其首。東逆之死。傳者異詞。此據助賊並西人逸出者所述。恐不足信。並殲其黨。妻孥並駢戮於市。無一免者。內外城悉下。鑄街衢間寂無人。是役也。死者二三萬餘。黨未盡。將設奇謀悉誅之。於是城中哀歡之聲雜起。洪逆妻言于衆曰。韋誅

殛太甚。罰及無辜。罪當刑咎四百。若前在楊部屬者。可來觀。北賊亦佯認罪。越日。人環集如市。洪妻宣偽天王命。捷北賊至數。并其佐。而突以甲圍觀者。楊逆黨五六千人。齊被執。意謂罪不至死。皆棄械就縛。洪逆乃命盡坑之。自是日執人而戮之。雖孩提不免。經十旬而猶未已。當翼賊得洪逆書時。方在湖北洪山。以路遠發遲。未及即至。逮抵金陵。則知楊已被誅。其戚亦在戮中。與韋商勿殺。則韋轉欲反戈攻之。翼賊懼。絕城逸去。韋乃盡誅其家。翼賊怒甚。上書洪逆。請得韋首。否將攻城。韋賊自戮楊後。自謂有功於洪逆。漸增德色。洪逆微詰之。負氣不相下。洪逆本思殺之。去已害至。是遂假手翼賊除之。斬韋函首詣翼賊。乃令於營中貶之曰。北孽十一月翼賊率其眾黨羽如林。洪逆所統各賊。皆與交歡。願舉之輔偽政。願洪逆甚猜忌。置之閒散。專任安福。兩偽王。即洪逆長兄仁發。次兄仁達也。於是偽屬皆不悅。翼遂他往。是年冬。和大臣由廬州進逼句容。駐營城外。七年。官軍先後克復句容。溧水。旋又大捷於瓜鎮。外援之賊。一鼓而悉殲之。匹馬片帆無反者。賊為之奪氣。鎮江守城賊將。吳汝孝也。其城勢當衝要。阻山瀕江。古稱鐵甕。而吳賊又精悍善戰。設法守禦。力攻不得下。官軍乃設計斷其糧食。城始破。吳賊出走。其竄於高質倉頭者。同時誅殛無遺。八年。

和張兩帥乘勝進圍金陵賊巢。攻克秣陵關。關為金陵南面外蔽。賊守甚堅。二月二日。官軍移營渡河。擊平黃泥庵等處逆壘。十四日斬關直入。俘馘五六千人。賊不敢出。時翼賊已遠擾蜀省。所有精銳黨。為其調遣一空。偽輔王楊輔清竄於閩。偽璋王林紹璋為官軍敗於湘潭。洪逆盡褫其職。匿不復出。韋志俊為賊黨所忌。避禍家居。林啟容被圍於九江。黃文金坐困於湖口。張朝爵陳得才孤守皖省。勢同負隅。第以金陵舊窟。賊糧饒足。而上游自安慶無為。巢縣蕪湖和州。皆為賊踞。呼吸可通。聲援遙應。又有東西梁山為其門戶。東西兩浦為其犄角。故賊雖危蹙而不蹶也。洪逆又使陳玉成擾於外。以韋志俊副之。李秀成主於內。以林紹璋佐之。旋李秀成李世賢同竄皖省。州郡半為殘破。滁州來安全椒含山相繼失守。又附以張樂刑之眾。聲勢頗張。德勝兩帥以重兵扼守要隘。賊不得過。德軍駐於浦口。勝軍駐於烏衣。屢挫賊氛。陳李兩逆計無所出。乃會約各處援賊。併力合攻。於是德帥之師一敗於小店。再勦於浦口。張總統援兵亦為賊所覆。賊遂疊臨江浦。天長儀徵等縣。金陵賊巢之消息復通。陳亟令餘黨攻六合。李遂統大隊犯揚州。九月三日。揚州城陷。賊以黨羽尚寡。分則力單。遂棄不守。陳逆圍六合甚急。官軍援兵不至。留防道員溫紹原激勵將

士誓以死守。九月十八日。賊穴地道攻城。陷之。紹原投水死。然黃梅宿松之間。潛山桐城之交。皆為李中丞續賓所攻。陳李二逆。回兵往援。值大霧迷漫。賊衆銜枚疾進。逕襲官軍之後。一戰而敗之。圍之數重。中丞以失機自縊。全營覆沒。賊於是復陷桐城。江南之賊。又陷溧水。復分眾築壘紅藍等埠。為持守計。賊勢漸復披猖。旋陳李二逆。一敗於宿松。再敗於二郎河。遂不得逞。總兵張玉良由祿口進攻紅藍埠。毀平賊壘無數。克之。乘勝圍溧水。副將馮子材陳朝宗血戰登城。賊盡西竄。九月。賊酋薛三元路守江浦。正月。以城降。浦口亦復。我軍圍六合甚急。賊佯攻揚州。以分官軍之勢。及官軍分兵馳赴。而援賊驟至。官軍遂解去。賊反逼浦口營。而忠逆李秀成獨當南北衝。張總統遣兵往援。敗之。十年正月。官軍乘勢攻克九洲洲。張軍復有江浦之捷。軍威震盪。溧水堅壘。環繞數匝。於鳳凰山鑄巨礮已成。藥發礮炸。地為之震。而賊無所傷。否則洪逆偽宮必成麤粉。故知天猶未欲滅之也。是時金陵賊糧漸竭。各偽王皆食粥糜。官軍皆以為旦夕可破。而李逆漸由靈國襲廣德。以入浙江之安吉武康。遂以李逆世賢圍湖郡。而忠逆徑趨杭州。時賊衆僅六七十耳。攻圍三日。破之。乃二月二十七日也。巡撫羅遵殿死於難。將軍瑞昌屬滿城之衆而告曰。賊以孤軍襲遠。

勢不能久。江南大營聞已遣師。不如堅守以待其援。且賊所至無人理。其衝我滿人尤甚。金陵已事可驗也。然則等一死耳。不如殺賊而死之為愈也。於是婦女悉登陴守禦。相持七日夜。三月三日。張玉良督兵至杭。屯兵於城。賊寡兵眾。乃逸去。杭省遂復。忠逆仍由餘杭臨安抵孝豐廣德。張兵尾追不及。旋返杭州。外援偽都之羣賊。蟻聚於建平。而忠逆為之首。如楊輔清。李世賢。劉官芳。賴文鴻。古隆賢。皆百戰之勁寇。併力合圍。攻陷建平。賊遣眾分竄。賊偽王楊輔清陷東壩。偽侍王李世賢踞句容。溧陽。秣陵。關亦相繼失守。偽英王陳玉成由西梁渡江。順流至江寧鎮。旋屯踞善橋。偽主將陳坤書屯高橋門。侍逆屯北門紅山。輔逆屯南門雨花臺。金陵城外。遍地皆賊。而大營勢孤。所有選鋒精騎。皆撥隸張玉良麾下。遣之援杭。由杭至金陵。幾八九百里。雖欲回援。猝未能至。兼以官軍營中師勞糧匱。將帥失和。淫雨浹旬。嚴寒不解。於是下有離心。士無鬪志。全軍皆潰。各偽王皆入城謁見洪逆。洪逆曰。乘此軍威。全收江浙。正在斯時。時和帥退守丹陽。賊即踵至。前隊王浚熊。天喜傑之。皆敗覆。軍士赴水死者無數。河為之不流。張帥裹創力戰。賊稍却。然士卒死亡殆盡。知勢不可為。爰自投於丹陽南門外河中。殉節。賊義其忠勇。出其尸。備棺殮之。瘞於塔下。賊至常州。

適張玉良援杭之師聞警馳回。連營四十餘壘。見賊不戰而潰。總督何桂清倉皇出走。常州遂陷。張玉良屯兵於無錫城外。率所部扼高橋。與賊三戰皆捷。角鬪一日夜。其軍敗而復振。賊繼間道由九龍山進犯。師復潰。和帥退至許墅關。聞張帥戰亡。遂自縊死。賊進逼蘇州。城陷。巡撫徐有壬死之一妾一子均投撫署池中殉難。先是聞賊將至。善守禦策。徐中丞謂莫如在城外十數里掘地為濠。築土為壘。可以制賊衝突。且事亦易集。更募壯勇為外援。有沮之者。此議遂寢。至是賊及城下。官軍縱火焚民屋。火光燭霄漢。嘉應人李紹熙方以候補道員膺城守。開門迎賊入。粵東之商於蘇者皆從賊。眾驟增至五六萬。張玉良仍走至杭。於是崑山太倉青浦嘉定並淪沒。賊南犯浙之嘉興亦陷。皆以賊自駐守。張玉良乞餉於浙撫王有齡。重整舊部。馳攻嘉興。嘉興賊將陳坤書固守不能下。嘉興西南兩門外皆官軍營壘。時前江蘇巡撫薛煥退保上海。募西兵往攻青浦。青浦賊酋周文嘉負隅相抗。並告急於偽忠王。忠王親率大股賊來。既解青浦之師。直竄松江。遂犯上海。距十里許屯營。相持數日。不戰。自走。隊往援嘉興。嘉善平湖一時並失。張玉良見有援賊斷其水道。遂退。七月十六日。金壇亦失守。洪逆既踞江南全省。因思圖併北方。偽詔忠酋往竄上游。時徽寧

豫楚各鄉有亂匪揭竿而起。潛結賊為內應。忠逆以為有間可乘。得信即行至黟縣。阻於鮑超之軍不得進。乃改道由箬嶺抵徽州。經屯溪過婺源而駐營於常山。十一年。忠逆田玉山廣信進犯建昌。圍攻二十餘日。未下。官軍援兵屬集。賊遂舍之他竄。轉自撫州奔新淦。時團兵屯於對岸。賊艤於江面。賊眾進退俱窮。乃潛由新淦淺流偷渡。既至吉安瑞州。頑民相率附賊。於是湖北諸郡縣如興國大冶武昌江夏通山通城嘉魚蒲圻謀應賊者皆來。不下三十萬。洪逆聞之。遣賊四出。以為聲援。而官軍之赴援者亦至。鮑軍門之兵軍瑞州。楚撫之兵軍寶安。左宮保之兵軍樂平。曾節相部將之兵一軍建德。一軍祁門。因是侍酋敗於樂平。黃文金敗於饒州。劉官芳敗於祁門。而上游之賊勢頓衰。曾中丞國荃方以全力困安慶。偽英王陳玉成日漸窮蹙。洪逆遣六偽王往救。內外攻持。六偽王者。偽安王洪仁發。偽干王洪仁玕。偽璋王林紹璋。偽輔王楊輔清。偽堵王黃文金。偽顧王吳汝孝也。賊眾不下數十萬。然卒無濟。秋八月。楚軍克復安慶府。賊酋葉玉來自剄死。餘賊盡沒。賊目眷屬悉斬以殉。英酋逃於廬郡。旋廬郡亦復。復遁走壽春。苗需霖誘執之。械送勝營正法。自安慶之復。英賊之亡。洪逆之勢遂至不振。官軍於是疊克沿江諸城。定計長驅東下。九月。酋目

童容海由廣西下竄招集亡命二十餘萬。忠逆遂用之以犯浙省。侍賊擾東浙。忠逆竄西浙。溫台處紹甯前後俱陷。蕭山富陽餘杭海鹽海甯望風潰解。湖州復被圍。杭城至是孤立。賊兵圍之數重。張玉良之軍為賊所截。不得進。巡撫王有齡夙著賢聲。甚得民心。顧糧絕援窮。其勢萬無可守。城陷。王中丞向北九拜流涕曰。臣力竭矣。願以一死報國。遂自縊。學憲張錫庚同時殉難。賊入相戒不敢犯。均以禮葬之。賊後送二櫬來。上海人以中丞之櫬微有損。擬易木焉。啟視則顏色如生。公服宛然也。同治元年。李宮保鴻章接蘇撫任。絕江而來。壁壘一新。廣募西兵進逼賊城。先覆其圍浥之。眾數十萬。忠酋為之奪氣。青浦嘉定太倉相繼克復。賊黨畏西兵如虎。以其鎗礮堅利。尤能命中及遠也。由是忠酋復率眾來。併命相拒。上海城外十數里間。賊營絡繹不絕。夏四月。官軍亦自上游至。克復太平府蕪湖縣。攻奪金柱關東梁山各要隘。勢若破竹。曾中丞駐師於江甯鎮之板橋。議攻秣陵關。守關賊目汪五獻關投誠。而大勝關三汊河之逆酋亦乘勝奪取。整軍深入。直逼金陵。洪逆告急於蘇。賊立命入援。時忠酋方令譚紹光等率悍賊四十萬攻浙之湖州郡。賊蓋由在籍紳士福建督糧道趙景賢自十年春櫻城固守。東復平望鎮。南援杭省。西拒賊於泗安。斃賊無算。

故忠酋切銜之。志在必得焉。因圍四閱月。至初三日。城以糧竭陷。趙觀察被執。至蘇。不屈死之。八月。忠酋由蘇省馳赴金陵。勢甚銳。官軍迎拒。互有損傷。攻持四十餘日。賊以糧盡。遁竄江北。圖犯上游。以橫截寧國金陵兵勢。二年往擾和州巢縣。其地屢經兵革。比戶流亡。幾於數十里無人跡。賊益窘困。曾帥相遣兵扼石湖埭。築壘堅守。賊屢犯不得逞。繼以陰雨連綿。賊多病斃。拔營去。由廬竄六安。走壽春。野無所掠。餓死於道者相屬。乃回竄天長。而鮑超一軍攻復巢縣。和州江浦亦皆為官兵所克。曾中丞駐營雨花臺。控據形勝。以扼賊吭。金陵賊巢危急。洪賊屢發偽詔。令忠酋撤上游之衆回援。掠舟渡江。時江水盛漲。九洲州已沒於水。賊食宿俱窮。僵仆者枕藉。楊提督岳斌。彭侍郎玉麟。統水軍攻克下關。是役也。賊衆死傷數十萬。忠酋所擄江浙之衆。潰覆殆盡。而賊勢益以不支。忠酋既入金陵。面見洪逆曰。事急矣。此城恐不能守。方今內糧既匱。而外援不來。曾軍勢盛。若萃於我。必盡。不如棄而他圖。洪逆盛怒。切責忠酋。復曰。所恃以守城者。在城外各隘道耳。今失雨花臺。則南門之道絕矣。失江東橋。則西門之道絕矣。失七甕橋。則東門之道絕矣。曾帥結營城外。深作長濠。又於下關嚴屯重兵。制我出入。糧道已斷。人心不固。況京中朝官。半皆文弱老邁。而居

民亦多婦孺倉猝有變豈能驅之臨陣所以謂不可守者此也洪逆乃偽為大言曰余奉天父天兄旨下降塵凡作天下萬國獨一真主何懼之有汝欲在京在外惟任汝意國家政事自有主持者庸賴於汝此間聖師兩集天兵雲屯禦守之策汝其勿慮時左中丞宗棠擬收兩浙李中丞鴻章圖定三吳皆與西兵合擣所至賊勢披靡浙自克寧波後金嚴溫紹賊兵望風瓦解勢若摧枯賊與我軍一戰于餘姚再戰於富陽所募西兵率以輪舶取道於水其至倍捷左軍分水陸並進遂攻杭垣自九龍山至鳳山門雷峯塔連兵八十餘里賊止十餘壘據水負隅志圖抗拒守城賊酋偽聽王陳炳文也相持數月未得下而李宮保方攻蘇州甚急忠酋撤兵往援駐衆於馬塘橋城賊潛應官軍殺偽慕王譚紹洸獻城納款忠酋遁退丹陽無錫吳江亦旋為官軍收復三年李軍進攻常州賊衆捨死相撲官軍少却俄而拔之并下浙之嘉興而圍金陵之師亦攻取鍾山天保城天保城者賊于鍾山巔所築大石壘也守禦極嚴至是為官軍所拔於是各處援賊路斷而所有金壇宜興溧陽之賊皆上竄江西賊巢之圍既急城中乏食賊黨請於洪逆洪逆曰何不食甜露甜露者取百草之根所製謂天生萬物皆可養人余在宮所食亦即此物汝衆何不仿而行之先是二

三年間洪逆偽詔賊眾。收藏甘露。貯於倉廩。以備急需。賊中有從者。有不從者。至是自謂其言乃驗。且云此困當必不久。自有天兵來援也。其恃妄謾慢如此。三月鮑超之軍攻拔句容。城賊衆亂縛其渠魁以降。四月克丹陽。悍黨之投首者無算。自是洪逆計窮。官軍多於近城開掘地道。環攻者日數十次。洪逆形神惶躁。五月二十七日。服毒身亡。其子洪福瑱繼偽位。賊防守益密。官軍幾於無隙可乘。五月三十日。攻克地餘城。即龍脖子山陰。其地最為扼隘。官軍於是居高臨下。勢在掌握。六月初旬。官軍百計圍攻於賊破極密處。潛開地道。十六日火發。城圯。官軍遂入。分五路進。至三更各偽王宮同時火起。烟燄蔽空。偽幼主率悍黨十餘人衝出偽殿。遁入民房。後於倒口竄突至外。圖擾江西。卒生擒正法。其遁至蕪湖者。亦全數殲除。自是奪獲偽王璽二方。金印一方。寬約七寸。即洪逆僭用之印也。其偽宮殿侍女縊於前內苑者。不下數百人。死於城河者。不下二十餘人。積年悍賊搜殺淨盡。三日之間。戮至十餘萬人。偽王偽天將主將及大小酋目約三千餘人。洪逆之尸瘞於偽宮院內。偽宮婢道州黃姓女子知其處。告於官軍。掘而驗之。其葬不用棺木。偏身包以繡龍黃緞。頭重無髮鬚尚存。且股肉尚未脫。驗畢戮尸。舉烈火而焚之。於是洪逆平。

紀東逆事

東賊楊秀清。廣東嘉應州人。寄居廣西潯州武宣縣鄉間。後又徙於桂平縣平隘山。以種山燒炭為業。年約三十餘歲。容貌瘦削。軀幹猥瑣。其面作青白色。目常有疾。鬚多繞頰而微黃。目不識一丁字。而權詐與西賊蕭朝貴。賴耦而耕。逆酋洪秀全。密結之。妄播妖言。謂楊賊為天父第四子。天生為軍師。以教爾眾。偽號左轉正軍師。偽稱東王。九千歲。嘗與西賊妻宣嬌私。賊夥至不及避。乃故作天父下凡狀。曰宣嬌我第六女。秀清之胞妹。可易姓楊。我命秀清卧。為天下兄弟贖病也。命宣嬌同秀清卧。為天下姊妹贖病也。胞兄妹同卧何害。眾勿疑。遂自號禾乃師。贖病主。其說妄如此。庚戌六月。倡亂於金田。漸攬賊權。自廣西至金陵。賊悉聽其指使。偽諭皆署其名。既陷金陵。東賊意欲分黨踞守江南。而自往攻河朔。時有楚賊某。白於東賊曰。沿朔湖狹。而少糧地。平而無險。非用武之地。江南以長江為天塹。金陵古帝王州。城高池深。民富食足。豈尚不可建都耶。棄此往後。必悔之。東賊乃止。既入居。易偽號曰天京。時偽政一決於東賊。初建偽府於皇城。將軍署大營。飛賊攻城。鉛丸墜其屋瓦。震震有聲。東賊黨輒驚駭。兼其地故荒曠。鬼狐晝夜哭嘯。居不能安。乃徙於漢西門長蘆。醮使

何宅更毀居民。日益恢拓。周圍六七里。後山山也。鑿為池。前街街也。繚以垣。凡一切偽府規模。食飲服御。與逆酋秀全等。性尤淫縱。逼取民間女子未盈十七歲者三十人。偽號王娘。好殺人。必先假天父指出甲某事乙某事當殺。使賊眾驚為神。所著妖書如太平軍目。太平禮制。天父下凡詔書。皆出其手。後又偽號勤慰師聖神風。其殺人也。雖請於逆酋秀全。然逆酋曰殺東賊必不殺。曰勿殺東賊必殺之。謂出天父意也。嘗假天父語杖秀全四十以示威。其出也。惟至逆酋秀全處。或登城他弗往也。出城外與官軍抗。皆使賊執其偽旗以駭眾。在城偶出。前後擁護數千人。金鼓旌旄之屬。凡數十事。轟雷耀日。而後繼以洋綢五色巨龍。長徑百丈。高亦丈餘。行不見人。音樂從其後。謂之東龍樂。已大輿至。輿夫五十六人。輿內左右立一童。執蠅拂。捧茗甌。謂之僕射。輿後偽屬官百餘人從焉。又繼以龍行乃畢。每日晨坐偽殿。偽官屬各以次待見論事。已偽醫進診脉擬方乃退。蓋東賊素弱。行淫無度。故多病。曾造一大牀。四面玻璃。中貯水以蓄金魚。行藻交橫。窮奇極巧。枕長四尺五寸。即此見其淫亂之一端。丙辰向帥大營潰。退駐丹陽。憂痺交迫。以病薨於軍。東賊聞之喜。秋七月乃集偽丞相偽尚書等告之曰。天父昨下凡。謂余等至金陵受困於向營。備歷艱難。乃

享福。今向兵退。秀清功大。當稱萬歲。僉曰。有天王在。恐不能。東賊怒殺之。召偽承宣。偽指揮入告之。僉曰。宜有以稱天王乃可。東賊怒殺之。乃召偽參護偽典與入告。亦如之。咸踴躍舞蹈。謂東王功德巍巍。宜稱萬歲。東賊悅。白諸洪逆。洪逆佯許之。俟於八月中。東賊生日。進稱。乃密致書於北賊。韋昌輝翼賊石達開。令回兵共誅東賊。北賊先二日得書。輕騎入城。請見洪逆。不許。而密授以意。繼詣東賊偽府。東賊不疑。延之入見。告以洪逆許稱萬歲。北賊以手加額。前席跪賀。東賊大喜。賜宴酒酣。北賊從者環侍左右。東賊問曰。若輩何人也。北賊以麾下立功之衆對。東賊徧賜以酒。羣前叩謝。北賊以目示意。咸拔刀斫東賊。誅其首。北賊探偽詔出言。天王有詔。秀清謀逆。不軌。希僭大號。衆共殛之。貶稱東孽。以五馬分其尸。子女侍媵。駢戮無遺。火其偽府。翼日又謀殺東賊偽官屬無噍類。如是。東賊黨與北賊黨互相殺。尸從城河流出。皆著紅袍。積悍老賊也。

記西賊事

西賊蕭朝貴。廣西潯州武宣人。居於廬陸筒鄉。種田墾山。終歲力作。固農家者流也。於諸賊中最少。狼軀猿臂。多力善鬥。與東賊隣。嘗出耦耕。有牛逸其隴畔。西賊執其

尾而返之。洪逆過而見焉。深愛其勇。因東賊而密與相結。而以其妹宣嬌妻之。洪逆極加寵任。偽號右弼副軍師。偽稱西王八千歲。宣嬌微有姿。東賊每創密謀。必集其舍。出入無忌。遂與之私。西賊亦甘受其愚。佯若不知。一日為賊眾所見。乃假天父下凡。謂宣嬌為天父第六女。已與同寢。為天下男女贖罪。呼西賊為貴妹夫。西賊弗以為恥。轉以誇耀於人。賊中偽誥諭。皆以東西二賊名並列。西賊意得甚。所至無不爭先。其虐尤毒。凡遇官軍大隊所在。衝鋒陷銳。西賊獨當其難。至思旺時。向軍門連營數十里。兵力頗厚。西賊首先突圍。遂得出關。水安之困。西賊先犯官軍。然後眾繼之。始行遁走。桂林圍久未下。西賊乃率李開芳、林鳳翔往竄長沙。鑿地道環攻。城幾陷。西賊飛登城陴。手斫守堞兵士。受傷無算。其勢銳猛。幸城中救護兵至。卒中鎗彈。官軍攢刺之。頃刻成肉醢焉。人謂此乃西賊慘殺之報。洪逆等轉謂天父惜其勞。接昇高天享福。因大設筵宴。禮拜設諷。共相慶賀。藉以惑眾。更加偽號為兩師。先是賊困永安時。設男女禁。嚴除洪逆秀全及東西南北翼外。凡男女私。雖夫婦亦斬。相見有事。則隔戶背語。否則亦罰無赦。西賊父在長沙途中與西賊母合。眾賊覺。語西賊。西賊語東賊。遂同議斬其父母以儆眾。西賊謂人曰。父母苟合。不足為父母也。噫。其

頑迷恃逆如此。尚得謂之人乎哉。子一。僅五歲許。至金陵以痘殤。宣嬌遂入東賊偽府。據為己有矣。然聞賊中立有幼西王。其所建偽府稱為又正九重天庭。甲子官軍克復金陵。偽幼西王等從太平門逸出。官軍追至湖熟橋左殺之。則西賊固尚有子也。夫西賊為倡亂巨寇。僭稱偽王。指揮逆眾。妄冀非分。乃曾不三年。身首異處。妻為人據。子受天誅。作賊亦何益之有。使安耕隴畝。自食厥力。雖至今存可也。

記南賊事

南賊馮雲山。廣西潯州桂平人。少嘗從叔氏流寓於花縣。與洪逆共熟讀書。旋即散歸。習舉子業不售。仍設帳於村中授童子書。南賊為人尚權詐。多說謀。時為村人講說水滸演義。以吳用為世間第一流人。洪逆行教於粵西。道經其村。村人為言馮先生今智謀之士也。不可不往見。洪逆造舍訪之。與之言奇之。恨相見晚。繼悉其向賞同塾。益喜。傾懷結納。盡忘顧忌。及別去。出指其室曰。此即南陽之草廬也。今何時乎。豈尚可高卧乎哉。子若肯為我出。天下不足平矣。村人多不解其語。南賊與洪逆相視而笑。由是旦夕往來。踪跡益密。遂棄家室。偕洪逆周歷各處。說稱與洪逆同鄉。洪逆凡所創怪誕妖妄之術說。皆南賊從中附和而鼓倡之。用以惑眾。所造偽書如偽

太平軍目。偽太平禮制等。皆出其手。賊中見其書者。皆歎為奇才。互相謂曰。天生賢哲。以造國家。丕丕基。於是敬奉之如神明。蓋眾賊皆鄉愚。無賴。不知文字。故易為其蠱煽。如此。南賊自稱天父第三子。偽號前導。又正軍師。偽稱南王。七十歲。倡亂以來。用兵說謊。幾於不測。所有賊中。偽文檄諭。悉出主裁。道光庚戌。賊眾屯金田新墟。為官軍所圍。負隅數月。幾不得出。後從僻徑竄去。行至思旺。忽值向經略大軍。連營圍剿。聲勢眾盛。賊中皆有退沮意。縮頸咋舌相視。南賊奮然謂其下曰。此起義之初。首臨大敵也。是非身經大小數百戰。何能致奠安而享福祉哉。成事者自遼天佑。爾眾請觀我一戰。破之。遂偕西賊馳入官軍營。斫壘陷陣。兇鋒頗銳。賊眾在後。咸奮呼繼進。聲撼山嶽。於是官軍盡靡。營遂潰。向帥收集其軍。退駐要害。賊遂得出關。由八水峒至大旺墟。分水陸兩股。兼程並進。南賊乃統陸匪往竄。永安陷之。困踞城中頗久。旋南賊由永安突出。挫烏蘭泰都統之師於仙回。由小徑過牛角嶺山。取道於馬嶺六塘。進犯桂林。攻圍月餘。官軍嬰城固守。卒不得陷。南賊遂捨桂林他竄。復由象鼻山渡河。逕犯全州。衝鋒陷陣。南賊悉以身先。城將陷。方擬鼓舞而登。忽有飛彈擊墜其首。遂殞。或云至桂林時途中為大兵亂斫死。非也。賊中以南賊之死為之奪氣。洪逆

獨曰。此上天憫其戰陣勞苦。接昇明宮享福耳。因加號為雲師。無子。一弟約二十歲。妻妾皆入東賊偽府。南賊年未盈四十。軀幹僅中人。容陋無文。於六偽王中最先授首。曾不得一日稍逸。嗚呼。人奈何作賊哉。

記北賊事

北賊韋昌輝。原名正。廣西潯州桂平人。素居金田鄉。年約二十餘歲。面瘦黑。而微有髭。長身鶴立。性奸刻。機詐百出。家業農。衣食充裕。北賊曾納粟為監生。時出入衙門。干預公事。鄉人頗信憚之。洪逆等密與連絡。相約作亂。遂惑焉。互播妖言。謂天父第五子。偽號後護。又副軍師。偽稱北王。六千歲。庚戌倡亂金田。凡賊衝突殿後。調隊攻城。一切鉅細之事。咸預密議。出其偽令。金陵既陷。入踞城中。以中正街李宅為偽府。宅後頗有園亭池石之勝。地極恢曠。故毀民居尚少。北賊位在東酋下。凡賊衆有事。白東酋者。必先告之。為之轉達。其事東賊益謫佞。輟至則扶輿以迎。論事不三四語。必跪謝曰。非兄教導。弟肚腸嫩。幾不知此肚腸嫩。潯州鄉人語。猶言學淺也。其兄與東賊妾兄爭宅。東賊發北賊議罪。北賊請以五馬分屍。謂非此不足以儆衆。其媚事東賊如此。凡賊出入取物。請其蓋偽印為信。統下偽官屬常二三千人。東賊以比甚。

疑忌之。故分其權於翼賊。加北賊偽號為雷師。其出也。輿從半減。於東賊無龍飲食。亦朝夕由外傳入。遍取民間女子十四人。偽號王娘。丙辰秋。北賊率其逆黨竄擾廬江三河。進犯廬州。時適有東賊謀僭偽號事。逆首秦全密致書與北賊。并及翼賊石達開。北賊先二日得書。乃於八月初六日回金陵。東賊不許入城。再三請命。以輕騎入。隨從毋得過十人。北賊入。請見洪逆。佯不許。謂遣爾往援廬州。何得擅回。罪當誅。其急詣東府請命。倘赦爾罪。尚速赴援。毋緩。而隱授以意。謂如此則彼不疑。爾可於見時圖之。北賊即往東賊府請謁求赦。東賊立時延見曰。弟事當代為之請。今我將以八月生日進稱萬歲。弟知之否。北賊曰。四兄勲高望重。巍巍無比。久當明正位號。特弟等不敢請耳。因膝席前賀。從者亦皆額手歡呼。東賊大悅。賜宴。北賊因即於酒間斬之。投其尸骨於鐵鍋。煮之成糜。呼羣賊啖之。立盡。傳偽諭。凡東孽官屬悉於翼辰至天王府聽令。明日東偽官至。盡驅入偽朝房。鍵閉竟日。內有搗火藥者。因縱火。屋高不及燃。北賊覺。傳洪逆偽詔曰。閉汝等於室中。俾自知悔。當即赦罪服官。今猶懷憤縱火。謀叛之跡顯然。故必為患。因盡坑之。餘黨恟懼。集攻偽天王府。於是城中分二黨。早西門為東賊黨。花牌樓為北賊黨。日相鬪殺。尸積如邱。越日翼賊石達開

至北賊告以顛末。翼賊頗不謂然。北賊怒。將殺之。翼賊知其謀。夜縋城而遁。北賊戮其全家。洪逆謂北賊曰。汝不聽達開言。斯已矣。戮其妻孥。不亦虐哉。北賊聞言。反戈圍洪逆偽府。洪逆黨不服。因與東賊敗黨和。同攻北賊。數日。北賊敗遁。洪逆亦令誅其全家。北賊雖得出城。其黨從之者。僅得三四百人。渡江至江浦。烏江。適遇前使竄擾在外之東賊黨。一戰擒之。解回金陵。獻於洪逆。即斬首。時聞翼賊糾合上游賊黨。將至金陵。乃函北賊首至其軍前。以止其行。事始定。噫。北賊揭竿首起。預為謀主。由粵西竄楚。擾江皖。出其死力以抗官軍。罪不容誅矣。卒之禍不旋踵。特假手洪逆以殺之。戮及孩穉。無有噍類。天意可不謂巧而速哉。

記翼賊事

翼賊石達開。桂平白沙人。年二十餘歲。黑髭滿口。軀幹停勻。面白皙。家素豪於貲。至翼賊尤饒裕。少亦讀書。應試而喜以謀略自見。因之結納過於遠近。時洪逆等欲為亂。苦無資。聞翼賊惑之。遂深相結契。繼妖言達開為天父第七子。偽號左軍主將。偽稱翼王五千歲。翼賊大喜。願捨家貲從事。遂盡括所有。以置械幟。翼賊膽最怯。在賊巢路守為多。每遇衝鋒陷陣事。率以諉他賊。於賊中惟論事東賊。奉命惟謹。東賊藉

其資以倡亂。於其行事有不合賊意者。亦委曲恕之。金陵初陷。人居大中橋劉宅。改建為偽府。棟宇固宏敞。即仍其舊。未毀民居。癸丑夏五月。安慶再陷。秋。東酋命翼賊往踞。賊性較和平。尚知重惜民命。因稍易東逆苛刻。皖民受害少寬。東逆聞之。懼其得皖人心。急趣之歸。調燕賊秦日綱往代。而一時無以處翼賊。因詭言北賊治事勞劇。慮弗任。使翼賊佐之。實以分北賊之權。亦俾翼賊不得專志於皖。時翼賊所統衆盛。皆係擄脅江皖之民。其下偽官屬不下二三千人。其出也。賊從半減於北賊。飲食亦由外傳入。逼取民間女子七人。偽號王娘。然每次逼取民女。東賊分與翼賊。翼賊輒辭而後受。自安慶返。人衆屋小。且曠廢之後。時有狐鬼為祟。乃移於上江考棚。併擴并前任安徽道王宅。及邢園而居之。洪逆又加其偽號曰電師。丙辰。翼賊統黨外竄。騷擾湖北。救洪山之圍。時東賊方逼洪逆。偽封萬歲。洪逆密書召之。及至而北賊已殺東賊。嚴治其黨。城中大擾。北賊以告翼賊。翼賊曰。東孽置當誅。其下何罪。何得盡戮。無乃自戕手足。倘官軍萬一知之。乘我之危。將何以禦。北賊曰。汝將亦黨東孽。共圖報仇。以殺我乎。翼賊聞言懼。夜縋城而遁。北賊知之。戮其全家。翼賊既出。糾合上游逆黨。將至金陵。修怨。適洪逆已誅北賊。函首送其軍而止。其遇之於寧國。翼

賊令將北賊首示衆出偽諭不稱東孽仍稱東王貶北賊稱北孽北賊偽官在外者悉殺之。後翼賊至金陵諸賊共舉其輔偽政而洪逆以前釁深加猜忌偽安福二王者時尤蹈其隙於是驅之遠出翼賊遂竄安慶肆擾江西不與洪逆通翼賊所至假不殺不擄以惑愚氓已未翼賊由江西突竄閩粵閩之汀州粵之嘉應興寧遠平俱為所擾賊騎充斥勢頗鸚張幸連平城守堅厚攻之不下天久霖雨復挫於官軍遂解圍由翁源而遁嗣後翼賊流竄無定曾擾秦中糾集陝回圍攻潼關卒為馬德昭所敗遂入蜀境川督駱秉章在籍時曾知其人翼賊在花縣固有別業與之鄰居相稔因誘之深入而密遣土司躡其後伏兵於深箐叢林中突起鐵殺黨羽數十萬之衆坑之幾盡翼賊勢處窮蹙遂詣軍門降駱督卒殺之以正天誅而特赦其脅從之黨各自解散去翼賊死時年僅三十餘妻子皆駢戮市曹噫翼賊本一富家子非若他賊之以飢寒被迫者徒以妄冀非分預謀叛逆身戮家亡並為鯨鯢亦其自取耳何足惜哉。

甕牖餘談卷六終

甕牖餘談卷七

清 吳郡王韜紫詮撰

洪逆瑣記

洪逆之長兄曰仁發。次兄曰仁達。同父異母。並務農業。自竄陷金陵後。封其長兄為偽安王。次兄為偽福王。初東逆獨攬偽政。其餘皆不得預。自東逆為北逆所殺。而北逆旋又為洪逆所誅。賊中無人可任。洪逆以為任疏不如任親。遂命其兩兄同握大權。顧仁發仁達本一無賴村氓。惟知以邪教惑人。所屬往往不遵其統轄。多傾心於翼賊石達開。仁發乃逐翼酋出之於外。後李秀成漸用事。進諫洪逆勿專任安福。特薦蒙得恩林紹璋以分其權。繼以官軍圍金陵日逼。洪逆頗深疑忌。所用多族人。仁達尤信任。然二人所為暴虐恣肆。多行不義。為忠酋所銜恨。迨官軍克金陵。仁發死於亂兵中。仁達匿於破屋。為蕭軍門所擒。訊明後處以凌遲極刑。仁發有子曰和元。利元。皆為官軍所殺。洪逆有母年七十餘。先洪逆死。洪逆生有三子。長即偽幼主洪福瑱也。自幼喜弄文墨。亦好作盲詞。筆意有類於其父。其造作荒誕之語亦相若。嘗謂助天斬蛇。洪逆斫其首而已。斷其尾。官軍攻克金陵。積薪自焚其宮。時忠酋授

以良馬。乃得突圍出。半途得遇其叔偽干王。從之行。有河亘其前。浮水逕渡。遂至江西境。圖雞髮易服。從間道歸粵。賊中有詣官自洩其事者。乃成禽。江西撫憲沈葆楨親訊之。供不少諱。供詞中多引文相國正氣歌以自比。尤可笑也。卒亦治以極刑。賊每攻城。必先於城外築高臺。而以賊酋登其上。說法謂之講論天情。大率言天父天兄教世為心。特命各偽王降世教民。俾得脫災享福。蓋其竊西教之餘似。而文以詭誕無稽之說。於是邪且怪矣。賊破金陵後。有男館女館之設。男女無許。覲面語。夫婦有涉私者。輒斬以徇。謂其犯天律也。男女館設。逼人拜上。謂之敬事天父。以黃紙奏章作誓語。謂之悔罪。賊中贊美語。南賊所撰。率眾朝夕誦之。每日睡起飲食。必默念小子跪在地下。敬謝天父等語。謂天父七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每閱七日為一讚期。街設大旗。寫明日禮拜。各宜虔敬。三更具果品糕餌。羣誦贊美。各偽府金鏡爆竹之聲。不絕於耳。賊有酋目病者。代為焚章祈天。其詞甚哀。凡此無非煽惑誕妄。非真有邪術也。洪逆最喜掉文字。其所改之字。不可以意測。如聖改正。上改尚。耶改耳。華改花。國改郭。火改亮。清改菁。老改考。亥改開。卯改榮。丑改好等類。不勝枚舉。社稷宗廟俱為妖。帝王京都俱為僭。悉令刪除。賊中別刊時憲書。謂之頒曆。略倣西國法。單

月三十一日。雙月三十日。每年以三百六十六日為率。不復置閏。且以每四十年為一加。每月三十三日。每四十年為一幹旋。每月念八日。更為無理。又以不知時日。算時多舛誤。癸丑二月初十日。又訛一日。故干支亦遲一日。初不許用日月二字。後仍用之。謂由天父改還。真堪噴飯。咸豐四年歲在甲寅正月元日。賊營為十二月廿四日。合計之前後共差六日。賊中偽書名目甚多。皆洪賊自作。其有偽詔書者。自戊申始至癸丑。陷金陵止。則出曾釗。楊何震川諸賊手。何震川者。粵西人。賊中偽標花也。淫亂邪怪。自供不諱。又有所謂天父下凡詔書者。更堪發噱。自咸豐八年以後。則多出自干逆手筆矣。賊所設立偽官。不分等級。而必以天字為區別。牛鬼蛇神。奇怪百出。偽王之下。則有掌率。統管天將。朝將。國將。下則有義安。福燕。豫侯。六等偽爵。偽爵之下。乃係偽職。自丞相以至檢點。指揮。將軍。總制。監軍。軍帥。師帥。旅帥。兩司馬。此為偽正職。餘俱為雜職。偽丞相有正副。更有以天地春夏秋冬為次序者。計一十有四名。偽殿前丞相四名。檢點三十名。指揮三十六名。將軍及總制俱分金木水火土為定數。每偽總制一統監軍一。軍帥五。師帥二十有五。旅帥一百二十有五。兩司馬六百二十有五。此外守城有偽巡將。將軍。驛遞有疏附總制。關隘有提關指揮。洪逆

偽府有六部偽尚書有侍衛九十有六以天字及二十四氣分名有左右史侍臣朝議詔書詔命東賊偽府有尚書承宣參護僕射各數十名其餘偽王以次遞減他若管理賊物者俱為典官由永安以前附賊者均為偽功勳加一等其為偽王之昆弟叔姪者皆稱為王宗賊中又設女官亦有義安福燕豫侯六等爵而以貞字為別其在偽府者有女丞相檢點在外統帶女館者至軍帥止餘為女百長賊中服色王偽帽繡龍鳳袍靴皆然均用黃偽侯相帽用鳳偽檢點指揮帽用麟均黃袍偽將軍總制帽用獅偽監軍軍帥帽用虎均紅袍偽師帥旅帥帽用彤均藍袍偽兩司馬帽用鶴有職者頭繫黃巾餘用紅巾偽女官皆以黃帕蒙首上寫偽銜女官多跣足乘馬皆粵東西人至於賊之稱呼尤為可哂各偽王皆僭稱千歲而又以字別其大小如洪逆長兄稱顯次兄稱倫干賊稱福翼賊稱喜英賊稱祿忠賊稱榮贊賊稱耀侍賊稱雄輔賊稱威章賊稱壽其妻稱為偽王娘其長子稱偽嗣君偽王女稱金掌率義安福豫燕侯以至軍帥僭稱大人子僭稱公子女皆稱王師帥至兩司馬稱善人子稱將女子皆稱雪掌率六等偽爵妻稱瑞人偽丞相至軍帥妻稱貞人師帥至兩司馬妻稱夫人又有稱偽官之妻為貴媛等名者尤為穿鑿不通賊中所有慶賀佳

節凡六。正月十三日為天兄昇天節。二月二日為報爺節。二月二十一日為洪逆登極節。三月三日為爺降節。七月二十七日為東賊昇天節。九月九日為哥降節。又各賊每逢生日。饋物者不絕於道。而女官送禮尤盛。以糯米製成各色糕餌。列於方几。令人肩之先行。前以金羅黃傘為道。後則士官跣足乘馬送入偽府。至日均賀。陪誦讚美。謂之酬謝天父。洪逆父子生日俱賜宴。昇以銀牌。併演鄉間稗劇為樂。而不自知其醜。各逆生日。先期逼人進貢院考試。東賊則為東試。餘倣此。所取偽狀元榜眼探花傳臚各一。偽翰林數十。偽進士數百。又逼選民女百餘人。先送偽丞相衙再選。約得十五人以進各賊。洪逆東逆各六。北賊二人。翼賊一人。謂天父賜美女以償其勞也。言之可涕。賊王居偽名府。賊官居偽名衙。計闔城賊館不下千餘處。偽府則有轅門二。大門三。高可數丈。門牆壁悉綵畫龍虎。甬道中築高臺一。兩旁懸金羅數十。有事則鳴鑼以達。門以內不准男子入。皆以女侍傳遞。有饌酒漿皆自偽典廚自外傳進。後有堂室園囿多至數百。少六十餘間。若偽衙則擇民居之高大者。加以粉繪。其餘或用紅箋作聯。或以黃紙寫硃字。偏貼大門。以為美觀。門外多建瞭臺。高數十丈。以備望遠。洪逆偽府以前制軍署為之。在城北壯麗勝他處。大門額曰榮光門。二

曰聖天門。皆以真神冠之。兩旁有柵。柵內橫扁數方。皆偽寮所贊頌。左右有亭。高出牆外。覆以琉璃瓦。二門內偽朝房。東西各數十間。西有一井。以五色石作欄。上鐫雙龍。石質人工俱極堅緻。非近時物也。偽殿前牌坊一座。上下皆雕龍文。飾以金彩。偽殿尤高廣。梁棟俱塗赤金。文以龍鳳。光耀射目。四壁綵畫以龍虎獅象。偽殿之東有牆一圍。鑿池於中。池方廣各數十丈。池心以青石砌成。一船長約十餘丈。廣五六丈。北面又有半亭。高僅數尺。式如字藏。東賊偽府稍減其舊者。已於咸豐六年為北逆付之一炬。後重建偽幼東王府。名曰正九重天廷。偽府後有園。入門有亭。亭畔有花楸二株。陰可半畝。圓寶蕃衍。馨香可人。自亭而北。疊石為山。綿延不斷。眾山之麓。清泉繞焉。諸偽王府無不有園。疊石鑿池。窮極奢麗。樓臺亭榭。逶迤相屬。皆役使所擄工匠為之。北翼兩賊所居。但畫門用鐮而已。偽衙如偽侯畫鳳。偽相畫象。餘僅貼紅條。賊相見下一等者。跪不揖拜。愛跣足。雖袍服乘馬亦然。嗜著朱履。厚其底幾半尺許。每乘馬出。攜洋人所製八音匣。鏗鏘作聲。以為樂。每與官軍角。拒發偽令。必先吹角以集人。至北賊偽府聽令。後改在翼賊所。以賊目二人。一持名牌。一執尖角旗。率眾立俟指揮。每戰則驅被脅者在。前而積賊隨其後。敗則跪祈天父。官軍或以為有

術往往疑懼不進。不知正可乘喃喃時。併力斫殺之也。賊中夜間口令。以所誦讚美詩內二字顛倒為號。每值元旦。各賊飛刺相慶賀。見面不跪不拜。但稱曰高陞。賊初以演劇為邪歌。繼於池州得戲班衣服器具數十箱。回金陵。乃招優伶表演。築臺於清涼山大樹下。東賊觀之喜甚。於是賊中皆尚戲劇。各賊偽府朝夕敬拜天父。男樂在外。女樂在內。遍搜金陵樂妓以充此役。每偽王處數十人。晨暮琵琶以供讚美。

記忠賊事

偽忠王李秀成。原名以文。廣西梧州府藤縣甯風鄉人。居於長恭里新旺村。傭耕自活。少時從其舅氏讀書。及長乃歸。父母家生計窘乏。時難自給。二十六七時。值洪逆煽眾作亂。路經其村。乃裹脅而去。隸於偽春官丞相胡以晃麾下為兵。後賊中有選舉之令。東甯舉之為右四軍帥。令踞守金陵太平門外新營。旋由偽監軍擢至偽指揮。時捻逆張樂形襲得樹以數十萬眾。橫於三河尖。忠賊結之以自固。聲勢頗張。乃封為偽地官副丞相。俾踞桐城以抗秦軍。門定三之師。圍甚急。忠賊求援於陳賊玉成。陳賊率黨攻陷廬江。即泝淝江竄大關。出桐城之後。以斷吾軍餉道。桐城地勢一面平坦。一面高聳。陳李二賊內外合擊。吾軍大挫。圍師遂解去。忠賊旋援六安霍山。賊黨

浙盛丙辰抗張國梁軍於倉頭鎮江踞賊吳汝孝從城內突出我軍遂亂退駐丹徒而揚州遽陷吉中丞陣亡忠賊即回金陵賊巢出死力以衝孝陵衛大營亦潰向帥以勞瘁卒於丹陽時賊內亂自相屠滅是以不能大逞戊午張帥復圍金陵忠賊時已受偽侯屯於黃池一切偽政由其指麾招集蕪湖賊衆由昭關順流而下陷全椒來安糾合陳賊攻走德軍以分下游官兵之勢騷擾江皖間故賊巢得有接濟圍雖嚴未能即下也忠賊在浦口時吾軍中有招其投誠者為洪逆所聞懼其去也乃偽封為忠王更書萬古忠義四字賜之庚申春忠賊由蕪湖取間道至廣德竄四安由武康陷杭垣浙省大震由是張帥分兵往援而忠賊已自廣德至建平大合賊軍萃攻大營偽輔王楊輔清竄高淳偽侍王李世賢竄溧陽偽英王陳玉成竄江浦四面夾擊寇氛猝熾吾軍勢分糧匱各無鬪志大營遂潰散張總統殉節於丹陽和帥身縊於潯關蘇常盡陷於賊繼嘉興亦為賊黨所破江浙之間偏地皆賊也辛酉冬杭垣亦陷甯紹溫台各郡邑相繼失守是年忠賊曹竄江西湖北收納叛民數十萬為曾軍所阨狼狽逃回而安慶亦於是秋為官軍克復斷賊上游之臂其勢遂沮壬戌上海西人調集勁旅翼助中國時賊圍滬之師號稱百萬西人一鼓而下之青浦嘉

定勢如破竹。曾帥之軍亦已由上而下。蕪湖巢縣無為梁山皆屬我軍。直搗金陵。洪逆屢促忠賊糾黨回救。忠賊密獻計曰。曾帥之軍由上而下。利在水軍。我勞彼逸。且以常勝之師而臨我屢挫之衆。不可與爭。不如多備糧食軍械為固守計。伺其懈而擊之。蔑不濟矣。洪逆不從。於是李官保克蘇常。左中丞克甯杭。運兵並進。逆寇盡竄。賊僅踞金陵而已。甲子六月。官軍入金陵。忠賊以己乘馬乘幼偽主洪福瑱而同匿於清涼山。既夜乃捨命衝營而出。逃於民家。為官軍所擒。戮之於金陵。噫。忠賊特一田家牧豎者流耳。初何有韜畧謀勇之足言。乃天心厭亂。竟假其手以擾江浙。蒼生塗炭。死亡如積。豈其劫運之所鍾歟。禍患相尋。繫於是人。彼蒼之意。豈可測哉。

紀千賊事

千賊洪逆之從昆弟也。名仁珩。字益謙。少習舉子業。當洪逆作難時。縣令知其為寇族。執而繫之獄。後有為之緩頰者。始得釋。遣歸家。乃逃之香港。授西人書以糊口。咸豐癸丑。洪逆陷金陵。建偽號。建偽都。勢張甚。千賊思欲往投。特未得間。八月上海劉麗川亂作。矯稱奉洪逆命。遙受偽封。千賊乃擬籍以達洪逆。有西人助以資斧。始得航海至。仍主西人舍。居年餘。無計可通。西人但以幸舍處之。絕不為之畫策。於是困

甚求歸。仍返粵中。七年復假道於廣嶺。由江西而至漢口。藉卜筮以供旅費。客中與之往來者。悉不敢少露踪跡。久之。知所主家固與金陵賊黨相通者。凡米粟轉輸。所以濟寇用者。恃以為東道主。一日偕主人登樓去梯。長跪自白其故。求主人代為設計。得達賊所。主人慨然引以自任。曰。此時易易耳。使附貨舶渡江。遂入賊境。始謁洪逆。太喜逾望。立畀偽封為干天福。蓋賊中之顯職也。逾年寵任益深。即升之為偽干王。兼稱偽軍師。掌文衡正總裁。一切偽政咸決其手。特創偽王府。大興土木。自書其兩壁云。干戈底定。王道蕩平。賊中屢開偽科。考選甄別。悉委干賊。而干賊亦妄欲以收攬人才為己任。所有為偽主考偽總裁者。無不奔走其門下。顧干賊性懦緩。僅能掉弄文字。實無才略。楚粵老寇。自恃以百戰勲勞。必當大酬厥功。而干賊以後起新進。無尺寸建白。一旦驟出其上。因是多不平。洪亦微聞其故。擇其功鉅酬薄者。悉授封偽王。或有以納賄得者。於是賊中徒擁虛名。無所統制。而疆場之陷陣衝鋒者。皆有勞而無賞。因之無不解體。干賊恥己無武功。請於洪逆。願提師解安慶之圍。咸豐十一年正月。干賊率黨出偽都。盛飾軍容。途中慨然謂其下曰。此大丈夫得志一時之所為哉。因議先攻江西。冀分官軍之勢。時集於安慶城外者。有六偽王。偽王長

兄洪仁發。偽王次兄洪仁達。偽輔王楊輔清。偽章王林紹璋。偽英王陳玉成。偽黨數十萬衆。厚集其陣。期一鼓以退官軍。曾中丞國荃以奇兵當其衝。督兵捍禦。躬冒矢石。守城賊將葉芸來。百戰之悍寇也。城外皆官軍。外援之賊又在外圍。而曾軍於外。復成長圍。環之三匝。併命相持。六偽王皆不得前。至七月。偽干王最先遁歸。蓋洪逆促之還偽都也。是年冬。安慶卒為官軍所復。洪逆追咎干賊援兵不力。勞師無功。貶其偽王位。旋又以偽王娘之譖。盡削其權。偽王娘者。洪逆妻也。夢干賊身御龍袞。而首冠翎頂。謂其心未忘官軍。不可大用。是時西人之至偽都者。絡繹於道。皆主干賊家。以干賊向在香港多與相識也。出入賊中。招搖於市。洪逆聞之。頗不喜。故特假夢兆以抑之。同治元年。官軍圍金陵急。干賊預守城。後仍還其舊封。迨官軍克復金陵。干賊先火其偽府。乘間奪路得逸。與偽幼主洪福瑱皆遁。其衆尚數百騎。遁時遇一溪。與衆浮水而過。中有一人屢顧偽幼主者。干賊即手刃之。於是衆皆股栗。竄至江西。謀易服。雖髮潛歸粵東。為其信任之左右密白於官。遂被執。時豫撫沈中丞葆楨也。特委他員審鞫。干賊詞色不撓。歷供前後作賊事。不少諱。越日即真諸極典。跡干賊平生。特一粗識之無之一庸妄男子耳。即在賊中亦不過掉弄文字以自矜異。與

奪地覆城之悍黨較。其罪尚可末減。徒以位列偽王。分居寇族。妄思僭逆。遂陷大戮。使其戢影潛踪。自匿窮荒遐島之中。則雖至今存可也。

記英賊事

偽英王陳玉成。原名丕成。廣西桂平縣白沙人。與翼賊所居相距不過數十武。在鄉深相要結。金田謀逆時。僅隸於行伍。自入踞金陵後。稍用事。由十八偽指揮。遷授偽職冬官丞相。向帥提數萬之衆。固圍金陵。自孝陵衛至東南七竈橋。連營築壘。環守甚嚴。而鎮江亦為吉中丞所困。賊城守偽將吳汝孝也。飛書訴急于洪酋。陳逆乃與偽地官副丞相李秀成。偽春官丞相涂鎮興。偽夏官副丞相陳仕章。偽夏官又正丞相周勝坤。諸賊目。下援鎮江。甫至湯頭。而張總統國梁兵已抵境。兵賊相接。大小數十戰。吉中丞時駐劄九華山。聞警遣兵來助。賊中偵知之。特選敢死悍酋。以為衝鋒。及戰。互無勝負。衆賊不得已。乃令陳逆乘小舟。由鎮江水關入。水面砲船森列。陳逆奮力衝突。水師不能禦。遂得入城。與吳汝孝合。湯頭故有小河。由大江歧流通山下。一曰湯頭岔河。一曰湯水山邊。官軍本屯營河濱。依山阻水。以為固。賊兵探知其處。圖移營相距。旋據湯水山邊。為乘間潰圍計。官軍乃拔塞以堵其進。距城較遠。陳吳

二賊乃得從城中突出。城外賊已選鋒整隊以待。並起來攻。前後相應。官軍遂不能支。先是賊乘夜潛至湯頭岔河。駐札官軍力戰相持。至午官軍始知後路被襲。急思還救。陣遂動。兩處相隔約一十餘里。甫欲回兵。而城賊之衆大至。勇銳百倍。官軍奪氣。翌日黎明決戰。官軍以衆寡不敵。奔潰十有六營。盡陷於賊。賊衆遂羣聚於九華山下。吉中丞守禦嚴密。不得遽破。賊乃由金山逕渡瓜洲。陳逆攻上橋。破之。時官軍結營於紅橋卜著灣三汾河諸處。大小相連一百二十餘壘。望風齊潰。揚州遂再陷。所擄輜重盡運入鎮江賊巢。賊既大股渡江。僅留周勝坤守官軍舊營。官軍探知其虛。進兵取之。以斷歸路。又取道於六合。張總統國梁自率驍騎邀截之。不使一賊得遇。賊不得已。仍從金山絕流而渡。逕攻高資。吉帥兵馳援。中伏。猝敗。為賊兵驅之高資山中。首尾不能救援。吉帥知勢不敵。臨陣自刎。官軍自六合馳至。則已不及。乃駐師於丹徒鎮。以扼賊衝。時賊勢方銳。逆目吳汝孝又以悍賊千餘繼之。進攻張軍。張軍亦潰。湯頭所守官軍盡撤。直驅至偽都。東賊令盡破孝陵衛向營。使屯軍於燕子磯。翌日乃困猛化門官軍。適張軍收集殘衆復至。而偽翼王亦率曾錦兼張瑞謀兩悍酋引衆相助。官軍勢益孤。張二軍連戰皆北。委棄軍實山積。皆以資賊。陳逆遂陷。

句容困丹陽。張狼顧幾不可制。向張皆退駐丹陽。併力堅守。賊不能下。向帥以積勞薨於軍。張總統國梁代撫其衆。流涕誓師。慷慨決陣。一戰而解南城之圍。擒獲無算。偽十三檢點周得賢。賊中之驍將也。在陣投首。賊衆股栗。乃遁三角村。距句容城二十有五里許。時東賊方謀篡偽位。洪逆檄召北賊誅之。東北賊黨互相殺。一時積寇死者不少。於是賊中可任事者無其人。陳逆方在外拒官軍。擁衆頗盛。乃畀以顯職。偽封為成天豫翼賊。方被逐出偽都。道經甯國。悉以前攻甯國之衆委於陳賊。令統之以解甯國之圍。翼賊旋復他往。忠逆李秀成被困於桐城。遣使馳書告急於陳賊。請其速援。陳賊以甯國一隅未能旦夕解圍。而桐城之困。急於眉睫。乃即由樅陽江渡。忠苗聞其至。輕騎往赴。特繪成進攻圖式。與之詳觀。并密定謀議。然後行。時官軍方慮賊必對面迎拒。嚴為之備。而未知有援軍之躡其後也。陳賊乘官軍稍懈。突出縱擊。一鼓破之。遂自樅陽長驅順下。陷無為州。踞湯頭鎮。賊之精糧皆由是接濟。與偽逆天侯陳士章合黨並竄。於是東關巢縣相繼淪沒。賊皆命人據守。陳賊率衆攻陷廬州。所向亡命。官軍頗不敢撓其鋒。陳賊兩目下有黑點。狀若目睛。賊中因呼之為四眼狗。勢方橫甚。乃上溧河出大關。以截桐城之後。斷官軍餉道。閭閻恒擾。陳

逆忠酋內外奮力合攻。官軍不能禦。遂奔。賊騎分三路窮追。舒城六安前後失守。襄
陽者數萬。賊勢大張。陳逆旋陷正陽。屢攻壽州。不得下。而三河援軍驟至。進克廬江。
張幫辦軍亦進攻句容。偕和帥共圍金陵。陳逆方結巢於小孤山華陽。與韋賊志俊
合隊同竄固始。商城。陳逆圖陷德安。以收羽翼。官軍扼之。敗之於羅田麻城間。乃回
竄太湖潛山。時忠酋方欲從全椒往援。賊巢傳檄逆目。刻期大舉。陳逆議由舒城破
廬郡。出店鋪攻梁園。道界牌而下滁州。德帥方守浦口。勝帥方駐烏衣。俱遣兵截之。
陳逆奮突而前。德軍大挫。因求援於張幫辦。乃專選精銳渡江而來。以解小店之圍。
陣未定。賊驟以劣騎橫躡之。張軍亦敗。賊追官軍至浦口。陳逆攻其前。忠酋攻其後。
德軍陣沒者萬人。陳逆遂長驅而圍六合。洪逆以其有功。授偽封為前軍主將。正率
掌。適署皖撫李孟羣。以其師潰廬州。上諭道員李續賓改道援廬。李道定計先取太
湖。埽蕩桐舒等縣。然後直趨廬州。進克楓香等驛。一戰而復潛山太湖。咸豐八年九
月廿八日。直擣三河集。賊衆遠近大震。洪逆乃調陳李二酋赴援。三河集者。廬州要
害也。賊築城。傳以九壘。用悍賊數萬守之。三河破。然後可以進窺廬州。李道自克桐
城。令總兵趙克彰守焉。又命副將謝永祐守舒城。所部僅五千人。皆精銳可用。三河

集賊將為吳定規。李軍圍之三匝。破其九壘。斬馘數千計。方期旦夕可破。而陳逆王成由六合至。率大隊踞金牛鎮。李逆秀成由巢縣來。糾集捻匪駐白石山。賊十萬餘眾。連營相望。烽火亘數十里。賊蓋塞李軍之後路。而斷舒城之援兵。盡死力以決一角也。李營諸將議暫退守桐城。以為後圖。李道曰。軍事有進無退。當死戰。十月十四更。逼賊營而陣。諸將請四更擊之。猝出其無備。李道曰。陳王成賊中驍帥。守必不懈。且未審其虛實。不如黎明辨色以進。天將曉。官賊合戰。逕破陳逆營。營中賊散走。會天大霧。但聞金馬喧闐聲。莫辨賊在何所。賊眾抄擊官軍後。突出奮攻。官軍相繼潰。部將劉神山等先後戰沒。白石山距金牛鎮僅廿五里。忠酋遙聞鎗砲聲。率隊大至。賊鋒益銳。環圍之數重。李道傳令軍中。嚴守牆壘。無何各壘皆破。或勸突圍出。圖再振。李道曰。不可。吾當殺賊而死。為國除害。大開壁門。躍馬入賊陣。見陳逆方立黃旗下。李道呼曰。當斬此賊渠。為吾畢命處。馳入死之。諸軍或降。或自殺。其降於陳逆者。半途猝起為變。陳逆因盡坑之。竄至桐邑呂亭驛。桐城復陷於賊。洪酋乃偽封陳逆為英王。後陳逆敗於宿松。議偕忠酋取二郎河。為鮑軍所破。陳逆所屬驍悍殆盡。然六合浦口官軍旋又失利。幸楚軍自黃梅宿松上游來援。陳逆與之併力相拒。

繼聞忠酋陷杭垣和帥分兵援浙金陵勢虛遂潛兵至江浦渡江南行由善橋攻官軍大營師潰賊遂連擾江浙適曾中丞國荃兵圍安慶甚急陳逆屢行攻撲卒未得解安慶守城賊將葉芸來張朝爵負隅固抗陳逆又自外來援故一時未能即下楚軍乃深溝高壘以困之久之城中無降意而英逆時於城外為犄角曾中丞乃撤近湖一面以待其逸出因城中皆係英賊家屬恐其致死相持故也英賊以曾軍之退為可乘遂徙近處之糧以濟城賊曾中丞知其無去志仍復嚴圍城中洶懼乃遣三悍目入城助守益以勁賊千餘英逆退保集賢關洪酋懼上游之不可守也因遣六偽王往援六偽王者偽福王洪仁達偽干王洪仁玠偽章王林紹璋偽輔王楊輔清偽堵王黃文金偽顧王吳汝孝也俱集桐城英逆乃留劉李二賊目守關而已往桐城以黃文金率驍騎斷後官軍知其至預伏兵以待黃賊之衆殲殺殆盡黃賊幾死於水僅而免英逆見桐城賊兵不足恃自至偽都求援於洪酋鮑軍門超進兵攻集賢關劉李二賊死命固拒藥彈精糧俱絕遂為鮑軍門所破二賊於陣伏誅逮英賊來援而安慶危在旦夕曾中丞鑿通城邊菱湖砲艇得入城中消息煎迫時官軍圍城而援賊亦環圍官軍之外城中百物俱竭賊知必不可守曾軍攻之愈急遂破葉芸

來猶率隊巷戰。官軍斫之數十刀。始死。張朝爵乘舟而遁。吳定彩與賊衆盡溺於大江中。城賊無一得免者。偽英王見巢穴已破。遂竄石牌。擁黃宿之衆。渡野雞河。圖犯德安襄陽。賊衆咸不願行。遂由六安回廬州。官軍圍廬州甚急。糧絕援窮。遂為官軍所克。英賊乃遁之壽春。時英賊所踞之地。前後悉為官軍所得。羽黨散亡。洪酋又褫其偽職。屢加嚴責。壽春固苗沛霖出入所也。遂誘之至官軍營。或有勸之降者。英賊毅然不可。植立不跪。惟乞一死。乃寘之極刑。自英賊死而賊中無悍酋。越二年而洪逆亡。

逸史氏曰。賊起金田。所持以衝鋒陷堅者。自蕭朝貴外。即推秦日綱。羅大綱。陳玉成。為最猖獗。賊中所稱三悍酋是也。羅亡於江北。秦亡於東北。逆黨中獨英賊蹂躪數十城。竄陷十餘省。惡積禍盈。卒膏斧鉞。烏黨艷妻。連頭受戮。天之假手以剪滅之者。豈不快哉。三河集之戰。李忠武公授命於是役焉。此為上游大局所關。故記之特詳。嗚呼。英賊之罪巨矣。

記燕賊事

燕賊秦日綱。原名日昌。桂平白沙人。少偏於人。頗勤慎盡力。長以製殺乳為業。金田

倡亂之前。已與洪逆深相結。潛煽妖言以惑愚妄。洪逆謂其忠勇信義。可恃之為爪牙心膂。故倚任獨專。隨洪逆竄踞永安。偽設木斗軍營。俾燕賊守之以抗官軍。時扼要衝者為張孜修。轉戰相持。賊不得出一步。自永安至武昌沿途遍張偽示。皆燕賊爭先為之。授職偽天官正丞相。既陷武昌。遷趨九江。所至殘破。先後所掠民船萬艘。順流蔽江而下。皆燕賊與賴漢英羅大綱分統之。旋下安慶。棄不守。急攻金陵。七日而破之。入城居中正街堇宅為偽館。癸丑七月。東賊令取所擄安慶民女。偽號貞人。時兩粵積賊皆擁眾自雄。積金貨。睨佳麗。據金陵為老巢。而分黨遍竄上游。皖豫楚燕逆鋒無所不及。十二月代翼賊踞守安慶。自恃其才能。盡變翼賊所行。新脅之眾號稱盈萬。出入呵導。前後擁騎數百人。東賊以此忌之。更遣羅大綱往代之。而燕賊仍歸金陵。東賊分其麾下偽將佐校隸於己所統下。為東偽官。以少其眾。甲寅五月。所有遺擾湖南黃河之賊。皆為大兵所破。賊之上游勢孤。欲使北賊而又恐北賊之一去不返。如虎傳之以翼。將來不復可制。因以燕賊代之行。乃偽稱燕王偽號霜師。所擁黨羽頗盛。朦朧戰艦林立江面。時官軍用紅單艇船衝擊三山賊營。上下游俱為所困。燕賊乃率眾黨揚帆直下。駛至烏江。適與官兵船遇。舉砲互轟。烟塵蔽空。官兵

船堅砲利。擊沉賊船無數。一砲彈擊中燕賊坐船。碎沉於水。獲其印書衣帽。皆有偽燕王字樣。官軍皆意其已死。醢酒相慶。後大營陣擒長髮積賊。訊知燕賊船破落水。間道逃往和州。後於咸豐六年在偽都間居。時東賊主持偽政。一切生殺悉隨其意。各偽王咸憚之。外受約束而內懷憤恨。燕賊以昔同起事六人中。尤不能平。偶以牧馬某甲見東賊從叔不起。東賊叔怒鞭之二百。立解之燕賊所。未詢。旋訴之東賊。東賊委翼賊治其事。於是燕賊聞而辭職。東賊大怒。命北賊杖燕賊一百。始得釋。因是銜怨愈深。秋七月。東賊被誅。東北兩賊之黨互相殺。燕逆亦死於其中。

記李賊事

李少卿者。嘉應州人也。始名紹熙。及投賊。乃易名為文炳。跡其反覆狡獪。自負梟雄。而卒殞其身。亦天下之愚人也。初李以行賈至江南。喪其貲。落魄海上。日從博徒游。每日與貸數十錢糊口。時海上有妓尤綠芸。貌美而多資。久厭風塵。思擇人而事。一日肩輿出門。李方蹲橋下乞博徒錢。輿來以其礙道呵之。李起而反詈焉。揮以拳。二輿夫皆辟易。綠芸即塞簾謂之曰。客何為者。請至我家以杯酒釋忿。李竟慨然詣其室。坐既定。索酒引滿。罄無算爵。綠芸曰。觀子貌非居人下者。何乃齷齪與匪類伍。此間

苟足以屈子。請供飲食。李許諾。遂居其家。頗勤謹。久之。綠芸委身於李。出其貲令作小運販。獲利頗饒。乃設茶棧。援例捐納。候補縣丞。時閩粵之黨頗橫。當路方思各以其類羈縻之。故地方有事。居然附縉紳。後參末議。咸豐三年癸丑秋八月。粵人劉麗川變作。戕邑令袁君祖德。起事者曰小刀會。結有七黨。李亦預其列。而與李少軒皆用事。為劉賊所信任。賊中攻劫多出其謀。先是當路故粵中。未免私庇其鄉人。始欲將選事者。給貲遣歸。後亦不果。因循釀亂。實李與閩人李仙雲之咎也。其後賊勢日促。李始謀約官軍為內應。幾事不密。為劉賊所覺。同謀三百餘人擒戮殆盡。而李獨得脫走。投大營。白事洩狀。撫軍吉爾杭阿憫其全家屠戮。留軍中供差遣。繼而城破。渠帥未獲。而紅橋所戮者在疑似間。召李辨識。李力言其是。遂據以入奏。并請寬李之誅。有優賚焉。其實著名賊目如劉麗川。林亞福。潘鏡子。陳亞林。皆逸去。林為海盜。以他案被獲。潘投金陵。髮逆未知存亡。劉伏匿近粵鄉間。陳商於暹羅。今皆無恙。李當時蓋以迎合吉中丞之意耳。上海軍事既蕨。以備貲募勇從吉中丞軍於鎮江。衝鋒陷銳。多積戰功。九華山之役。吉中丞勢迫自刎殉國。賊圍李營三匝。甚急。李堞壘堅守。經七晝夜。與士卒僅日一食。糧絕援窮。顧無變志。適張總統大軍馳至。圍解得。

出以是軍營巨員大加獎信。前後捐擢。洊升道職。庚申春間。李方帶勇在吳門。賊悉銳南下。其氛日逼。徐中丞倉卒間。委以城守。時賊游騎已至城下。李營勇目有黃魏二姓者。竟詣賊納款。而李與何信義大啟閭門。迎偽忠王入。李受偽職為江南又將帥。為賊主理崑山縣事。族中兄弟子姪無不受偽職者。誅求民間。較他賊更苛酷。上海某當路。謀納內應。使其閩人往說之。未得要領。但以李虛詞詭說報之而已。後何制軍桂清又思以內應功贖罪。遣馮軍門日坤往結。馮固與賊相識。及至並無一言。及見偽主將陳賊坤書。約以上海為界。彼此無相犯。同盟而返。是役也。李盡輸其實於偽忠王。而談內應者。猶以為可恃。噫。是徒為李賊所笑耳。聞有密遣人約李獻城投降者。李拘其使。幾欲殺之。後行賄於賊妻尤氏。言之得釋。同治元年。李方率黨攻上海。頗為賊盡力。挫於官軍。輜重悉喪。及回崑山。忠酋以前事頗加猜忌。時清浦嘉定方為官兵所克。聲勢甚銳。大軍圍太倉急。崑山賊少。於是忠酋遣賊目劉肇鈞與李同守。李不自安。而蘇崑鄉間潛結團練以應大軍。故洩內應謀。俾賊自剪羽翼。忠酋亦知李素反覆。即率大股駐崑。佯作應援太倉者。俟李賊來。即命眾刃之。黨與同日被殺者五六百人。其同李降賊啟關之何信義。越一年以癰瘕死。始謀之勇目魏

姓受僞職武將帥。後亦為賊所戮。觀於此。可以知天之所以報施矣。嗚呼。李當日賊衆號稱十萬。子弟腹心。密布上海城外。官軍聲息。呼吸皆知。其所設陳。墓賊卡。與官軍僅一江隔耳。果欲反正。率衆順流。殊易也。乃徒外以誑官。內以媚賊。殞首裂身。自取敗滅。然則狡謀果足恃哉。

逸史氏曰。上海之亂。李以首事賊渠。法當誅殛。乃內應無成。猶得邀封典。抑亦幸矣。前後積功。循至顯職。國恩可不謂厚哉。庚申守城之役。如能感激一死以報國。其功名聲望。豈遽出人下。而乃望風迎附。揖盜開門。身污僞命。屢抗王師。卒至惡積禍盈。如屠犬豕。同一死耳。相去遠矣。

記侍賊事

僞侍王李世賢。廣西人。忠逆之從昆弟行也。竄陷金陵後。授僞職為侍天福。逮東北逆相繼誅滅。乃得專用事。臨陣頗能亡命。故賊中推之為渠魁。咸豐八年。侍逆踞守黃池灣。時官軍圍金陵甚逼。忠酋謀所以解圍者。馳至蕪湖與之商。令侍逆獨禦南岫官軍。旋以功僞授左軍主將。竄踞南陵。十年正月。忠酋自蕪湖至。與侍逆合隊。由廣德取道攻湖州。紳士趙景賢倉卒練兵。籌守禦計。密約援軍。內外同時夾擊。斬

賊數千。三日而圍解。侍賊回竄建平。適與忠酋遇。遂令其往攻溧陽。以不能猝破。轉向句容。攻五日遽陷。賊衆大隊聚於雄黃鎮。一戰而官軍大挫。其時偽英王陳玉成進善橋。偽忠王李秀成進鍾山。陳坤書進高橋。偽輔王楊輔清進南門雨化台。侍逆進北門紅山。大營糧絕。師遂潰。明年夏。侍逆由皖省至江西景德樂平。與左宮保兵持官軍殲之於樂平。斬馘萬計。遂由河口退遁常山。順道趨浙江。分攻金華湯溪等處。旋至浦江甯波。而溫台處三州亦相繼陷沒。侍逆所部有偽戴王黃呈忠。偽首王范汝曾。往攻甯郡。而甯郡有失職西人前為之導。海門鎮海皆以西舶任。曾不閱二月。而東西兩浙盡為賊踞。侍逆出死力尤多。自浙省左宮保統兵進攻。復郡縣。勢若破竹。侍逆仍遁至溧陽。將為持久計。溧陽城外民團驍勇猛銳。為江南各團最。時李宮保已收復全吳。獨丹陽金壇宜興溧陽等四縣未下。侍逆知不可守。乃偕偽凜王劉肇均。偽康王汪海洋。偽聽王陳炳文。偽萊王陸順德。偽列王黃宗保。偽就王賴世就。偽偕王譚體元。偽利王朱興隆。以及李愷順譚應芝陳承奇李容發諸賊目。方竄江西。經沈中丞嚴為堵禦。逐之出境。遂擾八閩。汀漳諸郡縣迭經失守。於時康逆踞汀。侍逆踞漳。悍黨號稱四十萬。旋棄汀而與漳併。遂擾永定大沛饒平。屯踞百餘里。烽

火連天。侍逆之衆尤慄悍。然方耀卓興等諸軍轉戰而前。橫衝突擊。卒盡潰散。侍逆既斃。康逆勢蹙。猶張盤踞鎮平。與霆營叛卒相要結。分三十餘壘。百十里間。旗幟相望。負隅固守。後由鎮平竄龍定。信豐連平。官軍卷甲直趨。以襲其後。康逆恐為大兵所及。一晝夜走三百里。突抵嘉應州城。知州程培霖遊擊英秀登陴固守。城破。英秀死之。於是檄調江閩各軍環集東北。俄而康逆殞於礮。偽偕王譚體元代統其衆。死拒官軍。久之。潛出西南門。由黃沙嶂遁去。黃沙嶂者。川南最險隘處。羣峰峭削。一徑縈紆。為嘉應出新田大田。右至豐順。左至潮州之間道。賊以數萬之衆。冒危出險。急不得前。官軍追者四至。分途合擊。殲殺無算。墮岸墜澗死者。以千萬計。一時橫尸盈谷。積械如山。脅從之衆崩角請命。求貸一死。於是髮逆黨羽至此乃無噍類。偽侍王踞漳州。出與民團戰。遇伏傷其足。久不愈。其妻弟謀內應。未成。後聞為其下所殺。或云侍逆李世賢於永定渡河時。聞大埔敗潰。自刎死。餘衆歸康逆。劉賊踞雲霄。陸賊踞浦漳。旋俱為官軍所破。先後授首。劉賊棄雲霄竄越平。和副將林保伏兵大溪鄉。突出截擊。劉為飛礮所中。死。殲其黨七百餘人。陸賊後踞長樂。屢抗官軍。卓興親率精銳。黃夜攻城。垂下。賊黨見勢危。縛獻萊逆。縋城乞降。劉肇鈞。廣西人。短小精悍。能

縱身一躍數丈。當忠酋據蘇時。曾守崑山以抗官軍。汪海洋曾踞金壇一帶。竄浙乃留據餘杭。與杭郡賊互相犄角。陳炳文從忠酋。故廣德既陷。即留守焉。旋陷杭垣。即令之守。以拒左宮保進剿之軍。陸順德廣東人。擾浙之役。曾迭陷紹興。蕭山。以為巢穴。朱興隆湖北人。曾守醇化鎮。後賊酋移之守六合。時皖省為官軍所圍甚急。李世忠進克六合。乃遁之侍逆所。賴世就廣西人。為忠逆踞守吳江。及入閩。竄連平州。率二千人詣方耀營降。後用為前導。助攻賊於上坪山。卒奪險隘。黃忠保後亦歸誠。其竄閩粵之賊。一殲於左宮保。再敗於馮軍門。其竄湖北者。為黃文金。先後盡斃。計髮逆自始至末。凡十有七年。

逸史氏曰。髮逆之起於粵西也。所集皆亡命之徒。村農野豎。互相裹脅。斬木揭竿。競為馳突。誠能早為治之。一郡縣力耳。文恬武嬉。一切漫不為意。以至養成潰癰。不可收拾。至於毒痛天下。幾無一片乾淨土。果誰為之哉。嗚呼。是豈在賊之能兵哉。

魏牖餘談卷八

清 吳郡王韜紫詮撰

賊中悍酋記

髮逆之僭位稱王者。自六偽王外。則以偽干王洪仁玕。偽英王陳玉成。偽忠王李秀成。偽輔王楊輔清。偽章王林紹璋。偽贊王蒙得恩。偽侍王李世賢。偽燕王秦日綱。偽豫王胡以晃。為最著。自竄江浙以後。所封偽王。不勝枚舉。其間兇酋悍黨。破名城而抗官軍者。所在皆有。如李開芳之守馮官屯。林啟榮之守九江。葉芸來之守安慶。皆堅忍不屈。而金陵賊巢之破。十餘萬賊無一降者。至聚眾自焚而不悔。實為古今罕見之劇寇。今為次第疏之。其已有專記者。不復贅。豫賊胡以晃。廣西潯州人。家居花洲山人村。與洪逆交最早。道光二十年六月。金田變作。洪逆即匿於其家。人無知者。迨賊兵破安慶。豫賊統悍黨。自成一隊。其妻為女偽丞相。在東賊偽府。故賊酋頗加信用。偽封春官丞相。既陷金陵。使率眾攻上游。圖竄安徽廬州。廬邵既破。遂使踞守。咸豐四年甲寅五月。賊所遣黨羽。分擾湖南及黃河以北者。皆為大兵所殲。時豫賊擁眾方盛。妄思力竄北方。為湖北一帶聲援。逆酋甚壯之。偽封豫王。偽號露師。旋官

軍援兵雲集。一戰而復六安州。勢破頓挫。乃貶去其偽王號。調往蕪湖。未幾又以他事取至金陵。置之死。羅大綱廣東人。本股匪也。在大黃江口。日行劫掠。為行旅患。洪逆起金田。即往投焉。驍悍敢戰。所向亡命。賊竄永安。為官軍所圍甚急。乃由姑蘇沖而出。時壽春兵扼守其隘。羅賊率眾馳突。竟破其營。所獲藥彈輜重無算。藉為軍資。連破武昌。賊中以羅大綱為首功。俾統水軍。下陷金陵。自庚戌後。黨附東賊。屢為賊先鋒。衝堅陷銳。號稱無敵。東逆既據金陵。使陷鎮江。即留踞焉。嗣調往安慶。廬州等處。偽稱冬官丞相。大綱能與賊同甘苦。得賊眾心。其臨陣時。驟馬往來。剽迅如風。在諸悍酋中最稱猖獗。凡賊遇窮蹙之時。輒以大綱往。而大綱至亦惟知身先率賊。捨命與官軍相抗而已。大綱恃其猛鷙。屢犯官軍。咸豐乙卯五月。竄江北。我軍遇之以擡鎗擊中其腹。幾洞。傷既劇。晝夜遁至蕪湖。羣賊昇之入金陵。遂死。洪酋令葬之城北山中。族殺葬者以滅口。恐人知其處也。又擇貌類大綱者。仍假其名領眾。以當一隊。大綱為賊守黃梅時。與秦日綱陳玉成併力抗官軍。蓋洪逆以黃梅為官軍所必爭地。非此三悍酋不能守。大綱乃以敢死賊數萬。分布小池口孔壘驛。而立堅壘五於大河浦龍頭寨等處。甚為嚴密。然卒為羅觀察澤南塔軍門齊布所破。當大綱據鎮江時。副

之者有周賊勝坤。鄭賊春潤。大綱去後。而吳汝孝繼之。當時與官軍接陳之賊。有謬傳所謂蕭三娘子者。矯健絕倫。屢挫兵鋒。或謂係大綱妻也。勝坤偽封夏官。又正丞相。建營於湯頭。以拒吉張兩帥之兵。後為官軍所殺。曾天養。廣東人。驍桀敢死。然性頗和易。近人能與賊絕甘分苦。身同患難。以是賊無二志。咸豐癸丑七月。東賊使竄上游。遂擾江西。迭陷饒州。瑞昌。旋留踞黃州。甲寅三月。東逆使賊隊駐岳州。分黨陷常澧。勢頗鸛張。塔軍門齊布。乃與羅觀察澤南。李中丞續賓合軍進攻。敗賊於高橋。閏七月二日。盡破逆壘。賊棄城返踞城陵磯。無何賊又舍舟登陸。將圖據險為營。分三路進撲官軍。塔軍門亦分三路擊之。賊抵死抗拒。良久賊不能支。始敗潰。軍門親追至擂鼓臺。殲賊八百有奇。賊為之膽落。塔軍門臨陣。每好匹馬衝鋒。當於一日。攜親卒四人。進覘擂鼓臺。曾賊知軍門自至。突出欲擒之。擐髮張目。勇氣百倍。直呼軍門名。橫矛遙刺其馬。親卒黃明魁躍起刺曾賊墜馬。曾賊回刺明魁。傷右脅。軍門親刃曾賊殲之。繼奪獲其旗。視所署字方知為偽丞相天養。天養素推為渠魁。伏誅後賊為之茹齋六日。岳州踞賊既失悍酋。奪氣退踞武昌。曾逆所部賊眾盡歸韋俊。韋俊亦賊中一酋目。偽稱北宗兄。當竄踞九江上游等處。後伏冥誅。黃玉崑。廣西潯州。

人翼賊妻父也。居鄉稍知文字。設塾訓蒙以為生。金田倡亂後。賊中偽制度偽詔令。半由玉崑手定。初為偽左一檢點。破金陵以功偽封衛國侯。凡賊一切訟事。俱經判斷。咸豐甲寅四月。燕賊牧馬某甲。偶坐門外。見東賊叔未起。東賊叔怒。鞭某甲二百。送燕賊所未及訊。又赴玉崑偽署。意欲玉崑加杖。玉崑以為既鞭可弗杖。轉勸慰之。東賊叔愈怒。推案而起。立訴東賊。東賊使翼賊拘玉崑。玉崑聞而辭職。陳承銘秦日綱亦相率請去。東賊盛怒。謂殆將以去挾我耶。轉令北賊杖日綱二百。承銘二百。玉崑三百。以五馬分某甲尸。玉崑杖後。夜自投水。有知之者援之起。乃褫其偽侯職。編入行伍。嗣使入翼賊偽府。協理賊事。陳承銘故與玉崑同里閭。最相睦。金陵陷為偽地。官副丞相。後偽稱興國侯。賊中大小事都由其轉達。而目不識一丁。賊之憤憤可知。偽夏官丞相賴漢英。廣西人。自金田倡亂時。已預偽政。既陷武昌。專領水軍。順流下駛。竄踞金陵。後未知其所終。楊元清。廣東嘉應州人。年約三十許。始與范運齊等同為股匪。聚眾至三千餘人。於道光庚戌八月十日。揭竿謀叛。地方官遣兵力勦。一戰覆之。竄入粵西境。適洪逆於十一月初十日倡亂。金田遂率眾往投之。與東賊固相附結。謠事尤甚。偽稱東宗兄。其妻入東賊偽府。為東賊服役。既陷武昌。賊勢張甚。東賊於眾中自鳴得意。元清妻曰。

阿叔固多福。袖奈人之宗族離散何。東賊怒其出怨言殺之。并黜元清不復用。偽輔王楊輔清。元清族弟也。初從洪逆於金陵。授偽職。亦為東賊所任用。元清既黜。輔逆亦處之閑散。乃避居於閩。與賊中時通消息。東逆既誅。仍返金陵賊巢。為偽中軍主將。竄擾池郡。殷家匯東流一帶。與曾帥之兵相抗。然卒不得過雷池一步。繼屢以奪地陷城。功封職至偽王。咸豐十年三月。忠逆檄召各偽王同集金陵城外。輔逆率眾攻高淳。東壩破之。旋陷溧水。秣陵關。乃由板陵至南門雨花臺。以攻大軍。賊眾兵單。吾師遂潰。十一年洪酋令其援安慶。敗歸。遂不復出。同治二年。踞守高橋門以抗我上游之師。曾中丞國荃提兵進攻。晝夜轟擊。破之。輔逆遂遁回東壩。官軍既克金陵。或傳其潛旋粵東者。竟不知其所終。同治甲戌臺灣以籌防事募兵。輔逆投營自效。有識之者遂正法。偽贊王蒙得恩。廣西人。初授偽封為正掌率。甚得洪酋意旨。令其日侍左右。永母得出偽都。凡一切偽政以及賊中內外事。無不歸其裁制。咸豐十一年。以老病伏冥誅。其子嗣偽職賊老巢。或云竟得漏網。竄回粵東。偽章王林紹璋。廣西人。遣其趨攻湘潭。中道為官軍所覆敗。無片甲匹馬返者。因褫其職。閒廢家居。東北逆既斃。賊中無能任事者。忠酋乃薦之主偽政。金陵破後。乘夜遁走。官軍以驍騎追之。及之於湖熟橋。授首。林

鳳祥李開方皆廣西劇盜。金田倡亂。即往投附。與官軍抗。臨陣爭先。頗稱猖獗。自圍桂林未陷。偽西王蕭朝貴率之攻長沙。俄而蕭逆於南門外中砲死。李開方代統賊衆。及臨武昌。竄金陵。鴟張狼顧。遂不可復制。凡披堅執銳犯難。以當官軍者。皆林李二酋之力。故賊中以為首功。洪逆既據金陵。無志遠出。又以林李二賊為能。遂委之使竄北方。各統賊黨二萬人。分道進犯。一由渡江至浦口。自皖之鳳毫陷歸德。一由安慶而擾南昌。旋即由豫而晉而燕。平陽洪洞之間。臨洛藁城之界。騷然震動矣。於是勝帥僧王統軍馳勦。而賊敵之熾。已及正定天津。賴勁旅奮於外。義民憤於內。一鼓而殲之。乃西竄慈野。痛勦窮追。斬獲無算。然後林鳳祥投首於連鎮。李開芳被擒於馮官屯。北方寇患以清。李逆獻俘京師。處以凌遲極刑。人心為之大快。石祥禎偽稱翼宗兄。性強悍。頗饒膂力。所部多收錄亡命。藉為衝鋒陷堅用。曾陷漢口武昌等處。咸豐三年。圖犯東壩。官軍設計敗之。遁於金陵。中道遇伏兵。遂為所殺。偽天官丞相曾水源。廣西人。每晨必見東賊議事。傳偽命以出入。三年七月。使竄蕪湖。逾期不往。遂褫偽職。其姪曰鈞揚。奇醜而性奸刻。識之無為。洪逆修理偽詔書。其下有何震川者。自言為廣西茂才。畧諳文墨。東賊偽試拔之。為偽探花。凡偽詔書半出其手。陳

宗揚初為東僞承宣。在東賊僞府輪班值宿。居於頭門偏屋。其妻為東女。僞承宣傳事出。遂入屋獲私焉。東賊妹覺之。遂并通其妹。繼將通其僞王娘。妒姦事破。聞於東賊。怒甚。時宗揚已為僞丞相。將赴安徽。船泊上河。東賊僞作天父下凡狀。指出立擒之。回而並斬於市。其弟曰宗勝。東賊使竄河北。為官軍所燈。所部盡覆。又使竄湖南。亦敗。薙髮易服。遁於武昌。時武昌猶賊境也。賊中酋目有識之者。執之送金陵。東賊以其中道棄軍。罪在不赦。遂命戮於市。唐正財。湖南人。本為舵工業。操舟。賊竄湖南。遂從焉。既陷金陵。總僞水營。授僞職。稱指揮。癸丑冬。往岳州湘澤等處。勾結土匪。携逼舟子三千餘人返金陵。逆首謂之有功。授僞檢點。甲寅春。與陳賊宗勝同竄湖南。官軍於要道截之。斬馘無算。唐陳二賊僅以身免。繼擾皖省。往來長安一帶。卒受天誅。蔡振暉。廣東人。恃其膂力猛鷙。所至亡命。從洪逆竄攻湖南。攻城陷陣。往往獨出先驅。賊中壯之。攻長沙南門時。率賊大旗奮勇先登。官軍急以槍擊之。傷其一目。既愈。膽雄氣悍。猶自若也。既擾六合。率隊逼城而軍。志在必陷。官軍伺其近。以火藥傾盆撲之。焚幾死。遂遁回金陵。六年閏七月。禦官軍於城外。卒正典刑。傅學賢。廣東人。劇盜也。洪賊甫倡亂。即自往投。形狀奇醜。面色花白斑參半。性極刻暴。凡賊中所施。

酷刑如火烙火錐。皆自傳賊始。後為偽典軍械藥局火焚死。遍體焦朽。幾不可辨。黃開元湖北人。本優伶也。頗婀娜。有姿態。賊嬖之以變童蓄焉。後使為偽典醫料。得出入城閨。勿問。路遇逸出者。輒縛送賊所。多至刑逼殞命。嗣為偽典機匠。尤藉此作逢迎計。讐甚夥。無不切齒。思啖其肉。旋有控其輸賊情於大營者。賊訊之有據。遂以五馬分其尸。報應之速。人皆快之。鄧輔廷湖北人。賊竄楚省。遂往附焉。為偽右史。治賊文書。劉春山湖北人。素以賣藥為生。從賊後。為偽國醫。嚴定邦江西人。由湖北附賊。賊從之抗官軍。時上元縣廩生張炳垣。謀為大營作內應。事洩。羅織此三賊盡殺之。何阿六廣東人。本在鄉間。以團練禦賊。遙叩軍門。願自効力行間。官以其所部多亡命。懼不可制。遂不之納。乃即以眾叛。其黨約二千餘人。自為一股。由粵東竄至江西。所過抄掠。繼附楊逆黨。同陷金陵。楊賊疑其桀驁。或不肯遽遵約束。不令入城。使日轟犯官軍。張總統殲殺之。并滅其眾。無噍類。韋志侯廣東人。最先從賊。早受偽封職。後緣他賊譏之。乃隱匿不復出。旋忠酋保薦於洪逆前。即畀偽封為定天福。與陳玉成合隊。竄擾皖豫間。後聞降於官軍。立功自贖。忠逆所部如陳坤書。吳定彩。蕭招生。譚紹光。周文嘉。皆驍悍敢衝突。忠逆恃以縱橫於戎馬間。咸豐十年。由廣德竄杭垣。

逕從間道趨救金陵。以解官軍之圍。皆得其死力。忠酋既陷蘇常後。陳坤書授偽求天義。與陳炳文踞守嘉興。張軍門王良自杭郡統兵往攻。軍士精銳。隊伍整飭。於西南兩門結大小營壘四十餘座。賊望之為奪氣。張軍環圍困之。晝夜攻持。陳賊拒守甚密。卒不能下。繼忠逆援兵至。與張軍連戰五日。分賊眾往守石門。以斷官軍餉道。由是前阻堅城。後扼歸路。士卒洵懼。不戰自亂。前後數十隊半降於賊。張軍門亦遽援營衝突回杭。咸豐十一年春。忠逆上竄皖豫。乃以陳坤書踞守蘇郡。暴征苛斂。民不聊生。及忠逆陷杭垣。復回蘇境時。陳坤書已為偽護王轉往常州。元年閏八月。糾眾五六萬。圖犯蕪湖。金柱關。翼橫隔甯國。金陵兵勢。彭侍郎玉麟會同楊提督岳督斌水師。戰敗之於東壩。常州後亦為李宮保所攻。旋遁江陰。卒於陣上投首。譚紹光廣東人。自陷湖州後。偽封為慕王。忠酋往竄上游後。譚逆為之踞守蘇州。屢援崑山。攻撲官軍。與英人戈登相抗。時同踞蘇郡者。為偽納王郅永寬。偽康王汪安鈞。偽甯王周文嘉。偽大將張大洲。江花班五人。皆湖北人。納逆與譚賊素有嫌憾。積不相能。官軍圍蘇甚逼。忠酋駐眾於馬塘橋。已有退志。五人願為官軍內應。獻城納降。因遣汪有為范汝發踰城而出。詣大營密約。英人戈登許之。翌日眾賊聚議室中。獨慕逆

毅然不願。拔刀斫座而起。偽納王自後斬之。踣於地。乃殊其首。即下令薙髮開城。持其首詣軍門乞降。越三日。李宮保至。恐其反覆不定也。盡戮戮之於市。周文嘉向踞青浦。久懾西軍砲火之精。首主降議。自東北逆互相殺後。賊中著名酋目有劉官芳。賴文鴻。古隆賢。皆統有黨羽數千人。與官軍為敵。咸豐十年。廣集金陵城外。與諸賊合隊併力。同破大營。十一年。竄擾皖豫一帶。繼出沒於洋樓嶺祁門間。俱為曾軍所敗。先後殞命。其為忠逆。司偽文案者。有汪宏建。胡玉衡。熊萬荃。既陷蘇垣後。即為長元吳三縣偽左將。轉輸軍實。徵收賦稅。以供賊營。迨官軍收復時。胡熊並投誠大營。汪猶脫從忠逆。上竄和州。巢縣。嘗令其購買米穀以濟兵食。偽堯王侯觀勝。廣東嘉應州梅塘人。本隸張總統麾下。為壯勇。從征廣西。咸豐二年。賊竄湖南道州。官軍兼程往剿。與賊戰於城外。敗。侯遂為賊所擒。見其矯健雄偉。曰。此好男子也。可留為用。侯遂入賊黨。披銳陷堅。時為賊出死力。既踞金陵。使為偽水師主將。督領砲船。踞守太平關。前後凡七八年。所部悍黨約四五萬人。封為偽堯王。同治元年。曾軍進克太平關。乃竄至下游。騷擾江浙間。名曰徵糧。實賊中所謂打先鋒也。洪逆旋調之。踞守東江橋。二年。曾中丞國荃整兵進攻江東橋。石壘堅峻。外環重濠。攻之逾月未下。曾

中丞先設計解其黨羽。侯孤立不能守。遂遁回賊巢。後潛至鎮江七濠口。金陵攻復時。得倖免。乃薙髮易服。由上海至香港。出其金貨設鋪肆。卒為地方官緝擒。正法。據其所供。金陵賊酋得逸出者。偽輔王楊輔清。偽振王侯玉田。偽烈王侯嚴威。他如李長春。毛寧齡。皆廣東人。亦賊中渠魁。李賊跛一足。能卜筮風鑑。輔逆號楊七麻子。遁居澳門。後回廣西。所交結多楚人。張朝爵自安慶竄後。久潛賊巢。亦得逃回。

逸史氏曰。洪楊巨魁。得以縱橫恣睢於天下。皆藉兇酋悍黨為之先驅也。迨至爪牙就殲。首領亦除。元惡大憝。次第誅滅。天之所以報之者。豈有爽哉。顧其間得漏法網。倖從寬典者。殊不乏人。嗚呼。彼非縱惡肆暴之徒歟。何反晏然於局外也。天心夢夢。安得而一叩之哉。

賊陷金陵記

金陵為自古帝王建都之地。土厚水深。周廣數十餘里。崇堞鞏嚴。深濠環衛。所謂金城湯池。不啻也。粵逆至僅十日而遽陷。雖曰人事。蓋亦天也。咸豐三年正月二十九日。逆首洪秀全率黨擾金陵。陸路賊軍分營二十有四座。每營多者約二三百人。少者不過五六十人。粵東西積賊僅十之二三。餘皆攜自皖楚各省者。築壘既成。遂為

環攻計。水路賊船自大勝關泊至九里洲。首尾銜接。計數千餘艘。賊數約男子四五萬。婦女二萬。幼童一萬。皆密排於夾江中。舳艫蔽空。帆檣隱日。偽王船悉在中段。時陸總督建瀛倉卒東下。方思退保金陵。遽入城閉關自守。城外不設一營。不戍一卒。賊遂無所疑懼。蟻附城下。設使駐兵於外。扼險守禦。與城中民互相犄角。以逸待勞。以主應客。未嘗不可用。少擊衆。轉敗為勝。而賊亦不得築土壘。開地道。壹志攻城也。至於夾江賊船。惟有縱火攻一策耳。設使於上下游用艇裝載薪芻。內藏火藥。而外用引水藥線。三路縱火。同時齊舉。火烈風猛。可使頃刻間盡成灰燼。賊雖欲引避。一時亦無從措手。如是則積賊必竄。岸死鬥。然散亂不整。易於敗擾。而婦女幼弱。惟有赴水死耳。得逃為幸。何暇反戈相撲。乃當事者皆計不及此。為可慨耳。賊晝夜力攻城。中兵民協守。尚不至於遽陷。聚寶門外米商團勇殺賊。城上開砲助之。候傷紳勇數人。遂各駭散。祁方伯目擊急甚。嘔血死。二月初十日。儀鳳門地雷轟發。城崩。賊驟登。第二雷繼作。磚石飛起半空。賊死傷如積。血肉如雨下。賊亡命爭踐賊屍。捷足復上。官兵擊以槍礮。斃者無算。乘勢爭割賊首。持赴總局獻功。守陴者人少。賊大隊擁至。急調西南兩門守兵禦賊。而賊已由三山門梯城奮進。於是兵賊巷戰。尸相枕藉。

總督遇賊被害。鄒中丞鳴鶴。福軍門珠隆阿。徐方伯文。均殉難。將軍祥厚。都統霍隆武。率駐防兵守內城。盡驅婦女登陴。殺賊相持兩晝夜。力竭城陷。殺害最酷。其未盡殺者。驅之出城。盡淹於河。上元縣劉公朝服升堂。罵賊趣殺。已毋傷百姓。賊有憐之者。揮之去。乃步投署後池中。正命焉。紳士或死於火。或死於水。或自經服毒。多有闔門殉節者。先是賊詭言不殺人。有以土物入獻者。給以貢單。戒賊隊毋相擾。人半信之。饋以銀米牲畜菜蔬。取偽貢單榜於門。孰知賊見單益搜索。知其不備。疑其私藏之多也。賊初入城。猶未排戶入搜。懼有官兵伏匿也。遇人於路。必殺。十二日見人則逼使昇尸棄諸河。否則殺。如是者數日。乃令民市貿易如常。但貨物已掠一空。又藉令查人搜括盡淨。壯者令聽驅使。胸背以黃布寫賊銜。謂之招衣。攜幼童使為小儀。俾持扇旗。蓋隨其後。老病置弗問。男子毋許歸家。歸則謂與婦女私。干天律。罪應誅。於是立勇館。搜其家有私藏金銀者。立賞重典。驅婦女出於外。襁幼稚。負行李。惶惶道路。或得間自投于河。賊既驅而之東。又復驅而之西。有啼哭者。目為妖。鞭箠交下。立斃。夜即露宿簷下。越日立女館。是時夫婦雖覩面。不敢交言。否則謂不遵天令。多殞杖下。而城北幽僻之地。尚有民衆潛居者。賊以搜物至其地。覺焉。男子盡驅。逸。

乃驅婦女赴旱西門外。悉付諸洪流中。賊圍竄鎮江揚州。逼城內外之壯者數萬登舟。使為前鋒。城中知之鼎沸。或自盡竊逃。賊懼一時不能禦制。偽丞相鍾芳禮偽巡查周才太。性稍和平。乃請逆首設機匠局。立牌尾館。機匠局者。工役織紉之人處之。牌尾館者。殘廢老病之人居之。二者皆不出調戰陣。入局之家。凡遇賊搜括。告偽丞相。輒杖責追還。殘廢者得安食室中。老病者使掃街道。於是入局伏處者三萬人。入館者七八千人。嗣後又設雜行菜圃。雜行亦工匠之流。菜圃者。賊使人於隙地種植菜蔬也。兩處亦不下二萬數千人。無何。賊人傳偽令。凡讀書識字者。悉赴偽詔書。否則斬。匿不報者同罪。乃得數百人。使為誥文檄示。合賊式者。分入各賊館。為偽書吏。賊以天主教人不能背讀者。輒杖。夫婦相處即為姦。而賊酋攜逼民女。悉充媵妾。逆酋出偽示。人死不用棺衾。不設香火。違則為妖邪。逆酋偽府多毀民居。拓益其巢穴。封土木匠為偽將軍偽總制。俾率隊課工。當街道既清。冀除制府衙署。用鑼鼓數百人前後導護。迎洪逆入居之。偽王娘數十。悉以黃絹蒙頭。跣足乘馬。自此一入不出矣。二月二十一日。向大臣援兵達金陵。屯營淳化鎮。賊乃以重隊扼守西城外。壁壘嚴固。志在久持。向大臣急簡精兵至城東。連破朝陽門外賊營二十餘所。即其壘建

立大營。二十五日分路進兵。攻克附郭土城。二十七日官軍營於土城。賊開城出撲。勢甚銳。官軍一戰覆之。三月六日破東南通濟門外賊壘。十一日破七甕橋鍾山報恩寺各賊壘。十三日進奪鑽山。十七日夜戰復勝。遂分十八營以逼城。賊始懼不敢出。而後蘇常以下得保全矣。向大臣既圍城為進攻計。賊圖竄上下游以牽制之。賊數不足。乃謀脅新擄之人。見局中機匠殊夥。乃傳偽令。每館選壯健者數人。出城運木石。既出。悉驅迫之至船。使竄江西。先是機匠多有中人資。以重賄賂賊目。乃得入。繼逆首悉其隱匿狀。日命搜緝。並括及財物。至是僅五六千人。咸豐癸丑夏六月。所有賊中裹脅男女人數。統計男館廣西約千五百人。廣東約二千五百人。湖南約萬人。湖北約三萬人。安徽約三十人。各省總約二千人。金陵約五萬人。鎮江揚州約五千人。女館廣東西約二千人。湖南約四百人。湖北約二萬五千人。安慶約三千人。鎮江揚州約萬人。金陵約十萬人。迨至是年冬杪。男子之壯強者。脅竄上游。留者半。乘間逃逸者半。女子之凌藉死亡者無數。統計男館廣西千餘人。廣東二千人。湖南五六千人。湖北萬餘人。各省總約千餘人。安徽二千人。金陵約二萬人。鎮揚約三千人。女館廣東西約二千四百人。湖南約三百餘人。湖北二萬三千人。安慶一千七百人。

金陵九萬人。北外加陸續新擄者。計統男館興國州黃州約萬餘人。廬州約萬人。江西五六千人。揚州儀徵四千人。女館自鎮揚擄回者計萬二千人。賊既分館後。又設立門牌。以便稽查。凡男子自十六歲至五十歲。謂之牌面。餘為牌尾。其後少壯者則供驅調。逃亡日多。不足於用。乃取老而健者。使登城闔司擊柝。備巡邏。猶不足。則雖老而病者。亦預役使。伺便逃脫者。益眾。於是牌尾館僅三千人。賊待被擄之眾。驅使之若犬馬。殺刈之如草菅。雖婦女亦然。日供奔走操作良苦。負重致遠。憊不得息。因之流離於道路。轉徙於溝壑者。日有數十人。賊於湖北安徽擄得鹽米各船。皆泊於鳳儀門及旱西門外。令偽女官執旗。悉驅女子出城。首戴肩負。運入各倉。沿途命童子持鞭驅策。使之速行。遲則鞭扑交下。謂之把卡。自早至昏始息。有路遠不能回者。自縊於空屋中。或投水覓死。或跋涉委頓。泥塗傾跌。以至殞命。向大臣既立營於東門外。賊懼。使婦二萬人出城。開掘濠溝。削尖竹置坑中。前列者多為鉛丸所斃。東門內外麥熟已久。即遣婦女往割。四年正月元旦。女館着裙相慶。負偽女官。覺各枷校有差。賊偶獲逃人。見其剪髮。酷刑迫問。以通大營對。賊遂吹角傳集城人。驗髮有經刀剪者。即驅入貢院。并傳偽令。諭男女各館。查有剪髮者。速自送至。隱匿者罪不赦。

於是男館得二千餘人。女館數亦如之。蓋金陵風俗。婦女多剪前後餘髮。使齊。賊不問。均指為通外。旋有東賊妾母。鳴其子冤者。乃令館長保取得釋。僅戮百餘人。越日有踰城逸出為賊所獲者。即前剪髮之人。賊怒。施以火烙火錐。逼認與官軍作內應。凡前之取保得釋者。仍命拘至。禁男子於十八房。禁婦女於兩旁矮屋中。每日偽指揮偽侍衛等。訊以非刑。奇酷萬狀。其刑如洪爐熬背。鐵練繞脛。火箸刺股。受之者無不肌肉糜爛。瀕死復甦。呼慘之聲。不忍聞。至於弔指跪縛。猶其輕者。女子之被淫逼。自盡者無算。死於刑者數百人。賊困糧不足。令偽女官傳命。欲盡驅之出城外。有夫及子在城者。方得留。偽諭一出。闔城譁然。或躍身於清流。或棄孩於達路。一時踵趾錯雜。號泣之聲。震遠近。土木工匠停役。奔視勢洶。洶將內變。賊懼。乃言偽女官傳令。訛謬。加杖以安眾心。乃稍定。次日命婦女齊赴小營聽講。以序分立四色旗下。凡有夫與子在城者。立黃旗下。夫與子出外者。立紅旗下。孀婦處女。立白旗下。夫與子逸去者。立黑旗下。議以後按旗色造冊。卒不果。賊以竄上游無所掠。積儲漸空。議每日給米男子半斤。婦女六兩。不足則令食粥。其時男館脫逸者多。廣西不滿千人。廣東約千餘人。湖南三千人。湖北萬餘人。安徽約萬餘人。江西約三千人。金陵僅萬人。揚

鎮約三千人。女館廣東西約二千人。湖南不滿三百人。湖北約二萬人。安慶約二千人。鎮揚萬人。金陵八萬人。此咸豐四年六月人數也。所謂人數者。不過就金陵內外計之耳。有偽典金官率眾出城者。疑之。搜其身。各懷巨金。因白於東賊。閉城遍搜。各偽僞有金者。實諸獄。乃得女為男裝者數十人。男為女裝者數十人。盡戮於市。東賊多疑。因積賊日少。乃使廣東西婦女登陴守城。又使運糧隨大隊賊中。後以備填塞濠溝用。適賊為官軍所敗。粵婦竄避不及。在前列者。咸就擒誅。其倖脫者。匿淺水中。以浮萍覆面。仰露其鼻。村人過而見焉。曳起撲殺之。七月以來。官軍屢勝。以艇船絕上下江之往來。賊艘不得運下。米芻日匱。賊乃驅婦女出城。至鄉村刈稻。藉此逃遁者甚夥。其死於飢斃於水。及為強暴所擄。不從自殉者。又不知凡幾。其女館之移於上新河者。仍為賊朝夕所驅禁。嗣後男女各館。并無米可給。即粥糜亦不得一飽。賊忽頒偽諭。令城內偽官皆得娶婦。並自指擇。而於是逼辱淫污。有不堪言者矣。咸豐五年正月。賊中逼配之令下。竟以一賊而亂數女。荼毒淫酷。即啖賊肉。糜賊骨。猶不足以為餓事也。先是偽天官丞相曾水源。削偽職。其弟怨悔。逸出。東賊怒。疑水源使其弟通官軍。而於中為主謀。以五馬分其尸。因謂賊眾曰。新附者屢叛。果無足怪。何與。

我同起粵西者。亦復潛逃。豈我待水源恩不厚歟。眾曰。昔在金田永安時。天父曾許至金陵小天堂男女團圓。乃至已三年。眾仍無家。咸謂天父誑人。故皆思去。恐將來益不可遏耳。東賊曰。汝輩真不測天父之高深矣。日愈久則配愈多。今汝輩欲速職之尊者一人。僅得十數人。下則以次遞減。得毋又嫌不足乎。俄而東賊佯作天父下凡狀。謂蒙天父恩。許男女得配偶。設為媒官。男一女一。凡積賊為偽丞相者。得配女十餘人。偽國宗得配女八人。無偽職原有婦者。許歸其室。令偽巡查查女子自十五歲者。開列年貌註冊。以候選擇。凡男賊求配。報名媒所。令偽媒官掣籤。係某女子在某偽軍某偽百長名下。持籤至館索出。挾置之轎。間有老夫得女妻。童子獲鳩母者。均弗之易。有不願配之女子。覓死弗獲。東賊令斫其手足示眾。以懾逼配諸女。然在館自經。半途投井。及入轎以剪自戕者。不可勝紀。噫。誰非良家女。數年閉置。獨處無郎。尚不屑與賊作偶。名之所歸。羞惡自在。故也。自有偽媒官之設。城內逼娶於女館。城外逼娶於民間。諸賊目無不暱。少婦擁多金。為逆酋盡死力矣。賊初踞金陵。新裹入者。眾情未附。時思通問官軍。願作內應。効死力。至湖北人之為偽水營舟子者。約以紅袖裏口為記。相率殺賊。議未定。飲於冶房金龍館。立書歃血。醉甚謀洩。東賊假

天父下凡狀。執其書按名駢戮。無一脫者。又誑謂舟子汝輩思歸故爾。無罪。勿恐。越數日。使無名者赴江西。有名者調入城中。悉坑之。殺賊之謀未洩。人得私相往來。其數尚難稽查。及是。賊有門牌之設立。館長以統其下。月送冊於偽詔書。以核其數。遠調及逸出者。均注明。賊初入城。發糧無所有。來取者即與之。自有名籍可稽。每館發米有定額。於是米價陡貴。百斤需六金。尚無可購處。有從城外購入者。謂之犯法。輒受杖箠。出城逸去者。賊謂之變妖。因用偽印關憑交於賊官及館長。出城以此為信。上元廩生張炳垣倡內應。與大營約。正月初七為賊中元旦。乘賊慶賀年節不為備。出賊不意。進攻東門。偽守城官陳桂堂許斬關相應。乃初八日。賊調桂堂至七里州水營。初十日。官兵至城外。見無應者。遽返。賊獲城外男子。見其壯偉。疑為官軍。毒刑逼訊。遂自認為營謀。以白布為號。賊於五更吹角。集人齊至北賊偽府。搜各人身。得白布千餘方。刑訊無據。始釋。遂禁偶語。犯者棄市。首告變者。予以偽指揮職。由是路遇若不相識。張炳垣以前者事未成。間道詣大營。重約期。議令同志者至買賣街。與官軍相見。官軍五百人。佯為鬻物者。如期果至。把持城門。接應官軍入城。而以大隊隨其後。是日適微雨。軍營甲馬湖洶有聲。未及買賣街。賊覺。城頭砲發。同志者至城

已閉。兵退門啟。始入。賊由是大疑。因與東門內為仄巷。僅容一二人。兩頭築木柵。環以鐵練。越日大帥命六品軍功田玉梅入城。令侯官軍至城下。斬賊啓闕以應。議未定而張炳垣事洩。備諸毒刑。卒不承。繼羅織積賊數十人。賊盡殺之。而未及同志一人。同志見炳垣且死。急與大營計。招田玉梅等九人入城。至期斬守門守砲諸賊。柵未啟而賊大隊至。遂他匿。賊知有內應。搜各偽館得二百人。殺之。炳垣亦遇害。玉梅伏偽將軍孫知禮所。為知禮持扇小童首於賊。賊方令密緝。而玉梅已先逸去。僅收知禮殺之。賊以偽闕憑為不足用。命翼賊發牌。出入記簿稽核。各偽衙人無事無得擅出城。賊初設買賣街於城外。繼見藉此逃逸之多也。乃立五市於北門橋。然物價踊貴。賊又以為不便。旋罷。賊間於井中花臺啓得金銀。於是令於各處搜掘。咸豐六年賊毀報恩寺塔。先三年賊竄火藥於塔中焚之。空而不圯。至是乃毀之。一時有拆寶塔自相殺之謠。後果應東北賊互戕之事。至咸豐十一年。賊中又有謠云。一三三一數已絕。重見青天在頃刻。歲在甲子。不利於賊。果以同治三年克復金陵。當賊運土加築城堞時。掘出古碑石。若梁司馬散騎常侍蕭誕碑。夏侯隨之碑。荆王府長史司馬景德合葬碑。檢校侍郎左庶子魯公諒碑。磊磊然幾難悉數。內有一碑特奇。高

大餘濶三四尺。質黑如漆。上鐫一女子。支頤閉目。頸拖白練。下有古篆數字。人不能識。扣之聲如鼓。似空其中者。既出而飛鳥咸集。賊疑中有寶物。乃以斧擊之。既無所損。鋸亦不入。此外又得石獸。狀如猪。尾大耳小。長約三尺。高二尺許。石質人工俱極堅緻。碎而腹中五臟皆備。既不知何以置於中。而質重若此。初非供玩之物。更不知其何所用也。城中廣墅名園。皆為賊所平毀。惟妙相庵獨完。臺城基址尚存。

逸史氏曰。亂之生也。雖曰天意。豈非人事哉。國家承平數百年。民不知兵。積弱生玩。積玩生猜。而桀黠梟鷲之徒。輒與官吏為仇。蠢然思動。若有不可以終日者。官吏懼其頑而耽於逸。動謂勦之難。不如撫之易也。賊於是乎得逞其志矣。洪逆蹂躪十六省。盤踞十三年。僭號稱雄。分符竊命。岌岌乎非小弱也。然而群帥協力。捷伐斯張。熏穴搗巢。疾於雷電。果由時數使然耶。特擾攘久而民既厭亂。天心亦悔禍耳。不然。何前之奏功遽。而後之收效速也。是故能保民者。必自鋤賊始。善弭賊者。必自治民始。

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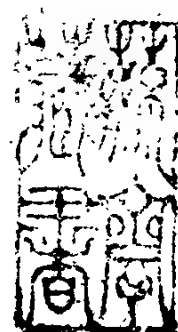
自來說部書。當以唐人所撰者為最。有宋諸家。總覺微帶語錄氣。元明人欲力矯其弊。則又非失之誕。即失之畧。故皆無取焉。惟我朝諸公。能力懲其失。而兼擅衆長。蓋駸駸乎集大成矣。然求其洪纖畢具。網羅中外各事。足以擴見聞。助懲勸。備搜採者。前之人或猶未逮。而要惟我外舅先生為創始。先生久居香海。常鬱鬱不自得。又患咯血症。往往風雨一廬。未秋先病。行年五十。尚艱似續。客常有以營造室勸者。輒慨然曰。人豈必以兒孫傳哉。余蓋得以空文垂世。使五百年後。姓名猶挂人齒頰。則勝一盂麥飯多多矣。是故平居恒手不釋卷。見有時事之可傳者。必摘錄之以備參考。香海又為西人薈萃之地。歐亞近事。時有所聞。先生取其新奇者。付之不律。兼採錄粵逆之逆蹟。與夫忠臣義士節婦烈女。足以深入欽敬者。日積月累。藁如束筍。重加釐剔。都為八卷。顏曰甕牖餘談。蓋猶是遜竊譎言之意也。惟彼以蹈虛勝。而此以徵實勝。為不同耳。雖然。以先生之才之學。而僅以說部見。抑豈先生之志哉。先生精力之所萃者。要在攷園文錄。他日付諸手民。傳播藝林。是真能不朽者也。徵聞重淵之下。驪龍抱珠而臥。則茲所得見者。特其鱗甲焉耳。

1332086

I242.1
39

光緒元年歲次乙亥八月上浣子壻錢徵謹跋於滬上修月樓

清黃鈞宰著



金壺七墨全集

金壺七墨提要

自古聖賢性理之書每令讀之者懨懨欲睡而稗官野史又喜託之神仙鬼怪以逞其不經之談此通病也鉅池黃天河先生處前清咸同間以詩古文辭名於時簿書戎馬之餘出其耳所聞目所見者著為金壺浪墨遊墨逸墨戲墨醉墨淚墨等篇舉當日河漕鹽礦錢法厘金諸利弊一以主文譎諫之筆出之而於英人之五口通商洪氏之一夫倡亂紀載尤為詳盡微而顯婉而多風其詩與春秋之意歟若夫遺聞軼事有關於忠孝節義及足以警罪惡而醒癡迷者則長言永歎發為詩歌又屢見不一見焉他如山水登臨朋儕宴會興之所至輒以韻語記之是殆其餘事已故七篇中有文有詩有詞有傳奇而醉墨一篇造語精粹直逼諸子有清一代自康乾而後二百年來無此作也然則是書也以之作小說觀可以之作子書觀作史書觀作經書觀也亦無不可又豈搜神誌怪諸書所得而望其項背哉吾於是歎觀止矣

序

自來非常之事必賴非常之人以傳之尤必賴抉隱闡微之筆以表彰之我朝開創以來承平二百餘年其間文人才士凡有著述雖零紕碎錦莫不足以陶情淑性有功世教乃咸豐間髮逆紛擾四方之士幾不暇耽情筆墨而鄉里中忠孝節義之事恐湮沒不彰矣况江浙為人文淵數懷奇負異之輩不可計數鉢池黃君天河才本樸天筆能扛鼎爰就咸同間所見所聞掇拾成書類分七種名曰金壺七墨而其一種閒情別致異想奇思有令人執卷披吟而愛不釋手者古之人惜墨如金而黃君則曰浪墨曰逸墨曰邈墨曰醉墨曰戲墨曰淚墨凡所以可歌可泣可喜可怒諸情事胥藉一壺之墨汁噴灑焉而成錦繡墨之為功大矣哉何得曰浪費筆墨乎余讀黃君書因不禁濡墨而為之序

清光緒二十一年歲次乙未冬至日錢塘繩伯洪葆榮書於海上稽古樓之南窗

金壺浪墨目錄

卷一

熙朝財賦

南巡盛典

白首完婚

投火救父

丐女貞烈

王九

鹽商

漕獎

果勇夫人

河工

辛學使

綱鹽改票

堪輿

金陵懷古

陳在衡

神保湖隄

試行海運

王孫

煙草

卷二

廣東夷變

英吉利

煙膏

蕭湖

篆香樓

陳關陣亡

關公軼事

強項

送別詩

粵師誤勝

白旗

附羊城日報七則

廣勇

林公書

漢奸

王廉訪

疲兵

伍紹榮等

英國被兵

平陽中丞

塞外尋親

定海再陷

余步雲

涇河夜行

卷三

將軍

某太守

宗感澤

吳淞之變

吳淞從殉

蛇魚避災

周止庵

邊事詩

懊惱詞

淮關

八大寺

戚先生

水患詩

銀價

瓜洲警信

鎮江之亂

丹徒生

舞刀

江壽民

偽囚荷枷

平山堂

劉中丞書

周林

老農

吹簫賦秋雲

卷四

州縣積弊

元夕觀燈

木工

吳門秀士書

鬼劫

教匪遺孽

擒匪初起

董阿虎

荻莊補襖

牀下星光

學可齋詩

周生

王甲

漕變

洪秀泉

鄉閭章程

附南行日記七則

露筋祠

棲霞

燕子磯

報恩寺

秦淮

靈谷寺

宏濟寺

石城橋夷人

試院旗竿

牛女祠

卷五

十二紅

劍秋題詞

里婦

汜光湖神

胡孝廉

醫者

大悲閣

醫理

賈明府

紅雪

山陽賑獄

孝女

鐵犀

苗寨

人化虎

附黔粵山洞諸蠻

獠狔狔人

猺人

獐人

狼人

聽秋閣詩謹錄

婢代女嫁

又

樓上魚

捉迷藏

說鬼

起蛟

九秋詞

卷六

車夫

狼

雁

猾

附北行日錄七則

灘上

寶峰寺

天震井

東省諸山

同人詩句

題壁詩

河間

眉子硯曲

京師形勢

騙婿

軍機章京

崇效寺

陳釀和

西山

附西山游記七則

戒壇

活動松

空山應響

大星

夜色

石礎

酒樓

渾天球

關節

關廟香火

神將應值

枯花寺

棋盤街

梁家園

陶然亭

內人

雜詠詩

薛執中

洗象

懷挾

安瀾

金田

鵲橋仙

卷七

吳卿憐

勝一先生

少文畫

推測

拳法

翰林院古槐

河鮑詩

學圃聽歌

詩詞傳誦

京師天主堂

穩狀

劉第五

象秩

連橋放櫂

野宿

到家

乞丐報恩

王同知

永安州

荔浦

打虎將

蓬窗讀史圖

附讀史類譚二十七則

帝紀

睡獸

天主

國號

異稱

諛媚

帝王有真

承天

改姓

淫亂

良心語

綽號

食人

養子

僧道

尼

點將錄

溺愛

金

打草穀

相

嗜好

名

牛李

鍾郝

衣

九龍

卷八

沙三

雙鶴

出江遇風

為山

買夢

旋渦

蘇寓雜詩

巧合

離鸞曲

掃塔

平陽公

趙芥堂

質兒行

鄭明府

隨園

夢呼么

茗香亭

公主

災民

醜女守志

合龍

金龍四大王

積薪

金壺遜墨目錄

卷一

徐警

武昌初陷

金陵被圍

洪大全

孝丐

雙溝

清河

紀變

海州

銘

孝廉方正

九節銅鞮

樓船

四舟子

地道

陳玉標

三靠

閏七夕

王魯生

蘭生

劉秋舫

李九

張炳垣

楊漕帥

錢江

紀事雜作

卷二

大錢

車蘭雪

劉李交

祈雪

銅廠

鐵鑛

祖錢

鈔票

張保

門外漢

伶人

帥石芝

烏塔二公

浦上園亭

魚龍

小兒

跛足

附軍營近事十六則

五采帆

鐵鎖

仙桃鎮

蛇山

指配

義妓

考試女子

陳氏女

女賊

男妾

妖術

諸色人忠義

易伏

石鐘

鳧雁

反令

鄭通判

吳逸香

性理

南行

長蛇

犬

賊酋內亂

北軍凱旋

卷三

奇女子

武殿元

某孝廉

奇孝

伯兄殉難

溫明府

又

李杰

借闖

適園

談夢

視鬼

候仙

鴈足

杭州初陷

淮警

吳觀察

大營兵潰

馬總鎮

張提軍

卞明府

卷四

何制軍

王貳尹

婁判

姜少汀

烈女

分米

李國泰

松滬雜作

蓬窗話雨

感興

詞

夷館

玻璃

鼈子蠻

大雪

總統張公佚事

雙燐

殺鬼

合璧

劫典

泛海

驢索

兩軍門

孫文鳳

玉蟾生

窖金

奇報

詩帖

瘞文

卷五

欽旌節婦唐母安甘廬記

孫谿唐節婦家傳

唐節婦贊

歸葬遺骸記

祭唐節母文

重建東暉橋記

重建東暉橋記

唐母橋銘

題唐節母安甘廬圖

唐節母安甘廬圖記書後

賦唐節婦事

題唐節母安甘廬圖

題唐節母安甘廬圖集陶靖節句

安甘廬記

題唐節母安甘廬圖

奉題唐節母安甘廬圖

題唐節母安甘廬圖

題唐節母安甘廬

金壺逸墨目錄

卷一

鏡歌

禽言

李觀啓書

周師孔

祭文

徐都堂

杖馬

賣草

吳夫人

陳東山

斷碑硯

乘槎記

眉鼻錄

義伶

孝伶

又

天籟

絕句

晚學齋詩詞

卷二

洞元鏡

珠帳

心血

女主

輪船

火車

賽舟

煤汽

水龍會

長人

金箔作

瓜子

聖教

賽珍會

放魚

景觀答

補圖

楊廣文

異物

大理

世德錄

金壺戲墨目錄

蟬卦

食龍

富貴

新臺

弔喪

改唐詩

牝牡

稟辭

小東方朔

金山縣

懺鼠

寫真

面具

矮射

算賞

巧對

天青緞

炊飯太守

長毛

讓妻

游戲詩

六郎

三元宮

孫生

尾號

老爺

楚漢

贈聯

蝴蝶會

木蛋

教宮曲

未入

撞車

琵琶

遣嫁

袁癡

鼻壺

金壺醉墨

金壺淚墨

心影上

琴園夢略

心影下

鴛鴦印傳奇始末

金壺浪墨卷一

鉢池黃鈞宰天河著

熙朝財賦

壯盛而憶童稚之年。羈旅而思鄉園之樂。亂離初定。而追溯昇平。如夢如雲。愴恍不可復記。同治甲子冬。籌議善後。百事易。而集賢最難。軍興以來。行鈔票鑄大錢。抽釐勸捐。按田科費。蓋理財之計周矣。因憶道光甲午春。里中諸前輩。過訪先君。各述熙朝盛事。與夫財用豐嗇之原。今猶畧約識之。國家歲入帑金。四千五百萬。以地丁為最鉅。關稅鹽茶雜課次之。歲出兵餉官俸。漕船河工。與夫太常光祿理藩官牧所需。恆在四千萬以內。故國初歲有贏餘。聖祖躬行節儉。與海內相休息。宮中諸費。不及明季十分之一。故蠲租減賦。吏不絕書。而庫藏充裕。世宗繼祚。清釐天下糧賦。整齊而振作之。戶部實存銀六千萬兩。直省倉儲未稱是仁育義正。洽然太和。督撫奏報芝草生。慶雲見。河清麟出。麥秀雙歧。諸瑞駢至。由是鴻禧景福。民豐物阜之盛。萃集於乾隆六十年中。純皇帝天縱神武。式廓宏規。前二十年。積累尤富。及平伊犁定準部。又歲加文武養廉。輒以鉅萬計。方是時。海宇安集。甫及百年。承勝朝廢弛之餘。朝野規模未遑潤色。於是廣制作。興土木。內則宮室衙署。外而城郭堤堰之屬。莫不脩廢。

舉湮增飾崇麗凡此均用正帑物給價工給值而弗興徭役加賦稅以病民他若西南兩苑暢春清漪靜宜諸園熱河盤山各山莊又因祝釐而創普陀宗乘之廟延班禪而建須彌福壽之庵平準夷興黃教而築普樂安遠之寺是則不用正帑取諸內庫羨餘物給價工給值更弗興徭役加賦稅以病民偉乎盛哉煥一朝之體制壯萬國之觀瞻煌煌乎定功保大之規也洎乎嘉道之間一平川楚再定回疆歲入之數如常而經費告絀遂開捐輸事例有豫工籌餉等名目沿至於今近年江南水災捐賑至百數十萬則優請獎叙上年京畿荒旱潘氏獨捐萬二千兩則特賞舉人廣招徠示鼓勵也蓋自宣廟踐極以後承平又數十年饑饉間至官吏雍熙晏然以無事為福先人有言生乎今日者祇知今日之樂而不知疇昔之樂之更勝於今宜乎諸耆談之而有餘慕也

南巡盛典

同郡程翁年九十親見乾隆中六度南巡省方問俗之外大要以東南水患為先務先是康熙間南巡亦六次凡清黃兩工擇要興修指示機宜委曲詳盡至是遵守成法分別堵濬以小民身家之事上煩九重籌畫生斯土者宜何如感激涕零也辛未丁丑兩次翁年尚少其後四次為壬午丙申庚子甲辰厯厯言之聞者色舞先期督撫河漕諸大吏迎駕於山東藩

運兩司有財賦之職者。飾宮觀備器玩。蓮花石。采繪雕鏤。爭奇鬪巧。經費不足。取給於醴商。道府以下。治河渠。平道塗。脩橋梁。繕城郭。武弁飭行伍。新旗幟。承薄之屬。緝盜賊。贍窮困。以示太平。鑿輅既及河上。留從騎之半於東省。乃御舟渡河而南。於時并翳滌道。勾芒扇芳。神人協歡。魚鳥偕暢。則有屬車霆擊。列校雲馳。羽蓋捎星。霓旌晃日。扈從文武。絡驛河干。罐髮黎氓。紅女黃童之衆。匍匐瞻望。麇集而無譁。然後蒼龍負舟。赤蚪夾岸。樓船先引。文鷁偕征。但見一片黃旗。安流順發而已。翁又曰。予以年強力健。幸逢鉅典。不欲遽歸。同人步往揚州。以觀臨江之盛。至則闌閣高敞。旌旆遠張。達達錦帷。闌闌繡幕。文鵠雲霧之綺。金鷁藍碧之縹。步障非金谷可方。亭幔豈武夷所擬。蕭蕭既發。櫂歌遠揚。金石鏗鏘。宮商縈絢。大江南北。拔耄提孺者。莫不袂帷汗雨。山朝而海歸。此第觀乎道路之光景。而離宮別館之中。固不可得而擬議也。願聞諸左右侍從之臣曰。天下殷富。莫踰於江浙。江省繁麗。莫盛於蘇揚。觀於行宮所在。附以寺院之廣。陳設雖侈。供帳雖繁。六膳三漿。雖極豐饌。然竭乎諸守臣媚茲之力。而不足以當聖天子之遊觀也。至若黃幄觀兵。綠營校武。侍衛兜鍪而肅立。將軍佩劍以前趨。五緯分芒。八風唳響。激火珠而沸海。掣金汁以排山。十盪十決之師。七縱七擒之陣。靡不逞雄關捷獻材武於一人。又如日麗風和。宸情暇豫。揮翰則雲箋舞鳳。臨池則繡網投魚。

罕車為校獵之資。小輩作登山之具。凡意念之所及。皆備豫以相需。及乎跋鳥下潛。華燈大起。虬膏助蠟。螯背支銅。蛟蚪展甲。以鬪珠。後狎張毛。而吐跋。驃騘則鞍韉煥采。輪鯁則波浪騰輝。別有綃帳艷妹。鞞舞伎。依重鮑老。百戲焱流。乃積日以為常。恆中宵而未已。上念扈蹕小大。暨江浙文武。從公勞瘁。賜燕會。酬加恩。兆民。賚予粟帛。學士文人。布衣方外之屬。進書獻畫。望澤希榮。於是召見賜金。獎文藝也。灑翰給匾。勸紳衾也。祭神禹。禮明陵。遣祀賢良。諸臣及所過名山大川。所由幽明交洽。而華夏協和也。迴鑒至浦上。河工告成。安瀾普慶。不惜帑金鉅萬。卒以拯下河七邑生靈。蓋艱岳巡方。行慶施惠。國恩浩瀚。為普天率土所同然。而聖人不以無事勞民。帝心尤以大河為念。則惟淮揚兩郡受澤尤深云。明日次其語。就翁損益而存之。時道光乙未天中節也。

白首完婚

同邑程允元。少遊直隸。議婚於劉氏。未娶而歸。留玉環一雙為聘。女父登庸。書庚帖付之。約以三年為期。及允元抵家。而登庸卒。女幼失母。至是益覺獨。轉徙天津。靡所依恃。鄰人妄傳允元死。將以為利。女聞之。朝暮飲泣。誓以身殉。而苦無確音。或微言諷令改字。則哽咽不食。毀容素服。屏居尼庵。以鍼黹度日。備歷荼苦。蓋南北音問斷絕者三十餘年。先是允元家居。

怙恃繼歿。久不得登庸。耗又極貧困。屢欲踐約不果。中年以往。議婚者踵至。允元亦執義不納。他日附糧艘。課徒北上。行抵天津。聞有貞女劉氏。隱跡尼寺中。詢之果登庸女。玉環在耳。允元亦出庚帖為證。鄰里皆喜。促議婚期。而劉女不可。曰。吾守父命。吾矢吾心耳。遲暮之年。行將就木。豈有五六十年老女子。作新婦妝哉。天津守聞而異之。召劉至署。使眷屬再三勸慰。助以奩金。鼓吹送歸。允元所合卺之夕。兩新人偃僂成禮。鬢髮如銀。攢相扶持。與花燭紅妝相映射。遠近觀者皆感歎。託為僅事。事聞于旌。建坊曰義烈。他書載此事。謂劉夢觀音。予凡孕而生子。則天下所未聞也。

投火救父

劉孝子希向。從父居邑之車橋鎮。車橋大火。烈燄橫飛。里人救火未歸。家已半燬。望風而哭。莫之敢前。及夜。火及孝子屋。孝子父突入火中。求先人木主遺像。不得出。孝子方自他所歸。急冒火入。周回三匝。不見父。號而詢諸人。復跳而入。鬱攸從之。久之亦不出。時風急火猛。烟燄蔽空。救火者皆曰。是其死矣。已而牆圯。顧見劉氏庭樹下。人影往來。驚曰。彼固無恙耶。亟覆水為路。負其父出。左奉像。右握木主。不釋手。孝子牽父衣。額半焦矣。問之曰。庭樹下若有數人。以袖拂火。火輒不近。故往依之。然庭實無人。公等再緩頃刻休矣。後數年父病。孝子進

股肉而愈。及孝子年六十病噎。其子亦刲股。刀鈍血濡。縷又從而翦之。而孝子竟不瘳。至今鄉里責子者。每曰。汝曷不學劉孝子。他日。汝子孫當亦孝汝也。

丐女貞烈

邳州女子丁氏。年十六。從母丐於淮。嘗獨行。過李榮門。榮曰。少艾如此。何丐為。從我不患不溫飽。女正色曰。我有姑家。遂行。榮給曰。止。汝母安往。吾昨令浣衣。曷為不來。女曰。與我將去。榮誘入。挑之不從。與之食。不受。閉諸室而強之。女乃大號。榮怒。塞綿於口。撻之垂死。夜縛以石。投諸泮池。明旦。或從池畔過。見有人浮水上。近之。女也。而石繫如故。大驚而呼。榮之隣識是石也。白官逮榮。論罪如律。士夫立石女墓。請祀節烈。而厚卹其母。還邳。天河生曰。史載烈女。大率世家巨族居多。安有搜采及於乞丐者乎。即此見吾鄉先進之厚焉。海內懿行湮沒不著者夥矣。肉食者鄙。直謂蓬華中無淑女。風塵中無傑士耳。嗚乎。

王九

小說所載活無常。淮揚謂之勾使。鄰人王九克是役。夜卧解衣履。戒人不得移動。動則長睡不復醒矣。每與老嫗范氏說陰律。乃山油鑊。確乎有之。予兄弟笑以為妄。九曰。君勿爾。鬼神依人而行。無在無不在。指空虛廣漠之地。而羣以為神。則真有神矣。况諸佛菩薩。舉世所崇。

奉精誠所萃。能無靈乎。佛與鈍根人說因果。神道設教。古人所不廢。其又何咎焉。是歲十月。先大母棄養。明年丙申。伯父繼卒。九謂范曰。疇昔之夜。汝知之乎。太夫人一生慈善。已登仙班。冥官以汝主孝行感神。故命我來召引。范不信。且詰其狀。九曰。是夜我初至。格於門。不得入。會有碩而長者。叩門問疾。乘其隙。入至後堂。汝抱女公子立某所。諸嗣君某哭某跪。口何言。手何物。某某者。奉衣衾具。衰經。逐逐往來。信乎。范憶是夜。若有掣其衣者。故秘之。而問九云。若見我。而不使我見。何也。九曰。我掣汝袖。汝回首四顧。庭隅焚冥鏹。有星火繞汝髻端。不復記耶。若不我信。今廳壁猶有掌痕。衆怖其說。赴而視之。則五指赫然。其紋畢見。所謂碩而長者。姊夫丁霽初。實以夜來。

鹽商

揚州繁華。以鹽盛。兩淮額引一千六百九萬有奇。歸商人十數家承辦。中鹽有期。銷引有地。謂之綱鹽。以每引三百七十觔計之。場價觔止十文。加課銀三釐有奇。不過七文。而轉運至漢口以上。需價五六十不等。愈遠愈貴。鹽色愈雜。霜雪之質。化為緇塵。鄉曲貧民。有積日累旬。堅忍淡食者矣。此非正課致之。而商人積弊累之也。諸商所領部帖。謂之根窩。有根窩者。每引抽銀一兩。先國課而坐收其利一也。運脚公用。額定七十萬。近年十增其五。而用不及

半二也漢口岸費每引又派一兩有奇三也即此三項已倍正課而過之加以鹽院供億各大憲緝捕犒賞又養養乏商子孫月支萬計最奇者春臺德音兩戲班僅供商人宴而歲需三萬金總商謁見鹽院一手版數十文耳而冊載一千兩率由總商妄立名目取諸衆商委員王鳳生查請裁革其浮冒無忌類如此由是侈靡奢華視金錢如糞土服用之僭池臺之精不可勝紀而張氏容園為最著一園之中號為廳事者三十八所規模各異夏則冰銷竹簟冬則錦幙貂帷書畫尊彝隨時更易飾以寶玉藏以名香筆墨無低昂以名人鑒賞者為貴古玩無真贋以價高而缺損者為佳花史修花石人疊石水木清湛四時皆春每日午前縱人遊觀過此則主人兜輿而出金釵十二環侍一堂賞花釣魚彈琴度曲惟老翁所命左右執事類皆綺歲俊童眉目清揚語言便捷衣以色別食以鐘宋其服役堂前而主人終世茫然者不知凡幾梨園數部承應園中堂上一呼歌聲響應歲時佳節華燈星燦用蠟至萬數千觔四壁玻璃射之冠釵莫辨祇見金碧照耀五色光明與人影花枝迷離凌亂而已其埒於容園者若黃若程若邑莫不闢靡爭妍如勝之新不數年而資本日絀虧及公款朝廷借帑助之定法兩年三運後則一運兩年積習既深外腴中瘠愈斲愈深而敝壞不可為矣

漕弊

丙申丁酉間侍先君讀書間聞鹽漕河工諸事。隨筆存之以識梗概。制軍陶公有言。漕政首禁浮收而浮收之原。由於旗丁之索加幫費。旗丁之索費。又由於沿途公用。及通倉胥役催趲員弁。索費於旗下。故歷屆兌漕。州縣有協濟之款。積久視為應得。更思逐漸加增。以倡率停免為挾制之端。以捐勒通關為刁難之具。水手出入淮境。不虎而鼠。首尾帖然。及到江南。則玩易官府。欺凌民船。霸道橫行。莫敢正視。旗丁之牙爪也。衛官在淮。奉法惟謹。不率則漕督褫其章服而朴之。及到江南。挑米色促。兌期互為狼狽。又旗丁之羽翼也。此輩既託詞多取於州縣。州縣亦必藉口浮取於小民。加五加三。風節雨耗。盡書差保。朘削無藝。此在民之害也。州縣一年支用在此。通省攤捐在此。又奏明彌補津貼各款。漕米一石。協濟銀三四錢不等。合計已及數萬。此在官之累也。在顛預之州縣。未必諒百姓之苦。在顛愚之百姓。亦無由悉州縣之難。下怨上尤。互相詬病。而皆不為無因。其病民蠹官。大為漕害者。則相沿之陋規是已。或田無一畝。已漕至數十百石。或米無升合。索費至數十百金。人數多者三四百名。陋規竟至二三萬兩。沿習已久。殊駭聽聞。宣州縣虛報為支銷地。耶抑果若是之多耶。噫。其甚矣。果勇夫人

嘉道間名將首推二楊功業威名彪炳一世而果勇侯夫人龍氏臨機應變卓識鴻才則有世所不盡知者夫人為蜀之華陽縣人廣東佛山同知廷泰女也果勇任甯陝總兵夫人歸焉初婚三日終南教匪漸熾侯即率兵搜賊明年調署固原提督夫人方懷妊未行及秋甯陝鎮兵以停餉兩月嘖有叛言鎮將不善駕馭勢岌岌不可終日或請夫人乘夜速行夫人曰叛否不可知若行而後叛是通賊也不然何以先知卒不行亂作殺營官肆焚掠闔城擾攘官民眷屬晝夜驚竄反依夫人為逃死數方是時未叛者拒於內曰夫人勿死我輩受恩重誓禦賊以衛夫人即不敵而死主將聞之亦見我輩心也已叛者拒於外曰夫人勿驚我輩受恩重情急而叛無與夫人事誠慮外寇驚及夫人主將聞之無以明我輩心也是鎮署司餉朱之貴者性苛刻眾欲殺之夫人藏之複壁中俾令追捕眾意乃釋黎明叛眾請見夫人奴輩及避難婦女倉皇號涕求勿放入夫人怒曰生死有數敵涕泣而懇之且朽牆薄壁脫有他意誰能禦之請見則見何畏之有命左右啟門而出端坐堂上叛首數十人血臂淋漓伏地痛哭請送夫人出城夫人曰誰則戕官殺人者抵命於汝眾人何尤速擒首逆絕妄念主將或可申奏朝廷予以生路眾曰我輩結盟誓同生死不能遵夫人命謹備輿馬以俟諸婦女又曰夫人行我輩死矣夫人曰此輩皆我故舊須隨我出不得傷殘即出婢媼衣履與官眷結束次第啟行而已乃乘輿殿後甫出署叛眾發號傳隊以送夫人呵曰止此何時何等狂

悖而猶循此虛文耶。除現在署前者。餘皆不得露面。眾唯唯。送至澗溝。哭拜而返。適遇之貴
 於逢。舉刀擬之曰。汝今日亦入我輩手耶。之貴曰。我藏複壁。夫人計也。夫人忘盟。益命我送
 往。汝等欲殺我。即轉貴盥盆去。眾審視良久。曰。且為此盆饒汝。明日行抵石泉縣。石泉百姓
 方遷徙。縣令不能止。聞夫人至。公服攀轅。留守城池。越六日。始就興安。免身時。典郡興安者
 夫人從兄。安堂也。初。果勇於固原。聞變。遣屬將選兵進勦。而自帥親丁四人。冒雨急馳十二
 百里。三晝夜而至。藍屋得安堂書。知夫人已往興安。即馳往石泉。撫賊解鄴縣圍。賊首蒲大
 芳。公舊部也。素得眾心。公又素得大芳心。乃單騎入賊壘。諭以順逆利害。說令投誠。仍同入
 甯陝鎮城。約束歸伍。而大芳心懷反側。意頗悔降。遂以願赴興安。迎致夫人。為請實以試主
 將心也。果勇立允所請。不增一奴。或謂夫人明哲。必托辭不行。比大芳至。天大風雪。夫人冒
 雪抱子。泰然登程。越日。道過漢陰廳。大芳與同行王奉者相聞。夫人入廳署。訊知曲直。棍責
 大芳四十。械繫而行。將至鎮城。降眾代求免繫。更乞勿使主將知。夫人許之。及見果勇。詢問
 公私悲喜交集。獨不言。逢責大芳事。居十日。各帥遣都守馳候果勇。見左右役使皆叛黨。神
 情炯炯。相視無一言。少頃。請間。密白曰。各帥得漢陰稟函。知夫人逢責大芳。恐降眾離心。故
 遣某等探候。果勇曰。不知也。入詢夫人。曰。有之。曰。何無一言。夫人曰。是不必知。知而不誅。則

廢法知而加誅則失信。我見不徹不敢行。既行保其貼服無勞探也。果勇出語都守歎服而去。他日各帥戲謂果勇曰：誠村小心。夫人敢責賊。恐元帥亦不免也。其智畧英果類如此。方叛兵之就撫也。廷議以果勇在鎮。馭兵不嚴。削職戍伊犁。自謂立功贖罪。或可免行。夫人曰：卒伍為逆。而主帥無罪。國家無此法度。所望君恩高厚。不久戍耳。後一月果蒙賜環。果勇藉貴州褫職自健。為南歸舟子。恠悖糴鹽。謂至沿河司。可獲重利。夫人曰：居官不宜重利。況數奇罷官之時。財祿可知。力諫而始止。行抵黃瓜漕。前舟撞損。以載輕急。駛近岸人免而船沈。夫人善畫。瀾喜彈琴讀書。尤識大義。嘗曰：方寸靜潔則理勝。欲念慮牽滯則欲勝。理人生最忌情流為欲。則百事不得其正。聞者尤敬服焉。天河生曰：情流為欲。一語勝於理學家數百千言。乃得之閨閣中乎。跡其制事之明。即以心淨故見義之勇。即由遏欲故偉乎。非果勇孰能匹此而無愧者乎。

河工

南河歲修銀四百五十萬。而決口漫溢不與焉。浙人王權儻熟於外工。謂採買竹木薪石麻鐵之屬。與夫在工人役一切公用。費帑金十之二三。可以保安瀾。十用四三。足以書上考矣。其餘三百萬除各廳浮銷之外。則供給院道應酬戚友饋送京員過客。降至丞簿千把總胥

吏兵下。凡有職事於河工者。皆取給焉。歲修積弊。各有傳授。築隄則削浜增項。挑河則墊崖貼腮。買料則虛堆假塚。即大吏臨工查驗。奉行故事。勢不能親發其藏。當局者張皇補苴。沿為積習。上下欺蔽。瘠公肥私。而河工不敗不止矣。故清江上下十數里。街市之繁。食貨之富。五方輻輳。肩摩轂擊。甚盛也。曲廊高廈。食客盈門。細穀豐毛。山腴海饌。揚揚然意氣自得也。青樓綺閣之中。鬢雲朝飛。眉月夜朗。悲管清瑟。華燭通宵。一日之內。不知其幾十百家也。梨園麗質。貢媚於後堂。琳宮縹緲。抗顏為上客。長袖利屣。颯沓如雲。不自覺其錯雜而不倫也。然而脂膏流於街衢。珍異集於胡越。未嘗有揮金於室。開礦於山者。葵槌華身。而河流飽腹。自土下下。比物此志也。

辛學使

近時學使振作文風。衡鑑精當。以周公系英為最。整飭士習。扶植單寒。以辛公從益為最。凡懷扶冒替。文場中作弊弄法者。懲之必嚴。因人牽涉。及事無左證。橫被詆誣者。庇之必力。故士林畏而感之。江南抗漕聲起。制軍陶公謂生監不食漕。則州縣不浮收。公謂州縣果不浮收。則生監必不食漕。文移往還。互相詰難。保全甚多。制軍奏疏有云。徇眾沽名。其事順而易。力挽頽波。其事逆而難。即指此事言之。二公同官。甚相得。因公而異。兩不失其為賢。

綱鹽改票

綱鹽之利不在官不在民商人占其利而不能保其利則幕賓門客等衆人分之船戶準行往往不領腳價轉賂商宅僕役圖謀裝載下至婢媼亦月有飽贖挾私鉅而得利宏也船抵漢口排列水次次第銷售謂之整輪或將待輪之鹽先期竊賣俟輪到買私填補謂之過籠蒸糕及鹽已賣盡無力補買則捏報淹銷暮夜鑿沉其船以滅迹謂之放生陶雲汀宮保深知其弊創立票鹽法凡富民挾貲赴所司領票不論何省之人亦不限數之多寡皆得由場憲計引授鹽仍按引地銷行而羣商大困怨陶公入於肺腑編為葉子戲貌其家屬又一人以雙斧斫桃樹妄立名目以肆詆譏宮保據實陳奏不避勞怨毅然行之而鹺務為之一變吾郡西北五里曰河下為淮北商人所萃高堂曲榭第宅連雲牆壁壘石為基煮米屑磁為汁以為子孫百世業也城北水木清華故多寺觀諸商築石路數百丈偏鑿蓮花出則僕從如烟駿馬飛輿互相矜尚其黠者頗與名人文士相結納藉以假借聲譽居然為風雅中人不時賓客之豪管絃之盛談者目為小揚州改票後不及十年高臺傾曲池平子孫流落有不甘言者舊日繁華賸有寒菜一畦垂楊幾樹而已

堪輿

堪輿家言。儒者所不道。間有應驗。吉少凶多。予家前門。歷年已久。先人慮其傾圮。議將改作。戚友皆曰。時近百年。不宜輕動。盍待其自敝而新之。獨曹鎮某君。恃才而傲。堅謂無妨。擇吉興工。前蔭初啟。則有蛇一蟾一。盤伏於門板之上。蟾右而蛇左。各哺其卵。卵大如龍眼。二十餘枚。鄰人患瘡者。捕蟾食之。蛇則負傷而竄。又於祖屋之前。闢門於白虎陰宅之左。引水於黃泉。由是三數年間。喪老幼十有二人。道光十八年春。先君棄養。年祇四十有八。費志未伸。聖人莫不歎惜。言土木者。皆以為戒。痛哉。或謂地理醫道。卜筮祈禳諸術。用之當而得福者。絕少。用之不善。因而得禍。亟烈者甚多。要在習業之人。虛其心。慎其用。勿云祈福。先求免禍。庶乎不致誤人。然此輩執術疏謀。生急信口欺詐。言人人殊。甚至徒毀其師。子譏其父。各持己見。彼此相非。而堅僻謬妄之徒。遂與操刀殺人者等。悲乎痛哉。先是予年十齡。先大母八十在堂。內外秩然。家門雍睦。宅之西有小圃。四時花木畧備。春秋佳日。伯父父奉觴為壽。命余兄弟背誦書籍。時奉果核之賜。則沾沾自喜。兒時况味。如在目前。嗣是甫及三年。叠遭大故。家亦中落。而後此船唇馬背。關河風雪。於是乎始矣。書以誌慟。為天下執業者告焉。

金陵懷古

先君子斗南公。篤行孝友。績學工詩詞。書法得歐虞之神。甫冠食餼。為文章不趨時軌。屢躋

鄉閭因肆力切用之學。凡民生利病。河漕兵農邊防水利之屬。靡不究心。擇近代掌故。及宋元以來諸大事。不戾於今者。參互考證。別為數編。及貢京師。將入都。而病作。不可行矣。著有聽秋閣稿。大半散佚。不孝早孤。不知珍惜。手澤僅得之南北士夫所傳述。亦見先人行誼。信乎朋友者遠也。舊有應試金陵古詩八首。一時傳誦。辭云。西塞山高壓建康。吳宮花草憶孫郎。長沙轉戰功名薄。驃騎掄才指臂強。赤壁同仇問瑜亮。白衣失算取荊襄。千尋鐵鎖成何用。早有降書到許昌。天子長安執蓋行。新亭回首泣神京。將軍會假安東節。兒輩重提北府兵。肯使功名收白望。翻因經畧誤蒼生。戎華未一長星見。聽徹桓家戰鼓聲。寄奴山下響瑯弓。虎步龍行入帝宮。唾手燕秦開大業。回頭孫子笑田翁。干戈宛轉豬王後。星月蒼涼狗肆中。記得零陵歸第日。夕陽無語下長空。徧體龍文一天加。丹陽徙去舊官家。十年未了昇平願。八友先將意氣誇。青鳥孤盤泣龍種。綠楊滿店蹙蓮花。宮娥認得前家令。又接風流宰相車。鑄就金甌五十年。自成自敗亦堪憐。沈幾解辨檀溪竹。說法難開火宅蓮。一曲臺城猶有路。六時禪誦已無緣。傷心寫盡蘭成賦。無補湘東馬不前。花雨臺空幾度春。又從黃閣捨君身。貽謀已覆降王局。仲客誰當顧命臣。玉樹歌殘千頃月。秣陵秋老六街塵。如何做煞揚州夢。猶訪胭脂井畔人。潦倒飄零兩姓雄。金鐘飲罷出吳宮。諸天法曲三更換。采石漁舟一綫

通殘夢不收天水碧。新詞能唱滿江紅。小樓一夜傷心句。目斷秦淮月影中。一統乾坤告太平。九天宮闕俯瑤京。雲臺有將星辰列。鐘室無辜犴狴盈。却喜文孫傳祖訓。又從皇覺換僧名。千山萬水歸何日。夜夜英靈將阜行。建文遜國事。後人辨之。詩為一時憑弔之作。固不以考據論也。

陳在衡

同邑陳在衡先生。和藹有風趣。年六十餘。暮行郊野間。見二人籠燈前行。就火吸烟。久而不爇。其一人問曰。君過首七末耶。陳訝其語。漫曰未也。其人曰。宜哉。陽氣未盡。故陰火不燃。陳悟為鬼伴。曰。世言人畏鬼。信乎。鬼曰。非也。鬼實畏人。陳曰。人何足畏。曰。畏呼。陳即長吸而呼之。二鬼退至三步外。張目怒陳曰。汝非鬼耶。陳笑曰。實不汝欺。吾乃與鬼相近之人耳。再呼之。各縮其半。三呼之而滅。

神保湖堤

淮陽兩郡。西臨洪澤。北枕大河。清口當河湖之間。為黃淮交匯之地。糧艘及此。蓄淮水於塘中。候至清高於黃。然後啟壩渡河而北。名曰灌塘。自黃河南侵。清口淤墊。淮水不能暢流。於是高堰山盱兩廳屬。堤長一萬七千餘丈。勢如建瓴。時時有決防之患。湖堤故有石壩。急則

啟壩洩水高寶湖灌入運河。又啟運河東岸之壩。洩諸下河民田。故厯屆大汎時。遠近農民扶老攜幼。枕藉壩上。求緩一二日。以待收割。哀號之聲。徹於霄漢。不則長饒一舉。而黃雲玉粒悉付之洪流。巨浸中矣。往歲七月初。風雨大作。水溢於隄。啟壩而漲不遽消。潰決在於呼吸。廳營員弁督飭夫役。冒雨搶修。疊浪狂飈如山而至。危急間。防兵忽聞雷聲。馬鈴往來馳驟。雷光閃鑠中。見有金甲神。從諸兵衛。舉刀揮水而西。頃刻迴風水減數尺。官民相慶更生。嗚乎。人事不齊。遂資神力。神之不保。將復何求。

試行海運

全漕之歲。糧艘渡黃者九十餘幫。計船四千五百號。期以夏初報竣。近則挽運漸遲。京倉支放漸絀。於是英相國和通籌漕河全局。請暫僱海船。以分滯運。酌折漕額。以備治河。胡御史長庚請預籌積貯。招商買米。接濟通倉。事下督撫會議。大吏以采買多弊。窒礙難行。乃先將蘇松等郡冬漕。由海道運送天津。事屬創行。剔奸防弊。與夫水師巡哨。備禦洋盜之策。立法甚周。海船畏淺。不畏深。畏礁。不畏風。惟元人新道最善。今估舶所行者是也。就沿海州縣測驗大洋。合計四千餘里。約分六段。自上海至崇明為一段。第二段曰金山。為東出大洋之標準。第三段北向偏東。至海州鷹游門。是為江省洋面中。經黑水洋。深碧無底。黃河入海。自

成一線。雖風濤衝擊。與海水不相雜也。第四五段。北至廟島。屬山東。六段西北止天津。余山一名南棧。與文登北棧相對。海行至此。始見島嶼。東有百有五島。居民稠密。雖犬相聞。以榮城之石島為最。生長其間者。耕種桑麻。男女婚嫁。與內地渺不相通。今人有世外仙源之想。倘所謂十洲三島者。即此類耶。大洋中以鐵盤定向。以更香計時。而深淺尤恃水托。乾鉛為鏤。繫以長繩。橫如兩臂。為一托。自十托至五十托不等。時吾邑關仲因參戎奉檄護送。是為我朝試行海運之始。

王孫

故同知王君之孫。貧而無賴。時人號曰王孫。嘗乞資於南河某廳。不應。又請讓之。王笑而去。曰。細事耳。公失算矣。他日河帥臨工。前驕將至。王匿柴塚內。鑽穴以窺。故為呻吟寒暄之聲。帥至。問何物。左右曰。無之。王則大號。帥怒。命啟塚。積薪如屋。而中空。若懸磬。王踣曰。小人貧苦無家室。復病哮喘。託此以蔽風雨。有年矣。不知今日之敗於神明也。左右曰。胡為竊薪。王指石塚曰。請以石試。復發之。無不空者。王頓首曰。石不可餐。是非小人所竊矣。帥怒。欲劾某廳。某懼。求漕使關督。同為緩頰。乃已。實費二萬金。

烟草

烟草初出呂宋。經產關東。自國初通行以來。烟量之宏。烟具之大。以紀河間為第一。嘗自京師赴海。旋攜烟一管。倘徉車中。比至。而餘灰猶未盡也。乾隆中。蘭州別產烟種。乾銅為管。貯水而吸之。謂之水烟。西洋諸夷。貿易廣東。窺我嗜好。會朝廷用師西域。關地二萬里。諸夷震懼。內不自安。而英吉利所屬之東印度。尤與後藏相近。乃踵和蘭謀。萬利巴故智。始造鴉片烟。以敵中國。鴉片烟一名阿芙蓉。以罌粟汁和土為之。可以去小疾。先是海關稅課。列諸藥草。每觔徵銀三分。初無筒吸之法。至是。粵閩間。富室豪商。銀燈象管。不惜雕鏤之費。藉以炫新奇。習安逸。為供客飾觀之具。初不敢顯。然陳設也。嘉道以來。漸及江浙諸省。官民皆知吸食。則外堂列肆。白晝卧談矣。販賣之地。暗市設於荒島。快蟹出於深宵。銷行日多。價值日貴。每歲白金出洋。見於奏疏者。至二千餘萬之多。於是鴻臚卿黃公爵滋。極言耗索之害。請申厲禁。得旨允行。欽差大臣赴廣東。嚴定科條。限期搜繳。並罷英夷互市。聲其罪惡。布告諸國。直省督撫一律遵辦。販賣吸食。議罪有差。時通市各洋。如鄂羅斯。彌利堅。法蘭西。素與英夷為盟者。莫不稱快。烟市為之少斂。

金壺浪墨卷二

鉢池黃鈞宰天河著

廣東夷變

初禁烟令下。大吏飭屬嚴查。官弁泄盜者多。非滋擾窮民。即奉行故事。徒為胥吏肥已計耳。惟林公則徐由欽差總督兩粵。規畫周詳。雷厲風行。搜繳盡善。定法販賣者殺。輕者流。吸食者黥。期以三月不悛。分別刑責。又延醫配合藥料。施給貧民。西洋躉船。繳出烟土二萬餘箱。並所搜民間烟具。累篋連箱。付之一炬。時通商國以十數。咸傾心受約束。獨英吉利懼失重利。遂以索食為名。舉兵犯尖沙嘴。公遣參將賴恩爵等擊走之。嚴斷接濟。先後六戰。夷皆受創去。夷目義律潛赴澳門。倩西洋諸夷遞說帖求轉圜。公以其言未可信。奏請相機勦撫。上手勅報曰。朕不慮卿等孟浪。但誠卿等畏蕙。先威後德。控制良法也。已而英夷果反覆。又請停其貿易。並請沿海諸省嚴守備。諭曰。該夷自外生成。是彼曲我直。中外咸知。尚何足惜。公既奉諭。益慷慨任勞怨。英人窮蹙。屢撼公不動。則大懼。知粵中無隙可乘。乃改圖犯閩浙。初泊梅嶺。據廈門。總兵寶建彪等擊退。遂由舟山攻陷定海。據之。掠甯波。窺吳淞。沿海騷動。當事不能禦侮。爭以激變咎公。因中傷之。代公督粵者為協揆某公。至則反公所為。而密輸款。

於夷人夷復舍定海去。併力廣東。

英吉利

英吉利一名英圭黎。地居大西洋。自中國西北。歷俄羅斯法蘭西界。更越游牧諸回部。始抵英國邊境。距廣東近五萬里。自古不通中國。其後攻服五印度。拓土而南。附近諸夷屬焉。國勢寢廣。我朝自康熙四十二年。初弛海禁。諸番畢集。而法蘭西為最大。又十六年。英吉利始來入貢通市。嗣是雍隆間。一再來朝。均不克成禮而止。因請於甯波天津各海口。一體貿易。又求給珠山小島。及廣東附郭地。居商存貨。上既嚴諭指駁。復慮其沿途生事。特命侍衛松筠公嚴衛南行。途中稱安謐。故事外夷商舶。各有寄稅之所。惟兵船一入內洋。則立時驅逐。嘉慶十三年。英吉利兵船至粵。夷目度路利。謂法國欺凌西洋。圖奪澳門。故遣兵防守。粵督吳公熊光以辦理不善。削職戍伊犁。十六年。又以兵船至粵。督孫公玉庭飭停貿易以懲之。夷計絀。乃請遵約如舊制。窺伺之跡。由來漸矣。二十年。入貢。貢使不能行三跪九叩首禮。廷議以其崛強違之上。不憚。會孫公述職京師。召見垂問。公奏英夷不能行中國禮。其性然也。其理事大班。有司當冬者。嘗於廣東巡撫署。拜領大皇帝賞物。躬身俯伏。夷禮之免冠頓首也。今貢使即司當冬。未有謹於彼。而驕於此者。上問其國富強有諸。公奏其富由中國。彼以

所有易茶葉轉鬻於附近諸夷。致富耳。然一日無茶則病。禁之則窮。又安能強。臣愚以為該夷妄擬干求。當折以天朝法度。若其歸心恪順。不必責以中國儀文。上大悅。優旨褒之。西洋諸夷在粵通商者。惟英吉利國貨最多。尤多邪淫物。方儀徵阮公元之總督兩廣也。即以嚴禁鴉片為請。如洋商必結夷人為中國患。遇事裁抑之。道光二年。英國兵船殺死民人二。公嚴飭洋人大班。必得兇犯。乃已。夷目等聲言犯不可得。無已則停貿易歸國可也。公聞之。即發印諭言。願歸印歸天朝。並不重爾貨稅。於是各船同日揚帆出海口。方是時商民官吏皆皇皇謂關稅自此將大絀。且慮激變為朝廷憂。公曰。國體為大。稅為輕。況索凶理長。不可為所脅。言者愈眾。持之愈力。已而探知出口之船。皆潛泊外洋以待。日久折閱多。其兵船又先過。不得已。稟求回岸貿易。限期縛犯以獻。自是夷兵乃無敢妄殺人者。十年。朱公桂植督粵。夷人語不遜。公怒。毀其馬頭。乃大懾服。自二公去任後。兵船踵至。十二年。由粵而閩而浙。至於江蘇。其酋胡夏米甲利。自稱衛護貨物。非有他意。風利即行。乃由江蘇弁兵押送南還。旋復折回東省。時閩督富呢揚阿。江督陶澍。山東撫訥爾經額。先後入告。上命嚴密防堵。不許轟擊搜檢。致生事端。仰見我國家慎重邊防。懷柔遠人之至意。然夷蹤狡譎。實為相度地勢。勾結奸民。散布鴉片而來。鴉片出於印度。印度之南海。幾與後藏緬甸相隣。惟廓爾喀夷間。

之土地自俄法西北極乎西南西洋諸夷與互市防之特嚴惟中國獨受鴉片之害其貿易廣東者率由印度浮海而至故往返較便云

烟費

廣東沿海礮臺曰沙角大角虎門橫檔烏浦二沙尾以及省河要隘碁布星羅古人相度地勢聯絡聲援實為今人所不及內河則木椿鐵鎖載石沉船奏移高廉道駐扎澳門守以重兵嚴禁奸民相勾煽雖百英夷無能為役林公力也自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協揆某公代公督粵預存不欲戰之心夷至虎門則急撤烏浦兵至烏二沙尾則急撤獵德省河兵聽其添造蜈蚣快蟹小船及竹梯火箭之屬盡去內河椿石出入裕如某初索夷人烟費銀一千萬兩夷目義律許七百萬先繳百萬香港遂為夷有並索甯波上海各口不許即攻虎門又揚言不得增兵增兵即不和氣高詞傲挾制多端某公奉約惟謹廣撫怡中丞與楊侯以下諸提鎮名為共事實不能參一謀時諸軍集省會者駐防滿兵督撫提標兵又調集客兵團練鄉勇民兵兵不下二萬餘而各臺守將累以兵請祇發數百人暮夜載以渡船竊布內外夷人幸其少佯為不知而和戰守迄無明文遷延不決者累日羊城題壁詩有云誰使貨通獅子國豈無兵駐虎門山漏卮不塞河沙數幸有雄師取賂還蓋指烟費而言也

蕭湖

吾郡有新舊二城。後又築夾城於其間。如篆文字形。今新夾二城皆地官民商賈。全集於舊城。故邑人竹枝句云。舊城新了新城舊。舊日新城蒲葉多。新城之西舊有蕭湖一區。水木明瑟。為張鞠存吏部曲江樓故址。中有依綠園。雲起閣。諸勝與方望溪王樞東諸名流會文賦詩。海甯查伊璜曾主其家。毛大可因事亡命。藏之複壁中。西河集有明河篇。即指其事。樓東為家蘭巖觀。容止園。俗所稱黃家山。止園之梅花嶺也。後歸岑山程氏。為淮北總商。始於對湖起荻莊。招南北知名之士。宴集其中。文酒笙歌。殆無虛日。曇花暫現。蜃氣旋消。老屋三椽。紫藤一樹。自程氏敗。而諸商無一存者。城北井里蕭條矣。先君冬日過荻莊。句云。一溪寒玉對斜暉。客到西園蓋不飛。海內文章今日盡。眼前風景此樓非。斷垣淋雨無三尺。老樹酣霜尚十圍。欲問昔人觴詠地。溟濛烟水一棋歸。

募香樓

由荻莊北行四五里。至募香樓。春仲羣花盛開。玉蘭尤茂。為城北游憩之所。河工盛時。各廳員載酒看花。門外車馬恆滿。有僧月如能詩畫。好遊名山。足跡半天下。麟見亭河帥亟賞之。時與唱和。先君再宿寺樓。贈句云。更與詩僧語。停樽月未闌。江山為客遠。書畫避名難。福慧

輸靈運。功名問瀨殘。碧城如可到。雲卧不勝寒。樓壁石刻有碧城十二四象。故云。又秋日和韻題壁云。詩懷一僧淡。花雨十分秋。天虛度鐘磬。秋爽上梧桐。墨蹟模糊。不可盡辨已。

陳關陣亡

夷目義律以廣東和議久不定。進攻沙角礮臺。伏兵二千。以竹梯登後山。副將陳公連昇預埋地雷。夷至而雷發。擊死百人。夷怒。知我兵少。麾衆前進。連昇以數百兵當彼五倍。自辰及申。火藥告罄。夷人別遣精兵繞出三河口。燒毀我兵脚船。與前所伏兵合力夾攻。連昇中銃仆。沙角大角並陷。夷人恨之入骨。刀矛交下。身被數十創。又執其子斫之。剗破胸腹而死。守備張清齡外委瞿殿林從殉。三河營喪兵最多。是時提督關滋圖守鎮遠。李潤堂守威遠。馬辰多隆守定遠。皆不過數百兵。進不能戰。退不能守。門戶藩籬全不足恃。關公與諸提鎮請於某公。力訴礮臺危急。坐以待斃。狀不得兵。慟哭不行。某怒曰。不到礮臺是畏死。即以軍法從事。諸將曰。礮臺何敢不往。第兵則不發。徒往何益。是迫之死也。國家死數提鎮。殊不足惜。第恐大勢一壞。喪師失地。於國體有關耳。不聽。繼德以外各礮臺相繼失守。關公天培暨總兵祥福遊擊參廷章。都司沈占鰲守備洪達科。同時中礮陣亡。關公身受數十創。半體焦爛。廷章亦祇存半體。公僕孫長慶既受公命。送印大府所。返而求公屍。膝行入夷人營。鉞交於

胸歷舉他屍數十。審視乃得之。夷衆雖忌公。而心敬其人。獨某公靜鎮如故。由是英吉利進過省垣矣。

關公軼事

胡夏米甲利之初至吳淞也。關公奉檄押護南行。及浙江交替回蘇。夷又揚帆北駛。奉旨嚴詰大吏將罪公。公曰。某送之浙人受之。當時取有咨文。非以空言塞責也。由浙北駛責在浙人大吏。無以紬乃止。公在官訓練操防。獨勤其職。他營多廢。他因以尼公。公曰。水師與陸路異。陸路居腹裏。奸宄線索易得不至一發無所制。洋盜出沒剽劫。動輒戕命。我輩職司禁暴。奈何聽盜賊白晝殺人。而不預為計哉。初議海運。督撫知公才。檄委護送。時洋盜羣集山島間。素敬關帝。至是從山上望見糧艘。轟旗大書關字。波浪烟霧中。似有人坐艄樓。一人侍立持大刀。如世所繪關帝象者。羣盜竟羅拜不敢犯。夷難之興也。公緘一匣寄家人。堅不可開。後啟視。則墮齒數枚而已。事聞。特賜祭葬。諡忠節。蔭卹如制。廣東及原籍皆建專祠。

強項令

初夷務告警。上命宗室奕山公為靖逆將軍。討粵東之賊。奕經公為揚威將軍。剿賊於江浙。參贊以下皆行。禁旅隨之士飽馬騰。桓桓南下。先後入淮境。水陸並進。旌旆飛揚。沿途司供。

僥者動遭鞭撻。某邑侯親詣館驛求見。星使軍士擲揄唾罵。或張弩舉槊向之。邑侯曰。欲殺殺我。官貧民瘠。供給無可增也。左右曰。是強項令。麾之去。竟免誅求。

送別詩

是年春河帥課士同人赴試清江。晤皖北方晉齋。浙西姚亮甫。楚南秀生。集飲酒樓。興會颺舉。時秀生亮甫公車北上。晉齋有江表之行。臨別各為小詩以識鴻爪。亮甫立成十數韻。餘亦極意經營。予於諸君為最樸。祇得絕句云。天涯蹤跡聚沙鷗。門外雙輪水際舟。日暮酒闌風力緊。落花如雨下西樓。此少年結交之始。同人諷詠欷歔。擲筆而散。

粵師誤勝

粵師既小挫。大吏壹意主和。而英夷要求太甚。得旨夷性反覆。不許通商。當即大申撻伐。朕志已定。毋再因循。某及楊侯怡中丞皆被議。林公以四品卿銜調赴浙營効力。時靖逆將軍奕參贊隆齊抵粵。初及佛山。望見夷船舍舟而陸。入居貢院中。同日耆制軍亦至。京營及續調客兵皆集。軍容之盛。照耀川陸。先後製器械。造木筏。編草船。籌備經旬。剋期進戰。夷人來詰云。和約在即。何故中變。又不使一介明其曲直。調兵欲何為。縱火焚燒。頃刻灰燼。四月朔。將軍乘賊無備。夜令出戰。鐵騎突出。刀槍齊鳴。礮聲火燄中。弁兵報稱獲勝。燒毀夷艇四。沉

溺死者甚衆。大帥相慶於堂。官吏志科賀。詰旦乃知誤燒民舟。夷人晏然無所損。而我兵駐守泥城者。轉為夷眾所乘。器械無算。

白旗

英夷進犯廣東省垣。知眾官駐節貢院。遂登船桅。以遠鏡窺之。大縱火器。附近居民延燒不絕。又由泥城登岸。夾攻百姓驚擾。翼長侍衛等。交悔接戰之誤。同求將軍救援。夷人素以白旗為止戰之號。倉猝不可得旗。乃取單衾揭竿城上。夷眾見之大譁。礮聲始漸息。時各帥意見不同。卒無定計。甚至出令旋止。靡所適從。知廣州府余保純面請將軍主謀。二參贊督撫都統提軍會印。刻下廣府行事。除某公所得烟費銀百萬。後昇夷人仍餽以洋錢六百萬。和約乃成。以夷人恭順。俯求通市入奏。朝廷方事未遑。不欲逞兵。從之。由是歸礮臺。納關稅。夷船起貨如故。義律與我靖逆將軍議退兵。將軍使義律先之。不可。是月十九日。我靖逆將軍帥參贊翼長侍衛及諸提鎮退兵於金山。離省垣六十里。然後義律以其兵出其據香港者。卒不退。五六月間。尚見輪船游逸。防我兵躡其後也。

附羊城日報七則

廣勇

初英夷至粵。揚言與官為仇。無害百姓。又恃財引誘窮民。願為耳目者甚多。方林公搜查鴉片。有犯必懲。夷怨之。兵怨之。將弁胥役亦怨之。轉恐夷人不勝。鴉片不行。前轍不能復蹈。當積重難返之勢。以為絕我衣食之源也。及夷奪四方礮臺。縱淫肆虐。百姓始悟其奸。擇戈相向。四月二日。南海番禺鄉民糾集義勇。佯言官兵擾掠。將入城。懇諸長官。及夜行至半途。轉旆而南。直攻夷船。預募善泅者入水鑿之。毀其輪船一。夷眾倉猝而逃。越數日。民勇復請出戰。都統以滿兵助之。擊殺酋目百參。夷兵十數。會湖廣兵間勝掩至。爭奪首級。反攻民勇。兩縣令出城解圍。兵勇始散。夷眾乘間逸去。如獲再生。又十餘日。夷出泥城。遇三元里民。鳴金號召。一百三村男婦數萬人。執梃而集。圍之數里。夷兵千餘。突圍奔潰。死者八九十。又殺死夷官二人。擊傷者無數。時我兵皆立城堞。作壁上觀。義律聞信。責大帥責廣守。百姓畏罪解體。夷亦狼狽回船。自破虎門以來。鴟張豕突。玩易中國。未有如此受創者。三戰皆民勇之力。廣勇著名自此始。然百姓以兵不擊賊。反阻民勇截殺。自是咸懷憤激。益輕視官兵矣。

林公書

林公之却督篆也。方奉不許通商之命。代公者親詣公所。專主和議。力言不可戰之故。公

語人曰。是來名為相商。實則箝予口耳。寓書江督云。主和之說。某自以為秘計。軍營凡奉廷寄。及發兵奏摺。夷書往來。不以一字示人。將弁司道問及。曰。夷人第求數事而已。問求何事。又秘而不宣。惟密任直隸守備白含章。及夷目賴地之漢僕鮑鵬。往反投報。嘗與義律期會蓮花港。及期義律不見。明日復往。議甚密。左右莫獲與聞。夷人既製小船。聽其開進三河口。故鎮口唾手可得。鎮口既去。故直逼省城。即使省城幸而無恙。而各路礮臺。新安香山兩邑。均為逆夷所占。損國威。長寇志。誰之過歟。縱逃法網。必獲天誅。言之可為痛哭流涕者也。如昨者。川楚調兵。徒為夷人藉口。較之日前一氣貫注。難易迥殊。況此次大敗。皆由烟費七百萬兩。激之牛羊。難驚小米之饌。激之。豈能復溯緝烟之事。若瞞天昧已。再加狂誣。必當暢叙一詞。遣人賁投都察院。亦得光明磊落而死耳。江督得書。喟然長歎。而不能贊一辭也。廣東臬司王廷蘭云。開門揖盜。當事者百喙奚辭。迨至卧榻之旁。已被他人鼾睡。乃獨歸咎於始事之人。不亦冤乎。天河生曰。英夷之覬覦五口。瀕海游弋。蓄志於數十年之前。飄忽無常。先後一轍。禁烟變。不禁亦變。禁烟而公得始終其事。或不至於大變。戎狄之性。知畏威。不知懷德。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漢奸

初林公懸賞購夷衆心。澤不留漢人在船。公鼓勵兵民。士氣方銳。及某撤防。減兵畏夷。如虎紳民有擒漢奸者。曰。若即漢奸。有告販烟者。曰。若即販烟。至有誤發信礮。觸怒夷人。之語。賊肆然無所憚矣。公之言曰。自古用兵。必爭主客之勢。得主勢者常勝。逸待勞。靜制動也。況夷人遠涉重洋。入犯中國。不獨官兵探必勝之算。即沿海貧民。已足以與之為敵。而絕其生機。自貧民為夷所用。而我又從而驅之。傷已夷。目日遣奸民十八人。分班探事。軍中雖奉密旨。同官所不知。夷輒知之。蓋我軍所用偵探。率以數百錢。遣無賴小民。道聽塗說。或且故甚其詞。以恫喝將士。搖動人心。賊中間諜。則力能通諸大帥。左右與之共心腹。斯其所以異也。

王廉訪

廣東王廉訪廷蘭。彈心時務。有所見。直陳大帥。不以阿順取容。方夷船乘潮進港。有擱淺數日。不能移動者。廉訪請以快炮四面圍燒。必無所逃命。大吏聽之而不從。他日義律乘輿出入塵市間。廷蘭云。及此遣敢死士十數輩。直前擒之。特囊中物耳。當事以時方議和。止之。夷衆之趨烏浦。獵德也。列艦六十有九。香港糧帳去其大半。廉訪欲乘香港空虛。以一軍襲其巢穴。而別用重兵守泥城。賊進省河。游兵與戰。急選精銳由花地斷其後路。使

彼四面受敵首尾不相顧。可一戰而破也。大帥復斥為書生之見不聽。廷蘭寄閩浙頗制軍書云。提庫中之黃銀。惟有心賊。樹城上之白旗。能無髮指。廷蘭承乏此地。想亦在衆人清議之中。然實有不可活。不得死。不敢病。不能去之苦衷。袖手捫心。可為痛哭。所慮者一蹶不振。從此為外夷所輕。更恐無賴匪徒。漸生內地。側身四望。天下當重任者。更有幾人。後數年。竟有粵西之變。人咸服廉。

疲兵

粵東之變。調兵萬有七千。兵不可謂不多。各省支餉數百萬。用不可謂不足。木料採於廣西。火藥器械運自江皖。軍裝不可謂不備。而決裂潰敗。一至於此。固由貪懦者失策於前。抑兵實不足恃也。奉調之初。沿途劫奪。訴之領兵官。無從查問。甚至指罵官長。捶撻貧民。將弁瞠目視之。不能發一語。抵粵以後。喧呶紛擾。兵將不相見。遇避難百姓。指為漢奸。擄取財物。教場中互相格鬪。日有積屍。莫之究詰。自古無不可用之兵。視乎統領訓練之人。不教而用。誅賞不行。宜乎强者驕弱者靡矣。夏初。楚兵盡奪十三行。背負肩擔而去。呼羣結黨。散赴各鄉。累日不歸。不知所事。軍書雖在。從無按籍稽查者。時都守以上駐扎城中。守臺兵丁。望見夷船。急發空礮數聲。捲已而遁。大帥許逃兵入城。而百姓不許出一二守。

軍法恤民隱者。略加約束。忘平日糜餉之恩。銜一時肅法之怨。不變則清矣。國家養兵衛民。文武並重。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兵亦不知兵。世既右文輕武。武弁又自甘頹放。不求振作。其弊遂至於壞行伍。朽器械。猝然召之。糜爛而不可用。

伍紹榮等

夷人之進省河。洋商伍紹榮實導之。一日風雨大作。雷震。紹榮長跽死於市。紹榮之友劉參將者。奉檄守橫檔。橫檔失陷。不知所往。當事奏其殉難。奉旨嘉獎。照副將例議卹。未幾潛回。投狀自効。遂以受傷泗水遇救得生為解。同時副將某駐守泥城。泥城為北門咽喉。佛山出入要隘。某以兩柴艇逍遙其間。聞礮即遁。礮止復還。如是者累月。武官惜死已不容誅。况紹榮擁鉅萬之貲。通款夷人。託以自庇。計非不善。其如天何。

英國被兵

英吉利內犯之初。正彼國被兵缺餉之會。彼熟悉我之虛實。而我不知其事變。是可惜已。初英夷與俄羅斯兩國交惡。俄羅斯方爭印度於英夷。積歲構兵。外強中瘠。阿付顏尼木哈臘諸部。又與英夷為讐。其本國烟價關稅銀缺千有餘萬。借貸鄰國以助餉需。及以禁烟故。入犯廣東。兵分財匱。勢頗不支。而法蘭西彌利堅等國。又皆乞我督撫請於朝廷。願

出兵船。為中國効力。英夷聞之。進退維谷。當時得如林公者數人。禁漢奸。簡軍實。仰稟廟算。有戰無和。使之負重創。失大欲。則英夷畏威。懾法。必不敢久留而去。不必借國力。而後患消弭者多矣。乃以一二畏蒞之人。坐失機會。使得從容定變。而專力於我鴉片。顯布於近洋。奸宄接踵於內地。一事失策。而毒癩宇內。一時貽誤。而延禍數十年。得失之機。毫釐千里。惜哉。惜哉。

平陽中丞

某伶者。色藝俱工。絕游於陝。陝尚秦聲。無解南音者。困甚。無所得衣食。時某部為秦聲冠。不得已投焉。部中人共擲掄之。亦不甚令登場。會撫署譙方伯。某部當值。屬僚咸集。方伯者。平陽中丞也。數折後。厭秦聲。問有能崑曲者否。部中無以應。某伶獨趨進。自承曰。能。曹長愕然。欲止之。則堂上已呼召某伶矣。登堂請命。甫一發聲。平陽色喜。滿座傾耳聽歌。一闌。平陽曰。止。笛板工尺相左。他樂器亦無一合者。是烏足盡所長。趣呼藩署家樂和之。使演掃花一齣。伶既蓄技久。思欲一逞。又多厯坎坷。憤鬱無所洩。至是乃盡吐之。瀏離頓挫。曲盡其妙。平陽不自覺其神奪。而身離於席也。平陽號知音。舉座見傾倒如是。莫不嘖嘖稱羨。曲終。自撫軍以下。纏頭以千計。明日。某伶之名。噪於長安。部中人承順惟謹。已持平陽書入都。都下貴人

爭愛賞之。宴集非某即不歡。由是名益著。聞數歲。平陽擢陝撫。冒賑事發。被逮下刑部獄。家產籍沒。眷屬羈滯京師。衣食不給。終日相對慘怛。忽一蒼頭問訊而至。言主人命致意。已為夫人覓得一安宅。趣呼輿馬送至。則屋宇精美。米薪器用。下至箕帚之類。一一完好。顧不知主人為誰。時平陽已論大辟。繫獄久。生平故舊。無一左右之者。一日晨起。哭有人直至繫所。哭拜不能起。視之則某伶。已去其業。居京師作富人。夫人宅即所置也。於是即獄中置酒。復為平陽歌。掃花餉。甫半闌。平陽大哭。即止不歌。而相對淚下如綆。摩自是朝夕至。視寒煖。調飲食。有甚於孝子之事親者。桑市曰。具棺槨厚歛之。送其櫬與妻子歸里。又卹其度日費。度足用乃止。後不知所終。常熟王言可曰。受恩必報。乃出自若輩哉。天下惟知己之感。沒世難忘。若平陽者。僅足知某伶耳。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回首望崖州。嗚乎。彼何人哉。

塞外尋親

鄭孝子立。本蕭人。父相德。坐事成西域。立本稍長。知之。痛哭廢寢食。及年十八。辭母尋父家。故貧。誓以丐往。母初止之。不聽。臨行哭而戒之曰。汝父左手小指缺一節。中有橫紋。幸而相見。以此為驗也。歷半年。行抵庫車。查軍籍。無父名。流寓數月。未知所往。邊徼人稀地廣。又無

可乙食者。困甚。會軍將高魁元。聞立本操中土音。問之。具以告。魁元驚曰。汝父我友也。曩昔成烏魯木齊之綏來縣。雖然別八年矣。去此三千里。中隔雪山。往大不易也。餽貲而別。立本既知父耗。心益急。時張格爾餘黨未靖。官道梗塞。乃裹糧走小路。攀崖越嶺。誤入深山。前臨陡澗。深不見底。立本旁皇無策。忽有獸自南來。大如象。疾行若電。黃光閃爍。舉步作金聲。瞥然北去。因念此物來處。當有途徑。黑夜探行。轉折至天明。乃回庫車之路。愴怛道旁。氣息僅屬。惟呼天籲父而已。差官趙弁者。從山脊過。問而憐之曰。我轉餉回。即赴綏來。當攜汝行道。路險巖。勿自往。往亦不識也。託立本於回務主事奇氏家。奇禮遇之。居逾年。趙不至。亦無他伴。乃復潛去。行入戈壁中。絕水。時夏日酷烈。捫路傍馬溺飲之。飲而嘔。嘔而復飲。如是數日。憊極而仆。適番衆騎馬過。撫之未絕。自至泉飲之。逾時始蘇。又以餅餌食之。復起。行數十里。見天山雪水。洶洶迎來。自念有進死無退生。褰裳涉之。寒若層冰。中挾砂石。如碗如拳。擊脰骨痛不可忍。良久得岸。始達土魯番大道。由是歷蒙古塔白洋河。至烏魯木齊。急奔綏來縣訪問。則父已病歿數年矣。立本長號過市。慟不欲生。瀕死者再。先是相德抵戍。西人延請教讀。隸門者頗多。卒之日。共營葬焉。及聞立本至。告以墓所。爭延致之。立本既至。患病二年。同門輪視不少怠。以故得不死。他日啟墓。門人悉會。中國人流寓西域者。咸來設祭。祭畢。開棺。

體膚悉化。惟左手獨存。缺指橫紋宛然。遠近駭異。以為天留隻手。以待孝子辨認也。立本益哀哭不能止。衆上其事於都統。沿途具夫役給驛馬護孝子負骨以歸。時英夷入寇廣東之前四歲也。蓋往返二萬數千里。時歷八年。立本抵家拜母。相持悲泣。葬之日。父老士女奔走往觀。咸呼為鄭孝子云。鉢池山農曰。我朝孝子尋親若益都冷秀才昇之遠走龍州崑山曹君起鳳之跋涉酉陽。難哉不多覩已。然或資力有餘。猶有賴焉。鄭孝子乞食絕域。備歷荼苦。卒能辨認指節以歸。至誠感神。信夫世之日侍庭闈而奉養疏略者。豈不痛哉。

定海再陷

英吉利既定廣東之議。魏忠銀蚨無所出。使洋商伍怡和資金足之。夷人索廈門甯波上海益堅。治粵者了粵事。不暇卹他省。秋八月。英夷再至廈門。陷之。其赴浙首目曰郭僕。僕義子曰陳祿。浙人也。深悉沿海地利。導之深入。方是時。總兵葛公雲飛。王公錫朋。鄭公國鴻守定海。而大帥統重兵駐鎮海城。夷攻定海之竹山門。三鎮且戰且守。飛書請兵。大帥不應。戒死守。毋望援。於是三鎮合兵四千。當夷人二萬餘。死傷既多。繼以敗潰。錫朋憤甚。獨揮短刀陷陣。所親卒及身自盡。殺數十百人。力竭被刺死。國鴻別領一隊衝入夷兵中。縱橫盪決。當者披靡。會夷兵大至。圍之數重。竟以中銃亡於陣。而葛公雲飛死尤烈。雲飛駐守南路土城。手

撥四千舫礮擊夷。復帥部卒持械步闕。夷酋安突得執大綠旗麾兵進。公罵曰。逆賊終汚吾
 刀。斬之。乃折。急拔所佩劍。仰登竹山門。賊飛刀劈公面。去其右半。血淋漓徑登。賊駭。進間。忽
 有礮背擊公。洞胸如盃而沒。安得笑者。上年被擒於浙軍。夷人歸我。定海請釋還國者也。先
 是天雨決。公青布帕首麻袍。看鐵齒鞵。日拊循士卒。臺海中屢戰卻敵。行營有藥桶。二公
 密納火線其中。而朱書封面曰餉銀賊至取之。盡焚死。義勇徐保者。夜跡公屍。走竹山門。雨
 霽月微明。見公半面立崖石下。兩手握刀不釋。左目猶睜睜如生。欲自之行。不能起。跽而祝
 曰。盡歸見太夫人乎。遂乘夜浮舟內渡。三鎮號坐兵少。同日殉難。夷人乘勝陷鎮海。諸帥或
 移節他所。獨欽使裕謙公投泮池死。初廣東謫言。公得虜必剝其皮。公曰。虜謂我不能爾耶。
 遂擒兩夷。目剝其皮。以故夷人怨公次骨。以十萬金購公屍甚急。千總馬瑞鵬泗水出公。載
 以小舟。送至省垣。欽之方事之殷。林公在浙奉命削職戍伊犁。論者追咎公督兩粵。繳烟激
 變故也。南中諸君子有贖緩之請。公致函婉謝。怡然而行。鉢池山農曰。三鎮之殉。行略謂請
 兵大帥不應。而裕公幕客陳時謂海風大作。文報斷絕所致。傳聞異辭。然所繫於大帥者。是
 非得失相遠矣。

余步雲

浙江提督余步雲用鄉勇起家。勦川楚教匪。積功爲大將。趙金龍之叛。步雲功最久。歷行陳。號知兵。鎮海之失。知府黃冕奉裕公命守金雞山。而步雲守招寶山。同時兵潰。陳時謂步雲意不欲戰。怙懷。兩端且以嫁女爲辭。卒致此。夷人遂犯甯波。焚掠慘酷。祿又導之搜括。牆根地窟。靡有孑遺。先是慈谿富紳葉仁。製鐵梅花槍。堵禦海口。費銀至二十萬兩。夷至。我兵無一人駐守者。燒鎔拔毀。數日而盡。當事老成持重。如戰守不可恃。米鹽牛豕。私相餽遺。而步雲卒以失機被劾。逮赴京師斬於市。

涇河夜行

是年冬十一月。讀書涇河周氏池館。日暮由平橋舍舟而陸。暝霧霏微。策騎宵征。涼雨復至。辨色於水。覽空若冥。問達則怒犬當人。避淖則長松跬馬。瞥一燈之明滅。心疑是而更非。既而危橋度雲。怪石蹲虎。既倚僕以爲命。乃徒行而屢傾。身異蓮花。淤泥半染。手無筇竹。濁酒難沽。聽遠柝兮如沈。盼前村兮又過。旋折既久。甫達高齋。時周張諸君清飲方終。洗盞更酌。回顧所來之徑。如判人天矣。

金壺浪墨卷三

鉢池黃鈞宰天河著

將軍

道光二十二年春傳言浙軍議和有成約。英吉利將就撫廣東。獨江南提督陳公化成駐守吳淞。謂夷情反覆。未可深恃。請留所部兵弗撤。增築海口礮臺。當冬雪方盛時。平地積數尺。公乘小舟出入風濤中。或踏雪按行部曲。嫗嫗如家人。軍中呼為陳佛。故人樂為用。守禦特嚴云。是時蒙古吉林及京師火器健卒營兵由某將軍帥領南來者。命翼長等統之。分布江浙資策。應而將軍駐節蘇州。往來於杭紹之間。營帳中器皿珍羞。窮極瑰異。又幕客如州郡君者。濫支軍餉。費用無度。以博將軍歡。會天寒風雪。常懷壁衣之屬。皆以貂狐洋鼠為之。圍爐擁酒。侑以管絃。論者謂有緩帶輕裘。雅歌投壺之意。時夷人要求不已。參佐或請進兵。將軍酒半。啟帷探望曰。寒哉氣也。

某太守

某太守者。好立名。而文字不甚了了。會府試文章。有賄囑幕友。冀得首名者。幕友知某守不學。又多疑。往往微行竊聽。一夕閱卷。偵守將至。拍案歎息曰。佳文佳文。可惜。呼一友曰。君試觀。

之童子中乃有此才。其一人曰。頃吾已閱百卷。間有佳構。似此作色色精到。竟罕其匹。雖擬以第一無愧也。某曰。是決不可。微聞此生富於貲。東人善疑。甯少抑之。吾輩毋受惡名。其三五之間乎。一人曰。說亦良是。然此生屈矣。某曰。衡文當否。責在東人。我輩誰知者。守悉聞所言而去。他日薦卷。守攜一卷出而笑曰。公等目不識文耶。此卷突過首作。乃列之第四何也。某笑不答。一友踉蹌以情告。守搖首曰。否否。避嫌非賢者事。科第中甯無富家耶乎。卒首拔之。而幕中瓜分八百金矣。

宗感澤

宗感字感澤號少山。幼失父母。客遊淮揚間。不自知其籍里。或曰皖人。黃山其故居也。予客揚州。遇感澤酒肆中。見其氣靜而神遠。外和而內介。少年而詳慎老成。非世俗浮薄瑣屑之輩。遂與訂交。感澤亦雅相推許。嘗言感痛少孤。涉世早。不及備聞先訓。願冥心以審事。澄識以觀人。人如器然。腹小者易盈。非載福之具。性靈者易敗。非壽世之資。質樸者易晦。又非適用之器。蓋當持此以相天下士。十不失一。而反是以求天下士。又十不得一。斯可慨已。同時有成福生者。少年高才。工制藝。亦為時譽所歸。顧放曠不羈。好嬉遊。不近書史。摛摘狹邪。樂之不疲也。感澤雖篤於情。然守身如玉。不屑與庸俗為偶。讀書過目成誦。詩古文詞。一見輒

能之冠其儔侶。以故如兩生者。莫不善感澤而薄福生。感澤既益。長生計甚窮。又不善治家。人產孝廉秦氏。醵金助之。因益得肆力於學。甫冠。以優貢居京師。孝廉大喜。聞人成太守。與其儔友亦致厚贖。先世故交金玉之投贈。書籍服食之饋遺。歲時不絕。均以遠大相屬。決其非池中物也。後數年。福生膺鄉薦。而感澤屢躓場屋。他日又以錄科失名。聲譽大損。嚮之期望殷勤者。稍稍納交福生。而與感澤疏矣。孝廉聞之大恚曰。母憂。豈有才品如感澤。而長貧賤者哉。吾不能作逐臭夫。朝暮反復。歲時饋遺如故。其黜者。羣笑孝廉未幾。感澤患痺濕。幾死。又喪偶。困頓無人狀。自是常與予遊。而福生以某年成進士。列部曹焉。

吳淞之變

夏四月。英吉利將寇吳淞。先以戈船三十艘進攻乍浦。乍浦為都統駐防之城。並調客兵助守。輪船一至。發礮數聲。屯卒八十。同時解甲。同知韋逢甲。千總韓大榮死之。滿營被難尤慘。吳淞以東西礮臺為犄角。某將守東臺。而提督陳公扼其西。夷船將至。公執紅旗登臺。麾戰戒左右。海洋飄忽。火器毋浪發。度敵船稍近。擊之。則發無不中。且以靜待動。勞逸迥殊。勿為所震。自亂則敗矣。撫參將周世榮背語之曰。吾與若福皆不薄。世榮不解。公曰。戰勝膺上賞。即不勝得令名。非福而何。已而夷人據船檣繫砲而上。乘風鼓浪。頃刻至前。公遽命礮擊敵。

船銃礮亦發。雷轟電掣。聲震百餘里。烟滅敵空。自卯及己。擊毀夷人大艦一。小輪船五。賊阻欲退。我軍噪而奮。方事之殷。東臺將士稍卻。公聞之。遣將馳斬先退者一人。以徇於衆。親帥世榮等。憑高瞻望。指揮弁兵。銃礮子錯落如雨。殺殺從冠側過。公行無所事。屹立不少動。夷衆疑其非人。及偵知公相與大驚。是時牛制軍鑑駐節寶山。聞勝趨出。將及西臺。夷人以遠鏡窺見其轟駕巨礮狙擊之。制軍跳而免。督標兵遽呼曰。制軍傷矣。帥遂潰斬之。弗能止。東臺兵亦棄臺走。賊併力攻公。急。世榮曰。事不可為矣。請公速行。公拔劍叱之曰。庸奴誤識汝。世榮徑去。親兵存者數十人。賊登岸。礮中公顛。復強起手。獲巨銃創重。歆血死。夷人既入寶山。搗飲鎮海樓。酒酣。或作華言曰。此行良險。使有兩陳公在。安能至此。其一蓋謂副將連昇也。

吳淞從殉

陳公之薨也。麾下弁兵從殉者八十人。守備韋印福。龔增齡。千總錢金玉。把總許攀桂。外委許林。徐大華。為最著。印福於嘉慶中獲盜方榮升。又屢擒紅鬃教匪。擢官。母曰武官臨陣。斯為奉職。死生固度外事。若畏死不作武官矣。金玉臨危。或勸避去。答曰。我年十六。即食國饌。今焉避害。遂及於難。大華多力。陳公守西臺。礮斃夷兵多名。皆大華手擊之也。左右轉移。無

不如志。當東臺卻走時。衆志搖動。陳公益拊循之。以忠義相激勸。攀桂大言曰。主將與某等共飲食。同風露。所爭祇此一時。公受國恩。某等受公恩。欲去者衆。共誅之。由是士心始固。公卒。衆潰。攀桂不行。飲劍而死。安徽武進士劉國標者。初任兵部差官。因事落職。者制軍奏復其官。至是。獨負公尸匿蘆葦中。越十二日。歿於嘉定。而如生。臂膀及胸。受銳礮創者八百。姓罷市哭奠。繪像二。一貽其子。一留吳淞。公之在臺也。凡三閩寒暑。欽使裕謙公。嘗以風雨夜偵公。見公危坐帳中。鈴柝聲琅琅然也。先事語制軍曰。公第坐鎮。毋輕出入。及出而偵事。而制軍去之蘇州。再去之江甯。

蛇魚避災

上海城東臨黃浦。北枕吳淞。西北接壤寶山。為海疆要地。朝廷慎重邊防。以縣令微員。不足資控馭。故蘇松太道駐札上海鎮之。英夷由寶山進至上海。巡道託言晉省請兵。扁舟預遁。優游於峰泖之間。縣令曰。道且不守。我何能為。亦棄城去。典史楊慶恩留之。不可。頓足嘆曰。大事去矣。呼渡河。棹至中流。探百錢予舟子。躍入黃浦。死。松江武生頗永剛。少隸兵籍。分汎上海。能詩。以氣節自負。妻瞿氏明敏。有才識。上海城破。夫婦以帶自縛。投於泮池。見者極之。瀕死。妻甦。乘間歸松江。卒以不食死。海疆城池失守。未有如滬上之易者也。曹邵一空。而兵

士無責已相傳吳淞被陷之前有游魚千萬浮於黃浦西入泖澱又戰前數日有巨鼉長蛇出於礮台外東西分隊而行時以為避災徙去蓋事後一二日海水猶熱當時焚灼可知保身之明魚鼉有焉斯楊公頗生瞿氏之所以異也

周止庵

荆溪周止庵進士教授吾郡詩古文辭迥異恆蹊而世鮮知者書法直逼晉人既見涇人也慎伯文字歎曰同能不如獨勝去而學畫亦臻絕詣又以餘力習武事技擊絕工嘗販鹽出入私梟間動輒爭鬪莫能敵也會南中不靖漕帥周公靜修招集壯勇日加訓練拳擊刀槊之法戰陣坐作之圖俾止翁教之署中掘坎數尺率諸壯者躍而上下半月後以次遞加至丈八而止如是便利者縱橫跳盪升屋如飛時人以為善遂請設局勸捐修城池為保衛計而不知夷人火器之利善戰者不恃陣善守者更不在城也

邊事詩

同人詠邊事詩陸小巖師取鈞四律云百粵山河闢奧區幅員恢廓古來無雲封嶺海分夷夏地極僭崖入版圖強虜不須窺肘腋同袍爭欲効馳驅將軍別有和戎計自體天恩不忍誅天臨寰宇靜無爭誰使嚴牆敵叢生險要鑿山連象郡帆檣填海徧羊城南邦重鎮消珠

寇北極樞星仰玉衡。豈有中原憂外侮。王師慎莫畏長征。吳宮花草越王臺。處處風聲喚鶴
哀。節鉞登壇延寇入。笙歌行酒挾春來。頻聞徵調資防禦。坐使平章論貨財。守今莫辭供億
苦。年荒時難亦天災。累朝威令奉當陽。大將勲名震遠方。萬里沙場開虎帳。百年韜略憶龍
驤。東南窮粟艱飛輓。西北戎夷富強間。道神州初定日。九重宵旰策邊疆。師親見乾隆中
武功之盛。閔末首尤為慨然。

懊惱詞

嘉善謝廣甫孝廉有懊惱詞數首。詠近年江浙間事。隱寓當事姓名。最為蘊藉。錄其三律。有
云。望歲心情比望君。閒揮羽扇對斜曛。未分黑白聊同奕。略認丹青漫論文。孤負伊言盟是
海。苦留余住夢為雲。仙源特與劉郎手。雞犬中宵靜不聞。霧迷三里入空城。蟻陣排空夢不
成。憐妾苦吟河滿子。勸郎休唱董逃行。蕪錢已罄還令贖。關草全輸且說贏。最恨自家堤上
柳。漫天飛絮洩春情。別來華屋到巖阿。幾度滄桑一剎那。夫婿他家貂不足。郎君舊巷燕何
多。遙天唳鶴繞鷺浦。昨夜牽牛已渡河。却憶陳王空林馬。誓將誠素託微波。第一首指奕文
伊余諸人。劉謂浙江中丞。英夷獲我民人。勒價取贖。故有蕪錢之句。而乍浦駐防男婦被兵
最苦。故曰憐妾云云。次首結句指漢奸。牽牛句謂江督亦復神來。陳王借指化成軍門也。

淮關

淮關額稅二十萬而歲徵於商者莫知其數自監督左右下至環關而居者靡衣鮮食咸取給焉釣竿歸自清江早關未施時方嚴寒舟子商人股票以待久之衆擁一少年盛服至次第報驗訖則官舫華僕持束討關少年皆領之最後至一破舟載貨浮於所報少年怒嗾從者詰之數言交下承牽其人而去或問少年官乎舟子曰噫嘻遠哉老於車者識輪軸老於舟者知舵木是人姓名曰老谷關督司關妻弟之僕也未及三年死於回祿

八大寺

郡中戒律僧有八大寺清規最善曰湖心曰聞思曰圓明曰三界又八寺之尤著者僧衆多者百數少亦五六十人一寺之事方丈總其成若司賓客若主薪米若供洒掃量才而使秩然不紊居恆作息有時出入有節一日兩食會集於一堂方丈居中衆僧左右侍甘苦與同勞逸更替雖以百數十人之衆而無一間言無他一切平等故也平等即恕也儒者嘗議二氏不遺餘力試問其居家搜檢則兄弟子姪一絲半粟之故爭美棄惡瘠公肥私是已非人詬誶嗾喝不可以為家彼合陌路之人聚胡越之衆而清潔肅穆如此攻人者曾不一返己思乎

戚先生

戚先生湘南資性超曠少頴悟目光含蘊能於白晝見星為文章清轉空靈日成七八藝各有程式最喜啟發童子心思生平矜尚風骨雖甚貧困未嘗以非分于人顧好為狹邪遊不拘小節人或尤之曰性之所近聊以娛情君以是為喪品視夫攫名奪利廉恥已汨者其輕重何如也雖然吾知過矣自是絕不往鄰邑某君以名位自大鄉人致禮甚恭或遇諸途則鞠躬趨進拱揖道左候某公去遠乃行慶弔宴會相見則眾人環侍左右耳專聽目專視得某君交一語或一轉瞬及之揚揚然意氣自得輒誇於妻子以為榮獨先生至傲然上坐無所推遜論事持正時與齟齬士之鈍拙者和之其識時務者不謂然也間為近體詩風致宕往秦淮句云多情蘇小仍青眼前度劉郎已白頭春暮云鴨爐香燼有餘溫干夢初回獨閉門。日色沉沉飛不起楊花端底有春魂或云木齋周先生句釣竿早孤家貧不能結交賢豪以致鄉曲之譽自從先生遊謬承獎借所以期望之甚厚嗚呼是可感矣

水患詩

先君雜體詩偶涉水患者數章憶友云十載鄉關思彭城舊結廬孤懷且歸隱老屋有藏書山色柴門外河聲夕照餘誰知射陽路漂泊半巢居苦雨寄屠西園云四野休農日紅潮萬

頃來極天寒。浪濶中澤旅鴻哀。儲蓄終貽患。蠲除幸卹災。問君田二頃。何計理蒿萊。風雨連城隔。今朝中酒無。萬間懷廣廈。一飯憫窮途。已設黔敖食。誰摹鄭俠圖。匡時如有策。未合哂儒迂。送陸春堂還宿遷云。舊交三五輩。相守莫相違。竟有漂搖感。誰知飲啄非。晚烟沉一縷。流水浸雙扉。翻喜城東客。思歸幸已歸。讀史說大道。盡荆棘。驅車何所行。風雲高位恥。文字腐儒名。浪濶龍蛇舞。巢危燕雀驚。浮沉嗟若輩。震海望昇平。江湖豈莫挽。薄俗竟何如。臣力摸棱畢。輿情拂鬱多。經綸付冥漠。豪傑任銷磨。攬轡知誰恃。吾徒祇嘯歌。又雜句。饑寒吾輩苦。流落幾人存。消遣殘冬易。綢繆未雨難。新秧青一尺。化作碧溪烟。寶應陸小巖師句。云門帖宜春。亦可憐。強隨兒女說迎年。隣家閉戶無消息。元旦誰知已禁烟。同邑汪特庵先生句。云。幾家村落疊烟疏。稚子啼饑熟睡無。樂得蓬廬全浸水。三年官吏不催租。廬丈一枕句云。洪澤已傾三百里。笙歌猶艷一家歡。燕巢破屋愁無主。鬼哭荒原悔作人。則沉痛而近於粗矣。吾郡自湖箭而北。每行一里。地勢高尺許。黃河距城二十里而遙。望之如在天上。相傳洪澤湖底與城樓相平。故伏秋隄防尤為險要。錄詩以見河湖二漬為淮揚切近之災云。

銀價

國初銀一兩值錢千。是為平價。其後屢貴屢賤。自七百至千有三百不等。江南日用交易。以

分兩計數每分七文錢七十兩七百猶是當日銀賤之徵近年銀價驟昂每兩至二千以外則海疆大吏清防決藩鴉片內行白金外漏故也先是西番鑄銀為錢大小不等文為西洋半月及大馬之形幕為夷女面閩粵江楚通行最重者七錢三分攬銅至六七分而洋錢價較之足銀轉貴數十文取攜便而無事稱量也湖南魏默深刺史謂中國銀幣短絀仿而行之可收巨利感澤曰不然夷人攬銅有定數故能取信於民內地仿鑄必設局設局必多費官監之吏持之匠製之剝蝕參融不至於九銅一銀不正上居其名下享其利而事仍窒礙不可行百事得人為難利之所在欲得一奉公廉慎絕不染指之人則亘古所尤難也

瓜洲警信

五月同人赴試揚州釣軍偕往遊焉甘泉王仲成江都李蘭友寶應劉曉嵐默生及釣軍五人皆以五月生釣年十七曉嵐最長二十五人者合得九十九歲仲成家善釀預作百歲酒默生從市上雜購酒器竹者古銅者螺甲者最下宜與磁者皆自尊彝不一其類六月甲會於春鑑堂同人品其高下約為小詞以詞成之先後次第取之詞無新意及勸釀者罰命歌者雙雲慧蘭彈箏侑酒予與蘭友一夕奪十二酒器淺斟低唱興會淋漓曉嵐輩得螺盃構思間為予所有先慍而後笑予復為祝英臺近閨情調之云篆烟霏花影度樓外警

鐘鼓小別。經春絲柳濕殘雨。似他舊恨新愁。千條萬緒。教說也何說與。暗中覷。無意觸了微
嗔。盈盈復歡語。眉眼分明。汝輩小兒女。不須掩鏡私啼。牽花暗訴。被明月笑人西去。仲成蘭
友笑曰。既失螺盃。復遭訕笑。我為曉嵐不平。已而夕陽將頽。清興未極。雙雲誇其女弟色藝。
將為秉燭之遊。丹徒趙伯雨倉皇尋至曰。英吉利已抵瓜洲。諸君猶高會為樂耶。於是敗興
各散。明日探知鎮江果失。避兵北渡者絡繹而來。巨紳某公遷居揚人大恐。

鎮江之亂

英夷既破上海。由黃浦入泖。濞竊伺蘇州。虞淺隘道梗而返。時總兵尤渤營於大漲涇。夷船
不敢深入內河。松江幸無恙。乃改由福山口入犯鎮江。圖山守兵新鑄萬八千鎗。礮發之聲
震江南北。然夷船遊逸而過。不備亦不懼。事後詢之土人。則我兵以無彈之礮。無子之銃。虛
張聲勢。相率而逃矣。夷人初到之地。恃其財利。蠱惑窮民。至以洋錢一枚。市胡椒數粒。鄉僻
百姓。願効奔走者。所在有之。某寺僧密白於夷曰。城北依山為垣。故有塞門。其虛可擣也。夷
登金山。覘之。礮發而城破。淫掠搜括。埒於甯波。京口。副都統海齡與妻孫同時殉節。騎校
祥雲投水死。其父馬甲長松。先一日登陴。覓於礮妻邸琅。罕濟勒們氏。懼遭污辱。掩面以利
刃刺殺二女。然後自戕。時六月十九日也。鎮江故殷富。西關以外。為一郡精華所萃。夷梳之。

兵勇篋之。土寇又難之。富民遣徙者。背負肩擔。悉被劫掠。江甯常州聞警皆震。已而潰兵跳集於蘇勢洶洶。且內訌。時李公星沅官蘇藩。請於中丞。斬剽劫者以徇。人心少安。

丹徒生

丹徒生某。課徒廟中。城陋貧不能行。生素魁偉。苦無藏匿地。乃隱身佛座後。以冀倖免。夷至。獲之。牽之歸。而夷婦愛之。甚加寵幸。顧某性謹飭。不樂與處。每見夷婦。輒股慄不能動。有少年夷能作華語。謂生曰。勿懼。少住數日。百倍於棲身破廟間。終歲呬唔也。他日飼以酥醢。生不食。婦強之。乃敢少許。甘美中微覺辛辣。食甫半。愆念遽動。迫不能忍。遂與婦交。已而懼益甚。又以腥臊之氣。不可嚮邇。屢乞釋歸。夷人怒。欲沉之。江婦不可。厚贈洋銀而別。

舞刀

清淮訛言。夷人將寇揚州。母命伯兄樾青召子歸里。兄與武孝廉倪佩君者。故相善。邀與同行。夜泊寶應城外。時皎月挂城堞間。河流有聲。佩君既被酒。出所佩刀。醉舞河堤上。縱橫跳擲。一身如猿。城外居民。方露坐納涼。環而觀者如堵。城門邏卒。驚走相問。佩君舉佩刀斫樹曰。鼠子而翁遣酒興耳。視其樹中幹已斷。卒遂巡縮頸去。佩君意氣自豪也。予戲為短歌贈之云。長風吹浪清淮濱。月明如水沙似銀。刀光月光兩相逼。六月寒芒徹肌骨。風馳水激月

復。四方決。盪天無根。虹氣騰空。玉龍繞。血腥迸地。城狐奔。城門小卒縮頭。返環觀之人。驚破膽。即今南服。正多事。萬里樓蘭待君斬。君言刀法固有真。初若寒慄中精神。霍然舞罷轉清曠。八荒不動無驚塵。惜哉不令外夷見。中原英傑非無人。試看意態極雄盪。尚足朝廷未用身。佩君後溺於烟。無所表見。僅以團練得守備而卒。

江壽民

揚人江壽民者。工書好善。凡養老慈幼。救生贍死。諸局次第舉行。經理捐貲。歲以萬千計。而賣字為活。貧窶如故。官商以是重之。英夷既破鎮江。都轉某公蹙額憂慮。集守令營弁會商。言人人殊。不則諾諾。無一語。某負手繞行廊柱間。無所為計。或言於壽民曰。英人所欲得者財耳。集金賂夷。可免侵犯。壽民既與磋商。酌議白之都轉。喜而從之。揚城以免。或曰。揚城形勢與松郡同。距江至數十里。河道淺狹。較之寶山。上海鎮江迥異。夷初不欲犯城耳。後十二年而有粵賊之變。以食毛踐土之民。作悖逆無道之舉。普天所共憤。神人所不容也。而壽民仍用前計。賂以巨貲。餽送羊豕雞鶩等物。約不得殺人淫掠。揚人恃此不遷。比賊至。殘虐如故。由是百姓怨之。賊酋不厭其欲。又惡之。壽民計窮投水死。朝廷聞其事。諭云。國家二百年來。無此亂臣賊子。壽民真不可勝誅哉。

偽因荷初

七月夷目僅鼎查率眾至江甯牛制軍者中丞欽使伊相國及在事文武大員皆集會議督署中久而未決制軍曰何事多言夷人晨抵上海向午而破比至鎮江一破而陷堅城此其勢尚可敵乎諸公別有退夷策良善不則議和之外甯有說哉相國中丞皆曰然乃使巡捕張攀龍相國聞人五品銜張喜往見夷目夷目大言曰若何人敢來議軍事攀龍曰某等為大府親近吏先問貴國意向所在可和則相國以下公所相見未晚也僅鼎查曰歸告爾官若誠心議和者償我川貨歸我兵餉實需銀若干萬通市馬頭統粵閩江浙天津為五口缺一不可其分領水師者曰已萬二目二目進曰伊相國曩駐廣東嘗獲我國人輒縱之歸遇我有恩禮今為相國減九百萬通事者先後達於二張復命大吏以賄銀為外省事或可酌許土地必俟奏定月之二十日批摺回省朝廷軫念生靈俯如所請惟天津不許廈門侯諸異日月杪定議各大帥宴夷靖海寺夷目數輩方過橋百姓扶老攜幼男婦紛沓環橋而觀少年氣盛者指摘唾罵競以泥沙瓦礫擲之其一人傷額及額夷目怒詰大帥大帥責江上二縣令則觀者甚眾無可指名乃出獄中輕罪囚偽為擲瓦礫者荷校於寺門以慰之事竣護衛南還

平山堂

廣陵名勝。以太子宮張氏谷園為最。黃園次之。最後至平山堂。平山無山也。而江南諸山。乃環拱羅列於堂下。烟雲縹緲。巖壑飛動。所見無非山者。昔有性喜山水者。春秋佳日。結伴攀躋。磴則躡之。洞則燭之。懸崖峭壁。則腰藤而梯之。鼠伏猿升。必絕幽歷險而後止。既而憚其勞也。攜筇散步。隨意所之。遠矚高瞻。不復造極。而局外歆羨之。况半途想望之情。反十倍於身入其中之樂。自來顯達諸公。繕治園亭。預為歸老計。一水一石一花一木。經營位置。敝精勞神。及一旦落成。老至耄及。曾不得快然處之。吾暇園亭之所在。而日往遊焉。又擇其最勝者而憩焉。誰謂斯日斯園之不我屬乎。有園者局於一園。而吾乃百十其園。選勝徵奇。不測不竭。故夫天下之物。必深藏於家。備有於己。而後樂。則其為樂也固矣。平山之妙。妙於借者也。

劉中丞書

英夷變起。朝廷慎簡疆臣。而浙撫劉公韻珂鎮定審詳。為時論所洽服。夷人就撫之後。公致直隸訥制軍書云。浙省興軍以來。商民助餉為數已多。甯郡為全省精華。逆夷搜括一空。上年秋歉。饑民滋事。集賢賑濟。實已竭蹶。復以賄夷之銀。勸令捐輸。勢必不應。若如川省之議。

增糧賦萬不能行。必致忠義之心。變為怨怒之氣。故勸夷之銀可勸捐。而賄夷之銀不可勸捐也。某惟據實陳奏。不敢稍有欺蔽愚瞶之言。惟大君子含容而幸教之。就近天下大勢而論。文官愛錢而惜死。武官既惜死而又愛錢。以致帑藏空虛。脂膏罄竭。軍無鬪志。民有亂心。戰固敗守亦敗。然戰守之敗。敗於無人和之敗。敗於失策。逆夷之反復與否。姑不具論。即目前善後之計。已有僥焉不終日之勢。蓋助夷為逆者。漢奸也。除尋常偵探火夫外。其為逆夷主謀執戈相向者。何止萬人。夷雖戢兵。若輩混迹不去。藉夷之勢。作奸犯科。以謀衣食。官不能詰。吏不能捕。一也。夷既以兵脅和。夜郎自大。通商馬頭。清道而前。文武官吏。皆將如尹邢避面。二也。取人財貨。掠人子女。出入蘇杭街市。孰能禁止。三也。不軌之民。干犯國法。一經逮問。則藏身無處。即屬干城。四也。民犯夷。則惟恐縱民以怒夷。夷犯民。則又將捉民以媚夷。地方有司。如有夷而不知有民。五也。水師將弁。本多怯懦。洋盜出沒。搶劫商旅。或懸一大英國旗號。我兵勢難查緝。且亦願以此自解。六也。力脅通商。必求免稅。西洋諸國。大半為英夷所降服。此後貨船。我設關而被取稅。七也。黃巖一縣。貧富吸煙。杲杲出日。間無其人。月白燈紅。乃開鬼市。通商之後。烟禁大開。鬼市將成。八也。年來干戈擾攘。專為禁烟。禁烟專為漏銀鴉片。仍行銀盡可待。九也。國家所恃以通商裕課者。銀也。今銀盡於夷法。亂於夷財。墮民

窮且生他變。即戰兵亦復何及十也。撫綏既定。後患頗多。其制作奇巧。鎗礮靈便。其足以奪中國之利者。不可勝算。且彼製造物件。均用機器。較中國之用人力者。固有靈鈍之別。而人心之好奇者。莫不見異思遷。而用心倣效。不下萬人。則是退兵之後。或有他國出而效尤。或即英夷託名。後至別肆要求。我未能深悉夷情。又安能盡服醜類。此不可不慮者一也。英夷在粵。初已就撫。迨給與銀兩。復肆滋擾。此次議定後。或稱國王之命。謂郭僕等商辦理不善。調回本國。別生枝節。此不可不慮者二也。逆夷屢有北赴天津之說。上年投書之陳在鎬。及今誘獲之郭僕義子陳祿言。雖給銀割地。終不肯不往天津。而前索通市馬頭。却又置天津於不問。反覆詭譎。情殊可疑。能杜其北上之心。方免事後之悔。此不可不慮者三也。通商之後。各省關稅。自必明定章程。萬一英夷阻勒如故。勢不能聽其病商攘課。一經追究。必啟爭端。此不可不慮者四也。澳門定制。民人與英夷獄訟。一聽有司。訊斷萬一案。及夷人抗不交出凶犯。如廣東林經喜之案。何以戢夷暴而平民心。此不可不慮者五也。罷兵之後。各省海口。仍須設防。如修造礮臺戰船。增設兵伍營卡。初非剿夷。而猜嫌阻撓。致海防不能整頓。此不可不慮者六也。通商定議。須治奸民。應令夷人悉數交出。定地安插。否則介乎夷漢之間。恃夷犯法。萬一夷人護庇。官法難施。必生衅端。此不可不慮者七也。英夷既立馬頭。則馬頭

之外。不容上岸。倘或任意闖入。掠取牲畜婦女。民人不平。糾合抗拒。夷必歸罪於官。即起興兵。問罪之師。此不可不慮者八也。名曰通商。而英夷拆毀定海城垣。建造夷樓。挈眷居住。倘各省均如定海。轉盼之間。即非我有。恐非通商體制。此不可不慮者九也。中國即敵之故。由於漏銀出洋。夷船既多。漏銀更甚。適令會子交子之弊。將行。國用民用。生機交困。此後雖準以貨易貨。比前更須嚴禁漏銀。分毫出洋。殺必無赦。而釁端之開。即在於此。此不可不慮者十也。天河生曰。古人經世之語。當時忽之。往往驗諸數十百載之後。精誠所注。若合符節。雖百世可知也。書中所慮。隳海防。抗官法。闖鬼市。縱奸民。行交子。及夷人蓄志天津。多方挾制。由後觀之。不爽銖黍。以公之深心慮事。若此。倘得從容展布。別無蒙面畏蕙輩。掣肘其間。夷雖狡。豈至是哉。

周林

李裕見周林而言曰。吾夜夢獲鼎。必得美饌。與子同飲。何如。周林曰。諾。適市有女子攜槌而過者。周林指而言曰。驗矣。吾能取之。裕曰。若相識乎。周林詭應曰。然。是吾西鄰。曩嘗欲納為妾。而妻不容者。他日與子就飲於其家。言已入市。各食麥餌而別。女子中表兄鄒生者。名麟。讀書女家。女父愛其才。議婚有成說矣。李裕疑周林之與女私也。則夜往潛入自竄。滅火以

即之女子將呼。裕急止之曰。吾周林也。且為夫婦。何以呼為女。疑鄰。隣遂不語。李裕淫馬。既嫁。私以問鄰。鄰曰。未也。悔而縊。女父母訟之。官索厚賄。鄰弗應。治以嚴刑。瘞死於獄中。周林與李裕謀避。患將渡江。李裕待月於江渚。嚮之所見女子者。則披髮握刀而前曰。何之。是一言而殺吾夫婦兩人者。今復何之。搃之仆於地。遂絕。周林既歸。李喪而自返於室。戶外有屢窺之。其婦與一少年坐而嬉。周怒。反扃其門。而闕於室中。婦人舉杖授周。少年奪之以擊周。中額而死。

老農

關忠節公之喪。歸自粵東。時公長子早歿。夫人請以長子之廕。廕次子。長子婦不可。姑婦成訟。卒歸長孫。而次子廕典降一等。或曰。難廕國恩也。在家庭為不幸。祖父殺身而卹及子孫。其又何爭焉。葬之日。有老農仗杖而觀曰。是亦人耳。向者某尚書侍郎之生。榮之而弗思。及其喪也。哀之而弗敬。今不知敬慕之何自生也。君子曰。農乃微言。

吹簫賦秋雲

予性好詞賦。而不樂制藝。制藝代人立言。不能發揮性靈。一也。下筆則仁義道德。開口則修齊治平。胸中實無此廣大精微之學。言之可慚。二也。對偶束縛。繩墨拘牽。四體為之不適。三

也。詩賦詞曲。乘興而作。稱情而言。每遇哀絳豪竹。按拍清歌。及嫠婦怨女。死轉哭泣之聲。則悲從中來。文思泉湧。且呈藝必蒙優賞。是非索索然無真氣也。小巖師初以為妄。他日命作秋雲賦。而使隣人善歌者。吹簫西寺以試之。既成。師笑曰。異哉。天河信有之乎。戲題賦後云。少年哀感屬天懷。刻意吟詩未是才。知爾文心似明月。浮雲都為管絃開。同學諸君遂有吹簫賦秋雲之請。

金壺浪墨卷四

鉢池黃鈞宰天河著

州縣積習

州縣為親民之官品秩不尊。而事權特重。故縣令得人而一邑治。監司能擇州縣而一省治。直省為州縣之積。太吏操牧令之源。上下相維。成法盡善。而事固未易言也。近年京外官多言州縣積弊。獨陶公官御史時。條陳數端。謂宜責重監司。嚴禁弊端。尤為探本之論。一曰勒交代。州縣莅任。稟揭前官虧空。必致上司隱怒。或調簡或改教。甚至假事劾去。而虧空莫敢明言矣。二曰攤派捐款。有籌補助貽。貽使費等名。州縣力不能應。則於批解錢糧中扣除。而錢糧飭其補解。三曰代備賞號。上司閱兵巡邊。公讌皆由州縣預備賞封。及綴足銀牌之類。甚或先事收入。臨時減扣發給。而巧取益精矣。四曰派辦供給。過境有夫馬酒席站規。同城有月費門包節禮衙署中一窗一扉一廚一廁。惟附郭之州縣是問。而闔省均攤焉。五曰壓薦幕友。刑名錢穀上下盤結。互相汲引。且有歲致束脩。而不請到館者。謂之食坐俸六曰濫送長隨。州縣既以薦自上司。而不敢辭。長隨又以薦自上司。而無所忌。既難人人飽欲。必致事事生端。七曰委員需索。上司調劑閒員。所得無幾。而州縣程儀水脚積少成多。或因

饋送不遂。厥弄是非。則掣肘更甚。八曰提省。留州縣果不勝任。即應據實參劾。乃徒令往返奔波。以致無累者生累。有累者增累。是重其弊也。故近日牧令疲精於奔走承應之中。救過於紙札文書之上。十人而聚。無語農桑者。馬百十而聚。無語教化者。馬。其於百姓魚肉也。百姓視之虎狼也。抑思果何由而致是哉。直省大吏受恩深重。若不正本清源。以身率屬。而徒以不肖州縣為解。恐吏治終無起色也。未幾侍御外用。游擢封圻。坐而言即起而行。宜其任艱鉅。戒因循。而力改舊觀歟。

元夕觀燈

淮揚燈節最盛。魚龍獅象禽鳥螺蛤而外。凡農家漁樵百工技藝。各以新意象形為之。頗稱精巧。鹽務改票以來。商計式微。不及從前繁麗。然銀花火樹人影衣香。猶見昇平景象。嘗與福生春遊。作觀燈詞云。重城金鑰開昏霧。碧海銀蟾挂春樹。萬家車馬豔燈宵。我亦隨人踏歌去。花街雲幕淨無塵。冠玉釵金認未真。歌舞不知何處盛。綺羅紛然此時人。忽聞百戲前頭列。舞鳳盤龍行復歇。紛紛人影接香塵。隱隱春心逐明月。縹緲仙音漸散開。嬉遊士女且徘徊。祇憐景象當春好。豈為魚龍耀眼來。方今玉燭調時令。不駕鰲山入宮禁。天上甯甘清靜宵。人間纔得豐成慶。歸去銀缸慘淡明。層樓複閣鎖幽情。昇平豈獨元宵樂。莫任金吾放

夜行時道光二十三年癸卯正月也

木工

里有王氏富而刻凡造屋宇寸釘尺木匠人不能隱稽察勤惰尤嚴母曰汝輩傭一日工取值二百一日以六時計若任意遊憩一時能少取三十三文乎群匠以是怨之木工某年六十矣見王至偃卧不動王責其惰曰病矣問何病曰少時傭工於富家程氏程營花園督責急負重登高實傷脊焉今程氏園三易主人矣破棟頽垣不可以居而老夫背痛不止是以病而惰耳王聞之嗒然而返

吳門秀士書

入春再至揚州會於琴園有南士矜言吳中科第蘭友曰子誠吳人知有科名耳古人以科名致身藉手事業斯天下之所想望也若僅曰帖括之利職位之高抑吳人自愧之矣因出蘇州老秀士上某相國書笑謂南士曰此老無科第而書已傳誦一時子乃未之見耶其書云惟公厯仕三朝參贊機密任久寵深復遇聖明都俞堂陛是宜竭忠致力軍國之事知無不言矣乃自枚卜以來厯有年所求所謂啟沃君心宣布美政者未之前聞抑安於希旨固依全軀保妻子而已耶非所以慰天下士民之望也今上御極之初公未登臺輔其不敢越

俎而謀者人臣之分然也。今則儼然相矣。直省凶荒。議蠲議賑。恩不下逮。徒飽胥吏撫字下考。催科上考。州縣浮征。又倍於昔。剝民媚上。營求美缺。倉庫空虛。官囊既充。兵訟牘積壓。累經年月。酷吏違律待民如盜矣。軍額既缺。器械不良。操閱如戲。騎射無準矣。調停委署。官無久任。科派差役。勒捐強輸。民無上富。十室九空矣。是豈無可言哉。何寂寂也。諺曰。此將帥之過。督撫藩臬之咎。不足為公病也。宰相之職。亦惟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鎮四夷。撫百姓。舉賢退不肖而已。他非所知。然則公之所愧者多矣。近歲迭遭水厄。冬雷發聲。春霖壞麥。米價日增。民無宿飽。怨咨愁苦。漸生亂心。尚得謂之陰陽調。四時順乎。失職一外。夷據我城池。辱我民人。殲戮猶恨未盡。乃某相納其厚賂。力主和議。公不於此時極言夷人非誠。不當俯就。亦復隨聲附和。示之以弱。誤國家大計。撫百姓。鎮四夷者。其若是乎。失職二。封疆大吏。能固結民心。通曉兵法者。莫如林。能搏擊豪強。振懾奸盜者。莫如鄧。與周皆所謂賢臣也。當鐫級遣戍之時。公若委曲保全。天心未必不可回。而公竟漠然也。林鄧鐫級。逆夷醢酒相賀矣。至河南吳以嚴刑劾周某。某亦不敢為周辨。投荒之罪。似乎有由。然竊惜周才之可大用。使終老戍所。非國之利也。英夷之初。據定海也。經畧抑兵觀望。坐失事機。又憫其乏食。迭致饋餉。姚江生擒漢奸頭目二十餘口。悉縱之回。此真鴛鴦才。令人憤懣。某相貪婪傲慢。閣下當深悉。

其為人豈堪親師東粵作三軍之司命耶。今果喪師辱國。為逆夷笑。且使安南琉球諸國將有輕我中國之心。使命下之日。閣下諫止其行。當不致有今日。所謂進賢退不肖者。又何如耶。失職三。然是三者。公固無以辭其咎。某亦不忍咎公。何則。盡忠矣。而責宜恕。今事無鉅細。出自上意。相國之權。滿洲獨重。語云。兩姑之間難為婦。公之謂已。雖然。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哉。君子之立朝也。道不行則諫。諫而不聽則去。閣下廷試第一。不可謂無名。樞密入相。不可謂無位。年逾七秩。不可謂無壽。不於此時有所建白。更待何時。今為國家計。即為閣下計。欲貧民之不思亂也。莫如沿州縣減錢糧。平米價。罷貪酷之吏。舉賢良廉潔者。與百姓休養生息。是之謂安內。欲夷人之不入寇也。莫如復林鄧周之職。東南之事。悉以委之。毋尅期。毋掣肘。毋信讒。而以購活漢奸為良策。簡選各省駐防兵丁於要隘。是之謂攘外。閣下試為上剴切敷陳。幸而聽從。社稷蒼生之福也。即不然。乞骸歸里。優游林下。以終餘年。不亦光昭簡冊哉。不然。百世而下。恐不能為閣下恕也。某不幸。每與長公子有尊酒之雅。故敢布其區區。惟閣下察之。書辭層層駁詰。可云不惡而嚴。初林公遣戍御史陳慶鏞抗疏力爭。請上收回成命。直聲震天下。周公天爵巡撫河南。嘗獻獄刑斃屬僚命。致干吏議。削職發軍臺。公性嚴直。每擒猾盜。輒自鞠得實。立置重典。或用鐵椎擊脛骨。

至碎。因時為治。與煦嫗姑息者不同。陳公亦為閩粵間奸宄所畏。未幾三公各蒙賜環。先後起用。聖明在上。立賢無方。固非草野小臣所能窺測。又豈待左右輔弼之陳辭哉。

鬼劫

客有自江南來者。言英夷互市議定。廣東甯波高起洋樓。聯縣數里。攜妻挈子為久遠生聚計。近日初至上海。買城北地方十里許。土木大興。築馬路達於吳淞。備不虞也。諸夷既與中國立石為界。彼又自分疆界。英吉利法蘭西為最大。美利堅等次之。其餘諸小國屬焉。上海城北故為叢墓之墟。富厚之家。遷柩改葬。貧民無力者。聽其平毀墳墓。木椿石柱。鏜然直下。殘屍粉骨。轉眼樓臺。居之不疑也。俗以水火刀兵為生人劫運。是則身後之災。鬼亦被劫。悲夫。先是乾嘉間。言火器之利者曰法郎機。即法蘭西之轉音。道光初。江湖貧民張畫於市。幕以布而窺之。謂之西洋景。民間喜壽慶吊。陳設繁華。室宇器用侈靡。僉曰洋氣。初不知洋人何狀。英法國何方也。乃自中華西北環海而至東南。梯琛航賁。中外一家。亦古今之變局哉。

教匪遺孽

國家自平定川湖陝教匪之後。中原不見兵革者三十餘年。而漏網之徒。散匿遠近。隱相煽誘。仍以傳教為主。宿州張義法者。從永城魏中沅學彈花織布兩歌。皆邪教中之隱語。又令

盤膝靜坐。名為坐蓮花。兩手捧腹。名為捧太極。一日三次默誦咒語。名為三省工夫。同時有達官婢蘇姓。年二十餘。姿貌整脩。粗識文字。謂人世無其匹。偶深信中沅教。出家居白雲庵。習修煉之法。自號女媧氏。遠近婦女奉氏為師。執贄奉束。牲酒香花。踵門稱弟子者不絕。女媧氏卧房之中。重重間隔。分一房為數室。小巷密閣。曲折玲瓏。即白晝持火入。人對面或相觸擊。轉身遁匿。則莫知所之。其幽邃如此。未幾竟燬於火。義法又妄立名目。傳諸鄉僻。種類紛歧。雖孤鼠餘生。不足為患。第恐緝捕漸弛。滋蔓日甚。燎原之火。未必不始於星星也。

擒匪初起

初四川廣東間盜賊名曰絡匪。貴州曰苗匪。湖南曰會匪。皆不踰時而平。蓋自傅公重庵創脩碉堡。仿堅壁清野之意。聯絡保衛。奸宄無所憑恃。故西南數省深食其福。惟安徽之廬鳳潁亳。河南之南汝光陳。嚮有白蓮遺黨。劫掠最橫。以朱染鬚。號曰紅鬚匪。每股謂之一捻。小捻數人數十人。大捻二三百人。是為擒匪之始。自嘉慶甲戌年起。至今不絕。年豐則少靖。歲歉則橫行。大吏聞之。督兵入境。東禽西竄。一兩月不能獲盜。而州縣已精疲力盡。供給艱難。惟有隱忍不言。顛預了事。以圖目前之安便而已。

董阿虎

予少不信報應因果之說。然耳目所接福善禍淫彰明較著。有令人怵惕而不自已者。南關董阿虎。擔水為業。少失父。事母至孝。日有餘資。則買甘旨奉母。母或煩怒。虎屏息受責。辭氣惟謹。每念母年老。屈居土室中。行坐寒暑不適。輒自歎恨。辛苦力作。積十餘年。構茅屋數椽。奉母居之。或勸虎娶。虎曰。吾儕小人。日贏幾何。多一人食。則母少一餐。然則非食虎力。直召之奪母甘旨耳。卒不娶。他日鄰舍火起。延燒至數十家。虎既負母避他所。獨跪戶外默祈神佑。時天燥風烈。左右屋宇成焦土。而董氏草廬乃屹然獨存。

荻莊補襖

先伯父少霞公。性至孝。未冠。先大父棄養。力學甚苦。及膺鄉薦。以大挑知縣。籤發東河。大母謂曰。汝性剛急。非所宜。遂改教職。補金匱訓導。迎母就養。母畏暑溼。不樂居南方。數月歸。公旁皇思母。亦棄官歸。孝行載養一齋文集。及黃氏世德錄中。里居與潘四農邱勤予兩孝廉。文酒往還。以道義相切劘。日讀宋五子書。研究理學。用程子靜坐法。瞑目澄心。恆自嚮晦。至夜分不倦。公故抗直。戚友有過。面斥不少諱。大母每以太剛戒之。蓋晚而深自抑下云。嘗以三月十三日。偕太倉盛子履廣文同邑朱亦儔。盧蓉湖及潘四農先生。補楔於城北之荻莊。時隔岸柳衣園有羣少。攜妓喧飲。管絃嘈雜。而公等行吟水次。前喁後于。一詠一觴。雅俗迥

別見者以為神仙中人。廣文首唱二律以紀其事。公與潘公和之。亦僑先生善畫。作圖以識之。當時一佳話也。廣文詩云。禊事過十日。猶餘半月春。賓朋一尊酒。俯仰百年身。老樹園林古。石泉風味新。別饒閒曠意。魚鳥亦親人。繞屋雲嵐氣。幽棲愛地偏。草根青過雨。柳眼綠迷煙。流水足觴詠。禽聲亦管絃。晚隨南郭吏。歸泛釣魚船。公和作云。別展永和趣。芳華城外新。名園亦陳迹。我輩足閒身。修竹塢前水。綠楊橋上人。猶能入圖畫。長使氣如春。晴墅漸成雨。風涼綠地偏。雲閒一坡樹。花落半溪烟。斜日度飛鳥。浩波催去船。流觴忽生感。隔岸且鳴絃。四農先生獨成七古一篇云。春光到眼酒到手。城西水綠如春酒。借得荒園貯酒人。東風船繫門前柳。風雨樓空柳弄春。碧苔痕舊草痕新。石畔斷橋今日路。花前歌板昔年人。人去人來如過鳥。飄零陳迹知多少。百歲長拚汗漫遊。一尊便覺江湖小。千里江湖幾點萍。偶然幽境續蘭亭。鶯啼兩岸樹陰綠。鷗泛一池天影青。婁東才子群書庫。老農南郭烟霞趣。吾舅盧敖一輩人。邱遲詩句黃滔賦。披襟一笑話清寒。貴客還推首箇盤。畫上青山何處賣。囊中綠綺向誰彈。今古風流入蕭瑟。石欄自點詞人筆。誰家低唱醉紅裙。吾輩清吟消白日。白日低山飛亂鴉。一聲歸槳落溪霞。重來此地尋秋禊。漁唱西風荻又花。養一齋集即先生所著詩文。非李申者。北洛之養一齋也。先生名德興。戊子舉本省鄉試第一。盛為竹汀錢氏高足弟。

子名大士以詩文著聲里江朱名紆自稱南郭老農伯父諱以炳

牀下星光

予性好月香一爐茗一甌書一卷相對徹夜不倦也一夕方就南窗讀書同人鼾齁之聲達於戶外顧視牀下有星光兩點閃爍不定予拍案驚之而沒頃之再見再喝之遂隱比就枕卧甫及天明東室張子揖韓呼曰屢不見矣未幾王子冠山又詫曰衣不在矣於是同起搜尋至予榻下天光自牆外入燭之穴大如甕然後知前夕所見兩星乃竊賊之目與燈光相射者也自悔當時不即擒得然一卧牀上一匿牀下實偏處此正不知其跼蹐何如耳

學可齋詩

近兩年讀書寶應城北之陸氏莊柴門臨水老樹環村鷺白鳬青綠野如畫門以內庭羅花草室滿圖書則小巖先生之學可齋也每日課餘侍先生論列古今得失並雜舉忠孝節義以相勸勉或圍爐集飲或短檠迎涼春深則舞蝶窺人秋爽則寒蟹弔月幽境斯洽真情自怡別有西寺高僧東鄰老圃執幽風而詢農事舉爾雅以證魚經牧唱樵歌與書聲上下致足樂也先生詩集寄都門某公選定震鈞祇記一二斷句如安豐道中云漁舍朝成市花田歲有秋夜行云匹馬衝烟出孤燈影夢行涿州云沙路飛塵雨虹橋走石雷贈友云聯吟消

積雪賭酒接殘星。秋風云才疏只合藏身拙。命好翻愁報國難。偶感云落花心事憐今日。聞草風情減去年。驢背云斜笠衝風時作語。曉鞍侵雪不知寒。此皆先生少作。然已超軼時輩。獨寄遙情。時家兄叔丹庶春皆至。叔丹以古賦擅長。時藝能闡發聖賢精義。先生笑曰。小黃當為阿兄退舍矣。

周生

周生者。楚人。忘其名。性迂僻。能聽無聲之聲。嘗與感澤同飲酒樓。假寐片刻。時天宇澄霽。庭柯晏然。周忽曰。南風作矣。無何飄忽澎湃。揚塵突。屋宇為之震動。周曰。是行甚疾。頃吾言時。風尚在閩浙間也。他日會集友人所。群蟻往來闔下。周曰。是言室西南隅米穀所儲。明日將雨。曷往運諸。主人趨視。果有碎米秕糠數撮。蓋飼雞之餘。眾詰其故。周曰。吾少重聽。致精於耳二十年。今遂若此。因誦庾子山專精壹志金石為之開動。其兩心妻子恩情乖句。長嘯而出。眾方錯愕。而主人妻妾交詬之聲。達於客所。回憶周語。為之粲然。感澤以告鉢池生。生曰。非算數。即邪術。不則六壬課之流耳。其謂得之耳。聽者妄也。

壬甲

道光二十四年夏。歸自寶應。同舟彭貳尹者。江西人。說新城王氏兄弟。甲乙同居。甲妻李乙。

妻陳陳美而賢李妒而很而貌亦中人乙為土寇所掠數年無音耗甲與李謀曰乙久不歸其殆死矣今有婦在情而能食不如嫁之且姿美可得厚聘他日示意於陳不可強之以死自誓由是變易素服深自謹飭李言於夫曰是不可以善處若與媒氏議之第求多金強戴而去何患不從甲曰善城有富人將納妾以百金聘之甲既得金私與媒氏約曰陳善作偽語以為妾必不願若夜以火入見白飾髻髮戴之及城而後改粧馬事則諧矣屆期甲先出若為不知者陳氏將卧聞門外喧擾聲既又刺刺作私語竊聽一二知有變急滅燈火為投繯計李遽闖入曳陳出陳不從互相支柱兩人假髻皆墮地時迎娶之人催促擾攘李曰勿亟行即出矣勿遽聞足蹴地上有物拾之髻也戴之而出眾見髻髮白飾洶洶扶曳登輿李呼誤眾人皆不聞及城粧易李復自辨非是富人舉酒笑曰是適辭也新人豈有誤者即誤不可反矣代解衣扣遂與成婚明日甲歸大恚陳初不解其故至是始知李之誤代已行也甲欲反婦詐索富人多金不允將訟諸官眾人調停未定而乙竟還家陳訴知變服之由相持大哭甲聞乙返棄婦於富室而遁終身不敢復歸天河生曰巧哉天也

漕變

皖北州縣差役每遇詞訟納錢請票而數倍取償於百姓歷任官皆以為肥由是差役橫行

甲於他省。皖人周某官於楚。以楚無是利。謀加漕價。石至十千外。崇陽諸生鍾人傑富而好善。百姓感之。遂奉人傑為首。抗糧不完。聚眾至二萬人。兵械火器甚盛。大吏得報。罷周某官。解散黨羽。調兵縱謀。擒首亂數人。事甫定。而有耒陽之變。耒陽人楊大鵬者。小有才。亦以漕價太重。集眾數千人作亂。知府高人鑑及其部署未定。襲斬數十人。平之。大鵬亦諸生。家小康。倡亂數日。身死家滅。不可謂非愚矣。然非有司激變。豈至是哉。同時江浙均有抗糧案。幸未起事而平。皖北自豫河再決。失業思亂者多。又毗連河南山東。刀劍以嬉。習為風俗。此大吏有心者之責也。曩聞北人李某官於皖。愛養百姓。禁革差役諸弊。以不阿上為撫軍張氏劾去之。及周公天爵復之。而李明府不願出矣。

洪秀泉

廣西土瘠民貧。獠獠雜處。林深菁密。久為逋逃淵藪。有洪德元者。種山課徒。善占卦及日者術。英吉利初犯廣東之歲。德元私習邪教。傳授鄉里。誘取財物。初無異志。及英夷和議大定。諗知武備廢弛。官兵懦怯不足畏。乃隱有揭竿之心。於是更立名目。益務詭秘。分拆洪字。以三、八、二十一為號。出入楚粵之交。廣收徒眾。每歲徵銀五兩。名為香火。實則供其饕餮浪遊之費。見者皆稱為洪先生云。方是時兩粵匪徒種類繁多。而德元藏跡愈深。歸之者愈多。廣

東花縣人鄭秀全者與兄仁發仲達同父異母皆以種山自給秀全少嘗讀書粗識文義頗體質肥鈍了無異人處同學友馮雲山才識明練常為秀全演說古今成敗事教以煽惑人心故二人深相結一日秀泉病死而胸腹不冷七日復甦自是言語怪誕問以往事茫不記憶但歷稱耶穌神異上帝命勸世人皈依耶穌免禍得福動輒僵卧一室禁人窺伺私攜乾糧歷數日而後出出則謂與上帝議事不食亦不飢也其荒唐詭譎類如此雲山又從而衍之謂人心機詐大難將至不拜上帝則蛇虎螫人立教之初不强取不多求愚民稍稍從之至是聞德元傳教廣西與雲山徒步往投一見大喜相倚如左右手歲餘德元病死秀泉與其妻子謀匿德元屍而沈之詭云昇天而已冒洪姓代領其衆勢益張

鄉團章程

七月初八日赴試金陵同行者劉文鏡青喬二劍秋及予兄弟六人先是正考官文慶私攜舉人熊少牧入闈閱卷事覺被議副主試胡編修林翼及監臨以下官坐失察降罰有差由是文闈別弊功令較嚴江南合兩省為一與試者多至萬六七十縐因點名擁擠停止搜檢竟一晝夜而不能藏事自林公少穆開藩江甯分為三路點名先期核計各屬人數多寡按照時刻分配均勻又刊印章程隨卷給發某時某路點某學一目瞭然每屆一時發礮懸旗

大書三路應點學分。由內而外。以及街衢巷渡。無不周知。蓋陰以兵法部勒之事。不繁而易舉。申酉間即可扁門。場內則謄錄對讀。與夫粥飯水夫之類。無不躬自稽察。就號舍而親嘗之。故士林洽然感頌。近日遵用其法。而人數不均。時刻以中路為早遲。而左右不齊。懸旗則內外不符。擁塞紛亂。自若也有治人。無治法。信哉言乎。

附南行日記七則

露筋祠

解纜後三日。泊舟高郵之露筋祠。祠奉女象。據米元章碑文。當是唐宋間人。蓋清潔自守。被蚊蠶露筋而死者。陶公雲汀以御史巡漕。禱冰於此。翌日冰泮。北風大作。空運船全數出江。始得奏請錫封。賜名貞應。自是靈異益著。祠中雕額極多。記其一聯云。冷月照寒塘。十里殘荷香未歇。夕陽沈古渡。一湖秋水影長清。陳曼生句云。清淮君子水。山木女郎祠。有集漁洋詩者云。湖邊孤寺半煙篠。門外野風開白蓮。不即不離。而貞潔自見。鏡青丈為誦。先君雨過高郵句云。重來甓社水雲低。細雨桑鳩隔樹啼。盡日推蓬晴不得。浪花都到藕塘西。岍花籠霧柳籠烟。繞郭禪林塔影圓。三十六陂秋在否。碧湖涼雨水如天。甓社湖名。嘗見珠光湖市。

棲霞

行抵瓜洲。劍秋指點金焦。兵燹之餘。名山無恙。幸矣。先君渡江詩云。一氣走乾坤。江濤挾怒奔。四圍山作岫。萬里海為門。地拆東南險。雲翻日月昏。古來天塹處。幾輩壯心存。又江行曉月句云。斜月忽西落。孤帆開向東。五更滄海日。一葉大江風。宿霧含元氣。群山隱太空。馮夷莫吹浪。身在混茫中。明日沂江而上。萬山如馬。遠接金陵。別有凌空一峯。矗立雲表。望山頂如有叢茅。鏡青曰。夥哉。此棲霞寺前銀杏二株也。大可十數圍。相傳為六朝時物。蓋竟日西南行。葦葦者常在目也。

燕子磯

燕子磯如鳥張翼。向東北迎人飛來。磯石如喙。凸出江外。其下陡壁轉縮入。若孤懸天半者。然同人登御詩亭。行吟眺望。予獨走磯上。足逡巡二分垂在外。誦坡翁大江東去詞。及曹孟德烏鵲南飛之句。忽有一人躡足大呼曰。墮矣。時江上漁舟百數。皆仰望驚叫。同人為之失色。予回視其人。則通州張仲綬也。相與大笑而行。鏡青太曰。戲不可若是其甚也。幸而不墮。不可謂能。不幸而墮。不足為勇。劍秋云。太史公有泰山鴻毛之喻。設竟墮而不起。亦可謂萬古雲霄一羽毛耳。同人復大笑。先君有燕子磯晚泊詩云。入夜鮫宮靜。當頭

鬼魄升水明千片玉。星點萬檣燈。地潤心神朗。時平景象澄。誰人攜鐵篴。絕頂約同登。當時鄰船擻。遂故云。

報恩寺塔

萬點飛花竟渺茫。石頭秋老古臺荒。雲分山色千峯白。江落天涯一綫黃。衰草孤城餘王氣。夕陽僧殿峙靈光。更誰指點談經處。夢裏南朝恨轉長。此先君雨花臺句也。臺與報恩寺相近。寺中浮屠十三級。四壁金身佛像。低眉努目。觸境皆是。其外則金碧宏麗。雕鏤空靈。相傳為東南第一塔。梯登六七級。望金陵城中。形勢歷落。萬山合沓。虎踞龍蟠。曠哉觀乎。再上二三層。白日如丸。天風浩蕩。浮雲飛鳥。轉出其下。視下界人物。如鴻濛未闢時也。由寺而南。為方正學祠堂。上一聯云。管仲不為着這件麻衣。十族章身。都有具成。王安在看那枝鐵筆。萬人指點。到於今。佛寺令人靜。此令人敬。敬與靜之分。儒釋之等次。智愚賢不肖。固有之良知也。

秦淮

遊金陵者必誇秦淮。風亭月榭。蕭管凌雲。輒謂此間樂不思歸也。不知天下樂境。大率局外者味之彌深。一入其中。索然意倦。久而不返。且將有不樂者至矣。蕩小舟。設醇酒。一二

知己容與於丁簾水閣之間。人影迷離。皆國色也。歌聲縹緲。無往而非法曲仙音也。不比之樂。而必欲身入殼中。陋矣。予家讀書近十世。足不履邪曲地。至予兄弟。已多過行。然決不如世俗之放軼踰閑也。先君秦淮句云。月明吹簫十三樓。照得紅顏水不秋。狎客心情宜共醉。大家歌舞本無愁。夢迴南國銷金粉。簾捲西風冷玉鈎。莫唱後庭花一曲。不堪回首帝王州。

靈谷寺

感澤招遊鍾山策騎同往。由孝陵至靈谷寺。虬松怪柏。分列成行。題詩避上云。平原蒼翠入秋宜。萬古悲涼會此期。環拱山河神肅穆。凋零花草骨清奇。遙天鐘磬聞仙梵。立馬風雲失羽儀。王氣禪心各流水。爛柯棋局竟誰欺。寺有石屏高二丈許。寬如其十之八。光滑如鏡。即為佛座屏風。又鐵剪一具。兩股橫徑七八尺。長則倍之。委之苔蘚之間。同人力舉不少動。老僧曰。是從南海飛來。不計其年矣。感澤不信。僧曰。疾風震雷之時。飛砂走石。地可動。山可移。於一剪乎何有。山半有泉。距寺里許。寺僧截竹為筒。高下曲折。首尾相銜。達於厨下。飲之清冽而甘。憩息既久。薄暮馳歸。人海叢中。燈火漸上。馬上口占云。半街斜日綺樓開。香作輕塵錦作堆。擾擾萬人分道立。寶鞍驄馬看山回。

宏濟寺

觀音門外諸佛寺。沿江負山。深秀奇峭。幾於日不暇給。宏濟為諸寺之一。中有老僧趺坐石洞中。不食不言。不知其年歲。鼻息若有若無。據言終歲如是。非偽為惑人者。歸舟過此。游覽既徧。復登磯上。紀之以詩云。銅魚初放城村酤。未開市。放擢秋江湄。浩然歷諸寺。老僧淡無言。古佛笑相視。出門復入門。異境勃然至。一石龜伸跂。一壁鳥張翅。朽蔓蛟龍蟠。怪木虎狼峙。陽崖形遠撐。陰罅勢深閉。當頭一傾頽。性命不可冀。造物何精靈。萬象恣游戲。設想境已窮。一轉一天地。履平慕高騫。雄磯鬱奇氣。幽深靈奧區。豁然曠無際。天空雲去遲。山遠鳥飛細。隔江伊何人。蒙茸樹如薺。此邦本大都。閱歷幾王帝。人事如風帆。順逆互興替。相將就漁人。置酒一沈醉。快哉薄暮歸。雲物關奇麗。

石城橋夷人

石城橋有夷人三。不知其國。碧睛高準。鬚髯環腮。從一通事。操粵音。各攜書籍數十帙。字皆漢文。問之曰。天主傳也。畧言天主生三子。李曰耶穌。捨身救人。刑四肢於十字木而死。故西洋皆奉其教。書生某聞而詰之曰。奈何不奉孔孟而奉天主。通事傳其語曰。天主大。我不知有孔孟。書生憤而詈之。通事怒形於色。嗷嗷然轉以告夷人。遽前毆生。眾方調解。有壯士

排衆直前曰。夷何在。衆指曰。此壯士曰。為我言。天主當奉之。故當理。我首服焉。一語不當。伸臂擬之曰。此鐵拳。不畏汝也。通事。應言。教人被刑事。壯士曰。盡乎。曰。盡矣。曰。捨身救人。不可謂非慷慨士。雖然。天主祇一身乎。抑有百千萬億身乎。天主而能百千萬億其身。誠吾教所不逮矣。不然。天下待救者甚多。而天主更無二身。其奈之何。吾教不必捨身。而能救天下萬世人。孰大孰小。夷既瞠目相視。衆皆笑。壯士曰。汝國亦有男女。亦相配合否乎。曰。然。曰。生子由乳哺。以及孩提。必待父母而育乎。曰。然。曰。猶是父母夫妻者。是非天主教矣。且汝國疾痛罪苦。不乏其人。何不人人捨身以救人。已則不能。而以勸我。其意何居。夷恚不能發一語。衆益笑。書生亦大快。壯士叱曰。速行。毋溷我拳。通事護之而去。明日官索困夷者甚急。有被繫者。鉢池山農曰。是不可以口舌爭也。予聞英法之雄長西洋也。皆以天主誘人。從其教者。輒為所蔽。夷之學藝也。不成不已。其賦性也。堅而忍。每行一事。前者既死。後者繼之。期於必就。三十年之後。此教其盛行乎。甲辰八月白門舟次記。

試院旗竿

吾郡試院前旗竿斗中。鳥雀結巢。衆雛啞啞。一日雷電交作。風雨晦冥。居人見竿梢火光閃爍。慄慄谷鑿痕。欲下不下。盤旋久之。既乃從斗底直劈至地。竿木分析為二。搖搖如懸旌。而

斗中群鳥無恙也。夫以天地之大。雷霆之威。猶不忍於微細之物。彼傷胎破卵。貪饕嗜殺者。獨不動於心耶。

牛女詞

臘八後四日。戚友來賀嘉禮。設讌飲焉。以牙籌書歲時故事為題。拈得者即席成詩。酒有三品。以詩為次。予適得牛女詞。云。牽牛聘織女。碧漢結宮宇。織女歸牛郎。郎耕儂采桑。東海扶桑有時盡。人間兒女漫猜疑。一年一度一相見。十二萬年無別離。

金壺浪墨卷五

鉢池黃鈞宰天河著

十二紅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予至清江豫章某久為河工幕客。時方賦閒。一日過余曰。君知十二紅乎。曰不知。曰君善填詞。倘以此事譜成院本。此場上絕新闢目也。余請其詳。則曰某當事姬妾甚多。其最寵倖者三人。裏河廳月進供給銀。則諸姬要而分之。南河廳員十八缺。而裏河為之長。故上官供給。主於裏河。時內有官親幕友門丁。為當事所信任。外則市賈僧尼優伶妓女修髮匠之屬。出入衙署。又與親幕僉門相援引。文武員弁營求善地者。展轉賄託。力能達諸寵姬之前。為之說項。而皆得如願以償。俗以得時乘運為紅。背時而不通聲氣為黑。若輩同黨用事者。合得十有二人。故有十二紅之目。君能點綴成書。為梨園增長聲價。何患不選聲徵色。奉卮酒為作者壽乎。余以事涉閨闥。素所不言。惟念南河積弊之深。帑項虛糜之衆。奢靡習於此日。禍患必中於他時。因擇其可言者。去其不可言者。兩句而成十六折。冀以垂示鍼砭耳。某君見之大喜。借去數日。余亦置之不問也。他日李蓉村見余大笑。亟叩其故。蓉村曰。某客得君大稿。繕錄端楷。裝潢極工。袖之以視裏河。謬言作者與當事同鄉。故有嫌

隙且其交遊甚廣。行將入都。付之優人。刊印以行。世時河員自知侵蝕太過。深畏人言。尤懼科道聞之。故京官過浦者。饋遺甚厚。裏河驟聞某言曰。若爾興大獄矣。顧其人安在不畏文字禍耶。某曰。畏禍不敢作矣。彼固有所恃也。裏河繙閱三五齣曰。君與彼相識否。曰不識。然某之友人識之。因劇中關涉多。義不可默也。裏河曰。事固無涉於我。君第問彼意何居。倘其可已。我餽數十金。至多百金。彼此相安。不然。當事即損名。獨不銜恨於彼乎。某曰。且試圖之。他日復見。故作難色。謂作者意不在錢。扶制之中。間以輒語。竟得二百金。不知所之。

劍友題詞

十二紅傳奇。題詞者五人。惟喬君劍秋二絕最佳云。一夕秋風瓠子生。筵前歌舞月三更。黃金盡付宣防用。千里長隄鐵鑄成。弱歲驚才負綺思。繁絃急管度新詞。憑君演出魚龍戲。莫遣梨園供奉知。予自聞荅村語。即火其書。不以示人矣。

里婦

里有婦人不孝於姑。擇美好衣食自私。而與姑以破惡之物。姑少不懌。則並其破惡者奪之。又憤姑厚待小叔輩。早暮怨詈。刺刺不休。鄰里咸切齒焉。會清明。城隍神出巡。將及婦門。婦趨出。兩手批頰。自嚼其舌。嘆血滿地。向門外叩頭作伏罪狀。曰。不敢不敢。觀者咸共駭異。自

是家居斂抑多矣。

汜光湖神

寶應汜光湖。遠水連天。寂無村落。惟瀕湖植樹一株。大可數圍。乾隆中南巡。遇風。暫維御舟於此。因得錫封建廟。用答神庥。額其廟曰湖神。司事者用土人。語塑三象。馬采繪衣冠。各殊其色。老少亦異貌。麟見亭先生。初由京曹出守新安。阻風儀徵江口。七日。默禱於神。夜夢三神同舟。許助順風。次日果泊西梁山。心焉識之。及官南河總督。道過汜湖。入廟謁神。宛然夢中所見。乃敬獻聯額以謝焉。

胡孝廉

同邑胡介眉孝廉。甫冠。鄉舉得房元。視翰苑若掌中物。妓女素雲擅才色。願委身焉。胡亦非素雲不樂。顧家貧。鵠氏望奢。卒不得。遂齟齬而亡。家叔丹兄作眉雲曲弔之。末云。寄語燈窗苦志人。人生科第何須早。人如器然。能受者不驚。驚則變。變則傾。介眉即不鄉舉。未必不夫然。不遺青樓殞命之名矣。相傳汪文端公夫人為女擇壻。同時以文字受知者二人。一為介眉。一為葉君名琛。議姻未定。夫人語媒氏曰。吾將一見以決之。既見。曰。葉大器也。厚重有度。胡郎舉止輕。名具終矣。不務實。且不永年。遂許葉。已而胡歿。葉由進士敷歷中外。游擢封圻。

知其事者。無不頌夫人之明。然自葉晚節觀之。以節相之位。一為夷人所得。甘受挫折。功隳名裂。辱國喪身。又不如胡之早亡矣。

瞽者

寶應烈士祠。祀臧洪陳容二公者。山陽邑志載之。鹽城爭之。寶應又祀之。世有好佞子孫。不承其祖宗者矣。義烈之行。乃令人敬慕至此哉。祠有瞽者。扶竹入酒市。酒市人方共談笑。瞽亦大笑。人問瞽何樂。瞽者曰。吾助樂也。一市聞然。必有可樂而後笑。吾笑其所笑。亦借人之樂以為樂而已。君子曰。瞽其知道矣乎。士龍之笑。未必可樂。嗣宗之哭。殊不足悲。即謂古今人若哭若笑。一切同此瞢瞢可也。

大悲閣

城西北隅有大悲閣。高可五丈。宛在水中。相傳水大則閣與俱浮。未嘗沒其址也。閣之東為老君殿。而蔡公祠及諸蘭若當其南。達以長橋。蜿蜒如虹。環城如平岡。卧巔樓臺錯落。水木清華。郡人遊憩於是焉。五月既望。劉琴白。程獻清家庶春。以予二十初度。買舟載酒而往。四面芙蓉。香風馥郁。紅妝素服。綽約凌波。有境如蓬島三山外。身在蓮花萬朵中。之句。飲未半。雷雨西來。涼生襟袖。雖敗興。殊適體也。

醫理

讀書者不習醫理。此大蔽也。世有數金之值。兢兢然珍惜寶護。而不輕假手於人者。奈何以百年之體。堂上之尊。乃委之庸醫。而不致謹乎。先繼慈久病體虛。醫士謂服高麗參可資補益。數月口舌生瘡。飲食輒作痛。甚至腹餒而食不下咽。醫藥皆不效。太君夢見白髮媼。令以萊菔汁療之。如言而愈。已而虛弱益甚。諸醫束手。不得已再進參湯。由是瘡復發。而疾不可為矣。後檢方書。明有萊菔可解參毒之說。何昏瞶一至此耶。又何為已去復進。不別求補益之方耶。嗚呼痛哉。鈞兩齡失母。十三喪父。祖母撫之於前。繼慈育之於後。教誨期望。族黨稱賢。痛哉。

賈明府

丙午丁未間。讀書蕭宅。儀徵吳篠湘為郡尊。司書記亦館蕭氏南齋。朝夕過從。甚洽也。篠湘之鄉人官廣西。知西南近事。孔棘貴州民苗雜處。盜賊接踵。以燒香結會為名。而黃平天桂等寨尤著。苗人滾山越洞。曲折相通。官兵不能深入窮搜。故猝難剿滅。湖南則貪黷之吏。抑價平糶。致奸民李沅發揭竿而起。桂平富民韋正室。懸登仕郎額。屢遭差役訛詐。亦倡亂。僭稱為王。故永昌新甯之間。囂然不靖。而廣西洪秀全陰與聯絡。聲勢日盛。某縣令賈公知其

不軌將為大患。誘而禽之。並搜獲逆書數卷。入教名冊十九本。白狀大府。請治其黨。時巡撫鄭祖琛高語鎮靜。專尚慈祥。每戮一人。誦佛三日。至是得賈令。稟請踴躍不能決。賈曰。秀泉耳目甚衆。公視其罪。可殺。即請殺之。不可。則不如釋之。若久繫獄中。防不勝防。某等性命不足惜。如城池百姓何哉。鄭曰。窮治株連。人命至重。宜且釋之。賈歎曰。購捕經年。釋之頃刻。此所謂縱虎入山。為患無已者也。秀泉既出。如獲再生。自以歲值丁未。適應紅羊之劫。造具火器。反志益堅。始與官兵為難矣。鉢池山農曰。吾聞滑縣之亂。知縣事強公克捷。密捕賊首李文成。下獄刑斷其脛。故衆賊以倉皇起事而敗。四川新兵之變。道府營弁皆遁。知達縣事余公永齡。朝服升堂。諭令釋械出城受約束。而倉猝之亂以平。濟時應變之才。卓乎不可及已。強公既死於難。詔贈布政使銜。建祠予謚。蔭及子孫。而余公亦受朝廷特達之知。洊擢府道。賞雙眼花翎。酬功之典。可謂懋矣。若賈明府者。獲展所長。事平論賞。雖與強余兩公。後先比烈。可也不幸而遇疲輒上官。避咎包荒。畏葸成性。遂致釀成巨患。塗毒十數省。傷殘數百萬億生靈。糜餉之數不可稽。歷十四五年而後定。而賈公之不幸。其末焉者也。予故謹著其始。涓涓不塞。流為江河。事機之來。間不容髮。惜哉惜哉。

初白蓮教之亂於宿州也。州牧滿州人，善騎射，客有以騎射刀槩進者，牧與較，弗如也，留之署中，教其子弟，賊至之夕，月明如晝，僮僕皆鼾睡，客夜思若自起，瀉爐水，水赤如血，揮諸門外，見尺許小人，或步或騎，橫戈注矢，鬥於庭中，不可數計。叱之，向西南馳驟而沒，客度有異，呼左右無應者，方欲就枕，遽有聲如百堵牆崩，如殷雷驟奮，雞犬咆哮，人馬雜遝，則群賊攻署門矣。客手弓箭躍而升屋，蹲於宅門上，牧在內宅，亦起索械，顧賊已守門，不得出，客連發矢，拾瓦石狙擊，斃賊十數，賊驚縱火焚門，遁而匿於廁，旋聞孺子號哭聲，賊索金，無擊聲，婦女哀啼怒罵聲，客念主人相待厚，忿欲出禦，苦衆寡不敵，徒死無益，久之聲漸止，趨而瞰之，則內外裸屍委地，牧創尤重，地上遺金數錠，乃取寢室架上衣，徧覆群屍，懷金登屋，行里許，及城隅，下有燈熒然，一少婦方磨豆，聞屋上行步聲，急呼曰：「賊客曰：『嘻，我殺賊者，城中亂，若不知耶？』」下而與之語，婦人曰：「馬有是，吾夫方出，跡之斃於市，大哭請救，客曰：『有索耶？』曰：『無。』則裂布裳絞為索，登城，縋婦下，客亦下，促婦急行，婦踟躕不決，客曰：『吾不利汝也。』分金畀之，而去時已辨色，回視城中，火光燭天矣，蓋是日賊既戕官，出而少息，天明乃復屠掠，居民十死六七，時大雪深尺許，流血成汪，積雪作殷紅色，客幸得其間耳。客京師人，風格魁岸而彬雅，不類武士，絀於資，不能北歸，嘗來吾郡，日說稗史以餬口，予聞其事，為作紅雪歌云：

山陽縣獄

往歲山陽以賑災興大獄。據所聞記其梗概而不得其詳。山邑為南北通衢。供億繁重。有司取給於漕賦羨餘。為一歲公私之用。顧豐年不可常得。不幸而遇凶歲。則侵蝕賑金以自肥。前後相沿。幾如定制。雖百姓之苦樂迥異。而有司之利均也。是年水災。請賑候補縣李公毓。昌奉劉委查。公山左人。性直而言爽。初至館之善緣庵。即聲言發賑。為朝廷特恩。關係民命。頃刻生死。如有侵蝕一錢者。必白狀大府罪之。即日徧歷村舍。鉤稽考核。殊多浮冒。將據寔通稟。已具稿矣。縣令王仲漢聞言大懼。故事長官莅任。或揚言厲色。以清廉自命。而釐剔公事特嚴。屬吏畏威。進止無措。則餽金愈多。仲漢既輕公。同班疑其亦用此計。多方囑託。啗以多金。公不可。乃請太守王穀言之。太守當古二千石之職。國家委以一郡之地。察僚屬禁弊。政責至重也。自黜陟大權一歸方伯。於是疲輒太守。念閭閻飲食服用之資。仰給於州縣。故參劾佐貳。則有餘。貶斥州縣則不足。穀初任德州牧。本貪酷吏。有王老虎之目。乃如仲漢言。設威筵款。公曰。吾輩皆同官。誰無交誼。古人有言。好官不過多得錢耳。不然。是毀王令之家。而慰其命也。彼豈能甘心於君者。即手尊酒奉公曰。處事不宜固執。吾知君俊傑士。必識時務。公立盡一尊。曰。他事不敢違命。獨吞賑不敢從。國法嚴。民命重。願公勿言。太守意不懌。復於

伸漢乃賄公僕李祥馬陞等。早暮動搖之。公輒大罵。左右亦竊竊怨其主人。謂薄福鬼終當餓死。天雨金而不知取。我輩舍父母。撇妻子。甯隨彼作清官者。清官值幾錢耶。未幾公暴卒。胸腹青腫。舌出目不瞑。而李祥以中惡自縊報官。穀先得伸漢例金如報具詳。返其棺。人亦莫知其所以死者已。而同學荆翁者。忽走公家作公言。呼集家人。具述受害狀。家人痛哭環聽。啟棺視則五官血痕猶可驗。蓋先置毒於茶。而李祥復以腰帶扣頸懸牀。作自縊狀也。公叔士璜走控京師。上震怒。命將穀伸漢。擎交刑部嚴審。伸漢初不承。一日熬跪倦極。忽乞茶飲。瞪目久之。遂吐寔。穀亦款服。獄具。李祥發公墓前。凌遲處死。餘皆棄市。公照知府例議卹。賜其子舉人。御製三十韻詩憫之。天下聞者皆稱快。吾邑士民尤感頌聖明有泣者。

孝女

孝女汪氏。幼喪母。侍父以居。父疾焚香籲天。求以身代。未幾父痊。而女竟不起。臨危泣曰。苦吾父耳。先君為作孝女歌云。汪氏女。平陽人。孝於父。忘其身。父老且病。病且危。女誓身代。淚雙垂。父病愈。女病劇。臨終不言。祇涕泣祝父長生。死亦得。但望魂靈侍親側。吁嗟乎。生死顛倒。天所司。女向天訴。天心慈。不死不足旌女子。安得女子盡如此。女何名。名芳姑。父小坡邑老儒。乙亥二月朔日丑。女死。年才十有九。吁嗟乎。鄉人會請朝廷旌孝女。安知千古名。

鐵犀

黃河隄上間數里則有鐵犀一具回首西望逆流而號以禳水勢。戊申初夏與邵劍波同謁魯通甫師於清河之大興莊渡河就視犀腹鑄字云維金尅木蛟龍藏維木制水龜蛇降鑄犀作鎮奠淮陽永除昏墊報吾皇。末錫康熙辛巳五月監造官王國用至今戊申百四十八年矣。蓋厭勝之術自古有之杜老有鐵犀行在蜀江上即此類也。劍波晚就茅店中脫帽臨風舉杯酌月。豪累不可遏抑。先生既示詩法他日復以古文請答書畧云某於此事望而未見而俗學榛蕪又無可問津者。能者冥心以始之博采以縱之定志以終之勤而不迫夫何遠哉。古文體嚴而義博誠不易幾然此三語已握其要矣。

苗寨

川楚間苗寨大者二三百家小者三五十家貧苦甚於漢民每歲青黃不接向漢民借穀一石一月之內償至二三石不等甚至一酒一肉重利賒削積日既多竟以百十金田產抵償苗產既歸漢民而采買差徭仍出原戶。秋冬催比之際有自掘祖墳銀飾變價繳官者良苗至食草寔樹根終歲無粟米入口斯亦仁人君子所不忍聞也由是愚無知者敢怒不敢言強有力者怨憾日深遂引群盜以讎之而漢民之財卒亦同歸於盜近年盜賊日衆朝廷有

協力虎拏。毋分畛域之論。而苗民相鬪。凌逼太甚。卒不可治。論者不察其源。概謂苗性好亂。嗚呼。豈其然哉。

人化虎

廣西獾狺久居深山。日與虎狎。有變為虎者。居人射獵得虎。兩前足或有銅鐵環。則知為獾狺所化。以蠻俗手必有釧也。曩有賈姓者。依壻而居。壻見其尻際生尾。體毛漸長。不復省人事。送還其家。中途謂壻曰。我不歸矣。遂自擲溪谷中。跳躍而去。越日出近村。攫民家雞鴨。吮其血。村民逐之急。則兩手據地作獸行。緩則人行。後不知所往。

附黔粵山洞諸蠻

獠狔狔人

諸蠻有獠狔狔。獾狺狼數種。相傳為高辛氏犬槃瓠之後。其俗歲時祀始祖。則諱言槃瓠。而附會曰盤古。諸蠻性雖獷悍。然不敢親見官府。其田糧輒請漢民之猾者代之輸。而倍償其數。謂代輸者為田主。而代輸者反謂有田者為佃丁。傳及子孫。忘其原始。漢民輒索租於諸蠻。諸蠻曰。我田也。爾安得租。代輸者即執州縣糧單為據曰。我田也。爾安得抗租。於是訟不解。官亦不能辨。為誰氏之田。大都左袒民而抑諸蠻。獠人俗稱山獠。推其豪曰

郎火餘曰火猶漢民火伴也。矜獠皆獠別種。食曰饘飩。或曰哽。錫衣曰登革。謂父曰扶自。稱曰留。男謂女曰有助。女謂男曰友友。男女相屬意曰眉心。眉意然所作歌詞文字。則與漢民無異也。

獠人

獠人初生能行。即以鐵烙其踵。厚如繭。故能蹈芒刺踏銳石。負弓矢。手矛履險上下如飛。居恆則獵山獸以食。疾病則巫覡吹牛角以禱。男子編白雉插首。銀環穿耳。銀箍而額。銀環飾項。腕帶銀釧。多至二三雙。女子簪髮以竹。覆以花布。如鳥張翼狀。衣腹背俱繫。唐宋銅錢為飾。裙用五色絨綵。織為文綉。短僅至膝。繫錢於邊幅。行則有聲。歲以十月朔祭都貝大玉。男女雜還。連袂歌舞。歌皆七言。取義比興。以致慕悅之意。彼此既相得。則男子負女入岩洞。插柳避人。其無偶者。明歲再會云。

獠人

諸蠻皆好仇殺。而獠人尤甚。被殺者之子。或幼未能報。則植樹於庭以識之。既與樹俱長。曰讎可復矣。即厲刀往殺仇者。仇者被殺。則其家亦然。居室架木為之。兩層如樓。上以棲人。下棲畜物。其酒色如油而味極醇。每生子女。輒釀酒埋土中。子女既長。嫁娶時始發其

封以宴戚友。餘者或鬻於市。好事者沽以饒客。第為絕品。亦如越東之女兒。酒云婚禮。婿就女家於五里外。鼓樂迎導。謂之入寮。然亦盛兵為備。小有言。即相關殺。不忌也。

狼人

狼人風氣最强。明代猺蠻倭寇。不靖。嘗以狼兵討平之。俗亦善歌。女子及笄。父母縱之山野間。少年從之。歌者且數十。視女答歌之意。為去留。一人留。則眾皆散。男子鐫其歌詞。贈女。字細若繩。間以金彩花鳥。髻以漆。女則繡囊錦帶。以答男。狼婦多美姿。人即撫摩其身。不禁。及乳。則怒甚。且見殺。謂諸支寇皆天生。乳則已所成也。自雍正以來。聲教廣被。諸蠻亦革舊俗。漸與百姓往來矣。

聽秋閣詩謹錄

近年搜羅先君聽秋閣詩。約得數十首。分類錄之。七古題吳岷山停雲落月圖。云雙橋落水。天浸碧。花柳迴環。徑深僻。停雲池館。無纖塵。萬古圓靈湛蟾魄。建安詩人吳季重。坐眺蓬壺。博清供。招邀諸老。相經過。憑軒列坐。談何縱。天空氣爽。酒百壺。當筵吸月月滿湖。循廊歷榭。聲歌呼。霓裳羽衣。聽有無。微波不動。冰輪孤。冰凝雪淨。夜寂寞。萬籟無聲。秋露落。生綃淡墨。傳神工。指點飛來。聳山閣。人生百累。殊足悲。何不騎鶴養瑤芝。庭松巖桂足清景。浮雲富貴。

知何時。余家城南傍溪水。溪雲如流。月如洗。照見琳宮遠。邈迤披圖遠。欲乘風起。芒屨竹杖。從此始。郡中飛來閣道院。四面臨水。頗有花木亭榭之觀。岷山先生習靜於此。小停雲館。其最勝處也。又相馬篇云。相馬惟相骨。龍種由來月支窟。驂騑騁鬐間。世生忍令風塵歎湮沒。駕鹽車。登太行。十步九折中徬徨。得一知己可無憾。惜哉伯樂不在旁。我欲登天閑。覓天馬。赤駝黃鵠競馳驚。玉鬣丹髦相上下。數十萬匹昂昂駒。就中指出真龍軀。雙瞳鏡夾明月孤。劇山挾壑奔長途。長途轉盼風雲遡。馬也有心氣應吐吁嗟乎。銅聲在骨誰能知。死後遭逢亦千古。寄屠西園金陵。即邀西堂城南晚眺云。八月九月霜落早。白雲河干壓衰草。天涯游子歸不歸。淮南山中桂枝老。嗟哉歲月不可留。理棹擬欲從君遊。腸輪日轉苦沈痼。風霜未入心。先秋里中陳子嗜幽討。樂府文章衆顛倒。登高悵望江南山。萬里晴雲蕩秋昊。

五古感興云。瑤臺耀清彩。寒月幾千里。置月冰壺中。洗淨蟾蜍髓。靈藥可戲偷。顧影嬋娟美。飄然曳輕裾。招我廣寒裏。我欲乘飛車。上曳雲中履。羽化不可期。魂魄冷於冰。昔我約仙侶。携手游太空白雲。換塵骨。冷然思御風。黃鵠快一舉。直上摩蒼穹。中道若回首。母乃非英雄。託身既湫隘。翹首馮夷宮。弱水戲濯足。扶桑高掛弓。此一時作也。又云。涼颺振四壁。唧唧蟲鳴悲宵長。不能寐。百緒紛中馳。披帷覽日月。夜氣清明時。遂往事已誤。驚來心孰知。空寒出

古慮懷然以自持。結交竟何為。太息難復言。雲雨互翻覆。變態日萬千。今人非古人。託意徒纏綿。神女游漢皋。珮解雙珠圓。洛川步羅襪。朝霞映日妍。精誠偶一合。奚啻千百年。歲華水流速。憂心石壁灰。抱疴醫無人。知非救有術。紛馳十餘年。斂退始今日。世人樂外營。達士懼中忒。龜勉勗前修。神明冀充實。昔有素心子。把袂時相隨。今昔既殊勢。惻惻令心悲。荃蘭變蕭艾。灌溉無能為。此地非京洛。素衣胡乃緇。古人乞食者。問君君豈知。

又七律送吳岷山之皖城云。廿年學道謝才名。客氣消除俠氣平。碧玉有情能卻老。黃庭無語不長生。花開晚節香尤遠。詩到中年骨已清。別有匡牀憐共被。七旬兄弟倍關情。讀亡友王霞綺詩稿感賦云。鴻雪常留翰墨緣。寒燈孤影一潸然。人天永隔三千界。夢想爭禁十五年。故里音塵全寂寂。佳兒才調已翩翩。篋中函牘如新寄。腸斷當時索和篇。書香山集後云。笙歌兩郡擅風流。老去閒為洛下游。得與齊名惟夢得。共傳遺愛在杭州。升沈念少能行樂。仙佛心空不着愁。卻笑微之輕薄士。論文詩好漫相投。寄江都朱秋崖云。作客於今三十載。獨將鄉思寫淮干。新聲畫壁旗亭古。舊雨傳箋旅舍寒。行樂漫愁來口少。論文轉覺晚唐難。如何一片揚州月。不向蓬萊頂上看。雜句感懷云。滄海迴舟風有力。空雲添障月無心。錢友云。今日重歌將進酒。昔遊曾賦小停雲。送周聽松郡尊入覲云。行當麥雨梅風候。思被香羅。

細葛中外河曉行云風冷鳥聽人語立日高雲背葉聲飛皆闕佚不全者

五律答寶應陸小岩云廿年仍故我疏懶到而今一笑浮名幻孤燈遠思深江山開醉眼風雨入詩心黃鵠青天遠高飛何處尋普濟堂題壁云莫道貧難濟隨緣惠不難眼前人太苦身後骨先寒誰免呼天痛須從易地看嚴冬一援手魂夢夜深安題陳西堂詩稿云大雅久不作惟君得正聲詩如琴韻古心是布衣清猶有悲歌氣殊非薄俗情吾廬新掃逕遲爾歲寒盟西堂丈不列庠序而品誼獨高交友以性情相尚近體詩未能拔俗獨樂府神韻古與音節諧和殆有天授又答太倉盛子履先生云古誼未零落高歌驚鬼神斯文成絕調並世幾傳人避俗性天逸論交襟抱真蒼茫時獨立誰與伴吟身過常州句云春申城外路韶景不曾問帆集雲千幅橋盤月一彎賣花烟裏路採薺雨中山傍晚聞疎磬何人獨閉關詠雪云空階滿積雪歲暮結瑤情豈以泥塗污能教世路平凝冰還耐冷得月不爭明俯仰吾生事前塵總自清又小齋云簷花穿雨靜窗竹引風疏新河云凍禽寒戀樹孤寺巧分程皆屬斷句詢諸家兄全稿不可得已

七絕渡河云孤館殘燈聞寂聞朔風吹夢度江關扁舟明日彭城路知在黃河第幾灣讀信陵君傳云高士何須蹈海濱信陵君是解圍人兵符一出紅顏手從此關東不帝秦四十斤

推手自持市中屠狗也。英奇如何博浪留遺恨。恰有秦皇誤中時。寄陸小岩云。蒲柳蕭蕭日暮風。觥船一櫂夕陽中。如何此日旗亭酒。不見詩人陸放翁。彈指光陰慘別魂。舊游春夢了無痕。明年江上重相見。楊柳棲鴉又白門。小岩師常誦之。題甘泉毛秋伯先生八塞圖云。玉關秋色上吟肩。絕塞歸來路幾千。躍馬飛書猶記否。當時曾擬勒燕然。長沙自古憐遷謫。宦海波濤未可量。回首楚天芳草地。一簾風雨夢瀟湘。先生由進士官湘潭令。坐事謫戍故云。旅夜云。亂山如馬片帆過。回首高堂奈別何。記事牽裾含淚送。遙遙天際白雲多。揚州符南樵孝廉選國朝正雅集詩。繼沈歸愚宗伯別裁集後。自山東千里郵書索先人古近體諸作。及陸續搜錄。而崇中丞雨舫已為刊行。正編不及載矣。

婢女代嫁

婢代女嫁。小說常載之。近乃寔有其事。陶文毅公微時家極貧。初聘同邑某氏女。歷歲餘矣。邑有富室吳姓。聞女姿色。謀奪為其子婦。以多金餌女。父利吳富。竟為所動。迫公退婚。公不可。女之母亦不願。而其女惑於父說。已萌異念。私誓不適窮生。會有養婢請於母。願以身代。母許之。文毅亦坦然娶之。即後之膺一品夫人誥命者也。夫人右手背有疣。凸起約之。不愈。則少時操作為磨石壓傷耳。某女既歸於吳。父子恃富奢蕩。又強佔鄰姓田。率眾毆鬪。吳

子中傷暴卒。女無出翁亦憤鬱死。於是族中強黠者恨吳各刻宗族無所沾惠。群欺某女寡弱。謂以吳氏私財飽外家。藉口侵吞其田產殆盡。至貧困無以自存。時文毅已貴顯。乞假回籍。鄰里嘖嘖言前事。公微聞之。質諸夫人。良信太息久之。遂以夫人意贈女五十金。女得之。愧悔欲死。日抱銀號泣。不忍用。卒為穿窬者竊去。忿而自縊。遇救未絕。公嗣是歲致周卹。不俟云。寶應朱詠齋先生。由浙江學政任滿還朝。舟過吳門。文毅方官蘇撫。同官演劇觴朱。令演雙官誥。文毅淚承睫不能忍。朱私語同官曰。此我失檢。不知雲汀家亦有碧蓮姊也。

又

某殿撰少時夢至一所。朱蘭碧瓦。迴異人間。有女郎十數。共紡錦袍。見生皆起。問之曰。某科狀元服也。襟袖間織成二字。金彩爛熳。即已姓名。醒而深自負。及娶婦。伉儷甚篤。間往外家。里中無賴子。群以婢媼相擲揄訝。而叩諸婦。婦曰信。蓋婦翁恥壻貧。陰背盟而以婢女代之者。某念娶婢甚恥。他日富貴。必改聘名門。一夕復夢前所諸女郎。漠不相顧。金字亦滅。急問其故。一人曰。富貴尚不可知。棄妻已有成見。上帝易之矣。某驚寤汗下。悔過神前。自是瑟瑟益和。誓言偕老。未數年而大魁天下。游掌封圻。以視文毅公度量相去遠矣。然猶幸其改過之速也。相傳殿撰尊人慷慨好施。家產為罄。藉非盛德感召。亦惡能有此夢哉。

樓上魚

二十九年己酉秋沿江諸省大水民舍淹至七八尺江鄉鎮市尤甚有力者大率樓居窮民以小舟販賣食物徑繫樓窗與主人隔窗議價市已去而之他都無牆壁之隔值大風雨樓屋震動波浪衝擊梁柱悉率有聲夜卧初醒忘其為樓而疑在船中也其後間有傾地皆預置巨桶大木人附以生而器物漂矣水落有獲魚樓上者蓋魚隨水入不能復出然則緣木求魚之說特有其時未為甚謬也

捉迷藏

王子山周霞友吳次華同客金陵招遊城北諸山日午坐僧寮淪苦茗說仙佛故事次華謂洞中七日世上千年棋局初終斧柯已爛果爾則元會運世十二萬年仙人祇得數百日耳人亦何取於仙哉予謂唐宋呂洞賓張虛白輩皆以下第舉子去而學道遂登仙籍由是觀之則成仙易而登第難矣人又何取於科名哉語未竟雲生於前如縣如障漸至咫尺不可辨予潛身出門作幼時迷藏之戲從雲中大呼霞友霞友尋身而至則避之而呼王子山王子山至又去之如是者三四適與霞友相撲石潤苔滑兩人俱傾仆為之大笑因就石上趺坐拂袖揮雲旋開旋合子山在後摸索獨語曰樹也頃之又曰壁也霞友與余方竊笑忽聞有聲

如石許米囊磴磴而下。次華與僧徒驚詫曰。險哉誰乎。則子山從石路上尋路失足墮落坡陀矣。因復大笑。蓋子山體素厚。坡陀下有洞中空。故其聲特震。於是僧衆聞之。扶掖下山。白日已頽。嵐翠欲滴。回視上方雲氣如微雨空濛。子山指余笑曰。肘腋間餘痛未已。當使天河負我歸也。則應之曰。我不能作鍾建。

說鬼

次華霞友素不畏鬼。寓屋僅隔一牆。有門如瓶可通來往。一夕三更衆皆卧。次華大呼踰跟至。喘汗相屬。不能作一語。余急詢之。久之始言曰。非鬼非畜。炬其目。膨其腹。伏窗而哭。予笑曰。君固不畏鬼者。胡乃至此。然則不見不畏耳。次華曰。吾惡知鬼之醜惡若是之甚哉。余呼僕子秉燭出視。他無所見。第有黑氣如輪。依牆而上。盤旋屋角間。噉然一聲而去。次華聞之。毛髮愈悚。霞友以被蒙頭。故作大言。於是衆人皆醒。問狀。感澤曰。鬼神自處於無臭無聲之地。本與人不相犯。敬而遠之。聖人亦未嘗必其有無。自儒者執無鬼之說。而天下後世言鬼者興焉。自儒者有勿信鬼神之說。而天下後世乃真有鬼神出焉。以有心召無形。遂成相角之勢。今日之事。不見於他人。而見於次華。亦次華素輕鬼神。而特以戲之者也。及明余往跡之中庭。有樹童童如車蓋。僕子所見。蓋燭光射樹上。樹影依牆升屋。其所謂噉然者。則棲鳥

見火驚飛耳。

起蛟

金陵陳氏園結構玲瓏規模畧小中有聆風閣一方亭深色叢諸勝十月四日同人公宴園中笙歌侑酒江甯鄧子楚謂本年大水由湖廣起蛟或云陰氣太盛主兵患小說載蛟卵所在之地冬雪不凝春草不生飛鳥亦不集其上有氣朝黃暮黑有聲如輕雷如秋蟬鳴於掌中及是時以金鼓火器大血穢物鎮之可掘而取少遲漸起而上遇雷雨即奮起矣似此則有心者思慮預防固非倖不可備者也

九秋詞

是歲南闌大吏奏改試期十月先於九月九日啟行作九秋詞調寄百字令分贈九人錄存一闕以識梗概同里汪汾秋茂才讀書尚志不應鄉舉贈汾秋秋雲云閨心一片到而今纔醒巫山舊夢我放眼長空皆幻影怕說為霖作用出岫無心歸山有志不藉春風送孤蹤自往太虛任汝豪縱從此箇裡心期相隨惟有老樹蒼烟共只恐山河秋色老冷到人間岩洞薄影成羅輕寒擁絮奇彩爭鸞鳳春回何日錦裳同此珍重他如秋風贈葉錦舫守戎秋花贈玉月仙女史皆各如其人之地位載比玉樓詞稿中

金壺浪墨卷六

鉢池黃鈞宰天河著

車夫

道光三十年庚戌春將以廷試入都。三月十日與漣水張禹山、白沙水少泉、袁浦王紫垣會於王營。明日啟行。車左右傾側輒與頭角相觸避之且愈甚。車夫曰：子讀易乎？其道用隨。柔子之體，虛與委蛇。左之右之，勿即勿離。骨幹在中，不患脂韋。余笑曰：是誠名言。君子之徒也。內方外圓，利用如車。命名思義，說在老蘇。有子之識，何為乎僕夫？

狼

同人中禹山最簡默而善言物狀。時解人頤濱海多狼，暮行者必携火器。狼初遇人，尾而嗅之，或銜其衣而曳之。若畏懼走避，必遭齧噬。識其性者，曳之東則東，曳之西則西。狼謂此人馴善，必不逃矣。乘其不意，突出火器以震之，則狼駭而遁，吱吱然窮力狂奔，去之百步而後止，猶立高處怒視此人，以為大受厥驚云。

鴈

禽類中鴈為最義，生有定偶，喪其一終不復匹。飛則獨後其群，宿則羣鴈環止一處而孤鴈

徹夜周巡。若人之偵察者然。弋人以柴扉蔽身。緩步而進。孤鴈驚鳴。弋人遽伏。及群鴈四顧。不見人跡。怒而啄之。如是者二三次。愈啄愈甚。不敢復聲。弋人逼近發銃。十得五六。其幸而逸去者。復啄孤鴈。雖損頸折翼。不去其類。亦終不亂其群也。

猾

人有恒言曰。老奸巨猾。猾之為物。知者絕少。禹山曰。其毛白。其體圓。皮肉堅而齒牙利。逢行遇虎。則環縮如球。虎前銍之。屏息不動。及虎口初啟。猾即乘勢旋轉而入。深據虎腹。嚙其心肺。虎負痛咆哮跳躍。而猾則安處其中。久之。臟腑既空。勢將洞脇。虎斃而猾飄然行矣。天河生曰。天下豈有猛於虎者。而猾乃以柔殺之。雖欲如魚之辭餌。不可得已。

附北行日錄七則

灘上

啟行後。一日自衆興集入宿遷境。道旁有雲集茶亭。門書聯帖云。為名忙。為利忙。忙裏偷閒。喫杯茶去。勞心苦。勞力苦。苦中作樂。呼壺酒來。禹山曾於他處見之。明日宿灘上。邳州屬也。月下聽歌。與少泉說豐沛故事。余作滿江紅詞云。滿目河山。問何處。悲歌激烈。望平原。卻思豐沛當年豪傑。關塞已非劉氏土。沙場猶照秦時月。騰閣雲如馬。過山來。長空滅。

鴻門會酒杯熱。垓下戰歌聲裂。歎英雄兒女匆匆了。結事後縱翻成敗案。生前無奈悲歡別。最不平終古大河流。聲淒咽。

寶峰寺

十五日微雨清塵。緩轡康莊。殊覺怡神爽目。已而風雷怒作。衣溼如水。又以見行路之難也。李僕帕首步從。雨行四十里。將及陰平而霽。與少泉同遊泗山之寶峰寺。登高四望。皓月當天。遠岫烟橫。花村犬靜。非復午前苦況矣。寺僧聞人語。扶杖出窺。年幾八十。相與話桑麻。談風俗。經函為燕雀所棲。佛象與鋤犂並設。蓋釋而農者也。

天震井

孟子廟規模壯闊。天語輝煌。望後二日。由滕入鄒。過焉。同人敬謁聖象。歷代碑記不勝讀。最古惟廡間漢碣數十字。則滕邑顏逢甲得之。卧虎山前大畧以封田贍族。勒石戒子孫者。距今二千年矣。世傳三氏皆有井。獨孟廟無之。康熙初雷起殿前。地陷丈餘。清水一泓宛然成井。因名天震。

東省諸山

揚州程南卿客汶上署。曩游袁浦舊交也。十八日抵汶。南卿乘輿挈榼而來。清談徹夜。且

曰東省山水不似江浙靈秀。然獨得雄壯深厚之氣。自秦岱而外。如鄭之嶧山。世稱洞府玲瓏。岩竇奇峭。汶邑有山名蜀。如芙蓉出水。獨立波心。此皆轍跡所經。亦嘗游覽及之乎。曰未也。南卿曰。去此一日程。望之林木蔽虧。繁若雲錦者。東平鳳山也。又二日至高唐。岩高百仞。叩之清越有聲者。則所稱鳴石山也。余曰。能為我言泰山乎。南卿笑曰。是則難言矣。泰山高四十里。周迴十有八盤。由南天門。歷東西二峰。屈曲登絕頂。則古封禪處也。峰之最高者曰日觀。游人借宿僧寮。四更觀日出。霞光海氣。無不詫為奇觀。他若桃花峪水。簾洞玉女池。諸勝遊者非累旬不能周。豈言之一夕所能盡哉。海內大觀。不必身至其地。即一談述間。景行行止。固已嚮往不置已。

同人詩句

過東平州西北車行山徑間。左右壁立十數丈。過客絕少。紫垣有句云。山開一線纔通馬路。轉千盤不見人。頗能狀險隘之勢。又云。輪蹄不解相思苦。滿載離愁上玉京。則戲為歌者發也。途過平原恩德諸州縣。八月不得雨。二麥盡萎。居人以糠稗為餐。少泉所謂四山斜照雲都赤。百里平沙草不青。其荒寂可想。禹山不多作詩。一日過酒肆。題句云。茅店荒莊又餞春。往來車馬踏輕塵。世間名利濃於酒。醉殺前人醉後人。可謂慨乎言之。

題壁詩

沿途題壁詩甚多。而佳者絕少。惟同城驛云。東阿道上春風天。楊花片片飛作綿。行人盡日向村塢。馬頭塵起如飛烟。數家茅屋山前路。牆頭舊有題詩處。滿樹桃花不見人。流鶯題罷還飛去。語亦猶人。而丰神秀倩。新店管香女史云。雪滿征鞍沙滿衣。北風吹粟上冰肌。侍兒莫道寒威苦。猶勝空庭倚竹時。腰跼二首之一云。雞聲喔喔四更餘。正是沈酣入夢初。嬌女那經行役苦。朦朧扶起上征車。又甜水鋪律句云。敝裘蕭瑟浣塵沙。村酒微醺興更賒。暗逗春愁堤畔柳。怕撩客緒路旁花。慣嘗辛苦翻無病。已分飄零不憶家。別恨離情消不得。年年惆悵獨天涯。署真州午橋氏題。

河間

河間獻王在漢室諸王中最賢。尊禮儒生。搜羅經籍。史以大雅不羣目之。至今祠祀不替。廿四日道過河間。有劉雲采者。仿長吉體題詩任邱店壁云。一燈慘綠如僵蠶。銅龍凍折天不霜。毒螫噴沫老蟾死。空青黯淡如玄黃。綠耳驕嘶蹀汗血。車輪拍拍飛仙蝶。河間膜拜古獻王。書城大廠金銀闕。秦坑餘燼光熊熊。一照萬古陰霾空。更為東溟呼燭龍。九天豔耀扶桑紅。途間遇雨作也。客有題其後者云。如何風雨關河客。尚有閒情弔獻王。劉作。

較之前數詩氣韻相勝多矣

眉子硯曲

大興王佛雲孝廉工書法案上書史叢雜能於尺地間跼蹐作小楷端整秀媚姿態橫生入都寓王比部宅榻左懸其亡姬將韞卿遺照而右度禮閣落卷一束謂此二者為生平傷心之事其抑塞磊落可想也嘗於哀浦市上得葉小鸞眉子硯背鐫二詩與秋雨盒所載相合深自寶貴拓本徵題且曰君善填詞為我作南北曲以備一格可乎余諾之為成北曲一折云脂香蘭澤幾飄零誰留下滄桑片影池摹新月樣詩寄舊風情拋撇而今人去鴻泥印新水令憶當時生小聰明解坐蒲團証夙因才華掩映閒吟錦字遣幽情畫圖不關漢宮春端溪自有瓊瑤品香夢醒喜臨撫剛稱簪花影駐馬聽嫌墨污勤呼婢浸賭詩成嬌倩娘評撫瑤絃鸞鶴鳴聽夜雨櫻桃韻新詞兒鐫上分明自把瓊章署小名點綴些彤奩玉鏡沈醉東風正好訂石上前因待與張郎畫出娉婷舊句重吟搓雲抹月一樣輕盈那知道葬春風桃花短命泣香泥芳草無情掩了孤檠撇了清琴賸一彎瘦影纖纖更幾行軟語惺惺折桂令一霎裏改星霜換主賓彩雲散畫閣局只有飛花池畔影和松煙細暈似當日髮邊雲沽美酒到今日謝綺羅香裏氤氳伴琴書隊裏淒清便留箇碧玉佳名也不枉紅顏薄命是一點

芳心有靈怕瘦損零星。纔分付你詞人管領。太平令記三生曾見花名。殞鎖雙峰未許痴魂醒。又教人驚憶愁顰。賦哀亡潘岳詞。況下第劉蕡境更聽兩相如病。春山欲畫難彩筆應焚盡。問淺深入時難定。那生前夢蝴蝶亡鏡中花。鸞鳳杳。只餘箇身後名。鴛鴦印。紅塵浣滌清寶匣收藏緊。不零落人間猶幸。這片石兒抵多少苦心人。沒些兒身後影。離亭宴帶歌拍煞見者謂題詞中。此為壓卷未可當也。

京師形勢

論京師形勢者。皆以泰山東聳為龍。華山西峙為虎。是已然。前人謂泰山之派。自函谷而來。東盡於海。而諸水又皆由西而東。則山水順趨。氣難凝聚。惟恭讀聖祖文集。載泰山脈絡。自盛京長白山分支入海。海中磯島數十。皆其發露之處。至山東登州之福山。起陸西南行。入百餘里。穹隆盤屈。結為泰山。巍然為五嶽之首。云如是。則諸水順流。泰脈逆峙。與華山支絡相接。中原形勢拱衛甚固。而京都宅中臨外。適在右山左海之間。信乎天地之奧區矣。

騙婿

都中淮郡會館有二。新館本為客店。館之南鄰某姓者。當日店主人也。家小康。一子一女。以賃寓為生。嘗有客從江南至。云是縣令引見入都者。起居服御。意氣自豪。僕從三四人出入。

裘馬甚都。主人子朝暮聚談。亟相契洽。一日有老僕倉卒問訊至。叩頭呈書。客展讀未竟。號泣失聲。問之。則夫人產難亡矣。主人勸慰至再。每語及夫人。令德輒哽咽不能已。時主人女年方及笄。姿色端麗。媒氏為客議婚。客不可。曰。先室亡未踰年。何忍及此。主人益重之。屢議而後許。擇期入贅。踰月。忽晨起不知所之。奩篋釵釧盡失。急尋之。杳無踪跡。市中索逋負者。聞信踵至。計又不下千金。皆曰。是汝壻也。不然。誰貴貨者。主人徧起客筭。空無所有。惟存鉛錫數十方而已。由是賣屋代償。生計大窘。而明府夫人寡居至今。不能作渡口石尤風。只合為山頭望夫石耳。同邑曹衛川先生云。

軍機章京

國初沿明制。票擬承宣。皆由內閣。雍正間。設軍機處於門下。選三品以上鴻達親信者為軍機大臣。得挑四品京堂以下。及部院各屬才敏筆捷者為章京。內外職掌官奏事。上炳燭批覽畢。面諭大臣。寄信原奏衙門。可否之。即由章京擬呈。稱旨而後發。是為廷寄。凡票擬稱旨。仰蒙天語褒嘉。則聲譽蜚騰。往往越次遷轉。否則隨班進退。旬月無一事交辦。則同列目笑存之。或戲為句云。五更飛到軍機處。笑問中堂到也。無此指得意者而言。其不得意者云。五更踱到軍機處。不識今朝有事無。問況可想也。

崇效寺

崇效寺中西來閣花木甚鉅。閣外丁香滿架。相傳為王漁洋朱竹垞手植。王詩所云空舍清言。殘僧斷碣。則彼時游跡尚稀也。聖安寺修於乾隆中年。殿額皆御書。佛象莊嚴。藤胎金飾。想見當時烜赫。今則彼此易觀矣。魯通甫師句云。崇效寺中花滿蹊。聖安寺裡幾枝低。東寺車轍深一尺。西寺無人空鳥蹄。蓋同時枋國者二人。一則物望所歸。一則門庭如水。同為宰輔。而榮寂懸殊。亦見富貴利達中。無止境也。

陳釀和

宿遷陳釀和。豪曠士也。里居鬱鬱不得志。壯歲棄家。襤被走京師。遨遊豪貴之門。為司書記。久而不樂。去之。交山西大賈。累致千金。出入裘馬翩翩。或携雛伶狂飲酒酣耳熱。歌呼嗚嗚。意氣殆不可近。及遇困乏。則蔬食古寺中。甚至日晏不炊。而放達如故。有餘輒以貸人。歲暮或乞貲助。釀和啟篋示之。曰。吾橐適罄。無可典質。他日得金。不論多寡。先以奉君。何如。會友人某贈金二錠。釀和不俟其人。即自駕往贈之。其人致謝曰。此非吾物。故人誼也。如是者三起三落。歷十餘載。不與家人通音問。而年已垂垂老矣。生平重然諾。有過能受。盡言。遇不如意人。嬉笑怒罵。不屑也。

西山

都人所稱西山乃太行山之第八徑圖經一名小清涼太行首於三危東極醫無閭復嶺支
巒不知其幾千里而都城以西林麓蒼莽物產尤饒古稱神臯者是也沿山諸蘭若白塔上
下錯落其碧雲青靄相間山中流泉滿道或自石罅噴出散漫沙磧中琤琮有聲注為小池
水色藻綠春夏間晴霞遠樹鳥韻花香幾於應接不暇今多屬於禁園而冬嶺積雪尤為奇
觀故為燕京八景之一云

附西山遊記七則

戒壇

四月初十日釀和與吾邑陳君景純約往西山慧聚寺並駕而出風日清和前二日為浴
佛會期士女遊者甚眾近山連岡斷隴村落相望青蒼合沓中忽見丹霞片片如珊瑚火
齊聯為纓絡則櫻桃初寔離離樹間也約行二十里至獅子崖昂首南向藤蘿倒垂微風
過之毛髮生動崖之南峻嶺迤邐下臨深澗至是舍車而徒步度石梁行以徑中兩山夾磴
躡級西上紆迴凹凸凡有十八盤有如石門以為寺也入門則萬木參天彌望無際景純
浩然有望洋之歎曰足力疲矣少憩北行繞懸崖而入始及寺前其山曰馬鞍明正統間

勃如幻律師說戒寺中為之立壇游者祇稱戒壇問以寺名不知也

活動松

寺門殿宇皆東向峰巒交互獨缺其前形如玉玦縱目遠眺渾河見焉釀和欲周覽寺外然後入景純曰渴矣欲先茶時風自東南來西北諸山障之迴飈衝激飛雨忽至遂入及殿庭間空際作波濤聲白日晦冥亂雲如馬拂殿脊而過仰視烟霧中蛟龍雜沓飛舞縱橫倏忽伸爪下垂如攫物狀去殿鴟不及數尺領腋間金翠射人釀和目短視曰是山故有二青時顯靈迹神物變幻不足異也景純笑曰松耳世稱活動松即此原異凡質宜先生以為二青耳釀和亦大笑既而呵曰我亦自少年來誰之不如而竊竊然如小兒女背面笑人

空山應響

老僧智強就殿之左廂進茶畢導客瞻禮諸佛像砉然一聲衆山作響也

石礎

翌日天未明釀和趣余曰起起東海霞明盍觀日出及起則紅日欲上不上光燄萬道海水動搖遠樹皆作黃金色村市屋宇如赭轉瞬間一輪奮起丹碧劃分下有紫雲一抹是

時智強晨至拍手曰。惜乎少遲。早一刻尤為大觀也。遂至前殿作早食。問智強生平。曰。潞人成姓三十出家。少亦儒也。經史略能記誦。父母歿。遭遇歲荒。始知人間有凍餒事。非義之利。又不肯為。不得已而就此。公等視我老乎。出具手曰。恃此兩臂。猶能勉敵二十人。時階下有石礎二。中泐二孔。舉之而舞。旋轉如盤。曰。吾視兩君和易中有英介之氣。觸引雄心不足。噓也。問近山游所。曰。西行四五里。一峰當前。挺然高秀。望之如駝峰。如側方山子。冠則極樂峰也。行及半途。畏寒特甚。釀和亦曰。興盡矣。遂循舊徑而返。

酒樓

智強云。西山招提蘭若。凡三百七十。視牧之烟雨南朝句。遜其十焉。中以潭柘為最古。諺云。先有潭柘。後有幽州。去此二十里。余笑曰。夥哉。即使靈運復生。亦無此濟勝具也。釀和云。遊山之趣。十有二。天地各得其六。在地者曰。高下奇正隱顯。在天者曰。晝夜晴雨春秋。山靜物也得。水則靈得。雲則活。一言以盡其妙。曰。變。今此一行。獨未見秋冬風景。其餘已可神會。若必窮力以求之。按圖以索之。情滯則鑿。興貪易衰。山靈有知。亦不許為知已。智強笑而別。出山迂道赴海淀。午飲酒樓。因憶魯通甫師句云。誰識青袍一年少。滿斟金爵看西山。想見意氣寬然。顧視不凡之概。噫。西山終古此樓。亦百數十年。而少年青袍之飯。

於此樓者不知幾百千人宜乎釀和豪邁激昂不能為所欲為並不能言所欲言也

渾天球

松筠庵為楊忠愍公故居中有諫草堂古香亭春禁舊館等處將心餘所云入海叢中結淨廬即謂此也宿遷王惜庵先生寓庵之後軒內設渾天球一具黃道赤道眾星躔度歷落分明時值酉戌間白日平西月輪東上球面一一符合特內外部位不同非置身天外便須如壺公跳入球中則畧無參錯矣曩於天主堂中見西洋編簫一上下三十二層每層百管鼓之以氣則風雨波濤謳吟戰鬪與夫雞犬禽鳥之聲同時並作其機巧一也

關節

途間檢得一紙曰題承二卦篇末諱而不解所謂佛雲曰關節考官授其屬意之人閱卷符合則售矣予曰暗中摸索幸而得之故文字遇合有知己之感焉若私相授受何足為榮佛雲笑曰有是哉予之迂也君不見會試場前滿途車馬車中人強半孝子也安坐讀書之不樂而僕僕何為者父不能喻諸子夫不能語諸妻蓋十之二三云雖然亦有命焉關節雖通而不得或得之而別有機緣語云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君勿作五十年上語也

關廟香火

京師前門關帝廟。投珙極靈。事後無不巧應。相傳明天熹中。塑關帝象大小各一。使日者占之。曰小象香火愈遠愈盛。大者弗如也。上乃奉大象於宮中。盛其供養。而置小象於正陽門三楹廟中。欲以敗日者之術。已而關寇之亂。大象燬焉。其至今聲靈赫濯者。即所推愈遠愈盛者也。

神將應值

明成化間。太液池中有虬螭窟穴。常出據玉螭坊上。或曰螭精化身也。會憲宗齋宿西內宮。女過坊見之。大驚而仆。上聞之。曰是宜處山後僻地。何為在此。駭人。是夜即聞風雨波濤之聲。質明視之。池水橫裂一道。則已舉族徙去矣。明世宗嘗幸西山小天甯寺。寺門金剛面色深黑。上曰此火裏金剛也。未幾寺災。金剛燬於火。由是觀之。宮庭警蹕之地。信有神將應值。世傳歲由天師更調。語或不誣。而日者之說。香火遠近之徵。何以竟不能易。蓋當鼎盛之時。則鬼神奉令。及乎革命之際。則氣數難違。

拈花寺

拈花禪寺。為益都相國萬柳堂址。周迴一頃有餘。中有小土山。昔之蓮塘花嶼也。當日橫橋並馬。曲水傳杯。堂帶遠峰。歌翻驟雨之盛。自石氏改建佛閣。遂為荒涼寂寞之區。西北為

夕照寺八景中金臺夕照即此殿壁有陳壽山手畫雙松剝落殆盡余雜詠詩云一代風流少嗣音。幾株楊柳黯疏林。游魚吹却桃花片。不許春風引佛心。金臺風景占京畿。壁上雙松墨跡稀。勝有白雲千古在。夕陽高閣晒僧衣。

棋盤街

近有京師雜詠數十首。隨地錄入。其涉於遊戲創艷者不存也。道經某園故址云。橫門短巷避塵喧。眾木無聲石不言。多少亭台成廢址。半為蘭若半梨園。棋盤街云。兩三間屋作行窩。偈仄鷄愁奈若何。誰挾琵琶傾濁酒。棋盤街上月華多。

梁家園

寓館近壽佛寺。即梁家園地。明巨室也。樓榭之外鑿池引水。可以行舟。漁洋荔裳諸君有梁園泛權之什。吾邑黃蘭岩觀察寓其地。高臺曲池猶存。今則谷而陵矣。雜詠云。雲天慘淡近黃昏。行過招提懶叩門。勝蹟何如仙佛壽。金錢空買姓名存。

五月十五六日。同人約游城內外。雜詠諸作。信筆錄之。龍爪槐云。古槐清陰滿琳宮。三百年來碧鮮封。爭似蒼松鱗爪活。破空飛去作雙龍。玉螭橋云。瓊樓瑤島帝城春。遊釣曾容侍從臣。同是深山魚鳥伴。得依霄漢即仙人。豐臺云。豐臺春色舊繁華。風信闌珊不見花。怪得半

開分剪去美人頭上貴人家靜默寺云瑤池東畔柳枝青。清楚遙傳隔翠屏。深夜月明天
玉禁鐘聲到野人聽。內城云。從龍宮續炳旂常。班列椒闈被澤長。萬古星辰環紫極。五行相
勝八旗友。灰洞云。冰霜時節百花妍。開在人間衆卉先。莫道冬烘顏色淺。一經嚙拂也天然。

薛執中

薛執中者。楚人。初學道家符籙。及烹鉛鍊汞。御神歸氣。諸說能以撫摩治病。歷遊江楚等省。
有某大吏信之。監司以下。時與往還。金帛之投。頗高聲價。已持某公書入都。符咒厭勝。殊有
驗。朝貴召之談道。怪誕中亦頗近情。由是遨遊仕宦間。傾動一時。雖婦女疾病。亦令撫摩。出
入閨幃。穢聲漸著。曹給諫懋堅首發其奸。命交刑部鞠訊。供認左道受賄各情。後以中外多
所株連。寬免窮治。斬執中而寢其事。給諫初以國學生掌教海陵書院。士林不服。蜚語詆謾。
輕薄多端。呼之曰曹監生。一日乘輿候客。道遇諸生。校曹下。曰。監生如此大乎。我輩徒步。而
監生乃乘輿。人雜言。處不堪其侮。然曹詩文雜學。寔冠時流。所交某翁。屢為不平。戒其子弟。
曰。監生亦有數等。汝輩勿效浮薄子。妄以非禮凌人。曹先生非久困者。比成進士。入詞林。曹
已度外置之。而某翁代為吐氣。作詩寄賀。喜溢於辭。

洗象

六月十日與紫垣觀洗象於宣武城西。至則遊騎紛沓。列車如陣。如蜂房。如文闥。號舍。車中人檐帷半掩。祇露頭面。如牡丹。如綉毯。道中食貨絡繹。百戲如雲。喧擾間忽見數人。高與檐齊。冉冉前進。眾人左右辟易。有執紅棍者前導。則象奴雄踞象背。邱山不動。次第緩步而來。及河伏其前足。俟象奴既下。司事者鳴鼓數通。然後入水。計先後二十有四。游戲徵逐。浪沸波騰。錢塘射潮。昆明習戰。不是過也。洗畢。鳴金登岸。猶以鼻捲水射人。都人知其馴習。畀錢象奴教以獻技。象必斜睨。奴錢數滿意。乃俯首昂鼻。嗚嗚然作。感栗銅鼓等聲。萬眾開笑而散。

懷挾

是年翰林散館。因懷挾革職。遣戍者二人。一為江南陳君。祇携詩韻一本。監試大臣問何物。陳意謂韻本非私。不服稽察。即日奏聞。交刑部。某公曰。讀書數十年。何至韻本都不記憶。然余聞鄉先輩言。康熙間考試鴻博。施愚山以奸韻降等。王嗣槐以失韻落名。汪鈍翁潘稼堂皆有錯誤。蓋韻學之疏久矣。今人於虛實異音。一字數解。及上去謬謬甚多。某公之言。未可概責諸翰苑中也。

安瀾

月之十六日題百字令詞於鎖院壁上云。匆匆歲月。記秋風江上。分明此地。矮屋分明。鄉樹遠。一笑浮生如寄。舊境何常。虛名未必。莫再牽人意。槐清鎖院箇中風景重。記只道燕翼風雲。蓬瀛雨露。珊瑚網羅珍異。誰識燕支學塗抹。一樣葫蘆游戲。千古文章。百年事業。愧煞雕蟲技。低頭為此消磨多少豪氣。是行惟少泉。以縣令籤發河南。少泉原名之澗。學使以水為希姓。改之為安。時東河歲有漫溢。得少泉去。可為豫人預慶安瀾。南人有火煥采者的對也。

金田

廣西逆民洪秀泉始據桂平之金田村。余上書某公附以詩云。虎視龍驤地。麟游鳳出時。萬邦歌有道。四海覆無私。衆職風雲合。殊方雨露滋。葵傾朝日影。鳥慕上林枝。瘴癘蠻邦積。烽烟粵海馳。燎原由燧火。激水亦天池。邊塞三朝闕。軍儲半壁支。芟夷及萌蘖。變化恐蛟螭。況有群夷伺。休為灌莽滋。藏奸猶鳥道。通市列龜茲。府庫誰肱腋。江河有漏卮。官方先玉帛。國賦急鞭笞。黼黻新樞密。旌旗舊典司。安危中外計。損益老成知。主極冲年踐。輿情樂歲思。煌煌神聖業。保傅善匡持。當時衮衮諸公。謂小醜跳梁。無足介意。豈知一變而猖獗。不可制哉。

鵲橋仙

七月七日。同人納涼庭中。憶許續曾鵲橋仙詞云。算來若不隔銀河。怎見得相逢最好。詞意

已新秦觀則云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更覺理足詞圓又沈歸愚牛女詩云只
有生離無死別果然天上勝人間後人反其說云畢竟人間勝天上不然劉阮不歸來試於
此間下一斷語

[illegible]

金壺浪墨卷七

鉢池黃鈞宰天河著

吳卿憐

頃見吳卿憐感遇詩。詢其始末。不得。第聞卿憐吳人。善歌能詩詞。色藝兼勝。平陽中。承得之寵。俾備至。所云色即是空空是色。卿須憐我。我憐卿。為吳賦也。平陽既敗。流轉歸和相。和又嬖之感。遇詩。即詠和事。顧其中有馬上王嬙。玉笋敲殘等語。和雖籍沒。眷屬未嘗流徙。當時薩彬圖承命查辦。請鞠使女。朝廷降旨切責。初無刑及婦女之事。詩述十年中驚魂駭魄。遷徙流離之苦。花悲月慘。涕淚沾衣。意固何所指耶。卿憐屢擅專房。寵不能一死報主。遂墮樓人。遠甚矣。然自古才色絕世之人。遭遇艱難。所歸輒敗。往往而然。薄命耶。禍水耶。天既賦之以麗質。而又使不得其所。抑獨何哉。平陽名位雖不終。既得某伶感恩。又為憐卿知己。嗚呼。死而有知。可以自娛矣。

勝一先生

同里故交之外。投契較深者。奉天趙朗眉。長沙周紫京。會稽蔣少文。廣州屈培仲。開封金雨林。五人。雨林善醫。善拳法。培仲善推測。少文善畫。紫京善遁甲。朗眉善棋。之數者。各極所長。

皆有異人處予求紫京通甲法秘不肯授曰學之無益嘗與朗眉談棋三戰皆負一子。余方欣欣然自以為能其同郡滿州景君曰是著名勝一先生也即棋不如君或遠過於君彼未嘗贏二子蓋十着內外即深知對壘者虛實隨機應之終局計數不少負不多勝也。

少文畫

少文畫初無師承歷遊閩粵楚蜀名山大川得其真行雄傑之氣夜於睡夢中摹其神態手畫帷帳幾穿每作畫至得意時輒以淡墨傾水中吸而嘆之略加勾勒尤得烟霧天然之妙。少文曰畫無論山水花卉人物皆可謂之寫生但得生氣盎然即造物能事不過如此何況人工余謂是說也可通於文左史謂千古文章之祖生氣足耳規矩所同也神明氣味所獨也眼耳鼻舌千人一律而神氣各殊善文者摹繪聲情終古如見即作者精神亦見故曰造化在手。

推測

日輪一晝夜行天一度以天度計日歲須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日行始一周天月輪一晝夜行天十三度有奇歷二十九日四十餘刻而一周合十二月僅得三百五十四日從日則不合於月從月又不合於歲故古人創為閏月以劑之然歷數十年小有參錯即由奇

零積累所致。謂之歲差。中法不能免也。培仲家近香港時。與西人往還。所學推測極精。遂西人初尚多羅麥之學。歷代承用。後有牛敦者出。以古法為未盡合。極深研幾。垂二十載。始測得地繞日行之理。謂太陽居中不動。而地輪左升右降。繞日而行。且行且自轉。月輪之旋轉。繞地也。亦然。譬如月與日對。而地居其中。則盈地與日對。而月在地上。則晦月在地。左地在日左。則上弦反是。則下弦通以二十九日為一月。不閏月而閏日。如此推算。則銖黍悉合。無所謂歲差云。或曰。易言天尊地卑。陽動陰靜。如牛敦說。不幾駭世震俗。顯背聖人乎。培仲曰。不然。地有四遊。未嘗非中國子書所載。左旋右旋。迄無定論。究竟天地日月之孰動孰靜。誰則見之。第用其法。取其推測盡善而已。

拳法

同人邀雨林集飲麟祿堂。觀其拳法。雨林曰。拳非一人可試。請以鉛囊代之。即懸囊於庭架之中。四正四隅。正白隅紅徑距五尺。囊之相距尺有九。以烟煤塗其半。雨林側身入圍。使僕子車夫輩先舉四正擊之。揮拳肆應。意態從容。已而八囊並舉。左右自相擊。雨驟風馳。兔起鶻落。乃見囊不見雨。林僕輩或中額。或者臂。幸其力輕。亦有負痛而笑者。朗眉探懷出象棋少文適購顏料至。乃以粉靛塗棋子。各向圍中擲之。余索胭脂和酒。嘆之。舞既止。衆人前視。

僕輩手面如鬼煤自內出所染也脂粉自外入者皆中鉛囊上五色錯雜而雨林身無一點
翰林院古槐

吾邑李閣學公凱有翰林院古槐歌云詞林清秘三廳旁古槐一樹摩青蒼何人手植歲月
久扶疎上動虛星芒銀花掩映白日靜粉署窈窕高雲涼披襟其下落遠韻鼓柯振葉清且
揚我聞博士舍前列數百雍容入市陳縹緗又聞南省深夜響絲竹往往詔拜中書堂今之
古槐無乃是華正承德差可方烏乎大造栽培亦偶爾有材難必登巖廊君不見路側紛紛
陰行旅剪伐不避纏風霜槐乎槐乎好自愛托根得所須留芳寄託正大神似高青邱得意
之作

河鮑詩

鄉先正零詩斷什都無傳本如邱洗馬季貞玉河秋柳阮太史紫坪鳳凰山異鳥詩俱見稗
說中又大史兄吾山司寇答黃生贈河鮑詩風韻尤佳辭云泥淖朝驅禿尾驢歸來磅礅掩
蝸廬故人遠向江頭至攜得春溪玳瑁魚爛醉清歌上巳前莖青蒿白佐賓筵桃花春水哀
江路孤負風光又五年司寇久官長安每憶江鄉風味作望江南詞二十闌王蓮心為作歲
朝填詞圖名流題詠甚多今不知存否也

學圃聽歌

許謹齋給諫有學圃聽歌六絕錄其二云檻外秋雲樹杪停。酒人聲寂為秦青。移情不是人間曲。除却知音未許聽。記得花前鬪柘枝。十年江海寄相思。雪兒化去花奴死。艷說金荃寫麗詞。謂學圃主人吳門顧秋山也。給諫為先慈從祖輩精解音律。時時徵歌為樂。流風餘韻猶有談者。

詩詞傳誦

王漁洋浣溪紗綠楊城郭之句。江南北和者數百人。當時以李貞太史為最。詞云清淺雷塘水不流。一聲殘笛畫城秋。紅橋終古麗人遊。五夜香消殘月夢。六宮釵落晚風愁。水邊燈火幾家樓。律句如張虞山留別云南樓楚雨三更遠。春水吳江一夜增。程風衣詠懷云滿頭白髮來偏早。到手黃金去已多。阮笠亭烟草云味濃於酒思公瑾。氣吐成雲憶馬卿。皆一時傳誦之句。漁洋改增為生。雖自然而妍。韻周白民改到手為信手。則真一字師也。

京師天主堂

京師天主堂。建於明萬曆間。本朝一再修之。御題額曰通微佳境。又曰密合天行。因西人天文歷法可垂永久。故許其建堂禮拜。中國人不得與焉。堂制狹而深。以山牆為正向。頂如捲

棚式設窗於東西兩壁之巔中供耶穌畫象耳鼻隆起儼然如生左右兩磚樓大堂而立左貯天琴日午則撞門自啟琴自作聲移時琴止而門亦閉矣右為聖母堂象作少女抱兒狀耶穌母也其衣自頂被體無一縫書冊文皆旁行別有沙漏遠鏡龍尾車之屬以資測驗西人著名者利瑪竇南懷仁皆自歐羅巴航海而至近則通商各口建堂日多而習其教者衆矣

癡狀

步兵不飲酒中藏不彈琴索索無真氣昏昏有俗心庾子山詩也近人吸食鴉片過時癡發頗有嵇阮二公不飲不彈之狀禹山摹擬其態謂如餓夫畏寒奄然束手醺和謂如孝子喪親支離骨立余謂如滕侯會喪情而多涕一座為之絕倒

劉第五

劉第五者教匪林清黨也教匪平而劉逸奉旨各省協辦許以重賞知葉縣廖寅子思芳勇敢聞於時思以奇功自見而性多鹵莽他日投宿旅店店中故有偉男子口操齊音腰懸利刀二思芳震駭迫視刀箭離座落胸間急出呼騎士兜擒之問其名曰劉第五喜而送諸縣既定讞解刑部而曲阜孔氏上言廖所獲者孔氏佃農劉第五非教匪逸因劉第五也上怒

集廷臣鞠問如孔氏言。乃釋劉而繫思孝。都中士大夫日以此為談柄。一日恭值上躬耕藉田。百官祇候於望耕臺下。或向大司寇韓桂齡先生詢問原委。會諸城劉侍郎信芳與德州盧尚書南石並立。韓戲指二人曰。都是汝山東人不好。劉未及答。盧目劉曰。都是他姓劉者不好。劉應聲曰。都是汝第五者不好。蓋德州序第五也。衆皆大笑。其聲譁然。時上已出殿。似有所聞。前引侍衛飛趨而來。舉手揮之。始各屏息。明日糾儀御史欲上彈章。或以事涉德州力阻而止。即此見戲言之有損無益。而思孝瘐死獄中。尤可為恃勇貪功者戒。特不知承平世界佃農帶刀何為。刀劍創何由而至耳。

象秩

相傳明以來凡大朝會。駕輦載寶。役象甚多。受祿視武職為等差。常朝日或四或六。肅立午門左右。俟百官畢入。交其鼻。無敢越者。有疾不能立仗。則牽詣他象所。求代而後行。不然他象不往。也有過或傷人。則宣勅杖之。他象以鼻絞其足。伏地受杖。然後起立謝恩。貶秩後立仗。則居貶位。無少紊亂。蓋心知人意。而口不能言。傳載三代已有之。晉唐間教之。舞蹈服駕乘輿。不始明代。抑聞明季運石至京。石大不能入午門。命杖四十。惜不如象之有知也。

連橋放櫂

北方田高於路又無溝洫之利夏秋水驟發積潦成河八月初旬出都車輪輒陷募近村數十人裸體昇車而進水與肩齊與牽船岸上者同一別致偃仰其中枕流洗耳甚便也有老農殷勤照料余甚德之禹山曰昇車之人即掘坎之人納君於陷阱之中而猶感其惠宜乎書生之易受欺耳將至十二連橋舍車而舟僕夫駕空車探水前往若馬之浮渡者然余與同人放櫂湖中水木四圍雲山千里環集指顧間湖面有小花粉瓣黃心舟子以荷葉為瓢折花注水養之縷縷幽香隨風宕逸紫垣擬作連橋放櫂圖預為題句云北征曾記此停驂歷碌雙輪味畧諳夢醒酒闌渾不似一枝柔艣認江南語極秀倩又明知況味同雞肋其奈馳驅愧馬蹄則本心語也

野宿

自河間而南水勢漸殺一日雷電大作急雨如注山路沙石凹凸馬蹄著石上滑而無力動輒傾仆僕夫鞭馬馬困自相蹴踏脫駕而後起時距南沙河十餘里露處竟夜聞無居人暗月穿雲或步或歎而已因憶同邑潘四農先生野宿詩云三日雨後雪一尺車下水昏黑車輪陷泥裏左輪力拔右輪墜輪起老羸堅不起疲極甘心受鞭死羸兮羸兮爾努力十里前村界河驛爾得早歸人得息羸羸不應與夫呼倉皇決計舍我車牽羸入村往就宿客守空

車夜將半困不得眠飢不飯東風又號雨吹面四無雞聲幾時旦寫旅客之苦如為同輩詠今日事如為普世歌行路難也先生又有出都絕句云水邊亭子國門前春盡垂楊亦可惜手擲玉杯飛馬去和塵和淚下南天

到家

是行得詩較多錄存一二都門送友之陝西句云北海千尊酒西山百尺泉美人一揮手秋色下幽燕古寺別銅佛長途携劍仙清時中外靖無復慮三邊禹山臨別規余曰修德以贖前愆讀書以圖後效蓋指余放浪之習可為良友箴言贈禹山句云碌碌二千里依依十六旬携將燕市月分作故鄉春骭麟虛前約浮沈愧此身感君金石意不敢學垂綸到家云客裏竭奇想歸來成浪遊天風翔燕雀池水鬱蛟蚪稍喜鄉園樂休懷杞國憂典衣謀一醉猶及展中秋

乞丐報恩

鎮江英夷之變有饒商支翁者家擁巨資而循謹仁慈絕無豪富氣習平日以恤貧為務待乞徒尤厚有求無弗應者每月朔望必大張酒飯以款之俾各盡懽而散及亂紳富遷避者悉被誘民剽奪甚至肩擔背負十無一存支翁檢及輜重將携婦孺輩避往江西有秀民數

十為群。約於臨發時。要而刳之。支聞其事。欲止不可。欲請官彈壓。又苦弗及。突有乞丐三百餘人。攘臂登門。支益懼。不知所為。伺之則與莠民相關。此衆彼寡。驅逐殆盡。乃俟支眷屬行。李盡數登舟。始各散去。支感之。欲謝以金。衆曰。領公重惠於平日。則可。受公一錢於今日。則不可。卒不受。

王同知

咸豐紀元歲次辛亥八月。黃河決於豐北岸。先是河水盛漲。豐工報險者再。徐道沈君束手無策。王同知熙善與客彈棋。堅不發金。邑有盤龍集。素稱富庶。紳民求救於熙善。熙善曰。無金奈何。請者曰。先由富民籌貲搶脩。然後領帑歸之。熙善曰。無帑奈何。若必欲繕修者。不取償。不滋事。任若為之。請者大譁。歸以語衆。衆散而堤決三百丈。是集適當其衝。居民扶老携幼。避走高墩。男啼女哭。無墩者攀據樹上。遠望有白雲重疊。疾馳至前。則河水洶湧如萬馬奔騰。頃刻而下。集中屋宇鱗次如小舟。飄泊江湖中。瞬息捲去。其奔走中途者。遇水衝擊。莫知其鄉。或預為死計。以長繩繫妻子。各結一隊。水勢既勇。牽掛樹枝屋角間。目穿腸出。而田畝牲畜無論已。河帥既入奏。徐道沈君削職。王熙善例應枷示河干。省柏制軍疏劾河督陳公鳳翔。陳奉旨革職。荷校愧憤而卒。而熙善力能通神。安坐館舍中。圍棋如故。間與妻妾宴。

飲相娛樂而已

永安州

閏八月廣西賊目洪秀全攻陷永安州據之始建偽號盡封諸酋為王王以下勳爵凡七等設六官丞相司馬軍師旅帥等職女官等次亦如之行營五將軍按水火金木土各司其事偽天德王洪大全所定也先是賊據金田裹脅日衆與鄉團兩不相下偽東王楊秀清懼其離散設計籠絡之每自作巫謂天父下凡附其身詞人陰私發奸摘伏群驚為神又託天父言挾制秀泉令前跪受杖已則高坐厯數其罪而責之責已仍奉秀泉上坐已有不避慮不足箱制其下亦伏地令人杖之不少貸由是諸酋篤信其說以為真有天父降臨也會官軍屢易大帥惟提督向公舊為楊忠武部曲老於軍事謀略素優此外則都統烏蘭泰公忠勇奮發總兵秦定三果敢善戰故新墟雙髻山莫家村三捷戰功為最奇賊之由金田移屯新墟也定三自官甲潛行渡江偵知竹園村樹木叢雜斷樹截竹拋棄各要隘而伏兵村中僅留一路遣兵百人偽為樵採者引賊入伏前者突出賊倉皇且戰且走急從村後竄逸則隘路竹木阻塞後伏又起大呼追擊四面合圍於是一日七勝殲禽二千五百餘名賊乃退據雙髻山前此兵賊相遇避道而行其追逐官兵顯與為敵自此始雙髻山前以新墟為門戶

後以猪仔峽為藩籬。向公使諸軍圍其東南西三面。而自與都統巴清德合攻後路。既登猪仔峽。奪其要隘。賊自高擊下。銃砲木石如雨。我兵奮力抵禦。勢正不支。而前路諸軍已抵賊營。呼聲震山谷。上下夾攻。賊衆大潰。及據永安。以大股分屯城外諸村。阻官兵進攻之路。距莫家村十餘里。有高嶺三。其中曰秀才嶺。尤為險峻。烏都統相度形勢。遣隊誘賊。戒以俟。賊漸近。沿左右二嶺。緩退過春。嚴陣以待。而自率火器營建中軍旗鼓於秀才嶺最高峰處。預埋地雷等火具。植紅蓋於帳前。賊至左右營及中軍皆退。衆賊競前拔其紅蓋。火機忽發。全嶺崩裂。燔賊以數千計。大隊乘之。生禽無算。自是賊見烏公旗幟。輒不敢近。城賊亦有離心。獨大全秀清狡猾堅忍。死守不下云。

荔浦

陽朔荔浦山水之勝。天下之奇也。昔有粵中大令。向曾督阮公求善地。公曰。官而可求。吾舍節鉞而作陽朔令矣。蓋嘗閱兵過其地。平日念念不忘也。是年春。大學士賽尚阿公奉命討賊於廣西。上眷戀邊疆。不安宵旰。特賜阿必隆刀以壯其行。勅戶部內務府撥發餉銀二百萬兩。調集滇黔川楚兵勇二萬餘人。及抵粵三月。而永安陷。此粵賊攻據城池之始。又二月。進營陽朔。再進至荔浦。公以重臣膺閫外寄。運籌帷幄。自無暇問水尋山。第當時幕府諸

公果何修而得此哉

打虎將

浙江知縣江公忠源以知兵任戰著。賽大臣調赴廣西所練楚勇初至敝衣褊項諸軍皆竊笑。待衛問隆阿者善騎射發無不中。嘗射獵山中斃虎十數軍中號為打虎將。開亦深自負。公遇諸公所長揖過之意頗不懌。他日督隊出戰猝遇賊衆圍之數重矢盡左右衝突不得出。公登瞭臺望之曰必開君也。急率親兵數十人介馬馳救之卒挾開出並轡而歸。開下馬拜公曰活開隆阿者先生也。人言楚軍弱今竟何如。握手飲盡歡遂為至交。

蓬窗讀史圖

是歲金陵之役溼痺未愈不飲不遊舟中日手史書一編擇瑣事相類者筆之與同人談笑為樂。同邑朱鏡芙茂才善畫山水為作蓬窗讀史圖余自題絕句云布帆尊酒話雲烟看到滄桑却羨仙兩岸螭蛄啼不了輕風吹過二千年。

附讀史類譚二十七則

帝紀

遼主德光滅晉歸至殺狐林卒從者剖其腹實鹽以斂謂之帝紀可與人斑為對。

睡獸

遼穆宗夜飲晝卧時人號為睡王杜有道妻嚴憲目司馬懿為睡獸玩易權奸直不以人類目之此婦人大是不凡

天王

春秋書天王乃臣子尊崇君父之詞後世莫敢襲用雖以秦世之夸詐自謂功兼三皇德隆五帝而未嘗稱天以自尊也自赫連勃勃稱大夏天王北周宇文覺亦稱天王於是覺兄子宣帝遂稱天元皇帝駕乎秦始之上五后同日並立曰天后所居曰天臺樞人曰天杖近日粵賊行事動輒稱天蓋亦有所本耳

國號

自宋以前國號皆取地名或因發祥之基或用始封之國不則攀附前代而以後別之及元主統一天下取易乾元之義建號曰元國之取字義始此然契丹謂賓鐵為遼以遼為號取其堅也女真改號曰金色尚白取其不變壞也則北朝又不始於元矣惟隋高祖初封於隨以隨从走惡而去之是則於地名中避忌字義者

異稱

五代晉高祖尊契丹曰父皇。帝自稱曰兒皇帝。兄子出。帝上書契丹。遂稱孫皇帝。景延廣曰。翁怒則來戰。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如此以孫待祖。甚奇。遼主賜北漢劉承鈞詔。亦謂之兒皇帝。承鈞自稱曰男。金主烏祿命宋孝宗稱姪皇帝。則愈出愈奇矣。元昊上書於宋。稱父大宋皇帝。其自稱亦曰男。

諂媚

吠犬侍郎。可與洗馬御史為對。此等諂媚之法。乃無獨有偶。如此較之進妾同名。獻壺錫字者。異曲同工。彼由竇尚書輩。不足道也。

帝王有真

六朝之亂。與五代相仿。其時南北交關。亦畧同。韋鼎聘於北周。見楊堅歸。即自賣田宅曰。江東王氣盡矣。陳搏隱華山。聞宋太祖受禪。曰。天下從此平矣。一以體度異。之一以氣數卜之。亂極思治。亦見帝王自有真也。

承天

唐有則天太后。遼有承天太后。則天淫亂。承天亦荒淫。則天英明。承天亦明察。第則天自是唐室后妃。承天則為遼主女弟。稱制十四年。夫不帝子不王。太后之謂何耶。

改姓

南涼之先有壽闡者。產於被中。其俗謂被為禿髮。因以禿髮為氏。北周之先有普回者。得天子璽。其俗謂天子為宇文。因以宇文為氏。此沿其俗稱也。夏王勃勃改姓赫連。言微赫與天相連。元魏本姓拓跋。謂土為拓。后為跋。後改姓元。則漸通中國文義矣。苻堅本姓蒲。其父因讖改苻。後世苻姓从竹不从草。又不知改於何時。

淫亂

唐太宗納弟妃高宗收父妾玄宗奪子婦宮闈不正已為千古所譏更有淫荒不道之甚者則北燕劉守光前趙劉粲燕諸母宋廢帝納諸姑淫女兄西魏孝武從妹不嫁者三後梁末溫子婦入侍者八閹王延鈞立父婢陳金鳳為后延鈞子昱即立父婢李春燕為后至金主亮殺宗族百五十人盡納其婦於從姊妹亦然淫亂至此世豈復有天日耶若北齊高洋使婦女亂交於前南漢劉玢觀男女裸逐為樂玢弟晟亦殺兄弟十二人納其女於後宮率皆禽獸之行無足責矣

良心語

後漢高祖即位仍稱天福十二年曰余未忘晉也前蜀王建僭位仍稱天復年號曰不忍

背唐也。自是良心語。謂為矯飾苛矣。又前涼張茂謂弟駿曰。我世忠順。汝勉之。夏王德明戒子元昊曰。我世受宋恩。毋忘也。宋梁冀唐時。晉陽僅存。李克用語人曰。誓於此。生靡敢失節。抑亦庸中佼佼者也。

綽號

南平高從誨。貪諸國賜與。所向稱臣。時目為高賴子。北燕劉仁恭最喜穴地攻城。時號劉窟頭。亦確對也。他如後周太祖號郭雀兒。又號花項漢。晉王戎為鑽核兒。閻王審知為白馬三郎。唐韋保衡之黨。號牛頭阿傍。朱孝武呼王元模為老僮。呼劉秀之為老嫗。南北朝時。南人謂北為索虜。北人謂南為島夷。即世俗綽號之類。宋司諫陳大方。丁大全胡大昌三人。時目為三不吠犬。亦巧。

食人

非久荒大亂。未有人相食者。隋末。楚朱粲性好蒸食。婦獨開河記載。麻叔謀好蒸小兒食之。較之喜食死人腸胃者。尤為慘酷。此嗜好之奇也。侯景為羊鵠所殺。送尸建康。民爭食立盡。明太監劉瑾伏誅。詔磔於市。怨家爭購其肉。生啖之。較之腐割玉莽肢體者。尤為痛快。此怨毒之甚也。李白海上釣鰲說。以天下無義丈夫為餌。後人有言。謂不義之餌。鰲將

吐之若景瑾者其肉豈足食哉

養子

乾兒養子。明季閹黨為最橫。然魏晉即已有之。如邵陵王芳為魏明帝養子。宋順帝淮為宋明帝養子。石閼為石虎養子。殺虎子鑒。北燕高雲為慕容熙養子。即弑熙。唐末李讓為朱溫養子。南平高季興又為李讓養子。後唐明宗名嗣源。為克用養子。廢帝從珂又為嗣源養子。他如王審知養子曰延翰。田令孜養子曰王建。徐知誥養子曰李昇。不可枚舉。中以周世宗柴榮為最賢。其不賢者或以養子弑假父。或親與弑父。又養他人為子。禍亂相承而不自覺也。及明武宗舉所嬖中官亡虜二百餘人。盡收為養子。並賜國姓。螟蛉也而益斯振振矣。

僧道

秦皇漢武始惑神仙。釋教之興盛於元魏。太武帝初惡沙門。令悉誅之。文成獻文乃崇佛法。宣武興造寺宇。至一萬三千餘所之多。迨夫梁主捨身。憲宗迎骨。甚至特設講席。躬自唱經。佛教之盛極矣。而武宗詔毀佛寺。多至數萬區。髮僧尼二十萬人。乃獨信道士趙歸真。卒之憲宗以金丹病。武宗以餌丹啞。懿宗以服丹崩。僧尼過矣。道士亦未見功也。宋徽

宗賜方士林靈素等號先生。明世宗事道士邵元節等以師禮。甚至禁中修醮。工作繁興。道教之盛極矣。而元代獨尊番僧。八思巴為帝師。賜號多至三十二字。武宗尤寵信之。詔毀僧者斷手。詈者割舌。其後災異迭見。禍亂相仍。道士誠非。番僧亦未為是也。蓋釋道二端視乎世主所好。彼此爭勝。互為盛衰。余答感澤泰山句云。帝王獨少長生術。金石能傳太古心。貴為天子。所冀幸而不可必得者。獨仙佛耳。此易於受惑之根也。我朝於此二者。不廢其教。亦不用其言。聽其自生自息。天地之間。非天實聰明。大中至正。其孰能與於斯。

尼

武后為尼。有成見也。楊妃剪髮。有恃心也。後唐莊宗劉后。至明宗時為尼。被殺。南宋渡宗謝后等。入燕京為尼而崩。外此廢后。每稱仙師。為尼者絕少。惟北齊武成帝。逼嫂文宣后為尼。北周宇文護。逼弟妻孝慈后為尼。何其恰相類耶。

點將錄

魏廣微喉忠賢殺楊連。且編一百八人為點將錄。一網打盡之法。與黨人碑同一手段。想此輩亦有心傳也。

溺愛

唐懿宗愛同昌公主。傾宮中珍玩嫁之。錦繡輝煌三十餘里。公主病卒。殺醫官二十人。後此惟明神宗溺愛福王。差足相仿。卒之公主不免於死。福王不免於烹。公主死而醫官可誅。福王烹而流賊不能滅。若當時少靳賜與。或者受禍稍輕。獨惜今日庸妄園莽之醫生。不克以此法處之耳。

金

郭開一受人金而李牧亡。一與人金而廉頗廢。金之為用大矣。在善於用金者。尤可畏也。

打草穀

粵賊四出虜掠。名曰打糧。遵師滅晉時。軍士出入以牧馬為名。謂之打草穀。

相

郭無為以道士相北漢。姚廣孝以和尚相燕王。豈出世仙佛。固不如入世功名乎。若伶官沙的等授平章。官者李邦甯加丞相。宜乎九儒僅居十丐上也。

嗜好

宋蒼梧王嗜偷狗。齊鬱林王好鄙戲。唐德宗開宮市。敬宗捕狐狸。僖宗善擊毬。晉出帝喜調鷹。明憲宗精斧鑿。聚漆等事。嗜好之不同如此。後唐莊宗自稱李天下。宋徽宗稱教主。

道君明武宗習梵語稱大慶法王後習回語番語蒙古語隨時改稱而最喜威武大將軍之號累加頭銜甚多稱名之不正如此

名

唐武后自名曰曌南漢劉儼因白龍見自名曰龍皆六書所無也

牛李

牛僧孺子蔚與鄧敞丞相善敞初娶李氏蔚又以女弟妻之李聞敞別娶大慟委地牛女始至亦訝其賣已已而歎曰事已至此乃請見李曰吾父為相兄弟皆列郎省豈無一嫁處固不獨夫人不幸也願一與夫人同之遂相歡愛結為姊妹此亦一牛李也設僧孺德裕知之何至以門戶之見互相攻擊耶余謂賢智婦女往往高出男子上洵然

鍾郝

今人言婦德者鍾郝並稱尚矣第郝氏寒素自守誠不聞失言過行分甘餘話戴王渾見子濟趨庭出曰生子如此足慰人懷鍾曰新婦若配參軍生子當勝於此參軍渾弟淪也此語豈新婦所可出當時所稱女宗者如此

衣

晉懷帝為劉聰青衣行酒。愍帝戎衣執戟。千古傷心事也。獨北漢劉繼元兵敗。縞衣紗帽出降。殊為別致。楊行密親軍。以皂衣蒙甲。名曰黑雲都。亦新。

九龍

閩王延鈞製九龍帳。時有歸守明者。擅內外寵。百姓歌曰。誰謂九龍帳。獨貯一歸郎。楚王馬希範作九龍殿。僅雕繪八龍於柱上。希範居中高坐。自謂一龍。

金壺浪墨卷八

鉢池黃鈞宰天河

沙三

虎邱繁華甲天下。酒樓歌榭畫舫燈船。每歲破家其中者。不知凡幾。尤盛者競渡之戲。粉黛雜遝。笙歌教曹。踰月不止。大率浮薄子弟。及富商市賈。趨之若狂。風雅士不屑過也。有沙三者。富而無聞。一日偕友往觀。買舟不得。蓋遊人先期約舟子。三日前無空船也。沙敗興慚憤而歸。次年端午。紳富官幕買舟者。皆曰沙氏訂矣。覓小舟小舟亦然。蓋沙於前歲徧召長年篙師。予之金約不得載他客。屆期置酒招妓。廣集親友。雖半面識一揖交。皆與焉。桂棹蘭橈。上下千計。歌舞盛於往時。莫非沙氏客也。自是沙之名大噪於吳中。黃金買笑。紅袖爭迎。豪舉數年。貲財將盡。妻某爭之不得。乃析餘田獨與子居。沙困甚至衣食不給。妻子欲迎養之。沙笑曰。吾手揮十萬金。不數載輒盡。今乃仰食於兒女子耶。去不顧已。而賣寒具市中。好歌歌皆述其平日冶游事。寒具者。俗所食麻團也。里巷小兒及勾欄相識者。樂聞其歌。爭買之。得錢則詣酒肆醉飽。以為常。會蘇守某公。惡民俗奢侈。日思所以儆之。或舉沙三事以告。守撫掌曰。吾得之矣。又明年端午。命備一舟。置酒招伎如故。即召沙。使多挾麻團以來。榜其船。

曰麻團勝會。沙至跳一足。衣袴藍縷。手捧篋籃。腰懸破燈一。是每夕自炤以歸者。刻不去身。登船放櫂。容與於彩旗花舫之間。守意藉沙作棒喝。而沙大快樂。令諸伎雜奏絲竹。自携鼓板。曼歌以和之。酒酣大書聯語云。借景玩龍舟。不履不衫。三少爺及時行樂。回頭看虎阜。真是假大老官。觸目傷心。鉢池山農曰。語云。不有廢者。君何興。財貨消長。亦人世得失之林也。郡邑之有富戶。窮民逐末者。仰之以為生。人人纖嗇謹秘。視一錢如磨石。窮民何所沾丐。抑果足保世否耶。沙雖以狂蕩敗其家產。然勝於水火盜賊災病剗奪者遠矣。達哉沙也。

雙鶴

歸自江南。假館阜寧李善時家。地近海濱。葦蕩中。故多鶴巢。善時得雄。而令兄作三所畜雌也。一則約其水食。閉諸樊籠之中。一則扣以絛鈴。置之溷廁之側。風月清明之夕。引吭高唳。遙聲相聞。霧質煙姿。若將毀棄。轉復矜顧。整容自持。蓋解脫迫於悲傷。愛惜心於勉強情之所會。物固有然已。余戲語主人。代為請命。移此雙鶴。縱之一庭。異時來往蓬壺。當不獨銜環以報。不然。則為我語鶴。毋為悲苦。速求羽化為佳。作翁西賓。姜月臺見此。欲哭不可。欲笑不能也。

出江遇風

館居一月奉檄赴蘇又以事迂道之江甯仲冬下旬過淮而南時北風嚴寒河水生骨舟子鼓帆當水聲隆隆如雷車一晝夜而抵揚州明日出江遇風得句云我乘小舟出大江江上風聲水勢急舟子鼓棹當風行船頭浪花數尺立白鷗游戲相浮沈青山低昂若拱揖自貪觀覽忘險夷那計安危在呼吸須臾頭轉風力微驚濤盡息波不飛當頭白日射江水千點萬點明珠輝一從秋暮與山別面貌猶似精神非故鄉無此好邱壑安得携山隨我歸

為山

臘月朔行抵江甯寓居城南正覺寺十有八日寺有水月庵無瀾舍忍忍居窮曲而軒潔釋子為山能詩善棋余每出飲入夜醉歸煮茗清談深慰寥寂一夕戲語為山云無酒學佛有酒成仙比和尚恰高一著為山應聲云出門笑花入門見月看先生且到三更為山書室套板紅樓夢極精余意其必將掩藏而舉止殊無愧色雪琴作此原與天下能作和尚者讀不與凡夫俗子讀也能讀紅樓乃是真和尚讀紅樓而見人能不掩藏乃是絕好和尚

買夢

江甯秦仲原屢得噩夢惡之乃多備冥鏹焚之城隍廟為文以禱之畧謂人世繁華數由前定一夢之頃無關重輕今奉金錢若干願買吉夢禱畢鬼聲啾啾如相爭奪自是夢境殊恬

余謂買夢事甚新。書籍所載。惟新羅王金春秋后。幼年處室。其女兄寶姬夢登西山。坐旋流。徧國內。覺以語后。后曰。吾買姊夢。即奉錦裙為值。後春秋納之。果應貴徵。古人買夢者。祇此一見。第仲原買之於鬼。后則買之於人。彼賣者可自主乎。嗟夫。買賣而及於夢。足見多金之無往不宜也。

漩渦

自江甯至小河口。歷長江三百五十里。一葉航之。兩日而至。道過圖山下。水旋成渦。深可數尺。篙師一病一醉。一童而嬉。突入渦中。舟亦大漩。漁人呼使急避。而竭力不能出。婦孺皆哭。適有樓船乘風過。鈎之。纜之。幸而獲免。否則頃刻漩沈。將下從彭咸之遺則矣。既入小河。風雪道阻。遣李介賁文先行。余度歲常州。並無僮僕。可親已。舟子一家三代。子順父母。兄弟相讓。小兒女從長者言。除夕合歡。融融笑語。為余別置肴核。勸餐侑酒。甚殷也。燭下錄存。即事一首云。滄江惠波浪。淺水憂泥沙。安得天河流。濟此仙人槎。來船日夜集。併力推雷車。止如失水魚。進如銜尾鴉。欲行不得前。轉恨鄉園賒。病妻慘生訣。百感紛如麻。舟人那知苦。行住皆為家。贈魚買村酒。婦子同歌譁。

蘇寓雜詩

壬子正月寓蘇與楊仿顛王者香飲酒觀劇買花于山塘顛翁出雲棲室詩稿見示中有司
 徒四柏詠分清奇古怪四章摹繪盡致夫人湘雲與其弟夫人紫孃皆能詩而湘兼善畫稿
 中有不俗裙釵聚一門句可云閨房韻事元夕雨雪不已燈事寂然寓中小鬟暇余醉泥索
 詩詞憶某女子詠雪云江南雲氣鬱參差隱約群峯入望遲怪底塵寰人易老青山猶有白
 頭時余近作山塘六絕之二云倚天長劍大王風花草無從覓故宮贏得虛名千載後萬人
 饒舌即英雄紅塵多少粉脂場誰占名山土亦香十里繁華渾不見獨披烟草弔真娘登虎
 阜塔遇雨云磴道千盤逼翠空群山西擁大江東驚風俯聽聲趨樹看劍長歌氣躍虹萬里
 烽塵憂粵海一湖花柳問吳宮金閨無數樓臺影淡入蒼煙暮雨中江右錢雨蒼大令書蠅
 牋小幅付之以誌一時鴻雪昔吳槐江宮保入覲上言蘇州風景之佳宮保對曰蘇州城外
 惟虎邱稱名勝實則一墓堆之大者城中街市臨河糞船全集午後輒臭不可耐既退或以
 直率笑公公曰此乃故相訥公查道江浙覆奏之言老夫重述之耳蓋虎阜全以人力粧點
 殊少天然之趣城內河道偏仄東撒糞溺西淘米蔬尤為江南通弊誠有如二公所言者是
 夜醉不成眠百憂交集恍惚得句云寒侵四壁蠟猶燒睡足三更酒未消夢裏不辭歸路遠
 生一殘月踏春潮又除夕感懷二首云春風轉和淑萬象皆欣然人生失父母生死無人憐

離離河畔草。得雨爭芊芊。陰山上雲隨風逐。輕煙勞逸自有分。壽夭亦有天。安能惜性命。
艱苦終吾年。我思盤古前。蜎蠕泯形迹。昭文不鼓琴。成虧滅消息。一從孳乳多。幽怨隱叢積。
造物宏包羅。彌縫貴無隙。萬類紛賢愚。仰恃若安宅。既無幹補才。多此一開闕。

巧合

鳴夷逃名西子隱。子胥渡江瀨。女沈衛公入謁紅拂去。器量相結。閨閣識人。此以人合者。固
已奇矣。若吳王劍池在虎阜。而墓近真娘。岳忠武墓在西湖。而墳鄰蘇小。徐中山勝棋樓在
白下。而湖名莫愁。英雄兒女。天若巧為位置。點綴河山。為後人憑弔之資。則身後巧合事之
尤奇者也。

離鸞曲

正月二十七日。歸自蘇州。則內子去世。相距四十日矣。命短途長。闕為面訣。江淮一水音響
全亡。哀已先是。阜甯董生者。年甫逾冠。文彩斐然。以應試亡於金陵。妻某。少董一歲。生子尚
未盈月。聞耗暈絕。乘夜自刎。翁姑以大義諭之。勉強視息。機歸號哭。又絕。去久之始甦。余聞
而傷之。為作離鸞曲一首。中有數韻。大似悼亡。嗚呼哀已。詩云。書生不信科名賤。掄才詔下
光明殿。七月秋風江上生。將軍露布催文戰。董生年少負高才。千里雲山索筆來。幼婦閨中

歡送別明珠掌上早成胎。戲言君得名早房中早卜宜。男草妾若徵蘭月入懷。君當擗管
 文騰藻果然孤矢一朝應屈指行程月未圓得意定知符妾望還家應喜抱兒眠。豈知天上
 團圞月不照生離照死別青鳥飛來一紙書杜鵑啼盡三更血一片輕雲委地塵夢魂迷替
 恐非真誓從地下尋郎面不願人間置妾身。寶刀金錯飛鳴起光射頭顱慘復止烈女從夫
 豈愛生孤兒失母同歸死殉情守節祇須臾展轉芳心重撫孤雲髻摘除金翠絡麻衣更換
 繡羅襦可憐破鏡甘飛去慘絕臨歧太匆遽入室猶言一月期出門已是重泉路妾年十八
 賦于歸私語同心誓不違寶鏡妝成花並照華堂春暖燕雙飛百年恩愛三年足池水情深
 鴛鴦命獨屬纒何時妾不知傳經有後君無祿旅櫬扶歸佛寺中聽人追說病時容早知絕筆
 無來日何苦輕舟祝去風陰風慘淡殘燈碧徹夜鵲鷓鴣叫不怠弱魄如乘黯月歸靈幃定見
 孤兒泣底事男兒說壯行功名心重別離輕離鸞曲已傷心聽況有思兒白髮親詩不足錄
 然晦明風雨擊岳歌呼亦借人酒杯自澆魂魄而已末韻親字苦無可改古人用韻嚴庚
 青蒸與真文元決不可通也丹徒唐蔚生云哀感頑艷非常音之所緯則阿好太過耳

掃塔

黃浦姜君月臺寓報恩寺時八月望後方與同人偕坐寺僧淡永者走告月台云吳郡有一

女子從九華山回。今來寺中掃塔修醮。先生盍往觀之。月臺詢其姓曰楊氏。適某秀才未數月而夫歿。長奉佛齋。縞素終身。凡遇律寺浮屠。必大建齋壇。為亡者祈冥福。今佛場已設。行且至矣。月臺因出步。月以待塔八面。每面設道場一。僧各九人。繡幡寶蓋。香花供養甚盛。上下十三層燈燭輝煌。與金碧琉璃相焰耀。未幾昇輿至。從一女尼兩婢三嫗。蒼頭童僕五六人簇擁至塔下。降輿。諸女伴遮護而前。柔弱如不勝衣。既由中階升一嫗代披觀音塔護頭。上加雪羅兜。乃進拈香佛前。端立甚肅。已而衆僧梵誦鐃鈸競作。女合掌伏地默禱久之。從婢進法華經數函。傳語致送。諸僧各一部。轉至東面周塔皆然。於是一婢奉瓶水。一以竹帚進女。僕婦各執玻璃燈。導至佛座灑掃畢。女尼扶之登塔。塔中佛像甚衆。掃至第三層。力不能任。從者勸阻乃止。升輿時雙淚盈盈矣。月台親見其憂鬱誠肅之容。可敬可憫。遭逢不幸。身無所依。不得已乞憐於佛。謂來世庶不至此。志彌篤而情彌慘。已嗚乎。人生境地內外不同。然生死之別。悼逝之情。豈有異哉。

平陽公

鄉先達平陽公某。學問博洽。而生平絕不著書。蓋識解曠超。視浮名泛譽。泊如也。閩邑張孝廉者。公門下士。居恒亟賞異之。及主禮闈。分校官得一卷。欣賞力薦。某公初亦首肯。已而一

再覆閱曰此必吾鄉張某作也棄之自鳴於人以示公正張憤恨累日涕泣而歸自是絕意進取時浙江某侍郎與公同為總裁邑人獲雋者較多公諷之曰貴鄉人才甚盛一榜竟得數人侍郎曰吾輩奉命所衡者文耳某未嘗密求鄉人而厚之亦不忍揣其為鄉人而故薄之也加厚以示惠誠為私心務薄以取名又豈得為公正耶某公默然初洪澤湖決泛濫於高寶之間反漲及於山陽被災甚重河帥諱之上以某公淮人且舊為東宮師傅意可信任命察其實比覆奏如河帥言河工人至今德之謂保全官更甚多云先大父覺軒公與某公同為諸生時每試輒冠軍某亦不失二三名文字交甚相得也及先伯分發東河訟言於人曰黃某安知河工事其公正不阿類如此相傳某公微時極貧困授徒里中日懷餅餌以往嘗與富人某稱貸不應故既達而不滿於鄉人於後進無所汲引又私擠排之謂可空前絕後獨出冠時也鉢池山農曰為是言者重誣某公抑兩失之矣人富何與於己已貧於人何尤始賤而後貴非鬼神不能預知蓄怨一人懟及桑梓倘不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與鄉賢潘曰人先生以詩文名京師諸巨公雅相推重為謀關節潘竟不試而返守身潔己之士即不遇而死已矣安用人之汲引哉

趙芥堂

錢塘趙芥堂明府。令長洲多惠政。民有訴子不養贍者。趙鞠問未竟。曰爾輩久候當飢。各予百錢。令食而後鞠。既至。問父食乎。曰食已。百錢盡乎。曰盡矣。問諸子。則兢兢然獻其餘錢。八十餘。僅食十數錢耳。趙怒其父曰。爾小民生理幾何。一食而盡百錢。則非子之不養。力不能遂汝欲也。呼左右。予杖其子。叩頭乞哀。詞色迫切。勝於己之將受杖者。明府兩諭而釋之。自是民父子以慈孝聞。冬月有鄉民擔糞。而傾於衣肆之門。主人怒其不祥。欲褫其衣。拭之。鄉民乞哀。左右勸解。皆不聽。明府適至。叱鄉民曰。爾自不謹。即褫衣。拭地固當。不從。將重責。時天寒風雪交作。鄉民解衣裸體。僂僂戰慄。從地上浣滌污穢。市人竊竊憐之。謂縣官助富賈欺窮民。拭既淨。公問主人爾意釋乎。主人喜而謝。公曰。窮民無衣凍死奈何。主人曰。惟公所命。即使民自就衣架取之。民踉蹌取衣衫一。趙曰。單衣不足禦寒。易之。易絮襖。曰。絮不如裘。遂取一羊裘。值十餘金。趙使民披裘。擔具先行。主人徒目送之。俯首而入。

質兒行

四月復往阜甯館舍。黃河僅一衣帶水。車轍馬跡縱橫於河中。時豐工甫合。復決。談者謂當事節省小費。未築封堤。巨萬帑金付諸流水。惜哉。出雲梯關而東。濱海地勢如扇面。內狹外寬。有前人買地十畝。傳之數十年後。長至十數倍。始而斥鹵。繼而蘆葦。繼而膏腴。遂漸東移。

收穫豐稔諸富室以此起家而瀕河之富者貧矣館童安和年十二眉目靈秀其父質諸居停僅得青蚨五貫余詢其詳為作質兒行云黃河北走海東徙河灘有田三百里居民分領完官租十年耕種九年水大麥小麥淹河濱一家九食當三旬朝廷經費不愛惜聖人豈意殃吾民泥沙不塞蛟龍窟鎔銖難厭豺狼食舊時溫飽富家兒今日一貧寒徹骨朔風捲地皴肌膚縣吏如虎登門呼老翁出語息嗔怒家無人力完征輸大兒渡河乞衣食去年餓死填溝渠今年小兒未十歲心欲賣去形神孤三秋風雨水盛漲屢經荒亂入烟疏十里八里一村落實兒有人買者無騎牛老子廣行惠留兒質錢擲縣吏牽牛且放阿翁行能免官租去兒累我聞此語增歎聲十年骨肉今分程華堂公子母相虐同是人間父母生

鄭明府

壬子白門之役心如槁木囊少餘金決計不復往劉四勤伯自清江放擢來諄約同行且曰旅費在我無憂也叩其故則云福建鄭樂山明府知君近泥願贈川資不行將重負其意余念素未識面而高誼如雲或者資力有餘廣為餽贖耳他日往謝則竟非充裕且投贈祇余一人嗚呼僅矣是役也初至白下城關稽察甚勤傳言有粵賊間諜藏匿兵械偽為士子入城者逐寓搜查士人又不服草草畢事而散

隨園

寓主人江君邀游陶谷至則裙釵成隊先據其勝去之至隨園園中柳谷雙湖小樓霞群玉山頭諸境已就頽敗而一帶樓臺環山抱水猶想見此老風流相傳簡齋造園時鳩工庀材祇期數十年不計遠久達哉當時袁蔣趙三家互相標榜而各有妒心趙雲松括蒼山猴之檄雖云游戲文章然攻擊亦云虐矣蔣苔生臨川夢傳奇有陳眉公出場詩云粧點山林大架子附庸風雅小名家雖然一隻雲間鶴飛去飛來宰相衙亦有名指隨園也三家中雲松好財簡齋好利惟苔生淡於仕進作歸舟安穩圖奉母讀書故品誼以蔣為勝是日江君置酒妙香庵余偶題百字令詞於東廊壁上後有蜀女和之文字知音遂成離恨此鴛鴦印院本之所由作也事載金壺浪墨中茲錄隨園題句云一帶樓臺已寂然尚餘山水關清妍先生自命足千古我輩今來遲百年名世文章成市道清閨衣鉢託姻緣獨憐極盛難為繼修竹臨門倚暮烟

呼夢么

宣城烈婦陸焦氏諸生鑑明妻也鑑明賭博逋負責妻以償氏聞之賦詩十章而縊秋兩庵隨筆祇載一章別有二首可錄云香焚寶鼎暗飛烟哭拜神明訴可憐但祝兒夫回首早安

歸黃土也。安然盲風怪雨夢魂差。百折憂愁只自嗟。燈火不知人永訣。今宵猶放一枝花。哀
 音促節。閱之淒然。會同里某君好賭。奮篋一空。其家人憂之。請以陸生事演成夢。呼么十有
 六折。以資諷勸。某視之若無覩也。泗州傅味琴題詞云。補此恨天缺。摩空月斧修。世風挽澆
 末。詩教本溫柔。金注昏癡夢。芝焚鬱古愁。松窗三過讀。謾謾振高秋。丹徒唐蔚生題云。為底
 狂夫太憨生。擄捕情重妾身輕。金釵盡篋全輸盡。贏得香閨死後名。紹興周雪蓮女史二首
 之一云。自歎身亡事未終。白頭黃口兩無功。臨危多取傷心淚。付與詞人淡墨中。兗州李晚
 芳云。事到艱危死亦安。最傷拋母撇兒難。蓬窗讀到幽貞處。滿紙冰霜六月寒。雲南伍晚香
 夫人二絕云。十首遺詩了夙緣。紅顏薄命奈何天。斷機心事無從訴。不化鴛鴦化杜鵑。玉茗
 風流孰嗣音。呼么有夢可傳今。何當譜入哀絃裏。一曲淒涼淚滿襟。夫人長公子稚虹司馬
 金縷曲云。淚墨和愁疊。譜新腔。紅愁綠慘。聲情激越。自古美人傷命薄。大抵天留缺陷。往
 事宣城奇節。郎愛擄捕地錦瑟。一封書。永掩妝台月。移不轉。心頭鐵。玉釵敲斷柔腸結。恨沈
 沈鴛鴦夢渺。鴈鴒香滅。碎嚼燕支噴滿紙。留得殘詩十絕。聽夜夜秋墳嗚咽。幸有臨川才子
 筆。仗哀絲宛轉傳幽烈。齊女怨。一朝洩。又儀徵友人吳筱香都梁宋管侯題詞皆佳。惜遺落
 不復記矣。

茗香亭

茗香亭詩先伯父少霞公著太倉盛子履同邑潘四農兩先生曾加評選七絕下燕子磯云
亂峯深處白雲隈夜半禪關靜不開無限青天一丸月照人飛過大江來雨後云庭花倚壁
盈盈淚墊水通渠瀉瀉鳴太息陰晴太無定溼雲西畔夕陽明題手把芙蓉朝玉京圖二之
一云我是清秋江上群曾依香案見爐熏分明記得朝天路兩袖星辰一擔雲五律遊小傳
雲館云看雲識雲意得著便為家可以雨天下也宜住水涯孤蹤自高樹幻景不濃霞使使
終巖壑何勞深歎嗟聞中題壁云不知今夜月秋裏十分春艷染花堆鬢狂杯酒沒唇江山
癡笑我星斗醉呼人萬里一擲筆天風吹上身讀梅村集云莫咏梅村句當時已惘然文章
百年夢生死兩朝天舊局輸殘著新詞較一錢雪園書在否幾輩使人憐江渚晚泊云萬疊
青山影羣然起暮陰夕陽高樹頂孤月大江心世味微沙鳥天風落酒襟六朝興廢事休為
細追尋還問云薄酒不成醉庭花開已殘客如秋燕少官比暮蟬寒微雨又今夕孤燈還夜
闌牀頭一幅畫聊作故山看七律陸行返泰州云興盡東來一釣舟飄然行李又橋頭路從
打麥聲中去人被責茶多處留溪水斷流仍睡鴨樹陰分徑各歸牛遙思夕照家山畔知否
桑麻一樣稠通州暮秋感懷云四月清和客到初半年風味復何如茅亭有月花時少石戶

無人酒興疏蘇子得魚聊入賦魯公乞米未宜書江關飄泊平生慣滿樹霜華拂散廬秋聲
聽徧廣陵東筆架峰頭信宿中萬木蒼涼官舍少半溪蕭颯市樓空夜寒山鬼孤啼月潮長
江豚亂舞風極浦荒城足惆悵不關羈客怨飄蓬昨夜官符走六鄉畝餘輕起一鍾糧連雲
稼穡當場貯落日雞豚掃室償刀俎豈知魚肉苦腹心甘受爪牙傷滿城風雨催租日旅櫬
蕭蕭佛寺涼自注縣令某聽吏胥言重斂民幾變令亦以憂懼死憔悴青衫此一遊荻花楓葉似江州山川滿目飛
孤鶩萍水無心付白鷗餘子誰堪灌夫罵少年莫把賈生憂惟應料理東籬菊寫到蓬門自
在秋憫災二首云戟門歌舞笑開尊蛟鱷連天水氣昏半壁東南成金螳萬家骸骨付江豚
遺民終感周京德賜穀猶蒙漢詔溫聞道宣防新劄子彌縫瘡痍了無痕野老吞聲哭道旁
西風一度一悽惶強家自擁黃金麓弱肉猶徵白帖糧萬戶傷心灰已死六州回首錯難償
何人為灑江東淚報與朱雲請上方五古晝夢至母所云思母日以劇將母彌不遑閉目偶習
靜倏已趨母房母方下簾幙一枕眠匡牀側見第四子嬉戲箱籠旁携子趨出戶速去隨孃
行勿驚吾母眠啼呼偏惶惶母醒顧兒侍遽起牽兒裳問兒何時還植杖相扶將手兒出庭
立道兒肥瘦強指揮雜僕姬悲喜駢壺觴兒語未及審午雞曉中堂恍惚一夢覺嗒然若遺
忘起視白雲飛嫋嫋秋風長我無稻粱願又無賢勞方讀書辨子職胡為滯他鄉寸草不知

報涕泗空傍徨。飲漁山齋觀所畫。山水云山陽水淥山不多。鉢池砂赤無旋螺。出門見慣白
波湧。髻鬟何處款我。我興來踏月訪老友。老友婆娑亦何有。濃青大白同開顏。百丈蓮花一
壺酒。細觀尺幅山接天。我曾大笑凌其巔。洪波萬頃噓雲烟。群峯一路蛇蜿蜒。意匠辛勤極
研練。直為棲霞寫真面。狂杯醉酒臨江流。復恐蛟龍出水東。喧呼吸盡三百鍾。起視落月低
遙空。浩歌前溪醉歸去。夢魂飛入千山中。

公主

唐義楊公主與駙馬王士平反目。蔡南史播為樂曲。號義陽子。有團雪散雲之歌。今其詞不
傳。魯六仲實侍通甫師修志慈雲寺。十一月余往徐州過馬仲實。出其詩稿見示。有擬作團
雪詞甚新艷也。因念公主反目事。史傳可笑者甚多。特乎阿家翁之善為主持耳。如郭曖薄
天子語。公主訴之子儀謝罪。上曰。小兒女閨房之言。何足聽也。永福公主與上會食。輒折匕
箸。上曰。是豈可為士大夫妻。改所尚宜。城公主下嫁裴巽。巽有嬖妹。主不悅。竟斷髮。上怒。
降其秩。此明主所行。可為後世法者。若夫村氣致謫。羞與同車。閨壺違言。上千聖怒。則難乎
為附馬矣。宋明帝疾諸主嚴妒。使孫敷上表讓婚。歷陳苦狀。令人捧腹。畧云。伏承恩旨。當以
臨海公主降嬖。竊見晉室以來。配尚公主者。如王敦。懾氣。桓溫。威真。長佯。愚以固辭。子敬

災足以求免。王偃無中都之質。而裸露於北階。何瑀闕龍宮之姿。而投軀於深井。謝莊自害於矇叟。殷冲不免於強鉏。制勒甚於僕奴。防閑過於婢妾。或入不聽。出進不獲前。召不以三。晡為期。遣必以日出為限。夕不見。晚魄朝不識。曙星聲影才聞。而少婢奔逝。裾袂向席。則老醜叢來。伏願天慈。特賜停止。若恩詔難降。披請不由。便當剪髮刳膚。投山竄海云云。上以徧示諸主。妒威因之少減。夫以帝室之女。而性情倨傲。天子猶且惡之。彼民間子女。千金之富。一第之貴。輒昂然驕其夫家。噫嘻。可以愧矣。

災民

自豐北決口。外河廳員減色。而浦上市肆伎館歌場。擾攘如故。勤伯恆至慈雲寺。與通甫師踏月出遊。會十五月食。先生作墨梅贈勤伯。戲題句云。禪房燈影照無眠。獨撥花枝欲動烟。不見當頭好明月。生憎今夜是今年。寫今年岑寂之況。則平時繁盛可知。及予就道。自邳宿而西。河北災民。攜筐背金。襁負南行者。絡繹不絕。豐工集夫萬計。日給薄資。寒霜夜零。肌骸晝殞。公局施席。至九千八百餘張。而官幕中人。今日嫌肉臙。明日怒魚腥。別有肺腸。念之可為危懼也。仲實有句云。朔風捲地起飛蓬。狂雨連天送去鴻。河北流民三十萬。人人都在此聲中。

醜女守志

抵徐州銅沛館舍時已歲暮有鄒茂才者容止甚陋以千錢從工次買得一女面塵厚錢許偃體齟齬雪中瑟縮如鬼鄒愛之錫以佳名卧之牀下捧茶醢酒若婢妾然已而每夜撻女不審何事第聞女號曰我已字人撻死不願天津曹君曰事可知矣四美具二難并宜其好事多磨也同人勸鄒反之不可浙江王君曰醜至於女貧苦至於賣身鄒雖陋猶少勝焉然而日受鞭笞甯死不變其志人豈可以面貌相乎古有登徒今有鄒生亦人世罕見者哉

合龍

河工堵築決口最難者合龍先就決口左右築壩漸東漸狹則水力愈猛預置大舟若干具滿載巨石以竹纜鐵索聯絡極固別以纜索達於對岸之上游盤諸絞關漸次放舟及口門則鑿而沈之壩上夫役千百人急下木石新土之屬但求大溜不奪順軌東趨則此工可合蓋雖人力而有天意存焉不則轟然一聲纜索齊斷其巨者圍大如椀甚者如盃以水力當之摧枯拉朽一綆不存也是時豐工告成上下相賀予呈排律云厚德凝坤土靈威仰廟堂臣工勤用命河瀆亦遵王聖世無洪水驚流偶濫觴村墟歸浩蕩星斗浸蒼茫天子憂昏墊群公任保障雲霞初奉詔鸛鷺湛成行內府泉刀賤淇園竹槷長檝艦爭濁浪冠履雜飛霜

砂石供驅使蛟魚隱遁藏默憑宵旰意永靖怨咨傷貢賦通南國山川奠北方神工合天地祭禮辨琮璜蟻壤能滋惠龍淵莫懈防西來猶巨浸東下接遐荒滿腹憐魃鼠征表愧鸛鷀所期常道泰休氣兆榮光未幾豫省屬汎復決河由山東直隸入海不復議堵先是吾郡北患黃河西患洪澤自七堡開而黃水入湖傳堤續於成田於是淮揚無湖患自豫省河決而北下游皆涸於是淮揚無河患矣

金龍四大王

大王姓謝氏越人為民捍災赴水而死靈爽赫奕累請封錫因神行四故曰四大王化身常為金色小蛇故曰金龍北方舟子皆敬之見有金蛇方首者游泳而來必以朱盤奉歸祀以香火可保一方安吉南河每歲霜降以安瀾故演劇賽神居民輒見神來供奉高座上雜書戲目進之神以口銜一二即知所點之劇香花果品有饗有不饗不敬不潔者必不至一日演劇小兒旋馬神病其長者浣地而後安河帥某公欲見之左右奉而往河帥揖神亦點首作答禮狀第其來也可知其去也不可測或供之盤中瞬息不見或風雨交作衆人閉戶守之啟視已沒

積薪

自甲午至今十九年。浪游隨筆所記高可六寸許。水剗兵災蛛絲蠹粉散佚過半。頃見謝韻卿女史句云詞章考據兩分馳。刻苦論文已太癡。等是積薪天地內。可憐終有一燒時。下二句與余舊作不異一字。可為此編一笑也。

金壺遊墨卷一

鉢池黃鈞宰天河著

徐警

咸豐三年元旦風晦。白日慘淡。冷雨兼旬。歷十九日始晴。同人遊雲龍山登戲馬臺。設飲於黃樓。酒半忽見軍士數十人自城下陸續西行。詢之則粵賊已抵江甯。若輩皆陸師大營潰敗者。同人驚愕回署。而兵勇入自南城者更多。詢之則安慶失守。將中丞文慶殉難。渠自蕪湖敗歸者。於是曹君春生老母在南。失聲慟哭。屠君英伯寄財京口。徹夜欷歔。或望雲而泣。田園或對食而憂。妻妾平時諱飾言貌。深心若井。至是乃如溫犀。禹鼎各見肝腸。所謂觀人於迫者此也。會予有海贛之役。文書自省垣繼城而至。即日就道。留別徐州云。輕身作健事。長征入耳驚。濤扶怒聲。匹馬短刀寒。日下滿天兵。氣出彭城。

武昌初陷

桂林長沙武昌同為省會。同議固守。追賊者同為。向江諸公而有陷有不陷。則機會利鈍異也。初粵賊竄攻桂林。向軍門自永安帥衆介馬疾馳。繞出賊前。先一時入省會。賊營象鼻山礮丸入城如雨。又製雲梯呂公車。薄城平攻。公與諸將晝夜守禦。以長竿縛火炬。竝煎松膠。

憑據為餅火之烟障。賊目賊多墮死。此先聲奪人也。及入湖南。得船於全州。而賊勢一縱。結營於長沙之鰲山廟天心閣等高阜。江公忠源望見驚曰。賊據此。長沙危矣。急率所部爭之。賊少卻。遽趣移壘。距賊營數十武。共汲一井。擊柝聲相聞。自是長沙止南門受敵。向軍門又與部將張國樑等。多方擾之。迫賊巢背水面。城當絕地。疊有新擒。賊自郴州得採煤夫千人。仿鰲翻法穴地攻城。城圯數十丈。副將鄧紹良大呼躍出城關。手刃悍賊。後者復登。復刃之。鏖關間礮穿紹良右膊。屹立不動。弁兵奮力。壘土築城。賊始退。此銳氣制勝也。方是時。偽王七人。大全已成擒。雲山及洪逆妹夫蕭朝貴先後斃於礮。秀泉慮人心渙散。取玉雕壘。謬稱天賜。脅眾呼萬歲。大搜民船。由臨資渡洞庭。而賊勢再縱。其鋒不可遏矣。岳州舊存吳三桂軍械礮位。盡為賊有。漢口為數省通衢。百貨山集。焚掠五晝夜。以浮橋徑達武昌。向軍門又自湖南倍道追至。營於洪山。兵士戰轉三省。未嘗一日息。銳氣少衰矣。時大營與省兵為賊壘所隔。勢不能合。軍門既燬賊壘數十座。殺斃及驅溺死者無算。屍骸枕藉。河水為之不流。日遣敢死士縋城而入。約兵策應。鄂撫常公大藩欲出戰而守令以民志未孚。慮其驚潰。欲俟客兵抵城下始出。軍聲既鈍。示賊以弱。已而寒雨大沛。火藥不燃。兵士攻剽經旬。亦極疲困。向公命收隊而城不保矣。天河生曰。國初吳逆之叛。朝廷以重兵扼守洞庭。使賊不得出。

湖南一步卒以制其死命。西南有變。衡湘誠銷鑰哉。

金陵被圍

賊踞武昌久。向軍門晝夜襲擊。逆眾不能安枕。探知襄樊以北已設重兵。而長江惟建瀛一軍。懦怯不足畏。乃定東下金陵之計。自永安至此所塘男女近五十萬人。船以萬計。資糧軍火。財帛婦稚盡置舟中。新舊賊步騎夾岸。旌旗蔽野。帆檣如雲。諸偽王皆衣黃袍。偽侯以下衣紅繡龍織鳳間以雲物及麟獅鸞鶴之屬。冠亦如之。時據船樓上置酒會飲。懸燈張彩。夜半照耀如火。龍畫擇男女姣好者各傅脂粉。錦衣珠飾。俾執役於左右。後艙則鳴金播鼓。絲竹間作。如世俗之戲。十番者。長江數千里僅於老鼠峽東梁山兩遇官兵。未及交綏而退。總兵恩長陳勝元中礮落水死。而兩江督陸建瀛縮首金陵矣。建瀛之初出師也。中軍以下屬橐鞬。將弁整隊伍。敬候大帥祭旗。而建瀛久不出。則與愛姬執手涕泣。不忍遽別也。

洪大全

大全湖南衡山人。幼慧。九齡能背誦十三經。粗解詩詞。長而深自負。屢應童子試不售。益狂悖。好大言。時粵中盜賊橫行。不下數十股。大全陰察之。無足語者。乃投洪逆。聯宗誼。洪亦亟加倚任。相與定營制。整軍律。共守永安。而楊秀清忌之。積不相能。會官兵攻永安急。大全囚

服出城被擒。隨營丁主事守存等奉檄獻俘於京師。城賊突出千人謀奪之。鄒中丞鳴鶴飛書促其兼程前進。七日而抵全州。丁知大全衡產。恐為賊黨篡取。乃陽檄陸路驛站撥兵護送。而改由水程晝夜趨行。置大全內艙。塞其窗無少隙。又八日而抵長沙。大全不知船行之速。每曰到衡州。便當陸行。兵役偽應之。至是始曰。衡州到矣。大全出艙四顧曰。此長沙也。不謂汝輩能令我至此。吾其休矣。雖然。秀清豎子。不從吾言。終亦成擒耳。途中題詞曰。奇身虎口運籌工。恨賊徒不識英雄。漫將金鎖絀飛鴻。幾時生羽翼。萬里御長風。一事無成人漸老。壯懷要問天公。六韜三略總成空。哥哥行不得。淚灑杜鵑紅。

孝丐

曩客彭城。行於城北之衢。見一丐。齒方壯。負一老嫗。年六十餘。乞食於市。觀其衣。藍縷綴結。不掩肢體。朔風凜冽。股栗不能勝。而嫗身絮襦甚完整。予既心識之。從之過市。市人與之食。則置嫗簷下。奉食於前。嫗食已。以其餘強之。乃自食。如是者再。予益嗟異。嫗目下走足微跛。丐左右扶掖之。惟恐傾跌。色藹然以和。進而問曰。若汝母乎。曰然。曰得食奉母正也。然汝身寒甚。不已饑乎。曰得母飽煖。以終天年。即身死亦樂。凍餓安足憂。天河生曰。嗟乎。窮困而至於丐。竭其力。猶足養親。獨壽命見阨於天。遂無可如何。丐有母。丐而福矣。問其姓。曰王。不知

其名沛邑人。子死妻去。有田三畝。去年河決。豐沛間家被淹沒而丐也。

雙溝

徐郡雙溝鎮。四屬接壤。向為奸宄出沒之所。每遇盜案。彼此關移。及文投六扇門中。賊去九宵雲外矣。近日清散兵勇。佩刀帶劍者。所在皆是。尤為畏途。予過此。夜半暫眠。忽聞門外喧呼。則紅光燭天。鄰舍火起。僕夫匆迫欲行。予曰。出門則行。裝頃刻盡矣。毋寧候之。果不免。償汝車也。及明。延燒五家。逆旅屋幸存。出鎮里餘。有裸體被戕者二人。相距不及百步。一傷在額。一傷腹。血浸淫猶未止也。

清河

粵賊既破金陵。鎮江繼之。即渡江。陷揚州。遊騎於邵埭之南。淮人將遷。貴者歎於室。富者憂於門。貧而強者喜於道。奸謀詭計。至有不忍言者。清河宰吳公仲仙曰。是不可口舌爭也。戮二人。率數百人疾趨至郡城。且曰。大兵至矣。偏張示諭。備供具以待之。清河人見之曰。賊從南來。縣主方迎往。吾無憂矣。郡中人聞之曰。吳公不妄言。必有大兵。姑且止。賊退。遷者反嚮之。強而喜者。嗒然釋械而歸。

紀變

積易糧臺號令嚴出入守城以為禦賊計也。今之城守官耀兵揚武不能使賊不入而第能禁民不出。武昌金陵揚州殺人之多皆坐此。予行抵王營聞南中風聲甚惡便道回淮草木皆兵氣象愁慘城門禁出甚嚴。有二月二十五日紀變句云渡江賊衆如雲屯萬家夜奪城東門風聲撼空草木鬬雨氣上逼星辰昏兒啼女哭慎勿苦城門有官方怒汝道旁蓬首伊何人節帥之女千金身朝居華屋豔蘭澤暮投民舍蒙沙塵阿翁為國惜身力累爾流離淚沾臙

海州

端午後一日由鹽河達海州及城日將暮矣遠望有黔而長者裸體負門而立形狀魁梧目炯炯左右視如神茶鬱墨伸臂揚掌執將撲人者然過客環觀僅及其腹初甚異之漸近乃知匪民被獲官釘其手足於城門也。先是一二月暴客四起行旅絕跡自嚴刑懲創數十人強徒稍斂道路始通

銘

贛榆學署有古槐二蔭廣數丈腹空可容一人陽湖錢筠士刻詩其中。邑士屬予為銘語識之云虛其中拙其外枝蟠葉蕃無災無害余雨農藏一古玉其面似馬背則犬也亦屬為銘

云。逸羣之馬不備輪。通衢之犬不吠人。可人如玉誰其倫。

孝廉方正

初詔舉孝廉方正。贛榆令以李君繡谷應名。寔相副。當之無愧色。而繡谷固辭。其鄉人曰。輦金以爭之。而不得者多矣。子何辭之迂也。繡谷曰。吾無金。故不爭。吾懼夫人之疑若有金也。故辭。令聞益重之。卒具行寔以上。同時某屬應詔無人。會有諸生某。行誼甚芳。聚賭宿妓。唆訟詐財。無一不為。其才又足以濟之。素為鄉黨患。即有司亦無如何。乃與紳士議。以生應舉。不令費一錢。藉以籠絡束縛之。倘幸而召試錄用。亦可出諸遠方。為境內除一害。計定。語生。生大詫曰。歇後鄭五作宰相。天下時事可知矣。我乃得為孝廉方正。欣然從之。後以軍興。故未奉召試。某里居自加六品服。遇事生風。又加甚焉。一日赴妓院。僕攜帖袋以從。酒朋賭友咸在。或指其頭銜戲之曰。君須顧名思義。某曰。吾固知之間事。不過爾爾。是科吾見辭者二人焉。一為陸小巖師。一為繡谷。繡谷辭之不得。遂不辭。小巖師曰。吾老矣。何可當也。必遂所辭而罷。

九節銅彝

粵賊初陷金陵。聲勢極壯。環城皆堅壘。自大勝關至七里州。賊舟聯絡不絕。向大臣結營。孝

陵衛大小百數十戰。奪壘焚船。遣散難民水手以萬計。賊始斂戢。一日大霧。公令軍士偽為賊裝。趨其前。而伏兵於壘後。戒以聞鼓齊發。腹背夾攻。賊大驚。自相蹂躪死者無算。千總某左挾長戟。右持虎頭鉤。率眾躍馬登土城。盛氣剿洗。霧為之開。及歸袍袴皆赤。六人扶掖入營。向公大獎異之。親為進食。又加九節銅轟於鍾山高阜。護以排銃。更番迭進。我兵乘勢攻儀鳳通濟門。城中火葯崩震。人聲沸騰。勢將驚潰。公望見賊眾如蝗如蟻。兵勇不敵其半。慮攻劉太急。則困獸竄突。所傷寔多。且金陵殘破已甚。而蘇常完富。定計以力保東南為上策。於是揮兵使退。築長圍以困之。尤專意扼守東霸。并會合鎮江軍。力護下游云。

樓船

揚州城臨運河。城外地狹窄。不過二三丈。鹽知事張翊國。使卒肩卒梯城而登。賊眾自焚跑馬樓受傷而返。營務諸員遣勇士密量城垣高低。距河遠近。取上游空運糧艘於船尾支板斜出二丈餘。累級而上。若雲梯然。預遣參將馮景尼伏兵東岸以待。屆期令總兵雙來力攻北城。游擊師長鑣駕船至城東。船尾適倚便意門。女牆東岸亦直接船頭。賊眾初見船與城平。大駭而散。而景尼兵無一至者。賊復集。縱火焚船。雙來右轂中殿昏督中再呼殺賊而殞。是役為揚州軍第一奇策。誤於景尼一人。革職不足蔽辜也。

四舟子

是年賊以十軍由皖豫渡黃河。躡太行而終踞直隸之靜海縣。有舟子四人義而智。初秀清既得江甯。即議分隊由清淮北趨。有舟子太言曰。北省無水乏糧。遇困莫解。今據長江之險。擁財賦之地。計無有便於此者。乃止。清淮以北獲安。又在皖北擄船數千。以所得財帛子女寔之。環結為水寨。一舟子言於賊首曰。百貨恃船流通。今環結於此。他船聞風者不敢復至。布帛菽粟無由而來。是自困之道也。乃舍之。難民乘間逸去者甚衆。及攻開封不克。以二船滿載火藥渡江。賊目十餘人監之。舟子兄弟二人密議曰。賊勢之熾。專恃銃礮。北去何堪有此。放舟中流。私鑿沈之。賊目俱溺斃。二人亦滅頂而死。

地道

江甯賊又分數軍溯江而上。圍攻南昌。屢掘地道。一日掘甫半。城中人埋甕於地。伏而聽之。尋其聲而對掘。一隧令敢死士攜利刃懷兩洋銃。蛇行而出。適有賊酋服黃袍紅披風者。據地道鞠躬俯視。問左右何時裝藥。何時封門。士突出。遽以利刃劈其面。自左眼以至左頤。輔骨肉皆飛去。眾駭散。不知其何自來也。士復以洋銃左右擊。縱身入隧而回。

陳玉標

海屬與東省毗連盜賊繁多。而陳玉標為最著。少時遇捕斷左手。能以利刃縛臂上。而右手持長槍。馬上衝突。當者披靡。又與營兵縣役相結納。官弁怯懦不敢問。強者或欲擒治。則先有趣之遺賜者。咸豐四年春。玉標率數千人趨海州。把總李步瑤馬蹶被執。賊勢益張。予團練鄉間。以張生樹坊力。得兵民千二百人。二月既望。梁寶生觀察統兵至州。而密約東省道府。出兵會剿。賊竄贛榆沙河鎮。鎮紳孫氏者。故與相識。飲千金餽之。玉標叩首眾賊前。乞勿淫擄。以報孫氏。孫復為步瑤請。玉標親解其縛。長跼請罪。涕泣具言不敢為亂。勢非得已。束手則性命付人矣。明日觀察兵追至贛榆。賊竄歡墩堡。揚言將犯邑城。而寔欲東趨青口。觀察即擇要隘。乘夜出陣。賊偵騎從月下望見隊伍靜肅。星火出沒。又聞銃砲聲殷殷。不知其處。偵還報。賊不敢東炊飯未熟。將西行。而山東沂州官兵突出邀擊。我兵截其左。民團鳴金鼓譟。賊棄輜重遁走夾谷山中。迷亂不知所向。山東兵貪得財帛不追賊。民團合禽數十人。予參與驗問。無跡者擇之。有內襲婦人衣袴。懷金臂數釧者誅之。又明日遣兵搜山。賊蹤既盡而返。而玉標卒未就擒。不知所終。

三靠

贛邑西北多山。田無溝澮。崇朝大雨。則民患水災。不雨兼旬。則禾苗枯槁。故邑人有三靠之

說謂造房靠牆。患病靠命。種田靠天也。

閨七夕

閨七夕續娶。隋九鄉刺史贈以梨園演劇三日。並屬宰筠筌明府。經紀其事。誼甚殷也。贈聯云。紀閨秋清。為有雙星遲駕鵲。催妝才富。好傾八斗賦驚鴻。見者皆稱工巧。王魯生先生筆也。

王魯生

王魯生先生名復。常熟人。名墨梅。詩學清贍。當麟公見亭督南河。雅尚文藝。先生名重公卿間。世傳閨中題壁句云。薄采慈姑債夙願。濃煎益母慰相思。臨行互剪羅衫袖。珍重曉痕好。護持先生作也。及客贛署。年已五十餘。而談論風生。意趣瀟灑如故。同人中尤與鈞洽。鈞嘗以謗言質諸九翁。九翁矢之乃罷。先生曰。此即天河磊落處也。若某翁者。心憾公而口不言。其招怨甯有已哉。粵賊之變。先生有江干紀事詩。錄其六云。大將旌旗度嶺頭。五溪毒霧跼驚愁。人過峴首思羊祜。賊喜祁山失武侯。篝火頻聞孤語幻。兵符旋屬虎牙收。更誰解佩元戎印。天意干戈未肯休。千里狼烽一一升。臺城空率健兒憑。劫深仙佛靈難救。山嶽金銀氣不騰。戰艦連檣通北固。援兵無路隔西陵。艱難獨有諸軍帥。若覓輕舟載庾冰。萬眾環城似

守株桓桓使相握兵符。雕鏤器皿供行帳。絡繹珍羞學御廚。爰奏漫陳淝水捷。詔書空發羽林孤。丹青他日麒麟閣。添寫行軍富貴圖。清園萬衆忽縱橫。對簿俄看忤貴臣。豈為億軍誅馬謖。似聞歸罪殺袁真。淒涼羣馬分諸將。寥落殘兵聚海濱。不死沙場死廷尉。英雄千古恨難伸。瘡痍餘生拜馬頭。遺民流落古揚州。水邊林木營巢燕。望裏烽烟喘月牛。半夜淒風哭新鬼。一城焦土換紅樓。追窮莫泥孫吳戒。瓜步城宜力戰收。岸虎何如水上龍。廉頗老去倦彎弓。推心幸得降人力。持重難收盡敵功。諸將兒嬉同霸上。三軍喜氣雜桑中。行間特拔君恩渥。珍重威名慎始終。又觸藩祇計成禽易。出柙誰知制虎難。百騎甘寧能卻敵。三登董父更翻城。皆一時寔錄也。先是廣西獨秀峰。有題壁三十首。遜此遠矣。

蘭生

山左蘭生。口吃眇一目。左耳重。聽生平獨善象棋。不取敵子。而能制其命。曰。吾以服人。不欲多殺傷也。時人謂之仁義之師。

劉秋舫

予客青口。主同年劉秋舫家。因秋舫以交李繡谷。將蘭泉。余松南。麟圃諸君。招飲無虛日。飲輒爛醉。或放浪踰禮法。秋舫必左右之。夜漏三四下。俟予歸寢而後去。慮其失言過行。貽士

夫笑也。予不善治生事。恒與秋舫謀之。秋舫入城。亦主予。論心談藝。無倦時。處鄉里。善解紛難。戚友大事。咸就理焉。嘗有鄉人訟田。累年不決。秋舫以片言折之。兩造悅服。前後司牧倚若左右手。公私以貨財相託者。歲不下數千金。而秋舫貧賈如故也。咸豐五年。將以縣令入都。而先於正月病不起。往哭之哀。越日以庶羞清酌。祭諸其靈。而綴以文曰。嗚呼劉君。生死長已。誰謂子病。乃至不起。君死之日。我聞於途。識與不識。重歎累歎。以君之才。而折君齒。夫人所悲。況予與子。君性剛毅。內抱沈潛。竄直而折。不靡而全。君蘊其學。發為文辭。霜英秋挺。雲藻春摘。當世承平。囊括衆務。良木向榮。哲工斯遇。擢景彤廷。趨光雲路。令譽風馳。高才星聚。致身之道。蓋亦多途。君守載籍。以獵以魚。世嫉恢奇。衆嗤耿介。骨體之強。焉往不敗。黃鵠折翼。踴躍而旋。芳草在谷。鬱鬱經年。莫澄匪白。莫磨匪堅。衆人高華。而子述遠。及世多故。頑洞風塵。人撼而顛。子卓其神。李布重諾。仲連解紛。事靡鉅細。子集於成。方今州郡。縉紳先生。匪曰利已。即用諛人。君持以正。卓立中流。錫惠自衆。中亦招尤。往者徐究。姦究鳴張。街號巷哭。晝夜皇皇。子集壯士。手挈其綱。卒扞荆棘。屏翰一方。靡詛不生。靡祝不死。彼蒼者天。自古如此。惟君尤酷。費志方長。年強心侈。運否身亡。如驥就途。方駕而蹶。如雲在天。未雨而滅。更有痛者。禍不單罹。母弟繼隕。家難其多。及身不幸。手無斧柯。悲銜伯道。緒靡他天。心霄漢託。

命山阿君死有知。傷如之何。昔歲癸丑。賊寇兩江。君遊而返。我來此邦。投我瓊玖。勗我科名。凡我瑣屑。皆子經營。世事焚燼。誰相知心。譬行幽黠。恃子光明。子有良友。競豪且才。非屑子交。子介以來。春晨秋夕。文酒歡呼。惟此數人。有會必俱。或飲而酣。載歌載笑。子於斯時。嚴嚴其貌。酒闌人散。或止或行。子於斯時。款款其情。良會不常。白日如駛。今見諸君。乃不覿子。披覽遺牋。積篋盈几。目想君形。聲猶在耳。往子有行。君閑以節。自君之亡。誰箴予闕。子醉忤君。君默不語。不慎將來。復誰責我。嗚呼秋舫。光曜何存。聞君在殯。寥落無人。昔日之日。子勞其身。朝求夕訴。滿室盈門。人事叵測。胡逐胡馳。矧茲喪亂。萬代一時。思子不至。疑子遠行。六合同寢。子夢先醒。望雲壺嶠。雪涕滄溟。人亦有言。九京可作。冷署青尊。荒城夜柝。倘子重來。云胡不樂。

李九

李九者。贛之青口人。邑人未識其名。問李九則無不知者。兄七。與鄰人訟隙地。縣官索賄。七弗與。鄰人賂之。繫七典史署。朝暮逼迫。繼以榜掠。飲食又不以時。至七憤而縊。時縣令吳懿元。典史費長春也。九方午食。聞七死。掀案而起。曰。所不與兄復此讎者。非丈夫也。投狀海州。州不為理。控諸監司。仍檄州。九念外省官吏。上下徇情。終無能為。兄雪冤者。乃徒步入二京。

具狀都察院。事聞下蘇撫集訊。九既多歷風霜。又到省。皆罄日受挫折。瘡疥發於腹背。卧病中。惟祝七寃得雪。即身死無憾。九婦聞之。日夜涕泣焚香告天。求夫生還。願以身代。而蕊元長春賄屬承審官。責九健訟。鞭笞慘毒。身無完膚。九忍死不少屈。蕊元等度終不可威。因屬其素所親信者。就旅舍置酒。召美伎。反復開陳。餌以重利。九始終閉目不言。既而曰。吾與若厚。不忍牽累。不然。今日之舉。即公堂左證也。蕊元等聞之。益懼。計無所出。乃議以毒手取九命矣。先是。醫士某為九診病。長春與相識。夜往謁之。曰。李九必欲殺我。奈何。因袖出餅金為壽。醫士佯驚謝。長春曰。不甯惟是。今日長春一命。吳公一官。懸於君手。君誠能因九病藥而酖之。報德方長。不食言也。醫許諾。約以十日內。乘便行事。會陳蓮史廉訪蒞任。微聞李氏寃。即日提案。詳摘蕊元等頂戴。將加刑訊。九則躡踊堂上。眼枯無淚。長涕而號。蕊元等竟不能諱。盡得寔情。獄具。蕊元褫職。長春戍邊。吏役正法者二人。九至是喟然歎曰。今而後死無憾矣。時受病已深。奄然一息。歸至半途。竟卒。鎮中紳士以鼓樂迎其柩。其妻見親屬額求死。姻黨勸慰乃歸。天河生曰。予聞青口士夫道九事。至今勃勃有生氣。曩許秋舫為作鵲鴿原傳奇。會兵亂。未及脫稿。嗚呼。九不以生死負疚於其兄。今秋舫甫亡。震鈞倉皇戎馬間。乃不克踐文字之諾。倘亦九之所羞與。

張炳垣

張繼庚字炳垣江甯諸生。粵賊初破江甯。炳垣欲自盡。既而曰。徒死無益。遂降之。改名葉子法。處之機匠館中。同郡吳畏堂初客漢口。與漢陽令趙公德轍故相識。至是吳亦陷賊。而趙公擢授江甯府。炳垣因與畏堂謀。賄守門賊。通書趙公。約內應。趙為言於向公。許之。炳垣先後上書三十六函。初議入朝陽門。賊酋忽將守門。賊調赴他處。而別遣廣西長髮者守之。乃更約取道後湖。以草船伏人而進。賊酋頗微聞之。周湖築土城防範甚密。於是計不果行。同謀有張沛澤者。廣西人。見事不就。背之去。炳垣乃復與張鵝頭約。鵝頭故無賴。然感炳垣意。氣私結。儕輩百餘人。願以一死相報。計定。炳垣託故出城。親謁向公。極陳江甯可破狀。約大兵夜集儀鳳門。則城內開門納之。公付以免死牌五千紙。定議待期舉行矣。沛澤故知其謀。見鵝頭炳垣數相語。曰。予我千金。不爾當發其事。炳垣曰。吾安所得千金者。沛澤果以白賊。立逮炳垣。拷掠備至。同館人曰。內應首謀。寔為張氏繼庚。此葉子法。非為叛者。獄稍緩。而秀清改命賊酋胡元偉承審。元偉者。故廬州太守。陷江忠烈公於死。而以城降賊者也。嚴刑酷法。至燒鐵烙體。刺猪鬣乳中。炳垣憤恨不能忍。曰。他人問吾無可承。公乃大清堂堂四品官。亦公祖部民也。當以寔供。內應事大。非一二江甯人所能。皆由廣西老賊首謀。且人多吾

不能記。請以簿至。胡顧左右取偽官冊。炳垣指一廣西人曰。此同謀者。即逮其人而殺之。又指一人曰。此知情者。又殺之。殺至三十餘人。秀清曰。已矣。墮其計矣。彼所指皆老兄弟。非寔情也。勿復問。遂用車裂法。繫炳垣手足及首。鞭五馬而馳之。左右手足先斷。首次之餘體又裂為二。觀者皆掩泣。鵠頭聞之曰。嗟乎。吾既以死許張公。畏禍食言。非丈夫也。且張公以數言殺賊數十。而不一語及我。望我成其志耳。我必圖之。時賊衆稽察嚴密。各城增設木柵數重。及期。鵠頭率其黨殺守門賊七人。而無計越柵開城。官兵夜至。不得入。明日賊中大索殺人者。久之無左驗。事將寢矣。鵠頭過所善沈獸醫。飲酒酣大言曰。前日大難。七人者。我所殺也。獸醫首其事。復殺鵠頭。自是城中無敢謀內應者矣。後獸醫以事出城。鄉民戮之。沛澤卒亦見殺於賊云。天河生聞諸李芝生曰。張先生上軍門書。率由芝生代傳。三十六函存其廿四。他日謀為刊之。當夫嚴刑逼供之日。豈不知一死無所逃免哉。然而骨肉齏粉。忍死不承。冀萬一獲全。猶有後望。卒用計殺賊多人。而後罷。可不謂烈士丈夫哉。機事不密。英傑淪亡。又爽然失矣。

楊漕帥

漕帥楊疊雲先生。善詩工書法。墨梅繁秀生動。筆有古姿。居京師時。性不諧俗。衆以迂怪目

之意泊如也。蒞淮後。手不釋卷。无好培植士類。見劉君勤伯及家兄月清文。期許甚殷。震鈞入都時。戒以長安結納。首重黃金。黃金不多。交不深。有志者閉戶讀書。毋庸僕僕為也。防堵揚州倉猝退守。寔為白璧之瑕。時先生年已八十餘。壽考亦足累人哉。

錢江

錢江字東平。浙江監生。小有才。口多大言。嘗客廣東。坐法戍新疆。遇赦回籍。遊說公卿間。當雷公以誠辨理糧臺。駐節邵伯埭。江往投之。歷言用兵理財諸法。公大悅。辟置幕府。相需甚殷。時江北兵勇萬餘。儲糈孔棘。公雖以轉餉為職。寔無所措一金。江為畫策。疏請空白部照。勸民捐輸。隨時填發。往往百姓報捐。或踰年不得護符。則意興索然。至是朝納白金。暮榮章服。故富商巨室。踴躍輸將。又立釐捐法。諸賈人未作賣買。積貯諸物。及商以取利者。出入一錢。官取其釐。分別城市大小。居者立局。行者設卡。窮民小本經紀者免。故商賈不病。而大有裨於餉。軍興十餘年。各省仿行。源源不竭。卒成勘定功。其事創行於雷。而其議寔創始於江。嗣後官吏待缺者。視為利藪。設局日多。立法日廣。胥吏僕役一局數十人。大者官侵小者吏蝕。甚至石米束布。搜括無遺。則非立法之苛。而奉行者不盡善也。雷公既得二策。軍用日饒。公私交裕。又使江與同幕五人。親赴下河督勸捐納。不從者脅之以兵。時人畏之。目為五虎。

江自恃其能氣燄日盛屢以言語相侵侮雷陽服之而積不能平一日會飲行營持議不合兩不相下雷忿甚聲色漸厲江怒擲盃起曰即不然能殺我耶雷亦拍案曰即殺汝敢有何言立叱左右牽出斬之。鹽知事張翊國者英年勇敢素為江所輕慢銜之至是得雷公令掣劍而行殘酒未終江頭已獻乃以江恣肆跋扈將謀不軌入奏焉。天河生曰論者曰錢江有可殺之罪雷公非殺之之人嗚呼豈不然哉宜黃黃樹齋先生贈江詩云渥渥天馬慎飛騰終見雲霄最上層氣概可想惜乎江之不知慎也予嘗奉檄勸捐預出空白照示人鄉民擁貨者見之欣欣然喜而相告雖甚慳吝不自覺其錢之出於囊也於是服江之才者一釐捐假手商賈寔則取諸買物之人商民轉得藉口增價故人人欣然不以為苦於是服江之才者二可殺之罪或亦有天道焉雷公既坐他事免官寓居清江普應寺如素諷經藉資懺悔江漢間讀釐如雷呼公為釐祖

紀事雜作

初予客豐工饑民鼓譟里人傳予被害叔兄驚愕馳赴清河得書乃止及予抵轅而伯兄病危時嚴冬河水皆冰陸行還家幸而無恙呈叔兄句云竟與諸昆見猶將夢境看傳言互死生相對失悲歡世事不能語吾廬何可安休為後來計此會已艱難聞粵賊入鄂送友南還

云乍喜鄉音捷。驚聞漢水圍。江南漸搖動。河北況流離。草木悲生意。山川倚暮暉。鄉園竟何似。淒絕送人歸。江干紀變云。西南雲氣鬱。悠悠戰伐頻。年苦未休地。勢漫憑疆域。險人心先動。有亂離憂。潯陽九派從天降。漢上千營縱騎遊。聞道金陵半遷徙。尚書早為堵江流。鯨翻天塹走風塵。虎踞鍾山泣鬼神。千里樓船經劫火。一旬旗鼓犯勾陳。安危半壁封疆寄。遷轉三朝故舊臣。能說聖明輕付託。原將忠義屬斯人。壯懷清節憫時艱。曾列先皇侍從班。涕淚出師真死別。旌旗薊寇竟生還。畫梁春燕巢林木。中澤哀鴻滿市閭。獨有嘉謀能入告。龍恩新自鳳城頒。先是鎮揚軍中。疏陳攻城方略。首恃火器得旨。用雲梯進攻。不許轟擊。致傷百姓。又賊據揚州。大吏請決洪澤以灌之。上軫念窮民。不許。予作避兵詩云。憶昨廣陵破。大吏捷足趨。驚塵動淮海。肩輿交街衢。十千買一舟。半萬買一車。不識誰家子。輿馬紛長途。健兒五六十。執械供馳驅。貧窮亦性命。誰能安故居。跌蹶老攜幼。涕泣妻隨夫。平時閨閣秀。蓬垢走路隅。出門不忍視。白日慘為紆。驚魂魄未定。道路爭傳呼。河臣奏良策。擬決高家湖。兵戈或不死太息。吾其魚煌煌。聖明詔不忍傷窮閭。感激涕零。落轉歎。嗟。氓愚當時禍亂起。萬變頃刻踰。重臣棄壇土。何論守牧餘。忽聞神明宰。乃在清河吳。安集張皇衆。殺戮奸兇徒。風昔一方望。籌策何乃迂。倉猝失形影。平定功勞殊。石城篇云。石頭城中。鬼夜哭。白晝妖狐怒。張目

金一百零三

達官惜死走入城。不許逃亡小家屋。鐘山秦淮忽破碎。黃巾赤眉肆追逐。金銀在壁窮搜求。雞犬與人並屠戮。沿江郡邑悲繹騷。紛紛徵調何其勞。亦有尚方賜刀劍。利刃不斬江中蛟。華屋縱橫走精魅。白日慘淡嘯山魃。鳳凰麒麟不世出。芝蘭蕭艾同摧燒。或欲飛身叩天闕。虎豹熊羆勢森列。五雲宮殿高復高。浩蕩烟塵蔽日月。但聞白屋供壺漿。幾見丹心誓旌節。長江如龍天上來。潮打空城口鳴咽。江表近泥略見一斑。

金壺遊墨卷二

鉢池黃鈞宰天河著

大錢

咸豐五年秋道過清江聞車聲鱗鱗然來視之錢也問何為曰鑄錢曰曷為以錢鑄錢曰帑金不足官府費用無所出今燬制錢為當十大錢計除工費十可贏四五則何為而不鑄是年冬再過清江聞車聲鱗鱗然來視之大錢也問何為曰鑄錢曰曷為又以大錢鑄錢曰大錢不行報捐者買之當十祇值一二今燬大錢為制錢而又小之和以鉛砂計除工費一可化三四則何為而不鑄

車蘭雪

山陰車蘭雪父官懷仁卒於任貧不能歸子雲字少蘭遂為韓邑諸生蘭雪縱酒豪逸有詩才如歲暮句云客如馮煖一無好人似孫登百不能煖作仄聲用也贈友云千里交遊孔北海一船書畫半南宮輓人云黔婁有婦求夫謚任昉無兒讀父書皆佳少蘭頗有風骨微少涵蘊嘗寓書規之云士固不可泯忍求容亦不宜辭氣淺露見譏君子猶可相容得罪小人必將致禍無故而得小人之禍情固有所不甘無端而為君子所容我又自居何等生與張

生立齋吳君錦堂皆慷慨磊落士契分交厚故可容納直言

劉李交

秋舫與李君繡谷為總角交長而同學申之以婚姻秋舫性直諒繡谷柔之繡谷和易秋舫勵之故二人相濟以有成秋舫以避債故讀書繡谷齋中追呼者踵至則繡谷為之經營調解一不以聞於秋舫母曰以吾處秋舫事雖甚煩劇而無所動於心若秋舫自理之則神明棼亂欲靜心力學難矣繡谷已事或不治秋舫亦竭力赴之訓之如弟不以為嫌也家室中間有齟齬則眷屬互為勸慰務使和順而後安及秋舫病危繡谷適教讀梁方伯署十日不得書心疑之已而書至非秋舫筆益憂慮未幾果得訃聞病中抱牀相念以不得一見為恨則淚下如湧泉又避忌不能放聲哭襟袖皆溼每授弟子詩至伐木谷風諸什及史籍所載朋友交誼死生契濶之故輒哽咽不能止方伯課子素嚴終歲無間日至是感繡谷意趣歸里以抒其懣既至先詣劉氏撫棺大哭而後返於室已為卜日視定寢言於富室厚賻之存典取息為秋舫妻女度日費又輯其詩文待刊焉繡谷故善書屢試京兆躍然將復往至是屏棄楮墨絕意進取後數年亦卒鉢池山農曰予浪遊南北近十載所見友朋交際如劉李者蓋鮮未以酒食徵逐群居笑言始終無間不及於利則今日所稱道義之交矣古有范張

今有劉李。違衆獨行。宜其死也。

祈雪

清河冬旱。待澤方殷。一日予訪勤伯於縣齋。吳公留飲。時杲杲日出。大寒天氣如小春。席間出祈雪詩見示。中有省躬自知下吏罪。回天妄冀明神慈等句。愷惻之忱。流於言表。方談笑間。片雲自東南來。頃刻彌漫。則六出花飛。漸積寸許。公自詣庭階。團雪與公子為戲。衆皆異之。謂滕六大顯神通。翌日予往鍾吾。自桃源以西。晴朗如故。不謂為誠感不得也。

銅廠

雲南銅鑛。夙聞之。不悉其詳。錢塘吳仲雲官滇時。有廠述四首。具見利弊。節其要云。華極具百戲。雕俎羅八珍。指使諸僮僕。佩服麗且新。問官所職掌。曰銅鐵錫銀。朝上一紙書。暮領十萬緡。會計足課額。可以娛嘉賓。勿謂官豪華。視昔官已貧。頗聞有某某。憑陵居要津。積金北斗高。歌舞難具論。歌舞豈不歡。世事如轉輪。朝廷固寬大。國法亦以伸。事過三十年。殘魄含酸辛。官今當黜勉。富貴天所令。鳩危與漏脯。智者終逡巡。哀哉銅山下。乃有餓死人。其滇廠四十八寶路區瘠肥。媼神豈愛寶。苗脈有盛衰。攻采矧云久。造物亦告疲。甯臺與湯丹。二廠最大今亦非曩時。小廠益哀竭。徵課檄若馳。何從獲硬硤。硤謂之磳。磳石堅為硬。硤硬則可久。獲大硤。間或得草皮。淺

而少者為草皮礦雞窩不滿萬銅少出錢鞘亦何為有鐵鞘無長菱入龍窟水洩費不貲
龍年年告缺額呵斥安敢辭我聞古銅官坊冶各有司方今吏事繁難理如亂絲况復昇殿
政殿最較銖銖既耕復使織誰能劑盈虧上贍九府供下給家室私官私兩不病治術其庶
幾其受事平其爭厥長凡有七有客長課長爐錘手與砂下是皆長所帥有犯則扶之晝夜
戒無逸帕首縛一登行若緣縫蠹仰攻亦俯鑽但懼引線失風穴竅豁鉢入深若闕廂木架
疏密是為一廂廂二尺餘支木四龍驚地軸裂一入不復出悲哉乾蟻子枯腊黑於漆則死
或為寶氣所養屍更聞扯火勤爐罩難畢述煎蟻曰扯火煎紫板用美人爐蟹殼用紗帽爐
不腐名曰乾蟻子罩黑銅蝦蟆罩罩者爐之別名爭尖與奪磚刀劍關狂獍蟻則有爭奪之事一朝烏獸散探法入民室索
之藉無名山菁費窮詰持以問長官鎮撫用何術其殿主半客籍逐利來窮邊入官報試采
自竭私家錢欣然大堂獲繼以半火煎煎蟻成爲半火抽課得羨餘陶猗不足賢百貨日騰
集優倡肆妖妍荒荒蠻瘴中聚若都市聞聞者饒涎垂擾擾蟻集羶叩囊出黃金一擲虛北
填所願倘不償家室徒蕭然妻孥難存活伴侶空相憐不如扶犁好猶得守薄田請看足穀
翁饑飯飽即眠其世人第愛孔方豈知孔方來歷如此艱難彼視錢如命者知之矣

鐵鑛

滇南銅廠既不旺。又以長江賊阻。運載維艱。乃議於熱河。試行開採。得銅三萬餘觔。銀礦升課銀萬兩而已。扎拉芬太試煉鐵礦。入火不溶。時戶部鼓鐵鑄錢。待用孔急。於是設局採辦。計兩年買鐵一千三百萬觔。而鐵錢遂行於都中。較之當十以上者。民轉便之。同時皖北行用小錢。鵝眼。縱環。復見於世。百錢不過二寸許。第出省即不行。馬蘭鎮並鑄銅鐵大錢。協濟兵餉。兵丁行使亦不便。小既不行於遠。大又不適於時。可知錢帛自有定衡。不然利之所在。孰不趨之哉。

祖錢

宗侍御稷宸有變通錢法一疏。大意在尊制錢以平銀價。擬以順治康熙之青銅錢照廣西及湖南衡永等府行用。桂字錢之例。以一文當兩文。即抵銀兩釐。雍正乾隆黃銅錢抵銀一釐五毫。嘉慶道光及近日所鑄和鉛較多。抵銀一釐以上。皆定其稱曰祖錢。輪廓無缺。概作銀用。上行則完賦報捐。下行則給俸發餉。昔謂無銀者。立變為所在皆銀。則銷化制錢之徒。不禁而止。擡高銀價之弊。不期而平矣。所議似甚通達。錢法之貴乎適中者。慮私鑄多而利權分也。如此則私鑄必不得利。顧所難者上行耳。

鈔票

軍興之初釐捐法尚未通行。饑瘠時絀。軍士有脫巾之慮。司農則仰屋而嘆。乃議製鈔票以濟之。而南河先請數萬。其色以堅厚白楮界為兩方。飾以紅綠。上方具載通行條令。下方載銀數年月。以代河餉。河員得之。與大錢之當百當五十者。分發各州縣富賈典商。易制錢。商賈無所用。則賣諸報捐之人。十錢祇值二三。自捐局以外皆不收。非惟民不信官。即屬員亦不信長吏。故曰難在上行也。而無本之券。不待言矣。

張保

閩浙海盜最劇者曰蔡牽。張保。牽前就戮。海洋安謐者久之。及保獨獷屢勞王師。力竭請降。授官至參將。先是粵督百齡公。貽上元董益甫先生詩云。嶺南一事君應美。殺賊歸來嘆荔支。至是先生覆書云。昔蒙贈詩。當改一字為撫賊歸來也。百公默然。保供職既久。有擬薦擢總兵以示羈縻者。桐城桃石甫觀察言於大吏曰。保無尺寸功。窮蹙乞降。官至三品。國恩見厚至矣。再加遷擢。何以服奸宄。不如以海洋緝盜責之。有功則遷擢。不為濫。有罪則降謫。不為苛。保卒以此計奔走海上而死云。

門外漢

長洲彭詠莪相國。未由館選。初被協揆命。謝恩摺云。登揆席而未經詞館。計本朝不過數人。

由部曹而游陟綸扉。在微臣甫逾廿載。宿南廳帥石芝太守云。舊制大學士蒞任。皆詣翰林院署。入登瀛門。降輿。諸後輩長揖迎之。先是有某公者。亦未經館選。而大拜。將至院署。諸詞林序立門內以待。而某公於門外降輿。拱手自稱曰。門外漢也。

伶人

京師宴集。非優伶不歡。而甚鄙女妓。士有出入妓館者。眾皆訕之。結納雖伶。徵歌侑酒。則揚揚得意。自鳴於人。以為某郎負盛名。乃獨厚我。伶恃嬌態。飾風雅。聞有書畫名者。必索之。某公善書工花卉。酬應日煩。厭苦特甚。一日有巧伶索畫。伶故以色藝噪一時。他人所欲。結交而不可得者。某乃自出買絹。欣然搦管。聚精會神。惟恐不工且速也。既成。冒雨攜贈。伶道謝曰。我戲言耳。乃竟煩公。某甚喜。謂自今納交。庶幾心臧。不忘矣。越數日復往。一語不發。面冷於冰。久之乃請姓名。若不相識者。某恚而返。自是痛惡伶人。

帥石芝

石翁言其先人承瀛公官京師時。遇有文酒之會。呼召優伶者。必不赴。不知而至。則入座輒遁。同列強之。卒不顧。此與上元董制軍敦曾赴江督宴。聞劇不入。金華戴司寇敦元赴浙撫宴。攜織獨歸。同一清德。近有某公略相類。特時流不笑其迂。即嗤為怪。非人情不可近。一語

蔽之矣。又自言官袁浦時。職位微薄。未敢峻拒第耳。不聽聲。目不視色。終席而散。不交一言。亦可謂和而不流。善處時俗者矣。時桃李再花。苗麥冬寔。卽逾長至。蟲飛薨薨。石翁五十年未之見也。

烏塔二公

廣州都統烏蘭泰公。謀勇兼備。屢著戰勲。略載浪墨中。顧性急氣盛。時時涉險。輕賊同僚。或戒之。則曰。人死。不盡由賊。不見賊。亦不必長生。人人明哲保身。誰為捐軀報國者。最後與向公合擊仙回嶺。大雨不止。軍士餒甚。議收隊以待。明日夜五鼓。陰雲如墨。都統忽自率小隊入山。掩賊不備。向公聞之。疾飭諸鎮接應。山徑崎嶇。未及列陣。賊衆冒死衝突。致陣亡總兵四人。都統竟以骸中流礮而薨。天下惜之。都統薨而麾下火器營護軍塔齊布公。以敢戰著勇。略埒於都統。每臨陣。背火銃一。腰刀二。手長矛套馬竿。怒馬獨出。戒親兵不必從。從亦無能及者。尤好逼近賊。若覘形勢。見賊輒努目切齒。口角流白沫。若將生啖賊者。賊自金陵泝江而上。通道於湖南。翼與廣西老巢聯為一氣。公以千數百人破賊十倍於湘潭。殲斃礮斃溺斃以萬計。賊始沮喪而返。最後率壯士二十人。助攻小池口。馬驚失道。鄉民知公名。留匿其家。時歲除前一夕也。至明日大營。遲公不歸。馳騎偵之。不見。洶洶失所倚。夜半忽聞鄉民

送公至。諸帥驚喜。踴而出迎。握手相勞苦。公第曰。饑甚。速飯我。各營軍士聞之。皆躍出歡聲如雷。飯罷已元旦矣。其為時所倚重如此。未幾以積勞氣脫。薨於軍。公少於都統數歲。卒年未四十也。

浦上園亭

六年丙辰春。讀書海道署。署之東有小園。早暮行吟。廊迴檻曲。板橋疏雨。春漲初生。度橋循水榭而南。為文閣。池北有軒。翼以山亭。額曰蓮湖理楫。前觀察周君聽松筆也。浦上園亭。以河帥署中為最。池廣數畝。疊石為峰。有荷芳書屋。聽鶯處。恬波樓。頗極水木之勝。張公芥航督河時。與同人觴詠其間。傳為韻事。其後麟見亭先生愛士喜詩。猶有儒雅風流之概。近日徵歌角飲如故。而風徽遠遜前人矣。

魚龍

民有得魚。長不及尺。金目而廣鱗。將烹。隱隱見四足。或曰龍也。懼而放諸河。臘八日。雷震。龍見於西南。談者謂迎此龍上天也。

小兒

邳州人負一小兒。兩首共頸。胸腹不分。四臂兩足。面相向。欲見者人與數錢。或白縣令。答其

人而逐之。此則弟輩目覩與談龍者異焉。或問邠人曰。兒若所生耶。曰然。曰罪不在臂。

跛足

胸陽士人某妻跛一足。伉儷數年矣。及登鄉舉。而年未及壯。自念前途尚遠。世寧有跛足夫。人哉。朝夕折磨。妻以恚鬱死。續娶某氏。姿亦平等。雖凌波穩步。而積有違言。已而士有母喪。州尊往弔。急率子弟趨出跪送。將踰閭。自履其衣而仆。及起。駸足腫痛。不良於行。自是拄杖出入。居然跛矣。

附軍營近事十六則

五采帆

官兵之再復武漢也。沿江賊檣林立。逆酋饒健者。以五采飾帆。竿若雲錦。楊提督截福分水師為兩班。上下抄擊。並懸重賞。能獲賊五采帆者。錢十萬。軍士奮力駛入。頃刻獻采帆六。賊勢不支。縱火焚之。延燒火葯大船。霹靂一震。衆船皆飛。血肉雨落。賊屍有墮至對江者。

鐵鎖

蘄黃以東有半壁山焉。孤峰突峙。俯瞰大江。一夫當之。百人沮蹙。賊於山下置橫江鐵鎖。

四道北達田家鎮護以木牌夾江築堅壘以守羅公澤南率諸軍攻之賊酋坐將臺督戰龍旂黃蓋勢張甚公戒士卒勿輕進待賊銳既竭突起急攻賊多觸石墜崖死水師乘勝以洪爐大斧鎔鑿鐵鎖燬賊舟以千計火光夜照數十里賊潰田鎮平。

仙桃鎮

鎮屬沔陽同知林天直攻之殺賊方酣突有悍賊偏體插刃繪面挂髯猙獰若厲鬼馬上手長矛狂呼入陣烟霧迷漫中遙望從賊有躍身空際高至數丈者紛紛然飛舞上下采色爛然我兵駭異天直倉皇搏戰猝受重傷而死事後詢之逸賊則拋擲婦女衣服以疑之又縛少女長竿上艷裝綵服佯作指揮狀不知者遂驚以為神。

蛇山

粵賊三陷武昌副將王國才自九江率隊來援夜半抵省不知城之已失也呼於望山之門賊啟門納之亦不知為官兵直至蛇山前彼此問訊始悟殺聲大起國才慮孤軍深入寡不敵眾且戰且退退至城外結營焉。

指配

賊據金陵立女館以廣西蠻婦監之夫妻母子不得見及賊糧將罄盡驅無色者出城刈

稍寔則縱之使行。踰月。又下指配之令。設偽媒官司其事。凡男女年十五以上皆報名。高格者配至十餘人。以次遞減。然祇許月晦同宿。餘日不得犯姦。或老夫得女妻。或狡童獲鳩母。顛倒抑勒。飲泣含冤。上元吳家楨詩云。六軍女館重關防。廿五嬌娃聚一房。輪盼今宵逢月建。滿城飛徧野鴛鴦。指此事也。令初下。投環墜井。自刎服毒者不可數計。予友俞述之訪其姓氏。已及九百餘人。

義妓

癸甲撫議載揚州朱九妹年二十。才色雙絕。兼善書算。賊得之獻於秀清。寵愛備至。朱私誓不與俱生。暗以砒霜毒之。未遂而死。近聞金陵李氏女。選入偽宮。藏寸許小刀於髻內。伺秀清被酒酣睡。直刺其喉。秀清適轉身。誤中左肩。立呼左右剝女皮。懸竿焚之。烈哉閨閭之英也。獨秦淮妓女王憶香者。為偽都督施姓所得。佯為歡笑。醉以酒。抽刃殺之。而自經於後樓。則尤為罕見者矣。

考試女子

粵賊脅令士子應試。亦分別鼎甲翰林諸名目。花冠錦服。鼓吹遊街。少有知識者輒逸去。後又考試女子。取傅善祥為女狀元。榜眼鍾氏。探花林氏。招入偽府。令掌簿司批答。

陳氏女

南方女子多善文。北方女子多善武。風氣使然也。賊將黑力虎者。驍健絕倫。及入河南。有蔡姓占卜者。謂曰。北去逢溝。必喪大將。賊不聽。恃勇獨行。明日抵陳家溝。遇教師陳翁。率二子環而攻之。搏擊良久。陳父子敗歸。賊追至其家。相距數武。望見陳已入後室。忽門右突出一鎗。直刺其股。則一女子。年祇十六七耳。賊仆。梟其首而埋之。

女賊

女賊蕭三孃。偽稱元帥。年二十餘。長身猿臂。能立馬上。左右射。鎮江失守時。率女兵數百登城。見者駭異。又蕭朝貴妻洪宣嬌。亦騎馬臨陣。第祇作壁上觀。不能交鋒。或云蕭三孃即朝貴妹。與其妻皆侍秀清。洪逆明知之而不能禁也。

男妾

賊擄幼童。年十二三以上者。六千餘人。盡行閹割。而誤去外腎。死者十六七。秀清選其姿色秀麗者。傅粉裹足。着繡花衣。號為男妾。如侯裕寬。李壽春。鍾啟芳。王俊良等。皆極妍美。有巧思。能以側媚得諸逆歡。久而出入簾幕。漸與偽妃媚通。狎愛幾不堪言。諸逆縱之以為樂。

妖術

賊衆臨陣。詭秘百出。官兵疑有妖術。寔不盡然。惟湖南徐某素習辰州教法。從賊為軍師。臨城對壘。屢攻不破。即用方桌數十。疊架為壇。披髮仗劍。禹步焚符。謂之借霧。旋有雲氣騰空而起。離地二三丈。官兵自上視下。模糊不可辨。賊遂乘勢仰攻。其後徐某及徒黨二人震死。開封城外。

諸色人忠義

舟子阻行。妓女進毒。前已略載一二。又開封藥肆王謨者。素善擊刺。當省城被圍時。奮身躍出。與一紅衣賊短刀相接。良久未決勝負。榮升班伶人胡姓見之。持矛而下。乘賊不防。直刺其胸。刃出於背。旋有綉龍巾騎馬二賊奔至。王胡鼓勇直前。復斃其一。江南僧衆恨賊毀滅寺宇。糾集數百人。伏山谷間。伺賊出入。約期並舉。會為偵騎所見。殺戮無噍類。杭州錫箔匠集黨乘賊散竄。追殺多人。江甯南門外朱商聚集義勇。協力拒戰。亦殺賊千餘人。及賊勢日衆。乃各避去。懷慶監犯自言能視草色。破地雷。沿城掘得十數處。皆用縣被包裹火藥。多至石許。以竹竿暗通引線於數十丈外。表明府請免其罪。以銀兩衣服酬之。此固惡貫滿盈。普天共憤。抑可見鄉民食毛踐土。尚能激發天良也。

易伏

九江賊出西壩。伏隊於八百坡後之茶庵。李廉訪續眉帥兵繞道譚家坡。先敗其伏。而伏我兵於其處。回隊迎敵。且戰且走。將至伏所。賊不知其伏之。已敗去也。意氣揚揚。以為得計。及伏起。乃見官軍。倉皇潰奔。掩殺無算。

石鐘山

山在湖口縣。扼外江內湖之要。賊衆悉銳守之。我軍水師為所間隔者三載有餘。李公遣將力攻湖口。調湖內舟師冒死衝出。結陣於山前。公自率偏師揚言進剿。宿太間。中道折回。乘夜渡江。繞至湖口山後。搗其偽城。燔石鐘山賊巢。巖壁皆赤。賊至死不知此軍何自來也。

鳧雁

向張二公追賊金陵城外。大勝者十餘次。鄉民不知戰略。事後跡之。但見頭顱墮地如落瓜。屍骸枕藉如束藁。隨潮出港。泛泛如鳧雁而已。

反令

揚州曹孝廉從軍皖北。言主將馭兵極寬。賊之掠營而過也。主將下令曰。急出隊三令而

士卒莫有應者。則反令而止。士卒採民墓木為薪。民曰：毋擾我墓。我給若薪。不聽。互相爭鬪。營中洶洶。將往助。主將下令閉營門曰：敢有出營者斬。三令而士卒踰壘而出。則反令而止。

鄭通判

廣東顧竹城同年攝長洲令。有福建鄭通判者。以盜劫財物。父被殺死。擊鼓鳴官。問被盜時通判何在。曰：前一日出門探戚。今晨甫歸。息足茶肆中。遽聞此信。故來報。父名揚旌。由舉人兩署鎮洋嘉定縣事。時罷官僑寓蘇州也。顧即往驗。揚旌裸身仆廳上。腦後刀傷入骨。腰脅間復有數傷。徧搜樓上下。無他形跡。將出過井上。蕉扇浮焉。左右起之。血污衣袴。咸在。顧心疑不類盜殺狀。命通判棺斂其父。而使人陰往覘之。草草無戚容。密召所探戚至。亦謂通判寔未往。明日盡拘寓中人。訊諸內廳。嚴刑以待。多方誘脅。始各吐寔。則揚旌之死。通判弑之也。揚旌性吝嗇。待家人奴僕尤刻。眾僕語曰：家有一條釘。不隨鄭揚旌。其致怨如此。通判疑父多金。乞取不與。寓主人周氏貧而求助。亦不應。僦居宅內西偏。蘇人朱甲者。賣綉為生。揚旌又短其值。通判知二人心怨其父。乃與朱甲謀。使周氏助已殺父。共分財物而逃。及期。揚旌方避暑。獨卧廳事中。通判乘夜啟門入。朱甲。甲與周各手器械。而通判自握長刀。搗其父。

惟父張目躍起曰。汝喪心耶。奪路而出。周氏橫械當門。繞屋三匝。將上樓。其子自後砍之仆。甲繼以挺。挺短不力。通判慮其不死也。又加刃焉。獄具。通判凌遲。逮朱於杭州。與周氏斬絞。有差。問所得則百五十金而已。鉢池山農曰。石言豕立不為妖。狐鳴鬼嘯不為孽。是乃真妖孽也。其人則閤其事則蘇宜其亂已。

吳逸香

佛雲以眉子硯。故名所居曰硯綠齋。寶之若拱璧已。而攝令吳江適為小鸞故里。下車大喜。即訪葉氏後人。修墓立碑。招魂取影。並刻其疏香閣遺稿。而以同人題詞附之。曩所謂緣於今乃驗。集中題南北曲者。祇予與琴川吳逸香女史二人。逸香作音節悲涼。風神絕世。晨夕誦誦。自愧弗如。嘗屬錢君吉生作聽真圖。以識嚮往。詞云。塵海滄桑如過鳥。往事憑誰弔。仙雲跡未消。千古傷心美人香草。一硯認前朝。是名媛當日閨中寶。步有時對明窓。閒譜遊仙調。有時捲疏簾。戲將眉葉描。你看櫻桃開落幾昏朝。又是寒食御風斜照。誰解道昇天成佛任逍遙。祇憐他雲花幻影增悲悼。辭扶落日松陵古道。數荒烟蔓草。遺塚蕭條桃花三尺。艷魂銷垂楊幾度。曉鶯老。春山翠黛。秋風野蒿。綠波明鏡。羅裙細腰。珮珊珊。應有芳魂到。羅袍遇這謫仙人。讀生香舊稿。一片石珍似瓊瑤。仙魂招取。把亭亭倩影描。又護得孤墳好。硯

綠窗裡憐才懷抱仗海內詩篇把幽恨銷_姐愁紅慘綠知多少誰值得才人傾倒也算是薄命青娥有下梢_也觀嘗於淒風冷雨木葉打窗時按拍歌呼輒為墮淚何其哀感之至於斯也

性理

童試之有性理論自陸建瀛疏請始也咸豐初朝廷嚮意理學建瀛疏言學臣考試宜增性理論一篇以示明心重道闡發聖學之意章下直省學政著為令豐工再決之歲上命建瀛視河駐工次建瀛知南河積弊深所在頹敝即工成終不可保而粵賊初犯湖南距江境遠自請獨任討賊豐工付諸河臣十一月奉命七日而返金陵調饗徵兵歲暮就道歷二十餘日甫抵九江粵賊大隊已至前鋒未及結陣而敗建瀛遽斫維鼓帆東下乘暮入省垣時諸生待試者琅琅然高誦性理未休也其後建瀛子東垣官江蘇同知避寇江陰與百姓爭道鳴其爵里衆曰汝陸子耶求之不得乃自首也競前捶之而斃或曰性學之興客有著說迎合建瀛者投契逾分由是挾總督以令守牧橫行於邑中蓋陸以性理獻而言計遂客即以性理投而權勢行宋儒之饋餉厚矣哉

南行

予浪遊數載。惟丁巳度歲家中。鄉黨清况愈甚。延及夏五。家兄叔丹。招同戚友會飲。時風雨
 慘淡。氣寒如早春。感賦絕句云。庭陰微覺酒盃涼。風定遙聞麥隴香。同向絲絲求續命。滿城
 寒雨度端陽。後三日。將赴雲間。道過揚州城外。紅樓盡成焦土。存五律一首云。江北繁華地
 昇平二百年。暮城魑魅隱危岸。觸樓懸。萎樹無棲鳥。新收有斷煙。似聞殘照外。笳鼓動江天。
 時瓜鎮均已克復。迴非舊觀。瓦礫荆榛。淒涼滿目。三汊河經高真寺故址。句云。南狩行宮佛
 寺旁。斷垣殘碣入蒼茫。江沈塔勢連雲暗。營接潮聲帶雨狂。世上蟲沙歸浩劫。法中龍象誤
 空王。幸看大地山河影。重被中天日月光。又由瓜洲放舟至鎮江云。六年梗絕瓜洲路。浩浩
 滄波戰氣昏。火燼樓臺銷毒霧。潮迴雲日見江村。却看鐵甕帆齊指。未到金陵氣已吞。從古
 遺賢蒙上賞。黃金應鑄向軍門。常州城外聽人談。軍中近事云。月照十營堆堞高。清尊美酒
 泛葡萄。珊瑚枝葉皆金玉。鷹隼風塵一羽毛。談笑得官驚婦孺。亂離行路畏錢刀。星垣昨日
 詞曹出。猶說宮廷肝食勞。將別蘇州答友人云。虎邱山色對蒼茫。風物清和野興長。縱酒漸
 為時輩棄。斂才方悔少年狂。雲霄唳鳥誰能聽。溪澗遊魚盡可傷。瀕海孤城在天末。逝將高
 詠寄滄浪。青浦道中云。揚州城郭白門山。處處烟塵物力艱。終是江南風日好。綠疇如畫桔
 槔閒。時咸豐戊午五月下潯也。

長蛇

粵賊殺人如草。卽物類遇之。亦無有免於死者。習慣使然也。江甯陳丙爲賊所掠。與同虜十數人。閉之館中。大蛇出於壁下。長幾二丈餘。有雜賊年十五六。揚刃將下。丙護以臂。蛇竄去。賊曰。汝庇蛇。卽斫汝。丙曰。必不可免。無所逃命。乃笑曰。戲耳。扑以刀背而去。是夜丙夢長身青衣者語曰。賊以某日出隊。視其外貌。雖惡厲。而中心怯亂。其防範恒疏。君擔行囊尾其後。必可免也。及期。丙從門隙窺之。則饑糧衣服。行灶器皿。擔具以從者甚多。如官兵之有餘丁者。丙悟。趣同人襪被打包而出。出者半。畏賊而不敢行者亦半。賊衆目之不問。及門。門者亦不詰。丙心竊自喜。顧念賊衆北行。必與官兵接戰。而已與諸人者。日暮途歧。惴惴然不知所往。忽見大蛇出自草間。昂首視丙。向東疾竄。約及十數步。又回首候丙者再。丙與同人姑從之。竟免於難。

犬

五月望日。河帥行香回署。文武員弁咸集。有大啣物。搖尾而入。兵役嚇之。不出。竟置諸大堂而去。衆往視之。則小兒首也。李春帆曰。犬畏人者。今其目中無人焉。袁浦其亂乎。感澤曰。是或有冤。惜乎犬之出也。不使人窮之於所往耳。

賊酋內亂

向大臣退守丹陽。病薨之二月。金陵城賊內亂。先是楊秀清矜功攬權。驕恣自大。日以聲色誘洪逆。深居偽宮。奉之以萬歲之名。禁不得見人理事。而秀清稱九千歲。諸偽王以千遞降。賊衆且憚且嫉之。至是秀清欲自稱萬歲。使左右言於洪。洪曰。何以稱我。秀清不得已。乃減為九十五百歲。是時偽北王韋鎮偽翼王石達開。方率衆分擾江楚間。達開較諸賊少善。素不直秀清所為。鎮前自皖南敗歸。秀清不納。奪其門。而後入。故憾之尤深。洪逆既為秀清所制。惡其相逼日甚。密召二酋圖之。而鎮適先至。佯與秀清約議事於天主堂中。預戒甲士以擲盃為號。酒半。發兵殺之。又盡殺其黨羽。而各室其室。及達開至。曰。秀清可誅。其屬何罪。鎮亦酷矣。鎮怒。更集衆欲殺達開。達開數曰。一山不能容兩虎。況豺狼狐鼠同居哉。吾不忍自相殘害。使人以草寇笑我。即帥所部乘夜潛出。泝江而上。自是別為一隊。歷楚粵閩浙。而授首於四川。其後秀清親屬攻殺鎮。閉城二十餘日。屠戮甚衆。城賊屢驚。設使向公而在。蹈瑕抵隙。倍易成功。先後數月間。失此機會。惜哉。

北軍凱旋

直隸靜海之賊。由阜城竄保高唐之馮官屯。屢為僧王所敗。洪逆遣隊北援。又殲於豐單之

間勢困甚。天命築套堤。引河水以圍之。屯中糧盡。賊無固心。大兵晝夜轟擊。遂破其壘。生擒首逆林開芳。及諸偽職。監送京師。凌遲處死。從賊無一脫者。北軍行凱旋禮。大將軍參贊大臣恭綴印信。京城撤防。在事文武。賞賚有差。賊之初起也。投效佛寺。有見僧即止之議。至是果驗。天人合發。固非偶然。

金壺遊墨卷三

鉢池黃鈞宰天河著

奇女子

軍興以來豪傑之士摩厲戎馬間建功立名。人才輩出而世間奇女子不願以閨幃終老。若予所聞杜氏女者。乃亦以勇略著於時。杜名憲英。河南人。父為名諸生。藏書數千卷。幼從少林學拳法。技擊絕精。及生女。愛若掌珠。盡以藏書及拳擊進退諸法授之。女亦聰穎。自輯古今兵事為一篇。藏之枕中。父病戒之曰。吾晚得汝。不及為汝訂姻事。汝母年老。須自具特識。參決可否。百年事重。勿使人間小兒女羞澀不言也。遂卒。母自外家見兩生。一周。一鄭。才品相類。皆內親也。密商於女。女歎曰。文武兼備。世罕其人矣。鄭當以文學進。而無大成就。周福較厚。特武功耳。母曰。河決年荒。盜賊四起。武亦良善。遂字於周。既嫁。伉儷甚篤。踰年而粵賊北犯。開封以大隊功成而遊騎四出。擄掠開歸間。囂然不寧。周集鄰村二百人。夫妻分為二隊。領之。二人者又各分其隊為二。二正二奇。賊至。初見數十人。易之。直撲女陣。女佯敗。退至叢林間。周突起大呼於林東。賊方錯愕。其西路銃礮又作。山坳木杪。旗幟飛揚。不可數計。賊大驚潰。距叢林四里許。故有破廟。廟中伏兵伺賊。過復譟而出。倉皇追殺如宰鷄鶩。女縱騎

獨追騎馬賊酋戰數合。顧女而笑。女亦笑。乘間以長鎗刺其腰。傷脇。隊驚。憤而大吼曰。左山虎三十年驍勇。豈意死於女子。為兄弟笑哉。時衆賊去者已遠。日已近暮。鳴金收隊。而周生窮追不止。偵者謂馬陷泥淖。蹶而被執。察其衆。合少四人。女怒。率二十騎飛馳救之。不及。賊已縛生入營矣。女乃返視山虎。創不深。猶可支拄。急取創藥傅之。親裹其傷。又饋以酒食。而置毒其中。殷殷然勸餐者。再且曰。吾謂君沒常賊。今乃識為英雄。陣上不能相讓。君合諒我。扶之馬上。使人送之。距賊營里許而後返。山虎歸營。極贊女賢。不恨而轉感之。以故釋周生。縛使掌簿籍。得不殺。明日山虎毒發死。村人請於女曰。縱之歸。而又置毒何也。女曰。飲我之刀。而虛言慰之。其感激可暫。不可常。久而念怨。終殺吾夫。使之踰時而亡。則他賊不復措意矣。皆服曰。非所及也。女候生三年不歸。杜母又歿。乃以錢數萬買得一婢。潤面長身。膂力甚壯。教以武事。從已出遊阜城連鎮間。密訪周生消息不得。又由皖北間道至江南。一日泊舟江港。有富室子弟。結商人膏貨販運。而冒為士人赴試杭州者。繫纜於女舟之左。岸上一僧寬衣大笠。趺坐擊木魚。別以短杖擔衣鉢。置之身旁。目眈眈視女。轉視羣商。久之太息去。遠聞鬻粟數聲。已而岸上有二三士人。散步徘徊。羣商方欲結納士人。為偷漏關稅計。揖而邀之舟中。煮茗閒話。各通姓名里貫。已士人縱論天下事。雜以文字科名語。農商語。兵語。青樓

諧謔語。羣商於賣買經紀外。睽目不能發一辭。士人曰。我輩一見如故。意氣亟相得。公等果將赴試者耶。一商曰。寔不相欺。薄有貨貨。前途關卡多。仰藉大力庇蔭。得免稅金。抵浙必厚報也。士人曰。飲啄前定。萍水因緣。此小事。何論報乎。拱而別。注目女舟。羣商返舟。喜甚。各以言語相調笑。亦目女。時婢在後艙。假寐。女怒。自語曰。身死財喪之。不知猶竊視人家閨眷耶。商聞大驚。密語久之。疑女為盜船。長跼請救。女哂曰。吾船無盜。適與君等共語船中。及向之跌坐岸上者。乃真盜也。君等家擁鉅資。日處醉夢中。不見天日。豈知世路險巇哉。眾諾諾。又曰。處世需才。即兵戈擾攘中。挾貨遠行。亦非大有才者不可。苟自度無其具。寧坐閨中弄稚子。毋以買命錢。空餌虎狼也。今身死財喪之。不知猶竊視人家閨眷耶。商曰。且為奈何。女呼婢出曰。此吾前鋒燕支將軍也。諸君畏怯者。請避岸上。否則安卧以待。慎勿露聲影。吾三人盡力當之。視諸君時命何如耳。及夜。又聞齧栗聲甚近。女曰。是矣。羣商不敢出。亦不能卧。急閉艙門。滅火屏息。團縮榻上。時下弦殘月初出。繁星麗空。略辨人影。兩岸蘆葦風瑟瑟作聲。女念迎關則彼眾我寡。不易制勝。不如待其來。出不意以刺之。與婢約曰。昏夜不辨彼此。以警上明珠映月光為記。未幾。賊果先登商舟。前二人不可識。其第三人顯然僧也。昂首四顧。遽奪商船門。女手利劍。徑前刺之。應手而仆。其二人大叫曰。上則競趨女舟。女揮劍旋繞如練。

婢手雙鐵椎。自女後突出。光耀上下如毬。賊方避劍。不虞婢椎之出也。左右撲刺落水死。屢關方急。商船後艙呼賊至。婢躍登蓬頂。左臂適中賊槍。忍痛棄椎。易刀連斫之。賊亦負痛狂奔。東西分竄去。於是發火四照。船頭蓬頂皆血漬。諸商聞言始出謝。人人面土色。女叱之去。使婢裹創卧。而獨坐待旦以備之。明日將解纜。逆風大作。及午。有樓船十數自上游乘風而來。亦泊港外。諸商大驚。謂賊衆復讐至。探之。始知某營總兵官王姓帥師巡緝盜賊者也。軍士先詰商船。諸商曰。赴試曰。赴試何以載貨。毋乃盜乎。商曰。我非盜。乃遇盜幸免者耳。次詰女船。女未及答。商曰。是即殺盜救吾屬命者。軍士見兩女子無一男丁。羣商又不類士子狀。疑其踪跡。瑣瑣盤詰。女怒曰。何必多言。我乃手殺左山虎之中州杜憲英也。問我何為。語未畢。忽有一人自船頭躍而登女舟。問曰。杜家英娘何在。女茫然無以應。其人又曰。英娘不識我乎。女目之。方面偉軀。貌似相識。而鬚髯有鬚矣。其人曰。我即河南周生。與卿為伉儷者也。今帥兵緝盜。過此不意遇卿。女猶不敢遽應。周乃曰。卿不憶嵩山射虎時耶。女曰。弓衣金彈何在。周曰。置之洛水犀腹中。蓋當時閨中隱語。問答既合。女不覺泣下曰。妾為君子力已至矣。幸神明垂佑。相見於此。顧何以不周而王也。周乃告以被虜後說賊投降。主將王公愛之。使從已姓。授守備。從征江皖。歷保今職。賞花翎。賜勇號。且以提督記名矣。周問女何時渡江。

婢為何人。女言未半。諸商請見軍門。叩首船頭。謂受夫人活命恩。願獻五百金為壽。女堅不受。謝之去。屬以後此小心。不能復遇我矣。諸商皆感泣。周生既了巡緝事。即日引疾解官。攜妻偕隱高山。讀書種菜。以為樂。婢歸適某千總。勇過其夫。所稱鄭生者。以秀才終。

武殿元

鹽邑有武殿元者。性嗜酒。臘唱後。朋輩招邀。深入醉鄉。明日兵部將引見。是夜猶與酒朋鬩。飲及期。匆匆策騎往。適西華門外居民被火。道梗不得前。繞道而進。則駕已升殿。某以誤期革去狀頭矣。或云其友伎而誤之也。

某孝廉

某孝廉家資鉅富。公車北上。廣謁諸名公。結為師生。竟以關節成進士。欣欣然有更上一層。獨步瀛洲之想。部署停妥。十得八九。而費已不貲。一日有小內監。年甫十餘齡。微聞某事。使人預致賀意。願得喜酒而醉焉。蓋意存挾制。欲索多金也。某念事有成議。彼何能為。竟不允。閱日殿試進呈十卷。內侍乘間曰。外間傳言。今科一甲一名。為某縣某人。若年幼而無心出之者。及閱卷果如其言。於是狀頭不成。並進士舉人皆革去。海屬人言之甚詳。第不識為何時事耳。感澤曰。孔方先生廣大神通。由來久矣。然欲以銅臭之力。遽躡清華。且不作第二人。

想母乃太過乎哉。以人之幼穉而輕之。而已成之事。即敗於所輕之人。誠非意料所及也。君子曰。過猶不及。

奇孝

婦女能節者無不孝。能孝者無不賢。故國家旌表節婦。必兼孝行而後可。兩漢帝王謚號文曰孝文。武曰孝武。終漢之世皆然。明以來。皇后謚法亦皆以孝字冠之。誠以百行之原。王者之大經也。何況民人。第同為孝婦。而難易差等不同。綜所見聞。及往籍所載。未有烈於吾邑毛馮氏者。毛名繼宗。每歲運糧北上。母老病肝痛。子幼尚在襁褓。甘旨湯藥皆馮任之。他日母病篤。馮焚香籲天。求以己肝愈姑病。乃取刀刺脇。肝尖躍出。急割之。置之盤中。夜半兒曉。馮慮驚姑醒。以帕裹創。血淋漓。入撫其兒。兒卧復出。慮肝少不足愈病。拜告已。復淘肝出。左握肝。右持刀。力割一葉。而馮亦昏暈仆矣。久之掙起。浣而煎之。以奉姑。姑問何物。曰藥肆宰鹿。吾買其肝。食畢病良已。明日馮卧方起。鄰里叩門問馮刀創者。戚黨饋藥者。官吏遣醫走視者。慰勞嘆獎者。一時畢集。爛其盈門。初不識何由聞知也。蓋鄰人方卧。見毛氏庭中紅光射天。以為火也。出視無之。第聞空中神語。毛馮氏剖肝食姑。關帝文昌遣將救護。彷彿金甲光照耀庭間。登牆窺之。備見馮刺肝狀。神魂俱飛。咋舌戰栗。由是入市傳布。闔城皆知。獨其

姑以為鹿肝愈病神奇耳。天河生曰：割臂刳股，皆出於本人至性。雖王者不以責人。況於肝哉？父母天性之親，猶或難之。況於姑哉？雖謂馮氏為古今孝婦第一人可也。此往事。江君天乙有奇孝驚天傳，予未之見。就所聞記其大要為郡邑光焉。

伯兄殉難

伯兄月清，少穎悟，文辭豐贍。中年就揚州太守幕，遣長子從予渡江，而妾及次子侍焉。八年九月，粵賊三犯揚城。兄為太守畫防禦策甚備，而居民半已驚竄。僕楊裕請間為言，民情不可恃。將密檢行裝以待。兄曰：毋爾。朋友交以信義，人在危急中，何可棄去？汝但往視吾兒。吾兒幼，今以付汝。閱日，太守乘間遁。雖幕友不令知。兄乃歎息出，與同幕丁君嘉珊遇賊東門外。嘉珊大言誑賊，賊信之。趣兄同謁其酋長。時兄方據地坐，聞賊言，憤甚，突起躍入護城河。賊沿岸以戟鉤之，血殷水而歿。嗟夫！幼齡孤露，兄弟相依，困頓中途，遽遭凶折，生無庭室之歡，死絕邱墟之慕。人生到此，天道寧論哉？妾鄧氏先一時投水死。楊裕卒奉兄子自賊中逃出，以歸云。兄著有自怡亭詩詞一卷，題名錄絕句云：題名自古副名難，洗眼何須徹底看。一樣黃梁誰得失？諸君先我過邯鄲。送金竹農歸阜甯云：古木作奇吼，狂雲無滯陰。詩情接奔馬，天意鬱歸心。小雨酒初罷，垂楊蟬自吟。臨風漫惆悵，容我暫披襟。題項鐵生何曾睡著圖

云萬事低眉過。爭如對酒吟。吾生有浩氣。俯首亦千尋。好夢嫌多事。黃梁知此心。解人容易索。只恐夜深沈。秋闈報罷。寄江寧王蔗鄉云。孤城落日氣荒寒。斫地悲歌獨倚欄。天馬何能耐羈勒。海鷗從此狎波瀾。夢魂莫受青楓阻。肝膽常如白日看。君是乘風終萬里。未須雲袖對秋殘。我見三首。示弟云。我見太虛雲。墮我思親淚。雲出猶能返故山。冥漠如何地在昔幼小時。不識劬勞意。白雲蕭蕭悲復悲。酒漿莫奠心魂飛。宵來夢見慈親面。追欲從之已不見。月色沈沈兮燈昏昏。重泉無路兮天無閭。我見投林鳥。觸我愛弟之深情。愛弟弟能知。所以如鳥相和鳴。豈無高山與喬木。同羣定在枝頭宿。亦有金吾挾彈來。啾啾不忍兩分開。兩分開弟莫哀。我見東流水。感我知音者。水是東流終不西。人是真心不能假。千里聲相聞。同心各戀羣。北風吹寒律。西林沈夕曛。白馬朱旗耀顏色。污穢雙眸看不得。滿地江湖波浪深。人心誰復測。嘗與王君南卿集飲酒樓。壁懸輿圖數幅。樓下葡萄一架。綠滿階庭。二物絕不相類。南卿曰。賦此可乎。即應之云。滿庭秋色太橫斜。忽見葡萄憶漢家。酒後更無壺可擊。披圖閒看古流沙。其捷給皆類此。

溫明府

六合溫明府。紹原字伯平。湖北江夏人。少負異才。性孝友。咸豐元年。權知六合縣事。下車脩

城垣屯義穀期年集事二年冬粵賊初犯武昌公曰六合雖小邑然濱江屏蔽淮泗賊乘風而下日可千里此要地不可玩也於是招募壯勇製器械以備不虞三年春賊據江甯陷揚州果以千人犯六合又分隊竄擾鳳泗間邑城四面受敵公率眾與戰賊少卻繼以大隊夜至或議閉城拒守公曰不出戰不能守城預戒兵勇不及賊毋發火器夜行宜靜毋譁遂出縱馬前行眾請所之公曰惟予馬足是從賊初由長江鼓行東下屢陷名城大帥遇之輒潰走勢蹙方張既至見城小內外寂然心易之公忽由間道繞出賊後銃礮競發以暗擊明賊眾驚潰我兵奮前追殺無不鼓舞爭先一以當十賊自行衝擊死者無算四年賊冒難民謀入城為內應公偵知稽核市廛凡城內士民皆給符驗而出入外至者問所投舍守城兵引往質對以故奸宄無所容賊掘地道公自內掘出先發擊之城圯隨時堵塞先後十數戰賊屢挫衄積功擢江甯府加道銜縣事委於李君守誠公獨任防剿時紳士信公既深倚公為柱石居民客商及遠近避難入城者皆助守不願遷徙誓與城為存亡六年江北大帥德興阿公以蜚語入奏褫公職賊眾醢酒相賀七年何制軍疏復原官加運使銜事如故一不以升黜為念八年八月賊由廬州大舉東竄城中兵祇二千餘請於制軍益兵數千而德帥調赴浦口甫至而大營潰賊裹脅兵勇直趨六合南關公與宣化鎮軍羅玉斌等盡出擊殺夜

入巡城婦孺皆運磚石以助。歷二十餘日。都司王家幹力竭陣亡。糧盡援絕。公集紳士張位中等語曰。諸公為紹原力已至矣。我死無憾。何以對闔境生靈。語未畢。邏者報東城已破。公趨東城。而賊從西北隅入。格鬪良久。身受數創。既仆。猶奮臂握拳。唾罵不絕。至胸腹破折。項頸斷裂而歿。夫人王氏投水死。子輔才同時遇害。城中百姓以萬計。僅見宣化軍踰城東逸。餘者殲焉。先是父母就養署中。公使弟奉母出。而留王與輔才不遣。曰。不令吾民婦孺獨死也。

又

予聞桂伯陳先生云。賊之初犯六合也。偽軍帥孫寅三等率眾八十攻城。公令士卒飽食出戰。而預遷城南。民於城內空其室。廣積薪草。灌油其中。竈底皆布火藥。既戰。歷數時。佯敗入城。賊追至城南。餒甚。各就民舍炊飯。竈突火起。遠近同發。公急開城截其去路。四面伏兵兜剿。賊饑疲不能拒敵。殺死溺斃者過半。自武昌以下。未有如此受創者。

李杰

雲南銅運委員李杰者。黔人能詩善畫。以征苗功累擢至參將。非其所好。改就知州。王君南卿與相識。談次問曰。君貌恂恂。不類武士。何以參戎。李曰。笑此非吾功。吾妹之惠也。異而詰。

之。李因言父官提督。屢著戰勲。母氏偕歷戎行。亦具大力。繼杰而生一妹。幼負異稟。玉立長身。力大尤罕其匹。出入好作男裝。姻黨間悉以公子呼之。年十四。從父殺賊。衆莫能敵。馳馬試劍。居然美少年。見者莫辨雌雄也。又十年。父母欲為擇配。使還女服。抑鬱不樂而卒。相傳妹初生時。親近金剛寺。爰有火毬出自大殿。飛入署中。紅光燭天。遠近救火者皆至。既入署。寂無所見。第聞夫人分娩。適舉一女。衆異之。以為金剛部將轉生也。其生平戰功。皆讓阿兄。故杰得備位行間。云李既由長江東下。迂道游吳門。妓姚脩竹者。美姿容。善度曲。而性極恬靜。純樸子弟。過訪者。交口稱贊。纏頭甚豐。脩竹落落然無所許可。獨見李。推相屬意。李亦極愛賞之。議以千金納為妾。而先留佩玉一雙為聘。訂期二年中。改官江南。取焉。自是脩竹獨居樓上。不見客。客有迫之見者。尋常問答數語外。翩然而返。已而踰期。李不至。候之數年。抑鬱成疾。日弄李所贈佩。以寄思慕。又數月。病益劇。乃執其母手。訣曰。兒與李君誠前緣。然初意非特念李。寔閨李妹為天下奇女子。故慕之。而及其兄耳。今病篤。勢不可活。願母以雙珮殉兒。寄棺尼寺中。勿釘勿葬。倘李君幸而來。猶得憑棺一慟。使知天下有奇人。亦有癡兒也。語畢。涕泣而逝。

借蘭

己未江南鄉試奏借浙閩學使孫公錄遺於江陰而有人浮於號之患商諸何制軍預張文告大意謂錄取之數絀於號舍勢難從寬料名早遲各有時命取者赴試不取者回里讀書以待下科考生見之大譁乃於第一場常屬錄遺之期集眾轅門求學憲奏請上下江分為兩棚孫公五鼓升座甫發一礮其兩礮已奪去吹鼓手甫一發聲則樂器金鼓棄擲轅門外江陰何明府及諸廣文勸導再三非即時拜發奏捐不可公怒曰誰為首事者擒之於是丞差皂隸喧呼捉人眾乃一闕而散時日已近午急招常州生入場訪知首事為楊屬兩生褫其衣頂其後上江人到者大減號舍竟綽乎有餘語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兩公之憂轉因遠慮而得之事固不可預知哉

適園

江陰陳氏適園局勢不寬而池臺廊榭略具四壁懸墨榻鐘鼎之屬內外花木楚楚其南有小樓雲影山光近在窗几春晨秋夕足以娛情矣園主人能詩善畫遊客贈畫者酬之以詩贈詩則答畫頗具邱壑城北君山擅一邑之勝而背山起樓置大江風景於嶺後此適園主人所笑也

談夢

人生如夢。夢更何憑。然有不可解而不能盡斥為妄者。昔有朱孝廉夢見會元與已同姓而名字祇露金旁。因改名朱鎔以應之。及榜發乃朱錦也。又有周斯盛者夢見解元與已同名。而朱印蓋姓上模糊不辨。及榜發乃晏斯盛也。近日馬君元瑞會試掄元而皖人將元瑞夢與周同。余君鑑領解而吳人余錫成夢與朱同。以為因則無因而來。以為想則非想所及。前後一轍而小有參差。此癡人說夢者所不解也。

視鬼

江甯宰筠笙揚州阮曼亭。同日招飲西湖泊舟以待。予先赴曼亭飲而後就筠笙清談既深遂宿湖上。兩僕一金一李。李年少好弄。金差長目睛深碧。俗謂碧睛能視鬼。信然。是夜李僕如廁。見一老翁荷杖提壺而過。一壯者馳而逐之。老翁回顧大駭曰。鬼鬼。縱步疾奔。絆於樹根而蹶。壯者追及。好語慰之。欲扶之起。翁遽揮杖反擊。壯者又駭呼曰。鬼鬼。乃亦奮拳擊老翁。方爭鬪間。有戴冠博袖狀類士人者。從容而前。問何鬪。則皆曰。鬼鬼。士人笑曰。風清月白。大好湖山。那得有鬼。至探懷出榼曰。吾有肴核。老翁杖頭瓶宜有良醞。今為兩君解紛。且共小飲何如。壯者曰。吾醉未解。不能勉陪。老翁亦不願。士引手按之。啟榼傾壺。飲啖大樂。酒半自下其頭置之膝上。啞津於掌而拭之。又整其冠而戴之。二人大驚絕叫曰。是乃真鬼。士人

怒曰鬼何在公等以我為異乎當請吾師來吾師時弟乃異耳言已疾往二人欲乘間逸去而支體如縛不可移動李毛髮灑淅欲覓其變姑候之少頃士人果領一物至則九首環集肩上面色不辨第聞語音雜出有笑聲有哭聲有老年龍鍾聲有少壯歡愉聲有諂媚聲有驕傲聲一時並作行步蹢躅士指以語二人曰視此何如二人並驚仆李僕亦大懼欲還而足觸地上有物視之亦人足也穿地而出頃之及股又頃之及肩奮而躍起轉身而立則頭大如斗耳目口鼻都不見渾渾如一毬李狂奔還船招金持炬同往至則大頭者復入於地地面者化為巨鳥聲鳴而去而士人左右紛來攘往奇形怪狀者尚多見火至倏忽四竄惟壯者老翁仆地如故金急握士人臂牽之而走士怒自提其頭以擊金又張目吐舌披髮尺許金曰伎止此乎我不懼士又化為女子宛轉哀求金釋之則一玉面狐也頃之狐又化為鵝毛羽離襪不能遠飛矣乃繫之船舫復與李同燭二人時老翁初醒塵污滿面蓋絆蹶時首觸於泥故壯者面半赤半黑則晝飲友家友以朱墨塗之而彼不知也二人以是互疑為鬼而鬼遂叢集於無窮明日攜鵝入市賣之得錢五百天河生曰自齊諧志怪以來若聊齋消夏錄所載狐鬼多矣然未有離奇變幻若斯之甚者也九面鬼非九頭鳥即九尾狐惜乎匆匆化去不然攜以入世隨時易面左宜右有此千金之寶也豈第五百而已乎其號為時

茅也宜矣。老翁壯者僅僅二人。又塗飾面目無以自別於羣鬼之中。藉非金僕瑯君晴世烏得而辨之哉。

候仙

吳有士人棄家修道。千里求師。鍊汞烹鉛。歲費金錢無數。一日有道人。一老一少。衣冠蕭灑。行吟市中。吳士急往迎歸。居之淨室中。叩求至道。道人曰。仙有三等。有天仙。有地仙。有人仙。君將何求。吳士曰。人仙何如。曰。攝神御氣。救護命寶。可以卻老還童。若夫天人合發。采藥歸壺。虎嘯龍吟。縮地千里。地仙也。金蟬躍月。鍊性毘盧。世界空虛。出神入化。則天仙成矣。吳士曰。若某者可望天仙乎。曰。達摩面壁。鍊離還丹。天下豈有不能之事。第降格相從。吾二人差可為力。若取法乎上。非吾師不為功。吳士曰。君師何在。曰。天台之山。仙靈窟宅。君子所知也。猶溪以北。九折峰以南。有石梁焉。濶不盈尺。而長及數十丈。上有莓苔之險。下有絕冥之澗。欲濟者梯岩壁。捫蘿葛。度得平地。則瓊樓玉閣。碧林醴泉。無境不備。真乃別有天地。非復人間。古人惟帛道猷居之。抱璞子葛洪過之。而吾師在焉。吳士曰。某可往乎。需費幾何。曰。道成之後。朗吟飛渡。不費一錢。不成。即多錢亦不達。第山下居人。率貧苦。宜散貲以結善緣。千金不厭多。數百金亦不謂少也。吾二人去。一留一。先達誠意。則君可往矣。吳士欣然。授以五

百金遺之而留其少者為質。約期十日返。其第九日少者長睡。及午門不啓。呼之不應。穴窗窺之。則人與器物及陳設。囊鼎之屬。搜刮一空。候至踰月。黃鶴不還矣。吳士懷喪欲絕。而求仙之心終不死。他日夢其先人語之曰。翌午入市。有青袍黃冠。袖劍背胡盧。自西而東者。真仙人也。候之。果見其人。而形狀醜陋。涕唾沾襟。招之告以意。青袍者曰。貧道何知。君欲卻病延年。則節嗜欲。寡思慮。淡飲食。夫人而能之。若白日尸解。拔宅飛昇。不易言也。士強留之。朝暮供膳甚豐。其人累日不食。一食輒盡數器。猶不足。夜不卧。端坐達旦。而無一語及修仙事。居久之。大失所望。已而道者病。心痛。晝夜呻吟。問所苦。搖首不言。進藥不服。醫皆不識。為何疾。日益危篤。遺矢滿堂。士心厭之。且慮其死而無歸也。欲遣之破廟中。忽有婦人踉蹌造門。尋其夫士。問汝夫為誰。曰。黃冠青袍者是也。眾皆大譁曰。仙人有妻。宜其病且死耳。士曰。汝來甚善。久欲歸之矣。急為呼與趣其昇去。而心愛其劍。私留之。其人從榻上欠伸而起曰。死不死尚不可知。第他物可以奉贈。一劍一胡盧是吾役也。不能付汝。婦方哭泣不已。其人撫掌大笑曰。世事誠可哭哉。雖然哭亦何益。遽擲胡盧庭中。化為白鶴。婦人跨之。擲劍化龍。自騎之。凌空而去。天河生曰。無仙恨不得仙。仙至又不識仙。真者不易識。易識者不必真。噫嘻。豈獨仙哉。

鴈足

吾邑邊頤公壽民以善畫蘆雁得名疏脫生動初學時苦無師承築室城東蘆葦間穴窗窺之食宿飛鳴各盡其態故落墨幾於化境頤公甥薛懷字小鳳筆法酷似其舅得意時直欲亂真即作者不能自辨乃約於鴈足別其色邊作黃色而小鳳微紅至今郡人過其地猶指為葦間老屋址也

杭州初陷

咸豐十年二月金陵賊初陷杭州先是張總統國樞威名遠著賊畏而忌之議由廣德進犯杭州分我兵力浙撫盡以軍事委諸運使某公某所募勇多與賊習或於城上相問訊卜士王道平者賊謀也獲而詰之則賊眾冒入隸名鄉勇者數百人當時慮激變不敢窮治僅斬道平以徇賊舉西湖殯棺積城下累級而登無以一天加遺者甫入六七人鄉勇遽帕首呼譟滿城鼎沸遂陷將軍瑞昌公聞變欲自裁左右曰公死吾輩無噍類矣不如固守駐防城以待外援若援絕力盡死未晚也會總統飛檄張提軍王良救杭道過蘇州蘇藩王雪軒方伯曰江浙猶唇齒也杭州不復蘇州必危君能於旬日內克復杭城必以十萬犒軍軍士聞之奮迅疾馳勇氣百倍瑞公拒守三晝夜而提軍至約期並舉令先鋒偽為賊裝入城展旗

大呼賊見張家軍驚為總統收飯未熟而奔瑞公縱兵合擊之獲賊輜重無算方伯得報大喜犒之如其言當時有七賊破城三十人復城之謠蓋抗人怨之極言其易耳

淮警

州牧某君知河帥之好酒嗜歌也以千金召梨園於蘇州而獻之河帥試之名部也大嘉延漕督權使迭為賓主宴飲累日而捻寇自徐宿循河而東警報疊至命都司德君率兵三百禦之與賊夾運河而營同知鍾姓者言於帥曰夾河相持非久計宜趣進戰檄下都司曰賊衆我寡渡河則人數懸落可見某非惜死者第恐一敗大勢不支耳必欲戰請益兵以決之不聽我兵半濟賊衆奮前掩殺敗潰立盡縱騎追逐直及王營而浦中歌舞未已也及河北百姓號泣南奔衆乃大驚漕督權使疾還署河帥僅以身免日暮亦至郡城呼於慶城之門門者不納慮其冒也面而後入之未幾權使繼至呼於北門門者曰城無商不須權也遂去賊既焚掠清江南至湖廣而漕督欲行行李輜重自署前至於南門山邑宰顧公思堯語諸紳士曰君等第閉城堅勿放行彼若不釋於諸君有我在保無虞也衆曰諾使者再三至脅令啟城衆不可舉銃擬之衆即當銃立曰身可殺城不可開也去之至東門東門亦然怒而召邑宰問諸紳堅不開城何故顧曰渠輩皆書生身家性命所係慮開城則人心必離人心

離則奸宄伺隙而起。外寇乘之。必不免矣。且言曰。即為公計。不如安之。今盜賊密通。而百姓懾伏不動者。恃有賊耳。一出城。則盜賊賊也。秀民貧民皆賊也。公將焉往。明日賊退。城外居者被劫。行者被掠。漕督思顧言。甚德淮人。

吳觀察

清江之亂。吳鴻生觀察方乘籃輿行道中。賊至。輿夫置之而奔。吳默坐輿中。出而戕之一賊。即乘其輿。餘賊舁之。鳴金呵道而去。觀察典郡江甯時。與侯青浦廣文。湯雨生都督。王二樵。布衣高已生。孝廉為五老消寒會。賭酒賦詩。興會不淺。蓋折衝壇坫。固非能禦侮疆場者。五賊之中。四以身殉。傷已都督。嘗為此會補圖。並識一絕云。五人三百五十歲。高會黃堂聚散星。後五百年誰復識。六朝山色自常青。

大營兵潰

王雪軒方伯之擢任浙撫也。藩庫寔存銀一百餘萬兩。代公者愛惜小費。探船偵騎皆汰減。時金陵大營積欠軍饌甚鉅。和帥慮補給無期。議每歲祇發八月。遇閏減半。軍士大譁。閏三月已酉。賊集諸路死黨圍攻和營。前後同時火起。遺金及礮位兵械率齎寇。總統張公拒戰十晝夜。力不支。遂退丹陽。飛書調餉六十萬。冀以收拾人心。再圖進取。司財者祇發六萬。衆

志益據賊偽為官軍裝束。數道並進。公會雨出城護築營壘。墜馬傷脇。而前敵提督王浚總兵熊天喜力竭陣亡。公率小隊百餘人禦擊良久。及橋。百姓爭涉者擁塞橋口。公勒馬衛之。俟其去。躍入河死。和帥去之。常州無人。又去之。許墅關乃卒。

馬鎮

徐中丞守蘇。初有清野之議。不果行。四月丁卯。有馬鎮軍至。不知所從來。趣燒城外民房。中丞不可。馬曰。野不清。城不可守。乃予二萬金為清野費。適城外火起。益令軍士縱火焚之。而鎮軍不知所往。時天雨氣寒。百姓謂賊已至。從水火中踉蹌而奔。兵搜於途。勇括於室。婦孺投河及踐踏死者無算。越兩晝夜火熄。而真馬鎮軍乃至。守城兵以為偽也殺之。

張提軍

張提軍王良。初奉總督檄留守常州。總督行。常州陷。提軍以四月丙子抵蘇。請饒於中丞。中丞亟迎見之。使之駐兵城外。軍士鼓譟曰。我豈賊耶。首白帕奪門而入。比撫慰出城。而提軍已解維南行。是夜防守如故。閭巷晏然。及丁丑黎明。馬足聲四起。紅巾長鬚者大呼殺人。而省垣限矣。

下明府

賊初至蘇。以省垣四面受敵。不欲據守。日驅丁壯運物葑橋為去計。時制軍方伯不知所在。大營潰官。寂無影響。後十日丙戌。賊分衆南下。與皖南鎮江長貴戰於吳江之勝墩。長貴兵敗入湖港。遂陷嘉興。由是兩旬之間。破州縣二十八。五月癸卯。由青浦進犯松江。知婁縣事卞乃譚欲出戰。華亭趙某欲守城。卞曰。不戰胡以守。時提標各營先期登舟。弁兵存者寥寥。卞獨率勇迎擊。戰少卻。已而後隊蜂擁。火器不給。乃譚敗回。欲閉城拒守。賊追之急。中銃於馬上。猶據鞍馳數里。入署而卒。乃譚之外。聞有秀水令彭君。溧陽令尚君。是三十州縣中同時殉難者。尚名拉布。彭忘其名。

金壺遊墨卷四

鉢池黃鈞宰天河著

何制軍

何制軍初履江督任。王雪軒方伯寔左右之。虛心下士。延攬英豪。凡為物望所歸。不惜口齒獎借。如致清河吳公書云。側聞政績。每思相遇。何疎徧閱時英。益歎此才不易致。六合溫公書云。有不戰戰必勝。居然儒將風流。不言功。功最高。信是中流砥柱。此外若張殿臣。總統馮提軍。子才。或誼結師生。或禮分賓主。誠哉人才之總匯。幕府之宏規也。及方伯升任浙江。頓失常度。常州之亂。莫知所之。沿途減騶從。去旗幟。無有識為官保船者。而奏報掩飾各情。謂蘇府奉撫臣文商借夷兵。先期赴滬。藩司三縣均受重傷。其是否朝廷不知也。又謂撫臣設立機密房。任用戚友小人。署外不得與聞軍事。其是否死者不知也。自謂巡視江口。安輯夷務。調赴江靖。如臯防守。有某省某提督。分守瓜儀。諫壁有某鎮某總兵。累累言之。失中而固外。其是否天下後世不知也。善哉言也。

王貳尹

王貳尹者。需次蘇州。奉檄巡城。丙子夜至閤門。一官踞胡牀。侍者數人。謂曰。此何時尚巡夜。

耶。王異其言不暇詢問。過胥門亦坐數人曰。若何自苦可速歸矣。王益疑之。急詣撫署。衆皆卧。語其閤者而出。則衢市已有呼譟聲。人馬雜沓。聲王避走小巷。遇賊於館門。問何為。詭詞答之。且請指示生路。賊予以黃旗。令出葑門。曰。某司馬遣探軍情也。及門。門者果問。如言應之而行。由是觀之。蘇城之失。寔內訌非外人也。六門分守。布置釐然。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先是守城兵役稽察惟嚴。行旅無金。艱於出入。有賁者不問人也。寔求虛應。操縱行奸。遂使繁富之區。失諸寤寐。惜乎。

婁判

又婁某者。官通判。巡夜歸寓。兇肆在足。賊至倉皇無以對。一賊脫其足下。笑曰。幸遇我耳。若他人戮矣。我亦流品官。候缺湖南者。又聞賊酋納賁為令丞等官。出入蘇常。藉為耳目。章服輿馬多金。而豪儼然。與縉紳為伍。衣冠鬼域。誰則知之哉。

姜少汀

杭人姜少汀者。販賣古董於蘇州。賊付偽劄數十道。使出招募工匠。寔至上海約內應也。淹人獲而鞠之。姜謂偽忠王李秀成帥賊四千駐彭氏宅。新降兵勇不下二萬。則大營領兵官李文炳統之。別有三四品官五六十人。皆降賊領事如故。十日內冠帶出入炫耀。其徒衆過此。

則從賊裝矣

烈女

松江初陷。賊閉婦女十數空宅中。脅而淫之。一婦不從。賊褫其衣。將以利刃刺乳中。婦乞哀。乃已。次至某氏女。奮前奪賊刀。罵曰。任賊何刑。我不懼。賊怒。摧女髮懸諸屋梁。齧割肢體。女揮肘奮足。傷賊左目。血濺數尺外。卒刺其喉。始絕。蓋當賊未至之先。預存僥倖心。而自願辱身玷行者。天下無是。人生死之間。一念之動。遂異霄壤。噫。豈獨女子然哉。

分米

初。滬上大憲遣英吉利呂宋兵助我兵。勇收復松江。賊遺米萬餘石。夷取其十。故華亭邑令帥勇急入。比戶按驗。適新令營弁復至。顧米而爭。觀察吳公命予官弁千石。有差。餘以寔倉廩。嚴堯鑰謹出入焉。先是。賊驅百姓中壯者出戰。老幼廢疾者日給升米養之。至是。米歸於官。窮民轉不能望撮勺。踰月。攻青浦。我兵失利。賊眾衝出。復陷松江。焚米燬城而去。遠近農民各權小舟入城。裝運梁柱窗几之屬。墮牆掘地。搜括一空。巨室重門洞見前後。而得米之官弁又莫知所之矣。或曰。賊以豺狼蛇蝎之資。魚肉百姓惡矣。然亦觸矢石冒水火瀕險而得之。官吏毛髮無所與。各分米千百石。拱手而享其成。不言而喜可知也。

李國泰

外國和約十年一更。英吉利以兵赴議於天津。上命僧王率師禦之。已而飭回江寧候育道桂良。花沙訥二公會同江督至上海集議。凡五十餘款。皆由漢奸李國泰為之主謀。以華夏之人倚戎狄之勢。挾制凌傲。全無天良。是與梟獍之徒反噬父母有何異。當事羈縻容納。聞者痛之。時英夷捉人於上海。鄉民賣布糶米。獨行夷場者。輒被掠去。積數月。竟失數百人。又多遺失小兒。百姓切齒。會邑廟演劇。夷衆往觀。國泰方據高坐。華冠麗服。作夷語。指使左右。意氣揚揚。百姓持挺突前。痛肆毆擊。腹破腸出。氣息奄奄。衆奔集天主堂。墮其牆垣。毀其器物。揚言不得人終不休也。夷訴於官。官曰。捉人有吾不能止。今百姓積怨。吾亦不能禁。不得已使出所捉。召鄉民自往領之。則皆漆身瘡啞。莫辨誰何。鄉民見之大哭。被捉者亦哭。以筆墨代喉舌。僅認還十數人耳。夷衆昇國泰歸。納腸敷藥。竟愈。

松滬雜作

咸豐十一年春。嘉興賊竄擾平乍。距青村不及百里。元道州詩云。城小賊不屠。民貧傷可憐。逼近賊氛。無兵無械。而優游經歲。與賊相忘。恃有此耳。袁廉叔張孝威諸君。賭酒論詩。依舊昇平風景。予有松滬雜作云。滿天烽火照蘇州。獨有花枝不解愁。麗水臺高三十尺。隔窗清

坐看梳頭吳淞樓櫓達西洋。廿載華夷共一堂。憑杖荷錢遮蓋好。橫塘無數野鴛鴦。連宵歌舞倒金樽。曉起飛輿競出門。士氣凌夷官氣減。銅山當道市兒尊。錦衣公子性奢淫。一點金閨禮佛心。香火共傳紅廟盛。觀妝華僕拜觀音。地城竹枝十之四月冷風淒野哭高。三吳黎獻望弓刀。當時鷹隼凌秋峻。化作山雞愛羽毛。艱難吾亦愛餘生。西北浮雲尚戰爭。白髮多情老太守。扁舟詩酒弔荒城。蕭條閭巷不知門。零落殘兵倚樹根。忽見桃花墮清淚。去年杯酒正銷魂。野色衣衫淺綠裳。遙驚軍士婦人妝。前營收得降司馬。十六年華白面郎。春老營門柳絮飛。旌旗翻日錦成圍。黃昏厭聽伊涼曲。醉挾雛鬟馬上歸。軍中曲八之二匹素生風氣不羣。高齋春散酒初醺。近山泉水猶波浪。欲與仙人掃白雲。題莊氏畫春又中秋得郡齋友人書。偶成二絕答之。兼寄淮上親友云。火毬花燄對城飛。昨夜黃巾又合圍。餬口艱難埋骨易。夢魂安穩不思歸。名山鐘鼎兩無緣。學劍無成更學仙。妻解談詩婢釀酒。一椽歌哭度中年。

蓬窗話雨

袁廉叔同年。自都門遊幕湖北未及半載而武昌三陷。變姓名為卜士。徒步東歸。與笑山蓮汀相見。蕭塘舟次。清樽細雨。備道艱危。匪第離合之悲。兼有難言之感。辛酉秋日。追為蓬窗話雨圖。而屬鈞筆賦詩紀之云。袁君磊落天下豪。誰其善者徐與曹。鱗角鳳喙毓洲島。精氣

融結如粘膠。文章光芒動尊俎。詩酒浩瀚凌風騷。滄江混混老蛟伏。九峰嶽嶽金星高。壯年展足謝鄉里。挾策長安謁天子。乘雲不到天門高。隨風直渡武昌水。武昌城外多風塵。武昌城內半荆杞。春來方喜集遺黎。夜半淒聞哭新鬼。新鬼啾啾故鬼驚。幕中書劍更飄零。中丞力守原期死。部將恩深轉累名。扶病縋城憐士卒。直言甘罪負君親。秋風痛灑西州淚。愛日孤懸南國心。歸途惻惻歷兵燹。張祿先生足徒跣。十萬軍聲鶴唳驚。三千里路蠶叢險。故里生還世共悲。故交相見情重展。座上何人不涕洟。船中有酒須沈湎。今日何日淒以風。海雲慘淡天溟濛。長鯨獨吸助談辯。履虎不啐灰心胸。我亦宣南舊相識。十年契濶如飄蓬。人生各有知音感。付與蓬窗暮雨中。

感興

近年戎馬倥傯廢棄筆墨。不欲以腐儒酸態貽俊傑笑也。惟語涉軍事者。錄存一二。以識一時蹤跡。感興云。離亂難為客。艱危獨有身。故鄉雲淡宕。長夜酒清醇。事業慚明鏡。昇平羨古人。劇憐花訊晚。寒雨不成春。重望膺高職。鴻文仰宿儒。祇宜盟玉帛。未解禦樓鉤。絲竹圍城樂。旌麾小隊趨。幸承寬大惠。斧鉞不勝誅。甲第連雲起。淒涼一炬中。海波飛雨黑。城火照天紅。賴尾池魚泣。焦頭社鼠空。百年繁盛地。榛莽卧秋風。突厥情無厭。單于志可疑。乞師原失

計通市欲居奇。海國橫珠貝。江城集羽儀。未遑憂後患。聊爾救猖披。大將量沙急。司農仰屋
歔。拜官資積幣。窮法算輶車。束手求芻計。傷心竭澤漁。似聞籌國帑。春晉日飛書。鬱勃書龍
氣。離披燕雀居。萬言蒙主聽。千里駐援車。強寇戈揮日。窮檐鍤荷雲。江南好邱壑。無奈入殘
曠。又答周次軒云。窮儒抱詩書。覆海正軍旅。持冰語夏蟲。得不笑迂腐。朝登橫雲山。暮宿春
申浦。荒原斷鳥迹。孤吟答秋雨。手持經世文。寂寞忍終古。埋才于支泉。光氣燭天宇。薄叢鮮
逸翮。淺瀨無巨魚。哀草塞庭戶。高盼凌天衢。昂昂彼何人。僕僕來通都。匍匐侍朝貴。睥睨驚
鄉愚。和容凍雲活。冷語春條枯。痛哭入塵壤。大笑游清虛。浙東姚子明云。此輩那值一哭。只
合嬉笑視之耳。

詞

錢塘張孝威茂才。左錢以蜩甲廬詞稿屬題為成齊天樂一闋云。新聲半是離人感。依依此
情誰語。畫檠搖煙金尊照影。纖得柔絲千縷。瑤情如許。和寶月清輝散飛天宇。迢遞湖山有
人銀漢共淒楚。當年幾聽砧杵。被蘭言綺思勾起愁緒。別意雲牽。春華水逝。賸了疏林倦
羽。清歌漫與待理楫。西湖調箏細譜。長日簾櫳。夢涼花外雨。蘇常之警。有浣溪紗送春句云。
山塘七里春如錦。殘鳥曉花暝。輕帆微雨別金尊。却恨浮雲生長本無根。如今消息江干樹。

望斷長安路。樓臺歌舞。是誰家門外。春風飛絮滿天涯。答揚州符南樵孝廉蘇森臺城路云。
日長同說新秋好。秋來又增悲緒。脫脫情波。盈盈別淚。化作一天涼雨。從頭記取。問底事匆
匆。幾年羈旅。籬豆花開。寒蟲依舊伴妻語。文章今日休矣。便酒酣。抑塞拔劍休舞。海國鯨
鋸。山城虎嘯。那是江南淨土。關河道阻。牐慘月。酸風。荒寒無主。多少閒愁。併成離恨。苦題會
稽包子。梁棟美人。屏幅金縷。曲云。士女傳清照。古人中。張萱周昉。並稱名妙。數十年來。京兆
筆。誰畫朝雲最好。有越國詞人。包老。燕瘦環肥。遊戲耳。儘秋波一點。神光到。金粉俗。筆尖掃。
如今霜壓蘇臺草。憶匆匆。飄零書劍。移家洲島。幾幅生綃。人似玉。閒倚屏風。秋曉似甚處。
相逢一笑。祇恐琴心。挑未得。況茂陵司馬。非年少。醇酒願此生。了。孝威詩詞。秀逸絕倫。南樵
則有蒼莽磊落之氣。他日當選刻同聲錄中。

夷館

嘉興王君壽園約住夷館。見表髮環髻。碧睛高準者數輩。能作上海語。脫帽握手為禮。服御
陳設之屬。皆與中國殊製。乾嘉間五色玻璃初出。有力者飾為美觀。故簡齋隨園落成。諸名
流形諸歌詠。誠重之也。近則酒樓茶室。觸目皆是。夷館中明鏡四列。大小凹凸不一。徘徊其
間。化身千百。左右顧盼。不啻一樹一放翁。一花一世界也。

玻璃

玻璃一作頗黎一名流離十洲記上方山有玻璃宮崑崙山有紅碧頗黎天竺記大雪山中諸七寶生取易得惟頗黎寶生高峰上難取漢書西域屬國多奇寶中有流離注引魏略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流離蓋自然之物踰於衆玉其色不恆今俗銷冶石汁和衆藥灌而為之虛脫非真矣上海當賊陷江浙時八郡難民陸續屬集有力者自賃大屋窮民則官置草舍以庇之時號洋涇浜為流離世界以此魏書大月氏國人商販京師能鑄石為五色玻璃乃美於西方來者或即今日英夷所自昉與

鯨子鹽

浙江甯紹既陷賊以重兵圍杭州期於必得時餉道斷絕城內斗米千錢窮民至煮箱皮食之朝廷責蘇撫坐擁重兵不急進剿致賊全力攻浙乃急籌餉金二十萬兩米穀數萬石以輪船運往浙江將及鯨子鹽遇淺船膠盡棄所有於溟渤之中此夷船向未曾有之事天為之也杭城困守月餘餓死者日以千計王中丞朝服自縊遺令開城縱放百姓賊遂掩入時辛酉十一月也偽忠王李秀成棺斂中丞以下殉節諸員餘官願從者留不願從者給發資斧即令護送遺櫬而還以為生與為敵死不與為讎也

大雪

是歲除夕前三日夜寢者睡足而醒天久不明輾轉移時視窗上若有曙光試起開門則上下阻塞撲面如冰第聞鄰人喧呼曰大雪大雪除道而出最高者幾與檐齊玉戲瓊飛千里一白賊以大雪故三日不出百姓縫城墜樓乘間逃逸者甚多

總統張公佚事

由吳淞出海過崇明至於海門見有白衣冠者數人問之則總統張公部曲為公持服者也其二人語及公仰天涕泣述公逸事甚詳公之初薨朝廷以尸骸未獲數月未忍議卹先皇帝聖諭有云東南半壁倚為長城尚冀該提督不死出為國家宣勞又云張國樑若在蘇常一帶何至糜爛若此讀者無不感激涕零謂朝廷知人善任而江南士庶不克長承庇蔭為可惜也公年十八作盜魁任俠結客跳刀拍張能以勇略懾儕輩其黨李某為土豪所困公怒率眾往劫破其家卒挾李某以歸時為之語曰拯弱鋤強張嘉祥嘉祥公初名也前廣西巡撫勞公崇光聞而異之遣將招撫改今名思者恆欲假事殺之周文忠公天爵愛其才保護備至及隨向大臣追賊東下每一戰捷輒加一官年二十八而聲威遠著為國虎臣矣向大臣桂林長沙武昌之捷皆與公俱相倚如左右手而公之立功尤以克復太平者賊據江

寧以精銳扼守太平為犄角計。向公欲取之。問諸將誰敢往者。眾不應。公獨慷慨請行。向公喜而撫其背曰。吾固謂非弟無能破此城者。即帥所部五百人往。賊初修砦。掘重濠以備死守。聞公比至。不戰而遁。公徐入城。安市廛。察死喪。撫殘疾。歸報向公。往返僅七日。及向公薨。公已拜總統諸軍之命。北自瓜鎮至浦口。南至蕪湖至鎮江。上下數百里間。聞警必赴。一身如龍。涉長江如履平地。而大要尤以保固蘇常為首策。時為之歌曰。殺賊江上。江水紅。向公黑。虎張公龍。鍾山大戰。疾風雨。張公生龍。向公虎。公與向公共平。鍾山賊壘。破傷中。指蒙恩賞。給御用藥散。諭以勇猛之中。宜加慎重。中間尚方珍玩。賜予絡繹。且命圖形以進。公自念遠方武臣。受殊眷。膺重寄。日夜感泣。圖報扶齒。寄歸。示無生還期。自偏裨擢至大將。所得祿俸。不以一錢自私。軍中豪傑士。或有負俗之累。需用數百金。公立予之。故人人願致死力。洎乎丹陽之變。力竭捐軀。而公年三十有八矣。喪歸無以葬。得勞公賻。始克成禮。鉢池山農曰。粵賊自據金陵。蓋無一日忘蘇省垣。諸公得以高枕而卧。七喪不驚者。向張之力也。當夫和營瓦解。呼吸存亡。待饑孔迫。司財者從而靳之。倘所謂殺其生已者。與總統既殲賊。遂恣肆而無所忌。逾月之間。州縣十喪八九。嗚呼。不有今日。誰念前功哉。

雙燐

國遺元平春。養病於秦郵之仲氏莊。仲君敬夫為說雙燐事甚奇。東台某鎮有女子依兄以居。兄常賣於外。鄰少慕之。私結盟焉。一日兄自外歸。鄰少方匿女室。倉皇乘間而逃。兄追之弗及。返而詰女。繼以捶楚。女不堪其虐。及夜自經死。鄰少聞之。涕泣不食。越日晨出。久不歸。其父訪之。死於河矣。父為請於女兄。願得女柩而合葬焉。兄不可。且曰。若不教子。污辱我門第。今掩覆之不暇。猶欲彰之貽後人笑乎。乃俟鄰少既葬。故遠之而葬女於河東。相距半里許。葬後數日。暮行者忽見燐火自鄰少墓出。慘碧如將燼燈。方注視間。女墓上亦有燐火冉冉而升。漸行漸近。已而相為追逐。上下盤旋如弄丸然。久之同入女墓。明日又入鄰少墓。如是者三十餘年。乃滅。予為作雙燐歌云。

殺鬼

秋七月。將入都門。遇賊於邳睢而止。夜闌將卧。同寓葉于戎者。奔而歸曰。億哉。今夜殺一鬼矣。蓋厲之東有古廟。葉以赴飲遲歸。過廟前。月影朦朧。見一婦人向門而拜。又結帶為環。繫於柱上。躡足窺之。則環中樓臺粉黛。五色爛然。婦人若卻若前。忽哭忽笑。又一美少年自內招之。葉恍然悟為縊鬼。急拔刀刺入環中。環帶遽收。劃然中斷。而婦人仆矣。葉呼之不醒。恐以曖昧獲咎。遂行。俄有呼葉於後者。長身綽約。細語如鶯。葉佯為不聞。已而披髮吐舌。雙目

如鈴曰。償我環來。葉曰。吾以汝為人耳。今乃鬼耶。揮刀迎關中。其左肩。嗥然一聲。化為清煙而滅。

合璧

日月合璧五星聯珠之瑞。我朝凡三見。上年八月朔。珠聯璧合。而言者不同。壬戌初冬。從軍宿州。文宗廬鎔齋。於是日五鼓登瞭臺。以遠鏡窺之。先是東海霞光蔚為五色。俄而一輪捧上。徑可三丈許。中瑩如玉。四圍如琥珀。又一輪相承而起。則紅光竟天。駕乎前出者之上。旁有小輪前一而後四。如爆火流星逐月狀。兩大輪相摩相盪。金碧四射。雲霞變動。海水若飛移。時日上月移而東。而五星亦漸隱矣。

劫典

淮揚典鋪十數所。年來劫掠殆盡。然皆關力。非關智也。惟興化一典。被劫最奇。先有營弁四人至典中。告以途次遇賊。竊去十數箱。箱何狀。何衣何物。今舟泊何所。倘來典。幸相關白。與汝無干。若隱諱受贓。必不汝貸。店主許諾。越三日。果有十餘健兒。舁數箱至典中。竊竊疑之。及啟一箱。衣物大半符合。遂以婉言羈絆。而遣人密白營弁。營弁即率勇持械而至。遽令閉門。大呼捉賊。突有人從箱中出。塗面帕頭。各手兵器。與營勇及前舁箱者合擒典眾而縛之。

席捲所有。由後門負之而去。先是市人聞典中捉賊。各探消息。久而寂然。及暮而前門不啓。保正試從後門探之。則典中人羣繫於柱。辨髮纏口。瞠目相視。不能發一言。急解其縛。各吐胡桃一枚。述其所遇如此。

泛海

年來泛海數次。遇險者二。其一由通赴滬。五鼓過崇明。有黑雲自南而北。狂風繼之。舟人倉皇下錨。海中有物高起如嶺脊。黃黑相間。天矯激盪。波浪騰沸。而不見其全。已而昂頭出水。大如甕。非魚非龍。向雲而噓。口中結氣如珠。吞吐出沒。而風勢益壯。他船折桅損舵者甚多。時同治二年春也。渡海四絕之一云。黑雲殘月墮平蕪。魚目光懸徑寸珠。莫向風波數行役。如今滄海是夷途。又通州曉發遇風云。天亦傷時會。悲呼氣未平。怒潮衝石語。高樹逆山行。穀價豐猶貴。兵鋒憤不驚。劇憐垂白叟。苦語祝昇平。

驢案

安東丁甲。傭工於寶應僧寺中。有驢一頭。為往返代步之資。同里莊姓忽至寶應。語丁曰。汝母病篤。望汝急歸。勿緩也。丁即策蹇與莊同返。半途莊謂曰。足力疲矣。佳騎能暫假否。丁諾之。莊乘而鞭之。頃刻馳去。及丁抵家而母初未病。莊與驢皆未還也。候之數日。知為所誑。慮

其復至僧寺。詐取錢物。遂辭母自往跡之。遇諸途。手牽一驢而非丁畜也。詰之。莊曰。易之矣。丁大詫曰。吾驢甚壯。此已老。易何為者。莊曰。彼固貼錢數千。現在囊中。丁猶不願。又出布衫一領曰。以此補足何如。丁乃著衫置錢於驢背而行。將及淮北之成公橋。遇地保縣役數人。拍其肩而語曰。若事犯矣。丁驚曰。我犯何事。曰。刺其人而奪之驢。猶佯為不知者耶。即逮赴縣。蓋莊賣丁驢後。僱驢成公橋。而手刺其人。攘其布衫。丁不知也。知縣王明府問殺人狀。丁茫然。王拍案曰。布衫血跡猶存。汝從何處掩飾。丁曰。是皆莊某為之。王傳驢行人。及被刺未死者相質。皆曰。莫知其姓。然貌是此人。王遂以嚴刑逼供。至用線香熏腋下。丁不勝拷掠。遽誣服。瘐死獄中。先是丁氏閹族具保狀。邑紳亦力言丁冤。王以為南山可移。此案不可動也。他日莊以竊案見獲於寶應。一訊而輸前情。及移文山陽。而詳勘已定。因並收莊獄中。亦瘐死。後一月王坐堂皇治事。家人奔告公子病。急入內室視之。子方跳叫作丁語。呼冤人曰。此官事何以讎其子。曰。官祿未盡。使之親見其子女之亡。而後及其身。無所逃也。言已而死。未幾女繼之。刑名幕友又繼之。後三年王寓省垣。見丁至。大叫而卒。

兩軍門

初粵賊蔓延江浙間。中丞李公以上海一隅地遠攻進剿。如風掃殘。恢復蘇常。餘賊聚守金

陵明年曾公大兵屢掘地道於金陵城外。或半途遇水而止。或已成為賊所覺。眾力竭矣。獨提督李公臣典曰。合諸營之力。費鉅萬之財。歷數百晝夜之勞苦。所望者復城而後仰報國恩。將士亦邊獎叙不及。今一鼓作氣。功敗垂成。後欲圖之。非可歲月計矣。乃復從賊守嚴密處。掘隧貯藥。破城垣二十餘丈。李疾率諸提鎮冒火衝入。立奏膚功。而公亦由此受病不起矣。中丞之肅清吳中也。深得陳軍門學召之助。偽慕玉等降後。心懷反側。桀驁不馴。中丞用軍門言。乘勢駢誅。以消後患。後陳以嘉興中。破創重捐軀。奏疏中。歷叙勲勞。至今猶有生氣。兩軍門足千古矣。

孫文鳳

江浙之亂。紳士殉節者多。練勇殺賊者少。湖州趙公紹興包村。永昌徐氏之外。不多見也。嘉善孫君小雲。以令子文鳳陣亡事。爲題詞。即書其後。云。長風吹沙陣雲黑。千人合圍呼殺賊。賊羣如蠶蔽地來。飛擊當胸活不得。聞君降生誠瑰才。翩躚靈鳥翔庭階。果然文采照江浙。不與俗子同襟懷。時艱奮起脫儒幘。君行時年甫二十。丈夫事業雖未成。耿耿雄心貫天日。去年大帥收金閭。快哉擒賊先擒王。頭顱六七血猶熱。灑向平原祭英烈。

玉蟾生

玉蟾生者不知何許人。生而神宇秀逸。資性超曠。自以幼年孤露。沒於名利。於人事無所嗜。一切紛華靡麗之境。衆所趨鶩者。皆以爲不潔而去之。而性獨好月。居恆夜常不寐。一茗一香。一几一榻。徜徉於花陰竹石之間。濯影冰壺。遊心瓊宇。藉以蕩滌塵俗。嗟吸清華。每至斗轉星斜。玉輪西墜。則凄然欲涕者久之。陰晦之夕。忽忽若有所失。視上弦以後。月漸盈滿。則喜。既望轉虧。欸歎不適。自髫齡至於既冠。如是者十有餘年。生嘗言五濁依月而清。八垢得月而淨。可以引精采。可以通神明。又好於月下冥想。謂人世歡娛境少。愁苦情多。甚至口不可得而言。夢不可得而訴。幽懷隱念。寄太虛以爲世有其人。庶幾知我者乎。而生乃以其心所專注者迎之。兩心既交。互相融結。於空靈冥漠之中。故好月益甚。一夕枯坐石磴。寄想青冥。有道人黃冠羽衣。翩然而至。急起延攬。叩問姓名。道人曰。君不憶十九年前。以玉還度瓊雲曲於清閨宮中耶。某爲金粟觀主者。與君居衡宇相望。晨夕侍從甚歡。某歲中秋。素娥出遊寶霄臺。憑白玉闌干。笑指牛女。君見其侍者。碧羅蘭脩。偶動塵念。素娥訴諸圖靈玉主。謫君江淮間。並護二女。以星紀兩周爲約。君告別階墀。淒動左右。玉主念君宿業。許以少年騰達。福慧雙清。蓋二十五年復返清虛也。不謂操行不堅。心浮意蕩。削除名籍。續貶十年。若再失足愛河。精華外鑿。則將來墮落。不列真靈矣。慎之慎之。勉圖相見。言畢振衣而起。生欲

追叩究竟轉瞬寂然自念生平誠多意惡聲華福澤約畧可知由是約意迹相之粗專精靈明之興雖浮沈垢濁中日與形色相接而息心於冲虛淡寂之天如是者又十餘年其後科名果不振再娶不壽生亦無疾而卒卒後有見之棲霞山上者或遇幽愁哀怨不可自遣第於月夜設香花清醴默呼玉蟾而祝之其人若或忻慰云

窖金

粵寇之亂富民藏金地窖者率被掘去獨南滙某氏家鉅富藏金以萬計先事招集佃農厚予酒食使之掘地極深以八缸貯銀覆以土石完密無少罅也賊至訪得其處灌水發掘缸則猶是也而瓦鏹充滿其中白金無一錠矣賊相顧愕眙恚而焚其屋蓋貯金之後某率其家人婦子窮數夜之力橫穿一穴移金而築之而佃農無一知者故免

奇報

水火兵災大劫也而積善累德之家往往有奇報江甯程翁家小康自其祖父力行善事以饋貧施藥而窮及程讀書不成去而學醫謂謀生之途惟此尚可濟人立誓不受貧戶一錢並累世持不殺戒甲子十一月舉行鄉試予與奉調闈差之沈君同行時省城設局收養難民沈為其戚訪人於局中有老嫗屢目其僕淚泫泫下沈問故嫗曰貌似吾兒吾夫姓程籍

江甯避兵蘇州。夫妻兒女並子婦為五口。遇賊離散。今生死不可知矣。言未已。僕躍而前曰。吾固疑為母。固吾母也。相待而哭。遂訂期同返蘇州。他日蘇人欲僱鍼娘。或以程媼薦。至則先有少婦一人。亦為主人司紡績者。相見大驚。即其子婦。媼喜梓舍之完聚。又悲其夫與女之無自訪求也。婦曰。姑勿憂。吾有從兄。前數月販茶上海。似聞小姑傭工茶棧中。媼聞即攜子婦乞假於主人。至一棧。遍詢無之。去而之他。則女而程氏者甚多。入視皆非。蓋五易其處。始知程翁自浙返滬。仍以醫行。早已挈女賃屋夷場。境況甚裕。即日訪得翁寓。翁適外出。媼一見女。即大哭。子婦涕泣勸慰。各訴艱難。並鄰里忻喜歎息之聲。譁然並作。翁歸自外。蚩蚩然立。不能措一辭。忽笑忽悲。惆恍如夢寐焉。鉢池山農曰。兩間一生氣所鼓盪耳。生人者人亦生之。固宜。顧盜賊殺人如麻。而程氏一家乃全乎。其為五人焉。奇哉報也。

詩帖

金陵返櫂。阻風孟河。西舫東船。同人畢集。將君齊九。性豪邁。使從者累土如几。號為詩帖。首出近作。屬和諸君。亦各建旗鼓。摩壘致敵。挑戰不休。如是者三日。予終疊平字韻云。強鄰兩大休。鏖戰願息齊師及楚平。於是一笑而罷。明日解纜。而雲散風馳矣。予和南梁陳聞亭下關韻云。久卧荒城畏遠行。喜聞江表息鼙鉦。雲銷戰氣依峰穩。鳥戲朝陽拂水明。近郭漸多

新屋宇。荒郵難辨舊途程。十年兵燹身猶健。贏得山靈見也驚。蒼猿步雲云。傳聞北地重燕
支。多買媽紅染畫恩。何必才華真絕世。自然顏色易投時。焦枯默感中郎識。婉孌終傷李女詩。
誰道甘心棲枳棘。十年尋徧碧梧枝。又闌中題壁舊句云。石頭城外亂峰明。浩蕩風煙萬里
情。身世多艱惟中酒。文章無命莫求名。天空雕鶚搏雲遠。江冷芙蓉墜露清。大地烽塵需幹
濟。諸公騰達報昇平。揚州楊竹軒和云。天高霜冷月初明。惜別難忘舊雨情。感我飄蓬同宦
味。有人籠壁重才名。綺年休逐詞壇老。冰骨終宜閭苑清。出匣干將勤拂拭。近來江上怒濤
平。黃山宗感澤云。日對江山眼自明。自將流水濯塵情。閒雲出岫難為雨。野鳥窺人不識名。
地有高賢星欲聚。身無俗韻月同清。男兒各抱飛騰志。不到蓬萊氣不平。齊九和云。海天東
去大星明。水底蛟龍若有情。得意且傾三日酒。誤人虛博半生名。霜高寒入關河暝。日落潮迴
天地清。獨向滄江觀象緯。當頭欣見玉衡平。風程水驛間得此興會。或亦五百年香火因緣乎。

瘞文

臘八後五日。招感澤同至松江度歲於城南費氏宅中。年皆三十九矣。文字無靈。科名有命。
愴念身世。百感橫生。因盡搜行篋詩文。掘坎庭隅焚而瘞之。而送以詩云。廿年心血聚庭隈。
拉雜摧燒散作灰。吹入九淵千丈底。結成精氣化風雷。

金壺遊墨卷五

欽旌節婦唐母安甘廬記

吳縣朱君懋之既為其姑母請旌於朝。又求得遺骸靈請唐氏之塋。思慕之心稍慰。一日者復手圖示余曰。記榮未嘗學問。幸不棄於大雅先姑母事寔。雖有閔君之傳。陳師之贊。以垂不朽。顧事數詞簡。體例宜然。恐後之人末由感發而興起也。撮其大要。繪為四圖。無徵者姑闕焉。庶可與傳贊並行不悖乎。余曰。諒哉此虎頭圖列女之遺則也。朱君曰。未也。某思事以文傳地。以人重。竊嘗流覽簡編。凡賢人君子託足之所。雖窮鄉僻壤。憑弔者往往留連慨慕。如見其人。矧孤嫠泣血茹苦含辛。數十年寢饋於斯。其地其人尤足令頑廉懦立。往者吾吳嘗有袁氏竹柏徐氏勁節二樓之建。棟宇巍然。繪圖徵詠。又得賢子孫繼述。故厯久不磨。某心竊仰之。唐氏世耕讀。姑丈時家已中落。居孫豁與某家衡宇相望。自姑母孀居。敝廬三椽。僅蔽風雨。雖湫隘特甚。齋匾闕如。而內外峻潔肅然也。亂後夷為瓦礫場。每過悽然淚下。徘徊不忍去。記榮竊窺我姑母家。無僦石儲。賴十指以餬口。膝前無子。族屬中無可繼者。孤女至十餘齡。又殤。淒涼憔悴之況。生趣索絕。而安貧苦守甘之如飴。某他日擬於唐氏故居。葺廬以奉丞嘗。而即以安甘名廬可乎。余不禁肅然曰。有是哉。君用心之周且摯也。夫安之為

義大矣。自來忠臣烈士赴湯蹈鋒刃。時窮勢迫。百折不回。凡以行其心之所安而已。然論者猶曰。慷慨捐軀易。從容盡節難。蓋信乎安而不遷之難也。若夫青年伉儷。慘失所天。阡無待表之兒。室乏慰情之女。饗食莫繼。質索全空。極人世難堪之境。獨能隨遇而安。無絲毫怨尤。見於辭色。贅婿莫儻。繼以撫姪。揆其心。終不忍夫之無後。艱難委曲。以求一綫之延。甘窮餓而不悔。在易節之四文曰。安節。九五曰。甘節。安且甘。其為亨吉孰大焉。今者旌門表墓。百世流芳。俎豆馨香。永永無極。君又仰承先志。以長子應先後兄以奉唐祀。此亦行乎心之所安。真盛德事也。異日安甘盛成。與袁徐兩樓。後先輝映。即君之風義。亦且偕孫溪楓。水長流。傳言盛德必百世祀於戲澤。自此遠矣。朱君欲然曰。如子言。余何敢當。抑區區之心。不敢不勉。請識之以諗來者。爰不辭固陋。拜手而為之記。

光緒十七年歲次辛卯涂月

青浦席 威拜撰

婁縣姚肇瀛拜書

孫谿唐節婦家傳

唐節婦朱氏。蘇州吳縣人。年十七。歸同縣唐顯。唐故貧。節婦恆以女工佐之。夫死。止一女。撫

之十餘齡。女又殤。節婦泣曰：「天子不能為唐氏留一息，生復何為？其弟常浩力勸之歸。曰：『骨月之親，惟姊與弟。』」幸母自苦，弟婦程氏亦與節婦素睦。因以第三子記梁界節婦撫之。為唐氏後。節婦既撫記梁，念弟力之不贍也，時返孫谿故居，自食其力。記梁既長，使赴城習賈。庚申寇陷蘇州，音問隔絕。其弟遣弟婦挈幼子記榮來依賊，過其廬，欲掠記榮。節婦厲聲叱之。賊亦駭退。卒釋之去。而其弟陷城中，未得歸。節婦乃語弟婦曰：「弟與諸姪吉凶不可知。我與若不足計。朱氏惟此一子在。若復失散，何以對先人？」相與零丁轉徙，僅免於賊。未幾，其弟暨次姪記煜脫自賊中。節婦大慰，以為可以釋肩矣。而弟及弟婦相繼病歿。又聞記梁死難之耗。諸姪惟記煜記榮存。節婦遣並奔上海，曰：「無其覓為也。」連亂平，記煜兄弟訪其居，已夷為瓦礫。詢諸耆老，知節婦子身走避，亦未遇賊。依普濟堂以終。年六十。記榮念非節婦，朱氏絕續不可知。於是命長子真先後記梁奉唐氏祀，復求得節婦骸骨，為槨，請唐氏之塋。光緒庚寅，列其事於有司，以達於禮官，得旌如例。烏乎！當粵匪鳴張之日，士大夫且不免倉皇失措，況其餘乎？節婦一婦人耳，乃能臨機制變，卒全朱氏之孤。而唐氏宗祀亦藉以不墜，可不謂賢哉！余往聞記榮言節婦性嚴厲，有智略。今覩諸行事，信然。然其所遇抑可悲甚矣。

華亭閔萃祥拜撰

唐節婦贊

懿哉節婦。蚤歲歸唐。賢聲卓著。大義彰彰。夫貧能守。夫沒何望。零丁弱息。稍慰心腸。雲花復折。能弗悲愴。有姪可撫。以續承嘗。何圖寇亂。遽致喪亡。審為好計。海上遠颺。幸存一綫。於朱有光。報以恩義。再續宗祊。請旌志行。大為表章。惟茲貞節。百世流芳。

嘉興陳其榮拜撰

歸葬遺骸記

我姑母之疾。終於山塘呂氏祠也。事在同治戊辰八月。其時寇患踞平。瘡痍未復。故廬被燬。不獲寓居。記年弱冠。貿易嘉禾。蘇中。間欲詢確耗。而未得。猶念我家。當庚申避亂。寔惟姑母是賴。昊天不弔。我父母於夏秋先後棄養。賊氛徧地。浮葬他所。先塋遠在陸墓。不能及也。先是。記。隨我父避上沙鄉。負販餬口。長兄。記。鍾依郭氏於齊門外。仲兄。記。煜先被賊擄。我母逝世後。我父亦患痢下。力疾往喚長兄歸上沙。至秋增劇。竟至不起。明年仲兄脫自賊中。昆季均集姑母所。姑母命之曰。汝父母遭逢亂離。不幸病歿。寄厝異姓墓地。體魄不安。汝兄弟幸聚一方。當亟謀所以歸骨者。值此亂世。生死聚散。不可知。毋貽他日之悔也。記。弟泣受命。乃由程王兩家墓上。檢拾遺骸。合葬五泉浜祖塋。事畢返命。姑母即遣仲兄避江北長。

兄挈記榮往申習業臨行復申戒曰朱氏存者僅汝三人憶汝母彌留時祇幼姪記榮在側遺命汝兄弟當終身友于相愛異日幸成立雖未能同居共炊慎勿蹈閭閻之習回顧汝父謂記榮年穉亟擇善地居之庶父子相保也言訖嗚咽而逝汝父於流離顛沛中草草殮埋屬記榮於范氏而自至齊門覓記鍾酷暑奔波精神衰耗病自此深矣延至八月亦告終猶諄諄惟汝兄弟為念今汝等幸全身命吾恐禍亂之未已也故分遣各覓生路苟能自立早謀昏娶長子孫毋忘吾言亦即汝父母之志也此地雖偏僻時在布溪乃窮鄉也然逼近賊巢不宜再來吾五十窮幾死何足惜異時平定歸吾骨於唐氏之塋雖死猶生矣時咸豐十年辛酉歲烏乎詎料此別竟成永訣也哉仲兄遂偕任竹筠渡江而北長兄與記榮閒關至滬雖幸有成而作嫁依人不克自主往再七八年昆李各有家室饔飧朝夕苦乏餘費迴思曩日情形非姑母指示布置則父母之骸骨未歸伯仲之存亡莫卜生成之感何能一日忘耶同治八年蘇省肅清已逾六載播遷者漸復鄉里記榮因事至蘇詢姑母存否竟無確耗光緒紀元復至蘇晤長兄記鍾云傳聞姑母在山塘普濟堂病故年月日猶未知也顧以他事匆促旋申至五年秋長兄暴卒於蘇記榮星夜奔赴成禮時長嫂徐氏已前卒附葬五泉溪六年春將啟兆而合葬焉豈知開未及尺積水成汪我父母兆域亦被浸潤痛念劬勞百身莫贖幸

先祖陸墓山塋尚餘隙地謹奉遺骸備櫬遷祔兄嫂則仍葬五泉浜高原從兄志也烏乎我
父母骨殖幸獲安全猶恨始事不慎水清幽宮再遷而後已今仲兄與記等祖堪溫飽各有
子二人以奉先祀而姑母一生苦節輾轉離中卒窮餓以歿歸骨唐塋言猶在耳每一念
及踣躄難容光緒十六年余復有事在蘇詢訪既徧略得端倪兼知賊據城姑母見幾趨避
迄未遇賊賊平後走依女普濟堂以人衆與同伴諸媼別居呂家祠內寔於同治七年八月
病故記等於是先將姑母守節事呈有司請旌於朝而歸骨則以未悉葬所尚留有待今年
夏竭誠往訪期必得先至昌善安節各局末復至盤門所謂女普濟堂者堂中人均以年遠
難稽為辭翌日再往偶向內室坐見插架有同治五年至七年冊籍悉心翻閱至一百號載
有唐朱氏於七年七月二十二日進堂八月十九痢疾病歿年六十歲字樣不禁額手謝天
者再下又載一號至十號葬於錫類義阡從十一號起別葬盤門外堂基云云而唐朱氏葬
冊在第九號每號均有碑識然則我姑母之終於普濟前既歷詢唐意卿之母及疏族唐四
官諸人衆口一詞今復冊載彰彰可攷毋庸疑矣欲設法起遷商之培德堂董周守安翁翁
謂須冬間辦理力任經營可感也爰託守翁豫備小櫬以便檢骨堅訂珍重而別仲冬上浣
復至蘇天嚴寒間以風雪承守翁放堂船雇土工等偕看阡人吳姓有初七日抵錫類阡上

地空濶約百餘畝。荒冢纍纍。無從識別。原葬土工張長者。老矣。率衆啟土。厯十數處。迄無一是。蓋以事隔多年。殯渺無垠。頗難記憶。亂後又為青豐昌善各局。襍葬無序。暴露顛倒者甚多。觸目慘然。乃命依舊墳築。見墓者亦加土焉。反復籌思。無策至望日。詣普安橋武廟。誠求籤兆。得十八灘頭說與君。及世事盡從流水去之句。先是夏間。亦曾祈籤。則勤耕力作。莫蹉跎云云。竊意神示如此。終當有機會守安翁。遂陸君春生來訂。明日下鄉再尋。以盡人事。遂於十六日如前放舟。帶工抵阡。開視自晨至午。仍無濟。乃登舟午餐。枯坐蓬牕。相對太息。守翁謂。似此曠地。一望無際。何異海底撈針。君於此亦可謂竭盡心力矣。況廿餘年來。當已形銷骨化。吾意招魂歸柩。於理亦安。余嘿無以應。然終冀神言當不我欺。志未決時。舟尾隘。工人擁擠。無聊飭其荷鋤登岸。姑再覓之。守翁與余在船小憩。一炊許。忽見工人手持一磚。踴躍奔至。閱之。正第九號女棺也。兩人均色喜。隨行二里餘。見有一池。與上次啟視所相離祇五六尺。詢工人。則以張長記有水池鄰近。故仍於此處下鋤。纔二三下。即見號磚。於是命逐號啟視。罔不符合。十號以後。則平土矣。乃將他號築固。回城訂定諸人。次日竭誠料理。余不禁感極涕零。默誦神恩。不置。十七日守翁仍挈土工等。將所備應用諸物。到陸午刻。記帶跪地啟棺。見姑母首骨未壞。下頰輔頰。彷彿生時。惟首足胸脊諸骨。則已黑如枯。

柴乃積水潮蒸之故最奇者姑母晚年僅餘四齒而口中尚存其三其一旋於肩旁檢得此
記榮兄弟所記憶逼真者殆冥冥中特留肯齒以示區別且與流水相鄰乃益歎神言之巧
合也於是自足至首次第檢理入所備觀中用灰包棉花絲繚謹慎將事擇吉二十四日遷
附吳縣十一都十四圖戴字圩孫家橋唐氏塋乾山巽向立碑隧遁以記榮長子惠先後叔
兄記榮以奉唐祀即仰體先考妣之遺意其詳具問君頤生唐母朱節婦傳中焉乎記榮蓄
是志願已及廿載僅克有成此蓋蒼蒼者不忍我姑母苦節湮沒不彰俾記榮得藉手以稍
酬生成之德於萬一焉乎豈偶然哉余既求問君為姑母立傳將恩準建坊之資移脩孫谿
東暉橋冀垂不朽復擬於唐氏故居葺安甘廬奉祀栗主繪圖撰記以徵題詠而於歸葬遺
骸之事艱難獲濟寔荷神庥至我父母繼絕之盛意與亂離中困苦顛連之况尤不敢忘
也用詳顛末以告後嗣子孫我子孫其敬念之哉其敬體之哉

光緒十七年辛卯冬月胞姪朱記榮拜述

祭唐節母文

維光緒十有九年二月吉日恭送 表太姑母唐節母從祀節婦祠謹以楓江之水孫谿之
蘋致薦於 神前曰烏虜節母早失所天無子僅一女女殤嗣子又早夭族無可繼者徒安

貧食苦唐宗已不祀傷哉未幾粵寇陷蘇倉皇避難繫從出朱氏二猶子次即慙之表丈也
 覺獨幼弱轉徙流離措其計慮幸獲保全終藉表丈所生以奉唐祀且節母之歿大亂未平
 時已無家親戚相隔鄉里善人瘞於叢冢桐棺纍纍玉骸何處幽靈重泉之下怨恫百歲之
 餘而表丈乃矢志以求至誠斯格竟蒙神示得以歸骨首邱唐室豈非天之厄節母者深
 而章節母者尤顯乎事既詳諸君子傳贊題咏中職忝附戚屬後輩聞之真切信無溢詞足
 昭不朽獨思古來節婦與忠臣義士略同當其遇家國垂盡之秋持其百折不回之心冀有
 一綫能延之脫竭忠盡智或成或竟不成卒之後代俎豆馨香廟食千載固其宜也豈非天
 理之變不失常乎抑人力有以勝之乎矧節母不特有光於唐氏而亦有功於朱氏其於表
 丈生之猶母也則表丈宜事之猶子也間嘗觀古孝子遭遇亂離尋親骸骨萬里荆棘十年
 寒暑往往有志竟成所謂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者固應如是而亦其親殉難之精魄多不容
 埋沒於山陬海澨間茲庶得其彷彿乎然則節母不啻有後矣體既安土繪圖表門故典畢
 舉今又與諸烈魄左右輝映尸祝千禩永永無涯將以揚厲名教敦篤風俗使四方之丈夫
 女子聞而感泣興起也神其安侑伏惟敬享系以謠辭兼用頌義乃祝曰

神之來兮集安貞木聲之哀兮裂湘靈竹念昔生時言之肅穆淑人不辰夫君無祿宛宛推

如曷以似續螟蛉在室。篝燈課讀。鵲鳴夜鳴。華寔並落。區區不界。且乏薄族。瞻望母家。亂離可傷。提攜小阮。不負平章。克家報德。再傳承賞。圖容烈女。女宗表揚。在天之下。在地之上。徐袁二節。海遙相望。

表再姪長洲陳開驥拜撰

重建東暉橋記

孫谿相傳以孫武名。一水縈帶。西達於支硎。即俗稱觀音山者。故亦名觀音河。跨河為橋。凡十有曰東暉橋者。則里人朱記榮姑母唐節婦故居之所在也。記榮幼最得節婦歡。當粵寇時。提攜奔走。脫記榮昆季於難。事平後音耗隔絕。逮記榮趨訪。而節婦已歿。并不知其匿厝所。乃矢志以求。卒於去年冬。歸骨唐氏之塋。然追慕無已。既為請旌於朝。例得建坊。將擇地於東暉橋之址。而橋已圯壞。因念節婦夙以利濟為懷。使節婦而在。必不使頽廢。遂移建坊之資。以建橋。成節婦志也。經始於光緒壬辰五月。訖閏六月落成。屬其友華亭閔萃祥書其概。將示後之人。爰系以銘曰。

節婦之行禮宜坊。閔厥素志濟此梁。瞰谿水之湯湯。其流也芳。

重建東暉橋聯

綽楔承恩移作中流砥柱

松楸在望永循百世承嘗

遙瞻范嶺朝天笏

靜接寒山警夜鐘

青浦席咸謨

重建東暉橋記

跨支硎塘有東暉橋焉近鄰孫祠遙揖范嶺毓秀吉履是母脈絡通濟繁興并聯臂指凡夫
村毗牧豎販夫傭簷趨趨拉擲日蓋千數厯祺渺緜月缺虹斷縛匏假葦行者唏焉歲在壬
辰朱君記榮因其姑母唐節婦之行得旌於朝將仿桓棧義閭之開仍傍孟母擇鄰之舊頗
悼越姥賣扇之阻爰法巴婦築臺之遺經始夏蒸落成秋爽鞏固開敞往來大和昔之望廬
齧苦漆室茹辛月黯夜縫風淒晝哭橋之石兀兀是節婦之志決橋之水盈盈是節婦之心
清洎夫存厯大劫幸脫老寡白粥咽久腸枯如灰青裙立風淚盡得血卒令鏐金湔盡抱璞
告完萬塋煙莽骨惟封蟻見憐一樹雪梨魂以杜鵑代哭而斯橋也亦復廢礎孤擎洪濤大
嘖青山綠水過者遷延明月清風靈兮聊浪今則朝問嘉歎鄉評引延典在豆邇樹宜楔綽

斯橋厚幸遂解墜履之警忘乘船之危焉聞之潁陽之瀨偉投金而改稱上虞之江式隨爪而殊號竊意斯舉當易嘉名持諱士夫倘協於義尤欽朱君懷翼卵之慈矢肝胆之報日月雖逝金石不渝曩之歸骨於唐氏塋也亦既血誠默聯精志冥會得憑犀齒俾正孤首今之舉也蓋曰表微非惟修廢坐拯厲揭之累詎務刻雕之華視夫寶帶既捐數五十三洞渡舟可滅靡萬六千工為功則同取義尤大渟澆激薄將在於斯洞庭不圯太湖不涸長留天地有橋則三已

光緒癸巳二月長洲章鈺

唐母橋銘

粵歲辛卯記榮既尋獲姑母唐節婦遺骸為歸葬唐氏之塋塋後有小石橋在其族唐懷德所居之右往來徑道也故未有名且將圯爰葺而新之里之人請顏曰唐母欽母節也乃系以銘曰水歟石歟石幽幽惟母之節既堅且泚

光緒十九年癸巳春二月胞姪朱記榮拜撰

唐母橋聯

冰雪一心淨

松楸萬古寒

題唐節母安甘廬圖

漫天雪婦之節。匝地霜方其潔。有客為我道其詳。點點都是節婦眼中血。
淚涓涓。望眼穿。樂昌破鏡不可圓。阿阮為我作螟蛉。唐宗一脫賴汝傳。

家鷄猶未已。無奈烽火干戈起。十指不療飢。紡織供刀匕。有兒死賊中。有姪陷賊裡。覺弱
息不能支。幾度流離更轉徙。

一星曙。送孤聊亦慰慈烏。相隨形與影。中道復棄吾。何況棣萼生死分。節婦之節苦如荼。
餘生脫虎口。身外靡所有。傷哉節婦病不瘳。何呂使之正邱首。母族存亡不可必。大阮小阮
爾知否。

風吹霧不見。雲過月當空。惟此節婦節。衆口僉雷同。大吏據情入以告。惻然天子為動容。荒
荒一坏土。詔書貴爾崇。紫陽有兒翹然秀。荷鋤到處訪墓封。為問當年經事人。模糊不能辨。
西東。吁嗟此衷天所痛。佳城鬱鬱得之偶。合祔之禮昉周公。奠以牲牢酌斗酒。苦節畢竟
天不負。龍肝會看昌厥後。

吳縣張茂鏞謹題

唐節母安甘廬圖記書後

昔吾吳節母中之有圖記者二。一為袁節母竹柏樓。一為徐節母勁節樓。今唐節母安甘廬。又有圖記。則是鼎峙為三也。按唐節母歷歷苦節。大率與袁徐相埒。而其慨唐宗不祀。謀續於從出之朱氏。朱氏當唐申寇亂。全家幾陷賊中。特為發踪指示。俾脫生得過其半。自此朱祀延。唐祀亦因之延。凡權變而濟險也。抑有卓越乎袁徐者矣。惟是袁徐兩節母圖記皆出自其子。而唐節母圖記乃出自其姪。子不忍沒母之節。而圖記之於誼為孝。姪不忍沒姑母之節。而圖記之於誼為仁。孝可嘉。仁更可嘉云。

吳縣潘志奮拜棠

賦唐節婦事

自譜離鸞曲。傷哉失所天。伶仃遺弱息。辛苦伴窮年。荼蘼偕評味。蘭芽遽墮妍。弄珠虛照月。覆玉脫霏煙。朱襦方興矣。唐宗何忽焉。螟蛉差可負。蜚蜚兩能全。卅角隨羣幼。鰲牙付一編。荻丸晨課下。鍼浦夜燈前。烏鳥慈懷繫。紅羊浩劫連。身家休顧問。骨肉各分遷。捷旆俄林立。妖氛敢蔓延。蜘蛛空待補。窟兔得言旋。哀祚謀重繼。沈疴療不痊。掩骸勤訪墓。候氣未支綿。褒獎行宣詔。哀榮且及泉。吁嗟節婦節。大義豈箋箋。

吳縣潘志詢拜書

題唐節母安甘廬圖

備極天民苦。新婚便死離。左家惟有女。鄧氏竟無兒。松柏相承悅。冰霜不改移。敝廬仍世業。漆室感時辭。莽莽重泉路。晃晃恤緯思。縱傷歷金縷。尚望振門楣。銀鹿將河弄。金鑾又遽推。桃承猶子纔。訓仰大家施。鞀鼓喧闐起。舟車轉徙危。勇能排賊刃。智克免宗支。軍事方紛若。先靈更餒而。鴟鴞嗟毀室。蜾蠃復含飴。節與共姜埒。功同杵臼奇。休拘人後說。明史傳張詩。壬辰小除夕。元和張一磨未定稿。

題唐節母安甘廬圖集陶靖節句

幽蘭生前庭。天高風景清。青松在東園。卓為霜下傑。感彼柏下人。深得固窮節。貞剛自有質。時時見遺烈。天道幽且遠。孤雲獨無依。良人不可贖。願言同此歸。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一朝長逝後。值歡無復娛。竟抱窮苦節。門庭日荒蕪。再喜見友于。親戚共一處。試攜子姪輩。無樂自欣豫。刑天舞干戚。賢者避其世。分散逐風轉。冬日淒且厲。栖栖失羣鳥。舉目情淒淒。日暮猶獨飛。不知竟何之。東方有一士。委懷在琴書。弱冠逢世阻。暫與園田疎。一去三十年。登涉千里餘。投策命晨裝。行行循歸路。每每多憂慮。直為親舊故。銜哀過舊宅。惻愴多所悲。

自從分別來。奄去靡歸期。崎嶇歷榛曲。高墳正焦荒。四面無人居。白楊亦蕭蕭。涼哉宜霜柏。見別蕭艾中。心在復何言。寔由罕所同。魂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相將還舊居。鼓棹路崎曲。山澤久見招。非為卜其宅。懷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回顧慘風涼。寒餒常糟糠。清節映西關。憶此斷人腸。早終非命促。有生必有死。既沒傳無窮。奚止千萬祀。

吳縣謝駿

安甘廬記

安甘廬者。欽旌節婦吳縣唐母之故宅。其猶子朱君懋之。重葺之以奉歲祀者也。架屋一椽。足蔽震凌。量地十笏。匪曰淑隘。節婦以長干之共處。相夫子而有家。作羹入厨。擔簪行野。牛衣卧貧。鴻紫齊舉。怡怡如也。洎乎歌作陶嬰。謚議黔婁。寂寂歎曰。寥寥誰語。豈況微闡未兆。曇華俄空。節婦廼守一。熊從終之義。援三思為後之脩。人情曲合。奉匱充以外孫。骨肉至近。嗣正倫者。兄子。茹苦訓心。折憂勵志。固已開行義之閭。倘孝德之里矣。無何洪飈慘扇。妖火構興。拔宅無術。楚炬堪憐。節婦則有鑒魯姑。竄蹟下廡。不同梁女。卒得已。兒遂存。范鏃之孤。仍絕廢信之系。懋之於是感卵翼。恩表貞苦。節。肅廉范之足。執骸而歸。傳烈女之圖。楮毫斯託。題橋柱而懷清。封墓穴而展禮。就倚歡之奎室。起偏棲之門樓。九京有知。三徑無恙。每當夜雨。淒其神颺。瑟若吾意。壞壁懸蘿。破窗裂紙。呬唔課讀。宛轉鳴機。此情此景。猶將彷彿乎。

遇之

同邑董瑞春撰時乙未孟夏

題唐節母安甘廬圖

黃鵠哀吟失所天。撫懷弱女一悽然。墨花彈指成虛幻。影隻形單倍可憐。茹苦含辛慣食貧。毀容甘作未亡人。敬廬幸在猶堪守。非忘同胞骨肉親。家計蕭條賴女工。寒宵燈火雨人同。弟能愛我時相顧。儂自清貧守素風。撫姪承桃慰母心。朱唐婚媾誼尤深。篝燈課讀寬嚴濟。寒夜更長自理針。百萬紅巾卷地來。流離分散寔堪哀。從今兩地相思苦。生死存亡永自猜。旌門典重感恩榮。聊慰當年保護情。從此東暉橋畔水。流芳百世有餘清。

元和王同德拜題

奉題唐節母安甘廬圖

觸目淒涼號鬼賊。風雲黯黯日無色。天傾地陷一廬存。中有奇光難掩抑。借問續成此幅胡為乎。云是唐母食貧守志圖。茹苦含辛宜婦道。那堪無子更無夫。瑟琴孰同鼓。襁褓無可撫。欲死不死非惜死。故將奇節傲終古。精寇起萬事已。男號女啼爭思避。母獨從容保猶子。猶子依母獲安全。朱氏宗祧賴以綿。歸已無家歸不得。善堂甘入盡餘年。吾思守而不貧兮。遺

產猶在原可託貧而有子兮。菽水承歡亦能樂。古來不少稱貞節。境遇問誰唐母若卓哉猶
子亦奇人。兒長不忘姑母恩。號哭荒郊求骸骨。載歸為葬為招魂。一朝丹詔日邊來。天上施
恩到夜臺。從祀建坊表其節。不教酒設在蒿萊。死若有知應不恨。蓋棺方見有定論。不信試
看冢壘壘。大半無人供麥飯。母有猶子母不死。勝人撫孤已萬萬。況復繪圖徵詞章。琳瑯滿
目足表揚。笑吾未夢佐公筆。那有江郎福錦長。效顰握管試吟哦。吟不盡意欲奈何。更倚楚
些成一闕。春秋若作降神謠。謠曰。嗚呼母兮生兒無依。死可無據些。生兒無名。死可無舉些。
魂兮歸來。叢冢不可以處些。嗚呼母兮生兒無嗣。死可無子些。生兒無養。死可無祀些。魂兮
歸來。故家不可以止些。茹荼懷藥。母志已伸些。旌門表墓。母節常新些。為母奉祀。已全母倫
些。春秋有享。鉅典可遵些。魂兮歸來。來格來歆些。亂曰。生多憂危。死宜安些。生多辛苦。死宜
甘些。敝廬猶在。將若峙於江南些。彼有三從。亦有死安得如母之不刊些。錄塵

諸詞壇大足郢政

香涇郭紹裘求是草

題唐節母安甘廬圖

青青巖上柏。鬱鬱嶺頭松。歲寒節乃見。歷此冰雪容。節婦失所天。艱難無一錢。轉輾歷所變。
棄卻釵與鈿。喜有女如玉。聊以伴空谷。少慰未亡人。焉知年壽促。大有葵有女。遑計鄧無男。

一病呼不起。天花幻優曇。弟憂姊所苦。何以慰遲暮。螟蛉蜾蠃子。免絲女蘿附。朱家一塊肉。唐家一脈續。吁嗟長卿妻。慷慨歸辭屋。歸來撫孤兒。仰屋兒啼飢。女紅手自給。不使旁人知。天狗夜墜地。紅寇忽西起。弟婦攜幼子。避來烽火裡。賊來奪其姪。節婦走進叱。侃侃陳大義。賊沮而駭。出城閉亂蒿萊。翦飛眼難開。可憐弟與姪。望斷不能來。旌旗滿南國。忽見弟與姪。咄嗟運智囊。周旋圖良策。不知分道行。他日共太平。豈知弟與婦。殂謝留弱丁。節婦失聲哭。有子亦遭戮。壯哉一義民。喜光節婦族。中原逮賊清。有姪名記榮。開關覓節婦。足跡途上成。傳聞寄普濟。至已幽宮閉。檢骨邨清泉。思通神示倡。奉歸葬孫溪。請旌節表題。祀子以承孫。可慰節婦兮。輯廬曰安甘。徵題各幽探。中有大手筆。我謫苦自愁。不見繫組綬。不及一婦節。節婦秉大義。列變而能守。智設朱氏安。烈叱賊胆寒。慷慨捐軀易。從容盡節難。乃知大丈夫。慚愧弁而冠。

時在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夜於古吳古五晦園對山閣下題 長洲張恭釗

題唐節母安甘廬

烏虜節母早失所。天左家有女。一綫冀傳。曇花復隱。天道惻然。弟有才子。昇母承先。何圖歷劫。又覆烽煙。烽煙乍起。弟往依焉。弟殉姪孤。為謀生全。促避海上。弟祀以延。賊氛俄掃。孤姪

言旋母廬十笏。都變桑田。詢母起居。歿已六年。招魂何處。劍池之邊。為覓遺骸。為發荒陲。首邱唐氏。長夜綿綿。事聞於朝。輿綽榮宣。姪心惴惴。恩義猶慊。爰新故址。結廬三椽。願曰安甘。祀事孔虔。嗚呼節母松柏方堅。松柏比堅。惟母之賢。

乙未余月 吳縣錢人龍并書

金壺逸墨卷一

鉢池黃鈞宰天河著

饒歌

甲子江南肅清偶以詩賦課士擬大軍克復金陵饒歌有王拱辰作云石頭風利阿童來火
炬無煩鐵鎖開遙憶策勳高會處凱歌齊上雨花台掃穴禽渠爵上公威聲久著大江東不
知誰作軍司馬山斗文章紀戰功又朱樟五律云江浙慶全收威名震九州元戎能戰守
天子自懷柔日照旌旗爛風高勅勒秋海波從此靖千載頌金甌

禽言

江甯俞汝諧有小課禽言數首寫軍興苦況悲壯蒼涼錄其四云鷓鴣雨多水漲生蘼蕪
魚飛稻田畦產龜可憐有地無人租免葵劇得連根煮霧笠烟簑愁不語聞說明朝要打糧
相將又向他方去交交桑扈日色昏黃桑柘苦官軍盡數斫作薪前往相求拔刀怒柳絮拂
地榆莢長哀哀寡婦空提筐野蠶作繭大如甕秋風那得成衣裳得過且過街泥無力巢難
做翠翰剝落寒侵膚况是今宵風雪大百丈虬枝嗟隻立微軀敢羨蛟龍壑深山日暮行人
稀夜雨荒郊鬼燈泣行不得也哥哥河南河北皆千戈前逢官兵後逢盜飄零十日將如何

拂面西風塵撲灑。荒崖白骨狐狸吟。誰家雙鬢行得遲。橫拖馬上聞啼哭。

李觀察書

曾公既克金陵。京外官紳走書申賀。謹守常格者居多。獨李次青觀察。傳引繁稱。鋪張揚厲。一書累三千言。中叙討賊之初。以書生張空拳。櫻巨寇。號召生徒子弟。力鏖轉戰。備歷艱阻。百折而不回。及乎大功告成。懋遷鉅賞。兄弟同日膺茅土。以藁爾一邑。備有侯伯子男之封。建旌仗鉞。寄專閫及方伯連帥之屬。至以千百計。可謂如荼如火千載一時矣。而得力尤在末一段。寓規於頌。深得古人贈言之旨。其辭云。兩江督府兼綜河漕鹽法。及操江諸務。殷劇號難治。承平時。選帥當重於他省。非有文武威望。知大體。可信畏者。莫能任。況於關孫狂。奪殘黎於犴狴之口。其事與開創同。而又有夷夷逼伺。狡獪不可測。則所謂安內以攘外者。宜必遠謀深識。消患於未萌焉。竊謂圖治以教養為先。在今日則養先於教。世亂才勝法。若由亂而治。則當以才用法。而不為法所縛。至於內治既脩。外侮自戢。道在蓄威養望。有以大服乎中外之心。久之必喙說不遑矣。所議亟為通達。此外駢散文字。率以郭李相比。擬曾公勲業。誠不必少遜前人。然時勢不同。未可例也。

周師孔

英國使臣威妥瑪。稟請京師上書同文館。進借法自強之議。閱者憤焉。有義士託名周師孔者。擬書答之。大意謂中國治貴文明。不務險遠。與西洋人情風尚。百無一同。西洋之政。官與商民皆不分。官之事。商可主持。商之事。官可干預。中國則不然。官而兼商。謂之忘廉。商而預官。謂之越分。故聖賢立教化。帝王主政刑。而風俗則轉移於百姓。政教之力。亦但能去其太甚。聽其自然。不可以力爭。不可以智取。今欲以創鐵路。立電標。開米五金山。鑛等事。變易風俗。擾衆驚民。以中國官長行之。猶多扞格。何況貴國之代謀乎。且貴國遇有大事。又何嘗不以民心為重。官權為輕。如西洋諸小國。向歸英屬。中間民心有異。亦即舍而不問。西洋天主教最先。及耶穌教出。彼此爭長。卒不能奉天主而盡黜耶穌。夫同此一教。同此一方。猶不可挽。東就西。強人從己。何獨於中國而昧之。即以理財而言。貴國經費。悉取於商。鴉片一箱。稅銀至數十兩。湖絲一包。亦然。此明明有利於中國者。尚不欲效西洋之所為。況於利害未卜者哉。夫中國民氣至弱也。而有時亦至強。譬如江河之水。寬僅數丈。其遜於大海遠矣。然而小船重載。動至沉溺。大風激之。波浪山湧。亦足以覆舟而有餘。中國之民。馭以柔道。則馴。施之仁政。則順。強以所不願。驅以所不能。則渙散而不可收拾。且將洩憤伸怒。於創議始事之人。竊為先生不取也。書中又引秦始皇元世祖諸所行事。以見詐力之不足服人。而我朝仁

德相承。民心感浹。此即為政不專恃強。而億萬終不能弱之證。不惡而嚴。可與亡友將劍人作並傳也。

祭文

某醫士卒。或祭以文云。公醫公名醫。公疾公自醫。公薨簡潔老當。餘味曲已至矣。

徐都堂

徐總憲禮揚州人。微時與友人讀書僧寺中。寺故近水。夏日苦蚊。雖處帷帳中。驅之不盡。而徐獨倒身甘寢。寂不聞聲。眾疑其誑。徐袒而示之。良信。他日徐歸。一友移卧其處。曰。吾且試之。果無所擾。心異之。而不得其故。遽遽然其樂無涯也。及醒。斜月在窗。見一人伏牀側。手執蒲葵扇。揮拂不停。視之。青面獠牙。雙目如炬。友大驚曰。若為何人。其人注目久之。曰。我謂是徐都堂。乃一老秀才耶。拂袖而去。

杖馬

有鄉民入市。繫馬於茶店之門。而自往城東者。既還。馬猶是也。而齒則加長矣。遂以換馬誣主人。兩相爭鬪。適福又新太守至。問得其故。各執一詞。乃命從者解其繯。以大杖扑馬。聽其所之。馬奔至某寺門外。止而不行。從者叩門。而鄉民之馬繫焉。福問鄉民曰。馬齒相去。值錢

幾何。曰：十千。曰：汝自大意，妄誣主人，罰其半，以為脩路之費。和尚之友盜馬者答。

賣草

鄉民擔草者，遂行惠熱，解衣塞草中，既賣草於李氏，而忘取其衣。返而索之，李曰：曩見草不見衣也。且草在厨竈間，汝往搜尋，不得衣不汝貫也。方辯論間，縣令姚君至，聞而逮之。先問鄉民，次與李氏閒話，謂鄉民多刁頑，意將圖詐。言未已，李袖煙管墮於地，姚笑曰：煙管頭牙乎？王乎？幸而未破，因索觀之。隨手置座後，仍與李說陰晴道豐歉，瑣及家常細故，頃之而姚之左右已從李氏家取得鄉民衣，并呈堂矣。李見衣錯愕，不寒而慄。姚幡然曰：吾以汝為好人，乃隱人之物，而又陷之者耶？各之十數，曰：烟管已付汝家。

吳夫人

陳勇烈公夫人吳氏，山陽汶河人。遊擊吳禮北瑣女也。幼讀女四書，事父母孝，能識大義。勇烈籍潁州。咸豐初，遇賊擄至天長，會提督李世忠渡江擊賊，勇烈勸其族父世銘為內應，以天長歸朝。同治二年，苗沛霖反，提督陳公國瑞聞勇烈名，招之麾下，力戰破賊，息兵於清河。陳公改與禮北善，知夫人賢，遂為勇烈聘焉。婚期前三日，謠言陳公擊賊河南歿於陣，勇烈方食，遽起，具衣冠往見禮北曰：陳公遇我厚，今有噩耗，事雖不可知，然義當速往，謹請改卜。

吉期。即出門策馬。星夜北馳千餘里。崎嶇山路間。彌望無人煙。三日不食。饑渴疲頓。而陳公幸無恙。相見於河南。由是勇烈義聲震天下。四年。成婚於吳氏。夫人以勇烈治軍嚴。請減誅戮。勇烈笑曰。是非爾所知。不殺何以行令。夫人曰。省刑非廢法也。法當執情。亦當原。勇烈然之。自是威少霽。家居愈謙謹。先後大小數十戰。追賊山東數千里。而口不言功。最後奉爵相李公檄。會勦陝賊張仲愚於滑縣之陳灘。時各軍未合。前後受敵。勇烈鏖戰竟日。身受矛傷。復大呼。馳斬悍賊六名。賊發銅礮中腰。而顛顧謂左右曰。難者殤也。陳埒吾其已矣。遂卒。年二十一。遺命葬山陽。夫人初得山間。晝夜號泣。水漿不入口者五日。父母勸之曰。吾何敢死腹中一塊肉。陳氏宗祧所繫。勉起啜粥。及勇烈柩至清河。世銘聞爵相奏請優卹。欲移柩返天長。夫人曰。先夫有言矣。生不樂居天長。死乃強之耶。必欲移柩。更以一棺將我去耳。世銘無言遽出。閱十日。哭以衆至。徑登堂舉柩行。夫人阻之不得。伏柩而號。勇士扶之。顏暈於地。及柩出而胎墮。哭而言曰。吾不可復生矣。至是決計求死。預藏毒物服之。灌救移時竟絕。年僅十有八。是時提督劉公銘傳駐兵清河之楊莊。聞報大怒。立遣兵勇水陸追柩返。並擒世銘及同謀張孝先者。即時正法。而爵相請建雙烈祠。合祀夫人焉。葬之日。氣象昏慘。觀者皆歎息。禮北哀其女。請家兄仲勤為勇烈作行略。而屬予填詞以傳之。行略所紀。贛翰壽光諸

戰績叱咤如生。因爲長不備錄。

陳東山

陳東山者。佚其名。世居金陵蔣山之東。因以自號。性迂拘。不諧於俗。授室後。妻偶失。旣憤然。自責曰。婦工不脩。刑于之愧。遂棄家遠遊。初設教吳趨里。從之者多。紈袴習恥。教不行。去而之燕。授徒於都城西鄉。鄉俗來學。不具盟。不載簪。第日納青蚨筆海中。讀竟則去。多寡不校。去來無稽。蓋鋪脯以日計也。歷二十年。不自知其列門牆者。凡幾何人。而積貲頗厚。鄰有某翁。勸營子母。合貨燭於京都正陽門列肆。甫畢。值林清亂。都城戒嚴。徹夜搜捕。燭爲軍士攫盡。及賊平而肆亦閉矣。鄰翁故有力。願償所失。東山曰。命也。堅不受。蕭然一身。南旋吳會。舊從遊者。遽爲主人。並捐資供杖頭需。先生固無所用。得輒周急。不少吝。或傳其元日出賀。雪中遇無賴子。攫其冠而奔。先生手青蚨數百招之。其人欺先生老。趨起而至。則傾囊相贈。戒勿復爾。冠亦不責還也。年八十。預治身後事。尅期而逝。後二十載。客有過都門西鄉者。居人猶道先生不置云。馬相艇述。

斷碑硯

家兄仲勤。以千錢購斷碑硯一方。背鐫十六字。書法遒勁。平列四行。第一行曰。吳越勝事。次

行曰書來乞詩。再次曰尾書溪藤曰。視昔過眼。即售者亦不辨為何語。他日讀坡公墨妙亭詩。適與前字相合。心焉疑之。及閱秋雨盦隨筆。乃知為黃公石齋之硯。所刻果是蘇詩。曾賓谷都轉嘗得之廣陵市上。並載右偏有道周篆印。左有竹垞銘語。均剝蝕不可辨。以黃氏故物。歷今二百餘年。仍歸吾家。可喜也。

乘槎記

乘槎記為總理衙門斌椿奉使西洋之筆。計百六十日。往返十萬里。乘風破浪。洋洋大觀也。顧其所載多樓臺園囿。寶玩機巧。珍禽異獸之屬。而於疆域險易。兵刑政教略焉。惟法國都城載陸兵三十萬。黑衣紅袴。持杖鵠立。棋布星羅。其巡街之兵。冠服鮮明。往來梭織。無間雖行人如蟻。而安靜無譁。何其奉公勤職若斯耶。英吉利都城人民倍於法國。而水陸兵不及其半。已敷防守。則以倫敦地形。四面環海。非若巴黎之逼近鄰疆也。英國官制有相國。有將軍。大夫。稅司。各棧存茶至三百萬箱。錢有金銀銅三等。海關歲收金錢二千六百萬磅。磅為三兩三錢。即以金作銀。已足抵中國全帑之數。而又過之。故西洋專重商賈。尚技藝。能廣取他國之財。以自殖。火器出於布國。西都礮子重至百觔。形長首尖。敵船包鐵。厚六七寸者。能通之。各國皆購火器於此。通局工匠多至二萬餘人。而俄羅斯都城繁盛富強。兵精器利。

尤為各國之冠云。此皆他書所不載者。擇錄數條。覺古人勒銘居胥。生擒吐谷。真不值一舉也。

盾鼻錄

盾鼻錄一帙。吳門某氏作也。某初以部曹改外官。分發四川。會何子貞太史視學蜀中。撫某行事。劾罷之。而川督旋亦劾何某。又為是錄。以相污讎。怨毒之於人。甚矣。錄中自言紀事從實。非見諸奏章。郊報者不錄。試問閨幃之事。鄉曲鄙薄之談。果見於何人奏疏耶。此即其自相矛盾者也。

義伶

巧玲者。忘其姓。字曰蕙仙。居京師日。與某公故相善。久之。某得監司。資不能治。蕙仙與資。且不責券。某強予之。蕙仙既具。未及成行。而某公卒。會弔日。甫辨色。蕙仙至。眾皆愕。昭謂其索逋來也。蕙仙入幃哭拜已。探懷出券。就燭焚之。大慟去。

孝伶

蘇州李春江。練大雅班。偉軀潤喉。技藝冠群。伶人中傑出者。性靈敏。嘗於肆中購殘缺耕織圖一帙。暇輒臨摹。久而有得。作人物無不入神。又與諸畫家晨夕切磋。聲譽日增。咸得潤筆。

資倍於歲值。然終不肯棄伶賣畫。曰。伶本業。畫餘技。且班中脚色無多。缺一不辦。我去奈眾人何。弟某性頑劣。不事生計。母偏愛之。李得賢悉數奉母。弟輒浪用。不敢怨。弟有所忤。亦笑撫之。不與校。蓋恐傷母意也。洪逆之亂。有人見其負母挈弟出胥門去。不知所終。

又

鍾鳳齡字雁秋。蘇州人。少孤。髫年入都。遂墮梨園。而常以思母故。背人涕泣。脫籍後甫定寓屋。巫丐人輩其母。會吳下頻年兵燹。人多流亡。屢以書往不得報。乃奮然為尋親計。人以墮成業也。咸勸沮之。狀曰。吾不憚征繕。為將母地。今不得母耗。何戀此賤業為哉。盡貨所有。不再計而行。

天籟

詩以情性天籟為上。次氣骨。次聲律。徒襲古人面貌者下也。婦人孺子偶得一情至語。耐人竟日思。文士性天不真。即範杜甄陶。徒膺體耳。如北齊斛律金勅勒歌。隨園載樵夫哭母句。皆以不識字人。信口道出。彼豈知有十九首三百篇哉。康熙中獻卮魯特俘。上郊勞凱旋之師。輟膳大享士。彈箏茄歌者畢集。有老胡工茄。有膽氣。兼能漢語。上賜酒使奏伎。老胡歌曰。雪花如血撲戰袍。奪取黃河為馬槽。滅我名王兮虜我使。歌我欲走兮無素駝。嗚乎北斗之

北奈若何。又超勇親王策凌用兵深得侍衛綿克軍之力。事定。賜以千金。而親飲之。酒。綿克渾曰。請王侍姬為奴舞劍。奴為王歌。歌曰。朔風高。天馬號。追兵夜至天驕逃。雪山旁。黑河道。狹途殺賊如殺草。安得北斗為長矛。射落橈槍入酒鐘。音調悲涼。如出一手。益其風氣使然與。

絕句

絕句以節短音長。意餘言外為妙。非如古體排疊轉捩。可以操縱自如也。河工官吏以水為生。自黃河北行。而廳堂生意盡矣。胡樺楓同守句云。草沒河堤綠滿灘。麥風吹袖不知寒。垂楊生就風流性。不得春波照影看。惜懷之詞。出以蘊藉。讀之輕快。奈何。金陵克復。餘孽未清。當事不遠撒防。以昭慎重。彭雪岑侍郎句云。江上新晴露色開。綠楊深處見樓臺。老漁未肯拋簑笠。猶恐輕雷送雨來。老成之見。別具深心。讀之自然首肯。

晚學齋詩詞

家兄叔丹與予生同居。長同學。讀書論事同興趣。而性天脫挈。遂過於角。故兄弟尤為相得。所著晚學齋詩詞。存者甚少。人日和鮑菊溪五古云。空庭澹雲陰。漸滌破千夢。舉頭見日光。檐雪已消凍。手把幽人詩。松影一窗供。諼諼高風生。悠然答吟諷。風停望斜暉。前村煙樹重。

卻坐聞清鐘。游心入空洞。南郭偶成云。浩歌溪樹間。微風醒殘醉。搏土擲波心。雲影盪空翠。
田夫荷耰鋤。遙從龍頭至。不解強周旋。淡語亦真摯。世情多險巇。到此意良慰。徘徊不忍歸。
殘陽上衣袂。七古題沈榆伯畫梅云。北風捲牖冰含花。空庭雪落翻曉鴉。老人發墨凍烟活。
胸中積塊紛棧枒。詩情畫意正清絕。我來深巷無喧嘩。入門把玩識真性。下視百卉皆塵沙。
太素為胎發古艷。位置那獨宜山家。撐寒特立氣運轉。造物亦為生嗟呀。悠悠俗眼不相入。
有材何必相矜誇。小橋流水月東上。嗚咽又聽城頭笳。送李梅江五律云。天風盪秋色。斜月
轉庭陰。樹古見奇骨。花幽盟素心。群生慚潦草。畸士各山林。把酒知何日。相期共解襟。七絕
江口云。天風吹起月華流。飛送輕帆作壯遊。萬頃琉璃一壺酒。鐵蕭吹破海門秋。寄懷罕平
弟云。垂柳飄蕭月不明。遙天征雁有猿聲。想夜火松陵棲倦旅。不成也是者般幽獨。拚把輓
碧釀香。今宵斟偏來。宵依舊。根觸芳華初占小園春。記倚欄杆曲。怕幾度鶯飛燕蹴。垂楊不
是當時綠。要想到秋來後。開到芙蓉。可留餘馥。罕平。天河字也。兄性孝友。少嘗到臂療親。事

載世德錄

金壺逸墨卷二

鉢池黃鈞宰天河著

洞元鏡

西域有化生鏡。以一物照之。立成千百。又有洞元鏡。雖金石之類。悉能深徹。其中有王姓走無常者。私念地獄受相。種種不測。何不攜此窮其情狀。越日赴冥。召行過曠野。見有石坊巍然。大書陰陽界三字。一少年情思迷離。若前若卻。坊內立美女一。亦復含悲忍涕。進退踟躕。王念懷中有二鏡。急取其一。照見坊背。亦有大書三字。曰禮義防。視少年心中。宛然現女子狀。如目之瞳。情態畢肖。女子心有少年亦然。復出化生鏡。則千百癡男怨女。如泣如訴。坊之下空無所有。而兩不敢前。王醒而喟然。語天河曰。聖賢制禮明義界。別陰陽。雖為並世之人。若有幽明之隔。然則人世傷心之境。固不獨彌留永訣時也。西人謂歐洲諸國男女。不避嫌疑。親屬相逢。則握手接吻。以為禮。並坐離立。以示親。耦俱無猜。背為自然。故轉不聞有苟且之事。感澤曰。是或一說也。然不如禮義禁制之正大光明矣。

珠帳

署某營都司方君。總兵而加銜提督者也。少陷於賊。投誠後。從征江陰。匪寇而得婚媾。詢女

家世故士人子也。美靜而能頌有大家風範。方甚重之。誓將老於是鄉矣。後以積功故職位漸峻。或言女之歸也不正。無以承誥命。而肅家人乃別聘金陵某氏為妻。而降女為側室。女即以妾庶事其嫡。無愠色。無怨詞。而大婦卒不能容。謂讓谿刻。女惟背人飲泣。自歎是命不猶耳。未幾方病卒。女父明經先生至。欲挈之歸。而大婦兄弟輩不可。偪往金陵。後況不可知矣。方在賊中。嘗見偽忠王出其所擄金玉寶玩。別為五等。最上者獻洪逆。次者自取。餘以分賞諸酋。有飾冠大珠如龍眼。夜置暗室中。光射五尺許。又選一分以上者十數盤。以銀絲聯為帷帳。獻諸酋。衆謂暑日寢其中。自然清涼爽健也。甲子予至白門。見有兵勇持碧玉如意而售於市者。問其價。昂然曰百金。彼固不知百金之未為多也。

心血

浙東女子某氏。父賈蘇州。僑寓於南濠。女所居樓故臨河。有楚州生者。因事赴蘇。泊舟樓下者十八日。一日晨起。女自奉簾傾盃水。猝然見生。不自覺其盃之失於手也。自是捲簾憑窗作書刺繡。默默朝暮相對。然意態閒靜。絕不如世俗目成眉語者所為。生之友將君者。距女家不過數武。來問語生曰。名節事大。勿妄想也。遂移泊於胥門。庚申之亂。南濠市廛化為焦土。女及母妹焚焉。貧民多於瓦礫河渠中。淘取器物。藉為度日計。或檢一物。大如拳。下圓

上銳非木非石。中輓而外堅。反復視之不識也。適有軍士二人至。曰。我為辨認。舉刀剖之。剖然兩半。而文理分明。諦視之。垂柳數株。中有小樓。樓下繫一舟。一少年伏窗而眺。眉目如繪。象皆詫異。再剖之。片片皆然。會將君過其地。索而觀之。絕似楚州生狀。栩栩然若生。呼之欲出。乃攜其一片歸而玩之。久之恍然曰。吾得之矣。此必某氏女子心也。乃秘其事。緘以小盒。而密寄於生。生得書。悲感不已。焚香奉盒拜而啟之。則祇存一汪碧血而已。

女主

世傳英吉利嚮為女主。非也。當今日而其主適女焉。爾英人華拾得云。吾國自諾曼的朝至今八百餘年。統系不絕。其語亦夸。蓋英人傳國之序。或世或及。傳世傳子。無子傳女。傳及傳弟。無弟傳女。兄弟。女兄弟。猶子。女亦猶子。女之子孫。女女亦孫。如是展轉相承。故曰不絕。實則傳女者各為一朝。諾曼的至今已易五朝。其曰一千八百餘年者。則自漢神爵五鳳間立國之始計之。離為七。合為一。歷千數十年。而始及諾曼的也。

輪船

軍興以後。東南各大吏皆製輪船。為辦公運饟之用。顯見於奏疏。其初採水操盤運機轉船。猶以重貲僱用西人。近設輪船招商局。西國領事官及諸洋商皆來賀。告成之後。中人自能

駕行。洋商嘗曰。中國得天地清淑之氣。其人最靈。但能刻苦用心。其精巧猶在西人上也。輪船海行以淡水為要。開船時以火灼水。藉水氣以運船。即用氣化之水以供用。船之上下四旁。皆以銅管承接貫注。數百人飲食洗濯。竟無缺乏之憂。每日燒煤多至十萬觔。冬有鐵爐。暑有風扇。每座以一人搖而轉之。滿室中習習風生也。

火車

天津洋人初置火車。先於租界內土路試行。又以載貨車一輛。繫屬其後。令中外五十人坐於火車內。位分三等。英領事與中國官員居上等。從人坐其下。車外四面則雜客居之。試行一周。便捷而精美。蓋西洋大火車馳騁鐵路。能繫屬十數輛也。中人創觀。莫不稱美。錫其名為利用云。

賽舟

每歲九月間。西人為賽駛小舟之會。舟式以八人打槳者為最大。五米具備。出沒於洪濤白浪之間。第見旌旗飛揚。戈矛閃鑠。最足以駭悅心神。此蘇各蘭人所駕駛也。亦有小舟用二人者。則英美法國居多。馳闕如飛。捷於鳬鷺。得勝者踴躍奔騰。波謠雲詭。以快其奪標之興。西婦顧而樂之。輒厚賞以獎其能。此又於賽馬之外。別開生面者。

煤汽

洋燈必用洋油。其性最烈。見火即燃。故又名火油。滬市頗有迸烈傷人者。又虹口某行。需用自來火。一夕管竅已息。行中人俱入黑甜矣。未幾而煤汽大至。不能復燃。滿室氤氳。凝聚不散。及明卧者皆中煤毒。昏暈莫能起。故西洋諸物。雖甚巧亦甚險也。

水龍會

十月廿九日。西人舉行水龍會。滬城士女。結隊聚觀。街巷為之填塞。計中外水龍若干具。式樣互異。機巧玲瓏。最大者曰滅火龍。車中有機械。能自以鴟夷注水。鼓動噴薄。別用綵綳。紫一龍。安置車上。鱗鬣咸備。中列銀燭。旁懸五色琉璃。燦爛光明。蜿蜒如生。樂工擊鼓吹笙。一引前。一殿後。巡捕執鞭持挺以衛之。凡號衣各從其隊。火毬火把。光燄各殊。又有高柄龍燈。擁擠繁密。每一隊不下十數百人。照耀滿道。如白晝。行及馬路。煙火間作。半空中忽現五綵輪光。既而碧者黃者藍者。互相起落。如繁星如新月。如流電。萬象喧囂。應接不暇。洋人又於工部局鐘樓上。時發火標。直射斗牛。忽爆炸滿月狀。光華四射。金紫環生。不啻身入廣寒。非復人間世矣。俄而一輪轟裂。則流星萬點。飛墮虛空。又不啻天女散花。繽紛亂墜也。至是神搖目眩。莫不駭為大觀。然失乎水龍克火之義矣。

長人

前數年江湖賣戲者。攜四小人至淮。短僅二尺餘。指其老者為祖母。最少者為孫。中一代為夫婦。語吱吱不可辨。浣濯縫紉如常人。自攜乾糧。粒細如黍。飼以米飯不適也。近有長人謦五者。籍徽州。魁梧雄偉。倍異尋常。有巴社商人攜之西洋。輟跡所經。累增聲價。每日已起戍止。欲見者各取半元異矣。

金箔作

蘇州金箔作人少而利厚。收徒祇許一人。蓋規例如此。不欲廣其傳也。有董司者。達眾獨收二徒。同行聞之。使去其一。不聽。眾忿甚。約期召董議事於公所。董既至。則同行先集者百數十人矣。首事四人。令於眾曰。董司敗壞行規。宜寸磔以釋眾怒。即將董裸而縛諸柱。命眾人各咬其肉。必盡乃已。四人者率眾向前。頃刻周徧。自頂至足。血肉模糊。與潰腐朽爛者無異。而呼號猶未絕也。比邑侯至。破門而入。則百數十人。木立如塑。乃盡數就擒。擬以為首之四人抵焉。

瓜子

上海繁盛。不獨腹地。郡縣所無。即通商各口。亦鮮及者。頃有釐局友人。以煙館燈油計之一

日需用十五隻每隻三百六十觔。每歲需用蠟燭至五六千石。而洋燭自來火不計焉。然此猶焚膏繼晷勢所不可少也。計滬城內外豈復意料可及耶。然則一日中茶酒烟妓戲園馬車並番販之鴉片洋行所售之光怪陸離直不可以萬萬計。實則一無所用者也。

聖教

感澤嘗言聖人之教王道也。即天道也。無新奇無矜尚而漸推漸暨。人自深如嶺海初奉昌黎滇南初奉武侯西域初奉佛氏未幾而文明廣被如日月經天矣。今日耶穌天主各教之來即我教將往之機也是說也。予謹識之。近數年西洋學人頗有尊崇至聖日讀孟子繙譯五經賣回本國者。或且鑄銀為牌懸之項間大書服孔子教四字。感澤之言其將驗乎。

賽珍會

埧地利國將舉賽珍會。集四大洲之珍異而賽之。不祇如石崇王愷寒儉羞人也。日本王附和其事。首遣輪船載寶以往。不獨珊瑚火齊赤玉紫金纓錯紛陳。光華四射。凡象爐龍鼎犀鏡蛟綃枕可遊仙珠能却病者莫不香熏錦護什襲而行。並命工匠五十人徧應歐洲學其技藝。昔西洋人最畏日本。道途相遇辟立甚恭。近來日本主忽改制度易服色變文字百事悉仿西洋。或亦天道循環乎。

放生

辛未春月。觀家人放魚城外。得所之樂。親自觀之。蓋數圍圍洋洋。為校人寫生之筆。第恐左右窺伺。操網設罟。以待者。皆校人賴耳。世俗戒殺之說。儒者笑之。然如東坡山谷之在宋。索了凡之在明。紀曉嵐施惠山之在我。朝不可謂非傑出士。要皆以不食特殺之物。申之道。不必持齋茹素。而特以培養生氣。勸人。若以一鰭之甘。遽戕一命。一羹之故。遽戕數十百命。對衆生慘怖之狀。返諸自己。會生畏死之心。安乎不安乎。某先達厚於倫理。雅好放生。每日我非有所祈禱而為之。特喜其由困得舒。機神安暢。游行自在。物我同春。此有生第一樂也。願與善求真樂者共之。

景觀察

六月余子琳自江西來。談及九江道景觀察。瞻識最優。上年西洋人更換和約。欲仿中國船式。出入內河。南京師總理衙門行令各關督酌量情勢。觀察議云。夷人通商之後。已占五口。近又由長江直抵楚漢。中國船戶水手。窮乏居多。衣食之資。已極微末。所恃者內河貿易。聊以謀生。若再聽洋人仿造小船。通行港汊。則聚此數十萬無衣無食之窮民。不獨中國之憂。抑亦洋人之禍也。又議開礦。減稅。均裕。不行。沈中丞許以為國為民。洵無愧色。

補圖

士申重九林君頌夔招諸同人持螯劇飲金陵馬湘艇丈為寫霜天清燕圖各題金縷曲以識鴻爪予以後至補入圖中作扶筇度橋狀一奚童囊琴以從者是也奉和原作云近海無奇味直良朋霜天清燕高歌爛醉自笑饒涎猶未了攜得奚童尋至早動了幾回食指為倩寫生清妙手向圖中添箇支離子饕餮客慣如此生平懷抱春如綺十年來消磨挫折顏然秋風公等青雲騰達去留此鴻泥小記預想到後人藏度誰最牢騷誰曠達更誰人莊語誰游戲塵世夢一而已

楊廣文

楊竹軒廣文揚州人少貧嗣父貽產百餘畝臨卒戒之曰汝但力學博一領青衫是區區者勤而守之將來養汝不肥亦餓汝不瘠也竹軒泣而志之是時竹軒本生父境况虧累通負不下千金將棄是產以償之竹軒私念違父之命不可為人子從父之命又無以對嗣親輒轉焦思卒無兩全法不得已商之買戶請作活契期以十年回贖蓋往返數四而後成未幾本生父歿家益窘乃挈幼弟投徒於富室堅忍艱苦歲得束脩廩膳之類學居積法買賤賣貴士與賈一身兼之及期蓄貲得前數而買戶變計不許由是晝夜焦灼諸以田請售者皆

不受謂非是無以慰嗣父心也。歷數年大水歲荒。乘賈戶之急。始獲歸璧。而心力悴矣。又十餘年。竹軒境益裕。增置田產。數倍於前人。自古創業者。親歷艱難。其繫戀彌苦。今一名一物。躬自經營。莫非以心血換易而得之。而竹軒亦無子。年且六十。慨然語其友。天河生曰。人生相與。聯屬者。曰恩。曰義。曰情。三者皆備。莫重於父母。而次即子孫。吾昔有弟之子。其與我也交相愛。交相愛則三者至矣。不幸而又妖。將來嗣我後者。其能如我之承我先乎。天河生曰。竹軒近為南滙校官。其前任陳君桂伯者。有孫而無子。遊幕於外。無以為家。而桂伯一棺浮厝南邑。雨淋日炙者數年。竹軒函招陳孫至。贈以資斧。祭告桂伯墓。買舟而返其棺。甚盛舉也。棄產一節。為家庭最難處之事。而委曲求全。恩義兼盡。若此。可不謂難哉。雖然。語今人以孰為恩。孰為義。孰為情。茫然者多矣。吾懼夫茫然者其更多矣。

異物

上海僅一隅地。而南北異物。遠莫能致者皆備。癸酉三月赴滬。見麋鹿金錢豹白鸚鵡鴛鴦孔雀數種。後一月廣東荔支上市。雖已三四日。而紅羅玉液色香味猶冠他果。再後則北地葡萄。南中橙橘。無不鮮潤如新。予詠荔支句云。自有雙輪來碧海。不煩一騎走紅塵。其使速可喜也。此外草木魚鳥。及外洋果品。奇形詭狀者尚多。即詢得其名。亦難以中國文字紀也。

大理

戊辰山東擒寇殲辛未陝甘回匪靖癸酉雲南大理平。或蹙之海濱長圍以困之或擠之邊外痛勦以威之而大理介在西陲歷年更久。岑中丞率提督楊玉科等次第規取克奏膚功。塞海其從此鏡清乎。先是賊首杜文秀者初由廩生捐職訓導本無叛志。咸豐初激江回民小有蠢動某制軍聽信游擊施應貴言盡殺省城良回以防內應。於是附郭游匪託名復讎擁文秀別樹一幟占據大理府城自擬南越趙陀盡守滇西八郡練兵養士招集流亡幾成竊踞之勢。大理為迤西總會。有蒼山洱海之雄通緬甸木邦之利。蓋負固不服者十有八年。及至窮蹙將自盡經賊黨縛獻正法。滇右始平。溯其兆亂之初祇因一二長吏輕聽妄殺貽害遂至於今。昔林文忠公之撫滇也祇分良莠不分漢回而回民悅服。由疆亦然。後之撫斯土者其知所從事哉。

世德錄

揚州符南樵孝廉與予兄弟交最久。故知其家世特詳。為作黃氏世德錄。將徵當代詩文以光譜牒。未及刊行而南樵卒。錄其略云。黃氏之先為皖南著姓。聚族於黃山。當明中葉分支遷蘇州。再徙淮陰。累世讀書。科名相望。七傳而至荆玉公。為明季諸生。嘗如廁。見有遺棄金

數百兩待其人至。檢還之。乃鬻產以救父者。願奉金若干為謝。固卻去。晚歲騎驢出近郊。驢伏地不肯起。有老人指而言曰。英師謂此地頗吉。燃燈置塊上。雖大風不滅。試之。良信。主人以缺貲故。願售於公。公曰。吾聞吉凶在心。不在地。強而後受之。即今荆王公墓也。又兩傳而至循度公。是為叔丹昆仲高祖父。循度公生四子。兩舉孝廉。而仲子運符公。諱泰交。以名進士。不仕家居。性澹定。有特識。所居樓曰倚月。月夕花晨。命僑傭侶。尊酒言笑於其上。嘗著四先論以自儆。其一曰。立身以清白為先。清之道在於澄。白之道在於著。澄在於所止。有定著在於嚴絕其不潔之物。而不使蒙於身。嗚乎精矣。惟公實足以副之。公之季子守愚公。諱廷楹。醇篤尚風義。與兄翹國孝廉愛敬交至。乾隆中赴試金陵。同舟生患瘡毒甚。眾畏傳染。皆避去。公曰。始約而中棄之。不義。病而失養。必死。不仁。失義與仁。何以友為。獨視湯藥調飲食。早暮不離。卒亦不染。甫至家而同舟生卒。公坐廳事假寐。望見某生衣冠至。徑入後堂。而家人報公次子少霞公生。少霞公生而至孝。居守愚公喪。支離骨立。性嚴厲。或遇盛怒。一聞母聲。則溫霽而進。既以親年老棄官歸。母病畏擾。則解屨戶外。膝行至榻前。問安視膳。衣不解帶者數十日。而公弟斗南先生。諱以奭。天河尊人也。性亦孝友。為母氏所鍾愛。家人不得於母。必宛曲解釋而後安。伯嫂早寡。先生尤敬事之。雖受責讓弗校也。嘗以正語規鄉人某。不

聽先生言愈切直。某由是不理於口。銜先生甚深。友人某將有遠行。而資斧不足。典衣質劍以應之。絕口不一言。方是時。守愚公配陳太宜人八十在堂。少霞公昆仲上事壽母。下率子姓讀書。皆成名。諸生內外數十人。矩法秩然。為時宗仰。自太宜人卒。公與斗南先生哀毀思慕。三年之中。先後繼沒。子姓俱慷慨尚意氣。輕財物。不善治生人產。於是黃氏漸偃蹇。替於前人矣。斗南先生生三子。長曰振淮。字月清。個儻有大志。中年落拓。遇賊不屈。殉難於揚州。事見遼墨市。月清從弟叔丹。名振墀。少霞公第三子也。母病刲左臂肉血淋漓。以右手滌淨私烹以進。創大如掌。雖盛暑不去裏衣。或有問者。曰。少患難疽耳。父母卒。歲時掃墓。遠望輒號泣不自勝。晚好宋儒書。研求精奧。與兄仲勤弟叔達以古義相切磋。而待其從弟天河尤極友愛云。噫。黃氏昆仲。韜光隱曜。雖不振然。觀其淳承先德。鄙夷塵俗。視夫世之趨時榮而薄內行者。益亦異矣。抑吾聞天河從堂弟小洲家故貧。甫冠食廩餼。叔徒奉母。膳養啜菽。年幾三十不能娶。後以哭母故嘔血而亡。潛師學使聞之。皆為歎息。何黃氏善士之多也。抑自荆王公以來。風義孝友。代有聞人。即異地隔時聞者。且猶興起。況同在宗族之間哉。江都通家子侍

徐森壩
首填諱

金壺戲墨卷一

鉢池山農著

蠃卦

蠃味之美人所同嗜。獨金華陸少癸嗜之尤甚。且食且贊。而先生玉山頽矣。同人或笑之。少癸曰。吾之嗜蠃猶未也。不及吾師。吾師食已不盥手。則納諸袖中。曰。留此餘香。以待衾窩臭玩也。予嘗戲作蠃卦曰。蠃元亨。利用剝。黃中通理。至於九月有凶。象曰。蠃解也。元亨。元而光也。利用剝。其色黃也。中通而理。內柔而外剛也。至於九月有凶。命不長也。象曰。得蠃以解。蠃君子以橫行天下。初九。斷竹于河。利用火。先甲後甲。朋來吉。象曰。斷竹朋來。火一星也。六二。入于獲。其行郭索。象曰。其行郭索。聲不可聽也。九三。飲酒濡手。東鄰取雄。西鄰得雌。凶。象曰。取雄得雌。人各有心也。九四。解其整。利用小斧。象曰。利用小斧。去甲兵也。六五。解其腹。大美在中。去黃大吉。象曰。在中之美。易重一勛也。上九。斷股折足。食我童僕。貞吝。象曰。斷股之吝。其味腥也。

食鼈

某制府與河帥某公同年。又同官江南。甚相得。一日。閤工至浦上。河帥觴之。食次進鼈。益取

其小者烹調盡美。制府以為佳。河帥曰：此亦江南一品。制府曰：不及江魚。祇可第二。然殺之可惜。是物頗知水性也。彼此相謔而吐屬渾然。故妙。

富貴

富室女嫁至夫家。初見竈突。問老嫗曰：屋上高起大許。縷縷出煙者何也？嫗曰：此有饌所自熟也。女曰：置之煙火中。不慮熏灼氣耶？聞者皆笑。又某太守滿洲世族。生而貴盛。會府試發榜遲緩。吏白：童生中寒士居多。登芥艱難。請幕中閱文從速。太守曰：何不傳語諸童。遣與夫庖人先歸。

新臺

河督某公閱工至王營。諸廳咸侍。有婦人訴稱夫為千總。性好爬灰。虐待妻子等語。傍舟大呼巡捕官呵斥而去。某公不解所謂。詢諸廳官。皆以其事甚褻。難於措詞。內有捐班一人遽言翁媳二字。意將疏解其故。獨裡河同知于君曰：此無他。即新臺故事耳。某公恍然。歸語幕友曰：居官當用讀書人。誠然。若質實言之。殊不雅馴矣。後以他事黜千總。

弔喪

住者某中丞之喪。同時夫人太夫人皆病。適有州縣四人方賭。葉子戲門者誤報撫憲夫人

故矣。四人者遽擲葉子曰。即往弔。趣呼與人甚急。已而他僕自外歸曰。故者太夫人。非夫人也。四人者即命幹僕往探。徐將葉子理清曰。竟此一局。往弔不為遲。探者返曰。太夫人危而復安。夫人以哭撫憲。故暈絕者再。實則撫憲自亡耳。四人曰。賭耳。誰有閒暇弔喪者。弔喪不如多贏金錢。作買酒資也。

改唐詩

客有懼內者。內怒。輒提耳使屈膝焉。或改唐詩嘲之曰。雲淡風輕近晚天。傍花隨柳跪牀前。時人不識予心苦。將謂偷閒學拜年。許會卿姊丈訪友書塾。不遇題其案上云。書塾問童子。言師喫茶去。只在此城中。雲遊不知處。又吳李二人同行。見一大脚婢。履聲橐橐而來。吳改春眠不覺曉。句云。春梅脚不小。處處聞他跑。李謂下二句何以易之。吳疑思久之曰。夜來雲雨聲。碧落知多少。則巧而傷雅矣。

牝牡

鶴以跡生。魚以思逐。鸞望而育。鷺視而胎。蝦蟆抱聲。鴻雁履影。鸕鷀口孕。鴟鵂目成。牝牡不淫。而神氣相感也。某邑訟蘭刑清。告期祇收十數詞。而姦拐搶醮居大半。感澤笑曰。利用之物有三。而三者皆足致禍。其原實出於一途。如百貨流通於錢。錢牝象也。舉世溺於孔。萬事

紀載以筆。筆壯象也。舉世畏其鋒。而牝牡之顯。肇爭訟者。無論已。誠使天地生人。削牝填牡。亦如魚鶴諸物之氣。感神交焉。則息事消禍也多矣。

稟辭

軍興以後。直省候補人多。缺少事稀。貧苦不堪言狀。一日有縣丞某。求見方伯。稟辭。號吏曰。非期也。不為通報。某曰。我有公事。不見則今日死於是矣。號吏大驚。白諸閭者而見之。方伯曰。君有何事。稟辭將何往。某曰。將往陰司。方伯亦說曰。何至於此。曰。某自到省。伺候大憲者。十數年矣。無缺無差。父母凍餓。兒女啼號。除死更無善策。又慮身死而大憲終不見知也。敢辭。方伯曰。勿爾。吾且贈君二十金。暫為餬口。以待差事。越三日。委以優差而去。

小東方翔

近有方姓字小東者二人。一官山東知府。一以縣令需次於蘇州。馬丈湘艇與小東太守故相識。而不知有縣令之小東也。他日客有語及小東者。馬喜曰。小東來乎。客曰。然。今寓某處。君識乎。馬曰。舊交也。別數年矣。遂與同往。而一見茫然。客指而語之曰。此小東也。君乃不相識乎。馬唯唯。私訝數年之別。即面目改易。不致懸絕若此。久之。主人乃笑曰。東方翔祇有一人。小東方恰有兩個。或者先生所識。彼一小東耳。始各恍然。同時又有方姓名世忠者。字少

韓其作書題跋。第云少韓世忠可與小東方朔作對也。因憶國初于清端公名成龍同時有同姓同名同官一省者。且官階同至節鉞。同以清直著。清端總督兩江時。成龍方牧通州。公知其能。特疏保薦。可知當時不避長官名字。若在今日。避之恐不速矣。即此亦見清端之賢也。

金山縣

蓬萊周韞山先生。初攝銅山篆。與天河夜遇於途。燈天半滅。與夫摩肩而過。各破其帷。彼此負氣不相下。周問何人。予亦曰。若是何人。左右曰。銅山縣。予應之曰。我乃金山縣。周粹然不悟。其以金勝銅之戲。匆匆慰藉而別。他日子客轅榆。周遷海州牧。每見詩詞。深加賞異。並屬按期作文。諄諄以砥礪科名相勗。談次偶及前事。周大笑曰。是乃罵成相識也。

讎鼠

方君小雲客平濟。大為鼠擾。舉火熏穴。汲水以灌之。設伏禽渠。鼠蹤乃絕。小雲作讎鼠文云。殺鼠殺鼠。汝罪難數。三日慣汝。惠我肯顧。遺汝一刀。送汝西土。西土西土。爰得汝所。予謂回教之殺鷄鶩也。每食必祝曰。非我也。夫夫為之也。夫既嗜食而殺矣。而又祝之。與小雲之讎鼠將同。

寫真

滄上某君善寫真。振振有名。予偶作行者子。披袈裟。跏趺坐蒲團上。質諸親朋。無以為肖者。因戲書曰。謂其似我耶。我面不如是之長。謂其不似我耶。而畫者甚狂。惟改面以就象兮。庶兩盡而無傷。面兮面兮。心不可見兮。汝不妨於變兮。

面具

友人洪某。短小精幹。善於周旋。廣衆之間。因人改色。里人謂其滿腰假面具。每見一人。隨取一具帶之。雖一日之內。一室之間。所遇貴賤貧富。或至數十人。而洪君面具。時時不同也。

矮射

或云矮射二字。古人必互錯。矮有委矢之義。當解如射。射有寸身之象。當解如矮。

算賞

西人懸五百金之賞。以算法試人。其法以法馬十九件。合成五十二萬四千二百八十七之數。任人錯舉一數。彼如其數取法馬應之。自一二十百以至五十二萬有奇。無一不備。而不出十九法馬之中。時往來門外者。低目垂首。心口自計。人人思得五百金。而不得其故。有皖南王君者。徑詣西人所。趣令付金。曰。祇值一字而已。西人問何字。王於手心書一悟字示之。

西人默然付金而去。

巧對

殿試三甲者。賜同進士出身。某太史以三甲庶常散館授檢討。最惡人稱此六字。一日有同年某新納姬人。太史往賀。某適他往。姬人方洗足。太史出遇某於途。笑謂之曰。今日有一佳語能屬對乎。某叩其辭。則曰。看如夫人洗脚。某即應聲曰。賜同進士出身。太史默然而別。楊稚虹曰。人不可有所忌。我忌之人偏觸之。此對之巧。抑太史自取譏耳。

天青緞

段廉訪初官浙中知縣。累擢按察使。勤於為治。深得民心。陳臬時。微行酒樓茶肆間。緝訪奸究。遠近稱神。民赴州縣訟者。或累數十日不得一決。廉訪得狀。即鞠問。判訖釋去。案無留牘。百姓感之。稱曰。段青天。及杭州初陷。倉猝出城。將軍留之。不可。曰。同困城中。無益。不如出而圖之。猶可為恢復計也。百姓不知其意。遽改其稱。為天青緞。以譏之。

炊飯太守

洪賊之初陷杭州也。有候補府者。著短衣。躡敝屣。將行被執。賊問何為。詭曰。炊飯。賊曰。善。即使炊飯。而守故紉袴子。不諳烹庖。乃密使蒼頭代役。而太守獻之。及張提軍克復杭城。官吏

多亡去。即檄炊飯太守攝某篆。守感蒼頭惠。令其司閭。而苦不識字。復為置一明黠小僮代司文書出入。阿堵物一歸蒼頭焉。同時有觀察某。伏匿堂額上。賊至。戰栗墮地。問何為。曰種菜賊。即使種菜。已而備兵嘉湖。時謂之種菜觀察。

長毛

洪賊之亂。富民窖金於室。及歸而金已無存。或戲作詩云。兵戈離亂亦天災。私喜回家有暗財。駭問何人開地窖。長毛去後短毛來。捻匪之亂。某鎮軍防守淮西。大搜民間難鴟。或戲作詩云。風捲塵沙戰氣高。窮民香火拜弓刀。將軍別有如山令。不殺長毛殺扁毛。

讓妻

嘉興某甲妻美而能生。一女方五六齡。洪賊之亂。甲被虜。而妻女逸出。至王店。敝衣垢面。雖乞丐中。適遇鄰人某乙者。憐而養之。居既久。甲婦不安。欲辭去。乙曰。毋。吾亦有妻子。陷城中。吾之留汝。亦冀吾妻幸而逸出。亦或有留養如我者耳。婦感且泣。為之執烹飪司鍼黹。而以甲之女為乙女焉。又久之。婦終不自安。來問言曰。君之妻子。既不見歸。吾以鄰人婦。贅居於此。雖曰無他人言。將不吾信。念因亂離而得婦者多矣。不如以妾事君。妾既可以報收養之惠。君又不必避瓜李之嫌。他日某甲若歸。令其別娶。若君妻竟返。妾願居婢媼之班也。乙曰。

惡。是何言與。吾之留汝。救汝難也。若竟私汝。乘汝危也。執不可。婦遂不强。他日賊退。甲至王店。知其事。踵門見之。曰。君惠不可忘也。妻女非君。何以至今日。今日之事。君自有之。我將別圖矣。乙大駭。曰。是疑我也。我以故人妻女。曾無絲毫苟且。今若此。何以明我心。甲乙交讓。久之。其妻乃曰。是何不合。兩家為一乎。君無婦而有婦。妾失夫而得夫。計莫如公之便。甲乙從之。自是同力合作。乙既大有所獲。甲亦稍可自存。數年後。始別居焉。或曰。異哉。甲婦調停之說也。昔有父母為女相攸者。西家富而子貌寢。東子美而家道貧。游移久之。決計於女。女曰。是不難。東家宿。西家餐耳。是即申婦之訣也。得此訣。而天下無難事矣。

游戲詩

東台錢君冠邑諸生。好作游戲詩。老而彌趣。時有城守營十總。新加守備銜。揚揚得意。語錢云。君敏於詩。我以西廂注非法。出精句為題。能口占一章乎。錢曰。詩不足言。幸勿見怪。十總諾之。錢即云。旅館蕭蕭客思單。布衾不耐五更寒。可憐十指承消乏。手掌風流手背閒。又有陰陽學乘興候客。適至福堂和尚處。與錢相遇。錢目之云。補褂天青拜福堂。居然也要學官場。問他品級居何等。一半陰來一半陽。

六郎

東邑有秀才行六者。出入官場。騎其鄉黨。錢刺以詩云。走過官場已二回。六郎滿面笑容堆。才叨縣令生辰酒。又舉分司上匾杯。衣服假來長短窄。語言拖出矣焉哉。年家帖子須珍重。多少黃緣博得來。又六郎鄉人某家故貧。衣食不給。及得庫書後。多金而豪。遽忘故態。錢刺以詩云。雪大風狂凍又堅。布袍一領並無棉。自從接管田房稅。天鼠裘披八月天。

三元宮

東邑三里橋。為妓船聚泊之所。臨河有僧寺。曰三元宮。僧某。年少善歌。工絲竹。好着紅袖襖。時時與諸妓往來。邑士惡之。稟請驅逐。時有名妓朱有才者。與縣官有故。僧乃浼朱說項。竟將差票吊銷。錢詩所謂諸公何必遞公呈。議論三年總不成也。又云。喜穿衲襖惡袈裟。紅袖臨風艷似花。不誦法華歌小曲。禪床趺坐撥琵琶。不怕沉淪欲海波。庵門排列妓船多。僧家此福難消受。姊妹同聲喚阿哥。友人楊竹軒云。錢作此詩。大書張之庵門。不待驅逐而逃矣。

孫生

軍興以後。州縣重用董事。地愈僻。則董事愈大。或巡典而自稱官族。或生監而居然世家。其所見者小也。聞中同舍孫生。以父兄董治公事。得與邑令往來。氣高而言大。夢中屬聽。可憫可嗤。忽得罪於亳州先生。努目一叱。老拳將施。同人力為排解。乃止。嗚乎。一勺之水。注之蹶淞。

之中滿而四溢。遂以為地不能容。豈不令后土坤輿埋冤無既哉。

尾號

閨中尾號臭穢難堪。雖詛咒罵詈。而遺溺者不顧也。獨某君書紙粘壁上。凡褻裳提袴。迫欲遺溺而往者。一見此紙。莫不避往廁中。衆皆異之。不知其所書何語。所畫何符。而人人遵照如是也。好事者試往窺之。則大書云。有人於此大便者。我必於其大便之處而小便之。有人於此小便者。我必於其室中小便之處而亦小便之。無不狂笑而去。

老爺

林君頌變言其鄉人初捐監生。元旦出謁鄰里。歸妻問何往。曰。候故舊耳。妻曰。渠等小百姓拜他何為。又一人援例得職銜。章服而出。回顧其僕曰。此後勿稱相公。須稱我為老爺。僕不聽。某正色曰。我不與汝戲言。汝不稱自家罪過。

楚漢

頌變又言某富室。請兩西席。一老一少。異塾而同餐。供膳中遇有燉蛋。老者必舉箸分半。劃之曰。楚河漢界。示之不得侵越也。少年既食其半。又從碗底挖入十去七八。老者覺之。致相口角。少年曰。君自言楚河漢界。難道象棋盤不許卒子渡河耶。

贈聯

贈妓聯語多以名字屬對。須自然生動為佳。相傳周明府沐潤有贈如意一聯云。都道我不如歸去。試問卿於意云何。長洲陶邑孫茂才。贈十全云。十分窈窕花應妒。全是聰明月不知。又秀卿云。由來秀骨皆仙骨。或者卿心似我心。又某贈富金云。我富文章卿富艷。兼金聲價斷金情。均極秀倩。

蝴蝶會

友人小聚。各出酒一壺。有一碟。謂之蝴蝶會。一日稚虹味孫作此會。而馬君湘艇大醉。馬與少葵為老友。時時相謔。是日幾奮老拳。稚虹戲作賀新涼詞嘲之云。酒綠燈紅夜。恰招來二三知己。傳盃夜話。吸盡西江斟北斗。狂興如潮而瀉。更拚戰譁然振瓦。獨有伏浪毫氣湧。擲銀壺飛舞從天下。驚鴻子魂兒怕。壯懷壓倒甘興霸。猛然間朱顏改變。風雲叱咤。醉語模糊。渾不辨。到底是真是假。可是學灌夫謾罵。縱酒無非行樂事。又何須奮臂揮拳打蝴蝶會。從今罷。

木蛋

吾邑吳氏以雞鴨蛋行致富。行中積蛋不知其幾億萬也。而月終盤計。必少數百枚。既而旬

日計之無不少者。主人疑為司事竊取。司事者不甘。早暮伺之。見有蛇長數丈。身圍如盤。高踞梁上。而下垂其頭。以吸蛋。相距尺許。蛋即自升而上。既吸十數枚。則環蟠柱間。力束其身。以破蛋。如是而一餐畢矣。既而又至。亦如之。司事恍然曰。吾日受主人冤賊。乃在汝。吾必有以報汝矣。乃取堅木。削為卵狀若干。置之筐中。而以雞子覆其上。明日蛇至。如前吸取。雞子與木卵相間而入。吸畢。環柱蟠束亦如故。而愈束愈緊。尾左右揮掃。若有甚不適者。久之直竄庭中。旋滾不已。吳之宅畔有隙地。百草叢生。蛇又竄入草間。自起自落。踴躍傾跌。上下以數尺許。而木卵不可化矣。如是者歷三晝夜。乃死。司事者招主人至。剗刀蛇腹。得木卵。乃言其始終。以自白云。或曰。蛇所躍處。必有化骨草焉。藏之可以濟人。其後鄰人有骨鯁者。乞而服之。果驗。惜乎化骨者不能化木。則蛇之愚也。天河生曰。老鴉能盜蛋。啣之而飛。啄之以哺子。傭媼徐氏親見之。鼠之竊蛋也。仰而抱之。別一鼠啣其尾。倒曳而歸。噫嘻。奴婢過此。何以自明哉。

教官曲

文章游戲載司嘲司慰二曲。嘉善謝君仿其調為廣文寫照。一抑一揚。描摩盡致。予為點綴一二節錄於此。想個中人讀之。必當忍然慚。啞然笑也。教官嘲云。只因閒曹。埋沒英豪。壯懷

都向此中消。枉才高氣高。想當年指望功名早。到而今低飛倦似投林鳥。要解得一壺清況。怎般熬。聽先生自表。北辭燕子認新巢。講舍三間沒秋草。說衙門清淡。也要心操。最怕那刁學書賣弄蹊蹺。那窮門斗橫貪錢鈔。急公文細看多顛倒。免不得燈前改稿。南畫府城路不遙。謁太尊同寅共約。趨公敢憚勞。迎學憲排列站著。受用些四更門外寒風峭。兩邊檐下秋陽燦。直要等糊貼封條。挨查坐號。南歸敲聲轟。發案忙飛報。新進的填冊喧囂。我只道來執。難何須計較。他却要算飛蛛細與推敲。不是報瓊瑤。投木桃。無情物不值鴻毛。竟似闌闌場中書欠票。直至累月經年。票不銷。還與你爭論多少。北四空嗟悼。空嗟悼。儒冠誤。纔知道。徒縈擾。徒縈擾。囊金盡歸休好。旁人誚家人笑。說甚麼俸滿遷超。才優舉保。南雙半生蛩負何時了。問少年同學幾輩上雲霄。這便是老教官的行樂圖兒。細細瞧。又教官慰云。科第傳家不羨豪華。一官原是舊生涯。得安閒便佳。利名場那有此兒暇。從今做個悠游者。莫道是廣文官冷動嗟呀。再平情細話。北解要算運途嘉。不羨鳴琴更高雅。想簿書錢穀事。亂如麻。可有那幹差員火速行查。那嚴憲札星馳催下。從來宦海風波大。俺只裏心寬不怕。南畫撫臺的威嚴洞察。學臺的品望清華。只教你叉手三躬同坐下。好男兒一膝由來不屈他。北喜幸莽紅塵飛不到開門下。竹院裡翠蓋陰遮。誰與你排隊仗。左書右畫。誰給你伺傳呼。夜月

朝花正是豆含葩。笋吐芽。先生饌品。味清佳。儘好隨意留賓。同下榻。只要寒士歡顏。顧不奢也。算是萬間廣廈。北子四多休暇。多休暇。忙甚麼。朝和夜。誰傾軋。管甚麼。真和假。忘機詐。堪瀟灑。愛你個日暮年華。風流儒雅。南子雙無榮無辱。無牽挂。看手栽桃李。樹樹盡開花。只是老教官的安樂窩兒。晚境佳。北子廣文為外省。清高之職。近則老病偃蹇。頽然自放。者居之。英年志士不屑也。然而貧賤逼人。科名誤我。雞肋雖無味。得不俯首甘之乎。宜乎食肉者之不以正眼視也。

未入

官職卑高不足較。獨官卑而昂然自大者。甚可厭也。曩見一絕云。大艦我我擁上游。跟班豪僕亦輕裘。旁人細看燈旗字。分發杭州未入流。

撞車

有貴公子駕車出遊者。策馬馳驅。自矜便捷。適與五套大車相撞擊。公子顛踣於車前。因挾父兄勢。控諸縣官。官廉得其情。謂之曰。大車果撞小車。公子當仆於後。今公子仆於前。是小車撞大車也。罰令出貲為賈人修車費。公子無以辨。慚忿而歸。

琵琶

人清各有所好。好之深者。壹志專精。雖亡身破家而不悔。所謂癖也。賀君少樓。謂松江何某。好琵琶。少遇不如意事。無以解憂。惟聽琵琶聲。則志趣怡然。神采煥發。始而延訪名手。不遠數百里求之。或館於家。或往受教。如是者有年。藝既成。遇有同善此技者。約期高會。備酒延賭采幣。以校高下。如是者又有年。既而造詣益工。遠近稱善。乃集游手子弟。凡箏笛檀板胡琴羯鼓之屬。座上常滿。飲饌皆何供之。寢饋於管絃絲竹之間。未及數年。負郭田千畝。盡歸他人。中年窮病幾死。猶指琵琶屬其妻子曰。我死必以為殉。

遣嫁

詩有似戲而本色入情者。東台某翁有愛女。遣嫁日。口占一詩送之云。汝今十七去從夫。幾句良言要聽吾。比似兄弟和妯娌。如同父母事翁姑。重重姍姍原非偶。薄薄粧奩勝似無。一做人家賢媳婦。千金難買此稱呼。較之老妻畫至一律。尤覺懇摯。

袁癡

袁癡者。不知何許人。或曰。國初時文名家也。性好游戲。多惡作劇。一友相距十里許。遣傭送信與袁。袁立於門。傭不識。問是袁癡家否。袁應之。取信而入。即以布包一巨石。令其返報曰。此要物。途中切勿息肩。恐致觸損。其人忍重負歸。友人啟之內。有一紙云。來人無知。呼我袁

疑無法可施。以石治之。一日鄰廟演劇。眷屬欲往觀。又有親串女客。禁不能止。乃盛有饌。重鹹味。各勸飽餐。多飲以茶。觀劇未半。女眷欲旋。袁堅留之。不令去。曰。人衆氣雜。宜聞鼻煙。已而噴嚏一聲。泉流滿地矣。嗣是不敢復觀劇。其他隨時狡獪多類此。或曰。吾郡古君所為也。

鼻壺

浙江某觀察。北人。一日上院。忘攜鼻壺。命僕還取之。僕南人。誤為便壺。良久取至。藏於身後。逡巡不敢遽呈。某作京語曰。鼻壺來未。僕曰。來矣。曰。何不將來。曰。衆中不雅。某怒叱之。僕乃雙手捧呈。曰。便壺在此。合坐為之大笑。

[illegible]

金壺醉墨 即醉言

鉢池黃鈞宰天河著

推測家謂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率天下之人作奸犯科肆無忌憚者。自此言始矣。天氣也。氣涵於土。發皇於萬物。而噓吸融合於人。自地而上。至於無所至極。莫非氣。即莫非天也。人在天中。天在人心。故地與天之分。其間不能以髮。

萬物生於垢。樹穀糞治。化蟲溼蒸。胎卵之屬。精始血成。潰腐污穢。積氣之門。故精潔者薄。靈巧者鑿。君子杵穀而食。翦錦而衣。斧木鎔金而器。故曰不垢不生。不敗不成。

氣積於兩間。宣於萬物。而流行於人。平世之人。其氣舒。舒則和。和則淫。淫則偏。偏則有勝有不足。不足則屈。屈則伏。伏久則發。故貴者恃權。富者恃錢。能者恃言。權強欺弱。錢眾欺貧。言巧欺拙。凌之若暴。正也。虐之若暴。順也。凌虐而沒於氣。為怨。凌虐而深於氣。為冤。將雨則虹。積寶則光。山嵐水溼。為癘為瘴。怨與冤氣。屈伏積壓。其發也。恒見於兵。兵興而後。以弱死強。以貧暴富。以拙害巧。是故謂之反。

獵者不見水。漁者不見山。山非不高。水非不深。意不屬。不知其大。無所取給。不慕其尊也。廣漠之地。泯然無榮枯。幽玄之都。寂然無生死。故木枯於方榮。人死於初生。

帥衆人而趨已事。衆人樂成之。謀已事於一人。則囁然不欲盡辭矣。故人可用不可恃。用人者成恃人者敗。言乎先發之難也。

或問史稱漢高為龍種。宋祖之生。異香滿室。於事有之乎。天河生曰。然有之。然史臣之好誕實甚。何必帝王為異人任哉。夫屏棄耳目。觀人深際者。千中之一二。餘則夢矣。懷抱偉岸。擇主而事者。萬中之一二。餘則流矣。奮起角逐。智勇相尚者。億兆中之一二。餘則什矣。且夫暑行者必爭陰。饑處者不擇炊。趨聲響景。舉世同規。傑出者如彼。附和者如此。豪俊餌之枯朽。羅之義餌。仁羅陽縱陰擒。極人之量。天地從心。何必帝王為異人任哉。

人博博。天博人博者一博。而為盧為雉。聽其自轉。不能預推焉。天固不知人之盧與雉也。人自為之也。

天地以氣食人。萬物以體食人。人以心食人。故天地之間。互相食。互相食。故化行。食於人而不思所以食人者。必死於滿。

何謂賢。制欲而已。何謂不肖。縱欲而已。縱欲順而易。制欲逆而難。積難成貴。士女一也。遂有美女。或以財色挑之。其女歸而泣。三日不輟。以為非義之緣。輕侮之辱。自愛者不受也。無故而以非義挑士。夫得不謂之輕且辱乎。不惟受之。又從而招之。士多金以為才。女多男以為

富。

水吾血。石吾骨。土吾肉。風雷吾耳。日月吾目也。萬物吾心。人吾手足也。君子以人才濟萬物。猶以手足藩心。

金玉生於山。竹箭木石禽鳥屬焉。珠寶生於水。魚鼈蚌蛤屬焉。五穀生於地。果蓏蔬菜羊豕之類屬焉。邦治之世。取之有節。食之有時。生齒繁蕃。搜採失度。則造物不能給。故五年一小災。十年一大災。百年之間。必有兵燹。兵燹作而耕地者荒。採山網水者廢。是乃天之所以息地力也。洞虛先生與本土說鬼。爭論有無。相持不決。訟於天河。生曰。皆是也。氣麗於質。人葆其身。質亡氣聚。魂魄微存。氣質俱散。死鬼死人。是故忠義節烈。正氣常伸。鬼之大者。其名曰神。思婦怨女。纏綿鬱結。是曰情鬼。寸心不滅。才士文人。賁志塵埃。是為靈鬼。清虛往來。亦有冤魄。勢力不濟。含悲如憤。陰風淒淒。短折之徒。逞山奪理。取精賦強。是為厲鬼。耳目所及。稗乘所陳。恠怵離奇。盡此數種。未聞有精神耗竭。心氣銷亡。猶能兆影塵寰。表形暮夜者也。

東鄰殺羊。美酒膏粱。西鄰呌糠。潤喉無漿。問予如何。中墮其牆。

見寇而治寇。不如聞寇而恤民。譬若救火者然。救火者徒撲已火之火。而火終不止。不如急

溼未火之屋而火不能延也。

老子云。齒剛則折。久存者古。感澤云。肉腐而寒。其骨獨完。未可相非也。

夏客見羊而笑曰。若不患暑何也。六月披裘。感澤曰。是羊之身。猶君之首。君知暑之不暑其首。則知羊之不暑其身矣。時人謂之夏客笑羊。

水族食其類。人食非類。故天地貴人。天地知魚鼈以類相食。故鱗甲其體。而人則柔之。若使水族而人其體也者。則水無族矣。

為人而求標異於人。是自棄於人也。人則何異哉。乙丐與我同耳。與我同體。而不與我同性者。其膺人乎。思其所以異於膺人者可矣。

萬物窮於所不能之事。天必有所予。以濟之。非獨傳之。異授之。角也。故人無窮於天地者。其終窮者。其自窮者也。

人生無因果。鬼神無感應。時運至。相無憑。一言以蔽之曰。氣而已矣。作善者其氣舒。故祥和光大者。應之作惡者。其氣慘。故幽沮怙失者。叢之下。士觀形。中士信因。上士審氣。氣也者。大人之交。理數之滙也。

人非牛不殺。不殺不生。人生而牛殺。是牛生人以自殺也。人非牛不生。不生不行。殺牛而食。

其肉。是人行於牛。而以殺報之也。牛生以力食人。死又以肉食人。當其食肉則思穀。食穀則思牛。其欲咽而不能下乎。

同目異視。同耳異聽。不可強也。強天下之人。而曰必與我同。是之謂瞽聵。

敬老同而事親加孝。恤幼同而愛子加慈。反目者無宿仇。閭閻者無外侮。人情之私也。王者即以天下之私。合而成一人之公。如是焉足矣。故曰私情者。聖世之大公也。人欲者。天理之極則也。非縱情逞欲之謂也。

醫家以臟腑分配五行。牽強之甚者也。腎水何以尅心。心火豈能生胃。語云。人身一小天地。脾胃地也。發生之原。重濁者歸焉。肺為華蓋。天也。涵覆之象。輕清者運焉。而心主為人。若夫肝為陽中之陰。風雷之烈。根於后土。故肝主動主怒。而與脾同色。腎為陰中之陽。河嶽之精。上為星漢。故腎主智主靜。而與肺同源。人生於胃。死於心。息心衛生。思過半矣。

廣田園。遷職位。於人無與也。然而淺者矜焉。人猶舟也。勢位富厚。其運載之物也。體大者不驚。量狹者易溢。溢則傾。傾則覆矣。

器之成於人者。先敗之。琢玉雕木皆然也。麥之為醬也。豆之為豉也。秫之為酒也。蒸而熟之。又從而覆之。使之霉爛敗壞。敗之又敗。而大美呈焉。故物有成而敗。有敗而敗。有敗而終敗。

是棄材也。

日爲月兔。道家之說。烏喻雞也。日位於卯。卯含酉象。故雞嘗感日而鳴。月位於酉。酉孕卯精。故兔則感月而拜。物生於冬。榮於春。竭於夏。死於秋。人所見爲生。非其所以生。所指爲死。非其所以死。隕木也。蟄蟲也。生氣之密於性也。夫人之隕。亦蟄其性焉可也。

天河生夜行荒山中。或泣於途。召而問之曰。吾有至寶。可以辟水火。而人不知也。吾不欲自炫。以丐人之知。懼天地之精氣沈滅而不顯。斯人日即於水火而莫之脫也。情不可忍。世不可干。時不可待。吾是以悲。生曰。寶何在。逡巡而退。屹立而不言。明日跡之。有石如人。天河生知其璞也。亦泣而遷。

時無災祥。金木土石無怪異。萬事無命無數。庸衆具人。中材因人。傑士盡人。知人之貴。然後不讓能於天地。不受命於鬼神。

天之生人。同其所同。不同其所不同。譬如舍日就火。而曰吾以求明。不得謂就火非明。聚蚊成雷。集蠅於鼓。矜耳者震矣。

目眸不盈數分。立乎曠野。而天地在宥。交睫焉則化矣。吾不知目自象生。與象自目生。與目瞑則象忘。心瞑則目忘。天地瞑則心忘。心忘然後萬物生。

善治邑者御氣。其次審幾。理象為下。象者治亂之已著者也。幾者將動者也。氣者未形者也。御氣奈何。亂則從民欲。治則節民欲。

貧不矜儉。賤不矜勞。分也。耕不相饋米。織不相饋絲。固有之也。仕多金。士多才。分也。固有之也。越人與吳人訟。吳人來告。理正於越。明日忘其辭。越人復來。駸駸乎說之勝於吳也。理無兩勝。聽無二聽。先後異軌。故奕者爭先。

生物萬類。充積寰區。窟宅攸分。常異斯判。故習聞者狎。猝見者驚。明哲之徒。胸羅萬有。變怪紛出。視為故常。如是而天下無復可驚之事。身植於地。地託於虛。星隕山崩。淵傾土陷。君子知孩提老耄。天壽無常。故怪石嶢嶢。驚濤澎湃。寸心坦蕩。萬象和平。如是而天下無復可懼之事。治水導源。拔木窮本。君子信其所信。疑其所疑。如是而天下無復可慮之事。三者既絕。而吾心定焉。心定而識明。識明而才練。是故成大事者必靜。知定理者必閒。

天地賞罰。賦於命。帝王賞罰。存乎遇。衆人賞罰。託諸名。命即其身。遇庇其子孫。名百世而不可更。是以君子遠命遺遇。而致慎乎名。

金銀珠玉。積精成寶。光氣發越。挾地燭天。故人得察而出焉。夫寶之在地也。重泉錮之。累石封之。且猶不能秘。況於人之室室乎。

物類無錢刀而生不苦餒羽毛鱗甲無衣飾而冬不苦寒人之有寒衣寒之人之有餒錢餒之也。

持梁而處羹膾即魮羽也。贖貨自殖金玉皆砒石也。雞肋一寸敵帶千金其不忍決然捨去者守故之失也。前領後溪中迫虎狼舍命求免轉獲康莊自奮之力也。善乎宗子之言曰行莫悲於依人依人而食者貧依人而行者賤貧可為也賤不可為也故君子貴自立。

火之炎上以求直也觸氣而偏水之就下以求平也依形而陷故能使形氣無偏陷則火直而水平而人無惑於天地矣。

火性陰以趨陽而炎水性陽以就陰而潤無陰陽則水火駢。

宗子述其鄉人恃強凌弱慨然歎人事之變焉。天河生曰不然人或譏罵菩薩指首金剛此非世情之殊努目低眉所自取也。夜行遇犬即立避之其相偏甚愈俯首拾具若將搏擊而前則搖尾而竄矣。

宗子又言趨避禍福之報。天河生曰夫何為哉。捕魚者設網中流而已持竹環而擾之魚為所驚爭就安逸之所不知其入於罟矣。求樂得苦避禍而反蹈之人世間事固不可以智力爭乎。鯨魚暴鱗於白日之中燭天耀海螺蚌之即綾羅被光為鯨鯢不為螺蚌可也。欲螺蚌

之皆如鯨鯢不能也。故士不舍己從人。亦不强人就己。

人生以中年為則。遇此有子弟之奉。未至則侍養於父兄。盡一人之力。勤入儉出。歲獲百金。數口之家。免於凍餒。數口者。各勤所事。可以贍給。嫺親嫺親。苟安恤。及覺獨故。一人力作。而家道興。比戶敦睦。而鄉俗厚。合省會郡縣。無有聞民惰士而天下安矣。

犀貴角。麝貴膽。鴛貴尾。蠃貴珠。貂貴毛。蠶貴絲。螭貴甲。孔雀貴翠。蚌貴膽。然而犀麝諸物死矣。尾累虎。鼻累象。耳累狐。項足累鶴。鷺刺累蠅。絲累蛛。身累蛇。涎累蝸。甲累龜。鉗累蝦。蟬然而虎象諸物生矣。是故生於累死於貴。

善題時者必審幾。言語顏色舉止。毋虛發。毋妄投。毋有遺而不偏。周旋廣座。則注意精粹之間。密通權門。則投契神明之地。是故將銑以言。精吾聽。將餌以色。審吾觀。言不猝施。色不遽動。此之謂二將。諷畏人恥。寓諂於莊。諛畏人嗤。託諛於直。懼畏人鄙。寄瞻於莊。此之謂三寓。探其意而先發之。以示敏。試其識而故反之。以示愚。投其好而巧合之。以示智。攻其短而曲護之。以示惠。動其驚而緩承之。以示閒。此之謂五逆。夫敬人之父。不如譽人子。勗人之弟。不如憂人妻。善詞翰者與言文。好馬劍者與言武。逐聲色者與言動。耽泉石者與言靜。此之謂四逢。四逢五逆。二將三寓之術具。則雖之蠻貊而可行矣。然而君子以為勞也不為。

豁達之與放蕩。儉約之與吝嗇。謹慎之與拘牽。開默之與深險。周儻之與猥佻。慷慨之與浮靡。坦白之與巖野。鎮靜之與空疏。忠厚之與顛頂。精明之與刻薄。相似也。而背道如燕越。故觀形不如視神。視神不如察氣。豁達氣博。放蕩氣散。儉約氣固。吝嗇氣縮。謹慎氣定。拘牽氣滯。開默氣和。深險氣沈。周儻氣超。猥佻氣薄。慷慨氣豪。浮靡氣流。坦白氣真。粗野氣陋。鎮靜氣定。空疏氣蕩。忠厚氣寬。顛頂氣鈍。精明氣清。刻薄氣促。持此以相天下士。於擇交用人之道。思過半矣。

山林枯槁。猿鹿同群。顧盼管輅。希沾一命。於是有周彥倫。徐師川。盧藏用等。始終易轍之流。仕籍初通。隱漸釋散。俯首權要。乞引求援。於是有楊再思。趙師韋。許及之等。廉恥盡喪之輩。追夫職典樞密。位極人臣。覬覦宮廷。患得患失。於是有王莽。曹操。司馬懿等。肆行篡逆之徒。至於尊居九五。玉食萬方。壽命無權。宮車自殆。於是有秦皇。漢武。希志神仙之主。故當身依魏闕。慰職清華。視夫嶺表。崎嶇不可暫處。然而鄒浩。范純仁。蘇氏軾。轍之謫。無異登仙矣。素性疏放。習處宴安。視夫困頓。圉圉殆將求死。然而楊連沈。鍊。楊繼盛之獄。英聲正色。千載如生矣。故縱情則登諸雲霄。而不足。矢志則納諸鼎鑊。而皆甘。否泰固俄頃之事哉。

北人尚真樸。其失也野。南人尚文采。其失也浮。然耕稼躬親。不失為善類。金玉其外。無救於

中乾。故君子與其浮也。毋甯野。與其通也。毋甯介。與其媚也。毋甯死。而無所容。若夫內希材。藝之名。外襲矜夸之說。又所謂遺珠喪玉。僅存蚌腹者也。

美質之生。必有一相累之物。與為附麗。而始終之生於命。根於性。雖天地之力。不得而禁焉。故旱雲有風。良木有蠹。芳蘭穴蟻。美玉棲蠅。

屏衆物而富。息衆欲而壽。在於衆志而伸。勢無兼營。道無並進。君子無所有。故無所不有。無為故有成。故曰無虧不盈。無陂不平。

驅燕人以操舟。擄必折。強吳人以御車輪。必摧。不習故也。習於天者。寒暑狎。習於人者。氣貫。遭天地之道。漸道也。善習者。無不能。

人有恒言曰。古今人不相若。非通論也。孔傷借馬。孟慨懷雞。書載頑民。詩陳淫俗。故知上古不必無澆薄之行。後世不必無淳厚之期。蓬陌生麻。雞羣立鶴。其翹然特出者。麻與鶴也。今古一也。

毀我福。我譽我毒。我賄我辱。我忌我者。服我見為美。而大惡隱焉。見為害。而大利存焉。消息無端。損益對待。故曰天道如環。

天不時。不生百穀。不時不成。時猶機也。迎機而導之。事會適至。治然成功。故曰乘時度勢。太

上乘時其次因時其次逐時最下不識時與人家國事而迂怪謬戾不以時成者未之有也
徑尺之路安而行之夾以不測之淵則股栗色變神憊於虛也佻達之子性質汚陋衆人所
鄙棄而其父母金玉寶之情辟於私也守形累影鎔色歸空障目而明塞耳而聰

凡欲生於竅造物者之不能不竅造物之苦心也不竅無以生竅而欲又即於死不獨牝牡
然也耳目口鼻皆牝象耳牡聲目牡色口鼻牡臭味牝之得牡而定猶乎牡之依牝而安也
夫竅則安得不欲也

土地也配天而生水火水火餘氣生金木金木不足與水火埒水火不足與土齊書云五行
利用也辨性也體其輕重未為通均生尅云乎哉

耕者畏暴而天不藏日行者畏潦而天不厭霖非忍也所忍者小而其所不忍者大故旅雖
潦不憚行農雖暴不憚耕

吳人患弱日日引鏡視顏色問人曰何以得強人曰藥之其可也乃購參苓製成丸早暮服
之毒發暴死或曰藥亦死人乎曰慮其死而藥之不能已於藥者也可以不藥而藥焉得而
不死百果之實名之曰仁後儒言仁者千百其辭莫能過焉其質之兩者陰也質之兩而中
含一芽者陽也性體具足而發生無窮仁之實也

蜩之在林也。蟋蟀之在砌也。枝隱葉蔽。莫或見焉。然而持竿龍人者。跡而得之。聲為之招也。虎嘯而谷風生。君子慮虎之病於嘯已。

山雞得水而舞。舞未已而羅者獲焉。故龍不辭雲豹不釋霧。

春草茁而蚱蜢興。昆蟲出而百鳥嘯。生於飽者嗜甘。生於樂者嗜苦。生於真者即嗜臭。異哉其所自生。師其所以養生也。故世有餒人無淨物。

孩提睽母而遠父。萬物親地而遺天。天可遺乎哉。果穀之實也。蒂根於幹。而臍孕於花。蒂吸地精。臍收天氣。去其芒焉。則餒矣。微之又微。而至於莢稗焉。草實焉。天地之性皆備。奈之何。以人而遺天哉。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ledger page with 13 vertical columns. A horizontal line near the top of the page serves as a header. The columns are of varying widths, with the two outermost columns being the widest. The page is otherwise empty of any text or markings.

--	--	--	--	--	--	--	--	--	--	--	--	--

心影上 原名金壺淚墨

鉢池山農著

琴園夢略

翩鴻者。僑寓揚州奇女子也。姓顧氏。名字不可書。軒轅生初見其貌。彷彿其神容。而擬之曰。翩鴻。父某為江南名幕。愛女若拱壁。教以文字。少長善詩詞。工花卉。然不作閨閣柔曼體。以是益奇之。咸豐士子。粵賊初出廣西。翁方客揚州太守署。上書當事。謂宜仿國初大兵堵禦。吳三桂重阨洞庭。使賊不得出湖南一步。即甚猖獗。終為釜底游魂。其成禽可立而待。不然。則長江之險。與賊共之。吾未知所底也。當事方奉命出師。汴江而上。得書不懌。曰。布衣而與人家國事。將謂天下無人耶。且置我輩何地也。命太子屏去之。太守素重顧。款待如故。而同人隱相揶揄。翁微聞其說。恚甚。後半月。疽發背死。是時翩鴻年十七。依母以居。弟一少。翩鴻五歲。家故貧。祇傳一媼。翩鴻時就門內市蔬果。雖體態輕婉。而眉宇有英爽氣。見人不甚避。言辭磊落。不類常女。居恒以鍼黹佐母。晚就燈下課弟讀。率以為常。臣族富家慕其才色。問名者踵至。母錯舉以試女意。輒涕泣誓不嫁。願終養母。他日復言。則曰。且俟弟長納婦。母左右侍奉得人。再議兒事。未晚也。軒轅生者。揚州旁郡人。兩齡失母。十三喪父。出就外傳。時

時會文揚州。性純拙。尤謹禮法。行遇婦女。避之若浼。將冠娶某氏。閨門風雅。婉婉相得。然無世俗狎昵態。未幾婦亡。生賦詩悼歎。哀音動人。雖子影自傷。而拘執如故。朋輩誑遊青樓。見伎女數人。歡笑出迎。大驚却走。朋輩強止之。不聽而去。其迂謹如此。他日行過。翩鴻門。翩鴻方與鄰媼語。生一見。意識開朗。私念世間乃有此人。悵望移時。精彩飛越。自是忽忽如有所失。生之族人位中者。業齧於揚。故有園亭甚盛。距顧氏第不遠。自鹽法更張。日就頽圯。生僦其東南一角居之。闢門於叢竹之中。略加脩飾。易製聯額。而更其名曰琴園。入門有土山戴石。雜植梅柳梧桂之屬。翁翳蔽虧。逶迤而進。山之北棟宇五楹。巽然南向者。天爵堂也。自堂而東。翼以曲廊。達於山麓。面山一小閣。額曰拜雲。閣之東北山石環疊。曰洞曰巖。攀巖穿洞。見有竹籬茅舍。隱現於林木之間者。曰香草。盆流水外抱。約略橫之。蘭芷芙蓉。羅列階砌。過此而西。則傑構凌雲。窗檻軒爽。所謂比玉樓也。樓之西南為水榭。廣二三畝。中有種星亭。環亭皆白荷。蕩漿可登。別有長橋曲折。通於西北。佳境甚夥。生所僦居者止此。然登比玉樓。縱目四顧。已足以盡攬其勝。時生方悼亡於樓下。別闢一室。顏曰聲香。影夢之齋。朝夕吟咏其中。暇則與顧氏鄰里相往還。並識其傭媼。閒言欵洽。因盡悉。翩鴻為人。愈致敬慕。朋輩偵知之。相與姍笑。生曰。吾敬其人。非慕色。居數月。鬱鬱不樂。賦詩數章。乞傭媼達之。媼謝不敢曰。

是非尋常兒女子。吾雖日侍其側。愛而畏之。妄語不能出諸口。何況文辭。生曰。吾詩無他。致敬慕而已。媼笑曰。思我君乃何人。彼欲君敬慕何為者。雖然。君志於此有日矣。吾姑試之。他日翮鴻曉妝將竟。媼從鏡中對女而笑。女回顧曰。何笑。媼曰。吾笑癡人。女曰。誰癡。媼曰。酸秀才。揚揚從門前過。有物自袖中墮而不知也。吾又不識字。又曰。物何在。媼故從懷中袖底探索。以呈女。先是顧翁之歿。女痛父以憂鬱死。時時悲恨。翁遺寶劍一。懸女室中。每念母氏操勞。弟幼不克振門戶。則掣劍拂拭。歎曰。奈何不作男兒。生詩第三首。偶及此意云。人間天上隔蓬萊。新詠傳聞滿玉臺。敢以塵凡窺上界。願通文字識清才。中郎得禍冤誰訴。伏女傳經志未諧。我亦青年悲失怙。劬勞心事有同哀。翮鴻見詩。初不懌。媼惴惴將遞去。及讀至此。淚潸潸下。以為忠厚之言。與時俗輕薄者不同。顧媼曰。汝識其人。他日再見。選之。拭淚置詩筆袋中。遂詣母所。越二日。生復過媼。媼入請詩函。還生。戒之曰。後勿復爾。生還園啓函。則已作之外。別有七絕一章。詞云。飛來詩句太無因。獨感劬勞數語真。一世男兒千古業。莫將情語向閨人。生讀竟。且喜且感。女既倉猝付詩。已而悔之。尤悔閨人二字之誤。時時以為憾。自是不復相通矣。生獨居園中。形神消瘦。常作小詩以自遣。一日散步城外。將及平山堂。見一道裝者來。鬚髯飄飄。童顏皓齒。摩肩而過。曰。惜哉此生。有才無命。生覺其異。招之不答。追之則

步履甚捷。常在數武外。不得已揖而號之。道人回視曰。何事見止。生遽前。備問身世因果。道人曰。某何所知。先生問道於盲矣。生攬其衣而哀之。道人曰。雲谷有言。福自己求。寶精秘神。與世浮沈。子雖窮薄命。然靈根自在。吾當保固其靈。結來生再見緣也。言已。探懷出一小方鏡。授之。背鐫八卦曰。七情之蠹。不可排遣。但如其方位置之。枕下可也。雖然。樂不可淫。思不可縱。反是禍已。生受鏡。納錦囊中。視道人已杳。歸而啓之一。如常鏡。弗以為異也。又數日。諸友過訪。置酒。香草盃。歎之。談辯歌呼。極歡而散。生念之。數子者。上有父母之陰。下有妻子之奉。宜其意氣發揚。不復知人間有愁苦事而已。乃幼年孤露。對影傷皇。悲從中來。不能遏抑。因憶道人語。出鏡反覆諦視。卒無他異。隨手置枕下。倦而睡去。聞有叩門聲甚急。自起啟門。則身在家中。左右報曰。父翁歸矣。生急出迎。果見父自外入。恍惚似久客乍還者。遽前牽衣大哭。於是諸兄姊弟出謁。祖母以下。坐堂上。父入問安。已。問兒輩讀書何似。性情賢否。能否成立。堂之東偏立一媵。亡婦侍側。冠帔莊肅。生不識。以問父。父曰。癡兒。此汝生身母也。生憶歲時所懸影象。彷彿相似。即詣前跪抱。媵膝愈哀。哭不自勝。母撫其首曰。兒今長矣。我病臨危。呼乳媪抱兒榻前。泣無淚。語無聲。兒識之乎。猶憶殯葬招魂時。兒嬉戲乳媪懷中。手捧神主墮地。旁人感歎有泣者。兒猶蜚蜚笑不已乎。我雖去兒。然魂魄不舍兒者。經幾何年。兒

今長矣。言至此。哽咽不能語。聞堂後雞鳴聲。父料理楹書畢。乃曰。我暫歸。不能久留。當復達行。兒知立品守身。勿為世人訾笑。則幸甚。生攬父衣不放。父揮之。仆地而醒。顧視一燈。焚然風葉打窗。淚溼枕上。如冰。淒歎久之。而東方白矣。自是每有思念。置鏡輒夢。輒清析如平時。他日或傳翮鴻病。輒轉思念。計無復之已。而拍案大喜曰。吾有寶鏡。何不試翮鴻。如前置鏡卧。終夜輾轉。寂無所遇。晨醒。愠曰。道人誑我。前者特隔中耳。移枕出鏡。則鏡背向上。八卦方位亦顛倒。乃自引咎。是夕焚香默祝。再試之。果見翮鴻在前。捧一無梗蓮花。不言不笑。望之不可即。欲趨向前。而翮鴻又在後。迫而即之。大聲發於戶外。第見白額虎跳踰而來。勢將撲生。大驚呼救。奚童隔戶應之。乃知身在琴園中。心惕息不知何兆。已而恍然歎曰。吾乃今知道人之餉我厚也。人生所不可必者。醒時事耳。醒不可必。夢愈可知。而我必其夢。則何不以醒為夢。而以夢為醒乎。於是益悟眼耳鼻舌身意。皆如鏡花水月。無一實相。而情亦漸漸灰矣。明年癸丑。當事自九江折回金陵。粵賊水陸蔽江下。江甯告警。揚州紳富皆遷。顧母既以客籍僑居。無肺腑倚託之親。又絀於貲。不能他徙。乃召鄰里及曩時媒妁。議曰。弱女性執戀母不字。吾初不忍拂也。今事且急。老婦生死不足惜。如宗祀何。日前問名諸家。有可議訂者。吾意酌許之。庶幾藉段季之誼。庇陰寒門。或者攜挈速遷。不致坐而待斃耳。媒曰。惜哉。

早日言之甚易事耳。今聘者已聘。遷者已遷。寇亂方殷。誰有閒心議婚媾者。無已且試圖之。明日生與傭媼遇於途。得悉此言。即託為媒媼曰。媒非我所宜言。言之則前事且敗。西鄰錢媼為主母所信任。君往謀之。其諧乎。生如言。託錢往返酌議。有成說矣。翮鴻言於母曰。母以亂禍方劇。趣議婚事。為避兵計。兒何敢違。第亡父一棺。淺厝郊外。非先卜葬不可。母曰。兒言亟是甚矣。吾之督也。復命錢媼致意於生。生擇期納聘。釵釧衣飾之外。別奉三百金。而先以猶子禮見。得以便宜議事。遂於二月十日安葬。顧翁畢。後三日遷顧母子於下河。方是時。翮鴻已知問名之人。即前投函之人。愈悔和詩之誤。懊恨累日。既而曰。吾自有兩全計。生既從顧至下河。而江甯失守信。至旋陽揚州。遂辭顧母為從戎計。出入江南軍中。上書軍門。大致謂金陵既為巢窟。勢難猝拔。若圍攻過急。地廣賊眾。斷不能聚而殲旃。一旦潰決而出。東南財賦地勢。必不保。則得不償失。所傷實多。不如以殘破郡縣委之。而力保完善之區。餉糈亦有所自出。其由安慶北竄之賊。宜別請大兵。由齊豫夾擊而南。不責以殺賊復城。而責以阨河為守。斯為要策。不然。金陵形勢。牽綴重兵。彼得以游騎衝突橫行。萬一畿輔震驚。則肘腋之患。而胸腹之憂已。軍門以為然。先是有張嘯庚者。江甯諸生。陷於賊。以計出城。見軍門約為內應。謀洩被害。事載金壺遯墨中。軍門初見繼庚。疑信未決。生故相識。以八口保之。及事

不成歎曰。天未厭亂。十年之劫。未易平也。臨江設位。酌酒而哭之。遂歸下河議婚期。鴈鴒誓不離母。不得已入贅於顧女先期。請母別婚室為內外間。外間設妝奩帷榻之屬。而更設小榻於內。以一婢自隨。朝見合卺如常儀。已乃獨入內室。使婢奉書一函。生大驚訝。啓函讀之。略云。妾以蓬門陋質。得侍左右。又蒙厚誼嘉惠。先人窀穸既完。封樹斯固。老母弱弟。並獲安居。仁人之心。存歿均感。顧妾所悔恨者。和詩一節。深用疚心。外人不知。因緣有定。風鶴之警。事會適然。將謂投函在前。若老母已知有其事。因而成之。以滅其跡者。捕風捉影之徒。或且更甚其詞。百歲身名。永為瑕玷。自今以往。侍巾櫛。任中饋。澣濯縫紉。惟妾主之分。賤條硯。惟妾司之。親暱至此。欲不謂之夫婦而不可得。已獨至牀第之間。決難依侍。一則幼年本志。誓不出閤。保其貞固。可遂初心。二則投詩之時。初無他意願。以恩義終始。勿及於私。庶不使憐才慕色者。得所藉口。三則男女之別。判若幽明。稍涉嫌疑。便成苟且。妾欲以光明磊落。一矯其風。作世間一奇女子。惟君子鑒而許之。世俗恒情。每言宗祀為重。則小星可納。妾當以房老自尊。否則故里中別聘名門。妾亦可自居外室。曩者初讀大著。識為端人正士。繼以慷慨行事。方駕古人。若不倡隨為樂。而沾沾於情欲之間。則是妾以豪傑期君。而君乃自蹈於庸俗者之所為。甚非妾所望也。生覽未竟。笑曰。世間甯有此事。然素知女性執拗。不可驟回。

擬緩圖之。而小婢趣生安寢。入闥內室門矣。生既就枕。寂無聊賴。念從古未聞之事。乃於已身遇之。當亦孤獨之命。有以召之也。歡情未洽。轉益傷心。後數日。顧母聞之。勸女者再決意。不從。每日晝見生。飲食言笑。凡所以承順夫子者。甚摯。且周日客燈明。則面冷如水。凜然不可犯。生乃盡出平日憶女之作。冀以引動柔情。女繙閱七絕一首云。沈思無計夢無從。萬種低迴一顧中。深夜焚香花下祝。不能歡會莫相逢。笑曰。不通大甚。是相逢必歡會。世甯有此理耶。又閱七律數首云。十字闌干小閣前。柳梢新月晚涼天。蠶絲繞箔空成繭。鳳啄煎膠不入絃。私祝芳魂同化蝶。密將春恨付啼鵑。人生有意無言處。贏得琴心度少年。昨宵前夕此星河。曲曲屏山幾度過。隔戶曉風防落葉。虛窗清影度秋羅。袖中宛轉丁香結。枕上淒涼子夜歌。睡起登樓天際望。斷腸人遠綠楊多。一度相逢一自持。等閒何敢證相思。欲通輒語心先忖。怕觸微嗔性未知。涼雨簾櫳花落早。晚風庭院月升遲。百迴猶說千將息。消受低頭不語時。水佩雲裳弱不勝。風情霞思欲飛騰。微波曾照鴛鴦顧。曲逕深防睡鶴憎。春令壺尊花外舫。夜間樓閣雨中燈。分明窗下聞輕語。碧漢紅牆定幾層。女止不閱曰。皆可焚也。觀之無可觀。詰之不勝詰。自唐人李義山韓冬郎輩。作俑於前。至本朝王次回袁香亭輩。放言於後。斯文掃地。作孽傷天。何苦以有用之精神。博他日無窮之困苦哉。先是生在軍營。同事有常。

州君者。跛一足。性陰險。人皆惡之。生刺以詩云。脛如宣聖。當時叩脚。未觀音宿世脩。天上有仙為伴侶。人間無路不崎嶇。女曰。君作而彼不知。不足以洩憤。君作而彼知之。更足以招尤。且君所刺者一人。凡天下之疲癯殘疾。體相不具者。皆將抱憾於君。夫彼豈得已哉。生自是不作游戲刻薄語。女嘗從容詢生家世。及前室性情。生曰。婉而靜。顧以外家貧。屢受譏訕。坐是抑鬱病。女曰。貧有何罪。甚矣其懦也。若我處之。便大書窮字。懸於額間。其謂我何。語未畢。有生同學友過訪。生出。女隨至屏後。窺之。適以舊事相辯駁。友不服。生盛氣凌之。其人忿而去。日晡小雨。生語女曰。頃無事。圍棋可乎。翩鴻每與生賭。故為拙行。局終。輒負二三子。至是設局布子。生負甚。兩角受困。其一少有生機。女又斷其道。以窘之。左右求活不得。生急曰。逼人何太甚耶。女曰。君亦知受逼之不可堪乎。何襄逼某友之甚也。生悟而笑。局甫終。而鄰家話聲聲大起。蓋奴故失刻。陰唆是非。而陽為好人。姊壻貧。常客於外。則使子姪以非禮欺凌之。姊既屢受侮。積不能耐。以大義相責備。奴聞愈恚。遂咬撥箕帚。細故頗致勃谿。翩鴻遣婢以母命請其姊。而自往見奴曰。人人皆言奴狠。而姊喜以吾視之。姊誠善矣。而奴固未為狠也。天下甯有狠人。讓人以良懦之名。而自居險毒之實者。又甯有真狠人。授人以有理之柄者。奴乃合掌誦佛曰。善哉善哉。惟姊知我。我何能狠。翩鴻曰。吾為奴計。不如因而善之。我善

而彼亦善也是為兩善。處家能兩善抑復何求。若我善而彼不善則罪有所歸矣。以大笑曰。娣真能言。我聽之如飲甘露。如痼疾得良藥。自今以往以手折箸曰。所不悉遵娣言者有如此。翩鴻拜曰。果爾。似見翩鴻拜。急止之曰。我當拜娣。奈何。娣拜我。翩鴻曰。果爾則我等鄰人耳。朵中清靜多矣。如之何不拜。乃歸語娣曰。不喫虧不足為好人。藏園曲子有云。君不見走正派的人兒喫盡虧。自古國家大事且如此。何況平民。且彼長技亦祇口舌難堪耳。豈能如市井無賴以一指傷人哉。今日飯吾家。飯後歸未晚也。涕泣而去。生嘗以讀書嗜酒得咯血症醫藥不效。勢危甚。女晝夜侍疾。衣不解帶。一日進來湯中有薄肉數片。生問何物。女曰羊脯耳。自是血止飲食漸加。遂愈。女因以戒酒勸生。他日復飲友人所。夜半醉歸。留女同榻。不可生愠曰。是絕物也。吾將強焉。奈何。翩鴻曰。有是哉。吾日勸君節飲。而君不能從。人固各有所好也。且吾謂君風雅士。故以人情所難者期君。若竟出於強暴者之計。行妾何賴焉。無已。君且安眠。妾以夜至。何如。生諾之。女入內室久之。果復出。出即滅燈和衣臥牀。側生素知女性剛極。意疑冷。天未明即去。明日見女坦適如常。疑而詰之。女笑曰。妾有替人。何須窮死。乃知夜至者婢也。生前以詩詞見規於翩鴻。間有感閨情。填詞數闋。藏之篋中。女乘生出。搜閱之。有疏影詞詠影云。香雲冉冉。比箇人恁態。還更輕倩立也。亭亭行也。珊珊無言。俏倚深。

院角巾依約當屏背。和壓簷花枝低顫。任生綃周昉描來。無此丰神淡遠。猶記納涼庭院。那人正背立。衫袖風颭。濃似春雲淡。似秋烟幾曲。闌干尋徧。分明轉眼。簾波碎。換不轉真真半面。更晚來落照低迷。化作一庭幽怨。又八聲詞點絳脣。聲云。繡閣春濃。雛鶯調舌。花梢地。石華游戲。淺碧深紅意。弱線頻添。暗倩雙鬟記。脂香膩。微聞蘭氣。心是檀郎細。減字木蘭花。步聲云。蓮花淺印。繫得金鈴誰最韻。側耳來遲。最是樓居夜靜時。湘裙烟縷出。沒風前。容細數。防被人聽行過。虛廊分外輕。憶秦娥。押翦聲云。蘭閨暇。啣花燕。股輕輕研。輕輕研。思量寬窄。那人前夜。釧金微動。還停罷。裁紅熨綠。花枝亞。花枝亞。闌干敲徧。分明窗下。相見歡。卜錢聲云。燈前祝語盈盈。擲來輕笑。向旁人佯說。問陰晴。心中事。眼前字。是佳音。却有一圈旋轉未分明。又點絳脣。閨情云。生小幽閨。等閒誰見。龐兒半。鸞絃乍按。指下何曾慣。玉鏡為台。羞畫眉峰淡。爐烟散。人前千萬。不許思量看。浪淘沙。春思云。人立畫欄東。夢裡春融。驚回花外一聲鐘。四角流蘇尋不得。一晌朦朧。蹤跡等飄蓬。芳訊匆匆。一灣流水葬新紅。舊日春華何處是。殘照淒風。女閨至半。歎曰。語雖常致。情亦可憐矣。自是稍假辭色。看花品酒。賭畫裁詩。不異同心益友。倡隨之雅。聞者艷之。而樂不及淫。夜歸內室如故。又數日晨起。聞門外號泣聲。則婢以買花故。與鄰婦相爭。第聞鄰婦言曰。

小鬼頭亦不以正眼觀人。我父理問叔員外兄弟秀才。豈與汝輩門口舌。汝家姑甯聾啞者。乃縱容婢子欺人耶。翩鴻即詣庭前。召婢人罵曰。汝不省事。汝豈不知我家左右鄰皆夫人娘子軍哉。我日日閉門度日。猶慮樹葉傷頭。汝乃欲以螳臂當車。太戡上動土。誰聾誰啞。我亦不解。今日世面有何世家巨族而喋喋然以富貴驕人。令我作十日惡鄰。婦素知翩鴻為鄉里所稱。默不發一語。顧母居間勸解。攜女入房。生迎謂曰。謹厚者亦復為之。令我咋舌。女笑曰。九子母滿頭簪花。亦不見一分妍麗。何苦乃爾。時生受江南某帥聘。去數月始歸。歸坐女室中。談世故。話家常。及暮久不出。女乘間至外室。反扃其門。自詣媼榻卧。而使婢侍生。生既屢不得遂意於女。且怨且慕。歎其不情。又不便以狎昵事反目。煞風景。一夕反側數四。不得已於枕上出前鏡太息而祝之。及夜蘭澤沁體。偃之有人。啟帷燭之。果見翩鴻並枕卧。生喜曰。卿亦有今日耶。我謂卿非鐵石人。遽前擁之。女不言亦不拒。移時忽不見。祇見一無梗蓮花微雲護之。冉冉而去。生驚哭曰。翩鴻何往。視內室門固未啟。第聞女醒喚婢聲。乃悟明日翩鴻出。羞澀之態異於常時。生私詢之。女愠曰。夢耳。不必言矣。何物妖魅。而狡獪若此。我必搜鏡焚之。啟篋傾奩。不得鏡。生自尋之。亦不得。相與詫歎。久之。甲寅春。生將北行。而顧母忽病。日益沈篤。翩鴻每夜焚香祝天。祈以身代。一夕跪伏中庭。久不起。生從窗隙窺之。見以

左手割右臂手顫力竭不斷生私歎曰異哉何不右翦以刳左而鈍拙若是又見女奮其肉面而斷之血滿衿袖間生為淚落而不敢聲驚也母食後病勢較差閱十數日復病竟卒女嬌啼悲泣迫不欲生謂自喪父而後依母為命今母去吾心已萎不可活矣生勸慰再四略進水漿而形神憔悴又二十日亦病不起涕泣執生手曰全歸之義妾幸無負妾死從母無所憾惟屢梗夫子命生死不安自今別聘名門以承宗祀勿似妾之相夫不終也言已大哭生亦哭卒後二日殮面如生蓋子歸一年餘猶處子也生嘗與婢述女左手刳臂狀以為慘痛婢曰吾憶之矣官人乃不知耶生茫然詰其故婢曰曩官人病娘子刳肉以進實為左臂故今以右臂奉母耳生益驚悼至是始知湯中數片肉實鴈鴻玉體所煎也生既葬女北行道過廣陵會官兵已復揚城因詣琴園弔之則竹木山石僅存縱橫錯落於清池茂草之間畫閣雕廊俱如蜃氣樓台化為焦土而顧氏數椽屋亦在荊棘中矣追憶舊遊淒涼淚跨土牆而出將東行忽見道裝者來略敘寒暄向生索鏡生曰亡之矣道人曰吾固戒君樂不可淫而君乃用之於房室之間鏡無罪豈可焚耶吾已收之矣君非祿籍中人實精秘神幸誌吾言愿此小滄桑亦足省悟勿貽他日悔也生問無梗蓮花何故何以兩夢皆然道人曰是皆薄命相也女子不壽又無所出何以異於花之無梗蒂者顧靈台清潔不染六塵仙

佛皆賤濁而貴清是以不梗而蓮耳。生味其語為之憮然而道人飄然沒矣。

心影下 原名金壺淚墨

鉢池山農著

鴛鴦印傳奇始末

鴛鴦印傳奇三十六折感蜀女秦碧憐作也士子秋月同宗生客遊金陵會飲妙香庵偶題
舊作百字令詞於東廊壁上後三日寓主人蘭君過其地見有女子和焉生聞之命駕往觀
果見雲牋一幅墨跡娟秀詞意蒼涼署名曰碧憐尾鈐鴛鴦小印諷詠至再私念閨閣中無
此清才或者朋輩託名姑屬蘭君訪之生原作云漏聲幾下看月輪初上雨絲繞歌萬里山
河同照影總是一般清澈歌舞樓台蕭條庭院恩怨相生滅是誰分與一家一個明月便
道碧落因緣紅塵福分咫尺相殊絕記得年時游覽處也是一般清澈好夢烟沈春華水逝
爭又悲歡別是誰換却一時一箇明小蓋又聞見月隨筆所成碧憐讀之淒感索曰和作云
滄江浩渺問古今才人多少華銷英歇賸有臨川詞筆健一點文心照澈芳樂春濃芙蓉秋
老莫莫漫悲興滅一般花影夕陽何似新月回憶劍閣風光巫山雲氣鄉思徒淒絕忽見新
詞添舊恨旅鴈數聲悲澈彩筆雲飛羅衫露冷畫舫秋風別青天難問古人曾見今月上闌
誤多二字姑仍之存其真也他日蘭君至笑謂生曰何以飲我我得其人矣蓋女父秦翁者

蜀人而挈眷賈江南。女年十齡。喪母。繼母哀愛女若已出。命從舅氏學詞翰。出語即工。舅某與蘭君故相識。語及妙香題句。互詢其人。喜為文字因緣。殷然作合。既定議。客中不能備禮。秦翁慮其誑也。設盛饌。延諸文士為詩會以試之。生果居首選。因乞生詞卷以為聘。而以玉鴛鴦印報之。期明年冰泮娶焉。及春。洪賊圍攻金陵。居民數驚。一日。訛言城破。袁方窖藏珠玉。不見女。穴窗窺之。結縲將縊矣。急破窗入。奪其縲而止之。許以設法出城。覓安土。乃乘夜賄守門卒。以破衾席裹女。偽為死者。哭而送之。而先使鄉農。賸舟月下以待。既免。遂徙於漂陽。已而漂陽又警。兵勇乘勢劫掠。秦攜妻女鄉居。望見前途。戈矛洶洶。鄉民大呼曰。賊至矣。女懼。自投於池。夫婦倉皇哭泣。比至賈富民。練勇自衛者也。相與挽女起。救治未絕。以漁船載之。蘇州驚魂少定。而女已九死一生矣。先是。生得金陵警報。銳身渡江。繼城而入。而秦氏已遷。探諸鄰人曰。渠當山居不遠出也。生貌為醫卜狀。出入兵燹中。風餐露宿。徧訪於勾容。漂水之間。卒不得秦氏耗。已乃幕遊江南北。藉以蹤跡。秦氏秦翁既抵蘇州。袁與碧憐皆大病。久而後安。屢寄生書。皆不達。庚申之亂。閭門火起。風雨交作。夜半馬鳴犬吠。男女雜沓哭聲震天。翁歎曰。吾力竭矣。今後何處避耶。女持母哀哭曰。即有避處。兒亦不願行矣。言未已。土寇入室。女遽出。利刃自刎。仆寇驚而去。袁與秦翁趨視之。血淚成汪。首面襟袖皆沾污。

幸咽喉未斷。氣息僅存。急取創藥傅之。時避兵者皆趨上海。翁有中表親在滬。不得已亦往。投馬舟至崑山。忽遇潰兵。虜翁去。母女益悲痛。及滬。資斧告匱。暫以紡織為生。女病弱不能耐勞。顛連疾苦。非復昔日之綠窗刺繡。香閣吟春矣。辛酉春。生以他事至上海。聞有蜀女能詩。問其姓曰秦。訪之。碧憐也。大喜。袁聞生至。亦喜。顧曩時未嘗相見。問鴛鴦印猶存否。生即從篋中出之。曰前言在耳。固未嘗一息離身也。袁歎曰。印則猶是。而詞卷亡矣。婢曰。吾見碧姑藏之笥中。當金陵蘇州之難。嘗以殉葬命我矣。袁私詢之。果然。女初聞生至。私念九年之別。如彼其才。或者登金馬躡玉堂。為文學清華之選。不則風雲際會。騰達飛黃。意中事耳。及聞生一領青衫。依然蠅屈父。又被虜不返。悲生不遇。轉而自悲。蓋掩泣私啼者。閱三晝夜。而病又作矣。生以袁命卜吉。前二日。女病益篤。袁泣曰。碧姑性烈。三自經而不絕。以為前緣固未斷也。今好合有期。吾亦得所倚。而疾不可為矣。奈何。薄命之至於斯耶。乃招生與女相見。示以頸創。時女已彌留。向壁卧。扶而面之。目直視不能言。生對之哭。女搖手欲解。兩當衣。又勉力採取牀頭翹。自指其髮。袁皆會意。許之事。見生悼逝詩中。又一日。而眼枯淚盡。玉冷香銷矣。至是始知生所題卷。猶置懷間也。予感其事。為成鴛鴦印院本。以生與秦女為綱緯。以近年兵事。始於陸建瀛。終於何桂清。而結以大兵肅清江南。示曲終奏雅之意。惜丙寅清

水潭決稿本付諸東流故錄其梗概於此女之初死也生情傷氣促哽不成聲祇得卽事四語云十年思憶苦長征盼到相逢病已成一縷青絲雙指甲互藏懷袖畢今生又除夜焚寄碧憐云地遠天高兩不聞沈沈鐘鼓月黃昏眼枯見骨難通語心死成灰不返魂夢裡曇花誰得失懷中詩稿自溫存十尋海底尋乾土密種珊瑚結恨根重過碧憐寓樓云知是蓬萊是翠微小樓如故綠窗非有生便合情為累垂死真無淚可揮半臂貼膚親換與雙釵分股密攜歸青天碧海憑相證化作輕塵也並飛其他悼逝作甚多不盡錄女詩詞亦多焚去祇存絕命一章云鴨爐香燼了無溫從此黃沙掩墓門儂是僵蠶卿是爾託憑絲絮裹春魂

離恨天雜記

瑤雲一生如梅蒂於霜苞於冰而著花於雪當空山閨寂百卉韜藏之會獨梅於水邊林下落落然自賞孤芳不風不雪不花梅方花而風雪適至非天阨之實有似乎阨之及乎陽和轉令而疏影凋零矣桃李當春開嘲冷諷宜哉宜哉

東鄰程生年四十餘父母俱慶祖母戴八十在堂一女二男有田百畝杭園蔬圃陶陶然於世無求也生平知己三五人評酒看花隨意遊釣以為樂出有定忌歸有常期一日歸稍晏則母氏倚門待之曰歸晏矣得毋餓乎天或陰晦風雨驟至則祖母望之曰天雨矣得毋寒

平生好為人居間解紛難程翁必委曲指示若深慮生之牽累受欺者益丰古之人猶作襍
糲者也生怒二子不學將責之程翁戲孫曰勿懼第往讀書若責汝我先責伊戴聞而笑曰
我聞有祖父責孫者其子遽抱頭自責不已祖問何故其子曰翁責吾子吾亦責翁子諸孫
聞之皆匿笑戴因謂翁曰今汝責汝子孫責孫子吾亦責吾子何如生與翁亦笑失聲戴又
曰若祖若父今皆道貌岸然第不知螳螂螂蜩猶藏諸衣袖中耶手招諸孫曰來來為我羞
汝父於是滿堂開笑以助祖母歡忻歡語間忽聞隱隱號哭聲甚哀遣人跡之則西鄰有孤
子慕程氏天倫之樂而悲泣不能已也

好惡役於外物喜怒起於後天七情之中以哀為至故嬰兒初生而哭萬物將死而悲視息
人間情態萬變耳目所寓靡不凄然昔金聖歎與王錫山賭說快事至今爽人心神予嘗與
瑤雪遞述哀情祇覺增我結轡節錄於左不知孰為瑤雪語孰為天河語也其一通衢廣市
看來往人擾擾紛紛手忙足亂豈不哀哉 一生性不能懵懂遂致無窮思緒誤於聰明觸
色聞聲皆成苦趣豈不哀哉 一檐前蛛網自在分明蠅蚊昧昧投之欲脫不得豈不哀哉
一閨中刺繡迫欲完成窗影一昏白日已下豈不哀哉 一奔走權貴之家入室蛇行出
門虎視豈不哀哉 一焚香吸烟逐風而出明明見之忽忽已沒豈不哀哉 一觀肩鼎豈

不哀哉 一看螳螂。豈不哀哉 一盛暑絺綌被體。猶覺蒸鬱難堪。聽鼓轅門。衣冠整肅。豈不哀哉 一井已半枯。汲水者不顧。豈不哀哉 一寒士斷炊兩日。不得已走告親知。逡巡入門。欲言又止。主人已察其意。先訴艱難。豈不哀哉 一殘花依樹。繫屬甚微。飄風忽來。奄然而墮。豈不哀哉 一安樂時設想痛苦。刻不可居。及已至前。俯首忍受。豈不哀哉 一別離時。夢見親知。歡然慰藉。迷離半醒。雨寂燈孤。豈不哀哉 一腥羶所在。群螳叢之。百沸之水。將澆千萬聚。而不走。豈不哀哉 一羊豕初生。即墮殺劫。且不即殺。而先養之。當其養時。飽食自得。豈不哀哉 一東臯望雨。南畝求晴。此怨彼思。嚶嚶唧唧。豈不哀哉 一庭前大樹。衆鳥爭投枝葉。凋枯掉頭不顧。豈不哀哉 一青年作和尚。豈不哀哉 一煮蠍聽釜中郭索聲。豈不哀哉 一衆雀高飛。飢鷹仰視。豈不哀哉 一犬見衣冠不吠。豈不哀哉 一滿面花團錦簇。豈不哀哉 一春葉綿衣。秋收紈扇。豈不哀哉 一登山陟嶺。邱壑當前。更上一層。仍非止境。豈不哀哉 一旅館風月清宵。聽鄰人歡笑。豈不哀哉 一刑官受賂。堂下呼冤。夜靜風淒。敲扑如故。豈不哀哉 一狐兔蹲踞墟墓間。冷面看人。豈不哀哉 一胞胎中物。襁褓中人。不及百年。同歸塵土。豈不哀哉 一狐穴城社以居。狐族愈盛。穴城愈空。城久而傾圮。狐同死。豈不哀哉 一無可如何時。作解脫語。豈不哀哉 後一紈袴子見之曰。

那得許多苦境。則應之曰。卿自不知。

余君石生。名盛。關中奇士也。足跡幾徧天下。往客淮揚。為予搜羅閨秀詩甚夥。喜說夢。每言精誠所感。夢境可憑。且有夢中夢者。友人某娶婦數載。伉儷甚篤。攜有玉杯。為老嫗所破。意殊怫然。婦解之曰。世間那有常存物。天下原多可恕人。某為改愠為笑。而轉念惡其不祥。後數月。將赴江南。婦病已劇。以貧故。忍撇而行。一夕泊舟江干。風激水湧。恍惚間行至一山。山下微有亭台。雪花飛舞。遇一女冠子。雲裝練帔。說偈而來。語多荒渺。不可解。記其淺近者云。頭上非天。吹氣可通。脚下非地。失足即空。中間非人。與汝相同。又云。昨日一思。今日一愛。今日一仇。明日一債。未云焚思。況念割欲埋情。回頭合眼。放大光明。某目其人。似相識而裝束端嚴。意欲前叩姓名。倏忽不見。因自詫曰。夢耳。醒而前行。峰迴路轉。忽見瓊樓玉宇。滿塢蓮花。別一女子。迷離綽約。艤舟而歌曰。年年飄泊作生涯。屋是疏篷壁是花。打得魚兒米蓮子。不知何處是儂家。淒音促節。雙淚盈盈。某欲乘興登舟。女微盼不言。折花擲之。斷其梗。低頭蕩漿而去。某悵惘獨立。茫然無所歸。忽聞風雨颯沓聲。千軍萬馬奔馳聲。則榜人喧呼潮來。披衣視之。惟見月落江橫。一燈如豆。復自詫曰。我已醒矣。何以仍在夢中耶。回憶前辭。均非吉兆。明年春渡江北歸。始知得夢之曰。果即喪婦之後一日也。閨秀詩評載前詩為周氏

女作誤。

揚州王生。幼喪父母。繼母鍾愛焉。年十九。誤交浮蕩子。私游狹斜。將赴鄉閭之月。母聞而訓之。辭語淒懇。繼之以泣。生亦泣受命。誓不敢再蹈故轍。由是自守甚嚴。後數年母卒。服闋復遇鄉閭里人。喧傳有夢發天榜者。見生與王文錦名。紅緞金書鼓樂而出。時某邑諸生王湧。原名文錦。改名以應之家。故質親友以其有兆也。貲助而往。生赴金陵試畢。友人某招遊秦淮。既至而雨。設飲而宿焉。五鼓忽夢揭曉。鳴金報喜者。交錯於途。生亟自詢有無。報者不答。別有老翁語之曰。汝事已誤。猶望科名耶。王驚寤。則身臥妓樓。汗流浹背。遽呼同宿友。低頭喪氣而歸。他日榜發。生不售。而所謂王文錦者。草色人果。膺鄉薦。聯捷南宮焉。及生見落卷。乃知先擬堂備。而復閱棄之。評注疵瑕。頗致惋惜。計其日。即秦淮醉臥日也。生意殊抱不平。謂苟合私盟。尚多容納。於一妓乎何有。何獨於我而嚴之。疏其意。叩諸孔壇。孔上大書云。挾妓之過小。欺親之罪大。生聞之。如水灌頂。不敢置喙。自是偃蹇終其身。

王子冬。幕游彭城。生平困頓最甚時也。除夕作書。寄家兄叔升云。夜寂燈枯。一念不起。轉計身世。悲來無端。夫貧窶莫如乞丐之甚矣。然其披髮夏裘。暴背冬臘。短杖朝攜。一瓢暮挂。愧恨絕少。俯仰斯寬。苟生固佳。餓死亦可。至若某之一身不德。百事無成。聚錢六州。鑄成大錯。

今將壯歲。寔覺無歸口於四方。固知朽蠹之材。不遊於大匠。折翅之鳥。無分乎層霄。而且用利無登壘之長。求富少執鞭之術。處羞鄉里。出愧風塵。夢魂愁其不安。形影憤而相對。昨日桃宿北行。而後適遇災民東下之時。亂髮殘衣。飛揚道路。餘肢斷體。零落溝渠。犬吮血以相爭。鳥啄睛而不去。嗚呼傷已。方今奸究。發州郡流離。如病在胸。四體已瘠。如新遇大中央。始燃。一旦附骨疽成。橫空鼓翅。雖起扁鵲於九水。亦嗟束手。策長鯨於東海。莫救燎原矣。夫猥瑣之思。哲士所鄙。一朝之患。君子不言。況抱杞人之憂。尤愧莊生之達。然而名業不立。窮愁互攻。初疑若冰。續起如縷。沈憂日積。遠慮風馳。腸如數轉之輪。心有幾升之血。頃者繡書靜夜。翦燭寒窗。對勦僮僕之呼。寂寞巡邏之柝。獨影在壁。聞無人來。陰風覆衣。疑有鬼至。關河歲暮。同心離居。展此良宵。供我遐想。嗚呼傷已。叔丹得書。益為之三日不快也。

聽因圖宗子悼亡作也。宗當閨中絕命之日。正秦淮買醉之時。繼室會稽氏初隨母兄自豫章浮江而下。泊舟燕子磯。夢一女子。自道姓氏。告以因緣所在。會稽慚俯不能答。臨行以鳳釵一枝簪其髻。偏而去。既歸。述其狀。知為前室。相與歎息久之。作圖以誌感。宗子有句云。羅裙舊夢飛蝴蝶。玉軫新聲倚鳳凰。謂此事也。會稽自題云。從古靡無空有怨。託根芝蕙合相憐。甘泉玉窈窕女史一絕最佳云。傳聞清夢託瑤琴。我亦華年百病侵。死為故人求玉杵。世

間癡是女郎心。初宗子年少氣盛。又力矯時人私暱妻孥之習。往往以箕帚細故。發怒於閨人。甚至夏楚從事。若嚴師之教弟子者。宗子患痺。食息需人。會婦翁亦病。婦以省父歸。稍晏宗則大怒。數其罪而責之。婦即將鬱暈而仆。口角流沫。昏不知人。宗悔之。時時以為憾。子聞其說。悵觸舊事。為題一律云。情是浮雲夢是烟。畫屏風外綺窗前。豈知破鏡飛明月。猶為清琴理舊絃。金盒庭中拜星斗。玉棺天上葬神仙。人生無奈成離恨。又種相思十萬年。

蓮脩初歸。攜書盈箚。扁鵲不恒啟乙卯丙辰間。子以夜讀得咯血疾。逆為啟箚出書。則皆道家言。如參同契。悟真篇之類。不下十數種。中以性命圭旨為最善。子笑曰。藏此何為。將學仙乎。曰。仙則何能然。以卻病有餘矣。子受而閱之。書分九節。首洗心。次安神。次伏氣。再後則工夫益上。非所易幾矣。子就前三節。息心調攝。覺前此紛擾悠忽。不獨心無主。先苦無心。至是百體五官居然從令。益以精氣神為寶。而以靜心節欲養之。又三月而神明大充。咯血疾不藥而愈。

自古生民之毒。未有甚於鴉片者也。少年流弊曰賭博。曰狹斜。然皆多金者為之一日無金則止而不為。且人亦屏之而不與為矣。獨烟癮既成。不死不已。甚矣其毒也。揚州顧君孟平少聰穎。能文章。世以大器期之。獨見鴉片而喜。其從兄苦口勸戒。自誓以警之。婦某亦以死

諫曰。君食熟者。吾必食生者。一日果下生烟三錢許。濯救始甦。顧以二人故。為止而不食者五年。他日遊幕渡江。復吸成癮。婦諫不聽。又吞輕粉撮許。顧探知急。以藥物解之。而牙齦毒發黑矣。閱數月。婦病胃氣。顧以鴉片進。不食。顧憐其痛。力勸之。姑吸一二。痛竟大減。已而時悔。恨懼人譏。謂且恐自負其死諫之初心。至臨卒前一年。肝胃交病。任其絞痛徹骨。挺枕碎帷。而絕口不一吸。彌留之際。曰。飲白湯并許。欲以洗滌肺腑。及食不下咽。泣不成聲。猶勉力張目。謂顧曰。可以戒矣。遂卒。顧自是誠心痛改。而受毒已深。卒難立斷。終於落拓不振云。

王嫗。青林人。年五十餘。傭工蓮室有年矣。辛酉春鉢池生方客雲間。土寇犯城。積薪而火之。蓮自結束。袖利刃。聞宅外奔走聲。遽投於庭池。及奔者入。乃家丁探信之人。云是鄉民關漕。專與縣官為難。今已劫掠官署而去矣。嫗方守蓮哭。牽之挽之。至是不待詞。果急與小婢救蓮起。幸先後頃刻間。嫗又年老更事多。如法調理。嘔吐泥水而安。嫗有二子一女。先已倉猝出城。日暮女復至。招嫗同出。且曰。縣官敗賊於西鄉。殺其頭目。賊誓於今夜復讎。不留難犬。今已鳴金齊人矣。時西北風壯。聽之果有鑼聲。嫗曰。我出則主母必死。奈何。女曰。盡請主母偕行。嫗以告蓮。不可。曰。行將何往。今日之事。甯室死。不野生。無二說也。然汝女以愛母之心。至欲去則去。勿為我所累。嫗曰。主母尚不惜死。我一老婦人。命值幾錢。遂不行。女泣而去。少

頃二子又至。如前言。嫗決計不出。時城中啼哭聲。運載。匿。司聲。大吠聲。提男挈女。追呼聲。半夜始息。其安居不動者。四人而已。賊於某氏祠堂。果集數百人。以無先鋒。竟不至。鉢池生歸。而聞其事。曰。嫗可敬也。從子女之言。竟舍主母而去。不得議其非。投池之初。利主母之死。而不救。席捲所有。諉之他人。又何暇治其罪哉。賞之二十金。獎義也。誌喜也。予猶以為薄也。運卹之終其身云。

張媼者。邑之城南人。夫以米肆為生。而家與仙姑祠相近。一日張忽病狂。自批其頰曰。我欲行道濟人。非汝服役不可。不從死汝子。再不從死汝夫。張初不知服役何事。濟人者何人也。其夫曰。是必仙姑之類耳。我雖賣米。家世固清白。奈何令婦女拋形露醜。作巫覡行哉。不許張僅一子。果以驚瘵殤。未幾夫又病卒。痛懼殊甚。不得已泣而祝焉。第家貧無以糊口。乞緩數年。神許之。會有士人眷屬避兵淮上者。僱人得張。約他日相從南行。而神於房中竈下。時時降張身。磨折百端。若深恐其去者。將行。張以實告。薦人以自代。士妻某氏故英爽。不信鬼神。怒曰。許我南行。而臨時背之。我不信何神何狀。必使我親見而後可。張曰。是不難。他日南行。必過寶應泰山殿。神所常臨也。我請仙姑與主母自言耳。屆期某氏率婢嫗及張之母女。甫入殿。而張色遽變。戰栗汗流。作京語道神姓名。先為張媼留行。次述士妻家事。皆他人所

不知者。語語符合。某氏乃大驚。自叩因果。神曰。卿為紫竹山司書侍者。降生人世者三。性皆爽直。前世為江西人。因發小姑私事。致其羞愧而死。今此冤猶未解也。宜誦心經萬卷。以禳之。語畢。遂別而南。由是某氏誠心頂禮。按日誦經。而時時慮後思前。遂病疑懼。一日晨起。倉皇戰栗。一如神降張媼狀。語音頓異。趣焚紙錢甚迫。曰。仙姑來矣。遂以夫妻為宿世小姑後身。求解冤結。終日憂愁悲苦。忍饑不食。若明若昧者。一月有餘。竟卒。士人痛其死。不達千里。復就張媼。蚩蚩然問之。而神不靈矣。鉢池生曰。予聞此事。求其故而不可得也。以為有神。不宜誑人至死。以為象因心造。其始也。究竟何因。且所謂小姑者。人耶鬼耶。豈自古冤冤相報。即以將錯就錯者了之耶。嗚呼。不可知已。辛未中秋夜。偶成金縷曲一闋。稚虹私與人言。謂言為心聲。凄感太過。或非吉兆。及十月望後四日。果有喪偶之戚。談者以為詞讖。予檢閱一過。覺亡者病情。存者心緒。語語印合。在按譜倚聲之會。固不自知其言之悲也。詞云。萬卉都銷歇。奈何人。淒淒冷冷清清時節。記得輪躑。燕冀道。魂夢飛懸京闕。留不住。春風蝴蝶。悔煞。拈花成一笑。墮紅塵。永歷昆明劫。唬盡了。子規血。年來詩味寒於雪。更沈沈。心如古井。身如秋葉。手製公絃。彈羽調。苦訴中懷淒切。有誰聽。悲歌激烈。從此空山。耕石老。徧人。問不見。瑤臺月。真錯鐫。六州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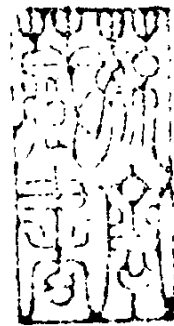
咸豐壬子秋歸自江甯。以對廳西間為臥室。鰥魚不瞑。徹夜呻吟。木落烏啼。百感橫集。天明登城放歌云。神駒追不返。急逝景。白日照不見重泉陰。我歌此辭。徹天之音。天高無耳。人死有心。及辛未冬。自上海歸。暫處北廳西室。霜寒月冷。遙遙相對。而回憶適及廿年。人壽幾何。誰能遣此。今年春。重至江南寓齋。碧桃盛放。感賦浪淘沙一闕云。殘照暗窗紗。蛛網橫斜。年春酒泛流霞。寂寞簾櫳人去也。想煞桃花。心緒亂於麻。病裏年華。斷魂零夢各天涯。萬事不如歸去好。那是儂家。壬申三月。記於雲間舟次。

前悼亡詞壬子作也。是年春歸自蘇州。坐死匆匆。闕為面訣。夏秋又東至海上。南涉江水。北走彭城。急景如馳。殆將卒歲。始得為詩以弔之云。命短途長兩未思。朔風催曉一相辭。豈知江上傳橈日。竟是閨中屬纊時。歸路安排猶絮語。出門寬慰盡虛詞。死生賈賤渾閒事。雪涕臨風一面過。得無兒女猶為幸。到此分離轉易論。三尺秋墳身外物。百年朝露眼前人。星河獨立迢遙夜。風雨晴眠寂寞晨。遺挂分明書跡在。相傳長逝恐非真。近來年衰運阻。百念皆灰。更非筆墨所能達。僅陸續述事數首。兼以自悼云。年年蹤跡泛於萍。不是同根性不親。療病藥空爐火滅。勸餐書在墨痕新。梵民已備鰥孤獨。薄宦何堪老病貧。廿載空空真一夢。人間誰識去來因。春花秋月共江湖。線帖鍼箱瑣碎俱。兵燹幾回同患難。米鹽無事肯糊塗。藏

金能備荒年穀數典真如記事珠者是悼亡猶異體分明鷦翼半成枯飛來奇病忽如癡不
 解冤纏苦費思百種悲愁原屬幻半空謠詠竟何辭親從弱水移桃葉欲向空庭種荔枝依
 舊春殘無結果蛾眉甘死讓東施傳聞遺語特淒清早備雙棺殉死心先我長眠原是福撇
 人中路太無情間關求友生平願科第論文世俗名為爾沈疴行不得如今衰老一身輕又
 七月送柩歸葬云一從秋老別清姿早暮霜華染鬢絲同榻友朋驚夢哭對門兒女笑情癡
 密書名字魂低喚來日關河路不知送爾泉台安穩去得歸同穴竟何時吳中祝氏女安賈
 端嚴性好潔每言三日不完則衣垢一日不沐則髮垢一時不澀髮則心垢故所居明淨可
 鑑飲饌非手自烹調者不食及筭歸於梁生婉婉相得春晨助讀秋晚聯吟十餘年如一日
 也已而生病遺矢漬衾稱女手滌之污及脫臂而不以為嫌其篤於情也如此及生卒女絕
 不哭亦不言飲食作止如常親黨竊竊議之而不知其意也後一月而女病病即昏瞶暴卒
 特心口微溫氣息若有若無者七日一夕屍忽轉動守者皆驚避其膽壯者就問之婦乃拍
 牀哭曰吾初以為吾夫之亡不能常聚於人間尚可相從於地下庶幾昭昭不足冥冥有餘
 故吾不哭不言默默求死者而月今幸而死矣而不見吾夫求所謂閻羅者地藏者而皆不
 可見茫茫然一片昏黑無所復之悲憤間忽見火光一輪如日初上其傍有人曰此天帝居

也。跪而求之。見有金甲神。笑曰。此真下界愚婦人也。人世一切鬼神。惟忠義烈節。精誠。免苦之人。死而不滅。然且有聚散久暫之不同。若汝夫者。病久精亡。惟其亡也。故死。死則安有所存。予哀憫之。而一輪忽降。昏慘如初。嗚呼。信如神言。則是吾夫竟無其人也。則是百千萬年永無見期。推之父母兒女。以及於吾身一死。而皆寂滅無知也。吾是以慟也。號哭三日。夜淚竭。心枯。家人再進來。湯呼之已歿。

清納蘭容若著



淶水亭雜識

淶水亭雜識提要

長白納蘭容若原名成德為明太傅珠之子貴介而以博學聞所友若吳漢槎洪稚存輩皆一時之選切磋有得著錄成書不僅異聞軼事之足資考證也

淶水亭雜識卷一

清 納蘭性德容若著

癸丑病起披讀經史偶有管見書之別簡或良朋泣止傳述異聞客去輒錄而藏焉逾三四年遂成卷曰淶水亭雜識以備說家之瀏覽云爾

燕山竇十郎故居或云在城西或云在昌平或云在涿州或云在蘇州時馮瀛王道贈詩有靈椿一株老之句今北城有靈椿坊疑是十郎舊里此靈椿所以名坊也元時海子岸有萬春園進士登第恩榮宴後會同年於此宋顯夫詩所云臨水亭臺似曲江也今失所在元有甄氏訪山亭在城西今莫詳其處矣

李長沙賜第在西長安門西俗呼李閣老衙衙是也其別業在北安門北集中西涯十二詠程篁墩學士和之有桔槔亭楊柳灣稻田菜園蓮池而響牐鐘鼓樓慈恩寺廣福觀皆在十二詠中今其遺址不可問當在越橋相近蓋響牐即越橋下牐而鐘鼓樓則園中可遙望爾

紅螺山大明寺碑元昭文館大學士太史院使領司天監事樊從義撰文宣文閣監書博士兼經筵譯文官王與書稱寺始於唐金世宗大定間召佛覺禪師於真定之

弘濟來住茲山。元仁宗時。詔雲山禪師以榮祿大夫太司空。佩一品銀章。主大聖安寺。內侍大司徒王伯順以大明為聖安宗派。請太皇太后發帑五萬為修寺之資。至正中。雲山從聖安歸老於此。盡捐前後所賜金帛重脩焉。蓋沙門檢校司空。在遼時。已然金元循之不改也。碑又云。兩紅螺死為雙浮圖。瘞之寺中。今寺南一池曰紅螺池。三面皆果園。花時游覽頗盛。殿西有竹一畝。寺東南二里許。為明懷甯侯孫武敏公墓。有兩碑。一李賢撰。一彭時撰。中一碑刻諭祭文。

呼奴山白雲觀。有元大德八年集賢學士宋渤碑。

千佛寺建於明萬曆初。中有長沙楊守魯安陽喬應春二碑。皆鎮陽林潮書。潮以鴻臚寺主簿。直文華殿中書。應春碑稱諸天阿羅漢。皆太監楊用所鑄。劉同人帝京景物略乃謂為朝鮮國王所貢。當以碑為實也。

藥王廟。天啟中魏忠賢所建。落成時。帝加獎諭。賜資甚厚。當年必有豐碑。今無片石。蓋為人所踏矣。

龍華寺明碑二。其一。播陽釋道深撰。廣陵起昂書。撫甯侯朱永篆額。其一。金陵朱之蕃撰。高陽孫承宗篆額。永春李開藻書。文辭甚俚。不足觀。

資福寺。明正統間僧圓昇建。至嘉靖初。尚膳監太監馬潮修之。中有山西按察司僉事督理宣府邊儲四明錢俊民碑。書之者。禮部左侍郎任丘李時也。殿前梵塢上勒片石。有壬寅三月三日字。未知何時所建。明正德癸酉。司禮監太監張雄建寺於宛平縣香山鄉畏吾村。賜額曰大慧。并護勅勒於碑。寺有大悲殿。重檐架之中。範銅為佛像高五丈。土人遂呼為大佛寺。嘉靖中。太監麥某提督東廠。於其左增蓋佑聖觀。於是合寺觀計之。殿宇凡一百八十三楹。拓地四百二十一畝。蓋是時世宗方信道士。而厭縹緲內官。惟恐寺刹之毀。故建道觀于其旁。而寺後之山。又有真武祠。藉此以存寺也。寺之始建。大學士茶陵李東陽為碑。工部尚書湯陰李燧書之。新甯伯譚祐篆額。其增置佑聖觀也。大學士餘姚李本撰文。禮部尚書高安吳山書之。成國公朱希忠篆額。其後萬曆壬辰重脩。則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太倉王錫爵撰記。功德寺有木毬使者。其事近於怪。按宋張世南遊宦紀聞。載雪峰寺僧義存。於唐懿宗咸通十一年。開山創寺。乾符二年。賜號真覺禪師。寺有木毬。相傳受真覺役使。呼僕隸客毬。皆自往來。嘉泰間。寺灾。毬忽滾入池中。得不壞。然則以木毬為使。浮屠固有其術。蓋有先版庵而役之者矣。

五台山僧多言娑羅樹靈異。至畫圖鏤版。然如巴陵淮陰安西伊洛臨安白下峨眉。山在處有之。聞廣州南海神廟。四本特高。今京師臥佛寺二株。亦有干霄之勢。顧或著或不著。草木亦有幸不幸也。

懷柔城極堅整。西南在平地。東北則因山為之。其南甕城可盤馬。麗譙片石。記萬曆九年增修丈尺。末云並用純灰鋪底。灌抵完全。以垂永久。宜其歷百年尚如新築也。釣魚臺在懷柔縣西三里。山水殊勝。澗流至此廣丈餘。橫版以渡。東南一望。渚烟村樹。彷彿江鄉。瓊華島土。取自塞外。輟耕錄。西軒客譚可稽也。石移自艮岳。明宣宗廣寒記可證也。

西山有君子城。疑即寰宇記所云君子城。譌為箕子城者也。

駕到口在西山。其曰駕到。不知何年事。

齋堂村在西山之北百餘里。產畫眉石處也。元豫章熊自得偕崇真張真人往居。撰燕京志。歐陽元功張仲舉皆有詩送之。元功詩云。先生去隱齋堂村。境趣佳處如桃源。西出都門二百里。山之盤屋水浩疊。一重一掩一聚落。一溪十渡深而渾。羊腸險徑挂山腹。窺房小屋粘雲根。立當阮塞若關隘。視人衍沃同川原。市朝甚通俗塵遠。

土產雖少人烟繁。鉏耨陸宜麥。栽樹柵作園。收雞豚。園蔬地美。夏不燥。煤炭價賤。冬常溫。前年熊郎入賣藥。施貧者。樂人感恩。熊君攜笈。今就子。繞舍木葉書。續編崇真真人。又繼往。況是倕侄之子孫。紫蕭夜吹。遶鶴至。林響谷應。松風喧。登高東望。直沽口。海日涌出。黃金盆。應憐曼倩。戀象闕。坐羨龐公。歸鹿門。仲舉詩云。燕垂趙際。中有村。正在西湖之土源。源頭落花。每流出。亦有浴鳧時。在壺隱。君葺茅據幽勝。琴瑟小莊如陸渾。環之蒼松數十樹。拔出太古虛無根。攢峯疊壁。何盤盤。地多磽礧。少平原。先生生計。雖苦薄。最喜靜。無人事。繁黃精本肥。朮苗脆。疆場有瓜。牢有豚。吟詩作畫。百不理。一家笑語。常春溫。功名祇遺世。逢累飽。煖已荷皇天恩。近聞京志。將脫稿。貫穿百氏手。自繙朱黃堆。案墨滿硯。鈔寫況有能。書孫雲晴。輒辱羽客去。穀熟方來。山鳥喧。土牀炕煖。石窯炭。黍酒香。注田家盆。要知精舍白鹿洞。不待公車金馬門。元之大一統志。卷帙繁富。攷證亦綦詳矣。而自得復撰燕京志。仲舉謂其貫穿百氏。必有出于大一統之表者。惜乎其書之不傳也。

聖朝建都燕山。民物日富。八九十歲翁。教茂龐頌。朝廷優之。徭役弗事。歲時得陞殿。上上皇帝壽。百官衣朝服。鞠躬以進。視班次。惟謹。毋敢越尺寸。而諸耆老。高幘博褐。

從容暇豫以齒後先。門者不敢誰何。視百官退。乃陟峻陞承清光。歸而嬉戲井陌。或騎或步。更過飲食。和氣粹如。大駕出則龐眉黃髮。序鈞陳環衛間。見者咸曰樂哉。太平之民也。此元王士熙張進中墓表。進中居京師。亦耆老之一也。進中字子正。善為筆。管以堅竹。毫以鼯鼠。淇上王仲謀上黨宋齊彥。吳興趙子昂。皆與之遊。以一筆工而數得持筆入禁中。觀元盛時尊養耆老之典。亦庶幾上庠之風矣。

明初有玉鵠十二。從南方來。飛集燕山。識者謂北平當玉。蓋兆燕山十二陵也。

都中遺老述萬曆間西山戒壇四月游女之盛。鈿車不絕。茶棚酒肆。相接於路。至有挾妓入寺者。一無名子嘲以詩云。高下山頭起佛龕。往來米汁雜魚鹽。不因說法堅持戒。那得觀音處處忝。

項羽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徐廣曰。都即墨。又立齊將田都為齊王。都臨淄。又立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為濟北王。都博陽。正義曰。在濟北。是為三齊。後田榮自立為齊王。并王三齊之地。正義三齊記云。右即墨。中臨淄。左平陸。謂之三齊。

句吳。按史記。泰伯奔荊蠻。荊蠻義之。從而歸者千餘家。號曰句吳。正義引世本注云。泰伯始所居地名。許慎淮南子注云。吳人語不正。言吳而加以句。顏師古云。句夷俗。

發聲亦猶越為於越正義又云泰伯居梅里在常州無錫縣東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孫壽夢居之號句吳吳越春秋泰伯號句吳起城在西北隅名曰故吳注泰伯所都謂之吳城在梅里平墟今無錫縣境其後楚封春申君黃歇為相以吳故墟為都邑即此也

吳有數稱漢書項羽傳舉吳中兵曰吳中漢書灌嬰傳渡江破吳郡長吳下按吳縣本平地槩言之猶言稷下教下云見葉氏過庭錄曰吳下今人多稱平江為吳門按李德裕文指潤州為吳之門戶又王充論衡云孔子與顏淵上泰山東望吳閶門外白馬如練充謂人目所見不過十里魯去吳千有餘里使離朱望之終不能見他書作吳門而此云閶門者悞也此吳門即莫郭門也莫與魯為鄰非今閶門明矣又見漢五行志洪州亦有吳門鎮曰吳門又吳縣有大吳鄉曰大吳沈休文安陸王碑文鴻臚舊吳李善注劉琨勸進表奄有舊吳曰舊吳梁簡文帝浮海石像銘曰長處全吳今崑山有全吳鄉又長洲縣上元鄉全吳里是也梁同光二年升蘇州為中吳軍節度吳越時稱中吳府亦曰東吳

吳會世多稱平江為吳會意謂吳為東南一都會也自唐以來如此今郡中有吳會

亭。府治前有吳會坊。皆承其誤。按史漢等書所載。皆以吳會為吳越。漢吳王濞傳上。患吳會輕悍。此時未分會稽為吳郡。蓋指吳會稽之地耳。至吳郡既立之後。若曹子建詩云。行行至吳會。吳會非吾鄉。諸葛孔明論荊州形勢云。東連吳會。東漢蔡邕傳云。寄命江海。遠迹吳會。謝承後漢書施延傳云。吳會未分。吳張紘謂收兵吳會。則荆揚可一。王羲之為會稽內史。時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石崇論伐吳之功曰。吳會僭逆。則斥言孫氏。莊子釋文。浙江今在餘杭郡。後漢以為吳會分界。今在會稽錢塘。已上皆指二浙之地。又按吳孫賁傳云。策已平吳會二郡。朱桓傳云。使部伍吳會二郡。宋褚伯玉。吳郡錢塘人。隱居剡山。齊太祖即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六朝亦有下吳會兩郡造船若干者。此類甚多。證據尤切。或謂會稽二字。可獨稱會乎。按宋元嘉時。以揚州浙西屬司隸校尉。而分浙東五郡立會州。以隋王誕為刺史。晉宋間亦以會稽為會土。故謝靈運有會行吟。此獨稱會之徵也。

蘇臺。青箱雜記云。蘇州有姑蘇臺。故謂蘇臺。相州有銅雀臺。滑州有測景臺。故亦稱相臺。滑臺。又見古蹟攷

三楚。史記貨殖傳。淮南為西楚。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為東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

長沙為南楚。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

水鄉。陸士衡答張士然詩云。余固水鄉士。注。吳地也。

當時水勢瀰漫。流亦湍急。自後人築堤立塘。村市錯置。水稍平。

減流漸寬。

三吳之說。互有不同。十道四蕃志。以吳郡丹陽吳興為三吳。

通典及元和郡國志並同。郡又以義

興吳郡吳興為三吳。

郡國志同。

鄺道元注水經云。永建中。陽羨周嘉上書。以縣遠赴會至

難。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為吳東。為會稽。後分為三。號三吳。即吳興吳郡會稽也。按

晉書咸和三年。蘇峻反。吳興太守虞潭。與庾冰王舒等起義兵於三吳。時冰為吳郡。

舒為會稽。則是吳郡吳興會稽為三吳矣。安帝隆安三年。孫恩陷會稽。劉牢之遣將

桓寶率師救三吳。及陶回為吳興太守。時大饑。穀貴。三吳尤甚。回開倉賑之。不待詔。

及割府庫軍資以救乏絕。一境獲全。詔會稽吳郡。依回賑卹。據此。則與水經合矣。又

虞潭傳。蘇峻反。潭為吳興太守。詔加潭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五郡事。孝武帝甯康

二年。太后詔曰。三吳興壤。水旱並臻。宜時拯卹。三吳義興晉陵。及會稽遭水之縣。全

除一年租。以此兩事攷之。則義興固在三吳之外。而太后之詔。亦不在三吳之數。豈

一時稱謂。初無定說。抑史傳各有詳簡。差互耶。或云虞潭所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

計六郡而稱五郡。潭自為吳興。增督五郡。蓋丹陽其一也。桓寶救三吳者。以孫恩既陷會稽。遂逼吳中。故云。今當以十道四蕃志及郡國志別說為正。

陸廣微吳地記以金陵為中吳。鄂州為南吳。武昌為下吳。即三吳也。地理指掌圖三吳今蘇潤湖州亦據吳丹陽吳興三郡而言也。

虎丘山在吳縣西北九里。唐避諱曰武丘。先名海湧山。高一百三十尺。周二百十丈。

山在郡城西北五里。吳地記云去吳縣西九里二百步。

遙望平田中一小丘。北入山。則泉石奇詭。應接不暇。吳

越春秋闔閭葬此三日。金精為白虎踞其上。因名虎丘。郡縣志云。秦皇鑿山以求珍

異。孫權穿之。亦無所得。其鑿處遂成深澗。今劍池兩崖劃開。中涵石泉。深不可測。為

吳中絕景。王元之張敬夫皆有銘。晉王珣虎丘銘曰。虎丘先名海湧山。山大勢四面

周迴。嶺南則是山徑。兩面壁立交林。上合蹊路。下通升降。窈窕亦不卒至。王僧虔吳

地記云。虎丘山絕出僻處。茂林深篁。為江左丘壑之表。吳興太守褚淵昔嘗述職。路經

吳境。淹留數日。登覽不足。乃歎曰。今之所稱多過其實。今睹虎丘。逾於所聞。斯言得

之矣。顧野王虎丘山序云。高不抗雲。深無藏影。卑非培塿。淺異棘林。路若絕而復通。

石將斷而更綴。抑巨麗之名山。信大吳之勝壤也。御史中丞沈初明等遊山賦詩。並

書屋壁。梁郡守謝舉有虎丘山賦。宋何求及二弟點。唐陳顧越。唐史德義並隱此山。紹興中。洛人尹燁避地山中。書堂存焉。舊有東西二寺。即王珣別館。皆在山下。山半大石盤陀數畝。高下如刻削。因神僧竺道生於此說法。號千人坐石。他山所無。白蓮池。虎跑泉。亦生公遺迹。陸羽泉。即藏殿側石井。試劍石。因大石中裂故名。及望海樓。真娘墓。皆有古人賦詠。

舊稱虎丘為王珣宅。未審所據。王劭諸州舍利感應記。虎丘山寺。其地是晉司徒王珣琴臺是矣。

三江史記正義曰。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

下文十分處。號三江口。此三十里。太近。

江西南上

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松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白蚬湖。名曰上江。亦曰東

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三百餘里。當云。於其分處。號三江

口。顧夷異地記云。顧野王地志同。

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

入海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水經云。松江自太湖東北流。徑七十里。江水奇分。謂之三

江口。吳越春秋稱。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此亦別為三江。五湖。廣

仲初。揚都賦注。太湖東注為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流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

為東江與松江而三也。古迹如此。先儒蔡仲默取以證禹貢之說。

吳王闔閭十九年伐越。越王句踐迎擊之。吳敗于槜李。左傳謂闔廬傷將指卒于陘。史記乃謂敗之姑蘇。自是夫差敗處。史記正義謂姑蘇槜李相去百里。疑太史公誤。又吳王夫差二年。悉兵伐越。敗之夫椒。報姑蘇也。此語亦當云報槜李矣。

姑蘇臺。臺因山名。合作胥。今作蘇者。蓋吳音聲重。凡胥鬚字皆轉而為蘇。故後人直曰姑蘇。隋平陳。乃承其謠。改蘇州。以吳越春秋越絕二書攷之。一作姑胥。一作姑蘇。則胥蘇二字。其來遠矣。

山得水而景物奇變。泰山在平地。不及匡廬之多態。澎湃為彭郎。小孤為小姑。詩人借景作情。不宜堅索故實。

牡丹近數曹。毫北地則大房山僧多種之。其色有夭紅淺綠。江南所無也。

白櫻桃。生京師西山中。微酸。不及朱櫻之甘碩。

福建江西廣東深山中。有禽民同於猿獐。不與平民相接。有作工於民家者。食之階石。不以人禮待之。其人射鳥獸種麥。此山住一二年。移至別山。官府不能制。有數種姓自相婚配。

今之黑鬼可入可魚晉時謂之蜺崙即蛋民也海船用以守纜恐為魚蟹所傷

高麗日本之間海中有釜山為往來之中頓海道無程而順風行一日夜可得千里貿易者曾有順風行五日至長岐島者故知其國去甯波五千里日本海中有魚與人無異而禿首有尾通番者謂之海和尚

日本至中國海面五千里而禽鳥有來去者望見海船即來息力于檣篷倦不能動或施之以米或掇而食之

日本之外有一國彼人謂之東京其間有夜海白日昏黑得見天星海水有一處高起二三丈如檻然凡有東京販者而日本人為駟儻則中國貨貴若日本居貨以待東京人之來則賤也日本人入操場練兵必以夜蓋燈火整亂易見也其教藝處不令中國人見之

日本唐時始有人往彼而留居者謂之大唐街今且長十里矣

日本之東北有食人者倭亦畏甚因山作關以拒之倭人精於刀且不畏死登岸則難敵而舟甚小故湯和立法於海中以大船衝沈其船

淶水亭雜識卷一終

淶水亭雜識卷二

清 納蘭性德容若著

唐肅宗撤西北邊兵平內賊代德遂以京師為邊鎮明棄三衛亦然
明於金陵關中洛陽無不可都本朝惟都燕足以兼制南北而明預建宮殿於三百
年前天也

陸廣微吳地記云宋時蘇州田租三十萬王圻續文獻通攷云南宋江南水田每畝
租六升明洪武年凡淮張之文武親戚及籍沒富民之田皆為官田宣德實錄載太
守況鍾疏云蘇田以十六分計之十五分為官田一分為民田所以洪武加租至二
百二十萬也建文曾減之燕王篡位悉復洪武之制後又漸次增之至二百七十萬
蘇之田租雖重其通負時有蠲赦民謠曰朝廷貪多百姓貪施萬曆末年上司恐州
縣橫征揭榜令民納至八分不許復納

宋之漕法積於半途次年至京遇有凶饉處轉運使得以轉移其間民以不困蔡京
改為直達以濟徽宗之妄費而漕法始變

明之軍衛仿唐府軍之法其後官存而軍丁漸消遂無實用召募起焉既有召募之

兵而軍衛之屯田如故。徒為不肖衛官所衣食。亦困民之一端也。

明都於燕。海運最為便利。元史載海運之通。負少者每石不及三合。多者不及三升。然須選近海為官丁。乃可。陸地之人。談海色變。不足與言。

捕勒魚處。當充濟之東。海運之半道也。何獨於北半道而難之。

鑄錢有二弊。錢輕則盜鑄者多。法不能禁。徒滋煩擾。重則姦民銷錢為器。然紅銅可點為黃銅。黃銅不可復為紅銅。若立法令。民間許用紅銅。惟以黃銅鑄重錢。一時少有煩擾。而錢法定矣。

禁銀用錢。洪永年大行之。收利權於上耳。以求贏利。則失治國之大體。

中國天官家俱言天河是積氣。天主教人於萬曆年間至。始言氣無千古不動者。以望遠鏡窺之。皆小星也。歷歷分明。

西人云。以望遠鏡窺金星。亦有弦望。夫月借日光以有光。故有弦望。金星自有光。不仗日光。不知何以有弦望。

武侯木牛流馬。古有言。是小車者。西人有自行車。前輪絕小。後輪絕大。則有以高臨下之勢。故平地亦得自行。或即木牛流馬乎。而坎壈曲折。大費人力也。

西人測五星謂近地二十度雖晴時亦有清濛氣星體為此氣浮而上登不得其真數須於此氣以上測之又須有次第乃正如木火金前後相次而行欲測金星先測木星在何處俟其西行至某度乃於其度測水星又於水星上測金星乃不受金濛之混誠良法也

西人曆法實出郭守敬之上中國曾未有也

西人醫道與中國異有黃液白液等名其用藥雖人參亦以燒酒法蒸露而飲之

西人之字因人之語聲而作之其書名曰耳目資唯諧聲一門非六書也

西人長於象數而短於義理有書名七克亦教人作善者也尊其天主為至極而謗佛又全不知佛道

後世言曆者必宗元史以曆書為郭守敬所作高出古人故也明朝鄭世子之於樂亦然余嘗謂作明史樂史宜以冷謙所作用於朝廟者為上卷刺聚鄭世子樂書之精義為下卷後世言樂者亦必宗之同郭守敬矣

世子於古人惟取管仲子長之說而極輕班固荀勗以下不論也自漢至宋能歷歷詳舉其故可謂異人世子外祖何塘謂黃鍾之體本是一尺乃度尺也以度尺分為

九寸。名為律尺。非有二也。此論既出。孟堅以下之醉夢皆醒矣。世子之學。自何公開之。

世子謂漢人以度尺之九寸為黃鍾。律短故樂高。最為有據。且出自世子。誰敢有疑。竊謂樂聲之高。不始於漢也。男外陽而內陰。力壯而聲下。女外陰而內陽。力弱而聲高。故女之歌聲。高於男者。二律。倚之。蕭而可證也。夏桀作女倡。樂聲之高。殆始於此。古之蕭。即律管也。三十六律管。長短作一排。形如鳳翅。故楚詞曰。吹參差兮誰思也。然管多而一人吹之。何以高下曲折。繹如。今之蕭。乃古之簫。名異而體同。王褒有洞簫賦。不言其狀。未知洞簫即簫否。王子晉之笙。其制象鳳形。亦如參差竹。九歌吹參差兮誰思。王元長曲水序。發參差于王子。皆言笙。李善注。則謂洞簫。

五音有二義。一者高下。二者類聚。高下者。宮商角變徵。徵羽變宮也。類聚。宮大而濁。商清而冽。角徑而直。徵文而繁。羽細而碎。此之謂類。聚其類以成調。故曰類聚竹聲。唯有高下。絲聲兼備二義。

今世以琴之第一弦為宮。非也。乃太律之徵。林鍾也。第二弦為太律之羽。無射也。第三弦乃為正律黃鍾宮。故國語曰。聲莫大於徵。非謂正律徵也。

唯作八音而無人之歌聲。謂之徒奏。唯人聲而無八音。謂之徒歌。徒歌曰謠。謂此非謂民謠也。旋宮至姑洗。仲呂則聲高極。非人聲所能倚。故有徒奏而徒歌則興到者。隨便為之耳。

明代之樂。冷啟敬所作。聲下而濁。其黃鍾乃太律之無射。下於正律。黃鍾二律。朝天宮道士云。凡用於郊廟者。以啟敬之大簇為宮。若如啟敬之法。聲如梵唄矣。作者無過習者之門。道士所用。適是古之黃鍾。所以房庶為伶人所侮而不覺。

革薄則聲亮。厚則聲雌。木金石薄則聲下。厚則聲高。議樂須學士與伶工共成之。學士知古不知今。言理不言器。伶工知今不知古。言器不言理。彼此相譏。在虛心者則彼此可以相成也。人之虛心者鮮。則成偏見。鄭世子博極羣書。又甚習伶工之器。所以特絕。

樂者聲也。凡以算數言樂者。多拘泥。參差不合於律。鄭世子二藝俱精。以算算樂。妙有神解。河南久被兵火。未知書版不散失否。世子文筆稍蕪。書繁難於翻刻。得健筆徑省其辭。存三分之一。庶可易傳。

攷工云。魚膠黏。凡黏之類。不能方。不能方。謂易翻也。而今世之弓。必以海中石首魚。

之膠為之。未有用鼠膠者也。考工弓體。又上壓而下竹。今弓胎多用竹。激矢能遠。木胎者不及也。

宋人歌詞。而唐人歌詩之法廢。元曲起而詞廢。南曲起而北曲又廢。今世之歌。鹿鳴塵飯塗羹也。

獲伶盛於元世。而梁時大雲之樂。作一老翁演述西域神仙變化之事。獲伶實始於此。

宋時士大夫。猶有起舞以勸酒者。自獲作而舞遂廢。

今所嗽之烟草。孫光憲已言之。載于太平廣記。有僧云。世尊曾言。山中有草。然烟嗽之。可以解倦。則西域之嗽烟。三千餘載矣。

史記烏氏倮用谷量牛馬。秦始皇令比封君。與朝請。巴寡婦用財自衛。為築女懷清臺。此用禮安富遺意。亦秦致富強之本教也。後世動破壞富家。詭云強幹弱枝之計。

者。亦暴秦之不如矣。

高歡問爾朱榮。聞公有馬十二谷。云云。以谷量馬。乃邊陲舊俗也。

高允伯恭以昔歲同徵。零落將盡。感逝懷人。作徵士頌。合三十四人。其頌末曰。昔因朝命。與之克諧。披襟散想。解帶舒懷。此欣猶昨。存亡奄乖。靜言思之。中心猶摧。亦後

世敦厚同年之意也。

東漢同舉者謂之同歲生見李固傳。

周李孝軌封奇章公。隋牛弘封奇章公。

齊氏胄子以通經入仕者。唯博陵崔子發。廣陵宋游卿而已。

隋秦孝王妃生男。文帝大喜。頒賜羣官。李文本云。王妃生男。於羣官何事。乃妄受賞。此與晉元帝所云。此事豈容卿等有勲。正可相合。

宋文帝欲犯河南。行人曰云云。大武帝聞而大笑曰。龜鱉小豎。自顧不暇。何能為也。宋時有龍虎大王。亦佳對也。

唐昭宗欲伐李克用。李茂貞無可將者。而朱溫楊行密輩。其下智勇如林。蓋朝廷用盧攜王鐸之流。其所舉者。李傑宋威耳。智力勇藝者。墜於下。悉為強藩所用。

永嘉時事大壞。唯有南遷而已。王衍賣車牛以安衆心。不久隨司馬越徑去。棄其君於賊手。世說載之。以為美談。劉臨川非有識者也。

宋文帝時。員外散騎侍郎孔熙先與范曄謀逆。事露。付廷尉。熙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撓。上奇其才。遣人慰勉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又責前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使孔熙先三十年作散騎郎。那不作賊。此與唐武后之

見駱賓王討己檄文曰。有才如此而使之淪落。不偶宰相之過也。皆綽有帝王之度。足令才士心死。若梁元欲赦王偉。卻不可同年而語。

沈慶之議北伐曰。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謀之事。何由濟。後顏竣曰。今舉大事而黃頭小兒皆得參預。何得不敗。白面黃頭恰可相對。

劉歆自以朝政多失。作逐初賦以嘆往事。而寄己意。其辭曰。處幽潛德。含聖神兮。抱奇內光。自得真兮。寵幸浮寄。寄無常兮。寄之去留。亦可傷兮。大人之度。品物齊兮。舍位之過。忽若遺兮。求位得位。固其常兮。守信保己。比老彭兮。其言頗似曠達。而為莽佐命。終致夷滅。視孫綽之賦。義正桓溫。相去何啻霄壤。

宋真宗時。知制誥周起。患貢舉之弊。建議糊名以革之。糊名之制始此。

中晚唐立君必由寺人。南宋立君必由權相。其國可知。

劉琨經略。遠不及祖逖。東晉人絕重之。循名不責實之故習。

陶侃勤於職業。虛浮之士不敢議之。功名顯著故也。何敬容亦勤於職業。虛浮之士即大譏之。敬容能早知侯景之反。梁人不能及。後世亦頗忽其人。甚矣邪說之害正也。

漢陳蕃曰。期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於心。唐陸象先謂人曰。賀季真清談風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是學蕃語。

騏驎得伯樂。而後脫鹽車。青萍結綠得薛卞。而後長價。然則伯樂薛卞。有功於良馬寶劍也多矣。二子名亦以是不朽。則良馬寶劍。亦有功於二子矣。

北宮純涼州所遣以衛京師者也。於漢兵恣橫時。累挫其鋒。陸氏不負晉。純亦不負陸氏矣。

白敏中以李贊皇薦。得入翰林。及為相。詆贊皇者甚力。呂惠卿以王荊公汲引得預政。所以摧害荊公者。無所不至。三代以還。似此者。指不勝屈。是可數也。

黃雀白龜蛇魚之類。猶知銜恩圖報。況人乎。彼懷私罔上。負恩蔑禮者。曾蟲魚之不如矣。

淮夫不負竇嬰於擯棄之時。任安不負衛青於衰落之日。徐晦越鄉而別臨賀。后山出境以見東坡。劉元誠事司馬公。在朝不通書問。閒居則問無虛月。巢谷徒步訪願瀨於漳海之南。今無復若人矣。

韓退之自其遠祖麒麟。以文名於北朝。文業不絕數世。後至其父仲卿。兄會文。譽益

甚傳至退之遂為一代醇儒其子祖符與諸孫皆舉進士而祖子襄復狀元及第韓氏流澤可謂長矣

漢晁錯議削七國其父曰劉氏安晁氏危矣南齊徐文景方貴盛其父深憂之曰我正當歸墓待喪耳唐路巖屢遷要地其父寄書曰聞汝已判戶部是吾必死之年又聞欲求僕射是我必死之日也彼皆不學無術而識見若此巖延年之母為其子埽墓地李絳秀知其子周嵩周顥俱不得善終二人女子耳而有識見尤難得

李益文名與李賀相埒每一篇出樂工爭以賄求之被聲歌供奉天子天下施之圖繪與太子庶子李益同朝世稱文章李益以別之大曆十才子韓翃之名獨重時又有刺史韓翃德宗命知制誥曰與詩人韓翃

漢高帝素恨雍齒比沙中偶語張良勸帝封之以厭衆心偶語果息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晉文公出亡里鳧須盜其資而去文公飢餓不能行介之推割股以食然後能行文公返國國人多不附乃赦里鳧須之罪使之驂乘遊於國中見者皆曰里鳧須且不誅吾何懼也晉國大甯良策殆本諸此

蔡京當國刻黨籍碑凡忠臣名士一網俱盡然其中亦有本非君子而偶以一事不

合京意亦指為黨平生過愆顧反得洗雪如曾布曾肇王覲章惇輩不可枚舉官豎亦近三十人漢皇甫規深以不與黨人為恥數子碌碌乃獲附驥尾士固有幸有不李耶

漢顏驄對武帝曰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好少而臣已老唐盧照鄰著五悲文自以高宗尚吏而已獨儒武后尚法而已獨黃老后封嵩山屢聘賢士而已獨廢噫士之不遇如二子者亦多矣悲夫

秦陵金井內水孔如巨盃水仰噴不止楊名父子器親見之歸而疏諸朝請易地事下工部湯陰李司空銑怒其多言害成功陰令人塞其孔謂誹謗狂妄奏命錦衣官校枷押赴陵所驗看名父親三木朝辭候駕詩曰禁鼓無聲曙色遲午門西畔立多時楚人抱璞云何泣杞國憂天竟是癡群議已公須首實眾言不發但心知殷勤為問山陵使誰與朝廷決大疑孝廟竟葬此中

符堅銳意伐晉曰以吾之眾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及登晉陽城望晉兵部陣嚴整懍然而懼曰此亦勁敵何謂弱也五代慕容彥超謂漢隱帝曰臣視北軍猶蟻聚耳退問兵數及將校姓名頗懼曰此亦劇賊未易輕也兵甫合輒先遁二事如出一轍

耿弇為張步所攻。光武自往救之。或謂劇賊兵盛。宜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驪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遺君父耶。李道宗將四千騎擊高麗。皆以為眾寡懸絕。宜深溝高壘。以俟車駕之至。道宗曰。吾屬為前軍。當清道以待乘輿。乃更以賊遺君父乎。二子武夫也。其所見乃有儒生不及者。人臣當以此為法。尚書令左雄薦冀州刺史周舉為尚書。又薦故冀州刺史馮直任將帥。直嘗坐贓受罪。舉并以劾雄。雄曰。詔書使我選武猛。不使我選清高。舉曰。詔書使君選武猛。不使君選貪污。雄曰。進軍適所以自伐。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厥以軍法戮宣子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選厥也。任其事。今君不以舉之不才。悞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為君羞。不寤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悅。謝曰。吾嘗事馮直之父。又與直善。今宣光以此奏吾。乃是韓厥之舉也。宣光周舉字也天下益以此賢之。梁冀跋扈。帶劍入省。尚書張陵叱令出。勅虎賁羽林奪劍。冀跪謝。陵不應。劾奏冀。請廷尉論罪。詔罰一歲俸。百官肅然。冀第不疑為河南尹。嘗舉陵孝廉。謂陵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肖。悞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二事乃相類。黃門監魏知古本起小吏。因姚崇引薦。以至同為相。崇意輕之。請攝吏部尚書。知東

都選知古憾焉。時崇二子分司東都。恃其父有德於知古。頗招權請托。知古歸。悉以聞。他日帝詔崇曰。卿子才乎。皆安在。崇揣知帝意。曰。臣二子分司東都。其為人多。欲而寡。慎是必嘗以事干魏知古。帝始以崇必為其子隱。及聞崇奏。乃大喜。問安從得之。對曰。知古微時。臣卵而翼之。臣子愚。以為知古必德臣。容其為非。故敢干之耳。帝于是愛崇不私。而薄知古。欲斥之。崇曰。臣子無狀。撓陛下法。而逐知古。外必謂陛下私臣。乃止。然卒罷為工部尚書。新唐書載此事。謂姚崇巧於料事。而知古薄待所知。至動人主之疑。終身不復用。可見倫理一也。交友不能信者。事君必不忠。

錢徽傳。長慶元年。徽為禮部侍郎。時宰相段文昌出鎮蜀川。故刑部侍郎楊憑子。渾之求進。盡以家藏書畫獻文昌。求致進士第。文昌將發。面托徽。繼以私書保薦。翰林學士李紳亦托舉子周漢賓於徽。及榜出。渾之漢賓皆罷。李宗閔與元稹有隙。宗閔子婿蘇巢。及楊汝士。李弟殷士。俱及第。文昌紳大怒。文昌赴鎮辭日。內殿面奏言。徽所放進士。皆子弟。藝薄。不當在選中。穆宗訪于學士。元稹李紳二人對。與文昌同。遂命中書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誥白居易重試。內出題目。孤竹管賦。鳥散餘花落。詩。而十人不中選。尋貶徽為江州刺史。中書舍人李宗閔。劍州刺史。右補闕楊汝士。

開江令。初議貶徽宗。閔汝士令徽以文昌紳私書進呈。上必開悟。徽曰。不然。苟無愧心得喪一致。脩身慎行。安可以私書相證耶。令子弟焚之。嗚呼。如徽居心行事。休休有容。大臣器量也。

王勃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當時以為奇絕。然亦有所本。庾信馬射賦。落花與翠蓋齊飛。楊柳共青旗一色。隋長壽寺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叢。然勃則青出於藍也。

攷唐書文廟下。不言籩豆之數。明憲宗實錄。成化十二年七月。祭酒周弘謨請增籩豆舞佾。言唐玄宗既正孔子南面之位。服以袞冕。宋徽宗攷正孔子冠服。加十二旒。金世宗加孔子冠十二旒。服十二章。今聖朝尊崇孔子。既用天子之禮。而籩豆則非天子之制。乞勅禮部會議。增十籩十豆。各為十二。從之。是成化以前。至唐宋用十籩十豆。逮憲宗始用十二籩十二豆。後張璠更定祀典。復用十籩十豆也。其略如此。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一孝宗隆興元年癸未。進太祖建隆至開寶十七年事。一孝宗乾道四年戊子。進太祖建隆元年。至英宗治平四年閏三月。五朝事迹。一孝宗淳熙元年甲午。進熙豐祐聖符靖崇觀和康六十年事。一孝宗淳熙九年壬寅。合寫長

編重進。又進續資治通鑑長編舉要六十八卷。今只存五朝事迹。

明制。父兄官三品大寮。子弟不得居言路。考之前代不然。唐書三鄭列傳。鄭餘慶。憲宗立。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子幹。本名涵。第進士。累遷右補闕。敢言無所諱。憲宗謂餘慶曰。涵卿令子。而朕直臣也。更可相賀。鄭覃。文宗太和九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弟朗。由山南幕府入。遷右拾遺。鄭絪。憲宗即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絪餘慶從父。是幹為從孫。時正官右補闕。只以三鄭列傳證之。唐父子兄弟從祖孫不相避明矣。惟杜佑列傳。佑子從郁。元和初。為左補闕。崔羣等以宰相子為嫌。再徙秘書丞。然不過嫌之云爾。初未嘗如明制必相避者也。

韓魏公三守鄉郡。每謁先壠。輒有詩自矜其榮遇。如曰。至日郊原擁節旄。先塋躬得奉牲醪。霜威壓野寒方重。山色凌虛氣自高。衣錦不來誇富貴。報親惟切念劬勞。又曰。畫錦三來治鄴城。古人無似此公榮。首過先壠心先慰。一見家山眼自明。又曰。風入旌旗撼曉光。雨塋親展喜非常。濃陰蔽野瞻喬木。逸勢橫天認太行。自歎重茵富及養。縱垂三組敢誇鄉。路人或指榮雖甚。明哲何如漢子房。又曰。暫趨先壠拜旌旄。因恤吾民穡事勞。田舍罕逢車騎過。聚門村婦擁兒曹。又曰。雨饗先墳已致誠。卻嚴

軒從指東望。鴻驚去旆參差起。爲避柔條結曲行。又曰鄉守三逢禁火天。每驅旌纛掃松軒。衰殘豈足酬恩遇。光寵徒如反祖先。如此者不一而足。孟郊云。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偏長安花。王禹玉云。出門四塞如黃霧。始覺身從天上歸。論者咸議其器量。一人者雖不可與公同語。然此之何時刺客取首。延頸以授。更碎玉璫笑而撫之。若兩人矣。

連曲宴宋儁酒一行。鳳策起歌酒三行。手伎入酒四行。琵琶獨彈。然後食入。雜劇進。繼以吹笙。舞等歌。擊梨樂角觥。王介甫詩。涿州沙上飲盤桓。看舞春風小契丹。蓋紀其事也。至范致能北使有鷓鴣天詞。亦云。休舞銀貂小契丹。滿堂賓客盡關山。則金源燕賓。或襲爲故事。未可定耳。

至堂賞花會。賦詩者四十人。學士則南陽李賢。安成彭時。樞李呂原。莆田林文。安成李紹。永新劉定之。錢塘倪謙。東吳錢溥。侍讀則金城黃諫。詹事則廬陵陳文。長洲劉鉉。侍講則眉山萬安。漁陽李泰。中允則古杞孫賢。贊善則范陽牛綸。修撰則吳中陳鑑。傅野。劉吉。錢塘童謬。華容黎淳。編修則西蜀李本。毗陵王慎。餘姚戚淵。宜興徐溥。瓊山丘濬。泰和尹直。安成彭華。雲川陳秉中。臨川徐瓊。四明楊守陳。臨江吳匯。檢討則

嚴州傅宗安成張業河東邢讓翰林五經博士則天台鮑相典籍則西蜀李鑑泰和陳穀侍書則浙江謝昭其二人則禮部員外郎臨淮凌耀宗中書舍人江東曹冕詩成李賢序之彭時作後序

婦人勻面古惟施朱傅粉而已至六朝乃兼尚黃幽怪錄神女智瓊額黃梁簡文帝詩同安鬟裏發異作額間黃唐溫庭筠詩額黃無限夕陽山又黃印額山輕為塵又詞蕊黃無限當山額牛嶠詞額黃侵膩髮此額妝也北周靜帝令宮人黃眉墨妝溫詩柳風吹盡眉間黃張泌詞依約殘眉理舊黃此眉妝也段氏西陽雜俎所載有黃星靨遼時俗婦人有顏色者目為細娘面塗黃謂為佛妝溫詞臉上金霞細又粉心黃蕊花靨宋彭汝礪詩有女天大稱細娘真珠絡髻面塗黃此則面妝也

澤州李俊民用章舉承安五年進士第一金亡後其同年三十三人惟高平趙楠僅存又挈家之燕京俊民感舊遊以詩題登科記後云試將小錄問同年風采依稀墮目前三十一人今鬼錄與君雖在各華顛又云君還攜幼去幽燕我向荒山學種田千里暮鴻行斷處碧雲容易作愁天錄中張孺卿介甫晁李中寶臣任德維公理孔天昭文安王毅知剛趙銖敬之皆中都大興府人

元裕之寄書耶律中書薦當時士大夫在河朔者固安李天翼漁陽趙鑄燕人張舜俞曹居一王鑄且曰凡此諸人雖其學業標行參差不齊要皆天民之秀有用於世者也按虞文靖學古錄有田氏先友翰墨序稱彰德田師孟輯其先友手翰中有劉百熙字善甫曹居一字通甫趙著字光祖俱燕人其稱著曰大俠按元集作鑄者字才卿別是一人也

唐設九科童子居其一員半千楊炯吳通元裴耀卿李泌劉晏皆由是舉宋則楊億宋綬晏殊李淑均以童子出身然漢有童子郎梁有童子奉車郎以童子拜官者多矣元童子科見於選舉志者一十六人仁宗延祐七年舉陳昉則大興人也

明弘治壬戌狀元康德涵海榜眼孫直卿清皆以不拘小節被劾去國然二君實才雄一代德涵詞鋒如雲直卿勁氣毅然不可奪論者謂二君為是科冠冕以忌嫉者多老於擯斥可惜

蕭道成既篡宋光祿大夫王琨在晉世已為郎中攀廢帝車慟哭曰人以壽為歡老臣以壽為戚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此事西涯李閣老詠田蚡樂府曰誰云死速不如遲幸未淮南語泄時語意本諸此

庾子嵩目和嶠曰森森如千丈松下壺目叔向曰朗朗如百間屋乃成一佳對漢人目李元禮曰謏謏如松下風此等標榜語亦是當日習氣

鄭銳郭仙舟獻詩不切時事惟崇道德玄宗皆令罷官為道士蕭瑀好奉佛亦令出家為僧孔武仲曰如使佞佛者為僧諂道者為道士則士大夫為異論者息矣

官制五品以上者為大夫六品以下者為郎官皆散官也然各寘於官銜之上如曰光祿大夫太保承德郎某部主事之類惟翰林則寘於官銜之下如曰翰林院學士奉政大夫翰林院檢討從仕郎之類蓋史官尊重不欲以散官壓之自明時重翰林始

明時朝貴三品則乘轎廕子封及三代俸入優厚例以隸執長柄大扇擁護四品以下只於馬上用翼扇遮日而已自九卿外三品者多在閒散地如太常太僕光祿卿京兆尹之類弘治間多陞僉都御史威權雖重然僉都係四品階儀制反減削矣至末年僉都御史出城即乘轎至今僉都為巡撫者肩輿用八人假用三品儀從也國子祭酒則自燈市以北改用大轎故祭酒僉都與府尹皆曰半城轎府尹本三品不知於何處騎馬

明朝翰林院官五品。多借三品服色。講官破格有賜斗牛服者。毛公紀歸田雜識云。當孝宗朝。東宮出閣。選侍講讀。是時禮重宮僚。特賜予。或親御春坊。面賜溫諭。坊局官即用孔雀金帶服色。及奉朝省親。使用仙鶴服色犀帶。又云。故事。每歲親郊慶成。賜文武大臣宴於奉天殿。上御寶座。尚膳進饌。傳旨官人滿飲。教坊九奏樂。具如儀。余自為翰林院學士。即得如例升殿。以五品官坐於四品之上。三品後。蓋屢預焉。我朝大臣賜坐。僅見此。與耕藉幸學。而此為尤重。又言春秋二丁祭文廟。遣大學士一人行禮。前一日御殿。百官朝服侍班。傳制廷試天下貢士。上御文華殿。內閣率諸臣以第一甲三卷面奏。上親批定名次。明日早先御華蓋殿。內閣復於黼座前拆卷奏名。中書填黃榜。然後御奉天殿傳臚。丘文莊公謂謹身讀卷。即華蓋也。華蓋讀卷外。朝臣無由而至。是日惟內閣得入殿內。而九卿以下。皆在闕限之外。此亦一代典故。建置官署。必立土穀祠。翰林院所祠。則昌黎伯韓子也。古稱鄉先生歿而祭於社。夫以上穀名祠。亦祭社之義。宜以鄉先生主之。京師燕地。竊謂祀昌黎伯。不若易以常山太傅嬰也。

大興縣題名記。光祿少卿新安尹校書。隆慶四年立。順天府尹丞相題名記。工部尚

舊豐城雷禮文也。嘉靖三十九年立。察佐題名碑記。二一為禮部左侍郎鉛山費家撰。嘉靖二十二年立。一為順天府通判晉江張問仁撰。萬曆十三年立。

宛平縣題名記。翰林院檢討郭鑒嘉靖二十八年立。

古葬宮人之所。謂之宮人斜。京城阜成門外五里許。有靜樂堂磚甃二井。屋以塙。南通方尺門。謹閉之。井前結石為洞。四方通風。宮人有病。非有名稱者。例不賜墓。則出之禁城後。順貞門旁石門。承以殮具。昇出元武門。經北上門北中門。達安樂堂。授其柩者。召本堂土工。移北安門外。易以朱棺。禮送之。靜樂堂火葬塙井中。凡宮人故。必請旨。凡出。必以銅符合符。乃遣。嘉靖末。有貴嬪捐貲。易民地數畝。其焚燼不願井者。悉內地中。

盧溝河畔。元有符氏雅集亭。蒲道源詩。盧溝石橋天下雄。正當京師往來衝。符家介側。敞亭構坐對。奇趣供醇醲。又有野亭。見貢仲章雲林詩集。今一望礪礪。并民居亦寥寥也。

懿安皇后張氏。性賢明。魏璫誅戮朝士。后聞楊左諸君子死。色不豫者累月。李自成入犯。思陵將殉社稷。傳旨後宮。令自裁。時周皇后及貴妃宮嬪之承寵者。皆遵旨畢。

命獨長公主年尚幼。未奉詔。帝怒。拔刀斫其臂。公主仆地。而宮監王永壽方從懿安皇后宮至。白帝曰。懿安皇后業縊死宮中矣。帝乃走煤山。自縊。當魏忠賢柄國時。有養女任氏。美而狡。進之熹宗。立為貴妃。及賊入宮。任詭曰。我天啟皇帝后也。賊不敢犯。既而流轉民間。或送于官。永壽從旁竊窺之曰。此任貴妃也。貴妃晚永壽。面發輒旋閉目。如不聞見者。永壽終亦不敢置計也。永壽事熹宗。不入魏黨。甲申寇亂後。削髮為僧。往來西山間。談及故宮事。輒語人云。

淶水亭雜識卷三

清 納蘭性德容若著

今人多云設虛位禘其祖之所自出。如楊志仁復議論者。僅嘉靖十年舉行一次。後不復行。適考之實錄。嘉靖十年辛卯舉行。詔以後丙辛年行之。十五年丙申四月。仍行大禘禮。二十年辛丑四月。九廟火。詔暫罷。遂永停矣。其實行大禘凡兩次。洪範五福六極。無貴賤。蓋古無不肖而貴。亦無有德而賤者。貴則祿及之而富矣。故富可以槩貴。賤則祿弗及而貧矣。故貧可以槩賤。周禮八柄。馭羣臣。二曰祿以馭其富。六曰奪以馭其貧是也。

望其穀。欲其掣爾而纖也。注。鄭司農云。讀為紛容掣參之掣。疏先鄭云。此蓋有文。今檢未得。此句本見上林賦。紛溶掣參。猗猗從風。前注。迤崇于軫。讀為倚移。從風之移。疏司馬長卿上林賦云。從風倚移。此二句連文。而復云檢未得。未知何意。凡為口舌其於人也。但可以為臣為妾而已。以言說人。豈非妾婦之道乎。

凡人於交友之間。口惠而實不至。則其出而事君。必至於靜言庸遠。故舜之御臣也。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而孔子之於門人。亦嘗聽其言而觀其行。

淮南子汜論訓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是徑以直躬為人
名矣然此說本於呂氏春秋

呂子昔者禹一沐而三握髮一食而三起以禮有道之士周公吐握之說見於荀子
人罕稱禹也

齊武帝云學士輩不堪經國唯大讀書耳經國一劉係宗足矣沈約王融數百人於
事何用此大字是多字義

藝士傳徐之才常與朝士出遊遙望羣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即應聲云為
是宋鵲為是韓盧為逐李斯東走為負帝女南徂此段復見之序傳是溫子昇與李
神儁語當時傳聞之譌亦失於檢正

宋人有嫁子者云云其子竊而藏之君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君公其舅之稱歟故
婦人謂夫之兄曰兄公

郭況族姊為皇祖考夫人謁見光武大喜曰今乃得大舅乎按大舅稱舅公董徵遷
安州刺史因述職路次過家置酒高會乃言曰腰龜返國昔人稱榮仗節還家云胡
不樂誠子弟曰此之富貴非是天降乃勤學所致耳與桓榮稽古之榮皆老生陋態遺

嗤千古。

李紳周員外席上觀柘枝詩。畫鼓拖環錦臂攘。今京師迎年鼓製施兩銅環以手擎之高下。環聲相聞。疑即其遺製也。

宋湜字持正。名字與皇甫俱同。詩牋湜湜正持也。

杜子美昔遊詩。幽燕風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持粟帛。泛海凌蓬萊。後出塞云。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稂稻來東吳。按唐會要。開元二十七年。李適為幽州節度。河北海運使。唐書。姜師度穿平鹵渠。以避海難。蓋元之海運。自崇明抵直沽。唐時海運。則自登州轉而平州。以達於薊。故子美云然也。

天地人。謂之三才。輪人以轂輻牙為三才。弓人膠漆絲為三才。然其所謂三才者。亦眇矣。

史記韓世忠江上事云。金山有紅袍者。墮馬騰而跨之馳去。今則未見有馳處。史言誣乎。古今地異乎。

周禮注疏。糝食菜餽蒸。若今煮菜也。按今俗蒸餅。用菜為餡。此類是矣。

易鼎九四。鼎折足。覆公餽。鄭注云。糝謂之餽。震為竹之萌。曰筍。筍者餽之為菜也。是

八珍之食。按周亦以筍為珍味。故其詩曰：維筍及蒲。饋食之籩。亦有筍俎。

廩法有數名。春秋御廩。天子亦有御廩。單言廩則平常掌米之廩。明堂位。魯有米廩。有虞氏之學。以有虞氏尚孝。合藏菜盛之妾。故名學為米廩。非廩祿也。詩亦有高廩。以其萬億及秭。非藏米之數。故以藏德言之。與常廩御廩又異。

周禮注。堂塗謂堦前。若今令璧襪也。疏。漢時名堂塗為令璧襪。令璧則今之磚也。襪則磚道也。令音零。襪音皆。

羊車注。羊善也。羊車若今定張車。疏亦未知定張車何所用。但知在宮內所用。故差小為之。謂之羊車也。愚按定張車與果下馬俱宮內所用。

服虔曰。持高帝衣冠。月旦以遊于眾廟。已而復之。按月旦謂月出時也。

傅介子年十四。好學書。嘗棄觚而嘆曰。丈夫當立功絕域。何能坐事散儒。棄觚與班生投筆相類。

春秋書星孛。有言其所起者。有言其所入者。文公十四年秋。有星孛。入於北斗。不言所起。重在北斗也。昭公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不言及漢。重在漢也。按宋史。祈報禮曰。凡旱蝗水潦無雪。皆崇禱焉。故本紀太祖乾德元年十二月甲寅。

命近臣祈雪。開寶五年十二月乙酉朔祈雪。乙卯大雨雪。六年十二月壬午。命近臣祈雪。七年十二月辛亥。命近臣祈雪。太宗雍熙二年十一月戊子。祈雪。十二月癸卯。南康軍言雪降三尺。三年十一月丙戌。幸建隆觀相國寺祈雪。十二月乙未朔大雨雪。宴羣臣玉華殿。四年十二月壬寅。幸建隆觀相國寺祈雪。丁巳大雨雪。淳化二年十一月己酉。幸建隆觀相國寺祈雪。至道二年十二月。命宰相以下百官詣諸寺觀禱雪。甲寅雨雪大有年。仁宗天聖九年十一月己丑。祈雪於會靈觀。神宗熙寧元年十一月癸未。命宰臣禱雪。十二月己亥朔。命宰臣禱雪。癸丑。禱雪於郊廟社稷。哲宗元祐七年十二月庚午。祈雪。紹聖元年十二月庚辰。命諸路祈雪。終北宋之世。祈雪凡十有五見。或曰此禮古乎。愚曰考之周禮未見。而左傳昭公元年。子產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崇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崇之。此非祈雪之明證乎。或曰雪風雨之不時。當崇矣。而霜則何為。愚曰詩正月繁霜。正月建巳之月也。春秋冬十月隕霜殺菽。十月建酉之月也。於此二月而霜。非災變之尤者乎。遇災而懼。故亦為之崇禱焉。

文獻通攷止有祈雨祈晴。並無祈雪。愚嘗謂通攷雖千古奇書。而多未備。茲其一端。

乎。又攷唐書禮樂志。並祈雨祈晴亦缺疏矣。祈雪禮實昉於宋。

晉書賈謐傳。謐為秘書監掌國史。先是朝廷議立晉書限斷。中書監荀勗謂宜以魏正始起年。著作郎王瓚欲行嘉平以下朝臣盡入晉史。於時依違未有所決。惠帝立更使議之。謐上議請從泰始為斷。於是下三府。司徒王戎。司空張華。領軍將軍王衍。侍中樂廣。黃門侍郎嵇紹。國子博士謝衡。皆從謐議。騎都尉濟北侯荀爽。侍中荀藩。黃門侍郎華混。以為宜用正始開元。博士荀熙。刁協謂宜嘉平起年。謐重執奏戎華之議。事遂始行。潘岳傳。謐晉書限斷。亦岳之辭也。按正始魏主曹芳年號。始庚申。終戊辰。凡九年。嘉平則芳在位之第十年己巳。司馬懿殺曹爽自為丞相時也。又後十六年。方為泰始元年乙酉。司馬炎篡魏自立矣。竊以賈謐限斷。請自泰始。雖聖人亦不能廢其言。

呂氏春秋尊師云。子張魯之鄙家也。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于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阻也。學于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子墨子。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學于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由此為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也。

史記李斯列傳。秦王乃拜斯為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遊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又張耳陳餘列傳。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

或問名士之稱何昉乎。曰。見於經。則月令聘名士。見於史。則李斯傳諸侯名士。張耳陳餘傳。此兩人魏之名士。見於子。則子張顏涿聚段干木。高何縣子石子。索盧參。此六人為天下名士。顯人是也。大抵名士之稱。權輿於六國之末。而極盛於東漢之世。張天如史論。有云。桓帝之世。有宦官。有名士。天子為宦官而驅除名士。靈帝之世。有宦官。無名士。宦官不復畏名士。而專制天子。

北齊濟南王立為皇太子。初學反語。於迹字下。注云。自反。侍者未達其故。太子曰。跡字足旁。亦豈非自反耶。以足亦反為跡也。

魏書安同父屈仕慕容暉為殿中郎將。同長子亦名屈。典太倉事。盜粳米者也。孫亮與祖同名。

魏黃門王遵業風儀清秀。從容恬素。若處丘園。嘗著穿角履。好事者多毀履以學之。可與郭泰折角巾作對。

世傳宣爐由煉銅十二火。故有光彩。而雲南麗江之銅甚精。曝以日光。即有光彩。安知宣爐非此銅所鑄。宣爐世所重者。如鰐耳魚耳。雅式者也。亦有至怪之式。如波斯馬槽者。而實出宣朝所作。

宋硯大抵不發墨。近年竭江以取下巖之石。曰蕉葉白者。發墨如泛油。則知傳世宋硯。本非良材。硯取發墨。非止易濃。亦以作字有寶光耳。

宋之團茶末。而加以香藥。失茶之本味。極為可笑。而墨則必貴香。冰麝之值倍煙值。造墨用獨草取煙。獨草則煙細。而煙非桐油不黑。墨工在徽歙。而煙則產於楚地。彼處產桐子故也。

文衡山曾見一紙。廣二丈。趙文敏不敢作字。題記而已。此必王家之物。不知紙工以何器成之。

墨之善者。不獨在煙。亦在於杵。墨料同而蒸礱多。百日者則倍勝。更多更勝。李廷珪墨。可以刮舌。殆亦以此。

墨用鹿角膠。非良法也。墨忌者鹵氣。鹿生深山中。其角猶有鹵氣。生海濱者更甚。但用黃牛之革。天泉漂之。至鹵氣去。煎之成膠。即以入煙最善。若寒凝之後。更溶化而

為之。即不盡美。故曰膠新杵到。

古之車戰。以一車統百人。萬人祇須百車。統之法甚簡易。廢車用步。法不得不密。密則煩矣。

古兵法只用車。駕車以馬。故周禮夏官稱司馬。國大則馬多。故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獠獠兵器。每洞各習一種。其習標槍者。鐵刃重二斤。把圍之木一臂。而開發無不中。狼兵則專習筊。田州岑氏則習雙刀。皆絕技也。鄰洞莫非世讎。其精兵留以自衛。應調乃次等者。

西人風車。藉風力以轉動。可省人力。此器揚州自有之。而不及彼之便易。西人取井水以灌溉。有恆昇車。其理即中國之風箱也。

中國用桔槔。大費人力。西人有龍尾車。妙絕。其制用一木柱。徑六七寸。分八分。桶囊如螺旋者。圍於柱外。斜置水中。而轉之。水被誘則上行而登田。又以風車轉之。則數百畝田之水。一人足以致之。大有益於農事。苟得百金。鳩工庀材。必相倣倣。通行天下。為利無窮。

中國鳥銃利器也。倭人來始得其式。倭人鳥銃之底不鐸。鐸者有矢。作螺旋鐵砧塞。

之不炸。又可水滌也。近處有照星。銃端有照星。照星照門與所擊之物相應。發無不中。矢又去遠。遠勝弓矢。

宋之神臂弓。本弩也。名為弓者有故。弓弦必刮弩臂而行。弓力不盡於矢。神臂於臂之行。矢處削而下之。弦得空行。力得盡於矢也。

龍蟄而起。其破牆屋。穴如碗許大。無風雷。無雲水。蛟蜃則乘風雷。作大水出而傷物甚多。龍故稱為神也。釋典言龍有蛇形。馬形。蝦蟆形者。又言天帝宮殿在空中。乃龍持之。又言龍能變人形。唯生時。死時。睡時。姪時。嗔時。不能變本形。又言龍有熱沙著身。烈風壞衣之苦。有金翅鳥吞噉之苦。

天龍為貴。海龍次之。江湖之龍又次之。井潭之龍下矣。

龍喜睡。數百年一覺。甚至積沙其身。成村落。覺即脫神棄身而去。不傷於物。神龍行雨以利物。毒龍為惡。風以害物。

海中夏秋間。時有取水之龍。雲斷處如懸一帶。裊裊而動。海運之道。每當龍宮而過。舟師識之。其水湛然。人不敢作語聲。不知者發銃。則驚躍而破舟矣。定海有龍夜歸。目如雙炬。指揮萬姓者。不知。以為寇警。發矢射之。傷一目。風濤大作。舟擊撞而破者。

甚衆。其後龍出。只見一炬。龍於姪時不能變形。則非人所能匹。柳毅傳亦不讀釋典者所作。

釋典言毒龍目光及人。其人即死。又言以龍心念力故。水即沛然。則不在乎取水以成雨也。

龍以石為食。擊攫所及。石即如粉。夏禹鑿三峽門。龍門必是役龍為之。非人力所及也。故曰神禹。

陳寵曰。蕭何草律。俱避立春之月。而不計天地之正。三王之春。實頗有違。此亦三王改月并改時之一證也。

上已被除。謂之戒浴。見被除疏。摯虞東晉之對。皆失引。或賈氏是唐人語。

明弘治六年奏準。每科一選。不拘地方。不限年歲。待進士分撥辦事之後。行令有志學古者。各錄其平日所作古文十五篇以上。限一月。以裏投送禮部。禮部閱試訖。編號分送翰林院考訂。文理可取者。按號行取。吏部該司。仍將各人試卷記號名。送內閣照例考選。每科取選不過二十人。留不過三五人。

涑水亭雜識卷三終

淶水亭雜識卷四

清 納蘭性德容若著

古人詠史。叙事無意。史也。非詩矣。唐人實勝古人。如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武帝自知身不死。教脩玉殿號長生。東風不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諸句有意而不落議論。故佳。若落議論。史評也。非詩矣。宋已後多患此病。愚謂唐詩宗旨。斷絕五百餘年。此亦一端。

詠史只可用本事中事。用他事中事。須賓主歷然。若只作古事用之。便不當行。如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雲車駕六龍。元者。玄元皇帝老子也。唐世奉為始祖。事固誣誕。天子五色車。用漢武甲乙日青車。丙丁日赤車事。周伯強引杜預左傳序語。謂之具文。見意。以其意在文中。更不出意也。乃為高手。

今世之大為詩害者。莫過於作步韻詩。唐人中晚稍有之。宋乃大盛。故元人作韻府羣玉。今世非步韻無詩。豈非怪事。詩既不敵前人。而又自縛手臂。以臨敵。失計極矣。愚曾與友人言此。渠曰。今人只是做韻。誰曾做詩。此言利害。不可不畏。若人不戒絕此病。必無好詩。

詩乃心聲。性情中事也。發乎情。止乎禮義。故謂之性。亦須有才。乃能揮拓有學。乃不虛薄。杜撰才學之用於詩者如是而已。昌黎選才。子瞻選學。便與性情隔絕。

雅頌多賦。國風多比興。楚詞從國風而出。純是比興。賦義絕少。唐人詩宗風騷。多比興。宋詩比興已少。明人詩皆賦也。便覺版腐少味。

山谷猩猩毛筆詩。不失唐人丰致。反自題為戲作。失正眼矣。

唐人詩意不在題中。亦不在詩中者。故高遠有味。雖作咏物詩。亦必意有寄托。不作死句。老杜黑白鷹。曹唐病馬。韓偓落花。可證。今人論詩。唯恐一字走卻題目。時文也。非詩也。

自五代兵革。中原文獻凋落。詩道失傳。而小詞大盛。宋人專意於詞。實為精絕。詩其塵飯塗羹。故遠不及唐人。

人情好新。今日忽尚宋詩。舉業欲干祿。人操其柄。不得不隨人轉步。詩取自適。何以隨人。

詩之學古。如孩提不能無乳姆也。必自立而後成詩。猶之能自立而後成人也。明之學老杜。學盛唐者。皆一生在乳姆胸前過日。

庾子山句句用字。固不靈動。六一禁絕之一事不用。故遂至於澹薄空疎。了無意味。唐人有寄托。故使事靈。後人無寄托。故使事死。

劉禹錫云。閣上掩書。劉向去。門前脩刺。孔融來。借古以敘時事。則靈動。武元衡云。劉琨長嘯風生坐。謝朓題詩月滿樓。實用古事。而無寄託。便成死句。

建安無偶句。西晉頗有之。日盛月加。至梁陳謂之格詩。有排偶而無粘。沈宋又加翦裁。成五言唐律。長慶集中。尚有半格體。

七言漢人猶未成體。至魏文帝之燕歌行而成體。至梁人漸近於律。至初唐而遂成七言律詩。

七言歌行。始於六朝。其間有長短句。有換韻。音節低昂。聲勢穩密。居然近體。非古詩也。

北史盧思道傳曰。周武帝平齊。授思道儀同三司。追赴長安。與同輩楊休之等數人作聽鳴蟬篇。思道所為。詞意清切。為時人所重。新野庾信。徧覽諸同作者而歎美之。今讀其詞。居然初唐王楊諸子。隋煬帝江都宮樂歌。七言律體已具。律詩亦不始於唐。

五七言絕句。唐人加以粘綴聲病耳。其體未變於古也。

五言律詩。其氣脈猶與古詩相近。至於七言律詩。則別一世界矣。

六朝人凡兩句謂之聯。凡四句謂之絕。非必以四句一篇者為絕句。

休文八病。宋人已不能辨。大約有聲病。守粘綴。無疊韻。不口吃者。八病俱離。

口吃詩。即翻也。疊韻詩。即切也。古云。貴經教口吃也。屋北鹿獨宿。疊韻也。口吃亦名雙聲。

獨樹臨江夜泊船。或本作獨戍。愚謂大江中有戍兵處。可泊船。以獨戍為是。後讀宋

史王明傳。見其地有獨樹口。不覺自失。

唐人以韻字之少者。與他部合之。為通用。咍當與佳通。以隔一部故。遂與灰通。以致字聲亂極。

韻本休文小學之書。以為詩韻已誤。今人又作詞韻。謬之謬也。

人之作詩。必宗三百篇。而用韻反不宗之。豈非顛倒。

東翻登。冬翻丁。聲固不同。而非不可同押者也。休文諸公。強作解事。分為二部。後人以是唐人所遵。不敢相異。

趙文敏詩。不獨在元人為翹楚。在宋可比晏同叔。而本傳云。以書畫掩其文章。以文

章掩其經濟。元世祖開國之君所用當不謬也。

楊鐵崖樂府別是一種奇特之文。謂之樂府則不可。李賓之亦然。

漢人樂府多濃譎。十九首皆高澹。而文選注亦有引入樂府者。不知何故。

樂府。漢武所立之官名。非詩體也。後人以為詩體。

古人樂府詞有切題者。有不切題者。其故不可解。

少陵自作新題樂府。固是千古傑人。

大抵古人詩有專為樂歌而作者。謂之樂府。亦有文人偶作。樂工收而歌之者。亦名樂府。

樂府題。今人多不能解。則不必強作。李于鱗優孟衣冠。徒為人笑。

焦仲卿妻。又是樂府中之別體。意者如後之數落山坡羊。一人彈唱者乎。

曲起而詞廢。詞起而詩廢。唐體起而古詩廢。作詩欲以言情耳。生乎今之世。近體足以言情矣。好古之士。本無其情。而強效其體。以作古樂府。殊覺無謂。

律詩近體也。其開承轉合。與時文相似。唯無破承起講耳。古詩則歐蘇之文。千變萬化者也。作時文者。多不敢擅作古文。而作律詩者。無不竟作古詩。可乎哉。

古詩漢枚乘所作。有在十九首中者。然亦不殊於建安。但舉建安之名。以為宗極可也。

阮公咏懷。不下建安人作。自此而後。西晉已變。建安體絕於阮公。

西晉之白紵舞詞。不言何人作。那得下於漢人。

東晉竟無詩。至陶謝而復振。

康樂矜貴之極。不知者反以為才短幅狹。將為東坡如搓黃麻繩千百尺乎。詩至明遠而絢麗已極。雖不似建安。而別立門戶。不肯相下也。

昌黎作王仲舒碑。又作誌。作劉統軍誌。又作碑。東坡作司馬公行狀。又作碑。其事雖似。而文詞句律。乃無一字相似者。蔡中郎為陳太丘胡廣作碑。及為二公作祠銘。同者乃十七八。

韓退之作博士李君墓誌。通無一語及其家世宦迹才行。直謂其誤服方士柳泌藥。下血以死。且援引數人同以是死者。自李虛中。孟簡。盧坦而下六七人。其文甚奇。公刻意而作。意欲後世永為鑒戒。然古今碑誌無此體也。虞伯生作晏氏家譜序。亦歷數宋竇儼。賈昌期而下數十人之子孫隆替。當亦效昌黎而作。然於晏氏亦有感激。

稱頌語不似昌黎之漠然於李氏也。

歐陽公謝賜衣帶馬表。東坡幼時。老泉命擬作。語意甚工。明成化丙午。場屋出此題。以試士。所列程文。則益該博精切。至弘治壬子。復出魏徵謝黃金廐馬。則益工矣。余意論宋人尚四六。丙午刻者。不失為宋表。壬子所刻。唐人則無是語也。後見常袞集中。有謝緋衣銀牙笏玉帶表云。臣學魏聚螢。才非倚馬。典墳未博。謬膺良吏之官。詞翰不工。叨辱侍臣之列。惟知待罪。敢望殊私。銀章雪明。朱黻雷映。魚須在手。虹玉橫腰。祇奉寵榮。頓忘驚惕。蟬蛭之咏。恐刺國風。蟻蠅之誠。難酬天造。然則唐世已有此體矣。

唐之詩人。惟陳子昂。張說。高適。集中。間有幽州之作。此外遊宦於茲土者寡。宋則非奉使不至。故題咏亦無多。王之渙九日送別詩云。薊庭蕭瑟故人稀。何處登高且送歸。今日暫同芳菊酒。明朝應作斷蓬飛。竇鞏薊門詩云。自從身屬富人侯。蟬噪槐花已四秋。今日一莖新白髮。懶騎官馬到幽州。馬戴詩云。荆卿西去不復返。易水東流無盡期。日暮蕭條薊城北。黃沙白草任風吹。張耒詩云。十月北風燕草黃。燕人馬飽風力強。虎皮裁鞍雕羽箭。射殺陰山雙白狼。四詩辭俱工。其餘雜見於出塞送行之

作如屢戰橋怪斷長冰塹不流徐陵詩寒禽惟有雁關樹但生榆王褒詩也萬里寒
先生積雪三邊曙色動危旌祖詠詩也日生方見樹風定始無沙裴說詩也沙河流
不定春草凍難青王貞白詩也風折旗竿曲沙埋樹杪平馬戴詩也黃雲戰後積白
草暮來看釋皎然詩也塞館皆無草儒裝亦有弓已行難避雪何處合逢花項斯詩
也戍樓承落日沙塞碣征蓬張蠲詩也有雪常經夏無花空到春下營雲外火驅馬
月中塵于鵠詩也野燒枯蓬旋沙風匹馬衝黃滔詩也兒童能走馬婦女亦彎弓歐
陽脩詩也邊日照人如月色野風吹草作泉聲范鎮詩也皆善狀燕中風景者
李羣玉湘妃廟詩相約杏花壇上去畫欄紅紫闌擣搗范攄雲溪友議曰羣玉題廟
見二女曰二年當與君為雲雨之遊段成式戲之曰不意足下是虞舜之辟陽詩人
輕薄至此比於唐秦行紀甚矣按舜升遐已一百十歲三十徵庸帝妻二女度其年
已及笄至此時亦是七十八歲老嫗後人紛紛摹擬湘筠染淚比迹巫山非獨褻慢
聖人亦且有乖事實

唐李益贈盧綸詩曰世故中年別餘生此會同卻將悲與病獨對朗陵翁盧和云戚
戚一西東十年今始同可憐風雨夜相對兩衰翁句律悽惋如出一口

張繼在臨川。寄皇甫冉詩曰。京口情人別久。揚州估客來疎。潮到潯陽回去。相思何處通書。以上三句見下一句。別是一體。然其聲調亦不媿盛唐。冉答之云。望望南徐登北固。迢迢西塞望東關。落日臨川問音信。寒潮惟帶夕陽還。不但格律與之相埒。而一時相與之情亦可想見矣。

王建宮詞。太儀前日暖房來。囑向昭陽乞藥栽。勅賜一科紅躑躅。謝恩未了奏花開。今人有遷居或新築室。朋儕醵金往賀。曰暖房。蓋自唐人已有的矣。

蘭亭記。絲竹管絃之詞。誠為重複。然不特右軍言之。西漢張禹傳。後堂理絲竹管絃。則漢初已有此語矣。

六一詩云。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敢傳中國。舉世無由識古文。謂日本國有逸書。歷問之貿易往來。不然。昔有傳聞彼國無易經。舟中有此經。即波浪不得過。亦不然。

元遺山編唐詩鼓吹。以柳子厚登柳州城樓詩。實之篇首。此詩果足以壓卷乎。且其中許渾詩入選最多。今人膾炙不厭。無怪乎詩格日卑。

丁鶴年西域人。洪武初。回回人禁例甚嚴。行止皆不得自由。丁嘗有詩云。行蹤不定。

梟東徙。心事惟隨雁北飛。劉伯溫家居危疑九日詩云。意以明珠千古恨。卻嫌黃菊似金錢。其意皆可傷也。

花間之詞。如古玉器貴重而不適用。宋詞適用而少貴重。李後主兼有其美。更饒烟水迷離之致。

詞雖蘇辛並稱。而辛實勝蘇。蘇詩傷學。詞傷才。

宋人好推譽本朝人物。以六一比子長。猶十得五六。以放翁比太白。十不得三四。

昔人好取華麗字以名類事之書。如編珠合璧。雕金玉英玉屑。金鑰金匱。寶海寶車。龍筋鳳髓。鱗角天機錦。五色線。萬花谷。青囊錦帶。玉連環。紫香囊。珊瑚木。金鑒香藥。碧玉芳林之屬。未能悉數。聞國學鏤版。向有玉浮圖。不知何書。當亦屬類家也。又有孟四元賦。孟名宗獻。字友之。自號虛靜居士。金時冠於鄉。於府於省於御前。故號四元。其律賦為學者法。然金史不入文苑之列。惟見於劉京叔歸潛志。

三教中皆有義理。皆有實用。皆有人物。能盡知之。猶恐所見未當古人心事。不能伏人若不讀其書。不知其道。唯恃一家之說。衝口亂罵。只自見其孤陋耳。昌黎文名高。出千古。元晦道統自繼孔孟。人猶笑之。何況餘人。大抵一家人相聚。只說得一家話。

自許英傑。不自知孤陋也。讀書貴多貴細。學問貴廣貴實。開口捉筆。驕馬不及。非易事也。

儒道在漢。為讖緯所雜。在宋。為二氏所雜。雜讖緯者。粗而易破。襲二氏者。細而難知。苟不深窮二氏之說。則昔人所雜者。必受其瞞。開口被笑。

楞嚴云。以世界輪迴取顛倒。故人畜仙。其類充塞。世之學仙者。守清淨而間陰陽。非色界天。無女人。但有色身。故名色界。慾念消盡者。生於此。玉帝猶在慾界第二天。其上更有四層。皆有女人。有女則有慾。但以次輕微而上耳。神仙統於玉帝。事可知矣。人世事。釋典無不言之。謂有力者。從脩羅虎象中來。

唐太宗命三藏法師取經。既至西域。有老僧年已七百。謂之曰。此間經籍甚多。人命短促。能讀幾何。須服我延年藥。庶可讀少分藏。師以帝命有定期而辭之。

楞嚴翻譯在武后時。千年以來。皆被台家拉去。作一心三觀。萬歷中年。僧交光始發明根性宗趣。闇室一燈矣。錢牧齋研究之。工遠過鍾伯敬。鍾於楞嚴。知有根性。錢竟不知也。生天牧齋必在伯敬前。成佛當在伯敬後。

人不可強所不知。以為知。唐荆川博極羣書。其作稗編。門類議論。無不精確。唯所列

釋氏之徒。宗教不分。為人所議。萬松老人。耶律文正王之師也。其語文正王曰。以儒治國。以佛治心。王亟稱之。謂雲門之宗。悟者得之於緊峭。迷者失之識情。臨濟之宗。明者得之於峻拔。昧者失之鹵莽。曹洞之宗。智者得之綿密。愚者失之廉纖。獨萬松老人。全曹洞之血脉。具雲門之善巧。備臨濟之機鋒。誠宗門之大匠。四海之所式範。其傾心至矣。老人有萬壽語錄。釋氏新聞。又善撫琴。嘗從文正王索琴。王以承華殿春雷。及種玉翁悲風譜贈之。見湛然居士集。且作詩寄老人。有一曲悲風對譜傳之句。又嘗寄孔雀便面。附以詩云。風流彩扇出西州。寄與白蓮老社頭。遮日招風都不礙。休從侍者索犀牛。傳之法門。亦佳話也。

元人事佛。最可笑者。游皇城一事。作史者乃載入祭祀志。甚無識見。

明慈聖太后。生於遼縣之永樂店。事佛甚謹。宮中稱為九蓮菩薩。每歲十一月十九日。為其誕辰。百官率於午門前稱賀。長安百姓婦孺。俱于佛寺前焚香祝釐。享天子奉養四十三年。古今太后稱全福者。所未有也。

火葬倡於釋氏。末俗因之。焚尸之慘。行路且不忍見。況人孤人弟乎。燕京土俗。以清明日聚無主之柩。堆若丘陵。又剖童子之棺。殮而未化者。裸而置之高處。剪紙為旗。

縛之於臂。此尤不仁之甚矣。或謂火化俗始自元代。然世祖至元十五年。曾嚴焚化之禁。且載大元典章。論世者未之攷爾。

史籍極斥五斗米道。而今世真人。實其裔孫。以符錄治妖有實效。自云其祖道陵。與葛玄許旌陽。薩守堅為上帝四相。其言無稽。而符籙之效。不可沒也。故莊子曰。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

少所見。多所怪。見駱駝謂馬腫背。楞嚴言十二類生甚詳。而譚景升化書。舉之以為異事。人安可不學乎。

釋典多言六道。唯楞嚴合神仙而言七趣。神仙在天下之人之上。雖是長年。實有死時。故又言壽終。仙再活為色陰魔也。道士每言歷劫不死。夫衆生以四大為身。神仙又以四大之精華為身。故得長年。至刳壞則四大亦壞。身於何有。而可言歷劫。旅次一食。可以療飢。一宿。可以適體。謂到家可乎。

以一藥偏治衆病之謂道。以衆藥合治一病之謂醫。醫術始於軒轅岐伯。二公皆神仙也。故醫術為道之緒餘。

楞嚴所言十種仙。唯堅固變化是西域外道。餘九種。東土皆有之。而魏張人元旌陽。

地元丘長春天元為最盛。取藥於人之精血者為人元。取藥於地之金石者謂之地元。取藥於天之日精月華者謂之天元。而餐松食柏如木客毛女輩者名為草仙。非所貴也。地元人元有治病接命之術。天元無之。

明惠安伯張慶臻患癰疾。伏床七年。涿州馮相國請道師梁西臺治之。吸真氣二三口。再閱日。慶臻設宴請道師。能自行賓主之禮。京師人所共知者。

勞山青城太白武當諸深山人迹不至之地。有宋元以來不死之人。皮著於骨。見者返走。皆草仙也。既入此途。則與三元永絕。故平叔云。未煉還丹莫入山。山中內外盡非鉛也。然唯絕於人元而地元天元則可作。

楞嚴所謂堅固動止而不休息。即華陀之五禽戲法。莊子所謂熊經鳥伸也。以之治病亦有效。成仙則未聞也。

什師維摩經注有云。天人以山中靈藥置大海中。波濤日夜衝激。遂成仙藥。又在楞嚴十種之外。以非人所能為故也。

獸中唯狐最靈。猿次之。狐多成仙。服役于上帝。如宮奴閹者然。猿地仙耳。

金華人家忌畜純白貓。能夜蹲瓦頂。盜取月光。則成精為患也。獸亦知天元哉。

鹿仙非鹿成仙也。山中道士知人元之法者。以鹿代人。取藥物以有成者之名也。人之得藥者。有洗心之工。丹房器皿棄之而去。故得成仙。不棄去。祇成接命者。異類為孽。無不擊於雷神。姪致禍也。乍能變為人形。以為稀事。奇味耽溺不舍。以致喪名。非約之咎也。楞嚴又有云。日月薄蝕。精氣流注。著物成妖。亦天元之意也。古人不脩而得仙者。其偶遇此精氣乎。

魏伯陽以六十四卦譬喻丹道之藥物火候。後人遂引易成仙家之書。

仙書唯參同契入約鏡悟真篇是真書。其外鍾呂問答仙佛同源等皆偽。諺語云。劍法不傳。有王老人云。非不傳也。劍以槩比之。鋒鏑如槩几。而以身為之柄。徽州目連獲人之身法。輕如猿鳥。即劍法也。

唐人小說所言劍仙。似乎寓言。而錢牧齋於明末有客謁之。方巾青布袍。錢以下客畜之。數日後。造錢之友馮班謂曰。古有劍術。子即其人也。聞牧齋名。故來見之。乃俗流不我識也。班問其術。答曰。亦服藥。亦祭煉。術成遇大風。即蕭然起行。不覺已乘空矣。後則微風初起而為之。又後則見旭日之光。即為之。久久無不如意矣。言別送至門外。相揖。班揖起。已失其人。

由吾道榮善洞視蕭軌之敗言之如目見蓋即道家之所謂出神也

中行說難漢使曰且禮義之敎上下交怨而室屋之極生力屈焉此老氏之旨當時文帝尚黃老故其一時相習成風如此

張紫陽之丹法陰陽清淨兼用之不得其全者互相攻詆終無效也唯治病則偏者亦有效接命則偏者不可矣

人唯種禾以取米則糠自得本無種糠之法地元之用金石亦然而世之種糠者甚多

涿州馮相國之長子名源淮作元戎於楚時追取銀魂每兩一分存者散碎為銅鐵天主教之法也其人來中國攜銀甚多以追取其魂故行囊不重滯名老子藏金法以藥汁蒸取黃金之汗以治火病其效如神明末宿將曾有之嘗以示客狀如麻油自云攻南方時有大將被銃傷垂死者與二匙即愈鉛汗亦可用噎隔者進之直下無阻嘔吐之甚者大腸中糞穢從而出立刻命盡非得金石重藥無以治之草木藥輕浮隨嘔而出也故地元家謂草木經火則灰經水則爛不可為丹藥金則水火不能傷故能養命抱朴子中有服金銀法王涯置金沙於井而飲其水甘露之變受刑

肉色如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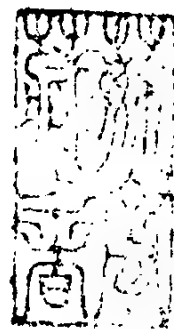
以藥汁浸珠。自成粉。能治危病。又能救記性不健忘。

相如傳言在梁著子虛賦。天子讀而善之。相如曰。此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遊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此三人為辭。其為子虛也。既立此三人名。以為上林之地矣。後上林賦亡是公語。與烏有先生齊難緊接。無從分段。不知緣何有先後篇之別。豈著上林時。始改刻前賦而為之耶。不然。則前賦為不了語矣。

淶水亭雜識卷四終

清

沈荀蔚述



蜀難敘略

蜀難敘略提要

此為婁東沈荀蔚氏撰書中紀獻忠寇蜀
及士民殉節流離始末蓋沈當崇禎之末
隨任雲陽躬罹此難顛連困躓於賊中者
閱二十餘年始克生還故能於當時情狀
言之鑿々至敘賊黨種々殘暴慘酷幾令
人有問猿下淚談虎色變之概

蜀難叙略

清 晏東沈荀蔚述

慨自潢池肆毒。薄海同仇。凡被兵之所。遠邇俱得其詳。惟西蜀僻在一隅。聲問阻絕。隄防隙而洪水滔天。棟宇焚而烽煙匝地。豈世運之難挽。實人事之不修也。荀蔚髫齡不造。遭此慘烈。歷年以來。亂靡有定。雖升沈代謝。世所恒有。而滄桑陵谷之狀。誠有曠古僅見者。乙未丙申間。幸為已蜀河清之會。蔚亦稍能筆墨。因於帖括之暇。或追惟往事。或蒐集遺聞。期於可信。咸筆之於書。自茲以後。凡耳目所及。日附益之。始則國破家亡。既而子身萬死。總目之曰蜀難叙略。俟難平則止。或出蜀亦止。蔚之願也。不幸戊戌正月十九日。方居母憂。而書燬於火。繼作之。至己亥二月初二日。值高承恩之難。復棄於兵。今甲辰二月十五日。歸帆東下。已達楚境。名曰新灘。又逢陽侯之怒。僅以身免。蜀難餘波。猶若是其酷也。後在襄陽署齋。永夏無事。復追憶而次序之。尚得十之五六。而西山餘孽。又適於是平。蜀難誠始終於西山矣。蔚萬里餘生。當此可勝慶忭。明年布帆無恙。得返故園。將挾是編以志終天之恨云。

崇禎十五年壬午春正月。荀蔚年五歲。隨先君子赴四川城都府華陽縣任。沂江而

上四月十六日始至。時川西新經民變。獷悍如故。先君子力為興利除害。年餘政聲始起。癸未冬。聞潼關失守。逆賊李自成據西安為巢穴。將渡河。張獻忠尤狡黠。先已屢犯蜀地。熟悉險要。出入飄忽。及蹂躪湖南。遷延不入黔粵。先君子選度賊勢。必復入川。屢請諸當事。為未雨綢繆之計。而皆苟安無事。先君子動多掣肘。惟拊膺太息而已。先是有搖黃賊震天王混天星。搖天動黃龍等十三家。出沒於川東北山谷間者十餘年。殺掠人民無算。取少壯者文其面。作川王大王等字樣。以益其黨。漸至十餘萬。有秦繼勳者。川東石碓土司秦良玉之族也。與華陽奸民某等。潛伏內地。每作搖黃耳目。故賊得乘虛肆其凶。難民無不欲食其肉者。後被擒。須報決。忽乘防範稍疏。與其黨數十人。夜殺獄卒遁去。諸吏請曰。昏夜倉卒。賊必不及遠去。請大索城中。庶可獲。先君子曰。不然。賊非有外援不及此。必走歸石碓矣。吾聞石碓屢著戰功。令其女官秦夫人主事。尤稱忠順。我若遣汝等將之以重幣。鼓之以忠義。則不惟渠魁授首。而東方亦可免意外之變矣。乃遣能役數人。即日東發。潛至其所。秦夫人果大喜。以大義滅親自任。將繼勳等如數擒出。斷其手足。指嚴軍解至。且附文申請業院。圖寫全蜀形勢。請益兵分守十三隘。蓋土司屢請於巡撫陳公而不獲者。今欲藉先

君之力而得之於巡按劉公也。劉公雖許可。奈無現兵。必須召募。而又乏餉。終成無米之炊。請於蜀藩。蜀藩不與。又不能專。必俟與撫議。而巡撫駐重慶。東西遼遠。文移往還。動須浹月。歲聿云莫矣。

順治元年。即崇禎十七年甲申正月。獻逆悉眾犯蜀。守將秦夫人及參將曹英趙榮貴。俱以守禦單弱。先後敗績。賊遂長驅而上。三月。成都戒嚴。先君子求見蜀王。不得。內江王知之。以先君子策內言於蜀王。王終以祖制為辭。不能用。五月。聞李逆陷燕都。而川東斷臂。難民紛紛逃入省城。一時人情洶懼。不知所為。蜀王始出財佐軍。然已無及矣。眾議蜀王監國。御史劉之渤持不可。躍入荷池。議乃寢。初巡撫陳士奇提學政。好談兵。故朝議即命撫蜀。及撫蜀。入日以詩文為事。軍政皆廢弛。故賊得成破竹之勢。屯於忠州之葫蘆壩四十餘日。復左步右騎。翼舟而上。六月。曹英守涪州水路。趙榮貴守梁山陸路。俱敗而逃。賊遂奪佛圖關。以火攻陷重慶府。大殺。次日悉斷民右手。以瑞王及關南道陳勳。瑞王本封漢中。以國破奔重慶。陳勳及巡撫陳士奇。隴右士大夫多挈家從之。至是皆不免。知府王行儉。巴縣令王錫等。縛於教場。將殺之。忽雷雨晦冥。逆向天詬曰。我殺人與天何涉。以大礮向天叢擊之。俄而晴霽。遂皆遇害。七月。逆留賊將劉廷舉守重慶。已

率衆馬上。成都大震。內江王以先君子言皆驗。出私財益召募一千八百餘人。隸總兵劉佳胤標下。然皆訓練不素。而火器局復自焚。城中一無所恃。先君子自分必死。與原知太倉州事理刑劉士斗。成都縣令吳繼善。及諸僚屬。日相勉以忠義。曰。事至此。我輩之存亡視此城矣。他非所知也。時有邛州舉人劉墨仙。與成都令善。為謀遣種計。吳眷乃約同舅氏張叔度。攜先母及蔚兄妹。於七月十四夜出南門。由雙流新津入臨邛城暫住。八月初五日。賊薄成都。劉總兵出戰而敗。賊遂穴城下。實以火藥。又取大木長數丈者。剗之。兩兩相合。纏以繒帛。亦貯藥。向城樓。城上望之益懼。復勵衆擊賊。賊卻二三里。衆皆喜。以為將去也。初九日黎明火發。而北角樓陷。木石如飛。烏蔽天者久之。守陴者皆走。賊遂入城。蜀王率宮眷投於井。劉總兵赴水死。各院司道府及諸文武官俱被執。十一日。盡驅城內軍民男女於中園。將盡屠之。俄有龍尾下垂。逆以為瑞。遂免死。仍逼入城。先君子被幽於大慈寺。逆遣其黨饋食。以厚祿相誘。更以天命為詞。先君子擊案罵曰。吾豈食賊粟哉。自兵敗時已不食。求死不死。何不速殺吾。將助國滅汝等也。賊黨知不可屈。往報逆。逆大怒。先君子遂與御史理刑兩劉公同遇害。初御史及崇慶州知州王勵精皆與逆同里人。初疑之。至是勵精聞

省城陷。即朝服望北闕拜。坐樓上。舉火自焚。勵精嘗於壁上書文文山孔曰成仁等語。後二十餘年。壁字猶如故。及州民建祠奉公像。甫祭畢。而壁適頽。其精誠所積如此。逆初猶稱李自成永昌偽號。至是踞蜀王宮殿。僭偽位。國號大西。改元大順。以成都為西京。自為聖諭四言勒之石。設偽宰相以下各府部。內外交官。以汪兆麟為偽相。兆麟桐城諸生。從賊已久。殘忍狡獪。知逆好殺。每先事承迎之。以固寵。又以綿州嚴錫命充偽吏部。彭縣令湖廣王國麟充偽戶部。彭縣龍完敬充偽兵部。某縣令某充偽禮部。而偽工部者王其姓。與逆同起。延安弓工也。癸巳歲有源人楊經由白鹽井提舉陞四川洪雅令。原籍太倉。蔚嘗見其遣人歸滇。有稟啟自稱沐恩下吏。問之。楊曰。此余恩上王尚書者也。余非其力不及此。王與張同里。以製弓良故。西京時為大司馬。空然為人甚慙。不識文字。名某字某。爵令不憶矣。其孫可望。劉文秀。李定國。父能奇。四人者。逆假子。皆從張姓。為將軍。監軍先鋒等官。主兵柄。兆麟主機務。王尚禮。馬元利。馮雙禮。張虎等。為偽都督。又配知府以遊擊。知州以都僉。知縣以守備。皆以偽科所取文武進士舉人為之。以東門外中園作教場。南門外萬里橋為屠戮之所。有城內外通衢房屋。皆自前簷截去七八尺。兩旁取土覆道上。以利馳驅。城門出入。必有符驗。登號甘結。犯則坐死者甚衆。入城者面上猶加印記。若失之則不得出。其後惟聽入而禁出矣。又凡衢僻閭巷有

人之所。即分發調事之賊。謂之查事人。房屋垣扉皆遍。如兩三偶語。或夜中燈火及
夫妻子女語言。間有稍涉不吉。若未平不穩。斷絕死敗之類。次日併左右隣里十家
皆斬之。死者初不知為何事也。其有不及報而為他處發覺者。則併查事人亦誅之。
其殘暴類如此。時蔚母子居邛州。十一日。邛州諸生聞省城失守。即糾集無賴。向上
南巡道胡恒伐鼓大譟。索印款賊。恒不與。時兼理建昌備兵事。挈家將南走建昌。城
中鼎沸。蔚母子亦倉皇同奔。抵雅州河畔。見衛送胡恒我邊。彙兵數十人奔回曰。胡
道家已為王知州所執。將解省。慎勿渡也。乃於就近桐子林地方暫寓。王知州者名
國臣。本秦人。久通賊。恒廉得其故。嘗齟齬之。故國臣切齒。將甘心焉。又值國臣欲併
將蔚家解賊。幸藉浙人錢州目經營得免。時有雅州生員傅原脩。密說天全土司高
躋泰。於二十四日出兵擊國臣。國臣遁入成都。躋泰遂迎恒家入其地。然州民俱散
走。蔚亦踉蹌同奔至孔家坪。數日道路之口。已紛然傳先君子與兩劉公同殉節矣。
蔚母子聞之。雖痛徹心髓。而不敢發哀成服。又勢不可與吳眷同居。遂告別。由思經
山至洪雅縣地方止戈街暫居。以地名佳也。旬餘。忽一日清晨。見西岸中保壩悉成
戎戟叢。而地下無衣死人數千。且衣朱碧者已紛紛渡河。方知賊已乘夜襲殺居民。

人皆膽裂。不識何以竟無人馬聲也。賊旋下令曰。凡兩處市鎮俱順。民毋恐。家給大順錢。綴於首。可不死。而山中作逆者。當剷除之。人以是不敢入山。然搜求仕宦。尤為殘酷。濱於死者。日以數計。數日後。賊赴雅州。始得轉徙八面山下。然從此山中亦不可居矣。時有詔起原大學士王應熊為督師。專辦蜀寇。應熊重慶人。駐綦江。達州兵備馬乾。擊賊將走之。復重慶府。乾雲南人。初衆議請代士奇撫蜀者。九月。李自成遣賊將馬科至綿州。獻逆使孫可望與戰。為所敗。自往擊之。科乃遁歸漢中。逆使李定國等追之。遂取保寧龍安二府。可望又取茂州。未幾松潘副總兵朱化龍合同知詹天顏擊斬賊將王運行。遂復龍安。又復茂州。時逆以王國臣為茶馬御史。與艾能奇率賊數萬至雅州。飛仙關。脅土司獻胡恒。及避亂宗室朱奉鈿等數人。又取躋泰之弟登泰。詭云授以官。乃還至成都。皆殺之。後乘土司無備。突入始陽。土軍俱散匿。賊無所得。三日後。土軍大集。賊倉卒退回。土軍蹙之於河。死者千餘人。十月。逆令各郡縣起送王府宗室暨家口數萬人。皆殺之。惟富順之鎮國將軍平楊。蜀王弟子也。間道走榮經縣。而建昌守將丁如龍。周雙喬。李鳳。趙嵩。指揮王自明等。初被胡恒檄引兵亦至。知恒已被害。乃與黎州千戶馬雲龍。土官馬京等。率七姓蠻兵謀擊賊。劉總

兵之入援也。標下參將黎州曹勲。嘉定楊展從之。城破。俱執於南門外。將殺之。會日暮。繫解。俱投水得免。時勲逃至榮經。衆喜。遂共推爲帥。於是內江原戶部主事范文英。邛州舉人劉道貞。廬山程翔鳳。生員傅原脩。洪其仁。與勲等同奉鎮國爲盟主。稱蜀王。圖興復。共拜勲爲副總兵。統諸將。文英爲監軍道。道貞爲兵部職方司。翔鳳爲監紀官。勲率諸將敗賊於雅州龍鶴山。追至城下。反爲所敗。遂失榮經。退守小關山。楊展之得脫也。至新津。得鎮標潰卒千餘人。遂奉爲將。展令其衆由間道趨敘府。而已至嘉定。取家口來會。及歸。而嘉定與諸屬邑俱降。賊改爲府。設偽官守之。展與其子環新走敘府。未幾城陷。展遂奔廬衛。又謁應熊於遵義。應熊授以故職。旋加副總兵。十一月。逆令搜求仕宦。及起送衛所世職。皆殺之。又案籍誅其妻孥。無得免者。而僧道醫卜陰陽諸流。及百工技藝人。或託言齋醮。或考試。或興大工之類。至則皆死。而孥戮之法亦如之。又拘紳袍富室。大賈罰餉銀。皆以萬計。少亦數千。不問其力之足否。事甫畢。則又戮之如初。或有訐訟干連公事。齋解之類。至則不問何事。並解役亦無歸理。又於田里起征戍之兵。而排門徵運糧人夫。乘有事漢中也。初李定國等追馬科。既取川北。至是進攻漢中。不能克。而科又與賀珍合兵來戰。定國等望見悉

棄資仗奔還。而諸兵夫並未至漢中。然竟無一歸者。時蜀地自遵義而外。皆為賊有。逆乃僭用郊見之禮。以祝文表牋。有黏接處。遂怒其偽。禮部某全家皆死。謂不欲其一統也。旋又以不葺治衙署。殺其偽兵部龔完敬。凡內外各偽文武官。偶有小過。輒斬之。重則剝皮。實以藁而衣冠之。或剮則刀數以千百計。若大杖乃用百十之數。而笞之則亦以千計。班聯中未有不失其故步者。然又萬無逃脫之術。寧非噬臍無及乎。每有報某官闔門自盡者。於是本官衙役及查事人。與附近居民皆坐死。

二年乙酉正月。逆以蜀民多阻險自固。益恨之。令聞諸郡邑城門。悉行斬戮。人皆惴惴待死。投繯赴井者無算。旋傳偽詔赦之。逆殘暴日甚。人知必死。凡有險阻。皆舉義旗。然亦有附名起義者。雖云殺賊。其實志在財物。如上南則惟洪雅山深。故為尤甚。動稱黎州蠻兵。蔚自去冬入山。至今春三月。被掠者三次。衣物一空。且動以居民從賊為言。而賊至則又以為叛地。後蔚匿於寨中。又為土兵所得。以語言不達。渠等反認為賊宦眷屬。帶入九溪。渡鐵鎖橋。見其主將黎神武。備述殉難之由。幸彼方以義師為名。正欲培養忠義之後。以服衆。遂安插於小尖山西縉寺。稍饋資糧度日。於時

雖有山谿之固。苟延殘喘。而孤蹤天末。愈復無聊。然亦無可如何也。時聞副總兵曾英初與川東道劉鱗長次綦江。至是入援重慶。大破賊。馬乾之復重慶也。賊將劉廷舉遁歸。請救於獻逆。逆命劉文秀統賊數萬東下。置老營於合州之多功城。三月至重慶。水陸夾攻。英乃遣部將于大海李占春張天相等。分禦水陸。而已平精騎數百。從間道襲破賊營。取其旗幟。還與大海等夾擊。大破之。賊得免者僅三千餘人。英威聲大振。一時卒起之將皆歸之。至二十餘萬。且多舟楫。福王知其功。故以平寇伯加之。而楊展亦復敘府。春夏之交。賊將馮雙禮每戰輒敗。及孫可望來援。展乃敗奔江津。又聞逆發賊數萬。迎戰朱化龍。蔡僉事於羊子嶺。大敗。化龍乘賊行列未定。遽以三寨番騎數百衝之。賊見即驚潰。死者山谷皆滿。其得免者十纔二三。化龍以孤軍不敢窮追。乃還守舊地。蔚居山中。見黎神武等所為殘忍妄誕。凡有俘獲及挾仇相害者。但云從賊。無不手刃之。又服飾不經。或戎服以白繒纏首。或紗帽補服。文武九品互用。或取神廟金色幘頭及龍袍著之。而其下參遊都守。則尤不倫。有衣冠璀璨者。有袒裼襤褸類乞丐者。每朔望則雜沓而至。事已。則器仗之屬悉以父兄子姪及隣里輩持之。須臾已沾體塗足。同作農事矣。此間晴期甚鮮。盛夏不扇。雨夜則附火。

挾纊。秋見霰雪。時尉已八歲。覓書不得。得敗甲一領。舅氏日取其中殘編綴而課之。九月。逆詭以秋選科試之法。誘殺進士舉人貢監生員。及家屬合數萬。又開特科。死者復萬七千餘人。時文廟自火。逆曰。孔聖人不喜我殺其弟子邪。兆麟曰。四川文運已絕故也。是月。神武率衆三千餘人。同黎州漢土兵將與賊將艾能奇戰於雅州。敗還。十一月。僞上南道綿州郝孟旋反正。孟旋見賊所為。欲歸明朝未得。而范文英程翔鳳知之。自小關山遣人招以書。孟旋遂襲殺守雅州賊卒。復稱明朝正朔。而以城付文英。自命其衆曰。匡正營。往攻邛州不克。遂入洪雅之花溪山。後為團練參將熊振生所殺。時逆決欲盡屠蜀民。乃僞下除城盡勦之令。云凡居山野者俱叛逆。將悉行勦滅。城內者俱良民。乃免死。於是深山窮谷之人。咸扶老挈幼入城市。露處猶不能容。賊乃閉城禁出者。而悉衆入山野搜捕掩殺。嬰孩無得免者。每賊日須首級或二三。或四五。多寡以地方大小繁簡論。如式乃已。不則亦殺之。後利其輕。代以手鼻。其數亦如之。死者數千萬。骨肉之山。纍纍相望。又令賊卒凡子女玉帛。及一應貴重之物。不得輒留。犯者死。人畜以刀劍。而諸物可焚者。則以火。惟金銀必以水土沈埋之。既而城中屠殺焚燬。一如前法。且墮其雉堞焉。

三年丙戌正月。賊各屯戍俱撤回。併撤其偽文武官。偽官知不免。於是相繼反正。洪雅偽守備潘璘。乘義旅臨城。亦欲降。謀於偽令嚴賡。賡不可。欲執之。璘走得免。遂啟城潛納外兵。斬賡首。赴雅州獻馘。尉於范公所見之。先是上年十一月。黎神武率衆從范公入雅州。聞公訪求故宦。神武言之。公由是知尉及故義眉劉令在九溪。即撥夫馬迎至楠木坪暫居。與公眷屬密通。尉即同舅氏赴雅州請見。始知公為先君子故人。公以洪雅需令。遂檄舅氏仍以經歷職銜署縣事。留尉十餘日。慰勉備至。而屬望甚深。且以子相視。名曰世蔭。示應卹蔭也。仍檄標下參將熊振生。送至乾坎陽。且就近供億。而舅氏赴任。是時民已屠盡。逆惡貫亦盈。怨鬼俱出而揶揄之矣。一日。逆聞後廊下。有奏樂聲甚嘹唳。逆拔刀將殺之。見無頭女子數十人。共案樂器。逆驚仆。久之方甦。又一日。逆獨坐飲食。空中忽下數千百手奪之。入城中每日入。即聞言語及號哭聲。就視之則無所見也。而賊卒每出夜巡。即有瓦礫叢擊之。至不敢出。逆惡其不祥。移出於中園屯之。名為御營。中有浮圖。逆命礮墮之。賊中碑石死者數千人。二月。逆夜縱騎登高遠望。見時有火光。及聞人畜聲。逆怒其衆惰之不力。誅其主者。遂遣賊守其奔逸之路。搜牢一空。無或免者。逆嘗向天詛云。人民甚多且狡。若吾力

所不及。願天大降災殃。滅其種類。又每於隨身夾袋中取書冊。方二三寸許。屏人檢閱。然逆初不識文字。不知何故。賊自出屯以後。日惟焚燬城內外民居及各府署寺觀。火連月不絕。惟蜀府數殿累日不能焚。後以諸發火具充實之。乃就燼其宮牆甚堅。欲壞之。工力與礮藥等。不能待而止。又獲人牛各數千。負耒耜驅之。散行田野間。遇禾稼則耕殺之。其所聚金銀。以千餘人運之江干。三月始畢。至是測江水淺處。多支流以殺其勢。一如築決河法。水涸於江底作大穴。投以金銀。而殺運夫於上。後覆以土。仍決江流復故道。後續有所得。俱剗木成鞘。運至新津江口。載以千餘艘。將為順流計。至巫峽投之。時賊久聚成都。除川西平原皆成空地。其餘皆建義旗。楊展已於春間沂流取上下南之地。屯嘉定州。與黎雅之曹勲等聯絡相應。威茂之朱化龍與龍安之詹天顏曹洪等在西北。而曾英馬乾屯重慶。譚文等屯忠州。萬縣王祥屯遵義。督師幕府在焉。此東方也。暴布星列。逆為聲援。賊勢日蹙。惟川北之保寧順慶二府尚有賊將劉進忠守之。進忠知逆無成。已率眾至忠州。欲與曾英合。已而自疑。復引還。遂欲殺之。未得。七月。逆以川北民未盡屠。且欲誘殺進忠。乃燒其財貨舟楫於新津。拔營而北。所至留數日。焚戮如川西法。赤地乃已。九月入順慶府。屠之。屢檄進忠不

至。逆自言是歲吾有大劫不利。欲獨入武當山修行。俟劫運已過。復當橫行天下。乃營於西充縣之鳳凰山。大治舟楫。將復走楚。船成。不以入水。而使賊衆舁至下流。若船重不能舉。及舉而道遠少休者。皆殺之。是時已無民可逞。乃自戮其卒。日一二萬人。初殺蜀卒。蜀盡次則楚。楚盡乃殺其同起之秦人。後無以為罪。乃量之以度。過與不及者皆死。至西充時。尚一百三十萬。兩月餘。宰割過半矣。時本朝大兵至漢中。進忠已潛遣吳之茂等迎降。久之未至。進忠又恐為逆所襲。乃自迎肅王於百丈驛。進忠前導至保寧。水火遺民迎拜鼓舞。大兵不宿而過。次早賊瞭望者往報逆。逆曰。妄耳。寧有北兵能達此乎。斬之。如是者三。逆亦自疑。乘馬登高望之。卒遇前鋒一矢而墮。賊衆不戰而潰。大兵追殺二百里。賊死及降者三十餘萬。及舁逆至。猶張目瞪視。於是斬首剖心。心色純黑。時十二月十一日也。獻逆稔惡滔天。古今寡傳。大兵誕將天威。為天下復讐。神人共快。昔童謠有生於燕子嶺。死在鳳凰山。不謂逆應之。及傳首成都。遺民競取其首。提擲刺割。踐踏污穢。無所不至。雖大快心。實恨其死之太易。聞埋尸處。叢草如棘。觸之者皮肉糜爛。又時有黑虎噬人。人皆遠之。戾氣所鍾。死而不磨如此。大兵之南下也。趙榮貴以龍安降於肅王。王於是使固山檀太追賊。

黨而使榮貴入成都。先是賊遁月餘。楊展曹勲等偵得之。於九月入成都。賊敗。復逆之。焚舟北走也。一舟子得免。至是詣展告之。展令以長槍羣探於江中。遇木鞘則釘而出之。周列營外。數日已高。與城等。如是年餘。時展等聞榮貴將至。議以成都難守。各引兵歸。及榮貴至成都。見千里無煙。無所設施。亦還龍安。獻逆之被誅也。孫可望等率餘黨東奔至重慶。出曾英不意。英戰敗。溺死。其將李占春于大海。率水軍奔涪州。餘衆奔遵義。從王祥。可望等遂由遵義奔雲南。汪兆麟初散走。至是追及賊黨於烏江。可望等問何所師法。兆麟對以不須遠學古人。但當以老萬歲為法。蓋指獻逆也可。可望大怒曰。蜀地富饒險固。古來英雄所必爭。我輩血戰垂二十年始得之。自謂已成王霸之業。汝乃朝夕蠱惑。致萬萬生靈皆盡於鋒鏑。今已置身無地。尚復誰法。邪。恨汝一身不足償億萬之命。因剗其心。衆爭鬻食之。乃行。時搖黃見逆衆破滅。勢遂孤。乃請降於王應熊。

四年丁亥正月。本朝大兵至重慶。巡撫馬乾敗死。曾英將卒未散者。遂迎大兵入城。時搖黃在夔府北岸者。皆潛渡江。而賀珍初在漢中。聞大兵南下。亦奔至南岸屯之。於時無民之所。等於大漠。有民之地。皆聚衆自守。強弱相兼。川南則自黎雅而外。

皆屬楊展。而眉州亦在其中。有陳鐵脚者。初每與賊戰必勝。不須甲冑。但解視纏其項。持矛先登。先礮石投賊中。之。忽飛入賊陣。斃其將。賊反走。則逐北如飛。數十里不止。賊甚憚之。不敢近。至是恃其勇不附。展與之戰。亦以前法。無不勝。然僅二千餘人。且無方略。終陷於伏而死。展遂大肆屠掠。眉州青神之間。凋殘亦與川西等矣。展時稱錦江伯。凡有民之地。設官分治。畝徵米二三斗。令民自赴嘉定及峨嵋萬年寺交納。人咸苦之。又市牛種於隙地。放兵屯田。且設四鎮於成都。分葺甕城居之。是歲全蜀大饑。藜藿雀鼠皆窮。遺民相食殆盡。如父子夫婦餓死欲葬。必用茶毘法。不則人發而食之矣。有哭之雖極哀。旋於火中掣而啖之。甚有毀滅天性。徑自相食者。山深處。升米價二三兩。菽麥減半。他物稱是。荒殘甚者。雖萬金無所得食。又金珠甚賤。雖未必如白銀之多。然反不能以易物。且鹽與銀較其重。僅過銀二三倍。得者以為異物。遇飲食則出諸懷中。若有雞豚可望其孳乳者。雖毛羽未成。亦必數金。煦煦如哺嬰兒。有禾稼遠於賊得實者。初皆萎於地。至秋復熟。如是二三。乃有知之者。所獲十倍。於是山谷遺民。分行求之。而所刈之根。又大收。但漸少耳。天心仁愛如此。九月本朝大兵在忠州遵義等處乏糧。四行招撫。諸擁衆者俱不下。大兵乃俱撤回保寧。

於是楚宗室朱容藩率子李搖黃諸家。水陸俱進。而王祥袁韜等亦至。十月入重慶。時無統帥。諸將各不相下。容藩初賴占春成其威名。而故沅撫西充李乾德久於韜軍。各黨護之。會督師王應熊卒於仁懷。且值冬至拜牌。諸將各不相下。以爭坐次。遂勒兵相攻。占春敗回涪州。而韜在重慶亦乏糧。難久屯。十二月。監軍道范公文英至洪雅之福田寺。蔚自乾壩陽往見之。初。舅氏之赴洪雅任也。城中虛無人。僅存瓦礫。招徠數月。民稍稍復業。會有樊成者。以西南總督宜賓樊一衡令來理縣事。舅氏遂改署儒學篆務。時蜀中諸生俱盡於賊。而軍每乏糧。舅乃建議學校軍儲一舉兩得之法。於本年三月行之。令有通經書文義。而願出糧佐軍糈者。價滿五十金。准其入泮。武學半之。明年考試。於是諸縣效之。凡麥菽菽稗諸雜穀。紛紜而出。人謂之收生云。至七月初三日。舅氏病故。異鄉孤寡。益復難堪。至是公深惜其未竟大用。且未代作先君子行狀。遂厯訪先君子殉難情形。考證詳確。為作沈華陽傳。又置田三十畝於乾壩陽。供蔚饘粥焉。

五年戊子五月。朱容藩自稱楚世子。置行臺於夔府之下關城。承制封拜。其僚屬有先祿鴻臚之名。聞粵西危迫故也。容藩初以都御史辦蜀事。已稍有可觀。而權不歸

一且遂圖非分。故迄無成功。然蜀事經略甚難。而川東尤為叢雜。時袁韜在重慶。子大海在雲陽。李占春在涪州之江中。譚詣在巫山。譚文在萬縣。譚弘在天字城。侯天錫在永寧。馬應試在蘆衛。王祥在遵義。撫黃諸家在夔府兩岸。而李逆餘黨李赤心等十三家。亦在建始縣。皆東地也。時又以龍安道詹天顏。巡撫川北。監軍道范文英。巡撫西南。總督樊一蘅。為書使楊展招趙榮貴。復來歸附。初榮貴聞朱化龍之糧。攻拔其城。見化龍激烈。與之盟而去。一蘅知其可動。故招之。從榮貴。錢虛無。復人。理。本。有。明。德。策。殺。之。武大定者。初為賀人龍部將。及人龍為督師孫傳庭所殺。遂領其眾。闖逆入秦。大定降。後逆敗。大定得秦王子奉之來。與榮貴合。榮貴惡其為人。乃納王子而拒之。大定無所歸。乃遣使詣展求合。而李乾德亦說展以納袁韜。展喜其張大已勢。故皆許之。九月。遂移韜於捷為。而屯大定於青神。資以牛種。結為兄弟。韜時稱定西侯。大定稱靖魯將軍。時王祥攻貴州敗還。展以祥昔奪其落英寨。銜之。今聞其敗。乃遣其子環新引兵攻之。環新年少不知兵。先襲殺馬應試於蘆衛。而進攻永寧。不克。祥乘霧出戰。環新大敗而還。展之威名頓損。而且為人所窺矣。展又以孫可望等復熾於滇黔。恐其復思蜀。乃高其物價。使之聞之。遂創作一色銅銀。其實十數祇得一數。時諸物

價尚數十倍於承平時。今又用此法。遂致適市者咸以大布囊負挈而行。及至則置於地。不用刀斧。碎以大石。計及分數。則羣笑之。亦異變也。

六年己丑正月。朱容藩招搖黃賊白蛟龍楊秉胤為護衛。之糧。索於石砭土司。土司不與。容藩率諸將攻之。李占春及一隻虎王友進等。皆不聽其節度。先是遂寧督師呂大器。長壽總督楊喬然。至自貴州。閣部文安之。亦自湖廣至川東。欲經略蜀事。無從設施。諸帥無可倚任者。及見容藩僭妄。皆欲敗其事。遂陰散其黨。土司知其然。乃求救於占春。占春救之。擒白蛟龍。容藩敗走。至雲陽為亂兵所害。七月。楊展以袁韜生辰。自往為壽。韜等謀殺之。初。李乾德為韜謀主。展忌之。且不禮焉。乾德常怏怏。展又促乾德往鎮重慶。久而不行。韜卒又往往為環新所誘。韜與展亦隙矣。又客軍皆窘乏。日負薪鬻於市。主軍皆富厚。每擲掄之。久為客軍所垂涎。且慚怒。及韜與乾德等謀害展。韜妻聞之。不欲曰。我等困阨川東。不能自存。賴楊公以有今日。土地人民。衣食供奉。皆其所賜。奈何背之。韜猶豫未決。乾德曰。將軍建立功業。所恃者西北士馬耳。今皆為其所誘。其意可知。若使展先手。悔何能及。且成大事者。不顧小惠。將軍其圖之。韜於是計決。展及期將出。其將士亦以為疑。展曰。我強兵十餘萬。地方千餘

里。豈畏人者哉。況此輩入吾所卵而翼之者。有何嫌疑。以卒五百人往。舟至捷為韜妻使人潛詣展。告以故。而韜與夫定適來。展遂出告者。且曰大丈夫肝膽相許。寧有猜疑。韜泣曰。此小人為離間耳。非公長者能無疑乎。且韜受公之賜。沒齒不能忘。況有此心邪。將告者歸殺之。韜妻自經死。展將赴宴。復有奔告者。將士請放舟奔敘府。就屯兵。展不從。遂就飲。甫入而門即闔。五百人皆在外。酒行而伏兵出矣。展被執。哀祈生還者百端。終不許。乃縊殺之。楊卒分款於別所。皆醉。亦被殺。遂移兵圍嘉定。環新卒雖衆。不能戰。請救於李占春。占春遣舟師救之。甫登岸。韜等以兵迎戰。李卒遽登舟引還。月餘。環新率千餘人奔黎州。見曹勲軍弱。復北走。大定追及之於三埧。擄其衆。其妻程氏自刎死。環新僅以身免。奔保寧。降於本朝。巡撫李國英初乾德之決意謀展也。以為展死可以得行其志。己以經略主糧餉。而韜與大定主兵。及入嘉定。二人分有其地。乾德僅得荒殘數州縣。而其弟升德以監察御史駐洪雅。亦空名。甚不愜所望。嘉定之被困也。展諸屯戍皆降於袁武。有陳安國者。引兵為其略地。至洪雅已望風請附。安國詭以搜馬及招安打糧為名。率衆四出。恣行剽掠。蔚冒雨隨衆南奔二三里。回顧室廬已火矣。夜入大龍溪。次日登山。山陡絕二十餘里。攀附而上。殆

不止於前人見後人頂。後人見前人履底也。窮日至其巔。有湛定寺。避亂者已數百家。露處者甚衆。時墨打四起。墨打者乘夜殺掠。獲人則非刑炙拷財物。其實大盜。不識何由創此名。又有藉名查緝者。而所行又即墨打之事。後袁武斬之。乃息。十月。蔚復至乾垣陽。室已燬。暫假一椽於田側。

七年庚寅二月。故土豪參將葛佑明以九溪險阻。賊未經深入。遂潛結故同事者。糾衆出山。稱爲展報讐。且詭云環新至。襲殺大定團練參將馬龍章。及其下數十人於花溪山。未幾袁武遣其將張顛郭某等擊之。佑明退守山隘。數日。顛等問道出其後夾擊。佑明衆奔潰。復集於鬼門關。終不能支。顛等剿捕月餘。擒佑明送嘉定。支解之。乃還九溪。初免於獻逆之難。至是焚戮之慘。亦相當矣。龍章山陰人。長於邊塞。有武幹。故爲曾英將。詣展。展不能用。後見大定。大定用之。其家久與蔚比鄰。序鄉誼。及聞變。蔚家即日渡河。其家悲惶不忍別。乃同入八面山。佑明果乘夜掩其家。幸免於難。蔚自是在山不出者六載。九月。孫可望遣其將白文選引兵攻王祥。至烏江。祥率衆拒之。文選致書通好。祥報許之。往來相饋遺者數日。祥開宴召文選。文選赴之。及報宴。祥不敢赴。乃引歸。文選躡之。祥衆無復部伍。遂潰於道。祥亦散走數十里。度不免。

乃自刎死。其衆亦降。於是遵義、重慶皆屬可望。祥以僻處一隅而地未經賊。且督師開府於此。故歸之者衆。其下總兵三十六人。衆三十餘萬。乃不能發一矢而死。其人可知矣。

八年辛卯春。川南虎豹大為民害。殆無虛日。乃聞川東下南尤甚。自戊子已然。民數十家聚於高樓。外列大木柵。極其堅厚。而虎亦入之。或自屋巔穿重樓而下。嚙人以盡為度。亦不食。若取水則悉衆持兵杖多火鼓而出。然亦終有死者。如某州縣民已食盡之報。往往見之。遺民之得免於刀兵饑饉疫癘者。又盡於虎矣。雖營陣中亦不能免其一二。迨甲午乙未。前後七八年。其勢始少衰云。八月。孫可望使劉文秀引兵自建昌入川。武大定遣其將張林秀率衆拒之。遇於榮經。相持十餘日。林秀日選精騎挑戰。文秀堅壁自守。一旦填濠拔柵而出。戰於小坪山。良久。文秀驅衆蹂之。武兵乍見大獸。人馬皆辟易。又林秀中飛槍死。遂皆奔潰。斬首千餘級。溺死及降者數千人。其得免者十之二三。大定在雅州聞之。大哭。斷浮橋而去。文秀長驅至嘉定。輜走榮縣。被擒。李乾德亦被執。後與其弟升德赴水死。大定欲走茂州。與朱化龍合。又恐以殺展故。不為人所容。適文秀遣人招之。遂復歸嘉定。降文秀。時稱南府。以入滇時。

稱撫南將軍也。每見其符檄首稱南府令三字。以硃刷印。餘俱墨書如常。時孫可望亦遣其將盧名臣等引兵東下。李占春戰敗。挾于大海走楚。三譚皆降。可望又使張虎入西山。聯絡十三家。所謂十三家者。皆自成餘黨。而非搖黃也。初逆成敗。其黨李赤心等降於楚撫何騰蛟。居其部下。皆受封爵。後騰蛟敗。遂入蜀。及朱容藩說以立功。赤心等俱受其節制。而處於夔府之建始縣。後惑於文安之說。乃入西山分地而居。及虎至。劉體純等雖許之。而詞禮甚倨。度可不足以制之也。雖云受命。其實自耕自食。不與外通。猶如故。

九年壬辰正月。劉文秀還雲南。留白文選守嘉定。劉鎮國守雅州。三月。本朝大兵至成都。守將林時泰楊先志迎降。殺時泰。以其初降復遁也。長驅至嘉定。文選棄城東下。由永寧鎮國挾曹勲。由大渡河奔雲南。大兵入城。民皆安堵。故西南巡撫范文炎昇至嘉定。見固山及吳三桂。歸旅館賦詩一絕。至夜仰藥死。文炎自袁武殺展。已入山不治事。至是不得已乃出。時本朝副將王明德潛師入茂州。執總兵朱化龍。而川北巡撫詹天顏及曹洪亦兵敗被執。相繼至嘉定不屈。皆斬之。大兵之發保寧也。總兵盧光祖亦率師東下。至重慶。可望川東諸守將悉遁去。盡有其地。八月。文

秀率衆由永寧趨敘府。本朝守將馬化豹等欲俟其至城下擊滅之。須臾文秀擁諸攻具登城。被殺者山積於城下。猶不能克。後城門為衆所壞。文秀遂得入。化豹巷戰久之。所殺甚衆。猶逸去。是日文選亦取重慶。總兵盧光祖引還固山。及吳三桂以嘉定遠在東南。孤立無援。亦返旆保寧。文秀乘勢率衆數萬至保寧。營於錦屏山。我兵出營於城外。且留浮梁以誘之。數日。文秀悉衆濟河。斷浮橋。欲急攻城。我兵迎戰於盤龍山下。良久。文秀大敗。遁者又阻於河。遂全軍皆沒。惟文秀與張黑神等數百人賴浮象而免。文秀之北上也。約文選會攻保寧。既而文秀驕甚。不俟其至。故及於敗。後文選至順慶。見長髮浮尸。已蔽江而下。乃奔還重慶。十月。文秀將卒守川西川南者。聞其敗。皆遁去。久之。可望始令狄三品等鎮嘉定。時嘗隆吉王學祐等乘間竊發於洪雅之徐村。而峨嵋羅矮子等亦相繼而起。皆三品等擊平之。未幾黎州馬土司亦截殺其將於大渡河。

十年癸巳正月十五日。狄三品賀天雲率精騎數千襲黎州土司。取之。時土軍以元宵張燈樂飲。守隘者亦醉。三品等至。猶不知。遂擒上官馬亭殺之。及其妻子。剽殺久之。乃還。二月。董北蠻又突入蘆山縣。焚掠甚慘。三品等擊之。蠻據城相拒。兩月餘始

遁去。自逆賊盡屠川西而北也。各州縣野無民。城無令。千里無煙者。已七八年。至是西南接壤之所。始有開墾者。然田皆膏腴。無久益肥沃。用力少而成功多。且無賦稅。力之所及。即為永業。由是川南之民皆健羨之。非安土重遷者。往往相率去。久之。渡江漸達西北。而諸州縣始仍設正佐官。然城郭不可入。但得其界內有民之所。官就而居之。月食其供億。得民數百家者為上。數十家者次之。數家者為下。亦有傳食而課其子弟者。忘上下之分。而賓主之情始洽。不則無所得食。亦有無民而寓於隣邑。以需歲月者。後又令查報民數。視其損益而殿最之。官日益撫摩之不暇矣。九月。遠近聞傳需夢魂頭十餘萬。將以祭遣陰兵。夢魂頭者。熟睡人面皮也。云此法起於滇黔。官面一可當十。婦人面一可當二。於是官不問文武尊卑。民無分男女老幼。皆恐失其面。或隣右稀疎者。必移就人衆之所。十數家聚如一室。積薪熬火。持器防護。面面相覷。數千里無一睡夢人。有洩便之類。離其本位者。將至必自道其姓名。偶忘之。則羣挺奮擊。不及一言而死。夫婦兄弟相擊死者。官亦不能罪之。每夜則遠近喊震。問之。或云見持刀人化猫犬而逝。或云誤擊某人死。如是數月乃已。然實未聞失面者幾何人。不知是何妖術也。

十一年甲午。成都新津戍卒與諸游手民。日謀取財之法。古今陵寢墳塋。悉被發。金珠頓賤。古器往往棄草間。又於故城郭坊市之所。搜剔瓦石。得其瘞金。動獲千百計。得其遺散者。或日數十金。或數金。以為常。後漸少。則遠求於數百里外。屢有廬舍如故而無路可達。及入則幃帳什器宛然。而人腊或坐或卧。蓋三冬餒死者也。又有漁人獲銀鞘於江口。而剖其鞘以為飼豕之具。見者詣守將告之。漁人獻其所獲。主者以為不止此也。遂炙拷而斃。於是製諸器。日打撈於江中。亦時有所得。二三年後尚矻矻不休。八月。孫可望令蜀士鄉試於貴州。兩省合取中式者四十人。拔貢二十人。又使祁三昇鎮嘉定。而倣狄三品等回滇。

十二年乙未二月。見孫可望所頒儀注。輕文重武。無所不至。又見看守塘撥及蜀繫小卒。雖見道府。亦無不通家第抗禮堂皇者。若值卒騎於道。則旗仗紛紜辟易。惟恐其鞭之或下也。至於參遊將領有事經過地方。每借糧料為詞。州縣佐貳往往受其鞭扑。亦異變也。三月。蔚與何吉生傾蓋於洪雅。吉生滇人。眉州守何公芳聲子也。以事至洪雅。相見恍如宿契。邀至眉州。與同硯席。時有兼試忠孝經之令。久之乃得其書。九月。太常卿陳璽來督學政。蔚赴嘉定應試。遂寄眉庠。是歲帖括之暇。追憶往事。

及博取傳聞。日為蜀難敘略。續有所得。則日附益之。通國之難與身家之難俱是也。冬。李本高來鎮嘉定。

十三年丙申秋。劉文秀引兵入川。稱蜀王。初。文秀之敗於保寧也。孫可望亦於湖南為李定國所敗。大慚。且恐文秀將來亦不可制。乃乘此敗。按其失律之罪。解其兵柄。以張黑神先奔。杖死。至去年冬。定國自粵西突入雲南。方復起文秀。將其眾同奉永曆入省城。始封蜀王。而定國則晉王也。文秀入川。帝制自為。官屬皆備。又以夾江縣之南安壩為己瑞。乃營而居之。十二月十五日。復親至洪雅西南三十餘里之乾垵。陽。花溪雅河所匯處。地雖甚狹。而三面阻水。惟西南通黎雅。呼為天生城。其舍嘉定而規此者。以川東不復有歸路。且恐可望襲之也。於此平丘壑。毀室廬。伐大木。燒綠瓦。建造宮殿及百司府署。各營畫地而居。然文秀相度之後。至明年二月己為定國促歸。謀與可望決勝負。未幾病死矣。是役也。費民間幾許膏汗。而竟不得一見。可歎也。此地乃蔚丙戌以後寄迹之所。有數畝以供饘粥。至是悉為營地。本歲春。蔚方出山居之。今又入山。甚可恨。以身受其害。故悉其誕妄而無才略云。

十四年丁酉二月。劉文秀由建昌還雲南。諸帥隨行者大半。李本高亦去。留其將王

朝欽守嘉定。尋亦撤回。而以楊國明代焉。五月。監察御史張一甲來督科歲試事。六月。蔚往嘉定應試。遂得補廩。俟秋觀場時。典試官為蠻賊所害。議展場期。另行差遣。以交水連兵不解。故不果而罷。蔚之赴試也。母已病。至是為撫院萬公任所留。欲需缺委用。公故江南嘉定令。署太倉篆甚久。為先君子故人。誼甚厚。蔚固辭歸省。母病已亟。於十二月十六日。終於八面山之白岩溪。蔚哀毀之餘。勉力權厝。然天猶不弔。守制甫及浹旬。而僕適婢亡。回祿肆虐。一月之間。慘變重并。於時欲歸不能。欲住不可。蹤迹飄泊矣。

十五年戊戌秋。本朝大兵三路進取滇黔。至重慶。其守將遁去。我兵入城。以付巡撫高民瞻。留總兵王明德程廷俊等同守之。時文安之及譚文譚詣。見大兵已南。乃同圍重慶。文詣先已有隙。至是久頓。堅城不能克。安之勸兩人釋怨。共立大功。詣遂單舸入文營。刺殺文。而安之與文衆遂東奔。詣即請降。總督李國英以三邊兵適至。遂受之。未幾。譚弘亦率下東諸城寨來降。

十六年己亥夏。劉文秀將高承恩兼并殺掠。肆行無忌。為其下所殺。承恩自丙申春。以威寧侯守雅州。至是聞滇黔失守。恃其強。將軍杜學副將向葵諸軍。皆為所并。朱

王等帥亦遁去。已而文秀左扈衛廣平伯陳建自滇遁入川。承恩責其棄主偷生。亦并其衆。承恩計蜀中無敢與抗者。惟楊國明以右扈衛將軍兼藩司事守嘉定。多權譎。然無兵。搜求昔年附名起義者。及吏役輩。編入行伍。終不滿三百。而能任干戈者不及半。承恩數徵之。耻不赴。五月初。承恩方屠天全土司歸。即發其將許總兵偕杜學。率精騎千餘。一日夜奄至嘉定。沿途烽堠皆不及發。國明已無可如何。乃飭館舍盛供帳。單解厚幣。乞留三日束裝。不許。二日許之。且請結為兄弟。冀藉其力以賒死。而裨將及兵士之相約結亦如之。客軍無不樂留者。仍納諸簿籍。及城門管鑰。且云。敝卒皆胥役土著。憚於行。逃匿者過半。若單騎何以見爵主。請置貴卒各門。以譏訶出入。二將益信其無他。本日國明於陸路發起馬牌。次日入發銀損輜重及各家口登舟。溯流而上。而索取民間及自置諸什器與菽粟列之堂廡。陽言欲以還民。而實陰餌城內外士民。詣兩將及已門。執香泣留。肩踵紛拏。無慮二千餘人。而所運用私人得雜之以出入。國明對象示以不可復留狀。且自咎無德以及地方。而猥承父老厚意如此。諸物任若等均取。不足當遺愛。詰朝無勞遠送也。揮淚而遣之。客軍多有泣下者。薄暮移威筵。操重寶。就二將奉觴為壽。禮愈卑。詞愈哀。兼奏女樂演傳奇。以

侑酒。其將校士卒俱次第於他所。陳設精好。兼饌以款之。而進獻勸酬。悲歡交至。兩軍無弗相洽者。夜既過半。各相勉安寢。國明丁寧黎明就道。不敢復留。以滋罪戾。而客軍則惟恐寐之不熟矣。國明歸。密召其衆。陳利害。示生死。向天嚙臂盟。親暱者露刃相向。無敢異議者。時將五鼓。乃帽垂白帶為號。分將其衆。無白帶者即殺之。燔屋舉礮。驅象壞館門而入。遇者皆死。許將匍匐入水竇中。倉卒索之。不能得。其在外將卒皆沾醉夢酣。有乘屋者。有暗中自闕者。有出走叫呼救火者。有宛轉地上不能起者。有殺於枕席。至死不知者。方乘火光追殺。而國明已奪水門。與家口順流而東矣。家口之發也。多用人夫。以招搖於道。其實陰縱之。而灘水遙迅。力微不得上。沿途追索逗留。所行不及三十里。夜分已捩舵東下。賊對岸候礮而渡。放得會杜軍營於老蕭頂。國明潛以火藥繞之。欲一蕪無遺。既而杜將案軍不救。故國明念其一體被脅之人。意良厚。戒勿發。故得獨全。而天已向曙。杜將計楊單弱。所襲殺終不能盡。且妻子尚在雅州。恐無辭以對承恩。乃舉號遙為聲援。而許將亦出與相應。殘卒皆集。主兵反顧。乃無主情。見勢屈。突門不得出。遂散走城上。投江者百餘人。溺死及賴綿甲以濟者各半。其不及者數十人。俱被殺。復大索城中。得三十餘人及其衆以歸。承恩

大怒。殺其俘。聞杜將觀望。甚恨之。以其幾被熬而止。然所失亡皆選鋒。顧新軍反多於己。恐為所圖。由是猜暴益甚。又欲盡殺川南遺民。引兵由西域入滇。諸軍皆不欲行。欲殺諸家口。久不決。日夜縱酒。醉則手刃左右以逞。幾為獻逆優孟矣。又忌其弟高承麟及陳建。將殺之。諸將惴惴懼死。承麟即郝承裔。初承裔父郝某為賊帥戰死。其子應襲官領其眾。而承裔甚幼。故以付養子承恩。六月十一日。其記室張世祿密告承裔與建謀曰。滇黔士馬精強。天下無敵。一旦同室興戎。遂成瓦解之勢。今欲以數千之眾。遠走荒徼。安能得達。然欲吾輩延頸就死。亦所不能。不如圖之。相與歸降大清。不惟脫死。且永保富貴也。遂定盟。及二鼓。遮得其夜巡符驗。潛令陳卒兩分之二。一則掩殺得脫於嘉定之許總兵。一則奔承恩門而入。承恩聞變。踰垣縋城而出。於所置塘撥得弓刀衣履。及二人二馬以行。午後抵榮經。聞者以為將屠之也。皆失魄走。及見其後無繼者。復相慶曰。更生。騎止此耳。內難果作矣。於是相率尾之至縣署。見承恩無一語語令。但獨步堂皇。作咄咄狀。甚暑。刀不去身。且令隨行卒登樓北望。但呼具湯。湯至又不能下嚙。乃急索白銀數十金。實諸懷。上馬南走。次日聞夜宿黃泥鋪之石板橋。以兩人守前後橋門。而已握刀卧其中。有鄉人以雞酒至。酬以十餘

金。夜分大雷雨。俄聞哭甚哀。及走黎州。無敢納之者。時杜學以其眾屯蘆山。陳建以其眾屯榮經。而追兵則已先發。旋獲其首以歸。民咸大悅得安枕矣。陳建何人。而作此大福德事。蔚自正月以友人召至天全土司。於二月初二日夜半。即值承恩突入屠掠。數濱於死。繩梯懸渡。行無入之地七百餘里。乃達冷齋。鮮威土番探攏諸蠻堡。五月始抵榮經。方恨此賊刺骨。見其死甚快。似代蔚復讐者。其敗於國明也。有鹽賈目擊其事。言之娓娓可聽。而國明之脫身虎口。其智有足多者。故并紀之如此。八月。本朝巡撫高民瞻。提兵由保寧恢復成都。監軍道程翔鳳亦自威茂至。於是郝承裔稱討彝將軍。與陳建各領將校相繼詣成都降。杜學率其眾東奔。民瞻遣將邀之。不能止。遂至重慶降。時成都城中絕人迹者十五六年。惟見草木充塞。麋鹿縱橫。凡市廛閭巷。官民居址。皆不可復識。諸大吏分處城樓蓋前四鎮所葺者也。而川北及秦隴人俱相率隨大軍開闢。士農工賈技術胥役之類。惟力是視。俱伐樹白之以為界。強有力者得地數十丈不止。先施棚帳於髑髏瓦礫間。然後因樹為柱。誅茅覆之。遠近趨利者日輻輳。然故民則千百中不能一二也。城中豺虎熊猯時獵得之。而故蜀府內二三年後猶然。又聞城中井。昔二萬餘。後不盈三百。其餘皆或人或金實其

中與平地等矣。尉欲得故鄉消耗。於九月自洪雅入成都。慘不忍見。追憶先人夢魂皆咽。有詩云。一別成都十六秋。滿懷積緒倩誰收。錦城久屬荆榛據。金谷偏供麋鹿遊。上帝有心沈漢鼎。孤臣無力仗吳鉤。興亡今古雖恒事。不道猶能擬蜀州。又見老僧募人力車輛。散求枯骨。日數十載。積於城外。白山紫纍。將葬焉。而先君子齒髮無存。追惟彌痛。時尉止於隨征總兵楊凌雲所。凌雲即環新。由壬午武舉人。為先君子所取士。

十七年庚子八月。郝承裔叛於雅州。初承裔赴成都降。其將王功成秦有功。見成都兵少。悔之。每導承裔反。而故蜀宗室慶符王。以諸當事欲藉之以夸功。亦逃至雅州。說承裔反。承裔既舉事。即馳攻嘉定。城中賈副將及陳建設守。賊不能克而還。又分兵夜襲新津。倉卒不及戰。馬匹俱被掠。九月。巡撫遣將擊承裔於洪雅。不利。十一月。川北總兵楊某赴援。擊賊於邛州。其戎旗下百餘騎。深入賊陣。不得出。須策應。楊以為敗沒也。遽引還。賊因象勢乘之。騎潰圍得出者十之二三。未幾提督鄭蛟麟亦於邛州不利。然賊亦疲於奔命矣。

十八年辛丑正月。總督李國英自川東來援。駐嘉定。督提鎮鄭蛟麟王明德等攻之。

屯於洪雅。賊未經挫衄。益驕。且恃中途竹箐關及對岸土地材之險。以為固。設關門。各以數十人守之。有警則舉礮為號。以赴救。而失險則礮倍之。明德知之。以重賞購洪雅人羅大雄劉四兩人為鄉導。得歧徑可以繞出關後。明德乃令毋得譏訶行人。賊間諜往往假貿易以出入。凡有舉動輒知之。賊深幸以為得計。三月二十日。明德下令曰。二十六日破關滅賊。賊聞之。計曰。道里相當。我以是日援之。亦足以達。但恐為此虛聲。則邛州甚可慮。乃益發卒戍之。至二十二日薄暮。明德令城門不得出人。遂乘夜發兵。銜枚趨竹箐關。黎明抵關下。賊方憑險相拒。而明德已出關後反擊之。賊潰走。惟三賊不去。鬪死。礮不及發。對岸者望見發之。亦遁。承裔等聞之。知中計。乃縱火棄城南走。榮經縣居民亦竄去。我兵次日入城。搜牢餘黨。緝輯流移。留五日。明德等整勵士伍追賊。而賊已北還。欲掩我兵不備。四月初一日。遇於八步石。道險仄。不利馳驅。乃俱舍馬步鬪。自己至中。賊鏖戰不退。我軍番休。賊飢渴不支。其象反走。自踐其衆。賊遂大潰散走。我軍追殺至榮經。而承裔功成有功。皆脫身遁去。餘衆悉降。川南平。象尋死。中有礮子矢鏃二三斗。皮骨齒牙。百餘人舉之不能盡。旋獲承裔於黎州山谷間。總督班師。以承裔歸。斬於重慶。功成有功。皆為僧。尋捕得。相繼伏誅。

秋馬湖松潘蠻先後叛。皆討平之。

康熙元年壬寅冬。總督李國英引兵東下。經略西山事宜。時從征邊兵。以國英解三邊軍務。專辦四川。皆思歸。國英諭以俟平西山。乃聽還。衆皆喜。於是進取夔府。時賀珍據大寧縣。袁宗第據大昌之茶園坪。劉體純據巫山之老木孔。及巴東縣。郝搖旗據大昌縣。王光興據建始縣。及施州衛。拓天寶馬騰雲。據竹山房縣。李赤心養子來亨。據茅麓山寨。

二年癸卯春。大兵至大昌之大田壩。與賊戰。大敗之。郝搖旗等棄城遁。遂取大昌。又使遊擊陳福。襲取茶園坪。袁宗第郝搖旗及其衆。皆棄妻子走。福擄之而歸。遂取巫山。賀珍以大寧降。後總兵梁加琦。遊擊趙虎臣等。擊劉體純於三會鋪。不勝。其後湖廣董提督。欲自專其功。不俟秦蜀會兵。先擊李來亨。亦失利而還。於是乃議題請禁旅。九月。來亨糾合羣賊。劉體純。拓天寶。馬騰雲。袁宗第。郝搖旗等。圍巫山。時城外雜樹梅花椿。賊不得薄城。日挑戰。國英不出。賊乏糧遁去。我兵追之。獲宗第。搖旗。械至京。斬之。

三年甲辰正月。大兵攻老木孔。賊將羅茂同率衆斬關來降。劉體純自焚死。拓天寶

馬騰雲皆赴楚降。於是滿漢三省大兵圍李來亨於茅麓山。山三面陡絕。惟後有小徑可登。鄭蛟麟引兵襲擄之。長圍四合。賊自是若處樊籠矣。時蔚至萬縣聞之。先是己亥蔚入成都。圖歸未得。三四年間行蹤萍梗。有彭公文煊以保寧別駕署成都府篆。於上年春聞蔚歸志未遂。馳役洪雅。邀蔚同歸。會陞任襄陽。將發。蔚乃往拜母堂。兼與妹言別。於正月初三日。同自保寧放舟東下。時楚蜀之間賊壘猶存。至是聞此。兌捷甚喜。然追憶前事。悲感之來。不啻巫峯等高。瞿塘比深也。二月十五日達新灘。為楚境。未至三十餘里。已聞江水隱隱作雷聲。與江干鐵馬金戈爭壯。及至而洶湧之勢。怖心奪目。且大石隱見水面。長年以舟穿罅行灘。如雪山陡削數丈。蔚舟直下如墜。而著石有聲。水急如矢。而舟乃不動。後至者瞬息數里矣。水已及膝。衆倉皇失聲。已而自分必死。舟忽回向北岸。舟子極力十餘權。乃沈於石罅。雖身外了無長物。而人無死者。夫以湍迅如矢之水。而能尼之不行。且向岸。豈非天哉。三月抵襄陽。留於署齋。九月聞李來亨自焚死。數十年通寇遂無噍類。蕩蕩平平。普天稱快。今乙巳五月。蔚發自襄陽。載愁千斛。及里門在望。竊謂二十四載之流離。七十餘里之睽隔。一旦復聚首於骨肉之前。亦不幸中之幸。而曠世之異聞也。豈期王父復壺公。久已

即世。兄祉繁亦不祿。止遺孤姪啟亮。僅爾孑立。廬產莫問。婚構寒盟。家中情狀。曾不減於蜀道難。仰天長號。益不知其淚之盈盈下也。不肖蔚驚魂甫定。百務未遑。乃蒙諸年伯先生垂唁。兼詢與難始末。蔚謹自壬午歲先君子赴任。以迄甲辰年蔚出蜀。入次年歸里事。錄成蜀難敘略如右。以代口陳。載筆傷心。一字一淚。其間滄桑塗炭之情狀。誠有絕無僅有者。耳目所及。舉不敢遺。以備省覽。昔於乙巳七月蔚初歸述此於諸先生時後有負托前盟情節今不載

蜀難叙略終

跋

送華陽君及吾門忠義之氣見於眉宇。余固知其大節皎皎。衛河山而貫日星矣。一旦身殉孤城。孀婦弱子。顛連困蹟於峨嵋天半。閱二十餘年。貌孤猶幸生還。雖曰天命。豈非忠義之報哉。披讀范仲閣所作傳。及豹文所述蜀難始末。不禁泫然淚下。君不負社稷。乃有忍負君子豹文者。亦獨何心與。閬園老人李明睿。

華陽公以孤城循牧。城亡與亡。即告張許英烈。蔑以過之。乃天佑忠嗣。萬死一生。讀其敘略及華陽公傳。令人欷歔泣下。然則與公夙締朱陳。突因事變乖隔者。宜如何恤其後人。以庶幾慰忠魂而協輿論哉。息齋老人金之俊。

華陽公殞首孤城。精忠貫日。內江范仲閣傳之詳矣。有子閬關萬死。人材警拔。敘述艱難。情詞淒動。雖行道為之哽咽。而況其親舊乎。萬里兵戈。消息中斷。禮有經權。而恩惟終始。亦在處之得其道而已。傳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愧於其言。若以貌諸單子而棄之如遺。吾輩當執筆而操其後也。梅村吳偉業。

華陽公英風烈節。真可不愧張許。此實稟天地之正氣。為一代光華。非獨梓里分榮已也。令嗣豹文。睽隔廿年。間關萬里。翩然忽返故鄉。且以殉節流離始末。勒成敘略。

使先公忠義太節炳煥如揭日月。而材器俊爽論議激昂。晤對益令人心折。夫忠義之事。即千載而上。史書見之。猶當追慕歎仰。况血蔭現在。芳烈常新。而可以存亡易心乎。聊附數言於諸老之後。用為世勸。西廬老人王時敏

識岱老年兄時。方在弱冠。荷為忘年交。公車握手。情逾同氣。意義侔儔。至今猶夢寐也。聞華陽殉難。烈同愷果。輒為西州之慟。二十五年後。今復見豹文。神宇朗秀。如見岱兄。又不覺欣戚交集矣。所陳蜀中流落及諸公接引盛心。不勝感歎。况盟切萬難者哉。綈贈想有同心。義扶應有並激也。長源王發祥

年友沈華陽。以忠肝烈膽殉難蜀疆。至今言之。凜凜有生氣。其少子豹文。甫齒間闕。萬死一生。復歸故土。豈非忠義之報邪。披覽敘略。及內江范公所作傳。真一字一淚。凡與華陽公有交者。當思所以慰死安生可也。教菴張王治

岱翁年兄。筮仕蜀中。旋遭寇難。致命慘烈。千古未有。西望長號。輒為淚盡。春初忽聞令似豹文言旋。不勝欣幸。盼望半載。始得歸里。晤對之際。言辭慷慨。儀采俊拔。如覩岱翁生平。拜讀敘略。一字一血。真邪夢邪。悲極而繼以喜。不禁涕泗之如雨也。但令豹文萬里間關。廿年辛苦。艱難孑立。殊可酸鼻。即行路聞之。猶為哽咽。况葭莩骨肉

之戚乎。人心不泯。清議猶存。幸各勉之。 襄威吳國杰

沈岱老年兄。作令華陽。職在治民。無詰戎之責。乃能嬰城血戰。力盡被執。不屈而死。英風浩氣。與願平原爭烈矣。展讀敘略。一字一拜。其少子豹文。髫年隨任。壯齡始歸。間關萬里。備嘗險難。抵家之後。城郭人民。俱非故物。誠曠代希有之事。亦人生極慘之遭也。吾輩忝附譜末。心長力短。方切愧痛。況有朱陳之約者乎。勉圖報塞。以慰良友於地下可耳。 浣心孫以敬

沈岱老身殉蜀難。英風勁節。照耀千古。二十餘年。而今似歸里。相對真如夢寐。至於葭莩之好。猶應思所以慰死全生。幸無使局外之人。持清議於後也。 魯岡吳克孝
華陽公為國捐軀。英風義烈。爭光日月。少子豹文兄。跋涉萬里。得返故鄉。一綫幸留。天之報施。當不爽也。且眉宇英拔。不減岱翁丰采。晤對間。不禁悲喜交集。況其親舊而可棄之如遺乎。諒必有以自處也。 如石毛天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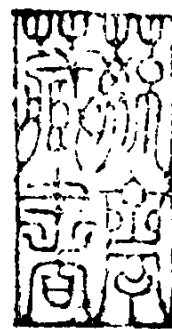
華陽公文章忠義。卓乎千古。捐軀殉難。罵賊而亡。烈比睢陽。實不多讓。鄙心仰企。愁馬久之。今賢似豹文兄。間關萬里。還歸故鄉。袖出蜀難敘略。讀之真江河為淚。不足當賣生之痛也。況其親故而可以存亡易心乎。清議具在。勉旃是望。 大可錢廣居

華陽沈父母危城死守。罵賊捐軀。其殉節事甚偉。吾鄉范仲閣先生。向為作傳。序致生動。字挾風霜。發潛德之幽光。誅姦諛於既死。不意百世後。復見張中丞段太尉一流人。公真不死哉。豹文自述蜀難敘略。附於傳後。中間敘其奉母避難。瑣尾流離情狀。如讀陳情表。些不自知其涕之無從也。兵戈擾攘。萬里窮途。艱難險阻。備嘗之矣。古聖賢動心忍性。正在此日。況純忠之後。尤為天之所眷顧乎。豹文勉之。西蜀汾又郭奎光

岱來年兄。與余有同門之雅。居平慷慨自許。至性過人。惟余知之最深。會公遠令華陽。值海宇分崩。消息中斷。人籍籍傳公義烈。不愧張許。每念故人。西向揮淚。乃二十餘年後。令似豹文於刳灰之餘。萬里生還。非天佑孤忠。幾何不為崑岡之玉也。內江范仲閣作華陽傳。危言激論。明目張膽。如見公之平生。吾謀適不用。莫謂秦無人。國家事不可為。正坐此耳。豹文鑒瘴崎嶇。危而獲濟。亦可見公之忠義。入蜀人之深。雖當救死扶傷之日。猶存同井共濟之意。則忠義之食報不既遠乎。不禁三歎而書於其後。櫟下老農周亮工

跋終

清彭遵泗著



蜀

白石

蜀碧提要

明季流寇四起毒痛海內被禍之慘蜀為尤甚幾於赤地千里焉是書為丹棱彭遵泗氏所著紀蜀亂始末及一時士女之死節者起崇禎戊辰訖清康熙癸卯凡四卷末有附記十五條其曰蜀碧蓋取義宏之血三年化碧意也

敘

蜀碧者。哭蜀也。哭蜀者。所以著楊嗣昌之罪。而憫邵捷春之愚。以弔忠魂烈魄於地下也。蜀之險。甲天下。絕其要塞。雖百萬可立挫焉。賊一入寇。秦良玉扼之。向非賂陳奇瑜脫去。則賊之亡久矣。嗣昌委賊於蜀。夫人知之。而捷春不知也。撤愛萬之藩籬。守重慶之門戶。使賊得以出入縱橫而無所忌。此其罪在誰哉。故曰哭蜀者。所以著楊嗣昌之罪。而憫邵捷春之愚也。獻賊之三入蜀也。分道屠戮。流血成川。蜀之受禍極矣。當是時。自縉紳以至氓庶。盡節者不可勝數。而閨中婦女。或閉戶自焚。或罵賊以死者。無算也。戎馬倥傯。其事不必盡傳。傳者又莫由表述。筆之於書。使後之君子得以考之。則死者可以無憾。故曰哭蜀者。所以弔忠魂烈魄於地下也。曩者予嘗論其大略。特未暇詳。今余弟磬泉採擇成編。頗為詳悉。是固余之志也。嗚呼。蜀非有深怨積怒於賊也。而殘忍若此。天實為之耶。抑人事使然耶。覽是集者。必將有嘆息泣下而不能已者也。故曰蜀碧者。哭蜀也。樂齋彭端淑叙。

自序

史氏丹溪生。憶甲申遺事而嘆曰。嗟乎。自古殘忍之賊。亡甚獻忠。遭禍之慘。莫如明季之蜀之甚者也。蜀自獻藩啟封。世有令嗣。休養生息。幾三百年。士民之庶。物力之饒。甲乎天下。其間雖經鄔藍蘭播之亂。元氣未亡也。張達一入。勢若摧枯。何哉。蓋文燦受紿於房穀。其銳蓄矣。嗣昌督師於荆襄。其毒流矣。捷春拒諫於石碛。其隘通矣。士奇逼糧於守軍。其遮撤矣。於是陷夔門。破涪萬。走崇貴。敗曾英。血染佛圖。炮穴重慶。瑞王君臣。駢首受戮。當是時。使蜀藩之志。果於拒賊。監軍之餉。得請即行。其能保有成都乎。腹心既裂。首目隨之。智者難為之謀矣。獨怪獻逆據蜀後。僭號稱帝。不東扼瞿塘。北絕劍閣。收服人心。逸休兵士。而處心積慮。成乎其殺。孤奴死。雪鰥死。貫戲死。剝腹死。邊地死。士盡矣。及匠傭。及婦女。及僧道。及兵卒。人盡矣。及犬牛。物盡矣。又焚其殿。碎其砌。毀其屋。堙其井。平其城。二年之間。骨積成莽。血流成渠。雖可望泣諫於刎頸。偏裨不忍而自經。而賊之逞毒。一日封刃。其心不樂也。由前言之。四方是維。天子是毘。誰司兵柄。萬死莫贖。由後言之。天方荐瘥。喪亂宏多。浩劫之來。自有宿也。故西充授首而後。又十餘年。多門之死。不可勝悼矣。夫攷古之籍。推蜀之由。張儀之

啟疆公孫之躍馬。譙縱之迫脅。李特之流亂。劉闢之狂戇。王建之發迹。知祥之踵據。王珍之弑。羈僭王竊帝。奪地爭城。而皆撫有蜀民。不敢荼毒。何獻之肆惡。一至此耶。猛虎嗜人不識好惡。獸心野性。固與人殊也。論者謂獻逆稱帝。蜀人不與。誅斬所置守令。蓄然號怒。激而成兇。嗚呼。此正蜀人之所以死乎。余兒時稔聞遺老聚談事。比長。博采羣書。並蜀乘所載當時忠臣烈士。節女義夫。可印證者。彙為蜀碧一編。以俟之後。是日也。慘然操觚。悲風四起。余壹不知心之所極。淚簌簌而屢下也。乙丑年八月朔五升溪生遵泗自序。

種種破敗。種種屠戮。數十年喪亂情事。括於一叙之中。故足為此書之弁。而文筆則挾嗔憤而含嗚咽矣。蔡修萊跋

古穆似魏晉間人筆意。樂齋

義例總言

崇禎七年。賊始禍蜀。亂之初生。實維元年。書賊起。從其朔也。獻初入蜀。受創未深。危亡之形。兆自丁丑。禍蜀者。闖其先也。關部督師。而以蜀為窾。撫臣拒諫。而動失機宜。破軍殺將。流毒生靈。厥罪維均也。請餉不與。請召募不與。國既卒斬。又將誰愬。而社井星隕。闖宮安燼。猶是國君死社稷也。蜀中文武。協心復仇。社革枕戈。不忘討賊事。雖不成。亦足為烈於天下也。天鳴地震。水溢山崩。物怪人妖。鬼魅瘟疫。亡國之徵孽。不虛作也。忠臣義士。節婦烈女。內而細民。外之土目。無微不章。表幽魂。伸鬱魄也。勝廣挺漢高興。翟李熾唐宗。出韓劉亂明祖。起驅爵驅魚。實陰相之終。之王師平蜀。寇盜之禍。天所以開聖人也。二十年中。天地沈迷。生民磔裂。燕巢林木。雞犬罕音。荼毒之慘。於斯已極。李賀所云。恨血千年化為碧也。事多緒雜。鋪次為難。晰目總綱。毫末可了。書法仿之古人。公案便於閱者。非敢比吳楚之僭王也。

乙丑年八月中秋後總言

徵實

明史

明史綱目

明紀本末

諸家明鑑

綏寇紀略

三藩紀事

明季遺聞

啟正野乘

豫寇紀變

天問閣文集

堯峰文集

寄園寄所寄

荒書

蜀

碧

徵實

志亂

二申野錄

隴蜀餘聞

東林列傳

見聞錄

慶治錄

蜀通志

眉州志

邛州志

夾江志

故老遺言

家談

蜀碧卷一

清 丹溪生彭遵泗磬泉編述

起戊辰止癸未

戊辰崇禎元年冬十有二月。陝西賊大起。○陝西連歲大侵。平涼延安間。飢民相聚為盜。首亂者。王子順。苗美。張聖。姬三兒。王嘉允。黃虎。小紅狼。一丈青。龍得水。混江龍。掠地虎。上天猴。關王。孟良。劉六等。名目甚衆。督撫討之久。無成功。其後併小為大。李自成。張獻忠。虎視鵠張。秦楚豫蜀之間。戰無堅陣。攻無堅城。肝腦塗中原。而明社屋矣。丹稜學博何修云。天啟間。蜀大旱。遵義守令集黃冠禱雨。拜章者伏地彌日。及起守詢之。云上帝召天下都城隍議事。章出甚遲。問議何事。云戰場始於陝西。至崇正初年。秦中賊果起。○修明季遵義人。

己巳 四川地大震。○是後不書四川所紀皆蜀事也。

庚午 秦蜀二境。擊柝相聞。賊既亂秦。蜀豈無知。而瞿塘劍閣間。不聞修邊備。實軍儲。袖手以待賊入。何與。備敘歲次。痛當事無陰雨之憂也。

戊申 敘州母猪洞。銅鼓鳴。聲聞一晝夜。

二月。流賊張獻忠。始自楚犯蜀。○獻忠陝西膚施人。本將家子。少時從軍犯法。得總兵陳洪乾赦免。刻桷檀為洪乾像事之。其為賊也。與羅汝才同起。獻忠身長而瘦。面微黃。鬚一尺六寸。慆勁果俠。軍中稱為黃虎。又號八大王。二月自鄖陽渡漢。犯襄陽。連陷紫陽。平利。白河等邑。遂入四川。

賊陷夔州府。及大甯。大昌。開縣。新甯諸邑。○賊至大昌。人皆走避。有羅傑者。獨坐室中。正衣冠。閱書史。賊入。罵之。遇害。

賊犯梁山。邑人。中書余原。擊走之。○原以中書家居。賊至。集鄉勇與戰。箐銃間伐大松。震山徑。而用竹畚囊石。飛擊之。又以毒矢射賊。中者見血立斃。賊敗。退入巴州。為川兵所破。去攻太平。石砬女土司泰良王。將兵至夔。蜀撫劉漢臣。運長壽之米。順流濟師。賊知有備。不敢攻。太平圍解。漢臣及按臣黨崇雅。請用余原。以蜀人治蜀兵。不許。賊攻保甯不下。走犯廣元。城上發礮石。擊之。逸。○賊攻保甯。推官張一鶚。按臣劉宗祥。川北道夏時亨。共謀守禦。不能下。走攻廣元。圍七晝夜。城上人發砲石。擊之。賊遂遁。方賊犯彝陵。松滋。入歸巴。萬山中。荊州推官劉振纓。提施兵從戰。香溪壩。平陽壩。斬獲殊衆。而楊正芳有金沙鋪之捷。李卑有蓮花白溝二坪之捷。鄧玘有胡地冲之捷。許

名成有仙女山之捷。當時川撫若重石砮兵。力扼巫夔。不令得入。諸鎮戮力。可望成功。迺施兵以援荆東下。舍之勿追。夔關天險。無一人敢誰何。此賊入蜀之始也。

丙先是賊既退秦楚間。藩封數陷。蜀王泄泄然不知遠慮。成都令吳繼善痛哭於王之朝。以書諫曰。高皇帝衆建藩輔。基置繡錯。數年以來。陪命亡氏。失其國家。此數王者。非真有敗德失道。見絕於天也。直以擁富貴之貨。徂便安之計。為賊所利而不思自全。此非殿下前車之鑒乎。今楚氛日惡。秦關失守。曹閹姚黃。賊時姚黃陵梁左右。殿下付之悠悠而不恤。夫全蜀之險。在邊不在腹。若設重戍於夔門劍閣。誠足自固。否則黃牛白帝亦屬彝庚。黑水平陽更多歧徑。迺欲坐守門庭。謂為設險。不可解者一也。往者蘭酋撲滅。獻賊逃遁。止以蘭兵力有虧。獻地利不習。今者荆襄撤其藩籬。秦隴寒其唇齒。揣量賊情。益無瞻忌。而欲援引前事。冀倖將來。不可解者二也。至於錦城之固。不及秦關。白水之險。甯逾湘漢。此可恃以無虞。彼何為而失守。且城如孤注。救援先窮。時及嚴冬。長驅尤易。累卵不足喻其危。厝火不足明其急。而猶事泄泄以幸苟免。不可解者三也。為殿下計。宜召境內各官。諮諏謀議。發帑金以贍戍卒。散朽粟以慰飢民。出明禁以絕廝養。蒼頭蠲積逋。以免流離溝瘠。募民兵以守隘。結彝目

以資援政教內修聲勢旁振則可易危為安轉禍為福苟或不然蜀事誠莫知所終矣竊為殿下危之王不能用

吳江南人才辯聞達有謀器後殉難于蜀

丁巳閏四月雅州地震馬湖四土司地震者二敘州建武瀘州越雋皆同日震

五月闖賊李自成自秦州犯蜀連陷南江通江等邑尋退去

自成出身事見正史此處從畧

劍州大水○先一日沿灘巨石數百皆反覆無定及水至民登州堂以避者免餘俱漂沒黃腸凶具架屋標者累累

九月龍安地震榮縣黃時太家地鳴聲聞半里○工科給事中吳宇英言于朝曰臣鄉以詔書徵發救關中者無已壯丁死於瘡痍老弱困於騷動以此城邑空虛關梁不戒賊蹈瑕抵隙連陷南江通江二邑鎮臣侯良柱猶以賊遁為功易視賊占曰地震主兵又曰地鳴者伏屍流血災不徒設臣竊憂之

宇英潼川人

十月丙寅李自成由漢中趨攻廣元總兵侯良柱戰死○李自成混天星過天星等以十月初三日破漢中之甯羌州分其軍為三一由黃壩攻七盤關一由梨樹口麥坪入廣元一由平陽關過青岡坪土門塔向白水侯良柱壁廣元賊至力戰死於陣賊結七十營於烏龍山下

良柱陣亡有屍無首後剝生前官職

賊陷昭化。知縣王時化死之。○初五日。賊分兵守二郎關。初八日。從淺灘過河。破昭化。知縣王時化不屈死。

賊破劍州。知州徐尚卿及州人楊子鼎等死之。○先是初九日。賊攻劍門州。吏士塞石牛道。不得過。回屯江口。初十日。疾趨攻劍州。城將破。知州徐尚卿召士民語之曰。城不可守。吾惟有死耳。爾等避之。衆不忍去。尚卿書城空不可守。伏節為誰。危苟竄。那無計。殊羞孤影。隨數語。匿於懷。于鼎與尚卿共守城。城陷。尚卿自縊死。于鼎率子姪諸生令青等。督衆巷戰。奮臂擊賊。賊怒。支解以死。子姪皆被殺。尚卿福建舉人

賊破梓潼。○十二日。梓潼破。庠生趙節妻魏氏被執。給賊曰。家有積金。害之江邊。願取以行。賊喜。同至園子潭。氏奮身投水死。

賊陷江油。執知縣馬宏源。○賊破梓潼。三分其軍。一往緜州。一往鹽亭。一往江油。江油陷。知縣馬宏源被執。不死。尋提問。

賊攻緜竹。諸生王鐸及其妻趙氏死之。○賊至緜竹。章明安縣羅江德陽漢川聞風。先潰。攻緜竹。執諸生王鐸及其妻趙氏。令之跪。鐸大罵不屈。殺之。復脅趙氏。亦大罵。賊又殺之。時貢生施奇才妻姜氏避亂西山。聞賊近。恐其辱也。拔一簪授婢曰。吾不

能逃汝速去。萬一得生。汝主自北歸來。持此語之。我不敢為家門羞。囑畢。投崖死。
賊焚新都。越一日。焚彭縣。

賊掠郫縣。主簿張應奇死之。攻溫江。丞簿縱繫囚逃。

賊破金堂。典史潘夢科死之。○鹽亭一股賊抄西充。折遂甯。趨潼川。直走金堂。攻破之。夢科不屈死。自是重慶以下。皆戒嚴矣。

賊圍成都二十日。○蜀王之墳柏刊焉。

冬十有二月。總督洪承疇。總兵曹變蛟。帥師援蜀。次於廣元。○初。巡撫王維章以賊去。而侯良柱撤隘兵也。相齟齬。上書言之。朝廷深以為憂。維章守保甯。良柱守廣元。及廣元破。良柱戰沒。賊直逼成都。維章反在其下。不及接。按臣陳廷謨。雖檄總兵羅尚文。集永遵松茂之兵來援。又自以使事訖。新按臣梁士濟已至。意可弛擔。有詔維章良柱俱落職。戴罪自贖。廷謨降三級。蓋不知良柱之死也。時輔臣劉宇亮宗人。殲於縣竹。告家難。上逮治維章。以傅宗龍代之。

○**賊**春止月。洪承疇大敗闖賊於梓潼。賊還走陝西。○是役也。賊陷州縣三十六。蜀創甚。
夏六月。秦寇再入蜀。○寇由平陽白水再入蜀。巡撫傅宗龍以滇兵二千。與蜀帥羅

尚文謀戰守卻之。

○保甯天鼓鳴。○時成都東嶽廟玉帝像自動不止。

夏五月。以參政邵捷春撫蜀。○代傅宗龍也。

秋八月。大學士楊嗣昌督師討賊。○先是十一年夏四月。張獻忠僞降於穀城理臣熊文燦。賁賂黃金蹠裹干。珠琲盈斗。他貨累萬。受其降。及是年五月。獻忠復叛。攻殺知縣阮之鈿。漢東大擾。上命閩部楊嗣昌督師討之。賜上方劍。宴於平臺後殿。上手賜嗣昌三爵。賜以詩云。鹽梅今暫作干城。上將威嚴細柳營。一掃寇氛從此盡。還期教養遂民生。書用黃色金龍蠟。後署云。賜督師輔臣嗣昌。

張獻忠寇蜀。官軍敗績於湯家壩。○先是左良玉羅漢山之敗。在七。獻忠謀入秦。秦督鄭崇儉率副將張應元汪之鳳賀人龍李國奇扼興安。賊犯興山太平等縣。屯於永甯關。大巴山分水嶺。秦蜀之交界。又從義溪走馬家洞沙子嶺。以窺合江。從鹿耳坡高竹坪。以闚大甯。蜀撫邵捷春遣其兵二千人同副將王之綸方國安分地拒險。八月。官軍敗績於湯家壩。之綸力戰不支。都司何明破於陣。裨將多傷。

九月。方國安部將岳宗文譚鈞破賊於三尖峯。○時又破之於黑水河。張獻忠羅汝

才分其軍。自白水之碧魚口入秦。合江之萬家坡入楚。

冬十有二月。流賊羅汝才犯蜀。

汝才。綽號曹操。今再來。汝才因假以為號。

庚春。全川地鳴。

夏五月。石砭女土官秦良玉大破羅汝才於夔州。○汝才入巫山。為良玉所扼。遂犯夔州。良玉師至。迺去。已而邀之馬家寨。斬首六百級。又追敗於留馬壩。斬其魁東山虎。復合他將大敗之於譚家坪北平。又破之仙寺嶺。奪汝才大蠹。擒其渠副。塌天六人。賊走大甯。

六月。安岳紅雨。着物俱赤色。

秋七月。督師楊嗣昌駐師彝陵。○時張獻忠敗於瑪瑙山。遣間說左良玉曰。獻忠在故公見重。良玉乃圍而不攻。賊得與山民市鹽。芻米。略收潰卒。養痍傷。久之自興。房走白羊山。西合羅汝才。悉銳來攻夔州。官兵大潰。楚將張應元中流矢。突圍走。參將汪之鳳等戰死。嗣昌在襄陽聞之。迺進師彝陵。○嗣昌虛恢自用。又煩瑣無大略。軍行必自裁進止。千里待報。動失機宜。其駐彝陵也。偕幕士飲酒賦詩。一月不進。取華嚴第四卷。謂可咀蝗已旱。公然下教郡邑。且以上聞。朝士聞而嘆曰。文若其將敗乎。

擁百萬之衆。戎服講經。其衰已甚。將何以戰。嗣昌楚人。不欲賊一騎蹂楚。其初至軍。即謀以蜀困賊。謂蜀地險遠。極邊則松潘諸蠻。吾藉將士力。蹙賊而致之蜀。蜀能守則守。不能守。則棄涪。萬松雅之間。以啗賊。秦兵斷棧道。臨白水。滇兵屯曲靖。扼白石江。我率大兵掩擊其後。驅入松潘諸蠻中。可制賊死命。又恐蜀之門戶堅。反而決門。凡蜀兵之強者。輒調之以歸他備。巡撫邵捷春麾下。止弱卒二萬。守重慶。捷春憤曰。令甲失一城。巡撫坐。今以蜀委賊。是督師殺我也。爭之不能得。

時嗣昌又下檄曰。賊東走大甯大昌。由彝陵下荆襄者。我當之。西走紫興房竹入秦者。左良玉當之。伺四川走夔門。邵捷春當之。又令蜀撫棄兩省界中三十二隘口。專守夔門。用楚大兵從竹房逼賊於大甯大昌。勢如圓盤。點滴不漏。捷春意其以失地相害也。堅守各隘。會隘將覃思岱楊茂選者。不相能。思岱陰中茂選。捷春不察。立召茂選斬之。即以兵屬思岱。一軍皆怨。相率委去。賊遂從此隘入。諸隘駭散。賊直斬夔關。從白馬渡過江。壁達州西關。蹂及蓬縣矣。見研齋文集

巡撫邵捷春移秦良玉兵至重慶。○時知縣州陸遜之罷官歸。捷春遣往按行營壘。過秦。秦冠帶佩刀出見。左右男妾十餘人。然能制其下。視他將加肅。為陸置酒。嘆曰。

邵公不知兵。吾一婦人。受國恩。應死。所恨與邵同死耳。之。遂請其故。良玉曰。邵公移某自近。去其所駐重慶三四十里。而遣張令守黃泥窪。固已失地利矣。賊在歸巫萬山之上。俯瞰吾營。鐵騎建瓴而下。張令破次及我。我敗。尚能救重慶之急乎。且閣部驅賊入蜀。無知愚皆知之。不及此時爭山奪險。令賊毋敢即我而生。以設防。此覆軍之道也。九月。張獻忠陷大昌。總兵張令死之。捷春收兵扼梁山。○先是萬元吉駐巫山。邵捷春駐大昌。相聲援。捷春用其將邵仲光之言。以大昌之上中下馬渡。水淺地平。難持久。迺扼水寨之觀音岩。為第一隘。而夜又嚴三黃嶺。磨子巖。魚河洞。下涌諸處。各分兵二四百人以守。元吉以兵分力弱為憂。賊以九月先突觀音巖。三黃嶺。窺下馬渡。無備。破之。元吉急檄諸將。邀之於譚家嶺。七箐坎乾溪。而張奏凱以專兵屯淨壁。捷春用羅洪政。沈應龍二將兵助之。已而獻忠從竹園坪突過淨壁。進屯開縣。嗣昌聞蜀兵潰。取觀音巖守將邵仲光。斬以殉。是時張令中流矢死。石砭軍亦覆沒。令故奢崇明降將。年七十餘。能馬上用五石弩。中必貫革。忠勇義戰。軍中號神弩將。捷春倚之。然性輕敵。時有賊策一騎於山。呼其壘曰。誰是張將軍。令易之。躍馬出。賊曰。若善弩。今用相報。發矢中項以殛。良玉兵既敗。單騎見捷春曰。事急矣。盡發吾溪洞之卒。

可二萬。我自餽其半。半餽之官。足破賊。土官家調兵。用一箸一帚者。最急。若以能飯者畢至。帚則埽境盡出也。捷春見嗣昌與己不相能。而蜀無見糧。峒寨之人詎可信。遂謝良玉言不用。自收其兵扼梁山。○時有降賊自請於捷春曰。某降有日矣。而公不我用。有疑我心乎。邵曰。軍機大事。汝新從賊來。固不能無疑。賊曰。吾從賊久。恨失身欲圖報國。公疑則速殺我。否則當早用吾計。今賊大衆既疲。棄饑可滅。倘有他賊以軍糧接濟者。雖百萬衆無能破之矣。捷春從之。賊盛言諸賊山中所害金銀處。以動將士。而道上所遇皆餓莩無人色。其死者剖其腹。盡草樹皮。謂可信。迺盡新募軍者二萬人。深入皆覆沒焉。

捷春退屯縣州。○羅汝才既與張獻忠合。獻忠以梁山河水深。不得渡。謀於汝才曰。達州河淺。不如自開縣西走。復東向而趨達州。是時方國安招集殘兵。保達之郊。獻忠至不敢爭。賊遂渡河。長驅深入。捷春退屯縣州。扼涪江。

賊趨漢中。趙光遠賀人龍拒之。復走巴西。○捷春既扼涪江。賊聞疾走劍州。越廣元。將從間道趨漢中。趙光遠賀人龍拒之於陽平百丈二關。不能進。迺迺昭化。復走巴西。張應元合楚蜀兵。邀之於梓潼。戰小利。賊反鬪被衄。蜀將曹志耀。王光啟。張世福。

力戰卻之。降將張一川等陣亡。涪江軍聞之遂潰。

賊屠縣州。捷春歸成都。賊逼成都。○賊從縣趨攻內江。內江有土司家將毛文者設守。賊至文與戰大敗之於東瓜崖。殺其渠魁曰曹四。賊因偃旗鼓疾走成都。成都城龜形其下皆甃石。惟北角樓用土填築。少瑕。賊夜至穴城數處將穿矣。城中出董卜蠻者與之戰。賊大敗。殺其卒萬人。遁。

冬十月。參足突入玉井。○占曰。虎狼暴害。其時獻方蹂躪四川。蓋其應也。

十一月。逮邵捷春論死。○嗣昌先以大昌失事。糾捷春罪。用監軍道廖大亨代之。捷春為人清謹。有惠政。士民哭送者載道。舟不得行。競逐散旗官。蜀王疏救不聽。

楊嗣昌進軍駐重慶。○嗣昌幕下評事萬元吉。饗士於保甯。用猛如虎為正總統。張應元副之。令率其軍趨縣州。諸將分屯要害。而元吉自間道走封洪。過蓬溪。以待賊。時賊屯安岳周里場。知官軍至。宵遁。如虎選騎逐賊。元吉與應元營安岳城下。以截賊歸路。是月也。賊縱掠什邡縣。竹安縣。德陽金堂。所至空城而遁。復由水道下簡資。嗣昌徵諸將合擊。皆退縮。賊遂陷榮昌永川。

十二月。賊陷瀘州。知州蘇瓊死之。○瓊江南進士。城破。正衣冠。向闕拜泣。坐堂上。賊

至不屈死時嗣昌在重慶下令赦汝才罪降者授官有擒斬獻忠者賞萬金爵通侯
次日堂皇廚福徧題有斬閣部頭來者賞銀三錢嗣昌瞠視咄咄疑左右皆賊勒三
日進兵會雨雪道斷再戒期視師三檄賀人龍不至初嗣昌憂左良玉跋扈私許賀
代左為平賊將軍已而良玉有瑪瑙山之捷謂賀且需後命良玉聞之不說二將以
是怨望元吉進曰軍心未一不可以戰盡令前軍躡賊後軍為繼中軍從間道出梓
潼扼歸路以徐候濟師此萬全策也嗣昌有驕色曰賊易與耳焉用分兵示弱耶至
是獻忠破瀘州瀘州城三隅形銳而面江止立石站一路可北走元吉請以大軍自
南搗其老巢伏兵傍塞王蟾寺蹙賊北竄永川逆而擊之可以盡殲已而抵立石賊
營先移秦師屯小市廂隔水而陣賊渡南溪秦兵縱之遂越成都走漢州德陽元吉
單騎至藉田鋪賊渡縣河入巴州嗣昌既詘監軍謀不用將以明年正月自統舟師
赴雲陽微三軍陸行疾驅追賊毋令他佚諸將迺盡從瀘州躡賊後賊反而東走諸
路盡空不可復遏於是自巴抵達及於新開

已辛春正月己丑總兵猛如虎追賊及開縣之黃陵城敗績參將劉士杰等死之○官兵追
賊至黃陵日晡雨作參將劉士杰環甲持矛摧陷賊陣賊眾披靡後軍無繼者賊密

抄騎越竹箐中。乘高大呼馳下。士求及遊擊郭開猛如虎之子。先捷力戰皆死。如虎率才與鏖拒。中軍馬智挾之。衝突潰圍走。鏹符盡失。嗣昌在雲陽聞敗。頓足歎曰。吾不用萬監軍之言。以至於此。賊遂東下。

萬元吉永川之議也。猛如虎先行。詢鄉導。無一人應者。元吉輕騎至城中。惟丞簿一二人。縣令戴堯雲已先期遁。及諸將會於瀘。中軍陳可立擁鏹牛頭山。飲倡樂以觀。元吉令之赴賊背道馳去。如虎所將甯國兵止六百騎。餘皆平賊鎮兵。平賊鎮左良玉驕悍不法。流言云。想殺我左鎮。跑殺我猛鎮。蓋諸軍隨良玉優游不戰。而如虎逐賊日。馳風雪中不樂也。未幾大噪西歸。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嗣昌之軍律如此。宜其凶終也。

元吉以嗣昌薦起。自廢官。欲乘時會以立功名。當自保甯趨達州時。賊燒絕驛置七百里。不見烟火。單騎馳驅箐銑間。至江。舍騎放舟。始及大軍。故一見督師。即請分兵。以為後距。開縣之敗。元吉親至戰處。為文以祭陣亡將士。劉士求等哀動三軍。在夔門。收召殘卒。登白帝。以望賊騎。歷歷在山谷間。我師川湖諸將反出其後。無一人禦之者。不覺撫髀流涕。而痛昔日吾謀之不用也。

三月。楊嗣昌至荊州之沙市。自殺。○嗣昌引兵歸楚。傳箭召潰卒。順流東下。而賊已席捲出川。率輕騎。一日夜馳三百里。殺督師使者於道。取兵符。馳呼襄陽城門入之。夜半從中起。城遂陷。獻忠縛襄王置堂下。屬之酒曰。吾欲斷嗣昌頭。嗣昌在遠。今借王頭俾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努力盡此酒。遂害之。嗣昌羞憤。抵荊州沙市之徐家園。伏毒以死。

壬午夏。達州城濛水盡變為血。城中井鳴。○又劍州民家有滴血污其門。城中數萬戶皆同。

冬十月。松潘兵變。○松潘邊兵以索餉不給。聚眾數萬為亂。巡撫陳士奇以禍福諭之。眾迺定。

癸未大足縣李結實如刀豆。川南李生黃瓜。○占云。李生黃瓜。民皆無家。仇離之兆也。時民家有貯米箕中者。粒粒躍出。頃刻布地。

又梓潼縣龍江寺僧晨起汲水。見霞光燭天。潛伺之。少頃。有鱗浮出。潼水踰時乃隱。未幾獻逆入。

蜀碧卷一終

蜀碧卷二

清 丹溪生彭遵泗磬泉編述

起甲申止乙丑

甲申是年三月十九日。賊李自我大清世祖章皇帝。定鼎燕都。是為順治元年。○歲
賊陷京師。懷宗殉社稷。五月。賊陷蜀。

春正月。日赤。○日中有赤氣數道。下寬上銳。自東指西。又日月無光。赤如血。仰視北斗。皆不復見。

大星出西方。○芒彗閃爍不定。至獻賊滅後。迺隱。

彭縣白鹿山裂。

張獻忠復自楚寇蜀。正月。夔府陷。○先是崇禎十六年。獻忠破江西廣東諸郡縣。再入岳州。或有進策東下取吳越者。獻忠以左良玉駐武昌忌之。迺決議入蜀。時蜀撫陳士奇性率傲。無他籌略。緣劾候代。軍不放鬆。十三隘口無分遮者。賊至梅子坡山而飢。以無兵故入之。秦良玉馳援。眾寡不敵。潰。正月陷夔府。

賊入萬縣。貢生吳獻棐被執。不屈死。○獻棐被執。強以為參軍。不受。賊怒。斷臂解腕。

而死其子之英痛父亦被磔焉

時賊攻梁山邑人高宗舟副榜率鄉勇守北門城陷疾歸家令妻孥皆自盡作書付僕使問道達父所而身統家奴二十餘人巷戰被重傷死奴輩從之又執庠生古元直妻譚氏大罵觸堦而死賊掩其屍而去

賊屯萬縣○江灘水漲賊不得上留屯者三閱月民皆逃避賊誘以降者不殺既出悉驅之入水

夏四月恭將曾英敗賊於忠州○賊至忠州英率水師迎之用火攻燒其舟百餘號賊死以千計及英等還守涪州賊遂悉衆屯忠州葫蘆壩

恭將曾英及守道劉鱗長與賊戰於涪州敗績○賊徒健鬪者十餘萬負載者倍之置橫陣四十里左步右騎翼舟而上時英與鱗長守涪州水路趙榮貴守梁山陸路賊至榮貴望風先遁英接戰而敗退至五里望州關賊追及斫傷其頰英手殺數人跳而免與鱗長走南川

六月二十日賊陷重慶瑞王常浩及巡撫陳士奇以下各官死之○重慶下流四十里曰銅鑼峽上江要路士奇宿重兵以守六月八日獻忠入涪分舟師汴流犯峽而

己則登山疾馳一百五十里。破江津。掠其船順流而下。十七日奪佛圖關。賊得關。峽反出其下。兵士驚擾不能支。遂潰。賊數十萬至城下。士奇等日夜登陴。衣不解帶。以大灌滾炮擊賊。死無數。於是賊發民墓。凶暴負以穴城。而置大炮為火攻。至二十日夜。黑雲四布。賊於城角藏火藥數十筭。晨起以火箭齊射約處。火發地裂。城遂陷。王與各官俱遇害。

瑞王常浩。神宗第五子。先自漢中奔蜀。關南道陳白羽與之俱。隴西士大夫多挈妻子以從王。來駐重慶。城陷被執。時天無雲而雷。賊曰。若再雷者釋之。已而王不免。王好佛。不近女色。丞監以下皆化之。吳民有解瑞府糧者。無行費。必厚給資。使早歸。其死也。乘白氣冉冉而沒。人謂之兵解。

陳士奇字平人。漳浦人。閩之能文家也。天啟進士。崇禎十五年。來撫川。緣劾候代。賊既入夔。將吏謂公曰。却事撫軍可以去矣。公曰。賊自我入川來。我去何以對君父。義與封疆共存亡耳。城陷。與關南兵備副使陳繹。知府王行儉。巴縣知縣王錫。指揮顧景俱死。○行儉字質行。江南宜興進士。賊縛於演武場。大罵不絕。賊齕之。○錫字古田。江西新建進士。被執。慷慨激烈。與士奇備受五毒。磔死。○景聞城陷。入王府。以己

所乘馬乘玉鞭而走。遇賊呼曰：賊甯殺我，無犯帝子。賊戕王景死之。○自瑞王以下死者萬人。是日天大雷電，晝晦，獻怒，架飛砲向天擊之，天為之震。

按鄧都林明儁，作三忠傳，蓋士奇行儉及錫也。而已人劉道開有列傳行世。

賊斷軍士臂三萬七十餘人。○時重慶軍士尚存三萬七十餘人，賊盡斷其臂而縱之。賊分兵攻合州，諸生董克治起兵拒戰死之。○重慶既陷，賊即分兵掠合州，克治傾家資募勇壯殺賊，賊大至，遇於長安坪，與戰不勝，退據硐中，誘以爵位，不動，相守月餘。賊鑿山梯硐，舉火薰之，凡三千人，感克治風義，至死無一變心者。時比田橫云：入永川，邑人蔣世鉉集義勇二百人，攔城固守，後與賊戰於東門，被執，勸之降，瞠目大呼曰：速殺我，不降也。賊寸磔之。○邑孝廉梁士騏遇賊，執之行，欲授以官，大怒罵賊被殺。秋八月初九日，賊攻成都，陷之。成都王至澍、太平王至淥、巡撫龍文光、巡按劉之渤及諸文武官俱死，賊大殺三日。

賊自重慶趨成都，一路州縣望風瓦解，烽火數百里不絕。成都大震，蜀王謀遷於瀘，按臣劉之渤力持不可。內江王不聽，與之爭。王以六月十三日成行，守門卒洶洶亂，輜重婦女有被掠者。王適止之，渤與監紀同知方堯相等請王出財貨招募死士，向

東殺賊王以祖制為辭。於是城中一日數驚。火約局災。雷震宮殿。大雨雹。王思方出財招募三日。人無應之者。而賊從資簡至矣。是時新撫龍文光總兵劉佳印率三千兵自川北入援。謀守禦。而王宗大姓逸去者半。賊薄城下。佳印出戰。賊還。文光見濠涸。急遣郫縣令趙嘉煒決都江大堰以益之。時賊穴城實以火藥。又剡大木長數丈者合之。纏以帛。貯藥向城樓之。勑等厲眾奮擊。賊卻二三里。未幾雨大作。雷電交加。守陴者不能立。賊縱火攻城。穴西北。以大炮擊之。錦江樓崩。木石飛空。蔽天。賊蜂擁而入。城破。王率嬪妃沈於宮中八角井。太平王至淥從焉。文光等俱殉難。賊大殺三日。

成都王至澍。嗣王奉銓長子。萬曆四十三年。嗣城陷。自沈於井。卹妃隨王宮人素馨等相繼從死。志云王先數日赴社壇壇井側聞賊入投之與此少異

初高皇諸子。蜀獻王好學。帝呼為蜀秀才。妙選名儒。侍講幄。繕寫購藏圖書甚富。而世傳獻王得鴻寶之書於內府。子孫善黃白。治化然皆積不用。至陷藩亦能作黃金。因恃其都為天險。而蜀士大夫以道惡地偏。無復多憂。迨五月。審知國信。七月。傳賊將壘。城中人震恐。每夜呼曰。闖至矣。明日又呼曰。獻至矣。王不知所為。謀以宮人適

於荒富家亦從擊以出以劉之渤持之不果。蜀世有共德。王號賢王。特以祖宗之制。不興兵。不與民事。故請餉弗聽。請召募弗聽。賊薄城下。始出金購兵。而人莫應。二百七十年富庶之藩封。喪於賊手矣。哀哉。

王非江
太平王至源。嗣王奉銓第四子。萬曆四十四年封。隨居成都。賊入。同蜀王投井死。城

龍文光。柳州進士。以川北道擢撫四川。駐節順慶。聞賊趨成都。星馳赴省。圖拒守。城破。投浣花溪死。○劉之渤。字羽長。寶雞進士。以御史巡按四川。與文光謀守城。被執。賊以同鄉欲用之。之渤大罵曰。死賊。我豈從汝耶。賊縛于端禮門內。攢矢射之。不少屈。臨死。厲聲曰。甯多副我一刀。少殺一百姓。賊磔其屍。一時從死者。按察副使張繼。孟守西道陳其赤。建昌兵備僉事劉士斗。監紀同知方堯相。成都令吳繼善。華陽令沈雲祚。郫縣令趙嘉煒。教授何名失長史鄭安民。

劉士斗。番禺人。以進士任成都推官。之渤特薦建昌兵備僉事。賊將入。之渤趨之行。士斗曰。安危生死同此耳。城陷死之。○堯相。字紹虞。黃岡人。兵餉不繼。與巡按請於蜀藩。不允。遂投王府河。以拯起。次日被執。受害於萬里橋。其絕命詞云。時危節見古。

今同取義成仁且盡忠。江水茫茫願借力。此身飄蕩赴國風。方家在國風故云。○繼善江南

人賊未至。上書藩府。勸其出餉募兵。累數百言。極痛切。王不用。城破。閤家三十六

人同日死難。○雲祚字子凌。太倉人。城陷。與之勑士斗。俱幽於太慈寺。絕粒半月不

死。賊餽之食。誘降。雲祚躍起大罵曰。吾欲食賊肉耳。豈食賊粟哉。與二劉同遇害。有

幼子荀蔚。方五歲。有人匿之山中。得免。越二十年始歸。○嘉煒浙江監生。令鄆縣。賊

圍城。濠涸。文光令決都江堰以益之。水甫至。城陷。嘉煒還。遇賊射之。赴水死。其子慶

麒自浙走萬里。求父屍。三年不獲。遇堰夫向應泰。告以死處。為三渡口。招魂壘土葬

焉。○何教授當城破時。坐明倫堂。鳴鼓集諸生。不至。夫婦自縊。

武臣死者劉佳印。佳印川北總兵。賊走成都。與撫臣文光率三千兵赴援。比至。賊薄

城出戰。敗還。同文光赴浣花溪死。○總兵張奏凱。綦江人。守東門。城陷死。○叙南衛世

襲指揮同知魯印昌。鎮守成都。合州人羅大爵。山東人劉鎮藩。雅州指揮阮士奇。撫

標參將徐明蛟。都司僉書李之珍。或以陷陣死。或以巷戰死。

鄉官士女殉難者。原任順天府治中莊祖詒。同弟致仕按察司祖誥。祖誥當賊入。整

衣冠端坐於堂。大罵賊。遇害。○原任東流知縣乾曰貞。賊入城。曰貞拒之。用磚斃一

賊而死。○明經邱之坊。及子庠生祖福。居鄉。賊遣人招之。之坊臥於牀曰。吾受國恩已久。更知誰耶。掉臂復臥。不食死。賊執祖福。叱之跪。祖福曰。朝廷士子。豈為賊屈乎。大罵而死。○諸生王鳴珂妻熊氏被執。賊脅之。氏罵曰。我家婦。肯辱身從汝。賊怒殺之。以上成都縣人

致仕大理寺正王東乾。城陷。驅閤家投井。以身罵賊。遇害。○原任宣化府同知王履亨被執。至新橋。投江死。○生員何繼舉。以偽學官楊允升迫諸生應放。大罵自刎死。

三人華陽縣人

閩蜀藩殉國死者。原任給事中吳宇英。原任工部主事蔡如憲。舉人江騰龍。俱潼川人

不就賊死者。內江張於廉。以彭澤令致仕歸。賊迫就偽職。不從。與妻鍾氏同罵賊死。

○安縣明經趙鴻偉。子進士昱。賊召入監。不應。全家罹害。○安縣監生李資生。宣大

總督鑑之子也。賊偪入監。生嘆曰。吾為大臣子。肯屈賊乎。以死自誓。妻董氏年二十

三。願從夫死。並自經。○新繁諸生費經世者。與賊將有舊。賊將欲薦而官之。堅辭。為

賊所殺。○資陽諸生劉宏芳。為賊所得。持扇行歌於道。至西門。從容投石橋潭死。○

大學士縣州劉宇亮子喬盛。從賊。授之官。使回縣移家。其妻王氏曰。賊之官。汝固可

作賊之妻我斷不為。自縊死。○什邡明經李愛芳二女。適宗室朱氏弟兄。城陷。二朱已先期出。賊大搜藩宗。二朱知不免。投水死。李氏姊妹相謂曰。夫死安歸。聯袂溺於江。○漢州諸生陳雲鵬。為賊搜執。欲授以官。不從。死之。

賊略崇慶州。知州王勵精死之。○勵精陝西蒲城人。賊破成都。州人聞風先避。其僕勸之去。勵精不可。具朝服。北面拜。復西向如禮。從容於甬壁。書文山孔曰成仁數語。書罷。登樓。以利刃縛柱。而露其鋒。貯火藥於樓下。危坐以俟。及報賊騎渡江。縱火藥發。觸刀貫胸而死。賊壯其節。斂葬之。至今所書。雨洗風凌。墨痕不滅。

賊入新津。貢生王源長及妻徐氏死之。○源長邑人。崇禎間拔貢。獻至。揭一聯於室云。存心正大光明。夜可焚香告上帝。立身忠孝廉節。日將披赤事明君。為賊所執。不屈死。妻徐氏從之。○有袁氏者。諸生藍燦妻。燦死於賊。氏聞自經。

賊略漢州。○舉人江禹澤妻陶氏被執。不辱。同兒媳張氏攜手罵賊。引頸就刃。○時張氏婦聞賊逼近。將衣服週身縫固。投井死。賊退數日。出其屍。顏色如生。

賊略彭縣。士民祝丕傳魯城隍等死之。○丕傳邑諸生。孫可望至彭。丕傳負母逃避樊家場。賊追及。欲殺其母。求以己代。不許。遂大罵。母子罹害。○劉昌祚亦邑諸生。匿

山中被執不屈死。○魯城隍失其名。城隍其綽號也。賊執至成都大罵。割其舌。噴血奮罵。賊怒。寸剝死。○有業醫徐履端者。賊至脫衣履置觀音岸上。赴水死。○劉時雨妻黃氏。僮七歲子。避賊於雷打廟。賊至脅以兵。不從。殺之。○邑趙姓妻官氏。威遠人。賊屠縣。氏先將數女縊死。後自縊。○入什邡。邑人顧存志妻賈氏。焚其室。偕媳縊死火中。賊陷縣竹。邑人楊國柱巷戰死。典史卜大經自縊。○國柱貢生可賢子也。先崇禎庚辰。獻逆獲可賢。挾之曰。汝子國柱守城。召之降則免。可賢佯諾。臨城語其子曰。賊不滿千。汝第堅守。勿以我為念。賊忿殺之。攻城不克。自是城陷。國柱率士民數萬與賊巷戰。力竭罵賊死。大經偕其僕縊死廳中。○時邑諸生陶修吉。同妻龐氏被執。至中途。龐氏給賊曰。我願往。奚縛為。賊寬之。夫婦俱投崖死。○諸生顧天澤妻劉氏。當賊攻城。嘆曰。死之遲早。到底不免。此身豈可受辱。抱幼女投井死。○邑民文仕舉夫妻同執。賊見其妻勾氏美麗。逼之。氏大罵。賊遽碎其衣。詈愈厲。賊怒。支解之。其夫乘間亡去。○諸生楊元吉妻蕭氏。賊至。語元吉曰。祖宗不可無後。我勢難行。君速避。同死無益也。元吉泣去。賊執蕭氏。氏給之曰。素苦貧。今願相從。賊信為寔。防少間。躍入井死。○邑民王宗道妻袁氏被執。迫之行。憤怒罵賊。賊殺之。○黃守學亦邑民。以孝

聞賊圍城。其母柳氏自縊守學收殮畢。曰。吾當從母于地下。亦縊死。

賊略綿州。○時關南道劉宇揚妻李氏侍郎劉宇烈妻張氏大學士劉宇亮妻宋氏避西山白崖溝。偽將劉文秀訪得之。三氏相謂曰。吾姑昔日涪水遇盜。恩辱投水死。吾輩終有死期。今日受污。異日何以見姑與夫子泉下。遂同縊死。

賊攻仁壽。知縣劉三策孝廉賈鍾斗諸生劉士愷等拒戰死之。○三策饒州舉人任仁壽令。賊至。誓死守城。多方捍禦。每對紳士云。事迫矣。吾惟有不動心三字耳。及城破死之。○鍾斗崇禎己卯孝廉。同諸生劉士愷率鄉勇共謀守禦。賊大至。力戰不能勝。俱死之。○諸生龍明新復起兵拒賊。被執。罵賊死。○又執貢生顧鼎鉉。鼎鉉不屈。賊抉其兩目以死。○諸生陳素陳應新左灼俱殉難。○賊欲污左灼妻閔氏。氏大罵不從。賊殺之。○辜氏女及笄未嫁。聞賊入境。懷利刃。俟勢迫自刎死。

時井研有雷應奇者。素負俠氣。賊至。曰。奈何。郡縣無一殺賊者。糾義勇拒于高境關。追至桑園。力殺數賊死焉。

賊入汶川。原任教諭高仲選死之。○仲選邑歲貢。原任大足縣教諭。城陷。攜其子女投江死。

冬十月初五日。賊陷邛州。上南道胡恆。知縣徐孔徒死之。○胡恆。竟陵人。官川南。駐節邛州。賊分兵徇邛。恆命幕客汪光翰。出調兵。并檄甯越。守備楊啟泰。將兵來援。未至而城陷。恆與其子之驛戰死。妻樊氏。妾成氏。馮氏。之驛妾周氏。僕京兒。弩來婢女。二從死。舉家遇害。惟之驛妻朱氏。及幼子。我生得脫。事定後始歸。○徐孔徒。江西人。城陷被執。賊知其才。欲生降之。不屈。怒其不順。孔徒曰。不屈固不順。降則為不忠。吾不敢不忠也。遂死之。

時賊屯兵文筆山。驅士女登城環守。徹夜鳴鉦。有假寐者立斬。每日未曉。即不許舉火。時遣夜不收百許。繞巷升屋。覘有燈光及偶語者。收之。左右數十家皆坐。

賊陷蒲江。知縣朱蘊羅死之。○蘊羅。湖廣江夏舉人。蒲城陷。率兵巷戰。被執不屈。賊殺之。全家俱死。

邛州舉人劉道貞。起兵拒賊。戰于雅州小官山。大破之。○道貞。字墨仙。邛州名士。天啟辛酉舉人。賊陷黎。道貞走沈黎。激勵土漢。與黎州指揮使曹勛。合謀起兵。賊至雅州。道貞及勛拒戰於小關山。大破其衆。斬首千級。賊敗走。自是嚴道以南。不被寇害。十六日。流寇張獻忠。踞藩府稱帝。僭號大西。改元大順。以成都為西京。○賊僭位。置

丞相六部以下等官。命汪兆麟為左丞相。嚴錫命為右丞相。南充江鼎鎮為禮部尚書。彭縣龔完敬為兵部尚書。封養子大將四人為王孫。可望平東王。劉文秀撫南王。李定國安西王。艾能奇定北王。馬元利劉進忠。狄三品。張能第化龍等。為將軍。易王府正殿為承天殿。以府門外屋為朝房。詔民間皆稱老萬歲。是日殿前賜各官朝服。令丞相以下朝罷。齊入朝議事。

賊取井研陳氏女。

或即相國演女。或云胡氏女。

立為偽后。其迎入也。自南門五里外架橋高十數丈。

逾城直達藩府。左右五綵欄檻。上結錦綢。絡以明珠。象星辰。首尾懸水晶燈籠。象日月。一望如長虹亘天。迷離奪目。諭眾曰。天賜后也。封其兄為國戚。不十日皇后賜死。

其兄亦受極刑。

自是令兵馬于城上大橋出入。

開科取士。中鄉試者八十人。中會試者五十人。以漢

州樊姓為狀元。

姓一云劉。榜探皆具。

獻自為萬言策。歷評古今帝王。以西楚霸王為第一。

命頒布學宮。所取狀元後隨川北。不知所終。○或曰傳臚後。賜美女酒綴甫歸。令人就其家斬之。其餘俱以受職死。

賊遣張化龍等陷龍安。○府庠生梁道濟。同妻楊氏避亂山中。賊執之。使跽。道濟曰。我讀聖賢書。豈為賊屈膝耶。欲犯楊氏。氏罵曰。我家女。士人妻。爾速殺我。隨夫地下。

足矣。賊縛副之。夫妻至死。罵不絕口。

賊遣劉進忠馬元利等略川北。

是時賊設鑄局。取藩府所蓄古鼎玩器。及城內外寺院銅像。鎔液為錢。其文曰。大順通寶。令民間家懸順民號帖。以大順新錢釘之帽頂。

諸神像首百煉不化。賊盡棄之。後本朝成都知府莫應能拾而埋之北關外。題其碣曰佛塚。

賊錢肉色。光潤精緻。不類常銅。至今得者。作婦女簪花。不減赤金。

又行保甲法甚嚴。諸門各設一兵部二都督。譏呵出入。民之出城者。先期報某甲姓名。以某事往。約某日歸。合符而入。有失期及踰時者斬。又將各處石碣碑坊。悉刻明朝年號。有獻忠二字者。盡去無遺。又禁其下勿得觸諱。郡邑人物。有犯必死。

賊又分其兵一百二十營。虎威豹韜。龍韜鷹揚。為宿衛。設都督總督領之。立大營十。小營十二。於南門五里外。中置老營。獻自居之。名為御營。○或云獻坐殿。影見白衣大人射之。頭暈目眩。欲墜座下。不敢坐。常居營中。今其地為御營壩。

時孫可望取漢中。為關將賀珍所敗。獻親往救。過梓潼七曲山。仰視神廟。題額張姓。

曰此吾祖也。追上尊號曰始祖高皇帝。獻不知書。其從官進諛。比於李唐之追尊。元
自謂文昌之後裔。宜帝已蜀。誑耀百姓。建太廟於山。鑄像祀之。落成。賦詩其中。令右
相嚴錫命以下。皆和御製。稍遲者斬。詩刻石。置八卦亭內。刻石後為知縣王維坤碎之。王順治辛丑進士長垣人。
賊將劉進忠等。破安岳。原任兵備副使竇可進死之。進士王起峨起兵拒戰。敗死。○
可進邑人。崇禎庚辰進士。任雲南兵備副使。告歸。安岳陷。被執。罵賊不屈。賊剝皮磔
之。○起峨字如蘇。可進同榜進士。賊至。倡義得萬餘人。與賊戰。敗。歿於陣。
賊陷樂至。烈婦荆娘不辱死。○荆娘邑人。楊文煥之妾也。買於荊州。因以為名。文煥
卒。守節。城陷。為賊所得。大罵不受辱。賊殺之。

賊陷潼川。孝廉李永泰死之。○永泰崇禎丙子舉人。魁岸善飲。賊據蜀。避老安寺。斷
葷絕飲。稱病臥床。賊至。嚴索得之。令偽官昇至成都。張目不言。引頸受刃。○李錦中
州廩生。賊遣偽官攷試。佯狂臥地。迫之。遂閉戶自經。

州進士李為鼎妻吳氏。縊死。孝廉黃續妻張氏。毆如虹妻黃氏。貢生楊先憲妻朱氏。
俱被執。罵賊死。時賊取朱氏首去。先憲刻木首拊屍葬之。

賊至遂甯。原任教諭姚思孝死之。諸生羅璋戰死。○思孝邑明經。內江縣教諭。賊執

之守義不屈。被殺時羅璋奉母避山中。賊圍之。力戰殺數人。母得脫。璋遇害。

賊遂至蓬溪。邑人譚性妻被獲。欲污之。大罵不從。殺之。○至射洪。城中人盡逃。有一老儒。遽止之人。告以故。老儒曰。焉有此事。待吾問之。登裨牆。見賊卒蜩集。疾聲向賊云。清平世界。爾等率眾圍城。欲謀反乎。獨不畏王法耶。言未畢。而飛矢集喉。斃城上矣。此殆與桐城二老人相似。

賊寇江南。入桐城。人皆走避。一老人自扶杖出。見賊。絮語生平窮苦狀。謂不能具主人禮。賊笑曰。若苦如此。何必更住世間。殺之。

又一老人赴其戚屬。值戚家洶洶避賊。老人謂曰。汝曹俱出家中什物。誰與看守。不懼傍人偷竊。汝等俱去。我止於此。未幾賊大至。焚其室。老人被殺。

賊將劉進忠入保甯府據之。○先是闖賊偽節度馬科黎王田

明巡撫者冠蜀擾亂川

北。獻兵至。二人敗走陝西。賀珍統前鋒王老虎裨將嚴某

後為江提督

沈鄭復師來爭。馬

元利敗走。城復失。及珍回。不守。獻命進忠入據之。

保甯有張桓侯飛廟。千年矣。初獻攻城。夜出巡壘。見一黑大人踞城上。手持蛇矛。足浸江中。驚怖失聲。如是者三夜。獻詢知為侯神。望空遙祭而去。一城獲全。保甯

數被兵。而城中人不至漸盡者。侯之庇也。

通江童子。以抗賊死。○童子通江人。賊犯境。邑令李存性守禦甚嚴。賊不能近。佯為官兵。將襲城。道遇童子。給之曰。勿言我兵也。童子佯應之。且走。將及城門。大呼曰。賊至矣。賊殺之。邑令為具葬於城西。祭之以文。

時邑人王廷輔妻閻氏。聞賊入。遁深林中。被賊搜執。觸樹未死。罵賊。賊怒殺之。羣鳥環屍。哀鳴不散。

賊至東鄉。貢生冉璘。及其子宗孔死之。舉家自焚。○冉璘東鄉恩貢。賊至。挈家避天台寨。賊追及。同子宗孔被執。不屈死。其母楊氏。妻向氏。偕一家老稚登樓自焚。

劍州梓潼等處。俱陷於賊。○賊遣兵徇梓潼。諸生蒲先春妻趙氏。投江死。魏元良妻趙氏。投繯死。○入劍州。諸生李一鴻妻被執。賊偏之。大罵。剮其腹而死。貢生張公選女。逃至石子嶺。賊追及。登石上。罵賊。賊撞其齒。落盡。仍罵不絕。以刃穿胸死。○入昭化。生員賈胤昌母李氏。任如水母。吳氏俱為賊虜。並罵賊死。○入廣元。諸生李猶龍抗節不降。為賊所殺。

賊將馬元利下順慶守之。

原任禮部郎中李含乙起兵復廣安州。不克死之。○含乙渠縣人。由進士任禮部郎中。丁憂里居。賊至。破家募士。得數千人。圍廣安城。幾復。適馬元利來爭。力戰被執。死焉。○邑人王樹極。從含乙為裨將。含乙敗。為賊所獲。樹極已潰圍出。遙見之。反戈殺數人。被執。亦不屈死。

賊陷西充。南充營山諸邑。原任御史李完。諸生樊明善。陳懷西等死之。○李完西充進士。官御史。致仕歸。賊入西充。死難。○樊明善。南充學生。聞京城破。大慟。時撫軍龍文光駐節順慶。明善喪服詣軍門曰。鼎湖新逝。臣子不共戴天。公聞變三日矣。而無所施為耶。文光深謝之。至是破家禦賊。死。○陳懷西。南充武生。賊誘之官。懷西曰。甯作明朝武生。豈為逆賊元老。賊斬之。懸首東門。其子元痛而死。時西充學生馬孫鸞見賊殺懷西。大罵。割舌死。○營山諸生王光先。當賊犯城。率義勇戰於北關。被執。脅之降。不從。遇害。○大竹武生王蘋。聞賊入川。語其父曰。食國家水土。力不能報。畢命可耳。父然之。及賊至。其父拔刀相迎。殺數賊。力竭死。遂擒蘋。罵不絕口。死之。○賊破儀隴。有王爾讀者。邑人王皋家僕也。賊追縣令李時開。將及之。爾讀奮身禦賊。令奔脫。爾讀被殺。

其時婦女死者。南充黃氏。氏太史黃輝孫女。夫早死。教子成名。聞賊至。泣語子曰。爾幸遊泮。我終身苦節。值茲寇亂。敢求活耶。我死汝弗事賊。即報汝父母矣。遂縊。○西充杜氏。避賊於張村溝。被獲。罵賊不從。斷臂以死。○孝廉陳辰女。年十六。未字。值賊至。隨父母走避射洪。為賊所得。強之行。罵賊。賊怒殺之。○貢生張尚選女。年二十。賊據西充。與父母同被執。賊給以好語。女大怒。罵賊死。○儀隴楊氏。兵池劉氏。俱為賊所獲。不從。死之。○巴州廩生楊日昇妻李氏。被擄。奮身投江死。

賊掠眉州

賊陷夾江。置偽官守之。○邑貢生黎應大。潛於家。結鄉隣之倡義者。以圖恢復。事露。賊支解之。子照斗。照達。照鸞。同日遇害。父子至死。罵不絕口。三日後。猶凜凜有生氣。賊陷嘉定。改為府。以偽官任元祐守之。○賊入州。執庠生郭大年。殺之。大年妻楊氏曰。願同夫死。迺出其幼子付姑。從麗正門城上躍入江中。

入捷為舉人周正。陳天祐抗節死。○偽守任元祐。促周正之官。正不從。罵賊被殺。其子成儒。與少弟議。以家屬托其叔曰。臣死君。子死父。其分也。共奔賊營。抱父屍大哭。賊並殺之。○陳天祐夫妻同執。並拒賊死。賊抱其二女。置輿中。昇經學前。二女抗聲。

曰。我陳氏女也。往與父母同死一處。斷不玷我鄉里。到營門見父母屍。踴身撞石。指賊大罵。俱遇害。初賊索諸生省試。邑人彭大同。張廷機。並被難。大同妻任氏。設酒殺要鄉鄰親戚。永訣自縊。廷機妻梅氏。投水死。時稱雙節云。

賊分掠榮縣。知縣秦民湯死之。○民湯漢陽人。賊至被執。不屈。叢射而死。

賊陷叙州。原任湖廣布政司尹伸死之。○尹伸字子求。宜賓人。萬曆戊戌進士。歷官陝西提學。湖廣布政司。以節義文章自負。尤工書法。避亂山中。為賊搜獲。大罵賊。賊重其名。欲生致之。昇至井研。罵日益厲。賊不堪。殺之。妻邵氏。妾夏氏。長子尹恩。婦楊氏。並盡節。○同邑舉人周元孝。亦以不受偽職死。○時諸生熊兆柱。倡義討賊。李師武。附之。兆柱被獲。大罵曰。天運至此。任爾戕戮。賊剥皮懸之城門。令出入者擊之。師武被磔。○諸生魚嘉鵬。率眾殺偽官。為賊所縛。拷訊其黨。厲聲曰。我自為之。恨不擒斬獻逆耳。他人何與。賊副死。○諸生劉苞。晏正。寅王。應世。俱不屈死。郭大勳。閤門罵賊死。李合宗。梁為憲。械至成都。面罵賊忠死。時邑人總督樊一衡。方奉水明王命。入川討賊。夫人李氏。方伯文續之女也。家居。為賊搜執。繫諸郡獄。以辱之。夫人大呼曰。我夫奉天行討。誓必殄滅。賊類。繫我何恩。厲罵賊。賊殺之。裂其屍。棄之於途。

樊一若妻夏氏年二十被執奪刀自殺賊怒懸其髮于梁支解焉○兵部侍郎劉之綸妻楊氏孀居賊至逼之夫人曰我命婦也豈為賊屈賊剮其兩乳而死○諸生余智與妻楊氏俱執同罵賊死周壩有渡子者業操舟命之渡不應問船所在亦不應賊脅以刃忿怒拳擊賊賊殺之

敘州諸屬邑俱陷○筠連人蘇亮工妻母氏為賊挾之行至鳴鳳岡墜崖死○高縣人陳徵女三姑避落角洞中洞破投水死○珙縣舉人何科原任江陵縣里居賊入索之閤家殉難○慶符人張祖周聞賊至語友人曰百年有盡何貪生為投起純潭死○隆昌諸生劉茲為賊所殺執其妻盧氏強之行氏紿曰必見夫屍迺行及至死所抱屍痛哭大罵賊死之○廬生范璵妻胡氏抱幼女逃被掠母女俱死○賊入納谿邑有二王氏一為生員閔翼聖妻避兵蘆鄉賊刦之投繯死一為生員易衍禹妻被獲不受污投崖死

賊入瀘州紳士韓洪鼎方旭等死之○洪鼎州人以孝廉任澤州牧歸里賊至同原任推官韓大賓俱不屈死○方旭及方伯元曾薦祚鍾子英皆諸生也賊掠生員至營中有泣訴求脫者旭叱之曰我輩受國家養士恩三百年矣恨不能噬賊肉以報

國尚欲覲顏求活乎。丈夫死即死耳。乞憐何益。賊怒支解之。伯元亦罵賊被殺。薦祚投水死。○子英聞賊至。嘆曰。吾讀聖賢書。何忍立此世乎。與其妻攜手沈於江。瀘州衛指揮使王萬春起兵拒賊。敗死。○萬春見賊入所。至多降。忿怒率屯兵拒賊。轉戰數日。兵敗就擒。不屈。並其家死之。

七寶寺僧晞容。糾眾破賊於豹子硎。○賊攻豹子硎。晞容奮臂曰。硎中數百生靈。豈可坐視其死。糾鄉勇五百人拒戰。身先衝殺。賊大敗。硎圍解。於是簡練精悍。與之相持。先後殺賊千計。一日賊突至。遂為所害。

先是瀘有湯名揚者。天啓間。蘭寇起。集義勇百餘。隨大司馬朱燮元征討。以功授松潘守將。時有邊警。名揚自龍安轉戰三百里間。築砦堡十數。拒寇累績。至副將。涼賊入蜀。撫鎮檄名揚為前鋒。遇偽帥虎頭卜數戰。敗之。賊悉眾圍二郎關。援兵不至。卒飢戰且死。名揚身被數十創。猶舉刀殺賊。賊爭磔之事聞。賜廕祠祀焉。

蜀碧卷三

清 丹溪生彭遵泗啓泉編述

起乙酉止丁亥

乙順治二年○時獻賊據全蜀

春正月。舉人劉道貞以兵復邛不克。賊滅其家。○初。道貞攻賊於小關山。賊還據邛。至是。道貞謀恢復。命子睽度以兵來爭。賊搜獲道貞妻王氏。環刀械頸。令招其子。王氏大罵不從。分其屍投之城外。舉家百口俱死。睽度亦以戰歿。

時賊脅縣州諸生葉大賓牧邛。大賓佯受之。密通紳士軍民。相時舉事。始以計給賊將曰。浦江要害。聞有警。須調兵往。賊信之。分其衆千餘去。翌日。又曰。大邑隸邛。係將軍責。恐有變。亦宜調兵往。又分其衆千餘去。賊衆既分。大賓矯令殺賊帥。潰其卒三千。保護州民萬餘。奪西門而去。

三月。故明諸臣起兵攻叙州。取之。○初。閣部巴縣王應熊奉永明王命。總督川湖雲貴軍務。鼎錚川寇。時諸郡惟遵義為王祥所守。未破。應熊入居之。縞素誓師。開幕府。傳檄討賊。而總督宜賓樊一衡適至。命諸郡舊將會師。大舉起。甘良臣為總統。副以

侯天錫屠龍合泰將楊展遊擊馬應試余朝宗所携潰卒得三萬人。是年三月攻叙州。斬賊數千級。走偽都督張化龍。復其城。馮雙禮來爭。又敗之。孫可望來援。相持一月。一衛糧盡。退屯古蘭州。展退屯江津。賊迺截朱化龍於羊子嶺。化龍率番兵衝擊之。賊驚潰遁去。是時副將曹英。叅政劉麟長及部將于大海。李占春。張天相等。方破賊於重慶。屬兵十餘萬。來奉一衛節制。

李研齋長祥記云。獻忠陷成都。蜀殘甲並草澤間諸忠勇。合兵中江射洪間。約十餘萬。阻山壁水。整飭甲冑。獻忠忌之。時閣部王應熊駐師遵義。去中江射洪千餘里。呼應不及。王又慎惜名器。蜀之來言情與請劄付者。多不遂意。軍中舊官稱官。他惟稱義士。無以臨衆。忽傳山中有王。內江王也。使人視之。容貌顧盼。英雄異常。軍中大喜。思得王監國。不受閣部節制。共往迎王。王至。歡呼相賀。因請視事。王不得已任之。遂於軍中設官職。定尊卑。安養百姓。訓勵士馬。十餘萬衆。無不帖然者。軍中亦為王建行宮。選后妃。備宮女。募內侍。又拔戰士充御營。亡何賊至。出師與戰。大敗。數戰數敗。軍中搖動。王迺自將兵出戰。大捷。賊益兵來。王又出戰。又大捷。生擒數百人。降千餘人。王皆編入御營中。一日獻忠自以大隊至。對壘未合戰。御

營兵。營驚亂。獻自外攻擊。御營從內殺出。十餘萬兵。斬艾奔竄盡矣。內江王蓋賊也。獻使之來。偽為王。以破壞我師者。

雅州知州王國臣。以州降賊。○國臣。西安人。初通閬將馬熾。繼又歸獻忠。先與下南道胡寅不睦。將執以與賊。寅逃入土司高克禮家。而土司楊姓者。與高世仇。互相攻殺。楊之裔。又欲因亂弑兄之明。降賊。遂執胡寅。並家口數十人。送獻忠殺之。

天全六番招討使楊之明。成都進士朱倬尹。川北舉人鄭廷爵。起兵拒賊。敗績。俱死之。○之明等合謀起兵。與賊戰於雅州飛仙關。兵餉俱擒。為賊剽於會城南門外。廷爵逃至總崗山。收兵再戰。歿於陣。

黎州宣慰司馬京及弟亭。起兵討賊。○初。賊以蜀人易制。惟黎雅間。土司難於驟服。用降人為招誘。鑄金印齎之。易其章。馬京者。漢將馬岱後也。年十六。得印。擲之地。誓眾不服。時偽遊擊苗姓。率眾赴黎雅任。京密令通把。調集番眾。與亭攻之。擒偽弁七十餘人。於演武廳申明大義。斬首祭旗。起兵討賊。

馬京。馬亭。及土千戶李華宇。指揮丁應選。富庄七姓。與賊戰於龍觀川。大破之。斬其偽帥方總兵。○京兄弟起兵。令白通使及白震翠。招致富庄七姓子弟頭人姜黃奈。

蔡包張等。土千戶李華字者。年八十矣。亦率衆至京。即以七姓畀之。而海棠堡指揮使丁應選。甯越守備楊起泰。以觀察胡恆之檄。引兵入援。聞恆死。遂與京兄弟合。得兵萬餘。至雅州觀川對岸。與賊大戰。殺數千人。陣擒偽帥方總兵。斬之。賊敗歸。京遂恢復黎雅。

賊大殺偽從官。○初。孫可望自漢中還。時偽官連名狀遞之於郊。可望不敢隱。陳之獻。怒其沿故朝陋習。按名棒殺二百人。忽一日殺從官三百。或言其太甚。獻曰。文官怕沒人做耶。因朝會拜伏。呼喚數十下。殿焚嗅者。引出斬之。名曰天殺。又創為生剝人法。若皮未去而先絕者。刑者抵死。偽兵書龔完敬。以道不治。用前法剝剔。實以藁衣冠以徇於市。一祭酒某。以生辰受諸生禮。僅值十錢。其誅法一如完敬。召諸生集而觀之。偽禮書江鼎鎮。以郊天祝版不敬。杖之百。閤門自經死。右相嚴錫命。家在縣州。獻過其地。見宅第壯麗。即命斬之。

賊大殺紳士。○賊各州邑安置偽官。查檢鄉紳學校。詭云選舉。用軍令嚴催上道。不至者。拏戮。並坐比隣。既集。令之由東門入。西門出。盡斬之。

賊集諸生。出新製黃旗。縱橫各一丈。令書滿幅大帥字。畫欲如斗。又一筆揮成能者。

免死。夾江生員王志道縛艸為筆。以大缸貯墨。濡三日。提出直書。不夾毫髮。獻熟視曰。爾有才如此。他日圖我者。必爾也。立用祭旗志道一字念秦。夾江學生工書。死時年二十七。余外曾祖也。

賊詭稱試士。於貢院前左右設長繩離地四尺。按名序立。凡身過繩者。悉驅至西門外青羊宮殺之。前後近萬人。筆硯委積如山。惟二士年幼。不及繩。留作書記。一忘其名。一嘉定歐養直也。○後賊奔川北。挾之以行。鳳凰山之敗。脫身歸。流寓丹稜。與余叔祖連姻。所作紀亂一書。載獻事頗詳。今無存矣。○又詭試武生。時禁民間畜馬。武生之至者。命集教場。出廐馬最穉劣者千餘。驅之使騎。甫乘。合營大噪。發巨炮。振金鼓。馬奔人墮。踐踏成泥。賊撫掌大笑。○一云賊稱帝成都。以出兵數敗。攘袂瞑目思咀嚼蜀人。會朝天關。獲諸生顏天漢等通書。自成大怒。因殺士於青羊宮。○或云獻兒時。隨父販棗至內江。以驢繫紳坊。糞溺汚石柱。紳僕罵之。鞭獻父。喝令以手掬付他所。時獻在旁。怒目不敢爭。臨去誓云。我復來時。必盡殺爾等。方洩我恨。○或云獻忠敗於鄖陽。竄於深山。飢窘。聞某寺僧饒錢穀。劫之。時有諸生數十。在寺肄業。皆避去。而寺僧擅拳勇者百餘人。相與謀曰。我等出敵。彼敗終不忘情。不如嫁禍他人也。

遂著諸生巾禦賊。賊大敗。死者大衆。以是積怨士子。遷戮於蜀。

蜀民共起。殺偽守牧令判等官。○賊所破郡邑。置守牧令判等官。緝捕百姓。時四方兵大起。民之荼毒未盡者。斬木揭竿。糾集殺賊。一時偽官或刺於庭。或生畀之火。或投之水。幾於殆盡。

秋七月。賊屠成龍二屬州邑。○初。賊自為聖諭六言云。天以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命右相嚴錫命。作註解發明之。刻諸石。至是。與偽相汪兆麟謀遣馬元利。張能奇等。分剿成龍所屬州邑。並長吏誅之。兵到處有烟火者。將吏必斬。其偏裨不忍行刑。多自經於道路。有一縣人。先期聞之。向酒家索醉。聽死。酒家一日累千金。初大喜。繼又大慟。皆义手委股。以就割剝。無一人得或免者。

偽撫南劉文秀屠邛州。○文秀復至邛。取遺民萬餘家。悉屠之。又殺僧道千人。於是行盡勦法。立搜山。望烟等頭目。踪跡高山大谷。有匿崖洞者。舉火薰之。邛蒲二百里。盡為血肉之場矣。

劉文秀入丹稜屠之。○賊陷丹稜。踞其署。驅城中民於西門外濟橋殺之。屍與橋平。水為之遏。又遣兵搜鄉。以長繩聯絡男婦。每數十為一羣。賊前後各一人。跨刀執杖。

擁至江陵廟。殲焉。遂剗北門山為教場。操兵三月而去。

先大父五吾公諱萬崑。時謀拒賊。偽持牛酒偵賊營。門軍止焉。縛見酋以計免。且給賊旗持歸。聚壯勇守險阨。賊入鄉者輒殺之。一日有打糧賊三百人突至。設伏擒獲。誅之於三溪口。賊不敢近。一鄉獲全。

賊入洪雅。○邑人祝之茂妻楊氏之至妻。妻二陳氏之恆妻。宿氏之郊妻。王氏少女祝氏皆庠生祝錢之媳與女也。避亂山中。為賊所刼。六氏拜別父母。自投水死。

邑人余飛率眾破賊於花溪。○花溪去縣四十里。背枕飛仙關。前面青衣水。極為險要。賊至。飛誓眾拒之。預伏壯勇數百人於山谷。而以羸弱者誘賊。賊遂入隘中。伏發急不得出。飛奮勇截殺。斬獲二千。賊大沮喪。沿江遁。

賊攻南安鎮。千總周鼎昌大破之。奔還成都。○賊由青衣江下夾江。攻南安鎮。邑人周鼎昌以千總奉閣部王應熊檄來保鄉里。監木為城。率眾拒守。賊攻不下。因作浮橋為長圍計。鼎昌令善泅者潛泳水中。而腰鑊以斷橋絡。賊將率沈水中。餘賊反奔南岸。鼎昌嚴攻之。賊大敗北。其所擄掠幾盡。奔還成都。不復至。

賊除成都居民。○初賊陷成都。大殺三日。以孫可望諫少止。因列兵為甬道。簡閱其

民壯男少婦。選入營中。民間父子夫婦。皆失散無復聚者。已而遣兵四出。脅令歸誠。所在郡邑。建官分理。征輸苛暴。殘殺日滋。民心憤畏。合謀拒賊。遂殺偽官。獻遂詐言於衆曰。有天書夜墜庭中。命我勦絕蜀人。違者罪不赦。因聯百姓十人。為一縛。驅至中園。盡殺之。○中園。先主昔日練兵處也。

冬十有二月。賊殺醫僧匠役。○太醫院有舊製銅人。賊以楮幕其關竅。召諸醫至。考驗鍼砭。內有一穴。差者立死。一時業醫者皆盡。○太慈寺僧近千人。初因藏一宗室。闔寺俱斬。至是。並拘會城內外寺院僧道戮之。○初。蜀織工甲天下。特設織錦坊。供御用。而蜀始封獻王好學。招致天下名刻書。備集成。都故蜀多巧匠。至此盡於賊手。無一存者。○或曰。孫可望獨留錦工十三家。後隨奔雲南。今通海綴其遺製也。

丙順治三年○是歲十有二月。獻忠伏誅。

春正月初五日。賊將狄三品等屠眉州。○先是乙酉十月。賊遣偽帥狄三品等駐眉。是年正月初五日。忽下令。驅城中人集道姑巷原田壩上。至則以兵圍之。數重。凡五千餘人。悉殺之。

時賊入川南。先期傳令云。除城盡勦。民不悟。以為入城可免也。扶老挈幼。求避城。

中。故賊主得聚而殺之。而城中居人。或知其故。預有覺脫者。

眉民陳登皞。倡義破賊於醴泉河。又破之於東館。賊遁。○登皞眉州里民。混字鐵脚。板憤賊殘酷。裂衣為旗。招集四鄉遺民。得數千。樹柵醴泉河上。賊攻之。登皞率衆白梧鋤擾。一戰殺賊三百。賊懼。從間道潛移東館。登皞復遣壯士持酒米雞豚迎於道。賊納之營中。夜半襲賊營。壯士從中鼓噪殺出。賊大駭競奔。復斬首數百級。賊遠遁。登皞自是以鐵勝名。營倡義者悉歸之。二年中。無一騎敢犯境者。後為嘉定向成功所殺。成功亦當時起兵拒賊人也。

三月。參將楊展恢復川南。○初。賊取嘉定。置偽官守之。展起師潛身入犍為。擒殺偽令州人。聞爭開門迎展。偽太守逃去。展遂取嘉定。獻遣劉文秀。狄三品來攻。為展所敗。退回成都。展遂合遊擊馬應試。盡復嘉眉印雅諸州邑。於時故總兵賈聯登及中軍楊維棟。取資簡。侯天錫。高明佐。取瀘州。李占春。于大海。守涪陵。其他據城邑奉調者。洪雅則曹勛。及監軍范文光。松茂則監軍僉事詹天顏。夔萬則譚弘。譚誼。樊一衡。移駐納溪。居中調度。與督師應熊會瀘州。檄諸路刻期並進。獻始畏懼。

賊殺所獲婦女小兒。○賊以婦女累人心。悉令殺之。有孕者。剖腹以驗男女。又取小兒。

每數百為一羣。圍以火城。貫以矛戟。視其奔走呼號。以為樂。

賊分道搜殺四路遺民。○賊以遺民逐殺偽官。而四方兵漸益。日迫。忿然曰。川人尚未盡耶。自我得之。自我滅之。不留毫末貽他人也。于是令偽帥孫可望等四將軍分道出屠。窮鄉僻壤。深崖峻谷。無不搜及。得男手足二百雙者。授把總。女倍之。官以次進階。可望等或日殺四五縣不等。童稚手足不計。止計壯男女手足。寅出酉還。比賞格有逾千倍者。獎以為能。有一卒日殺數百人。立擢至都督。嗣後賊營公侯伯甚多。皆屠川民積功所致也。正月出。五月回。上功疏。可望一路殺男女若干萬。文秀一路殺男女若干萬。定國一路殺男女若干萬。能奇一路殺男女若干萬。獻忠自領者名為御營老府。其數自計之人不得而知也。又有振武南廠。七星治平。虎賁。虎威。中廠。八卦。三奇。隆興。奎戈。天討。神策。三才。太平。志正。龍韜。虎略。決勝。宣威。果勇。等營。分屠川南川北。而王尚禮在成都。復收近城未盡之民。填之江中。蜀民於此真無孑遺矣。賊檢殺衛軍及各營新兵。○獻賊復檢各衛軍及各營新兵。年十五歲以上者殺之。各路會計。所殺衛軍七十五萬有奇。兵二十二萬六千有奇。家口三十有三萬。成都北威鳳山起至南門桐子園。綿亘七十里餘。屍積若喬嶽然。

賊攻川南諸州縣。俱大敗而回。洩怒士卒。以婦女財物累衆軍心。不肯致死。移營之日。有金銀必棄。見婦女必殺。其留屯久者。或已成夫妻有子女。軍行發令。輒大慟。毀中國浮圖穴其下。礮崩之。兵之壓而死者萬人。又伐木造船數千。由山路曳入水。或數十里。或百里。稍怠而休者立死。若闔營犯法。裝大艦沈之江中。于是左右親信。各生畏心矣。南門營中大營兵懼誅。開門散走。差豹韜等四營。追及於大儀。二千餘人盡坑之。獻忠欲北行入陝。惡其黨太多。曰。吾初起草澤。從者五百人。所至無敵。今日益多。前年出漢中。為賀珍所敗。非為將者。習富貴不用命。即為兵者有所貪戀。懷二心。吾欲止留發難時舊人。即家口多者亦汰之。則人人自輕便。所向無前。汪兆麟慙患之曰。恐兵知而先譟。奈何。若不先立法。責之各將軍都督等。多置邏者以伺察。營伍有偶語者及微過。俱置之法。并連坐。如此則殺之有名無覺者矣。密議已定。諸營尚未知。猶習故態。角射酗酒縱博。嬉笑怒罵如平日。邏者至。輒收治。自誣服。並及其家。是日所殺即十餘萬人。于是人人惴惴。無敢出一言者。邏者無所得。每於夜靜踰垣穴壁入伏。雷下。及床第幃幕間竊聽。但有笑語。即躍出收繫。并其家屬之。賊大殺偽都督總兵等官。○偽總兵溫自讓延川人。不忍無辜戮其下。棄妻子。夜率

所部百餘遁去。獻自引驍騎追之。自讓脫走。所部兵俱自殺。他如偽右軍都督米脂張君用八卦營。汝州王明振武營。麻城洪正隆隆興營。涇陽郭亂三奇營。鳳陽宋官永定營。合肥郭尚義三才營。山東婁文干城營。六安汪萬象援勦營。寶雞彭心見決勝營。周尚賢定遠營。張成中威營。萬縣杜興文英勇營。黃岡張其在天威營。開封王見明龍韜營。麻城商元及志義天討金戈神策虎威虎實豹韜虎略等營總兵。失其名。俱以搜括無功。坐狗庇誅殺。或剝皮死。并其家口部落盡斬于河。

賊嗜殺出天性。偶夜靜無事。忽云此時無可殺者。遂令殺其妻。及愛妻數十人。惟一子亦殺之。令素嚴無敢爭者。晨興召諸妻妾左右以告。則又怒其不言。舉左右奴隸數百人悉殺之。嘗怒目視一童子辟易。病二日死。其殘虐如此。又禁不得私藏金銀。有至一兩者。家坐誅。十兩者生剝其皮。人或沈井中。或害幽室。被獲亦按連坐法。告捕者。即以其家妻妾馬匹給之。于是豪奴悍婢爭訟其主焉。

賊天性特與人殊。恆醉柔而醒暴。一日不流血滿前。其心不樂。嘗厭苦朝會。鄺所御冠舉足蹈其中。索侍者帽著之。過快。

殺人之令。有以語犯死者。有以事犯死者。有令健卒羅織而投戶以死者。有言事小

兒夜行街巷。聽人陰談。白垚識其門而收之以死者。一小兒聞人俚語曰。張家長。李家短。具陳之。獻獻笑曰。此我家勝自成之兆。遽命釋焉。

殺人之名。割手足謂之匏奴。分夾脊謂之還地。鎗其背於空中。謂之雪皸。以火城圍炙小兒。謂之貫戲。袖善走之筋。斷婦人之足。碎人肝以飼馬。張人皮以懸市。

又剝皮者。從頭至尻。一縷裂之。張於前如鳥展翅。率適日始絕。有即斃者。行刑之人坐死。

賊盡墮州邑城。○遣偽將分墮之。

按磔牛犬。○時令取犬牛盡磔之。毋為後人遺種。

叅將楊展大破賊於江口。焚其舟。賊奔還。○獻聞展兵勢甚威。大懼。率兵數十萬。裝金寶數千艘。順流東下。與展決戰。且欲乘勢走楚。變姓名作巨商也。展聞。逆於彭山之江口。縱火大戰。燒沈其舟。賊奔北。士卒輜重。喪亡幾盡。復走還成都。展取所遺金寶。以益軍儲。自是富強。甲諸將。而至今居民。時於江底獲大鞘。其金銀錫有各州邑名號。

王祥。曾英。以兵趨成都。○王祥。綦江人。勇悍著聞。為九圍子監官。守遵義。賊不敢窺。

至是與曾英進兵討賊。賊益畏蜀將。遂決意行矣。

賊毀藩府。走川北。○獻自江口敗還。勢不振。又聞王祥、曾英近資簡。決走川北。將所餘蜀府金銀鑄餅及瑤寶等物。用法移錦江。錮其流。穿穴數仞。實之。因盡殺鑿工。下土石淹蓋。然後決堤放流。使後來者不得發。名曰錮金。又盡毀宮殿。墮砌堙井。焚市肆而逃。

時府殿下有盤龍石柱二。亦名擎天柱。賊行。取紗羅等物。雜裹數十層。以油浸之。三日後舉火。烈焰冲天。竟一晝夜而柱枯折。

楊展追賊於漢州。不及。封遺骨而還。○展聞賊遁。急引兵追之。至漢州。賊已去遠。因盡收暴莽骸骨。叢葬焉。識其碣曰。余奉命討賊。提師過此。憐爾白骨之慘。用加黃壤之封。

冬十有二月。王師西征。追賊於鳳凰山。擊之。獻忠伏誅。○賊保甯守將劉進忠部下多蜀人。獻至。惡之。謀坑其衆。漏言於聞者。進忠大恐。獻忠又下偽詔。用秦人鄙語罵進忠。進忠忿怒。時我朝肅王方奉命西征。至漢中。進忠赴師迎降。王問獻所在。曰。在南充。西充交界金山鋪。去此千餘里。馳五晝夜可及。王命導師疾行。至西充之

鳳凰山。會大霧。王潛勒軍登山。賊謀者知之以告。獻素驕。又以進忠守朝天關。不虞。大兵之至也。斬謀者以徇。曰。此羣獠求食耳。清兵豈能越朝天關耶。少頃又告。又斬之。三報亦斬。王詢得之。揮鐵騎促賊營。時方辰食。獻衣飛蟒半臂。含飯率牙將數十人倉皇出視。進忠指善射者章京雅布蘭射之。一矢中其喉。拔矢視之。曰。果然清兵也。逃伏積薪下。我兵尋得。曳出縛之。王迺拔佩刀。仰而祝天曰。獻忠罪惡滔天。流毒萬姓。予受天子命。奉行天誅。謹敢為百姓復仇。祝訖。親加刃於獻。磔殺之。尸之轅門。士女往斫之。骨月糜爛殆盡。獻臨終。猶怒目視其部下之降者。四養子兵潰東走。○一說獻忠被射時。拔箭在手。向陣大言曰。咱生在燕子嶺。死在鳳凰山。伏殺而斃。獻在成都。忽謂今入厄運。三年中莫可支吾。獨有遜世埋名。入深山苦修數載。可免耳。過此仍橫行天下。欲入武當為道士。不果。伏誅時。年四十二。

初成都東門外沿江十里有鎖江橋。橋畔有迴瀾塔。萬曆中布政司使余一龍所建。獻登其上。見內城宮殿。語從官云。橋是弓。塔是箭。彎弓正射承天殿。遽命毀之。就其地修築將臺。穿穴取磚。至四丈餘。得一古碑。上有篆文云。修塔余一龍。拆塔張獻忠。歲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紅。妖運終川北。毒氣播川東。吹簫不用竹。一箭貫當胸。炎興元

年諸葛孔明記至肅王督師。攻獻於西充。射殺之。迺知吹簫不用竹。蓋肅字也。獻初破武昌。有大志。不甚殘殺。政府曰。天授江夏縣為上江縣。鑄西王之寶。嘗題詩黃鶴樓。令其下和之。以周文江為兵部尚書。張其尊為前軍都督。李時榮為巡撫。謝鳳洲為守道。蕭彥為巡道。陳六馭為學道。給偽勅印。各予賞賜。有差。開科取七十八人。補二十一州縣。詐收人心。未若入蜀之酷烈也。

甲申十一月初十日。賊忽驅人至成都東門外洪順橋殺之。舉刃時。迅雷奮擊者三。獻怒。指天曰。爾放我下界殺人。今迺以雷嚇我耶。用三炮還擊之。是日死骸激水橋為之折。或曰。即今九眼橋。獻所復修者。

獻敗時。有侄某。潛身削髮。隱於灌縣之三十六峯。號疤和尚。世定後。時時出遊。余伯楚錫公所遇之。問賊曩事。云。獻忠初起。原圖脫禍。無意殺人。至湖廣。率同輩五六。夜盜武當山大廟金頂。甫上。見王靈官持鞭喝云。快去。若非上帝放汝收生。定打殺汝。因此自負為奉天殺人云爾。獻侄面上有火藥燒痕。故號疤和尚。問其名。終不答。康熙四十年。其人尚在。

或云。殺諸生時。每人給一元寶。令頂於首。東入西出。斬一生。取一寶回。笑曰。欲賣頭。

乎。殺爾還是我的。

賊每屠一方。備記所殺人數。貯竹園中。人頭幾大堆。人手掌幾大堆。人耳鼻幾大堆。所過處皆有記。

賊遇病弱者。多割鼻斫手。斫手之令。男左女右。若誤伸者。兩手俱斫。至小兒幼女。棄道旁。視馬蹄。或擲之空中。以刃迎之。

賊酷好朋友。遇相知。徹夜歡飲不懈。及去。厚贈之。而預遣人伏中途。斬其首。歸納櫝中。載之以隨。軍中獨飲不樂。令人啟櫝曰。請好友來。取頭遍列席間。持盞酌勸。款洽若對生人者。名為聚首歡宴。

賊斫婦女小足。疊累成峯。與愛妾酣飲其下。忽仰視云。更得一足。合尖方好。妾舉足戲曰。此何如。獻云使得。立命斬之。○一云。賊偶沾瘡疾。對天曰。疾愈當貢朝天蠟燭二盤。衆不解也。比疾起。令斫婦女小足。堆積兩峯。將焚之。必欲以最窄者置於上。遍斬無當意者。忽見己之妾足最窄。遂斫之。灌以油燃之。其臭達天。獻以為樂。

賊殺人時。有峨眉張姓者。為賊殺於南關外。頸裂而喉未殊。伏積屍中。夜定後。見有呵道來者。威儀赫奕。儼如王公。既至。令吏持冊按名點屍。每一呼。死者提頭起。

立點畢去。張討其無名。起詢從者。云府都城隍也。張隨緣沿堰渠伏行數十里。天明逸去。至康熙六十年尚存。頸上刀痕宛然。人呼為張斫頸子孫甚眾。亦有登岸者。每何人言獻忠時事。

或云。賊欲屠保甯府屬。禪僧破山為民請命。賊令持犬豕肉以進。曰和尚噉此者從汝。破山曰。老僧為百萬生靈。忍惜如來一戒乎。遂嘗數齋。賊因免之。

賊所過處。公廨民居園林亭館寺觀樓閣悉為瓦礫。所存者惟文昌關帝二祠。蓋關帝秦人所尊。而文昌則彼推尊為太祖高皇帝者也。故重修七曲山大廟。又建關帝祠於東。皆極鉅麗。

或云。獻過梓潼。夢文昌帝君傲之。欲致祭。令士人為文。獻不解。輒殺之。蜀士被禍甚眾。後屢易皆不屬意。獻大聲曰。咱自傲咱念爾輩書之。其文曰。咱老子姓張。爾也姓張。為甚嚇咱老子。咱與爾聯了宗罷。尚享至今。川人常以為笑。○又云。獻初過梓潼。夜夢人以宗弟紅東來謁。誠以勿殺邑民。晨起詢人曰。此文昌帝君也。神姓張。獻云。咱一家兄弟。何忍殺之。梓潼得全。

羅江縣南落鳳坡有漢龍鳳二公祠。祀武侯龐士元。獻將孫可望燬之。夜夢士元

為屬懼而新之。壯麗倍往日。

初張獻忠破荊州。召惠府樂戶十數行酒。內有瓊枝者。色藝出羣。獻命之歌。曰我雖賤。豈肯以歌侑酒。賊觴毅然弗從。以刃挾之。曰汝技止此耳。我不畏死。奈我何哉。獻忠嚮之。喂犬。

同時有曼仙者。獻忠亦召至。極逞技能。刻意逢迎。獻忠大悅。寵倖無比。獻忠每夜將寢。必豪飲。曼仙侍置毒於酒。滿斟酒以奉。獻忠蛇之以手挽其頸。曰汝先飲此。卻之不得。立飲而斃。獻忠始覺。碎裂其屍。

夾江有偽令王某者。進新荔枝於賊。剖其中漬之以鹽。獻大怒。令近侍王珂就縣署斬之。既遣。左右曰彼鄉人也不識好惡。罪不至死。獻遽云。你說的是。即傳旨去其首。為奉天承運皇帝詔曰。王珂你回來。饒了夾江那個龜知縣。然偽詔資陽有人藏之。今存。

獻忠有號曰敬軒。在房穀受招時自取也。見於鄖陽日方岳宗之呼。

有云百姓剖獻屍。見其心黑如墨。或傳其心扁而無肝。

獻埋屍處。叢艸如棘。誤觸之。輒成大癰。又常有黑虎守墳。嗜人。皆遠之。

叙州有人避賊。逃入深山。草衣木食既久。與麋鹿無異。後見官兵。以為賊復至也。驚走上山。行步如飛。追者莫及。其身皆有毛云。

印蒲丹稜聞當賊過時。有數人逃入深箐中。夜出見一黑大人跨山而下。至死人叢。拾其頭。兩手抉裂。吸髓而去。明起視之。無遺腦矣。

寄園寄所寄云。獻忠開科取士。會試進士得一百二十人。狀元張大受。華陽縣人。年未三十。身長七尺。頗善弓馬。羣臣詔獻忠。咸進表疏稱賀。謂皇上龍飛首科。得天下奇才為鼎元。此實天降大賢。助陛下。不日四海一統。即此可卜也。獻忠大悅。召大受。其人果儀表豐偉。氣象軒昂。兼之年齒少壯。服飾華美。獻忠一見大悅。左右見獻忠欣悅。又從旁交口稱譽。以為奇士。古今所未有。獻喜不勝。賞賜金幣刀馬至十餘種。次日大受入朝謝恩。面見獻忠。左右文武復從旁譽其聰明學問。及詩文畫。一切技藝。獻忠愈喜。召入宮賜宴。諸臣陪宴。惟樂竟日。臨散以席間金銀器皿盡與之。次早大受復入朝謝恩。叩首畢。諸臣復稱賀曰。陛下龍飛之始。天賜賢人。輔佐聖明。此國運昌明。萬年丕休之象。陛下當圖其像。傳播遠方。使知我國得人如此奇異。則敵可不戰而服矣。獻忠大悅。遂召畫工圖其形像。又大宴羣臣。

飲歡羣臣席間。又極口稱譽。獻忠復賞賜美人十人。甲第一區。家丁二十人。次日獻忠坐朝。文武兩班方集。鴻臚寺上奏新狀元午門外謝聖恩畢。將入朝面謝聖恩。獻忠忽頒威曰。這驢養啖的。老子愛得他緊。但一見他心上就愛的過不的。啖老子有些怕。看見他你們快些與我收拾了。不可叫他再來見啖老子。凡流賊以殺人為打發。如盡殺其衆。則謂之收拾也。諸臣承命。即刻便將大受擄去殺之。並傳令將大受全家及所賜美女家丁。盡並斬戮。不留一人。

蜀中古蹟。盡燬於賊。惟李衛公籌邊樓。在保縣城中。賊未至。故至今猶存。

偽平東孫可望等東走。復陷重慶。守將曾英死之。○初英起兵合州。以涇陽李占春項城于大海為左右。二人皆英腹心舊將。以勇聞。一鼓克復重慶。而邑紳刁化神集土人助英共結陣塗山下。水陸聯進四十里。獻聞之。顧劉文秀曰。楊展不足忌。重慶要害地不可失。因遣文秀往爭之。英令占春大海逆之多功城。文秀大敗而還。至是大兵誅獻。偽平東可望四將之兵潰而東下。時英守重慶。賊突至佛圖關。出英不意。攻之。英中矢而顛於渝河以歿。李占春于大海收殘卒二千。退入涪州。英福建人以偏裨著功。夔門累積至總兵。永明王假制封平蜀侯。威名為賊所憚。起兵時欲屯

田於重慶。督師王應熊不許。有識者惜之。

孫可望入涪江。○有四姑羅氏女年十四。其父大道引匿老鵲沱邊。被搜投水死。有邑人翁臺妻康氏為賊所獲。不辱殺之。

督師王應熊卒於畢節。○可望等兵至。應熊力不支。遁入永甯。旋卒於畢節。衛一子陽禧死亂兵中。竟無後。應熊巴縣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其行述俱載明史。

丁順治四年○是歲明孽各分據蜀。

春正月。孫可望等陷遵義。○初。賊據全川。惟遵義未下。為王祥所守。及獻諫。可望等四偽將東走。大兵追之。以糧盡引還。賊遂陷遵義。

樊一衡再駐江上。○我師既還。王祥等入保順二郡。一衡復駐兵江上。為收蜀計。上書永明王。王以為戶兵二部尚書。加太子太傅。諸將祥等進爵有差。時于大海據雲陽。李占春據涪州。袁韜據重慶。譚詣據巫山。譚文據萬縣。譚宏據天宇城。侯天錫據永甯。馬應試據瀘州。王祥據遵義。楊展據嘉定。朱化龍曹勛等各據地自擅。而宗室朱容藩故偏沅巡撫李乾德以總制至。楊喬然江爾文以巡撫至。各署置官。於是全川盡附永明王。

孫可望攻永甯。知州曾異撰死之。○異撰崇昌舉人。知永甯州。賊至。州人望風欲遁。時江津進士程玉明貢生龔懋勳在州署。謀於異撰曰。州據盤江天險。扼吭全滇。棄之不守。非人臣義也。異撰因激兵士竭力拒守。賊大至。城陷。閤室自焚。玉明懋勳俱投火死。自是黔西諸郡望風瓦解。

孫可望入雲南。○可望既下貴州諸郡邑。遂直趨雲南。取會城據之。

時蜀人死於滇者。巡按羅國獻。夏衍虞。王運開。及弟運閔。國獻嘉定人。崇禎癸未進士。巡按雲南。衍虞江津舉人。曲靖司李。署道事。雲南破。衍虞與國獻書約義舉兵。事覺。二人俱盡室死。○王運開字巨籙。夾江人。崇禎庚午孝廉。為永昌推官。可望兵攻永昌。運開結同官協力禦守。以圖外應。城陷。整衣冠向北再拜死之。○運閔字亨籙。壬午舉人。蜀亂往滇避禍。且以省兄。及至永昌陷。運開死。迺口占曰。行來漸近永昌府。吾兄英靈如欲語。弟兄不作兩截人。魂魄同歸見父母。遂投江死。滇人至今以雙忠稱之。

蜀碧卷三終

蜀碧卷四

清 丹溪生彭遵泗蒼泉編述

起順治戊子止 仁皇帝康熙二年癸卯

戊順治五年○明孽尚分據蜀

先是崇禎中。川賊有姚天動黃龍聚黨刼掠。巡撫陳士奇及道臣陳其赤。葛徵奇。郡守王行儉。巴令王錫。營將趙榮貴等。設奇夾擊。斬賊一千七百有奇。生擒渠魁馬起一斗麻代天王等二十餘人。賊奔脫他徙。而沔縣人袁韜。因姦婦事發。逃投響馬賊。馬潮呼九思等。繼踵姚黃。日事掠殺。及獻入。遂乘勢據蓬州儀隴南郡各地方。殺老幼。擄精壯。掘墓開墳。生死無得免者。數年間。烏合愈眾。分為十二大隊。時歲飢。賊以人為食。○順治二年。我巡撫李國英大破諸賊於遂甯之曠虛壩。九思潮等走死。韜以殘卒數百奔川東。歸樊一衛。

諸賊或稱四家。或稱十三家。袁韜。武大定。及夔州譚文。譚詣。譚宏。巫山劉體純。鄧城胡明通。金城姚玉川。施州衛王光興。皆甚著。其王有進。景果。勒。張顯。劉惟靈。白蛟龍。楊炳英。李世傑等。莫可稽考。總所謂十三家賊也。

又獻忠未敗。李自成之衆先潰出關。袁宗第賀珍之徒。階郝搖旗李本榮黨守素。李永亨等。約結十三家。出入巴渠巫峽間。則所謂西山寇也。

又各州縣亂。民號土暴子。以打衙蠹為名。凡胥吏之有聲者。糾衆擒之。或投之水。或畀諸火。甚則鬻食其肉。官司束手。無可如何。而一時紳士家豪奴悍僕。戕滅其主。起而相應。深山大谷中。豎寨柵。標旗幟。攻劫鄉里。以人為糧。其惡殆與獻等。其時川南川北。畏土暴子甚於流賊也。時蜀大饑。人相為食。先是丙戌丁亥連歲。潦飢至是彌甚。赤地千里。糯米一斗。價二十金。蕎麥一斗。價七八金。久之亦無賣者。蒿芹木葉。取食殆盡。時有裹珍珠二升。易一麪。不得而殆。有持數百金。買一飽。不得而死。于是人皆相食。道路餓殍。剝取殆盡。無所得。父子兄弟夫妻。轉相賊殺。其食人之法。亦有如下羹羊饒。把火和骨爛等名目。雞肋篇所載云云也。

外王父遜菴先生云。往時避寇山中。經過一茅屋。突烟騰起。疑為居人。直入。見釜中所煮。皆人手掌腿足等物。駭愕失聲。時幸主者出外。不然難免。

家老僕云。宅外里許。有餓死於道者。某某謀夜定剝之。至則止存一頭。先為人所攫矣。余見時。見親故中老叟數人。目黃如蠟。詢之。皆啖人肝所致者。

眉州民有陳大五劉尚等居城南外五里賀家橋有李三樹熟而不取計以誑行人使之竊李掩擒殺食前後所食甚衆庚寅年事定被害民陳五春首於官捕大五等斬之民始安枕

其時瘟疫流行有大頭瘟頭發瘡赤大幾如斗有馬眼睛雙眸黃大森然挺露有馬蹄瘟自膝至脛青腫如一狀似馬蹄三病中者不救

又鬼魅白晝出見與人爭道夜則聚於室中噪聒不休其名夢魂魔者人方就枕隱隱有物攝魂去傍有覺者疾呼可活少頃難救抹臉魔者黃昏時面皮自脫若剝削然不知所之二物來時形影模糊死者甚衆蓋殺刳之餘也○故老云夢魂魔可以趕逐而抹臉魔必明火震鼓以守之最難防備

又遭亂既久城中雜樹蔚鬱成林人家遺犬食賊所殺人肉多鋸牙若猛獸羣聚為寨利刀不能攻為害滋甚又多虎豹形如魑魅饕餮然穿屋顛踰城樓而下搜其人必重傷斃即棄去不盡食也白晝入城市遺民數十家日報為虎所害有經數日而一縣之人俱盡殘者

諸將相攻○時全川未附諸將據地自擅故巡撫李乾德者少遇異人授天書善占

驗諸將中惟許袁韜武大定。韜故姚黃餘孽。大定則小紅狼別部也。乾德欲與就功。結二人為心腹。先是李占春部將董子金有萬縣湖灘之戰。韜亦返鬪。入佛圖關。窺重慶為己功。長至大會。韜自以位高踞李上。占春心不平。惡之。乾德又陰為構難。占春遂並惡乾德。乾德夜坐船屋。仰視星氣。咄咄謂。今夕主急兵。徒步走匿崖谷。頃之占春襲袁不克。搜乾德船無所得。取其孥以為質。韜聞乾德亡。大哭。既迎至。甚喜。占春是日亦歸其孥。袁武遂居重慶。占春駐涪州之平西壩。四面阻水。結萬將營。賓客多歸之。于大海壁忠州花陵河。與春唇齒。遵義守將王祥忌于李之盛。而又欲為好於袁也。詐請占春議事。伏兵執之。軍中守者懈。占春踰垣出。殺追者。一日夜歸其壩上營。祥尋與韜兩相責望。而楊展亦與祥有隙。遣子璟新攻之。璟新先襲殺馬應試。與祥戰敗歸。因是諸將相惡。

袁韜武大定歸楊展。○袁武久駐重慶。士卒飢。李乾德遣人說展與合兵。因其餉。展喜納之。誓為兄弟。徙韜屯犍為。大定屯青神。厚給其貲。共犄角以防賊。

順治六年○是歲明尊相圖。賊復自滇入蜀。

朱容藩自稱楚世子。建行臺於夔州。稱制拜封。○時楊喬然已進總督。范文光巡撫。

川南呂大器。以大學士來督師。皆惡容藩。共謀誅之。

李乾德使降賊袁韜武。大定刺楊展。○李占春素與展善。展以銀萬兩。米萬石。餽之。袁武不說。乾德怨展。遇已簡略。陰勸袁武圖展。三人合謀。會展壽。詭稱介。置宴於犍為。請之。展坦然不疑。以一僮隨往。既至。三人益為恭謹。壹相酬勸。展連飛數十觥。大醉。舁之密室。令力士刺之。

展起家武科。以進士第三人及第。智勇冠諸將。獻賊深畏之。川西東之起兵者。倚為長城。既死。人心解體。士無固志矣。是時已進爵華陽伯。

袁韜武大定圍嘉定。三月陷之。○袁武賺殺展。以兵圍嘉定。展子璟新力拒之。三月城陷。璟新以親丁三百騎逃出。其妻陳氏指袁武罵曰。爾等窮來依我。我先人處以縣邑。資以多財。何負於爾。迺圖我家。真喪心犬豕也。袁武殺之。悉併展之貲與眾。乾德遂勸袁武保據嘉定。○璟新崇禎壬午武舉。展長子。

時州生員帥正邦母馮氏守寡有姿。袁武強迫之。贅馮氏。舉簪自刺死。

李占春聞展被害。率兵為展報仇。不勝而歸。曹勛與展刎頸交。時亦默然而阻。樊一衡投書責乾德曰。嘉陵峨眉間。二三遺民。不與獻忠之難者。楊將軍力也。且背施忘

好。而取之杯酒之間。天下其謂我何。乾德笑。以為救時大計。詎豎儒所能知耶。然蜀紳士無不切齒乾德者。

初王應熊既沒。兵部尚書呂大器奉永明王命來川。至涪州。與將軍李占春深相結。楊展及于大海。胡雲鳳袁韜武大定譚宏譚詣譚文以下。皆受約束。大器因歷通諸鎮。謂監軍道陳計長曰。楊展志大而疎。袁韜武大定忍而好殺。王祥庸懦不足仗。事尚可為乎。後忽於石砭司夜遁走黔之獨山州。鬱鬱疽發背卒。

庚順治七年○賊與明孽各分據蜀。

朱容藩敗死滎陽。○容藩據夔府。自稱天下兵馬副元帥。呂大器檄李占春于大海討之。容藩窘。迺北依二譚。兵以攻石砭。占春來援。容藩兵敗。走死滎陽。

秋九月。孫可望復遣兵圖蜀。○可望在滇。聞袁韜武大定賊害楊展。將圖蜀。迺上書永明王。為展訟冤。使王自奇。將兵向川南。而別遣劉文秀白文選取遵義。

劉文秀攻王祥於烏江。祥敗。自刎死。○文秀文選等以兵至烏江。王祥力戰不勝。自刎死。文秀降其衆二十萬。盡收遵義地。初獻入蜀。畏祥不敢窺遵義。前後據守凡八年。至是敗死。聞者惜之。時已晉爵綦江伯。

劉文秀渡金沙江。攻建昌。原任長沙知縣高明死之。○文秀遣別將盧名臣取重慶。而已引兵渡金沙江。攻建昌。高明集士民拒於焦家屯。賊兵勢衆力不敵。歎曰。我受朝廷官。豈可從賊乎。遂盡室自焚死。

劉文秀攻陷越雋。○寇攻城指揮王自敏妻周氏。知不免。謂所親唐氏曰。前後等死耳。他日恐其遲也。遂挽唐氏閣室自焚。同時王氏俞氏宋氏唐氏俱赴火死。皆受聘於人而未嫁者。

劉文秀攻黎州。土千戶馬亭李華宇等戰死。○初。亭華宇及楊起泰等佐馬京破賊於龍觀川。賊敗去。沈黎不被寇者數年。京卒亭襲為千戶。文秀至。竭力拒守。被執不屈。死。華宇苦戰為賊擒。副之時年八十四。指揮丁應選亦以年老亡於陣前。共起兵富庄姜黃李柰蔡包張七姓子弟頭人俱戰死。無一降者。

劉文秀攻陷榮經。知縣黃儒死之。○儒福建舉人。城陷巷戰。被獲不屈。賊磔于縣之開善寺。

劉文秀襲曹勛於雅州。取之。○勛初敗賊於雅州。保據其境。與楊展相聲援。展死。勛勢孤。而劉道貞先以病卒。范文光因惡李乾德殺展。入山不視事。勛左右無人。文秀

哭至出勛不意取之

劉文秀屯兵于天生城。○城在洪雅花溪口。賊至踞之。時余飛單騎出戰。為賊所圍。力殺十數人。死陣中。

辛順治八年 ○明尊與賊尚分據蜀

文秀大敗袁韜武。大定於嘉定。降之。○初王自奇兵至川南。袁武拒之。聞劉文秀至。撤兵還戰。六戰六勝。有輕賊心。俄而文秀起大兵壓其前。自奇從後沂流尾擊。一戰韜與大定大敗。悉就擒。降於賊。賊遂取嘉定。

李乾德執載舟中。不食者數日。屈月波澤。語弟升德曰。吾父死於獻也。吾不可以再辱。遂偕升德並閤家人俱赴水死。○乾德殺楊展。蜀人惡之。其將死也。無稱之者。且曰。賊復入川。實彼召之。雖死能蔽其辜乎。

重慶復陷於賊。○文秀既取嘉定。舉兵東下。而前破遵義時。所遣別將盧名臣者入涪州。李占春連戰於羣猪寺口而敗。于大海在忠州力不支。遂共放舟出夔門。走荆楚。降於王師。諸將盡散。無一人敢應敵者。譚宏。譚詣。譚文皆降文秀。

壬順治九年 ○是歲王師征蜀川南平。

正月劉文秀復還雲南○文秀還雲南令白文選守嘉定劉鎮國守雅州

三月王師南征下嘉定○我師至鎮國文選俱敗挾曹勛走巡撫川南范文光賦詩一章仰藥死時安綿道詹天顏兵敗被執亦死之○文光內江舉人先官南京戶部員外天顏龍巖人起家選貢生

先是我師至眉州向成功有衆五千據守石佛棧大兵攻之破其柵成功中流矢死眉州平

秋九月樊一衡卒○一衡初以戶兵二部尚書加太子太傅督諸文武恢復全川及諸將相攻令多不行而袁武毅楊展王祥敗薨烏江列鎮兵多散所保惟叙州一郡不得志遂謝事居山中再聞范文光詹天顏朱化龍相繼死憂鬱遘疾卒

順治十年○是歲王師破賊川北

王師大破賊將文秀於川北○劉文秀及白文選率兵來攻大兵奮擊破其象陣文秀等大敗

王師平蜀○自甲午以後蜀地漸歸版圖而諸賊之負固者猶出入重慶巴峽間及順治十六年己亥譚宏譚詣共殺譚文文安之率劉體仁袁宗第李來亨等十六營由

水道襲重慶。聞之欲討。宏詣二人懼。率所部來降。大兵取重慶。叙州馬湖等屬。時三郡為賊將盧名臣所據。我梅勒章京葛朝宗總兵陳德楊正泰水陸進攻。破佛圖關。直抵賊巢。擒斬無數。降牟勝。救而用之。獻逆孽之擾蜀者盡矣。

初。閩賊餘孽李赤心竄死廣西南甯間。其子來亨代領其眾。走川東。分據川湖間。耕田自給。而先潰出關之郝搖旗名永忠袁宗第及劉二虎等共依給之。時獻黨雖盡。永忠宗第尚據巴東。康熙元年壬寅冬十二月。總督李國英奉旨統秦豫廣三省兵將會四川進勦。師駐萬縣。賊棄夔州國華寨至夔。道路榛莽。伐山開徑以入。二年癸卯元日。進奪羊耳山。宗第遁入深箐。我師屯七里壩。宗第屯茶園坪。山勢陡絕。諸將攀藤而上。宗第敗走巴東。大兵追及巫山。遂據其城。眾議移守夔門。督師計巫山地勢卑狹。雖馳驟不便。可利固守。於是深溝堅壘。具砲石。城下樹梅花椿。椿外挑品字坑。賊至不得進。又於城外高處立敵樓以防偵探。具甬備。郝永忠劉體純合數萬眾攻巫山甚急。我兵出戰。體純等敗走。適陝西會勦兵至陳家坡。奪老木空。體純自縊。大兵乘勝追至黃草坪。永忠宗第皆授首。惟李來亨居茅麓山。高險難攻。我兵四面圍之。來亨出入地名通梁。路徑懸絕。我師蒙霧直上。遂奪通梁。來亨力窮勢迫。

八月初六日。焚其妻子。自縊。茅麓山破。馬騰雲。拓天竇。王光霽俱納款。投誠。至是。閩
孽之在蜀。所謂西山寇。於是盡。全蜀收入版圖。一統萬世。人始獲享昇平之福矣。

蕭碧卷四終

書甲申輯略後

彭遵泗

史氏丹溪生曰。余讀東林沈雲祚傳後。稱獻逆賊蜀。由風俗之惡。天降大罰。嗟乎。何言之悖也。自古亂蜀者。非蜀人。昔賢論之詳矣。初賊起秦中。延及晉及豫及楚。及大江之南北。荼毒萬里。十年之中。婦稚幾盡。其風俗又復何如也。豈天道無知。使為善者被禍歟。明自熹宗失道。逆璫播惡。天心厭之。懷宗不務行寬大。收人心。而先後用溫體仁。周延儒。楊嗣昌等。為之内外。致賊勢坐大。土崩瓦解。以底於亡。嗚呼。上實召戎。民則何罪。而以俗惡受罰。歸之一方。何與。當賊入蜀時。士大夫粉首湛脰。不失名節。而下至婦人女子。連袂自沈。土司編氓。倡議討罪。將毋風俗之惡。而猶有是與。余於夏日略採甲申事。表而出之。俾知天道惡淫。不可加於蜀。而後之論斯事者。亦無若瞽人之談長安也。

蜀碧附記

江津曹立卿。府學生也。賦性端方。為鄉里所矜式。煤山之變。公聞之。北向泣血。悲憤成疾。及賊據川。懸偽職。逼勒士紳。公誓死不從。疾劇。戒子快曰。吾家世受國恩。汝又弱冠登賢書。茲大節攸關之日。失身取義。止爭些子。吾一生自反無愧。可謂得全。爾勉之。為聞曰。我此時若存一貪生念。便如烈火燒身。想到守身全節。即入清涼境界。囑畢而逝。

夾江宿士敏。字元魯。崇禎丙子。孝廉。賊官至邑。迫之出。佯應之。治裝赴省。至千佛崖。策馬投江。賊信其已死。不復問。已而潛過江。乘夜走雅州山中。易姓名以節終。宋文翼字怒飛。丹稜人。以應貢入國學。授蜀藩長史。甲申。巡撫陳士奇。巡按劉之瀚。重其才。授以監軍事。及獻破成都。歸隱深山不出。

郝孟旋。川西舉人。嘗起兵復雅州。復與邛州劉道貞。合兵攻邛。不克。退守沈黎。後不知所終。

汪光翰。字文卿。婺源人。竟陵胡恆。官川南道。光翰為幕客。獻兵至臨邛。恆命光翰出調兵。并檄甯越守備楊起泰。將兵援邛。未至而城陷。其子士驊戰死。闔門百口遇

害。惟士驊妻朱氏。洎幼子我生得脫。匿民間。隨士驊母舅陳君美者。轉徙榮經縣。降賊武大定。駐嘉定。聞朱氏有殊色。刳致之。朱汚面毀容。以免。堅操撫孤。光翰聞。關彝猱中。得朱氏母子所在。事之甚謹。值劍南大饑。斗米十金。光翰不避刀俎。多方保護之。母子迺得全。自是或服賈。或課蒙。或為僧。獲稍贏餘。以給饘粥。廿餘年不倦。朱氏教子極嚴。我生亦讀書。知自奮。能文章矣。蜀平。狹路通。光翰迺送朱氏母子歸竟陵。于是楚蜀莫不高朱氏之節。誦光翰之義。以為忠臣孝子之報云。○又有鍾之綬者。字楷士。亦竟陵人。從胡公入蜀。遊我眉。遂歸。聞胡公父子殉義。迺自瓦屋山至榮經。與光翰同撫孤兒。歷八年所。入滇。至昆陽死。

王承祖。劍州御史梁之棟僕也。獻據蜀之棟子田壁。知不免。止一五歲兒。名繩武。召承祖夫婦。囑之曰。一綫之脈。盡寄於汝。其善保之。梁氏一家俱遇害。承祖負繩武及乙子走。賊追及。棄乙子而匿。繩武巖穴中得脫。後土賊起。知繩武所在。欲率其資。承祖負之。乞食山中。及賊息始出。承祖為之耕耘婚娶。延師教訓。至本朝庚子。舉於鄉。

曹椿。明末名士也。獻逆後。奉永明王命。來宰夾江。其時四野蕭條。烟戶鮮少。椿至招

流亡撫餘燼。又急收士人。以時訓課。嘗見城外考錄儒童詩云。高樓野望影蕭蕭。盡日無僧伴寂寥。寺號大明知一統。梁題萬曆紀先朝。治軍久已霜生鬢。課士猶然劍繫腰。濁酒一杯聊自適。平原芳草倍魂銷。縣署燬於賊。故於此試士。公所作有鴈血集。為哀國之音。

李甲。湖廣蒲圻人。由舉人知雙流縣。崇禎甲申。委署建昌監理廳。至崇經。值賊犯雅安。義師戰潰。甲隨師奔走。力竭死。一僕守甲喪數年。楚路通。始載以歸。

富順盧元卿。字調元。天啟丁卯解元。累官陝西甯夏道。闖賊陷秦。托迹黃冠。潛遁秦徽間。自題云。生平志氣凌霄漢。自許惟憑一片心。家國陸沈身板蕩。空拋血泪寄兒孫。卒葬于隴。徽人慕義祀之。

雷雨津。字起劍。井研人。崇禎甲戌進士。官兵部。嘗過楚。題洞庭廟云。我是人龍君。亦龍吾。今胡為乎泥中。憑君借得青驄雨。手攬風雲滿太空。甲申。從張公玉筭監軍死。其子廷後知吳江縣。

李俊英。南部人。府學生。姚黃賊掠南部。俊英泣涕誓衆。兵旬日得千人。禦賊江岸。屢戰俱捷。賊不敢南。日久糧匱。其弟泣告曰。我等矢石。城中人相繼遁去。無捷。

矣。曷暫退。俊英叱之曰。甯為君父死。不為一身生。自是毋敢言退者。賊計窘。將引還。會同事有忌俊英者。噪而南奔。賊得從下游渡。圍之數重。俊英奮勇突圍。多殺傷。不得出。還至江岸。投水死。

劉養貞。大邑人。以進士任湖廣漢陽府推官。陞部郎。闖賊犯都。懷宗崩國。養貞為時服。蚤暮悲號不輟。食貧邸舍。以賣卜為生。人呼為劉孝子。病終於燕京。

哀蜀藩

天社星隕古社壇。杜鵑聲盡石苔癢。井花清冷無人汲。留得丹心萬古寒。張象華

邊徽錫封憐少子。蜀王臺殿獨崔嵬。誰從輦路鳴鞭過。猶記宣門拜刺來。晉井寒泉

沈鳳羽。天堦白日走龍媒。短牆桃李家家發。畫角聲中杜宇哀。陸海塵飛井絡昏。

錦城茅屋半江村。遺宮日落牛羊過。野市人稀虎豹蹲。檉樹冥冥香徑遠。海棠馥馥

翠雲繁。摩訶但有支機石。尚共銅駝臥草根。呂潛

萬曆末年。民間好葉子戲圖宋時山東羣盜宋江姓名於牌而鬪之。至崇禎時大盛。法以百貫活滅為盛負。曰鬪曰獻。曰大順。其後皆驗云。

崇禎十七年正月。銅仁連界掘出古碑。有字三行云。東也流。西也流。流到天南有盡。

頭張也。敗李也。敗敗出一箇好世界。或以為武侯所遺云。

顧鑑。號青城。成都人。崇禎時進士。為給事中。闖入。自刎未絕。復被執。毒拷罵賊死。

彭瑄。字予白。永川人。崇禎時以進士為給事中。闖入京。脅降不從。自刎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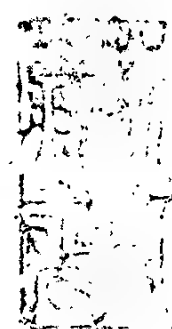
1362087

I242.1

30

蜀碧附記終

清 王世禎著



池北偶談

池北偶談提要

阮亭先生宦遊京華與當時名公鉅卿
晨夕過從咳吐珠玉談言微中彙而集
之裒然成帙區分類別有談故談獻談
藝談異四門總凡二十六卷清言娓娓
包埽一切學者讀之倘亦神遊石帆亭
上而觀瑯環福地也乎石帆亭蓋即先
生度書會友處也

池北偶談序

予所居先人之敝廬西為小圃有池焉老屋數椽在其北余宦遊三十餘年無長物唯書數千卷度置其中輒取樂天池北書庫之名名之池上有亭形類畫舫曰石帆者予暇日與客坐其中竹樹颯然池水清澈可見毛髮游魚浮沉往來於寒鑑之中顧而樂之則相與論文章流別晰經史疑義至於國家之典故歷代之沿革名臣大儒之嘉言懿行時亦及焉或酒闌月墮閒舉神僊鬼恠之事以資嗚嚆旁及游藝之末亦所不遺兒輩從傍記錄日月既多遂成卷軸因憶二十年來官京師所聞見於公卿大夫之間者非甚不暇未嘗不筆之簡冊散在篋中未遑編刻一日乃出鼠蠹之餘盡付兒輩總次第為一書區其條目曰談故曰談獻曰談藝曰談異其無所附麗者稍稍以類相從凡廿六卷藏之家塾示吾子孫大之可以畜德小亦可以多識賢乎博奕昔聞諸聖人之言矣康熙辛未秋漁洋山人王士禛序

年已長至海寧門人陳 禧書

池北偶談目錄

卷一 談故四之一

鑾儀衛

特賜進士及第

部曹入詞林

二程後

上考

配享

經筵日講

復內閣

傳而都嘉利亞國

起居注

藥樹監搜

俄羅斯

兄弟九列

父子尚書

父子同時顯貴

父子宰相

父子尚書

戊子北榜三及第

甲午浙榜三狀元

德清蔡氏二狀元

戊戌三及第

蘇州會元狀元

崑山徐氏三及第

同邑一榜及第

僚婿狀元

一邑甲科之盛

全椒吳氏兄弟

父子學士

兄弟學士

特恩賜會試

長洲彭氏二及第

難蔭異典

兩五經入翰林

土魯番表文

北岳祀典

却鸛鵲

祭酒題名

司業題名

補鄉試

坐次

翰林結銜

中堂

起居注

郊勞

禁師生

初選方面

賜生員金

賜御筆講義

巡方

土黑勒威勒

翰林卿寺屬

大中

閱江樓

發陵

督撫內陞

會元解元入翰林

京堂

伯高

外國封使

殉葬

試錄齒錄

布政陞尚書

闕謚

歐陽從祀

文武互用

學士贈尚書

卷二 談故四之二

鍾恭愍恩卹

五學士

李選侍

明熹宗

會議

不避廟諱

大名居士

讀講諭洗

張真人

有子

寧陵城

明太宗稱祖

翰詹官朝班

起居注

序秩

批旨

國初明史總裁

薦舉優異

四布衣

上賜

考察

賜衣

賜居第

明史開局

五十相

加侍郎銜

陳澹從祀

西國雜記之誣

內大臣

奪情

從祀疏

常叅

琉球入學

四相

大臣宮銜

建祠

土魯番表

蒙古表

御書

增起居注官

謄卷

綠頭牌

官年

柳條邊

朝鮮疏

特賜諡

謚典

琉球世續圖

題名牌

土地

卷三 談故四之三

太學題名牌

祭禹陵

翰詹之長

正副考試官

七品銜

狀元出典鄉試

閣學

廣文

印文

癸未

八股

督捕

特旨內陞

考選

結銜

漢軍漢人

義王

義字謚

閣謚

詹事府

臣下私諱

宰輔編年錄

賜御筆

講筵問答

于成龍陸龍其

宋官制

國朝官制

宋四聖御押

宋祠祿

大學士兼尚書

學士大拜

學士兼侍郎

讀卷

先授編檢科道

國朝狀元

三國貢物

國書之制

試卷稱名

伐木

優老

賜宴褒忠

御製詩

善果寺御書

乘肩輿

兼銜

宮銜

謁陵詩

安南始末

周禮部使交趾詩

林舍人使琉球詩

卷四 談故四之四

親謁孝陵

殿試改期

會試二亥

日講

朝報

臺灣府縣

東野氏世襲

階官避家諱

武職丁憂

訪遺書

御書

毀淫祠

戊巳二官名

荷蘭貢物

四詹事

起復

試官

八旗開科

徵聘不至

祭北海

周張後裔

臺灣開科

滿洲鄉試

漢尚書

閣臣

千秋康氏

暹羅表

太皇太后朝儀

裙帶官

彫

停止閏月

長白山

山東解元

崇禎紀事

縣名避年號

玄狐

遵化改州

鄉飲酒禮

卷五 談獻六之一

朱公遣婢帖

畸士

申殷張

韓計

張學士

駱金吾

左良玉

張轍

王烈女

葛端肅公家訓

薦隱逸

蔡卞白敏中

聯語

先忠勤公家訓

忠勤公諸孫

司徒公歷仕錄

方伯公遺事

方伯公同學

方伯公答人詩

方伯公知人

侍御公殉節

王劉二奇士

節義

封丘古蹟

卷六 談獻六之二

李太守

重慶三忠

楊太常

二烈女

文柔

二文正墓

張綵

蔡道憲

事叔至孝

張待問

孔公父子

龐嚴

劉富川

張商英

段身錄

劉元子

徐東癡

朱浚

王李

黃熙績

朱元章二壻

篤師誼

兩郝天挺本末

孫靈暉

忠勤公黔志列傳

死節

段復興

蔣氏王氏

王應熊

魏尚書格言

家門諭

聖門戒律

圖識

朱彤

馮可宗

劉吏部

王公家書

陳忠愍

曹植司馬順

門戶

元韓

高忠憲

崇禎三相

鄺道元

二王好佛

薛佩玉

卷七 談獻六之三

陳氏

畢孺人

馬文肅家書

蘇門孫先生言行

蘇門三賢

王董兩烈婦

刁蒙吉

左翼宸

范吕二公

長白先生

丘方山

沈文端公家書

施允升

王端毅公遺事

楊斛山先生

楊以齋

王東皐

丘文莊

耿公祖孫

周將軍

三公薦人

自比古人

史閣部

乙將軍

任太守

南尚書

李忠定公從祀

趙忠毅公擇言

王維王縉同名

邢太僕

左公遺事

左公母

朱子論蘇王

李忠定公

二蔡後

牧齋詩傳

元人

康馬

孫太僕

戴京兆

重師

抱松女

蘇少公葬地

白氏

卷八 談獻六之四

介推

壯節王公傳

傅山父子

葉文莊論陶南村

蔡趙二相子

孫塏

歐劉

梅宛陵取士

諡文公

烏程

秦襄毅公年譜

二王公薦士

蔣虎臣

隱逸傳

孔明之學

王恭靖公逸事

穆文簡論王安石

穆文簡論格物

三進士出處

楊文公

王東臯

宋開之

薛忠武

蘇章事

徐公長者

王倫

張尚書

盛王贊

高文襄

石琚

元法

張璉

陸完

史兵部

刻言行錄

伍寧方著書

金忠節

姚端恪

遵典集

張氏

雙烈

卷九 談獻六之五

魯仲連

轅固

李顥

劉念臺先生

沈文端公

商丘三張

常給事

李忠定公

秦檜復謚

王東臯逸事

癖

孫文定戒子

楊國忠

成相國二世厚德

翰林建言

韋蘇州

葉忠節

姚平仲

郭希顏邪說

邊尚書

王文成

仁宗徽宗

蘇叔黨大節

武陵起復

真諦

浙江人物

兩薛居正

神魚井

野紀矇搜

吳康齋李文達

司空表聖

峴山幢宋人題名

蘇汝霖陳光龍

王秋澄

王邦直

楊襄毅

大椿堂

黃詩

兩蕭后

王若之

徐鉉

李師中

馬驕

蕪湖烈婦

二尹

張昭

圖文襄厚德

鈞陽二老

光孝寺鐵塔文

三帝陵詩

至誠

朱忠莊公遺疏

在疚記

卷十 談獻六之六

崇禎五十相

初夫人劉太夫人

溪州銅柱記

杜公厚德

成給事

瑣綴錄

邊大綬

歆向

周璆

二八俊八顧八及

兩黃祖

樓護養呂公

韓定辭

烈婦

應徐二高士

秦李宗吳

司馬公和安石詩

張獻宗黃巢

羅文毅

叢氏

耿逸菴張仲誠

烈女

林氏

召平

楊尚書古道

王方伯

何顏偽道學

宋兩唐伯虎

紀載失實

翟黃

趙孝廉

黃綰

烈女

賀醫閭

王山隨劄

冷孝子

范文肅家法

六女

陳太守

足下墨子

秦羅子孫

宋公子鮑

卷十一 談藝九之一

公文介公詩

安磐詩

彭西園

黃徐詩

倪仁吉

尹子求

岐梁倡和集

紀映淮

錦秋亭辨

雷雨津

張鯤詩

張閃

粵詩

李因篤

陳伯璣

滕王閣詩

詩帳

飛廉館瓦

趙州畫水

施宋

二戴

鄭露

徐波

下僚能文

詩兆

對句

史辰伯

秦中諸誌

韓畱

程明房

右車

嚴感遇

高鑄

張文峙

費密

馬黃

伏生光武二圖

和韻詞

高司寇詩

白墮琴高

文太青

中州集

龔陳詩

一絢絲

阿字音

韓翃詩句

裏鮓帖

鳧翁

三六

僧詩

梅村病中詩

公文介論樂府

卷十二 談藝九之二

浙川二詩

彭侍郎詩

三家店詞

霍亮雅

丁野鶴詩

新淦筆工

滄溟蔡姬

二中字音

論五言詩

王奉常論詩語

用事

憶秦娥詞

記觀宋子昭畫

范氏詩畫

反錦

古刺水詩

記觀宋牧仲書畫

唐詩本六朝

杜詩本古謠

能字

果愚

阿房宮賦

皎然賈島詩

爾雅翼序體

李王二公書畫

龜毛兔角

杜秋詩解

又中字音

閨秀畫

女子善書

陳洪綬詩

陽關曲注

杜律細

崔孝廉

宋林唐兩義士

吳畫余繡

世祖御筆

汪靜宜

脫十娘鄭妥娘

安問狐狸

唐才子傳

黃媛介詩

豁堂詩

記觀杜氏書畫

蘇黃詩品

同父論曹瞞之非

陶詩甲子辨

羽陽宮瓦

林程詩句

五代史草

朱璧揭鉢圖

阮懷寧

卷十三 談藝九之三

林茂之

張浚書

御畫牛

放翁詩

記觀王氏書畫

郭肩伯

柏梁詩句法

石經孟子

嘯

劉公敵詩

漢印

江陵宅詩

續後漢書

雙行

時文詩古文

唐書

授正字詩

王秋澗論文

特達

三復姓表

遼史

王振鵬

摘句圖

燭雛

林初文詩

前輩墨蹟

南來詩

黑猿圖

瘞鶴銘

葉文莊集

補漢綱目

元詩

黃幡綽書

雩

續

干人

評泊

唐詩字音

三原公詩

杜茶村詩

魏文靖公

板橋詩

趙松雪書杜集

冶源

李侍郎

四句詩

僧郢子

歸熙甫帖

石鼓詩

坡詩

三尺

出帝論

意盡

魏晉宋詩

文海

卷十四 談藝九之四

孫氏

蘇子美雪詩

歐陽詞

桃源詩

罄字音

王損仲

空同詩

二金石錄

曾子固詩

潞公詩

地名

王介甫詩

張伯誠注杜

閔立本畫孝經

杜于皇語

吳皇后臨蘭亭

應璩書語

舞馬

漫興

多父敦天馬鼎

祁工部詩

二宋二程

寇主簿

謔對

后山詩

賀若

魚上木

秦鏡詩

唐年世總釋

左傳奇文

牛耳

春秋謚

左傳引尚書

旂音

白蓮詩

襲勗華鰲

袁崇寬

王魯翁篆

朱文公書

三傳

辛高陸

陳宣慰詩

聯句

人復詩

湖湘詩

劉綺莊著書

詩便本朝事

樂天倫詩

樊川集

朱新仲詩

人名字音

心太平庵硯

唐舍人詩

未央宮銅奩

閻古古詩

唐人工書

徐豐厓論詩

商喜畫

毛傳如紀事

讀書臺

漢甕銀槎

灌嬰廟瓦

外國墨

中山狼傳

三劍

司馬相如玉印

卷十五 談藝九之五

文俶本草

寒碧琴記

國風圖

耿夫人詩

朱文公書

竹枝

徐氏

婦人經濟

打毬詩

黜朱梁紀年圖

尤悔庵樂府

孫樵論史

小樂府

史筆

詩地相肖

記觀宋荔裳畫

皇甫湜評韓文

朝鮮詩

勞山說

敬一主人詩

岫嶠音

集句

退谷論經學

孝經庶人章

朱淑貞璿璣圖說

鑑銘

蜀產

裴碑

千字頌

方爾止

宣爐注

石溪亭

先考功詩

惠詮順怡詩

弓縛

劉翼明

謝道韞硯

戲對

鳳州古鏡

卷十六 談藝九之六

景範碑

山泉翁詩

集詞

耕者王清臣

草賢

考功詩

三禮

唐宋詩句

蟹字韻詩

梵雅

安邦試錄

粵風續九

彭氏詩

超一子

四六話

宋元人集目

杼山集牒

王威寧詩

武侯集

葉水心論三國志

管夫人畫

毘陵集

林文軒駁詩本義

誦詩

學杜

沉下賢集

鷄上木

佛手柑詩

木瓜詩解

廟堂碑

表語木樂天詩

后山師曾黃

虞揭

艾軒用法語

蜀鑑

李元賓集

唐人不明理

熊館

唐人歌樂府

潘高

武風子

銅雀硯辨

扈從清涼詩

卷十七 談藝九之七

記觀施愚山書畫

二曹詩

明懷宗御書

林茂之

松筠菴詩

墓誌

曹能始

穎濱詩刻

汗青

紫泥

宋諸帝書

一枝

鄧耀

康海學柳

屏山詩禪

李鎮東書

姑溪集

楊鐵崖二賦

滄浪集

但徠集

蘇子美詩

皮陸

劉仲塗集

龍標宮詞

徐介詩

柳開論文

刊書

吳曾

文表

授經圖

呂衡州集

左傳檀弓敘事

馮班

擬古

王慧詩

借禪喻詩

會昌一品集

伊川道詩小序

題畫詩三則

朱佐日

鮑謝

耶律文正詩

儒將詩

香奩詩

仲殊詩

歌行引

粵山

胡釘鉸詩派

排律

吳惟信

劉令嫺詩

妄補古碑

卷十八 談藝九之八

明宣宗畫

婦人畫

張登集

朝鮮採風錄

神韻

梅詩

周嬰卮言

常棣叶韻

中晚詩句

一鳴集

官衙

邵潛

沈嘉客

名媛詩

七子三獨夫

二王詩畫

王右丞詩

契丹大金二國志

王義山詩

杜注

王承旨詩

盧延讓

慈恩塔詩

陶李

琉球二僧詩

詩三百非孔子所刪

敏速

石敬瑭家廟碑

東絹

魏野詩

鐵帆

徐曹詩

題壁逸書

白洪厓

論坡谷

明史樂府

聞中詩

無羊之什

卷十九 談藝九之九

宋人絕句

蘇詞注

胡恢書

僧作制義

孟子逸語

法言語

瓏璫

荀子語

舩

劉李

詩僧

詔語似詩

蟛蜞集

肅府淳化帖

進西岳賦表

蔡狀元詩

指掌圖

羅鄂州

二內禪頌

避諱當改正

西施

相鼠貶鼠

蜀恙泥妍媸

魏南陽

鄧鄩

呂太一

王苹

月泉吟社

谷音

韋蘇州

夢山詩

黃夫人詩

險靡

孫豹人詩

遼宮詞

平陵城

中南草堂圖

潞王琴

焦山鼎詩

誌公碑

米太僕研山

卷二十 談異七之一

博羅韓氏女

章格菴

道君畫鷹

道州祠堂

劉雲山

趵突泉異

陳玉筍

錦裙宋繡

六足龜

羅漢

丙丁龜鑑

白鳥

奇姓

古銅器

地震定數

梨花漁人

麟

慶忌

楊李

記前生

萬維嶽

丁貞女

魏舍人妾

莫如

義羸

龍睛

追寫真

善謔

前定

工人善琴

盧昭容

義虎

客氏刺

驕

來陽伯

啖石

周府馴虎

楊世榮

金蟄

劉張二仙

鳩食麥

蠟蠅硯

荊州鏡寬

吳道子水陸畫

兩中式

魚舅魚爺

卷二十一 談異七之二

每牛雖馬菌人淨人

銀杏樹觀音像

唐童子

體香

黃鬚

柳耆卿墓

普救寺

神女廟神鴉

三僧

一字字

趙廣戴像

古石刻

墨魚

鐵漢和尚

鮒馬

厚葬薄葬

鳥異

二玉璽

青原道場

冰山

異鴉

昭烈券

蜀府鬼

馬岱後

張儲

孝芝

十具牛

壽家

千里人

畢尚書

謔語

排調

引經

士大夫

兩周盤龍劉桃枝

程蘇謔語

孫忌語

雙塔

何老菴

虹橋板

漢人唐人秦人

真龍石龍

淨池魚

五行

常熟三鼎甲

杜氏

秦宣太后晏子語

姚康伯

李頻

寶藥

追尊始祖

沈石兄

棗栗

一生七子

郝推官

林四娘

秦時人

離非女子

謝在杭

南江野人

尼涵光

陳伯史

宋齊丘語

漢碑異姓

香山壘

卷二十二 談異七之三

銀瓦寺古鏡

短人

嶗山道士

宋孝廉數學

張谷山

陶松雲

李神仙

洞庭神

雷侍御子

前知

地震

梁尚書

劉尚書琴

王祭酒

民母鼻子

倉頡

靖州鷄鵠

趙解元

異馬異牛

波斯犬

梅異

籤驗

名龜

蜘蛛塔

義蜂冢

萬孔

謝鳳

懿徽二宗事相類

木晶

宋諸相八字

何中官

相國孫

宋三賢八字

左手把筆

故藩址

山無僧寺

米太僕研

煞風景

白帽子

宮侍御

名字

老子

論語識

王延喆

聖泉

蘇文

廈門碑刻

風聞

少正

郝氏遇仙

神黃豆

癸亥地震

族望

魚石

叫蛇

泰山孝子

蘇公墓

洞溪物產

成御史遇仙

饗豆

卷二十三 談異七之四

善慶菴老僧

萬歲

命名

東野氏

獨角青牛

前定

南宋國學

秦羅子孫

祀王右軍

蜂分日

關駝關象

董宗伯

鄭刺史祠

造書

陸石

濮陽蘇氏

黃衣人

湯學士夢

蔡氏狀元

竇易經

吳漢槎

羊馬

赤蝦子三都

準字諱兩見

師生同姓名

吹笛

青鸞

念佛鳥

鑿字擗字

悅

刀圭

風磨風扇

筆蘆

捉卧癩人

正德錢

閻羅

虛寶

犀角刀子

關壯繆現身

陸舟

獸種

官銜

博野婦人

不敢欺

三西湖

天醫

火神

鴛鴦鏡

鹿盡心

內江石壁魚

松頂生蘭

驢駒媚

姓異

劍俠

八才子圖

濮州女子

浦回子

靜寧州道士

王九臯

卷二十四 談異七之五

一家完聚

關索

洗眼方

治鳥傷

孫文定

男子生子

采人後

白海棠

端肅拜

三相女

白驃異

異姓

兩裴迪

黃巢

餘聞錄之訛

禾山寺願書

郭文毅

女化男

范忠貞

挑戰

鸛鷄

樂毅來

井溢

短人

黑牡丹

范祠烏

文昌閣鶴

萬歲

無上將軍

師資

庫庫

六丁

偏諸

銀杏

趙康敏

墨芍藥

邵進士三世姻

賽從儉

劉大成

二狼石

舞蠅虎

水蠶

熱洛河

老神仙

蹇少保

賀相國

張道人

日者

龍異

荷蘭刀劍

銅人

山溪烈婦

張巡妾

童謠

趙廷鑑

御馬

顧東橋

斷腸草

恪妃

河套喇嘛

卷二十五

談異七之六

劉吏部詩

放生池

釣臺

熊仙人

蕭氏

杞縣狀元

蔡侍郎

超然琅邪二臺

荻港神

女化男

萬眉山

劍術

岳陽改名

洞庭神

韓湘像

夢解元

尤生

李叅政僕

泣筍

洞庭丐者

宣城烈婦

錢蓀飴

定數

羅漢

徐容

化鶴

湯氏傭

裴還卿

黃大王

鄭瑞清世子

平陽僧

江河之異

鄱陽湖異

夢道士

帛白

石鏡

老僧

玉簪

墓樹

張公洞樹

血影石

景公

李道甫妾

雞公山神

焦桂花

擊硯圖

高陽民

潁州道士

牡丹

客星

老姜

二相

謹空

風異

涿州二生

魚腹書

名字之異

支機石

卷二十六 談異七之七

三僧

大將軍小將軍

琅邪秦碑

孫真人

鹽山糖樹

李子金

石磬

黃蓮

詩竹

花仙

行電

兩五鬼

李學顏

空中婦人

濟甯婦人

山市

黃蓮花

化虎

一家上壽

普陀石

鬼粥硯

姓氏志

物異

忠勤祠神現

白雲湖

五殺大夫

賢妾

心頭小人

天上赤字

小獵犬

白毫

錢能

曾祖父母

女俠

僧三世報

兩戴達

貂參

甯尚賢

滄溟見夢

呂鴻臚

羅池碑

祁侍郎

西洋畫

陳丈人

起汕又繫

白牡丹

九尾觥

月中女子

黃天應

李坤

騾生子

池北偶談卷一



清 濟南王士禛阮亭著

談故

鑒儀衛

本朝鑒儀衛鑒儀使秩二品。朝制武臣不乘肩輿。康熙六年鑒儀使王鵬冲上疏陳請。奉旨王鵬冲著與尚書等。遂張蓋肩輿視六卿矣。鵬冲精鑒別書畫古器。直隸長垣人。前冢宰永光子也。

特賜進士及第

戊戌春世祖親覆試江南丁酉貢士。以古文詩賦拔武進吳珂鳴第一。是年禮闈榜後上諭特賜珂鳴進士。與中式舉人張貞生等一體殿試。尋改庶吉士。同時崑山葉方藹試瀛臺賦甚工。上深喜之。踰年己亥秋復行會試。葉中式。賜一甲第三人及第。部曹入詞林。

即中與司業較俸陞內院侍讀。自張允欽始。內院詞臣與臺省一體。年例外轉監司。自宋之繩始。尋皆罷不行。吏部自十八年停內陞與五部一例。選郎金拱敬以加銜。

僅得太僕寺丞康熙九年始復故云

二程後

康熙八年車駕幸太學。後允御史傅世舟請求二程子後於河南撫臣以明道二十一代孫宗昌伊川□□□代孫延祀名上俱為五經博士。如朱坤例。坤歆文公裔也。十二年衍聖公孔毓圻疏請以子張子裔孫顯孫好賢為博士。某年湖南巡撫請以濂溪裔孫周冕為博士。部議皆格不行。

上考

癸卯甲辰之間更定內外官考滿之例。營競紛然。未數年輒罷。因話錄載裴充為太常寺太祝語卿長曰。本設考課為獎勤勞。若一以官高下為優劣。則卿合上上考。少卿合上中考。丞合上下考。主簿合中考。協律合下考。某等合喫杖語。雖諧謔實切情事。古今一轍可歎也。

配享

宋初定帝王廟配享功臣。多不愜人意者。如魏武以荀攸程昱配。文帝以賈誼王朗配。唐玄宗配享不及曲江廣平。肅宗配享不及汾陽鄴侯。皆不可解。

經筵日講

康熙庚戌七月上召翰林學士熊賜履至瀛臺進講道千乘之國一章繼講務民之義一章上大嘉。隨命取經筵日講儀注以進。是歲十月有旨諭禮部帝王圖治必稽古典學以資啟沃之益。經筵日講允屬大典宜即舉行。兩部詳察典例擇吉具儀來奏。

復內閣

康熙九年十月內院復為內閣。復翰林院官屬。一遵順治十五年之舊。以圖海巴泰為中和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索額圖李蔚為保和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魏裔介杜立德為保和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對哈納為文華殿大學士管刑部尚書事。折爾肯哈占為中和殿學士。塞赫達都為保和殿學士。馬朗古張鳳儀為文華殿學士。靳輔為武英殿學士。田種玉為文淵閣學士。陳鼐永為東閣學士。折庫納熊賜履為翰林院掌院學士俱兼禮部侍郎。

傳而都嘉利亞國

康熙己酉大西洋傳而都嘉利亞國貢使瑪納撒爾達聶入貢有旨該國從來未通

中國凡賜賚皆加一等。其人物貢物與荷蘭略同。

起居注

康熙十年二月講筵初開。工部尚書王熙翰林學士兼禮部侍郎熊賜履進講大學。康誥曰克明德章。及尚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二句。三月禮科給事中吳國龍疏請復設起居注得旨報可。

藥樹監搜

文昌雜錄載元相詩。松門待制應全遠。藥樹監搜可得知。云唐時殿門外有藥樹。監察御史監搜之位。在馬唐制。百官入宮殿門必搜。御史掌之。太和初乃下詔。宰臣奏事。停其監搜云云。康熙初御史李秀奏請百官佩刀。雖上殿奏事亦爾。後李御史崇疏罷之。

俄羅斯

俄羅斯國以順治十七年遣使入貢。不知正朔。自稱一千一百六十三年。讀王弼州所記有明盛事。及徐應秋談薈所載。因憶本朝盛事數則。記錄於左。

兄弟九列

真定梁公清寬。清遠。清標。兄弟相繼為吏部侍郎。清標歷戶禮兵刑四部尚書。大拜。清寬。清標。皆給事中。維本子。清遠。山東僉事。維樞子。皆前吏部尚書。夢龍。曾孫。

父子尚書

宛平王公崇簡。以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致仕。子熙。以禮部侍郎。加尚書。遷左都御史。兵工二部尚書。大拜。公時六十餘。尚無恙。

父子同時顯貴

掖縣張尚書忻。以大司寇家居。子文安公端。拜相。年三十六。滄州戴尚書明說。為戶書。子編修王綸。以順治乙未及第二人。王縉。戊戌進士。官御史。

父子宰相

高陽李公蔚。前明文敏公國樞子。大名成公克鞏。前明文穆公基命子。皆父子宰相。

父子尚書

靈壽傅大司空維麟。前明太宰永淳子。父子皆尚書。

戊子北榜三及第

順治戊子。順天鄉試第四名。張永祺。壬辰榜眼及第。第五名。戴王綸。乙未榜眼及第。

第八名熊伯龍己丑榜眼及第

甲午浙榜三狀元

順治甲午浙江熊鍾陵讀學伯龍主試一榜狀元及第者三人乙未史大成鄞人甲辰嚴我斯歸安人庚戌蔡啟傳德清人

德清蔡氏二狀元

康熙庚戌狀元蔡啟傳壬戌狀元蔡升元俱德清人升元即啟傳從姪

戊戌三及第

順治戊戌鼎甲三人常熟孫承恩鹽城孫一致全椒吳國對皆江南人皆中甲午順天榜

蘇州會元狀元

順治以來蘇州會元六人乙未秦鉞長洲人丁未黃初緒崇明人癸丑韓葵丙辰彭定求乙丑陸肯堂丁丑汪士鋐俱長洲人狀元七人戊戌孫承恩常熟人己亥徐元文崑山人丁未繆彤吳縣人癸丑即葵丙辰即定求己未歸允肅常熟人乙丑即肯堂兼會狀者三人

崑山徐氏三及第

崑山徐氏兄弟三人。長乾學。康熙庚戌探花及第。刑部尚書。次秉義。癸丑探花及第。右庶子。次元文。順治乙亥狀元及第。以戶部尚書大拜。同胞三及第。前明三百年所未有也。惟宋李宗諤。子昭遠。昭遠子果卿。果卿子士廉。三世探花及第。

同邑十榜及第

順治乙亥狀元徐元文。榜姓陸探花葉方謫。皆崑山人。丁未狀元蔡啟傅。榜眼孫在豐。皆德清人。明崇禎癸未榜眼宋之繩。探花陳名夏。皆溧陽人。

僚壻狀元

武進楊修撰廷鑑。呂閣學宮僚壻也。一明崇禎癸未狀元及第。一順治丁亥狀元及第。廷鑑二子大鵬己亥庶吉士按察使大鵬己未蕭德

一邑甲科之盛

本朝一邑科第之盛者。無錫壬辰狀元鄭忠倚。乙未探花秦銑。長洲籍秦又會元也。己亥榜眼華亦祥。榜姓鮑甲辰探花周弘。榜姓秦崑山三徐兄弟及第外。又有己亥探花葉方謫。德清。庚戌二及第外。又有丙辰榜眼胡會恩。壬戌狀元蔡升元。常熟。戊戌狀元

孫承恩。丙辰探花。翁叔元。己未狀元。歸允肅。

全椒吳氏兄弟

全椒吳氏兄弟。同胞五人。其四皆進士。長國鼎。前癸未進士。官中書舍人。三國縉。順治己丑進士。四國對。順治戊戌進士。榜眼及第。官翰林侍讀。五國龍。亦前癸未進士。官禮科都給事中。國對。國龍。學生也。國龍子晟。康熙丙辰進士。署辛未進士。榜眼及第。父子學士。

桐城張禮書。英。兼翰林院學士。掌院事。子廷瓚。同時官翰林侍讀學士。又同為日講官。

兄弟學士

華亭王左都鴻緒。先為內閣學士。二兄頊齡。九齡。皆翰林侍講學士。

特恩賜會試

順治乙酉。鄉試。山東法若真。以五經疏聞於朝。特旨授中書舍人。仍與會試。丙戌遂入翰林。其弟若貞。同科進士。給事中。

長洲彭氏二及第

長洲彭氏定求丙辰狀元寧求壬戌探花同曾祖兄弟。

難蔭異典

順治中御史張煊以忤漂陽相死。世祖皇帝親政後特以其子諸生基遠為太常少卿。累陞兵部侍郎。外遷蘇松兵備副使。康熙中直督尚書朱昌祚直撫尚書王登聯中法死。上親政後其子頌寬以朱之子紱為兵部督捕理事官。王之子盛唐為大理寺少卿。

兩五經入翰林

康熙丁卯順天鄉試海寧查嗣韓侯官林文英皆以五經疏聞特賜舉人。明年戊辰俱中式嗣韓榜眼及第文英庶吉士。

土魯番表文

土魯番自順治十三年入貢。至康熙十二年國王瑪墨忒塞伊忒韓復遣其臣兀魯和澄等獻馬。其表略云。土魯番國王某。上言於乃聖乃仁天下治平皇帝陛下。恭惟皇上一統攸同。何異於古之占什特。惠澤羣生。相同乎昔之達刺汗。法紀軍威。比隆於楷黑塞勞。聰明格物。媲美乎伊思謙達爾。皇上睿知天錫。如日升之無不照。皇上

撥亂為治。如月恒之無不臨。旌旂閃爍。超越乎墨烏威爾。皇恩浩蕩。實出於度量寬仁。國祚無疆。而萬國咸寧。洪福靡際。而皇國應運。後稱一千八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予昔在禮部。見荷蘭暹羅琉球諸國表文。用金花箋。文義皆如中國。或謂是閩粵人代作也。

北岳祀典

五岳皆祭於山。獨恒岳祭上曲陽。自漢宣帝神爵元年始。而恒山實在渾源州。相傳舜望於山川。北至大茂山。大雪不能前。有石飛墮。遂祀焉。即今曲陽廟。廟石長不滿丈。潤僅四尺餘。濮陽蘇轍原祐侍郎疑石晉後燕雲陷遼。宋遂遙祀於此。然史漢唐書之文明甚。不始宋也。沈存中筆談云。北岳謂之大茂山。半屬契丹。以大茂脊為界。岳祠舊在山下。石晉之後。稍遷近內。今祠乃在曲陽云云。蘇說本此也。明弘治中。馬端肅公曾請改祠於山。事下禮部。竟格於倪文毅公。按南園漫錄云。倪公父謙常奉命祀曲陽。禱於神。神指旁侍一人與之。遂生公。因名岳。以是固執不肯改祀云。順治十七年。上允刑科給事中粘本盛之請。罷曲陽廟祀。祀渾源。千年因循之訛。至是始釐正焉。

康熙二年。西邊大帥某得黃鸚鵡。以黃金作籠表上。上却其獻。嚴飭之。

祭酒題名

國初設祭酒滿洲一員蒙古一員漢人一員順治十七年裁去蒙古祭酒其滿洲祭酒題名姑兒馬咩起順治元年迄康熙四十二年阿都里起四年迄七年卒於位賈祿起七年四月迄十遷吏部員外郎宜昌阿起十二年迄十七年阿禮瑚起十七年迄二十二年漢祭酒題名李若琳天啟壬戌進士薛所蘊崇禎戊辰進士胡統虞崇禎癸未進士高珩癸未進士李呈祥癸未進士王崇簡癸未進士李爽常順治丙戌會元及單若魯丙戌山東高沙澄丙戌進士馮溥丁亥進士吳偉業崇禎辛未進士張士密己丑進士金鉉壬辰進士章雲鷺丁亥進士熊伯龍己丑進士李中白丁亥進士李儀古己丑進士綦汝楫乙未進士陳散永乙未進士李仙根辛若魯補任熊伯龍補任王守才軍漢人時更易官制漢宋德宜乙未進士江南長進士及第四楊正中戊戌進士徐元文己亥狀元及第沈荃壬辰進士及第馮源濟乙未進士王士禎乙未進士李元振辛丑甲辰進士及第翁叔元丙辰進士及第

江南常 曹禾 甲辰進士 江汪霖 丙辰進士 浙吳苑 壬戌進士 江張榕端 丙辰進士 河
孫岳頌 壬戌進士 江

司業題名

國初設司業滿洲二員蒙古一員漢人一員順治十七年裁去蒙古司業其滿洲司
業題名東四旗司業李虎沙傳達禮白清額 後任陝西巡御史尹布葛思泰 後累陞總督
郎拜山西四旗司業蟒吉兔 駙代曹爾和花善滿都虎達鼎漢人司業題名薛所蘊
羅憲汶 崇禎癸未進士 劉肇國 癸未進士 湖呂續祖 順治丙戌進士 及李爽棠 單若
魯王熙 順治丁亥進士 順天宛曹本榮 己丑進士 湖姜元衡 己丑進士 山張永祺 壬
進士及第順楊永寧 壬辰進士 山陳敬永田種玉 乙未進士 順馬晉允 戊戌進士 浙
張貞生 戊戌會元 江熊賜履 戊戌進士 湖熊賜瓊 戊戌進士 湖宋德宜 李仙根 胡
簡敬南 乙未進士 江田麟 壬辰進士 楊正中 吳國對 戊戌進士 及第杜臻 戊戌進士
秀水吳本植 戊戌進士 直陳廷敬 戊戌進士 山王賜昌 戊戌進士 山譚篆 戊戌進士
人李天馥 戊戌進士 江南吳本植 補王封滌 戊戌進士 湖蘇宣化 己亥進士 順周之
麟 己亥進士 浙葉方謫 己亥進士 及第江將弘道 己亥進士 順朱之佐 己亥進士 順

張玉書辛丑進士江西南王維珍庚戌進士田喜霽辛丑進士山劉芳喆辛丑進士順彭
 孫通己亥進士浙徐倬癸丑進士浙彭定求丙辰狀元及第董閏癸丑進士江徐倬
 補秦宗游己未進士浙吳涵壬戌進士及第彭會淇丙辰進士江張豫章戊辰進士及第江南
 人華亭

按國初官制祭酒陞內院學士後品級考既定遂陞讀講學士多或一年少或數月
 即遷去至康熙十二年重定品級考改讀講學士為五品祭酒仍舊四品與讀講學
 士較俸陞遷故崑山徐公任祭酒者餘三年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以去華亭沈
 公繼之時復設詹事府遂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康熙初詹事府兩坊衙門既裁史
 官必厯司業然後得陞侍讀時侍講亦裁去故編修檢討無不為司業者率不數月即遷去
 康熙十四年復設坊局於是修撰編檢多陞中贊而司業與之較俸陞讀講諭沈亦
 非三年餘不得遷矣祭酒司業自國初未有題名予任祭酒與宛平劉公議補其闕
 因誌梗概云

補鄉試

自庚申已後諸僭逆以次削平各省次第補行鄉試故福建有庚申科主考戶部郎

中劉元勳大理寺評事白夢鼎廣西貴州皆壬戌科。廣西主考翰林院編修喬萊刑部員外郎楊佐國貴州主考翰林院編修沈旭初戶部主事陸鍾呂雲南四川皆癸亥科。雲南主考翰林院編修米漢雲戶部主事高琯四川主考翰林院編修方象瑛吏部文選員外郎王材任。

坐次

詹事府少詹事舊與掌詹同三品在京得乘四人肩輿後重定品級考改為四品在朝班列左右通政大理少卿下至大朝則三宮詹與大學士內閣掌院學士都御史列坐殿上兩坊掌坊庶子侍讀侍講諭德洗馬諸官皆五品翰林而坐太常太僕少卿順天府丞鴻臚寺卿四品之上是又不論品級崇卑也壬戌癸亥間崔夏章翰林蔣裕庵道弘為少詹皆四人肩輿則以講官加正詹故耳。

祭酒四品與讀講學士較俸陞遷朝班則坐諸學士下兩坊庶子上康熙二十一年正月賜宴乾清宮座次在東面西與朝班同二十年七月賜宴瀛台在南面北則序坐於太常卿僉都御史下太僕卿光祿卿上。

翰林結銜

今翰林官結銜獨列散官於本官之下。如詹事祭酒等官則散官在上與部院諸司無異。按周宗伯識小編云唐翰林學士皆以他官兼故學士結銜在本官下。五代後唐置端明殿學士以趙鳳馮道為之後鳳遷禮部侍郎因求宰相任圜升學士於本官之上蓋示貴重耳。宋因之惟宰相則否。本朝翰林列散官於本官之下與諸司異亦祖此意。若官坊以上兼翰林官者皆列兼官於本官之下散官亦列於上不復與翰林同矣。翰林故事相沿多不知所出惟此考據為詳。又按五代會要云初置端明殿學士名目如三館之例職在官下及趙鳳轉侍郎令人諷任圜移職在官上至今為例。

中堂

明洪武十五年設內閣大學士上命皆於翰林院上任十八年又命殿閣大學士左右春坊大學士俱為翰林院官故院中設閣老公座於上而掌院學士反居其旁諸學士稱閣老曰中堂以此。按湘山野錄錢希白見王冀公欽若戲曰中堂遂有如此宰相乎。又聞見錄富鄭公與康節食筍公曰未如中堂骨董之美云云。元王惲秋澗有中堂事記記元初中書省事皆前此矣。

起居注

明初甲辰年。設起居注秩正四品。以宋濂魏觀為之。吳元年。改正五品。後革。十四年。復設。改正七品。以單仲正為之。久之復革。萬厯初。張位始請復設。江陵相定議。以修撰編檢史官充日講者。日輪一員記注起居。兼錄聖諭詔冊等。今日之制。即本江陵遺意也。蓋明初起居注別為專官。而萬厯後乃歸之史官。爾。然今制。自掌院掌詹以下。皆得充起居注官。不專史官。此其異也。按唐六典。起居郎二人。從六品。上掌錄天子之動作法度。以修記事之史。屬門下省。起居舍人二人。亦從六品。上掌錄天子之制誥德音。以修紀言之史。屬中書省。此即古左右史之分職。至明而合為一官。今仍之耳。

郊勞

安親王。平湖南。康親王。平閩粵。章泰貝子。平滇黔。凱歸。上皆郊勞於蘆溝橋西二十里。諸王都統滿漢大學士尚書侍郎阿思哈尼哈番。以上大臣皆從。既至。詰朝。皇帝對天行三跪九叩頭禮。諸王大臣及出征王將軍等。隨行禮畢。上御黃幄。諸王大臣侍班。鴻臚寺引出征王將軍等朝見。行三跪九叩頭禮。禮畢。賜茶。回宮。

禁師生

唐人五代最重座主門生之禮明代尤甚萬厯中門戶既成一為師生終身以之惟嘉靖八年張璁霍韜為主考戒諸生不得修弟子禮本朝沿明之舊順治十五年戊戌科給事中胡悉寧建言鄉會試不分經房不稱師生至康熙十八年己未科始復分房舊例而師生之禁仍舊

初選方面

順治己丑會試後以兩廣初定需人遂用新進士候銓者二甲授參議三甲授知府進士釋褐即為四品監司郡守蓋初例也然止此一科為然

賜生員金

康熙二十二年春二月駕幸五臺駐蹕完縣召父老慰問賜金有蔡丹桂者自陳縣學生員家貧無以為養上命講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及德輶如毛毛猶有倫句稱旨賜白金五兩金盤蘋婆果六枚仍諭曰爾當努力讀書開卷有益也事載西巡日錄

賜御筆講義

初上以御筆頒賜內閣翰林起居注諸臣即部院大僚皆不得與惟刑書蔚州魏公

象一拜賜耳。康熙二十一年。廣西巡撫郝浴疏請頒賜御筆清慎勤三大字。部議俞其請。遂遣官徧賜各直省督撫云。壬戌翰林檢討汪楫。中書舍人林麟焟。冊封琉球。癸亥翰林編修孫卓禮。部郎中周燦。冊立安南。亦以為請。皆獲頒賜。琉球得守禮之邦。安南得忠孝守邦。各四大字。其講筵四書書經講義成例。頒賜在京三品大臣。國子祭酒。四品亦得拜賜。在外則三品督撫。及在籍三品大臣亦與焉。二十四年。頒賜易經講義。士禎以少詹。亦得拜賜。注。今官福建布政使。林。今官貴州提學道僉事。皆予門人。

巡方

世祖皇帝時。時用部主事。及中書舍人。行人評事。博士等官。假監察御史銜。巡按各直省。差竣。都察院殿最之。最者得內陞京堂五品。餘則仍回居本職。不真授御史也。後仍歸御史。而巡方亦停不遣。康熙六七年間。復用各部郎中。以監察御史銜。巡視鹽課。未幾復舊。

土黑勒威勒

順治中。百官罰俸者。有土黑勒威勒之名。康熙初。尚沿舊制。未久停止。

翰林卿寺屬

太僕寺舊有丞後裁去。增設滿洲員外郎八人。翰林院本無主事。起居注館既設。增記注滿洲主事四人。中書舍人六人。

大中

明太祖初定天下。建國號意在大中。既而祈天乃得大明。故當時錢文有大中通寶。

閱江樓

友人紀伯紫

鍾映

金陵人。嘗有詩云。惆悵天涯頭盡白。楊花空滿閱江樓。佳句也。按洪

武初欲於獅子山

即廬山

頂作閱江樓。先令儒臣作記。故潛溪諸公集皆有此文。樓實

不果作。

發陵

康熙二十二年。陝西平涼府盜發韓康王定王二冢。法司按律擬罪。上以發掘前代帝王陵墓。特令加等。因諭歷代帝王陵應加守冢人戶。下九卿雜議。并禁稱故明廢陵等語。聖諭云。凡云廢者。必如高煦等。有罪廢為庶人。然後可。彼生為藩王。誰廢之耶。上之仁明如此。

督撫內陞

康熙中總督內陞者。秦督莫洛。刑部尚書。漕督。帥顏保。工部尚書。浙督。李之芳。兵部尚書。川陝總督。哈占。兵部尚書。浙閩總督。王隲。戶部尚書。浙閩總督。王國安。刑部侍郎。巡撫內陞者。廣東巡撫。馮魁。安徽巡撫。薛柱斗。山東巡撫。張鵬。貴州巡撫。田雯。俱刑部侍郎。甘肅巡撫。巴錫。工部侍郎。伊圖。戶部倉場侍郎。江蘇巡撫。余國柱。左都御史。貴州巡撫。楊雍建。兵部侍郎。山東巡撫。徐旭齡。工部侍郎。江蘇巡撫。趙士麟。兵部督捕侍郎。

會元解元入翰林

世祖極重科名。自丙戌迄己亥。會試第一。皆入翰林。惟丁亥。李人龍不與。後以閣薦為中書舍人。壬辰。程可則。以磨勘被黜。乙未。邑同年伊翁庵。舉進士。引見南海子。上顧學士曰。此人山東解元也。遂改庶吉士。後授御史。官至都御史。巡撫雲南。自辛丑至庚戌。例又一變。康熙癸丑。上以會元韓莢為狀元。榜中解元。皆改庶常。丙辰。亦以會元彭定求為狀元。乙丑。以會元陸肯堂為狀元。凡一榜解元亦然。遂為定例。人遭逢固有幸不幸也。按夢梁錄。宋時中省魁者。殿試有陞甲恩例。前十名亦如之。

京堂

京堂本以待吏部科道官內陞者。無徑授之例。康熙中張靖逆侯勇子雲翼馬文毅公雄鎮于世。濟陳海巡啟泰子汝器皆授大四品。廣西平樂進士袁景星陳忠愍公福弟壽皆授小四品。趙都督應奎子衍祥許都督占魁子登隆皆授五品。

伯高

檀弓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云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為之主。曰為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金陵白評事仲調夢為湯陰王東皋伯高吏部門生康熙丁巳吏部卒於家。計聞京師仲調為位而哭。又於蕭寺中受弔。凡弔者拜之。如子弟執父兄之喪。蓋古禮云。

外國封使

國朝聲教之遠。梯航至者數十國。而受封遣使者。惟安南琉球二國。安南又凡三遣。始則康熙三年。諭祭黎維禔。奉使者侍讀學士程芳朝。繼則康熙五年。冊封黎維禔。奉使者編修吳光也。六年八月。維禔逐都統使莫元清。奪其諒山高平地。元清奔皈朝。兩廣守臣以聞。七年。遣使宣諭。則侍讀李仙根職方主事楊兆傑為正副使。琉球封王順治中。遣給事中張學禮行人王垓為正副使。居閩數年罷歸。康熙初復遣時

張已改御史。王已遷戶部郎中矣。康熙十二年。暹羅請封。上以海道寫遠。令以敕印付其使臣帶往。於事理甚便。而亦不失柔遠之體。按嘉靖二十年。降安南國。為安南都統使司。仍以莫登庸為都統使。國初定粵。莫敬耀來歸。未受爵。卒。授其子元清都統使。黎維禔亦來歸。未受封。卒。子維禧立。康熙五年。冊封維禧安南國王。康熙二十一年。琉球安南復入貢。遣編修孫卓儀制司郎中周燦往安南。檢討汪楫中書舍人林麟焄往琉球。二十三年。暹羅復入貢云。

殉葬

八旗舊俗。多以僕妾殉葬。朱御史小晉裴始建議禁止。得旨允行。朱歷官至戶部侍郎。

試錄齒錄

科場試錄齒錄。其來已久。東觀奏記載鄭顥知舉宣宗索科名記。顥屬祠部員外郎趙璘採訪諸家科目記。撰成十三卷。始武德元年。至大中十年。敕付翰林。自今放榜後。並寫及第姓名。及所試詩賦題目。進入內。仍仰所司逐年編次。明三百年鄉會試。并沿其制。康熙初停止。至庚戌會試。乃復舊例。鄉會試錄仍進呈。乙卯鄉試。以兵餉

不足再停止尋又復

布政陞尚書

李文達公。天順日錄載天順二年。以山東布政使陸瑜為刑部尚書。四年。以朝覲官布政使蕭晷為禮部尚書。又欲以布政使賈銓為戶部尚書。不果。明盛時。中外用人如此。天啟時。以布政使張五典為兵部尚書。則以其子御史銓死節。蓋異數也。本朝順治中。布政使往往入為侍郎。康熙初。定品級考。布政使內陞止於太常光祿卿。而又不不及太僕。何也。

闕謚

予鄉落楨名臣闕謚者。如鍾司空龍淵。正羽畢司徒白陽。自嚴曹司空見素。珖先太師大司馬霽宇公。象其尤著者。曹通議葆素。珍司空之兄也。躬行實踐。號為醇儒。品不在龍淵先生之下。然名位稍卑。例不得謚。竊謂朝廷易名重典。亦顧其人何如耳。今例尚書以上。乃得謚。國史三品以上。乃得立傳。其以名位湮沒者多矣。近王給諫北山。駢疏請死節諸臣。不必拘定品級。皆當予謚。以鼓忠義之氣。其論最正。格於部議不行。

歐陽從祀

今言嘉靖中議祀典進后蒼文中子胡瑗歐陽修四人從祀歐陽以濮議故故爭殺特進之也予謂歐陽公人品學術亦自不愧然以世廟君臣之私進之則謬矣公之生也以此負謗其歿也以此從祀所謂求全之毀不虞之譽者也

世祖御書

西山新法海寺前對裂帛湖世祖皇帝翠華駐此瞻眺湖光因賜今名殿有巨碑刻敬佛二字筆勢飛動世祖御書也

文武互用

本朝用人器使有不拘文武資格者以武臣改文職如順治中總兵官李國英改四川巡撫後為總督川陝兵部尚書總兵官胡章改山東右布政使遊擊王肇春黃明改知府以文臣改武職如莊浪道參議朱衣客改隨征四川總兵官吏部侍郎陳一炳戶部倉場侍郎周卜世前總督浙閩兵部侍郎劉兆麒俱改都督同知僉事等銜充山西山東直隸等處援勦提督總兵官

學士贈尚書

本朝大臣身後例有恩卹。或予諡而贈官者。絕少。康熙十八年十一月翰林學士喇沙里卒。以侍講筵久。特贈禮部尚書。諡文敏。蓋異數云。

池北偶談卷一終

池北偶談卷二



清 濟南王士禛阮亭著

談故

鍾恭愍恩卹

明景帝易儲。鍾恭愍公同章恭毅公綸廖恭敏公莊皆極諫。恭愍公疏先入死杖下。被禍尤慘。至英宗復辟。特擢恭毅禮部侍郎。恭敏復官大理少卿。尋進侍郎。成化中卒。贈尚書。而恭愍止贈大理寺丞。恩卹獨薄。當時亦無言之者。

五學士

國朝官制設內三院。曰國史。曰秘書。曰弘文。院各有學士一員。既設翰林院。以內三院為內閣。則止設閣學二員。而別以一人掌翰林院事。俱兼禮侍。康熙十九年庚申。乃有學士五人。內閣徐立齋元李容齋天掌院葉訥菴方而張敦復。英以講學內直。特陞翰林院學士李厚菴地以軍功。超擢學士。至是入京。陛見奉特旨。入內閣。四公皆兼侍郎。葉則加尚書云。近李諫臣應王藻儒扶李倚江梅顧懿構藻同時為內閣學士。亦四人。李去。陸義山萊代之。王擢戶侍。徐勝力嘉代之。陸乞休。韓慕廬炎代之。

亦四人

李選侍

明光宗朝。選侍李氏。鼎革後尚存。至康熙甲寅歲五月十八日始卒。

明熹宗

有老宮監言。明熹宗在宮中。好手製小樓閣。斧斤不去手。雕鏤精絕。魏忠賢每伺帝制作酣時。輒以諸部院章奏進。帝輒麾之曰。汝好生看。勿欺我。故閣權日重。而帝卒不之悟。

會議

翰林記。正統十年。始命內閣與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士官六科掌印官會議。遂為例。如合會儒臣。則本院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國子監皆與。國朝制。凡大事及章奏會議。內則親王貝勒大臣。外則九卿詹事科道。而內閣翰林院不與。詹事府凡事皆得與。坊局不與。

不避廟諱

唐避太宗御諱。率改世曰代。予讀皮襲美文數多不諱世字。鹿門隱書一條云。三王

之代。民知生而不知化。五帝之世。民知化而不知德。又與元徵君書云。懼來世聖人責乎。無意於民。又皆世民二字連用。

大名居士

金史衛紹王本紀載尚宮左夫人鄭氏罵胡沙虎事。贊云。於金掌奏目女官。大名居士王氏所紀得資明夫人援墨事。附著於篇。則金時宮掖蓋有記載女官矣。

讀講諭洗

康熙中更定品級者。後又定朝班坐次。侍讀侍講班。在諭德洗馬之上。然凡郊廟祭祀。諭洗皆與陪從。而讀講則否。及推陞祭酒。則庶子與講讀皆得開列。而諭洗則否。又左右掌方庶子。正五品。侍讀侍講學士。從五品。而庶子必陞講學。皆品級方之宜。加審詳者。

張真人

隆慶中江西守臣言張氏職名賜印。不載典制。宜永裁革。詔革去真人之號。以為上清觀提點。萬曆初復之。相沿至今。無釐正者。使與行聖公。公然並列。何哉。

有子

萬曆初訓導侯貴上言。論語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子張不及有若。進子張而坐。有子於廡。非是。予嘗謂十哲未允。當進有子。而黜宰我。冉有。貴之言誠不易之論。及予為祭酒。已具疏欲言之。同人謂恐涉紛更而止。至今以為憾。

寧陵城

侍講湯先生斌言。初寧陵城小而卑。呂新吾先生以刑侍家居。謀大之。縣人難於改作。或生怨謗。公曰。三十年後當知吾意。至流賊之亂。適三十年矣。境內百姓攜家入保者以數萬計。縣人德之。為立祠。

明太宗稱祖

宋孝宗淳熙十五年。太上皇崩。洪邁請廟號世祖。尤袤言。光武以長沙王。後布衣崛起。不與袁平相繼。稱祖無嫌。太上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非光武比。乃定號高宗。明嘉靖十七年。加上太宗廟號曰成祖。豈未聞袤之言耶。

翰詹官朝班

翰林記載翰林院朝房。在午門外。右第六區。殿閣大學士。本院學士以下皆在焉。詹事府。在右第十八區。詹事少詹事以下皆在焉。今制。內閣大學士。本院學士。詹事少

詹事皆拜於殿上不與部院同班

起居注

康熙十年復設起居注館在午門內之西與實錄館相對其官則自掌院學士詹事以下史官以上皆得充之初止八人後增至十六人今桐城張公英以禮書兼掌院事以為起居注官吏侍常書公兼掌院事亦然

序秩

翰林記凡修書考試等事書職名學士序於春坊大學士庶子之上讀講學士序於翰德之上侍讀侍講序於府丞中允之上修撰序於贊善司直之上今春坊大學士府丞司直罷不設大抵學士在詹事之上學士兼禮部侍郎為三品詹事少詹事在讀事本三品而兼侍讀學士講學士祭酒之上庶子在侍讀侍講之上讀講在諭德洗馬之上陞遷則同中允贊善司業次之史官又次之庶吉士又次之

批旨

翰林記宣宗時始令內閣楊士奇等及尚書兼詹事夏原吉塞義凡中外章奏用小票墨書貼各疏面以進謂之條旨中易紅書批出今謂之票旨尚沿其制而批紅則

內閣學士之職。

國初明史總裁

國初順治二年。曾奉旨纂修明史。大學士剛林。祁光格。范文程。馮銓。洪承疇。李建泰。為總裁。學士詹圖賴。袁伊圖。甯完我。蔣赫德。劉清泰。李若琳。胡世安。侍讀學士高爾儼。侍讀陳具慶。朱之俊。為副總裁。郎廷佐等九員。為纂修官。

薦舉優異

康熙戊午。薦舉文學。洪洞進士范鄆鼎。以病辭。巡撫疏參。溫旨。令遵前諭來京。以副求賢至意。比諸人至京。又諭戶部月給銀米。其不與五十人之選擇。高年者授以官。部議皆授司經局正字。特旨改內閣中書舍人。初。太原傅山。定興杜越。年皆七八十。以老病請於吏部。不與御試。故部議不及。特旨傅山杜越等。文行素著。俱著授內閣中書。右文之盛。古未有也。

四布衣

上嘗問內閣及內直諸臣。以布衣四人名。即富平李因篤。慈谿姜宸英。無錫嚴繩孫。秀水朱彝尊也。後公卿薦舉。獨宸英不得與。繩孫目疾。是日應制。僅為八韻詩。閣

中閱卷已不錄上特令與因篤彝尊二人同授翰林是時宸英方在京師不免向隅信遇合有定命也閱卷四人大學士高陽李公寶坻杜公臨朐馮公掌院學士崑山葉公

上賜

上優禮儒臣癸丑賜宴瀛臺翰林官皆與戊午士禎同陳葉二學士內直時四五月間日頒賜櫻桃蘋果及櫻桃漿乳酪茶六安茶等物其茶以黃羅緘封上有六安州紅印四月二十二日賜天花特頒御筆上諭云朕召卿等編纂適五臺山貢到天花鮮馨罕有可稱佳味特賜卿等使知名山風土也用烏絲闌書又賜御書人二幅士禎得存誠二字唐人張繼楓橋詩廷敬得龍飛鳳舞四大字唐詩一首曲江垂柳一條方藹得存誠二字唐人崔國輔詩遺部調別賜士禎石刻二幅一清慎勤三大字一格物二字諭云去冬曾以石刻賜經筵諸臣時爾士禎未與故特頒賜八月入直又同陳葉張三學士和御製賜輔國將軍俄啓詩仍命次日攜名字印章入內各書一幅即發養心殿裝潢隨御筆同賜之皆異數也

考察

翰林記載翰林官考察之法。成化間。本院學士會同內閣考察弘治元年。令翰林官亦從吏部考察本朝。翰林京察。在吏部過堂。例凡數變。順治中。讀講諭洗中贊司業以上。皆後堂相見。其迎送之禮。康熙癸丑。始在前堂。過半堂。呼官及姓。不呼名。至己未。則自少詹讀講學士。直呼名矣。京堂官。自僉都御史。大理少卿。左右通政。亦皆呼名。體統凌替。非古制也。

賜衣

翰林記載洪武十四年。賜翰林官羅衣各一襲。永樂中。賜內閣七人。二品織金紵絲衣。康熙中。每冬。賜內閣及學士。日講起居注官。貂裘人一襲。自癸丑後。滇黔用兵。輒賜。賜居第。

翰林記洪武中。賜編修羅復仁居第。宣德中。賜楊溥第於東安門。康熙丁巳。上命左諭德兼修撰張英。內直講書。特賜第西華門內。翰林院侍講高士奇。亦然。後杜編修訥。亦賜第厚載門。

明史開局

康熙十七年。內閣奉上諭。求海內博學宏詞之儒。以備顧問著作。時閣部以下。內外

薦舉者一百八十六人。十八年三月朔。御史體仁閣下。璫璣玉衡賦省中選者彭孫通等五十人。有旨俱以翰林用。開局編修明史。候補少卿一人。邵吳遠。改侍讀。監司湯斌。李來泰。施閏章三人。即中吳元龍一人。改侍講。進士彭孫遼。中書舍人袁佑等授編修。貢舉監生員布衣倪聚等授檢討。以原任翰林院掌院學士徐元文為監修官。翰林院掌院學士葉方藹。右春坊庶子兼侍講張玉書為總裁官。開局內東華門外。

五十相

石林燕語云。本朝宰相。自建隆元年至嘉祐四年。一百四十年。凡五十人。明崇禎十七年間。命相亦五十人。可以觀治亂矣。

加侍郎銜

本朝監寺官。加侍郎銜者絕少。康熙元年以來。惟欽天監管理歷法南懷仁。加工部侍郎。歿後贈禮部侍郎。太醫院使馬之俊。歿後亦贈禮部侍郎。

陳澹從祀

康熙二十六年。江西巡撫安世鼎疏言。宋儒陳澹。南康府都昌縣人。著禮記集說。學

者宗之當與程朱蔡沈胡安國並議從祀部覆陳澧禮經集說上有師承源流明白但性理精深之處未能遽逮程朱即較之蔡沈胡安國亦覺有間且生平行實湮沒無考既已專祀於鄉其著書立言之功亦足云報崇奉兩廡未敢輕議

西園雜記之証

海鹽徐咸著西園雜記述嘉靖初議大禮極言張桂之論確不可易諸元老大臣徒以大功出一書生不勝其憤不論事之是非義之當否相率羣相力排之非正公正當之論云又載慈壽皇太后飾美姬數十人列左右以惑帝尤為悖誕所謂不知世有廉恥事者矣

內大臣

本朝官制滿洲勳舊別有內大臣不為閣部院官及八旗都統等官有軍國重事在禁中與滿洲大學士尚書等雜議謂之黑白昂邦按唐制兩樞密使左右中尉稱內大臣然彼乃中貴實異而名同耳

奪情

奪情非盛德事唐宋名相多蹈之賢如曲江公亦所不免明新都楊文忠公屢疏力

辭起復升菴謂國朝宰相不起復自公始前此三楊蹇夏諸名臣奪情者習為故常不知何以李文達獨受惡名明末武陵奪情則有軍旅之事較之無事之時自可未減湘潭王山長岱常著說雪武陵之冤亦自有理然漳浦之論固萬古不易也

從祀疏

康熙二十年都察院僉都御史張吉午疏言故明翰林院學士方孝孺當建文靖難之際平居則明道黜邪臨難則成仁取義能以理學為天下倡其所著遠志齋集自程朱而後未多見也吏部尚書羅欽順當正嘉之際學者後棄淵源談空好異欽順作困知記以正人心斥雜學似是之非明心性毫釐之辨至萬歷啓禎間聖道式微異端益熾賴有光祿少卿顧憲成都察院左都御史高攀龍倡正學於東林都察院副都御史馮從吾倡正學於關右都察院左都御史劉宗周倡正學於浙東皆能羽翼聖經發揮賢傳有功於理學名教竝當急議從祀以光大典但此六臣或阻於忌諱或扼於權奸所以故明未及表章實為勝國之闕今正在纂修明史之時伏乞覃思從祀登之學宮兩廡使天下知正學云云

常參

文昌雜錄載宋時百官日赴文德殿東西向對立宰相一員押班再拜退謂之常朝又云唐制京司職事官有朔望參有五日參唯職事官五品并供奉官八品以上及員外郎監察御史太常博士則每旦參有常參官九參官六參官等云云春明退朝錄唐有職事者謂之常參今隸外朝不釐務者謂之常參本朝順治中月凡六朝世祖皇帝嫌其頻數定以三旬逢五日常朝壬戌夏有旨文武官每日五更入朝列班午門外候部院啟奏官出始散歸署既而大理寺司務趙時揖上疏言之尋有旨九卿詹事掌印給事中掌道御史如故餘并停趙杭州人

琉球入學

康熙二十三年冊封琉球翰林院檢討汪禔中書舍人林麟煥等疏言中山王尚貞親詣館舍云下國僻處彈丸常慚鄙陋執經無地嚮學有心稽明洪武永樂年間常遣本國生徒入國子監讀書令願令陪臣子弟四人赴京受業云云事下禮部部覆史載唐貞觀中興學校新羅百濟俱遣子入學琉球自明初始內附會典載大琉球國朝貢不時王子及陪臣之子皆入太學讀書禮待甚厚又載洪武永樂宣德成化間琉球官生俱入監讀書今該國王尚貞以本國遠被皇仁傾心嚮學懇祈使臣汪

楫等轉奏願令陪臣子弟四人赴京受業。應准所請。聽其遣陪臣子弟入監讀書云。時予為祭酒。咨覆禮部。略云。查大學志載。洪武二十五年秋。琉球國遣其王及陪臣之子日孜等入監。命工部給羅絹為秋衣冬。琉球中山王遣其舅仁悅慈等至。永樂二年。琉球中山王從子三五良疊等九人以謝恩至。奏請入監。給賜一如洪武中故事。令工部建王子書房於監前以處之。三年。琉球山南王遣寨官子李傑至。四年。中山王遣寨官子石達魯等六人至。其後李傑石達魯等每在監三年。得乞歸省。九年。中山王遣王相之子懷德寨官子祖魯古至。十一年。遣寨官子周魯等三人至。是年有奏歸省者。命禮部厚賜以榮其歸。是後乞歸省或令候其使者還國以行。永樂以後。至於正德。常三四遣至。嘉靖五年。中山王遣官生蔡廷美等四人至。十一年。歸國十七年。遣梁炫等四人至。二十三年。歸國。尋又遣蔡朝用等五人至。今在南雍處以光哲堂。歲時給衣物如例。向慕文教。琉球於諸國為最篤。國家待之亦為最優云。康熙二十七年。琉球國王遣耳目官魏應伯等恭進朝貢方物。又遣陪臣子弟梁成楫鄭秉均阮維新蔡文溥等四人同貢使赴京。入監讀書。於正貢方物外。敬加屏風紙三千張。嫩蕉布五十疋。

四相

順治中。閣臣無定員。自康熙元年。至今二十年。漢大學士止三人。存內三院之舊也。壬戌歲。寶坻杜公。臨朐馮公。同致政歸。而宛平王公。以前兵書大拜。又兩月餘。錢唐黃公。以吏書。漢陽吳公。以禮書。同日大拜。始有四相。前此癸丑歲。李杜馮三公。在內閣。而孝感熊公。以翰林學士大拜。亦四相。

大臣宮銜

自康熙元年以後。閣部大臣。無加宮銜者。壬戌十一月。以太宗文皇帝實錄告成。加武英殿大學士。禮部尚書。□公。明公。俱太子太傅。少傅。保和殿大學士。戶部尚書。高陽李公。太子太師。致仕。太子太傅。保和殿大學士。禮部尚書。寶坻杜公。太子太師。致仕。文華殿大學士。刑部尚書。臨朐馮公。太子太傅。故太子太傅。中和殿大學士。吏部尚書。都統公圖公。追贈少保。仍兼太子太傅。二十餘年所未有也。

建祠

壬戌冬。廣西巡撫郝中丞。上疏。為死節前巡撫廣西都御史。贈兵部尚書。諡文毅馬公。雄鎮平蠻滅寇將軍。巡撫廣西。兵部尚書。諡忠烈。傅公。弘烈。請建雙忠祠。詔允。

之疏略云。原任撫臣馬雄鎮當逆氛狂熾。矢志不二。幽禁三年。罵賊而死。原任撫臣將軍傅弘烈。仗義興師。臨危不屈。殺賊之心。死而益烈。云云。二公真不愧俎豆者矣。

士魯番表

康熙二十一年。士魯番上言。伏以我皇上。猶昔者斯堪達爾之君。一統金甌。扎穆西特之君。藻鑑五口。亦若化日。普臨率土。景星光照。萬靈仰猶。哈地穆之君。廣口恩惠。汝思他穆之君。勇力絕倫。譬之矛鋒之銳。龍爪之威。莫敢正向。而視茲者。恭候聖安。切照前經遣發進貢。烏盧火者。曾上諭五年一次進貢。欽此。所以悞此進貢者。原因臣國遭逢荒亂。今幸太平。亟遣亦思喇木火者。前往進貢。至於以後應進貢物。合當照密爾焦地音阿克刺覃進貢舊例。但天朝建都極東。臣國地居極西。應否照舊進貢。表請裁奪。

蒙古表

康熙二十一年。蒙古為請旨事。外藩蒙古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諸臣誠惶誠恐。謹奏者。向因逆賊吳三桂相率叛亂。軍民極其荼毒。幸我皇上不憚身心之勞。孜孜圖治。仰見天朝早臻太平。是以祭告太祖皇帝。太宗皇帝。世祖皇帝。復上太皇太后。皇

太后徽號。渙頒恩詔。大赦天下。爰加賜賚。率土俱歡。恭上我皇帝尊號。為至神大德。治平天下。聖皇帝。伏祈皇上俯准。臣等所奏。臣等不勝欣躍。奉旨。朕自御極以來。夙夜孜孜。勤求化理。期於中外乂安。生民樂業。今逆寇雖已蕩平。治化尚未孚洽。前諸王大臣等。請上尊號。已經有旨。這藩王等所請。亦不必行。該部知道。

御書

康熙十九年。以御書手卷。賜日講起居注諸臣。學士葉方藹。太極圖說。詹事沈荃。心經。侍讀學士張玉書。莊子說劍篇。

增起居注官

辛酉四月。增起居注日講官八人。湯荆岷。斌。秦對巖。松齡徐健菴。乾學曹峨眉。朱玉瑁湖。

頊朱竹垞。彝尊嚴藕漁。繩孫潘稼堂。未合舊講官共十六人。

謄卷

唐閔際美。鋪試蜡日。祈天宗賦。誤書衛。賜作衛。駟榜出登第。往參座主。曰。諸君試日。天寒急景。寫札或不如法。恐文書到西京。須呈宰相。請先輩各買好紙。重來請印。如法寫淨。送納。抽其退本。舊時直省小試。解卷送禮部。例須別謄淨本。亦是唐人遺意。

至鄉試朱墨原卷解部即不得爾

綠頭牌

國朝六曹章奏悉沿明制惟緊急事或涉瑣細者則削木牌而綠其首以滿洲字書節略於上不時入奏取旨不下內閣票擬謂之綠頭牌子蓋古方策遺意也

官年

三十年來士大夫履歷例減年歲甚或減至十餘年即同人宴會亦無以真年告人者可謂薄俗按洪容齋四筆宋時有真年官年之說至形於制書乃知此風由來遠矣獨寇萊公不肯減年應舉又司馬朗傳伯達志不減年以求成則漢魏間已有之

柳條邊

哈達城在撫順東北有哈達河其東插柳結繩以界蒙古長亘千里南至朝鮮西至山海關有私越者置重典名柳條邊見高官詹士扈從東巡日記

朝鮮疏

康熙十五年朝鮮國王李淳奏為臣先祖臣穆莊王橫被野史詆誣敢陳冤痛情節冀許刪改特示昭雪事臣五代祖昭敬王於明朝萬曆戊申歲薨逝元妃朴氏無子

繼妃金氏生一子甫三歲庶子光海君瑅嗣位蓋以金氏遵先王意舍已出而為之請於中朝得准封也光海既立聽信讒賊自生猜怨仇視母后幽閉別宮僂辱備至而戕兄殺弟屠滅諸姪殄絕彝倫無復人理內作色荒嗜慾無節外營宮室十年未已斥逐耆老昵裨羣小繁刑重斂下民嗷嗷神人咸怒宗社將墜時有金瑬李貴等以昭敬王舊臣不勝邦國危亡之憂奮發忠憤誓靖內難乃於天啓癸亥三月糾合義旅大集廷臣奔告王大妃於別宮宣教廢瑅迎立昭敬王孫綾陽君倬即臣曾祖父穆莊王也以太妃命權署國事遣使請命於明明朝始不允許後乃洞察本國事情特降封典此實當時天下耳目共所聞知穆莊王匡復之烈雖不敢上擬殷周廢立之正亦可謂無愧漢宣此所以臨蒞東國二十有七年而功光往牒業垂後裔者也頃年陪臣之使還也偶於沿途買得皇明十六朝紀其中記本國癸亥年事直以篡逆書之其他汙蔑之言不啻狼籍臣先父王淵自得此書居常腐心復慮明朝國乘復有誑謬方擬赴愬天朝祈加釐正不幸奄忽齋志未伸玃玃微臣奉此遺戒何敢一刻忘於中而重哀薦禍事有未遑淹延遲回遂至今日此固臣之大罪而亦臣之日夜啣痛者也茲敢歷陳先祖臣穆莊王受誣事略冀皇上之哀憐垂察焉其所

謂十六朝紀不知撰次者為何許人而乃遽張訛僞撮拾怨讒一則曰倭走馬試劍謀勇著聞常在廢君左右用事一則曰密約繼祖母王太妃以救火為名令兵入宮甚至謂縛廢君投之烈燄嘻此豈人理之所可有者乎復有登萊巡撫袁可立侍郎畢自嚴諸人之疏至以媾倭等語大加詆誣夫以穆莊王之聰明仁孝素有令聞留心經術不□□而謂之走馬試劍自際昏亂弟死讒口屏處危懷莫保朝如而謂之常在左右金墉十年內外隔絕圍門棘戶穴通飲食而謂之密約祖妣其虛罔謬蓋固已極矣而當廢君之在位也戮太妃之父竄太妃之母奪太妃懷中八歲之兒而殺之廢君之與太妃非特子道已絕亦太妃父母之讎也然而終使昌邑山陽得以自全於放廢之日者實賴我穆莊王泣涕惓惓上以寬太妃下以救羣臣以克盡乎保護之道也居則贍其衣食病則濟以醫藥矜恤之誼始終不替故光海君癸亥三月見廢至辛巳七月以天年終葬以壬午禮官供祭祀恩禮之厚無愧古昔彼投餒等語又何誣妄之太甚耶至於媾倭一款尤萬萬無理日本即小邦先世之深仇而隔海之外種也雖強毋不敵姑與之羈縻而既是我之仇邦又非我之匹偶今以童孺之駭僮隸之賤若指之為婿於倭則亦必駭然而憤憤然而怒矧以王室之

親貴介之尊寧有忽事忘職結秦晉於異類之理哉穆莊王妃即昭敬王朝宰臣領敦寧府事韓復謙之女王之在邸以禮委禽及至癸亥進主中壺與王同受天子誥命冠服而其氏族之誥亦既具於當時請封之奏臣不知登撫諸人何所徵據而作此不倫之語至上誣天子也伊時遼陽既闕登海初開中朝聲息之流布於小邦者只是江東毛鎮一路而已小邦情實之得達於中朝者亦只有江東毛鎮一路而已文龍方且占據一島積貨自衛飾功行賄西面而邀勲爵憑威肆喝東嚮而責餽餉首尾將十年矣及其驕虐日肆意欲無厭或俵散低貨而勒取貂參或多縱黠校而盡括民產或誘斬邊民而虛克首級西園騷然若在塗炭穆莊王既繼序知民不堪義責常切彼不悛改祇益嫌讐而小邦之所以受憊於文龍者有不可以一二計則文龍之巧作蜚語肆然構誣於廢興之際者又豈可量哉因此而督撫有奏因此而禮部有疏始則以無罪見疑而為憂終則以至寃將伸而為幸上自先太妃下至百官民庶悉舉廢君淫暴無道數倫亂紀之罪先穆莊王寬仁孝順天與人歸之狀或直奏於天子或呈申於當路文龍亦反前說更上題本及其事實悉暴誣寃大伸明朝乃於天啓乙丑歲遣太監胡良輔等許准封典仍賜誥命丙寅又遣翰林院編修

姜曰廣等來頒詔兼以錫賚恩綸滄疊昭雪無餘則環東土數千里亦既脫離覆
盆而獲見天日矣不料閱歷數紀之後興亡百變之餘尚有一種傳訛未盡除於私
相記載之中者也夫末俗多陂流言易訛斯固叔季之通患而齊東之人或未悉於
秦雍交南之事多不許於燕代則草野之所紀述稗家之所論著容亦有此孟浪之
失矣至於任當日之記註執當日之簡策考證有據聞見亦該想不至於顛倒紕繆
如野史者而倘或溺於傳說眩於去取以之而布諸天下以之而傳於後代其將為
先祖九地之冤小邦百世之痛者為何如哉今臣仄聞天朝方修明朝史書其於傳
信紀實之際必有以正訛釐舛以成一代之正史小邦呼籲此正其時茲專差陪臣
福□君李椿議政府參贊鄭哲等畢陳卑悃仰請天聰伏乞皇上特命修史諸臣細
考明朝行查始末及小邦前後申奏刪除誣誤快許滄雪以示勸懲以裁成永世之
令典仍將印本宣賜小邦則非但小邦今日君臣受恩啣結靡粉是期抑臣之先祖
先父亦將感泣於冥冥之中矣臣不勝大願謹具奏聞

特賜諡

本朝最重易名之典官至尚書大學士乃得賜諡近惟翰林院掌院學士喇沙里公

以講筵舊勞。又勤王事。以死。特贈禮部尚書。謚文敏。掌院學士葉公方。謁以講筵舊勞。特加禮部尚書。尋遷刑部侍郎。仍帶掌院學士。加禮書舊銜。卒。亦謚文敏。掌詹學士沈公荃。亦以講筵舊勞。加禮部侍郎。仍掌府事。卒。謚文恪。皆異數。非常例也。

謚典

古易名之典。太常博士議之。吏部考功奏行之。有未允者。所司駁之。其重如此。明掌於禮部。本朝則內閣典籍司之。每一人擬八謚。或六謚以上。內閣閣臣擇其三四。進呈御覽。欽定其一。

琉球世續圖

琉球國。或云流求。或云留求。自元以前。不通中國。明洪武五年。中山王察度始遣使入貢。入本朝為屬國。職貢不絕。然紀載諸書。不詳其世次。予門人汪翰林舟次。輯使琉球歸作中山沿革志。進呈御覽。云世系沿革。彼國有屬禁。秘不以告。多方購得琉球世續圖一卷。今譯者以漢文釋之。知其國自南宋始稱王。元延祐間。國分為三。中山山南、明宣德時。復合為一。明初。山南王承察度。山北王怡尼芝。亦遣使入貢受封。自宋及今。代已四易。所謂姓歡斯者。無據。謂皆尚姓者。亦非也。世續圖載之如左。○大琉球國中山王舜天以來。

世續圖。舜天。舜馬順熙。義本。英祖。大城。英慈。玉城二城或西威

察度始通中國武寧。尚思紹。尚巴志。尚忠。尚思達。尚金福。尚泰久。尚德。

尚圓。尚宣威。尚真。尚清。尚元。尚永。尚寧。尚豐。尚賢。尚質。

尚貞。即今襲封世子

題名碑

劉公嘉話錄慈恩寺題名。起於進士張鷟題姓名於鴈塔下。後書之於版。遂為故事。宋龐文英文昌雜錄云。本朝進士題名。皆刻石於相國興國兩寺。趙昇朝野類要云。進士及第。各集鄉人於佛寺。作題名鄉會。起於唐之慈恩寺塔也。予按進士題名列諸梵剎。於義無取。至明乃立題名碑於國學。題名記。或學士。或祭酒。撰其典始。垂永樂壬辰己前。在南雍。今京師太學持敬門內。諸碑。則自永樂十四年丙申科始。至崇禎十六年癸未科止。螭首龜趺。星羅林立。一代之鉅觀也。本朝最為右文。而題名碑止順治丙戌一科。丁亥已後無之。當時不知何故廢而不舉。後遂相沿。此闕典也。

土地

今吏部禮部翰林院衙門。土地祠皆祀韓文公。明南京吏部土地祠。則祀蹇忠定公。

池北偶談卷二終

池北偶談卷三

清 濟南王士禎阮亭著

談故

太學題名碑

予前記本朝國學進士題名碑。未立為闕典。官祭酒時。欲疏請。未果。丁卯。御史言之。禮部覆疏允行。按水東日記云。內官阮安督工建太學時。悉取前元進士碑。磨去刻字。今三年一立石。皆是物也。此雖與五代時。劉鄩守長安。取古碑甃城事。微不同。然古蹟湮沒。亦可惜也。

祭禹陵

康熙己巳二月。上巡幸武林。因渡錢塘。親謁大禹陵。諭總督侍郎臣王隲曰。朕巡行江表。緬懷禹德。躬率羣臣。展祭陵廟。顧瞻殿宇圯傾。禮器缺畧。人役寥寥。荒涼增歎。愚民風俗。崇祀淫祠。俎豆馨香。奔走恐後。宜祀之神。反多輕忽。朕甚慨焉。自昔帝王陵寢。理應隆重。培護況大禹道冠百王。身勞疏鑿。奠寧率土。至今攸賴。豈可因循。特書地平天成四字。懸之宇下。著地方官。即加修理。畢備儀物。守祀人役。亦宜增添。俾

規模弘整。歲時嚴肅。兼賜銀二百兩。給與守祀之人。此後益令敬慎。地方官亦須時為留心。以副朕尊崇遐慕之懷。其即遵諭行。蓋是行原因視河。故於禹陵特加崇重如此。

翰詹之長

康熙二十七年。掌詹事府事。禮部尚書湯公斌。改工書。以禮部左侍郎張公英。兼管詹事府事。二十八年。翰林院掌院學士李公光。地調通政使。以文華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徐公元文。兼管翰林院事。皆不設正員。其後張公。以禮書兼掌翰詹二衙門事。

正副考試官

舊例翰林給事中。同為考試官。則翰林為正。給事為副。吏部與五部同為考試官。則吏部為正。五部為副。獨康熙壬子科。戶部郎中郭昌。吏部主事彭襄。同主廣東試。以郭為正。彭為副。以郎中主事為辛酉科。工科給事中許承宣。子門翰林院編修汪霏。同主陝西試。以許為正。汪為副。今丙子科。福建鄉試。亦以給事中党聲振為正。檢討王者臣為副。者臣。門人。子。此出偶然。非故事也。

七品銜

宋制見任官得應制科。太官許二次。武官一次。謂之鎖廳。國朝惟內閣中書舍人貢監出身者。許應鄉試。舉人出身者。許應會試。他即無之。近江寧黃虞稷慈谿姜宸英以諸生薦入館修史。特加七品服俸。覃恩得以其品。貤封父母。而實未授官也。

狀元出典鄉試

舊例詞林第一甲一名及第者止充會試同考官。不出典各布政司鄉試。自康熙己酉科己亥狀元徐元文以侍讀典陝西試。甲辰狀元嚴我斯以修撰典山東試。始變常例。其後壬子科庚戌狀元蔡啟傅典順天試。乙卯科癸丑狀元韓爌典順天試。丁巳科丙辰狀元彭定求典順天試。辛酉科己未狀元歸允肅典順天試。丁卯科乙丑狀元陸肯堂典江西試。遂沿為例。

閣學

明殿閣詞林記有殿學閣學詹學翰學之名。國朝閣臣大拜祇稱中堂。或稱相公。而內閣學士則稱閣學。按葉石林避暑錄云。宣和末陳亨伯以捕方賊功進龍圖閣直學士。稱龍學。顯謨徽猷二閣直學士欲效之。而難於稱謨學猷學。乃易為閣學。此稱

閣學之始。

廣文

唐宋以來仕宦多乞鄉郡以便養。猶有古意。明代始不得官本籍。至廣文寒官亦有越在萬里者。本朝廣文皆銓本直省。但不仕本郡耳。

印文

明嘉靖中大同五堡之變。失總兵官所佩征西前將軍印。職方請給新印。海鹽鄭端簡公時為主事。議改印文柳葉篆。或稱別將軍。或增減其字。以防詐偽。且言胡忠安公在禮部失行在禮部之印。改鑄易為行禮部印。此在內衙門。且然。況邊鎮兵權。又反側不靖時耶。近用兵諸省。恢復地方。請印。吏科給事中趙之符亦有此請。部議未行。然識者韙之。

癸未

永樂癸未。初即位。天順癸未。南省火。皆改於明年會試。至崇禎朝六會試。竟以癸未終。此亦數也。

八股

康熙二年。以八股制藝始於宋王安石。詔廢不用。科舉改三場為二場。首場策五道。二場四書五經各論一首。表一道。判語五條。起甲辰會試。迄丁未會試。皆然。會左都御史王公^熙疏請酌復舊章。予時為儀制員外郎。乃條上應復者八事。復三場舊制。其一也。尚書錢塘黃公^機善之。而不能悉行。乃止。請復三場。及寬民間女子裹足之禁。教官會試五次不中者。仍准會試三事。皆得俞旨。餘五事。後為臺省次第條奏。以漸皆復。如寬科場處分條例。復恩拔歲貢。復生童科歲兩考等。是也。

督捕

督捕衙門。始兵部兼攝之。順治甲午。尚書王公^永奏。增設兵部督捕衙門。滿漢左右侍郎各一員。滿漢司官各六員。後以太僕寺少卿協理。旋改左右理事官。秩四品。視常僕少卿。壽光魏昭華^瑄以大理寺卿首遷督捕侍郎。後以建言徙塞外卒。至康熙三十八年。復裁事歸刑部。

特旨內陞

順治初。太子太保永昌王公^弘以戶部郎中。修賦役全書。加太僕寺卿。書成陞本部侍郎。至高書。其後工部營繕郎中霍叔瑾。以大工加僕少。至通政使。順治乙未科。予

舉南宮之歲。洪士銘以經略輔臣文襄公子。耿效忠以靖南王子。世祖特旨留部。又特旨以京堂內陞洪以儀制郎中。遷太常少卿。遷太常卿。耿以武選郎中。遷太僕少卿。至順天府尹。

考選

黃訓讀書一得云。羅豫章文質公撰遵堯錄。稱宋仁宗明道中。宰相欲除二親故為正言司諫。帝謂祖宗法度。臺諫官須宸選。若自大臣除。則大臣過失。誰敢言者。仁宗此言。可以為萬世法。

結銜

輟耕錄云。中書右丞相伯顏所署官銜。計二百四十二字。明天啟中。魏闡擅權。檄緝紳。為內官便覽。首列己銜。亦至二百許字。古來權奸。如出一轍。勾中志略云。天啟中。凡司禮監題本。年月之下。上層排臣王體乾。臣魏忠賢。下層排梁棟。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諸人。及刻內臣便覽。體乾復讓忠賢居首。特高一字。

漢軍漢人

本朝制。以八旗遼東人。號為漢軍。以直省人為漢人。元時。則以契丹。高麗。女直。竹因。

死竹亦死。木里潤死。竹溫勃海八種為漢人。以中國為南人。

義王

孫可望與李定國皆張獻忠義子。冒張姓號東府西府。後獻忠敗死。俱走入滇。二人以爭權積不相能。可望戰敗乃降。世祖皇帝方以文德柔遠。封可望義王。世襲。賜第東長安門外。可望死。其子徵灝襲封。康熙十二年。臺省以為言。下諸王大臣九卿會議。降封義公。改慕義公。蜀綿州鹿頭關龐士元祠。可望重修。有石坊。大書偽銜。柱國太師。兵部尚書。凡數百字。猶稱張可望云。

義字謚

明大學士高公穀謚文義。二百七十年。謚義者止此一人。本朝順治初。大學士德州謝公陞卒。謚清義。

閣謚

本朝謚法。閣臣不由翰林。皆得謚文。如洪公承謚文襄。宋公權謚文康。王公吉金公俊。皆謚文通。孫公銓謚文定。衛公作謚文清。李公芳謚文襄。皆非翰林也。

詹事府

國朝順治中設詹事府。皆以漢人翰林官兼之。止設滿洲詹事一員。康熙初省。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立皇太子府。復設自詹事至正字。滿人漢人各一員。而滿人不兼翰林官。初詹事府與九卿議政之列。初設時失考故事。久之乃復詹事。次通政使大理卿之下。少詹事次左右通政大理少卿之下。然故事詹事與學士俱為實錄等副總裁。侍經筵。今則有已遷正詹。而仍為纂修者。御史言之。竟未釐正。二十二年沈宮詹繹堂。移吏部爭之。是年春講始侍經筵矣。

臣下私諱

晉咸和三年。拜王舒為撫軍將軍。會稽內史。舒疏父名會。乞換他郡。朝廷乃改會作鄒。宜城有夷水。以桓溫父名彝。改蠻水。後唐同光三年。以郭崇韜父名弘。改弘文館為崇文館。長興四年。以馬贊父名平。不欲斥其家諱。改同平章事。為同中書門下三品。南唐元宗以董思安為漳州刺史。思安辭以父名章。特命改名南州。又後主嗣位。以鍾皇后父名太章。尊后為聖尊后。於禮君所無私諱。為臣下諱。失禮意矣。

宰輔編年錄

宋宰輔編年錄。宋太常博士永嘉徐自明撰。起建隆庚申。迄嘉定乙亥。凡二十卷。明

呂邦耀又為續錄起嘉定九年迄祥興二年凡二十六卷明雷鄭王李諸公各撰公卿等表吳郡許重熙又為殿閣大臣年表近予從姊夫益都高梓嘗為續表迄南渡乙酉而止惜其無年著書散佚殊可惜也

賜御筆

康熙丁巳夏以御筆格物二大字清慎勤三大字石刻賜日講官翰林院學士陳廷敬侍讀學士葉方藹侍講學士張英尋又賜英忠恕存誠等墨蹟又賜詹事府詹事沈荃龍飛鳳舞忠恕等墨蹟大字

講筵問答

丁巳春夏上日御弘德殿講書是時初進講通鑑講義上每先自講一過德音清朗義理貫徹每有詰問皆出意表一日問諸葛孔明何如伊尹陳學士廷敬對以諸葛亮三代王佐伊尹之亞上問諸葛亮成就如何比得伊尹陳對以所遇之時不同葉讀學方藹對云伊尹聖人諸葛亮大賢大抵伊尹可比孔子諸葛亮可比顏淵上首肯一日講博學之節上云知行孰重葉對云宋臣朱熹之說以次序言則知先而行後以功夫言則知輕而行重上云畢竟行重若不能行則知亦空知耳又一日講一日暴

之節。上云古來君子小人不並立。君子進則小人退。小人進則君子退。一定之理。孟子此語說得最好。

于成龍陸龍其

近日廉吏方面有黃州知府于成龍。有司則嘉定知縣陸龍其。于永寧人。貢士。陸平湖人。庚戌進士。陸後補靈壽知縣。特召為御史。于為上所深知。數年中。歷藩臬司使。巡撫順天。辛酉歲入見。資于甚厚。上親製詩賜之。有郊圻王化始。鎖鑰重臣膺之句。尋擢兵部尚書。總督江南江西。

宋官制

宋初至元豐以前。官制最為繁猥。六部九寺皆為空官。特以寄祿。秩序班位而別。以他官判職事。如兵部事歸樞密院。戶部工部歸三司。設審官院三班院。流內銓。判吏部之事。設判禮部判貢院判禮部之事。設判審刑院及詳議官判刑部之事。又有使有權使有權發遣使之名。他如太常歸判司禮院。太僕歸羣牧司。鴻臚歸客省之類。官自官。職自職。名實舛互。范文正公在政府奏言。今六尚書九卿之職皆權知。權判無一正官。并是權假。數易無定。莫安其職。如欲復三公九卿六尚書之任。則體大難。

舉願且命兩地輔臣兼領綱要仿周官三公下兼六卿如召公領冢宰為伯領司徒畢公領司馬遺意又雜引漢制三公分部九卿唐太宗時宰相兼職掌以為證又條列審官流內銓三司司農寺羣牧司國子監太常禮院三班院殿前馬步軍司審刑院大理寺刑部等職事并令兩府兼判云云然以宰執分判六卿九寺更為侵官至元豐新制行六部置尚書侍郎而各以郎官屬焉九寺各置卿少卿及丞簿之屬為寺監官國子監置祭酒司業及丞簿之屬為學官又有御史臺有兩省通謂職事官以唐文散階換部寺省監官歸釐本職如以金紫光祿大夫易吏部尚書銀青光祿大夫易五部尚書正議大夫易列曹侍郎之類通謂階官而食其俸即明制所本也但明制以六部合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謂之九卿與詹事府俱得會議大政而太常太僕以下為小九卿本朝官制率沿明舊特於六部外設督捕隸兵部置滿漢侍郎各一員理藩院尚書一員侍郎二員又設宗人府正令以覺羅為之府丞一員以漢人或漢軍為之秩在副都御史下通政使大理卿上又設啓心郎二員以烏金超哈為之後即古之宗正也順治十六年裁去尚寶寺迄今未置官乃古之爵也所謂差

職乃古之官也所謂

國朝官制

國初內三院滿洲大學士。謂之榜式烏金超哈官。大學士亦稱榜式。如范文肅公。甯文毅公。是也。六部初不置尚書。率以貝勒管部事。置侍郎以佐之。有滿洲漢軍。金超哈漢人各二員。後置尚書。久之又省去漢軍侍郎。定為漢滿尚書各二員。侍郎各二員。漢軍亦有為漢侍郎者。滿洲郎中員外郎。初稱理事官。副理事官。後乃改從漢官之稱。惟協理兵部督捕太僕寺。漢少卿二員。改稱理事官。科道初亦稱理事。後改同漢人。俱稱給事中御史云。

宋四聖御押

格物要論載王魯齋押字跋云。予觀司馬文正公之押。署名而小花精神風致自然見於誠意之表。唐末五季諸人押字。莫不怪詭飄揚。傾欹放蕩。宜亂亡之相尋也。昔人重押字。至有薈萃刻石以傳者。孫文定公銓顏山雜記載鳳皇山玉皇宮宋藝祖以下四聖御押。惟仁宗泐闕。因摹於此。藝祖更太宗。又真宗。已

宋祠祿

宋士大夫多領宮觀。食其祠祿。予嘗以問葉讀學。詞菴。勸業云。宋置宮觀官。罷官者

領之俾食其祿亦宋朝忠厚之一端也予考之不然神宗熙寧二年王安石為參知政事創制置三司條例司始行青苗均輸等法出呂誨范純仁錢公輔鄭獬等於外罷富韓公弼平章事是年始增置宮觀官丘文莊公世史正綱云王安石行新法而欲去異議者彼皆先朝舊臣素有聞望一旦去之無名乃為祠祿處之不知所為宮觀者所業何道為之使者所治何事而一時士大夫甘心受其養何耶此蓋安石增置之法非祖宗故事然終宋之世不改亦不典甚矣

大學士兼尚書

國朝入閣皆仍兼尚書銜惟康熙初益都孫文定公柏鄉魏公前後俱以吏部尚書大拜而不兼尚書其後復改內三院為內閣魏公得兼禮部尚書文定則告歸久矣

學士大拜

本朝以學士大拜者二人高陽李公丙戌進士戊戌大拜兼工部尚書孝感熊公戊戌進士乙卯大拜兼刑部尚書李年三十四熊年四十一

學士兼侍郎

璣綴錄正統中陳高曹苗皆遙授各部侍郎仍供事翰林一時以為館閣盛事今內

閣學士。掌院學士。例皆兼禮部侍郎。不為異典矣。

讀卷

今內閣九卿讀卷。但擬十卷呈御覽。各以首卷進呈。候旨命讀。則讀。不命則否。水東日記載。景泰辛未廷試日。陳閣老得三卷。向南房紙窻圈點。云。則是明制。讀卷官亦著丹黃。今無此制矣。又九卿但論衙門。不論官之崇卑。如己未魏雙鳳以督捕理事官。壬戌科張鵬以通政司叅議。皆得讀卷。而宗人府丞太常卿等三品。例不與翰林講讀學士。多為收掌官。於事體殊未當也。

先授編檢科道

世祖皇帝最重庶吉士。每親自考較。乙未館選。丙申特先授漢書。庶吉士王益朋王命岳等官。六科給事中。監察御史。內劉祚遠授吏科給事中。尋以族祖大學士正宗嫌。改吏部主事。戊戌館選。己亥御試於南海子。特先授清書。庶吉士馬晉允富鴻業。後改基等。十人為編修檢討。而陳敬。北通州人。與今說。嚴禮侍同名。皆同館也。說嚴尋奉旨加廷字。殷觀光二人革職。皆非散館故事。

國朝狀元

國朝狀元多不永年。中間惟丙戌傅閣學。以下亥呂閣學。宮大拜卒。己丑劉修撰。壯子

壬辰鄒修撰忠戊戌孫修撰恩承平且馬侍讀俊世皆不數年而歿豈氣數為之耶孫修撰之歿世祖章皇帝深悼惜之賜白金三百兩歸其喪蓋曠典也

三國貢物

康熙丁未夏荷蘭國甲婁吧王油煩嗎綏極遣陪臣卑獨攀呵閏等八貢內有刀劍八枚其柔繞指旃檀樹四株各長二丈許西洋小白牛四高一尺七寸長二尺有奇白質斑文項有肉峰荷蘭馬四銳頭卓耳形態殊異又玻璃箱壯丁香哆囉尼絨之屬是歲暹羅國王森烈拍臘照古龍拍臘馬噶陸坤遣貢使握坤司答喇耶邁低禮貢六足龜孔雀馴象等物回國貢牛三角三目云

國書之制

本朝文移書疏之制國書則自後而前漢書則自前而後凡宮城榜書率用清漢蒙古三體按草木子載元朝行移文字漢字自前而後蒙古字自後而前畏吾兒字則橫書之

試卷稱名

宋呂申公試卷中自稱名王栢題其後謂古意尚存盛如梓云淳化中立糊名之法

祥符中立謄錄之制則又在申公之前矣。

伐木

江南造戰艦下令郡縣伐木洞庭民家孀嫗止一女縣吏至其家伐木復令具舟送木至郡既至郡候縣府道院查驗動淹旬月嫗計無所出乃粥女以償諸費施彥執災輟錄載宋創都錢唐需林木甚大所在鼎沸鄧光祖知嚴州殊不經意徐集各里正以朝廷所降木色丈尺人予一紙令各口界中寺廟館驛官道木與所降色樣合者供之既供令匠往視皆合令里正自伐官特予糧須臾木大集民間毫無所苦康熙二十一年以太和殿大工凡楚蜀閩粵產木之地皆差部員往採明旨嚴禁騷擾姚給事濮陽祖疏請禁伐祠廟冢墓間樹得旨允行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優老

通政使司參議虞虞山世璠雲南昆明人以書受知世祖皇帝特授光祿寺署正供奉內庭康熙十六年世璠年八十餘上念其先朝舊臣特自光祿寺丞擢本寺少卿遷通參久之御史或言其老病不任職上特令以禮致仕仍給全俸二十一年雲南平世璠疏辭俸祿且乞骸骨特賜白金三百兩馳驛回籍途次貴州病卒。

賜宴褒忠

康熙二十一年壬午。正月上元。賜羣臣宴於乾清宮。異數也。凡賜玉酒者。二大學士。尚書。侍郎。學士。都御史。皆上手賜。通政使。大理卿以下。則十人為一班。分左右列。命近侍賜酒。且諭醉者。令宮監扶掖。獨光祿卿馬世濟。以文鎮公鎮子。右通政陳汝器。以贈兵侍前福建巡海道副使。特召至御座側。賜酒。上之褒忠優厚如此。翌日上首唱柏梁體。昇平嘉譙詩。詩別載羣臣繼和。汝器句云。勵節褒忠感賜觴。蓋紀實云。

御製詩

御製登城詩云。城高千仞。衝山川。虎踞龍盤。王氣全。車馬往來。雲霧裏。民生休戚。在當前。真帝王詩也。

善果寺御書

世祖御書。賜弘覺禪師云。洞房昨夜春風起。遙憶美人湘江水。枕上片時春夢中。行盡江南數千里。唐人岑參詩也。在都城西善果寺。

乘肩輿

本朝順治初。漢人京官亦多乘馬。予壬辰計偕入京師。見高郵王文通公。每入朝皆

乘馬其後始易肩輿三品以上用四人肩輿四品以下則二人耳。然旗下大官例乘馬無肩輿有之自近年始。宋朝野類要云百司出局人從先報上馬者蓋舊禮只是乘騎自中興以來始得乘肩輿也。建炎朝野雜記云東都舊制耆德大臣或宗室屬近行尊者特旨許乘肩輿。建炎初上以維揚輒滑謂大臣曰君臣一體朕不忍使羣臣奔走危地可特許乘轎。塵史謂唐時宰相乘馬五代始用檐子本朝近年惟文潞公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司馬溫公始為門下侍郎。嘗卧疾就拜左相不可以騎二公竝許乘檐子皆異恩也。外官肩輿不用惟蓋蓋古褰帷之意今惟江寧開封督撫司道府廳縣官皆用煖轎蓋沿宋明都城之制至今未改耳。

兼銜

翰林官遷吏部侍郎例兼翰林院學士至尚書則否其特用為他部侍郎者亦不兼學士。近如李容齋天遷戶侍項眉山景遷兵侍皆不兼銜。惟葉文敏訪以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加禮部尚書管刑部侍郎事。前此未有也。又杜肇餘以以吏侍兼翰林學士服闋補刑侍遂不兼銜及再遷吏侍亦不復兼學士則銓部之疎也。甲子秋冬嚴存菴我以詹事府少詹事董默菴訪以翰林院侍講皆超遷禮部侍

郎則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其後王子言_以正詹遷禮侍。亦止兼侍讀學士。庚午。予自少詹遷副都御史。又遷兵侍。亦不復兼學士銜矣。

宮銜

康熙元年已後。大臣無加宮銜者。惟閣臣高陽寶坻臨朐三公。以世祖皇帝實錄成。晉宮銜。其後宛平漢陽長洲三公。以太祖實錄聖訓告成。亦晉宮銜。甲子四月。刑侍南宮宋公_文以老病乞休。上嘉其廉慎。特加太子少保。致仕。丁卯四月。巡撫直隸僉都御史于公_龍亦加太子少保。皆異數也。

謁陵詩

康熙辛酉二月。上謁孝陵。諸公卿三品已上。皆從。多賦詩紀事。刑書蔚州魏公環溪_象一詩。極令人感動。詩曰。薊門西望望皇畿。共侍鑾輿展謁歸。禮罷掖門雲自闔。夢迴寢殿淚頻揮。老臣將去填溝壑。何日重來拜翠微。廿載承恩無寸補。鐘鳴漏盡尚依依。予謂五六句。最沁人心脾。然是後漢宦者張讓語耳。

安南始末

安南入本朝。順治初。莫敬耀來歸。未受爵而卒。授其子元清為都統使。居高平。黎維

提亦來歸。未受封而卒。康熙三年。遣編修吳光禮部司務朱志遠諭祭維提五年。遣侍讀學士程芳朝禮部郎中張易寬冊封其子維禧。為安南國王。六年。維禧奪元清高平地。遣侍讀李仙根。兵部主事楊兆傑。諭還之。粵西孫延齡馬雄叛。元清負恩助逆。病死。其弟敬光為黎氏所討。來奔。令地方官送歸本國。死於泗城土府。爵除。維禧死。弟維稔嗣。維稔死。弟維禎嗣。康熙二十二年。遣侍讀明圖編修孫卓冊封維禎為安南國王。仍賜御筆扁額。忠孝守邦四大字。又遣侍讀郎黑禮部郎中周燦諭祭兩故王維禧維稔二禮並舉。稱盛事云。

周禮部使交趾詩

周禮部星公。陝西臨潼人。自安南使歸。有詩一卷。頗見風土。粗載數首於此。諒山南去萬峰稠。細雨深林石徑幽。一水隨人千百折。中宵勒馬問安州。夜抵安州回首燕臺不計程。空山坐待月初生。乾坤自是無遺照。行盡天南一樣明。屯康見月一枝挺出森青玉。兩葉分披展綠雲。名是千秋兼可嗽。長栽籬落護山村。千秋草四圍山色映晴嵐。此地交人號格甘。竹樹參差冬稻熟。風光觸目似江南。茶山早晴滄江岸上有荒祠。移葉棉枝近水湄。短柱高龕雙錦鶴。國俗祠廟以木雕雙鶴為侍報功異域禮同之。黎英王交之宸翰親

揮日月光。龍書鳳篆照。進荒交人奉。比義文畫首。出中天。頌聖皇。冊封其六才名奕奕世。

無雙三譯常思戴。上邦別後懷君何處是。寒風落日富良江。留別阮司馬公望黎大空傳阮僉憲廷表黃大

參公關門曉日拜天顏。得識南郊青瑣班。記得深林風雨夜。多君相伴出茶山。留別阮廷

柱武維匡宋儒翠幹森森傍水涯。相垂雀尾亂紛拏。秋來結就檳榔果。交子逢人代

煮茶。樹柳衣冠文物重南疆。何事關名太不祥。題曰畏天思此義。萬年帶礪控炎荒。

易鬼門關周順治己亥進士庶吉士。

林舍人使琉球詩

康熙甲子莆田林舍人玉巖煥麟使琉球歸有竹枝詞一卷與周禮部同時示予并錄

數篇以誌本朝文物之盛云。手持龍節渡滄溟。璀璨宸章護百靈。清比胡威臣所切。

觀風先到却金亭。明使臣陳侃建徐福當年採藥餘。傳聞島上子孫居。每逢卉服蘭闌問。欲

乞羸秦未火書。日斜沙市趁虛多。村婦青筐藉綠莎。莫惜籌花無酒盡。人歸買得小

紅螺。足練明河牛斗橫。鑿鑿銜鼓欲三更。思鄉坐擁黃紬被。靜聽盤窓蜩螗聲。蜩螗能鳴

聲如三十六峯瀛海環。怒潮日夜響潺湲。樓西一抹青林裏。露出煙蘿馬齒山。射獵

山頭望海雲。割鮮桐酒醉斜曛。紙錢挂道松楸老。知是歡斯部落墳。心齋生白室。能

虛柴几焚香把道書。讀罷憑闌笑幽獨。藤牆西角對棕櫚。廟門斜映虹橋路。海鳥高巢古柏枝。自是島夷知向學。三間瓦屋祀宣尼。王居山第兔園開。松樵棕花倚石栽。多少從官思授簡。不知若箇是鄒枚。奉神門內列鵷行。乞把天書鎮大荒。喚取金滕開舊詔。侏儒感泣說先皇。闕宮薨桺壓山原。將享今看幾葉孫。二十七王禋祀在。釐主錫卣見君恩。譯章曾記祚都夷。槃木白狼歸漢時。何似島王懷聖德。工歌三拜鹿鳴詩。宗臣清俊好兒郎。學畫宮眉十樣粧。翹袖招要小垂手。簪花研帽舞山香。望仙樓閣倚崔嵬。日看銀山十二回。笙鶴綵雲飛咫尺。不教弱水隔蓬萊。纖腰馬上側乘騎。草園銀釵折柳枝。連臂哀歌上靈曲。月明齊賽女君祠。久稽異域歲將徂。自笑流連似賈胡。三老亦知歸意速。時時風色相銅烏。林康熙庚戌進士。與林同使者。為汪檢討舟次。輯別撰中山沿革志若干卷。進呈御覽。二君皆予門人也。

北偶談卷四

清 濟南王士禛阮亭著

談故

親謁孝陵

康熙甲子冬大駕幸金陵親謁明太祖孝陵上由甬道旁行諭扈從諸臣皆於門外下馬上行三跪九叩頭禮詣寶城前行三獻禮出復由甬道旁行賞賚守陵內監及陵戶人等有差諭禁樵采令督撫地方官嚴加巡察久老從者數萬人皆感泣總督兩江兵部侍郎王新命刻石紀事已巳春南巡再謁孝陵古今未有之盛舉也

殿設改期

國朝每科殿試之期在三月十五日自辛丑科後以三月十九日為萬壽節遂改殿試於二十日至今為例壬戌科駕幸盛京謁陵改殿試於九月二十日戊辰科以大行太皇太后升遐改會試於二月十九等日殿試改三月二十六日云

會試二亥

順治三年丁亥重行會試十六年己亥復重行會試

日講

今上親政後選翰林官直講禁中先在弘德殿後移於乾清宮講官始則熊賜履繼為史鶴齡孫在豐張英徐元文陳廷敬葉方鵠張玉書湯斌歸允肅大抵以掌院學士一員與翰林官一員同講止二員惟戊午陳葉日講而上幸南海子葉偶病假旬日以張代之後葉疾愈入直遂三員同直講史以編修歸歿於家特賜祭葬其恩禮非外庭所敢望也

朝報

今之朝報或曰邸報亦有所本見王明清揮塵錄趙昇朝野類要云朝報日生事宜也每日門下後省編定請給事判報方行下都進奏院報行天下其有所謂內探省探衙探之類皆衷私小報率有漏洩之禁故隱而號之曰新聞蓋自宋時已然又六科編音冊子號晚帖以當晚即知之次日乃登邸報故曰晚帖亦有小報謂之小抄

臺灣府縣

康熙二十二年臺灣平設府一曰臺灣府縣三曰臺灣曰鳳山曰諸羅又設總兵官分巡廈門道各一員駐焉幅員之廣古未有也

東野氏世襲

康熙二十三年。上東巡。周公後裔七十三代孫世襲奉祀生員東野沛然。上疏願懇奉旨交與該部。禮部覆無庸議。奉旨。周公承接道統。繼往開來。功德昭著。其子孫應給職銜。着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確議。會議得。周公後裔應授官職。撥給祀田。修葺廟宇。行文該撫查明。以沛然世襲五經博士。如孔顏曾孟仲氏例。先是沛然上疏。行在上召問周公姬姓。爾疏稱東野何故。沛然對曰。昔魯公伯禽季子魚。賜東野田一成。因以為氏。上曰。周公廟庭何在。對曰。在闕里城東北二里。上悅。隨御製祭文。遣恭親王致祭。禮部尚書介山。御前侍衛觀保。鴻臚寺卿穆成格。閩興邦。太常寺寺丞張量。山東提學道副使唐賡堯陪祭。其後沛然卒。子枝盛嗣為博士。云。是時子貢後裔端木謙端木直亦上疏請。部議不允。

階官避家諱

予嘗疑六朝以來。朝廷為臣下避家諱。至改州郡名者有之。考愧鄉錄。乃知宋時律文。有私諱冒榮。徒一年之禁。四銓之法。遇磨勘階官之稱。與其三代諱相值者。許其自陳。授以次官。謂之寄理。遂以繫之官稱之首。又李文簡奏疏亦載。雍熙二年有

詔凡除官內有家諱者三省御史臺五品文班四品以上許用式奏改餘不許嘉祐六年翰林學士賈黯知審官院奏准下太常禮院大理寺同議言祖父之名子孫所不忍遵不繫官品之高下并當迴避乃詔凡府號官稱犯祖父名而非嫌名及二名者并聽迴避其後韓絳除樞密副使自言樞字與祖名下一字同乞避免不許遵嘉祐之詔也宋敏求提舉萬壽觀敏求父名綬自言壽字犯父嫌名詔改醴泉觀則嘉祐之詔復不行矣及吳中復提舉荆湖北路兵馬中復父名舉乞改稱提轄詔以朝廷官稱不當迴守臣私諱遂不許然後知迴避私諱唐宋以前載在律文亦孝治天下之意明代以來始刊削耳又素疏引晉江統言其叔父春為宜春令與縣同名故事職與祖父名同皆得改選而未有身與官職同名改選之例統以為身名所加亦施於臣子凡佐史朝夕必稱厥官倘指實而語則觸尊者諱或詭詞迴避則以私廢公統以為身名與官職同者宜與祖父名為比武帝許之據此又不獨迴避先諱矣朝野類要云授職任而犯三代名諱者許避之而開禧初張嗣右除起居郎以犯諱辭免改名修注官其餘若一名偏犯則不避

武職丁憂

武職舊無丁憂之例。康熙二十四年。四川提督何傳疏言。竊惟議禮制度。聖王御世之大權。地義天經。人子立身之大本。養生莫如送死。教孝所以作忠。據夔州副將孫斌呈詳云云。通喪制禮既無貴與賤之殊。沿例宅憂。乃有文與武之別。俱屬毛而離裏。忍絕裾以滅親。豺獺尚有一祭之知。介冑豈無三年之愛。臣久失怙恃。見素輟而興懷。恭際休明。瀝丹心而上請。實天下萬世之公義。非孫斌一人之私情。伏懇特渙綸音。定武職三年通喪之例。垂光史冊云云。得諭旨。遂為定制。孝治之隆。亶絕千古矣。

又浙江提督陳世凱上言。武臣丁憂。特其一節。宜令讀書。識忠孝大義。得溫旨。已後武臣俱當留心典籍。責令提鎮倡率之。

訪遺書

康熙二十五年四月。上諭禮部翰林院。自古帝王致治隆文。典籍具備。猶必博採遺書。用充秘府。以廣見聞。而資掌故。甚盛事也。朕留心藝文。晨夕披覽。雖內府書籍。篇目粗陳。而裒集未備。因思通都大邑。應有藏編。野乘名山。豈無善本。宜廣為訪輯。凡經史子集。除尋常刻本。其有藏書秘錄。作何給值採集。及借本抄寫事宜。爾部院會

同詳議具奏。務令搜羅罔佚。以副朕稽古崇文之至意。旋又奉旨。關係經史。方許採進。時禮侍徐乾學疏進宋朱震漢上易傳并圖說十五卷。宋張浚索巖易傳九卷。讀易雜說一卷。魏了翁大易集義六十四卷。曾種大易粹言十卷。呂祖謙東萊書說十卷。元金履祥尚書表注十二卷。宋李樗黃櫨毛詩集解三十六卷。趙鵬飛春秋經筌十六卷。王與之周禮訂義八十卷。蔡節論語集說十卷。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一百六十八卷。唐開元禮一百五十卷。共十二部。

御書

康熙二十三年。駕幸闕里。御書萬世師表四字。懸大成殿。次年。以四字頒行天下學宮。又御書白鹿書院額。廬山白鹿洞。并賜監本五經四書。其河南府二程祠。邵康節祠。鳳翔府橫渠書院。建寧府紫陽書院。徽州府文公闕里。長沙府石鼓書院。皆頒御書。學達性天大字。古今罕覩之盛舉也。

毀淫祠

康熙丙寅。擢江寧巡撫都御史湯斌。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湯瀕行。疏毀吳下淫祠五通五顯。劉猛將。五方賢聖等廟。恭請上諭。勒石上方山。得俞旨。通行直省。初湯以

閣學遷巡撫。過予邸舍。予為言吳中婦女好入寺院燒香。首當禁止。湯以為然。在吳遂力行之。風俗一變。若淫祠一節。尤於世道人心裨益不小。湯自言昔為方面時。只遵寧陵呂叔簡先生從政錄行之。其撫吳亦此志云。

戊巳二官名

漢元帝初元元年。置戊巳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班書。師古注。自甲至癸。皆有正位。唯戊巳寄治。今所置無常居。故取戊巳為名。或云戊巳居中。鎮覆四方。今所置校尉。亦處西域之中。撫諸國也。然戊巳自是兩官。後漢耿恭為戊校尉。關寵為巳校尉。是也。

荷蘭貢物

荷蘭國自康熙六年入貢。今二十五年。臺灣平。設郡縣。其王耀漢連氏甘勃氏遣陪臣賓先吧芝復奉表進貢。表詞有云。外邦之丸泥尺土。乃是中國飛埃。異域之勺水蹄涔。原屬天家滴露。云云。貢物。大珊瑚珠一串。照身大鏡二面。奇秀琥珀二十四塊。大哆囉絨十五疋。中哆囉絨十疋。織金大絨毯四領。烏羽緞四疋。綠倭緞一疋。新機嗶嘰緞八疋。中嗶嘰緞十二疋。織金花緞五疋。白色雜樣細軟布二百一十九疋。文

采細織布一十五疋。大細布三十疋。白毛裏布三十疋。大自鳴鐘一座。大琉璃燈一
圓。聚耀燭臺一懸。琉璃盞異式五百八十一塊。丁香三十擔。冰片三十二斤。甜肉豈
寇四甕。犀金小箱一隻。內丁香油。薔薇花油。檀香油。桂花油。各一罐。葡萄酒二桶。大
象牙五支。廂金鳥銃二十把。廂金馬銃二十把。精細馬銃十把。彩色皮帶二十佩。廂
金馬銃中用繡彩皮帶十佩。精細馬銃中用精細小馬銃二十把。短小馬銃二十把。
精細鳥銃十把。廂金佩刀十把。起花佩刀二十把。廂金雙利劍十把。雙利闊劍十把。
起金花單利劍六把。照星月水鏡一執。江河照水鏡二執。雕製夾板三隻。

四詹事

本朝詹事府。屢裁。康熙十五年。立皇太子。乃復設正詹。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少詹。兼
翰林院侍講學士。至故友華亭沈文恪公。荃始以講筵勞。加禮部侍郎。二十五年。東
宮出閣讀書。乃召江寧巡撫都御史湯公。斌以禮部尚書兼詹事。時詹事為郭公。茶
少詹事為盧公。琦歸公。肅三公皆仍其舊。故同時有四詹事。未幾郭遷閣學。即以湯
為正詹。不另補。

東宮初出閣。欽定講官五人。湯郭二公外。則滿洲正詹尹泰。少詹舒海。左春坊中允

閏

世繩

左春坊贊善黃

與堅

也郭既遷去以右春坊諭德徐

潮補充之

予以少詹事予告

在己丑九月出閏

閏四月

閏

丙寅

閏四月

起復

趙昇朝野類要云已解官持服而朝廷特再推用者名起復起復即奪情也今人以禪後即吉為起復者誤

試官

今諸司官初選即實授唯監察御史中書舍人必先授試職一年滿內閣都察院方題實授沿明舊例也按明初范敏試吏部尚書李寃試禮部尚書徐恢試戶部尚書茹常試兵部尚書開濟試刑部尚書楊靖王暹試侍郎詹徽茹太素試都御史又有試給事中至正德中陸完為試都御史此例今人不知

八旗開科

八旗鄉會試開科始於順治辛卯壬辰至丁酉停止康熙己酉庚戌復舉行至丙辰停止丁卯夏五月以亢旱肆赦再復開科之例

按開科之例前後稍有不同順治壬辰乙未滿洲蒙古用滿文另為一榜

壬辰狀元麻勒

吉雨江總督乙未狀
元國爾宸工部侍郎
庚戌癸丑滿洲蒙古概用漢文即附漢人通為一榜辛未甲戌復開科例仍之

徵聘不至

康熙己未博學宏詞之徵內外薦剡百八十餘人不至者四人浙江應撫謙嗣寃江西魏禧冰叔山西范鄆鼎彪西陝西李顥中孚范登順治辛丑進士闡明絳州辛復元全先生之學與應李以理學著於南北惟魏以古文擅名其兄際瑞弟禮皆有詩名時號寧都三魏

祭北海

丁卯四月副都御史徐元珙疏請釐正祀典其略云臣按歷代祀典唐望祀北海於洛州即今河南府也宋望祀北海於孟州即今懷慶府也明亦望祭於懷慶府我朝典制東海祀於萊州南海祀於廣州二祀近海誠為允當西海則於蒲州望祭蓋西海遙遠循宋明之舊而望祭之宜也至北海則仍祭於懷慶夫宋都於汴而懷慶在其北彼時幽燕皆非宋土即出國門而望北一祭亦權宜之計有明定鼎燕京仍往南而祭北海我朝因之殆非宅中以蒞四海之義伏查北鎮醫無閭山在奉天府屬

今為北鎮。山海關迤北之海。非北海乎。況盛京發祥重地。土厚水深。源流綿邈。皇上聲教四訥。幅員之大。亘古未有。長白山。水并烏龍鴨綠諸江。亦盡朝宗於海。則北海之祭。不應仍在懷慶。此祀典之急宜釐正者。伏查順治十七年。科臣粘本盛題請改祭。肆岳於渾源州。祈下部議。嗣後告祭。更定於迤北近海地界云云。得旨。下九卿詹事科道會議。上言。明臣丘濬言。京師東北乃古碣石淪海之地。於此立祠。就海而祭。為宜。濬所云碣石。今在永平府。但我朝幅員廣大。混同江水發源長白。流入北海。今北海之祭。應改混同江邊望祭。可也。得旨。允行。

周張後裔

康熙二十四年。僉都御史姚締虞言。宋儒周惇頤有開繼之功。下部議。得旨。以惇頤二十九代孫嘉耀。世襲五經博士。二十六年。戶科給事中汪晉徵言。孔孟以來。道學之統。至宋周程張朱而始著。乃程朱二氏久置世襲博士。周惇頤子孫亦為博士。其張載子孫應一體卹錄云云。九卿等覆議。順治十二年。八月。據江南布政使司呈請。朱熹裔孫煊。禮部題授世襲五經博士。康熙九年。五月。禮部覆御史傅世舟疏。題授二程裔孫程宗昌。程延祀世襲五經博士。二十四年。四月。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僉都

御史姚締虞疏題授周惇頤裔孫嘉耀世襲五經博士張載關中大儒與濂洛並重載裔孫亦應照例授世襲五經博士陝西巡撫副都御史布哈疏請以載裔孫張夢熊應詔夢熊未及襲而卒以其子從先為博士

臺灣開科

康熙丁卯夏四月福建提督張雲翼疏請臺灣鄉試宜照甘肅寧夏例於闕場另編字號額中一二名禮部覆准臺灣新經歸附文教初開應將臺灣一府三縣生員照甘肅寧夏之例另編字號額外取中舉人一名得旨允行是科五十一名蘇峨鳳山縣附學生習易經

滿洲鄉試

丁卯夏恩詔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原有定例同漢人一體開科取士前因用兵暫行停止今仍照舊舉行禮部題請於直隸舉人額外滿洲蒙古取中舉人十名另編滿字號漢軍取中舉人五名另編合字號漢軍編烏金起哈故也會試亦於漢進士額外滿洲蒙古取中四名漢軍取中二名皆與漢人一體作文考試盛京生員附入在京八旗本年鄉試期迫俟庚午辛未科舉行云

漢尚書

順治初始設漢尚書吏部陳名夏戶部謝啟光禮部李若琳兵部劉餘祐刑部黨崇雅工部張鳳翔都察院掌院事左都御史房可壯後惟陳黨二人拜相

閣臣

世祖時拜相者自同安洪文襄承時外直隸四人涿州馮文敏銓靜海高文端爾大名成公克高陽李文勤肅江南四人溧陽陳公名夏武進呂公宮吳江金文通俊高郵王文通永山東四人德州謝清義陞掖縣張文安端安丘劉公正聊城傅公以山西二人曲沃李公建衛文清周河南一人商丘宋文康權陝西一人寶雞党公崇浙江一人海寧陳公之四川一人井研胡公安康熙已來拜相者直隸四人柏鄉魏公介寶坻杜文端德宛平王公熙真定梁公清江南五人長洲宋文恪德崑山徐公元丹徒張公玉合肥李公天桐城張公英山東三人益都孫文定銓臨朐馮大毅溥武定李文襄之山西一人沁州吳公興湖廣三人孝感熊公履漢陽吳文僖治大冶余公國浙江一人錢塘黃文僖義熊公罷相後再起為禮部尚書已卯復相

千秋康氏

本朝順治己來直省民間一產三男者歲有數十。多不勝紀。定例官給米三石布十疋而已。按南唐時金陵人康國輔娶司馬氏一產三男。唐主以為瑞。皆封將軍。號千秋。康氏柳子厚集有為廣南鄭尚書奏百姓一產三男狀。侈為休徵。想爾時此事絕少。故以為祥瑞而優異如此。

暹羅表

康熙二十三年。暹羅國進表云。啟奏大清國皇帝陛下。伏以聖明垂統。繼天立極。無為而治。德教孚施。萬國不動而化。風雅澤及諸彝。巍巍莫則。蕩蕩難名。卑國世荷皇恩。久沾德化。微臣繼襲踐祚。身屬遐方。莫能仰瞻天顏。幸遇貢期。敢効輸款。願遣正貢使坤索述列瓦提。二貢使臣坤巴實提瓦。并三貢使臣坤司各塔瓦。噲正通事坤思各塔披彩。辦事文披述。塔新禮噶等。梯航渡海。齎捧金葉表文。方物譯書。前至廣省。差官伴送京師。朝貢進獻。代伸拜舞之誠。恪盡臣子之職。恭祝皇圖鞏固。帝壽遐昌。伏冀俯垂鑒納。庶存懷遠之義。微臣瞻天仰聖。不勝屏營之至。

太皇太后朝儀

舊制元旦冬至及太皇太后皇太后萬壽節。上詣兩宮行禮。大學士尚書都統已上隨駕詣宮前行禮。侍郎已下則否。二十年御史任某條奏。部議隨駕官如故。侍郎已下

於午門前行禮遂為定制。

裙帶官

宋時親王南班之婿號曰西官。又謂之裙帶官。見朝野類要。

彤

彤水在予邑東鄙。古西安城下。又姓也。左傳。文公十一年。宋公於是以門賞彤。班漢書功臣表。有芒侯彤。劉熙釋名曰。耳彤也。

停止閏月

楊光先者新安人。明末居京師。以劾陳啟新。妄得敢言名。實市僧之魁也。康熙六年。疏言西洋歷法之弊。遂發大難。遂欽天監監正加通政使湯若望而奪其位。然光先實於歷法毫無所解。所言皆舛謬。如謂戊申歲當閏十二月。尋覺其非。自行檢舉。時已頒行來歲歷。至下詔停止閏月。光先尋事敗。論大辟。光先刻一書曰不得已。自附於亞聖之闢異端。可謂無忌憚矣。○王蜀閏丙戌年正月。後因胡秀林向隱異同。求得唐歷。乃閏乙酉年十二月。遂改用之。宋元豐元年。歲在戊午。閏正月。知定州薛向繳進遼國歷。乃在十二月。古亦有此。見吳曾漫錄。

長白山

內大臣覺羅武等謹題為遵旨看驗長白山事。康熙十六年四月十五日。內大臣覺羅武一等侍衛兼親隨侍衛首領臣耀色一等侍衛臣塞護禮三等侍衛臣索奉。上諭。長白山係本朝祖宗發祥之地。今乃無確知之人。爾等四人前赴鎮守兀喇地方將軍處。選取識路之人。往看明白。以便酌量行禮。臣等欽遵。上諭。於五月初四日起行。本月十四日至盛京。十六日由盛京起行。本月二十三日至兀喇地方。轉宣上諭於將軍等。隨查兀喇寧古塔及兀喇獵戶所居村莊等處。俱無確知長白山之人。僉云。曾遠望見。惟都統尼雅漢之宗族戴穆布魯。原係採獵之人。今已老退閑日。稱我輩原在額赫訥陰地方居住。我雖未曾躋長白山之巔。曾聞我父云。如往獵長白山脚下。獲鹿肩負以歸。途中三宿。第四日可至家。以此度之。長白山離額赫訥陰地方不甚遙遠。我不知其他等語。因訪問雖不曾至長白山。如赴額赫訥陰地方。水路幾日可至。陸路幾日可至。亦有知往額赫訥陰地方陸路之人否。據管獵戶噶喇大額黑等口稱。如乘馬由陸路前赴額赫訥陰地方。十日可至。如乘小舟由水路而往。途中全無阻滯。二十日可至。倘遇水漲阻滯。難計日期。有獵戶喀喇者。知赴額赫訥陰

地方陸路等語。臣等隨議每人攜三月糧而往。又思或三月糧盡。或馬匹倒斃。不能歸家。亦不可定。隨語鎮守寧古塔將軍巴海。可載一船米於額赫訥陰地方豫備。倘我輩米盡。以便於彼處取用。將軍巴海云。大船不能過松阿里河大險處。當即載米十七小船。至額赫訥陰地方豫備。臣等即擬於六月初二日起行。又思由水路而往。倘遇水漲阻滯。稽遲時日。不能即至。因與噶喇大額黑約。我輩乘此馬匹肥壯。速由陸路往看。俟看過長白山。同時再由水路逆流而上。前赴額赫訥陰地方。約定臣等帶領固山大薩布素。於六月初二日起行。經過文德痕河。阿虎山。庫勒訥林。祁爾薩河。渾沱河。沙布爾堪河。納丹佛勒地方。輝發江。法河。木敦林。巴克塔河。納爾渾河。敦敦山。卓龍窩河等處。及至訥陰地方江干。不意噶喇大額黑乘小舟而行。半月程途。七日齊至。因語固山大薩布素。我輩乘小舟。由江中逆流前赴額赫訥陰地方。汝帶領官兵馬匹。由瓦努湖河逆流而上。由佛多和河順流而下。前來額赫訥陰相會。約定遣發去後。臣等於十一日至額赫訥陰地方。固山大薩布素等於初十日已至。因前進無路。一望林木。臣等與固山大薩布素商議。令薩布素閒散章京喀達與識路徑之喀喇帶領每旗甲士二名前行。伐木開路。并諭如望見長白山。可將行幾日方

得望見有幾許路程。相度明確。來報我輩住一日亦即起行矣。隨於十二日遣發前行。去後本日據固山大薩布素差人顧素前來報稱我等別大人們行三十里至一山頂上。望見長白山。不甚遙遠。似止有一百七十八里等語。又續差艾喀來報稱。先差人來後又至一高山頂上。望見長白山甚明。約有百餘里。山上見有片片白光等語。臣等趁未有雨水之時。急往看驗長白山。因留噶喇大額黑等督捕珠琿。於十三日起行。十四日與固山大薩布素等會於樹林中。揣摩開路前進。十六日黎明聞鶴鳴六七聲。十七日雲霧迷漫。不見山在何處。因向鶴鳴處尋路而行。適遇路蹊。由此前進。直至長白山脚下。見一處周圍林密。中央平坦而圓。有草無木。前面有水。其林離住扎處半里方盡。自林盡處有白樺木。苑如栽植。香木叢生。黃花燦爛。臣等隨移於彼處住扎。步出林外。遠望雲霧迷山。毫無所見。臣等近前跪誦綸音。禮拜甫畢。雲霧開散。長白山歷歷分明。臣等不勝駭異。又正值一路可以躋攀。中間有平坦勝地如築成臺基。遙望山形長闊。近觀地勢頗圓。所見片片白光皆冰雪也。山高約有百里。山頂有池。有五峰圍繞。臨水而立。碧水澄清。波紋蕩漾。殊為可觀。池畔無草木。臣等所立山峰。去池水約有五十餘丈。地週圍寬闊。約有三四十里。池北岸有立熊一。望之

甚小。其繞池諸峰。勢若傾頽。頗駭瞻視。正南一峰。較諸峰稍低。宛然如門。池水不流。山間處處有水。由左流者。則為扣阿里兀喇河。右流者。則為大訥陰河。小訥陰河。繞山皆平林。遠望諸山皆低。相視畢。禮拜下山之際。峰頭有鹿一羣。他鹿皆奔。獨有七鹿。如人推狀。自山峰陸續滾至山下。聞散章京畢。楊武里等駐立之處。臣等不勝駭異。因思正在乏食。此殆山靈賜與。欽差大臣者。隨望山叩謝。收其七鹿。臣等上山之時。原有七人也。自得鹿之處。退至二三十步。回首瞻望。又忽然雲霧迷山。臣等因清淨勝地。不宜久留。於十八日言旋。回見先望見長白山之處。因雲霧蒙籠。遂不得復見山光矣。二十一日。回至二訥陰河合流之處。二十五日。回至恰庫河。此河乃訥陰東流會合之所。二十八日。正行之際。適遇頒到勅旨。臣等不勝歡忭。捧讀敕旨。感激靡盡。當經叩頭謝恩。詔二十九日。因馬瘦不堪馳驅。自恰庫河水路。乘小舟而歸。經過色克騰險處。圖白黑險處。噶爾漢險處。噶大渾險處。薩滿險處。薩克錫險處。法克錫險處。松阿里大險處。多渾險處。乘一葉小舟。歷此大江九險。得以無恙而渡者。皆仰賴皇上洪福之所致也。七月初二日。回至兀喇地方。又往看寧古塔等處地方。於本月十二日至寧古塔。徧看會寧府等處地方畢。於七月十七日。自寧古塔起行。八

月二十一日抵京師。臣等奉命於人跡罕到之處創闢路徑行於不見日色深林之內。無一日阻滯。得見長白山。皆我皇上敬念祖宗誠心感格神明之效也。緣係欽差事宜。謹疏奏聞。奉旨。長白山祖宗發祥重地。奇蹟甚多。山靈宜加封號。永著祀典。以昭國家茂膺神貺之意。着禮部會同內閣詳議具奏。禮部覆疏。金更。大定十二年封長白山為興國靈應王。明昌四年。又加封開天弘聖帝。明洪武三年。竝去嶽鎮王公封號。止稱為神。今本朝祭五嶽五鎮俱稱嶽鎮之神。相應將長白山封為長白山之神。相擇吉地建祠。照五嶽例。每年春秋二季致祭。祭祀所行禮儀應用等物。亦照五嶽。今未建祠之前。應特遣大臣往封致祭。其封神祭文及每年春秋二次祭文。交與翰林院撰擬。工部酌量題請建造祠宇。成日始行春秋二祭可也。奉旨。這建祠致祭事宜。着再詳議具奏。

山東解元

山東解元在明時。仕多不達。至順治戊子。吾邑伊中丞翁菴開以乙未改翰林授御史。今至節鉞甲午。大嵩趙庶常浮山舟作以己未丙午鄆城魏侍讀子相徵以丙辰壬子濱州王檢討甲先鼎以癸丑乙卯德州李編修紫瀾濤以丙辰丁巳諸城王編修

何思沛以己未辛酉德州孫檢討子未勅以乙丑丁卯陽穀劉庶常瑛以辛未凡歷十五科而入翰林者八人。

崇禎紀事

崇禎紀事吳郡姚宗典所著其中紀載多失實而獨於宜興故相盛稱其功又見弘光大紀一書亦多出傳聞如云某年月日劉澤清殺其叔孔和孔和長山故相國青岳先生鴻訓子部領義兵至淮澤清忌而殺之非其族也又云流賊偽制將軍某至濟南推官鍾性撲死之鍾字文子順天人癸未進士本朝順治初為濟南府推官後擢提學道予即其庚寅首取士也而謂死流賊之難何也

縣名避年號

順治中改嘉興府崇德縣為石門縣以避太宗年號也明穆宗朝亦改隆慶州為延慶州許重熙五陵注略曰宋時皆改郡邑名以就年號嘉祥符紹興之類國初亦以洪武名其門避年號非古也

玄狐

本朝極貴玄狐次貂次捨猓獮玄狐惟王公以上始得服康熙十一年重定衣服等

威之制。三品以上始得服貂及猞猁。未久復故。日講官每歲賜貂。自滇中告變。停賜。康熙十九年。乃徧賜講官九人。

遵化改州

康熙十六年。以孝陵故。陞遵化縣為州。以豐潤縣屬之。知縣鄭僑生。即陞知州。後歷官湖廣提學僉事。

鄉飲酒禮

康熙己酉。順天府尹疏請八旗一體行鄉飲酒禮。從之。

池北偶談卷五

清 濟南王士禎阮亭著

談獻

朱公遣婢帖

總河尚書義烏梅麓朱公。歿溫然長者。以清慎受知世祖皇帝。後齋志以歿。又無嗣子。近見公遣婢帖。真盛德事。錄之以示後生。知前輩用心如此。帖云。前送回張氏女子。原無大過。只是娃子氣。好言教導。不甚知省。誠恐聲色相加。流入婢子一類。所以量給衣飾。還其父母。初時原是待年。五六日後。便有遣歸之意。故自後并無半語諧謔。猶然處子也。而此女臨去時。哭泣甚悲。既恐人笑。又恐人不相信。不肖甚憐之。足下可將此女。原無大過。完璧歸趙。一段緣由。向其父母中媒。昌言明白。以便此女。將來易於擇壻也。康熙中。徐充淮揚間人。盛傳朱公死為河神。十一年。總河王中丞徇民情。疏請建祠濟寧。下部議。寢其事。按公此事。與宋張乖崖及明左都御史沂州王公璟事略同。王事見西園雜記。

畸士

杜牧之所記燕將錄陳同甫所記龍伯康趙九齡事宋景濂所記秦士錄近日錢牧齋所記東征二士錄皆瑰瑋稠儻鼎革之際不乏畸士友人汪蒼文劉公馥皆作乙卯才傳汪又作沈通明申甫傳予常作劉孔和傳每欲廣搜成一書未暇也

申殷張

永年申和孟光節愍公長子有文章志行以詩名河朔間同學多為大官申獨隱居不出有故人自京師寄書申報以詩云日日秋陰命筍輿故人天上落雙魚荷花未老新醪熟為道無閒作報書其簡傲如此一時同隱廣羊山中者有殷岳宗山張蓋覆輿殷工五言古詩平生不解為近體常為睢寧令輒自罷歸張善草書通輕俠晚值亂離鑿坏以居不與人接人有負之者或夜讀經傳達旦時或痛哭張贈申詩云草澤賢豪盡上書奎章閣外即公車我甘漁父因衰老獨有涵光是隱居後發狂死和孟為立傳刻其遺詩二卷

韓計

北平韓鼎業字子新流寓中州李空同墓在禹州山中為流賊所發韓收其骸骨葬之吳江計孝廉甫草東遊河北訪謝榛墓於鄴西門外為立碣表曰明詩人謝茂秦

墓二事。皆有古人之風。按空同山在禹州。與具茨接。獻吉本扶溝人。且生於汴。故取為號。歿即葬焉。非平涼之空同山也。

張學士

辛亥秋。駕將出關謁陵。又有遣大臣巡察之議。侍講學士張貞生於乾清門面奏。言過懋下考功議。革職為民。蒙恩止。鐫二級於九月廿二日。扁舟南歸。學士居富川。有講學園。即文信國故居也。一時賦詩贈行者甚多。宋荔裳按祭云。三殿衮衣何事補。西江遷客累朝多。高念東侍郎云。讀書學道千秋事。士所當為正自多。家兄西樵云。言聽便為天下福。計違不負一生心。學士留別詩云。秋風送客復乘船。江遠帆孤一夢懸。焚草燈前期報國。披肝殿上願回天。聖明豈是誠難格。臣懃還應術未全。賴有宗工交勗勉。臨歧申贈繞朝鞭。張為國子司業時。刻鄒南阜先生宗儒語略。頗闡陽明良知之說。其後乃一宗考亭。嘗書邸壁云。至危是人禽之界。喫緊在義利之關。居京師。寓吉安館中。蓬蒿滿徑。突無炊煙。瀕行。至不能具裝。故人餽贖。一無所受。其狷介如此。予亦贈詩三首。其一云。上殿似聞辛慶忌。行吟休擬楚靈均。學士尋奉特旨。召用。聖主知人之明。度越千古矣。

駱金吾

駱養性字泰如京師人崇禎朝為大金吾熊魚山元開姜如農採二公俱以直言得罪下錦衣獄一日漏下二鼓一小中官持懷宗御筆至云諭駱某即取熊姜二犯絕命繳駱附奏繳旨略云言官果有罪當明正典刑與天下共棄之今昏夜以片紙付臣殺二諫官臣不敢奉詔奏上帝怒為之霽二公皆得不死駱至順治中尚在宋荔裳嘗識之

左良玉

左良玉偃蹇武昌不奉朝命其東下以討馬阮為名實叛逆也侯方域為寧南侯傳以私恩語多失實論者猶以是予之董卓傳卓既廢立乃與司徒黃琬司空楊彪俱帶鐵鐐詣闕上書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以從人望古來奸賊依倚盜名類同一轍如此

張黻

廬陵張幹臣學士貞世祖黻明成化時仕為後軍都督府經歷嘗以救林見素得罪與陳白沙交善予從學士處見白沙送別詩手蹟云草閣春風忽雨人坐臨江水看

江雲尋常肝肺詩中寫六十頭顱鏡裏分。落絮風驚還著樹。行人日出又離羣。布帆遠下南京道。望斷梅關不見君。張氏以理學直諫為家學。其淵源有自矣。

王烈女

張秋王烈女。名嬌。諸生王碧侯女。風姿絕世。而駘宕不羈。崇禎辛巳冬。張秋被兵。將犯烈女。女大罵而死。血凝河冰。經春不化。

葛端肅公家訓

德平葛端肅公。為明嘉隆間名臣。東阿于文定公。稱大臣有德望者。獨推公。公與予家世姻婭。先太師公長女。公孫婦也。嘗讀公家訓。謹錄數則於左。

予初仕為彰德府推官。視府篆。遇冬至。在趙王府慶賀畢。王傳令旨。各官即以朝服見。予謂朝王舊禮。皆古服。今遽更變。不敢從。王令長史持一冊來。云此書開載。應朝服。予謂既非沿習。又無素考。一旦改度。理不可從。所持不知何典記。未可遽信。長史復啟。王大怒。將引禮官拷掠。欲以恐喝。長史復來云。殿下盛怒。不具朝服。恐不容見。予曰。不見亦得。即請於朝。違令旨之罪。亦可認。若不應服。而服。則關係甚大。各官罪不可測。聞寧藩初令各官朝服。惟李夢陽不肯。事竟如何。長史往復。

良久日已高王遂令照常吉服朝見後見崔後渠公云不圖子有是識有是力也予在鄴三年餘每公出必自齋盤費縣驛私餽下程俱不敢受嘗至汴城查盤事畢以餘金買銅茶壺一具遇大風雪黃河冰不可渡待於河上仍鬻壺以為途費今聞里中驛遞之費至於不可紀極如之何民不貧困流亡也

予遇急缺風憲行取時年二十九歲限以十月到部舊例選科道三十以上方得與若遲兩月即合例予平生謂處事最不可用意纔用意便非順天命故依限赴部呂文選從周詫曰君年二十九例不得選臺省予曰自知無分居數日授兵部主事守山海關冢宰汪誠齋語左都御史王浚川公曰葛君年二十九更兩月則及格矣渠不肯候是其人亦可取公曰是予山東提學時門生也在彰德甚有聲崔後渠亟稱之公又語予曰君不謀臺省良有見居官何必臺省能稱職即是好官耳

予鄉平度李正夫以文選副郎改翰林部例一人出衙門則舉同鄉一人為代武城王舜渠及邢北原先薦予於正夫正夫遂告之冢宰文選皆曰可予素不識正夫特相過訪屏人曰今見鄉兄吾所舉可謂得人且曰呂東瀝欲兄一見予有難

色正夫又曰。兄謂詮曹不易見耶。我當同兄一往。予曰。否否。既已見矣。則當有言。是涉於求。吾弗能也。正夫曰。今求者多。以為事當出於某。故皆不得。而兄顧以一見為難乎。予曰。鄙志以為不可求。故不能從。正夫又曰。昨王道思薦李中麓。東滙謂某已薦兄。今胡如此。予曰。中麓兩同年也。素相厚。得吏部猶我也。況中麓不在京師。豈可令士大夫謂某潛與之爭乎。請鄉兄遂薦之。正夫乃悵然罷去。於是決用中麓矣。予詣正夫謝相負之罪。正夫曰。予初不知兄之高如是。山東正氣也。吾重之。有加於代吾為吏部矣。郭君弼亦稱道以為君子立身當如是。後中麓以文選陞太常。值予服闋。以予前相讓之意。仍欲薦予與冢宰許松皋公。暨文選王象山嘉賓言皆允。乃作書促予北上。時以日淺不可遂行。比至都。有舊吏部林東城春周棗山卿皆以起復先至。中麓甚憾予。遂既數日。偶吏部有胡纓溪鯨者。不為衆僚喜。議欲出之於外。以為予地。中麓間來語予。予曰。擠人而奪其位。此豈君子之心。果如所云。予當乞病歸。必不忍就也。且前日吾能讓兄。今顧可攘人乎。中麓曰。迂哉葛子。予曰。誠然。寧迂勿躁也。中麓意乃止。越數日。祠祭主事缺。乃補之。予在山海關時。陶真人仲文以遼陽庫官任滿回。夾帶軍妻。至關詰出。予發巡捕

指揮徐鳳儀問。究軍妻解回原衛。仲文家人依律擬追問。渠甚啣之。渠妻與關民張鸞妻。結為姊妹。仲文至京。有真人之寵。鸞與妻遂相往來。徐是山緯守關。因盤詰武定侯郭勛家人。被其誣奏。至於連係。仲文語人曰。山海主事。亦可拿乎。意蓋在予也。時予以起復至京。詹角山語予曰。此人不可不防。予曰。禍福固有定數。不能宛曲求解。聽之而已。予尋補禮部。遷選制郎中。仲文時加禮部尚書。擇日來部到任。予與眾僚議。不可相見。是日當託故。皆不入部。眾以為然。至日渠來見。四司無人。各留一名帖而去。竟亦無如之何也。

寧府宸濠反。同謀者郡王將軍而下若干人。本犯皆令自盡。家屬發高牆禁錮。後命科道官各一人。至彼看議。姑容回本府為庶人。既得脫禁。輒復營謀請封。夏桂洲掌禮部時。為之題覆。酌量俱准。襲中尉。女皆為鄉君。已封若干人矣。予在儀制。有接踵奏請者。予查刑部移來原題稿。其祖若父皆親同謀反人。遂具稿參駁。呈嚴介溪宗伯。嚴曰。此事桂洲久已准行。今遽變易。桂老在閣。豈不取怪。况予亦江西人。先已准封。我乃叅之人。其謂我何。予曰。郎中亦知桂翁在閣。翻異所行。必當致怒。然法不可行。只得據正題覆。意外之禍。聽之而已。既具題。桂洲竟擬旨云。某

等你部裏既查係謀反者子孫都不准襲。今後再有奏擾的治罪不饒。全無怒意。蓋亦自知先題准之非。得此一解。永無後虞也。

寧藩逆廢。只令弋陽王以本爵管理府事。渠乃無涯之心。萌初求審理。理刑吏部題覆與之。既以教授輔導職卑。恥同各府。奏欲以審理輔導。予在儀司。參之以為郡王府止有教授。親王乃有審理。弋陽王雖理府事。爵貴郡王。據稱添有審理。已為非分。今又卑薄教授。欲以審理輔導。理刑之官。非可以兼輔導。若如所請。將來隴蜀之請。又不知其如何。所據弋陽王拱橫非望。奏瀆祈天語。嚴加戒飭。雅宜安分。恪守成憲。無得仍前妄意奏擾。自取罪愆。奉旨是。拱橫屢有奏擾。不務安靜。着今後恪守成憲。保守祿位。毋得聽信撥置。自取罪愆。明旨昭然。宜知警戒。各衙門亦當稍知裁抑矣。未幾奏乞長史。吏部郎選與長史二人。又乞校尉。兵部又題與校尉五十名。其校尉巾帶。奏乞照例給與。事在儀制司。予諭其齎本人曰。親郡王各有體制。原不相同。今弋陽王欲全比親王。是入繼親王也。何謂以本爵管理府事。汝速歸啟玉。宜安分。吾決不與渠。曰。兵部已與校尉。校尉應有巾帶。予曰。此自兵部大錯。校尉可有巾帶。決不可得。後長史亦竟被言官劾革云。

予自陝西布政使入覲。帑羨一無所攜。有時相子官太常尚寶。同衆邀飲。亦只照常。送一帕儀。更白他省藩司。未嘗有以此送嚴管家者。而顧以貽其主人。恐嗔怪。予曰。厚則吾力。實有不能相諒與否。聽之而已。嚴管家者。分宜家人。嚴年也。

巡撫培養一方元氣。不比巡按。專有發奸擿伏之任。故貴寬簡長厚。予在河南。只重循良有司。不獎喜事獵虛名者。更嚴禁貪酷之吏。常刻木榜曰。爾之俸薪皆出於民。更殘民以逞。取充囊橐。不有明罰。必有幽責。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後予在吏部。佐中外考察數四。舊屬官。鮮以貪墨敗者。不可謂無所感孚也。然待人而興。猶屬庸士。若豪傑則自知砥礪矣。勉之勉之。

予在吏部四載餘。兩推太宰。一次相公。各有所託。且曰。即以元輔次輔所薦為正陪。予謂冢宰統百官。均四海。一遂柄用。大闢君子。小人之進退。須從人望。烏可徇人。竟推南太宰周公延。疏上。大拂時相意。得調旨。另推兩員來看。二公復申前請。謂閣中已秘揭薦過。非此二人不可。予不能從。明日東闕會推。更推總憲屠公儵。一廷相顧不言而罷。予徑出。至端陽門。楊虞坡兄趨來同行曰。今日之舉。正人增氣多矣。兄不見環聽者悚然乎。疏上。相公大怒。果各具揭薦所囑者。且云吏部偏

執意見。越三日。疏揭俱不發。聞上共納袍袖中。左右莫測。又數日。忽宣召吏部。守禮趨至迎和門。中官捧御筆。特旨出批。部疏面云。着默復職之任。默者。福建李古冲。時家居。故云。聖明總攬乾斷。不惑私議。兩相受上眷知之深。費許多心計。竟不能用一私人。豈尋常世主所及哉。

陶仲文既荷寵異常。入直萬壽宮時。於便殿賜坐賜食。從容談論。聞上兩次詢大臣臧否。至守禮則先發云。此朕所素知。是在禮部。山陝河南有聲者。聞他清操如故。陶出輒恚憤。累日。與其徒曰。葛與川公好造化。上每訪問諸大臣。便先稱之。蓋修舊怨。不能遂其中傷也。此自鬼神呵護。然聖德高明。埒於大造。吾子孫當世知所以報稱可也。

丙辰。自南京謝政歸里。舊宅已推與弟姪輩。始自營第一區。檢筭中得二百餘金。查莊上畜糧。僅數百石。於是年期起室。一進約數年竣工。興作之費。每至稱貸。爾輩其知締造之艱。兢兢保守之。此宅以有家廟家塾。幾世未析。百口同居。勢不得不從闊大。以後子孫出居。每宅寬只許五楹。深約三四進。勿妄扳援。此宅規制。其同囊弟姪輩。欲析居時。除爾曾祖見產瓜分之外。各與城宅一區。鄉莊一所。田二

頃瑩地數畝以稱予親親之誼

予在仕途三十年。今得優游林下。與世味淡然相忘。似皆得簡靜力。士大夫但有為名。使人喜之心。做官就要矯激自炫。以急人知。煦煦行惠。至違道以要虛譽。居鄉必不能修己遠利。表正風俗。即知自好。亦多甘為鄉愿之行。俟命君子。所謂無入而不自得。蓋以立身行己。自有法度。對不自失而言耳。顧居鄉無難。只要在家讀書靜坐。不管閒事。敦倫理。屏嗜慾。勿干請有司。禁絕假託用勢者耳。若做官要做人事。念念為義為公。成敗利鈍皆無足計。須先知內外檢點。卓然自立。不依阿。泐忍附人。持法公平。宅心忠恕。勿恃一守而輕儕慢民。勿為宦成而肆志傲物。競競翼翼。作事謀始。凡自我行。務上有益於朝廷。下有利於生民。而無求赫赫之名。其庶矣。大凡人能清約。即能秉正。事無不可為。夫出處一機。爾輩自今。即學廉靜無欲。異日居官。自當得力。使人稱為清白吏子孫可矣。

又二則曰。同年中。天植忠直。吾不如郭君弼。嘉靖癸巳十月。予行取至京。君弼為御史。暇則相見。十二日夜。星隕如雨。無一人建言者。五日後。君弼過我。曰。兄能為程舜敷否。予曰。兄欲為楊寶卿乎。蓋楊曾論邵真人下獄。追主使之。人竝逮舜敷。

不隱得謫。故戲及君弼。因曰星隕大變。舉朝無言者。我言官也。數日來甚不得已。草奏矣。兄為我討論之。疏上三日不下。君弼復過曰。事不測矣。少頃。連錦衣獄復奏上。著拿來午門前。打四十棍。錦衣夾授。已近百矣。兩腿露骨。死而復甦。予視之初無悔意。既而巡按蘇松。釐奸剔弊。臨滿止為朱玉峰建一坊。題曰崇德為文。衡山建一坊。題曰表節。雖顧味齋在閣中。亦不及也。後遷順天巡撫。時夏桂洲起用。南來各巡撫皆候境上。保定巡撫蘇舜澤以書邀君弼。君弼辭之。未幾以地方小事。票令閑住。既以太罕熊北源薦起。督宣大總兵張達。輕出犯敵營。陣亡。事出頃刻。君弼駐陽和。相去二百里。比夜始知。給事中唐禹劾其不救。下錦衣械繫。打一百。謫戍鎮魯。今十餘年矣。行乎患難。無所怨尤。忠直之性。挫而愈厲。是吾所矚若者也。雅性恪介。吾不如吳汝薦。蓋其幼時性慕冲玄。故於世味澹然無欲。予在儀制時。汝薦為戶部郎中。一日來司中。見架上紙十餘刀。問曰。此何用。予曰。將以換書。曰。此官物。換書則其私也。予曰。戶部亦有之。兄何所用。曰。公則用。餘則貯司庫以待來者。後守廬州府治。對有山所出柴木。舊供府用。曰。此官物也。計其值皆入庫作正數。他可知矣。母卒於官。扶喪歸宅。為水所壞。借其族兄房三間停柩。且居

之不謂陋也。繼補保定。則宿於堂之東間。十日始一入宅。廉靜之風。僚屬皆化。時谷近滄。為屬高陽令。深服之。巡撫真保時。山陝地震。閣臣以考察京官應之。李南渠任其事。九卿以下。皆列為等第。汝薦以李同年。得在一等。與嚴世蕃徐陟陸燿趙文華輩同列。渠甚病之。時予免歸。遺予書曰。今次考察及九卿。甚異事。所謂一網打盡矣。吾尚可久居此乎。未幾竟引疾歸。避居山寺。數月不一至其家。如此高舉。豈吾所及。公隆萬間。復起。歷戶部尚書左都御史。功名氣節。一代仰之。如山斗。及其歿後。每生忌日。禱祀冢祠下。輒千百人。文集若干卷。孫尚寶卿旂。翰林編修。職刻之家塾。

薦隱逸

康熙十年。浙撫范中丞。薦山林隱逸。鄞縣葛世振。明崇禎庚辰第二人。翰林編修也。既以老疾辭不赴。復奉溫旨敦迫。再以疾辭。遂允其請。又薦布衣董漢策。以科道試用。尋為御史劾罷。至下諸法司。而秦督鄂善薦藍屋布衣李顯。辭不至。顯起田畯。嘗一就科舉。遂隱居讀書。修明橫渠藍田之學。富平李天生。因篤昔嘗為予言之。

蔡下白敏中

人有不可以一節取者。宋史載蔡卞。歷揚廣越潤陳五州。廣州寶貝叢湊。一無所取。及徙越。夷人清其去。以蕃襪露洒衣送之。即此一事論之。雖與沉香載石同稱可也。而乃出於卞之巨姦。白敏中在郎署。李衛公器之多所延譽。遺錢十萬。俾會省閑諸公。宴已有日時。秋霖涉旬。賀拔惠員外求官不得。將欲出京來別。惠與敏中同年。聞人告以方候朝官。惠駐車留書。叙滿遊之困。敏中得書。歎曰。士窮達當有時命。豈有美饌。上邀當路豪貴。而反遺故人。遂召惠先宴。既而朝貴聞惠宴。眾皆去。異日敏中謝衛公。以留故人負於推引。衛公稱之曰。此真古人所為。以此一節觀之。敏中過人遠甚。然史稱敏中受知德裕。薦知制誥。尋為翰林學士。至大用。及德裕之貶。詆之不遺餘力。議者嘗惡敏中相業。略無足稱。怙威肆行。卒謚曰醜。而黨附宗閥。擯斥衛公。尤為當世鄙薄。秦太虛著論。謂敏中不獨負德裕。抑且負國家。

聯語

張忠定公登延一為司空兩為總憲。以功名著累朝。又鄉會試得人最盛。如劉文正理順。吳忠節麟徵。馮中丞元颺。尚書元颺。夏考功允彝。及周挹齋延儒輩。皆門生也。少時見公廳一聯云。門多將相文中子。身繫安危郭令公。

先忠勤公家訓

先高祖濠川公登嘉靖辛丑進士為貴州參議以王事歿於黔贈太僕寺少卿子六人長贈布政使之翰次戶部左侍郎贈尚書諱之垣即先曾祖也次戶部員外郎之輔次淮安府同知之城次浙江按察使之猷次高陽知縣之棟公教諸子最嚴家訓云所存者必皆道義之心非道義之心勿汝存也制之而已矣所行者必皆道義之事非道義之事勿汝行也慎之而已矣所友者必皆讀書之人非讀書之人勿汝友也遠之而已矣所言者必皆讀書之言非讀書之言勿汝言也諾之而已矣今刻石忠勤祠中先祖方伯公督不肖兄弟恒舉此訓廳事屏壁間亦皆書之

忠勤公諸孫

高祖忠勤公一日擁諸孫膝上時伯祖太師公象乾方伯公象坤光祿公象蒙皆方七八歲公戲問太師曰汝將來中第幾應曰第二問方伯曰第一問光祿亦曰第二公喜其後方伯中嘉靖甲子解元光祿隆慶丁卯太師隆慶庚午皆第二人如其言四伯祖孝廉公象泰癸酉亦第二人其後叔祖戶部公象斗翰林公象節中丞公象恒皆以戊子先祖方伯公象晉以甲午叔祖考功公象春初名象與以癸卯相繼鄉薦皆

成進士。向見談會諸書。所載多訛舛。詳述之。

司徒公歷仕錄

曾祖大司徒公。常自纂歷仕錄一卷。謹錄數則於左。以為家訓云。

予初選荊州府推官。出京時。即聞彼地士大夫有好請託者。予概不敢從。時如江陵相公乃翁。曹都憲年伯紀山公。亦不徇從。後遂卒。無以竿牘來者。鄉官薛太守雲澤。自京師回。傳江陵公語曰。王公大有執持。我甚服之。

楚撫某公陞任。取荊州杉板二十副。計費數百金。太守趙公難之以問予。予曰。公政績甚著。且屢登薦牘。今送杉板。是賄而求薦也。不可。趙公避之。已而薦竟居首。趙公名賢。汝陽人。歷官南吏部尚書。

荊州府庫有王府故錄銀。遼王差校尉取計。未發。時孫太守入覲。通判王某署府事。王提庫吏雷大夏立斃杖下。其兄具告撫按。俱行推官。王三月不發犯人。予欲報叅長史。不得已始發下犯人十四名。皆竊監王怒。出府往道署。署門閉。遂至府前。登鼓樓。予與太守趙公同至鼓樓謁王。王怒甚。云王推官辱我。我何面目。管束諸宗儀。趙公力辭罷去。予隨以事至省。過荊門州謁巡撫同鄉谷近滄公。公曰。王

府事不可激。予應曰：亦不可徇。公曰：昔有神童見一老僧，僧曰：汝進一步則死，退一步則亡。神童應曰：旁行一步，亦有何妨？予正宜旁行時也。予曰：云何？公曰：子令家累且歸，而身出查盤，俟王稍氣平，仍具文來，我再添一官會鞫。庶好擔當。予曰：諾。歸即送家累。杞縣令姪象坤處，次日遂赴永州，月餘回。同岳州推官辛君會訊。凡問軍一徒五王，怒愈甚，然竟無所施。王素不道，後發高牆禁錮云。

予為舉人時，以太僕府君忠勤死事，入京乞卹。時嚴世蕃用事，賄賂公行。予謂縱賂得之，適足為先人辱，遂竟歸。歸督諸弟子，姪晝夜閉戶讀書，相繼成立，竟得卹典。

予以給事中充正使，與禮部員外郎同年蹇理菴公冊封鄭府，崇德王事完，即日行。餽謝甚腆，一無所受。理菴與予意同，後理菴官至薊遼總督，兵部侍郎。

穆宗時，陳皇后出中宮，中外人心不安。予具疏請皇后正位中宮，以端治本。奉旨：后侍朕久，無子多病，移居別宮，以暢意耳。汝不知內庭事，妄言耶？再上疏言：皇后乃先帝選擇，以遺陛下，有關雎，樛木之德，抑鬱成疾，已為不可。乃云別宮暢意，豈有夫婦睽離而暢者哉？奉旨：后疾調理稍愈，即還本宮。

湖廣有大奸。曰何心隱。即何夫山。即何兩川。即梁無忌。即梁光益。的名梁汝元。本江西永豐人。以侵欺皇木銀兩。犯罪拒捕。殺傷吳善五等六人。初擬死罪。後得末減。充貴州衛軍。逃去各省。及孝感縣。倏往倏來。假講學為名。聚眾擾害地方。種種不法。各省歷年訪緝不獲。皆有卷案。萬歷七年。新店把總朱心學。於祁門縣獲之。予發候按察使查卷問理。已而心隱病死。後數年。臺省諸公。尚有為何稱冤者。蓋以假講學之名。遂為所惑。實不知其有各省訪拿卷案耳。迄今公論始明。

予為戶部侍郎。管太倉。見倉斛斗。其一獨大異常。問之。云。凡糧到倉。該倉斗級。每人先支一斗。此舊規也。予曰。是何言。即照常私與。亦是違法。况另置大斗乎。即禁革之。是年修總督倉場公署。或云。此銀例出各倉斗級。予曰。是烏可行。宜乎大斗私索也。乃與大司農張心齋公言。部發帑金修之。著為例。

予平日不囑託官府。故入仕。亦不徇人請託。萬歷十八年。太夫人壽。鄉人具軸禮來賀者。三百餘人。予曰。某素不敢管人家閒事。有何德於鄉黨。敢勞諸君。答曰。正以公不說事。不害人。大家陰受其賜。故來耳。

予初考選刑科。即請益於掌科朱後菴公。公曰。切記不可聽人主使。為他人報。

私仇壞自己名節。予佩服之後。果有具稿暗送。欲書予名者。急謝去之。月餘。同鄉一道長。却持此本問予。予以實告。不可染。但唯唯。越數日。竟上之。識者駭異。果以此敗官。

前輩涉歷事久。多有高見。有疑難事。不能自決。不可不以咨問。予曾有二事。一請教兵部侍郎吳公望湖。一請教兵部尚書張公心齋。二公論甚透切。予深服之。予生平得朋友之益居多。同學于公華峰等。同僚吏部尚書趙公汝泉等。同年兵部尚書劉公節齋等。劉公在省尤相得。予家居。劉總督兩廣。聞予病。書來。若疾痛之在其身。寄桑寄生藥者再。兵部尚書卞鄆張公弘軒。總督劉遼。書來。林下者。二。每自念未能酬報。吾子孫記之。報之。

業師魏雲汀先生。諱智。任知縣。同僚荊州府知府趙公汝泉。名賢。河南汝陽人。吏部尚書徐公思重。名學謨。直隸嘉定人。禮部尚書孫公□山。名用。福建人。知府江公心源。名一麟。都御史。

省中何公來山。名起鳴。四川人。韓公元川。名楫。蒲州人。通政梁公靜齋。名問孟。河南人。都御史張公湖東。名鹵。儀封人。都御史丁公觀峰。名懋儒。東昌人。知府朱公。

後菴名繪。平定人。少卿。溫公一齋名純。涇陽人。尚書。鴻臚寺賈公虛菴名儒。雞澤人。左少卿。

南太僕劉公仁軒。名穩。衡陽人。少卿。許公敬菴。名孚遠。海鹽人。侍郎。

順天府丞朱公越崢。名南雍。山陰人。太僕卿。

戶部張公心齋。名學顏。肥鄉人。兵部尚書。劉公紫山。名思問。孟縣人。南戶部尚書。楊公夢山。名魏。海豐人。吏部尚書。王公雲澤。名廷瞻。黃州人。尚書。王公後齋。名友賢。寧鄉人。尚書。

公生平篤於師友。魏歲貢智公之師也。公既貴。常遇諸塗。讓其乘騎。於魏扶持上下。而身跨蹇驢以從。鄉人至今稱之。

方伯公遺事

先祖方伯公。年九十餘。讀書排纂不輟。雖盛夏衣冠危坐。未嘗見其科跣。常揭一聯於廳事云。紹祖宗一脈真傳。克勤克儉。教子孫兩行正路。惟讀惟耕。齋中一聯云。容人所不能容。忍人所不可忍。癸巳歲。作自祭文。有云。不敢喪心。不求滿意。能甘澹泊。能忍閑氣。九十年來。於心無愧。可偕衆而同遊。可含笑而長逝。蓋實錄云。公年雖大。

養時時夜夢侍先曾祖司徒府君。或跪受扑責。如過庭時云。

方伯公同學

方伯公少在京邸。從青州張見堯先生學。同學者。臨朐馮文敏公。琦蒙陰公文介公。鼎馮與公同年生。方伯少兩歲。兄事之。後為諸生。受知提學理菴憲公。連召入書院。凡四人。則公及濟寧于中丞若瀛。臨青柳尚書佐其。一即文介也。公以吏部侍郎。教習庶吉士。公萬曆辛丑進士。改庶吉士。時馮

方伯公答人詩

方伯公素不喜修煉之說。恒揭寧靜澹泊四字於壁。讀書眠食外。惟瞑坐調息而已。嘗有答侯晉陽大叅一絕句云。問予何事容顏好。曾受高人秘法傳。打疊身心無一事。饑來喫飯倦時眠。公歿時。不肖年二十矣。回憶公一言一行。真義皇以上人也。按饑來喫飯倦時眠。乃傳燈錄義海禪師語。王陽明與人論學。亦曾引之。

方伯公知人

二伯祖方伯中字公。象年十八領解。為嘉靖甲子。明年乙丑成進士。歷仕山西左布政使。卒官貧至無以殮。撫按以下。為醵金治後事。乃得歸。清正名臣也。公藻鑑尤精。

為河南提學時。萬歷壬午鄉試。榜將發。直指問公曰。解頭當屬何人。公曰。杞之周九臯。否則汝陽李宗延耳。已而周果領解。李次之。李公仕至戶部尚書。

侍御公殉節

伯父侍御百斯公。與登崇禎元年戊辰進士。入翰林。改御史。甲申。公家食已八年矣。聞三月十九日之變。同妻子盡節。於几案間。得手書一紙云。京師卒破。聖主殉社稷。予聞之。雪涕沾衣。不及攀龍髯而殉命。遂偕妻于氏。子士和。併命寢室。命也。奈何。葬從薄。從速。隨時也。公清介忠信。言笑不苟。鬚眉若神。葬日。會者萬人。莫不流涕。南城陳伯璣允衡論次公遺集。比之宋江文忠。萬里云。崑山歸莊元恭詩云。鼎湖痛絕競攀龍。城守諸公繼。危從誰是簡。書無誚責。獨捐頂踵。又從容九泉。骨近平原。廟千古名齊。日觀峰。欣慕執鞭。嗟隔世。好憑詩句想遺蹤。

王劉二奇士

予鄉王遵坦字太平。益都人。太僕少卿灤之子。劉孔和字節之。長山人。相國鴻訓之子。二人皆負氣跡跡相友善。王居家桑谷。劉居長白。皆有林泉之美。崇禎間。見天下將亂。散財結客。甲申歲。孔和殺闖賊偽令。率精騎萬人。南赴金陵。至淮陰。以兵屬劉。

澤清。澤清與孔和素交。時為藩鎮。貴重無比。然好為詩。一日大會將吏。廣坐朗吟。賓佐交口譽之。孔和仰視。獨無語。強問之曰。公誠名將才。然此事定復不急。澤清怒。罷酒。賓客皆惶懼失次。孔和傲然而出。澤清益怒。遣人追及舟中殺之。已而金陵以為副總兵官。則孔和死數日矣。遵坦入本朝。隨肅王平蜀。為巡撫四川都御史。卒於閬。劉有奕棋贈丘將軍長歌云。伏生之里大將出。生來所志惟馬革。幕中已多指視功。疆場血戰不勝筆。堪嗟再謁典。連教不知三世還。執戟別君十載一瞬間。歷盡鋒鏑。昨與枯槎背。貴那可入韓罪。睛白聊足嘲吳刻。多君談笑貫索中。坐待明光銷蠹蝕。昨聞廣武拜軍師。聖主懷邦丈人吉。如今驅戰真市人。聒聒怒蛙誰與軼。願君橫臂障東海。莫令桑梓生荆棘。安有健兒把犁鋤。但見春林巢小鳥。從來外攘必內安。隱憂不在河北賊。夜涼浮白成談事。更向局中問劫急。已知文偉能辦賊。不待當場辨白黑。贊君斂手推棋枰。論兵父艾終羞吃。君功定可勒燕然。我詩空須錦罽織。王有詩云。怪鷗撲人山鬼叫。草際幽燐舊年少。古冢老狸夜宴賓。鵲腰為盤羅八珍。玄熊文豹甘作使。喋不敢言但相指。夫君意氣不自持。拔劍向風劍光死。一身誰遣困蓬蒿。呼天喝月未足豪。驢脊如柴少羈勒。小挂風期非我曹。愁多歡少天白頭。倒擲河水西。

向流一寸之心。括千古。元氣茫茫。生百憂。金盆濯足。錦為厠。以此相酬。已堪恚。寄語聽冰九尾。兒鷓鴣啼上寒楓枝。劉又有贈王詩云。都無殺者黃江夏。豈有食之嚴鄭公。後竟死劉澤清手。與黃祖事絕類云。丘名磊。鄒平人。少為諸生。有才名。後走遼東。詣軍門。上書積功至總兵官。佩鎮東將軍印。亦死澤清之手。

節義

王氏亳州人。李殿機妻也。殿機父死於法。母張氏沒官。給配象房校尉王福。殿機因冒王姓。繼粥於紅旗厄爾庫家。王氏在本籍。年三十四歲矣。叔兄強之嫁。誓死不從。康熙二十八年。覓夫至京師。時殿機已配蕭氏矣。南城御史阮爾詢具疏上聞。竟為夫婦。殿機蕭氏皆斷出為民。同歸於亳。

封丘古蹟

同年岳給事鎮九秀峰起家封丘知縣。有古循良之風。唐高達夫嘗為縣尉。向無專祠。岳於西門外。創祠祀之。縣南黃池北。蟲牢。皆春秋古蹟。又有青陵臺。韓憑妻冢。岳皆為建祠立碑表之。此事近今長吏所必。

池北偶談卷五終

池北偶談卷六

清 濟南王士禎阮亭著

談獻

李太守

近日廉吏以松江太守李正華為第一。正華貢士。獻縣人。予鄉李御史森按下江。誅鉏豪右。有海忠介之風。中譏被逮。吳民號泣攀送者數萬人。既登舟。僚屬皆在相視揮涕。正華最後至。攜一酒瓢滿酌。送侍御。慷慨言曰。吾曹期不愧天日。不愧朝廷。不愧百姓耳。成敗利鈍。造物司之。公今日之行。榮於登仙。諸君何至作楚囚相對耶。侍御掀髯大笑。諸君改容謝之。後以考成不及格。鐫級去。行之日。囊無一錢。松江人醵金數百。強投舟中。復人製一衣獻之。凡數千領。正華一無所受。松人走白巡撫中丞。下檄使受之。移書慰勉。乃量受為行李之費。既歸家。騎一驢。往來田間。歲一至郡城。南鼎甫廷鉉官河間時。與之往還甚稔。予過獻。問其所居。在縣西門。數椽僅蔽風雨云。

重慶三忠

獻賊自荊州上峽攻陷重慶。蜀撫都御史陳公上奇重慶太守王公行儉巴縣令王公錫

同日罵賊被磔死。鄧都林君明儁作三忠傳。今巴人立三忠祠祀之。

楊太常

楊懷玉者。以琴供奉明懷宗。官太常丞。鼎革後。攜琴流轉吳越間。文士多為賦詩。絕似宋末汪水雲也。同時有伊爾弼者。會稽人。亦以琴供奉禁中。興化李鏡月。有長歌贈之。悽惋可誦。

二烈女

丙寅六月。福建巡撫張仲舉疏言。閩縣未婚烈女吳淑鳳。從容盡節。矢志靡他。連江縣未婚烈女楊聯姐。投繯就義。百折不回。部議奉旨旌表。

文柔

文柔者。李之儀端叔配胡武平宿孫女也。為東坡所知。呼為法喜上人。東坡南遷。手自製衣以贐曰。我一女子。受此等人知。復何憾耶。見端叔自撰墓誌。

二丈正墓

元耶律文正。楚材明李文正。東陽墓皆在都城西。近畏吾村。王丈貞公。崇簡云。為孝廉時。見耶律王墓上。斷碑尚可讀。二十餘年來。墓田歸旗下。此碑無從復問。西涯墓。抔土僅

存。明萬歷時有進士王文邁者。曾為封樹。畿輔人物志云。公墓在阜城門外畏吾村。後人式微麗牲之石。不復有矣。

張綵

張綵。焦芳劉宇曹元皆為逆瑾爪牙腹心。而綵又其鄉人也。苑洛見聞錄獨稱綵遏止逆瑾功德數事。謂大學士焦芳導瑾為惡。劉宇首阿附瑾。綵皆勸退之。如是不下十餘條。孝子慈孫百世不改。而苑洛以鄉曲之故。亂天下萬世公是非。亦見其愚矣。

蔡道憲

蔡公道憲。閩人以進士為長沙府推官。數夢與宋李忠節公蒞酬酢。後天兵下湖南。蔡殉節。潭人歲時報賽。常見二公往來。車騎甚盛。全州謝石臞良琦記其事云。

事叔至孝

宣城施愚山閔章少孤。事叔譽至孝。一日值叔誕辰。大集親戚上壽。而叔以小故忤意。堅卧不起。愚山跪榻前移晷。辛亥客都門。每憶叔輒涕泗。事叔如此。古人所希有也。譽有遺詩一卷。愚山屬予為論定。序而行之。

張待問

予邑新城本長山縣地。元始為縣。閱長山志名宦。宋止知縣翟大順一人。丞簿則有明以前無考。適閱東軒筆錄。得張待問一人。知志之闕漏多矣。張待問為淄川長山縣主簿。縣有盧伯達者。與曹侍中利用通姻。復憑世廕。大為邑患。縣令憚其勢。莫敢與較。張一日承令之適伯達。以訟至庭。即數其累。犯杖之。未幾伯達之姪士倫來為本路轉運使。人皆為張危之。或勸令自免去。張曰。盧公賢者。肯銜隙。以害公正之吏乎。了不嬰意。一日士倫巡按至邑。召張語之曰。君健吏也。吾叔賴君懲之。今變節為善士矣。為發薦章而去。待問固不愧名宦。乃士倫亦鄉之賢大夫也。錄之以補志乘之闕。范文正公幼隨母改適長山朱氏筆錄訛作睢陽宜正之。

孔公父子

史載孔道輔原魯。使契丹。優人以文宣王為戲。道輔艱然徑出。澠水燕談載元祐中上元駕幸迎祥池宴從臣。伶人以先聖為戲。刑部侍郎孔宗翰奏。唐太宗時有為此戲者。詔斥之。今聖君宴犒羣臣。豈容有此。詔付檢官置於理。二事絕相類。宗翰字周翰。即原魯子也。宋至道二年。皇太子諸王晏瓊林苑教坊。以孔子為戲。賓客至言可況先聖乎。唐太和中以此為戲。文宗嘗伶人以懲無禮。魯哀公以儒為戲。尚不

龐嚴

因話錄角部載江淮一舉人姓嚴登科記誤書龐嚴遂賃舟丐食往壽春謁從事龐尹事極可笑按唐書龐嚴壽春人元和中登進士第元微之喜其文體類已歷太常少卿京兆尹姓名地里皆巧合其一人耶。

劉富川

劉欽鄰字鄰哉號江屏其先江右人籍揚州之儀真順治庚子舉人辛丑進士筮仕廣西富川知縣甲寅賊陷富川劉不屈死之兩廣總督疏聞得旨劉某忠憤死節深為可憫應得卹典從優議奏予在揚州時劉初釋褐識其人恂恂儒素而大節如此可敬亦可哀也適見徐御史敬菴允疏云守土者必有城存與存城亡與亡之義然後可以固封疆敵愾者必有寧使進尺勿使退寸之心然後可以克大敵今賊來則以請兵救援而出賊退又以隨兵進勦而入守令逃竄而委責任於將弁將弁怠弛而望恢復於禁旅又云國家深仁厚澤培養臣工三十餘年承平日久文武蕪安綢繆牖戶之計不深故捐軀殉國之志不決昔安史之亂果卿力徇河北故十七郡皆歸朝廷淮蔡之平裴度誓不與賊俱生不決月而掃清巨寇臣就目前事勢而論立

欲削平僭逆必先振刷紀綱云云。真藥石之言也。

張商英

宋張商英反復狙詐。小人之尤。杲禪師與天覺論元祐人才。因問溫公如何。天覺曰。大賢也。杲曰。相公在臺諫時。如何論他。天覺曰。只是後生時。死急要官做。故如此。予嘗謂便要官做。亦何至仆溫公之碑耶。吾鄉益都房安恪公。天啟中為御史。為東林部黨之魁。而晚節不終。順治初。為溧陽相所逐。時年七十餘矣。京師邸舍器用皆自局鑰。或以為言。公曰。老夫不久。當復召耳。予嘗問其姪孫星顯云。公嘗自言。少年血氣盛。只是要官做。其言與天覺相類。孟氏云。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論人者。不可不辨。

致身錄

虞山極辯史仲彬致身錄之偽。而予鄉趙隱君士喆。著建文帝年譜。多取之。劉公子孔和。亦有題致身錄一篇云。國初殺運烈不除。越三十載還相屠。以仁守之真不足。雖有節士謀多疏。哀哉中山誠意輩。已盡大計環顧徒。嗟吁聖祖信數不建輔。使作皇覺之裔餘。鬼門一出四十載。歸來老佛惟雪顧。竄身萬里伏滇國。泰伯不得終封。

莫功葬西山一笏地。豈有方遂之疑乎。當時二十有二人。左右食屨相攜扶。未必才智似狐趙。不可及者。武子愚。二百餘年士最盛。摧傷太過。今如無。千秋直史不可滅。帝在均房應屢書。

劉元子

光州劉元子黃裳。嵩陽先生繪之子也。好談兵。個儻負奇。嵩陽守重慶。銅梁大司馬張襄憲公。佳以童子見知。愛如己子。致署中。與元子兄弟讀書。時元子十許歲。妬襄憲之。夜與弟黃鼎潛往縊之。賴太夫人走救得免。後襄憲開府。元子尚在公車過襄憲公。酒酣耳熱。輒謾罵。襄憲遜謝而已。元子後以兵部郎參謀征倭軍事。

徐東癡

吾邑徐隱君。夜字東癡。又字嵇菴。年二十九棄諸生。隱居東臯。鄭潢河上。掘門土室。絕跡城市。有朱桃椎。杜子春之風。癸亥春。予及先兄過之。欲約同志為構草堂。又遺書縣令云。元道州狀舉處士張季秀。請縣官為造草舍十數間。給水田一二頃。免其當戶徭役。令得保遂其志。使士庶識廉恥之方。又楊君謙。蘇談所記中峰和土草堂。乃馮海粟煉泥。趙松雪搬運中峰塗壁。吳人至今傳為美談。明府能為此盛舉。繼三

公之後者亦佳話也竟不果。

朱浚

盧奕之有杞華原柳氏之有璵韓忠獻之有侂冑吳玠吳璘之有逆曦所謂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也何燕泉餘冬序錄載朱文公曾孫浚為浙漕值賈似道當國時每有劄子白事必稱某萬拜按文公世系公長子塾塾生鑑鑑生浚浚仕至朝散大夫右文殿修撰兩浙轉運使吏部侍郎丙子元兵至福安州浚不屈死之浚能殺身成仁而不能不失身於權貴明末亦有之如張捷楊維垣是也浚死節事宋史及綱目皆不書

王李

掖縣王漢字子房做儻有經世才中崇禎丁丑進士為高平河內二縣令上書言事懷宗竒之召對擢御史巡按河南進巡撫都御史死永城賊劉超之難予少見其奏疏及小武當詩一篇真竒才也同邑李森先字琳枝崇禎庚辰進士入本朝為御史屢上疏論事切直三下刑部不少摧折巡按下江清剛端勁真溪僧三拙優人王紫稼於法江南人莫不快之中忌者被逮吳中罷市哭送者萬人世祖廉知之尋內擢

卿幸而李不辜死矣。李修髯長身。飲酒無算。家有椒雨園。在南郭外。日與酒徒酣飲。其中醉則衣白衣。徒步歌呼過市。巾幘歌側。酒痕狼藉。有陽城之風。

黃熙績

順治己亥。海寇破京口。瓜儀寧國等處。金陵幾不守。寇安慶。推官黃熙績力守全城。辛丑。論功。罪監司守令以下死者數十人。熙績以前功。特擢給事中。仍世襲阿思哈。合番通判。李皇詔亦得叙陞員外郎。世襲阿達哈哈番。黃閩人。李楚人。

米元章二壻

以拂吳激。皆米元章之壻。拂字去塵。元章有潔癖。見其名字。喜曰。既拂矣。又去塵。真吾壻也。以子妻之。拂南渡後。仕至叅知政事。激字彥高。入金為翰林學士。以詩樂府知名。與蔡松年齊名。號吳蔡體。

篤師誼

汴梁王金章。授叅政。常從老儒劉文奇學。崇禎末。劉家沒於水。王為置田園廬舍於蘇門山中。後年七十餘病卒。為之營葬。情禮甚備。予見其哭師詩。哀樂有過人者。其警句云。門無司馬求書使。室有黔婁正被妻。餘不具錄。陶九成載橋李顧德玉葬其

師新昌俞觀光事。此近之矣。

兩郝天挺本末

金元間有兩郝天挺。一為元遺山之師。一為遺山弟子。予考元史郝經傳云。其先潞州人。徙澤州之陵川。祖天挺。字晉卿。元裕之嘗從之學。裕之謂經曰。汝貌類祖。才器非常者是也。其一字繼先。出於朶魯別族。父和。上拔都魯。元太宗世。多著武功。天挺英爽剛直。有志略。受業於遺山。元好問累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追封冀國公。謚文定。為皇慶名臣。嘗修雲南實錄五卷。又註唐人鼓吹集十卷。元時漢人賜號拔都。惟史天澤。張弘範。見輟耕錄。漢言勇也。近常熟刻鼓吹集。乃以為隱逸。傳之晉卿。而致疑於趙文敏之序。稱尚書左丞。又於尚書左丞上。妄加金字。誤甚。

孫靈暉

新城僻陋。其在南北朝。則長樂武強二縣地也。長樂。今青州之高苑。武強。今濟南之長山。偶讀北齊書孫靈暉傳。乃予鄉前哲。而志不載。因錄於此。孫靈暉。長樂武強人也。魏大儒秘書監惠蔚。靈暉之族曾王父也。靈暉少明敏。有器度。惠蔚一子早卒。其家書籍多在焉。靈暉七歲。便好學。日誦數千言。唯尋討惠蔚手錄章疏。不求師友。三

禮三傳。皆通宗旨。時就鮑季祥熊安生質問疑滯。其所發明。熊鮑無以異也。舉冀州刺史秀才。射策高第。授員外將軍。後以儒術甄明。擢授太學博士。遷北徐州治中。轉潼郡太守。天統中。令朝臣推舉可為南陽王綽師者。吏部尚書尉瑾表薦之。徵為國子博士。授南陽王經王雖不好文學。深相敬重。啟除其府諮議參軍。綽除定州刺史。仍隨之鎮。綽所為猖獗。靈暉惟默默憂悴。不能諫止。綽欲以管記馬子結為諮議參軍。乃表請轉靈暉為王師。朝廷以王師三品。啟奏不合。後主於啟下。手答云。但用之。仍手報南陽書。竝依所奏。儒者甚以為榮。綽除大將軍。靈暉以王師領大將軍司馬。綽誅停廢。齊亡數年卒。子萬壽。聰識機警。博涉羣書。有辭藻。尤甚詩詠。齊末陽休之辟為開府行參軍。隨奉朝請。滕王文學。豫章長史。卒於大理司直。

忠勤公黔志列傳

先高祖太僕府君。死事於黔。明世廟諭祭。尤有忠勤報國之褒。故稱忠勤公。黔記名宦傳云。王重光。濟南新城人。以進士為司空曹郎。嘉靖中。貴州左叅政。會赤水黑白。昇蠻叛。公與叅將於某。衝風冒瘴。勤事。以死事聞。賜祭。贈太僕少卿。公祠在永寧。衛有指揮王之屏。張朝者。奉委采木。不避險艱。水漲。有巨木擱灘頭。朝之屏先卒徒。

入水掀撥巨木溺死事聞賜葬。今從公祀祠。蟻衣生曰。予聞王之先有王叟者。與其
子力田作苦。家贏擔食之儲。有窮措大夜穿其墻。覺以戒嫗。是偷兒也。扼其吭而
燭之。曰嘻。君故儒士。而顧穿窬耶。夫婦甚憐惜之。耳語曰。勉旃。勉旃。吾終不暴君之
短。因出粟與之。庾人無知者。太僕蓋其孫云。由太僕而後。益昌大。今所稱新城王是
已。此傳同年某中丞撫黔時。特錄相寄。時曲沃衛少師方有纂修一統志之請。不一
載。滇黔告變。志未進呈。故具錄於此。

死節

富川知縣劉欽鄰死節之後。又得數人。謹書之。饒寇陷浮梁。知縣王臨元死之。陷新
昌。典史諸士英死之。臨元山東平山衛人。順治辛丑進士。叛將以紫衣誘降。不從。自縊死。浙寇陷武
義。署縣事蘭谿丞徐詰死之。賊索印。力拒而死。詰山西廣昌人。貢生。海寇薄溫州。總兵官祖
弘勲迎降。巡道僉事陳丹亦死之。叛將議脅之。降。大罵遇害。丹亦福建閩縣人。順治辛卯舉人。初
贈光祿寺卿。加贈通政使司通政使。朱龍據定邊堡以叛。守備劉士英同其妻妾郭
李俱死之。孫崇雅以神木叛。榆林道叅議楊三知全家死之。三知順天良鄉人。順治
丙戌進士。其妻氏與二女先死。妾氏不死。為賊所得。大罵遇害。贈光祿寺卿。王贈光祿寺少卿。詰贈浙江按

察使司僉事劉士英。贈參將。世襲。拜他喇布勒哈番。諸士英。贈江南宣城縣主簿。

段復興

段公復興。兗州陽穀人。明末為秦中監司。有威惠。崇禎癸未冬。李自成入關。西安陷。諸郡瓦解。賊檄至慶陽。公怒裂之。斬其使。誓以死守。十一月十六日。賊陷慶陽。公巷戰力竭死之。母夫人妻楊氏。妾劉氏。宗氏。張氏。子瑞。女成暨婢僕七人。皆自焚死。秦人立祠。春秋饗祀。有禱輒應。以比唐段太尉。關中人稱二段云。

蔣氏王氏

蔣氏淮安大河衛人。許字山陽高昂。未娶而昂夭。女趨喪。哭甚哀。自矢不嫁。每歲寒食。必往祭墓。今五十餘尚在。又康熙十六年。閩逆初降。巡撫楊熙疏請旌表孝子王鑑。女惠貞。惠貞年十六。許字儒士楊儼。儼死。謀以身殉。家人止之。因請奔喪。自縊夫柩之側。

王應熊

巴縣劉孝廉非眼通開作故大學士王公應熊傳。頗紀實。無諛詞。其贊云。立朝才。居鄉赫赫。峻整方嚴。夏日冬雪。天資則美。聖學未充。責人無已。居已不洪。仗鉞秉旄。入

相出將。遇非其時。用違其量。民之焦墊。其何能淑。翰林有餘。宰相不足。應熊以宗禎。癸酉冬。內傳入閣辦事。不由枚卜。在政府僅五月。攻之者衆。遂罷歸。歸後弟應熙與同邑戶侍倪斯蕙子天和相軋。遂成大獄。倪氏傾覆殆盡。巴人少之。癸未周延儒罷相。舉應熊自代。詔起田間。比至。周已賜死。陳演不欲其入。紹應熊止涿州。而上疏力辭。上以問陳。陳對曰。此要君之術耳。上怒。遂勒歸。南渡以為督師。專辦蜀寇。甫抵遵義。獻賊已據成都。隘將曾英擁衆數萬。駐重慶。應熊無師可督。蟒衣玉帶。端坐受庭謁而已。丙戌冬。肅王誅獻賊於南部之鳳皇山。假子孫可望奔重慶。墮其城南入滇黔。明年丁亥秋。應熊卒於永寧之土城。倪所居有巴字園。俯臨城堞。南對塗山下。有龍門浩。擅巴郡江山之勝。自題一聯云。居臨巴水真成字。家對龍門好著書。予昔過重慶。聞之門人林舉人云。

魏尚書格言

蔚州魏環溪尚書。據順治中以光祿承養親家居。服闋以臨朐馮相國易齋清薦起為御史。不五載至尚書。所著有庸齋閑話。與薛文清讀書錄同旨。偶錄數則於此。有不可知之天道。無不可知之人。事。好名是學者病。是不學者藥。居大臣而德

不純學不粹。不如下僚。居下僚而政不平。刑不中。不如素士。為士而理不明。學不正。不如庶民。偶見水與油。而得君子小人之情狀焉。水君子也。其性涼。其質白。其味沖。其為用也。可以澆不潔者。而使潔。即沸湯中。投以油。亦自分別。而不相混。誠哉君子也。油。小人也。其性滑。其味濃。其為用也。可以污潔者。而使不潔。倘滾油中。投一水。必致搏激。而不相容。誠哉小人也。五倫之外。無道。六經之外。無文。四書之外。無學。貧賤立品。富貴立身。方是天地間真男子。成德每在困窮。敗身多因得志。為仙為佛。論死後地位。為聖為賢。論生前地位。此虛實有無之別。世間第一種可敬人。忠臣孝子。世間第一種可憐人。寡婦孤兒。恭謹忍讓。是居鄉之良法。清正儉約。是居官之良法。吳芾云。與其得罪於百姓。不如得罪於上官。李衡云。與其進而負於君。不如退而合於道。二君皆宋人也。合之可作出處銘。父母有過。子猶幾諫。諭親於道。心無欺慢。兄弟有過。豈容背誦。面吐衷腸。誰能離間。匿怨而友。良朋所患。一人作偽。一家習慣。骨肉手足。譸張為幻。人而異情。犬豕之類。

家門喻

魏環溪尚書聖人家門喻略載於左。

聖人門

觀者自下而上。取君子之達意。

門闢正路三條。中行

中狂狷路。狷路右。門閭內外二界。喻義。內。喻利。外。門內戒規三節。老在得。終壯在闢。成少

在色。戒。門內畏箴三則。畏天命。則。畏大人。則。畏聖人言。則。門內賞罰二格。懷德。賞

懷刑。罰。門內才品四種。剛。第一。毅。第二。木。第三。訥。第四。門內課士三等。行已有恥。不

辱君命。等。宗族稱孝。鄉黨稱弟。等。言必信。行必果。等。門內黜士四等。患得患失之鄙

夫。等。下無忌憚之小人。等。入下。德之賊。最下等。此段自上而下。意。門內取士四科。德行。科。言語

科。政事。科。文學。科。叩門三法。反三隅。法。叩。排。口。叩。憤。心。叩。入門一步。致知格物。聖

人家。上。自下。而。前。孝。基。弟。址。門戶堂室。聖人。室。君子。堂。善人。戶。有恒。門。護家四壁。信。四。忠

三。行。壁。二。文。壁。一。向上三階。樂之。上。好之。中。知之。下。自外達內四程。權。程。立。程。三。道。道。程。二。共

學。程。一。自內達外四程。禮。動。程。莊。莊。程。三。仁。守。程。二。知。及。程。一。傳家四法。游。藝。家。依。仁。內。據。德

內。志。道。內。家。成家四事。樂。忘。憂。憤。忘。食。誨。不倦。學。不。厭。

聖門戒律

廬陵張學士幹臣作聖門戒律八條。一名穿窬之類。多。方。鑽。利。二。名患得患失。鄙。夫。

黃。緣。以。鑽。一名妾婦。容。附。取。一名壟斷賤大夫。貨。者。是。一名墻間乞人。望。門。干。一名

無忌憚小人。侮。法。作。奸。一名德之賊。游。移。不。可。一名不遠禽獸。橫。逆。不。悛。淫。

圖議

漢光武好以圖議決事。宣布天下。桓譚以此得罪。而符堅以讀議殺王彤。王儼此一
事過光武遠矣。其後乃以議文入五將山。竟為姚萇所執。當是末路憤憤耶。

朱彤

朱彤京兆人。隱居不仕。閭閻使涼。以彤與王猛竝稱。堅以猛為侍中。猛表讓於彤。其
後猛死。堅欲南寇。引羣臣會議太極殿。符融石越等皆諫。彤獨贊之。卒致淝水之敗。
以至亡國。此豈景略匹耶。處士盜虛聲。何代無人。

馮可宗

益都馮起震。字青如。老儒也。工畫竹。有名啟禎間。時號馮竹子。有子二人。長可賓。成
進士。官給事中。好聲伎。侍妾數十人。其弟可宗。南渡。掌錦衣衛事。為馬阮牙爪。尤豪
侈。自恣。居第皆以紫檀為窗櫺。乙酉死於金陵。同時有馬文室者。貴陽相之廝役也。
亦官都督。金陵破。官於其居宅井中。淘金得數萬兩。或為賦。淘金行焉。

劉吏部

劉吏部公誠。

仁體

慷慨任俠。意氣自許。嘗遊睢陽。睢陽守贈遺頗厚。歸經人家墓田。徘徊

徊久之曰此地自佳惜葬不合法不急遷且有奇禍因迂道訪其家具為主人道之曰公誠長者顧力不能遷奈何劉曰是易耳盡解橐中裝與之而去此與漢書原涉事頗相類

王公家書

故尚書王公德完字希泉蜀廣安州人萬曆庚子臨胸馮公琢菴琦南充黃公慎軒輝同侍皇長子日講退謂王公曰今日皇長子閱言母后憂危狀殆不自保馮又曰今日之計母后安則皇長子安而天下安否則危矣須得一人拚性命說破庶有濟乎王公慷慨起曰此言官責公詞臣可無言然某言之必死老母弱子以累慎軒矣疏入神宗大怒下詔獄究問主使之入當是時馮公自分不免王公備任慘毒但云道路喧傳高皇主使語不及他拜杖謫歸天啟中起廢籍至戶部尚書公之孫有馮予門人也以公獄中家書及馮黃二公手札示予敬錄於此家書云十月二十八日男上中宮本蓋中宮危則皇長子危長子危則宗廟社稷危此回天機括曲突徙薪上策男赤心為國奮不顧身冒昧陳言致皇上震怒拏送鎮撫司考訊人臣盡忠報國獨立敢言誰為主使皇上初震雷霆計且不測幸賴二祖列宗在天之靈皇上夢

一金甲神人持鞭而捷宮殿動搖。因此上心驚懼。男遂免於廷杖。止繫鎮撫司中。出則無期也。各衙門上三疏救。皆不報。男思人臣為宗廟社稷。即死亦可不朽。矧伏我祖宗父母積德累仁。今得不死。非聖主恩深。焉能再造耶。萬里長途。兩位老母。暮年聞此信息。驚惶憂慮。恐致成病。則不孝之罪。無所容於天地間矣。馮公書云。千古綱常。萬年宗社。係此舉。蓋向來所言止及國本。而兄所言者。事之本也。烈心奇節。與鄒爾瞻等。而所關比爾瞻更大。國史野史。大書特書。不一書矣。雷霆之下。箠箠慘并。百僚悻心。千夫隕涕。寄九死於九關。幸而不死。社稷實式靈之。既逆隆旨。干天譴。士之處此。當以忠智相兼。有身在無忘主。恩有舌在無談國事。事在身外。身在世外。鷗波萍跡。足寄此生。柴車就道。形跡宜晦。即遇故舊。一夫一馬。亦勿受之。貂璫滿途。百凡寧過慎耳行矣。足下相與淺而意則深。業已成千秋之事。為千秋之人。事事須與此舉相稱。令龍逢黃綺合為一人。乃為全盛。若異日出而肩大任。建大業。則在天不在我。然聊以兄之出處卜之也。勿煩作報書。有所欲言。異日覓便相聞可耳。黃書略云。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此語至當。真見古人之心。辟如父母反目。泣諫不從。大杖而走。豈須更忘怨慕哉。常存此心。自不見直言得罪。有毫髮之可矜負也。天下人公共大

事被兄一肩擔盡。所關至大。而弟所言。欲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蓋責備賢者。愛不能已耳。此事孫北海侍郎益智錄載之。止言黃而不及馮。且錄名臣亦不及文敏。何哉。

陳忠愍

陳都督福。字東海。陝西定邊堡人。積功至右都督。駐夔州。予壬子。使蜀見之。真儒將也。與予登夔府東城觀八陣圖。謁白帝城昭烈廟。奏軍中之樂。行酒極歡。酒酣。送予江岸。執手殷勤而別。此後予廬居。聞陳遷寧夏總兵官。尋滇黔告變。陳百口尚在夔門。時蜀中已陷。賊以左將軍印誘之。招致百端。陳皆執其使以聞。朱龍輩叛亂。據花馬池等城。討平之。進圍固原。朝論方倚為長城。謂必辦賊。一日賊忽以五百人偽降。陳坦然不疑。置之左右。陳部下有九營。而自居中。號令嚴肅。日晡。諸營不得相往來。夜二鼓。降人發難。中軍驚擾。時大風雪。諸營無敢趣救者。遂刃陳。取其元去。此乙卯冬事也。陳忠勇乃心王室。今大帥無出其右。其死也。上震悼。特贈為公。諡忠愍。擢其弟參將奇。為天津總兵官。壽為光祿寺少卿。今為右通政。

曹植司馬順

吳江顧生庶其。萬三餘漫筆云。三叔周之畔。臣實殷之忠臣也。說本陳同父。若曹丕

纂漢陳思王植變服而哭。司馬炎纂魏。習陽亭侯順歎曰。事乖唐虞而假為禪名。遂悲泣。由是廢黜而卒。二公非漢魏之忠臣歟。

門戶

吾家自明嘉靖中。先高祖太僕公。以甲科起家。至隆萬而極盛。代有聞人。當明中葉。門戶紛紜之時。無一人濡足者。亦可見家法之恭謹矣。先伯祖太師霽宇公。諱象出人相將六十年。與葉文忠公沈文端公郭文毅公輩師友之誼最厚。故小人造東林同志錄。東林籍貫皆列焉。先祖方伯公。諱象為禮部主事。時鄉人元詩教韓汝勢張甚。以公名閥。素有清望。餌以詮曹。欲引入其黨。公力却之。遂觸其怒。丁巳以察典中傷。里居者十餘年。此其梗概也。至從叔祖吏部。諱象為東林聞人。而才浮於家法。始一變矣。夏瑗公。允幸存錄云。辛亥京察。孫丕揚主之。曹于汴。湯兆京。佐之。而所處湯賓尹。王紹徽輩。則改東林者也。紹徽有清望。而賓尹負才名。故秦聚奎直糾其不平。丁巳京察。鄭繼之主之。徐兆吉。韓汝佐之。而所處皆東林也。世之所謂清流者。一網盡矣。是時有齊楚浙三黨鼎峙。齊為元詩教。韓汝輩。楚為吳亮嗣。官應震輩。浙為劉廷元。姚宗文輩。而湯賓尹輩陰為之主。於是。有宣黨。崑黨。種種別名。宣即賓尹。崑則顧天

埃也

元韓

元詩教萊蕪人。韓浚淄川人。趙忠毅著論。所目為四凶也。皆同郡。曾山東缺詮司。先方伯時。官儀制主事。同鄉前輩皆屬意元韓。欲擢以為德冀為之用。屬張華東公登廷通殷勤。時伯祖太師以薊督召入中樞。公曰。朝廷威柄。惟銓與樞。詎有兄在本兵。弟復為銓曹者。力謝辭之。元韓怒不附已。遂以察典中傷。夏考功云。丁巳之察。不平彌甚。竟無一人起而爭之者。蓋在朝清流驅逐盡矣。諒哉。先是癸丑考選。諸公皆以名德首推公。時太師方以大司馬召。寓家書曰。弟以資望應得臺省。且欲假歸。俟考選後。乃入。弟即迴避。例亦當改翰林。公復書言。王事孔棘。且君命不宿於家。不可以弟故違君命。即具呈迴避。公生平恬退如此。

高忠憲

高忠憲公自言。少年以氣節自許。以此一念受譴。亦不畏。及得罪遠竄。值風雨困卧舟中。數日天晴。登岸入旅店中。忽推窗見桃花爛然。遂有悟。併氣節之想亦冰消矣。

崇禎三相

夏瑗公云。烈皇英明勤敏。自當中興。而卒致淪喪者。以輔佐非人也。庶幾如范景文之博大好賢。方岳貢之清勤憂國。不失賢相。惜用之稍晚。謝陞不徇物情。不違公論。三公於二鄙。皆虛公不滯。但闖寇之難。范死節最烈。照耀千古。方以直精微房。入內閣。變即自縊。為僕所釋。欲再縊。而寇已入。受刑至慘。終不屈死。或惜其死稍晚。然大節終無貶也。謝又出方下矣。

酈道元

酈道元。史稱嚴猛。為中尉。汝南王悅嬖人丘念。弄權縱恣。道元收付獄。悅請於胡太后。太后赦之。道元殺念。并劾悅。時蕭寶寅在關中。反狀已露。悅遂奏道元為關右大使。行至陰盤驛。遇害。世但知其文士耳。

二王好佛

王右丞兄弟好佛。多與名僧游處。其山川梵宇之作。往往精妙。然唐書王縉傳載。縉喜飯僧徒。對楊啟沃。輒以因果為證。每西番有警。輒使群僧誦仁王經。禳之大曆刑政日以凌遲。縉又縱弟妹女尼等。廣納賄賂。如市賈焉。孟子謂頌詩讀書。必知人論

世有哉言乎。

薛佩玉

予年來訪求殉節者謹書之。近又得貴州都勻知縣薛君殉節狀於同年子吳雯天章。薛君諱佩玉。山西芮城人。辛丑進士。出予友李宮詹容齋之門。為人孤介質直。臨事不苟。康熙十三年正月十一日。滇逆至都勻。戍將及兵士數千人內叛。脅受偽印。薛君不可。登樓自縊。僕薛策薛健救之曰。汝誤我。非愛我也。急麾去。遂死。其子鏞。今為諸生。

池北偶談卷七

清 濟南王士禎阮亭著

談獻

陳氏

康熙十五年丙辰春甘肅撫臣疏稱會寧縣典史汪玉虹妻陳氏被執罵賊不辱投井死得旨給銀三十兩立貞烈碑。

畢孺人

叔祖翰檢公諱象節字子慶中萬曆壬辰進士選庶吉士第一元配畢孺人年甚少於邸中從容立嗣告於牕前自縊死奉旨旌表馮文敏公琦為傳比葬有雙鶴翔於墓所良久而去彈園雜誌云萬曆乙未夏翰林檢討王象節病危妻畢氏皇迫自縊家人覺之救免夫卒竟閉戶縊死辛亥夏戶部主事陳原道卒妻計氏哀慟不食淚盡血出死於柩旁道臣皆請旌表從之卓哉兩烈婦事正相類紀之以勸天下之為人婦者偶閱此錄附家乘。

馬文肅家書

無錫馬文肅公。奇世以宗禎卒未登進士。報至日。其父涵虛公夢人告曰。忠臣不事二君。又少時夢自吟。從今別却江南日。化作啼鵲帶血歸之句。後果殉甲申之難。其答成忠毅公德二東云。吾輩舍一死別無法。吾不為其難。誰為其難者。國家大運一身大數。總有天主之天。予我以成仁取義。固無憾也。勉之。吾輩正不必遜古人耳。又云。讀教所謂是母是子。美之敬之。成忠毅公德東云。慷慨仗節易。從容就義難。吾輩將為其難乎。抑為其易乎。又東云。弟幸老母舍妹俱在此。老母爭欲先引決。弟止之。以從容慷慨二義為告。弟志在為其難。懼變起倉卒。我輩無以自明。故復以二義相商也。文肅自跋云。玄升。忠毅一門四人俱死。吾一室三人。庶可相匹。妾朱氏李氏俱贈孺人士夫多有削髮為僧者。雖於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之義。未免有礙。然亦不得已之苦心。彼念上猶在南也。與兒書略云。忠孝二字。是吾家風。好守之一姐先死。朱玉潤後死氏女流得之。尤稱殊節。吾可無憾矣。玉潤父母可善視之。又云。吾少於夢中曾吟詩二句云云。此文文山語也。曾向汝母言之。舊歲又夢汝祖父語我曰。汝六十一歲。羈星在命。過不得。或謂必無是。以中一填起金星。為恩星也。今成我以千秋之節。又有兩侍妾。為我添此光彩。何必非恩乎。特與汝識之。公孫卿。字雲翎。康熙壬子舉人。年少

有志節。工詩文。不愧家學。與予善。惜早卒。未見其止耳。

蘇門孫先生言行

蘇門孫徵君鍾元先生。詩以康熙乙卯卒。年九十二矣。其自贊云。問爾為誰。曰。歲寒氏。歲既云寒。爾何為爾。曰。幼讀書。妄意青紫。長知立身。頗愛廉恥。雖因公事。屢蒙薦起。骨脆膽薄。不慕榮仕。衣厭文繡。食甘糠粃。隱不在山。逸不在水。隱於舉人。七十年矣。繞膝多男。及門有仕。老而學易。欲探厥旨。聊以卒歲。如斯而已。先生十四歲。謁楊忠愍子尚寶補庭。補庭問設在園城中。內無糧芻。外無救援。當如何。先生應聲曰。効死勿去。尚寶歎曰。足卜子生平矣。天啟中。左浮丘魏廓園周蓼洲三公。以璫禍被逮。皆先生與鹿忠節繼善之父。及其甥壻張子度果中。周旋於患難之中。左公弟光明。魏公子學淵。周公友朱祖文。皆主其家。又與高陽孫文正公書曰。左魏諸君子。善類之宗。橫被奇冤。誰不抗腕。昔盧次梗一莽男子耳。謝茂秦以眇布衣。行哭燕市曰。諸君子不生為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獻吉在獄。何仲默致書楊邃菴。求為引手。康德涵義急同調。至不自愛其名。浮丘廓園之品。固當直踞獻吉。何次梗敢望某。一介書生。尚負慚於茂秦。閣下功德。前無邃菴。憐才扶世之感。諒必激於中。豈

無意乎。及三公死。各坐贓數千。先生又與鹿太公醵金代上之。先生晚年。語門弟子云。吾生平尚友。凡三變。乙丑丙寅之際。則慕陳太丘郭林宗。癸甲之間。則管幼安田子春。今耄矣。其惟魏武公乎。奉聖夫人客氏弟光先所。知以名馬貽先生。以家貧不能具芻蕘辭。光先再致養馬之需。以病軀不能乘辭。先生常語門人曰。讀有字底書。要識無字底理。又曰。予五十年始識得一貧字。嘗有詩云。為人百歲只為子。學道終身總學貧。定力原從貧處得。猿啼鬼嘯也成鄰。先生家祭儀注略云。晨起櫛沐後。入祠三揖。自入小學。便不可廢。朔望日。焚香拜。元旦昧爽。設祭四拜。四仲月。用分至。日各設祭。行四拜禮。子孫供職事。凡佳辰令節。寒食寒衣皆拜。設時食。忌日設食拜。子孫素食。不享客。有事出門。焚香拜。歸亦如之。吉慶事。卜期設祭。兒女婚姻。焚香以告。生辰彌月。設食以獻。新婦廟見。設祭。主婦率之行禮。凡祭。婦人另行禮。各如儀。先生嘗題壁云。人生最繫戀者過去。最冀望者未來。最悠忽者現在。夫過去已成逝水。勿容繫也。未來茫如捕風。勿容冀也。獨此見在之頃。或窮或通。時行時止。自有當然之道。應盡之心。乃悠悠忽忽。姑俟異日。諉責他人。歲月虛擲。良可浩歎。先生孝友堂家規云。通來士大夫。絕不講家規。身範故子孫。鮮克由禮。不旋踵而辱身喪家者多。

矣。祖父不能對子孫，子孫不能對祖父，皆其身多慙德者也。家中之老老幼幼，夫婦婦，各無慙德。此便是羲皇世界。孝友為政，政孰有大焉者乎？先生前後廬墓六年，常言少年妄意功名，自雙親見背後，哀痛窮苦中，認取本來面目，覺向來氣質之偏，先生嘗言七十歲工夫較六十而密，八十歲工夫較七十而密，九十歲工夫較八十而密。湯孔伯弼云：先生之學，以慎獨為宗，以體認天理為要，以日用倫常為實際。康熙甲辰，先生以大難錄一事牽連北上，途中語門人曰：憂患恐懼，最怕有所一，有所則我心無主。古來忠臣孝子，義士悌弟，只是能自作主張。學者正在此處着力。先生病革時，語學者云：近得一語，實為要訣，但未敢拈以示人。許平仲能化老僧還俗，此語通徹天德王道一齊了貫。

蘇門三賢

張果中，字於度，容城人。少從學於江村鹿公。善繼崇禎中殉難贈大理寺卿左浮丘、魏廓園、雁瑤禍被逮，皆主其家，牧齋贈以詩。所謂夕陽亭下頻留客，廣柳車中每貯人，是也。後從孫徵君入蘇門，高蹈遠隱，卒葬夏峯村北原。徵君為之傳，彭子凡、蠡縣人，舊為諸生，甲申後遊河朔，依徵君以居。土人授粟不受，竟坐死嘯臺旁。徵君題之曰：餓夫墓。理堂

和字寒石西華人。本姓李。恥與閭逆同姓。改今姓。有詩文若干卷。亂後散軼。徵君嘗
貽書西華左令。恤其老母幼孫。稱為魯連後一人。予嘗作蘇門三賢詩云。

王董兩烈婦

王貞烈孔氏河南儀封人。進士貞壇女。適諸生王碧壺。碧壺肅敏公七世孫也。乙巳
七月夫死。自縊以殉。死三日。父母往哭之。目忽開。移時而瞑。董烈婦孫氏山東福山
人。歸萊陽董。子道廣。道廣死。亦自縊。將死語其弟曰。歸語父母。勿悲我。父母幼勞
無以為報。是所以報耳。貞壇先兄門人

刁蒙吉

刁蒙吉先生。包祁州人。天啟丁卯舉人。隱居講學。曾見其潛室劄記二卷。錄二條於
左。為蓋世豪傑。易為慊心聖賢。難。易言趨吉避凶。蓋言趨正避邪也。若認作趨福避
禍。便誤。

左翼宸

左翼宸先生。應州人。少失愛於繼母薄氏。以孝聞。後舉孝廉。為高縣令。闖賊寇其
境。竭力拒守。城陷被執。將殺之。薄以身蔽先生。泣曰。我繼母也。兒事我孝。願以身代。

孝兒賊感而釋之。居鄉一介不取。冬常單衣。有老蒼頭世實者。製絮衣以進曰。主人義不他受。此衣寶力所營。願主人安之。竟力却不受。所著有知非集。

范呂二公

范文忠公夢章。景甲申絕筆云。坐卧小樓。竟亦難耐。故此決絕。萬曆中。文忠為東昌府推官時。雒陽呂忠節公。維祺為兗州府推官。後同入為吏部郎。天啟甲子乙丑間。同以忤璫歸。崇禎中。又相繼為南京參贊兵部尚書。文忠撰忠節太翁墓誌。謂予與介孺生平行徑臭味無一不同。卒皆以大節著。呂公子兆琳。字敬芝。順治己亥進士。官御史。與予善。孫履恒。康熙甲戌進士。謙恒。癸酉舉人。

長白先生

元張慎與。名臨。讀書長白山中。淹貫經史。生徒千里。負笈屢徵不起。學者稱長白先生。元明善完顏令去思記云。與齊處士張臨善。楊廉夫撰鮑孝子志。又載先生至元間。由丘園官至祭酒。狀元張夢臣。中丞張朴。大叅張誠等。皆先生門人。又鄒平縣北地名河溝。有先生為其父阡表。中自云為司業。貳上庠。僅半載。與廉夫言相近。元太史與先生同時。記稱處士。不知何謂。今長白先生龍池上有三賢祠。祀伏生。范文正。

公及先生也。嘉靖中。鄒平丞失仲思。夢一丈夫。冠服朴異。不類時人。自稱予有名無爵。世所稱長白先生者。乃太學生張松遠祖也。松嘗記其事。姪孫中丞仁軒公元曾孫尚書華東公建建先生祠於縣東七里。尚書為之記。

丘方山

丘方山。名鳳。河南新安人。以刀筆仕。至南京。龍驤衛經歷。少讀小學。大學中庸禮記。躬行有德。日以朱墨二圈。記別理欲。有弟蕪其田。以為已分田多瘠。先生即以已田易之。已而沃。弟田復蕪。先生又易之。初仕獻縣丞。稱清官第一。後自南京告老歸。居方山下。鄉黨以為錢宣靖公後一人。先生與洛陽尤西川時熙友善。西川門人孟雲浦化鯉。狀其行。呂忠節公維祺作謚議。予於纂修明史時。曾以其行狀謚議送史館。

沈文端公家書

歸德沈文端鯉家書一通。略云。王父母賜扁。曾央大哥往謝否。爾已後只以不相見為至。寧可禮節上差些。勿要開了此端。出入公門。招惹是非。且受勞苦。拜客只可騎馬。不可乘車。家下凡百儉素恬澹。不要做出富貴底氣象。不惟俗樣。且不可長久。大抵盛極則衰。月滿則虧。日中則昃。一定之理。惟有自處退步。不張氣。不過享用。

不作威福。雖處盛時。可以保守。近者江陵張老先生。一敗塗地。只為其榮寵至極。而不能自抑。反張氣燄。以致有此。可為明鑒。我今雖做熟官。自處常在冷處。必不肯多積財貨。廣置田宅。使身終之日。留下爭端。自取辱名。爾能體我此意。凡百學好。已知持滿之道。只愁爾一向做得門面大了。無富之實。有富之名。日後子孫不免受累。為今之計。要減些田土。損些受用。衣服勿太華美。器用寧可欠缺。留些福量。遺與後人。此至理也。秋夏糧及早上納。多加與些火耗。各莊上人常約束他。莫要生事。捨與窮人綿襖一百箇。趁早預備。親戚中貧者孤寡者。闕暮年光景。頃刻可過。何苦如此。只圖灑落為快也。我求歸之意。已與申老先生說過。尚未見許。沈埭近日頗知讀書。坊牌既不能止。隨府縣建在何處。只是不可妨礙人家。既有自備木料。官木料不必用之。又寄子域云。昨相知有書云。地氣自南而北。今吾鄉人半入南中矣。此段似為四明報而發。予跋之云。右□德沈文端公家書一通。字字聖賢忠恕之旨。予欲續名臣言行錄。因從宋牧仲所借歸。手錄藏之。然以文端公敬慎如此。而猶不免四明之忌。仕路真可畏哉。公為先伯祖太師公隆慶辛未會試房師。其文集正續稿。皆太師序刻之。

施允升

宣城施允升先生。大愚山之祖也。萬曆中倡明講學。私淑盱江羅近溪。與鄒南皋焦澹園諸公遊。嘗有羅姓者。兄弟鬩牆。先生要之家。反覆勸譬。聲淚俱下。兄弟遂相抱而哭。先生為講學歌詩。三日始散去。其叔祖某絕產千餘金。應歸先生。一介不取。捐為義田。以贍族。又置義學。以教族之子弟。所著有中明子集若干卷。

王端毅公遺事

三原王端毅公遺事。凡四十則。公子康敏公所述。夏日京邸。偶得一編讀之。因錄一二。則以自警。公家法甚嚴。子孫雖孩提。無敢嬉笑於側。盛暑中。必使著衣襪。始侍左右。嘗曰。教爾曹讀書。非為利達計也。正欲使知為人底道理。公謝政後。有一通家子。在官寄茶一簍。公受之。後復寄二簍。亦受之。但答書云。令先君為時名臣。吾子宜清白。律已勿替家聲。何勞為老夫之故。數數寄贈。吾受之心甚不安。此後勿再寄。寄亦不受矣。公門人蔡虛齋發志錄一條云。公嘗問今學者滿天下。何故異才難得。予對云。是固有由上之人。所以養之者。本未盡其道下之人。又幸際時之昇平。而售之急耳。以生所見言之。如生稍知章句訓詁人。便舉而進之於學宮矣。未幾作經義。甫成篇。便得補廩。又未幾作三場文字。便期中舉人。中進士矣。一中進士。則官已到手。或

無暇於學。或自以為無用學矣。其仕而能學者無幾。蓋識見既淺。踐履必薄。規為必粗。非所謂俟其熟而食之者也。況自幼入小學。所學多非學做人之實事。人才之不如古以此。公曰。然吾兒子承裕。今年二十三。丙午年已中舉人。然吾未欲其急於仕。且令靜覽羣書。間閱世務。冀他日得實用爾。承裕即康敏公。仕至戶部尚書。

楊斛山先生

富平忠介斛山楊公。清節冠一時。其以建言罷出都。夫人乘一驢。公自步從。三原馬谿田光祿生日。聲伎滿堂。聞公至。急揮去。設齋鹽相對而已。關中士大夫至今能言之。公裔孫紹武。順治己丑進士。與予友。嘗遺公文集。

楊以齋

海寧楊以齋。建通政子。同年進士。知高要縣。入為給事中。初上諫獵疏。世祖皇帝震怒。親幸南海子。召九卿以下。至晾鷹臺。然後召楊入。諭以安不忘危之意。責以沽名天威甚厲。衆皆為危懼。然世祖實獎其敢言。有意進用之。康熙初。彗星見。上天變修省疏。廷議遣滿洲大臣巡方。上疏止之。凡所論奏。皆關天下大計。給事中舊司封駁。久廢不行。楊獨行之。直聲震一時。本朝諫官。當以以齋為第一。御史當以李琳枝先。

為第一。銓曹當以王東臯伯為第一。天下公論如此。

王東臯

王東臯伯河南湯陰人。丙戌進士。久於銓曹。一介不取。恒居官廨。雖胥吏亦服其清。正同年范印心以平陽監司入覲。念其貧。懷金將遺之。約同年館卿錢綬同往語久之。卒不敢言而退。寒冬惟一羊裘。數年不易也。御史李某過湯陰。見其居室庫陋。歎其清節。特疏薦之。時王已自選郎改御史。內陞京卿。歸里。上有意以都御史召。竟未及用而卒。海內惜之。滿洲總憲某嘗歎鹽法之弊。合肥龔端毅公曰。古云。有治人。無治法。但以兩淮付王伯勉。兩浙付魏象樞。各加僉都御史。久任。何患鹽政不肅清乎。

丘文莊

丘文莊公濬。著世史正綱。持論嚴正。至其為相。則遂三原王端毅公。惡莊定山欲誅之。何其明於論古。而闇於立身如此。

耿公祖孫

館陶耿大參明。成化丙午舉人。弘治丙辰進士。官御史。以忤劉瑾謫官。累官山西參政。其曾孫中丞如杞。字楚材。亦中萬曆丙午舉人。丙辰進士。廷對甲第。悉同官。遵化

道副使以忤魏忠賢為閹黨巡撫劉詔所誣逮繫累官山西巡撫平支狀貌無一不同中丞孫願魯亦中康熙丙午舉人庚戌進士今為翰林編修

周將軍

前明崇禎十五年本朝大兵入畿輔山東次年始北歸封疆大帥無敢一矢加遺惟周將軍遇吉時調防天津大兵至巡撫馮元鵬令出戰周以五百騎伏楊柳青大兵至邀擊之自辰鏖戰及酉其夜大兵徙營北去聞滿洲諸公言壬癸入關之役往來數千里如入無人之境惟見此一戰周後與其夫人禦闖寇死偏關最烈

三公薦人

明弘治中聞朵顏將入犯孝宗召閣臣劉文靖謝李二文正三公議遣廷臣整理邊關糧草初擬顧佐王儼上云掌印須留管家當各衙門官先生輩知之可舉其有才力者三公退擬侍郎陳清李士實以進上改批用都御史劉仲宇通政司參議熊偉按士實南昌人武宗時佐宸濠為大逆不識當日三公何以薦之

自比古人

王儉自比謝文靖張濬自比裴文忠王昭遠自比諸葛忠武侯

史閣部

康熙二十年。吳江吳漢槎號自甯古塔歸京師。駐防將軍安某者。老將也。語之曰。子歸。可語史館諸君。昔王師下江南。破揚州時。吾在行間。親見城破時。一官人戴巾衣。麾騎一驢詣軍營。自云我史閣部也。親王引與坐。勸之降。以洪承疇為比。史但搖首云。我此來只辦一死。但慮死不明白耳。王百方勸諭。終不從。乃就死。此吾所目擊者。史書不可屈却此人云。

乙將軍

乙將軍邦才。山東青州人。以總兵官隨史相守廣陵。同日授命。

任太守

任民育。山東濟寧人。中甲子乙榜。為揚州知府。亦不屈死。志皆軼之。

南尚書

工部尚書渭南南公二太。鋸巡撫福建時。紅毛番以明月珠珊瑚樹。異香火馬。諸珍寶物賄請互市。公絕其使。焚其貢物。口占一詩云。明月珊瑚貴莫言。番書字字誑軍門。牙前立下焚珠令。不敢持將獻至尊。授部將以方略討之。繫其酋。高文律。閩人。立

石平遠臺以紀公績此宗禎間事也康熙六年丁未五月荷蘭貢使卑獨攀呵閏等入貢時公姪廷鉉為主客郎中與予共事為述之如此

李忠定公從祀

宋南渡人物李忠定公第一張魏公生平不强人意處甚多而為宋齊愈劾罷忠定尤南渡治亂之關予往讀名臣言行錄恒欲著論以明之頃見鄧左之幘張浚不當從祀歷代人王廟議明白正大千古定案遂為閣筆其略云建功於中興之際首當聯絡公忠之人宋至靖康建炎之間人臣皆以緘默柔媚輸國於人為奉職而以恢復雪恥為不忠宋齊愈黃潛善汪伯彥之徒其尤也非李綱秉國整立規畫何以成朝廷哉浚乃甘以身為潛善客與齊愈厚而隱其書立邦昌之罪劾綱以私意殺侍從致綱罷黜綱罷而兩河相繼淪陷失身非類得罪君子雖有隨時倖立之功名而其虧喪已不可贖矣夫從祀重典也謂宜黜浚而陟綱云鄧有仰止堂文集清峭可誦

趙忠毅公擇言

康熙丁未讀高邑趙忠毅公閑居擇言謹錄數則於此 太宰陳公有年典選予為

主事。一日謂予曰。僕不敏。必多過失。幸教之。予曰。人惟清淨。日復一日。安得有過。陳公大笑曰。是謂我不作事也。因議用海公。瑞何公以尚。二公皆廢棄。而剛直為天下所畏。陳公力言於政府。竟皆起之。沈戶部榜湖廣臨湘人。嘗一再見予。予癸巳春得罪歸。戶部送之郊。予抵里未幾。而使人來書曰。夏季領俸。念大賢家居。而碌碌如榜。乃食祿於朝。可恥也。謹以原封奉。上予受之。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非以位言也。如是乃為大臣耳。故魯兩生可為大臣。近日如太宰孫公鑰。陳公有年。蔡公國珍。可為以大臣矣。孫太宰不揚。楊少宰時喬。可惜也。而楊更可惜。以其廉慎耳。近日講學者。薛文清之外。崔後渠而已。所謂極高明而道中庸者也。論語之文。和平冲雅。如楚狂哀鳳之歌。莊子所載。乃其全文。而論語刪之。若迷陽路語。斷不可濶入論語中。知此則知文體矣。宋災。伯姬以待姆不至而死。左傳謂其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是時伯姬六十矣。以待姆不至。寧死於火。此婦德之至也。而曰不婦。以為婦與女不同。可不待姆而逃火。豈不謬哉。荷蓀丈人。遭亂世而農隱。而子路以為無義。以為亂倫。然則孔子所謂無道則隱。非耶。論語之文。此為難解。寺人勃鞞。晉文公之讎也。及即位而見之。初不肯見。既而見之。曰不見者。是吾惡心也。吾請去。

之人孰無惡心。皆能去之。則為善人矣。宋鄂州知州羅願。以父汝楫為御史。時常附秦檜論岳武穆。不敢入武穆廟。一日自念吾政善。姑往祀之。再拜遂卒。鄂州廩廩為乾道淳熙間名臣。其卒。朱子尤痛惜之。恨未見其止。鄂人感其德。為之圖像以祀。歐陽宜諸曰。願素行無愧於侯。其卒也。未必侯所為。意者善惡之報。不於其身。則於其子孫。樂盈非為汰。而受樂屢之惡。以殺其身。亦理之或有者。予謂羅公賢者。以其父之構陷武穆。而又近於其廟。愧恨不敢入。五內切剝久矣。一旦瞻其遺像。大命遂傾。惜哉。小人之子孫。惟宜愚不肖耳。稍賢智。則其苦皆若鄂州。求死不得也。按元鄭序鄂州小集以為南渡後文章有先秦西漢之風者新安二羅大羅名頌嘗知鄂州小羅名願即鄂州也字端良號存齋乾道二年進士爾雅翼即其所著也

王維王縉同名

唐書宰相世系出琅邪文憲公儉後者。有蘭州刺史景。景子縉。秘書郎。好時。永昌。景子維。此別一維縉也。又河東王氏始趙州司馬儒賢。儒賢子揚州司馬知節。知節子

協律郎。胄子汾州司馬處廉。處廉子五人。長維。字摩詰。尚書右丞。次縉。字夏卿。相代宗。又次縉。江陵少尹。次絃。次統。太常少卿。又太原王氏。始右武衛大將軍靖。靖子右金吾衛大將軍瓌。瓌子縉。太子詹事。為雁門郡王智興之父。太原節度使宰之祖。又別一王縉也。宋王縉。嚴州人。官右司諫。忤秦檜者。凡四王縉。

邢太僕

吾鄉太僕邢公子愿。侗以書法文章名神宗朝。然其行誼甚高。初知南宮縣。同年渭南公。憲仲工書。居益之父。為棗強令。會御史按真定。皆在郡候察。而南公病歿。後事一無所備。先生直入白御史曰。南棗強死。無為經紀後事者。某願請旬日之假。馳往治喪。畢事後赴郡聽察。幸甚。御史素重公名。許之。竟為停察事。聽往治喪。至今南氏子孫感公高誼不忘。御史亦賢者。惜逸其姓字。

左公逸事

左公。隸居親喪至孝。不出戶者三年。拈頰終追遠題文。讀者無不泣下。一日縣令夢天帝榜其門云。大孝格天。又其從弟某家有狐為祟。先生時在京師。家書偶及之。先生復書云。邪不干正。可善諭遣之。書未至。一日狐忽語家人云。公在都。諭我使去。我

何敢留。遂無他。公浩然之氣通乎鬼神如此。

左公母

徐烈母。寧海州儒家女。萊陽左公母也。知書。有大節。明崇禎甲申。左公叩命。督餉江左。母居京師。三月。京師陷。公從兄吏部郎懋泰。以車載母。間道東歸。而身與張尚書忻郝侍郎晉。徒步以從。至白溝河。仰天歎曰。嗚呼。此張公叔夜絕吭處也。呼懋泰前。責以不能死國。吾婦人。身受國恩。不能草間偷活。寄語吾兒。勉之。勿以我為念。又見二公責之曰。公。大臣也。除一死外。無存身立命處。二公勉之。言訖而死。蓋出都不食。已數日矣。與左公之死。相距僅一載。萊陽宋孝廉林寺璉。為予說。

朱子論蘇王

孔文仲。號正人。而攻伊川。至謗為五鬼之魁。朱子以蜀洛之故。甘心蘇氏。更有甚焉。其與汪尚書書云。蘇氏之學。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不在王氏之下。其徒若秦觀。李薦。皆浮誕輕佻。士類不齒。云云。至其推尊張浚。全以南軒交誼。甚矣不黨之難也。可歎。

李忠定公

周益公云。淳熙末。李忠定諸子皆不存。其姪申之進。公奏議請謚於朝。孝宗似未習其人。予為歷陳本末。上曰。張浚比耶。有司請以忠定易名。制曰。可。嗚呼。忠定豈浚之比哉。孝忠賢君。忠定名臣。同時而不相知如此。則忠定在紹興中。其棄置屏斥。不亦宜乎。

二蔡後

文丞相云。莆中有二蔡。其一派。出君謨。其一派。出京卞。京卞子孫。慚其先人所為。多自詭為君謨後。予頃見江右齒錄。分宜相子孫中式者。竟不列其高祖名爵。孝子慈孫。百世不改。可畏哉。

牧齋詩傳

錢宗伯牧齋。作列朝詩傳。本仿中州集。欲以庀史。固稱淹雅。然持論多私。殊乖公議。略舉一二。如徐有貞。陸完。以桑梓之故。一則稱其文武兼資。一則舉其功在社稷。欲以一手揜萬古人耳目。可乎哉。李文鳳。月山叢談云。徐有貞。力主南遷之議。及貞性險賊。今吳人舉其鄉望名臣。以有貞為稱首。上自王濟之下。及今時。能言之士。莫不皆然。後世宜有公論。固不始於牧齋也。

元人

元名臣文士如移刺楚才東丹王突欲孫也廉希憲貫雲石畏吾人也趙世延馬祖常雍古部人也字术魯朮女直人也迺賢葛邏祿人也薩都刺色目人也郝天挺朵魯別族也余闕唐兀氏也顏宗道哈刺魯氏也瞻思大食國人也辛文房西域人也事功節義文章彬彬極盛雖齊魯吳越衣冠士冑何以過之

康馬

武功康狀元德涵三原馬光祿伯循相友善康詞鋒如雲馬言不出口或斬之伯循曰但聽德涵言論自足快意何待吾言

孫太僕

孫沙溪太僕緒故城人博雅有風調嘉靖間嘗著無用閑談四卷頗足解頤然持論時有過偏如駁考亭陽明俱為已甚又載彭文憲時信星士談命言公百四十餘歲當有腹疾彭謂家人曰爾曹謹識之是年勿進吾生冷按此乃五代王祥事載宋人小說何得駕言文憲以此推之其紀述未必盡實錄也

戴京兆

戴京曾。初名曾子京。字型遠杭州人。登順治己丑進士官山東提學。清方孤峭。人不
可干以私。所拔皆一時名士。與施愚山。韓先後齊名。內陞大理寺丞。予告。久之起補。
稍遷順天府丞。再予告歸。幅巾野服。參學徑山。絕迹公府。人品為武林第一。康熙辛
酉卒。兩子亦相繼卒。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先兄子側為諸生。戴拔第一。復拔充貢。
賦最蒙擊賞。每侍坐奉教。如父兄焉。

重師

漢人最重其師。門生故吏。至有棄官行服者。荀爽師事李元禮。貽書云。久廢過庭不
聞善誘。陟岵瞻望。惟日為歲。直如子事父矣。薄俗要當知此。膺以爽父
淑為師。

抱松女

宣城諸生羅愷妻孫氏。年始笄。遇兵亂。從姑避山中。松下兵獲姑。將殺之。孫亟出請
以身代。兵脅之去。孫抱松大呼曰。死耳。義不可辱。遂見害。三日猶抱松不仆。人呼為
抱松女。

蘇少公葬地

眉州藝頤山。有老翁泉。葉石林云。東坡晚亦號老泉居士。墨莊漫錄云。蘇黃門薨於

許王定國作挽詞云。徒泣巴山路。空悲蜀道程。弟兄仁達意。千古各垂名。注云。公與東坡常泊巴江。夜雨。相約伴還蜀。竟不果歸。今東坡葬汝。公歸眉。王祥有言。歸葬。仁也。留葬。達也。又少公自作頴濱遺老傳云。先君之葬。在眉山之東。昔嘗約祔於其廬。雖遠不忍負也。又卜居賦序云。昔先君相彭眉之間。指其庚壬曰。此而兄弟之居也。今子瞻不幸。已藏郊山。予年七十有三。異日當追蹈前約。昔貢少翁為御史大夫。年八十一。家居琅邪。一子年十二。自憂不得歸葬。元帝哀之。許以王命。辦護其喪。譙允南年七十二。終洛陽。家在巴西。遺令其子輕棺以歸。今予廢棄久矣。少翁之寵。非所敢望。而允南舊事。或可庶幾。其賦云。諸子送我。歷井捫天。庶幾百年。歸掃故阡。按長公葬汝州郟城縣釣臺鄉上瑞里。嵩陽峨眉山。少公附焉。今河南志并載二公墓。而四川志載止老蘇墓。不及少公。定國之詩。遺老傳卜居賦之語。豈不果耶。外兄徐東癡夜適書來訂此疑。因書此復之。

白氏

白氏許州人。蘇宗之母。頴濱先生五世孫婦也。年二十餘。即寡。外家迎歸。竊議改醮。白氏微聞之。牽車徑歸。曰。我為蘇學士家婦。乃失身乎。於宅東北為祭室。晝兩先生

像圖黃州龍川故事於壁。香火嚴潔。躬自灑掃。金天興元年。許州被兵。白拜辭。兩先生前曰。兒子往京師。老婦死無恨。即自縊於室。年七十餘。見金史列女傳。

池北偶談卷八

清 濟南王士禎阮亭著

談獻

介推

說苑介子推。十五為荊相。堂下有二十五進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是又一介子推也。

壯節王公傳

宋壯節王公復。守徐州。闔門死節。宋史僅附書趙立傳。亦不詳何許人。一日讀劉昌詩興伯。盧浦筆記。乃知公為吾鄉人。傳載世系官階始末甚悉。筆記十卷。乃萬曆中綏安謝兆申所鈔。丹陽賀氏藏本。流傳甚少。因全錄之。傳云。公諱復。字景仁。淄州淄川縣人也。曾祖昊。國子博士。祖珍。尚書虞部員外郎。父愈。澶州濮陽縣令。贈光祿大夫。公少好讀書。博通史傳。慷慨有氣節。家有唐以來名臣畫像。每指顏杲卿像。謂人曰。士當艱難。捐軀殉節。當如顏公矣。以門廕補官。試大理評事。遷本寺丞。公家故饒財。不樂私蓄。嘗率其里之貴豪。遇郊歲。各輸銀絹十萬。以助賞賚。郡國效之。久之。除

京東輦運遷京東轉運判官。按部過淄川。父老迎候。公下車慰謝。先是淄川苦調外苛征。公嘗與父老言。他日或能奏蠲之。至是以白公。公曰。官卑不敢言。然重食吾言。以為父老羞。敢以私田之入代輸三年。除兩浙轉運副使。時太平日久。民不知兵。方臘初叛。所過守將望風奔駭。公下令所部嚴保壘。修戰備。竭力討賊。屢戰有功。賊平。擢徽猷閣待制。遷都轉運使。朱勔以花石奉良丘。多取漕艦以載。號直達綱。公曰。今寇起倉卒。飛輓繁困。而佞幸之徒猶貫苑囿。惑上心。固執不與。勔譖於上。公疏奏謂不可以不急之務。疲民費財。擢龍圖閣直學士。以事忤宰相王黼。降充龍圖閣待制。宋史云以龍圖閣止稱移知成都興利去害。民繪像立祠。刻石。高宗皇帝詔公知徐州。待制知徐州已上官階。粘罕以衆數萬薄徐。徐城孤勢危。公合戰。數不利。遂閉城拒守。金人重圍夾攻。晝夜不息。城中兵糧單竭。死者甚衆。敵勢益張。凡二十餘日。城陷。公躬擐甲胄。巷戰竟日。度不可禦。乃返州治。易朝服。南鄉再拜曰。臣受國厚恩。當以死報。今日得死所矣。謂賊曰。死守者我也。監郡而次亡與焉。可獨殺我。而舍僚吏與百姓。史一暇其帥凜然歎異曰。使南朝皆如公。我豈得至此。今汴京已陷。二帝北去。公尚為誰守乎。公罵不絕口。帥復說之曰。必欲全活生靈。請立降。當為易官封。就知此州。公罵曰。汝等

勿誘我。我誓有死耳。帥察其無降意。命左右搥其口流血。公含血嚔之。子倚在旁不勝憤。突出見粘罕。顧手無挺刃。得布囊盛輒擲之。中其旁千戶長斃。粘罕執倚。剗其心以祭千戶長。欲懼公速降。公不顧。為帥敲死。闔門百口俱遇害。時建炎三年正月二十九日也。帳下趙立求得公尸。拜伏痛哭。裹以衾褥。藁葬於黃樓之側。累壁以誌之。敵退立具奏其事。天子震悼。詔特贈資政殿學士。謚壯節。給恩澤五資。賻贈絹帛各二百疋。初公未遇害。筮而遇乾六體不變。術者曰。滅門之象也。公曰。死生定數也。苟獲死所。敢逃乎。卒時年五十二。徐人立廟祀公。及倚亦號雙廟。勅賜名曰忠烈。碑立廟。積官至正議大夫。累贈光祿大夫。娶趙氏。濮邸肅恭僖王宗博之女。封安平縣主。贈永康郡夫人。再娶劉氏。章獻明肅皇后之姪。徐州陷。不食三日卒。贈咸平郡夫人。先是公長子侑從高宗過維揚。及趙立已亡。徐州有武衛軍。舊隸公。義不他屬。願從侑。高宗聞之。詔於樞密院創計議官。特命侑為之。仍領武衛。紹興八年。和議成。奏乞訪先臣遺骸。優詔許之。行至泗州。得疾。抵徐城驛。暴卒。明年奉使藍公佐迎護徽宗梓宮。交割地界。貽書當路漕使。訪公瘞所。漕委幙屬王之翰往焉。故跡漫沒。莫得其處。忽有老嫗指謂之曰。君非求王待制瘞所乎。其在此間。即所指求焉。有家歸然。

蓋以獸瓦啟視見大龜覆其上。回視老嫗化為虎。撒壁取骸。聯絡不斷。如鎖子骨。獨一手指闕之。翰炷香禱。須臾有指一節。浮水上。觀者莫不歎駭。之翰易官。歛於京師資聖院。後子孫徙葬於兗州萊蕪縣。先塋云。紹興十年。承宣使田諤。扈從顯仁太后。回鑾。侂子達留淄川一詩。送諤云。兩地音塵隔死生。十年常效執珪吟。羨君已作遼東鶴。顧我空存魏國心。日下既蒙新眷遇。海邊休忘舊知音。倘憐萬里親庭在。為向雲山處處尋。詩至而侂卒。已一歲矣。藍公佐使還。一日侍上。語次。上曰。王侂有兒女否。奏曰。侂五子。流落中原。居江南。所生兒女尚幼弱。上惻然。詔令諸女入禁中。命宮嬪保養之。十餘年。賜金帛遣嫁。右傳得於公之元孫默。按史附公於趙立傳已非體又剪截太略若非與伯

筆記公之始末無從考鏡參碑史可無作乎

傅山父子

傅山字青主一字公之他太原人母夢老比丘而生生復不啼一瞽僧至門云既來何必不啼乃啼六歲食黃精不樂穀食強之乃復食讀十三經諸子史如宿通者崇禎中袁臨侯繼咸督學山西為巡按御史張孫振誣劾被逮山橐餠左右伏闕上書白其冤馬君常世奇作義士傳比之裴瑜魏劭亂後夢天帝賜以黃冠衲衣遂為道士裝

醫術入神。有司以醫見。則見不然。不見也。康熙己未。徵聘至京師。以老病辭。與范陽杜越君異。俱授中書舍人。歸山。工分隸。及金石篆刻。畫入逸品。子眉。字壽毛。亦工畫。作古賦數十篇。常粥藥四方。兒子共輓一車。暮抵逆旅。輒篝燈課讀經史。騷選諸書。詰旦成誦。乃行。否則予杖。

葉文莊論陶南村

孫大雅作滄螺集。有陶南村傳。載其不應制帥。泰不華南臺御史。丑驢辟舉。張士誠開府姑蘇。以軍諮屈之。亦謝不往。洪武癸丑。命守令舉人。才復以病免。藝圃種菊。有靖節之風。又稱其所著輟耕錄。文獻足徵其人品著述。為世所重如此。乃水東日記謂書史會要。為楊文貞所不取。又謂輟耕錄可鄙。豈惡其人者。惡及儲胥。文莊亦有所不免耶。何雌黃之過至此。

蔡趙二相子

蔡條。京之子。撰西清詩話。宣和五年。或言條論議。專以蘇軾黃庭堅為本。奉旨特落職勒停。見吳曾漫錄后山居士集。有與魯直書云。正夫有幼子。明誠頗好文義。每遇蘇黃半箇數字。必錄藏。以此失好於父。正夫挺之字也。蔡趙輩。勢能禁天下。不敢習蘇黃。

詩文而不能得之於其子異哉

明誠撰金石錄

孫塏

孫塏字父菴浙人為福寧總兵官吳萬福客閩逆叛於福州以書招諸大帥塏力勸吳公斬其使絕之發兵拒守而賊兵奄之吳公死之塏從死林舍人石來麟有詩弔之云誓師幕府勸移兵青史應傳忼慨名死節千秋比袁祭肯教人笑褚淵生同時有嵇永仁者字留山無錫人古文有名為制府范忠節公承謨客亦從死

歐劉

劉原父與永叔相友善然原父常言好箇歐九可惜不讀書仁宗嘗問宰相劉敞何如魏公極稱其才歐對曰劉敞文亦未佳其博雅足重也二公似以名高相失後村江西道中詩云每嘲介甫行新法常恨歐公不讀書浩歎諸劉今已矣路傍喬木日蕭疏

梅宛陵取士

元人劉性作宛陵集序云仁宗嘉祐二年歐陽公知貢舉梅聖俞為試官得人之盛若眉山蘇氏南豐曾氏鄆張氏河南程氏皆出其間葉石林詩話謂是榜得蘇子瞻

為第二人子由及曾子固皆在選中。今人止知蘇曾為歐公門生，不知張程二氏皆出其門矣。又東坡兄弟生平於六一師弟之分極深，然於宛陵祇稱梅二文，亦所未解。

謚文公

劉後村云：謚古也，複謚非古也。封演云：謚二字者，一字為文，一字為質。世言歐陽永叔卒，將謚文，常秩時為太常博士，議當謚文忠，或謂必留此以待介甫已，而果然。然唐宋以來謚文者，獨韓退之、宋元晦為不愧。他如白居易、李翱、陸希聲、權德輿、楊億、王安石、姚燧、歐陽玄輩，皆謚文，亦未盡允也。獨孤及云：二字不必為褒，一字不必為貶，果在字數，則是堯舜禹湯文武不如威烈愼靚王也，齊桓晉文不如趙武靈秦莊襄楚考烈也。唐人論如此，則謂文必優於文忠，亦未必然。初元晦議謚文忠，劉後村時年十七，代其父尚在作駁議，因止謚文，其略曰：正主庇民之學，鬱而未伸，著書立言之功，大暢於後，合文與忠，謚公似矣，而非也。有功於斯文，而謂之文，簡矣而實也。請以韓子之謚謚公。右謚議見後村集第二十五卷。

烏程

予鄉長山劉青岳相國崇禎間歿於戍所。予內大父張忠定公登及諸鄉大夫於朝房。候烏程相祈代題給勘合。溫不可。比入閣。即日具揭。次日而准給勘合之旨下矣。楊鳧岫宮諭總士玉堂舊記載此事云。烏程之結主知亦非偶然也。

秦襄毅公年譜

康熙癸亥冬十月。偶從同年汶上岳給事鎮九。辭得單縣秦襄毅公緒。自撰年譜一卷。乃公八十歲。以戶部尚書家居時自述。時嘉靖十七年也。吾東新纂通志。出庸妄之手。前代名臣如公。及曹縣李襄毅公秉沂。州王恭靖公璟。皆削其名氏不載。目今奉旨修一統志。將何所據為文獻之徵耶。因寓書高侍郎念東。俾與巡撫徐中丞敬菴旭言之。而錄公言行數則於左方。以補言行錄之闕云。○為御史數忤內官。謫沅陵縣北容驛。驛丞都御史軒公上章為予分辨。留中不出。同僚或謂予曰。足下何以處此官。予曰。事上臨下。素位而行。持節守廉。誓死不改。○景泰七年。年三十一。在北容構茅屋三間。題其扁曰安遇。日讀五經諸史。日夕汎江以漁釣為樂。又於軒前自題聯云。處困而亨。有言不信。予為御史時。量褊不能容物。由此一謫。器量漸宏。去就漸輕。識趨漸明。雖一時謫官。而得終身受用。天未必無意也。○天順元年。遷知雄縣。

治民惟用絜矩二字。御史惟用易大畜積豕之牙一知。至於刑罰。一以欽恤為主。忠國公石亨。令人來討雄縣南壇舊基。許以知府。予不從。人皆尤予。未一載。亨事敗。出其門者皆坐嚴譴。有京差捕獵內臣害民。予執法禁革。誣奏繫御史獄。雄民擊登聞鼓代訴者五千餘人。調府谷縣。縣乃極邊戎馬之地。予亦不敢鄙夷其民。修學廟。以興文教。築城堡以嚴邊防。里甲公用錢每人一年。上戶不過二錢。○八年。巡撫徐公廷璋保任葭州知州。釋冤濫寬租賦五七日。不用鞭扑。同僚退而笑之。予曰。本州負稅事有所由。正當徵收時。吏書兵隸。假托催糧。惟事求取。民既納絡。得有所挾。因而延緩。是豈徒民之罪哉。時在坐。致仕官數輩皆為泣下。○成化元年。在葭州。欲以二月十三日齋沐祈雨。有父老百餘詣縣告曰。本州邊地苦寒。每歲至四月。方有雨。此時祈雨。徒勞心耳。予曰。天道焉可知也。至期焚香焚檄。十五至十七。連雨三日。予乃發粟賑貸。給民子種。通借牛具。民大悅。四月麥苗將黃。乃選差公當老人催徵。五月十五日。催完發運。六月初三日。告檄通關。在葭七月。里甲公用。每人止用銀六分。禱雨四次輒應。或以事出境。公幹。百姓聞予將回。則喜曰。雨來矣。○巡撫項公忠奏。予才堪治繁。調秦州。道經西安。項公謂予曰。秦民難治。皆以刁民作梗。爾到彼有此等。

即打死申來予曰。乃民人皆惡之。所惡不同。上司於刀民則惡其害人。州縣官於刀民則惡其害己。但患御之無道耳。苟御之有道。刀民將化為良民。若專事誅鋤。反使貪官得計耳。項公笑而不言。到秦一年。三年拖欠糧草皆完。健訟與盜賊斂跡。項聞之喜曰。秦州得人矣。里甲公用錢。上戶一年。不過銀二錢。○秦州有囉哩戶。乃回回別種。漢人不與通婚姻。自相嫁娶。有以兄弟娶姊妹者。有以姑姨配甥姪者。予訪得清水秦安等縣。亦有囉哩。乃移文各縣。令其共為婚姻。秦俗尚鬼。每歲清明日。各辦花山。喪儀費至三四千金。臨期於城壕拾取死囚骨殖。棺斂葬之。云不如此。則厲鬼降禍。予嚴禁之。曰。爾民遇節。棄祖墓不拜掃。却妄費財物。詔事厲鬼何耶。使厲果能為禍。子願以身當之。此風遂息。○服闋。秦人三疏保留。吏部不准。秦人自哭於東拱辰門。吏部不得已。將見任秦。調別州。仍授予秦州。郭定襄伯贈行詩云。早登金榜列儒紳。誰不爭先覩鳳麟。曾以霜威消瘴癘。還將和氣布陽春。廟堂正擬徵黃霸。父老俄聞借寇恂。不獨兒童騎竹待。郊原草木亦欣欣。

二王公鷹士

宋王文正公在政府。謹惜名器。叙進材品。使人各得其所。雖嗛於己者。亦不以私廢。

公王沂公當國。未常顯拔一人。范希文以為言。公曰。恩若已出。然將誰歸。二公真古大臣之風。下此則朋黨而已。又下此則賄賂而已。

蔣虎臣

翰林修撰。蔣虎臣先生。起金壇人。自號華陽山人。幼耽禪寂。不如葷酒。祖母夢峨眉山老僧而生。生數歲。嘗夢身是老僧。所居茅屋一間。屋後流泉。遠之。自伸一足入泉洗濯。其上高山。造天。又數夢古佛入己室。與之談禪。年十五。時有二道人坐其門。說山人有師。在峨眉二百餘歲。恐其墮落。云久之乃去。順治丁亥。先生年二十三。以三甲第三人及第。入翰林。二十餘載。率山居。僅自編修進修撰。終於史官。性好山水。徧遊五岳。及黃山。九華。匡廬。天台。武當。不避蛇虎。晚自史館以病請告。不歸江南。附楚舟上峽。入峨眉山。以癸丑正月卒於峨眉之伏虎寺。臨化有詩云。偶向鑊湯求避熱。那從大海去翻身。功名傀儡場中物。妻子骷髏隊裏人。嘗自謂蜀相蔣琬之後。在蜀與修四川通志。以琬故。徧叩首巡撫藩臬諸司署前。其任誕不羈如此。

隱逸傳

宋史隱逸傳載种放而遺郭延卿。少與呂文穆張文定遊。隱居水南。錢惟演留守西

京常率歐尹諸公訪之舊唐書陽諫議入隱逸元史余闕不入忠義皆不可解。

孔明之學

徐莊裕公問讀書續記云漢儒為學能見得靜字惟孔明一人學以廣才靜以成學等語亦得規模領要。

王恭靖公逸事

徐莊裕公問讀書續記所載名臣六十四人中清古一條云王璟字廷采山東沂州人左都御史為巡撫坐忤權要免官後起為吏部侍郎左都御史正德末士大夫當權豎亂政之後多營私殖政以賄成公門下不受私謁澹然如布衣時家無僮僕之奉田園之適惟讀書課子孫而已去之日言官惜而留之公嘉靖中諡恭靖近見新修山東通志削去公及李襄敏公秉秦襄毅公紘名不載因詳著於此

諡法考
作襄毅

按恭靖公一字東臯成化進士以清節著聞擢南臺御史改北巡視保定諸郡進光祿寺卿僉都御史總理兩淮鹽法山東大饑被命賑濟所全活四十萬人巡撫保定乞罷皇莊以甦民困孝宗嘉納之正德丙寅入協理院事忤逆瑾矯旨罷瑾誅起撫

山西時流賊入河東設險防禦多所斬獲召為吏部侍郎左都御史掌院事風裁清峻朝廷倚重之嘉靖初進太子太保乞歸卒○公未遇時肄業瑯琊山寺夜半有巨手自窗入類人掌而有毛公取硃筆書一山字於上怪哀號乞免且言公貴人異日當至都憲公復援筆書一山字於下怪乃得出○公為諸生與友人胡某同讀書別業夏夜胡每苦熱公輒言涼因易地而寢胡覺清風徐來都忘炎暑忽聞有人語曰此非王都憲乃胡教官耳叱之不見遺二蓮葉於榻前○公赴省試在途為雨阻三日逆旅主人子婦為狐所祟忽三日不至問之曰王公在此故不敢耳比公歸主人以告求為除之公書王璟在此四字令置壁上狐遂絕跡○公諸生時夜讀書有嫌家持槍隔窗刺之公走避得免月下窺知為某閱三十餘年未嘗告人公後顯貴其人以俵馬差累求救於公公略無難色但笑曰某日夜若刺我死當誰救汝此後慎勿害人其人感泣謝罪其厚德如此

穆文簡論王安石

堂邑穆文簡公弘治中鄉舉領解出王文成公之門為理學大儒然其學多入禪宗其古文精勁自子書出可匹崔文敏公後渠如送沈朝綬送王如行諸序可見子

尤喜其與武城王文定公道論王介甫書。今錄於此。孔暉頓首。純甫先生足下。昨在陽明先生坐上。同觀象山荆國祠堂記。予時未敢謂然者。必象山之意。多為荆公恕。不為人之社稷計。不為天下生靈憂。不為後學慮。恕一夫而不憫天下後世。此何心哉。不然。乃象山之偏見。自喜也。將以正名定罪。釋天下蒼生之憤。為社稷大計。不當姑隨也。大舜殛鯀於羽山。鯀之惡。不大於安石。安石之罪。浮於鯀。予謂以安石擬鯀。可也。鯀名重。安石亦名重。鯀悻直自用。安石亦悻直自用。鯀圯族。安石亦圯族。鯀墮汨。安石亦墮汨。鯀不能除天下之害。亦不能成功。安石禍及天下生靈。生靈何辜。宋之元氣。遂不復振。其罪尚為不浮於鯀乎。夫以傾人社稷。流毒四海者。尚取其志。堯舜當取鯀之志矣。何者。鯀之志。欲平水土也。孟子曰。食志乎。食功乎。安石之操。介在古人一節之士甚多。未可以一節而揜元惡也。非聖人無法。聖人作春秋。以訓萬世。安石獨廢之。此不容誅矣。安石秉周禮。蓋功利之心勝也。何者。周禮之政。天無曠時。地無曠利。人無曠力。此聖王所以富天下者。盡三才之道者也。安石慕其近似。專以利言。又無管仲之才。所以萬無一利。而害不可勝言矣。天下以為為君子者。安石惡之。天下以為為小人者。安石好之。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此之謂拂人之性。辟則為天。

下僂矣。欲恕安石者。是求為過高之論。恐誣後學不淺。不審聰鑒以為何如。孔暉頓首。

穆文簡論格物

穆文簡大學千慮論格物曰。倉頡篇云。格。量度之也。見文選運命論註。此朱程以前書。乃訓詁之最古者。以其書久廢。故見之者鮮。考之內典。隋智顗法華經文句解。分別功德品云。格。量功德。又云。格。量多少。其一篇內。格。量字甚多。此又在唐以前者。大莊嚴經論云。况復如來德。何可格。量。格。量之義。古皆用之。而程子未之見。意雖暗合。而解釋弗暢。故使聖經難明。然其為說。合於聖門無疑。豈前人所及哉。問格之訓。至終廢乎。曰不可。當云。格。量物理。以求其至。其義始備。此解甚新。然文簡學近於禪。亦可見。

三進士出身

本朝進士出身最奇者三人。一予同年任暄。歙杞縣人。明末團結鄉勇。以禦流寇。南渡授官。後軍府左都督。靖邊伯。豫王下江南。投誠。遂隸旗下。中順治壬辰進士。以磨勘被黜。復中乙未進士。官至江西南贛道僉事。一吳李芳。邵陽人。崇禎乙卯舉人。粵

西時官至左都御史。投誠願以科第進。中康熙甲辰進士。一錢士熹。五河人。南渡為副總兵官。既而為浮屠。久之復補諸生。中康熙庚戌進士。年已七十餘。未幾卒。

楊文公

宋王文正公。嘗言昔楊文公有言。人之操履。無若誠實。吾每欽佩斯言。云文公為文。正誦法如此。而石介作怪說。乃謂其蠹壞聖人之道。詎不諄哉。

王東臯

湯陰王東臯。伯官文選郎中。清介有執持。為本朝吏部第一。嘗語同官尹瀾柱。源曰。宋岳忠武王。吾湯陰人也。王之言曰。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怕死。吾生平服膺斯言。惟求無愧耳。又曰。作吏部無他才能。只須守定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八字。

宋開之

王在吏部。同時以清直稱者。南宮宋開之。運亦以文選郎內陞。歸卧不出。魏環溪。樞疏薦之。起鴻臚寺少卿。庚申四月。光祿寺少卿缺。人應宋序轉。適光祿正卿亦缺。特旨以宋為正卿。後至刑部侍郎卒。諡端愷。

薛忠武

明鄞國忠武公薛祿膠州人。其父居海島。為人牧羊。時聞牧處有鼓樂聲出地中心。識之。語忠武兄弟曰。死即葬我於此。後如其言葬焉。已而勾軍赴北平。其兄不肯行。忠武年少請往。後從靖難師。累功至大將軍。封陽武侯。追封鄞國公。其地至今號薛家島。

蘇章事

宋人小說載坡公與章惇題名石壁事。頃見耆舊續聞。又一事極相類。子厚為商州推官。子瞻為鳳翔幕簽。因差試官開院。同途小飲山寺。聞報有虎。二人酒狂同勒馬往觀。去虎數十步。馬驚不前。子瞻乃轉去。子厚獨鞭馬向前。取銅鑼於石上。憂響。虎遂驚竄。謂子瞻曰。子定不如我。舊聞乃樞李項氏抄白本也。

徐公長者

宣城徐翁。尚書元太父官浙江某縣典史。偶以言忤巡按御史。受辱扑責。羞憤自免。歸時尚書與弟通政元氣皆失學。翁每流涕。忽忽不樂。尚書兄弟跪請其故。曰。而兄弟皆廢學。吾無後矣。因述受扑直指事。復流涕不已。尚書兄弟曰。兒輩不類。自今願力學以慰大人心。願勿悲也。乃發憤下帷。兄弟相繼登第。尚書謁選得某府推官。即

直指之家也。心私喜得報父怨。瀕行置酒。戚友畢集。候翁出。稱觴。翁稱疾堅卧不起。尚書入跪問故。且言此行。冀得報夙怨。何反不樂。為翁曰。此吾所以病也。吾為小吏。當日誠不為無過。但直指稍過當耳。且緣渠扑責。激而罷歸教子。以有今日。則直指乃吾恩人。非仇也。汝思報怨。吾所以病。汝往。當以吾言開心。告之。盡捐夙嫌。是吾子也。否則非吾子也。尚書唯唯。翁乃起。盡歡而罷。時直指久失職。家居。聞尚書來。恐甚。郊迎盡禮。尚書首述父命。誓無芥蒂。自是情好甚洽。後翁躋大耋。三子皆成進士。兩登九列焉。此與蔡確父黃裳瀕死。屬其子必報陳氏。確既登政路。遂以事實恭公子。世儒極典。賢不肖霄壤矣。

王倫

王倫宋臣。其死不失為忠義。金史不應載。且與宇文虛中同貶。尤非是。

張尚書

堂邑張蓬玄。輟自明時。已為尚書。入國朝。為大司寇。年已七十餘。一日侍宴上前。下階而仆。世祖命內侍掖以行。出長安門。尚有詔追問能騎否。徐諷令以禮致仕。遂進所撰禮經樂經而去。張公在明時。為東林所推。嘗自作年譜。謂甲申之變。欲死而不得。

吏部侍郎孫二如昌齡謂已曰。箕子不死者。以洪範也。公有禮樂二經。道統在焉。亦箕子之九疇也。何必死。

盛王贊

寶應喬聖任聘。宗禎中。以御史按浙江。至金華。遇山水暴漲。舟不得進。索挽舟者。縣令盛王贊呼曰。農忙矣。令請以身挽。喬遂改而陸行。仍薦之於朝。時兩賢之。此與唐何易於事相類。

高文襄

新鄭高文襄拱為相。恣橫已甚。至以賜卹大禮。大獄建言。贈楊忠愍諸臣官。起用葛端肅趙文肅諸公。指為徐文貞之罪。其疏有曰。皇上先帝之親子也。議事者先帝之臣。遺諸皇上者也。而乃敢於悖君臣之義。傷皇上父子之恩。非所以訓天下也。此與章惇一輩小人。倡為紹述之論者何異。

石琚

玉堂嘉話載金丞相石琚致仕居鄉間。司隸呵導過門。即起立客曰。丞相何為如此。公曰。參軍雖微。朝廷命官也。吾敢不敬。先曾祖司徒公居鄉亦然。

元法

元宋子貞作耶律文正公神道碑云河南初破被俘擄者不可勝計及大軍北還逃者什八九有詔停留逃民資給飲食者皆死律論城郭保社一家犯禁餘并連坐由是百姓惶駭公進說曰十餘年同存撫百姓以其有用故也若勝負未分慮涉擄貳今敵國已破去將安往安有因一俘囚罪數百人者乎上悟詔停其禁

張璪

毅宗孝靜皇后崩禮官議當循累朝故事后諡用十二字張璪獨謂當用四字其黨霍韜亦非之卒用八字璪尋以病告歸他日世宗與李文康公詩言及此事亦以為非是璪以庶僚躡致宰相惟敢於負孝宗敢於犯名教而不之恤術已售矣以故主之嫡后骨肉未寒雖數字之虛文亦斷斷持之徒欲以仇孝宗者媚世宗而卒為世宗所薄小人用心竟何益哉

陸完

吳中士人多私其鄉之先達時有曲論如陸完黨於逆濠最為姦邪有某者送錢牧齋宗伯入朝作古詩數篇歷述吳中先賢致期望之意陸與焉此詎可欺天下萬世

乎

史兵部

古邑舊令。史公諱能仁。河南鹿邑舉人。崇禎間。來為縣。清正而才。剛柔互用。至今尸祝之。庚辰辛巳歲大侵。人多流亡。時邑境甘露降於林木。地生羊肚菜。公賦詩曰。上天降甘露。偏地生羊肚。饑食羊肚菜。渴飲甘露乳。涕泣告吾民。慎無去鄉土。真仁人之言也。後調繁淄川。遷兵部主事。去順治辛卯。復至縣。雖三尺之童。亦束炬歡迎。至十餘里。不絕。可稱循吏矣。惜至今未祀名宦。

刻言行錄

有見嘉靖中。錢文信公集。乃鄔懋卿所刻。宋明名臣言行錄。□□□延元所刻。而序則出南樂魏相手。□□□見故相某□以書誡其孫。諄諄以忠孝為訓。而考其平生大相刺謬。亦此類。

伍寧方著書

吳人伍寧方。表著撰林居漫錄。彈園雜誌。續眉山論。諸書。攻李三才。自比於蘇明允。辨奸論。而其於當時臺諫所推重定國是者。則徐紹吉。徐兆魁。邵輔忠。劉廷元。數人。

也其後熹宗之際皆為閣黨兆魁廷元至大司寇輔忠至大司馬紹吉至都御史崇禎初定逆案數人皆褫職定罪是時袁華已前歿矣至其書并攻孫立亭呂新吾諸公語尤狂悖

金忠節

金忠節公銓素精易理讀邵康節先生集手書於後曰甲申之春定我進退進雖遇時外而勿內退若苦衷遠而勿滯外止三時遠不卒歲優哉游哉庶畢吾世至甲申三月以兵部主事巡視皇城盡節玉河時有中官呂胖子同死二公骨不可辨其家人遂同葬玉河之岸馬公少好誦邵汝愚先生詩龍泉山下一書生偶占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市人何用苦相驚後果一十八歲領順天解忤璫削籍大節視汝愚無愧云

姚端恪

刑書桐城姚端恪公文真實經濟人也其好生之念尤出天性常拈句云嘗覺胸中生意滿須知世上苦人多命諸子各錄一紙粘於壁淄川高世豪公戊子所得士也任南鄭令卒官通官糧二千餘兩妻子十三人例當沒官公捐貲數百錢復醵金代

輸高妻子竟獲免。好行其德。皆此類。公戊子。典山東試闈。中得先考功兄卷。異之。曰。他日必為風雅名家。

遵典集

遵典集亦伍袁萃撰。所取章疏。大抵黨邪醜正。如趙興邦攻湯北京。孫居相。元詩教攻孫瑋。周起元。徐兆魁攻顧憲成。孫光裕攻高攀龍。岳元聲。趙興邦攻呂坤。韓浚攻劉宗周。姚宗文薦徐大化。胡來朝薦邵輔忠。徐兆魁皆推為千古公論。而劉光復輩之論李三才。尤詳哉言之。光復揭內貲及福清。井及先少師。謂少師以位育。顏三才之堂。去有餘倖。其詆毀君子。可謂不遺餘力。至所標榜。如邵趙二徐。及劉廷元。周應秋。呂圖南輩。皆逆案中人。而周忠惠。劉念臺諸公之死。卒與日月爭光。祭犬之吠於君子。何損毛髮。徒自穢耳。若先少師之見毀於光復。先方伯之被擯於元韓。今日觀之。何啻華哀乎。袁萃自負乾坤正氣。然乎否耶。

張氏

甲寅。閩賊作亂。有陳某妻張氏。早孀。撫孤十二年矣。賊至。題詩壁上有句云。乾坤此際當自決。遂雉經。思南守陳君某。為作傳。

雙烈

靈璧有諸生王餐秀者。生二子。長已娶而病。其婦某氏侍湯藥五年。終始如一。日疾亟。既視含殮畢。遂縊死。其季未娶亦病。婦某氏女也。隨其母來省夫疾。遂不肯歸。父母趣之歸。曰身已字人。嫁不嫁等耳。病如是而秦越人視之乎。遂侍左右五日。夫死亦自縊殉之。知縣馬君聽御。驕親詣其家弔祭。

池北偶談卷九

清 濟南王士禎阮亭著

談獻

魯仲連

新城東北錦秋湖上有魯仲連陂傳為魯仲連所居按前書魯仲連子十四篇在儒家

轅固

新城有地名牛固相傳轅固故里也未知所據前書藝文志齊后氏故二十卷齊孫氏故二十卷齊雜記十八卷轅固齊人說詩獨不見於班史史但云魯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云

李顥

神族賜告西歸有一高士隱居三世以野菽一盤詩一章贈放云接得山人號舍人朱衣前引到蓬門莫嫌野菽無多味我是三追處士孫宋史列放隱逸傳中予嘗非之若此君差無愧耳近盤屋李顥兩經徵聘不出有古人之風顥以理學倡導關中

劉念臺先生

劉念臺先生居常敝帷穿榻瓦竈破釜士大夫飾輿騎而來者多毀衣以入偶服紫花布衣士大夫從而效之布價頓高會稽令趙士諤問疾至榻前見其單陋出而歎曰豈意今日得覩管幼安萬曆丁巳京察韓浚劉廷元尋怨東林士諤時為考功爭之曰劉大行之清修人所不堪此諤所親者乃止給事中徐耀使浙渡江來見先生辭之耀曰昔人不得見劉元城以為如過泗洲不得見大聖耀如徒返何顏見鄉之父老乎先生乃見之其為世所企慕如此黃少詹石齋祭告禹陵事竣謁先生及門者三先生不見曰際此亂朝豈大臣徜徉山水之日石齋聞之即行海寧吳忠節公麟徵初第時常夢至一古寺有角巾而書碑者所書乃文信國零丁洋詩問之旁人曰山陰劉宗周也後二公先後殉國

沈文端公

商丘沈文端公鯉家居生日族人上壽時明神宗遣使存問從弟某私語公曰兄位宰相蒙恩存問而群從子姓濟濟如此可謂盛矣公愀然久之曰弟以為盛吾方憂其衰耳弟諤然問故公曰吾鄉宋立菴太宰鯉家法可敬彼方當貴盛吾家不及也

頃立菴生日。吾預其家宴。座中子弟數十人。不聞飲啖聲。昨吾生日。見諸子弟飲啖。不顧長者。家法如此。是以知其衰也。後沈再傳。遂不振。而宋莊敏公。從孫文康公。權位宰相。文康長子。中丞聲。今為江蘇巡撫。

商五三張

張昉。字於東。崇禎庚午舉人。潛心伊雒之學。不言而躬行。甲申後。居一土室。不入城市。時為五言詩。學陶靖節。書學顏平原。守令欲一見不可得。今七十餘。尚在其兄某少慕神仙。棄家訪道。五十年不歸。弟翮。字大羽。頽面修髯。狀貌奇偉。個儻通輕俠。一旦渡江走大雄。難髮為沙門。獨留其髯數年。刻期端坐而逝。

常給事

常若柱。山西人。順治丁亥進士。改庶吉士。授給事中。居京邸。惟孺人及一老僕供給。使貧不能具饘粥。居諫職數日。上疏劾閹賊偽相牛金星。當明正典刑。以雪普天之恨。坐禡即日賃一車。夫婦共坐出國門。老僕步從。行路皆歎息。

李忠定公

世史正綱。於李忠定公歿。書觀文殿大學士隴西公李綱卒。於張浚則不書。又引何

彥澄家藏朱晦翁墨蹟一帖云十年前率爾記張魏公行實當時只據渠家文字草成後見他書所記多不同常以為恨揭傒斯云宋之不能中興由張浚之逐李綱殺曲端引秦檜殺岳飛也中興宋鑑云張魏公有不可解者二力攻李忠定而寧與汪黃同朝維揚之變國危矣曾微一言聲時相之咎一不可曉也力引奸檜使至得政而寧與趙忠簡語不相下二不可曉也中興大事記云使浚移其攻忠定之筆而攻汪黃豈不快公議哉浚徒以有子南軒至今稱為正人無識者至比之武侯謬矣江右鄧左之帽著張浚不當從祀辯語載前卷中

秦檜復讞

宋寧宗嘉泰四年追封岳飛為鄂王開禧二年追奪秦檜爵謚謬醜此天下萬世公議然實韓侂冑欲用兵而先有此舉也乃邊釁既開又誅侂冑以媚敵遂復秦檜爵謚則諱矣

王東皐逸事

王東皐伯長文選時內大臣某嘗奉世祖皇帝旨逮工部侍郎張某至部以旨示滿洲尚書韓代尚書以無漢字召公至屬書之公難之曰以譯字命郎中出上意耶某

不敢不書。大臣意耶。某脫雖斷不敢書也。二公皆歎服。其有執公嘗宿部。休沐甚少。而選郎章奏甚煩。五鼓啟事。視他司為多。一羊裘着之十餘年。毛盡脫。滿洲同官聚謀曰。王長官一寒至此。奈何。釀金製狐裘一。貂帽一。持遺公。公不受。曰。伯勉生平不受人一錢。何敢拜公等賜。同官公言於冢宰。冢宰力勸始受。公改御史內陞。時都御史以兩淮鹽法敝。欲舉公往。公力謝不可。曰。內陞借補之員。例不奉差。今必以此事相付。從前弊竇不敢欺隱。以負主上。遂止。

癖

阮遙集有履癖。祖約有錢癖。初不辨得失。後客詣約。有財物。摒擋未了。見客至。便傾身障簾。詣阮。阮方吹火蠟屐。歎曰。未知此生當著幾兩屐。神色閑暢。於是勝負始判。阮公高流。何至與錢奴較優劣耶。和長輿亦有錢癖。當時與杜元凱。王武子輩並稱。典年人不顧名教。流弊至此。

孫文定戒子

益都孫文定公。銓服官居鄉。恂恂廉慎。其子寶侗。有高才。侍公京邸。每鄉試必遣歸家。戒不得入京闈。嘗曰。吾為大臣。汝又薄有文譽。使或以一第相溷。為結納之階。平

生廉隅掃地矣。寶侗至今尚為諸生。文定此一節。真有唐質肅王忠肅二公之風。

楊國忠

天寶九載。楊國忠請復張易之兄弟官爵。陸務觀詩。何至詔書褒五郎。是也。此與宋復秦檜諡。明英宗立王振廟同。

成相國二世厚德

大名成文穆公。命大拜後。改作居第。購得民居。有樹貞節坊者。令勿毀。其第遂抵一隅。其子青壇相國。鞫大拜後。修家廟。地為前明陳鴻臚之室。有少卿坊。適當闢門之衝。當毀。其後人式微。召而告之曰。吾亦故家也。泰居相位。詎忍壞故家之棹楔。遂改闢門。其屋當改造。坊久而欹。賴屋以支。修屋則坊圯。乃并其坊新之。人稱其兩世厚德云。

翰林建言

康熙間。翰林建言者四人。始則孝感熊相國。賜以論時政闕失。得薄譴。上親政。擢學士。不三年。遂大拜。繼則廬陵張學士幹臣。諫差滿洲大臣巡方。鑄二級去。後詔以原官起用。辭不至。再召至京。卒於位。又海陵陳編修雁羣。紀上書論督撫大吏貪污。

又勸上用威刑。上親鞫。遣戍寧古塔。連及臺省數人。又倚氏衛檢討爾錫。齎上書條列時政。上御乾清門。奏對不稱旨。既而衛以祖母喪歸。歸六年。復至京。奉旨調外。補霸州判。二十六年。以原官起用。二十七年。特旨陞山東布政使。然四君子人品各有不同。熊受特達之知。固不必言。張居王山與木石為伍。讀書刻苦。一介不以取與。衛教授汾西。在姑射山中。雖長吏罕覩其面。皆非陳所及也。

韋蘇州

韋蘇州。史失為立傳。宋沈明遠始補傳。其生平端末。終亦未詳。集中有逢楊開府一篇。少事武皇帝。亡賴恃恩私。云後人遂疑為三衛。而韻語陽秋因附會以為恃韋后宗族。云嚙語武斷。可笑腐儒之見。乃如此。

葉忠節

葉映榴。字丙霞。江南上海縣人。順治辛丑進士。由庶吉士。改部曹。出視陝西學政。稍遷湖北督糧。參議。戊辰。武昌兵變。從容拜疏。公服自剄死。奉旨褒嘉。特贈工部侍郎。己巳。上南巡。其子葉敷迎駕。上諭禮部等衙門。當楚省兵譁之際。葉映榴盡節捐軀。朕心深切憫悼。特詔所司。優贈亞卿。兼予卹蔭。今巡行江南。見其子葉敷迎伏道旁。

彌增軫惻。忠節之臣。應特與諡。以彰異數。爾等會議具奏。部覆特諡忠節。丙霰。故刑部侍郎有聲子。弱不勝衣。在部曹。與子為文章之交。嘗以虔州圍城中詩二百餘篇。屬子序論。竟未及報。乃甫脫賴圍。復遭楚難。疾風勁草。大節凜然。贈官易名。迨出令甲之外。死不朽矣。

姚平仲

老學叢談載陸務觀姚將軍趙宗印二詩。惜不得姚名字。今渭南文集有姚平仲傳。庶齋豈未睹之耶。

郭希顏邪說

明嘉靖中。中允郭希顏。以謫外家居。上疏建儲。嬰世宗之怒。傳首九邊。後人憐其罪酷。有為請諡者。又或入其疏於名臣奏議中。可笑。按希顏此疏。本以遷謫。妄有覬覦。固不必言。其在詞林。見議禮諸臣驟貴。又見相高。以議興獻王祔廟稱宗。得大拜。希顏遂建言。欲黜孝宗武宗二廟。不與九廟之數。而以興獻上接憲宗。公論惡之。遂以計典罷斥。其人穿窬之不若。而論者不察。猶側諸直諫之列。何哉。黃穀菴宗伯。敗野紀。矇搜備詳其事。且謂二祖列宗之靈。實褫其魄。此萬世公論。論世者之所當知。

邊尚書

弘治末孝宗上賓。子郡邊尚書華泉貢為兵科給事中。疏劾太監張璠。太醫劉泰高廷誤用御藥。逮璠等下獄。大理卿楊守隨謂同讞諸臣曰。君父之事。誤與故同。例以春秋許世子之律。不宜輕宥。此事與泰昌時孫文介行慎論紅丸事相類。尚書工詩博雅。為弘正間四傑之一。世但其知文章。而不知其丰裁如此。又先生仲子習字仲學。頗能詩。其佳句云。野風欲落帽。林雨忽沾衣。又薄暑不成雨。夕陽開晚晴。而老鰥貧窶。至不能給朝夕。以死。則先生清節可知也。

王文成

王文成公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踞絕頂。康熙中。開明史館。秉筆者皆警太甚。亡友葉文敏訪時為總裁。予與之辯論。反復至於再四。二十二年四月。上宣諭湯侍讀荆岷斌。令進所著詩文。且蒙召對。中有王守仁論一篇。上閱之。問湯意云。何湯因對以守仁致良知之說。與朱子不相刺謬。且言守仁直節豐功。不獨理學上首肯。曰。朕意亦如此。睿鑒公明。遠出流俗之外。史館從此其有定論乎。

仁宗徽宗

元臣嶮巖曰。宋徽宗諸事皆能獨不能為君耳。又輟錄記周正夫曰。仁宗皇帝百事不會。只會做官家。此語在嶮巖之前。可謂絕對。

蘇叔黨大節

宋人議蘇過叔黨。附梁師成。師成妻死。為服總麻。云顧略其大節。元袁伯長清容集有跋叔黨竹石牧牛圖云。小坡竹石。綽有父風。後倖定武。罵賊不屈。死之。其氣節不墜。光於前人矣。事詳揮塵錄。劉後村跋小米畫云。叔黨之本百倍元暉。元暉至侍從。叔黨死小官。命也。夫揮塵錄又載叔黨政和中召入禁中。畫窠石而終不遇。

武陵起復

予嘗謂楊武陵奪情事。後人論之過刻。聞之山長教授。云其父客巖首昇周聖楷輩為武陵所抑。遂騰謗書。又當時與黃石齋先生矛盾。故論者多少之耳。予按禮。曾子問云。子夏問曰。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也者。非與。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注曰。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公羊傳。閔子要經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春秋亦紀晉襄公墨綬之事。漢唐以來。遂有起復之禮。能改齋漫錄云。前漢程方進喪既葬。二十六日除服起視事。後漢桓焉為太子太傅。以母

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踰年。賜牛酒。奪服。宋王性之默記云。本朝不獨宰相。即百執事皆起復。惟富鄭公以太平而辭。儒臣如楊大年。王元之。晏元獻。皆未持服。富公之後。如陳升之。亦百日起復。此蓋朝廷體貌。況在兵革之際。按已上諸公。非盡有金革之事。若武陵則金革之事也。顧論者不責彼而責此。何歟。又考明初名臣。亦多起復。至羅一峯。論李文達後。此風始息。奪情固非美事。然南陽以一峰。武陵以石齋。獨受惡名。則不幸也。聖楷字伯孔。湘潭人。有才名。後為獻賊偽常德知府。發掘楊相祖墓。最慘。卒為獻賊所殺。

真諦

樂郊私語載楊璉真伽。至海鹽州。寓城北德藏寺。欲發掘陸左丞朱提舉妻女之墓。寺僧真諦聞之。怒形於色。楊五更肩輿擁衆出。真諦忽起。抽韋馱杵奮擊。從者數百人不能拒。人見真諦於衆中。超躍每踰尋丈。捷如鷹隼。楊大懼。遁去。後二年。真諦行脚峨眉。不知所終。此僧殊快人意。但恨不在賊髡發諸帝陵寢時耳。

浙江人物

西園雜記論兩浙人物。劉文成為謀臣之首。宋文憲為文臣之首。方正學為忠臣之

首于忠肅為功臣之首。宸濠之變。孫忠烈首輸忠死節。王文成首倡義勦亂。此皆建也。獨謂世宗之初。張羅峯首建議以成大禮。此所謂貂不足狗尾續者耶。

兩薛居正

五代宋初有兩薛居正。其一錢唐人。仕吳越武肅王官太尉。卒諡貞顯。

神魚井

何騰蛟字雲從。明末以都御史撫楚。其先山陰人。戍貴州黎平衛。遂為黎平人。所居有神魚井。素無魚。騰蛟生魚。忽滿井。五色巨鱗。大者至尺餘。居人異之。後騰蛟盡節死。井忽無魚。

野紀勝搜

黃穀菴尚書。改作野紀勝搜。明二百餘年間。大事稍備。其持論頗正。然不可解者二事。其一謂李西涯與劉文靖謝文正為三仁。其一嘉靖初。大禮議。主張桂輩而詆楊文忠也。

吳康齋李文達

世論吳康齋太刻。野紀勝搜云。與弼以布衣老儒。一旦授五品侍從。人皆詫為殊榮。

寧復過望。蓋與弼之聘薦自石亨。亨小人。後來敗露。輿論推求。能無為盛德之累。如蔡邕受知董卓。遂喪生平。故不受耳。與弼好遜不汙。見險能止。見地優於楊時多矣。此論甚公。矇搜又云。王夫恪評李文達云。國朝三楊。後得君最久者。無如李賢。亦能展布才猷。然當時亦以賄聞云。文達相業。視三楊有過無不及。後王亦入閣。相業如何。分亦不自見其睫乎。頃見施愚山章聞在史館。作文達列傳。頗致微詞。不敢謂然。施或未覩毅菴此論耳。

司空表聖

史謂司空表聖。躁於進取。前人辨之屢矣。考一鳴集有答孫邵書。益證史官之妄。書略云。古之山林者。必能簡於情累。而後可久。今吾少也。忿然不能自勝於胸中。乃不誠於退者。然亦窮而不搖。辱而不進者。蓋自審已熟。雖進亦不足救時耳。彼一飮之顰。或請濟於其隣。雖童子。不可以空器給之也。矧當艱否之運。吾君吾相。方以爵秩來天下之賢。將與之共拯。其可沽虛而自售耶。又云。愚雖不佞。為士大夫獨任其恥者久矣。其可老而冒之耶。韓吏部激李桂州之必行。賁陽道州無勇。雖致二賢。適自困。亦何救於大患哉。觀此書。躁進者肯為此語否。史之妄不辨可知。

峴山幢宋人題名

襄陽峴山羊公祠有石幢一枚凡六面高六尺每面濶九寸有蓋有座一面直書下
第一行刻使帖襄陽縣第二行刻准慶曆七年十一月六日中書劄子襄州奏當州
城南五里有峴山一所上有古祠碑又有晉太傅已下俱磨滅僅存聖旨字末行上存帖
到速採石大字書刻上件其四面界作六層刻詩下題名又一面大書題名又幢一
卧峴山上其文可辨者十三字曰石於山顛播清芬而不已餘盡漫漶末云開國男
張九齡撰前一幢詩可辨者三首尚書工部員外郎直龍圖閣知襄州事王洙七言
古詩云襄陽南出大路奔小山曰峴名特尊山形卑墮不峻極屹若巨首臨江濱大
山半宮不成霍絕水闕左非為疊礧巔巔戴危石箕踞曼衍羅芳蓀漢流長驚濱
其足東望瀟湘皆平原槎頭下瞰罟罾集蔡洲近眺田園蕃何物茲山匪秀出得使
今古聞聽喧自昔羊公好登覽山名直為賢者存鹿門望楚鎮區境鳳林冠蓋延山
樊丹巖翠壁互幽勝日月虧蔽烟嵐屯公胡遺彼而樂此談者未始聊診綸吾謂聖
達竟超豁高覽便欲周乾坤孔登泰山小天下阮升廣武歎豎缺一會稽探穴禹書
出之眾望海雲濤翻此中風景亦虛遠極目見盡江山源東吳未定勞機策置酒嘯

咏紆勞煩。數顧溫甫恤躬後。誓將百歲游精魂。對公盛德與山水。正唯湛輩如公言。
 今茲去公僅千載。凜然英氣猶軒軒。我來追古一長息。舊迹廢毀成悲吞。民豪占山
 童其木。嘉植不得容本根。利取新蘇積糴。粥之陶旂供燒燔。羊公無廟忽不祀。但
 縱淫鬼歆牲繁。中亭有碑即墮淚。至今觀者懷仁恩。於民何誅不足問。非民忘德由
 官愾。下教里邑復祠宇。叙諸祭典躋之元。思仁愛樹恭所蒞。禁止樵伐修墻垣。且欲
 王命得守固。謄言狀事馳九閭。書聞天子字缺一報可。金石款刻垂後昆。字缺五遺愛勛
 爾風化常字缺二給事中知蔡州事吳育絕句。羊公千載得清吟。芳迹雖遙契昔心。更
 與峴山為故事。凜然風格照來今。尚書屯田員外郎知光化軍事李宗易律詩。叔子
 祠荒歲已深。異時賢守重登臨。峴山岑寂瞻風概。漢水靈長想德音。奉詔始聞新締
 葺。有知那復歎湮沉。又刊翠琰留南夏。先後功名照古今。具端明殿學士尚書禮部
 侍郎李淑諸人詩。皆缺。已上每面十一行。十二字。名字可辨者。范仲淹。李淑。吳育。劉
 敞。李宗易。張去惑。孫抗。韋不伐。李康伯。賈黯。裴昱。馬雲。黃通。連庠。又宋人飲餞題名
 甚多。知名者。張唐英。趙德麟。魏道輔。岑巖起。李方叔。已上凡七則。大者方員徑寸。小
 者殺其半。字畫端勁。非俗書也。予以康熙壬子過襄陽。徘徊祠下。未及摹搨。止錄諸

公題名予門人淮陰張立臣。昭有嗜古之癖。辛亥過襄。曾有拓本。頃索之。略錄如右。
蘇汝霖陳光龍

廣西孫延齡馬雄之。死節者。前則巡撫馬公雄鎮富川。知縣劉公欽鄰。後則巡撫將軍傅公弘烈。又有間關賊中。百折不回。乃心王室。如提學道僉事蘇公汝霖。平樂縣知縣陳公光龍。亦疾風勁草也。蘇棄家。逃至肇慶軍前。題補布政使。部議以品級太懸。不允。蘇尋死於粵。然軍前題補品級相懸者。不可勝計。如胡一璉。以僉事題補布政使是也。獨蘇格於部議。可歎。陳僅題授梧州府同知。尋以病請。一妾鄧氏。一子粵郎。皆死。猗峒中讀其與袁太常書。甚可悲也。蘇字鶴洲。石埭人。壬辰進士。陳黃陂人。舉人。

王秋澄

王秋澄先生。教萬曆中。官吏部文選郎中。力持公法。政府權璫。無所措手。繼者為顧涇陽孟雲浦。馮思孝。生皆效之。遂相繼黜逐。伍袁萃林居漫錄云。然又嘗薦起鄒忠介趙忠毅諸公。為正人所倚。先生吾鄉淄川人也。

王邦直

王邦直字子魚。又字東溟。即墨人。以歲貢官鹽山丞。上疏罷歸。殫精聲律之學。聚書千百卷。坐卧一小閣。二十年。成律呂正聲六十卷。其說謂君聲最清。管以三寸九分。本呂氏春秋。其數配之。楊子雲太玄。縷析比合。而以諸家九寸之說為非。是萬曆甲午。詔修國史。翰林周公如砥。上其書史館。深為大學士南充陳公所歎賞。周公云。班固律曆志。載即墨徐萬且氏治太初曆第一。而子魚追配之於千載之後。其外孫黃御史宗昌。序刻之。康熙十八年。予在明史館。亦上其書。

楊襄毅

蒲州東門外。有兩阜。蜿蜒形家相傳。以為貴地。楊襄毅公。博為吏部尚書時。命堪輿擇吉壤。得此地。以告公。曰。此關闔郡文章科第。我曷為私之。即於其地建文昌祠。人皆服公厚德不可及。後公長子俊民。官至戶部尚書。第四子俊卿。官錦衣。餘三子皆官監司。俊卿子元祥。元祥子世芳。皆官詹翰。世以為公厚德之報云。元祥未弱冠。登第八翰林。早死。母哭之慟。一夕見夢。曰。母勿過傷。兒當復來。未幾生遺腹子。即世芳也。未弱冠。亦登第八翰林。母猶及見之。吳天章雲說。

大椿堂

蒲州有大椿堂。為楊襄毅博王襄毅張文毅維四三公讀書之所。其後三公相繼登進士第一。大拜。一至吏書。一至兵書。張即王之孫也。山西至今傳為盛事。

黃詩

黃先生端伯。江西人。精禪理。少時見其瑤光閣集一卷。皆宗門語。乙酉以給事中。殉節金陵。將授命。有報恩寺僧一輪。趨過。黃呼令代書一絕云。對面絕思量。獨露金剛。玉若問安身處。刀兵是道場。書畢。從容就義死。此詩載乙卯事案。

兩蕭后

遼聖道二宗。享國皆最久。皆有宮闈之變。聖宗仁德皇后。善琵琶。法天后。壽斤。誣其與琵琶工燕文顯。李文福通。投書聖宗寢帳。聖宗不之信。其後竟為壽斤所殺。道宗宣懿皇后。工詩。尤善琵琶。耶律乙辛。誣其與伶官趙惟一。通。搆死。才藝足為婦德之累。況可耽音樂乎。仁德事載契丹國志。遼史本傳。不載宣懿事。詳焚椒錄。

王若之

王若之。字湘客。益都人。明南京戶部尚書基家孫。為人蕭洒。疏誕。有晉人風致。工尺牘。好彈琴。善五言詩。嘗刻尺牘五言四卷。以門廕入官。仕至長蘆都轉運使。南渡官

金陵大兵渡江。若之轉徙。寓姑孰佛寺。以書畫鼎彝古金石文字。自隨車。尚兼兩洪文襄公。獻諭之降。不屈死。王所寶古琴。名桐笙。今尚在其家。

徐鉉

南唐以徐鉉使北。請緩師。後主曰。卿行。當止上江救兵。勿令東下。鉉對曰。今社稷所賴。惟此救兵。何可輒止。臣此行。未必能紓國難。但置之度外耳。此不惟純臣之誼。亦識事機。後金人圍汴京。唐恪耿南仲輩。專主和議。止各道勤王兵。遂致二帝北狩之禍。非鉉之罪人乎。

李師中

蘇明允預識荆舒之姦。人皆服其先見。同時李待制師中。因邸吏報包希仁叅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無能為。今鄴令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必此人。明允擬之王夷甫。盧杞。師中擬之王敦。其識不相上下。皆不減張安道呂獻可。今人但知老泉何也。

馬驢

馬驢。字驄御。一字宛斯。濟南鄒平人。順治己亥進士。仕為淮安推官。終靈璧令。生而

清羸博雅嗜古尤精春秋左氏學撰辨例三卷圖表一卷隨筆一卷名氏譜一卷又著繹史凡分五部一曰太古三皇五帝計十篇二曰三代夏商西周計二十篇三曰春秋計七十二公時事四曰戰國春秋以後至秦亡計五十篇五曰外錄紀天官地志名物制度等計十篇合一百六十篇篇為一卷始開闢原始迄古今人表其書最為精博時人稱為馬三代崑山顧亭林武尤服之康熙癸丑歲卒於官靈壁人皆為制服云

蕪湖烈婦

江南初入版圖時有裨將於蕪湖掠一婦人義不受辱衣服上下縫紉周密其夫訪贖之主將堅不許婦悲憤投水死至晚泊舟舵前窻窻有聲則婦尸已在次日泊舟復然以篙逐之俄頃復至又次日復然乃昇而棄之岸月餘此將在船頭納涼忽大叫曰婦又至矣翻身落水而死

二尹

成化間曆城尹恭簡公旻為小人所擠尹直著瑣綴錄尤極誹謗其說久行於世至有不辨二尹邪正者一日閱李文鳳月山叢談公道較然因錄於左方李云成化末小人用事南昌李孜省挾左道干進位尚書掌通政司託言神降有江西人赤心報

國之語以太宰歷城尹公不右江西人。乃計謀極力擠罷。而用豐城李裕代之。及薦泰和尹直入內閣。起永新劉敷長憲臺。高安黃景貳禮部。四人皆世稱寡廉鮮恥者。而新建謝一夔。安成劉宣。俱不保晚節。一夔進工部尚書。宣貳吏部。物議沸然不平。獨服盱江何公喬新。節行介特。未幾孜省誅死。直等相繼免。公論始明云。當時謠曰。公道不如王恕。選法不如尹旻。

張昭

張昭。濟南蒲臺人。忠義前衛右千戶所司吏。英宗復辟。石亨曹吉祥等恃寵賣官。至三千餘員。昭奏之。直隸山東大饑。復上書言六事。上皆從之。後任南昌府司獄學士。張元禎謂之曰。君昔三疏位卑而議論甚高。官小而事業則大。已寫入金縢。令名無窮矣。蒲志出庸手。恐遺此公。因讀月山叢談錄之以存其人。

圖文襄厚德

大學士。諡文襄。圖海公。既定平涼。軍中論功。取諸將偏裨士卒。記功牌報部。記過牌悉燬焚之。不以語人。其厚德如此。子諾敏公。今為刑部尚書。人以為陰德之報。前賢雖令高君某云。在軍前親見之。

鈞陽二老

一日與客談及逆瑾時。閤老劉字曹元。不知何許人。及考列卿年表。元南直隸含山人。字則河南鈞州人。與馬端肅公同時同里。馬公勲德如泰山北斗。至今人稱鈞陽公。而字曹。不得比於蚍蜉之細。官位之不足重人如此。

光孝寺鐵塔寺

廣州府光孝寺有鐵塔一。乃劉悵所造。上有文曰。大漢皇帝以大寶十年丁卯歲。敕有司烏金鑄造千佛寶塔一所。七層并相輪蓮花座高二丈二尺。保龍口有慶祈鳳曆無疆。萬方咸底於清平。八表永承於交泰。善資三有。福被四恩。以四月乾德節。設齋慶讚。謹記。後列中官姓名。予廣州遊覽小志別詳之

三帝陵詩

一路荒山秋草裏。行人惟拜漢文陵。唐人詩也。四十二年如夢覺。春風吹淚過昭陵。宋人詩也。祠官如可乞長奉。泰陵園先帝侍臣空灑淚。泰陵春望已模糊。明人詩也。文帝仁宗孝宗三君德澤感人之深如此。

至誠

古來名臣多矣。然千百年後。讀史至諸葛忠武侯。司馬文正公之薨。輒感動流涕者。至誠為之也。

朱忠莊公遺疏

明中丞朱忠莊公諱之馮。本名之喬。字德止。號勉齋。京師人。金忠潔公鉉其妹之夫也。二公平日。以理學相砥礪。後皆死甲申之變。公子丁未進士。敦厚。示公殉節時遺疏。及家書各一通。敬錄之。疏云。我國家金甌全盛。不謂人心離散。財用困窮。一至於此。此臣之所為痛哭流涕也。臣力已竭。臣罪滋深。南望九叩。一死以報。我皇上念我太祖高皇帝功德高厚。我皇上憂勤獨深。曆數無疆。中興可待。唯以收人心。培節義。二者為先務而已。收人心。在愛民力。愛民力。在拔廉官。此大學所以反復於用人理財也。我朝士氣原振。自逆璫摧折。遂致廉恥風微。從來仗節死義之士。多在敢言極諫之中。此宋朝所以待士仁厚也。云遺書云。吾弟吾兒。讀書須讀經世書。佔俸之學。無用也。呂新吾先生呻吟語。不可不讀。我以死報國。此心慊然。朝聞夕死。原無二也。勿以為念。公死時。有宣府諸生姚時中。同日自經於學宮。

在疚記

忠莊朱公著在疚記一卷語多精詣略載數條於左○深山靜坐十年使習與性離塵世順應十年使外與內合為學之事或幾化矣○人自晝至夜當知何所事知者則性命生死俱了○鳶飛戾天魚躍於淵即是仕止久速○古之人修身見於世非誠不能誠則貫微顯通天人一世不盡見百世必有見者○紀綱之壞存乎風化氣節之壞存乎培養人心之壞補偏救弊存乎執中約言之存乎朝廷○聖人之死還之太虛賢人即不能無物而況衆人乎○實變氣質方是修身○士憎茲多口則何以故曰持介行者不周世緣務獨立者不協衆志小人相仇同類相忌一人扇謗百入吠聲予嘗身試其苦者數矣故君子觀人則衆惡必察自修惟正己而不求於人○待小人尤宜寬乃君子之有容不然反欲小人容我哉○中者不落一物庸者不遺一物○隨事無私皆可盡性至命而忠孝其大者○平日操持非實試之當境決難自信○隱惡揚善聖人也好善惡惡賢人也分別善惡無當者庸人也顛倒善惡以快其讒謗者小人也○赴大機者速斷成大功者善藏○同是中庸而有君子小人之別微矣哉

池北偶談卷十

清 濟南王士禎阮亭著

談獻

崇禎五十相

崇禎朝閣臣五十人。韓爌、孫承宗、黃立極、張瑞圖、李國禔、施鳳來、來宗道、楊景辰、李標、劉鴻訓、周道登、錢龍錫、成基命、周延儒、何如寵、錢象坤、溫體仁、吳宗達、鄭以偉、徐光啟、錢士升、王應熊、何吾騶、文震孟、張至發。始由外林鈇孔貞運黃士俊賀逢聖傳冠劉宇亮、薛國觀、楊嗣昌、程國祥、方逢年、蔡國用、范復粹、姚明恭、張四知、魏照乘、謝陞、陳演、蔣德璟、黃景昉、吳性、魏藻德、李建泰、方岳貢、范景文、丘瑜。

初夫人劉太夫人

先始祖妣初夫人。諸城人。年始笄。一日忽為大風吹至新城之曹村。時始祖琅琊公。方為某大姓傭作。未婚。遂作合焉。三世至潁川公。而讀書仕宦。四世至太僕公。始大其門。二百年來。科甲蟬連不絕。皆祖妣所出也。萬厯中。吳門伍袁萃著林居漫錄。記其事。後嘉興賀燦然作漫錄駁正。於此條下云。王氏之興。必有陰德。此類語。恠云云。

不知此事。乃實錄也。又先司徒公萬厯間。以終養告歸。舊有撫楚時銅瓜二。命工鎔之。忽成峰巒洞壑之狀。及南極老人。西王母。八仙之形。無不酷肖。是日先高祖妣一品劉太夫人九十壽辰也。觀者皆悚異。此事載朱平涵相國國禎湧幢小品中。伍以王於司徒公而不云太僕公。則誤也。太僕公登嘉靖辛丑進士。司徒公宣大出粟事。謂推之九邊。皆可行。然謂為王見菴中丞誤也。先司徒公別字見峯。太師公別字霽宇。朱筆誤耳。

溪州銅柱記

五代楚王馬希範復溪州銅柱記云。天策上將軍江南諸道都統楚王希範。天策府學士江南諸道都統掌書記通議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李弘皋。謨。粵以天福五年歲在庚子夏五月。楚王凡空一字。碑皆另行。召天策府學士李弘皋謂曰。我烈祖昭靈王。漢建武十八年。平徵側於龍編。樹銅柱於象浦。其銘曰。金人汗出。鐵馬蹄堅。子孫相連。九九百年。是知吾祖宗之慶緒綿遠。則九九百年。昌於南夏者乎。今五溪初寧。郡帥內附。古者天子銘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必有刊勒。垂諸簡編。將立標題。式昭恩信。敢繼前列。為吾紀焉。弘皋承教濡毫。載叙厥事。蓋聞狎狎接境。盤瓠遺風。因六子以分居。入五溪而聚族。上古謂之要服。中古漸爾羈縻。

洎帥號精天相名缺氏漢則宋均置吏稍靜溪山唐則楊思興師遂開辰錦邇來豪
右時恣陸梁去就在心否臧由已溪州彭士愁通鑑作仕愁五代史作士然世傳郡
與在臣十國春秋作仕然印家總州兵布惠立威識恩知勸故能歷三四代長千萬夫非德教之所加豈簡書
而可畏亦無辜於大國亦不虐於小民多自生知因而善處無何忽承間隙俄至動
搖我王每爾含害常加姑息漸為邊患深入郊圻剽掠耕桑侵暴辰澧疆吏告偪郡
人失寧非萌作孽之心偶昧戢兵之法焉知縱火果至自焚時晉天子肇造丕基倚
注雄德以文皇帝之徽號繼武穆王之令謨冊命我王開天策府天人降止備物在庭
方振聲明又當昭泰眷言僻陋可俟綏懷而邊鄙上言各請効命王乃以靜江軍都
指揮使劉勅率諸部將付以偏師鉦鼓之聲震動溪谷彼乃棄州保險結砦憑高唯
有鳥飛謂無人到而劉勅虔遵廟算密運神機跨壑披崖臨危下瞰梯衝既合水泉
無汲引之門樵采莫通糧糗乏轉輸之路固甘衿甲豈暇投戈彭師果為父輸誠東
身納款我王愍其通變爰降招撫崇侯感德以歸周孟獲畏威而事蜀王曰古者叛
而伐之服而柔之不奪其財不貪其土前王典故後代著龜吾伐叛懷柔敢無師古
奪財貪地實所不為乃依前奏授彭士愁溪州刺史就加檢校太保諸子將吏咸復

職員錫命有差。俾安其土。仍頒廩粟。大賑貧民。乃遷州城於平岸。溪之將佐。感恩向化。請立柱以誓焉。於戲王者之師。責謀賤戰。兵不染鏑。士無告勞。肅清五溪。震讐百越。底平疆理。保乂邦家。爾宜無擾耕桑。無焚廬舍。無害樵牧。無阻川塗。勿於激湍飛湍。勿恃懸崖絕壁。荷君親之厚施。我不徵求。感天地之至仁。爾懷寧撫。苟違誠誓。是昧神祇。垂於子孫。底爾族類。鐵碑可立。敢忘賢哲之蹤。銅柱堪銘。願奉祖宗之德。弘臯仰遵王命。謹作頌焉。其詞曰。昭靈鑄柱。垂英烈乎執干戈。征百越。我王鑄柱。庇黔黎。指畫風雷。開五溪。五溪之蝮。不足恃。我旅爭先。若平地。五溪之衆。不足憑。我師輕躡。如春冰。溪人畏威。仍感惠。納質歸明。求立誓。誓山川。兮告鬼神。保子孫。兮千萬春。推誠奉節。弘義功臣。天策府都尉。武安軍節度副使。判內外諸司事。末州團練使。光祿大夫。檢校太傅。使持節。永州諸軍事。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扶風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馬希廣奉教監臨製造。按希廣即廢王。

天福五年正月十九日。溪州刺史彭士愁與五衆歸明。衆具件狀。飲血求誓。楚王略其詞。鐫於柱之一隅。

右據狀。溪州靜邊都。自古已來。代無違背。天福四年九月。蒙王庭發軍。收討不順。

之人當都頭將本營諸團百姓軍人及祖父本分田場土產歸明王化當州大鄉三亭兩縣苦無稅課歸順之後請祇舊額供輸不許管界團保軍人百姓亂入諸軍四界劫掠竝盜逃去戶人凡是王庭差綱收買溪貨并都幕採伐土產不許輒有庇占其五姓王首州縣職掌有罪本州申上科懲如別無罪名請不降官軍攻討若有違誓約甘請准前差發大軍誅伐一心歸順王化求事明庭上對三十三天下將宣祇為證者

王曰爾能恭順我無差徭本州賦租自為供贍本都兵士亦不抽差永無金革之虞克保農桑之業皇天后土山川鬼神吾之推誠可以元鑒靜邊都指揮使金紫光祿

大夫檢校太保使持節溪州諸軍事守溪州刺史上柱國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

戶彭士愁武安軍節度左押衙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前溪州諸軍事守溪州

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師佑此下有檢校尚書左僕射龔明芝檢校尚書左

子祭酒朱彥滿檢校太子賓客向宗彥武安軍節度左押衙充溪州副使銀青光

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守溪州三亭縣令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師俗武安軍

節度左押衙左義勝第三部將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前守富州尉

駕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師果

此下有檢校太子賓客龔貴檢校左武安軍節度左押衙充砂井鎮遏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師旆武安軍節度討擊副使左歸義第三都將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

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師晃

此下有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師晃此下有檢校太子賓客龔貴檢校左武安軍節度左押衙充砂井鎮遏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師旆武安軍節度討擊副使左歸義第三都將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

道

銅柱高一丈二尺內入地六尺重五千斤并石蓮花臺維天禧元年十一月十五日移到至十六日豎立記

予按陸游南唐書謂彭師高不知其世家希萼與弟希崇爭國希萼敗見執希崇避殺兄名於是命師高幽希萼於衡山使甘心焉師高歎曰留後欲使我弑君耶吾豈為是哉至衡山與廖偃護視甚謹遂築行府奉希萼為衡山王請命金陵元宗為出師定楚亂希萼遂入朝偃師高俱從行馬令南唐書云希崇遣彭師高廖偃囚希萼於衡山師高奉希萼為衡山王臣於南唐十國春秋云希萼入府視事吳宏彭師高見希萼皆釋不殺賜希廣死彭師高葬之瀏陽門外師高疑即師果也然則彭氏雖溪蠻乃馬氏之忠臣與周行逢據湖南時有謠云滿天太保滿地司空觀此碑所書

蓋自馬氏時已然矣。

杜公厚德

寶坻杜文端公立德器厚重。人不見其喜愠之色。京師有無賴子。偶與驕卒鬪。乘醉隨公輿後。辱詈公。若不聞。無賴子隨至邸第。詈不止。久之。公遣問曰。詈可已乎。無賴子歸。酒既醒。或告以昨辱宰相。倉皇詣第謝罪。公慰遣之。仍予二金。令改行生理。無賴子感泣而去。歲時必至公門叩拜。卒為善人。予鄉文定孫公鉉司寇高公珩居鄉亦然。皆可為士大夫法。

成給事

初益都馮公薦起魏光祿。樞於田間。并及成主事。性於是。魏授御史。成授給事中。成即魏已丑門生也。曾以中書舍人假御史。巡按福建。有清聲。在京師。却掃絕交遊。亦廉介之士。然其著書自述。有云。不用磁器。以木代之。夫磁器非玉杯象箸之比。詎可廢之。亦矯矣。在省中無他建白。惟請遣官清丈蜀省田。增加賦稅。會有兵事。其說不行。

瑣綴錄

尹直瑣綴錄。極詆尹恭簡公。曼予頃閱月山叢談已錄其說。二公邪正瞭然可見。又駱兩溪盛文南塾雜談云。吳康齋陳白沙卓然一代人物。即有所短亦白璧微瑕。而尹直瑣綴錄肆其醜詆。所謂醜正惡直。小人而無忌憚耳。可見公論自在千古。但駱議梅聖俞以私憾作碧雲駢毀范文正公。則非是。碧雲駢出魏泰之手。假名聖俞耳。泰即作東軒筆錄者。

邊大綬

明末任丘人。邊大綬為朱脂令。發賊李自成祖父墓。賊旋敗。走死。王氏聞見錄載。唐末巢寇犯關。一道人詣安康守崔某。請斷黃巢谷。金統水泉源中得窟。窟中有黃腰人。舉身自撲而死。道人曰。吾為天下破賊。詎未幾巢滅。大駕還京。古今事相類。乃如此。

歆向

後書祭遵傳。詔與驍騎將軍劉歆。武威將軍劉向等伐公孫述。按劉植傳。歆植之從兄字細君。與植弟喜皆繼植為驍騎將軍。封浮陽侯。向植之子嗣植為昌城侯。徙封東武陽侯。歆乃向之從伯父也。

周璆

陳蕃傳。蕃為樂安太守。郡人周璆。字孟玉。高潔之士。蕃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懸之。此亦仲舉事。在徐穉前。

二八俊八顧八及

東京之末。黨人有八俊。八顧。八及之名。太學所標榜也。李膺杜密以下。為八俊。郭泰范滂以下。為八顧。張儉劉表以下。為八及。至儉鄉人朱並。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則以儉及檀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魏元。徐乾。為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郁。王訪。劉祇。宣靖。公緒。恭。為八顧。朱楷。田梨。疎。耽。薛敦。宋布。唐龍。羸咨。宣褒。為八及。中間惟張儉。劉表。同。餘皆異名字。

兩黃祖

孔融為北海相。左丞黃祖。勸融結袁曹。融怒殺之。此別是一黃祖。皆漢末人。

樓護養呂公

前書樓護傳。護為廣漢太守。莽子宇。與呂寬謀。以血塗莽第門。發覺。莽怒殺宇。而呂寬亡。寬父與護相知。寬至廣漢。過護。到數日。有捕寬詔書至。護執寬。莽大喜。徵護入。

為前輝光。又云。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姬同食。及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按此呂公。即呂寬父。所謂與護相知者。當是既執獻寬而收養其父母耳。護出入王氏。以勢利交。得官。又患難中殺故人子。以媚權奸。縱養其父母終身。罪難末減。孟堅既誤收之。游俠傳中。又載此事。以為美談。首尾自相矛盾。又誤之誤者也。

韓定辭

唐末詩人。韓定辭。仕為鎮冀深趙等州觀察判官。尚書詞部郎中。兼侍御史。為王鎔聘劉仁恭。與馬彥昌倡和。所謂崇霞臺上神仙客。學辨癡龍藝最多者。事載全唐詩話。按安陽集。重修五代祖塋域記。定辭乃忠獻王琦四世伯祖。忠獻五代祖。又賓稱庶子府君。歷仕鎮帥王紹鼎。景崇。鎔三世。有子二人。長定辭。次昌辭。昌辭仕為鼓城令。即忠獻王高祖也。東坡書畫前詩。而云定辭不知何許人。豈未考其家世耶。

烈婦

康熙十八年。十月。署江西巡撫。布政使王新命上言。浮梁縣縣丞饒紹德妻朱氏。母

權氏遇賊搜洗。慮被污辱。皆投繯死。十九年三月。偏沅巡撫韓世琦。上言瀏陽縣生員汪天溥。妻魯氏。於十五年六月。遭棚賊為亂。於爐煙涸。遇賊露刃迫脅。抗罵不屈。被殺。禮部議旌表。

應徐二高士

杭州應嗣寅。徵士。名撫謙。性至孝。母病數年。撫謙侍疾。晝夜不懈。母憐之。強為娶婦。終不入私室。母卒。逾祥禫。始行合巹禮。坐卧不下樓。人罕梯接。以經學教授里中。生徒甚盛。所著有周易應氏集解。易學圖說。書經蔡注拾遺。詩傳翼禮學彙編。春秋集解。古樂書。今文孝經辨定編注。古本大學中庸本義。語孟朱註大全拾遺。較定文公家禮諸書。康熙己未。詔徵不至。卒於家。自撰無悶先生傳。略云。學不適時。不好禪。不喜王陸家言。為文章。不詭合。自怡悅而已。密友多窮交。經年不見。與日見無異。足跡不出百里。而泰華濱渤。皆於書冊見之。生不及古人。而義農堯舜。若接聲響也。著書若干萬言。人來觀者。亦不吝。云。同郡徐介。字孝先。陸圻景宣之甥也。食貧隱居。三十妻死。不更娶。一麻布頭巾。數十年不易。嘗集陶杜詩各一卷。

秦李宗吳

蘇門之秦李李王同時之宗吳諸子。其文詞高下。不知何如。然皆不失為君子。而朱文公鄭端簡皆力詆之。蓋諸子恃才凌物。或不能無以為小人。則二公亦難以一手拊萬世耳目也。朱子左袒王介甫。而詆二蘇公。論蘇王二氏門人之文。則寧取呂惠卿。而不取少游。又左袒張浚。而終不得不推重李忠定。君子不黨。吾不謂然。

司馬公和安石詩

司馬文正公為中丞。奏彈王安石。言非行偽。王制所誅。非曰良臣。實為民賊。安石亦云。自新法之行。始終以為不可者。司馬君實也。公集中載和安石二詩。如安石明妃曲云。漢恩自淺。胡自深。公則云。妾身生死知不歸。妾意終期寤人主。和烘轟云。醯醢螭聚理固然。爾輩披攘我當坐。直如水火杓鑿之不相入。而君子小人之用心。亦可見矣。張子韶云。溫公之門。一傳而得劉器之。再傳而得陳瑩中。介甫之門。一傳而得呂惠卿。再傳而得蔡確。三傳而得章惇。四傳而得蔡京。五傳而得王黼。

張獻忠黃巢

張獻忠亂蜀。曰城市祠廟。焚燬無遺。唯於梓潼縣七曲山張亞子廟。盛有增飾。遇張桓侯廟。亦不敢燬。唐黃巢之亂。所過多被殺傷。然獨厚於同姓。如黃姓之家。及黃岡。

黃梅等縣皆以黃字得免盜賊行事相類如此。

羅文毅

菽園雜記載狀元羅應魁復官以病請告還鄉從游者頗衆遂立為鄉約凡為不善者不齒大惡者棄之於是有強梁一二人被執投之水鄉人不平訟於官而應魁適已卒其徒十餘人皆坐謀殺人為羅倫從者律使應魁不死將置重辟矣予謂文毅嫉惡已甚不可為法適足為盛德之累耳。

叢氏

文登叢大司空蘭本漢杞侯金日磾之後相傳日磾四十五代孫永遷縣之叢家峴家焉遂以為姓至今科名甚盛江西多淦氏舊傳亦日磾後有金賦者為制置使宋高宗為加點水遂有淦姓詳載于皇華紀聞。

耿逸菴張仲誠

耿介字逸菴河南登封人順治壬辰進士翰林簡討遷大名道副使康熙丙寅臘月禮部尚書掌詹事府湯潛菴疏薦之略云原任翰林院簡討轉直隸大名道副使丁憂回籍河南登封人耿介賦質剛方踐履篤實服官冰蘗自矢家居淡泊自甘潛

心經傳。學有淵源。今雖年逾六旬。精力尚健。老成宿素。罕見其儔。邇者皇上念衛既齊之賢。復其原官。凡有寸長。誰不思奮。臣才具最下。恩遇過隆。豈敢竊位蔽賢。竊昧舉知之義。僕蒙鑒臣愚誠。將介徵取來京。賜以引見。可否錄用。自有睿裁。非臣愚所敢擅議也。云。吏部覆准。下河南巡撫。起送入京。奉旨從優授翰林院侍講學士。未幾陞詹事府少詹事。予曩為湯公作繪川書院詩。有云。環轅有耿介。上蔡有張沐。著書各滿家。衆流匯川瀆。耿公實廉吏。齋廚甘杞菊。張公赴徵車。萬里向巴蜀。正謂是也。沐字仲誠。順治戊戌進士。曾知內黃縣。後以魏尚書環溪樞薦。起知四川資縣。謝病歸。

烈女

閩縣旌表孝子王鑑女。慧貞。年十六。許字儒士楊儼。夫死。謀以身殉。家人防之。因請奔喪。遂自縊。

林氏

丁卯夏四月。巡撫浙江金中丞。鉉以海寧縣民陳雲生母林氏。年一百八歲。而勤紡績。疏請旌表。部議給銀建坊曰貞壽。

召平

漢史召平。凡兩見。一在蕭何傳。勸何悉以家私財佐軍。得免禍。一在齊哀王傳。諸呂欲為亂。朱虛侯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齊王與中尉魏勃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乃發兵入衛王宮。使魏勃將。勃既將。以兵圍相府。召平曰。道家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遂自殺。一召平耶。智愚之懸殊乃若此。

楊尚書古道

蒲州楊大司馬。禮既貴。休沐歸里。有父執。某老儒也。所居陋巷蓬華。公往謁。下車徒步。拜於牀下。老儒直呼其名。蒲人至今傳之。

王方伯

王庭字言遠。嘉興人。順治己丑進士。初仕為廣州府知府。歷官山西布政使。廉介不苟。所至以清惠稱。罷官歸。足跡不入城市。常衣布袍行田間。人不知其二品大僚也。年踰八十乃卒。五言詩。清真古澹。有陶韋風。與石湖邢昉相上下。足稱逸品。

何顏偽道學

何心隱。在萬曆間。屢變姓名。說迹江湖間。所有金帛不貲。嘗遊吳興。誘其豪為不軌。

又與一富室子善。偕之數百里外。忽曰。天下惟汝能殺我。我且先殺汝。縊之湖中。取其家數百金。然後縱之。其黨呂光者。力敵百夫。相與為死友。又入蠻峒。煽惑以兵法。教其酋長。事聞於朝。先曾祖時為湖廣巡撫。捕之。獲於嶺北。置諸法。罪狀昭然。有御史趙崇善者。挾私憾。追劾先公。殺心隱媚江陵。而推心隱講學時。先曾祖久以戶部侍郎養親家居矣。雖事之本末。自有公議。而崇善捷捷幡幡。良可畏也。此事之詳。具載大宗伯周寅所先生應識小編。王弇州先生別集。其所載顏山農挾詐趙文肅千金。與姦良家婦。為心隱所歐事。尤醜。山農即心隱講學師也。道學狼籍至此。可歎可歎。崇善此疏。刻入萬曆疏鈔。或未詳何顏顛末者。恐輒信之。聊復述及。以質公論云。

宋兩唐伯虎

宋唐伯虎。字長孺。初名瞻。丹陵人。庚之兄也。治易春秋。皆有家法。性孝友。史載其迎父瀘南。及臨印獄事。時人以為難及。附見文苑傳。王鞏隨手雜錄云。全州進士唐伯虎。至冥司。主者放還。語伯虎曰。到人間。為我轉法華經。亦當勸人誦之。後仕為梧州推官。六十餘卒。

紀載失實

鼎革時。小說記載多失實。當於史館見一書。曰弘光大事記。內言甲申年。山東大姓新城王氏。淄川韓氏。起義兵。爾時先伯父御史公。與全家殉節。先祖布政公。年八十餘。家居。祭酒公奉侍。避兵山中。無義兵事。其云韓氏蓋韓氏有僕。王某李某。皆乘亂聚衆為羣盜。亦非義師。其濟南以東。舉義者有長山劉相國訓鴻之子孔和。李侍郎化熙。而記不及之。又云。流賊偽制將軍至濟南。推官鍾性。撲死之。按鍾公字文子。順天人。崇禎癸未進士。國初為濟南府推官。遷本省提學道僉事。予順治庚寅。自童子為諸生。中辛卯鄉試。皆鍾公所拔。烏有甲申死難事耶。野史之不足信如此。

翟黃

新序。魏文侯與士大夫坐。曰。寡人何如君也。翟黃曰。君非仁君也。云云文侯怒而逐翟黃。次至任座。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曰。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黃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復召翟黃。拜上卿。唐魏文貞直諫。忤太宗。長孫皇后朝服而賀。亦同此意。

趙孝廉

趙孝廉起鳳。字羽聖。德州人。篤於行誼。常撰一本歌。以勸宗族。作師友俎豆錄。人各

為傳贊。又作一室。合祀之。每節家祭後必及焉。仍以餽其子孫。加以粟帛。歲時不絕。鄉里化之。康熙甲寅年七十卒。

黃綰

黃綰。陽明之門人。以議大禮附張桂。得進用。永嘉呼為平原十九客。講學之流弊至此。

烈女

林氏清玉。武平縣人。許字鍾廷楷。楷以康熙十八年四月。自京回。中途病亡。清玉聞訃痛哭。竟往夫家。拜靈慰姑。候喪葬事畢。解金耳環吞之。而絕。部覆旌表。

賀醫問

賀醫問先生集一條。先生聞巡按御史考試丁憂生員。歎曰。壞人倫。壞風俗。莫甚於此。古人凡有喪者。天子之命。三年不過其門。教孝也。忍心害理。君子肯為之乎。近日風俗日下。方面大僚。郡縣有司。凡地方富饒者。無不營謀奪情。督撫公然題留。吏部公然覆准。不知一郡一縣。何以必不可少此一官。而上下以賄成。至於蒙面喪心。如此使醫問而在。不知如何扼腕矣。醫問集又一條云。內外交武。罕不出於宦官宮妾。

之門。安望天下之治。予謂宋仁宗謀相於王素。而欲得宦官宮妾不知名者。此一事便卓絕千古。

王山隨劄

張養山講學。生以言事謫歸。居廬陵王山。有定巖。覆筍峯。木琴澗。虎子巖。諸勝皆伐木開道。手自創闢。養山住此二年。復應詔出。歿於京師。又一年。予入都門。見其居王山時。茅屋隨劄一卷。想見此公學道刻苦。非人所及。略錄數則於此。王山金頂之勝。在於高。尤在於孤。然不高則不孤。愈高則愈孤。君子立身亦然。絕頂惟高而孤。雖天清氣朗。無晝不風。風聲四起。衆山動搖。人立其上。脚根不穩。風欲挾之而翔。行者相顧裹足。予獨欲於震撼處放步。然而危矣。王山笋類多苦。烹之亦有真味。又產苦菜。浸之一宿。饑來啖之。頗勝園蔬。然以其苦多。為人棄。人生營營。無日不苦。日在苦中。安之若飴。至飲食細故。非刀俎物命。便不可下箸。安得攜此二苦味。令飽嘗耶。王文成訪地藏洞。一異人。值其睡。方醒。問第一義諦。不答。徐曰。周濂溪。程明道。汝儒家。兩箇好秀才。語畢復睡。張子坐卧巖中。有以仙術告者。回思自幼識字。及壯。奔奔波波。老忽將至。雞鳴而起。使秀才二字做不了。何暇言仙。巖栖一年。日月逝矣。內省多疚。

深自戰兢。敬寫聖容。奉以出入。道大莫名。非敢贊揚。聊以自警。贊曰。古今一人。大哉孔子。天地終始。要其立言。非有殊旨。道不達人。躬行而已。諸儒沾沾。新奇自喜。門戶異同。恍惚疑似。行非所知。言大而侈。憫我童蒙。茫茫涯涘。逐影捕風。出彼入此。行不顧言。人視人指。而今而後。求歸於是。未能希賢。尚勉為士。登高自卑。行遠自邇。不善則改。聞義則徙。恭對聖容。庶幾有恥。宿雲霧座。大雪。忽念及康齋先生。十月單衾。徹夜至。以夏布帳加覆。毫無厭貧之意。頗使人不暄自暖。不火自溫。客來山中者。輒贈竹杖。強之登臨。或曰。孝子不登高。不臨深。或曰。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予曰。不然。天下惟看破生死底人。方不為生死所奪。可為忠臣。可為孝子。可以樂天。可以立命。

冷孝子

冷孝子。名昇。益都顏神鎮人。諸生父植。元好遠遊。崇禎己卯歲。適嶺表。鼎革後。兵戈阻絕三十年。孝子發憤。依肇慶道趙君韞退。進往端州。冀便咨訪。一日有喬某者。亦山東人。往西粵。孝子跪請訪求。閱歲喬返。微聞其父歿於龍州土司。孝子遂辭去。溯牂牁而上。歷三百七十餘灘。自橫州達南寧。又經遷隆。思明行五千里。遇那利人蔡鄭二叟。詢知與其父舊為龍州土司客。乃與偕往。復與葬師譚姓者。過竟得父櫬於

龍州北門交帶橋側。負骸骨歸。孝子自叙其事。為龍州扶輓記。冷一寒士。父歿三十年。竟能覓遺骸於蠻荒萬里之外。視王紳滇南慟哭記尤難。書之以風世云。

范文肅家法

文肅范公。家法最嚴。子弟不稍假色笑。長子官戶部侍郎。次子官翰林學士。往往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故忠貞承歷官督撫。皆以清節著聞。終殉逆藩之難。論者以為家教云。忠貞弟承勳。今為雲貴總督。侍郎。

六女

廣州順德縣李氏。簡姑。定姑。潔姑。寅姑。璇姑。遭滇寇之亂。誓志同死。聯臂投淵。又南海縣樵夫陳茂。逢虎斃命。妻張順娘。覓遺骸。築墳殉節。禮部題准旌表。南海縣義女黃隨香。罵賊捐軀。赴焰死。禮部覆無旌表僕女之例。

陳太守

陳龍巖福建晉江舉人。累官江寧知府。居官以清介聞。隨州妖人朱方旦。左道蠱惑四方。督撫藩臬所至郊迎。為立書院。至金陵總督某公。方延之衙署。忽轅門傳鼓聲。甚急。遣問之。陳立轅門外。直對云。無餘事。知府某以朱方旦左道惑眾。來請發下鞠。

審正法以安地方耳。制府雖怒其慙。然素知其廉幹。亦不罪也。後陳卒於任。總督于成龍親弔哭之。

足下黑子

畫墁錄云。郭忠武使渾忠武。賊洗足。見汾陽足下有黑子。捧玩久之。汾陽問其故。渾答云。賊也。足亦有之。汾陽令跣而視之。笑曰。不及我。明皇雜錄。安祿山初事張韓公。仁愿。韓公嘗令洗足。韓公足下有黑子。祿山竊窺視。韓公問之。祿山曰。某賤人。也不幸兩足皆有黑子。比公色黑而加大。韓公觀而異焉。因加寵薦。兩令公功名相埒。若祿山叛逸。亦與韓公相似。相豈足貴哉。又北夢瑣言。載西門軍容與吳行魯事亦同。豈一事而傳聞異詞耶。

秦羅子孫

說聽載。秦檜裔孫某。宰湯陰。綽有政聲。每欲謁忠武祠。輒逡巡弗果。將及瓜。謂同僚曰。少保雖與先世有惡。豈在後嗣耶。且吾守官。無愧神明。往謁何害。遂為文祭之。拜不能起。嘔血數升而死。事在嘉靖初年。魏莊渠提學河南。歸為所親言之。此與宋御史羅汝楫子。鄂州知州。願事全相類。汝楫附秦檜劾忠武。願即著爾雅翼以古文名。

朱子稱為南渡第一者也

宋公子鮑

春秋文公十六年。宋公子鮑禮於國人。鮑美而艷。襄夫人欲通之。乃助之。施既而夫人使昭公田於孟諸。使帥甸攻而殺之。左氏曰。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子以為丘明之言諄矣。弑昭公者。公子鮑為首惡。罪不可薄。觀鮑日數於六卿之門。又竭粟以貸國中。此與商人田常輩何異。襄夫人以祖母欲淫其孫。為昭公之不禮於已。輒先殺公子印等。而昭公不能救。令之田。欲殺之。蕩意諸言之。而昭公不敢適諸侯。蓋襄夫人平日有馮太后武壘之惡。公素畏之。而鮑因嬖幸。以陰肆其篡弑之謀。非一日矣。故昭公弑鮑。遂立。雖曰王姬實鮑之謀。善乎劉原父權衡曰。公子鮑為不臣。襄夫人為不母。而宋公未有無道之實也。且公子鮑欲盜其國。而先施於民。襄夫人欲通於鮑。而遂弑其君。宜推公子鮑為首惡。不得輕此兩人之罪。反惡宋公也。昔儒謂左氏是非。謬於聖人。不其然歟。

池北偶談卷十終

池北偶談卷十一

清 濟南王士禎阮亭著

談藝

公文介公詩

吾鄉公文介公。萬歷中為詞林宿望。詩文淹雅。絕句尤工。如習家池云。峴首峇峴。漢水長。習池煙樹野亭荒。羊公流涕山公醉。竝枕殘碑卧夕陽。西郊金主釣臺云。花石遺綱入戰圖。薊門衰草釣臺孤。不知艮岳宮前叟。得見南軍入蔡無。畿南問宋遼。戰地云。戰勝河東下薊丘。高梁失御陣雲愁。六飛不入燕山府。直見鑾輿下廣州。明湖獨眺云。窄岸平橋萬柳斜。半城春水半人家。東風吹雨宵來急。一片鄉心到海涯。別邢子愿云。南浦分攜暮雨微。平林望斷送將歸。新詩一一題團扇。隴首秋雲片片飛。行元白詩寄馮用韞云。千里襟期付此詞。郵筒珍重寄相思。將來莫道玲瓏唱。淚盡夷陵緩棹時。生平有意皆成幻。死去憑誰得報君。燈影幢幢對疎雨。一聲哀雁入秋雲。濟南晤李季重云。一望并州雁影沉。三年幽夢惜湖陰。歷城四面寒泉水。堪照青陵臺下心。泉林寺云。百里天涯一夕分。月華中斷悵離羣。坐聞莊子城頭水。却憶

夷吾臺上雲。蘭谿望金華山水云。新安水色括蒼煙。煜煜金華婺女連。靈異果應仙
路近。始知此是蔚藍天。杜子美梓州金華山詩。上借蔚藍天。謂潼川之金華山。此乃借蔚藍百折桐江繞釣臺。四明雲
起接天台。半空突出冰輪湧。定是龍湫雁宕開。南樓云。十二樓開列玉京。分明天上
落層城。簷前寂寂三珠樹。半夜鶴飛來上鳴。掖縣道中云。齊疆行盡海雲生。處處看
山自問名。麥秀漸漸桑柘綠。馬頭不見曲侯城。襄陽云。江上輕帆落浴鳧。鏡中倒影
數峰孤。林鶯送客巖花笑。曾見銅鞮歌舞無。南竺寺云。晚霞挂重塔。微月碧殿空。林
壑松檜響。十里聞秋風。皆不減唐人風致。而列朝詩取之甚少。不可解。蓋牧翁多抑
西北人也。

安磐詩

安磐。字松溪。弘嘉間。為都給事中。有直聲。蜀之嘉定州人。升菴先生友也。其詩風神
獨絕。而世罕知之。予登凌雲寺。石壁刻詩甚夥。惟松溪四絕句。最為高唱。記其二云。
青衣江上水溶溶。隔岸遙聞戒夜鐘。暫借竹牀聽梵放。月華初到第三峯。林竹斑斑
日上遲。鳥啼花暝暮春時。青衣不是蒼梧野。却有蛾眉望九疑。蓋凌雲九峯。枕青衣
江之東。而蛾眉三山。正直其西。至其地。知其詩為工也。

彭西園

彭堯諭號西園公子。河南鹿邑人。官通判。崇禎末頗擅詩名。予年十八九時與先兄考功同上公車。於北道逆旅見壁上畫蘭石。甚有風致。其旁細字註曰。西園侍兒喬施同寫。中書舍人吳郡文啓美題。其後云。令人羨然。西園老攜得西施共小橋。後十餘年重過之。畫猶宛然。題一詩云。無復湘中見。記人西園蘭石。愴如新。低回十五年前事。只有蛛絲絡暗塵。此詩不復憶。在京師。彭庶子羨門為予誦之。附識於此。

黃徐詩

黃魯直晚自刊定其詩止三百八篇。徐昌國自選廸功集亦止三百餘首。昔人自愛其名如此。

倪仁吉

女郎倪仁吉義烏人。善寫山水。尤工篇什。予嘗見其宮意圖詩。其一云。調入蒼梧斑竹枝。瀟湘渺渺水雲思。聽來記得華清夜。疎雨銀缸獨坐時。先考功兄曹得其全集。倪手種方竹數十竿。甚愛惜。萊陽董樵處士遊婺郡。倪高其人。斫一枝贈之。

尹子求

虞山詩揮毫對客曹能始。簾閣焚香尹子求。子求名伸。蜀宜賓人。予過叙州。詢其後人。無有得其遺詩。及沂峽記略一卷於其門人樊星煒。樊云。蜀亂尹先生死。之有胡生約之者。攜此集避兵苕部。胡一死。此集流落一彝生家。久之叙州士人某。客遊其地。一日與論先生詩。彝生握手曰。浪得名耳。出此集。則塗抹幾徧。士人遂乞取以歸。而予略為論次刻之。樊字子景。老儒也。予求止有一孫名壽。字若魯。亦樊云。

岐梁倡和集

蘇文忠公鳳翔八觀詩。古今奇作。與杜子美韓退之鼎峙。文定皆有和作。謂之岐梁倡和集。然魄力不逮文忠矣。文定作文忠墓誌。謂自黃州後。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而輟瞠乎不能及。然此早歲之作。亦自不敵也。顏濱集中。如魏佛狸湖陰曲等篇。亦是高作。

紀映淮

金陵紀青。字竺遠。能詩。少為諸生。棄去。入天台國清寺為僧。久之復捨去。其子映鍾。伯紫。尤負詩名。女名映淮。字阿男。嘗有秦淮竹枝云。栖鴉流水點秋光。愛此蕭疎樹幾行。不與行人綰離別。賦成謝女雪飛香。及笄。嫁莒州杜氏。早寡。年五十餘。以節終。

予在儀制時。下有司旌表之。予昔在秦淮賦詩云。十里清淮水蔚藍。板橋斜日柳毵毵。栖鴉流水空蕭瑟。不見題詩紀阿男。伯紫見之。殊不喜。後二十年。從子啓大官。莒學正訪得其遺詩數篇。其一云。清谿有桃葉。流水載佳人。名以王郎久。花猶古渡新。檣搖秦代月。枝帶晉時春。莫謂供憑攬。因之可結鄰。又梨花一孤村。流水數間屋。夕陽不見人。牯牛麥中宿。

錦秋亭辨

自夏莊橋渡時水。俗名馬河而東。竝河北行。內河外湖。浩淼無際。十里至灣頭。新博二邑分界處也。時水自南而北。小清故河自西而東。匯於灣頭。與湖相望。中亘長堤。灣頭煙火數百家。夾河以居。鰲舟漁艇。鱗次市橋。再渡灣頭橋而北。市廛盡處。堤直如弦。屬於博昌城。凡十里。樺柳夾之。兩岸皆稻。菱荷塘。雜落菜園。與緯蕭交錯。時十月下。游過之。煙雨空濛。水禽矯翼。黃葉滿地。人行其中。宛若畫圖。時見牧人簑笠。御鰲觥。歸村落間。邈然有吳越間意。明日晴。遂由東城騎行而南。舍騎過石梁。登架筆山。山疊土為之。三峰起伏。雜植桃柳。錦秋亭在東峯。此亭元中統所建。齊乘以為在東南城上。而山乃嘉靖甲辰僉事黃鰲所築。則亭之移當在是時也。北枕城堞。西望河堤。

東南俯臨極浦。備煙波曠渺之趣。因憶徐隱君夜舊示予錦秋亭辨。其錄於此。以備
茲亭故實。使來者有所考焉。北湖名錦秋。新城博興二縣志皆以為本於坡詩。其所
謂詩。即今志所載霜風收綠錦五言八句者是也。予獨疑詩中北湖字。不類宋時事
跡。而東坡全集及單刻膠西集都無此首。詩之氣格亦不類。然無據以奪之。及閱元
兵部侍郎于公欽齊乘錦秋亭一則。乃知此詩即于公作。所謂取坡詩命名者非此
詩。乃取和文與可橫湖絕句而名之也。後來作誌者據欽書采入。不細詳文義牽連
讀去。以致承襲謬誤。而不之改。據欽所記亭為中統間邑人所建。中統乃元初年號。後
蘇公百數十年。當時豈遂有亭可賦詩耶。然何以知其取詩。即橫湖絕句也。以其篇
中連綴錦秋二字。而知之也。今欽詩霜錦雲秋等字。亦仍本此。輒錄欽原文并錄蘇
詩於後。齊乘一則。錦秋亭博興東南城上。中統中邑人所建。取坡詩命名。此下于蓋
齊地溜時般灤諸水匯為馬車瀆。以入海。博興宛在水中。舟楫交通。魚稻成市。昔嘗
過之。愛其風景絕類江南。賦詩亭上云。霜風收綠錦。萬頃水雲秋。海氣朝成市。山光
晚對樓。舟車通北闕。圖畫入南州。且食鱸魚美。吾盟在白鷗。其鱸雖小。亦四腮。不減
松江有蓴菜。齊人不識目。鱸為魚。云蘇公橫湖絕句。貪看翠蓋擁紅粧。不覺湖邊一

夜霜卷却天機雲錦段。從教匹練寫秋光。外祖季本王公。世目博洽公。北湖遊記載。欽常自濟南華不注山下。經小清河。東入此湖。折而南。入時水。至索鎮。舍舟歸益都。此亦本齊來時。則知欽過此賦詩。是其常所往來之地矣。獨記中於此詩。偶失簡察。水條下所載。尚沿舊志之訛。而外伯祖康宇先生作志亦仍之。安知後來不有據此而編入蘇集者。是不可不辨也。謂宜於湖之北岸勝處祠蘇于二公。額以盟鷗。更榜卷雲。寫練四大字於其上。庶俾後來知此緣起。特為筆述。俟吾地之大人君子。有志乘籍者。折衷焉。歲在庚戌五月九日。湖上老漁徐夜記。康宇先生即先祖方伯公也。

雷雨津

雷兵部雨津。劍起蜀之井研人。明崇禎甲戌進士。嘗過楚。題洞庭廟云。我是人龍君。亦龍吾。今胡為乎泥中。憑君借得青驄雨。手攬風雲滿太空。甲申後從張公玉筍監軍。死。子識其子。吳江知縣。珽字笏山。

張鯤詩

鄒平長白山醴泉寺。即范文正公畫粥處。四山環合。一溪帶滌。溪上有范公祠。祠中多前代石刻。有嘉靖十三年松少山人張鯤八絕句。最佳。節錄於左。危閣煙霞出峯

簷麋鹿來春泉落西砌。聲繞讀書臺。臺前碧玉樹。葉葉上青霄。工師求大木。隆棟萬年朝。風晝谿楊色。煙春巖蕙香。人言背絕壑。纔是上書堂。山護理金窟。泉通畫粥廚。傳燈衣鉢在。曾伴老龍圖。靈剎羣峯合。名祠半日遊。難逢浮海術。易集下山愁。鯢河南鈞州人。詩名不甚著。而詩之工如此。

張閃

滇永昌張含愈光集。升菴先生所定。又閃繼修。允迪亦永昌產。在啓禎間。有詩名。端簡王公。弘以二公皆其鄉前輩。常欲合刻其詩。丁未戊申間。公為大司農。以二公集屬予選較刻之。予謂閃集可刪者過半。非張匹敵。當專刻張集。而以閃集附後。公以為然。庚戌公乞骸骨歸。卧金陵。不知竟果此志否。

粵詩

南海屈介子。少為諸生。有聲旋棄去。學浮屠法。釋名一靈。字翁山。居羅浮。久之出遊吳越。又數年。忽加冠巾。遊秦隴。與秦中名士王無異。弘李天生。因輩為友。作華嚴百韻詩。國原守將某見而慕其才。以甥妻之。翁山愛玩少室。賦詩云。同棲紅翠三花樹。對寫丹青五岳圖。自固原攜妻至代州上谷。再遊京師。下吳會。自金陵歸粵。妻隨

病死翁山之詩。尤工於山林邊塞。一代才也。同時陳恭尹。字元孝。王邦畿。字說作。梁佩蘭。字芝五。王鳴雷。字震生。陳子升。字喬生。皆廣州人。工詩。元孝詩尤高。如積雪迴孤棹。寒湘共此心。離憂在湘水。古色滿衡陽。又鄉山小別吟。兼夢水驛多情浪。與風梳柳過雨垂。空地瑤瑁來潮上。古城之類。皆佳。說作句。如雲低滄海樹。潮上夕陽城。曙色寒山外。秋風古渡前。殊近錢劉。又有絕句云。昨冬歸去今春信。言是端陽入楚山。吟取荊州舊時事。洞庭秋盡客應還。喬生昔昔鹽云。鴛鴦樓外烏欲栖。玳瑁梁間燕吐泥。月暈圓隨漢東蚌。天河傾向汝南雞。萬方儀態華銓出一笑。橫陳翠帳低愁見。曉鴻征塞北。不知天將定。遼西又有南中塞下曲一篇。極似楊用修格調。翁山詩予曾為選百篇。以為唐宋以來詩僧無及者。五律如帆隨南岳轉。雁背碧湘飛。久病悲歡盡。新寒衣衲重。絕句如熒熒桃李花。薄命寄君掌。河水雖東流。河魚自西上。又歸風詞。南越輕綃似碧雲。裁為飛燕御風裙。中流舞罷將仙去。萬歲千秋復就君。客雁門云。三年作客傍滹沱。聽盡哀笳出塞歌。白髮不愁明鏡滿。秋霜只怨雁門多。此類不能悉記也。予嘗語程職方云。君鄉東粵人才最盛。正以僻在嶺海。不為中原江左習氣熏染。故尚存古風耳。

李因篤

富平李天生因篤年三十棄諸生博學強記十三經注疏尤極貫穿長律得少陵家法常以四十韻詩贈曹秋岳曹歎曰數百年無此作矣李有句云林谷關音本乾坤老象才予謂理語經語最不易下坡公寫杜詩至致遠恐終泥停筆謂學人云此句不足為法王敬美云曹子建後作者多能入史語不能入經語謝康樂出而易辭莊語無不為用然則用經固以康樂為宗也

陳伯璣

陳伯璣允衡建昌南城人御史本子清羸如不勝衣五言詩古澹自成一象如寒日明孤城斜風下飛鳥又籃輿望歸鳥日暮空城曲此類二十餘篇不減王韋亂後寓黃山移鳩茲再移白下貧甚撰詩慰國雅及婁堅徐世溥遺文之類凡十餘種又著古人幾部若干卷康熙癸卯歸豫章時施愚山閩周伯衡體皆為江西監司為卜築蘇雲卿東湖故居後數年竟羸病死

滕王閣詩

南州滕王閣毀於金聲桓之亂順治中蔡尚書士開府江右重新之海內名流多賦

詩惟海鹽彭美門適孫擅場其警句云依然極浦生秋水終古寒潮送夕陽彭今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詩帳

施愚山分守湖西製詩帳題詩其上寄林翁茂之一時名士多屬和名曰詩帳或一絕句云斗帳殷勤白苧裁使君親自寫詩來孤山處士朝眠穩朝日烘門懶未開

飛廉館瓦

元王文定憚秋澗集有飛廉館瓦硯歌略云劉郎杳杳秋風客神鳥冥飛憶初格豹章爵首尾蟠蛇建章千門風冽冽云云此亦在銅雀之前知漢瓦無不可為硯也

趙州畫水

趙州畫水世傳是吳道子筆陸儼山大駕北還錄云宣德間定州何生作也

施宋

康熙已來詩人無出南施北宋之右宣城施閏章愚山萊陽宋琬荔裳也昔人論古詩十九首以為驚心動魄一字千金施五言云秋風一夕起庭樹葉皆飛孤宦百憂集故人千里歸嶽雲寒不散江雁去還稀遲暮兼離別愁君雪滿衣此雖近體豈愧

十九首耶。已未在京師。登堂再拜。求予定其全集。和浙江後。詩頗擬放翁。五古歌行。時聞杜韓之興。康熙壬子春。在京師。求予定其詩筆。為三十卷。其秋與予先後入蜀。予歸之明年。宋以臬使入覲。蜀亂。妻孥皆寄成都。宋鬱鬱歿於京邸。此集不知流落何地矣。

二戴

戴本孝。字務旂。和州人。詩畫皆超絕。嘗在京師。夜與友人談華山之勝。晨起即襆被往遊。其高曠如此。弟逋孝。字無忝。四十不娶。亦有詩名。皆老於布衣。本孝貽予畫。自題詩云。叢薄何蒼蒼。喬木無餘陰。斧斤向天地。悲風摧我心。不知時榮者。何以答高深。又云。草木自爭榮。攀援與依附。凌霄桑寄生。滋蔓尚可懼。惜哉不防微。良材化枯樹。

鄭露

鄭露字湛若。南海人。狂生也。負才不羈。常敝衣跣履。行歌市上。旁若無人。順治初。王師入粵。生抱其所寶古琴不食死。其詩名嶠雅。過賈誼宅三閭廟云。浮湘七澤下靈渠。牢落殘雲伴索居。庚子日斜聞鵬鳥。重陽沙渚見江魚。天高未敢重相問。年少何

勞更上書。此去樊城望京國。定從王粲賦歸興。露少客金陵。遊阮大鍼之門。嘗為阮序其集。

徐波

吳中詩老徐波。元歎康熙初年。七十餘尚在居天池落木菴。與中峰靈巖二高僧往還。虞山先生寄詩云。皇天老眼慰蹉跎。七十年華小劫過。天寶貞元詞客盡。江東留得一徐波。落木菴空紅豆貧。木魚風響貝多新。常明燈下須彌頂。雪北香南見兩人。元歎自撰頑菴生壙志云。喜登陟而筋力遽衰。未廢吟詩。而發言莫賞。又為落木菴記云。癸酉十月。與竟陵譚友夏寓其弟服膺德清署中。曉起盥漱。見予白髮盈梳云。予從此別。計必往山。請擇嘉名以名其居。服膺出幅紙。俾作擘窠大字。友夏執筆擬議曰。子還吳。可謂落葉歸根矣。遂有此目。今三字揭諸菴門。松枯數株。撐風蔽日。元冬霜月。蕭蕭而下。雙童縛帚。掃除不給。齋廚爨煙。皆從此出。事之前定如此。元歎中年。見知膠西相國。經齋高公。公常勸之出山。辭曰。母病三年。子生未滿月。此身非我有也。竟亦無後。乙酉後有寄楚僧寒碧詩云。楚鬼微吟上峽謠。中元法食可相招。憑君為誓興亡恨。雨打秋墳骨亦銷。寒碧少遊鍾譚間。此詩蓋為二公作也。

下僚能文

近下僚中。往往多才人。婁縣縣丞施鴻宇。則威聞邵武人。著史測十卷。論南北朝事。甚可聽。又雄縣馬之驥。字曼傑。兩為江都壽張管河主簿。撰詩防及張秋志。各若干卷。泰州州同知趙三麟。字乾符。韓城人。頗能詩。有絕句云。虞舜昔南巡。不見南巡跡。但餘此墓旁。一片瀟湘石。

詩北

順治己亥。客京師。日聽劉公。賊吏部。鼓瑟賦詩。贈之云。與君更作他年約。黃鵠山中訪戴行。至壬寅歲。相遇於京口。京口有黃鵠山。在城南五六里。即招隱寺。宋戴顒故居也。始悟前詩。蓋有定數云。

對句

小說載李空同督學江西。有一生姓名偶同。李出對句云。閻相如。司馬相如。名相如。實不相如。生應聲云。費無忌。長孫無忌。公無忌。我亦無忌。空同喜。不知此對。自宋有之。見齊東野語云。司馬相如。閻相如。果相如否。長孫無忌。費無忌。能無忌乎。蓋後人傳會空同如夏忠靖尚書給事之對耳。

史辰伯

史兆斗。字辰伯。吳江人。處士明古鑑之後。徙居長洲。博雅多藏書。少及與劉子威王百穀交。尤熟吳中典故。康熙初卒。年八十餘。汪茗文曰。此翁死。吳中文獻絕矣。

秦中諸誌

誌以簡核為得體。康德涵武功志。最稱於世。嗣是關中繼起者。則有趙浚谷之平涼府志。胡可泉之秦州志。汪來之北地志。喬三石之耀州志。王漢陂之鄠志。舊人劉璞增蓋韓五泉之朝邑志。邑人王學謨增蓋張光孝號左華山人對山之甥之華州志。馬慥之同州志。劉九經之郿志。皆稱作者。而渭南史蓮勺記事。當知汾州之介休。作志七卷。義例精覈。以上皆秦人。而北地又秦疆也。何大復雍大記亦與康同時作於關中。

韓畱

韓畱。字石耕。北平人。亂後遊江南。偏厯台宕諸勝。客死平湖。畱善鼓琴。尤工五言詩。有句云。春愁當二月。酒渴起三更。

程明房

宣城梅淵公。清常遺予墨朴一。其堅如石。文曰。程明房造。云程君房。初字明房。此蓋

其早年所製

右車

自廣武君後。古今人多以左車命名者。漢功臣表有中年共侯單右車。

巖感遇

巖感遇。烏程人。少豪宕。舉止與俗異。常畜一白鵲。行止與俱。鵲死。哭之數日。老而貧。居山中窮僻處。忍飢賦詩。一日米盡。友人遺白金一餅。攜之市米。遇小漢玉器。輒買以歸。玩弄之。餓而僵仆幾絕。

高鑄

高鑄字淵穎。保定人。少從孫鍾元先生學。嗜酒。好遊名山水。自負鍾鑒。每得詩。必題石。手鐫之。常游林慮。竟日忘返。聞峰下耕者喧呼。迴視向所來處。乃知衝虎過也。鑄有詩數十卷。其門人陳僖謫公編集。

張文峙

張可仕字文寺。更名文峙。字紫泥。楚人。家金陵。能詩。與歸安茅元儀善。茅死。有姬楊宛。以才色稱。戚畹田弘遇欲得之。以千金壽文寺。求喻意。文寺絕弗與通。范文貞公

禮為上客。公殉國。文寺設位。雨花臺。為文哭之。崇禎末。集子史成句。為四言詩一卷。諷切時事。號擊磬集。弟可度。字嗣後。好佞佛。一食清齋。道然終日。

費密

費密。字此度。成都人。少遇逆。獻之亂。竄身西域。不毛之地。已乃溯漢江。下遊吳楚。居淮南老馬。常寓秦州。秦州守知其賢。為除徭役。予曾見友人凡上一卷。偶取視之。其首篇云。大江流漢水。孤艇接殘春。詢之。乃密作也。遂賦詩與定交。密跛一足。後往蘇門謁孫鍾元。稱弟子。著鹿峯集。

馬黃

馬應龍。字伯光。安丘人。都御史文煒子。萬歷壬辰進士。歷禮部郎中。卒。博雅好古。注道德經二卷。考訂古本周禮六卷。參同契二卷。尚書七卷。毛詩七卷。藝林鉤元錄二十六卷。初為祀令。纂祀乘四十八卷。今安丘舊志二十八卷。最精贖。有體裁。署其父文煒撰。實應龍少時手筆也。黃楨。字德北。亦安丘人。嘉靖癸未進士。歷文選郎中。與樂安李太僕。舜臣齊名。號為李黃。有擬騷行於世。

伏生光武二圖

王維畫伏生圖。今藏北平孫侍郎退谷。承家吳道子畫光武燎衣圖。今藏新安程穆倩遂家。

和韻詞

先吏部^兄作長調。往往好壓險韻。一調疊韻。有至十餘闕者。在杭州。與宋荔裳曹顧菴倡和。滿江紅詞。同用上杖狀等字。兄句云。雨滲一犁田。犢喜波添三尺河。魚上用史記河魚大上語也。又自課織簾。還有手。便從荷蓀。非無枕。又易得濁醪。謀若下。難逢春水如天上。又司馬高才元。和廌。彥淵博學真。顏杖恠吾徒。底事暱蟲魚。臣無狀。又堤柳已隨坡老沒。竹枝誰駕康夫上。又漆後斷紋。仍可鼓。削餘方竹。還堪杖。又顧我已甘居廡下。如公才合居樓上。疊出不窮。皆奇句也。後在揚州。與陳其年輩倡和。念奴嬌詞。同用屋字。亦至十餘往復。如還似離騷傳屈子。句裏龍堂鱗屋。削迹艱虞。擅場風雅。未遣中書虎。又十載名場。相犄角。戎子支駒。逐鹿又我似小乘。初禪。愧他杯度。肆噉人間肉。羨汝機鋒。殊自有已。似南能稻熟。又更貪清曉。晶簾卧看膏沐。此類甚多。兄常自跋云。右小詞諸闕。皆雜次諸公韻。諸公率謬許其押韻之工。僕則自謂此實欲省思力。如昔人云。匆匆不暇草書耳。嘗謂詩不宜次韻。次韻則慮傷逸氣。

詞不妨次韻。或逼出妙思。其持論如此。

高司寇詩

淄川高念東侍郎。少時與兄解元繩東。同舉省試。公車北上。謁鄒平尚書。華東張公。延公言。君輩少年登第。不啻登仙。老夫少年意氣亦爾。今老矣。迴憶五十年中。功名官職。都如嚼蠟。更數十年。君閱歷當自知之。公辛巳以南總憲考滿過家。薨於里第。司寇及兄癸未丙戌先後成進士。司寇入翰林。十年至佐銓。已乃以事左遷。又十餘年。再貳司寇。憶尚書之語。慨然賦詩云。翹車北指五雲邊。緒論追陪豈偶然。晚節功名如嚼蠟。少年科第似登仙。曠懷久矣推先輩。微語還堪悟後賢。畢竟山中煨芋好。十年宰相亦堪憐。

白墮琴高

葉石林舉東坡獨看紅葉傾白墮。白墮人名。此正如吳下饌鵝。設客云。請共過食右軍。不知此例正多。如山谷詩。春網薦琴高。琴高亦人名。皆自曹瞞。惟有杜康作俑。

文太青

文光祿太青。翔戲作口吃詩云。點子向客共哆口。漆栗筆蜜手。柳酒本墨客。揮犀風。

州有三出手柳酒。宣州有四出。漆栗筆蜜也。予使蜀。過鳳縣。彈丸小邑。在棧道中。所謂伎手纖白。固無從見之。驛酒殊薄劣。柳自入棧。亦頗稀少。予近和海鹽門人陳子文。喜咏鳳縣金絲柳。詩云。鳳州三絕無纖手。又少旗亭酒共傾。惟有金絲幾株柳。臨江映驛拂人行。

中州集

元裕之撰中州集。其小傳足備金源一代故實。虞山極喜之。晚年撰明列朝詩集。略倣元例。然元書大有紕謬。如載諸相詩。取宋叛臣劉豫杜克之類。蔡松年史稱便佞。元首推其家學。且取其論王夷甫。王逸少之語。略無貶詞。曲筆如此。豈足徵信。而顧倣之哉。

龔陳詩

先兄考功常云。合肥公流水青山送六朝。才子語也。陳其年維崧浪捲前朝去。英雄語也。龔公自東粵歸。過金陵。賦詩云。綺閣臨春玉樹飄。空江鐵鎖野煙消。興亡何限蘭亭感。流水青山送六朝。陳有烏絲詞三卷。多瓌奇。閨房游俠之詞。尤妙。如春陰簾外天如墨。又玉梅花下交三九。雖秦李不能過也。

一絢絲

住在京師吳門文點為予作讀書圖汪荅文題詩云借問鄰家競生管一絢能絡幾多絲後改作一絢絲絡幾多時一日讀馬永卿懶真子云諺云一絢絲能得幾時絡喻小人逐目前之樂也絢字當作綸太元經絡之次五曰蜘蛛之務不如蠶一綸之利綸音七侯反與絢音同

阿字音

宋人謂漢唐人多以阿字為發語如阿嬌阿誰阿家阿房宮之類則阿房之阿亦當作去聲又山谷詩語言不韻無阿堵阿字反作平聲予蜀道集詩有句云綠苔未央瓦黃土阿房宮本此

韓翃詩句

韓翃詩春衣晚入青楊巷細馬春過皂莢橋按青楊巷在荊州梁何妥居白楊巷蕭春居青楊巷時人語曰時有二僞白楊何妥青楊蕭春皂莢橋在揚州晁無咎揚州詩曰皂莢村南三四里春江不隔一程遙雙陂關起如牛角知是隋家萬里橋

裏鮓帖

王右軍裏鮓帖真蹟裏鮓味佳一一致君所須可示勿難當以語虞令凡十九字後

有米友仁跋趙子昂諸人圖記藏北平孫侍郎退谷家前有亡宋南廊庫經手人郭墨印記

鳧翁

黃詩春溪蒲稗沒鳧翁樂府化為白鳧如老翁急就篇春草雞翹鳧翁濯顏師古注翁頭上毛也象鳧在水中引濯其毛也黃詩蓋出此與老翁義別漢郊祀志鳧翁雜五采文又北齊武成帝湛小字鳧翁北齊童謡云中興寺內白鳧翁四方側聽聲唯唯道人聞之夜打鐘

三六

王彬工篆隸與王志齊名時人語曰三真六草為天下寶劉孝綽稱其兄弟孝儀孝威曰三筆六詩

僧詩

在京師出城送客偶憩野菴見壁上題詩甚有意義詩云春風迢遞憶天台五月冰寒說五臺無數好山遊未盡秋霜又欲上眉來考之乃明嘉善西林寺僧雪溪圓映作也映有西林集

梅村病中詩

太倉吳梅村業祭酒。辛亥元旦夢上帝召為泰山府君。是歲病革。有絕命詞云。忍死偷生廿載餘。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債須填補。縱比鴻毛也不如。餘三章不具錄。先是先生嘗病中賦賀新郎詞云。萬事催華髮。論龔生天年竟夭。高名難沒。吾病難將醫藥治。耿耿胸中熱血。待灑向西風殘月。剖却心肝今置地。問華佗解我腸千結。追往恨。倍淒咽。故人慷慨多奇節。為當年沈吟不斷。草間偷活。艾炙眉頭爪噴鼻。今日須難決絕。早患苦重來千疊。脫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錢不值何須說。人世幾完缺。時浙西僧水月。年百餘歲。能前知。先生病亟。拏舟迎之。至則曰。公元旦夢告之矣。何必更問老僧。遂卒。

公文介論樂府

鄭漁仲曰。繼三代之作者。樂府也。樂府之作。宛同風雅。今之行於世者。章句雖存。聲樂無用。崔豹之徒。以義說名。吳兢之徒。以事解目。蓋聲失則義起。樂府之道。幾乎熄矣。此言樂府原為詩樂之用。而事義則必有所由起。均不可廢也。愚謂風雅之後有樂府。如唐詩之後有詞曲。聲聽之變。有所必趨。情辭之遷。有所必至。古樂之不可復

久矣。後人之不能漢魏。猶漢魏之不能風雅。勢使然也。如漢朱鷺翁離之作。魏晉諸臣擬之以鳴其一代之事。易名別調。各極其長。豈以古今同異為病哉。後世文士。如李太白。則沿其目而革其詞。杜子美。白樂天。之倫。則創為意。而不襲其目。皆卓然作者。後世有述焉。近乃有擬古樂府者。遂顯以擬名。其說但取漢魏所傳之詞句。撫而字合之。中間豈無陶陰之誤。夏五之脫。悉所不較。或假借以附益。或因文而增損。踟躕牀屋之下。探肱膝篋之間。乃藝林之根蠹。學人之路阱矣。以此語於作者之門。不亦慙乎。夫才有長短。學有通塞。取古今之人。一一強同。則千里之謬。不容秋毫。肖貌之形。難為覲面。若曰樂府則樂府矣。盡人而能為樂府也。若曰必此為古樂府。使與古人同曹而竝奏之。其何以自容哉。李于鱗曰。擬議以成其變化。噫。擬議將以變化也。不能變化而擬議。奚取焉。予知其不可。而不能不為也。第命曰古樂府。而不敢以擬稱云。右蒙陰公文介公孝與。真樂府自叙也。虞山錢牧翁嘗亟取東阿于文定公論樂府之說。不知文介此論。與文定若合符節。予嘗見一江南士人。擬古樂府。有妃來呼。稀稀知之之句。蓋樂府妃呼稀。皆聲而無字。今誤以妃為女。呼為喚。稀為豕。湊泊成句。是何文理。因於論詩絕句著其說云。草堂樂府擅驚奇。杜老哀時託興微。元

白張王皆古意。不曾辛苦學妃嫔。亦于公二公之緒論也。

林程詩句

林君復詩。陰沉畫軸林間寺。零亂棋枰詩上田。寫景最工。近程孟陽嘉有句云。古寺正如昏壁畫。層湖都作水田衣。語意本林而工。又過之。

五代史草

徐東癡夜高士。冬夜過宿。因及從叔祖季和考功。春昔所藏書畫云。曾見有歐陽公五代史草藁一卷。又楊廉夫詩草一卷。塗乙宛然。歐卷其後人漫送一許姓武弁。不知流落何處矣。又叔祖立宇中丞。象恒家有王右軍畫紡績圖。

朱璧揭鉢圖

揭鉢圖。凡見數本。最後見朱璧本。有鄧文原。趙仲穆。及秋壑鈴山二相圖書。最為奇古。舊為先伯祖太師公所藏。今歸徐隱君東癡。後有董思白書寶積經賓伽羅事。又有吳匏菴沈石田二跋。予所見太師故物。此卷與李伯時摹支道元十六應真。周文矩說劍圖而三耳。說劍圖。今入秘府。按張畧吳中人物志云。朱玉字君璧。崑山人。王振鵬界畫。見稱於時。玉盡得其技。至順壬午。奉中宮教。金圖藏經佛像。方不盈矩。曲

盡其妙所居虹月樓楊廉夫作記劉璋明書畫史云何景高善界畫宗朱君璧玉蓋以字行也

阮懷寧

金陵八十老人丁肩常與予遊祖堂寺憩呈劍堂指示予曰此阮懷寧度曲處也阮避人於此山每夕與狎客飲以三鼓為節客倦罷去阮挑燈作傳奇達旦不寢以為常燕子箋雙金榜獅子賺諸傳奇皆成於此所知錄云大鉞既降于本朝在營中諸公聞其有春燈謎諸劇問能自度曲否大鉞即起執板頓足而唱以侑酒

池北偶談卷十二



清 濟南王士禎阮亭著

談藝

浙川二詩

南陽浙川古商於地同年于道子。先嘗令其地為予言金人侵宋時伐香嚴寺木造殿木中有紋理成詩云栽松種柏興唐中解板乘舟破宋時可惜香嚴千載樹等閑零落歲寒枝又順治辛卯歲雷山道人伐松葺回陽觀諸生李霽明者禱於神質明松上有絕句字如虫蛀者云修廟還舊廟裏松廟成松去鶴巢空不如留却青松在待得長生老化龍衆異之遂止

彭侍郎詩

浙川志載縣人彭侍郎。雷龍巢寺詩句云殘碑猶宋字逝水自秦川最佳侍郎字用沈萬厯甲辰進士先方伯公同年也新野馬仲良之有寄彭詩云春山春日好高枕若為情窓戶白雲裏朝昏芳草生把書看鳥滅捲釣數魚行云

三家店詞

涿州三家店。題壁一詞。不注名氏。甚工。客面京塵。登臨目送飛鴻。絕不堪重說故國煙波闊。一點孤燈。一片朦朧月。交明滅。雙眉寸結。忍聽秋蛩咽。又上谷旅店。有題壁云。一將有餘魏武帝。百身莫贖楚懷王。語極豪健。亦無名氏。

霍亮雅

霍亮雅。曲周人。個儻任俠。喜酒。好搏捕之戲。亦工文章。卒後。申和孟通為作傳。其邑人劉津遠逢哭以詩云。門前債客雁行立。屋內酒人魚貫眠。或曰。此十四字。是敗家子弟小影耳。

丁野鶴詩

徐東癡言。少時於章丘逆旅。見一客。袴褶急裝。據案大嚼。旁若無人。見徐年少。呼就語曰。吾東武丁野鶴也。頃有詩數百篇。苦無人知。子為我定之。因擲一巨編示徐。尚記其一律云。陶令兒郎諸葛妻。妻能炊黍子蒸藜。一家命薄皆耽隱。十載形勞合靜栖。野徑看雲雙屐蠟。石田耕雨半犁泥。誰須更洗臨流耳。憂憂幽禽盡日啼。野鶴晚遊京師。與王文安鐸諸公倡和。其詩亢厲無此風致矣。

新淦筆工

宋岳侍郎珂玉褚集載唐世有刺郡江表者時宰燭以新塗出筆託製以相寄刺史至召佳手一老父應命百日才得二管馳貢相府既訝其遲又薄其鮮試之乃絕不堪大怒曰數千里勞寄兩管惡筆來刺史聞之懼欲罪老父老父訴曰使君勿草草我所製乃歐褚所用巧先示以相君翰墨再製苟不稱甘就鼎鑊既示之笑曰如此只消三十錢筆不日獻五十管馳上之相一試大喜優賜匠者夜窻偶試毘陵張顥筆因為賦詩云世間未必無皋薨九疑虞舜不可追武皇銳意開絕漠摧鋒乃亦有衛霍嗟哉格物本一理顧人所用何如耳筆工在昔本市傭東毫傳管求售同誰云進伎不進道意匠輒與歐褚通虔州刺史覓佳筆雙筦何堪須百日星馳一騎到長安試手鳳池隨棄擲老奴恟慄丞相嗔能用此筆能幾人顧窺翰墨減工製必使揮毫誇入神斗柄初回開電笑素籥果符人所料中山聚族倘未殫東帛那容及年少是知人才用舍識別惟一心皋薨衛霍無古今妍媸能否惟在上所使此筆區區正其比我生識字僅一丁眼前所見徒毘陵未知當年新塗定何若正恐鍾衛二王無合作君不見此老一去知幾年當時鑒裁無復專紛紛驚毛抱簡壺恰費書傭三十錢岳公忠武王孫所著有程史金佗粹編等書此集凡八卷乃故衡王府抄本也集

中又有贈李微之秘監詩。自注云。微之以吏館牒來索予所撰東陞筆略。此書不知尚傳於世否。識其目。當更訪之。又學圃堂蘇載唐宣州陳氏世能作筆。家傳右軍求筆帖。至唐柳公權求筆於宣城。先予二管。語其子曰。柳學士能書。當留此筆。不爾退還。即可以常筆予之。柳果以為不入用。別求。遂予常筆。陳曰。吾先予二筆。非右軍不能用也。與此絕相類。

滄溟蔡姬

李滄溟先生身後最為寥落。其寵姬蔡萬曆癸卯年七十餘矣。在濟南西郊。賣胡餅自給。叔祖李木考功見之。為賦詩云。白雪高埋一代文。蔡姬典盡舊羅裙。云。邢太僕子愿有與孫月峯巡撫詩云。竊見李滄溟先生。攀龍係真履素。取則先民。銘古鑄今。蔚為代寶。而今五畝之宅。已非文靖之舊。襄陽之里。空標孟亭之名。伺每詢訪人士。皆云李駒淪喪有子繼亡。止遺孽孫。又復無母。才離襁褓。寄命慈媼。傲居窮巷。托跡浮萍。並日無粗糲之食。經年數漿汁之饋。伏願明公。下記所司。略損公帑。為贖數椽之敝屋。小復白雪之舊居。月或給米一石。布若干疋。藉以長養壯髮。綿延後昆。一綫猶龍之緒。實被如天之福。斯文一脉。其嚆逆心。觀二事。滄溟清節可知矣。

二中字音

中興中酒。二中字音。予嘗言之。適讀王敬美集一段。附著於後。云中酒二字。始見徐邈傳。中聖人義。如中著之中。而音反從平聲。樊噲傳。項羽既饗。軍士中酒。顏注云。飲酒之中。也不醉不醒。故謂之中。義宜從平聲。而音乃竹仲切。何也。然古人詩。如氣味如中酒之類。皆從平聲。無竹仲一讀。又宋王觀國學林云。老杜新數中興年。百年垂死中興時。中並去聲。孫民詩序曰。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陸德明音義曰。中丁仲反。觀國按中字。有鍾衆二音。音鐘者。當二者之中。首尾均也。音衆者。首尾不必均。但在二者之間。爾。此中興之中。所以音衆。又如中年。中葉。中天。中塗。中誠之類。皆當從衆。

論五言詩

作古詩。須先辨體。無論兩漢難至。苦心摹倣。時隔一塵。即為建安。不可墮落六朝一語。為三謝。不可雜入唐音。小詩欲作王韋。長篇欲作老杜。便應全用其體。不可虎頭蛇尾。此王敬美論五言古詩法。予向語同人。譬如衣服錦則全體皆錦。布則全體皆布。無半錦半布之理。即敬美此意。又嘗論五言。感興宜阮陳。山水閑適宜王韋。亂離行役鋪張叙述宜老杜。未可限以一格。亦與敬美旨同。

王奉常論詩語

明詩本有古澹一派。如徐昌國、高蘇門、楊夢山、華鴻山輩。自王李專言格調。清音中絕。同時王奉常小美。作藝圃擷餘。有數條。與其兄及濟南異者。予特拈出。如云。今之作者。但須真才實學。本性求情。且莫理論格調。又云。詩有必不能廢者。雖衆體未備。而獨擅一家之長。如孟浩然。洮洮易盡。祇以五言雋永。千載並稱。王孟有明。則徐昌國、高子業二君。詩不同而皆巧於用短。徐有蟬蛻軒舉之風。高有秋閨愁婦之態。更千百年。李何尚有廢興。二君必無絕響。此真高識。迥論。令于鱗大美。早聞此語。當不開後人抨彈矣。先兄考功。曩有題襄陽集一絕云。魚鳥雲沙見楚天。清詩句句果堪傳。一從時世矜高唱。誰識襄陽孟浩然。

用事

作詩用事。以不露痕跡為高。往董御史玉虹文外遷隴右道留別予輩。詩云。逐臣西北去。河水東南流。初謂常語。後讀北史。魏孝武帝西奔。宇文泰循河西行。流涕謂梁禦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乃悟董語本此。深歎其用古之妙。

憶秦娥詞

無錫秦簡討留仙。松從軍荊州。雨泊仙桃鎮。中夜聞琴聲。甚清越。跡之乃一老書生也。破簷數椽。風貌朴野。秦賦憶秦娥詞贈之云。西風切。雁聲淒斷。重傷別。水村孤棹。雨絲殘葉。天池雅調。刪繁節亂。離時候。誰人說。誰人說。朱絃暗響。茅堂清絕。

記觀宋子昭畫

丙辰二月二十一日。過商丘宋子昭。所戶部。觀畫。李伯時白描十八應真。最為奇妙。有友諒益之二小印。巨然山水。為賈秋壑故物。有悅生小印。首有宣和之寶。又勾龍爽蠟屐圖。吳仲圭山水卷。為東原杜瓊家藏。後歸沈恒吉。即石田父。後歸吳文定。有石田跋。郭忠恕雪景。黃居寶花鳥。胡廷暉山水。沈石田秋林讀書。宋元人畫二冊。其高房山小幅。有鮮于伯機題云。素有煙霞疾。開圖見亂山。何當謝塵跡。縛屋住雲間。趙松雪題云。每愛侍郎山水絕。與畫史離群。誰似高懷如許。曾看香壚曉雲。展子虔畫高歡歸晉陽圖。最奇。子虔高齊字。文周時人。即不必確出其手。亦唐宋高手所臨摹也。

范氏詩畫

吳橋節孝范氏名景妣。文忠公景文女弟也。好讀書。通經史。尤工書畫。繪大士像。彷彿

龍眠有冰玉齋詩若干卷。歸同邑王世德。二十而寡。年三十九卒。文忠撰墓誌。見集中。

反錦

左傳。僖二十三年。晉重耳及曹。僖負羈饋盤餐。實璧焉。受餐反璧。今卻鮑曰反璧。本此又昭十三年。衛人餽叔向羹。與一簋錦。叔向受羹。反錦。則以反錦為詞亦可。而世無舉此者。右見瀛南子。瀛南子。鄒平張松所著。松字瀛涯。博學好古。讀書十行俱下。固安楊狀元方城布政山東。致先生於塾。許以領解。先生不可。謝歸。竟不遇。後以太學生。仕止祁縣令。

古刺水詩

左公蘿石。手書一帖云。乙酉年五月。客燕之太醫院。從人有自市中買得古刺水者。上鐫永樂十八年。熬造古刺水一罐。淨重八兩。罐重三斤。內府物也。揮淚賦此。玉泉山下水。遠流帝陵前。盧溝橋下水。其流聲濺濺。瓶中古刺水。製自文皇年。製之扁天府。元石流清泉。列皇飲祖澤。旨之如羹然。逆寇犯天紀。守陴臣匪賢。君不棄社稷。鼎髯垂自天。經筵赤金几。斤斧生炊煙。沉茲天府水。寧不落市廛。小臣侍筵者。睹水心如煎。再拜嘗此水。含之不忍咽。心如南生柏。自漢子卿墓柏。大小數百株。枝葉向南。向。在韓城。予曾為文記之。淚似東

流川捧之以南旋跪詠豐芑篇。

記觀宋牧仲書畫

丁巳四月初二日。過宋牧仲^華刑部^{郎舍}。觀書畫。洛神賦全圖。卷長丈許。山用礬頭。餘皆丹碧。上有元公主金闥小印。是宋人臨閣立本筆。世祖順治三年。賜閣臣。內府藏畫百軸。此其一也。一郭河陽江山雪霽卷。長丈三尺。首有政和印。尾寶字小印。振之印。舊是睢州袁司馬^樞家物。一鍾馗小妹圖。吳道子筆。妹卓劍於地。一鬼捧劍室旁侍。一鬼在前。按板而歌。有元人喬簪山東成墨印。喬中山印。希世之寶印。一宋人翎毛二十幅。多雪景。皆林椿吳炳馬遠作。一宋元名人真蹟。首有道君飛白看雲二大字。米芾李之儀陳升之諸帖。康里子山臨十七帖。又無名氏臨十七帖。後題建文己卯三月。臨於海館。牧仲又云。在武昌某士夫家。見吳道子水墨普賢像。甚奇。又京師慈惠寺。有貫休畫羅漢十八軸。世祖末。吳人持以進御。會崩。遂弼寺中。價七百金。

唐詩本六朝

唐詩佳句。多本六朝。昔人拈出甚多。略摘一二。為晉人所未及者。如王右丞積水不

可極。安知滄海東。本謝康樂洪波不可極。安知大壑東。春草年年綠。王孫歸不歸。本庾肩吾何必游春草。王孫自不歸。還家劍鋒盡。出塞馬蹄穿。本吳均野戰劍鋒盡。攻城才智貧。結廬古城下。時登古城上。本何遜家本青山下。好登青山上。莫以今時寵。能忘昔日恩。本馮小憐雖蒙今日寵。猶憶昔時憐。颯颯秋雨中。潺潺石溜瀉。本王融潺湲石溜瀉。絲蠻山雨聞。白髮終難變。黃金不可成。本江淹丹砂信難學。黃金不可成。如何此時悵。噉噉夜猿鳴。本沈約噉噉夜猿鳴。溶溶晨霧合。孟襄陽木落雁南渡。北風江上寒。本鮑明遠木落江渡寒。雁還風送秋。郎士元暮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本吳均落葉思紛紛。蟬聲猶可聞。崔國輔長信宮中草。年年愁處生。故侵珠履迹。不使玉階行。則竟用庾詩。全因履迹少。併欲上階生也。

杜詩本古謠

漢桓帝時。童謠云。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為諸君鼓。隴胡杜。大麥行。全襲其語。兵車行。句調亦本此。

能字

能。奴登切。又乃帶切。獸名。熊屬。足似鹿。說文曰。能獸堅中。故稱賢能而彊壯。稱能傑。

也音奴登切。字書三足鼈曰能。音乃帶切。阮嗣宗詠懷詩。誰云君子賢。明達安可能與萊哉。相叶。阮瑀七哀詩。身盡氣力索。精魂靡所能。與來萊相叶。則是賢能之能。亦乃帶切。叶平。

罽罽

顧太初說略。引鄭康成。顏師古。崔豹。諸說。辨罽罽之制甚詳。以為闕屏間。刻鏤鳥獸雲氣。疏通連綴之狀。唐蘇鶚。引子虛賦。罽罽彌山。證罽當為網。顧以為非。是予按柏梁詩。上林令云。走狗逐兔。張罽罽。則罽罽之為網。明甚。罽罽之為網。戶正以其象類網。而借用耳。

阿房宮賦

杜牧之阿房宮賦。文之奇。不必言。然於事實殊戾。按史。始皇三十五年。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阿房宮未成。二世元年。還至咸陽。曰。先帝為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為堂室。今釋阿房宮。弗就。是彰先帝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宮。二年冬。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馮劫。諫止作阿房宮。作者二世。怒下去疾等。吏去疾劫。自殺。斯就五刑。是終秦之世。阿房宮未成也。又考史。二十六年。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

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美人鐘鼓。以充入之。則牧之所賦。妃嬪媵牆。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於秦。朝歌夜弦。為秦宮人者。指此。此實不名阿房宮。而謂有不見者三十六年。非阿房事實矣。予既辨此。後讀程大昌雍錄。趙與峇賓退錄。皆已辨之。大略相同。聊存之。

皎然賈島詩

唐文粹載皎然古意詩云。一朝力士脫靴後。玉上青蠅生一箇。紫皇案前五色麟。忽然掣斷黃金鎖。才調集載賈島詩。妻是九重天子女。身為一品令公孫。鴛鴦殿裏參皇后。龍鳳樓前拜至尊。其俚已甚。予嘗合文粹及唐人選唐詩。刪為一集。今刻於崑山。

爾雅翼序體

宋淳熙初。羅端良願撰爾雅翼。其自序。皆四言間雜五六言。叶韻。文甚奇肆。洪炎祖為之註。序之變體也。端良以淳安縣社壇。陶令祠堂。一記得名。小集五卷。宋景濂蘇平仲為序。宋序亦仿爾雅翼序體。而不及遠矣。

李王二公書畫

丁巳秋嘉禾友人携示宋李公甫手札六通云李君實太僕所藏也其一云帝皇恐頓首再拜上慶節闌茸無能猥繼清獻之緒為貧所迫冒昧官遊試吏於江陵司計之官甫幸善罷到侍郎選擬會稽征屢遲次罹罰繼而間關淮壖竊儀真驪庾之祿幾年又以內艱而去流離困躓無所告語靜思庸鱓乃分之宜自此絕意榮望敢意字民復在畿邑斐然學製寧逃傷錦之譏曠敗必矣此節之所甚懼也不圖夤緣幸會獲庇所天當賴餘光下照匿瑕之仁庶免於戾此心口切私慙自幸帝皇恐頓首再拜又王巖叟畫梅一卷有南昌袁氏家藏珍玩子孫永保印忠徹印後有四明烏斯道十二絕句

龜毛兔角

龜毛兔角見楞嚴經然述異記亦云商紂之時大龜生毛兔生角乃兵甲將興之象也故宋吳淑事類賦云為商紂而生角

杜秋詩解

幼讀杜牧之杜秋娘詩考其始末略記之文宗太和五年春上與宰相宋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吏部侍郎王璠為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鄭注王守澄陰為之

備上弟漳王湊。

穆宗子

賢有人望。注令豆盧著誣告申錫。謀立漳王。上怒。罷申錫為右

庶子。命守澄捕著所告。晏敬則、王師文等。於禁中鞠之。誣服。左常侍崔元亮等力爭。

於延英。宰相牛僧孺亦言之。乃貶漳王為巢縣公。申錫為開州司馬。九年。巢公湊薨。

追贈齊王。初。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漳王傳母杜仲氏坐宋申錫事。放歸金陵。詔德

裕存處之。會德裕離浙西。牒留後李蟾如詔旨。至是。王璠、李漢奏德裕厚賂仲陽。陰

結漳王。圖為不軌。上怒甚。宰相路隋曰。德裕不至有此。果如所言。臣亦應得罪。乃以

德裕為賓客分司。秋娘即仲陽也。燕謀得皇子。謂漳王也。江充喻鄭注。豆盧著輩也。

王幽茅土削湊。自漳王貶巢公也。四朝三十載。自憲宗元和二年。誅李錡。歷穆敬文。

凡四朝也。

又中字音

中興。中字去聲。杜詩。漢家新數中興年。楊仲弘詩。一代人才頗中衰。此字概無平聲。

中酒。中字平聲。如氣味如中酒。濁賢清聖時中之。皆平聲。此字概無去聲。近人用二

字。往往交誤。姚福云。中酒作去聲。於義為長。蓋中有中傷之義。又今兩京有治中。呼

作平聲。非是。周禮。天官。凡官府都鄉州。及都鄙之制。治中受而藏之。鄭司農曰。中者

要也。謂其職治簿書之要也。

閨秀畫

徐元嘆落木菴集云。訪江城毛休文於竺塢慧文菴。出其母汝太君畫扇十八面。山水草蟲無不臻妙。三百年中。大方名筆。可與頡頏者。不過二三而已。近日閨秀如方維儀之大士。倪仁吉山水。周禧人物。李因胡淨髮。陳洪妻草蟲花鳥。皆入妙品。安丘張杞園說曾見邢慈淨髮繡大士極工。慈淨子愿之妹。又崔子忠青蚓二女。亦工畫。

女子善書

膠州宋方伯子婦姜字淑齋。自號廣平內史。善臨十七帖。筆力矯勁。不類女子。又高密單某妻。學右軍楷書。似黃庭遺教二經。二人皆髻鬢女子也。

陳洪綬詩

陳洪綬以畫名。予嘗見其小詩頗有致。今錄於此。楓谿梅雨山樓醉。竹塢茶香佛火眠。清福不知今日憶。神宗皇帝太平年。

陽關曲注

坡公陽關三絕其二云。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使君莫忘雲溪女。時作

陽關腸斷聲。龍山在濟南郡城東七十里章丘城西南四十里古平陵城唐之全節也。次公注云龍山桓溫九日所登之山。按此龍山在今江南之太平府。與濟南了不相涉。詩意何緣及此。可見注詩不易。信如陸務觀語。周益公云也。

杜律細

蕪湖蕭尺木從雲以畫擅名江左。常作杜律細一卷。以為杜律無拘體。穿鑿可笑。而援據甚博。聊記一二條於此。以資拊掌。如江草日日喚愁生。草音騷。詩勞心慙慙。又勞心草草。皆牢騷之轉音也。盤渦驚浴底心性。底即低。說文下也。隋薛道衡使江南。作人日詩。首二句。人笑之曰。是底言。低同。輕忽之也。獨樹花發自分明。發音飛。左傳建而不旆。音霏。荀子議兵篇。引作載發。注發旆也。分去聲。爾足律謂之分。郭璞讀也。此應作仄者。若杜社日詩。陳平亦分肉。當作平。然不合律。亦作仄聲。蓋此字元有二聲。十年戎馬暗南國。暗音庵。書高宗諒闇。鄭注作梁菴。小室曰庵。閉戶曰闇。不明曰暗。異域賓客老孤城。客音開。元曲凡如青雲客。讀書客。俱作平聲。孤音故。如姑作鼓。沽作估。籊作股。例渭水秦川得見否。得音登。公羊傳。登來也。注登得也。則得可云登。易豫繇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簪音尊。得叶之。又一雙白魚不受釣。白音杯。七命。燕髀

腥腐。髦殘象白。靈淵之龜。萊黃之貽。叶魚音勇。荀子禮論。絲萬縷。禮記作魚。曰魚躍沸池。驚亦音勇。易。貫魚。叶宮人。龜不平聲。沈韻載十一尤。受音收。傳玄詩。悠悠建平。皇澤未流。朝選於衆。乃子之授。未聞細柳散金甲。散平聲。生南反。元詩。酒戶年年減。山行漸漸難。欲終心懶慢。轉覺意闌散。潘岳笙賦。輟張女之妙彈。罷廣陵之清散。散叶彈。諸仿此。

崔孝廉

予門人崔華孝廉。字不凋。太倉之直塘人。性孤潔寡合。畫翎毛花卉甚工。尤工詩。清迥自異。吳梅村常目為直塘一崔。其佳句云。欹檣坐清晝。薄冷出蘋間。又一寺千松內。飛泉屋上行。又此中枕簟客初到。半夜梧桐風起時。又丹楓江冷人初去。黃葉聲多酒不辭。吳人目為崔黃葉云。予論詩絕句云。溪水碧於前渡日。桃花紅是去年時。江南腸斷何人會。只有崔郎七字詩。二句亦崔詩也。

宋林唐兩義士

陶南村輟耕錄載唐義士珏。王潛林義士德暘。景曦收葬宋陵骨事同異。或謂昭陵玉匣走天涯等四首。為唐作。今考林集具載。又冬青花一首。亦載集中。獨所謂馬簪

問。競形一篇。集無之。似屬唐作耳。考林集有答唐王潛詩云。猷猷孤心老未衰。一籬瘦菊一瓢詩。黃埃赤日漫多事。蒼狗白雲能幾時。山酒柏香春壽母。按書芸冷夜呼兒。橫琴妙在無絃處。何必知音有子期。蓋二公同時友善。同為義舉。爾時各有詩紀事。皆以冬青寄意。而王筠菴國器鄭明德元祐二君所記傳聞異詞耳。南村以東嘉去杭千里。冬青豈易持去。縱持去。豈能不枯瘁。疑是唐詩作林詩。此則未取林集參互考證之也。按林又有詩。酬謝臯父云。夜夢繞勾越。落日冬青枝。此尤可證。又有精衛秦吉了南山有孤樹。蔡琰歸漢圖等篇。皆可互相發明。草木子亦以為林景曦唐王蟾二公事。葉世傑去元未遠。所記多元朝遺事。聞見尤可據也。明嘉靖初。遼藩光澤王重刻霽山集。序之甚詳。

吳畫余繡

康熙丁未。從同年徐敬庵旭處見秀水吳氏畫扇二。一學李小將軍山水。一洛神圖。妙入毫髮。吳字素聞。其人亦天人也。予在廣陵時。有余氏女子。字韞珠。年甫笄。工仿宋繡。繡仙佛人物。曲盡其妙。不啻針神。曾為予繡神女洛神浣紗諸圖。又為西樵作須菩提像。皆極工。鄒程村。彭羨門。皆有詞詠之。載倚聲集。

世祖御筆

康熙丁未上元夜於禮部尚書王公崇簡青箱堂獲恭覲世祖章皇帝御筆山水小幅寫林巒向背水石明晦之狀真得宋元人三昧聖上以武功定天下萬幾之餘游藝翰墨時以奎藻頒賜部院大臣而胷中丘壑又有荆關倪黃輩所不到者真天縱也

汪靜宜

劉公猷吏部姬汪氏靜宜字穉嫻金陵人有詩云長信不知君意切相思猶隔兩重雲不須更買長門賦但畫蛾眉以待君六月高風振海吹遙遙親舍白雲陞誰知天上芳菲淚濕却新愁似斷絲康熙丁未在京邸作也踰年歸穎至青縣覆舟死

脫十娘鄭妥娘

金陵舊院有頓脫諸姓皆元人後沒入教坊者順治末予在江寧聞脫十娘者年八十餘尚在萬曆中北里之尤也予感而賦詩云舊院風流數頓揚梨園往事淚霑裳樽前白髮談天寶零落人間脫十娘又鄭姬無美順治中尚無恙虞山錢宗伯贈詩云閑開閨集教孫女身是前朝鄭妥娘

安問狐狸

漢張綱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西漢侯文署東部督郵對京兆尹孫寶曰豺狼當道不宜復問狐狸。語在綱前。

唐才子傳

楊文貞東里集載唐才子傳。西域辛文房著。十卷。總三百九十七人。皆有詩名。當時其見於唐書者百人。其行事不關大體。不足為勸戒者。不錄。研北雜誌記王執謙伯益事云。同時有辛文房良史西域人。並稱能詩。按全唐詩話唐詩紀事二書例皆以詩系人。文房此書視二書當尤詳備。惜今無傳矣。元文類載文房蘇小小歌一篇云。東流水底西飛魚。啣得錢唐紋錦書。幾回錯認青驄馬。著處閑來油壁車。鸚鵡杯殘春樹暗。葡萄衾冷夜窗虛。蓮子種成南北岸。苦心相望欲何如。

黃媛介詩

禾中閨秀黃媛介。字皆令。負詩名數十年。近為予畫一小幅。自題詩云。懶登高閣望青山。愧我年來學閉關。澹墨遙傳縹緲意。孤峯只在有無間。皆令作小賦。頗有魏晉風致。少時太倉張西銘。傳聞其名。往求之。皆令時已許字楊氏。久客不歸。父兄屢勸。

之改字不可聞張言。即約某日會某所設屏幃觀之。既罷語父兄曰。吾以張公名士。欲一見之。今觀其人。有才無命。可惜也。時張方入翰林。有重名。不逾年竟卒。皆令卒歸楊氏。

豁堂詩

錢塘正嵒禪師。字豁堂。賦詩清麗。予於金陵靈谷寺。見其同凡詩集二卷。愛之。畧采數首於此。御教場中。月直時。下山全不道歸遲。三松影落丰湖水。一路沿鐘到淨慈。扁舟赤壁酹西風。千古雄雌在眼中。欲得周郎重迴顧。銅絃鐵板唱江東。晉人名理宗莊老。剡縣風流說謝支。雖為神州鍾紫氣。惜君未見馬駒兒。幾日春遊偏若耶。入城滿面是煙霞。正愁仙福難消受。又喫人間御貢茶。皆無香火氣。唐弘秀集中所少。

記觀杜氏書畫

偶過杜子靜編修。鎮出書畫同觀。記其尤者於左。一郭河陽摹王宰平泉圖。署臣郭忠恕奉旨摹。有御府圖書。後有東坡李氏園詩。子由書。書法類長公。署紹聖二年十月二日。按長公以元祐八年。自定州南遷。紹聖二年。公在惠州。少公亦在謫所。而此乃御府所藏。不知何從書之。此為可疑。又有洛陽富直柔。紹興癸丑春題字。景定壬

戊重午臣賈似道敬觀題字。襄陽李友真陳懋欽陸祖凱至正元年六月題字。張渥叔厚至正壬辰跋吳興趙孟頫子俊跋商文毅公弘載跋子俊跋。以為李文饒洛陽平泉。且引隴右諸侯日南太守之句。而卷首署李將軍畫。中有偉丈夫設臯比亭中。亭下壯士林立。挾弓矢衣袴褶。顧盼自雄。按平泉為衛公別墅。不應稱將軍。若蘇詩乃為李茂貞園作。鳳翔八觀之一也。茂貞以僖宗光啟三年。平李昌符。尋為鳳翔節度使。園正其時營造。詩中所謂云昔李將軍。負險乘衰叔者是也。俗又稱皇后園。蓋謂茂貞之妻。然又不應稱平泉。又杜子美有王宰山水歌。所謂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蹟。云則當是開元大曆間人。與文饒茂貞皆不相及。皆不可解。然畫圖清麗。非俗筆。富趙諸題字尤精妙。聊記於此。俟博學君子辨之。一趙文敏山水卷。山濃水澹。一小舟出沒煙靄中。舟上人小如蠅頭。氣韻生動可愛。江岸有牧人。驅兩烏牛。一嚙水草。一前行昂首。若有待。而鳴喚其羣者。署延祐庚申歲子昂七字。後有陵陽半嶽。漢東孟淳吳興周魯三詩。又鄒立誠一詩云。王孫去後草萋萋。故國荒涼路欲迷。夢入江南圖畫裏。綠陰愁煞杜鵑啼。吳僧妙才詩云。前汀水暖新蒲綠。鷓鴣鵲日。日來路入平湖半。煙樹片帆何日雨中開。二詩尤佳。一末元章細楷黃庭內景。

經。自署中岳外史首尾皆有紹興內殿秘賞御印。及賈似道姓名小印。柯九思印。南宮墨蹟。傳者多大字。如此者尤為稀有。聞孫退谷侍郎極賞之。又元章行草奕棋圖。長歌後署元豐二年。為宏齋筆勢奇拔。類黃魯直詩云。神仙縹緲何年別。忽此逢迎。山石裂前溪。練瀑派玉簾。更後雲林霧痕缺。聚頭磕額方外人。擔肩抱蟾骨法新。棋枰對奕環座看。誰信樵斧忘青春。我今髮雪三千丸。尚要崑崙撐頂上。爐心且養九轉丹。拂却鉢衣記無恙。宏齋出此卷。皆方外一種閱世高人面。目相看皆三生。歷劫中。崑崙頂上聚首磕額者。劃然良覿。喜不自勝。為書其左方。元豐二年。米芾後有文休承王元美二跋。又元章九月十一日曉渡揚子五言古詩墨蹟。有孤嶼水中圓。遙空海邊濶之語。殊有陰何風致。後有董宗伯跋一梅花道人山水。上方有竹間題五言絕句詩八分書。

蘇黃詩品

蘇文忠作詩。常云劼山谷體。世因謂蘇極推黃。而黃每不滿蘇詩。非也。黃集有云。吾詩在東坡下。文潛少游上。雜文與無咎伯仲耳。此可証俗論傳會之謬。野老聞載記。林季野目魯直詩。未必篇篇佳。但格制高耳。

同父論曹瞞之非

陳同父論曹操當合張魯之資乘漢中之勢整兵臨蜀則劉璋震恐欲召劉備而無所及備雖至而亦不能禦况荊州用武之國備必不釋以與人而徑入蜀則璋不得不降璋降蜀平然後命夏侯淵張郃守之躬自還鄴整兵向荊使許洛之兵衝其鷹蜀漢之兵搗其脊絕吳之糧援則荊州破則備蹙然後傳檄江東雖有智者不能為吳謀矣云云近日臨川傅占衡平叔論劉曄云操破張魯劉曄說以乘勝取蜀操不聽說者咎操失此機事令蜀用法正計遂破淵郃軍得漢中予以為不然操既平張魯兵威已極士皆思歸若復規益州艱在轉運是強弩之末非所以保勝而自全也定河北討烏丸猶躊躇前却荆吳果謀襲許倖而未成耳烏林以來操有戒心於江東久矣安肯遠涉巴蜀操之用兵必顧萬全皆類此也二說殊相矛盾予嘗考其時昭烈入益州在建安十九年操破漢中在二十年是時昭烈已領益州牧有諸葛公為股肱法正為謀主趙張馬超之屬為爪牙劉巴彭義之流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網舉目張蜀中已成磐石之勢安得謂蜀人懾操之威必不拒守而且謂備不入蜀璋必出降如瞞者之道黑白耶

陶詩甲子辨

臨川人傳平叔占永初甲子辨云。陶詩中凡題甲子者十。皆是晉年。最後丙辰安帝尚在琅瑯未立。雖知裕篡代形成。何得先棄司馬家年號而豫題甲子乎。自沈約李延壽并為此說。顏魯公醉石詩亦云。題詩庚子歲。自謂義皇人。蓋始以集考之。謂庚子後不復題年矣。不知陶公之出處大節。豈在區區耶。晉書陶傳。削去甲子之說。昭明靖節傳亦無是語。一在南史前。一在宋書後。同時若此。不妄附會云云。及讀宋文憲公集。乃知此論先發於潛溪。平叔特踵其說耳。宋跋淵明像云。有謂淵明耻事二姓。在晉所作。皆題年號。入宋之時。惟書甲子。則惑於傳記之說。而其事不得不辨。今淵明之集。具在其詩題甲子者。始於庚子。而迄於丙辰。凡十有七年。皆晉安帝時所作。初不聞題隆安元興義熙之號。若九月閑居詩。有空視時運傾。擬古九章。有忽值山河改之語。雖未敢定於何年。必宋受晉禪之後所作。不知何故。反不書甲子也。其說蓋起於沈約。而李延壽著南史五臣注文選。皆因之。雖有識如黃庭堅秦觀李熹真德秀。亦踵其謬。而弗之察。獨蕭統選本傳。以曾祖晉世宰輔。耻復屈身後代。朱元晦述綱目。遂本其說。書曰。晉徵士陶潛卒。可謂得其實矣。烏虜。淵明之節。其待書甲

子而後見耶。

羽陽宮瓦

橘軒雜錄鳳翔府古雍州秦穆公羽陽宮故基在焉其瓦有古篆羽陽千歲字昔雲中馬勝公得之陰字在硯之左奇古非銅雀所及東觀餘論云長安民獻秦穆公羽陽宮瓦十餘枚若今箭瓦然首有羽陽千歲萬歲字老學叢談云銅雀瓦皆陽字紀建安十三年造嘗聞其土著人云瓦甚大一片可為四硯

池北偶談卷十三

談藝

清 濟南王士禎阮亭著

林茂之

戊申九月十六日偶過陳翰林子端廷所出手鈔白雲先生陳昂五言律二卷讀之因憶辛丑壬寅間予在江南常與林茂之古度先生遊為言白雲出處甚奇時林方攜其萬曆甲辰以後六十年所作屬予論定予謂先生昔能傳一陳白雲吾獨不能傳先生乎因為披揀得百五六十首皆清新婉縵有六朝初唐之風施愚山閩過廣陵讀之驚曰世幾不知此老少年面目矣予真茂之知己也乙巳予見之金陵時兩目已失明垂涕而別亡何遂卒今日讀陳詩及鍾退谷叙茂翁識陳始末感慨書之

張浚書

宋張魏公手書謁范文正公祠一絕云拜公祠廟識公顏神氣如生晚不還守土小生偏感仰太平功業重如山後書樞密副使綿竹張浚頓首題字畫甚拙詩亦劣

御畫牛

戊申新正五日。過宋牧仲慈仁寺僧舍。恭覲我世祖皇帝畫渡水牛。乃赫蹠紙上用指上螺紋印成之。意態生動。筆墨烘染所不能到。又風竹一幅。上有廣運之寶。

放翁詩

玉堦蟋蟀鬧清夜。金井梧桐辭故枝。一枕淒涼眠不得。呼燈起作感秋詩。小說載此為蜀中某驛卒女詩。放翁見之。納以為妾。為夫人所逐。又有卜算子詞。不合畫春山依舊留愁住。云按劍南集此詩乃放翁在蜀時所作。前四句云。西風繁杵擣征衣。客子關情正此時。萬事從初聊復爾。百年強半欲何之。玉堦作畫堂。鬧作怨。後人稍竄易數字。輒傳會。或收入閨秀詩。可笑也。

記觀王氏書畫

華陰王弘撰。字無異。工書法。博學。能古文。頃來京師。觀所攜書畫。聊記之。定武蘭亭五字未損本。有米元暉宋仲溫二跋。又仲溫臨趙文敏十七跋。又興唐寺石刻金剛經貞觀中集王右軍書。又漢華山廟碑。沈石田秋實圖三物。皆華州郭宗昌肩伯家物。皆有肩伯跋。華山碑有虞山錢宗伯長歌。即所謂郭香齋未遑辨者也。又李營丘古木。賈秋壑題詩。語潦倒可笑。華亭董宗伯得之南充陳文憲公者。有跋。又唐子

華水仙圖甚妙

郭脩伯

華州郭脩伯昌宗博雅好古善鑒別書畫金石篆刻分法為當時第一。所撰金石史與
蓋屋趙孝廉鏐石墨鐫華竝行於世。常熟錢宗伯詩所謂關中汲古有二士郭髯趙
岵俱嵯峨是也。郭性孤僻所居汴園在白屋湖上常構一亭柱礎城礪皆有款識銘
贊手書自鐫之既極人工旋復改作。凡三十年亭竟不成。華陰王山史弘語予云

柏梁詩句法

柏梁詩大官令云。枇杷橘栗桃李梅。語本可笑而後人多效之。如韓文公陸渾山火
云。鴉鵂鵂鷹雉鵀鵀。蘇文忠公韓幹牧馬圖云。騅駟駟駟駟駟駟。李忠定公題李伯
時畫馬云。騅駟駟駟駟駟駟。陳后山上蘇公云。桂椒枏櫨楓柞樟。林父山資中行云
鐘鐃鼎鬲區盤盂。韓子蒼詩。尊藕諸芋蓂荷薑。然皆施於歌行耳。若鄧林鴻鵠鵀鵀
鵀鵀鵀鵀鵀鵀鵀鵀鵀。用之律則非矣。蓋皆本史游急就篇。如鯉鮒蟹鰕鮑鮑鮑
竿瑟箏篴琴筑箏。騅駟騅駟騅駟騅駟。詳殺羯羝狔狔之類。又仰山答瀉山云。瓶盤
釵釧券孟盆。禪語偶亦相似。

石經孟子

喬三石作石經記。恨獨無孟子。謂自開成至今七百年。無好事及此者。近賈中丞復漢始為補刻。以成完書。

嘯

唐天寶末。有峨眉陳道士。善長嘯。能作雷鼓霹靂之音。聽者傾悚。大理評事孫廣著嘯旨一卷。有流雲龍吟。深溪虎高柳蟬。古木鳶。巫峽猿等名。其法不傳。族叔與盛字崧生。開封太守曙峰公之孫也。美如冠玉。性聰悟。詩文伎藝。寓目即工。尤能曼聲長嘯。響振林木。崇禎壬午年。死於兵。

劉公戡詩

劉吏部公戡仁體詩。往往有風味。嘗有寄友人絕句云。西湖小閣多晴月。好友同舟半是僧。寄語江南老桑苧。秋山紫蕨憶行騰。公戡自編詩逸。此子為口誦之。公戡喜以為予真能賞音也。又公戡友人某。素嗜琴。歿數年矣。公戡一日攜諸姬郊行。過其墓。停車酌酒。使諸姬於墓下。各操一曲而去。其標致如此。

漢印

同年子。蒲州吳雯。字天章。以博學宏詞薦在京師。偶得漢銅印。文曰河聲嶽色。雯家蒲州中條山南永樂鎮。臨大河對岸。即華嶽三峰也。雯有詩云。門前九曲崑崙水。萬點桃花尺半魚。

江陵宅詩

荊州江陵相故宅。今為公廨。有人題詩云。恩怨盡時方論定。封疆危日見才難。人傳以為確論。李天生因說。

續後漢書

元郝經伯常撰續後漢書。竊取習鑿齒漢晉春秋之義。年表一卷。本紀二卷。列傳七十九卷。附錄八卷。共九十卷。自云。晉昭烈之幽光。揭孔明之盛心。祛操丕之鬼蜮。破懿昭之城府。明道術。闢異端。辨奸邪。表風節。甄義烈。核正偽。推本六經之初。補苴二史之後。謝陞少連季漢書所本也。經文集三十卷。黃俞邵家有之。惜此書不傳。

姚燾國統離合表序曰。陳壽晉臣云通鑑因之。反帝魏而主蜀。後為目錄。事皆書漢。豈晚知其非。欲正之而未及歟。至綱目書出。始曰漢中王即皇帝位。統斯正矣。而於其子獨曰後主。何哉。且自建興以及炎興。用天子制以臨四方者。實四十年。鄧艾至

成都書帝出降。明年猶書魏封故漢帝禪為安樂公。亡國之餘且然。豈即位正始之年。不帝而反曰後主乎。其凡曰後主。皆溺於熟口順耳。不思而失於刊正者也。予按古來文人。稱操率曰魏武。曰曹公。於昭烈反曰先主。曰劉備。亦習而不察耳。劉後村集云。翁仲山作蜀漢書。游丞相極稱之。猶議其書安樂公之非。又廬陵貢士蕭常作續後漢書。大綱與仲山同。而書後主曰少帝。周丞相作序。謂歐公議正統不黜魏。其客章望之作明統論以辨之。南軒經世紀年。直以昭烈繼獻帝。又引習鑿齒漢晉春秋。以蜀為正。魏為篡。考訂詳備。二書不知尚存於世否耳。

雙行

者舊續聞云。後唐進士謁前輩。各投所業一卷。至兩卷。但於詩賦古調中。取其最精者。行兩卷。號曰雙行。已謂多矣。桑魏公維翰。只行五賦。李相愚。只行五首詩。便取大名。裴說補闕。只行五言十九首。至來秋復行舊卷。今投贊詩文。以多多為善者。乃疥駱駝也。

時文詩古文

予嘗見一布衣。有詩名者。其詩多有格格不達。以問汪鈍翁編修。云此君坐未嘗解。

為時文故。時文雖無與詩古文。然不解八股。即理路終不分明。近見王惲玉堂嘉話一條。鹿菴先生曰。作文字。當從科舉中來。不然而汗漫披猖。是出入不由戶也。亦與此意同。

唐書

予嘗論新唐書不及舊書。蓋矜奇字句。全失本色。又制詔等文詞。率皆削去。雖謂事增於前。辭省於舊。遠遜舊書之詳雅矣。

授正字詩

三原孫枝蔚字豹人。老詩人也。以年授官。放還山。初得正字。賦詩云。一官如寵鶴。萬里本浮鷗。獻賦曾非宴。童年况異劉。山人今上路。小婦免登樓。臨水看蝌蚪。惟添錯字愁。

王秋澗論文

元秋澗王暉。述承旨王公論文語曰。入手當如虎首。中如豕腹。終如蠶尾。首取其猛。腹取其植。穰尾取其螫而毒也。見本集。喬吉夢符論作今樂府法。亦云。鳳頭豬肚豹尾。大概起要美麗。中要浩蕩。結要響亮。見輟耕錄。

秋澗又記鹿菴先生曰。前漢列傳多少好樣度。於後插一銘詞。歸篇是個碑表墓誌。作者觀此足矣。不必他求也。

特達

康熙己未春。御試博學宏詞諸儒。閣臣擬進題。有圭璋特達。或未達其義。按禮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圭。東方也。馬。動物也。璋。南方也。皮。文物也。皮馬不上堂。故圭璋特達於上。然則璧琮琥璜。皆非特達矣。

三復姓表

名非伯越。乘舟難效於陶朱。志切投秦。出境遂稱於張祿。此鄭準為荆南節度使。成汭復姓表也。見釣磯立談。范文正公全襲用其語。又蜀檣杙。孟昶時翰林學士范禹偁冒姓張。天成中登第。復姓上郡守。啟曰。昔年上第。偶標張祿之名。今日故園。復作范睢之裔。亦在文正之前。而引用尤切。

遼史

夏日過汪鈍菴。琬談及遼史。予言遼自聖宗統和六年。開貢舉。歲放進士二三人。及第自二十四年。放楊佖等二十三人。後及道宗時。遂至百餘人。漢人由進士至大官。

者甚衆然列傳所載皆耶律蕭氏所謂五院六院及二審密國舅貴族而漢人不與即文學傳王鼎外亦寥寥豈當時漢進士無一人事蹟可書者耶鈍菴云此當時無史官失紀載之故也金國事蹟人物得元好問劉祁數君而傳夫子曰文獻不足杞宋無徵正謂是也

王振鵬

元仁宗在東宮時材藝之士文章則翰林學士清河元復初書翰則翰林承旨吳興趙子昂畫山水則集賢侍讀學士商德符而永嘉王振鵬其一也振鵬妙於界畫運筆和墨絲分縷析左右高下俯仰曲折方員平直曲盡其體而神氣飛動不為法拘嘗為大明宮圖以獻世稱為絕藝延祐中遷秘書監典簿後拜千戶佩金符總海運見虞伯生集

摘句圖

予讀施愚山侍讀五言詩愛其溫柔敦厚一唱三歎有風人之旨其章法之妙如天衣無縫如園客獨繭約略舉之若別緒不可理酒盡暮江頭人日月初晴朔風一夜至月明無遠近倚枕不能寐數篇是也至於清詞麗句疊見層出予嘗欲仿張為主

客圖之例。摘其尤者。列以為圖。與康樂池塘生春草。元暉澄江淨如練。仲言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并資菽苑談助。或詰子曰。論詩固可摘裂如此耶。子曰。謝公與子弟。論毛詩。何句最佳。或舉楊柳依依。雨雪霏霏。公謂不如。許謨定命。遠猶辰告。為有雅人深致。夫三百篇尚然。况騷選以下乎。因作摘句圖。

盡日孤雲在青松滿院寒

山月長清夜江雲無盡時

花亞巖中樹烟橫溪上村

到門聞午磬遶屋過寒泉

人煙梅市白山色剡溪深

片雨前峰過高松獨鶴還

江路多春雨山村易夕陽

野橋沙際滑山塢雪中深

泉聞深樹裏山響亂流間

共看谿上月正照城頭山

松火圍寒坐溪窗聞夜漁

夕陽沉積靄空翠辨前山

明月來天柱長江入縣樓

鶯聲花嶼暖龍氣雨潭腥

水綠澄湘浦天青入洞庭

山廚連馬樞官舍奪僧居

清泉逢谷口老樹識山家

不辨翠微色秋山紅葉重

江城連夜雨山館獨吟身

柳葉藏洲寺梅花雜吏人

明月非霜雪滿城生夜涼

春光門外水夕梵雨中燈

黃葉連江下孤帆冒雨歸

野戍風中角江梅雪後花

雨色江城暮灘聲野寺秋

谷雲團小閣松露響寒宵

亂山成野戍黃葉自江村

波平嶽麓寺天入洞庭船

雲樹分曦早江村出霧遲

雲氣涼依水鶴聲清滿林

潮影涵官閣泉聲滿郡樓

縣門流水對城蝶半山街

孤城春水岸歸鳥夕陽村

樹葉春藏寺谿聲夜滿樓

臺迥收山郭江青送酒杯

浦絕又漁艇人荒種蛤田

城郭千檣外汀洲片雨中

蘆渚起寒燒楓林明翠微

風起帆爭郭漁歸浦掛罾

看雲孤閣暮聽雨萬峰秋

孤村流水在盡日白雲閑

江帆連雉堞烟樹暖漁村

江橋紅樹外山郭夕嵐邊

板橋三渡水楓柏一林霜

溪藤翻翡翠漁艇喚鷓鴣

雲來見滄海雪淨聞清鐘

樹暗江城雨天青吳楚山

野水合諸磯桃花成一村

綠水通村港。黃魚出板橋。高柳不藏閣。流鶯解就人。
片石此天地。荒祠自古今。欲問垂綸意。桐江秋水深。
飛瀑林中雨。斜陽山半晴。翠屏橫少室。明月正中峰。
清磬畫長寂。片雲晴自深。烟寺初低柳。江城半落花。
野蔓沒丹竈。天風來嶽雲。竹色翠連屋。林香清滿山。
寒雲終日住。秋色一山歸。潭烟依檻集。山色度溪來。
露將松影白。泉與磬聲寒。檻花經雨盡。沙鳥過江飛。
果落跳松鼠。萍開過水禽。家傳殉國劍。身老釣魚磯。
風流滿江漢。祇覺似君稀。村徑半牛跡。山田多水聲。
亭空木葉下。風緩浦雲留。暮烟隨野濶。山翠入江明。
松雨連山響。江雲入寺來。暮雀依寒竹。仙猿下雪松。
翠合江天色。愁連今古情。疎磬夕陽外。平田春水西。
水氣垂天潤。濤聲裂地穿。月照竹林早。露從衣袂生。
影孤彭蠡雁。路遠洞庭波。生猿安鼠穴。猛虎雜人羣。

人老三秋後舟臨十八灘

風笛荷花外漁燈葦葦間

山勢龜蛇鬬江流污漢分

驚濤自風雨樹杪復重泉

鷺嶺橫天碧龍湫到海深

微雨洗山月白雲生客衣

予嘗以暇日撰感舊山木二集所錄愚山詩為多意猶未盡因別取五言近體為摘句圖傳諸好事者

燭離

說苑齊景公使燭離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晏子曰請數燭離之罪而殺之云公止勿殺而謝焉漢書東方朔數漢武帝乳母五代史補敬新磨責中年縣令以滑稽回人主之怒皆自晏子語得來

林初文詩

宣城老儒丘華林者工書法嘗賦梅花詩百首以示梅禹金梅但為點句讀而已一日閩人林初文章孝廉以一絕句示梅云不待東風不待潮渡江十里九停橈不知今夜秦淮水送到楊州第幾橋梅擊節遂字為加圈贊丘見之愠曰林詩二十八字正得二十八圈吾詩百篇最少豈不直得二十八圈乎人傳以為笑

前輩墨蹟

吳匏菴擢尚書。告考妣。五月二十八日。久旱始雨。適校白集。至春雨篇。因次韻一首。志喜。字極妙。李西涯詩。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葦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字極妙。皇甫子循帖。鄙集雖完。甚不自滿。懼有議之者。孰若愛我而刪棄之乎。謹以一部奉覽。足下深相知。必能益我也。即日泐頓首。清甫表姪。字甚拙。歸熙甫帖。送行文。為諸友所強。極不欲作。而出語輒犯時諱。見昨所示春容大雅之辭。知其褊淺矣。乞高明裁示。如不可出。當別作數語酬之耳。有光頓首。澱山尊兄執事。字亦拙。鍾退谷帖。上已清明。各賦得數詩。敬呈覽。譚君詩。及酒牌。看竟乞付來手。惺上彭舉先生字亦拙。張峒峒帖。明日之游。不審約元翁否。并問何時出城。不勞再速也。又震川帖。序文詳委。周盡。贈人當如是矣。僭復刊落數字。為公任校讎之職耳。鄙作令學徒謄稿。至今未來。容別上。更有言請教也。有光頓首。澱山尊兄。

南來詩

南來蒼雪法師。名讀徹。居吳之中峰。常夜讀楞嚴。月明如水。忽語侍者。庭心有萬曆。

大錢一枚。可往檢取。視之果然。師貫穿教典。尤以詩名。嘗有句云。斜枝不礙經行路。落葉全埋入定身。一夜花開湖上路。半春家在雪中山。此類甚多。己未二月。師弟子秋臯過訪。說此秋臯有句云。烏啼殘雪樹。人語夕陽山。亦有家法。

黑猿圖

康熙戊申歲在京師。見明宣宗御畫黑猿圖。上方有御筆云。宣德壬子之夏。廣西守臣都督山雲。以猿來進。朕既一覽而足。間因幾務之暇。偶繪為圖。以資宴玩。念卿輔理之勤。宜與同之。特用頒賜。以見朕意。賜少傅楊榮。上有武英殿寶。按壬子宣德七年也。文敏自建文四年。太宗即位。以編修直文淵閣。至是在殿閣三十年矣。其進工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則在永樂二十二年。甲辰九月。仁宗即位之後。加少傅。則在宣德五年。庚戌四月也。予又嘗於祁縣戴楓仲樾處。見宣宗票猿西山雪霽二幅。

瘞鶴銘三則

門人淮陰張昭力臣耳聾。而博雅好古。康熙丁未十月。挈小舟渡江至焦山。觀瘞鶴銘。得仰石一。凡六行。存二十六字。仆石一。字在石下。存三十字。又二殘字。又一石側立。剝甚。存七字。仆石之背。有宋人補刻三行。按圖列見存字。鶴側石第一行第上皇二側石第一行上皇二側石第一行。

歲得於華側石第三行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此宋人補刻石第一行未遂吾翔仰石第一行

遽也乃裹以玄黃之幣藏乎茲宋人補刻石第二行山之下仙家仰石第二行玄石旌事篆

銘不朽詞曰宋人補刻第三行相此胎禽浮丘仰石第三行華表留形儀仰石第四行唯髣髴

事亦微仰石第四行厥土惟寧後蕩仰石第五行洪流前固重仰石第六行爽塏勢掩華亭爰集仰石第七行

第三真侶瘞爾仰石第六行峯山徵君仰石第七行銘三行斜連仰石第八行丹陽外仙尉仰石第九行江陰真

宰仰石第十行第三行題名

按宋劉昌詩興伯盧浦筆記載邵樞密元摹本所存字華陽真逸撰張今本上皇山

樵今闕二字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原闕一字華陽真逸撰今闕二字甲午歲化於朱方

天其未遂吾翔原闕一字當為寥今甲至其九廓耶奚奪原闕三字遽也迺裹以

玄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家今闕二字無竹此下原闕四字故玄石旌事

篆銘不朽詞曰俱闕今玄字已相彼胎禽浮丘今六字俱存但彼字本予欲無言爾

字俱闕此下原闕五去鼓此下原闕一字當為華表留此下原闕二字當為形義今

唯髣髴事亦微冥爾將何之解也此下原闕五字俱闕入原本不完此惟寧後蕩洪流

前固重局右俱存洪至右七字俱闕華亭爰集真侶瘞爾原本有爽塏勢掩四字俱

存丹陽真宰

原本此四字不知其次今又有徵君外仙尉江陰七字俱存

張云原石惟寧上見存厥土二字何以改作解化華亭上見存勢掩二字何以改作
未下勢掩上又存爽塏二字何以改作荆門蓋張今本視邵本又闕六十五字内存
宋人補刻三十二字視邵本反多十三字即厥土爽塏勢掩徵君外仙尉江陰是也
其什入已下不完八字無形跡可考矣筆記據臨海記有鶴飛入雷門鼓中孫恩破
鼓鶴乃飛去事在晉安帝隆安三年斷其非逸少書而據漁隱斷其為陶隱居書張
則據焦氏筆乘斷其為顧況書王觀國學林引顏氏家訓曰學二王書之得體者有
陶隱居又引道書云陶隱居道號華陽真逸茅山又近焦以是斷其為陶書學林又
云今世所得碑本不過二百字未嘗有歐公所得六百餘字者然邵本止一百二十
餘字

葉文莊集

崑山葉文莊公集世無刻本所傳止水東日記四十卷予從其遠孫翰林學士訥菴
勸所見公集稿二冊未編卷次序記碑記雜文凡二百四十六首附宣府志序例一
卷後有葉氏族譜甚簡質自高祖以來俱載千支八字公自注三十五歲千支則庚

子戊子庚辰丙子也。又一冊有巡撫宣府關防詩文多手稿。皆公親筆點綴。有塗乙至數行者。公文章平實條暢。蓋德宣以後弘治以前文體大槩如此。亦楊文貞王文恪諸公流派也。國史經籍志載公集四卷。不知何據。學士云。集至今未梓。其弟方蔚則云。公集舊已版行。歲久失傳耳。

補漢綱目

竇應朱克生作漢孝平元始元年。至光武建武元年綱目序云。孝平之世。王莽以外戚擅權。宮闈恃太后。朝堂列奸黨。弑帝弑后。篡奪國璽。朱文公綱目初始二年編年之下。雖不與莽而甲子則書莽。而削帝嬰。猶未敢以為然也。是年莽廢帝嬰。為定安公。而嬰尚存。光武建武元年正月。方望以帝嬰復位於臨涇。則嬰儼然帝也。客曰。嬰廢於定安第。及長。不辨六畜。方望以嬰稱帝於臨涇。而綱目不許之。以其不成帝也。應之曰。帝嬰二歲。太后已立為皇太子。後改元安得。不與以帝乎。王莽篡位而帝嬰在定安第。猶夫春秋之公在乾侯。宋末之帝昺在厓山也。既不許莽以正統。則甲子應書帝嬰在定安第。而莽之偽號附焉。至於六畜不辨。乃莽使人守第。禁出入。則莽之罪也。客曰。莽之竊位。冠以帝嬰編年。而漢帝元更始元年。子亦附書何也。予曰。綱

目亦未之許也。綱目又不許元以正統。則正統仍在嬰矣。元以諸將立之。其去劉盆子劉信也幾何。後身降赤眉。降王長沙。則更始之不得稱帝。奚待辨哉。予從綱目孝平元始起迄。初始二年以下。皆冠以帝嬰之號。歷十七年。至乙酉建武元年止。夫建武則漢有正統。而帝嬰已滅。予乃題朱文公之意。而非敢與文公爭也。自孝平元始元年至光武建武元年。凡二十五年。

元詩

雙文詩。世以為元微之自寓。然吾觀元氏長慶集中。誨姪等詩云。吾生長京城。朋從不少。然而未嘗識倡優之門。觀此則小說未必真微之事也。

黃幡綽書

唐明皇霓裳羽衣曲碑。黃幡綽書。今在蒲州。見于奕正天下金石志。

雲

史繩祖學齋佔畢。辨杜牧之阿房宮賦。未雲何龍雲當作雲。猗覺寮記亦議此句。引北史高那肱事。以為牧之之誤。而又引爾雅。蜺蜺謂之雲。云蜺蜺虹也。如此則讀屬下句。意複而詞不順。且龍字無著。似當以史說為長。

綰

猗覺寮記凡布物曰爭布網曰爭網布紙曰爭紙合用綰字。楚世家曰。綰繳蘭臺。徐廣云。繫也。音爭。今齊魯俗語尚然。

干人

丹浦欵言云。杜詩。干人何事網羅求。當作干人。杜牧之詩。自滴階前大梧葉。干君何事動哀吟。按此說。則南唐元宗戲馮延巳云。吹歛一池春水。干卿何事。語固有本。然千家註。劉會孟本只作千字。錢本注云。晉作干。或作于。千字恐無義。千字對上句在字。亦未切。子田之說是也。

評泊

韓致堯詩。白玉堂東遙見後。令人評泊畫楊妃。李子田云。評泊者。論貶人是非人也。今作評駁者。非。近諸本。或作斗薄。或傳訛陡薄。殊無意義。萬首絕句本作評泊。當猶近古。

唐詩字首

李子田舉唐人詩用字。音與今人別者。如劉夢得停杯處。分不須吹。分作去聲。王建

每日臨行空挑戰。羅虵不應琴裏挑。文君挑皆上聲。包佶曉漱瓊膏冰齒寒。冰去聲。
段成式玳牛獨駕長擔車。長上聲。予按白氏長慶集中。此例尤多。如請錢不早朝。請
作平聲。四十著緋軍司馬。司入聲。紅闌三百九十橋。十讀如謀。為問長安月。如何不
相離。相思必切。燕姬酌蒲桃。燭淚粘盤壘。蒲桃。蒲上聲。三年隨例未量移。量平聲。金
屑琵琶槽。琵琶聲之類。子田皆未暇及。又劉夢得。幾人雄猛得。寧聲。寧平聲。拋却丞
郎爭奈何。爭去聲。獨孤及。徒言漢水纔容舸。纔去聲。盧綸。人主人臣是親家。親去聲。
讀如靚徐鉉。騎省集。莫折紅芳樹。但知盡意看。自注云。但平聲。予菴老學菴筆記云。
但姓音讀如檀。又宋陶穀。火簷帽子卑凡。廝入聲。宋文安三十六所春官館。鄜州
軍司馬也。好畫為屏。亦如白詩。又猗覺寮記。舉李商隱。可惜前朝元菟郡。菟去聲。九
枝燈。檠夜珠圓。唐彥謙。燈檠昏魚目。釋文。檠音景。前漢蘇武傳。注音警。唐人如此尚
多。未能枚舉。又陸游。燒灰除菜蝗。蝗仄聲。拭盤堆連展。連上聲。今山東製新麥。作條
食之。謂之連展。連讀如輦。東坡詩。左元放。放作平聲。司馬相如。如作上聲。

三元公詩

三原王端毅公遺事。載公巡撫三吳時。題一寺壁絕句云。彩鷁西飛日未斜。江村兩

岸有人家吉祥寺裏梅千樹。不到春來不著花。亦宋文貞梅花賦之比。

杜茶村詩

黃岡杜濬字皇晚號茶村老人。少時詠蘇長公堂堂復堂堂。子瞻出我眉。早讀范滂傳。晚和淵明詩。合肥龔端毅公酒間嘗擊節誦之。以為二十字說盡東坡一生真不可及。

魏文靖公

蕭山魏文靖公詩。傳者絕少。壬戌冬偶見黃子久畫沙磧圖一卷。卷尾有文靖題詩云。江村望極際春明。匝地人家喚欲鷹。芳草一川潮灩灩。嬌鶯隨處柳層層。茅茨逼水通幽島。苔徑穿雲接斷塍。回首夕陽天未墜。老漁猶自未收罾。秀麗可誦。

板橋詩

白氏集有板橋詩云。梁苑城西三十里。一渠春水柳千條。若為此路今重過。十五年。前舊板橋。曾與王顏橋上別。更無消息到今朝。今訛作劉夢得。而說者疑中山集不載此詩。蓋未考長慶集耳。

趙松雪書杜集

康熙辛酉六月在慈仁寺市見趙松雪手書杜詩一部用朱絲欄字作行楷末有新鄭高文襄公跋云趙文敏書前人以爲上下三千年縱橫十萬里都無此書云又有管志道跋

冶源

司馬文正公詩話載青州劉縣孟節詩昔年曾作瀟湘客云縣棄官居野原山今州南四十里臨朐縣有冶源亦名冶泉有水竹之勝或云歐冶鑄劍之地世爲馮氏別業即文正所謂去入境四十里者也野原蓋冶源之訛

李侍郎

六合李侍郎敬字退菴順治戊戌己亥間予在京師辱忘年之契論詩文一字不輕放過其詩有云酒醒亭午後人憶秣陵西瓜步新添水清明遠送行此例數十句唐人絕調也有集二十卷手自編刻去留甚嚴甫刻成而病臨歿戒其子曰我死後二十年始可行世今倏忽三十年矣其集世竟無知者實本朝一作手也順治辛丑過揚州予造舟中因論近日布衣詩予舉程嘉燧吳兆公曰終須還他邢昉第一

四句詩

祖詠試終南山望餘雪詩云終南陰嶺秀積雪浮雲端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四句即納卷或詰之詠曰意盡閨濟美試天津橋望洛城殘雪詩只作得廿字云新霽洛城端千家積雪寒未收清禁色偏向上陽殘主司覽之稱賞再三遂唱過一事絕相類題韻皆同。

僧郢子

僧澄瀚字郢子濟寧人工詩有絕句云昨宵初罷上元燈又欲看山向秣陵騎馬乘船都不會飄然誰識六朝僧為時所稱。

歸熙甫帖

歸熙甫與門生王子敬一帖云東坡一書二傳曾求魏八不與此君殊俗惡乞為書求之畏公作科道不敢秘也借書雅人事乃亦徇勢力如此且在嘉靖間世風已爾矣。

石鼓詩

筆墨閑錄云退之石鼓歌全學子美李潮八分小篆歌此論非是杜此歌尚有敗筆韓石鼓詩雄奇怪偉不啻倍徙過之豈可謂後人不及前人也後子瞻作鳳翔八觀

詩中石鼓一篇別自出奇。乃是韓公勅敵。

坡詩

坡公送蘇伯固五言詩云。三度別君來。此別真遲暮。白盡老髭鬚。明月淮南去。酒罷月隨人。淚濕花如霧。後夜逐君還。夢繞江南路。公自注。效韋蘇州。予云。此生查子詞耳。

三尺

唐詩空聞明主提三尺。宋人云。三尺乃歇後語。此說非是。予按漢書高帝紀。吾以布衣三尺取天下。師古曰。三尺劍也。韓安國傳所云。三尺亦同。而俗本或云提三尺劍。劍字後人所加耳。提三尺三字。全用班書語。安得謂之歇後。

出帝論

濮議或問中一段全用五代史晉出帝論。故著嘗試論之曰。句。正謂出帝論也。

意盡

祖詠試終南山雪詩云云。王者少之。詠對曰。意盡。王士源謂孟浩然每有製作。佇興而就。寧復罷閣。不為淺易。山谷亦云。吟詩不須務多。但意盡可也。古人或四句。或兩句。便成一首。正此意。

魏晉宋詩

予撰五言詩於魏獨取阮籍為一卷而別於鄴中諸子。晉取左思郭璞劉琨為一卷而別於三張二陸之屬。陶淵明自為一卷。宋取謝靈運為一卷。附以諸謝。鮑照為一卷。附以顏延之之屬。蓋予之獨見如此。偶讀嚴滄浪詩話云。黃初之後。惟阮公詠懷極為高古。有建安風骨。晉人舍阮嗣宗。陶淵明外。惟左太冲高出一時。陸士衡獨在諸人之下。又云。顏不如鮑。鮑不如謝。與予意略同。又晉人張陸輩。惟景陽殊勝。在太冲之下。諸家之上。傅元篇什最多。而可錄極少。如擬北方有佳人云。一顧亂人國。再顧亂人家。千古笑柄。較諸嘉隆七子。剽襲古樂府。尤紕謬也。

文海

淳熙間。詔臨安府開文海。周益公奏文海乃近時江鈿編類。殊無倫序。莫若委館閣官。鈐擇本朝文章。成一代之書。孝宗然之。遂以付呂祖謙。書既成。上問何以為名。益公乞賜名。皇朝文鑑。見玉堂雜記。按朱子亦有與東萊論文海書。予在淮安。權閣日。有書賈携故書求售。內有寫本文海及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二書。不果售。至今以為憾。

池北偶談卷十四

清 濟南王士禛阮亭著

談藝

孫氏

陸務觀作孫夫人誌云。夫人幼有淑質。故趙建康明誠之配李氏。以文詞名家。欲以其學傳夫人。時夫人方十餘歲。謝曰。才藻非婦人事也。夫人威敏公。汧四世孫。李氏即易安也。

蘇子美雪詩

往讀退之雪詩。龍鳳交橫飛。及銀杯縞帶之句。不覺失笑。近讀蘇子美雪詩。有云。既以脂粉傅我面。又以珠玉綴我腮。天公似憐我貌古。巧意裝點使莫偕。欲令學此兒女態。免使埋沒隨灰埃。據鞍照水失舊惡。容質潔白如嬰孩。更為噴飯。子美詩極為歐陽所推。與石曼卿梅聖俞齊名。而其俚惡乃至此。何耶。子美嘗自言平生作詩。被人比梅堯臣。寫字比周越。可笑。所謂人苦不自知耳。

歐陽詞

今世所傳女郎朱淑貞。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生查子詞。見歐陽文忠集。一百三十一卷。不知何以訛為朱氏之作。世遂因此詞。疑淑真失婦德。紀載不可不慎也。

桃源詩

唐宋以來作桃源行。最傳者王摩詰韓退之王介甫三篇。觀退之介甫二詩。筆力意思甚可喜。及讀摩詰詩。多少自在。一公便如努力挽強。不免面赤耳熱。此盛唐所以高不可及。

務字音

全唐詩話。唐詩紀事。並載馬或贈韓定辭詩云。燧林芳草綿綿思。盡日相攜陟麗譙。別後巘嵒山上望。羨君時復見王喬。按字書。務音務。顏氏家訓云。柏人城東北有孤山。闕駟九州志。以為舜納於大麓。即此山。世俗或呼為宣務山。予嘗為趙州佐。共太原王邵。讀柏人城西門內碑。碑是漢桓帝時。縣人為令徐整所立。銘云。土有巘務山。王喬所仙。方知此巘務山也。巘字遂無所出。務字依諸字書。即旋丘之旋也。旋字。字林一音忘付反。今依附俗名。當音權務耳。入鄴為魏收道之。收大嘉歎其作趙州莊嚴寺碑銘云。權務之精。即謂此也。予按此。則馬詩當作莫毫反耳。定辭。即忠獻曾祖。

行東坡書此詩。乃云不知何許人。豈一時失於考據耶。

王損仲

錢牧齋於萬厯後。文士獨許祥符王損仲。惟為博雅。王嘗刪定宋史。累年求之不得。唯見其詩文二卷。古事抄。璽史。史通。文心雕龍二訓。故凡若干卷。

空同詩

空同贈昌穀詩。崢嶸百年會一篇。略云。大厯熙寧各有人。敲金戛玉何繽紛。高皇揮戈造日月。草昧之際崇儒紳。英雄杖策集軍門。金華數子真絕倫。宣德文體多渾淪。偉哉東里廊廟珍。我師崛起楊與李。力挽一髮回千鈞。其推唐宋大家。及明初作者。可謂至矣。牧齋獨不舉此。何也。

二金石錄

趙明誠與其婦李易安作金石錄。其書最傳。曾子固亦集古篆刻。作金石錄五十卷。見子開所撰行狀。今元豐類稿第五十卷。所載金石錄跋尾。僅十五條。蓋未竟之書也。曾書在趙前。而世罕知者。

曾子固詩

劉淵才恨曾子固不能詩。今人以為口實。今觀類稿中諸篇。亦荆公之亞。但天分微不及耳。若皇甫持正。蘇明允。陳同父。乃真不能詩也。

潞公詩

文潞公承楊劉之後。詩學西崑。其妙處不減溫李。五言如雲淡天迷楚。樓高地占秦。哀箏兩行雁。小字數鉤銀。巷陌三條月。池塘十步春。府門初夜閉。多少夜遊人。觀山蘅薄頻牽望。楊林久駐鑣。香囊徒叩叩。雲月自茗茗。翠佩傳情密。微波託意遙。翩鴻漸高逝。翻恨隔神霄。蘅楊柳亭臺暮。梨花院落深。玉池波湛湛。珠幌影沈沈。遠思隨莊蝶。春懷怯雅琴。萱蘇不蠲忿。擁鼻獨清吟。院深。小檻風驚葉。幽庭露泫柯。芳塵千里遠。幽恨九迴多。螢影穿簾押。蛩聲出砌莎。寸心無以寫。望月但長歌。秋七言如小閣登臨春暮時。綺欄飛闥映游絲。鶯喧曲檻。韓馮樹。鮮晦幽庭。貢禹。蔡開對碧雲吟。桂水狂思長袂宿。蘭池徘徊望斷江邊客。采得瑤華寄與誰。山登通獵徧蘭叢與桂枝。巢居未必有先期。靈臺十仞烏隨轉。阿閣三重鳳豈知。度柳暗催蟬嘒嘒。出雲高送雁離離。漢宮玉樹知何限。爭忍重吟畫扇詩。秋高樓閣背夕陽。登眇眇長懷不自勝。錦瑟有時聞北里。鈿車何日到西陵。地寒萱草猶難種。天遠瑤華豈易憑。多謝蘇門清

嘯客了無塵事染。壺冰瀉縹帙青箱次第開。慨然英氣轉難裁。莫言每事俱長往。須有清風屬後來。彈鋏始知皆瑣旅。枕戈方信是雄才。平生自信真非薄。只是休容楚鵲嫌。閱史有感蘇文忠公常稱潞公長律無一字無考據。世猶未知其工妙如此。明內鄉李子田撰藝圃集。近石門呂莊生吳孟舉撰宋詩鈔。皆遺潞公。予偶讀公集。摘錄如右。

地名

容齋四筆載興國宰書稱潞水有驅策云。潞水者。彼邑一水耳。郡中未嘗知之。近時人自系鄉里。多舉其地。一山一水。或一古蹟。令人茫然不知何地。甚有割裂古名。如常州稱南蘭。而去陵字。江甯稱白鍾。蓋合白門鍾山。而各去其一字。此何說也。又嘗見諸城二士人詩卷。一稱蘇臺。一稱秦臺。或問之。則蘇臺者。謂超然臺。秦臺。謂瑯邪臺耳。尤可絕倒。

王介甫詩

王介甫白鶴吟云。白鶴聲可憐。紅鶴聲可惡。白鶴靜無匹。紅鶴喧無數。白鶴招不來。紅鶴揮不去。長松受穢死。乃以紅鶴故。云當介甫得政變法。爭新法者。白鶴也。所謂

招不來者是也。呂惠卿之流。乃紅鶴也。所謂揮不去者是也。介甫之受穢。豈不以惠卿輩耶。此老好惡顛倒至此。可憐哉。

張伯成注杜

懷麓堂詩話云。杜律。乃張注。非虞注。宣德初。有刊本。按張性。字伯成。江西金溪人。元進士。嘗著尚書補傳。獨足翁吳伯慶有輓詩云。箋疏空令傳杜律。志銘誰與繼唐碑。予在京師。曾得張注舊本。

閻立本畫孝經

閻立本畫孝經圖一卷。褚河南書。故明大內物。後歸孫北海侍郎。潯家相傳。明時東宮出閣。例以此圖為賜。吳祭酒梅村偉業詩。每見丹青知聖孝。累朝家法賜東宮。是也。壬戌冬。杪於宋牧仲齋見之。

杜于皇語

康熙三年。予與杜于皇濟陳其年維崧輩同在如臯。修禊於冒氏水繪園。賦詩。或問杜阮亭詩何如。答曰。興酣落筆搖五嶽。詩成嘯傲凌滄洲。又問君詩何如。曰。但覺高歌有鬼神。誰知餓死填溝壑。

吳皇后臨蘭亭

唐文皇後惟宋高宗最愛蘭亭序。常御筆臨賜羣臣。至宮闈亦化之。按宋桑世昌蘭亭考云。憲聖慈烈皇后嘗臨蘭亭帖。伏在人間。咸甯郡王韓世忠得之。表獻上。驗璽文。知是中宮臨本。賜保康軍節度使吳益刊於石。時紹興十七年。秋七月丙寅。又云。太后居中宮時。嘗臨蘭亭。山陰陸升之代劉珙春帖子云。內仗朝初退。朝曦滿翠屏。硯池渾不凍。端為寫蘭亭。刻吳琚家琚亦善書。北固寺天下第一江山六大字。琚筆也。劉後村跋高宗宸翰云。大將韓蘄玉高價得硬黃本。以為逸少真蹟。馳獻。不知其為椒殿所書也。周必大在翰苑時。作太皇閣帖子云。筆法似慈皇。信哉。

應璩書語

應璩與滿公琰書云。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甚似魏晉間人五言。

舞馬

杜詩舞馬既登牀。珊瑚鈎詩話云。舞馬藉之以榻也。朱翌引樂府雜錄云。有馬舞者。攏馬人著綵衣執鞭於牀上。舞馬蹀躞蹄皆應節。是登牀而舞。乃馭者而馬應節於下也。二說未知孰是。

漫興

秀水朱竹垞簡討驛云杜詩老去詩篇渾漫興。今本皆訛作漫興。非也。予考舊刻劉會孟本。千家注本。果皆作興字。趙云。孰佳句而語驚人。言其平昔如此。今老矣。所為詩則漫興而已。無復著意於驚人也。劉後村集跋陳教授杜詩補注。亦云。或信筆漫興。然近日虞山錢宗伯本。仍作興字。略無辨證。又云倪雁園集簡討有宋刻十家宮詞內王建太平天子朝元日。作朝迎日。亦新。

多父敦天馬鼎

祁縣戴楓仲疑有多父敦一。上有銘云。多父作寶敦。用祁眉壽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凡十八字。又有天馬鼎一。中凹處作馬鼠形。或云呂氏春秋周鼎作鼠。今馬履之據此當是周物。

祁工部詩

工部主事祁珊洲。文子同年也。廣東東莞人。嘗知廬江縣。有詩云。一夜東風吹雨過。滿江新水長魚蝦。予每喜誦之。

二宋二程

元宋本誠夫與弟聚顯夫文學齊名亦號二宋程端禮敬叔與弟端學時叔俱以道學著名亦號二程

聚嘗輯國朝風雅見揭軌光岳英華序

寇主簿

葉石林詩話載吳縣寇主簿國寶一絕句云黃葉西坡水漫流簾櫳風急滯扁舟夕陽暝色來千里人語雞聲共一邱語甚工且云寇徐州人嘗從陳無已學予考後山集有贈國寶二絕句云承家從昔如君少得士於今孰我先日擬說詩心已解世間快馬不須鞭又有和寇十一詩十數篇所謂畫樓著燕春風裏楊柳藏鴉白下東者是也又有贈寇荆山詩蓋寇之字陳又有寇參軍集序稱寇氏兄弟曰元老元弼元弼名其仕許州參軍蓋國寶諸父云

謔對

萊陽姜吏部如須垓南渡後流寓吳郡與徐孝廉昭法枋友善一日同行閭門市姜顧徐曰桓溫一世之雄尚有枋頭之敗徐應聲曰項羽萬人之敵難逃垓下之誅相與抵掌大噱市人皆驚

后山詩

陳無已平生皈向蘇公。而學詩於黃太史。然其論坡詩。謂如教坊雷大使舞。又有詩云。人言我語勝黃語。扶豎夜燎齊朝光。其自負不在二公之下。然予反復其詩。終落鈍根視蘇黃遠矣。任淵云。無已詩如曹洞禪。不犯正位。切忌死語。恐未盡然。予獨愛其二律云。林廬煙不起。城郭歲將窮。雲日明松雪。溪山進晚風。人行圖畫裏。鳥度醉吟中。不盡山陰興。天留憶戴公。又白下官楊小弄黃。騎臺南路綠無央。含紅破白連連好。度水吹香故故長。蹲滑踏青穿馬耳。轉危緣險出羊腸。熟知南杜風流在。預怯排門有斷章。后山集。南陽王文莊公鴻儒。弘治十二年刻於潞安。有公序。及魏衍集。記元城王雲天社任淵二序。詩十二卷。六百七十九首。雜文八卷。一百六十九首。談叢理究詩話。長短句附焉。共三十卷。

賀若

琴曲有賀若。最古澹。相傳以為宋太宗酷愛宮詞中十小調子。乃隋賀若弼所撰。出湘山野錄。宋翌猗覺寮雜記云。賀若夷也。夷善鼓琴。見王涯傳。又云。東坡序武道士彈琴云。賀若。宣宗時待詔。即若夷也。

魚上木

秦鏡詩

淄川袁松籬著孝廉得秦鏡高念東侍郎為賦詩云河山歷歷看來空萬古消沉向此中。便是秦時明月在可能還照櫟陽宮興亡轉轂見何頻照膽咸陽跡已陳多少人間怱悵事金人辭漢鏡辭秦炯如秋水了無塵曹照阿房宮裏人惟有玉姜今不死蓮花掌上五雲新。

唐年世總釋

咸光注云。唐天祐元年。昭宗天復四年。
改元朱溫二年。蜀天復三年。
六年。蜀天復四年。蜀

復七年。朱溫篡位稱梁開平元年。
五年。晉岐淮南王承制加八年。
吳蜀未平元年。九年。晉岐十年。
晉岐十一年。晉岐十二年。
貞明元年。梁十三年。晉岐吳

梁乾化元年。吳九年。晉岐十年。
晉岐十一年。晉岐十二年。
貞明元年。梁十三年。晉岐吳

正元十四年。晉岐吳蜀天漢十五年。
晉岐十六年。晉岐十七年。
吳武義元十七年。蜀通

晉十八年。晉岐吳武義元十九年。
同光元年。晉莊宗復唐改二年。
三年。天成

元年明宗五改元吳二年吳乾貞三年漢大有四年吳太和長興元年二年三年四年
 年應順元年帝立改元遇歲末清泰二年吳天祚元年三年石敬瑭因契丹立號晉天
 三昇元元年烈祖即位古人心無改也孰謂五季無君哉昇二年蜀廣政三年閩永
 年四年五年六年漢光天七年元宗立改元保大殷保大二年晉開運三年四年
 五年晉六年漢乾祐七年漢九年周廣順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周顯德十三年
 十四年十五年會元漢天中興元年再改交泰元宗十六年始奉周顯德年去帝號自
 武德至是三百四十二年矣使元宗能安天命事大周顯德六年元宗十七年已七
 國以右宗祀周能世敦王道叨賓之則三代之意也周顯德六年未周命城金陵七
 年元宗十八年庚宋建隆二年位仍奉其正朔宋又始稱後主即三年後主二乾德
 元年後主三年後主四年後主五年後主六年後主七年開寶元年後主八年
 二年後主九年三年後主十年四年後主十一年五年後主十二年六年後主十三年甲戌歲後主
 十四年宋乙亥歲後主十五年宋開寶八年後主十六年城陷被執唐亡自烈祖至是
 開寶七年宋乙亥歲後主三十九年宋自高祖至是凡三百五十九年殷周革命而祀
 宋國後周隋之世梁猶祀
 馬宋之君度不逮世宗矣

左傳奇文

左傳奇文以上叛下亦曰叛如王叛王孫蘇是也男子喪妻亦曰寡崔杼生成及疆

而寡是也。男亦曰媵。以井伯媵秦穆姬是也。公羊謂昭公欲弑季氏則以上殺下亦可曰弑。

牛耳

盟用牛耳。卑者執之。尊者蒞之。鄆澤之盟。衛侯請執牛耳。發陽之役。衛石魋蒙之盟。魯孟武伯皆小國執牛耳。惟鄆行之役。吳以大國執之。不合盟禮。故孟彘不從。

春秋諡

春秋諡有二字者。衛之貞惠文子是也。有生賜者。衛侯之於北宮貞子。析朱成子。是也有出奔而仍得諡者。臧武仲。中行文子。是也有作亂被誅而仍得諡者。崔武子。樂懷子是也。困學紀聞云。衛侯賜北宮喜諡曰貞子。析朱成諡曰成子。是人君生而諡也。而諡也。魏明帝時有司奏帝制作興治為魏烈祖。是人君生而諡也。

左傳引尚書

左傳引尚書以禹謨作夏書。僖二十四年。地平天成。文七年。戒之用休。襄三年。成允成功。二十六年。與其殺不辜。哀十八年。官占惟能蔽志。皆大禹謨也。臯陶謨亦作夏書。莊八年。臯陶邁種德。臯陶謨也。此二篇。今虞書以太甲作夏書。昭十年。欲敗度。太甲篇也。今實商書。以洪範作商書。文五年。沈潛剛克。襄三年。無偏無黨。皆洪範也。今

實周書。雖古今叙書或有不同。而太甲之為夏書。尤不可解。

旂音

劉貢父詩話云。司馬君實論九旗之名。旗與旂相近。緩急何以區別。小雅庭燎。夜向晨言觀其旂。左傳龍尾伏辰取號之旂。當為芹音耳。康熙己未御試博學鴻儒。施愚山侍講潤卷閣擬一等。上親閱定名。第以旗字押韻。偶誤書旂。遂改置二等。亦由施素讀二字不甚分別故也。

白蓮詩

陸魯望白蓮詩。無情有恨何人見。月白風清欲墮時。語自傳神。不可移易。若溪漁隱乃云。移作白牡丹亦可。謬矣。予少時在揚州。過露筋祠。有句云。行人繫纜月初墮。門外野風開白蓮。

襲勗華鰲

襲勗字克懋。一字懋卿。章邱人。少貧牧豕。年三十始補諸生。時邑中李太常伯華。袁西野。方尚金元詞曲。勗謂傷雅道。獨與濟南殷正甫。李于鱗。許殿卿為古文辭。相友善。年六十以歲貢仕江都縣訓導。遷威甯教諭。開平衛教授。歸五年卒。所著有懋

卿集太極圖解。性命辨。劉尚書白川。稱為朱元晦功臣。王伯安諍友云。勗父彪嘗以輸祖詣京師。見遺錢百緡於道。輦載而馳。及前遺錢者。付之徑去。華鰲字空塵。亦章邱人。御史珩之孫。邑諸生。妙於繪事。落筆輒題其上。曰空塵詩畫。人丐之畫。輒瞪目不應。當其意得。迥出筆墨蹊徑之外。詩亦如之。五言尤超詣。題王仁甫卜築云。大隱不在山。出處乃適意。送呂中甫山人云。秋老留紅葉。風輕轉白蘋。宿惠上人院云。愛此疎林月。兼之一磬清。孤坐云。雨霽聞啼鳥。風停數落花。過楊九山川上居云。鑪頭留宿火。花徑閉秋雲。人以擬浩然微雲疎雨之句。鰲亦滄溟友。予少見其集。今無從購矣。鰲姓字。亦見楊升庵集。勗有寄滄溟絕句云。瓜田十畝濟城東。雲外青山小苑通。流水桃花迷處所。幾家春樹暮煙中。鰲睡起自述云。槐午睡方熟。息肩者稚子。老妻撼繩牀。飯熟呼不起。不能工磬折。髮亂無人理。我懶我自知。不要旁人喜。

袁崇冕附高應玘 張國籌 張自慎

袁崇冕字西野。進士弼之子。兄公冕。弟軒冕。皆用科第起家。崇冕獨以布衣終。工金元詞曲。所著春遊秋懷諸曲。足參康王之座。與李中麓唱酬。王漢陂曰。雅俗相兼。渾渾有餘音。楊方城曰。神聖工巧。元人之傳。中麓曰。金石之音。元黃之色。其為名流擊

賞如此。嘗有客以黃鸝學畫眉詞謁李太常。坐客皆言佳。西野後至。太常曰。翁素負知音。試擇佳句幾何。予已有定評。西野目畢。應聲曰。止起五字。是詞家語。餘無足取。太常展手示之云。止未老已投閑一句。客皆大笑歎服。同時有高應玘者。中麓弟子。亦工詞曲。以貢仕為元城丞。見知王元美。魏懋權。所著有醉鄉歸田諸稿。其北門鎖鑰雜劇。論者以為詞人之雄。又有張國籌者。以貢仕為行唐知縣。善金元詞曲。所著有脫穎茅廬章臺柳韋蘇州申包胥等劇。在袁西野李中麓伯仲間。皆章邱人。與太常同時。又有張自慎者。字敬叔。商河人。遊中麓之門。著金元樂府三十餘種。太原萬伯修曰。北曲一派。海內索解人不得。眼中獨見張就山耳。就山自慎別號也。

王魯翁篆

宋穆賓廷秀墓在女郎山之陽。有石表一。王壽卿魯翁撰文。并篆書。有黃山谷贊云。見魯翁用筆。可以酒醕陽冰之墓。云。今移置文昌祠中。

朱文公書

朱文公與徐廣載書云。放翁詩讀之爽然。近代唯見此人。為有詩人風致。如此篇初。不見其著意用力處。而語意超然。自是不凡。令人三歎不能已。近報又已去國。不知

所坐何事。恐只是不合做此好詩。罰令不得做好官也。文公於詩頗遂。故能識放翁詩佳處。洛陽劉文靖公。謂李杜只是酒徒。真孟浪語。

三傳

元盛庶齋如梓。老學叢談云。蕭何傳。不言律令。李邕傳。無一字及筆札。五代劉昫傳。不書修唐史。

辛高陸

陸放翁晚年。為韓偓胄作南園記。為世所譏。然當時文士。實不止此。辛稼軒詞。用司馬昭假黃鉞異姓真王故事。高似孫獻詩九章。每章用一錫字。皆一時名人。又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莆陽陳謙。文士也。翰靈壁石以壽韓。刻金字於石。至稱之曰我玉。

陳宣慰詩

元陳伯通宣慰雲中。人跛而眇。自述云。肢傷一體。要師德。目眇三分。李雁門。先兄西樵吏部。甲辰歲。以磨勘事下西曹。鍛鍊良苦。兄談笑賦詩。有句云。縱跛尚如習鑿齒。有腸終類佛圖澄。較陳句又勝之。

聯句

聯句有人各賦四句。分之自成絕句。合之仍為一篇。謝朓范雲何遜江革輩多有此體。頃見朱太史騰笑集中有古藤書塢送吳徵君魏上舍聯句。甚得齊梁之意。今錄於此。握手古藤下。秋深旅愁積。歸來西溪旁。猶及種春麥。吳我亦袖輕鞭。明發辭紫陌。倦鳥不同飛。各自張旅翮。魏二子澹雅才。肯為時俗役。英詞迭相應。如以桐扣石。陸嘉柳塘水淥淥。蒲坂山驛驛。改歲君到時。古藤花滿格。趙嗣大房一斗泉。釀酒冰雪白。酒熟君不來。落花良可惜。蘇彝益都董楠字孟才。工部尚書可威之叔也。常撰古今聯句詩集六卷。與張之象回文類聚皆不可少之書。

人參詩

人復詩。昔人甚少。前已言之。適讀唐詩紀事。又得段成式求人復詩云。少賦令才猶強作。衆醫多失不能呼。九莖仙草真難得。五葉靈根許惠無。周繇遺柯古人復詩云。人形上品傳方志。我得真英自紫團。慙非叔子空持藥。更請伯言當細看。又高麗采參讚云。三椹五葉。背陽向陰。欲來求我。椹樹相尋。椹音賈。葉似桐。

湖湘詩

高念東侍郎珩以康熙戊申奉命祭告南岳。在湖湘間有詩數百篇。予喜其絕句。錄

之如行人到武昌。已作半途喜。那識武昌南。煙水五千里。未入衡州郭。先看衡州城。城門垂薜荔。大抵似巴陵。綠淨不可唾。此語足千古。天水澹相涵。中有數聲櫓。花放不知名。稻秀猶能長。芳草隱清流。但聽清流響。兩岸層層嶂。孤城面面山。橫襟憑一葉。睥睨洞庭間。幾月舟行久。今朝倦眼開。千峯翔舞處。一片大江來。南岳雲中盡。東流海上忙。他年圖畫裏。著我在瀟湘。芋火夜經聲。悲喜寒巖寺。宰相世間人。何與山僧事。磨輓竟不成。磨銅何不可。寄語馬大師。努力庵前坐。高又有送人詩云。故園小圃又東風。杏子櫻桃次第紅。明日春明門外路。清明消遣馬蹄中。

劉綺莊著書

丹鉛錄極稱唐劉綺莊。桂楫木蘭舟。楓江竹箭流。一篇其詩果不減太白。升庵博雅亦未詳綺莊何許人也。按吳中人物志。劉綺莊。崑山尉。研窮古今。博考傳記。作類書一百卷。號崑山編。其平生著作最夥。而所傳祇此一詩。可惜也。

詩使本朝事

或謂作詩使事。必用六朝已上為古。此說亦拘墟不足信。要之唐宋事。須選擇用之。不失古雅乃可。如劉後村詩。專用本朝故實。畢竟欠雅。如鍊句豈非林處士。鬻書莫

是穆參軍。艱虞夷。南方謀窟。老懶堯夫。少出富。未愛潘。即呼作友。便教米老。拜為兄。
山房惜未從公擇。書局聞曾擬道原。立志如歐母。生兒似富公。野人只識羹芹羹。相
國安知食筍甘。自注富事。先白傳求開後銜。似溫公約史年。公開去伴。种司諫。我懶
思尋靖長官。清於坡老遊杭市。儉似乖厓在劍州。軍皆歌范老。民各像乖厓。賈董奇
才無地立。歐蘇精鑒與人同。安知李廌揮門外。不覺劉幾入彀中。此類數十聯。皆宋
事也。後見後村四六亦然。

樂天論詩

樂天作劉白倡和集解。獨舉夢得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沈舟側畔千
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以為神妙。且云此等語。在在處處。應有靈物護之。殊不可曉。
宜元白於盛唐諸家。興象超詣之妙。全未夢見。

樊川集

予舊藏杜牧之樊川集二十卷。後見徐健庵。觀所藏宋版本。雕刻最精。而多數卷。考
後村詩話云。樊川有續別集三卷。十八九皆許渾詩。牧仕宦不至南海。別集乃有南
海府罷之作。甚可笑。

朱新仲詩

南宋朱舍人翬字新仲著猗覺寮雜記凡四百餘條言甚博辨劉後村嘗稱其讀杜詩云縱之逼說劍收之入檀弓二句未經他人道過

人名字音

崑山顧甯人武詩有云落日江頭送伍員秋風壠上別徐君偶來圯上逢黃石便向山中禮白雲竊疑員字舊作王問切唐人語曰令君四俊苗呂崔員是也後見吳曾引春秋左氏傳伍奢子員陸德明釋文音云平聲乃知顧詩用韻有據又如馬援援字作延絹切無作平聲者宋王景文詩云直翁相識自了平生事不了山陰陸務觀放翁見之笑曰我字務觀乃去聲如何把做平聲押了此雖謔語亦可為用字不詳出處者戒員觀年號及陸務觀俱去聲今人皆讀平聲

心太平庵硯

有漁於道士泐者得一硯八角製作古雅背鐫心太平庵字蓋陸放翁故物也和州項副使得之今歸淄州畢載積州守際有

唐舍人詩

亡友唐畊塢。號宣城人。故明中書舍人。工楷法。詩最清婉。嘗有句云。殘花野蕨園荒。若破帽疲驢。避長官。蓋本徐文長詩。疲驢狹路愁官長。破帽殘衫拜孝陵。然宋王君玉已云。疾風甚雨。青春老瘦。馬疲牛綠。野深。

未央宮銅奩

順治中。渭南漁人。於渭水中。得秦時未央宮香奩一具。銅綠如鸚鵡毛。可愛。漂陽狄秋水。敬為潼關道兵備副使。得之。副使子億。予平未所取士。今官翰林。

閻古古詩

閻古古。彌在濟南。有詩云。四圍松竹山當面。一望樓臺水半城。雖本白太傅燈火萬家樓。四面星河一道水。中央實難甲乙也。劉後村亦云。地占百弓全是水。樓無一面不當山。予少時在濟南。亦有句云。郭邊萬戶皆臨水。雪後千峯半入城。今前集不載。

唐人工書

唐人留意書學。即不以書名者。往往有歐虞顏柳風氣。蘇絳作賈島墓誌云。善攻筆法。得鍾張之奧。元王惲玉堂嘉話云。李陽冰篆二十八字。後有韋處厚李商隱題商隱字體。絕類黃庭經。然賈李不以書名。予在京師。所見元人諸題跋。字畫多工。過今

人遠甚。

徐豐厓論詩

海鹽徐豐厓咸詩談云。本朝詩莫盛國初。莫衰宣正。至弘治西涯倡之。空同大復繼之。自是作者森起。於今為烈。當時前輩之論如此。蓋空同大復皆及西涯之門。虞山撰列朝選。乃力分左右袒。長沙何李界若鴻溝。後生小子。竟不知源流所自。誤後學不淺。

商喜畫

京師外城西南隅聖安寺。寺殿有商喜畫壁。康熙庚申冬。高念東刑侍將歸臨淄。予與施愚山宋牧仲諸詞人飲餞於寺。共為聯句五十韻。牧仲有句云。畫壁商喜留。按崑山劉璋圭甫明書畫史。商喜善畫山水人物。畫虎得勇猛之勢。今大西天經殿殿壁龍神。及大軸文殊普賢變相。亦喜筆。喜宣德中授錦衣衛指揮。牧仲云內官誤也。西華門內玄都勝境在弘仁寺。西有元人劉蘭塑三清像甚奇。

毛傳如紀事

孔文谷序唐詩紀事云。詩三百篇。毛傳蓋其紀事。今為考亭所絀。欲究遺經。當必考

之云實名通之論。宋王得臣麈尾云。關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此一句孔子所題。其下乃毛公發明之言耳。其以為子夏所傳。必有授受之自。惜世遠莫得而見也。升庵引朱子白鹿洞賦。有曰。廣青衿之遺問。樂菁莪之長育。或舉以為問。先生曰。舊說亦不可廢。然則考亭之盡去小序。終亦有不自安於心者乎。歐陽子作詩本義。其序問篇云。毛詩諸序。與孟子說詩多合。故吾於詩。常以序為證。惟周南召南失者類多。隨而正之。歐陽子所見。豈出朱子下也。

讀書臺

濟南近有人耕田間。掘得讀書臺三字石刻。按此為宋侍郎張公挾讀書處。蘇文忠公書也。見元遺山濟南行紀。

漢甃銀槎

宋荔裳琬觀察藏漢甃蓋一。內有魚藻文。云在秦州時。耕夫得之。隗囂故宮中。吾兄西樵為作歌。又有元人所造銀槎。最奇古。腹有文曰。至正壬寅。吳門朱華玉甫製。華玉號碧山。武塘人。見陶南村輟耕錄。

灌嬰廟瓦

吉水李梅公侍郎。元有硯五辨。如梅花狀。質如黃玉。雜翡翠丹砂之色。纍纍墳起。云是灌嬰廟瓦。一時文士多賦之。故友鄒程村。祇作硯考。引洪文敏容齋隨筆。灌瓦硯。銘為證。

外國墨

元人陸友友仁墨史。載外國製墨。高麗貢墨。猛州為上。順州次之。其文曰。平鹵城進貢。或曰。順州貢墨。或曰。猛州貢墨。李公擇遺東坡墨半丸。其印文曰。張力剛。云得之高麗使者。魏泰道輔云。新羅墨。有蠅飲其汁。立死。常戒人和藥。勿用新羅墨。日本墨。遍肌印文。如柿蒂形。陸子履奉使契丹。得墨。銘曰。陽巖鎮造者。其國精品。滕子濟有墨一大笏。為龍鳳之文。面曰。鎮庫。萬年不毀。又西域僧。為蘇太簡言。彼國有佳墨。中國不及。是雞足山古松為之。金有劉法字彥矩。常山人。自製墨。銘曰。栖神巖造。楊文秀。金時以善墨聞。其法不用松炬。而用燈煤。子彬傳其法。以授耶律文正。楚材。文正授子鑄。造一萬丸。銘曰。玉泉萬笏。

中山狼傳

中山狼傳。見馬中錫東田集。東田。河間故城人。正德間。右都御史。康德涵李獻吉皆

其門生也。按對山集有讀中山狼傳詩云：平生愛物未籌量。那記當年救此狼。則此傳為馬刺空同作無疑。今入唐人小說亦如天祿閣外史之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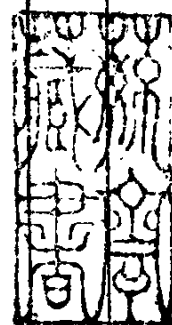
三劍

孫北海潯家藏三劍。其一銅劍長尺餘有鳥篆十字云：吳季子之子保之永用。劍篆甚奇古。其一玉劍長尺有二寸博三寸中鑿一孔。剡其上若芒刃云：有人得之成湯墓中。其一魚腸秀水朱處士彝尊云：疑鄭康成所謂大琰者也。考之桃氏作劍未聞攻玉。玉劍之載於六經者無之。遂定以為圭。因作釋圭。

司馬相如玉印

錢編修官聲諧有司馬相如小玉印。因憶元陸友仁得衛青玉印。翰林虞伯生諸公皆有詩。友仁因著印史。按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唯其所好。自秦以來唯天子之印稱璽。又以玉。羣臣莫敢用。按此宏說或不然。又後世謂詔令為璽書。按國語：襄公在楚。季武子取卞。使季冶逸予之璽書。注云：古者大夫之印亦稱璽。

池北偶談卷十五



清 濟南王士禎阮亭著

談藝

文倣本草

寒山趙凡夫子婦。文倣字端容。妙於丹青。自畫本草一部。楚詞九歌天問等。皆有圖曲繇其妙。江上女子周禧得其本草。臨倣亦入妙品。禧弟子姚亦江陰人。美而艷。作畫得倣遺意。癸辛雜識云。至元斥賣內府故書於廣濟庫。有出相彩畫本草一部。極奇。又於杭太廟前尹氏書肆。見彩畫三輔黃圖一部。極精妙。此亦其類也。文點字與也。文肅公孫倣從姪也。畫有衡山家法。亦善花卉。汪編修珣贈之詩云。君家道韞擅才華。愛寫徐熙沒骨花。曾向兒時窺指訣。筆端桃李一枝斜。

寒碧琴記

南昌王于一猷定。作寒碧琴記云。昔子瞻為登州司戶參軍。子由省之。攜琴游大海。舟覆琴墮海。後高麗人得之。獻其王。王知為蘇氏物也。藏之數百年。迨明崇禎間。高麗困於兵。請援遣總兵某。帥師救之。瀕行贈以琴。琴遂復還中國。按東坡年譜。元豐

八年乙丑五月復朝奉郎知登州到郡才五日即以禮部郎官召作別登州舉人詩有五日匆匆守之句公未嘗為司戶參軍且到郡非久即召少公亦未嘗省公於登也崇禎間亦未嘗遣師援高麗于一好奇誕每為人欺多此類

國風圖

南宋馬和之侍郎常寫毛詩進御畫家稱其行筆飄逸時人目為小吳生又云善畫人物佛像山水效吳裝務去華藻自成一家高孝兩朝深重其畫每親書三百篇今和之圖寫戊申歲在京師得其畫檜風羔裘素冠萋楚匪風四章每幅書本詩於後楷法殊妙有御府圖書

耿夫人詩

吾邑耿侍御省亭世鳴妻徐氏都御史華平樵之母也有賢行能文章兵後失其集僅傳寄子詩云家內平安報爾知田園歲入有餘資絲毫不用南中物好做清官答聖時有德之言與樵脂弄粉者迥異

朱文公書

益都高木玉梓子從女兒之夫博雅君子也常遺子晦翁墨蹟一卷詩云風雪集歲

宴。拚闌聊自休。今晨展遐眺。倚此寒幽巖。巖顚倒同雲暗空室。皓彩迷林邱。崩奔小澗。歇飛舞。增綢繆。仰看鸞鶴翔。俯視江漢流。乾坤有奇變。瀕洞驚兩眸。三酌不自溫。倚杖空冥搜。悲歌動華薄。璀璨忽滿裘。向來一杯酒。浩蕩千里遊。亦復有茲賞。微言寄清酬。解攜今幾許。光景逝不留。懷人眇山嶽。省已紛愆尤。對此奇絕境。一懽生百憂。茫然發孤詠。遠思誰能收。雪中與林澤之祝弟登劉園之宴。坐巖有懷南嶽舊遊賦。此呈擇之屬和。并寄敬夫兄。乾道三年冬十二月。上浣新安朱熹奉寄。時燈下走筆。右詩蓋書寄南軒者。昔人謂先生字學曹公。今此書正類東坡先生。卷首有柯敬仲題字。後有歐陽圭齋及大梁班彥功跋。彥功曲元人。

竹枝

昔人謂竹枝歌。詞雖鄙俚。尚有三緯遺意。山谷聞人歌劉夢得竹枝。歎曰。此奔軼絕塵。不可追也。夢得後工此體者。無如楊廉夫。虞伯生。他如黃土作塙茅蓋屋。庭前一樹紫荊花。黃魚上得青松樹。阿儂始是棄郎時。等句。皆入妙。近見彭美門。孫嶺南。竹枝深得古意。詩云。木棉花上鷓鴣啼。木棉花下牽郎衣。欲行未行不忍別。落紅沒盡。即馬蹄。妾家谿口小迴塘。茅屋藤扉蠟粉牆。記取榕陰最深處。閒時來過喫檳榔。半

年水宿半山居。冬採香根夏採珠。珠好須從蚌中覓。香燒還仗博山爐。又山陰徐緘竹枝云。勾踐城南春水生。水中鬪鴨自呼名。伯勞飛遲燕飛疾。卽入城時儂出城。亦本色語也。

徐氏

廣陵徐氏女子。翫工填詞。有入李易安之室者。如珠簾輕揭。憔悴憐黃葉。忽憶小亭人乍別。正是重陽時節。當初一段清秋。平分兩地離愁。試向西風寄問。知他還似儂不。起來慵向粧臺倚。亂綰凌雲髻。歸期曾說柳青時。鎮日懨懨。只是惱春遲。小園昨夜西風劣。笑落漫天雪。侍兒佯笑捲簾紗。却道玉梅已放滿枝花。獨坐數歸期。花影重重日影低。無計徘徊思好句。支頤除却春愁沒箇題。閒倚畫樓西。芳草青青失舊堤。猶記當時人去處。依依紅杏花邊卓酒旗。自注白詩搖膝支頤學二郎看西風吹起滿庭碎葉。閉珠戶。獨坐還怯。窗外芭蕉點點。做盡淒切。禁不住芳心欲折。殘燈挑盡。隱隱半明半滅。羅衾祇借香溫熱。今夜裡。這愁腸。勝似離別。寬褪了裙兒幾摺。

婦人經濟

葉石林每令諸子女兒婦列坐說春秋近日武林黃夫人顧氏名若璞所著卧月軒文集多經濟大篇有西京氣格常與婦女宴坐則講究河漕屯田馬政邊備諸大計副筭中乃有此人亦一奇也

打毬詩

三朝北盟會編載徽宗北狩至真定金人高會擊毬請帝賦詩詩曰錦裘駿馬曉棚分一點星馳百騎奔奪得頭籌須正過休令綽撥入斜門揮塵餘話載道君裡祀禮成再賜太師暹字韻詩云歸問雪中誰詠絮冥搜花底自巡簷佳句也

黜朱梁紀年圖

長洲宋既庭讀實作黜朱梁紀年圖論其義嚴正略云王莽不得為新安祿山不得為燕全忠豈獨得為梁乎且其時移檄興復唐室者有晉岐蜀淮南四國或為唐之臣子或為唐之賜族則唐實未嘗亡也今黜朱梁紀年而以晉岐淮南之稱天祐者為主始於天祐四年至後唐莊宗同光元年而止亦春秋書公在乾侯之義也圖考唐昭宣光烈孝皇帝

天祐元年

丑天祐二年。

寅天祐三年。

卯天祐四年。夏四月。朱全忠僭稱皇帝。偽國號梁。偽年號開平。廢唐帝為濟陰

王。淮南四川移檄興復唐室。

辰天祐五年。春正月。晉王李克用卒。子存勳立。朱全忠弒昭宣

帝。夏五月。晉王伐偽梁夾寨破之。

巳天祐六年。六月。偽梁劉知俊奔岐。岐遣劉知俊伐偽梁。靈州大敗

梁人。

午天祐七年。偽梁遣兵襲鎮州。取深冀鎮定。推晉王為盟主。晉遣兵

救之。

未天祐八年。偽梁改號乾化。晉王伐偽梁軍於柏鄉。大破之。

申天祐九年。春正月。晉王及鎮定之兵伐幽州。二月。朱全忠救之大敗

而還。六月。朱全忠為子友珪所殺。

酉天祐十年。二月。朱友貞殺友珪而自立。

甲晉岐吳天祐十一年。

乙晉岐吳天祐十二年。

朱友貞改偽年號曰貞明。

丙晉岐吳天祐十三年。

丁晉岐吳天祐十四年。

戊晉岐吳天祐十五年。

己晉岐吳天祐十六年。

庚晉岐吳天祐十七年。

朱友貞改偽年號曰龍德。

辛晉岐吳天祐十八年。

壬晉岐吳天祐十九年。

癸晉岐吳天祐二十年。

晉王李存勗建國號曰後唐。改元同光。冬十月唐主

入大梁。朱友貞自殺。唐毀偽梁宗廟。廢朱溫朱友貞為庶人。

後唐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

甲同光元年。

按益都鍾尚書龍淵先生正羽作正統論略云三代漢唐宋正統也。東周君蜀漢昭

烈帝。晉元帝。宋高宗。正而不統者也。秦始皇。晉武帝。隋文帝。統而不正者也。雖非正統。不可不以帝予之也。以天下無久虛之理也。若夫王莽。曹丕。朱溫。義既不正。勢又不一。不得言正。又不得為統。而乃從而帝之。此司馬歐陽之誤也。

尤悔庵樂府

吳郡尤悔庵。伺工樂府。嘗以臨去秋波那一轉公案。戲為八股文字。世祖見而喜之。其所撰樂府。亦流傳禁中。世祖屢稱其才。既而世廟升遐。尤一為永平推官。以細故罷去。歸吳中。時時以樂府寓其感慨。所作桃花源。黑白衛。二傳奇。尤為人膾炙。予嘗寄詩云。南苑西風御水流。殿前無復按梁州。淒涼法曲人間遍。誰付當年菊部頭。猿臂丁年出塞行。灞陵醉尉莫相輕。旗亭被酒何人識。射虎將軍右北平。尤為泣下。康熙己未。尤以召試入翰林。為檢討。近見江左黃九煙周星作。意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制義七篇。亦極游戲之致。

孫樵論史

孫樵云。史家紀職官山川地理禮樂衣服。宜直書一時制度。使後人知某時如此。某時如彼。不當以禿屑淺俗。則取前代名品。以就簡絕。此病在唐人已有之。近日錢牧齋。艾千子。訾訾滄溟弁州。本此非創論也。

小樂府

楊廉夫自負其五言小樂府。嘗云七言絕句體人易到。吾門章木能之。古樂府不易到。吾門張憲能之。至小樂府。二三子不能。惟吾能之耳。向見吾友孫處士豹人。辭數章頗奇。略記於此。蕭儼向舒州。君王怒未休。樓高苦無井。不及景陽樓。又置酒宣華。施嘉王好酒悲。韓昭方用事。涕淚莫輕垂。

史筆

陳同甫作忠臣傳。以武庚為忠臣孝子之首。孫可之作西齋錄。發凡起例。大義凜然。惜其書不傳於後世。是古今一大缺陷事。

詩地相肖

范仲閣光在金陵。嘗云鐘聲獨宜著蘇州。用唐人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如云聚寶門外報恩寺。豈非笑柄。予與陳伯璣衡論此。因舉古今人詩句。如流將春夢過杭州。滿天梅雨是蘇州。二分無賴是揚州。白日澹幽州。黃雲畫角見并州。澹煙喬木隔綿州。曠野見秦州。風聲壯岳州。風味各肖其地。使易地即不宜。若云白日澹蘇州。或云流將春夢過幽州。不堪絕倒耶。

記觀宋荔裳畫

庚戌七月。予寓公路浦。萊陽宋荔裳。琬北上過予。所攜名畫甚夥。因得縱觀最奇者。

為郭河陽枯木。劉松年羅漢。上有御府各書趙松雪百馬圖。黃子久浮嵐暖翠圖。文

徵仲松泉高士圖。又元孤雲處士王振鵬畫維摩不二圖。一卷甚奇妙。楷法類趙承

旨。自記云。至大元年二月初一日。拜住怯薛。第二日。隆福宮花園山子上西荷葉殿。

內臣王振鵬。特奉仁宗皇帝潛邸聖旨。臨金馬雲卿畫維摩不二圖草本。又云。至大

戊申二月。仁宗皇帝在春宮。出張子有平章所進。故金馬雲卿繭紙畫維摩不二圖。

俾臣某臨於東絹。更叙說不二之因。維摩詰所說經故唐僧皎然詩云。禪

女來相試。將花欲染衣。禪心定不起。還捧舊花歸。東坡有坐上戴花詩云。結習漸消

留不住。却須還與散花天。又云。毗耶居士談空處。結習已空花不墜。試教天女御鉛

華。千偈瀾翻無一語。又云。要令卧疾致文殊。又臂痛謁告詩云。小閣低窗晏卧溫了

然。非嘿亦非言。維摩未病吾真病。誰識東坡不二門。又維摩塑像詩云。當其在時或

問法。俛首無言。心自知。杜工部題顧愔之畫維摩像云。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又

東坡題石恪畫維摩云。試觀石子一處土。麻鞋破帽露兩肘。能使筆端出維摩。神通

又過維摩詰。某詳觀馬雲卿所作維摩不二圖。筆意超絕。似亦悟入不二門。豈非神通過於摩詰者乎。某當時奉命臨摹。更為修飾潤色之。圖成并書其概略進呈。因得摹本珍藏。暇日展玩。以自娛也。東嘉王振鵬。又丁南羽。畫師利像亦奇。按元史以功臣木華黎。赤老溫。博爾忽。博爾朮。四族世領怯薛之長。怯薛猶言更番宿衛也。

皇甫湜評韓文

韓吏部文章。至宋始大顯。其在當時。皇甫湜號為知公者。然其論業一篇。備論諸家之文。不過曰韓吏部之文。如長江萬里。一道衝飈激浪。瀚流不滯。然而施之灌溉。或爽於用。若有微詞。反不如李北海賈常侍沈諫議之流。無貶詞也。若天不生歐公。則公之文。幾湮沒而不彰矣。按持正此文。出自袁昂書評。後世教陶孫王弇州諸家文評詩評。皆仿之。

朝鮮詩

鄒平張尚書華東公。延刻朝鮮使臣金尚憲叔度朝天祿一卷。詩多佳句。略載於此。曉發平島云。三秋海岸初賓雁。五夜天文一客星。初至登州云。南商北客簇沙頭。畫鷁青簾幾處舟。齊唱竹枝聯袂過。滿城明月似揚州。蓬萊閣云。橋石已從秦帝斷。星

樣惟許漢臣通登州次吳秀才韻云。澹雲輕雨小姑祠。菊秀蘭衰八月時。水城夜景云。五更殘月水城頭。詠史何人獨艤舟。不向東溟覓歸路。還依北斗望神州。夜坐聞擊柝云。擊柝復擊柝。夜長不得息。何人寒無衣。何卒饑不食。豈是親與愛。亦非相知識。自然同袍義。使我心肝惻。九日云。黃縣城邊落日朱。橋驛裏重陽菊。花依然笑客鬚。髮又度秋霜。東方曼倩里云。夜開宣室儼珠旒。執戟郎官走綠鞵。首鼠轅駒俱碌碌。漢庭綱紀一俳優。早春云。水際城邊野馬飛。漸聞宮漏晝間稀。東風日日蘼蕪綠。塞北江南總憶歸。王灘流水繞江涯。江上松林是我家。昨夜夢尋烏石路。山前山後早梅花。

勞山說

勞山在萊州府即墨縣境中。崑山顧甯人武序勞山圖志曰。自田齊之末。有神仙之論。而秦皇漢武謂真有此人在窮山巨海之中。於是八神之祠遍於海上。萬乘之駕常在東萊。而勞山之名由此起矣。山皆亂石巉巖。下臨大海。偪仄難度。其險處土人猶罕至焉。秦皇登之。是必萬人除道。百官扈從。千人擁輓而後上也。五穀不生。環山以外。土皆疎瘠。海濱斥鹵。僅有魚蛤。亦須其時。秦皇登之。必一郡供張。數縣儲峙。四

民廢業千里驛騷而後上也於是齊人苦之而名曰勞山也楊太史光觀致知小語曰山祖崑崙起自西北勞山居東南為中國山盡處行遠而勞所以名也二說未知孰是以理揆之顧說為長勞山三則又與前說不同

敬一主人詩

鎮國公敬一主人諱國鼎世祖章皇帝之庶兄也居瀋陽以庚戌七月薨於京師性淡泊如枯禪老衲好讀書善彈琴工詩畫精曲理樂與文士遊處常見其仿雲林小幅筆墨淡遠擺脫畦迕雖士大夫無以踰也有恭壽堂詩一卷頗多警策今略錄數篇登醫無閭山觀音閣云平生愛邱壑歷勝恣登眺醫閭夙所期茲馬愜懷抱鳥道薄層雲盤紆凌樹杪繫馬憇中林拂石坐荒草野衲候柴荆朱顏髮皓皓問渠來何時云在此山老修嶺逸驚麕斜陽急歸鳥古洞駕長虹細泉屢迴繞亭亭階下松百尺參青昊托根獲斯地子落無人掃逶迤度幾峯下瞰羣山小曠然豁心目頓覺離紛擾再上白雲關萬象咸可了石門破蒼靄返景墮空杳煙霞情所鍾登涉險亦好大海面巉岫波光動林表自古遞相傳其中有蓬島安期與羨門往事終緬邈澆漓失端倪氣色變昏曉豈識天地心物理費探討冷然此遊豫何用心情悄悄戊申春日

行次薊門登獨樂寺云。春雨濕歸鞅。行色藉以沐。落日投薊門。遂寄禪宮宿。誰為初地功。高樓倚空築。梯雲歷層楹。聊縱千里目。迴颺遞晚鐘。薄霧籠寒竹。芳草麗郊原。新林變川陸。豈意道路人。復此慰幽獨。臨風思近睽。倚檻恣遙矚。渤海杳泮沆。盤山亘紆曲。安期駐秦鑒。廣成降帝屋。聖哲既已往。陳跡遺巖谷。空同與滄溟。煙波恆斷續。宿向陽寺云。聖朝存象法。古寺復聞鐘。花引山門路。雲開野殿松。高齋談靜理。遠嶼淡秋容。日暮還攜杖。月明林外峯。贈正寓云。老僧多逸興。五十學吟詩。意出煙霞外。情深搖落時。依巖營丈室。愛菊坐東籬。欲共探幽勝。邀君整杖藜。遊千山祖越寺。登蓮花峯云。七嶺行初盡。千巖宿霧開。路迴青嶂側。寺入白雲隈。洞戶聞清籟。碑文暗綠苔。蓮花天際出。漸覺絕塵埃。龍泉寺云。梵宇起中天。重巖響碧泉。虛堂清曉露。幽壑靜鳴蟬。窗引螺峯翠。松含象嶺煙。空憐名勝地。塵世幾高眠。宿香巖寺絕頂云。雨霽空山夕。尋幽入杳冥。雲封千澗白。露濯萬峯青。飛鳥依簷宿。流泉伏枕聽。朦朧空翠裡。孤月自亭亭。大安寺云。萬仞盤危磴。千峯此獨尊。山光澄宿霧。海色上朝暉。野殿松杉古。殘碑文字存。悠然雲外想。何必問花源。悼剩和尚云。一葉流東土。花飛遶左山。同塵多自得。玩世去人間。古塔煙霞在。禪關水月閒。空悲留偈處。今日共躋

攀贈御院焦冥道士云。蓬壺連魏闕。羽客待金門。邱壑心甯遠。煙霞氣自存。談經清
漏永。掃徑落花繁。西出函關叟。何曾返故園。秋懷云。終朝成兀坐。何處可招尋。極目
遼天濶。幽懷秋水深。浮雲窺往事。皎月對閒心。興到一樽酒。沉酣據玉琴。立秋云。蕭
蕭夜雨滿皇州。景物淒其大火流。懷抱不堪聞落葉。相思何處是南樓。關河朔氣催
征雁。塞草西風勁紫騮。回首雲山忘歲月。一聲蟬噪又新秋。秋懷寄耿駙馬云。八月
霜飛秋色深。郊原草木日蕭森。孤踪漫憶懸遼海。萬騎還悲扈上林。曾記郵亭風雨
夕。獨懷京國歲寒心。他時花滿西山麓。好對潺湲理玉琴。丙午七夕立秋云。寂寞天
孫駐七襄。殷勤烏鵲駕河梁。相逢預恨離筵促。別後應知清漏長。玉露初含丹桂冷。
金風時動碧羅香。宵殘歸路遲環佩。機杼經年罷晚粧。丙午中秋云。碧天如水夜初
涼。三五蟾光滿帝鄉。何處笙歌侵曉漏。幾家砧杵急秋霜。仙臺深閉金莖露。月殿高
懸桂子香。獨抱幽懷渾不寐。西風雁唳到虛堂。虞山孫賜錄其詩傳之。

岫嶁音

岫嶁音訓皆作去聲。予向有金山寄友人詩。憶君楚澤佳風日。也上岫嶁九面山。或
以為誤。按常熟顧充仲達字義總略云。岫嶁一字三音。平聲鉤樓。上聲莒旅。去聲勾

陋。又按無可和尚通雅。岫共于。居侯果羽。古后四切。樓龍朱郎侯隴丑郎豆四切。史記音苟樓猶龍從龍從可平可上也。又張謂長沙土風碑五嶺南指三湘北流鄰連滄浪邊遙岫樓亦平讀也。

集句

夢溪筆談亟稱王介甫集句。風定花猶落。鳥鳴山更幽。以為上句靜中有動。下句動中有靜。且云公始為集句詩。有多至百韻者。黃震曰。荆公集句諸作。其巧其博。皆不可及。近代頗有之。然無如泗上施端教匪莪平生集句詩數千首。屬對精切。縱橫曲折。無不如意。偶舉一章。如贈鸚鵡長律云。莫恨雕籠翠羽孤。劉主人情義自辛劬。王人憐巧語情雖重。白居易鳥憶高飛意正殊。李正三舍鄭牛徒識字。南山千年丁鶴任歌呼。隱多言應伴高吟客。臘學語還稱問字徒。雖始覺琵琶絃鹵莽。白居易終憐吉了舌模糊。繁文章辨慧皆如此。白居易事業紛呶亦大都。魏歸去不煩詞客賦。羅夢來還記隴頭無。張勸君不必分明語。隱且自三緘問世途。胡格律寄託兩詣妙境奇作也。

退谷論經學

辛亥五月望後一日。雨後過孫退谷先生城南書屋。先生教以讀書當通經。因言元

儒經學非後人所及。蓋元時天下有書院百二十。各以山長主之。教子弟以通經學。經學既明。然後得入國學。即如吳淵穎程普德輩。其集人多不知。明初人猶多經學。皆元時遺逸。非後輩所及。因出近日所撰詩經集解三十卷示予。意主小序。且言生平學問以朱子為宗。獨於毛詩不然。予問呂氏讀詩絕。嚴氏詩緝如何。先生云。呂氏集眾說。不甚成片。段嚴氏太巧。只似詩人伎倆。非解經身分。又言春秋程傳考事不盡。憑三傳。亦不盡離三傳。取義不盡拘類例。亦不盡屏類例。朱子因此書不敢復注春秋。其推尊可謂至矣。然其時以黨禍方作。至桓公九年閏筆。未為完書。予於是廣集諸儒之說。妄為補之。有成書矣。又言古本孝經與今傳本迥別。且言五經翼是十五年前所撰。不過集諸經序論耳。無當經學也。時先生已七十有九。讀書日有程課。著述滿家。可謂耄而好學者矣。

孝經庶人章

江行雜錄。載溫公先壠在鳴條山。山有餘慶寺。公一日省墓。至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謁進脫粟飯。公享之既畢。前啟曰。某等間端明在縣。日與諸生講書。村人不及往聽。今幸為略說。公即取紙筆書庶人章講之。既已復前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

兩句。此獨無何也。公默然少許。謝曰。某生平慮不及此。當思所以奉答。父老出語人曰。吾講書難倒司馬端明。昨見東郡取君隱之題云。曾見古本庶人章。未引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

朱淑貞璿璣圖記

辛亥冬。於京師。見宋朱女郎淑貞手書璿璣圖一卷。字法妍嫵。有記云。若蘭名蕙。姓蘇氏。陳留令道質季女也。年十六。歸扶風竇滔。滔字連波。仕符秦。為安南將軍。以若蘭才色之美。甚敬愛之。滔有寵姬趙陽臺。善歌舞。若蘭苦加捶楚。由是陽臺積恨。毀交至。滔大恚憤。時詔滔留鎮襄陽。若蘭不願偕行。竟挈陽臺之任。若蘭悔恨自傷。因織錦字為回文。五彩相宣。瑩心眩目。名曰璿璣圖。亘古以來所未有也。乃命使齎至襄陽。感其妙絕。遂送陽臺之闕中。具輿從迎。若蘭於漢南。思好踰初。其著文字五千餘首。世久湮沒。獨是圖猶存。唐則天常序圖首。今已魯魚莫辨矣。初家君宦遊浙西。好拾清玩。凡可人意者。雖重購不惜也。一日家君宴郡倅衙。偶於壁間見是圖。償其值得歸。遺予。於是坐卧觀究。因悟璿璣之理。試以經緯求之。文果流暢。蓋璿璣者。天盤也。經緯者。星辰所行之道也。中留一眼者。天心也。極星不動。蓋運轉不離一度。

之中。所謂居其所而斡旋之處中一方。太微垣也。乃疊字四言詩。其二方。紫微垣也。乃四言回文。二方之外。四正乃五言回文。四維乃四言回文。三方之外。四正乃交首四言詩。其文則不回也。四維乃三言回文。三方之經。以至外四經。皆七言回文詩。可周流而讀者也。紹定三年春二月。望後三日。錢唐幽棲居士朱氏淑貞書。首有璿璣變幻四小篆。後有小朱印。予向見斷腸集。不載此文。諸家撰閨秀詩筆者。皆未之載。宋桑世昌澤卿明雲間張玄超之象。撰回文類聚。亦未收此。家考功兄輯然脂集三百餘卷。多徵奧僻。因錄一通。歸之後有仇英實父補圖四幅。亦極妙。按張萱周昉李伯時輩。皆有織錦回文圖。英此圖。殆有所本也。

鑑銘

又回文類聚載唐婦人所作。轉輪鈎枝八花鑑銘。云花上八字。枝間八字。環旋讀之。四字為句。遞相為韻。其盤屈糾結。為八枝者。左旋讀之。自篇字起。至詞字止。當就支脂字韻。右旋讀之。自詞字起。至篇字止。當就先仙字韻。茲不具錄。

蜀產

明時蜀王府。例以三月三日。取薛濤井水。製箋二十四幅。以十六幅貢京師。近督撫

監司稍募工仿製殊不能佳。予使蜀時訪之。井傍石臼尚存。雕鐫精麗。并在錦江東。亦名玉女津也。按續博物志云。蜀松花紙。雜色流沙紙。彩霞金粉龍鳳紙。近年皆廢。惟十色綾紋紙尚在今絕響矣。

裴碑

成都遭張獻忠之亂。金石文字一無存者。惟武侯廟碑尚完好。蓋武丞相元衡帥蜀時。裴柳二公皆在幕中。寶元和四年己丑也。碑首稱節度掌書記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袋。裴度撰。營田副使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成都少尹侍御史賜紫金魚袋柳公綽書。

千字頌

昔人欲另編千文有難之者曰。杷杷二字如何破用。遂止。曾見武林卓珂月。以崇禎初作千字大人頌錯綜成章。甚有思理。杷字云。鬱尊黃金。膳杷素木。杷音七。義取祭用素杷也。杷字云。姑婦任績。夫男秉杷。杷田器也。開章云。大人御天。君子名世。立千秋基。興諸夏利。高文起家。建景閏帝。二百餘年。我皇陟位。河澄寶出。鳳舉毛從。虞雲兩旦。漢日再中。羣黎作乂。列州攸同。可謂高文典冊。篇中嶽伯分佐。歲星可招。貢珠

盈市舍矢五扶投淵潔耳何傷盛朝帳染墨蹟惟集書囊武功稱甲吉運始下誠推韓毅令賞終纓皆警策

方爾止

劉貢父平生未嘗議人長短有不避必面折之退無一語此長者之行也亡友桐城方爾止瀟洒有天趣每見人誦詩者輒為竄改其人不樂方亦不顧也然退未嘗不稱其長而揜覆其短予以此重之方事多可笑秀水李良年字武曾方一日與杞故作增字李明日見曰先生誤矣某字武曾非增也方曰吾正恐人誤作武曾讀如耳聞者皆笑

宣爐注

如臯冒辟疆襄博雅嗜古嘗為桐城方詹事拱賦宣爐歌自為之注甚精核云宣爐最妙在色假色外炫真色內融從黯淡中發奇光熱火久燦爛善變久不著火即納之汙泥中拭去如故假者雖火養數十年脫則枯槁宣廟時內佛殿火金銀銅像渾而液又云寶藏焚金銀珠寶與銅俱結命鑄爐宣廟詢鑄工銅幾煉始精工對以六火則殊光寶色現上命煉十二火條之復用赤火鎔條於鋼鐵

飾格上。取其極清。先滴下者為爐。存格上者。製他器。爐式不規。規三代鼎鬲。多取宋瓷爐式。仿之。宣爐以百摺彝乳足。花邊魚。鰍。蚰。蜥。諸耳。薰冠。象鼻。石榴足。橘囊。香奩。花素。方員。鼎為最。索耳。分襠。判官耳。角端。象鼻。雞脚。扁。番。環。六稜。四方。直脚。漏空。桶。竹節。等。為下。宣爐仿宋燒斑。初年沿永樂爐製。中年嫌其掩爐本質。用番鹵浸擦。薰洗。易為茶蠟。末年愈顯本色。著色更淡。後人評宣爐五等。色栗殼。茄皮。棠梨。褐。色。而藏經紙。色。為第一。金盞。腹下為湧祥雲。金盞。口下為覆祥雲。雞皮。色。覆手。色。火氣。久而成也。嘉靖後之學道。近之施家。皆北鑄。北鑄。間用宣銅器改鑄。銅非清液。又小冶。寒儉。無精采。且施不如學道多矣。南鑄。以蔡家勝。甘家蔡之魚耳。可方學道。真宣爐本色之厄有二。嘉隆前。尚燒斑。有取本色真者。重燒。有過求本色之露。如末年淡色。取本色真爐。磨治一新。甚有歲一再磨。景泰成化之獅頭。彝爐等。後人偽易。鑿宣款。以重其價。宣爐又有呈樣無款。最真妙者。後人得之。以無款。恐俗目生疑。取宣別器。有款者。鑿嵌畢。竟痕跡難泯。皆宣之厄也。

石溪亭

蜀資江道中。石溪橋。有無名氏粉書一詩云。桃花依舊放山青。曲几焚香對畫屏。記

得當年春雨後燕泥時汚石溪亭。

先考功詩

先考功西樵兄少時有詩曰雄風涼大壑雌蜺貫秋城時推警策按法苑珠林又有雄雷雌雷。

惠詮順怡詩

東坡最喜杭僧惠詮落日寒蟬鳴一篇至為和作施彥執又記其大慈塢祖塔上題一首云谷口兩三家平田一望賒春深多遇雨夜靜獨鳴蛙雲暗未通月林香始辨花誰驚孤枕曉濤白捲江沙此詩亦佳能改齋漫錄載湖僧順怡詩久從林下游一首云韓子蒼為予言後四句不同結句云唯聞犬吠聲更入青松去按此即惠詮詩坡公所和者但本作青蘿耳竹坡詩話作僧守詮冷齋夜話又載順怡詩云久從林下游頗識林下趣從渠綠陰繁不礙清風度閒來石上眠落葉不知數山鳥忽飛來啼破幽寂處又云荆公愛之則是惠詮詩自為坡和順怡詩自為介甫所賞韓誤記為一耳。

弓縛

道書謂一卷為一弓。佛書為縛之一禪學云。多羅樹葉書。一百四十縛。縛與卷同。硯北雜志云。徐季海題佛經云。上第幾隔。隔如梵夾也。

劉翼明

東武劉子羽秀木。驥有句云。桃花柳絮春開甕。細雨斜風客到門。

謝道韞硯

孫北海侍郎。承澤藏謝氏道韞小硯一。有銘云。絲紅清石。墨光洪璧。資我文翰。玉砮堅質。末有道韞字。家兄考功云。詳其文句。可迴讀。然倒正皆殊不工。砮音厲。水激石聲。作冰字用。尤誤。恐非謝筆耳。

戲對

世傳夏忠靖公奉使江南。與給事張某共事。一日張登廁。公戲之曰。解衣脫冕而行。給事給事。急給音同張應聲曰。棄甲曳兵而走。尚書尚書。常輸音同閱墨莊漫錄。載前句。乃張素謔。胡世將語。後句乃趙九齡戲對。以謔李似矩尚書者也。忠靖事。蓋出傳會。

鳳州古鏡

學齋佔畢。載鳳州有遁赤山。景德中。軍人入一洞穴中。有石鏡臺。一鏡圍五寸。背鑄

水族回環有銘三十二字。云煉形神治。鑒質良工。當眉寫翠。對臉傳紅。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綺窗繡幌。俱涵影中。方取鏡。聞洞後有風雨聲。此鏡萬厯中膠州趙氏自汴京得之。海壑翁完璧自為記。按張君房麗情集載王蜀時天雄軍節度使王承休妻嚴氏有美色。王衍愛幸之。賜以粧鏡。其銘同。

池北偶談卷十五終

池北偶談卷十六

清 濟南王士禛阮亭著

談藝

景範碑

鄒平縣西南五六里有小山曰相公山。山前有景相公墓。墓上有碑。雖闕文。尚可讀。近于奕正作天下金石志。亦未之載。錄於左云。

大周故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晉陽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贈侍中景公神道碑銘并序。

翰林學士朝議郎尚書水部員外郎知制誥柱國賜緋衣袋臣扈載奉敕撰。翰林待詔朝議郎守司農寺丞臣孫崇望奉敕書。

帝軒轅乘土德之運。其臣曰奢龍祝融。能辨方域。以制區夏。帝媯氏禪陶唐之基。其臣曰伯夷后夔。能典禮樂。以和人神。上古佐命之迹。闕五焉。三政嗣興。圖史寢盛。彌

綸輔翼。代有其人。皆金策丹書。絢績功業。垂其訓聚。而為墳典。形其美流。而為歌頌。陋篆籀之質略。我則潤之以闕五之淪朽。我則鏤之以貞珉。銘以紀功。碑以誌行。千載

之下。榮然可觀者。其惟神道之表乎。故中書侍郎平章事。景公諱範。皇朝元佐。闕二
顯德二祀冬十一月薨於淄川郡之私第。天子廢視朝。軫殲奪之念。制贈侍中。遣使
贈奠。飾終之典。優而厚。闕二詔詞臣。闕一文。闕一琰盛矣。闕二孔惺葵鼎。不出廟門。
杜預豐碑。空沈漢水。姑自矜於名氏。誠未顯於邦家。與夫輝煌帝恩。導揚休烈。闕八
者可同日而語也。闕六綸有直而叙之用。丕顯我大君之命。臣聞景氏之先。出於羊
姓。從楚王於夢澤。差。闕一侍臣畫漢。闕一於雲臺。丹推名將。濟美垂。闕六生偉人。維
周之輔。長山之下。淄濟為川。地勝氣清。惟公故里。夫嘉道絕世。高卧於是者。足以
字。顯氣而為。闕七生於是者。足以。闕三而為世傑。故公之先。由烈考太僕府君之上。
曰王父賓。大王父閔。皆貞晦不仕。介享天爵。而巢許。闕十仲曰。篆公。闕四世。闕二
聿登相位。而申甫之祥著矣。昔者聖人之教天下也。本之以仁義。制之以經籍。是謂
人文。是謂人。闕六以。闕一開物成務者。闕四所於此。闕二以公輔之位。必由稽古升。
廊廟之才。必以經術顯。而公以明經擢第於春官。氏則賢哲之。闕六為吏於清陽。闕
字。據於高密郡。秩滿而。闕一授范縣令。大鵬之翼。鍛北溟以未舒。蟄雷之聲。殷南山
而不。闕一然則。闕七于之。闕五討通人之才。變而順。則方圓之量。不能局。故公之佐縣

政也。人謂其勤且潔矣。典刑書也。人謂其字闕八邑恪字闕一以字闕八使字闕一政字闕一而
從入者。則人謂其賢且能矣。粵若日月之彩。得天而大明。風雲之期。遇屯而勃起。字闕十
字。礎谿字闕一璜字闕十我大周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建大功於漢室。為北藩於魏邦。
初筵既開。得賢斯盛。於是我公字闕九而君臣之字闕九龍飛在天。躬載曜靈。至於霄極。
皇業肇建。制以公為秋曹郎。進階至朝散大夫。而字闕九萬字闕二計之樞。惟聖人執左契。
臨萬邦。經久制大命。日政之機。國之大柄。總於樞務者。可謂重矣。而公字闕九忠而賢。
一字闕十公為左司郎中。充樞密直學士。尋轉諫議大夫。克職。今皇帝嗣位之時。登用舊
臣。而并人乘我大喪。擁衆南寇。親征之舉。迅若奔雷。分命大臣保釐字闕七於公仍拜
貳卿字闕九振帝伐張。黃鉞白旄。殲羣兇而皆盡。參旗河鼓。導清蹕以言旋。大侵既已
平。九服又已定字闕四時惟輔臣而公昌言可字闕八聖謨碩望。可以鎮流俗。爰立之命
帝心允孚。六府肇修。兵賦元大邦之調用字闕五公自立不回。信而有守字闕十哉大運
逢時。洪鈞在手。資忠孝於君父。享富貴之崇高。而盡悴之勞。因成恙疾。封章疊上。優
詔褒稱。聽解利權字闕一專字闕七以列卿歸第。懸車故鄉。嗟風樹之忽驚。訴昊天兮何
極。見星而往。夕露方多。泣血以居。晨凝屢絕。哀與性盡。卧疾而終。享年五十有二。字闕七

字觀夫公之行事則其道也淳而粹充充焉無能稱其言也直而肆。蹇蹇焉無所忌。耿介以自立。強幹以自。闕一故其仕也。闕一命之卑。闕一三。闕六無悔吝。古人之操。何以尚也。東筆者得無愧於詞矣。許國夫人李氏。嗣子太廟齋郎嚴信等。闕三靈。闕一光。闕二。烝嘗翼翼。賢人。闕九子事終之禮。佳城閉目。長楸簋雲。勒銘垂休。以示千古。其詞曰。

長白蒼蒼。溜水湯湯。哲人之生。逢時會昌。哲人之逝。魂遊故鄉。闕一高山兮我我逝。水兮驚波。闕一而。闕一死。闕一十山有頽坂。水有高岸。人何世而弗新。善何名兮獨遠。猗歟公兮。時用丕顯。

顯德三年。歲次丙辰。十二月己未朔十日戊辰。

山泉翁詩

青州城南花林曠。泉石清幽有塵外之趣。山泉翁題詩云。山藏柳市無車馬。水隔桃源有子孫。馮宗伯琦愛其語。遂與鍾司空。訂約卜鄰其地。

集詞

秀水朱竹垞。集唐詩。為填詞一卷。名蕃錦集。殊有妙思。略錄數闕於此。○燕語踏

簾鉤李賀池北池南草綠建京口情人別久張繼與君歌一曲詩○有時半醉百花前李賀
山月皎如燭韋應物贈瑤華之旖旎陳子昂得明珠十斛詩○秋風清詩秋色白詩望盡
青山獨立盧綸披磻戶盧照鄰度飛梁同上吟詩秋葉黃杜幽蘭露李賀香楓樹皇甫冉吠犬鳴
雞幾處同上蒼翠晚劉長卿染羅衣李賀鳥還人亦稀詩○江海茫茫春欲遍劉長卿岸上無
人孫光憲野色寒來淺羅隱向晚因風一川滿薛奇蘭閨柳市芳塵斷賈賈越女含情已
無限許士灑霧飄煙鮑天畔登樓眼杜此夜斷腸人不見顧紗窗只有燈相伴裴此
首詠春雨尤字字入神

耕者王清臣

天啟初。潁川張遠度買田潁南之中村。地多桃花林。一日攜榼獨遊。見耕而歌者。徘徊
曠間。聽之。皆杜詩也。遂呼與語。耕者自言。王姓名清臣。舊有田。畏徭役。盡委諸其
族。今為人傭耕。少曾讀書。客有遺一冊於其舍者。卷無首尾。讀而愛之。故嘗歌。亦不
知杜甫為何人也。異日遠度過其廬。見舊曆背。煤字漫滅。乃燒細枝為筆。所書皆所
作詩。後經亂。不知所在。張獨傳其一篇云。人生如泛梗。飄飄殊無根。飲啄得幾許。營
營晨與昏。對此春日好。荷鋤出南原。近觀草色綠。靜聽鳥語繁。諸有弄化本。雜還呈

真元曉然似供我寧不倒清樽。有身貴適意窮達安足論。此亦杜五郎之流歟。

草賢

崔瑗善章草。王隱謂之草賢。此在草聖之前。而人罕知之。

考功詩

從叔祖李木考功。隸跌宕使氣。常引鏡自照曰。此人不為名士。必當作賊。嘗奉使長安。飲於曲江。賦詩云。韋曲杜陵文物盡。眼中多少可兒墳。其傲兀如此。有題項王廟樂府一篇云。三章既沛。秦川雨。入關更縱阿房炬。漢王真龍。項王虎。玉玦三題。王不語。鼎上杯羹棄翁姥。項王真龍。漢王鼠。垓下美人泣楚歌。定陶美人泣楚舞。真龍亦鼠。虎亦鼠。此詩劉公弢絕愛之。公與文光祿太青友善。詩亦齊名。錢牧齋尚書云。文天瑞如魔波旬。具諸天相。能與帝釋戰鬪。遇佛出世。不免愁宮殿震壞。王李木如西域婆羅門。邪師外道。自有門庭。終難皈依正法。然其警策處。要自不可磨滅。列朝詩中。僅錄三首。又非佳作。

三禮

楊太史用賓。

觀

先致知小語云。周禮儀禮大戴禮曰三禮。喪禮葬禮祭禮曰三禮。

出喪禮

天神人鬼地祇亦曰三禮出舜典

唐宋詩句

晚唐人詩。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曉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元人詩。布穀叫殘雨。杏花開半村。皆佳句也。然總不如右丞興。闌啼鳥緩。坐久落花多。自然入妙。盛唐高不可及如此。

蟹字韻詩

顧奴字啟姬。杭州人。適鄂生某。康熙庚申。從其夫至京師。嘗見所著靜御堂集小賦詩詞。頗婉麗。九日。予與同人飲宋子昭工部小園。限蟹字韻。翌日鄂詩先就。顧代作也。其末云。予本澹蕩人。讀書不求解。爾雅讀不熟。蚶蜊誤為蟹。予驚歎。顧善歌。所製詞曲。有一輪月照一雙人面之句。予最賞之。

梵雅

安丘馬禮部應龍撰梵雅十二卷。釋言第一。釋義第二。釋相第三。釋教第四。釋佛第五。釋菩薩第六。釋聲聞第七。釋外道第八。釋人倫第九。釋天文第十。釋地理第十一。釋鳥獸第十二。

安邦試錄

孫沙溪無用閑談載安邦試錄并其賦表極佳。雖中華文士無以過之。安邦者安南一道之名也。試錄題云。洪德二年辛卯。蓋其國曆號初場四書義四篇。五經義五篇。二場制詔表各一篇。三場詩賦各一篇。四場長策一篇。交趾明初為十四道之一。蓋沿中國科舉之制而稍損益之耳。其擬謝玄讓前將軍表曰。奈彼氐秦。生心猾夏。逞虎貪狼。噬之惡。正爾憑陵。賴風聲鶴唳之威。居然奔潰。諒本皇天之助順。亦由廟算之先幾。詎意圖功。驟加異寵。言念百年之績。猶後即誅。豈伊一戰之勞。敢先受賞。木嬰賦曰。雪壘恥於榮陽。振稿葉乎淮水。土自閑於汜濟。人何擇於善汭。又云。惜乎始終參差。倉皇反復。固陵之車。桅不來齊。村之禍坑。自速智已。局於挈瓶。悔猶追於鼎足。賞輜啟釁。瓶羸告凶。檻車之困。未幾鐘室之恨。何窮。鳥言卉服。何以有此。亦奇矣。

粵風續九

粵西風淫佚。其地有民歌。猺歌。狼歌。種歌。蛋人歌。狼人扇歌。布刀歌。撞人舞。桃葉等歌。種種不一。大抵皆男女相謔之詞。相傳唐神龍中。有劉三妹者。居貴縣之水南村。善歌。與邕州白鶴秀才。登西山高臺。為三日歌。秀才歌芝房之曲。三妹答以紫鳳之

歌秀才復歌桐生南嶽三妹以蝶飛秋草和之秀才忽作變調曰郎陵花詞甚哀切
三妹歌南山白石益悲激若不任其聲者觀者皆歔歔復和歌竟七日夜兩人皆化
為石在七星巖上下有七星塘至今風月清夜猶彷彿聞歌聲焉同年睢陽吳井渠
洪為潯州推官采錄其歌為粵風續九雖侏儻之音時與樂府子夜讀曲相近因錄
數篇民歌曰妹相思不作風流待幾時只見風吹花落地不見風吹花上枝相思
想妹蝴蝶思想也為花蝴蝶思花不思草兄思情妹不思家蝴蝶娘在一岸也無遠
弟在一岸也無遙兩岸人煙相對出獨隔青龍水一條隔水妹嬌娥憐兄一箇莫憐
多已娘莫學鯉魚子那河又過別條河妹同嫩鴨行遊塘柵上嬌娥尚細不曾知天
早蜘蛛結夜網想晴只在暗中絲塘妹相思妹有真心弟也知蜘蛛結網三江口水
推不斷是真絲絲妹科舉秀才取紅豆相思及早辦前程黃菊花開九月九枝枝葉
葉有娘名黃菊猛歌云思娘猛行路也思睡也思行路思娘留半路睡也思娘留半
牀一白馬兜白馬端正也難騎娘騎馬頭表馬尾馬轡共共妹臨比二臨比鄧娘同
行江邊路却滴江水上娘身滴水一身娘未怪表憑江水作媒人三鄧黃蜂細小螫
人痛油麻細小炒仁香鴨兜細細著水面表綠細小愛憐娘四狼歌六吞六齊度菊

口籠六鳥也吞見也齊度大家大路無數岔。江河無數曲。望東西南北。花色一般紅。

又舊錢便好使。舊米好做糴。望北斗超生。望有彭照顧。彭謂各想心各愁心頭如馬

踐。條條臘真力。百色盡眉齊。臘擔也真三十六圖羊四十雙圖雞言采禮之多威稱

意。獐歌口三六四里踏得耳。花桃花脉淋了好。花桃淋了密。淋了細絲絲。淋了離乙

乙。養勒佛排挹。養勒花排菲。里樣對鴛鴦。里樣梁山伯。山伯祝英臺。此進出踏歌之

也淋諦記也離陸離之意乙猶亞也五六句承四五句言桃花踏夢之樣艷已下五

句專賦踏歌之人勒元也挹整齊也非美麗也男女相悅言男如佛女如花耳鴛鴦

祝比之於鳥梁蛋歌。蛋有三種螺蛋木錯畔行過蘇行巷。魚通水透到花街。木樨花

發香十里。蝴蝶聞香水面來。一蛋船起離三江口。只為無風浪來遲。月明今網船頭

撒。情人水面結相思。二今等也三三鹿在高山喫嫩草。相思水面緝麻紗。紋藤將來

作馬疋。問娘鞍落在誰家。三麻紗網也魚蛋浮家泛狼人扇歌者。書歌於扇。字如蠅

頭。一面則花鳥。其詞有云。比萬兩千金。眉心又眉意。比火帝龍師。結夫妻卦世。火帝

二人名擔歌者。峒人多以木擔聘女。或持贈所歡。以五米斷作方段。斷處文如鼎彝

歌。與花鳥相間。字亦如蠅頭。布刀者。峒人織具也。書歌於刀上。間以五米花卉。明漆

沐之。又有師童歌者。巫覡樂神之曲。詞不錄。

彭氏詩

鄧州彭氏布政使禹峯而女適李鴻鴻字青立文達公裔孫學士恒茂之子予門人也鴻亦能詩而才不及婦予嘗序其蝶龕集刻之京師如咏白蓮云月亦驕花色風偏送葉香刺繡云針宜停午倦窗喜趁新晴送外云山川日以遠雨雪天將寒皆佳句也又雷家灣云峯峯斜倚俯清潄一葉孤舟亂後身洞阻白雲雞犬在此中大有避秦人金銀洞云絕壁繩橋萬壑深春風何意此登臨安禪暫借蒲團力坐聽神龍澗底吟又陰厓如惺俯青蘿脉脉寒泉漱素波且大一舟沙際望四山香氣鳥聲和種桃柳云繞畦煙水望迷離種得桃枝間柳枝好是年年芳草地春晴須記聽鶯時惜香橙云幾經剪拂始成林夏晚移牀就綠陰却怪一朝風雪惡惜香空負十年心此類數十篇皆可誦也

超一子

超一子者廣陵殷氏女早寡學道三年坐化遺詩偈一卷有云靜中無箇事反復弄虛空地老天荒後魂飛魄喪中有師開道統無法度愚蒙忽底虛空碎夕陽依舊紅又看花云土來澆灌水來栽顛倒工夫任我來滿院春風花自語不將顏色向人開

四六話

宋王鉉作四六話二卷。與詩話賦話文話並傳於時。又有作四六談麈者。唐宋以來重四六如此。故溫公知制誥。以不能作四六辭。識小編。載洪武六年。諭禮部尚書牛諒。禁止四六文字。并表箋亦然。諒等乃錄柳子厚代柳公綽謝上任表。韓退之賀雨表。以上命頒行天下。以為式。然其後制誥表箋。皆用四六。未嘗變也。

宋元人集目

秀水曹侍郎秋岳。洛好收宋元人文集。嘗見其靜惕堂書目所載。宋集自柳開河東集已下。凡一百八十家。元集自耶律楚材湛然集已下。凡一百十有五家。可謂富矣。近時石門吳孟舉。振刻宋詩鈔。亦至百數十家。多秘本。蓋吳與其縣人呂莊生。留兩家所藏本。而穎濱南豐尚不及載。則未刻尚多也。吳曾為予言。唐樊宗師。宋二劉。公是公非集。其家皆有之。又嘗見金陵黃俞邵。徵刻唐宋元書目所載。有金趙東文。淦水集。二十卷。元郝經陵川集。三十九卷。癸亥。俞邵以徐都憲立齋玩疏薦。入明史館。予時向之借書。所見如李觀集。司空圖一鳴集。沈亞之下賢集。柳開河東集。王令廣陵集。牟巖陵陽集。李之儀姑溪集。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皆目所未載者。又予家

所有張養浩歸田類稿。石介徂徠集。尹洙河南集。岳珂玉楮集。則黃氏之所未備也。近朝鮮入貢使臣。至京亦多購宋元文集。往往不惜重價。秘本漸出。亦風會使然。水東日記云。張文忠公全集。今在故副都御史雲中孫廷瑞家。蓋齊府舊物。有歐陽圭齋序。予所見本。有字木魯押序。而無圭齋序。

杼山集牒

釋書。杼山集十卷。有湖州刺史于頔序。詩七卷。碑誌傳讚書序二卷。聯句一卷。首載敕浙西觀察使。牒湖州當州。皎然禪師集。牒得集賢殿御書院。牒前件集庫內。無本交闕。進奉。牒使請速寫送院。訖報者。牒州寫送使者。故牒貞元八年正月十日。牒都團練副使。權判兼侍御史。李元使。潤州刺史。兼御史中丞王緯。按唐六典。集賢殿學士。掌刊緝古今圖籍。凡天下圖書之遺逸。賢才之隱滯。則承旨而徵求焉。當時一衲子之集。至下敕觀察使。牒本州寫送。其於文事。可謂勤矣。後世如此等事。豈可易得。張詹卿稚通所編吳興唐五家集。略同。但作四卷。

王威寧詩

予改官翰林侍講時。淄川唐濟武慶太史寄詩云。蠟燭五侯新制誥。鞦韆三影舊郎

中語雖巧特工妙。後讀王威寧詩有云。江浙老成新運使。戶曹公道舊郎中。乃知前輩已有此句法。但工拙異耳。

武侯集

宋龍泉葉氏習學記言序目云。諸葛武侯集。荀勗和嶠令陳壽所定。亮之言。魏晉所不欲聞。然且存之。而不敢沒。非亮至誠。孰能使之哉。予謂是固忠武至誠動物之效。而晉武帝之視宋哲徽二宗。勗嶠之視章惇蔡京輩。務俾蘇黃諸公著作。一字不存於世。明太宗靖難後。舉世以方正學文章為諱。其用心霄壤矣。葉謂晉武好善忘讎。自是盛事。故其後裔。雖亂而尚延旨哉。曹操殺孔北海。其子丕獨愛融文辭。每歎曰。揚班儔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此又在晉武之前。皆後世所不及。

葉水心論三國志

葉水心謂陳壽三國志筆高處。通司馬遷。但少文義緣飾。終勝班固。又云。近世有謂三國志當更修定者。蓋見注所載。尚有諸書。不知注之所載。皆壽棄餘。按陳壽之書。古今訾謗者非一。班氏良史。以壽勝固。殊不可解。若其稱名三國。名義乖舛。自陳同甫。郝伯常。諸人皆改正其書。此外作者尤眾。林霽山集有胡君季漢正義序。楊廉

夫正統雜。其言尤著。近世歛人謝陞少連。李漢書出。不惟名正言順。抑且文詞斐然。惜水心不及見耳。駟不及古。葉氏之謂矣。

管夫人畫

祁縣戴楓仲藏管夫人道昇小畫一幅。有細書十字云。山迴新綺閣。竹揜舊朱門。邢子愿太僕題云。竹繞層樓。罨網蛛絲。絲縷。縷。縷。雲。瞿。倦來素面流輕粉。尚衣羊肝半臂無。戴博雅有文。與傅青主善。有半可集。

毘陵集

唐獨孤及毘陵集二十卷。有朝議大夫。前守虔州刺史。隴西李舟序。補闕安定梁肅後序。此序載文粹中未有祝允明跋云。毘陵集二十卷。秘藏天府。世罕其傳。吳文定公在東閣。抄藏於家。其孫經府君與貞山給事。為內兄弟。給事因得假歸。錄之云。詩三卷。通八十二篇。與今詩紀所載無異。餘賦一。表二十七。書二。議九。銘三。頌一。論一。說二。碑五。序五十一。集序三。讚六。記述十二。策書四。文十二。行狀二。碑銘五。靈表一。墓誌二。十七。祭文九。康熙癸亥閏六月。借抄於晉江黃氏。

林文軒駁詩本義

宋林文軒光朝與朱子同時同里說詩最不善歐陽本義與趙子直書云詩本義初得之如洗腸胃讀之三歲覺得有未穩處大率歐陽二蘇及劉貢父談經多如此又一書駁本義關雎樛木兔置麟趾等解甚悉大抵歐陽本義雖未必盡合然較考亭盡去小序而以臆斷不啻勝之未可厚非。

誦詩

予六七歲始入鄉塾受詩誦至燕燕綠衣等篇便覺振觸欲涕亦不自知其所以然稍長遂頗悟興觀羣怨之旨宋王融陳叔盞與樂軒陳藻讀國風於古寺至采蘋藻揜卷而泣頓悟中庸之旨叔盞以告網山林亦之網山遂以藻見於其師林文軒曰吾嘗謂詩不歌易不畫無悟入處今于元潔尤信知此者可與言詩然采蘋之詩亦未見可泣處

學杜

宋明以來詩人學杜子美者多矣予謂退之得杜神子瞻得杜氣魯直得杜意獻吉得杜體鄭繼之得杜骨它如李義山陳無已陸務觀袁海叟輩又其次也陳簡齋最下後村詩話謂簡齋以簡嚴掃繁縟以雄渾代尖巧其品格在諸家之上何也

沈下賢集

唐吳興沈亞之下賢集十二卷古賦詩一卷雜文雜著如湘中怨秦廣三卷記二卷書二卷序一卷策問對一卷碑誌表一卷行狀祭文一卷有宋人序題元祐丙寅十月一日無名氏末有萬曆丙午閩人徐勣興公跋云鈔諸焦太史者後附張祐杜牧李商隱三詩黃愈邵檇得之周櫟園戶侍戶侍得之謝在杭方伯家下賢文大抵近小說家如記弄玉邢鳳等事。

雞上木

予贈徐隱君東臧夜詩云先生高卧處柴門翳苦竹雪深門未開村雞鳴喬木日午炊煙絕吟聲出茅屋云故友葉文敏公萬方最愛之而不解雞鳴喬木之句以為江南若見雞上木鳴則以為妖孽矣然古詩已云雞鳴高樹顛陶詩云雞鳴桑樹顛而諺亦有云雞寒上樹鳴寒下水此皆目前習見語訥菴豈忘之耶

佛手柑詩

益都王太平通有詠佛手柑詩云斷此黃金體施於祇樹林度人難下指合掌即傳心味向駢枝悟香從反覆尋諸天有真訣巨擘競森森予每歎其工太平又嘗作禪

意詩數十篇。

木瓜詩解

紫陽解詩。多失本意。其甚者。如木瓜一章。尤為穿鑿。輔廣童子問。亦知其非。而不敢斥師說。則欲盡抹倒小序家語。以傳會其謬。依違可笑。云有學者請於先生曰。某於木瓜詩。反復諷咏。但見其有忠厚之意。而不見其有褻慢之情。小序以為美齊桓。恐非居後揣度者所能及。或者其有所傳也。竊意桓公既歿之後。衛文公伐齊。殺長立幼。衛人感桓公之惠。而責文公之無恩。故為是詩。以風其上。不然。則家語所謂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焉。豈鑒空而為此言乎。先生以為不然。曰。若以此詩為衛人欲報桓公之詩。則齊桓之惠。何止於木瓜。而衛人實未有一物報之也。此論未甚。豈詩愚謂此下輔以此言之。則小序之說。亦傳會之失。實無所據。如武斷而先生疑以為男女贈答之詞。則亦以為衛風多淫亂之詩。而疑其或然耳。此段至於家語所載夫子之說。乃王肅所纂集。固難盡信。而其言亦又無甚意味。且於小序之作。未知其孰為先後也。若傳會師說。而并欲廢家語。可謂妄人也。已矣。其它解有女同事。風雨。子衿等篇。皆傳會無理。諸家之說。斯為最下。

廟堂碑

虞伯施夫子廟堂碑真蹟康熙壬戌江南一士夫攜至京師或酬直五百金不許張學士素存書云親見之又有陸士衡真蹟一帖歸戶書真定梁公蒼巖標宋牧仲華曾見之

表語本樂天詩

宋任忠厚惇坐上書入籍久不得調投時相啟云籠中翦羽仰看百鳥之翔岸側沈舟坐閱千帆之過蓋用白樂天詩沈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語

后山師曾黃

猗覺寮記云陳后山平生尊黃山谷末年乃云向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人或疑之非也無已少學文於子固後學詩於魯直各有師承是詩觀文忠公又有句云世雖嫡孫行名在惡子中又與林秀州書云有聞於南豐先生不敢不勉答晁深之書云始僕以文見南豐辱賜以教云云又妄薄命二篇至有殺身以相從之語自注為曾南豐作其推尊至矣至答秦觀書云僕於詩初無師法一見黃豫章盡焚其稿而學焉其自叙源流甚明白惟於兩蘇公雖在及門六子之列而其言殊不然其答李

端叔書云。兩公之門有客四人。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長公之客也。張文潛。少公之客也。言外自寓倔强之意。此則不可解耳。

虞揭

虞道園序范德機詩。謂世論楊仲弘如百戰健兒。德機如唐臨晉帖。揭曼碩如美女簪花而集如漢廷老吏。曼碩見此文大不平。一日過臨川。詰虞。虞云。外間實有此論。曼碩拂衣徑去。留之不可。後曼碩赴京師。伯生寄以四詩。揭亦不答。未久卒於位。偶讀梁石門寅集。述此記之。文士護短。盧後王前。千古一轍。可笑也。

艾軒用法語

吳子經臨川人。與歐陽文忠游。著法語。有云。稚子夜啼。拊背以鳴之而不止。取果餌與之而不止。於是其母滅燭。其父伏戶下。為鬼嘯。為狐鳴。則其口如室。此事所以貴乎權也。韓子蒼謂其絕似莊子。孝宗朝。林艾軒執事在太學。日試兵勢策云。譬如嬰兒夜啼。拊之不止。啖之不止。卒然滅燭伏戶下。為虎嘯。為狐鳴。則其喙如室。全用吳語。校文者傳以為笑。少司成陳少南見之。大驚歎曰。此筆當與太史公爭衡。必真首選。林希逸作艾軒文集序。載其事。蓋當時艾軒實竊吳詞。訛笑與賞歎者。皆不知其本法。

語也

蜀鑑

蜀鑑十卷。起秦人取南鄭。秦人伐蜀。迄西南。凡本末有文。子嘉熙丁酉跋云。與資中郭允蹈居仁。共為此編。又有姚咨嘉靖丙寅跋云。是編予得之羅浮外史顧玄緯氏。玄緯得之兵侍鄞范東明翁。翁又得之章丘李中麓吏部。輾轉假錄。越二十餘年。予始得手鈔。凡六踰月乃畢。夙興夜寐。無論寒暑。蓋不知老之將至。是書予壬子入蜀時購之。不可得。康熙癸亥。乃借之朱簡。討錫也。朱好寫書。多未刻秘本。跋中李中麓氏藏書。百六十年未散。近始歸崑山徐宮贊健菴。韓梁溪顧氏書至孝廉修遠。宸尤富。後書歸吳中丞伯成。惟四明范氏天一閣書。不以借人。至今無恙。餘姚黃黎洲。宗多就閱其秘本。

李元賓集

唐李觀元賓文集五卷。附詩四篇。始郊天頌。終邠寧節度饗軍記。凡雜文五十篇。諸碑銘亦有奇處。至與孟簡吏部美員外諸書。粗率叫呶。如醉人使酒罵坐。蓋唐中葉已後。江湖布衣。挾行卷干薦紳。延接稍遲。贈遺稍薄。則謗譏隨之。漫以成習。觀諸書

可見編首有陸希聲序。謂始元賓舉進士。其文稱居退之右。元賓早世。其文未極。退之窮老不休。故能卒擅其名。又云。元賓尚於辭。故辭勝其質。退之尚於質。故質勝其辭。此序載文粹中予謂元賓視退之。如跛鼈欲追騏驎。未可以道里計也。

唐人不明理

唐人多不明理。如歐陽詹自明誠論。先云。文王周孔。自性而誠者也。顏子游夏。得誠自明者也。下却云。尹喜自明誠而長生。公孫弘自明誠而為卿。張子房自明誠而輔劉。公孫鞅自明誠而佐嬴。此等議論。可謂離經畔道。宋儒之罪人也。

熊館

予蜀道詩。有熊館四時陰之句。亡友葉文敏訥菴。方以為射熊館。乃漢上林館名。不可借用。非也。夢溪筆談云。熊於山中行數千里。悉有跽伏之所。必在石巖枯木中。山民謂之熊館。訥菴或偶忘之耳。又有句云。東道連胸臆。按胸臆。音潤蠢。而顏師古地理志。注音劬。予從顏音。

唐人歌樂府

唐人所歌樂府詞曲。率是絕句。然又多剪截律詩。別立名字。殊不可曉。如王右丞風

勁角弓鳴一首。截取前四句。名戎渾。揚子談經處一首。截取前四句。名崑崙子。旗亭伶人所歌。高常侍開篋。淚霑臆一首。萬首本是長篇。截取前四句。名涼州歌。是也。又考教坊記諸曲名。如胡渭州。穆護子。又作涼州伊州甘州之類。皆載而無戎渾崑崙子之名。

潘高

金壇潘高孟升。南村詩。雅語時入古人。予最喜一絕句云。黃鴉穀穀雨疎疎。燕麥風輕上紫魚。記得去年寒食節。全家上冢泊船初。

武風子

武風子。雲南之武定人。名情。或言其先軍衛官也。嘗行乞市中。或寄宿僧寺。狀若清狂不慧。特有巧思。能於竹箸上燒方寸木炭。畫山水人物。臺閣鳥獸林木。曲盡其妙。嘗畫凌煙閣功臣。瀛洲十八學士。鬚眉意態。衣褶劒履。細若絲粟。而一一生動。或以酒延致之。以箸散布其側。醉輒取畫。運斤成風。潘王督撫潘臬大吏。欲邀致。即逃匿山谷。不見也。其箸一束。直白金數星。官滇南者。遠餽京師。用充方物。亦奇技也。風子醉後。或歌或笑。或說論語有奇解。年六十餘卒。盧氏雜記云。故德州王使君椅。有筆

一管約一寸許。管兩頭各出半寸以來。中間刻從軍行一幅。人馬毛髮屋木亭臺遠水。無不精絕。每一事刻從軍行二句。云用鼠牙刻之。故崔郎中鉉有王氏筆管記。此其類焉。

銅雀硯辨

崔後渠彰德府志辨硯云。世傳鄴城古瓦硯。皆曰曹魏銅雀磚硯。皆曰冰井。蓋狗名而未審其實。魏之宮室焚蕩於汲桑之亂。趙燕而後迭興代毀。何有於瓦礫乎。鄴中記云。北齊起鄴南城。屋瓦皆以胡桃油。油之光明不鮮。筒瓦用在覆。故油其背。版瓦用在仰。故油其面。筒瓦長二尺。闊一尺。版瓦之長如之。而其闊倍今。或得其真者。當油處必有細紋。俗曰琴紋。有花曰錫花。傳言當時以黃丹鉛錫和泥積歲久。而錫花乃見。古磚大者方四尺。上有盤花鳥獸紋。千秋萬歲字。其紀年。非天保則興和。蓋東魏北齊也。又有磚筒者。花紋年號如磚。內圓外方。用承簷溜。亦可為硯。宋刺史李琮元豐中。於丹陽邵不疑家得唐元次山家藏鄴城古磚硯。背有花紋及萬歲字。與鄴中記合。又曰大魏興和二年造。則唐賢所珍。已出於南城矣。

扈從清涼詩

高侍講奇士扈從清涼山雜詩云。仙蹕陪遊陟井參。年來萬里閱崎嶇。東西行徧關山

路。三度春風宿羽林。

辛酉扈從巡歷客爾沁。壬戌扈從奉天府。癸亥扈從清涼山。皆以二月出都。

輕寒未放杏花枝。樹

底停鞭感歲時。不止今年負花事。漫將遊跡比分司。

元王惲完州詩。誰者分司。滄水王老子。杏花香裏過。今春。

賤賤出谷流。沙原路僻草新抽。鷄聲亭午山村外。報道郵籤過定州。佛頂分來五髻

青。浮空鳳制玉輿停。茜衫黃帽搖金鐸。宮錦齊開梵字經。紫府仙山實奧區。長松鬱

鬱壑爭趨。興來那得勾龍爽。重寫峯巒入畫圖。山圖載宣和畫譜。勾龍爽有紫府仙。新安城上有高樓。

金粉香銷幾百秋。傳是章宗遊賞地。纖花細草滿春洲。野淀瀾漫一望迷。漁莊蟹舍

接通隄。遠天雲樹煮微裏。只少樓臺似浙西。

池北偶談卷十六終

池北偶談卷十七

清 濟南王士禎阮亭著

談藝

記觀施愚山書畫

辛亥秋偶觀施愚山韞所攜書畫東坡書二通其一與柳子玉寶覺師會金山詩又其一云呂夢得承事年八十三讀書作詩手不廢卷室如懸磬但貯古今書帖而已作詩示慈雲老師後有常熟嚴文靖公訥跋又元人趙仲穆畫竹愚山作記沈繹堂書之又徐渭畫芭蕉自題云蕉葉屠埋短後衣墨描鐵鏽虎斑皮老夫貌此堪誰比朱亥椎臨袖口時筆墨奇肆之甚

二曹詩

南史曹景宗賦競病二韻詩蓋與古語暗合僖七年鄭大夫孔叔言於鄭伯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又宋曹翰平江南後久為環衛一日內宴羣臣賦詩翰以武人不預自陳少習為詩亦乞應詔太宗限刀字韻翰援筆立成詩云三十年前學六韜英名常得預時髦曾因國難披金甲不為家貧賣寶刀臂健尚嫌弓力軟眼明猶識陣雲

高庭前昨夜秋風起。羞看盤化舊戰袍。太宗覽之。驟遷數級。二曹事絕相類。大奇。

明懷宗御書

在京師士夫家。見明懷宗愍皇帝御書王維詩。松風吹解帶。山月照彈琴。十字。筆勢飛動。上有崇禎建極之寶。

林茂之

林翁茂之。姑居金陵。年八十餘。貧甚。冬夜眠敗絮中。其詩有恰如孤鶴入蘆花之句。方爾止文寄翁詩云。積雪初晴鳥晒毛。閑攜幼女出林臯。家人莫怪兒衣薄。八十五翁猶縕袍。及卒。周櫟園侍郎琬葬之鍾山。

松筠菴詩

康熙庚申。刑侍高公。珩再致政歸淄川。未行。移居宣武門西松筠菴。相國益都馮公溥過之。流連竟日。高公贈詩云。戶倚雙藤禪宇開。無人知是相公來。相看一笑忘朝市。風味依然兩秀才。馮公和云。隱几僧寮戶不開。天親無著憶從來。而今老去渾忘却。祇識維摩是辨才。予亦和云。二老前身二大士。相逢半日畫爐灰。它年古寺經行地。記取寒山拾得來。

墓誌

墓誌之始。事祖廣記引炙轂子。以為始於王戎。馮鑑續事始。以為起於西漢杜子春。高承事物紀原。以為始於比干。槎上老古。引孔子之喪。公西赤志之。子張之喪。公明儀志之。之語。予按檀弓。孔子之喪。云蓋職志之志。猶今之主喪云爾。改志作誌。不可也。封氏聞見記。青州古冢。有石刻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賈昊。以為東海王越女。嫁荀晞子。又東都殖業坊王戎墓。有銘曰。晉司徒尚書令安豐侯王君銘。凡數百字。又魏侍中繆襲葬父母墓。下題版文。則魏晉以來。例有之矣。

曹能始

明萬曆中年以後。迄啟禎間。無詩。惟侯官曹能始。宗伯學詩。得六朝初唐之格。一時名士。如吳兆。徐桂林。古度輩。皆附之。然海內宗之者尚少。錢牧齋所折服。惟臨川湯先生義仍。與先生二人而已。能始官四川叅政。與監司謁撫按。必於館中別設一几。隸人置書几上。對眾一揖。即就几披閱。不交一言。其孤亢如此。晚年大節。如江萬里。尤不可及。予生甲戌。以辛卯中鄉試。乙未中會試。與先生相去一甲子。無不符合。

穎濱詩刻

古北口一寺。中有石刻蘇頲濱詩云。亂山環合疑無路。小徑縈迴長傍溪。仿佛夢中尋蜀道。興州東谷鳳州西。蓋公元祐間奉使契丹時所題。而遼人刻石者。

汗青

青溪暇筆云。古者書用竹簡。初稿書於汗青。汗青者。竹之青皮。如浮汗。以其易於改抹也。既正。則殺青而書於竹素。殺去聲。削也。言殺去青皮而書於竹白。則不可改易也。後漢吳祐父恢。以火炙竹令汗。取其青寫書。謂之殺青簡。則汗青殺青一也。姚說未知何據。

紫泥

青溪暇筆云。晉朝為詔。以青紙紫泥。紫泥猶今泥金之類。蓋泥紫色以書字也。予按漢舊儀。天子信璽六。皆以武都紫泥封之。青囊白素裏。兩端無縫。西京雜記云。漢以武都紫泥為璽。加綠涕其上。非以書字也。荊林伐山云。今之紫泥。古謂之芝泥。皆濡印染稿之具也。姚說誤。

宋諸帝書

宋諸帝多工書。如太宗及仁宗飛白。而高宗其尤著者。今徽宗書。往往從書畫題跋。

見之於京口鶴林寺。曾見高宗書石刻青溪暇筆。記明南京舊內。忠實不欺之堂扁書。清勁奇古。類朱熹。乃理宗御筆。以賜郡守馬光祖者。太祖仍而不改云。

一枝

近日一技之長。如雕竹。則濮仲謙。螺甸。則姜千里。嘉興銅爐。則張鳴岐。宜興泥壺。則時大彬。浮梁流霞盞。則吳十九。號壺隱道人江寧扇。則伊莘野。仰侍川。裝潢書畫。則莊希叔。皆知名海內。時陶南村所記朱碧山製銀器之類。所謂雖小道。必有可觀者歟。

鄧燿

李宗城汝藩作鄧彰甫傳云。彰甫名燿。江陰人也。其先世為唐宗人。惟武曌之亂。避地日南。迄宋大中時。遂君其國。凡八傳。至吳昱。無嗣。其女名昭聖。主國事。皆李姓也。閩奸人陳日張。以詭計入贅。襲取之。始以避女主而遁。終以立女主而亡。事亦奇矣。吳昱遺腹子夢育。於舅氏。冒鄧姓。實虞禍也。三世以官顯其國。至司空光遠公。曰明者。幼岐嶷。國王器之。妻以女。拜左叅知。初不知其為李氏裔也。文皇帝時。伊國逆臣黎季犛。殺其主。司空舉義師伐之。竟以德報怨矣。尋奉其幼主。問道愬於闕廷。季犛佯服。懇請幼主歸國。甫入境。伏發。復殺之。并及天使。上赫然震怒。特遣成國公朱能。

英國公張輔。出師討罪。三擒偽王。滅其國。悉郡縣之。司空實先內附。為嚮導。厥功懋焉。拜行在工部尚書。公先世以宗親王異域。茲乃以陪臣躋九卿。斯尤奇矣。子師晦。任州守。以言事謫江陰尉。遂家焉。彰甫為司空九世孫。虬髯白晢。雙眸炯然。善細書。絕技擅場。所書洛神賦。縱橫僅寸餘。竭目力。始悉其縷析絲分。毫芒彪炳。八法精勁。行伍井然。又能於粒米上書一絕句。異哉。按後漢師宜官。能於方寸間書千言。頗自矜重。間挈空囊過酒家。書其壁。觀者雲集。酒大售。因寬其直。飲酣。輒削書而去。梁鵠受其法。魏武重之。可方駕矣。

康海學柳

康德涵。武功官師志學柳子厚。先友記柳作獨孤申叔墓碣。末載其友十三人姓氏。與先友記同一奇格。

屏山詩禪

劉屏山。子翬。朱文公師也。其屏山集詩。往往多禪語。如牧牛頌云。軟草豐苗。任滿前。蒼然顰蹙。卧寒煙。直饒牧得渾純熟。痛處還應著一鞭。徑山寄道服云。遠信殷勤到。草菴却慚衰病。豈能堪。聊將佛日三端布。為造青州一領衫。粲粲休誇綺與紈。紉蘭

製芟亦良難。此袍徧滿三千界。要與寒兒共解顏。此類是也。先生常語文公曰。吾少官莆田。以疾病時接佛老之徒。聞其所謂清淨寂滅者。而心悅之。比歸。讀儒書而後知吾道之大。其體用之全。乃如此。故文公講學。初亦由禪入。

李鎮東書

昔人評謝康樂詩。如初日芙蓉。顏延之詩。如鏤金錯采。梁武帝取其語。以入書評。云李鎮東書。如芙蓉之出水。文彩之鏤金。

姑溪集

宋李之儀端叔姑溪文集五十卷。古賦詩十一卷。銘贊一卷。表啟書四卷。雜書一卷。此上下關數卷。手簡十七卷。序一卷。記二卷。題跋五卷。祭文青詞二卷。墓誌三卷。詞曲三卷。後集二十卷。古賦詩十三卷。銘贊一卷。序跋一卷。手簡三卷。誌狀二卷。端叔在蘇門名次六君子。曩毛氏津逮祕書中。刻其題跋觀全集。殊下秦晁張陳遠甚。然其題跋自是勝場。

楊鐵厓二賦

楊廉夫作悲舒王賦。刺王安石云。舉周官之勦說兮。胡獨忌夫春秋。宜天有變而弗

畏兮人有讒而易售。聽鳴鴉以為鳳兮。啜窮麟以為跋羊。松柏老而剪葉兮。喜植榆之驟長。數語曲盡安石罪狀。可當爰書。又摩崖碑賦云。苟執溫清之小節兮。不匹馬而北方。則千麾而萬旗兮。肯復効忠於毫荒。又云。迎上皇以來歸兮。噓長慶之驪聲。歟。南內其不祥兮。起膝下之天兵。使權臣其鼠變兮。何李父之貸刑。此殘碑之墮淚兮。與凍雨而交零。兩段或抑或揚。尤深當肅宗功罪。史筆也。廉夫有東維子全集。

滄浪集

宋蘇舜欽子美。滄浪集十五卷。首有歐陽序。古律詩八卷。誌狀二卷。書二卷。上書疏狀啟表二卷。記序雜文一卷。有南宋施元之跋尾云。蘇子美集十五卷。歐陽文忠公為之首序。子美在寶元慶歷間。有大名。其文章環奇豪邁。自成一派。不幸淪落早世。故生平所著止此。而近時亦少見之。元之因俾鏤版於三衢。又得尚書汪公聖錫所藏豫章先生詩。為子美作也。并附之左方。乾道辛卯六月己巳。吳興施某書。

但徠集

宋石介守道。但徠集二十卷。詩卷辨說原釋傳錄雜著五卷。論二卷。書六卷。序一卷。記一卷。啟表一卷。石門吳孟舉振之所貽宋刻也。守道最折服者柳仲塗。最詆諆者楊

文公大年觀魏東郊詩怪說可見其文倔强勁質有唐人風較勝柳穆二家終未脫草昧之氣

蘇子美詩

滄浪集有及第後與同年宴李丞相宅詩云拔身泥滓底飄迹雲霄上氣和朝言甘夢好夕魂玉軒眉失舊欵舉意有新況爽如秋後鷹榮若凱旋將一第常事而津津道之如此子美之早廢不達已畧可見矣昔人議孟郊春風得意馬蹄疾之作子美何以異此

皮陸

唐本笠澤叢書四卷以甲乙丙丁為次前有自序及江湖散人傳後有宋政和元年毘陵朱衮序乃江西士夫家舊本黃俞邵得之金陵餅肆中自跋云出魯望手編唐本古雅殊可寶惜予舊藏皮襲美文數十卷有襲美自序宋柳開仲塗序亦皮所自編也凡松陵唱和集詩二編俱不載

柳仲塗集

宋柳開仲塗河東文集十五卷附行狀一卷門人張景所編其文多拗拙石守道極

推尊之。其過魏東郊詩。上擬之。臯夔伊呂。下擬之。遷固王通韓愈。殊為不倫。東郊野夫傳。開所自述。與補亡先生傳。皆載集第二卷。又穆修伯長集。代州馮秋水方伯。如順治中刻之金陵。文拘拙。亦與開類。詩尤不工。唐末宋初。風氣如此。其視歐蘇真陳涉之啟漢高耳。景字晦之。避難浦。竄改姓名曰李田。所至題曰。我非東方兒。木子也。不是牛耕土田也。欲識我踪跡。一氣萬物母。景作柳集序。破題云。一氣萬物之母也。見湘山野錄。

龍標宮詞

李太白清平調行樂詞。皆用飛燕昭陽事。然予觀王少伯宮詞。如平陽歌舞新承寵。簾外春寒賜錦袍。斜抱雲和深見月。朦朧樹色隱昭陽。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皆為太真而作。皆用昭陽事。蓋當時詩人之言多如此。不獨太白。

徐介詩

錢牧齋先生注杜詩。卷首附錄有徐介題耒陽杜工部祠堂詩云。手接汨羅水。天心知所存。故教工部死。來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風騷共一源。消凝傷往事。斜日隱蘋垣。偶看王得臣塵史云。熙寧初。調官泊報慈寺。陽翟徐秀才出其父屯田絕詩。清苦

平淡有古人風。其過杜工部墓一首云。水與汨羅接。天心深有存。遠移工部死。六同江山不受弔。寒日下西原。字句稍不同。蓋屯田即介也。前本手接二字不可曉。疑有誤。

柳開論文

元盛如梓。恕齋叢談載柳開論文曰。古文非在詞澀言苦。令人難讀。在於古其理。高其意。然予讀開河東集。但覺苦澀。初無好處。豈能言之而不能行耶。

刊書

恕齋叢談云。書籍版行始於後唐。昔州郡各有刊行文籍。寰宇書目備載之。雖為學者之便。而讀書之功不及古人矣。且異書多泯沒不傳。後漢書注事最多。所引書今十無二三。如漢武秋風辭。見於文選樂府。文中子晦菴收入楚詞後語。然史記漢書皆不載。藝文志又無漢祖歌詞。不知祖於何書。予按五代會要。後唐長興三年四月。敕差太子賓客馬綽。太常丞陳觀。太常博士段顥。尚書屯田員外郎田敏。充詳勘九經。官委國子監於諸色選人中。召能書人。端楷寫出。付匠雕刻。每日五紙。與減一選。漢乾祐間。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始鏤版。周廣順三年六月。尚書左丞判國子監事。

田敏進印版九經書。五經文字樣各二部。顯德二年。中書門下奏國子監祭酒尹拙狀校勘經典釋文三十卷。雕造印板。欲請兵部尚書張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葉夢得言唐柳玭訓序言。在蜀見字書雕本。不始馮道監本始道耳。河汾燕閑錄。隋開皇十三年。遺經悉令雕版。又母昭裔有鏤版之言。蓋刊書始隋。暨唐至五代宋而始盛耳。

吳曾

宋臨川吳曾虎臣著能改齋漫錄十五卷。虞山錢公注杜詩多引之。當時有知麻城縣鄭顯文者。遣其子之翰赴御史臺論曾事。涉謗訕。有旨曾顯文各降兩官。賴臣僚繳奏。孝宗明聖黜顯文。其子送汀州編管。後京鏜愛其書。始版行。見恕齋叢談。著書之難如此。今觀曾書多不滿王介甫之論。奸人殆猶襲黨人故智云。

文表

吳郡劉欽謨。昌成化中。督河南學政。刻中州文表一書。表章元六家遺文。皆中州產也。許文正公衡遺稿五卷。附錄一卷。姚文公燧內集八卷。欽謨自跋云。聞之李中舍應禎云。文公集五十卷。松江士夫家有之。南北奔走。竟莫能致。此乃錄本多殘缺。視

刻本不啻十之二。又云在百泉召見姚裔孫鄙野質實不復事儒藝有文獻公樞手書碧色箋特寶愛紙墨如新云。雍古馬文貞公祖常石田集五卷跋云得之光州兵侍霍公。予所見石田集十五卷至元五年刊行霍之居即文貞故石田莊也。又云馬中丞墓在光州西南十五里。碑石趙孟頫書。愚按文敏歿於元英宗至治二年而文貞以順帝至元年卒是時趙前卒已久矣疑必有誤或是集趙書耳許文忠公有壬圭塘小稿三卷王文定公惲秋澗集六卷跋云公之子公儀公孺公孺子以可皆能文而子孫墳墓漫不知其所在。李木魯文靖公泚遺文二卷跋云文靖有集六十卷今多不傳子遠死於忠遠婦死於節。昌至鄧州閱士籍得其後之習業於官者猶自稱魯參政家云。欽謨博雅好事嘗撰吳先賢讚若干卷此書尤可愛重。睢州湯潛菴斌學士出為江蘇巡撫予語以當重刻之惜未果。

授經圖

崇文總目有授經圖其書不傳。明周藩西亭王孫乃因章俊卿考索圖增定之為四卷。卷首有自序及西亭之子勤羹一跋。圖首授經世系次諸儒列傳次諸儒著述歷代經解。此書舊無刊本。大梁水後西亭藏書數萬卷皆付巨浸。賴泉州黃俞邵家有寫本康熙間與朱檢討竹垞同較定刻之金陵其書始行於世。

呂衡州集

唐衡州刺史呂溫叔文集十卷。賦詩二卷。書序一卷。表狀二卷。碑銘二卷。銘文一卷。頌讚一卷。雜著一卷。卷首有劉夢得序。未附柳子厚故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有跋云。右呂衡州集十卷。甲子歲從錢牧齋借得前五卷。戊辰從郡中買得後三卷。俱宋本。第六第七二卷均之闕如。越三年辛未。友人姚君章始為予錄之。因取英華文粹。照目寫入。以俟他年得完本校定。又云。此本一照宋本鈔寫。第二卷聞砧已下十五首。宋本所無。案陳解元棚本鈔入。辱守居士書。

左傳檀弓敘事

劉知幾云。敘事之工。以簡為主。因思左氏記晉平公飲酒。杜預云。辰在子卯。云幾三四十言。檀弓只以十七字盡之。云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語益簡。味愈長。可為文章之法。歐尹在洛。同作雙桂樓臨園驛記。永叔先成。凡千餘言。師魯止用五百許字。永叔服其簡古。他日誌師魯曰。文簡而有法。又云。簡而有法。在六經中。惟春秋足當之。可知簡字不易到也。又類苑載真宗御製法音集。詔學僧於傳法院箋注。楊大年充提舉。一僧注六種震動幾三百字。大年都抹去。自下止二句。

曰地體本靜。動必有變。其簡當若此。

馮班

馮班字定遠。常熟人。博雅。善持論。著鈍吟雜錄六卷。嘗云。朱子言禮。稱鄭康成。後儒不從也。却用陳澹。注程子極信詩小序。後儒不從也。却從朱子。又云。祝字有去聲。後人別作呪。詛字。錢牧齋不知。訊評是一字。王弼州不知作文字。不可不講字學。定遠論文。多前人未發。但罵嚴滄浪不識一字。太妄。

擬古

樂府古詩。不必輕擬。滄溟諸賢。病正坐此。前人擬古。莫妙於陸機。江淹。馮班云。江陸擬古詩。如搏猛虎。禽生龍。急與之角力。不暇。氣格悉敵。今人擬古。如牀上安牀。但覺怯處。種種不逮。此論良是。若傅玄。艷歌行云。一顧傾朝市。再顧國為墟。果拙之甚。所謂點金成鐵手也。王弼州云。平子四愁。千古絕唱。傅玄擬之。致不足言。是笑資耳。玄又有日出東南隅一篇。汰去菁英。竊其常語。尤可厭者。本詞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綽有餘味。乃益以天地正位之語。正如低措大記舊文不全時。以已意續貂。罰飲墨水一斗。可也。諒哉。

王慧詩

王慧字蘭韻太倉人。同年長源督學祥發之女。有雋才。所著凝翠軒詩一卷。極多佳句。閨詞云。輕寒薄暖暮春天。小立閑庭待燕還。一縷柳花飛不定。和風搭在繡牀前。又五言。如杏花都揜屋。楊柳半垂溪。花陰依略約。竹色捲瀟湘。風懷看綠柳。愁緒比黃楊。紉扇三春月。絃琴五夜霜。七言。如別去新篁方解箨。重來芳樹欲過頭。蕭蕭竹影遮紅藥。細細波紋映白魚。纔過輕雷收筍箬。旋斟新水試茶芽。一枝香供宜金屋。半醉紅扶待畫叉。鶯栗楊柳溪橋初過雨。杏花樓閣半藏煙。淚淹紅袖傷離日。愁在黃昏細雨中。硃添小印思題扇。釧擘輕羅憶點籌。牆角紅殘桃結子。石盆青淺菊分芽。柳絮飛殘青滿徑。豈花零亂綠圍村。棠梨謝後猶花信。櫻笋過時已麥秋。幾處溪山留薜荔。一秋風雨在芭蕉。皆佳句也。又宿田家。偶見粘窗破紙。乃韓偓香奩詩。惜而賦絕句云。麗情佳句有誰知。瞥見窗前字半欹。為惜風流埋沒甚。自攜紅燭拂蛛絲。此等懷抱。亦非尋常閨閣所解。

借禪喻詩

嚴滄浪詩話。借禪喻詩。歸於妙悟。如謂盛唐諸家詩。如鏡中之花。水中之月。鏡中之

象如羚羊挂角。無迹可求。乃不易之論。而錢牧齋駁之。馮班鈍吟雜錄。因極排訛。皆非也。

會昌一品集

李衛公一代偉人。功業與裴晉公伯仲。其會昌一品制集。駢偶之中。雄奇駿偉。與陸宣公上下。別集憶平泉五言諸詩。較白樂天劉夢得不啻過之。

伊川尊詩小序

程伊川云。詩小序。便是當時國史作。如當時不作。雖孔子亦不能知。況子夏乎。如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涇野云。據此。則又云。問小序是何人作。曰。但看大序。則可見矣。曰。莫是國史作否。曰。序中分明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蓋國史得詩於采詩之官。故知其得失之迹。如非國史。則何以知其所美所刺之人。使當時無小序。雖聖人亦辨不得。曰。聖人刪詩時。曾刪改小序否。曰。有害義理處。也須刪改。葉氏習學記言云。作詩者必有所指。故集詩者必有所繫。或記本事。或釋詩意。皆在秦漢之前。讀詩者。以其時考之。以其義斷之。惟是之從可也。欲盡去本序。自為之說。失詩意多矣。

題畫詩三則

往見倪雲林小畫自題詩云蕭蕭風雨麥秋寒把筆臨摹強自寬賴有俞君相慰集
松肪荀脯勸加餐又在京師人家見一詩云梓樹花開破屋東鄰牆花信幾番風閉
門睡過兼旬雨春事依依是夢中末題云至正癸卯呈德機徵君右二詩皆佳

又嘗見破窗風雨卷武夷山樵者錢惟善題云一燈風雨寒窗破讀書不知秋怒號
恍如扁舟在江海但覺四壁皆波濤對牀高卧無此客倚劒長歌空二毛曉看庭樹
故無恙千峯雲氣落青袍金蓋山人錢岳題云敬亭山下讀書菴破紙窗寒儘自堪
但怪蛟龍嘶匣底不知風雨暗江南雲橫黑海秋帆斷花落彤樓曉夢酣五色石崩
天頂漏須君手脫巨鰲鰐惟善字思復錢塘人以羅剎江賦得名號曲江居士有江月松風集

又羅塞翁畫猿一軸余鏗題云拋却故山久披圖眼忽明老夫歸未得說與曉猿驚
韓性題云栗葉秋未黃連臂撼山雨白晝聞清啼愁雲夢天姥數詩皆佳作也性字善

魏公八世孫居紹興卒諡莊節先生元史儒學有傳

朱佐日

張杲景春吳中人物志云武后嘗吟詩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云問是誰作李
嶠對曰御史朱佐日詩也賜綵百匹子承慶嘗為昭陵輓詩入高等由是父子齊名

按此詩諸集皆作王之渙之渙。開元間詩人紀事詩話亦不載佐日名字。張說不知何據。

鮑謝

唐鮑防字子慎。襄州人。仕終工部尚書。工詩。與謝良弼齊名。時亦稱鮑謝。見全唐詩話。

耶律文正詩

元耶律文正。湛然居士集十四卷中多禪悅之語。其詩亦質率。間有可采者。略摘數篇。管城從我自燕都。流落遐荒萬里餘。半札秋毫裁翡翠。一枝霜竹剪瓊琚。鋒端但可題塵景。筆下安能劃太虛。聊復贈君為土物。中書休笑不中書。贈李郡王筆昔年萍水便相尋。握手臨風話素心。刻燭賦成無字句。按徽彈徹沒絃琴。風來遠渡晚潮急。雨過寒塘秋水深。此樂莫教兒輩覺。又成公案滿叢林。寄平陽淨名院潤老班姬零落到而今。聞道翻身入道林。歌扇舞裙忘舊業。藥爐經卷半新吟。閑眠白晝三杯酒。靜對青松一曲琴。更看他年栖隱處。蓬山樓閣五雲深。贈武川人狐死曾聞尚首丘。悲予去國十年遊。崑崙碧嶺日落處。渤海西傾天盡頭。君子云亡真我恨。斯文將喪是吾憂。尚期

晚節回天意。隱忍龍庭且強留。

過燕京陳秀玉韻

閑騎白馬思無窮。來訪西城綠髮翁。元老

規模妙天下。錦城風景壓河中。花開杞櫬芙蓉澹。酒泛蒲桃琥珀濃。痛飲且圖容易

醉。欲憑春夢到盧龍。閑來羸馬過蒲華。又到西陽太守家。瑪瑙瓶中簪亂錦。琉璃鍾

裏泛流霞。品嘗春色批金橘。受用秋香割木衣。此日幽歡非易得。何妨終老住流沙。

贈蒲察元帥

河中春晚我邀賓。詩滿雲牋酒滿巡。對景怕看紅日暮。臨池羞照白頭新。柳

添翠色。侵凌草。花落餘香著莫人。

朱淑真詞無奈春寒著摸人

且著新詩與芳酒。西園佳處送殘

春。阿蘭遊

萬里西征出玉關。詩無佳思酒瓶乾。蕭條異域年初換。坎軻窮途臘已殘。

身過碧雲遊極樂。手遮西日望長安。年光迅速如流水。不管詩人兩鬢斑。元時已上

數作。頗有風味。皆從軍西域之作也。

儒將詩

劉後村跋總管徐汝乙詩云。宋武臣能詩者。賀鑄。劉李孫。為坡谷深許。其後有劉翰

武子。潘檉德久。尤為項平菴。葉水心。所賞重。明景泰中有十才子。湯參將眉勳。最著

予見其東谷遺稿十卷。了無可取。成化間。金陵姚福者。世襲千戶。著定軒集。避喧錄

窺豹錄。及青溪暇筆若干卷。予嘗見暇筆草稿。福手書也。記軼事頗亦可喜。而論詩

膚陋如自記蔡琰歸漢圖詩云。若使胡兒能念母。他年好作倒戈人。所取彭三吾咏明妃詩云。妾分嫁單于。君恩本不孤。畫工休盡殺。夢弼要人圖。謂得風人之體。真三家村學究見識。可為噴飯。又嘗見南皮李騰鵬撰明詩統取一詩云。君王莫殺毛延壽。留畫商巖夢裏賢。腐儒所見略同。乃爾又明名將如郭登。戚繼光。陳第。萬表。皆有詩名。

香奩詩

眉山暗淡向殘燈。一半雲鬟墜枕棱。四體著人嬌欲泣。自家揉碎研縈綾。楊廉夫香奩詩也。見集中。今訛作韓偓。非是。

仲殊詩

漫錄載僧仲殊詩云。瑞麟香暖玉芙蓉。畫蠟凝輝到曉紅。數點漏移衙仗北。一番雨滴甲樓東。夢游黃閣鸞巢外。身卧彤幃虎帳中。報道譙門初日上。起來簾幙杏花風。右在平江呈黃左丞安中作。東坡所謂蜜殊也。

歌行引

炙輠錄云。歌行引。本一曲爾。一曲中有此三節。凡始發聲謂之引。引者導引也。既引

矣。其聲稍放。故謂之行。行者其聲行也。既行矣。於是聲音遂縱。所謂歌也。惟一曲備三節。故引自引。行自行。歌自歌。其音節有緩急。而文義有終始。故不同也。正如大曲有入破滾煞之類。今詩家分之。各自成曲。故謂之樂府。無復異製矣。又姜白石詩說云。載始末曰引。體如行書曰行。放情曰歌。兼之曰歌行。悲如蛩蛩曰吟。通乎俚俗曰謠。委曲盡情曰曲。

塹山

杜牧之弔沈下賢詩云。一夜小塹山下夢。水如環佩月如襟。坊刻訛作小孤。與本題無涉。按吳興掌故。塹山在烏程縣西南二十里。易曰。震為塹。塹花蒂也。說卦山之東曰塹。此山在福山東。故名。福山又名小塹山。與塹山相連接。唐詩人沈亞之下賢居此。予鄉華不注不作附解。亦與塹同義。

胡釘鉸詩派

茶譜記胡生以釘鉸為業。居近白蘋洲。旁有古冢。每茶飲必酹之。忽夢一人曰。吾姓柳。感子茗惠。教子為詩。後遂名胡釘鉸詩。若然。則釘鉸詩派乃本柳文暢耶。又雲溪友議列子墓在鄭里有胡生家。貧少為磨鏡。鍍釘之業。遇茗茶美。輒祭。忽夢一人

刀割其腹納以一卷書。既覺遂工吟咏。號胡釘鉸。此一事而傳載異耳。

排律

唐人省試應制排律。率六韻。載諸英華者可考。至杜子美。元白諸人。始增益至數十韻。或百韻。近日詞林進詩。動至百韻。誇多鬪靡。失古意矣。

吳惟信

宋吳惟信中孚。湖州人。寓吳嘉定之白鶴村。吳有糜先生者。於九經注疏。悉能成誦。嘗見中孚賦絕句云。白髮傷春又一年。閑將心事卜金錢。梨花落盡東風軟。商略平生到杜鵑。亟下拜曰。天才也。老夫每欲效顰。則漢高祖。唐太宗。追逐筆下矣。觀此可悟作詩三昧。韓退之詩似論。蘇子瞻詞似詩。昔人謂如教坊雷大使舞。終非本色。正此意也。

劉令嫺詩

梁徐悱妻。劉氏令嫺。孝綽之妹。盛有才名。其祭悱文。清綺可誦。及讀玉臺新詠。所載令嫺詩。如光宅寺云。長廊欣目送。廣殿悅逢迎。何當曲房裏。幽隱無人聲。又有期不至云。黃昏信使斷。銜怨心悽悽。迴燈向下榻。轉面閣中啼。正如高仲武所云。形質既

雌詞意亦蕩。勉名臣。排名士。得此才女。抑不幸耶。

妄補古碑

崑山慧聚寺。有毘沙門天王像。唐楊惠之所塑。旁二侍女。尤佳。徐稚山紀其事。謂此像得塑工三昧。具戒後人。不可妄加修飾。因思古人書畫詩文。寧闕疑。不可妄補。皆如此。西園雜記載杭州中天竺佛殿後壁山水。王叔明所畫。歲久剝落。有遜齋子者。補之。為方棠陵豪所譏。此今古通病也。近見秦中諸碑。如九成宮之屬。下方多剝缺。俗人輒以惡書補之。更數十年。真面目不可復識矣。

池北偶談卷十八

清 濟南王士禎阮亭著

談藝

明宣宗畫

予嘗見明宣宗畫黑猿一軸。有御筆題云。鎮守廣西都督山雲所進。圖中一橫木。猿臂挂其上。不解何謂。一日。予門人常熟錢玉友。擢從粵東來。云。嶺外有黑猿。大不盈尺。二臂相通。寐則臂挂於橫木上。一臂漸縮。一臂漸長。所謂通臂猿也。乃知畫貴格物。

婦人畫

近日婦人工畫者。海寧李因是菴。善畫松鷹。及水墨花竹翎毛。江陰周禧。善人物花鳥。其妹祐。與之韻。顏義烏。倪仁吉。秀水黃媛介。皆工山水木石。桐城方維儀。工白描大士。

張登集

國史補稱張登小賊。有織成隱起。往往蹙金之狀。撫言亦云。如蹙金結繡。而無痕迹。

王彥輔云。曾在汴京相國寺。得唐漳州刺史張登文集六卷。權文公為序云。詩賦之外。雜文合一百二十篇。又云。求居寄別懷人三賦。與證相一篇。意有所激。鏘然玉振。然所得書。肆鏤版。裁六十六篇。已亡其半。彥輔欲續姚鉉文粹。錄登之文。不果。惜也。

朝鮮採風錄

康熙十七年。命一等侍衛狼曠。頒 孝昭皇后尊諡於朝鮮。因令采東國詩歸奏。吳

人孫致彌副行。撰朝鮮採風錄。皆近體詩也。今擇其可誦者。粗載於此。林悌詩十五

越溪女。羞人無語別。歸來掩重門。泣向梨花月。閨怨羸驂馱倦客。日暮發黃州。可惜踏

青節。未登浮碧樓。佳人金縷曲。江水木蘭舟。寂寂生陽館。孤燈夜似秋。中白光勳

詩。秋草前朝寺。殘碑學士文。千年自流水。落日見孤雲。弘景寺廢偶因休浣到沙門。把酒題

詩古寺存。紅藕一池風滿院。亂蟬千樹雨連村。深慚皓首從羈宦。猶喜青山似故園。

聞說錦湖煙景異。何時歸棹問真源。奉恩吳時鳳詩。地即黃岡勝。官如玉局閑。居然

小雪日。喚作此堂顏。小金宏弼詩。處獨居閑絕。往還只呼明月。照清寒。憑君莫話

生涯事。萬頃煙波數疊山。書趙昱詩。十年長拚故山扉。塵土東華幾染衣。想得鑑湖

春夜月。子規應喚不如歸。贈鑑湖主人姜克誠詩。江日曉未生。蒼茫千里霧。但聞柔櫓聲。

不見舟行處

湖堂早起

鄭嵎詩。遠遠沙上人。初疑雙白鷺。臨風忽橫笛。廖亮江天暮。鰾成

運詩。江觸春樓走。天和雪嶺圍。雲從詩筆染。鳥拂酒筵飛。浮海如今是。趨名悟昨非。

松風當夕起。蕭颯動荷衣。謝西白光勉詩。旅泊依村日。重遊屬暮年。鐘聲隔岸寺。人

語渡湖船。月上蒹葭遠。煙橫島嶼連。夜深風更急。落雁不成眠。縣津金宗直詩。偶到

仙槎寺。巖空松桂秋。鸚鵡翻羅代。蓋龍蹴佛天。幽細雨僧縫衲。寒江客艤舟。孤雲書帶

草獵獵滿池頭。仙槎寺為訪招堤境。松間紫翠重。青山半邊雨。落日上方鍾。語共居僧

軟。杯隨客意濃。頽然一榻上。相對鬢蓬鬆。佛國寺奇邁詩。南山松柏幽。北山煙霧深。遊

子暮何之。庭樹生秋陰。歸雲向遙岑。宿鳥棲前林。幽懷香不極。清風吹我襟。直隸鄭

道傳詩。曉日出海東。直照孤島中。夫子一片心。正與此日同。相去曠千載。嗚呼感予

衷。毛髮豎如竹。凜凜吹英風。鳴呼寺魚無迹詩。馬上逢新雪。孤城欲閉時。漸能消酒

力。渾欲凍吟髭。落日無留景。栖禽不定枝。灞橋驢背興。應與故人期。逢權應仁詩結

屋倚青嶂。攜瓶盛碧溪。徑因穿竹細。離為見山低。枕石巾粘鮮。栽花屐印泥。繁華夢

不到。閑味在幽栖。山居趙希逸詩。春寒料峭酒微醒。羈宦連年恨不平。燈暗小窗聞馬

嘶。夢回孤枕數雞鳴。祗憑吾友論交道。欲向何人說世情。已判此身同許國。與君終

始寸心明。

次延晴都郵韻

鴨水西邊是漢關。天局地錯限重灣。荒煙亂磧麟州戍。落日孤雲

馬耳山。風定空江波潋潋。雪消春郭溜潺潺。思家未得平安字。歸思惟應夢往還。

偶成金塗詩。楊花落盡草萋萋。楚客傷離思轉悽。佳節一年寒食過。亂山千疊子規啼。

虞翻去國身全老。王粲登樓賦漫題。想得天涯回白首。昭陽江上夕陽低。李達詩。

二妃昔追帝。南奔湘水間。有淚寄湘竹。至今湘竹斑。雲深九疑廟。日落蒼梧山。餘恨

在江水。滔滔去不還。班竹怨鄭士龍詩。隨意攤書坐。孤吟對晚暉。岸風帆腹飽。洲雨荻

芽肥。離缺通江色。簾垂礙燕飛。誰知米蘭節。和病試春衣。釋鄭之升詩。細草閑花水

上亭。綠楊如畫掩春城。無人為唱陽關曲。獨有青山送我行。別崔慶昌詩。危石纔交

一徑通。白雲千古秘仙踪。橋南橋北無人問。落木寒流萬壑同。武陵水岸依依楊柳

多。小船遙聽采蓮歌。紅衣落盡秋風起。日暮芳洲生白波。鮑蓮柳永吉詩。落葉鳴廊

夜雨懸。佛燈明滅客無眠。仙山一躡傷遲暮。烏帽欺人二十年。福泉金質忠詩。常苦

愁腸日九迴。忽驚啼鳥報春來。三年藥物人猶病。一夜雨聲花盡開。世事紛紛難自

了。天機袞袞遞相催。平生久負凌雲氣。悵如今半已摧。病黜林億齡詩。寂寞荒村

隱少微。蕭條石徑接柴扉。身同流水世間出。夢作白鷗江上飛。山擁客窗雲入座。雨

侵書榻葉投幃。飄然又作抽簪計。塵土何由化素衣。送友崔壽城詩老猿失其羣。落日古槎上。兀坐首不回。想聽千山響。題金淨詩江南殘夢日。慙慙愁逐年。華日日添雙燕來。時春欲暮。杏花微雨下重簾。江南鄭知常詩桃花紅雨燕呢喃。繞屋春山間。翠嵐一頂烏紗帽。不整醉眠花塢夢。江南醉俠遜詩一夜山中雨。風吹屋上茅。不知溪水長。祇覺釣船高。山中李植詩春風急水下輕艘。朝發驪陽暮漢江。篙子熟眠雙櫓靜。青山無數過船窗。泊漢江樵遇詩倚罷乘閑出郭西。殘僧古寺路高低。祭星壇畔春風早。紅杏半開山鳥啼。許筠詩重簾隱映日西斜。小院回廊曲曲遮。疑是趙昌新畫就。竹間雙鶴坐秋花。晚朴瀾題平壤館壁西京古蹟詩三十首遺田儀曹其六云。檀下神人始此都。至今遺廟古城隅。不知當日阿斯達。亦有攀髯墮者無。一太師杖軼筆猶存。舊事鴻濛未足言。惟有青山三尺墓。東人須與孔林論。二周家井制出鄒賢。猶是其詳不得傳。試向含球門外望。平郊十里是商田。三丹絡元非赤土。宜清泉何事涌中遼。鹿盧汲取瓊漿飲。千載令人說太師。四高句驪起漢鴻嘉。宮殿遺墟草樹遮。怊怊乙亥文德死。國亡非為後庭花。五朝天片石出江潯。麟窟苔封草樹深。怊怊天孫何處去。野棠花發古祠陰。六又送詔使還京師詩序。并載於左。皇上

紀元之十七年戊午。上駟武備二大人。頒大行皇后謚於下國。時則不佞。謬膺寡君僨命之托。馳逐龍灣。因護其行。抵王京。二大人傳宣帝命。以寡君有疾。停郊迎儀。前度使臣之回奏也。小邦君臣且感且悵。惟是飲冰之行。莫肯虛徐。請少留而不可得。時值大歉。公私未立。殆不能備供億之禮。二人大人大加盡傷。一革浮費。所索者惟詩文與書法而已。寡君命朝紳或製或寫。以應。橐中所齎。蕭然若寒士。前此所未有也。武備公仍將兩朝宸翰示不佞。暨都監諸官。其書曰。正大光明者。即先皇帝筆。今皇帝手書跋尾者也。其曰清慎勤。今皇帝筆也。生龍活蛟之蜿蜒。銀鈎鐵畫之勁健。真可以參造化。驚風雨。跋語珠光玉潔。自有不可掩之華。蓋公世懋勲庸。錫予蕃庶。最以此珍玩。不以出疆而舍之云。海外鰥生。非蒙天使眷顧。則亦何途之從而獲此大觀也哉。自臨境至回旆。首尾四十有二日。不佞又伴至鴨綠江上。大人徵詩若序。要作他日不忘之資。顧不佞素短於章句。重以筮仕數十載。勞攘簿書。拋棄翰墨。自慚不足以副大人之勤教也。辭之益固。命之益懇。因略叙其概。兼呈篇什。以供一粲云爾。詩五言十韻。有云。紙上風雷隱毫端。造化奇城路風旌掣。滄江鼓角悲云。云伴送使。資憲大夫行司憲府大司憲兼成均館大司成廣州後人歸巖李元

元槓

致彌後登戊辰
進士改庶吉士

神韻

汾陽孔文谷猷云。詩以達性。然須清遠為尚。薛西原論詩。獨取謝康樂。王摩詰。孟浩然。韋應物。言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清也。表靈物莫賞。縕真誰為傳。遠也。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景昃鳴禽集。水木湛清華。清遠兼之也。總其妙在神韻矣。神韻二字。予向論詩。首為學人拈出。不知先見於此。

梅詩

宋梅聖俞。初變西崑之體。予每與施愚山侍讀。言及宛陵集。施輒不應。蓋意不滿梅詩也。一日。予曰。扁舟洞庭去。落日松江宿。此誰語。愚山曰。韋蘇州。劉文房耶。予曰。乃公鄉人梅聖俞也。愚山為爽然久之。

周嬰卮言

周嬰。字方叔。莆田人。撰卮林十卷。援據該博。偶記其數條。可資詩話者。

如石尤風。引元相詩。罔象睢盱。頻逞怪。石尤翻動。忽成災。義山古意詩。去夢隨川后。來風竚石郵。以石郵對川后。蓋奇相飛廉之屬。○又古咄咄歌。東適今日賜誰

當仰視之。引方言云。賜盡也。潘岳西征賦。若循環之無賜。維摩詰經。如來鉢飯。悉飽衆會。猶故不賜。太平廣記引啓顏錄。山東人謂盡為賜。是也。又光明經。食已飽足。飯不消。賜與賜同。予按集韻。賜盡也。見釋典。賜洩水門。南史有石賜村。山詩應思石。賜訪春泉。石賜清心胸。不云盡義。○又楊用修曰。唐人云。君苗無姓。宛委餘編曰。君苗姓應。場之從弟。見文選注。非也。按陸雲與兄平原書云。前作登臺賦。極未能成。而崔君苗作之。又云。君苗作愁霖賦。極佳。見兄文。輒云欲燒筆研。曹志苗之婦公。其婦與兒皆能作文。頃借其釋詢二十七卷。當百餘紙。寫之。則君苗清河族也。休璉與二陸相距。且百年。其從弟安得尚存。復修少年鉛槧事耶。○又高似孫緯略。金樓子云。劉子玄。為水仙花賦。時人謂不減洛神。予固不敢望。知幾云。按金樓子者。梁元帝也。劉子玄。知幾也。知幾在證聖中。作史通二十卷。後以名類玄宗。改名子玄。在元帝後百餘年矣。御覽引金樓子云。劉休玄為水仙賦。云。是南宋南平王鑠也。水仙。乃水上神女。陶弘景亦有賦。高氏以休玄為子玄。以水仙為花名。豈不謬歟。此類數十條。皆是解頤。胡元瑞陳晦伯作正楊筆叢等書。以駁用修。方叔作廣陳論胡。尤為楊氏功臣。予按以休玄為子玄。正如書家以劉德

升為景升也

常棣叶韻

詩常棣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每有良朋。蒸也無戎。劉原父七經小傳云。戎疑當作戍。戍亦禦也。吳才老補音云。務字古人讀作蒙。疑侮當作冢。以叶戎。童子問載朱子云。戎汝二字。古人通用。是叶音汝也。如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亦叶汝也。予按三說當以原父為長。

中晚詩句

北齊房君豹。有山池在歷城。叅軍尹孝逸將還鄴。詞人餞宿於此。自為詩曰。風淪歷城水。月倚華山樹。時人以比謝氏。此自北齊詩。詩紀詩數誤作中唐。且訛華山為華陽。方叔正之是矣。至云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句格近六朝。而方叔疵之。謂是晚唐面目。則謬甚。吳郡皇甫少玄百泉兄弟論詩。以此二語為五言極則。藝苑流傳焉。可誣也。

一鳴集

唐司空圖一鳴集十卷。雜著八卷。碑版二卷。前有自序云。所撰密史別編。又有絕麟

集述亦其自著也。其與王駕論詩曰：國初雅風特盛。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於江寧宏肆於李杜。右丞蘇州趣味澄瓊如清沈之貫遠，大曆十數公抑又其次。元白力富而氣孱，乃都市豪估耳。又與李生論詩曰：江嶺之南，凡是資於適口者，若醃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醢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酸鹹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適舉哉？晚唐詩以表聖為冠，觀此二書持論，可見其所詣矣。

官銜

官銜二字，習俗相沿，不識其義。家語禮運篇云：官有銜，職有序。注：銜，治也。執轡篇云：古之銜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故曰銜四馬者，執六轡。銜天下者，正六官。官銜之義，本此。封氏聞見記云：銓曹聞奏之時，先書舊官品於前，次書擬官於後，使新舊相銜不斷。如人口銜物，又如馬之有銜，以制其首。古人謂銜尾相屬，即其義也。此臆說，殊無所據。

邵潛

邵潛，字潛夫，自號五岳外臣，南通州人。性傲僻，不諧俗，好嫚罵人，人多惡之。及與李

本寧。鄒彥吉黃貞父。陳仲醇諸公遊所著友誼錄。循吏傳。印史。諸書多可傳者。年五十無子。娶後妻成。久之嫌其貧老棄去。一婢又為勢豪所奪。遂隻身客如皋城門西。年八十矣。康熙乙巳。予過臯。訪之茅屋三間。黝黑如漆。邵筋骨如鐵。白髮鬢髮被領。雙眸炯然。具果較留予飲。尚盡數觴。與修楔冒氏洗鉢池。尚能與予輩賦詩。陳其年維云。古今丈人多窮。然未有如邵先生者。聽其言。愴然如劉孝標所自序也。予去廣陵。聞邵即以是歲下世矣。

沈嘉客

沈嘉客字無謀。河間故城人。居鄭口。性孤迥。有潔癖。與德州盧德水侍御。世臨清汪未央孝廉。秋交好。以詩相倡和。於吳交姚孟長。歸楊子常。葬顧麟士。麟於梁交吳讓伯。伯齋徐霖蒼。霖與容城孫鍾元。騎尤善。中年作閉關疏。送客不出離洛。一畝之宮。花竹清深。圖書充牣。縣令至必式廬。復其徭役。年八十餘卒。乃予嘗愛其一絕云。淮南作客逢春雨。破帽疲驢幾日程。六合城南呼舴艋。綠陰相送到南京。

名媛詩

周嬰方叔極稱辨博。然有不必辨者。如詮鍾。辨文明。太后青臺雀歌。杜蘭香贈張碩。

詩數條。不知名媛詩歸。乃吳下人偽託鍾譚名字。非真出二公之手。何足深辨。又向來坊間有明詩歸。更俚鄙可笑。亦託名竟陵。又足辨耶。

坊刻又有皇明通紀。亦託名鍾惺。內載左都御史曹思誠為魏忠賢建祠事。曹近刊寬揭云。與惺素無仇怨。惺何不自惺等語。不知惺歿於天啟乙丑。而坊賈偽託之也。曹氏遍愬京師。與鍾為難。可發一笑。此康熙二十年事。去鍾之歿已五十七年矣。

七子三獨夫

陸機五等諸侯論。六臣犯其弱網。七子衝其漏網。呂向注。七子謂吳王濞。七國。劉更生傳。春秋地震。為在位執政太盛也。不為三獨夫動。亦明矣。師古曰。獨夫猶言匹夫也。七子。三獨夫。皆奇文。

二王詩畫

金陵王鏊。字安節。善畫山水。其兄著。字叔章。工花卉翎毛。兄弟皆能詩。往往可誦。著本名凡。鏊本名正。後改今名。嘗見鏊兩篇云。虛窗吮筆臨秋水。葭菼蒼蒼冷到天。為愛芙蓉江月好。小亭長伴鷺絲眠。又潯陽江水抱城流。庾亮曾經此夜遊。亦是新涼當

八月遂教高會。擅千秋風騷。接席無今古。喬梓凌雲富。唱酬傑閣共。傳詩句好。飛揚興不減南樓。際詩人方文爾止。壻也。

王右丞詩

世謂王右丞畫雪中芭蕉。其詩亦然。如九江楓樹幾回青。一片揚州五湖白。下連用蘭陵鎮。富春郭。石頭城。諸地名。皆寥遠不相屬。大抵古人詩畫。只取興會神到。若刻舟緣木求之。失其指矣。

契丹大金三國志

契丹國志二十七卷。宋淳熙七年。祕書丞葉隆禮奉詔撰進。其書帝紀十二卷。后妃諸王外戚傳三卷。列傳四卷。石晉降表。宋澶淵誓書。關南誓書。議割地界書。共一卷。南北朝饋獻禮物。外國貢獻一卷。四京州縣沿革一卷。風俗官制科舉等一卷。王沂公富鄭公行程錄一卷。張舜民使北記等一卷。諸蕃雜記。歲時雜記二卷。又大金國志四十卷。宋端平元年。沔西歸正人。改授承事郎。工部架閣。宇文懋昭上。其書帝紀二十六卷。開國功臣一卷。文學二卷。張邦昌錄一卷。劉豫錄一卷。立偽楚偽齊冊文。宋宗室隨二帝北狩一卷。兩京制度。陵廟儀衛官制科舉兵制等四卷。兩國誓書一

卷京府州縣一卷。初興風俗一卷。許亢宗行程錄一卷。金志記載與南遷錄多相合。與史多謬。其文學傳則全節取元好問中州集。或云宋人偽造似也。契丹志簡淨可觀。金志則仿其書而為之者耳。

王義山書

予謂劉後村詩好用本朝人事。近見宋末王義山稼村集。效顰尤可厭。如爭道老泉生二秀。最難錦水又三劉。師魯僅存遺集在。樂天無限故人思。田園彭澤菊三徑。意思濂溪草一般。上帝遣符徵范鎮。斯民失怙哭溫公。梅花窗下叅同契。綠草庭前太極圖。榜文爭看乖崖押。士類歡呼常袞來。無已許令叅後社。庭堅端的是前身。有時覓句尋歐約。不慣斟羔學黨家。此真下劣詩魔。惡道全出矣。宋末如王義山何夢桂之流。酸腐庸下。而詩文獨傳至今。文之傳不傳。信有命耶。

杜注

錢牧齋注杜。主宋紹興吳若季海本。若自序云。凡稱樊者。樊晃小集也。稱晉者。開運二年官書也。稱荆者。王介甫四選也。稱宋者。宋景文也。稱陳者。陳無已也。稱刊及一作者。黃魯直晁以道諸本也。又宋胡仔茗溪漁隱云。子美集。予所見者凡八家。杜工

部小集則潤州刺史樊晃所序也。注杜工部集則內翰王原叔洙所注也。吳彥高集云是元祐間秘閣校對黃本鄧忠臣慎思所注託名原叔。改正王內翰注則王寧祖也。補注杜工部集則學士薛夢符也。校定杜工部集則黃長睿伯思也。重編少陵先生集并正異則東萊蔡興宗也。杜注詩補遺正謬集則城南杜田也。少陵詩譜則縉雲鮑彪也。

王承旨詩

宋刻鑒戒錄載前蜀興聖太子隨軍王承旨猷其詠後主出降詩云。蜀朝昏主出降時。銜壁牽羊倒繫旗。二十萬軍齊拱手。更無一箇是男兒。此與花藥夫人詩大同小異。必有一誤。此詩能改齊漫錄亦兩載之。

盧延讓

何光遠鑒戒錄載王蜀盧侍郎延讓獻王建詩卷中有栗爆燒檀破猫跳觸鼎翻之句。後建與潘峭在內殿平章邊事。令宮人於爐中煨栗。栗爆出。燒損繡褥。子建多疑。每於爐中燒金鼎子。惟徐妃二妹妹侍茶湯而已。是夜宮猫誤觸鼎翻。建曰。栗爆燒檀破。猫跳觸鼎翻。憶延讓詩有此一聯。先輩裁詩。信無虛境。來日遂有六行之拜。給自事拜以俚鄙之詞。遂獲顯擢。與孟公松月夜窗虛迥異如此。人生窮通。豈非命乎。或

云。是廬延遜獻宋太宗詩。潘峭作潘美。

慈恩塔詩

元白因傳香於慈恩寺塔下。忽觀章先輩八元詩。吟咏竟日。悉令除去諸家之詩。惟留章作。其五六句云。迴梯暗踏如穿洞。絕頂初攀似出籠。殊不成語。不知元白何以心折如此。盛唐高岑子美諸公同登慈恩寺塔賦詩。或云秋色從東來。蒼然滿關中。五陵北原上。萬古青濛濛。岑或云。秋風昨夜至。秦塞多清曠。千里何蒼蒼。五陵鬱相望。高或云。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杜此是何等氣概。視章作真小兒號。嗷耳。每思高岑杜輩同登慈恩塔。高李杜輩同登吹臺。一時大敵。旗鼓相當。恨不廁身其間。為執鞭弭之役。

陶李

寶應布衣陶澂字季。一字昭萬。有著舟車集。予為刪定。其客湖南閩中諸詩。多似高岑龍標。今日一作手也。過東阿曹子建墓。有句云。可憐衰草地。猶是建安人。為時所稱。

琉球二僧書

琉球天王寺。有僧號瘦梅道人。賦七夕詩云。陶公簾外赤龍下。漢武殿前青鳥來。又萬松院僧不羈。有詩云。黃葉落三徑。白雲歸數峯。予門人汪翰林舟次。楫林舍人石來。麟康熙癸亥。奉使其國。見之。石來有詩云。瘦梅道者人不識。梵夾吟題聳兩肩。賦得赤龍青鳥句。樊南甲乙可同傳。浮屠亦有不羈人。祇樹蕭蕭絕世塵。唐體詩中風格好。白雲黃葉鬪清新。

詩三百非孔子所刪

孔子但正樂。使各得其所而已。未嘗刪詩。觀自衛返魯云。云可見。且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家語對哀公問郊。亦曰臣聞誦詩三百。不可以一獻。知古詩本來有三百篇。非孔氏自刪定也。又左傳列國卿大夫燕饗賦詩。率皆三百篇中之詩。多在孔氏之前。其非夫子手刪了。然可見葉水心習學記言云。史記言古詩三千。孔安國亦言刪詩為三百篇。按詩。周及諸侯用為樂章。今載於左氏者。皆史官先所采定。就有逸詩殊少矣。不待孔子而後刪十取一也。論語稱詩三百。本謂古人已具之詩。不應指其自刪者言之也。輔廣亦謂司馬遷言古詩三千。傳聞之誤。其說與予見略同。

敏速

南唐近事。載處士史虛白。嘗對客奕。旁令學徒四五輩。各秉紙筆。先定題目。隨口而書。略不停綴。數食之間。眾製皆就。封氏聞見記。雒縣尉張陟。在中書日試萬言。今善書者三十人。各操紙執筆。俱占題目。身自巡席。依題口授。周而復始。午後詩筆俱成。得七十餘字。唐詩紀事。長沙王璘日試萬言。崔詹事廉問表薦於朝。先試之。璘請十吏。皆給筆札。璘口授十吏。筆不停綴。首題黃河賦。三十字。復為鳥散餘花落詩。二十首。皆可謂敏速矣。又韋臯嘗於二十四化設醮。請符載撰齋詞。於時飲摩訶池上。載命小吏十二人捧硯人分兩題。緩步池間。各授口占。其敏如此。

石敬瑭家廟碑

朱簡討云。曾於廟市見五代石敬瑭家廟碑。梁周翰撰。文翰雖不甚工。亦是古物。惜未購之。此碑石。今不知所在。

東絹

蜀鹽亭縣有鵝溪。縣出絹。謂之鵝溪絹。亦名東絹。子美詩。我有一疋好東絹。是也。周紫芝詩。百尺寒松老幹枯。韋郎筆妙古今無。何如莫掃鵝溪絹。留取天吳紫鳳圖。此

雖諧謔。然北征自作於赴行在時。而題韋偃畫松。則在入蜀之後。固不可同日語也。

魏野詩

宋小說載魏野同寇萊公遊陝郊某寺。詩云。若得時將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湘山野錄云。添蘇長安名姬也。徐僅尹京兆日。野寄詩去。見說添蘇亞蘇小。隨軒應是珮珊珊。孫愛之以示添蘇喜。如獲寶。求善筆札者。大署其詩於壁。野以事抵長安。孫邀置府宅。人未之知也。有好事者與密過添蘇家。見其風貌。魯質固不前席。野忽舉頭見壁所題。乃索筆於側。別紀一絕云。誰人把我狂詩句。寫向添蘇繡戶中。閑暇若將紅袖拂。還應勝得碧紗籠。添蘇始知是野。大加禮敬。二說不同。

鐵帆

僧鐵帆能詩。順治末。予官揚州。鐵帆住木蘭寺。劉吏部公鼐體仁聞之。寄予書云。是天寒衣衲重鐵帆耶。天寒衣衲重。乃粵僧一靈句。公鼐誤記耳。東坡在黃日。參寥往視之。京師士大夫寄書云。聞有僧在彼。是隔林彷彿聞機杼和尚耶。坡笑語參寥云。此是吾師七字號。公鼐帖全用此語。

徐曹詩

徐橫鄉洞庭葉未下。瀟湘秋欲生。一篇非太白不能作。千古絕調也。曹學佺亦有秦
淮送別一篇云。疎籬豆花雨。遠水荻蘆煙。忽弄月中笛。欲開江上船。情致殆不減徐
徐五集中。有一絕云。渺渺太湖秋水濶。扁舟搖動碧琉璃。松陵不隔東南望。楓落寒
塘露酒旗。曹一絕可以相敵。新林浦云。夾岸人家映柳條。玄暉遺跡草蕭蕭。曾為一
夜青山客。未得無情過板橋。

題壁逸詩

予少時與先兄考功同上公車。每到驛亭。輒題素壁。筆墨狼藉。率不存稿。逸去多矣。
數年來。往往從友人口中得之。恍忽如夢。不忍盡割。略記於此。河口花明錦纜春。研
繚綾子領邊巾。不知何事牽儂思。欲疊紅箋賦洛神。徐隱君東癡嘗口誦此詩不見湘中舊記人。
西園蘭石愴如新。低徊十五年前句。祇有蛛絲絡暗塵。彭少宰孫適美門誦之關河連夜雨。驛
路一聲蟬。湯右曾西厓王戩孟穀誦之風迴邸閣聞鈴駭。日落關山見戍旗。彷彿夢中尋蜀道。打
包身度棧雲西。徐學士健菴誦之。且題其右云。古驛斜陽聽鐸聲。分往迹流傳本事
詩。廿年如夢不堪思。重來頭白風情盡。誰記巡檐繞柱時。王耀麟叔定誦之趙北燕南水四
圍。此中避地可忘機。垂垂炎實迎秋熟。拍拍鷗羣接翅飛。蟹舍都連黃淺舫。釣人相

映綠簾衣淮南小別今三載魚樞珠湖願竟違

曹祭酒本城眉榜旅舍曰漁洋詩屋

白洪厓

先世父侍御公崇禎中巡視茶馬作西巡雜詩數十首有云不須赤打白洪厓予幼誦之不解為何語頃見丁謂戲白禎詩云五百青蚨兩家缺赤洪厓打白洪厓蓋用此

論坡谷

許彥周詩話云東坡詩不可輕議詞源如長江大河飄沙卷沫枯槎束薪蘭舟繡鷁皆隨流矣珍泉幽澗澄澤靈沼無一點塵滓只是體不似江河耳林文軒論蘇黃云譬如丈夫見客大踏步便出去若女子便有許多粧裹此坡谷之別也

明史樂府

長洲尤展成侗晚以博學宏詞入史館在局中仿李西涯體作明史樂府百篇佳處殆不減李今略載數首於此作佳傳云入學宮辭孔子衣帶題詩自經死出史局別同官官方飼豬不暇看一死一生交情見留與若翁作佳傳閣門使云閣門使鐵簡賜谷長史兼理六王事當局不敢讓臣誼應如是殿下百世後難逃一個字下詔獄

敵髮死嗟乎。此真文成子。張辟疆。豚犬耳。生程濟云。為忠臣。為智士。死高翔。生程濟。身免乎。軍中祭。君免乎。宮中刺。君乘車。臣執轡。君登舟。臣操柁。寒則燎衣。飢持糲。四海從亡。多故人。道旁相見。惟流涕。萬水千山。風復雨。送君還上金陵去。天外龍蛇有日歸。鴻飛冥冥。不知處。靖難云。七國反。誅家令。灌將軍出山東。定北平。起討齊黃。曹國公出金陵。亡建文君。非景帝。燕王亦非吳王濞。靖難雖然。百戰功。成敗何常。總天意。太祖生男二十五。為王。為庶。知誰主。燕子高飛。上帝畿。紇千凍。雀無毛。羽可憐。高煦亦英雄。頃刻燒死銅缸中。威武大將軍云。平陽侯。張公子。威武大將軍。三君一轍耳。漢家天子。自待邊。大同宣府。往復還。朕稱將軍。封萬戶。驃騎當屬江與錢。旌旗獵獵向北駐。樓船搖搖望南渡。豹房家裏樂未終。更覓春江花月處。朝登牛首山。夕宿鳳皇臺。鄱陽凱歌何雄哉。戎服簪花金銀牌。揚鞭却指隋堤笑。一狩江都竟不回。大禮云。明倫典。問誰作。唱者璵。和者萼。筆者方。削者霍。浹與綰。唯且諾。天子有私臣。朝中有黨人。武夫何知咄郭勛。配爾祖。英烈傳。中山睜眦開平歎。根本誓云。根本誓。腹心誓。門庭誓。羣妖掃地偷龍睡。誓未退兮。字將至。大馮君。小馮君。忠臣孝子出一門。刺血上書。動至尊。但看六月飛霜雪。君門之誓乃可滅。河套冤云。嚴夏兩家鷄相鬪。

曾銑仇鸞分左右。嚴鷄方勝夏鷄。銑欲劾鸞。胡為乎。套未復身先死。朝璽書。暮西市。將軍橫尸何足言。宰相駢首寧無冤。君莫哭。君不見朱仙鎮上風波獄。長生藥云五利幾文成。死致一真人上天去。復有紫府神霄兩高士。天子齋居。日夜禱祀相公宿直。爭獻青詞。赭衣半道。斷首滿稽。殺人媚天。修玄奚為。四十五年元氣削。王金方進長生藥。海瑞疏云。世宗在位四十五。建言諸臣盡園土。末年乃有海瑞疏。直訐乘輿干上怒。擲地不已。遶殿步。忠臣豈肯逃亡去。大行賓天。應釋汝獄吏酒。有相勞苦。但願飽啖得死所。誰知晏駕驚聞訃。此日方看臣哭主。當時尚擬子罵父。逐新鄭云。華亭去分宜。江陵逐新鄭。賢否故懸殊。門戶總同轡。主少國疑賴元老。一留一去由馮保。宰相踉蹌出午門。先皇顧命寒秋草。大臣獄起重驚倒。不憐身歿無遺表。夫人泣涕致相公。敬為故夫獻微寶。富貴何常忽易人。江陵簿錄還如掃。噫嘻乎。前人跌後人滑。古來名位多相軋。死姚崇算生張說。趙高傳云。委鬼當頭坐。茄花滿地紅。趙嬈曹節竟私通。涿州道上馬游龍。月華門前車關風。內操搗鼓鳴刀弓。犴狴流血朝班空。祠堂昭德兼崇功。乾光義子多如蟲。讀史至此再三歎。殆哉岌岌將作難。滿朝彈章君不見。中宮獨看趙高傳。

閨中詩

淄川袁孝廉松蘿。藩名士也。以康熙癸卯。冠禮經。壬戌尚困公車。閨中賦詩云。二十年前古戰場。卧聽譙鼓夜茫茫。三條畫燭連心熱。一徑寒風透骨涼。苦向緇塵埋鬢髮。憑誰青眼託文章。明宵別後長安月。徧照河橋柳萬行。武康陳孝廉興公之羣。吟之至泣下。是科袁竟下第。乙丑病蠱卒。

無羊之什

詩。國風如燕燕。兼葭。幽風東山。七月。諸篇述情賦景。如化工之肖物。即如小雅無羊之什云。或降於阿。或飲於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餼。麾之以肱。畢來既升。即使史道碩。戴嵩。畫手擅場。未能至此。後人如何著筆。

池北偶談卷十九

清 濟南王士禛阮亭著

談藝

宋人絕句

偶為朱錫鬯太史輯舉宋人絕句。可追踪唐賢者得數十首。聊記於此。亭亭畫舸繫春潭。只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煙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春陰垂野草青青。時有幽花一樹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滿川風雨看潮生。冷於陂水淡於秋。遠陌初窮見渡頭。賴是丹青無畫處。畫成應遣一生愁。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蒹葭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黃葉西陂水漫流。蘆花風急滯扁舟。夕陽暝色來千里。人語鷄聲共一丘。露白霜紅郭外田。山濃水淡欲寒天。參軍抱病陪清賞。一檝呼歸亦可憐。斷腸聲裏無形影。畫出無聲亦斷腸。想得陽關更西路。北風低草見牛羊。梁州一曲當時事。記得曾沾玉笛吹。端正樓空春晝永。小桃猶學澹燕支。斷雲一葉洞庭帆。玉破鱸魚霜破柑。好作新詩寄桑苧。垂虹秋色滿東南。投荒萬死鬢毛斑。生入瞿唐滌瀕關。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陽樓上對君山。江上荒城猿鳥悲。隔江便是屈原

祠一千五百年間事。只有灘聲似舊時。夜雨連明春水生。嬌雲濃暖弄微晴。簾虛日薄。花竹靜。時有乳鳩相對鳴。目盡孤鴻落照邊。遙知風雨不同川。此中有句無人見。送與襄陽孟浩然。獨凭危堞望蒼梧。落日君山似畫圖。無數柳花飛滿岸。晚風吹過洞庭湖。來時秋雨滿江樓。歸日春風度客舟。回首荆南天一角。月明吹笛下揚州。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怡悵西蘭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到處相逢是偶然。夢中相對兩華顛。還來共醉西湖雨。不見跳珠十五年。烏塘渺渺路平堤。堤上行人各有攜。試問春風何處好。辛夷如雪柘岡西。掃地焚香閉閣眠。簾紋如水帳如煙。客來夢覺知何處。挂起西窗浪接天。曾作金陵爛熳遊。北歸塵土變衣裘。菱荷聲裏孤舟雨。卧入江南第一州。皂莢村南三四里。春江不隔一程遙。雙堤鬪起如牛角。知是隋家萬里橋。去年此日泊瓜洲。衰柳蕭蕭客繫舟。白髮天涯歎流落。今宵聽雨古宣州。山驛蕭條酒倦傾。嘉陵相背去無情。臨流未忍輕相別。吟聽潺湲坐到明。照江丹葉一林霜。折得黃花更斷腸。商略此時須痛飲。細腰宮畔過重陽。洞庭木落萬波秋。說與南人亦自愁。欲指吳淞何處是。一行征雁海山頭。陌上花開蝴蝶飛。江山猶是昔人非。遺民幾度垂垂老。遊女還歌緩緩歸。白髮先朝舊史官。風爐煮茗暮江

寒蒼龍不復從天下。拭淚看君小鳳團。濯錦江邊憶舊遊。纏頭百萬醉青樓。而今莫
索梅花笑。古驛燈前各自愁。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使君莫忘雲溪如
時作。陽關腸斷聲。琵琶絃急滾梁州。羯鼓聲高舞臂鞦。破費八姨三百萬。大唐天子
要纏頭。逍遙堂後千章木。常送中宵風雨聲。誤喜對牀尋舊約。不知漂泊在彭城。秋
來東閣涼如水。客去山公醉似泥。困臥北窗呼不醒。風吹松竹雨淒淒。千詩織就迴
文錦。如此陽臺暮雨何。只有聰明蘇蕙子。更無悔過竇連波。落日同騎款段遊。倦依
松石弄清流。蓬萊漢殿春分手。一笑相逢太華秋。舟中一雨掃飛蠅。半脫綸巾臥翠
簾。殘夢未醒窗日晚。數聲柔櫓下巴陵。何人把酒慰深幽。開自無聊落更愁。幸有清
溪三百曲。不辭相送到黃州。向來松檜欣無恙。坐久復聞南磬鐘。隱隱修廊人語絕。
四山滴瀝雪鳴風。自愛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曲終過盡松陵路。回首煙波
十四橋。夜暗歸雲遶舵牙。江涵星影雁團沙。行人悵望蘇臺柳。曾與吳王掃落花。征
帆一似白鷗輕。起揭船蓬看晚晴。梅子著花霜壓岸。自披風帽過臨平。

蘇詞注

東坡詞。行憂寶瑟僵。乃用漢書金日磾傳。行觸寶瑟僵語。解者顧引楊行密給朱延

壽病目行觸柱。僵有何干涉。乃知註書之難。東坡放翁猶不敢居。有以也。

胡恢書

南唐書。今止傳陸游馬令二本。胡恢書久不傳。惟江陰赤岸李氏有之。李即忠毅公應昇之叔。忘其名矣。按恢金陵人。夢溪筆談稱恢博物強記。善篆隸。韓魏公當國。恢獻詩云。建業關山千里遠。長安風雪一家寒。公憐之。令篆太學石經。官華州推官而卒。

僧作制義

明時南京五大寺僧。每季考校於禮部。命題即法華楞嚴等經。其文則仿舉子制義。文義優者。選充僧錄等官。某寺僧耳疑者。曾刻其制義。黃俞邵云。曾見之。

孟子逸語

孟子逸句。有云人之所知。不如人之所不知。信矣。見梁武帝答臣下神滅論。又見釋道安教指通局。又君王無好智。君王無好勇。勇智之過。生平禍患所遭。正當仁義為本。見蕭子良與孔中丞書。謝廷讚維園鉛摘載之。其餘殊不類。

法言語

法言春木之葩兮。援我手之鶉兮。一語全仿原壤歌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

瓏瓏

劉節之和有詩云。虛堂微月影。玲瓏。茗粥筵中解靜聽。已許來年仍小泊。未須催曉唱瓏瓏。瓏瓏二字。出楊子法言。瓏瓏其聲者。其質玉乎。則商玲瓏。作商瓏玲。亦何不可之有。

荀子語

李廣射虎沒石飲羽。荀子解蔽篇已云。冥冥而行者。見寢石以為伏虎也。唐詩山風吹空林。颯颯如有人。荀子已云。見植林以為後人也。

舩

蜀人謂衣紐曰舩。蓋方言也。海鹽陸處士冰修嘉贈予詩。有跣足到門衣不舩之句。用此谷水談林釋杜詩。天子呼來不上舩。乃引方言鑿矣。

劉李

中州集中。如劉迎無黨之歌行。李汾長源之七律。皆不減唐人。及北宋大家。南宋自陸務觀外。無其匹敵。爾時中原人才。可謂極盛。非江南所及。

詩僧

新城釋成楚字荆菴受五戒於法慶今居靈巖頗能小詩落花云高枝忽別離逝水隨飄蕩雨後云青猿臨澗飲白鳥向空翻秋日云風來夕沼綠荷敗霜落秋山黃葉多山居云險崖句後參宗旨臨虎機前驗作家新霽云嵐氣千重縈嶂背清流萬道出雲根贈吳林大師云派衍靈山第一枝無言得髓是吾師偶然豎拂天花落絕勝空生晏坐時記之當續訪其全云同時僧智泉者亦新城人有移竹詩云別去寒山寺來依明月樓亦有致

詔語似詩

漢光武諸書詔最有情態西京所無沿及明章亦然光武賜侯霸璽書云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古勁絕似漢人詩句又范書語往往有似詩者如柴門絕賓客楊震傳僕妾盈紉素楊秉傳之類是也光武微時嘗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亦似漢人樂府語

蟪蛄集

閩人林小眉。明崇禎癸未進士。才甚雋逸。以忤直死獄。與余賡之同難者。蟪蛄集。

十卷同年張給事赤菴松齡及其子人中走七千里以序相屬引歐陽公序穆伯長袁石公序徐文長為比會予使東粵失其集聊識之俟索其本為序之

肅府淳化帖

予記陳卓曼仙補刻肅府淳化閣帖事門人海寧陳弈禧子文適寄所著臯蘭載筆至中述蘭帖始末甚詳采錄其略用備參考肅府淳化閣本自莊王受封太祖賜之宋刻相傳有龍膽壺風憲王時洮岷道潁川張鶴鳴得李子崇本於白下材官本於臯蘭請肅王賜帖校讎見古法帖數段久缺而茲獨全知為馬房光怪以前物也姑蘇溫如玉南唐張應台為之雙鉤鶴鳴攜之黔陽憲王乃鐫石於蘭未竟而薨世子識鉞卒業於萬曆辛酉先後七年其初搨用太史紙程君房墨人間難得搨工間有私購者直五十千刻用富平石一百四十四葉二百五十三藏府東書園殿鼎革時石幾淪缺順治甲午洮岷道揚州陳卓補刻復成全璧然神明不備視初搨徑庭矣乙卯平涼逆熒及蘭靖逆奮威二將軍自河西來軍於龍尾臯蘭之間攻城不下賊欲破石為礮偽知州徐某力救得免今移置州學有張尚書鶴鳴王尚書鐸憲王父子四跋云

進西岳賦表

杜甫進封西岳賦表有云。維岳授陛下元弼。克生司空。按舊書紀。天寶九載正月。羣臣請封西岳。從之。二月辛亥。西岳廟災。制停封。二月。右相楊國忠守司空。天雨黃土。霑於朝服。杜所謂元弼司空。謂國忠也。國忠以椒房進。黃緣三公。天下知其非據。而甫獨引大雅甫申之詞以諛之。可謂無恥。他日作麗人行。又云。慎莫近前丞相嗔。乃自為牙盾。杜固詩史。其人品未可知。顧自許稷契亦妄矣。

蔡狀元詩

庚戌狀元蔡崑陽。轍公車過淮安。謁山陽令邵某。邵其鄉人也。批其名刺云。查明回報。蔡怒而去。至京。遂狀元及第。題一絕句於扇。寄邵云。去冬風雪上長安。舉世誰憐范叔寒。寄語山陽賢令尹。查明須向榜頭看。蔡後官春坊中允。假歸卒。

指掌圖

東坡先生指掌圖。於五代之君。書法各異。於梁曰。梁太祖朱溫。於唐曰。後唐莊宗。諱某。於晉周曰。晉高祖。姓石氏。名某。周太祖。姓郭氏。名某。字仲文。於漢則曰。漢高祖。睿文聖武。昭肅皇帝。姓劉氏。名某。豈非以五代。惟後唐及漢。得國差正。而異其書法耶。

郭周七國條下書放鍾離謨歸江南。按史鍾謨傳。但云其先會稽人。不言本姓鍾離。離字豈誤書抑衍文耶。

羅鄂州

宋羅鄂州願。古文南渡後第一。為朱文公所推重。其爾雅翼後序。通篇用韻。尤屬奇。宋文憲公序鄂州小集。因效其體。亦韓文公志樊紹述之意。然奇崛出鄂州下矣。

二內禪頌

宋高宗紹興內禪。羅願端良作帝統。孝宗淳熙內禪。王子後才臣作內禪頌。皆仿典引貞符之體。帝統有云。神器大寶。一朝可付。十世必復。留無嫌久。報無移德。俾我太宗之志。獲明於二百載之後。又云。選世至七。復遇厥聖。還之於宸極。大統以正。頌中有諷。蓋深致不滿太宗之意。此文似在王作之右。近梁溪顧修遠宸撰宋文選。止取王頌。而不載帝統。豈未覩鄂州文集耶。

避諱當更正

古今避諱。有沿襲不改者。如秦始皇諱政。以正月為征月。晉避司馬昭諱。樂府以昭君為明君。唐祖諱虎。改虎林為武林。呂后諱雉。以雉為野鷄。武后諱曩。以詔書為制。

書鮑照為鮑昭。楊行密據揚州。州人改蜜為蜂糖。錢元瓘據浙。浙人改一貫為一千之類。皆當改正。

西施

程良孺讀書考定云。管子小稱篇。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也。自管子至吳越。二百一十三年矣。如果一西施不應先及。

相鼠鼯鼠

詩相鼠。孫奕云。相地名。陸璣云。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於頭上跳舞。善鳴。按地志。相州與河東相鄰。荀子。鼯鼠五技而窮。本草廣雅。皆謂螻蛄。一名鼯鼠。易。晉如鼯鼠。孔穎達正義。引蔡邕勸學篇云。鼯鼠五能。不成一技。荀子云。竝為螻蛄也。

蜀恙泥妍媼

爾雅釋山。獨者蜀。蜀虫名。好獨行。無恙。恙亦虫名。風俗通云。恙毒虫也。春傷人。神異經。北大荒中。有獸咋人則病。名曰恙。恙也。如泥。泥亦虫名。妍媼皆虫名。妍。螢類。身有光采。蚩形蠢蠢然也。

魏南陽

畢萬之魏。今蒲州之永樂鎮。非大名元城也。韓愈之南陽。今修武之南陽。非南陽鄧州也。漢書地理志。修武。應劭曰。晉始啓南陽。今南陽城是也。秦昭紀。魏入南陽。以和。白起傳。攻南陽。太行道絕之。張儀傳。魏絕南陽。皆是。

鄧鄧

菽園雜記。鄧有二音。一則盱切。一才何切。才何者。縣屬沛國。蕭何初封邑。則盱者。縣屬南陽。蕭何子孫所封也。讀書考定。蕭何封鄧侯。今世家作鄧侯。字相似之誤也。鄧才何切。孟堅泗水亭碑。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叙功第一。受封於鄧。古今字韻全書。鄧鄧二字。竝見十五歌。注云。鄧縣名。在譙郡。或作鄧。鄧本音醴。前漢書功臣表。鄧直音贊。史記功臣侯年表。并同。索隱曰。鄧縣在沛。方以智通雅云。當時在南陽。今在襄陽之光化者。蕭何封邑也。沛縣之鄧。本作鄧。音嵯。今在考城縣。漢地理志。載南陽鄧縣侯國。不言沛之鄧侯國。非其明驗乎。升菴弱侯。定以沛鄧為何封邑。而云師古無據者。謬也。按鄧鄧兩音。自是兩字。菽園混而一之。讀書考定。主沛之鄧。與楊焦旨同。以何起沛。封必近之。而以班碑為據。通雅則以師古注為據。南陽蕭何封邑。音鄧。本春秋陰國。唐為懷州陰城縣。有何廟。高后封何夫人。同為鄧侯。小子延為筑陽侯。鄧與

筑陽同隸南陽郡也。二說正相刺謬。至沛郡之鄮。應劭音嶮。師古曰。此縣本為鄮。應音是也。中古以來。借鄮字為之耳。讀皆為鄮。而莽呼為贊治。則此縣亦有鄮音。然功臣表。元符三年。共侯慶以何曾孫紹封鄮。不言別是一鄮。故園之說。未知何據。又按劉肅唐世說云。凡封功臣。多就本土。張良封留。是為成例。按班固泗州亭碑。漢書班氏所修。泗州碑。孟堅所作。何須穿鑿更制別音。此駁師古注。與楊焦二說同。

呂太一

杜詩。自平宮中呂太一。黃鶴注云。當作中官呂太一。錢牧翁注。舊書。廣德元年。宦官市舶使呂太一。逐廣南節度使張休。又韋倫傳。代宗即位。中官呂太一。於嶺南矯詔募兵為亂。按劉肅唐世說。呂太一拜監察御史裏行。詠院中叢竹。以寄意曰。擢擢當軒竹。青青重歲寒。心貞徒見賞。籜小未成竿。後遷戶部員外。牒吏部云。當須簡要。清通。何必監籬插棘。又按唐會要。魏知古嘗薦洹水縣令呂太一。又張嘉貞薦呂太一。及苗延嗣等。時號令君四雋。此又一呂太一也。皆與中官無涉。

王革

歷城秀才。王革。字秋史。少年能詩。頗清拔絕俗。常有亂泉聲裏誰通屐。黃葉林間自

著書黃葉下時牛背晚青山缺處酒人行之句。華師田中丞漪亭。要而友吳徵士天章。要丙寅秋寄詩於予。予偶以書寓巡撫張中丞南溟。鵬言華之才。中丞特召見引之客座。且贈金馬。華之才。中丞之誼。皆塵中所少。故記之。

月泉吟社

宋末浦江吳渭。倡月泉吟社。賦田園雜興近體詩。名士謝翺輩。第其高下。詩傳者六十人。清新尖刻。別自一家。予幼於外祖鄒平孫公家。見古刊本。後始見琴川毛氏本。常偏和之。竊謂畢羽所品高下。未盡當意。因戲為易置次第如左。春日田園雜興。

第一名子進。本名魏新之。號石川。第二名魏子大。梁必大。字君玉。第三名全泉翁。全璧字君玉。第四名山南。

隱逸。劉應龜字元益。第五名躡雲。翁合老仲嘉。第六名仙村人。第七名方賞。方德麟號藏六。第八名高宇。

梁相字必大。第九名俞自得。第十名槐窗居士。黃景昌。十一名東湖散人。十二名徐端甫。十

三名仇近村。仇遠字仁近。十四名陳希邵。陳舜道。十五名子直。魏石川。十六名司馬澄翁。馮澄字澄。

翁。十七名陳緯孫。何教。十八名聞人仲伯。陳希聲。十九名君瑞。二十名田起東。劉汝鈞。二號蒙山。

十一名羅公福。連文鳳。號應山。原第一名。

谷音

谷音二卷。元清江杜本清碧所輯。其人皆節俠跡弛之士。詩亦岸異可喜。常疑清碧自撰。託名於人。及得其清江碧嶂集觀之。殊庸膚無足取。與所輯迥不類。谷音。吾友施愚山為湖西監司時。亦嘗刻於臨江。

韋蘇州

李元賓集。有代人上韋蘇州書二篇。刺韋褊急躁露。殊不類其為人。今錄於左。月日於法司上書。郎中閣下。彝不耽書嗜酒。已至於老。東西南北。無立錫之地。竊以閣下有經濟之器。因敷小人直慙之性。非敢失色於左右。僥求於去就。不圖行絀時禁。坐貽伊戚。惶怖無暇。繫維不安。仰天椎心。收血續淚。所言奔鹿逐網。飛蛾蹈火。顛覆靡排。彝何以堪。彝知過矣。舉家十口。兒女幼弱。寺中僑寄。目下絕粒。閣下錮彝在此。令吏推責。反覆憂難。詞理俱屈。衰髮一名。如經十秋。素來無業。只慣飲博。罔曾負累。以至訊問。事過奇喘。無禍不有。且彝於天下。何異株塊。比於閣下。累螻蟻如國家之事。肉食者謀。雖鞭之長。胡及馬腹。況中籌之子。如何敢及。早聞閣下清節玉立。洪量海納。軍謀在握。文藻盈帙。中外騰口。聲歸其高。彝是用口口微誠。庶彼知己不測。閣下以言罪之。嘗聞不以言廢人。閣下何必取威於懦夫。而後行令。且明主有誹謗之木。

諸侯有鄉校之議。今主上何媿於禹。閣下何短於鄭卿。伏惟念葬之失。寬葬之責。使得□□。便當鉗口。匍匐鈴下。以救前非。則仗諸忠信。越境不敢留也。葬死罪死罪。又代李圖南上蘇州韋使君論戴察書。文多不具錄。

夢山詩

海豐楊夢山宮保太宰。魏有存家稿八卷。五言最簡古。得陶體。明人所少。予喜其一絕云。前年視我山中病。落日獨騎驄馬來。記得任家亭子上。連翹花發共啣杯。予在京師日。曾選訂其集為三卷。謝員外方山鍾刻之。

黃夫人詩

楊升菴夫人黃。寄外詩曰。歸曰歸。愁歲暮。其雨其雨。怨朝陽。乃黃魯直答初和甫詩句也。見豫章外集。詩云。君吟春風花草香。我愛春夜璧月涼。美人美人隔湘水。其雨其雨怨朝陽。蘭茝盈懷報瓊玖。冠纓自潔非滄浪。道人四十心如水。那復夢為蝴蝶狂。

隄廡

隄廡。墨名。豫漢書西羌傳。有隄廡相。曹鳳注云。隄廡。屬石扶風。今汧陽縣也。

孫豹入詩

孫豹人_辭遊焦山。中流風浪大作。舟人失色。孫長嘯詠詩云。風起中流浪打船。秦人失色海雲邊。也知賦命元窮薄。尚欲西歸太華眠。孫三原人。流寓江都。

遼宮詞

萊州趙伯濬_士嘗作遼宮詞百首。可與周憲王元宮詞頡頏。伯濬隱居登之松椒山。躬耕著書。去家五百里。終身不歸。著皇綱錄。建文年譜。

平陵城

後山叢談云。齊之龍山鎮有平陸故城。高五丈。四方五里。附城有走馬臺。其高半之。濶五之三。上下如一。其西與南則在內。東北則在外。莫曉其理。今平陵城故址尚在。在歷城章丘界。所謂走馬臺者。不可復識矣。坡公詩。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即此地。孟子之平陸。則在今汶上縣。此城本東平陵。唐齊王祐反。縣人不從。太宗嘉之。詔改縣名為全節。後山云平陸亦訛也。

中南草堂圖

程幼洪邑郎中。閱宣和御府所藏摩詰終南草堂圖。上方橫書王維終南口峯草堂。

圖九字。一闕為道君御書。倪元鎮題云。予讀岑參集有歸終南草堂詩。今摩詰之寫是圖也。豈其贈別之作耶。大抵高賢達士。於謝政歸閑之際。不能無詠歌圖繪以贈之。昔盧鴻有嵩山草堂十圖。亦猶是也。故徽廟標書。以便後之覽者。此幅向為杜南谷先生所藏。予得之。日夕展對。不惟諸品為之減色。而吾儕之進取深。有藉於斯圖矣。黃子久題云。右丞此圖。與雪谿捕魚二卷。同一筆致。而秀婉過之。豈其後先之分耶。又梅道人吳仲圭。紫芝俞和詩。各一篇。

潞王琴

故明潞藩。敬一主人。風尚高雅。嘗造琴三千張。予猶見長安市上售其一。有隸書中和二字。又嘗仿宣和博古圖式。造銅器數千枚。瘞地中。予昔在金陵。登弘濟寺。見臨江石壁上。刻其畫蘭極工。

焦山鼎詩

焦山海雲堂。有古鼎一。高一尺三寸二分。腹徑一尺五寸八分。口徑一尺四寸五分。耳高三寸。潤四寸二分。足六寸一分。深八寸二分。腹有銘。其詞曰。惟九月既望。甲戌王。遷於周。必子。口于圖室。司徒疑。始南仲佑。口惠。口立中庚。王呼史受冊命。口惠曰。

官司治王口側口作錫汝元衣束帶戈瑊戟編鞞彤矢鑿鑿旂世惠敢對揚天子丕
顯敷休用作尊鼎用享于烈考用周_鑑壽萬年子孫永寶用此予兄弟手搨屬新安
程穆倩遽譯本凡蝕二字疑六字闕九字秀水朱竹垞韓云其曰立中庭按毛伯敦
銘文亦有之薛尚功釋為立而楊南仲謂古立位同字古文春秋書公即位為公即
立則是銘立字亦當讀作位也鼎故京口某公家物分宜枋國時聞此鼎欲之某公
不即獻因嫁禍焉鼎遂入嚴氏嚴氏敗鼎復歸江南因置焦山寺中家兄摹為圖賦
長歌紀之予亦有五言古詩三十韻記事汪鈍翁琬序之

誌公碑

常白山醴泉寺誌公碑唐開元乙卯立文作齊梁體可辨者十之三書法圓勁在歐
虞間每行凡七十九字其下多斷齧不存其碑陰乃誌公像也碑可辨者錄於此
大唐齊州章丘縣常白山醴泉寺誌公之碑

_{闕二}京大薦福寺奉敕

_{闕一}字

慶

_{闕一}字

綴文

沙門玄奘

_{闕五}字

薦福寺

_{闕二}字

翻經院校

勘沙門正智寺都維

_{闕一}字

僧道寂建此寺

_{闕三}字

_{闕二}字

曇花未出

庸詎知寂滅之名

覺日猶

_{闕一}字

曷嘗識苦空之相

_{闕一}字

夫金儀下降

舍靈字一淨月之光寶教旁流字四雲之潤三車字一駕字九二十化字三五字三香不怠
所以化身周流於別土神字三於塵沙或十大聲聞駐形字二一方菩薩納景涼臺
觀字一背嶺以宣慈清辨起字六未掩白足字二佛法之字三月字一咸字一王
城之舍蓋字一一生字一道字一境發字一若不人字一具字四諦幢高字一者與今
此醴泉寺者是宋齊字八經文師即字二身之菩薩字一遊神境來居茲山棲託
巖阿聿脩禪寂以為此地玄武之分青龍字四首以開疆據天齊而劃野却字六
尚父之字一居九合一匡齊桓公之霸國爾其常白山者迺摩天字一地暗映蔽虧
抱泉石以娛神出雲霞而養性山毛地髮名花將軟草連芳字九二十人字二繪字二
形勝字二招提自後七級崇圖字一起舍佉之才五層字一重標戰勝之門海目
山亭妙相殫於變態虹梁鳥革大壯字三絲畫字二塵凡字二香字一水調八解之
風字一五音之說息心之輩見流注以超昇迴面之徒仰幽關而悟入時逢字二
代屬字二金林玉字一寥落幽巖我國家灌頂四天纂圖千帝以佛乘為為馬
用道品為城郭八方起塔字二道形九字一聚鹽情殷字三佛字二此精廬字一
通堯日三齊族姓向梵境以翹誠四履字二仰釋天而矯首又屬中宗孝和皇帝龍

興漢道入天經關二十周法界。去景龍二年。歲次口子。爰有齊州正智寺都維僧仁

萬。俗姓李。字道寂。慨茲墮抗表關一宗天鑒至誠特賜名關三十否而還秦。山靈

掩以重開。法俗歡康。人神一悅。初師之行進表也。夢乘船上山。及翌關一赴朝所。以

無礙。豈非興廢關一一定通關一懸期關九。俶裝東上。將關二州關二三藏義淨法

師。各代高僧。天下重德。先奉教於大薦福寺關三律以關六勝緣關一城在東倍增。

關二十四降靈關一德關一人天之表。名揚宇宙之間。聖關一難關一神功

巨測。及將命星發。載達京關十時有關三十身關二輟絃歌歲關三即以二月八日。

親率合境老幼。大會新寺。表慶天恩。又於關二之關一尊卑就列。鴈行齊聽關三十

忽見有醴泉關四三四尺。深淺三尺餘。色淨味甘。爰符瑞典。挹酌同飲。咸覺蠲疴。豈

不以關一福關一圓關二靈允答光揚寶關一滋液金場故關二十上聞關二垂感有

教改名為醴寺。仍更抽入冊九僧住持。行道。自玄波再委。王題重開。日殿赫而關一

昇月宮華而桂滿。若乃關二十海精勤以齊深。戒月澄空關二密霧。禪燈焰室。巧避

輕風。濯關二之龍關一洗眇關一之鳥。眼長祛五住。遠効四心。刷關一鴈以飛雲。響

關二十捨生之地。續桂關二有情根。軌足方關一鳴金鼓關一功不朽。流福無窮。斯

竝先帝之本願。莊嚴法師。幽贊威神之所致也。又師遊戲生死。五關二十儼如親對。

即平時所將黑犬亦繫具。字關二厥字關二無願不從。迺至有患心痛者。但取廟前少土。

和水服之。應時便愈。遺形是託。神靈保持。由是。五關二十梁寺史傳師本俗姓朱氏。金

城人也。少出家。字關二道林寺僧。儉法師為和上。業存禪。字關一宋太始初。漸彰異迹。居

止不定。飲食無時。長髮跣足。每字關二十詞同讖記。言不虛發。應驗如神。或。字關一視通

於北。字關一分形遍於南國。奇怪忽恍。不可殫論。以天監十三年。歲次甲午。十二月八

日。九關二十相奄然示終。時有異香。字關二芬馥特教。厚加殯送。葬於鍾山獨龍阜。仍於

墓所。字關一開善精舍。敕陸倕製銘於冢內。王筠勒碑於寺陰。六關二十生及其去也。以

精靈度物。哀憐庶類。福祚皇王。且彼託鍾山。此依常白。彼葬龍阜。此。字關一龍臺。前王

挹風建開善之境。字關一後帝傾。字關二醴。五關二十至今大唐太極元年。歲次壬子。皇帝

御天下之三載。凡一百九十九年。化化之緣。古今無盡。明明之德。日月彌新。其所變

現之梗概。七關二十之。字關一眾所未諒。恭敬者隨時受福。疑慢者應驗立徵。事迹繁夥。

不可備載。當嘉聲上徹。先帝令左臺監察御史宋務先。親加檢覆。八關二十十八正。所以

知歸。一。字關一緣獲未曾有。字關二復命倍沃天心。刺史楊元禧。分符北極。露冕東藩。

關一雨逐於行車仁風隨於轉扇黃金關二十追鳥跡於上乘想關六繩寶地關一

動天宮屬瑞香園延光帝載縣丞主簿縣尉關一舍關四十羣物揚舠彼岸錄事關

字鄉關一等門滋蘭關四芽忠信滿於州閭因果關一於關四虔命關一奉關三十

九地荷於津通貝樹披春帝王之遺文秩矣金關三諸佛之正道通矣迷津關一路

菩薩運載之乘行矣關八之關二十况玄天大造充溢於盡空淨域鴻緣牢籠於無

外昔迦關三如來垂讚歎之關一彌勒當關三表歌揚之偈若稽古訓式樹關一碑

仍於關二十銘曰義天兆昧優花未披但迷五蘊孰辨三佛關二火宅耀我金儀神

足繼軌關二揚懿其一字關有字一成一觀方關二戴表靈關二開關二十網燬我寶地

壞我金場花殘鷺沼煙輟龍香霞標歇滅石徑荒涼其萬寓乘皇千齡纂帝日月連

關一飛行關一契關一念新關五高關二十精標五門玉墀倣感銀關一與存其欲

赴天泉關一規國德寄誠墳廟傳詞翰墨瑞醴通流嘉祥允塞重光佛關二題宸極

其紺軒加關二十沙其先帝聖靈聿資神境冥扶默贊分形散影既墓彼山又墳茲

嶺寶鐸雙振金繩共柄化關三真身永永其功關一泉關五天關二十宣聞諸典故

鐫金鏤玉道該縑素式讚王猷關二淨度勒像賢刳碑覺路其開元三年歲次乙

卯。二月己酉朔十五日癸亥。

下

米太僕研山

米太僕友石。鍾家藏一研山。有七十二峯。洞壑奇絕。每天欲雨則水出。欲霽則先燥。太僕以五百金購之。明末流寇入京師。米氏奔避。以古器數簾寄親戚家。此物遂為一士夫所得。又寶一風字硯。太僕知六合縣時。嘗入覲北京。往返兩月餘。硯墨猶未燥也。康熙戊午夏。公孫紫來。知長葛縣。行取入都。出硯示予。為說如此。紫來今官翰林待詔。

池北偶談卷十九終

池北偶談卷二十

清 濟南王士禎阮亭著

談異

博羅韓氏女

明末廣州亂後有周生者市得一袴丹穀鮮好置牀側衣桁上夜分將寢忽一好女子牽幃驚問之曰妾非人也生懼趨出比曉鄰里聞之競來偵視聞有人聲自袴中出若近若遠久之形漸見姿首綽約若在輕塵曰妾博羅韓氏女也城陷被賊俘擄橫見凌逼罵賊而死此袴平生所著故附之以來諸公倘見憐愍為作佛事當往生淨土永脫輪迴言訖嗚咽衆共歎異乃為召僧禮佛焚袴自是遂絕程職方石臞說

章格菴

黃州曹石霞昌崇禎己卯解元癸未進士以文章名世父卒官順寧旅櫬未返萬里入滇順寧有民家生一兒七歲不言一日忽語父曰楚人曹石霞吾門生也今日至此當往見之家人疑怪不信兒輒自往父母尾之至通衢果有肩輿來者兒從稠人中直前止其輿字而呼之曰石霞吾待汝久矣曹愕然兒又曰此地未可語當至邸

舍告洸。既至邨。兒又曰。可屏人闔戶。如其言。兒南向坐曰。我章格菴正宸也。一念之誤。三墮輪迴。始在豫。繼在粵。在此候汝。又數年矣。今可隨我去乎。曹歎訝再拜曰。某以父櫬未返葬。閒關萬里。遠涉南荒。未能即從夫子。請俟異日。兒默然久之曰。然則吾先行待汝耳。遂至其家。是夕死矣。曹賦詩紀異。不數月。竟卒於順寧。其子以櫬歸。至某郡。忽重不可舉。視其壁上。乃有曹入滇時。弔洪半石天孫詩。洪亦黃人。藁葬於此。乃啓洪窆。禱於櫬前。請同歸葬。於是遂行。楊職方鄂州兆說。

道君畫鷹

楊職方又言。武昌張氏有子婦。為狐所媚。百計驅之不獲。一日置酒召客。張宣和御筆畫鷹於堂上。比客去。狐夜分始至。云幾不免。婦問之。狐曰。汝家堂上有神鷹。見我即奮欲搏擊。微項有鐵絙。將不免矣。質明狐去。婦以語其夫。或謂之曰。畫誠神物。曷焚去其絙。狐必不敢復至矣。如其言。至夕果有狐擊死堂下。後其家遭回祿。共見鷹從火中飛去。

道州祠堂

道州有濂溪先生祠堂。近歲周氏子孫。有為諸生逋賦者。州守張大成。遼東人。徑詣

祠堂枷鎖先生像三日。見諸彈章。比年吳中奏銷通稅。唐荆川。繆西澂。諸公名列官戶。亦不免云。

劉雲山

劉雲山。常州醫也。康熙丙午。杭州有巨室子某。病亟。忽有一醫到門曰。我吳人劉雲山也。投一匕而霍然。贈之金。不受。曰。他日尋我於毘陵之司徒廟巷。踰月。某至常。詢問。廟側有老人曰。雲山死三十七年矣。顧雲山生時。信鬼神。曾授夢於斯廟之神。募地廣其祠宇。因自為像於神旁。尚可識其形容也。巨室子驚愕入拜。其像宛然。哭祭而去。陳椒峯玉璫記其事。

趵突泉異

濟南趵突泉。地中涌出三尺許。餘則方塘漫流。清鑑毛髮。康熙庚戌。藩臬置酒。邀提督楊宮保。捷忽大雷雨。龍首入戶。泉涌起丈餘。水大上。諸公急呼騎。水頃刻及馬腹。踣墜而死者數人。從來未有之異也。

陳玉筍

濟寧陳益修。字玉筍。恂恂君子也。明崇禎末。濟寧有回回楊生花等。素豪猾。武斷鄉

聖一日微毀關壯繆祠廟。拓其居廬。陳號召諸生。鳴於官。懲首事者。廟得以存。及鼎革之際。生花挾舊憾。帥其黨。邀陳於天井。圍之。瀕死。仍以刀刳其睛。啖之以礪灰。實目眶。棄諸野外。家人舁歸。謂必無生理矣。至夜。陳昏憤中。見綠衣神人。強之以酒。外青內白。痛稍差。次夜復見一神人。以手擊其腦後。目中血出。如注。痛良已。又次夜。見一老嫗。食以杏李。又以羊眼盈把。令口吸之。比覺。雙瞳炯然矣。生花及其姪樸。乘亂為盜族誅。去陳事纔八月也。陳乙酉與弟尚謙同舉省試。丙戌登第。官貴池知縣。仕至戶部主事。予在京師見之。

錦裙宋繡

陸魯望云。瓦官寺有陳叔寶羊車一輪。天后錦裙一幅。予在金陵遊上瓦官寺。猶見錦裙所製幃。裙紺碧色。錦作雲龍紋。四角綴十二鈴。焦山枯木堂有宋刻絲觀世音像。亦奇古。

六足龜

暹羅國進貢。有六足龜十枚。比至京師。止存其三。其足前二後四。趺趾相連。予在主客時見之。按龜三足曰貢。

羅漢

予在海陵一士夫家見毘盧國僧號羅漢自言明英宗土木之變始入中國能風雪中裸體而浴一日席上有胡桃羅漢以齒碎之凡數十枚舊住通州之軍山以遷濱海界徙居海陵高郵守某之祖傳有小像一軸像上畫一老僧相向坐自記此僧名羅漢毘盧國人一日守聞軍山有毘盧僧心疑即其人試往謁乃與畫上老僧了無差別蓋已閱三世百年矣

丙丁龜鑑

丙午丁未從古以為厄歲陰陽家云丙丁屬火遇午未而盛故陰極必戰亢而有悔也康熙丙午冬戶部尚書蘇納海督撫尚書王登聯等構死丁未春災祲疊見彗星出太白晝見白青出西北經月餘是歲七月輔臣蘇克薩哈誅死吾友程職方謂予欲裒輯前史所載丙丁災變徵應為一書頃見宋理宗淳祐中柴望所上丙丁龜鑑十卷自秦莊襄王五十二年丙午迄五季後漢天福十二年丁未通一千二百六十載中為丙午丁未者二十有一備摭事實系以論斷元至正中又有續丙丁龜鑑者補宋元事之闕前人已有此書當考據故明三百年中丙丁事以續二書之後

白鳥

康熙庚戌六合縣民王振家庭樹產白鳥二。督府麻勒吉表進於朝。

奇姓

予在儀曹時見有宛平人碧某者。吏誤呼作碧。其人不應。問之云。碧音如樊。此萬姓統譜奇姓。通諸書所不載者。又任給事琪云。高密有高姓。音閑。又糕姓。音卓。諸城有則姓。音支。又壽光有驚姓。河南有驢姓。吾邑有佻姓。壬子典試四川。有副榜慶謀。音拓。明有指揮八通。副將九聚。近見山西鄉試榜。有峯姓因姓。

古銅器

庚戌臨淄人於古城畊田。得銅器數百枚。形製瑰異。白諸官。悉取入藩庫。無從考其款識。殊可惜也。辛亥春。京師草場火。火燼得石數千百。皆有峯巒之形。不測其故。又明末河南鄆陵人浚城壕。得石數百。皆有人物鬚眉宛然。或謂恐傷地脉。掩覆之後有兵。

地震定數

宋小說載崔公誼為莫州任丘簿。熙寧初。河北地震。而公誼秩滿。挈家南歸。一日宿

孫村馬舖中。風電陰黑。夜半有急叩門者。云傳語崔主簿。君合係地震壓殺人數。輒敢擅逃過河。今已收魂岱嶽。到家速來。崔自度必死。乃兼程送妻孥至壽陽。次日遂卒。康熙戊申。山東地大震。莒州尤甚。莒與日照縣鄰。地震之夜。凡日照人客莒者。皆從崩壓中得不死。莒人客日照者。皆死。信有定數。己未七月。京師地震。通州尤甚。死者凡數百人。

梨花漁人

會稽姜鐵夫。梗說其鄉近歲有漁人。獨居無家室。所居有梨花數十樹。人呼為梨花漁人。一夜月明。放舟湖中。聞岸上有人呼渡。移船近之。未抵岸。其人已舟中矣。視之。尼也。年可十七八。衣縞而姿首甚麗。詰所從來。不應。將及家。登岸。穿林冉冉而去。漁人心知非人。明日晚歸。燈火熒然。則尼已先在室中矣。漁人稍疑懼。尼曰。我非人也。居湖邊某村。父母自幼送我為尼。今年月日死。以與君有夙緣。故來相從。且君當得佳婦。亦須我為作合。幸勿訝也。自此鷄鳴而去。夜即復來。如是將一載。鄰里皆聞。漁人室有異香。里中某氏有女及笄。一日忽有鬼物憑之。言禍福多奇中。且云汝女病。惟某漁人善醫。且夙緣當為某婦。否者死矣。其父母懼。邀漁人至其家。漁人不知。

所以固辭歸。迨暮。尼復來告曰。我與君夙緣已盡。當從此辭。此女當為君婦。崇即我所為。君何辭耶。漁人誼不負心。因與盟誓。尼感動泣下。亦不復強。明日。漁人以告女之父母。鬼遂不至。不數月。漁人竟卒。

麟

宋荔裳琬觀察。說其鄉趙鵬程者。官彰德太守。府庫中有一麟。相傳明武宗時。土人所獲。誤斃之。以獻於官。貯庫中。趙任滿。欲取之。吏不可。乃斷其一脰。攜歸。毛作黃色。紋理如刻畫。蹄通明。類黃玉。宋常見之。

慶忌

萊人張允恭。明天啓壬戌進士。為南陽守。浚河役夫。夜宿岸側。聞橋下每夜有哭聲。共伺之。乃一巨鼈。因置鐵鑊烹之。忽鑊中人語曰。勿殺我。我當利汝。眾懼。益烈其火。少頃。無所聞。啓視之。鼈已死。剖腹得一小人。長數寸許。眉目宛然。以獻於守。攜之歸。識者謂即管子涸澤之精。名曰慶忌。是也。康熙壬子歲。濟南人鮑鼈。亦於腹中得小人。如同狀。人多見之。

楊李

隋末酸棗邑所進玉李。一夕忽長清陰數畝。是夕院中人聞空中語云。李木當茂。帝欲伐之。左右曰。木德來助之。應也不可伐。又楊梅玉李同時結實。帝問二果孰勝。院中人曰。楊梅雖好。不若玉李之甘。帝疑曰。惡楊好李。豈人情哉。又民間歌云。河南楊花落。河北李花榮。楊花飛去落何處。李花結果自然成。南唐將受吳禪。江西楊化為李。信州李生連理。其事前後畧同。又釣磯立談。載武義中童謠云。江北楊花作雪飛。江南李樹玉團枝。李花結子可憐在。不似楊花無了期。與隋謠亦相類。

記前生

同年濟寧邵嶧輝梅士自記前生為寧海州人。纖細不爽。後以己亥登進士。為登州教官。親至所居里訪其子。得之。為謀生事。且教之讀書。為諸生。又自知官止縣令。及遷吳江縣知縣。遂辭疾歸。又其妻早卒。邵知其再生。館陶某氏俟其髻而聘之。復為夫婦。河南張給事文能記三生事。李御史陽樂安李貢生章煥皆能記前生事。此耳目親記之尤著者。

萬維嶽

順天萬維嶽嵩中順治丁酉京畿解元。康熙庚戌成進士。其入學題乃夫子循循然。

善誘人。食餼則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丁酉領解。首題即顏淵喟然章。明年世祖御試。題則克己復禮為仁。自謂平生與復聖有因緣。比庚戌會試。三書題無顏子語。自謂當落第。榜發中式房師。乃儀制主事曲阜顏修來光也。

丁貞女

丁貞女。聊城之沙鎮人。靖難功臣某裔也。貞女幼孤。無兄弟。依母以居。及笄。母欲議婚。貞女曰。母老矣。又鮮兄弟。不願適人。願終身養母。母不能強。及母卒。從兄某為議婚。貞女又不許。獨處三十餘年。年五十矣。閨範嚴肅。里中人咸稱曰貞女堂。邑黃中丞圖安七十喪偶。聞貞女之名。遣聘焉。貞女先一日召其從兄語曰。明日當有議婚者。至。吾將許之。兄及娣姪輩謾應。弗之信也。詰旦黃氏蹇修已及門。先是貞女編衣數十年。是日乃易色服。既許字。卜吉葬母。始于歸黃氏。猶處子也。中外子孫多人待之。皆有恩禮。東昌人傳為美談。

魏舍人妾

魏舍人麟納妾京師。甫一月。妾病且殆。求歸母家。已而延魏至榻前。操吳音曰。某前生姑蘇人。君前生通吾五十金。今來索償。事畢矣。此去當生平陽某氏。年十八。即中

甲科復與君有後緣。語訖而逝。此康熙辛亥春正月事也。

莫如

孫侍郎退谷先生說昔為祥符令。有人發一古冢。乃東漢馬武妾葬處。中有石。即武為其妾自製誌文。甚古。字畫精絕。又有香奩一具。中貯脂粉。皆宛然。奩底一小銅印。鐫妾莫如三字。印在孫處碑。歸張給事文光家。今不知所在。急就篇有解莫如之句。注云。漢有毛莫如。

義羸

同年張鶴洲行人。嘗乘一羸。甚愛之。康熙甲辰。鶴洲以科場事。下刑部。饘粥不繼。乃以羸抵逋於人。一日過市。酸嘶悲鳴。墮其新主。而逸歸張邸。稍近之。輒啼齧不已。家兄考功為賦。義羸行。嗚呼。此羸勝華歆賈充褚淵六臣之徒多矣。

龍睛

吳江金文通公。俊生時。母夫人夢人告曰。與汝子龍睛。將來位極人臣。公大拜後。蕭山瞽者陳生善相人。試令相之。曰。乞兒相也。眾駭笑。已而至目。大驚曰。此龍睛也。當貴極人臣。眾乃服。能改齊漫錄。載陸農師言。曾魯公得龍脊。王安石得龍睛。

追寫真

宋憲使荔裳。幼失恃。每憶母夫人形容。輒泣下。吳門某生者。自言有術。能追寫真人。歿數十年。皆可得其神似。乃令設壇淨室中。自書符咒三日。陳丹青紙筆。令宋禮拜出。扃鐺其戶。戒毋譁。比夜忽聞屋瓦有聲。已夜分。聞擲筆於地。鏗然。屋瓦復有聲。生乃開戶引視之。燈燭熒然。丹青縱橫。筆落地上。而紙仍緘封未啓。啓視則像已就。宛然如生。宋捧持悲泣。重酬之。生云。過六十年。則不復可追也。蘇穀原道旃璵言云。澶淵宋僉憲故夫。幼失怙。不識父形容。請方海山人貌之。持歸家。母夫人視之如生。悲不自勝。世或有此理耳。

善謔

京師有市猾某者。本驪馬行牙人。以附黃膳李。至巨富。一日堂成。讌士大夫。壁間有孔賓客疑問之。答曰。手脚眼也。蓋工匠登降攀附。置手足處。宋荔裳在坐。應聲曰。吾有對句矣。乃頭口牙也。合坐大笑。又萊人某者。以散官居旗常。狎一婦。婦齧其舌。持赴刑部。令急騎追之。宋適往視戲。曰。君所謂駟不及舌。

前定

世事莫非前定。所云動乎四體。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往予在淮南。好觀棧道圖。有興化顧生符稹。工此技。妙入毫髮。予令畫絹素屏扇。凡十數。自為長歌題之。復以其一贈姊夫劉大田。俾既而予有入蜀之役。同行即劉君也。辛亥歲在京師。沈文恪繹堂荃為侍讀。以小冊索書。予為書陸放翁詩云。殘年作客遍天涯。下馬郵亭便似家。三疊淒涼渭城曲。數枝閑澹閬中花。擘牋授簡相逢晚。理鬢薰衣一笑譁。俱是邯鄲枕中夢。墜鞭不用憶京華。比入蜀。信宿閬中。乃憶前事。真詩識也。因賦一詩寄沈葭萌。關外極天涯。長憶西園夜鬪茶。萬事輸他前定在。今朝真看閬中花。曩丁未歲四月二十九夜。夢中得絕句云。溪鋪翡翠映煙空。溪上飛橋落彩虹。愛玩花叢憶元相。一枝渾臥碧流中。既覺。不知所謂。末句則元微之使東川所賦亞枝紅詩也。至是過褒城亦驗。予己酉奉使淮上。過奉高。閱泰安州誌。至羸博字。輒心惡之。辛亥壬子。遂連遭渾沂兩兒之痛。入蜀時。過百牢關。作一詩懷諸兄。結押廬字。忽心動曰。廬廬居也。得毋不祥乎。又閱劔南詩。有云。成都放榜第一人。楊姓具慶下。愴然有感。又心惡之。比榜放。解元果楊兆龍也。心益動。時先慈宜人已見背。予在萬里外。未知也。昔阮孝緒於鍾山聽講。母王忽病。兄弟將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返。

信有是哉。

工人善琴

萬曆末。詹懋舉者。守潁州。偶召木工。詹適彈琴。工立戶外。矯首畫指。若議其善否者。呼問之。曰。頗善此乎。曰。然。使之彈。工即鼓前曲一過。甚妙。詹大驚異。詰所自。工曰。家在西郭外。往見一老人。質薪入城。擔頭常囊此。因請觀之。聞其彈。心復悅之。遂受學耳。詹予以金。不受。曰。某賤工也。受工之直而已。又曰。公琴皆下材。工有琴。即老人所貽。今以獻公。果良琴也。詹乃從竟學。一時琴師莫能及。

盧昭容

古月頭陀。歙人。胡姓。名明勲。字半菴。順治丙戌。居京口。兩膝忽患瘍。痛入骨髓。數日宛成人面。眉目口鼻皆具。易醫一百三十餘人。瀕死者數矣。辛卯十二月七日。瘡忽人言曰。我梁時盧昭容也。子害我於洛陽宮。今日報汝。醫何能為。詣佛懺悔可耳。既甦。即謝醫。發願書經。書水懺至九卷。遂杖而起。終三十六卷。復閉關書法華經。華嚴經各一部。遂能行。又書涅槃經。金光明經。心地觀經。報恩經。金剛經。凡五百萬字。瘡竟愈。後在真州。有降乩者。書盧昭容。邀半菴與會。自畫生時像。首飾鳳髻。衣宮衣。問

半菴。洛陽宮相見。今似否。胡為悚然。胡天啓中。官中書舍人。嘗收左忠毅公骸骨云。

義虎

汾州孝義縣狐岐山多虎。明嘉靖中。一樵人朝行。失足墮虎穴。見兩虎子臥穴內。深數丈。不得出。徬徨待死。日將晡。虎來銜一生麋飼其子。既復以餒與樵。樵懼甚。自度必不免。迨昧爽。虎躍去。暮歸飼子。復以餒與樵。如是月餘。漸與虎狎。一日虎負子出。樵夫號曰。大王救我。須臾虎復入。俛首就樵。樵遂騎而騰上。置叢箐中。樵復跪告曰。蒙大王活我。今相失。懼不免他患。幸導我通衢。死不忘報。虎又引之前。至大道旁。樵泣拜曰。蒙大王厚恩。無以報歸。當畜一豚。縣西郭外郵亭下。以候大王。某日日中當至。無忘也。虎領之。至日。虎先期至。不見樵。遂入郭。居民噪逐。生致之。告縣。樵聞之。奔詣縣廳。抱虎痛哭曰。大王以赴約來耶。虎點頭。樵曰。我為大王請命。不得。願以死從。大王語罷。虎淚下如雨。觀者數千人。莫不歎息。知縣萊陽人某也。急趣釋之。驅至亭下。投以豚。大嚼。顧樵再三而去。因名其亭曰義虎亭。宋荔裳琬作義虎行。王于一定作義虎傳。紀其事。

客氏刺

順治己亥在京師於慈仁寺市見鬻故書者賣一敝刺大書客氏拜三字寶應朱國楨執以三錢得之賦客氏行予笑曰使當天啓時此一紙過詔旨遠矣

驕

先太師公曾於塞上得馬一角按爾雅驕如馬一角注元康八年九真郡獵得一獸大如馬一角角如鹿茸即驕也王會圖有俞人之雖馬注雖馬一角

來陽伯

來陽伯復三原人神於醫尤多技術常使人脫靴脛隨之長幾丈許靴亦如之尤精女紅官吳中時刺繡之妙吳中閨閣無能及者來三原人萬曆中進士官至布政使

啖石

仙人煮石世但傳其語耳予家傭人王嘉祿者少居勞山中獨坐數年遂絕煙火惟啖石為飯渴即飲溪澗中水遍身毛生寸許後以母老歸家漸火食毛遂脫落然時時以石為飯每取一石映日視之即知其味甘鹹辛苦以巨桶盛水掛齒上盤旋如風後母終不知所往

周府馴虎

先祖方伯公為河南按察使時。周王府有馴虎。日惟啖豆腐數斤。猛虎如此。何異驢虞。

楊世榮

楊世榮者。汾陽人。以鬻器為生。夜夢人告之曰。汝富貴至矣。覺則身忽長二丈餘。一衣須布十八疋。每食啖一烝羊。用一鐵鞭。重百六十斤。鄒平張方伯毓時知縣事。錄為民壯。後遷寧武道。以之自隨。會流賊亂。每步戰殺賊。賊皆披靡。以積功至叅將。鼎革後。不知所終。

金墓

先太師舊有金蝦蟆一枚。崇禎辛未。潰卒陷城。一賊得之。置腰間。輒爬其腹。如是者數四。賊怒。擊破之。有白氣冲天而去。

劉張二仙

劉吏部公馘體劉先生傳云。劉任字弘父。潁川人。生而一瞳子。正方。登隆慶丁卯賢書。嘗著唐巾。衣淺紅窄衫。乘駿馬。挾彈林薄間。一日。謂家人曰。仙伯期我海上。某日暫還。題一詩。有明白來時明白去。君看直北起雙鳧之句。遂瞑。後十五年。有故人從

燕中來者云見先生書一詩於西山關若僧曰日者一先輩留此亦時時往來寺中問其狀則先生也遲寺中數日待之不復至矣又同里張葵孝廉者髮長等身無一莖異七歲時讀書樓上忽一黃冠來告曰從吾步空下即仙矣葵有難色黃冠叱之即能步空下居城東十里許一日有道士服過之者曰吾望氣而來乃子耶幸勿墮落遂別去然張竟無他異

鳩食麥

康熙癸丑吾邑旱東山曹村有鳩千百成羣食麥近羽孽也

蠟蠅硯

張華東公_誕崇禎丁丑三月遊泰山宿大汶口偶行飯至河濱見水中光芒甚異出之則一石可尺許背負一小蝠一蠶腹下蝠近百飛者伏者肉羽如生蠶右天然有小凹可以受水下方正受墨公製為硯名曰多福硯銘之云泰山所鍾汶水所浴堅勁似鐵溫瑩如玉化而為醢生生百族不假雕飾天然古綠用以作硯龍尾繼躡文字之祥自求多福爾雅蝙蝠服翼郭璞注齊人呼為蠟蠅因又名之曰蠟蠅硯公門人劉文正_{順理}馬文忠_{奇世}夏考功_允高中丞_衡諸公皆為銘贊亦奇物也

荊州鏡冤

荊州有某氏子。素亡賴。一日於後園築墻。夜夢一美女子前拜曰。妾在地下。數百載矣。修煉將成。明日大劫。懼不可逃。惟君救之。妾胸前有古鏡一枚。君慎勿取。但為妾復掩其藏。誓報厚德。覺而歷歷能記。明日集畚鍤掘地。未丈許。果得一棺。發之中有女子。古粧靚服。顏色如生。胸前有鏡。方圓數寸。寒光射人。毛髮某憶夢中語。欲掩之。其僕曰。鏡必有異。第取何害。某遂取之。女子忽化為灰燼。某駭甚。遽掩其棺。是夜復夢女子泣告曰。吾煉形已成為汝所敗。然自劫數應爾。於汝何尤。汝但珍護吾鏡。吾當福汝。某遂寶鏡虔奉之。鏡時時有聲。一旦女子來曰。楊相公開府江陵。思得奇才共濟。此功名之秋也。試往軍門獻策。吾當助汝。時武陵楊相公督師駐荊。某信其言。遂往上謁。楊公與之語。某談兵料敵。高議縱橫。不可窮詰。公奇之。延至幕中。每有戎機。輒與參決。將聞於朝。官之一日。某以小過箠其僕。僕竟死。方在幕府。不知為計。女子忽至曰。無傷也。君但請暫歸休沐。輿尸以出。吾能護汝。如其言。至轅門。忽輿中血出如注。軍校輩驚視之。得僕尸。馳報府中。召某問之。但云罪當死。既而語以兵事。亦憤然不復能對。公怒究其故。某始對以女子所教。已都不知。今鏡尚在。公命取鏡。鏡

忽作大聲飛去。自是女子不復至矣。某竟瘐死獄中。鄭禮部次公銓在成都說。

吳道子水陸畫

平陽普菴堂有吳道子畫水陸百二十軸。明世宗朝西河郡王城北有隙地。傳為廢寺址。其地中間方數尺。雨雪不濡。中夜常見光怪。王令人持畚鍤發之。五丈許得石函。以鐵緄二道束其外。發之。又得錫函。最中函以木。木函啓。軸貼乃吳道子真蹟也。王甚珍之。王薨。嗣王以乞揮使呂某。呂又死。其家貧落。寺僧以恆直得之。此崇禎間事。予兄西樵使山右。為賦長歌。今載集中。

兩中式

儀制郎中武進巢五林。順治壬辰會試中第一百六十二名。以磨勘革去中式。乙未會試復中第一百六十二名。名次毫釐不爽。信事有定數也。兵科給事中周根邵。南宮人。丁酉庚子亦兩中順天鄉試。辛丑成進士。按宋章惇曹冠冠秦檜客也。皆再登第。

魚舅魚爺

蜀中自嘉定至隆慶江間有魚曰魚舅。楊用修異魚贊云。嘉定魚舅。載新厥名。鱗鱗

迎勝。夫豈其甥。其文實鮓。江圖可徵。或以為嘉魚。非也。嘉魚出丙穴。在漢中府。桃花時。則從穴出。亦名鮓魚。或名鮓。爾雅曰。鮓當鮓。郭注。海魚。似鱗而大。鱗肥美。多鮓。今江東呼最大。長三尺者。曰當鮓。說文。鮓當互也。正字通。鮓呼故切。鮓別名。一名鮓。鮓其九切。俗作鮓。非。鮓他鼎切。鮓魚名。異魚圖贊。鮓魚極眇。一斤千頭。名曰鮓。鮓不以網收。廣東文昌縣有井。出巨魚。紅頂。名魚爺。見一統志。

池北偶談卷二十終

池北偶談卷二十一

清 濟南王士禎阮亭著

談異

每牛雖馬齒人淨人

予在禮部。見荷蘭所進西洋小牛。異之。考王會圖所載。有數楚之每牛。注。每牛。牛之小者。王會圖。又有兪人之雖馬。注。雖馬。一角。大者曰麟。按爾雅。驪如馬。一角。不角者。騏。大荒南經曰。蓋猶之山。有小人。名曰齒人。東經有小人國。名靖人。或曰淨人。

銀杏樹觀音像

辛丑壬寅間。京口檄造戰艦。江都劉氏園中。有銀杏一株。百餘年物也。亦被伐。及工人施刀鋸。則木之文理有觀音大士像。二妙鬘天然。眾共駭異。乃施之城南福緣菴中。時蘇州瑞光寺。有觀音像。亦大木中文理自然結成之。

唐童子

松江唐童子勲。五歲而瞽。年十二。詩多可誦。其先有汝詢字仲言者。亦瞽而能詩。嘗註唐詩。傳於世。周宿來。贈童子詩云。家風師曠遠。家學卜商傳。又永平孟元輔。熊

忠毅公子。少而失明。好讀書。聽輒成誦。嘗選唐人詩五十家。亦奇人也。

體香

先考功西樵。於癸丑七月廿二日。以哭先淑人不起。屬纊時。口鼻中。作梅檀蓮華蘭蕙種種異香。凡三日夜。益都高木王祥。予從姊之夫。孝友忠信人也。以康熙甲寅春。捐館。病革時。體中亦有異香。此皆予聞見最確者。

黃鬚

宋范公稱過庭錄。載黃鬚傳。即今所傳虬髯事也。然其間云。於汴州見太宗。殊紕謬。黃鬚兒。曹操呼其子彰。而此傳。李衛公所遇。亦稱黃鬚。

柳耆卿墓

儀真縣西。地名仙人掌。有柳耆卿墓。按避暑錄。柳死。旅殯潤州僧寺。王平甫為守。出錢葬之。真潤地相接。或即平甫所卜兆也。予真州詩云。殘月曉風仙人掌。何人為弔柳屯田。

普救寺

西廂傳奇。河中有普救寺。畫幔錄。郭威宿師河中。逾年。登蒲阪。以望城中。憤蒲民固。

守曰。城開日當盡誅之。幕府曰。若然。守愈固矣。第告之曰。誅守城者。餘皆免。城既開。乃即其地為普救寺。蒲志云。舊名永清院。院僧與郭威約。城克之日。不戮一人。因改名普救寺。二書大同小異。然寺名實始五代。傳奇假以成文耳。

神女廟神鴉

巫峽神女廟。有神鴉迎送客舟。陸放翁入蜀。恨不及見。予壬子冬下三峽。至十二峯。果有鴉十餘。往來旋繞。以肉食投之。即攫去。十不失一。其鴉比常鴉差小。栖絕壁石洞中。得食即入洞去。天祿閣外史曰。嘉陵之墟。其鳥曰鳶。臨溪啄飲。則孕吐於口而生。方密之以通雅云。嘉陵漾江之口。下至巴東。皆有神鳥。所謂嘉陵之鳶。指此。或謂山鳥穴乳。即爾雅之鷁。

三僧

坡詩有琴聰蜜殊。謂僧思聰仲殊也。放翁筆記云。思聰大觀政和中。以琴遊權貴間。遂還俗。官御前使臣。仲殊自縊以死。參寥尤為坡公所喜。政和中老矣。亦還俗。又墨莊漫錄載。呂溫卿為浙漕。屢起太獄。復欲網羅參寥。參寥本名曇潛。東坡改之曰道潛。呂索牒勘驗。竟坐刑之。還俗。編管兗州。

一字字

筆記云。錢總字楊。范祖禹字淳。本皆一字。予按古如爰絲房喬顏籀劉乂之類。皆一字字也。今文士有寶應陶澍字季。萊陽董樵字樵。二人皆以布衣遊於都門。初不相識。予為介之曰。二君非但詩筆相當。即一字字。亦絕對也。二君遂賦詩定交。按龍川別志。有隋時道士屈突無為。字無不為。晁景迂。一字伯以父。見陸務觀文集。劉敞劉攽兄弟。字伯貢父。仲原父。見歐公所作原父墓誌。前涼張天錫。字公純。嘏。見十六國春秋。此又三字字也。陶一字昭萬。有太原傅山。字青主。一字公之佗。

趙廣戴祿

趙廣。合肥人。李伯時小史。伯時作畫。常令侍左右。久遂善畫。尤工畫馬。幾亂真。遭亂為賊脅之作畫。不肯從。斫其右手。乃以左手畫大士。宋南渡士夫家所藏。伯時大士。多是廣筆。戴祿者。臨邑邢子愿先生家僮。亦精六書之學。與子愿書。往往亂真。邢與寒家有姻婭之好。予幼時。多見屏幃間。署子愿姓名。率戴書也。

古石刻

大梁城西水磨間。土人掘地得一石。有日月逝酒漿五字。乃古篆也。周櫟園侍郎墓

勒以傳。謂非仙者不能道。施愚山有詩記之。

墨魚

蜀嘉州凌雲烏尤山下。有魚曰墨魚。行則噀墨云。郭璞注爾雅。於此魚食硯墨所化。立春後泛子。漁人以燈火照之。輒止不去。南越志謂烏鰂懷墨而知禮。蜀本草圖經云。烏鰂名海鰂。九月烏鰂入水所化。不知即此一種否。予在蜀見之。

鐵漢和尚

鐵漢和尚。居金陵牛首東峯下。獨坐數十年。嘗蓄二猿子。自隨有所須。猿輒解意。與龍眠方學士坦菴善。特構一軒。方來即居之。號曰坦軒。和尚化去。二猿悲鳴不食。死葬於塔側。學士題其遺像云。兩箇獼猴杖一根。獻花石上獨稱尊。怪公事事能超脫。留此賊私誤子孫。

駙馬

懶真子云。御馬之副。謂之駙馬。杜預尚主。武帝拜鎮南大將軍。給追鋒車第二駙馬。吾鄉有為尚書子壻者。與婦兄同赴京師。一日。向友人訴廐吏云。婦兄馬肥。吾馬獨瘦。友人笑答曰。彼正馬也。君駙馬耳。那得一例。合坐大笑。此雖戲語。深合故實。

厚葬薄葬

秦始皇穿治驪山上具天文下具地理漢文帝遺詔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二君之賢愚人皆知之乃亦有相反者宋壽州張侍郎撫州晏丞相俱潁陽翟相去數里有盜發張墓得金寶珠玉甚多遂完其棺槨拚覆其穴繼發晏公墓無所有器皆陶甓破其棺惟木胎金裹帶一盜失望大恚以刀斧碎其骨而出世謂張以厚葬完軀晏以薄葬碎骨事之不可知如此

鳥翼

益都縣顏神鎮康熙辛亥冬鳧鴈鴛鴦之屬以千萬計飛過城中皆墮地死遠近四山皆滿甲寅春復然已而相國沘亭孫公廷薨於私第公世為鎮人

二玉璽

順治十七年富陽典史孫某解餉北上舟過高郵見湖中夜有光令榜人跡之得玉璽水中方四寸六分盤龍雙紐辨其篆文漢高帝大風歌也十二月疏獻於朝鄧州人丁象輝賦大風玉璽歌又康熙四年十月初八日溧水民耕田得玉璽其文乃人心惟危十六字亦上於朝

青原道場

龍眠無可和尚。本方姓。故明崇禎庚辰進士。早以文詞知名。亂後為浮屠。曾住金陵高座寺。劉公猷見之。衣壞色破。衲衣行纏束腰。居然苦行頭陀也。最後住吉安青原山。青原古道場也。明王陽明鄒東郭南臯諸先生亦講學於此。住山後有倒刺久枯。忽發三桺。會施愚山潤分守湖西。講學白鷺洲。與之往來。青原宗風一時復盛。

冰山

康熙戊申。予邑北錦秋湖中。冰立如山。高可數丈。許巖洞林巒皆具。千峯萬壑宛轉關通。遠近走觀之。入其中者。如在深山。而表裏洞徹。類晶玉。旬日始消。

異鴉

邑東北耿氏墓林中有鴉一隻。碧色。飲啄自異。不與羣鴉為伍。亦不見其蕃育。人往往見之。按唐書。滕縣有羣烏。噉柴為城。中有白烏碧烏各一。又城東旬召店有白燕二。居民家井中。皆康熙十二三年間事。

昭烈券

獻賊破荊州時。民家有漢昭烈帝借富民金充軍餉券。武侯押字。紙墨如新。見綏寇

紀略

蜀府鬼

獻賊據成都。以蜀王府為宮。所居人鬼相觸。一日聞後殿有歌吹聲。自往視之。見有數十人。手持樂器。而皆不見其首。大驚仆地。乃移居北城樓。不敢入宮。

馬岱後

黎州土司馬金者。蜀漢將軍馬岱之後。張獻忠在蜀。以金印招之。金得印。擲之地。誓眾拒之。金時年十六。未幾卒。

張儲

張儲。字曼胥。南昌人。大學士位之弟。多才藝。醫卜星相。堪輿風角之術。無不通曉。萬曆間。遊遼東。歸語人云。吾觀王氣在遼左。又觀人家葬地。三十年後。皆當大貴。行伍閭巷中。兒童走卒。往往多王侯將相。天下其多事乎。人以為狂。既而其言果驗。儲年七十餘卒。其外孫夏吏部抑公以錄云。

孝芝

洛陽呂忠節公。維撰孝經大全。三十年至崇禎十三年庚辰。告成。夢神人錫以丹篆。

又袖出一物如黑飴。倏生二白角。化為黃羝羊。約七八寸。優游草際。謂公曰。此孝芝也。明日果有芝生庭中。凡十八莖。剗者誤去一莖。明日復生。說者謂應十八章之數云。公自作孝芝記。

十具牛

王景略臨終。托其子皮十具牛。為治田之資。不為求官。亦葛侯八百本桑之意。今江淮以北。謂牛四頭為一具。俗語亦有所本。

壽冢

梁國兒仕姚秦。封平興侯。嘗於平涼自作壽冢。將妻妾入冢飲讌。酒酣。并靈牀而歌。八十餘乃卒。可謂達者。近淄川高侍郎念東。亦自作生塋。時與友人唐翰林濟武。賁飲酒賦詩其中。德州程工部正夫。先自作一棺。題曰休息菴。自作銘刻其上。酒酣便即偃臥。有詩云。版屋蕭然密四周。愚人息矣聖人休。百年恍惚真疑夢。萬事紛紜已剉頭。廣柳何時催去駕。猗蘭此夕詠閑愁。相煩雅客來欣賞。莫待遙憐土一丘。

千里人

南燕慕容超時。高句驪獻千里人十人。

畢尚書

淄川畢白陽。嚴先生。明崇禎初。為戶部尚書。精心會計。為時名臣。時練餉新餉。諸項日增。臺諫多歸咎司農。一言官以亢旱上疏。有烹弘羊。天乃雨之語。先生笑謂人曰。此非烹弘羊。直是要烹白陽耳。

謔語

王完虛中丞。點明萬曆甲辰進士。好詆謔。初仕為鄒平知縣。縣與章丘接壤。一日與章令某相見。令問足下以何年生。對曰乙亥。因問章令。答云亦乙亥。王笑云。某是鄒平一害。兄便是章丘一害。

排調

同年薛給事。生以才氣自許。常在淮陰酒間。謂予云。子文士耳。異日終依我幕下。予答曰。恨吾子非嚴鄭公耳。汪荅文亦有詩調之云。十載雕蟲稍擅名。未曾縛袴學長征。他年若得登三事。但取蕭郎作騎兵。

引經

德清陳端菴。順治己未進士。筮仕為新城令。性仁厚。每杖人。輒對之泣。有王生者。

宅為人所奪。久不給直。訟於官。陳不能決。第好語曰。毛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王秀才獨不能作鵲耶。聞者笑之。

士大夫

南史紀僧真得幸齊世祖。請於上曰。臣出自武吏階。榮至此。即時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數謝淪。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數。登榻坐。數顧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而退。告上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六代時士大夫之重如此。

兩周盤龍劉桃枝

蕭齊時。兩周盤龍一奉叔之父。於淮陽大破魏軍。一徐州民與建康僧法智作亂。為王元邈所誅。南北朝。兩劉桃枝一北齊人。洋湛間多拉殺諸王大臣。在涼風堂殺斛律明月者。一陳威鹵將軍。克齊朐山城。

程蘇謔語

元祐初。司馬公薨。百官方有慶禮。事畢往弔。伊川引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東坡云。然檀弓。衛太史柳莊寢疾。公曰。疾革。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

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其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祔之。又梁左軍將軍馮道根卒。是日上春祀二廟。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今可行乎。异引衛獻公以對。上即幸其宅。伊川何未表於此。樂城遺言載此條。則是潁濱事。非東坡。

孫忌語

南唐孫忌語。馮延巳曰。僕山東書生。鴻筆麗藻。十生不及君。詠諧歌酒。百生不及君。諂佞險詐。累叔不及君。

雙塔

京師雙塔。乃安祿山史思明所造。而劉侗景物畧不載。元廼賢易之詩云。安史開元日。千金構塔基。世尊寧妄福。天道自無私。寶鐸遊絲罥。銅輪碧蘚滋。停驂指遺蹟。含憤立多時。

何老菴

吾邑東六七里有何老菴。何元時人。修道於此。獨居數十年。每夜有蛇虎伴之。菴後有積水。曰秦龍池。相傳何老擾龍處。

虹橋板

榕城書肆有虹橋板一片。色黝而澤。文理堅栗。發聲清越。材中琴瑟。云產武夷山中。不辨何木也。興化林穆之。瑣賦虹橋板行。記其事。

漢人唐人秦人

昔予在禮部。見四譯進貢之使。或謂中國為漢人。或曰唐人。謂唐人者。如荷蘭暹羅諸國。蓋自唐始通中國。故相沿云爾。馬永卿引西域傳。言秦人戍馬。注謂中國人為秦人。各以通中國時為稱。古今不易也。

真龍石龍

宋中丞牧仲華說。順治二年。在京師。見大內所藏真龍。全身盤屈。貯篋中。一角五爪。鱗甲如鐵。長丈餘。陳宮詹說。巖挺說。康熙十四年。陽城張侍郎東山。素家鑿石。中有石龍一。鱗甲頭角。宛然刻畫。亦長丈餘。

淨池魚

宗弟九青侍講。嘉扶風人。家渭水上。去太白山二十里。云太白一峯。直上三十里。盛夏雪霰不絕。人無能登其巔者。惟六月可上。上有太白神殿。以鐵瓦覆之。有五池。有鳥紅色。大如雀。池有萍穢。則啣去之。名淨池。鳥山奇寒。無林木鳥獸。此鳥亦不知栖。

止何所也。按客座新聞云。每墮葉。則鴛鴦鳥啣出之。紅魚有長文餘者。

五行

陸象山云。五行書。以人始生年月日時所值。晨推貴賤貧富夭壽禍福甚詳。乃獨略於智愚賢不肖。曰純粹清明則歸之富貴福壽。曰駁雜濁晦則歸之賤貧夭禍。易有否泰。君子小人之道。迭相消長。各有盛衰。純駁清濁明晦之辨。不在盛衰而在君子小人。今顧略於智愚賢不肖。而必歸之富貴貧賤壽夭禍福何耶。沙隨程氏云。易以道義配禍福。陰陽家獨言禍福而不配以道義。如此而詭遇獲禽。則曰吉。得正而斃。則曰凶。故文中子曰。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二說可互證。

常熟三鼎甲

常熟南門地名山塘港。琴川水經處。三鼎甲居第相望。中孫扶桑。承前趙東田。杜氏後瞿文懿。澤三公臚傳。年皆三十九。尤奇扶桑弟。舉人賜為予說如此。

杜氏

康熙丁酉。山東東昌府館陶縣民婦杜氏。年一百十三歲。載縣志。

秦宣太后晏子語

國策楚圍雍氏韓令尚靳求救於秦宣太后謂尚子曰妾事先王曰先王以髀加妾之身妾固不支也盡置其身於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此等淫褻語出於婦人之口入於使者之耳載於國史之筆皆大奇又晏子春秋景公蓋嬖圉人視景公僭者問之曰竊嬖公也公將殺之晏子入見公曰色寡人故將殺之晏子曰嬰聞拒欲不道惡愛不祥雖使色君於法不宜殺也公曰然若沐浴寡人將使抱背此段問答亦奇

姚康伯

崇禎時內殿石驟長數寸上以問大學士何文端公如何謝不知歸問其老友姚康伯康伯曰此璞也中必有玉翌日以對上命剖之果得玉上訝其博物何謝曰臣友姚康伯教臣也因召見欲授以官不受姚字休那與文端俱桐城人張學士敦復英說

李頻

唐詩人李頻字德新睦州人名列唐書文藝傳才調集所載中流欲暮見湘煙一篇其作也懿宗時為建州刺史卒見神黎嶽郡人祠祀之宋紹興中封靈顯忠惠公後

加靈佑善應玉再加廣濟王。又加福佑威濟信順王。明洪武初。改建州刺史之神。載祀典。宋真文忠公序其詩。今所傳黎嶽集是也。詩人歿而為神。未有如頻之昭昭者。

寶藥

江浦周西水兵部。名于漆。幼不能言。然頗能記前世為某邑人。所常栖止處。廣庭中。設一几。庭前有紅薔薇一叢。時時夢到其地。七歲時。戲門前。有僧過門。顧之曰。此郎有夙因。周應聲即能言。家人驚喜。因令讀書。一過目。如宿習。數月徧通經書。左國史。漢。年十四。讀書山中精舍。一日。日夕憩溪邊石上。遇老僧。謂曰。郎忘七歲門前相見時耶。叩其名。曰我寶藥也。閩人。周因留之舍中。日夜與論象緯律曆。六壬丁甲。勾股。洞章之術。未半載。盡通其說。瀕行。復以黃河海道九邊三圖授之。且曰。吾數學未傳人。今當遊四方。訪之。又祕語周以十年之內。天下必大亂。君異代人物也。自丙子迄甲申。果九年而明亡。皆如其言。周入本朝。以明經謁選人。常念寶藥別時贈詩。有元夕燈前尋賈子。秋風臺下拜鄒生之句。未詳所謂。及謁選。得房山令。上元與僚屬讌於賈公祠。問之。唐詩人賈閬仙祠也。問有子孫乎。吏對有賈某者。其裔也。見以逋稅。

繫獄周急令出之代完其逋是年秋調平谷令抵縣日即出勘田畝夜宿山村古廟比晨視其額則鄒衍祠也於是悟寶藥之語一無爽焉周述其學著三才儒要三十卷。

追尊始祖

唐以老子為玄元皇帝。蜀王衍追尊王子晉為聖祖至道玉宸皇帝。

沈石兄

萊陽沈石兄名迅明。崇禎辛未進士。官給事中。鼎革後家居。一日其傭奴鉏田見禾葉上皆有篆書如虫蝕者其文曰沈迅死是年沈禍作舉家自焚。

棗栗

白虎通義曰婦人之贊以棗栗服修。棗取其朝早起。栗戰慄自正也。今齊魯之俗娶婦必用棗栗。諺云早利子也。義本白虎通而稍訛。南宋時太學生齋祭用棗子荔枝。蓼花曰早離了也殊可捧腹矣。

一生七子

明天啓中大名民家。一生七子俱成立。每疾病則七人同之王比部令少寓天雄猶

及見其第三子云。康熙戊申。安徽巡撫張中丞。疏報歙縣民吳士全妻呂氏。一產四子。同年李望石贊說。順治中。按楚有漢川縣民王某妻。一產六子。按北魏延興三年。秀容郡婦人。一產四男。四產十六男。與此相似。

郝推官

郝某失其名。嘗為湖廣某郡推官。一日送直指宿驛中。夜坐篝燈。倦而假寐。恍惚見有白衣女子。鍼刺其額。驚覺。遂就寢。既臥。又若有刺其股者。創甚。急呼童子。然燭視之。果有鍼在左股。疑其刺客。乃秉燭巡視室中。空無所有。至屋隅暗處。有緯蕭障之隙。而窺焉。見一物如大鳥。人立。遍體似水晶。臟腑皆見。見人即前攫。急以手中挺逼之。遂倚壁上。不能起。大呼。從人破窗而入。挺刃交下。乃死。竟不知其何怪也。劉吏部公融說。

林四娘

閩陳寶鑰。字綠厓。觀察青州。一日燕坐齋中。忽有小鬟。年可十四五。姿首甚美。奉簾入。曰。林四娘見陳驚愕。莫知所以。遂巡問。四娘已至前。萬福。蠻髻朱衣。繡半臂。鳳背鞦。腰佩雙劍。陳疑其仙俠。不得已揖就坐。四娘曰。妾故衡王宮嬪也。生長金陵。衡王

昔以千金聘妾入後宮。寵絕倫輩。不幸早死。殯於宮中。不數年。國破。遂北去。妾魂魄猶戀故墟。今宮殿荒蕪。聊欲假君亭館。延客。固無益於君。亦無所損於君。願無疑焉。陳唯唯。自是日必一至。每張筵。初不見有賓客。但聞笑語。酬酢久之。設具。譙陳及陳鄉人公車者十數輩。咸在坐。嘉肴旨酒。不異人世。然亦不知何從至也。酒酣。四娘敘述宮中舊事。悲不自勝。引節而歌。聲甚哀怨。舉坐沾衣。罷酒。如是年餘。一日。黯然有離別之色。告陳曰。妾塵緣已盡。當往終南。以君情誼厚。一來取別耳。自後遂絕。有詩一卷。長山李五絃司寇_熙有寫本云。又程周量會元記其一詩云。靜鎖深宮憶往年。樓臺簫鼓遍烽煙。紅顏力弱難為厲。黑海心悲只學禪。細讀蓮花千百偈。閑看貝葉兩三篇。梨園高唱□□□。君試聽之亦惘然。

秦時人

遼東醫無閭山中。有人斲參。見毛人。長丈許。驚而却走。毛人招之曰。吾非妖魅。乃秦時築長城卒。昔同輩數萬人。今僅七人在耳。因問其飲食居處狀。曰。始饑。食松柏實。渴飲溪水。久之不復饑渴矣。言已去。如飛鳥。友人某親聞之。操江宜中丞_翥云。又巴山中有白髯叟。采樵者嘗見之。自云唐時人。岳儀部石齋_貞說。

離非女子

故友南粵陸漢東卿孝廉有小硯是南漢劉鋹宮中物有鋹宮人離非女子篆銘卿死子幼此硯不知流落何所石埭令姚六康好為予言之姚亦粵人

謝在杭

謝在杭^潮閩之長樂人少讀書邑蕭氏園固素多怪異人無敢居者謝不之信一夕坐燈下忽一女子前拜且泣謝叱之女子曰妾負冤久求公申之非魅也妾湖州德清人幼隨父客此同行某甲者中表戚也利父囊橐遂殺父恐妾鳴於官司併寘諸死今數載矣公異日必官於湖望逮甲窮治抵罪使妾家知妾父子死所父子目瞑矣謝許之戒勿復出為祟自是竟無它是年謝中鄉試果筮仕湖州推官抵任後即檄縣捕甲至一訊立伏遂抵罪郡人以為神姚禮部琅曾令長樂為予言如此

南江野人

蜀張獻忠之亂遺民奔竄山谷久之遂為野人南江有二野人能手格猛虎恆攀獐鹿啖之懸崖絕壁騰上如鳥隼雖其家人親戚招之疾走不顧也岳儀部石齋南江人為予說

尼涵光

尼涵光江西宜黃人。姓鄒氏。歸譚大司馬綸之孫。其夫推魯。不知書。涵光棄去。走京師。上書請南遷。不報。會鼎革。遂為尼。每談故明門戶事。源流甚晰。居寶應。朱秋崖就曾見之。

陳百史

秀水張侍郎。歿流塞外時。一夕召乩仙。仙至大書云。我陳百史也。今為尚陽堡土地。因謂諸公可召吾兒來。時其子掖臣徙居尚陽。家城外。張謂城門下鑰。請俟明日。又書云。渠今夕飲城內某家。往偵之。果然。比至。凡書數百言。皆言家事及訓誡之語。後在遼陽海寧相邸中。亦往往見形。與談笑如平生。

宋齊丘語

宋齊丘表請與故吳太子璉絕婚曰。非獨婦人有七出。夫有罪。亦可出。此與左傳人盡夫也之語。可為絕對。

漢碑異姓

金薤琳琅所載漢碑。碑陰故吏門生姓名有絕異者。如韓敕碑有庶公充。宙番。舉加。

進元

輝魯人恐即

弓

通孔

宙碑

有叔

杳

如廬

浮海

北

章

魯峻碑

敢

敦東鄉

晨

河間

景君碑

羽質臨

照水丘

陵人

營中

名

吳

詩立

遷

又漢碑

陰

有弟子

相洪丞

相

錄

成

釋謂

觀門生

傳次

相門童

冠末

故吏

故民

籍處士

非吏

義士

義民

非

所

又有故

修行

誠謂

後漢百

官志

亦有之

修乃循

之訛

都穆

謂當

信碑

本以

正漢

書之

誤故

午

似是

皂隸賤役

香山壘

壘門在香山縣大海中忽起一石埭廣十餘丈長六里許首尾相屬不斷如蓮之有

莖中途甕城名關關踰之抵壘門則如蓮萼番人依山築城廣袤四五里三面皆臨

巨浸惟北通地脉一莖耳海中諸峯包裹前十里為十字門如兩眉橫列而缺其正

中又南十里為小橫琴塞隘口又南稍折西為大橫琴重案也番人之停舶必於灣

灣之所在即名澳香山故有澳名浪白諸番互市其中而今之壘門則舊名濠鏡地

有南北二灣明萬曆中有大西洋人至此樂之遂請濠鏡為澳而就二灣停舶久之

益自彼國遣眾聚居歲輸稅五百金本朝除之番人安其業者已數世所居率依山

為樓三層方者圓者三角者六角八角者俱為螺旋形以入其教曰天主其寺曰三

吧高十餘丈於屋側啓門戶石作雕鏤金碧照耀寺僧曰法王以時集男女禮拜其

所奉曰天母名瑪利亞抱一嬰兒曰天主為耶穌被服珍怪障以琉璃望之毛髮生動云漢哀帝時人也寺有風琴其琴銅絃彈之以和經唄并管簫諸樂器藏機木柜聯以絲繩輪牙相錯一人轉機則諸音並奏有定時臺巨鐘覆其下立飛仙臺隅為擊撞形亦以機轉之按時發響起子末一聲至午初十二聲復起午末一聲至子初十二聲晝夜循環無少爽前揭圓槃書十二辰俟某時鐘動則蟾蜍移籌指某位有千里鏡番人持之登高以望舶械仗輻櫓可囑三十里外又有玻璃千人鏡多寶鏡顯微鏡小自鳴鐘自行表以及海洋全圖璇璣諸器皆極工巧花有貝多羅丁香禽有五色鸚鵡公鳳倒掛獸有獐獐短狗其人昂鼻蜷髮目深碧不眊貴女而賤男晝臥而夜起男有白黑二種白者貴黑者為奴衣以多羅尼辟支曳高屐戴黑羶笠相見脫之以為禮腰佩長刀刀著地尺許間有握赤藤者則甚貴舉中四人而已其女子則華襦寶屐出以錦被蒙其首而跣足不襪其家政女子操之父死女襲其業男子則出嫁女家不得有二色犯者女訴之法王立誅死或許悔過則以鍤鉤鉤其手足血流被體而免之舉中有議事亭番目四人受命於其國更番董市事凡市經四人議眾莫敢違及官司有令亦必下其議於四人者議得當以報聞其行賈之地曰

馬西以中國絲帛白鉛易胡椒檀香蘇木以歸。且與馬西約。不得以所產市他國。康熙辛未。馬西背約。私與他國市。舉人怒。駕舸往所市之國責之。馬西患之。遂相仇殺。死者三百餘人。市道中絕。稍西曰小西洋。去中國萬里。半年始至。所產有碧琉璃諸器。極西曰大西洋。去中國九萬里。三年始至。往者以其太遠。祇就旁島遷販。未嘗親至其地也。番舶之出。以冬月。冬月多北風。其來以四五月。四五月多南風。既出。則壘中黑白鬼一空。計期當返。則婦孺遶屋號呼。以祈南風。亦輒有驗。其舵工素與海習。雖卒遇颶。毋浮板。亦萬不失一云。右見龔兵部衡園麟珠江奉使記。

池北偶談卷二十二

清 濟南王士禎阮亭著

談異

銀瓦寺古鏡

謝郎中方山。鍾言明末德州修河堤於銀瓦寺前地中。得古鏡一。規製甚小。照見隔城樓閣塔寺。人物往來。纖毫畢具。寺僧深匿之。今亡。

矮人

田少司寇漪亭。言德州兵器庫。自明季扁鐫久。順治初。有司開視之。於室奧壁下。見一矮人。身纔尺許。形如老翁。偏體有毛。左膝長跪。左手垂而拳。右足履地。右肘拊膝。而手承頤。鬚髮皓白。攢眉閉目。若悲苦之狀。頃之雷電繞屋。失所在。

嶗山道士

嶗山又名勞山。在即墨界。山中多一二百歲人。有高密張生者。讀書道觀。觀有老道士。形貌怪醜。執樵蘇之役。張意忽之。一日買二牛。其家去山百里餘。苦無人遣送。方躊躇頃。道士忽謂張曰。君似有所思。得勿以牛故耶。吾為君送之。張異其言。遂巡已。

失牛。比歸。問家人曰。某日某時。有道人送二牛至。憶其時。正立談頃也。自是知非常人。頗禮之。又一日。張為其徒說周易。道人從窗外聽之。呼曰。君所述皆俗說。試叩之名理。出人意表。生投其學。遂以說易擅東方。一日。薄暮。大雷雨震電。張開門。從窗隙中。見天神數百輩。圍繞道士房。如作禮狀。驚愕不敢喘息。比達曙。雨止。開門視之。道士門已反鑰。寂無人矣。是夜山中道觀數十百處。皆見道士焉。

宋孝廉數學

雲間宋孝廉幼清。懋副都御史直方繼父也。精數學。直方生時。預書一紙。緘付夫人曰。是子中進士後。乃啟視之。至順治四年丁亥。提南宮。開前緘。有一行字云。此兒三十年後。當事新朝。官至三品。壽止五十。後果於康熙丙午。以宗人府丞。遷副都御史。至三品。明年丁未卒。官年正五十也。又嘗與淮南白孝廉同年友善。白亦精數學。一日晨起。謂夫人曰。今年九月某日。白兄當死。渠無子。我當渡江取別。為治後事。遂買舟渡江。比至。白已候門。迎笑曰。我固知兄今日必來相送。遂閉門相對痛飲。數日至期。白無病而逝。先生為治後事畢。乃歸。歸謂夫人曰。白兄事已完。吾明年三月亦當逝矣。如期而卒。宋有九籀集。如稗官家。劉東山杜十娘等事。皆集中所載也。

張谷山

張谷山。潁州人。日與小兒嬉戲。人不知其有道者也。張有表兄客薊州。一日除名。嫂方製餛飩。祀先。念夫而歎。谷山在側。曰。嫂無憂。吾為嫂。今日一至兄所。請寄餛飩為信。賴去薊二千餘里。日未移晷。已返。云適至薊。見兄無恙。嫂笑其妄。谷山探懷出家書。及夫昔所絮衣。云此豈妄耶。自是人始驚其神異。後入武當山。不知所終。遺二陶器。盛夏盛肉不腐。此與萬回事相類。劉公猷吏部說。

陶松雲

陶松雲者。居吳江。自云少時遇許旌陽。謂曰。吾弟子三十餘人。皆在下界。汝其一也。今命汝以度人為功行。汝其慎之。常有一士夫往謁陶。求養生術。陶語人曰。此人不久當死。安望長生。問其故。云凡人作虧心事。一事則神縮一寸。今觀此君。神纔數寸耳。竟如其言。

李神仙

利津李神仙者。占卜射覆多奇中。霑化李吉津宮詹。程在京師。一日問李前程事。李書一聯云。洗耳自同高士潔。披襟不讓大王雄。後半載。宮詹以建言。流徙出關。途次

永平有一秀才迎道側。具刺自言貧苦求資助。視其名則高士潔也。大駭歎。及出關。一守備王姓素受宮詹恩。聞公至。遠來相送。因為誦前詩。及第六句。王駭曰。雄即某小字也。李公太息。以為定數不爽如此。至康熙元年。詔許生還。李公一日偶舉此事。語長洲尤太史展成。同尤又駭曰。此詩乃某昔年戲作論語詩中之一也。李今已老。尚往來燕趙齊魯間。

洞庭神

宋牧仲聲言其鄉梁中翰遂奉使西粵時。道出洞庭。風日清明。呼風而渡。忽雷雨驟至。雲氣晝晦。舟中人共見一神人。美鬚髯。戴烏紗巾。騎異獸行水上。獸身半在波濤中。僅露頭角。後一人形貌怪偉。啣獸尾而行。其速如飛。去船里許。人獸皆漸騰上雲雨晦冥。遂不復見。舟人以為洞庭之神也。梁丙戊進士。後官山東提學道。食事。

雷侍御子

井研胡菊潭相國。幼嘗說其邑雷侍御某。為縣令時。生一子。八歲而夭。後復生一子。年七八歲。一日晨睡不醒。喚久之乃覺。自云。適見其兄來呼。入一山。似非人境。且贈之詩云。三生未了塵凡業。一夕初完渾沌胎。紫炁臺前千劫盡。白羅天外百花開。正

吟末句。忽云父母喚汝可去。為我致問安好也。高念東侍郎說。

前知

郭學憲諫福山人。兵部尚書君弼先生。曾孫言其縣人劉某。少雲遊四方。餘二十年始歸。明末山東亂。諸郡縣皆嚴守禦。縣令召劉問休咎。劉云。城必無恙。守亦得。不守亦得。然某必死。兵令笑曰。城既無恙。汝但留城中。何患。劉曰。數定矣。不可逃也。遂辭去。至城西一村。村人皆避兵。他徙。劉獨止不去。適有兩人避兵過之。劉指東路曰。此去直東。凡有山林處皆可避。即逢遇敵騎。毋恐。必無害。兩人強之同行。不可。但云。明日覓我骸骨於村西某樹下。即兩君報我矣。疾走勿復顧。兩人不得已趨去。道遇鐵騎絡繹。竟免俘執。兵去如約訪之。果死樹下矣。城亦無恙。乃告於令。葬之。

地震

康熙戊申。六月十七日戌刻。山東江南浙江河南諸省。同時地大震。而山東之沂莒。郯。三州縣尤甚。郯之馬頭鎮。死傷數千人。地裂山潰。沙水湧出。水中多有魚蟹之屬。又天鼓鳴。鐘鼓自鳴。淮北沭陽人。白日見一龍騰起。金鱗爛然。時方清明。無雲氣云。

梁尚書

鄆陵梁尚書。樸官陝西。一日按部河州。有通官四人。迎於道左。其一人望見梁公。股栗伏地。比至。稱病不謁。梁怪之。勒令出見。一見怒甚。即核其交通外彝。侵冒軍實。罪狀劾而殺之。將服刑。告人曰。吾死固矣。吾少時至一山寺。見寺僧饒於賢。吾以計殺而掠之。今三十餘年矣。頃望見梁公之貌。宛然僧也。又一目眇。吾死固矣。尚書從孫曰緝侍御熙說。

劉尚書琴

鄆陵刑部尚書劉公訥。前刑書璟子也。性嗜琴。嘗蓄一蕉葉琴。其輕如蟬翼。蓋古物也。一日晝寢。初覺。見一黃衣人坐而鼓之。其聲絕妙。起視則無所覩矣。公自是琴理益精。河南亂後。失琴所在。

王祭酒

吾郡歷城明翰林王公敕。字雲芝。成化甲辰進士及第第三人。諸生時。讀書卧牛山寺。夜見地有火光。發之得石匣。匣有書二冊。讀之。遂能御風出神。知未來休咎。生平異事甚多。嘗與僧采枸杞山上。僧先下扣門。公已先在。啟扇。官河南四川督學。試日。諸生見鎖院窗廡。各有一公危坐。一日見白雲一片。命騎追之。雲落地化為石。色如

雪煮食之其甘如飴。曰此雲母也。行輝縣山中。忽下與拜曰。丈乃在此。令掘地得奇石。置之百泉書院。又於道左古垣中。開襖得紫石硯二枚。各有鴛鴦一隻。雌雄相向。嘗云。地如竹篩眼。凡有異寶。皆可見。又采杞僧臨終。公問所欲。曰欲富貴。兼之。公曰。但堪作一藩王耳。朱書其背曰。蜀王。比王生第二子。背上隱隱有書字。尹公簡曼寢疾。問之曰。有大鶴入室。飛旋已而颺去。公之神也。果然。官終南國子祭酒。預知死期。怛化時。四城門皆見公羽衣鶴氅而去。如雲水道人。鄉人於良鄉道中。遇鼓吹從南來。視之乃公也。王陽明素推服之。張尚書鶴鳴為作傳。先贈司徒。公生時。大父方伯贈司徒公。取公名名之。

民母鼻子

民母。嫡母也。見漢服虔注。又王伯厚漢制考云。始生子為鼻子。

倉頡

倉頡祠墓在壽光縣城西門瀕河。劉文和公。珙縣人也。幼時讀書外塾。每往返涉水。輒有白鬚老人負之。久之問何人。答曰。我倉頡所遣送迎公者。他日富貴毋相忘。公既貴。後謁蒼頡祠。有侍者形容宛如所見。遂新其祠墓云。

靖州鷄鵝

靖州觀音寺與副將某署相鄰。一日厨人宰鵝。鵝忽飛上寺殿鵝尾僧異之。因乞施寺中。每朝夕課誦。鵝輒上殿諦聽。日食蔬飲水而已。自順治中至今二十餘年。尚在。又明字寺有一鷄。亦在佛前。晨夕聽經。如是四十年。化去。一夕見夢老僧曰。弟子已往生武岡王府。三年後師可來一相視。僧異其言。及期往。武岡郡王生子。適三歲矣。不能言。見老僧至。忽問訊曰。別師三載無恙乎。僧歸紀其事於石。有吳君者。從軍湖南。至寺親見之。蠢動俱含佛性。信然。

趙解元

趙浮山舟作登州大嵩衛人。順治甲午領解。乙未公車入京師。居汾陽館。館中廳事有武安王神像。趙居其側。偶狎一妓。其父趙翁。曾官通判。里居。放榜之夕。忽夢入一大城。有偉丈夫。自委巷出。揖翁問曰。君非趙某耶。曰是也。曰吾潘姓。關帝下直。日功曹也。爾子本應今科高第。入翰林。以近日得罪神明。奏聞上帝。且降罰矣。頃之鼓樂騶從。駢闐而至。有神人。峨冠盛服。手黃紙。功曹亟指示曰。旨下矣。可俯伏聽之。翁如言。竊視紙上。則大書趙作舟三字。以硃筆勒之。功曹曰。君可去矣。郎君罪止罰科耳。作

舟既下第歸入門。翁詰其故且具述夢中所見作舟悚然。後踏蹬公車者二十四年。署東平州學正。康熙己未始登第。改翰林院庶吉士。親述其事如此。

異馬異牛

癸亥在京師。見一馬。索值千二百金。通身毛如新鵝兒黃。無一莖異。惟尾鬣獨黑。又一馬。索值五百金。通身如雪。上作桃花文。紅鮮可愛。又額駙石公家一紫花特牛。文如海棠色。施銜勒。走及奔馬。云得之南中。

波斯犬

嘗於慈仁寺市。見一波斯犬。高不盈尺。毛質如紫貂。聳耳尖喙。短腰。以哆囉尼覆其背。云通曉百戲。索價至五十金。亦宋太宗桃花犬之屬也。

梅異

宣城自本朝來。科甲久不振。康熙己未。施侍講愚山。章高檢討阮懷。詠以辟薦。孫編修予立。卓荦編修楚畹。皆以鼎甲。四人同時入翰林。時施園有梅。三月復開四花。其方位恰應四人所居。人以為異。梅孝廉淵公。清繪為圖。壬戌阮吉士。詢亦入翰林。或謂宣城有文昌閣。久頽廢。甫新之。五君遂相次入翰林。云。壬戌。莊卒。癸亥。施孫相繼卒。乙丑。高卒。又不知何說。

也。

籤驗

京師前門關帝廟籤。夙稱奇驗。予順治己亥。謁選往祈。初得籤云。今君庚申未亨通。且向江頭作釣翁。玉兔重生應發跡。萬人頭上逞英雄。又云。玉兔重生當得意。恰如枯木再逢春。爾時殊不解。是年十月。得揚州推官。以明年庚子春之任。在廣陵五年。以甲辰十月。內遷禮部郎。所謂庚申者。蓋合始終而言之。揚郡瀕江。故曰江頭也。然終未悟後二句所指。至庚申年八月。置閏。而予以崇禎甲戌生。實在閏八月。過閏中秋。四閱月。遂蒙聖恩。擢拜國子祭酒。於是乃悟玉兔重生之義。諺云。飲啄皆前定。詎不信夫。

名龜

麟鳳龜龍。竝稱四靈。漢唐宋以來。取龜字命名者。不可勝紀。至明。遂以為諱。殊不可解。惟張太嶽生時。其母夢一大龜入室。因名之曰龜。後夢神人謂洩天機。乃易名。

蜘蛛塔

京師城西慈慧寺。有蜘蛛塔。萬曆中。少詹南充黃公平倩。輝書碑。平倩耽禪悅。與僧

恩菴善嘗住此寺。一日方誦金剛經。次一蜘蛛緣案上向佛而俯。驅之復來。黃曰。爾以聽經來耶。為誦終卷。又為說情想因緣竟。蜘蛛立蛻化去。因以桑門法起塔。復書碑。記其事云。

義蜂冢

金山有義蜂冢。鎮江府廨有蜂一筒逸出。其王艷。群蜂相揉藉。爭死之。不下萬餘。嘉靖中。鎮江嚴同知者。為立義蜂冢。徐尚書養齋問作蜂冢歌。紀事云。羣蜂勢方屯。主蜂自殘折。意氣許與成。君臣義心欲奮。秋陽烈。摧軀扶股同死。君田橫門客多如雲。後人重死不重義。奉頭鼠竄何紛紛。微蟲感恩乃至爾。吁嗟萬靈不如此。金山山高江水寒。孤冢蒼茫為誰起。西園雜記云。嚴名應階。綠雪堂雜言云。在北固山。楊遠菴閣老表為義蜂冢。

萬孔

明成化中。萬安為相。與萬貴妃通族。為古今笑柄。然陳後主時。都官尚書孔範與孔貴嬪結為兄妹。已前此矣。乃知奸邪行事。亦有所本。

謝鳳

宋謝鳳康樂之子。起宗父也。元嘉中為鄞令。今奉化縣。屢著靈異。縣人祠之。元大德十二年。饑。有巨艘自南。劔運米至。鮎亭。聞有人招之者。曰。吾謝鳳也。人賴以活。至正中。甯海賊犯境。官軍逆戰。仰見大旗飛揚。萬騎雲合。旗有謝字。賊駭而奔。斬獲無數。貝瓊清江集有謝公廟記。

懿徽二宗事相類

學圃蒔蘇。載唐懿宗於苑中。取石造山。崎危詰屈。有若天成。又命取終南草木。植之。山禽野獸。縱其往復。造屋室如庶民家。未及半年。奇花異草。自然生滿宮殿。識者以為丘墟之象。與宋徽宗艮嶽事絕相類。

水晶

門人南陽李鴻嘗贈予印章。色類梅檀。質如玉。上作龜紐。甚精。云是水晶。海外產也。

宋諸相八字

宋人小說載蔡京八字。丁亥壬寅壬辰辛亥。與東京鄭粉兒子。干支盡同。猗覺寮雜記。韓莊敏與吳冲卿。王禹玉同詣天祿山人卦肆。莊敏先云。己未七月初九日寅時。坐禹玉午時。生天祿皆云極貴。後俱宰相。能改齋漫錄載曾布八字。乙亥丁亥辛亥。

己亥與章惇同乙亥生。章戲呼曾為四亥公。又蕭注八字。癸丑乙丑乙丑丁丑。王安石以辛酉十一月十二日辰時生。韓絳以辰年辰月辰日辰時生。布以大觀元年八月二日卒。其弟肇以三日卒。先後才一日。京與祖某父準皆以七月二十一日卒。三世同忌日。見老學菴筆記。

何中官

勺中志略載弘治時中官何文鼎以壽寧侯事。忤孝宗死後於宮中常憂銅鉦為厲。按西園雜鈔云孝皇始甚怒。既聞文鼎言然之。止責置南京閑住。鄭端簡公吾學編餘云文鼎素忠直。二張褰視御帷。文鼎持大瓜筆之。幾死。秦陵竟不罪文鼎。三說皆不同。然死而為厲之說非實錄。

相國孫

雲間某相國之孫某乞米於人。歸途無力自負。覓一市傭代之。嗔其行遲曰。吾生相門不能肩負。固也。汝傭也。胡為亦爾。對曰。吾亦某尚書孫也。此間諸董蒼水俞孝廉者。貴人子孫。不可不知。

宋三賢八字

富文忠公八字。以甲辰正月二十日巳時生。蘇子容以庚申二月二十二日巳時生。仲以癸亥正月十一日申時生。李公擇。孫莘老。相善。公擇卒以元祐五年二月二日。莘老以三日。先後才一日。俱見吳會漫錄。

左手把筆

棗強宋中郎。師康熙丁未進士。工諸體書。後知獲嘉縣。忽遭風疾。遂以左手把筆。其工不減於舊。老學菴筆記載陸元長宗室不微。梁子輔皆用左手作字。勝於右手。又趙廣以左手畫觀音大士。信有之矣。

故藩址

濟南德藩故宮。面南山。負百花洲。宮中泉眼以數十計。皆澄泓見底。石子如擣蒲然。青州衡藩故宮。亂後尚存望春樓。及流觴曲池。上有偃蓋松。蓋數百年古物。予順治丙申。飲於此。甘橘繡毬尚數十株。後丙午丁未間。周中丞德有另建撫署。乃即德藩廢宮故址。移衡藩木石以構之。落成壯麗甚。衡藩廢宮。鞠為茂草矣。放翁記長安民家契券四至。有云某處至花萼樓。某處至含元殿者。古今皆然。

山無僧寺

陸放翁云。天下名山。惟華山。青城。茅山。無僧寺。吾鄉勞山。亦無僧寺。明萬曆間。憨山大師。建海印寺於勞山。尋為道流所訟。謫戍粵東。

米太僕研

米紫來翰林。漢說其大父太僕公。萬知六合縣。日蓄一古研。甚寶惜。一日渡江。沉於水。急懸重賞。募善泅者。下取之。百計不能得。但惋惜而已。次早將解纜。忽有紅霞起水面。其光燭天。公曰。必吾研也。命舟人於其下索之。研果隨手出。公大喜。賞之如格。

煞風景

予在江南時。目擊煞風景者四事。一金陵桃葉渡。順治初。一縣令邵姓者。建橋其上。榜曰利濟。一青溪長板橋。明末為葛禮部寅亮所毀。一焦山焦先祠。像設作冤旒。如王者。旁設儀仗。一金山築城壘。有鎮江孔知府者。曲阜聖裔也。於諸門。朱書乾坎艮震等字。山有裴頭陀。藏金洞。孔改題曰開山第一洞。每舉似人。皆為捧腹。

白帽子

張影繡庶常。號南宮人。康熙戊午。赴順天鄉試。時其父病。意不欲往。父強之再三。乃行。是夜宿旅舍。夢有人送一白帽子。令著。覺而惡之。自是每夜必夢。心悸欲歸。而父

書至言病良已遂勉終場事歸遂夢亦如初抵家父已久愈而報人尋至則張領解矣是夕遂不復夢明晨賀客屬至一客忽云邑中自大司馬白公後久無冠冕者喜君繼之張始恍然而悟白公諱圭前明正統某科解元累官兵部尚書

官侍御

泰州宮侍御宗^夢初名弘宗久困場屋欲更名一夕夢鄉前輩林會元東城春手書一冊予之林公字子仁於是更名夢仁是科己酉遂舉順天鄉試明年庚戌中會元癸丑殿試入翰林改御史

名字

予兄叔子^社十餘歲時在家塾一日會食有舉焦太史姓名為問者或曰此無它亦如魏相字弱翁之類耳兄在末坐遙對曰非也此本考工記輪人竝其輻廣以為之弱舉坐驚歎以為夙慧

老子

唐追尊老子為玄元皇帝至宋政和中崇奉道教又詔陞老子於列傳之首別為一帙尊道德為大經御製註解令學者與易書等經分習之禁以耳聃伯陽命名其為

兩代尊奉如此

論語讖

論語讖云。孔子讀易。韋編三絕。鐵搗三折。漆書三滅。後世但知韋編一語。下二語遂不著。又王原叔云。顏子讀書。鐵鑄三摧。風俗通古今注云。趙高用事。獻蒲為脯。指鹿為馬。鄭康成禮器注。趙高欲作亂。以青為黑。黑為黃。今人但知鹿馬一語。高僧傳載支道林嘗養一鷹。人或問之。答曰。當以神俊。今人但知其賞馬。不知其賞鷹。惟坡公有支道鷹馬圖詩。世說郭林宗還鄉里。送車千乘。獨李膺與林宗共乘薄笨車。上大槐坂。觀者望之。若喬松之在霄漢。然世止知同舟。而不言同車。

王延詰

明尚寶少卿王延詰。文恪少子也。其母張氏。壽寧侯鶴齡之妹。昭聖皇后同產。延詰少。以椒房入宮中。性豪侈。一日有持宋藥史記求粥者。索價三百金。延詰給其人曰。姑留此一月。後可來取。直乃鳩集善工。就宋版本摹刻。甫一月而畢。其人如期至。索直。故給之曰。以原書還汝。其人不辨真贋。持去。既而復來曰。此亦宋槧。而紙差不如吾書。豈誤耶。延詰大笑。告以故。因取新雕本數十部。散置堂上。示之曰。君意在獲

三百金耳。今如數予君。且為君書。幻千萬億化身矣。其人大喜過望。今所傳有震澤王氏摹刻印。即此本也。有又持琥珀求售者。中有蜘蛛形狀如生。索直百金。延詰謂蛛果生耶。曰然。然則碎而視之果爾。即償百金。否則一錢不直。手碎之。果有生蛛。自內躍出行。几上數巡。見風化為水。乃立以百金償之。其豪快如此。

聖泉

貴陽城西南有聖泉。有貴人至。輒沸起。驗之百不失一。滇逆將倡亂。雲貴總督甘公文焜登諸大吏。一日遊泉上。泉不沸。怪之。未幾亂作。甘死之。又陸郊縣次說孫可望在黔中時。有僭逆之志。至泉卜之。水竟不至。可望怒。以礮擊之。今泉上石欄。礮痕尚存。

蘇文

宋時諺云。蘇文熟。啖羊肉。殿帥姚某。性饕餮。每得坡公手帖。輒換得羊肉數斤。故坡有傳語本官。今日斷屠之譴。杜祁公為相清儉。非會客不食羊肉。按宋時京官曰支羊肉錢。故云。

廈門磚刻

明季崇禎庚辰歲有閩僧貫一者居鷺門即今廈門夜坐見籬外坡陀有光連三夕怪之因掘地得古磚印兩圓花突起而刻古隸四行其文曰草雞夜鳴長耳大尾干頭銜觥拍水而起殺人如麻血成海水起年減年六甲更始庚小熙皞太平千紀凡四十字閩縣陳衍盤生明末著槎上老舌一書備記其語至今癸亥四十四年矣識者曰鷄酉字也加草頭大尾長耳鄭字也干頭甲字鼠子字也謂鄭芝龍以天啟甲子起海中為羣盜也明年甲子距前甲子六十年矣庚小熙皞寓年號也前年萬正色克復金門廈門今年施琅克澎湖鄭克塽上表乞降臺灣悉平六十年海氛一朝盪滌此固國家靈長之福而天數已預定矣異哉

風聞

陳衍云風聞二字出漢書尉佗傳風聞老夫父母墓已壞削又晉書顧和對王導曰明公寧使網漏吞舟何忍採風聞以察察為政

少正

陳衍云少正耶其人名耶而官少正也當時魯鄭皆有少正之官列於卿故子產亦稱少正按氏族博考云以官為氏者有公正宗正少正正令等蓋耶官少正其後列

國為此官者。子孫因以為氏耳。

郝氏遇仙

霸州郝恭定公。誨母李太夫人。戶部侍郎傑之配也。孕公時。家有盜警。夫人倉卒墜樓。傷股。忽有老嫗詣門。自言能療。且曰。腹中兒當大貴。吾并活之。先一手摩股久之。投藥少許。骨格格有聲。遂相屬。胎竟不墮。酬以金帛。辭弗受。竟去。不知所之。後公中順治丁亥進士。歷官左都御史。工刑禮戶吏五部尚書。

神黃豆

神黃豆。產滇之南。嶺西南彝中。形如槐角子。視常豆稍巨。用箬瓦火焙去其黑殼。碾作細末。白水下之。可永除小兒豆毒。服法。以每月初二日。十六日。為期。半歲每服半粒。一歲每服一粒。一歲半。每服一粒半。遞加至三歲服三粒。則終身不出痘矣。或曰。接二十四氣服之。以二十四粒為度。雲南趙玉峯麟士中丞。王子玠。瑜。刑部說。

癸亥地震

康熙癸亥十月初五日。山西巡撫穆爾賽疏報太原府屬地震。凡十五州縣。而代州崞縣繁峙為甚。崞縣城陷地中。毀廬舍凡六萬餘間。與丁未山東己未京師之災相

似

族望

唐人好稱族望如王則太原鄭則滎陽李則隴西贊皇杜則京兆梁則安定張則河東清河崔則博陵之類雖傳誌之文亦然迄今考之竟不知為何郡縣人殊可恨宋人罷官者多居近畿不歸其鄉死即葬焉子孫亦遂占籍如鉅野晁氏東萊呂氏華陽范氏梓州蘇氏簡代居京師又如歐陽居潁而葬新鄭蘇公居許而葬鄭後世過廬陵眉州者豈復可尋其彷彿耶此二者至明乃無之

魚石

前即墨令周圯公斷說汧陽縣有魚石如饅頭狀破之即成兩石各有一魚形鱗鬣宛然以手摩指之作魚腥云此山一溪中所產石子盡然溪有魚石娘子廟求石者必禱之不禱則石皆無魚也前鄭令陸雲士次又說新昌縣有水簾洞洞口出石亦如饅頭狀人戲云欲得糖者或肉或菜者破之一一逼真造物狡獪如此

叫蛇

口西有叫蛇能呼人姓名應之即死然性畏蜈蚣逆旅主人每以篋貯蜈蚣客至輒

授之令置枕旁。云夜半舍外有呼姓名者。慎勿應。但開篋縱蜈蚣。蜈蚣即徑去。食蛇腦已。仍還篋中。

泰山孝子

順治十年四月。泰安州知州某。於泰山下行。忽見片雲自山嶺下。雲中一人端然而立。初以為仙。及陞地。則一童子也。驚問之。曰曲阜人孔姓。方十歲。母病。私禱泰山府君。願殞身續母命。母病尋愈。私來捨身巖。欲踐夙約。不知何以至此。知州大嗟異。以乘輿載之送歸。

蘇公墓

邳縣二蘇公墓。明末劇寇吳宗聖作亂。松柏剪伐無餘。順治初。知縣張石只萬行章丘人。至謁墓下。復為封樹立碑。增植松樹千餘株。題詩云。峨眉遙望獨傷情。樹盡碑殘野草生。莫道荒村烟火絕。山家今日是清明。是夜夢一青衣曰。東坡遣致謝。問先生今何在。曰在臨汝。公至彼。當相見。是歲七月。以事至汝州。有青衣款門遺一卷。乃坡墨蹟。蜀岡送蘇伯固之嶺南五言詩也。青衣忽不見。張異之。因命工摹勒於石。并自記其本末如此。

洞溪物產

陸次雲洞溪纖志所載物產有絕奇者。畧記於此。風鬼出黔中。無形無影。能以旋風攝人。夜又產蜀之黎州。穴生長七尺。亦名曰覺。路見婦人盜之入穴生子。以楊為姓。木客產粵洞中。衣服舉止與人不異。在恍惚有無間。野婆亦產粵西。狀如嫗。陟險如飛。遇男子負去求合。嘗有人刺其腰間得一玉印。篆文莫能識。黃丈鬼生東粵。身著黃衣。能為疫癘。潛牛居江中。能上岸。與牛鬪。角軟入水濡之復鬪。其力甚銳。肉翅虎飛而下山食人。食已復飛去。月山叢談云。夔州府有鬼物名小神子。高尺餘。一二十為羣。依人以居。自景泰間始有之。皆異聞也。

成御史遇仙

前御史樂安成公寶慈。明崇禎中以疏救黃公石齋。遭譴戍鼎革後隱崑崙山中。一日大雪登絕頂。遙見松林中有人僵卧。意其凍死。趨而視之。四面皆積雪。無人跡。其人衣木葉。卧處丈許。獨無雪。見公至。蹶然而起曰。候公久矣。問其年。云不記年歲。祇憶少在京師。見楊椒山赴西市。遂發憤出家學道耳。向見左蘿石。沈周泉。一公託訊公起居。故候於此。問二公何在。曰在上帝左右。因又言二公每欲薦公自代。沈公

云。成公正人。顧嘗疑我。今其疑須釋。成公聞之。惘然有問曰。昔沈公疏論漳浦遺書。及我。我不答。此事人無知者。誠不妄矣。道人自言有長生術。當授公。公曰。吾陳人也。以速死為幸。長生何為。道人曰。聊試公耳。二年後清明日。當偕二公候公。言畢謝去。步履如飛。公果以康熙戊戌清明無疾而逝。

響豆

同年李侍郎奉倩。迴言樂安縣有孫公者。年九十。強健如四五十歲人。自言生平惟服響豆。每歲槐子將熟時。輒令人守之。不令鳥雀啄落。既成實。即收作二枕。夜聽其有聲。有聲者。即響豆也。因棄其餘。如是數易。而得響豆所在。每樹不過一枚。每歲服不過一粒。如是者數十年矣。無他術也。

池北偶談卷二十三

清 濟南王士禎阮亭著

談異

善慶菴老僧

顏神鎮善慶菴。孫文定公香火院也。有住持老僧。年八十餘。辛未夏。一日早起。索浴罷。呼侍者曰。好語主人。吾去矣。遂陞座而寂。壁間留偈云。者箇臭皮袋。撒下無罣礙。洪爐烈焰中。明月清風在。惜忘其名矣。

萬歲

古亦有人主自呼萬歲者。新序。梁君出獵。見白雁羣。公孫襲下車拂矢。云。梁君援其手上車。入廟門。呼萬歲曰。幸哉。他人獵得禽獸。吾獵得善言。

命名

左氏傳。申繻曰。名有五。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州。不以隱疾。不以畜生。不以器幣。按春秋諸侯公子卿大夫之名。犯此者甚眾。沿及漢初。猶然如瘕疥疵。瘕。蟻。虱。狗。彘。掉尾。姓。胎之類。見於史漢者。不可枚舉。陸龜蒙小名錄序云。三代之時。殷尚質。直以生

日名之。如太甲太乙武丁是也。周以伯仲次之。如泰伯仲雍叔達季歷之類是也。自周以降。隨事而名之。至有黑臀黑肱之鄙。羊肩狐毛之異。負芻之賤。禦冠之強。梓白遷。篠髡頑狂狻。不壽不臣。皆名不正而言不順也。然則孺之言何據乎。

東野氏

東野志世表載魯公少子魚始以東野為氏子宗宗子雷雷子暉弟晞又六代瀨弟淳七代繪弟紳十代繪弟純十四代璋弟珙弟璜十六代輔弟翰軌軼三代無化等名必出杜撰無疑

獨角青牛

明時六月十二日。御廐洗馬於積水湖。導以紅仗。中有數頭錦帕覆之。最後獨角青牛至。諸馬莫敢先之。見陸啟浚叔度北京歲華記。蓋崇禎年中事也。今三伏日洗象。亦導以紅仗。在宣武門西響水閣上。明時洗象。則自八月十二日始。更三日為期。亦見歲華記。

前定

唐人小說記王涯舒元興兄弟事甚奇。老學菴筆記一事絕相類。苗劉之亂有內侍

秦同老者。被命荆楚。前一日還行。在尚未得對。亦死焉。又有蕭中道者。曰侍左右。忽得罪。黜為外郡監。前一日出城。遂免。事皆前定如此。

南宋國學

南宋國學。即岳忠武王故第。其土地祠在東南隅。神即忠武也。封號曰正顯昭德孚忠英濟侯。見夢梁錄。又云景靈宮。即韓靳王賜宅。

秦羅子孫

說聽載秦檜裔孫某。宰湯陰。緝有政聲。每欲謁忠武祠。輒逡巡弗果。將及瓜。謂同僚曰。少保雖與先世有惡。豈在後嗣耶。且吾守官。無愧神明。往謁何害。遂為文祭之。拜不能起。嘔血數升而死。事在嘉靖初年。魏莊渠提學河南。歸為所親言之。此與宋御史羅汝楫子。鄂州知州願。事全相類。汝楫附秦檜劾忠武。願即著爾雅翼以古文名。朱子稱為南渡第一者也。

祀王右軍

同年馮再來刑侍。嘗著滇考。有云。初雲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為先師。元世祖至元十五年。除張立道中慶路總管。立道陳始言於賽典赤。建孔子廟。置

學舍歲時率諸生行釋采禮。後立道卒官。與賽典赤并祠鄯闡城。至今血食不絕。以王右軍為先師。固奇。且右軍生平足跡未嘗至滇。滇人何為祀之。皆不可解。

蜂分日

謝臯父晞髮集有粵山蜂分日記云。甌粵之南某山。其民老死不知歲曆。惟戶養蜂。四時旦暮悉候之。蜂之分也。其日必吉。人家無大小。貿易皆趨成之事。未及辦。則以待後之分日。至於婚嫁興作。皆候焉。蜂移之家。若鄰若僕。無遠近。遞相報。不敢隱。有販者至其地。留一年。書蜂分之日。凡百有奇。歸取曆驗之。皆黃道紫微。天月德吉曜也。其不分者。非凶星。則常日也。物性之靈。能通造化如此。

鬪駝鬪象

圭塘小藁有鬪駝賦。蓋蹄角羽毛之屬。無不可教鬪者。康熙中。駕幸南苑。觀象與虎鬪。虎竟為象所斃。此又一奇也。

董宗伯

高念東先生書來云。昔聞宋直方。中丞說董思白宗伯臨終時。忽索鏡自詠。作美人相。

鄭刺史祠

王璵似字魯珍。益都諸生也。康熙元年。省父保寧太守王生。字稚龍歸次鳳翔。橫水西。迷失道。時方五月。暘甚。遙見山麓屋宇。隱隱出林表。策馬赴之。可五六里。至則古木參天。藤蔓糾結。漸入陰翳。不見曦景。蟬伏鼠竄。栖鶻磔磔。驚起叢薄間。心悸欲返。更誤入敗垣。北得一亭。蒿藜沒徑。闕無人跡。繫馬塔楹。轉入東北隅。有堂巍然。堂後素壁上。題詩滅沒不完。有云。殘魂搖遠夢。弱骨冷空山。又云。金刀斷織。韓香事。千載銜冤。泣月明。方吟諷。然疑之。頃忽牆下窸窣有聲。一巨蛇出草間。拔尾逐之。乃引至別院。一室類祠廟。室中有塑像。綠衣少年。衣冠甚古。室東西正黑如夜。西北隅微茫有物。如床几。不敢近。稍以刀穴壞牖土石。視之。天光穿漏。則一敗樞耳。睇其中。豐髻纖足。女子也。雖衣花成妝。而依稀可辨。胸壓匕首。剪刀出其左脇。憶壁間詩。殆以此。因以土覆其身而出。比紆迴出林木。日已將夕。僮僕方徬徨道左。乃覓路東行。恍忽見一女子。拊心倒行馬前。既而形隨目瞻。化身百千。投逆旅假寐。夢女子來云。荷君厚意。後十三年。再得相見。比覺。問店主人云。鄭刺史祠也。闖寇已來。久為豺虎之窟。欲焚其處而未果也。然十三年後。竟無所遇云。王生子

造書

法苑珠林云。造書凡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按佉盧虱吒書。隋言驢唇也。西域有驢唇書。蓮葉書。佛書之妄不必言。其長梵而少蒼頡。亦陰抑儒書。如謂宣聖為儒童菩薩之類。

墮石

順治十三年二月初十日午時。寧陵縣忽有響聲。自東北來。黑氣如斗。光芒甚異。墜落城中民家。其形如石。重二斤十四兩。見總督李尚書祖蔭報疏。

濮陽蘇氏

濮陽蘇氏。其先本元蒙古之後。至穀原兵侍。祐始以進士起家。官至總制。以文章名海內。其祠堂藏始祖某所用鐵塑像。重百斤。至今尚存。

黃衣人

康熙甲子春。有刑部筆帖式某。素奉神佛甚謹。一日忽有旋風起庭際。風息見黃衣人。衣冠甚偉。立庭中。呼其名謂曰。吾天神也。以汝事神甚謹。故降汝家。可掃除東廂。吾居之。某焚香拜禮。如所言。次日黃衣忽問曰。汝鄰家有病者。吾能愈之。某傳語迎。

神果即日愈。御史邁色者有妹病劇。聞而拜求之。黃衣曰。當為汝查勘。良久曰。宿業深重。以君虔禱。但可遲限三日。終不能生也。果三日卒。已而求者踵至。黃衣人謂某曰。本以汝善人。故來棲止。今車馬雜沓。久且不利於汝。吾當去此。汝福本薄。如甘貧。可延壽命。甚無妄求。若有贏餘。則促算矣。遂去不見。

湯學士夢

左廢子湯潛菴。歲夜夢登高山。已陟其半。忽一人自後越之。先登。湯鼓勇繼之。遂至山巔。顧一室空無所有。惟壁上懸麻姑仙壇記。既覺。不知所謂。癸亥臘月。閣學缺。特用右坊王廢子儼齋。湯緒甲子二月。閣學復缺。湯遂繼擢。上官曰。適某督撫疏內有蔡姓名經者。宛平王相公笑云。蔡京。宋奸臣。胡同其音。高陽李相公曰。彼乃京字。此麻姑仙壇記中。所云蔡經耳。湯聞之竦然。事之前定如此。是年六月。特擢湯江蘇巡撫。蓋麻姑壇在撫州。而蔡經家吳之洞庭也。

蔡氏狀元

德清蔡翁者。築室落成。夢人持一盤授之。盤有四紅箋。箋各大書一一字。後其孫奕琛為刑部侍郎。南渡拜相。官一品。奕琛子啟傳。國朝康熙庚戌科狀元及第。啟賢子名

升元康熙壬戌科狀元及第。皆其曾玄也。兩狀元皆生於此宅。升元從弟彬。辛酉浙省解元。人始悟四一字之兆。升元生時。其父夢一金甲神人持紅箋大書。懸其廳事。云第一甲第一名。蔡升元。遂以名之。而字曰徵元。及壬戌殿試日。又夢如前。升元及第。其父年才四十六。見只編。德清老人蔡四者。以服鹿角膠。壽至百八歲。豈即其人耶。

資易經

益都翟進士某。為饒州府推官。甚暴橫。一日。集窰戶。造青資易經一部。楷法精妙。如西安石刻十三經式。凡數易。然後成。蒲城王孝齋。綠官益都令。曾見之。

吳漢槎

吳江吳孝廉漢槎。以順治十五年。流寧古塔。二十餘載。康熙辛酉。歸至京師。相見。出一石磬。其狀如石。作紺碧色。云出混同江中。乃松脂入水。年久所結。所謂肅慎之矢也。又高麗碁子一枚。乃碑礫所製。又云。寧古塔東北二百餘里。乃金之會寧府。有斷碑尚存。書法如柳誠懸。頃為一流人所碎。碑文可以辨識者。有俯瞰闕庭。又云。學盛於東觀云。

羊馬

西域種羊。或云以皮肉埋地。或云以脰骨。率用初冬。季春。未日。其詳見於異物志。刈溪漫筆諸書。吳立夫淵穎集。有波斯國種羊皮書褥歌。又元僧楚石詩。自言羊可種。不信繭成絲。予嘗考之。不自立夫。楚石始也。北齊高昂詩。隴種千口羊。泉連百壺酒。朝朝圍山獵。夜夜迎新婦。形諸歌詠。其來久矣。雙槐歲鈔。以骨羊草馬作對。云雲南越賤。故地之西。多薦草。產善馬。始生若羔。歲中紐莎摩。飲以米泔。七年可御。日馳數百里。世稱越賤駿。見唐書。周嬰危林云。太平廣記引談藝作羆種。千口羊詩。紀詩所乃云千口牛。誤也。

赤蝦子三都

雙槐歲鈔云。東粵順德縣有地曰壽星塘。山水幽勝。有物名赤蝦子。如嬰兒而絕小。自樹杪。手相牽掛而下。笑呼之聲。亦如嬰兒。續續垂下。甫至地而滅。俗謂蓬萊仙女遺類也。諾臯記載。昔有姚汪王三姓。食都樹皮。餓死。化為鳥都。皮骨為猪都。婦女為人都。皆棲大樹。即如人形而絕小。男女自相配偶。在樹根者名猪都。在樹尾者名鳥都。在樹尾可攀及者名人都。左腋下有鏡印。闊二分。其禁有山鵲法。打土壘法。食其巢味如木芝。有術者周元大能禹步。為厲術。以左合赤索。圍木斫之樹仆。剖其中。三

都皆不能化乃執而烹之。周侍郎櫟園詩。人都擁樹形同鳥。是也。又月山叢談載廣西思恩縣近村樹杪有二人。約長一尺五寸。武人裝束。白竹纏芒屨。其行如飛。此當即赤蝦子之類。蓋閩粵皆有之。

準字諱兩見

宋寇萊公準。作相。諸司公移。諱其名改為准。至今相沿不易。汴京舊有平準務。蔡京為相。以其父名準。改為平貨務。又官司公移。皆避其名。如京東京西。皆改畿左畿右。然予按求古錄。載泰安州冥福寺。五代後唐長興四年。中書門下牒。石刻已用准字。唐韻。一字並收准字下。注曰俗。莊子平中准。管子懷繩與准鈞。准繩文子。放准尋繩。皆用此字。不始寇公也。

師生同姓名

古人同時同姓名者。如毛遂陳遵韓翃李益。門第文章往往有之。然不聞師生同姓名也。康熙癸丑會試。今翰林學士張敦復。英為同考官。本房中式舉人張英。海鹽人。丙辰會試編修馬殿聞。鳴鑾為同考官。本房中式舉人馬鳴鑾。河南人。

吹笛

宋人小說記張子韶言閭巷有人以賣餅為生吹笛為樂僅得一飽資即歸卧其家取笛而吹如此有年鄰有富人察其人甚熟欲委以財千餘初不可堅諭之乃許諾錢既入手遂不聞笛聲但聞籌算聲耳其人大悔急還富人錢於是再賣餅明日笛聲如舊此與唐劉伯芻所言安邑里粥餅人匆匆不暇唱渭城事絕相類今士大夫不及吹笛人者多矣

青鸞

雙槐歲鈔有貞鶯烈鶯二詩因憶昔在揚州署中有青鸞二飲啄必俱一日其雄為鹿觸死雌日夜哀鳴不忍聽聞數日亦死予感其義作青鸞操

念佛鳥

唐韋蟾岳麓道林詩靜聽林飛念佛鳥細看壁畫馱經馬按王得臣塵史安陸有念佛鳥小於鸚鵡色青黑常言一切諸佛宋元憲詩鳥解佛經言張齊賢守郡日為作古詩一篇

鑿字擗字

鑿魚到切字書曰餅鑿今山東俚語尚然富鄭公言太宗既下并州欲乘勝收復薊

門。咨於取。參知政事趙昌言對曰。自此取幽州。如熱鑿翻餅耳。殿前都指揮使呼延贊曰。此鑿難翻。又北夢瑣言。王蜀時。有趙雄武能造大餅。每三斗麵擗一枚。大如數間屋。因號趙大餅。擗字亦俚語。

幌

塵史謂野有死麕之詩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幌兮。婦人服飾。獨言幌者。按內則注云。幌。婦人拭物之巾也。居則設於門右。佩則分之於左。常以自潔之用也。古者女子嫁。則母結幌而戒之。徐太室經定野有死麕為淫詩甚有理。

刀圭

刀圭字。常用之。而未有確義。碧理雜存云。在京師。買得古錯刀三枚。形似今之剃刀。其上一圈。如圭璧之形。中一孔。即貫索之處。蓋服食家舉刀取藥。僅滿其上之圭。故謂之圭。言其少耳。泉布錯刀。皆古錢名。

風磨風扇

西域哈烈撒馬兒罕諸國。多風磨。其制築垣牆為屋。高處四面開門。門外設屏牆。迎風室中立木為表。木上用圍置板。乘風下置磨石。風來隨表旋轉。不拘東西南北。俱

能運轉。風大而多故也。耶律文正詩。衝風磨舊麥。懸杵搗新粳。又有風扇。於賬房中。高懸布幔。下多用頭髮。當面設繩索。牽動自然。有風不用揮扇也。見陳誠西域錄。沙塵海牙。在撒馬兒罕之東五百餘里。有草。春生秋死。臭氣逼人。取其汁。熬以成膏。即阿魏也。又有小草。高二尺許。通身棘刺。葉網如藍。清秋露降。綴於枝幹。甘如錫蜜。可熬為糖。名連郎。古賓即甘露也。

筆蘆

姑熟青山李白墓生蘆。其形如筆。號筆蘆。續溪舒頤道原有詩云。筆蘆蕭蕭青山巔。

頤元末人有華陽文集七卷。

捉卧甕人

昔見朱竹垞簡討韓詩云。捉卧甕人選新格。初不解。及觀通志。有趙昌言。捉卧甕人格。及採珠局格。旋棊格。金龍戲格等名。始悟所謂。

正德錢

於慈仁寺市。見正德錢二。面幕皆有文。如蟠螭狀。與今制殊異。正德又夏國偽年號也。錢不知何年所造。

閻羅

世傳趙定字馮具區。皆為閻羅王。近聞比部張屏公細言癸丑秋居保定。忽夜夢至一官署。堂廡宏壯。見有官府衣冠坐於堂上。披覽文書。視之乃先兄西樵也。張與先兄昔同官。交甚厚。因前問此何地。君所覽是何文書。先兄笑曰。此非人間。我已死。為神主此文書。察世人善惡耳。張云。然則我何為至此。豈非死耶。先兄答君不應死。但此地不宜久留。當即送歸。倏而夢覺。張時未聞先兄之訃。特至京師。問之王太史曰。西樵以今年七月死矣。先兄歿時。徧體作種種香。當以證菩薩果位。然平生忠厚正直。死作閻羅王。理亦有之。釋典謂閻羅是嗔相報身。先兄以悲憤歿。豈其徵乎。

虛實

今墟市之稱。義取朝實暮虛也。宛丘有義神實。羅莘路史注實者。對虛之名。天文旗中四星為天市。其中星多。則實。虛則耗。神農所在。人民常實。非若虛若朝實而暮虛也。地以實稱。亦奇。

犀角刀子

周嬰卮林載唐牛肅紀聞云。牛騰。唐郾城令。中書令裴炎甥也。炎遇害。騰謫牂牁建安丞。時中丞崔察用事。貶官。例皆辭行。誅殛甚眾。騰將見察。懼不知所為。忽遇一人。

謂曰。公有犀角刀子乎。曰有。曰甚美。授以神咒。令見察時。但俯伏拍訣。言帶犀角刀。可以誦神咒。其訣左手手中指。第三節橫文。以大指爪指之。而密誦咒七遍。無患矣。咒曰。吉中吉迦。戌律提。中有律陀。阿婆迦呵。已而果免於難。嬰自云。崇禎癸酉。為縣令所羅織。廷獻時。偶有象牙刀子。以代犀刀。拍訣誦咒如前。亦獲免。因錄之以傳於世。

關壯繆現身

袁太常密山。景言順治丙申年五月二十二日。關壯繆忽現身廣東韶州府西城上。身凭女牆。以右手捋髯。時方亭午。鬚眉面目。歷歷可睹。廿三日。廿八日。復現。舉城官民奔走禮拜。總督尚書李棲鳳親詣廟祭焉。後甲子使粵。別詳皇華紀聞。

陸舟

朱秋厓號云。寶應西去十里。地曰黎城鎮。古黎王城也。又西北七十里。曰張公鋪。屬天長縣。康熙乙巳二月二日。張公鋪人見平地中。忽擁官艦數十。帆檣樓櫓畢具。船首列羽旗大纛之屬。儀衛森然。所過之地。迅如飛鳥。跡其過去。草木皆靡。竟不知何祥也。

獸種

家語曰。馬十二月而生。狗三月而生。豕四月而生。猿五月而生。鹿六月而生。虎七月而生。虫八月而生。淮南子本此。魏略云。黃牛羗種。孕身六月生。廣志云。獐民皆七月。蜀郡記云。諸獐娠。七月生。蓋獸種也。

官銜

官銜二字。習俗不識其義。家語禮運篇云。官有銜。職有序。注。銜治也。執轡篇云。古之銜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故曰銜四馬者。執六轡。銜天下者。正六官。官銜之義。本此。封氏聞見記云。銓曹聞奏之時。先書舊官品於前。次書擬官於後。使新舊兩銜不斷。如人銜物。又如馬之有銜。以制其首。人謂銜尾相屬。即其義也。此臆說。殊無所據。

博野婦人

郭宮庶快園。茶說博野有一婦人。一生不飲食。而育男女數人。操作與常人無異。亦疾病云。

不敢欺

今市井俚語云。不敢欺。亦有所本。國策秦興師臨周章。顏率謂齊王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敝邑遷鼎以待命。

三西湖

粵劔編云。惠州豐湖。在郡城西。人呼為西湖。東以城為儲胥。西南北三方。皆羣山為衛。儼然與武林相似。蘇長公曾買此湖。為放生池。出御賜金錢築堤障水。人號曰蘇堤。是天下有兩西湖。兩蘇堤也。潁州亦有西湖。坡知潁州。謝表云。出守二邦。輒為西湖之長。是又三西湖也。

天醫

俗說雷部擊人。必有天醫隨之。或誤擊。則旋活之。近雲南府有二人同行。遇雷皆殛死。其一人恍忽。見一比丘坐其旁。以手摩其腦曰。汝不應死。勿慮。汝家人尋至矣。時有目擊者。歸告二人之家。家人皆號泣。至至則生矣。比丘亦不見。宗兄行人。爾成公說。

火神

武進諸生楊某。館於某氏。其人富而豪侈。每夜飲必三鼓。一日醉歸。見館中燈火甚盛。從窗隙竊窺之。見案邊二燭卓立甚巨。有緋衣人。據案觀書。意其楊也。明日詢之。楊對以實。早寢。未嘗夜讀。然心怖之。至夜假寐以伺。近三鼓。忽有大聲傳呼。排戶而

入。隨有二巨燭出地上。已而紅焰滿室。僕隸還雜。擁一緋衣人至。據案而坐。取案上書冊。翻之。楊懼而叫呼。緋衣人若不聞者。將五鼓。緋衣者徐起。徑趨楊卧處。眾皆從之。忽舉牀四脚。盤旋室中。復擲之空中者數四。天將曙。又聞傳呼聲。寂無所見矣。久之。楊始甦。起視門戶。扃鑰如故。問院中人。毫無所聞也。因急謝主人歸。歸數日。火大作。所居皆燼。始悟所見。乃火神耳。楊後中鄉試。

鴛鴦鏡

楚人王蘭士者。嘗遊江西。一日遇風雨。投宿古祠。遂假寐。門忽洞開。見翁媼二人入祠。直據上坐。僕從十許人旁列。復有二翁媼扶服入。跪其前。坐者怒數其罪。顧從者鞭之數百。跪者哀號乞憐。且曰。業生此不孝子。不敢辭罪。祈見釋。當碎其鴛鴦鏡。事猶可及也。坐者沉吟釋之。王復嗽發聲。遂無所覩。晨起。雨霽將行。復有年少持一鏡入拜祠下。某怪而問之。曰。此鴛鴦鏡。漢物也。視之。背作鴛鴦二頭。益異之。謂少年曰。肯見售乎。少年不可。展轉間。鏡忽墜地而碎。少年方驚惋。某告之曰。汝必有失德。壞人閨門事。不實相告。且有陰譴。少年懼吐實。乃與里中謝氏女約私奔。期會祠中。鏡即女所遺也。因語以夜來所見。少年大悔恨。再拜而去。王視其額。乃謝氏宗祠也。

鹿盡心

順治中安邑知縣鹿盡心者得痿痺疾有方士挾乩術自稱劉海蟾教以食小兒腦即愈鹿信之輒以重價購小兒擊殺食之所殺傷甚眾而病不減因復請於乩仙復教以生食乃可愈因更生鑿小兒腦吸之致死者不一病竟不愈而死事隨彰聞被害之家共實方士於法。

內江石壁魚

四川內江縣儒學後有石壁甚奇明三百年中衣冠科第甲西蜀順治末輝縣冀應熊為成都知府好作擘窠大書一日至內江謁文廟愛石壁之奇書而鑒諸石石破有清泉一泓魚十餘頭游泳其中見風水涸魚皆化為石自是科第不振矣輟集載有人以石子壓紙或見欲得之酬價二十緡後破之乃有一魚躍出其中泓然清流也有李後主有小石彈丸置研池中水終日不耗陶穀取之投地石裂中有小魚躍出死自是研無復潤澤矣。

松頂生蘭

予門生翰林湯西厓嘗於湖南永州道中見古松數萬株是宋刺史柳開所植巨

數百里有蘭寄生長松杈極可徑丈。歲蕤四垂時正作花香聞遠近。其地曰奇蘭鋪。草木寄生理固有不可解者。

驢駒媚

座客偶舉唐小說霍小玉傳中有驢駒媚不知何物。按僧贊寧物類相感志云。凡驢狗初生未墮地口中有一物如肉名媚。婦人帶之能媚。

姓異

一兩雙五六七八九第二第五第八九百皆姓也。聞見記載縣令妻伍氏縣丞妻陸氏主簿妻漆氏事以為笑。不過音同耳。

劍俠

某中丞巡撫上江一日遣吏齎金三千赴京師。途宿古廟中。扃鐺甚固。晨起已失金所在。而門鐺宛然。怪之。歸告中丞。中丞怒。亟責償。官吏告曰。償固不敢辭。但事甚疑怪。請予假一月。往踪跡之。願以妻子為質。中丞許之。比至失金處。詢訪久之。無所見。將歸矣。忽於市中遇瞽叟。胸懸一牌。云善決大疑。漫問之。叟忽曰。君失金多小。曰三千金。曰我稍知踪跡。可覓車子乘我。君第隨往。冀可得也。如其言。初行一日。有人烟。

村落次日入深山。行不知幾百里。無復村曠。至三日。踰亭午。抵一大市鎮。叟曰。至矣。君但入。當自得消息。不得已。第從其言。比入市。則肩摩轂擊。萬瓦鱗次。忽一人來。訊曰。君非此間人。奚至此。告以故。與俱至市口。覓髻髮已失所在。乃與曲折行數街。抵大宅。如王公之居。厯階及堂。寂無人。戒令少待。傾之。傳呼令人。至後堂。堂中惟設一榻。有偉男子。科跣坐其上。髮長及髀。童子數人。執扇拂左右侍。拜跪訖。男子訊來意。具對。男子頤指。語童子曰。可將來。即有少年數輩。扛金至。封識宛然。問曰。寧欲得金乎。吏叩頭曰。幸甚。不敢請也。男子曰。乍來此。且將息了。却去。即有人引至一院。局門而去。日予三餐。皆極豐腴。是夜月明如晝。啟後戶視之。見粉壁上累累有物。審視之。皆人耳鼻也。大驚。然無隙可逸去。徬徨達曉。前人復來傳呼。復至後堂。男子科跣坐如初。謂曰。金不可得矣。然當予汝一紙書。輒據案作書。擲之。揮出。前人復導至市口。愴恍疑夢中。急覓路歸。見中丞厯述前事。叱其妾出。書呈之。中丞啟緘。忽色變而入。移時傳令歸舍。并釋妻子。豁其賠償。吏大喜過望。久之。乃知書中大畧。斥中丞貪縱。謂勿責吏償金。否則某月日。夫人夜三更睡覺。髮截若干寸。寧忘之乎。問之。夫人良然。始知其劔俠也。日照沈洗馬。應聞之望江龍簡討。慶云。

八才子圖

今世傳孟襄陽王右丞輩七賢過關圖。皆策蹇重載。青箱雜記亦云。世傳潘閬安鴻漸八才子圖。皆策蹇重載。其為唐七賢。宋初八才子。不可得而詳也。東觀餘論跋滕子濟所藏唐人出遊圖云。此卷據其名題。或有弗同時者。而揚鑣並驅。睇盼相語。豈亦於世得意忘象者乎。題名云。宋之問。王維。李白。高適。岑參。史白。凡六人。尤為不倫。

濮州女子

明末山東將亂時。濮州民家子。周孫頭者。居負郭之周家村。語多清狂。人謂不慧。一日自城中歸。過真武廟側。有雙鬟女子。立道旁樹下。絕色也。謂周曰。與君夙緣。當為君婦。遂攜至家。拜母。母疑其踪跡。俾子遣之。女子笑曰。我以夙緣奉天帝命。為汝家婦。誰能遣我。久之。事姑孝謹。即鄰里無不敬愛之。周家素貧。又值荒歉。女子日具食養姑。皆豐潔。周被役築城。同事者戲語曰。同執畚鍤。能俾君婦治饌相勞乎。周歸語婦。答曰。此不難。但張帷幕。吾自致之。如其言。果日獲飽食。一日潛告其姑曰。此地不久必大亂。不可留也。曷避之。乃徧辭鄰里。挈姑與夫擔負去。不知所往。未幾榆林賊起。濮被兵甚慘。果如其言。

浦回子

浦回子者。固原人。業染。所居對城隍廟。一道士。夜坐廟門。火光繞身。浦意其異。人獻以茗果。不納。浦益恭。道士乃食其一棗。謂曰。子誠信有根器。他日訪我羅山。浦如其言。訪之。踰年歸。以道授其妻。復去。王輔臣亂。後還家。容色如少年。鄰人曹文珽者。叩之曰。久居終南山。山中老人。多眉長過面。拔之兩耳間者。洞中有二黑猿。見我執手甚歡。其言即不能辨。飲以瓢水。清甘如醴。由此不饑不寒。雪天可著單衣。旬日不食。自若也。歸數日。求見其妻。妻拒之曰。各做自家事。何必相見。浦因別去。徐步出郭門。鄰人送之。奔馳不及而返。

靜寧州道士

陝西靜寧州。一道士賣藥於市。手持小葫蘆。修廣僅寸許。傾之得土數升。皆成金丹。以與病者。立已。求者益眾。不能給。以麈尾一揮。人人袂間各得三粒。一日以小瓢貯丹。任人自取。極力多攫。止得三粒。數百人悉得藥。而瓢仍不空。後不知所之。

王九臯

王九臯。字鶴鳴。濮州人。萬曆壬午舉人。自少至老。夜未嘗寐。終身不知有夢。少時常

遇關壯繆。親指隙地。令為建祠。今濮州大關帝廟是也。

池北偶談卷二十三終

池北偶談卷二十四

清 濟南王士禎阮亭著

談異

一家完聚

浙東亂時。諸暨陳氏女。年甫十六。為杭鎮撥什庫所得。鬻於銀工。工逼之。堅不肯從。杭人郭宗臣。朱瞻生。尚御公者。勸義贖金。以贖難民。知女之義。贖之。方至。忽友人某贖一童子。問之。即其夫也。翼日贖一嫗。至乃其母也。繼又贖一嫗。至其姑也。有兩翁覓其妻。踉蹌至門。即其父與翁也。兩家骨肉。一時完聚。詢之。蓋將於十二月二十四日婚。而兵忽奄至。遂被掠。三人具衣帨。沽酒。有為之合卺。給裝而歸之。人以為女子貞節所感。

關索

雲貴間。有關索嶺。有祠廟。極靈。云明初。師征雲南。至此見一古廟。廟中石爐。插鐵箭一。鉞其上。曰。漢將關索至此。雲南平。遂建關索廟。今香火甚盛。月山叢談。雲南平夷。過曲靖。晉寧。過江川。皆有關索嶺。上各有廟。蓋前代。凡遇高埠。置關。關吏備索。以挽

昇者。故以名耳。傳說之久。遂謂有是人。而實妄也。

洗眼方

右通政袁密山。景廣西平樂人。嘗傳一洗眼方。云宋元豐間某太守。年七十。雙目不
明。遇仙人傳此方。洗一年。目力如童子。錄之於左。

每歲立冬日。採桑葉一百二十片。懸風處。令自乾。每月用十片。水一碗。於砂罐內
煎至八分。去渣。溫洗。每洗眼日。清淨齋戒。忌葷酒。正月初五日。二月初一日。三月
初五日。四月初八日。五月初五日。六月初七日。七月初七日。八月初八日。九月三
十日。月小則廿九日。十月初十日。十一月初十日。十二月初一日。

治鳥傷

凡鳥翅足折。喂以芝蔴。仍嚼爛敷患處。即差。見客座新聞。宋三館書目有味以麥漱
二卷。皆養鷹之法。具醫療之術。

孫文定

益都孫文定公。銓。世居顏神鎮。為童子時。常五鼓入塾。道遇一長人。如方相狀。目眦
盱可畏。直前欲搏之。公方悚懼。自覺身驟長。與之等。且搏且却。至孝水西岸玉皇宮。

其物忽不見。公又常讀書齋中。有狐貽金豆數枚而去。其家有金豆山房。至今存焉。

男子生子

福建總兵官楊富。有嬰童生二子。楊子之名曰天舍地舍。魏惟度憲親見之。楊歷官江西提督。近樂陵男子范文仁亦生子。內兄張賓公曠親見之。

采人復

本草圖經。人復一極至四極。各五葉。今遼東采復者。識其苗。不語。急以緯簾涼謂覆其上。然後集人發掘。則得復甚多。否則苗倏不見。發之無所得。禮斗儀云。下有人復。上有紫氣。理或然也。康熙戊午。予直內庭。曾應制賦御苑人復詩。親觀其樹。唐人詩。咏人復者絕少。惟韓翃云。上黨人復五葉齊。溫岐云。松刺流空石差齒。煙香風軟人復藥。

白海棠

范烈女者。易州范良彙女。許字田。未婚而夫死。烈女聞之。即自縊。庭前有海棠一株。方花時。甚穠艷。女死。花忽變白。一時文人奇之。多為賦詠云。

端肅拜

周禮九擇其一曰端肅擇今人止以為婦人之禮近見元人題跋末亦有書端肅拜者猶有古意。

三相女

李騰空林甫女得道廬山李太白有送內往廬山尋女道士李騰空詩金陵張可度詩所謂父居黃閣女崆峒流水桃花石室中是也茅山有秦檜女繡大士像甚靈異居人不敢托宿見蔣說王安石女最工詩見覺範詩云云曰此浪子和尚耳見吳曾漫錄又蔡卞妻亦安石女有文三奸皆有如此女子亦一奇也

白驃異

濮州兵侍穀原蘇公祐總督宣大時一日聞邊警親率偏師出塞禦之戰劒與眾相失敵追急馬蹶而死正倉皇間忽山上一白驃馳下公躍而乘之得馳入塞既至驃忽不見敵退遣人至其山跡之山有文昌祠白驃宛然在焉

異姓

近所聞見異姓再識如左口若干昭涉詩移絮茄節棧冤招產腰開坑羅維防戲波
交農蟲驚不奴粟竹針線圓續羸狡灰迄旦俾俳問風西弟諒抗朗晃角細苔扁

銀敎興行賞彥。要覽。直。睢。馬。見。猶。玉。環。星。卽。是。汝。式。土。昶。駟。鈔。樹。又。甲。子。科。山。西。舉。人。有。因。必。芳。曲。沃。人。降。緯。介。休。人。又。泰。和。縣。早。禾。市。巡。檢。適。修。純。涿。州。人。廣。德。州。杭。村。巡。檢。龔。鐸。河。南。人。

兩裴迪

唐有兩裴迪。一天寶詩人。與王維杜甫友善。一為王鐸辟租庸招納使朱溫鎮宣武。辟節度判官。既篡位。拜右僕射。溫自岐還。將吏皆賜迎鑒。叶贊功臣。入見。溫目迪曰。叶贊之功。惟裴公有之。見五代史雜傳。

黃巢

黃巢自長安遁歸。奔於太山狼虎谷。為其甥林言斬首送徐州。其死明甚。乃小說杜撰。稱其遁去為僧。依張全義於洛陽。曾繪己像題詩云。記得當年草上飛。鐵衣著盡著僧衣。天津橋上無人識。獨倚闌干看落暉。按此詩。乃元微之贈智度師絕句。特改首二句。三陷思明三突圍。為云耳。此宋陶穀劉定之說。癸辛雜志又云。即雪竇禪師。竇退錄亦以辨之。為此言者。真亂臣賊子之尤也。

餘聞錄之訛

餘聞錄記湖州吳進士。為父乞壽詞於李西涯。西涯不許。吳問人曰。今爵位大於西涯者誰耶。曰太師。英國公張輔也。吳具幣求英公。英公令門館作詩與之。吳得詩誇於人云。黎魏曾弘筆記亦載其事。不知英國公輔死土木之難。與李相去甚遠。黎博雅君子。亦仍其謬。何也。

禾山寺顏書

永新縣禾山寺傍。有顏魯公書龍溪兩大字。鐫於石壁。方廣徑丈。數百年已來。石壁如故。而二字每年輒從下。今離地不二尺矣。

郭文毅

郭文毅城貴盛時。與漢陽老孝廉劉某者為姻。一日劉之女眷至郭氏。郭殊不加禮。歸而訴之孝廉。鬱鬱以歿。既數十年矣。明末獻賊屠武昌。城市人民稀少。有人入城。過城隍廟。見懸一牌云。郭正城劉某一案。候審。時正白晝。硃墨如新。漢陽宗姪孟穀戡說。

女化男

嘉靖中。山西男子李良雨。化為女子。事載前史。近見仁恕堂筆記。莊浪二事甚奇。一

紅塵驛軍莊姓者婦寡有一女已字人年十二忽變為男子女羞不能自明及就婚其夫覺而聞之官乃以聘禮還之夫家聽其別娶而夫之母憐女之惋憫又以其女歸之今名莊啟盛現為莊浪廳書役丁巳秋又有莊浪女子十五歲亦化為男與莊事僅隔十年皆在莊浪亦異聞也

范忠貞

范忠貞諱撫浙日杭之西溪有虎攫人遣卒往捕一日自詣水月和尚卜之告以故和尚答云山頭大蟲任打門內大蟲休惹范不悟而去未幾遷閩督遇逆藩之變竟以身殉始悟門內大蟲之語

挑戰

挑戰二字見左傳宣十二年趙旃請挑戰弗許唐人詩屢用之類要云兩陣既立各以將出關謂之挑戰劇談錄白敏中興師討吐蕃有酋帥衣緋茸裘乘白馬出陣頻召漢軍關將有潞州小將善射馳馬彎弧而出射中其項抽短劍踏於鞍上脫緋裘金帶奪馬而還又李臨淮將白孝德斬賊將劉龍仙事亦相類又五代史周德威傳有陳章者號陳夜叉乘白馬被朱甲以自異求陽五欲生致之德威出挑戰禽之唐

宋以來實有關將之事。非盡稗官之妄說也。

箐鷄

箐鷄產水西。長尾白羽。羽之周遭黑文。緣之如澹墨所畫。或畜之。見人輒避去。終不馴擾。門人黃自先。沅官平遠府通判云然。

樂毅棗

樂毅棗產吾鄉。大倍常棗。云是樂毅伐齊所遺種也。太平廣記所載有王母仲思等名。又有安期棗。梁國夫人棗。西京雜記上林有西王母棗。出崑崙山。而不及此。先方伯羣芳譜云。樂氏棗。豐肌細核。多膏肥美。舊傳樂毅自燕攜來。太平寰宇記濰州貢毅氏棗。今青城縣產無核棗。一名虛中。即西京雜記之枵棗也。上林又有顏淵李。出魯國。

井溢

康熙二十四年。長山一廢寺。有池水。忽大溢。眾往視之。有物如牛。伏池中。人不敢逼。次年。鄒平郭莊。居民院中。井鳴如牛。吼水忽上溢。祭之乃止。

短人

丙寅春長山之苑城周村間有短人長可尺許鬚眉手足皆具能按拍而歌問之云
年三十餘矣豈巨靈僬僥之類耶

黑牡丹

曹州牡丹品類甚多先祭酒府君嘗往購得黃白綠數種長山李氏獨得黑牡丹一
叢云曹州止諸生某氏有之亦不多得也

范祠鳥

長白山醴泉寺即范文正公讀書處祠在佛殿東偏康熙間秋霖決旬祠上漏下濕公
像獨不沾濡寺僧疑而竊窺之有大鳥張兩翼翼上有火光正覆其上天霽遂失所在

文昌閣鶴

濟南府學文昌閣有二鶴巢其上。一日翔西郊為一軍士射中其脛此鶴每帶箭出
入人皆見之。偶中丞閱軍將士皆集轅門此軍方負牆立鶴忽飛翔其上矢墜焉軍
士異而取之俄覺耳中癢不可忍試以箭鏃搔之牆忽壓焉鏃深入不出軍士歎曰
此鶴報怨也吾其死矣數日果死

萬歲

後漢書韓稜傳。竇憲為大將軍。威震天下。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稜正色曰。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乃止。然馬伏波傳。吏士皆伏稱萬歲。又吳良傳。注東觀記曰。門下掾王望。諂稱太守功德。掾史皆稱萬歲。

無上將軍

口撫傳。建康元年。陰陵賊徐鳳。自稱無上將軍。有進傳。帝遣躬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行陣三匝而還。人主自稱將軍。與明武宗先後一轍。至與劇賊同號。尤可異也。

師資

老子曰。善人。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為善人之資。資之云者。如詩小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義。今俗謂受業為師。同學為相資。語蓋有本。然以同學為不善人。亦可商師資之情。後漢廉范對明帝語。

庫庫

松江有庫公山。庫音舍。字書注。姓也。後漢竇融傳。金城太守庫鈞。按融傳。章懷太子注。引前書音義曰。庫氏。即倉庫吏後也。本王嘉上哀帝疏。今羌中有庫姓。音舍。云承鈞之後。風俗通云。古守庫大夫之後。以官為氏。然則庫鈞之姓。為式夜切。為苦故切。

漢書注亦未定其音訓。氏族博考云：庫氏有二。漢倉氏。庫氏以官為氏。又河南官氏志。庫傳。官氏改為庫氏。則是苦故切之庫。又有二族矣。奇姓通收入去聲禡韻。從舍音。按式夜切。字從尸。苦故切。字從尸。自是兩字。兩讀。因章懷注。便引之。混不可辨耳。

六丁

祭酒舊不一二年輒遷去。春秋丁祭無過四者。順治中。淄川高念東侍郎。所為祭酒久不遷。一日至閣。洪文襄獻戲謂曰：高先生可謂五丁開山矣。高笑對曰：無妨。六丁六甲。果三年始遷去。予在成均。迄四載。始遷少詹。戲為口占寄先生云：嘉話曾聞役六丁。任教人笑鈍司成。六丁今日還加二。始信前賢畏後生。然此官清簡。實宜恬靜。南史丘靈鞠有言：人居官願數遷。使我終身為祭酒。不恨也。獨學舍稟給。皆久廢。用兵已來。捐貲者。率許在籍肄業。期滿該省布政使司。徑送吏部銓授。雍中人才寥寥。素餐為慙耳。

偏諸

治安策。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又云：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綾以偏諸服。注曰：如牙條。以作履緣。顏曰：偏諸。若今之織成。以為腰褱。及標領者也。杜詩：客從西

北來遺我翠織成錢注引廣雅天竺有細織成宋書禮志諸織成衣帽錦帳純金銀器雲母從廣一寸以上皆為禁物高麗史獻織成衣襖弓劍按子美詩題乃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蓋褥帳衣帽要襟標領皆有織成而偏諸以為衣履之緣者乃織成之一耳

銀杏

鄉大夫有好為雅談者問鄰縣一友人云聞貴鄉多銀杏然否友人不應問再三不已旁人皆匿笑終不悟蓋銀杏淫行音同也又江淮間一御史疏陳水患內云臣鄉下流之下流人亦傳以為笑

趙康敏

壽光趙康敏公諱故第為裔孫所嚮屢易主矣居者每見朱衣人於堂中輒病後某官張姓者居之初入宅復見朱衣人悲叱咄咄張設拜遙謂之曰公子孫自不肖不能守先業此宅且數易主人與某無與公生為名卿何不達而屢此見崇耶言甫畢朱衣以袂掩面入壁而沒自是不復見

墨芍藥

館陶人家有墨芍藥。與曹州黑牡丹皆異種。

邵進士三世姻

同年濟寧邵士梅字峰暉。順治辛卯舉人。登己亥進士。自記前生為棲霞人。姓高名東海。又其妻某氏死時自言當三世為夫婦。再世當生館陶董家所居濱河。河曲第三家。君異時官罷後獨寓蕭寺。繙佛經時訪我於此。後謁選得登州府教授。一日檄署栖霞教諭。暇日訪東海故居。已不存。求得其孫某為置田宅。已而遷吳江。知縣謝病歸。殊無聯賴。有同年知館陶縣。因訪之。館於蕭寺。寺有藏經一部。寂寥中取閱之。忽憶前語。隨沿河覓之。果得董姓者。於河曲第三家家有女。未字。邵告以故。且求縣宰縱與。遂娶焉。後十餘年董病且死。與邵訣曰。此去當生襄陽王氏所居濱江門前有柳樹。君幾年後訪我於此。與君當再合。生二子。邵記其言。康熙己未在京師時。屢為子及同年傅侍御彤臣。展潘吏部陳伏調言之。

賽從儉

文登人。賽從儉。卜地葬親於黃山。南有鄰某者。陰圖其地。夜遺地主金。老嫗赴塋。忽迷失道。有二童子執炬前曰。嫗欲往賽氏塋乎。吾為嫗導。中途謂曰。此地誠善。但汝

家不能有賽氏當世科第。天啟之也。言已忽不見。嫗乃在海港中。及覓路至塋所。則既葬矣。嫗悔述其故。從儉曰。汝言果不妄。吾子孫有仕宦者。當以十金為贈。書其言於券末。後從儉知三河縣。子孫多仕郡縣。皆不負約。康熙丙午元旦。五更時。近村人遙見塋前有二炬遶行。曾孫玉紘以是秋舉鄉試。明年登第。己酉元旦復然。玉紘子璋以是秋舉鄉試。明年登第。

劉大成

天啟中。文登生員劉大成。以儒醫著德。為鄉黨所推。董修學宮。鑿泮池。得一石函。啟之。有女髀釵釧。為徙瘞北城隍。上。次日復得一瓶。中貯竹漿。外勒八語云。濱人花母。劉支竹漿。一七濟人。廣嗣功長。南文煥發。北屋城隍。安予之靈。云。自後劉以竹漿施病者。輒愈。享年八十餘。生六子。諸孫科第甚眾。

二狼石

京口北固山。甘露寺。有狼石。臨潼驪山。亦有狼石。皇甫湜狼石銘曰。狼石蒼蒼。驪山之旁。昔秦皇帝謀之不臧。七十萬人。茲焉遑遑。是也。今人但知甘露寺矣。

舞蠅虎

書言百獸率舞。傳記所載如舞馬、舞象、舞鸞、舞鶴之屬不一。杜陽雜編載唐穆宗朝或云憲宗飛龍士韓志和本倭國人於御前出一桐木合方數寸。中以丹砂養蠅虎子。其形盡赤。分為五隊。令舞梁州。上召國樂以舉其曲。蠅虎盤迴宛轉。無不中節。每遇致詞處則騰隱如蠅聲。曲終累累而退。如有尊卑等級者然。又續癸辛雜志。臨安呈水嬉者以大斛貯水。小銅鑼為節。凡龜、鼈、鰕、魚之類皆名呼之。即浮水面戴戲具而舞。觀此則虫豸水族皆能舞。不獨鳥獸矣。

水蠶

吾鄉山蠶食椒椿檲栢諸木葉而成繭。各從其名。故相國益都泚亭孫公銑作山蠶說。曲盡物性。文多不錄。唐小說載元和八年大軫國載神錦衾。水蠶絲所成。云其國以五色石。蠶池塘採大栢葉飼蠶於池中。始生若蚊。曉游泳其間。及長可五六寸。池中有挺荷。蠶經十五日即跳入荷中成繭。自然五色。亦謂靈泉絲。山蠶水蠶皆物產之異。

熱洛河

盧氏雜說明皇射鹿取血煎酪。賜哥舒翰及安祿山。謂之熱洛河。祿山帳下健兒名

曳落河。恐因字音相近而傳會其說。今齊魯間以蕎麥作麪食。名河洛。俚名亦有所本。

老神仙

獻賊軍中有老神仙者。本鄧州陳氏子。少遊終南。遇一道士。授異術。能生死人。後為獻賊所得。賊監軍孫可望。被酒。及其嬖妾。以刀圭藥投之。立起。於是賊中呼為神仙。既而獻賊誤刀其愛妾。洞脇潰腹。復俾陳活之。納其腸。以鍼紉之。傳以藥。夾以木版。以繩約之。七日而甦。獻賊敗。入滇。以病死。

蹇少保

明少保。薊遼總督蹇公。字汝上。四川巴縣人。自記前兩世為某衛指揮。以陞馬死。往生山西某府。趙氏名某。登進士官至重慶太守。與邑紳蹇公來譽善。一日蹇設席。召守飲。守方坐堂皇。聞吏白蹇公有使邀請。即出就輿。甫出門。見大河阻路。方異之。若有人推陞河中。驚而寤。室廬非故。而形軀已小。在襁褓中。家人報蹇公入視。曰男也。繼又傳報趙太守以疫病死矣。蹇公為出涕。自往護其喪。尋送夫人及二子歸里。心皆了了。然無可奈何。以義斷割。早成嘉靖乙丑進士。自禮部郎出為故郡太守。兩

子已長以通家禮來謁。欲言不可。姑隱忍之。惟時時存卹其家居三年。遷山東提學副使。乃詣故居。致辭。夫人請見。不禁泣下。夫人亦泣。以通家故。不知固即其夫也。及兩子送至境。始屏人告以前生事。執手泣別而訣。

賀相國

明相國對揚賀公。聖崇禎中。枚卜詣京師。舟至九江之鯨魚嘴。風浪大作。公具袍笏拜禱。舟上人忽見空中有緋衣神人。執一黑鬼投水中。風遽息。公設祭大王廟。以答神佑。自是香火益盛。日宰羊豕無算。十三年。蘄王欲興復。為仰道場。延三昧律師入。楚過九江。夢神告曰。某九江神。宋大王也。前生與師及賀相公三人。同在山中修道。師不昧正因。今為大師。賀以福緣為宰相。唯某一念之差。為血食之神。昨因鯨魚嘴樹妖欲覆賀舟。某以前世因救之緣。此宰殺日繁。將來必墮無間地獄。師明日過此。必至廟中。為我授記。更布其事於四方。使來禱祀者。戒宰殺。幸甚。師如其言。自是鯨魚嘴行旅坦然矣。此與冷齋夜話所記衙亭湖神。託安息國王子。建洪州大安寺事。相類。

張道人

商丘高辛鎮有道人。嘗周游歸德屬邑。貌類少壯。雖長老自童幼見之。形容不改。莫知其年。自云張姓。鹿邑人。居少林若干年。武當若干年。勞山若干年。屈指百數十年矣。一日募修某祠廟。需石灰千斤。人問所出。曰自有之。忽至一寡婦姑媳門。求布施。以孀且貧辭。道人曰。門前槐樹旁有灰三千斤。何云無也。如其言掘之。果然。或問曰。渠先祖建樓所餘。我常見之。其家不知也。頗能前知。有問之者。則曰我是顛子。我是顛子。曰可行三百里。崇禎末。袁賊亂梁宋間。致道人縛置地上。驅所掠婦女裸體淫之。遂敗其道。日行僅百五六十里。亦穀食矣。語人曰。譬桶子已破。再箍便難。

日者

宜興陳其年。維年四十餘。尚為諸生。一日過京口。有日者謂之曰。君年過五十。必入翰林。宣城梅杓司。嘉因贈以詩曰。朝來日者橋邊過。為許功名似馬周。至己未。果以諸生應博學宏詞薦。授翰林院檢討。時五十六。又有范驥者。字文園。善相人。謂武進周清原。吳江徐鉉。皆當不由科甲入翰林。己未皆授簡討。其言良驗。范海寧人。驥字文白之弟也。

龍異

康熙壬子歲。吾邑李鰈副仙。雷家日正午。忽有一物。蜿蜒數尺。鱗鬣可畏。遍體如金色。爛然奪目。自院中入。所居之室。已復出。形漸長大。知其龍也。忽雲霧滃然如烟。雲庭中晦冥。遂不見。伊中丞翁菴聞云。

荷蘭刀劍

康熙六年。荷蘭國入貢其貢物。有刀劍八枚。皆可屈伸。縈繞如帶。劍俠傳載神諤畜一劍。可屈置盒中。縱之復直。張景陽七命論劍曰。若其靈寶。則舒屈無方。斯之謂歟。

銅人

間西洋人欽天監管理監事。加工部侍郎南懷仁言。自大西洋入中國。凡十萬里。海舶甚巨。海口有銅人。高不知其幾。由旬。舶出其胯下。或出其脇間。乃入海洋。不知何由鑄造也。

山溪烈婦

旌德縣地曰山溪。有民家女某氏。嫁甫數月。夫死無子。又無舅姑伯叔。遂歸母家。誓不更適人。久之。其父母私受鄉人聘。旦夕且娶。女覺之。自請於父母。父母不能隱。遂告以故。女欣然曰。嫁則嫁矣。明日當一辭夫墓耳。許之。乃歸房中。晨起理粧。易新衣。

內衣皆自縫紉。行至溪上時，山水暴漲，女顧之喜。至橋半，急踊身入水，死。乘流數里，冒岸樹而止。有石工某見之，欲褫其衣，結不可解。忽以手自批其頰曰：「吾以父母欲奪吾節而死，汝小人，輒敢無狀。吾褫汝魄矣。」語畢而死。觀者莫不歎異。父母為合葬故夫墓焉。

張巡妾

徐謫，字吉人，會稽諸生。年二十五，得痼疾，痛不可忍。年餘，痼能作人言。瀕死時，見一白衣少婦，問曰：「君識張睢陽殺妾事乎？君前生為睢陽，吾即睢陽之妾也。君為忠臣，吾有何罪，殺之以饗士卒？吾尋君已十三世矣。君世為名臣，不能報復，今甫得雪，吾恨言訖，婦不見。謫亦隨逝。」庚申在京師，其門人范思敬說。

童謠

萬曆壬子，山東鄉試，濟南童謠云：「三人兩小，太陽離島，是科解元，乃長山徐海曙，日升也。又某科有童謠云：『山佳木，一旦挑上天，差我送羊角，是科解元，平度崔桓也。』康熙庚子，又有童謠云：『裹針三條絲，是科解元，新城李嗣真。解副益都高三思也。』天啟辛酉，朱純領解，亦有一牛兩尾之謠。

趙廷鑑

順治甲午有某生者。應試濟南。瀕入闈。其僕忽死。但胸前微暖。及出闈。僕忽蹶然而起。生問之。云適隨主人入棘闈。見號舍有紅黃二色旗。主人所居之舍。則紅旗也。生喜曰。果爾。當娶某氏女。妻汝。僕難之。生曰。吾既為孝廉。何慮彼不嫁其女乎。既入二場。其僕又死如前。比出復甦。連呼可惜。可惜。生急問之。曰。主人已中解額。因昨日一言。今易萊陽趙廷鑑矣。生然疑且半。私心悔之。及榜發。榜尾一人。即萊陽趙廷鑑也。

御馬

供奉周道言。御廐有千里馬。毛色純黑。惟顙及四蹄白。長可一丈。腹有逆鱗。高麗所貢也。

顧東橋

何元朗叢說載分宜嘗邀顧東橋。樂工盈庭。六七十人。東橋顧從人。賞銀五錢。遣之。明日邀六卿。則聽命如小生。賞賜各二三兩。比年各省督撫中丞宴監司。賞伶人多至四十金。或六十金。視分宜當日。不啻十倍矣。

斷腸草

康熙庚申春有徽人方姓者商於都門與其徒八人合貲累千金往江南次河間之南腰站宿焉其八人者與驛夫先食方以齋素獨後忽一人且食且語曰斷腸草如是者三方怪而問之曰君知食中有斷腸草乎宜勿食其人曰然隨視驛夫已如中惡狀仆地矣方急呼眾人皆停飭而身自走通衢呼集居人召醫視之曰中毒也急解之皆甦而驛夫食獨多遂不救方因問某曰食時若有人在後告以斷腸草者三聽其語隨出諸口初不自知也諸商欲鳴之官居人力挽之僅以百金賂驛綱其主人竟漏網道路間不可不知。

恪妃

世祖皇帝恪妃石氏灤州人戶部侍郎申之女也申父維嶽明萬曆庚戌進士官某省副使會王府中官某鵠其玉反誣其妃某弑逆撫按以下皆納其賄將具獄矣維嶽獨持不可力雪妃冤至是申生恪妃竟入宮掖人以為妃之報云。

河套喇嘛

嘉禾譚舟石吉延綏鎮志云套中最尚佛教距榆林三百里外為研抱山山左有水曰河泥津古羅石有泉曰法兒烏蘇中有寺曰堵王延袤可十里兩水環其前而合

流其地名曰板升社。寺中住持則板地兒得喇嘛也。寺一門二殿。門名哈刺哈。殿亦覆以琉璃瓦。殿名曰藏。中塑大喇嘛像。傍皆供藏佛。第二殿名堵王。中亦塑大喇嘛像。稱曰補兒罕板弟子。譯言佛與祖師也。楹之東為蓮花佛。佛身高二尺。頂湧一莖。莖長可五寸許。製甚巧。有機捩之。開便成蓮。莖上坐一三首佛。花瓣中亦各有一佛。卧馬楹之西為馬頭佛。一佛坐以侍。馬頭佛頸中掛三十六鬼頭數珠。貌甚猙獰。當面飛來。若欲撲噬狀。坐佛作歡喜容。仰手舒臂迎之。復以兩足鉤出其後。是曰佛度。而鬼頭者皆以銀鑿成也。傍皆供小藏佛。設木龕三層。大小參差無數。四壁皆畫天神及諸菩薩。而金剛者長不過二尺餘。就次於東西墉下。左刀矛。右旛幢。少北皆置柱黃金塗。梁間懸纓絡。結成花勝者四。殿立四柱。空其中。如樓不度板垂四阿。而室則十二開窗牖於上。若重屋然。殿後有塔。名蘇婆兒哈。即大喇嘛蛻骨處。山之半創一小殿。名蘇沒繚。以周垣。南啟一門。東西與北皆有配殿。殿中供者名瓦塞堅。類牟尼。左供阿赤爾馬儀。類普賢。右供紅勝撥帝蘇。類觀音。其山無石。而有石子。套部長以潔白圓潤者。人各集一堆。名阿保。高丈餘。列山上。自王以下皆有。歲之初夏作醮。或三日。或一月。前期以佛頭如盂者。銀足承之。盛水。用酒或白糖供於殿上。佛頭

孟骨厚可寸許。不類人之髑髏也。經有三卷。皆梵文。誦或以百計。以千計。亦時時作樂。樂器俱用銀。以人脰骨作管。銀簫承其上下。吹之聲如清角。誦經畢。取佛頭盂中水。入以匙分之。自口至頂。用手婆娑為獲福焉。復用柏樹一枝。綴五色小旗。并刻木作刀劍弓矢。植於堆上。或其主有遠行。則以一矢告。反亦如之。皆挿於柏樹之傍。其鏃或以金銀為之。任其朽。人不敢犯。時或旱潦。亦往祈焉。旱則喇嘛首頂以瓷鉢水。禱於山。以口噴之。雨如期至。或雨時。喇嘛曰。此中不須雨。亦以頂水噴之。雨即分雲而下。潦則左手指間。指一小紅旗。掌中托一小淨水瓶。右手捻訣而前。至山上。口誦梵語。雨即止。或有病。誦經以禳。兼以小紅丸藥。救之即愈。或其中鬼。以頂骨數珠壓其頂。或繞其中指。是人即發顫。自呼伏曰。某鬼為祟。頂骨數珠者。以高僧頂骨中取圓厚如碁者為之。其數亦一百八云。其徒可三百人。戒行亦與浮圖相似。但所飲食者。乳。潼。牛。羊。耳。

池北偶談卷二十五

清 濟南王士禎阮亭著

談異

劉吏部詩

劉公猷吏部在鳳陽與其友蘇懋孳銘孝廉往龍興寺與某禪師扣擊竟日晚歸遂化去是夜蘇夢公猷來微笑吟詩云六十年來一夢醒飄然四大御風輕與君昨日龍興寺猶是拖泥帶水行。

放生池

京師沙窩門有放生池一區順治中浙人范思敬者實創始焉初范嘗夢到一院旁有禪室簷際懸木刻作魚形有人指示云東坡先生居此遂入伏謁東坡與語久之云吾有王文正公泥金書法華一部今予汝取授之經尾署名王旦也坐側有一人侍立云是何姓覺而異之既數年放生池成延一老宿居之范一日至院中堂宇宛與夢中相似禪室果有木魚懸簷際既而與老僧坐語移晷老僧忽云貧道有一法寶藏之久矣今贈居士視之即王文正公金書法華經也室有募緣疏為何侍御某

書豈僧即東坡後身耶。

釣臺

郊城東南有臺。壘石為之。甚峻而堅。鄉人傳為釣臺。或云大禹鑿羽山。通沐水。作此臺以鎮水。俗又呼為鎮水臺。明世宗時。一縣令毀臺取石。及其半。有大石板。下有一巨荷葉。尚鮮好。有古劍尺餘。壓其上。下則一泓然。池中二魚鼓鬣。潯潯。令意放魚於河。置劍於庫。而毀之。自是鄭雅水患遂遷。今治黃給事鴻說黃嘗為鄭令。

熊仙人

楚人熊生者。客某公家。熟為童蒙師。一旦謂其親某生曰。我修真有年。合得仙道。有書若干卷。當以授子。踰日。又謂曰。昨子不合作某事。不應得仙。明日。我午刻當逝矣。慎無窺伺。聞室中聲響。乃啟戶。至期。闔戶入。寂無所聞。頃之。忽聞霹靂一聲。發牕視之。香氣綢緜。熊生已端坐化去。現形雲端。揮手別眾。久之始沒。崇禎年間事也。海寧陸冰修家說。

蕭氏

釣磯立談載契丹使至江南。云蕭氏與耶律氏相為終始。謂江南諸蕭。雖享國日淺。

無大罪戾是以遼之蕭氏為梁之後也按遼史太宗以小漢為汴京留守賜姓名曰蕭翰因稱蕭氏非本氏蕭也立談失考。

杞縣狀元

明中州狀元二人皆杞縣人。一正德甲戌孫襄敏公賢。一崇禎甲戌劉文正公理順。相距百二十年。禮部尚書湯公潛菴賦云。

蔡侍郎

睢州蔡侍郎石岡。弘治中進士。方嚴正直。生平遇鬼神事甚多。湯荆峴先生賦言其為山西憲使時。行部至一驛。驛有鬼為祟。人不敢宿。驛卒以告。公叱之。比夜秉燭獨臥堂中。枕旁置一劍。三更時。忽風起。門洞開。有一人被髮踰床下。公起坐。從容問之曰。汝何人。果有冤枉。當告我。為汝理之。鬼徑起由廊下出。公拔劍隨其後。廊外皆荒草斷垣。至垣外。背井而歿。公卓劍識之。歸而酣寢。及曉。從者皆至。公集眾至其所。縋視。則有尸在焉。訖諸驛卒。云有某甲。向開店於此。移去數年矣。此井其後園也。公立令捕至。至則具服。某年月日。有行客。攜重貲。宿其家。謀而殺之。投諸背井。家以此致富。遂遷居。公立真諸法。自後驛遂無他。

超然琅邪二臺

諸城李渭清澄太史言超然臺上舊有蘇文忠公三大字嘉隆間知縣顏某字琅邪秦人幼時嘗夢登琅邪臺因以自號後果筮仕諸令秩滿竊載蘇書歸而別以贗石易之今臺上止存八分題名九字琅邪臺上秦碑高數尺形製甚朴無跌首今可辨者僅臣斯臣去疾數字又臺下入海十餘里復有一碑每海潮退時乃可見

荻港神

順治丁酉十月當塗荻港水忽涌丈餘有宋某者卧官舫夢神促之曰移船移船遽驚起纜已解俄岸朋如雷他舟皆溺

女化男

山東濟寧有婦人年四十餘寡數年矣忽生陽道日與其子婦狎久之其子鳴於官以事屬怪異律無明文乃令閉置空室中給其飲食戊午年事也

萬眉山

高學士奇在內直一日理內府書見有明成化中大學士萬安進房術書一冊裝潢精緻署臣安進字尚宛然

劍術

長興人。臧湘友。少逢異人。授以一卷書。中有劍術。臧頗得其傳。海鹽陸辛齋嘉淑云。嘗見其劍合。乃以雷擊木雕成。有鐵丸二。即雌雄劍也。又方寸小戟一。又金窠耳一。又有白金二兩許。餘物尚五六件。云鍊劍。須寒天乃可練。時時有雷電遶戶。逼人毛髮云。

岳陽改名

宋史。秦檜既殺岳忠武。以岳州與其姓同。改岳州為純州。岳陽軍為華陽軍。其伎刻穿鑿至此。

洞庭神

康熙十八年。湖廣總督蔡毓榮。疏言舟至新祥。倏遇暴風。因虔禱君山龍神。靈應甚著。得旨封為洞庭湖之神。遣官致祭。

韓湘像

邯鄲黃梁夢社會。有道人。疥癩遍體。衣履垢敝。見市中粥竹簾者。輒臥其上。惡而逐之。每一簾輒有一韓湘子像。鬚眉宛然。人競市之。粥者得利亡算。

夢解元

萬曆壬子。山東鄉試。濟南西郭有單叟者。夢人告曰。今科解元徐日升也。明日見一士人。徒行西來。衣敝履穿。彷徨市中。叟試叩之。云東昌人。徐姓。叩其名。即日升也。叟大驚異曰。君必解元。但留節舍。一切飲食。洎場屋之費。吾皆任之。他日富貴。毋相忘耳。徐驚喜不勝。及榜發。竟落第。領解則長山徐日升。海曙也。後累官僉事。

尤生

江南尤生者。忘其郡縣。將赴鄉試。而苦貧無裝具。夜夢人告曰。市橋下有白金二錠。重二十兩。五更可往取之。如其言而往。無所見。夜復夢如前。又往。亦無所遇。橋側有銀工某者。恠其早行。頻數邀而問之。尤告以夢。且歎鬼神弄人如此。至夜復夢如前。更促其早往。至則果有白金如其數。銀工又邀而問之。對以故。出示果白金也。銀工曰。吾誤矣。昨聞君述夢。聊鎔鉛錫為之。以戲君耳。不意誤取篋中金。以往。然神先告之。特假手於我。此定數也。即舉以相贈。已而中式。乃倍酬銀工焉。

李叅政僕

己未七月廿八日。京師地震。前河東道叅政李元陽居采峪死焉。其二僕皆死。逾二

曰一僕復活云。初地震時。不知已死。但見二偉大夫。各高丈餘。驅出門。顧視同行者。甚衆。主人亦在焉。頃之。偉丈夫顧某曰。汝不合在此。人數內可速回。某曰。某主人在。是將何之。又數里。復顧曰。汝未去耶。以杖擊其背。遂甦。

泣筭

蜀檮杌載蓬池人程宗雅。母疾。泣竹林。得久筭。則泣筭不止。孟宗也。

洞庭丐者

洞庭山有丐者。貌似狂易。常行乞道上。夜則卧菴寺廡下。僧厭苦之。驅去。復來。汪鈍翁嘗記其數詩云。不信乾坤大。超然世莫羣。口吞三峽水。脚踏萬方雲。又有形總是假。無象孰為真。悟到無生地。梅花滿四鄰。又燈火輝煌慶此宵。夜深兒女不相招。破蒲團上三更夢。那管明朝是歲朝。又一杖穿雲到上方。湖光山色總茫茫。乾坤有我。能担担明月。清風底太忙。

宣城烈婦

宣城北門內。舊有某烈婦坊。近許州守阮士鵬居宅。汙穢不治。一夜阮氏館賓劉姓者。夢烈婦來言曰。吾苦節數十年。蒙朝廷旌表建坊。身後所得止此耳。今子孫零落。

屬之他人。諸潦穢雜。何以堪之。劉瞿然醒白主人。乃為重葺之。士鵬今侍御爾詢父也。

錢徐勣

松江錢少司寇艱於嗣。與夫人往天童祈子。大師為集眾僧。問誰願隨錢居士往。眾皆不答。一飯頭老矣。自言願往。已而錢果得子。名鼎瑞。字寶汾。後易名芳標。字徐勣。詞華麗藻。有名東南。康熙丙午。順天鄉試。官中書舍人。既而假歸。戊午。以博學宏詞薦。值丁內艱。不起。一日。方與客坐齋中。有僧至門。持一楮書云。自天童來。舍人啓視之。殊不駭訝。但云。倉卒奈何。明日晨起。徧召親故。與訣。索筆書一偈云。來從白雲來。去從白雲去。笑指天童山。是我舊游處。微笑而逝。

定數

泰和蕭太常伯玉^士之姪。孟昉家。素封。遭亂。攜珍貨。值千萬。至山中小菴。菴僻甚。人跡罕到。蕭氏香火院也。有彌勒佛像。直殿門。項可啓。乃納貨其中。人無知者。忽大兵將襲贛州。取道山中。遂出菴前。以其僻陋。初無意。但稍駐午炊。即行。有卒繫馬彌勒像項上。尋又一卒。亦繫一馬於側。二馬蹄齧。遂曳像於地。腹中珍貨悉露。卒走告其

帥遂盡取之物之有定數如此

羅漢

米紫來漢言知長葛縣時有剃髮待詔名羅漢者家衛輝貌甚寢一日方剃髮米家僮有吹笛者羅忽曰誤矣命作一弄甚妙又令吹笙曰必和胡琴方可明日自製胡琴將來吹之迥異凡調米素善南曲因與究極音律雖吳中曲師不能過也時癸丑會試舉人題傳至長葛其孟子題則盡其心者一節米歎其難羅漢為闡發傳註名理燦然又曰此章與宗門某某公案相發明因引諸尊宿語錄如翻水米益奇之扣其所學頗記唐人詩數百篇亦曉篆隸自言有母妹在河北今辭公去當復來一別即往五臺不歸矣後亦竟不至焉

徐容

米侍講漢言前令建昌縣有縣署水夫文三郎者頗文雅不類俗人米謝事居南昌三郎亦隨侍一日見家僮輩兩素扇一畫梅一畫蘭竹又書唐人絕句二首問之即丈三郎妻徐容所作年才二十三

化鶴

南昌府驛路旁有精舍。去江不遠。溪水迴繞。修竹萬个。風景清幽。康熙初。忽有偉大
夫。襆被來宿。貌甚雄奇。居止旬日。語操西音。自言愛此地。風土欲為僧。寺僧難之。曰
吾橐中有百金。裝盡以相付。但仰饘粥於此足矣。乃從之。遂落髮。每日粥飯外。即面
壁不語。或竟夕不臥。亦不誦經參禪。如是六七年。初不解衣。或竊視。兩臂皆有銅圈。
束之。莫測也。一日與儕輩晚立江上。有數人泊舟登岸。望見之大驚。趨前揖。則揮手
止之。耳語移時。別去。戊申歲。忽沐浴禮佛。遍別寺僧。云明日當涅槃。眾皆不信。至期
登臺敷坐。少頃。火自鼻中出。煙焰滿空。有白鶴自頂中飛出。旋繞空際。久之始沒。大
眾皆見。周伯衡體時為南昌憲副。述其事。作化鶴記。

湯氏傭

宋中丞牧仲聲言。睢州湯氏有傭工人某者。夫婦傭其家數年。每聞主人與客談詩
文。輒竊聽。一旦扃門去。留書千言。文詞博奧。自叙悲憤。援據古今。多出意表。竟不知
誰何也。

裴還卿

順治中。蒲州秀才裴還卿。讀書芮城。與任公子者為友。任豪貴。武斷鄉曲。一旦為人

擊其首死。既數歲矣。裴再館內城。一日晝寢。夢任至。款洽如平生。但云有一事在城隍處。非兄不能為我直之。不得已隨之行。候至一公廨。儀衛森肅。庭上一官人冠冕坐。睇視之。即故友蒲阪王秀才也。裴直前語以任生云。云王作色而起。轉入廳事後。裴隨入。王以門口拒之不得。乃詰曰。公堂何地。而兄顧私語相屬耶。然兄故人也。當不辱命。語稍洽。裴因問。順治紀年有幾。王疾語曰。十八。亟揮出。令人送歸。既覺。秘不敢示人。後順治十八年辛丑。世祖升遐。裴始語人云。

黃大王

黃大王者。河南某縣人。生為河神。有妻子。每瞑目久之。醒輒云。適至某地。踢幾船好事者。以其時地訪之。果有覆舟者。皆不爽。李自成灌大梁。使人劫之往。初決河水。輒他泛溢。不入汴城。自成怒。欲殺之。水乃大入。始賊未攻汴。一日黃對客慘沮不樂。問之曰。賊將借吾水灌汴京。奈何。未幾自成使果至。黃至順治中尚在。

鄭端清世子

鄭端清世子。讓國自稱道人。造精舍懷慶郭外居之。每出坐竹堦。四人舁之。精卽康節之學。宮中有一櫃。手自緘鐫。每歲輒益一封。遺令遇急乃開。及其孫壽平王值河

北流寇之亂。發糧得破布衫五。一闊大四稍窄小。王軀幹甚偉。其弟四人。則短小也。遂衣而逃。某年亂定。歸王府。一舊人忽遇。端清於山中。云傳語諸孫。當速去。故里不可居也。壽平兄弟以為妄。不聽。未幾及難。

平陽僧

平陽府南高河橋僧。甚愿朴。造橋工成。遂結菴橋側。與一郡王交好。一日王坐廳事。見僧從外來。問之不顧。徑入宮去。未幾報後宮得世子。王心知其僧也。後襲郡王。壽九十乃終。

江河之異

己未秋江南江鳴。水立如山。久之乃復其故。又順天府東安縣。河水暴漲。居人見水中。有物如蛟龍。而目赤色。後有白馬隨之。目亦赤。隨漲徐去。

鄱陽湖異

南安守孔興訓。曲阜聖裔。一日渡鄱陽湖。見有物。約長十餘里許。身有兩翼。自空中飛入湖。黑質黃文。掉尾波上。行數里。猶彷彿於水中。見之時。風日晴霽。舟亦無恙。竟不知其何怪也。

夢道士

臨清胡給事某夫人嘗夢道士三人跪伏求救以告給事給事未之信詰旦入署道遇市僧驅牛三頭見給事與過三牛跪于前若乞哀者問之則將入屠肆矣捐白金九兩贖之置放生池上是夕夫人復夢三道士來謝京師一婦人死見夢其女甥曰吾今為羊生某處汝贖我如言贖之置池上後夕又見夢曰感贖吾命更勞誦經超度我當往生翌日延僧於池上誦經咒羊亦隨僧徒拜佛佛事畢而羊死矣

帛白

帛白姓同按帛道猷西天竺人居剡之沃洲然白氏長慶集沃洲山禪院但記作白其詞曰昔道猷肇開茲山寂然嗣興茲山僧寂然樂天又垂文茲山異哉沃洲山與白氏其世有緣乎水經注渥水西有真人帛仲理墓仲理名護巴郡人

石鏡

湖南祁陽縣浯溪有鏡石高尺五寸闊二尺五寸石色黝黑如漆光可以鑑隔江竹木田塍歷歷皆見曾有人竊去即昏昧無所覩還之如初喬侍讀石林雜言如此

老僧

鹿邑張太室字松麓予兄西樵門人也言順治庚午年客京師長椿寺見一老僧深目長頭略似時人圖畫壽星之狀問張鄉貫因曰去夏邑幾何張對曰百四十里僧曰彭蒿羅侍御亡恙耶張訝曰此百年前人也又問其子成立否曰壽過八秩考終久矣僧歔歔久之又曰昔侍御與貧道為方外交其公子方在襁褓寄籍釋氏為我弟子曾幾何時皆成古人因攜手入小院中指堦前牡丹曰此彭公手贈物植此百餘年矣張云牡丹高六七尺大十五圍曩見河南段凝之氏六十年牡丹不及其半信百年物也因問其年僧曰忘之矣張又曰於京師骨董店中遇張翁者蘇州人自言與雍丘孟調之曾太父遊歷歷能道其平生游獵處孟氏兄弟嚴事之如曾大父行亦百五六十歲人也

玉簪

韓城縣相傳有郭汾陽墓實非是墓石往往崩陷出金玉之屬有諸生解某者得塊玉如簪形簪之髻不知其何物也有賈胡一見請售生云須二十錢乃可賈即如數應之生又云適相戲耳必欲售非三十錢不可賈亦無難色既售問之曰此字洗也試以玉拂字字皆滅後轉粥之西安得百二十錢比部張蓮峰行說

墓樹

張君又云韓城有蘇屬國司馬子長二墓蘇墓樹枝皆南向司馬墓樹枝皆北向驗之良然司馬北向理不可曉

張公洞樹

康熙十八年江南造戰艦凡千百年古樹多被斧斤之厄宜興張公洞有大銀杏樹數株相傳數百年物也巡撫下令蘇松道方叅議國棟親往伐之樹皆血出方驚悸得疾旬日卒方字千霄稱廉吏又奉開府檄而竟死鬼神之靈謂何

血影石

王侍中祠在金陵青溪之側祠中有夫人血影石有無賴子醉溺石側石忽起擊之立死白廷評仲調夢說

景公

高座寺在長干雨花臺臺側即景方二公祠順治中一士人讀書寺中月色皎甚開牕南眺戲語寺僧曰此景方諸公盡節處魂魄應猶戀此吾烏得見之僧別去士人獨坐室中未寢忽有紫衣偉大夫立牕外曰吾景大夫也士人驚起伏地遂不見亦

白君說

李道甫妻

李尚書道甫。性豪侈。姬妾數十人。道甫病將革。呼諸姬。問我卽死。誰當從我。諸姬爭言願從死。一姬最少。美而艷。獨無語。衆譙讓之。道甫既死。姬更盛服靚粧。諸姬恠問之。曰。公之嬖我以色也。將從公地下。而毀其貌。豈公意乎。坐匱側。七日不食死。諸姬竟不能從。

雞公山神

康熙王疏言。大兵向駐永興。對壘之際。雞公山神示豎旗列隊之異。部議致祭。允行。焦桂花

曹升六韻舍人。曾於內庫檢視書籍。見庫房柱上有嘉靖間一帖。記烏玉黃玉綠白玉紅玉各若干斤。玉璞七萬幾千斤。後書答應焦桂花傳。

擊硯圖

吳匏菴嘗蓄一銅雀瓦硯。甚珍之。一日出示其友某公。惡曹瞞拔劍斬之立碎。匏菴懊惜。時沈石田在坐。乃援筆於便面作擊硯圖。匏菴大喜。崇禎間有都司胡琳者。遊

吳中以十金購得之。珍惜甚。病且革。手握扇不可解。家人遂以殉。琳武進士。商丘人所藏。又有晉廷昌獅子一軸。亦神品。宋牧仲華中丞說。

高陽民

高陽民家子。方十餘歲。忽臂上生宿癰。痛痒不可忍。醫皆不辨何症。一日忽自潰。中有圓卵墜出。尋化為石。劉工部以一金售之。治膈病如神。

潁州道士

劉進士祖向言。潁州一少年。為邪所侵。疾入膏肓。家人謂不可治。置之路傍。忽一道士過之。自言善醫。命取鐵鎚重數十斤。鎚病者頭面。父母泣謂病已至此。鐵鎚下首立碎矣。道士笑曰。無傷也。鎚下。病者若無所知。輒有一美婦人。長二寸許。自口中躍出而滅。凡百鎚。口出百婦人。大小形狀如一。少年立愈。道士亦不復見。

牡丹

歐陽公牡丹譜云。牡丹出丹州。延州東出青州。南出越州。而洛陽為天下第一。陸務觀作續譜。謂在中州。洛陽第一。在蜀。天彭第一。今河南惟許州。山東惟曹州。最盛。洛陽青州絕不聞矣。

客星

光武與故人嚴光卧客星犯帝座。桓帝與河南尹鄧萬博客星亦犯帝座。

老姜

繼世紀聞云李夢陽下獄禍且不測。劉瑾家人老姜者告曰。昔公不得志時。李主事管昌平倉。曾許吾家納米領價獲利。乃忘之乎。瑾遂釋之。令致仕。此與王振欲殺薛文清公事相似。華亭宋懋澄九簣集。記為逆瑾欲殺文清。誤矣。且救空同者不止康對山也。

二相

貽謀錄載宋時試禮部。士人皆禱於二相廟。二相謂子游子夏。游夏二相之名亦奇。謹空

黃魯直云。太祝辨九機。機即拜也。三曰空毛拜頭之手。所謂拜手也。唐人書末云。謹空。謂空手也。

風異

康熙丙辰五月初一日。京師大風晝晦。有人騎驢過正陽門。御風行空中。至崇文門。

始墜地人驢俱無恙。又有人在西山皇姑寺前。比風息身已在京城內。此災祥之甚者。丁巳三月上諭。諭禮部。帝王克勤天戒。凡有垂象皆關治理。故設立專官。職司占候。所係甚重。一切祥異。理應不時具奏。今欽天監衙門止於尋常節氣。尚有觀驗。至今歲三月初。霜霧及以前星辰凌犯。應占奏者。并未奏聞。皆由該監官蒙昧疎忽。有負職掌。爾部卽行察議具奏。以後欽天監占候本章。內閣照例票擬批發。大哉王言。謹備錄之。

涿州二生

涿州有二生。修州志。偶削去二節婦。不為立傳。一日二人晚行。恍惚見二婦在前。直入城隍廟。二人不覺隨之。入見二婦跪懇於神云。苦節數十年。久載舊志。今為狂生某某所削。冤苦無所伸。二生亦前與之辨。婦人執益力。倉皇歸家。是夜皆卒。

魚腹書

張生太室言。順治十三年。渡河至荊隆口。龍王廟下。見堤夫買得大鱸魚。長六尺許。剖其腹。得紅錦袋一枚。中藏珍珠一琲。金約指四。玉條脫一。牛黃丸子一。紅甲二片。香藥一裹。又私書一紙。半已泛爛。詞甚悽惋。似是婦人欲寄所私。不遂投河死而入。

魚腹也張賦魚腹怨紀之

名字之異

宋桑世昌蘭亭考載三米蘭亭本有米尹仁尹知二跋注尹仁即友仁又范文度摹刻石本有溫公跋旃蒙單闕厲陬壬戌晦涑水司馬某公實觀注溫公曾字公實吳虎臣漫錄載曾子固懷友一首其曰介卿者即王介甫少字也研北雜志云張曲江初名博物翟耆年稿史載李龍眠洗玉池篆款云元祐惟五年庚午正月初吉舒李叔時公麟韓文公慈恩塔題名稱李翺翔之見李集石守道有讀安仁學士詩一篇後村詩話云石曼卿舊字安仁

支機石

畫墁錄元豐末有人自兩浙以昭陵玉匣蘭亭與支機石同齎入京師欲上之不果王欽若云支機石予嘗見方二寸不圓微刻正碧天漢左界北斗經其上支機之說本誕妄不經此石不知何據余在成都見西城石犀寺後嚴真觀故址廢園牆隅有石麓如砂礫高六七尺許圍如柱礎蜀人相傳為支機石尤可笑也

池北偶談卷二十五終

池北偶談卷二十六

清 濟南王士禎阮亭著

談異

三僧

繁昌魏康孫進士之父。素封而無子。一日有僧造門。乞施三百緡造橋。不許。僧遂然一指。乞至再三。終不許。然三指。始許之。而僧死矣。橋成而康孫生。手缺三指焉。又宣城孫榜眼予立卓之父。勸故給事中也。父孫翁艱於嗣。一日見市中一僧。以火然指問之。曰。願得一茅菴。足供大士像。旁可坐卧誦經。足跡不出門。而免持鉢之苦。久之無一檀越辦此者。故然指耳。翁曰。吾為師了此願。僧即罷。熟延至其家。為結茅如僧言。居三年。一日送客。忽見僧入後堂。問之。則夫人臨蓐得一子矣。方駭異。菴中人來云。僧已坐化。子一指然狀。宛然同年史狀元立菴。成鄞人。其太公亦與一僧善。一日見僧入宅。覓之不見。而狀元生生而長齋。成順治乙未進士。後官至禮部侍郎。或云大成卽僧之號。

大將軍小將軍

錢舜舉折枝牡丹一卷。有蜀郡桑門公實悟光題云。三月江南媚景天。姚黃魏紫鬪爭妍。那知十丈將軍樹。却在青城古洞前。自注云。青城山丈人觀前牡丹二株。一高十丈。名大將軍。一高五丈。名小將軍。

琅邪秦碑

諸城琅邪臺秦碑。石壁俯臨海岸。高數十丈。海中復有一碑。去岸數里。潮上則沒。潮落則出其上。歲久皆蠹房所結。不可辨識。又始皇鞭石成橋處。石路長數百丈。無寸土。石罅皆生小松。才數寸。海上人鬻為盆盎之玩。

孫真人

三原民苟氏婦者。病蠱脹。諸醫束手。氣已絕矣。踰二鼓。忽甦。家人驚喜。問之曰。適已出門。若將遠行者。途遇一老人云。吾已延孫思邈真人醫汝。可速返也。及入門。見真人已先在。年可三十許。以連環針針心竅上。久之遂醒。不知身之已死也。視之果有上下二孔。七日始合。又十一年而終。三原醫士王文之說。

鹽山糖樹

予昔使蜀。曾聞其地有油井。火井。元人劉郁西征記云。殫掃兒城有鹽山。如水晶狀。

方侍御邵村亭怡亭雜記云。緬甸有糖樹。酒樹。酒樹實如椰子。剖之皆酒。色瑩白而
能醉人。糖樹細葉而柔幹。以刀刺其本。汁涓涓不絕。經一晝夜始止。色味如錫。食
之令人飽。

李子金

李子金。歸德人。諸生。善鈎股嘉量之術。嘗與儕輩聚飲。鄰有高樓。眾謂子金能算此
樓。尋丈乎。子金曰。諾。即用小尺。就地上縱橫量之。良久自卧地。睨視。又久之。躍起曰。
得之矣。使一人縋上。垂綳於地。試之不爽銖黍。又嘗渡河。睨視水面。即能知水淺深。

石砮

猗覺寮記。辨楛矢石砮。引晉肅慎傳。魏景元以來。供楛矢石砮。晉元帝時。詣江左貢
石砮。其地有山出石。其利如鐵。唐黑水靺鞨傳云。予嘗見吳江吳孝廉兆騫。自塞
外攜來石砮。形如蠟石。色如蒸栗。云是混同江所產。蓋江邊松脂入水所結。非石也。

黃蓮

鄆縣東三十里。秦渡鎮。即文王豐邑故地。有靈臺址。傍有靈沼。周數十頃。沼中產黃
蓮。花然不常見。花盛則縣士人多登科甲者。又有安石榴一株。傳為漢上林種。不時

結實。士人亦以為科甲之驗。鄠卽上林故地也。

詩竹

鄠縣多竹園。有詩竹。莖短而葉大堅厚。土人以代箋幅。

花仙

花仙者。居鄠縣終南山之圭峯。嘗有武弁張某。裹糧訪之。三日始至洞口。鳥道險絕。與之言。但勸以孝弟。更無他語。故太保梁大將軍。凡供養甚誠。仙常往來其家。每至則聞風作。自庭樹而下。唯啖果實。不火食。自言在山中。恒與康對山。王漢陂諸公相往還。其貌瘦健而長髯。聲甚大。利不類人。殆猿獍之屬也。鄠進士文登。令王十洲郡說。

行雹

邑北蘇王莊民某。粥藁於平原。見主人次子晝卧不醒。問之曰病乎。主人曰非也。子昨往田間。忽雲陰風起。不覺身入雲中。見神人數十輩。形狀詭異。各駕一車。駕車者似羊而獐。車中皆冰雹。教之以手撒雹。雹寒甚。令納手羊羣間。頓煖如火。方撒之頃。或以蒲葵扇子障之。須臾不知行幾百里。雹盡。恍忽已在原處矣。歸家困甚。寢未覺。

耳始知李衛公行雨非妄。

兩五鬼

五代時南唐馮延巳及第。延魯與魏岑陳覺查文徽等更相推唱。時人謂之五鬼。後蜀鹿虔扈歐陽炯韓琬毛文錫閔選亦號五鬼。

李學顏

新城諸生李學顏。闈後於歷下候榜。夜夢有人告云。君名在第十八。覺而喜甚。榜將發行。過藩司街。舊例自領解以下。皆有官馬候赴鹿鳴宴會。按名雁行排列。李徑至第十八匹前。撫之曰。明日即乘汝矣。顧視圍人腰間有小牌。書名乃李學顏也。大惡之。果落第。

空中婦人

文登諸生畢夢求。九歲時。嬉於庭。時方午。天宇澄霽無雲。見空中一婦人。乘白馬。華袿素帔。一小奴牽馬絡。自北而南。行甚紆徐。漸遠乃不見。予從姊居永清縣。亦嘗於晴晝。仰見空中一少女。子美而艷粧。朱衣素裙。手搖團扇。自南而北。久之始沒。

濟南婦人

康熙丙寅歲濟寧南池側居人王姓者與衆約會武當山進香既再往矣歸為其妻述參岳奇麗之狀妻亦欲往夫以道遠艱費難之妻恚而自經夫歸驚惶言於衆衆為置櫬殮之遂行比至河南某邑忽見其妻在路傍大樹下坐憩以為鬼也曰若死矣胡為在此妻曰吾未嘗死昨以需衆行期稍遲故先行至此相候不謂君輩濡滯吾候且數日矣今當同行胡謂鬼耶其夫疑懼不知所出衆曰吾等百餘人渠即魅何怯之有遂偕行途中起居飲食皆無他異事竣歸家登堂指櫬示之曰爾既不死前日殮者何人妻曰吾實不死曷開視之及開視乃空棺耳今妻尚在

山市

文登崑崙山有山市恒在清晨遙望之山化為海惟露一島島外悉波濤瀰漫舟船往來山下人但覺在霧氣中淄川西嶽山亦有山市每現城郭樓櫓林木人馬之狀一如蓬萊海市嘉靖二十一年縣令張其協經山南麓始見之煙嵐鬱麗移時乃滅自後往往見之東郡恩縣白馬營在平馬令莊皆平原時於雨後見此異土人謂之地市老學菴筆記云太原以北晨行則煙靄中覩城闕狀如女牆雉堞者天官書所謂氣也

黃連花

本草黃連叢生一莖三葉葉似甘菊凌冬不凋四月開花黃色六月結實似芹子色亦黃江左者葉如小雉尾正月開花作細穗淡黃白色予聞蜀人云明時馬湖府一縉紳應巡撫某之求求之深山叢箐中凡一枝重可二兩者僅得十枝其一枝生絕壁間募人懸絙倒垂取之重至三兩有老人云兒時即見之每春開花大如椀紅如山茶與本草所云不類。

化虎

江都俞生說曾署定番州事親見方番司土官之母化為虎後旬日一至家旋入山去又安順府陶生有姊適人生子矣一旦隨羣虎入山形體猶人與羣虎隊行趨騰絕壁如履平地亦數日一至家撫視其子即去久之漸變虎形不復至又八角井一農家婦亦化為虎皆康熙二十年之事。

一家上壽

康熙己巳春正月予同行聖孔公翌辰嶺南大學士李公鄴園毅兵部侍郎孫公忭庭光祀送聖駕於濟南府西之乾右橋見歷城耆民劉子全者年八十五矣尚豐錄自云

生母親氏年百有三歲尚在一姑嫁郭氏年百有七歲一姑嫁夏氏年九十有八子全有五子十三孫家藥山下子孫有為諸生者群歎異之又聞章邱堪輿翁言曾遊鉅野縣至李家集見一老嫗年百四十七歲尚能紡績忘其姓氏

普陀石

浙定海縣有普陀岩石有大士像華鬘天然竹林鸚鵡善財龍女之形種種皆具琴客程生曾見數枚定海縣今改鎮海舟山置縣賜名定海。

鬼粥硯

淄川王某大理卿筠蒼公曾孫也康熙己巳上元日遊顏神鎮城隍廟時方卓午遇一老叟持古硯自廟中出王曰粥乎叟曰適已粥之矣家尚有一硯與此類明日幸過訪當以相贈不須價也且告以家在某村正王歸路必經處翌日如言訪之至村外一林墓側有茅舍叟已候門見王曰渴乎有漿可飲但所居湫隘不敢延入君候於此飲畢當出硯相贈耳少選出漿飲之飲甫畢王遂發狂奔走直上山巔雖澗壑荆棘不避遇樵人數輩識之昇歸其家迷不知人卧病數月始愈。

姓氏志

董復亨章丘縣志蓋踵楊君謙弘治志而作雅有體裁末增姓氏志一卷其所著異姓有恩木木虎高沙弭羊信嘗鬲法製隆鑒東類部德繩邠勾絮楮善能盈匱付典太姐果西禡書○新城舊事云邑有仇姓俳姓其姓見姓

物異

三從兄士襄之妻張夏夕已寢榻忽離故處尺許四顧無所見忽覩梁間有小人二寸許垂首下窺小冠縞衣鬚眉歷歷久之飛去遂失所在遺其冠乃以木為之色黑如漆

忠勤祠神現

康熙二十一年新城大水城不沒者三版先高祖太僕公忠勤祠在南郭外水已及塔勢將入堂室司香火者張應祥晨往視水見一神人朝冠朱衣南面立水竟不入

白雲湖

白雲湖一名劉郎中陂在章丘縣西北七里許周圍六十餘里有河泊所與濼清江二水會同入大清河邑乘載之甚明而張中丞南溟鵬重濬小清河議乃云在濼山濼之東陶唐口之西按長山縣無湖西距白雲湖尚百里不知何據也章丘李中

白雲
湖考

五穀大夫

河津人暢體元者。少時夢神人呼為五穀大夫。頗以自負。及流寇之亂。體元為賊掠囚繫一室。冬夜寒甚。於壁角得五羊皮。覆其身。乃悟神語。蓋戲之耳。後以明經仕為雒南知縣。

賢妾

益都西鄙人某娶妻甚美。嫡遇之虐。日加鞭箠。妾甘受之。無怨言。一夜盜入其居。夫婦惶懼不知所為。妾於暗中手一杖。開門徑出。以杖擊賊。踣數人。餘皆奔竄。妾厲聲曰。鼠子不足辱吾刀杖。且乞汝命。後勿復來。送死賊去。夫詢其何以能爾。則其父故受孝勇之技於少林。以傳之女。百天敵也。問何以受嫡虐而不言。曰。固吾分也。何敢言。自是夫婦皆重之。鄰里加敬焉。今尚在。

心頭小人

安丘明經張某。常晝寢。忽一小人。自心頭出。身才半尺許。儒衣儒冠。如伶人結束。唱崑曲。音節殊可聽。說白自道名貫。一與己合。所唱節末。皆其平生所經歷。四折既畢。誦

詩而沒張能憶其梗槩為人述之

天上赤字

順治乙未冬夜。天上有赤字如火。其文云。白茗代靖否。伏議朝治馳。移時始散。沂莒間皆見之。

小獵犬

八座某公。未第時。夏日常晝卧。忽見一小人騎而入。人馬皆可寸餘。腰弓矢臂鷹。鷹大如蠅。繼至一人亦如之。牽獵犬大如巨蠹。二人繞屋盤旋久之。甲士數千皆至。星旄雲罕。繽紛絡繹。分左右孟合圍。大獵室中。蚊蠅無噍類。其犬逐者。輒緣壁隙。拱出一。一朱衣人下輦坐別榻。衆次第獻俘獲。已遂上輦。肅隊而出。甲士皆從如煙霧而散。起視一無所覩。惟一小獵犬。徬徨壁間。取置篋中。馴其飼之不食。卧則伏枕畔。見蠅蚋輒齧去之。事見蒲秀才松齡聊齋志異。又宋中丞牧仲。嘗於柏鄉魏相國座間。見一小鹿長二寸許。雙角斲然。與大鹿無異。見中丞筠廊偶筆。

白毫

樂安人左某。流寓淄川。能日行五百里。必攀援樹枝數轉。始得止。足底有白毫長三

寸許。一日足痛毫落。遂不能行。又濟寧人某充總河承舍。畜一驢。日行五百里。往返京師。僅五日。二耳中有白毫。各長五六寸。行駛則挺出。一日拔去。鞭策不復前矣。

錢能

南園漫錄載太監錢能鎮雲南。有王姓者。業賣檳榔致富。人呼為檳榔王。能執其人曰。汝庶民敢僭號二字玉。賄之方免。近江寧知縣陳永吉者。吳逆之甥。恃勢貪恣。大吏莫敢問。常以迎上官。至淳化鎮。主一富人家。富人供奉極其豐腆。冀得其歡。陳視堂中有聯云。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呼富人詰之曰。今海寇猖獗。汝乃謂海內知己。是欲反耳。富人大恐。索千金。乃釋之。又過市肆。見有以甘蔗為龍鳳形者。皆以僭逆嚇詐。或至破家。後陞中書舍人。為張俊升選給事劾罷。

曾祖父母

今鄉官稱州縣官曰父母。撫按司道府官曰公祖。沿明世之舊也。張司徒南園漫錄言其非矣。謂稱布政司為曾祖父母。則尤可笑。今不聞有此稱矣。

女俠

新城令崔懋。以康熙戊辰往濟南。至章丘西之新店。遇一婦人。可三十餘。高髻如宮

粧髻上加繡笠錦衣弓鞋結束為急裝腰劍騎黑衛極神駿婦人神采四射其行甚
駛試問何人停騎漫應曰不知何許人將往何處又漫應曰去處去頃刻東逝疾若
飛隼崔云惜赴郡匆匆未暇躡其踪跡或劍俠也從姪鵠因述萊陽王生言順治初
其縣役某解官銀數千兩赴濟南以木夾函之晚將宿逆旅主人辭焉且言鎮西北
不里許有尼菴凡有行囊者皆往投宿因導之往方入旅店時門外有男子著紅綃
頭狀貌甚悍至尼菴入門有廳解三間東向床榻備設北為觀音大士殿殿側有小
門扁焉叩門久之有老嫗出應告以故嫗云但宿西廨不妨久之持硃封鐫山門而
入役相戒夜勿寢明燈燭手弓刀伺之三更大風驟作山門轟然而開乃愕然相顧
倏聞呼門聲甚厲眾急持械以待而廨門已啓視之即紅綃頭人也徒手握束香擲
于地眾皆仆比天曉始甦銀已亡矣急往市詢逆旅主人主人曰此人時遊市上無
敢誰何者唯投尼菴客輒無恙今當往憩耳然尼異人吾代往求之至則嫗出問故
曰非為夜失官銀事耶曰然入白項之尼出嫗挾蒲團敷坐逆旅主人跪白前事尼
笑曰此奴敢來此弄狡獪罪合死吾當為一決顧嫗入牽一黑衛出取劍臂之跨衛
向南山徑去其行如飛倏忽不見市人集觀者數百人移時尼徒步手人頭驅衛而

返驢背負木夾函數千金殊無所苦。入門呼役曰。來視汝木夾官封如故乎。驗之良是。擲人頭地上曰。視此賊不錯殺却否。衆聚觀。果紅綃頭人也。衆羅拜謝去。比東歸。再往訪之。菴已鐫閉。空無人矣。尼高髻盛粧。衣錦綺。行纏羅襪。年十八九。好女子也。市人云。尼三四年前。挾軀俱來。不知何許人。常有惡少。夜入其室。腰斬擲垣外。自是無敢犯者。

僧三世報

桐城諸生姚東朗。有子三保。生九歲。忽病。三日不食。惟飲水念佛。倏變中州之音。告其父曰。吾前世河南僧也。與道侶某同居。吾有三十金。彼請貸之。不許。遂中夜劫金。及度牒而逃。又殺吾以滅口。吾投君家為君弟。字嵩少。彼亦投君家為女。今嫁漂陽潘氏者是也。彼六七歲時。吾不忍殺。吾年十八。陽祿終矣。故再投君家為君之子。彼今遠嫁。吾不能報。又須轉世報之。君前世為河南縣令。納彼賄。不之究。今來君家兩世二十七年。衣食之費。與賄足相抵。吾往漂陽矣。東朗曰。冤尚可解乎。曰。唯佛力可解。語畢而逝。乙卯六月事也。東朗往花山。求見月律師懺悔師。為禮水懺。且令以三十金供僧懺罷。而女孕墮胎矣。竟無恙。前一夕。女夢僧登堂而課。身有火光。久之乃

去蓋師力云

兩戴達

藝文類聚載戴達皇太子歲廣弘明集有戴達與釋慧命書此戴達隋人非梁隱士
戴安道二文梅氏采入隋文紀

紹參

從祖考功公門生孫中丞元化天啓中自遼東還登撫考功從索紹參孫答書云紹不足參也魯矣人傳以為笑

甯尚寶

汝穎集云甯尚寶中立字爾強萬曆癸未進士家居不通賓客聞居一室人罕關其戶或覘之但見紙幅積座側上皆作墨點或環之累累如貫珠人曰甯善羯鼓記柘杖之節耳終莫測也

滄溟見神

施愚山閩在濟南時為滄溟先生作墓碑文且為立後奉祀一夕夢三丈夫峨冠朱衣來謁一白髯者南面坐蒼髯次之末坐者尤奇偉旦日拜墓下則三墓累累相次

問其裔孫云。先生祖父三世葬此。始悟蒼白髯者。先生之祖父也。愚山適將往南山購石。見墓道間有石仆地。磨礱如新。遂刻已文。此事與研北雜志所載嵇侍中謝趙子昂書廟額事。正相類。

呂鴻臚

呂少卿。祖滄州人。順治壬辰進士。康熙乙巳冬。病亟。見天帝召為東嶽之神。力辭不獲。因訂後期。遂引疾歸里。舟過張家灣。忽沐浴更衣端坐。曰。時日近。吾將去矣。遂瞑舟中人。隱隱見空中鼓吹。騶從甚盛云。

羅池碑

柳州羅池廟碑。荔子丹兮蕉黃一石。尚存。相傳為蘇文忠公書。估客過柳江者。搨一紙。即無風波之虞。亂後失去。雜入築城磚石中。每當築處。城輒圯。有司知其異。物色出之。今置廟中。南禮部鼎甫鉉嘗理柳州。為予言。

祁侍郎

明金壇祁西巖侍郎。諱少。為諸生。有名。嘗館某氏。適鄉試。東家之子已通關節於主司。臨期忽病。以與祁素厚。善告之。比入場。立就七作。喜甚。自謂必售。及將騰寫。手忽

反背不能握筆。遂納卷太息而出。自謂不復有科第之望矣。下科竟中第。官至戶侍。

西洋畫

西洋所製玻璃等器。多奇巧。曾見其所畫人物。視之初不辨頭目手足。以鏡照之。即眉目宛然。姣好。鏡銳而長。如卓筆之形。又畫樓臺宮室。張圖壁上。從十步外視之。重門洞開。層級可數。潭潭如王宮第宅。迫視之。但縱橫數十百画。如棊局而已。

陳丈人

陳丈人。居彝陵沙地坡。順治初年。百有四歲。步履視聽不衰。遠安知縣周惠隆延之。詢其所得。曰。知事遲回頭早耳。予之錢帛弗受。

起汕又繫

彝陵風俗。漁人春則起汕。秋則了繫。每三月初八。十八。廿之三日。相率扣拍。令聲振水面。連歌徹昏曉。必悲愴慷慨。乃得多魚。惟三遊洞以下。十二碕以上。數十里內。為然。謂之起汕。八月九日。捕取鯪鯢。先布網而後用人。自釘頭鎮以往地。皆曰繫。或曰枋。有金釵繫。髻繫等名。謂之了繫。亦如吳淞之起叢也。

白牡丹

高淳縣花山有白牡丹。歲開數枝。種非人力。亦無恒所有折者。輒得疾。施侍讀愚山。制詩云。空山石壘壘。獨立天風吹。攀條吳敢折。含芳貽阿誰。

九尾魃

泰興李御史家有古玉魃。質如羊肪。中作盤螭。螭有九尾。作柄處。螭首如血。正赤。魃底有竅。與尾通。九尾皆虛空。宛轉相屬。注酒皆滿。人以為鬼工。

月中女子

德州趙進士仲啓。其嘗月夜露座。仰見一女子。妝飾甚麗。如乘鸞鶴。一人持宮扇衛之。逡巡入月而沒。此與予前所記二事相類。羿妻之事。信有之矣。

黃天應

康熙十五年。南海民黃天應。年十四。惟瞽母在堂。從兄天會者。亡賴也。欲併其產。結天應同往伐竹。椎殺之。而瘞其尸。既數月矣。其母思子。日夜泣。忽夜半有叩門者。告之曰。爾子某月日。為天會擊殺。瘞某處。明日可往發之。開戶。則聞無人跡。如其言。果得尸。告之官。寘天會於法。

李坤

蔡璵字玉汝。閩人。以明經仕為粵東令。罷官不歸。流寓山寺。一日於市肆獨飲。忽有道人虬髯偉幹。顧盼甚異。蔡揖之坐。詢其姓名。曰秦人李坤。居華山數十年矣。因延至寺。寓見蔡案上有周易。曰頗讀此乎。蔡曰然。試舉一卦。蔡為述其師說。曰全未全未。蔡因拜求其學。曰可。齋戒拜天四十九日。拜老夫亦如之。然後可教。如其言。乃為剖晰河洛精義。皆出程朱之外。蔡因旁及天文樂律奇門太乙六壬諸術。曰此皆易之一端耳。出一小篋。隨所問。刺取諸家之書。為蔡指示。書凡幾百卷。皆出篋中。篋才方寸而書不窮。竟不能測也。留止五年。盡得其奧。將別去。語蔡曰。此後二十年。癸丑歲汝必游京師。是歲十二月二十日。即當局門戶。百日不見一人。否恐不免。慎之。慎之。更幾載。某歲某日。與汝相見房山。康熙十二年癸丑。蔡客京師。如其所戒。是時果有妖人楊起龍之變。都門戒嚴。多所刑戮。至二三月始定。又二年乙卯。某月日。忽有童子叩門云。師在房山相待。蔡疾馳往。道人獨坐樹下。與語移晷別去。云將歸華山舊居。蔡以易卜。垂簾都門。同年子吳天章。與之遊。云學易者。率莫測其蘊也。薛廷尉大武生云。坤字果城。

騾生子

1362088

釋典有三必死。謂人抱病。竹結實。驛懷胎。然康熙某年。旗下人家有驛生子。竟無恙。

池北偶談卷二十六終

清袁枚著



子不語

子不語提要

倉山一老天才敏妙詩古文辭膾炙人口小說乃其餘事不足為此老重茲編雖未能爭勝前人而設想之奇用意之妙往往為他人後齒所不到小儒譏其淺率庸妄亦管窺蠡測之見矣

子不語序

怪力亂神子所不語也然龍血鬼車繫詞語之元鳥生商牛羊飼稷雅頌語之左邱明親受業於聖人而內外傳語此四者尤詳厥何故歟蓋聖人教人文行忠信而已此外則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遠之所以立人道之極也周易取象幽渺詩人自記祥瑞左氏恢奇多聞垂為文章所以窮天地之變也其理皆並行而不悖余生平寡嗜好凡飲酒度曲擗踊可以接羣居之懽者一無能焉文史外無以自娛乃廣採游心駭耳之事妄言妄聽記而存之非有所惑也譬如嗜味者饜八珍矣而不廣嘗夫蚺醢葵菹則脾困嗜音者備咸韶矣而不旁及於侏儒僂僂則耳狹以妄驅庸以駭起情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是亦裨諶適野之一樂也昔顏魯公李鄴侯功在社稷而好談神怪韓昌黎以道自任而喜駁雜無稽之談徐騎省排斥佛老而好采異聞門下士竟有偽造以取媚者四賢之長吾所能為役也四賢之短則吾竊取之矣書成初名子不語後見元人說部有雷同者乃改為新齊諧云

子不語目錄

卷一

李通判

蔡書生

南昌士人

曾虛舟

鍾孝廉

南山頑石

鄴都知縣

骷髏報仇

骷髏吹氣

趙大將軍刺皮臉怪

狐生員勸人修仙

煞神受枷

張士貴

杜工部

胡求為鬼毬

江中三太子

田烈妻

鬼著衣受網

阿龍

大樂上人

山西王二

大福未享

觀音堂

常格訴冤

蒲州鹽梟

靈壁女借尸還魂

漢高祖弑義帝

地窮宮

獄中石匣

卷二

張元妻

蝴蝶怪

白二官

關東毛人以人為餌

平陽令

不倒翁

算命先生鬼

鬼借力制凶人

馬盼盼

滇綿谷秀才半世女妝

煉丹道士

葉老脫

蘇耽老飲疫神

劉刺史奇夢

趙李二生

山東林秀才

秦中墓道

夏侯惇墓

塞外二事

關神斷獄

紫清烟語

顧堯年

妖道乞魚

屍行訴冤

沐陽洪氏獄

鬼畏人拼命

天殼

董賢為神

羅刺鳥

卷三

烈傑太子

裴秀才

摸龍阿太

水仙殿

火燒鹽船一案

年子

狐撞鐘

土地神告狀

鄱陽湖黑魚精

鄱陽小神

囊囊

兩神相毆

賭錢神號迷龍

羊骨怪

夜叉偷酒

披麻煞

瓜棚下二鬼

介溪墳

李半仙

李香君薦卷

道士取葫蘆

火焚人不當水死

城隍殺鬼不許為聲

卷四

呂蒙塗臉

鄭細九

替鬼做媒

鬼有三技過此鬼道乃窮

鬼多變蒼蠅

嚴秉珩

奉新奇事

智恆僧

三斗漢

蘇南村

葉生妻

七盜索命

陳清恪公吹氣退鬼

陳聖濤遇狐

長鬼被縛

西園女怪

雷誅營卒

青龍黨

陳州考院

符離楚客

徐氏疫亡

蔣文恪公說二事

獵戶除狐

卷五

城隍替人訓妻

文信王

吳三復

影光書樓事

波兒象

斧斷狐尾

洗紫河車

石門屍怪

空心鬼

畫工畫僵尸

鶯嬌

旁觀因果

徐四藝女子

羊踐前緣

鬼神欺人以應劫數

楚陶

藏魂鐔

老嫗為妖

署雷公

捉鬼

某侍郎異夢

奉行初次盤古成案

卷六

猪道人即鄭鄭

徐先生

秦毛人

獾

人同

人蝦

鴨嬖

肩扇精

陰間中秋官不辦事

縛山魃

門夾鬼腿

祭雷文

王介眉侍讀是習鑿金齒後身

周若虛

葛道人以風洗手

沈姓妻

怪弄爆竹自焚

喀雄

常熟程生

怪風

孝女

老嫗變狼

義犬附魂

白虹精

冷秋江

釘鬼脫逃

櫻桃鬼

鼠囓林西仲

卷七

尹文端公說二事

靈霹靂

瘟鬼

千年仙鶴

夏太史說三事

石崇老奴才

鬼差貪酒

李倬

王將軍妾

仙鶴扛車

紅花洞

大毛人攬女

吳生不歸

狐仙冒充觀音三年

陳姓父幼子壯

吳生手軟

狐祖師

紂之值殿將軍

瘧鬼

誤學武松

李星女身

九夫墳

土地奶奶索詐

卷八

鬼聞雞鳴則縮

蜈蚣吐丹

雷部三爺

鬼非非

鳳凰山崩

黃金甌

蔣廚

見曹操稱晚生

武后謝嵇先生

冒失鬼

史官詹改命

高相國種鬚

說官話鬼

偷雷錐

土地受餓

批僵尸頰

簸箕龜

命該薄棺

向狐仙學道

五通神因人而施

張奇神

青陽江了

梁武帝第四子

呂城無關廟

姚劍仙

黑煞神

吳子雲

禿尾龍

石灰窑雷

徐巨源

九天元女

項王顯靈

醫肺癰用白朮

朱十二

鬼攀日線纔能託生

死夫賣活妻

惡鬼嚇詐不遂

道士作祟自斃

卷九

木樞頸

掘塚奇報

一目五先生

夢乞兒煮狗

一棺藏十八人

真龍圖變假龍圖

莆田冤獄

水鬼畏器字

狐仙知科舉

鬼爭替身人因得脫

城隍神酤酒

地藏王接客

治鬼二妙

狐讀時文

何翁傾家

江軼林

裹足作俑之報

判官答問

蔣太史

李敏達公扶乩

呂道人驅龍

盤古以前天

卷十

禹王碑吞蛇

黑柱

猴怪

鞭尸

梁朝古冢

獅子大王

綠毛怪

張大帝

紫姑神

魏象山

王莽時蛇冤

牙鬼

子

不

誌

目錄

四

故夢三則

凱明府

羞疾

賣漿者兒

謝經歷

趙文華在陰司說情

毀陳友諒廟

卷十一

通判妾

劉貴孫鳳

狐詩

大小綠人

紅衣娘

秀民冊

妓仙

李百年

醫姑

風水客

呂兆鬣

張又華

官癖

鑄文局

染坊稚

血見愁

龍陣風

彭楊記異

冤鬼戲臺告狀

奇鬼眼生背上

卷十二

掛周倉刀上

驅雲使者

吾頭豈白斫者

石言

鬼借官銜嫁女

雷祖

鎮江某仲

銀隔世走歸原主

人熊

繩拉雲

燒狼筋

王老三

擇風水賈禍

飛僵

兩僵尸野合

鬼幕賓

雷震蟆妖

夢中破案

馬變魚園地變鵝

聾鬼

棺牀

毆打蝗蟲

僵尸手執元寶

張飛棺

誤嘗糞

借屍延嗣

卷十三

關神下乩

遇太歲煞神禍福各異

歸安魚怪

張憶娘

飛星入南斗

楊妃見夢

曹能始記前生

江南客寓

荆波冤在

馮侍御

藥師父

莊秀才

謁謁幽人

僵尸求食

僵尸貪財受累

宋嘉震受惡土地之累

陸夫人

牛頭大王

子

不

語

目錄

五

水定菴牡丹

烏臺

見娘堡

鬼糊塗

鬼勢利

鬼相思

關神世法

鄉試彌封

兩汪士鉉

雷擊土地

張光熊

趙氏再婚成怨偶

黃其瀾

鏡山寺僧

江秀才寄話

卷十四

勾魂卒

趙西席

楊四佐領

藍頂妖人

蒙化太守

店主還債

許氏女報奶娘仇

蠱

酖人取香火

科場二則

狸稱表兄

陸大司馬墳

鬼受禁

狐鬼入腹

怪詐人父

皂莢下二鬼

中山王

狀元不能拔貢

謹權量

拘忌

奇術

狐仙自縊

高白雲

梁觀察夢應

大胞人

錢文敏公夢辛稼軒而生 鬼入人腹

牛僵尸

袁州府署大樹 燧人鑽火樹

鬼怕冷淡

鬼避人如人避烟 賣蒜叟

借棺為車

孫伊仲

卷十五

姚端恪公遇劍仙

吳髯 麻林

鶴靜先生

門戶無故自開 黃陵元鶴

土地迎舉人

孫烈婦 小芙

鬼寶塔

棺蓋飛 油瓶烹鬼

無門國

宋生 屍香

儲梅夫府丞是雲麾使者

唐配滄 裴文達公為水神

莊生

禍道人 佟騎角

淘氣

白蓮教 服桂子長生

伊五

諸廷槐 王都司

卷十六

杭大宗為寄靈童子

西江水怪

仲能

雀報恩

金姑

奇勇

紅毛國人吐妓

西賈認父

徐步蟾宮

歪嘴先生

鬼衣有補褂痕

孫方伯

賣冬瓜人

柳如是為厲

捧頭司馬

驅蠶

海中毛人張口生風

卞山地陷

鬼逐鬼

柳樹精

摺疊仙

仙人頂門無髮

香虹

閻王升殿先吞鐵丸

萬佛崖

大力河

卷十七

白骨精

龜殼亭

怪怕講理

婁真人錯捉妖

陳姓婦啖石子

天台縣缸

木姑娘墳

雷誅王三

鐵匣壁虎

子八

圖公為神

隨園瑣記

廣西鬼師

馬家墳

天廚星

夢中聯句

碧眼見鬼

龍母

清涼老人

徐崖客

虎銜文昌頭

採戰之報

木皂隸

王清本

女化男

井泉童子

射天箭

神秤

莊明府

淨香童子

棺尸求祭

沈椒園為東嶽部司

卷十八

陝西茶客

山娘娘

瓜洲公子

王白齋尚書為潮鳴寺僧

白天德

髑髏乞恩

錫鏐一錠陰間准三分用

鷄卵擔糞

狐丹

處州溺婦奇獄

道家有全骨法

批地藏王頰

儒佛兩不收

烏門山事

楊二

吳秉中

土窟異獸

鷄脚人

海和尚

一足蛇

方蚌

山和尚

贈紙灰

湯翰林

黑苗洞

空中扯辮

蓬頭鬼

借絲棉入殮

洞庭君留船

纜將軍失勢

吳二姑娘

石獅求救命

旱魃

蠍怪

蛇王

顏淵為先師判獄

豆腐架箸

蔣金娥

還我血

卷十九

周世福

韓宗琦

徐俞氏

琵琶墳

曹阿狗

錢仲玉

蝦蟆蠱

礮怪

六郎神闢

返魂香

觀音作別

兔兒神

玉梅

盧彪

孔林古墓

史閣部降乩

懸頭羊子

陳紫山

忌火日

朱法師

城門面孔

竹葉鬼

驢大爺

熊太太

冤鬼錯認

代州獵戶

金剛作鬧

燒頭香

樹怪

廣信狐仙

白石精

鬼圈

東醫寶鑑有法治狐

乩言

卷二十

移觀音像

山陰風災

謝檀霞

引鬼報冤

靈鬼兩救兄命

木畫

滾經臺

菜花三娘子

神和病

鼠食牛

代神判斬

鬼門關

冤魂索命

掃螺螄

周太史驅妖

良猪

雷打扒手

北門貨

泥劉海仙行走

驢雪奇冤

張大令

鏡水

蔡掌官

沈文崧

藍姑娘

鼠胆兩頭

西海祠神

糊猴酒

張秀才

周將軍墓二事

卷二十一

婁羅二道人

蛇含草消木化金

蔡京後身

天鎮縣碑

檣橋郎君

楊笠湖救難

馮侍御身輕

江都某令

執虎耳

十八灘頭

三姑娘

搜河都尉

科場事五條

百四十村

人畜改常

夢葫蘆

乩仙示題

神籤預兆

奇騙

騙術巧報

香亭記夢

敦倫

一字千金一咳萬金

菩薩答拜

暹羅妻驢

倭人以下竅服藥

獅子擊蛇

賈士芳

石男

鬚長一丈

禁魔婆

割竹簽

黎人進舍

海異

喝呼革快子竹

蚺蛇藤

網虎

福建解元

顧四嫁妻重合

千里客

趙子昂降乩

神仙不解考據

產公

烏魯木齊城隍

黑霜

中印度

來文端公前身是伯樂

福建試院樹神

于雲石

卷二十二

萬佛崖

大力河

王昊盧宗伯是蓮花長老

鬼買兒

鬼搶饅頭

荷花兒

歐陽澈

浮尼

雷大救忠臣

滑伯

盤古脚迹

珠重七兩

采膽入酒

膽長三寸

湖神守戶

僵尸抱韋馱

窮鬼崇人富鬼不崇人

雷神火劍

水精孝廉

水鬼移家

負妻之報

四小龜扛一大龜而行

鬼送湯圓

忠恕二字一筆寫

土雨

降廟

隴西城隍神是美少年

城隍赤身求衣

水怪吹氣

鐃響

貞女訴冤

楊成龍成神

周倉赤腳

張飛治河

神佑不必貴人

成神不必賢人

中一目人

女鬼告狀

丁大哥

汪二姑娘

謝銅頭

烏頭太子

吳生兩入陰間

狐道學

卷二十三

太白山神

太平閒吏

楚雄奇樹

泗州怪碑

雁蕩動靜石

瓦屑廟石人無頭

十三猫同日殉節

鬼吹頭鑾

蝦蟆教書蟻排陣

木犬能吠

銅人演西廂

雙花廟

假女

預知科名

胡鵬南

龍護高家堰

雷公被污

李文貞公夢兆

鬼求路引

石揆諦暉

天上四花園

碌碌作怪

風流具

騙人參

偷畫

偷靴

偷牆

鬼妬二則

人面豆

粉檀

口琴

蕪湖朱生

白日鬼

饒州府幕友

雷誅不老

桂花相公

落滌

鐵公鷄

夜星子

瘍醫

產麒麟

生夜叉

石膏因果

劉伯溫後輩

小那爺

水鬼鐔

鬼市

金娥墩

翻洗酒鐔

雷誅吉盼

狐仙親嘴

喇嘛

夢中事只靈一半

卷二十四

長樂奇冤

燒色

金銀洞

猫怪

夢馬言

蔣靜存

天妃神

宿遠官署鬼

廣東官署鬼

為兒索債

鬼魂覓棺告主人

區怪

徐支手

魚怪

盜鬼供狀

時文鬼

鬼弄人二則

漢江冤獄

牛乞命

猪乞命

張世華

洗心池

活死人墓

屋傾有數

汚布十三疋

牛車山守歲

鬼拜風

僵屍夜肥盡瘦

黑雲劫

金秀才

董觀察

狐仙開帳

皮蠟燭

乍浦海怪

天開眼

泥像自行

焚尸二則

美人魚入面猪

花魄

子不語卷一

隨園戲編

李通判

廣西李通判者。鉅富也。家畜七姬。珍寶山積。通判年二十七疾卒。有老僕者。素忠謹。傷其主早亡。與七姬共設齋醮。忽一道人持簿化緣。老僕呵之曰。吾家主早亡。無暇施汝。道士笑曰。爾亦思家主復生乎。吾能作法令其返魂。老僕驚奔語諸姬。羣訝然。出拜。則道士去矣。老僕與羣妾悔輕慢神仙。致令化去。各相歸咎。未幾老僕過市。遇道士於途。老僕驚且喜。強持之。請罪乞哀。道士曰。非我靳爾主之復生也。陰司例死人還陽。須得替代。恐爾家無人代死。吾是以去。老僕曰。請歸商之。拉道士至家。以道士語告羣妾。羣妾初聞道士之來也。甚喜。繼聞將代死也。皆恚。各相視。噤不發聲。老僕毅然曰。諸娘子青年可惜。老奴殘年何足惜。出見道士曰。吾老奴者。代可乎。道士曰。爾能無悔無怖則可。曰能。道士曰。念汝誠心。可出外與親友作別。待我作法。三日法成。七日法驗矣。老僕奉道士於家。旦夕敬禮。身至某某家告以故。泣而訣別。其親友有笑者。有憐者。有敬者。有揶揄不信者。老僕過聖帝廟。素所奉也。入而拜。且禱曰。奴代家主死。求聖帝助。道士放回家。主魂魄語未竟。有赤脚僧立案前。叱曰。汝滿面妖

氣大禍至矣。吾救汝慎弗洩。贈一紙包曰。臨時取看。言畢不見。老僕歸偷開之。手爪五具。繩索一根。遂置懷中。俄而三日之期已屆。道士命移老僕牀與家主靈柩相對。鐵鎖局門。鑿穴以通食飲。道士與羣姬相近處。築壇誦咒。居亡何了無他異。老僕疑之心甫動。聞牀下颯然有聲。兩黑人自地躍出。綠睛深目。通體短毛。長二尺許。頭大如車輪。目眈眈視老僕。且視且走。繞棺而行。以齒嚙棺縫。縫開。聞咳嗽聲。宛然家主也。二鬼啟棺之前。和扶家主出狀奄然。若不勝病者。二鬼手摩其腹。口漸有聲。老僕目之。形是家主。音則道士。愀然曰。聖帝之言得無驗乎。急揣懷中紙。五爪飛出。變為金龍。長數丈。攫老僕於空中。以繩縛梁上。老僕昏然。注目下視。二鬼扶家主自棺中出。至老僕卧牀。無人焉者。家主大呼曰。法敗矣。二鬼猙獰繞屋尋覓。卒不得。家主怒甚。取老僕牀帳被褥破裂之一鬼。仰頭見老僕在梁大喜。與家主騰身取之。未及屋梁。震雷一聲。僕墜於地。棺合如故。二鬼亦不復見矣。羣妻聞雷。往啟戶視之。老僕具道所見。相與急視道士。道士已為雷震死壇所。其屍上有硫黃大書。妖道煉法易形圖財貪色。天條決斬如律令十七字。

蔡書生

杭州北關門外有一屋。鬼屢見。人不敢居。局鎖甚固。書生蔡姓者。將買其宅。人危之。蔡不聽。

券成。家人不肯入。蔡親自啟屋。秉燭坐至夜半。有女子冉冉來。頸拖紅帛。向蔡俠拜。結繩於梁。伸頸就之。蔡無怖色。女子再挂一繩招蔡。蔡曳一足就之。女子曰。君誤矣。蔡笑曰。汝誤纔有今日。我勿誤也。鬼大笑伏地再拜去。自此怪遂絕。蔡亦登第。或云即蔡炳侯方伯也。

南昌士人

江西南昌縣有士人某。讀書北蘭寺。一長一少。甚相友善。長者歸家暴卒。少者不知也在寺讀書如故。天晚睡矣。見長者披闥入。登牀撫其背曰。吾別兄不十日。竟以暴疾亡。今我鬼也。朋友之情。不能自割。特來訣別。少者畏懾不能言。死者慰之曰。吾欲害兄。豈肯直告。兄慎弗怖。吾之所以來此者。欲以身後相託也。少者心稍定。問託何事。曰。吾有老母年七十餘。妻年未三十。得數斛米。足以養生。願兄周恤之。此其一也。吾有文稿未梓。願兄為鐫刻。俾微名不泯。此其二也。吾欠賣筆者錢數千。未經償還。願兄償之。此其三也。少者唯唯。死者起立曰。既承兄擔承。吾亦去矣。言畢欲走。少者見其言近人情。貌如平昔。漸無怖意。乃泣留之曰。與君長訣。何不稍緩須臾去耶。死者亦泣。回坐其牀。更敘平生數語。復起曰。吾去矣。立而不行。兩眼瞠視。貌漸醜敗。少者懼。促之曰。君言既畢。可去矣。屍竟不去。少者拍牀大呼。亦不去。屹立如故。少者愈駭。起而奔。屍隨之奔。少者奔愈急。屍奔亦急。追逐數里。少者踰牆仆地。屍不能

踰牆而垂首牆外。口中涎沫與少者之面相滴沔沔也。天明路人過之。飲以薑汁。少者蘇。屍主家方覓屍不得。聞信昇歸成殯。識者曰。人之魂善而魄惡。人之魂靈而魄愚。其來始也。一靈不泯。魄附魂以行。其既去也。心事既畢。魂一散而魄滯。魂在則其人也。魂去則非其人也。世之移屍走影。皆魄為之。惟有道之人。為能制魄。

曾虛舟

康熙年間有曾虛舟者。自言四川榮昌縣人。佯狂吳楚間。言多奇中。所到處老幼男婦環之而行。虛舟嬉笑嫚罵。所言輒中人隱。或與人好言。其人大哭去。或笞罵人。人大喜過望。在問者自知之。旁人不知。杭州王子堅先生知瀘溪縣事。罷官後。或議其祖墳風水不利。子堅意欲遷葬而未果。聞虛舟來。走問之。適虛舟持棒登高阜。衆人環擠。子堅不得前。虛舟望見子堅。遙擊以棒。罵曰。你莫來。你莫來。你來便想掘屍盜骨了。行不得。行不得。子堅悚然而歸。後子堅子文璿官至御史。

鍾孝廉

余同年邵又房。幼從鍾孝廉某。常熟人也。先生性方正。不苟言笑。與又房同卧起。忽夜半醒。哭曰。吾死矣。又房間故曰。吾夢見二隸人。從地下聳身起。至榻前拉吾同行。路泱泱然黃沙。

白草了。不見人行數里。引入一官衙。有神烏紗冠南向坐。隸按我跪堂下。神曰。汝知罪乎。曰。不知。神曰。試思之。我思良久。曰。某知矣。某不孝。某父母死。停棺二十年。無力卜葬。罪當萬死。神曰。罪小。曰。某少時曾淫一婢。又狎二妓。神曰。罪小。曰。某有口過。好譏彈人文章。神曰。此更小矣。曰。然則某無他罪。神顧左右曰。令渠照來。左右取水一盤。沃其面。恍然悟前生姓楊名敵。曾偕友貿易湖南。利其財物。推入水中死。不覺戰栗。匍匐伏神前曰。知罪。神厲聲曰。還不覺麼。舉手拍案。霹靂一聲。天崩地坼。城郭衙署。神鬼器械之類。了無所覩。但見汪洋大水。無邊無岸。一身渺然。飄浮於菜葉之上。自念業輕身重。何得不墜。回視己身。已化蛆蟲。耳目口鼻。悉如芥子。不覺大哭而醒。吾夢若是。其能久乎。又房為寬解曰。先生毋苦。夢不足憑也。先生命速具棺殮之物。越三日。嘔血暴亡。

南山頑石

海昌陳秀才某。禱夢於肅愍廟。夢肅愍開正門延之。秀才逡巡。肅愍曰。汝異日我門生也。禮應正門入。坐未定。侍者啟湯溪縣城隍稟見。隨見一神。我冠來。肅愍命陳與抗禮曰。渠屬吏汝門生。汝宜上坐。秀才皇恐而坐。聞城隍神與肅愍語甚細。不可辨。但聞死在廣西。中在湯溪。南山頑石。一活萬年。十六字。城隍告退。肅愍命陳送之至門。城隍曰。向與于公之言。君頗

聞乎。曰。但聞十六字。神曰。志之。異日當有驗也。入見肅愍。言亦如之。驚而醒。以夢語人。莫解其故。陳家貧。有表弟李姓者。選廣西某府通判。欲與同行。陳不可。曰。夢中神言死在廣西。若同行恐不祥。通判解之曰。神言始在廣西。乃始終之始。非死生之死也。若既死在廣西矣。又安得中在湯溪乎。陳以為然。偕至廣西。通判署中西廂房。封鎖甚秘。人莫敢開。陳開之。中有園亭花石。遂移榻焉。月餘無恙。八月中秋。在園醉歌曰。月明如水照樓臺。聞空中有人拊掌笑曰。月明如水浸樓臺。易照字便不佳。陳大駭。仰視之。有一老翁。白藤帽。葛衣。坐梧桐枝上。陳悸急趨卧內。老翁落地。以手持之曰。無怖。世有風雅之鬼如我者乎。問翁何神。曰。勿言。吾且與汝論詩。陳見其鬚眉古樸。不異常人。意漸解。入室內。互相唱和。老翁所作。字皆蝌蚪形。不能盡識。問之曰。吾少年時。俗尚此種筆畫。今頗欲以楷法易之。緣手熟。一時未能驟改。所云少年時。乃媧皇前也。自此每夜輒來。情甚狎。通判家僮常見陳持杯向空處對飲。急白通判。通判亦覺陳神氣恍惚。責曰。汝染邪氣。恐死在廣西之言驗矣。陳大悟。與通判謀歸家。避之。甫登舟。老翁先在旁。人俱莫見也。路過江西。老翁謂曰。明日將入浙境。吾與汝緣盡矣。不得不傾吐一言。吾修道一萬年。未成正果。為少檀香三千斤。刻一元女像耳。今向汝乞之。否則將借汝之心肺。陳大驚。問翁修何道。曰。斤車大道。陳悟斤車二字合成一斬字。愈駭。曰。俟

歸家商之同至海昌。告其親友。皆曰：肅愍所謂南山頑石者。得毋此怪耶？次日老翁至。陳曰：翁家可住南山乎？翁變色罵曰：此非汝所能言。必有惡人教汝。陳以其語語友。友曰：然則拉此怪入肅愍廟可也。如其言。將至廟。老翁失色反走。陳兩手挾持之。強掖以入。老翁長嘯一聲。沖天去。自此怪遂絕。後陳生冒籍湯溪。竟成進士。會試房師乃狀元子振也。

鄧都知縣

四川鄧都縣。俗傳人鬼交界處。縣中有井。每歲焚紙錢帛。強投之。約費三千金。名納陰司錢糧。人或吝惜。必生瘟疫。國初知縣劉綱到任。聞而禁之。衆論譁然。令持之頗堅。衆曰：公能與鬼神言明乃可。令曰：鬼神何在？曰：井底即鬼神所居。無人敢往。令毅然曰：為民請命。死何惜？吾當自行。命左右取長繩縛而墜焉。衆持留之。令不可。其幕客李詵豪士也。請令曰：吾欲知鬼神之情狀。請與子俱。令沮之。客不可。亦縛而墜焉。入井五丈許。地黑復明。燦然有天光。所見城郭宮室。悉如陽世。其人民貌小。映日無影。蹈空而行。自言在此者。不知有地也。見縣令皆羅拜曰：公陽官來何為？令曰：吾為陽間百姓請免陰司錢糧。衆鬼嘖嘖稱賢。手加額曰：此事須與包閻羅商之。令曰：包公何在？曰：在殿上。引至一處宮室。巍巍上有冕旒而坐者。年七十餘。容貌方嚴。羣鬼傳呼曰：某縣令至。公下階迎揖。以上坐。曰：陰陽道隔。公來何為？令起立。

拱手曰。鄴都水旱頻年。民力竭矣。朝廷國課尚若不輸。豈能為陰司納帛錢。再作租戶哉。知縣冒死而來。為民請命。包公笑曰。世有妖僧惡道。借鬼神為口實。誘人修齋打醮。傾家者不下千萬。鬼神幽明道隔。不能家喻戶曉。破其誣罔。明公為民除弊。雖不來此。誰敢相違。今更寵臨。具微仁勇。語未竟。紅光自天而下。包公起曰。伏魔大帝至矣。公少避。劉退至後堂。少頃。關神綠袍長髯。冉冉而下。與包公行賓主禮。語多不可辨。關神曰。公處有生人氣。何也。包公具道所以。關曰。若然。則賢令也。我願見之。令與幕客李惶恐出拜。關賜坐。顏色甚溫。問世事甚悉。惟不及幽明之事。李素慙。遽問曰。玄德公何在。關不答。色不懌。帽髮盡指。即辭去。包公大驚。謂李曰。汝必為雷擊死。吾不能救汝矣。此事何可問也。況於臣子之前。呼其君之字乎。令代為乞哀。包公曰。但令速死。免致焚屍。取匣中玉印方尺許。解李袍背印之。令與李拜謝畢。仍繼而出。甫至鄴都南門。李竟中風而亡。未幾。暴雷震電。繞其棺槨。衣服焚燒殆盡。惟背間有印處不壞。

骷髏報仇

常熟孫君壽。性狎惡。好慢神虐鬼。與人遊山。張如廁。戲取荒塚骷髏。踴踞之。令吞其糞曰。汝食佳乎。骷髏張口曰。佳。君壽大駭。急走。骷髏隨之。滾地如車輪然。君壽至橋。骷髏不得上。君

壽登高望之。骷髏仍滾歸原處。君壽至家。面如死灰。遂病。日遺矢。輒手取吞之。自呼曰。汝食佳乎。食畢更遺。遺畢更食。三日而死。

骷髏吹氣

杭州閩茂嘉好弈。其師孫姓者。常與之弈。雍正五年六月暑甚。閩招友五人循環而奕。孫弈畢曰。我倦去東廂少睡。再來決勝。少頃聞東廂有叫號聲。閩與四人趨視之。見孫伏地涎沫滿頤。飲以薑汁。蘇問之曰。吾牀上睡未熟。覺背間有一點冷如胡桃大。漸至盤襟大。未幾而半席皆冷。直透心骨。未得其故。聞牀下沸沸然有聲。俯視之一骷髏。張口隔席吹我。不覺駭絕。遂仆於地。骷髏竟以頭擊我。聞人來始去。四人咸請掘之。閩家人懼有禍不敢掘。遂扃東廂。

趙大將軍剝皮臉怪

趙大將軍良棟。平三藩後。路過四川成都。川撫迎之。授館於民家。將軍嫌其隘。意欲宿城西察院衙門。撫軍曰。聞此中關鎖百餘年。頗有怪。不敢為公備。將軍笑曰。吾盪平寇賊。殺人無算。妖鬼有靈。亦當畏我。即遣丁役掃除。置眷屬於內室而已。獨占正房。枕軍中所用長戟而寢。至二鼓。帳鉤聲鏗然。有長身而白衣者。垂大腹。障牀面。燭光青冷。將軍起厲聲喝之。怪退。

行三步。燭光為之一明。照見頭面。儼然俗所畫方相神也。將軍拔戟刺之。怪閃身於梁。再刺再走。遂入一夾道中。隱不復見。將軍還房。覺有尾之者。回目之。此怪微笑。躡其後。將軍大怒。罵曰。世那得有此皮臉怪耶。眾家丁起。各持兵仗來。怪復退走。過夾道入一空房。見沙飛塵起。簇簇有聲。似其鬼類共來格鬪者。怪至中堂。挺然立。作負嵎狀。家丁相視無敢前。將軍愈怒。手利以戟。正中其腹。膨亨有聲。其身面不復見矣。但有兩金眼在壁上。大如銅盤。光睒睒射人。眾家丁各以刀擊之。化為滿房火星。初大後小。以至於滅。東方已明。將軍次日上馬行。以所見語闔城文武。咸為咋舌。終不知何怪。

狐生員勸人修仙

趙大將軍之子襄敏公。聰智保定。夜讀書西樓。門戶已閉。有自窗縫中側身入者。形甚扁。至樓中。以手搓頭及手足。漸次而圓。方巾朱履。向上長揖。拱手曰。生員狐仙也。居此百年。蒙諸大人俱許在此。公忽來讀書。生員不敢抗於天子之大臣。故來請示。公必欲在此讀書。某宜遷讓。須寬限三日。如公見憐。容其卯息於此。則請扁鎖如平時。趙公大駭。笑曰。爾狐矣。安得有生員。曰。羣狐蒙太山娘娘考試。每歲一次。取其文理精通者為生員。劣者為野狐。生員可以修仙。野狐不許修仙。因勸趙公曰。公等貴人。可惜不學仙耳。如某等學仙最難。先學人形。

再學人語。學人語者。先學鳥語。學鳥語者。又必須盡學四海九州之鳥語。無所不能。然後能為人聲。以成人形。其功已五百年矣。人學仙。較異類學仙。少五百年功苦。若貴人。文人。學仙。較凡人。又省三百年功苦。大率學仙者。千年而成。此定理也。公喜其言。即於次日。局西樓讓之。此二事。得于鎮遠太守諱之壇者。即將軍之孫。且曰。吾父後悔。未問太山娘娘。出何題目。考狐也。

煞神受劫

淮安李姓者。與妻某氏。琴瑟調甚。李三十餘。病亡已殮矣。妻不忍釘棺。朝夕哭啟而視之。故事。民間人死七日。則有迎煞之舉。雖至戚皆迴避。妻獨不肯。置子女於別室。已坐亡者帳中。待之。至二鼓。陰風颭然。燈火盡綠。見一鬼。紅髮圓眼。長丈餘。手持鐵叉。以繩牽其夫。從窗外入。見棺前設酒饌。便放叉解繩。坐而大啖。每咽。物腹中。嘖嘖有聲。其夫摩撫舊時几案。愴然長嘆。走至牀前。揭帳。妻哭抱之。冷然如一團冷雲。遂裹以被。紅髮神競前牽奪。妻大呼。子女盡至。紅髮神踉蹌走。妻與子女。以所裹魂。放置棺中。屍漸奄然。有氣。遂抱置卧牀上。灌以米汁。天明而蘇。其所遺鐵叉。俗所焚紙叉也。復為夫婦二十餘年。妻六旬矣。偶禱於城隍。廟恍惚中。見二弓丁。昇一枷。犯至。眈之所枷者。即紅髮神也。罵婦曰。吾以貪饒。故為爾所弄。枷二

十年矣。今乃相遇。肯放汝耶。婦至家而卒。

張士貴

直隸安州參將張士貴。以公廨太仄。買屋於城東。俗傳其屋有怪。張素倔强。必欲居之。既移家矣。其中堂每夜聞擊鼓聲。家人惶恐。張乃挾弓矢。秉燭坐。至夜靜時。梁上忽伸一頭。眈而相笑。張射之。全身墜地。短黑而肥。腹大如五石瓠。矢中其臍。入一尺許。鬼以手摩腹笑曰。好箭。復射之。摩笑如前。張大呼家人齊進。鬼升梁而走。詈曰。必滅汝家。次日天明。參將之妻暴卒。天暮。參將之子又卒。張棺殮畢。悲悔不已。居月餘。聞複壁中有呻吟聲。往視即其所殯之妻子也。飲以薑汁。揚揚如平生。問之。皆曰。吾未嘗死。但昏昏如夢。見兩大黑手。擲我於此。開棺視之。蕩然無有。方知人死有命。雖惡鬼相怨。亦僅能以幻術擲掄之。不能殺也。

杜工部

四川杜某。乾隆丁巳進士。為工部郎。年五十餘。續娶襄陽某氏。婚夕同年畢集。工部行禮畢。將入房。見花燭上有童子長三四寸。踞燭盤以口吹氣。欲滅其火。工部喝之。應聲走。兩燭齊滅。賓客驚視。工部變色。汗如雨下。侍妾扶之登牀。工部以手指屋之上下左右云。悉有人頭。汗愈甚。口漸不能言。是夕卒。襄陽夫人出轎時。見有蓬髮女子迎問曰。欲鐫圖章否。夫人怪

其語不倫。不之應。及工部死。始知擲掄夫人者。即此怪也。工部卒後。附魂於夫人之體。每食必搯其喉。悲啼曰。捨不得。同年周翰林煌。正色責之曰。杜君何憤憤。爾死與夫人何干。而反索其命乎。鬼大哭絕聲。夫人病隨愈。

胡求為鬼魅

方閣學苞。有僕胡求。年三十餘。隨閣學修書武英殿。胡僕宿浴德堂中。夜三鼓。見二人昇之階下。時月明如晝。照見二人皆青黑色。短袖仄襟。胡恐急走。隨見東首一神。紅袍烏紗。長丈餘。以靴脚踢之。滾至西首。復有一神。如東首狀。貌衣裳亦以靴脚踢之。滾至東首。將胡當作拋毬者。然胡痛不可忍。五更雞鳴。二神始去。胡委頓於地。明旦視之。遍身青腫。幾無完膚。病數月始愈。

江中三太子

蘇州進士顧三典。好食黿魚者。知之每得黿。必售顧家。顧之岳母李氏。夜夢金甲人哀求曰。吾江中三太子也。為爾婿某所獲。幸免我。必不忘報。次早遣家人馳救。則廚人已解之矣。是年進士家無故火自焚。圖史散盡。未焚之夕。家畜一犬。忽人立以前。兩足擎雙盃水獻主人。又見屋壁上有歷代祖宗狀貌如繪。識者曰。此陽不藏陰之象也。其將火乎。已而果然。

田烈妻

江蘇巡撫徐公士林素正直。為安慶太守時。日暮陞堂。月色皎然。見一女子以黑帕蒙首。肩以上眉目不可辨。跪儀門外。若訴冤者。徐公知為鬼。令吏卒持牌喝曰。有冤者魂許進。女子冉冉入。跪階下。聲嘶如小兒。吏卒不見。但聞其聲。自言姓田。寡居守節。為其夫兄方德逼嫁。謀產致令縊死。徐公為拘夫兄與鬼對質。初訊時殊不服。回首見女子。大駭。遂吐情實。乃置之法。郡譁以為神。公作田烈婦碑記以旌之。時泰安趙相國國麟為巡撫。責徐公謂此事作訪聞足矣。何必託鬼神以自奇。徐公深以為愧。然其事頗實。不能秘也。徐公未遇時。往京師路上。有同行客忽稱背痛。跪地叩首曰。我響馬賊也。利公之財。將手劍公。忽有金甲神以捶擊我。遂仆於地。公日後非凡人也。言畢死。

鬼著衣受網

廬州府舒城縣鄉民陳姓者。妻忽為一女鬼所憑。或扼其喉。或縛其頸。旁人不能見。婦甚苦之。時將手抓領內。多出麻草繩索。夫授以桃枝一束曰。來即擊之。鬼怒鬧更甚。夫無可奈何。乃入城求葉道士。贈以二十金。延之家中設壇作法。布八卦陣於四方。中置小瓶。以五色紙剪成女衣十數件。置瓶側。道士披髮持咒。漏三下。婦人曰。鬼來矣。手持猪肉。夫以桃枝迎擊。

之果空中墜肉數塊。道士告婦人曰。如彼肯穿我紙衣。便好拏矣。少頃鬼果取衣。婦故意喝曰。不許竊衣。鬼笑曰。這樣華服。理該我著。乃盡服之。衣化為網。重重包裹。始寬後緊。遂不能出其陣中。道士書符作咒。以法水一杯。當頭打去。水潑而杯不破。鬼在東。杯擊之於東。鬼在西。杯擊之於西。杯碎而鬼頭亦裂矣。隨即擒納瓶內。封以法印。五色紙埋桃樹下。復以二符入絳香末。搓為二團。付婦人曰。此鬼亦有丈夫。半月內必來復讐。以此擊之。可無患矣。越數日。果有男鬼。猙獰而來。婦如其法。鬼乃逃去。

阿龍

蘇州徐世球。居木瀆。幼入城中。讀書於韓其武家。韓有僕曰阿龍。年二十。侍書室頗勤。一夕徐讀書樓上。令阿龍下取茶。少頃阿龍失色而至。曰。某見一白衣人在樓下狂走。呼之不應。殆鬼耶。徐笑而不信。次夕阿龍不敢上樓。徐命柳姓者代其職。至二更柳下取茶。足有所觸。遂仆地視之。阿龍死於堦下。柳大呼。徐與韓氏諸賓客共來審視。見阿龍頸下有手搥痕。青黑如柳葉大。耳目口鼻盡塞黃泥。屍橫而氣未絕。飲以薑汁。乃蘇。曰。吾下堦時。昨白衣者當頭立。年可四十餘。短髻黑面。向我張嘴。伸其舌長尺許。吾欲叫喊。遂為所擊。以手夾我喉旁。有一老者。白鬚高冠。勸曰。渠年少。未可欺侮。我爾時幾欲氣絕。適柳某撞我脚上。白衣者衝

屋去矣。徐命衆人扶之登牀。牀上鬼燈數十。如極大螢火。徹夜不絕。次日阿龍痴迷不食。韓氏召女巫盼之。巫曰。取縣官堂上硃筆。在病者心上書一正字。頸上書一刀字。兩手書兩火字。便可救也。韓氏如其言。書至左手火字。阿龍張目大叫曰。勿燒我。我即去可也。自此怪遂絕。阿龍至今猶存。

大樂上人

洛陽水陸庵僧。號大樂上人。饒於財。其隣人周某。充縣役家貧。承催稅租。皆侵蝕之。每逢比期。輒向上人借貸。數年間積至七兩。上人知其無力償還。不復取索。役頗感恩。相見必曰。吾不能報上人恩。死當為驢馬以報。居無何。晚有人叩門甚急。問為誰。應聲曰。周某也。來報恩耳。上人啟戶。了不見人。以為有相戲者。是夜所畜驢產一駒。明旦訪役果死。上人至驢旁。產駒奮首翹足。若相識者。上人乘之一年。有山西客來宿。愛其駒。求買之。上人弗許。不忍明言其故。客曰。然則借我騎往某縣一宿可乎。上人許之。客上鞍攬轡。笑曰。吾詐和尚耳。我愛此驢。騎之未必即返。我已措價置汝几上。可歸取之。不顧而馳。上人無可奈何。入房視之。几上白金七兩。如其所負之數。

山西王二

熊翰林滌齋先生為余言。康熙年間遊京師。與陳參政儀計。副憲某。飲報國寺。三人俱早貴。喜繁華。以席間不得聲妓為恨。遣人召女巫某。唱秧歌勸酒。女巫唱終。半席腹脹將溲焉。出至牆下。少頃返。則兩目瞪視。跪三人前。呼曰。我山西王二也。某年月日。為店主趙三謀財殺死。埋骨於此寺之牆下。求三長官代為伸冤。三人相顧大駭。莫敢發聲。熊曉之曰。此司坊官事。非我輩所能主。張女巫曰。現任司坊官俞公。與熊翁有交。但求熊翁轉請俞公。到此掘驗足矣。熊曰。此事重大。空言無信。如何可行。巫曰。論理某當自陳。但某形質朽爛。須附生人而言。諸位老爺替我籌之。言畢。女巫仆地良久。醒問之。茫然無知。三公謀曰。我輩何能替鬼訴冤。訴亦不信。明日盍請俞司坊官共飲。此處召女巫質之。則冤白矣。次日招俞司坊官至寺飲。告之故。召女巫。巫大懼。不肯復來。司坊官遣役拘之。巫始至。既入寺門。言狀悉如昨日。司坊官啟巡城御史發掘牆下。得白骨一具。頸下有傷。詢之土人云。從前此牆係山東濟南府趙三安歇客寓之所。某年捲店逃歸山東。乃移文專差關提至濟南。果有其人。文到之日。趙三一叫而絕。

大福未享

蘇州羅姓者。年二十餘。元旦夢其亡祖謂曰。汝於十月某日。將死。萬不能免。可速理後事。醒

後語其家人。羣驚怖焉。至期。衆家人環而視之。羅無他恙。至暮如故。家人以爲夢不足信。二更後。羅沒於牆。久而不反。家人急往視。衣離其身矣。取燈照之。裸死於牆東。去衣服十餘步。心口尚溫。不敢遽殮。次夜夢告家人曰。冤業耳。我姦妻婢小春有胎不認。致妻拷掠而亡。渠訴冥司。親來拘我。適至我牆。渠以手剝我衣。如我曩時淫彼之狀。我昏迷不省。遂同至陰司。城隍衙門。正欲訊鞠。適渠亦以前生別事發覺。爲山西城隍所拘。陰官不肯久繫獄囚。故仍令還陽。恐終不免也。羅父問曰。爾亦問陽間事乎。曰。我自知死不可追。恐老父無養。故問管我之隸。吾父異日何如。隸笑曰。念汝孝心。爾父大福未享。家人聞之。皆爲老翁喜。翁亦竊自負。未踰月。羅父竟以膨脹亡。腹大如飽。始知大福者。大腹之應。其子又隔三年乃死。

觀音堂

余同官趙公諱天爵者。自言爲句容令時。下鄉驗屍。薄暮宿古廟。夢老嫗面有積塵。髮脫左鬢。立而請曰。萬藍扼我咽喉。公爲有司。須速救我。趙驚醒。張目。燈前隱隱猶有所見。急起逐之。了無所得。次早間步。見廟側有觀音堂。塑一老婦。宛如夢中人。堂前溝巷狹甚。爲民房出入之所。呼廟僧問曰。汝里中得母有萬藍乎。僧曰。在觀音堂前出入者。即萬藍家也。喚藍至。問爾屋祖遺乎。曰。非也。此屋本從前觀音堂大門出入之地。今年正月。寺僧盜售於我。價

二十金。趙亦不告以夢。即捐二十金為贖還基址。加修葺焉。是時趙年四十餘。尚無嗣。數月後。夫人有身。將產之夕。夢老嫗復來抱一兒與之。夫人覺。夢亦如公。遂產一兒。

常格訴冤

乾隆十六年八月初三日。聞邸抄見景山遺失陳設古玩數件。內務府官疑挑土工人所竊。召執役者數十人立而訊之。一人忽跪訴曰。我常格也。係正黃旗人。年十二歲。赴市買物。為工人趙二圖姦。不遂。將刀殺死。埋我於厚載門外堆炭地方。我家父母某。尚未知也。求大人掘驗伸冤。言畢仆地。少頃復躍而起曰。我即趙二。殺常格者我也。內務府大人見其狀。知有冤。移交刑部。掘驗屍傷宛然。訪其父母曰。我家兒遺失已一月。尚未知其死也。隨拘詢趙二。盡吐情實。刑部奏趙二自吐兇情迹。似自首。例宜減等。但為冤鬼所憑。不便援引此例。擬斬立決。奉旨依議。

蒲州鹽泉

岳水軒過山西蒲州鹽池。見關神祠內塑張桓侯像。與關面南坐。旁有周將軍像。怒目猙獰。手拖鐵練。鎖朽木一枝。不解何故。土人指而言曰。此鹽泉也。問其故。曰。宋元祐間。取鹽池之水熬煎數日。而鹽不成。商民惶惑。禱於廟。夢關神召眾人謂曰。汝鹽池為蚩尤所據。故燒不

子

不

語

卷一

十

成鹽。我享血食。自宜料理。但蚩尤之魄。吾能制之。其妻名臬者。悍惡尤甚。我不能制。須吾弟張翼德來。始能擒服。吾已遣人自益州召之矣。衆人驚寤。旦即在廟中添塑桓侯像。其夕風雷大作。朽木一根。已在鐵練之上。次日取水煮鹽。成者十倍。始悟今所稱鹽臬。實始於此。

靈璧女借尸還魂

王硯庭知靈璧縣事。村中有農婦李氏。年三十許。貌醜而慧。病臘脹十餘年。腹大如豕。一夕卒。夫入城買棺。棺到將殮。婦已生矣。雙目盡明。腹亦平復。夫喜近之。妻堅拒泣曰。吾某村中王姑娘也。尚未婚嫁。何為至此。吾之父母姊妹俱在何處。其夫大駭。急告某村。則舉家哭其幼女。屍已埋矣。其父母狂奔而至。婦一見泣抱。歷敘生平事皆符合。其未婚之家亦來瞻視。婦猶羞澀。赤見於面。兩家爭此婦。鳴於官。硯庭為之作令。斷歸村農。乾隆二十一年事。

漢高祖弑義帝

山東驛鹽道盧憲觀暴卒。已而復蘇云。前身本九江王英布也。弑義帝。乃高祖使之。非項羽所使也。高祖陰弑義帝。嫁名項羽。而偽與諸侯討弑義帝者。羽訟於上帝。須布為質。質明果係高祖所弑。陳平六出奇計。此其一也。故盧死而復蘇。問何以遲二千年而讞始定。曰。羽以坑咸陽卒二十萬。上帝震怒。戮於陰山。受無量罪。今始滿貫。方得訴冤。按王阮亭池北偶談。

載張巡妾報冤事亦遲至千年蓋張以忠節故而報復難項以慘戮故而申訴亦難也

地窮宮

保定督標守備李昌明暴卒三日屍不寒家人未敢棺殮忽屍腹脹大如鼓一溺而蘇握送殮者手曰我將死時苦楚異甚自脚趾至於肩領氣散出不可收既死覺身體輕倩頗佳於生時所到處天色深黃無日色飛沙茫茫足不履地一切屋舍人物都無所見我神魂飄忽隨風東南行許久天色漸明沙少止俯視東北角有長河一條河內牧羊者三人羊白色肥大如馬我問家安在牧羊人不答又走約數十里見遠處隱隱宮殿瓦皆黃琉璃如帝王居近前有二人靴帽袍帶立殿下如世上所演高力士童貫形狀殿前有黃金扁額書地窮宮三字我玩視良久袍帶者怒來逐我曰此何地容爾立耶我素剛不肯去與之爭殿內傳呼曰外何喧嚷袍帶者入良久出曰汝母去聽候諭旨二人環而守之天漸暮陰風四起霜片如瓦我凍久戰慄兩守者亦瑟縮流涕指我怨曰微汝來作鬧我輩豈受此冷夜之苦哉天稍明殿內鐘動風霜亦霽又一人出曰昨所留人著送歸本處袍帶者拉以行仍過原處見牧羊人尚在袍帶者以我授之曰奉旨交此人與汝送他還家我去矣牧羊人歐我以拳懼而墜河飲水腹脹一溺遂蘇言畢後盥手沐面飲食如常後十日餘仍卒先是李之隣張姓

者睡至三更。牀側聞人呼聲。驚起見黑衣四人各長丈餘。曰為我引路。至李守備家。張不肯。黑衣人欲歐之。懼而同行。至李門先有二人蹲於門上。貌更獍惡。四人不取仰視。偕張穿籬。笆側路以入。俄而哭聲內作。此事傳卓園提督所言。李其友也。

獄中石匣

越州周道灋以難蔭。還陝西隴州知州。抵署後循例按獄。獄中有石匣長尺許。封鎖甚固。周欲開視。獄吏固持不可。曰相傳自明季。即有此匣。不知所藏何物。但記有道人云。開則不利於官。周素懷必欲開視。乃斧其匣。得人影半幅。赤身帶血。面目模糊。冷氣襲人。周諦視未畢。有硫黃氣自匣中起。卷幅燒毀。紙灰騰空而去。周大悸。得病卒於隴。竟不知何怪。周蘭坡學士為余言州牧即其從孫也。

子不語卷二

隨園戲編

張元妻

河南偃師縣鄉人張元妻薛氏歸甯母家返。小叔迎之路。過古墓樹木陰森。薛氏將渡焉。牽所乘驢與小叔使視之。而挂所衣紅布裙於樹。渡畢返。裙失所在。歸家與夫宿。侵晨不起。家人撞門入。窗牖宛然。而夫婦有身無首。告之官。不能理。拘小叔訊之。具道昨日失裙事。迹至墓所。墓旁有穴。滑溜如常。有物出入者。窺之。紅布裙帶在外。即其嫂物。掘之。兩首具在。並無棺槨。穴甚小。僅容一手。官竟不能識也。

蝴蝶怪

京師葉某與易州王四相善。王以七月七日為六旬壽期。葉騎驢往祝。過房山。天將暮矣。一偉丈夫躍馬至。問將何往。葉告以故。丈夫喜曰。王四吾中表也。吾將往祝。盍同行乎。葉大喜。與之偕行。丈夫屢躡其背。葉固讓前行。偽許而仍落後。葉疑為盜。屢回顧之。時天已黑不甚辨其狀貌。但見電光所燭。丈夫懸首馬下。以兩腳踏空而行。一路雷與之俱。丈夫口吐黑氣。與雷相觸。舌長丈餘。色如硃砂。葉大駭。卒無奈何。且隱忍之。疾驅至王四家。王出與相見。惟

然置酒。葉私問與路上丈夫何親。曰：此吾中表張某也。現居京師，繩匠衙衙，以鎔銀為業。葉稍自安。且疑路上所見眼花耳。酒畢，葉就寢。心悸不肯與同宿。丈夫固要之，不得已，請一蒼頭伴焉。葉徹夜不寐，而蒼頭酣寢矣。三鼓燈滅，丈夫起坐，復吐其舌。一室光明，以鼻嗅葉之帳，涎流不已。伸兩手持蒼頭噉之。骨星星墜地。葉素奉關神，急呼曰：伏魔大帝何在？忽訇然有鐘鼓聲。關帝持巨刀排梁而下，直擊此怪。怪化一蝴蝶，大如車輪。張翅拒刃，盤旋片時。又霹靂一震，蝴蝶與關神俱無所見。葉昏暈仆地。日午不起。王四啟門視之，具道所以。地有鮮血數斗。牀上失一張某與一蒼頭矣。所騎馬宛在廐。急遣人至繩匠衙衙，蹤跡張某。張方踞爐燒銀，並無往易州祝壽之事。

白二官

常州王姓者，以幕遊為業。歲暮歸里，慕張氏青山莊園林之美，襆被往遊。遇白二官於園中。素所狎戲，旦也甚喜。遊畢同宿於園。王神思恍惚，不能成寢。見白二官伸頭吹燈，燈離白所卧處二丈餘，而白伸頸亦長二丈餘。吹燈而滅。王大駭，以被裹首而寢。白至其牀頭，披被以手上下量之。所按處其冷如鐵。王驚呼，無人答應。忽窗西有一黑物，猪臉毛爪，從外跳入。與白二官對搏甚兇，不知勝負。俄而天明，見地上鮮血一片，死蟒一條。急往白二官家詢之。二

官得盡疾半年。一旦而愈。其疾愈之時。即王姓遇白二官之時也。

關東毛人以人為餌

關東人許善根。以掘人參為業。故事掘參者。須黑夜往掘。許夜行。勞倦宿沙上。及醒。其身為一長人所抱。身長二丈許。遍體紅毛。以左手撫許之身。又以許身摩擦其毛。如玩珠王者。然每一摩撫。則狂笑不止。許自分將果其腹矣。俄而抱至一洞。虎筋鹿尾象牙之類。森森山積。置許石榻上。取虎鹿進而奉之。許喜出望外。然不能食也。長人俯而若有所思。既而點首。若有所得。敲石為火。汲水焚鍋。為烹熟而進之。許大啖。黎明。長人復抱而出。身挾五矢。至絕壁之上。縛許於高樹。許復大駭。疑將射己。俄而羣虎聞生人氣。盡出穴爭來搏許。長人抽矢斃虎。復解縛抱許。曳死虎而返。烹獻如故。許始心悟。長人養己以餌虎也。如是月餘。許無恙。而長人竟以大肥。許一日思家。跪長人前。涕泣再拜。以手指東方。不已。長人亦潛然。復抱至採參處。示以歸路。并為歷指參地。示相報意。許從此富矣。

平陽令

平陽令朱鑠。性慘刻。所宰邑。別造厚枷巨梃。案涉婦女。必引入姦情訊之。杖妓去小衣。以杖抵其陰。使腫潰數月。曰。看渠如何接客。以臂血塗嫖客面。妓之美者。加酷焉。髡其髮。以刀開

其兩鼻孔曰使美者不美。則妓風絕矣。逢同寅官必自詫曰。見色不動。非吾鐵面冰心。何能如此。以俸滿遷山東別駕。挈眷至荏平旅店。店樓封鎖甚固。朱問故店主曰。樓中有怪。歷年不啟。朱素懷曰。何害。怪聞吾威名。早當自退。妻子苦勸不聽。乃置妻子於別室。己獨攜劍秉燭。坐至三鼓。有扣門進者。白鬚絳冠。見朱長揖。朱叱何怪。老人曰。某非怪。乃此方土地神也。聞貴人至此。正羣怪殄滅之時。故喜而相迎。且囑曰。公少頃怪至。但須以寶劍揮之。某更相助。無不投首矣。朱大喜。謝而遣之。須臾青面者白面者以次第至。朱以劍斫。應手而倒。最後有長牙黑嘴者來。朱以劍擊。亦呼痛而隕。朱喜自負。急呼店主告之。時雞已鳴。家人秉燭來照。橫屍滿地。悉其妻妾子女也。朱大叫曰。吾乃為妖鬼所弄乎。一慟而絕。

不倒翁

蔣生某往河南。過鞏縣宿焉。店家有西樓。洒掃極淨。蔣愛之。以行李往。店主笑曰。公膽大否。此樓不甚安。蔣曰。椒山自有膽。秉燭坐至夜深。聞几下如竹桶泛水聲。有躍出者。青衣皂冠。長三寸許。類世間差役狀。脫蔣許久。叱叱而退。少頃數短人昇一官至。旗幟馬車之類。厯厯如豆。官烏紗冠危坐。指蔣大詈。聲細如蜂蟻。蔣無怖色。官愈怒。小手拍地。麾衆短人牽鞋扯襪。竟不能動。官嫌其無勇。攘臂自起。蔣以手攝之。置於几上。細視之。世所賣不倒翁也。塊然

僵仆。一土偶耳。其與從俯伏羅拜。乞還其主。蔣戲曰。爾須以物贖。應聲曰諾。牆穴中嗡嗡有聲。或四人輦一鉢。或二人扛一簪。頃刻首飾金帛之屬。布散於地。蔣取不倒翁擲與之。復能舉動如初。然隊伍不復整矣。奔竄而散。天漸明。店主大呼失賊。問之。則樓上贖官之物。皆三寸短人所偷。店主物也。

算命先生鬼

平望周姓。以撐舟為業。舟過湖州橋下。篙觸骨鐔落水。至家而妹病。呼曰。我湖州算命先生徐某。在生時。督撫司道貴人。誰不敢敬。汝何人。敢投我骨於水。女素不識字。病後能讀書。喜為人算命。寫八字與之。其推排悉合。世上五行之說。亦不甚驗也。周具牒訴於城隍。女卧一日醒曰。見二青衣拘一鬼。與我質於神前。鬼跪訴毀骨之事。神曰。其兄觸汝。而責之於妹。何畏強欺弱耶。自稱能算命。而不能自護其朽骨。其算法不靈可知。生前哄騙人財物。不知多少矣。答二十。押赴湖州。女自此不復識字。亦不能算命矣。

鬼借力制兇人

俗傳凶人之終。必有惡鬼。以其力能相助也。楊州唐氏妻某。素悍妬。妾婢死其手者無數。亡何暴病。口喃喃詈罵如平日撒潑狀。鄰有徐元。膂力絕人。先一日昏暈。鄰呼叫罵。如與人角

關者逾日始蘇。或問故曰：吾為羣鬼所借用耳。鬼奉閻羅命拘唐妻，而唐妻力強，羣鬼不能制。故來假吾力縛之。吾與關三日，昨被吾拉倒其足，縛交羣鬼。吾纔歸耳。往視唐妻，果氣絕而左足有青傷。

馬盼盼

壽州刺史劉介石，好扶乩。牧泰州時，請仙西廳。一日乩盤大動，書盼盼二字。又書有兩世緣三字。劉大駭，以為關盼盼也。問兩世何緣，曰：事載西湖佳話。劉書焚紙之曰：可得見面否？曰：在今晚果薄暮而病，目定神昏。妻妾大駭，圍坐守之。燈上片時，陰風颯然。一女子容色絕世，遍身衣履甚華，手執紅紗燈，從戶外入，向劉直撲。劉冷汗如雨，下心有悔意。女子曰：君怖我乎？緣尚未到故也。復從外入，劉病稍差。嗣後意有所動，女子輒來。劉一日寓楊州天寧寺，秋雨悶坐，復思此女。取乩紙焚，乩盤大書曰：我韋馱佛也，念汝為妖孽所纏，特來相救。汝可知天條否？上帝最惡者，以生人而好與鬼神交接。其孽在淫，嗔以上。汝嗣後速宜改悔，毋得邀仙媚鬼，自戕其命。劉悚然叩頭焚乩盤，燒符紙。自此妖絕。數年後，閱西湖佳話，泰州有宋時營妓馬盼盼墓，在州署之左偏。青箱雜志載盼盼機巧，能學東坡書法，始悟現形之妖，非關盼盼也。

滇綿谷秀才半世女粧

蜀人滇謙六。富而無子。屢得屢亡。有星家教以壓勝之法。云。足下兩世命中所照臨者。多是雌宿。雖獲雄無益也。惟獲雄而以雌畜之。庶可補救已。而綿谷生。謙六教以穿耳梳頭裹足。呼為小七娘。娶不梳頭不裹足不穿耳之女以妻之。果長大入泮。生二孫。偶以郎名。孫即死。於是每孫生。亦以女畜之。綿谷韶秀無鬚。頗以女自居。有繡針詞行世。吾友楊刺史潮觀與之交好。為序其顛末。

煉丹道士

楚中大宗伯張履昊好道。予告歸。寄居江甯。入城時。擁朱提一百六十萬。有郎總兵者。公門下士也。薦朱道士善黃白之術。壽九百餘歲。燒杏核成銀。屢試若神。道士說公燒丹。以白銀百萬煉丹一枚。則長生可致。公惑之。齋戒三日。定坎離之位。每一爐。輒下銀五萬兩。炭百擔。晝則公親監之。夜則使人守之。銀登時化為水。煉三月。費銀八十萬。丹無消息。公詰之。道士曰。滿百萬則丹成。成後舍之不飢不寒。可南可北。隨意所之。無不可到。公無奈。何復與十餘萬。然已覺其妄。道士洩溺。必遣人尾之。清晨道士洩於園尾者。回顧忽失道士所在。往視其爐。百萬俱空矣。啟道士行李。得書一封。云。公此種財。皆非義物也。吾與公有宿緣。特來取去。

為公打點陰間贖罪費用。日後自有效驗。幸毋相怪。家人覘道士者。皆云每五萬銀下爐時。屋上隱隱有雷聲。道士惶恐伏地。以朱符蓋其頭。其搬運實無痕迹。

葉老脫

有葉老脫者。不知其由來。科頭跣足。冬夏一布袍。手挈竹席而行。常投維揚旅店。嫌房客嘈雜。欲擇潔地。店主指一室曰。此最靜僻。但有鬼不可宿。葉曰。無害。徑自掃除。攤竹席於地。夜卧至三鼓。門忽開。見有婦人。繫帛於項。雙眸抉出。懸兩頤下。伸舌長數尺。予而來。旁有無頭鬼。手提兩頭。繼至。尾其後者。一鬼遍體皆黑。耳目口鼻甚模糊。一鬼四肢黃腫。腹大於五石。匏相詫曰。此間有生人氣。當共攫之。羣作搜捕狀。卒不得近葉。一鬼曰。明明在此。而搜之不得。奈何。黃胖者曰。凡吾輩之所以能攝人者。以其心怖。而魂先出也。此人蓋有道之士。心不怖。魂不離體。故倉猝不易得。羣鬼方徬徨四顧。葉乃起坐席上。一手自表曰。我在此。羣鬼驚悸。齊跪地下。葉一一訊之。婦人指三鬼曰。此死於水者。此死於火者。此盜殺人而被刑者。我則縊死此室者也。葉曰。若輩服我乎。皆曰然。曰。然則各自投生。勿在此作祟。各羅拜去。迨曉。為主人道其事。嗣後此室宴然。

蘇耽老飲疫神

杭州蘇耽老性滑稽。善嘲。人人惡之。元旦晝疫神一紙。壓其門。耽老晨出開門。見而大笑。迎疫神歸。延之上坐。與共飲酒。而燒化之。是年大疫。四鄰病者。爭祀疫神。其病人輒作神語曰。我元旦受蘇耽老禮敬。愧無以報。欲穰我者。必請蘇君陪我。我方去。於是祀疫神者。爭先請蘇。蘇逐日奔忙。困於酒食。其家大小十餘口。無一病者。

劉刺史奇夢

陝西劉刺史介石。補官江南。寓蘇州虎邱。夜二鼓。夢乘輕風歸陝。未至鄉里。路遇一鬼。尾之長三尺許。囚首喪面。獍醜可憎。與劉對搏良久。鬼敗。劉挾鬼於腋下而趨。將投之河。路遇余姓者。故鄉也。謂曰。城西有觀音廟。何不挾此鬼訴於觀音。以杜後患。劉然其言。挾鬼入廟。廟門外韋馱金剛神皆怒目視鬼。各舉所持兵器作擊鬼狀。鬼亦悚懼。觀音望見。呼曰。此陰府之鬼。須押回陰府。劉拜謝。觀音目金剛押解。金剛跪辭。語不甚解。似不屑押解者。觀音笑目劉曰。即著汝押往陰府。劉跪曰。弟子凡身。何能到陰府。觀音曰。易耳。捧劉面呵氣者三。即遣出。鬼俯伏無語相隨而行。劉自念雖有觀音之命。然陰府未知在何處。正徘徊間。復遇余姓者曰。君欲往陰府。前路有竹笠覆地者是也。劉望北路有笠如俗所用。醬缸蓬狀。以手起之。窪然一井。鬼見大喜。躍而入。劉隨之。冷不可耐。每墜丈許。必為井所夾。有溫氣自上而下。則

又墜矣。三墜後。豁然有聲。乃落於瓦上。張目視之。別有天地。白日麗空。所墜之瓦上。即王者之殿角也。聞殿中羣神震怒。大呼曰。何處生人氣。有金甲者。擒劉至王前。王袞龍衣。冕旒。鬚白如銀。上坐。問爾生人胡為至此。劉具道觀音遣解之事。王目金甲神。捽其面。仰天諦視之。曰。面有紅光。果執佛遣來。問鬼安在。曰。在牆脚下。王厲聲曰。惡鬼難留。著押歸原處。羣神又戰交集。將鬼叉戟。上投池中。中毒蛇怪。鬻爭鬻食之。劉自念已到陰府。何不一問前生事。揖金甲神曰。某願知前生事。金甲神首肯。引至廊下。抽簿示之。曰。汝前生九歲時。曾盜人賣兒。銀八兩。賣兒父母。與恨而亡。汝以此孽夫死。今再世矣。猶應為誓。以償前愆。劉大驚曰。作善可禳乎。神曰。視汝善何如耳。語未畢。殿中呼曰。天符至矣。速令劉某回陽。毋致洩漏陰司業件。金甲神掖至王前。劉後跪求曰。某凡身何能出此陰界。王持劉背。吸氣者三。遂聳身於井。三聳三失。如前有溫氣自下而上。身從井出。至長安道上。復命於觀音廟。跪陳陰府本末。旁一童子。嚙嚙不已。所陳語與劉同。劉駭視之。耳目口鼻。儼然己之本身也。但縮小如嬰兒。劉大驚。指童子。呼曰。此妖也。童子亦指劉。呼曰。此妖也。觀音謂劉曰。汝毋恐。此汝魂也。汝魂惡而魄善。故作事堅強。而不甚遠。微令為汝易之。劉拜謝。童子不謝曰。我在彼上。今欲易我。必先去我。我去獨不於彼有傷乎。觀音笑曰。毋傷也。手金簪長尺許。自劉之左脇插入。剔一腸。

出。以腕繞之。每繞尺許。則童子身漸縮小。繞畢。擲於梁上。童子不復見矣。觀音以掌拍案。劉惇而醒。仍在蘇州枕席間。脇下紅痕猶隱然在焉。月餘。陝信至。其鄰人余姓者亡矣。此事介石親為余言。

趙李二生

廣東趙李二生。讀書番禺山中。端陽節日。趙氏父母饋酒穀為兩生慶節。兩生同飲甚樂。至二鼓。聞叩門聲。啟之。亦書生也。衣冠楚楚。自云相離十里許。慕兩生高義。願來納交。邀入坐。言論風生。先論舉業。後及古文詞賦。元元本本。兩生自以為弗及。最後論及仙佛。趙素不樂聞。而李頗信之。書生因力辨其有。且曰。欲見佛乎。此頃刻事也。李欣然欲試之。書生取案几疊高五尺許。身踞其上。登時有梅檀之氣。氤氳四至。隨身身上絹帶作團。謂二生曰。從團入。即佛地也。可以見佛。李信之。既篤。見團中觀音章。香烟飄渺。即欲以頭入團。而趙望之。則獠牙青面。吐舌丈餘者。在團中矣。遂大呼家人共進。李如夢醒者。雖掙脫而頸已有傷。書生杳然不復可見。兩生家俱以此山有邪。不可讀書。各令還家。明年李舉孝廉。會試連捷。出授廬江知縣。卒以被劾。自縊而亡。

山東林秀才

子

不

語

卷二

六

山東林秀才長康四十不第。一日有改業之想。聞旁有呼者曰。莫灰心。林驚問何人。曰。我鬼也。守公而行。并為公護駕者數年矣。林欲見其形。鬼不可。再四言。鬼曰。公必欲見我。無怖而後可。林許之。遂跪於前。喪面流血。曰。某藍城縣市布者也。為掖縣張某謀害。以屍壓東門城石磨盤之下。公異日當宰掖縣。故常侍公。求為申冤。且言公某年舉鄉試。某年成進士。言畢不復見。至期果舉孝廉。惟進士之期爽焉。林嘆曰。世間功名之事。鬼亦有不知者乎。言未畢。空中又呼曰。公自行有虧耳。非我誤報也。公於某月日。私通孀婦某。幸不成胎。無人知覺。陰司記其惡。而寬其罪。罰遲二科。林悚然。謹身修善。逾二科而成進士。授官掖縣。抵任巡城。見一石磨啟之。果得屍。立拘張某。訊之。盡吐殺人情實。置之於法。

秦中墓道

秦中土地極厚。有掘三五丈而未及泉者。鳳翔以西。其俗人死不即葬。多暴露之。俟其血肉化盡。然後葬埋。否則有發凶之說。屍未消化而葬者。一得地氣。三月之後。遍體生毛。白者號白山。黑者號黑凶。便入人家為孽。劉刺史之鄰孫姓者。掘溝得一石門。開之。隧道宛然。陳設雞犬罍尊皆瓦為之。中懸二棺。旁列男女數人。釘身於牆。蓋古之為殉者。懼其仆故釘之也。衣冠狀貌約略可觀。稍逼視之。風起於穴。悉化為灰。并骨如白塵矣。其釘猶在左右牆上。不

知何王之墓。亦有掘得土人作卧形者。有頭角四肢而無耳目。疑皆古屍之所化也。

夏侯惇墓

本朝松江提督張勇生時。其父夢有金甲神。自稱漢將軍夏侯氏。入門隨即生勇。後封侯歸葬。掘地得古碑。隸書魏將軍夏侯惇墓。字如椀。閱二千年。而骨肉復歸其故處。亦奇。

塞外二事

雍正時。定西大將軍紀成斌。以失律誅。在塞外頗為崇。後接任將軍查公。轄下兵某。白日仆地。自稱紀大將軍求索飲食。眾皆羅拜。代為乞命。幕客陳對軒豪士也。直前批其頰罵曰。紀成斌爾征阿拉蒲坦。臨陣退縮。以王法伏誅。鬼若有靈。尚宜自愧。何敢忝為厲鬼。作屠沽兒乞食狀耶。罵畢。兵蹶然起。不復店語矣。自後凡有疫癘。自稱紀大將軍者。稱陳相公來了。駭之。無不立愈。紀受誅時。家奴盡散。一廚者收其尸。亡何病死。常附病者身。自稱廚神曰。上帝憐我忠心葬主。故命為羣鬼長。問紀將軍何在。曰。上帝怒其失律。使兵民受傷數萬。罰為疫鬼。受我驅遣。我以主人。故終不敢。然我所言。無不聽。嗣後塞外遇將軍為祟。先請陳相公。如陳不來。便呼廚神。紀亦去矣。

關神斷獄

子不語

卷二

七

溧陽馬孝廉豐。未第時。館於邑之西村。李家鄰有王某。性凶惡。素捶其妻。妻飢餓無以自存。竊李家雞烹食之。李知之。告其夫。夫方被酒。大怒。持刀牽妻至。審問得實。將殺之。妻大懼。誣雞為孝廉所竊。孝廉與爭。無以自明。曰。村有關神廟。請往擲環玦卜之。卦陰者。婦人竊。卦陽者。男子竊。如其言。三擲皆陽。王投刀放妻歸。而孝廉以竊雞故。為村人所薄。失館數年。他日有扶乩者。方登壇。自稱關神。孝廉記前事。大罵神之不靈。乩書灰盤曰。馬孝廉。汝將來有臨民之職。亦知事有緩急。重輕耶。汝竊雞。不過失館。某妻竊雞。立死刀下矣。我甯受不靈之名。以救生人之命。上帝念我能識政體。故超陞三級。汝乃怨我耶。孝廉曰。關神既封帝矣。何級之陞。乩神曰。今四海九州。皆有關神廟焉。得有許多關神。分享血食。凡村鄉所立關廟。皆奉上帝命。擇里中鬼。平生正直者。代司其事。真關神在帝左右。何能降凡耶。孝廉乃服。

紫清烟語

蘇州楊大瓢諱賓者。工書法。年六十時。病死。而蘇曰。天上書府。喚我赴試耳。近日玉帝製紫清烟語一部。繕寫者少。故召試諸善書人。我未知中式否。如中式。則不能復生矣。越三日。空中有鸞鶴之聲。楊愀然曰。吾不能學王僧虔以秃筆自累。致損其生。瞑目而逝。或問天府書家姓名。曰。索靖一等第一人。右軍一等第十人。

顧堯年

乾隆十五年。余寓蘇州江雨峯家。其子寶臣赴金陵鄉試。歸家病劇。雨峯遍召名醫。均有難色。知余與薛徵君一瓢交好。強余作札邀之。未至。余與雨峯候於門。病者在室呼曰。顧堯年來矣。連稱顧叟請坐。顧堯年者。蘇市衣布。先以請平米價。倡衆販官。為蘇撫安公所誅者也。坐定。語江曰。江相公。你已中鄉試。三十八名矣。病亦無恙。可自寬解。賜我酒肉。我便去。雨峯聞之。急入房相慰。曰。顧叟速去。當即祭叟。病者曰。外有錢塘袁某官。喧聒於門。我怖之不能去。又喏曰。薛先生到門矣。其人良醫也。我當避之。雨峯急出。批余讓路。而一瓢果自外入。即告以故。一瓢大笑曰。鬼既避我二人。請與公同入。逐之。遂入房。薛按脈。余帚掃牀前。一藥而愈。其年寶臣登第。果如所報之名次。

妖道乞魚

余姊夫王貢南。居杭州之橫河橋。晨出遇道士於門。拱手曰。乞公一魚。貢南嘆曰。汝出家人。喫素。乃索魚肉耶。曰。木魚也。貢南拒之。道士曰。公吝於前。必悔於後。遂去。是夜聞落瓦聲。旦視之。瓦集於庭。次夜衣服盡入厠溷中。貢南乞符於張有虔秀才家。張曰。我有二符。其價一賤一貴。賤者張之可制之於旦夕。貴者張之現神獲怪。貢南取賤者歸。懸中堂。是夜果安。越

三日。又有老道士形容古怪來叩門。適貢南他適。次子後文出見。道士曰。汝家日前為某道所苦。其人即我之弟子也。汝索救於符。不如索救於我。可囑汝父。明日到西湖之冷泉亭。大呼鐵冠三聲。我即至矣。否則符且為鬼竊去。貢南歸後。文告之。貢南侵晨至冷泉亭。大呼鐵冠數百聲。杳無應者。適錢塘令王嘉會路過。貢南攔輿口訴原委。王疑其痴。大被詬辱。是夜集家丁雄健者數人。護守此符。五更杳然有聲。符已不見。旦視之。几有巨人跡。長尺許。從此每夜羣鬼畢集。撞門擲枕。貢南大駭。以五十金重索符於張氏。懸後鬼果寂然。一日王怒其長男後曾。將杖之。後曾逃。三日不歸。余姊泣不已。貢南親自尋求。見後曾徬徨於河將溺焉。急拉上肩輿。其重倍他日。到家兩眼瞪視。語喃喃不可辨。卧席上。忽驚呼曰。要審要審。我即去。貢南曰。兒何去。我當偕去。後曾起具衣冠。跪符下。貢南與俱。貢南無所見。後曾見一神上坐。眉間三目。金面紅鬚。旁跪者皆渺小丈夫。神曰。王某陽壽未終。爾何得以其有畏懼之心。便惑之以死。又曰。爾等五方小吏。不受上清勅令。乃為妖道奴僕耶。各謝罪。神予杖三十。鬼啾啾乞哀。視其臀作青泥色。事畢以靴脚踢後曾。如夢之初醒。汗浹於背。嗣後家亦安甯。

屍行訴冤

常州西鄉有顧姓者。日暮郊行。借宿古廟。廟僧曰。今晚為某家送殮。生徒盡行。廟中無人。君

為我看廟。顧允之為閉廟門。吹燈卧。至三鼓有人撞門。聲甚厲。顧喝問何人。外應曰。沈定蘭也。沈定蘭者。顧之舊交。已死十年之人也。顧大怖。不肯開門。外大呼曰。爾無怖。我有事託君。若遲遲不開。我既為鬼。獨不能衝門而進乎。所以喚爾開門者。正以照常行事。存故人之情耳。顧不得已為啟其鑰。若然有聲。如人墜地。顧手忙眼顫。意欲舉燭。忽地上又大呼曰。我非沈定蘭也。我乃東家新死者某。被奸婦毒死。故託名沈定蘭。求汝伸冤。顧曰。我非官府。冤何能申。鬼曰。屍傷可驗。問屍在何處。曰。燈至即見。但見燈。我便不能言矣。正勿遽問。外扣門者。人聲甚衆。顧迎出。則羣僧歸廟。各有駭色。曰。正誦經送屍。屍隱不見。故各自罷歸。顧告以故。同舉火照屍。有七竅流血者。奄然在地。次同報有司為理其冤。

沐陽洪氏獄

乾隆甲子。余宰沐陽。有淮安吳秀才者。館於洪氏。洪故村民。饒於財。吳挈一妻一子。居其外舍。洪氏主人。偶饌先生。并其子。妻獨居於室。夜二更返。妻被殺死。刀擲牆外。即先生家切菜刀也。余往驗屍。見婦人頸上三創。粥流喉外。為之慘然。根究凶手。無可蹤跡。洪家有奴洪安者。素以左手持物。而刀痕左重右輕。遂刑訊之。初即承認。既而訴為家主洪生某指使。為姦師母不遂。故殺之。生即吳之學徒也。及訊洪生。則又以奴曾被笞。故仇誣耳。獄未具。余調江

子

不

語

卷二

九

甯後任魏公廷會。竟坐洪安。以狀上臬司。翁公藻嫌供情未確。均釋之。別緝正凶。十二年來未得也。丙子六月。余從弟鳳儀自沐陽來。道有洪某者。係武生員。去年病死。尸柩未出。見夢於其妻曰。某年某月。姦殺吳先生婦者我也。漏網十餘載。今被冤魂訴於天。明午雷來。擊棺可速為我遷棺避之。其妻驚覺。方議引輶之事。而棺前失火。并骨為灰燼矣。其餘草屋木器俱完好也。余方愧身為縣令。婦冤不能雪。又加刑於無罪之人。深為作吏之累。然天報必遲。至十年後。又不於其身。而於其無知之骸骨何耶。此等凶徒。其身已死。其鬼不靈。何以尚存。精爽於夢寐。而又自惜其軀壳者。何耶。

雷公被給

南豐徵士趙黎村言其祖某。為一鄉豪士。明季亂時。有匪類某。武斷鄉曲。慣為糾錢作社之事。窮氓苦之。趙為告官逐散其黨。諸匪無所得。積怨者眾。趙有膂力。羣匪不敢私報。每天陰雷起。則聚其妻孥具豚蹄禱曰。何不擊惡人趙某耶。一日趙方採花園中。見尖嘴毛人從空而下。響轟然有硫黃氣。趙知雷公為匪所給。手溺器擲之曰。雷公雷公。吾生五十年。從未見公之擊虎。而屢見公之擊牛也。欺善怕惡。何至於此。公能咎我。雖枉死不恨。雷噤不發聲。怒目閃閃。如有慚色。又為溺所污。竟墜田中。苦吼三日。其羣匪皆曰。吾累雷公。吾累雷公。為設

醺超度之始去。

鬼冒名索祭

某侍衛好馳射。逐兔東直門有翁蹲而汲水。馬逸不止。擠翁於井。某大懼。急奔歸家。是夜即見此翁排闥入。罵云。爾雖無心殺我。然見我落井。喚人救我。尚有活理。何乃忍心潛逃。竟歸家耶。某無以答。翁即毀器壞戶。作祟不已。舉家跪求。為設齋醺。鬼曰。無益也。欲我安甯。須刻木為主。寫我姓名於上。每日以豚蹄享我。當作祖宗待我。方饒汝。如其言。祟為之止。自此過東直門。必紆道而避此井。後扈從聖駕。當過東直門。仍欲紆道走。其總管斥之曰。倘上問。汝何在。將何詞以對。況青天白日。千乘萬騎。何畏鬼耶。某不得已。仍過井所。則見老翁宛然立井邊。奔前牽衣罵曰。我今日尋著汝矣。汝前年馬衝我而不救。何忍心耶。且詈且毆之。某驚遽哀懇曰。我罪何辭。但翁已在我家受祭數年。曾面許寬我。何以又改前言。翁更怒曰。吾未死。何需汝祭。我雖為馬所衝。失脚落井。後有過者。聞我呼救。登時曳出。爾何得疑我為鬼。某大駭。即拉翁同至其家。共觀木主所書者。非其姓名。翁攘臂罵取木主擲之。撒所供物於地。舉家惶愕不解其故。聞空中有聲大笑而去。

鬼畏人拼命

子

不

語

卷二

十

介侍郎有族兄某。強悍憎人言鬼神事。每所居喜擇其素號不祥者而居之。過山東一旅店。人言西廂有怪。介大喜。開戶直入。坐至二鼓。瓦墜於梁。介罵曰。若鬼耶。須擇吾屋上所無者而擲焉。吾方畏汝。果墜一磨石。介又罵曰。若厲鬼耶。須能碎吾之几。吾方畏汝。則墜一巨石。碎几之半。介大怒罵曰。鬼狗奴敢碎吾之首。吾方服汝。起立擲冠於地。昂首而待。自此寂然無聲。怪亦永斷矣。

天殼

渾天之說。天地如雞卵。卵中之黃白未分。是混沌也。卵中之黃白既分。是開闢也。人不能遊於卵殼之外。則道家三十三天之說。終屬渺茫。秦中地厚。往往崩裂。全村皆陷。有衝起黑水者。有冒出烟火者。有裂而仍合者。惟所陷之人民家室。從無再出土者。亦不知何往矣。順治三年。武威地陷。有董遇者。學煉形之術。能伏氣沉海中不死。全家遭此劫。九日後。竟一身自地下起云。初陷時。沉沉然。一日一夜。墜至於泉。其墜下之勢。似飛非飛。似暈非暈。頗為順適。猶與家人答問。一至於泉。則家口盡溺死。董伏氣入水底千餘丈。乃復乾燥。覺四面純黃色。已而漸明。下視蒼蒼然。有天在下。細聽之。人民雞犬之聲。因風而至。我意此是天殼之外。天也得落第二層。天宮固佳。即落在人家瓦上。豈不敬我為天上人耶。因極力將身掙墜。為罌

風所勒。兜捲空中。終不得下。俄而有古衣冠人。長二丈餘。叱曰。此兩天分界處。萬古神聖。不破此關。汝何人作此妄想。速趁地未合時。仍歸汝世界。否則大地一合百萬丈。汝能穿水。不能穿土。死矣。語未畢。忽金光萬道。自遠而來。熱不可耐。古衣冠者撫其背曰。速行速行。日輪至矣。我且避去。汝血肉之身。不走將熾為飛灰。董聞之悚然。即運氣騰身而上。面目為水土所蝕。黑如焦炭。衣服肌膚粘結一片。逾月始復人形。自稱劫外叟。余按淮南子曰。溫帶之下。無血氣之倫。日輪所近。即溫帶矣。

董賢為神

康熙間從叔祖弓韜公。為西安同知。求雨終南山。山側有古廟。中塑美少年。金貂龍衮服飾。如漢公侯。問道士何神。道士指為孫策。弓韜公以為孫策橫行江東。未嘗至長安。且以策才武。當有英銳之氣。而神狀妍媚如婦女。疑為邪神。會建修太白山龍王祠。意欲毀廟拆其木瓦。移而用之。是夕夢神召見曰。余非孫郎。乃漢大司馬董聖卿也。我為王莽所害。死甚慘。上帝憐我無罪。雖居高位。蒙盛寵而在朝。未嘗害一士大夫。故封我為大郎神。管此方晴雨。弓韜公知是董賢。記賢傳中。有美麗自喜之語。諦視不已。神有不悅之色。曰。汝母為班固所欺也。固作哀皇帝本紀。既言帝病痿。不能生子。又安能幸我耶。此自相矛盾語也。我當日君臣

相得與帝同卧起。事實有之。武帝時。衛霍兩將軍。亦有此寵。不得以安陵龍陽見比。幸臣一星。原應天象。我亦何辭。但二千年冤案。須卿為我湔雪。言未畢。有二鬼獠牙藍面者。牽一囚至。年已老。頭禿而聲嘶。手捧一卷書。神指之曰。此莽賊也。上帝以其罪惡滔天。貶入陰山。受毒蛇咀嚼久矣。今赦出。押至我所。司溷園之事。有小過。輒以鐵鞭鞭之。弓韜公問囚手挾何書。神笑曰。此賊一生信周禮。雖死猶抱持不放。受鐵鞭時。猶以周禮護其背。弓韜公就視之。果周禮也。上有臣劉歆恭校等字。不覺大笑。遂醒。次日捐俸百金。葺其廟。祀以少牢。又夢神來謝。且曰。蒙君修廟。甚感高義。但無人配享。我未免血食太孤。我據史朱相義士也。曾收葬我尸。為莽所殺。我感其恩。奏上帝陰其子。為光武皇帝大司空。君其留意。弓韜公即塑朱公像於董公側。而兼塑一囚為王莽狀。跪階下。嗣後祈晴雨。無不立應。

三頭人

康熙時。吳逆為亂。道路斷絕。有湖州客張氏兄弟三人。在雲南逃歸。從蒙樂山之東。步行十晝夜。遂迷失道。採木葉草根食之。晨行曠野。忽大風西來。如海潮江濤之聲。三人懼。登高邱望之。見一黑牛身大於象。蘭單而過草木。為之披靡。暮無投宿。所望前大樹下。若有屋宇者。趨之。屋甚宏敞。中一丈夫走出。身長丈餘。頸上三頭。每作語。則三口齊響。清亮可辨。似中州

人音問三人何來俱以實告三頭人曰汝步行迷道得毋飢乎三人拜謝隨呼其妹為客煮飯意頗殷勤妹應聲來亦三頭女子也視張兄弟而笑語其兄曰此三君其長者可長壽其兩弟慮不免於難張兄弟飯畢三頭丈夫折樹枝與之曰以此映日影而行可當指南車也但此去所過廟宇可往宿不可撞其鐘鼓須緊記之三人遂行次日入亂山中有古廟可憩三人坐簷下烏鴉羣飛來啄其頂張怒取石子擊之誤觸廟中鐘鏗然作聲兩夜叉跳出取其兩弟擘而食之又將及張忽聞風濤聲有大黑牛灘然而至與兩夜叉角鬪移時夜叉敗走張乃脫逃行數十日始得歸里

水鬼帚

表弟張鴻業寓秦淮潘姓河房夏夜如廁漏下三鼓人聲已絕月色大明張愛月憑欄聞水中砉然有聲一人頭從水中出張疑此時安得有泗水者諦視之眉目無有黑身僵立頸不能動如木偶然以石擲之仍入於水次日午後有一男子溺死方知現形者水鬼也以此告同寓人有米客因言水鬼索命之奇客少時眠米嘉興過黃泥溝因淤泥太深故騎水牛而過行至半溝有黑手出泥中拉其脚其人將脚縮上黑手即拉牛脚牛不得動客大駭呼路人共牽牛牛不起乃以火炙牛尾牛不勝痛盡力拔泥而起腹下有敝帚繫繫不解腥穢難

近以杖擊之聲啾啾然滴水皆黑血也。衆人用刀截帚下。取柴火焚之。臭經月纔散。自此黃泥溝不復溺人矣。米客有詩紀其事云。本欲牽人誤扯牛。何須懊悔哭啾啾。與君一把桑柴火。暗處陰謀明處休。

羅刹鳥

雍正間內城某為子娶媳。女家亦巨族。住沙河門外。新娘登轎後。騎從簇擁。過一古墓。有颯風從冢間出。繞花轎者數次。飛沙眯目。行人皆辟易。移時方定。頃之至壻家。轎停大廳上。嬪者揭簾扶新娘出。不料轎中復有一新娘。掀幃自出。與先出者並肩立。衆驚視之。衣妝彩色無一異者。莫辨真偽。扶入內室。翁姑相顧而駭。無可奈何。且行夫婦之禮。凡參天祭祖謁見諸親。俱令新郎中立。兩新人左右之。新郎私念娶一得雙。大喜過望。夜闌攜兩美同牀。僕婦侍女輩各歸寢室。翁姑亦就枕。忽聞新婦房中慘叫。披衣起。童僕婦女輩排闥入。則血淋漓滿地。新郎跌卧牀外。牀上一新娘仰卧血泊中。其一不知何往。張燈四照。梁上棲一大鳥。色灰黑。而鉤喙巨爪如雪。衆喧呼奮擊。短兵不及。方議取弓矢長矛。鳥鼓翅作磔磔聲。目光如青磷。奪門飛去。新郎昏暈在地云。並坐移時。正思解衣就枕。忽左邊婦舉袖一揮。兩目睛被撲去矣。痛劇而絕。不知若何化鳥也。再詢新婦云。郎叫絕時。兒驚問所以。渠已作怪鳥來啄。

兒目。兒亦頻時昏絕。後療治數月。俱無恙。伉儷甚篤。而兩盲比目可悲也。正黃旗張君廣基。為予述之如此。相傳墟墓間太陰積尸之氣。久化為羅刹鳥。如灰鶴而大。能變幻作祟。好食人眼。亦藥叉修羅薜荔類也。

子不語卷二終

子不語卷三

隨園戲編

烈傑太子

湖州烏程縣前有廟神號烈傑太子。相傳元末時有勇少年糾鄉兵起義與張士誠將戰死。土人哀之為立廟號烈傑者以其勇烈而能為豪傑之意也。乾隆四十二年邑人陳某燒香廟中染邪自縊其兄名正中者剛正士也以為廟乃神靈所棲不應居鬼祟往詢廟祝云今歲來進香者先有二人縊死矣。正中大怒率家僮各持鋤械入廟毀其神像。眾鄉人大駭。嘈然以為得罪神明將為鄰里禍。遂投牒縣中。控正中狂悖。正中具訴原委。且云烈傑太子四字不見史傳。又不見志書。明係與五通社鬼相同。非正神也。今正中已將神像拆毀致犯鄉鄰怒情願出資將廟修好。另立關聖神像為鄉鄰祈福。縣令某嘉其詞正批准允行。銷案如是者兩月。廟頗平安。忽孫姓家一女年已將笄染患邪病。目斜眉豎自稱烈傑太子被惡人拆去神像棲身無所。須與我酒食等語。其家進奉稍遲則此女自批其頰哀號痛苦。女父往正中家咎之。正中大怒持桃枝徑往女家大呼而入曰。竟有頭債有主。毀汝像者我也。我在此汝不報仇而欺人家小兒女。索詐酒食何烈何傑。真是無恥小人。敢不速走。女作驚懼

聲曰紅臉惡人又來矣我去我去。女登時蘇醒其父乃留正中住宿其家。女遂平安。正中偶然外出。鬼祟如故。於是正中與其父謀擇里中年少者嫁之。自此怪絕而病亦愈。

表秀才

南昌表秀才某。夏日乘涼。裸卧社公廟。歸家大病。其妻以為得罪社公。即具酒食燒香。紙為秀才請罪。病果愈。妻命秀才往謝社公。秀才怒反作牒呈燒向城隍廟。告社公詐渠酒食。憑勢為妖。燒十日後寂然。秀才更怒。又燒催呈。并責城隍神縱屬員貪贓。難享血食。是夜夢城隍廟牆上貼一批條云。社公詐人酒食。有玷官箴。著革職。表某不敬鬼神。多事好訟。發新建縣責三十板。秀才醒心懷狐疑。以為己乃南昌縣人。縱其責罰。不得在新建地方。夢未必驗。未幾天雨雷擊社公廟。秀才心始憂之。不敢出門。月餘江西巡撫阿公。方入廟行香。為仇人持斧斫額。眾官齊集。查擊凶人。秀才以為奇事。急往觀探。新建令見其神色詫異。喝問何人。秀才口吃吃不能道一字。身著長衫。又無頂帶。令怒當街責三十板。畢始稱我是秀才。且係表司農本家。令亦大悔。為薦豐城縣掌教。

摸龍阿太

杭州少宰姚公三辰。以外科醫術世其家。相傳少宰之祖。半夜採藥歸。過西溪醉墜於澗。以

手據石滑軟有涎旋即蠕蠕而動驚以為蛇少頃負姚而上兩目如燈照見頭有鬚角委姚地上騰空去始知乃龍也兩手觸涎香處數月不散以之搗藥應手而愈子孫相傳呼為摸龍阿太又號曰姚籃兒以其采藥持籃故也每愈人病不受謝故孫位至二品人以為陰德之報。

水仙殿

杭州學院臨考諸廩生會集明倫堂互保應試童生號曰保結廩生程某在家侵晨起肅衣冠出門行二三里仍還家閉戶坐嚅嚅若與人語家人怪之不敢少問頃又出良久不歸明倫堂待保童生到其家問信家人愕然方驚疑間有箍桶匠扶之而歸則衣服沾濕面上塗抹青泥瞪目不語灌以薑汁塗以硃砂始作聲曰我初出門街上有黑衣人向我拱手我便昏迷隨之而行其人云你到家收拾行李與我同遊水仙殿何如我遂拉渠到家將隨身鑰匙繫腰同出湧金門到西湖邊見水面宮殿金碧輝煌中有數美女豔妝歌舞黑衣人指向余曰此水仙殿也在此殿看美女與到明倫堂保童生二事孰樂余曰此間樂遂挺身赴水忽見白頭翁在後喝曰惡鬼迷人勿往勿往諦視之乃亡父也黑衣人遂與亡父互相毆擊亡父幾不勝矣適箍桶匠走來如有熱風吹入水中者黑衣人逃水仙殿與亡父亦不見故

得回家。家人厚謝箍桶匠。兼問所以救之之故。匠曰。是日也。湧金門內楊姓家。喚我箍桶行。過西湖。天氣炎熱。望見地上遺繖一柄。欲往取之。遮日。至繖邊。聞水中有屑索聲。方知有人陷水。扶之使起。而君家相公埋頭欲沉。堅持許久。纔得脫歸。其妻曰。人乃未死之鬼也。鬼乃已死之人也。人不強鬼。以為人。而鬼好強人。以為鬼。何耶。忽空中應聲曰。我亦生員讀書者也。書云。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我等為鬼者。己欲溺而溺人。己欲縊而縊人。有何不可耶。言畢大笑而去。

火燒鹽船一案

乾隆丁亥鎮江修城隍廟。董其事者有嚴高呂三姓。設簿勸化。一日旱雨。有婦人肩輿來。袖中出銀一封。交嚴曰。此修廟銀五十兩。拜煩登簿。嚴請姓氏府居。以便登記。婦曰。些微小善。何必留名。煩記明銀數便了。語畢去。高呂二人至。嚴述其故。並商何以登寫。呂笑曰。登簿何為。趁此無人知覺。三人派分。似亦無害。高曰。善。嚴以為非理。急止之。二人不聽。嚴無奈。何去。高呂將銀對分。及工竣。此事惟嚴一人知之。越八年乙未。高死。丙申呂繼亡。嚴未嘗與人談及。戊戌春。患疾。見二差持票謂嚴曰。有一婦在城隍案下告君。我等奉差拘質。問告何事。差亦不知。嚴與同行。到廟門外。氣象嚴冷。不復有平日算命起課者在矣。門內兩旁舊係居人。

此時所見盡是差役班房。過仙橋至二門。見一帶枷囚。叫曰。嚴兄來耶。視之高生也。向嚴泣曰。弟自乙未年辭世。迄今四載受苦。總皆陽世罪譴。眼前正在枷滿。可以託生。不料又因侵蝕修廟銀一案發覺。拘此審訊。嚴曰。此事已隔十數年。何以忽然發覺。想彼婦告發耶。高曰。非也。彼婦今年二月壽終。凡鬼無論善惡。俱解城隍府。彼婦乃係善人。同幾個行善鬼解來過堂。城隍神戲問曰。爾一生聞善即趨。上年本府修署。爾獨惜費何耶。婦曰。鬼婦當年六月二十日。送銀五十兩到公所。係一嚴姓生員接去。自覺些微小善。冊上不肯留名。故專神有所未知。神隨命瘳惡司細查原委。不覺和盤託出。因兄有勸阻之言。故拘兄來對質。嚴問呂兄今在何處。高嘆曰。渠生前罪重。已在無間獄中。不止為分銀一事也。語未畢。忽二差至曰。老爺陞座矣。嚴與高等隨差立階下。有二童持彩幢。引一婦上殿。又牽一枷犯至。即呂也。城隍謂嚴曰。善婦之銀可交汝手乎。嚴一一從實訴明。城隍謂判官曰。事干修理衙署。非我擅專。宜申詳東嶽大帝定案。可速備文書申送。仍令二童送婦歸。二差押嚴并高呂二生出廟過西門。一路見有男著女衣者。女穿男服者。有頭罩鹽蒲包者。有披羊狗皮者。紛紛滿目耳聞人語曰。乾隆三十六年。儀徵火燒鹽船一案。凡燒死溺死者。今日業滿。可以轉生。二差謂嚴曰。難得大帝坐殿。我們可速投文已而疾走呼曰。文書已投。可各上前聽點。嚴等急趨立

未定。聞殿上判曰：所解高某竊分善婦之銀，其罪尚小。應照該城隍所擬，枷責發落。呂某生前包攬詞訟，坑害良民，其罪甚大。除照擬枷責外，應命火神焚毀其尸。嚴某君子也，陽祿未終，宜速送還陽。嚴聽畢驚醒，則身卧在牀，家人皆已掛孝。曰：相公已死三日矣，因心頭未冷，故爾相守。嚴將夢中事一一言之。家人未信。後一年八月夜，呂家失火，柩果遭焚。

年子

鹽城東北鄉草堰口小關營村民孫自成妻謝氏除夕生子，因名年子。年十八，挑雞入城，半途有旋風一陣，將籠內雞盡吹出，騰空飛去。年子大驚，從此回家卧病。危急中會其母將產，舉家守生，無人看護。年子昏沉，身隨風蕩，忽從朱門之內墮於萬丈深潭，恰無痛楚，只覺身子短小，不似平時。兩目微澀，難開，耳中所聞仍似父母聲音，以為夢中幻境，安心待之。其時孫見謝氏產兒安穩，偷暇趨視年子，則已死矣，不覺大哭。年子驚醒，不解其故，只聞母泣而數曰：生此血泡，反將我成人長大的年子死了。悲號不已。年子始知身已轉生，恐母急壞，遂大聲曰：我即年子也。年子未死，謝聞小兒言語，頓時驚風數日而死。孫憂小兒無乳哺，以粥食。三月生齒，五月能履，取名再生。今年十六年，此事鹽城令閻公云。

狐撞鐘

陳公樹著任汀漳道時。海上忽浮一鐘。至大可容百石。人以為瑞。告之官。遂於城西建高樓。懸此鐘焉。撞之聲聞十里外。選里中老民李某掌守此樓。亡何海水屢嘯。陳公以為金水相應。海嘯者鐘聲所召也。命知縣用印封閉此樓。并嚴諭李叟。不許人再撞。有美少年常來樓中。與李閒談。偶需食物之類。往往憑空而至。李知為狐仙。忽起貪心。跪曰。君為仙人。何不賜我銀物。徒以酒食來耶。少年曉之曰。財有定數。爾命窮薄。不可得也。得且有災。將生懊悔。李固請不已。少年笑而應曰。諾。少頃見几上置大元寶一錠。嗣後少年不至矣。李大喜。收藏衣箱中。一日邑宰路過。聞撞鐘聲。怒李守護不謹。召而責之。答十五板。李無以自明。歸視印封完好如故。然業已受笞。悶悶而已。未幾邑宰又過樓上。鐘聲亂鳴。遣役視之。並無一人。邑宰悟曰。樓上得毋有妖乎。李無奈何。具以實告。命取寶視之。即其庫物也。持歸復所。鐘不復鳴。

土地神告狀

洞庭山棠世富饒。里徐氏家。起造花園。不足於地。東邊有土地廟。香火久廢。私向寺僧買歸。建造亭臺。已年餘矣。一日其妻韓氏方梳頭。忽仆於地。小婢扶之。亦與俱仆。少頃婢起。取大椅置堂上。扶韓氏南向坐。大言曰。我蘇州城隍神也。奉都城隍神差委。來審汝家私買土地神廟事。語畢。婢跪啟太湖水神參見。又啟棠里巡攔神參見。韓氏一一首領之。最後曰。原告

子

不

語

卷三

四

土地神來韓氏命徐家子弟奴婢聽點名分東西班侍立有不聽命者持杖擊之喚買地人姓名即其夫也問價若干中證何人口音絕非平素吳音乃燕趙間男子聲其夫驚駭伏地願退地基建還原廟韓氏素不識字忽索紙筆判云人奪神地理原不應況土地神既老且貧露宿年餘殊為可憐屢控城隍未蒙准理不得已越訴都城隍今汝既有悔心許還廟宇可以牲牢香火供奉之中證某某本應治罪姑念所得無多罰演戲贖罪寺僧某於事未發時業已身死可毋庸議判畢擲筆而卧少頃起立仍作女音梳頭如故問其原委茫然不知其夫一一如所判而行從此棠里土地神香火轉盛

鄱陽湖黑魚精

鄱陽湖有黑魚精作祟有許客舟過忽黑風一陣水立數丈上有魚口如臼大向天吐浪許客死焉其子某誓殺魚以報父仇貿易數年資頗豐詣龍虎山具盛禮請於天師時天師老矣謂許曰凡除怪斬妖全仗純氣真煞我老病且死不能為汝用然感汝孝心我雖死囑吾子代治之已而天師果死小天師傳位一年許又往請小天師曰誠然父有遺命我不敢忘然此妖者黑魚也據鄱陽湖五百年神通廣大我雖有符咒法術亦必須有根氣仙官助我方成事篋中出小銅鏡付許曰汝持此照人凡一人而有三影者速來告我許如其言偏

照江西皆一人一影。密搜月餘。忽照鄉村楊家童子有三影。告天師。供養數日。隨攜許及童子。同往鄱陽湖。建壇誦咒。一日者。衣童子衮袍。劍縛背上。出其不意。直投湖中。眾人大駭。其父母號哭。向天師索命。天師笑曰。無妨也。俄而霹靂一聲。童子手提大黑魚頭。立高浪之上。天師遣人抱至舟中。衣不沾濕。湖中水十里內皆成血色。童子婦人爭問所見。童子曰。我酣睡片時。並無所苦。但見金甲將軍。提魚頭放我手中。抱我立水上而已。其他我不知。自此鄱陽湖無黑魚之患。或云童子者。即總漕楊清恪公也。

鄱陽小神

江西新建縣張某。生二女。同日出嫁。天大風。送親及舁轎者。一時迷惑。將妹嫁其姊家。將姊嫁其妹家。成婚後一日。方知錯誤。兩家父母。以為天緣。亦各相安。無異言。其小妹所嫁夫金某。買貨過鄱陽湖。舟中忽謂其伙伴曰。我將作官。即日到任。伙伴咸笑之。以為戲語。行又數里。金欣然曰。胥役轎馬都來迎我。我不可以久留。言畢躍入水中。死。是夕近湖村人。見一男子昂然來立村前曰。我鄱陽小神也。應血食汝地方。可塑像祀我。言畢不見。村人遲疑。未為立廟。已而頭痛發熱。口稱小神為祟。眾大駭。糾錢立廟祀之。凡有祈求。神應如響。未幾小神又至曰。豈可神明而無妃偶乎。汝等再塑立一娘娘像配我。不可緩也。村人如其言塑之。金

家聞水死之信。撈尸殯殮。舉家成服。忽一日其妻脫衰麻換盛服。敷脂抹粉。揚揚得意。公姑怒責曰。此非孀婦所宜。曰我夫並未死。現在鄱陽外湖作官。差胥役夫轎迎我上任。都已在。外伺候。我何為不吉服耶。言畢作上轎狀。隨瞑目矣。嗣後鄱陽小神之名。頗著遠近。燒香者爭赴焉。

囊囊

桐城南門外章雲士。性好神佛。偶過古廟。見有雕刻神像。頗尊嚴。迎歸作家堂神。奉祀甚虔。夜夢有神如所奉像曰。我靈鈞法師也。修煉有年。蒙汝敬我。以香火祀我。倘有所求。可焚牒招我。我即於夢中相見。章自此倍加敬信。鄰有女為怪所纏。怪貌猙獰。遍體蒙茸。似毛非毛。每交媾則下體痛楚難忍。女哀求見饒。怪曰。我非害汝者。不過愛汝姿色耳。女曰。某家女比我更美。汝何不往纏之。而獨苦我耶。怪曰。某家女正氣。我不敢犯。女子怒罵曰。彼正氣偏我不正氣耶。怪曰。汝某月日燒香城隍廟。路有男子方走。汝在轎簾中暗窺。見其貌美。心竊慕之。此得為正氣乎。女面赤不能答。女母告章。章為求家堂神。是夜夢神曰。此怪未知何物。寬三日限。當為查辦。過期神果至曰。怪名囊囊。神通甚大。非我自往翦除不可。然鬼神力量。終需恃人而行。汝擇一除日。備轎一乘。夫四名。快手四名。繩索刀斧八物。翦紙為之。悉陳於廳。

汝在旁。喝曰：上轎。曰：擡到女家。更喝曰：斬。如此則怪除矣。兩家如其言。臨期扶紙轎者果覺重於平日。至女家。大喝斬字。紙刀盤旋如風。颯颯有聲。一物擲牆而過。女身霍然。如釋重負。家人追視之。乃一義衣蟲。長三尺許。細脚千條。如耀絲閃閃。自腰斫為三段。燒之臭聞數里。桐城人不解囊囊之名。後考庶物異名疏。方知義衣蟲一名囊囊。

兩神相毆

孝廉鍾悟常州人。一生行善。晚年無子。且衣食不周。意鬱鬱不樂。病臨危。謂其妻曰：我死。慎毋置我棺中。我有不平事。將訴冥王。或有靈應。亦未可知。隨即氣絕。而中心尚溫。妻如其言。橫尸以待。死三日。後果蘇。曰：我死後到陰間。所見人民來往。與陽世一般。聞有李大王者。司賞善罰惡之事。我求人指引到他衙門。思量具訴。果到一處宮殿。巍巍中坐尊官。我進見。自陳姓名。將生平修善不報之事。一一訴知。且責神無靈。神笑曰：汝行善行惡。我所知也。汝窮困無子。非我所知。亦非我所司。問何神所司。曰：素大王。我心知李者理也。素者數也。因求神送至素王處。一問。神曰：素王尊嚴。非如我處無人攔門者。我正有事。要與素王商辦。汝可隨行。少頃。聞呼喚聲。所從吏役皆整齊嚴肅。行至半途。見相隨有漚血者。曰：受冤未報。有嚼齒者。曰：逆黨未除。有美婦人而拉醜男者。曰：夫婦錯配。最後有一人。袈裟玉帶。狀若帝王。貌偉

然而衣履盡濕。曰我周昭王也。我家祖宗自后稷公劉積德累仁。我祖父文武成康聖賢相繼。何以一傳至我而依例南征。無故為楚人溺死。幸有勇士辛游靡長臂多力曳我尸起歸葬成周。否則徒為江魚所吞矣。後雖有齊侯小白借端一問。亦不過虛應故事。草草完結。如此奇冤二千年來絕無報應。望神替一查。李王唯唯。餘鬼聞之紛紛然俱有怒色。鍾方悟世事不平者尚有許多。大冤抑如我貧困固是小事。氣為之平。行少頃聞途中喝道而至曰素王來。李王迎上。各在輿中交談。始而絮語繼而忿爭。噉噉不可辨。再後兩神下車揮拳相毆。李漸不勝。羣鬼從而助之。我亦奮身相救。終不能勝。李神怒云。汝等從我上奏玉皇聽候處分。隨即騰雲而起。二神俱不見。少頃俱下。雲中有霞帔而宮裝者。二仙女相隨來。手持金尊玉杯。傳詔曰。玉帝管三十六天事。無暇聽些些小訟。今賜二神天酒一尊。共十杯。有能多飲者便直其事。李神大喜。自稱我量素佳。踴躍持飲。至三杯便捧腹欲吐。素神飲畢七杯尚無醉色。仙女曰。汝等勿行。且俟我復命後再行。須臾又下。頒玉帶詔云。理不勝數。自古皆然。觀此酒量。汝等便該明曉。要知世上凡一切神鬼聖賢英雄才子。時花美女珠玉錦繡名書法畫。或得寵逢時。或遭凶受劫。素王掌管七分。李王掌管三分。素王因量大。故往往飲醉。顛倒亂行。我三十六天日食星隕尚被素王把持擅權。我不能作主。而況李王乎。然畢竟李王能飲。

三杯則人心天理美惡是非終有三分公道直到萬古千秋綿綿不斷鍾某陽數未絕而此中消息非到世間曉諭一番則以後告狀者愈多故且開恩增壽一紀放他還陽此後永不為例鍾聽畢還魂又十二年乃死常語人云李王貌清雅如世所塑文昌神素王貌陋團團渾渾望去耳目口鼻不甚分明從者諸人大概相似千百人中亦頗有美秀可愛者其黨亦不甚推尊也鍾本名護自此乃改名悟

賭錢神號迷龍

李某官縉雲令以賭博被參然性好之不能一日離病危時猶拍肘牀上作呼盧聲其妻泣諫曰氣喘勞神何苦如是李曰賭非一人所能我有朋類數人在牀前同擲骰盆汝等持未之見耳已而氣絕忽又蘇醒伸手向家人云速燒紙鏹替還賭錢妻問與何人決勝曰陰司賭神號稱迷龍其門下有賭鬼數千皆受驅使探人將託生時便請迷龍作一花押納入天靈蓋中此人一落母胎性便好賭雖嚴父賢妻萬不能救漢書公卿表以博揜失侯者十餘人可見此神從古有之或且一心貪賭有美食而讓他人食有美妻而讓他人眠皆迷龍作祟也但陰間賭法與世間不同其法聚十餘鬼同擲十三顆骰子每子下盆有五采金色光者便是全勝羣鬼以所蓄紙鏹全行獻上迷龍高坐抽頭以致大富羣鬼賭敗窮極便到陽

間作瘟疫。詐人酒食。汝等此時燒紙錢一萬。可以放我生還。家人信之。如其言燒與之。而李竟瞑目長逝。或曰。渠又哄得賭本。可以放心大擲。故不返也。

羊骨怪

杭人李元珪。館於沛縣韓公署中。司書稟事。偶有鄉親回杭。李託帶家信。命館童調麪糊封信。家童調盛碗中。李用畢。以其餘置几上。夜間窻窸窣聲。以為鼠來偷食也。揭帳伺之。見燈下一小羊。高二寸許。渾身白毛。食糊盡乃去。李疑眼花。次日特作糊待之。夜間小羊又至。因留心細觀其去之所。在到窗外樹下。而沒。次日告知主人。發掘樹下。有朽羊骨一條。骨竅內漿糊猶在。取而燒之。此後怪絕。

夜叉偷酒

直隸永平府灤州河下。每年龍王造宮。有黃白二龍。從古北口拔木運來。每木百枝。一夜叉管守之。其木在水中皆直立而行。上挂一紅燈為號。關外販木商人。每年待龍發水。然後依附運行。偶失一枝。龍怒。遣夜叉尋取。風雨大作。山石皆飛。村中民造酒八缸。一夜被夜叉偷飲立盡。懼其為患。為伐一木置水中。夜始平靜。此石埭令鄭公首瀛為余言。鄭灤州人。

披麻煞

新安曹媪有孫登官。定婚某氏。將娶有日。先期掃除樓房。待新婦居。房與媪卧閣相去十步許。日向夕。媪獨坐樓下。聞樓上履聲索索。意是了鬟不之詰也。久而聲漸厲。稍覺不類。疑是偷兒。疾趨而掩執之。起推樓門。門開。舉首見一人麻冠麻鞋。手扶桐杖。立梯下層。見媪至。返身退走。媪素有膽。不計其為人。為鬼奮前相捉。其人狂奔新房。有窻窳之聲。如烟一縷而沒。始悟為鬼。急下樓。欲以語人。念明日婚期已屆。捨此無從覓他室。隱忍不言。次夕新婦入門。張燈設樂。散後媪以前事在心。不能成寐。旦覘新婦則已靚妝坐牀。琴瑟之好甚篤。媪意大安。易宅之念漸差。然終以前事故。常不欲新婦獨登樓。一日者婦欲登樓。問其故。以如廁對。勸其秉燭。以熟徑辭。食頃不下。媪喚之不應。遣小鬟持燈上樓。亦不見婦。媪大驚。婢曰。是或往廚下乎。媪謂我坐梯次。未見他下來。無可奈何。乃召壻告以失婦狀。舉家大駭。婢忽在樓呼曰。娘在是。眾亟視之。則新婦團伏一小漆椅下。四肢如有網繫之狀。扶出。白沫滿口。氣息奄奄。以水漿灌之。逾時甫醒。問之云。遇一披麻人為祟。媪乃哭曰。咎在我。因備述前事。且告以不言之故。時夜漏將殘。不能移宅。擁婦偃息在牀。壻秉燭坐。雙鬟立左右。至五更。侍者睡去。壻亦勞倦。稍一交睫。覺燈前有披麻人破戶入。直奔牀前。以指掐婦頸三五下。壻奔前救護。披麻人聳身從牕櫺中去。疾於飛鳥。呼婦不應。持火視之。氣已絕矣。或曰。此選日家不良。

於術。婚期犯披麻煞故也。

瓜棚下二鬼

海陽邑中劉氏女。夏日在瓜棚下刺繡。薄暮家人鋪蒲席招涼。女忽於座間顧影絮語。衆怪其誕呵之。乃大聲曰。唉。我豈若女耶。我爲某村某婦。氣忿縊死多年。欲得替人故在此。語畢大笑。舉帶自勒其頸。闔室盡驚。取米豆厭勝之。不退。乃哀求曰。我女年年爲他人壓金線。取錢易米家貧可憐。與汝素無冤。幸相捨。不然天師將至。我當往訴。鬼懼曰。嚇人嚇人。雖然。我不可以虛返。當思所以送我。衆曰。供香楮何如。不應曰。加斗酒隻雞何如。乃有喜色。且領之如其言。女果醒。未三日。家人方相慶。女衣袖忽又翩舞。憤語曰。汝等如此薄待。我回想不肯甘休。仍須討替。更作惡狀。以帶套頸。衆察其音。不類前鬼。正驚疑間。俄聞瓜棚下綽綽屢響。仍在女口叱曰。鬼婢冒我姓名。來詐錢鏹。辱沒煞人。亟去亟去。不然我將訟汝於城隍神。又勞問女家勿怕。此無賴鬼。我在此。他不敢爲厲。言畢。其女頰暈紅潮。狀若羞縮者。食頃兩鬼寂然皆退。次日其女依舊臨鏡。詢其事。杳然如夢。

老人李某海陽人。薄暮自邑中還家。覺腰纏重物。解視無有。勉荷而歸。時已月上。家人聞叩扉聲。走相問。安。老人瞪目無言。爲設酒脯亦不食。愈益怪之。既而取布幅許懸梁間。作縊狀。

曰。余繼死鬼也。今與汝翁作交代。衆驚詰以前因。曰。余為李氏樓泊城中。曾至某家。祟其女於瓜棚下。因其家中哀求。我亦念伊女婉弱。是以捨去。別尋替代。奔及城門。有二大人司管。甚嚴。不敢走過。以此日日受苦。一言難盡。衆家人曰。城門大人既然攔阻。汝今日何能復來。乃嘻嘻笑曰。此實大巧事。今早鄉人以糞桶寄門側。大人者惡其臭也。兩相謂曰。昨宵雨歇。城頭山色當佳。盍一憑眺乎。遂約伴登山去矣。余得乘間出城。遇汝翁歸。附他腰帶間。蒙其負荷。急於得生。故仍欲相借重耳。衆聞其言軟。似可以情動者。乃哀求曰。翁年老墓木已拱。你不忍於弱女。甯獨甘心於禿翁。如蒙哀憐。當為延名僧修法事。令你生天人境界。何如。鬼拍手喜曰。我前在瓜棚下。原欲挽彼作此功德。視其家貧。是以勿言。今衆居士既能發大願力。余又何求。雖然。世人慣作哄鬼伎倆。惟求居士勿忘此言。衆唯唯。鬼即作頂禮狀。食頃。老人已起。索水漿飲矣。翌日廣延僧衆。作七日道場。瓜棚下從此清潔。

介溪墳

嚴介溪為其妻歐陽氏卜葬。召門下風水客數十人。囑曰。我富貴已極。尚何他望。只望諸君擇地生子孫。能再如我者而甘心焉。諸客唯唯。未一月有客來云。某山有穴。葬之子孫貴壽。與公相埒。介溪命羣客視之。一客獨曰。若葬此子孫雖貴。但氣脈大逼。恐在六七世後耳。俱

以為然。介溪買成。開穴中有古墳墓志。摩視之。即嚴氏之七世祖也。介溪大駭。急加封識。然自此嚴氏大衰。且籍沒矣。此事嚴後裔名秉璉者所言。

李半仙

甘肅參將李璇。自稱李半仙。能視人一物。便知休咎。彭芸楣少詹。與沈雲椒翰林同往占卜。彭指一硯問之。曰石質厚重。形有八角。此八座象也。惜是文房之需。非封疆之料。沈將所掛手巾問之。曰絹素清白。自是玉堂高品。惜邊幅小耳。正笑語間。雲南同知某亦來占卜。取烟管問之。曰管有三截。鑲合而成。居官亦三起三倒。然否。曰然。曰君此後為人。亦須改過。不可再如烟管。問何故。曰烟管是最勢利之物。用得著他。渾身火熱。用不著他。頃刻冰冷。其人大笑。慚沮而去。逾三年。彭學差任滿回京。李亦入都。引見。彭故意再取烟管問之。曰君又放學差矣。問何故。曰烟非吃得飽之物。學院試差非做得富之官。且烟管終日替人呼吸。督學終年為寒士吹噓。將必復任。已而果然。

李香君薦卷

吾友楊潮觀字宏度。無錫人。以孝廉授河南固始縣知縣。乾隆壬申鄉試。楊為同考官。閱卷畢。將發榜矣。搜落卷為加批焉。倦而假寐。夢有女子年三十許。淡妝面目。疎秀短身。青紺裙。

烏中東額如江南人儀態揭帳低語曰拜託使君桂花香一卷千萬留心相助楊驚醒告同考官皆笑曰此噩夢也焉有將發榜而可以薦卷者乎楊亦以為然偶閱一落卷表聯有杏花時節桂花香之句蓋壬申二月表題即謝開科事也楊大驚加意翻閱表頗華贍五策尤詳真飽學者以時藝不甚佳故置之孫山外楊既感夢兆又難直告主司欲薦未薦方徘徊間適正主試錢少司農東麓先生嫌進呈策通場未得佳者命各房搜索楊喜即以桂花香卷薦上錢公如得至寶取中八十三名拆卷填榜乃商邱老貢生侯元標其祖侯朝宗也方疑女子來託者即李香君楊自以得見香君夸於人前以為奇事

道士取葫蘆

秀水祝宣臣名維誥余戊申同年也其尊人某饒於財一日有長髯道士叩門求見主人問法師何為來曰我有一友現住君家故來相訪祝曰此間並無道人誰為君友道士曰現在觀稼書房之第三間如不信煩主人同往尋之祝與同房則書房挂呂純陽像道士指笑曰此吾師兄也偷我葫蘆久不見還故我來索償言畢伸手向畫上作取狀占仙亦笑以葫蘆擲還之主人視畫上果無葫蘆矣大驚問取葫蘆何用道士曰此間一府四縣夏間將有大疫雞犬不留我取葫蘆煉仙丹救此方人能行善者以千金買藥備用不特自活兼可救世

立大功德。因出囊中藥數丸示主人。芬芬撲鼻。且曰。今年八月中秋月色大明時。我仍來汝家。可設瓜菓待我。此間人民恐少一半矣。祝心動曰。如弟子者可行功德乎。曰可。乃命家僮以千金與之。道士束負腰間。如足布然。不覺其重。留藥十丸。拱手別去。祝舉家敬告神明。早晚禮拜。是年夏間無疫。中秋無月。且風雨交加。道士亦杳不至。

火焚人不當水死

涇縣葉某。與人貿易安慶。江行遇風。同船十餘人。半溺死矣。獨葉墜水中。見紅袍人抱而起之。因以得免。自以為獲神人之助。後必大貴。亡何。家居不戒於火。竟燒死。

城隍殺鬼不許為贅

台州朱始女已嫁矣。夫外出為賈。忽一日燈下見赤脚人。披紅布袍。貌醜惡。來與褻狎。且云。娶汝為妻。婦力不能拒。因之痴迷。日漸黃瘦。當怪未來時。言笑如常。來則有風肅然。他人不見。惟婦見之。婦姊夫袁承棟。素有孝勇。婦父母將女匿袁家。數日怪不來。月餘蹤跡而至。曰。汝乃藏此處乎。累我各處尋覓。及訪知汝在此處。我要來。又隔一橋。橋神持棒打我。我不能過。昨日將身坐在擔糞者周四桶中。纔能過來。此後汝雖藏石櫃中。吾能取汝。袁與婦商量。持刀斫之。婦指怪在西。則西斫。指怪在東。則東斫。一日婦喜拍手曰。斫中此怪。額角矣。果數

日不至已而布纏其額。仍來為祟。袁發為槍擊之。怪善於閃躲。屢擊不中。一日婦又喜曰。中怪臂矣。果數日不來已而布纏其臂。又來入門罵曰。汝如此無情。吾將索汝性命。毆撞此婦。滿身青腫。哀號欲絕。女父與袁連名作狀。焚城隍廟。是夜女夢有青衣二人。持牌喚婦聽審。且索差錢曰。此場官司。我包汝必勝。可燒錫鏹二千謝我。你莫嫌多。陰間只算九七銀二十兩。此項非我獨享。將替你為鋪堂之用。憑汝叔紹先一同分散。他日可見個分明。紹先者朱家已死之族叔也。如其言燒與之。五更女醒曰。事已審明。此怪是東埠頭轎夫名馬大城隍。怒其生前作惡。死尚如此。用大杖打四十。戴長枷在廟前示眾。從此婦果康健。合家歡喜。未三日又痴迷如前。口稱我是轎夫之妻張氏。汝父汝姊夫將我夫告城隍枷責。害我忍飢獨宿。我今日要為夫報仇。以手爪招婦眼。眼幾瞎。女父與承棟無奈何。再焚一牒與城隍。是夕女又夢鬼隸召往。怪亦在焉。城隍置所焚牒於案前。瞋目厲聲曰。夫妻一般凶惡。可謂一牀不出兩樣人矣。非腰斬不可。命兩隸縛鬼持刀截之。分為兩段。有黑氣流出。不見腸胃。亦不見有血。旁二隸請曰。可准押往鴉鳴國為聾否。城隍不許曰。此奴作鬼。便害人。若作聾必又害鬼。可揚滅惡氣。以斷其根。兩隸呼長鬚者二人。各持大扇扇其尸。頃刻化為黑烟散盡。不見。囚其妻械手足。充發黑雲山羅刹神處充當苦差。命原差送婦還陽。女驚而醒。從此朱婦

安然仍回夫家生二子一女。至今猶存。鬼所云擔糞周四者其鄰也。問之曰果然可疑。我某日擔空桶歸。壓肩甚重。

子不語卷三終

子不語卷四

隨園戲編

呂蒙塗臉

湖北秀才鍾某。唐太史赤子之表戚也。將赴秋試。夢文昌神召。跪殿下。不發一言。但呼之近前。取筆向硯上蘸極濃墨。塗其臉幾滿。大驚而醒。慮有污卷之事。意忽忽不樂。隨入場。倦在號簷中假寐。見有偉丈夫。掀其號簾。長髯綠袍。乃關帝也。罵曰。呂蒙老賊。你道塗抹面孔。我便不認得你麼。言畢不見。鍾方悟前身是呂蒙。心甚惶悚。是年獲雋。後十年。選山西解梁知縣。到任三日。往謁武廟。一拜不起。家人視之。業已死矣。

鄭細九

揚州名奴。多以細稱。細九者。商人鄭氏奴也。鄭家主母病革。忽蘇。矍然而起。曰。事大可笑。我死何妨。不應託生於細九家為兒。以故我魂已出戶。到半途得此消息。將送我者打脫而返。言畢。道口渴。索青菜湯。家人煮與之。嚙少許。仍仆於牀。瞑目而逝。須臾。鄭細九來報家中產一兒。口含菜葉。啼聲甚厲。嗣後鄭氏頗加恩養。不敢以奴產子待也。

替鬼做媒

江浦南鄉有女張氏嫁陳某七年而寡日食不周改適張姓張亦喪妻七年作媒者以為天緣巧合婚甫半月張之前夫附魂妻身曰汝太無良竟不替我守節轉嫁庸奴以手自批其頰張家人為燒紙錢再三勸慰作厲如故未幾張之前妻又附魂於其夫之身罵曰汝太薄情但知有新人不知有舊人亦以手自擊撞舉家驚惶適其時原作媒者秦某在旁戲曰我從前既替活人作媒我今日何妨替死鬼作媒陳某既在此索妻汝又在此索夫何不彼此交配而退則陰間不寂寞而兩家活夫妻亦平安矣何必在此吵鬧耶張面作羞縮狀曰我亦有此意但我貌醜未知陳某肯要我否我不便自言先生既有此好意即求先生一說何如秦乃向兩處通陳俱唯唯忽又笑曰此事極好但我輩雖鬼不可野合為羣鬼所輕必須媒人替我剪紙人作輿從具鐺鼓音樂擺酒席送合歡杯使男女二人成禮而退我輩纔去張家如其言從此兩人之身安然無恙鄉鄰哄傳某村替鬼做媒替鬼做親。

鬼有三技遇此鬼道乃窮

蔡魏公孝廉常言鬼有三技一迷二遮三嚇或問三技云何曰我表弟呂某松江廩生性豪放自號豁達先生嘗過湖湘西鄉天漸黑見婦人面施粉黛質質然持繩索而奔望見呂走避大樹下而所持繩則遺墜地上呂取觀乃一條草索嗅之有陰霾之氣心知為縊死鬼取

藏懷中。徑向前行。其女出樹中。往前遮攔。左行則左攔。右行則右攔。呂心知俗所稱鬼打牆是也。直衝而行。鬼無奈何。長嘯一聲。變作披髮流血狀。伸舌尺許。向之跳躍。呂曰。汝前之塗眉畫粉迷我也。向前阻拒遮我也。今作此惡狀嚇我也。三技畢矣。我總不怕。想無他技可施。爾亦知我素名豁達先生乎。鬼仍復原形。跪地曰。我城中施姓女子。與夫口角。一時短見。自縊。今聞泖東某家婦。亦與其夫不睦。故我往取替代。不料半路被先生截住。又將我繩奪去。我實在計窮。只求先生超生。呂問作何超法。曰。替我告知城中施家。作道場請高僧。多念往生咒。我便可託生。呂笑曰。我即高僧也。我有往生咒。為汝一誦。即高唱曰。好大世界無遮無礙。死。去。生。來。有。何。替。代。要。走。便。走。豈。不。爽。快。鬼。聽。畢。恍。然。大。悟。伏。地。再。拜。奔。趨。而。去。後。土。人。云。此。處。向。不。平。靜。自。豁。達。先。生。過。後。永。無。為。祟。者。

鬼多變蒼蠅

徽州狀元戴有祺。與友夜醉玩月。出城步回龍橋上。有藍衣人持繖。從西鄉來。見戴公欲前不前。疑為竊賊。直前擒問。曰。我差役也。奉本官拘人。戴曰。汝太說謊。世上只有城裏差人。向城外拘人者。斷無城外差人。向城裏拘人之理。藍衣者不得已。跪曰。我非人。乃鬼也。奉陰官命。就城裏拘人是實。問有牌票乎。曰有。取而視之。其第三名即戴之表兄某也。戴欲救表兄。

心疑所言不實。乃放之行。而堅坐橋上。待之四鼓。藍衣者果至。戴問人可拘齊乎。曰齊矣。問何在。曰在我所持繖上。戴視之。有線縛五蒼蠅在焉。嘶嘶有聲。戴大笑。取而放之。其人惶急。蹣跚走去。天色漸明。戴入城。至表兄處探問其家人云。家主病久。三更已死。四更復活。天明則又死矣。

江甯劉某年七歲。腎囊紅腫。醫藥罔效。隣有饒氏婦。當陰司差役之事。到期便與夫異牀而寢。不飲不食。若痴迷者。劉母託往陰司一查。去三日來報曰。無妨也。二郎前世好食田雞。剝殺太多。故今世羣雞來噬。相與報仇。然天生田雞。原係供人食者。蟲魚皆八蜡神所管。只須向劉猛將軍處燒香求禱。便可無恙。如其言。子疾果痊。一日者饒氏睡兩日夜方醒。醒後滿身流汗。口吐喘不已。其嫂問故。曰。隣婦某氏兇惡難捉。冥王差我拘拏。不料他臨死尚強。有力與我格鬪多時。幸虧我解下纏足布捆縛其手。裁得牽來。嫂問現在何處。曰。在窗外梧桐樹上。嫂往視之。見無別物。只頭髮拴一蒼蠅。嫂戲取蠅。夾入針線箱中。未幾聞饒氏在牀上有呼號聲。良久乃蘇。曰。嫂為戲大虐陰司。因我拏婦某不到。重責三十板。勒限再拏。嫂速還我蒼蠅。以免再責。嫂視其髻。果有杖痕。始大悟。取蒼蠅付之。饒氏取含口中睡去。遂亦平靜。自此不肯替人間查陰司事矣。

嚴秉珩

嚴秉珩作雲南祿勸縣縣署東偏有屋三間封鎖甚嚴相傳狐仙所居官到必祭嚴循例致祭其妻某必欲觀之屢伺門側不得見一日見美婦人倚窗梳頭妻素悍妬慮惑其夫率奴婢持棒衝入亂毆美婦化作白鵝繞地哀鳴秉珩取印印其背遂現原形委地墮胎而死胎中兩小狐也嚴取硃筆點其額兩小狐亦死取大小狐投之火中自此署中無狐而嚴氏亦無恙又一年其妻懷孕生雙胞頭上各有一點紅如硃筆所點妻大驚而殞嚴以痛妻故未幾亦病亡小兒終不育

奉新奇事

江西奉新村民李氏婦生產三日胎不下其姑率三女守之以倦故又請隣婦三人輪流守護一婦姓孫有兒尚襁褓不能同往乃交託外婆家而率長子名鍾者同往鍾已弱冠入學慮夜間寂寞乃持書一卷往次日將午其門內絕無人聲戚里疑之打門入則產婦死於牀七人死於地七人中六人衣服面目無他異惟氣絕而已獨孫秀才身尚端坐右手執書如故其左臂自肩以下全身燒毀直至脚底黑如煤炭合村大噪鳴於官急相驗命且掩埋亦無從申報也此事彭芸楣少司馬為余言

智恆僧

蘇州陳國漁彭芸楣先生。丁酉鄉試所取孝廉。性好古玩。家園內有種荷花缸。年久不起。陳命扛起。閱其款識。缸下又得一罈。黃碧色。花紋甚古。中有淤泥朽骨數片。陳投骨於水。攜罈入室。夜夢一僧來曰。我唐時僧智恆也。汝所取磁罈。乃我埋骨罈。速還我骨。而土掩焉。陳素豪。曉告友朋。不以為意。又三日。其母夢一長眉僧。挾一惡狀僧至。曰。汝子無禮。貪我磁罈。拋撒我骨。我訴之不理。欺我老耳。我師兄大千聞之不平。故同來索汝子之命。母驚醒。命家人遍尋所棄之骨。僅存一片。問孝廉則已迷悶不省人事矣。未十日而病亡。

三斗漢

三斗漢者粵之鄙人也。其飯須三斗粟乃飽。人故呼為三斗漢。身長一丈。圍抱不周。鬚虬面黑。乞食於市。所得莫能果腹。一日之惠州。戲於提督軍門外。雙手挈二石獅去。提督召之。則仍雙挈石獅而來。提督命五牛曳橫木於前。三斗漢挽其後。用鞭鞭牛。牛奮欲奔。終不能移尺寸。提督奇其力。賞食馬糧。使入伍學武。乃跪求云。小人食需三斗粟。願倍其糧。提督許之。習武有年。馳馬輒墜。箭發不中。乃改步卒。鬱鬱不得志而歸。遊於潮州。值潮之東門修湘子橋。橋梁石長三丈餘。寬厚皆尺五。衆工構天架。數十人挽之。莫能上。三斗漢從旁笑曰。如許

衆人頽面汗背猶不能升一條石塊耶。衆怒其妄命試之。遂登架獨挽而上。衆股栗橋洞。故有百數。辛卯年祀其三。郡丞范公捐俸倡修。見此人能獨挽巨石。費省工速。遂命盡挽其餘。賞錢數十千。不一月食盡去。莫知所之。或云餓死於澄江。

蘇南村

桐邑有蘇南村者。病篤昏迷。問其家人曰。李耕野魏兆芳可曾來否。家人莫知。漫應之。頃又問答以未曾來。曰爾等當著人喚他速來。家人以爲謾語不應。乃長嘆欲逝。家人倉皇遣健足奔市。購紙轎一乘。至則見與夫背有李耕野魏兆芳字樣。乃恍然悟。急焚之。而其氣始絕。與夫姓字。乃好事者戲書也。竟成爲真亦奇。

葉生妻

桐城邑西牛欄鋪界葉生。筆耕餬口。父兄業農。乾隆癸卯春。佃其族人田於牌門莊。闔室移居。於是其妻年十八。素端重。寡言。忽發顛。慢罵。其音不一。惟罵李某喪絕天良。毀我輩十人塚。蓋造房屋。好生受用。將我等骸骨踐踏污穢。葉生不解。詢鄰老。始知房主李某。於康熙時平墳架屋。事實有之。乃詰其妻云。平墳做屋。實李某事。於我何干。妻答云。當時李某氣燄甚高。我等忍氣不言。多出遊避之。今看爾家運低。故在此洩忿。罵音中惟此厲聲者最惡。其九

音偶爾相聞亦略平和。生許以拆屋培塚。答云屋有主人。爾不能擅拆。盍往商量。生奔請李姓來。其妻引至堂西兩正屋內指示曰。此二櫛也。此四墳也。其牖旁乃二女墳。我墳在牀後牆下。李問爾何人。答云我阮姓。字名年二十二。前明正德間。儒生讀書白鶴觀。戲習道教。竟成羽士。偶為貪色。踰牆被辱。自縊葬此十人中。惟我受踐踏污穢更苦。故我糾合伊等同來。李云汝骨在何處。答曰正中一塚。掘下三尺。見棺黑色者。是我也。李躊躇不敢掘。鬼罵不息。遠近觀者絡繹而至。有問必答。或燒紙錢求之。其九鬼亦從旁勸解。音自其妻口中出縊鬼罵曰。汝等九個賭賊。得受葉家紙錢。彼此起老。羊快活。便來勸我。我自是九鬼無聲。惟縊鬼獨鬧。生請羽士禳解。屬塾師陳某作薦送文。鬼大笑曰。不通之極。某故事用錯某處。文詞鄙俗。況送我文。當求我不應。以威脅我。塾師慚赧唯唯而已。道士誦經略錯。必加切責。生之戚有程氏者。家素豐。方到門。鬼曰富翁來矣。當備好茶。章孝廉甫與生有姻將到。鬼曰文星至矣。求為我作墓誌。章口占一律贈之曰。當年底事竟投繯。遺體飄零瘞此間。茅屋妄成將拆去。高封誤毀已培還。從茲獨樂安黃壤。還望垂憐放翠鬟。他日超升藉法力。直排閭闔列仙班。鬼謝曰。蒙獎太過。孚有風流罪過。安能排閭闔列仙班乎。惟五六二語見教。極是。吾遵命去矣。臨去呼葉生字告之曰。吾不受道士懺悔。受文人懺悔。亦未忘結習故也。爾盍鐫詩。

墓石以光泉壤生妻瞑目無言越一日乃醒

七盜索命

杭州湯秀才世坤年三十餘館於范家一日晚坐生徒四散時冬月畏風書齋窗戶盡閉夜交三鼓一燈熒然湯方看書窗外有無頭人跳入隨其後者六人皆無頭其頭悉用帶挂腰間圍湯而各以頭血滴之泠泠冷濕湯驚迷不能聲適館僮持溺器來一衝而散湯墮地不醒僮告主人急來救起灌薑湯數甌醒具道所以因乞回家主人喚肩輿送之天已大明衆住城隍山脚下將近山湯告輿夫不肯歸家願仍至館云未至山脚下望見夜中七斷頭鬼昂然高坐似有相待之意主人無奈何仍延館中遂大病身熱如焚主人素賢為迎其妻來侍湯藥未三日卒已而蘇謂妻曰吾不活矣所以復蘇者冥府寬恩許來相訣故也昨病重時見青衣四人拉吾同行云有人告發索命事所到黃沙茫茫心知陰界因問吾何罪青衣曰相公請自觀其容便曉矣吾云人不能自見其容作何觀法四青衣各贈有柄小鏡曰請相公照如其言便覺龐然魁梧鬚長七八寸非今生清瘦面貌前生姓吳名鏘乃明季婁縣知縣七人者七盜也埋四萬金於某所被獲後謀以此金賄官免死託婁縣典史許某轉請於我許匿取二萬以二萬說我我彼時明知盜罪難遁拒之許典史引左氏殺汝璧將焉往

之說請掘取其金。而仍殺之。我一時心貪竟從許計。此時悔之無及。乃隨四人行至一處。宮闕壯麗。中坐衮袍陰官。色頗和。吾拜伏階下。七鬼者捧頭於肩。若有所訴。訴畢仍挂頭腰間。吾哀乞陰官。官曰。我無成見。汝自向七鬼求情。吾因轉向七鬼叩頭云。請高僧超度。多燒紙錢。鬼俱不肯。其頭搖於腰間。猙獰殊甚。開口露牙。就近來咬我頸。陰官喝曰。盜休無禮。汝等罪應死。非某枉法。某之不良。在取爾等財耳。但起意者典史非吳。今似可緩索渠命。七鬼者又各以頭裝頸哭曰。我等向伊索債。非索命也。彼食朝廷俸。而貪盜財。是亦一盜也。許典史久已被我等咀嚼矣。因吳令初轉世為美女。嫁宋尚書牧仲為妾。宋貴人有文名。某等不敢近。今又託生湯家。湯祖宗素積德。家中應有科目。今年除夕。渠之姓名將被文昌君送上天榜。一入天榜。則邪魔不敢近。我等又休矣。千載一時。尋捉非易。願官勿行婦人之仁。陰官聽畢。感額曰。盜亦有道。吾無如何。汝姑回陽間。一別妻孥可也。以此我得暫蘇。語畢不復開口。妻為焚燒黃白紙錢千百萬。竟無言而卒。湯氏別房諱世昌者。次年鄉試及第。中進士。入詞林。人皆以為填天榜者所抽換矣。

陳恪勤公吹氣退鬼

陳公鵬年。未遇時。與鄉人李孚相善。秋夕。乘月色過李閒話。李故寒士。謂陳曰。與婦謀酒不

得子少坐我外出沽酒與子賞月。陳持其詩卷坐觀待之。門外有婦人藍衣蓬首開戶入見。陳便却去。陳疑李氏戚也。避客故不入。乃側坐避婦人。婦人袖物來藏門檻下。身走入內。陳心疑何物。就檻視之一繩也。臭有血痕。陳悟此乃縊鬼。取其繩置靴中。坐如故。少頃蓬首婦出。探藏處失繩。怒直奔陳前呼曰。還我物。陳曰。何物。婦不答。但聳立張口吹陳。冷風一陣如冰。毛髮噤齟。燈燄熒青色。將滅。陳私念鬼尚有氣。我獨無氣乎。乃亦鼓氣吹婦。婦當公吹處。成一空洞。始而腹穿。繼而胃穿。終乃頭滅。頃刻如輕烟散盡。不復見矣。少頃李持酒入大呼。婦縊於牀。陳笑曰。無傷也。鬼繩尚在我靴。告之故。乃共入解救。灌以薑湯。蘇問何故尋死。其妻曰。家貧。其夫君好客。不已。頭止一釵。拔去沽酒。心悶甚。客又在外。未便聲張。旁忽有蓬首婦人自稱左鄰。告我以夫非為客拔釵也。將赴賭錢場耳。我愈鬱恨。且念夜深。夫不歸。客不去。無面目辭客。蓬首婦手作圈曰。從此入即佛國。惟喜無量。余從此圈入。而手套不緊。圈屢散。婦人曰。取吾佛帶來。則成佛矣。走出取帶。良久不來。余方冥然若夢。而君來救矣。訪之隣。數月前果縊死一村婦。

陳聖濤遇狐

紹興陳聖濤者。貧士也。喪偶。遊揚州。寓天甯寺側一小廟。廟僧遇之甚薄。陳見廟有小樓。局

子

不

語

卷四

六

開門僧何故僧曰樓有怪陳必欲登乃開戶入見几上無絲毫塵有鏡架梳篋等物大疑以爲僧藏婦人不語出過數日望見美婦倚樓窺陳亦目挑之婦騰身下已至陳所陳始驚以爲非人婦曰我仙也汝母怖爲有夙緣故耳款接甚殷竟成夫婦每月朔婦告假七日云往泰山娘娘處聽差陳乘婦去啟其箱金珠爛然陳一絲不取代扇鎖如初婦歸陳私謂曰我貧甚而君頗有餘貲盍假我屯貨爲生業乎婦曰君骨相貧不能富雖作商賈無益且喜君行義甚高開我之箱分文不取亦足敬也請資君衣食自後陳不起炊中饋之事婦主之居年餘婦謂陳曰妾所蓄金已爲君捐納飛班通判赴京投供即可選也妾請先入京師置屋待君陳曰娘子去我從何處訪尋曰君第入都到彰義門妾自遣人相迎陳如其言後婦人兩月入都至彰義門果有蒼頭跪曰主君到遲娘娘相待久矣引至米市衙門則崇垣大廈奴婢數十人皆跪迎叩頭如舊曾服侍者陳亦不解其故登堂婦人盛服出迎攜手入房陳問諸奴婢何以識我曰勿聲張妾假君形貌赴部投捐又假君形貌買宅立契諸奴婢投身時亦假君形貌以臨之故皆認識君因私教陳曰若何姓若何名喚遣時須如我所囑母爲若輩所疑陳喜甚因通書於家明年陳之長子來知父已續娶後母入房拜見母慈恤倍至如所生子亦孝敬不違婦人曰聞兒有婦何不偕來明年可同至別駕任所長子唯唯婦人

贈舟車費。迎其妻入京同居。忽一日門外有少年求見。陳問何人。少年曰。吾母在此。陳問婦人。婦人曰。是吾兒妻前夫所生也。喚入拜陳。并拜陳之長子。呼為兄。居亡何。婦假日也不在家。長子亦外出。妻王氏方梳妝。少年窺嫂有色。排窗入擁抱求歡。王不可。少年強之。弛下衣以陰示嫂。莖頭無肉而有毛。尖挺如立錐。王愈畏惡。大呼乞命。少年懼奔出。王之裙褶已毀裂矣。長子夜歸。被酒見妻容色有異。問之具道所以。長子不勝忿。拔几上刀尋少年。少年已卧。就帳中所斫。燭照一狐斷首而斃。陳知其事驚駭。懼婦人假滿歸。必索其子命。乃即夜父子逃歸紹興。官不赴選。一錢不得著身。貧如故。

長鬼被縛

竹墩沈翰林厚餘。少與友張姓同學讀書。數日張不至。問之。張患傷寒甚劇。因往問候。入門悄然。將升堂。見堂上先有一長人端立。仰面視堂上題額。沈疑非人。戲解腰帶潛縛其兩腿。長人驚轉面相視。沈叩以何處來。長人云。張某將死。余為勾差。當先來與其家堂神說明。再動手勾捉。沈以張寡母在堂。未娶無子。胡可以死。懇畫計緩之。長人亦有憐色。而謝以無術。沈代懇再三。長人曰。只一法耳。張明日午時當死。先期有冥使五人偕余自其門外柳樹下入冥中。鬼飢渴久。得飲食即忘事。君可預設二席。置六人座。君候於門外柳樹邊。有旋風自

上而下。即拱揖入門。延之入座。勤為勸酬。視日影逾午。則起散。張可以免。沈允諾。即入語張家人。屆期一如所教。張至已刻。已昏暈。當午惟存一息。外席散而神氣漸復。沈大喜。歸月餘。夜夢前長人作痛楚狀。攢眉告曰。前為君畫策。張君得延一紀入學。且當中某科副車。舉二子。而余以泄冥事。為同輩所告。責四十板。革役矣。余本非鬼。乃峽石鎮挑脚夫劉先。今遭冥責。不復能行。起尚有三年陽數未終。須君語張君。給日用費。終我餘年。沈語張。張即持數十金。偕沈買舟訪之。果得其人。方以癱疾卧牀。乃拜謝牀下。以所攜金贈之。而返。張後一如夢中所語。

西園女怪

杭郡周姓者。與友陳某游邦上。住某紳家時。初秋尚有餘暑。所居屋頗隘。主人西園精舍數間。頗幽靜。面山臨池。二人移榻其中。數夜安然。一夕步月至二鼓。入室將寢。聞庭外步履聲。徐徐吟曰。春花成往事。秋月又今宵。回首巫山遠。空將兩鬢凋。兩人初疑主人出遊。既而語氣不類。披衣竊視。見一美女。背欄干立。兩人私語。未聞主人家有此人。且裝束殊不似近時。得毋世所謂鬼魅者此乎。陳少年情動。曰。有此麗質。魅亦何妨。因呼曰。美人何不入室一談。庭外應聲曰。妾可入。君獨不可出耶。陳拉周啟戶出。不復見人。呼之隨呼隨應。而人不可得。

尋聲以往。若在樹間。審視之。則柳枝下倒懸一婦人首。二人駭極。大呼。首墜地。跳躍而來。二人急奔避入室。首已隨至。兩人關門。盡力抵之。首嚙門限。咋咋有聲。俄聞雞鳴。跳躍去。至池而沒。迨天明。兩人急移住舊所。各病瘧數十日。

雷誅營卒

乾隆三年二月間。雷震死一營卒。卒素無惡蹟。人咸怪之。有同營老卒。告於衆曰。某頃已改行為善。二十年前披甲時。曾有一事。我因同為班卒。稔知之。某將軍獵阜亭山下。某立帳房於路旁。簿眷有小尼過帳外。見前後無人。拉入行姦。尼再四抵撓。遺其褲而逸。某追半里許。尼避入一田家。某悵悵而返。尼所避之家。僅一少婦。一小兒。其夫外出傭工。見尼入拒之。尼語之故。哀求假宿。婦憐而許之。借以己褲。尼約以三日後當來歸還。未明即去。夫歸脫垢衣欲換。婦啟篋求之不得。而已褲故在。因悟前倉卒中。誤以夫褲借去。方自咎未言。而小兒在旁曰。昨夜和尚來穿去耳。夫疑之。細叩蹤跡。兒具告。和尚夜來哀求阿娘如何留宿。如何借褲。如何帶黑出門。婦力辨是尼。非僧。夫不信。始以詈罵。繼加捶楚。遍告鄰佑。鄰佑以事在昏夜。各推不知。婦不勝其冤。竟縊死。次早其夫啟門。見女尼持褲來還。并籃貯糕餌為謝。其子指以告父曰。此即前夜借宿之和尚也。夫悔。痛杖其子。斃於婦柩前。已亦自縊。隣里以經官。

不無多累。相與殞殲寢其事。次冬。某亦心動。自是改行爲善。冀以蓋愆。而不虞天誅之必不可追也。寢息。遂不復言。曾密語某某。亦心動。自是改行爲善。冀以蓋愆。而不虞天誅之必不可追也。

青龍黨

杭州舊有惡少。插血結盟。刺背爲小青龍號。青龍黨橫行閭里。雍正末年。臬司范國瑄擒治之。死者十之八九。首惡董超。竟以逃免。乾隆某年冬。夢其黨數十人。走告曰。子爲黨首。雖幸逃免。明年當伏天誅。董惶恐求許。衆曰。許惟投保叔塔草庵僧爲徒。力持戒行。或可倖免。董夢覺訪之塔下。果有老僧結草棚。趺坐誦經。董長跪泣涕。自陳罪戾。願度爲弟子。老僧初猶遜謝。既見其情真。乃與剪髮爲頭陀。今日間誦經。夜沿山敲木魚念佛號。自冬至春。修持頗力。四月某日。從市上化齋歸。小憩土地祠。朦朧睡去。見其黨來促曰。速歸速歸。今夕雷至矣。董驚覺。蹣跚歸棚。天已昏黑。果有雷聲。董以夢告僧。僧令跪已膝下。兩袖蒙其頂而誦經。如故。不數刻。雷光繞棚。霹靂連下。或中棚左右。或中棚右樹。如是者七八擊。皆不得中。少頃風雷俱止。雲開見月。老僧謂難已過。掖以起曰。從此當無事矣。董驚魂少定。拜謝老僧。出棚外。忽電光爍然。震霆一聲。已斃石上。

陳州考院

河南陳州學院衙堂後有樓三間封鎖相傳有鬼物康熙中湯西崖先生以給諫視學其地亦以老吏言爲其樓如故時直盛暑幕中人多屋少杭州王秀才曠中州景秀才考祥居常以膽氣自壯欲移居高樓湯告以所聞不信斷鎖登樓則明窗四敞梁無點塵愈疑前言爲妄景榻於樓之外間王榻於樓之內間讓中一間爲憩座所漏下二鼓景先睡王從中間持燭歸寢語景曰人言樓有祟今數夕無事可知前人無膽爲書吏所愚景未答便聞樓梯下有履聲徐徐登者景呼王曰樓下何響王笑曰想樓下人故意來嚇我耳少頃其人連步上景大窘號呼王亦起持燭出至中間燈光收縮如螢火二人驚急添燒數燭燭光稍大而色終青綠樓門洞開門外立一青衣人身長二尺面長二尺無目無口無鼻而有髮髮直豎亦長二尺許二人大聲喚樓下人來此物遂倒身而下窗外四面啾啾然作百種鬼聲房中什物皆動躍二人幾駭死至雞鳴始悉次日有老吏言先是溧陽潘公督學時歲試畢明日當發案潘已就寢將二更忽聞堂上擊鼓聲潘這僮問之值堂吏云頃有披髮婦人從西考棚中出上階求見大人吏以深夜不敢傳答曰吾有冤欲見大人陳訴吾非人乃鬼也吏驚仆鬼因自擊鼓署中皆惶遽不知所爲僕人張姓者稍有膽乃出問之鬼曰大人見我何礙今既不出即煩致語我某縣某生家僕婦也主人涎我色姦我不從則鞭撻之我語夫夫醉後

有不遜語。渠夜率家人殺我。夫喂馬。次早入房。命數人抱我行。我肆口言之。遂大怒。立捶死。埋後園西石槽下。沉寃數載。今特來求申。言畢大哭。張曰。爾所告某生。今來就試否。鬼曰。來已取在二等第十三名矣。張入告潘公。公拆十三名視之。果某生姓名也。因令張出慰之。曰。當為爾檄府縣查審。鬼仰天長嘯去。潘次日即以訪聞檄縣。果於石槽下得女屍。遂置生於法。此是衙門一異聞。而樓上之怪。究不知何物也。王後舉孝廉。景後官侍御。

符離楚客

康熙十二年冬。有楚客貿易山東。由徐州至符離。約二鼓。北風勁甚。見道旁酒肆燈火方盛。入飲。即假宿焉。店中人似有難色。有老者憐其倉迫。謂曰。方設饌以待遠歸之士。無餘酒飲。君右有耳房。可以暫宿。引客進。客飢渴甚。不能成寐。聞外間人馬喧聲。心疑之。起從門隙窺見。店中匝地皆軍士。據地飲食。談說兵間事。皆不甚曉。少頃。衆相呼曰。主將來矣。遠遠有呵殿聲。咸趨出迎候。見紙燈數十。錯落而來。一雄壯長髯者。下馬入店。上坐。衆人伺立門外。店主人具酒食上。鋪啜有聲。畢。呼軍士入曰。爾輩遠出久矣。各且歸隊。吾亦少憩。俟文書至再行。未遑。衆諾而退。隨呼曰。阿七來。有少年。軍士從店左門出。店中人閉門避去。阿七引長髯者入左門。門隙有燈射出。客從右耳房潛至左門隙窺之。見門內有竹牀。無睡具。燈寢地上。

長髯者引手撼其頭。頭即墜下。放置牀上。阿七代捉其左右臂。亦皆墜下。分置牀內外。然後倒身卧於牀。阿七搖其身。自腰下對裂。作兩段。倒於地。燈亦旋滅。客悸甚。飛趨耳房。以袖掩面卧。輾轉不能寤。遙聞雞鳴。一二次。漸覺身冷。啟袖見天色微明。身乃卧亂樹中。曠野無屋。亦無墳堆。冒寒行三里許。始有店。店主人方開門。訝客問客來何早。客告以所遇。并問所宿為何地。曰。此間皆舊戰場也。

徐氏疫亡

雍正壬子冬。杭城徐姓嫁女某家。杭俗彌月行雙回門禮。是日壻飲於徐。徐為設榻廳樓下。壻就帳未寢。聞樓梯有行步聲。見四人下樓立燈前。一紗帽朱衣。一方巾道服。餘二人皆煖帽皮袍。相與嘆息。少頃有女裝者五人。亦來掩泣於燈前。有高年婦人指帳中曰。可託此人。紗帽者搖手曰。無濟。且泣曰。吾當求張先生存吾門一線耳。互相勸慰。或坐或行。壻悸極不能出聲。迨五鼓方相扶下樓。桌下忽走出一黑面人。急上梯挽紅衣者曰。獨不能為我留一線耶。紅衣者唯唯。時雞已鳴。黑面人奔桌下去。壻候窗微亮。披衣入內。叩樓上何人所居。曰。新年供祖先神像。無人住也。壻上樓觀像。衣飾狀貌與所見同心。不解所以。祕而不言。先是徐家三子。皆受業於張有虔先生。是年張館松江。五月中。以母病歸。乞其弟子往權館。徐故

富家皆不欲出。張強之。主人命第三子往。有阿壽者。奴產子也。向事張謹。因命同往。主僕出門。未二十日。杭州蝦蟆瘟大作。徐一家上下十二口。死者十人。惟第三子與阿壽以外出故免。聞喪歸。壻以所見語之。徐愕然曰。阿壽之父名阿黑。以面黑故也。君所見從桌下出者是矣。

蔣文恪公說二事

余座主蔣文恪公。居李廣橋賜第。自言少時讀書平臺。其地與他屋隔遠。每夜坐。呼人輒有應聲。而無人至。一夜欲澣。窗外月不甚明。又無相伴者。乃呼其所隨僮名。應聲答。令之入。卒不入。啟戶出。見一人方枕外牆門闕。以頭向內而應。公初疑為某僮。醉罵之。其卧如故。公怒。行至閤邊。思撲之。見所卧人長三尺。方巾皂衣。白鬚。如世所塑土地樣。公喝之。其人冉冉沒矣。

公父文肅公。戒子孫不得近優人。故終文肅之世。從無演戲觴客之事。文肅歿後十年。文恪稍稍演戲。而不敢蓄養伶人。老奴顧升。來文恪燕坐。談及梨園。慙慙曰。外間優人總不若家伶為佳。且便於傳喚。家中奴產子甚衆。何不延教師擇數奴演之。文恪心動。未答。忽見顧升驚怖。面色頓異。兩手如受桎梏。身倒於地。以頭鑽入椅脚中。由一椅脚穿至第二椅脚。由第

二椅脚穿至第三椅脚。自首至足。若納於匣。呼之不應。公急召巫醫。百計解求。夜半始甦。曰。怕殺怕殺。方前言畢時。見一長人。捧奴出。先老主人坐堂上。聲色俱厲。曰。爾為吾家世僕。吾之遺訓。爾豈不知。何得導五郎蓄戲子。著細打四十。活掩棺中。奴悶絕。不知所為。最後聞遠處有呼喚聲。奴在棺中。欲應不能。稍後覺清快。亦不知何以得出。驗其臂。果有青黑痕。

獵戶除狐

海昌元化鎮有富家。卧房三間在樓上。日間人俱下樓理家務。一日其婦上樓取衣。樓門內閉加板焉。因思家中人皆在下。誰為此者。板隙窺之。見男子坐於牀。疑為偷兒。呼家人齊上。其人大聲曰。我當移家此樓。我先來家眷行且至矣。假爾牀桌一用。餘物還汝。自窗間擲其箱篋零星之物於地。少頃。聞樓上聚語聲。三間房內老幼雜沓。敲盤而唱曰。主人翁。主人翁。千里客來酒無一鍾。其家畏之。具酒四桌置庭中。其桌即憑空取上。食畢復從空擲下。此後亦不甚作惡。富家延道士為驅除。方在外定議歸。樓上人又唱曰。狗道狗道。何人敢到明日。道士至方布壇。若有物捶之。踉蹌奔出。一切神像法器皆撒門外。自此日夜不甯。乃至江西求張天師。天師命法官某來。其怪又唱曰。天師天師。無法可施。法官法官。來亦枉然。俄而法官至。若有人捧其首而擲之。面破衣裂。法官大慚曰。此怪力量大。須請謝法官來。纔可謝住。

長安鎮某觀中。主人迎謝來立壇。施法。怪竟不唱。富家喜甚。忽紅光一道。有白鬚者從空中至樓。呼曰。毋畏。謝道士。謝所行法。我能破之。謝坐庭前。誦咒。擲鉢於地。走如飛。周廳盤旋。欲飛上樓者屢矣。而終不得上。須臾。樓上搖銅鈴。琅琅聲響。鉢遂委地。不復轉動。謝驚曰。吾力竭。不能除此怪。即取鉢走。而樓上歡呼之聲徹牆外。自是作祟無所不至。如是者又半年。冬暮大雪。有獵戶十餘人來借宿。其家告以借宿不難。恐有擾累。獵戶曰。此狐也。我輩獵狐者也。但求燒酒飲醉。當有以報君。其家即沽酒具。殺饌。徹內外。燃巨燭。獵戶轟飲大醉。各出烏鎗。裝火藥。向空點放。烟塵障天。竟夕震動。迨天明。雪止始去。其家方慮驚駭之。當更作祟。乃竟夕悄然。又數日了無所聞。上樓察之。則羣毛委地。窗榻盡開。而其怪遽矣。

子不語卷五

隨園戲編

城隍替人訓妻

杭州望仙橋周生業儒。婦凶悍。數忤其姑。每歲逢佳節。著麻衣拜姑于堂。詎其死也。周孝而懦。不能制妻。惟日具疏禱城隍神。願殛婦以安母。章凡九焚不應。乃更忿語責神無靈。是夕夢一卒來曰。城隍召汝。周隨往。入跪廟中。城隍曰。爾婦忤逆狀。吾豈不知。但查汝命。只一妻無繼妻。恰有子二人。爾孝子胡可無後。故暫寬汝婦。汝何嘵嘵。周曰。婦惡如是。奈堂上何。且某與婦恩義既絕。又安得有嗣。城隍曰。爾昔何媒。曰。范陳二姓。乃命拘二人至。責曰。某女不良。而汝為媒。嫁于孝子。害皆由汝。呼杖之。二人不服。曰。某無罪。女處閨中。其賢否某等無由知。周亦代為祈免。曰。二人不過要好作媒。非賺媒錢。作誑語者。與伊何罪。據某愚見。婦人雖悍。未有不畏鬼神。念經拜佛者。但求城隍神呼婦至。示之懲警。或得改逆為孝。事未可定。城隍曰。甚是。但爾輩皆善類。故以好面目相向。婦凶悍非吾變相。不足示威。爾輩無恐。命藍面鬼持大鎖往擒其妻。而以袍袖拂面。頃刻變成青靛色。朱髮睜眼。召兩旁兵卒。執刀鋸者。皆猙獰兇猛。油鐺肉磨。置死庭下。須臾鬼牽婦至。敲棘跪塔前。城隍厲聲數其罪狀。取登註。

冊示之。命夜叉拉下剝皮。放油鍋中。婦哀號伏罪。請後不敢。周及兩媒代為之請。城隍曰。念汝夫孝。姑宥汝。再犯者有如此刑。乃各放歸。次日夫婦證此夢皆同。婦自此善視其姑。後果生二子。

文信王

湖州同徵友沈炳震。嘗書寢書室。夢青衣者。引至一院。深竹蒙密。中設木牀。素几。几上鏡高丈許。青衣曰。公。照前生。沈自照。方巾朱履。非是本朝衣冠矣。方錯愕間。青衣曰。公。照三生。沈又自照。則烏紗紅袍。玉帶皂靴。非儒者衣冠矣。有蒼頭闖然入。跪叩頭曰。公猶識老奴乎。奴曾從公赴大同兵備道任者也。今二百餘年矣。言畢。泣手文卷一冊獻沈。沈問故。蒼頭曰。公前生在明嘉靖間。姓王名秀。為大同兵備道。今日青衣召公。為地府文信王。處有五百鬼訴冤。請公質問。老奴記殺此五百人。非公本意。起意者。乃總兵某也。五百人本劉七案內敗卒。降後又反。故總兵殺之。以杜後患。公曾有手書勸阻。總兵不從。老奴恐公忘記此書。難以辨雪。故袖此稿奉公。沈亦恍然。記前世事。與慰勞者再。青衣請曰。公步行乎。乘轎乎。老僕呵曰。安有監司大員而步行者。呼一輿二夫。甚華。掖沈行數里許。前有宮闕巍巍。中坐王者。冕旒白鬚。旁吏絳衣烏紗。持文簿。呼兵備道王某進。王曰。且止。此總兵事也。先喚總兵。有戎裝金

甲者從東廂入。沈視之。果某總兵舊同官也。王與問答良久。語不可辨。隨喚沈。沈再揖王而立。王曰。殺劉七黨五百人。總兵業已承認。公有書勸止之。與公無干。然明朝法。總兵亦受兵備道節制。公令之不從。平日懦惡可知。沈唯唯謝過。總兵爭曰。此五百人非殺不可者也。曾詐降復反。不殺則又將反。總兵為國殺之。非為私殺也。言未已。階下黑風如墨。聲啾啾遠來。血臭不可耐。五百頭拉雜如滾球。齊張口露牙。來啗總兵。兼睨沈。沈大懼。向王拜不已。且以袖中文書呈上。王拍案厲聲曰。斷頭奴詐降復反。事有之乎。羣鬼曰。有之。王曰。然則總兵殺汝誠當。尚何嘵嘵。羣鬼曰。當時詐降者渠魁數人。復反者亦渠魁數人。餘皆脅從者也。何可盡殺。且總兵意欲迎合嘉靖皇帝嚴刻之心。非真為國為民也。王笑曰。說總兵不為民可也。說總兵不為國不可也。因諭五百鬼曰。此事沉攔二百餘年。總為事屬因公。陰官不能斷。今總兵心迹未明。不能成神去。汝等怨氣未散。又不能託生為人。我將以此事狀上奏玉皇。聽候處置。惟兵備道某所犯甚小。且有勸阻手書為據。可放還陽。他生罰作富家女子。以懲其柔懦之過。五百鬼皆手持頭叩階。噓噓有聲曰。惟大王命。王命青衣者引沈出行數里。仍至竹密書齋。老僕退出。驚喜曰。主人業結矣。跪送再拜。青衣人呼至鏡所曰。公視前生果仍巾履一前朝老諸生也。青衣人又呼曰。公視今生。不覺驚醒。汗出如雨。仍在書堂。家人環哭道。

暈去一晝夜。惟胸間微溫。文信王宮閤扁對甚多。不能記憶。只記宮門外金鵲一聯云。陰間律例全無。那有法重情輕之案件。天上算盤最大。只等水落石出的時辰。

吳三復

蘇州吳三復者。其父某。饒于財。晚年中落。所存只萬金。而負人者衆。一日謂三復曰。我死則人望絕。汝輩猶得以所遺資生。遂縊死。三復實未防救。其友顧心怡者。探知其事。偽設乩仙位。而召三復請仙。三復往焚香叩頭。乩盤大書曰。余爾父也。爾明知父將縊死。而汝竟不防于事先。又不救于事後。汝罪重。不日公冥誅矣。三復大懼。跪泣求懺悔。乩盤又書曰。余抵牾情深。為汝想無他法。惟捐三千金交顧心怡。立斗姥閣。一以超度我之亡魂。一以懺汝之罪。遂方可免死。三復深信之。即以三千金與顧。立收券為憑。顧偽辭讓。若不得已而後受者。少頃飲三復酒。乘其醉。遣奴竊其券焚之。三復歸家。券已遺失。遣人促顧立閣。顧曰。某未受金。何能立閣。三復心悟其姦。然其時家尚有餘。亦不與校。又數年。三復窘甚。求貸于顧。顧以三千金營運。頗有贏餘。意欲以三百金周給之。其叔某止之曰。若與三百。則三千之說遂直矣。是小不忍。而亂大謀也。心怡以為然。卒不與。三復控官。俱以無券不准。三復怨甚。作牒詞訴于城隍。焚牒三日卒。再三日。顧心怡及其叔某偕亡。其夜顧之鄰人見蘇州城隍司燈籠滿。

子
卷五
巷時乾隆二十九年四月事。

影光書樓事

蘇州史家巷蔣申吉。余年家子也。有子娶徐氏。年十九。琴瑟頗調。生產彌月。忽置酒喚郎君共飲。曰。此別酒也。予與君緣滿將去。昨日宿冤已到。勢難換回。諺曰。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來時各自飛。我死後。君亦勿復相念。言畢。大慟。蔣愕然。猶慰以好語。氏忽擲杯起立。豎眉瞋目。非復平日容顏。卧牀上向西大呼曰。汝記萬曆十二年影光書樓上事乎。兩人設計殺我。我死何慘。呼畢。以手批頰。血出未已。又以剪刀自刺。察其音。山東人語也。蔣家人環跪哀求。卒不解。如是者三日。有某和尚者。素有道行。申吉將遣人召之。徐氏厲聲曰。余汝家祖宗也。汝敢召僧驅我乎。即作蔣氏之祖父語。口吻宛然。呼奴婢名一一。無爽。責子孫不肖事某某。亦復似是而非。有中有不中。和尚至門。徐氏喈曰。禿奴可怖。且去。且去。和尚甫出。則又詈曰。汝家媳婦房中。能朝夕使和尚居乎。和尚謂申吉曰。此前世冤業。已二百餘年。纔得尋著。積愈久者報愈深。老僧無能為。走出不肯復來。徐氏遂死死時面如裂帛。竟不知是何冤。此乾隆二十九年二月事。

波兒象

江蘇布政司書吏王文賓。晝寢。聞書室有布衣絳繚聲。視之一隸卒也。見便昏迷。身隨之行。至一處。殿宇清嚴。中坐兩官。一白鬚年老者上坐。一壯年面麻而黑鬚者旁坐。階下以金絲熏籠罩一獸。狀如猪。尖嘴綠毛。見王來。張嘴奮躍。欲前相嚙。王懼。蹠身向左右。一人藍縷枯瘠。狀如乞丐。怒目睨王。白鬚官手招王。踈近前。問曰。五十三兩之項。汝曾記得乎。王愕然不解。壯年者笑曰。長船變價案也。汝前生事耳。王恍然悟。是前明海運一案。前明海運既停。海船數百隻。追價充公。王前世亦為江蘇書吏。專司此案。運丁追比無出。湊銀賄王。圖准充銷。為居間者中飽。案仍不結。此藍縷者。乃追比縊死之運丁也。王悟前世事由。即侃侃實對。兩官點頭曰。冤既有主。當別拘中飽者治罪。汝可回陽。命隸卒引出。黃埃蔽天。王知為泉下。問獄卒曰。彼乞丐睨我者。吾知為冤鬼矣。彼似猪。非猪。欲嚙我者。是何物耶。隸卒曰。此名波兒。象非猪也。陰間畜養此獸。凡遇案件。訊明罪重之人。即付彼吞噬。如陽間投畀豹虎故事。王悚然。行至大河側。被隸卒推入水。驚醒。妻子環榻而泣。昏沉者已三日。

斧斷狐尾

河間府丁姓者。不事生業。以狎邪為事。聞某處有狐仙迷人。丁獨往。以名帖投之。願為兄弟。是晚狐果現形。自稱愚兄吳清。年五十許。相得如平生。惟凡所求請。愚兄必為張羅。丁每夸

于人。以為交人不如交狐。一日丁謂吳曰。我欲往揚州觀燈。能否。狐曰。能。河間至揚。離二千里。弟衣我衣。閉目同行。便至矣。從之。憑空而起。兩耳聞風聲。頃刻至揚。有商家方演戲。丁與狐在空中觀。忽聞場上鑼鼓聲喧。關聖單刀步出。狐大驚。舍丁而奔。丁不覺墜于席上。商人以為妖。械送江都縣。鞠訊再三。解回原籍。見狐咎之。狐曰。兄素膽小。聞關帝將出。故奔。且偶憶汝嫂。故急歸。丁問嫂何在。曰。我狐也。焉能婚娶。不過魔迷良家婦耳。鄰家李氏女。即汝嫂也。丁心動。求見嫂。狐曰。有何不可。但汝人身。無由入人密室。我有小襖。汝著之。便能出入窗戶。如履無人之境。丁如其言。竟入李家。李女久被狐蠱。狀如白癡。丁登其牀。女即與交。女為狐所染。氣奄奄矣。忽近人身。酣暢異常。病亦漸愈。丁告以故。女秘之。不言。而漸漸有樂。丁厭狐之意。狐知之。召丁語曰。開門揖盜。兄之罪也。近日嫂竟愛弟。而憎我。弟固兩世人身。女子愛之誠宜。然非兄之醜。亦無由顯弟之美也。丁問故。狐曰。凡男子之陰。以頭上肉肥重為貴。年十五六。即脫穎出皮。不裹稜。嗅之無穢氣者。人類也。皮包其頭。不淨。稜下多腐渣。而筋勝者。獸類也。弟不見羊馬猪狗之陰。非皆皮裹頭尖。而以筋皮勝者乎。出其陰示之。果細瘦而毛尖如錐。丁聞之。愈自得也。狐妬丁奪婦寵陰。就女子之牀。取小襖歸。丁傍曉。鑽窗。窗不開矣。塊然墜地。女家父母大驚。以為獲怪。先噴狗血。繼沃屎溺。針灸倍至。受無量苦。丁以實情

告其家不信。幸女愛之私為解脫。曰彼亦被狐惑耳。不如送之還家。丁得脫歸。將尋狐咎之。狐避不見。是晚大書一紙貼丁門。曰陳平盜嫂。宜有此報。從此拆開。弟兄分竈。嗣後丁與女斷。狐仍往其家設醮步罡。終不能禁。女一胎生四子。面狀皆人類。而尻多一尾。落地能行。頗盡孝道。時隨父出採蔬果奉母。一日狐來向女泣曰。我與卿緣盡矣。昨泰山娘娘知我盡惑婦女。罰砌進香御路。永不許出境。吾將攜四子同行。袖中出一小斧。交其女曰。四兒子尾不斷。終不得修到人身。卿人也為我斷之。女如其言。各拜謝去。

洗紫河車

四川鄧都縣皂隸丁愷。持文書往夔州投遞。過鬼門關。見前有石碑上書陰陽界三字。丁走至碑下。摩觀良久。不覺已出界外。欲返迷路。不得已任足而行。至一古廟。神像剝落。其旁牛頭鬼蒙灰絲蛛網而立。丁憐廟中之無僧也。以袖拂去其塵網。又行二里許。聞水聲潺潺。中隔長河。一婦人臨水洗菜。菜色甚紫。枝葉環結如芙蓉。諦視漸近。乃其亡妻。妻見丁大驚曰。君何至此。此非人間。丁告之故。問妻所居何處。所洗何菜。妻曰。妾亡後為閻羅王隸卒牛頭鬼所娶。家住河西槐樹下。所洗者。即世上胞胎。俗名紫河車是也。洗十次者。兒生清秀而貴。洗兩次者。中常之人。不洗者。昏愚穢濁之人。閻王以此事分派諸牛頭管領。故我代夫洗。

之。丁問妻可能使我還陽否。妻曰：待吾夫歸商之。但妻既為君婦，又為鬼妻，新夫舊夫，殊覺啟齒為羞。語畢，邀至其家，談家常，訊親故近狀。少頃，外有敲門者。丁懼伏牀下。妻開門，牛頭鬼入，取牛頭擲于几上。一假面具也。既去，面具眉目言笑，宛若平人。謂其妻曰：「憊甚。今日侍閻王審大案數十，脚跟立久，酸痛，須斟酒飲我。」徐驚曰：「有生人氣，且嗅且尋，妻度不可隱拉。」丁出，叩頭告之。故代為哀求。牛頭曰：「是人非獨為妻故將救之，是實于我有德。我在廟中蒙灰滿面，此人為我拭淨，是一長者。但未知陽數何如。我明日往判官處偷查其簿，便當了然。」命丁坐。三人共飲。有殽饌至。丁將舉箸，牛頭與妻急奪之，曰：「鬼酒無妨，鬼肉不可食。食則常留此間矣。」次日，牛頭出，及暮歸，欣欣然賀曰：「昨查陰司簿冊，汝陽數未終，且喜我有出關之差，正可送汝出界。」手持肉一塊，紅色臭腐，曰：「以贈汝，可發大財。」丁問故，曰：「此河南富人張某之背上肉也。張有惡行，閻王擒而鈎其背于鐵錐山。半夜肉潰，脫逃去。現在陽間，患發背瘡，千醫不愈。汝往以此肉研碎敷之，即愈。彼必重酬汝。」丁拜謝，以紙裹而藏之，遂與同出關。牛頭即不見。丁至河南，果有張姓患背瘡，醫之痊，獲五百金。

石門屍怪

浙江石門縣里書李念先，惟租下鄉。夜入荒村，無旅店，遙望遠處茅舍有燈，向光而行，稍近。

子

不語

卷五

五

見破籬欄門中有呻吟聲。李大呼里書某催糧求宿。可速開門。竟不應。李從籬外望見遍地稻草。草中有人枯瘠。如用灰紙糊其面者。面長五寸許。闊三寸許。奄奄然卧而宛轉。李知為病重人。再三呼。始低聲應曰。客自推門。李如其言入。病人告以染疫垂危。舉家死盡。言甚慘。強其外出買酒。辭不能許。謝錢二百。乃勉強爬起。持錢而行。壁間燈滅。李倦甚。倒卧草中。聞草中颯然有聲。如人起立者。李疑之。取火石擊火。照見一蓬髮人。枯瘦更甚。面亦闊三寸許。眼閉血流。形同僵尸。倚草直立。問之不應。李驚乃益擊火石。每火光一亮。則僵尸之面一現。李思遁出。坐而倒退。退一步。則僵尸進一步。李愈駭。挾籬而奔。尸追之。踐草上。簌簌有聲。狂奔里許。闖入酒店。大喊而仆。尸亦仆酒家。灌以薑湯。蘇其道。其故方知。合村瘟疫。追人之尸。即病者之妻。死未棺殮。感陽氣而走。魂也。村人共往尋沽酒者。亦持錢倒於橋側。離酒家尚五十餘步。

空心鬼

杭州周豹先家住東青巷。屋之大廳上。每夜立一人。紅袍烏紗。長髯方面。旁侍二人。瑣小猥鄙。衣青衣。聽其使喚。其冑以下至肚腹。皆空透如水晶。人視之。雖隔肚腹。猶望見廳上所挂畫也。周氏郎年十四。卧病。見烏紗者呼從者謀曰。若何而害之。從者曰。明日渠將服盧浩亭

之藥。我二人變作藥渣。伏碗中。俾渠吞入。便可抽其肺腸。次日盧浩亭來診脉畢。周氏郎不肯服藥。告家人以鬼語如此。家人買一鍾馗。挂堂上。鬼笑曰。此近視眼鍾先生。目昏昏然。人鬼不辨。何足懼哉。蓋畫者。戲為小鬼。替鍾馗取耳。鍾馗忍瘡。微合其目。故也。居月餘。鬼又言曰。是家氣運未衰。開之不益。不如他去。烏紗者曰。若如此。空過一家。將來成例。何以得血食乎。掄其指曰。今已周年。可索一屬猪者去。未幾果一奴屬猪者死。而主人愈。周氏家人至今呼為空心鬼。

畫工畫僵尸

杭州劉以賢善寫照。隣人有一子一父。而居室者。其父死。子外出買棺。囑隣人代請以賢。為其父傳形。以賢往入其室。虛無人焉。意死者必居樓上。乃躡梯登樓。就死人之床。坐而抽筆。尸忽蹶然起。以賢知為走尸。坐而不動。尸亦不動。但閉目張口。翕翕然。眉撐肉皺而已。以賢念身走。則尸必追。不如竟畫。乃取筆。申紙。依屍樣描摹。每臂動。指運。尸亦如之。以賢大呼。無人答應。俄而其子上樓。見父屍起。驚而仆。又一隣上樓。見尸起。亦驚滾落樓下。以賢窘甚。強忍待之。俄而擡棺者來。以賢徐記尸走畏苕帚。乃呵曰。汝等持苕帚來。擡棺者心知有走尸之事。持帚上樓。拂之倒。乃取薑湯灌醒仆者。而納尸入棺。

鶯嬌

揚州妓鶯嬌年二十四。矢志從良。有柴姓者。娶為妻。婚期已定。太學生朱某慕之。以十金求。嬌受其金。給曰。某夕來當與郎同寢。朱臨期往。則花燭盈門。鶯嬌已登車矣。朱知為所誑。悵然反。逾年鶯嬌病瘵卒。朱忽夢見鶯嬌披黑衫直入朱門曰。我來還債。驚而醒。明日家產一黑牛。向來依依若相識者。賣之竟得十金。狎邪之費。尚且不可苟得也如此。

旁觀因果

常州馬秀才士麟。自言幼時從父讀書北樓。窗間處與賣菊叟王某露臺相近。一日早起。倚窗望天色微明。見王叟登臺澆菊畢。將下樓。有擔糞者荷二桶升臺。意欲助澆。叟色不悅。拒之。而擔糞者必欲上。遂相擠于臺坡。天雨臺滑。坡仄且高。叟以手推擔糞者。上下勢不敵。遂失足墮臺下。叟急趨扶之。未起而雙桶壓其胸。兩足蹶然直矣。叟大駭。噤不發聲。曳擔糞者足開後門。置之河干。復舉其桶置尸傍。歸閉門復臥。馬時雖幼。念此關人命事。不可妄談。掩窗而已。日漸高。聞外轟傳河干有死人。里保報官。日午武進知縣鳴鑼至。佯作跪啟。尸無傷。係失足跌死。官詢隣人。隣人齊稱不知。乃命棺殮加封焉。出示招尸親而去。事隔九年。馬年二十一。入學為生員。父亡家貧。即于幼時讀書所。招徒授經。督學使者劉吳龍將臨歲考。馬

早起溫經。開窗見遠巷有人肩兩桶冉冉來。諦視之。擔糞者也。大駭。以為來報叟仇。俄而過叟門不入。別行數十步。入一李姓家。李頗富。亦近隣而居。相望者也。馬愈疑起尾之。至李門。其家蒼頭踉蹌出曰。吾家娘子分娩甚急。將往招收生婆。問有擔桶者入乎。曰無。言未畢。門內又一婢出曰。不必招收生婆。娘子已產一官人矣。馬方悟擔糞者來託生。非報仇也。但竊怪李家頗富。擔糞者何修得此。自此留心訪李家兒作何舉止。又七年。李氏兒漸長。不喜讀書。好畜禽鳥。而王叟康健如故。年八十餘。愛菊之性。老而彌篤。一日者。馬又早起倚窗。叟上臺灌菊。李氏兒亦登樓放鵲。忽十餘鵲集叟花臺欄杆上。兒懼飛去。再三呼鵲不動。兒不得已。尋取石子擲之。誤中王叟。叟驚失足。墮于臺下。良久不起。兩足蹶然直矣。兒大駭。嘿不發聲。默默掩窗去。日漸高。叟之子孫咸來尋翁。知是失足跌死。哭殮而已。此事聞于劉繩菴相公。相公曰。一擔糞人。一叟報復之巧如此。公平如此。而在局中者。彼此不知。賴馬姓人冷觀。歷歷然。則天下事。吉凶禍福。各有來因。當無絲毫舛錯。而惜乎從旁冷觀者之無人也。

徐四墓女子

擺牙喇徐四。居京城金魚衛街。家貧。屋內外五間。兄嫂二人同居。兄外出值宿。嫂素賢。謂徐四曰。北風甚大。室惟一煖炕。吾與叔俱畏寒。而又不便同炕宿。我今夜歸宿母家。以炕讓叔。

叔佳唯嫂遂歸。寧夜二鼓。月色微明。有叩門者。走入。美少年。貂帽狐裘。手挈一囊。坐炕上。泣曰。君救我。我非男子。君亦不必問我所由來。但許我一宿。我以貂裘為贈。解其囊示徐。金珠首飾。約直萬金。徐年少。見其貌美。懷竇。意不能無動。然終不知何家女。留之懼禍。拒之不忍。乃曰。奶奶姑坐。我與隣人商量。即歸。女曰。諾。徐自外掩門。奔往善覺寺。告方丈僧圓智。圓智者。高僧。有道。徐素所敬也。圓智聞之。亦大駭曰。此必大家貴妾。有故奔出。留之有禍。拒之不忍。予不如在我菴中坐。以待旦。俟天明歸家。未遲。徐以為然。圓智之弟子某。素無賴。聞之。乃偽作徐還家狀。開門滅燈。入遽上炕。抱女子卧矣。是夜其兄值宿。苦寒。以取皮衣。故四更還家。持燈照炕下。有男子履。大怒。以為妻與叔姦。拔腰間刀。連斷兩頭。奔告岳家。入門大呼。妻自內走出。其兄驚仆地。以為鬼也。正喧嚷間。而徐四與圓智亦來。方知誤殺之因。相與報官。刑部以為殺姦律。本勿論。但懸女頭招尸親。竟無認者。徐四憐女子之送死。鬻其金珠為收葬焉。

羊踐前緣

康熙五十九年。山東巡撫李公樹德生日。司道各具羊酒為壽。連日演戲。諸幕客互相娛宴。徹夜不卧。有刑名張先生。酒酣逃席。入房將就寢。聞紗帳內囁囁有聲。若男女交媾狀。怒以

為他幕客。暇優童。借其牀為淫所。大呼揭帳。則兩白羊跪而人淫。則羣官送禮之羊也。見人驚散。張笑以為奇。徧告同人。少頃。張昏迷仆地。以手自批其頰。罵曰。老奴可惡。我與謝郎生死因緣。隔四百七十年。方得一聚。談何容易。又被汝驚散。破人婚姻。罪不可饒。言畢。又自批頰。撫軍聞之。來視。笑慰之曰。謝家娘子。何必如此。吾生日本意放生行善。今將爾等數百隻盡行放生。聽汝配偶。以了夙緣。何如。張聽畢。叩首曰。謝大人躍然起矣。此事梁瑤峰相公言。鬼神欺人以應劫數。

本朝定鼎後。有顧姓者。妄欲糾常熟無錫兩邑民為亂。有點者某。知其無益而難于相禁。乃號于眾曰。某村關帝廟甚靈。盍禱于帝。取周將軍鐵刀。重百二十斤者。投河以卜之。沉則敗。不可起兵。浮則勝。可以起兵。其意以為鐵刀必沉之物。故試之以阻眾也。先禱于神。聚眾投刀。刀浮水面。如蕉葉一片。眾驚喜。即日揭竿起者數萬人。俄而王師至。剿絕無遺。

楚陶

乾隆丙寅夏。江陰縣民徐甲家。患黑青。火焚其突。矢盈於甑。嘯嗥無寧夕。里人咸患苦之時。已令劉君翰長。粵西名士也。禱於神。不應。延羽士賽祈。不應。乃託劉少司空星煒為文。禱于城隍。令齋沐投爐。宿神廡下聽命。翌日無所兆。但爐灰墳起。作楚陶二字。令謂曰。汝豈與楚

子不

語

卷五

八

人陶姓有完乎。甲大驚吐實云。甲幼年訪其宗人某往武昌路。患惡疾。同行者委之於道。分轉溝壑死矣。有一丐者。雄軀深目。分糗糲食之。攜與同乞。月餘病良已。丐者以力凌其舊。偶所得獨贏。因省書為甲作歸計。竟得歸。甲素有心計。為人傭租得婚娶。且小阜矣。亡何丐忽至。挾巨素。顏色窘甚。叩之曰。曩別後。竄身綠林。浮沉湖湘間二十載。今事敗捕急。請從子而底焉。甲唯唯語其子。子謂功令匿盜者與盜同罪。不如放之。使遠。甲方囁囁未決。忽伍伯數人入。繫其人以去。甲大驚。有拍手笑于房者。其子婦也。曰。大恩不報。新婦知若父子不恩。故已通知捕快召之入矣。獲厚貲。且得賞。何懼為。民無可奈何。顧常大恨。不意其祟至於此也。劉令曰。盜劫人而子殺盜。盜當其罪。何厲之能為。顧汝享其利。則汝亦盜也。神人烏能庇盜。無何祟益甚。燬其家殆盡。子若婦先後卒。祟乃絕。

藏魂罈

雲貴妖符。邪術最盛。貴州臬使費元龍赴滇。家奴張姓騎馬上。忽大呼墜馬。左腿失矣。費知妖人所為。張示云。能補張某腿者。賞若干。隨有老人至。曰。是某所為。張姓昔時倚主人勢。威福太過。故與為惡。戲張亦哀求。老人解荷包出一腿。小若蝦蟆。呵氣持咒。向張擲之。兩足如初。竟領賞去。或問費公何不威以法。曰。無益也。在黔時有惡棍某。案如山積。官杖殺之。投尸

於河三日還魂五日作惡如是者數次訴之撫軍撫軍怒請王命斬之身首異處三日後又活身首交合頸邊隱隱然紅絲一條作惡如初後毆其母母來控官手一鐔曰此逆子藏魂鐔也逆子自知罪大惡極故居家先將魂提出煉藏鐔內官府所刑殺者其血肉之體非其魂也以久煉之魂治新傷之體三日即能平復今惡貫滿盈毆及老婦老婦不能容求官府先毀其鐔取風輪扇扇散其魂再加刑於其體庶幾惡子乃真死矣官如其言杖斃之而驗其尸不浹旬已臭腐。

老嫗為妖

乾隆二十年京師人家生兒輒患驚風不周歲便亡兒病時有一黑物如鴿鷂盤旋燈下飛愈疾則小兒喘聲愈急待兒氣絕黑物乃去未幾某家兒又驚風有侍衛鄂某者素勇聞之怒挾弓矢相待見黑物至射之中弦而飛有呼痛聲血涔涔灑地追之踰兩重牆至李大司馬家之竈下乃滅鄂挾矢之竈下李府驚爭來問訊鄂與李素有戚道其故大司馬命往竈下覓之見旁屋內一綠眼嫗插箭於腰血猶淋漓形若獼猴乃大司馬官雲南時帶歸苗女最篤老自云不記年歲疑其為妖拷問之云有咒語念之便能身化異鳥專待二更後出食小兒腦所傷者不下數百矣李公大怒網縛置薪活焚之嗣後長安小兒病驚風者竟絕

署雷公

婺源董某弱冠時。暑月晝卧。忽夢奇鬼數輩。審視其面。相謂曰。雷公患病。此人嘴尖可替代也。授以斧。納其袖中。引至一處。壯麗如王者居。立良久。召入冠冕旒者。坐殿上。謂曰。樂平某村婦朱氏。不孝於姑。合遭天殛。適雷部兩將軍俱為行雨過勞。現在患病。一時不得其人。功曹輩薦汝充此任。汝可領符前往。董拜命出。自視足下雲生。閃電環繞。公然一雷公矣。頃刻至平界。即有社公導往。董立空中。見婦方詬詈其姑。觀者如堵。董取袖中斧一擊斃之。聲轟然。萬眾駭跪。歸復命王者。欲留供職。以母老辭。王亦不强。問董何業。曰。應童子試。王顧左右取郡縣冊閱之。曰。汝今歲可遊庠。遂醒。急語所親詣樂平縣驗之。果然震死一婦。時日悉合。方閱籍時。董竊睨邑試一名為程雋仙。二名為王佩葵。次年皆驗。

捉鬼

婺源汪啟明。遷居上河之進士第。其族汪進士波故宅也。乾隆甲午四月。一日夜夢魘良久。寤見一鬼逼帷立。高與屋齊。汪素勇突起搏之。鬼急奪門走。而誤觸牆。狀甚狼狽。汪追及之。抱其腰。忽陰風起。殘燈滅。不見鬼面目。但覺手甚冷。腰痛如甕。欲喊集家人。而聲喑不能出。久之極力大叫。家人齊應。鬼形縮小如嬰兒。各持炬來照。則所握者壞絲綿一團也。窗外瓦

礫亂擲如雨。家人咸怖。勸釋之。汪笑曰。鬼黨虛嚇人耳。奚能為。倘釋之。將助為祟。不如殺一鬼。以懲百鬼。因左手握鬼。右手取家人火炬燒之。膈膊有聲。鮮血迸射。臭氣不可聞。迨曉四隣驚集。聞其臭。無不掩鼻者。地上血厚寸許。腥膩如膠。竟不知何鬼也。王葑亭舍人為作捉鬼行紀其事。

某侍郎異夢

乾隆二十年。某侍郎督視黃河。駐劄陶莊歲除夕矣。侍郎素勤。騎足馬。跟從者四人。持懸火巡河。行冰淖中。一望黃茅白葦。自覺淒然。見草中有支布帳而露燭光者。召問。則主簿某也。侍郎愛其勤。大加誇獎。主簿請曰。大人除夕至此。夜已三鼓。天寒風緊。回館尚遠。某有度歲酒。敬獻上一醉。何如。侍郎笑而受之。飲數觴。仍歸公館。倦解衣卧。夢中依舊騎馬看河。覺所行處。便非前境。最後黃沙茫茫。行二里許。有火光出廬舍間。就之。老嫗迎門。細視即其亡母太夫人也。見侍郎驚曰。汝何至此。侍郎告以奉命看河之故。太夫人曰。此非人間。汝既來。如何能歸。侍郎方悟太夫人已亡。己身已死。遂大哭。太夫人曰。河西有老和尚。法力甚大。吾帶汝往求之。侍郎隨行。至一廟莊。嚴如王者居。南面坐一老僧。閉目無言。侍郎跪階下再拜。僧不為禮。侍郎問我奉天子命看河。因何至此。僧又無言。侍郎怒曰。我為天子大臣。縱有罪當

死亦須示我。使我心服。何默默如啞羊耶。老僧笑曰。汝殺人多矣。祿折盡矣。尚何問為。侍郎曰。我殺人雖多。皆國法應誅之人。非我罪也。僧曰。汝當日辦案時。果只知有國法乎。抑貪圖迎合。寵遷官乎。取案上如意。直指其心。侍郎覺冷氣一條。直逼五臟。心赧赧跳不止。汗如雨下。惶悚不能言。良久曰。某知罪矣。嗣後改過何如。僧曰。汝非改過之人。今日恰非汝壽盡之日。顧左右沙彌云。領他出。放他歸。沙彌同行。昏黑中。開其拳。出一小珠。光照黃河五次。一段直至陶莊。公館厯厯如白晝。太夫人迎來泣曰。兒雖歸不久。即來無多時別也。遂依原路歸。及門下馬而醒。日已午矣。眾河員賀節盈門。疑侍郎最勤。何以元旦不起。侍郎亦不肯明言其故。是年四月病嘔血。竟以不起。此事裴文達公為余言。

奉行初次盤古城案

北史稱毘睢國王頭長三尺。至今不死。予嘗疑其誕。康熙間。浙人方丈木泛海。被風吹至一處。宮殿巍峨。上署毘睢殿三字。方大驚俯伏。殿外兩霞帔者。引之入。有長頭王上坐。冕如巨桶。珍珠四垂。鬚拂拂然相觸。有聲。問丈木曰。汝浙人乎。曰然。王曰。離此五十萬里矣。賜丈木飲。米大如棗。丈木知王神靈。跪拜求歸。王顧謂侍臣曰。取第一次盤古皇帝成案。替他一查。丈木大駭。叩頭曰。盤古皇帝有幾個乎。王曰。天地無始無終。有十二萬年。便有一盤古。今來

朝天者已有盤古萬萬餘人。我安能記明數目。但元會運世之說已被宋朝人邵堯夫說破。可惜。歷來開闢總奉行第一次開闢之成案。尚無人說破。故風吹汝來。亦要說破此故。以曉世人耳。文本不解所謂。王曰。我且問汝。世間福善禍淫。何以有報。有不報耶。天地鬼神。何以有靈。有不靈耶。修仙學佛。何以有成。有不成耶。紅顏薄命。何以不薄。者亦有耶。才子命窮。何以不窮。者亦多耶。一飲一啄。何以有前定耶。日食山崩。何以有劫耶。彼善推算者。何以能知而不能免耶。彼怨天尤人者。天胡不降之罰耶。文本不能答。王曰。嗚呼。今世上所行。皆成案也。當第一次世界開闢十二萬年之中。所有人物事宜。亦非造物者之有心造作。偶然隨氣化之推遷。半明半暗。忽是忽非。如瀉水落地。偶成方圓。如孩童著棋。隨手下子。既定之後。竟成一本板板。帳簿生鐵鑄成矣。乾坤將毀時。天帝將此冊交代與第二次開闢之天帝。命其依樣奉行。絲毫不許變動。以故人意與天心。往往參差不齊。世上人終日忙忙急急。正如木偶傀儡。暗中有為之牽絲者。成敗巧拙。久已前定。人自不知耳。文本恍然曰。然則今之所謂三皇五帝。即前此之三皇五帝乎。今之二十一史中之事。即前此之二十一史中之事乎。王曰。然。言未畢。侍臣捧一冊至。上書康熙三年浙江方文本泛海至毘賽國。應將前定天機漏洩。俾世人共曉。仍送歸浙江云云。文本拜謝。臨別泣下。王搖手曰。子胡然。十二萬年之

後我與汝又會於此矣。何必泣為。既而笑曰。我錯我錯。此一泣亦是十二萬年。中原有此兩條眼淚。故照樣謄錄。我不必勸止也。文木問。王年壽。左右曰。王與第一次盤古同生。不與第一千萬次盤古同死矣。不曰。王不死。則乾坤毀時。王將安歸。王曰。我沙身也。歷劫不壞。萬物毀壞。變為泥沙而極矣。我先居於極壞之處。劫火不能燒。洪水不能淹。惟為惡風所吹。蕩上至九天。下至九淵。殊覺勞頓。每每枯坐數萬年。等盤古出世。覺日子太多。殊可厭耳。言畢口噓氣吹丈。丈。丈。木乘空而起。仍至海船上。月餘歸浙。以此語毛西河先生。先生曰。人但知萬事前定。而不知所以前定之故。今得是說。方始豁然。

子不語卷六

隨園戲編

猪道人即鄭鄭

明季華山寺中養一猪年代甚久毛盡脫落能持齋不食穢物聞誦經聲則叩首作頂禮狀合寺僧以道人呼之一夕老病將死寺中住持湛一和尚者素有道行將往他處說法召其徒謂曰猪道人若死必碎割之分其肉啖寺隣衆僧雖諾之而心以為非已而猪死乃私埋之湛一歸問猪死作何處分衆僧以實告且曰佛法戒殺故某等已埋葬之湛一大驚即往埋猪處以杖擊地哭曰吾負汝吾負汝衆僧問故曰三十年後某村有一清貴官無辜而受極刑者即此猪也猪前生係宰官有負心事知惡劫難逃託生為畜來求超度我故立意以刀解法厭勝之不意為汝輩庸流所誤然此亦大數無可挽回也崇禎間某村翰林鄭鄭素行端方在東林黨籍中為其舅吳某誣以杖母事凌遲處死天下冤之其時湛一業已圓寂衆方服其通因果也

徐先生

宿松石贊臣家饒于財兄弟數人資各數萬宿俗富饒之家每日必設一家常飯置外廳堂

不拘來客皆就食焉。號曰燕坐。忽有徐姓者。清瘦微鬚。亦來就食。指門外青山曰。君等曾見過山跳乎。曰未也。徐以手指三撮山。果三躍。衆人大奇之。呼為先生。先生謂贊臣曰。君等家資雖富。能煉丹可加十倍。羣兄弟感其言。置爐設竈。各出銀母數千。以求子金。二房弟婦某氏素黠。暗置銅於銀母中。不與先生見。亡何炭熾。風雷起於屋上。劈碎瓦數片。先生罵曰。此必有假銀攙雜。至千鬼神怒。詢之果然。合家駭服。先生置銅盤於空中。呼曰。丹來。盤中鏗然一錠墜下。連呼之。鏗鏗之聲不已。大錠小錠齊落于盤。先生曰。煉大丹在深山中。人迹不到之所。可致千萬。蓋隨我往江西廬山乎。石氏兄弟愈喜。即載銀數萬。隨先生往。未半途。先生上岸去矣。夜率大盜數十。明火執杖來。劫取銀曰。毋怖。我雖盜魁。然頗有良心。念汝等供養我甚誠。當留下千金。俾汝等還鄉。於是石氏兄弟以全數與之。惘惘然歸。十年後安慶按察使衙門獄吏差人來召贊臣曰。獄有大盜徐某。請君相見。贊臣不得已往。果見先生。先生曰。我劫數已盡。死亦何辭。但念我數年交誼。為其遺骸。脫手上金釧四隻。與贊臣為棺費。且曰。我大限在七月一日未時。汝可來送。至期贊臣往市曹見先生。反接待斬。忽胯下一小兒作先生音曰。看殺我看殺。我須臾頭落。小兒亦不見。其時臬使為朝廷主滿洲正藍旗人。

秦毛人

湖廣鄖陽房縣有房山高險幽遠四面石洞如房多毛人長丈餘遍體生毛往往出山食人雞犬拒之者必遭攢搏以槍砲擊之鉛子皆落地不能傷相傳制之之法只須以手合拍叫曰築長城築長城則毛人倉皇逃去余有世好張君名敬者曾官其地試之果然土人曰秦時築長城人避入山中歲久不死遂成此怪見人必問城修完否以故知其所怯而嚇之數千年後猶畏秦法可想見始皇之威

獾

房山有獾獸好食銅鐵而不傷人凡民間犁鋤刀斧之類見則涎流食之如腐城門上所包鐵皮盡為所啖

人同

喀爾喀有獸似猴非猴中國人呼為人同番人呼為噶里往往窺探穹廬乞人飲食或乞取小刀烟具之屬被人呼噶即棄而走有某將軍蓄養之喚使莖豆樵汲等事頗能服役居一年將軍任滿歸人同立馬前淚下如雨相從十餘里麾之不去將軍曰汝之不能從我至中國猶我之不能從汝居此土也汝送我可止矣人同悲鳴而去猶屢回頭仰視云

人蝦

國初有前明逸老某欲殉難而不肯死于刀繩水火念樂死莫如信陵君以醇酒婦人自戕
做而為之多娶姬妾終日荒淫如是數年卒不得死但督脉斷矣頭彎背駝偃僂如熟蝦匍
匐而行人戲呼之曰人蝦如是者二十餘年八十四歲方死王子堅先生言幼時猶見此翁
鴨嬖

江西高安縣僮楊貴年十九微有姿性柔和有狎之者都無所拒一日夏間浴于池中忽一
雄鴨飛起嚙其臀而以尾撲之作抽疊狀擊之不去須臾死矣尾後拖下肉莖一縷臊水涓
涓然合署人大笑呼楊為鴨嬖

眉屨精

無錫華生美風姿家居水溝頭密通聖廟廟前有橋甚闊多為游人憩息夏日生上橋納
涼日將夕步入學宮見間道側一小門有女徘徊戶下生心動試前乞火女笑而與之亦以
目相注生更欲進詞而女已闔扉遂記門徑而出次日再往女已在門相待生叩姓氏知為
學中門斗女且曰妾舍逼隘不避耳目卿家咫尺但得靜僻一室妾當夜分相就卿明夕可
待我于門生喜急歸誑婦以畏暑宜獨寢洒掃外室潛候于門女果夜來携手入室生喜過
望自是每夕必至數月後生漸羸弱父母潛窺寢處見生與女並坐嬉笑亟排闥入寂然無

人乃嚴詰生生備道始末父母大駭偕生赴學宮蹤跡絕無何時門徑遍訪門斗中亦並無有女者共知為妖乃廣延僧道請符籙一無所效其父研硃砂與生曰俟其來時潛印女身便可蹤跡生俟女睡以硃砂散置髮上而女不知次日父母偕入聖廟遍尋絕無影響忽聞鄰婦詬小兒曰甫換新褲又染猩紅從何處染來耶其父聞而異之往視小兒褲上盡硃砂因究兒所自曰適騎學宮前負碑龜首不覺染此往視肩屬之首硃砂在焉乃啟學官碎碑下龜首石片片有血絲腹中有小石如卵堅光若鏡錘之不碎遠投太湖自是女不復來閱半月女忽直入寢所詈生曰我何負卿竟碎我身體然我亦不惱也卿父母所慮者惟卿病耳今已乞得仙宮靈藥服之當無恙出草葉數莖強生食其味香甜且云前者居處相近可朝夕往返今稍遠便當長住此矣自是白晝見形惟不飲食家人大小咸得見之生妻大罵女笑而不答每夕生妻擁生坐牀不令女上女亦不强但一就枕妻即惓惓長睡不知所為而女獨與生寢生服靈藥後精神頓好絕不似曩時孱弱父母無奈姑聽之如是年餘一日生偶行街市有一疥道人熟視生曰君妖氣過重不寔言死期近矣生以寔告疥道人邀入茶肆取背上葫蘆傾酒飲之出黃紙二符授生曰汝持歸一貼寢門一貼牀上毋令女知彼緣尚未絕俟八月十五夜吾當來相見時六月中旬也生歸如約貼符女至門驚却大詬

曰何又薄情若此然吾豈懼此哉詞甚厲而終不敢入良久大笑曰我有要語告君憑君自擇君且啟符如其言乃入告生曰郎君貌美妾愛君道人亦愛君妾愛君想君為夫道人愛君想君為龍陽耳二者郎君擇焉生大悟遂相愛如初至中秋望夕生方與女並坐看月忽聞喚名聲見一人露半身於短牆外迫視之疥道人也拉生告曰妖緣將盡特來為汝驅除生意不欲道人曰妖以穢言謗我我亦知之以此愈不饒他書二符曰速去擒來生方逡巡適家人出遽將符送至妻所妻大喜持符向女女戰慄作噤乃縛女手擁之以行女泣謂生曰早知緣盡當去因一點痴情淹留受禍但數年恩愛君所深知今當永訣乞置我于牆陰勿令月光照我或冀須臾緩死君能見憐否生固不忍絕之也乃擁女至牆陰手解其縛女奮身躍起化一片黑雲平地飛升道人亦長嘯一聲向東南騰空追去不知所往

陰間中秋官不辦事

羅之芳湖北荊州府監利縣舉人辛未會試有福建浦城縣李姓者來拜曰足下今科必中但恐未能館選羅詢其故李不肯說云俟驗後再說榜發果中進士竟未館選乃往問之據云前得一夢夢足下將為浦城縣老父臺故來相訪羅還家選期尚早乃就館某氏自道將來選官必得浦城矣不料處館三年一病而歿家中亦不知李所說夢中事也又一年後八

月十五日家中請仙。乩盤大書。我係羅之芳。今回來了。合家不信。乩上書。爾等若不信。有螺螄灣田契一紙。我當年因歿于館中。未得清付家中。尚記得夾在禮記某篇內。爾等現在與田隣構訟。可查出呈驗。則四至分明。訟事可息。家人當即檢查。果得此契。于是合家痛哭。乩上亦寫數十哭字。問現在何處。乩寫。做浦城縣城隍。且云。陰間比陽間公事更忙。一刻不暇。惟中秋一日。例不辦事。然必月朗風清。英魂方能行遠。今適逢此夕。故得間回家一走。若平常日子。便不得暇回來了。又吩咐家人。庭外草木不得搖動。我帶回鬼吏鬼卒有十餘人。皆依草附木而棲。鬼性畏風。若無所憑藉。被風一吹。便不知飄泊何處。豈不是我做城隍的。反害了他們麼。乩盤書畢。又做長賦一篇乃去。

縛山魃

湖州孫叶飛先生掌教雲南。素豪於飲。中秋夕招諸生飲于樂志堂。月色大明。忽几上有聲。如大石崩壓之狀。正愕視間。門外有怪頭戴紅緯帽。黑瘦如猴。頸下綠毛茸茸。然以一足跳躍而至。見諸客方飲。大笑去。聲如裂竹。人皆指為山魃。不敢近前。伺其所往。則闖入右首厨。房厨者醉卧牀上。山魃揭帳視之。又笑不止。眾大呼。厨人驚醒。見怪。即持木棍毆擊。山魃亦伸臂作攫搏狀。厨夫素勇。手抱怪腰。同滾地上。眾人各持刀棍來助。斫之不入。棍擊良久。漸

漸縮小。面目模糊。變一肉團。乃以繩捆于柱。擬天明將投之江。至雞鳴時。又復几上有極大聲響。急往視之。怪已不見。地上遺緯帽一頂。乃書院生徒朱某之物。方知院中秀才往往失帽。皆此怪所竊。而此怪好戴緯帽。亦不可解。

門夾鬼腿

尹月恆住杭州艮山門外。自沙河灘歸。懷羹半斤。路經鉢孟潭。人稀地曠。有義塚數堆。覺懷內輕鬆。探所買羹已失去矣。因轉身尋至義塚。見羹肉剖碎。並聚塚尖。尹復捨至懷內。踉蹌歸家。食未竟而病大作。喊云。吾等不嘗羹肉久矣。欲借以解宿饑。汝必盡數取回。何吝啻若是。今吾等至汝家。非飽食不去。其家懼。即供飯為主人贖罪。杭俗例。凡送鬼者。前人送出門。後人把門閉。其家循此例。閉門過急。尹復大聲云。汝請客當恭敬。今吾等猶未走。而汝門驟閉。夾壞我腿。痛苦難禁。非再大烹請我。則吾永不出汝門矣。因復祈禳。尹病稍安。然旋好旋發。不脫體。卒以此亡。

祭雷文

黃湘舟云。渠田隣某有子。生十五歲。被雷震死。其父作文祭雷云。雷之神。誰敢侮雷之擊。誰敢阻。雖然。我有一言問雷祖。說是我兒。今生孽。我兒今年纔十五。說是我兒前世孽。何不使

他今世不出土雷公雷公作何語祭畢寫其文于黃紙焚之忽又霹靂一聲其子活矣

王介眉侍讀是習鑿齒後身

吾鄉孝廉王介眉名延年同薦博學鴻詞少嘗夢至一室秘書古器盎然橫陳榻坐一隻短身白鬚見客不起亦不言又有一人頎而黑揖介眉而言曰余漢之陳壽也作三國志黜劉帝魏寔出無心不料後人以為口寔指榻上人曰賴此彥威先生以漢晉春秋正之汝乃先生之後身聞方撰歷代編年紀事夙根在此須勉而成之言訖手授一卷書俾題六絕句而寢寢後謹記二句曰慚無晉漢春秋筆敢道前生是彥威後介眉年八十餘進呈所撰編年紀事得賜翰林侍讀

周若虛

慈溪周若虛久困場屋在城外謝家店教讀四十餘年凡村內長幼靡不受業一日晚膳後在館獨坐有學生馮某向前作揖邀若虛至家有要事相懇言畢告別辭色之間甚覺慘惋若虛憶馮某已死所見者係鬼不覺大驚即詣其家馮某之父夢蘭在門外竚立見即挽留小飲若虛亦不道其所以閒話家常不覺漏下三鼓不能回家夢蘭留宿樓上在中間設榻間壁即馮某之妻王氏住房隱隱似有哭聲若虛秉燭不寐見樓梯上有青衣婦人屢屢伸

頭窺探。始露半面。繼現全身。若虛呵問何人。其婦厲聲曰。周先生此時應該睡矣。若虛曰。我睡與不睡。與汝何干。婦曰。我是何人。與先生何干。即披髮漉血。持繩奔犯。若虛驚駭欲倒。忽背後有人用手扶持曰。先生休怕。學生在此保護。諦視之。即已故之馮生也。隨亦不見。若虛喊叫。其父夢蘭持燭上樓。若虛具道所見。夢蘭即叫媳婦王氏開門。杳無聲息。挾門入。則身已懸梁上矣。若虛協同解救。逾時始蘇。因午前王氏與小姑爭鬧。被翁責罵。短見輕生。惡鬼乘機而至。其夫在泉下知之。故求援於若虛。

葛道人以風洗手

葛道人者。杭州仁和人。家素小康。性好道。年五十外。分家貲半以與子。而挾其半以游。過錢唐江。將取道入天台山。路遇一叟拱手曰。子有道骨。盍學道。葛與談甚悅。叟曰。某福建人也。明習天文。曾官於欽天監。辭官歸二十年矣。子如不棄。明春當候子於家。葛居址與之。葛次年如期往訪。不遇。悵悵欲回。晚入旅店。又見一道士。貌偉神清。終夕不發一語。葛就而與談。自陳為訪仙故來。道士曰。子果有志。吾薦子入廬山。見吾師兄雲林先生。可以為子師。葛求薦書而往。行深山中十餘日。不見蹤跡。心竊疑之。一日見山洞中坐一老人。以手招風作盥沐狀。葛異之。因陳道人書拜於座下。老人曰。汝來太早矣。尚有人間未了緣三十年。吾且與

汝經一卷。法寶一件。汝出山誦經守寶。以濟世人。三十年後再入山。吾傳汝道可也。葛問以手招風。何為曰。修神仙術成者。食不用火。沐不用水。招風所以洗手也。因導葛出山行。未半日。已至南昌大路矣。至家。葛道人學其術。能治鬼服妖。所謂法寶者。乃一鵝子。石有縫。頗似人眼。有光芒能自動。閃閃如交睫。然葛亦不輕以示人也。

沈姓妻

杭城有沈姓者。住運司署前。與葛道人善。其長子旭。初妻有娠。詢道人說男女。道人命取水一碗來。沈與水置几上。道人默念咒語數通。側耳聽片時。蹙額曰。奈何奈何。沈驚問故。曰。汝妻不久有難。恐傷性命。不暇問男女也。沈雖素知道人靈異。然其妻甚健。疑信參半。未幾沈妻持燈上樓。忽大聲呼痛。其翁姑與其夫急走視之。已卧牀顛撲。面作笑容。曰。今日乃洩我恨。其聲若紹興人。沈夫妻環叩之。答曰。我自報冤。不干汝事。沈急命次子某往求道人。道人至。取米一碗。口作咒語。手撮米擊病者。病者作畏懼狀。曰。我奉符命報冤。道人勿打。道人曰。汝有何冤。病者答曰。予山陰人也。此女前生乃予隣家婦。予時四歲。偶戲其家。碎其碗。伊詈我。母與私夫某往來。故生此惡兒。予訴之母。母恐我泄其事。撻予至死。是致予死者。此婦也。我仇之久矣。今始尋著。道人告沈曰。報冤索命事。都是東嶽掌管。必須訴於嶽帝。允救方可。

以法治否則難救。沈清晨赴法華山嶽帝廟默訴其事。占得上上籤。歸告道人。其時婦胎已墮。道人嫌不潔不肯入房。沈合家哭求。道人乃詣榻前。書召彩雲符一紙。問好看否。病婦答曰。好。道人曰。何不出觀。應曰。諾。道人即捏訣。向空一捉。曰。得矣。馳下樓去。病人皆迷。若醒曰。我為何遍身痛極。腹甚肌。左右與之食。安未半刻。又作哭聲曰。汝擒我孫去。我在此亦能索汝命。言畢。顛狂如故。口中作聲甚雜。皆杭音。內有一鬼云。我輩皆張老頭兒。邀來你家。若肯齋薦我等。即去。沈邀僧作道場。衆聲稱謝不已。忽又作張老者聲云。我是正客。如何反輕我。諸人饅頭皆是菜心。我獨豆沙多。而菜心少。沈視所設張老位前。果如所言。乃換與之。求其去。終不肯復。請道人來。道人授桃枝一束。曰。吵則打之。沈持入。向病人作欲打勢。婦哀告曰。勿打我。我去。道人立門外。預設一甕。向空罵曰。速入此中。用符一紙封其口。攜去。沈婦從此愈矣。半年後有人遇道人于理安寺。見衆僧扛道人行。空室中七晝夜。不著土木。口吐黑汁數升。汗沾衣色如血。告人曰。我以童貞之身。污產婦穢氣。幸衆長老超度。不然幾墮落矣。

怪弄爆竹自焚

紹興民家有樓。終年鎖閉。一日有遠客來求宿。主人曰。宅東有樓。君敢居乎。客問故。曰。此樓素積縑重。二僕居之夜半。聞叫號聲。往視之。見二僕顏色如土。戰慄不能言。少頃云。我二人

甫睡尚未滅燭。見一物長尺許。如人間石敢當狀。至榻前。舉幃欲上。我等駭極。不覺大呼狂奔而下。所見如此。自是莫敢有樓居者。客間笑曰。僕請身試之。主人不能挽。為滌塵土。列几席而下榻焉。客登樓。燃燭。佩劍以待。漏三下。有聲索索。自室北隅起。凝睇窺之。見一怪如主人所言狀。跳而登座。翻閱客之書卷。良久。復啟其篋。陳物几上。一一審視。篋內有徽州炮竹數枚。怪持向燈前把玩。良久。燭花飛落。藥線上轟然一聲。響如霹靂。此怪唧唧滾地。遂歿不見。心大異之。慮其復來。待至漏盡。竟匿跡銷聲矣。晨起告主人。互相驚詫。至夜客仍宿樓上。杳無所見。此後樓中怪絕。

喀雄

喀雄者。姓楊。父作守備。早亡。表叔周某作副將。鎮河州。憐其孤。撫養之。周有女。年相若。見雄。少年聰秀。頗愛之。時與飲食。周家法甚嚴。卒無他事。有務子者。亦周戚也。直宿書齋。夏月。雄苦熱。徘徊月下。見周女冉冉而至。遂與成懽。次日入內。見女曉妝。雄目之而笑。女亦笑迎之。自後無日不至。務子聞其房中笑語。疑而窺之。見雄與周女相狎。而心大妬。密白周公。周入宅讓其夫人。夫人曰。女兒夜夜與我同牀焉。有此事。周終以為疑。借他事杖雄。而遣之。雄無所依。棲身蘭州古寺中。一日。有女忽至。帶來輜重甚富。雄驚且喜。問從何來。曰。與我叔父同。

來蓋周公之弟名錡者亦武官也方陞蘭州守備雄深信不疑與女居半月楊揚如富人叔到任後遇諸豪喜曰姪在此乎曰然叔策馬登其堂姪婦出拜乃周女也大驚問故雄具言之錡曰子來時不聞署中失女事豈吾兄諱之耶居數日借公事回河州備述其事周大駭曰吾女宛然在室頃且同飯那有此事或者其狐仙所冒託耶夫人曰與其使狐狸冒託我女之名玷我閨門不如竟以真女妻之有渠如何周兄弟二人大以為然即招雄歸成親合卺之夕西寧之女先已在房雄茫然不知所措女笑而謂之曰何事張皇兒孤也是為報德而來令祖作將軍時嘗擄于土門關兒實矢被擒令祖拔矢縱之屢欲報恩無從下手近知郎愛周女而不得故來作冰人以償汝願亦因子與周女有宿緣不然兒亦不能為力也今媒已成兒去矣倏然不見

常熟程生

乾隆甲子江南鄉試常熟程生年四十許頭場已入號矣夜忽驚叫似得瘋病者同號生憐而問之俯首不答日未午即收拾考籃投白卷求出同號生不解其意牽裾強問之曰我有虧心事發覺矣我年未三十時館某縉紳家弟子四人皆主人之子姪也有柳生者年十九貌美余心慕欲私之不得其間適清明節諸生俱歸家掃墓惟柳生與余相對余挑以詩曰

繡被憑誰寢。相逢自有因。亭亭臨玉樹。可許鳳棲身。柳見之臉紅。團而嚼之。余以為可動矣。遂強以酒俟其醉而私焉。五更柳醒。知已被污。大慟。余勸慰之。沈沈睡去。天明則柳已縊死牀上矣。家人不知其故。余不敢言。飲泣而已。不料昨進號。見柳生先坐號中。旁一皂隸將我與柳齋牽至陰司處。有官府坐堂上。柳訴良久。余亦認罪。神判曰。律載難姦者。照以穢物入人口例。決杖一百。汝為人師。而居心淫邪。應加一等治罪。汝命該兩榜。且有祿籍。今盡削去。柳生爭曰。渠應抵命。杖太輕。陰官笑曰。汝雖死。終非程所殺也。倘程因汝不從而竟殺汝。將何罪以抵之。且汝身為男子。上有老母。此身關係甚大。何得學婦女之見。羞忿輕生。易稱窺觀女貞亦可醜也。從古朝廷旌烈女。不旌貞童。聖人立法之意。汝獨不三思耶。柳聞之大悔。兩手自搏。淚如雨下。神笑曰。念汝迂拘。著罰往山西將善人家作節婦。替他謹守閨門。享受旌表。判畢。將我杖二十放還。魂依然在號中。現在下身痛楚。不能作文。就作文亦終不中也。不去何為。遂呻吟顏唐而去。

怪風

涼州大靖營。有松山者。在沙磧中。古戰場也。將軍搭思哈因。公領兵過其處。白草黃雲一望無際。忽見一山高千仞中。有火星萬點。蔽日而來。聲若雷霆。人馬失色。哈大驚。謂是山移。俄

而漸近不及回避乃同下馬閉目據地互相抱持頃之天地如墨人人滾地馬亦翻倒良久始定麾下三十六人滿面皆血石子嵌入面皮深者半寸回望高山已在數十里之外日暮抵大靖營告總兵馬成龍馬笑曰此風怪非山移也若山移公等死矣此等風塞外至冬常有之不傷性命但公等為沙石所擊從此盡成麻面年貌冊又須另造矣

孝女

京師崇文門外花兒市居民皆以製通草花為業有幼女奉老父居亦以製花生活父久病不起女忘啜廢寢明慰暗憂適有鄰媼糾眾婦女往了髻山進香者女因問進香可能療父病否媼曰誠心祈禱靈應如響女曰此間去山道里幾何曰百餘里曰一里幾何媼曰二百五十步女謹記之每夜靜父寢持香一炷自計步數里數繞院叩頭默祝身為女孝不能朝山之故如是者半月有餘何例了髻山奉祀碧霞元君凡王公搢紳每至四月無不進香以雞鳴時即上殿拈香者為頭香頭香必待大富貴家庶人無敢僭越時有太監張某往進頭香甫闢殿門已有香在爐中張怒責廟主廟主曰殿不曾開不識此香何由得上張曰既往不咎明日當來上頭香汝可待我毋許別人先入廟主唯唯次日始四更張已至至則爐中香已宛然一女子方禮拜伏地聞人聲倏不見張曰豈有神聖之前鬼怪敢公然出現者此

必有因。坐二山門外。聚香客而告之。並詳述所見容態服飾。一媼聽良久曰。據君所見。乃吾鄰女某也。因說其在家救父禮拜之事。張嘆曰。此孝女神感也。進香畢。即策馬至女家。厚賜之。認為義女。父病旋愈。因太監周卹。故家漸溫飽。女嫁大興張氏。為富商妻。

老嫗變狼

廣東崖州農民孫姓者。家有母年七十餘。忽兩臂生毛。漸至腹背。再至手掌。皆長寸餘。身漸偃僂。尻後尾生。一日仆地。化作白狼。衝門而去。家人無奈何。聽其所之。每隔一月。或半月。必還家視其子孫。照常飲食。隣里惡之。欲持刀箭殺之。其子婦乃買豚蹄俟其再至。囑曰。婆婆享此以後。不必再來。我輩兒孫深知婆婆思家無惡意。彼隣居人那能知道。倘以刀箭相傷。則做兒媳者。心上如何忍得。言畢。狼哀號良久。環視各處。然後走出。自後竟不來矣。

義犬附魂

京中常公子某少年。貌美。愛一犬。名花兒。出則相隨。春日豐台看花。歸遲。人散。遇三惡少。方坐地轟飲。見公子美。以邪語調之。初而牽衣。繼而親嘴。公子羞沮。遮攔。力不能拒。花兒咆哮。奮前咬噬。惡少怒。取巨石擊之。中花兒之頭。腦漿迸裂。死于樹下。惡少無忌。遂解帶縛公子手足。剝去下衣。兩惡少踏其背。一惡少褪褲。按其臀。將淫之。忽有獼猴從樹林中突出。背後

咬其腎囊。兩子齊落。血流滿地。兩惡少大駭。擁傷者歸。隨後有行人過解。公子縛以下衣與之。始得歸家。心感花兒之義。次日往收其骨。為之立塚。夜夢花兒來作人語曰。犬受主人恩。正欲圖報。而被凶人打死。一靈不昧。附魂于豆腐店癩狗身上。終殺此賊。犬雖死。犬心安矣。言畢哀號而去。公子明日訪至賣腐家。果有癩狗。店主云。此狗奄奄既病且老。從不咬人。昨日歸家。滿口是血。不解何故。遣人訪之。惡少到家死矣。

白虹精

浙江塘西鎮丁水橋。篙工馬南箴。攜小舟夜行。有老婦攜女呼渡。舟中客拒之。篙工曰。黑夜婦女無歸。渡之亦陰德事。老婦攜女應聲上坐。艙中嘿無言。時當孟秋。斗柄西指。老婦指而顧其女笑曰。豬郎又手指西方矣。好趨風氣若是乎。女曰。非也。七郎君有所不得已也。若不隨時為轉移。慮世間人不識春秋耳。舟客怪其語。瞪愕相顧。婦與女夷然。絕不介意。舟近北關門。天已明。老婦出囊中黃豆升許。謝篙工。并解麻布一方。與之。包豆曰。我姓白。住西天門。汝他日欲見我。但以足踏麻布上。便升天而行。至我家矣。言訖不見。篙工以為妖。撒豆于野。歸至家。捲其袖。猶存數豆。皆黃金也。悔曰。得毋仙乎。急奔至棄豆處。迹之。豆不見。而麻布猶存。以足躡之。冉冉雲生。便覺輕舉。見人民村郭。歷歷從脚下經過。至一處瓊宮絳宇。小青夜

侍戶外曰郎果至矣入扶老婦人出曰吾與汝有夙緣小女欲侍君子高工謙讓非耦婦人曰耦亦何常之有緣之所在即耦也我呼渡時緣從我生汝肯渡時緣從汝起言未畢笙歌酒肴婚禮已備高工居月餘雖恩好甚隆而未免思家謀之女女教仍以足躡布可乘雲歸高工如其言竟歸丁水橋鄉里聚觀不信其從天而下也嗣後屢往屢還俱以一布為車馬高工之父母惡之始焚其布異香屢月不散然往來從此絕矣或曰姓白有白虹精也

冷秋江

乾隆十年鎮江程姓者抱布為業夜從象山歸過山脚荒塚疊疊有小兒從草中出牽其衣程知為鬼呵之不去未幾又一小兒出執其手前小兒牽往西西皆牆也牆上簇簇然黑影成羣以泥擲之後小兒牽往東東亦牆也牆上啾啾然鬼聲成羣以沙撒之程無可奈何聽其牽曳東鬼西鬼始而嘲笑繼而喧爭程不勝其苦仆于泥中自分必死忽羣鬼呼曰冷相公至矣此人讀書迂腐可憎須避之果見一丈夫魁肩昂背高步闊視持大扇擊手作拍板口唱大江東于于然來羣鬼盡散其人俯視程笑曰汝為邪鬼弄耶吾救汝汝可隨吾而行程起從之其人高唱不絕行數里天漸明謂程曰近汝家矣吾去矣程叩謝問姓名曰吾冷秋江也住東門十字街程還家口鼻竅青泥俱滿家人為薰沐畢即往東門謝冷姓者杳無

其人至十字街問左右隣曰。冷姓有祠堂。其中供一木主。名嶠。乃順治初年秀才。秋江者其號也。

釘鬼脫逃

句容捕者殷乾。捕賊有名。每夜伺人于陰僻處。將往一村。有持繩索者。貿貿然急奔衝突其背。殷私憶此必盜也。尾之至一家。則踰垣入矣。殷又私憶捕之不如伺之。捕之不過獻官。未必獲賞。伺其出而劫之。必得重利。俄聞隱隱然有婦女哭聲。殷疑之。亦踰垣入。見一婦梳妝對鏡。梁上有蓬頭者。以繩鉤之。殷此知乃縊死鬼求代耳。大呼破窗入。隣佑驚集。殷具道所以。果見婦懸于梁。乃救起之。婦之公姑咸來致謝。具酒為款。散後從原路歸。天猶未明。背簑簑有聲。回顧則持繩鬼也。罵曰。我自取婦。干汝何事。而破我法。以雙手搏之。殷膽素壯。與之對搏。拳所著處。冷且腥。天漸明。持繩者力漸憊。殷愈奮勇。抱持不釋。路有過者。見殷抱一朽木。口喃喃大罵。上前諦視。殷恍如夢醒。而朽木亦墜地矣。殷怒曰。鬼附此木。我不赦木。取釘釘之。庭柱每夜聞哀泣聲。不勝痛楚。過數夕。有來共語者。慰唁者。代乞恩者。啾啾然聲如小兒。殷皆不理。中有一鬼曰。幸主人以釘釘汝。若以繩縛汝。則汝愈苦矣。羣鬼噪曰。勿言勿言。恐洩漏機關。被殷學乖。次日殷以繩易釘。如其法。至夕不聞鬼泣聲。明旦視朽木竟遁去。

櫻桃鬼

子七十九

熊太史本僦居京師之半截衙街與莊編修令輿居相隣每夜置酒互相過從八月十二日夜莊具酒飲熊賓主共坐忽桐城相公遣人來招莊去熊知其即歸獨酌待之自斟一杯置几上未及飲杯已空矣初猶疑已之忘之也又斟一杯伺之見有巨手藍色從几下伸出探杯熊起立藍手者亦起立其人頭目面髮無一不藍熊大呼兩家奴悉至燭照無一物莊歸聞之戲熊曰君敢宿此乎熊年少氣豪即命僮取被枕置榻上而麾僮出獨持一劍坐劍者大將軍年羹堯所贈平青海血人無算者也時秋風怒號斜月冷照榻施綠紗帳空鳴澄澈街鼓鳴三更心怯此怪終不能寐忽几上鏗然擲一酒杯再鏗然擲一酒杯熊笑曰偷酒者來矣俄而一腿自東窗進一目一耳一手半鼻半口一腿自西窗進一目一耳一手半鼻半口似將人身當中分路作兩半者皆作藍色俄而為一皎皎然怒睨帳中冷氣漸逼帳忽自開熊起拔劍斫之中鬼臂如著敝絮了無聲響奔窗逃去熊追至櫻桃樹下而滅次早主人起見窗外有血痕急來詢問熊告所以乃斬櫻桃樹焚之尚帶酒氣窗外有司閤奴老矣既聾且瞽所卧窗榻乃鬼出入經過處杳無聞見軒聲如雷熊後年登八旬長子巡撫浙江次子監司湖北常笑謂人曰余以膽氣福氣勝妖終不如司閤奴之聾且瞽尤勝妖也

鼠噬林西仲

福建耿藩之變。廈門司馬林西仲不降。被縛入獄。西仲平素畫一小像。忽被鼠噬斷其頭環頸一線。如刀截者。家人號哭。以為不祥。未幾王師破耿。出西仲于獄。復其官。加遷三級。西仲還家。家人置酒慶再生。是夕聞羣鼠聲啾啾甚忙。扛一物置几上去。視之所銜去小像之頭。共持來還西仲也。

子不語卷七

隨園戲編

尹文端公說二事

乾隆十五年尹文端公總督陝西蘇州顧某者為綏德州知州貌素豐是年九月顧赴西安求見則尪羸已甚尹公疑其病問之顧跪而請曰某平生讀書從不信鬼神事況敢妄言於大人前耶今旦暮將死不敢不告為身後計本年五月初七日清晨起坐書齋見一人青衣皂帽持帖入曰某官請公會訊備騎在門視其帖同寅湯拭也某即上馬出城北行三十里至公廨有古衣冠者迎揖曰所以屈公至者為欲造姓名冊送上帝須與公會辦某未答旁一吏跪啟冊草創未就須八月二十四日方可騰清古衣冠者目皂衣人送某還約至期勿爽某復上馬行三十里入署見己身僵卧牀上妻子號泣于旁皂衣者推某身自其口入格格然如不可復合四肢筋骨五臟之間酸楚莫狀蘇醒後始進米飲自此部署公私至八月二十四日晨起即具衣冠訣別幕友妻子泣囑曰尸勿寒且緩殮至于昏暈類中風者果皂衣人來引至前處古衣冠者坐堂上列兩几于前如世間會審狀吏逐名點唱無相識者至第三名即本州之皂隸某也第八十五名本州之東房吏某也其餘人眼中雖甚熟悉而不

知姓名呼二人到案前問之亦云不知何以到此古衣冠者笑曰公何問耶公永當在此共事自然具曉一切問來當何時曰今年十月初七日公趁此時速歸部署家事可也復拱手別蘇醒如故身之狼狽尤甚于前未幾此縣大疫一吏一役俱染疫亡今已九月死期不遠故來訣別大人尹公慰之再三泣拜去明年正月尹公巡邊過綏德州內幕許孝章者素知其事方留心訪顧而顧仍無恙來謁于轅體充寔如故公戲之曰鬼言何以靈于吏役而不靈于汝耶顧叩頭謝恩亦不解其何故

公督陝時接華陰縣某稟啟云為觸犯妖神陳情稟死事卑職三廳前有古槐一株遮房甚黑意欲伐之而邑中吏役僉曰是樹有神伐之不可某不信伐之并掘其根根盡見鮮肉一方肉下有畫一幅畫赤身女子橫卧卑職心惡之焚其畫以肉飼犬是夜覺神魂不寧無病而憔悴日甚惡聲洶洶目無見而耳有聞自知不久人世乞大人別委署篆者來尹公得稟袖之與幕客傳觀曰此等稟帖作何批發言未畢華陰縣報病故文書至矣

霹靂脯

海州朱先生康熙間人貌三四十歲或出或隱不知寒暑常曰海州氣象好惜讀書者少耳出遊數年歸語人曰吾家竹垞子殊博雅可與談山陽閻百詩亦後來之秀惜其俱未聞道

耳。居亡何。又語人曰。我何罪于天。而今日有雷擊我。我不得不相抗。但恐驚諸君。諸君須避之。至期雲雨晦冥。見大蜘蛛脚自空中下。雷乍響而噤矣。曠野有血肉一團。大如車輪。朱指示人曰。此關敗霹靂脯也。以酒烹之。獨坐而啖。又一日雷雨復集。朱張口空中。吐白絲數百丈。盤密如網。有人龍騰空而至。奮鬣舒爪于網外。終不能入。良久入雲去。朱嘆曰。海濱多怪物。不可久居。吾將逝矣。竟去不知所終。人疑為蜘蛛精也。

瘟鬼

乾隆丙子。湖州徐翼伸之叔岳劉民牧。作長洲主簿。居前宗伯孫公岳頒賜第。翼伸歸湖之便訪焉。天暑浴于書齋。月色微明。覺窗外有氣噴入。如曉行臭霧中。几上雞毛帚盤旋不已。徐拍牀唱之。見牀上所挂浴布與茶杯飛出窗櫺外。窗外有黃楊樹。杯觸樹碎聲鏗然。徐大駭。喚家奴出視。見黑影一團繞瓦有聲。良久始息。徐坐牀上。片時。帚又動。徐起以手握帚。非平時故物。濕軟如婦人亂髮。惡臭不可近。冷氣自手貫臂直達于肩。徐強忍持之。牆角有聲如出甕中者。初似鸚鵡學語。繼似小兒啼音。稱我姓吳名中。從洪澤湖來。被雷驚。故匿於此。求恩人放歸。徐問現在吳門大瘟。汝得非瘟鬼否。曰是也。徐曰。是瘟鬼。則我愈不放汝。以免汝去害人。鬼曰。避瘟有方。敢獻方以乞恩。徐令數樂名而手錄之。錄畢不勝其臭。且臂冷不

可耐欲放之。又懼為祟。家奴在旁各持罈罐請納幣而封焉。徐從之。封投太湖。所載方雷丸四兩。飛金三十張。硃砂三錢。明礬一兩。大黃四兩。水法為丸。每服三錢。蘇州太守趙文山求其方以濟人。無不活者。

千年仙鶴

湖州菱湖鎮王靜巖家饒于財。房室高敞。有九思堂。廣可五六畝。宴客日暮。必聞廳柱下有聲如敲竹片。靜巖惡之。對柱祝曰。汝鬼耶。則三響。乃應四聲。曰。若仙耶。則四響。乃應五聲。曰。若妖耶。則五響。乃亂應無數。有道士某來設壇。用雷簽插入柱下。忽家中婢頭墮起痛。不可忍。道士撒簽。婢痛止。間一日。婢忽狂呼。如傷寒發狂者。召醫視之。按脉未畢。舉足踢醫。傷面血流。男子有力者四五人。抱持不能禁。王之女初笄。聞婢病來視之。初入門。大驚仆地。曰。非婢也。其面方如牆白色。無眼鼻口耳。吐舌赤如丹砂。長三四尺。向人噏張。女驚不已。遂亡。女死而婢愈。王百計驅妖。有請乩仙者。來言仙人草衣翁甚靈。可以鎮邪。王如其言。設香案置盤。乩筆劃然有聲穿窗而出。于窗紙上大書曰。何苦何苦。土地受過。主人問乩。乩言草衣翁因地邪未去。遽請仙駕。將當方土地神發城隍答二十矣。自後此妖寂然。草衣翁與人酬酢甚和。所言多驗。或請姓名。曰。我千年仙鶴也。偶乘白雲過鄱陽湖。見大黑魚吞人。予怒而啄

之魚傷腦死。所吞人以姓名假我。以狀貌付我。我今姓陳名芝田。草衣者吾別字也。或請見之。曰可。請期。曰在某夜月明時。至期見一道士立空中。面白微鬚。冠角巾。披晉唐服飾。良久如烟散矣。

夏太史說三事

高郵夏醴谷先生督學湖南。舟過洞庭。值大風浪。諸船數千泊岸未發。夏性急欲趕到任日期。命舫工逆風而行。諸船隨之揚帆。至湖心風愈大。天地昏冥。白浪如山。見水面二短人長尺許。面目微黑。掠舟指櫓。似巡邏者。諸船中人俱見之。風定日出。漸隱去矣。

公居督學衙門。家丁子弟。白日見怪。見者必病。公夫人扃閉子弟。午後不許至園。囑公致祭。公不信。是夜閱卷燈下。聞哭聲自西來。殷殷田田。羣響雜沓。飛沙打窗如雨而下。公厲聲曰。吾已悉爾意。明日祭汝可也。其聲漸遠而滅。公詰朝尋其聲來之處。有破屋一間。木主數十。皆前任學臣閱卷幕友。卒于署者。因為文具牲牢祭之。此後怪絕。

公門生朱仕琇。從福建入都。至山東往平道中。日暮投宿。風雨交至。遣家人先行覓店停車。于三叉路口待之。夜二更。天地昏黑。至遠樹中火光。忽上忽下。疑為家人持火至矣。少頃火光漸近。大如車輪。錯落數十。高者至蒼天。低者及馬足。大駭。以為必非人燈。近視之。火光中

有三人掠車而過其中行者當額閃閃有眼朱衣博帶鬚眉偉然旁侍兒錦衣玉貌扶之而行最前一白鬚老翁僂僂先驅背有穴孔如碗大火光從此孔出如竈突洩烟者然見人了無驚異徐步入遠村而歿少頃家人與店家至云共見之相與詫駭而已

石崇老奴才

康熙間任雨林進士有詩名宰河南鞏縣晝卧書室覓簪花女郎持名紙稱石大夫招飲與夫盈門俱來迎接任不覺身隨之行良久至一府閉閣巍然主人戴晉巾錦襜褕叉手出迎談論風發坐定席設水陸奇珍皆目所未覩女樂二人舞修修然酒酣主人起握任手行至後園極亭臺花木之勝園後有井水綠色主人手黃金勺呼左右酌水為任公解醒任初沾唇覺有辛惡之味唇為之焦因辭謝不舉其勺主人強之衆美人伏地勸請任不得已為盡之俄而腹痛欲裂呼號求歸主人拱手曰客果醉矣且暫別再會任倉皇登車痛愈甚從原路歸過城隍廟城隍神趨出迎喏曰石季倫老奴才又毒人乎昨作主飲君者晉石崇也崇生時取精多用物宏誅死時受孫秀屠割血肉狼藉強魂不散為羅刹尊神誓殺名士三千以洩生平好名之忿吾第十九人君第二十九人也吾以生平正直訴之上帝帝不能救封為城隍神賜藥二丸曰有真名士被害者以此救之君有文行故在此相救言畢取藥塞任

口中任痛遽止頃刻汗出而寤其原卧之處家人環泣已迷憐二日矣後修鞏縣故城掘地得碑鐫金谷兩大字類索幼安筆法始知石氏金谷不在今洛陽也

鬼差貪酒

杭州袁觀瀾年四十未婚隣人女有色袁慕之兩情屬矣女之父嫌袁貧拒之女思慕成癡卒袁愈悲悼月夜無以自解持酒尊獨酌見牆角有蓬首人手持繩若有所牽睨而微笑袁疑為隣之差役招曰公欲飲乎其人點頭斟一杯與之嗅而不飲曰嫌寒乎其人再點頭熱一杯奉之亦嗅而不飲然屢嗅則面漸赤口大張不能復合袁以酒澆入其口每酒一滴則面一縮盡一壺而身面俱小若嬰兒然癡迷不動牽其繩所縛者隣氏女也袁大喜具酒罌取蓬首人投而封之畫八卦鎮壓之解女子縛與入室為夫婦夜有形交接畫則聞聲而已逾年女子喜告曰吾可以生矣且為君作美妻矣明日某村女氣數已盡吾借其尸可活君以為功兼可得資財作奩費袁翌日往訪某村果有女氣絕方殮父母號哭袁呼曰許為吾妻吾有藥能使還魂其家大喜許之言附女耳低語片時女即躍起合村驚以為神遂為合甕女所記憶皆非本家之事逾年漸能曉悉貌較美於前女

李倬

李倬者福建人。乾隆庚午貢生。赴京鄉試。路過儀徵。有並舟行者。自稱姓王名經。河南洛陽縣人。赴試京師。資費不足。求李挈帶。李許之。同舟言笑甚歡。出所作制藝。亦頗清雅。惟篇幅稍短耳。與共食。必撒飯于地。每舉碗。但嗅其氣。無一粒納喉者。李疑而憎之。王似解意。謝曰。某染膈症。致有此累。幸毋相惡。既至京師。將賃寓所。王長跪請曰。公毋畏我非人也。乃河南洛陽生員。有才學。當拔貢。為督學某受賂黜落。憤激而亡。今將報仇于京師。非公不能帶往。入京城時。恐城門神阻我。需公低聲三呼我名。方能入其所。稱督學某。即李之座師。李大駭。拒之。鬼曰。公黨師拒我。我行且崇公。李無奈何。如其言。舍館定。即往謁座主。其家方環泣。聲達戶外。座主出曰。老夫有愛子。生十九年矣。聰明美貌。為吾宗之秀。前夜忽得瘋疾。疾尤奇。持刀不殺他人。專殺老夫。醫者莫名其病。奈何。李心知其故。請曰。待門生入視。郎君言未畢。其子在內笑曰。吾恩人至矣。吾當謝之。然亦不能解我事也。李入室握郎君手。語移時。旁人解。更駭愕。都來問李。李告之故。于是舉家跪李前。求為關說。李謂其子曰。君過矣。君以被黜之故。氣忿身死。畢竟非吾師殺君也。今若殺其郎君。絕其血食。殊非以直報怨之道。況吾與君有香火情。獨不為我地乎。其子語塞。瞋目曰。公語誠是。然汝師當日得賕三千。豈能安享。吾敗之而去足矣。手指曰。某室有玉瓶。價值若干。為我取來。至則擲而碎之。又手指曰。某

箱內有貂裘數領價值若干為我取來至則舉火焚之事畢大笑曰吾無恨矣為汝赦老奴拱手作去狀其子霍然病已李是年登第行至德州見王君復至則前驅魏峨冠帶尊嚴曰上帝以我報仇甚直命我為德州城隍尚有求于吾子者德州城隍為妖所憑冥位血食垂二十年我到任時彼必抗拒吾已選神兵三千與妖決戰公今夜聞刀劍聲切勿諦視恐有所傷邪不勝正彼自敗去但非公作一碑記曉諭居民恐四方未必崇奉我也公將來爵祿亦自非凡與公訣矣言畢拜謝垂淚而去是夜聞城內外兵馬喧然至五鼓始寂李詰朝往城隍廟焚香作記其道士已磨墨相待云昨夜大王到任託夢貧道教相迎也李為�鐫石立碑今猶存德州大東門外

王將軍妾

蘇州慕崇士宰河南汲縣未遇時館京師任姓家寓半截衚衕晚間獨宿燈下見物黑而毛攬其書簾慕手劍逐之無所得次晚月下如廁有女子冉冉來慕疑主人婢妾蹲不敢起女竟不去而冷風淒然慕始驚懼投以瓦了不復見慕踉蹌歸至書齋則女子在牀矣軍裝持刀容貌甚麗呼之不應驅之不去召他人觀之皆不能見慕遂病噉語曰我明朝王將軍妾也久不得祭故遣兒輩取食汝以劍傷之我親來謝過汝又蹲廁辱我我故來索命同寓賓

客俱為哀祈。女曰：能以衣服車馬送我歸故鄉，姑貸汝。眾如其言。慕蘇醒食粥未半，駒女又復來曰：吾為汝輩所紿，衣服領袖並未裁縫。吾何以為衣耶？可速選縫人善治之。眾客愈駭，視所陳之衣果未開摺也。整治再拜。慕竟病除。三年，慕登進士，選河南汲縣知縣。路過開封，宿客店。店之西偏廂室甚固，慕疑之，窺窗隙見朱棺一口橫于中堂，凝塵數寸。棺之前和題曰：王將軍亡妾張氏墓。大驚且悔，心鬱鬱不樂。薄暮，女果至，裝束如前，曰：昔妾逼君，妾之罪也。今君窺妾之緣，也妾在此數十年，非取人見代，不能自拔于幽冥。故今夜來伴君。慕大懼，連夜呼駒入城，告開封同寅將求道士驅之。開封守令留飲達旦，翌早與其至店中，一書僅自縊于牀，守令怒剖其棺，尸裝束鮮濃，僵而不腐，焚之竟無他怪。

仙鶴扛車

方綺亭明府作令江西，其同僚郭姓者，四川人，言少時曾上峨嵋山，意欲棄世學道。見老翁長髯秀貌，戴羽巾，飄飄然導之前行。至一處宮殿巍峨，似王者居，翁指示曰：汝欲學道，非王命不可。王外出未歸，汝少待。俄而仙樂嘹嘈，異香觸鼻，兩仙鶴扛水晶車，車中坐王者，狀如世上所畫香孩兒，紅衣文葆，潔白如玉，口嘻嘻微笑，長不滿尺許。諸神俯伏迎入宮。老翁奏曰：有真心學道人郭某求見王命，傳入。注視良久，曰：非仙才，速回人間。老翁掖郭下。郭問曰：

王何以年少老翁笑曰為仙為聖為佛及其成功皆嬰兒也汝不聞孔子亦儒童菩薩孟子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乎吾王已五萬歲矣郭無奈何仍自山下歸家猶記其殿門外朱書二對云胎生卵生濕生化生不生已天道地道人道鬼道道道無窮

紅花洞

潯水知縣曹江初官蜀時夏日晝寢見二隸卒牽馬來邀與俱行約二十餘里復有一人乘駿馬約束如軍官持令箭呼云奉上帝命煩君點放洞犯幸勿辭勞曹愕然不知其故再行二三里至深山有穴榜曰紅花洞石門一雙封鑰甚固洞口胥吏七八人具公案文冊跪迎道左軍官以令箭付曹囑云照冊點放言畢乘馬去曹登座一吏稟請啟洞向洞大呼開門者三有陰氣隨呼而出冷逼毛髮須臾女鬼數十蓬首垢面紛然雜至哀號困苦之聲不可言狀吏按冊唱名開鎖具驅向南行諸鬼逡巡若不得已而往者最後三女鬼向曹哀求免放曹辭以奉帝命不能為力三鬼憤慨罵曰二十年後會當相報放既畢軍官復來囑隸云曹公勞矣須好送還家隸卒仍以馬送至中途經大河馬渡水忽失前足而墮驚寤見家人環哭方知已死一日心祕其事不敢言于人後二十年長男婦病產卒未期年次媳當產亦病忽作囈語呼姑至前曰紅花洞事發矣我房舍已定當與李氏為隣笑指其小叔曰繼我

者當在此君。可恨翁當時令箭在手。樂得作人情。何故不肯乎。言畢張目大呼。血流被面。腹潰腸出。死姑與小叔奔告于曹。曹大駭。自憶此夢寔未嘗語人。不知乃媳何從知也。殮後寄其柩于古寺。寺中舊有朱棺一口。詢之果為某家妻李氏棺也。曹後第三子娶婦。亦以產卒。三婦年歲雖各有大小。計其始生皆與夢時相上下。後側室生兒皆無恙。

大毛人攫女

西北婦女小便多不用溺器。陝西咸寧縣鄉間有趙氏婦年二十餘。潔白有姿。盛夏月夜。裸而野溺。久不返。其夫聞牆瓦颯拉聲疑而出視。見婦赤身爬據牆上。兩腳在牆外。兩手懸牆內。急前持之。婦不能聲。啟其口出泥數塊。始能言曰。我出戶溺。方解褲。見牆外有一大毛人。目光閃閃。以手招我。我急走。毛人自牆外伸巨手提我髻至牆頭。以泥塞我口。將拖出牆。我兩手據牆掙住。今力竭矣。幸速相救。趙探頭外視。果有大毛人。似猴非猴。蹲牆下。雙手持婦脚不放。趙抱婦身與之奪。力不勝。乃大呼村隣。隣遠無應者。急入室取刀。擬斷毛人手。救婦刀至而婦已被毛人拉出牆矣。趙開戶追之。衆隣齊至。毛人挾婦去。走如風。婦呼救聲尤慘。追二十餘里。卒不能及。明早隨巨跡而往。見婦死大樹間。四肢皆巨藤穿縛。唇吻有巨齒。痕陰處潰裂。骨皆見。血裏白精。漬地斗餘。合村大痛。鳴于官。官亦淚下。厚為殯殮。召獵戶擒

毛人卒不得

吳生不歸

會稽縣東四十里地名長淩有吳生者年十八美丰儀讀書家中忽失所在越三日歸自言某日坐書室見美婦人降自屋上招與偕行隨至大第中陳設華美往來者無一男子室內更有一美倚窗斜睇具酒食共飲飲畢兩美迭就為歡叩以姓名俱笑不答但云此間樂我二人惟郎是從郎但安居可也居數日我偶動鄉思一女曰郎思家矣當送歸無苦郎心遂送至里門我纔得歸自此神思恍惚當午家人為具膳則云此味惡不似彼食美也當夕為拭牀帳則云此物惡不如彼物華也未幾又失去數日復歸所言如前但顏色漸焦舉體有腥氣家人延僧道醮祝都無所濟俄而數月不返生有弟某行經白塔見山洞口有遺帶認係兄物持歸率人秉火入洞見兄裸卧淤泥間作行房狀扶至家灌以藥餌甦張目怒曰我雲雨未畢卧錦衾中何奪我至此于是親族皆來守護以鐵索錮之厭以符錄生稍知懼不敢寐夜間衆方環坐忽聞響聲琅然有光若電繞室數匝失生所在鐵索斬然中斷門窗仍閉竟不知何自出也次晨再尋白塔山洞茫然無得矣于是遠近傳播洞中有妖聚觀者日以千計縣令李公懼生事親來搜看亦無所得乃以石封洞門觀者止而生竟不歸

狐仙冒充觀音三年

杭州周生從張天師過保定旅店見美婦人跪階下若有所祈生問天師天師曰此狐也向我求人間香火耳生曰盍許之天師曰彼修煉有年頗得靈氣若與香火恐恣威福為人間祟生愛其美代為祈請天師曰難却君情但令受香火三年毋得過期可也命法官批黃紙付之去三年後生下第出都過蘇州聞上方山某菴觀音極著靈異將往禱焉至山下同禱者教以步行曰此山觀音甚靈凡肩輿上山者中道必仆生不信肩輿上山未十數武扛果折生墜地幸無所傷遂下輿步行入廟見香燭極盛所謂觀音者坐錦幔中勿許人見生問僧僧曰塑像太美恐見者輒生邪念故也生必欲啟視果極妖冶不類他處觀音諦視之頗似曾相識者良久恍然是旅店中婦人生大怒指而數之曰汝昔求我說情故得此香火汝乃不感我恩而懷我輿何太沒良心也且天師只許汝受香火三年今已過期戀此不去豈竟忘前約乎語未畢像忽撲地碎僧大駭亦無可奈何俟生去糾金為之重塑而靈響從此寂然。

陳姓父幼子壯

揚州陳山農世業驛馬行年五十餘病卧見少年騎馬自外入掌其頸遂昏迷被少年提置

馬上疾馳出門陳號呼莫有救者至郊外少年擲之于地曰速來吾先行候汝復以掌擊其股乃馳去陳心遲疑而兩足不覺前進其行如飛亦不甚倦惟所穿履覺易敗敗則道旁有織履者為易之易畢即行了不通問問亦不答腹餒甚見市中穀饌試取食之亦無禁約行三晝夜見道旁去思碑題名知已入陝西咸陽城矣及郭門少年在焉叱曰來何遲累人三日痛楚即導入城止一家門外少年入復出曳其裾至戶內見婦人輟轉牀上若甚痛迫者少年挈其項足投婦人身陳昏昏若入深巖中腥穢滿鼻目不見天光心窘甚逾時見小隙微明併力踴躍豁然而墮聞耳邊多作賀聲曰得一佳兒陳更駭異亟欲言而口已噤因大呼男婦滿前都無所聞徐自審其聲若甚小有更摩視其耳目四肢無不小矣悟曰吾其投胎復生乎乃張目四顧有老嫗曰是兒目光焰焰豈妖耶再視當殺之陳懼即瞑其目自是沈沈若愚胸中一切哀愁憤惋之心叫呼啼哭旁人便抱乳之全不解其意漸久習慣亦不復作前世想矣至六歲稍稍能言其父行賈江南歸以絹給其母曰此物不易得在江南值數十金母珍之置枕函間陳偶取玩視母以父言禁之陳笑曰父妄耳此濮院紬不數金可得父大驚固問之陳垂涕具道所以且曰吾來時生兒方十數歲今當成人名某家住某里父至江南可訪也父領之明年至揚州果得其子語以故子亦以貿易故欣然偕來相見之

下略不相識子鬚髯有鬚而父猶孩也道家事如平生且言某某欠債未還某處有積金三百存為汝婚宜歸取之言訖歛歛子不勝悲歸訪之其言皆驗後十餘年陳年壯繼父業來江南訪其故居前生子已死家事凋落睹然老妻撫孤孫獨存陳不勝感慨留三百金為前生妻治後事具杯酒澆其前世墓而去

吳生手軟

乾隆二十四年五月豐縣宰盧世昌修邑誌聘蘇州吳生為謄錄與同事者同住一樓忽具衣冠揖同事友曰吾死矣以後事累公友問故吳愀然曰我初赴豐時至沛縣道上遇一婦人求與共載我以車小不許婦隨車行二十里心竊訝之問輿夫皆不見始知為鬼晚投旅店人靜後婦來坐榻上語我曰君與我年俱廿九合為夫婦我大駭以枕投之隨響而沒自此不復見形時聞耳邊嚙嚙作語求作夫婦呼我為寫字人噪聒不已問如何酬汝汝方去曰與我錢二百置樓板上我即去如其言既而錢仍在婦來纏擾如初奈何奈何友人咸相解慰令二僮守之越數日樓上大呼衆奔上見吳倒地腹右刀戳一洞腸半潰出喉下食竊已斷扶起之絕無痛楚盧公往視吳手招之近前作一冤字盧曰是何冤曰歡喜冤家也今早婦人來逼我死以便作夫妻我問作何死法婦指案上刀曰此物佳余取刺右腹痛不可

忍婦人亟以手按摩之曰此無濟也所摩處遂不覺痛我問然則如何婦人自摩其頸作刎勢曰如此方可我復以刀斷左喉婦人跌足嘆曰此亦無濟徒多痛苦耳又以手摩之亦不覺痛指右喉下曰此處佳余曰我手軟為無能為也卿來刺之婦遂披髮搖首持刀直前而樓下諸公已走上矣彼聞人來擲刀奔去盧公詫異為延醫納其腸吳始不能飲食用藥敷治亦遂平復婦人不復再至吳生至今尚存

孤祖師

鹽城村戴家有女為妖所憑厭以符咒終莫能止訴于村北聖帝祠怪遂絕已而有金甲神託夢于其家曰吾聖帝某部下鄒將軍也前日汝家妖是狐精吾已斬之其黨約明日來報仇爾等于廟中擊金鼓助我翌日戴家集隣眾往聞空中甲馬聲乃奮擊金鉦鐃鼓果有黑氣墜于庭村前後落狐狸頭甚夥越數日其家又夢鄒將軍來曰我以滅狐太多獲罪于孤祖師孤祖師訴于大帝某日大帝來廟按其事諸父老盍為我祈之眾如期往伏于廊下至夜半仙樂嘹嘈有冕服乘輦者冉冉來侍衛甚眾後隨一道人龐眉皓齒兩金字牌署曰孤祖師聖帝迎謁甚恭孤祖師曰小孤擾世罪當死但部將殲我族類太酷罪不可追聖帝唯唯村人自廊下出跪而請命有周秀才者罵曰老狐狸鬚白如此縱子孫淫人婦女反來向

聖帝說情何物狐祖師罪當萬斬祖師笑不怒從容問人間和姦何罪周曰杖也祖師曰可知姦非死罪矣我子孫以非類姦人罪當加等要不過充軍流配耳何致被斬况鄒將軍斬我一子并斬我子孫數十何耶周末及荅聞廟內傳呼云大帝有命鄒將軍嫉惡太嚴殺戮太重念其事屬因公為民除害可罰俸一年調管海州地方村人歡呼合掌向空念佛而散

紂之值殿將軍

天台僧智果好遊山行迷路至大石洞坐一道者羅衣薜裳僧跪而請曰某幸遇仙人願受教道者曰子人也非仙也子來胡為僧曰某入山已數日腹枵甚敢有靈藥之請道者曰子姑待吾往後山覓之去有頃攜一物來狀輪囷而色鮮白道者破之自吸其漿以其餘授僧曰此千年茯苓也因令僧坐問岳飛將軍安否秦檜死否僧曰此宋朝事也今易代數百年為大清矣因告以宋史所載岳事顛末道者慘然曰岳將軍終不免乎遂大哭曰吾姓周名通岳將軍麾下小將也當秦檜以金牌召岳時我知有難遂逃于此食靈草得不死我師教勿出洞出洞即死汝宜速出遲恐無及僧懼拜辭而行路甚紆曲備歷險阻忽望崖上坐一巨人長丈餘遍體綠毛如翠錦駭而奔還告道者道者曰此予師商高紂王之值殿將軍也為飛廉惡來所譖避居此山性好食野獸故其狀與人異子往拜祈兼可問商代事僧故

蠡野無所記憶。見巨人禮拜畢。便問紂寵妲己事。巨人曰。汝誤矣。妲己者。商宮女官之稱。已成者。女官之行次。女官非止一人也。汝所問何妃。僧不能答。又問文王受命事。曰。吾不知。文王為何人。或是西方諸侯姬昌耶。其人事紂甚恭。並無稱王之事。因問汝所問者何人。告汝曰。書上云云。巨人問何物為書。僧手作書狀示之。巨人笑曰。我當時尚無此物。言畢。以一臂攫僧行如飛。置之平地。拱手而別。已在天台郊外矣。

瘡鬼

上元令陳齊東。少時與張某寓太平府關帝廟中。張病瘡。陳與同房。因午倦對卧牀上。見戶外一童子。面白皙。衣帽鞋襪皆深青色。探頭視張。陳初意為廟中人。不之問。俄而張瘡作。童子去。張瘡亦止。又一日寢。忽聞張狂叫。痰如湧泉。陳驚寤。見童子立張榻前。舞手蹈足歡笑。顧盼若甚得意者。陳知為瘡鬼。直前撲之。著手冷不可耐。童走出。颯颯有聲。追至中庭而沒。張疾愈。而陳手有黑氣如烟熏色。數日始除。

誤學武松

杭州馬觀瀾家。每四時必祭其門。予問古禮。門為五祀之一。今此禮久不行。君家獨行之何也。馬曰。余家奴陳公祚好酒。每晚必醉敲門歸。一日聞戶外喧呶聲。往視之。奴撲地曰。奴歸

見門外一男一婦俱無頭頭持在手婦呼曰我汝嫂也吾淫屬寔吾夫殺我可也汝為小叔不當殺我夫殺我時心軟手噤斷不下汝奪刀代殺此事豈汝所宜與耶吾母來相尋為汝主人家門神呵禁今故伺汝于門外因大罵唾奴面其男鬼擲頭撞奴奴倒地聞人聲二鬼纔散馬氏眾家人扶至牀自言少年曾有此事當時看小說慕武松之為人。不意遭此冤孽或告之曰小說都無寔事何得妄學且武松殺嫂為嫂殺兄故也若尋常犯姦王法只杖決耳汝何得代兄殺嫂言未終奴張目作女聲曰公道自在人心何如何如何言者三叩頭而死馬氏以鬼言故祭門神甚敬世其家

李星女身

山東有施道士者善祈晴雨乾隆十二年東省大旱撫軍準泰祈雨不得鎖道士而逼之道士曰雨非不可得也但須某日李星下降公捐錦被一條白金百兩某捐陽壽十年方可得雨撫軍如其言至期道士登壇呼一童子近前令其伸手畫三符于掌中囑曰至某處田中見白衣婦人便擲此符彼必追汝汝以次符擲之彼再追汝以第三符擲之速歸上壇避匿可也童子往果見白衣婦如其言擲一符婦人怒棄裙追童童擲次符婦人益怒解上衣露兩乳奔前童擲三符忽霹靂一聲婦人褻衣全解赤身狂追童急趨至壇而婦人亦至道人

敲令牌唱曰雨雨雨婦人仰卧壇下雲氣自其陰中出彌漫蔽天雨五日止道士覆以錦被婦漸蘇大恚恥曰我某家婦何為赤身卧此撫軍備衣服令著遣老嫗送歸以百金酬其家事後問道士道士曰李星女身而性淫能為雲雨居天上亦赤體惟朝北斗之期始著衣裳是日下降田間吾以符攝入某婦之身使替代而來又激怒之使雷雨齊下然用法太惡必遭陰譴矣不數年道士暴亡

九夫墳

句容南門外有九夫墳相傳昔有婦人甚美夫死止一幼子家貧甚厚乃招一夫生一子夫又死即塋於前夫之側而又贅一夫復死如前凡嫁九夫生九子環列九墳婦人死塋於九墳之中每日落時其地即起陰風夜有呼嘯爭鬪之聲若相媾而奪此婦者行路不敢過隣村為之不安相率訴于邑令趙天爵隨至其地徘徊呼吏隸于各墳頭持大杖重責三十自此寂然

土地奶奶索詐

虎踞關名醫徐微儒與余交好其子婦吳氏孝廉諱鎮者之妹也乾隆丙申六月吳氏夜夢街坊總甲李某持簿化緣口稱虎踞關將有火災糾費演戲以禳之簿上姓名皆里中相識

者正徘徊間有老婦人黃衫絳裙從門外入謂吳曰今年此處火災是九月初三日君家首
被其禍數不可逃須燒紙錢買牲牢還願庶不至燒傷人命吳氏夢醒方悟總甲李某久已
物故乃往各隣家告以故并問此間可有黃衫婦人各皆曰無之吳有戒心往禱土地廟
見所塑土地奶奶宛然夢中所見驚懼異常諦隣聞之亦大駭彼此演戲焚禱費數百金將
至九月涂氏一門衣箱器具盡搬移戚里家自初一日起不復舉炊矣至期四隣寂然並無
焚如之患涂氏至今安好

子不語卷八

隨園戲編

鬼聞雞鳴則縮

予門生司馬驥館溧水林姓家其所住地名橫山鄉僻處也天盛暑以其西廳宏敞乃與羣弟子洒掃為晚間乘涼之處挈書籍行李移牀就焉秉燭而卧至三鼓門外啾啾有聲戶樞拔矣燭光漸小陰風吹來有矮鬼先入臉似笑非笑似哭非哭繞地而趨隨後一紗帽紅袍人白鬚飄飄搖擺而進徐行數步坐椅上觀司馬所作詩文屢點頭若領解者俄頃起立手攜短鬼步至牀前司馬亦起坐與彼對視忽雞叫一聲兩鬼縮短一尺燈光為之一亮雞三四聲鬼三四縮愈縮愈短漸漸紗帽兩翅擦地而沒次日問之土人云此屋是前明林御史父子同塋所也主人掘地朱棺宛然乃為文祭之起棺遷塋

蜈蚣吐丹

余舅氏章升扶過溫州雁蕩山日方午獨行澗中忽東北有腥風撲鼻而至一蟒蛇長數丈騰空奔迅其行如箭若有所避者後有五六尺長紫金色一蜈蚣逐之蛇躍入溪中蜈蚣不能入水乃舞掉其羣脚颯颯作聲以鬚鉗掉水良久口吐一紅丸如血色落水中少頃水如

沸湯熱氣上衝。蛇在水中。顛撲不已。未幾死矣。橫浮水面。蜈蚣乃飛上蛇頭。啄其腦。仍向水吸取紅丸。納口中。騰空去。

雷部三爺

杭州施姓者。家居忠清里。六月雷雨後。小便樹下。甫解袴。見有雞爪尖面者。蹲馬大怖而返。夜即暴病。狂呼觸犯雷神。家人環跪求赦病者曰。沽酒飲我。殺羊食我。我貸其命。如其言三日而愈。適有天師法官過杭。施姓與有舊。以其事告之。法官笑曰。此雷部奴中奴也。小名阿三。慣倚勢詐人酒食。如果雷神。其技量盡止此耶。今長隨中有稱三爺四爺者是矣。

鬼乖乖

金陵葛某嗜酒而豪。逢人必狎侮之。清明與友四五人遊雨花臺。臺旁有敗棺。露見紅裙。同人戲曰。汝逢人必狎。敢狎此棺中物乎。葛笑曰。何妨。往棺前以手招曰。乖乖吃酒。如是者再。羣客服其胆。大笑而散。葛暮歸家。背有黑影。尾之聲啾啾曰。乖乖來吃酒。葛知為鬼。慮避之。則氣先餒。乃向後招呼曰。鬼乖乖隨我來。徑往酒店上樓。置一酒壺兩杯。向黑影酬勸。旁人無所見。疑有癡疾。聽其所為。共飲良久。乃脫帽置几上。謂黑影曰。我下樓小便。即來奉陪。黑影者首肯之。葛急趨出。歸家酒保見客去遺帽。遂竊取之。是夕為鬼纏繞。口喃喃不絕。天明

自縊店主人笑曰認帽不認貌乖乖不乖。

鳳凰山崩

同年沈永之任雲南驛道時奉制府璋公之命開鳳凰山八十里通擺夷苗路山徑險峭自漢唐來人迹未到處也每斫一樹有白氣自其根出如匹練升天蝦蟆大如車輪見人輒瞪目怒視當之者登時撲地土人醉燒酒以雄黃塞鼻持巨斧斫殺之烹食可療三日飢忽一日有美女豔裝從山洞奔出役夫數千人皆出洞追而觀之老成者不動心操作如故俄而山崩不出洞者壓死矣沈公為余述其事且戲曰人之不可不好色也有如是夫

董金甌

董金甌者湖州勇士能負重走京師十日可到嘗為人腰千金入都過山東開成廟有盜尾後將取其金董知之挂金樹上下馬與搏盜抵敵不勝問足下拳法何人所授曰僧耳盜曰破僧耳拳須戴妹來汝敢在此相待否董笑曰避女子非夫也坐以待之少頃一美女來年十八九貌甚和相見即格鬪良久曰汝拳法非僧耳授也當別有人董以寔告曰我初學于僧耳後學于僧耳之師王征南女子曰若然須至我家彼此一飯再鬪方決汝敢往乎董恃其勇徑隨女子行到其家則其兄已先在家張燈掛紅率妻歡迎曰妹夫來矣以紅巾蒙其

妹頭強之交拜。董駭然問故曰：吾父某亦為人保標，路逢僧耳與角鬪不勝而死。我與妹立志報仇，同習拳法，必須勝僧耳者，然後可以殺之。訪得僧耳之師，為王征南，苦相尋無路。汝是其弟子，則可以引見征南，再學拳法，報此仇矣。董遂贅其家，別遣人資腰間金赴京師，嗣後不知所終。

蔣廚

常州蔣用菴御史家廚李貴取水竈下。忽中惡仆地，召巫視之曰：此人夜行，衝犯城隍儀仗，故被鬼卒擒去，須用三牲紙錢禱求城隍廟中西廊之黑面皂隸，便可釋放。如其言。李果蘇家人問之曰：我方汲水，忽被兩個武進縣黑面皂頭來拏去，說我衝犯他老爺儀仗，縛我衙門外樹上聽候發落。我寔不知原委。今日聽他二人私地說，李某業已盡孝敬之禮，可以放他回去，不必稟官將我解去索子。推入水中，我便驚醒。御史公聞之笑曰：看此光景，拏時城隍不知放時。城隍不知，都是黑面皂隸詐錢作祟耳。誰謂陰間官清于陽間官乎？

見曹操稱晚生

江寧副榜王芾，夢古衣冠人召往一處宮闕，巍峨兵衛甚嚴，有赤幘者從軍門出曰：漢丞相曹公奉屈。王遂入見一人，皮弁上坐，鬚眉蒼白，芾心知為操。一時心悸，無以自名，乃長揖稱

晚生王某奉謁。操命旁坐。謂曰。聞汝好學書。可知楷書先乎。草書先乎。曰。楷書先。操搖頭曰。不然。先有草書。後有楷書。所以召汝者。正為將此義告知。以便轉語世人也。語畢。仍遣赤幘人送出。甫及門。聞內有呼號聲。赤幘者曰。相王又用五色棒。華人矣。帝驚而醒。

武后謝嵇先生

無錫嵇侍讀受之余授業弟子也。辛丑冬。過隨園。余止而觴之。席間論史事。余極言通鑑載楊妃洗兒事之誣。嵇云。門生在史局時。添修唐鑑。立論頗合先生之意。將舊唐書所載武后淫穢事。大半刪除。同局以為不然。亡何夜。卧書舍。有小黃門來稱。則天皇太后請嵇先生因隨之行。望前面宮殿外。有四金柱。插空高數十丈。上書天樞二字。一宮女雲鬟霞佩。出引向殿西角。云。先生少坐。待我奏聞。語畢。便去。殿上門檻甚高。跨殊費力。繡簾中坐冕旒者。相離遠。仰視不甚分明。異香從殿上吹來。做佛蓮花氣息。旁有虎皮交椅。坐白鬚人。手執牙笏。口奏事。琅琅數千言。亦不可辨。冕旒者似與駁詰。良久已而大笑。其齒皓然。呈露潔白如玉。面為旒珠所遮。終未見也。少頃。前宮女出。謂曰。今天已暮。太后不及相見。請先生且回。所以奉屈者。謝先生駁刪唐書之功。先生當自知之。語畢。袖中出一玉秤曰。此我在長安。以此稱量天下才者。先生將往長安。敢以奉贈。門生心知是上宮婉兒。逡巡揖謝而醒。其年果有督學

陝西之差

冒失鬼

相法腫神青者能見妖白者能見鬼杭州三元坊石牌樓旁居老嫗沈氏素能見鬼常言十年前見一蓬頭鬼匿牌樓上石繡毬中手執紙錢為標長丈餘疊疊若貫珠伺人過牌樓下暗擲標打其頭人輒作寒噤毛孔森然歸家即病必空向中祈禱或設野祭方愈蓬頭鬼藉此伎倆往往醉飽一日有長大男子氣昂昂然背負錢鏹而過蓬頭鬼擲以標男子頭上忽發火燄衝燒其標線層層裂斷蓬頭鬼自牌樓上顛仆滾繡毬而下噴嚏不止化為黑烟散去負錢之男子全不知也自此三元坊石牌樓無復作祟矣吾友方子雲聞之笑曰作鬼害人亦須看風色若蓬頭鬼者其即世所稱之冒失鬼乎

史官詹改命

涇陽宮詹史胄斯未遇時赴省鄉試遇南門外湯道士談命甚精因以年庚求為推算道士曰照丑時算你終身只一諸生壽可八十三歲若照寅時算便可官登三品今科便中汝丑時乎寅時乎曰丑時也曰若然則今科不中矣史愴然不樂道士曰命可改也但陰司壽算最重君如肯減壽三十年當為君改作寅時史公欣然願改道士曰果情願者明日早來次

夜史五鼓熏沐到寺。道士已啟戶待曰：子誠信人。但日後官尊壽短，毋自悔也。史唯唯，具香燭對天自陳。道士披髮仗劍，口中喃喃誦咒良久，另書一庚帖與之。史公持歸置篋中。果於是年鄉會聯捷。官至宮詹。五十二歲，希圖降級永年。而任內總無過失。商之吏部，笑而不信。至次年春，精神甚健。五月偶染微疾，上命太醫往視，為藥所誤，竟不起矣。此事公孫抑堂司馬言，司馬余親家也。

高相國種鬚

高文端公自言年二十五作山東泗水縣令時，呂道士為之相面，曰：君當貴極，人臣然。鬚不生，官不遷。相國自摩其頤，曰：根且未有，何況于鬚？呂曰：我能種之。是夕伺公睡熟，以筆蘸墨畫頤下如星點。三日而鬚出矣。然筆所畫縷縷百十莖，終身不能多也。是年遷邠州牧，擢遷至總督而入相。

說官話鬼

河東運使吳雲從作刑部郎中。公館外偶有社會家人婦抱小公子出看溺，尿路旁公子忽哭不止。家人抱歸，不知何故。至夜公子作北語云：怎麼小孩子。這般無禮，溺在我頭上。我與你不得開交。吵鬧一夜。吳公怒，次晨作牒焚與本處城隍云：我南方人也，無故小兒撞著說

官話鬼猖獗可恨。託為拏究。是夜平定。至第三日晚。公子又病。仍作北語云。你不過是個官兒罷了。竟這樣糟撻我們的。老四。咱們兄弟。今日來替他報仇。要些燒酒喝喝。夫人不得已。曰。與你喝。不要鬧。子是一鬼喝畢。一鬼又要喝。兼討前門外楊家血買腸。做下酒物。呶呶之聲。又復達旦。吳公上前。批其頰罵曰。狗奴強轉舌根。學說官話。再說便打。然打者。自打說者。自說。吳又牒城隍云。說官話鬼又來了。求神懲治。是夕宅中聞鞭撻聲。鬼云。你不要打。咱們去就是了。公子病隨愈。

偷雷錐

杭州孩兒巷有萬姓甚富。高房大廈。一日雷擊怪。過產婦房。受污不能上天。蹲于園中高樹之頂。雞爪尖嘴。手持一錐。人初見不知為何物。久而不去。知是雷公。萬戲諭家人曰。有能偷得雷公手中錐者。賞銀十兩。眾奴嘿然。俱稱不敢。一瓦匠某應聲去。先取高梯置牆側。日西落。乘黑而上。雷公方睡。匠竟取其錐下。主人視之。非鐵非石。光可照人。重五兩。長七寸。鋒稜甚利。刺石如泥。苦無所用。乃喚鐵工至。命改一刀。以便佩帶。方下火化。一陣青烟杳然去矣。俗云。天火得人火而化。信然。

土地受餓

杭州錢塘邑生張望齡病瘧熱重時見已故同學顧某者踉蹌而來曰兄壽算已絕幸幼年曾救一女益壽一紀前兄所救之女知兄病重特來奉探為地方鬼棍所詐誣以平素有黷昧事弟大加呵飭方遣之去特請府奉賀張見故人為己事而來衣裳藍縷面有菜色因謝以金顧辭不受曰我現為本處土地神因官職小地方清苦我又素講操守不肯擅受鬼詞濫作威福故終年無香火雖作土地往往受餓然非分之財雖故人見贈我終不受張大笑次日具牲牢祭之又夢顧來謝曰人得一飽可耐三日鬼得一飽可耐一年我受君恩可挨到陰司大計望薦卓異矣張問汝如此清官何以不即升城隍曰解應酬者可望格外超升做清官者只好大計卓薦

批僵尸類

桐城錢姓者住儀鳳門外一夕回家時已二鼓同事勸以明日早行錢不肯提燈上馬乘醉而行到掃家灣地方荒墳叢密見樹林內有人跳躍而來披髮跣足面如粉牆馬驚不前燈色漸綠錢倚醉胆壯手披其類其頭隨披隨轉少頃又回如牽絲于木偶中陰風襲人幸後面人至其物退走仍至樹林而滅次日錢手黑如墨三四年後黑始退盡詢之土人曰此初做僵尸未成材料者也

簸箕龜

乾隆辛卯春。山陰劉際雲舟過鎮江。見風覆客船。漂沒貨物甚多。江邊有素諳水性人。俗名水鬼。專以打撈貨物為生。是日客舟有覆者。群水鬼皆至。言定價錢。一齊入水。及上岸。忽少一人。眾疑其在水藏匿金銀。復入水遍尋不得。但見一龜赤色。大過浴盆。形扁如簸箕。無頭無尾。無足。水鬼被其咬住。拉之不開。乃以大鐵鈎拽龜上岸。通體有小穴數百。皆其口也。人血已經吸盡。而口猶緊咬不放。刺以利刃。龜若不知。不得已并人與龜烈火焚之。臭聞數里。或曰此即鍋蓋魚之極大者。嚴州江中尤多。

命該薄棺

台州富戶張姓家。有老僕某。六十無子。自備一棺。嫌材料太薄。訪有貧家治喪。倉卒不能辦棺者。借與用之。還時但索加厚一寸。以為利息。如是數年。居然棺厚九寸矣。藏主人廂房內。一夕隣家火起。合室倉皇看火者。見張氏宅上立一黑衣人。手執紅旂。逆風而揮。揮到處火頭便轉。張氏正宅無恙。惟廂房燒毀。老僕急入扛取棺。業已焚及。忙投水塘中。俟撲滅餘火後。拖起。刨之依然可用。但尺寸之薄。亦依然如前矣。

向狐仙學道

雲南監主俞壽寧習仙家符錄之學。仗一古劍。替人驅妖。頗有靈應。一日其友張某下田收。相遇大風雨。過其門。將借宿焉。俞不可。張忿然而行。必欲探其所以見拒之故。仍往其門穴。牆窺焉。見俞張設酒。有兩席。賓客歡呼。男女雜沓。張愈怒。斧碎其門。排闥入。則酒席具存。而群賓不見。俞驚出。踣足曰。君誤我。君誤我。我好學仙。難得真師傳道。不得已。廣請狐仙。指示半年以來所遇男女狐仙甚多。有相約為兄弟者。為夫婦者。為兄妹者。不一而足。今日眾仙會議。將授長生要訣。故隆其禮文。備饌相延。尚未談及元關要旨。而被汝撞破。洩漏天機。致諸仙散去。豈非天哉。前數日紫文真人原說。今日是破日。必被凡人中破。須改日作會。而瑤仙三妹以明日將嫁某郎。故權擇今日。果然不利。亦數也。我明日行矣。將別擇一潔淨之所聚會。群仙不使人知。此後俞雲遊于外。不知所往。

五通神因人而施

江寧陳瑤芬之子某。素不良。遊普濟寺。見寺供五通神。坐關帝之上。怒其無禮。呼僧責之。命移五通于關帝之下。遊人觀者。俱以為是。陳傲然自得。夕歸。見五通神當門而立。遂仆地狂叫曰。我五通大王也。享人間血食久矣。偶然運氣不好。撞著江蘇巡撫老湯。兩江總督小尹。將我誅逐。他兩個都是貴人。又是正人。我無可奈何。只得甘受。汝乃市井小人。敢作威福。我

不能饒汝矣。其家環拜。具三牲紙課。延僧禱祀。竟不能救而死。

張奇神

湖南張奇神者。能以術攝人魂。崇奉甚衆。江陵書生吳某。獨不信。于衆辱之。知其夜必為祟。持易經坐燈下。聞瓦上颯颯作聲。有金甲神排門入。持槍來刺。生以易經擲之。金甲神倒地。視之一紙人耳。拾置書卷內。夾之。有頃。有青面二鬼持斧齊來。亦以易經擲之。倒如初。又夾于書卷內。夜半其婦號泣叩門曰。妾夫張某。昨日遣兩子作祟。不料俱為先生所擒。未知有何神術。乞放歸性命。吳曰。來者三紙人。並非汝子。婦曰。妾夫及兩兒皆附紙人來。此刻現有三屍在家。過雞鳴則不能復生矣。哀告再三。吳曰。汝害人不少。當有此報。今吾憐汝。還汝一子可也。婦持一紙人泣而去。明日訪之。奇神及長子皆死。惟少子存。

青陽江了

青陽人江了。處鄉館。教村童五人。長者不過十二三歲。幼者八九歲。一日字課甫畢。江忽持木棍將五生排頭打死。已亦觸牆流血昏暈倒地。各家父母聞之。奔赴喊哭。叩其故。據江云。午間安坐。突見窗外奇鬼六七輩。紺髮藍面。著五色衣。前來搏噬諸生。我惶急驅之不去。隨取木棍將鬼擊打無蹤。自幸諸生得免于難。亡何諦觀。始知所打死者非鬼。即弟子五人。橫

屍在地痛摧心肝。因旬尋死。故觸牆腦裂。官驗取供。以鬼語難成。信讞質之各家父母。皆云與江了平日絕無仇隙。渠作先生。愛惜諸童。頗好。亦無瘋症。此舉不知何故。想係前生冤孽。江腦破垂斃。現在收禁。俟醫治痊時。再行審抵。云云。此乾隆二十一年五月間。青陽知縣申詳總督尹公文書也。余親見之。半月後。報江了死于獄。

梁武帝第四子

杭州汪慎儀家園亭極佳。園在小粉牆北街。主人將有掘池之舉。夜夢美少年。玉冠珠履。儀貌詳華。自領以下。悉翠絲環襖。袍衫上繡萬枝梅花。自稱我梁武皇帝第四子。南康王蕭績也。都督江州病薨。塋此千餘年。聞主人將有池塘之掘。幸勿傷我寢室。言畢而逝。主人次日命鍬鍤試之。未丈半。得梁天監八年所造方磚數十塊。遂止掘。今磚藏嚴侍讀冬友家。

呂城無關廟

呂城五十里內無關廟。相傳城為呂蒙所築。至今蒙為土地。一造關廟。每夜必有兵戈角鬪聲。以故相戒勿立關廟也。有以卜卦行道者。借宿土神廟中。夜間雷雨作。聞屋瓦皆飛。及旦不解其故。里人來觀。則卜者所肩一布旗上畫帝君像也。乃逐之。不許其再宿呂侯廟中。

姚劍仙

邊桂巖為山旴通判。構屋洪澤堤畔。集賓客觴詠其中。一夕觥籌正開。有客闐然入。冠履垢敝。辨髮髭髭然。披拂于耳。叉手揖坐。請客上。飲啖無作。諸客問名姓。曰姓姚。號穆雲。浙之蕭山人。問何能笑。曰能戲劍。口吐鉛子。一丸滾掌中。成劍長寸許。火光自劍端出。熠熠如蛇吐舌。諸客悚息。莫敢聲。主人慮驚客。再三請收。客謂主人曰。劍不出則已。既出則殺氣甚盛。必斬一生物而後能斂。通判曰。除人外皆可。姚顧塔下桃樹。手指之。白光飛樹下。環繞一匝。樹仆地無聲。口中復吐一丸如前狀。與桃樹下白光相擊。雙虬攢拳。直上青天。滿堂燈燭盡滅。姚且弄丸。且視諸客。客愈驚懼。有長跪者。姚微笑起曰。畢矣。以手招兩光奔掌內。仍作雙丸。吞口中。了無他物。引滿大嚼。群客請受業為弟子。姚曰。太平之世。用此何為。吾有劍術無點金術。故來通判。贈以百金。居三日去。

黑煞神

桐城農民汪廷佐。耕雙岡圩。發一古墓。得古鼎銅鏡等物。攜歸家。置鏡几上。徹夜通明。以為寶也。與其妻加愛護焉。亡何汪入街市。路見猙獰黑面者。長丈餘。拳毆之曰。我黑煞神也。汝盜陸小姐墓當死。小姐乃元祐元年安徽太守陸公女。陸作官有善政。小姐夭亡。上帝憐之。屬我營護其墳。命小姐往徽州司一路痘疫事。汝敢乘我與小姐外出而盜其所有耶。言畢。

仆地昏迷路人昇之至家疽發于背小姐亦附其妻身大罵舉家哀求欲延高僧為設齋懺小姐曰不必汝村農無知既自知罪但速將鼎鏡等物送歸原所別買棺安葬我骨可以恕汝但我已為陰司痘神應享香火此段公案須立一碑曉示村民永昭靈應城中貢士姚先生翌佐人品端方人所敬信須往求其作記方免汝死注叩頭曰前發墓時但見鼎鏡等物寔不見有骸骨此時雖買新棺將從何處檢小姐骨耶小姐曰我年少女子骨脆歲又久遠故已化矣然我骨所化之土堅潔不污有金色光汝往坑中取土映日視之便有識別可以改葬汪如其言試之果然即為禮墓往告姚貢生姚亦夜有所夢乃作記立碑而汪疽愈此事江寧太守章公攀桂所言章桐城人也

吳子雲

康熙初桐城秀才吳子雲春夜玩月聞空中有人聲曰今年鄉試吳子雲當中四十九名誦其文琅琅然題是君子之於天下也一章吳雖不甚記憶而覺其文甚佳因預作此題文以備試未幾入果此題大喜因書宿構放榜果中如其數旋登進士官翰林督學湖南滿載而歸宿旅店中夜取溺器忽有人以手奉之十指纖纖然吳驚問曰我孤仙也與公有前緣故來相伺起燭之媽然美女遂偕伉儷囑曰妾有雷劫曾匿君車中以免故來報君今君亦

有大禍不可不防。吳問故曰：前途君必宿呂姓店。呂有愛女，年九歲，君召而愛之，抱之，繼為乾女，重賜珍寶，則免矣。吳至呂家，果有此女，遂如其言。至三更時，店主拉吳手笑曰：我嘗為盜魁也。君出署時，輜重頗富，諸僮僕兒相遊已久。今知君真長者，我不忍害君，取壁上鈴鞭撞壁者三，諸盜齊入曰：吳學院我乾親家也。諸君不得無禮。急為我護送到家。吳竟得免。後吳無子，族人爭以子來求繼。吳私問孤應繼何人，曰：牧牛兒好。次日果有牧童過，亦本家也。吳拉入嗣為己子。族人皆笑之。吳亡後，兒頗恂謹，能守其業。家日以富。至今人呼為吳牛。嘗索對聯于方處士貞觀，方戲書云：對窗常玩月，獨坐自彈琴。吳甚喜，竟不知暗用牛事嘲之也。

秃尾龍

山東文登縣畢氏婦。三月間溫衣池上，見樹上有李大如雞卵，心異之，以為暮春時不應有李。採而食焉，甘美異常。自此腹中拳然，遂有孕。十四月產一小龍，長二尺許，墜地即飛去。到清晨必來飲其母之乳，父惡而持刀逐之，斷其尾。小龍從此不來。後數年，其母死，殯于村中。一夕雷電，風雨晦冥中，若有物蟠旋者。次日視之，棺已葬矣。隆然成一大墳。又數年，其父死，隣人為合葬焉。其夕雷電又作，次日見其父棺從穴中掀出，若不容其合葬者。嗣後村人呼

為禿尾龍。母墳祈晴禱雨。無不應。此事陶悔軒方伯為余言之。且云偶閱群芳譜云。天罰乖龍必割其耳。耳墜于地。輒化為李。畢婦所食之李。乃龍耳也。故感氣化而生小龍。

石灰窰雷

湘潭縣西二十里地名石灰窰。某翁家頗小康。無子。有二女。贅婿相依。翁販穀粵西。買妾歸。腹有孕矣。其次女夫婦私議。若得男。吾輩豈能分翁家財。乃陽與妾厚。而陰設計害之。及分娩得男。落地死。翁大恨。以為命不宜子。不知乃其次女賄穩婆扼吭絕之也。翁痛不已。解衣裹死兒。瘞之後。圃次女與穩婆心猶未安。往啟視之。忽霹靂一聲。女斃而死。兒甦矣。穩婆亦焦爛。猶未死。眾問得其故。翌日穩婆亦亡。若天故。遲死之取其供狀以戒世者。某乃塾女。逐婿分給錢粟使歸。舟抵中流。怪風起。婿亦溺死。前後緣數日。

徐巨源

南昌徐巨源字世溥。崇正進士。以善書名。其戚鄒某。進之入館。途遇怪風。攝入雲中。見袍笏官吏迎曰。具府造宮殿。請君題榜書。徐隨至一所。如王者居。其扁對皆有成句。但未書耳。扁云。一切惟心造。對云。作事本經成。死案入門猶可望。生還徐書畢。具王壽所以謝者。世溥請為母延壽一紀。王許之。徐見判官執簿。因求查已算。判官曰。此正命簿也。汝非正命死者。

不在此簿。乃別檢一火字簿。上書云。某月某日。徐巨源被燒死。徐大懼。曰。冥王祈改。冥王曰。此天定也。姑徇子請。但須記明時日。毋近火可耳。徐辭謝而還。急至鄒家。主人驚曰。先生期年何往。輿丁以失脫先生故被控于官。久以疑案繫縣獄矣。世溥具言其故。并為白于官。事得釋。時同郡熊文紀號雪堂。以少宰家居。招徐飲酒。未闌。熊忽辭入。曰。某以痞發。故不獲陪侍。徐戲曰。古有太宰嚭。今又有少宰痞耶。熊不懌。徐臨去。書唐人絕句。千山飛鳥絕。一首于壁。將四句逆書之。乃雪翁滅絕四字也。熊懷恨于心。徐憶其府言懼火。故不近木器。作石室于西山。裹糧避災。時劫盜橫行。熊遣人流言。徐進士窟重金于西山。羣盜往劫。竟不得金。乃烙鐵徧燒其體而死。

九天元女

周少司空青原。未遇時。夢人召至一處。長松夾道。朱門徑。金字榜云。九天元女之府。周入拜見。元女霞帔珠冠。南面坐。以手平扶之。曰。無他相屬。因小女有小影。求先生題詩。命侍者出一卷子。漢魏名人筆墨俱在焉。淮南王劉安隸書最工。自曹子建以下。稍近鍾王風格。周素敏捷。揮筆疾書。得五律四章。元女喜。命女出拜。年甫及笄。神光照耀。周不敢仰視。女曰。周先生富貴中人。何以身帶暗疾。我無以報。願為君除此疾。作潤筆之費。解裙帶授藥一丸。命

吞之。周幼時誤食鐵針，著腸胃間。時作隱痛，自此霍然。醒後詩不能記，惟記一聯云：冰雪消無質，星辰繫滿頭。

項王顯靈

無錫張宏九者，販布蕪湖，過路烏江。天起暴風，舟衝石上破矣。水灌舟中，舟人泣呼項王求救。忽有銀光如一疋布，斜塞船底，水竟停湧，而人得登岸。次早視之，船底已穿，有大白魚以身橫塞其穿處，故水竟不得入舟。人舉船搖櫓，則洋洋然去矣。自此項王香火倍盛于往時。此乾隆四十年事。

醫肺癰用白朮

蔣秀君精醫理，宿興東古廟中。廟多停柩，蔣胆壯，即在柩前看書。夜燈忽綠，柩之前和索然落地。一紅袍者出，立於前，曰：君是名醫，敢問肺癰可治乎？不可治乎？曰：可治。曰：治用何藥？曰：白朮。紅袍人大哭曰：然則我當初誤死也。伸手胸前，探出一肺，如斗大，膿血淋漓。蔣大驚，持手扇擊之。家僮齊來，鬼不見，而柩亦如故。

朱十二

杭州望仙橋許姓住樓，相傳有縊死鬼。屠戶朱十二者，恃其勇，取殺猪刀登樓，秉燭卧。三鼓

子不話

卷八

十

後燭光青色果一老嫗披髮持繩而上。朱所以刀。嫗套以繩。刀斫繩斷。復續。繩繞刀。刀亦如烟。格鬪良久。老嫗力漸衰。罵曰。朱十二。我非怕你。你福分內尚有十五千銅錢。未得故我。且饒你待。你得後。試我金老親娘手段。言畢。拖繩走。朱下樓告知衆人。視其刀有紫血且臭。年餘。朱賣屋得價錢十五十。是夕果卒。

鬼攀日線纔能託生

此仙婁子春。自言宋末進士。文丞相友也。修煉形之術。在九幽使者家。處館四百年。主人司人間生死事。降王爵一等。子春言人間禍福事甚驗。有問輪回之說者。子春云。輪回非一言可盡。凡死法有數種。生法亦有數種。德大者成神佛。有來因而無業謫者。仍歸原位。雖無德無來因。而氣未散者。隨投人身。其餘散盡者。生即死死更死矣。然微魂小魄。如風爐炊烟。一時未能消化。往往團為一氣。在氤氲鼓盪之中。有時被風吹至陰山下。寒冷異常。惟冬至日有陽光一線。流照陰山。群鬼蠕蠕然。僵而復動。攀日線而行。得至中國。復投人身。投做一人之身。常合群魂而來。非止一人之魂也。其墮落于線外者。仍歸陰山。再待來歲冬至矣。或問有初世為人者乎。曰。此類甚多。譬如草木。其無舊根而生者。即是初世為草之草。猶之非投胎而來者。即是初世為人之人。問鬼有化物者乎。曰。有大凡娼優。化蟲蝶。惡人化蛇虎。問雷

擊之鬼何他曰化蚯蚓譚子化書言凡被雷擊死者搗蚯蚓汁覆其臍可活斯言蓋有所本
死夫賣活妻

杭州陶氏家道小康老主人紹元曾為某州刺史死已久矣有僕人李福夫妻同役其家福
病死逾年忽一日福妻陳氏中風發狂召集其家大呼我老太爺也李福在陰間將妻陳氏
賣與我為妾汝等如何不放他來家人大駭延醫視之陳氏手批醫頰醫不敢近亡何竟死
陳氏恰一粗婢耳毫無姿色

惡鬼嚇詐不遂

仁和秀才陳鄺渠性頗嚴正生一女幼而好道日持齋誦經聞人為議婚便涕泣不食鄺渠
厭苦之父女不相見年三十餘忽病重嚙語口稱我江西布客張四汝前世為船戶我雇汝
船往四川汝謀財殺我并挾我目剝我皮沈我江中故我來索命陳心念謀財之盜容或有
之剝皮之事盜未必為問是何年事曰雍正十一年陳大笑曰雍正十一年我女已三歲矣
焉有尚為船戶之事女忽自批其頰曰陳先生好利害是我錯尋你女兒了與我錢三千我
即去陳怒曰惡鬼妄詐我方取桃枝打汝焉得與汝錢女又自批其頰曰陳先生好利害
汝既說我是惡鬼我將肆惡鬼手段索汝女命去毋悔陳曰此女不孝我甚厭之汝同他去

我甚喜。但汝並非冤家。敢如此嚇詐。想吾女陽數已絕矣。汝能立索其命。方信汝手段。若三日後死。則是吾女之大數使然。非汝手段也。言畢。女蹶然起。不復作鬼語。後兩月餘。女纔死。道士作祟自斃。

杭州趙清堯。好弈。聞落子聲。必與對枰。偶遊二聖菴。見道人貌陋。與客方弈。而棋甚劣。自稱煉師。趙意薄之。不與交言。隨即辭出。是夕上牀就寢。有鬼火二團。繞其帳上。趙不為動。俄有青面踞齒鬼。持刀揭帳。趙厲聲呵之。旋即消滅。次夕滿牀作啾啾聲。如童子學語。初不甚分明。細聽之。乃云我棋劣。自稱煉師。與汝何干。而敢輕我。趙方知是道士為祟。愈加不忍。旋又聞低聲云。汝大胆。刀劍不畏。我將以勾魂法取汝性命。遂咒云。天靈靈。地靈靈。當門頂心下一針。趙聞之。覺滿身肉趑趄然。如欲顛者。乃強制其心。總不一動。兼以手自塞其耳。然臨卧則咒聲出于枕中。趙堅忍月餘。忽見道士涕泣跪于牀前。曰。我以一念之嗔。來行法師。汝要汝央求。好取些財帛。不料汝總不動心。我悔之無及。我法不行于人者。反殃其身。故我昨日已死。魂無所歸。願來服役。作君家樟柳神。以贖前愆。趙卒不答。明日遣人往二聖菴視之。道士果自剄。嗣後趙君一日前之事。必先知之。或云道士為服役也。

子不語卷八終

子不語卷九

隨園戲編

木箍頸

莊怡園在關東見獵戶有以木板箍其頸者怪而問之曰我兄弟二人方馳馬出獵行大野中忽見一人長三尺許白鬚幅巾揖於馬前兄問何人搖手不語但以口吹其馬馬驚不行兄怒抽箭射之其人奔竄兄逐之久而不返我往尋兄至一大樹下兄仆於地頸長數尺呼之不醒我方驚惶幅巾人從樹中出又張口吹我我覺頸癢難耐搔之隨手而長蠕蠕然若變作蛇頸者急抱頸持馬逃歸始免於死然頸已痿廢不能振起故以木板箍之而加鐵馬或曰此三尺許人乃水木之精遊光畢方類也能呼其名則不為害見抱朴子

掘塚奇報

杭州朱某以發塚起家聚其徒六七十人每深夜昏黑便持鋤四出嫌所掘者多枯骨少金銀乃設法盤預卜其藏一日岳王降壇曰汝發塚取死人財罪浮于盜賊再不悔改吾將斬汝朱大駭自此歇業年餘其黨無所歸乃誘其再禱于乩神以試之如其言又一神降曰我西湖水仙也保叔塔下有石井井西有富人墳可掘得千金朱大喜與其徒持鋤往遍覓石井

子

不

語

卷九

不得正徘徊間。若有耳語者曰。塔西柳樹下非井耶。視之已填枯井也。掘三尺四得大石。擲長澗異常。與其黨六人共扛之。莫能起。相傳淨寺僧有能持飛杵咒者。誦咒百聲。棺槨自開。乃共迎僧。許以得財烹分。僧亦妖匪。聞言踴躍而往。誦咒百餘。石槨豁然開。中伸一青臂。出長丈許。攫僧入槨。裂而食之。血肉狼藉。骨墜地。琤琤有聲。朱與郡黨驚奔四散。次日往視。并不見井。然淨寺竟失一僧。皆知為朱喚去。眾徒控官。朱以訟事破家。自縊于獄。朱嘗言所見棺中僵尸不一。有紫僵。白僵。綠僵。毛僵之類。最奇者在六和塔西邊掘墳。有園門石戶。廣數丈。中有鐵索懸金飾朱棺。斧之乃犀皮所為。非木也。中一尸冕旒如王者。白鬚偉貌。見風悉化為灰。侍衛甲裳似層層繭紙所為。非絲非絹。又一陵中朱棺甚大。非絛索所懸。有四銅人如宦官狀。跪而以手承棺。雙手捧之。土花青綠。不知何代陵寢。

一目五先生

浙中有五奇鬼。四鬼盡贅。惟一鬼有一眼。群鬼恃以看物。號一目五先生。這瘟疫之年。五鬼聯袂而行。伺人熟睡。以鼻嗅之。一鬼嗅則其人病。五鬼共嗅則其人死。四鬼偃偃然斜行。躑躅不敢作主。惟聽一目先生之號令。有錢某宿旅店中。群客皆寐。已獨未眠。燈忽縮小。見五鬼排跳而至。四鬼將嗅一客。先生曰。此大善人也不可。又將嗅一客。先生曰。此大有福人也。

不可。又將嗅一客。先生曰：「此大惡人也，更不可。」四鬼曰：「然則先生將何餐？」先生指二客曰：「此輩不善不惡，無福無祿，不啖何待？」四鬼即群嗅之。二客鼻聲漸微，五鬼腹漸膨亨矣。

夢乞兒煮狗

陳秀才清波處館紹興。夜間夢遊土地廟，廟後有數乞兒，狀貌極惡，擁土爐剝黃狗而烹之。狗似新受棍傷者，血猶淋漓。陳心惡之，忽門外有衣冠人來，罵曰：「我家狗被汝偷食，我將告官。」語未畢，羣丐起而毆之，衣冠者倒地死。陳驚醒，越三日，夢青衣皂隸持城隍牌票示之曰：「狗主人被惡丐打死，其鬼已控城隍牒內寫君作證，故來相招。」陳視票果有己名，且有聽審日期。覺而惡之，然自念此事與己無干，不過暫往陰司作證，因辭館歸。以二夢語其親徐某，且託曰：「我死當復生，誠恐陰陽隔路。」一時靈魂迷失，乞君購白雄雞書我姓名，臨期到城隍廟招呼，免我迷路。徐以為夢幻難憑，笑允之。恰終不信也。至某月日，陳果無疾而逝，家人泣報于徐。徐急買白雞書陳姓名而往，適城隍廟搭臺演戲，眾人蜂擁，至日方到神座下，大呼招魂，及歸家六月盛暑，尸已腐矣。

一棺藏十八人

乾隆四年，山西蒲州修城掘河灘土，得一棺，方扁如箱，啟之中有九槨。一槨藏兩人，各長尺

許老幼男婦如生不知何怪

真龍圖變假龍圖

嘉興宋某為仙游令。平素峭潔。以包老自命。某村有王監生者。姦佃戶之妻。兩情相得。嫌其本夫在家。乃賄算命者。告其夫以在家流年不利。必遠遊他方。纔免於難。本夫信之。告王監生。王遂借本錢。令貿易四川。三年不歸。村人相傳。某佃戶被王監生謀死矣。宋素聞此事。欲雪其冤。一日過某村。有旋風起於轎前。迹之風從井中出。差人撩井得男子腐尸。信為某佃。遂拘王監生與佃妻嚴行拷訊。俱自認謀害本夫。置之於法。邑人稱為宋龍圖演成戲。本沿村彈唱。又一年其夫從四川歸。甫入城。見戲臺上演王監生事。就觀之。方知已妻業已冤死。登時大慟。號控於省城臬司某。為之申理。宋令以故勘平人致死抵罪。仙游人為之歌曰。瞎說姦夫害本夫。真龍圖變假龍圖。寄言人世司民者。莫恃官清胆氣粗。

莆田冤獄

福建莆田王監生。素豪橫。見田鄰張姬田五畝。欲取成方。造偽契賄縣令某。斷為己有。張姬無奈。何。以田與之。然中心忿然。日罵其門王。不能堪。罵鄰人毆殺姬。而召其子視之。即縛之。誣為子殺其母。擒以鳴官。眾證確鑿。子不勝毒刑。遂誣伏。將請王命。登時凌遲矣。總督

蘇昌聞而疑之。以為子縱不孝。毆母當在其家。不當在田野間。衆人屬目之地。且遍體鱗傷。子毆母必不至此。乃檄福泉二知府會鞠於省中。城隍廟兩知府各有成見。仍照前擬定罪。其子受綁將出廟門。大呼曰。城隍城隍。我一家奇冤極枉。而神全無靈變。何以享人間血食哉。語畢。廟之西廂突然傾倒。當事者猶以廟柱素朽不甚介意。甫牽出廟。則兩泥兒隸忽移而前。以兩挺夾之。人不能過。於是觀者大噪。兩府亦悚然重鞠。始白其子冤。而置王監生於法。從此城隍廟之香火亦較盛焉。

水鬼畏罵字

趙衣吉云。鬼有氣息。水死之鬼。羊臊氣。岸死之鬼。紙灰氣。凡人聞此二氣。皆須避之。又云。河水鬼最畏罵字。如人在舟中。聞羊臊氣。則急寫一罵字。可以遠害。

狐仙知科舉

錢方伯琦。蔡觀察應彪。未第時。有友吳某招飲其家。素奉狐仙。二人與群客至其家。候至日晚。腹已枵矣。不見酒肴。心以為疑。少頃。主出有愧色。曰。今日飲諸公。有已全備。忽為狐仙攝去。奈何。衆客疑吳惜費。以狐為推。蔡公曰。主人若果治具。必有水漿痕迹。盍往廚房視之。往驗。則餘火未熄。盤碗薑豉之物尚在。始知吳非誑言。衆客欲散。獨蔡公大呼曰。果狐仙在此。

我有一言奉問。今年乙卯秋闈。我輩皆下場人。如有一個中者。狐仙還我酒有。如無一人中者。狐仙竟全啖之。我等亦沒興在此飲酒。言畢。出未久。主人大笑來曰。恭喜諸公。酒有都全。還在案矣。今年必有中者。於是群客懽飲而罷。是年錢公登第。蔡遲一科。

鬼爭替身人因得脫

會稽王二。以縫衣為業。手挈女裙衫數件。夜過吼山。見水中跳出二人。裸身黑面。牽之入河。王不能自主。隨行數步。忽山頂松樹間。飛下一人。垂眉吐舌。手持大繩。套其腰。曳之上山。與黑面鬼彼此爭奪。黑面鬼曰。王二是我替身。汝何得奪之。持繩鬼曰。王二是成衣師。汝等河水鬼。赤屁股在水中。並無衣服。要做什么所用之。不如讓我王亦昏迷。聽其互拉。然心中尚有微明。私念倘遺失女裙衫。則力不能賂。因掛之樹上。適其叔從他路歸。月下望見樹有紅祿女衣。疑而近前視之。三鬼遂散。王二口耳中。全是青泥。填塞扶之歸。竟脫於死。

城隍神酗酒

杭州沈豐玉就幕武康。適上憲有公文。飭捕江洋大盜。盜名沈玉豐。幕中同事袁某與沈戲以硃筆倒標沈豐玉三字曰。現在各處拏你。沈怒奪而焚之。是夜沈方就枕。夢鬼役突入鎖至城隍廟中。城隍神高坐。喝曰。汝殺人大盜。可惡。呼左右行刑。沈急辨。是杭州秀才。非盜也。

神大怒曰。陰司大例。凡陽間公文到來所拏之人。我陰司協同緝拏。今武康縣文書現在。指汝姓名為盜。而汝妄想強賴耶。沈具道同事袁某惡謔之故。神不聽命。加大杖。沈號痛呼冤。左右鬼卒私謂沈曰。城隍神與夫人飲酒醉矣。汝只好到別衙門申冤。沈望見城隍神面紅眼瞇。知己沈醉。不得已忍痛受杖。杖畢。令鬼差押往某處收獄。路經關聖廟。沈高聲叫屈。帝君喚入。面訊原委。帝君取黃紙硃筆判曰。看爾吐屬實係秀才。城隍神何得酗酒妄刑。應提參治罪。袁某久在幕中。以人命為兒戲。宜奪其壽。某知縣失察。亦有應得之罪。念其因公。他出罰俸三月。沈秀才受陰杖五臟已傷。勢不能復活。可送往山西某家為子。年二十登進士。以償今世之冤。判畢。鬼役惶恐叩頭而散。沈夢醒。覺腹內痛不可忍。呼同事告以故。三日後卒。袁聞之。急辭館歸。不久吐血而亡。城隍廟塑像無故自仆。知縣因濫應驛馬事。罰俸三月。

地藏王接客

袁南湖者。吾鄉滄曉先生之從子也。性狂傲。三中副車不第。發怒焚黃于伍相國祠。自訴不平。越三日病。病三日死。魂出杭州清波門行水草上。沙沙有聲。天淡黃色。不見日光。前有短紅牆。宛然廬舍。就之。乃老嫗數人。擁大鍋烹物。啟之。皆小兒頭足。曰。此皆人間墜落僧也。功行未滿。偷得人身。故煮之。使在陽世不得長成。即妖亡耳。袁驚曰。然則嫗是鬼耶。嫗笑曰。汝

自視以為尚是人耶。若人也何能到此。表大哭。嫗笑曰。汝焚黃求死。何哭之為。須知伍相國。吳之忠臣。血食吳越。不管人間祿命事。今來喚汝者。伍公將汝狀轉牒地藏王。故王來喚汝。表曰。地藏王可得見乎。曰。汝可自書名紙。往西角佛殿投遞。見不見未可定。指前街曰。此賣紙帖所也。表往買帖。見街上喧嚷擾擾。如人間唱臺戲。初散光景。有冠履者。有科頭者。有老者。幼者。男者。女者。亦有生時相識者。招之絕不相顧。約略皆亡過之。人心愈悲。何前果有紙店。坐一翁。白衫葛巾。以紙付表。表乞筆硯。翁與之。表書儒士裘某拜。翁笑曰。儒士難居。汝當書某科副榜。轉不惹地藏王呵責。表不以為然。脫壁上有詩箋。題鄭鴻撰。書兼挂紙錢甚多。表素輕鄭。乃謂翁曰。鄭君素無詩名。胡為挂彼詩箋。且此地已在冥間矣。要紙錢何用。翁曰。鄭雖舉人。將來名位必顯。陰司最勢利。故吾挂之以為光榮。紙錢正是陰間所需。汝當多備。賄地藏王侍衛之人。纔肯通報。表又不以為然。徑至西角佛殿。果有牛頭夜叉輩。約數百人。胸前綉勇字補服。向表掙奪。呵罵。表正窘急間。有撫其肩者。葛巾翁也。曰。此刻可信我言否。陽間有門包。陰間獨無門包乎。我已為汝帶來。即代表將數千貫納之。勇字軍人方持帖進。聞東角門闐然開矣。喚表入。跪階下。高堂巍巍。望不見王。紗窗內有人聲曰。狂生裘某。汝焚牒伍公廟。自稱能文。不過作爛八股時文。看高頭講章。全不知古往今來多少事業學問。而

自以為能文。何無耻之甚也。帖上自稱儒士。汝現有祖母年八十餘。受凍忍飢。致盲其目。不孝已甚。儒當若是耶。表曰。時文之外。別有學問。某實不知。若祖母受苦。實某妻不賢。非某之罪。王曰。夫為妻綱。人間一切婦人罪過。陰司判者。總先坐夫男。然後再罪婦人。汝既為儒士。如何却責於妻。汝三中副車。以汝祖父陰德。蔭庇並非仗汝之文才也。言未畢。忽聞殿外有鳴鑼呵噉聲甚遠。內亦撞鐘伐鼓。應之一勇字軍人。虎皮冠者。報朱大人到。王下閣出迎。裴跟蹌下殿。伏東廂竊視。乃刑部郎中朱履忠。亦表戚也。表愈不平。罵曰。果然陰間勢利。我雖讀爛時文。畢竟是副榜。朱乃入。稟得官。亦不過郎中。何至地藏王親出迎接哉。勇字軍人大怒。以杖擊其口。一痛而甦。見妻女環哭於前。方知死已二日。因胸中餘氣未絕。故不入殮。此後南湖自知命薄。不復下場。又三年卒。

治鬼二妙

婁真人勸人遇鬼勿懼。總以氣吹之。以無形敵無形。鬼最畏氣。轉勝刀棍也。張豈石先生云。見鬼勿懼。但與之鬪。鬪勝固佳。鬪敗我不過同他一樣。

狐讀時文

四川臨邛縣李生。年少家貧。偶閒坐。一老叟至。揖而言曰。小女與君有緣。知君未娶。願偕秦

晉之婚。李曰：我貧無以為娶。叟曰：郎但許我娶妻之費。郎勿憂。生方疑且驚。俄而香車擁一美人至。年十七八。妝奩甚華。几案揮灑之物。無不攜來。叟具花燭。呼婿及女。行交拜。撒帳之禮。曰：婚事畢。吾去矣。生挽女解衣就牀。女不可。曰：我家無白文女婿。須汝得科名。吾纔與汝成婚。生曰：考期尚遠。卿何能待。曰：非也。只須看君所作文章。可以決科。便可成婚。不必俟異日。李大喜。盡出其平時所作。言文付女。女翻視良久。曰：郎君平日讀袁太史稿乎。曰：然。女曰：袁太史文雄奇。原利科名。宜讀。然其人天分高。非郎所能學也。因取筆為改數句。曰：如我所作。像太史乎。曰：然。曰：汝此後為文。先向我問作意。再落筆。勿草草也。李從此文思日進。壬午舉于鄉。此女在其家事姑孝。理家務。當至今猶存。人亦忘其為孤矣。此事臨邛知州楊潮觀為予言。

何翁傾家

通州何翁生三子。皆庸俗。長子尤陋。娶婦王氏。美。內薄其夫。鬱鬱不得志。死。死後鬼常憑次婦。史氏為厲。何翁苦之。具牒城隍廟。越數日。忽喚一鬼。憑次婦言曰：請親翁答話。何錯愕。問為誰。曰：我史某。爾次婦之父也。死後為郡神。掌案吏。不復留心家事。昨見翁牒。方知我女為王氏鬼所苦。我懇本官。已將王氏發配雲南。嗣後可無患。惟是我女適翁家時。我已去世。家

業蕭條愧無妝奩。至今耿耿。茲在冥司。積白金五百兩。當送女室。翁可於本月十六日子時。備香燭錠帛。同次子祭廚房之西南隅。焚帛鋤土。即得矣。并戒是夕備素筵一席。我將邀二三同輩來慶翁也。翁如其言。及期鋤土。竟得空罐。父子怏怏。至夕鬼又憑婦曰。翁運可謂蹇矣。我多年蓄積。一旦為犬子奪去。奈何。先是何翁有婦適徐氏。生一兒名天子。姊夫及姊亡。犬子零丁。挈千金依舅氏。舅待之薄。未幾犬子亦亡。其賢竟為何有。犬子怨之。故先期來奪取五百金。蓋鬼事鬼知也。越半載。次婦歸寧。暮回家進門。忽倒地大哭。極口罵何翁不絕。舉家驚聽其言。乃王氏自配所逃回。方謀昇入內室。而三媳房中婢奔出告曰。三娘子在房晚妝。忽將妝臺打破。拍桌大呼。勢甚凶猛。不解何故。何翁夫婦入視。則又有鬼憑焉。乃王氏之解差鬼罵曰。何老奴才。大沒良心。自家兒媳全不顧恤。忍心拷害。押赴遠方。且倚仗爾親。將史某作掌筆吏勢。叫我走此萬里苦差。分文不給。如何得至雲南。今王氏感我一路恩情。將身配我。我與伊回不得家鄉。進不得衙門。只好借爾家作洞房。花燭快溫酒來。與我解寒。何氏次三兩媳。本對房居。此後王憑次婦。則差憑三媳。王憑三媳。則差憑次婦。終日不安。翁奔告神廟。神不復靈。翁大費貲財。遍求方士。如此者二年。江西道士蘭方九應招而來。先作符十數張。遍貼其宅之前後門。再入室仗劍步罡。兩婦先於房作笑罵狀。次作驚竄狀。後作哀

懇狀。忽屋角響聲如雷。兩婦伏地。蘭持小瓶曰。鬼入鬼入。旋封其口。而兩婦醒。蘭命起王氏。纂斧其棺。面目如生。尸僵出血。乃焚灰與小瓶。合理用石鎮之。其祟永絕。而何翁從此傾家。

江軼林

江軼林。通州士人也。世居通之呂泗場。娶妻彭氏。情好甚篤。彭歸江三年。軼林甫弱冠。未遊庠。一夕夫婦同夢軼林。於其年某月日遊庠。彭氏即於是日亡。學使臨通州。呂泗場距通州百里。軼林以夢故疑。不欲往。彭促之曰。功名事重。夢不足憑。軼林強行。及試。果獲售。舉出即夢中月日也。軼林大不懌。越二日。果聞彭訃。試畢急回家。彭死已二七矣。通俗人死二七夜。設死者衣衾於柩側。舉家躲避。言魂來赴屍。名曰回煞。軼林痛彭之死。即於回煞夜昇牀。柩旁潛處其中。以冀一遇。守至三更。聞屋角微響。彭自房檐冉冉下步。至柩前。向燈稽首。燈即滅。滅後室中自明如晝。軼林惟恐驚彭。不敢聲。彭自靈前循柩走至牀。揭帳低聲呼曰。郎君歸未。軼林躍出抱持大哭。哭罷各訴離情。解衣就寢。歡好無異生前。軼林從容問曰。聞說人死有鬼。卒拘束回煞。有煞神與偕。爾何得獨返。彭曰。煞神即管束之鬼卒也。有罪則羈縛。而從冥司。念妾無罪。且與君前緣未斷。故縱令獨回。軼林曰。爾無罪。何故早死。曰。修短數也不論。有罪無罪。軼林曰。卿與我前緣未斷。今此之來。莫非將盡於此夕乎。答曰。尚早。前緣了後。

猶有後緣言未畢。聞戶外風起。彭大懼。以手持軼林曰。緊抱我。護持我。凡作鬼。最怕風。風倘著體。即來去不能自主。一失足。被他吹到遠處去矣。雞鳴言別。軼林依依不捨。彭曰。無庸。夜當再會。言訖而去。由此每夜必來。來檢閱生時食物。為軼林補綴衣服。兩月餘。忽歎泣曰。前緣了矣。此後當別十七年。始與君續後緣。言訖去。軼林美少年。家豐於財。里中願續婚者衆。軼林概不允。待至十七年。以彭氏貌物色求婚。歷通秦儀。揚俱不得。仍歸呂泗。呂泗故邊海。有海舶自山東回者。載老翁夫婦來。言本世族。止生一女。依叔為活。其叔欲以其女結婚豪族。翁頗不願。故來避地。女亦欲嫁一江南人。人為翁言軼林。翁甚欲之。言諸軼林。軼林必欲一見其女。乃可。翁許之。見則宛然一彭也。問其年。曰十七矣。其生時月日。即彭死之兩月後也。軼林欣然訂娶。歡好倍常。性情喜好。彷彿彭之生前。或叩以前生事。笑而不言。軼林字曰蓬萊仙子。隱喻彭仙再來也。子曰。彭兒女曰彭媳。歡聚者十七載。夫婦得疾先後卒。

裹足作備之報

杭州陸梯霞先生。德行粹然。終身不二色人。或以戲曰。妓女勸酒。先生無喜無愠。隨意應酬。有犯小罪。求關說者。先生唯唯。當事者重先生所言。無不聽。或嘗先生自貶風骨。先生笑曰。見米飯落地。拾置几上。心纔安。何必定自家吃耶。凡人有心立風骨。便是私心。吾嘗奉教於

湯潛菴中丞矣。中丞撫蘇時，蘇州多娼妓。中丞但有勸戒，從無禁捉。語屬吏曰：「世間之有娼優，猶世間之有僧尼也。僧尼欺人以求食，娼妓媚人以求食，皆非先王法。然而歐公本論一篇，既不能行，則飢寒怨曠之民，作何安置？今之虐娼優者，猶北魏之滅沙門、毀佛像也。徒為胥吏生財，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吾不為也。」一日，有先生夢，見隸持帖相請，上書「年家眷弟楊繼盛拜」。先生笑曰：「吾正想見椒山公。」遂行至一所宮殿，巍然。椒山公烏紗紅袍，下階迎曰：「繼盛蒙玉帝旨，任滿將陞此坐需公。」先生辭曰：「我在世間不屑為陽官，故隱居不仕。今安能為陰間官乎？」椒山笑曰：「先生真高人。」薄城隍而不為，語未畢，有判官向椒山耳語。椒山曰：「此案難判，須奏玉帝再定。」先生問何案，曰：「南唐李後主，裹足繫也。後主前世本嵩山淨明和尚，轉身為江南國主，宮中行樂，以帛裹其妃窈娘足，為新月之形。不過一時偶戲，不料相沿成風。世上爭為弓鞋小脚，將父母遺體矯揉穿鑿，以致量大校小。婆怒其媳，夫憎其婦，男女相貽恣為淫褻，不但小女兒受無量苦，且有婦人為此事懸梁服瀉者。上帝惡後主作俑，故令其生前受宋太宗牽機藥之毒，足欲前頭欲後，比女子纏足更苦。苦盡方盡，近已七百年。懺悔滿，將還嵩山修道矣。」不料又有數十萬無足婦人，奔走天門喊冤，云：「張獻忠破四川時，截我等足，堆為一山，以足之至小者為山尖。」雖我等劫運該死，然何以出乖露醜？一至於此，豈非

李王裹足作俑之罪。求上帝嚴罰李王。我輩自纔瞑。上帝惻然傳喻四海都城隍議罪。文到我處。我判孽由獻忠。李後主不能預知。難引重典。請罰李王在冥中織屨一百萬償諸無足婦人。數滿纔許還嵩山。秦草雖定。尚未與諸城隍會稿。先生以為何如。先生曰。習俗難醫。愚民有焚其父母尸以為孝者。便有痛其女子之足以為慈者。事同一例也。椒山公大笑。先生辭出。醒竟安然。嗣後椒山公不復來請壽八十餘卒。常笑謂夫人曰。毋為吾女兒裹足。恐害李後主在陰司又多織一雙屨也。

判官答問

謝鵬飛以仁和廩生為陰間判官。晝如平人。夜則赴冥司勾當公事。友朋多託查壽數不肯。人疑其懼洩天機。曰。非也。陽間有司衙門。惟犯罪涉訟者。纔有文簿可查。否則百姓林林總總。誰有工夫為造保甲冊。官府聽其自來自去耳。陰間亦然。君輩不涉訟。不犯冥拘。氣數來則生。氣數盡則死。我豈無冊可查。問瘟疫死者可查乎。曰。此陽九百六陰陽小劫。應死者如府縣考試有點名簿。恰可以查。然皆庸庸小民。方入此冊。若有來歷之人。便不在小劫數中。來去猶之陽間有官陰者。不考童生也。問疫外尚有大劫數乎。曰。水火刀兵。是大劫數。此則貴顯者難逃矣。問冥司神孰尊。曰。既曰冥司何尊之有。尊者上界仙官耳。若城隍土地之職。

子

不

語

卷九

八

如人間府縣俗吏風塵奔走甚勞苦。賢者不屑為。昔白石仙人終朝煮白石。不肯上天人問。故曰玉宇清嚴。符籙麻起。仙官司事者甚勞苦。故願逍遙於山巔水涯。永為散仙。亦此意也。

蔣太史

蔣太史士銓。官中書時。居京師賈家衙衛。十一月十五日。兒子病。與其妻張夫人。在一室中。分牀卧。夢隸人持帖來請。不覺身隨之行。至一神廟。入門。小憩。見門內所塑泥馬。手撫之。馬竟動。揚其鬣。隸扶蔣騎上。騰空而行。下視田畝。如棋盤縱橫。俄而雨濛濛然。心憂濕衣。仰見紅油繖。有一隸擎而覆之。未幾馬落一大殿階下。宏敞如王者居。殿外二井。左扁曰天堂。右扁曰地獄。蔣望天堂上軒軒大明。地獄則黑深不可測。所隨隸亦不復見。殿旁小屋。有老嫗擁鑪炊火。問何所煮。曰煮惡人。開鍋蓋視之。果皆人頭。地獄井邊有人衣藍縷。自往投入。嫗曰。此王爺將囚寄獄也。蔣曰。此非人間乎。曰。何必問。見此光景。亦可知矣。蔣問我欲一見王爺可乎。曰。王請君來。自然接見。何必性急。君欲先窺之亦可。因取一高足几。登蔣。蔣從殿隙窺。王年三十餘。清瘦微髯。冕旒盛服。執笏北向。嫗曰。此上玉帝表也。王焚香俯伏叩首畢。隨聞正門豁然開。召蔣入。蔣趨進。見王服飾盡變。著本朝衣冠。白布纏頭。以兩束布從兩耳拖下。若三禮圖所畫古人免冠狀。坐定曰。具司事繁。我任滿當去。此坐乞公見代音。似常

州武進人。蔣曰：我母老子幼，事未了，不能來。王有愠色曰：公有才子之名，何不達乃爾？今堂太夫人自有太夫人之壽命，與公何干？尊郎君自有尊郎君之壽命，與公何干？世上事要了，就了，要不了便不了。我已將公姓名奏明上帝，無可挽回。言畢，自掀其椅背，蔣坐。若不屑相昵者，蔣亦怒發，取其几上木界尺，拍几厲聲曰：不近人情，何動蠻也！大唱而醒，覺一燈熒然，身在牀上，四肢如冰，汗涔涔透重衾矣。喘息良久，始能起坐，呼夫人告之。夫人大哭。蔣曰：且住，忽驚。太夫人因憑几坐。夫人伺焉，漏下四鼓，沈沈睡去。不覺又到冥間，殿宇恰非前處，殿上設五座位，案積如山，四座有人，專空第五座，一吏指告曰：此公座也。蔣隨行至第三座，視之本房老師馮靜山先生也，急前拱揖。馮披羊皮袍，卸眼鏡，欣然曰：足下來好好，此間簿書忙極，非足下助我不可。蔣曰：老師亦為此言乎？門生母老子幼，他人不知，老師深知，如何能來？馮慘然曰：聽足下言，觸起我生前心事矣。我雖無父母，而妻少子幼，亦非可來之人。現在陽間妻子不知作何光景，言且泣涕如雨下。少頃取巾拭淚曰：事已如此，不必多言。保奏汝者，常州老劉也，本屬可笑。汝速歸料理身後事，今日已十五，到二十日是汝上任日也。拱手作別而醒，窗外雞已鳴。太夫人亦已聞知，抱持哭矣。蔣素與潘司王公興吾交好，乃往訣別。且託以身後，王一見驚曰：汝滿面塗鍋煤，昨夜大病耶？何鬼氣之襲人也？蔣告以夢，王曰：勿

怖。惟禮斗誦大悲咒。可以禳之。汝歸家。如我言。或可免也。將太夫人平時奉斗頗虔。乃重建壇。合家持齋祈禱。兼誦咒語。至期是冬至節日。諸親友來賀。環而守之。至三更。將見空中飛下。轎一乘。旗數竿。輿夫數人。若來迎者。乃誦大悲咒。逼之漸近。漸薄。若烟氣之消釋焉。逾三年。始中進士。入翰林。

李敏達公扶乩

李敏達公。衛未遇時。遇乩仙。自稱零陽子。為判終身云。氣概文饒。似敷名衛國同。欣然還一笑。擲筆在秋紅。旁小註曰。秋紅草名。當其時無人解者。後公為保定總督。劾總河朱藻而薨。後人方悟朱者紅也。藻者草也。

呂道人驅龍

河南歸德府呂道人。年百餘歲。鼻息雷鳴。或十餘日不食。或一日食雞子五百。吹氣人身如火炙痛。或戲以生餅覆其背。須臾焦熟可食矣。冬夏一布襖。日行三百里。雍正間。王朝恩為北總河。築張家口石壩。不成。糜帑數萬。憂懣不食。適呂至。曰。此下有毒龍為祟。王問汝能驅之否。曰。此龍修煉二千年。魄力甚大。梁武帝築浮山堰崩。傷生靈數萬。此龍孽也。公欲壩成。須貧道親下河與鬪。庶幾逐龍去。而壩可成。然貧道福命薄。慮為所傷。必須仗聖天子威。

靈大人福力護持之曰。若何而可。曰。請王命牌。油紙裹縛。貧道背上。用河道總督印鈐封。大人手書姓名加封之。乃可。如其言。道士遂仗劍入水。頃刻黑風起。雷電大作。波浪掀天。至明日夜半。道士來。署提血劍。腥涎滿身。背偻。曰。貧道腸骨為龍尾擊斷矣。然貧道亦斬龍一臂。臂墜水。僅留一爪。獻公。龍受傷奔東海去。明日壩可成也。王大喜。呼酒勞之。欲延家古醫為之接骨。曰。不必。貧道運真氣養之。半年後可平復也。次日王公上工。下掃石壩果成。所藏龍爪大如水牛角。嗅作龍涎香。懸之蚊蠅遠避。呂自言與李自成交好。曾為繫草鞋帶。又與賈士芳同受業於王先生。某先生常言汝愿故道可成。賈好利。又自作聰明。必不善終。然亦須名動天子。松文敏公為總河。入都陞見家人。不得家信。問呂。呂曰。汝家大人已被大木撐入眼矣。舉家驚恐。有目疾。已而授東閣大學士。方知目旁木乃相字耳。乾隆四年。呂入都。諸王公延之治疾。脫手愈。徐文穆公第六子。虛陽不閉。呂一見曰。公子面上血不華色。不過夢遺耳。令閉目卧地袒胸。手一鐵針。長尺餘。直刺其心。拔之。血隨針出。如一條紅絲。取口唾拭其創處。旁人駭絕。而公子不知是夕病痊。王太守孟亭患腰痛。求道人。道人曰。俟天晴日來治。至期手撮日光。揉之。熱透五臟而愈。問導引之術。不肯言。乃引其僮私問之曰。無他異也。每早至曠野。紅日始出。見道人向日作虎跳狀。手招日光納口中。且吸且嚙。如是者再

盤古以前天

相傳陰沈木為開闢以前之樹沈沙浪中。過天地翻覆劫數重出世上以故再入土中。萬年不壞其色深綠紋如織錦。置一片於地百步以外。蠅蚋不飛。康熙三十年。天台山崩。沙中湧出一棺。形製詭異。頭尖而尾闊。高六尺餘。識者曰。此陰沈木棺也。必有異。啟其前。知中有人。眉目口鼻與木同色。臂腿與木同紋理。恰不腐壞。忽開眼。仰視空中。問曰。此青青者何物耶。眾曰。天也。驚曰。吾當初在世時。天不若是高也。語畢。目仍瞑。人爭扶起之。合邑男女群來看。盤古以前人。忽然風起。變為石人。棺為邑宰某所得。轉獻制府。予疑此人。是前亡天地將混沌時人也。緯書云。萬年之後。天可倚杵。此人言天不若今之高。信矣。

子不語卷十

隨園戲編

禹王碑吞蛇

屠赤文任陝西兩當縣尉。有廚人張某者。善啖多力。身體修偉。面無左耳。詢其故。自言四川人。三世業獵。家傳異書。能抓風嗅鼻。即知所來者。為何獸。某幼亦業此。嘗獵於邛徠山。其地號陰陽界。陽界尚平敞。陰界尤險峻。人迹罕至。一日往獵。陽界無所得。遂裏糧入陰界。行五十里許。天已暮遠。望十里外高山上。有火光燒來。燭林谷如赤日。怪風狂吹而至。某不知何物。抓風再嗅。書所未載。心大惶恐。急登高樹頂上。覘之。俄而火光漸近。乃一大石碑。碑首鑿猛虎形。光如萬炬。燃照數里。碑能躑躅自行。至樹下。見有人。忽躍起三四丈。似欲吞啗者。幾及我身。我屏息不敢動。碑亦緩緩向西南去。某方幸脫險。俟其去遠。將下樹矣。忽望見巨蛇千萬條。大者身如車輪。小者亦粗如斗。蔽空而來。某自念此身必死于蛇腹。驚惶更甚。不料諸蛇皆騰空衝雲而行。離樹甚遠。我蹲樹上。竟無所損。惟一小蛇行少低。向我耳傍擦過。覺痛不可忍。摸之耳已去矣。血涔涔流下。但見碑尚在前。蹲立火光中不動。凡蛇從碑旁過者。空中輒有脫殼墮下。亂落如萬條白練。但聞呿吸噴然有聲。少頃蛇盡不見。碑亦行遠。某待

至次日方敢下樹急覓歸路迷不可得途遇一老人自稱此山民也子所見者為禹王碑當年禹王治水至邛徠山毒蛇阻道禹王大怒命庚辰殺蛇立二碑鎮壓誓曰汝他日成神世殺蛇為民除害今四千年矣碑果成神碑有一大一小君幸遇其小者得不死其大者出則火燄五里林木皆灰二碑俱以蛇為糧所到處挈以隨行故蛇俯首待食不暇傷人子耳際已中蛇毒出陽界見日則死因於衣襟下出藥治之示以歸路而別

黑柱

紹興嚴姓為王氏贅婿嚴歸家岳翁遣人走報其妻急病嚴奔視之天已昏黑秉燭行路見黑氣如庭柱一條時遮其燭燭東則黑柱亦東燭西則黑柱亦西攔截其路不容前往嚴大駭乃到相識家借一奴添二燭而行黑柱漸隱不見到妻家岳翁迎出曰婿來已久何以又從外入嚴曰婿寔未來舉家大驚奔入妻房見一人坐牀上與其妻執手若將同行者嚴急向前握妻手而其人始去妻亦氣絕

猴怪

杭州周雲衢孝廉有女嫁鹽商吳某之子吳以住屋頗窄使居園中書舍婚三月矣忽周女患奇疾始而心痛繼而腹背痛繼而耳目口鼻無不痛者哀號跳擲人不忍見徧召醫士莫

名其病。但見白黑氣二條。纏女身如繩帶。細縛之狀。雲衢與吳翁齋醮無效。不得已。自為牒文。投城隍神及關神處。半月未見靈應。又投文催之。果一日雲衢與其女及婿俱白晝僵卧。若死去者。兩日而蘇。家人問之。據雲衢云。城隍神得我牒文。即拘此妖。妖抗不到。直至催牒。再至關神處。神批發溫元帥擒訊。得為祟者。乃一雌猴。其白黑二氣。則黑白二蛇也。元至正七年。猴與其雄偷果於達魯花赤余氏之園。其時女為余家小婢。撞見以石擲之。雄走出。適遇獵戶張信。以箭斃之。雌猴驚逸。修道於括蒼山中。今獵戶張託生為吳翁之子。婢託生為周氏之女。故來報仇。元帥問汝既有仇。何以不早報。而必待至四百年後耶。猴云。此女七世託生為文學侍從之官。或為方伯中丞。故我不能相犯。因其前世居官無狀。仍罰為女身。適值所嫁之人。又即獵戶。故我兩仇齊發。問黑白二氣何來。供稱吳園中物。被猴牽帥而至者。元帥怒曰。周女前生作婢。擲石驅猴。是其職分所當為。吳某前生為獵戶。射殺一猴。亦人間常事。汝又不仇吳。而仇其妻。甚為悖亂。且與園中兩蛇何與。而助紂為虐耶。擲劍喝曰。先斬妖黨。隨見皂衣人取二蛇頭呈驗。元帥謂猴曰。汝罪亦宜斬。但念爾修煉多年。頗有神通。將成正果。斬汝可惜。速改過悔罪。治好周女之病。我便赦汝。一面詳覆關帝。猴掙掙不服。兩日如雷。奮爪向前。似欲撲犯元帥者。俄聞空中大聲曰。伏魔大帝有令。妖猴不服。即斬妖猴。

言畢。瓦上琅琅有刀環聲響。猴始懼叩頭服罪。元帥呼周女到案下。令猴治病。猴抉其眼耳。口鼻中所出橫刺鐵針竹簍十餘條。女痛稍蘇。惟心痛未解。猴不肯治。元帥又欲斬猴。猴云。女心易治。但我有所求。須吳翁許我。我纔替治。問何求。曰。我愛吳園清潔。欲打掃。西首掃雲樓三間。使我居住。吳翁許之。猴伸手。女口直到胸前。探出小銅鏡一方。猶帶血絲縷縷。女病旋愈。元帥命吳氏父子領女回家。遂各蘇醒。此乾隆四十四年七月間事也。據吳翁云。溫元帥襟巾紗帽。如唐人服飾。貌溫然儒者。白面微鬚。非若世間所畫青面睜目狀也。猴在神前。妝束甚華。自稱小仙。

鞭尸

桐城張徐二友。貿易江西。行至廣信。徐卒於店樓。張入市買棺。為殮棺。店主人索價二十文。交易成矣。櫃旁坐一老人。遮欄之。必須四十。張忿然歸。是夜張上樓。尸起相撲。張大駭。急避下樓。次日清晨。又往買棺。加錢千文。棺主人並無一言。而作梗之老人。先在櫃上罵曰。我雖不是主人。然此地我號坐山虎。非送我二千錢。與主人一樣。棺不可得。張素貧。力有不能。無可奈何。旁皇於野。又一句鬚翁著藍色袍。笑而迎曰。汝買棺人耶。曰然。曰。汝受坐山虎氣耶。曰是也。句鬚翁手一鞭。曰。此伍子胥鞭楚平王尸鞭也。今晚尸起相撲。汝持此鞭之。則棺得。

而大難解矣。言畢不見。張歸上樓。尸又躍起。如其言。應鞭而倒。次日赴店買棺。店主人曰。昨夜坐山虎死矣。我一方之害除矣。汝仍以二千文原價來擡棺可也。問其故。主人曰。此老姓洪有妖法。能役使鬼魅。慣遣死尸撲人人。死買棺。彼又在我店居奇。強分半價。如是多年。受累者衆。昨夜暴死。未知何病。張乃告以白鬚翁贈鞭之事。二人急往視之。老人尸上果有鞭痕。或曰白鬚而著藍袍者。此方土地神也。

梁朝古冢

淮徐道署在宿遷城中。宿故百戰地。是處皆兵燹之餘。署中多怪。康熙中有某道陞浙江臬司。臨去留一朱姓幕友在署。俟後官交代。衙署曠蕩。每夕人語譁然。又一夕月下聞語者聚中庭槐樹下。朱於窗隙窺之。見庭中人甚多。面目不甚了了。大率衣冠奇古。一少年烏巾白衣。倚柱凝思。不共諸人酬答。諸人呼曰。陸郎如此風月。何獨惆悵。少年答曰。暴骸之事近矣。不能無愁。語畢。諸人皆為咨嗟。有長髯高冠者出曰。郎勿慮。此厄我先當之。賴有平生故人。在此自能相庇。朗吟云。寂寞千餘歲。高槐西復東。春風寒白骨。高義望朱公。少年舉手謝曰。當年受德至深。不圖枯朽之餘。猶叨仁庇。因復共談。似皆北魏齊梁時事。既而鄰雞遠唱。諸人倏然散矣。朱胆壯安寢如故。閱數日。新官孫某來受交代。朱生匆匆出署。將覓船赴浙。忽

差役寄東君札來止之云。某到金陵見督院後。接楚中計音。已丁外難。不赴浙西新任。竟歸矣。先生行止自定可也。朱遂稍停。聞新任淮徐道孫公署中。一友得急疾殂。乃託宿遷令某薦揚。一說而就。隨攜行李入署。時將署中舊住之屋。改作客座。另置諸友於他所。幕中公務甚繁。朱不復憶前事。孫公新來大修衙署。一日與朱閒坐。家人走報云。適開前池。得一石碑。不知何代物。孫公拉朱同往觀之。見碑上書梁散騎侍郎張公之墓。正當兩槐之間。朱恍憶前月下事。力為勸止。並述所見云。當更有一墓。言未終。而荷鍤者云。又得骸骨一具。孫始信其說非妄。命工人仍加土掩平如舊。池不改作矣。蓋前碑乃長髯高冠之墓。而後所得烏巾少年之骨也。

獅子大王

貴州人尹廷洽。八月望日早起。行禮土地神前。上香訖。將啟門。見二青衣排闥入。以手推尹仆地。套繩於頸而行。尹方惶遽間。見所祀土地神出而問故。青衣展牌示之。上有尹廷洽字樣。土神笑不語。但尾尹而行里許。道旁有酒飯店。土神呼青衣入飲。得間語尹曰。是行有誤。我當衛君前行。倘遇神佛。君可大聲叫冤。我當為君脫禍。尹領之。仍隨青衣前去。約行大半日。至一所。風波浩渺。一望無際。青衣曰。此銀海也。須深夜乃可渡。當少憩片時。俄而土神亦

曳杖來。青衣怪之。土神曰。我與渠相處久。情不能已。於一送前路。當分手耳。正談說間。忽天際有彩雲旌旗侍從紛然。土神附耳曰。此朝天諸神回也。汝遇便可叫冤。尹望見車中有神。貌猙獰。然目有金光。面闊二尺許。即大聲喊冤。神召之前。并飭行者少停。問何冤。尹愬為青衣所攝。神問有牌否。曰有。有爾名乎。曰有神。曰既有牌。又有爾名。此應攝者何冤。為厲聲叱之。尹詞屈。不知所云。土神趨而前跪奏。此中有疑。是小神令其伸冤。神為何疑。曰某為渠家中竇。每一人始生。即准東嶽文書知會其人。應是何等人。應是何年月日死。共計在陽世幾歲。歷歷不爽。尹廷洽初生時。東嶽牒文中開。應得年七十二歲。今未滿五十。又未接到折算文書。何以忽爾勾到。故恐有冤。神聽說亦遲疑久之。謂土神曰。此事非我職司。但人命至重。爾小神尚肯如此用心。我何可膜視。惜此間至東嶽府往還遼遠。當從天府行文至彼方速。乃喚一吏作牒。口授云。文書上只須問民魂。尹廷洽有勾取可疑之處。乞飛天符下東嶽到銀海查辦。急急勿遲。尹從旁見吏取紙作書。封印不殊人世。但皆用黃紙封訖。付一金甲神持投天門。又呼召銀海神。有繡袍者趨進。命看守尹某生魂。俟嶽神查辦。毋誤繡袍者叩頭領尹退。而神已倏忽入雲霧中矣。此時尹愬一大柳樹下。二青衣不知所往。尹問土神。面闊二尺者是何神耶。曰此西天獅子大王也。少頃繡衣者謂土神曰。爾可令尹某往暗處少坐。

弗令夜風吹之。我往前途迎引天神。問時可急出答應。尹隨土神沿岸行約半里許。有破舟側卧灘上。乃伏其中。聞人號馬嘶。及鼓吹之音。絡繹不絕。良久始靜。土神曰。可以出矣。尹出見繡衣人偕前持牒金甲人引至岸上空闊處云。立此少待。岳司即到。須臾海上數十騎如飛而來。土神挾尹伏地上。數十騎皆下馬。有衣團花袍戴紗帽者上坐。餘四人著吏服。又十餘人武士裝束。餘悉猙獰如廟中鬼面。環立而侍。上坐官呼海神。海神趨前問答數語。趨而下。扶尹上。尹未及跪。土神上前叩頭。一一對答如前。上坐官貌頗溫良。聞土神語。即怒瞋目豎眉。厲聲索二青衣。土神荅久不知所往。上坐者曰。妖行一週。不過千里。鬼行一週。不過五百里。四察神可即查拏。有四鬼卒應聲騰起。懷中各出一小鏡。分照四方。隨飛往東去。少頃挾二青衣擲地上云。在三百里外。枯槐樹中拏得。上坐官詰問誤勾緣由。二青衣出牌呈上訴云。牌自上行。役不過照牌行事。倘有舛誤。須問官吏。與役無干。上坐官詰云。非爾舞弊。爾何故遠颺青衣叩首云。昨見獅子大王駕到。一行人衆皆是佛光。土神雖微員。尚有陽氣。尹某雖死。未過陰界。尚係生魂。可以近得佛光。鬼役陰暗之氣。如何近得佛光。所以遠伏。及獅子王過後。鬼役方一路追尋。又值朝天神聖接連行過。以故不敢走出。並未知牌中何弊。上坐官曰。如此必親赴森羅一決矣。令力士先挾尹過海。即呼車騎排衙而行。尹怖甚。閉目不敢

開視但覺風雷擊蕩。心魂震駭。少頃聲漸遠。力士行亦少徐。尹開目。即已墜地。見官府衙署。有冕服者出迎。前官入。分兩案對坐。堂上先聞密語聲。次聞傳呼聲。青衣與土神皆趨入。土神叩見畢。立階下。青衣問話畢。亦起出。有鬼卒從廡下縛一吏入堂上。厲聲喝問。吏叩頭辨。若有所待者然。又有數鬼從廡下擒一吏。抱文卷入。尹遙視之。頗似其族叔尹信。既入。殿冕服者取冊查核許久。即擲下一冊。命前吏持示後吏。後吏惟叩首哀求而已。殿內神喝杖數。鬼將前吏曳階下。杖四十。又見數鬼領硃單下。剝去後吏巾服。鎖押牽出過尹旁。的是其族叔。呼之不應。叩何往。鬼卒云。發往烈火地獄去受罪矣。尹正疑懼間。隨呼尹入殿前。花袍官云。爾此業已明。本司所勾係尹廷治。該吏未嘗作弊。同房更有尹姓者。係廷治親叔。欲救其姪。知同族有爾名。適相似。可以朦混。俟本司吏不在時。將牌添改治字作洽字。又將房冊換易。以致出牌錯誤。今已按律治罪。爾可生還矣。回頭顧土神云。爾此舉極好。但只須赴本司詳查。不合向獅子大王路訴。以致我輩均受失察處分。今本司一面造符申覆。一面差勾本犯爾速引尹廷洽還陽。土神與尹叩謝出。遇前金甲者於門迎。賀曰。爾等可喜。我輩尚須候回文。纔得回去。尹隨土神出走。並非前來之路。城市一如人間。飢欲食。渴欲飲。土神力禁不許。城外行數里。上一高山俯視其下。有一人僵卧。數人守其旁而哭。因叩土神。此何處。土神

唱曰。尚不省耶。以杖擊之。一跌而寤。已死兩晝夜矣。棺擲具陳。特心頭微暖。故未殮耳。遂坐起。稍進茶水。急喚其子。趨廷治家視之。歸云。其人病已愈二日。頃復死矣。

綠毛怪

乾隆六年。湖州董暢菴。就幕山西芮城縣。縣有廟。供關張劉三神像。廟門歷年用鐵鎖鎖之。逢春秋祭祀。一啟鑰焉。傳言中有怪物。供香火之僧。亦不敢居。一日有陝客販羊千頭。日暮無託足所。求宿廟中。居民啟鎖納之。且告以故。販羊者恃有膂力。曰無妨。乃開門入。散群羊於廊下。而已持羊鞭秉燭寢。心不能無恐。三鼓眼未合。聞神座下豁然有聲。一物躍出。販羊者於燭光中視之。其物長七八尺。頭面具人形。兩眼深黑。有光若胡桃。大頸以下綠毛。覆體茸茸如簑衣。向販羊者。睨且嗅。兩手有尖爪。直前來攫。販羊者擊以鞭。竟若不知奪鞭。而口噬之。斷如裂帛。販羊者大懼。奔出廟外。怪追之。販羊人緣古樹而上。伏其梢之最高者。怪張眼望之。不能上。良久東方明。路有行者。販羊人下樹覓怪。怪亦不見。乃告眾人。共尋神座了無他異。惟石縫一角。騰騰有黑氣。眾人不敵。啟具牒土官。芮城令佟公命移神座掘之。深丈許。得朽棺中有尸。衣服悉毀。遍體生綠毛。如販羊人所見。乃積薪焚之。嘖嘖有聲。血湧骨鳴。自此怪絕。

張大帝

安溪相公墳在閩之某山有道士李姓者利其風水其女病瘵將危道士謂曰汝為我所生而病已無全理今將取汝身一物以利吾門女愕然曰惟翁命曰我欲占李氏風水久矣必得親生兒女之骨埋之方能有應但死者不甚靈生者不忍殺惟汝將死未死之人纔有用耳女未及答道士即以刀割取其指骨置羊角中私埋李氏墳旁自後李氏門中死一科甲則道士族中增一科甲李氏田中減收十斛則道士田中增收十斛人疑之亦不解其故值清明節村人迎張大帝像為賽神會綵旗導從甚盛行至李家墳神像忽止數十人舁之不可動中一男子大呼曰速歸廟速歸廟眾從之舁至廟中男子上坐曰我大帝神也李家墳有妖須往擒治之命其徒某執鋤某執鋤某執繩索部署定又大呼曰速至李家墳速至李家墳眾如其言神像疾趨如風至墳所命執鋤鋤者搜墳旁良久得一羊角金色中有小赤蛇蜿蜒奮動其角旁有字皆道人合族姓名也乃命持繩索者往縛道士鳴之官訊得其情置之法李氏自此大盛而奉張大帝甚虔

紫姑神

尤琛者長沙人少年韶秀偶過湘溪野廟塑紫姑神甚美愛之手摩其面而題壁云貌姑仙

子落烟沙。王作闌干冰作車。若畏夜深風露冷。撞籬茅舍是郎家。是夜三鼓聞有叩門者。啟之曰。紫姑神也。妾本上清仙女。偶謫人間。司雲雨之事。蒙郎見愛。故來相就。若不以鬼物見疑。願薦枕席。尤狂喜。攜手入室。成伉儷焉。嗣後每夜必至。旁人不能見也。手一物與尤曰。此名紫絲囊。吾朝玉帝時。織女所賜。佩之能助人文思。生自佩後。即入泮。舉於鄉。成進士。選四川成都知縣。女與同行。助其為政。發姦摘伏。有神明之稱。忽一日。謂尤曰。今日置酒與郎為別。妾將行矣。妾雖被謫。謫限滿原可仍歸仙籍。以私奔故。無顏重上天曹。地府又以妾本上界仙人。不敢收之。鬼錄自念此身飄蕩。終非了計。雖託足君門。尚無形質。不能為君生育男。女。昨將此情苦求泰山神君。神君許將妾名收置冊上。照例託生。十五年後。可以重續愛緣。永為夫婦。未知君能勿娶。專相待否。尤唯唯不覺涕下。女亦淒然大慟而去。自此尤作官不能如前時之明。因里誤革職。人有求婚者。毅然拒之。年四旬。猶隻身也。如是者十五年。房師某學士。愍其鰥居。為議婚。生又堅拒。并道所以。學士大駭曰。若果然。則吾堂兄女是已。吾堂兄女生十五年。不能言。但能舉筆作字。每聞人議婚。必書待尤郎三字。得毋即汝乎。拉尤至兄家。請其女出見。女隔簾書紫絲囊在否。尤解囊呈驗。女點首者三。遂擇日成婚。合卺之夕。女仰天一笑。即便能言。然從此絕不記前生原委。如尋常夫婦。

魏象山

余窗友魏夢龍字象山。從余四科進士。由部郎遷御史。己卯典試雲南。沒於途。歸柩於西湖昭慶寺。其年十月。沈莘田觀察亦借其先人之柩於此寺。見前屋厝柩旁。列雲南大主考金字牌。知為魏君魏故莘田所善也。俄而吊客來。孝子當扶杖行禮。莘田弟清藻忽不見。覓之昏昏然卧。魏板前神色慘沮。扶歸則寒熱大作。病勢沉重。醫者下藥。方開人參三錢。莘田心狐疑。未敢用。參至牀前。視弟躍起坐如平時。拱手笑曰。沈五哥別久矣。佳否。莘田怪而呵之。旁有二女春視疾。清藻又手揮之曰。兩嫂請回避。願假紙筆。我有所言。與之紙。熟視笑曰。紙小不足書也。為磨墨。而以長輻與之。乃憑几楷書曰。夢龍白。夢龍奉命典試雲南。從豫章行至樊城。感冒暑熱。以子吳陞不察病原。誤投人參三錢。遂至不起。甚矣人參之不可輕服也。樊城令某經理喪事。頗盡心力。使靈柩得還家。而諸弟嘔有煩言。誣其侵蝕衣箱銀兩。殊不識好歹。家中所存。只破書幾卷。諸弟尚忍言分析乎。覆篋完卵。遠望諸弟照應之。書畢擲管而卧。須臾又起。提筆將人參不可輕服數字。旁加密圈。莘田大驚。不敢為弟下人參。請魏家人來。以所書示之。皆駭嘆。汗淚交下。尋弟病愈。問其索紙作書狀。全不省記。但云病重時。見短身材多鬚。而衣烏者入房。便昏然不曉事矣。沈年幼不及見魏君。所云者果魏君貌。

也。沈後中辛卯探花卒。不永年而亡。

王莽時蛇冤

臨平沈昌穀。余戊午同年舉人。年少英俊。忽路間遇僧。授藥三丸。曰：汝將有大難。服此或可少瘳。臨期吾再來視汝。言畢去。沈素不信因果事。以藥擲書廚上。勿服也。亡何病大重。忽作四川人語曰：我峨嵋山蟒蛇。尋汝二千年。今方得汝。自以手扞其吭。氣將盡。家人憶路間僧語。即速覓書廚上藥。只存一丸。以水吞下。恍然記歷代前生事。沈在王莽時。姓張名敬。避莽亂。隱峨嵋山。學仙。有同志人嚴昌為耦耕之友。劉歆謀起兵應漢。事敗。裨將王均亦逃奔峨嵋。事二人為弟子。山洞有蟒。大如車輪。每出遊。必有風雷。禾稼多傷。張欲除其害。命王削竹刺插地。以毒藥傅之。蛇果出。為竹所刺死。蛇修煉有年。將成龍者。其出穴。自挾風雷而行。非有心害人。為王殺後。思報主謀者之冤。而王均聞蟒死。後隨出山。佐光武中興。拜饒騎將軍。遣人迎張敬入洛。亦拜征虜將軍。蛇不能報。再世為北魏高僧。三世為元將某。有戰功。蛇又不能報。惟今世僅作孝廉。故蛇來將甘心焉。其原委歷歷。口皆自言。家人問路僧為誰。曰：即嚴昌先生也。先生辭光武之聘。早登仙道。與吾有香火緣。故來相救。言終沐浴整衣冠。卒。開帛。日前僧果來泣拜畢。語其家人曰：母苦母苦。了此一重公案。行當仍歸仙道耳。語畢忽不

見

牙鬼

杭州朱亮上妻張氏患傷寒甚劇。忽作山西人語。咆哮索命。擊毀盤碗。且云。恩自恩。仇自仇。不能作抵。亮工在家。索命者不至。出則脅亂如前。亮工乃具牒訴本郡城隍神。張氏沈沈熟睡。如赴鞠者。良久甦曰。冤雪矣。冤去矣。手摩其臂曰。被神杖甚痛。前生予與亮工俱山西販布男子。官牙劉某吞布價而花銷之。予告官比追。劉不勝其苦。當予前作赴水狀。欲予憐而救之。予怒曰。汝雖死。吾仍索欠不饒。劉報於轉身。竟溺水死。亮工前生姓俞名容。聞之勸予曰。牙人死固當。然棺殮之費。我二人當分給之。予怒未息。竟不肯。俞乃捐囊中金三兩為棺殮焉。今此牙鬼來報予仇。而不料俞之為吾今生夫也。故不敢見之。昨蒙城隍神訊得劉牙侵蝕人銀。自己尋死。本無冤抑。乃敢作鬧於朱氏恩人之舍。責三十板。鎖解鄆都道。予前生以索債故。見死不救。見尸不殮。居心太忍。亦責十五板。然病勢漸除矣。亡何其押解之鬼。差附病者身。嘆喟曰。為汝家事作八千里遠行。須以紙錢酒飯。享我家人。懼為大設齋醮。方始寂然。

妖夢三則

子

不

語

卷十

柘城李少司空子繼遷成進士司空及太夫人歿後繼遷患危疾夢太夫人教服參因以告醫醫曰參與病相忌不可服是夜復夢太夫人云醫言不可聽汝求生非參不可我有參幾許在某處可用探之果得服之夜半發狂死

陸射山徵君夢尊人孝廉公云吾窀穸內為水所浸甚苦阜亭山頂有地一區係某姓求售曷往買而移葬吾神所依也訪之果合因以重值得之及改葬舊穴了無水且暖氣如蒸悔已無及遷葬後徵君日就困躓子孫流離

江寧報恩寺僧房每科場年賃為舉子寓所六合張生員者住某僧房有年其寺主老僧悟西已死張以不第心灰數科不至忽一歲悟西託夢其徒曰速買舟過江延張相公來應試張相公今歲登科其徒告張張喜渡江應試發榜後仍不第張愠甚因設祭懟之夜夢悟西來云今年科場粥飯冥司派老僧給散一名不到老僧無處開銷相公命中尚應吃三場十碗冷粥飯故令愚徒相延以免我譴非敢誑也

凱明府

全椒令凱公音布能詩個儻與余交好庚寅分校南闈疽發背卒公母懷孕時將至期祖某為內務府總管晚見庭下有巨人長過屋脊叱之漸縮小每叱一聲輒短數尺拔劍追之化

作短人奔樹下而滅取火燭之乃一土偶人長尺許面扁闊聳右肩左手少一小指因拾置几上而婢報某娘子房生一男矣三日後抱視之左手少一小指狀貌酷肖土偶舉家大驚乃取土偶供祖廟中禮事甚虔及凱卒後送神主入廟見土偶為屋漏故雨滴其背穿成三孔仆於坐上凱死時背瘡三孔皆穿家人悔奉祀不虔已無及矣

羞疾

湖州沈秀才少年入泮才思頗美年三十餘忽得羞疾每食必舉手搔其面曰羞羞如廁必舉手搔其臀曰羞羞見客亦然家人以為癩不甚經意後漸延羸醫治無效有時清楚問其故曰疾發時有黑衣女子捉我手如此遲則鞭撲交下故不得不然家人以為妖適張真人過杭州乃具牒焉張批仰歸安縣城隍查報後十餘日天師遣法官來曰昨據城隍詳稱沈秀才前世為雙林鎮葉生妻黑衣女子者其小姑也葉饒於財小姑許配李氏家貧葉生愛妹延李郎在家讀書須李入泮方議婚期一日者小姑步月見李郎方夜讀私遣婢送茶與郎婢以告嫂嫂次日日向人前手戲小姑面曰羞羞小姑忿遂自縊訴城隍神求報仇索命神批其牒云閨門處女步月送茶本涉嫌疑何得以戲謔微詞索人性命不准小姑不肯已又訴東嶽東嶽批云城隍批詞甚明汝須自省但沈某前身既為長嫂理宜含容況姑娘小過

亦可暗中規戒。何得人前惡謔。今若勾取對質。勢必傷其性命。罪不至此。姑准汝自行報仇。俾他煩惱可也。所查沈某冤業事。須至牒者。天師曰。此業尚小。可延高僧替小姑超度。俾其早投人身。便可了案。如其言。沈病遂痊。

賣漿者兒

杭州汪成瑞家。延錢塘貢生方丹。成為西席。數日不至館。問之。云。替人作狀。告東嶽。問何事。云。其鄰張姓者。妻病。祈神。有賣漿叟往觀。歸。其子忽高坐。呼其名。索水吃。叟怒責之。子曰。我非汝子。我是城隍司之勾神。今日與火伴數人。至張家。勾取張氏婦魂。因其家延請五聖在堂。未便進內。久立簷下。渴甚。是以附魂。汝子向汝求水。叟與之水。其子年僅十四五。所飲水不下石餘。少頃。聞音樂聲。曰。張氏送神。吾去矣。叟賜我火炬數枝。叟曰。夜靜難覓。曰。吾之火炬。即紙索耳。非世上火炬也。焚與之。乃起謝曰。受叟惠。無以報。吾有一事相告。令郎自今日後。無使近水。否則將犯水厄。語畢。其子即昏睡。而鄰家張氏哭聲舉矣。叟雖異其事。尚秘之。不宣。次日下午。其子忽狂叫云。甚熱。我往浴於河。叟不許。其子竟去。叟急拉回家。而狂躁愈甚。指地上石云。如此好水。何不令我浴。叟見其光景甚怪。懼不能提防。通告諸鄰。相同看視。西鄰唐姓者。向信鬼神之事。里中祀東嶽帝。唐主其事。或代親友祈禳。屢屢應驗。聞漿叟言。又

見其子之狂態。因告曰。汝子為鬼所憑。何不求東嶽神耶。問作何求法。曰。帝君聖誕日。各執事俱齋。汝具牒呈焚香爐內。我鳴鐘鼓相助。令有力者。抱令郎在堂下。聽候審訊發落。或可驅除惡鬼。漿叟以為然。三月二十八日清晨。叟齋戒往。抱其子從轅門外。匍匐喊冤。唐在殿上。令會中執事者。取其詞狀。大呼著速報司查拏。漿叟抱兒上殿。眾環擁之。甫及門。兒已昏迷。滿口流涎。眾惶恐。少頃蘇醒。叟挾之歸。至夜始能言云。我在街戲。見一人甚藍縷。相約往浴。日日相隨不離。至東嶽廟時。尚隨在後。忽見殿前速報司神奔下。擒他方懼而逃。恰已為其所獲。并將我帶上殿。見帝君持呈狀細閱。向一戴紗帽者語縷縷不甚明。惟聞說我父母無罪。何得捉伊兒作替代。將跟我之鬼鎖押枷責。放我還陽。嗣後漿叟子竟無恙。

謝經歷

廣州經歷謝坤。紹興人。甥陸某。選廣東巡檢。攜母妻及子至粵。甥舅相聚甚歡。赴任後。作書與舅氏。挽其轉求上官。調一美缺。謝為轉請於大府。得調澳門。其地雖所入勝昔。而逼近海隅。不無烟瘴。甥又作書與舅。復請再調。謝憎其貪妄。不答。不兩月。又接札云。甥病矣。乞舅速救之。遲則性命不保。謝雖惡甥之賈。而念姊已年邁。或有不測。勢將如何。又憚長官見惡。難以進言。正躊躇間。當午假寐。見甥忽至。前曰。舅誤我。我囑舅至再。舅不一報。今甥受瘴死矣。

母妻及子已在城外水次。舅速迎之言畢而號。謝驚寤。即見人踉蹌入門云。陸甥於數日前已死。家眷扶柩至矣。謝始悟夢見者即甥魂也。迎其眷至署。厝甥柩於僧寺。為作佛事。僧人宣疏。請齋主拈香。忽見朝衣冠者自屏後走出。行禮。僧不知何人。其子拜佛。見其父在上。乃奔前相呼。隨即杳然滅去。僧眾皆驚。謝書室中素心蘭開。外孫戲折一枝。謝撻之。忽見甥來。怒曰。舅奈何以一花責我兒。我當盡壞之。片刻間。將蘭葉均分為二。居月餘。謝歸其喪。解纜時。同里人附一柩於船尾。謝家人不知也。出粵界。後舟子欺其孤孀。與家人爭毆。忽見陸甥跳踰中出。後隨一少年助陸將舟子五六人痛打。舟子哀求方已。家人驚疑。問舟子云。吾主人素所識。其少者不知何來。舟子惶愧曰。船頭內附裝一小柩。前恐府上人不許。是以匿之。今助毆者。想即此鬼耶。從此一路舟人倍小心矣。舟抵家。家人為開喪設主。從此寂然。

趙文華在陰司說情

杭人趙京。祖籍慈溪。有弟某。性方嚴。婚後婦家婢頗慧。未嘗假以顏色。京私與狎。弟妻不知。無何婢孕。婦翁疑婿婢亦罵。詞証婿婿不能自明。恚投環死。越二年。京父壽辰。賓朋畢集。京與婢忽仆地。嚙語經宿。始蘇云。攝至冥府。與婢械繫大門外。俄聞發鼓升堂。鬼役捧其首擲階下。有冕旒者上坐。引弟質訊京與婢皆伏罪。不敢置辯。將定讞矣。忽報趙尚書至。紅東上。

書年家眷弟趙文華頓首拜。具官肅衣冠出迎。命帶人犯械繫。故處舉頭見柱上一聯云。人鬼只一關。關節一絲不漏。陰陽無二理。理數二字難逃。後署會稽陶望齡題。正熟視聞報。趙尚書出矣。具官喚京與婢諭云。本案應照因姦致死罪減三等判。以趙尚書說情。姑放回陽。且趙某身為男子。通婢事有何承認不起。而竟至輕生。亦殊可鄙。故且寬汝。放回陽間。舉家不知趙文華何故庇京。一日詢諸宗老。始知文華其七世祖也。因詣嚴相子孫醜之。故皆諱言無知者。

陳友諒廟

趙公錫禮浙之蘭溪人。初選竹山令。調繫監利。下車之日。例應謁文廟及城隍神。吏啟有某廟者。當拈香。公往視廟。有神像三人。雁行坐。俱王者衣冠。狀貌頗莊嚴。問何神。竟無知者。公欲毀其廟。吏不可。曰。神素號顯赫。歷任官參謁頗肅。毀之恐觸神怒。禍且不測。公歸。搜志乘祀典。不載此神。乃擇日朝吏民於廟。手鐵鎖繫神頸曳之。神像瑰偉。非梃擊不能去。公曳之。應手而倒。三像碎於庭中。新其屋宇。改奉關帝。久之竟無他異。公心終不釋。乃行文天府。查之得報牒云。神係元末偽漢王陳友諒弟兄三人。兵敗死鄱陽湖。部曲散去。為立廟。荊州建於元至正某年。毀於國朝雍正某年。趙大夫之手。合享血食四百年。

子不語卷十終

子不語卷十一

隨園戲編

通判妾

徽州府署之東前半為司馬署後半為通判署中間有土地祠乃通判署之衙神也乾隆四十年春司馬署後牆倒遂與祠通其夕署中老嫗忽倒地若中風狀救之甦呼飢與之飯啖量倍于常左足微跛語作北音云我哈什氏也為前通判某妾頗有寵為大妻所苦自縊桃樹下縊時希圖為厲鬼報仇不料死後方知命當縊死即生前受苦亦皆數定無可為報陰司例凡死官署者為衙神所拘非牆屋傾頽魂不得出我向樓後樓中昨日袁通判到任來驅我入祠此後飢餒尤甚今又牆傾傷我左腿困頓不可耐特憑汝身求食不害汝也自是嫗晝眠夜食亦無所苦往往言人已往事頗驗先是司馬有愛女卒於家赴任時置女靈位某寺中歲時遣祭皆嫗所不知司馬見其能言冥事問嫗知我女何在答曰嫗女不在此應俟我訪明再告翌日語司馬云嫗女在某寺中甚樂所得錢鈔大有贏餘不願更生人間惟今春所得衣裳太窄小不堪穿著司馬大駭推問衣窄之故因遣家人往祭時所製衣途中為雨毀家人潛買市上紙衣代之故也未幾新通判蒞任方修衙署動版築嫗曰牆成我當

復歸原處。但一入。又不知何年得出。敢向諸公多求冥錢。夜焚牆角下。我得之。賂衙神。便可逍遙宇內。司馬如其言。焚之。次日。嫗有喜色曰。主人甚賢。無以為別。我善琵琶。且能歌。能飲酒。當歌一曲謝主人。司馬設為醴。置琵琶。嫗彈且歌云。三更風雨五更鴉。落盡天桃一樹花。月下望鄉臺上立。斷魂何處不天涯。音調悽惋。歌畢。擲琵琶。瞑目坐。衆再叩之。蹶然起。語言笑貌。依然蠡老嫗。足亦不跛矣。內幕崔先生常與問答。其言飢時。崔云。此與府廚近。何不赴廚求食。答云。府署神尤嚴。不敢入。其言袁通判見驅時。崔云。袁通判上任大病。爾何必避。答云。他雖病未至死。將來還要陞官。我敢不避。袁通判者。余弟香亭也。

劉貴孫鳳

阜陽王尹遣家人劉貴偕役孫鳳至江寧公幹。鳳素强悍。好管世上不平事。正月二日。貴邀鳳晨飲淮清橋。鳳於稠人中。戟手罵曰。新歲非索債之時。酒店非肆毆之地。渠可欺我。不可欺為杜搜衛護之狀。同伴不解其故。方欲問之。鳳忽瞑目云。彼負我債。我遲至數十年。蹤跡七千餘里。今纔獲之。干汝何事。乃為放去。汝既放彼。汝當代償。語畢。自批其頰。衆共持之。俄而口涎目眵。頰然倒地。衆昇之旋寓。少頃甦云。我入店見市中一人。額有血痕。狀類乞丐。手捧一儒生討債。捶吐交下。儒生不勝痛。遍向市人求救。無一應者。我心不平。忿然大罵其人。

驚釋手。儒生趨避我。右其人來奪我拳。揮之格鬪間。儒生遂走。不知所往。不料索債人遂為我祟。然彼時不備。故為所欺。今若再來。當痛捶之。因以馬鞭自衛。眾見其無恙。稍稍散去。惟貴與同處。抵暮鳳語貴曰。其人至門外矣。方執鞭欲起。而手足皆若被縛。批頰詈罵如前。貴窘揖鳳而言曰。汝為何人。渠負汝何債。我當代償。鳳曰。我名王保定。儒生名朱祥。前世負我身債。非錢債也。本與鳳無干。鳳不合強預他人事。故我怒而凌之。承汝代償。果豐足我勾當。我即去。否則并將及汝。貴大恐。廣集同伴。買冥鏹數萬燒畢。乃向貴拱手作謝狀曰。十年後再獲儒生。還須拉鳳作證。於是鳳蘇起。而神色散瘁。無復從前矯健矣。

孤詩

汝府察院多孤。每歲修葺。則孤四出。為閭閻害。工峻即息。學使至。多為所擾。盧公明楷到任。祭之乃安。從此成例。學使至。皆祭署後小閣。相傳孤所居。後學使至。有二僕不知榻其上。晨。人聞呼號聲。往視。則二僕裸縛閣下。臂上各寫詩二句。其一臂云。主人祭我汝安牀。汝試思量妨不妨。一臂云。前日享儂空酒果。今朝借爾代猪羊。

大小緣人

乾隆辛卯。香亭與同年邵一聯入都。四月二十一日至樂城東關。各店車馬填集。惟一新開

店無客。遂投宿焉。邵宿外間。香亭宿內間。漏初下。各就榻燃燈。隔壁遙相語。忽見長丈許人。綠面綠鬚。袍靴盡綠。自門入。其冠擦頂。搨紙粹粹有聲。後又一小人。高不滿三尺。頭甚大。亦綠面綠衣冠。共至榻前。舉袖上下作舞狀。香亭欲呼而口噤。耳中聞邵語言。竟不能答。正惶惑間。見榻旁几上又倚一人。麻面長髯。頭戴紗帽。腰束大帶。指長人曰。此非鬼也。指大頭者曰。此鬼也。又向二人揮手作語。二人點頭。各向香亭拱手。每一拱手。則倒退一步。三拱三退出。紗帽者亦拱手而沒。香亭遽起。方欲出戶。邵亦狂呼突起奔而入口。稱怪事不絕。香亭謂邵亦見大小綠人耶。邵搖手曰。否否。方就枕時。覺牀側小屋內陰風習習。冷浸毛髮。不能成寐。因與公相語。繼呼公不答。見屋內有大小人面。若孟若盎者數十。來去無定。初疑眼花。不之怪。忽大小人面層疊堆門限中。上下皆滿。又一巨面。大如磨盤。加於衆面之上。而視我而笑。乃投枕起。不知所謂綠人也。香亭亦告以所見。遂彼此不寐。馬而行。及明。聞二僕夫嘖嘖私語云。昨宵所宿鬼店也。投宿者多死。否則病瘋。佯狂。縣官疲於相驗。禁閉已十餘年。昨一宿無恙。豈怪絕耶。抑二客當貴耶。

紅衣娘

劉介石太守。少事乩仙。自言任秦州分司時。每日祈請。來者或稱仙女。或稱司花女。或稱海

外瑤姬。或稱瑤臺侍者。吟詩鄙俚。不成章句。說休咎。一無所應。署後藕花洲上有樓。相傳為秦少游故跡。一夕登樓書符。乩忽判紅衣娘三字。問以事。不答。但書云。眼如魚目。徹宵懸心。似酒旗終日掛。月光照破十三樓。獨自上來獨自下。太守見詩覺異。請退。次夕復請。又書紅衣娘來也。太守問仙屬何籍。詩似有怨。且十三樓非此地有也。何以見詠。又書曰。十三樓愛十三時。樓是樓。非那得知。寄語藕花洲上客。今宵燈下是佳期。書畢。乩動不止。太守懼。棄盤奔。就寢榻。見二婢持綠紗燈。引紅衣娘冉冉至矣。拔劍揮之。隨手而滅。自是每夕必至。不能安寢。數月後遷居始絕。

秀民冊

丹陽荆某。應童子試。夢至一廟。上坐王者。階前諸吏捧冊立。儀狀甚偉。荆指冊詢吏何物。荅曰。科甲冊。荆欣然曰。為我一查。吏曰。可。荆生平以鼎元自負。首請鼎甲冊。遍閱無名。復查進士孝廉冊。皆無名。不覺變色。一吏曰。或在明經秀才冊乎。遍查亦無。荆大笑曰。此妄耳。以某文學。可魁天下。何患不得一秀才。欲碎其冊。吏曰。勿怒。尚有秀民冊可查。秀民者。皆有文而無祿者也。人間以鼎甲為第一。天上以秀民為第一。此冊為宣明王所掌。君可向王請之。如其言。王於案上出一冊。黃金絲穿白玉牒。啟第一頁第一名。即丹陽荆某。荆大哭。王笑曰。汝

何如也。汝試數從古有幾個名狀元。名主試于韓文公孫衮中狀元人。但知韓文公不知有衮。羅隱終身不第。至今人知有羅隱。汝當歸而求之。寔學可耳。荆問科第中皆無寔學乎。王曰。既有文才。又有文福。一代不過數人。如韓白歐蘇是也。此其姓名別在紫瓊宮上。與汝尤無分也。荆未對。王拂衣起。高吟曰。一第區區何足羨。貴人傳者古無多。荆驚醒快快。卒不第以終。

妓仙

蘇州西磧山後有雲隘峯。相傳其上多仙蹟。能捨身而上不死。即得仙。有王生者。屢試不第。乃抗志與家人別。裹糧登焉。再上得平原。廣百畝許。雲樹翳鬱中。隱隱見懸崖上有一女子。衣裳如世人。徘徊樹下。心異之。趨而前。女亦出林相望。追視乃六七年前所狎蘇州名妓謝瓊娘也。彼此素相識。女亦喜甚。攜生至茅庵。庵無門地。鋪松針厚數尺。履之綿軟可愛。女云。自與君別後。為太守汪公訪。擎禱衣受杖。臂肉盡脫。自念花王之資。一朝至此。何顏再生人間。因決計捨身。辭別鵲母。以進香為詞。至懸崖奮身擲下。為蘿蔓糾纏得不死。有白髮老嫗食我以松花。教我以服氣。遂不知飢寒。初猶苦風日。一歲後。霜露風雨。都覺無怖。老母居前山時相過。從昨老母來云。今日汝當與故人相會。以故出林閒步。不意獲見君子。因問汪太

守死否。生曰：我不知卿仙家亦報怨乎？女曰：我非汪公一激，何能至此？當感不當報，但老母向我云：偶遊天庭，見杖汝之汪太守，被神笞背，數其罪，故疑其死。生曰：妓不當杖乎？女曰：惜玉憐香，而心不動者，聖也；惜玉憐香，而心動者，人也不知玉不知香者，禽獸也。且天最誅人之心。汪公當年為撫軍，徐士林有理學名，故意殺風景以逢迎之，此意為天所惡，且他罪多，不止杖妾一事。生曰：我聞仙流清潔，卿落平康久矣，能成道乎？女曰：淫媒雖非禮，然男女相愛，不過天地生物之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比人間他罪難懺悔也。生具道來尋仙本意，且求宿庵中。女曰：君宿何妨，但恐仙未能成也。因為生解衣置枕，情愛如昔，而語不及私。生摸視其臂，白膩如初。女亦不拒，然心稍動，則女色益莊。門外猿啼虎嘯，或探首於竇，或進爪於門。若相窺者，生不覺息邪心，抱女端卧而已。夜半聞門外呵咤聲，與馬騶從，貴官顯者往來不絕。生怪之。女曰：此各山神靈酬酢，每夕多有，慎勿觸犯。及天明，女謂生曰：君諸親友已在下訪尋，宜速返。生不肯行。女曰：仙緣有待，君再來未晚。送至崖，一推而墮。生迴望見女立雲霧中，情殊依依。逾時影纔滅，生踉蹌奔歸，見其兄與家人持楮銀哭奠於山下，謂生死已二十七日矣。故來祭奠，訪汪太守果以中風亡。

李百年

無錫張塘橋華協權者與好事數人設乩盤於家其降鸞者曰仲山王問仲山故明進士錫之聞人也衆因與酬答出語蹇澀詩亦不甚韻每召輒至時華方構一樓請仙題其扁仙曰無錫秦園有扁曰聊逍遙兮容與此可用乎衆疑此語出屈子而必曰秦園不似仲山語也一日者與衆答問方謹忽書吾欲去矣問何之曰錢汝霖家見招赴席乩遂寂然錢汝霖者亦里中人所居去張塘橋不二三里衆因怪而偵之則是日以病故禱神也明日仙復至華因問昨飲錢家乎曰然盛饌乎曰頗佳衆嘲之曰錢乃禱神非請仙也所請者城隍土地之屬豈有高人王仲山而往赴席乎仙語塞乃曰吾非王仲山乃山東李百年耳問百年何人曰吾於康熙年間在此販棉花死不得歸魂附張塘橋庵庵有無主魂與我共十三人皆無罪孽無羈束里中之禱者皆吾輩享之華曰所禱城隍諸神俱有主名若既無名何得參與其間曰城隍諸神豈輕向人家飲食所禱者都是虛設故吾輩得而享焉華曰無名冒食天帝知之恐加罪奈何曰天上豈知有禱乎是皆愚民習俗之所為即鬼祟索食間或有之究無關於生死也況我非索之而彼自設之而我享之何忤於天帝即君家茶酒亦非我索之也曰既如此子何必託名於王仲山耶曰君家簷頭神執符來請彼不敢上請真仙所請者皆我輩也十三人中惟吾稍識幾字故聊以應命使直書姓名曰李百年君等肯尊奉我

予。我見此處人家扁額多。仲山王問書。知為名人。故託其名來耳。問聊逍遙兮。容與六字何出。曰。吾但於秦家園見之。不知所出。道聽塗說。見笑大方矣。華曰。子既無羈束。何不歸山東。曰。關津橋梁。是處有神。非錢不得輒過。華曰。吾今以一陌紙錢送汝歸何如。曰。唯唯。謝謝。既見惠。須更以一陌酹於橋神。不然。仍不獲拜賜也。時華之姪某在旁。曰。吾早暮過橋上。汝得無祟我乎。曰。頃吾言之矣。鬼安能為祟。於是焚楮錠送之。而毀其札焉。

醫妬

軒轅孝廉常州人。年三十無子。妻張氏。奇妬。孝廉畏如虎。不敢置妾。其座主馬學士某憐之。贈以一姬。張氏怒。以為干我家事。我亦設計擾其家。會學士喪偶。張訪得某村女。世以悍聞。乃賄媒媼。說馬娶為夫人。馬知其意。欣然往聘。婚之日。妝奩中有五色棒一條。上書三世傳家。鴛鴦砧者也。合卺畢。群姬拜見夫人。問若輩何人。曰。妾也。夫人叱曰。安有堂堂學士家。而有禮當置妾者乎。即棒群姬。馬命群姬奪其棒。齊毆之。夫人力不勝。逃入房。罵且哭。群姬各擊鑼鼓。亂其聲。如無聞焉者。夫人不得已。揚言將自盡。則侍者備一刀一繩。曰。老爺久知夫人將有此舉。故備此不堪之物奉贈。已而群姬各敲木魚。誦往生咒。願夫人早昇仙界。聲嘈嘈然。夫人尋死之說。又如無聞焉者。夫人故女豪。自分虛疑。恫喝計已盡施。無益。乃轉噴作

喜請學士入正色曰君真丈夫也我服矣我所行諸策亦祖奶奶家傳嚇世間妄庸男子非所以待君嗣後請改事君君亦宜待我以禮學士曰能如是乎夫復何言即重行交拜禮命羣姬謝罪叩頭并取田房帳簿一切金幣珠翠盡交夫人主裁一月之間馬氏家政肅雍內外無間言張氏於學士成親日即使人往探召而問之聞見羣妾矣曰何不棒之曰闕敗矣曰何不罵且哭曰鑼鼓聲喧無所聞曰何不尋死曰早備刀繩且誦枉生咒送行矣然則夫人如何曰已服禮投降張大怒罵曰天下有如此不中用婦人乎殊誤乃寢事初學士贈姬時群門生具羊酒往賀軒轅生有平素酗酒者與焉飲方酣張氏自屏後罵客客皆隱忍酗酒者直前握張氏髮批其頰曰汝敬軒轅兄是我嫂也汝不敬軒轅兄是我仇也門生無子老師贈妾為汝家祖宗三代計耳我今為汝家祖宗三代治汝敢多一言者死我拳下羣客爭前攘勸始得脫然裙裂衣損幾露其私焉張素號壯夜叉一旦凶威大損愈恨馬學士計惟毒苦其所贈姬以抒憤而臣陰受學士教一味順從雖進門不與軒轅生交一言以故張雖答罵屢加未忍致之於死居亡何學士手百金贈軒轅生曰明春將會試生宜持此盤費早入都生以為然歸辭張氏張氏慮其居家押妾喜而許之生甫登舟馬遣人迎至家局後園中讀書而陰遣媒姬說張氏赴軒轅生外出盡賣其妾張曰此吾心也然賣必遠方方無

後患。嫗曰：「易易，俄而有陝西賣布客，醜且黠，背負三百金來，呼嫗出見，喝采不已，即成交易。張氏餘怒未消，褫其衫履一簪，不得著身。嫗乘竹轎過北橋，大呼：『我不遠出，跳身河中。』學士早備小舟，迎至園，與軒轅生同室矣。張氏聞嫗投河死，方驚疑，而陝客已踰門入曰：『我買人，非買鬼。汝家賣妾，未曾說明，何得逼良為賤？欺我異方人，速還我銀，怒且罵。』張氏無以答，界原銀三百兩去。越一日，有白髮藍縷男婦兩老人，號哭來曰：『馬學士將我女贈汝家為妾，女今安在？生還我人，死還我尸。』張氏無以答，則撞頭拚命，打碗擲盤，滿屋無完物矣。張苦求隣佑，贈以財帛，勸解去。又一日，武進縣捕役四五人，惺惺然持硃字牌來曰：『事關人命，請犯婦張氏作速上堂投鐵練。』几上鏗然有聲。張問故，初猶不言，以銀賄之。方曰：『某嫗之父母在縣告身死不明事也。張愈恐，私念我丈夫在家，則一切事讓他抵當，何至累我一婦人出乖露醜？堂上受訊，耶方深悔從前待夫之薄，御妾之暴，行事之誤，女身之無用，自怨自恨，間忽有戴白帽踉蹌奔呼而至者，曰：『軒轅相公到蘆溝橋暴病死矣。我驛夫也，故來報信。』張氏大慟，不能言。諸捕役曰：『他家有喪事，我輩且去。』張氏成服治喪，未數日，捕役又至，張氏乃招訟師謀緩其獄。典妝奩賣屋，賄書差捺擱此案。訟事小停，家已蕩然，日食不周矣。前媒嫗又來曰：『夫人一苦至此，又無公子可守，奈何？』張心動，取生年月日命瞎姑算之。瞎姑曰：『命犯重夫，穿

金戴珠張氏語媒姬曰改嫁命也我敢違命乎但我自行主婚必須我先一見所嫁者而後可。姬引一美少年盛飾與觀曰此某公子也候選員外郎張大喜。摒擋衣飾。未滿七七即嫁少年。方合。盥忽房內一醜婦持大棒出罵曰我正妻大奶奶也。汝何處賤婢。敢來我家為妾。我斷不容。直前痛毆之。張悔被媒結。又私念此是我當日待妾光景。何乃一旦身受此慘。報復之巧。殆天意耶。飲泣不能聲。諸賓朋上前勸醜婦去。曰且讓郎君今日成親。有話明日再說。於是諸少年秉花燭引張氏入臥室。甫揭簾。見軒轅生高坐牀上。大驚以為前夫顯魂。暈絕於地。哭訴曰。非我負君。寔不得已也。軒轅生笑搖手曰。勿怕。勿怕。兩嫁還是一嫁。抱上牀。告以自始至終中馬老師之計。張初猶不信。繼而大悟。且恨且慚。於是修德改行。卒與某村婦同為賢妻。

風水客

袁文榮公父清崖先生貧士也。家有高曾未葬。諸叔伯兄弟無任其事者。先生積儲穀金。買地營葬。叔伯兄弟又以地不佳。時日不合。將不利某房為辭。咸捉搦之。先生發憤集房族百餘人。祭家廟。舉持香禱於天曰。苟葬高曾。有不利於子孫者。惟我一人是承。與諸房無礙。眾乃不敢言。聽其葬。葬三年而生文榮公。公面純黑。頸以下白如雪。相傳烏龍轉世。官至大學。

士。文榮公薨。子陞升將葬。公惑於風水之說。常州有黃某者。陰陽名家也。一時公卿大夫奉之如神。黃性迂怪。又故意狂傲。自高其價。非千金不肯至相府。既至。則擲碗碎盤。以為不屑食也。拆屋裂帳。以為不屑居也。陞升貪其術之神。不得已曲意事之。慈溪某侍郎。墳在西山之陽。子孫衰弱。黃說袁買其明堂為葬地。立券勘度畢。從西山歸。已二鼓矣。入相府。見堂上燭光大明。上坐文榮公。烏帽絳袍。旁二僮侍。如平生時。陞升等大駭。皆俯伏。文榮公罵曰。某侍郎。我翰林前輩。汝聽黃奴指使。欲奪其地。昔汝祖葬高曾。是何等存心。汝今葬我。是何等存心。某不敢答。公又怒視黃。叱曰。賊奴以富貴利達之說。誘人財。壞人心術。比娼優媚人取財。更為下流。令左右唾其面。二人皆惕息不能聲。文榮公立身起。滿堂燈燭盡滅。了無所見。次日陞升面色如土。焚所立券。還地於某侍郎家。黃受唾處。滿身白蟻。緣領嚙襟。拂之不去。久乃悉變為虱。終黃之世。坐卧處虱皆成把。

呂兆鬣

呂公兆鬣。紹興人。以進士為陝西韓城令。嚴冬。友侍讀。與交好。閒話間。問公名兆鬣。義寔何取。呂曰。我前生乃北通州陳氏家馬也。花白色鬣。長三尺餘。陳氏畜我有恩。一日者。我在廐中。聞陳氏妻生產。三日而胎不得下。其戚某曰。此難產之胎。必得某穩婆方能下之。可惜佳

某村隔此三十里。一時難致奈何。又一戚曰。遣奴騎長鬣馬去立請可來。言畢。果一蒼頭奴來騎我。我自念平日食主人芻豆。今主母有急。是我報恩時。即奮鬣行。遇一澗絕險。兩崖相隔丈許。紆其途原可緩到。而一時救主心切。遂騰身躍起。跌入深崖中。骨折而死。蒼頭以抱我背。故不觸峯崖。轉得不死。我死後登時見白鬚翁引我至一衙門。見烏紗神上坐曰。此馬有良心。在人且難得。而況畜乎。差役書一牒。若古篆文。縛置我蹄上曰。押送他一好處。遂冉冉而升。不覺已入輪回。為紹興呂氏家兒。周歲後。頭上髮猶分兩處。如馬鬣鬚鬚然。故名兆鬣也。

張又華

安慶生員陳庶寧。就館於淮寧。重九登高。出南門。過一墓。若有青烟起者。諦視之。覺冷風吹來。毛骨作慄。歸館中。夜夢至僧舍。明窗淨几。竹木蕭然。東壁上松江箋一小幅。上有詩。題是牡丹。首句云。東風吹出一枝紅。意不以為佳。視紙尾署張又華三字。正把玩間。有推門入者。瞪眼而紅鼻。身甚矮。年四十餘。曰。我即張又華也。汝在此讀我詩。何以有輕我之意。陳曰。不敢解釋良久。紅鼻者自指其面曰。汝道我人耶。鬼耶。陳曰。君來有冷氣。殆鬼也。曰。汝以我為善鬼耶。惡鬼耶。陳曰。能詠詩當是善鬼。紅鼻者曰。不然。我惡鬼也。即前攫之。冷氣愈甚。如一

團冰沁入心坎中。陳避竹榻旁。鬼抱持之。以手掐其外腎。痛不可忍。大驚而醒。腎囊已腫如斗大矣。從此寒熱往來。醫不能治。遂卒館中。淮寧令為之殯殮。義甚篤。然心終疑是何冤讎。偶問邑中老吏。汝知此間有張又華乎。曰。此安慶府承發科吏書也。死已二年。平生罪惡多端。而好作歪詩。某曾認識之。赤紅鼻。短身材。死葬在南門外。即陳所吹冷風處也。

官癖

相傳南陽府有明季太守某。歿於署中。自後其靈不散。每至黎明發點時。必烏紗束帶上堂。南向坐。有吏役叩頭。猶能領之作受拜狀。日光大明。始不復見。雍正間。太守喬公到任。聞其事。笑曰。此有官癖者也。身雖死。不自知其死故耳。我當有以曉之。乃未黎明。即朝衣冠先上堂。南向坐。至發點時。烏紗者遠遠來。見堂上已有人占坐。不覺趑趄不前。長吁一聲而逝。自此怪絕。

鑄文局

句容楊瓊芳。康熙某科解元也。場中題是譬如為山一節。出場後覺通篇得意。而中二股有數語未愜。夜夢至文昌殿中。帝君上坐。旁列爐竈甚多。火光赫然。楊問何為。旁判官長鬚者笑曰。向例場屋文章。必在此用丹爐鼓鑄。或不甚佳者。必加炭火鍛煉之。使其完美。方進呈

上帝。楊急向爐中取觀。則已所作場屋文也。所不愜意處。業已改鑄好矣。字字皆有金光。乃苦記之一驚而醒。意轉不樂。以為此心切故耳。安得場中文如夢中文耶。未幾貢院中火起。燒試卷二十七本。監臨官按字號。命舉子入場重錄原文。楊入場。照依夢中火爐上改鑄文錄之。遂中第一。

染坊推

華亭民陳某。有一妻一妾。妻無子。而妾生子。妻妬之。伺妾出外。暗投其子於河。隣有開染坊婦。在河中推衣。見小兒泛泛然隨流來。哀而救之。抱兒入室。哺以乳粥。忘其敲衣之推。尚在河也。陳妻雖沈兒。猶恐兒不死。復往河邊察視。不見兒。但見推浮在水。笑曰。吾洗衣正少此物。遂取歸。懸之牀側。亡何。有偷兒夜入室。攫其被。陳妻驚喊。偷兒急取牀邊椎。擊之。正中腦門。漿潰而死。陳氏旦報官。取驗兇器。乃天生號染坊椎也。拘染坊人訊之。其妻備述抱兒棄推之原委。官乃取其兒還陳氏。而另緝正兇。

血見愁

吳文學耀廷。少遊京師。寓徽州會館。館中前廳三楹。最宏敞。旁有東西廂。亦頗潔淨。最後數椽。多栽樹木。有李守備者。先占前廳。吳因所帶人少。住東廂中。守備懸刀柱間。刀突然出鞘。

吳驚起視刀。守備曰：我曾挂此刀出征西藏，血人甚多，頗有神靈。每出鞘必有事。今宜祭之。呼其僕殺雞取血，買燒酒洒刀而祭。日正午，吳望見後屋有藍色衣者踰牆入，心疑白撞賊，往搜無人。吳慚眼花笑曰：我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耶？須臾有鄉試客范某攜行李及其奴從大門入曰：我徽州人也，到此覓棲息所。吳引至後房曰：此處甚佳，但牆低，外即市街，慮有賊。匪夜宜慎之。范視州備刀笑曰：借公刀防賊。守備解與之。秉燭而寢。未二鼓，范見牆外一藍衣人開窗入，范呼奴起。奴所見同，遂拔刀斫之，似有格鬪者。奴盡力揮刀，良久覺背後有抱其腰而搖手者曰：是我也。勿斫，勿斫。聲似主人。奴急放刀，回顧燭光中，范已渾身血流奄然仆地矣。吳與守備聞呼號聲，往視之，得其故。大駭曰：奴殺主人，律應凌遲。范奴以救主之故而為鬼所弄，奈何？蓋趁其主人之未死，取親筆為信，以寬奴罪。急取紙筆與范，范忍痛書奴誤傷三字。未畢而血流不止。吳之蒼頭某喏曰：牆下有草名血見愁，何不采傳之？如其言。范血漸止，竟得不死。吳與守備念同鄉之情，共捐貲助其還鄉。未半月，吳蒼頭漫於牆下有大掌託其頰曰：我自報冤與汝何干，而費弄血見愁耶？視之即藍衣人也。

龍陣風

乾隆辛酉秋，海風拔木，海濱人見龍鬬空中。廣陵城內外風過處，民間窗榻簾箔及所曬衣

物吹上半天。有宴客者。八盤十六碟。隨風而去。少頃落於數十里外。李姓家有果擺設絲毫
不動。尤奇者。南街。上清白流芳牌樓之左。一婦人沐浴。後簪花傅粉。抱一孩。移竹榻坐於門
外。被風吹起。冉冉而升。萬目觀望。如虎邱泥偶。一座少頃沒入雲中。明日婦人至。自邵伯鎮
鎮去城四十餘里。安然無恙。云初上時。耳聽風響。甚怕。愈上愈涼爽。俯視城市。但見雲霧。不
知高低落地時。亦徐徐而墜。穩如乘輿。但心中茫然耳。

彭楊記異

彭兆麟。掖縣人。同邑增廣生楊繼庵。其姑丈也。兆麟業儒。年二十餘。病卒。越數年。楊亦卒。後
有高密人胡却翰者。與彭楊素未謀面。因其仲兄久客於遼。泛海往尋。遊學至兆麟館。留與
同居。凡兩月餘。治裝欲歸。謂兆麟曰。今歸將赴郡應試。可為君作寄書郵。兆麟曰。昨已將家
書付便羽矣。如至掖縣。第代傳一口信可也。及將行。又曰。去此百餘里。余姑丈楊繼庵在彼。
設帳授徒。煩便道代為致候。胡因往。又一見繼庵焉。比赴郡試。至彭家。言其與兆麟及繼庵
相見顛末。其家人因二人死已二十年。以胡為妄。胡曰。彼曾為予言。巷口關帝廟壁有手迹。
遺書。試往廟中發壁閱之。與遺館所書筆跡不殊。復憶別時。曾告以其妻及二女乳名。兆麟
妻賈氏。年已四十餘。二女已嫁。非親黨無知者。乃與胡言一一相符。其家方信。而胡亦始知。

其所遇之皆鬼也。胡是年入泮。未幾亦亡。後數年。又有自遼東來者。兆麟寄一馬。並其死時所服衣來。其家愈驚。絕之不受。先是兆麟疾革。謂其家曰。我死勿殮。可得復活。既死。家人以爲亂命。置不論。竟殮焉。葬三日。家人見其墓穿一孔。如有物自內出者。其年高密某姓不知兆麟之已死。延兆麟於家。教其幼子。歷八九載。從不言歸。後某子將赴郡。應試。強與之俱。抵郡城馬邑地方。謂某子曰。此處有葭蓍親。予就便往視之。汝先行。至郭外候我。某子至所約處。久待不至。日漸暮。投宿他所。旦至師家。口稱弟子某。其家猶謂其生時。曾拜門牆者。詢之。方知事在死後。相與駭怪。莫知所以。其徒涕零而別。豈兆麟之客遼東。即從此而去耶。此乾隆二十八年事。貴池令林君夢鯉所言。林掖人也。

冤鬼戲臺告狀

乾隆年間。廣東三水縣前。搭臺演戲。一日。演包孝肅斷烏盆。淨方扮孝肅上臺。坐見有披髮帶傷人。跪臺間。作申冤狀。淨驚起。避之。臺下人相與譁然。其聲達於縣署。縣令某者。役查問。淨以所見對。縣令傳淨至。囑淨仍如前裝上臺。如再有所見。可引至縣堂。淨領命行事。其鬼果又現。淨云。我係偽作龍圖。不若我帶汝赴縣堂。求官申冤。鬼首肯之。淨起鬼隨之。至堂。令詢淨。鬼何在。淨答。鬼已跪墀下。令大聲喚之。毫無見聞。令怒。欲責淨。淨見鬼起立外。走以手

作招勢。淨稟令。今即著淨同皂役二名尾之。視往何處滅。即誌其處。淨隨鬼野行數里。見入一塚中。塚乃邑中富室王監生葬母處。淨與皂將竹枝插地誌之。回縣覆令。令乘輿往觀。傳王監生嚴訛。監生不認。請開墓以明。已寃令從之。至墓。開未二三尺。即見一屍。顏色如生。令大喜。問監生。監生呼寃云。其時送葬人數百共觀。下土并無此屍。即有此屍。必不能盡掩衆口。數年來何默默無聞。必待此淨方白耶。令韙其言。復問汝視封土畢歸家否。監生曰。視母棺下土後。即返家。以後事皆土工為之。令笑曰。得之矣。速喚衆土工來。見其狀貌兇惡。喝曰。汝等殺人事發覺矣。毋庸再隱。衆土工大駭。叩頭曰。王監生歸家後。某等皆歇茅蓬下。有孤客負囊來乞火。一夥伴覺其囊中有銀。與衆共謀殺而瓜分之。即舉鐵鋤碎其首。埋王母棺上加土填之。竟夜而成塚。王監生喜其速成。復厚賞之。並無知者。令乃盡致之法。相傳衆工埋屍時。自夸云。此事難明白。如要得申寃。除非龍圖再世。鬼聞此言。故藉淨扮龍圖時。便來申寃云。

奇鬼眼生背上

費密字此度。四川布衣。有大江流漢水。孤艇接殘春之句。為阮亭尚書所稱。薦與楊將軍名展者。從征四川。過成都。寓察院樓中。人相傳此樓有怪。楊與李副將俱不信。拉費同宿。費不

能無疑。張燈按劍端坐帳中。三鼓後樓下索索有聲。一怪躡梯而上。燈下視之。有頭面無眉目。如枯柴一段。直立帳前。費拔劍斫之。怪退縮數步。轉身而走。有一眼豎生背上。長尺許。金光射人。漸行至楊將軍卧所。揭其帳。轉背放光射之。忽見將軍兩鼻孔中。亦有白氣二條。與怪所吐之光相為抵拒。白氣愈大。則金光愈小。旅滾至樓下。而滅。楊將軍終不知也。未幾。又聞梯響。怪仍上樓。趨李副將所。副將方熟睡。鼾聲如雷。費以為彼更勇猛。尤可無虞。忽聞大叫一聲。視之。七竅流血死矣。

子不語卷十一終

子不語卷十二

隨園戲編

掛周倉刀上

紹興錢二相公學神仙煉氣之術能頂門出元神。徧歷十洲三島。所遇諸魔不一而足。或惡狀猙獰。或妖嬈豔冶。錢具不為動。如是者十年。一日諸魔聚而譁曰。再遲一月。逢甲子日。錢某大道成矣。我輩作速下手。眾以為然。趁其打坐時。牽抱手足。放大寶中壓之。雲門山脚下。是夕錢家失去二相公。遍尋無蹤。以為真仙去矣。半年後。月明中見二相公坐化園高樹上。大呼求救。乃取梯扶下。問其故。自言為魔所窘。幸平生服氣有術。故不致凍餒而死。問何以得歸。曰。某月日。我在甕中有紅雲一道。伏魔大帝從西南來。我大聲呼冤。且訴諸魔惡狀。帝君曰。作祟諸魔。誠屬可惡。然汝不順天地陰陽。自主自滅之理。妄想矯揉造作。希圖不死。是逆天而行。亦有不合。願謂一將曰。周倉汝送他還家。周將軍唯唯。周長丈餘。所持刀亦長丈餘。取紅繩縛我刀上。掛此樹頂而去。我亦不料。即我家園樹也。二相公自後隨行。逐隊飲酒。御內不敢復學神仙術矣。

驅雲使者

子不語

卷十二

宣化把總張仁奉緝私鹽過一古廟將投宿焉僧不可曰此中有怪張恃其勇竟往設帳吹燭卧至二鼓滿室盡明張起怒喝燈光外移追之見神燈萬盞投松下而滅明早往探松下有大石洞張命里人持鋤掘之得大錦被中裹一屍口吐白烟三目四臂似僵非僵張知為怪聚薪焚之後三日白晝坐有美少年盛服而至曰我天上驅雲使者以行雨太多違上帝令謫下凡間藏形石洞中待限滿後依舊上天偶於某夜出遊略露神怪是我不知韜晦原有不是然汝燒我原身亦太狠矣我現在棲神無所不得已借王子晉侍者形軀來與汝索吵汝作速召京道士持誦靈飛經四十九日我之原身猶可從火中完聚汝本命應做提督一品官以此事不良上帝削籍只可終於把總矣張唯唯聽命少年騰空而去後張果以把總終

吾頭豈白斫者

蔣心餘太史修南昌府志夜夢段將軍來拜見一偉丈夫兜牟戎服叉手不揖披其頸罵曰吾頭豈白斫者蔣驚醒知有冤抑查新志並無其人查舊志有段將軍乃史閣部麾下副將死於揚州者急為補入忠義傳中

石言

呂著建寧。讀書武夷山北麓古寺中。方晝陰晦。見堦砌上石盡人立。寒風一過。窗紙樹葉飛脫。若石粘挂不下。簷瓦亦飛著石上。石皆旋轉。化為人。窗紙樹葉化為衣服。瓦化冠幘。頃然丈夫十餘人。坐踞佛殿間。清談雅論。娓娓可聽。呂怖駭。掩窗而睡。明日起視。毫無蹤跡。午後石又立如昨。數日以後。竟成泛常。了不為害。呂遂出與接談。問其姓氏。多復姓。自言皆漢魏人。有二老者。則秦時人也。所談事與漢魏史書所載頗有異同。呂甚以為樂。午食後。靜待其來。詢以託物幻形之故。不答。問何以不常住寺中。亦不答。但答語曰。呂君雅士。今夕月明。我共來角武。以廣君所未見。是夜各攜刀劍來。有古兵器。不似戈戟。而不能強加名者。就月起舞。或隻或雙。飄瞥神妙。呂再拜而謝。又一日告呂曰。我輩與君周旋日久。情不忍別。今夕我輩皆託生海外。完前生未了之事。當與君別矣。呂送出戶。從此闕然。呂懷然如喪良友。取所談古事筆之於書。號曰石言。欲梓以傳世。貧不能辦。至今猶藏其子大延處。

鬼倩官銜嫁女

新建張雅成秀才。兒時戲以金箔紙製盔甲鸞幃等物。藏小樓上。獨製獨玩。不以示人。忽有女子年三十餘。登樓求製釵釧步搖數十件。許以厚謝。秀才允之。問安用此。曰嫁女奩中所需。張以其戲不之異也。明日女來告張曰。我姓唐。東隣唐某為某官。我欲倩郎君求其門上

子不語

卷十二

二

官衙封條一紙。偕同姓以光蓬畢。張戲寫一紙與之。次夕釵釧數足。女攜餅餌數十。錢數百來謝。及旦視之。餅皆土塊。錢皆紙錢。方知女子是鬼。數日後半夜。山中燭光燦爛。鼓樂喧天。村人皆啟戶遙望。以為人家來卜葬者。近視之人盡披紅插花。是吉禮也。山間萬塚。素無居人。好事者欲追視之。相去漸遠。惟見燈籠題唐姓某官衙字樣。方知鬼亦如人間愛體面而崇勢利異哉。

雷祖

昔有陳姓獵戶。畜一犬有九耳。其犬一耳動則得一獸。兩耳動則得兩獸。不動則無所得。日以為驗。一日犬九耳齊動。陳喜必大獲。急入山。自晨至午。不得一獸。方悵悵間。犬至山四中。大叫。將足爬地。顛其頭。若招引狀。陳疑掘之。得一卵大如斗。取歸置几上。次早雷雨大作。雷光繞室。陳疑此卵有異。置之庭中。霹靂一聲。卵豁然而開。中有一小兒。面目如畫。陳大喜。抱歸室中。撫之為子。長登進士第。即為本州太守。才幹明敏。有善政。至五十七歲。忽肘下生翅。騰空仙去。至今雷州祀曰雷祖。

鎮江某仲

某仲鎮江人。兄弟三人。伯無子。仲有子。七歲看上元燈。失去。不知所往。仲悶甚。攜貲貿易山

西並冀訪子耗去數載未歸。飛語謂仲已死。仲妻不之信。乞叔往尋。伯利仲妻年少可鬻。詭稱仲凶耗已真。旅櫬將歸。勸仲妻改適。仲妻不可。蒙麻素于髻。為夫持服。伯知其志難奪。潛與江西賈人謀得價百餘金。令買仲妻去。戒曰。個娘子要強取。黑夜命輿來見。素髻者挽之去。連飛棹行也。歸語其妻。意甚自得。伯故避去。仲妻見伯狀。知有變。甫黑。即自經於梁。懸絕作聲。伯妻聞之。奔救。恐虛。所賣金也。抱持間。仲妻素髻墜地。伯妻髻亦墜。適賈人轎至。伯妻急走出。迎摸地取髻。誤帶素者。賈人見素髻婦。不待分辨。竟搶以行。伯歸。悔無及。噤不能聲。仲自昔歸塗。如廁。見包袱裏五百金在地。心計此必先登廁者所遺。去應不遠。蓋俟諸。未幾遺金者果至。遂與之。其人感德。分以金不受。乃邀仲偕行。數日抵其家。具雞黍。命一子一女出拜。仲視其子。宛然已子也。問之良是。蓋仲子失去時。為人所賣。遺金者無子。買為已子。十餘年矣。仲持之泣下。遺金者曰。若攜子去。我女即許汝子為媳婦。仲歸將渡江。見一人落於水。呼救無應者。群攬其資。仲惻然。亟呼曰。孰肯救者。我募以金。救起視之。乃季弟也。季承嫂命尋仲。伯并利其死。曩之落水有濟之者。伯所使也。仲知其情。攜弟與子歸。入門。伯見之亡去。

銀隔世走歸原主

夏鎮屬滕縣有將翁者勤儉成家生一子失教長而遊蕩家漸落將翁以為憂有關帝廟陳道士河南固始人素與將翁善乃私攜五百金囑道士云吾子不肖諒不能守業後日必為餓殍今以此金付汝我死後俟其改悔以此濟之倘終不悛汝即以此金修廟道士應允藏金瓦罐上覆破磬埋殿後無有知者後數月翁死子益無忌家業盡廢妻歸外家至無棲身之地交游絕跡始萌悔念道士時周鄉之將亦漸習操作道士見其改過乃告以其父遺金將掘出畀之乃攜銀至藏金處遍覓已失所在相與大駭將歸告其匪類因其譁然喊控於官官訊之道士不諱官斷賠償道士罄其畜猶不滿十分之二里人多不直道士遂舍廟去雲遊數年過直隸蓮池禪寺掛單將行值寺僧為某觀察公誦壽生經作佛事有老僕抱公子戲於山門公子遽牽道士衣投懷不捨家人不能解因命道士抱送公子歸觀察厚贈道士遣去而公子啼哭追之不得已留道士於後園小庵飲食之一日道士欲誦經為觀察公子祈福需木魚鐘磬家人以破磬付之道士驚云此我之磬也家人白其主詰之道士云磬覆瓦罐內貯五百金問安所得金乃具述將翁遺金之事觀察恍然知其子為將翁轉世此金即翁所藏而走歸原主者也告以生此子三日掘地埋胞衣因得此金以無所用付之布肆中取息已五年矣憐道士之無辜受賂且與其兒有宿緣因以此金子母贈道士並

遣使送歸夏鎮致書於滕邑令將此事鐫石以紀之

人熊

浙商某販洋為生同伴二十餘人被風吹至一海島因結伴上島閒步走里許遇一人熊長大餘以兩手圍其伴愈圍愈逼至一大樹下熊取長藤將人耳逐個穿通縛樹上乃跳去諸人俟其去遠各解所佩小刀割斷其藤趨奔回船俄見四熊擡一大石板板上又坐一熊比前熊更大前熊仍跳躍而來狀若甚樂者至樹側見空藤委地悵然如有所失石板上熊大怒叱四熊羣起毆之立斃而去眾在舟中望之各驚喜以為再生山陰吳某耳孔有一洞沈君萍如戚也問其故歷歷言之如此

繩拉雲

山東濟寧州有役王廷貞術能求雨常醉酒高坐本官案桌上自稱天師刺史怒之笞二十板未幾州大旱禱雨不下合州紳士都言其神刺史不得已召而謝之良久許諾令閉城南門開城北門選屬龍者童子八名持差使搓繩索五十二丈待用已乃與童子齋戒三日登壇持咒自辰至午雲果從東起重疊如鋪綿王以繩擲空中似上有持之者竟不墜落待繩擲盡呼八童子曰速拉速拉八童子竭力拉之若有千鈞之重雲在西則拉之來東雲在南

則拉之來北使繩如使風然已而大雨滂沱水深一尺乃牽繩而下每雷擊其首輒以羽扇遮欄雷亦遠去嗣後隣縣苦旱必來相延王但索飲不受幣且曰一絲之受法便不靈每求雨一次則家中親丁必有損傷故亦不樂為也刺史即藍芷林親家芷林為余言

燒狼筋

藍府有狼筋一條凡家中失物燒之則偷者手足皆顫有女公子失金釵一隻不知誰偷乃齊奴婢姑姆數十人取筋燒之數十人神氣平善了無他異但見房門布簾閃顫不已揭視之釵挂其上蓋女公子走過時釵為簾所勾留耳

王老三

江西陶悔庵行五妻某氏偶與姑口角忽騰身而坐屋瓦上大笑不止再三招之始下口作北京男子音曰我天津衛王老三誰人不知年一百三十歲矣從北遷南住此已七十年此屋是翰林蔣士銓故居我猶見其初生時也家人聞之大駭問汝鬼耶狐耶曰我非鬼非狐乃半仙也我所住處被汝家五爺拆毀使我無安身之所我權立瓦簷七日既凍且餓不得不借寓你家娘子身上速買麵來療肌與之麵一啖五斤五爺者悔庵也爾五爺並未拆房何得云爾曰所拆者東廂庭柱下是也先是悔庵得古錢千文欲其生青綠故掘柱下埋之

不知即此怪所居。問既慙五爺。何以不附五爺身上。曰彼手內有印。我畏之。故不敢。悔庵因而自視其手。有紋正方。平素亦不自知也。陶太夫人責之曰。汝既自稱半仙。便當知男女有別。何以纏擾我家娘子。某氏即作男子揖狀曰。我自知非禮。但不附你家娘子身上。恐所求不遂。因知男女有別。故我夜間不許他睡。教他張著眼。所以避嫌疑也。且我高年修道。豈復再有邪念耶。問何求。曰送我遷居。問作何送法。曰請五爺用有印之手。用紅紙寫王三先生之神位。貼向東湖水邊松樹上。則我去矣。如其言。又曰我尚需衣冠纓去。乃向紙店買紙衣冠焚之。又大笑曰。我布衣也。並未入學。又未捐官。何必用此金頂帽哉。速換速換。視店中紙冠果有金頂。乃去之。悔庵親持紙牌。送貼東湖松樹上。聞空中呼謝者再。從此家中平安。問其妻曰。我與姑口角時。忽見空中有短而髯者。以手提我至瓦上。此後我不知矣。怪在家作鬧時。人問休咎。有中有不中。問多則不答。曰我答何難。但你輩亦須哀憐娘子。省費些中氣。問亦作詩數句。文理粗俗。未落款。但云。王三先生高興六字而已。

擇風水賈禍

河南孝感縣張息村明府。葬先人於九峻山事畢。別買隙地五畝許。將造宗祠。工人動土。豎柱得一朱棺。蓋已朽壞。中露出一尸。骷髏甚大。體骨長過中人。胸貫三鐵釘。長五六寸。腰有鐵

索環繞數匝。工人不敢動。告知明府。一時賓客盡勸掩埋。另擇豎柱之所。張不可曰。我用價買地。本非強占。且風水所關。尺寸不可移。此古墓也。可以遷葬。乃自作祭文。具牲牢祭之。祭畢。仍令遷棺。工人鋤方下。遽仆地噴血。罵曰。我唐朝節度使崔洪也。以用法過嚴。軍人作亂。縛我釘死。國家哀亂。不能為我洩忿。誅凶葬此。八百餘年。張某何人。敢擅遷我墓。必不能相恕也。言畢。工人起而張明府病矣。諸賓客羣為祈請。病竟不減。昇歸數日而卒。

飛僵

潁州將太守。在直隸安州。遇一老翁。兩手時時顫動。作搖鈴狀。叩其故曰。余家住某村。村居僅數十戶。山中出一僵尸。能飛行空中。食人小兒。每日未落。群相戒閉戶。匿兒。猶往往被攫。村人探其穴。深不可測。無敢犯者。聞城中某道士有法術。因糾積金帛。往求捉怪。道士許諾。擇日至村中。設立法壇。謂衆人曰。我法能布天羅地網。使不得飛去。亦須爾輩持兵械相助。尤需一膽大人入其穴。衆人莫敢對。余應聲而出。問何差遣。法師曰。凡僵尸最怕鈴鐺聲。爾到夜間。伺其飛出。即入穴持兩大鈴。搖之手不可住。若稍歇。則尸入穴。爾受傷矣。漏將下。法師登壇作法。余因握雙鈴。候尸飛出。儘力亂搖。手如雨點。不敢小住。尸到穴門。果掙掙怒視。聞鈴聲琅琅。逡巡不敢入。前面被人圍住。又無逃處。乃奮手張臂。與村人格鬪。至天將明。仆

地而倒。衆舉火焚之。余時在穴中未知也。猶搖鈴不敢停。如故。至日中。衆大呼。余始出。而兩手動搖不止。遂至今成疾云。

兩僵尸野合

有壯士某。客於湖廣。獨居古寺。一夕月色甚佳。散步門外。見樹林中隱隱有戴唐巾飄然來者。疑其為鬼。旋至松林最密中。入一古墓。心知為僵尸。素聞僵尸失棺上蓋。便不能作祟。次夜先匿於樹林中。伺尸出。將竊取其蓋。二更後尸果出。似有所往。尾之。至一大宅門外。其上樓窗中。先有紅衣婦人。擲下白練一條。牽引之。尸攀援而上。作絮語。聲不甚了了。壯士先回竊其棺蓋藏之。仍伏於松深處。夜將闌。尸匆匆還。見棺失蓋。窘甚。徧覓良久。仍從原路踉蹌奔去。再尾之。至樓下。且躍且鳴。啾啾有聲。樓上婦亦相對啾啾。以手搖拒。似訝其不應。再至者。雞忽鳴。尸倒於路側。明早行人盡至。各大駭。同往樓下訪之。乃周姓祠堂。樓停一柩。有女僵尸。亦卧於棺外。衆人知為僵尸野合之怪。乃合尸於一處而焚之。

鬼幕賓

毘陵王生。年四十餘。遊幕關中。時虛菴莊公知屋蓋縣事。延至幕中。是年秋。與署中友暨莊遠吉諸人。同至城隍廟看菊。苦無佳者。王生偶拾一枝。遣僕送歸。遠吉阻之。以為神前之物。

不可輕動。王戲曰：「某一生直道，神明必不見怪。如欲加譴責，我為之代。」辦公事一二件何如？明年三月三日，王生無疾而終。各以為駭。更餘忽醒，曰：「子獨坐，見一使者持一名柬至，邀余即同步出門外，登輿行里許，至城隍廟，神降階迎，行賓主禮。曰：「先生折我菊花，許我辦案，茲有某縣積案，遲延日久，尚未審結。恭邀先生一商。」少頃吏捧積年案卷至，主人退出。余閱諸情節，皆屬易辦。惟有誤勾某罪人一案，余批云：「骨肉未寒，猶可還陽。否則東嶽行查。」檄至城隍將受處分矣。神出視大喜云：「先生所見甚合我意。」茶罷仍送至丹墀，曰：「尚有一事奉託。如晤包少府，渠承辦工程木料，日內可到矣。余唯唯別出，登輿而歸。取牀頭青蚨三百，攜其從者而醒。越三日，仙游大水，木料皆出黑口鎮矣。包少府者，醴泉同知包某也。至今人呼王生為鬼幕賓。」

雷震蟻妖

嚴陵宋淡山於乾隆丁亥夏，見遂安縣民家雷震其屋，須臾天霽，一無所損。惟室中恒有臭氣。旬日後，啗親友以擣蒜之戲，環聚於庭。天花板內忽有血水下滴，啟板視之，見一死蝦蟆，長三尺許，頭戴繒纓，帽穿烏緞靴，身著元紗精褶，宛如人形。方知雷擊者即此蝦蟆也。

夢中破案

曹州劉姓以典當為業。廬城張某為經理其事。已二載矣。少有蓄積。歲暮欲歸。主人留至元旦。乘一青驪去。相訂上元日返曹州。至期不至。劉因遣人促之。來至其家。則云未嘗歸也。兩家致訟。控至撫按。勒限飭縣捕拏。延至六月矣。公差惶遽無措。一夕訪於城南。見有老人。偕一年少相謂曰。月色甚佳。何不向涼亭一行。曹州南城十數里。舊有涼亭。公差私議二人於此時往。倘城門閉。何由而入。心異之。遂先至彼相伺。未幾二人果至。聽所言。皆隣里間瑣事。有頃。少年忽云。城內劉姓事。至今未明。余心竊計。乃西門外賣餅孫姓。利其財物。因而害之也。翁問故。少年云。餅店在此。已數載。今春條閉。是以疑之。翁叱云。此事大有干係。何得妄語。意甚拂然。旋云。夜深可歸矣。公差尾其後行。甚速。至南城門已閉。見二人從門隙入。差亟呼司閘啟鑰。入城。則兩人尚在前行。至小街。少年與翁別。入門。門亦未啟也。復隨翁行。二十餘家。亦未啟扉而入。差大驚。叩其戶。半晌。翁出。持紙燃披衣極困憊之狀。差曰。適間與少年涼亭看月。何遽睡耶。翁神色遲疑。曰。看月有之。乃夢中事也。差復脅之往。詣少年。少年出。亦如翁狀。乃拘入縣署。迷夢中語。次早遣二人至某村。跡孫姓所居。則青驪宛繫門首也。因鎖拏到縣。一訊而服。遂起贓。問抵償焉。此乙巳夏間事。曹州守吳忠誥。向為綏德州牧。與嚴道甫善。告道甫也。

馬變魚園地變鵝

雍正初年。伍相國為盛京將軍。送馬五百匹。詣黑龍江。將至不數里。忽一馬振鬣長嘶。眾馬隨之。至江口。盡躍入水。化而為魚。嚴道甫館德州盧氏時。盧有戚羅姓。偶以二百錢買一鵝。帶至濟南。應試。到時。鵝價甚貴。有以五百文售之者。羅忽動牟利之念。憶家有園地十五畝。若質錢買鵝。可獲三倍之利。試畢回家。售地得價。四出買鵝。得三百餘隻。復驅以往。行二日。至齊河。過城外長橋。有頭鵝帶鈴者。引頸長鳴。振翼而飛。眾鵝相率以上。觀者數十人。羣相拍手。須臾之間。望之如白雲一片。隨風而滅。羅慙悔交集。無可奈何。搜索囊中。尚餘前次買鵝錢數百文。作盤費以歸。自嘆祖遺園地化鵝而去矣。

聾鬼

乾隆四十九年。杭州半山陸家牌樓河中。淌一浮屍。來村民霍茂祥。素行善事。為殮錢買棺殯諸市上。夜夢藍衣人來曰。我臨平人。張某。教館為業。不幸失足落水。蒙君殯我。無以為報。我能預知休咎。替人禳解。倘有靈應。須以牲牢謝我。君可得香火錢。霍醒告之里人。果有求必應。不數日。香火如雲。霍夜又夢張來曰。我左耳聾。有來通誠者。須向耳告我。於是次日。人來祈禱者。聽霍之言。多向棺右致祭。叫呼似有應聲答者。村民奉之若狂。呼為靈棺材。霍

家取香火錢。因以致富。未幾仁和令楊公路過。見燒香者洶洶。蟻聚。楊怒其惑衆。命焚其棺。鬼遂絕。

棺牀

陸秀才遇齡。赴閩中幕館。過路江山縣。天大雨。趕店不及。日已夕矣。望前村樹木濃密。瓦屋數間。奔往叩門求借一宿。主人出迎。頗清雅。自言沈姓。亦係江山秀才。家無餘屋。延賓。陸再三求。沈不得已。指東廂一間曰。此可草榻也。持燭送入。陸見左停一棺。意頗惡之。又自念平素胆壯。且捨此亦無他宿處。乃唯唯作謝。其房中原有木榻。即將行李鋪上。辭主人出。而心不能無悸。取所帶易經一部。燈下觀。至二鼓。不敢息。燭和衣而寢。少頃。聞棺中窸窣有聲。注目視之。棺前蓋已掀起矣。有翁白鬚朱履。伸兩腿而出。陸大駭。緊扣其帳。而於帳縫窺之。翁至陸坐處。翻其易經。了無懼色。袖出烟袋。就榻上喫烟。陸更驚。以為鬼不畏易經。又能喫烟。真惡鬼矣。恐其走至榻前。愈益諦視。渾身冷顫。榻為之動。白鬚翁視榻微笑。竟不至前。仍袖烟袋入棺。自覆其蓋。陸終夜不眠。迨早。主人出問客昨夜安否。強應曰安。但不知屋左所停棺內何人。曰家父也。陸曰。既係尊公。何以久不安葬。主人曰。家君現存。壯健無恙。並未死也。家君平日一切達觀。以為自古皆有死。何不先為演習。故慶七十後。即作壽棺。厚糊其裏。置

被褥焉。每晚必卧其中。當作牀帳。言畢。拉赴棺前。請老翁起行。肩主之禮。果燈下所見。翁笑曰。客受驚耶。三人拍手大劇。視其棺。四圍沙木中空。其蓋用黑漆綿紗為之。故能透氣。且甚輕。

礮打蝗蟲

崇正甲申。河南飛蝗。食民間小兒。每一陣來。如猛雨毒箭。環抱人而蠶食之。頃刻皮肉俱盡。方知北史載靈太后時。蠶蛾食人無算。真有其事也。開封府城門被蝗塞斷。人不能出入。祥符令不得已。發火礮擊之。衝開一洞。行人得通。未飯頃。又填塞矣。

僵尸手執元寶

雍正九年冬。西北地震。山西介休縣某村地陷里許。有未成坑者。居民掘視之。一家仇姓者。全家俱在尸。僵不腐。一切什物器皿完好如初。主人方持天平兌銀。右手猶執一元寶。握把甚牢。

張飛棺

蕭松浦從四川歸云。保寧府巴州舊刺史之廳東。有張飛墓石穴。至今未閉。一朱棺懸空。長九尺。叩之聲鏗鏗然。乾隆三十年。有陳秀才某。夢金甲神自稱我漢朝將軍張翼德也。今世

俗驛遞公文。避家兄雲長之諱。而反犯我之諱。何太不公道耶。彼此大笑而寤。蓋近日公文。改羽遞為飛遞故也。

誤嘗糞

常州蔣用菴御史。與四友同館於徐兆潢家。徐精飲饌。烹河豚尤佳。因置酒請六客。同食河豚。六客雖貪河豚味美。各舉箸大啖。而心不能無疑。忽一客張姓者。斗然倒地。口吐白沫。噤不能聲。主人與羣客皆以為中河豚毒矣。速購真清灌之。張猶未醒。五人大懼。皆曰。寧可服藥於毒未發之前。乃各飲真清一杯。良久。張竟蘇醒。羣客告以解救之事。張曰。小弟向有羊兒瘋之疾。不時舉發。非中河豚毒也。於是五人深悔。無故而嘗糞。且噉且嘔。狂笑不止。

借屍延嗣

蕭公文登宰陽湖。伊隣施媼。其夫早卒。撫其遺腹子某。長大娶妻李氏。姑媳甚歡。年餘。媳忽病亡。媼家貧。痛媳亡不能再娶。以延夫祀。呼天籲地。次日將殮。媳忽從炕上躍起。呼姑曰。我來做汝家媳婦。不要再哭。媼方慶媳再生。喜不自勝。其子私語母曰。何聲音之不似吾妻也。眼光又直視。恐非真李氏。再生得毋野鬼憑之為祟乎。隣里皆驚。遂環守之。三四日中。閉目仰臥。給湯粥飲啜如常。惟姑呼之則應。夫與之語則避而不答。至七日後。方起梳洗畢。斂衽于

子不語

話

告姑曰。我海寧州某村方氏女也。行二年十九歲待聘未字。因病死。至冥府。適汝家李氏媳婦在焉。隨有矮鬼無數。長鬼一個。環跪閻君。乞訴求放李氏還陽。閻君怒叱。將眾矮鬼逐出。長鬼責二十板。長鬼受責後。仍再四哀求云。小人父祖以來。皆守本分。不敢為惡。罪不至於絕嗣。妻辛苦萬狀。方得娶一媳婦。今又病亡。何能有力續娶。豈不令一家絕嗣乎。乞放媳還陽。得生子以延一脉。閻君怒稍霽。命判官檢簿細閱畢。向長鬼曰。爾媳李氏陽壽已絕。不能放還。姑念爾世無過惡。爾妻又能守節撫孤。若令乏嗣。無以勸善。方氏女雖年命該盡。生前亦頗好善。可令借李屍復活。則爾無媳而得媳矣。長鬼拜謝。閻君指長鬼告予曰。此爾翁也。著他領爾借屍還魂。生子延祀。予遂隨翁到此。翁指示予曰。此爾姑也。將我推跌在地。開眼不見翁。只見婆婆立我身旁。我故只認得婆婆一人。餘皆不識也。我家父母俱存。有一個兄弟。年十六歲。望遣人告知。以免父母啼哭。姑遣子探訪。果如所云。告以故。其父與弟同至。姬家。方氏見即相抱而哭。父反退縮。不敢向前。曰。聲音舉止雖與吾女相像。而面貌不同。何也。女對父泣曰。我假李氏體以生。非我本來面目。喜得再見生身之父。與同胞之弟。母親忍心不來看我。父與弟又疑而不肯相認。生不如死矣。悲痛間。其母遣隣姬來探問女兒。即呼某媽媽。汝從何處來。我母亦來看我乎。父方撫而慰之。叩以往事。絲毫不爽。始真信其再生也。

姑遂款留其父與弟在家。至晚令子與媳同室而處。媳辭曰：「我處女也，雖冥數已定，乞俟吾母來擇吉日成夫婦禮，不可苟合。」親隣羣稱善。父亦喜甚，遣其子歸迎母來。始合卺焉。三年後舉一子。子生百日，親朋來賀。忽向姑曰：「已為汝家傳後有人。我壽算久盡要去矣。瞑目而逝。」人相傳冥官破例辦事。猶陽官之因公挪移云。

子不語卷十二終

子不語卷十三

隨園戲編

關神下乩

明季關神下乩壇批某士人終身云官止都堂壽止六十後士人登第官果至中丞國朝定鼎後其人乞降官不加遷而壽已八十矣偶至壇所適關帝復降其人自以為必有陰德故能延壽惡而請曰弟子官爵驗矣今壽乃過之豈修壽在人雖神明亦有所不知耶關帝大書曰某平生以忠孝待人甲申之變汝自不死與我何與屈指計之崇禎殉難時正此公年六十時也

遇太歲煞神禍福各異

徐壇長侍講未遇時赴都會試如廁見大肉塊遍身有眼知為太歲侍講記某書云鞭太歲者脫禍因取大棍與家丁次第箠擊每擊一處則遍身之眼愈加閃爍是年成進士蔣文肅公家中開井得肉一塊方如桌面刀刺不入火灼不焦蜿蜒而動徐化為水是年文肅公卒任香谷宗伯未遇時走田埂上遇一人口含一刀兩手持兩刀披髮赤面僵身而過宗伯行未半里見赤面人入喪者之家知是煞神宗伯後登第蘇州唐姓者立孝子坊忽于衣帽中

得白紙帖書一煞字。如胡桃大。是年其家死者七人。

歸安魚怪

俗傳張天師。不過歸安縣云。前朝歸安知縣某。到任半年。與妻同宿。夜半聞撞門聲。知縣起視之。少頃。登牀謂妻曰。風掃門耳。無他異也。其妻認為已夫。仍與同卧。而時覺其體有腥氣。疑而未言。然自此歸安大治獄訟之事。判若神明。數年後。張天師過歸安。知縣不敢迎謁。天師曰。此縣有妖氣。令人召知縣妻問曰。爾記某年月日。夜有撞門之事乎。曰有之。曰。現在之夫。非爾夫也。乃黑魚精也。爾之前夫。已于撞門時為所食矣。妻大駭。即求天師報仇。天師登壇作法。得大黑魚。長數丈。俯伏壇下。天師曰。爾罪當斬。姑念作令時頗有善政。特免汝死。乃取大甕囚魚。符封其口。埋之大堂。以土築公案鎮之。魚乞哀。天師曰。待我再過此。則釋汝。天師自此不復過歸安云。

張憶娘

蘇州名妓張憶娘。色藝冠時。與蔣姓者素交好。蔣故巨室。花朝月夕。與憶娘遊觀音靈巖等山。輒並轡而行。憶娘素明慧。欲託身于蔣。而蔣姬媵絕多。不甚屬意。因與徽州陳通判者。有終身之託。陳娶過門。蔣不得再通。大恚。百計離間之。誣控以姦拐。憶娘不得已。度為比丘女。

食猶資于陳。將更使人要而絕之。憶娘貧窘。自縊而亡。居無何。將早起進粥。忽頭暈氣絕。至一官衙。二弓丁掖之前。旁有人呼曰。將某。汝事須六年後始訊。何遽至此。呼者之面貌。乃將平日門下奔走士也。曾遣以問憶娘者。死三年矣。將驚醒。自此精氣恍惚。飲食少進。有元妙觀道士張某。精法律。為築壇持咒。作禳解法。三日後。道士曰。冤魄已到。我不審其姓氏。試取大鏡。潑以明水。當有一女子現形。召家人視之。宛然憶娘也。道士曰。吾所能力制者。妖孽狐狸之類。今男女冤譴。非吾所能驅除。竟拂衣去。將為憶娘作七晝夜道場。意欲超度之。卒不能遣。延蘇州名醫葉天士。贈以千金藥。未至口。便見纖纖白手。按覆之。或無故自潑于地。將病益增。六年而沒。將氏從孫漪園。猶藏憶娘小照。戴烏紗髻。著天青羅裙。眉目秀媚。以左手簪花而笑。為當時楊子鶴筆也。

飛星入南斗

蘇松道韓青巖。通天文。嘗為予言。辛寶山時。六月捕蝗。至野田中。四鼓起坐胡床。督率書役見客星飛入南斗。私記占驗書。見此災者。一月之內當暴亡。法宜剪髮寸許。東西禹步三匝。便可移禍他人。爾時我即麾去。書役依法行之。居亡何。署中司書記者李某。無故以小刀剖腹而死。我竟無恙。李乃我薦卷門生。年少能文。不料為我替災。心為悵然。余戲謂韓曰。公言

占驗之術固幻矣。然如我輩。全不知天文。往往夜坐。見飛星來往甚多。倘有入南斗者。竟不知厭勝法為之奈何。曰。君輩不知天文者。雖見飛星入南斗。亦無害。余曰。然則公又何苦知天文。多此一事。而自禍禍人耶。韓大笑不能答。

楊妃見夢

康熙間。蘇州汪山樵先生諱俊。選陝西興平縣。宿馬嵬驛中。夢一女子。容貌絕世。明璫翠羽。投牒而言曰。妾有墓地。為人所侵。幸明府哀而察之。汪驚醒。詢土人曰。此間惟有楊娘娘墓道。唐時改葬後。基址原有數十畝。寬自宋明以來。為樵牧所侵。漸無餘地。汪為清理。果有舊碑記存墓側土中。題大唐貴妃楊氏墓。乃為別置界石。兼買樹百株植其上。春秋設二祭焉。

曹能始記前生

明季曹能始先生登進士後。過僊霞嶺。山光水色。恍如前世所遊。暮宿旅店。聞隣家有婦哭甚哀。問之曰。為其亡夫作三十周年耳。詢其死年月日。即先生之生年月日也。遂入其家。歷舉某屋某徑。毫髮不爽。其家環驚。共來審視。曹亦淒然涕下。曰。某書屋內有南向竹樹數十株。我尚有文稿未終篇者。未知猶存否。其家曰。自主人捐館後。恐夫人見書室而神傷。故至今猶關鎖也。曹命開之。則塵凝數寸。遺稿亂書宛然具在。惟前妻已白髮盈頭。不可復認矣。

曹以家財分半與之。俾終餘年。余按文苑英華白敏中書滑州太守崔彥武事。崔記前生為杜明福妻。騎馬直抵杜家。而明福老矣。乃說舊事。取所藏金釵于垣中。施宅為寺。號明福寺。與此相類。

江南客寓

滌齋先生為諸生時。在京師賈家衞街。有店號江南客寓。廳屋三間。中一間甚潔。住者絕少。先生居之。了無他異。一日外出。託所親某管其衣物。夜睡至三鼓。忽室內盡明。時並無燈燭。所親駭。揭帳視之。見一長人。黑色。手提其頭。血淋漓。直立不動。呼曰。爾何得居此。所親狂奔出告店主。主人曰。此屋素不安靜。爾乃必欲居之奈何。次日。先生歸告之。先生曰。此必有鬼。欲申冤耳。我在此何不現形耶。大書一狀。向空焚之。以為爾果有冤。當于今晚赴訴。是夕先生復睡。未一更。所見果如所說。但持一血頭。跪而不立。先生問何人何冤。持頭者以手指口。竟無一語。次日。亦不復見。先生又常于園中月下見黑物一團。大如浴盆。追奔樹下。以腳踏之。隨脚而滅。次日視其靴襪。黑如烟煤。并足皆黑。

荆波宛在

本朝佟國相巡撫甘肅。按站行至伏羌縣。夢神呼云。速走速走。佟不以為意。次晚夢如初。且

云欲報我恩。但記荆波宛在可耳。倏驚起。亟走三日。而伏羌縣祝為湖。卒不解救者為何神。後出巡至建昌野渡。有關公廟。上書荆波宛在四字。倏入拜謁。大為修葺。今煥然猶存。

馮侍御

馮侍御靜山居京師永光寺西街。改造書屋。掘地得黑漆棺。為改遷之夜。夢人投牒訴冤。馮時巡西城。夢中取牒閱之。告勢宦掘棺事。即已之姓名也。驚醒得疾。疾革時。夫人聞房中笑語聲。以為病有起色。往視之。見黑衣人。素不相識者坐床上一閃而滅。侍御謂夫人曰。此人吾鄰也。曾作運糧守備。運餉至京師卒。棺厝于永光寺前街僧寺中。迫近吾家。而吾不知。今聞我亦有行期。故來相約耳。可燒紙錢助其冥資。夫人遣人至前街蹤跡。棺識宛然。知先生之終不起也。

藥師父

崑山徐大司寇之子徐冠卿。幼時號藥師父。以其曾酖死一業師也。業師周姓。號雲核。受司寇聘前。一夢夢巨蟒。以口吐紅丸。逼令嚥之。腸痛而醒。就聘于徐。督冠卿嚴冠卿素仇達。答責尤甚。冠卿與僕謀。置酖于飯食之。而卒。後冠卿為翰林。不得志。詩文多怨詈。為人所構。就鞠刑部。見左司楊景震大驚曰。吾死矣。吾初見時。儼然周先生也。次日復訊各官。俱以司寇

之子稍加憐恤。楊獨怒。鞠批其頰數十下。齒左右墜。定以斬決獄上。即刑。楊為監斬官。其家訪之。楊景震之生年月日。即周先生之死年月日也。或告之楊。楊大笑曰。豈有是哉。使吾早知此語。轉當屈法以救之矣。此與太平廣記載王武俊事同。

莊秀才

通州莊孝廉。成戊午舉人。少年貌美。其佃戶有女悅之。竟以成疾。臨卒。謂其父曰。吾為莊秀才死也。吾思嫁莊秀才。自念門戶寒賤。事必不成。故鬱鬱成病。今雖死。此意當為致之秀才。則目瞑矣。其父急告莊。莊往視而氣已絕。莊赴秋闈。遇女子于淮新橋。宛然如生。入闈。一切炊飯烹茶之事。見女子身為執役。是年登第。每有遠行。則女子必至。莊怖之。為置神主。祭才家。書亡妾某氏。見女子來拜謝。自此絕矣。

謁謁幽人

通州李臬司諱玉鉞。丙戌進士。少時好煉筆錄。忽一日。筆于空中書曰。敬我。我助汝功名。李再拜。祀以牲牢。嗣後文社之事。題下則聽筆之所為。尤能作擘窠大字。求者輒與。李敬奉甚至。家事外事。咨之而行。靡不如意。社中能文者。每讀李作。嘆其筆意大類錢吉士。錢吉士者。前朝翰林錢憲也。李私問筆神。答曰。是也。自後里中人來扶乩者。多以錢先生呼之。筆神遇

題跋落款不書姓名。但書謁謁幽人四字。李舉孝廉成進士。筆神之力居多。後官臬司。神助之決獄郡中。以為神。李公乞歸。神與俱。李他出。其子弟事神不敬。神怒投書作別而去。余與李公之子方膺同官交好。絕不向余道隻字。方膺卒後。臬司同年熊滌齋太史為余言之。并云。方膺深諱其事。蓋忤神者即方膺也。

僵屍求食

武林錢塘門內有更樓。雇更夫擊柝。表裏巡邏。大眾斂貲為之。由來舊矣。康熙五十六年夏。更夫任三者。巡巷外。路過小廟。每至二更。聞柝聲。則有一人從廟中出。踉蹌捷走。漏五下。則先柝聲入廟。如是者屢矣。任三疑廟中僧有邪約。將伺之。為詐酒肉計。次夕。月明如晝。見其人面枯黑如腊。目眶深陷。兩肩掛銀錠而行。窻窻有聲。出入如前。任三知為僵屍。因山門之內。停有舊櫬。積塵寸許。詢諸僧人云。其師祖時。不知誰何氏所寄。厝者也。與儕輩語及之。其中黠者曰。吾聞鬼畏赤豆鐵屑。及朱子。備此三物。升許。伺其破棺出。潛取以繞棺之四周。則彼不能入矣。如其言。購買三物。待夜二更。屍復出。伺其去遠。攜燈入視。見棺後方板一塊。俗語所謂和頭者。已掀在地中。空空無所有。乃取三物繞棺而密洒之事畢。徑歸卧更樓上。至五更有厲聲呼任三爺者。任問為誰。曰。我山門內之長眠者。無子孫。久不得血食。故出外營

求以救腹餒。今為爾所壓。不能入棺。吾其死矣。可急起。將赤豆鐵屑拂去之。伍懼不敢答。又呼曰。我與爾何仇。何苦為此虐耶。任念與彼解圍之後。彼殺我而後入。何以禦之。終不答。雞初鳴。鬼哀懇。繼以詈罵。久之寂然。明日過樓下者。見有屍僵卧。乃告衆鳴官。以屍還諸棺。而火焚之一方得寧。

僵屍貪財受累

紹興王生某。食餽有年。村中富家延之為師。因屋宇湫隘。適相距里許。有新室求售者。遂買使居。且曰。家中摒擋未盡。學徒暨館童輩。明晨進館。先生一夜獨眠。能無懼乎。王自負胆壯。且新室也。何畏之有。乃命童攜茗具。引至書齋。王周視室內。畢。復至門前徙倚。時已夜矣。月色大明。見山下燭火熒熒。趨往視之。光出一白木棺中。王念此鬼燐耶。色宜碧而燄帶微赤。得無為金銀氣乎。憶智囊所載。有胡人數輩。凶服輿櫬。而藁葬城外者。捕人跡之。櫬中皆黃白也。此棺毋乃類是。幸無人可攫而取也。遂取石塊擊去其釘。從棺後推卻其蓋。則赫然一屍。面青紫而腹膨亨。麻冠草履。越俗。凡父母在堂而子先亡者。例以此殮。王愕然退縮。每一縮。則屍一躍。再縮而屍蹶然起。王盡力狂奔。屍自後追之。王入戶登樓。閉門下鍵。喘息甫定。疑屍已去。開窗視之。窗啟而屍昂首大喜。從外躍入。連叩門不得入。忽大聲悲呼。三呼而諸

門洞開。若有啟之者。遂登樓。王無奈何。持木棍待之。屍甫上。即擊以棍。中其肩。所挂銀錠散落于地。屍俯而拾取。王趁其僂。僂時。儘力推之。屍滾樓下。旋聞雞啼。從此寂無聲響矣。明日視之。屍跌傷腿骨。橫卧于地。遂召衆人扛而焚之。王嘆曰。我以貪故招屍上樓。屍以貪故被人燒毀。鬼尚不可貪。而況于人乎。

宋荔裳受惡土地之累

宋荔裳為山東臬使。族子某。素不肖。與總兵于七飲博為姦。于七者。前明末年山東土寇。降清朝者也。雖為總戎。怙惡不悛。以族子事告公。公怒曰。如此必為家門之禍。俟其歸。將縛至祠堂杖殺之。某聞之。逃至德州。夜宿土地廟中。夢土地神謂曰。汝毋怖。大富貴至矣。現在于七謀反。汝可速往京師。赴提督處出首。且曰。某地中埋有百金。可取為路費。族子掘地果得金大喜。以怨其叔。故遂赴提督處。並誣其叔與于七謀。以故荔裳被逮入獄。未十日。于七果反。族子以首報之功受賞。荔裳牽累入獄。旋亦昭雪。

陸夫人

某方伯夫人陸氏。尚書裴文達公之乾女也。文達公薨後。夫人病。夢有大轎在屋瓦上行來。前立青衣者呼曰。裴大人命來相請。夫人登轎。冉冉在雲中行。至一大廟。正殿巍峩。旁有小

屋甚潔。文達公科頭衣繭紬袍。二童侍。几上卷案甚多。謂夫人曰。知汝病之所由來耶。此前生孽也。夫人颯而請曰。乾爺有力。能為女兒解免否。文達公曰。此處西廂房有一婦人。現卧床上。汝往扶之。能扶起。則病可治。否則。我亦不能救汝。命小童引夫人往西廂房。果有描金床。施大紅綾帳。被褥甚華。中卧赤身女屍。兩目瞪視。無一言。夫人扶之。手力盡矣。卒不起。歸告文達公。公曰。汝孽難消。可還家託張天師打醮以解禳之。但天師近日心粗。祿亦將盡。某月日。替蘇州顧懋德家作齋文。錯字甚多。上帝頗怒。奈何。夫人驚醒。適天師在京。遂以此言告之。天師檢顧家齋表稿。中果有誤字。法官所寫也。心為驚悸。未幾夫人亡。天師亦亡。天師名存義。顧懋德者。辛未進士。官禮部郎中。

牛頭大王

漂陽村民莊光裕。夢一怪。頭上生角。敲門而進。謂曰。我牛頭大王也。上帝命血食此方。汝塑像祀我。必有福應。莊醒。告知村農。村方病疫。皆曰。寧可信其有。糾錢數十千。起三間草屋。塑牛頭而人。身者坐焉。嗣後疫病盡痊。求子者頗效。香火大盛。如是數年。村民周蠻子兒出痘。到廟先具牲牢祀神。再擲卦大吉。周喜許演戲為謝。未數日。兒竟死。周怒曰。我靠兒子耕田養我。兒死不如我死。率其妻持鋤鉏。撞牛頭。碎其身。毀其廟。合村大驚。以為必有奇禍。自此

子

不

語

卷十三

六

寂然。牛頭神亦不知何往。

水定菴牡丹

江寧二尹汪公易堂訪友古北口路。憩水定菴。菴中牡丹盛開。花大如斗。汪近前賞玩。菴僧戒勿折花。花有妖能為禍。汪素剛。笑曰。我本不折花。既云有妖。當折而試之。以手摘之花。左右旋轉。堅如牛筋。竟不能斷。取所佩刀截之。花未斷。而拇指傷。血涔涔下。汪慚且怒。以袍袖裹血。忍痛不言。乃左手粹花頭。而右手以刀截其根。竟斷一枝。歸畜瓶中。夸于人曰。我今日獲花妖矣。將購藥醫手創。細視之。並無刀痕。袍袖上亦無血迹。

烏臺

粵東肇慶府。即古端州。包孝肅舊治也。大堂暖閣後。有黑井。覆以鐵板。為出入所。必經相傳。包公納妖于井。俗有包收盧放馬成湖之謠。謂太守遇盧姓。則妖出。遇馬姓。則井溢也。然千百年來。亦從無此二姓為守者。署東有高樓。號稱烏臺。俗謂包公聽斷妖鬼。皆坐此臺。四面磚石封固。啟則為崇。凡太守履任。必祀以少牢。無敢啟視者。前任安守有管廚人某。酒醉登樓巔。揭瓦窺之。見臺中有三土堆。品字排列。如小墳狀。中間小樹一株。枝青葉綠。此外一無他物。方瞪視間。有黑氣衝起。廚人自樓巔滾跌于地。顛汗交作。僅能言所見。至夕狂叫而死。

越日安公暴染瘋狂鞭撻其妻。竟至身死。又手刃其愛妾。以此落職。獲譴。越兩任後。家弟香亭出守。是郡家信來為言。若此。余聞而大怒。寄信云。此說荒唐可也。若真有其事。則樓神不法甚矣。斷非包公舊迹。弟何不拆而焚之。

見娘堡

順治乙酉。王師破建昌。明益王遁去。長史劉某。吳下人也。逃山中。不知所往。其子夢蕭從吳門赴考。歸。有志尋親。時藩府荒圯。莫可蹤跡。乃禱于盱江張令公祠。夢神書石滌二字與之。醒而徬徨。不知何地。遇一尼告曰。石滌在閩廣之交。阻兵難行。幸有曲徑。七日可達。如其言。歷盡危險。竟至其地。父母依村農姚氏居焉。母子相持而泣。父已死矣。乃持喪奉母而歸。所居村名見娘堡。名已奇矣。尤奇者。長史避難時。攜家譜一冊自隨。戊子歲。其母聞寇聲。聲出自篋中。以為鼠也。啟視無有。閉則復然。一日見緋衣人數輩。冉冉從篋中走出。益大驚。逾時而孝子至此。事載姜西溟文集中。韓尚書焚為之表墓。

鬼糊塗

乾隆三十九年。京師有無賴子韓六。毆傷其父。刑部審明。下獄擬斬。侍郎某以所毆非致命處。意欲減等發落。大司寇秦公奏名分所關。理宜正法。奉旨依議。遣刑部司獄司李懷中

監斬。後三日。鬼附李身。口稱諸大人。業已寬我。而汝來斬我。我死不甘。故來索命。聞者駭然。以為此鬼糊塗。然而李竟不起。

鬼勢利

張八郎有所懽婢。婚後棄之。婢幽怨成疾。臨死曰。我不饒八郎。語畢氣絕。忽又張目曰。八郎運甚旺。不能報仇。我捉八奶奶也是一樣。未二年。八郎夫人竟以產亡。

鬼相思

岳州張某。號鬼三爺。以其行三。為鬼所生故也。父某府學廩生。妻陳氏。有色。忽憑妖。自稱鄖陽小神。白晝現形。與之交接。張雖同牀。無故自離。若有枯其手足者。其家遍請符錄。毫無效驗。三月後。陳氏受胎生子。空中羣鬼啾啾爭來作賀。擲下紙錢無數。張念甚。將到龍虎山求救于天師。忽一日。小神踉蹌來。汗如雨下。語其妻曰。吾幾闖禍。昨夜入汝隣毛家。偷其金盆。被他家所挂鍾馗拔劍相逐。我懼為所傷。不得已急走。將金盆擲在巷西池塘中。脫逃來此。汝速具酒。替我壓驚。次日。妻告張。張往毛府刺探。果失金盆。合家喧吵。將控官捉賊。張止之曰。我有法。替汝取來。作何謝我。毛氏大喜曰。果得金盆。憑君取索。張詭作念咒狀。良久。喚毛氏家人。徑往塘所。命善泅者入水取之。果得金盆。毛延張上座。問以何物作謝。張笑曰。我讀

書人。不受財帛。只須君家收藏書畫。與我一二件足矣。其家盡出所藏。張選取文徵明芙蓉一幅。其家覺謝禮太薄。心抱不安。張乃指壁上所挂鍾馗像曰。賜此畫。湊成兩件何如。毛氏唯唯。張取歸懸空中。小神從此永不再來。但間園中樹上鬼哀哭三日。人稱鬼相思云。

關神世法

康熙癸卯。舉人江閬選某縣令。丁憂歸。將起復時。夢有甲士來自稱周倉。服飾如今廟中所塑。而少年無鬚。手持名帖。上寫治年家弟關某頓首拜。驚醒大笑。以為關帝行此世法。未幾。選山西解梁知縣。往謁武廟。旁塑周倉。果少年無鬚者也。面貌恍如夢中。乃捐俸重修神廟。後竟卒於任所。江公即于九太守之叔。太守為余言。

鄉試彌封

皖江程叔才名思恭。學問博雅。註陳檢討四六得名。以平時好古。不喜文。其師唐赤子太史責之曰。科名進身。非此不可。今歲入場之年。汝宜留意。因強之誦讀。陳諸大家文。程唯唯。終非所好。四書體註等書。臨場並不翻閱。康熙戊戌科。江南首題舉。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次題大哉聖人之道。程三場畢。自言首篇頗得意。唐太史讀之喜曰。頗可望魁。程急取案頭中庸一看。愕然喪氣。喏曰。不中用了。我只道大哉聖人之道。在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之

下故領題出題俱承接此二句。今方知是開首第一句。則通身犯下矣。其不中尚復何言。唐亦為之悼嘆。已而榜發。竟中第五名。唐不解所以得售之故。往見主試。將探問之。主試某故唐公同年。一見笑曰。今年科場中有笑話。兄知否。唐問故曰。皇上有密旨。謂諸生關節都放在破承領題出題三處。今歲將此三處盡行彌封。故有程某文字領題出題全行犯下。竟中五魁。將來磨勘定受參罰。奈何。唐笑而不言。後叔才先生果被吏部磨勘。罰停一科。

兩汪士鉉

順治間徽州汪日衡先生。元旦夢行天榜。會元汪士鉉。先生乃改名應之。竟終身不第。直至康熙某科。汪退谷先生中會元。榜名士鉉。相隔四十餘年。日衡先生死久矣。孫某記乃祖之言。相與嘆造化弄人。亦覺無謂。

雷擊土地

康熙間石埭令汪以炘。素與其友林某交好。後林死。為石埭土地神。每夜間陰陽雖隔。而兩人來往如平生歡。土地私謂汪曰。君家有難。我不敢不告。第告君後。恐我難逃天譴。汪再三問曰。尊堂太夫人。分當雷擊。汪大驚號泣求救。土地曰。此是前生惡劫。我官卑職小。如何能救。汪泣請不已。神曰。只有一法可救。汝速盡孝養之道。凡太夫人平日一飲一饌一帳一衣。務使

十倍其數。浪費而暴餐之。庶幾祿盡則亡。可以善終。雷雖來無益也。汪如其言。其母果不數年而卒。又三年。天雨。雷果至。繞棺照耀。滿房硫磺氣。卒不下。破屋而出。飛擊土地廟。塑像成泥。

張光熊

直隸張光熊。幼而聰俊。年十八。居西樓讀書。家豪富。多婢妾。而父母範之甚嚴。七月七日。感牛郎織女事。望星而坐。妄想此夕可有家婢來窺讀書者否。心乍動。見簾外一美女。側身立。喚之不應。少頃。冉冉至前。視之。非家中婢也。問何姓。曰。姓王。問居何處。曰。君之西隣。晨夕見郎出入。愛郎姿貌。故來相就。張喜。即與同榻。此後每夕必至。有家僮伴宿。女謂張曰。小奴不宜在此。可麾令遠宿。聽喚再至。張遣奴。奴不肯。曰。每夜聞郎君枕席間。妮妮軟語。疑有別故。老主人命奴調護郎君。不敢遠離。張無奈何。以其言告女。女曰。無庸。將自困。是夕。奴未睡。熟被一物攬去。繩縛之。挂西園樹上。奴哀號求郎主救命。女笑曰。伊果知罪。遠避即赦之。如敢漏洩。被老主人知者。將倍令受苦。奴唯唯。即時繩解。奴已在地矣。居年餘。張漸羸瘦。其父問奴。奴稱郎處無他故。而意色漸沮。父愈疑。自至張齋前伺察。聞帳中有婦女聲。踰窗直入。揭帳無人。惟枕角有金簪一枝。山查花一朵。父念北地從無山查花。此必妖魅所致。怒將笞張。張不得已。以實告。父為迎名僧。法官設壇禁咒。女夜間來哭。謂張曰。天機已洩。請從此辭。張

亦哀慟。臨別問曰：尚有相會期乎？曰：二十年後華州相見。從此遂絕。張隨娶陳氏，登進士第，授吳江知縣，推陞華州知州。而陳氏卒。其父在家為續娶王某之女，送至華州官署成婚，却扇之夕，新人容貌宛如書齋伴宿之人。問其年，剛二十歲。或曰：此狐仙感情欲而託生也。語從前事，恰不記憶。

趙氏再婚成怨偶

雍正間，布政司鄭禪寶妻趙氏，有容德，與鄭恩好甚隆。以療疾亡，臨訣誓曰：願生生世世為夫婦。卒之日，旗下劉某家生一女，生而能言，曰：我鄭家妻也。劉父母大驚，以為怪嗣，後遂不復語。八歲過親戚家，路遇鄭家奴騎馬衝其車，怒曰：汝鄭四也。自幼賣身我家，何敢見我不下馬？鄭奴愕然，因訪至劉家，見女父母具道生時之異。女歸見鄭四，因問汝主安否，并詢一切妯娌上下奴婢田宅事，歷歷如繪，有奴所不知，而女悉知者。奴歸白之鄭，鄭亦至劉家，女諦視涕泣絮語良久。時鄂西林相公以為兩世婚姻，亦太平瑞事，勸鄭續娶劉女。十四歲即行合卺之禮。時鄭年六旬，白髮飄蕭，兼有繼室，女嫁年餘，鬱鬱不樂，竟縊死。袁子曰：情極而緣生，緣滿而情又絕，異哉。

童其瀾

紹興童其瀾。乾隆元年進士。官戶部員外。一日。值宿衙門。與同官數人夜飲。忽仰天咤曰。天使到矣。披朝衣再拜俯伏。同官問何天使。童笑曰。人無二天。何問之有。天有勅書一卷。如中書閣誥封。雲中金甲人捧頭上而來。命我作東。便門外花兒開。河神將與諸公別矣。言畢泣下。同官以為得狂易之疾。不甚介意。次早。大司農海望到戶部。童具冠帶。長揖辭官。具白所以。海曰。君讀書君子。辦事明敏。如有病。不妨乞假。何必以神怪惑人。童亦不辨。駕車歸家。不飲不食。將家事料理。三日端坐而逝。東便門外居民。聞連夜呼騶聲。以為有貴官過。就視無有。花兒開。河神廟中道士葉某。夢新河神到任。白晢微鬚。長不逾中人。果童公貌也。

鏡山寺僧

錢塘王孝廉鼎寶。余戊午同年。少聰穎。年十六舉于鄉。三試春官不第。有至戚官都下。留之邸中。偶感微疾。即屏去飲食。日啜涼水數杯。語其戚曰。予前世鏡山寺僧某也。脩持數十年。幾成大道。惟平生見少年登科者。輒心豔之。又華富之慕。未能盡絕。以此尚須兩世墮落。今其一世也。不數日當託生華富家。即順治門外姚姓是也。君之留我。不出都。想亦是定數耶。其戚勸慰之。王曰。去來有定。難以久留。惟父母生我之恩。不能遽割。乃索紙作別父書。大略云。兒不幸客死數千里外。又年壽短促。遺少妻弱息。為堂上累。然兒非父母真子。有弟某。乃

父母之真子也。吾父曾憶某年。在茶肆與鏡山寺某僧飲茶事耶。兒即僧也。時與父談甚洽。心念父忠誠謹厚。何造物者乃不與之後耶。一念之動。遂來為兒。兒婦亦是幼年時。小有善緣。鏡花水月。都是幻聚。何能久處。父幸勿以真兒視兒。速斷愛牽。庶免兒之罪戾。其戚問生姚家當以何日。王曰。予此生無罪過。此滅則彼生。不須輪迴。越三日已刻。索水盥漱畢。跌坐胡床。召其戚歡笑如平時。問曰。午未。曰。正午。曰。是其時也。拱手作別而逝。其戚訪之姚家。果于是日生一子。家業驟馬行有數萬金。

江秀才寄話

婺源江秀才。號慎脩。名永。能製奇器。取猪尿胞置黃豆。以氣吹滿而縛其口。豆浮正中。蓋信地如雞子。黃之說。有願為弟子者。便令先對此胞坐視七日。不厭不倦。方可教也。家中耕田。悉用木牛。行城外。騎一木驢。不食不鳴。人以為妖。笑曰。此武侯成法。不過中用機關耳。非妖也。置一竹筒。中用玻璃為蓋。有輪開之。開則向筒說數千言。言畢即閉。傳千里內。人開筒側耳。其音宛在。如面談也。過千里。則音漸漸散不全矣。忽一日。自投于水。鄉人驚救之。半溺而起。大恨曰。吾今而知數之難逃也。吾二子外遊于楚。今日未時三刻。理應同溺洞庭。吾欲以老身代之。今諸公救我。必無人救二子矣。不半月。凶問果至。此其弟子戴震為余言。

終

子不語卷十四

隨園戲編

勾魂卒

蘇州余姓者。好鬪蟋蟀。每秋暮。攜盆往封門外搜取。薄夜方歸。一日歸晚。城門已閉。余驚駭無計。徘徊路側。見二青衣遠來。履屨索索有聲。向余笑曰。君此時將安歸乎。我家離此不遠。盍宿我家。余喜從之。至則雙扉大啟。室中置舊書數部。磁瓶銅爐各一。余手持蟋蟀十數盆。腹餓甚。映燈而坐。二青衣各持酒脯來。相與對啖。隱隱聞病者呻吟。及衆人喧雜聲。余問故。二人曰。此隣家患病者。勢甚迫故也。未幾。漏下五鼓。二人相與耳語曰。事宜辦矣。出靴中文書一道。謂余曰。請君呵氣紙上。余不解其故。笑而從之。呵畢。二青衣喜以脚踏屋上而舞。長丈餘。皆雞爪也。余大驚。正欲問之。二人不見。壁外哭聲大作。余方知所遇非人。是勾魂鬼也。天明。啟戶欲出。則門外扃鎖甚固。不得出。乃大呼。喪家人驚。開鎖入。以為賊也。爭毆之。余具道所以。且指蟋蟀盆為證。曰。豈有行竊而攜此累墜物者乎。喪家人亦有相識者。始得免。所餐酒脯盤盒。俱喪家物也。竟不知從何處攜入。已身亦不解從何而進。

趙西席

子

不

語

卷十四

山東按察司白映棠家。延一西席姓趙名康友。康熙丁卯孝廉賓主師弟俱各相得。元宵張燈彼此宴飲。散孝廉就寢書齋。次日薄午不起。有小僮戶外窺之。見孝廉頭上插紙花雙枝。兩手反接。口微笑而目斜睜。赤身僵立。僮大驚。喚主人。踰戶入。則已死矣。當胸一圓洞。通于背。大如碗。中無心肝。不知被何物探去。插花反縛。剝衣者。像牲牢之形。以戲之也。

楊四佐領

楊四佐領者。性直而和。年四十餘。忽謂家人曰。昨夜夢金甲人。呼我姓名云。第七殿閻羅王。缺無人補。南嶽神已將汝奏上帝。不日隨班引見。汝速作朝衣朝冠候召。予再三辭。金甲神曰。已經保奏。無可挽回。但喜所保者。連汝共四人。或引見時。上帝不用。則陽壽尚未絕。言畢去。夢兆如此。決非偶然。家中可速製朝衣冠以待。家人聞之。在疑信之間。猶未喚縫人為製衣也。是夕金甲神又來。喏曰。命汝製新衣而緩懈何耶。昨玉旨已降。點汝作閻羅。不必引見矣。楊驚醒。急語家人畢。昏暈而逝。俗例有接煞之說。至期家人從俗行事。有百戶胡姓者。晚來臨奠。過楊所居巷口。見高燈旗幟中。有蟒袍而盛服者。疑為巡城察院。侍立路側。方諦視間。楊在車中大呼曰。胡某毋恐。我陰間到任。少一判官。將仗君助我。胡驚懼。自道親老。不可即死。楊曰。我已奏上帝。事無可商。汝親老吾亦知之。當令我妹夫張某代汝養母。言畢不見。

胡奔至家。深悔臨奠之行。與其母相對悵悵。有叩門者。持銀一封曰。我楊四佐領之妹夫張某也。昨夢閻羅王召去。命以五十金助汝家養膳之費。閻羅所命。不敢有違。故來奉贈。且速駕也。胡自知將死。出外辭親友。越三日卒。

藍頂妖人

揚州商人汪春山家畜梨園。有蘇人朱二官者。色技俱佳。汪使居徐寧門外花園。一日隣人失火。火及園。朱逃出巷。巷西有二美人倚門立。以手招之。朱遂入。二美自稱亦姓汪。春山族妹也。語方濃。一豹裘而藍頂者來云。是二美之父。年五十許。強朱為壻。朱雖心貪女美。而自訴家貧。無以為聘。藍頂者云。無妨。一切費用。我盡任之。朱欲回蘇告父母。藍頂者云。汝歸蘇可也。但吾女貪汝貌而為婚。自知非偶。切勿通知吾姪春山為囑。朱買舟同抵閩門。語其父。父故木匠。亦以娶媳無力為辭。藍頂者助錢二千為婚費。錢皆康熙通寶。朱絲穿。二官攜歸路。遇數捕役。尾之曰。此朱繩穿錢。乃某紳宦家壓箱錢。汝為盜驗矣。將擒送官。二官告以故。一市之人聚觀以為怪。且曰。必見藍頂者纔釋汝。二官云。吾岳翁以錢與我。原約今日為婚。少頃新人花轎至矣。君等同之。眾以為然。果遠遠聞鼓樂聲。四人皆紅半臂。昇花轎至。眾人開而往。揭簾。一青面獠牙者坐焉。眾大駭。并役亦奔散。二官得脫于禍。急歸家。則藍頂者高

坐堂中罵曰。吾戒汝勿洩。而汝竟告衆人。且聚而捕我。何昧良若是。呼杖杖之。二女為哀求免。成婚匝月。偕還揚州。又歲餘。二女置酒謂二官曰。緣盡矣。請即還鄉。二官不肯。泣。二女亦泣。如是者數日。藍頂者忽來驅逼其女。二官攀衣不放。藍頂者怒。以手撮二官向空中擲之。冥然墜地。及醒。已在虎邱後山。

蒙化太守

無錫曹五輯。為雲南蒙化太守。其子某。庚午舉人。江蘇巡撫莊滋圖之門生。乾隆二十一年。無錫大疫。華劍光之子某。素好行善。出古畫數幅。託孝廉售之。囑曰。得八百金。為本邑埋葬死人之費。曹帶往蘇州。以書呈莊公。莊念曹本義舉。畫亦佳。竟與八百金。曹歸以八十金付華。曰。價只此。華無奈何。勉力補湊。得數棺。為瘞其暴骨者。餘棺猶有待也。未幾。孝廉病卒。太守哀悼不已。焚牒于東嶽神。自稱居官清正。子無罪。不宜得此報歸。而假寐見青衣人持東嶽神帖請往。至大殿外。神迎于階下。曰。公見青良是。但爾子近為不肖之行。屯人之膏。令千百人骨暴原野。公不信。可歸至爾子書齋。啟笥視之言畢。命人擁一囚至。枷鎖銀鐐。即其子也。太守抱之哭。驚醒。急往其子書齋。啟笥。尚餘七百餘金。詢其僕。方知鬻畫匿價之事。其子媳亦未知也。太守自此哀子之思。為之少衰。

店主還債

甘泉縣役鄒姓者。月夜過西門大街。夜已三鼓。路無行人。鄒見槐樹下小屋。門開。一女倚門。立。鄒偽吃烟。取火者就之。女勿避。鄒喜。攜女入屋。坐凳上。密談良久。約以次日復往。明早伺之槐樹下。並無居人。一厝棺小屋也。從窗外窺。條凳宛然。凳上灰痕有兩人並坐形迹。心知鬼迷。意忽忽不樂。一日早起。謂其妻曰。有人欠我銀七兩二錢。我將往索。已而不反。次日聞街前轟轟云。某茶館有人飲茶暴卒。館主人報官。驗無他故。飭店主買棺殮之。招屍親識認。妻聞往視。果其夫也。問主人棺價。適符七兩二錢之數。

許氏女報奶娘仇

杭州許某業鹽。家生女纔四十日。忽遍身紅腫而死。五日後附魂於小婢。口稱我為你家女兒。命不該死。實因奶娘不好。自家貪睡。將我放在大廳階簷下。全不照管。被左隣開喪人家煞神走過。觸犯致死。我今要向奶娘討命。許氏爺娘聞之悲泣。告以奶娘乃海鹽人。自汝死後。彼已去矣。從何處往報耶。女云。取身契看。便知住處。如其言。乃注視良久。曰。勿勞爺娘。我自會往報。但燒紙船一隻與我。許家燒與之。婢蹶然起矣。嗣後奶娘存亡。亦不復往問。

盡

雲南人家畜蠱。蠱能糞金銀以獲利。每晚即放蠱出。火光如電。東西散流。聚衆噪之。可令墮地。或蛇或蝦蟆類亦不一。人家爭藏。小兒慮為所食。養蠱者別為密室。命婦人喂之。一見男子便敗。蓋純陰所聚也。食男子者糞金。食女子者糞銀。此雲南總兵華封為予言之。

酖人取香火

杭州道士廖明募錢立聖帝廟塑像開光之日。鄉城易婦蜂集。拈香。忽一無賴來。昂然坐聖帝旁。指像侮慢之。衆人苦禁。道士曰。不必聽其所為。當必有報。須臾無賴仆地。呼腹痛。盤滾不已。遂死。七竅血流。衆大駭。以為聖帝威靈。香火大盛。道士以之致富。逾年其黨分財不勻。出首。去年無賴之慢神。乃道士賄之。教其如此。其死乃道士先以毒酒飲之。而無賴不知也。有司掘驗其骨。果青黑色。遂誅道士。而聖帝香火亦衰。

科場二則

江西周學士力堂。癸卯鄉試題是學而優則仕一節。文思幽奧。房考張某不能句讀。怒而批抹之。置孫山外。晚間各房考歸寢。張忽嚙語不止。自披其頰曰。如此佳文而汝不知。尚泰然作房考乎。自罵自擊不止。家人以為中風。急請衆房考來檢視之。得所抹周卷讀之。俱不甚解。乃曰。試薦之何如。大主考為禮部侍郎任公蘭枝。閱而驚曰。此奇文。通場所無。可以冠多。

士也會副主考德公閱文倦假寐几上伺其醒告之德公問何字號曰男字第三號德曰不必閱文竟定解元可也任問故曰我寢方酣忽見金甲神向我賀曰汝第三兒子中解元矣今得男字三號之卷豈非其驗耶言畢閱文亦大加嘆賞遂定此科第一榜填後衆問周本房某夢中嚙語之故茫然不知周後為福建巡撫總督南河。

雍正丙午江南鄉試其時聘各近省甲科司分校事皆少年英俊有張壘者科分既久自居前輩性尤迂滯每晚必焚香祝天曰壘年衰學荒慮不稱閱文之任恐試卷中有佳文及其祖宗有陰德者求神明暗中提撕衆房考笑其癡相與戲弄之折一細竿伺其燈下閱卷有所棄擲則於窗紙外穿入挑其冠如是者三張大驚以為鬼神果相詔也即具衣冠向空拜又祝曰某卷文實不佳而神明提我想必有陰德之故如果然者求神明再如前指示我衆房考愈笑之俟其將棄此卷復挑以竿張不復再開直捧此卷上堂而兩主司已就寢矣乃扣門求見告以深夜神明提醒之故大主考沈公近思閱其卷曰此文甚佳取中有餘君何必神道設教耶衆房考噤口不敢言及榜發見此卷已在榜中各譁然笑告張曰我輩弄君張正色曰此非我為君等所弄乃君等為鬼神所弄耳衆亦折服

狸稱表兄

六合老梅菴多狸。夜出迷人。在窗外必呼人字。稱曰表兄。人相戒不答。則彼自去。有夏姓少年。讀書菴中。月夜聞呼。疑為人也。開窗答之。見一婦人招手。而貌頗粗惡。意欲相拒。竟被擁抱入室。扯脫下衣。大吸其勢。精盡乃去。據云其力甚大。不能自主。且毛孔腥臊。所經之處。皆有餘臭。經月始散。

陸大司馬墳

杭州陸大司馬家。方卜葬時。其子某聽形家言。以千金買清波門外地。初下窆時。啟得一棺。形製甚偉。衆戚友咸勸。毋動舊棺。別穿一穴。陸不可曰。我以重價買地。彼何人敢占我耶。掘而棄之。是夕陸得病。自批其頰。口稱葛老太太云。汝奪我安宅。以而父為尚書郎。我兒子亦前明侍郎也。問為誰。曰葛寅亮。于誼為鄉親。于科名為前輩。整汝父拋我骨。汝父安手。陸大司馬夫人率全家泣請。延僧齋醮。燒紙錢十萬。葛太太似有允意。忽又作侍郎公語云。傷我母墳。不可道也。少頃又作族祖梯霞先生口吻。從中說情。侍郎終不允。卒索其命去。當鬼祟時。陸有戚舒十九者。新館選翰林歸。在旁勸曰。陸某以價買墳。何名為奪。鬼在陸口罵曰。後生小子。新得一官。敢來僥言。恐自身難保耳。陸亡後月餘。舒亦亡。

鬼受禁

上虞令邢某與妻素不睦。因角口批其頰。妻怒自縊。三日後見形為祟。伺邢與妾卧。便吹冷風揭帳。或滅其燈。邢怒請道士持咒作法。攝鬼於東廂。而以符封之。加官印焉。鬼竟不至。亡何。邢調知錢塘。後任上虞者來開廂房。鬼得出。遂附一小婢身。作祟如故。後任官呼鬼語曰。夫人與邢公有仇。與小婢無涉。何故害之。鬼曰。非敢害了。鬟我借附他身。以便求公問何求。曰。送我到錢塘。邢某處。曰。夫人何不自行。曰。我枉死之鬼。沿路有河神攔截。非公用印文關遞不可。并求簽兩差押送。問差何人。曰。陳貴勝。盛二人者。皆已故役也。後任官如其言。焚批文解送之。邢公方在寢室晚膳。其妾忽倒於地。大呼曰。汝太無良。汝逼我死。乃禁我於東廂受飢餓耶。我今已歸來。不與汝干休。自此錢塘署中。日夜不寧。邢不得已再請道士作法。加符用印封。移錢塘獄中。鬼臨去呼曰。汝太喪心。前封我於東廂。猶是房舍。今我何罪。而置我於獄乎。我有以報汝矣。未逾月。獄有重犯自縊死。邢因此被劾罷官。大懼。誓將削髮為僧。雲遊天下。同寅官有捐貲助其衣鉢者。未及行而病卒。

狐鬼入腹

李鶴峯侍郎之子鵠。字醫山。辛巳翰林能詩。文兼好宋儒理學。燈下讀書。忽兩女子絕美來與戲狎。李不為動。少頃。李晚膳畢。忽腹中呼曰。我附魂茄子上。汝啖茄即啖我也。我已居汝

腹中。汝復何逃。即燈下女子聲。李自此兩目惶然。若迷若痴。或以手自批其頰。或大雨。首頂一石。跪雨中。衣裳淋漓。不敢入內。或對人膜拜。拉之不起。面色黃瘦。日漸不支。鬼常借李君手。作字與人酬答。其同年蔣君士銓往視之。問汝貌甚佳。何不來誘我。而必從李君耶。李手書二字曰。無緣。蔣又問。汝絕世佳人。何為居腹中污穢之地。李手書二字罵曰。下足。時江西巡撫吳公。與侍郎善。乃招李往。為延張天師設壇於滕王閣齋三日。誦呪三日。其法官懸牌曰。三月十五日。拏妖。臨期觀者如堵。天師上坐。法官旁坐。令李跪。張其口向法師。法師申兩指入其口。撮而擲之。一小狐如猫。從口中出。呼曰。我為姊探信。不料被擒。姊慎毋出。腹中應聲曰。唯。方知腹中尚有一妖。天師封符於罈。投之大江。李微覺神清。而腹中嘆息之聲大作。曰。我與汝有宿世冤。因尋汝不著。故拉仙姑同來。不料反為彼禍。使我心轉不安。我愈不饒汝矣。言畢。腹痛不止。天師問法官李翰林可救乎。法官取鏡照其腹。曰。此是翰林前生冤鬼。非妖也。法錄不能治。天師以告中丞。中丞亦無奈何。仍送李還家養病。遂卒。

怪詐人父

李玉雙孝廉家。有婢名春雲。頗有姿。年十五。李欲納為妾。與其妻有成說矣。春雲白日見瓦上一男子下。擁其髻而嗅之。曰。汝髮甚香。當大賁宜從我。勿從主人。主人處館窮儒。雖中舉不

過一教官終耳。你向主人言。命其讓我。且供我酒饌。我便替汝家。玉雙聞之大怒。然亦無如何。是夜怪竟來與婢配合。婢求主人具酒饌。如其言。則日夜安寧。否則飛磚擲瓦之禍畢作。玉雙不得已與人謀。將此屋招人承買。玉雙館於望仙橋施氏。不常在家。一日者商人孫耕丈來看屋。敲門。有蒼鬚老翁。衣灰鼠袍出迎。搖手曰。此屋是我祖遺。並未出賣。勿聽小兒玉雙妄語。私相授受。將來要受訟累。孫大駭。走告玉雙。責以父在。子不得自專。玉雙曰。先君亡已十餘年。家中並無此翁。乃知為怪所擲。揄冒認為父。彼此大笑。自後人知屋有怪。屢賣不成。玉雙乃命婢父母領女還家。勿索身價。婢剪面剪髮。誓不肯歸。其母慮為怪所害。以繩縛之。細載還家。另嫁一士人。怪竟不來。

皂莢下二鬼

丹陽南門外呂姓者。有皂莢園。取利甚大。每結實時。呂氏父子守之。防有偷者。一夕月下。其父坐石上看樹。樹下有蓬髮髻鬚然。從土中出。懼而不視。呼其子往曳之。有紅衣女子闖然起。父驚仆地。其子狂奔入室。女追之至大門。忽僵立不動。一足在門外。一足在門內。子大呼。家人持刀杖齊集。畏其冷氣射人。俱不敢近。女子從容起行。偃身入牀下。遂不見。其子持薑湯灌醒其父。扶以歸。招鄰人共掘牀下。果一朱棺。中有紅衣女尸。如夜所見。嗣後父子不敢

看園守樹矣。逾三日。皂莢樹下。又有仆於地者。呂氏子亦灌醒之。問其由來。曰。我西鄰也。見君家皂莢甚多。無人看守。故來偷竊。不意見樹下有無頭人。以手招我。故駭而仆地。其子又集人掘之。得黑棺埋一無頭尸。皆僵不腐。聚而焚之。其怪遂絕。

中山王

江寧布政司署。為徐中山王故府。中有寧安殿。供奉中山王像。一几一椅。灰高數寸。例不敢拭。拭者有災。帳幙桌幃。俱以黃綾為之。乾隆四十年。方伯某上任之日。即往行香。心念中山王爵雖貴。亦人臣也。帷幔黃色。似乎太僭。命以紅綾易之。是夕。火光照耀。急往視之。則一帳一帷。俱已焚盡。而几案絲毫無傷。細查並無引火之物。於是悚然怖懼。仍以黃色綾易之。

狀元不能拔貢

狀元黃軒。自言作秀才時。屢試高等。乙酉年。上江學使梁瑤峯愛其才。以拔貢許之。臨試之日。頭暈目眩。握筆一字不能下。梁不得已。以休寧縣生員吳鶴齡代之。及榜出。後病乃霍然。從此灰心於功名。自望得一縣佐。州判官心足矣。後三年。竟連捷。以至廷試第一。而吳鶴齡遠館漂水。以傷寒病終。終於貢生。

謹權量

方敏懇公署直隸按察使時。饒陽民婦侯蕭氏。拒姦被殺。有周秋者。迹可疑而狡詐。不肯吐實。懸案二載。公閱案牘。盡三鼓坐而假寐。夢一人持素紙。下寬上窄。缺左角。中有方孔。孔下有謹權量三字。寤後細思。周字下寬左缺。而謹權量三字。皆土字在下。移土之文於方孔之上。則成周字。且月令謹權量三字。乃秋政也。兇人為周秋無疑矣。一訊而服。此事載公行狀中。

拘忌

塞侍郎某。性多拘忌。每遇人談有死喪二字。必作嘔噦。以唾散之。路逢殯柩。則急往親友家。解下衣帽撲散數次。以為將晦氣撒在人家。與己無與矣。又薛生白。常往李侍郎家看病。清晨往。待至日午始出。侍郎以面向內。以背向外。兩公子扶之而行。坐定診脈。口答病源。終不回顧。薛大駭。疑其面有惡疾。故不向客。問其家人。家人云。主人貌甚豐滿。並無惡疾。所以然者。以某日喜神方在東。故不肯背之而出。又是日辰已有衝。故必正午方出耳。

奇術

康熙間。成其範。善風角。三藩之變。成為中書。凡千里外用兵之事。日有所奏。皆奇驗。以此官至理藩院侍郎。常赴席東華門。張參領家。已坐定矣。忽脫冠帶。置几上。謂主人曰。我腹痛。將

如廁出門呼其與夫飛奔而歸。與夫問故。搖手曰：我與汝三人皆此日劫數中人。我不敢不到。故留衣冠以厭之言未畢。東華門火藥局火發。延燒數十家。張參領家已為灰燼。又有計小堂者。以妖言惑衆。充發黑龍江。至旅店中。飯桌仄小。差三人不能同坐。小堂以手扯之。頃刻。桌長三尺。差役曰：汝以此得罪。尚不悛改。而作此狡獪乎。小堂怒而起。拉其所乘馬送入牆內。僅留一尾。在外搖擺。差哀求乃拔其尾而出之。至配所。與某將軍交善。一日忽來泣曰：緣盡矣。不知何時再見。揮手作別。將軍留之不可。但見小堂冉冉升空而去。將軍速到彼帳中訪之。則已死矣。

狐仙自縊

金陵評事街張姓。屋西書樓三間。相傳有縊死鬼。人不敢居。封鎖甚密。一日有少年書生盛衣冠而來求寓其家。張辭以家無空屋。書生慍曰：汝不借我。我自來居。日後冒犯無悔。張聞其言。知為狐仙。詭云：西邊書房三間。可以奉借。因此房有鬼。私心欲狐仙居。為之驅除。然口不言其故。書生喜揖謝而去。次日門樓中有笑語聲。連日不斷。張知狐仙已來。日具雞酒供之。未半月。樓上寂然無聲。張疑狐仙已去。將重封鎖其門。上樓視之。有黃色狐自縊於梁上。

高白雲

四川高白雲先生名辰。辛未翰林。長于天文占驗之學。嘗就館于岳大將軍家。軍幕縣觀星。象知山東氛惡已。而果有王倫之事。未遇時。請乩仙問終身。仙贈詩云。少時志業蛟潛壑。老去功名鳳峙岡。先生不解。後由祠部主事。陞鳳陽府同知。未到任卒。其子扶櫬來江寧。厝于儀鳳門外。方悟乩仙第二句之應。

梁觀察夢應

廣東梁兆榜觀察。其族某素奉佛。妻有娠。夢觀音大士謂曰。汝生子可名兆榜。將來是三甲第八名進士。驚醒果生一男。夫婦甚喜。以兆榜名之。即為捐監以待入場。及年長。頑蠢異常。不能識字。留監照無用。乃以與族姪使下場。即觀察也。果庚午辛未連捷會試。出侍郎雙公門。將殿試時。雙公欲為送表聯於讀卷官。觀察辭曰。門生先有夢兆已定。為三甲第八名進士。殿試前列。似難以人謀也。雙公笑而不信。殿試榜發。竟得二甲六十八名。雙公愈笑其誕。觀察亦疑夢之不足憑矣。是科進呈十卷第一名。為某相國之子。上改拔杭州吳鴻為狀元。嫌二甲八十名太多。命分二十卷。置三甲。於是梁公仍為三甲第八名進士。雙公嘆曰。易稱聖人先天而天不違。斯言信矣。

大胞人

子不語

壬辰二月間余過江寧縣前見道旁爬一男子年四十餘有鬚身面縮小背負一肉山高過於頂黃脹膨亨不知何物細視之有小竅而陰毛圍之方知是腎囊也囊高大兩倍於其身而拖曳以行竟不死乞食於途

錢文敏公夢辛稼軒而生

錢文敏公維城初名辛來以其尊人夢辛稼軒而生公故也改名後乃字稼軒以存夢識乙丑科前四月夢行天榜狀元李某已為探花榜眼不著姓名後榜發公為狀元而李某竟在二甲以知縣用亦不可解

鬼入人腹

焦孝廉妻金氏門有算命瞽者過召而試之瞽者為言往事甚驗乃贈以錢米而去是夜金氏腹中有人語曰我師父去矣我借娘子腹中且住幾日金家疑是樟柳神問是靈哥兒否曰我非靈哥乃靈姐也師父命我居汝腹中為祟嚇取財帛言畢即捻其腸肺痛不可忍焦乃百計尋覓前瞽者數日後遇諸途擁而至室許除患後謝以百金瞽者允諾呼曰二姑速出如是者再內應曰二姑不出矣二姑前生姓張為其家妾被其妻某凌虐死某轉生為金氏我之所以投身師父作樟柳神者正為報此仇故也今既入其腹中不取其命不出瞽者

大驚曰。既是宿孽。我不能救。遂逃去。焦懸符拜斗。終于無益。每一醫至。腹中人曰。此庸醫也。藥亦無益。且聽入喉。或曰。此良醫也。藥恐治我。我便扼其喉。藥吐而後已。又曰。汝等軟求我。尚可。若用法律治我。我先嚙其心肺。嗣後每聞招僧延道。金氏便如萬刃刺心。滾地哀號。且曰。汝受我如此煎熬。而不自尋一死。何看性命太重耶。焦故彭芸楣侍郎門生。彭聞之。欲入奏誅瞽者。焦不欲聲揚。求寢其事。金氏奄奄垂斃。此乾隆四十六年夏間事。

牛僵尸

江寧銅井村人畜一牝牛。十餘年生犢。凡二十八口。主人頗得其利。牛老不能耕。宰牛者咸請買之。主人不忍。遣童喂養。俟其自斃。乃掩埋土中。是夜聞門外有擊撞聲。如是者連夕。初不意即此牛。月餘為祟更甚。聞吼聲蹄響。於是一村之人皆疑此牛作怪。掘驗之。牛尸不壞。兩目閃閃如生。四蹄爪皆有稻芒。似夜間破土而出者。主人大怒。取刀斷其四蹄。並剖其腹。以糞穢沃諸之。嗣後寂然。再啟土視之。牛朽腐矣。

袁州府署大樹

江西袁州府署後園有大樹高十餘丈。每夜有兩紅燈懸其巔。或近視之。必有泥沙拋擲。春夏則蜈蚣蛇蠍下焉。人以故不敢狎。乾隆年間有敏姓者來為太守。惡其為妖。召匠數人。

持刀斧伐樹。賓僚妻子無不諫者。太守不為動。自坐胡床督匠伐樹。樹上飛下白紙一張。上有字數行。墜太守懷中。太守視之色變而起。趣揮匠散。至今大樹猶存。然終不知紙上作何語。太守亦終不為人言。

燧人鑽火樹

四川苗洞中。人跡不到處。古木萬株。有首尾闊數十圍。高千丈者。邛州楊某為採貢木。故親詣其地。相度羣樹。有極大楠木一株。枝葉結成龍鳳之形。將施斧鋸。忽風雷大作。冰礮齊下。匠人懼而停工。其夜刺史夢一古衣冠人來拱手語曰。我燧人。皇帝鑽火樹也。當天地開闢。後三皇遞興。一萬餘年。天下只有水並無火。五行不全。我憐君民生食。故捨身度世。教燧人。皇帝鑽木出火。以作大烹。先從根上起鑽。至今灼痕猶可驗也。有此大功。君其忍鋸我乎。刺史曰。神言甚是。但神有功。亦有過。神問何也。曰。凡食生物者。腸胃無烟火氣。故疾病不生。且有長年之壽。自水火既濟之後。小則瘡痔。大則痰壅。皆火氣熏蒸而成。然後神農黃帝嘗百草。施醫藥以相救。可見燧人皇帝以前。民皆無病可治。自火食後。從此生民年壽短矣。且下官奉文採辦。不得大木。不能消差。奈何。神曰。君言亦有理。我與天地同生。讓我與天地同盡。我有曾孫樹三株。大蔽十牛。儘可合用消差。但兩株性恭順。祭之便可運斤。其一株性崛強。

須我諭之。纔肯受伐。次日如其言。設祭施錫。果都平順。及運至川河。忽風浪大作。一木沉水中。萬夫曳之卒不起。

鬼怕冷淡

揚州羅兩峯。自言能見鬼。每日落。則滿路皆鬼。富貴家尤多。大概比人短數尺。面目不甚可辨。但見黑氣數段。旁行斜立。呢呢絮絮。喜氣暖人。旺處則聚而居。如逐水草者然。揚子雲曰。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言殊有理。鬼逢牆壁窗板。皆直穿而過。不覺有礙。與人兩不相關。亦全無所妨。一見面目。則是報冤作祟者矣。貧苦寥落之家。鬼往來者甚少。以其氣衰地寒。鬼亦不能甘此冷淡故也。諺云。窮得鬼不上門。信矣。

鬼避人如人避烟

兩峯云。鬼避人如人之避烟。以其氣可厭而避之。並不知其為人而避之也。然往往被急走之人。橫衝而過。則散為數段。須團湊一熱茶時。方能完全一鬼。其光景似頗喫力。

賣蒜叟

南陽縣有楊二相公者。精于拳勇。能以兩肩負糧船而起。旗丁數百。以篙刺之。篙所觸處。寸折裂。以此名重一時。率其徒行教常州。每至演武場。傳授槍棒。觀者如堵。忽一日。有賣蒜

子不

語

卷十四

十

史龍鍾偃偻咳嗽不絕聲。旁睨而揶揄之。衆大駭。走告楊。楊大怒。招史至前。以拳打磚牆。墮入尺許。傲之曰。史能如是乎。史曰。君能打牆。不能打人。楊愈怒。罵曰。老奴能受我打乎。打死勿怨。史笑曰。老人垂死之年。能以一死成君之名。死亦何怨。乃廣約衆人。寫立誓券。令楊養息三日。老人自縛于樹。解衣露腹。楊故取勢于十步外。奮拳擊之。老人寂然無聲。但見楊雙膝跪地。叩頭曰。晚生知罪了。拔其拳已夾入老人腹中。堅不可出。哀求良久。老人鼓腹縱之。已跌出一石橋外矣。老人徐徐負薪而歸。卒不肯告人姓氏。

借棺為車

紹興張元公。在閭門開布行。聘夥計孫某者。陝人也。性誠謹而勤。所經算無不利。市三倍。以故賓主相得。三五年中。為張致家資十萬。屢乞歸家。張堅留不許。孫怒曰。假如我死。亦不放我歸乎。張笑曰。果死。必親送君歸。三千里。我不辭勞。又一年。孫果病篤。張至床前。問身後事。曰。我家在陝西長安縣鐘樓之旁。有二子在家。如念我前情。可將我靈柩寄歸付之。隨即氣絕。張大哭。深悔從前苦留之虐。又自念十萬家資。皆出渠幫助之力。何可食言不送。乃具賻儀千金。親送棺至長安。叩其門。開。長子出見。告以尊翁病故原委。為之泣下。而其子夷然。但喚家人云。命柩既歸。可安置廳旁。既無哀容。亦不易服。張駭絕無言。少頃。次子出見。向張致

謝數語。亦揚揚如平常。張以為此二子殆非人類。豈以孫某如此好人。而生禽獸之二子乎。正驚嘆間。聞其母在內呼曰。行主遠來。得無饑乎。我酒饌已備。惜無人陪。奈何。兩子曰。行主張先生父執也。卑幼不敢陪侍。其母曰。然則非汝死父不可。命二子肆筵設席而已。持大斧出劈棺。罵曰。業已到家。何必裝痴作態。死者大笑。掀棺而起。向張拜謝曰。君真古人也。送我歸。死。不食言。張問何作此狡獪。曰。我不死。君肯放我歸乎。且車馬勞頓。不如卧棺中之安逸耳。張曰。君病既愈。盍再同往蘇州。曰。君命中財止十萬。我雖再來。不能有所增益。留張宿三日而別。終不知孫為何許人也。

孫伊仲

常州孫文介公。元孫伊仲。赴江陰應試。舟泊于野。天將夕矣。路見古衣冠者。問何去。曰。應試。其人吃曰。功名富貴。可襲取乎。水源木本。可終絕乎。此之不知。應試何為。言畢不見。伊仲恍惚如夢。歸至舟中。欲不應試。同人勸行。不得已。仍至江陰。患瘧甚劇。莽熱時。見古衣冠者。又來曰。爾無父。我無子。風雨霜露。哀哉傷心。伊仲悚然。即買舟南歸。以此言告本族。方知文介公本無子嗣。其宗人為子。後其家子孫皆嗣子所出。而嗣子之墓。久不可考矣。趙恭毅公孫刑部郎中某。代訪得消息。墓為沈氏所佔。乃為助錢。議贖還之。此乾隆四十三年事。

子不語卷十四終

子不語卷十五

隨園戲編

姚端恪公遇劍仙

國初桐城姚端恪公為司寇時。有山西某以謀殺案將定罪。某以十萬金賂公弟文燕求寬。文燕允之。而憚公方正不敢向公言。希冀得寬。將私取之一夕者。公於燈下判案。忽梁上男子持匕首下。公問汝刺客耶。來何為。曰為山西某來。公曰某法不當寬。如欲寬某。則國法大壞。我無顏立於朝矣。不如死指其頸曰。取。客曰公不可。何為。公弟受金曰。我不知。曰某亦料公之不知也。騰身而出。但聞屋瓦上如風掃葉之聲。時文燕方出京赴知州任。公急遣人告之。到德州已喪首於車中矣。據家人云。主人在店早飯畢。上車行數里。忽大呼好冷風。我輩急送綿衣往視。頭不見。但血淋漓而已。端恪題刑部白雲亭云。常覺胸中生意滿。須知世上苦人多。

吳髯

揚州吳髯行九。鹽賈子也。年二十。將往廣東某藩司署中贅娶。舟至滕王閣下。白晝見一女與公差來舟中。云尋君三世。今日得見面矣。吳髯茫然不知所來。家人知為冤鬼。日以苦累

打其見處無益也。從此吳髯言語與平時迥異。由江西以及廣東二鬼皆不去。入贅之日。女鬼忽入洞房。索其坐位。與新人爭上下。惟新人與吳髯聞其聲云。我本漢陽孀婦。與吳狎昵。遂訂婚姻。以所畜萬金。與至蘇州買屋。開張布字號。訂明月日來漢陽迎娶。不意吳挾金去。五年竟無消息。我因自經死。到黃泉。哭訴漢陽城隍移查。蘇州城隍回批云。此人已生湖南。尋至湖南新城隍。又查明已生揚州。及至揚州。而吳又來廣東。追至江西。始得相逢。今日婚姻之事。我不能阻。但須同享榮華等語。新人大駭。白之藩臺。不得已。竟虛其位待之。始得安然。鬼差口索杯箸求食。乃另設席相待。閱一月。吳髯告歸。買舟回揚。鬼亦索與甚迫。欲隨其輿以登舟。揚州士人早知此事而不信。于吳髯抵揚之日。填街塞巷。以待其歸。見其四輿入城。前果二空輿。肩輿者亦覺其若有人坐。一時好事者。作再生緣傳奇。閱半月。吳髯妻與女鬼約。脩道場七日。焚冥鏹于瓊花觀中。勸之去。女鬼欣然諾之。其時鬼差已去。道場中設女魂牌于殿之西側。每日吳髯妻設席親祭。至第七日大雨。遣家人往供。家人失足跌于路。即供以泥污之饌。鬼大嚷不止。吳髯責其家人。而髯妻又約以九日道場圓滿之故。女鬼向髯妻稱謝。謂吳髯曰。後十年來再索汝命。我且暫去。髯懼。捨身為城隍役。至期則白日睡去。至今揚之人皆知吳九鬚子為活勾差。

麻林

長隨麻林。與李二交好。李以貧死。而林家資頗厚。一夕夢李登其牀。責之曰。我與汝平日兩弟兄。頗莫逆。今我死無子孫。汝不以一豚蹄見祭我墳。何忍心也。林唯唯許諾。李起身出戶。而林猶覺胸腹上有物相壓者。疑李魂未散。急起視之。乃一小猪壓被上。尿矢淋漓。方知李魂附猪而來也。心大省悟。即縛小猪賣之。得二千文。為備酒肉。親至其墳祭之。

鶴靜先生

厲樊榭未第時。與周穆門諸人好請乩仙。一日有仙人降盤書曰。我鶴靜先生也。平生好吟。故來結吟社之懽。諸君小事問我。我有知必告。大事不必問我。雖知亦不敢告。嗣後凡杭城祈晴禱雨。止瘧斷痢等事。問之必書。日期開藥方。皆驗。其他休咎。則筆卧不動。每日祈請。但書鶴靜先生四字。向空焚之。仙輒下降。有所唱和。詩尤清麗。和雁字至六十首。如是一年。樊榭移門。請與相見。拒而不許。諸人再四懇求。曰。明日下午。在孤山放鶴亭相候。諸公臨期。放舟伺之。至日晨無所見。疑其相誑。各欲起行。忽空中長嘯一聲。陰風四起。見偉丈夫。鬚長數尺。紗帽紅袍。以長帛自挂于石牌樓上。一閃而逝。疑是前朝忠臣殉節者也。自此乩盤再請。亦不至矣。惜未問其姓名。

門戶無故自開

孫叶飛先生。掌教雲南五華書院。正月十三夜。院門無故自開。樞限皆脫。以為大奇。次日城中轟傳。家家門戶。昨晚皆無故自開。不知是何妖異。伺之月餘。大小平安了無他故。

黃陵元鶴

陝西黃帝陵。向有兩元鶴。相傳為上古之鳥。朔望飛鳴。居人可望不可即。乾隆初年。又有二小鶴同飛。羽色亦黑。一日。忽空中飛下大鵬。以翅撲小鶴。幾為所傷。老鶴知之。雙來啄鵬。格鬪良久。雲雷交至。鵬死崖石上。其大可覆數畝。土人取其翅。當作屋瓦。蔭庇數百家。

土地迎舉人

休寧吳衡。浙江商籍生員。乾隆乙酉。鄉試榜發前一日。其家老僕。夜卧忽醒。喜曰。相公中矣。問何以知之。曰。老僕夜夢過土地祠。見土地神駕車將出。自鎖其門。告我曰。向例省中有中式者。土地例當迎接。我現充此差。故將啟行。汝主人即我所迎也。吳聞之心雖喜。終不信。已而榜發。果中第十六名。

孫烈婦

歙縣紹村張長壽妻孫氏。父某。工武藝。孫自幼從父學。年及笄。歸長壽。長壽家貧。娶婦彌月。

即客浙西。有賊數人。窺婦年少。夜往撬其門。將行不良。婦左手執燭。右手持挺。與賊鬪。賊被創仆地而逃。又一年。長壽病死。婦從容執喪。既塋。閉戶自縊。隣人以婦強死。懼其為祟。集僧作佛事超度之。夜將半。僧方誦經。見婦坐堂上。叱曰。我死于正命。並非不當死。而死者何須汝輩禿奴來此多事。僧皆驚散。後村有婦某。與人有私。將弑夫者。忽病狂呼曰。孫烈婦在此。責我不敢。不敢。嗣後合村奉孫如神。

小笑

黔北王氏婦。夢美女子。認已為男子。而與之合。曰。我番禺陳家婢小笑也。子前身為僕。與我有約。而事露。我憂鬱死。愛緣未盡。故來續歡。婦醒。即病顛。屏夫獨居。時自言笑。皆男子褻語。忘已之為女身也。久之。小笑白晝現形。家人百計驅之。莫能遣。會隣舍不戒于火。小笑呼告王氏。得免于難。王家德之。聽其安居。年餘。一夕。謂婦曰。我緣已盡。且得轉生矣。抱婦大哭。稱與哥哥永訣。婦顛病即已。後竟無他。

鬼寶塔

杭人有邱老者。販布營生。一日。取賬回投宿店家。店中人滿前路荒涼。更無止所。與店主商量。主人云。老客胆大否。某後牆外有骰子房數間。日久無人歇宿。恐藏邪祟。未敢相邀。邱老

曰。吾計半生所行。不下數萬里。何懼鬼為。於是主人執燭。偕邱老穿室內。行至後牆外。視之。空地一方。約可四五畝。貼牆矮屋數間。頗潔淨。邱老進內。見桌椅牀帳俱全。甚喜。主人辭出。邱老以天熱。坐戶外算賬。是夕。淡月朦朧。恍惚間。似前面有人影閃過。邱疑賊至。注目視之。忽又一影閃過。須臾。連見十二影往來無定。如蝴蝶穿花。不可捉摸。定睛熟視。皆美婦也。邱老曰。人之所以畏鬼者。鬼有惡狀故也。今豔冶如斯。吾即以美人視鬼可矣。遂端坐。看其作何景狀。未幾。二鬼踞其足下。一鬼登其肩。九鬼接踵以登。而一鬼飄然據其頂。若戲場所。謂搭寶塔者然。又未幾。各執大圈。齊套頸上。頭髮俱披。舌長尺餘。邱老笑曰。美則過于美。惡則過于惡。情形反覆。極似目下人情世態。看汝輩到底作何歸結耳。言畢。羣鬼大笑。各還原形而散。

棺蓋飛

錢塘李甲素勇。夕赴友人宴酒酣座。客云。離此間半里有屋求售。價甚廉。聞藏厲鬼。故至今尚無售主。李云。惜我無錢說也。徒然客云。君有胆。能在此中獨飲一宵。僕當貨此室奉君。眾客云。我等作保。即以明晚為訂。次午作隊進室。安放酒餚。李帶劍升堂。眾入闔戶反鎖去。借隣家聚談候信。李環顧廳屋。其旁別開小門。轉身入。有狹術。荒草蒙茸。後有環洞。門半開半。

掩。李心計云。我不必進去。且在外俟其動靜。乃燒燭飲酒。至三更。聞脚步聲。見一鬼高徑尺。臉白如灰。兩眼漆黑。披髮自小門出。直奔筵前。李怒挺劍起。其鬼轉身進衙。李逐至環洞門內。頃刻狂風陡作。空中棺蓋一方。似風車兒飛來。向李頭上盤旋。李取劍亂斫。無奈頭上愈重。身子漸縮。有泰山壓卵之危。不得已大叫。其友伴在隣家聞之。率衆入。見李將被棺蓋壓倒。乃併力搶出。背負而逃。後面棺蓋追來。李愈喊愈追。雞叫一聲。蓋忽不見。于是救醒李甲。連夜擡歸。次日共詢房主。方知後園矮室停棺。時時作祟。專飛蓋壓人。死者甚衆。於是鳴于官。焚以烈火。其怪乃滅。李病月餘始愈。常告人曰。人聲不如雞聲。豈鬼不怕人。反怕雞耶。

油瓶烹鬼

錢塘周軼韓孝廉。性豪邁。某年暑甚。偕七八人。暮夜泛湖。行至丁家山下。一友曰。吾聞淨慈寺長橋左側多鬼。盍往尋之。或得見其真面。可供一笑。衆相從。憑上岸。同行橋邊。見板夜網者挈魚而走。孝廉熟視。是其管墳人也。乃云。此網借我一用。明早奉還。管墳人允之。遂付僕從。肩馱此網而行。衆友詢故。孝廉云。余將把南屏山下鬼一網打盡。各大笑。遂揀山僻小路步去。是夜月明如畫。見前林中有一婦。紅衫白裙。舉頭看月。衆友云。此時夜深。必無女娘在外。是鬼無疑。誰敢作先鋒者。孝廉願往。大步前進。相去半箭許。冷風吹來。婦人回身。滿面血。

流兩眼倒挂。孝廉戰慄僵立不行。連聲呼網來網來。衆人向前。一網打去。不見形迹。網中僅得枯木尺許。攜歸。敲管墳者門。借利鋸寸寸鋸開。有鮮血淋漓。乃買主人點燈油一瓶。攜上船尾。然火烹油。將鋸斷枯木送入瓶中。一時飛起青烟。竟成焦炭。衆人達旦入城告親友云。昨夜油瓶烹鬼。大是奇事。

無門國

呂恒者常州人。販洋貨為業。乾隆四十年。為海風所吹。舟中人盡沒。惟呂抱一木板。隨波掀騰。飄入一國。人民皆樓居。樓有三層者。五層者。祖居第三層。父居第二層。子居第一層。其最高者。則曾高祖居之。有出入之戶。無遮關之門。國人甚富。無盜竊事。呂初到時。言語不通。以手指畫。久之。亦漸領解。聞是中華人。頗知禮敬。其俗分一日為兩日。雞鳴而起。貿易往來。至日午則舉國安寢。日斜時起。照常行事。至戌時又睡矣。問其年。稱十歲者。中國之五歲也。稱二十者。中國之十歲也。呂所居處。離國王尚有千里。無由得見。官員甚少。有儀從者。呼為巴羅。亦不知是何職司。男女相悅為婚。好醜老少各以類從。無攬越勉強。致嗟怨者。刑法尤奇。斷人足者。亦斷其足。傷人面者。亦傷其面。分寸部位絲毫不爽。姦人子女者。使人亦姦其子女。如犯人無子女。則削木作男子勢狀。極其聲威。呂居其國。十有三月。因南風之便。附船還

中國據老洋客云。此島號無門國。從古來未有通中國者。

宋生

蘇州宋觀察宗元之族弟某。幼孤。依叔。叔待之嚴。七歲時。赴塾師處讀書。偷往戲場看戲。被人告知。其叔懼不敢歸。逃于木瀆鄉作乞丐。有李姓者。憐而收留之。俾在錢鋪傭工。頗勤慎。遂以婢鄭氏配之。如是者九年。宋生頗積資財。到城內燒香。遇其叔於途。勢不能瞞。遂以實告。叔知其有蓄。勸令還家。別為擇配。生初意不肯。且告叔云。婢已生女矣。叔怒曰。我家大族。豈可以婢為妻。逼令離婚。李家聞之。情願認婢為女。另備妝奩陪嫁。叔不許。命寫離書寄鄭。而別為娶于金氏。鄭得書大哭。抱其女自沉于河。越三年。金氏亦生一女。其叔坐轎過王府基。忽旋風括簾而起。家人視之。痰湧氣絕。頸有爪痕。是夜金氏夢一女子。披髮漚血。訴曰。我鄭氏婢也。汝夫不良。聽從惡叔之言。將我離異。我義不再嫁。投河死。今我先報其叔。當即來報汝夫。與汝無干。汝毋怖也。但汝所生之女。我不能饒。以女易女。亦是公道。報法。妻醒告宋生。生大駭。謀之友。友曰。元妙觀有施道士。能作符驅鬼。俾其作法牒之。鄴都可也。乃以重幣賂施。施取女之生年月日。寫黃紙上。加天師符。押解鄴都。其家果平靜。三年後。生方坐書窗。白日見此婢來罵曰。我先拏汝叔。遲拏汝者。為惡意。非從汝起。且猶戀從前夫妻之情。故也。

子

不

語

卷十五

五

今汝反先下手。牒我鄰都。何不良至此。今我牒限已滿。將冤訴與城隍神。神嘉我貞烈。許我報仇。汝復何逃。宋生從此痴迷。不省人事。家中器具無故自碎。門撐棍棒。空中亂飛。舉家大懼。延僧超度。終于無益。十日內宋生死。十日外其女死。金氏無恙。

屍香二則

杭州孫秀姑。年十六為李氏養媳。李翁挈其子遠出家。只一姑。年老矣。隣匪嚴虎。窺秀姑有色。借乞火為名。將語挑之。秀姑不從。乃遣所嬖某作餌。搔頭弄姿。為盡惑計。秀姑告其姑。姑罵斥之。嚴虎大怒。詈曰。女奴不承擡舉。我不淫汝不止。朝夕飛磚擲門。李家素貧。板壁單薄。絕少親友。嚴又無賴。隣人無敢攬其鋒。于是婆媳相持而哭。一日者。秀姑晨起梳頭。嚴與其嬖登屋上。各解褲挺其陽以示之。秀姑不勝忿。遂密縫内外衣。重重牢固。而私服鹽漬死。其姑哀號欲告官。無為具呈者。忽有異香。從秀姑所卧處起。直達街巷。行路者皆愕。眙相視。嚴虎知之。取死猫死狗諸穢物。羅置李門外。以亂其氣。而其香愈盛。適有總捕廳某路過。聞其香怪之。查問街隣。得其寃。乃告知府縣。置嚴虎于法。而旌秀姑于朝。至今西湖上牌坊猶存。荊州府范某鄉居。家甚富。而早卒。子六歲。倚其姊以居。姊年十九。知書解算。料理家務。甚有法。族匪范同欺其弟幼。屢來借貸。姊初應之。繼為無厭之求。姊不能應。范同大怒。與其黨謀。

去其姊。為吞噬計。乃俟城隍賽會時。沉其姊於河。又縛沉一錢店少年。以兩帶束其屍。報官相驗云。平素有姦。懼人知覺。故相約同死。縣官信之。命棺殮掩埋而已。范氏家產盡為族匪所占。逾年。荊州太守周鍾宣到任。過范女墳。有異香從其墳起。問書役中有知其寃者。為白其事。乃掘男女兩墳。驗之。屍各如生。手足頸項皆有捆縛傷痕。于是拘訊范同。則數日前已為厲鬼祟死矣。太守具酒食香紙。躬祭女墳。表一碣曰。貞女范氏之墓。寃白後。兩屍俱腐化。儲梅夫府丞是雲麾使者。

儲梅夫宗丞。能養生七十。而有嬰兒之色。乾隆庚辰正月。奉使祭告嶽瀆。宿搜數郵亭。是夕旅店燈花散采。倏忽變現如蓮花。如如意。如芝蘭。噴烟高二三尺。有風霧回旋。急呼家童觀之。共為詫異。相戒勿動。是夕夢見羣仙五六人。招至一所。上書赤雲岡三字。呼儲為雲麾使者。諸仙列坐松陰聯句。有稱海上神翁者。首唱曰。蓮炬今宵獻瑞芝。次至五松丈人續曰。羣仙佳會飄吟髭。又次至東方青童曰。春風欲換楊柳枝。旁一女仙笑曰。此雲麾使者過渡河句也。汝何故竊之。相與一笑。忽燈花作爆竹聲。驚醒。

唐配滄

武昌司馬唐配滄。杭人也。素有孝行。卒于官。後五年。其長子在亭遠館四川。長媳郭氏在杭。

病劇。忽作司馬公語云。冥司念我居官清正。勅為武昌府城隍。念爾等新作人家。我既無遺物與汝輩。新婦頗勤儉。特來救護。但須至獅子橋覓劉老娘。來託他禳解。伊次子字開武者。往覓得還至家中。即杭俗所稱活無常也。問此病汝能救否。答云。我奉冥司勾捉。何敢私縱。今爾家太爺。去向閻羅王說情。或得生亦未可定。因問你見太爺何在。答云。此刻現在向竈神說話。少頃。曰。太爺出門。想至冥府去了。病者靜卧不言。逾時曰。太爺來。病者即大聲曰。汝已得生。無慮也。是時視病者。有親友在座。郭氏作司馬語。各道款洽。宛如生前。其次子因跪請云。父既為神。應預知休咎。兒輩將來究作何結局。司馬厲聲曰。做好人行好事。自有好日。何得預問。又云。我今日為自家私事勤勞。廟中夫役。速焚紙錢。并給酒飯酬之。語畢。病者仍復原音。病亦自愈。此乾隆二十四年五月事。至今郭氏尚存。

裴文達公為水神

裴文達公臨卒。語家人曰。我是燕子磯水神。今將復位。死後汝等送靈柩還江西。必過此磯。有關帝廟。可往求籤。如係上上第三籤者。我仍為水神。否則。或有譴謫。不能復位矣。言終卒。家人聞之。疑信參半。蒼頭某信之。獨堅曰。公為王太夫人所生。太夫人本籍江甯。渡江時。曾求子于燕子磯水神廟。夜夢袍笏者來曰。與汝兒并與汝一好兒。果逾年生公。公妻熊夫人。

挈柁歸。至燕子磯。如其言。卜于關帝廟。果得第三籤。遂舉家大哭。燒紙錢。蔽江立木主于廟旁。旁有尹文端公詩碣。予往蘇州阻風于此。乃揖其主而題壁曰。燕子磯邊泊。黃公壩下過。摩挲舊碑碣。惆悵此山阿。短髯皤皤雪。長江渺渺波。江神如識我。應送好風多。次日果大順風。

莊生

葉祥榴孝廉云。其友陳姓家。延西席莊生。八月間日暮。諸生課畢。陳姓弟兄弈于書齋。莊旁觀之。倦。起身歸家。莊家離陳姓里許。須過一橋。莊生上橋。失足跌地。急起趨家。扣門不應。仍返陳氏齋。陳弟兄弈局未終。乃閒步庭院。見軒後小門內有園亭。巨蕉無數。心嘆主人有此雅室。不作書齋。再數步。見小亭中孕婦臨褥。色頗美。心覺動。既而曰。此東人內室。見此不退非禮也。趨出。仍至齋中。小坐。見主人棋為乃弟暗攻。主人他顧。若不覺者。代為通知。主人張皇似驚。仍復不係。莊復大聲呼曰。不依我全盤輸了。且以手到局上指告。陳氏兄弟驚惶趨內。燈為之熄。莊不得已仍回家。至橋。復又一跌。起赴家叩門。闢者納焉。莊以前次叩門不應之事。罪其家人。家人曰。前未聞也。莊次日赴館。見燈盞在地。棋局尚存。恍然若夢。少頃。主人出曰。昨夜先生去後。鬼聲大作。甚至滅火。真怪事。莊駭然告以曾來教棋。東人曰。吾弟兄並

未見先生復至。莊曰：且有一證。我到尊府花園。見有臨蓐婦人。陳笑曰：我家並無花園。何有此婦。莊曰：在軒後。莊即拉陳同至軒後。有小土門內。僅菜園半畝。西角有一猪圈。育小猪六口。五生一斃。莊悚然大悟。蓋過橋一跌。其魂已出。後一跌。則魂仍附體。倘不戒于淫。則墮畜生道矣。

褐道人

國初德侍郎某。與褐道人善。道人精相術。言公某年陞官。某年得紅頂。某年當遭雷擊。德公疑信參半。後陞官。一如其言。乃大懼。恐道人避雷擊之法。道人故作難色。再四求之。始言只有一法。公于是日。約朝中一二品官十餘位。環坐前廳大炕上。公坐當中。過午時。則免。德公如其言。至是日。天氣晴朗。將午起黑雲。風雨畢至。雷聲轟轟。欲下復止。忽家人飛報。老太太被雷攝至院中。德公大驚。與各官急趨往扶。則霹靂一聲。將炕擊碎。視其中有一大蝎。長二尺許。太夫人故無恙也。尋褐道人已不見矣。始知道人即蝎精也。以術愚人。實以自衛。智亦巧矣。非雷更巧。則德公竟不知為其所用也。

修觥角

京師傳九者。出正陽門。過一巷。路狹人衆。挨肩而行。一人劈面來。急走如飛。勢甚猛。傳不及。

避兩胸相撞。竟與己身合而為一。頓覺身如水淋。寒慄不止。急投一緞店。坐定。忽大言曰。你攔我去路。可惡已極。于是自批其頰。自將其鬚。家人迎歸。徹夜吵鬧。或言有活無常。佟騎角者。能治之。正將延請。而傳九已知之。罵曰。我不怕銅騎角鐵騎角也。未幾。佟至。瞋目視曰。汝何處鬼。來此害人。速供來。不實供。又汝下油鍋。傳瞪目不言。但切齒咋咋有聲。其時男女觀者如堵。佟傾油一鍋。燒柴煎之。手持一銅叉。向傳臉上旋繞。作欲刺狀。傳果戰懼。自供我李四也。鳳陽人。迫于飢寒。盜發人墳。被人捉著。一時倉猝。用鐵鍬拒捕。連傷兩人。坐法當斬。今日擲赴菜市。我極力掙脫。逃來。不料為此。人攔住。心實忿忿。故與較論。佟曰。然則速去。勿遲。乃倚叉而坐。傳大哭曰。小人在獄中。兩脚凍爛。不能行走。求賜草鞋一雙。且求祕密。不教官府知道。再來捉拏。傳家人即燒草鞋與之。乃伏地叩頭。伸脚作穿狀。觀者皆笑。佟問何往。曰。逃禍須遠。將奔雲南。佟曰。雲南萬里。豈旦夕可至。半路必為差役所拏。不如跟我服役。可得一吃飯處也。傳叩頭情願。佟出囊中黃紙小符焚之。傳仆地不動。良久蘇醒。問之。茫然。是日刑部秋審。訪之。果有發墓之犯。已梟示矣。蓋惡鬼猶不自知其已死也。佟年五十餘。寡言愛睡。往往睡三四日不起。至其家者。重門以內。無寸芥纖埃云。其平日所服役者。皆鬼也。

淘氣

永州守恩公之奴。年少狡黠。取名淘氣。服事書房。見檐前流螢一點。光大如雞卵。心異之。時天暑。赤卧牀上。覺陰處蠕蠕有物動。摸視之。即螢火也。笑曰。么麼小蟲。亦愛此物耶。引被覆身而睡。夜半有人伸手被中。捫其陰。且將其稜角。按其馬眼。其時身欲轉折。竟不能動。似有人來交接者。良久精遺矣。次日身頗倦憊。然冥想其趣。欲其再至。不以告人。日暮浴身。裸以俟之。二更許。螢火先來。光愈大。照見一女甚美。冉冉而至。奴大喜抱持之。遂與綢繆。叩其姓氏曰。妾姓姚。父某為明季知府。曾居此衙。妾年十八。以所慕不遂成瘵而死。生時酷愛梨花。斷氣時。屬老母即塋此園梨樹下。愛卿年少。故來相就。奴方知其為鬼。舉枕投之。大呼而出。徑叩宅門。宅中婦女疑為火起。爭起開門。見其赤身俱不敢前。主人自出。叱而問之。奴以實告。乃命服以硃砂。且為著褲。次日掘梨樹下。果得一朱棺。剖而視之。女色如生。乃焚而塋之。奴自此恂恂不復狡黠。夥伴笑曰。人不可不遇鬼。淘氣遇鬼。不復淘氣矣。

白蓮教

京山富人許翁。世居桑湖畔。娶新婦某。妝奩頗厚。有偷兒楊三者。羨之。年餘聞翁送其子入京。新婦有孕。相伴惟二婢。乃夜入其室。伏暗處伺之。至三更後。燈光下見有一人。深目虬鬚。負黃布囊。爬窗而入。楊念吾道中無此人。屏息窺之。其人袖出香一枝。燒之于燈。置二婢所。

隨向婦寢處喃喃誦咒。婦忽躍起。向其人赤身長跪。其人開囊出一小刀。剖腹取胎。放小磁罐中。背負而出。婦尸仆于牀下。楊大驚。出戶尾之。至村口一旅店。抱持之大呼曰。主人速來。吾捉得一妖賊。衆隣齊至。視其布囊小兒胎。血猶泔泔也。衆大怒。持鋤鋤擊之。其人大笑。了無所傷。乃沃以糞。始不能動。及旦。送官刑訊。曰。我白蓮教也。夥伴甚多。方知漢湘一帶。胎婦身死者。皆受此害。獄成。凌遲其人。賞偷兒銀五十兩。

服桂子長生

呂琪從其兄官嶺南司馬。署有古井。夏夜納涼。見井中有聲。琤琤然升起數紅丸。大如彈棋。疑有寶。次早遣人絕下探焉。得隔年桂子數十粒。鮮赤可愛。琪戲以井水服焉。日七枚。七日而盡。頓覺精神強健。如服後者。然年九十餘。

伊五

披甲人伊五者。身矮而貌陋。不悅于軍官。貧不能自活。獨走出城。將自縊。忽見有老人飄然而來。問何故輕生。伊以實告。老人笑曰。子神氣不凡。可以學道。予有一書授子。够一生衣食矣。伊乃隨行數里。過一大溪。披蘆葦而入。路甚曲折。進一矮屋。止息其中。從老人受學七日。而術成。老人與屋皆不見。伊自此小康。其同輩羣思咀嚙之。伊無難色。同登酒樓。五六人恣

情大飲計費七千二百文。衆方愁其難償。忽見一黑臉漢登樓拱立曰。知伊五爺在此款客。主人遣奉酒金。解腰纏出錢而去。數之七千二百也。衆大駭。與同步市中。見一人乘白馬。急馳而過。伊縱步追之。叱曰。汝身上囊可急與我。其人惶恐下馬。懷中出一皮袋。形如半張猪脬。授伊。竟走。衆不測何物。伊曰。此中所貯小兒魂也。彼乘馬者。乃過往遊神。偷攫人魂。無算。倘不遇我。又死一小兒矣。俄入一衙。有向西人家門內哭聲。嗷嗷。伊取小囊向門隙張之。出濃烟一縷。射此家門中。隨聞其家人云。兒甦矣。轉涕為笑。衆猶是神之。適某貴公有女。為邪所憑。聞伊名。厚禮招致。女在室。已知伊來。形色慘沮。伊入室。女匿屋隅。提熨斗自衛。伊周視上下。出曰。此器物之妖也。今夕為公除之。漏三下。伊囊中出一小劍。鋒芒如雪。被髮跣足。仗之而入。衆家人伺于院外。尋聞室中叱咤聲。擊撲聲。與物騰擲聲。詬詈喧鬧聲。良久寂然。但聞女叩頭哀懇。不甚了了。伊呼燈甚急。衆率僕婢秉燭入。伊指地上一物。相示曰。此即為祟者。視之一藤夾膝也。聚薪焚之。流血滿地。

諸廷槐

嘉定諸廷槐家有再醮僕婦李姓者。忽鬼扼其喉。口稱是汝前夫。我病時呼茶索藥。汝多不依。以至氣忿而亡。冥王以我陽數未盡。受槽塌死。與枉死者一般。不肯收留。遊魂飄蕩。受盡

飢寒汝在此飽食煖衣。我心不服。故扼汝喉。使汝陪我忍飢。廷槐知為鬼所憑。上前手批其頰。鬼呼痛逃去。廷槐視其掌黑如鍋煤。少頃鬼又作鬧。廷槐再打。婦無懼色。手亦不黑矣。罵曰。你家人初次打我出。我不意故被他打痛。今我已躲入汝背脊骨竅中。雖用掌心雷打我。亦不怕也。于是衆家人代為請曰。汝妻不過婦道有虧。事汝不周。並非有心殺汝。無大仇可報。況汝所生子女。賴渠改嫁後夫。替汝撫養。也算有良心。汝何不略放鬆手。俾其少進飲食。鬼唯唯。婦覺咽喉一清。登時喫飯三碗。衆人知其可動。乃曰。主人替汝超度何如。鬼又唯唯。遂設醮。延僧誦往生咒。鬼去而復至曰。和尚不付度牒。我仍不能託生也。乃速焚之。鬼竟去而婦安矣。當作鬧時。最畏主人之少子。曰。此小相公。頭有紅光。將來必貴。我不願見之。或問。可是諸府祖宗功德脩來乎。曰。非也。是他家陰宅風水所蔭。問何由知。曰。我與鬼朋友數人。常在墳間。乞人祭掃之餘。獨不敢上諸府墳。因隴上有熱氣一條。如火衝出故也。

王都司

山東王某。作濟寧都司。忽一日。夢南門外關帝廟周倉來。曰。汝肯脩帝廟。可獲五千金。王不信。次夜又夢關平將軍來。曰。我家周倉最誠實。非誑人者。所許五千金。現在帝君香案脚下。汝須黑夜秉燭來。五千金可得。王喜且驚。心疑香案下地有藏金。分應我得者。乃率其子持

皮口袋往以便裝載。及至廟中。天已黎明。見香案下睡一狐。黑而毛。兩目金光閃閃。王悟曰。得無關神。命我驅除此妖耶。即與其子持繩索捆縛之。裝放口袋中。負之歸家。口袋中作人語曰。我狐仙也。昨日偶醉。嘔唾聖帝廟中。觸怒神明。故託夢于君。教來收拾我。我原有罪。但念修煉千年。此罪尚小。君不如放我出袋。彼此有益。王戲問何以見謝。曰。以五千金為壽。王心記。周倉關平兩將軍之言驗矣。即釋放之。頃刻變成一白鬚翁。唐巾飄帶。言詞溫雅。藹然可親。王乃置酒設席。與談過去未來事。且問都司窮官如何能得五千金。狐曰。濟寧富戶甚多。俱非行仁義者。我擇其尤不肖者。竟往彼家拋磚打瓦。使他頭疼發熱。心驚胆戰。自然彼必尋求符籙。延請道士。君往說我能驅邪。但書花押一個。向空焚之。我即心照而去。又開別家。如此一月。則君之五千金得矣。但君官爵止于都司。財量亦止五千金。過此以往。不必妄求。吾報君後。亦從此逝矣。未幾。濟寧城內外疫厲大作。雞犬不寧。但王都司一到。便即安寧。遂得五千金。捨二百金脩聖廟。祭奠周關兩將軍。乞病歸里。至今小康。

子不語卷十六

隨園戲編

杭大宗為寄靈童子

萬近蓬奉斗甚嚴。每秋七月。為孟蘭之會。與施柳南刺史同設道場。施能見鬼。凡來受祭者。俱能指為何人。且與言語。方立壇時。先書列死者姓名。向壇焚化。萬故杭大宗先生弟子。忘書先生名。施見是夕諸公俱集。有人短白鬚。披夾紗袍。不冠而至。罵曰。近蓬我弟子。今日設會。獨不請我何也。施素不識杭。不覺目瞪。旁一人曰。此杭大宗先生也。施向前揖問先生何來。曰。我前生是法華會上點香者。名寄靈童子。因侍香時。見燒香女美。偶動一念。謫生人間。在人間心直口快。有善無惡。原可仍歸原位。惟以我好譏貶人。黨同伐異。又貪財。為觀音所薄。不許即歸原位。因自指其手與口曰。此二物累我。問先生在陰間樂乎。曰。我在此無甚苦樂。頗散蕩游行自如。問先生何不仍投人身。杭以手作拍勢。笑曰。我七十七年人身。倏忽過去。回頭想來。有何趣味。曰。先生何不仍求觀音收留。曰。我墜落亦因小過。容易超度。可告知近蓬。替我念懺迹金剛咒二萬遍。便可歸原位。問陳星齋先生何以不來。曰。我不及彼。彼已仍歸桂宮矣。語畢。上座大咲。笑曰。施柳南一日不出仕。我輩田允兄大有喫處。田允兄者。俗

言鬼字也。

西江水怪

徐漢甫在江西見有呪取魚鼈者。日至水濱禹步。持呪波即騰沸。魚鼈陣至。任擇取以歸。其法不得多取。約日需若干。僅給其值而已。一日偶至大澤。方作法。忽水面涌一物。大如獼猴。金眼玉爪。露牙口外。勢欲相攫。其人急以視蒙首走。物奔來躍上肩。抓其額。人即仆地流血。暈絕。衆咸奔救。物見衆至。作聲如鴉鳴。躍高丈許遁去。人不敢捕。傷者亦甦。其人云。此水怪也。以魚鼈為子孫。吾食其子孫。故來復仇耳。其爪銛利。遇物破腦。非蒙首而得衆力。則斃其爪下矣。

仲能

唐再適先生觀察川西時。有火夫陳某。麓悍嗜飲。一夕方醉卧。覺有物據其腹。視之乃一老翁。髯髮皆白。貌亦奇古。朦朧間不甚了了。陳以同伴戲。已不甚驚怖。時初秋。適覆單衾。因舉以裹之。且挾以卧。曉曳衾。內有一白鼠。長三尺餘。已壓斃矣。始悟據腹老人。即此怪。按此即玉策記所云仲能善相卜者。能生得之。可以預知休咎。

崔報恩

周之庠好放生。尤愛雀。居恒置黍穀于簷下飼之。中年喪明。飼雀如故。忽病氣絕。惟心頭溫。家人守之四晝夜。甦云。初出門獨行曠野。日色昏暗。寂不逢人。心懼。疾馳數十里。見城外寥寥無烟火。俄有老人杖策來視之。乃亡父也。跪而哀泣。父曰。孰喚汝來。答曰。迷路至此。父曰。無傷。導之入城。至一衙署前。又有老人綸巾道服自內出。乃亡祖也。相見大驚。責其父曰。爾亦糊塗。何導兒至此。叱父退。手挽之庠行。有二隸卒貌醜惡。大呼曰。既來此。安得便去。與其祖相爭奪。忽雀億萬自西來。啄二隸隸駭走。祖父翼之出。羣雀隨之。爭以翅覆之。庠約行數十里。祖以杖擊其背曰。到家矣。遂如夢覺。雙目復明。至今無恙。

全姑

蕩山茶肆全姑。生而潔白婀娜。年十九。其鄰陳生美少年。私與通。為匪人所捉。陳故富家。以百金賄匪。縣役知之。思分其贓。相與率扭到縣。縣令某自負理學名。將陳決杖四十。女哀號涕泣。伏陳生臂上。願代。令以為無恥。愈怒。將女亦決杖四十。兩隸拉女下。私相憐。以為此女通體嬌柔。如無骨者。又受陳生金。故杖輕撲地而已。令怒未息。翦其髮。脫其弓鞋。置案上。傳觀之。以為合邑戒。且貯庫焉。將女發官賣。案結矣。陳思女不已。賄他人買之。而已仍娶之。未一月。縣役紛來索賄。道路喧嚷。令訪聞大怒。重擒二人至案。女知不免。私以敗絮草紙置褲

中護其臀。令望見曰。是下身最要者何物耶。乃下堂扯去褲中物。親自監臨。裸而杖之。陳生抵欄。掌嘴數百後。乃再決滿杖。歸家月餘死。女賣為某公子妾。有劉孝廉者。俠士也。直入署責令曰。我昨到縣。聞公呼大杖。以為治強盜積賊。故至階下觀之。不料一美女。剝紫綾褲受杖兩臀。隆然如一團白雪。日炙之。猶慮其消。而君以滿杖加之。一板下便成爛桃子色。所犯風流小過。何必如是。令曰。全姑美。不加杖。人道我好色。陳某富。不加杖。人道我得錢。劉曰。為父母官。以他人皮肉。博自己聲名。可乎。行當有報矣。奮衣出。與令絕交。未十年。令遷守松江。坐公館。方午餐。其僕見一少年從窗外入。以手拍其背者三。遂呼背痛不食。已而背腫尺許。中有界溝。如兩臀然。召醫視之。醫曰。不救。而成爛桃子色矣。令聞。心惡之。未十日卒。

奇勇

國初有二巴圖魯。一溺地地陷一尺。能自抓其髮拔起。身在空中高尺許。兩足離地。移時不下。一在關外被敵劫營。黑暗中已為敵斷其首矣。刀過處。急以右手捺住頭。左手揮刀。猶殺數十人而後死。

紅毛國人吐妓

紅毛國多妓。嫖客置酒召妓。剝其下衣。環聚而吐口沫于其陰。不與交媾也。吐畢放賞。號眾

兜錢。

西賈認父

錢塘銓部主事吳名一騏者。初舉孝廉入都會試。僦居旅次。有西賈王某來云。其父臨終。言往生浙地某處。為吳氏子。其終年即銓部生年也。又云。昨晚其母又復示夢云。汝父已至都中。現寓某處。汝何不往。以故到此訪問。乞一覩顏色。銓部因事屬怪異。不肯出見。王賈痛哭。遙拜而去。王賈甚富。並無所希冀而來者。以故人笑吳公之迂。吳作吏部主事。數年死。死年二十八。

徐步蟾宮

揚州吳竹屏臬使。丁卯秋闈。在金陵扶乩問中否。乩批徐步蟾宮四字。吳大喜。以為館選之徵。及榜發不中。是年解元乃徐步蟾也。

歪嘴先生

湖州潘淑。聘妻未娶。以瘵疾亡。臨終請岳翁李某來。要其未嫁之女守志。翁許之。潘卒後。翁忘前言。女竟改適。將婚之夕。鬼附女身作祟。有教讀張先生者。聞之意不能平。竟上女樓。引古禮折之。以為女雖已嫁而未廟見。尚歸葬于女氏之黨。况未嫁之女。有何守志之說。鬼不

訖。但走至張前。張口呵之一條冷氣如冰。臭不可耐。從此女病愈。而張嘴歪矣。李德之延請在家。合村呼歪嘴先生。

鬼衣有補褂痕

常州蔣某。在甘肅作縣丞。乾隆四十五年。甘肅回。同作亂。蔣為所害。三年音耗斷矣。其姪某開參店于東城。忽一日午後。蔣竟直入。布裹其頭。所穿衣有釘補褂舊痕。告其姪曰。我于某月日。為亂兵所害。屍在居延城下。汝可遣人至其處。棺殮載歸。指其僕曰。此小兒亦是劫數中人。我現在陰間僱用之。每年給工食銀三兩。其姪大驚。唯唯聽命。鬼命小僮取火喫烟。旋即不見。姪即遣人載其棺歸。啟視之。頭骨斫作數塊。身著紅青緞褂。隱隱有補褂一方痕迹。

孫方伯

孫涵中方伯。為部郎時。居京師之櫻桃斜街。房宇甚潔。忽有臭氣一道。從窗外達于中庭。嗅而迹之。乃從後苑井中出。夜三鼓。衆人睡盡。有連呼其老僕姓名者。聽之。隱隱然亦出自井中。孫公怒而填之。怪亦竟絕。

賣冬瓜人

杭州草橋門外。有賣冬瓜人某。能在頭頂上出元神。每閉目坐牀上。而出神在外酬應。一日。

出神買養數片。託鄰人帶歸交其妻。妻接之笑曰。汝又作狡獪耶。將養撻其頭。少頃。賣瓜者神歸。以頂為養所污。傍徨牀側。神不能入。大哭去。尸亦漸僵。

柳如是為厲

蘇州昭文縣署。為前明錢尚書故宅。東廂三間。因柳如是縊死此處。歷任封閉不開。乾隆庚子。直隸王公某蒞任。家口多。內屋少。開此房居妾某氏。二婢作伴。又居一妾于西廂。老嫗作伴。未三鼓。聞西廂老嫗喊救命聲。王公奔往。妾已不在牀上。尋至牀後。其人眼傷額碎。赤身流血。靸屨而立云。我卧不吹燈。方就枕。便一陣陰風。吹開帳幔。徧體作噤。有梳高髻。披大紅縵者。揭帳招我。隨挽我髮。強我起。我大懼。急逃至帳後。眼目為衣架觸傷。老嫗聞我喊聲。隨即奔至。鬼纔放我。走窗外去。合署大駭。慮東廂之妾。新娶膽小。亦不往告。次日至午。東廂竟不開門。啟入。則一姬二婢。俱用一條長帶。相連縊死矣。于是王公仍命封鎖此房。後無他異。或謂柳氏為尚書殉節。死于正命。不應為厲。按金史蒲察琦傳。琦為御史。將死崔立之難。到家別母。母方晝寢。忽驚而醒。琦問阿母何為。母曰。適夢三人潛伏梁間。故驚醒。琦跪曰。梁上人乃鬼也。兒欲殉節。意在懸梁。故彼鬼在上相候。母所見者即是也。旋即縊死。可見忠義之鬼。用引路替代。亦所不免。

捧頭司馬

如皋高公巖為陝西高陵令。其友某往探之。去城十里許。日已薄暮。恐不能達。見道旁廢寺。正室封局。西偏屋二楹。內有小門通正室。門亦封局。某以屋尚整潔。遂借宿焉。沽酒少飲。解衣就寢。其僕出。與守寺道人同宿東邊之耳房。時當既望。月明如晝。某久不成寐。忽聞正室履聲。素素。小門砉然頓開。見有補褂朝珠而無頭者。就窗下坐。作玩月狀。某方驚。其人轉身向內。若有見於某者。旋即走還正室中。某急起開門遁。而門外鎖已為其僕倒扣去。某大呼。瘖不能聲。其僕弗應。某無措。遂奪窗出。窗外有牆繚之。又不克越。近窗高樹一株。乃緣之而上。俯視窗下。則其人已捧頭而出。仍就前坐。以頭置膝。徐伸兩指拭其眉目。還以手捧之。安置頂上。雙眸炯炯。寒光射人。是時某已魂飛。不復省人事矣。次晨僕入。不見主人。遍尋之。得於樹上。急撥其腕。交抱樹柯。堅不可解。久之始甦。猶謂鬼之來攫已也。問之道人云。二十年。前。寧夏用兵。有楚人為同知者。解糧誤期。為大帥所戮。梟行至。此資斧告絕。遂寄寺中。今或思歸。見形於客乎。某白。高。高。因捐俸為資。梟資。並寓書於楚。令其子領歸。

驅蠶

吳興卞山有白蠶洞。每春秋間即見。狀如匹練起。空中游漾無定。所過之下。蠶繭一空。故養

蠶時尤忌之。性獨畏鑼鼓聲。明太常卿韓紹曾命有司挾毒矢逐之。有驅蠶文載郡志。近年來作患尤甚。乾隆癸卯四月。有范姓者。具控於城隍。是夜夢有老人來曰。汝所控已准。某夜當命元衣真人逐蠶。但蠶魚司露有功。被害者亦有數。彼以貪故當示之罰。爾等備硫磺烟草。在某山洞口相候可也。范至期集數十人往。夜二鼓。月色微明。空中風作。見前山有大蝙蝠丈許。飛至洞前。瞬息諸小蝙蝠羣集者不下數十。每一蝙蝠至。必有燈一點。如引導狀。范悟曰。是得非所謂元衣真人乎。即引火縱燒烟草。俄而洞中聲起。如潮湧風發。有匹練飛出。蝙蝠圍環。若布陣然。彼此搏擊良久。鄉民亦羣打鑼鼓。放爆竹助之。約一時許。匹練飄散如絮。有青氣一道向東北而去。蝙蝠亦散。次早往視林莽間。綿絮千餘片。或青或白。觸手腥穢。不可近。自是蠶患竟息。

海中毛人張口生風

雍至間有海船飄至臺灣彰化界。船止二十餘人。皆貨頗多。因家焉。踰年有同夥之子廣東人。投詞於官。據云。某等泛海開船。後遇颶風。迷失海道。順流而東行。數晝夜。舟得泊岸。回視水如山立。舟不可行。因遂登岸。地上破船壞板白骨。不可勝計。自分必死矣。不逾年。舟中人漸次病死。某等亦糧盡。餘莖數斛。植之竟得生。莖賴以充腹。一日。有毛人長數丈。自東方

子

不

語

卷十六

五

徐步來。指海水而笑。某等向彼號呼叩首。長人以手指海。若揮之速去者。某等始不解。既而有悟。急駕汎試之。長人張口吹氣。蓬蓬然。東風大作。晝夜不息。因望見鹿仔港口。遂收泊焉。彰化縣官。案驗得實。移咨廣省。以所有資物。按二百餘家均分之。遂定案焉。後有土人云。此名海關。乃東海之極下處。船無回理。惟一百二十年。方有東風。屈曲可上。此二十餘人。恰好值之。亦奇矣。第不知毛而長者。又為何神也。

卞山地陷

乾隆乙巳。湖州大旱。西門外下塘地陷數丈。民居屋脊。與地相平。屋中人破瓦而出。什物一無損壞。河中忽互起土埂。升出白光一道。望龍溪而去。怪風隨之。溪中漁舟數十。俱為白光所迷。俄頃風定。舟俱聚一處。而白光亦不見矣。時有方老人者。年九十餘。自云少年時。見漁舟捕得白鱸一條。重五六斤。不敢匿。獻之烏程令某。適令前一夕。夢見一白衣女子來告云。某。上水神也。為陳皇后守宮門。明日有厄。求救。次日見鱸而悟。仍命放入河中。今土中白地。得毋即此物歟。考西門外。與迎禧門相連。南朝陳武帝之后。為其父母營塋於卞山。起民夫開地道而出塋。後仍行封閉。然則地之陷。亦有由矣。

鬼逐鬼

桐城左秀才某。與其妻張氏。伉儷甚篤。張病卒。左不忍相離。終日伴棺而寢。七月十五日。其家作盂蘭之會。家人俱在外。禮佛設醮。秀才獨伴妻棺看書。忽陰風一陣。有縊死鬼。披髮流血。拖繩而至。直犯秀才。秀才惶急。拍棺呼曰。妹妹救我。其妻竟勃然掀棺而起。罵曰。惡鬼敢無禮犯我。即君耶。揮臂打鬼。鬼踉蹌逃出。妻謂秀才。汝癡矣。夫婦鍾情。一至于此。緣汝福薄。故惡鬼敢于相犯。盍同我歸去。投人身。再作偕老計耶。秀才唯唯。妻仍入棺卧矣。秀才呼家人視之。棺釘數重皆斷。妻之裙猶夾半幅于棺縫中也。不踰年。秀才亦卒。

柳樹精

杭州周起昆。作龍泉縣學教諭。每夜明倫堂上。鼓無故自鳴。遣人伺之。見一人長丈餘。以手擊鼓。門斗俞龍素有胆。暗張弓射之。長人狂奔而去。次夜寂然。後兩月。學門外起大風。拔巨柳一株。周命鋸之為薪。中有箭橫貫樹腹。方知擊鼓者此怪也。龍泉素無科目。是年中一陳以者。

權疊仙

許市關有陳一元者。棄家學道。購一精舍。獨坐其間。內加鎖鑰。初辟粥飯。繼辟果蔬。但飲石湖之水。命其子每月餉水一壺。次月往視。則壺仍置門外。而水已乾。乃再實其壺。以進焉。孫

敬齋秀才聞而慕之。書一紙條貼壺蓋上。問可見否。并請許見日期。心揣揣恐不許也。次月往探壺上。批紙尾云。二月初七日。可來相見。孫大喜。臨期與其子偕往。見一元。年僅四十許。而其子則已老矣。孫問脩道從何下手。曰。汝且靜坐片時。自數其心所思想處。孫坐良久。一元問汝可起幾許念頭。曰。起過七十二念。一元笑曰。心無所寄。求靜反動。理之常也。汝一個時辰起七十二念。不可謂多。根氣可以學道。遂教以飲水之法。曰。人生本自虛空而來。因食物過多。致身體堅重。腹中穢蟲叢起。易生痰滯。學道者先清其口。再清其腸。餓死諸蟲。以蕩滌之水為先天第一真氣。天地開闢時。未有五行。先有水。故飲水為脩仙要訣。但城市水渾。有累靈府。必取山中至清之水。徐徐而吞。使喉中喀喀有響。然後甘味纔出一勺水可度一晝夜。如是一百二十年。身漸輕清。并水可辟。便服氣御風而行矣。孫問一元何師。曰。余三十年前往太山燒香。遇一少年。貌甚靈俊。能預知陰晴。因與一路偕行。少年背負一錦匣。每至下店。必向匣絮語片時。然后安寢。心大驚疑。鑿壁窺之。見少年放匣。上整冠再拜。一老人從匣中笑坐而起。雙眸炯炯。白鬚飄然。兩人相與密語。聽不可解。但聞有竊道者有道竊者八字而已。夜三更。少年請曰。先生可安寢乎。老人頷之。遂將老人摺疊如紙。絹人一般。裝入匣中矣。次日。少年知余窺見。故告我來歷。許我為弟子。而傳以道也。孫抱一元試之。連所坐

椅僅三十斤。孫以兩女未嫁。故乞假而歸。假滿再往。余見之于震澤張明府署中。具道如此。時戊申二月初十日也。

仙人頂門無髮

癸巳秋。張明府在毗陵。遇楊道人者。童顏鶴髮。惟頂門方寸一毛不生。怪而問之。笑曰。汝不見街道上兩邊生草。而當中所踐踏之地不生草乎。初不解所謂。既而思之。知脾門地方。故是元神出入處。故不生髮也。道人夜坐僧寺門外。僧招之內宿。決意不可。次早視之。見太陽東升。道人坐牆上。吸日光。其頂門上有一小兒。圓滿清秀。亦向日光舞蹈而吞及之。

香虹

吳江姜某。一子一女。其子娶新婦劉氏。劉性柔婉。不能操作。有婢香虹者。素詭譎。因與其女日夜媒藥其短。劉恨不能伸。來時嫁資頗豐。為其姑逼索且盡。未明年。染病牀褥。姑謂其癆也。不許其子與見。劉抑鬱死。忽一日。其女登牀。自批其頰。歷數其生平之惡。且云。姑使我不與郎見。亦是姻緣數盡。然爾輩用心何太酷耶。如是數日。為設醮。亦不應。姜與其妻婉求之。乃曰。翁待吾厚。姑亦老悖。此時香虹之過。我不饒他。香虹在側。忽瞪目大呼。兩手架空而行。若有人提之者。墜下則已斃矣。其女依然無恙。此乾隆五十三年正月事。

閻王升殿先吞鐵丸

杭州閻王蒼先生一生清正任刑部郎中時每夜署理陰間閻王之職至二更時有儀從轎馬相迎其殿有五先生所蒞第五殿也每升殿判官先進鐵彈一丸狀如雀卵重兩許教吞入腹中。然后理事曰此上帝所鑄慮閻羅王陽官署事有所瞻徇故命吞鐵丸以鎮其心此數千年老例也先生照例吞丸審案畢便吐出之三滌三視交與判官收管所辦事晨起輒忘即記得者亦不肯向人說但勸人勿食牛肉多誦大悲呪而已到任三月忽一日晨起召諸親友而告曰吾今而知小善之不足為也昨晚吾表弟李某死生魂解到判官將其生平作官惡迹請寄地獄審定擬罪再詳解東嶽余心惻然將獄牌安放几上再三目李李自訴平生不食牛肉作官時禁私宰尤嚴似可以此功德抵銷他罪余未作聲判官駁云此之謂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于百姓也子不食牛肉何以獨食人肉李云某並未食人肉判官曰民脂民膏即人肉也汝作貪官食千萬人之膏血而不食一牛之肉細想小善可抵得大罪否李不能答余知李素誦大悲呪為陰司所最重因手書大悲呪三字在掌上以示之李竟茫然不能誦一字余為代誦數句滿堂判官胥役一齊跪聽西方赫然似有紅雲飛至者然而鐵丸已湧起于胸中左衝右撞腸痛欲裂矣余不得已急取獄牌加硃放李獄中腸內

鐵丸始定方理別案而歸。諸親友因問到底牛肉可食乎。先生曰。在可食不可食之間。人問故曰。此事與敬惜字紙相同。聖所未戒。然不過推重農重文之心。充類至義之盡。故禁食之者慈也。然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此語久被老子說破。試想春蠶作絲衣被。天子以至于庶人。其功比牛更大。其性命比牛更多。而何以烹之煮之。抽其腹腸而炙食之。竟無一人為之鳴冤立禁者何耶。蓋天地之性。人為貴。貴人賤畜。理所當然。故食牛肉者達也。

萬佛崖

康熙五十年。肅州合黎山頂。忽有人呼曰。開不開。開不開。如是數日。無人敢答。一日。有牧童過。聞之。戲應聲曰。開。頃刻。砉然。風雷怒號。山石大開。中現一崖。有天生菩薩像數千。鬚眉宛然。至今人呼為萬佛崖。章淮樹觀察過其地。親見之。

大力河

孫某作打箭爐千總。其所轄地陰雨兩月。忽一日雨止。仰天見日光。孫喜出舍視之。頃刻。烟沙蔽天。風聲怒號。孫立不牢。撲地亂滾。似有人提其辮髮而顛擲之者。腿臉俱傷。孫心知是地動。忍而待之。食頃。動止。起視。人民與自家房屋全已傾圮。有一弟逃出未死。彼此惶急。孫老于居邊者。謂弟曰。地動必有回潮。不止一次。我與汝須死在一處。乃各以繩縛其身。兩相

擁抱言未畢。而怪風又起。兩人卧地。顛播如初。幸沙不昧眼。見地裂數丈。有冒出黑風者。有冒出火光如帶紫綠二色者。有湧黑水臭而腥者。有現出人頭大如車輪。目眈眈斜視四方者。有裂而仍合者。有永遠成坑者。兄弟二人竟得無恙。乃埋塋全家。掘出貨物。各自謀生。先三月前有瘋僧持緣簿一冊。上寫募化人口一萬。孫惡其妖言。將擒之。送縣。僧已立一楊柳小枝上。曰。你勿送我到縣。送我塞大力河水口可也。言畢不見。是年地動。四川大力河水沖決。溺死萬餘人。

子不語卷十七

隨園戲編

白骨精

處州地多山。麗水縣在仙都峯之南。土人耕種。多有開墾到半山者。山中多怪。人皆早作早休。不敢夜出。時值秋深。有田主李某。到鄉刈稻。獨住莊房。土人恐其胆怯。不敢以實告。但戒昏夜勿出。一夕月色甚佳。主人閑步前山。忽見一白物。蹣跚而來。稜嶒有聲。狀甚怪。因急回寓。其物已追蹤而至。幸莊房門有半截柵欄。可推而進。怪不能越。主人進柵。胆壯。月色甚明。從柵縫中細看。乃是一鬍髯。咬撞山門。腥臭不可當。少頃雞鳴。見其物倒地。祇白骨一堆。天明亦不復見。問之土人曰。幸足下遇白骨精。故得無恙。若遇白髮老婦。假開店面。必請足下喫烟。凡喫其烟者。從無生理。月白風清之夜。常出作祟。惟用苕帚可以擊倒之。亦終不知何怪。

鼃殼亭

乾隆二十年。川東道白公。以千金買一妾。挂帆回任。寵愛異常。舟過鎮江。月夜泊舟。妾推窗取水。為巨鼃所吞。主人悲恨。誓必得鼃而後已。傳諭各漁船。協力搜拿。有能得巨鼃者。賞百

金船爭以猪肚羊肝。套五鬚鉤為餌。上繫空酒罈。浮于水面。晝夜不寐。兩日後果釣得大鼉數。人拽之不能起。乃以船艚繫巨石磨盤。用四水牛拖之。躍然上岸。頭如車輪。羣以利斧斫之。滾地成坑。喳喳有聲。良久乃死。破其腹。妥腕間金鐲尚在。于是碎其身。焚以火。臭聞數里。一殼大數丈。堅過于鐵。苦無所用。乃構一亭。以鼉殼作頂。亮如明瓦窗。至今在鎮江朝陽門外大路旁。

怪怕講理

蘇州富翁黃老人者。年過八十。獨處一樓。忽見女子倚門而望。老人壯年曾有愛女。卒于此樓。疑是女魂。置之不問。次晚又見。則多一男子矣。至第三日。一男一女。跨身梁間。兩目下注。老人故作不見。俯首看書。其男子乃下。直立老人旁。老人笑問曰。足下是鬼耶。此來甚差。我年已八十餘。死乃旦夕事。不久與君為同類。何必先蒙過訪。若是仙耶。何不請坐一談。怪不答。但長嘯。四面樓窗齊開。陰風襲人。老人喚家人上樓。怪亦不見。後數月。二媳一孫皆死。僅存一小婢。老人恐此女身後無依。乃贈與西席華君為妾。生三子。現在浙江臨海縣華公署中。此事華秋槎明府為余言。

妻真人錯捉妖

松江御史張忠震甲辰進士。書房卧炕中。每夜鼠鬪作鬧不止。主人厭其煩。燒爆竹逐之不去。打以火槍。亦若不知。張疑炕中有物毀之。毫無所見。書室後為使女卧房。夜見方巾黑袍者來與求懽。女不允。旋即昏迷。不省人事。主人知之以張真人玉印符放入被套。覆其胸。是夕鬼不至。次日又來作鬧。剝女下衣。污穢其符。張公怒。延妻真人設壇作法。三日後擒一物如狸。封入甕中。合家皆以為可安。是夜其怪大笑而來曰。我兄弟們不知進退。竟被道士哄去。可恨。諒不敢來擊我。淫縱愈甚。主人再謀之。妻曰。我法只可行一次。第二次便不靈。張無奈何。每晚將此女送入城隍廟中。怪乃去。一回家則又至矣。越半年。主人深夜與客弈棋。天大雪。偶推窗漱口。見窗外一物大如驢。臉黑眼黃。蹲伏階下。張吐水正澆其背。急跳出窗外逐之。怪忽不見。次早女告主人曰。昨夜怪來自言被主人看見。天機已露。請從今日去矣。自此怪果絕。

陳姓婦啖石子

天台縣西鄉賽會迎神。神袍微皺。有婦人陳姓者。為扶慰之。晚歸。見金甲神自稱將軍。擁衆至。儀衛甚盛。云。汝替我整衣。有情于我。今娶汝為妻。帶點心與啖。皆河子石也。婦人啖時。甚覺軟美。小者從大便出。大者仍從口內吐出。吐出則堅硬如常石子矣。父兄俟其來時。使有

勇者與格鬪良久。婦人曰。傷其鍾柄矣。次日至野廟中。有五通神所執金鍾有傷。乃毀其廟。神亦寂然。

天台縣缸

天台縣署中。到任官空三堂而不居。讓與一缸居之。相傳為前朝故物。缸有神靈。能知人禍福。凡縣尹到任。必行三跪九叩禮祭之。否則作祟。官當陞遷。則缸先憑空而起。若有繫之者。當降革。則缸先下陷。漸入土中。平時缸離地寸許。從不著土。余心疑焉。壬寅春。遊天台山地。主鍾公醴泉邀飲署內。酒後言曰。署中二古物。盍往一觀。書室西有老桂參天。旁懸一扁。乃明天啟四年。邑宰陳命衆題額。轉過三堂。則缸神所居。其大如鼓。一黃沙粗缸耳。中有小穴。吏云。此神口也。牲血涔涔。皆歷年來所享雞豕。余以扇擊之。聲鏗然。以竹片試其底。毫不能入。並非離地者。鍾公駭然。余笑曰。我擊之。我試之。缸當禍我。不禍君也。已而寂然。此缸載天台縣志中。

木姑娘墳

京師寶和班演劇甚有名。一日者。有人騎馬來相訂云。海岱門外木府要唱戲。登時須去。是日班中無事。遂隨行至城外。天色已晚。過數里荒野之處。果見前面大房屋。賓客甚多。燈火

熒熒然微帶綠色。內有婢傳呼云。姑娘吩咐。只要唱生旦戲。不許大花面。上堂用大鑼大鼓。擾亂取厭。管班者如其言。自二更唱起。至漏盡不許休息。又無酒飯犒勞。簾內婦女。堂上賓客。語嘶嘶不可辨。于是班中人人驚疑。大花面顧姓者。不耐煩。竟自塗臉。扮關公。借荊州一齣。單刀直上。鑼鼓大作。頃刻堂上燈燭滅盡。賓客全無。取火照之。是一荒塚。乃急捲箱而歸。明早詢土人曰。某府木姑娘墳也。

雷誅王三

常州王三積惡訟棍也。太守董怡曾到任。首名訪拏。王三躲避。其弟名仔者。武進生員。正在娶親。新人入門。而差役拘王三不得。遂拘其弟往管押班房。王三知家屬已去。則官事稍鬆。乃夜入弟室。冒充新郎。與弟婦成親。次日差役帶其弟上堂。太守見是柔弱書生。憐其無辜。且知其正值新婚。作速遣還。寬限一月。訪拏王三。其弟入室慰勞其妻。妻方知此是新郎。昨所共寢者非也。羞忿縊死。其岳家要來吵鬧。而報于發揚。且明知非新郎之罪。乃曰。我家所賄贈衣飾。須盡入棺中。我纔罷休。新郎舅姑哀痛不已。一一從命。王三聞之。又動慾念。伺其殯殮之所。往發掘之。開棺。婦色如生。乃剝其下衣。又與淫污。汚畢。取其珠翠首飾。藏裏滿懷。將奔上路。忽空中霹靂一聲。王三震死。其婦活矣。次早管墳人送信于其弟家。迎歸完娶。太

守聞之命斫王三骨而揚其灰。

鐵匣壁虎

雲南昆明池旁。農民掘地得鐵匣。匣上符篆不可識。旁有楷書云。至正元年楊真人封。農民不知何物。椎碎其匣。中有壁虎寸許。蠕蠕然似死非死。童子以水沃之。頃刻寸許者漸伸。漸長。鱗甲怒生。騰空而去。暴風烈雨。天地昏黑。見一角黑蛟與兩黃龍空中攫鬪。冰雹齊下。所損田禾民屋無算。

圖公為神

乾隆己丑。兩淮鹽院圖公思阿到任。清操卓然。每日用三百文。遇商人和平坦易。慈愛諄諄。人以為百餘年來無此好鹽政也。年七十三歿。前三日。遍召幕客戚友曰。吾將歸去。君等助我摒擋。饌務。以便交代。後人眾咸疑之。以為譎語。公笑曰。吾豈欺人者哉。臨期自草遺本畢。沐浴冠帶。趺坐而逝。三七之期。羣商往哭。其妻某夫人遣人問曰。諸位老爺。可知道天下有思州府否。曰。有此州。在廣西省。未知夫人何故問之。曰。妾昨夜夢老爺託夢云。我將往思州府作城隍。上帝所命。于是眾商譁然。知圖公果為神。又不知何緣宦此遠方也。

隨園瑣記

余姨母王氏得疾將死。忽轉身向裏卧笑。吃吃不止。其女問之曰。我聞袁家甥將補廩。故喜時。余猶附生也。姨卒之次年。竟以歲試第三補廩。先君子亡時。侍者朱氏亦病。呼曰。我去我去。太爺在屋瓦上喚我。時先君雖卒。而朱氏病危。家人慮其哀傷。並未告知。俄而亦死。方信古人升屋復魂之說。非無因也。閩人朱明死矣。復蘇。張目伸手。索紙錢曰。我有應酬之用。為燒之。目始瞑。甲戌秋。余病危。見白面小僮。戴纓帽。跪牀下。持一單幅。上書家政條條。人口寥寥八字。余念此鬼戲我也。我亦戲之。是午飲胡椒湯。胸次稍寬。乃口號續云。可憐小鬼。只怕胡椒。僅一笑去矣。當熱重時。覺牀中有六七人。縱橫雜卧。或我不欲呻吟。而彼教之。或我欲靜卧。而彼搖之。熱減。則人漸少。熱減盡。仍然一我而已。方信三魂六魄之說。亦屬有之。至于夢兆。有不可解者。余祖旦金公好道術。夢至一山頂。有八人飲酒。如俗所畫八仙狀。貌余祖至。羣仙不起。余祖戲曰。八個仙人十五隻脚。李跛大怒。持杖將擊。羣仙呼曰。速謝罪。拉余祖跪謝。而杖已至腰。曰。與汝三年。驚醒後。腰上凸起如雞卵。羣醫罔效。潰裂三年。竟卒。余戲謂跛奴與我家不共戴天。每見跛像。必痛詈之。亦復不能作祟。姊夫王貢南祈夢于少保墳。夢一僧狀猙獰。持棍追擊。貢南狂奔。見前面羣僧數十。圍坐草上。貢南求救。衆僧拉貢南入草中。而四圍瞋手向外追。僧至。索貢南不得。喝曰。無情種子。留他作甚。大衆閃開。領吾一棍。貢

南驚醒。至今無驗。余幼時。夢東數百萬軍為大榜。身坐其上。浮于江。亦至今無驗。又立春日。夢關帝綠袍長鬚。立空中。以左手擒我。右手持雷。從臍擊入。如烈火鑄灼。痛醒。腹猶熱也。或以為關帝戊午生。余亦戊午得科之故。終屬強解。壬子鄉試。將赴科考。是日五更。夢遇門斗李念先于路。搖手曰。勿去。勿去。相公科考不取。遺才不取。須大收方取耳。是時科考。遺才最寬。余自問必不至此。後一如其言。因念補廩錄科事甚小而機先動。及後登進士。入詞林。改縣令。杳無預兆何也。

廣西鬼師

廣西信奉鬼師。有陳賴二姓。能捉生替死。病家多延之。至則先取杯水。覆以紙。倒懸病者於上。翌日來視其水。週時不滴者。云可救。或取雄雞一隻。貫白刀七八寸。入雞喉。提向病人身。運氣誦咒。咒畢。雞口不滴血者。亦云可救。拔刀擲地。雞飛如故。若滴下點水及雞血者。辭去。勿救。其可救者。設一壇。掛神鬼像數十幅。鬼師作婦人妝。步罡持咒。鑼鼓齊作。至夜染油紙作燈。至野外呼魂。其聲幽渺。隣人有熟睡者。魂即應聲來。鬼師遞火與之接去。後鬼師向病家稱賀。則病者愈。而來接火之人死矣。解之之術。但夜聞鑼鼓聲。以兩脚踏土上。便無所妨。陳賴二家。以此致富。其堂宇層層陰黑。供鬼神像甚多。余孀母患病。呼賴鬼師視之。賴持劍。

捕鬼房中有物。如大蝙蝠。投入牀下。賴用掌心雷擊之。火倒出。燒賴鬚。賴大怒。令煎一鍋桐油。書符燒之。以手攪鍋中油。聞牀下鬼啾啾求饒。久之而絕。婦病果愈。一日者。陳鬼師為某家呼魂。見藍衣女冉冉來。逼視之。即其所生女來接火。陳大驚。擲火于地。以掌擊其背。急歸視女。女方睡驚覺云。夢中間爺呼故來。所衣藍布衫上。手掌油迹宛然。桂林魏太守女病危。夫人延陳鬼師視之。陳索百金為謝。太守素方嚴。拘而杖之。將置之獄。鬼師笑曰。杖我母後。悔。方杖鬼師。女忽于牀上呼曰。陳鬼師命二鬼杖我臂。拉我入獄。夫人大恐。力勸放之。許以重謝。陳曰。業為祟鬼所驚。吾力不能。女竟死。

馬家墳

伊都拉年二十一。入直羽林。假日獵蘆溝橋之西。見羣雀飛入林際。因馳馬縱鷹。攫之。雀驚散。少年將往收鷹。見深林內有人臂鷹而立。以右手刷其羽毛。諦視之。自手至足。皆枯骨也。駭而奔告諸僕。從彈以鳥槍。枯骨人不見。伊收鷹行里許。望見高樓大廈。以為貴人莊院。各下馬。見老婦人冉冉來。戴大髻衣杏黃袍。錦鞵素襪。婢數人向伊呼曰。汝非某家郎乎。余為汝中表姑。既至此。何不過我。伊趨前問起居曰。某以當差內府。不識大人居址。請往候安。老婦先行招諸僕從曰。汝輩俱來少息。入第堂宇深邃。老婦趺坐榻上。與語近事甚悉。呼其女

出見曰汝妹也年十八矣伊見其貌美心為之動老婦曰郎君遠獵得毋渴乎食以瓜大倍于常并賜諸從者皆叩頭謝出侍者引至左房與女子坐語良久俄而一華服丈夫冠珊瑚頂孔雀翎昂然自外入少年起執手問訊坐定丈夫曰頃于樹林內得鷹絕佳甚愛之忽有何人放火槍幾為所中鷹逸去可惜伊聞之始悟為鬼默不敢語因詭請如廁出門上馬而馳僕從六七八人各色若死灰行數十步回望之松楸宿草而已詢之土人曰此馬家墳也昔有馬將軍者以陣亡暨其夫人并一女同葬于此

天府星

曹能始先生飲饌極精厨人董桃媚尤善烹調曹宴客非董侍則滿座為之不懽曹同年某督學蜀中乏作饌者乞董偕行曹許之遣董董不往曹怒逐之董跪而言曰桃媚天府星也因公本仙官故來奉侍督學凡人豈能享天府之福乎爾來公祿將盡某亦行矣言畢升空向西去良久影逝不喻年曹竟不祿

夢中聯句

曹少時遇太平書坊得叔山集歸夜閱之倦掩卷卧聞叩門聲啟視則同學遲山友也攜手登臺仰見明月友山賦詩云冉冉乘風一望迷曹云中天烟雨夕陽低來時衣服多成雪遲

云。去後皮毛盡屬泥。但見白雲侵月冷。曹云。何曾黃鳥隔花啼。遲云。行行不是人間象。曹云。手挽蛟龍作杖藜。吟罷友山別去。學士歸語其妻。妻不答。轉呼僕。僕亦不應。復坐北窗。取椒山集掀數頁。回顧已身卧竹牀上。大驚。始知夢也。驚醒起視椒山集。宛然掀數頁。而次日友山計至。

碧眼見鬼

河南巡撫胡公寶。碧眼碧色。自幼能見鬼物。九歲猶不言。尚記前生事。能言後不復記矣。自言人間街衢堂屋。在在有鬼。惟朝廷午門內無之。某市口刑人處。鬼尤叢集。遇人氣盛避之而行。衰弱則摩肩而過。或有所擲掄者。其人必病。午前猶不甚出。午後道路紛紛。然其舉止率皆卑瑣齷齪。無昂偉正大者。公一生不肯入廟。神佛見之。往往起立。嘗述所經歷者。尊莫尊于東嶽大帝。面薄繁盛。奇莫奇于金將軍。遍體金色。毛孔閃閃生萬道金光。醜莫醜于狹面神。身長三尺。面長四尺。闊止五六寸。令人對之欲嘔。他如如來仙子。關公蔣侯。皆未之見也。幼時過土地祠旁。塑牛頭鬼。公踐其角。鬼隨歸家。以角抵公卧牀。震撼不已。隨患瘧。牛壓其胸。太夫人祭之方去。人問胡公官貴。何神佛見之尚起立。而牛頭賤鬼乃敢擲掄之耶。余答之曰。惟是神是佛。正直聰明。故知其為貴人正人而敬之。牛則無知也。何敬之有。

公撫河南時。朔日行香。未至廟。忽低頭持扇遮面。司道迎接打恭。岸然不答。公素謙。一旦改常。司道大疑。越一日。乘間問曰。公某日行香。如有意拒絕我等者。得毋有所開罪乎。公曰。非也。前日見廟前。有天蓬神兩位。被河神鎖繫。求我說情。我若允許。則彼原有罪。如不允。則天蓬神纏擾不清。故佯為不見而過之耳。

龍母

常熟李氏婦。孕十四月。產一肉團。盤曲九折。瑩若水晶。懼棄之河。化為小龍。擘空而去。逾年李婦卒。方殮。雷雨晦冥。龍來哀號。聲若牛吼。里人奇之。為立廟虞山。號龍母廟。乾隆壬午夏。大旱。牲玉既罄。卒無靈。桂林中丞以為大戚。其門下士薛一瓢曰。何不登堂拜母乎。中丞遣官以牲牢禱龍母廟。翌日雨降。

清涼老人

五臺山僧號清涼老人。以禪理受知鄂相國。雍正四年。老人卒。西藏產一兒。八歲不言。一日剃髮。呼曰。我清涼老人也。速為我通知鄂相國。乃召小兒入。所應對皆老人前世事。無舛指。侍者僕御能呼其名。相識如舊。鄂公故欲試之。賜以老人念珠。小兒手握珠叩頭曰。不敢此僧奴前世所獻相國物也。鄂公異之。命往五臺山坐方丈。將至河間。書一紙與河間人袁某。

道別緒甚款。袁故老人所善。大驚。即騎老人所贈黑馬來迎。小兒中道望見。下車直前抱袁腰曰。別八年矣。猶相識否。又摩馬鬣笑曰。汝亦無恙乎。馬為悲嘶不止。是時道旁觀者萬人。皆呼生佛羅拜。小兒漸長大。纖妍如美女。過琉璃廠。見畫店鬻男女交媾狀者。大喜。諦玩不已。歸過柏鄉。召妓與狎。到五臺山。遍召山下淫嫗。與少年貌美陰巨者淫媒。親臨觀之。猶以為不足。更取香火錢。往蘇州聘伶人歌舞。被人劾奏。疏章未上。老人已知。嘆曰。無曲躬樹而生色界天。誤矣。即端坐趺跏而逝。年二十四。吾友李竹溪與其前世有舊。訪之。見老人方作女子妝。紅肚襖。裸下體。使一男子淫已而已。又淫一女。其旁魚貫連環而淫者無數。李大怒罵曰。活佛當如是乎。老人夷然應聲作偈曰。男懽女愛。無遮無礙。一點生機。成此世界。俗士無知。大驚小怪。

徐崖客

湖州徐崖客者。尊子也。其父惑繼母言。欲置之死。崖客逃雲遊四方。凡名山大川。深巖絕澗。必攀援而上。以為本當死之人。無所畏。登雁蕩山。不得上。晚無投宿處。旁一僧目之曰。子好遊乎。崖客曰。然。僧曰。吾少時亦有此癖。遇異人授一皮囊。夜寢其中。風雨虎豹蛇虺。俱不能害。又與纏足布一疋。長五丈。或山過高。投以布。便攀援而上。即或傾跌。但手不釋布。緊握之。

墜亦無傷。以此遊遍海內。今老矣。倦鳥知還。請以二物贈公。徐拜謝別去。嗣後登高臨深。頗得如意。入滇南。出青蛉河外。千餘里。迷道。砂磧渺茫。投囊野宿。月下聞有人搜于皮囊上者。聲如潮湧。偷目之。則大毛人。方目鉤鼻。兩牙出頤外數尺。長倍數人。又聞沙上獸蹄雜沓。如萬羣麋兔被逐狂奔者。俄而大風自西南起。腥不可耐。乃蟒蛇從空中過。驅羣獸而行。長數十丈。頭若車輪。徐惕息。噤聲而伏。天明出囊。見蛇過處。兩旁草木皆焦。已獨無恙。飢無乞食處。望前村有若烟起者。奔往。見二毛人並坐。旁置鑊。熱芋甚香。徐疑即月下遺搜者。跪而再拜。毛人不知。哀乞救飢。亦不知。然色態甚和。脫徐而笑。徐乃以手指口。又指其腹。毛人笑愈甚。啞啞有聲。響震林谷。若解意者。賜以二芋。徐得果腹。留半芋歸。視諸人乃白石也。徐遊遍四海。仍歸湖州。嘗告人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凡荒莽幽絕之所。人不到者。鬼神怪物亦不到。有鬼神怪物處。便有人矣。

虎銜文昌頭

陝西興安州民某。六月娶妻。天大暑。路遠。新婦以紅巾裹首。不勝悶熱。暴死車中。其父母悲甚。買棺殮之。不便。仍舁至家。乃厝之城外古廟後。棺不甚堅厚。會大雨涼氣。浸入棺中。女復活。嚀嚀有聲。廟中僧師徒二人聞而視之。啟其棺。嫣然美婦也。扶起。以湯藥灌。甦抱女入寺。

其徒思獨占此女。囑師買酒飲。半醉持斧斫殺之。即以女棺盛其師屍。置廟後。而負女逃居別村文昌祠。蓄髮為伏居道士。逾年。夜忽有虎跳入祠中。將所塑文昌帝君頭銜去。而遺下乳虎三隻。村隣喧傳。爭來看虎。女之父母亦至。突見其女以為鬼也。抱哭良久。女不能隱。具陳始末。且告以占妻殺僧事。其父母控官訊鞠得實。掘驗僧屍。置其徒于法。女交父母領歸。此事嚴侍讀冬友從陝西歸。親為予言。

採戰之報

京師人楊某。習採戰之術。能以鉛條入陰竅。而呼吸進退之。號曰運劍。一鼓氣則鉛條觸壁。鏗然有聲。或吸燒酒至半斤。妓妾受其毒。淫者衆矣。忽自悔非長生之道。乃廣求丹竈良師。相傳阜城門外白雲觀。元時為邱真人所建。每年正月十九日。必有真仙下降。燒香者畢集。楊往伺焉。見一美尼偕衆燒香。衣褶能逆風而行。風吹不動。意必仙也。向前跪求。尼曰。汝非楊某學道者乎。曰然。曰我道須擇人而傳。不能傳汝俗子。楊愈驚。再拜不已。尼引至無人之所。與丹粒二丸。曰二月望日。候我于某所。此二丹與汝。可先吞一丸。臨期再吞一丸。便可傳道。楊如其言。歸吞一粒。覺毛孔中作熱。不復知寒。而淫慾之念。百倍平時。愈益求偶。坊妓避之。無敢與交者。至期吞丹而往。尼果先在一靜室。弛其下衣。曰盜道無私。有翅不飛。汝亦知

古人語乎。求傳道者。先與我交。楊大喜。且自恃採取之術。聳身而上。須臾精潰不止。委頓于地。尼喝曰。傳道傳道。惡報惡報。大笑而去。五更蘇醒。乃身卧破屋內。聞門外有賣漿者。匍匐告以故。舁至家中。三日死矣。

木皂隸

京師寶泉局有土地祠。旁塑木皂隸四人。爐頭銅匠。咸往祀焉。每夜衆匠宿局中。年少者夢中輒被人雞姦如魘寐。然心惡之。而手足若有所縛。不能動。亦不能叫呼。旦起摸穀道中。皆有青泥。如是月餘。羣相揶揄。終不知何怪。後祀土地。見一隸貌如夜間來淫人者。乃訴之官。取鐵釘釵其足。嗣後怪絕。

王清本

湖北巡撫陳公。墓其父文肅公于祖塋。卜有日矣。其弟繩祖。夢有持帖來拜者。上書王清本三字。入門則十三人也。坐無一語。俄而十二人辭去。獨留一人。告公曰。此十二人皆河神也。公驚醒。次日到墳。伐其樹之礙路者。樹文有王清本三字。數之十二枝也。大駭。遂命停斧。其木今尚存于家。此事嚴侍讀為余言。并云偶閱五色線說部。果載河神名王清本。

女化男

耒陽薛姓女。名雪妹。許字黃姓子。嫁有日矣。忽病危。昏瞶中。有白鬚老人。村其身至下體。女羞澀支拒。白鬚翁迫以物納之而去。女大啼。父母驚視之。已轉為男身矣。病亦霍然。鄒令張錫組署耒陽。慕陶梅軒方伯以會審來。喚驗之。果然面貌聲音。猶作女態。但腎囊微隙。宛然陰溝也。薛本二子。得此為三。改雪妹名為雪妹。

井泉童子

蘇州繆孝廉源。余年家子也。其兒喜官。年十二。性頑劣。與羣兒戲。搜于井中。是夜得疾。呼為井泉童子。所控府城隍。批責二十板。旦起視之。兩脅青矣。疾小痊。越三日復劇。又呼曰井泉童子。嫌城隍徇同鄉情。而罪大罰小。故又控于司路神。神云。此兒污人食井。罪與蠱毒同科。應取其命。是夕遂卒。問城隍何人。曰周公範。蓮庚戌翰林。蘇州人為河南某郡太守。正直慈祥。每杖人不忍看。必以扇掩其面。

射天箭

蘇州陶夔典之弟某。年十六。好仰空發矢。號曰天箭。忽一日。射畢投弓。大叫曰。我太湖水神。朝天過此。被汝射傷我臂。罪當萬死。舉家跪求。卒不能救。病一日而死。夔典謂余曰。弟誠頑劣。然以鬼神之靈。而不能避兒童之箭。亦不可解。

神秤

張玉奇。武進縣戶房書吏也。解錢糧至蘇州。過橫林地方。白日仆地。越一日。蘇自言被金甲人擒去。至大院落。呼曰。大師父。惡人來矣。上坐青面獠牙者云。既是惡人。著即拘禁。金甲人跪請曰。玉奇有朝廷公事在身。未便羈留。且放還陽。候其事畢。再行審訊。未遲。青面者許之。張遂活。解糧至蘇。率批歸。仍過橫林。宿旅店中。夢金甲人又來。將玉奇引見大師父。即青面者。大師父判曰。取玉奇生手功過簿來。稱其輕重。再行治罪。左右取一秤。至金星照耀。其權以紫金石為之。凡善事用紅標籤。惡事用黑標籤。分投秤盤中。頃刻間。紅輕黑重矣。張戰慄不已。俄而有人取紅簽文書一卷投之。則秤盤中諸黑盡為所壓。紅簽重不可量。青面者曰。有此大功德。可放還陽。增壽一紀。玉奇驚醒。以此語人。人問可認得是何文書。曰。我所承辦。豈有不認。此常州劉藩司名某者。抄家案也。劉被抄時。所籍田產佃戶。陳欠甚多。縣令某欲按數比追。玉奇陽承奉其言。而夜中故意不戒。于火盡焚之。以此被杖。其事遂已。想壓秤者。是此事也。玉奇至今尚存。

莊明府

莊明府所未官時。館廣西橫州刺史署中。畫卧書室。夢青衣人持帖云。城隍神奉請。莊隨行。

至一衙署。城隍神降階迎。叙寒溫畢。道為某案事。君作中證。故屈來質對。無干礙也。莊唯唯。即告以當年作中原委。城隍笑領之。呼僮置酒。神南向。莊西向。曰。敝署有幕友四人。可許作陪否。莊首肯。左右即請四先生來。皆非素相識者。彼此相揖。不交一言。四先生依城隍而坐。離莊甚遠。階下紅燈四盞。光熒熒然。宴畢。莊知為陰府。因問終身之事。可預知否。城隍神亦無難色。命左右取四簿。至上帖紅簽。有橫死。天死。老壽。四柱名目。莊本身註在老壽簿上。有妻某子某妾某云云。莊其時尚無子。無妾也。莊辭別城隍神。命青衣者依原路送還。出衙見街上搭臺演戲。觀者如堵。莊問何班。青衣者曰。郭三班也。中有白鬚老人馮某。是莊舊隣。死久矣。一見便來攜手。且託云。我塋某地。棺為地風所吹。現在傾仄。君歸告我兒孫。改塋為安。莊自粵歸。如其言。告知馮家。啟墳視之。棺果斜朽。十餘年來。莊之遭際。歷歷如夢。惟所云為某中證事。不肯向人言。

淨香童子

桂林相國陳文恭公幼時。扶乩仙判牒云。人原多道氣。更本是仙才。後文恭歷任封疆。位至宰相。似此仙語。未滿其量。公卒後數年。蘇州薛生白之子婦病。醫治不效。乃扶乩求方。乩判云。薛中立可憐。有承氣湯而不知用。尚得為名醫之子乎。服之果愈。問此仙何人。曰。我葉天

士也。蓋天士與生白在生時各以醫爭名而中立者生白之子故謔之從此蘇人求方者畢集。凡所判藥應手而痊。一夕告別大書云。我為大公祖淨香童子所召。不得不往。衆駭然問淨香童子何以有公祖之稱。曰陳文恭公已復淨香童子之位矣。陳故蘇州巡撫也。

棺尸求祭

常州御史吳龍見文端公之曾孫也。其弟某館于李氏廳宇甚寬。旁有古棺。總帷塵滿。吳亦習見。不以為怪。一夕月明時。棺中橐然有聲。則前和開矣。中伸一臂出。紗帽白髯。手指其腹。自稱飢渴求祭。吳許之。白髯者向棺中取淡黃色袍服相畀曰。此明朝萬曆皇帝所賜也。今以為謝。吳不敢受。夜漸闌。棺合縫如故。吳次日告主人。為建齋醮。據云。此棺乃李氏高祖名傑。前明侍郎。以子孫甚多。惑于風水。故未葬耳。

沈椒園為東嶽部司

嘉興盛百二。丙子孝廉。受業于沈椒園先生。沈歿數年。盛夢遊一處。見椒園乘八轎。儀從甚盛。盛趨前拱揖。沈搖手止之。隨入一衙門。盛往投帖求見。聞者傳諭。此東嶽府也。主人在此作部曹。未便進見。盛知公為神。乃踉蹌出。見柳陰下有人。傍徨獨立。諦視之。椒園表弟查某也。問何以在此。曰椒園表兄招我入幕。我故來。及到此又不相見。未知何故。我有大女明姑。

冬月將出嫁。我要過此期纔能來。而此意無由自達。奈何。盛曰。若如此。我當再扣先生之門。如得見。則并達尊意。何如。查曰。幸甚。盛仍詣轅門。向聞者述所以。又來求見之故。聞為傳入。頃之聞者出曰。主人公事忙。萬不能見。可代致意。查相公速來速來。不能待。至冬月。即查大姑娘亦隨後要來。不待婚嫁也。盛以此語覆查。相與歔歔而醒。是時春二月也。急往視查。彼此述夢皆合。查撫然不樂。其時查甚健。無恙。至八月間。查以瘧亡。九月間。查女亦以瘧亡。椒園余社友同舉鴻詞科。

子不語卷十七終

子不語卷十八

隨園戲編

陝西茶客

陝西茶客某。販茶江南歸。宿閬鄉旅店。其東廂先有居者。山東二布客也。彼此晚膳畢。閉門睡矣。客夢有怪物。披髮赤。短鬚四面。撞門入。手持鐵索。取東廂二布客鎖之。隨鎖茶客三人。共索如魚貫然。縛門外柳樹上。怪又撞入。他店去。二布客鐵鍊甚緊。不能動。茶客鍊稍鬆。苦掙得脫。驚醒以為夢也。告店主。亦不甚怖。次日五更。店主大喊。東廂二客死矣。半里外飯店中。亦死一驪夫。

山娘娘

臨平孫姓者。新婦為魅所憑。自稱山娘娘。喜敷粉。著豔衣。白日抱其夫。作交媾穢語。其夫患之。請吳山施道士作法。方設壇。其妻笑曰。施道士薄薄有名。敢來治我。我將使之作王道士。斬妖矣。王道士斬妖者。俗演戲笑道士之無法者也。即以手按其婦腹下。穢血噴之。法果不靈。道士曰。我有辟穢符在枕中。命其徒取而張之。再生壇作法。妻有懼色。亦坐几上。揮帚作法。彼此鬪良久。其夫見三日神。擒一白猴。大五尺許。投堦前。猴俯伏。道士取而擲之。屢擲屢

小。縮如初生小猫。乃取入瓦罈中。封以符印。旋有黑氣從罈中出。次日投江中。婦病遂愈。

瓜洲公子

杭州大方伯地方。有胡姓姑嫂二人同居一樓。清明日。嫂見瓦上有搭柳為橋者。疑是兒戲。用竿挑去之。晚間有羽衣男子。哭至牀前曰。我瓜洲公子也。與汝姑嫂有緣。故折柳做鵲橋。從瓦上度來。以應清明佳節。汝何得拆去。言畢。住房中。憑二女為祟。其家請道士念玉皇經。解禳之。道士方至。怪以溺器擲之。經卷淋漓。道士逃去。胡翁遣老媪五人守夜調護。則五媪髮皆成辮。絲絲相接。非拖曳不能行。如是者月餘。其女久有壻家。遂擇日嫁之。怪曰。某家無緣。我不能往。在此徒挾一美。亦覺蕭索。請從此辭。因謂胡翁曰。我在此鬧。汝久甚愧。無以為報。我有妹甚美。願贈汝為妾。未知汝肯納否。胡請見。怪許之。命中堂垂簾觀之。果望見絕色女子。胡不覺心動。急請婚期。怪曰。我願以汝為妹夫。而妹嫌汝老醜。心頗不肯。汝能將頸下鬚盡去之。則姻事成矣。胡年五十餘。肥而多髯。惑其言。一旦盡剃之。怪在空中大笑而去。妹竟不來。

王白齋尚書為潮鳴寺僧

余同年王白齋。少年美秀。初入學時。年纔十七。偶遊潮鳴寺。見影堂老僧像。不覺毛髮漸滯。

還家遂病。嗣後過寺不敢入。及探花及第時。夢老僧以線香五十四枝與之。曰。我有三弟子。一夢麟。一錢維城。一汝也。汝將來司刑名時。當超度某案。再來歸依原位。白齋祕而不言。後果為大司寇。壽五十四而終。卒不知所超度者何案也。

白天德

湖州東門外有周姓者。其妻踏青入城染邪。歸其家。請道士孫敬書誦天蓬咒。用拷鬼棒擊之。妖附其妻供云。我白天德也。為崇者我弟維德。與我無干。孫書符喚維德至。問汝與周家婦何仇。曰。無仇。我路遇愛其美。故與結緣。方愛之。豈肯害之。問汝向住何處。曰。附東門元帝廟側。偷享香火已數百年。孫曰。東門廟是元帝太子之宮。當時創立。原為鎮壓合郡火災。故立廟。離宮東首。汝何得妄云元帝廟耶。妖云。治火災當治其母。不當治其子。猶之伐木者當克其本。不克其枝。汝作道士。而五行生克之理。茫然不知。尚要行法來驅我耶。拍其肩大笑去。周氏妻亦竟無恙。

髑髏乞恩

杭州陳以夔。善五鬼搬運法。替人圓光。頗有神效。其友孫姓者。宿其家。夜半牀下走出一白髮翁。跪而言曰。乞致意陳先生。還我髑髏。使我全屍。孫大駭。急起以燈照牀下。則髑髏一具。

存焉。方知陳驅役鬼物。皆向敗棺中。取其天靈蓋來施符用咒。故也。孫初勸之。陳猶隱諱。取牀下骨示之。陳乃無言。即送還原處。未幾陳為羣鬼所擊。遍身青腫死。

錫鏤一定陰間准三分用

杭州龔徽垣生員。原任甘泉令。龔明水之從子也。病中夢遊陰府。街巷店鋪。與陽間無異。惟黃沙迷漫。不見日月。見店鋪中有司櫃者。故所識也。趨往問路。司櫃者笑曰。此間無路。汝至此尚欲何往。再問不答。徽垣不得已。徬徨道中。有乘四轎呵嘍而來者。近視之。已之岳翁某也。趨而問焉。翁慘然曰。此非人間。汝何至此。徽垣方知其身已死。因自述病中原委。并問其父母壽算。岳翁曰。此事非我所司。汝叔父明水先生。現在王府教書。汝可往問。但王府尊嚴侍衛甚衆。非重用門包不能通報。徽垣問門包何物。曰。亦不過陽世通用之錫鏤耳。凡陽世燒錫鏤一定。陰間准作三分用。或有破損濕爛者。僅准一二分用。徽垣聞言。急往王府。忘其身未帶錫鏤。至一宮門。侍衛者如林。見徽垣果伸手索賄。而徽垣無以應也。但口稱家叔明水在此教書。煩為通報。侍衛者怒罵曰。一老腐頭中。在府已甚可厭。怎禁得又添一小腐頭。巾來揮杖擊之。一驚而醒。家人已環泣於旁。後數月。徽垣忽無故縊死。

雞卵擔糞

杭州清泰門外有觀音堂徐姓者其妻為五通神所據每朔望至其家飲啖有事必預為通知妻故窮苦佐其夫糞田神憐之代為擔糞以兩空殼雞卵為桶盛糞石許細竹管挑之較多於木桶盛者而所灌田尤肥

狐丹

常州武進縣有呂姓者婦為狐所憑化作美男子戴唐巾為人言休咎有驗有不驗來問卜者狐或外出則命書一箋焚之存其灰於罈中狐來口吐物紅色如小鏡然大不過寸許持向罈中照灰便能朗誦所焚之語絲毫無誤照畢仍吞入腹中或云此狐丹也狐有批答輒令婦口授之慮其遺忘則以手招婦手指之中節便能記憶雖長篇韻語俱能成誦過此則依然不識字也有某秀才為婦中表親欲與狐唱酬囑轉致狐狐曰有一對秀才能屬對即與酬答可也紅白桃花映紙窗花無二色婦以告秀才不能對慚而退此狐至今猶存其家錢竹初明府為予言

處州溺婦奇獄

處州鄉民陳瑞送妻還其母家路過半塘橋婦溲於廁久而不返陳往尋不得望前村攢屋中紅裙外露急往視之果其妻裙也似被人曳入棺中露半幅於外心疑僵尸作祟將奔出

之以救其妻。訪問棺主。有張某云。此我家姑母棺也。姑母死時。年二十餘。其子又亡。無力營葬。久攢於此。陳請開棺。初不許。陳哀求至再。始許之。劈開則一白鬚男子。手持某妻之裙。而不見某妻之身。於是陳以失生妻控官。張以失死姑控官。官不能斷。至今懸為疑獄。

道家有金骨法

杭州龍井初開時。商人葉姓者。司其事。有倪某者。為葉擇開工日期。後十年。葉身故。倪忽暴病。有羣鬼附其身。語音不一。曰。還我骨。還我骨。聲啾啾然。楚越吳魯音皆雜有也。最後有自稱陳朝傳將軍者。曰。我助蕭摩訶南征北討。葬此千年。汝何得與葉某擅傷我骨。家人環求。曰。此官府所命。主人力不能抗。將軍何不相諒耶。將軍曰。此雖公事。不可違。然汝與葉某理宜將掘骨暴棺事。告知官府。官府不從。便與汝無罪。令汝等並不告官。而擅將我等數十人骨。混行拋擲。以致男裝女頭。老接少脚。至今叢殘缺散。鬼如何安。家人請用佛法解禳。將軍曰。佛無能為。惟道家有金骨法。汝往求之。於是葉家人訪有禮斗人施柳南。萬近蓬等。往而拜求。遂設壇於龍井。作法七日。見西湖神燈赫然散滿水上。或疊高為塔。或橫排為雁字。或團聚如大車輪。或散作流螢萬點。須臾斗姥下降。霞珮瓔珞。嚴妝不可逼視。牽二囚來。即葉某與倪姓也。皆跪階前。鬼數十爭來笞擊。斗姥喝曰。此亦汝等劫數。毋庸仇怨我。命九幽使

者。盡提殘骨。為汝等補還可也。少頃。髑髏數十具。皆有白氣。縈繞旋滾成團。其缺處皆圓滿矣。將軍長丈餘。披金甲。率羣鬼拜謝。斗姥葉亦解鎖。合掌膜拜而去。倪病遂愈。此事近達為余言。

批地藏王頌

兩江總督于成龍未遇時。夢至一宮殿。上書地藏王府四字。殿上老僧。跏趺閉目。于心念地藏王主人間生死事。家有老僕某。愿而勤。久病不起。因長揖告訴。求為延壽。再三言。僧默然不應。于怒。負前手批其頰。老僧開眼笑。屈一指示之。醒而告人。皆云。地藏王一指。當是延壽一紀已而老僕病愈。果又生人間十二年。

儒佛兩不收

杭州楊生兆南。業儒。兼通禪學。歿後一年。託夢於其妻曰。人死必有所歸。我故儒士。司魂者送我於文昌所。帝君出題試我。我不能作。帝君不收。司魂者再送我佛菩薩處。佛出經問我。我不能解。佛又不收。徬徨陰間。無歇足之地。不得已。將以某月日。投生張某家。自念我一生好佛。汝須往告張家。勿以葷乳。我免再墮落。張故兆南友也。臨期視之。其家果生一男。盤膝而坐。哭三年不止。張氏啖以葷。哭遽止。而兒遂犯驚癇之疾。此乾隆四十三年事。

鳥門山事

紹興東關有張姓者。妻病延醫。行過鳥門山。遇白鬚叟相隨而行。時天已晚。覺此叟足不貼地。映夕陽無影。心疑為鬼。問其蹤跡。叟亦不諱。曰。我非人。乃鬼也。然有求於君。非害君者。我有骸骨。葬鳥門山之西。被鑿石者。終日鑽斫山石。就傾我墳中。朽棺業已半露。不久將墜入河中。幸君哀我。為改葬之。君前去到新橋地方。有五個溺水鬼。坐而待君。我為君先往驅除之。出懷中朱家糕與張食。曰。明日請到朱家。以朱家包糕紙為證。張與偕行至新橋。果有黑氣五團。踞橋坐。叟先往折樹枝打之。聲啾啾然。盡落於水。張到醫家。叟再拜別去。次日。張往朱家買糕。出其紙。果朱店中招帖也。告以原委。店主人悄然曰。君所見叟。姓莫名全章。故余戚也。渠改葬之事。何不託我而託君。想與君有緣。君命中不應死於五水鬼。故神靈命此叟為君驅除耶。引張往鳥門山。視其墓棺。離水僅尺許。乃別擇地改葬焉。

楊二

杭州楊二。素以拳棒為事。夏夜坐後園假山上乘涼。見石罅中出一小頭。先露其髮。再露其面。楊大駭。持棍擊之。頭不見。次日。宿樓中。聞樓下有著履聲。往索。歷落疑為賊。然心念偷兒無著履之事。有頃。履聲緣梯而上。則一白衣人。帶角長帽。手持四方燈籠。嘻嘻然向楊而笑。

楊擊以鐵尺。白衣人墜於樓下。作怒聲曰。好打。好打。待我喚夥計來。好好收拾你。次日楊召其徒告之。諸無賴噪曰。彼有夥計。我等亦有夥計。請護持老兄登樓打鬼。於是治肴痛飲。各持器械登樓。鬼竟不至。雞鳴時。諸無賴各倦臥。平明時起。尋楊二不覓。覓之已死於樓下竹榻上。

吳秉中

吳秉中居葵巷。故予舊宅鄰也。延汪名天先生訓其子姪。月夜至館中閒談。見牆上有一老翁。長尺許。白髮銳頭。坐而效其所為。吳喫烟。叟亦喫烟。吳拱手。叟亦拱手。以為大奇。呼汪先生觀之。先生所見無異。其姪錫九往觀。無所見。是年秋。秉中與汪俱死。而錫九至今猶存。

土窟異獸

閩商陳某與諸客泛海。遇颶風。飄至一山脚下。見山崖平坦可步。相率樵採。初進路甚仄。行一二里。即覺開曠。時天色將暮。聞海風蕭颯。林鳥啾啾。不敢深入。乃歸。次日風更甚。舟不行。舟中人悔昨未窮其境。約再往。拉陳與偕。跡前徑行八九里。有一溪水。色澄綠。旁有土山不甚高。穴中似有物喘息。眾懼竄走。陳恃胆力。上大樹。隱身覘之。食頃。其物出穴外。大倍水牛。而形似象。頂生一角。晶瑩犀利。盤踞石上。長嘯聲裂竹。木。陳驚懼幾墜。但見虎豹猿鹿各以

其屬至俯伏其下。不止千計。其物擇肥者踐之用舌舐其腹吸其血。百獸皆股慄不敢動。食三四獸復曳尾入穴。客乃下。尋舊徑歸。與衆言所見。終未知山與獸何名也。

雞脚人

閩商楊某。世以洋販為業。言其祖於康熙中。偕客出洋。遇旋風吹入海。汊其水四面高。惟中港獨低。又在海水之下。楊舟盤渦而下。人船俱無恙。至港底。見山川草木。田疇蔬穀。一如人世。惟無廬舍。岸側有船依泊。內有數十人。亦中州來者。見楊等歡如骨肉。因言此水惟閏年。月有一日。獨高與海水平。舟始可歸。然只一食頃耳。稍遲則又不得上矣。其人先被颶風吹至。時亦曾有人居此港。後遇閏水得歸。彼遲不及留。此六年。皆屢遇閏而失其時。故未得去。楊同舟客有四十人。帶有穀菜諸種。咸分土耕種。其地頗沃而收倍。且不須人灌溉。終日與前身人款接往來。幾忘身在世外也。惜無黃曆考日時。每食訖。咸登舟待水滿而已。一日。楊與客閒步野外。望隔溪有人行近溪口。皆長丈餘。無衣。身有毛。脚如雞爪。脰如牛膝。見楊啾唧作對語狀。音不可曉。歸與彼舟人言之。亦言來時曾於溪口見之。緣溪滿不得渡。倘其來此。吾輩寧有了遺耶。後六年八月。遇風水滿。與前身人同歸。楊家有老僕曾隨行者。今已八十餘。尚在。能道其詳。按臺灣有雞爪番。常栖宿樹上。此豈其苗裔歟。

海和尚

潘某老於漁業。願饒一日。偕同輩撒網海濱。曳之覺倍重於常。數人并力昇之出。網中並無魚。惟有六七小人。跌坐見人。輒合掌頂禮作狀。遍身毛如獼猴。髻其頂而無髮。語言不可曉。開網縱之。皆於海面行數十步而沒。土人云。此號海和尚。得而腊之。可忍飢一年。

一足蛇

謝大痴言其友某在黔。日往一村。見民家多懸一物。鱗甲瑩然。已腊而乾之矣。言此去五里有山。為樵採地。山脚為往來路徑。旁有枯樹一株極大。樹內藏一蛇。人首驢耳。耳能扇動。有聲。鱗如松皮。只一足如龍爪。吐舌甚長。躍行迅疾。近人輒以口噴毒氣。令人迷仆。然後以舌入人鼻。吸血飲之。村人募丐者。予以食。除其患。無有應者。逾年。有二丐應命。索重酬。眾為醵金如其數。其人取唾涎厚塗其身。裸而誘之。蛇果至。則急趨路旁田內。蛇追及之。陷於泥中。不能動。然後二丐躍起。以長竿繫刀盡力斫之。斷其首。乃死。村民家有被其害者。爭分其肉。

方蚌

有人在閩出海口樵採。至一山。見山澗內悉卧方蚌。大者丈許。小者亦長數尺。礪礪重疊。以千百計。其人驚方欲去。忽一蚌開口。其殼內有藍面人。如夜叉狀。卧其中。見人手足皆動作。

攫拏勢欲起而不得脫。蓋其軀生殼上。即借蚌殼為背。故不能脫殼而出。少頃眾蚌悉張口。皆有夜叉如前狀。其人倉皇急竄。聞背後剝剝有聲。眾蚌皆旋滾隨之。及舟。舟中人所以巨斧獲其一。并殼俱碎。夜叉亦死。帶歸示人。俱無知者。

山和尚

有李姓者。客中州。遇大水。登山避之。水勢驟漲。其人更上山頂。時已暮。見矮草屋。乃山民耕。地夜巡者所居。內悉藉以草。旁置一竹棚。其人宿焉。中夜聞踏水聲。視之。見一黑短胖和尚。遊水面將至。其人大呼。此怪稍却。少頃又前。其人窘急。取棚大擊。山民都集。怪遂去。終夜不復至。次日。水退。詢山人云。山和尚也。欺人孤弱。便食人腦。

贈紙灰

杭州捕快某。偕其子緝賊。每過夜。子不歸。其父心疑。遣徒伺之。見其子在荒草中談笑。少頃。走至攢屋內。解下衣。抱一朽棺。作交媾狀。其徒大呼。其子驚起。不得已繫褲帶。隨其徒歸。然猶淋漓不止。撫其陽。冷如冰雪。直至小腹。其母問之曰。兒某夜乞火小屋。見美婦人挑我。與我有終身之訂。以故成婚。月餘。且贈我白銀五十兩。母罵曰。鬼安有銀。少年取懷中包。擲几上。堅然有聲。視之。紙灰也。訪諸鄰人。攢屋中乃一新死孀婦。

湯翰林

錢塘湯翰林其五未遇時應試貢院僦屋而居苦其狹小見旁有大宅封鎖甚固杳無人居訪之鄰人云此杭州太守柴公廬也有惡鬼作祟以故無人承買湯素有胆曰借居可乎鄰人笑其狂亦無阻者湯遂開鎖啟門入見樓上有二桌四椅樓西有竹箱雖久無人居而塵埃不積湯心喜即挈行李登樓手一壺一棍秉燭讀書至三鼓陰風起於牕外燈焰縮小有披髮女子赤身噴血而進湯揮以棍女惘然曰貴人在此妾誤矣仍從窗出湯喜鬼已去將解衣安寢忽樓西廂內簌簌有聲視之則此女從西廂出手執裙襖豔色衣并梳篋等物若將膏沐者湯愈無恐且飲且讀書有頃女子梳妝畢著豔衣冉冉至前跪訴曰妾賈奇冤非公不能為我白者妾姓朱名筆花杭州柴太守妾也正妻妬而狡知太守愛妾不敢加害值妾產子時賄收生婆於落胎後將生桐油塗我產宮潰爛而亡妾兒名某正妻取以為子至今雖長成並不知為妾之子十年後君為湖北主考子當出公門下公須以妾冤告之妾尸猶埋此樓之東牆井邊有八角磚為記可命其來此改葬生母并指竹箱曰此皆妾藏首飾奩具處也妾亡時太守哀痛之至臨去吩咐家人勿持我箱還家恐觸目心傷故也後有來竊取者妾以陰風喝退之今此中尚存三百金可以奉贈湯為慘然唯唯而已後一如其言

樓上怪從此絕而屋亦轉售。

黑苗洞

湖南房縣在萬山之中。西北八百里皆叢山怪嶺。苗洞以千數。無人敢入。有采樵者。誤入洞內。迷路不能出。見數黑人。渾身生毛。語訕離似鳥。以草結巢。棲於樹巔。見樵人喜。以藤縛其手足。挂於樹梢。樵者自分死矣。俄而一老嫗從他巢中來。白髮高顙。略似人形。言語猶作楚聲。謂樵者曰。汝何誤入此洞耶。我亦房縣城中人。康熙某年。年荒乞食。迷入此洞。諸黑苗初欲食我。後摸我下體。知為女。遂留居巢中。為妻。指二黑毛人曰。此我兒也。尚聽我說話。我當救汝。樵人跪謝老嫗。騰身上樹。親解其縛。袖中出粟棗數枚。曰。為汝療飢。隨向二黑毛人耳語良久。語訕訕莫辨。手樹枝一條縛布巾於上。曰。有爾等同類。欲害我鄉鄰者。以此示之。俾知我意。二毛人送樵人行。三日許。纔得原路歸。路上人皆曰。此黑苗洞也。迷入者。都被其啖。從無歸者。

空中扯辯

蕪湖江口。巡司衙門弓兵趙信。年三十餘。尚未娶妻。忽一日。往野廟中。留連笑語。不肯歸家。人問之。則曰。吾贅於某氏矣。極誇其妻之美。家之富。次日又往。嬉笑如常。人與同行。毫無所

見知為鬼所弄。乃囑其父母苦禁之。閉門而通飲食焉。趙在房呼曰。我來我來。勿扯我辮。家人在窗眼中密窺之。見其頭上辮髮直豎空中。似有人提之者。於是防範愈嚴。三日後。聲響寂然。開戶視之。竟以辮髮自縊牀闌干上。

蓬頭鬼

涇縣于道士。能白日視鬼。常往城中趙氏家飲酒。密語主人曰。君家西樓夾牆內有鬼。蓬頭走出。東窺西探。形如竊賊。必是冤讎有所擒捉。但未知應在府上何人。主人曰。何以驗之。道士曰。我明日早來看鬼藏何處。即便告君。君可喚家人一一走過看鬼作何形狀。便見分曉。主人以為然。次日道士來曰。鬼在西廳案桌脚下。主人召集家丁往來桌前。鬼皆不理。其女六姑娘過。鬼向之大笑。道士曰。此其是矣。然且勿通知。今慮其驚怖也。主人問可禳解否。曰。此前生孽無可禳也。自後聞拋磚擲瓦之聲。月餘不絕。俄而六姑娘以產亡。家果平靜。

借絲綿入殮

蕪湖趙明府。必恭宰湖南衡陽。傷寒病劇。氣已絕矣。家人棺殮。綿絮無一不周。因其心口尚溫。故爾未殮。趙夢行黃沙中。茫茫然不見天日。過一小河。天漸開朗。有廟題曰。準提觀音菴。走入。見老僧趺坐。煮素麪甚香。覺腹中飢。向僧乞食。僧喝曰。汝何必在此乞食。可作速還家。

家中有麪等汝。趙踉蹌走出。遇鄉鄰吳某。拱手謝曰。蒙君見惠。使我體暖。趙不解所云。驚而醒。果聞素麪如菴中之香。蓋家人守屍鎮日不飯。故煮麵充飢。趙即索食。家人曰。老爺病月餘。湯水不沾。何能吃麵耶。趙必欲取食。家人無如何。與一甌。竟飲啖如常。而病亦愈。心中想吳某謝暖之說。亂夢無徵。絕不向家人言。及後二年。趙眷屬還燕。將昔年作殮之綿。裝箱帶歸。適吳某死當盛夏。無處買綿。其家殮時。來借絲綿。乃即與之。又三年。趙罷官歸。偶與家人談及前事。方知千里之外。兩年之前。此綿應歸吳用。生魂早來謝矣。

洞庭君留船

凡洞庭湖載貨之船。卸貨後。每年必有一整齊精潔之船。千夫拉曳不動。舟人皆知之。曰。此洞庭君所留也。便聽其所之。不復裝貨。舵工水手。俱往別船生活。至夜則神燈炫赫。出入波浪中。清晨仍歸原泊之處。年年船隻輪換當差。從無專累一家者。亦從無撞折損傷者。

纜將軍失勢

鄱陽湖客舟遇風。常有黑纜如龍撲舟而來。舟必損傷。號纜將軍。年年致祭。雍正十年。大旱。湖水乾處。有朽纜橫卧沙上。農人斫而燒之。涎盡血出。從此纜將軍不復作祟。而舵工亦不復致祭矣。

吳二姑娘

全椒金棕亭進士。寓揚州馬氏玲瓏山館。孫某年十七。文學頗佳。相隨讀書。祖孫隔房而寢。夜聞懽呼聲。以為魘也。起視喚之。孫即醒悟。棕亭還卧已房。未幾又魘。棕亭再往。其孫業已起坐牀上。對棕亭以兩手向上曰。請屈一指。則一指攣。曰。請屈五指。則五指攣。自後或叉手。或拱手。作態萬狀。棕亭呵之。泣求還家見母。乃呼轎送歸。病者自取衣冠靴帶著之。請祖父母上坐。拜別曰。兒即登仙去矣。舉家惶惑。莫知所為。日午神氣稍定。私拉乃祖耳語曰。無他。一小狐狸關我耳。語畢。瞽亂如初。自稱吳二姑娘。與我前世有緣。或云。妹子吳三姑娘也來了。姊妹二人要同嫁我。隨作淫穢語。令人難聞。拉棕亭向前呵氣一口。其冷如冰。從鼻管直到丹田。毛髮皆噤。鎮江蔣春農中翰贈天師符一張。方欲張挂。而病者遽來搶奪。幸係綾本。爪招不傷。棕亭張符向之。又被吹冷氣一口。符飛牕外。綾竟破裂。棕亭不得已。求禱城隍廟。關帝廟數日。忽病者呼接駕。接駕伏魔大帝至矣。棕亭悚然。率家人齊跪。病者呼棕亭名罵曰。金兆燕汝身為進士。而脫帽露頂。不穿公服迎我。有是理乎。棕亭叩頭謝罪。少頃復呼接駕。接駕孔聖人至矣。棕亭又叩頭迎接。文武二聖相與共語。嚙嚙不可辨。皆在病者口中。作山東山西兩處人口吻。如是者自午及申。舉家長跪哀求。不敢起立。腿脚皆腫。病者厲聲曰。

妖魔已斬。封爾孫為上真諸侯。吾當去也。粽亭叩送畢。進病者粥。病者向空招手曰。喫粥喫粥。狂言如故。粽亭大悟。文武二聖皆妖冒充。責病者曰。我年逾六十。從未受人欺哄。今乃為汝擲掄耶。病者縮首內向。掩口而笑。作得意狀。顛狂月餘。有林道士者。來言拜斗可以禳遣。粽亭於是設壇齋醮。終月誦經。如是七日。病者神氣漸清。乃急為完姻。入贅岳家。妖果不至。此乾隆四十七年三月間事。粽亭先生親為余言。

石獅求救命

廣東潮州府東門外。每行人過。聞喚救命聲。察之四面無人。聲從地下出。疑是死人更活。持鋤掘之下。土三尺許。有石獅子被蟒圍其頸。衆大駭。即擊殺蟒。而扛石獅於廟中。土人有所祈禱。靈驗異常。或不敬信。登時降禍。自此香火大盛。太守方公聞之。以為妖異。將毀其廟。民衆嘵嘵。幾激成變。太守不得已。詭言迎石獅入城。將別為立廟。衆方應允。昇至演武場。鉅碎石獅。投之河中。了無他異。太守方公名應元。湖南巴陵人。余按晉元康中。吳郡懷瑤家地下。聞吠聲。掘之。得二犬。長老云。此名犀犬。得者其家富昌。事載異苑。

旱魃

乾隆二十六年。京師大旱。有健步張貴。為某都統遞公文。至良鄉。漏下出城。行至無人處。忽

黑風捲起吹滅其燭。因避雨郵亭。有女子持燈來。年可十七八。貌殊美。招至其家。飲以茶。為縛其馬於柱。願與同宿。健步喜出望外。綢繆達旦。雞鳴時。女披衣起。留之不可。健步體疲。乃復酣寢。夢中覺露寒其鼻。草刺其口。天色微明。方知身卧荒塚間。大驚。牽馬。馬縛在樹上。所投文書。已誤期限五十刻。官司行查。至本都統。慮有捺攔情弊。都統命佐領嚴訊。健步具道所以。都統命訪其墳。知為張姓女子。未嫁與人。通姦事發。羞忿自縊。往往魘祟路人。或曰。此旱魃也。裸形披髮。一足行者。為獸魃。縊死尸僵。出迷人者。為鬼魃。獲而焚之。足以致雨。乃奏明啟棺。果一僵女尸。貌如生。遍體生白毛。焚之。次日大雨。

蠍怪

佟明府宰蒞城。有鄉民夏間。袒背坐石上。持麵一碗。食未畢。忽大呼。仆地而絕。衆人視之。背正中有洞深數寸。黑血泉湧。不知何疾也。具呈報官。疑為賣麵人所毒。佟公往驗。見所坐石旁有罅。黑血流入罅中。其下若有嚙嚼聲。乃命掘石下三尺許。石穴中有蠍如鵝大。方仰首飲血。尾彎環作金色。鄉民爭持犁鋤擊之。蠍死而尾不損。以驗死者之背。傷痕宛然。乃取蠍尾貯庫。至今猶存。

蛇王

楚地有蛇王者。狀類帝江。無耳目爪鼻。但有口。其形方如肉櫃。渾渾而行。所過處草木盡枯。以口作噙吞狀。則巨蟒惡蛇盡為舌底之水。而肉櫃愈覺膨然大矣。有常州葉某者。兄弟二人遊巴陵道上。見羣蛇如風而趨。若有所避。已而腥風愈甚。二人怖避樹上。少頃。見肉櫃正方如蝟而無刺。身不甚大。從東方來。其弟挾矢射之。正中櫃面。櫃如不知。負矢而行。射者下樹。將近此物之身。欲再射之。拔其矢而身已仆矣。良久不起。乃兄下樹視之。尸化為黑水。洞庭有老漁者曰。我能擒蛇。王象大駭。問之曰。作百餘个麵饅頭。用長竿鐵叉叉之。送當其口。彼略噙則去之。而易新者。如是數十次。其初饅頭黝爛如泥。已而黑。已而黃。已而微紅。伺饅頭之色白如故。而後衆人圍而殺之。如豚犬耳。不能噬人。衆試之。果如其言。

顏淵為先師判獄

杭州張紘秀才。夏月痢死。家貧無棺。從其叔乞助。叔居海鹽。往返五日。而紘魅言至天帝所。聽讞。已入死案。既而曰。諸生也。遣一官押至學宮。請二先師出。曰。是人已有成案。然必得二師決之一師曰。罪輕而情重。當死。一師曰。雖然。事尚可矜。渠非首謀。姑與減等。五年後改行。則已。其父官嶺南。有功德於民。姑押令見渠父。命原押官。押至嶺南。名宦祠見其父。父大呼曰。非吾子也。拒而不見。母夫人從室旁出泣曰。父不汝子矣。汝當速歸。改過。但汝死久。恐尸

壞可歸則歸。否則仍返帝所。自有處分。萬勿借他人屍也。遣鬼僕同至家。覘家人肯認否。及至家見屍。尚橫卧未壞。旁有一燈一飯。押者推紘什屍上。屍遽動。妻子哭而驚視之。其僕呼曰。認矣。可以報主母矣。遂去。紘已活。人爭問紘隱事。紘不言。後未五年。紘竟死。其從兄名綱者。毛西河友也。告西河曰。大清兵下杭州。潞王北去。其宮眷留匿塘西孟氏家。吾弟為王某所誘。謀出首取賞。既而悔之。不列名。後同王某出首者五人。皆暴死。吾弟死而復甦。然校性不改。與朱道士爭一鶴。乃私竄道士名于海寇案中。竟致之死。負先師之訓。違慈母之教。宜其終不永年也。問學宮先師姓名。紘曾言何人曰。其一顏淵。其一子服景伯。

豆腐架箸

四川茂州富戶張姓者。老年生一兒。甚愛之。每出遊。必盛為妝飾。年八歲出觀賽會。竟不返。遍尋至某溪中。已被殺矣。裸身卧水。衣飾盡剝去。張鳴於官。兇手不得。刺史葉公。身宿城隍廟求夢。夜夢城隍神開門迎葉。置酒宴之。几上豆腐一碗。架竹箸其上。旁無餘物。終席無一言。葉醒後解之。不得其故。後捕快見人持金鎖入典鋪者。獲而訊之。賊證息合。其人姓符。方知竹架腐上成一符字。

將金娥

通州興仁鎮錢氏女。年及笄。適農民顧氏為婦。病卒。忽魘呼曰。此何地。我緣何到此。我乃常熟蔣撫臺小姐。小字金娥。細述蔣府中事。啼哭不止。拒其夫曰。爾何人敢近我。須遣人送我。回常熟。取鏡自照。大慟曰。此人非我。我非此人。擲鏡不復再照。錢遣人密訪。蔣府果有小姐名金娥。病卒年月相符。遂買舟送至常熟。蔣府不信。遣家人到舟中看視。婦乍見能呼某某名姓。一時觀者如堵。蔣府恐事涉怪誕。贈路費。促令回通。婦素不識字。病後忽識字。能吟詠。舉止嫺雅。非復向時村婦樣矣。有何義門先生之姪。號權之者。向曾聘蔣府女未娶。女卒。因事來通。婦往見何。稱為姑父。與談舊事。一切皆能記憶。遂呼何為義父。何勸婦仍與原夫為婚。婦不肯。欲為尼。不果。此事在乾隆三十二年。

還我血

刑部獄卒楊七者。與山東偷參囚某相善。囚事發。臨刑。以人參賂楊。又與三十金。囑其縫頭棺殮。楊竟負約。又記人血蘸饅頭。可醫瘵疾。遂如法。取血歸奉其戚某甫抵家。忽以兩手自扼其喉。大叫還我血。還我銀。其父母妻子。燒紙錢。延僧護救之。卒喉斷而死。

子不語卷十九

隨園戲編

周世福

山西石樓縣周世福周世祿兄弟相鬪刀截兄腹腸出二寸許日久肚上創平復如口能翕張腸拖于外以錫碗覆之束以帶大小便皆從此處流出如此三載餘方死死之日有鬼附家人身詈其弟云汝殺我乃前生數定也但早了數年使我受多少污穢

韓宗琦

余甥韓宗琦幼聰敏五歲能讀離騷諸書十三歲舉秀才十四歲楊制軍觀風拔取超等送入數文書院掌教少宗伯齊召南見而異之曰此子風格非常慮不永年耳己卯八月初一日清晨忽謂其母曰兒昨得夢甚奇仰見天上數百人奔波于雲霧之中有翻書簿者有授紙筆者狀亦不一既而聞唱名聲至三十七名即兒名也驚應一聲而醒所呼名字一一分明醒時猶能記憶及曉披衣起俱忘之矣自以為天榜有名此科當中及至鄉試三場畢中秋月明如晝將欲繳卷聞有人呼曰韓宗琦好歸去也如是者三其聲漸厲若責其遲滯者甥應曰諾及繳卷時四顧無人踉蹌歸次日問諸同考友皆曰無之倘我輩即欲同歸必另

有稱呼。豈敢竟呼凡名。揭榜後。名落孫山。甥悵悵不樂。旋感病。遂不起。臨終苦吟。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二句。張目謂母曰。兒頓悟前生事矣。兒本玉帝前獻花童子。因玉帝壽誕。兒獻花時。偷眼觀下界花燈諸仙。嫌兒不敬。即罰是日降生人間。今限滿促歸。毋無苦也。卒年十五。蓋俗傳正月初九為玉帝生日云。

徐俞氏

鄧州牧徐廷璐。與妻俞氏伉儷甚篤。俞卒。徐慟甚。凡其粉澤衣香。一一位置若平時。取其半臂覆枕上。至一七營奠于庭。有小婢驚呼。夫人活矣。徐趨視。見夫人著半臂端坐牀上。子女家人奔集咸見之。徐走前欲抱其影。奄然漸滅。而半臂猶僵立良久始仆。一夕徐設席。若與夫人對飲者。執盃泣曰。素勞卿戒飲。今誰戒我耶。語未畢。手中盃忽失所在。侍立婢僕遍尋不得。少頃盃覆席間。酒已無餘。有妾語人曰。此後夫人不能話我矣。至夕見夫人直登卧榻。批其頰。頰上有青指痕。三日始滅。自是舉室畏敬甚于在生時。

琵琶墳

董太史潮青年科第。以書畫文辭冠絕時輩。性磊落而有國風之好。常與諸名士集陶然亭散步吟詩。獨至城堙下。忽聞琵琶聲。蹤跡之。聲出數椽敗屋。乃十七八美女子。著淡紅衣。據

窗理絃。索見董略無羞避。揮絃如故。董徘徊不能去。同人怪董久不至。相率尋之。見董方倚破牖癡立。呼之不應。羣呼之。董驚寤。而女子形聲俱寂。始道其故。衆入室搜索。敗瓦頽垣。絕無人跡。有蓬顆一區。俗所稱琵琶墳也。乃掖董歸。未幾以疾歸常州。卒于家。

曹阿狗

歸安程三郎妻少艾而賢。里黨稱三娘子。方夏日曉妝。忽舉動失常。三郎疑為遇祟。以左手批其頰。三娘子呼曰。勿打我。我鄰人曹阿狗也。聞家中設食。同人來赴。既至。獨無我席。我慚且餒。知三娘子賢。特憑之求食耳。勿怖。其隣曹姓大族也。于前夕果延僧人誦焰口經。阿狗者。乃曹氏無賴少年。未婚而卒者也。以阿狗無後。實未為之設食。聞此言亦駭。同以酒漿楮鏹。至三娘子前致祝。三娘子曰。今夕當專為我設食。送我于河。此後祭祀必有阿狗名。乃可。曹氏懼如其言。送之三娘子遂愈。

錢仲玉

錢生仲玉。少年落魄。遊蘭谿署中。值上元夕。同人咸出觀燈。仲玉中懷鬱鬱。獨不往。步月庭除。嘆曰。安得五百金。使我骨肉團聚乎。語畢。聞階下應聲曰。有有。仲玉疑友人揶揄之。遍視不見人。乃還齋坐。聞窗外謾謾聲。一美女褰幃入曰。郎勿驚。妾非人。亦非為禍者也。佳節異

鄉共此岑寂。適聞郎語。笑郎以七尺男子。何難得五百金哉。仲玉曰。然則頃云有有者。即卿耶。曰。然。仲玉曰。在何處。女笑曰。勿急勿急。即拉仲玉手同坐。曰。妾汪六姑也。葬此為汚泥所侵。求君改葬高處。必當如君言。以報問何病亡。女以手遮面曰。羞不可言。因問之曰。妾幼解風情。而生長小家。所居樓臨街。偶倚窗見一美少年方溺。出其陽紅鮮如玉。妾心慕之。以為天下男子皆然。已而嫁賣菜傭周某。貌既不佳。體尤瑣穢。絕不類所見少年。以此怨思成疾。口不能言。遂卒。仲玉聞之心大動。弛下衣拉女手使摸。而人聲忽至。女遽拂衣起曰。緣未到。仲玉送至牆下。女除一銀臂釧與之曰。幸勿忘言。畢而沒。仲玉恍然如夢。視銀釧竟在手中。乃祕之。次夕人靜。獨步牆陰。遍視不復見。乃誣主人。並出臂釧以證。主人異之。起土三尺許。得女屍。衣飾盡朽。肌色如生。與仲玉所見無異。右臂一釧猶存。仲玉解衣覆之。為備棺衾。移葬高阜。其夕夢女來謝曰。感郎信義。告郎金所。郎卧榻向左三尺。舊有人埋五百金。明當取之。如其言。果得金如數。

蝦蟆蠱

朱生依仁。工書。廣西慶遠府陳太守希芳。延為記室。方盛暑。太守招僚友飲。就席各去冠。衆見朱生頂上蹲一大蝦蟆。拂之落地。忽失所在。飲至夜分。蝦蟆又登朱頂。而朱不知。同人又

為拂落。席間穀核盡為所毀。復不見。朱生歸寢。覺頂間作癢。次日頂上髮盡脫。當頂墳起如瘤。作紅色皮。忽迸裂。一蟆自內伸頭。瞪目而望。前二足踞頂。自腰以下。在頭皮內。針刺不死。引出之。痛不可耐。醫不能治。有老門役曰。此蠱也。以金簪刺之。當死。試之果驗。乃出其蟆。而朱生無他恙。惟頂骨下陷。若仰孟然。

礮怪

高睿功世家子也。其居廳前有怪。每夜人行。輒見白衣人長丈餘。躡後以手掩人目。其冷如冰。遂閉前門。別開門出入。白衣人漸乃盡。見人咸避之。睿功偶被酒坐廳上。見白衣人登階倚柱立。手撚其鬚。仰天微睇。似未見睿功。在坐者。睿功潛至其後。揮拳奮擊。誤中柱上。挫指血出。白衣人已立丹墀中。睿功大呼趨擊。時方陰雨。為苔滑撲地。白衣人見而大笑。舉手來擊。腰不能俯。似欲以足蹴。而腿又長不能舉。乃大怒環階而走。睿功知其無能為。直前抱持其足。而力掀之。白衣人倒地而沒。睿功呼家人。就其初起處掘深三尺。得白瓷舊坐礮一個。礮上鮮血猶存。蓋睿功指血所染也。擊而碎之。其怪遂絕。

六郎神鬪

廣西南寧鄉里。祀六郎神人。或語言觸犯。則為祟。尤善媚女子。美者多為所憑。凡受其害者。

以紙鏝一束飯一盂用兩三樂人午夜祀之送至曠野即去而之他其俗無夕不送六郎也。有楊三姑者年十七美姿容日將夕方與父母共坐忽嫣然晚笑久之趨入房施朱傅粉嬌羞百態父母往問磚石自空擲下房門遂閉惟聞兩人笑語聲知為六郎亟呼樂人送之六郎不肯去及晨女出如常云六郎美少年頭戴將巾身披軟甲年可二十七與我甚恩愛不必送他去父母無如何越數夕忽倉皇奔出曰又一六郎來大鬚子貌甚猙獰與前六郎爭我相毆前六郎非其敵也行當去矣俄聞室中鬬聲甚劇似無物不損者父母乃召樂人雙送之兩人俱去三姑亦無恙。

返魂香

余家婢女招姐之祖母周氏年七十餘奉佛甚虔一夕寢矣見室中有老嫗立焉初見甚短目之漸長手紙片堆其几上衣藍布裙色甚鮮周私憶同一藍色何彼獨鮮問阿婆藍布從何處染不答周怒罵曰我問不答豈是鬼乎嫗曰是也曰既是鬼來捉我手曰是也周愈怒罵曰我偏不受捉手批其頰不覺魂出已到門外而老嫗不見矣周行黃沙中足不履地四面無人望見屋舍皆白粉垣甚宏敞遂入焉案有香一枝五色如秤桿長上面一火星紅下面綵絨披覆層疊如世間嬰孩所戴劉海搭狀有老嫗拜香下貌甚慈問周何來曰迷路到

此曰思歸手。曰欲歸不得。姬曰。嗅香即歸矣。周嗅之。覺異香貫腦。一驚而甦。家中僵卧已三日矣。或曰。此即聚窟山之返魂香也。

觀音作別

方姬奉一檀香觀音像。長四寸。余性通脫。不加禮。亦不禁也。有張媽者。奉之尤虔。每早必往佛前焚香。稽首畢。方供掃除之役。余一日晨起。呼盥面湯甚急。而張方拜佛不已。余怒。取觀音像擲地足蹋之。姬聞泣曰。昨夜夢觀音來別我云。明日有小劫。我將他適矣。今果被君作蹋。豈非數也。乃送入準提菴。余想佛法全空。焉得作如此狡獪。必有鬼物憑焉。嗣後乃不許家人奉佛。

兔兒神

國初御史某。年少科第。巡按福建。有胡天保者。愛其貌美。每升輿坐堂。必伺而睨之。巡按心以為疑。卒不解其故。胥吏亦不敢言。居亡何。巡按巡他邑。胡竟偕往。陰伏廁所窺其聲。巡按愈疑。召問之。初猶不言。加以三木。乃云。實見大人美貌。心不能忘。明知天上桂。豈為凡鳥所集。然神魂飄蕩。不覺無禮至此。巡按大怒。斃其命于枯木之下。逾月胡託夢于其里人曰。我以非禮之心。干犯貴人。死固當然。畢竟是一片愛心。一時癡想。與尋常害人者不同。冥間官

更俱笑我。揶揄我。無怒我者。今陰官封我為免兒神。專司人間男悅男之事。可為我立廟招香火。問俗原有聘男子為契弟之說。聞里人述夢中語。爭醮錢立廟。果靈驗如響。凡偷期密約有所求而不得者。咸往禱焉。程魚門曰。此巡按未讀晏子春秋。勸勿誅羽人事。故下手太重。若狄偉人先生。頗不然。相傳先生為編脩時。年少貌美。有車夫某亦少年。投身入府。為先生推車。甚勤謹。與雇直錢不受。先生亦愛之。未幾病危。諸醫不效。將斷氣矣。請主人至曰。奴既死。不得不言。奴之所以病至死者。為愛爺貌美故也。先生大笑。拍其肩曰。痴奴子。果有此心。何不早說耶。厚塋之。

玉梅

香亭家婢玉梅。年十餘歲。素勤。忽懶。終日昏睡。答之亦不改。每夜喃喃。如與人私語。問之不肯說。褫下衣驗其陰。已非處子。且潰爛矣。拷訊乃云。夜有怪狀。如黑羊。能作人語。陽具如毛錐。痛不可當。戒我勿告人。如告人。當拉我去置之死地。衆駭然。伺婢卧。夜竊聽焉。初作猫飲水聲。繼而呻吟。香亭率衆持棍入。燭照無人。問怪何在。婢指牀下曰。此綠眼者是也。果見眼光兩道閃耀處。帳色皆綠。棍擊之。跳起衝窗去。滿房帳鈎箱鎖之類。鏘鏘有聲。次日失婢所在。遍覓不得。薄暮。竈下人見風飄紅布裙一條。在柴房西角處。往尋得婢。痴迷不醒。灌以薑

汁。蘇曰。怪昨夜來云。事為汝主所知。不得不抱汝去。遂藏我于柴房中。約今夜仍來。問聽得猶飲水聲何耶。曰。怪每淫我先舐。後交口舐。差樂也。香亭即日呼媒者。將玉梅轉售他家。怪竟不往。

盧彪

余幼時同館盧彪。一日。至館。神色沮喪。問之曰。我昨日往西湖掃墓歸。遲城門閉矣。宿某店。家夜月甚明。雞鳴即起。踏月進城。至清波門外。小憩石上。見遠遠一女子來。向余俠拜。余疑其非人。口誦大悲咒。拒之。女如畏聞。而不敢近者。我逼而誦之。我愈近。女愈遠。我我驚。乃狂奔數里。將入甕城。見東方漸白。賣魚人挑擔往來。以為此時尚復何懼。何不重至舊處。一探蹤跡。行至前路。不料此女高坐石上。如有所待。望見我便大笑。奔前相撲。冷風如箭。毛髮盡顫。我惶急。再誦大悲咒。拒之。女大怒。將手向上一伸。兩條枯骨。側側有聲。面上非青非黃。七竅血流。我不覺狂叫。仆地。枯骨從而壓之。我從此昏昏無知矣。後有行路者。過扶起。以薑汁灌我。纔得蘇醒。還家。余急與諸窗友置酒。為盧壓驚。視其耳鼻兩竅。及辮髮中。尚有青泥。填塞。星星如小豆。或云皆盧所自塞也。故兩手亦皆泥污。

孔林古墓

雍正間陳文勤公世倌脩孔林。離聖墓西十餘步。地陷一穴。探之中空。廣闊丈餘。有石榻。榻上朱棺已朽。白骨一具甚偉。旁置銅劍。長丈餘。晶瑩綠色。竹簡數十頁。若有蝌蚪文者。取視成灰。鼎俎尊彝之屬。亦多破缺漫漶。文勤公以為此墓尚在孔子之先。不宜驚動。謹加磚石封砌之。為設少牢之奠焉。

史閣部降乩

揚州謝啟昆太守扶乩。灰盤書正氣歌數句。太守疑為文山先生。整冠肅拜。問神姓名。曰亡國庸臣。史可法。時太守正脩葺史公祠墓。環植梅松。因問為公脩祠墓。公知之乎。曰。知。此守土者之責也。然亦非俗吏所能為。問自己官階。批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謝無子。問將來得有子否。批曰。與其有子而名滅。不如無子而名存。太守勉旃。問先生近已成神乎。曰。成神。問何神。曰。天曹稽察大使。書畢。索長紙一幅。問何用。曰。吾欲自題對聯。與之紙。題曰。一代興亡。歸氣數。千秋廟貌。傍江山。筆力蒼勁。謝公為雙勾之。懸于廟中。

懸頭竿子

某令宰寶山時。有行商來告搶奪者。被搶處係一埭港泊舟所也。令往視其地。見水路可通城中。而乘舟者例在此處雇夫起行。心疑之。眾莫言其故。一把總來見曰。此地原可通舟。所

以客來必起撥港口窮民藉挑馱之力為餬口計故也令問搶奪事曰不敢言須寬把總罪纔敢言今日律有自首免罪之條汝告我即為自首矣何妨曰諸搶奪者皆把持壟斷人也把總兒子亦在其中前月某商到此見水路可通不肯起撥因而打吵事實有之乾隆三十年新例拏獲強盜者破格超遷令定案時心想遷官竟以獲盜具詳把總知情照窩家例立決一時斬者六人令超遷安慶知府後六年署松太道巡海至寶山搶奪處見六竿子挂髑髏尚存問跟役曰前纍纍者何物耶役曰此六盜也大人以此陞官而忘之耶今不覺悚然怒曰死奴誰教汝引我至此速歸速歸昇至衙罵司閹者曰此內室也汝何敢放某把總擅入言畢而背瘡發一瘡六頭如相啗者家人知為不祥燒紙錢請高僧懺悔卒以不起

陳紫山

余鄉會同年陳紫山名大喻溧陽人也入學時年纔十九偶病劇夢紫衣僧自稱元圭大師握其手曰汝背我到人間盍歸來乎陳未答僧笑曰且住且住汝尚有瓊林一杯酒瀛臺一碗羹喫了再來未遲屈其指曰此別又十七年了言畢去陳驚醒一汗而痊已未中進士入翰林陞侍讀學士三十八歲秋痢不休因憶前夢十七年之期自知不起常對家人笑曰大帥未來或又改期亦未可知忽一日早起焚香沐浴索朝衣冠著之曰吾師已來吾去矣金

質夫編脩。素好佛者。在旁喝曰。既牽他來。又拖他去。一去一來。是何緣故。陳目且瞑。強起張目。答曰。來原無碍。去亦何妨。人間天上。一個壇場。言畢。跣趺而逝。

忌火日

曹來殷太史在京師。晝寢。夢偉丈夫來拜。自稱黃崑圖先生。拉至一處。宮闕巍然。中有尊神。面正方。著本朝衣冠。請曹入見。曰。吾三人皆翰林衙門官。只行前後輩禮。不行僚屬禮。坐定。目曹曰。卿十一歲時。曾行一大好事。上帝知之。故特召卿到此受職。卿可即來。曹茫然不記。幼所行何事。再三辭力。陳家寒子幼。故不願來。尊神甚不悅。旁顧崑圖先生曰。再向彼勸掖之語畢。不顧而入。先生拉曹笑曰。我深知翰林衙門。亦甚清苦。卿何戀戀不肯來耶。曹復哀求。先生曰。我且為卿說情。似亦可免。但卿此後逢火日。不可出門。慎無忘也。曹問尊神何人。曰。張京江相公。問何地。曰。天曹都察院。曹驚醒。後每出門。必檢視黃曆。遇火日。雖慶弔事皆不行。數年後。不甚記憶。乾隆三十三年臘月二十三日。嚴冬。友舍人邀曹至程魚門家作詩會。俗以此日祀竈。遂以為題。席間酒數巡。曹偃然如睡去者。目瞑身仆。羣客大驚。疑詩中有侮竈神之語。故神為祟。乃羣向竈禮拜祈請。至三更時。曹始蘇。自言見黑袍人送我回來。次日取黃曆視之。二十三日火日也。

朱法師

同館翰林朱漢之。父樸菴先生。陝西人也。少時課徒為業。偶至一村。村人傳呼曰。朱法師來矣。具酒饌求書姓名。以為鎮壓。朱笑曰。我乃蒙童之師。非法師也。且素無法術。不能鎮怪。汝輩何為。衆人曰。此村有狐仙。為民患者三年。昨日空中語曰。明日朱法師來。我當避之。今日先生來。果姓朱。故疑為法師。朱寫姓名與之。某村果安。未幾朱別過一村。其村人之懽迎者如前。且曰。狐仙有語。二十年後。與朱法師相見于太學之崇志堂。朱其時尚未鄉舉也。後中壬子科舉人。選國子監助教。監中祭器久被狐竊去。司祭者皇皇然索而弗獲。方議賠償。朱記前語。為文祭之。一夕俎豆之屬。盡橫陳于崇志堂。絲毫無損。屈指算之。距到某村已二十年。

城門面孔

廣西府差常寧五鼓。有急務出城。抵門猶未啟鑰。以手捫之。軟膩如人肌膚。差大駭。乘殘月一線定睛視之。則一人面塞滿城門。五官畢具。雙眼如箕。驚而返走。天城逐隊出城。亦無他異。

竹葉鬼

子不語

卷十九

七

豐溪吳奉職作官閭。嶠謝病歸里。舟過豫章。天暑熱。假空館于百花洲。屋宇寬敞。頗覺適意。屋內外常有聲如鬼嘯。家人獨行。往往見黑影不一。一夕吳設榻乘涼于闌干側。聞牆角芭蕉叢中憲罕有聲。走出無數人。長者短者肥者瘠者。皆不過尺許。最後一人稍大。荷大笠帽。不見其面。旋繞垣中。若數十個不倒翁。吳急呼人至。倏忽不見。化作滿地流螢。吳捉之一螢。纔入手。戛然有聲。餘螢悉滅。取火燭之一竹葉而已。

驢大爺

某貴官長子。性兇暴。左右稍不如意。即撲責至死。侍女下體。概以非刑。未幾病死。見夢於平昔親信之家奴云。陰司以我殘暴。罰我為畜。明晨當入驢腹中。汝速往某衙。驢肉鋪中。將牝驢買歸。以救我命。稍遲則無及矣。言甚哀。奴驚寤。心猶疑之。乃復睡去。又夢告之曰。以我與爾有恩。俾爾救援。爾寧忘平日眷顧耶。奴亟赴某衙。見一牝驢。將次屠宰。買歸園中。果生一駒。見人如相識者。人呼大爺。則躍而至。有畫士鄒某居其園側。一日聞驢鳴。其家人云。此我家大爺聲也。

熊太太

康熙間。內城伍公某者。二等待衛也。從上打圍木蘭。以逐取獵犬故。墜深澗中。自分死矣。

餓三日。有人熊過澗。乃抱以上。自分以為將啖已也。愈驚。熊抱入山洞。采果喂之。或負羊豕與食。伍見而攢眉。熊為采樹葉燒熟以食之。久之漸無怖意。每小便。熊必視其陰而笑。方知熊故雌也。遂與成夫婦。生三子。勇力絕人。伍欲出山。熊不許。其子求還家。熊許之。長子名諾布。官藍翎侍衛。乃以巨車迎父母還家。家人號曰熊太太。人求見者。熊不能言。能叉手答禮。就養其家。十餘年。先伍公卒。學士春臺親見之。為余言。

冤鬼錯認

杭城艮山門外。俞家橋楊元龍。在湖墅米行中管理帳目。湖墅距俞家橋五里。元龍朝往夕返。日以為常。偶一日因米行生理熱鬧。遲至更餘方歸。至得勝壩橋。遇素識李孝先。偕二人急奔。元龍呼之。李答云。不知二人何事要緊。拉我往蘇州去。楊詢二人。皆笑而不答。元龍拱手別李。李囑云。汝過潮王廟里許。小石橋邊。有問汝姓名者。須告以他姓。不可言姓楊。若言姓楊。須并以名告之。切記切記。元龍欲問故。孝先匆匆行矣。元龍前行至橋。果有二人坐草中。問其姓名。元龍方答姓楊。二人即直前扭結云。久候多時。今日不能放你了。元龍以手拒之。奈彼夥漸眾。為其扯入水中。始悟為鬼。并記前語。即大呼曰。我楊元龍。並未與各位有仇。中有一鬼曰。誤矣。放還可也。方叫喚間。適有賣湯圓者。過橋。聞人叫聲。持燈來照。見元龍在

水中急救之。元龍起視。即隣人張老。告以故。張老送元龍歸家。次早元龍往視孝先。見孝先方殮。詢之其家云。昨晚中風死矣。蓋遇李時。即李死時也。但不知往蘇州何事。

代州獵戶

代州獵戶李崇南。郊外馳射。見鵠成羣。發火槍擊之。正中其背。負鉛子而飛。李大驚。追逐至一山洞。鵠入不見。李穿洞而進。則石室甚寬。有石人數十。雕鏤極工。頭皆斫去。各以手自提之。最後一人枕頭而卧。怒目視李。睛閃閃如欲動者。李大怖。方欲退出。而帶鉛子之鵠。率鵠數萬。爭來咬撲。李持空槍且擊且走。不覺墜入池內。水紅熱如血。其氣甚腥。鵠似甚渴者。爭飲于池。李方得脫。逃出洞。衣上所染紅水。鮮明無比。夜間映射燈月之下。有大光照灼。終不知此山此鵠。究屬何怪。

金剛作鬧

嚴州司寇某。有戚徐姓者。能持金剛經。司寇卒後。徐作功德。為誦經日八百遍。一夕病重。夢鬼役召至閻羅殿上坐。王者謂曰。某司寇辦事太刻。奉上帝檄。發交我處。應訊事甚多。忽然金剛神闔門入。大吵大鬧。不許我審。硬向我要某司寇去。我係地下冥司。金剛乃天上神將。我不敢與抗。只好交其帶去。金剛竟將他釋放。我因人犯脫逃。不能奏覆上帝。只得行查到

地藏王處。方知是汝在陽間多事。替他念金剛經所致。地藏王曉得公事公辦。無可挽回。故替我攔住金剛神。不許再來作鬧。仍將某公解回聽審。所以召汝者。將此情節告知。不許再為誦經。姑念汝也是一片好意。無大罪過。故仍放汝還陽。然妄召尊神。終有小譴。已罰減陽壽一紀矣。徐大驚而醒。未十年竟卒。吳西林曰。金剛乃佛家本強之神。黨同伐異。聞呼必來。有求必應。全不顧理之是非曲直也。故佛氏坐之門外。為壯觀禦武之用。誦此經者。宜慎重焉。

燒頭香

凡世俗神前燒香者。以侵早第一枝為頭香。至第二枝便為不敬。有山陰沈姓者。必欲到城隍廟燒頭香。屢起早往。則已有人先燒矣。悶悶不樂。其弟某知之。預先通知廟祝。毋納他人。俟其先到。再開門納客。廟祝如其言。沈清晨往見燒香者。未至大喜。點香下拜。則仆地不起矣。扶昇歸家。大呼曰。我沈某妻也。我雖有姦行。然罪無死法。我夫不良。趁我生產時。屬穩婆將二鐵針置產門中。以此隕命。一家之人。竟無知者。我訴城隍神。神說我夫陽壽未終。不准審理。前月關帝過此。我往喊冤。城隍說我衝突儀仗。又縛我放香案脚下。幸天網恢恢。我夫來燒頭香。被我捉住。特來索命。沈家人畢集拜求。請焚紙錢百萬。或請召名僧超度。沈仍作

妻語曰。汝等痴矣。我死甚慘。想往叩天關。將城隍縱惡。沈某行惡之事。一齊申訴。豈區區紙錢超度所能饒免者乎。言畢。沈自牀上投地。七竅流血死。

樹怪

費此度從征西蜀。到三峽澗。有樹子立。存枯枝而無花葉。兵過其下。輒死死。死者三人。費怒。自往視之。其樹枝如鳥爪。見有人過。便來攫擊。費以利劍斫之。株落血流。此後行人無恙。

廣信狐仙

徐芷亭方伯。初守廣信府。有西廂房鎖閉多年。云中有狐。徐夫人不信。親往觀之。聞鼯呼聲。啟戶無人。聲從一榻中出。夫人以棍敲之。空中有人語云。夫人莫打我。吳子剛也。居此百餘年。頗有去意。屢欲移居。而門神攔我。夫人可為我祭之。且代為乞情。則我讓出朝廷公廨矣。夫人大駭。具酒肴。向竹林陳設。兼祭門神。告以原委。又聞空中語曰。我受夫人恩。愧無以報。謹來賀喜。府上老爺即日陞官。奉囑者。七月七日。切勿抱官。官到紅梅園嬉戲。其日恐有惡鬼在園作祟。言畢寂然。到期方伯表兄某過園。見樹上有兩紅衣兒。以手招人。就視之。並無形影。但聞崩頽之聲。則假山石倒矣。幾為所壓。九月間。徐公陞賴南道。此事徐公子秉鑑為我言。

白石精

天長林司坊名師者。家設乩壇。有怪物占為壇主。自名白石真人。人問休咎。頗驗。常教林君脩仙。須面上開一眼。便可見上帝宮室。雲中神仙。林從此痴迷。時以小刀向鼻間刻劃。人奪其刀。便怒罵。忽一日。乩盤書云。我土地神也。現在纏汝者。是西山白石之精。神通絕大。我受其驅使。渠不能作字。凡乩上皆強我代書。今日渠往西天參佛。故我特來通知。速拆乩盤。具呈于本縣城隍。庶免此難。但切不可告知此怪。是土地神來洩漏也。適將太史哲生自金陵來。知其故。立毀其盤。并以三十金買天師符一張。懸林室中。怪果不至。後十年林君亡矣。符尚挂中堂。有線香倒下。燒其符。上硃砂字盡。而襯紙不壞。其時將在京師。未得林計。適天師來朝。告蔣曰。貴親家林君死矣。問何以知之。曰。某月日。我所遣符上神將。已來歸位。故也。後得知林家燒符之信。方覺駭然。當扶乩時。蔣在座。則盤中不動。蔣去後。人問乩書云。此老有文光射人。我不喜見之。據土地云。白石精在林家作祟者。要攝取林之魂。供其役使。故耳。

鬼圈

蔣少司馬時菴公子某。與數友在京師遊。憇忠寺。時屆清明。踏青荒地。見精舍數間。中有琵琶聲。趨往。則一女背面坐。手彈弦索。遍視之女。回頭。變青面獠獍者。直來相撲。陰風襲人。各

驚走歸時尚下午。彼此疑為眼花。且恃有四人之衆。各持木棍再往。則有四黑人坐而相待。手持銅圈套人。受其套者。無不傾跌。棍無所施。正倉皇間。有放馬者數人。驅馬衝來。怪始不見。四人歸。各病十餘日。

東醫寶鑑有法治狐

蕭山李選民。少年倜儻。燒香佛廟。見美女在焉。四顧無人。遂與通語。女自言姓吳。幼無父母。依舅而居。舅母凌虐。故在此禮佛。願得佳耦。李以言挑之。女唯唯。遂與歸家。情好甚篤。久之。李體日羸。覺交接時。吸取其精。與尋常夫婦不同。且十里以內之事。必先知之。心知為狐。驅之無法。一日。拉其友楊孝廉。至三十里外。以情告之。楊曰。我記東醫寶鑑中。有治狐術一條。何不試之。遂偕往琉璃廠。覓得是書。求東洋人譯而行之。女果涕泣去。此事余在西江謝蘊山太史家。親見楊孝廉為余言之。惜未問其東醫寶鑑中。是何卷頁。

乩言

撫州太守陳太暉。未第時。在浙鄉試。向乩神問題。批云。具體而微。後中副車。方知所告者。非題也。有求對聯者。書努力加餐飯。小心事友生十字。問次句何出。曰。秀才讀時文。不讀杜詩。可憐可笑。陳方與友遊鑑湖。觀蓮。乩問昨日鑑湖之遊樂乎。有詠紅蓮者。以詩求和。乩上題。

云。紅衣落盡。小姑娘忙。從此朝來葉亦香。莫惱韶光太匆迫。花開三日即為長。雲門山岷有被鬼作鬧者。詣乩盤求救。乩書我不能救。請某村余二太爺來救。如其言。請余二太爺至。余向其家東北角厲聲曰。你們要往四川也。該速去了。空中應曰。極是。從此怪竟寂然。余二太爺者。某村之學究也。問其所以驅鬼者。是何言語。笑而不答。問乩。乩亦無言。

子不語卷十九終

子不語卷二十

隨園戲編

移觀音像

山西澤州北門外有廟。供觀音。時時有黃蜂。從其座下石縫中出。紛紛數萬。日為晦。土人移觀音像。掘蜂穴。以火熏之。見一朱棺。有底無面。中有婦人。突然而起。將紅袖一揮。頸拖雙帶而走。眾瞠視。聽其所往。其裙上滿繡蝴蝶。飄飄然。竟入市中。李姓家而滅。李方娶婦。眾人告以故。李以為妄。大罵眾人荒誕。未三日。其家新婦縊死。

山陰風災

己丑年。蔣太史心餘掌教山陰。有扶乩者徐姓。盤上大書。闕神下降。蔣拜問其母太夫人年壽。神批云。爾母係再來人。來去自有一定。未便先漏天機。復書云。屏去家僮。有要語告君。如其言。乃云。君負清才。故爾相告。今年七月二十四日。山陰有大災。爾宜奉母避去。蔣云。弟子現在寄居。絕少親戚。無處可避。且果係劫數中人。避亦無益。乩盤批。達哉二字。靈風肅然。神亦去矣。臨七月之期。蔣亦忘神所言。二十四日晨起。天氣清和。了無變態。過午二刻。忽大風西來。黑雲如墨。人對面不能相見。兩龍鬬于空中。飛沙走石。石如碗大者。打入窗中。以千百

計古樹十餘丈者。折如寸草。所居叢山書院。石柱盡搖。至申刻始定。牆傾處壓死兩奴。惟一七歲小兒存米桶中。呻吟不死。問之曰。當牆倒時。見一黑人長丈餘。擒我納桶內。其母則已死桶外矣。是年臨海居民死者數萬人。

謝檀霞

連昉者昭州人。好潔耽吟。友人某邀與同賈楚中。友入肆會計。昉獨守。舟次泊湘源數日。愛江水淨碧。凡衣裳襟帶。都促奴子再三澣濯。而自吟不輟。夜夢身立水上。有好女子蹴波與語。自稱謝檀霞。元時人。年十八夭。父母憐我癖愛此間山水。遂塋于此。今塚沒水。噬遺骨久付泥沙。生時好潔耽吟。與君同癖。宜壽而夭。故得全其神氣。不復輪迴。生死介在仙鬼之間。君明日當死于風濤中。妾憐其癖之同也。敢以預告君。可速附他舟回家。昉驚醒。即治裝覓下水船抵家。歸後足不出戶。旋聞湘源陷風濤死數千人。惴惴無已。年餘忽夢吏數人突至其家。責以免脫之罪。謂冥王赫怒。將重按其事。昉皇遽甚。許焚冥錢若干。方允緩期。數日後。鬼使復至。索錢加倍。昉亦允許。正當焚送之期。方晝寢。忽見檀霞自外入。笑曰。我來賀君脫難。尋君居址不得。廣為問訊。不圖野水之劫。人數太多。容易蒙混。又喜各府判官新舊交代。我已遣人將君姓名註銷。自今以後。杳無死期。我是數百年英魂。飄泊無耦。願共晨夕。授

子服氣之法。不必交媾。如人世之夫婦也。且曰。鬼差索詐。不必理他。有我在。此後遂白日降形其家。周旋如妻妾。不飲不食。久之。昉亦能辟穀。每言禍福。輒應。閭里以此敬而奉之。擅霞嫌人世無味。仍偕昉重游湘中。不知所終。

引鬼報冤

浙江鹽運司快役馬繼先。積千金。為其子煥章營買吏缺。煥章吏才更勝乃翁。陡發家資巨萬。繼先暮年娶妻馬氏。頗相得。繼先私蓄千金。指示妾云。汝小心服侍。終我天年。我即將此物相贈。去留聽汝。越五六年。繼先病。復語其子云。此女事我甚謹。我死後。所蓄可俱付之。繼先死。煥章頓起不良。即與其姑丈吳某。曾為泉州太守者。商曰。不意我翁私蓄尚多。命與此女殊為可惜。吳云。此事易為。乃翁死後。我來助汝逐之。過後日。煥章誘此妾出屋。伴靈私與其妻。硬取箱篋。搬入內室。將乃翁卧房封鎖。此妾在外。尚不知也。繼先回煞後。此妾欲歸內室。吳突自外入。厲聲曰。姨娘無往。我看汝年輕。決不能守節。不若即今日收拾回娘家。另擇良配。我叫汝小主人贈汝銀兩可也。隨呼煥章。兌銀五十兩來。煥章趨出曰。已備。妾欲進內。煥章止之曰。既是姑爺吩咐。想必不錯。汝之箱篋行李。我已代汝收拾停妥。毋煩再入。妾素原懼吳之威。含淚登輿去。煥章深謝吳之勞。又數月。節屆中元。妾帶去之資。及衣飾。已為父

母兄弟蕩盡。欲趁此節哭奠主人。仍歸馬氏守節。七月十二日。備香帛祭器。至馬家哭奠。煥章之妻罵曰。無恥賤人。去而復返。不容入內。命其坐外廳之側軒。暫過一夜。祭畢即去。如再逗留。我決不容。妾徹夜哭。五鼓方絕聲。次早往視。已懸軀于梁矣。煥章賁棺收斂。其母家懼吳聲勢。亦無異言。煥章因屋有縊死鬼。將屋轉售。章姓別構華室自居。章翁自小奉佛誦經。夜見此女作懸梁哭泣狀。翁久知此事。心為不平。且惡煥章之嫁禍。乃祝曰。馬姨娘。我家買屋。用價不少。並非強佔。姨娘與馬煥章。吳某有仇。與我家無干。明晚二更。我親送汝至煥章家。何如。鬼嫣然一笑而沒。次晚為此女設位持香。送至煥章門。低聲曰。姨娘。傍立待我叩門。即叩門。問司閨。汝主人歸否。對曰。尚未。乃又私祝曰。姨娘。請自入。仇可復矣。司閨者不解。章之喃喃何語。笑其痴。章歸家。終夜不寐。天未明。即趨馬家聽信。見司閨者已立門外。章曰。汝起何早。司閨者曰。昨夜主人歸。方至門。即疾作。刻下危甚。章驚而返。下午復探。馬已死矣。過數日。吳太守亦亡。煥章無子。其資均為他人所有。吳沒後。家亦不振。

靈鬼兩救兄弟

武昌太守汪獻琛之弟。名延生者。暑月暴亡。後乾隆二十八年秋日。其堂兄希官。亦得危疾。數夜不寐。醫者開方。以補劑治之。其母方煎藥。病者忽發聲曰。大孀娘。毋再誤也。我昔誤于

庸醫今希哥又遭此難。我不忍坐視其死。言畢。即將藥碗擲地。希母問曰。汝何人。憑我兒曰。我即延生也。死未一年。孀娘不能辨我聲音耶。希母曰。汝死後作何事。曰。陰司神念我性直。且係屈死。命我為常州城隍司案吏。因本官移文浙省城隍。會議總督到任。差務要事。命我齋文來此。我故得來一探希哥。不意渠已卧病。幾為庸醫所殺。此刻我往城隍衙門。將公事了結。再來。語畢。即閉目卧。竟夜安眠。次早醒問之。茫然無知。至晚忽作延生聲。曰。憊矣。速具水漿來解渴。希母與之。又云。可呼八兄來。我有話說。八兄者。即其胞兄也。既至。慰問若生時。且云。八兄。汝何貪戲若此。前在祖宗祠堂池內。自蕩小舟。幾為石柱碰斃。其時幸我在旁。使柱旁倒。不然難逃此厄。柱下有古塚一坵。因我父濬池不察。使他枯骨。日浸水中。故欲來報怨。我再三求之。彼方允諾。八兄須為遷葬。又呼其妹三人至前。曰。大妹二妹。有福不妨。小妹祿甚薄。不若隨我去。交與母親照管。何苦在此常受庶母之氣。大笑拱手作別。狀曰。再會。再會。言畢。希復仰卧如初。越數日病愈。不半年其幼妹果亡。二十九年冬。希哥夢延生至。曰。兄今愈矣。弟辦完此差。小有功績。可望受職。從此別矣。後會難期。語竟而去。希哥悲呼而醒。

木畫

永城尉陸敬軒。浙之蕭山人。修署截木署舊有柳樹一株。鋸之板中。現天然畫一幅。如淡墨。

寫成左危峯。右懸崖。崖上松一株。山樹一株。枝葉倒垂。松上纏藤累累。中有一隻扶杖立。高冠長袖。鬚眉如活。左手納袖中。著胸前。右腳前行露鳥。左鳥隱衣下。回顧若聽泉狀。尉寶之攜歸其家。時乾隆辛丑十月十三日事。

滾經臺

貴州平越府署內有石臺。高七尺。藏佛經十六幅。全書梵字。讀之不可解。相傳太守訊獄有。事關重大。而犯人不伏者。則取經鋪地。令犯人在經上滾過。理直者了然無害。理屈者登時目瞪身僵。數百年來。官恃以斷獄。而獄囚亦無敢輕滾經臺者。張文和公第五子景素。悞抵任。後以為妖。拆臺焚經。是年兩子死。次年公亡。

菜花三娘子

陽湖某秀才。美丰姿。春夜獨坐書房中。聞扣門聲。啟視之。有女自稱菜花三娘子。特來相伴。隨後有四姊妹。如媵從然。生驚其美。遂留宿焉。日久身病。遣之不能去。其父具牒訴于本縣之張王廟。是夜夢張王拘犯聽審。責三娘子蠱惑良人。各杖十五。押逐出衙。五婦行未數步。皂隸持杖追至。向三娘子索錢。曰。非我用情輕打。則汝等嬌嫩之臀傷矣。馬能行路。各女皆于裙帶中出錢謝之。越三日。三娘子復來。曰。我與汝緣法未盡。不能捨汝。汝再告張王。王亦

無奈我何。汝同學有王先生某者。其人迂腐可憎。汝不許往告。亦不許其入門。生父母惡之。重具牒訴于張王廟。神果不靈。乃速招王生。生處館遠方。越數日方到。到時生已死矣。王先生亦邑中廩生。年未三十。

神和病

趙雲松探花。年十六歲時。戚人張某患神和病。有女鬼相纏。診神鵠立奄奄欲斃。其母徧禱諸神。卒無效驗。惟趙坐其榻。鬼不敢至。趙去。鬼笑曰。汝能使趙探花常坐此乎。母苦求趙公。趙不得已往。秉燭相伴。至第三夜不勝其倦。略閉目。病人精已遺矣。越數日而卒。

鼠食牛

句容村民養一牡牛。忽有七鼠從牛後竄入。食其心肝。牛竟死。村民逐鼠得其一。遍體白毛重十斤。烹食之。肥過雞豚。

代神判斷

蕭十洲參戎致政歸養。舟泊巫峽。是夜夢有若差官狀者。持令箭騎馬沿江問孰是蕭大老爺。躍入船頭。喘猶未定。懷中取出公文一角。面書金龍四大王封六字。隨押七犯跪旁請判斷。蕭駭曰。此地方官之事。余武職且退歸林下之員。不敢越俎。差官答曰。公文上有公

銜名。請照例辦。頃刻間。燈燭輝煌。傳呼升堂。開門階下。儀仗吏卒。排立儼然。坐公堂上。非舟中也。差官先唱絞犯六名。畢後。唱斬犯一名。乃六七歲童子。蕭問曰。渠尚未成丁。何罪遽斬。吏搖手曰。罪名已定。毋煩置議。請速判之。隨送標條。判訖。遂押衆犯而去。公夢覺。心惡之。次晨大霧彌江。公戒勿解纜。已刻向其母太夫人問話。問述前夢。未竟。忽有一隻上水貨船。觸石撞沈。呼救甚慘。乃急命舟子撈救。僅救起三客。業僵死矣。如法灌救良久。方活。其舵工七名。皆已淹斃。後復撈獲無頭童男一屍。認其衣服。即舵工之子也。余按此事。與無錫華師道夢中相同。華夢陰官差役。請華到衙門判斬字。華以未審罪名。不肯落筆。有被髮婦。再四哀求云。公若不肯下判。則此案又拖累三年矣。華終不肯。云。我不知其所以應斬之罪。如何忍心落筆。遂喝拒而醒。隔三年。師道卒。師道字半江。精篆隸之學。在淮上程尊江家處館。與余交好。

鬼門關

朱梁江名衣。太倉州諸生也。戊子科赴江甯鄉試。寓中患熱症甚危。親友買舟送歸。行次丹徒。朱卧艙中。忽爾暈絕。見二青衣人導之登岸。其路直而窄。黑暗無光。兩足甚輕飄。行約十數里。忽有一物來緊傍身走。走十數里。又一物來緊傍身右。再走數十里。到一城。巍巍然雙

門謹開。城額橫書鬼門關三字。二青衣扣門不應。再扣之。旁邊突出一鬼。貌甚猙獰。與二青衣互相爭鬪。遙見紅燈一對。四轎中坐一官長。傳呼而來。近視之。似太倉州城隍神。神問你。是何姓名。對係下場太倉州學生員。神曰。你來尚早。此處不可久停。命撤所導之燈。送歸。見城門洞啟。轎甫入。而門仍閉矣。持燈者云。速隨我向東走。覺非前來之路。行二三里。至大江邊。白浪滾滾。持燈者將渠推入江心。大呼救命。而甦時。舟已抵太倉城外。蓋死去已三日矣。因心窩尚溫。故從者促舟子日夜趨行。至家病愈。此事蕭松甫所言。蕭客珠崖時。曾過儋耳。四面疊嶂。翠嶺中通一道。壁上鐫鬼門關三字。旁刻唐李德裕詩。貶崖州司戶。經此所題詩云。一去一萬里。十來九不還。家鄉在何處。生渡鬼門關。字徑五尺大。筆力遒勁。過此則毒霧惡草。異鳥怪蛇。冷日愁雲。如入鬼域。真非人境矣。

冤魂索命

乾隆戊寅。蕭松浦與沈毅庵同客番黑幕中。分辦刑名。時菱塘有刀傷事主盜案。獲犯七名。賊證確鑿。蕭照律擬斬。解府司勘轉臬使。某疑七犯皆問大辟。得毋過刻。駁審減輕。蕭亦不願辦此重案。借此推辭。案歸毅庵辦矣。毅庵居處與蕭僅隔一板壁。夜間披閱案牘。聞毅庵齋中若嘶嘶有聲。甚微起而矚之。見毅庵俯首案上。筆不停書。其旁立有三四鬼。手捧其頭。

又見無數矮鬼環跪于地。蕭急呼。殺庵視之。忽血腥撲鼻。燈燭俱滅。身亦暈跌窗外。童僕急扶歸卧。次日殺庵及同人叩其故。蕭告以所見。殺庵曰。吾知之矣。昨宵所辦菱塘盜案也。原擬情真罪當。七犯皆無可生之法。因奉駁審。不得不從中減輕二名。內謝阿挺沈阿凝兩犯。本在外接贓。並未入內。因護贓格鬪。刃傷事主。且有別案。君故皆擬斬。余欲改輕其罪。以迎合臬司。君所見跪地無數矮鬼。殆二犯之祖宗也。其環侍之無頭鬼。非二犯已伏法誅之夥盜。即被殺害之怨鬼來索命也。余不敢枉法以活人。使死鬼含冤于地下。請仍照原擬頂詳可也。其案遂定。

掃螺螄

徐公浩觀察。山西有老狐化作道士入其署與語。某縣令太倉王姓者。中飛語。觀察信之。將褫其官。老狐緩頰。謂其人祖宗功德不可量也。後觀察廉得其誣。事遂已。今來謁觀察。問君祖宗作何好事。對以五世祖耕海濱。海潮至。青螺隨潮入岸。潮退。螺不能歸原處。被人捉賣。祖夫妻各持帚掃青螺入海。自三更至黎明為度。如是者六十年。狐所謂功德。或指此耶。觀察有小婢曰彩雲。狐見之。曰。不可使為婢。此女有根基。將來是觀音大士作媒。嫁與洞庭君。遲數日。彩雲持其父所書扇。倚柱看。觀察見文理粗通。問知其父為諸生祖翰林。且感老狐。

之言。命作第三孫女。遠近皆知有三姑娘。閱半載。有巨公以札寄觀察。並贈一畫軸云。聞公三姑娘未字人。可許與申太守大年之子。奉贈大士像甚靈。懸齋頭禱求。常有驗也。申湖北人。悟洞庭君之說。大士像又與媒札同至。乃為成其婚。狐之前知如此。

周太史驅妖

周用修江西瑞昌縣樓下邨人。年五十餘。早喪妻。有子有媳。生計頗自給。一日有嫗年五十許。入其家。登樓呼其長子婦至曰。吾爾姑也。爾毋懼。婦詫甚。子歸時。並未見有姑也。用修聞之。欲相見。不許。其子欲見。亦不許。然飲啖寢興。無異常人。舉家亦安之。無何。有諍語飛入其耳。怒亡去。用修家遂困。所存布菽貯之櫃。扃鎖甚固。啟視一空。邑人但時見老嫗在用修門首。日市布菽。如是三年。家困甚。請于官召巫治之。皆不驗。宗人厚輦以庶吉士在假至其家。先一夕怪去。至期又去。用修異之。乞厚輦為驅除。厚輦硃書黃紙。檄其土地神及社神曰。陰與陽同一理。無陰司則已。若果有。則以一區區樓下邨有二神在此。而聽此妖祟人。竟莫之問乎。限三日。驅之不能。則五日七日。若再不能。是無神也。焉用血食為。當令焚爾廟。毀爾像矣。檄焚後。厚輦即渡江訪友。閱月歸。仍過樓下村。在廬輦小睡。似見漫山塞谷。皆老少男婦。人上立人者。幾千萬輩。擁道來觀。二老人鬚長二尺。立輦旁。默無語。厚輦驚覺。催肩輿入城。

諸族人賀曰。君焚撤後。三日怪去。竟不復來。言未已。用修至搏賴于地。求為草善後文。再焚于二神祠。怪遂絕。

良猪

江南宿州睢溪口。民被殺投屍于井。官驗無凶手。忽一猪來至馬前。啼甚慘。從役驅之不去。官曰。畜有所訴乎。猪跪前蹄。若叩首狀。官命隨之行。猪起前導。至一窠。排戶入。猪奔卧榻前。以嘴嚙地。出刀血跡。尚新。執其人訊之。果殺人者。鄉人義之。各出費養猪於佛舍。號曰良猪。十餘年死。寺僧為龕埋焉。

雷打扒手

烏程彭某妻病。子幼。賣絲度日。一日負一捆絲。赴行求售。因估價不合。置之櫃上。時出入賣絲者甚衆。行家以其貨少。他顧生理。彭轉瞬絲即失去。因牽行主鳴官。行主云。我數萬金開行。肯騙此數千文絲乎。官以為有理。不完。賣絲者問問回家。適其子嬉戲門外。見父賣絲歸。以為必帶果餌。迎上索取。彭正失絲懷忿。任脚踢之。兒登時死。彭悔急自投河亦死。其妻不知也。鄰人見其子卧于門。扶之。方知氣已絕。連呼病婦。告以兒亡。婦痛子情急。登時墜樓死。官驗後。屬鄰人為之埋塋。越三日。雷雨大作。震死三人于賣絲者之門。少頃。一剃頭者後甦。

據云前扒手孫某在某行扒出一捆絲對門謝姓見之欲與分價方免出首。絲在我店賣出。派分我得錢三百。彼二人各得二千。旋聞賣絲者投河官驗後無事矣。不料今日同遭雷擊。彼等均已擊死。我則打傷一腿。驗之果然。

北門貨

紹興王某與徐姓者。明季在河南避張李之亂。所過處尸橫遍野。一夕遇李兵。二人自度必死。避城內亂屍中。夜半燈燭輝煌。自城頭而下。疑賊兵巡城。漸近乃城隍燈籠。愈驚懼不敢作聲。少頃聞從者曰。有生人氣。又一吏呼曰。一個北門貨。一個不在數。神漸遠去。次早賊兵出城。二人起走。緊記夜所聞認南路而行。傍晚又抵一城。恰是北門。突遇賊兵。徐被殺。王遁歸家。子孫甚衆。

泥劉海仙行走

如皋北門內湖南常德太守徐文度家買一泥塑劉海仙長六寸許。置于堂前。神龕內有年矣。一日文度欲睡。忽聞堂前有剝啄聲。命婢攜燈照視。其婢驚奔入告曰。龕內泥劉海。忽然下地行走。公初不信。視婢驚怖之狀。乃出堂諦視。而泥劉海果跣跣而行。咸以為妖。欲毀棄之。公語衆曰。汝等且勿懼。此像既能行走。或有靈應之徵。不可毀棄。仍令供奉龕內。迄今二

十餘載絕無他故。其子湘浦現任兩浙副使。

驢雪奇冤

乾隆四十三年春。保定清苑縣民李氏女。嫁與西鄉張家莊張氏子為室。相距百餘里。李女歸寧月餘。新郎跨驢來迎。令妻騎驢而已。步行於後。路經某村。離家僅二十里。緣此村居民素與新郎熟識。必多調笑。且驢亦熟識歸路。張乃令妻先行。至六七里許。有三义歧路。過西為張家莊大路。過東則任邱縣界。有一少年控車。自西道輾輾而來。係任邱豪富劉某。將張妻驢衝向任邱道上。相逼而行。天漸晚。張妻心慌。問少年曰。此地離張家莊幾何。少年答曰。娘子誤矣。張家莊須向西而去。此是任邱大路。相距數十里。天晚難行。當為娘子擇莊借宿。天明即遣人送往何如。張妻無奈。勉強允從。至前莊。係劉之佃戶孔某家。備房安歇。其時適孔佃之女亦新婚歸寧。孔謂女曰。今晚業主借宿。不能違命。汝當暫回夫家。候業主去後。再來迎汝。女從而歸。其房為劉張共宿之所。劉之車夫宿于房外。張之騎驢繫于簷下。次日將午。不見啟戶。孔佃窺于窗隙。見兩屍在炕。頭俱在地。簷下繫驢亦失。孔佃與車夫顛慄莫測。佃乃密語車夫曰。汝家河南。離此甚遠。何不載彼衣物。速行竄歸。一經到官。則爾我身命難保矣。車夫從之。是晚即野瘞兩屍。御車載物而去。劉母見子久出不歸。杳無音耗。即在任邱

縣控追車夫張郎追妻不見疑有別故復又趕至清苑控告其岳父母。縣官疑有冤飭捕密訪。其時有嗜賭無賴之郭三。鬻驢于市。恰與張供毛色相符。向郭盤詰始知郭三向與孔佃之女有私。孔女歸寧郭從後窗潛入。見有二人共寢一時氣忿殺此二人。并盜此驢。縣令復喚孔佃根詰屍首所在。親往起屍開土三尺赫然一死人。乃禿頭老和尚也。復又深掘得所殺兩屍。張寬既雪。劉死有蹤。而和尚之屍又屬疑案。正懷疑間天忽陰雨。乃避雨古廟寂無人踪。詢諸鄰保云。此庵向有師徒二僧。後以師出雲遊徒亦他往矣。即同鄰保往視僧屍咸云。此即雲遊之僧也。遂緝拿其徒訪至河南歸德地界。已蓄髮娶妻。聞張豆腐店究其師死之由緣僧徒所娶之婦向與其師有姦。後徒漸長復與此婦私通其師每有不平。故共謀殺其師棄廟遠竄遂成夫婦。乃置之法。

張大令

嘉興張大令者。辛巳進士。海陵查太守虞昌之業師。素行正直。忽一日。平明而起。索冠帶甚急。道有當事貴人要來相會。遂著蟒衣補褂。迎至大門外。升中堂作揖。遜坐。口喃喃對語。旁人聽者語不可解。初若欣喜。繼而悲歎。又繼而辭讓。取茶兩杯。一自飲。一置空中。杯亦不脫落。作態良久。乃送至大門外。再揖始歸。家人問何客。曰嘉興府城隍也。彼陞任去。舉我代其

職故先來見訪。且告我此地一二年內有兩貴人橫死。遭劫者不少。我不便洩天機也。言畢。端坐不飲不食。三日遂亡。俄而巡撫王陳兩公事發。

鏡水

湘潭有鏡水。照人三生。有賂秀才往照。非人形。乃一猛虎也。有老篙工往照。現作美女雲鬟。霞帔池開蓮花。瓣瓣皆作青色。

蔡掌官

虎邱蔡掌官。以古董為業。年少貌美。飲倪康民家。倪遣小奴持燈送歸。于無人之處。見掌官與人作揖。口呢呢細語。奴問與何人說話。曰好友李三哥喚我。我便同他去。你不必跟我。語未畢。跳入河中。奴急救起之。拉歸家。告之蔡之父母。親友咸大驚。都來問蔡。蔡如醉如癡。口無所言。但見刀即摩其喉。見繩則試其頸。若以為天下至樂之境。無如橫死者。家人鎖閉之。雖小衣衫褲。皆不縫帶。但穴一洞通飲食而已。清明日。全家上墳。蔡從窗外逸出。兩日不歸。家人知其必死。四處尋覓。至白蓮橋空野。忽見掌官倚桑樹大呼曰。我在此。不必再尋矣。家人喜奔趨視之。則已縊死樹上。呼者乃其魂也。縊帶係偷染坊店地上所曬布為之。

沈文松

高郵沈公文恭。宰山左。霑化時。有相好同官某。親老無子。將奉養而藏。公慨然代往。聞者無不驚其高義。跋涉三年餘。始回內地。途中冰雪苦寒。往往月餘無人烟。有僕二人。名夏祥者。侍公最忠。每至住營帳時。輒不見。少頃必手捧粟至。炊熟奉公。不知其粟何自來也。一日。晦霧行。至險坂下。臨深澗萬丈。二僕俱墮澗中。公馬足已陷。忽見雲霧中有大士像。手持青蓮。向公指導。俄頃身已過澗。至平地。痛失二僕。逡巡不前。久之。曠黑。聞人語聲。急呼之。則夏祥至矣。問何來。稱墮澗後。有綠毛人長丈餘。自澗中負出。主僕相抱大哭。公歸後。將此事語高文良公。高為動色。繪大士圖書。年月以紀之。後三十餘年。沈之孫名均安者。知江西贛縣。高之孫名士鎮者。官贛縣司馬。初不相識。既而詢及世系。彼此爽然。始知大士圖猶在高處。傳為至寶。至此乃以歸沈。

藍姑娘

王中丞丁憂後。居杭州羊市公館。竈下婢忽仆地良久。蘇醒。瞪目。作旗人語。曰。我鑲紅旗某都統家藍姑娘也。口渴腹飢。可致意大人。作速供養我。王親臨問曰。爾既係旗人。何故到我漢人家來。鬼曰。我與群姊妹。清明日出門看會。不料布政使國大老爺路過。儀從甚盛。將我姊妹一衝而散。我避不及。只得避到大人家來。中丞曰。汝避國大人不避我。獨不知國大人

尚是我之屬員乎。他衝汝。汝何不到他家作祟。鬼曰。我畏之中丞。曰。然則汝輩作鬼者亦勢利。只怕現任官。不怕去任官耶。曰。不然。去任者果做好官。我亦怕他。中丞大不喜。不得已且供飯燒紙錢與之。婢病旋愈。未一年中丞及于難。

鼠胆兩頭

山東桂未谷。廣文精篆隸之學。藏碑板文字甚多。每夜被鼠咬破。心惡之。設法擒鼠。以為鼠胆汁可以治聲。乃生剝之。果得一胆。如蠶大。兩處有頭。蠕蠕行動。鼠死半日。胆尚活也。卒不解其故。懼而棄之溝中。亦無他異。或云。首鼠兩端。此之謂也。然擒他鼠驗之。并膽俱無。

西海祠神

嘉興錢汝器。太傅文端公第七子也。選陝西武功令。抵任後不數月。以疾卒。卒之前一日。旦起告家人。具湯沐朝服。北向九拜。復東向九拜。家人問故。曰。北向所以謝主恩也。東向者。余出都時。過蒲州。宿西門外禹廟。夢禹王召我為水神。居西海祠。余固辭不獲。定于明日當去。次早果端坐而逝。時壬寅九月十七日也。先是有郭生者。藍屋人。明慧善歌。為錢所眷。孫君淵如亦善之。旋以他事逸去。後孫在朝邑令。莊虛庵所接郭生書云。九月過解州。夢錢七公子來。儀衛甚盛。告余云。將赴任西海祠。如申旦之約。無間幽明。當訪我于蒲州南郭外。言訖。

而寤若夢中言。果真公子當不在人間矣。時孫正訪生消息。不得接此信。即日脂車渡河。至蒲州相訪。果有西海祠。建于至元十二年。現在重修落成。方徘徊間。忽郭生自廊廡出。相與敘述前事。共相悲喜。因釀酒潔羞。為文祭云。昔者巨卿死友。厥有素車之馳。予文酒徒。無損成神之骨。恭聞故實。不謂逢君。陽湖洪孝廉亮吉亦弔以詩云。少年有願須先償。既入神籍何能狂。

胡猴酒

曹學士洛裡為余言。康熙甲申春。與友人潘錫疇遊黃山。至文殊院。與僧雪莊對食。忽不見席中人。僅各露一頂。僧曰。此雲過也。次日入雲峰洞。見一老人。身長九尺。美鬚髯。衲衣草履。坐石牀。曹向之索茶。老人笑曰。此間安得茶。曹帶炒米獻老人。老人曰。六十餘年未嘗此味矣。曹叩其姓氏。曰。余姓周名執。官總兵。明末隱此百三十年。此猴洞也。為虎所據。諸猿患之。招余殺虎殪其類。因得居此牀。置二劍。光如沃雪。臺上供河洛二圖。六十四卦。地堆虎皮數十張。笑謂曹曰。明日諸猿來壽我。頗可觀。言未已。有數小猿至洞前。見有人驚跳去。老人曰。自虎害除。猿感我恩。每日輪班來供使令。因呼曰。我將請客。可拾薪煨芋。猿躍去。少頃捧薪至。煮芋與曹共啖。曹私憶此間得酒更佳。老人已知。引至一崖。有石覆小凹。澄碧而香。曰。此

子不

語

卷二十

十

獼猴酒也。酌而共飲。老人醉。取雙劍舞。走雷飛沙。天風皆起。舞畢還洞。枕虎皮卧。語曹云。汝飢可隨手取松子橡栗食之。食後體覺輕健。先是曹常病寒。至是病減八九。最後引至一崖。有長髯白猿。以松枝結屋而坐。手索書一卷。誦之琅琅。不解作何語。其下千猿拜舞。曹大喜。急走歸。告雪莊。拉之同往洞中。止存石牀。不見老人。

張秀才

杭州張秀才某。館京師某都統家。書舍在花園中。離正宅百步。張素小膽。喚館僮作伴。燈上即眠。已年餘矣。八月中。秋色大明。館僮在外飲酒。園門未關。張立假山石上玩月。見一婦人披髮赤身。遠遠而至。諦視之。膚體甚白。而自臉至身。皆有泥污垢癰。張大驚。以為此必僵屍。破土而出者。也。雙睛炯然。與月光相射。尤覺可畏。急取水拭撐房門。而已登牀。竊窺之。未幾。若然有聲。門撐推斷。而此婦昂然進矣。坐張所坐椅上。將案頭書帖盡撕毀之。颯颯有聲。張已駭絕。更取其界尺大敲桌上。仰天長嘆。張神魂飛越。從此不省人事矣。昏迷中。覺有摩其下體者。罵曰。南蠻子。不堪不堪。遂搖步而去。次早張僵卧不起。呼之不應。館僮及學生急請都統來視。灌以薑汁。始蘇。具道昨宵情形。都統笑曰。先生毋駭。此非鬼也。吾家有僕婦喪。偶積思成瘋。已鎖禁二年矣。昨偶然鎖斷。故逸出作鬧。致驚先生。張不信。都統親拉至鎖婦

處窺觀。果昨所見也。病乃霍然。張頗以不堪二字自慚。館童聞而笑曰。幸而相公此物不堪。家中人有中瘋婦意者。都被其索鬧無休。有咬傷掐痛其陰。幾至斷者。

周將軍墓二事

山西寧武有周將軍遇吉之墓。百餘年來。河水蓄其旁。墳漸傾瀉。土人張某哀之。具牲牢致祭。默禱曰。將軍威靈當思所以護墓之法。次夕。天大雷雨。百里內聞有兵馬騰蹕之聲。次日。將軍墓旁忽湧出一山。高十丈餘。闌截衝處。水至墓前。便繞道曲折矣。人咸異之。

乾隆四十五年。其地山水暴至。有周某者。將軍之族孫也。負母而奔。黑夜踉蹌。全不認路。其母在伊背上罵曰。汝有妻有子。妻可以生兒。可以傳代。汝俱棄之。而獨負我龍鍾之母。不太愚乎。其子不顧。牢負其母狂奔而已。次早天明。始知身與母俱立將軍墓上。土高丈許。水不能淹。雖行一夜。並無三里之遠也。歸家視妻子。皆無恙云。水來時似有人扶我上屋者。故得生全。其旁鄰人已無孑遺矣。

子不語卷二十一

隨園戲編

婁羅二道人

婁真人者。松江之楓鄉人。幼孤。從中表某養大。與其婢私。中表怒逐之。婁盜其橐金五百。逃入江西龍虎山。方過橋。有道人白髮曳杖立笑曰。汝來乎。汝想作天師法官乎。須知法官例有使費。非千金不可。五百金何濟。婁大駭曰。吾實帶此數金。少奈何。道人曰。吾已為汝豫備矣。命侍者擔囊示之。果五百金。婁跪謝稱仙。道人曰。吾非仙。乃天師府法官也。姓陳名章。緣盡當去。為待子故未行。有三錦囊。汝佩之。他日有急難大事。可開視之。言畢。跌坐橋下而化。婁入府見天師。天師曰。陳法官望汝久矣。汝來陳法官死。豈非數耶。故事。天師入京朝賀。法官從行。雍正十年。天師入朝。他法官同往。婁不得與。夜夢陳法官踉蹌而來。涕泣請曰。道教將滅。非婁某不能救。須與偕入京師。萬不可誤。天師愈奇婁。乃與之俱。時京師久旱。諸道士祈請無效。世宗召天師諭曰。十日不雨。汝道教可滅矣。天師惶恐伏地。竊念陳法官夢中語。遽奏請。婁某升壇。婁開錦囊。如法作咒。身未上而黑雲起。須臾雨霑足。世宗悅。命留京師。十一年。誅妖人賈士芳。實在民間為祟。召婁使治。婁以五雷正法治之。拜北斗四十九日。妖滅。

是年地震。晏先期奏明。皆錦囊所載三事也。今晏尚存。錦囊空而術亦盡矣。事所服九號一二三當歸一兩。

熟地二兩。枸杞三兩。

又有羅真人者。冬夏一衲。佯狂于市。兒童隨之而行。取生米麥求其吹。吹之即熟。晚間店家燃燭無火。亦求羅吹。吹之即熾。京師九門。一日九見其形。忽遁去無迹。疑死矣。京師富家多燒煖坑。坑深丈許。過三年必掃煤灰。有年姓者掃坑。坑中聞鼯聲大驚。召衆觀之。羅真人也。岷然起曰。借汝家坑熟卧三年。竟為爾輩掃出。衆請送入廟。曰。吾不入廟。請供奉之。曰。吾不受供。然則何歸。曰。可送我至前門外蜜蜂窩。即昇往蜂窩。窩洞甚狹。在土山之凹。蜂數百萬。嘈嘈飛鳴。羅解上下衣。赤身入。羣蜂圍之。穿眼入口。出入于七竅中。羅怡然不動。人饋之食。或食或不食。每食必罄其所饋。或與斗米飯雞卵三百。一啖而盡。亦無飽色。語啾啾如駛。累不甚可解。某貴人饋生薑四十斤。啖之。片時俱盡。居窩數年。一日脫去。不知所往。

蛇含草消木化金

張文敏公有族姪寓洞庭之西磧山莊。藏兩雞卵于廚舍。每夜為蛇所竊。伺之。見一白蛇吞卵而去。頸中膨亨不能遽消。乃行至一樹上。以頸摩之。須臾雞卵化矣。張惡其貪戲。削木抄裝入雞卵殼中。仍放原處。蛇果來吞。頸脹如故。再至前樹摩擦。竟不能消。蛇有窘狀。遍厯園

中諸樹。晚而不顧。忽往亭西深草中。擇其葉綠色而三叉者。摩擦如前。木卯消矣。張次日。認明此草。取以摩停食病。略一拂拭。無不立愈。其鄰有患瘡背者。張思食物尚消毒。亦可消。乃將此草一兩。煮湯飲之。須臾。間背瘡果愈。而身漸縮小。久之。並骨俱化作水。病家大怒。將張捆縛。鳴官。張哀求。以寔情自白。病家不肯休。往廚間喫飯。入城。視鍋上有異光照耀。就觀。則鐵鍋已化黃金矣。乃捨之。且謝之。究亦不知何草也。

蔡京後身

崇禎時某相公。常自言為蔡京後身。以仙官墮地獄。每世間誦仁王經。耳目為之一亮。又罰作揚州寡婦。守空房四十年。故癖好尤奇。好觀美婦之臀。美男之勢。以為男子之美在前。女子之美在後。世人易之。非好色者也。常使女衣袍裙。男飾釵裙。而摸其臀勢。以為得味外味。又常戲取姬妾優童數十。以被蒙首。而露其下體。互猜為某郎某姬。以為笑樂。有內閣供事石俊者。微有姿。而私處甚佳。公甘為嘔弄。有求書者。非石郎磨墨不可得也。號臀曰白玉綿團。勢曰紅霞仙杆。

天鎮縣碑

天鎮縣隸雲中。其地有元帝廟。廟有古碑。其上礮銃鉛鐵。大小丸甚多。皆陷入石內。邑人云。

前明時。閩兵來。邑人拒戰不勝。俄見此碑。自廟飛出。盤旋軍陣。凡敵所放火礮。咸著於上。我軍無失。而敵賴以退。今謂之天成碑。現存于廟。

擡轎郎君

杭州世家子汪生。幼而聰俊。能讀漢書。年十八九。忽遠出不歸。家人尋覓不得。月餘。其父遇于薦橋大街。則替人抬轎而行。父大驚。牽拉還家。痛加鞭撻。問其故。不答。乃閉鎖書舍中。未幾。逃出。又為人抬轎矣。如是者再三。祖父無如何。置之不問。戚友中無肯與婚。然漢書成誦者。終身不忘。遇街道清淨處。朗誦高祖本紀。琅琅然一字不差。杭州士大夫亦樂召役之。勝自己開卷也。自言兩肩負重。則筋骨靈通。眠食俱善。否則悶悶不樂。此外亦無他好。

楊笠湖救難

楊笠湖為河南令。上憲委往商水縣振災。秋暑甚虐。午刻事畢。納涼城隍廟。坐未定。一人飛奔而來。口稱小民張相求救。問何事。曰不知。左右疑有瘋疾。群起逐之。其人長號不出。曰我昨夜得一夢。見此處城隍神已故。縣主王太爺同坐。城隍向我云。汝有急難。可求救于汝之父母官。我即向王太爺叩頭。王曰。我已來此。無能着力。汝須去求鄰封官楊太爺。救過明午。則無害矣。故今日黎明即起。聞太爺姓楊。又在此廟。故來求救。言畢。叩頭不肯去。楊無奈。何。

笑曰我已面淮。汝有難即來可也。問其姓名。命家人記之。數日後散振過其地。訊其鄰人曰。張某是日得夢入城。後彼臥室兩間。無故塌倒毀傷。什物甚多。惟本人以入城故得免。

馮侍御身輕

馮侍御養性先生。自言初生時身小如貓。稱之重不滿二斤。家人以為必難長成。後過十歲。形漸魁梧。登進士。入詞林。轉御史。生二子。一為布政使。一為翰林。先生為兒時能蹈空而行。十餘步。方知李鄴侯幼時能飛。母恐其去。以葱蒜厭之。其事竟有。

江都某令

江都某令。以公事將往蘇州。臨行往甘泉李公處作別。面託云。如本縣有屍傷相驗事。望代為辦理。李唯唯已。而聞其三鼓後。仍搬行李回署。李不解何事。探之。乃有報相屍者。商家汪姓。兩奴角口。一奴自縊。汪有富名。某以為奇貨。命其停屍大廳。故不往驗。待其具機。講賞三千兩。始行往驗。驗時又語侵主人。以為喝令重詐銀四千兩。方肯結案。李公見而尤之。以為太過。某曰。我非得已。我欲為小兒捐一知縣故耳。現在汪銀七千兩。已差人送入京師。我並不存家中。未幾其子果選甘肅某縣。陞河州知州。乾隆四十七年。為冒振事發覺。斬立決。孫二人盡行充發。家產籍沒入官。某驚愕。追發背死。

執虎耳

雲南大理縣南鄉民李士桂家世業農。家畜水牛二隻。至夜一牛不歸。士桂往尋。昏黑中月色初上。見田中有獸卧焉。酣聲雷鳴。以為已牛。罵曰。畜生。如何此刻不回家。隨即騎上。將攀其角。角不見。但聳毛耳兩隻。徧身狸色。斑然方知是虎。急不敢下。虎被人騎。驚醒。騰身起。咆哮叫跳。士桂私念下背必為所咬。於是竭生平之力。緊握其耳。至于穿破耳輪。手愈牢固。抵死不放。虎性猛烈。騰山躍水。為棘刺所傷。次日晨刻。力盡而斃。士桂亦僵仆虎背。氣息奄然。家人尋得。抱持歸家。竟獲重生。兩脚上為虎爪所攫。肉盡骨見。醫逾年。纔得平復。

十八灘頭

湖南巡撫某。平時敬奉關帝。每元旦。先赴關廟行香求籤。問本年休咎。無不應驗。乾隆三十二年正月一日。詣廟行禮畢。求得籤有十八灘頭說與君之句。因有戒心。是年雖淺水平路。必捨舟坐轎。秋間為侯七一案。天使按臨。從某湖過某地。行舟則近而速。起旱則遠而遲。使者欲舟行。公不可。乃以關神籤訣誦而告之。使者勉從。而心不喜。未幾。貴州鉛廠事發。有公受贓事。公不承認。而司閹之李奴。必欲扳公。說此銀實送主人。非奴所撞騙。時李已受刑。兩足委頓。奴主爭辨不休。使者厲聲謂公曰。十八灘頭之神籤驗矣。李字十八也。委頓于地。癰

也說此銀送與主人。是送與君也。關聖帝君早知有此劫數。公何辨之有。公悚然。遂認受贓而案定。

三姑娘

錢侍御琦巡視南城。有梁守備年老。能超距騰空。所擒獲大盜以百計。公奇之。問以平素擒賊立功事狀。梁跪而言曰。擒盜未足奇也。某至今心悸且嘆絕者。擒妓女三姑娘耳。請為公言之。雍正三年某月日。九門提督某召我入面諭曰。汝知金魚衛衛有妓三姑娘。勢力絕大。曰知。汝能擒以來乎。曰能。需役若干。曰三十。提督與如數。曰不擒來。抬棺見我。三姑娘者。深堂廣廈。不易篡取者也。梁命三十人環門外伏。已緣牆而上。時已暮。秋暑小涼。高蓬蔭屋。梁伏蓬上伺之。漏初下。見二女鬟從屋西持朱燈。引一少年入。跪東窗低語曰。郎君至矣。少年中堂坐良久。上茶者三四。女鬟持珠燈擁麗人出。交拜妮語。膚色目光如明珠射人。不可逼視。少頃。兩席橫陳。六女鬟行酒。奇服炫妝。紛趨左右。三爵後。繞梁之音。與笙簫間作。女目少年曰。郎倦乎。引身起。牽其裾。從東窗入。滿堂燈燭盡滅。惟樓西風竿上紗燈雙紅。梁竊意此是探虎穴時也。自蓬下足。踰寢戶。入。女驚起。赤體躍牀下。趨前抱梁腰。低聲辟咩曰。何衛門使來。曰。九門提督。女曰。孽矣。安有提督拘人而能免者乎。雖然。裸婦女見貴人。非禮也。請

著衣一謝明珠雙梁許之。擲與一視一裙一衫一領襖。女開箱取明珠四雙。擲某手中。女衣畢。乃從容問公帶若干人來。曰三十。曰在何處。曰環門伏。曰速呼之。進夜深矣。為妾故累。若飢渴。妾心不安。顧左右治具。諸婢烹羊炮兔。咄嗟立辦。三十人席地大嚼。懽聲如雷。梁私念牀中客未獲。將往揭帳。女搖手曰。公胡然。彼某大臣公子也。國體有關。且非其罪。妾已教從地道出矣。提督訊時。必不怒公。如怒公。妾願一身當之。天黎明。女坐紅帷車。與梁偕行。離公署未半里。提督飛馬。硃書諭梁曰。本衙門所拿三姑娘。訪聞不確。作速釋放。毋累良民。致干重譴。梁惕息下車。持珠還女。女笑而不受。前婢十二人騎馬來迎擁護馳去。明日偵之。室已空矣。

搜河都尉

余親家張開士牧宿州。奉旨開河掘地。得龜大如車輪。項繫金牌。鐫正德二年。皇帝勅封。搜河都尉十二字。龜兩眼深碧色。背殼綠毛寸許。民間聚觀。告之官。官念前代老物。命放之。是夜風雨颯至。河不掘而成者三十餘丈。

科場事五條

乾隆元年正月元日。大學士張文和公夢其父桐城公諱英者。獨坐室中。手持一卷。文和公問爺看何書。曰新科狀元錄。狀元何名。公舉左手示文和公曰。汝來此。吾告汝。文和公至左。

曰汝已知之矣何必多言公驚醒卒不解後丙辰狀元乃金德瑛移玉字至英字之左此其驗也公得子遲祈夢於京師之前門關帝廟夢帝以竹竿與之旁無枝葉心頗不喜有解者賀曰公得二子矣問何故曰孤竹君之二子此傳記也破竹字為兩個字此字法也已而果然。

王士俊為少司寇讀殿試卷夢文昌神抱一短鬚道士與之後臚唱時金狀元德瑛如道士貌出其門。

劉大槐丙午下場請批批云壬子兩榜劉不解以為士子非會試年或者有恩科耶後丙午中副榜至壬子又中副榜。

繆煥蘇州人年十六入泮遇乩仙問科名批云六十登科繆大憲嫌其遲後年未三十竟登科題乃六十而耳順也。

有三人祈夢於于肅愍廟兩人無夢一人夢肅愍謂曰汝往觀廟外照牆則知之其人醒告二人二人如其有夢偽漫焉者即于夜間取筆向牆上書不中二字天尚未明寫不字不甚連接次早三人同往視之乃一个中三字果得夢者中矣。

百四十村

閣學周公煌四川人。自言其祖樵也。孤身居峨嵋山。年九十九未婚。每日入山打薪。賣與山下吳姓鬻豆腐翁。吳夫妻二人一女。每日買周薪為炊。交易甚懽。吳年六旬。告周曰。明日是吾生辰。叟早來飲酒。周諾之。已而不至。吳之妻曰。周叟頗喜飲。今不來賣薪。又不來稱祝。毋乃病乎。盍往視之。吳翌日往訪。見周顏色甚和。問。昨何不來。叟笑曰。我昨入山。將伐薪作壽禮。不意過一深溪。見黃白色累累。得母世所稱金銀者乎。余竭力運之。現堆牀下。若下山則誰為守者。吳視之。果金銀。因代為謀曰。叟不可居此矣。叟孤身住空山。而挾此重物。保無盜賊慮耶。周曰。微君言。吾亦知之。盍為我入城尋一屋。在人烟稠密處。吳如其言。且助之遷居。未幾。周又至。面赧然有慚色。手百金贈吳。揖曰。吾有求于公。吾明年百歲矣。從未婚娶。自道將死。還有他想。不料獲此重資。一老身守之。復何所用意。欲求公作媒。代聘一婦。吳晚其妻相與笑。吃吃不休。嫌其不知老也。周曰。非但此也。我聘妻。非處子不可。若再醮二婚。非老人鄭重結髮之意。倘嫌我老者。請萬金為聘。以三千金謝媒。吳雖知其難。而心貪重謝。強應曰。諾。老人再拜去。月餘無人肯與老人婚。老人又來催促。吳支吾無計。時吳女纔十九歲。忽跪請曰。女願婚周叟。夫婦愕然。女曰。父母之意。不過嫌周老。憐女少耳。女聞人各有命。兒如薄命。雖嫁年相若者。未必不作孀婦。兒如命好。或此叟尚有餘年。幸獲子嗣。足支門戶。亦未可。

定。且父母無子。只生一女。女恨不能作男兒。孝養報恩。如彼以萬金來此。而又以三千金作謝。是生女愈于生男。而女心亦慰。女想此叟。如許年紀。獲此橫財。恐天意未必遽從此終也。吳夫婦以女言告叟。叟跪地連叩頭。呼岳父母者再。嫁生一子。讀書補廩。孫即閣學公也。老人年一百四十歲。吳女先卒。年已五十九矣。老人殯塋制服。哭泣甚哀。又四年。老人方卒。所居村人題曰百四十村。

人畜改常

搜神記有雞不三年。犬不六載之說。言禽獸之不可久畜也。余家人孫會中。畜一黃狗甚馴。常喂飯。狗搖尾乞憐。出入必相迎送。孫甚愛之。一日。手持肉與食。狗嚼其手掌心。皆穿。痛絕于地。乃棒狗殺之。揚州趙九善養虎。檻虎而行。路人觀者。先與十錢。便開檻出之。故意將頭向虎口摩擦。虎涎滿面。了無所傷。以為笑樂。如是者二年有餘。一日在平山堂下索錢。又將頭擦虎口。虎張口一噬而頸斷。衆人報官。官召獵戶以槍擊虎殺之。人皆曰。鳥獸不可與同羣。余曰不然。人亦有之。乾隆丙寅。余宰江寧。有報殺死一家三人者。余往相驗。凶手乃屍親之妻弟劉某。平日郎舅。姊弟甚和。並無嫌隙。其姊生子。年甫五歲。每舅氏來代為哺抱。以為慣常。是年五月十三日。劉又來抱甥。姊便交與劉。乃擲甥水缸中。以石壓殺之。姊驚走視。便

持割麥刀斫姊斷其頭。姊夫來救。又持刀刺其腹。出腸尺餘。尚未氣絕。余問有何冤仇。傷者極言平日無冤。言終氣絕。問劉不言。兩目斜視。向天大笑。余以此案難詳。立時杖斃之。至今不解何故。又有寡婦某。守節二十餘年。內外無間言。忽年過五十。私通一奴。至于產難而亡。其改常之奇。皆虎狗類矣。

夢葫蘆

尹秀才廷一未第時。每逢下場。必夢神授一葫蘆。放榜不中。自後遇入闈。心惡。而每次必夢葫蘆。然屢夢則葫蘆愈大。雍正甲辰科。入闈之前夕。尹恐又夢。乃坐而待旦。欲避夢也。其小奴方睡。大呼夢見一個葫蘆。與相公長等身。尹懊恨不祥。亦無可奈何。已而榜發。尹竟中三十二名。其三十名姓胡。其三十一名姓盧。皆甚少年。方悟初夢之小葫蘆。蓋二公尚未長成故也。

乩仙示題

康熙戊辰會試。舉子求乩仙示題。乩仙書不知二字。舉子再拜。求曰。豈有神仙而不知之理。乩仙乃大書曰。不知不知。又不知。眾人大笑。以仙為無知也。是科題乃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三節。又甲午鄉試前。秀才求乩仙示題。仙書不可語三字。眾秀才苦求不已。乃書曰。正在

不可語上。衆愈不解。再求仙明示之。仙書一署字。再叩之。則不應矣。已而題是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一章。

神籤預兆

秦狀元大士將散館。求關廟籤。得靜來好把此心捫之句。意鬱鬱不樂。以為神嗤其有虧心事也。已而試松柏有心賦。限心字為韻。終篇忘點心字。閱卷者仍以高等上。上閱之。問心字韻何以不明押。秦俯首謝罪。而閱卷者亦俱拜謝。上笑曰。狀元有無心之賦。主司無有眼之人。

奇騙

騙術之巧者。愈出愈奇。金陵有老翁。持數金至北門橋錢店易錢。故意較論銀色。嘵嘵不休。一少年從外入。禮貌甚恭。呼翁為老伯曰。令郎貿易常州。與姪同事。有信銀一封。託姪寄老伯。將往尊府。不意姪之路遇也。將銀信交畢。一揖而去。老翁拆信。謂錢店主人曰。我眼昏不能看家信。求君誦之。店主人如其言。皆家常瑣屑。語末云。外紋銀十兩。為爺薪水需。翁喜動顏色曰。還我前銀。不必較論銀色矣。兒所寄紋銀。紙上書明拾兩。即以此兌錢。何如。主人接其銀。稱之。十一兩零三錢。疑其子發信時。匆匆未檢。故信上祇言十兩。老人又不能自稱可。

將錯就錯。獲此餘利。遽以九千錢與之。時價紋銀十兩。例兌錢九千。翁負錢去。少頃。一客笑于旁曰。店主人得毋受欺乎。此老翁者。積年騙棍。用假銀者也。我見其來換錢。已為主人憂。因此老在店。故未敢明言。店主驚。翦其銀果鉛胎。懊惱無已。再四謝客。且詢此翁居址。曰。翁住某所。離此十里餘。君追之。猶能及之。但我翁鄰也。使翁知我破其法。將仇我。請告君以彼之門向。而君自往追之。店主人必欲與俱。曰。君但偕行至彼地。君告我以彼門向。君即脫去。則老人不知是君所道。何仇之有。客猶不肯。乃酬以三金。客若為不得已而強行者。同至漢西門外。遠望見老人攤錢櫃上。與數人飲酒。客指曰。是也。汝速往擒我行矣。店主喜。直入酒肆。梓老翁毆之曰。汝積騙也。以十兩鉛胎銀換我九千錢。衆人皆起問故。老翁夷然曰。我以兒銀十兩換錢。並非鉛胎。店主既云我用假銀。我之原銀可得見乎。店主以剪破原銀示衆。翁笑曰。此非我銀。我止十兩。故得錢九千。今此假銀。似不止十兩者。非我原銀。乃店主來騙我耳。酒肆人為持戔稱之。果十一兩零三錢。衆大怒。責店主。店主不能對。群起毆之。店主一念之貧。中老翁計。懊恨而歸。

騙術巧報

騙術有巧報者。常州華客挾三百金。將買貨淮海間。舟過丹陽。見岸上客負行囊。呼搭船甚

急。華憐之。命停船相待。船戶搖手。慮匪人為累。華固命之。船戶不得已。迎客入宿于後艙尾。將抵丹徒。客負行囊出曰。余為訪戚來。今已至戚所。可以行矣。謝華上岸去。頃之華開箱取衣箱中三百金。盡變瓦石。知為客偷換。懊恨無已。俄而天雨且寒。風又逆。舟行不上。華私念金已被竊。無買貨資。不如歸里。摒擋再赴淮海。乃呼篙工。挖舟返。許其直如到淮之數。舟人從之。順風張帆而歸。過奔牛鎮。又見有人冒雨。負行李淋漓立。招呼搭船。舵工晚之。即竊銀客也。急伏艙內。而偽令水手迎之。天晚雨大。其人不料此船仍回。急不及待。持行李先付水手。身躍入艙。見華在焉。大駭狂奔而走。發其行囊。原銀三百。宛然尚存。外有珍珠數十粒。價可千金。華從此大富。

香亭記夢

香亭于乾隆壬辰冬。赴都謁選。遠道東昌。十二月五日。宿冠城縣東關客店。夜夢至一園亭。竹心蕭疏。迴非人境。几上橫書一卷。字作蠅頭小楷。閱之載一事云。新野之渠有巨魚。化為麗姝。名曰喬如。有李氏子感焉。至三百六十日。而李氏子以弱死。宋氏子又感焉。歷三十六日。而宋氏子亦死。有楊氏子知其為怪也。故納之。而特嬖之。絕其水飲。喬如無所施術。三年生三子。悉化為魚。六年楊氏子遍體生鱗甲。而喬如益冶豔。一夕暴風雨。喬如抱持楊氏子。

兩身合為一身。各自一首。鼓著同飛。投洞庭湖。日出時。楊飲水。日入時。喬如飲水。楊氏子猶知與喬如交歡。不知為魚在水也。而竟得不死。壽此之謂。物其物。化其化。自此以下字。模糊不可辨。鐘鳴夢醒枕上默誦不遺一字。

敦倫

李剛主講正心誠意之學。有日記一部。將所行事。必據實書之。每與其妻交媾。必楷書某月某日。與老妻敦倫一次。

一字千金一咳萬金

商邱宰某申詳一案。有卑職勘得毫無疑義四字。臬使某怒其專擅。駁飭不已。并提經承宅門。將行枷責。楊急改似無疑義四字。再行申詳。乃批允核轉。然往返盤費。司房打點。已至十金。汶上令某見巡撫某偶患寒疾。失聲一咳。某怒其不敬。必欲提參。與中間人私獻萬金。方免。人相傳為一字千金。一咳萬金。

菩薩答拜

余祖母柴太夫人。常為余言。其外祖母楊氏。老而無子。依其女洪夫人。以終。年九十七而卒。居一樓奉佛誦經。三十年。足不履地。性慈善。聞樓下答奴婢聲。便徬徨不能食。或奴婢有上

樓者必分已所食與食。九十以後拜佛。佛像起立答拜。太夫人大怖。時余祖母年尚幼。必拉之作伴。曰汝在此。佛不我答也。卒前三日。索盆濯足。婢以向所用木盆進。曰不可。我此去將踏蓮花。須將浴面之銅盆來。俄而旃檀之氣自空繚繞。端坐跏趺而逝。逝後香三晝夜始散。

暹羅妻驢

暹羅俗最淫。男子年十四五時。其父母為娶一牝驢。便與交接。夜睡縛驢。以其勢置驢陰中。養之則壯盛異常。如此三年。始娶正妻。迎此驢養之終身。當作側室。不娶驢者。亦無女子肯嫁之也。

倭人以下竅服藥

倭人病不飲藥。有老倭人能醫者。熬藥一桶。令病者覆身卧。以竹筒插入穀道中。將藥水乘熱灌入。用大氣力吹之。少頃腹中汨汨有聲。拔出竹筒。一瀉而病愈矣。

獅子擊蛇

戈侍御濤云。其太翁名錦。為某邑令。適西洋貢獅子經過其邑。獅子於路有病。與解員在館驛暫駐。獅子蹲伏大樹下。少頃昂首四顧。金光射人。伸爪擊樹。樹根中斷。鮮血迸流。內有大蛇決折而斃。先是驛中馬多患病。往往致死。自是患除。厚待貢使。至京獻於闕廷。象見之不

跪獅子震怒。長吼一聲。象皆俯伏。奉旨放歸本國。後數日。映撫奏至云。京中放獅。本日午時已過潼關。

賈士芳

賈士芳河南人。少似癡愚。有兄某讀書。命士芳耕作。時時心念欲往遊天上。一日。有道人問曰。爾欲上天耶。曰然。道士曰。爾可閉目從我。遂凌虛而起。耳畔但聞風濤聲。少頃。命開目。見宮室壯麗。謂士芳曰。爾少待。我入。即至。良久出。謂曰。爾腹餒耶。授酒一杯。賈飲半而止。道人弗強曰。此非爾久留處。仍令閉目。行如前。風濤聲。少頃。開目。仍在原處。步至伊兄館中。兄驚曰。爾人耶。鬼耶。曰。我人耳。何以為鬼。曰。爾數年不歸。曩在何處。曰。我同人至天上。往返不過半日。何云半年。其兄以為癡不之顧。與徒講解周易。士芳坐于旁。聞之。起搖手曰。兄誤矣。是卦繇詞九五陽剛與六二相應。陰陽合德。得位乘時。水火相濟。變為正月之卦。過此以往。剛者漸升。柔者漸降。至上九數不可極。極則有悔。悔則潛藏。以待剝復之機矣。其兄大驚曰。汝未讀書。何得剖析易理如此精奧。信其果遇異人。遠近趨慕。叩以禍福。無不響應。田中丞奏聞。蒙召見。卒以不法伏誅。或云賈所遇道人。姓王名紫真。尤有神通。嘗烹茶招賈觀之。指曰。初烹時。茶葉亂浮。清濁不分。此混沌象也。少頃。水在上。葉在下。便是開闢象矣。十二萬年不

過如此一霎耳。嵇文敏公總督河道時。賈常在署中。人多崇奉之。有不相敬者。賈必拉至無人之處。將其生平隱事。妻子所不知者。一一語之。其人愧服乃已。又常問人可畏鬼否。曰畏鬼便已。如云不畏。則是夜必有奇形惡狀者。入房作鬧。

石男

石男二字。見太元經。其來久矣。至于半男半女之身。佛書亦屢言之。近復有所謂石男者。揚州嚴二。官貌甚美。而無人與狎。其穀道細如綠豆。下穢如線香。晝食粥一盂。酒數杯。蔬菜些須而已。多則腹中暴脹。大便時痛苦異常。

鬚長一丈

黃龍眉震澤縣人。官熱河四旗廳巡檢。鬚長一丈有奇。繞腰兩匝。餘垂至地。

禁魔婆

粵東崖州。居民半屬黎人。有生黎熟黎之分。生黎居五指山中。不服王化。熟黎尊官長來見。則膝行而入。黎女有禁魔婆。能禁咒人致死。其術取所咒之人。或鬚髮。或吐餘衿。擲納竹筒中。夜間赤身仰卧山頂。對星月。施符誦咒。至七日。其人必死。徧體無傷。而其軟如綿。但能魔黎人。不能害漢人。受其害者。擒之鳴官。必先用長竹筒穿索扣其頸項下。曳之而行。否則近

其身必為所禁魔矣。據婆云。不禁魔人。則過期已身必死。婆中有年少者不及筭。便能作法。蓋祖傳也。其咒語甚秘。雖杖殺之。不肯告人。有禁魔婆。無禁魔公。其術傳女不傳男。

割竹簽

黎民買賣田土。無文契票約。但用竹簽一片。售價若干。用刀劃數目于簽上。對劈為二。買者賣者各執其半。以為信。日久轉賣。則取原主之半簽。合而驗之。其稅簽如稅契。請官用印于紙封其竹簽之尾。春秋納糧。較內地加豐焉。

黎人進舍

黎民婚嫁。不用輿馬。吉日新郎以紅布一疋。往岳家裏。新婦負背上而歸。其俗未成親之先。婿私至翁家。與其妻苟合。謂之進舍。若能生子。而後負婦者。則羣以為榮。鄰里交賀。各以白紙封番錢幾元。至其門。首拋竹筐中。其主人以大甕貯酒。陳于門前。甕內插細竹。簫數條。賀客至。各伏簫甕而飲。飲畢。又無迎送拜跪之禮。余在肇慶府署中。匡州刺史陳桂軒為余言。

海異

海中水上鹹下淡。魚生鹹水者。入淡水中即死。生淡水中者。入鹹水中即死。鹹水煮飯。水乾而米不熟。必用淡水煮纔熟。水清者下望可見二十餘丈。青紅黑黃其色不一。人小便則水

光變作火光。亂星噴起。魚常高飛如鳥雀。有變虎者。變鹿者。

喝呼草快子竹

惠州山中。有草喝之則葉捲。號喝呼草。羅浮山有快子竹。竹形小而質勁。截之可以為箸。不許人作聲。呼之便遁入土中。覓不可得。

蚺蛇藤

瓊雷兩州蚺蛇。大如車輪。所過處腥毒異常。遇者輒死。性淫而畏藤。土人多以婦人褲。並藤條置腰間。聞腥氣知蛇至。先以婦褲擲去。蛇舉頭入褲。吮嗅不已。然後以藤拋擊。蛇便縮伏。憑人捆縛。縛歸釘之樹上。用刀剖腹。蛇似不知。將至胆處。乃作愛護之狀。胆畏人取。逃上逃下。未易提取。直至蛇死腹裂。胆落地。上猶躍起。丈餘漸漸力盡勢低。取掛簷間。其胆衣內汁。猶終日奔騰上下。無一隙停留。俟亮乾後。纔可入藥。

網虎

江西鄱陽湖。漁人設網。疑其太重。解而視之。斑然虎也。惜已死矣。

福建解元

裴文達公典議福建。心奇解元之文。榜發後。亟欲一見。晝坐公廨。聞門外喧嚷聲。問之。則解

元與公家人為門包角口。公心薄之而疑其貧。禁止家人索詐。立刻傳見其人。面目語言皆粗鄙。無可取。心悶悶。因告方伯某。悔取士之失。方伯云。公不言。某不敢說。放榜前一日。某夢文昌關帝與孔夫子同坐。朱衣者持福建題名錄來。關帝感額云。此第一人平生作惡武斷。何以作解頭。文昌云。渠官階甚大。因無行已削盡矣。然渠好勇喜關。一聞母喝即止。念此尚屬孝心。姑予一解。不久當令歸土矣。關帝尚怒。而孔子無言。此亦奇事。未幾某亡。

顧四嫁妻重合

永城呂明府家佃人顧四。乾隆丙子歲荒。鬻其妻某氏。嫁江南虹縣孫某。生一女。次年歲豐。顧又娶後妻。生子成。成幼遠出為人傭工。流轉至虹縣地方。贅孫姓家兩年。妻父歿。成無所依。遂攜其妻並妻母回永城。顧四出見兒之岳母已之故妻也。時顧後妻先一月歿。遂為夫婦如初。

千里客

萬厯年間。紹興商家宰起第。卜云。千里客來居此宅。當時訝之。至國初。王侍御蘭膏先生任鹽政歸。買此宅居之。王別號千里。即江寧王檢校大德父也。

趙子昂降乩

鄧宗洛秀才云。伯祖開禹公少時。贅海寧陳大司空家。眾人請仙。公亦問終身。乩判云。余趙子昂也。五字宛然。趙書。公在旁微笑云。兩朝人物。乩隨判詩一首云。莫笑吾身事兩朝。姓名久已著丹霄。書生不用多饒舌。勝爾寒氈歎寂寥。後公年八十。由歲貢任來安訓導。十年而終。

神仙不解考據

乾隆丙午。嚴道甫客中州。有仙降乩。鞏縣劉氏。自稱雁門田穎。詩文字畫皆可觀。并能代請古時名人。如韓柳歐蘇來降。劉氏云。有壇設其家。已數載矣。中州仕宦者。咸敬信之。穎本唐開寶間人。曾撰張希古墓志。石在西安碑林。畢中丞近移置吳中靈巖山館。一日降乩。節署甫至。即以此語謝其護持之功。此事無知者。因共稱其神奇。時嚴道甫在座。因云。記墓志中云。左衛馬邑郡。尚德府。折衝都尉張君。致唐府兵皆隸諸衛。左右衛領六十府。志云。尚德府為左衛所領。固也。但唐書地理志。馬邑郡所屬。無尚德府。未知墓志何據。仙停乩半晌云。當日下筆時。僅據行狀。開載至唐地理志。為歐九所修。當俟晤時問明。再奉復耳。然自是節署相請。乩不復降。即他所相請。有道甫在。乩亦不復降。

產公

廣西太平府。得婦生子。經三日便溺身于溪河。其夫乃擁衾抱子。坐于寢榻。卧起飲食。皆須其婦扶持之。稍不衛護。生疾。一如孕婦。名曰產公。而妻反無所苦。查中丞儉堂云。

烏魯木齊城隍

烏魯木齊。于乾隆四十一年築城。得至德年殘碑。中有金蒲字。知其地唐時為金蒲城。今唐書作金滿城。誤也。並建有城隍廟。興工三日。都統明公亮夢有人儒冠而來云。姓紀名永寧。陝西人。昨奉天山之神奏。為此地城隍。故爾來謁。公心異之。時畢公秋帆撫陝。因以札來詢。畢公飭州縣查現在紀姓中。未有名永寧者。適嚴道甫修華州志。有紀姓。以家譜來求登載。其遠祖檢之。則名永寧者。居然在焉。乃明中葉生員。生平亦無他善。惟嘉靖三十一年地震時。曾捐貲掩埋瘞傷死者四十餘人而已。因以復明公。畫至適于是日廟方落成也。

黑霜

四海本一也。南方見之為南海。北方見之為北海。證之經傳皆然。嚴道甫向客秦中。晤誠毅伯伍公云。雍正間奉使鄂。勒素間有海在北界。欲往視。國人難之。固請乃派西洋人二十名。持羅盤火器。以重氈裹車。從者皆乘橐駝。隨往北行六七日。見有冰山如城郭。其高入天光。氣不可逼視。下有洞穴。從人以火照羅盤。蛇蟠而入。行三日乃出。出則天色黯淡如玳瑁間。

有黑烟吹來。著人如砂礫。洋人云。此黑霜也。每行數里。得巖穴。則避入。以硝磺發火。蓋其地不生草木。無煤炭也。逾時復行。如是又五六日。有二銅人對峙。高數十丈。一乘龜。一握蛇。前有銅柱。蟲篆不可辨。洋人云。此唐堯皇帝所立相傳。柱上乃寒門二字。因請回車云。前去到海。約三百里。不見星日。寒氣切肌。中之即死。海水黑色如漆。時復開裂。則有夜叉怪獸。起來攫人。至是水亦不流。火亦不熱。公因以火著貂裘上。試之果不然。因太息而回入城。檢點從者五十人。凍死者二十有一。公面黑如漆。年載始復故。隨從人有終身不再白者。

中印度

後藏西南四千餘里。有務魯木者。即佛經所云。中印度也。世尊居之。金銀宮闕。與佛書所云無異。宮門外有池。方廣百里。白蓮如斗。香氣著衣。經月不散。云即阿暫池也。天時寒暖。皆如三四月。秔稻再熟。無金銀。皆以貨物交易。達賚喇嘛五歲。一往觀。聞雍正初年。鄂羅索發兵萬餘。驅猛象數百來。闕欲奪其地。世尊持禁咒。遣毒蟒數千往禦。鄂羅索懼。請受約束。蟒蛇瞬息不見。世尊云。此嗔心所致也。不嗔則無有矣。因諭以此地人少。每十年當以童男女五百來獻。令其自相配偶。至今猶然。誠意伯伍公云。

來文端公前身是伯樂

來文端公自言伯樂轉世。眸子炯炯有光。相馬獨具神解。兼管兵部及上駟院。時每值挑馬。百十為群。瞥眼一過。其毛病纖悉。無不一一指出。販馬者驚以為神。年七十後。常閉目靜攝。每有馬過。靜聽蹄聲。不但知其良否。即毛色疾病。皆能知之。上所乘馬。皆先命公選視。有內侍衛數人。精選三馬。百試無差。將獻上。公時已老。眼皮下垂。以兩指撐眼視之。曰。其一可用。其二不可用。再試之。果蹶矣。一日。坐內閣。史文靖公乘馬至閣門外。下。偶言所乘。驪馬甚佳。公曰。佳則佳矣。但公所乘。乃黃臙馬也。何得相誑。文靖云。適所言誠誤。但公何以知之。公笑而不言。又一日。梁文莊公入閣。少遲。自言所乘馬傷水。艱于行步。公曰。非傷水。乃誤香水。蛭耳。文莊乃請獸醫針治。果下水。蛭數升而愈。公常語侍讀嚴道甫云。二十時。荷校于長安門外三十餘日。翫索易象。乾坤二卦。得相馬之道。其神解所到。未能以口授人也。

福建試院樹神

紀太史曉嵐視學閩省。試院西齋。有柏一株。干霄蔽日。幕中友人于深夜。常見有人來往其下。章服一如本朝制度。惟袍是大紅。紀意樹神為祟。乃掃室立主以祀。並作對句。懸于楹間。云。參天黛色常如此。點首朱衣或是公。自是怪遂絕。

于雲石

金壇于雲石官翰林時。迎其父就養入都。一日行至中途。天色已晚。四無人烟。尋一旅店。遂往投宿。店主以人滿辭。于以前路無店。固求留宿。店主躊躇久之。曰。店後空屋數椽。小兒幼年曾讀書其處。不幸夭亡。我不忍往觀。故封閉之。客如不嫌。請暫住一夜如何。于從之。即開門入。見四壁塵蒙。蟬蛸滿戶。案有殘書數卷。偶得時文稿一本。翻閱之。與其子雲石所作文無異。入後數篇。與鄉會試中式之卷亦相同。意甚訝然。忽窗外有光射入。見對面石壁上恍惚有于雲石字跡。即秉燭出觀。乃于雲石三字也。轉身進內。確然有聲。石壁遂倒。字亦隨滅。一夜驚疑不寐。曉行抵都。與子備述前事。雲石聞言。不覺失色。須臾仆地。急喚家人救治。不甦而絕。

子不語卷二十二

隨園戲編

萬佛崖

康熙五十年。肅州合黎山頂。忽有人呼曰。開不開。開不開。如是數日。無人敢答。一日。有牧童過。聞之。戲應聲曰。開頃刻。若然。風雷怒號。山石大開。中現一崖。有天生菩薩像數千。鬚眉宛然。至今人呼為萬佛崖。章淮樹觀察過其地。親見之。

大力河

孫某作打箭爐千總。其所轄地。陰雨兩月。忽一日雨止。仰天見日光。孫喜出舍視之。頃刻烟沙蔽天。風聲怒號。孫立不牢。撲地亂滾。似有人提其辮髮而顛擲之者。腿臉俱傷。孫心知是地動。忍而待之。食頃動止。起視人民與自家房屋。全已傾圮。有一弟逃出未死。彼此惶急。孫老於居邊者。謂弟曰。地動必有回潮。不止一次。我與汝須死在一處。乃各以繩縛其身。兩相擁抱。言未畢。而怪風又起。兩人卧地顛播如初。幸沙不昧眼。見地裂數丈。有冒出黑風者。有冒出火光。帶紫綠二色者。有湧黑水臭而腥者。有現出人頭大如車輪。目眈眈斜視四方者。有裂而仍合者。有永遠成坑者。兄弟二人竟得無恙。乃埋塋全家。掘出貨物。各謀生。先三月

子

不

語

卷二十二

一

前有瘋僧持緣簿一冊。上寫募化人口一萬。孫惡其妖言。將擒之。送縣。僧已立一楊柳小枝。上曰。你勿送我到縣。送我塞大力河水口可也。言畢不見。是年地動。四川大力河水沖決。溺死萬餘人。

王昊廬宗伯是蓮花長老

王昊廬宗伯未第時。自黃岡赴京應試。路過廬山。宿於蓮花宮內。因次日仍欲啟行。未晚便睡。夢身坐大殿之上。面前供齋果。下有袈裟百輩。環拜誦佛。因隨手取面前菓子。偶啖數枚。遂醒。醒時。口中有餘味。正驚訝間。忽見住房外燈燭輝煌。几筵肆設。眾僧方膜拜。宛然夢中光景。啟戶問之。是日乃此庵已故淨月上人忌辰。眾方祭祀。宗伯大異。起視所供盤中之素。其頂微缺。如少二三枚者。恍悟自己前身。乃此庵長老也。故終身奉佛甚虔。先是宗伯父用余公崇禎翰林。殉節廬山。故自號昊廬。取昊天罔極之義。諱澤宏。

鬼買兒

洞庭貢生葛文林。在庠有文名。其嫡母周氏亡後。父荊州續娶李氏。即文林生母也。子歸三日。後理周氏衣箱。有繡九枝蓮紅襖一件。愛而著之。食次即昏迷。自批其頰曰。余前妻周氏也。箱內衣裳。是我嫁時帶來。我平日愛惜。不忍上身。今汝初來。公然偷著。我心不甘。來索汝

命家人環跪。替李求情。且云：娘子業已身故。要此華衣何用？曰：速燒與我。我等要著。我自知氣量小。從前妝奩一絲不能與李氏。皆速燒與我。我纔肯去。家人不得已如其言。盡焚之。鬼拍手笑曰：吾可以去矣。李即霍然病愈。家人甚喜。次日李方晨妝。忽打一呵欠。鬼又附其身。曰：請相公來。其夫奔至。乃執其手曰：新婦年輕。不能理家事。我每早來代為料理。嗣後午前必附魂於李身。查問新米。呵責奴婢。井井有條。如是者半年。家人習而安之。不復為怪。忽一日謂其夫曰：我要去矣。我柩停在此。汝輩在旁行走。震動靈牀。我在柩中。骨節俱痛。可速出殯。以安我魂。其夫曰：尚無葬地。奈何？曰：西鄰賣爆竹人張姓者。有地在某山。我昨往看。有松有竹。頗合我意。渠口索六十金。其心想三十六金可買也。葛往觀。果有地有主。絲毫不爽。遂立契交易。鬼請出殯。曰：期葛曰：地雖已有。然啟期告親友。尚無孝子出名。殊屬缺典。鬼曰：此說甚是。汝新婦現有身矣。但雌雄未卜。與我紙錢三千。我替君買一兒來。言畢去。至期李氏果生文林。三日後鬼又附婦身。如平時。其姑陳氏責之曰：李氏新產。身子孱弱。汝又來糾纏。何太不留情耶？曰：非也。此兒係我買來。嗣我血食。我不能忘情。新婦年輕貪睡。倘被渠壓死。奈何？我有一言囑婆婆。俟其母乳畢後。婆婆即帶伊同睡。我纔放心。其姑首肯之。李氏打一呵欠。鬼又去矣。擇日出喪。葛憐兒甫滿月。不勝粗麻。易細麻與著。鬼來罵曰：此係齊衰孫喪。

祖之服。我嫡母也。非斬衰不可。不得已易而送之。臨葬。鬼附婦身大哭曰。我體魄已安。從此永不至矣。嗣後果斷。先是周未嫁時。與鄰女結拜三姊妹。誓同生死。其二妹先亡。周病時曰。兩妹來。現在牀後。喚我。萬忽拔劍斫之。周頓足曰。汝不軟求。而斫傷其臂。愈難挽回矣。言畢而亡。年甫二十三。

鬼搶饅頭

文林言洞庭山多餓鬼。其家蒸饅頭一籠。甫熟。揭蓋見饅首唧唧自動。逐漸綑縮如梳大者。頃刻變小如胡桃。食之味如麪筋。精華盡去。初不解其故。有老人云。此餓鬼所搶也。起籠時以硃筆點之。便不能搶。如其言。點者自點。縮者仍縮。蓋一人之點。不能勝群鬼之搶也。

荷花兒

餘姚章大立。康熙三年舉人。家居授徒。忽有二鬼。一女一男。白日現形。初扼其喉。繼推之地。以兩手高撐。拮而不開。若空中有繩繫之者。先作女聲曰。我荷花兒也。繼作男聲曰。我王奎也。皆北京口氣。家人問何冤。曰。章大立前身姓翁。亦名大立。前朝隆慶時。為刑部侍郎。其時我主人周世臣。官錦衣指揮。家貧無妻。只荷花兒與王奎一婢一奴相伴。有盜入室殺世臣去。我二人報官。官遣張把總入室捕盜。疑我二人。因姦弑主。刑部嚴刑拷訊。我二人不勝。

楚毒遂自誣服刑部郎中潘志伊疑之獄久不決及大立為侍郎忽發大怒別委郎中王三錫徐一忠再訊二人迎合竟照前議定罪志伊苦爭不能得遂劾我二人於市越二年別獲真盜都人方知我二人之冤傳入宮中天子僅怒奪大立官職而調一忠三錫於外請問凌遲重情可是奪職所能蔽辜否我故來此索命家人問何以不報王徐之冤曰彼二人惡跡更多一已變猪一囚鄴都獄中我不必再報惟大立前身頗有清官之號又居顯秩故爾遲遲今渠已投第三次人身矣祿位有限方能報復且明李朝綱不整氣數將絕陰司鬼神亦多昏瞶我等屢訴不准不許出京豈若當今大清之世冥司陰官亦洗心革面耶家人跪求說召名僧為汝超度何如曰我果有罪方要名僧超度我二人絲毫無罪何用名僧超度況超度者不過要我早投人身耳我想就投人身遇著大立也要報仇渠必死我二人之手然而旁觀者不解來歷即我與大立既已隔世雖報其人兩邊都不曉來歷無以垂戒作官之人故我二人每聞陰司喚令輪回堅辭不肯今冤報後可以輪迴矣言畢取几上小刀自割其肉片片墜下作女聲問曰可像副耶作男聲問曰可知痛耶血流滿席而死

歐陽澈

宋浙西有陳東歐陽澈廟當時士民憐其忠故私立而祠之也後王倫從金國來見而惡之

命有司拆毀明李有富而好義李士貴。又立廟於艮山門外。鄉民祈求頗靈。一日李夢神人布袍革履叩門求見曰。我歐陽澈也。當日位卑而言高。獲罪係我自取。幸上帝憐我忠誠。命我司杭城水旱之事。杭城地方甚大。我一人難以辦理。我有友二人。一樊安邦。一傅國璋。皆布衣有氣節。可塑二人像於我側。助我安輯地方。李允許。既而笑問曰。陳東先生安在。何不相助為理。曰。李伯紀相公現司南嶽。聘陳先生作記室去矣。士貴於次日即增兩像於旁。

浮尼

戊戌年。黃河水決。河官督治者。每築堤成。見水面有綠毛鷺一群。翱翔水面。其夜堤必崩。用鳥槍擊之。隨散隨聚。逾月始平。雖老河員不知鷺為何物。後閱桂海稗編。載前明黃蕭養之亂。黃江有綠鷺為祟。識者曰。此名浮尼水怪也。以黑犬祭之。以五色糴投之。則自然去矣。如其言果驗。

雷火救忠臣

全椒金光辰。以御史直諫。觸崇禎皇帝之怒。召對平台。將重懲之。忽迅雷震御座。乃免之。嘉靖怒劉魁。楊爵周怡直諫。杖置獄中。有神降乩言。三人冤乃赦之。後因熊浹言。乩仙不足信。重捕入獄。亡何。高元殿火起。帝禱於靈臺。火光中有呼三人姓名。稱忠臣者。乃急傳詔釋之。

且復其官

滑伯

河南滑邑署中。有滑伯墓。甚大。邑令到任。必先祭奠。朔望行香。滑伯之神。時時出現。圭璋衮冕而出者。官必升遷。深衣便服而出者。官多不祥。余門生呂炳。星宰滑州。忽一日見滑伯衣甲冑。立於墓上。是年陞香河同知。墓前古木甚多。葉落時。風吹四散。從未有落墓上者。亦奇。

盤古脚迹

西洋錫蘭山。高出雲漢。其巔有巨人脚迹。入石深二尺。廣八尺。云是盤古皇帝開天落地之脚迹。其國人多裸形。有穿衣者。皮肉必爛。

珠重七兩

明史永樂十五年。蘇祿國貢大珠。重七兩有零。

采膽入酒

古城國取生人膽入酒。與家人飲。且以浴身。曰。通身是膽。每伺人於道。出其不意。殺之。取膽以去。若其人驚覺。則膽先裂。不足用矣。置衆膽於器。必以中華人膽居上。王在位三十年。則避位入深山。以兄弟子姪代。而已持齋受戒。告於天曰。我為君無道。願虎狼食我。或病死。居

子不語

卷二十二

一年無恙則復位如初

膽長三寸

福王之賊有起義兵者。吳漢超宣城生員也。兵潰逃出城。念其母在。乃入見大帥曰。首事者我也。殺之。剖其腹。胆長三寸。

湖神守尸

明季大學士賀逢聖在武昌。為張獻忠所逼。投墩子湖死。自夏至秋。有神託夢於湖之居民某云。我奉上帝命守賀相尸。殊苦。汝可撈而視之。有黑子在具左手者是也。某覺而異之。伏於湖。赫然尸出。乃殮而葬之。尸在水中百有七十日。面如生。

僵尸抱韋駝

宿州李九者。販布為生。路過霍山。天晚店客滿矣。不得已宿佛廟中。漏下兩鼓。睡已熟。夢韋駝神撫其背曰。急急起。大難至矣。躲我身後。可以救你。李驚醒。踉蹌而起。見床後有棺。若然有聲。走出一尸。遍身白毛。如反穿銀鼠套者。面上皆滿。兩眼深黑。中有綠睛。光閃閃然。直來撲李。李奔上佛櫃。縣韋駝神背後。僵尸伸兩臂。抱韋駝神。而口咬之。嗒嗒有聲。李大呼。羣僧皆起。持棍點火把來。僵尸逃入棺中。棺合如故。次日見韋駝神。被僵尸損壞。所持杵折為

三段方知僵尸力猛如此。群僧報官焚其棺。李感章默之恩。為塑像裝金焉。

窮鬼祟人富鬼不祟人

西湖德生庵後門外。厝棺千餘。堆積如山。余往作寓。問庵僧。此地嘗有鬼祟否。僧曰。此間皆富鬼。終年平靜。余曰。城中那得有如此許多富人。焉能有如此許多富鬼。且久攢不葬。不富可知。僧曰。所謂富者。非指其生前而言也。凡死後有酒食祭祀。紙錢燒化者。便謂之富鬼。此千餘棺。雖久厝不葬。僧於每年四節。必募緣作道場。設盂蘭會。燒紙錢千萬。鬼皆醉飽。邪心不生。公不見世上人。搶劫詐騙之事。皆起於飢寒。凡病人口中所說。目中所見。可有衣冠華美。相貌豐腴之鬼乎。凡作祟求祭者。大率皆蓬頭歷齒。藍縷窮酸之鬼耳。余甚是其言。果佳月餘。雖家僮婢子。當陰霾之夜。無聞鬼嘯者。

雷神火劍

乾隆戊申八月。河庫道司馬公。遣兩僕還家。一名祝升。年三十。一名壽子。年十六。二人雇船行。一寶應劉家堡地方。天漸陰晦。壽子忽喜曰。前面搭臺唱戲。有金盃金甲神在場上。甚熱鬧。旁人皆不見。笑曰。前面河水滔滔。絕無戲臺。汝孩子氣。一心想看戲耶。祝升同一篙工爭曰。果然有戲。諸君何獨不見。言未畢。有惡風吹折桅杆。滿船昏黑。震雷一聲。擊殺壽子。祝升

於船頭並殺篙工於船尾。雷雨稍定。船中人大驚。泊船報縣。請官相屍。俄而祝升蘇曰。我與壽子正在船看戲。忽見前面萬道金光。不見河路。地上俱鋪雪白銀磚。台上宮殿巍我中坐冕旒神。方面白鬚。旁立金盃金甲者數十。金甲神向冕旒者鞠躬白事。語不可辨。但見冕旒神點首。金甲者遂超出上船。擒我與壽子篙工三人。去跪殿上。抽腰下挂劍。紅光焰燿。將壽子頭上橫穿過去。又將篙工胸上橫穿過去。我看光景不好。側身要逃。被別個金甲神扯住。用金瓜錘當頭一打。我遂昏絕。以後便不知人事了。縣官萬公來驗。即取此段口供。申詳立案。驗壽子篙工兩尸。果有細眼穿喉胸二處。買棺殮埋。因祝尚活在船中。不便醫治。乃撐船至大王廟停泊。扛祝身入廟。祝望見大王驚曰。剛纔上坐者。即此神也。又旁睨曰。諸位神道都在殿上。何不救救我耶。言畢。食粥一碗。仍氣絕矣。是年冬。余同劉霞裳遊沭陽。過劉家堡。泊船大王廟。往看諸神。皆尋常金裝木偶。無他靈異。劉向神問壽子年幼。有何惡而犯天誅。神不答。余笑曰。癡秀才。此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耳。幽明一理。何必對神饒舌耶。

水精孝廉

廣東紀孝廉童時。誤入蛇腹。黑無所見。但聞腥氣。捫其壁滑達不可近。幸身邊有小刀。因挖其壁。漸見微明。就明鑽出。因卧於地。鄰人見之。攜歸其家。是日邨郊三十里外。有大蛇死焉。

孝廉為毒氣所傷。通身皮脫如水精。腸胃皆見。從幼至壯不改。鄉舉後。同年皆見之。呼為水精孝廉。

水鬼移家

王某居杭城之東園。地多魚池。東西相接。中隔一埂。季夏日正午。立埂上乘涼。見東池忽有一道浮漚。闊尺許。似潮湧而來。渚渚有聲。及近埂岸。有尺半長一段黑氣。從東池飛入西池。而寂鼻中作羊羶氣。問之鄰人云。是水鬼移家也。

負妻之報

杭城仙林橋徐松年。開銅店。年三十二。驟得瘵疾。越數月。疾漸劇。其妻泣謂曰。我有兩兒俱幼。君或不諱。我不能撫。我願禱於神。以壽借君。君當撫兒。待其長娶。媳可以成家。君不必再娶矣。夫許之。婦投詞於城隍。再禱於家神。婦疾漸作。夫疾漸瘳。浹歲而卒。松年竟違其言。續娶曹氏。合卺之夕。牀褥間夾一冷人。不許新郎交接。新婦驚起。蓋前妻附魂於從婢以鬧之也。口中痛責其夫。共寢五六月。齋禱不靈。松年仍以瘵歿。

四小龜扛一大龜而行

杭城橫塘鎮有孤靜庵。一老僧焚修其後殿。見有四小龜共扛一大龜。徑尺許。循牆依檻。團

團而走。迴環不止。老僧哮喘經畢。清磬一聲。龜方斂迹。數年後。老僧圓寂。龜亦不復再見。雍正年事。

鬼送湯圓

杭州王生繩玉。課蒙於橫塘鍾氏。鍾第三子字有條。年已二十。自購其年稱十六。問弟子此時尚可讀書否。王答以果能志堅。書何不可讀耶。有條大喜。諷誦不輟。其父俗賈也。不以為然。迫之赴吳門貿易。有條鬱鬱而往。日赴市廛。夜仍闔戶。隱身帷帳中。私自鑽研。滿房貼歲。不我與四字。越四月。疾亟而歸。時近重九。抵家遂卒。柩停於家。次年七夕前一日。王睡夢中。聞內屋啟門聲。步至書舍。排闥入。見有條。左手秉燭。右手執盃。碗內騰騰熱氣。至王牀前。啟帳笑曰。先生肚飢耶。特送點心來。王坐起接其碗。見內浮湯圓四個。兼有銅鈔。遂忘其為鬼。竟挑食之。及三而飽。尚留其一。隨手交還。有條復為下帳。閉門而去。王忽大悟。驚曰。有條歿已週歲。今夕胡為而來。方舉念間。體中寒熱頓作。自夜及明。循環三次。憊甚不能起。乃呼輿歸家。家中攔門鬼以百十計。男女大小。他鄉本郡之鬼。無所不有。大約鳩形鵠面。披衣曳履之窮鬼為最多。恰無怪狀奇形之可怖者。王有妹嫁翟家。來視兄疾。鬼在病人口中云。汝是鄭家橋翟家娘子。亦來此耶。王弟訪之。果翟鄰家修髮之妻。新縊死者也。王父為延

醫投藥。振起病人。命服。眾鬼擠肩。指背。持其手。使不得服。如是者再四。王心厭焉。竟違父命。終不飲藥。次晨。另延一醫。診視。問曾投藥否。父語以故。醫索方視之。驚曰。幸而未飲。否則今日不能出聲矣。另立一方。鬼不復來奪。從此眾鬼閉門塞屋。日掩天光。夜蔽燈火。或坐或立。或言或笑。聚集十餘日。家中持經放鉢。毫無效驗。一女鬼呼曰。汝家該延老僧宏道來。我輩便去。如其言。往請宏道。甫到門。眾鬼轟然散矣。病亦漸安。袁子曰。同是念經放鉢。而有驗有不驗。此之謂有治人無治法也。不知鬼食之不宜人食。而以奉其先生。此之謂愚忠愚孝也。

忠恕二字一筆寫

黃燁。照歙縣人。原任福山同知。罷官後。主講韶州書院。嘗書忠恕二大字。勒石講堂。款落新安。後學某敬書。忽一日。夢黑衣人。分左右立中隔一層白雲。聞有人曰。汝為大清官員。何以生今反古。書忠恕二字。款落新安。宜速改正。黃驚醒。急將前所刻新安二字。改寫歙縣。越數日。又夢前黑衣人。引至原處。仍聞雲中人語曰。汝改書勒石固善。但亦知忠恕二字之義。是一氣讀否。汝可於古帖中求之。黃醒。檢閱十七帖。見忠恕二字行書。乃是忠心如一四字。恍然大悟。

復將壁間石刻毀去。仿帖中行書。另寫勒石。今現存韶州書院。

土雨

乾隆十四年。李元叔秀才。自京就館。潘陽。越明年夏四月。回京師。渡遼水。是日往北臺子。站路過遠。昏黑不得抵宿。時乘四套車。投一深林中。聞樹葉上簌簌作雨聲。沾洒衣上。視之皆土也。未幾四馬攢蹄。退後不敢前。驟脚大呼曰。有鬼。蹣跚當道。車拉不動。乃取開路鐵鋤。扒土撒之。口中作咒語。車始得行。不數步見一火。茶杯大。傍車而行。其光上下。遠近不定。照里許而滅。土人云。凡鬼物出。皆先有土雨。

降廟

粵西有降廟之說。每邨中有總管廟。所塑之像。美醜少壯不同。有學降廟法者。法將成。則至廟下。卦降神。初至。插一劍於廟門之中。神降。則拔劍而回。神不降。則用脚踢倒之。如隨足而起。則生。如不起。則為神誅矣。其法將一椀盛水。寫一井字。圍繞之。地上亦寫一井字。圍繞之。八仙桌中間。亦寫一井字。圍繞之。召童子四人。手上各寫一。走字。圍繞之。將桌面反對椀口之上。四童以指抬桌。其人口念咒云。天也轉。地也轉。左叫左轉。右叫右轉。太上老君。急急如令轉。若還不轉。銅叉叉轉。鐵叉叉轉。若再不轉。土地城隍代轉。念畢。桌子便轉。然後請藥方。

無不驗者。

隴西城隍神是美少年

康熙間隴西城隍塑黑面而髯者。貌頗威嚴。忽於乾隆間改塑像為美少年。或問庵僧。僧曰。聞之長老云。雍正七年。有謝某者。年甫二十。從其師在廟讀書。夜間先生出外。謝步月吟詩。見一人來禱。乃隱於神後伺之。聞其祝云。今夜若偷物有獲。必具三牲來獻。方知是賊也。心疑神乃聰明正直之人。豈可以牲牢動乎。次日賊竟來還願。生大不平。作文責之。神夜託夢於其師。將降生禍。師醒後問生。生抵賴。師怒。搜其篋。竟有責神之稿。怒而焚之。是夜神踉蹌而至。曰。我來告你弟子。不敬神明。將降以禍。原不過嚇嚇他。你竟將他文稿燒化。被行路神上奏東嶽。登時將我革職。拏問一面。將此城隍之位。奏明上帝。即將汝弟子補缺矣。敕獻而退。未三日。少年卒。廟中人聞呼。騶聲云。是新城隍到任。嗣後塑像者。易黑鬚之貌為美少年。城隍赤身求衣。

張觀察挺修湖州城隍廟。以檀香雕三丈法身。繡袈為袍衣之。供奉三日矣。忽夜夢一巨人頭帶平天冠。而身無衣服。赤兩股。直立帳前。公驚醒。心動。急欲赴廟查看。而廟中道士已來報。神衣被竊矣。乃為另製。且命拏賊云。

水怪吹氣

杭州程志章。由潮州過黃岡渡海。半渡天大風。有黑氣沖起。中有一人。渾身漆黑。惟兩眼。睚及嘴唇。其白如粉。坐船頭上。以氣吹舟中人。舟中共十三人。頃刻貌盡變黑。與之相似。其不變者三人而已。少頃黑氣散。怪亦不見。聞船風浪大作。舟覆水中。死者十人。皆變色者也。其不變色之三人獨免。

罽響

杭州北門外。三清院林道士。能擒妖。在興化收妖罽中。放三清神座下。逾年。錢生袖海與友。孔傳經餞行。上南京鄉試。醉後向罽云。我友中則罽響果響一聲。客散。生夜看書。見白衣人坐檻上。與之拱手。生用界尺打之。撫掌大笑而退。是年孔君果中。

貞女訴冤

陸補梅作潯州太守。有和姦自盡一案。縣詳到府。文卷在案。上將批如詳核轉矣。其晚幕友房中。起大風。宛然一女子立而不言。五更始去。幕友告太守。適太守奉調上省。謂其子曰。汝胆大。今晚可至幕友房伺之。晚間公子遭父命。宿幕友書房。果如前風起。幕友又見此女。即告公子。而公子無見也。因大聲問曰。汝何為者。女曰。吾即几上案中人也。因拒姦致死。父母

受賄證成和姦汚我名節。曩訴之縣。縣亦受賄。不為申理。所以來此訴冤。公子唯唯。即以其言寫家信。馳告太守。太守從省歸。適經是縣。因札致幕友。將原案發回本縣。未幾。縣令來迎。太守不宿公館。先往城隍廟行香。謂令曰。吾訪聞前姦案。事有冤信乎。縣據其父母口供。抗詞請質。太守無奈何。即宿城隍廟中。傳犯人及鄰證人等。於大殿後陪宿。陰伏人於殿後察之。至三更餘。鄰證等各自言語。有罵其父母之無良。憐其女之貞烈者。聽者取筆書之。至天明。先盤詰鄰證。取夜間所書示之。俱服。遂以強姦致死定案。旌其女入節孝祠。

楊成龍成神

處州太守楊成龍。性正直。作官五十年。頗有政聲。壬寅春。余遊天台。招余飲酒。慙敘辦山東數大案。有古循吏風。余許作傳以表章之。不料別後。告老就養於伊子深州署中。無疾而卒。先是太守宰厯城時。買沙板一副。置張秋僧舍。身亡後。其子潛文。必欲遣人取歸。然後入殮。以慰乃父之心。忽其幼孫某。頭暈仆地。旋起坐。厲聲曰。潘文汝太糊塗。當此六月天。我尸在牀。待從張秋取棺來。則吾尸壞矣。深州木材儘可用。何必遠取。現在處州人來迎我。作彼處城隍。我俟汝喪事小定。即往到任。我無他語。大凡人在世上。肯做好官。必有好報。汝緊記之。明年三月十四日。二孫所生之子。將來可以紹我之志。取名紹志可也。若葬我。當在唐務山。

中。做癸丁山向。幼孫言畢。沈沈睡去。俄而嬉戲如初。潘文悚然。一遵父命。次年果生。紹志月日無爽。

周倉赤脚

相傳東臺白駒場開廟。周倉赤脚。因當日關公在襄陽放水淹龐德時。周倉親下江挖坑。故也。戊申冬。余過東臺。與劉霞裳入廟觀之。果然赤脚。又見神座後有一木匣。長三尺許。相傳不許人開。有某太守祭而開之。風雷立至。

張飛治河

大學士嵇文敏公總督南河。將築隄東岸。夢有兜牟而短鬚者。直入一揖。隨即上坐曰。某隄須築某所。裁保無虞。若在此不能成功。嵇領之。已而思其人狀貌。乃一武夫。言復推魯。何以公然與宰相抗禮。意頗不懌。叱叱而醒。次日上工。次過張桓侯廟。小住啜茶。上塑神像宛然夢中人。乃命停工。

神佑不必貴人

章觀察家奴陳霞彩。居上元義直巷中。與其外婦同宿。夜聞風雨聲。似震雷擊物。初不介意。天明揭帳。則卧榻後山牆夜崩。榻之前後左右。皆磚堆數尺。惟留一榻不打壞。青衣青樓亦

得神佑如此。

成神不必賢人

李海仲秀才。秋試京師。在蘇州雇鴨嘴船。行至淮上。見艙前來王某求附舟。舊時鄰也。因與同行。泊晚。王笑問君胆大否。秀才愕然。漫應曰。大王曰。懼君生畏。故以胆問君。既胆大。我不得不以實告。我非人乃鬼也。我別君六年矣。前年歲荒。為飢寒所迫。掘墳盜財。被捕拏獲。罪已斬決。今作鬼依舊飢寒。故往京中索逋。仗君乞帶。李問往索何人之債。曰。汪某。渠作刑部司官。許擬斬文書到部時。為駁減等。故餽以五百金。不料渠全無照應。終不能保全性命。故往祟之。汪某者李戚也。李大駭。曉之曰。汝罪宜誅。部議不枉。汪舍親不應騙汝財物。我帶汝往。說明原委。令渠還汝。以解此仇可也。但汝已死。要銀何用。王曰。我雖無用。尚有妻子在家。居與君鄰。我索得後。可代我付之。李唯唯。又數日。將到京師。王請先行曰。我且到令親處作祟。令渠求救無方。君再往說之。方肯聽君。否則渠係貪財之人。君雖有言。渠不聽也。言畢不見李入都。竟遲三日。往汪家。汪果得風狂之病。舉家求神問卜。毫無效驗。李方至門。病人口語曰。汝家救星到矣。家人爭迎問李。李告以原委。汪妻初意要燒紙錢數萬為償。病人大笑曰。以真錢還假錢。天下無此便宜之事。連兌五百金交李老爺。我便饒你。其家如其言。汪

病果愈。又數日來李處。催與同歸。李不肯曰。我未下場。鬼曰。君不中。不必下場也。李不聽。畢三場後。鬼又催歸。李曰。我要等榜。鬼曰。君不中。不必等榜也。榜發無名。鬼來笑曰。君此時可以歸乎。李漸沮。即日起身。鬼與同船。一切飲食。嗅而不吞。熱物被嗅。登時冷矣。行至宿遷。鬼曰。某村唱戲。盍往觀乎。李同至戲堂下。看數齣。鬼忽不見。但聞飛沙走石之聲。李回船待之。天將黑。鬼盛服而來曰。我不歸矣。我在此做關帝矣。李大駭曰。汝何敢做關帝。曰。世上觀音關帝。皆鬼冒充。前日村中之戲。還關神願也。所還願之關神。比我更無賴。我大怒與決戰而逐之。君獨不聞飛沙走石之聲乎。言畢拜謝而去。李替帶五百金。付其妻子。

中一目人

康熙甲戌科。丹徒裴公之仙。偕數友人入都會試。都中有善召乩者。延之問中否。仙至判一貴字。眾不解。再叩之。則曰。皆判明矣。榜發後。惟裴公中會元。餘皆落第。裴公眇一目。始悟向所判貴字。乃中一目人也。

女鬼告狀

鎮江邑某。年少美丰姿。娶室王氏。包世業賈。常與同事者往來間巷。乾隆庚子秋日。偕數友為狎邪之遊。日暮乃返。王氏方同一老嫗入廚下治晚餐。聞叩門聲。命老嫗往啟。見一少婦。

盛妝而入。直赴內室。問之不答。嫗疑為姻戚。往告王氏。王急趨至室。則包在焉。因大笑。老嫗目昏。誤認主人為婦人也。包忽作女態。檢衽而前。與王氏寒暄。且言包郎在某娼家飲酒時。我在門後看守。俟其出。方得同回。王見其聲音舉動。不類包郎。恐其瘋狂。急召僮僕及鄰里姻戚。共來看視。包皆一一與見。禮儀周到。稱謂無誤。宛然一大家女也。或男子稍與相狎。鬼即怒曰。我貞女也。誰近我。我即取其命。眾問你與包有何仇。鬼曰。妾與包實因恩愛成仇。曾控告於城隍神。前後共十九狀。俱未見准。今又告於東嶽帝君。始蒙批准。不日與包同往矣。詢其姓名。鬼曰。我好人家兒女。姓名不可聞也。告包者何詞。鬼即連誦十九詞。其詞甚急。不能悉曉。大概控包負心。令彼無歸之意。或又問汝既託包身而言。包今何在。鬼微笑曰。渠被我縛在城隍廟側小屋中矣。王氏泣拜。求放其夫。鬼不答。至夜分。眾姻戚私語曰。彼鬼曾言告城隍狀不准。今縛包於城隍廟側。何不往告於神。求其伸理。於是共負香燭楮錢。若將往者。鬼忽言曰。今諸人既同來相求。且放彼歸。自有東嶽審斷。言畢倒地。少頃。包蘇。極稱困頓。眾環問所見。包曰。初出某娼門。即見此婦相隨。初尚或左或右。至教場婦遽前扯拽。往城隍廟左側小屋內黑暗中以繩縛我手足。置之於地旁。似有相守之人。適聞婦來曰。今且放汝歸。推我出戶。一跌而醒。身已在家。此事明日東嶽當傳審矣。再詢其細。包惟酣睡而已。次日

午後起曰。差人至矣。速具酒食。自出廳向空座拱揖。語多不解。酒既設。復歸卧床上。更許死矣。惟心頭微熱。王氏與諸人泣守之。見包面色時青時紅。時黃。變幻不測。三更後。胸前及喉頰間。見紅斑爪痕數處。次夜二鼓。辮髮忽散。亂至曉始蘇。索茶飯盡十數器。吞咽迅速。觀者駭然。少定。呼取酒食。款差役。王氏如前設之。又命取紙錢六千。須去其破缺者。以四千焚於廳前。二千焚於門側巷內。復自起至大門作拜送狀。反室熟睡。兩日乃能起。悉言所見。自女鬼解縛放回後。次日下午。有二差役來傳。其一不識。其一陳姓。亦賈人子。兒時與包為同窗友。陳家貧。娶婦時。包曾助以錢數千文。今已歿三載。謂包曰。此事已發。速報司審辦。爾我同窗好友。在生又承高誼。自當用情照應。不必上刑具。同行至中途。見又二役鎖前女鬼。鬼大恚。以首觸包手。抓傷包面頰。此包身所以有紅斑爪痕之現也。女鬼詈二差賣法。差不得已。為色亦上鎖同行。路愈遠愈黑。陰風慘烈。辮髮俱散。至一處。彷彿見衙署。差令坐地守候。旋見二紅燈由內出。二差去。包鎖帶入。跪於燈止處。見有公案文卷。一官上坐。紅袍烏紗。以手將鬚問曰。汝包某耶。包應曰。諾。官即提女鬼至。訊答語頗多。女與包俱跪階下。相去尺許。絕不聞其一字。見官震怒。令批女鬼頰十五。即上枷鎖。二差牽之痛哭而去。包初跪案前。覺沮如泥淖。陰風吹髮。面上絲絲如刀刺。寒慄難當。迨批女頰時。陳役從旁悄言曰。老兄官司已

贏矣。吾為兄辦起髮來。包再舉首。燈與官俱不復見。二役乃送之回。言明差錢四千文。其二千則陳役所私得也。人問包曾識此女否。包力言不識。揣其情。女鬼因慕包之色而亡。又欲招包以偕陰耦。逞私妄控。故為陰司所責譴。

丁大哥

康熙間揚州鄉人。俞二耕種為生。入城取麥價。鋪戶留飲。回時已遲。途逕昏黑。行至紅橋。有小人數十扯拽之。俞素知此地多鬼。然膽氣甚壯。又值酒酣。奮拳毆擊。散而復聚者數次。聞鬼語曰。此人兇勇。非我輩所能制。必請丁大哥來方能制他。遂開然去。俞心揣丁大哥不知是何惡鬼。但已至此。惟有前進。方過橋。見一鬼長丈許。黑影中彷彿見其面色青紫。獠牙可畏。俞念動手遲則失勢難脫。不若乘其未至迎擊之。解腰間布裹錢二千文。迎面打去。其鬼隨手倒地。觸街石上。鏗然有聲。俞以足踏之。漸縮漸小。其質甚重。牢握歸家。燈下照視。乃古棺上一大鐵釘也。其長二尺。粗如巨指。入火鎔之。血淋漓出。俞召諸友笑曰。丁大哥之力量。不如俞二哥也。

汪二姑娘

紹興吳某行三。在趙州刺史署中主刑名。後又延一管書票者。亦吳姓行三。蘇州人。署有老吳師爺小吳師爺之稱。其館舍對房而居。甚相親洽。刺史有妾七八人。侍婢甚夥。亦皆妖豔。

常出入於館舍左右。二吳每評論某某當吾意。某某當君意。以為戲謔。一日公事畢時。已三鼓。各回房就寢。小吳方坐牀上吸烟。燃燭於帳外。命僕反掩門而去。少頃舉署皆寂。忽有人推門。小吳問為誰。不答。見一女子。年可二十。容色甚美。急趨而進。至牀前。瞪目視小吳。驚問爾何人。何為至此。女曰。我汪二姑娘也。來尋紹興吳三。誤矣。誤矣。吳疑其為東家侍婢。與老吳有約。因笑指曰。紹興吳三在對房。我蘇州吳三也。女瞥然竟去。明日向老吳戲謔曰。昨夜大快活。老吳不解。屢言之。老吳究問所以。小吳笑曰。吾所目擊。尚抵賴乎。老吳益疑。再三問小吳。告以衣服形狀。並汪二姑娘來尋紹興吳三之語。老吳爽然失色曰。彼何至此耶。少定告小吳曰。此吾至親也。亡去已十數年。不識何故尋我。小吳驚異。見其顏色沮喪。不復再問。至晚老吳默默無語。而畏懼之容愈甚。拉小吳至房同居。小吳力辭。老吳不得已。命二僕夾牀而卧。小吳徹夜潛聽。毫無聲息。至曉。其二僕起視。老吳則已死矣。

謝銅頭

鎮江西門舊在唐顏山。國初遷於北城外陽彭山。有佛寺殿宇。廊廡修潔。即麗春臺古蹟也。地近孔道。播紳當道。迎送飲餞。皆在此處。自城門遷後。路既隔遠。此寺遂廢。惟存大銅佛三尊。相傳五代時所鑄。約數萬斤。露處山內。有謝某者。素販銅為業。潛勾通書役。銷銘而朋分。

之議定工費。皆謝出。謝取其半。諸人分具半。銷毀之日。四體皆化。惟佛頭不壞。衆皆疑懼。謝曰。此易事耳。登爐溺之。佛頭竟燬。謝年四十餘。尚無子。是時方歡笑間。傭工者至前。賀家中已生子矣。謝大喜曰。以為此佛劫數。當為我燬。遂名其子為謝銅頭。家由此少裕。日以私鑄制錢為事。數年後。其黨以私鑄見獲。詞連謝某。謝自以熱灰揉瞎雙目。到案時。言目瞽已久。讐扳顯然。竟得漏網。及銅頭長成。仍事私鑄。復為人所控。乾隆某年。父子對縛。斬於陽彭山下。

烏頭太子

胡某世以丹徒江上洲田為業。乾隆十八年冬。初至洲收租。以所收稻曬於場上。有烏鴉群集食稻。吳取土塊逐之。隨手中一烏。啞然墜地。復奮起飛去。吳歸莊房晚餐後。忽聞風雨聲。啟戶仰視。天色深黑。大雨如注。急入室。衣色全白。皆鴉糞矣。吳因憶人言。禽糞着身者不吉。我今被污。殆將死乎。自此遂病。雀爪風。手足抽掣。不便起卧。又不能持物飲食。需人扶餵。不堪其苦。然心甚明晰。因自念鴉食我稻。我逐之有何過。乃敢害我。必控之於神。屢動此念。實未能寫狀也。一日晝寢。夢以黃紙自寫一狀。將投於城隍廟。忽空中有黑雲二片。飛下至地。化青衣人向吳曰。君前所擊者非鴉也。乃烏頭太子也。君因得罪於彼。故患此。恙若再往告彼。罪益重矣。不如具酒食。請罪於太子。可保全也。吳不聽。且怒曰。彼食我稻。又妄崇我。我必

告之。須臾空中又下黑雲二片。化作少年。元色冠巾。一人持黑繖隨其後。向吳拱手曰。君欲控烏頭太子耶。控詞何似。吳持與觀之。少年曰。君前擊中太子。故有此疾。今知其誤也。某為君緩頰於太子。可保君如舊。何須控告耶。因取控詞懷之飛去。吳遽前往奪。忽然驚醒。自比所患漸愈。兩月後平復如常。

吳生兩入陰間

吳某丹徒舊家子也。其祖父俱在饗序。祖為人端直。鄉閭推重。歿十數年。某始娶婦。琴瑟甚篤。乾隆丙子。其婦暴卒。吳追思不已。有朱長班者。合城皆知其走陰差。因吳治喪。彼朝夕來供役。吳因私問陰司事。朱言陰司與人世無異。無罪者安閒自適。有罪者始入各獄。吳遂懇其攜往陰司。一與妻見。朱云。陽陰道隔。生人不宜濫入。老相公待我甚好。我豈肯作此狡獪。吳黽之不已。朱云。此事我不為。相公果堅意欲往。可往城裏太平橋側。尋丹陽常媽。許以重貲。或可同往。吳欣然。次日尋得常媽。初亦不允許。錢數千始允之。且曰。相公某日可擇一靜屋獨宿。我即來相約。但衣履一切。不可使人稍為移動。移動即不能還陽矣。諄囑再四而歸。吳自妻歿後。即獨宿於一廂屋內。至某日。吳私囑其孀母曰。姪今病甚。須早卧。望孀母為我鎖房。切不可令人擅入。動我衣履。此姪生死關頭也。孀母甚駭。問其故不告。乃陰為檢點之。

吳旣入房。燃一燈於牀前。心有此事。展轉不寢。私念曰。彼原未囑我熟睡。但彼從何來招我耶。抑妄言耶。二鼓後。見有黑烟一線。自窗隙間入。嫋嫋然如蛇之吐舌也。吳心甚懼。少頃。其烟變成一黑團。大如斗。直撲吳面。遂昏暈。有人在耳邊悄言曰。吳相公同去。聲即常嫗也。以手扶起。同由門隙而出。所過窗戶皆無碍。見其嫗母房門有火光數叢。蓋與諸弟同宿於內。甫出大門。則另一天地。黃沙漫漫。不辨南北。途中所見街市衙署。與人世彷彿。行至一處。見一大池。水紅色。婦女在內哀號。常指曰。此即佛家所謂血污池也。娘子想在其內。吳左右顧。見其妻在東角。吳痛哭相呼。妻亦近至岸邊。垂淚與語。並以手來拉吳入池。吳欲奔赴。常嫗大驚力挽。吳告之曰。池水涓滴着人。即不能返。入此池者。皆由生平毒虐婢妾之故。凡毆婢妾。見血不止者。即入此池。以婢妾身上流血之多寡。為入池之淺深。吳曰。我娘子並未毆婢妾。何由至此。嫗曰。此前生事也。吳又問娘子並未生產。何入此池。嫗言我前已言明。此池非為生產故也。生產是人間常事。有何罪過。言畢。牽吳從原路歸。吳昏睡過午始起。面色黃白。若久病者。數日方復。月餘。吳思妻轉甚。走至常嫗家。告以欲再往看之意。常甚難之。許以數倍之資。始為首肯。如前囑。嫗母鎖門。常嫗復來相約。出門行里許。常嫗忽撒吳奔去。吳不解其故。錯愕間。見有一老翁肩輿而至。覲面乃其祖也。吳惶遽欲避。祖喝曰。汝何為至此。吳無

奈何告以故。其祖大怒曰。各人生死有命。汝乃不達。若此。手批其頰。罵曰。汝若再來。我必告知陰官。立斬常嫗。遣輿夫送至河畔。輿夫從後推。吳入河。大叫而醒。左頰青腫。痛不可忍。託病卧房中。十數日始愈。時吳有姻戚某翁病篤。吳謂其孀母曰。某翁某日方死。孀驚問之。吳告以兩次所見。並言於一衙署前。見所挂牌上。姓名月日。故知之也。自後吳神氣萎靡。兩目藍色。下午後即常見鬼。至今猶存。吳孀母法嘉孫中表。法故悉其顛末而為余言。

狐道學

法君祖母孫氏外家有孫某者。巨富也。國初海寇之亂。移家金壇。一日有胡姓携其子孫奴僕數十人。行李甚富。過其門云。是山西人。遇兵不能行。願假尊屋暫住。孫接其言。貌知非常人。分一宅居之。暇日過與閒話。見其室中有琴劍書籍。所讀者皆黃庭道德等經。所談者皆心性語錄中語。遇其子孫奴僕甚嚴。言笑不苟。孫家人皆以狐道學稱之。孫氏小婢有姿。一日遇翁之幼孫於巷。遽抱之。婢不從。白於胡翁。翁慰之曰。汝勿怒。吾將杖之。明日將午。胡翁之門不啟。累叩不應。遣人踰牆開門。閱之宅內。一無所有。惟書室中有白金三十兩。置几上。書租賃二字。再尋之。階下有一招死小狐。法子曰。此狐乃真理學也。世有口談理學。而身作巧宦者。其愧狐遠矣。

子不語卷二十三

隨園戲編

太白山神

秦中太白山神最靈。山頂有三池。曰大太白。中太白。三太白。木葉草泥偶落池中。則羣鳥銜去。土人號曰淨池鳥。有木匠某墜池中。見黃衣人引至一殿。殿中有王者。科頭朱履。鬚髮蒼然。顧匠者笑曰。知爾藝巧。相煩作一亭。故召汝來。匠遂居水府三年。功成王賞三千金。許其歸。匠者嫌金重難帶。辭之而出。見府中多小犬。毛作金絲色。向王乞取。王不許。匠者偷抱一犬於懷。辭出。路上開懷視之。一小金龍騰空飛去。爪傷匠者之手。終身廢棄。歸家後。忽一日雷雨下。冰雹皆化為金。稱之得三千兩。

太平閭吏

王員外中齋。予告後卜居江寧。題一齋額曰太平閭吏。後十年員外卒。屋之東偏。售于太平守王克端。屋之西偏。售于太平守李敏第。

楚雄奇樹

楚雄府硯嘉州者。卜夷地方。有冬青樹。根蟠大十里。遠望如開數十座木。行其中。桌椅床榻。

廚櫃俱全。可住十餘戶。惜樹葉稀。不能遮風雨耳。其根拔地而出。枝枝有脚。

泗州怪碑

泗州虹縣有井。是禹王鎮巫支祈處。鐵索猶存。旁有石碑。頭不可動。一那移其頭。則碑孔內便流黃水如金色。

雁蕩動靜石

南雁蕩有兩石相壓。大可屋二間。下為靜石。上為動石。欲推動之。須一人卧靜石上。撐以雙脚。石轟然作聲。移開尺許如立。而手推之。雖千萬人不能動石一步。其理卒不可解。

瓦屑廟石人無頭

太湖旁有瓦屑廟。廟不甚大。中坐石人二十餘。頭皆斫落在地。亦有以手握之者。相傳張士誠被圍。夜有石將軍率所部拒戰甚勇。城破後。廟中石人頭俱墜地矣。一云明末石人夜為民崇。故村民以鐵鋤擊去其頭。

十三貓同日殉節

江寧王御史父某有老妻年七十餘。畜十三貓。愛如兒子。各有乳名。呼之即至。乾隆己酉。老奶奶亡。十三貓繞棺哀鳴。餵以魚殮。流淚不食。餓三日竟同死。

鬼吹頭彎

林千總者。江西武舉。解餉入都。路過山東。宿古廟中。僧言此樓有怪。宜小心。林恃勇。夜張燈燭。坐以待之。半夜後。素素。有聲。一紅衣女。踏梯上。先向佛前膜拜。行禮畢。望林而笑。林不為意。女被髮。瞋目。向前撲林。林取几擲之。女側身避几。而以手來牽。林握其手。冷硬如鐵。女被握不得動。乃以口吹林。臭氣難耐。林不得已。回頭避之。格鬪良久。至雞鳴時。女身倒地。乃僵尸也。明日報官焚之。此怪遂絕。然林自此頭頸彎如茹瓢。不復能正矣。

蝦蟆教書蟻排陣

余幼住葵巷。見乞兒索錢者。身佩一布袋。兩竹筒。袋貯蝦蟆九個。筒貯紅白兩種蟻約千許。到店市櫃上。演其法畢。索錢三文即去。一名蝦蟆教書。其法設一小木椅。大者自袋躍出。坐其上。八小者亦躍出。環伺之。寂然無聲。乞人喝曰。教書。大者應聲曰。閣閣。羣皆應曰。閣閣。自此連曰。閣閣。幾聒人耳。乞人曰。止。當即絕聲。一名馬蟻擺陣。其法張紅白二旗。各長尺許。乞人傾其筒。紅白蟻亂走。櫃上乞人扇以紅旗曰。歸隊。紅蟻排作一行。乞人扇以白旗曰。歸隊。白蟻排之作一行。乞人又以兩旗互扇。喝曰。穿陣走。紅白蟻遂穿雜而行。左旋右轉。行不亂步。行數匝。以筒接之。仍蠕蠕然各入筒矣。蝦蟆蠅蟻至微至蠢之蟲。不知作何教法。

木犬能吠

葉公文麟言在京師到某比部家甫叩門有獅毛惡犬咆哮而出狀若噬人者葉大怖主人隨出喝之犬卧不動主人視客笑吃吃不止問何故曰此木犬也外覆以獅毛中設關鍵遂能吠走葉不信主人更出一雞黃羽絳冠申頸報曉披毛視之亦木所為

銅人演西廂

乾隆二十九年西洋貢銅伶十八人能演西廂一部人長尺許身軀耳目手足悉銅鑄成其心腹腎腸皆用關鍵湊接如自鳴鐘法每齣插匙開鎖有一定準程誤開則坐卧行止亂矣張生鶯鶯紅娘惠明法聰諸人能自行開箱著衣服身段交接揖讓進退儼然如生惟不能歌耳一齣演畢自脫衣卧倒箱中臨值場時自行起立仍上戲毯西洋人巧一至於此

雙花廟

雍正間桂林蔡秀才年少美風姿春日戲場觀戲覺旁有摩其臂者大怒將罵而毆之回面則其人亦少年貌更美於己意乃釋然轉以手摸其陰其人喜出望外重整衣冠向前揖道姓名亦桂林富家子讀書而未入泮者也兩人遂携手行赴杏花村館燕飲盟誓此後出必同車坐必同席彼此熏香剃面小袖窄襟不知烏之雌雄也城中惡棍王禿兒伺于無人之

處將強姦焉。二人不可。遂殺之。橫屍城角之陰。兩家父母報官相驗。捕役見禿兒衣上有血。擒而訊之。吐情伏法。兩少年者。平時恂恂文理通順。邑人憐之。為立廟。每祀必供杏花一枝。號雙花廟。偶有祈禱無不立應。因之香火頗盛。數年後。邑令劉大鬚子過其地。問雙花廟原委。得其詳。怒曰。此淫祠也。兩惡少年何祀之為。命里保毀之。是夜劉夢見兩人。一捽其鬚。一唾其面。罵曰。汝何由知我為惡少年乎。汝父母官。非吾奴婢。能知我二人枕被間事乎。當日三國時周瑜孫策俱以美少年交好。同寢宿。彼蓋世英雄。汝亦以為惡少年乎。汝作令以來。某事受枉法贓若干。某年枉殺周貢生。汝獨非惡人。而謂我惡乎。吾本欲立索汝命。因王法將加。死期已近。姑且饒汝。袖中出一棍。長三尺許。繫劉辮髮上曰。汝他日自知。劉驚醒。與家人言。將復建廟祀之。而報於發言未幾。以贓事被參。竟伏絞罪。方知一棍之徵也。

假女

貴陽縣美男子洪某。假為針線娘。教女子刺繡。行其技于楚黔兩省。長沙李秀才。聘請刺繡。欲私之。乃以實告。李笑曰。汝果男耶。則更美矣。吾嘗恨北魏時。魏主入宮朝太后。見二美尼。召而暱之。皆男子也。遂置之法。蠢哉魏主。何不封以龍陽。而畜為侍從。如此不獨已得幸臣。且不傷母后之心。洪欣然就之。李甚寵愛。數年後。又至江夏。有杜某欲私之。洪欲以媚李者。

媚杜。而其人非解事者。遂控到官。解回貴陽臬使親驗之。其聲嬌細。頸無結喉。髮垂委地。肌膚玉映。腰圍僅一尺三寸。而私處接肥肉厚如大鮮菌。自言幼無父母。鄰有孀母撫養之。長與有私。遂不剃髮。且與纏足。詭言女也。鄰母死。乃為繡師教人。十七歲出門。今二十七歲。十年中所遇女子無算。問其姓氏。曰。抵我罪足矣。何必傷人。閨閻訊以三木。始供吐。某某撫軍欲擬長流。臬使爭以為妖人。非斬不可。乃置極刑。死前一日。謂獄吏曰。我享人間未有之樂。死亦何憾。然某臬使亦將不免。我罪止和姦。畜髮誘人。亦不過刁姦耳。于律無死法。且諸女子與通姦。皆暗昧不明之事。儘可覆蓋。何必逼我供招。宣諸章奏。各擬重杖。使數十郡縣富貴人家女子。玉雪肌膚。困于朱木乎。次日赴市受戮。指其跪處曰。後三年訊我者在此矣。已而臬使果以事誅。衆咸異焉。余謂此事與明史所載嘉靖年間妖人桑柘相同。桑不報仇。而洪乃報仇何耶。

預知科名

族弟袁楠作秀才時。癸酉鄉試。因有家難場前奔走倦矣。入闈。進洪字三號。天已晚。即鋪板熟睡。二鼓後。聞有人問何號。是袁相公。不覺驚起。其人乃同考秀才。素不相識者。問君姓袁。考名楠乎。曰然。其人拱手作賀。曰君已中矣。問何以知之。曰我臨安人。姓謝。與君同號。頃睡

夢間聞外喊取題目紙聲甚急及取之只一紙首題是邦有道危言危行二句其時同號中有六七十人嘈嘈爭問題目何止一紙外答曰此號只中洪字第三號袁某應得一紙耳君既坐此號名姓皆符故來相報袁謝而領之黎明題紙出果如其言乃大喜自命必中縱筆疾書文如宿構榜發竟登第。

胡鵬南

胡公鵬南巡視中城一日聞姊病往視之姊已昏迷聞胡至譖然而起曰弟來視我甚善然弟宜速歸胡不肯姊起用手推之家人子弟不解其故既去姊語家人曰我方死去押差將送我至城隍府路遇旌旗皂役曰舊城隍升去新城隍到任汝且將女犯押回問新城隍何人曰吏科給事中胡鵬南也我驚醒不意鵬南即坐我床上故我勸令還家汝等可速往視之如其言胡已沐浴朝服無疾而逝矣胡乃春圃座師。

龍護高家堰

乾隆二十七年學使李公因培科考淮安清晨風雨怒號生徒驚顧不能唱名正躊躇間地大震輦外旗竿被龍攫入雲中不知所往河水暴漲與高家堰相齊河督高公及各廳官面如土色皆云西風一大則淮揚休矣方恐怖間忽轉東風天低若蓋將壓人頭見黑龍在雲

中拖尾取水數捲後頃刻之間洪澤湖水低三丈人心大安龍之鱗甲金光四射惟頭角則不可見此石埭縣教官沈公雨潭所目擊。

雷公被污

沈公又云。是年淮安有雷轟轟然將擊孤貧院中一老婦。婦方解褲漚。心急甚。即以馬桶潑之。隨見金甲者繞屋而下。少頃有雷神蹲老婦之旁。尖嘴黑身。長二尺許。腰下有黑皮裙遮掩下體。瞪目無言。兩翅閃閃搖動不止。居民報知山陽縣官。官遣道士來畫符建醮以清水沃其頭。至十餘石。次日復雨。纔能飛去。

李文貞公夢兆

李相公光地未貴時。祈夢于九龍灘廟。神贈詩一聯云。富貴無心想。功名兩不成。李意頗惡之。後中戊戌科進士為宰相。方知戊戌兩字皆似成字而非成字。想字去心。恰成相字。

鬼求路引

德齡安孝廉知太倉州事。內幕某浙人也。偶染時症。一夕大呼曰。歸歟。歸歟。胡不歸。察其音。陝人也。問何以不歸。曰。無路引。問何以死于此。曰。我寧夏人。姓莫。名容。非前太倉刺史趙酉遠親也。萬里齎糧而來。為投趙。故趙刺史反拒。不納。且一文不贈。故窮餒怨死于此。問何以

不經趙幕友與汝寧有冤乎。曰趙已他遷。鬼無路引。不能出境。纏他人無益。故來纏幕友。庶幾驚動。主人哀憐幕友。必與我路引。德公聞而許之。召吏房作文書。咨明一路河神關吏。放慕容之魂歸故鄉。幕友病不醫而愈。

石揆諦暉

石揆諦暉二僧。皆南能教也。石揆參禪。諦暉持戒。兩人各不相下。諦暉住杭州靈隱寺。香花極盛。石揆謀奪之。會天竺祈雨。石揆持咒召黑龍行雨。人共見之。以為神。諦暉聞知即避去。隱雲棲最僻處。石揆為靈隱長老。垂三十年。身本萬曆孝廉。口若懸河。靈隱蘭若之會。震動一時。有沈氏兒喪父母。為人傭工。隨施主入寺。石揆見之大驚。願乞此兒為弟子。施主許之。兒方七歲。即為延師教讀。兒欲食肉。即與之內。兒欲衣繡。即衣之繡。不削髮也。兒亦聰穎。通舉子業。年將冠矣。督學某考杭州令。兒應考。取名近思。遂取中府學第三名。月餘。石揆傳集合寺諸僧曰。近思余小沙彌也。何得瞞我入學。為生員耶。命跪佛前。剃其髮。披以袈裟。改名逃佛。同學諸生聞之大怒。連名數百。人上控巡撫學院道。姦僧敢剃生員髮。援儒入墨。不法已甚。有項霜泉者。仁和學霸也。率家僮數十。篡取近思為假牒。以飾之。即以己妹配之。置酒作樂。聚三學弟子員。賦催妝詩作賀。諸大府雖與石揆交。而眾怒難犯。不得已准諸生所控。

許近思蓄髮爲儒諸生猶不服各洶洶然欲焚靈隱寺毆石揆大府不得已取石揆兩侍者各笞十五群忿始息後一月石揆命侍者撞鐘鼓召集合寺僧各持香一柱禮佛畢泣曰此余負諦暉之報也靈隱本諦暉所住地而余以一念爭勝之心奪之此念延綿不已念已身滅度後非有大福分人不能撐持此地沈氏兒風骨嚴整在人間爲一品官在佛家爲羅漢身故余見而傾心欲以此坐與之又一念爭勝欲使佛法勝于孔子故先使入學以繼我孝廉出身之衣鉢此皆貪嗔未滅之客氣也今侍兒受杖爲辱已甚尚何面目坐方丈乎夫儒家之改過卽佛家之懺悔也自今以後吾將赴釋梵天王處懺悔百年纔能得道諸弟子速持我禪杖一枝白玉鉢盂一個紫衣袈裟一襲往迎諦暉爲我補過群僧合掌跪泣曰諦暉逃出已三十年音耗寂然從何地迎接曰現在雲棲第幾山第幾寺戶外有松一株井一口汝第記此去訪可也言畢跌坐而逝鼻垂玉柱二尺許群僧如其言果得諦暉沈後中進士官左都御史立朝有聲諡清恪雖貴每言石揆養育之恩未嘗不泣下也

諦暉有老友憚某常州武進人逃難外出披甲有兒年七歲賣杭州駐防都統家諦暉欲救出之會杭州二月十九日觀音生日滿漢士女咸往天竺進香過靈隱必拜方丈大和尚諦暉道行高貴官男女膜手來拜者以萬數從無答禮都統夫人某從蒼頭婢僕數十人來拜

諦暉。諦暉探知瘦而纖者。憚氏兒也。瞿然起。跪兒前。膜拜不止。曰。罪過罪過。夫人大驚。問故。曰。此地藏王菩薩也。託生人間。訪人善惡。夫人奴畜之。無禮已甚。聞又鞭撲之。從此罪孽深重。禍不旋踵矣。夫人皇急求救。曰。無可救。夫人愈恐。告都統。都統親來。長跪不起。必求開一線佛門之路。諦暉曰。非特公有罪。僧亦有罪。地藏王來寺。而僧不知迎。罪亦大矣。請以香花清水供養。地藏王入寺。緩緩為公夫婦懺悔。并為自己懺悔。都統大喜。布施百萬。以兒與諦暉。諦暉教之讀書學畫。取名壽平。後即縱之還家。曰。吾不學。石揆痴也。後壽平畫名曰。噪詩文清妙。人或問憚沈二人優劣。諦暉曰。沈近思學儒。不能脫周程張朱窠臼。憚壽平學畫。能出沈唐仇範圖。以吾觀之。憚為優也。言未已。以戒尺自擊其頸曰。又與石揆爭勝矣。不可不。可。諦暉壽一百零四歲。

天上四花園

嘉興祝孝廉維詰為中書舍人。好扶乩言休咎。往往有應者。將死前一月。乩仙自稱我天上。看園叟也。特來奉迎。祝問天上安得有園。叟云。天上花園甚多。不能言其數。但我所管領者。四園三主人耳。問主人為誰。曰。冒辟疆。張廣泗。其一則足下也。祝問冒與張絕不相倫。何以共在一處。曰。君等三人皆隸仙籍。冒降生為公子。享福太多。現今未許復位。園尚荒蕪。張福

力最大以作經畧時。殺降太多。上帝怒之。將置冥獄。幸而生前已罹國法。故猶許住園。君在世無過無功。今陽數將終。可來復位。言畢。此盤不動。是年祝病亡。

碌碡作怪

常州武生某素有力。往金陵鄉試。路過龍潭。見一婦坐門首。因口渴。向其索茶。婦以生不分男女。大罵閉門進去。生思不與茶則已。何至罵罵氣甚不平。見其田中卧碌碡一條。即用力擎起。架于樹上而去。明日婦開門見之。詢鄰人。皆曰。此物非數人不能動。莫非樹神所為乎。因朝夕敬禮。有求必應。或侮慢之。即有不利。如是者月餘。生試畢歸家。仍過其地。見所置碌碡尚在樹間。其下香火羅列。環禱者紛紛。心知為己所誤。笑而不言。是晚宿店中。思此事終是惑眾。必轉去說明方好。忽朦朧睡去。見有人告曰。我某處鬼也。游魂到此。假託樹神以圖血食。君新科貴人。故不敢隱瞞。若肯見容。不說破。感恩非淺。言畢不見。生遂不轉去。徑回常州。是科榜發。果中舉人。

風流具

長安蔣生。戶部員外某第三子也。風流自喜。偶步海公門。見車上婦美。初窺之。婦不介意。乃隨其車而尾之。婦有愠色。將尾不已。婦轉嗔為笑。以手招蔣。蔣喜出意外。愈往追車。婦亦回

頭顧盼。若有情者。將神魂迷蕩。不知兩足之蹣跚也。行七八里。至一大宅。車中婦入。將痴立門外。不敢近。又不忍去。徘徊間。有小婢出手招。將且指示宅旁小門。將依婢往。乃園圃所也。婢低語少待。將忍臭穢屏息良久。日漸落。小婢出引入。歷廚竈數重。到廳院。甚唐皇上垂朱簾。兩僮倚簾立。將竊喜。以為入洞天仙子府矣。重整冠拂拭眉目。徑上廳。廳南大炕上坐一丈夫。麻黑大鬚。箕踞兩腿。毛如刺蝟。倚隱囊。怒喝曰。爾何人。來此何為。將驚駭身戰。不覺屈膝。未及對。聞環珮聲。車中婦出于室。鬚者抱坐膝上。指謂生曰。此吾愛姬名珠圓。果然美也。汝愛之原有眼力。第物各有主。汝竟想喫天龍肉耶。何癡妄乃爾。言畢。故意將婦人交唇摩乳。以夸示之。生窘急叩頭求去。鬚者曰。有興而來。不可敗興而去。問何姓。父何官。生以寔告。鬚者笑曰。而愈妄矣。而翁吾同部友也。為人子姪。而欲污其伯父之妾可乎。回顧左右。取大杖。吾將為吾友訓子。一僮持棗木棍長丈餘。一僮直前按其項仆地。褲剝下。雙臀呈矣。生哀號甚慘。婦人走下榻。跪而請曰。奴乞爺開恩。奴見渠臀比奴臀更柔白。以杖擊之。渠不能當。以龍陽待之。渠尚能受。鬚者叱曰。渠我同寅兒也。不可無禮。婦又請曰。凡人上廟買物。必挾買物之具。渠挾何具以來。請驗之。鬚者喝驗。兩僮手摩其陰。報曰。細如小蠶。皮未脫稜。鬚者搔其面曰。羞羞。挾此惡具。而欲唐突人婦。尤可惡。擲小刀與兩僮曰。渠愛風流。為修整其風。

流之。具僮持小刀。握生陰。將削其皮。生愈惶急。涕雨下。婦兩頰亦發赤。又下榻請曰。爺太惡。謔使奴大慚。奴想喫餽餽。有五斗麥未磨。毛驢又病。不如著渠代驢磨麪。贖罪。鬻者問願否。生連聲應諾。婦人擁鬻者高卧。兩僮負麥及磨石至。命生於窗外磨麥。兩僮以鞭驅之。東方大白。炕上呼云。昨將郎苦矣。賜餽餽一個。開狗洞放歸。生出大病一月。

騙人參

京師張廣號人參鋪甚大。一日有騎馬少年。負銀一囊。到店先取百兩與作樣。而徐取參數包。問之曰。我主人性瑣碎。買參不如其意。必加呵責。我又不善擇參。可否存此樣銀於店。命老成伙計。多帶上等參。同往主人處。憑其自擇何如。店家以為然。即收銀。遣店中吏負參數斤。偕往臨行。囑曰。謹持參。勿落他人手也。進東華門。至一大府第。少年同登樓。樓上主人美鬚眉。披貂裘。戴藍寶石頂。病奄然。倚枕踞牀。目負參者曰。所携參果遼東頂上者耶。店吏唯唯。旁兩僮捧參上。逐包開檢。所批駁皆洞中行情。閱未畢。忽門外車馬聲甚。嚙一客入。主人惶遽。命侍者下樓辭。以病不能會客。低語負參者曰。此向我借債客也。斷不可使上樓。彼上樓見我。力能買參。則難以無錢相覆矣。客在樓下呼曰。汝主病詐也。必是抱優童娶小奶奶。故不許我登樓。我偏要上樓一看。兩侍者固拒之。爭吵不已。主人愈惶急。又低語負參者曰。

速藏參。速藏參。毋為惡客所見。牀下竹箱可以安放。以銅鎖鑰匙付之曰。汝坐箱上。護守參。我自下樓見彼。或能止其上樓。亦未可定。踉蹌下樓。與客始而寒暄。繼而戲罵。客必欲上樓。主人又固拒之。客大怒曰。汝不過防我借銀耳。慮我見汝樓上有銀故也。如此薄待我。我即去。永不再來。主人陽為謝罪。送客出。僮僕亦隨之。出許久寂然。負參者端坐箱上。以待良久。不至。始有疑意。開鎖取參。參不見。藏參之箱。一活底箱也。箱底即樓板。方戲罵時。從樓下脫板取參。守參者不知也。

偷畫

有白日入人家偷畫者。方捲出門。主人自外歸。賊窘持畫而跪曰。此小人家祖宗像也。窮極無賴。願以易米數斗。主人大笑。嗤其愚妄。揮叱之去。竟不取視。登堂則所懸趙子昂畫失矣。

偷靴

或者新靴行市上。一人向之長揖。握手寒暄。著靴者茫然曰。素不相識。其人怒笑曰。汝著新靴。便忘故人。掀其帽擲瓦上去。著靴者疑此人醉故。酒方徬徨間。又一人來笑曰。前客何惡戲耶。尊頭暴烈日中。何不上瓦取帽。著靴者曰。無梯奈何。其人曰。我慣作好事。以肩當梯。與汝踏上瓦何如。著靴者感謝。乃蹲地上。聳其肩。著靴者將上。則又怒曰。汝太性急矣。汝帽

宜惜。我衫亦宜惜。汝靴雖新靴底泥土不少。忍污我肩。上衫乎。著靴者愧謝。脫靴交彼。以襪踏肩而上。其人持靴徑奔。取帽者高居瓦上。勢不能下。市人以為兩人交好。故相戲也。無過問者。失靴人哀告街鄰。尋覓得梯。纔下。持靴者不知何處去矣。

偷牆

京中富人欲買磚造牆。某甲來曰。某王府門外牆。現欲拆舊磚換新磚。公何不買其舊者。富人疑之曰。王爺未必賣磚。某甲者微公言。某亦疑之。然某在王爺門下。久不妄言。公既不信。請遣人同至王府。候王出。某跪請看王爺點頭再拆。未遲。富人以為然。遣家奴持弓尺偕往。故事買舊磚者。以弓尺量若干長。可折二分算也。適王下朝。某甲攔馬頭跪作滿州語喃喃然。王果點頭。以手指門前牆曰。憑渠量。甲即持弓尺率同往。奴量牆。縱橫算得十七丈七尺。該價百金。歸告富人。富人喜。即予半價。擇吉日遣家奴率人往拆牆。王府司閹者大怒。擒問之。奴曰。王爺所命也。司閹者啟王。王大笑曰。某日跪馬頭白事者。自稱某貝子家奴。主人要築府外照牆。愛我牆式樣。故來求丈量。以便如式砌築。我以為此細事。有何不可。故手指牆命丈。事原有之。非云賣也。富人謝罪求釋。所費不貲。而某甲已逃。

鬼妬二則

常德張太守之女。許周氏子。年十七以瘵疾亡。周別聘王氏女。年亦十七。甫締姻。尚無婚期。王女忽中惡。以手批頰曰。我張四小姐也。汝何人。敢奪我郎君。周氏子聞之。告太守。太守夫人治家素嚴。聞之大怒。懸亡女畫像罵曰。汝與周郎連姻。尚未成親。汝死。周郎再娶。亦禮之常。何以往害王家女。無恥若是。罵畢。折桃枝擊之。未數下。門外周郎奔來求饒。問何故。曰。王女口稱張四小姐。呼痛去矣。并求替他母親說情。故婿特來。王氏女竟愈。

杭州馬坡巷謝叟。賣魚為業。生二女俱有姿。有武生李景。見而悅焉。李貌亦美。先有表妹王氏慕之。託人說婚。李却王氏。就婚於謝。王氏以瘵亡。謝嫁未逾月。忽披髮佯狂。口稱我王氏也。汝一個賣魚婆。何得奪我秀才。取几上剪刀自刺其心。曰。取汝蜜羅柑。謝叟夫妻往秀才家。燒紙錢作齋醮。跪求卒不能救。問蜜羅柑何物。曰。你女兒之心肝也。未幾女竟死。秀才又來求聘其妹。謝叟有戒心。不許。妹悅其貌。曰。我不畏鬼。如其來。我將揮刀殺之。為姊報仇。謝不得已。仍嫁與之。婚後鬼竟寂然。為秀才生一子而寡居。

人面豆

山東于七之亂。人死者多。平定後。田中黃豆。生形如人面。老少男婦。好醜不一。而耳目口鼻俱全。自頸以下。皆有血影。土人呼為人面豆。

粉檀

杭州范某娶再婚婦年五十餘齒半落矣奩具內素囊有聲啟視則匣裝兩胡桃不知其所用以為偶遺落耳次早老婦臨鏡敷粉兩頰內陷以齒落故粉不能勻呼婢曰取我粉檀來婢以胡桃進婦取含兩頰中撲粉遂勻杭人從此戲呼胡桃為粉檀

口琴

崖州人能含細竹裝絃其上以手拉之上下如彈胡琴狀其聲幽咽號曰口琴

蕪湖朱生

蕪湖監生朱某家富而吝待奴僕尤苛捐州牧入都路出荏平以一二文之微痛笞其奴奴懷恨夜伺其睡持所用錫溺壺擊其頂門腦裂而死店主告官置奴于法後十年蕪湖趙孝廉會試誤投此店燈下見赤身披血而立者曰我朱某也欲有所求趙曰汝奴凌遲汝冤已雪汝復何求曰窮極求救曰汝身雖亡汝家大富汝雖為鬼不合苦窮曰我死後方知生前所有銀錢一絲不能帶到陰間奈陰間需用更甚於陽間我客死于此兩手空空為群鬼所不齒公念故人之誼燒些紙錢與我以便與羣鬼爭雄問何不歸曰凡人某處生某處死天曹都有定簿非有大福力超度者不能來往自如橫死者陰司設闌干神嚴束之故不能還

故鄉問紙錢紙也。陰司何所用之。曰。公此問誤矣。陽間真錢亦銅也。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亦無所用。不過習俗所尚。人鬼自趨之耳。言畢不見。趙哀之。為焚紙鏹五千而行。

白日鬼

有偷兒戚姓。技最工。攫取漸多。恐跡之者。家因就義家旁。敗屋居焉。有數鬼見夢曰。若宜祀我。會且致富。戚于夢中諾之。覺以為妄。亡何鬼復見。夢曰。三日內祀我。出三日。則若于夜間所偷。予能白日取之。戚僣強覺而不祭。三日後果大病。命其妻檢視諸物。徵鬼言驗否。時日亭午。諸物忽自移動。若隱隱有運之者。欲起奪之。手足如縛。物盡而縛解。戚病亦痊。乃大悟。笑曰。我燒悶香迷人。今乃為鬼所迷。世俗所稱白日鬼。其斯之謂歟。自此改行為善。

饒州府幕友

慈溪袁如浩。遊幕西江。與寧都州程牧交好。乾隆三十一年。程公委署饒州府篆。邀如浩偕往。時郡署新遭回祿。前太守某被焚身死。程公到任。修葺尚未告成。夜間如浩持燈往廁中。過一人年三十許。衣月白衫。舉頭望月。若有所思。惟下體所著衣襪模糊莫辨。見如浩至。拱手問訊。審其音杭人也。自言周姓。字澹庵。如浩因署內並無是人。詰所自來。乃歛歛告曰。我非人。乃鬼也。我係前任司錢穀幕友。上年饒郡被災。太守某侵蝕振糧。郡民聶某率領三十

餘人赴部告准。蒙發本省大憲審問。吊核振冊。不料太守已早捏造印簿。升斗出入皆有可憑。大憲為其所欺。遂將數人問成誣告。即行正法。此輩冤魂上訴都城隍。牒閻羅審訊。我係幕友。故被株連。又值公事甚忙。正在查辦。饒郡災民冊子。候至月餘。始得審明。太守某冒振是實。又寃殺數人。即遣鬼隸擒縛。放入火中。以故在署燒死。我非同謀。罪雖獲免。而皮囊已腐。不能還陽。只得稽留在此。因停厝處被瓦木匠澆溺。終日穢雜。坐卧不安。先生肯為我移至郊外。含恩不淺。言訖不見。如浩次日。尋至署後。果見黑漆棺一具。停在牆邊。諸工作人在旁喧嚷。遂告知主人。昇至城外。擇地掩埋。作文祭之。

雷誅不孝

湖南鳳凰廳張二。賦性兇惡。父死依母而居。母年七十餘。視若老婢。少不如意。輒加呵叱。隣里忿極。欲鳴之官。母溺愛隱忍。反為調護。乾隆庚寅六月七日。值其生辰。留群不逞。飲酒食麵。家故貧。未娶。廚中僅母一人司炊。某酒酣索麵。母云。柴濕火不旺。姑少待。某怒赴內呵責。母急捧一碗戰矜而至。因惶遽忘下葱薑。某益怒。接碗劈面打母。母倒地。仰天大哭。忽天光晝晦。雲氣如墨。雷聲隱隱而起。某自知干天之怒。即扶母起。跪地謝罪。母亦代為跪求。某伏母後。抱持母足不放。雷電繞屋不去。母起立焚香。忽火光如流星飛入中堂。將某攝去。擊死。

于街鄰里聚觀同聲稱快。朱孝廉名錦者適主敬修書院講席聞而趨視見其面目焦黑左太陽一孔如針大作硫黃氣其身跼縮如殭蠶提起即長放手即縮蓋骨節已震碎矣釜底有字似篆非篆不能識

桂花相公

江西豐城縣署後有桂花相公祠相公之里居姓氏弗可考相傳為明時人作幕豐城令有盜案株連數人相公廉其冤欲釋之令不從遂大怒觸桂樹而死後人肖其像為之立祠稱為桂花相公相公甚靈異罕斯土者必先行香凡有命案發覺前一日相公必脫帽几上自露其頂始而異之積久如是亦弗之怪

落漈

海水至澎湖漸低近琉球則謂之落漈落者水落下而不回也有閩人過臺灣被風吹落漈中以為萬無生理忽聞大震一聲人人跌倒船遂不動徐視之方知抵一荒島岸上砂石盡是赤金有怪鳥見人不飛人飢則捕食之夜聞鬼聲啾啾不一居半年漸通鬼語鬼言我輩皆中國人當年落漈流屍到此不知去中國幾萬里矣久棲于此頗知海性大抵閱三十年落漈一平生人未死者可以望歸今正當漈水將平時君等修補船隻可望生還如其言群

鬼哭而送之。競取岸上金沙為贈。囑曰。幸致聲鄉里。好作佛事。替我等超度。眾感鬼之情。還家後。各出貲建大醮。以祝謝焉。

鐵公雞

濟南富翁某。性慳吝。綽號鐵公雞。一毛不拔也。忽呼媒納妾。價欲至廉。貌欲至美。媒笑而允之。未幾。携一女來。不索價。但取衣食充足而已。翁大喜。過望。女又甚美。頗嬖之一日。女置酒勸翁曰。君年已老。需此多錢無用。何不散之貧人。使感德耶。翁大怒。拒之。嗣後且防之。慮其花費。如是者半年。啟其所藏已空矣。翁知女所竊。拔刀問之。女笑曰。君以我為人乎。我孤也。君家從前有後樓七間。是我一家所居。君之祖父。每月以雞酒相餉。已數十年。自君掌家。以多費故。罷之。轉租取息。俾我一家無住宿處。懷恨在心。故來相報耳。言訖不見。

夜星子

京師小兒夜啼。謂之夜星子。有巫能以桑弧挑矢捉之。某侍郎家。其曾祖留一妾。年九十餘。舉家呼為老姨。日坐炕上。不言不笑。健飯無病。愛畜一貓。相守不離。侍郎有幼子尚襁褓。夜啼不止。乃命捉夜星子巫來治之。巫手小弓箭。箭簫縛素絲數丈。以第四指環之。坐至半夜。月色上窗。隱隱見窗紙有影。倏進倏却。彷彿一婦人。長七八尺。手執長矛。騎馬而行。巫推手。

低語曰。夜星子來矣。彎弓射之。唧唧有聲。棄矛反奔。亟破窗引線。率眾逐之。比至後房。其線竟入門隙。眾呼老姨不應。乃燒燭入覓。一婢呼曰。老姨中箭矣。環視之。果見釘老姨肩。上呻吟流血。所畜貓猶在胯下。所持矛乃小竹簽也。舉家撲殺其貓。而絕老姨之飲食。未幾死。兒不復啼。

瘍醫

大興霍篋。霍筠。霍篋。皆瘍醫子。筠獨秀。逸出群。不屑屑本業。而喜讀書。父以其梗家教。怒而責之。賴有鄰翁姚學究者。時來勸勉。因得肆力于舉子業。不數年。父死。篋各行其術。頗能自贍。獨筠謀生計拙。日就窮困。時值試期。筠步行之通州。一老僕相隨。因起身挽行。二十餘里。日已西下。苦無宿店。忽見林際燈光。自遠而近。一姬奔走氣喘。老僕遮問曰。此處有人家借宿否。姬應曰。正有急事。去請外科。不得代借宿家。筠急呼曰。我曉外科。何不見請。姬問先生如此。少年可曾娶妻否。曰未也。姬大喜。就請同行。筠心疑其所問非所答。俄至一莊。門庭壯麗。姬請少待。容先入白老夫人。少頃。姬率婢婦數十。趨出曰。老夫人奉請。筠與老僕隨。姬行過十餘間屋。始到上房。夫人已相待于中堂。年約三十餘。珠環玉珮。光艷奪目。與筠行賓主禮。問姓字年齒。及未婚原委。筠以實對。夫人之顏色甚怡。屏去侍婢。謂筠曰。身姓符。本籍

河南寄居于此。孀居無子。只生一女名宜春。年已十七。待字于家。忽患瘡疾在私處。不便令人醫治。嘗與小女商量。必訪得醫生貌美年少者。乃請療病。病愈即以小女相配。如先生者。正是合式。但未知手段何如。筠初念不過欲求一宿。及聞此語。喜不自勝。夫人命喚慈兒傳語。親携筠手而行。歷曲室數重。始至閨闥。啟簾入見。麗人擁錦衾而卧。夫人謂女曰。郎君乃良醫也。兒意可否。女脫筠低語曰。娘以為可便可耳。夫人曰。先生請看病。娘且暫去。女羞澀不勝。慈兒屢促之。乃斜卧向內。舉袖障面。筠坐牀側。款款啟衾。則雙臂玉映。穀道纖細而霞深。惟私處蔽以紅羅。瘡大如錢。筠視畢。覆衾下牀。夫人迎于門外。延至書齋。陳設精雅。筠麾諸婢出。碎扇上所繫紫金錠。調以硯水。携入見夫人曰。此藥忌陰人手。須親敷乃可。夫人曰。但得病愈。任郎所為。筠復啟衾摩娑。其臀溫敷藥。女但微笑。不作一語。越數日瘡愈。夫人舉酒屬筠曰。郎君之于小女。天使來也。乃部署新室。消吉合卺。新婚彌月。筠欲歸家。夫人曰。此間荒野不足棲遲。京師阜成門外有故宅一所。郎往居之。筠遂同行。輜重甚富。既至宅。皆畫棟雕牆也。居數年。生子女二人。一夕宜春忽泣向筠曰。夙緣已盡。明日將別矣。四十年後當復相見。天明攜手出門。彼此大慟。前已駐一犢車。望之甚小。夫人與宜春慈兒率女婢十數人乘之。車亦不覺隘。瞬息不見。宜春哭聲尤恍然在耳也。筠後舉孝廉。出為某縣尹。究不知

四十年後再見之說果何如耳。

產麒麟

蕪湖張姓者。賣腐為業。其妻孕十四月。生一麒麟。圓手方足。背青腹黃。通身羣毛如繡。左右臂有鱗甲。金光閃閃。墜地能走。餵飯能食。好事者以為祥瑞。方欲報官。而是晚死矣。距生時只七日。

生夜叉

紹興鄭時若秀才。妻衛氏。生一夜叉。通體藍色。口豁向上。環眼縮鼻。尖嘴紅髮。雖距駱蹄。落胎即咬。咬傷收生婆手指。秀才大懼。持刀殺之。夜叉作格鬬狀。良久乃斃。血色皆青。其母亦驚死。

石膏因果

嘉定張某。有名醫之號。偶下藥用石膏。誤殺一人。過後自知深以為悔。然亦不便語人。雖家中妻子無人知者。一年後張亦患病。延徐某來診。定一方而去。臨煮藥時。張自提筆加石膏一兩。子弟諫不聽。清晨服後。取方視之。驚曰。此石膏一兩。誰人加耶。其子曰。爺親筆所加。爺忘之。張歎曰。吾知之矣。汝速備後事可也。作偈語曰。石膏石膏。兩命一刀。庸醫殺人。因果難

逃過午而卒。

劉伯溫後輩

紹興上虞縣署。後園有古墓。相傳新令到任。拜城隍神。後必往祭之。由來舊矣。乾隆間。有冉姓者。宰其地。禮房吏以舊例請。冉問從前縣令到任時。可有不祭者乎。曰。惟張某性倔强。竟不行此禮。今現任湖北布政司。冉曰。我有志效張公。竟不祭。一日至廳審事。見有古衣冠客。乘輿至上堂。冉竟不知為鬼。叱傳事吏。何以不報語未畢。其人下輿。拉冉入書室。語曉曉。不可辨。但聞冉若與人爭辨者。亡何。氣絕。作鬼語曰。我姓蘇。名松。元末進士。為上虞縣令。死亂葬此。劉伯溫猶是我後輩也。汝大膽不祭。或引張方伯故事折之。鬼云。張某祿位盛時。我不能報。今其運盡。我將挖其眼矣。冉家人環跪求恩。願多備牲牢祭奠。良久。醒。冉懼。遂朝服祭之。再果無恙。未幾。張方伯竟以事罷。遂至喪明。此事錢少詹辛楣先生為余言。

小那爺

參領明公與小那爺交好。明奉差他出三年還都。行至南小街市。見那立市中。仲夏衣棉衣。戴暖帽。明心異之。下馬執手。各道寒暄。畢。那曰。自與公別後。每為人欺蒙。公所贈驢為某騎去。不還。新居樹木被畜牧傷擾。家人不理。幸公歸。替我國之語。畢。明公上馬。那亦登車去。明

公歸語其事。家人云：「那死一年矣。」明公大駭。至那家問之。殮時衣服與途中所見同。問所贈騾。其子云：「在某家。據云先人所贈。故不敢索。」公呼某嚇之道破其詐。乃追騾還其子。視其墓果被牧畜踐損。為修葺封樹而還。其夕夢那來謝云：「愧無以報。明午屠市中有一病騾。公買之。必獲大利。」明公如其言。果得騾。醫痊後。日行五百里。

水鬼罈

武林門外西湖壩。人家有老僕。日暮取水。遠見水面一酒罈。隨流而泛。因思探取。亦可貯物。俄而罈已至前。用手取之。不意腕入罈口。口漸縮小。拖拽入水。急呼人救。獲免。

鬼市

汪太守僕人李五。由潞河赴京。畏暑。至晚步行。計天曉可進城。夜半見途中街市甚盛。肆中食物正熟。麵飯蒸食。其氣上騰。腹且餒。入肆中啖之。酬值而出。及曉。遙望見京城。猛憶潞河。至京四十里。其間不過花園打尖草舍。一、二家。何以昨夕有街市如此盛耶。頓覺胸次不快。俯而嘔之。蠕蠕然在地跳躍。諦視之。乃蝦蟆也。蚯蚓蟠結甚多。心甚惡之。然亦無他患。又數歲而卒。

金娥墩

子不語

卷二十三

十四

金娥塚在無錫縣城東南六十里。故南唐李昱妃墓也。娥能工詞翰。進忠言。昱甚愛之。越數年。昱發兵晉陵。挈娥同行。遇吳越王兵。不得進。娥適死。因葬於此。乾隆初年。居民耕地得磚。上篆四字云。唐王寶印。至今墓間尚多。更可異者。每當風雨之夜。常有女鬼見形。且泣且歌。曰。日侵削兮三尺土。山川已改兮衆余侮。

翻洗酒罈

廣信府徐姓。少年無賴。鬪酒毆死鄰人。畏罪逃去。官司無處查拏。家人以為死矣。五年後。其叔某偶見江上浮屍。即其姪也。取而葬之。又五年。徐忽歸家。家人皆以為鬼。徐曰。我以殺人故逃。不料入廬山中。遇仙人授我煉形分身之法。業已得道。恐家中念我。特浮一屍以相安慰。今我尚有未了心事。故還家一走。徐故未娶。其嫂半信半疑。且留住焉。一日。搜于酒罈。搜大怒罵之。徐曰。洗之何妨。嫂曰。穢在罈裏。如何可洗。徐伸手入罈。拉其裏出之。如布袋然。仰天大笑。躡雲而去。至今翻底罈尚存。徐家所毆死鄰家。早起在案上得千金。或云徐來作報。所云了心事者。即此之謂。

雷誅吉盼

湖州女子徐氏。生喫胎素。三歲後。即好念佛。長至十四歲。忽被雷誅。鄉人譁然。謂雷無靈。及

殞時。見有篆文在背。識者以為唐吉玢三字。

孤仙親嘴

隱仙庵有孤崇人。庵中老僕王某。惡而罵之。夜卧于牀。燈下見一女子。冉冉來抱之親嘴。王不甚拒。乃變為短黑鬚子。鬚尖如針。王不勝痛。大喊。狐笑而去。次日。僕滿嘴生細眼。若蠅刺者然。

喇嘛

西藏謨勒孤喇嘛王死。其徒卜具降生於維西某所。乾隆八年。眾喇嘛乃持其舊器訪之。至某所。有麼些頭人子。名達機。已七歲矣。忽指雞離問母曰。雞離將依母乎。其母曰。雞離將離母也。達機曰。兒其雞乎。有頃。謂其父母曰。西藏有人至此。迎小活佛。曷款留之。父母以為妄不聽。達機力言之。其父出視。果有喇嘛數十輩。不待延請。竟造其室。達機見之。跣趺於地。為咒良久。眾喇嘛舉所用鉢數珠。手書心經一冊。各以相似者付之。令達機審辨。得其舊器。服珠持鉢。展經大笑。眾喇嘛免冠羅拜。達機釋鉢執經起。徧摩眾喇嘛頂。於是一喇嘛取僧衣帽進。達機自服之。羣喇嘛以所携錦茵數十。層置中庭。擁達機坐。其父不知所為。眾奉以白金五百。錦繒罽各數十端。為其父壽曰。此吾寺主活佛也。將迎歸西藏。其父以止此獨子。不

許達機曰。母憂。明年某月日。父母將生一子。承宗祧。我乃佛轉世。不能留也。其父不得已。許之。亦合掌拜焉。眾喇嘛擁達機于達摩洞佛寺。遠近摩些千百成群。頂香飯拜。佈施無算。留三日去之西藏。明年其父母果如期生一子。

夢中事只靈一半

涇縣胡諱承璘。方為諸生時。夜夢至一公府。若王侯之居。值其叔父在焉。其叔父驚曰。此地府也。汝何以至。承璘詢其叔父有何職任。叔父曰。為吏爾。承璘請查其祿命。叔父閱其籍。曰。一窮諸生耳。承璘再三哀懇。求為之地。其叔父不得已。乃以他人祿命與之。相易曰。此大弊也。若破罪在不赦。可若何。因以所易籍示之。庚子科舉人。雍正元年。恩科進士。任長垣縣知縣。某年月日終。且謂之曰。爾鄉試須記用卦名。因以手推之一。跌而寐。承璘庚子科首題歲寒一節。因用屯蒙剝復等十卦成文。果得高魁。癸卯恩科成進士。又數年授長垣縣知縣。一不爽。無何。屆死期矣。因豫辦交盤。且置酒與親友作別。沐浴易衣。靜坐而待。至黃昏後。忽嘔血數升。以為必死矣。徐徐平復。竟不死。復活十餘年。至乾隆六年。壽終于雲南糧道任。夢寐之事。忽靈忽不靈如此。

子不語卷二十四

隨園戲編

長樂奇冤

福建長樂縣民婦李氏年二十五生一子。越六月而夫亡。矢志撫孤。家只一婢一蒼頭。此外雖親族罕相見者。里黨咸欽之。子年十五。就學外傳。一日氏早紡績。忽見白衣男子立牀前。駭而叱之。男子趨牀後。沒。氏懼呼婢入房相伴。及午。子自外歸。同母午餐。舉頭又見白衣男子在牀前。駭而呼。男子復趨床下。沒。母語子曰。聞白衣者財神也。此屋自祖居至今百餘年。得母先人所遺金乎。與婢共起牀下地板。有青石大如方桌上。置紅緞銀包一個。內白銀五錠。母喜欲啟其石。而力有未逮。乃計曰。凡掘藏宜先祀財神。兒曷入市買牲醴祭。而後起之。兒即持銀袱趨市買猪首。既成交。乃憶未經攜錢。因出銀袱與屠者曰。請以五錠為質。更以布袋囊猪首歸。道經縣署。前有捕役尾之。問小哥袋內盛何物。曰猪頭。役盤詰再三。兒怒擲袋於地。曰非猪頭。豈人頭耶。傾囊出果一人頭。鮮血滿地。兒大恐啼泣。役捉到官。兒以買自某屠。告拘屠者。至所言合。並以銀袱呈上。經吏胥輾轉捧上。皆紅緞袱。及至案前開視。則緞袱乃一血染白布。中包人手指五枚。令大駭。重訊兒。兒以實對。令親至其家。啟石院內一無

頭男子。衣履盡白。右五指缺焉。以頭與指合之相符。遍究從來。莫能得其影響。因繫屠與兒于獄。案懸莫結。此乾隆二十八年事。

燒包

粵人於七月半。多以紙錢封而焚之。名曰燒包。各以祀其先祖。張戚者素無賴而有膽。其僕三兒卧病月餘。至七月十六日。忽自牀躍起。趨而出。戚追之出城。至大河側。三兒竊立點首。囁語。若與人爭狀。戚掌其頰。三兒云。為差人拘來。替人挑送包錢。戚問差何在。以手指曰。前立淺渚者是也。戚果見一人。高帽青衣。若今之軍半兒隸狀。手執鞭指。揮戚大呼擒之一擊而沒。問包在何處。三兒云。在家堂板閣上。我因過重不肯擔。乃拘我來。戚歸啟家堂。果有紙灰十包。

金銀洞

高峯崖在廣西思恩府城南百里。兩峯壁立。崖上大書十三字云。金七里。銀七里。金銀祇在七七里。字畫遒勁。不知何年鐫鑿。崖下有土地祠。望氣者咸稱其地有金銀氣。百十年間。土人多方搜求。一無所得。星士某至土地祠內。徘徊數日。攫神像去。土人追及詢知。像乃范金所為。然亦不知七七里為何義。崖中旁峰數十丈。上有銀洞。洞中白銀纍纍。大者重數十斤。

土人架木而登拾之。即百計不能出。或向外擲之。著地即失。或牽犬入。將銀縛犬身。向外牽之。犬即狂吠。比出而身亦無銀也。

猫怪

靖江張氏住城之南偏。屋角有溝。久弗疏濬。淫雨不止。水溢於堂。張以竹竿通之。入丈許。竿不可出。數人曳之不動。疑為泥所滯。天晴復舉之。竿脫然出。黑氣如蛇隨竿而上。頃刻天地晦冥。有綠眼人乘黑戲其婢。每交合。其陰如刺。痛不可忍。張廣求符術。道士某登壇治之。黑氣自壇而上。如有物舐之者。所舐處舌如刀割。皮肉盡爛。道士狂奔去。道士素受法於天師。不得已買舟渡江。張使人隨之。將求救于天師。至江心見天上黑雲四起。道士喜拜賀曰。此妖已為雷誅矣。張歸家視之。屋角震死一貓。大如驢。

夢馬言

乾隆十八年。山東高尉辰宰河南延津縣。晝寢書室。夢一馬衝其庭立。而人言高射之正中其心。馬吼而奔。高驚醒。適外報某村婦盧羅氏夜被殺。以杙板其陰。并殺二孩。高往驗屍。傷如所報。而凶犯無以根究。因憶所夢。乃順莊點名。冀有馬姓者。點畢無有。問外莊有姓馬者乎。曰無。高將莊冊翻閱。沈思良久。見有姓許名忠者。忽心計曰。馬屬午。馬立而言。則言午也。

正中其心。當是許忠矣。呼許曰。殺此婦者汝也。許驚愕叩首曰。實是也。以姦不從故殺之。兩指被婦咬傷。故怒而極其陰。并殺其子。但未識公何以知之。高笑不答。視其手血猶泔泔也。置於法。合郡以為神。

蔣靜存

麟昌蔣君字靜存。余同館翰林也。詩好李昌谷。有驚沙不定乳螢飛。羊燈無燄三更碧之句。生時其祖夢異僧。擔十三經擲其門。俄而長孫生。故小字僧壽。及長名壽昌。以避國諱。故特改名。又自夢僧畫麒麟一幅與之。遂名麟昌。十七歲舉孝廉。十九歲入詞林。二十五歲卒。性傲兀不羈。過目成誦。常曰。文章之事。吾畏袁子才。而愛袁叔度。他名宿如沈歸愚。易與耳。卒後三日。其遺孤三歲。披帳號叫曰。阿爺僧衣僧冠。坐帳中。家人爭來。遂不見。嗚呼。靜存始終以僧為鴻爪之露。其為戒律輪迴似矣。然吾與之談。輒痛詆佛法。而深惡和尚何耶。

天妃神

乾隆丁巳翰林周錕奉命冊立琉球國王。行至海中。颶風起。飄至黑套中。水色正黑。日月晦冥。相傳入黑洋。從無生還者。舟子主人正共悲泣。忽見水面紅燈萬點。舟人狂喜。俯伏於艙。呼曰。生矣。娘娘至矣。果有高髻而金環者。甚美麗。指揮空中。隨即風住。似有人曳舟而行。聲

隆隆然俄頃遂出黑洋。周歸後奏請建天妃神廟。天子嘉其效順之靈。遂允所請。事見乾隆二十二年邸報。

宿遷官署鬼

淮徐道姚公廷棟。駐劄宿遷。封翁壽期。演劇于堂。堂旁牆極高。見牆外有人頭數千。眼睜睜然俱來觀劇。初疑是皂隸輩。叱之不去。近之無有。明旦視之。牆外皆湖。無立人處。其幕友潘禹九遣奴往厨取酒。久而不至。迹之已仆於地。口眼皆青。泥盤中酒菜之類。作蚯蚓樹葉。潘素不信鬼神。乃挺身至奴所行處。驗其有無。署中二客。詐為鬼狀。私往嚇之。潘籠一小燈。行未半道。兩客見黑氣一條。繞燈而入。燈色綠如螢火。潘勿覺。二客悚然。噤不發聲。潘將如廁。有大黑手遮其面。踉蹌急歸。二客迎之。共相駭異。手持燈漸重。火亦漸滅。家奴各持火來照。燈籠內有死野鴨一隻。鴨大籠小。竟不知從何處竄入也。

廣東官署鬼

康熙壬戌。武探花沈崇美。為廣東守備。署後花園有井。擔水者率以為常。偶一夜有女子呼水。擔夫如其言與之。乃捽其頭入桶中。擔夫疑署中婢與戲。詈群婢。群婢曰。無之。擔夫引婢至取水處。有海棠一枝。白雞成群。入樹下不見。群婢笑曰。非鬼也。藏神也。掘之。必得金銀。遂

令擔夫具畚插開土未五六尺得一棺懼而止忽一婢發狂大呼曰請主人請主人沈公偕其妻往視婢呼曰我嘉靖十七年巡按某公之第四妾也遭主婦毒虐縊死埋此公家群婢犯我我應索其命第土淺地濕棺中多水主人肯改葬我則掘者不為無功將免其罰大堂西偏我生前埋金鐲一隻寶珠數顆可掘取為改葬費亦不累主人金也言畢婢子如常無病矣主人為啟其棺水泔泔欲流發堂之西偏封鐲宛然為改葬高處鐲重三兩六錢形如蒜苗。

為兒索債

葛禮部諱祖亮者為余言其鄰程某擁重貲無子晚年生兒性聰慧眉目瑩秀程愛如掌中珍十二歲即多病所費醫藥不貲稍長不事生業好鬪雞走狗產為之空程忿甚一旦懸祖宗神像將笞之子忽作山東人語曰俺吳某也前生為爾負債萬金今來索取將盡汝以我為子耶大誤大誤我昨揭帳尚欠八十餘金今亦不能相讓奮衣前取其母髻上珠踏碎之然後死程卒大窮而嗣絕。

鬼魂覓棺告主人

姜靜數寓京師懸忠寺寺旁為書室室中有空棺俗所稱壽器是也寺鄰某為其父老故置

馬姜月夜讀書。窗戶轟然大開。棺蓋低昂不已。姜大駭。持燭視之。如有人指痕出沒於棺上者。響良久乃已。次早鄰人叩門云。某翁死來取棺。方悟初死之魂。夜間先來就棺也。蘇州唐道原年七十卒。其子為買棺于海紅坊壽器店。主人云。昨夜有白鬚人坐某一棺上。燭之不見。問其狀貌。酷似道原店主人。素不相識也。乃即買其所坐者歸金陵。戴敬咸進士與梅式庵飲於吳朱明孝廉家。忽狂癲握梅手呼曰。要朱紅要加漆。梅愕然不解。已而氣絕。方知所託者藏身物也。程原衡家管事李姓者。夜醉墮樓死。舉家未知。原衡睡醒覺左耳陰冷異常。疑而回顧。燈光青熒。有黑人吹氣入耳。似有所訴。驚起呼家丁四照。見樓下屍。方知李魂來告主人求棺殮也。

匾怪

杭州孫秀才。夏夜讀書齋中。覺頂額間蠕蠕有物。拂之見白鬚萬莖。出屋梁匾上。有人面大如七石缸。眉目宛然。視下而笑。秀才素有膽。以手捋其鬚。隨捋隨縮。但存大面。端居匾上。秀才加忤於几。視之了無一物。復就讀書。鬚又拖下如初。如是數夕。大面忽下几案間。布長鬚遮秀才眼。書不可讀。擊以硯。響若木魚去。又數夕。秀才方寢。大面來枕旁。以鬚搔其體。秀才不能睡。持枕擲之。大面繞地滾鬚。颯颯有聲。復上匾而沒。合家大怒。急為去匾。投之火。怪遂

絕秀才亦登第。

徐支手

咸陽徐某家巨富。初生一子。頗聰慧。六歲病瘡。死旋生三子。貌皆相似。病亦如之。徐年已邁矣。至第三子死時。撫屍慟甚。用刀剖兒腹。出其瘡。復斷其左臂。罵曰。毋再來誘我。其瘡形如三角。菱有口。能呼吸。懸之樹間。風日吹乾。每觸油腥。口猶能動。未期年。徐又得子。貌如前。瘡雖不作。而左手竟廢。至今尚存。人呼為徐支手。

魚怪

會稽曹釜山。入市得大魚。歸剖食之。餘半置紗厨內。至晚厨中忽有光。舉室皆亮。迫視則所餘之魚。鱗甲通明。火光射目。曹大駭。盛以盤。送于河。其光散入水中。隨波搖蕩。婉轉間成魚而去。曹歸家。屋中火發。東滅西起。衣物牀帳。燒燬都盡。而不及棟宇。凡三晝夜始息。食魚之人。竟亦無恙。

盜鬼供狀

先君子在湖廣臬司。遲公維臺署中。同事大興人朱陽湖司錢穀。忽一日狂呼。趨視之。面如死灰。伏地昏迷。飲以薑汁。良久曰。吾坐此校文案。日方正午。見地下磚響。有物蠕蠕然。頂磚

起疑為鼠以脚踐之。磚亦平復。稍坐定。磚響如初。掀視之。有黑毛一團。類人頭髮。自土中起。陰風襲人。漸起漸大。先露兩眼。瞪睛怒視。再露口頤腰腹。其黑如漆。頸下血淋漓。躍然而上。舉手抱我足曰。汝在此乎。汝在此乎。吾前世山東盜也。法當死。汝作郟城知縣。受我贓七千兩。許為開脫。定案時。仍擬大辟。死不瞑目。今汝雖再世。而吾仇必報言畢。即牽我入地。我大呼。彼見眾客至。捨我去。眾視磚迹。猶宛然。嗣後其鬼無日不至。有人共座。則不至。尤畏臬司遲公。聞遲公將至。便抱頭遠竄。竄公大書几上曰。聞惡鬼。汝作盜應死。敢與法吏仇乎。汝欲報仇。應仇於前生。敢仇於今世乎。速具供狀來。鬼夜墨書其側。字迹歪斜曰。某不敢仇法吏。敢仇臬吏。某以盜故殺人。多受臬司炮烙。數十年面目已成焦炭。每受刑必呼曰。某當死。有許我不死者在此也。郟城縣某老爺。受贓七千兩。獨不應加罪乎。呼六十餘年。初不准理。今以苦海漸滿。許我弛桎梏報冤。所具供狀是實。遲公無如何。不能朝夕伴朱。命多人守護之。居月餘。遲公生日演戲。諸客飲酒。強朱出觀。朱曰。吾待死之人。有何心情看戲。諸公愛我。可多命家人伴我。如其言。席散往視。朱已縊於牀。遲公及諸友俱責家人。何以不管。僉云。燈下吹來黑氣一團。婢便各睡去。或云。諸奴看戲。亦未必伴朱也。

時文苑

子不語

卷二十四

五

淮安程風衣好道術。四方術士咸集其門。有蕭道士琬。號韶陽。年九十餘。能遊神地府。雍正三年風衣宴客於晚甘園。蕭在席間醉睡去。少頃醒。喏曰。呂晚村死久矣。乃有禍。大奇。人驚問曰。吾適遊地府間。見夜叉牽一老書生過。鐵鎖銀鐐。標曰。時文鬼。呂留良。聖學不明。謗佛太過。異哉。時坐間諸客皆誦時文。習四書講義。素服呂者。聞之不信。且有不平之色。未幾。曾靜事發。呂果剖棺戮尸。今蕭猶存。嚴冬友秀才與同寓。轉運盧雅雨署中。親見其醉後伸一手指。令有力者以利刃割之。了無所傷。

鬼弄人二則

杭州沈濟之訓蒙為業。一夕夢金冠而髯者。謂曰。汝後園有埋金一甕。可往掘之。沈曰。未知何處。曰。有草繩作結。上穿康熙通寶錢一文。此其驗也。明早往園視之。果有草繩。且縛錢焉。沈大喜。持鋤掘丈餘。卒無有。竟一怒而得狂易之疾。

乾隆甲子。馮香山秀才夢神告曰。今歲江南鄉試題樂則韶舞。馮次日即作此題文。熟誦之。入闈。果是此題。以為必售。榜發無名。就館廣東。夜間獨步。聞二鬼呬唔聲。聆之。其闈中所作文也。一鬼誦之一鬼拊掌曰。佳哉。解元之文。沈驚疑以為是科解元。必割截卷面偷其文字。辭館入都。以狀具控禮部。禮部為奏聞。行查江南解元薛觀光。文雖不佳。並非馮稿也。獲誣。

告之罪。謫配黑龍江。

漢江冤獄

曹震亭知漢江縣。晚衙夜坐。見無頭人手提一頭。啾啾有聲。語不甚了。曹大駭。遂病。病三日死矣。家人欲殮。胸前尚溫。過夜而蘇。曰。被隸人引至陰府。見我冠南面者。衣本朝服。色轅外人。傳呼漢江縣知縣曹學詩進。曹行陽間。屬吏禮。向上三揖。神賜坐。問有人訴公。公知否。曰。不知。神取几上牒詞示曹。曹閱之。本縣案卷也。起立曰。此案本屬有冤。為前令所定。已經達部。我申詳三次。請再加審訊。為院所駁。駁牌現存。神曰。然則公固無罪也。傳呼冤鬼某進。陰風颯然。不見面目。手足但見血塊一團。叫跳呼號。滾風而至。神告以曹為申救之故。且曰。汝冤終當超雪。須另覓仇人。鬼伏地不肯去。神拱手向曹作送狀。手揮隸人云。速送速送。曹猛然驚醒。不覺汗之沾衣也。自此辭官歸家。長齋奉佛。終其身。

牛乞命

天台縣令鍾公醴泉為余言。其尊人守貴州大定府。設局辦鉛。日正午。忽有牛突入鉛廠。數十人鞭之不肯去。醴泉往觀。牛伏地作叩頭狀。因問牽牛者曰。此耕牛乎。宰牛乎。曰。宰牛。問價若干。曰。七千。鍾曰。以牛與我。以價與汝。何如。牽牛者謝領錢去。牛蹶然起矣。

猪乞命

奉天錦州府之南有天橋廠海泊交易處屠人縛一猪將殺以入市其猪乘間嚙斷繩索奔至海客前屈雙足伏地屠人執繩追至海客詢其市價如數付與以此猪捨於海會寺之龍神廟人呼猪道人則應曰何得無禮則屈前雙足向人作叩首狀牙長數寸腳爪環裏如螺其大倍於常猪。

張世華

張世華字遇春杭州府諸生每入試場髮髻有人持其卷者迨曉則墨污被黜積憤殊甚乾隆甲子科入闈加意防範試卷謄真至晚另貯他所坐號中留心伺察覩一女子舒手探卷急執之厲聲問曰予與汝何讎七試而污我卷曰今歲君應中解元我亦難違帝命但君當為我剖雪前言擇地瘞我以釋冤讎我即君對門錢店女也當日鄰人戲謂君與我有私君實無之乃不為辨明且風情自命假無為有以資嘲謔既嫁而夫信浮言不與我同處我無以自明氣忿投繯君污我名我污君卷遲君七科宜也言畢不見張毛骨俱慄甫出場即訪其家告以故而捐資助葬之且為延僧超薦是科揭曉果中第一名。

洗心池

洗心池在茅山乾元觀西。石壁上有洗心池三字。筆法遒勁。隱而不見。欲見則以池水沃之。雖大旱不涸。相傳錢妙真獨居燕洞宮。修練或謗之。乃於此剗腹洗心以相示。故名。

活死人墓

道人江文谷。於洗心池旁培小阜。疊石塞牖。趺坐于中。嘯其徒云。每日向牖呼我。應則已。不應則入。收遺蛻呼之。三年皆應。忽一日。應曰。可厭吾去矣。嗣後不應。啟戶視之。尸果僵。故稱活死人墓。

屋傾有數

總憲金公德瑛。視學江西。考吉安府童生。五鼓點名畢。燈下見紅衣婦人。從考棚趨出。冉冉騰空而去。問之僕隸。皆有所見。公心惡之。即以中庸必有妖孽四字命題。日正午。諸生方握筆。忽考棚傾倒。壓死三十六人。金公據實奏聞。上憐之。俱欽賜生員。

余親家史少司馬抑堂。任福建臬使時。與糧道王介祉等四人同坐花廳議事。聞梁上屋角沙沙有聲。客欲起避。史公不可。已而聲漸大。有鼠呼曰。出出者再。史亦心動。急與四客齊出。則花廳倒矣。几案皆碎。是日省中府縣俱來請安。史公笑謂曰。設使四大員一時併命。則司道之印。諸公委署。不皆有分乎。

沔布十三疋

杭州胡某程九峯中丞之表姪也。中丞巡撫湖北。胡往求館。薦與荊州刺史某署中司書記事。半年後。胡妻在家病瘧。忽為鬼所附。聲如男子。聽之乃其夫也。口稱到湖北後。蒙中丞公薦往荊州。賓主相得。不料未二月。患病身死。有衣箱行李。新買沔陽布十三疋。現在署中。須著人往取。我客死飢寒。可供木主祭我。并廣招名僧超度我。家人聞之。環泣。當即成服立主。以死無日月。未便報訃。亡何。妻病痊。家故貧。欲差人往楚迎喪。以無盤費。屢屢遷延。亡何。胡竟歸里。舉家駭然。以為鬼也。坐定談說。方悟前所憑者。乃邪鬼借名索食求超度故耳。頃之衣箱到門。開之果有布十三疋。的係胡過沔陽時所買。

牛卑山守歲

廣西柳州有牛卑山。形如女陰。粵人呼陰為卑。因號牛卑山。每除夕。必男婦十人守之待旦。或懈於防範。被人戲以竹木梢抵之。則是年邑中婦無不淫奔。有邑令某惡之。命里保將土塊填塞。是年其邑婦女小便梗塞。不能前後溲。致有傷命者。廣東沙面上妓船如雲。河泊大使專司船政。有總督某嚴禁之。隨即海水溢漫。城不沒者三板。地方紳賈俱以為言。乃收回禁約以試之。果令收而水退。至今妓船愈多。

鬼拜風

錢塘孫學田開鹽店温州城中。與友錢曉蒼往來甚狎。錢有樓三間。封鎖頗密。相傳有鬼人不敢居。孫素有胆。與同人賭勝。鋪牀樓上。燒巨燭二枝。竟往居焉。夜二鼓。聞推門聲。有艷妝女子冉冉來。見燭光。意若畏之。斂衽再拜。每一俯首。則陰風從其袖生。一燭滅矣。孫擲以劍。鬼走下樓去。孫知將復來。所恃惟燭。乃以所滅燭重加點明。以身擁燭而坐。鬼果再至。又作拜狀。見孫上坐。欲卻欲前。孫以劍擲。鬼變惡狀。上前格鬪。彼此相持不已。忽聞樓外雞鳴。遂化黑氣一團。滾樓而下。温州人為之語曰。人拜曲躬。鬼拜生風。但逢孫老。比鬼還兇。

僵屍夜肥書瘦

俞蒼石先生云。凡僵屍夜出。攫人者。貌多豐腴。與生人無異。晝開其棺。則枯瘦如人腊矣。焚之。有啾啾作聲者。

黑雲劫

王師征緬甸。有昆明縣皂隸葉某。死三日。復蘇。言被鬼卒勾赴冥司。有大殿朱門如王者居。門外坐官吏甚多。皆手一簿。判記甚忙。判畢。則黑氣一團覆於簿上。有椎腰感額。自稱勞苦者。葉陽壽未盡。以不在應死之數。故仍放還。路間私問鬼卒。彼官吏所執何簿。曰。人簿三獸。

簿五問何為有簿。曰從古人間征戰之事。皆天上劫數先定。無可挽回。一切應死者皆先寫入黑雲劫簿中。雖一騾一馬。皆無錯誤。終竟數多人少。故其簿有人三獸五之說。問應此劫者。省城中可有某官乎。曰第一名即你家總督也。其時督滇南者劉公藻。丙辰鴻詞翰林。後自刎。

金秀才

蘇州金秀才晉生。才貌清雅。蘇春屋進士愛之。招為壻。婚有日矣。金夜夢紅衣小鬟引至一處。房舍精雅。最後有圓洞門。指曰。此月宮也。小姐奉候久矣。俄而一麗人盛妝出曰。秀才與我有夙緣。忍捨我別婚他氏乎。金曰不敢。遂携手就寢。備極綢繆。嗣後每夜必夢。惟好倍常。而容顏日悴。舉家大懼。即為完姻。蘇女亦有容色。秀才愛之如夢中人。嗣後夜間酉戌前與蘇氏交。酉戌後與夢中人交。久之竟不知何者為真。何者為夢也。其父百般禳解。終夜無效。體本清羸。漸削逾年。成瘵疾而卒。與夢中女唱和甚多。不能全錄。但記其贈金郎一絕云。佳偶豈易尋。奪郎如奪彩。幸虧下手強。爭先得為快。

董觀察

董觀察名格。官贛南道時。所屬上猶縣某村。素被山瀑衝沒田廬。公為相度開河。引水入江。居民安堵。又改佛寺為濂溪書院。規模一新。亡何丁太夫人憂。哀毀過度。欲以身殉。扶櫬返。

里至滕王閣下。維舟受唁。大吏親來撫慰。觀者無不謂董公真孝子。真好官。次早。方欲解纜。忽家僕等驚覓觀察不得。急報守土官。沿江打撈。俱無踪跡。經一晝夜。尸竟逆流至豐城縣沙岸上。驗視之。猶白衣麻帶。面目如生。乃具殮送至舟中。月餘。公舊僕某偶至上猶。土人告以感公開河之恩。立廟祀公。僕欣然走至廟中。拜覘神像。則儼然公之面目。詢立像時日。即公墮水夕也。

狐仙開帳

和州張某。作客揚州。寓興教寺。寺中僧舍。素有狐仙。無人敢居。張性落拓。竟往居焉。未三日。果有一翁。自稱吳剛子。求見揖而與言。風采頗異。能知過去未來之事。因問。可是仙乎。曰。不。然。張故貧士。意欲交結。之以圖富貴。遂設酒食與之飲宴。吳亦答謝。未半月。張力竭矣。而吳之酒饌甚豐。張遂起貪念。終日矚其設席。吳作主人。亦無吝色。如是者月餘。吳忽不至。時遇雷雨。張開箱曬衣。則全箱空矣。中書一帳。並質錢帖數紙。某日雞魚若干。某日蔬果若干。皆典張之衣服而用之。筆筆開除。不空設一席。不妄消一文。

皮蠟燭

上虞人錢姓者。為人傭工。夜歸。見女路哭。問其故。曰。夫亡無歸。家居夏蓋山。一時迷路。求為。

指示錢與諧戲。相隨至一室中。成夫婦之好。如是者數月。主人見其貌日憔悴。再三問錢錢言其故。主人曰。此鬼也。再與交時。須取渠一物。以為驗。錢如其言。佯與懽笑。而暗剪女髮一束。女大驚。走去。錢細視所居之地。全無房屋。其與此女淫處。精流蟹洞中。皆血也。髮如燭而軟黑。若牛皮。刀斫火焚。不壞。自此不敢出門。匿主人家。未幾。鬼入主人家。附其婢身。作鬧曰。還我錢郎。不還我者。即將錢郎交與汝家。我暫去。明年來捉。且云。俟今秋汝壽盡時。當來降禍。至期竟不驗。錢姓至今猶存。此事台州張秀壩為余言。

乍浦海怪

乾隆壬辰八月廿三日。黎明大風雨。平湖乍浦之海濱。有物突起。自東南往西北。所過拔木以萬計。民居屋上瓦多破碎。中間有類足跡。大如圓桌子者。竟不知是何物。有某家廳房移過尺許。仍不倒壞。

天開眼

平湖張幾坡。一日偶在庭中。天無片雲。忽聞剗然有聲。天開一縫。中闊兩頭小。其狀若舟睛。光閃鑠。圓若車輪。照耀滿庭。良久方閉。識者以為此即天開眼云。

泥象自行

平湖張氏世居兼葭園其始遷祖名迪字靜庵明洪武間人沒時其家泥塑靜庵夫婦二像高七八寸供家廟中所居屋歸屬長房厯四百餘年長房子孫貧屋傾圮僅存數間而其像猶在張氏故有宗祠距靜庵故居三里許一日黎明有鄉人操舟者見兩老人來雇渡船遂載以行問何往云將之張家祠堂既登岸疾行如飛舟人望之見形軀漸小無何抵祠前守祠僧聞扣門聲起視之寂無所見惟見兩泥像在門樞下一時驚以為異其裔孫張丹九方重修祠宇因加綵繪別設一廡供之祠中

焚尸二則

平湖南門外某鄉掘出三穴二穴已空中一穴棺木依然磚書趙處士之墓尸年四十餘貌如生穿雲履緋青紬袍紬如一錢厚不壞掘者馬某覆出其尸而焚之火不能旺乃投諸水是夜鬼大哭一村皆驚好事者為扛起殘尸血縷縷如注乃仍納棺中加土葬之是夕遂安馬姓至今無恙為典史皂役

平湖小西溪之西蔣姓田家也冬至前一日日方西燒父尸方開棺尸走出追之蔣擊以鋤尸倒地乃焚之晚歸聞其父罵曰汝燒我甚苦何不孝至此其人頭腫如飽及午而死張熙河所目擊也

美人魚人面猪

崇明打起美人魚貌一女子也。身與海船同大。舵工問云。失路耶。點其頭。乃放之。洋洋而去。雲棲放生處有人面猪。平湖張九丹先生見之。猪羞與人見。以頭低下。拉之。纔見。

花魄

婺源士人謝某讀書張公山。早起聞樹林鳥聲。啁啾有似鸚哥。因近視之。乃一美女。長五寸許。赤身無毛。通體潔白如玉。眉目間有愁苦之狀。遂攜以歸。女無懼色。乃畜籠中。以飯喂之。向人絮語。了不可辨。畜數日。為太陽所照。竟成枯腊而死。洪孝廉宇鱗聞之曰。此名花魄。凡樹經三次人縊死者。其冤苦之氣結成此物。沃以水猶可活也。試之果然。里人聚觀者如雲。而至謝恐招搖。乃仍送之樹上。須臾間一大怪鳥銜之飛去。

續子不語目錄

卷一

狼軍師

几上弓鞋

白龍潭

露水姻緣之神

縊鬼申冤

執錫二童

趙氏三世為神

張少儀觀察

屍合

葛先生

天后

陰氏妹

虎投河

武夷君

九華山

張稿公

受私橋

曹公夢

治妖易治人難

伏波灘義犬

浮海

刑天國

萬年松

虹橋板

天上過船

卷二

鬼狀

驅狐四字

女鬼守財待塔

僵尸食人血

鼠鬼

鬘精

雷異

紀曹孝廉夢

鑑鬼畏魄字

蔡啞子

珠涇紀事

葉氏姊

牟尼泥

獺怪

天蓬尺

撮土避賊

沙彌思老虎

子不語娘娘

枯骨自贊

藤花送終

卷三

乳

地仙遺劫

張闔王

梁氏新婦

小婢入穴

吹銅龍送枉死魂
銅上有守飯童子

打破鬼例

道士留符

奪狀元須損壽

照心袍

羅刹國太荒

紹興李先生

怨氣變蛇

心經誅狐

早魃有三種

鬼脚甚香能行經受胎

王弼

蕭總管求焚

全州兵書匣乃水怪奔雲之骨

卷四

帝流漿

討亡術

學竹山老祖教頭鑽馬桶

關帝現相

鼠作揖黃鼠狼演戲

溫元帥顯靈

僵屍拒賊

亡父化妖

乾鹿子

石杵

物變

人變樹

水精碧霞洗

浮提國

刀瘡藥

乩仙靈蠢不同或倩人捉刀拔鬼舌

蔣瑩溪

方宮詹

麒麟無腸

四耳貓

頭形如桶

烏怪

劉子壯

黑牡丹

李秀才捕亡術

石樹榕

禪師吞蛋

含元殿判官

狐狸馱旗白鹿張傘

虎有黃光

正色立朝四字現出腿上

狗兒

鵬糞

銀帳

蒼蠅替人治病

鼠薦卷

石人賭錢

犬逐通判

佛奴穿母脇生

彭祖舉柩

人皮鼓

指上棲龍

卷五

奪舍法

屍奔

骷髏三種

人氣分塵

鬼氣攝物

山魃怕桑刀

驅瘧鬼咒

陰沉木

織登科記

朱鹿田

飛僵

程嘉蔭

水虎

綠郎紅娘

文人夜有光

孤仙正論

外國

作勢渡水

唐公判獄

郭六

劉迂鬼

痴鬼戀妻

孤仙懼內

軍校妻

飛天夜叉

虎張

狼牙

樓怪

武進兩異事

有子廟講書

米元章顯聖

麒麟喊冤

大通和尚

掠刺鬼

卷六

多官

祈夢二則

鬼被衝散團合最難

石板中怪

僵尸貪財

黃鼠狼著紙衣呼小將

徐明府幕中二事

同服琉璃效驗各別

夜航船二則

盛林基

趙友諒官刑一案

換尸冤雪

凡肉身仙佛俱非真體

動靜石

玉女峯

廬山禹碑

飛鐘啞鐘妖鐘

鼠渡江

鵬過

石中玉碗

瓜子妖

琴變

古北口城樓火箭匣

官受妓嗔

京中新婚

張趙闢富

朱爾致

梁制府說三事

官運二則

錢縣丞

卷七

乩仙

勒勒

雷擊兩婦活一兒

火神打跽

殺一姑而四人償命

誤殺金童

錢尚書

夢墨

錢狀元小名

歸寧女遇怪

龍誅龍

桑蠶

韓六

魍魎

獺異

柏香簪不宜入殮

獵戶說虎

鬼請上任

通幽法

喜婆

獺淫

虎困藤斗

甘公入夢

卷八

尸變

鬼買行頭

韓六三事後又綴一事

鬼買缺

溫將軍

鬼請吸烟

李生遇狐

仙童行雨

金能退鬼

秀結宜男

黑青畏鹽

僵屍挾人棗核可治

量童子

靈符

吞舟魚

雞毛烟死蛇

蛇箱

番僧化鶴

謝珍格物

烟龍

形交氣交

蜜虎

滇南靈草

羊乳鹿

多角獸

江中黃猱

水虺

九尾蛇

蠍虎遺精

皖城雷異

卷九

天后繡女

桃源女神

安慶府學狐

湖南貢院鬼

雷異二則

人變魚

韓昌黎稱老相公

急淫自縊

照海鏡

穀佛

丹徒異獸

鬼怕討債

蘭渚山北來大仙

喫腎囊中舉

楊老爺召穩婆收生

溺壺失節

三虎索命

梁相國解夢

齋猴

狗熊寫字

雷屑

牛瀆水

陰陽山

亡夫領婦到陰間見太公婆

卷十

淫誦二罪冥責甚輕

人壽有定陰間不能增減

關帝血食秀才代事

惡人轉世為豔

姦夫死後報仇

董刺史雪冤

劉老虎

屈丐者

僵尸

申氏自縊

雁宕仙女

生魂入胎孕婦方產

女化男

人化鼠行竊

唱歌犬

韓鐵棍

認鬼作妹

蟒過嶺

食猴怪物名石柵

鐵牛法

妖術二則

種蟹

扯雞膝救溺死人法

鳥獸不可與同羣

拘蛇

金香一枝

小僮遇女鬼

懷慶水災投匭水息

三王神請醫治臂

續子不語卷一

隨園戲編

狼軍師

有錢某者。赴市歸晚。行山麓間。突出狼數十。環而欲噬。迫甚。見道旁有積薪。高丈許。急攀躋。執掘爬上。避之。狼莫能登。內有數狼馳去。少焉。簇擁一獸來。儼輿卒之舁官人者。坐之當中。衆狼側耳於其口傍。若密語俯聽狀。少頃。各躍起。將薪自下。抽取枝條。幾潰散矣。錢大駭呼。救良久。適有樵夥聞聲共喊而至。狼驚散去。而舁來之獸獨存。錢乃與各樵者諦視之。類狼非狼。圓睛短頸。長喙怒牙。後足長而軟。不能起立。聲若猿啼。錢曰。噫。吾與汝素無仇。乃為狼軍師謀主。欲傷我耶。獸叩頭哀嘶。若悔恨狀。乃共挾至前村酒肆中。烹而食之。

几上弓鞋

余同年儲梅夫宗丞。得子晚。鍾愛備至。性頗端重。每見余執子姪禮甚恭。恂恂如也。家貧。就館京師。某都統家賓主相得。一日早起。見几上置女子綉鞋一隻。大怒罵家人曰。我在此做先生。而汝輩几上置此物。使主人見之。謂我為何如人。連即擲去。家人視几上並無此鞋。而儲猶痛言不已。都統聞聲而入。儲即逃至床下。以手掩面曰。羞死羞死。我見不得大人了。都

統方為辨白。而儲已將床下一棒自罵自擊。腦漿迸裂。都統以為瘋狂。急呼醫來。則已氣絕。

白龍潭

彌勒縣舊城。集漢夷雜處。環山而居。山麓有白龍潭。寬可數畝。有良田千頃。築土壩以蓄水。俯臨大河水。溢則啟閘以洩之。雨時二龍相鬪。狀如小蛇。或見巨木一段。蒙青苔而豎。遊每冲決壩岸。一日衆農栽秧。值細雨中。飛魚大小成對。如擺隊伍。有絳衣女子持扇揮之。偕至潭中。隨即不見。相傳龍女歸寧云。夷人儂二家。天將暮。忽來衣孝服者。云來投宿。問其所需。則索卧房一間。一大缸。滿貯清水而已。儂疑客浴。遂如所請。並欲為備酒食。客曰。不必。惟有一事相煩。更當重謝。儂問何事。客曰。此地龍潭。後有大樹。君往伐之。俟其將斷。先用巨繩縛住。俟潭中有兩羊相鬪。即斷繩倒樹。儂許之。黎明伐樹。果見潭中水沸如潮。有黑白二羊出鬪。儂思當是此時。乃斷繩而倒樹。黑羊躍出。水亦平復。急歸欲告客。以請功。客竟適矣。問妻。妻曰。客在房未嘗出戶。乃共搜之。疑其在缸。啟覆觀之。則黃金滿焉。始知客即白龍化身。爭潭求助者。於是潭遂以白龍名。而儂家至今稱首富。

露水姻緣之神

賈正經黔中人。娶妻陶氏。頗佳。清明上墳。同行至半途。忽有旋風當道。疑是鬼神求食者。乃

列祭品。滌酒祝曰。倉卒無以為獻。一尊濁酒。毋嫌不潔。祭畢。然後登墓拜掃而歸。次春。賈別妻遠出。一日將暮。旅舍尚遠。深怯荒野。無可棲止。忽有青衣伺於道旁。問曰。來者賈相公耶。奉主命相候久矣。問為誰。曰。到彼自知。遙指有燈光處。是其村落。私心竊喜。遂隨之去。約行里許。主人已在門。逡客道服儒巾。風雅士也。樓閣雲橫。皆飾金碧。賈叙寒暄。問曰。暮夜迷途。忽蒙寵召。從未識荆。不解何以預知。遠勞尊紀。答曰。舊歲路中把晤。叨領盛情。曾幾何時。而遽忘耶。賈益不解。主人曰。去年清明日。賢夫婦上墓祭掃。旋風當道者。即我也。賈曰。然則君為神歟。曰。非也。地仙也。問所職司。曰。言之慚愧。掌人間露水姻緣事。賈戲云。僕頗多情。敢煩一查。今生可有遇合否。仙取簿翻閱。笑曰。奇哉。君今生無分。目下尊夫人大有良緣。賈不覺汗上。自思妻方少艾。若或有此。將為終身之恥。乃求為消除。仙曰。是註定之大數。豈予所得更改。賈復哀求。仙仰天而思良久。曰。善哉。善哉。幸而尊夫人所遇庸奴也。貪財之心。勝於好色。汝速還家。可免閨房之醜。不過損財耳。賈屈指計程。業出門四日矣。恐歸無及。又思為蠅頭微利。而使妻失節。斷乎不可。乃辭仙而歸。晝夜趕行。離家僅四十里。忽大雨如注。遂不得前。明午入門。則見卧房牆已淋坍。隣有單身少年相逼而居。迴憶仙言。不覺歎恨。妻問何歎。曰。牆坍壁倒。兩室相通。彼此少年獨宿。其事尚可言。而來問我乎。妻曰。君為此耶。事誠有之。

幸失十金而免。賈詢其故。曰牆倒後。少年果來相調。予逃往隣家。不料枕間藏金。遂被竊去。今渠怕汝歸。業已遠颺。問金何來。則某家清償物也。賈鳴官擒少年答之。而金卒難追。此事程惺峯為予言。

縊鬼申冤

新安趙天如。授徒黃氏。酷暑畏熱。夜不成寐。向居停請易臥室。居停為指數處。皆不當意。惟一樓院內多花樹。清風徐來。趙喜之。黃似不可。趙疑切近內室。黃曰非也。上有鬼魅。故未敢令先生居。趙云無妨。遂移榻焉。秉燭以待。夜半忽聞梁間有聲。觀之。則弓鞋雙垂而下。年二十許之美人也。凭欄望月。取妝奩作梳沐狀。復行至廂樓。揭起覆瓦數溝。取出白鏹六封。攤几上。展玩歎息。仍復包裹藏瓦溝中。覆蓋如故。轉身至趙榻前。將掀帷幕。趙下榻叱逐。直至樓下。入後園竹林中而沒。窺之內有新厝棺。心知即此祟。明日晤居停問曰。後園之鬼。得無自縊者乎。為君家誰。黃不覺泣下。曰死者為吾愛妾張氏。性最敏慧。掌出納銀錢。一日收某處租三百兩。甫交未幾。及吾急需。則烏有矣。予一時盛怒。以污蔑之言罵之。詎知渠忿竟尋短見。趙曰。是君暴急之過。然其事可得終明乎。曰未也。問有子否。則現拜門牆者是也。趙曰。請為白其冤。拉黃登樓。揭瓦溝取金出。果然原物也。其夜見鬼復下如前。作梳沐狀。取筆題

詩於牆。向榻前再拜而去。詩曰。小婢偷金去。私藏瓦上溝。今朝冤始雪。我恨亦全休。自後此樓安靜矣。

執錫二童

順治進士蔣封翁名伊。求嗣於靈巖。夢禪僧指執錫二童為之子。因舉長子名之曰陳錫。後為雲貴總督。晚年嘗曰。吾命中尚應得一子。久之夢其中堂曝錦被一床。一龍幡裏其間。適佃戶曹姓者。送祖并攜其女至。甫十餘歲。裹舊錦衣嬉笑。公見太驚。遂留納之。生文肅公。

趙氏三世為神

常州趙恭毅公。為康熙名臣。人所共知。薨後有蘇州過姓者。嘗識公於生前。後泛舟洞庭。薄暮見大舸。順風而來。旗燈皆書湖廣城隍司。心竊異之。及迫視則公危坐舟中。方据案視事。又陸先生子靜。善勅勒之術。嘗伏壇至二天門外。見公亦在二天門奏事。其子侍讀公。以大臣子弟。効力肅州軍前。恭毅公薨。恩許奔喪。侍讀哀毀。遭疾病中。每自說曰。嘔吐滿地。使人難堪。吾何為居此職耶。眾問何職。曰。痰火司也。家人不知痰火司為何神。越日禱於東嶽行宮。則兩廡果有痰火司神。病革人見痰火司燈籠入門。遂瞑。其子副使公歿後。逾年洪氏姑病昏。不省人事。恍惚至一衙署。見公自內出。訝曰。妹何為來此。延入談家事甚悉。姑問兄

現作何官。曰巡海道也。事繁刻欲他出。不能留汝。且曰汝嫂亦不久人間。家中多事。可屬兩姪慎之。遣二役持香送歸。及甦室中尚有餘香。未幾族人以立嗣興訟。彌年不寧。又未幾其嫂黃恭人下世。

張少儀觀察為桂林城隍神

長洲顧某。以父久病。禱於神。願以身代。一日夢城隍神遣隸攝至署前。不得即入。見有肩輿遠來。顧側身以待。乃其師也。自輿中出。執手慰勞。且曰。余已為某方土地。生何事至此。顧具以告。曰。此大孝。吾當為汝白之。良久出。曰。今日神有事。當改期。遂甦。越日。隸攝如前。至則神召入。問其父病狀。對曰。骨瘦如柴。神大怒。趣隸杖之。顧不解呼冤。未幾內送一紙條出。神見之色始霽。曰。汝父設藥肆。某年大疫。不索藥值。功德甚大。且憐汝孝。可以延壽一紀。顧謝而出。問旁人。神何以怒。曰。獸中惟豺最瘦。世人多訛作柴。神始聞之。以為比父於獸。故怒。賴幕客辨明。乃免。署前所見諸人。皆其鄉先輩。以刑辟死者。一人被縲絏。一人將遞解遠行。顧不識。問之。曰。此原任知府某。為其部民所訴。張公為桂林府城隍。神移牒取之耳。問張公何人。曰。余亦忘其名。嘗在雲南糧儲道。今河南巡撫畢公舅氏也。張名鳳孫。字少儀。長洲人。與余同舉鴻詞科。少時有張三子之目。三子者。孝子君子才子也。生平多厚德。宜其為神。然冥中。

不知其名。但以威黨官位相炫耀。母怪人之好談顯者矣。

屍合

山左王倫之亂。臨清焚殺最慘。男女尸填河。高於岸者數尺。賊既平。啟閘縱屍順流而下。無賴者竊剥其衣。故屍多裸露。忽一女屍。年可十七八。裸仰水面。流至閘側。左足罣閘而止。俄一男屍。年略相似。裸流而下。甫至閘間。忽躍水而起。與女屍合抱。頸股交壓。衆以蒿撥之。竭力不能開。須臾流去。亦不辯其誰氏子也。

葛先生

河南汲縣李秀才。就館村落。夕行迷路。遠望叢木間燈火。趨之。見一茅舍。隱隱有讀書聲。叩其門。主人出迎。年四十許。見李延入。自稱葛姓。素好讀書。厭塵市囂雜。故隱此僻處。且言其妻在家乏食。為妻母逼嫁。明日將投河。惟君能救。望乞垂援。言之泣下。李唯唯。因就止宿。茵褥精潔。既明。身卧塚上。並無屋舍。李駭極。趨歸。道遇一婦。衣綠衣。行且泣。臨水將自投。李挽止之。詢其所以。則葛姓妻也。孀居乏食。父母將奪其志。故覓死耳。李以去舍不遠。遂歸與嫗共述其異。養為己女。李年已五十餘。忽舉一子。視其眉目。酷肖所遇葛姓者。戲以葛先生呼之。兒輒笑投其懷。

天后

林遠峯曰。天后聖母。余二十八世祖姑母也。未字而化。靈顯最著。海洋舟中。必虔奉之。遇風濤不測。呼之立應。有甲馬三。一畫冕旒秉圭。一畫常服。一畫披髮跣足仗劍而立。每遇危急。焚冕旒者輒應。焚常服者則無不應。若焚至披髮仗劍之幅。而猶不應。則舟不可救矣。或風浪晦冥。莫知所向。虔禱呼之。輒有紅燈隱現水上。隨燈而行。無不獲濟。或見后立雲際。揮劍分風。風分南北。船中神座前。必設一楫。每見羣龍浮海上。則風濤將作。焚字紙羊毛等物。不能下。便令舟中稱楫師者。焚香請楫向水面舞一周。龍輒戩尾而下。無敢違者。若爐中香灰無故自起若線向空而散。則船必不保。余族人之父某。言其幼時逢漳郡官兵征臺灣。敘祭教場中。某隨父往觀。見后端坐轟上。貌豐而身甚短。急呼父視之。已不見。

陰氏妹

吳郡申衙前陰某。有妹纔十二歲。時方中秋。家人方共飲。聞比鄰婦逆其姑。詬誶聲甚厲。妹忽變色。起持刀直入其家。毀其几案。捉婦將刀之。家人奔救。女力甚猛。五六人待之。方得脫。挾歸問其故。猶恟恟咆哮厲聲曰。我必殺此婦報其母。家人強之卧。則鼾睡矣。醒而詰之。慙汗噉泣。不自知其故。

虎投河

紹興西鄉。谿水甚深。一兒戲谿上。見虎來。兒竄入水。泗而出沒。且覘之。虎坐岸上。眈視良久。意甚躁急。涎流於吻。忽躍起撲兒。遂墮水中。憤迅騰擲。谿水為沸。數躍數墮。竟不能起。兒獲免。而虎溺死。

武夷君

大興朱竹君學士。督學安徽。夢上帝召復武夷君位。先生以文集未成泣辭。帝許之。醒而述其事於貴池令林夢鯉。聞者共異之。後視學閩中。謁武夷君廟。廟內施設位置。與夢中一一吻合。心益異焉。任滿復命。無疾而終。余按宋人說楊文公初生時。遍身紫毛長一尺。自呼武夷君。與竹君先生相似。

九華山

九華山最著神異。相傳明季海公剛峯。雨中皮靴登山。同伴告以皮靴乃牛皮所作。是輩非素不可著也。乃易草履。隨眾參神。指廟中鼓。問神曰。此亦皮也。寧非輩耶。言畢。忽霹靂從廟起。將鼓擊碎。至今廟鼓無敢用皮。以布代焉。有江南太平人顧翁。生一子一女皆成立。而妻死。塊然老鰥。為子娶農家女姜氏。年十七。性仁孝。翁愛之。亡何翁疾作。而子未歸。姜聞呻吟。

聲。稟請延醫。翁曰。我足疾也。但須溫暖便差。姜曰。果若是。又何難。乃為翁抱足眠。蓋惟知盡孝。不解瓜李嫌者。次春子歸。道經妹家。妹以嫂孝告之。不能無疑。而難於發口。乃暮則抱襦被於別室。不與姜眠。姜心疑。駭問其夫。夫曰。汝聞世上有翁媳同眠者乎。姜始大悟。曰。吾哀翁老病。實與同眠。此心惟天佛知之耳。其子笑而不答。一日聞隣嫗鳴鑼誦佛聲。出問何作。曰。將朝九華。姜即附伴同行。焚香跪拜畢。見對山香爐峯。懸崖絕壁。問彼何名。老衲曰。此處名龍口香。心跡不能自明。可質証於鬼神者。往焉。姜聞大喜。執香前往。老衲阻之曰。予作沙彌。至今老矣。未見有敢登者。况娘娘纖纖蓮步。豈可冒險哉。姜不聽。直抵其處。看者心悸。果及半山而墮。衆惜其已成糞粉矣。隣嫗歸急告其翁。翁怪其謬。曰。吾媳昨已返舍。引隣嫗入果見姜瞑目盤膝坐蒲團上。嫗等驚曰。此即活佛。何須更朝九華。於是齊聲念佛。而朝拜之。姜始張目而起。共驗蒲團上。有九華山置四字在焉。共問翁。汝媳何時還家。翁曰。昨聞院內有聲。心疑為賊。偕子往視。則飛下吾媳也。目瞑若死。氣息奄奄。故擡諸室。問之。則曰。媳欲表心迹。故含忿而往。並未慮及生死。不料山高千尋。足軟便墮。亦不知何由而歸家。嫗乃為翁父子述其事。於是夫妻相抱大哭。遠邇驚異。嗣後朝九華者。先來禮姜云。

張稿公者。滇南總督衙門掌稿吏也。誠樸無私。歷任制府。多信服之。一夕早起。開門見縊尸高懸。細認為某甲。緣訟事求稿公左袒。而未許者。因復閉門靜坐。以聽外信。及朝曦上。再啟門。則縊尸已不見矣。私心竊喜。旁于忽聞縣令出城相驗。訪死者為誰。則門上縊尸某甲也。始而駭。繼而疑。終莫解其故。數月後。遇市上賣菜傭趙某。問曰。某月之晨。君見縊者驚乎。稿公間之。招趙入室。款以酒食。問何以知。趙曰。是予負去。安得不知。稿公曰。我爾不相識。何故賣尸。且負尸甚早。城門柵欄未啟。奈何。趙曰。予亦不解其故。是日五更。販菜逢遇友人。召予來此。曰。汝負此尸到某處。必有厚利。勝於販菜。予慮城柵未開。友曰。無傷。但從我行。從之。及柵欄開。至城。城開。稿公問友人姓名。為誰。曰。認其人。未問其姓。亦市上交好者也。借去烟插。至今尚未見還。稿公出百金謝之。囑勿揚言而別。一日趙閒步入城隍廟。見十殿中有泥鬼挂烟插。頗似己物。細認不謬。因摘去。且戲曰。何久假不歸耶。次早。在市賣菜。見前遇之友。責曰。似爾為人。極難相與。一烟插之微。何即在大眾前笑我。趙方欲道契濶。問姓字。適呼買菜者。又至。一揮頭間。其友渺然不見。

受私橋

臨安府張大興。李二為莫逆交。李家雖屢空。然賦性不苟。故張重之。一日向張道買苦。張適

有積金數百。因盡出以付李。相約除存本外。瓜分其利。不料數年間。李資本盡喪而歸。閉門高卧。絕不見張。張靜待之。許久不至。值嫁女期迫。因登李門問之。李置若罔聞。張怒互相爭詈。觀者如堵。問張則言李無良。問李則言張冒騙。兩無中據。難定曲直。李曉曉不屈。張愈怒。曰。汝明日若敢赴城隍廟盟誓。摸錢。吾即休矣。李謾應之。蓋鄰人信鬼神。相傳城隍神最靈。神前熬油鍋。置錢其中。理直者手摸不爛。否則必爛。故脅之。明日張果來追李。李亦不懼。同往至廟。撞鐘鼓。陳顛末。然後置鐵鐺熬沸油。擲一錢於油中。令入手摸。李竟取出而手無恙。於是眾咸非張。張亦不能再辨。後李別作生業。數年間滿載而歸。於是計算張氏本利若干。盡為歸楚。親登其門。張曰。交已絕矣。義不受金。李曰。實借君物。何敢負德。待來世作牛馬償耶。推讓再三。張終不受。於是鄉里為之區畫廟前。有板橋已朽。請將此金易之以石。並問李曰。前既昧良。何敢盟誓。李笑曰。彼時非敢昧良。實恐一經承認。即須原物。粉骨難償。故先至廟禱神默佑。待發財時再報答張友。不意神靈如是。眾聞之咸笑曰。城隍神乃受君私耶。後橋成無名。因顏其橋曰受私橋。

曹公夢

海陽曹孝廉銓得廣西某縣親友來賀。公欲引疾不起。曰。幼年曾作異夢。幾時入泮。幾時娶

婚幾時生子。中舉選粵西某縣。為穿白甲二將軍所害。細記所歷。一一皆驗。不與毫髮。今所選缺。又恰符合。地多苗蠻。野性莫測。先幾之兆。可不趨吉而避凶哉。於是有言夢不足徵者。有以期年半載相機進退勸者。公不得已。就道及抵某縣。民淳吏樸。公甚安之。數年後。忽有呈開銀廠者。公為轉詳。奉上檄委公採辦。公親詣廠所。視其開挖及礪。則見白氣二道。宛如長虹。直冲公前。公驚而仆。返館舍。至夜半竟卒。家人方悟白甲之徵。

治妖易治人難

漢陽令劉某。性方鯁。治祝由科邪教過嚴。有奸民上控撫軍。撫軍戒飭之。公抗言抵觸。撫軍怒曰。若果才能。有沔陽州某案若能審辨乎。劉唯唯。先是沔陽有金桂姐。受黃氏聘。及婚期。綵輿迎至家。則兩新婦齊出。簪珥服飾。聲音體態。無不相肖。因之未敢成禮。仍以兩女歸金。金父母無從分別。於是兩姓均以人妖莫辨訴官。由州至撫。案懸半載。俱未能決。故撫軍以之難劉。劉稟請提案。至撫軍公署候審。并請臨審時。借用撫軍寶印。撫軍許之。臨期公喚兩女。隔別細鞫。並其父母庚甲產業。陳設一一盤詰。及核供詞。如出一口。公乃喚二女至案前。曰。觀汝二人。原是一胞雙生。若並斷與黃家。恐爾父母不肯。吾今特設一鵲橋在此。能行者斷合。否者斷離。乃鋪白布如橋。從儀門直接公座。命二女行布上。一辭不能。盈盈淚下。一則

欣欣然喜見於面。公叱淚下者。逐出署外。喚喜者登布上。此女如履平地。步至公前。公暗擊院印。從頭擊下。兩旁覆以網。而現為狐。投之江中。於是案結。撫軍大悅。奏陞漢陽府知府。從此遐邇歌龍圖再出矣。漢陽有茶客。携重資歸中途。為盜所追。奔至漢川。求救於逆旅主人。主人沉吟至再。曰。誠若是。則此處非君所宜棲。可速投某武孝廉家。庶保無虞。引至孝廉家。孝廉兄弟為具酒食。掃榻囑曰。倘夜間有動作。但安眠毋輕出視。客寢矣。兄弟秉燭待盜。盜果蹤至。彼此格鬪。被孝廉殺其四。餘三盜踰垣逃。天明呼客起。赴縣呈報。詎知客出未幾。府差早至。將孝廉兄弟鎖去。蓋點盜偽作茶客。先以謀財害命。連夜赴府擊鼓求救。故劉公發差就近。將孝廉兄弟拘到問供。孝廉兄弟陳述顛末。請釋一人保家。公不許。並下於獄。盜遁入孝廉家。將其家口盡殺而逸。及公覺急釋之。已無及矣。嗚呼。公能斷狐。竟不免為盜所賣。豈非治妖易。治人難耶。

伏波灘義犬

伏波灘入廣之要區。因其地有漢伏波將軍廟而名也。某年有客收債而返。泊其處。船戶數人夜操刀直入。曰。汝命當畢於斯。我輩盜也。可出受死。勿令血汙艤艫。又需滌洗。客哀求曰。財物悉送公等。肯俾我全尸而斃。不惟中心無憾。且當以四百金為酬。盜笑曰。子所有盡歸。

吾囊橐。又何從另有四百金。客曰。君但知舟中物。豈識其餘。乃出券示之。曰。此項現存某行。執券往索可得。惟我清醒受死。殊難為情。請賜盡醉。裹敗席而終可乎。盜憐其誠。果與大醉。席捲而繩縛之。拋擲於河。甫溺。有犬躍而從焉。俱順流傍岸。犬起。抓擊廟門。僧問為誰。不應。及啟關。見犬走入。渾身淋漓。僧衣不放。若有所引。隨至河邊。見裹尸俱欲散去。犬復作逆。攔狀。僧喻其意。捨尸至廟。撫之。酒氣薰騰。猶有鼻息。解其縛。驗席上有齒痕。始知是大嚼斷。乃與茶湯而卧。明晨客醒曰。盜走水路。我輩從陸告官。當先盜至。蓋度其必執券而往某行也。僧諾與俱。盜果未至。因告行主人以故。戒勿泄。俄而盜果持券至。主人偽為趨奉。遣客鳴官。遂皆擒獲。客偕犬同歸。終老於家。不復再出。著義犬記。

浮海

王謙光者。温州府諸生也。家貧不能自活。客於通洋經紀之家。習見從洋者利不貲。謙光亦累貲數十金。同往。初至日本。獲利數十倍。繼又往。人衆貨多。颶風忽作。飄忽不知所之。見有山處。趨往泊之。觸焦石沉舟。溺死過半。緣岸而登者三十餘人。山無生產。人跡絕至。雖不葬魚腹中。難免為山中餓鬼。衆皆長慟。晝行夜伏。拾草本之實。聊以充饑。及風雨晦冥。山妖木魅。千奇萬怪。來侮狎人。死者又十之七八。一日走入空谷中。有石窟如室。可蔽風雨。傍有草

甚香。掘其根食之。饑渴頓已。神氣清爽。識者曰。此人參也。如是者三月餘。諸人皆食此草。相視各見顏色光彩如孩童。時常登山望海。忽有小艇數十。見人在山。泊舟來問。知是中國人。遂載以往。皆朝鮮徼外之巡邏也。聞之國王。蒙召見。問及履歷。謙光云係生員。王笑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耶。因以浮海為題。命謙光賦之。謙光援筆而就。曰。久困經生業。乘槎學使星。不因風浪險。那得到王庭。王善之。館待如禮。嘗得召見。屢啟王欲歸之意。又三年。始具舟資。送謙光并及諸人回家。王賜甚厚。謙光在彼國。見諸臣僚賦詩高會。無不招致。臨行贐餞頗多。及至家計五年餘矣。先是謙光在朝鮮時。一夕夢至其家。見僧數甚眾。設資冥道場。其妻哭甚哀。有子衰經以臨。謙光亦哭而寤。因思數年不歸。家人疑死。設薦固矣。但我無子。魏然衰經者為何。誠夢境之不可解也。但為酸鼻而已。又年餘抵家。几延儼然。衰經傍設。夫婦相持悲喜。詢其妻作佛事招魂。正夢回之夕。又問衰經為何人之服。云房姪入繼之服也。因言夢回時。亦曾見之。更為慘然。

刑天國

謙光又云。曾飄至一島。男女千人。皆肥短無頭。以兩乳作眼。閃閃欲動。以臍作口。取食物至前。吸而啖之。聲啾啾不可辨。見謙光有頭。羣相驚詫。男女逼而觀之。臍中各伸一舌。長三寸。

許爭抵謙光。謙光奔至山頂。與其眾拋石子擊之。其人始散。識者曰。此山海經所載刑天氏也。為禹所誅。其尸不壞。能持干戚而舞。余按顏師古等慈寺碑。作刑天氏。則今所稱刑天者。恐是傳寫之訛。又徐應秋談薈載。無頭人織草履。蓋戰亡之卒。歸而如生。妻子以飲食納其喉管中。如欲食則書一饑字。不食則書一飽字。如此二十年。纔死。又將軍賈雍被斬。持頭而歸。立營帳外。問有頭佳乎。無頭佳乎。帳中人應曰。有頭佳。雍曰。不然。無頭亦佳。此亦刑天之類歟。

萬年松

廣東香山縣鳳凰山有萬年松數株。西洋人架梯取之。其松忽上忽下。隨梯轉移。洋人怒用鳥槍擊之。連發數十槍。卒不能得。松至今青蔥如故。

紅橋板

福建武夷山大藏峯山。洞中凹處。有大小千百條橫斜架立。千萬年不朽。落色如陳楠。朱文公云。是堯時居民所棲。避洪水處。後水退而木存。然木狀非受過釜斤者。洞羅列羣木如民間開木行者。然山下灘水湍急。舟不能泊。余至武夷。親見之。後到杭州。又見孫景高家藏紅橋板一片。木微香。肌紋細潤。梁山舟侍講銘詩其上。

天上過船

乾隆五十五年五月十四日風雷大作儀徵縣江邊一客船被風吹至空中落在洪澤沙灘上舟中米客六人及器物盤碗俱絲毫無損但據揚州人云是日親見有一船從雲中過去初意猶以為大鳥也

續子不語卷二

隨園戲編

鬼狀

河南祥符縣最繁劇。凡各州縣申解院司案件。有覆審者。多委辦焉。自理詞訟。雖常接受。而亦審無期。反致沉擱。令尹鮑公。勤於堂事。一夕收呈狀若干。未及細閱。即交幕友批發。次日幕友問公曰。某處命案可往驗否。公曰。未見呈稟。安得有此索狀觀之。則是謀殺親夫狀也。內載姦夫姓名。自稱雙瞽某。被殺某處。屈指計之。隔十六年矣。公愕然曰。案懸十六年事。頗怪。因將各呈俱為批發。獨壓其呈不發。達收呈日。又親點名過堂。並無瞽者。及晚查閱。則前瞽者呈又在內矣。公問書役。汝輩可識劉順否。或答曰。有其人。現充臬司厨役。公赴司請拘。兇犯臬司交公帶訊。供認不諱。先是劉順本屬無賴。在城外河口。以馱人渡河為生。值瞽者夫婦同行。見其妻有姿。遂萌惡念。於負渡時。即戲挑之。曰。娘子嫁一瞽者。殊非終身了局。倘不予嫌。愿同白首。其妻心動。共給瞽者。憩樹間。解裹足布勒死。挖坑埋之。遂成夫婦。偽作逃荒者。至外縣雇佃於巨紳家。遂學烹飪。頗有所積。乃挈妻入汴城。充臬司厨役。公廉得真情。即往掘驗尸。未朽。傷痕宛然。於是劉夫婦皆伏誅。

驅狐四字

周公世僕宰虞城時。有耿家莊劉化民家患狐。百法驅攘無效。因訴於公。謀移城隍。公從其請。狐在空中喝曰。汝求城隍。城隍奈我何。崇之益甚。公謂神且莫制。殊難為力。其友沈松濤曰。予在息縣有巨紳某之子。甫畢姻。迫於父嚴。恐戀新婚。促令從師遠讀。且督責曰。無故不得擅歸。其子綢繆燕爾。未免妄想。一日獨坐書齋。見隔牆有美人露半身。秋波流注。挑之微笑而下。方欲移几梯接。又見牆上立金甲神。手執紅旗二桿。一書右戶。一書右夜。向女招颺。女杳然遂滅。今試寫四字在紙上。試之何如。因裁黃紙二方。研硃砂書之。令劉持歸。貼戶牖間。是夜狐來。果却步而言曰。戶夜神在此。今且讓汝三年。後當再來。從此寂然。周旋即墜去。不知其後若何。其時内幕將生。知此情節。聞紹興桂林菴有三尼。亦被妖纏。將乃教以用硃砂如法。書右戶右夜四字。貼其樓牕。無風自啟。樓上狐扒窺。一夜聲如鐵甲。至曙始息。狐盡逃去。余按四字平平不解。出於何典。乃能降狐如是。故誌之。

女鬼守財得婿

安陽縣楊某。開客店有女。適湯陰縣鄧某。負販家貧。楊妻杜氏。常以錢物周給之。楊蓄白金數十兩。局櫃中。婦思竊少許。與婿作資斧而未得。間一日。隣人招楊飲。婦睜夫出。因啟櫃。歷

試數鑰。鎖始開。取金纜出。楊遽歸。婦倉卒納金懷中。閉櫥闔鎖而起。然金在手。無處藏匿。往埋後苑土中。楊夜啟櫥。不見金。知為婦竊。疑其贈與所私。詔署百端。婦忿極。俟夫熟睡。縊死。死後鬼常作祟。楊不能安其居。乃賣屋遠徙。先是婦未死時。鄧已攜妻往湖北依其叔。叔業醬坊。六旬餘無子。見姪大喜。認為己子。自是鄧夫婦身登樂土矣。數年後。楊女思其父母。倩夫往探。鄧襍被往。則故宅依然。而主人非矣。日已昏暮。鄧行倦。欲宿其家。主人辭曰。客房已滿。無下榻處。惟後堂兩楹。相傳有鬼。能崇行旅。至今局閉。無人歇宿。鄧云。此屋舊屬予岳家。乃予孰游地。何曾有鬼。縱有鬼。暫歇一宿。諒亦無礙。主人從之。移燈啟戶。設牀掃塵。鄧展衾解屨。和衣偃息。夜將半。聞堂西角嚶嚶哭聲。急起視之。一女鬼披髮垢面。傾身來撲。鄧跣足急走。幸堂中設一方几。藉以障身。鬼東人西。鬼南人北。駭極欲號。而口不能出聲。見庭中月白如晝。奔立月光中。鬼追至不敢犯。惟兩目眈眈注視而已。月移一寸。人退立一寸。鬼近一寸。月移一尺。人退立一尺。鬼逼近一尺。月上庭牆。鄧負牆立。須臾月移至膝。鬼蹲身來曳其足。鄧嘆曰。不意鄧某乃死於此。鬼聞語遽釋手曰。汝為誰。曰。我湯陰鄧某。鬼曰。是吾壻也。胡不早言。幾誤殺汝。因告以身死原由。及埋金處。曰。越天未曉。無人知。速取金去。我所以作祟者。守此財以待汝耳。今日心事已了。予亦不復作祟矣。仍趨堂西角而滅。鄧往掘地。果得金。

携歸。因益營運家小豐焉。

僵尸食人血

吳江劉秀才某。授徒於元和縣將家。清明時假歸。掃墓事畢。將復進館。謂妻曰。予來日往某處訪友。然後下船到閭門。汝須早起作炊。婦如言。雞鳴起身料理。劉鄉居。其屋背山面河。婦浙米於河。擲蔬於圃。事事齊備。天已明而夫不起。入室催促。頻呼不應。揭帳視之。見其夫橫卧床上。頸上無頭。又無血跡。大駭。呼隣里來看。羣疑婦有姦殺夫。鳴之官。官至檢驗。命暫收殮。拘婦拷訊。卒無實情。置婦獄中。累月不決。後隣人上山採樵。見廢塚中。有棺暴露。棺木完固。而棺蓋微啟。疑為人竊發。呼衆啟視。見尸面色如生。白毛徧體。兩手抱一人頭。審視識為劉秀才。乃訴官驗尸。官命取首。首為尸手緊捧。數人之力。挽不能開。官命斧斫僵尸之臂。鮮血淋漓。乃劉某之頭。反無血矣。蓋盡為僵尸所吸也。官命焚其尸。出婦獄中。案乃結。

開鬼

漢陽崔某家素豐。遷雲南知縣。携家到任。留一老僕守門。自廳以後。俱封鎖而去。數年後罷官旋里。居纔數日。家人羣告佛樓上。每夜有怪。崔素膽壯。移牀宿樓下。思覘其異。漏初下。滅燭就枕。即聞樓上拍案聲。捶椅聲。繞樓行走聲。又如官府出門。皂役拖板子聲。少頃漸次下。

樓降梯一級。又如推擊梯板聲。崔駭極拍牀大叫。又如人復曳椎上樓聲。家人畢集。以火上樓燭之。虛無一物。益信以為非妖。即鬼。延巫覡祈禱不靈。一邑哄傳。崔家有鬼。崔蓄梨園一部。內有膽大者數人。思一睹鬼狀。乃入夜塗面易服。一人扮伏魔帝君。一人扮周將軍侍立。燃燭以待。忽一鼠自神龕頂上竄下。尾大如棒椎。二人急下追捕。鼠因尾大身體遲滯。頃刻就縛。細視其尾。乃灰塵凝結。重可數斤。不知其故。崔恍然悟曰。昔年此鼠竊食燈油。予自後潛捉其尾。鼠力竄脫去。尾皮盡褪。膏血濡裏。灰塵日積月累。致作此狀。曳地作聲。笑數月來祈禱紛紜。空見鬼也。

翫精

吳縣孫香泉女。適同縣某生。女偶食翫得怪疾。喜則明妝艷服。笑舞百出。怒則拋盆擲碗。詬詈不情。或二三日不食。或一食可兼數人之膳。日漸尪羸。女為祖母所鍾愛。因迎歸養病。禳禱醫藥無效。數日後病輒一止。止時即如平時。家人問病狀。女云。初見一皂巾綠袍人向予臉嘘氣。即身不自主。其一切語言舉動。皆綠袍人所為。問食兼數人何也。曰。非我食也。一紺衣人暨兩皂衣人向綠衣人索食。借予飲噉。以饗之。綠衣人臨去。必伸長其頸舌三紙。足三踊。不知何故。時香泉客河南畢。中丞幕中。家遣急足以女病告之。孫即束裝歸。携女避元妙。

觀蓑衣真人殿中。祟如故。孫思載女遠出。或可避之。賃船欲往揚州。無錫顧晴沙觀察與孫友善。聞其事。迎至家中。怪亦隨往。觀察肅容莊論。冀以正理壓服之。女掩耳曰。腐氣迂儒之談。勿污吾耳。因口吐白金一小錠。細珠數粒。示觀察云。此綠袍人聘我禮也。約月望來取。孫恐女為怪祟死。急偕女解維。適發。將抵鎮江。女忽云。彼若往揚州。我輩畏江神奇老爺。不能渡江奈何。徐云。我有計矣。不必待望日。即於此時娶之可也。女旋即偃卧。呼號腹痛欲絕。孫恐女即死。許其返棹旋里。女腹痛頓止。至望日。家人惶懼。恐女有不測。而女故無恙。孫因札致畢中丞。為代請龍虎山張真人除怪。真人得書。遣鄰法官至。設壇作法。三晝夜。而女病痊。孫問是何怪。法官云。綠袍者魑。紺衣者蜮。皂衣者龜。窟在石湖湖心亭下。因汝壻家殺其子孫太多。故率其類來報讐。適遣六丁。盡已拘去。汝女無患矣。予按江神名奇。相見博物志。

雷異

金壇瓜渚有某者。其子幼時。與某姓為婚。未幾某卒。妻矢志撫孤。屢遭饑饉。子既長。不能行娶禮。遂屬媒氏辭婚。令別擇壻。某夫婦詢之女。女志堅不奪。媒復命。母子計無所出。居久之。母呼其子曰。吾十數年來。饑寒交迫。不萌他念者。望汝成立。室家為爾。父延一線也。今竟覺相守。雖百年何濟。余昨已議改醮某姓。得金若干。為汝取婦。若干償宿逋。今金俱在床頭。汝

可視之。子噤不能出一語。母泣曰。速詣媒氏言之。余坐待汝夫婦成禮。然後去。子泣不應。母促之再三。乃往。時鄰左博場。有羣匪竊聽。乘某子夜出。穴壁偷金去。母晨起。夫金遂自縊。越宿子偕媒來。啟戶不見其母。怪之。使媒坐客舍。而已入內。見母已死。痛極亦縊。媒怪其久不出。呼之無應者。窺其寢。母子俱懸梁死。駭極而號。鄰衆畢集。咸不解其故。媒因奔告女之父。母女聞之亦縊。時方隆冬。天忽陰晦。雷電交作。震死博徒七人。某子某女俱索斷而蘇。惟某母救亦不醒。一時間其事者。相與嘆曰。貞烈節孝三事。萃於一門。而一時俱死。非其命。若無人為之伸理。雷為之伸者。斯亦奇矣。至于蘇男女二人。使之完娶。而節母則聽其悠悠不返。所以曲全之者。又如此。誰謂雷無知耶。

紀曹孝廉夢

孝廉曹君履青。弱冠時。冬月染疾。困卧五六日。一日夢在治西橫街。有在後呼其姓名者。回睨不相識。叩之則曰。奉府君召。問何事干涉。曰。往自知耳。適族伯用章至。向公人緩頰云。我同姪往何如。公人領之。曹于路問公人云。近聞城隍非楊公。誰為攝篆。曰。東漢袁公也。遂別去。用章挈履青同行。步履迅疾。街衢月色甚皎。但覺陰氣中人。兩旁屋宇。門戶俱掩。門楣上各樹楮錠一二串。數里中所見無異。俄達一曠野。遙望高垣如城。正南有雙扉。用章叩之內。

有人應聲啟扉。入命向東廊行。少前。用章不知所在。覺力倦欲稍憩。徙倚一門。首見室前有十數人。或繩繫足。或索拴頸。坐立不等。室後半皆羊豕。不得已坐檻外。忽諸囚咸伸一手出戶。如索物狀。諸羊豕俱來嗅衣。噉足。曹甚窘怖。旁有人呼云。勿無禮。所需當即見付。未幾公人傳訊出票相示。方恍然知為前身。且曰。君父子為人作券中。其人負心。今屈來一證耳。母懼也。至署門有吏捧冊來。詞色間似索規例。前一人又曰。有有。遲日取諸我家。遂止。忽有人短衣跣足。左右望如探訪公事者。官隸揮叱之。遽閃避。但見壁上如黑烟一片。縷縷散去。俄間內陞座。訊供。用刑拷掠聲甚厲。少頃有人出外。云勿須到案。某吐情實矣。見內牽出一囚。髮髻鬆覆額。一手著膺。一手撫背。胸口索貫其中。并縛前後手。疲憊斜行。意即捕囚也。署前各散寂無人蹤。探首窺內。廳堂三楹。兩廊肩輿牌棍儀仗。悉如人世衙署。進數武母舅周子堅已先在。曰。甥來作證耶。因相勞苦。蓋翁即宿世債主云。時翁之從兄方死。語次及之。翁泣然曰。亦在此。我不忍見也。正叙語間。前吏來曰。請回已久。何尚滯此。隨之出署前。見一大池。垣週四圍。池中一選石片。相接履之。兀兀有聲。驀然墮水。水如渦旋。旋轉甚疾。心甚惶迫。忽見岸上蓮燈萬柄。閃爍照耀。往來不定。其行甚速。燈亦漸遠。陡然擱淺。一無所見。視之乃治後玉帶河濱也。月光西墜。譙樓五鼓矣。相扶上岸。送周翁出北門。已仍向西返舍。豁然而醒。

身卧床上。望月影。聽更聲。一一如夢。自是病痊。

縊鬼畏魄字

瀨江有二士相友善。甲年長而性凝重。乙妻呼甲以伯。相見如家人。俄乙妻死。續娶少艾。甲以嫌不往。蹤跡久疎。一日暮雨。避宿茶亭。距乙家二里許。忽見乙前妻至。甲心動色變。乙妻曰。伯無懼。妾方有求於伯。吾夫後娶者。勤於家事。善撫妾子女。今日微反目。有縊鬼知之。將令投繯。此人若死。吾家蕩然矣。祈一往救吾夫。甲曰。吾非師巫。往何能驅鬼。汝在冥中反不能禁耶。乙妻曰。是惡戾之氣。妾焉敢敵。須伯一往。甲不得已。隨之行。至門。門已閉矣。乙妻已從旁隙入。啟戶。不知何時。已燃燈矣。移一椅至中庭。告甲曰。伯坐此。有麗人來。假道者。即縊鬼也。堅坐勿動。彼自不敢前。妾當在座。後視之。少頃果見一女。手執紅帕。含笑婉言曰。妾有事欲前。蓋少退。甲不應。女乃却退。乙妻曰。彼去當復來。來則意態甚惡。伯勿怖也。須臾女至。曰。君胡弗避。甲仍不倖。女忽被髮。噴血突至甲前。甲厲聲叱之。鬼亦滅。乙妻曰。惜哉。伯勿呼。但以左手兩指。寫一魄字。指之入地。彼一人不能出矣。今雖暫滅。彼必暗往吾家。伯可急叩吾夫寢門。甲如言。乙從夢中辨其聲曰。兄何暮夜至此。曰。君勿問我。且問尊嫂安在。乙繞床捫之。不見。急啟門呼。甲入燭之。乃懸於床後。共解其縊。灌以湯。徐徐而蘇。乙問妻何苦尋死。

妻曰。吾初不知。恍惚有婦人邀我至園中。尋玩片時。見若有圓窗者。令我引領望之。我頭入窗。遂不能出。甲因其述所遇。而乙前妻杳無迹矣。江西堪輿陸在田。與甲善言其事。

蔡啞子

常州有生而不能言者。蔡姓逸其名。世居郡北青山莊。家貧行乞。人皆呼為蔡啞子。啞子無他技。諸乞兒莫善也。獨有許道士待之厚。久之許道士死於朱家村。屍有重傷。許氏鳴朱某於官。假煉成獄。擬大辟。或曰。朱某實寃之。罪誠當。或曰。恐有冤。然莫知的耗。一日蔡啞子至朱家村。村人曰。啞子來與爾食。蔡啞子忽張目大言曰。我為朱氏雪冤而來。勿暇食也。村中老幼驚駭。時朱氏以許道士一案。家產蕩然。計無所出。謂啞子曰。事關人命。汝無戲言。啞子曰。到官我自能白之。於是朱氏族眾及鄰保數百人。共拉啞子入城。太守李公適坐堂皇。詰訊啞子。啞子曰。殺人者許雨公也。與朱某何與。歷言情事。鑿鑿因即簽拘許雨公。雨公方與朋輩避暑。瓜棚賭錢。拘至一訊而服。立出朱某於獄。初雨公與朱某爭客行不遂。故設計拉許道士於僻所毆斃之。與尸朱某門。事甚秘。然獨不避蔡啞子者。以其生而不能言也。朱某感其再生之德。往乞隊中作謝。諸乞兒曰。噫。啞子死矣。蓋即朱某出獄之日云。

珠涇紀事

嘉興珠涇地瀕湖。有童年十三歲。跨牛背。羶繩拴於腰。飲牛於湖。牛入水漸深。沒及童足。久許。牛忽驚走。童顛墮水。岸上人恍見有物。排浪吞童。牛奔上岸。繩尾拽起。一鮎魚形如小舟。羶譁然。始知牛初為魚所齧。負痛而奔。奔太速。童遂墮。而童與牛繩相繫。魚雖餌童。而繩不得脫。因為牛曳出。如漁人之釣者。衆操刀斫魚。冀童尚可救。及童出。氣已絕。而衣服髮膚毫無所損。齧魚肉秤之。得三百八十餘斤。封君朱緒三。自吳門歸述其事。云乾隆五十四年七月十一日。

葉氏姊

葉星槎別駕之姊。適張氏。婚未四十日而寡。無子。歸守節於母家。別駕為請旌於清朝。乾隆乙酉。姊年七十二矣。偶秋日遊園中。忽冷風如箭。直射其心。卧床醫藥罔效。而食量頓增。素侍長齋。病後大索葷腥。且能兼數人之食。終日向空絮語。兩手作支吾拒抵之狀。頤頰間時有傷痕。徹夜呼號。侍婢皆不得眠。惟別駕在坐。則安睡片時。如是數月。醫者莫能名其病。別駕乘其神氣稍清時。詢以終日喃喃。與誰共語。所患何處痛癢。而呼號不止。姊初不答。強問之。乃長嘆曰。前世孽也。彼日我遊園時。忽陰風吹來。毛髮俱悚。急歸房中。見一短小婦人面醜而麻。著白布單衣。渾身補綴。携兩小男亦醜惡。盤纏相隨。婦呼我曰夫兒。呼我曰爺。我前

生乃男子也。江西人姓顧。饒於財。婦為我妻。兩男皆我子。我嫌婦醜。醜殺之。並醜二子。而連娶二美婦。以天年終。婦沉寃百年。索我不得。上年遇張得新。得新前世與渠有瓜葛。親乃告知我在此處。並引之至園。又以室有孔。壇不得入內。園中者半平。今始相遇。要我償命。我亦恍然。覺前生殺妻殺子。實皆有之。猶憶身死後。閻羅王以我生前有罪。須審。但怨主未至。且罰作女身。而使早寡。皆了了於心目。悔之無及。彼母子三人者。日披我頸。扼我喉。使我不得一息平安。食非我食。而我不自知飽。呼非我呼。而我不能禁聲。其苦甚矣。惟弟在側。則三鬼潛匿。若他人皆不畏也。所以隱忍不言者。以事太怪。而又可醜。今不得不以實告。弟須為我傳說於世。使知因果顯應。雖隔世不相寬假。雖念佛齋僧。絲毫無益也。言畢泣數行下。所謂張得新者。乃葉之老僕死已多年者也。別駕聞之。駭然向空喝曰。冤冤相報。理所固然。然汝輩果含冤。何不索報於前世未死之時。而容其以天年終。又何不索於既死之後。而容其再轉人身。遲至七十餘年之久。太覺糊塗。非情理。且冤仇宜解不宜結。我為爾延高僧超度。三人早投人生。如何。姊搖頭曰。渠說不願。只需兩件衣服。上身便好。葉即製大小紙衣三襲。方持入戶。姊忻然起坐床前。兩手盡力扯襯。云我妻穿一件白布衫。破爛不堪。純以斷線縫補。解之不開。我為盡力撕之。纔得脫體。今甫換新衣。便覺容貌漸漸可觀。雖醜亦像人矣。

其實紙衣猶在桌上未焚。乃謂三鬼已著於身也。別駕又喝曰。衣既易可速去。姐呢喃片刻。云渠尚要黃金數錠。白銀一千兩。別駕有難色。姊曰。勿難。只佛草數莖。錫鏹一千耳。佛草者。參草也。於是眷屬輩。羣取參草。朗宣佛號而斷之。參草中間有零星顆粒墜地。姊曰。是絕好珍珠。何可拋棄。皆令拾起。頃刻得草數百莖。姊呼曰。止。渠等嫌重不能勝矣。宜更與一包。祇乃剪紙為祇。并錫鏹一千。焚於床前。姊即瞑目鼾睡。別駕出見客。逾數時姊醒。詢以怨鬼去否。曰。去矣。要我親送出大門。問鬼得衣物喜否。曰。不喜亦不謝。但云著此衣可出去見官府矣。我送渠轉入門時。弟方送鄭六爺出。我避於門側。弟不看見我耶。鄭六爺者。別駕所見之客。內室所不知者也。羣相駭異。自是姊安眠不復索飲食。未三日忽呼曰。二奶奶來矣。又呼曰。三奶奶來矣。嚙語相寒溫。或笑或泣。刺刺不休。詢之則云。此二婦乃我前生繼娶之兩室也。陰司以大奶奶事要質審。故將二婦因閉已久。不得託生。今大奶奶得我衣財。向各衙門告准。放出兩婦質訊。故先來相看。且云。明日當赴城隍處聽審。我其休矣。嗚咽不自勝。至夜三鼓。呼號甚慘。遲明稱右股痛甚。視之一片紅腫。若受杖者。次日復呼左股痛。繼呼足踝痛。皆紅腫潰爛流血淋漓。委頓特甚。潛語別駕云。我事本無可辨。到案即一一承認。乃既兩次受杖。復一次受夾。而案終不結。奈何。自是遂不能言。又十餘日方死。此乾隆庚戌年二月中。

事。別駕親言之。

年尼泥

進士湯聘為諸生時。家貧甚。奉母以居。忽病且死。鬼卒數人拘之。到東嶽。聘哀籲曰。老母在堂。無人侍養。聘死則母不得獨生。且讀書未獲顯親揚名。烏可即死。望帝憐而假之年。東嶽帝曰。汝命止秀才。壽亦終此。冥罰森嚴。不能徇汝意。加增功名壽算也。聘扳案哀號。聲徹堂階。帝曰。既是儒家弟子。送孔聖人裁奪。命鬼卒押至宣聖處。宣聖曰。生死隸東嶽。功名隸文昌。我不與焉。回時路遇普門大士。哀訴求生。大士曰。孝思也。盍允之以勸世。鬼卒曰。彼死數日。屍腐矣。奈何。大士命善才往西天取年尼泥。補完其屍。善才往越三日。裹取年尼泥來。泥色若梅檀。其香不散。因與善才同至家。而屍果腐爛。蠅蚋嘬於外。蟲蛆攻其中。見一燈瑩然。老母垂涕。是時死既七日。尚無以為殮也。善才以泥圍屍三匝。須臾臭穢漸息。蠅蚋四散。蟲蛆亦去。腐爛者完好如常。遂有生氣。善才令聘魂歸其中。從口入曰。我返報大士去矣。屍即蠕動。聘張目見母在旁涕泣。亦嗚咽不禁。母驚而狂叫。隣人咸集。聘已起坐。曰。母勿怖。男再生矣。因備言遇大士得再生之故。曰。男本無功名。命限已盡。力求報父母恩。大士命持貪淫輩酒諸戒。與我功名壽算。男惟不能斷酒。餘俱如所戒。大士許男成進士。但命無祿位。戒勿

仕而已。復顧母曰。勿怖恐。男實再生也。後聘舉戊戌進士。就真定縣令卒於官。

獺怪

郭生者吳郡名家子。弱冠未娶。一夕讀書。有好女子到其家。與之狎。自是過午輒至。不意為生妹窺見。告其父。父疑生有私媼。因為之婚。及新婦入房。啟帳見好女子在焉。大驚走避。舉家譁然逐之。其女了無懼色。反毅然責生曰。我與若十年夙姻。奈何戀新婚而逐我耶。家人求禱於法師施亮生。起醮壇作法。勅王朱二天君持劍擊生。即奔突大呼。良久乃定。瞪目曰。妖見神將下擊。伏我脚下。被神將斫百餘創。破顱而遁。殆即死矣。怪果絕。郭生亦無恙。居無何。郭生家七口同日仆地死。後求法師來作法。仆地中一人忽立而罵曰。吾翁已千歲。郭家殺之。吾必滅郭氏。中又一人攘臂起曰。子識我為上方君子。彼女子是千年水獺。顱饒功行。與郭氏子有緣。為汝所殺。今其子孫愬於我。我來與之神寃。汝之法無奈我何。法師正惶惑間。忽死者皆甦。人問其故。曰。昨見五鬼甚悍。拉我們至一窟中。見羣怪昇死獺身。被百創。頭顱粉碎。眾妖編素發喪。吊者皆鱗介之屬。聞相聚商量。議倚貴神為援。賂獻珠寶無算。貴神者即上方君。上方君貪其賄面許之。羣孽得貴神援。欲悉族類與法師相抗。忽聞空中萬馬奔騰聲。有金甲神騰空而下。曳鐵鍊數十百條。圍縛羣孽而去。故我們依舊得活。從此郭氏

平安。

天蓬尺

朱生某臨試日。至較士館門。腹痛甚。廣文引驗。主司放歸。及抵家。腹中隱隱作人語。曰。我為姚洙金陵人。明初為偏將。隸魏國公子麾下。魏公子即朱生。三世前生也。主帥與我千人勦山賊。深入被圍。豔我妻潘氏求援不發。我與千人死傷殆盡。生還者不數人。因強納我妻。不從。自經而死。欲報已久。故來索命。家人詰之曰。彼時何不即報。乃遲數百年始報耶。曰。彼為元戎。忠且勇。宿根甚厚。故不得報。及再世則為高僧。至三世則為顯官。有實政。又不得報。即今生彼亦有科名。尚不得報。今彼一言而殺三命。祿位已削。方得報之也。問殺三命者何事。曰。渠某月日。錯告某為盜。并其妻弟俱死。非殺三命耶。先是朱生被竊。心疑是隣人張某所偷。告官究治。以形迹可疑。真賊不獲。張與妻及其弟。拖累而死。事實有之。時同邑有周生者。學法治鬼。怪頗驗。聞之往候。朱生有懼色。腹中不作聲。周生出復。大言曰。我豈畏若耶。我畏其天蓬尺耳。詢之周生。果持之袖中也。又有行脚僧西蓮者。候朱。見朱痛楚狀。乃口誦其咒。腹中曰。師德行人。乃誦咒禁我耶。西蓮曰。我與汝解冤。何為禁汝。腹中曰。若欲解冤。須誦法華經。師所持咒。是穢迹金剛咒。命惡神強禁我。我豈服哉。西蓮曰。我即起道場誦法華經。能

解仇釋宿冤乎。腹中唯唯。又要冥錫若干。定立券約書中保。曰依我。我即捨之去。但我貴者。當從口中出。諸跟隨者。從後竄出。朱生遂嘔痰斗許。下洩數日而聲遂息。越數日腹中復言曰。我之仇已解。奈死賊圍者又甚衆。渠等不肯釋。奈何。於是聞千百人喧闐腹中。朱生患苦不堪而逝。

撮土避賊

江州醫生萬君謨。業甚精。遠近就醫者絡繹。君謨皆盡心瘡之。絕不計其有無酬謝也。甚有貧者。疑之於家。病愈而遣之。一日有道人。欵門求醫。萬診之曰。師病痞隔。服藥數十劑。可以平復。道人曰。來自廬山。奈往返何。因留治之。月餘果瘳。崇禎末年間事也。其時流寇猖獗。所在患其突至。君謨憂之。道人曰。公有力可徙避之乎。君謨曰。糊口之外。毫無長物資生。且無別業棲託。奈何。臨行。道人令君謨取土斗許。呪之。命藏於功德堂中。晨夕焚香。猝有賊至。取升許土。撒前後門。閉戶不出。只喫炒米。不舉火食。度賊退後乃出。賊入城數次。及官兵至。俱用此法。絕無所損。隣人有回視者。云但見雲霧而已。及土用完。世已太平。

沙彌思老虎

五台山某禪師。收一沙彌。年甫三歲。五台山最高。師徒在山頂修行。從不一下山。後十餘年。

禪師同弟子下山。沙彌見牛馬雞犬皆不識也。師因指而告之曰：此牛也可以耕田，此馬也可以騎，此雞犬也可以報曉，可以守門。沙彌唯唯。少頃一少年女子走過，沙彌驚問：此又是何物？師慮其動心，正色告之曰：此名老虎，人近之者必遭咬死，尸骨無存。沙彌唯唯。晚間上山，師問汝今日在山下所見之物，可有心上思想他的否？曰：一切物我都不想，只想那喫人的老虎，心上總覺捨他不得。

子不語娘娘

固安鄉人劉瑞販雞為生，年二十，頗有姿貌。一日驅十餘雞往城中販賣，將近城門，見一女子容態絕世，呼曰：劉郎來耶？請坐石上，與郎有言。我仙人也，與郎有緣，故坐此等。君不須驚怕，決不害君，且有益於君，但可惜前緣止有三年耳。君此去賣雞，必遇一人全買，可以掃担而空，錢可得八千四百文。劉唯唯前行，心終恐懼。及至城中，賣雞果如所言，心愈驚疑，以為鬼魅，思避之。乃繞道從別路歸家，則此女已坐其家中矣。笑曰：前緣早定，豈君所能避耶？劉不得已，竟與成親，宛然人也。及旦，謂劉曰：住房太小，我住不慣，須改造數間。劉曰：我但有雞價八千，何能造屋？女曰：君不須慮及於此，我知此房地主亦非君產，是君叔劉癩子地乎？曰：然。曰：此時癩子在賭錢場上，輸了二千五百文，君速往，他必向君借銀。君如數與之，地可

得也。劉往賭錢處。果見乃叔。被人索賭債。捆縛樹上。見劉瑞喜不自勝。曰。姪肯為我還賭錢。我情愿將房地立契奉贈。劉與錢立契而歸。女在其屋旁添造樓屋三間。頗為宏敞。頃刻家伙俱全。亦不知其何從來也。鄉隣聞之。爭來請見。劉歸問女可使得否。女曰。何妨一見。但鄉鄰中有王五者。素行不端。我惡其人。叫他不必要來。劉以告王。王不肯曰。眾隣皆見。何獨外我。遂與羣隣一闕而入。羣隣齊作揖。呼嫂問安。女答禮回問。頗甚溫和。王五笑曰。阿嫂昨宵受用否。女罵曰。我早知汝積惡種。原不許汝來。還敢如此撒野。厲聲喝曰。捆起來。王五雙手反接跪矣。又喝曰。掌嘴。王五自己披頰不已。於是眾隣齊跪代為討饒。女曰。看諸鄰面上。又他出去。王五踉蹌倒爬而出。嗣後遠逃。不敢再住村中。女為劉生一子。眉目清秀。端重寡言。劉家業小康。不復販雞矣。一日女忽置酒抱其兒。置劉懷中。而痛哭不已。劉驚問故。曰。郎不記我從前三年緣滿之說乎。今三年矣。天定之數。絲毫不爽。不能多也。但我去後。君不妨續娶。囑後妻善撫我兒。須知我常常要來看兒。我能見人。人不能見我也。劉聞之大慟。女起身徑行。劉牽其衣曰。我因卿來之後。家業小康。今卿去後。我何以為生。女曰。所慮甚是我亦思量到此。乃袖中出一木偶長寸餘。贈劉曰。此人姓子。名不語。服事我之婢也。能知過去未來之事。君打掃一樓供養之。諸生意事。可請教而行。劉驚曰。子不語得非是怪乎。曰。然。劉曰。怪

可供養乎。女曰：我亦怪也。君何以與我為夫妻耶？君須知萬類不齊，有人類而不如怪者，有怪類而賢於人者，不可執一論也。但此婢貌最醜怪，故我以子不語名之，不肯與人相見。但供養樓中，聽其聲響可也。劉從之，置木偶於樓中，供以香燭。呼子不語娘娘，則應聲如響。舉家聞其聲，不見其形也。有酒食送樓上，盤盤皆空。但聞哺啜之聲，踏梯腳迹，弓鞋甚小。臨去時，猶與劉抱卧三晝夜，早起撫之，渺然不見。窗戶不開，不知從何處去也。供子不語三年，有問必答，有謀必利。忽一日，此女從空而歸，執劉手曰：汝家財可有三千金乎？曰有。曰有則君之福量足矣。不特妾去，子不語娘娘，妾亦携之而去也。嗣後向樓呼之，無人答矣。其子名釗，入固安縣學。華騰霄守備親見之。

枯骨自贊

蘇州上方山有僧寺。揚州汪姓者，寓寺中。白日聞塔下喃喃人語，召他客聽之，皆有所聞。疑有鬼訴冤。糾僧衆用犁鋤掘之，深五尺許，得一朽棺，中藏枯骨一具。此外並無他物。乃依舊掩埋。未半刻，又聞地下人語喃喃。若聲自棺中出者。衆人齊傾耳焉。終不能辨。其一字羣相驚疑。或曰：西房有德音禪師，德行甚高，能通鬼語。盡請渠一聽。汪即與衆人請禪師來。禪師偃偻於地，良久，評曰：不必探他。此鬼前世作大官，好人奉承，死後無人奉承，故時時在棺材

中。自稱自贊耳。衆人大笑而散。土中聲亦漸漸微矣。

藤花送終

吏部衙門有藤花一枝。係千年之物。古幹如龍。一人不能合抱。葉覆三間。堂寢夏日允涼。每與牡丹齊開。乾隆六年。冢宰甘公汝來。與果毅公納親。選官堂上。甫唱名抽籤。而甘公亮於椅上。手猶執筆未落也。納公奏聞於上。賞銀一千兩。命所屬經紀其喪。其夕藤花盛開。結蕊發花。大香三日。較暮春時更盛十倍。不知是何徵也。

續子不語卷三

隨園戲編

机

常州蔣明府言。佛所騎之獅象。人所知也。佛所騎之机。人所不知。机乃僵尸所變。有某夜行。見尸啟棺而出。某知是僵尸。俟其出。取瓦石填滿其棺。而已登農家樓上觀之。將至四更。尸大蹠步歸。手若有所抱持之物。到棺前不得入。張目怒視。其光睒睒。見樓上有人。遂來尋求。苦腿硬如枯木。不能登梯。怒而去梯。某懼不得下。乃攀樹枝。寅緣而墜。僵尸知而逐之。某窘急。幸平生善泗。心揣尸不能入水。遂渡水而立。尸果蹠蹠。良久作怪聲哀號。三躍三跳。化作獸形而去。地下遺物。是一孩子尸。被其咀嚼。只存半體。血已全枯。或曰尸初變旱魃。再變即為机。机有神通。口吐烟火。能與龍鬪。故佛騎以鎮壓之。

地仙遭劫

乾隆二十七年。杭州葉商造花園。開池得二缸。上下覆合。疑有害。命人啟之。則一道人跏坐其中。爪長丈許。繞身三匝。兩目營然似笑非笑。問係何朝之人。搖頭不答。飲以茶湯。亦不能言。商故富豪。善行善事。燕人參湯灌之。終不能言。微笑而已。商意是煉形之地仙。功行未滿。

者將依舊為之覆藏。其奴喜兒者。想取其爪。夸人以為異物。私取剪剪之。誤傷其身。鮮血流出。道人兩眼淚下。隨即倒斃。化枯骨一堆。余按南史列傳。載有人掘地開棺。見一女子。自稱將成地仙。慎無傷我。掘者利其金釧。斷腕取之。遂血流而化枯骨。方知古今事。往往相同。殆劫數也。事見王元謨傳。

張闔王

杭州有張秀才者。素無行。武斷鄉里。一日過友人家。聞某村有女巫。能呼召鬼神。從者甚眾。張往觀之。巫正作法。觀者如堵。張上前手按其顙。曰。汝妖言惑眾。罪不可逭。若我作闔王。必斬汝。觀者羣散去。未幾巫果病落頭疽而死。人因呼為張闔王。又數年張小病。見兩公人。素不相識。邀之同行。走至一署。殿宇輝煌。兩神捲簾左右坐。中一神座前垂簾。面不可見。張問神何故見召。神云。女巫告君。故召訊君。君定渠之罪甚當。原無冤枉。但君亦非正人。須自將生前作惡。共有多少。一一自首。令左右授以簡板。自書其上。張援筆直書。兩面寫完。尚覺未盡。神觀之曰。只此數案。業已足矣。君自擬應得何罪。張思之良久。曰。應遭雷擊。神曰。不足蔽辜。當擊三次。命捲起殿中簾。教張仰視。儼然已像。始悟前生即闔王。因有過惡。又輪迴人世也。俄而兩公人復來送張回里。如夢初覺。汗流浹背。自是改過為善。一洗前非。忽一日雷電

交作。震死於地。既而復甦。又數月看戲於臺下。雷電又至。張知擊已。叫衆人急避。果震死。少頃又甦。踉蹌而歸。訓蒙於鄉。又一日。雷聲殷殷。繞屋不止。渠恐第三次擊死。未必能活。因潛身於黑漆桌下。霹靂一聲。燒毀牀帳。張竟得免。心知劫數已過。仍理舉子業。兩年舉孝廉。會試不第。隨其戚梁階平中丞赴湖南巡撫任。路過漢陽。聞有某術士。算命極靈。往訪之。術士云。君此去小有佳處。但壽命已盡。只可一年。即回。不可留戀。回時仍來一晤。我有要事奉託。張思其言。如期便回。再往訪之。其人已死。留札一函。啟視之。乃乞其帶櫬回里也。張為載棺回杭州。未一月無病卒於家。余按廣博物志云。雷火所及。金石俱消。惟漆器不壞。張之第三次得免。或以是耶。

梁氏新婦

杭州張孝廉來云。梁氏新婦。娶未數日。忽然病矣。口作北語。嘔吐不解。細察之。乃其亡兄之口吻。其兄為姚河臺之子。作廣西同知。卒於任所。口稱新婦為妹云。有要緊事。請主人面談。適主人有足疾。不能登樓。乃請其夫人登樓。新婦云。我來無別話。只要替造一斗姥閣。我便去了。夫人却之云。汝要奉斗造閣。是姚家事。與梁氏無干。乃云。我與妹皆前生是斗姥侍者。也。今姚氏家貧無力。非梁氏不可。如不依我。我便同妹去復原位了。夫人不得已許之。新婦

云。非立誓賭咒。我不信也。於是家人皆以為不可。與爭辨良久。姚公子生平並非佞佛奉道者。死後忽要奉斗。殊不可解。杭州故事。新婚婦手執寶瓶。內盛五穀。入門交替。梁氏新婦執寶瓶過城門。司門者索錢。吵鬧。新婦大驚。遂覺恍惚。後喫符水。神魂少定。曰。我有三魂。一魂失落於城門外。一魂失落於寶瓶中。須向兩處招歸之。家人如其言。新婦曰。城門外魂已歸矣。寶瓶中魂為米櫃所壓。尚不能出。奈何。蓋杭州風俗。以新婦所執寶瓶。俱放米櫃中。故也。如其言。病雖差。而神氣依舊恍惚。

小婢入穴

張又言其尊人星子先生。督學江西。有小婢甚蠢。忽然伶俐。家人異之。一日閉門洗浴。久而不出。呼之不應。窺之無人。撬門而入。則浴盆之水尚溫也。四面窗闌纖塵不動。但地板上有小洞。僅容一鼠出入者。啟板尋之。中有穴深丈許。婢卧其中。痴迷不醒。灌以薑汁。良久方蘇。云一月之前。遇一少年婦人。待之甚厚。教之甚勤。其忽變蠢為黠者。皆此婦所教也。語我云。我有冤要。你主人申雪。我許之。而不敢上言。隔數日。婦來責我失約。我對以畏主人。故不敢。婦人云。你所说亦有理。我不怪你。我有絕好花園。何不同我往遊。遂拉至一處。有小小紅門。狹室數間。我云並無可遊。我要回去。婦人云。我與你且去小坐片時。養養足力。忽聞外邊喧

嚷聲。婦人驚避而走。方知你們來尋我。遂拉之出穴。鬼亦杳然。婢年十六七。隨即嫁人。至今安然無恙。年已五十餘矣。

吹銅龍送枉死魂。鍋上有守飯童子。

慈溪袁玉梁。北上扶出汪姓者。嚴州人秀才。赴秋試。死於七里瀧。飄蕩無歸。憑乩與人云。水死者。其初死時。輒有人收管入一處。如今之班房。其主之者。名司官。次日始查籍貫。遣卒解赴闕。王起行時。吹銅龍送之。銅龍以銅為之。曲其柄。如今之馬上小喇叭狀。聲甚淒切。汪至冥府。王查其生平。無大惡。釋之。亦不令託生。亦無人拘管。聽其飄揚。故得至此。并言鬼無樂趣。每苦寒冷。必欲就人身傍。吸其生氣。始得融暢。倘吸氣之時。數鬼爭擠。一有不慎。逼近人體。即有焦灼之患。又怕大風。風起時。必伏地不能行。因風大。即帶有罡氣。風著鬼體。其重如山。每望見風起。色如黑漆。遇大風時。如板片一般。片片擦鬼背而過。能令鬼體消燼。又苦飢餓。入人家竊飯氣為食。凡大家食指多者。其飯氣濃厚。食之耐飢。貧家飯氣薄。不足供飽食也。竊飯時。鍋上常有童子守之。童子屬竈君所管。每見鬼竊飯氣。必相追逐。故大家之飯亦不易得。其竊飯氣。必俟飯熟開鍋時。有風則飯氣四散。鬼以手攫之。如絲絮狀。可搏而食。若無風則飯氣上達。為童子所守。不可竊也。

打破鬼例

李生夜讀家臨水次。聞鬼語。明日某來渡水。此我替身也。至次日。果有人來渡。某力阻之。其人不渡而去。夜鬼來責之曰。與汝何事。而使我不得替身。李問汝等輪迴。必須替身何也。鬼曰。陰司向例如此。我亦不知其所自始。猶之人間補廩補官。必待缺出。想是一理。李曉之曰。汝誤矣。廩有糧。官有俸。皆國家錢糧。不可虛糜。故有額限。不得不然。若人生天地間。陰陽鼓蕩。自滅自生。自食其力。造化那有工夫。管此閒帳耶。鬼曰。聞轉輪王實管此帳。李曰。汝即以我此語去問轉輪王。王以為必需替代。汝即來拉我作替身。以便我見轉輪王。將面罵之。鬼大喜跳躍而去。從此竟不再來。

道士留符

常州吳某。刑部郎中。諱楫之。祖素好道。自京師歸店。晤一道士。風采絕異。不帶行李。而宿夜現之。赤身而坐。氣咻咻然。從耳中出。蚊不敢近。旦起將行。吳詢所往。曰。我雲遊無定處。吳拉之南歸。供奉甚敬。居數年。臨死授二符。曰。我受君恩未報。他日有事。可以此符鎮壓。所以謝君也。已而吳某卒。其夫人大病垂危。屢見鬼魅。夜遣婢環視。有僕素健壯。好酒有胆。設席於門外。已醉睡矣。夢一老者。隨一童子持壺杯各一。謂童子曰。彼好酒可令飲一杯。童子將一

杯。賈老僕臍內斟之。初覺甚熱。後不能耐。乃大呼而起。欬嗽一聲。口血已噴滿地。從此鬼更猖獗。未幾家人收拾地方。將停夫人之柩。偶在箱中。翻出道士符。乃釘挂帳上。夫人久不言語。見忽吃曰。帳上懸一明鏡。中有甲冑將軍。持刀逐鬼。鬼盡遠遁矣。夫人從此病愈。又十餘年而終。親友中有病家。借其符驅鬼。無不驗者。旋竟夫去。

奪狀元須損壽

康熙癸未。江南士子赴都會試。解元某負才傲物。陵轢同輩。每曰。今歲狀元。舍我其誰。同輩不堪其侮。既至京師。試期且近。同舍生夜夢文昌帝君陞殿。傳臚及唱名。則某果狀元也。同舍生意竊不平。未幾有女子披髮呼冤曰。某行止有虧。不可冠多士。須另換一人。帝君有難色。顧朱衣神問之。朱衣神曰。萬歷間亦有此事。以下科狀元。移置上科。其人早中三年。減壽六歲。此例今可照也。遂重唱名。狀元為王式丹。旦起某大言如常。同舍生告之以夢。某失色曰。此冤孽難逃。匪特不思作狀元。并不復應試矣。亟束裝歸。半途而卒。是科狀元果王式丹也。壽六十。

照心袍

錢塘錢蔭庭云。曾從天津買舟回杭。同舟楊姓者。無錫秀才。日坐舟中。默默罕言。錢因其木

訥亦不與共談。一日偶言因果。錢甚不信。楊因極言其有。且云一月內有數夜往陰間。公差專司。鈎取人命之事。皆以一紙票注其人名。若有一命之簿。及侯王將相。必加一銖印。如人間官府牌票。其印文彷彿官印篆法。但不識其為何字。閻王訊問陽間善惡。先用一袍罩人身。上如人間一口鍾之樣。人著此衣。在生曖昧虧心之事。不覺自吐。陰間待人極寬。人在陽間有一惡念。若復有一善念。即將前惡念銷去。司此印者。前明于忠肅公掌之。至今尚未遷去。

羅刹國大荒

趙依吉臨安歸遇僧。說本年二月六日。有臨安二人。一姓趙。一姓李。販猪來賣於杭州。到半路。趙猪已賣矣。欲先歸。李姓者要與同歸。趙不肯。李怒罵曰。汝雖行必有惡鬼攔阻。不得到家。某惡其言。禱於玄壇廟。而行至大橋渡。夜已二更。果見前四人。蓬首惡面。七竅流血。環而圍之。渠恃勇欲揮拳。一鬼以黑帕直套其頭。便覺冷氣攻心。口不能聲。倒於地矣。羣鬼以泥塞其口鼻。忽前有人持棍來趕散。四鬼以手提趙擲之曰。我特來救汝。我即元壇神也。此四鬼者。因昨年羅刹國大荒。餓鬼無處覓食。故逃入中國作祟。汝所遇者。羅刹之餓鬼也。但子雖脫於禍。恐有後患。須到家後。用香十三枝。自竈前點至門外。方可脫然。趙驚醒。不料其身已

仰卧自家門外。乃望空拜謝。如其言果無恙。

紹興李先生

紹興李直穎。作幕山西太谷縣。夜眠書齋。有老人伸靴於坑下。曰。我山陰人。亦幕客也。死不得歸。奴竊銀信衣服而逃。至今家中。猶未能知。求君為我寄信到家。李曰。不必寄信。我即日要返舍。歸時即送君柩歸可也。鬼大喜拜謝。且曰。無以報恩。願代為辦業。從此李每宵熟寢。而几上之案已辦定矣。一時有神明之稱。逾年送其柩歸。其妻子泣迎於門。曰。昨夜夢老相公靈輒還家。故在此相迎也。

怨氣變蛇

亳州貢生邵某。家頗富。住城西五里。地名小鎮。家多豪僕。皆倚主人之勢。橫行鄉曲。鄉民陳老。有田數畝。與邵宅相近。禾稼屢被邵家驢馬踐傷。與之理說。反受豪奴辱詈。陳老自度勢不相敵。莫敢誰何。致成隔疾。年餘將死。一日喚工人至家作棺。謂工人曰。棺後為我開一小穴。聞者皆咤之。問其故。陳老曰。我被邵某欺氣而死。自諒生不能報仇。欲死後變蛇。以食邵之心肝。方泄我恨。工人笑而從之。至晚工匠歸過邵宅。咸以此事為新聞。笑語喧嘩。適值邵某閒立門外。見眾人狂笑。因內中有素熟識者問之。其人即將陳老語相告。邵驚曰。我實不

知。明日清晨至陳家云。前事皆家人放肆。故親來請罪。望翁宥我。陳老曰。公果不知。能將家人某某等。當我面責處。我即不恨公也。部曰。可即邀陳老至家。將家人重責。又著叩頭陪禮。并留之小酌。陳老大悅。即能進飲食。忽胸中作嘔吐。出一物。長尺許。衆視之。乃一小蛇。遊於痰沫內。部駭然曰。非我今日請罪。則翁必化蛇相報矣。自後陳病亦愈。

心經誅狐

錢唐秀才鄭國相有妹。適羅氏。於康熙甲申十月初旬夜坐。忽有風從窗隙中入。微有氣息。旋見一少年滿妝美女。嬉笑而至。後隨一毛物。不滿三尺。身披半臂。美女與妹言笑。不覺隨之而行。或山林。或城市。來往輕疾。不知其魂之離體也。或殭卧三五日方甦。妹戒勿洩。洩必害其性命。故不敢語其家人。以為病瘋如此者。至乙酉八月。國相遠歸鄉試。延妹回家。中秋晚再四詰之。始吐其實。是夜妖即鬧至五更而去。次夜復至。妹即暈絕。國相拏妹衣領。朗誦心經。始得釋回。每日因虔禱所供大士前。願刊施二千餘部。除妖救妹。是夜妖至。舉家朗誦大士寶號。飯頃始甦。云正在危急之際。空中現大士。呼孽畜何得至此。妖應曰。因飢覓食耳。大士叱之隨去。以手向妖一指。騰空而起。妖亦不見。衆覺旃檀香滿室。妹得安寢。次日午後。忽又女魂附體。口作北音。國相取周易鎮之。彼云乾元亨利貞。我曾讀過。不須取來。口中只

喚還我胡三哥。來不絕。因一一詢之。云我姓繆。喚繆三姑。年十六歲時。池邊採荷花。見一美女。與我笑語。云是汪大姑。背後隨者。即胡三哥。名叫將恆。自稱天下老狐第三。故稱胡三哥。我被其迷。因此而亡。汪大姑得脫生去。今已四十二年。我依倚胡三哥。尋一替代。去年十月。連你妹子。尋有三人。期在一年之內。三人中必將一人收盡眼光。方可替代。今胡三哥被收。我無所歸。奈何。國相云。汝何不歸母家。夫家云。母遠在江西。不能去。七月間。見蘭盆會上。丈夫搶食。想已不在人世矣。言訖。悽然。國相允以誦心經三百卷。超度。纔即合掌禮謝。云得此。我可再生人世。你為我先誦兩卷。何如。國相每誦一卷。繆即念阿彌陀佛一聲。誦至三四卷。乃云。不須多誦。若多則太重了。我手不能持。并索燒酒牛肉。銀錠五百。烟筒荷已一一從之。起身作禮。致謝而去。飯頃。妹病始甦。作呻吟聲云。我被繆三姑藏山洞中。正在啼哭。忽見繆三姑。面色微紅。似有酒氣。胸懷銀錠。口含烟筒。手捧白紙經卷。口稱般若波羅密多。而來云。汝父兄念汝。領汝回去。走得脚痛。故呻吟也。次早。忽又作繆語云。菩薩不忍將胡三哥殺害。不過拘繫而已。今聞胡三哥要打千尺深的地洞。逃出來。害汝妹性命。我感你恩。故來相報。大相公可再求大士。使他不得逃出。國相又虔禱大士前。願再刊施心經千卷。共三千卷。并將此胡三哥為怪之事。載於經後。普勸世人禱畢。繆三姑云。如此甚好。但昨日與我的銀

錠虛數不數。又云心經被人來奪扯碎了。烟袋因狗叫。心驚失掉了。今要銀錠一千。裙襖二副。仍要烟袋荷包。燒酒牛肉。許我心經。可先念三十卷。須做一紙箱。開蓋對箱。朗誦自然卷數在內。又云九月初一日。可齋供大士。將你妹子歸依菩薩。取名觀貞。打一銀鎖。將法名鑿上。挂在胸前。以避凶災。以保年壽。於是一一備辦。候暮而送。又云此刻大士已帶了胡三哥到城隍處。你妹子亦去赴審矣。黃昏後妹甦曰。城隍廟審事。回來備述。先在廟門外。見城隍神迎接大士。上殿正坐。城隍在下側首旁坐。我跪大士側邊。胡三哥跪丹墀下。大士向城隍說了些話。城隍就問胡三曰。孽畜何得擾害生人。胡三答曰。我原在新宮橋裏住。因橋拆造。借居羅家空樓。此係女鬼。他來跟我覓食的。城隍即令判官查我父母及吾兄之籍。又查羅宅之籍。查畢。叱曰。他是生人。如何說是女鬼。喝令掌嘴。掌畢。復抽籤擲地。將胡三哥重打三十板。曰。我處亦不究你。解往真人府去治罪。隨點役二人。備文解去。解差手執紅棍。將胡三哥鎖押而去。大士出廟升天。我亦出廟門。繆三姑領我回來。於是延巫祭奠。繆三姑相送而去。不復來矣。至二十六夜。其妹夜半夢前解差二人。一人手執長槍。槍上挂一毛頭。帶有血痕。曰。胡三已正法矣。妹驚醒。次夜甫就枕。即有一毛頭滾地而來。將女左臂帶衣痛咬一口。隨即喊叫。其頭不見。只見左臂衣上染有血痕。自此或晝或夜。每見毛頭在腳邊滾來滾去。

九月初一日。依繆三姑之言。置鎖鑿名齋供大士。妹見大士吩咐。胡王已經正法。你終身勿往東南去。汝兄許繆三姑心經三百卷。他得此經已成地仙矣。我之心經重大。汝兄須加敬奉。大士又取香灰在女頭上書符鎮之而醒。於是國相同妹叩謝。但滾地之頭不時來攪。國相亦每夜夢與人毆擊。不見其形。但覺有一不滿三尺之黑物而已。忽悟心經佛力浩大。可以解冤釋結。超度苦魂。又向大士前再拜。願誦心經三百卷。超度胡三。以解此結。於是毛頭亦不復再見。此皆國相親歷之事。向人言之。

旱魃有三種

一種似獸。一種乃僵屍所變。皆能為旱止風雨。惟山上旱魃名格為害尤甚。似人而長頭頂有一目能喫龍雨師皆畏之。見雲起仰首吹噓。雲即散而日愈烈。人不能制。或云天應旱則山川之氣融結而成。忽然不見則雨。

鬼脚甚香能行經受胎

甯波周秀才。在於潛署內作幕。久之形狀羸瘦。同事疑之。叩問總言無他。一日同食西瓜。客有言鬼無脚。周忽云鬼不特有脚。且女鬼之脚甚香。羣問何所見。周頗悔失言。眾再四詰之。始言於某夜。月光下有所感觸。對月長嘆。忽見對過廊下。有一婦人甚美。亦對月長嘆。周初

疑為署中人。坦然不懼。訊其所嘆何故。遽答曰。子不知我之所嘆。猶我之不知子之所嘆也。少頃周閉門而睡。心悔月下逢此美婦人。惜未細談。忽見婦人踉蹌而來。曰。我為君馳千里而來。叩之故。曰。今夜往江南六合祝盟姊壽去。時有同伴數人。恐久留失約。故撇同伴獨回。途間恐遇虎狼。膽怯行遲。故後期。天且漸曉。不能縫綵。如君必欲相會。可與僮僕分居。恐與陰陽有犯。如其言。奴知主人室中有鬼。堅不肯移。周大怒。奴始從之。然每夜必窺探主人之室。婦人遂不至。久之。僮亦釋然。不復來擾。忽婦人至。曰。君母畏我。係前幕友主人之妾。松江人。偶小疾。為庸醫所誤。遂歿。以陽壽未終。冥籍不收。可以閒遊。查露水夫妻薄上。與君有緣。但註定只應交媾一百十六次。若無人知。則相處可長。否則緣盡便散。又云。君外尚有一人。亦有夙緣。應數百次。不知何日得會。自此後可為地仙。不復輪迴。且我行經受胎。皆與人同。奈君命中無子。我不能為君嗣續耳。從此周形神愈憊。同人知其事促之歸。周亦以同人皆知。身不能安。遂歸甯波。身漸充肥。周每與女交。用紅圈印於憲書月日之下。同人數之。得一百十六圈。

王弼

王弼字良輔。秦州人。行醫延安。遇巫王萬里。與從子尚賢。賣卜龍沙。忿其語侵。坐折辱之。萬

里恚甚。驅鬼物懼弼。弼夜坐忽聞窗外悲嘯聲。啟戶視之。空庭月明無有也。翌日晝哭於門。且稱冤。弼乃祝曰。宜余藥殺爾邪。苟非余當白爾冤。鬼曰。兒閤人多。惟翁可託。故來訴。翁非有他也。翁若果白兒冤。宜集十人為證佐。弼如其言。鬼曰。兒周氏女也。居大同豐州之黑河。父和卿。母張氏。生時月在庚。故小字為月西。年十六。母疾。父召王萬里占之。因識其人。母死百有五日。父晝卧。兄樵未還。兒偶步牆陰。萬里以兒所生時日禁咒之。兒昏迷瞪視不能語。萬里負至柳林。反接於樹。先剃其髮。纏以綵絲。次胸穴割心肝。豎眼舌耳鼻。爪指之屬。粉而為丸。納諸匏中。復束紙作人形。以咒劫制。使為奴服役。稍怠。舉針刺之。痛不可言。昨以翁見辱。乃遣兒報翁。兒心弗忍也。翁能憐之。勿使銜冤九泉。兒誓與翁結為父子。在坐諸父慎毋洩洩。則禍將及。言訖哭愈悲。弼共十人者。皆灑涕備書月西辭。聯署其名。潛白於縣。縣審之如初。急逮萬里。叔姪鞠之。始猶抵拒。月西與爭反覆甚苦。且請搜其行囊。遂獲符章印尺長針短釘諸物。萬里乃引伏云。萬里廬陵人。售術至興元。逢劉鍊師授以採生法。大概如月西言。萬里弗之信。劉於囊間解五色帛。中貯髮如彈丸。指曰。此感寧李延奴為吾所錄。爾能歸錢七十五萬緡。當令給侍左右。萬里欣然允諾。劉禹步焚符祝之。延奴空中言曰。師命我何之。劉曰。爾當從王先生游。先生仁人也。殊無苦。萬里如約酬錢。并盡受其術。復經房州。遇鄺

生者。與語意合。又獲耿頑童者。亦奴畜之。其歸錢數如劉。戒萬里終身。勿近牛犬肉。近忘之。因啖牛心。災事遂敗。尚復何言。縣移文豐州。追和卿為左驗。和卿來心頗疑之。雜處稠人中。弼陽問誰為爾父。月西從壁隙呼曰。黑衣而蒲冠者是也。和卿慟。月西亦慟。慟已歷叩家事。慰勞如平生。官為具成案。上大府將定罪。而萬里死於獄。初弼訴縣歸。親朋持壺觴樂之。忽聞對泣聲。弼詢之鬼曰。我耿頑童李延奴也。月西冤已伸。翁寧不憫我二人邪。弼難之。頑童曰。月西與翁約為父子。吾獨非翁兒女邪。何相遇厚薄之不齊也。弼不得已。再往縣入牒。官逮頑童父德寶。延奴父福保至。其所言皆驗。自是三鬼留弼家。晝相隨行。夜同弼卧。雖不見形。其聲琅然。弼從容問曰。門當有神。爾曷從入。月西曰。無之。但見繪相懸戶上耳。曰。吾欲熱紙錢。賜爾何如。曰。無所用也。曰。爾之精氣能久存於世子。曰。數至則散矣。頑童善歌。遇弼飲。則唱漢山東調為壽。弼連以酒酹地。頑童輒醉。應對皆失倫。客戲以醢代之。頑童怒曰。幾螫吾喉吻。何物小子。惡劇至此。噉噉然數其陰事不止。客慚而遁。月西尤號咷。慧時與弼諸子相謔。言辭多滑稽。諸子或理屈。向有聲處擊之。月西大笑曰。鬼無形。兄何必然。徒見其不智也。凡八閱月。始寂寂無聞。

蕭總管求焚

威南元為歸安知縣。有蕭總管祠甚靈。廟壯麗特甚。一日過之。值賽會之期。聚數千人。威告於神。曰。天久不雨。若能禱神得雨。則善。不爾。廟且毀。罪不赦也。舁木偶於橋上。竟不雨。沉之水中。數日舟行。忽木偶自水躍入舟中。侍者失色。走報曰。蕭總管來。蕭總管來。威笑曰。是總管求焚也。命繫其舟側。顧岸傍有社祠。別遣點吏易服入祠戒之曰。伺水中人出。械以來。已而果然。蓋諸賽者賄沒人所為也。遂焚之。而杖作偽者。

全州兵書匣乃水怪奔雲之骨

乾隆丙辰。余過廣西泉州。見絕壁之上有匣。似木非木。其上無蓋。舟人云。諸葛亮藏兵書處。甲辰余再過泉州。已將五十年矣。仰而諦視。絲毫無損。疑世上焉得有此不朽之木。後廣西布政司奇公過其地。用千里鏡測之。的是木匣。非石匣也。其下江流迅疾。舟人難久停。心中終以為疑。後閱湧幢小品云。嘉靖皇帝常遣南昌姜御史往取兵書。姜架雲梯。募健卒緣梯而上。乃一木棺。厚尺許。黃黑色。其上有蓋。啟之中有白骨頭顱。大如車輪。兩牙長一尺餘。鋒利如刃。遂取以下。御史據實奏聞。瘞其骨於山側。是夜姜夢一虎頭人。長丈餘。撞門而入。瞪目怒曰。余水神巫支祁之第三子。奔雲是也。能出入風雲。吞嚙虎豹。當禹治水時。我父子與之大戰。我敗伏山澤中。伯益來放火。幾為所燒。我咬傷伯益之指而逃。禹王大怒。命天將庚

長用神霄劍斬我。擲尸江中。其時我父尚在。命羣水怪取陰沉木為棺。葬我於此。將來劫滿時。我尚想下世報仇。汝乃命某卒來剖棺戮尸耶。然汝貴人也。奉天子命而來。我不能害。彼破棺之卒。吾將取其命矣。言畢而去。次日卒果暴亡。余按陰沉木。乃洪荒以前之木。經過劫灰者。萬年不壞。以故歷千百年。巍然不朽。其蓋被姜御史所取。故今猶暴露也。余丙午遊武夷山。見大藏山洞之虹橋板。森森架立。恨無姜御史其人者。架雲梯取而視之。

續子不語卷四

隨園戲編

帝流漿

方延濟善乩術。其主乩者。每年必有一仙。戊子主乩者。陳真人字髯翁。善與衆談論。一日衆人以溺鬼必帶羊臊氣。是何緣故。陳云。凡人魄入地。沾水即臊。河中皆淤泥。本多積穢。魄漬其中七日。即作羊臊氣。凡河水鬼帶羊臊氣者。不能祟人。必五年之後。無此氣。便能禍人。又云。焚死之鬼。五體不全。必覓伴合併。而後能成形。或二三人合併不等。其併法。老不併少。男不併女。又云。凡草木成妖。必須受月華精氣。但非庚申夜月華不可。因庚申夜月華。其中有帝流漿。其形如無數橄欖。萬道金絲。纒纒貫串垂下。人間草木受其精氣。即能成妖。狐狸鬼魅。食之。能顯神通。以草木有性無命。流漿有性。可以補命。狐狸鬼魅。本自有命。故食之。大有益也。

討亡術

杭州陳以遠。善討亡術。凡人死有未了之事者。其子孫欲問無由。必須以四金請陳作術。其術擇六歲以上童子一人。與亡人素相識者。命其閉目趺坐。在童子背後書符於其頂。其符

內有果齋寢。黑八埃台屋八字。其時命家人燒甲馬於門外。書畢。即瞑目睡去。見當方土地。背負一包裹。牽馬命騎。同至冥司。尋亡過人。詢悉其生平未了之事。畢。即蘇。其術尤盛行於杭城。布政司司房土地。相沿為漢蕭何。一日方作術時。童子忽瞪目大呼曰。我乃漢丞相蕭何。陳以達何等。敢以邪術驅遣我。為童子背包裹牽馬。因汝誦太上元經來教。我不敢不遵。此後如敢再爾。吾將訴之上帝。即加陰誅。陳貪利不改。一日行法。土地乃領童子經由枉死城中。見斷體殘肢。淨面惡鬼。提頭擲骸。遍滿馬前。童子驚駭而寤。以後不敢再奉其法。陳不得已。復教以劍訣。命童子手中執一劍。仍誦前經。土地復領至前所。童子遵即舞劍。斬殺數鬼。眾鬼號呼。忽見空中金光萬道。眾鬼喜曰。關帝降矣。見土地揖於帝馬前。喃喃不知作何語。有頃。牽童子馬至帝前。帝諭之曰。我念以達老奴才。奉太上元宗之教。故不忍即滅其法。汝可傳諭他。以後倘敢再行其術。我當即斬其首。乃命周倉以青龍刀背擊童子一下。童子大叫而醒。嗣後遂絕志。不復從陳受法。陳久之益貧。無所得食。偷於他處。復行其術。是年秋夢至錢唐門外。黑亭子灣。見一木榜上羅列其罪。當於九月十三日。誅斬妖人陳某。醒後略不為意。稍稍白其夢於人。至期有好事者。欲驗其言。往至陳家。見陳身易道服。遍體書符。口誦經咒。似有解禳之法。良久忽大叫云。被殺被殺。眾云。汝尚能言。何以云被殺。答云。幸我

魂多。斬之不死。然亦不能久延矣。未幾病死。視其頸皮肉雖好。而內骨已斷矣。

學竹山老祖教頭鑽馬桶

湖廣竹山縣有老祖邪教。單傳一人。專竊取客商財物。其教分兩派。破頭老祖。即竹山師弟。學此法者。必遭雷擊。學法者。必先於老祖前發誓。情愿七世不得人身。方肯授法。避雷霆。須用產婦馬桶七箇。於除夕日穿重孝麻衣。將三年內所搬運之銀排設於几。叩頭畢。遂鑽馬桶數遍。所以壓天神也。有江西大賈夥計。夜失去三千金。旦視箱篋。絲毫不動。惟已銀紙有蟲蛀小孔而已。因記船過襄陽。有搭船老翁。借居艙後。每晚輒焚一炷香。向空三揖三拜。口喃喃誦咒。聽之不解。疑即竹山邪教也。識者已銀用紅紙四面以五穀護之。則其法不能行。

關帝現相

桐城姚太史孔鋐云。曾於北直某觀察署。請孔仙判事。署中親友齊集。惟觀察年家子某。靜坐齋中不出。或邀之曰。孔仙不過文鬼耳。我事關聖者也。法不當至孔壇。客曰。關帝可請乎。曰可。並可現相。遂告知觀察。觀察親祈之。年家子愀然曰。諸公須齋戒三日。擇潔淨軒窗。設香供。諸君子另於別所設大缸十口。滿貯清水。諸公跪缸外伺候。年家子遍身著青衣。仰天慟哭。口諄諄若有所訴。忽見五色雲中。帝君袞冕長鬚。手扶周將軍。自天而下。臨軒南向坐。

謂年家子曰。汝勿急仇將復矣。某復叩頭大哭。周將軍手托帝君足飛去。只見瑞雲繚繞而已。諸公為金甲光眩射目不能開。皆隔水缸伏地。一日年家子不辭而去。胡某大僚中惡於道。皆疑之。終不知所報何仇也。

鼠作揖黃鼠狼演戲

紹興周養仲在安徽作幕。攜外甥某居縣署空室三間。向來人不敢居。周不信。打掃潔淨。自居內間。點燭而卧。忽見房門自開。有一白鼠如人供立。行數步鞠躬一揖。至床前又一揖。躍而登床。其旁有兩黃鼠狼。拖長尾含蘆柴。演呂布耍槍戲。似皆白鼠之奴隸。求媚於鼠王者也。白鼠伏周君足下。由腹下徐徐而上。肢體如酥。頗覺樂甚。至胸前便覺如石壓。身不能動。鼠以嘴對嘴。撓其沫而食之。漸褪下。仍由其足下床。向門一揖而出。周亦無恙。其甥在外只見鼠初來時一揖而門開。出又一揖而門閉如故。韓詩云。禮鼠拱而立。其信然歟。

溫元帥顯靈

陽湖令潘本智之太翁用夫開線莊。忽失銀千金。仁和令李公學禮親為踏勘。於灰中查出六百元。李公以為諸夥計之事。欲押帶赴縣。太翁云。此輩皆老成力作之人。必不為此帶我家奴僕研訊可也。眾夥計云。非主人仁厚。我輩皆當受刑。雖然我輩亦當赴元帥廟明心。

衆始到廟門。內中一人忽閉目大叫。莫打莫打。我說我說。你可將寶中四百金。令汝兄手捧到廟。諸人見此光景。同搜其家。四百金宛然在甕。其兄遂頭頂四百金送廟中。李令取其親供。判云此冥法也。非官法也。候其安靜。帶縣發落。未幾其人已投水死矣。

僵屍拒賊

杭州洋市街石牌樓。販魚人每五鼓出艮山門販魚。見樹林內燈光隱隱。有美女子獨坐紡績。每日如此。並無別人。疑為鬼。亦不懼。一日有白鬚叟語之曰。君慕此女。欲以為妻子。我有法。依教則事早圖。明早須持一飯團。闖入彼室。開口則以飯塞其口。負之而歸。勿令見天光。便與人無異矣。如其教。果得此女。閉樓中伉儷甚篤。年餘生子。亦能飲食。天陰則下樓執爨。積廿餘年。娶媳生孫。家亦小康。開茶肆。一日天大熱。日光如火。其媳聞姑下樓。至梯無聲。視之有血水一攤。變作僵屍。其夫心知其故。亦不甚痛苦。但買棺收殮。每夜於棺中出入。常有賊入前門。有人攔之。入後門。又有人攔之。皆僵屍為之護衛也。

亡父化妖

某太守西北人。其父已死多年。忽一日乘馬而來。與生無異。曰。我已得仙。但愛汝未能忘情。故來視汝。汝可掃一靜室。與我居住。其子雖疑。然聲音笑貌。舉止作事。果其父也。遂事之如

生日聞有書。夜中或寐或不寐。久亦飲食如常。遂相安焉。年餘。江西張真人過其地。太守告之。張曰。妖也。豈有仙人。復久居城市。無一毫異人者乎。能與見否。太守告其父。父欣然曰。我正欲與天師相見。談吐如故。天師曰。此妖非我所知。詢之老法官。云當來其不備。勘破之一日。其父正寫字時。法官忽從背後喝之。遂驚如木雞。立。法官出袖中天蓬尺。從頭量之。量一尺。則短一尺。量一寸。則短一寸。至足而滅。衣冠如蛻。刺脰骨一條。法官曰。此先太翁之真骨也。為狐鑽穴。野狗銜出。受日月精華而成。此妖所以能言生前之事。再與女人交得陰精。其禍更不止此。太守欲請骨而葬之。法官不可。曰。勿貽後禍。遂攜之去。余按太平廣記載。唐時李霸死後還家。處分奴僕。俱井井有條。然獨居一室。不與人見。一日其子孫逼而視之。變作青面獠牙之鬼頭。大如車輪。眼光如野火。子孫大懼而散。霸從此亦遂不來矣。

乾魔子

乾魔子非人也。乃僵尸類也。雲南多五金礦。開礦之夫。有遇土壓不得出。或數十年。或百年。為土金氣所養。身體不壞。雖不死。其實死矣。凡開礦人。苦地下黑如長夜。多額上點一燈。穿地而入。遇乾魔子。魔子喜甚。向人說冷求烟喫與之。烟噓吸立盡。長跪求人帶去。挖礦者曰。我到此為金銀而來。無空出之理。汝知金苗之處乎。乾魔子導之。得礦必大獲。臨出則給之。

曰我先出。以籃接汝出洞。將竹籃繫繩。拉乾麕子於半空。剪斷其繩。乾麕子輒墜其死。有管
 獄人性仁慈憐之。竟拉上乾麕子七八箇。見風衣服肌骨即化為水。其氣腥臭。聞之者盡瘟
 死。是以此後。拉乾麕子者。必斷其繩。恐受其氣而死。不拉則又怕其纏擾無休。又相傳人多
 乾麕子少。衆縛之。使靠土壁。四面用泥封固。作土墩。其上放燈臺。則不復作祟。若人少乾麕
 子多。則被其纏死不放矣。

石某

下津橋石某開米鋪。家素豐。忽病。女鬼憑之。作杭州聲口云。石某前生與女鬼比隣。開當舖。
 女鬼之父作客在外。家有月臺。男女彼此眷戀。一日正在月臺上私語。女鬼之叔自外來。被
 其撞見。男竄逸去。女被叔父羞削。慚愧自盡。男受驚而回。又聞女死。亦一病而亡。男轉生石
 家為男。女鬼尋覓三十餘年。始知在蘇州。是以尋覓而至。石家哀求。情願當祖宗供奉於書
 房。石某果愈。未幾一女痘亡。有老嫗見此女坐鬼膝上。鬼抱而嬉。石大怒罵鬼。停其祭禮。鬼
 大作祟。乃復求饒而祭之。如初。鬼仍平靜。半年後。忽一日附石某身上云。吾從此去矣。快備
 酒席車船。家人問故。曰。監生娘娘來領我投胎在揚州張姓家。第三子是我也。託人詢之。果

物變

每年八九月間。于蘭河石子化玉。採者以脚踰之。兩岸卡兵傳鼓。見一人偃僂俯身。必須得玉以獻。否則治罪。採盡則明年復生。天大霧。則山上石變者為山料。河中石子變者為水料。俄羅斯國有鳥來千羣。一遇大霧。即伏地不動。化為灰鼠。其他沙魚。變虎。變鹿。兩蟻相鬪。便化為蠅。蝦爬虫。變蜻蜓。為人所撲。則怒毒而變蜈蚣。

人變樹

外國兀魯特及回部。民從不肯自盡。云自盡者必變樹。樹易招斬伐。故不願也。秦中明府蔣雲驤云。

水精碧霞洗

漳州山上有氣冲上。即知其下有水精。滇南聞大雷。便生碧霞洗。皆因時變。並非洪荒以來已有之物。

浮提國

浮提國人能憑虛而行。心之所到。頃刻萬里。前朝江西巡按某。曾渡海。見其人相貌端麗。所到處便能學其言語。入人閨闥。門戶不能禁隔。惟從無淫亂竊取之事。

刀瘡藥

甘肅田五之變。官兵殪之於石峰堡。死者甚衆。諸童子割男女之陰。聯為一副。賣錢十二文。配刀瘡藥者爭買之。過一宿。則臭腐不可用。

乩仙靈蠢不同或倩人捉刀

乩仙靈蠢不同。趙雲松在京師煩鄉人王殿邦孝廉請仙殿。邦本有素所奉仙。不須畫符焚香默祝。即至下筆如飛。俱有文義。或雲松與之倡和。意中方想得某字。而乩上已書。每字皆比雲松早半刻。及雲松在滇南果毅公阿將軍幕下。阿公之子豐昇赫。亦能請仙。一夕邀雲松同觀。而乩大動。不能成字。雲松知其非通品也。乃戲為之傳遞。意中想一事。依約至喉間。則乩上即書此字。意中故停不構思。則乩上不能成字矣。

拔鬼舌

蔣敬五之僕阿真。勇而好酒。常隨主寓西直門。其地多鬼。人不敢居。阿真居之。夜有鬼披髮而來。某方醉不懼也。鬼伸舌丈許以嚇之。阿真起以手執之。并拔其舌。冷軟如綿。鬼大號而去。乃置舌席下。次早視之一草繩耳。鬼從此絕。

蔣瑩漢

蔣瑩溪贊於華亭王氏。內弟繼勛娶於桐鄉。歸未數日。室中失牙箸銀器數件。搜得於贈嫁之僕處。將鳴之官。是晚僕夫婦齊縊。其夫係一僧。拐婦而來。懼發覺則罪大故自盡也。不數日將小婢無故自縊。急救乃蘇。將至其處罵曰。汝有姦拐盜竊之罪。不當官治罪。自殞其生亦大幸矣。何敢作祟於無辜之小婢。倘婢不活。吾將鞭汝二屍焚之。嗣後婢遂無恙。

方宮詹

桐城方宮詹亨咸。前身在嘉靖時。作青城山道童。見楊升庵中狀元。心為一動。遂託生宜興潘家。少年進士。通一比邱尼。半途相負。尼思慕抑鬱而亡。亡何。尼轉世為貴公子。潘轉世為女。嫁與貴公子而早寡。守節七十餘年。所以報也。三次輪迴。為宮詹公。生而美貌。耳有穿孔。故乳名姐哥。父拱乾為前明侍郎。名其子必取字於文頭武脚。曰青茂。曰章鉞。曰亨咸。皆本此義。或戲之曰。何不取於戲。哀哉。四字為名。亦皆文頭武脚也。

麒麟無腸

乾隆四年。蕪湖民間。牛生麒麟。三日而死。剖其腹。不見腸胃。中實如蟹。人以為奇。後人有云。康熙南巡盛典。曾載此事。

四耳貓

四川簡州。猶皆四耳。有從簡州來者。親為余言。

頭形如桶

南史載毘騫國王。頭長三尺。萬古不死。後閔謝濟世西域記云。毘騫王生於漢章帝二年。本朝稱董喀爾寺呼爾托托聖祖。曾遣使者至其國見之。王頭如桶。頸如鵝。俱長三尺。張目直視。語不可辨。其子孫皆生死如常。惟王不死。事載康熙天文大成。趙衣吉秀才云。

鳥怪

松江王掌科之姨。凌進士應蘭之次女。年甫及笄。嫁於李氏。方理晨妝。有五色鳥翔於窗間。飛立於鏡架之上。舉爪招女。女便痴迷。口啁啾作鳥聲。人不能辨。身輕如雀。梁間瓦上。上落如飛。鏡架之鳥。則已去矣。家人患之。不能禳解。聞蘇州穹窿山。有道人能行法。迎而求之。道人曰。此鳥怪也。我能禳治。但須白布三尺。裹鳥所立之鏡。用烈火燒之。鏡紅而布不壞。則可治也。如其言。布果不壞。道人口喃喃誦咒良久。曰。妖已得矣。取瓦罈封之。加字篆其上。囑家人曰。不可開看。速投江中。女果如夢初醒。言語如常。問其故。全然不知。家中持瓶者。揭封偷視。女瞽亂如初。手製弓鞋。皆作鳥爪之狀。再請道人。道人曰。不聽吾言。果生枝節。幸而夫人有福。此怪逃去不遠。再如前法試之。須布燒後。現出牡丹花一朵者。吾法始靈。如其言。果布

上現牡丹如畫。道士再取磁瓶。加封施篆。親投江中。女病遂愈。至今生子。安居了無他恙。

劉子壯

明末湖廣黃岡州。張某之子。病重。為鬼所迷。一鬼既集。羣鬼皆至。索飯索紙錢者。紛集於門。適劉克猷先生推門而入。羣鬼驚曰。狀元來了。我輩且避。一老鬼走矣。回頭笑曰。沒紗帽戴的狀元。吾何懼哉。病人恰愈。眾人不解。後劉中本朝狀元。方悟老鬼之揶揄也。

黑牡丹

福建惠安縣。有青山大王廟。廟之階下。所種皆黑牡丹。花開時數百。朵朵皆向大王神像而開。移動神像。花亦轉面向之。

李秀才捕亡術

閩中李秀才。老於場屋。而家甚貧。不事館穀。惟以捕亡餬口。其效甚神。有王某被竊。來求秀才。誦咒畢。置鏡水面。命王視蹤迹。教以某時刻到東門外。見有白鬚而跛者。擒之。則失物必得。王意跛者不能竊物。白鬚則其人老矣。何能作賊。姑試之。竟如其言。人賊並獲。其行竊者。像一積賊。年二十餘。慮捕快認識。故偷戲場優人所戴假鬚。充作老翁。先一日上山遇雨。跌傷其足。故跛也。

石樹榕

石樹榕以太學肆業生。受知於浮山孫文定公。薦授四川犍為令。署嘉定州。精於占驗。一時有管公明郭景純之目。一日於嘉定署中。自占卦成。驗曰。予未四十。豈七十二歲方守郡耶。後年逾四十即歿。惟此一事全不驗。然嘉定政府。恰在渠七十二歲之年。

禪師吞蛋

得心禪師行脚至一村乞食。村中人皆澆薄。尤多惡少年。語師曰。村中施酒肉。不施蔬筍。果然餓三日。當備齋供。至三日請師赴齋。依舊酒肉雜陳。蓋欲師飢不擇食。以取鼓掌捧腹之快。師連取雞蛋數個吞之。說偈曰。混沌乾坤一口已。也無皮血也無毛。老僧帶爾西天去。免受人間宰一刀。眾人相顧若失。遂供養村中。

含元殿判官

甘肅中衛令胡紀謨。直隸通州人。戊子孝廉。自言未仕時。館於京師。忽一夜夢儀從甚都。身跨銀角花鹿。御風而行。至一處殿宇甚敞。額曰含元殿。旁設公座。案上燃紅燭。有泥菓三盤。階下書吏多人。捧冊侍立。未登座時。先至側房。將所著衣履脫却。盡易紙者。頗覺寒入肌膚。步出即扃閑側門。如有時門縫略開。即覺風吹衣履。有機氣冲入。所辦公事。惟按簿點名而

已方點名時。或見故人將受苦楚。稍存回護之心。或見絕色女子。不無動念。即時殿上火起。身上紙衣盡焚。驚心鎮定。其火自熄。但所點男女。俱有黃氣一團。云是道門中轉劫者。一日見一童子。年七八歲。聞簿知前身係仁和邵昌臯。亦舉戊子北闈。榜發後即歿。計此童子又轉輪矣。如此者數年。每夜必去。幾與受戒僧相似。心甚苦之。時尚無子。幸其父為杭州龍王書吏。以乏嗣例。為子求免。龍王為之申懇得准。除免此差。據在含元殿。見天府所頒秘書甚多。無如夢中舉筆千鈞之重。僅默記得心經注解一本。元君下品戒格一冊。係殺盜淫狂四則。其律甚細。大抵與禪門戒律相仿。惜當差數年之久。而含元殿主。從未得一見。不知何許人也。杭州屠澗南。時在陳望之方伯署中。親見其人。自言如此。并親錄二書。戒格一本帶歸。此事萬近達言。

狐狸馱旗白鹿張傘

胡又云。伊書吏皆陽世讀書人。或生童。或孝廉。間有識者。至吏卒多係狐鹿之類。來迎時儀。從整肅。狐狸馱旗。白鹿張傘。有金角者。銀角者。似以此分職之尊卑。後充教習。居內城。則不復至。凡男女皆不得同牀睡。同牀則魂歸時。為生人所衝。不得入城內。護衛宸居。天將充滿。狐鹿之屬。不能入。後以洩機密。革任始生子女。

虎有黃光

胡又云。來受輪回者。一虎亦有黃光。生時山神土地視之。奉聞上帝。知為道中人。落劫於含元殿者。查得命終時。未曾勾取生魂。遂自縊死。混入虎胎。旋奉天旨。若虎傷人。罪坐含元殿主者及判司。

正色立朝四字現出腿上

吳鈞孫字堅士。仁和諸生。雍正甲辰。孝廉作令。紫廷先生諱邦煥之孫。館於本城汪氏。白日假寐起。覺左腿作癢。視之現一正字。朱文隆起。又逾時。復現正色立朝四字。大如碗口。拭之不滅。端楷工整。筆法頗似虞世南廟堂碑。見者無不以為異。然求其故而不得也。先是。一日。前吳君為移厝屋至三台山。道過張天官墓石碑上。鐫正色立朝四字。或以為有所觸犯。因復肩輿至天官墓上虔禱之。其地去于忠肅祠不遠。即禱於公祠。乞籤神示。籤云。少年發跡自英雄。更復花枝壓帽紅。引得鄉人齊頓首。洛陽季子一時榮。旁有解之者。曰。此吉語不必言。是秋適舉行己酉正科鄉試。定為獲雋之兆。第三句謂遠近來觀者。皆低首諦視。第四句暗用引錐刺股事。而延陵季子之稱。於姓亦有關合。及秋試竟不第。現出四字。漸漸平復。以後亦無他怪。此乾隆五十四年六月初三日事。余按湧幢小品。載嘉靖間山東海豐縣民

徐二病傷寒。忽臂膊上生王山東三字。知州尤寶以聞。逮至京師。驗明釋放。

狗兒

申生祥麟者。小字狗兒。居渭南。故農家子。狀妍媚而性謹摯。不為父母所悅。會關中飢。將覓食他郡。以祥麟寄鄰家。鄰人責以治地。急則鞭撻之。不堪。乘間乃逃入藍田山。復越秦嶺而西。晝食卉木。夜就巖穴棲其身。凡數月。時方酷暑。入山益深。一日坐崇阜。下窺洞穴。林蘿蔽之。入其中。假寤。頃臾。黑烟歛入。火燎毛髮有聲。亟穿穴出。有巨蟒如甕。不見其首。尾掉洞外。毒霧暴之。高三丈許。祥麟驚撲地。墮土室中。醒後自視身首。黝黑如漆。就山中乞食。羣呼噪指為鬼物。以刀挺毆逐之。自分必死。亡何見灌莽中。有物若栲栳狀。飢甚。剖食之。漿白如乳。數日後。覺體中麻癢。乃入溪澗浴之。忽黑皮蟬蛻而貌轉靡嫚。祥麟故習秦聲。出山後由漢中至武昌。其地有胡妲者。藝頗精。求其指示。欲藉以假食。不肯授轉。喑同類揶揄之。憤而棄去。傭於金彈兒家。漢陽名倡也。祥麟事之。見其一顰一笑。一舉止。一飲食。一寤寐。明姿冶態。備極諸好。居一載。喜曰。吾得之矣。復請奏技。觀者盡傾。如壯悔堂所傳。馬伶演鳴鳳記故事也。又數月。夜宿旅店。忽有白刀自牖飛入。搃其首。亟避出視之。即胡妲也。知招妲忌其地。不可居。即日返渭南。方祥麟始去也。年十六。又四載歸入室。不知父母所在。有云見之山西者。

復棄家渡河。由蒲州售技。至太原訪之。一日演劇於沈竹坪觀察署。僉從侍列中。有老叟似其父。時方登場。瞥眼不覺失聲。詢其故。令相識認。果然。其母亦在署。聞亟趨出抱持之。各相視。慟不能起。坐中皆泣下。觀察感動厚贈之。令與俱歸。返舊居。置田五十畝於酒河川原上。將事親以終其身焉。

鵬糞

康熙壬子春。瓊州近海。人家忽見黑雲蔽天而至。腥穢異常。有老人云。此鵬鳥過也。慮其下糞傷人。須急避之。一村盡逃。俄而天黑如夜。大雨傾盆。次早往視。則民間屋舍盡為鵬糞壓倒。從內掘出。糞皆作魚蝦腥。遺毛一根。可覆民間十數間屋。毛孔中可騎馬。穿走毛色黑如海燕狀。

銀帳

人但知虎有帳。不知銀亦有帳。朱元芳家於閩。在山谷中。得窖金銀歸。忽聞穢臭不可近。且人口時有瘰癧。長老云。是流賊窖金。時常困苦。一人至求死不得。乃約之曰。為我守窖否。其人應許。閉之窖中。凡客遇金者。祭度而後可得。朱氏如教。乃祝曰。汝為賊守久。我得此金。當超度汝。已而穢果淨。病亦已。朱氏用富。有中表周氏亦得金銀歸度。終不能久也。反其金窖。

中。湯某為作銀篋詩曰。死仇為仇守。爾張何其愚。試語穴金人。此術定何如。

蒼蠅替人治病

諸生俞某久病。家亦貧不能具醫藥。几上有醫便一本。以意檢而服之。皆不效。有一蒼蠅飛入。鳴聲甚厲。止於冊上。生泣而禱曰。蠅者應也。靈也。如其有靈。我展書帙。擇方而投足焉。庶幾應病。且有瘳乎。徐展十數葉。其蠅瞥然投下。乃犀角地黄湯也。如方製之。服數劑得愈。

鼠薦卷

繁昌令黃公。與余同校。江南甲子鄉試。黃閱趙字號一卷。不合其意。置之落卷箱中。次日早起看文。此卷仍在几上。初意以為本未入箱。偶忘之耳。乃仍放箱中。次早此卷又在几上。疑家人作弊。夜張燭伴寐。伺之。見三鼠鑽入箱。共扛一卷放几上。黃疑此人有陰德。故未衣遣鼠為之。遂勉強一薦而中。榜發其人姓閔名某來見。乃告之故。且問君家作何善事。曰。家貧無善事可做。但三世不許畜猫耳。

石人賭錢

雷州治前立石人十二。執牙旗兩旁。即今衛治是也。忽一夜守庫軍丁。聞人賭博爭吵聲。趨而視之。乃石人也。地上遺錢數千。次早聞於郡守。閱視庫藏鎖鑰如故。而所失錢如所得之。

數郡守將石人分置城隍東嶽兩廟。其怪遂止。

犬逐通判

甲辰大荒。平湖尤甚。有趙通判者。下縣催徵。刑法嚴刻。邑人大恐。時乞兒甚多。忽有黑犬。直立作人言。告之云。趙通判領庫銀三千。行賑。曷往懇求。相牽詣趙。頃刻數百人。無賴子又乘之大噪。趙惶懼踰牆遁去。

佛奴穿母脇生

錫山尤少師時享之子平貞。娶王氏。產一女。從左脇下出。名曰佛奴。慧性異常。五歲舉動如成人。至秋漸不食。形體日小。一日母脇復開。女便躍入。母即痛死。以僧家法焚之。築小塔於赤石嶺葬焉。平貞念妻女不兩月亦死。余素聞鰥魚。率小鰥而游。倘受人驚。則仍奔入母腹中。不料人亦如之。

彭祖舉柩

商彭祖卒於夏六月三日。其舉柩日。社兒等六十人皆凍死。就葬於西山下。其六十人墓至今猶在。號曰社兒塚。又墓前有薤林。春不種而生。秋不收而枯。或人妄加耕鋤墓旁。則雷雨大作。

人皮鼓

北固山佛院有人皮鼓。蓋嘉靖時湯都督名寬。戮海寇王良皮所鞞。其聲比他鼓稍不揚。蓋人皮視牛革。理厚而堅不如故也。

指上棲龍

有草里民王興。左手大指著紅紋。形紆曲僅寸許。可五六折。每雷雨時。輒搖動弗寧。興憾焉。欲剝去之。一夕夢一男子。容儀甚異。謂興曰。余應龍也。謫降在公體。公勿禍余。後三日午後。公伸手指於窗櫺外。余其逝矣。至期雷雨大作。興如所言。手指裂而應龍起矣。

續子不語卷五

隨園戲編

奪舍法

莊怡園言。在西番達次。憩一廟側旁。有鬘馬風來。腥穢不可忍。欲行又苦足疲。正躊躇間。俄有老僧偕一少年來。亦憩息廟隅。少者謂老僧曰。徒弟速遣死馬去。老僧即垂目不語。死馬忽動躍然起。向下風行二里許。復倒路側。僧乃開目謂少者曰。已遣去矣。此用奪舍法。然其法有奪生奪死不同。奪生者易。其魂仍載其魄。奪死者無魄可襲。奪舍後。尚須修煉以養魄。今西藏紅衣喇嘛。悉知其術。在楞嚴經為投灰外道是也。

屍奔

屍能隨奔。乃陰陽之氣翕合所致。蓋人死。陽盡絕。體屬純陰。凡生人。陽氣盛者。驟觸之。則陰氣忽開。將陽氣吸住。即能隨人奔走。若繫縛旋轉者。然此易所謂陰疑於陽。必戰也。故伴屍者。最忌對足卧。人卧則陽氣多從足心湧泉穴出。如箭之離弦。勁透無碍。若與死者對足。則生者陽氣盡貫注死者足中。屍即能起立。俗呼為走屍。不知其為感陽也。惟口不能言。其能言者。為黃小二之類。為老魅所附。陳鼎恆邊州聞見錄。載有客山行途中。聞呼其名者。不覺

應之。暮投主人宿。告以故。店主曰。客無憂。我能治之。夜攜劍伺客寢外。打三更。果聞有呼客者。聲在牆外。問為誰。答曰。我黃小二也。啟門逐之。見一物如人。奔入一塚而沒。明日詢其居鄰。知為新死而葬者。相與報官起驗。其屍斑斕五色。店主曰。是也。然猶未成精。與衆四覓入深山中。見遺骸一具。亦五色生毛。曰。此其黃小二矣。焚之。果啾啾作聲。及焚新葬之屍。了無他異。蓋槁死之魂。久則成魅。特借新死之體以禍人。無所借。則久而為青。若遇雷火擊散。其氣又能布而為疫。此皆山川沴戾之氣。偶中於身後故也。

骷髏三種

地中有遊尸。伏尸。不化骨三種。皆無棺木外襲者。遊尸。乘月氣應節。而移無定所。伏尸。則千年不朽。常伏地。不化骨。乃其人生前精神貫注之處。其骨入地。雖棺朽衣爛。身軀他骨皆化為土。獨此一處之骨不化。色黑如碧玉。久得日月精氣。亦能為祟。故負米者死。肩骨後朽。與夫死腿骨後朽。以其生前用力為精氣結聚。故入土不易朽。伏尸亦然。伏尸久則受精氣為遊尸。又久而為飛行夜叉。岫嶁神書云。老蛤能辟伏尸。

人氣分塵

世皆積塵。人氣能分塵。故目不見塵也。塵能朽物。故宮室無人住則易朽。然屋宇年久。則又

積受人氣。與日月風露之氣。交感而生。影於木石中。如含文嘉夏鼎圖所載。門屋市溷池澤器具。悉能成精。有名字可呼。百年有影。千年則積影成形。此屋日有人住。則精氣不能外越。以常為純陽之氣所逼。僅伏形於內。成金水內景之象。一經封閉。數十年不得。人陽氣則陰氣日逼。而內之陽氣。悉達於外。於是有聲有形而出焉。成火日外景之象。惟無質而藉氣以成形。故能幻變一切。此內生之邪。非外來者之乘虛而據者也。燃火酒照之。則真形立見。聞硫黃氣亦退避。

鬼氣攝物

趙衣吉曰。凡鬼物攝人及器具。皆用氣禁。能以小容大。予少時。讀書西城重佛庵。韓姓家。親見其家老僕。為冤鬼所纏。一夕忽失所在。而門戶四隅皆局。已死於二里外桑園中。頸有手掐痕青色。究不知從何出戶。乙酉館常山。見有為妖祟者。攝其人入石穴中。穴不甚大。僅容其身。穴口如盞。呼之則應。終不可出。破石取之。其人已死。又予戚唐姓家。為狐祟。一日其婦覓鏡不得。後取瓶插花。覺瓶倍重於昔。視之則失鏡宛然在中。口小腹大。亦不知何由而入。此皆以氣禁。漢書方技傳有禁架之術。即此法也。

山魃怕桑刀

常山璩紫庭貢士。有書塾在東門外山中。時有山魃出沒其間。土人習見亦不為怪。呼為獨脚鬼。皆反踵而行。其來必有風云。其怪最怕桑刀。以老桑削成刀斫之即死。懸桑刀於門亦避去。山魃愛聽歌。有張某館衢州山中。每夜山魃躑躅而來。強鬪唱曲。

驅瘧鬼咒

道書瘧鬼皆分干支值日。有名字。某日得病。查其名即可以符驅之。其不以日者。更屬狂瘧之鬼。尤披猖為祟。名岳子貴。必須用值日之鬼拘之。所謂以賊攻賊也。然持此法行之。亦間有未驗者。不知太平廣記載驅邪瘧鬼咒甚驗。云勅瘧勑瘧。四山之神。使我來縛。六丁使者。五道將軍。收汝精氣。攝汝神魂。速去速去。免逢此人。凡人疾發時。朗誦不徹。寒熱即散。汗出而愈。張雨村先生業醮台州。親試有驗。傳人無不效者。

陰沉木

陰沉木湖廣施南府屬山中土產。此物悉掘地得之。名陰沉木。質香而輕。體柔膩。以指甲掐之。即有柏紋。少頃復合如奇楠。然土人云。其木為棺。入土則日重。重則沉葬。千年後其棺陷入地數十丈。亦堅重如鐵。故寶貴之。施南買不過六七十金。可得佳料一具。載至漢口。非千金不易購。以出水脚費大也。盤古以前。無可攷有。相傳近混沌之上代。乃脫高龍漢也。老聃

生於龍漢元年見道書。

織登科記

昔有人誤入星渚。見一女織練練。上多古篆。不識。問之曰。此今年登科記也。以呈上帝。夫登科記必織。登科文必鑄。天上之重科目如此。千佛名經。豈虛語哉。若楊瓊芳。因貢院失火。得元。又何異前明焦狀元故事耶。當時人語曰。不因南院火。安得狀元焦。

朱鹿田

朱鹿田先生。官刑部郎中。時偕大學士馬公。赴河南查辦事件。路宿公館。臥室三間。朱與馬對房而居。時七月十六日。月色皎甚。朱患熱不寐。三更忽有風來。門戶自開。見白氣如虹。蜿蜒進內。近朱帳。朱以拂擊之。氣即出。朱躡其後。見氣入馬卧間。少焉退出。有紅光一道。逐氣交繞。白氣不勝。形亦漸微。即出門去。紅光亦回。不復追逐。門戶又閉。聽馬則鼾聲如雷。似不覺者。次日耳房報隨從家丁死者二人。皆身軟如綿。不知何病。

飛僵

凡僵尸久則能飛。不復藏棺中。遍身毛皆長尺餘。毳毳披垂。出入有光。又久則成飛。天夜又非雷擊。死。惟鳥槍可斃之。閩中山民。每每遇此。則羣呼獵者。分路樹杪擊之。此物力大如

能夜出攫人損稼

程嘉蔭

趙衣吉曰。予幼與程嘉蔭同學。嘉蔭有巧思。性好道。與范羽士交。得其奇器錄一本。能為木牛。親見其製外式。人盡能之。惟中設機各異。其喉舌下橫直木一。繫舌根。一墜心心以鉛為之。木四邊有孔竅。悉用絙穿貫通於足。行則心搖。鉛體重墜。則木一頭下垂。少則舌本間又復下垂。則鉛心又為所舉而向上。如是俯仰。則足上所貫絙曳足屈伸而行。但甚緩不能馳。加重物於背。則行亦鈍滯。程云尚有九風輪。未加內五以合五藏。外四以催四肢。則行疾如飛。數百斤皆可負。撚其舌轉則鉛機橫擱。腰上貫繩。曳起足即曲卧。與俗傳武侯木牛式及士遁諸書西洋木牛法皆異。亦能造寄話筒。筒間寸許。有機關之內。有機閉氣。人向筒語畢。則開之。聞有次第。若亂開則不成句矣。據程云。此法可貯百日。過百日則機微氣散。惜早夭。父母以其用心過甚。嘔血死。故其所得諸書悉焚去。勿留以禍弟也。

水虎

爾雅虎有角曰虎。能行水中。而不知水中實有虎也。康熙中朱鹿田先生曾見松江提督養一虎在池中。以鐵柵圍之。名曰水虎。飼以魚蝦。不食生肉。象山志里民漁於海。網得一雄虎。

在網中猶活。出水即死。剖之腹中有三小虎。此蓋鯊魚感氣而化也。未登陸即為網獲。

綠郎紅娘

廣語廣州女子年及笄。多有犯綠郎以死者。男子未娶。多有犯紅娘以死者。諺云女忌綠郎。男忌紅娘。紅娘亦曰過天。綠郎亦曰駙馬。有犯者須齋醮禱祀驅之。倘男犯綠郎。女犯紅娘。其病不救。蓋亦妖鬼。猶金華之猫魘。

文人夜有光

癸堂先生言。聞有老學究夜行。忽遇其亡友。學究素正直。亦不怖畏。問君何往。曰吾為冥吏。至南村有所勾攝。適同路耳。因並行至一破屋。鬼曰。此文士廬也。不可往。問何以知之。曰凡人白晝營營。性靈汨沒。惟睡時一念不生。元神朗澈。胸中所讀之書。字字皆吐光芒。自百竅而出。其光縹緲繽紛。爛如錦繡。學如鄭孔。文如屈宋。班馬者。上燭霄漢。與星月爭耀。次者數丈。次者數尺。以漸而差。極下者亦熒熒如一燈。照映戶牖。人不能見。惟鬼神見之。此室上光芒高七八尺。以是知為文士學究。問我讀書一生。睡中光芒當幾許。鬼囁嚅良久。曰昨過君塾。君方晝寢。見君胸中高頭講章一部。墨卷五六百篇。經文七八十篇。策略三四十篇。字字化為黑烟。籠罩屋上。諸生誦讀之聲。如在濃雲密霧中。實未見光芒。不敢妄語。學究怒叱之。

鬼大笑而去。

狐仙正論

獻縣令明晟應山人。嘗欲申雪一冤獄。而慮上官不允。疑惑未決。門役有王半仙者。與一狐友。言必休咎多有驗。遣往問之。狐正色曰。明公為民父母。但當論其冤不冤。不當問其允不允。獨不記制府李公之言乎。門役返報。明為懷然。因言制府李公衛未達時。嘗同一道士渡江。適有與舟子爭詬者。道士太息曰。命在須臾。尚較計數文錢耶。俄其人為帆脚所掃墮江。死。李公心異之。中流風作。舟欲覆。道士禹步誦咒。風止得濟。李公再拜謝。更生。道士曰。適墮江者。命也。吾不能救。公貴人也。遇厄得濟。亦命也。吾不能不救。何謝焉。李公又拜曰。領師此訓。吾終身安命矣。道士曰。是不盡然。一身之窮達。當安命。不安命。則奔競排軋。無所不至。李林甫秦檜。即不傾陷善類。亦作宰相。彼自增罪業耳。至國計生民之利害。則不可言命。天地之生才。朝廷之設官。所以補救氣數也。身握事權。束手而委命。天地何必生此才。朝廷何必設此官乎。晨門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諸葛武侯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此聖賢立命之學。公其識之。李公謹受教。拜問姓名。道士曰。言之恐公駭。下舟行數十步。翳然滅迹。

外國

外國三異傳聞最多。高麗有狗站。以四狗挽車無啟。國人死心存埋之地中。百年又復為人。土哈國晝長夜短。日沒頃刻即出。沙弼國日入時。聲如雷。國中必鳴金鼓以亂之。否則小兒驚死。大耳國耳長七尺。闊四尺。人卧以一耳為褥。一耳為被。甯公臺外人至冬必蟄如蛇。蟲狀不飲不食。不語不言。逢春則蠕蠕而動。飲食來往如初。又某國民百年一蟄。甯州民喫熟肉。咒之變生肉。再咒變猪羊。仍還原形。再咒之仍為熟肉矣。其咒云。東山王母桃。西方王母桃。只十字而已。殊不可解。大秦國去長安四萬里。羊生土中。臍連於地。割之必死。須擊鼓以震之。則臍絕。而羊逐水草。此說見新唐書。近今果有穀種羊之皮。可見古人非欺我也。

作勢渡水

張灝遊真州竹林寺。寺隔小河二丈。僧駕板橋來往。張到時日暮。橋已撤矣。張奮身蹈水而渡。至僧庵。但濕半鞋。僧大驚。以為仙。張笑曰。我非仙也。少時曾有師法授。用厚磚高尺餘。橫排於地。鋪三丈許。躍上飛走。磚不傾倒。再換薄磚試之。往來而磚不動搖。則用朽爛布絹。布絹受足不穿。再換豆腐。最後用棉紙竹紙。能踏竹紙不破。便可踏水矣。但起步須在二十步之外。一鼓作氣。即作虎勢。騰空如飛。鞋頭著水。不過五六寸。即上岸矣。若到水邊。纔鼓氣。便不能起勢。然極其量。亦不過二丈而止。余按王莽用兵。募能飛者。有人應召。縛鳥羽為翅。飛數

十步乃墜。莽知不可用。即此類也。

唐公判獄

保定制府唐公執玉。嘗勘一殺人案。獄具矣。一夜秉燭獨坐。忽微聞泣聲。似漸近窗戶。命小婢出視。噉然而仆。公自啟簾。則一鬼浴血跪階下。厲聲叱之。稽顙曰。殺我者某。縣官乃誤坐。某讐不雪。目不瞑也。公曰。知之矣。鬼乃去。翌日自提訊。衆供死者衣履。與所見合。信益堅。竟如鬼言。改坐某。問官中辨百端。終以為南山可移。此案不動。其幕友疑有他故。叩公。始具言始末。亦無如之何。一夕幕友見曰。鬼從何來。曰。自至階下。鬼從何去。曰。歛然越牆去。幕友曰。凡鬼有形而無質。去當奄然而隱。不當越牆。因即越牆處尋視。雖甃瓦不裂。而新雨之後。數重屋上。皆隱隱有泥迹。直至外垣而下。指以示公。曰。此必囚賄捷盜所為也。公沉思恍然。仍從原讞。諱其事。亦不復深求。

郭六

郭六者。淮鎮農家婦也。不知其夫姓氏。雍正甲辰乙巳間。歲大饑。其夫度不得活。出而乞食於四方。瀕行對之。稽顙曰。父母皆老病。吾以累汝矣。婦故有姿。里少年瞰其乏食。以金錢挑之。皆不應。惟以女工養翁姑。既而必不能贍。則集鄰里叩首曰。夫以父母託我。今力竭矣。不

別作計當俱死。鄰里能助我則助我。不能助我則我且賣花。毋笑我。倚門為賣花鄰里囁嚅俱散去。乃慟哭白翁姑。公然與諸蕩子游。陰蓄夜合之資。又置一女子。防閑甚嚴。不使外人覩其面。或曰。是將邀重價亦不辨也。越三載餘。其夫歸。寒溫甫畢。即與見翁姑。曰。父母都在。今還汝。又引所置女見其夫。曰。我身已污。不能忍恥伴君。故為汝娶一婦。今亦付汝。夫駭愕未答。則曰。且為汝辦餐。已往厨下自剄矣。縣令來驗。目炯炯不瞑。縣令判葬於祖塋。而不祔夫墓。曰。不祔墓宜絕於夫也。葬於祖塋。明其未絕於翁姑也。目仍不瞑。其翁姑哀號曰。是本貞婦。以我二人故至此也。我兒身為男子。不能養我二人。而妻一少婦。達人知其心矣。是誰之過而絕之耶。此我家事。官不必與聞也。語訖而目瞑。又有孟村女者。崇禎末巨盜肆掠。見女有色。併其父母繫之。女不受污。則縛其父母。加以炮烙。父母并呼號慘切。命女從賊。女請縱父母去。乃肯從賊。知其給已。必先使受污而後釋。女遂奮擲批賊頰。與父母俱死。棄尸於野。後賊與官兵格鬪。馬至尸前。辟易不肯前。遂臨渫就擒。此二事正相反。論者皆有貶詞。以為其一失節。其一心太忍。余曰。皆是也。孔子曰。殷有三仁焉。郭六改行。箕子為之奴也。孟村女抗節。比干諫而死也。古人於徐孝克妻。樂昌公主尚憐之。而況此二人乎。

劉迂鬼

劉羽冲者。滄洲人。性孤僻。好講古制。實迂闊不可行。嘗倩董天士畫秋林讀書圖。紀厚齋先生題云。兀坐秋樹根。塊然無與伍。不知讀何書。但見鬚眉古。祇愁手所持。或是井田譜。蓋規之也。偶得古兵書。伏讀經年。自謂可將十萬。會有土寇。自練鄉兵。與之角大敗。又得古水利書。伏讀經年。自謂可使千里成沃壤。繪圖列說於州官。州官使試於一村。溝洫甫成。水大至。順渠灌入。人幾為魚。由是抑鬱不自得。恆獨步庭階。搖首自語曰。古人豈欺我哉。如是日千百遍。惟此六字。不久發病。死。後風清月白之夜。每見其魂在墓前松柏下。搖首獨步。側耳聽之。所誦仍此六字。

痴鬼戀妻

京師有媼能視鬼。常告人云。昨於某家見一鬼。可謂癡絕。然情狀可憐。亦使人心脾慟動。鬼名某。住某村。家亦小康。死時年二十七。八。初死百日。後婦邀我相俸。見其恆坐院中。丁香樹下。或聞婦哭聲。或聞兒啼聲。或聞兄嫂與婦詬訾聲。雖陽氣逼燠不能近。然必側耳窗外。悽慘之色可掬。後見媒妁至婦房。愕然驚起。左右顧。後聞議不成。稍有喜色。既而媒妁再至。來往兄嫂與婦處。則奔走隨之。皇皇如有失。送聘之日。坐樹下。目直視婦房。淚潸潸如雨。自是婦每出入。輒隨其後。眷戀之意更篤。嫁前一夕。婦整束奩具。復徘徊簷外。或倚柱泣。或俛首。

如有思。稍聞房內嗽聲。輒從隙私窺。營營徹夜。媼太息曰。癡鬼何必如是。若弗聞也。娶者入秉火前行。鬼避立牆隅。仍翹首望婦。吾偕婦出。回顧見其遠遠隨至娶者家。為門神所阻。稽顙哀乞乃得入。則立牆隅望婦行禮。疑立如醉狀。婦入房。稍稍近窗而窺。至燭滅就寢。尚不去。為中霤神所驅。乃狼狽出。仍至婦室。婦留一兒在家。聞兒索母啼。趨出環繞兒四周。以兩手相搓作無可奈何狀。俄嫂出。撻兒一掌。更頓足拊心。遙作切齒狀。媼視之。不忍乃徑歸。

狐仙懼內

紀儀庵有質庫在西城中一小樓。為狐所據。夜恆聞其語聲。然不為人害。久亦相安。一夜樓上話許。鞭答聲甚厲。羣往聽之。忽聞負痛疾呼曰。樓下諸公。皆當明理。世有婦撻夫者耶。適中一人方為婦撻。面上爪痕猶未愈。眾闕然一笑曰。是固有之。不足為怪。樓上羣狐亦闕然一笑。其闕遂解。聞者無不絕倒。

軍校妻

紀曉嵐先生。在烏魯木齊時。一日報軍校王某差運伊犁軍械。其妻獨處。今日過午門不啟。呼之不應。當有他故。因檄迪化同知。木金泰往勘。破扉而入。則男女二人共枕卧。裸體相抱。皆剖裂其腹。死。男子不知何自來。亦無識者。研問鄰里。茫無端緒。擬以疑獄結矣。是夕女屍

忽呻吟。守者驚視已復生。越日能言。自供。與是人幼相愛。既嫁猶私會。後隨夫駐防西城。是人念之不釋。復尋訪而來。甫至門。即引入室。故鄰里皆未覺。慮暫會終離。遂相約同死。受刀時痛極昏迷。倏如夢覺。則魂已離體。急覓是人。不知何往。惟獨立沙磧中。白草黃雲。四無邊際。正彷徨間。為一鬼將去。至一官府。甚見詰辱。云是雖無恥。命尚未終。叱杖一百。驅之返。杖乃鐵鑄。不勝楚毒。復暈絕。及漸蘇。則同生矣。視其股果杖痕重疊。駐防大臣巴公曰。是已受冥罰。姦罪可勿重科矣。先生烏魯木齊雜詩有曰。鴛鴦畢竟不雙飛。天上人間舊願違。白草蕭蕭埋旅櫬。一生腸斷華山畿。

飛天夜叉

先生在烏魯木齊把總蔡良棟言。此地初定時。嘗巡瞭至南山深處。日色薄暮。似見隔澗有人影。疑為盜伏叢莽中。密偵之。見一人戎裝坐磐石上。數卒侍立。貌皆猙獰。其語稍遠不可辨。惟見指揮一卒。自石洞中呼六女子出。並姣麗白皙。所衣皆綵絲。各反縛其手。敲顙使首跪。以次引至坐者前。褫下裳。伏地鞭之。流血號呼。淒慘聲徹林谷。鞭訖徑去。六女戰慄跪送。望不見影。乃嗚咽歸洞。其地一射可擊。而澗深崖陡。無路可通。乃使弓力强者攢射。對崖一樹有兩矢著樹上。用以為識。明日迂回數十里。尋至其處。則洞口塵封。秉炬而入。曲折約深。

四丈許。絕無行跡。不知昨所遇者何神。其所鞭者又何物。或曰。此飛天夜叉。化為女子者也。

虎張

新安程生名敦。有族人深山中。後園園亭。頗有幽趣。生往候之。迨晚則鍵莊門。蓋其地有虎也。一日初更時。月色微明。狂風驟作。一童欲請鑰出戶。僮輩止之不可。主人親曉諭之。童不得已。私欲越垣而出。以高峻不得升。忽聞垣外有虎嘯聲。主人乃令眾僕挾持。此僮顛狂撞叫。不省人事。生知有異。親登小樓覘之。則見有一短頸人在垣外。以磚擊垣。每擊則此僮輒叫呼。欲出不擊。良定生及主人皆知。必虎張也。乃持此僮愈力。僮叫呼良久。忽變作豕聲。便溺俱下。其矢亦成豬矢矣。園中之人大驚。至五鼓。此僮睡去。天曉時。生及主人復登樓覘。則見一虎自西邊叢薄中躍去。而張不復見矣。

狼牙

凡猛獸皆以爪牙銛利。故能搏噬。而古者獨稱狼牙者。但以為尖利害物耳。數年前甘泉令某。一日自外返署。見快役班房。繫一小獸如犬。而雙眼淺綠色。意其為狼。詢之果然。乃牽入署。有幕客某以烟桿戳其口。小狼露齧作欲嚙狀。諦視之。其牙潔白。大小參差不齊。而其齧生成一片。非若人與他獸之分排編次也。因恍然悟。古人以狼牙名兵器。蓋取諸此。而狼之

狠戾。恃有此牙亦天之賦。與獨異若人之駢。曾猿之通臂然。

樓怪

西安省城四府街有王太守宅。太守官浙中。宅久關鎖。留僕守之。一日鄰人遠望。見其後樓懸燈數十盞。趨至詢其僕。啟門視之。寂然無物。又有童子數人。白日往遊。至後樓。見有白鬚老人憑樓窗下。視羣譁之。老人忽吐舌長丈餘。至地大駭而散。乾隆某年。太守緣事。此宅入官。同寅乾州高公名琛者。買之。所屬武功黃令。景略赴省。借宿。夏月晝卧前廳。傍晚乍醒。北窗自啟。有物黑面赤睛來窺。黃大呼而起。率眾僕逐之。不見。高公赴省。將前在長安任卷宗箱置後樓。一日查舊案。令廝役上樓啟之。見巨蛇蟠據箱側。大駭。走白高公。親往視之。無有矣。高因不敢居。忽一日晚間。後樓失火。官吏救之。惟後樓燼焉。院中有白骨一堆。長安令周小亭檢視之。有大牙十數。長各五寸。餘別無他異。秦方伯舒觀察皆取一二枚以去。人皆云此怪已自焚死。高公擢宣武太守。始遷居之。今將此宅轉鬻於前藍屋令楊翊亭。竟無他異。

武進兩異事

武進之北鄉土名尤村。有某姓誕一兒。暴長甫十一月而長三尺。每啖飯三巨椀。或餌以粉。養能盡七枚。莫不能言。尚卧蓆藍。需人提抱。此乾隆五十五年事。

毘陵郡北隅有秦姓婦。忽誕一兒。狀貌穉惡。頭有兩角。角隱隱復有兩目。偏身青色。多肉塊磊磊。勢長數寸。纖細如燈草。啼聲亦甚異。其家以為妖。埋之廢園旁。翼日人過。猶聞地下作啾啾聲。此五十五年八月事。

有子廟講書

西江周駕軒太史。新舉孝廉。赴北闕會試。路過鄒魯間。夢人引至一處。棟宇巍巍。上書有子廟三字。心疑之。以為有子配享聖人久矣。此地何以另立有廟。俄而召入。上坐有古衣冠者。年五十許。髮眉蒼秀。揖而進之。命之旁坐。曰。汝西江名士。可知論語第二章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作何解。周曰。仁為五德之首。孝弟又為仁德之首。有子曰。非也。古字人與仁通。我首句其為人也。孝弟末句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歟。其義一也。漢宋諸儒。不識仁字即人字。將个孝弟放在仁外。反添枝節。汝到世間。為我曉示諸生也。周唯唯而出。是年即中進士入詞林。余按井有仁焉之仁。即人字。則此章仁之為人。當亦無疑。

米元章顯聖

蕪湖鮑某工畫。專學米元章。竟能得其大概。且又能烘染紙作舊色。識者莫辨。南北骨董家購者甚多。因之致富。一日作畫倦矣。坐而假寐。忽見一人唐巾宋服。登其庭。罵曰。我米元章

也。汝學我畫。僅得皮毛。而欺世取財。將來千百世後。道元章之畫。不過如此。則我之身分。姓名。俱為汝糟塌矣。因袖中出一石。擊其右脰。鮑覺酸痛。一驚而醒。從此握筆。腕痛難勝。執筆數錢。依然無恙。

麒麟喊冤

有邱生者。吳人也。幼習時文。屢試不售。怒曰。宋儒誤我。乃盡燒其講章語錄。而從事於考據之學。奉鄭康成孔穎達為聖人。而渺視程朱。家貧遊學楚蜀。過峨嵋山。坐古松之下。溫習儀禮注疏。有白額虎銜之而去。行數里。乃擲於深谷中。虎竟去。邱心悔當是背宋儒之報也。方懊惱間。見谷旁有石門大開。邱走入。則殿宇巍巍。署曰文明殿。兩旁羅列書籍百萬。莫知其數。邱掀翻書目。謂必以六經冠首。不意翻畢。竟無有也。心疑之。旁有古衣冠者。倚門而立。邱揖而問曰。此處何神所居。曰。蒼聖。邱問蒼聖始制文字。自該萬卷橫陳。獨無古六經何耶。古衣冠者曰。向來原有此書。但名詩書周易不名經也。自漢人多事名。曰六經。造作注疏。穿鑿附會。致動上帝之怒。責蒼聖造字。生此厲階。從此文明殿中。撤去注疏。致汝掀翻不得。邱問注疏何以。上干天怒。曰。此事原委甚長。汝且靜聽我言。汝可知萬國九州。只有一天乎。自盤古開闢以來。三皇五帝。莫不欽若昊天。天亦安享郊牛數千年矣。忽然東漢末年。有五妖神

頭戴冕旒。身穿龍袞。闕入天宮。各稱名號。其自稱赤燁怒者。紅面鰐鬚。狀尤獍惡。其他兄弟四人。衣青者號靈威仰。衣黃者號含樞紐。衣白者號白招拒。衣黑者號汁光紀。豎眉昂首。噉噉嚙嚙。竟欲篡奪上帝之位。分據為五國。上帝盤問五人得姓。受命所由來。皆瞪目不能答。帝命神兵擒之。與闕未決。適蒼聖朝天奏曰。此五神姓名。皆識緯妖言。漢人鄭元師弟所傳。但召鄭元來。則不闕而自伏矣。帝無可奈何。即命九幽使者。召鄭元師弟上殿。見其舉止老成。飲酒三百杯不醉。遂署文明殿功曹。五妖神始帖服不動。凡鄭所奏。帝亦頒行世間。久之其教有必不能行者。天子冕旒用玉二百八十八片。天子之頭。幾乎壓死。夏祭地。示必服大裘。天子之身。幾乎喝死。只許每日一食。須勸再食。天子之腹。幾乎餓死。喪禮含殮。用米二升。四合。君大夫口含梁稷四升。如角柶不能啟其齒。則鑿尸頰一小穴而納之。凡為子孫者。心俱不忍。以訛傳訛。習而不察。將及千年。一日天帝坐紫微宮。見雲中飛下一獸來。龍鱗馬鬣。喊冤奏曰。臣麒麟也。不食生蟲。不踐惡草。人人稱為仁獸。必待聖人出。臣纔下世。不料有妄人鄭某孔某者。生造注疏。說郊天必駁麒麟之皮蒙鼓。方可奏樂。信如所言。人主郊天一回。必殺一麒麟。麒麟何罪。遭此屠毒。此等議論。只好嚇騙黃巾賊。見老鄭便一齊下拜。使麒麟見之。必唾其面。言未畢。又見空中雲鬣霞佩。率領數婦人。珊珊來者。跪奏曰。妾姜氏周王妃。

也。當時周王勸農。妾並不隨行。今有妾人鄭某。說天子勸農。必與王后同行。妾想婦人幽閨弱質。行不踰閭。豈有披霜冒雪。出來勸農之理。北魏王肅曾言其非。唐人孔穎達將王大加呵斥。黨人誣妄。一至於此。諸婦人齊奏曰。妾南國諸侯大夫之妻也。夫君外出。妾等心憂。亦既靚止。我心則降。言既見而心安。此人情也。鄭訓靚為交媾之媾。言交精而心降。又訓五日為期。六日不詹。云婦人五日不御。必有思男子而不得之病。妾等皆公侯淑女。不應貪淫。至此麒麟在旁。跼足大笑。帝問何笑。麟曰。諸夫人但知責鄭元。不知責戴聖。聖造禮經。其罪更大。臣在周文王靈囿中。與振振公子同遊。見文王宮女。原無定數。多不過二三十人。並無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之名號。亦從不見有金環進之。銀環退之之條例。文王日昃不暇樂而不淫。那得有工夫十五夕。而御百餘婦哉。戴聖本係賊吏。造作宮闈經典。以媚昏主。而鄭元師弟又從而附會之。致後世墮宮。每日用烟螺五石。開元宮女六萬餘人。皆其作俑也。且註詩經昏極靡供。言極是極婦人之陰。此是景十三王傳中之事。三代無此慘刑。天帝聞之。大悔。喟曰。朕用人過矣。召蒼聖謂曰。卿造字原有功於萬世。大聖人周公孔子皆出汝門下。不料後來俗儒流弊。一至於斯。何以救之。蒼聖奏曰。臣兄弟三人同造字。臣所造之字。都是下行。臣弟沮誦佺廬所造之字。或右行或左行。左右行者。行於東西二方。下行者行於

中華。今東西方只一教。而中華之教如此紛張。惟有召西方明心見性之人。學佛未成者來。大顯神通。將此輩一掃而空之。帝曰。召佛是矣。何以要召學佛不成者。蒼聖曰。佛無夫妻父子。故名異端。恐來中國人多不服。惟有少時借佛書參究一番。中年遁歸周孔者。墨行儒名人。纔肯服。宋朝某某最佳。麒麟在旁爭之。曰。楚固失矣。而齊亦未為得也。據漢儒麟鼓郅天之說。不過麒麟侮氣。而天帝尚得一頓飽餐。若宋儒主持名教。訓天命之謂性云。天即理也。古帝王只有祭天者。無祭理者。將來天帝血食不從此而斬斷乎。不但此也。恐尖嘴雷神。還要來鬧。帝曰。何也。曰。朱註有盛饌二句云。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下文註迅雷必變云。敬天之怒。豈非下文暗藏。不以其雷耶。從此雷公沒人怕了。雷公豈肯甘心。天帝笑曰。汝言亦是。但氣運各有盛衰。朕亦不能作主。姑且召明心見性之人。試其伎倆何如。俄見蒼聖帶領宋儒上殿。有褒衣博冠。手執太極圖者。有閉目指心。自稱常惺惺者。有拈花弄月。自號活潑潑地者。最後四人扛一大桶。上放稻草千枝。曰。此稻桶也。自孔孟亡後。無人能扛此桶。唐人韓愈妄想扛桶。被我取他。與大顛和尚書札。搜出真贓。把他所扛之桶多掀翻了。何況鄭孔敢與我四人為難乎。言未畢。果見赤牒怒白招拒五妖神。爬牆穴洞。偃旗息鼓而逃。天帝大喜。即命此四人權攝文明殿功曹。此漢學所以不昌。而文明殿之所以無註疏也。邱問既如

此何以架上不收宋儒註疏乎。曰一誤豈容再誤。宋儒此座亦恐終不能久。現在王陸二姓。本朝顧息齋李剛主毛西河等。都與為難。方談論間。忽聞鐘鼓聲。內閣蒼聖傳旨云。朕命白虎馱邱生來。原惡其自矜漢學。凌蔑百家。挾天子以令諸侯。故有投畀豺虎之意。今聞渠已悔誤。可賜山中雲霧茶一杯。領其出山。俾述所聞。可以曉世。古衣冠者。引行曲澗中。邱因因曰。據蒼聖之言。漢學不可從。據麒麟之言。宋儒又不足取。然則我將安歸。神曰。隨之時義大矣哉。士君子相時而動。故曰順天者昌。即如神道設教。將帝既衰。關帝自興。此眼前之明證也。當漢學盛時。晉朝王弼註易。罵鄭康成為老奴。康成白晝現形。立索其命而去。元行沖有言。今人寧道孔聖誤。諱言鄭孔。非亦怕康成作祟故也。今氣運既衰。其鬼不靈。而人亦少談孔鄭矣。當宋學盛時。元朝祭宋考亭。至於呼太祖御名。成思吉而祭。尊與天同。明祖登極。又聘宋金華四先生等講學。皆考亭之小門生也。一脈相傳。頒行四書。大全通行。天下捆縛聰明才智之人。一遵其說。不讀他書。楊升庵有言。蟲有應聲者。今之儒生。皆宋儒之應聲蟲也。子不作應聲蟲。安能拾取科名。上報君父乎。邱曰。然則上帝亦好時文八股耶。古衣冠者大笑曰。上帝非秀才。安用時文。不特帝所無時文。即嫗嬛洞二酉山。亦從無此腐爛之物。細字小板。古書亦無此惡模樣。邱曰。然則時文科甲中。何以出許多豪傑。神曰。士如魚也。釣之可

得射之可得。網之亦可得。大者蛟螭。小者魴鯉。皆水所生。不因釣射網罟而有異焉。歷代以經學取為名臣者。若而人。以詩賦策論取為名臣者。若而人。以時文取為名臣者。若而人。豪傑之士。豈為功令所束而遂淹沒哉。汝試看呂蒙拔於盜賊。郭子儀起於縲紲。盜賊罪中人。尚且有人。而況於時文科目耶。邱問上帝何好。曰好詩文。問何以知之。曰汝試想上帝白玉樓成。何以不召老成人馬季常。并大春作記。而召一少年佻健之李長吉耶。海上仙龕芙蓉城主。何以不召周程張朱聚徒講學者居之。而召一好酒及色之白居易。豪縱不羈之石曼卿耶。邱恍然大悟。乃再拜曰。如神人所言。某將棄漢學宋學。而從事於詩文何如。神曰。子又誤矣。人之資格。各有短長。著作之才。水也。果有本源自成江河。考據講學。火也。胸中無物。必附物而後有所表彰。如火之必附於薪炭也。子天性中本無所有。焉得不首鼠兩端。且子既精漢學矣。試問帝王所食之米何名。邱不能答。神曰。康成注釋之。澹澹云。黍之播之。使趨於鑿。粟一石為糲。黍一斗為稗。又去八升為鑿。又去九升為侍御。侍御者王所食也。子試思米黍至八九次。其糲稗糠粃將何所歸。天故專生此一流殮糠粃而飽稗稗之人。或瑣屑考據。或迂闊講學。各就所長。自成一隊。常見孔聖如來老聃空中相遇。彼此微笑。一拱而過。絕不交言。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邱聞之色若死灰。意流連不出。神曰。子休矣。子被虎銜落山澗。

袖中所帶儀禮注疏。蠟食者過半矣。盍速歸乎。邱再拜出洞。至今猶存。

大通和尚

吳門某進士。通禪理。立志成佛。聞天台山僧名大通者。年一百二十歲矣。乃徒步訪焉。兩扣茅蓬。辭不見。進士跪門。一日僧召入。問汝來何為。曰願學佛。曰君非某尚書之子歟。曰然。今尚在乎。曰在有妻子乎。曰有。僧曰。君誤矣。佛性慈悲。汝父尚在。妻尚存。而忍心別父棄妻。貪圖作佛。此心可以見得佛否。進士不能答。僧又問成佛必須功德。汝立何功。曰我遇荒年。必倡捐振粥。遇棺槨必掩埋。年年買活物放生。僧曰。凡有心積德以徼福者。與無信者同。猶之律上過失殺人。雖殺不抵命也。汝貪成佛。而強為諸善。何功之有。汝果要學佛。當先學我。使從此刻學起。我坐則坐。我食則食。我澁溺則澁溺。我眠則眠。汝能照樣行乎。曰能。僧長嘆一聲。便閉目坐榻上。一日不語不飲不食不眠不起澁溺。進士骨節酸楚。腹中雷鳴。澁溺俱下。而僧不知也。不得已起跪僧前。願且還家。僧亦不答。拱手微笑而送出焉。

掠剽鬼

廣陵法雲寺僧珉楚。常與中山賈人章某親狎。章死楚為設齋誦經數月。忽遇章於市。楚未食。章即延入飯店。為置胡餅。既食楚問君已死。那得在此。章曰。吾以小罪未免。今配為揚州

掠剽鬼。問何為掠剽鬼。曰。凡吏人賈販利息。皆有數過。常數得之。即為餘剩。吾得掠而有之。今人問如吾輩甚多。因指路人曰。某某皆是。頃之有一僧過。指曰。此僧亦是。因召至與語。良久僧亦不見。楚與章南行。遇一婦人賣花。章曰。此婦人亦鬼。所賣花亦鬼所用之花。人間無用。章出數錢買之以贈楚。曰。凡見此花而笑者皆鬼也。即告辭而去。其花紅芳可愛而甚重。楚亦昏然而歸。路中人見花頗有笑者。至寺北門。自念吾與鬼同遊。復持鬼花。殊覺不祥。即擲花溝中。潑水有聲。既歸。同院人覺其色甚異。以為中惡。競持湯藥救之。良久乃蘇。具言其故。因相與覆視其花。乃一死人手也。

續子不語卷六

隨園戲編

多官

多官閩莆田人。襁褓失怙恃。嫂鄭氏乳之。長而美麗。兄嫂皆愛之。兄遠賈外出。或經年不歸。嫂常居母家。攜叔去。令出就外傳。邑有葉先生。授徒於家。多官往學焉。江西陳仲韶貴公子也。年十八舉於鄉。兄官闕以喪偶故。往省路出莆田。值雨。遭多官於道。神為之奪。下輿隨行。多官回顧見其振鮮衣。曳粉靴。走泥淖中。狀若狂癡。心頗疑之。仲韶平尾至其家。苦不得入。訪於鄰。始知為多官。自書塾歸。乃至其嫂家也。仲韶抵兄署。與其嬖京兒謀。欲得多官。京曰。子盍以遊學請諸兄。允則事濟矣。兄果喜。仲託甫令修厚贄於葉。葉館以公子禮。不知為先達也。仲遍謁同學。多官出見。駭然良久。心知客為己來。自是絕不過從。惟扃戶而讀。居匝月。終無由通款。一夕聞多官呻吟聲。瞰之。病卧在牀。葉偕醫來診其脉。曰。虛怯將脫。非參四兩不治。葉聞欲送之歸。仲韶勃然曰。渠家貧安能辦此。即歸亦死耳。立啟篋出金授醫。復語葉曰。有故悉我任。遂親侍湯藥。衣不解帶者半月有餘。多官旋愈。深德仲韶。於是來往頗密。然終無戲容。仲無間可入。復謀於京兒。京曰。吾知其感公子矣。不知其愛公子否。可佯病試之。

如其言。多官來。亦如仲之侍已疾者。京兒賄醫說云。藥中須人臂血。疾始可治。命京。京佯不可。多官在旁無語。至暗中乃刺血和藥以進。仲知之大喜。以為從此可動也。適兄膺荐入都。招仲偕往。多官聞之。乃夜就仲室。曰。曩者公子傾金活我。非愛我故耶。今行有日矣。義不忍負公子。請締三日好。誓守此身以待。即宿於仲所。三日仲乃行。某有甥名瀉者。性淫惡而頗饒膂力。涎多官美。欲與狎不可。一日仲韶使至。多官置來書案上。出詢仲起居。瀉潛入見。仲書多親昵語。喜曰。是可劫也。多官來袖書示之。曰。汝從陳公子。獨不可從我乎。多官初欲拒之。已而思有書在。慮不能滅其迹。復佯笑曰。若還吾書。今夕當從汝。瀉喜還書而出。多官焚之。乃作二札。一與仲訣。一以告嫂。納諸篋。即取所佩刀自刎。嫂聞信至。啟篋得書。訟其事。瀉瘐死獄中。仲韶歸。見所遺書。一慟幾絕。感其義。誓不再娶。一夕夢多官來。曰。不可以我故廢君祀。君娶。我將為君後。從之。果舉一子。眉目絕似多官。因名喜多。先是京兒與謀時。曰。多官洵美。但眉目間英氣太重。充其量。可以為忠臣烈士。慮不善終耳。後果如其言。

祈夢二則

宜興士人。少時到于忠肅廟中祈夢。夜夢神旁有婦。來摸其臂。與之狎。士人憤怒。大叫而醒。以為忠肅不能御下。何足敬也。遍告親友。後士人成進士。選湖廣龍陽縣。十餘年卒於任所。

趙笠亭祈夢于境。夢見少保憑几坐几上。燃燭二枝。上有綠字。書冠冕通南極。文章列上台。兩句。以為大吉兆。後竟以疾亡。將殯。諸門弟相率臨奠。設筵告祭。其筵前燭二枝。綠字所書。即此二句。

鬼被衝散團合最難

紹興傅長純。館胡撫軍寶璣署。一日胡出堂理事畢。來告幕中諸友云。適坐堂上有皂役倉猝後至。甫入門。俄一鬼趨出。與皂相值。為皂衝仆。其鬼四肢悉散墮地上。耳目口鼻手足腰腹如剝開者。蠕蠕能動。久之漸漸接續。又良久復起而去。胡視皂役之氣頗旺。鬼誤值為其氣攝住。故不得退避而衝倒也。其倒時皂竟不知。旁廊下有鬼多笑之而不前。

石板中怪

桐城朱書樓云。其父昔居巢縣。去其家里許。有山險峻。不通人跡。一日佃戶來報。山上木魚聲響。從未見有僧往來。請偵視之。其父率佃戶數十人。披荆斬棘而上。見山頂石洞中。有老僧趺坐蒲團。敲木魚念佛。問從何來。僧不答。問需齋供否。曰。吾辟穀多年。奚用齋為。言畢。閉目而坐。眾驚異下山。朱歸告其母。母曰。是神僧也。我有蓄金五百。汝為我建佛閣於山上。供養此僧。朱遂率眾鳩工。僧忽出洞。指所立處曰。此下若見石板。慎勿輕動。動則妖出。眾不信。

以為石下或有窖金。趁僧不在時。共力掘起。忽黑氣冲天。飛砂迷目。僧急出洞曰。妖已遁矣。不信吾言。致為人祟奈何。工未完。果有方姓家奴。被二女妖纏擾幾死。其主倉皇來告。僧求救。僧遂下山建壇。豎七星燈。咒語移時。雙袖一揮。向空喝曰。汝幽禁雖久。野性尚存。速隨吾上山修煉。是夕方姓家遂安。嗣後有上山者。常見僧旁有二美女侍立。執卷焚香。丰姿綽約。羣以為異。如是者六年。一日僧召朱謂曰。予號大容。曾遇異人指點出家。今道行已滿。明日即當飛昇。二妖已皈佛法。自往他處修真。但與方姓尚有宿愆。吾化後。須供渠七日。消除此案。及明日僧舉火自焚。於是二女復至方家。附奴身上索酒食。曰。吾已千年未曾看戲。可為我演戲七本。我纔看和尚面上。甘心饒汝。方從之。演畢寂然。惟正廳桌上。留紅帖一張。大書媽紅環翠謝戲六字。

僵尸貪財

金陵張愚谷。與李某交好。同買貨廣東。張有事南歸。李託帶家信。張歸後。寄信李家。見有棺在堂。知李父亡矣。為設祭行禮。李家德之。其妻出見。年纔二十餘。貌頗妍雅。設饌款張。時天晚矣。留張宿其家。宿處與停柩之所隔一天井。至夜二鼓。月色大明。見李妻從內出。在牕縫中相窺。張愕然。以為男女嫌疑之際。不應如此。倘推門而入。當正色拒之。旋見此婦手持一

炷香。向其翁靈前喃喃然。若有所訴。訴畢。仍至張所住處。將腰帶解下。繫縛其門上鐵環。徐徐步去。張愈驚疑。不敢上牀就寢。忽聞停棺之所。豁然有聲。則棺蓋落地。坐起一人。面色深黑。兩眼凹陷。中有綠睛閃閃。擗惡異常。大步走出。直奔張所。作鬼嘯一聲。陰風四起。門上所縛帶。登時寸斷。張竭力攔門。力竟不敵。尸一衝而入。幸其旁有大木廚一口。張推廚僮尸。廚倒正墜尸身。尸倒在廚下。而張亦昏迷不醒矣。李妻聞變。率家丁持燭奔至。將薑湯灌醒張。而告之曰。此妾翁也。素行不端。死後變作僵尸。常出為祟。性最愛財。前夜託夢於我。曰。將有寄信人張某來我家。身帶二百金。我將害其身而取之。以一半置我棺中。以一半賜汝家用。妾以為妖夢。不信其語。不料君果來宿於此。我故焚香禱祝。勸其勿萌惡念。怕他推門害君。故以帶縛住門環。而不料鬼力如是之大也。乃與家丁扛其尸入棺。張勸作速火化。以斷其妖。曰。久有此意。以翁故於心不忍。今不得不從俗矣。張助以作道場之費。召名僧為超度而焚之。其家始安。

黃鼠狼作紙衣呼小將

李半仙奉天人。其師黃某。為吾杭方伯國公棟壬戌房師。為通州牧。過於仁慈。上司劾其縱賊殃民。發遣奉天。授徒教讀。見半仙曰。子可傳道。非功名中人。半仙叩首聽命。令其拜斗。四

十九日授書一卷劍一口遂能驅邪治病黃公母歲至滇來去萬里其速限滿放歸不知所終蓋有道術者李君每歲一至京師往國公宅往往見其役鬼使神頗有效驗一日有狐仙延請赴宴所設猪羊雞鴨等肉率皆淡食不下鹽醬左右侍立捧盤饌者皆極大黃鼠狼人立而衣紙衣呼為黃小將惟主人則孤而人形衣綢緞焉李怪而問之曰若輩福薄只宜著紙衣一著綢則病一著緞即死今日所以奉請者有所求也吾曹子孫輩每有在外間無狀者祈法師遇有此等事以文書牒我俾我以家法處置幸勿傷其性命如有文書可焚于紫禁城轉灣之城脚下呼黃小將三聲我即領受李唯唯而出有患瘵病為冤纏者半仙為禳解之若為妖魅驅之不去則作法斬之用米一斗插劍於中焚符誦咒劍自飛舞斫於門柱有怪毛毳毳截八寸餘病者獲安李即辭去從不受謝

徐明府幕中二事

徐公名振甲初宰句容有仲姓戚司刑名事句境皆山產雉兔麋狍之類每歲召獵戶捕取供上憲以為土物徐公一日召獵戶於署中試放火槍轟然震響仲姓失色竄匿於隱處屏息不動至晚覓之不得遣人出城追逐直至省垣避匿一小菴中署中人多言仲本女狐所生故也後徐調任清河赴省過余留飲語余曰余幕中諸友多有外癖家人輩有拂其寵僮

之意者。幕友即欲辭去。以此小事甚費周旋。以致此風大熾。署中諸大效之。兩雄相偶。豈非絕倒。座中廣文孫公曰。此何足異。余家牝鴨與牝雞。每作雌雄相偶之狀。更可嗤也。

同服琉璃效驗各別

琉璃有毒。人人所知。然服之而壽考康寧者有之。疽發於背。於頸死者有之。禍福互異。由各人體氣本不相同也。本朝託冢宰庸於冬至日嚼雪吞冰。不知其冷。自稱陽臟故。然尹文端公隆冬不戴貂帽。戴則雖大雪中。汗出如雨。宋夏英公服鐘乳琉璃。偶離此二味。則手足如冰。真不可解也。杭州王畫師林常服琉璃。久之毛孔中常突起小泡。青烟一道直射而出。皆作琉璃氣。據云其毒從毛孔中出。便無他患。至今其人年高卒無恙云。

夜航船二則

杭州夜航船。夜行百里。男女雜沓。中隔以板。仁和張姓少年。素性佻健。以風流自命。搭船將往富陽。窺板縫有少女。向渠似笑非笑。張以為有意於己也。夜眠至三鼓。眾客睡熟。隔板忽開。有人以手摸其下體。少年大喜過望。挺其陽使摸。而急伸手摸彼。宛然女子也。遂爬身而入。彼此不通一語。極雲雨之歡。雞鳴時。少年起身將過艙。其女緊抱不放。少年以為愛已。愈益綢繆。及天漸明。照見此女頭上蕭蕭白髮。方大驚。女曰。我街頭乞丐婆也。今年六十餘。無

夫無子女無親戚正愁無處託身。不料昨晚蒙君見愛。俗說一夜夫妻百日恩。君今即我丈夫。情願寄託此身。不要分文財禮。跟著相公。有粥吃粥。有飯吃飯。何如。少年窘急。喊衆人求救。衆齊起歡笑。勸少年酬以十餘金。老嫗始放少年回艙。回看彼少艾。又復對少年大笑。柴東升先生搭夜航船往吳興。船中老少十五人。船小客多。不免挨擠而卧。半夜忽聞一陝西聲口者。大罵小子無禮。擒一人痛毆之。喊叫我今年五十八歲了。從未幹這營生。今被汝乘我睡熟。將陽物插入我穀道中。我受痛驚醒。傷我父母遺體。死見不得祖宗。諸公不信。請看我兩臂上。他擦上吐沫。尚淋漓未乾。被毆者寂無一語。柴與諸客一齊打火起坐。為之勸解。見一少年羞漸滿面。被老翁拳傷其鼻。血流滿艙。柴問翁何業。曰我陝西同州人。訓蒙為業。一生講理學。行衰了。凡功格過。從不起一點淫慾之念。如何受此孽報。柴先生笑曰。翁行功過格能濟人之急。亦一功也。若竟毆殺此人。則過大矣。我等押無禮人。為翁叩頭服罪。並各出錢二百。買酒肉祀水神。為翁懺悔。何如。翁首肯之。始將少年釋放。天明諸客聚笑勸飲。老翁高坐大啖。被毆者低頭不飲。別有一少年笑吃吃不休。裝束類戲班小旦。衆方知彼所約。夜間行艙者。乃此人也。

乾隆四十一年。樂安縣民盛林基。年三十二歲。家有一母一妹。忽一日以切菜刀斷其母妹二人之頭。高置几上。買香花燈燭而供奉之。其鄉鄰驚問何故。笑曰。送他兩人到極好處去成佛。我不過盡孝道耳。總甲報官來驗。坦然出迎。口供與對鄉鄰之言如一。官請王命凌遲。其人含笑就死。亦無一言。據鄰人云。此人平時待母頗盡孝道。與妹亦甚和睦。

趙友諒宮刑一案

趙成者。陝西山陽城中人。素無賴。老而益惡。姦其子婦。婦不從。持刀相逼。婦不得已從之。而心終不願。私與其子友諒謀。遷遠處以避之。其戚牛廷輝住某村。離城三十里。遂往其村。對山築舍而居。彼此便相叫應。居月餘。趙成得信追蹤而往。并持食物往拜牛廷輝。牛設饌款待。鄉鄰畢集。席間客嚴七與牛至好。問牛近況。牛告以生意不好。賣兩驢得銀三十兩。以十金買米修屋。家中僅存二十金等語。趙成欲通其媳。厭友諒在傍。礙難下手。知鄰人有孫四者。凶惡異常。且有膂力。一村人所畏也。乃往與謀。殺牛廷輝。分其所贖金。孫四初不允。趙成曰。我媳婦甚美。汝能助我殺牛廷輝。嫁禍於友諒。友諒抵罪。則我即以媳婦配汝。不止一人分十金也。孫四心動。遂慨然以殺牛為己任。是夜與趙成持刀直入牛家。友諒見局勢不好。逃入山洞中。孫趙兩人竟將牛氏一家夫婦子女全行殺盡。而往報官。云是友諒所殺。縣官

路學宏急遣役往拏。見友諒匿山洞中。形跡可疑。遂加刑訊。友諒不忍證其父。而又受刑不起。遂痛哭誣服。然殺牛家之刀。原是孫四家物。趙家所無也。屢供藏刀之處。屢搜不得。路公以凶器未得。終非信讞。遂置審拖延。連累席間飲酒鄉鄰十餘人家產為空。一日捕役方帶趙成覆訊。成自喜案結矣。策蹇高歌。其媳見而罵曰。俗云虎毒不食兒。翁自己殺人。嫁禍於兒子。拖累鄉鄰。猶快活高唱曲耶。一人作事。一人當。天地鬼神肯饒翁否。趙成面赤口噤。捕役以其情急。聞於官。官始窮問趙成。初猶不服。燒毒烟薰其鼻。方輸寔情。按律殺死一家五人者。亦須一家五人抵償。按察使秦公與撫臺某。傷其子之孝。獄奏時為加夾片。序其情。飭奉上諭。趙友諒情似可憫。然趙成凶惡已極。此等人豈可使之有後。趙成著凌遲處死。其子友諒加宮刑。百日滿後。充發黑龍江。

換尸雪冤

京師順承門外。有甲與乙。口角相關者。甲拳傷乙喉。氣絕仆地。時天已晚。路上人將兇手縛置營房。以尸交兩營兵看守。待次早報官。會天雨雪。一卒老病畏寒。向年壯者云。我歸家添衣服。喝酒。略耽延。便來。年壯者許之。其人久而不至。年壯者亦買酒取煖。醉睡帳房。早起尋尸。尸隱不見。方驚愕。問年老者。亦至。曰。我已報司坊官。即時來驗矣。年壯者曰。尸竟遺失。官

來無可驗。我二人罪大奈何。老卒沈思良久曰。我有一計。某處荒地前有人昇一棺來。似是
新死之人。尸尚未壞。我與你打破其棺。扛尸來此。以冒抵之。庶可免罪。年壯者以為然。依計
而行。少頃官來驗尸。則額角上有長釘一條。流血被面。問兇手。兇手曰。我寔失手打死此人。
並未加釘釘額。且此尸面貌並非我所毆之人。官不能斷。正喧嚷間。有一男子大呼而入曰。
此事與甲無干。我乃被毆仆地之人。初時氣絕仆地。既而蘇醒。還家寔未死也。官始將兇手
放釋。而查問荒地扛棺來厝之人。細加推究。釘額之尸。姓劉名況。以染工為業。妻與人奸。乘
劉醉與奸夫釘殺之也。乃釋甲而置奸夫於法。旁觀者曰。尸非可換之物。而兩營兵奇計如
此。此非營兵之愚也。乃暗中鬼神之巧也。

凡肉身仙佛俱非真體

余每遊剎院。見肉身菩薩。大概渾身用生漆灰布。叩之索索有聲。雖腿筋盤屈。隱隱可見。而
脰頸總歪在武夷山。見草鞋仙。姓程名良。坐石洞中。在九華山見無瑕和尚。皆兩目下垂。無
睛。搖其頭尚動。叩其齒皆蛀朽脫落。惟廣西永州無量壽佛。雖肉身而頭獨端正。常疑之。
後有人云。順治間有邢秀才讀書村寺中。黃昏出門小步。聞有人哀號。云我不願作佛。邢爬
上樹竊窺之。見眾僧環向一僧。合掌作禮。祝其早生西天。旁置一鐵條。長三四尺許。邢不解。

其故聞郡中宣傳某日活佛升天請大眾燒香禮拜來者萬餘人前往觀之升天者即口呼
不願作佛之僧也業已扛上香臺將焚化矣急告官相驗則僧已死蓮花座上血涔涔滴滿
穀道中有鐵釘一條直貫其頂官拘拿惡僧訊問云燒此僧以取香火錢財非用鐵釘則臨
時頭歪不能端直故也乃盡置諸法而一時燒香許愿者方大悔走散全州佛廟大門外有
墳一座相傳某御史入廟禮佛欲試是否肉身取針刺佛之耳鮮血流出御史大驚出廟顛
仆而死其家即葬之於廟門外以示戒也余觀墳上碑但記前朝姓名某而並無此語余雖
不刺佛然利其所施衣彩十三層叩其胸而彈之亦自覺無禮矣

動靜石

南雁宕有動靜石二座大如七架梁之屋一動一靜上下相壓遊者卧石上以脚撐之雖七
八歲童子能使離開尺許轟然有聲倘用手推雖與夫十餘人不能動其毫末此皆天地間
物理有不可解者

玉女峯

雁宕有石如女子獨立長五丈餘頭有髮形杜鵑花開紅滿一頭恰無一朵拂其面上若袍
色微紅裙色慘綠若天然染就狀界畫分明衣褶之痕宛然若織

廬山禹碑

廬山宗生菴。旁有谷簾泉。泉有石洞。險而深。有人縋身而下。得一碑。上有禹王大篆六字。釋文曰。洪荒漾。余乃枏星子。令丁正心。在蓮花池席上為余言。

飛鐘啞鐘妖鐘

武夷伏虎山之巔。有鐘繫焉。相傳唐時飛來。離地三十餘丈。無人能擊。故又號啞鐘。張家口外總管廟有妖鐘。三更外無故自鳴。

鼠渡江

乾隆五十年。有鼠數萬。銜尾渡江。大小不一。在水颯颯有聲。須臾間江面里許。為其所蔽。老舵工云。上江必有水災。至七月間。來安全椒二縣。起蛟田堤盡壞。

鵬過

康熙六十年。余纔七歲。初上學堂。七月三日。纔吃午飯。忽然天黑如夜。未數刻而天漸明。紅日照耀堂中。無片雲。或云。此大鵬鳥飛過也。莊周所云。翼若垂天之雲。竟非虛語。

石中玉梳

乾隆五十五年。荊州大水。周玉山崩。有璞石隨流而下。耕人以鋤擊之中。得玉梳。溫潤潔白。

無雕刻而有血沁周圍六寸許。惜石破而碗已傷。群不解碗何以生石中。或曰。此必千年前富貴人家玉碗墜入泥中。泥久氣燥。變而為石。故將碗裹在石內。

瓜子妖

陶方伯在江寧署中。與濮某劉某相友善。中秋招二人飲酒。各把瓜子散步階下。且行且談。被風吹數子落在土中。其地忽發瓜藤漸長漸大。俄結三瓜。其大如斗。一時賀者紛紛。以為祥瑞。三人聞之。亦自得也。未一年。陶以書案被罪。濮以瘵疾卒。劉癩疾大作。血肉潰爛而亡。琴變。

金隴吳觀星工琴。常為余言。琴是先王雅樂。不過口頭語耳。未之信也。年五十時。為趙都統所逼。命彈寄生草。旁有伶人唱淫冶小調以和之。忽然風雷一聲。七絃俱斷。仰視青天。並無雲彩。都統舉家失色。從此遇公卿彈琴。必焚香淨手。非古調不彈矣。

古北口城樓火箭匣

乾隆六年。嘉興知府楊景震。為盧憲誦戍軍臺。登古北口城樓。上有一銅匣。封鎖甚固。相傳明代總兵戚繼光所留。過客不許開看。楊撫玩良久。見匣上金鐫一震卦。笑曰。匣上卦名震。與我名景震相應。我當開之。啟其蓋。飛出火箭一枝。著於對面景德廟正殿柱上。登時火起。

將殿宇僧房焚燒殆盡。

官受妓嗔

楊鏡村作蘇州太守。娼禁甚寬。某太守治蘇州。答妓甚酷。後兩人俱解組矣。偶過江都。有巨公某延之飲酒。座有三妓皆蘇人也。二人戲問蘇州官長賢否。三人但認識楊公。不認識某公。齊聲對曰。楊太老爺待奴輩仁慈。并禁地方衙役光棍嚇詐。此等官府。自然公侯萬代。後來某太老爺掌奴輩去。非答即撻。并教供出嫖客姓名。以便他嚇詐取錢。不供便打。如此等官。世世子孫要做奴輩這行生意的。舉座大笑。某公不終席。登車而去。

京中新婚

北京婚禮與南方不同。邵又房娶妻南方。諸同年賀之。意欲開房拜見新人也。不料花轎一到。直進內房。新郎彎弓而出。尚轎簾三發響箭。然後抱新人出轎。則亂鬢蓬鬆。紅綢裹首。新郎以秤杆挑下紅巾。不行交拜之禮。便對坐牀上。伴婆二人持紅毡將四西窗櫺。通身遮蔽。進大餃一個。剖之中藏小餃百餘。兩新人飲酒咬餃畢。脫衣交頸而睡。次日雞鳴。公秉燭早起。禮拜天地。竈神祖廟。過五日後。方纔宴客。本日賀者全無茶酒。飢渴而退。或嘲之曰。京裏新婚大不同。轎兒抬進洞房中。硬弓對臉先三箭。大餃蒸來再一鍾。秤杆一挑休作揖。紅

毡四裏不通風。明朝天地祖宗竈。拜得腰疼是阿公。

張趙鬪富

康熙間。河道總督趙世顯。與裏河同知張灝鬪富。張請河臺飲酒樹林上。張燈六千盞。高高下下。銀河錯落。兵役三百人。點燭剪煤。呼叫嘈雜。人以為豪。越半月。趙回席請張。加燈萬盞。而點燭剪煤者。不過十餘人。中外肅然。人疑其必難應用。及吩咐張燈。則颯然有聲。萬盞盡明。並不剪煤。而通宵光燄。張大慚然。不解其故。重賄其奴。方知趙用火藥線穿連於燭心之首。纍纍然每一線貫穿百盞。燒一線則頃刻之間百盞明矣。用輕羅為燭心。每燭半寸。暗藏極小爆竹。爆聲隔膊。燭煤盡飛。不須剪也。鹽商安麓村。請趙飲酒十里之外。燈綵如雲。至其家東廂西舍。珍奇古玩。羅列無算。趙顧之如無有也。直至酒酣席撤。入燕室小坐。美女二人。捧雙錦盒呈上。號小頑意。趙啟之。則關東活貂鼠二尾。躍然而出。拱手向趙。趙始啞然一笑。曰。今日費你心了。

朱爾玖

康熙間。朱爾玖以邪術惑人。有神仙之號。名重京師。王公皆折節下之。惟三登熊文貞公之門。終不得見。一日朱又往告司閽云。相公今日著何服。食何菜。坐何處地方。我一皆知。司

聞者以其言皆中。驚曰：相公笑曰：朱某所測我者，果件件不錯，可謂仙矣。第我心上，有不喜見妖人五個字。渠竟茫然不知，可以謂之仙乎？聞以告朱，朱慚沮而退。相傳朱與張真人鬪法，以所喫茶盃擲空中。若有人捧者，竟不落下。張笑而不言。朱有自矜之色，嗤張不能為此法。張曰：我非不能也，慮破君法，故不為也。朱固請，張不得已，亦擲一盃，則張盃停於空中，而朱盃落矣。或問真人，真人曰：彼所倚者妖狐也。我所役者五雷正神也。正神騰空，則妖狐逃矣。亡何朱遂敗。

梁制府說三事

同年梁構亭制府總督直隸，自言五歲時，有外祖母楊氏，無所依倚，就養女家，得奇疾，卧牀，能將緞被寸寸裂之，亦不知其指力之勇，從何來也。一日召梁太夫人曰：外孫二官，以後切不可許其立牀邊，他渾身是火，近之將人炙痛。現在我跟前某姑某舅，人雖物故，而於我有情，時來與我談笑。一見二官到，無不爬牆升屋而逃者，使我心大不安。梁太夫人即手揮公出，公不敢再入。時於窗縫中窺探，楊已知覺，蹙額曰：二官這小兒，又來作鬧了。速趕他去。如其言，楊始安寢。亡何楊病重，氣絕矣。良久復蘇，張目謂梁太夫人曰：我魂靈要出去，汝家竈神門神，一齊攔住大門，說我不是梁氏之人，不許我出去，奈何？梁太夫人曰：當速請高僧來誦

經為母親懺悔。求請何如。楊曰：「不如仍教二官來。」向二神一說，神必首肯也。太夫人即率公往門竈前，代為通說。頃刻間，楊瞑目逝矣。

公宰良鄉時，病瘧甚劇。夜夢本邑城隍請見，謂公曰：「我亦從前此地縣官也。上帝以我居官清正，命我作城隍神。大人所患之症，即我從前所患之症也。後服某藥而愈。今以方授公。」口說某藥幾味，長揖而去。明日服其方，果兩劑而愈。查良鄉邑志，果有其人。

又宰香河時，有老翁率其女來喊冤。女頗有姿，問何冤。曰：「女為城隍神所據，每夜神以車來迎，便癡迷不醒，必到次日辰刻，纔放女歸。女定婚某家，致某家不敢來娶。故求公救。」公曰：「我能治民，不能治神也。」翁曰：「我女說公來城隍廟行香，渠看見城隍神必先出迎，公拜神，神避位答禮，其敬公如是。」公肯一言，或神肯聽，亦未可知。公竊喜自負，即作文書交翁焚而投之。次日翁果同女來謝，云：「昨晚神竟不來迎女矣。」

官運二則

華雍作淮寧令，有欽差某從廣東來，即日將過其境。華遣長隨張榮備辦公館。張固幹僕，料理齊全，約費百金。而欽差又奉旨往他處審案，遂不果來。張榮正在傍徨間，適逢江西巡撫阿公思哈罕問進京路當過此。張榮乃代主人具手本向前迎接。告稟公館已備。阿

公大驚。以為素未謀面。又非屬員。何以有此禮文。既而進公館。則挂絳張燈。牲牢大設。無不齊全。喜出意外。乃召張榮而諭之曰。我係被罪之人。一路人情冷落。雖我所提拔屬吏。待我如冰。何以爾主如此隆情古道耶。汝主手本。我理應璧還。今一番感激之心。曾恐忘記。汝主姓名。權將手本留下。以便為日後圖報之地。諭畢。親自作書與華令。稱謝再三。方上馬去。張榮歸。以情節告知主人。主人責以多事。旁有幕友笑曰。此奴辦差費重。不如此出脫。叫他從何開消耶。主人笑而領之。未二年。阿公起用山西巡撫。華四參限滿。送部引見。奉旨發往山西。初次到轅。稟謁阿公。如得至寶。遣家人致意司道曰。請大老爺緩見。我主恩人到矣。即開中門親迎。至堂下呼老賢弟。握手入內。羅列酒肴。待如上客。華長跪辭謝。懼不敢當。阿公曰。有恩不報。我是何等人耶。今日我盡我心。明日汝行汝禮。盡歡痛飲。送上轎而別。司道聞之。莫不刮目。未半年題陞通判。又半年題陞同知。再陞至南安府知府。阿公調任河南。華亦乞養滿載而歸。賞張榮二十金。張亦小康。

傳四爺。吏部司官中之能員也。果毅公訥親掌吏部時。凡眾司官說堂。有不能了之事。喚傳來數言而決。訥甚重之。故事保舉郎中。一正一副。有戶部郎中缺。訥公正薦之。引見於光明殿。傳乍入殿門。即跪上。覺其駭。用副薦者。逾年吏部郎中缺出。訥公又正薦之。傳入殿

門又即跪上不悅謂訥公曰如此等昏人如何保舉。訥奏傳某辦事甚好。是以屢薦之。不料其不習朝儀。當是福薄。上意亦解。未幾又有保舉引見之事。將入朝。訥公訓之曰。汝兩次失儀。今次千萬留神。勿再蹈前轍。致傷我臉。傳唯唯。及至引見時。各官背履歷畢。並無此人。訥亦不解其故。直至退朝。到午門外。見傳面目青腫。踉蹌涕泣而來。訥問故。曰。司官兩次入殿門。見一紅袍大人長丈餘。將我攔住。我不得不跪。今番第三次矣。我緊記公爺吩咐之言。以為我再見紅袍之人。我當直衝而進。不受其攔。不料其人又在殿上攔我。往前一衝。他手披我頸。提而擲之。遂跌在殿外臺坡之下。致傷面目。不能瞻仰天顏。不知前生是何冤孽。自知福薄。求公爺以後亦不必再保舉我了。訥無可奈何。諸司官聞之。咸為駭異。遣人扶至車上。送歸其家。隨即病發四日而亡。

錢縣丞

睢寧縣丞錢某。權知縣事。其地向例有路斃者。相驗時。地主出錢八十送官。便可結案。一日某村來報。有投河死者。吏以前例告錢。錢往驗屍。無傷。命即掩埋。回公館後。吏送進地主常例錢八十。錢將受矣。見錢用紅繩穿繫。色甚鮮華。不解其故。以問吏。吏曰。地主家貧。無力出此。不得已將一女賣與村隣為妾。得價二十四十。因係喜錢。故用紅繩耳。錢思此錢係逼迫

而來不忍濫受。即召村人詰之。具以寔告。乃并召其買妻者曉之曰。我得人錢而逼之賣女。不仁也。汝乘其急而買其女。不義也。我決不受此錢。汝速退歸此女。其人唯唯。因問賣女者曰。餘錢尚存否。曰。都作衙門胥役使用矣。錢命胥役追繳。則已彼此飲博。將錢分散。錢慨然顧買女者曰。吾償爾錢。即命給發原數。令村人領女歸家。此案遂結。無何。錢患背疽。昏迷於牀。夢青衣人召至一處。殿宇巍峨。上坐王者。謂錢曰。汝大數已盡。幸有一善事。足以抵償。汝知之乎。錢茫然不解。王者命判官查簿與觀。則所載某年保全賣女一事也。判官奏曰。此事功德甚大。例得延壽一紀。官至五品。王首肯之。遂令青衣人送其還魂。疽遂霍然。錢自此一心行善。凡振饑理棺等事。悉捐貲為之。官果洊濯同知。而一紀之期已滿。背疽又發。家人將理後事。而意尚遲疑。且慰錢曰。公前有一善。壽尚可延。年來善行甚多。安知冥中不再為益算乎。錢笑曰。不然。昔之善無所為而為之也。故陰間重我。今之善有所為而為之也。恐陰間未必重我。此番數盡。斷不能逃。或者有心為善。終與有心為惡者不同。或者他生其有報乎。不數日疽潰而卒。

續子不語卷六終

續子不語卷七

隨園戲編

乩仙

乾隆丙午春。樵川楊荷鋤與金陵徐滄溟。扶乩有女仙降壇。詩曰。何處重尋舊翠鈿。濤聲如夢恨如烟。泉臺一去千餘載。只抵相思半日眠。妾王氏小筠也。恰遇有緣人。欲與之語。請君勿懼。壇中友人孟姓。見辭涉豔麗。恐致邪祟。欲燒退符。乩遂書曰。既已招之使來。豈能揮之即去耶。昔者妾美姿容。君饒才韻。相遇大堤之下。同遊細柳之陰。鴛侶方成。鸞鴦遽拆。珠沈玉墮。蕙折蘭摧。君屢託迹於人間。妾尚滯魂於水府。今者方備濤神侍從。偶為符使招攜。隔世逢魚水之交。不昧素心一點。對面有河山之阻。誰知紅淚千行。恨顯晦之攸殊。幸精誠之易合。窗明風露冷。將子斗轉參橫。後尋君。幃靜雨雲來。其于夢美魂酣時。覓我不呼名氏。恐疑畏之頓生。惟續情緣。詎崇殃之敢作。是夜滄溟果夢有女子。手持團扇。豔麗非常。相與綢繆。極雲雨之歡。次夕復至。流連達旦。越日又降乩。詩云。赤甲峯頭雨似塵。天風吹送步虛人。請君試采梅花嗅。老却瓊香樹樹春。又詩云。露裏天桃風外柳。昨宵幾執纖纖手。千秋無盡是相思。綠卿又到君知否。末書珍重而去。嗣後總未入夢。亦不降乩矣。

勒勒

淄川高念東侍郎元孫明經某自言其少時合卺後得頭眩疾輒仆地不知人事數日後耳邊漸作聲如曰勒勒又數日復見形依稀若尺許小兒自是日羸瘦不能起牀家人以為妖延術士遣之不效乃窺於牀頭藏劍病寤時每見小兒由榻前疾趨木几下即滅遂以銅盤盛水置几下一日午寢方覺見童子至以劍揮之割然墮水中家人於銅盤內得一木偶小兒穿紅衣頸纏紅絲兩手拽之作自勒狀乃燬之妖遂絕後相傳里中某匠即於是日死蓋明經入贅時其岳家修葺房宇匠有求而不遂故為是壓魅術術破故匠即死然自是明經病骨支離不能勝步履明經家故有園亭一日值月上扶小僕至亭至即命僕歸內室取茶具隣舊有女并而美明經故識之至是女伺僕去即登牆而望手持茗碗冉冉自牆而下至亭內置茶几上謂明經曰知君渴願以奉君明經疑其怪且舊病未復力促之去女曰君領此妾當去耳少頃聞小僕來女忽不見回視几上碗茶惟一桑葉一撮土而已嗣後每逢簾波畫靜清夜月明女輒至談論間頗有慧心明經自以新病初起刻自把持女亦不甚干以褻狎其容姿意態長短肥瘠一日間可以隨心變易故明經始雖疑之久亦樂得以為談友不復問其所自來也女往來形跡人不能見惟至時覺舉座冷氣逼人明經一日夢與夫

人為歡。醒覺方即女。明經知其術所幻。然欲強留之。女遽攬衣下牀。大笑而去。攝其衣如紙。瑟瑟有聲。後明經得導引之法。女遂絕跡。

雷擊兩婦活一兒

安東縣村中。一婦產子。喚穩婆接生。留宿一夜而去。其夫某自外歸。抱子甚喜。欲祀神償願。忽探摸其枕。驚曰。我暗藏銀四錠在內。無一人知道。如何失去。妻怪而問之。因謂昨夜收生婆睡此枕可疑也。某即往問索銀。許以一半為謝。一半償還作酬神之用。穩婆勃然大怒。且罵且咒曰。我為汝家接生。乃冤我為賊。是兒必死。若盜汝銀。天雷打死。罵之不已。某反疑其婦有別情。亦不敢索銀。三朝復請穩婆洗兒。是日穩婆不到。令其女來。至夜兒果暴死。夫婦相泣。盛以木匣埋之空地。僉曰。穩婆之說驗矣。時忽雷電大作。遠近聞一霹靂奇響。合村有硫黃氣。咸蹤跡之。見空地跪兩婦人。俱雷火燒焦。各捧銀二錠在手。而所埋之兒已出地。呱呱啼矣。鄉鄰奔告。理兒之家來認。見兒腹臍露出針頭一指。隨拔針出血。兒仍無恙。雷擊斃者一係偷銀之穩婆。一係穩婆之女。洗兒時暗以針刺兒臍心致死。欲寔其咒詛之言也。見者咸為悚懼。乾隆五十七年六月間事。

火神打陰

吳賜字南谷。毗陵之馬蹟山人也。微時館于某宅。其家方構新居。匠人以盆貯木屑。藏火為炊。一日夜半。南谷聞屋角有聲。起視之。見一赤面人。向火而吹。南谷叱之。其人打跽對曰。某祝融氏所使。今日此屋當焚。南谷曰。我在此。烏乎可。其人唯唯而退。數日後。南谷將解館。戒主人以致警焉。是日南谷歸。而屋竟焚。南谷後登萬曆丁未進士。仕至方伯。

殺一姑而四人償命

建平令周君有族姪。自言兄弟二人。娶妻各有一子。父母歿後。遺一弱妹。不能撫愛。兩婦尤虐待之。妹已字某廣文子。貧不能娶。乃贅焉。兩婦恆相語曰。一姑已累人。今又多一食指。奈何。終當以計遣之耳。會兄弟讀書城外僧舍。妹婿亦往省其親。兩婦俱託辭歸寧。而盡局其薪米食物以行。次日姑入廚。無以為炊。忍餓兩日。報無可告。輒轉不得已。遂自經焉。兩婦乃歸。召其夫。諱曰病死。草草殯殮。寄書其夫家。攜柩去。心喜以為脫然矣。然而室中常聞鬼啾啾哭聲。數月而長婦母子驟病俱死。未幾次婦母子亦病。怖甚。囑夫環守之。夜二鼓。忽陰風襲人。門帘豁然啟。見一卒赤髮藍面。齒長數寸。手執鋼叉。直入牀前。攫其子去。急追逐之。見其子猶赤體展動。而忽不見矣。還視榻上。則子已絕。而婦猶呻吟也。黎明婦亦歿。某日擊其妻子之死。而大悔恨。每告人以示戒焉。夫殺一姑而四人償之。甚矣。陰謀致死之罪至大也。

誤殺金童

阿雲巖相公奉使武林。暇日欲繪一小像。鄞令錢君邀暨陽繆炳泰偕謂。為公寫真甚肖。公喜以屬錢君補圖。錢君以公常談佛法。乃繪公著紅袈裟。趺坐一山洞。公見之大喜曰。此吾前生矣。錢問故。公曰。曩吾督師滇中。適額駙色布騰珠爾布納病劇。絕而復甦。趣左右邀我至榻前。曰。頃至一山。長松插天。蒼翠四匝。中有石洞。列古羅漢數尊。旁設蒲團。虛其座。一羅漢指示曰。此阿某舊居也。以誤殺一金童。謫人間。能立心不妄殺。有以全活人。乃可復位。其傳語焉。因揭蒲團相視。則赫然一童子骸也。公其善自愛。額駙言訖而逝。今子所圖。適合前兆。豈非天哉。是圖公攜歸京師。名公鉅卿題詠殆遍。而繆生由此以傳神名日下。

錢尚書

毘陵錢梅谷先生名春。明崇禎間。官南京戶部尚書。幼患痘。危甚。瀕死矣。其父啟新先生。以獨子鍾愛。抱諸懷。不忍棄。方繞階行。忽聞空中大聲叱曰。誰錯行錢尚書痘者。可咎二十。速另降好痘。遂聞屋瓦有聲。如撒豆然。視懷中則已蘇矣。成童後。常卧樓上。夏月。偶他宿。有傭私就其榻卧。恍惚聞叱咤聲曰。可惡。可惡。若何等人。而敢卧此榻。覺搖搖不安。急起視。則牀已置屋角閣處。非復卧所。嗣後傭見梅谷先生。甚畏。輒長跪白事云。

夢墨

武進錢文敏公。戊午應順天試。場前夢至正陽門外。見一人貌岸然。支布帳。而陳墨若干於其下。先有一髯買墨。公亦就買。售墨者熟視公。予墨兩丸。繼予髯一丸。遂醒。後謁座主孫文定公。儼然售墨者。次一同年來謁。則髯至焉。是為無錫李君時乘。蓋墨兩丸者兩榜。李以一榜終於昌平州牧。

錢狀元小名

乙丑會試。後部門有某夢。閱天榜。見四十一名。獨泥金書集賢二字。上插一小黃繖罩之。醒時但記其集姓。而忘其名。意必滿洲籍。其人當有異也。及榜發。則四十一名乃錢文敏。旋授殿撰。某以為疑。一日會於譙所談及之。通湯太史大紳在座。笑曰。錢殿元小名集賢。又何疑乎。眾乃恍然。

歸寧女遇怪

陝西清澗縣某村。有婦歸寧。其父送女還。中途歷山徑。風驟起。女衣袴盡失。裸而立。父無奈。脫衣裹之掖以行。昏暮抵婿家。婿怪問之。翁告以故。婿叱且怒曰。是何邪魅。翌日當持槍擊之耳。各就寢。黎明女驚呼婿。忽無頭矣。其家乃訟之官。縣令戴君提鞫。疑女之有所私而殺

其夫也。刑之堅不承。翁匍匐哭訴其事。令遂躬率丁役。命導至女失衣所。徧加搜覓。見山測有一穴甚深。令募能下探者。犒錢若干。一健卒應募。乃束炬入。行數十武。忽有天光。見一僧貌。猊惡。瞑目卧土榻。卒懼而返。白諸令。令更遣壯役數人。持貫索器械隨之入。則僧已醒。眾向前遽縛之。擁而出。見令再三研詰。不答。批其頰。亦無一言。無如之何。乃加練數圍。督眾役押解入城。將禁之獄。行里許。忽狂飈大發。眾皆目眙。少頃而僧及解役數人俱杳然矣。遂寢其事。戴君名樹屏。荆溪人也。其幕中戚友歸述其異如此。

龍誅龍

乾隆辛亥八月。鎮海招寶山之側。白晝天忽晦冥。有兩龍互擒一龍。捽諸海濱。大可數十圍。如人世所畫龍狀。但角頗短。而鬚甚長。始墮地。猶蠕蠕微動。旋斃矣。腥聞里許。鄉人競分取之。其一脊骨。正可作臼。有得其頷者。市之。獲錢二十緡。

桑蠶

宜興東倉橋離城數里。有某村婦子患痘。醫者下方。須用桑蠶。夫傭于外。其姑命婦覓桑蠶。婦至野尋求。見老桑一株。有蠶蠕蠕甚大。喜而捉之。行數武。忽失蠶。婦告其姑。姑曰。此活蠶。非有翼能飛墮。亦只在草間耳。盡往覓之。婦仍詣其地搜尋。林隙有一洞。方諦視間。忽巨蛇

昂首出。儼然人頭有一臂。怒目睖睖。指婦作人語曰。汝再擾我。即當啖汝。婦驚仆。其姑訝婦久不返。往視之。見其卧地吐沫。面無人色。扶歸漸甦。乃述所見如是。兒竟殤。婦亦旋患癩。不知何怪也。此乾隆壬子五月間事。

韓六

山陰庫書馮心法。辛亥冬。其母病。馮夜歸張燈。見韓聖華來。竟忘其死。與言生平如故。韓曰。兄家有差使。事值我票已判行。三日可發。我當為兄經理。停妥。馮庫書舞弄多事。畏告發。與之議賄。許以錢六千。韓許諾謝去。馮方怪韓之既死。謂母病必危。又疑許賄六千。庶可救。及三日韓至。竟入內而馮母死。豈冥使亦如人間獄訟。不論輸贏。總需使費耶。抑衙門人生不顧其親好者。為鬼亦無異耶。

魍魎

山陰高進士之父某翁。未遇時以傭為生。暮歸。值長鬼立路側。倚人屋腰靠檐上。翁立俟之。鬼手捧一孩子而祝之曰。我欲食爾。爾宜為九品官。有田三千畝。屋九椽。男子二人。我即欲食汝。心不忍食。遂置之瓦上。回身欲走。則見翁。翁被酒且立久。絕無恐心。計渠尚不食小孩子。我苟不至餓死。渠豈能食我。我何畏渠。且謂之曰。吾聞神之長者為魍魎。能富貴人。我

將乞汝致富。鬼拂袖令翁去。翁固求。鬼探袖得繩。縛竹桿一枝。若秤物具。翁再索。鍾則鬼拂衣竟去。翁歸告婦。取梯抱兒下。翌日里許。有馮村人姓馮者。失其子。徧覓不得。高翁出兒而告以鬼語。馮父乃拜翁。呼為外父。後馮果為山西巡檢。田廬如翹。高亦自此致富。子發科甲矣。

癩異

山陰施漢一秀才曰。越水鄉多癩怪。其小者止潑水侮人。驅之即匿。其老者能惑人如魅。余家舊有癩怪。逢科甲富人。必相狎逼。百年內凡三見矣。不可逐。亦不為禍。余丁亥歸里。夜就寢有聲。如撒螺殼者。大小千萬聲。散置几榻間。燭之無有疑。北牖失扃。故扃之。怪亦漸安。又二十年丙午。余苦塊之際。方側卧。若有物壓胸間。小掌撫我頭頂甚勤。而其身甚滑。耳邊噴噴作裏語。夢見一粉面娘子。年可二十四五。紫緞衫。元緞半臂。深藍色裙。就我要抱。却之。則從背後抱我。口向兩耳。貼貼不休。予夢中謂之曰。世間乃果有淫嫗。我二十年前尚不可干。今日能動我乎。驚而醒。覺耳邊噴噴聲。頭上撫摩狀。猶未絕也。旋從枕上逸去。輕小若貓。翌日又至。則覺有物在右股上。夢見昨女子。衣服如故。而立處稍遠。隔欄杆相招。余竊念昨身近尚不亂。今隔欄杆。乃肯動心耶。遂醒。則物從股上跳去。怪亦遂絕。丁未冬初。狹狹湖口。夜

宿陳氏新樓。瀕湖南。息燭則物躍上牀。予知其非鬼。非偷兒也。若喧叫。徒驚鄰里。適為人笑。計所以逐之。記得杭大宗先生穢跡。金剛咒事。試誦之。物輒伏不動。五更跳下牀。有聲遂去。曉起見伏處衣褶捲起如截。予因作客。不宣告主人。越月又過此宿。解衣始記前事。欲避無及。擁衾作久倦。合眼則物已在牀裏矣。持金剛咒稍緩。則輒動欲上。俟誦訖。漸逼近牀。堂出聲尖細如鼠叫。旋作人語曰。若佩正一真人符。吾不懼。但公口一動。吾則甚畏耳。五更從腳後繞出。是夜誦咒百餘遍。明日家人怪吾夜作嚙語久。自此陳氏亦無他異。今年二月初二日。鄉塾師沈昭遠來說獼猴祟衣上。遺毛可數。向余告急。欲辭館去。勸之誦穢迹咒。又猝不能成誦。但偶憶本草有熊食鹽而死。獼猴飲酒而斃之語。舊聞丁未進士徐景芳嘗用以除館中獼猴。今沈姑試之。是晚置雙鯽蹲酒於案上。二更獼猴至。沈已迷不能聲。但見獼猴起。索飲酒。樽欵就案。餽遺酒有聲。食魚亦盡。既跳下欲登沈牀。則前足甫起而後足不隨墮地者三。蓋獼猴醉矣。逃去。今遂絕。然則記覽不嫌其雜。亦能救人。獼猴之飲酒。水居人宜知之。而熊之喜鹽。又山居人所不可不知也。

柏香簪不宜入殮

會稽鄉人陳生娶郡金氏女。伉儷甚篤。金死。陳設像祝奠。朝夕相對。如其生時。既而金之妹

二姑亦病死。將殮，忽姓家人喜甚。乃其聲則金氏大姑也。曰：我被勾神誤攝入冥，既訊明釋魂，欲返則殮時用柏香簪，魂不能再入。今妹命盡，故我求冥司，借軀以還魂。我將歸陳家人，大異之。金指點其生時所存箱篋衣物，一一不爽。且述其與陳生牀第燕私密語，真陳婦也。金之兄自遠歸，女與言昔日過其家時留飯，殺酒盃盤，及其兄市羊肉船上，腥穢逼人，事皆曩昔。其兄親歷，不絲毫異。無如其妹已許某姓郎矣。宗族疑妹，或託鬼語以飾曖昧，不遽歸陳。陳生亦謂姊魂妹魂，不忍迎歸。某郎家又必欲娶，父母遂送女往下車，即大言曰：我金氏大姑，非二姑也。我歸陳家，不歸汝家。汝家必留我，將致大不祥，其無悔。是夕，其翁姑扇女與某郎同房。三日而某郎無病猝死。陳益不敢迎女，遂為某郎家守節。凡鄉里吉凶事，必先知之。言若巫者。鄉人異之，或曰：此妖憑焉，非真大姑魂。陳生不迎，非無見也。

獵戶說虎

傳聞虎傷人，則俵鬼為屍，脫衣與虎食。又云：虎能禹步，令屍自起脫衣，此皆不然也。蓋人不見虎，故為此推測之詞。有鄭獵戶云：虎擒人，銜其頭頸，人痛極，手足自撐拽，勢皆向下。衣褲自褪下。人無事而講禮貌，則岸然巍然也。及至窘急，無訴，便自抖擻卑縮，衣帶自寬矣。鄭少年時嘗與同伴值兩虎，其一虎銜同伴去，其一虎鄭槍中之，未變而逸。鄭懼其復來，乃先上

高樹避而望之。見虎所銜同伴。先下鞋。又下襪。迤邐而禪下矣。明日招伴尋之。則衣履一一在途。其屍隔五里餘。刺其左臂。驗有舊傷。果其伴也。腹臟亦未喫盡。又二三里。則所捨傷虎。僵伏而斃矣。

傳聞虎咬人。初旬在頭。中旬在肩背。下旬在腰腿。此大不然。鄭所見皆肩項也。虎作威向前。自上擲下。而咬之。非肩項不可挈其軀。無上下異也。即虎食所先。雖不可見。其所殘剩者。偶餘手足。亦無上下旬分手足之異。

虎大者力千斤。小者亦二三百斤。又加以爪牙。騰躍人力斷斷不能勝。所恃者人之巧。可以制虎之貪癡耳。虎氣旺中。槍多不立斃。鄭嘗入深山徑轉處。有虎如大牛蹲路側。鄭急甚。不及用槍。乃大聲喝之。姑懾以氣勢。虎果躍去。鄭度其必來。無村落可避。乃先視其所去處。尋坡下伏。虎果躍至。中鄭槍。又躍去。鄭度再至。則虎必難禦。急上高樹避之。俄頃虎至。覓鄭不得。鄭窘甚。足偶失觸枝動。虎仰視見鄭。躍起撲鄭。格巨枝而墜者再。樹震撼葉葉有聲。虎瘡甚。不能再躍。乃嚙道旁石塊盡碎。銜石而斃。

張必附物而行。或貓兔雞鴨蛙雉皆能作汪汪聲。先虎二三里。視機伏處。引而避之。虎輒隨張聲轉移。制之之法。聞張即用釘釘樹上。隨所值之第一株。然後擊張所附物。則物斃而張

亦聲絕矣。或曰釘金也。樹木也。魂屬木。魄屬金。取以魄就魂之義。魄惡好殺。俵魄也。穰之以就魂。則驚魄有依。不為虎役矣。

俵聲慘而長。無轉音。但夜深人靜。亦有能作人語。鄭嘗與同伴往獵。舟泊溪下。一夕聞岸上敲門聲。久而門內人應之。欲起。其婦力阻曰。夜深宜避。勿往啟戶。敲者益急。其婦卧問曰。客何來。曰。間壁客為誰。則又曰。間壁夫婦遂不起。教以明日來。敲仍急。鄭異之。從縫隙視。見有物如數石穀囊者塞其門。從斜月光中審辨之。則虎也。以頭撞其門。所應兩字則俵也。鄭潛曳醒其同舟而告之。皆恐匿船板下。鄭乃以槍自後打之。虎驚痛咬破其門。壞屋簷而去。翌日視之。門下所跪點頭處。成兩窪跡。行二里餘。溪水中得死虎。重六百斤。或曰。虎負傷落水。不能起也。或曰。虎中槍熱甚。故就水取涼。傷發而斃也。

虎食兔入口即沒。虎食雞與鳩。雉則入口上下嚙一再合。即仰噴刺羽如散花雨。周圍丈餘。雉五色文散飛。最可觀。

傳說虎欺人畏。故不傷醉人。不食孩童。非也。醉人必醉甚。行路欹斜不定。虎始不食。蓋撲之不準也。至于孩童。則櫛里有隣兒。兄弟夜出門就廁。其兄年十三四。蹲廁上。其弟九歲立檐下。見有若松毛一團者。擲而前。弟畏縮就其兄旁。曰。是何物耶。兄曰。松團耳。虎前棄其弟而

攫其兄去。明日迹血尋之。衣履處處散遺。拔起小松根數十株。蓋其兄忍痛手迹也。至血痕潤處而止。蓋已食盡。而草上血亦經吮過矣。

虎飢亦食蔬菜。樗里有女子。與其嫂在樓煨芋食。棄芋皮窗外。姑偶憑窗見虎吮芋皮盡。則仰以俟。嫂懼多煨芋以皮給之。恐其躍上也。姑欲閉窗。則伸手出。怕虎起攫手坐待。則眼見嫂芋將不繼。乃試以全芋投之。虎一吞而盡。姑曰。吾得之矣。若不畏熱可圖也。乃燒鐵錘透紅。以芋皮裹之。芋皮著熱鐵即粘。試投之。則虎仰頭視既久。見擲物接而吞之。吞後則躍去。後二日。里得斃虎。爪自裂其胸見骨。

傳聞虎不再交。亦非也。虎獨處。其有兩者。必牝牡也。其有三四五者。必虎母子也。子大則牝牡母子皆鬪。而仍獨處矣。大概月大暈。夜虎乃交。在半夜後。來日必起大風。鄭少時嘗聞兩虎互鳴。不知何故。一夕宿嶺上寺樓。聞兩虎鳴甚遠。聲聞林外。窺之。則月濛濛暈矣。有物一堆。上白下黑。如土阜搖動。久之。其下者猛吼震谷。蓋其竅初合。牡者痛而驚躍也。晨起則兩虎在土阜上。互跳交撲。久之始散。是日寺僧不敢啟門。踰月早起。見隔嶺此白黑二虎抱躍而起。既落地則兩釋矣。其明年。則有四小虎同行。或曰。虎交一躍則得一子。四子皆一交所得。

鄭晚年當七十後必持一兩鐵行。桿鐵自衛。常曰吾遇虎一則俟其撲而左右避以桿抵其腰。能令不再起撲。吾遇虎二三則張鐵而旋轉之。能使虎疑不敢撲吾。又數年鄭往隣村看社戲。肩鐵歸中途昏暮。虎突起道左。鄭避撲不及墜崖下。急坐起張鐵伺虎。不料虎亦墜下壓鄭身上。鐵旋轉如輪。虎蹲鄭腰腿間。凝視鐵轉。鄭急取所佩鐵刀。以右手斫其尾間。左手拔其陰。虎方疑鐵。又驚觸其陰。躍起力猛。斷其陰寸餘。鄭據地。手不釋鐵。幸隣人看戲者羣過。呼扶以歸。而鄭力竭矣。越二日死。

鬼請上任

侍御沈立人名孫連。京邸卧病十餘日。謂所親曰。有朱衣人從空下中庭。謂直隸保定城隍神缺。當命予攝。予以老父在南。妻子無託。子然單身。客死可憫。乞朱衣人善為我辭。而另選焉。朱衣人去而復來。云謂爾父以庶民受侍從封誥已榮甚。有弟在不至失養。子已游庠復何慮。苟召人而皆辭。將無可召之人矣。朱衣人語如此。子殆不望生。若為我治後事。所親多勸慰。謂是病謔語耳。然沈自是不復作聲。藥飲皆屏。凡三日更定後。車夫宿門下。聞叩門聲甚喧。問之則曰。請老爺上任。車夫嫌其錯打門也。令別尋門戶去。叩門者云。的是汝家。車夫云。我家老爺是京官。十年不出城。現在卧病。那得上任。叩門者曰。非外官也。吾曹是直隸省

城隍衙役。明日新官上任。長接在此。你家無人管事。并不打點一些行裝犒賞。所以告與汝知。車夫大恐。縮頸被底。睡不成夢。四更後。但聞沈從內呼從而出。肩輿扛梢。觸門有聲。聲效宛如也。聲漸遠。始聞侍沈疾者哭聲。明日車夫以告沈所親。始知前日語非謬。

通幽法

南塘通判顧梅坡說。張天師有通幽法。有不自事。能遣陽魂。至夜臺召鬼問話。鬼如何語。即借人口出之。其人不自知也。必愚笨人方可使。梅坡曾親見。五十六代天師時。有法官某失所司俸銀五十兩。求之不得。愧恨自縊死。既死。所失銀仍不可得。主人乃用通幽法。令水夫某立門檻上。噴水貼符百餘紙。幾滿身矣。眼耳皆貼符。惟不貼頂與口。水夫初猶身動。繼則不動如鑄。少頃出聲。則抵冥府門。見某法官肩梁帶繩。在冥府門外立候發落。見水夫至。則曰。汝歸告天師。銀則所私變童某置地板下。天師遣人揭看。果銹銖不失。因問爾肩何梁。則云縊死鬼皆負梁。連繩不能脫。甚苦其重。惟陽間為之作法事。方能脫。否則不脫。不能另投生也。望天師慈悲。為作法事。天師許之。忽傳冥王諭天師。府法官知道。爾等屢以細事動擾幽明。來使責二十板。後當戒絕。否則且獲重譴。水夫方僵立。忽作屈身狀。呼二十滿而起。仍僵立。冥語皆水夫口述。天師如問供狀。水夫隨問隨答。問畢。水夫忽云。本府門神不令入。則

作法者。忘焚飭門神一符也。既醒。水夫覺足力乏甚。問其事。殊嘗。但覺去時貼符漸多。則身上束縛漸緊為寃。兩脇逼甚。覺魂從頭頂迸出。痛不可當。其歸也。仍從頂上入。滿身舒快。如釋重負。如捲極之得眠也。醒後臂有杖痕色青。久始褪。自此法官不敢輕用通幽法。

喜婆

越郡城有情民巷者。居方里。男為樂戶。女為喜婆。民間婚嫁。則其男歌唱。其婦扶持新娘梳妝拜謁。立侍房闈如婢。新娘就寢始出。謂之喜婆。能迎合人男女。各遂其歡心。服役民家有常主。如田之有佃。得自相頂替。賣買皆有契券。事婚嫁祭祀外。常時則以說媒售衣錦為業。有某公子者。少年好狹邪游。一日其素所暱喜婆來告。某日即可至我家。當治具相待。公子如期往。則曰請俟之。尚有佳境。公子未解也。謂是狎語耳。少頃有與女客至門入見之。則少豔也。衣飾整麗。年二十三。四喜婆旁通言語。坐定進茶具。喜婆出。反扃戶去。公子喻意乃近。少豔不峻拒也。歡畢。問姓與住處。皆不答。求再約。則曰視緣盡未耳。啟幃出。則喜婆已啟扃入矣。為整妝擁之登輿去。公子固問喜婆。以少豔姓氏。則亦堅不洩也。後一年公子觀水嬉。則畫船中。其人在焉。珠翠滿頭。婢媼侍側。喻意以目。無何舫摩漿擊。一見而散。不可復識矣。

懶淫

獼性淫。吳越小家女人。多於水中洗褻衣。獼食之久。能為異迷人。雖者多就異類交。為異則迷惑男子。亦不至遽魅死。其雄者聞少婦褻衣氣。輒纏繞不去。雖眾逐擊之。至死勢不痿。辛亥十一月。蔡村人娶婦。客散婢僕各就寢。郎醉先睡。新娘閉戶解帶。則有物繞兩足間。作鼻嗅口涎狀。新娘駭怪。性頗慧。不作聲。密啟戶告其姑。知是獼怪。新娘歸房。則獼在門跪俟。隨新娘繞足如故。移時翁姑結健者十餘人。各持一燭一挺入房。即扃門守定。見獼共擊。獼上牀則上擊。落地則下擊。走几案則聚擊。屋無完器。而獼已聚挺斃于地矣。毛黑如鑑。身長一尺五寸。勢長七寸。與人無異。而肉稜甚大。剝其皮。售值足償所毀器物。其肉腥不可食。或曰獼肝髓入醫經。其勢異若此。可為房中藥。惜醫經不載。而村人皆不之知也。

虎困藤斗

樗里王姓童子。攜藤斗糴米時。暮雨過溪邊木橋。童子即以斗加頭上。手扶木欄過橋。有虎在橋下。伺前咬童子頭。得其斗而去。童子仆地。謂是人所推跌。梓其斗而去也。明日山中人見虎狂走徧山。則虎銜藤斗不可脫也。虎口合則藤斗隨合。虎口張則藤斗隨張。斗塞滿口。藤性韌。絲絲嵌入虎牙縫中。虎性躁不可耐。走三日而伏斃於山中。頭猶仰張。其口猶含藤斗也。

甘公入夢

甘冢宰汝來余已未座師也其孫立功某科翰林典試湖北卒于貢院後其季父廣作漢興道監試秋闈夜卧牀上夢立功率帷入驚曰二叔在此耶道臺亦驚醒問之旁人方知所居之處即當日主考停柩之所也

續子不語卷七終

續子不語卷八

隨園戲編

尸變

鄞縣湯阿達在京。其兄來而不禮。或問之故。曰廿年前曾與兄守一鄰女之尸。兄下樓取茶。阿達慕尸之美。有邪心。看之良久。尸忽立起。繞案逐之。阿達至門想走。而門已外扣。蓋其兄上樓時。見尸相逐。故畏之而扣門也。阿達跳窗走。尸不能跳。阿達暈死瓦上。尸亦僵立不動。次早家人上樓視之。尸猶僵立。乃取米篩降尸而殮之。隔三日阿達從市歸。白日見此女。詈其不良。阿達入城。再入京。至今不敢歸。

鬼買行頭

杭州線店施三聘。死後無子。妻以其家資轉嫁某。三聘到冥府告狀。冥王不准。施商之判官。書役云。婦人轉嫁。不取夫財。則我輩無可辦也。你妻取財而嫁。則你有錢與我輩。我輩替你妻來。雖老爺得知。亦無大罪。但你須攜銀子來買陰司行頭。纔好去嚇後夫。并可以取汝妻之魂。施如其言。渡江到本家。借取冥資四百作使用。後夫家聞爆竹放。則鬼叫。見溺死者。縊死者。皆行頭所為。隔十月以後。有新死木匠鬼來。胥役云。此人力能取汝妻之魂。匠果斫其

床截其足。妻果叫三日而卒。後夫取用之資。醫藥棺槨。祈禱之費。適如其帶來之數。

韓六三事 後又綴一事

錢鋪葉姓十九歲。病廿餘日。忽起跪數日。自言曰。我山陰活無常韓六也。今為冥役。生前與汝叔好。汝壽未盡。以幼時背後罵小寡母。受冥譴。然尚可挽回。須爾叔一行。可俟我本官後日外出拜客時。至嶽廟前東首第一位判神前。焚鏹虔叩。當為爾囑託。内幕挽回。但入廟不可聲張何事。只多焚楮錠可也。翌日韓復至。曰。爾叔可集客作保狀。立時焚之。我當殯去。為爾關說。爾叔明日午時來。毋俟我主歸焉。至期葉叔往廟拜禱。韓已先至家通信。令葉起跪曰。狀已入大費周章。内幕已批定矣。但需費八百。爾叔自有知驗。試問麻雀何自來乎。葉叔歸。果云拜時有雀拂帽過。甚奇。葉病遂愈。

清涼橋賣炙糕媽媽之子某為縣役。庚戌夏攜所服青衣歸。有同役徐失其青衣。見某問其衣是否。某忿其誣已竊也。罵之。翌日同其母所謂炙糕媽媽者。詣府城隍廟置香爐而詛之。且罵神不靈。時有他役葉李孫三人。見而勸止之。事已寢矣。九月間有同役程姓者死。辛亥年正月十四夕。某看燈歸。忽仆。及曉面青云。被冥官掌責。歷述被逮。至冥時。冥王判斷程姓為竊衣。已奪算今補枷矣。徐某偶一問及原無罪。葉李孫三人以非已事。肯踴躍爭先排難。

解紛戒人勿瀆神明。各贈口福三年。某以微嫌。數瀆神祇。既掌責。仍發陽官責四十板。又云。皆是韓六與他料理釋回。及開篆後。某果以公事官責如數。葉老矣。李孫中年人。今皆無恙。戴七亦山陰役。好嫖賭。輒月餘不歸。其妻某氏。託其隣王三。寄口信云。要錢米度日。王三尋見戴七。狹邪。則戲云。爾在此貪花。爾婦有信。爾無錢寄歸。爾婦亦要養漢矣。戴七信以為真。曰。伊婦人乃與王三作此言。伊必有故。是夜二更歸。急叩門。婦披衣起開門。怒其久出。故作色不語。而入室卧。戴以為有所私在室也。提燈遍燭之。不得。坐而疑之。適有吳某者。亦同役。過其巷。偶磕烟灰於其壁者三聲。其夫方疑。謂是必有所約而至也。開門逐之。吳怪之急走。戴逐里餘。及吳各相視而散。戴歸。謂婦與吳私毆之。婦方姓月餘。斃。是年冬。王三病死。辛亥正月初旬。吳晚飯罷。口禁遂絕。昏昏睡去。詰朝起。則曰。我當往謝韓六。我當往告戴七。蓋噤時見兩冥差。其一為韓六也。攝至冥司。見主者。煖帽如顯官服。獻王其以口舌戲嘲。釀人命。壽既盡。當杖四十。枷三年。另案再結。吳以非法飲食之。灰不應。夜深。磕人門壁。戴既開門出。尤不應。急走。戴既逐里餘。相見。亦當說明其故。以釋疑。吳當奪算半紀。掌責百二十。戴游蕩不歸。以疑殺妻。當得絕嗣窮餓。檢冥籍。戴已有子七歲。命五鬼攝取其魂。且云。韓六讀讞詞。與伊聽需費八百。乃詣韓家。焚楮謝。戴聞之駭。挈子叩禱於神。第三日子無病。猝死。吳面上

掌瘦四關月而青腿

鬼買缺

山陰戶書徐某病見其故兄來曰吾已為爾買缺於冥府矣死可仍為冥判書吏無苦也既而有縣役已死祝姓者亦來謂之曰爾可不死但以重資付我我能為爾彌縫某許之既去其兄復來謂之曰曩祝姓蓋欲謀買爾缺耳且賺爾錢爾壽數有定求不死無益徒白棄此缺耳徐某曰吾已許祝姓矣奈何其兄曰冥司事如人間此缺尚隔年月此時不過預定期約耳祝姓尚可回覆未晚也徐曰然則何處覓祝而覆之其兄曰余能往翌日則其兄與祝同來聚而議之祝果為買缺謀也與徐之兄爭先復有故鬼某某者同至為之平其爭議令五年後此缺出讓徐某先補候徐某五年吏滿再令祝頂補祝允諾既而祝又來曰吾不及待也當改圖他缺去徐某病亦漸瘳此乾隆辛亥年事今徐某無恙此事山陰書吏皆能言之甚確寔也

溫將軍

俗祀溫將軍道家謂之大蓬神釋流謂之藥叉神威靈頗驗丙戌秋初山陰安昌里婁家甫由山西巡檢假歸偶出訪友與途遇立語忽見其故兄敬甫至拉至路隅密囑曰我家修宗

祠事發矣。賣地者之祖先鬼有姓周者甚強。初控土地城隍各神。我已為訴雪矣。今溫將軍奉上帝命。往乍浦辦海劫一案。親來海上。周叩馬投詞。將軍已准。遣副使神至宗祠。會同城隍土地神勘地。訊供修祠。本我兄弟董事。徙墓事則爾寔掌之。爾當與質訊。爾可速歸。沐浴更衣。擇一室卧聽傳問。囑家人無譁。尤戒哭聲。哭則魂散。不可復歸也。此事爾無恐。諒城隍土地亦當調護。必不肯翻案也。我為爾冥助。可多焚冥鏹。及抄周姓賣地契焚之。象甫在路隅。切切私語。並無人與對。其友怪之。象甫語畢徑歸。沐浴更衣。入書室局卧。其家人從窗外聚視。靜以聽之。更餘作聲。皆質供語也。且保家人多辦茶具獻客。至百餘盞。尚嫌不足。五更客去。象甫晨目啟。局出說所訊事。則買地建祠時。曾遷棺十餘具。象甫給資與傭。而傭忽略遺周姓祖一骨。既遷後。始視地得骨。懼主人責。潛棄骨於河。周因冥控不休。且招諸遷柩鬼同詣溫神控告。神命城隍查骨下落。則在水中宛然也。神謂周子孫受錢願賣地遷棺。要復給有工錢以建宗祠。且有簿券。原無罪過。周裔寥落。其子孫賣祖墓。原本不合。但已貧窮。無容再議。王傭受值而移骨。潛擲水中。咎寔難追。伊祿已盡。付厲部攝之。周哭而去。周本同邑人。生前有軍功。妻不肯言其名。是年乍浦潮災。漂溺數千人。溫將軍之奉使其言驗矣。妻樸厚人。今年八十有三矣。尚健行不攜杖。

鬼請吸烟

談竹蒼名震德清人。乾隆乙巳夏。寓蘇覓館。偶染傷寒。發熱數日。甚形委頓。昏瞢中夢。有青衣人手持一卷。至前曰。喚汝去。談曰。何人喚我。曰。閻王喚汝。談聞言心悸。不肯同往。青衣人遂將手卷打開。中係黑紙白字。如今之法帖狀。談不覺隨行至一處。見有官坐案上。旁立書吏一人。似論公事。互相爭執者。談至案前。吏曰。汝是談師爺麼。曰。然。曰。所言者。即係汝事。談心懼。回身走避。復至一處。見一月洞門。遠望門內有堂屋甚軒敞。排列几案十餘張。俱有冠帶人上坐。若會審案件者。中坐一官。金面。形狀可怕。談不敢進。青衣人從背後推之。已至案前。金面官問曰。有嚴姓在我衙門告爾。談曰。告我何事。曰。告爾奸夫淫婦。談曰。並無此事。金面官即令鬼卒。將犯證帶來。遂有囚車十餘輛。推至階下。先喚男犯一名。見談曰。不是此人。後有女犯。遙認曰。人雖不是。面貌倒有些像。金面官又問談曰。汝認得倉米巷佛婆麼。談曰。並不認識。金面官即令青衣人送回陽世。車中女犯尚招手謂談曰。何不到我處吃茶去。談不應而出。至途中。青衣人于機桶中。取出烟管一根。長僅五寸。請談吸烟。談心知是鬼。不肯取吸。夢醒後。汗透重衾。其疾遂愈。

李生遇狐

歎有李生聖脩美丰儀十四歲讀書二十里外巖鎮別院一夜漏二下生睡覺忽親麗人坐榻上相視嫣然年可十五六生心動手挑之亦不拒遂就燕好每宵輒然自至常教生作詩填詞并為改削間與論時文則愀然不樂云此事無關學問且君科名無分何必耐此辛苦由是兩相酬唱頗不岑寂數年迄無知者會有楊生者生中表戚也亦就院中下帷與生齋僅隔一壁常怪生既昏即閉戶一夜月下楊生潛于壁隙窺之見生方擁麗者坐急敲扉入遍燭寂然問之始諱次夜復窺如前狀并聞笑語之聲心知為狐遂奔告生父促生返而狐隨至其家他人莫覩惟生見之舉家慮為生害一日生嫂詣生室大言責曰妖狐豈無羞恥強欲奪人婿况吾家小叔幼已訂婚某室他日入門誰為嫡庶是夜狐泣謂生曰嫂氏見責其言甚正不容不去今永別矣生為泣下留之不可兩相唏噓於枕畔聞雞唱遂下榻而沒李生工詞律善拳棒皆狐所教也聞狐所贈詩詞極清麗惜傳者未記此新安洪介亭所說李亦自言不諱

仙童行雨

粵東亢旱制軍孫公禱雨無驗時值按臨潮郡途次見民衆千餘聚集前山坡上遣人詢之云看仙童先是潮之村民孫姓子年十二與村中羣豎牧犢嬉於山坡一兒戲以拳擊孫氏

子方擊去。忽孫子兩脚已離地數尺。又一兒以石擊之。愈擊愈高。皆不能著體。于是群兒奔說哄動鄉鄰。十數里外者俱來詳覩。其父母泣涕仰喚。童但俯笑不言。制軍聞是異。與司道羣官徒步往觀。仰視一童子背掛青箬。鞭插于腰際。立空中。制軍方以天旱為憂。便祝曰。爾果仙乎。能三日致雨。以救禾稼。當祠祀爾。童笑而頷之。頃之浮雲一朵。迷失莫覩。制軍亦登輿行。俄大雨滂沱。數日內。粵境豐報得雨。徧滿溝澤。制軍于是命塑其像。遣畫師赴其家。使憶而圖之。童父母蓋愚農也。苦難形容其狀。雖易屢幅。莫似。方無計間。忽童自空而下。笑曰。特來為繪吾面目。遂圖而成之。父母將挽留之。倏失所在。遂塑其像于五羊城內三元宮。題曰羽仙孫真人。香火甚盛。此乾隆五十二年五月事。歙邑洪介亭遊粵東。親見迎孫童子像。因詢其顛末。恐有缺疑。他日當謁補山相公證之。

金能退鬼

乾隆己酉年。常熟縣為敬公民人某。於二更時還家。忽見穿紅褲黑靴者。持火把當街立。自腰以上不見。某避入親戚家中。物即追之而至。因取銅盆擊之。化而為五大。恐開門入。後汛兵巡船于船上。見所坐人皆衣紅褲黑靴。知其為妖也。擊之以槍。每人皆化為五。少頃河中盡然矣。晚間突入民家。滿城不安。敬公差人請顧公諱德懋者來。叩其所以。顧曰。試以鼓擊

之怪愈甚。及命以鑼擊之。怪遂退。因曰。此陰兵象也。兵以鼓進。以金退。傳合縣擊鑼三日始安。

秀結宜男

杭州富家子金挺之美少年也。慕某女不得。因有妖冒作此女來魅。夜必樓抱甚緊。金即下泄如注。幾成瘵疾。避之他舍。妖至。覓之不得。即在空樓上束棕薦為人。瓦鉢作頭。插山花披紅錦衣。以恐其家人。并時作喃喃絮語聲。一日攜一斗大饅頭來。上寫秀結宜男四字。書法秀媚。其家延顧安伯萬近蓬往視之。萬云。此蛇妖也。修煉千餘年。我已受菩薩戒。不忍殺。但可驅之去。顧乃為畫先天八卦圖鎮貼。萬但書楞嚴咒心四字治之。妖始泣語。小婢云。我本揚州人。為訪妹而來。因鼓樓被燬。妹不可見。偶見金郎貌美。鍾情于此。今蒙見逐。自限期去。但從此見金郎不得。求郎所悅之歌童。為我唱陽關一曲足矣。其家至期。果以鼓吹清歌送之。乃以線繡瓶袋一枚。白銀六錢。賞歌童而去。此壬子二月間事也。

黑青畏鹽

丁憲榮諸城人。言其地有殷家村。在城外。多古墳。舊傳礮中有怪物。形如人面無質。僅黑氣一團。高可丈許。每夜出晝隱。其出也。遇人于途。隔一丈地。輒作嘯聲如霹靂。令人心驚胆落。

惟見者聞他則罔覺也。嘯畢以黑氣障人。至腥穢觸鼻。暈絕。里人相戒。視為畏途。昏暮無行者。有鹽販某。市鹽他所。貪飲醉中。妄戒誤躡其地。時月上已二鼓。前怪忽突出。遮道大嘯。某以木挑格之。若無所損。駭極不知為計。急取鹽撒之。物漸逡巡。退縮入地。因舉籬中鹽悉傾其處而去。曉往踪跡。見所棄鹽堆積地上。皆作紅色。腥穢難聞。旁有血點狼籍。此後怪遂絕。僵屍挾人。棗核可治。

尤明府佩蓮。未達時。曾客河南。言其地棺多野屠。常有僵屍挾人之患。土人有法治。亦不之異。凡有被屍挾者。把握至緊。雖兩手斷裂。爪甲入人膚。終不可脫。用棗核七個。釘入屍背背穴上。手隨鬆出。屢試輒效。如新死屍奔。名曰走影。乃感陽氣觸動而然。人有被挾。亦可以此法治之。

量童子

褚氏遺書。男子二八精通。能近女。八八六十四而精衰。然近日稟氣厚薄不同。有十三四娶妻生子者。似又難拘于定數也。俗有量童子法。能知其近女與否。法用粗綫一根。自其頂圍頸一匝。記其長短。以線雙折。從其鼻準橫量至耳。長過耳者。便能人道。否則猶童子不能近女也。

靈符

萬近蓬言。聞胡中丞寶琮病劇時。忽語家人曰。明日慎閉吾戶。勿喚勿入也。如其教。明日日將暮。亦不喚。啟鑰。夫人疑之。自往從穴隙窺。見房內列二桌。南北相向。南向桌上。有一人頭大如十石甕。金目巨口。灼灼翕動。北向桌上。中丞坐與相對。桌上列紙筆。方握管似與問答。欲作書狀。第見口動。亦不聞聲。遂大驚。排闥入。中丞擲筆而起曰。汝敗吾事矣。不然可得尚延歲月。然此亦天數也。速備我身後事。三日內當死已而果然。究不知此大頭屬何神怪。時張六乾在座。乃曰。此名靈符文昌宮宿也。凡有文名才德者。喜往依護。昔朱紫陽註四書。每見之。而文思日進。後能招之來。麾之去。遇疑義輒與剖晰。中丞蓋欲召之來。以祈祿命。不意為婦女所敗。予因詢其出何書云。朱子集中序上載其事。因記之。暇日尚當檢集。以究其端末也。

吞舟魚

凡出海客輒市字紙灰包載以往。云洋中多怪風。及一切水怪。或吞舟魚。投灰即去。有饅賈業海運載鹽滿舟而往。一日忽遇吞舟大魚。吸浪而來。舟中無字灰。即以鹽包投之。吞吸數十而去。後數日聞有大魚死灘上。腹中殘包猶未化。始知食鹽而斃也。

雞毛烟死蛇

李金什言雞毛燒烟一切毒蛇聞其氣即死。凡蛟蜃屬皆然。無能免者。究不知相制之性何自而然。或曰此易知耳。凡蛟蜃與蛇類皆屬陰。雞本南方。積陽之象。性屬火。為至陽。故至陰之類觸至陽之氣。無不立斃。此正陰符經註所謂小大之制在氣不在形耳。

蛇箱

浙江衢州常山縣有名山。石磴山。山麓有寺。曰石磴寺。山下溪水匯注。民田皆枕山開陌。土中產一物。如松毬。如荔枝大亦相等。外皮亦如松皮色。擊碎內如漚青狀。入火燒之。化氣而走。彼處土人名曰蛇箱。詢其義曰。此蛇入蟄時。所含土啟蟄後吐棄於地。故名。按此乃鉛汞之苗所結。故見火則飛。非蛇所銜之土。蓋土人不知耳。

番僧化鶴

宮中丞為滇藩時。西藏有僧二人來滇。一老者望之可八九十許。云已三百餘歲。一差少。望之可五六十許。云已歷百二十歲。宮館之省城隍廟旁舍東廊中。不飲不食。人與之食亦食。啖可兼人。朔望宮必招僧入署。設饌與食。僧輒傾諸有。併一器內。和飯手搏而食。盡一二斛。歸終不飲食。月惟兩餐而已。暇輒市民間小鐵器物。轉售覓利。得錢必買磚積廊下。人怪而

問之亦不對。一日少者他出。老僧忽以磚周壘門戶。扁固其室。俄有火自內發。人爭往撲救。不得入。烟燄蔽空。有白鶴一隻破烟而出。熄後檢其遺脫。瘞于塔院。少者迄不歸。更不知何往。

謝珍格物

謝珍字紫璵。武進人。遊幕來杭。性倜儻。好客。有奇才。平居頗精藝事。窮格致之學。一日嘗語人曰。古人制物精意。雖日用小物。亦有至理寓焉。如其帚除穢之器。人多忽視。不知箕插綵花于角。可降紫姑。其掃雞雛之背。即成反毛。疫疾焚蕙。其烟能却鬼。冬瓜見苕帚風則易爛。此皆有感應類從之理。予因指其座右取火刀石器曰。此亦有理乎。曰。金石之屬皆感土火之氣凝結。本屬同類賦質。並剛鐵擊石則出火以應之。施其所畏也。故火刀忌撥火。撥火則擊石勿利。火石如出火少則納水中一二日。出之則取火必多。其故何也。蓋金為水母。撥火則枯。性枯則質鈍。火石之火分周四體外利既甚。則火藏石心。不易透出。用水激之中藏之火盡出於外。故擊則多火。試之良然。

烟龍

張寧人言其隣老善食烟。手一竹管長五尺許。已三十餘年矣。忽有道士過門。顧張所持烟

管曰。君此物得人精氣久。已成烟龍療怯者有效。他日有索者勿輕與。一日果有典商來云。其子患怯症。知君有舊竹烟管。乞市以療。乃以價上十千。截半尺許去。其子服之。療盡。盡化紫水而下。他日又遇前道者于門。出殘管示之。曰。龍已傷尾。尚可活。須再食十年。乃可作還丹藥也。求其法。但笑不言。徑去。其竹管至今猶存。張曾見之。果光澤。鬚髮畢照。夜懸壁間。一切毒蟲皆不敢近。

形交氣交

諸城劉上舍怡軒言。凡鳥外八竅。內亦少大腸。止有小腸。共糞溺於後。九竅者。大小腸皆全。故獸亦分前後陰出入也。趙衣吉曰。鳥之腸一。何以知其為小腸。而非大腸也。曰。凡人大腸通于後。結於肛。前陰為小腸之頭。以通溺。獸亦然。獨鳥以小腸在後。觀鵝鴨相交。前陰突出于後。非小腸何也。大凡鳥之區喙者。以形交。有陰物相媾。尖喙者。皆以氣交。無形器也。此言可補禽經所未備。

蜜虎

蜜虎蜂類。形如蠶蛾。首有斑點。鼻上有二短鬚。口有黑絲。如鐵線。常捲縮。或云此鼻也。入花叢採花。輒伸黑絲入蕊心。鈎取。猶象之用鼻。然蜂採花用足。蜜虎用鼻。又各不同。諸城王氏

僕名王三曾治莊田數十年云此蟲山東最多大為農患土人呼為古路哥子身有五綵具細辨如蠶蛾尾如鵝尾鋪張雄者身狹小可入藥雌者肥壯不入藥秋間腹中有子散子生蟲有數種其子產於豆莢上則為豆蟲如青蠅狀若相撲疊則體上細毛盡落以油鹽蔥椒炒食之味勝蠶蛹其食蜂也入其窠內用鼻絲刺蜂蜂中絲毒輒斃然後徐啖之蓋蜂針在尾此則在首在尾者屬陰在首者屬陽以陽制陰蜂故不能敵也

滇南靈草

胡吏目什自滇歸言其地多產靈草近日有一種草名安駝駝四方購者如雲能煉銅為銀又可治病彼處夷婦善為媚藥以悅男其藥成必試驗乃用試法以二巨石各置房東西兩頭相隔尋丈以藥塗之至夜則自能相合其藥亦以各草合成然則遐荒僻壤所產本草所不載者何限又不僅雞血藤膠為近日所珍也

羊乳鹿

臨安山中產鹿清明前後生子其子必俟天雨方能走若無雨終不能行也土人覓得歸家以羊乳之長大便隨羊行走野性稍馴可為園林點綴名羊乳鹿

多角獸

僧志定居天目。言其山深處長亘一二十里。榛莽森列。無道路。在沙木可為枋。豪猪多構巢。樹隙為木工所患。忽一年絕跡。不知所往。山民喜。乃大縱斧斤。有匠某入一荒谷。見一物為藤。貫死樹上。視之狀如牛。而形大逾倍。遍體皆短角。長二三寸。灰黑色如羊。角數以千計。頂上一角。紅如血。長二三尺。蓋巨藤多蔓大木。此獸偶從崖上誤躍而入。角為藤纏。四足架空。且藤性柔韌。無所施力。卒致餓死。始知豪猪。悉為所啖。究不知此獸何名。

江中黃袱

張壽莊言。有客行長江。一日忽見江面浮一物。似黃布衣袱狀。隨波游泳。猝不能細辨。呼舟子視之。內有舵工大驚失色曰。此物出必有覆舟之患。奈何。急將船上蓬桅悉去。惟剩船底。令客安座以待。措置甫畢。果陡然風發。出入危濤中。卒幸無恙。他舟有未備者。俱遭覆溺。詢其故。蓋其父昔亦見此遭難。故知之。然莫知其為何物也。憶賈文綜老於賈舶。嘗言江行有大風。必先有風旗出水面。或即此歟。

水乩

和州含山有程姓者。幼失明。路遇異人。授以占乩法。為人決事。多奇中。其法迥與他異。用水一盂。虛書符訣于上。置案間。有頃則水面泛起泡沫。結而成字。字已更泛他字。有未識者。復

泛如前如此數十次或成詩歌或隱語對答無不決人隱微

九尾蛇

茅八者少曾販紙入江西其地深山多紙廠廠中人日將落即鍵戶戒勿他出曰山中多異物不特虎狼也一夕月皎甚茅不能寐思一啟戶玩月瑟縮再四自恃武勇尚可任乃啟關而出行不數十武忽見羣猴數十奔泣而來擇一大樹而上茅亦上他樹遠窺旋見一蛇從林際出身如拱柱雨目灼灼體甲皆如魚鱗而硬腰以下生九尾相曳而行有聲如鐵甲然至樹下乃倒植其尾旋轉作舞狀每尾端有小竅竅中出涎如彈射樹上猴有中者輒叫號墮地腹裂而死乃徐啖三猴曳尾而去茅懼歸自是昏夜不敢出

蠍虎遺精

蠍虎即守宮劉怡軒云其遺精至毒人誤食之不能見水倘有水一滴在體不拘何處即能銷化人骨肉成水曾有江南民人有二兒自塾歸其母以乾冬菜蒸肉脯食之時正暑兒食後洗浴久之不出怪而視之則盆中惟有血水骨肉皆銷衆盡駭不知何故乃檢所存積乾菜罈內有大蠍虎二相交于上其精溢菜中始知誤取以食兒其毒至此然考遵生書云夏月冷茶過夜者不可食守宮性淫見水必交恐遺精其上古人亦未嘗言其能化人筋骨

皖城雷異

乾隆五十六年八月初一日。午刻有黑雲自東南蔽江來。去地不數丈。少頃雷電大作。風雨隨至。自午至戌末。霹靂數十震。房屋動搖。電光一閃。窗紙颯然有聲。是時人人自危。莫測其變。次早始知雷擊者。凡十數處。撫軍署前。左首旗竿劈去其半。碎裂處爪痕如梳。約深三四分許。火藥局前池中。擊死大蛇一條。約丈許。其餘牆垣倒塌。棟折椽崩者甚夥。漁翁游姓者。前數日夢有乞藏其家者。翁辭以隘無所容。早起即見有物如獼猴狀。爪綠色。約長二尺許。踞屋脊上。時移其前後屋瓦。餘無他異。是日雷作。隣人見電光如金繩數十條。盤游屋上。屋旁空地老柳一株。中空如竹。雷揭其皮殆盡。樹身迸裂。如橫置地上。捶碎者。然其中黑煤纍纍。又如火焚。想其物被擊時。逃匿柳中。雷因擊柳取去。然究不知何怪也。後數日有自黃溫來者。云是日雷聲甚小。有自桐城來者。問之不知也。黃溫距皖三十里。桐城百里。不同如是。

續子不語卷九

隨園戲編

天后繡女

清河縣有汪姓劉姓閻姓三女性俱明慧貌亦清麗相似汪適王氏劉適閻氏即閻女兄皆業儒閻適王家營某氏家頗饒乾隆五十一年閻女病重謂其夫曰我與同縣汪女及嫂氏皆河口天后宮繡女因事謫降今期滿當還彼二人亦將同往矣其夫訪諸兩家汪與劉果亦病篤未幾閻死汪亦死閻母聞其女死而媳又垂斃憫甚即詣天后前泣禱曰妾女已死僅一媳倘死妾何以生祈稍留以終妾身既而劉病果瘥年餘劉忽有身將產夜夢天后曰因汝姑老暫留塵世豈容生子耶以手捫之早起腹平如常人先是劉女自童時及適閻後每月必有一二日鍵戶終夜不容一人見有竊聽者如數人言笑達旦乃已家人固詰之終不言至是始知今尚存代州馮松濤寄居清河目覩之事

桃源女神

桃源縣鄭氏女生而端整寡言笑年及笄一日謂其母曰兒將某日死死當為某村神其地當廟祀我母以為顛弗信及期微疾數日而卒卒時端坐顏貌如生室中聞異香雲旗風馬

之狀家人咸隱約見之。後數日某村男女同日夢女告曰：吾當血食於此，為爾等福。居民以為神異，醵金塑像，號曰娘娘廟，頗著靈異。乾隆三十四年事也。女舊有婢李氏，最親暱。女為神後，每月必數召婢去，肩輿至廟，昏睡終日，醒而歸，倘神欲留強歸，肩輿十人不能舉。李氏嫁後，仍赴召如常。至五十一年冬，李氏謂夫曰：娘娘命我臘月某日去，去不復歸矣。夫素不信神，諾之而已。至日李沐浴焚香，使人召其夫一訣，夫故不歸。李恚曰：誤吾時刻矣。改次年正月某日，夫歸聞不死，以為妄。至次年某日，李又召其夫作別，夫怒曰：又作狡獪矣。竟歸視其死否，及歸李言笑如常，囑家事數語，凭几瞑目而逝。

安慶府學孤

乾隆五十六年秋祭前數日，滌濯遵豆，預備祭品，陳列明倫堂。夜使人看守，有副齋與夫田姓者，素勇健，獨任其事。是夜微月，田卧至三更，覺來聞有人偶語，開目視之，見二人歷階上，將至卧榻，田躍起大呼。二人徑前與鬪，田奮力擒一人，擲階下，大嗥化狐而去。其一復鬪，田又擒，擲亦化狐去。田以為不復至，因就寢未熟，忽聞人聲甚衆，且至矣，急起見一叟鬚眉盡白，偃偻行，率少年十餘人，喝令擊田。田怒奮拳擊衆，衆應手倒，無能抗者。叟怒曰：如此可惡，因騰躍以首觸田左脇，如中巨石，痛不可忍，仆地不能起。叟唱衆急曳至堂後左側柴房去。田

念此去必無生理。見堂右有大鐘懸架上。因眾扶掖出。不意急走架下。以一手挽架。一手拒敵。更怒甚。以手持田肘力曳之。田懼。兩手固挽。曳力猛連架曳行數尺。鐘聲鏗然。曳慄而止。令眾孤就擊之。自頂及踵無完膚。嘔血數升。將曙乃去。田亦仆不省矣。天明執事者入見之。大駭。以湯灌之。良久乃甦。具道始末。乃知為孤崇。次夜集眾十餘人守之。眾不敢卧。坐至四更。無所見。眾亦倦甚。甫就寢。聞眾馳驟聲。張目仰視。聞老人曰。其人在否。眾排頭按驗曰。無。老人曰。幸漏網矣。去去。遂寂然。田卧病月餘。尋愈。愈後欲挾刃宿堂上復仇。其妻力阻之。乃止。

湖南貢院鬼

乾隆丙午科。湖南秋闈。澧州吏目馮名廷。奉差委巡場第三場。十四日夜。馮與同寅李某同坐至公堂。李方隱几卧。是夜月色微明。馮見階下有物長二丈餘。腰腹如囤。通體皆毛。兩目閃爍如炬。自西文場出。緩步入東文場。馮素有胆。不懼。初見時。低聲呼李。李覺。仰視。大驚。伏案物去。然後起。同入卧處。命僕從同卧一室。馮以李胆怯。既卧。故以手扣壁。擊牀。恐嚇之。以為戲。正喧笑時。忽有大聲呼嘯。良久乃已。眾皆股慄。以被蒙首。少頃。聞人聲轟然。馮與李皆披衣起。監臨盡試。兩主考皆起。使人察問內外。遠近無不聞者。咸大詫異。是時頭場薦卷已

中定十七八兩主考覆加校閱點落七卷後竟無他異豈因此七人不當中而致怪異如此歟

雷異二則

滁州某村有黃氏嫗獨坐室中午後風雨暴至忽霹靂一聲左壁下諸器物皆移置室中離壁四五尺壁上白泥厚不過三分亦離壁四五尺植立如堵絲毫不損嫗驚仆良久乃甦不知所擊何物其家亦無他異代州旅店中有二客同居一日早起大風微雨一客在土炕上以大瓦盆覆坐之一客坐門限上對語坐限上者忽仰見屋梁上有火光二寸如小蛇跳躍急呼炕上者視之其人未及答忽霹靂一聲屋頂揭去一片衆奔入視地下一人僵卧一人在炕上堅坐不動就視之已死頂上一孔如豆初疑雷擊仰視屋瓦外飛不似自上而下者移屍視之見所坐盆底亦有孔如豆揭盆視之炕上亦然竟從地下起穿炕盆洞腹貫頂破屋而去地下者以湯灌甦得不死

人變魚

從子致華作淮南分司解四川兵餉過夔州城道上人男女喧譁舉國若狂問之曰某村婦徐氏與其夫同牀眠甚相愛也早起則婦面目髮膚如故也而下半身已變作魚形矣乳以

下鱗甲腥滑。口尚能言。貌亦平整。惟涕泣哀號。云我睡時無他痛楚。只覺下體作癢。搔之漸漸起稜。以為將生疥癬耳。不料五更後兩腳合并。不能伸縮。摩之已作魚尾矣。今將奈何。夫妻相抱大哭。致華遠家人視之。果有其事。因官程緊迫。不能逗留。不知報官後。將放諸江乎。抑養之家乎。不及問矣。

韓昌黎稱老相公

韓文公為貢院土地。庚子歲有嘉興秀才陳效曾者。先試前數日入廟。廟祝令拜。生曰。昌黎者何。拜之。為學不足師。文不足師。祝強之大詬而出。試畢歸家而死。殮數日矣。其妻懼與小姑合被而寢。夜半小姑登廁。忽見兄排戶塞嫂帷帳而入。嫂奔出。姑大呼。家人湊集。而嫂之聲音狀貌。儼然兄矣。大聲曰。我效曾也。身何在。家人曰。殮矣。狂奔至棺所。扣棺而哭曰。我得罪老相公。相公之門人家僕。鎖我廳事。俟老相公科場事畢。當放我。昨老相公放榜。出責我二十板。我得歸。何殮我之速也。又大哭。家人曰。老相公何人也。曰。土地。土地何人也。曰。韓昌黎。客曰。昌黎伯也。依今時稱。謂當曰伯爺。依家人稱之。當曰老爺。乃冥中僅稱老相公。

急淫自縊

京師香山某兵妻。嫂姑同居。嫂素淫。於後門設溺桶。伺行路之來溺者。其陰可觀。即招入與

淫如是者有年矣。一日嫂姑同伺門隙有屠羊者推小車過巷就桶而溺其陰數倍於昔之所御者嫂狂喜迎入至卧榻即解屠者下衣而俯就之姑旁坐視其事畢即欲往就而屠性耐久自午至未甫了事腹中餓甚索飯急飯畢姑以為將及已矣亦弛衣摩屠者之具為之吮嘔屠具復舉嫂曰屠性猛汝恐不勝宜再讓我姑許之同入牀嫂顛狂不休姑情急水流至踵怒嫂之誑已也往別戶自縊于是姑之夫家訟于官以為嫂嫂磨折故死而不知其事之可醜也嫂之本夫街卒也歸家見其妻神色不寧被褥污穢乃私自嚴鞠之始得其情而告于官此乾隆丙午刑部福建司承審事也獄成以口供穢褻不可上達比嫂以不應重律杖八十。

照海鏡

宜興西北鄉新芳橋即農耕地得一物圓如羅盤二尺餘團圓外圈紺色似玉非玉中鑲白色石一塊透底空明似晶非晶突立若蓋賣於鎮東藥店得價八百文塘棲客某過之贈以十千至崇明賣之得銀一千七百兩海賈曰此照海鏡也海水沈黑照之可見怪魚及一切礁石百里外可豫避也

穀佛

湖州沈書記號訥菴。有穀佛一尊。弄以玻璃之櫺。櫺長半寸。櫺下有座。高二分許。中藏大穀一顆。長一分有半。穀有芒。亦長分許。穀旁有竅。精明于赤日之中。閉一目覩之。其竅漸大。如門。覩之久。由門見堂。由堂見殿。現三寶如來像。像高數丈。纓絡莊嚴。見胸前卅字紋盈尺。旁立文殊普賢二像。若聞人語。眼少瞬。欸忽不見。仍大穀一顆而已。據沈云。此物傳留湖州某尚書家。係明時利西公從西洋墨瓦臘泥迦州帶來者。遂入中國。彼國秋熟時。此穀生田畝中。千里赤荒。門人王曇親見此穀。不知今歸何處。

丹徒異獄

丹徒縣宰張名振綱者。騶呼出門。忽一物從空而下。落轎簷上。轎方迎風而趨。物忽墮入衣袖中。弼弼而跳。驚視之。乃男子陰也。僅長二寸許。亟出轎。命騶從捉之。跳不已。觀者如堵。於是攜歸財庫。遍訪此案。不可得。越一月。西門擔水王大娘者。報某家婦姑殺人。遂拘之。亟訊。蓋婦姑二人。先通一陝客某。後又通一陳姓者。因彼此通姦。後夫斫殺陝客。而支解埋之。使其尸不辨男女。故割下其陰。倉皇未收。投之樓窗之外。不料落在本縣官轎中。告知知府同寅。無不大笑者。照謀人律。姑婦姦夫三人一齊抵命。

鬼怕討債

常州一貧漢死其房賣入富姓鬼作祟富者鎖之幾十年矣後富者亦窮大屋賣去挪居之忽貧鬼大鬧索銀討祭一家小大盡病時方冬盡房主買通最多債客登堂日夜號罵妖怪忽絕病者盡起至來歲債務稍清將帳目焚化鬼又白曰大詬曰我去年見討債甚多疑是我生前舊欠故而避之今閱所燒帳目皆爾家積負不干吾事吾何避為於是拋磚擲火惡聲日甚而房主亦徙去不復住

蘭渚山北來大仙

會稽蘭渚山有蘭亭道院焉其院為北來大仙所居北來大仙者狐神也初會稽陳賈少年時客楚喪資本貧窶不能自給且病居廢寺中一夜有女郎至容貌都麗衣服照耀皆明珠綴成者賈驚起女脫臂上馴贈之曰知郎乏故來相餉也遂去明日又至如是數月枕席諧暢情好日篤賈乃以金馴稍贖資斧理其舊業而女郎亦構新居料其家事且日致金銀珠寶之物不下巨萬居數年賈家信忽至賈欲驕其鄉里又疑女郎為魅一日伺女郎不在家賈忽呼數百夫及僮僕等擔裝魚貫而去女歸見一室罄空追賈至江口賈已歌呼振帆女臨流號慟不得渡賈于是歸為富人越十載女郎至呼賈曰吾狐神也積千年陰德名在仙籍今汝負心已訴天帝命江神授吾文檄到此汝宜死矣於是飛刀擲火家不安枕百計穢

之無效也。一日女空中嘆曰：吾因往日情重，至於此極，使汝死，恐天下有情人，貽笑吾輩。汝家倘能大修醮，擇名山安我神靈，我仇且釋矣。時蘭渚山道士某，道法素高，為設醮四十九日。道士謂女曰：何不向我蘭渚山住？女曰：甚好，但吾須住五百年，纔去。由是遂絕。今道院為羅氏業。羅氏為之塑像甚麗，而女亦歲時夜出，與世人談論云。

喫腎囊中舉

杭州士人於文肅祠祈夢。甫睡，一厲鬼與一腎囊至，大如瓿，曰：欲中舉，當食此。否則不中。士子懼，勉食之。初噉味甚甘，如樺子。片時將厚皮四面食盡，獨腎丸二枚，齒決不可下。鬼曰：棄之，汝已中矣。士子喜，然自此下場屢斥。至乾隆癸卯榜發，士子中魁，始恍然解悟。蓋浙中呼腎為卵，鬼者癸也，卵去核，卵字也。

楊老爺召穩婆收生

喜興鄉鎮間祠楊老爺，神多靈驗。穩婆阿鳳者，以收生致富，遠近生育之家，必延之至。始無難產，忽雪夜有人叩門，問何來。曰：冷水灣楊府生公子。主人命來，宜急就船。鳳襲裘同僕下船，果至冷水灣第宅，嚴麗進門。主人臨軒而立，見鳳來，喜甚，命僕導入後堂，則產母方卧牀，而呼眾媼婢執燭而立，皆慘然。曰：吾夫人產四日矣，鳳診視之，蓋腸盤於胎，急不得下也。以

法救之。胎應手而出。報主人。主人贈金元寶二錠。鳳納之曰。後三朝吾當來。時天大雪。而房中熱氣甚。遍鳳解衣從事。及出門就船。始記有外衣未著。歸家。天已明。視元寶則金紙疊成。而皮衣已送至家矣。由是鄉人為老爺作三朝行團盤釵果之禮。迎各廟諸神來賀。

溺壺失節

西人張某。作如皋令。幕友王貢。南杭州人。一日同舟出門。貢於夜間借用其溺壺。張大怒曰。我西人俗例。以溺壺當妻妾。此口含何物。而可許他人亂用耶。先生無禮極矣。即命役取杖責溺壺三十板。投之水中。而擲貢南行李於岸上。揚帆而去。

三虎索命

元撫軍展成。生二女。皆有國色。一嫁李敏達公之第四子星曜。觀察。一嫁厲少司寇之子守謙。太史。乾隆壬子春。余與太史相遇虎邱。偶談往事。曰。異哉。吾妻之死也。結禱之後。琴瑟甚調。將及三年。忽一日。閨中置酒。向余作訣別狀。曰。我前生獵戶也。曾殺三虎。虎魂不散。要來索命。今我懷孕矣。明年分娩之期。正值寅年。寅年屬虎。我其不免乎。問何以知之。曰。昨夜夢中有神人金甲。而虎冠者。告我也。因所殺三虎中。有二虎俱曾傷人。故上帝不准報仇。其一虎未曾傷人。故准其索命。言畢。涕泣不止。逾年果以產難亡。

梁相國解夢

梁文定公病篤。夢至一處。宮殿寬敞。坐客皆非所認識者。公談久。忽想喫烟。苦無火。或指一殿曰。此中有火。中坐神人招梁曰。且緩喫烟。我有一對君對之。書三代之英。汝繼奉七字。梁驚而醒。召諸門生來視病為解之。俱不能解。良久曰。我不起矣。三者三中堂寶也。英者英中堂。廉也。泰者伍中堂。彌泰也。三人官與我同而俱死矣。我其繼之乎。速辦後事可也。越三日而薨。

齋猴

天目山多猴。要往齋猴者。先往韋陀廟。燒香陳祝。某日來山齋猴。寺僧為掛牌曉示。臨期主人買饅頭一千。鋪在廟外地下。清晨羣猴畢集。有一極老者。白髯尺許。飄飄偃偻而至。旁有二猴亦白鬚。老者扶持而來。羣猴跪迎老者。南面就地坐。羣猴拱手亦坐。寂然嚴肅。不敢譁。二侍者捧饅頭獻。老猴老者食。然後羣猴共食。食畢。向主人叉手拜謝而去。梁履素孝廉。親見其事。余欲往施齋。而以路險草深不敢往。

狗熊寫字

乾隆辛巳。虎邱有乞者。養一狗熊。大如川馬。箭毛森立。能作字吟詩。而不能言。往觀者一錢。

許一看。以素紙求書。則大書唐詩一首。酬以一百錢。一日乞丐外出。狗熊獨居。人又往一與紙求寫。熊寫云。我長沙鄉訓蒙人。姓金名汝利。少時被此丐與其夥伴捉我去。先以啞藥灌我。遂不能言。先畜一狗。熊在家將我剝衣捆住。渾身用針刺之。熱血淋漓。趁血熱時。即殺狗。熊剝其皮包在我身上。人血狗血交粘生牢。永不脫落。用鐵鍊鎖我以騙人。今賺錢幾數萬貫矣。書畢指其口。淚下如雨。眾人大駭。將丐者擒送有司。照採生折割律。立杖殺之。押解狗熊至長沙。交付本家。余按己未年。京師某官姦僕婦。被婦咬去舌尖。蒙古醫來。命殺狗取舌。帶熱血鑲上。戒百日不出門。後引見奏對如初。元某將軍入陣。受刀箭傷無算。血湧氣絕。太醫某命殺馬剖其腹。抱將軍卧馬腹中。而令數十人搖動之。食頃。將軍浴血而立。皆一理也。

雷屑

吳人蔡鳴西與徐佩玉中表也。二人之弟。自楚同舟。載芋麻歸。乾隆戊寅九月十三日夜泊九江。雷雨大作。蔡怯懦蒙被卧。有銅飯器支爐上。震搖欲墮。徐起移置。見電光直下。森逼雙眸。大雷一聲。船舵拔去。水溢入舟。人齊起牽挽就岸。昏黑中互搬失物。天漸明。見徐頂心插一木。長約三四寸。圍寸餘。羣相驚問。徐不自知。毫無痛癢。宛若生成。恰累墜不可一刻耐。

隣舟有人善符咒曰此雷屑也無罪而誤觸者予能拔之徐甚喜祭慮或妄鳴詣縣尹尹至江干審視其人書符於徐頂口誦喃喃舉手一拔木隨手起復以小黃紙書符貼創處木入於頂者寸餘尖銳如錐或云能辟邪魅尹以為當存案遂攜去明日頂上紙自落完好如初奇情奇事奇技奇人何所不有

牛漢水

臨武縣水多激險東南三十里地名牛頭漢因山象形而名也產魚繁水勢奔驟難施罟網率用白鵠糞投水則魚皆僵浮水面或駕小舟或裸下體沿流檢之一夕兩人赴飲歸緣岸行見水面浮巨魚一人喜謂同行曰曷稍待吾攜此魚來遂脫衣入水久之人與魚皆無聲訝其溺矣急尋村中素善泅之張某丐其入水相覓約以若干金為酬張許諾索酒飲立盡數斗遂若不支踏小船至浮魚處翻波而下越數武或起或沒如是數次奮躍升岸云見一匹夫坐沙中見人至輒移去快取酒飲我當再往攜與俱來又盡數斗復入水少頃波湧見張擒一人髮踏波登岸擲於地以掌批之曰你累我往返數次費如許力是可恨打得該否旁觀力勸始解視其人已死即昨日求魚者酬以所約金張笑曰我兩番痛飲腸味已充倘挾是術以騙人金又何異迷人之水鬼即搖頭舉手而去張殆奇杰之士而隱於水者乎吳

門顧君朗村。是日過其地。親見之。並云土人稱其下有龍宮。向一幼童誤墜水。至一官署門。坐二人對弈。狀怪似蝦蟹。見童訝之。詢其故。送出水。幼童今現存。年甫三十餘。嘗向人談此異。

陰陽山

川東新寧縣之南鄉。地名火石嶺。有唐姓者。茹素誦佛。經年五十餘。忽無病卒。越四日。胸仍溫。家人不忍遽殮。漸復甦。進以湯粥。遂更生。語家人曰。我前日偶出門外。見一道人。布袍跣足。呼與同行。覺此身不能自主。行數里。聞水聲奔騰。須臾至一河。寬廣莫測。巨橋凌空。橋上人見道人笑呼曰。通靈來矣。問何地。答曰。黃河。又數里。高山峻起。問何山。答曰。陰陽山。匍匐而升。危崖盤駁。驚奇怪異。氣色昏黯。中間一徑。僅容人行。兩旁皆荆棘。見多人往來叢脞中。如覓路狀。皮膚皆為荆棘所傷。流血號泣。予懼而詢之。道人曰。人居心坦白。公正無私者。則見此大道可行。巧詐欺偽者。則自投荆棘。徒受折磨。生平不由正道之故耳。山既盡。天日清朗。城郭在望。道人曰。此太平城。行人雜沓。皆候發落者。忽見一隸卒執牌來呼曰。且帶三十六人。去。道人亟招予入城。城中衙署甚多。皆寂然。頃至一署。額曰。業鏡司。拉予由東角門進。立大堂簷下。見右廂椅上坐一人。補服頂帽。前立一女子。年可十七八。拽之泣。冤睨視其人。

即同鄉吳縣尹也。詢之道人曰：吳作令時，有陳氏女夫亡守志，父欲改嫁，女不允，後訟於吳。吳見皆美少年，意其必合，判歸之。女竟自縊死。今亦來候發放者。少間，聞呵殿聲，一人升堂，高坐，方巾大服，類道教裝，兩房吏役祇候，威儀甚肅。潛問何官，曰：此冥府總政也。道人叩見，互相問答，莫辨所云。既而帶余跪謁，座上官曰：汝在世曾誦經否？應曰：曾誦。又曰：汝誦何經？應曰：誦金剛經。曰：汝自是好人，但誦摩訶，如何念成沙摩訶？因錯了一字，罰去一歲。今叫汝來，快改過，還汝十年陽壽去罷。遂叩頭起立。適前女子見叩，見所訴果如道人語。座上官曰：汝該是這樣死，從岸上擲下一物如方斗，曰：汝自看來。女遂默然。又曰：汝矢志守貞，今奉岳主之命，燕地投胎，皇莊受祿去罷。旋退堂而雲板鼉鼓，宛若陽官儀注，回視右廂，則吳亦不見矣。出平陽見有三十六人，蹲踞相向，一隸至來持巨扇煽之，火焰騰起高數丈，須臾火息，三十六人仍在隸。又於懷出一珠大如卵，置地上，復以扇煽之，狂風驟起，而三十六人不知所往。驚問道人曰：冥府不比陽世刑法，只此陰陽火勦除惡類，繼以罡風揚其渣滓，落於山則為蟲介，入於水則為魚蝦，行善之人，別有善路去也。仍由前徑而還，遇舅氏某，負猪皮在背，泣曰：吾不幸死於利川，今且變猪矣。及家中門，道人竟去。今乃醒，不自知為已死也。遣家人往候吳，果患病危篤，兩手厥逆者數日，今得霍然矣。詢以女子事，則果宰監田時之案也。

未幾其舅氏之子來云其父果於某日卒於利川縣事在乾隆二十二年四月間唐姓今尚存言之如繪吳乃康熙庚子孝廉仕於秦世居新寧縣後鄉予曾至其家子名霏邑庠生能詩文精岐黃亦曾備言其事

亡夫領婦到陰間見太公太婆

毘陵莊生家千早歿遺婦陸氏於乾隆壬子卧病經夏至七月六日忽夢亡夫挈至一門廳事頗如舊家登堂見舅姑咸在各各悲喜俄而屏後有髯翁夫婦扶杖出家千曰此太公太婆也汝未及見今宜祇謁氏如禮拜見髯翁曰孫婦初見我當有以款之其子以空乏對翁乃探囊出白金付左右須臾餚饌羅列方圍坐共食翁指盤中肉丸謂家千曰此味何不攜去啖孫婦家千遽愀然目視其祖若以為不可者翁遂不言食竟氏前請曰既到此須一見閻王否翁曰汝並無罪過無庸去見因指旁向者謂氏曰明日戌時當遣肩輿來迎汝耳乃歎然醒述所見髯翁夫婦果其生前狀貌口吻宛然至奔走使令之人皆其家已故僕婦一不不爽也氏言夢中所遇一家骨肉團聚甚樂次日七夕果見夢中二僕昇輿來迎如期而逝髯翁者名椿字書年曾為射洪令一生爽直家千父字實君亦誠愿人也

續子不語卷九終

續子不語卷十

隨園戲編

淫諂二罪冥責甚輕

老僕朱明死一日而復蘇。告人曰。我被陰間喚去。為前生替人作債員中證。兩造互訐。必須我到。纔得明白。我見閻羅王之後。據寔剖陳。其案遂定。放我還陽。我出殿門。見柱上有對一聯云。是是非非地。明明白白天。我嘆賞之。以為不愧神明口氣。正徘徊間。見有一羣託生之鬼。從堂上下來。大半多不相識。只有一女子一老叟。皆我隣也。女有淫行。叟諂富家。以為此二人者。必墜阿鼻地獄矣。及判官走過。手持託生簿。因而問之。判官曰。某婦其孝。故託生山西貴人家為公子。叟甚慈。故託生山東為富家女。朱大不服曰。我素知某婦不端。某叟沒品。俱得託生好處。然則閻羅衙門。何得為是是非非明明白白乎。判官嘆曰。此乃所以謂之是是非非明明白白也。何也。男女帷薄不修。都是昏夜間。不明不白之事。故陽間律文。載捉姦必捉雙。又曰。非親屬不得擅捉。正恐黯昧之地。容易誣陷人故也。閻羅王乃尊嚴正直之神。豈肯伏人牀下。而窺察人之陰私乎。況古來周公制禮以後。纔有婦人從一而終之說。試問未有周公以前。黃農虞夏一千餘年史冊中。婦人失節者為誰耶。至於貧賤之人。謀生不得。

或奔走權門。或趨踰富室。被人恥笑。亦是不得已之事。所謂順天者昌。有何罪過而不許其託生善地哉。況古人如陳太邱。弔張讓而解黨禍。康海見劉瑾以救李崆峒。貶其身而行其仁。功德尤大。上帝錄之入菩薩一門。且有善報矣。至於因淫而釀成人命。因諂而陷害平人。是則罪之大者。陰間懸一照惡鏡。孽障分明。不特冤家告發也。未聞之大悟而醒。云判官亦其族叔。名啟宏。作黃岡州吏目。生前以端謹聞。

人壽有定。陰間不能增減

六合程某。平素不信鬼神之事。年六十餘。患病不起。不納穀者四十餘日。忽一日。謂其妻曰。我病不起矣。但兩孫婚有日期。我不能一見孫婦。人必笑我沒福。盡作違料理。以慰我心。其妻子如其言。引兩新婦到牀前拜見。程喜動顏色曰。吾明日可以去矣。可於次晨即扶我起。便穿入殮之夜。家人以蟒服進。命斥去之。曰。我並未作官。而著此服。必為羣鬼所笑。仍衣常服可也。服畢良久。曰。有二人。在外相待。可燒紙錢。具酒餚待之。妻問何人。曰。俞龍江。辛。二人者已死之人。曾捨身為城隍役卒者也。言畢。沈沈睡去。者將一日。忽醒曰。扶我起。將殮衣暫脫。城隍夫人生日。賓客來往甚忙。無暇點名。故俞江二人。仍放我回來。後日方去。聽候發落。依舊吃梨汁清茶者。又二日。睡醒。命取衣穿。曰。我此番真去。不復歸矣。但家中子女多。向城

隍燒香借壽與我。或願減五年。或願減十年。雖是他們孝心。恰都可笑。人之年壽。各有定數。不比他物。可以通挪。但有一件奇事。我望見城隍。有素不認識之婦人。替我涕泣討情。放我還陽。城隍搖頭不允。我大起疑心。盤問二皂隸。此是何家婦女。曰。唐李氏也。君不記三十六年前之事乎。李氏嫁唐某而夫亡。此婦事堂上姑。送其終。又替其夫承繼一子。事畢。再拜靈前。自縊而死。君重其節。託人教唐氏小叔。遞呈請旌。一切費用。俱是君包攬而去。何竟不記耶。程聞之。恍然如昨日事。且知城隍搖頭者。亦因人壽有定。非城隍所能減增也。言畢。又吃梨汁數杯而逝。程君之子號石泉。親為余言。

關帝血食秀才代享

某生員請仙。一日關帝臨壇。某以春秋一段問之。乩上批答。明晰無誤。批訖遂去。某歸家後。心切疑之。云。關帝忠貫日月。位至極尊。如何以一紙之符。即能立刻請到。心甚不服。欲擬表文一道。焚於上天控告。正作表文間。忽聞叩門聲。某啟戶視之。而不見一人。某愈怒。提筆又做。忽案頭有人云。相公緩筆。某問爾係何人。答云。我即臨壇之人。寔係唐朝秀才。因被亂軍所殺。魂魄落在廟中殿下。朝夕打掃殿宇。聖帝憐我勤苦。命我享受廟中血食。並非關帝也。某大笑。即欲焚表。案頭人又云。緩焚。某又問何故。答云。若焚表文。仍是控告。我總求相公將

表文放入水中。磨滅字跡。方於我無礙。某又問關帝到底有臨壇時否。答云。關帝只有一尊。凡天下各廟中血食。皆係我等享受。惟天子致祭。方始臨壇。某問何以知之。答云。曾有修煉數千年之狐狸。聞天子致祭。一月前齋戒沐浴。遂往窺伺。七日前。見周將軍臨壇。打掃壇舍。紅光滿室。妖魔盡被燒死。故知天子致祭之期。關帝方臨壇云。

惡人轉世為鼈

揚州胡姓有子頗慧。年將二十。將娶之前數月。忽得顛疾。飲食眠動不時。若明若昧。自言自笑。一日在牀上坐。語其父母曰。兒於昨夜奉嶽神命。署本縣城隍事。本縣舊有積案千件。未結。命兒公正辦理。兒恐錯誤。需請幕友細思。惟有受業某師。素稱理學可信。可速備禮請之。時某師已故多年矣。少頃忽起立云。師至。師至。喃喃刺刺不休。家人旁聽。竟是兩人問答聲。音笑態畢。尚平日云。十案中有七案。仍從前議。其餘三案。一當斫頭。一當剝手。一當充軍。其時因醫言其病須滋陰。買一鼈於竈下。引其首而斬之。鼈頭落地。怒目睜盞。可駭。相隔卧房甚遠。其子忽於牀上大唱曰。這惡人應當斬罪。還有甚麼不服。斫去還敢怒目視我耶。家人祈禱城隍廟未回。其子又於牀上云。太爺何故燒香於判官面前。他如何當得起太爺一拜。十案俱有姓。命細訪之。皆係已死。境內積惡。昭昭在人耳目者。

姦夫死後報仇

儀徵縣役何二曹與一婦姦好。其婦有舊好胡四。往來多年。婦利其財。後漸窮窘。婦漸疏之。何復凌之。遂至鬱抑而死。婦夫亦死。婦遂歸何。竟為夫婦。數年頗有積蓄。何原有妻已故。曾生一子。忽得狂病。持刀弄斧。見此婦來。即欲手刃。云我乃胡四。汝家用我數千金。財盡心離。更從何姓。如此快活。我死不甘。已訴於神。准我報仇。醫治不效。延請僧道修齋祈禱。一無靈效。如此數月。其子骨瘦如柴。忽一日叫戲演唱。又忽跨驛館中。馬王奔街市。又忽將家中物件打碎。將銀錢搜尋出散與他人。云神許我將你家財蕩散。再討你兒子的命。云云。至今其子現存。而家資已空。

董刺史雪冤

董公洛在海寧州時。下鄉踏勘。有旋風迎輿來。左避左隨。右避右隨。公異之。祝曰。若有奇冤。可在輿前三旋而退。吾當命役從汝指引。祝畢。果如公諭。遂令幹役隨風查察。至僻壤處。入墓而歿。總知為某解元女公子墓。董覆公立為傳記。據稱其女是暴病夭殤者。公不之信。即欲起墓檢驗。某乃索公無故開棺筆據。方許啟墓。公不得已與之。及啟驗。果屬病亡。公頗自悔。亦惟候告聽參而已。乘輿返行未數武。旋風又來。公益驚。停輿細思。憶及墓內攔棺石板。

下。當有故。復同至墓。揭石驗之。又得一棺。開檢。亦一女尸。而貌如生。傾國姿也。遍體鱗傷。訊係元人威逼。強姦不從。受傷身死。公遂按律詳革。科斷。昭雪其冤。而旌表之。

劉老虎

劉名捷。江右人。綽號老虎。強而有力。為一鄉之無賴。夜飲醉歸。來途間。覺酒上湧。捫壁以行。遇門便入。認為己家。足力憊軟。倒地而卧。五更盡。始醒。聞人問曰。某人何在。答曰。在某洞。又問此番是誰。答曰。某某共若干名。劉之姓名在內。自想不知所犯何案。係何衙門拘訊。因仰目視天。亦漸明。細認乃知在土地廟中。遍尋杳無人跡。大為奇異。因思某洞離此不遠。無妨一往偵察。遂飛步至其洞。果有大漢鼾睡正熟。自思大漢雄健。未可軟說。乃拔佩刀。抓起大漢。將刀置其喉間。大漢驚問何作。劉曰。汝是歹人。尚問我耶。大漢曰。我是過路客。何以指為歹人。劉曰。既是過客。緣何不投歇店。行蹤詭異。若不是言。我先殺汝。大漢急曰。我寔奉官差拘犯人。索票觀之。第一人即劉也。問犯何事。要其救釋。大漢曰。是大數註定。上帝所命。豈予敢徇縱耶。劉曰。如是殺汝亦死。釋汝亦死。均之死也。不如與汝同死。復欲刺之。大漢搖手止之曰。救汝。汝可自行咬破手指。血染吾票上。更易姓名。遠徙他鄉。或可稍緩數年也。劉如其言。見大漢出洞門。就地一滾。化為老虎。跑哮入山去。劉踉蹌歸到家。天亦大明。遂改姓名移

居外府。從此改悔。不作無賴。習理生業。娶妻生子。壽至七十。因親友家拜斗。為病人作干保。劉思拜斗大事。豈可填寫假名。緣將前事告之。填寫真名而歸。出大門甫數武。被虎銜去。

屈丐者

蘇州楓橋鎮。乃客商糧艘聚集處。村盡頭有古廟。為屈丐者所居。兩足不仁。朝出暮歸。不離楓橋左右。一日晨起。見廟旁有遺囊。拾而閱之。中藏白金數百。因思是過客所遺。吾薄命人。安能享此。且不知其作何勾當。一旦失之。有關性命。亦不可知。乃復歸廟坐待。午間果有人飛步而來。頓足挺胸。狀甚惶急。因問之曰。君得無失物者乎。客曰然。汝拾耶。屈曰有之。但須陳說不謬。方可還君。客大喜。為述若干封。若干數。是何銀色。是何包裹。果相符合。屈乃攜出付之。客見原銀大喜。愿分半相贈。屈笑曰。君癡耶。予不拜君金惠。而乃貪其半乎。且君損半。又不能了大事。請即速去。勿誤我乞。客不得已。檢拾錠與之。而別。丐至街口。忽見一垂髫女。貌絕美。依父而哭。觀者如堵。因問於眾。或告曰。是曹氏索債者。將欲奪此女為償。故悲耳。問欠幾何。眾曰十金。屈聞怒曰。盤剝私債。凶惡如此。設欠官項。又將如何。且十金亦小事。何為富不仁。竟至於此。詎知債主在旁。聞言而怒。指屈問曰。似汝填溝壑者。亦來說仁義耶。既出大言。可能為彼償否。屈慨然。即將前客所贈為之代償。取歸某之。欠約而散。曹之本意。原在

女不在金恨屈破其姦謀乃賄捕役指屈為賊鎖屈送官吳縣陳公深疑其冤遣金客聞之立即奔縣代為昭雪陳公聞之喜曰此義丐也照反坐例重懲捕役並傳楓橋各米行至諭曰所有日收米樣俱著賞給屈丐免其朝夕沿門求乞之苦且為披紅令肩輿送歸於是此丐享日收石米之利遂漸延求名醫遇道者與乾荷辦茅朮各藥煎洗不數日足病竟愈與常人等不十年間使居然置大屋娶妻室作富翁矣

僵尸

紹興有徐姓者新典巨宅書屋三間臺榭俱備為館師章生設帳所章夜讀至二更後忽聞東房啟窗之聲疑為暴客即於窗隙窺之見一少婦玩月登山攀樹杪踰隣垣去疑是私奔行徑遂輟書息燭而寐雞鳴未曙聞樹頭簌簌有聲似是赴陽臺歸來者凌晨書童送湯沐至問之曰東房為何人住通內室耶童曰不通乃前業主封鎖之閒房耳章聞大疑因往觀之則門封鎖窗閉如故窺之內有靈樞停焉至夜留心觀察又復如是章因秉燭啟窗入觀則棺蓋斜起中空無所有矣章生乃將棺蓋代為扶起取易經拆開密鋪棺上然後歸登樓視之及五更時見女從窗入覩易經而却步繞棺一週旁徨四顧舉頭見章知其所為拜而哀求章生笑而不許鬼曰若汝不下樓吾即上矣章仍不聽鬼物乃變作青面獠牙狀

騰蹕直上。章遂眩而墜樓。不省人事。迨書童送茶湯至齋。遍尋章生不得。乃與主人登樓觀之。見樓下東房內似有人在。啟關視之。則章生與女尸並卧地上。撫之章體猶溫。因共擡出灌救。半晌始甦。述其所見。具呈於官。為之查喚尸親領埋。而尸親已全家遠出。因房無人看守。故為出典。至待已三易其主矣。亦由僵尸為祟故耳。於是焚其棺。隣家子患鬼病者。從此絕跡矣。

申氏自縊

張某為其子娶申氏女。成婚歲餘。伉儷甚篤。一日女癡迷不語。兩手直垂下。忽舉手合掌。八指交叉作拶狀。痛苦異常。呼號欲絕。自不能開。左右代劈之不能動。即使有力者共劈之。亦莫能動分毫。亟詢其故。女則云有一婦人在我身後。使我至此。言未畢。更大呼。兩頰盡赤。似受批撻者。女不敢言。言則被拶更苦。惟呻吟而已。越時自開。八指皮肉紅腫。又半時亦平復。女言動如常。惟不肯明言其故。自是日必一二次。或三四次。其苦不可言。醫藥符錄皆不能治。至今猶然不解其故。或云其女生性乖僻。在母家時家本富饒。女每餐以水牌點寫餚饌而食。稍不適口。即詈罵併器皿碎之。婢女進茶若指擎杯口。即碎其杯。而重笞其婢。以為手不潔。不可進茶也。其所著裏衣。若一經浣濯。即不再服。或云今之受拶。是暴殄之報。其信然。

與

雁宕仙女

六合戴某有子十八歲貌清秀。閉戶讀書。忽然不見其家各處尋覓不得。一日忽從園中香
櫟樹上飛騰而下。曰我某夕月下。閒步園中。見一美女從空飛來。挾我上升。道我凡人也。如
何上天。女微笑。採香櫟葉一片。令我踏上。當即騰空而起。到一高山頂上。有石門數十間。門
內有亭臺花草。無所不備。我問此是何處。曰溫州雁宕山也。天台小山。尚有劉阮之事。況我
雁宕。又高天台一千餘丈。而可無佳話流傳人間乎。與我遂成伉儷。諸石門中。俱有仙娥來
往。老少不一。所說言語。都是元經祕旨。不能記憶。但覺服食起居。鮮華可愛。我樂而忘返。忽
昨日謂我曰。郎父親明日八十生辰矣。不但郎宜歸祝。即妾亦宜同去也。又取香櫟葉一片。
令我踏上。遂復乘雲而起。又到家園。其家人隣佑聞此信。來觀者如麻。忽聞異香撲鼻。空中
聞簫鼓聲。果有一絕色女子。珠冠玉佩。在雲中作叩首狀。每一跪起。則霞光四閃。百鳥皆鳴。
家人正思攀留。而清風一起。其女與其子已冉冉攜手而又去矣。其父思子涕泣不止。或曰
此怪知禮。侯到九十歲時。定與令郎再至也。

生魂入胎孕婦方產

金山縣有老農某月朔夢一青衣人似公差齋牒來語之曰子本月十七數盡應死因一生勤慎無大過死後即託生某家為子亦小康壽考無慮也故我先來告知便早處分家事屆期我來同子往投胎可也其人醒徧告家人悉以家事付兒子不數日處置畢拭巾待期而已至十二日夜忽又夢見前青衣來促之行農以未及期為辭曰我固知之第彼婦於初十晚偶失足致仆損動胎氣不能待至十七即於是夕坐蓐兒已產須生魂入竅乃能飲食今已三日君若不行彼不能生矣晨寤述其事於家人復安枕而歿

女化男

乾隆四十六年長沙西城之長安坊地名青石并有把總安姓者一女五歲與張守備家為養媳其姑遇之嚴少有忤輒鞭笞交下不勝其苦十三歲逃歸父家張向安索女安以女未及笄不願鬻養姑家且留家俟有吉期備禮遣嫁張無奈聽之及女年十七婿亦長大張擇期以告安亦備奩具擬嫁女女知期近而畏姑嚴終夜哭泣向天叩禱求速死不願出閤母見女如此頗憐之曰汝徒哭泣求死無益若籲天能變得男身便可免嫁是夕女夢一老人手持三丸如彈大二紅一白納其口而去比寤後覺小腹極熱喉痛異常不一炊頃陽出於戶竟成偉男項下結喉突起驚疑以告母驗之不謬安夫婦無子只此女一旦成男喜甚往

告張以事屬怪誕疑安捏飾賴婚控於縣時邑令山西黨公兆熊拘女到案驗之貌猶是女而陰頭鮮紅確係男子勢難行嫁命安將奩資貼張為代聘一女以予其子當堂令安女放脚雞髮脫珥著靴改男裝而出

人化鼠行竊

觀察王某以領餉到長沙。邑令陳公為設備公館將餉置卧室內。一夕甫就枕氣逆不能寐展側至三更忽梁上仰塵中有物作嚙木聲甚厲懸帳覘之見頂板洞裂大如碗一物自上墮地視之鼠也長二尺許人立而行王駭甚通索牀枕間思得一物擊之倉卒不可得枕畔有印匣舉以擲之匣破印出擊鼠鼠倒地皮脫乃一裸人王大驚喊吏役皆至已而邑令陳某亦來視之乃其素識鄉紳某也家頗饒於資不知何以為此訊之瑟縮莫能對王即坐公館將動刑其人自言幼本貧窶難以自存將往沈於河遇一人詢其故勸弗死曰我令汝饒衣食引至家出一囊令我以手入探之則皆束皮成捲疊疊重列因隨手取一皮以出即鼠皮也其人教以符咒頂皮步罡向北斗叩首誦咒二十四下向地一滾身即成鼠復付以小囊佩身畔竊資納於中囊不大亦不滿重也到家誦咒皮即解脫復為人形歷供其續年所竊不下數十餘萬王因問汝今日破敗前曾否敗露曰此術至神不得破敗曾記十年前我

見一木牌上客頗多資。思往竊之。化鼠而往。緣木牌上突出一貓。嚙我項。我急持法解皮。欲脫身逃。而素然有聲。猫皮脫亦人也。遂被執。究所授受。其人與我同師。其術更精。要化某物。隨心所變。不必藉皮以成。因念同學。釋我歸。戒勿再為此。已改轍三年矣。緣生有五子。二子已歷仕版。一子拔貢。尚有二子。思各捐一知縣與之。敝家中銀不足額。探知公餉甚多。故欲竊半以足數。不意遭印而敗。王因取皮復命。持咒試之。則皮與人兩不相合。乃以其人付縣。復訊定讞始去。

唱歌犬

長沙市中有二人。牽一犬較常犬稍大。前兩足趾較犬趾爪長。後足如熊。有尾而小。耳鼻皆如人。絕不類犬。而遍體則犬毛也。能作人言。唱各種小曲。無不按節。觀者如堵。爭施錢以求一曲。喧聞四野。縣令荆公途遇之。命役引歸。託以太夫人欲觀。將厚贈之。至則先令犬入內衙。訊之。顧犬曰。汝人乎犬乎。對曰。我亦不自知為人也。犬也。曰。若何與偕。對曰。我亦不自知也。因詰以二人平素所習業。曰。我日則牽出就市。晚歸即納於桶。莫審其所為。一日因雨未出。彼飼我於船上。得出桶。見二人啟箱。箱中有木人數十。眼目手足悉能自動。其船板下卧一老人於內。生死與否。我亦不知。荆公拘二人鞠之。初不承認。旋命燒鐵針刺入鬼哭穴。極

刑訊之。始言此犬乃用三歲孩子做成。先用藥爛其身上皮。使盡脫。次用狗毛燒灰。和藥敷之。內服以藥。使瘡平復。則體生犬毛。而尾出儼然犬也。此法十不得一活。若成一犬。便可獲利。終身不知殺小兒無限。乃成此犬。問木人何用。曰。拐得兒。令自擇木人。得跛者。瞎者。斷肢者。悉如狀。以為之。令作丐求錢。以肥其橐。即率役籍其船。於船下得老人皮。自背裂開中。寔以草問何用。曰。此九十以外老人皮也。最不易得。若得而乾之。為屑。和藥彈人身。其神魂即來供役。覓數十年。近甫得之。又以皮濕未能作屑。乃即敗露。此天也。命也。只求速死。荆公乃曳於市。暴其罪而撈死之。犬亦餓斃。

韓鐵棍

韓舍龍者。山西汾陽人。貧無居處。在邑中破寺棲止。傭工為生。勇健多力。一日歸見寺門外卧一道者。詢知以病不能去。乃供養之。無德色。如是三月餘。道者病愈。謂韓曰。感子厚義。無以報。今行矣。平生蓄有一物。食之力適育。兼可致富。以贈子。七十二年後終。當歸我第子。富後慎勿納粟得官。徒耗壽算。言已。口中吐一羊。出小如拳。置掌視之。乃粉所為。納韓口中。方欲吞嚙。羊從口中直趨而下。道者以掌向韓。腦後一仆。韓即暈仆於地。比醒。道者已不知所在。試舉。獲鋤之屬。悉輕如草。次日仍往見主人。願居其家為長作。俾買鐵另鑄作器為鋤。

地其所耕十倍於人。日食米必三斗。他物稱是。主以其勤而力甚愛之。一日令載煤五十斤。自他所歸。車厯土垣。將下。驟蹶車傾。韓在後手挽之。徐徐而下。面色不動。主知其事異。之詫其神勇。命隨標行。押布至都。中途值盜。保標客二人與鬪。俱為傷死。韓手無械。拔道旁栗樹。掃之。盜盡靡潰。皆獲焉。主自後即令押標販布。許分其餘息。不令傭作。韓乃鑄精鐵為棍。長丈有二重八百斤。其用棍無法。亦無授受。惟恃勇力橫擊。無能禦者。江湖皆呼為韓鐵棍。盜賊莫敢犯其鋒。其棍載在車後。非八人莫能舉。而韓以隻手取之。輕如草然。一日至京師。方投寓。忽有人來訪。自通姓名。曰山東白二。韓素不相識。訝其突如。詢來意。曰我聞君善用鐵棍。曷以見示。韓指車後。令客自取之。客以隻手輕取而下。謂韓曰。君用此棍。不知傷幾許人。我仰其面。君試擊我。能傷我則君果為神勇。韓不可。曰我與君無仇。何故以兵相戲。既與吾角力。不若我屈一指。君能伸之。我即當斂迹歸田。不敢馳驅道路矣。乃環其食指。白以手鉤韓指。韓俟其指入。乘勢提而擲之地。白起曰。我山東劇盜也。一生無敵。今竟讓子。嗣後韓行山東北直一路。如在家中。往來如是二十年。韓分息亦厚。乃辭主人。不復作標客。主人猶載其棍行者二十餘年。韓歸里置田產。生有二子。課農為業。年逾七十。自在場上看麥。忽有一山羊自場出。眾咸以為晉地所產皆胡羊。此不知所從來。爭逐之。羊入一枯井中。眾欲入韓

爭先跳下。見羊在井底。以手舉之。向上一擲。不覺身隨羊上。衆在井外。見有白氣一縷。自井飛出。羊入雲中。韓坐地上。氣力兼無。共舁之出。尋亦無恙。然自是手無捉雞之力矣。始悟道士還羊之說。神力已去。又活二十餘年。至九十壽終。所用棍猶在韓莊。至今六十餘年。無有能舉之者。

認鬼作妹

浙藩司更夫陳某。喜飲而胆最豪。一夕巡伺垣牆外。時三鼓。月甚明。見一婦人年十八九。容貌頗麗。陳念官衙禁地。必無私約者。心知非人。姑戲之。乃往握其腕。曰。子夜行得無覓佳耦乎。我為若婿。何如。婦曰。我非人。乃縊鬼也。變其貌甚醜惡。陳曰。我聞鬼皆能改貌。卿即陋劣。我不嫌也。鬼無奈。乃曰。子姑捨我。有錢十五千。與子何如。陳問錢從何得。鬼曰。薦橋某錢莊有女。我明日往崇之。子須認我作妹。我教若與子錢十五千。其病即愈。但子得錢後。我在此勾當一二事。自後毋得再阻我。陳諾之。鬼乃去。明日午後。果有人來訪陳。且曰。汝妹為鬼。太不良。昨日主人女出看戲歸。為其所祟。百計求解。云必欲尋其兄來。乃去。故招子往。陳乃同往入門。鬼即在內。曰。吾兄至矣。大慟趨出。陳亦佯泣相抱而慟。已而鬼曰。吾兄貧無以為生。汝家富。須與吾兄錢十五千作生計。我當去矣。店主人不得已。如數予之。女疾果愈。陳得錢。

歸。不三日聞司廨中果有婦人縊死者。蓋鬼求代。恐陳阻之。故行賄耳。

蟒過嶺

湖廣武岡州。有水路可達。有赴武岡任者。挈眷由水路行。一路皆灘河。兩山壁立。茂樹密菁。惟日午見日而已。一日舟行。聞上流灘畔。有人敲鑼鳴衆。詢之曰。今日蟒過嶺。須停舟不得行。行則有失。問何以知之。曰。我處燒山。向例有定期。蟒知之先期半月相率自南而北。俟北路燒山。則又自北而南。時正十月。蓋南路定期在初冬。北路定期在初春故也。其來日早。必有大風。以阻行舟。便其橫溪而渡。今早風大作。故知之。問在何處。曰。相離里許。可望而見。俄頃風愈大。見兩山樹梢枝葉皆垂。露一蛇首。大如十石甕。徐徐自山下剪溪過。其頭入北山。尾猶在南山未盡。約計兩山隔溪河。三五百丈。如是者一食頃始盡。一蟒過盡。又一蟒來。長皆彷彿。以次相接而行。其體亦遞小。一晝夜乃盡。土人云。此黑蟒性皆純良。從不傷人。

食猴怪物名石掬

湖南至道州路。有一山高數百丈。千峯環列。中有濂溪講堂。山中最多猴。常出擾人。山脚居民數千家。皆漆戶也。山產漆樹。紅芽初茁。如香椿。食者多死。官為立石以禁。沿漆林而入。周遭五六里。隔一澗。過澗即入山徑。樵路穿雲。高可插天。吾鄉愛堂居士往遊。遠望崖側。有似

枯松其毛遍覆數里蠕蠕然近視之皆猴也屏息而過已歷其上俯視衆猴約有六七萬老少雌雄環集呦呦皆有哭聲亦莫測何故有頃忽見二猴自上崖來向衆猴搖手似禁其勿泣者已而悉起有扶老者有攜雛者皆緣崖左而上至經香臺畔俯伏屏息高下幾無隙地旋有大風簌簌動林木臺後出一獸絕似猴而小高可尺許衆猴見之皆俯伏此獸躍上瀟溪講座踞漆而坐推其身忽伸長丈許衆在下仰望不見其頂久之見一猴來跪其座旁自以雙手向腦後剝去其皮若供其食噉者愛堂尚欲再覘其異不料僕人遽怒起燃大爆竹震之響一發衆猴咸驚墜山下死者不可勝計其獸聞聲一躍直穿屋而出不知所在按異物志石掬如猴而食猴或即此歟

鐵牛法

湖南邑因論死秋決後例多暴尸三日然後埋入夜尸常不見官吏異之踴緝四出初以為其親屬私竊以葬訊之不承有武生某以事赴縣行至一村鎮牽馬飲於溪橋之下水中映有人影俯窺之則橋洞內水乾有一人閉目趺坐於中躡而就之見其襟褶間皆血污狼藉問為誰不答因急趨出適鎮中有駐防汛弁告之守備殷某殷先入橋下其人見殷相近即飛左足將殷踢仆地後入者至救殷起覓其人已不見互相嗟訝而返是夕雷雨擊死一人

於橋柱側。衆往視。正昨日橋下人也。或云。此學鐵牛法者。可以代形。而終獲天譴。

妖術二則

江陰有士人。學法於茅山。有術能致婦人。用烏龜殼一個。書符於上。夜擁之而卧。少頃。即見一輿舁一少婦至。或平昔有屬意者。皆可召來。其婦不言。與交媾。無異生人。天將明。乃去。其去時。必反繫其裙。以出。未知何故。據言。此乃所召之生魂也。婁縣有道士。善致天女。有求其術者。必令其人備衣裙釵釧之屬。須極華麗珍貴。乃可為天女服飾。言著天宮衣。不能履凡世故也。其來必在初更。須先掃淨室。屏絕人迹。道人入書符步咒。則天女始至。色果殊麗。異香襲體。人與交合。與世人無異。亦不言笑。天未明。道士來。又屏人。書符送天女去。則衣飾皆帶去。無一遺存。與天女交者。皆無後禍。故其術頗為豪富家所重。即耗其貲。亦不惜也。後乃知其常通妓女為之道士。素頰而長。將女裸縛於懷。以袍襲之。昏黑人莫能辨。屏人而出。諸懷服其衣飾。偽為天女。給客將曉。仍束而去。以此分肥其衣飾。蓋死後其徒言於人云。

種蟹

盛京將軍某。駐劄關東地方。向無蟹蟹。惟將軍署頗饒此物。有異之者。請於將軍。將軍笑曰。此非土產。乃予以人力種之。法用赤鳶搗爛。以生蟹連甲剝細碎。和青泥包裹為丸。置日中。

晒乾投活水溪畔。七日後俟出小蟹。取置池塘中養之。螃蟹亦如此做法。按此法養魚經中載之。而不言能種螃蟹。據將軍言。則凡介屬皆可以此法種之。則是赤覓固蛤介中之返魂丹也。

扯雞膝救溺死人法

凡人落水淹斃。一日內者尚可活。洗冤錄載有騎牛法。最妙。而不知更有扯雞膝法。入水三日者亦可活。揚州各幫作排手。黃一謙沛縣人。隻身帶貨。無不獲利。積至百餘。悉以周濟貧乏。康熙五十九年六月。在北通州壩上落水。已三日。撈起有長眉白髯老翁云。用筆管套雞膝。先破一孔。插入肛門。扯出雞膝吹之。吹至三人心口微動。老人曰。活矣。衆趨視。忽失老人所在。又換人吹。果嘆氣而甦。

鳥獸不可與同羣

荊州寺僧某。頗精禪誦。一日有獵徒獲一虎子。歸途憩寺門。僧勸勿殺。衆即以虎捨寺中。僧給以飲食。頗馴服。隨僧起居。每課誦。虎亦從衆後作頂禮狀。課畢乃退。日漸長大。客至方丈。虎伏座下。初甚駭怖。繼察其狀無惡意。亦不甚畏。狎玩之。虎亦不怒。一日有客訪僧。入方丈。與僧以足蹴虎令去。曰。毋驚我佳客。虎作欠伸狀。瞪目而視。良久始出。已而又來伏脚下。氣

粗而有喘聲。客愈恐。僧以手批虎。又睜目視良久。一若有所思狀。僧以足踹之乃去。俄而又進作怒容。直前一口啣僧頭而去。僧猶坐而不仆。寺中人見虎口有血。奔出山門。乃共逐之入深山去。卒不可獲。

拘蛇

江陰章燕橋言。有南客館京師。自言能拘蛇。主人欲觀其法。不可。強之至。再始允焉。先命竹工削竹籤百枝。長三尺許。踞其兩端如箭鏃。至期約主人及外客以麻繩束竹籤捆載而行。同赴西山石佛廟中。踞石臺上。步置書符。口喃喃作詞。俄頃微風起。草中索索作聲。蛇果大至。先小後大。盤旋迴繞。有若錦者。有若花者。諸色俱備。衆咸詫所未見。最後有一蛇至不甚大。遍體光黝如漆。昂其首向前視客。客色遽變。憮然曰。殆矣。急書符退之。衆蛇皆散。獨黝黑者不去。吻舌張口。似有怒態。客披髮跣足持咒。嚙舌血。嘿之。黑蛇始去。顧衆曰。君等可歸矣。此蛇來與吾較法。我不可去。去則貽禍主人。乃命衆人用繩束其身。捆於石佛背上。以所攜竹籤置手旁。促衆人去。次日客歸。衆詢所以。云是夜風雨大作。其蛇乘空而來。張口吸氣。似欲相吞。客望其氣來。乃以竹籤一枝投之。籤為氣躡入其腹中。如是數十次。氣亦漸衰。籤亦將盡。俄聞廟門外有崩撼之聲。蛇斃於地。風雨亦息。

金香一枝

富民某聞某寺有老僧德行頗高。延請至家供奉一室中。朝夕頂禮。即香柱香爐之內。無不以金為之。一日僧於靜室中入定。忽見彩雲飄渺。異香滿室。有二仙女將一蓮花座來。曰我奉西方佛祖之命來迎。僧自顧功行頗淺。懼不敢往。仙女催促再三。且曰若不去。我無以復命。僧乃取瓶中香桂一枝與之。始冉冉而去。明日主人家產一驢墮地而死。奴僕輩剖食之。腸中有金香一枝。驚白主人。僧不知也。即主人亦不知金香桂為供奉和尚之物。後偶於參禮和尚時。主人談及此事。和尚大驚失色。始以向夕蓮花相迎之事告主人。亟看瓶中已少一枝香桂矣。蓋無功食祿。天意所忌。故使變驢以報也。

小僮遇女鬼

鎮江梅甫族弟家僮小童孔姓者。伴其子岸夫宿書樓上。乙巳冬月望日三更後。遣其樓下取物。遲至一更不來。即偕其家西席王松坪先生下樓往看。遍尋不見。於是急呼眾家人尋覓。尋至第三進小室內。見其伏卧桌下。頭嵌於椅腳內。家人拖出。人事不省。以薑湯灌醒。問其原委。云我下樓梯至中間見一奶奶。將我攬至堂前。我欲叫人。他將手卡我頸項。我即不能言語。此後如何關門。如何來此。我總不知。於是令其安睡。次日亦無他恙。越至次年五月。

望前。渠卧書樓下。廂屋內。時約二更許。月明如晝。忽然大叫。岸夫急起往觀。奴云去冬擗我的女人又來了。我駭怕將帳門捫緊。他與我扯奪不開而去。我急叫人。他又轉來。我不敢叫。他又去了。我遂大叫。他見人來。遂不見了。問此女人模樣。云身穿藍衣。面甚標致。其白如雪。家中恐其復又生事。遂將小童遣去。此後安然無見聞矣。岸夫姪親為余言。

懷慶水災投匾水息

余同年沈永之。為懷慶府太守。天久雨。黃河水發。直灌城中。公與屬員百姓等。俱登城外高阜看水。水高數丈。竟不能歸。餓三日矣。除禱天之外。一籌莫展。忽見一黃衣者。帶笠乘舟而來。問曰。汝等欲使水退。須當問我。公即問之曰。可取懷慶府大堂之匾投水中。水即退。問其姓。答曰。我姓黃。言畢遂去。水隨其舟漸漸流下。高阜離署數十餘里。公之父母俱在署內。無人能往。正彷徨間。有家人陳姓者。曰。小人能識水性。願往。公欣然遣之。令其人頭頂蒲盧。放書其中。泅水到署。見二老登樓哭泣。得其信大喜。即取匾投水。登時水遂退。訪之里人云。某處有黃將軍廟。想懷慶一府。應遭此劫。投其匾於水。算已應此劫故也。公即往拈香瞻其像。果符所見云。

三王神請醫治臂

歸安有名醫湯姓字勞先。門外挂一匾。云凡求醫者。非先送十金不治。一日聞外有鑼聲。出視見一大沙飛船泊其門外。頃有一人登岸。從者手捧一大元寶。自言王姓家住菱山下。左臂有傷。特來求治。醫即與膏藥貼之。拱手而去。醫送登舟。照舊飾鑼開船。旗上書三王府三字。須臾不見。醫歸家見桌上元寶。乃紙元寶也。大驚曰。此乃東菱山之神。明日即著冠袍往拜。見神左臂上膏藥猶在。旁有一死蝦存焉。

續子不語卷十終

清沈起鳳著



訛
白

鐸

諧譚提要

詞藻羅胸傾筐倒篋而出之每事附以論斷用懲
用勸亦莊亦諧淳于君隱語見長滑稽動聽東方
氏微辭厲諷俳笑優為自有千秋莫消稗官野史
喚醒萬眾如聆暮鼓晨鐘

敘

予東鐸祁昌與 蕢漁大兄同事者三載予之鐸以無聲為鐸而蕢漁以有聲為鐸予之鐸以鐸為鐸而蕢漁以不鐸為鐸蓋予不善諧而蕢漁以諧入鐸故聽其鐸者但覺其諧聽其諧者并不覺其鐸也雖然天下大矣鐸且不能遍徇何況於諧予曰干卿甚事蕢漁曰舍我其誰予曰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蕢漁曰雖不得肉亦且快意予曰木菩薩登壇說法畢竟於意云何蕢漁曰泥傀儡逢場作戲也只與人同善諧耶鐸耶其蕢漁之苦心耶予乃退藏其鐸而蕢漁之諧鐸以鳴時

乾隆辛亥仲秋下浣星巖愚弟殷傑

莊生放達秋水馬蹄屈子離憂女蘿山鬼雖屬寓言之義終非垂教之書至若千寶搜神齊
諧志怪更馳情乎幻渺覺涉筆於荒唐 贊漁大兄夙負異才近耽淨業發菩提心而度世
運廣長舌以指迷言則白傅談詩老嫗亦參妙解事則道元畫壁漁罟盡樂飯依有裨人心
無慚名教藻初遊宦海舊托名山匏既繫乎同方荆共班於一室偶離案牘笑啟巾箱閒詣
經帷偷翻枕篋得預元亭之祕盡窺鄴架之奇嗟乎段成式之明經諾皋垂記董仲舒之嗜
學繁露名篇惟得綆於真源始扶輪乎大雅文非妄作事豈無稽僕執掌於簿書乘五夜翻
兔園之冊君主持夫講席借六經織魚網之詞時

乾隆重光大淵獻相月既望寅愚弟韓藻謹序

諧鐸目錄

卷一

狐媚

虎癡

雞談

獺祭

蟻封

龜鑑

兔孕

雉媒

卷二

屏角相郎

筆頭減壽

討貓檄

祭蠹文

隔牖談詩

垂簾論曲

考牌逐腐鬼

妙畫代良醫

卷三

嬌娃皈佛

窮士扶乩

老面鬼

遮眼神

燒錄成名

讀書貽笑

鏡戲

帖嘲

一錢落職

兩指題旌

諧

鐸

目錄

一

卷四

酒戒

色戒

財戒

氣戒

俠妓教忠

雛伶盡孝

白婦殉節

營卒守義

桃夭村

荆棘里

卷五

惡錢

奇婚

洩氣生員

換形乞勾

菜花三娘子

草鞋四相公

訟師說訟

名妓沽名

泥傀儡

石鼻廟

卷六

上清宮除妖

森羅殿點鬼

蘇三

葛九

奇女雪怨

達士報恩

夢中夢

身外身

香粉地獄

面目輪迴

能詩賊

識字犬

卷七

有根女

無氣官

鬼婦持家

鄙夫訓世

蟲書

獸譜

黑衣太僕

巾幘幕賓

鮫奴

犬婢

卷八

棺中鬼手

鏡裏人心

孟婆莊

十姨廟

車前數典

驢後談書

死嫁

生吊

術士驅蠅

壯夫縛虎

卷九

嘲吳蒙

賽齊婦

村姬毒舌

醺婦冰心

地師身後劫

節母死時歲

諸

錄

目錄

二

頂上圓光

掌中秘戲

眼前殺報

腦後淫魔

卷十

道人神相

和尚婆心

媳姑郡

蜚螂城

鬼嫖

神賭

夢裏家園

命中姻眷

臭桂

祥鴉

卷十一

老僧辨奸

青衣捕盜

正士驅邪

惡客除淫

芙蓉城香姑子

掃帚村鈍秀才

三杖懲奴

片言保赤

盜師

鬼婿

書神作祟

病鬼延醫

卷十二

南部

北里

貧兒學詔

才士懲驕

卜將軍廟靈籤

况太守祠廣夢

怕婆縣令

搗鬼夫人

呂仙寶筏

大士慈航

奎垣真像

天府賢書

諧鐸卷一

吳門沈起鳳桐威氏著

狐媚

平陽范氏廢園。故多狐。有寧生者。性狷介。日淫於書。因暑月。悞悶。假園亭以憩。友勸阻之。寧笑曰。是何傷。狐所挾以媚人者二。貪淫者。媚以色。貪財者。媚以金。我兩無所好。惟好架上書。媚術雖工。遇我亦不售矣。友漫應而去。飯後卧北窗下。見女子從屏後出。寧心知其狐。假寐以伺。女指架上書。驟然曰。名教中自有樂地。是兒獨學寡聞。將為勤學死。寧起叱曰。騷野狐曳尾遁耳。敢妄言。女亦叱曰。田舍奴我豈妄哉。汝果讀書明理。當知我家祖德宗功。何敢妄為譏議。寧曰。憑城作祟。假虎樹威。汝輩長技耳。祖德宗功安有哉。女曰。汝日讀書。而不知大禹娶塗山之事乎。綏綏龐龐。昌都成室。是祖德也。有商之季。移家西海。適文王遭羑里之囚。散宜生訪先人於敝廬。脫青翰以解之。赫赫宗功。垂諸史冊。予何未之深考。甯曰。是誠有之。但汝輩篝燈弄謔。卧榻宣淫。終非善類。女曰。死則正邱。大聖猶美其仁。穴則知雨。漢儒尚缺其智。况有形九尾德至乃來。山海名經。言之鑿鑿。汝誠讀書而未得其解耳。寧疑想久之。肅然致敬曰。始吾以汝等為不足齒之儉。今聞高論。願為書友。女笑諾之。晨塗瞑寫。日共校讎。

偶坐荷亭點周易。女忽問曰。有天地一章作何解。寧曰。上言離者麗也。麗則男女交感。宜受之以咸。而咸不可言受。故復從天地說到夫婦之道。而受之以恒。女笑曰。然則男女交感。聖人所諱言乎。甯曰。然。女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又何說也。言畢。星眸斜睇。杏靨微紅。甯魂搖志奪。應聲而答曰。卿有意乎。請卜諸易。女隨手占得未濟。甯曰。未濟征凶。事不諧矣。女曰。小狐濡尾。雖不當位。剛柔應也。何害。甯感之。自此遂同寢處。不半月。神疲氣殆。漸不可支。友過而詰之。寧萬方自諱。入夜女來。甯以病告。女曰。君著書辛苦。故日就羸瘠。文園善病。安知不因封禪一書。不然。茂陵姬且未聘。何由得消渴疾哉。甯深以為然。遂擯棄丹鉛。日與女圍坐一室。又匝月。病體益深。沈綿牀褥。友復過之。寧漸吐其實。友歎曰。君中媚人之上策矣。以色媚人者。色衰則愛弛。以金媚人者。金盡則交絕。惟陽竊君子之行。陰播小人之譎。擇所好而投之。媚之術愈變。而媚之毒愈長矣。甯懷然悔悟。友急喚與人。星夜舁歸於家。女亦遂絕。越半載。寧病瘵死。遺書散佚。後不可考。

虎癡

秦川女子霍小娘。有姝色。父與豪右某爭田界。以他事誣諸官。竟斃於獄。母痛哭曰。家無男

予。誰為父復讎者。恐白骨冤埋。終作千秋黑獄矣。女含涕而進曰。兒不肖。習齡稚齒。不能作趙家娥。有得讎人而殺之者。兒願執箕帚事之。母鑒其誠。日以其言。禱諸西山之麓。一日聞某入城。祝縣令壽。路出西山。虎突起於前。嚙喉而斃。母女方額手慶。忽一虎曳尾而來。徑登堂上。母女變色。卻走。虎徘徊瞻眺。殊無惡意。母闔扉而語曰。今日殺某於道者。非汝也耶。虎領之母曰。蒙君仗義。雪我前讎。莞莞母女。定當香花頂禮。用酬大德。未識降臨玉趾。意欲何為。虎怒目而視。似憎其爽約者。母曰。汝以我食言耶。息壤在彼。本宜敬將幼女侍奉。裳衣但起居寢食。彼此道殊。安得竟成伉儷。况我年近桑榆。家無蘭玉。方將倚嬀為活。汝為地下人報怨。獨不為未亡人施德乎。謹陳衷曲。乞賜矜全。虎聞其語。神彫氣喪。垂頭欲出。而一步九顧。依依不捨。女慷慨而前曰。君且住。妾有一言。幸垂明聽。妾前以身相許。豈敢昧心想衾綢之共。君亦知其不可。如不忘舊約。當掃除一室。與君終身相守。存夫婦之名可也。虎首肯再三。欣然嘉納。女乃導虎入帷。營菟裘於繡榻之旁。食則同牢。居則同室。女晨起理妝。虎必潛身廕次。側目偷窺。夜俟女卸裝登牀就寢。始伏於牀下。竟夕不寐。恐以鼾聲擾其清夢也。有時甘旨不給。則銜鹿脯以進。或把小恙。焦思躁急。盤旋室內者。無停趾。病愈始歡躍如初。女習以為常。而母氏因年邁無依。時咎女之失計。而遇虎禮貌亦衰。虎一夕竟去。母欲為擇壻。

女曰。背德不祥。負恩非福。況女子以心許人。豈必作形骸之論哉。執不允。後女以鬱疾死。停柩堂上。虎忽嗥哭而來。淚下如雨。送殮者皆見之。繼埋玉於祖塋之側。虎一日巡視者三。春秋令節。輒銜山果以奠。越三載如一日。母貧乏不能自活。虎猶日取山獐野兔存卹其家云。鐸曰。有情癡者。必無傲骨。虎而癡。是失其虎性矣。然一言不合。掉頭竟去。不依然虎性之難馴乎。癡而能傲。是為真傲。傲而能癡。是為真癡。

雞談

吳郡婁門外雞坡。吳王牧雞處也。至今居人以養雞為業。有祝翁者。養雌雄兩頭。一夕聞墻下喧呶不已。怪而聽之。聞雄者曰。爾我蒙主人養。數米而食。鑿垣而棲。有何不樂。而膠膠膊膊。終夕絮聒。雌者曰。我怪汝喜。則宛頸懼。則斷尾。全無一點丈夫氣。而猶絳冠金距。驕人昏夜。能不使人氣憤。雄者曰。夫不雄飛。妻終雌伏。汝何所長。而翹我短處。雌者曰。堂上爭訟。籠中抱卵。成家之道。舍我其誰。况秦穆公得我而霸諸侯。百里奚仗我而邀富貴。汝惟與宋處宗輩。作窗下清談。否則溝畔塗膏。鏡中學舞。恐曹阿瞞棄之不惜。尚得牛刀一試。冀他年大用也哉。雄者曰。汝真所謂但知雌守。未覩雄風者也。我所以勝於若輩者。全在一鳴驚人耳。祖述聞我而著先鞭。燕丹效我而脫奇禍。至於齊宮驚夢。用佐賢名。楚子乘車。不愆兵法。

奇功偉烈。炳耀千秋。此田饒以夜不失時。尊予為五德之冠。汝牝不司晨。又安知我為一世之雄乎。雌者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自今以後。請先予而鳴。雄者曰。惟家之索。恐操刀者隨其後矣。陰乘陽位。非以獲福。實階之禍耳。雌者曰。爾勿言。我先聲一奪。當使望氣者尚求其雌。而天下羣雄聞風卻步矣。雄者踈然而退。自此雌者無夕不鳴。家人以為不祥。殺而烹之。祝翁歎曰。翰音登天。何可長也。況其位之不當乎。惟於凶也宜矣。

鐸曰。太元經有云。雌雞晨鳴。雄雞宛頸。陽衰陰盛。其積漸使然耶。願天下處閨房者。持予雄辯。壓彼雌風。毋柔聲下氣。養同木雞也。

懶祭

大江之濱。有靈物焉。其名曰懶。一日遊於北岸。遇林中之鷗。集於磐石。相聚而語。鷗曰。君善捕魚。我善捕雀。而雀之見我者。往往噉音駭翼。電流星散。以至十不獲一。不知君觀魚。濠上能聚族而殲否。懶曰。魚之畏我。猶雀之畏君耳。豈盡惡生樂死。而願入枯魚之肆者。鷗曰。吾聞君歐之使去。復招之使來。操何神術而能若此。懶曰。世傳我別有一手。如道家役鬼之法者。妄也。虎有鉤爪。犀有駭角。狐有媚珠。猓有脆骨。皆志怪者所附會。造物仁慈。方便予角者。去其齒。予翼者。兩其足。肯令我輩添牙益爪。窮兩間之物類乎哉。鷗曰。然則奈何。懶曰。我所

以歐之復來者。因取之時。未嘗過戕其類。坐而逸獲。若出於不覺也者。彼以為無患而過我。於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此欲擒故縱。欲貪故廉之說也。鸛曰。君言是矣。但鳥之狡。有甚於魚者。魚性最馴。不過隨波逐流而已。鳥之中如鳩。以婦守。雁以奴巡。杜鵑以倒掛而善防。鸛以能言而巧避。他如雀常入幕。燕必處堂。鵲依佛塔之鈴。烏傍賈船之楫。種種機心。弋人何慕。一時迭起於前。不於此時盡掩其羣。而縱之遠逝。不亦悔之晚乎。獼曰。君之志則大矣。然何如留無盡之藏。為他日屬饜地乎。言未已。百鳥橫空而來。鸛攫得四五頭。餘皆竄入林中。鸛意不能舍。奮翼逐之。適射生兒潛伺於側。伏機一發。鸛先貫項而死。獼哀其愚。設祭於江之北岸。招魂而告之曰。鳶戾天。魚躍於淵。惟我與爾。以殺為田。廉則寡取。貪則同捐。何子不悟。齋恨重泉。吾今輟業。濯手江邊。甯朽其腹。勿喪其元。貪人敗類。自古皆然。凡百君子。請視此鸛。

鐸曰。聚族而殲。鸛則毒矣。而欲貪故廉。獼之陰謀更毒也。乃天獨報於鸛。而不報於獼。豈凡魚入鉢。佛門所不禁耶。亦江頭懺悔之功也。

蟻封

吳俗因房交易。作中者名曰螞蟻。有賈老者。業此三十餘年。家小泰。買竈下婢。生一子。乞孝。

廉褚紹推算之。褚善謔。口多微詞。戲之曰。查令郎英造必大貴。汝當作封翁。賈老曰。我輩執業卑微。何得名通仕籍。褚正色曰。是不然。古者蝎號將軍。蜚稱正字。蝶封香國粉侯。蜂擢花臺刺史。諸蟲皆貴。安見蟻命之獨賤乎。况道在螺蟻。蒙莊羨之。所望蛾子時術之耳。賈不知其戲。述孝廉語誇示同儕。衆舉手賀曰。淳于焚燒到指頭香。帶挈百萬螺蟻一齊升天矣。賈大喜。日以封翁自負。兒性慧。年十八。惟大學三頁。粗能成誦。人問曰。令郎讀左傳否。賈曰。左傳已熟。今聞讀右傳矣。蓋日聽其誦右傳首章。右傳二章故也。兒年二十。頑鈍如初。賈恐前言不驗。復質諸褚孝廉。褚笑曰。雖有貴命。何其速也。蟻五年而黑。十年而赤。三十年而白。是有定數。子姑待之。賈唯唯。後兒日荒於賭。漸至廢學。會八旬壽誕。衆客登堂稱祝。褚亦在座。賈復理前說。褚曰。君頭銜已貴。何必倚佳兒博封誥哉。賈問何銜。曰。中人科中人。陞賣田司主事。外擢合同府知府。例封文契郎。晉封草議大夫。衆客開堂。子亦匿笑。褚曰。汝他年得叨父蔭。不作茶館大使。亦當作交易府錄事也。賈始悟其戲。而封翁之想乃絕。

鐸曰。吳人誚官卑曰。螺蟻大前程。然畢竟前程亦從螺蟻上來也。豈必西京記中。勢通館閣。南柯夢裏。貴埒侯王。始識前言之非戲哉。賈老之不驗。殆所謂蟻慕羊肉。羊肉不慕蟻耳。漆園吏之言。更刻於褚子。

龜鑑

九江某以風鑑起家。永田問舍。富甲一郡。同業者爭謁之。叩其挾何妙訣。而所投輒利。適階下龜。蹙蹙而來。某指而笑曰。是吾師也。汝等問計於我。不如問計於龜。同業者詢其故。曰。吾所挾以遊世者。皆此物之教也。同業者曰。相法與龜法。若是班乎。曰。非相法之班於龜也。風鑑一道。行之最難。必現龜身而說法耳。衆請竟其說。曰。我等挾術以游。不借大人先生之力。何能到處逢迎。某翰林某閣部。結其家奴。納交門下。此名靠背硬。蓋龜之恃以衛身者。全在此。錚錚鐵背耳。龜入門最難。朱門高檻。誤趨則蹶。我鑽得三尺薦。函一行名帖。以作先容。此名趁腳進。得門而入。無傾跌之虞矣。其入門也。趾高氣揚。固為貴人所惡。脅肩諂笑。亦為僕輩所輕。必蹣跚徐步。厚重不佻。如龜之曳於塗者。此名扯架子。前果後獵。左倪右若。皆龜之體也。繼而談相偶然適中。則學龜之昂頭掉尾。自鳴得意。此名軟火團。使會其意者。知相法既神。酬儀宜倍。如言不中數。則學龜之卷尾縮頭。悄然而遁。此名便好休。有慕其名者。且留作後圖。再高聲價。他如客寓不必求寬。如龜之入洞。即可藏身。旅飯不必茹葷。如龜之伏土。便能果腹。龜俯者有靈。過忌我者必鞠躬。龜寂者無息。過罵我者且忍氣。結二十八宿之黨。用七十二鑽之技。六眸盡瞎。四足猶忙。由是龜窟反為金穴。而風鑑之道行矣。此吾所以悟。

道於龜者也。爾等盍以龜鑑。衆齊聲歎服。而皆下龜。仍蹙蹙而去。

鐸曰。嘗讀史記龜策傳。而知南辰北斗之說。為卜者言之。而相者不與焉。迺此君悟道於龜。豈李固足履龜文。李嶠耳傳龜息。亦相經所載者乎。舍我靈龜。何以相天下士。

兔孕

俗傳嬰童為兔。不知始於何時。襄陽韋生豪族也。寵姬四人。分四院以居。後眷一童。名聚兒。終年不履內院。日與聚兒坐書室。調笑為樂。又得仇十洲所畫左風懷祕戲。按譜行雲。照圖作雨。後庭花滿。視溫柔鄉不在釵叢中矣。西院姬名阿紫。美而黠。與聚兒通。而韋不知也。一日韋他出。阿紫出簾下。招聚兒私語曰。自與君接後。紅潮不至者百日矣。主人經年不御。倘一旦臨辱。諸婢子持我短長。寧仰藥以求死耳。子盍為我計。聚兒曰。我籌之熟矣。斷不誤卿。亡何。韋自外歸。與聚兒共朝膳。甫一舉箸。顰眉捧腹。忽作嘔逆狀。韋急起擁之曰。昨晚花陰露坐。脫卿半臂。以致寒侵玉骨耶。聚兒曰。非也。自蒙君雅愛。懷娠者三月餘矣。韋大駭。繼而笑曰。雄雞抱卵。牡馬生駒。今古未聞。子勿以此相戲。聚兒曰。君不知耶。我見君中年乏嗣。而又棄彼膏壤。耕我石田。何日芝生蘭茁。因私禱諸海棠祠下。願得轉男作女。為君延一綫之桃。今果神明鑒察。早晚為君抱子。而猶以我言為戲乎。韋大喜。拍背而語曰。不入兔穴。焉得

免子。從此守株而待。不必更營三窟矣。由是日復一日。將及阿紫分娩之期。絮兒曰。生兒外。寢殊不雅觀。乞移我於內室。韋商諸他姬。皆負氣不允。時阿紫托疾卧繡榻中。招韋與語曰。自君貪戀頑童。三年不踐閨闥。今急而求之。無怪渠不應也。如欲居我西院。君必裹足如前。無許往來蹀躞。俟彼免身後遺事可也。韋笑曰。汝擯我作門外漢。意欲藏盜於室乎。阿紫曰。彼弁而釵者。直可認作姊妹行耳。君如見疑。我亦何必瑣瑣。韋出與絮兒語。絮兒曰。此善策也。男兒生產。本駭聽聞。今移我於西院。一旦臨盆。假言是紫娘所出。不至紛騰物議。貽後日佳兒之玷。韋亦拍掌稱善。遂移絮兒於西院。自乃獨宿外廂。一夕傳言絮兒腹痛大作。急喚家人往招收產。而呱呱一聲。房內誕麟兒矣。越半月。絮兒繃嬰孩而出。視其儀容。與絮兒酷肖。呼之曰。似娘兒。而不知實似其父也。因絮兒無乳。屬阿紫以乳汁飼之。而終日乳香噴溢。韋亦不詰其所自來。一切瑤環繡葆。皆取給於阿紫。偶有微恙。阿紫必令心腹婢抱入閨中。百方調護。韋以為不如。轉羨其賢。嘗戲謂絮兒曰。免生鳥覆。真癡兒之福也。絮兒亦戲曰。撲朔迷離。雌雄莫辨。君亦顧免而未能相鳥者矣。後韋以淫慾無節。中道而殂。諸姬星散。絮兒與阿紫竟成夫婦。俟兒成立。收其遺產。遷居冠蓋里。稱富室焉。

鐸曰。男子後庭生育。天下可廢婦人。俞華麓乃戲言耳。愚者以戲為真。卒至免窟初成。驚巢

盡覆。紙豪而孕。實忘蹄者成其狡也。慎子曰。積兔於市。過而不視。其齊家之微義乎。花下
卯宮。草間兔種。怪父兮生我。誤踐其形。學母也天。只別通其竅。將乾代濕。化臭為奇。失肩背
於當場。帖腹心於暗室。海底奮探珠之爪。翻則為雲。腦後下刺繡之鍼。覆堪作雨。於是好龍
狎客。鑽李狂徒。玩稚子於股間。屈英雄於胯下。偷開寶庫。虛張陽貨之弓。巧借南風。直送滕
王之閣。始則拾人餘唾。鑿鳥道以塗紆。繼且困我城心。穿魚腸而甲透。差異女兒浦口。橫決
紅潮。正喜童子場中。倒拳赤幟。深入不毛之地。幾忘傷股之凶。歷黃花谷之路難。懼黑松林
之樹倒。拔篙而去。漁父出桃源洞乎。摩頂而來。居士聞木樨香否。而且華元棄甲。攪亂于思
輩老閉關。郎當禿箭。迴看鴻溝水溢。難尋廁上茅公。忙將祕篋符偷。權代床頭陳媽。真貽羞
於牛後。亦見嫉於蛾眉。嗟乎白面郎君。袞袞穿禪之蟲。黑鬻公子。紛紛帶刺之蜂。妾婦道窮。
男兒氣喪。所望鞠躬而退。出窮袴于車中。無復背道而馳。等牽船於岸上。服上刑則斷其雞
尾。敢效被底鴛鴦。從未減則卻彼蒸豚。任泣河中魴鯉。蓋因小人難養。况兼女子身來。須知
鑿井徒勞。還是耕田計穩。母使艾蝦入室。盜我婁豬。以至狡兔突圍。牽其犬子。前車可鑑。早
隄防東閣之奸。後戶難開。莫輕啟北門之鑰。

雉媒

諧

鐸

卷一

六

太原穆翁。參鳥為業。七十而鰥。慨然作求凰之想。而百計央媒。無一報命。敦促之人笑曰。乘龍嬌客。盡擇英年。今髮欲黑。而君反白。面欲白。而君反黑。是誰以繡閣嬌姿。待老壽翁杖履耶。翁大恚。取籠中鳥盡放之。負氣出游。一日竄叢谷間。四圍蒼莽。無可問塗。忽有白雉。矯翼而飛。投山南而去。翁蹟之。山盡處。倏有村落。槐陰蔥茂中。亞字墻垣。連亙百步。左則園扉洞開。翁疑為大家宅第。不敢通謁。潛身而入。有四女子笑語而來曰。今日天氣晴佳。盍一作踏竿之戲。牽紅攀綠。連次而登。一女子著退紅衫。綠衿翠袖。背花不語。眾曰。阿鶯癡耶。昨桑夫人作燈花卜。一頭四蕊。謂我等今日必有奇遇。然風流嘉會。彼此同之。汝何先為癡想。正嘲笑間。瞥見翁藏身花下。譁然曰。紅鸞未照。南極星犯花宮矣。翁初入釵叢。心搖目眩。欲自陳蹤蹟。又拙於語言。但倚花呆立。燃弄白髭而已。內傳言。桑夫人來。四女子捨翁環立。夫人問曰。嬌客來乎。眾曰。那有嬌客。只有老物。夫人指翁笑曰。此即汝等婿也。三女子不顧而唾。迴身盡散。獨阿鶯依依夫人肘下。夫人曰。鶯兒頗有慧心。勿學癡婢子以貌取人。與人拗氣。因導翁入內室。笑謂翁曰。若輩少昊氏之苗裔也。瑣尾流離。鷓鴣寄於此。與足下夙有機緣。敬占鵲喜。竊附鸞交。願足下勿以鳩盤為醜。而且作待鸞鶯也。翁唯唯。於是鳳頭燈照。鴨舌香燒。孔雀屏前。與阿鶯明成嘉禮。三女子伏屏底以窺。嗤嗤匿笑。曰。好箇鞦韆佳婿。絕似章家。

郎揀得碧鸛雀耳。明日夫人出紫椹凡一合。付阿鶯贈翁。翁咬之。三日而盡。不半月。面黑者盡白。髮白者盡黑。頰下鬚亦墜落無遺。攬鏡一照。髣髴三五少年時也。三女子聞之。攜酒稱賀。綵衣翩若。軟語鉤輈。叩其名。始知長為鶯娘。次翠娘。三燕娘。燕娘體最佻。好張雙袖作迴風舞。又或故作欹斜。投入懷裏。翠娘亦時拂衣衿以逗引之。鶯娘稍矜重。而緣酒迷心。亦復戲彈脂血。倒掛蓮鉤。大態游詞。百般支作。翁方新負少年。左偎右抱。幾欲先弄大姨。後弄小姨。鶯娘意不能堪。指翁而誚之曰。汝初得斷鳧續脰。遂欲一箭雙鵰耶。三女子亦作色曰。半箇月新婦子。便學作護窠雞。豈我輩鵠鵠。遂毀爾家室乎。鶯娘拂袖而起曰。始則唾之。繼則銛之。真烏合之衆也。我不能食倉庚炙。為爾等解妒。燕娘曰。汝勿弄如簧之舌。我涎涎翹尾。張公子且曾見慣。肯借鄰烏覓華胥之夢哉。翠娘曰。醋娘子亦太作喬。姊妹間不過作蘭若之戲耳。鶯娘曰。渠既自啄其肉。我等不如歸去。曳其袖悻悻欲去。而夫人卒至。曰。汝等皆不整羽毛者也。嫌老則獨讓鶯樓。愛少則競圖鳩占。本應威同鸛逐。姑念孟家鴻業。共有前緣。鶯兒且拋冤作德。釋怨同歡。自今伊始。弋雁翱翔。毋得再生謠咏。三女子雀躍而前。齊聲謝過。夫人亦去。競酌酒為鶯娘陪禮。笑曰。我等鴉背撩人。幸妹子無忘鳳諾。鶯娘亦曰。但得阿姊始終翼覆。妹何敢獨效于飛也。翁聞其言。格聲一笑。眾曰。汝圖一箭雙鵰。今得一窠四鳳。

恐水中鷓鴣。咬不慣幾許天鵝肉耳。自此日則比翼。夜則交頸。四女子從無閒言。忽一日夫人失色而米曰。大樹傾矣。速遣郎回。四人握手嬌啼。不忍遽別。夫人遣素衣婢促之。鶯娘曰。甯同萬死。碎羽翼。不忍雲間兩分張。真我今日之謂也。翁亦戀戀不行。婢曰。我送君來。還送君去。強留無益。恐同被覆巢之禍耳。不得已垂涕而別。出門數武。迴見宅第全墟。但見桑樹一株。垂陰半畝。有伐木者執斧其下。四鳥集桑樹間。哀鳴悲噪。方欲詰諸其婢。轉瞬化為白雉。騰空而逝。因念桑夫人之德。哀諸伐木者。留其株本。問道而還。

鐸曰。如舉一射。賈妻含笑。則雉之為物。專調停人閨閣事也。然牧犢子七十無妻。未嘗感其雉朝飛一曲。為之作合。若穆翁者。殆由開籠放鳥之德歟。

情魔書癖兩相纏。殢我溫柔預為先。何似語言文字外。一齊解脫野狐禪。銷磨傲骨為情癡。掉首歸來好自持。冷笑丈人峰下客。年年畫虎買胭脂。長舌傾城可奈何。由他子夜盡情歌。伏雌畢竟操刀割。輸與雄雞斷尾多。昨宵有獺哭江濱。楚些聲中不忍聞。多少貪夫林下葬。題詩何處弔秋墳。鳳詔鸞封志未灰。莫嫌村老太癡顛。腰間金印懸如斗。都自南河郡裏來。不作朱門白項烏。願甘曳尾辱泥塗。黑衣參透麻衣訣。許負先生也負圖。

迷離撲朔不堪題。紙却雄豪且並栖。狡窟營成香閣閉。可憐得免已忘蹄。
雉子斑斑翠尾張。鯨魚引到合歡堂。楚人路上如相遇。莫惜千金買鳳凰。

受業洪詔恩謹題

諧鐸卷二

吳門沈起鳳桐威氏著

屏角相郎

綳琯江陰貧家女也。工詞翰。兼好讀相人書。決人禍福多奇中。年及笄。母氏將字之。綳琯曰。兒相薄。不宜主人中饋。母誠愛我。但賦小星可矣。母以其言多中。許之。而爭聘者日踵於門。母氏令從簾隙以窺。俱不當意。母曰。癡婢眼太高。若輩中甯無一有福兒郎耶。綳琯曰。非此之謂也。母詰之。淚盈盈欲下。遂置不問。潯溪洪生才士也。愛君山之勝。客於江陰。聞綳琯名。登堂求聘。綳琯適簞錢屏角。望見之。入謂母曰。堂上客真兒偶也。母出見。諾之而去。緣問曰。是子相若何。綳琯曰。氣清骨秀。非紉袴中人也。然太清則薄。太秀則削。恐不永年耳。母愕然曰。彼既不壽。汝何獨有取也。綳琯泫然曰。兒昨攬鏡自照。柳眉侵月。梨靨添渦。三年後必合孀居。即相不利建室。是真短緣適合。違之不吉。母氏幸勿憂也。繼而洪別營金屋。擇日以禮迎之。結褵以後。相得甚歡。洪善繪事。長箋短幅。酬應不遑。甫一脫手。綳琯即題詩其上。猶記其題並頭蓮一絕云。水雲鄉裏見溫柔。多少癡娃蕩畫舟。江上孤鶯勞寄語。背花飛去莫迴頭。傷心之識。見乎詞矣。一日坐花下。折短箋作鴈政。有並蒂花並頭花連理花葉底花諸名。

色拈得者道絕經兩句。合意者酬以香茗。否則拚兩指擊腕為罰。綢瑄拈得並蒂花。曰。庶幾夙夜。妻子好合。洪昵而笑曰。夜合一語。妙出天然。真慧心人也。繼拈得並頭花。洪曰。宜爾室家。男子之祥。綢瑄曰。宜男有慶。彼此同之。如卿言。亦復佳耳。復拈得連理花。綢瑄曰。道阻且長。春日載陽。洪曰。長春兩字。連理成文。亦巧合矣。又拈得葉底花。洪曰。伐木丁丁。其香始升。綢瑄笑曰。木香固登花譜。君何以第二字聯合。洪笑曰。此乃所謂葉底花也。已而問曰。卿前言並蒂花。不知三百篇中。尚有幾許。綢瑄曰。駕彼四牡。顏如渥丹。朝宗於海。蔽芾甘棠。想盡之矣。洪曰。我尚有一聯。綢瑄請問其說。曰。亦孔之將。彼黍離離。綢瑄愀然曰。花前偎倚。歡會正長。何至說著將離。倚欄凝立。凝眸欲涕。洪方溫言勸解。而家中催歸符至矣。迫於父命。不獲已。草草束裝而別。綢瑄自洪之去。妝樓長闌。粉匣都收。終日對鏡沉吟。自觀氣色。一日。擲鏡大哭。急呼母氏。為製經緯。母曰。兒癡矣。洪家郎去後。且無一紙病書。何以決其必死。而作此不祥之物。綢瑄曰。以兒氣色徵之。斷不爽也。母終不許。易以練裙素服。而個中日夕。惟以眼淚洗面而已。不匝月。計音果至。毀容絕粒。幾不欲生。有客將洪父命。憐其少寡。卹以數百金。勸令改適。母商諸女。綢瑄慨然曰。是何言。我報郎於生者日短。報郎於死者日長。且我之為孀婦。於相信之我之為節婦。亦於相信之。世有面冷如霜。心寒於雪。而作東風別嫁者哉。

客驚歎而去。述諸洪君之父大題之。遂買舟具來。逆歸於家。妯娌間有乞其談相者。緘口不道一字。族中子弟知其能詩。競出素縑索句。俱以病辭。曰：女子有才。終歸無福。舊時結習。纖除盡矣。惟小鬟竊其題。洪君遺書傳示其姪。詔恩得二十八字曰：澹紅香白滿欄杆。一段春光畫裏看。展向秋窗渾不似。梧桐庭院十分寒。此雖吉光片羽。而讀之者亦可哀其志矣。鐸曰：唐書載袁天綱相岑文本曰：舍人文才必振海內。而頭有生骨。恐至損壽。今傳此法於閨中。以為擇婿張本。短緣適合一語。卓然定鑒也。苟廣其術。潘騎省寡婦賦可無忽以捐背之恨。

筆頭減壽

中州女子鄭蘭芬。幼失怙。母鍾愛之。日令坐書塾中。牙籤錦軸。縱橫滿案。母常戲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但牝而不牡耳。蘭芬答曰：只要馳騁詞壇。猶勝劉家豚犬也。由是閨閣才名。噪聞里黨。嘗作錢卦。曰：錢利用貞。象曰：錢方正位乎內。圓正位乎外。方圓正天地之大義也。錢有孔方焉。家兄之謂也。兄兄弟弟。父子子夫夫婦婦。而錢運亨。運亨而家道定矣。象曰：金自火出。錢君子以內有物而外有光。初九：閒有錢。悔亡。象曰：閒有錢。來未正也。六二：无攸遂。在中櫝。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藏也。九三：錢神嗃嗃。悔厲吉。錢奴嘻嘻。終吝。象曰：錢神嗃嗃。

將失也。錢奴嘻嘻。失家業也。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積在德也。九五。君子有錢。勿恤。吉。象曰。君子有錢。交相愛也。上九。有官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發身之謂也。晚香徐孝廉載入蕉窗賸話。談者艷之。婢阿康。性慧黠。一日。擷花園亭。久不至。蘭芬遣其弟五兒蹟之。知為僕廖二所窘。復仿五子之歌。作規婢書嘲之曰。阿康尸位。以逸豫荒厥職。同人咸貳。乃盤遊無度。戲於寂寞之園。有窮廖二。因人弗見。狎於庭。厥弟五兒。奉主命以從。俟於園之次。五兒大怨。述主人之戒。以作歌。其一曰。齊家有訓。人可勤。不可怠。勤惟家本。本固家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不聽予。一時兩失。禍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爾衆。慄乎若鐵索之馭六馬。為人下者。奈何弗慎。其二曰。訓有之。內作盜。荒外作淫。荒甘懶嗜。頑鑽穴踰牆。有一於此。未有不亡。其三曰。惟我高堂。有此義方。汝悖厥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其四曰。巍巍我主。一家之尊。有禮有法。貽厥後人。吟詩誦賦。昔人則有。荒墜厥緒。誨淫絕恥。其五曰。嗚呼急歸。予懷之悲。人實誑女。女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願厚有怙。怙苟悔厥過。來者可追。其巧思慧舌。大率類是。一夕坐燈下。作香粉春秋。未及數行。脫蘇體倦。伏几而寐。僮至一殿。上橫一金額。曰。六經。大文章處。一人冕旒端坐。儒冠者數輩。校書兩隅。一人捧冊上。曰。此揚子雲擬易。上座者曰。易自商瞿至田何。凡歷五傳。王弼主理。京房主數。總未盡探其奧。若輩何能妄擬。且渠已屈。

身新莽。雖有草元奇字。不足觀也。又一人上曰。此張霸偽書。上座者曰。書自出魯壁。古文不傳久矣。梅賾二十五篇。略存其似。張霸何人。輒敢妄作。又一人上曰。此東廣微補亡詩。上座者曰。命義選詞。亦頗不乖詩教。然魚游清沼。鳥萃平林。純是晉人口角。何得妄攀風雅。又一人上曰。此劉歆集禮。上座者曰。河間賡本。辨者實難。考工一記。明是漢儒私擬。以補冬官闕略。又一人上曰。此何休春秋傳略。上座者曰。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痼疾。直妄人說夢耳。又雜陳刪魯論。非孟子等書。上座者勃然怒曰。擬莊反騷。尚屬小儒弄筆。乃割裂聖經賢傳。妄肆譏彈。當付拔舌獄。以彰孽報。言未已。一人趨座前伏。上座者曰。鄭夾漈爾欲何言。逡巡而對曰。康成輔翼聖經。自謂有功名教。不料閨中末裔。黠竄經文。作為游戲。奈何。上座者曰。此侮聖人之言。罪宜加等。但念閨閣無知。折其壽算。以贖前愆。時蘭芬潛伏殿外。聞其言。心驚魄悸。下階一蹶。豁焉夢醒。燈下燒其舊橐。深自懺悔。後字同里某生。嫁前三日而亡。實侮聖言之報也。我輩以文為戲。能不舍旃。

鐸曰。酒是先生饌。女為君子儒。菜花妙古。艷絕千古。然世上演牡丹亭一日。若士在地下受苦一日。安知非此橋公案發也。吾家湘人曾作閨中月令。有口脂解凍。簾衣化為鉤。衣潤薄暑粉雨時行等語。亦見慧心。而紅箋猶濕黃土旋埋。自貽伊戚。夫復何尤。附記於此。為之一

歎

討貓檄

門人黃之駿好讀書左圖右史等諸南面百城一貓用以防鼠視其色斑斕如虎羣以為俊物置諸書架旁終日慙卧喃喃呐呐若宣佛號或曰此念佛貓也名曰佛奴鼠耗於室見佛奴始猶稍稍斂跡繼跳梁失足四體墮地佛奴撫摩再四導之去嗣後衆鼠俱無畏意成羣結隊環繞於側一日踏肩登背竟噓其鼻血涔涔不止黃生將乞刀圭以治予適過之叱曰畜貓本以捕鼠乃不能翦除是溺職也反為所噬是失體也正宜執鞭箠而問之何以藥為命生作檄文討之予為點定其檄曰捕鼠將佛奴者性成巽懦貌託仁慈學雪衣娘之誦經冒尾君子之守短花陰晝懶不管翻盆竹簾宵慵由他鑿壁甚至呼朋引類九子環魔母之宮疊背登肩六賊戲彌陀之座而猶似老僧入定不見不聞傀儡登場無聲無臭優柔寡斷姑息養奸遂占滅鼻之凶反中磨牙之毒閻羅怕鬼掃盡威風大將怯兵喪其紀律自甘唾面實為縱惡之尤誰生厲階盡出沽名之輩是用排楚人犬牙之陣整蔡州驃子之軍佐以牛箠加之馬索輕則同於執豕重則等於鞭羊懸諸狐首羊頭留作前車之鑒縛向麒麟檀上且觀後效之圖共奮虎威勿教兔脫

鐸曰。昔萬壽寺彬師。以見覬不捕。為仁羣。謂其誑語。而不知實佛門法也。若儒生一行作吏。以鋤惡扶良為要。乃食君之祿。沽己之名。養邑之奸。為民之害。如佛奴者。佛門之所必宥。王法之所必誅者矣。

祭蠹文

萬卷樓表叔蔣觀察藏書地也。宦游於閩。經年閉置。後告假歸籍。曝其卷帙。半為蠹魚損壞。因命童子搜捕。盡殺乃止。是夜樓中萬聲齊哭。幾於達旦。主人患之。予適偕榻松韻軒中。因作文以祭曰。嗚呼。蠹兮。秉蟲之性。而不集於獲。得魚之名。而不躍於淵。遨遊乎文章之府。托翰墨以為緣。爾何不學白蟻之錯鑽。與青蚨之化錢。謂書香之我嗜。顧銅臭之長捐。吾聞爾祖朕望。羽化登仙。以詩書為弓冶。期無墜乎家傳。營書作穴。耕字為田。雖食古而未化鑒。其志之可憐。何期主人好事。物運屯遘。竟鈔同乎瓜蔓。忽盡族而並殲。其害播毒。書林抱冤。識者為之有基。吾清言其固然。穿經史以太鑿。斷詞義而不連。既毀章而裂句。亦脫簡而殘編。隱微軀於藝苑。肆魚肉之饒涎。等斯文之蟲賊。遂獲罪於聖賢。彼刀筆小吏。案牘窮年。竊爾生平之一字。輒舞文而弄權。爾宜悔悟。自省其愆。非主人之嗜殺。迺孽報之在天。賦草一束。墨汁半船。爾其享之。在此靈筵。勿為屬於龍蛇壁上。待轉凡於蜣螂糞邊。筆家蠹蠹。卜爾長

眠硯田廬。撫表爾新阡。招青蠅之弔客。驅蟻螻於下泉。果遊魂之無恙。乘蚊背以言旋。祭畢而樓中之響寂矣。

鐸曰。胥吏舞文。謂之衙蠹。而讀書中無是名也。然借文字為護符。託詞章以獵食。皆可謂之書蠹。或曰。此等詞義不連之輩。名曰書蠹。猶屬過譽。

隔牖談詩

水繪園辟疆冒氏集。諸名士禊飲處。今廢為禪院。祁昌胡生文水。客如皋。賃僧屋以居。生負奇氣。為沈晉齋王西園諸前輩相器重。益自喜。嘗作述懷詩。有我豈妄哉。聊復爾。臣之壯也。不如人之句。予適見之。曰。此宋元液也。生氣不肯下。轉以詩學源流相詰問。予唯唯。生慨然曰。先生殆不屑教誨耶。拂袖竟出。予獨坐燈下。半炊許。暗中聞嗤笑聲。叱問為誰。應曰。予此間地主。冒巢民也。與王桐花崔黃葉陳伽陵輩。魂遊於此。汝吳下阿蒙。輒敢高持布鼓。過我雷門。倘一言不智。定當麾之門外。予曰。冒先生餒魂無恙乎。如不見棄。乞垂明問。因大聲曰。古詩以何為宗。應之曰。四言以三百篇為法。而太似則剽。太離則詭。故東晉補苴詩。未脫晉人俊語。五言自西京迄當塗。典午諸家。各有一副真面目。梁陳之際。體卑質喪。至唐陳伯玉輩。掃除顯慶龍朔之弊。獨標風格。七言權輿大風柏梁。洎乎魏宋。名作寥寥。初唐頗尚氣韻。

李杜出而始極其變。後有作者等諸自節無譏可也。曰。近體以何為宗。應之曰。陰何徐庾。五律之先聲也。延清雲卿。揣聲赴節。後來居上。王孟以淡遠並轡。李杜以壯麗分鑣。崔李高岑。七律之正軌也。賓客儀曹。態濃意遠。宗風克紹。浣花如鯨魚掣海。青蓮如健鶴摩天。至絕句。毫無故實。須求味於酸鹹之外。雖工部高才。未傳佳作。不得謂黃河遠上。蒲萄美酒。獼猴者可學步也。言未竟。忽厲聲高喝曰。我漁洋老人論詩六十餘年。以少陵詩史為宗。何物狂生。拈出司空三昧。教人廢學。因笑曰。公一代詩壇。千秋史學。何敢妄議。但落鳳坡弔龐士元。此題尚宜斟酌。正持論間。有自稱崔不雕者。自稱陳其年者。譁然縱辯。予曰。君王桐花之弟子耶。生前以黃葉著名。然丹楓兩字。辭義雷同。想君生平傑作。惟春水桃花一聯。差堪與芍藥薔薇抗衡耳。至檢討公加陵詞集。尤堪進步。辛蘇而梅花百首。亦止賺得雲郎捧硯。未必與枝高出。手寒之作。同聲競響。而諸人猶紛呶不息。因拍掌大笑曰。冒先生相與得一輩詩人。到底樸巢一炬。餓填溝壑。惜哉。轉盼間。胡生長笑而來曰。先生不屑教誨。今已盡聞台命矣。蓋生欲聞予狂論。說屬同人暗藏牖下。作此狡獪伎倆耳。予大笑。生執贄門下。兩載談文之暇。旁及詩賦詞曲。而其橐不甚收拾。往往為友人竊去。劉又酷似其師。信然。

鐸曰。邊孝先曾為弟子解嘲。此則更同賓戲矣。師狂而弟子亦狂。師懶而弟子亦懶。狂不可

學懶更不可學也。先生休矣。弟子勉之。

水以乙未春僦雨香菴居之。為鍵關計。菴即冒園故址也。時夫子亦客雉皋。水執贄門下。相依兩載。丙申冬。挈家南來。遽隔師門。忽忽十有一年。歲戊申。夫子司鐸吾郡。越兩年。水自豫章歸。晉謁函丈。又明年。召入學舍。授以鐙火。坐我春風者殆無虛日。暇時請觀詩文。全橐并樂府套曲諸大製。悉解以散失。惟檢行篋得諧錄五十餘條。出以示水。卒讀之。遂進而請曰。先生其有救世之婆心。而托於諧以自隱。如古之東方曼倩其人者。曷亟付之梓。以是為道人之徇耶。比蒙許可。追憶舊聞。撫採近事。如千條。釐卷十二。斯條亦係開雕時補入者。記此見師弟淵源。二十年如一日。而水徒以家貧學無筆札依人。迴首勝遊已成昨夢。嗟華年之不再。愧壯歲之無聞。其負孤吾師之玉成者不少矣。辛亥六月二十一日。受業胡文水謹誌。

垂簾論曲

事秋蓉吳江徐公子寵姬也。有慧性。妙解音律。同里某生小有才。學著傳奇。挾數種誇示徐公子。方談論間。而屏後笑聲忽縱。生又按拍而歌。屏後益笑不可支。徐微喝曰。曲子師在座。理宜敬聽。嘻嘻出出。是何意態。曰。箇兒郎煞不曉事。為我設青綾步障。斥之使去。亡何。有女

予坐簾內。請客相見。生隔簾揖之。問曰。君所製傳奇。南曲乎。北曲乎。生曰。近日登場劇本。有南有北。且多南北合套之齣。是非異曲同工。何能號稱製譜。曰。君知北曲異乎。南者何在。生曰。南曲有四聲。北曲止有三聲。以入聲派入平上去三聲之內。製曲者剖析毫芒。以字配調。誰不知者。曰。君知北曲異于南者。僅在入聲。而亦知平去兩聲。尚有不合者否。曰。未聞也。簾內者笑曰。君真所謂但知其一。莫知其他者矣。崇字南音曰戎。而北讀為蟲。杜字南音曰渡。而北讀為妒。如此類者。難更僕數。且北之別於南者。重在去聲。南曲以揭高為法。北曲透足字面。但取結實。揣聲應律。未可混填。拘折天下人嗓子。生曰。一韻之音。亦有不同者乎。曰。不同。共一東鐘韻。而東字聲長。終字聲短。風字聲扁。宮字聲圓。共一江陽韻。而江字聲闊。感字聲狹。堂字聲粗。將字聲細。練準口訣。擇其宜而施之。製曲之技神矣。生唯唯。繼而問曰。君所遵何譜。曰。遵大成九宮。句繩字準。不敢意為損益。曰。所配何宮。生默然不語。簾內者曰。分宮立調。是製曲家第一入手處。富貴纏綿。則用黃鐘。感歎悲感。則用南呂。一隅三反。諸可類推。否則指水說炭。縱審音不舛。而對景全乖。製曲者之大病也。其他南曲多連。北曲多斷。南曲有定板。北曲多底板。南曲少襯字。北曲多襯字。選詞定局。自在神明於曲者。若夫五音四呼。收聲歸韻。此歌者之事。而不必求全於作者矣。生大駭。顧徐公子曰。不意君家金屋。有此妙

才勝張紅紅記豆多矣。言未畢。一人捲簾而出。視之青衣婢也。曰。幸得婢學夫人。本領止此。否則娘子軍來。汝能無受降面縛乎。生大窘。喪氣而出。後公子父靈胎先生採閨中緒論。著樂府傳聲一卷行世。度曲家奉為主臬云。

鐸曰。考樂譜。鹿鳴之詩。首章我為蕤。有為林。嘉為應。賓為南。次章我為林。有為南。嘉為應。賓為黃。則諸律可已互通。天下無一定宮調。而度曲家必斤斤於工尺之間。豈今之樂異於古之樂歟。抑遷字就調。可以恕古而不能恕今也。

考牌逐腐鬼

婁東陳岳生。築別業蓮橋之西。工甫竣。家人譁傳有鬼。陳疑其妄。移榻居焉。至夜見青衿者四輩。結隊而來。滿口吟哦。四肢俱帶腐氣。一老者年約五十。一四十許。其兩人十八九少年也。老者曰。昨緣風雨敗興。今夕大好月色。盍拈題一角文藝之優劣。三人曰。諾。老者袖中出紙圓數枚。命少年拈其一。展視之。蓋視其所以全章題也。懷中各出文具。老者登上座。四十許人聯坐其右。下一案。兩少年據之。四人閉目攢眉。搖頭搔耳。呬呬唔唔。約兩時許。老者笑曰。今夕天機鈍塞。祇得一佳破奈何。聯坐者曰。僕亦與翁相等。老者取視之。破曰。視所以而觀所由。察所安而人焉。慶老者曰。首句可謂英雄所見略同。特次句尚欠包括。聯坐者請教。

因出已作示之。破曰：視所以而觀所由。察所安而焉屢屢。聯坐者大歎服。老者曰：作文一道。毫釐千里。君所以長居五等。而僕儼然附四等末者。實以題無賸義耳。言罷。意頗自負。繼視兩少年。竟無一字。老者曰：君等英年作文。宜有豪興。奈何曳白如此。少年曰：世間嚴刑酷罰。無過作文一事。我等所以惡生樂死者。謂幸逃得此難耳。迺復無病自尋鴆藥耶。老者拍手大笑曰：吾過矣。如君言。真第一安樂法也。俄見一小僮。擔酒盒至。少年曰：枵腹談文。有何意味。如此良宵。不如痛飲。因陳酒肴几上。圍坐大嚼。傾刻都盡。少年捧腹笑曰：此中空洞無物。只合作酒囊飯袋也。四十許人曰：食肉健飯。正欲使此中有料。老者曰：特恐見其入而不見其出耳。言已。各大噉亡何。小僮飲酒具。四人共訂後期。醉飽而去。陳始信有鬼。自此呼朋引類。無夕不擾。時值歲試。學師造門斗。奉憲牌下鄉傳考。夜過蓮橋。投止陳墅。以憲牌置案上。擁被竟卧。四青衿譁然入座。高談闊論。旁若無人。忽老者趨近案頭。見憲牌。大驚曰：催命符又至矣。眾環視之。面色如死灰。一少年笑曰：我輩生前緣此碎心裂膽。以至奄然物化。今幸作局外漢。何憂鉅鹿之戰。災及壁上觀者哉。老者曰：君勿作太平語。冥府近有新例。陽世歲考之期。下令城隍司搜括鬼秀才。盡赴修文殿歲試。優者受上賞。劣者押入刀山獄。剗剔腸胃。今迫矣。可奈何。少年亦色變。再三求計。老者曰：此原非安樂土。君等欲免此難。且各棄儒

巾卸儒服於地獄黑暗處埋頭項五六百年俾持牒者無可搜捕。或可脫離苦海也。衆皆轉懼為喜。解衣脫帽。裹負之。隨老者踉蹌遁去。門斗異之。明日述其事於陳。陳大快。並錄憲牌一通。黏諸壁上。自後青衿輩竟不復至。

鐸曰。曳白秀才。森羅殿猶防對策。矧敢金門待詔耶。因知李昌谷應制玉樓。惟平日嘔得心肝。乃敢赴緋衣之召耳。

妙畫代良醫

鮮溪潘琬字璧人。美儀容。有玉樹臨風之目。妻尹氏。艷而妒。潘謹守繩墨。跬步不離繡闥。潘有別墅在濂溪坊里。庭前海棠數株。每當含苞未吐之時。隱度其兩鬟插戴處。往向枝頭芟翦。及花放。折歸助妝。長短疏密適合。尹嘗執花昵潘而笑曰。此解語花也。勞卿手折。益斌媚矣。由是封海棠曰花卿。而戲呼潘曰掌花御史。後潘以病瘠死。尹哭之哀。一日過別墅。適海棠盛開。尹凭欄凝睇。觸緒縈懷。忽忽若迷。歸而病殆。尹有族弟名慧生。善繪事。聞之曰。此心疾也。吾當以心藥治之。遂寫海棠數十本。號潘生科頭。其下旁繪妖姬五六月人。有拈花者。有嗅花者。有執花在手。乞潘生代為描鬢者。有狎坐膝頭。戲以花瓣擲生面者。畫畢。竟詣牀頭。詢姊近狀。尹流涕不言。慧生曰。昔姊丈在時。曾浼弟畫行樂圖一卷。恐姊見瞋。久留弟處。今

已埋骨泉下。諒姊見原特歸趙壁。因出圖授尹。尹諦視久之。面忽發赭。曰。薄倖郎有是事耶。慧生曰。姊誤矣。男兒離繡幃三尺。便當跳入雲霄。是非梁伯鸞誰能謹守眉案。况已往不咎。聽之可也。尹憤然作色曰。若是則死猶晚耳。吾何惜焉。慧生佯勸而退。由是心疾漸解。不旬日霍然竟愈。取其圖投之於火。并督家人各持斧鉞。前往別墅盡伐去海棠之樹。鐸曰。此袁備醫鄱陽王妃故智也。哀思乍平。妒心又起。海棠之伐。與阮宣婦砍桃何異。劉孝標之三同。王文穆之四畏。吾知泉下人猶為膽落。

諧鐸卷三

吳門沈起鳳桐威氏著

嬌娃皈佛

蓉江沈綺琴兆魚。王公家青衣也。幼從閨中伴讀。年十五。工吟詩。兼喜填北宋人小令。如送春詞中一溪花瓣水聲長。誰知即是春歸路。南樓徐若冰夫人採入撰脂雜錄。其題施寔君詞稿。有自傷不作書生耳。酒市茶墻。讓柳七郎君奉旨之句。風流倜儻。略見一斑。繼掃除綺業。一歸佛教。鏡奩粉匣。旁楞嚴涅槃諸經典。燦然堆積。時戒律僧慧公從淨慈來。卓錫隨光東院。綺琴往投座下。乞參三昧法。慧公曰。欲參三昧。先斷六根。綺琴曰。諾。慧公趺坐蒲團。高聲提唱曰。如何是無眼法。曰。簾密厭看花並蒂。樓高怕見燕雙栖。如何是無耳法。曰。休教嫩笛驚楊柳。未許吹簫惹鳳凰。如何是無鼻法。曰。蘭草不占王者氣。萱花不辨女兒香。如何是無舌法。曰。幸我不曾犁黑獄。干卿其事吐青蓮。如何是無身法。曰。慣將不潔調西子。謾把橫陳學小憐。如何是無意法。曰。只為有情成小劫。卻因無礙到靈臺。慧公曰。六根已淨。八垢須除。再為汝下一轉語。何謂念煩惱。曰。誤將濁水澆蓮葉。作何除法。曰。奪取剛刀殺藕絲。何謂不念煩惱。曰。一任飛時沾柳絮。作何除法。曰。再從繫處解金鈴。何謂念不念煩惱。曰。春蠶作

滿全身縛。作何除法。曰。蠟燭成灰。徹底銷。何謂我煩惱。曰。未出岫雲。偏作雨。作何除法。曰。不開花樹。本空枝。何謂我所煩惱。曰。底事急流。爭鼓棹。作何除法。曰。好憑順水。再推船。何謂自性煩惱。曰。鑽榆取火。遭燒樹。作何除法。曰。凍水成冰。不起波。何謂差別煩惱。曰。磨將子墨。猶嫌白。作何除法。曰。買得臘脂。便是紅。何謂攝受煩惱。曰。痛着西子。心頭捧。作何除法。曰。癢倩麻姑。背上搔。慧公曰。是兒可人。吾為汝說九根之法。汝能一問一答。便許傳第一妙諦。信根何在。曰。龍牙打版。精進根何在。曰。石鞮架箭。忿根何在。曰。丹霞選佛。定根何在。曰。華林縛虎。慧根何在。曰。雪峰趺坐。慈根何在。曰。白鹿掛袋。樂根何在。曰。達摩授鉢。捨根何在。曰。如來痛背。意根何在。曰。天龍豎指。如此畢竟作麼生。綺琴拍掌而吟曰。饑來喫飯。困來眠。悟得傳燈第一禪。散盡天花。渾不著。雲子饒舌已多年。慧公曰。汝真佛門種子。但以文字釋經。未免墮口頭禪耳。以座上蒲團授之。曰。待此物破時。過汝證盟候也。綺琴合掌拜謝。歸而靜坐一室。終日不言不笑。似學天竺菩提。九年面壁者。後聞蒲團未破。紅粉先埋。豈導師之誑語乎。抑金棺雙足。將現迦葉身而得度也。姑記之。與葉小鸞參禪一策。並為詞壇佳話云。

鐸曰。昔五祖以袈裟度世。於五百人中。必擇一鈍漢予之。乃知金蓮法界。非聰明人插脚地也。我輩欲參大乘。惟願生生世世。勿作有情之物。

窮士扶乩

吳中馬頰能詩工詞曲。而名不出里巷。飢驅潦倒。薄游於揚。以詩徧謁貴遊。三載卒無所遇。適虹橋荷花盛開。醴賈設宴園亭。招名士之客於揚者。馬私挾詩橐而往。聞人阻之。馬排闥直入。衆譁問為誰。馬曰。某吳中窮士。少習扶乩。今貴客滿座。請獻薄技。時揚州扶乩正盛。就近地借得沙盤等具。排列中庭。馬書符焚訖。擇一僕共襄厥事。乩忽飛動。大書二十八字曰。藕花香裏路迢迢。準擬吟詩付玉簫。踏徧平山人不見。自迴短棹過虹橋。衆請署名。書曰。予康對山。偶訪詩人。閒遊至此。醴賈伏地拜曰。狀元公來矣。諸名士亦跪請曰。殿元詞華夙瞻。已見一斑。願窺全豹。乩書曰。予舊作強半遺忘。有揚州新樂府四首。請政。其一曰。借神債。望神拜。財神許我千金貸。不納閒官不作賈。買得雛兒教歌舞。雛兒歌一曲。黃金堆滿屋。雛兒舞一回。蜀錦高于臺。紅燭搖搖春夜短。傾盡千家萬家產。傾財破產莫憂汝。自有財神作債主。其二曰。東風二月吹黃埃。多子街上飛轎來。前不高軒後不賁。大腹纍纍伸腳臥。轎前走幹僕。轎後隨嬖童。道旁一老夫。嘖嘖誇而氣。而翁當日好肩背。東門擔水西門賣。其三曰。朱門沈沈夜作晝。金鑰倉琅響戶牖。堂前銀燭一半殘。主人睡起傳朝餐。左有彈箏妓。右有挾瑟倡。玉簫金管陳兩廂。銜杯聽歌樂未央。樂未央。歌聲畢。譙樓三鼓華筵撤。東炬門前出拜客。其

四曰賢侯怒賢侯怒阿誰不怒優人謁不怒醜商來只怒秋風鈍秀才手中一卷書長揖當空階書生如此不曉事焉用品題作佳士不是龍門爾莫投請爾去識韓荊州書畢諸名士齊聲讚歎醜賈亦拍掌和之馬他顧而笑繼見席上磁杯中有瓦和尚端然跏坐請乩仙題句乩書曰僕幼習儒書未嫻內典適與武功无垢大師同來倩彼一為捉刀乩停駐半晌書曰我武功山主客僧无垢也康殿撰相邀至此居士輩有何見諭諸名士指席上杯索題乃書曰誤駕慈航海上迴風波湧斷講經臺年來說法成空相願咒蓮池化酒杯菩提露滴酒家缸醉倒禪牀氣未降醒眼笑他諸佛子可能一口吸西江後書殿元公挾妓來矣小僧且退問妓何名書曰此卞淑娘即予邀客詩中所謂秦樓翡翠裙者也向從鼉四娘習琵琶妙解音律兼好學金盞豔體亦頗不乖風雅時王條山徐薌坡以綠春詞三十首徵江左詩人步韻諸名士遂出原箋請和乩書曰君等皆名下士乃窘於七步而乞靈舞裙歌扇中耶不得已代為一吟書曰院家西壁宋家東一帶疏簾似夢中深院釀花鳩婦雨畫欄垂柳鼠姑風膽瓶嫌素添山紫步障憎寒換海紅芳草年年南浦綠卻將別恨惱文通芙蓉寶帳隔重重跨鳳歸來不再逢衣帶水淹花月渡劍鉞山割雨雲峰淚因洗面何緣熱酒為澆愁未肯濃偷向簸錢堂下走棋邊樂鼎盡塵封偶隨梅柳渡春江忽見桃根倚畫艤重喚雪兒彈錦

瑟催教雲母拓紗窗。鞦韆綵鳳三千拜。袖底鴛鴦十八雙。同傍得憐堂後住。情魔一點幾時降。冷笑鵲鷁戀一枝。裝成金屋莫嫌遲。桃花繞樹長庚宅。芍藥當階上巳時。西北高樓看日出。東南孔雀避風吹。錦駝細載移家具。香譜茶經鏤雪詞。閨子玲瓏近翠微。安牀支白未全非。屏開龜甲邀花伴。簾捲蝦鬚放燕歸。廿五條弦彈處醒。十三行字仿來肥。有時笑拾韓嫣彈。打起黃鸝作對飛。方撲圓冰犀角梳。九梁花梅兩鬢虛。高情懶學鳴蟬髻。垂手愁拈飛燕裙。短髮鬪鬢挑菜後。羞眉熨帖破瓜初。水晶簾下無多地。貪看梳頭誤道書。歛步蓮花不用扶。鮫綃解處見冰膚。皺眉欲索三年艾。得意誰償一斛珠。持履尚堪驅使在。提鞦還恨薄情無。感甄舊賦郎曾讀。好寫凌波羅襪圖。纔書七首。諸名士爭筆奪硯。心記手鈔。而虬走如飛。以下竟不能全錄。止錄其屈戌牢鉤。防露眼。秘辛私授。試風懷。幾度花風。開夜合。連朝穀雨。過春分。已諧鳳卜。心中事。蚤褪蛇醫。臂上痕。五辛盤薦。杏花裏。六甲符書。衣帶間。延年藥自。香閨種。長命鐙。教綵袖挑。有情夜雨。當歸草。無用春風。及第花。將浮弱水。窺清淺。欲築強臺。阻蔚藍。等句。予友柳東籬適在座。出其所畫採芝圖。請題一曲。虬判云。兒手腕已脫。柳君何不相諒。且此事非兒所長。東君中山狼一劇。流傳菊部。何不仍勞捉筆。於是虬寂然久之。復書曰。可笑癡兒。慣逃文債。且代賈餘勇。以應柳君之請。題曰。琪花瑶草滿平皋。趁東風碧山

重到鋤香經露濕。籃小帶雲挑。誰是知交。只有個俊山僮。把徑兒掃。花雨飄飄。宿鳥驚寒。立樹梢。游絲裊裊。樵人踏葉度平橋。一天幽景倩誰描。半生採藥無人曉。無人曉。先生指點山僮道。俺本是姓柳州。怎不向愚溪垂釣。字東籬。怎不向菊徑傾瓢。終日裏。過前溪。採玉苗。沿芳岸。尋香草。一謎價水曲山拗。步屨千迴。更百遭。非是俺破工夫。尋煩覓惱。則緣俺半世英豪。酒債詩逋。湖海遊遨。只落得宋玉多愁。文園善病。兩鬢蕭蕭。何處討買山錢。終南徑巧。好吟上駐顏丹。益壽方高。拋了吟毫。插了花標。小排場。丹鼎皋盧。大生涯。火棗冰桃。逗引得俊山僮。首盡搖。請先生謾解嘲。一齊向山前拍手呵呵笑。猜破你個中元奧。休則要太裝喬。豈不見懶嵇康。養生無效。老黃公辟穀徒勞。想當然絳雪丹燒。莫須有元霜白搗。一種種鸞膠鳳膠。續誰家命好。因甚把學長生打成畫縶。這多緣竹西歌吹。三春鬧。朱門酒肉千家飽。有幾個風雅兒曹也。則傍紅橋聽玉簫。趁畫舫。浮仙棹。陪官閣吟詩草。那識舊家山。有個閒風調。因此向畫圖中抽身先早。寫幾疊翠山兒。一抹腰。添幾株碧樹兒。萬葉嬌。跳出了愁圈套。喚作採芝圖。便是成仙料。打破這啞謎兒。管教你先生笑倒。早被莽書生搗一隻掛枝兒。把真情傳徧了。題竟。柳頓首稱謝。鮭賈曰。狀元文駕。未可久停。令馬書符送之。已而肅客入座。令馬綴於座側。席上互相誇獎。刺刺不休。且有引喉按拍。作曼聲以哦者。馬不能忍。曰。凡仙

所作絕無謝眺驚人之句。諸公何必傾倒衆叱曰。井蛙敢於謗海。此亦妄人也。已矣。鮪賈曰。想渠本不曉事。狀元公所作。豈有錯謬。馬曰。貴人以僕為門外漢耶。僕有拙稿一卷。願呈斧削。諸名士纔一披閱。曰。此窮儒酸餽耳。何足言詩。連閱數首。俱言不佳。鮪賈曰。寒乞兒作詩。那有妙處。諸君不必污目。諸名士亦口疵手勒。盡情醜詆。繼閱至後卷。前所題絕句。與新樂府四首。儼然在列。默然不語。相顧色變。馬拍案而起曰。公等碌碌。真所謂井蛙謗海者也。僕雖不才。謬以詞章自負。不謂三年浪蹟。未得一遇知音。竊料近日名流。專於紗帽下求詩。故嫁名殿元。以便文章增價。且方丈縑流青樓。豔質落筆。便詭奇才。押韻即稱傑作。因此詭託嬌名。假標梵字。俾無目者流。隨聲附和。亦不至妄肆雌黃。名下題詩。古今積習。是非九方皋。安能賞識牝牡驪黃外哉。諸名士汗流氣汨。匿顏向壁。鮪賈捧腹大笑曰。吳兒狡獪。今信然矣。急延之上座。競酌巨觥相勸。并屬諱言其事。馬笑曰。詩壇月旦。舉世皆然。豈獨公等於是。交勸迭酬。盡歡而散。後諸名士推馬為主盟。鮪賈家爭相延致。時以千金卹其家。而本領既大。心計轉粗。不復能唱渭城矣。

鐸曰。對山救我。有志者且有遺憾。矧借為救貧之策耶。始則相輕。繼則相當。詩腸醒醒。何時湔洗。吾當借康家鼓作漁陽三弄也。

老面鬼

吾師張楚門先生。設帳洞庭東山時。嚴愛亭錢湘舫俱未入詞館。同堂受業。一夕談文燈下。疏櫺中有鬼探首而入。初猶面如箕。繼則如覆釜。後更大如車軸。眉如帚。眼如鈴。兩顴高厚。堆積俗塵五斗。師晚微笑。取所著櫺膜編示之曰。汝識得此字否。鬼不語。師曰。既不識字。何必裝此大面孔對人。繼又出兩指彈其面。響如敗革。因大笑曰。臉皮如許厚。無怪汝不省事也。鬼大慙。頓小如豆。師顧弟子曰。吾謂他長裝此大樣子。卻是一無面目人。來此鬼溷。取佩刀砍之。錚然墮地。拾視之一枚小錢也。

鐸曰。錢神變相。文士說法。如是如是。倉頡造字而鬼哭。周景鑄錢而鬼笑。鬼之不識字而愛錢。其天性耶。迺有識字亦愛錢者。吾不測其是何厲鬼矣。

遮眼神

吳郡南北兩局。有機房殿。旁塑一像曰遮眼神。一夕守局者。見神頂冠束帶。蜂擁而出。越數日。宿殿上。見神復來。青衣露頂。面若塗炭。上座者詢之曰。適被一人褫去冠帶矣。問何人曰。不知。問所獲何罪。曰。亦不知也。前在殿廊下。遇衣青者數十輩。以千金啖我。引至一處。牆外盡被荊棘。門上懸絳綵。中橫金字匾額。衣青者導予入。見兩旁數百矮屋。提鈴喝號。不知作

何事。俄歷兩重階。至一堂。規模甚嚴肅。上有二老左右坐。下設兩長几。鋪以紅氍毹。上堆積者未審何物。衆人環坐。紛紛聚訟。衣青者促予遮眼。予即出兩手。左手蔽堂上。其堂下者。以右手掩之。亡何。一藍袍人至。問為誰。予應曰。某機房殿遮眼神也。藍袍人怒曰。爾等蒙蔽伎倆。在市井中簸弄足矣。何得來此。目今當亦日正中。執事者俱有冰鑑。豈容販繒貿布者流。上下其手。命朱衣者。褫予冠帶。即有一藍面鬼。持筆蘸墨。塗面目幾徧。遂予門外。急奪衣青者。已遁去。狼狽而歸。仍投廡下。上座者思之良久。曰。似此奇事。吾亦不解。其人其地。容查可也。守局人忽大噓。其聲遂絕。後述其事於儕輩。議論紛如。亦無有能識之者。

鐸曰。明是我輩舊遊之地。而問者不知。答者不知。述者不知。聽者亦不知。昔人以不讀書為快活神仙。此等是其喫苦處。

科場舞弊。王法必誅。因其身在市井。姑從末減。至蘸筆塗面。一副蠢臉。反添幾許文墨。藍面鬼可謂賞惡矣。或曰。以貪敗者。厥名曰墨。蓋以示誡也。受業張吉安附識。

燒錄成名

石韞玉字執如。負文章盛名。而實道學中人也。嘗謂予曰。我輩著書。不能扶翼名教。而凡遇得罪名教之書。須拉雜摧燒之。家置一紙庫。名曰孽海。蓋投諸濁流。冀勿揚其波也。一日閱

四朝聞見錄。拍案大怒。急謀諸婦。脫臂上金條。脫質錢五十千。徧探坊肆。得三百四十餘部。將投諸火。予適過其齋。怪而問之。石曰。是書所載。俱前朝掌故名士著述。無可訾議。而中有劾朱文公一疏。荒誕不經。逆母欺君。竊權樹黨。并及閭閻中穢事。有小人所斷不為者。乃敢形諸奏牘。污蔑我正人君子。且編書者。又逆料後人必不深信。載入文公謝罪一表。以實其過。嗟乎。小人之無所忌憚。至於此極乎。予曰。是何足怪。天下享重名者。必遭衆忌。況我文公少時。出入經傳。泛濫佛老。小儒易涉堂奧。後得理學正宗。門牆高峻。而又有蔡西山真景元諸弟子輔翼之。而日前之依草附木者。盡麾之門外。於是轉羞成怒。欲敗名而無隙。乘咸和殿兩劄。有大臣失職。賤者竊柄之語。為上所惡。而又劾唐仲友不法等事。觸忤宰執。遂文致其詞。貿然上瀆。一以雪積片之讎。一以逢臺垣之喜。此小人之肺肝如見者也。石曰。然則文公何以不辨。予應之曰。文公當孝宗朝。陞對者三。上封事者三。披肝瀝膽。詆訶近臣。孝宗開懷容納。令侍浙江江西之節。繼復有經帷之命。眷之愈厚。嫉之愈深。當時諫垣諸公。至有罪當誅戮之議。君子明哲保身。而動稱好辨。僂辱及之矣。且理欲危微。毫釐必辨。仍恐疑似之介。貽誤後學。若立朝行己之間。天下萬世。自有公論。譬諸執途人而指雪為黑。指泰為白。雖愚者亦知其謬。而猶待曉曉置辨乎哉。石曰。君論誠佳。然此可為智者道。難與俗人言也。

卒燒之。予曰：君可謂勇於為義者矣。是年石以南聞發解。庚戌應禮部試。為傳臚第一人。其扶翼名教之功乎。

鐸曰：祖龍一炬。千古恨之。因災及聖經也。若丁儀無米。不著嘉名。朱榮有金。便成佳傳。定當拉雜摧燒。勿憚揚祖龍之燼矣。

讀書貽笑

徐樅。字直夫。少孤貧。甫誦四子書。即無力就傳。因借讀於月聲菴之上院僧印源。奇人也。諷經之暇。即趺坐蒲團。聽徐讀書。每至得意處。輒合掌讚歎。命侍者以茶筍果餅啖之。徐偶一致謝。必肅然起敬曰：君讀書君子。荒菴簡牘。幸勿見罪。後徐補博士弟子員。夜讀如故。而印源閉目垂眉。似不甚傾聽。徐或扶卷高吟。印源即趨赴禪牀。蒙被僵卧矣。嗣後過之。亦不接一談。戊子歲。徐登賢書。詣菴道賀者屢。蹟幾滿。而印源落寞如舊。時徐將赴禮闈。努力作揣摩計。宵分苦讀。常至達旦。印源忽厲聲曰：驢鳴犬吠。強聒不休。請避三舍。毋溷乃公為也。徐愕然謂印源曰：僕雖不肖。蒙師見譽。何後倨前恭若此。印源曰：君初來時。所讀皆古聖昔賢格言明訓。是以不勝欽服。自君作秀才後。所讀皆膚詞賸義。了無意味。已屬厭聞。今高擢巍科。而所讀者愈趨愈下。竟似村歌牧笛。不堪入耳。前恭後倨。此君自取。於我何尤。徐曰：師方

外人未解讀書機竅。我輩讀書。向有成例。童時以四子書五經入手。稍長則讀漢史楚騷韓柳歐蘇諸大家文字。習為舉業。讀成宏。讀隆萬。讀天崇。讀時人試藝。小試得手。取春秋兩闌墨卷。揣摩成熟。然後可拾科第。師何憤憤而為此饒舌。印源曰。原來儒家與佛家不同。佛家圖得箇竿頭。日進儒家只是一步低一步法也。徐默然語塞。印源俯思良久。忽大笑曰。卿自用卿法。我還讀我書。秀才家自有制度。勿為出家人所誤可耳。徐唯唯而退。鐸曰。佛家自有之無。儒家從上徹下。同是一氣。何必各分鼻孔。秀才罵和尚。和尚亦罵秀才。其實罵和尚者即是和尚法。罵秀才者即是秀才法也。

鏡戲

蕪湖馮野鶴與人交有肝膽。而獨制於閨閫。中年乏嗣。購一妾。禁勿令共牀席。偶於無人處私語。妻窺見之。呼天拍地。詬誶萬端。馮心懾之而不敢言。一日有書生款其室。馮延之坐。叩所自來。書生曰。僕秦臺下士也。善識人膽。閱歷風塵久矣。見世之讀書者無作文膽。磨盾者無破賊膽。佩朝紳者無直言敢諫膽。結綰紵者無託妻寄子膽。今聞足下高義。故來一窺膽略。馮大喜。并欲瀝膽示之。書生曰。君誠義膽。僕所洞鑒。但必堅之以智。鼓之以氣。乃無喪膽之虞耳。馮慨然曰。吾雖不及常山公。渾身是膽。然卧薪而嘗者。亦有年矣。諒不至怖郝家名。

作襟中啼兒也。撫掌高談。意頗自負。書生嘖嘖稱羨。亡何。閨中獅吼大作。馮不顧談笑自若。繼聞廚下碎釜聲。如銅山西傾。洛鐘東應。馮猶勉強自制。俄又聽堂前敲朴聲。杖下號泣聲。諸婢僕喧呶勸解聲。馮漸色變。復有一老嫗奔告曰。夫人撩衣揎袖執木臼杵潛伺屏後。馮漸起離坐。忽屏後杵聲纂纂。厲聲高喝曰。誰家狂蕩兒。引逗人男子作大膽漢。馮臉色如土。書生瞋目而視曰。怪哉。始大如卵。繼小如芥。再一恐喝。殆將破矣。急起欲去。馮強挽之。書生曰。僕以君有膽力。故來一窺梗概。不謂空有其表。直一無膽懦夫耳。言未畢。屏後一杵飛出。中書生左臂鏗然一聲。化為古鏡。拾視之。背篆照膽兩字。知為秦時故物。婦奪以自照。膽大如甕。猶蒸蒸然出怒氣。及照馮細如半黍。清水滴瀝。驗之。蓋已碎矣。

鐸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彼婦人也。我丈夫也。吾安得而不畏。記此為不成丈夫者鑒。夫庸懦之夫。不過自愧無能。釀成悍戾。而賢達有智略之士。恐以家庭之醜。暴之於外。往往潛聲忍氣。保全令名。於是專閫威風。徧行天下。元直捉跗。太傅閉帷。王茂宏之犢車。房元齡之酖酒。可為殷鑒。然延平五虎。鬼猶畏之。無杜蘭香治創之藥。亦未易普度衆生也。猶記庚寅歲。養疴紅芍山房。戲製泥金帶傳奇。為天下悍婦懲妬。演諸宋觀察堂中。登場一唱。座上男子無不變色卻走。蓋悍婦之妬未懲。而懦天子膽先落矣。殆哉。

帖嘲

陳小梧家吳之專諸里。負才傲物。多所凌折。一日有人投帖於門。視之年眷同學弟某拜也。訝其素無半面。何以來此。而客已金頂華服。闐然而入。舉手一拱。竟登上座。陳叩其邦族。客曰。僕浙之歸安人也。徧覓雅流。未曾一覩。今聞小友高才。故爾奉訪。言竟抵掌捋鬚。笑傲自若。陳晚視而笑曰。嘻。異哉。世有一字不通之輩。而能知我高才。可謂咄咄怪事。客矍然曰。僕雖不才。與汝邂逅萍蹤。何便知我一字不通。而公然嫚罵。陳曰。人之不通。豈在談文數典。即以君名帖論之。何曾道著一字。客請其說。陳曰。君雖遙遙華胄。而我輩數代明農。從未掛名仕籍。年之一字。於義何屬。至於指稱曰眷。我與貴族實无一點葭莩親。則此字亦屬可刪。君遊浙學。我隸吳庠。同學二字。全然附會。我年僅三十有二。而君鬚髯皆蒼。自稱曰弟。無乃太謙。適見君入來。舉手一拱。即登賓位。長揖且未之有。何言拜乎。試思此一行名帖中。有一字解得去否。謂君不通。確有明徵。何曾嫚罵。客曰。汝真少不更事。此名帖之俗例耳。陳曰。君以俗例待我。尚欲覓雅流於天下哉。拂袖竟入。客旁皇久之。收其名帖。踉蹌而出。鐸曰。制貴通今。禮宜從俗。况命帖之變者乎。乃竟以此貽笑。始知正平先生刺中字減懷而不投。大有卓識。

一錢落職

南昌某父為國子助教隨仕在京。偶過延壽寺街。見書肆中一少年數錢買呂氏春秋。適墜一錢於地。某暗以足踐之。俟其去而俯拾焉。旁坐一翁。凝視良久。忽起叩某姓氏。冷笑而去。後某以上舍生入膳錄館。謁選得江蘇常熟縣尉。束裝赴任。投刺謁上臺。時潛菴湯公巡撫江蘇。十謁不得一見。巡捕傳湯公命令。某不必赴任。名已掛彈章矣。問所劾何事。曰貪。某自念尚未履任。何得有贓款。必有舛錯。急欲面陳。巡捕入稟。復傳湯公命曰。汝不記昔年書肆中事耶。為秀才時。尚且一錢如命。今僥倖作地方官。能不探囊拊篋。為紗帽下之劫賊乎。請即解組去。毋使一路哭也。某始悟。日前叩姓氏者。即潛菴湯公。遂慙愧罷官而去。夫未履任而被劾。亦事之出於意外者。記此為不謹細行者勸。

鐸曰。錢神化百十億萬身。種種誘人失著。勿謂一錢甚微也。涓涓不塞。成江河。熖火不滅。成燎原。吾願飭簞簋者。自一錢始。

兩指題旌

趙蓉江未第時。館東城陸氏。時主婦新寡。有子七歲。從蓉江受業。一夕。秉燭讀書。聞叩戶聲。啟而納之。主人婦也。叩所自來。含笑不言。固詰之曰。先生離家久。孤眠岑寂。今夕好風月。不揣自薦。遣此良宵。蓉江正色曰。婦珍名節。士重廉隅。稍不自愛。交相失矣。汝請速回。人言大可畏也。婦堅立不行。蓉江推之出戶。婦反身復入。蓉江急闔其扉。而兩指夾於門隙。大聲呼

痛稍啟之脫手遁去婦歸闔戶寢頓思清門孀婦何至作此醜行凌賤乃爾轉輾牀褥羞與
悔并急起引佩刀截其兩指血流奔湍瀕死復甦潛取兩指拌以石灰什襲藏之而蓉江不
知也即於明日捲帳歸後其子成進士入部曹為其母請旌時蓉江已居顯要屢申屢駁其
子不解歸述諸母母笑曰吾知之矣出一小檀盒封其口授其子曰往呈爾師當有驗子奉
母命呈盒於師蓉江啟視之見斷指兩枚駢卧其中灰土上猶隱然有血斑也遂大悟即日
具題請旌此事載趙氏家乘其親慎茂才為予言之

鐸曰處貧賤易處富貴難蓉江當未第時闔戶拒奔凜然難犯豈非廉隅自重者哉乃此婦
克全晚節而蓉江終入奸黨熱中之念害之也亦所謂養指而失肩背者歟夫我輩讀書論
世務須欲開眼孔不可因賢者而護其短不可因不肖者而沒其長如李光弼之抗勅畢
竟是不臣溫太真之絕裾畢竟是不子謝道韞天壤王郎之恨畢竟是不婦許武以肥田讓
兄而盜取孝廉畢竟是不弟王仲回怒撻其子不令其啗同門之喪畢竟是不友至古來大
奸慝莫如曹操而禍衡不自殺不可謂非愛才文姬必遠贖不可謂非仗義秦檜題伯夷頌
一詩居然有許身禹稷之概嚴分宜鈴山堂讀書十年冰雪亦與志士清操何異而賢者終
成為賢不肖者終歸於不肖蓋一青不足以掩大德小善不能以蓋巨醜也因記趙蓉江事
而牽連及之

諧鐸卷四

吳門沈起鳳桐威氏著

酒戒

鄧翁失其名。賣漿邯鄲市上。一日薄暮。有蓬頭奴持葫蘆向翁取酒。翁凝視之。曰。近托芳隣。汝不識耶。翁置不問。月餘更不復來。後遇之。蘆生祠下。強邀入肆。道其契闊。并取甕頭梨花春酌之。蓬頭奴急起捉臂笑曰。君勿再悞我。實相告。予純陽子座下柳仙也。曩隨主人岳陽時。見其三度醉。喉間輒作瘡。主人吝不予涓滴。是以日就酤。一消渴吻。會主人赴芙蓉城洗花宴。命予守藥爐。苦岑寂。傾葫蘆中宿釀而飲。大醉。酣卧鑪側。主人歸。責予失守。予以醉辭。主人怒。予曰。東翁日在醉鄉。何獨下酒禁於僕。主人曰。予飲者酒也。汝所飲者非酒。禍水耳。予曰。有以異乎。主人曰。予之酒。取栗。顏子負郭之田。去杞梁鴻賃舂之臼。量以才斗。盛以智囊。貯曹氏書倉者累月。而後浸以廉泉讓水。入范家淨釜。運三昧火。蒸之。良藥為劑。直木為槽。俟其成也。酌以堯之鍾。孔之觚。仲氏之榼。故清可為聖。濁可為賢。爾之酒。不過盜跖樹粟。貪夫酌泉。王孫鳩毒。癡兒滌器。誤飲之則廉者貪。謹者狂。墮井者喪身。罵座者賈禍。鑪畔疑奸。甕頭認賊。其小節也。爾不此之戒。猶藉主人為口實哉。因大悔悟。主人曰。濁根不拔。後恐萌

故態掣劍剗子腸胃。掬水滌盡。仍納之。亦無所苦。復以所釀金盃露賜子跪飲。大醉者七日。嗣後過酒肆家。見盈缸累甕者。觸鼻不知為何物。是以不復來。翁大驚。伏地而拜曰。君主人既有釀酒方。何不一見賜。柳仙出錦囊子之。長笑而去。折視之。大書一水字。起視肆中酒。盡化為水。翁由是棄賣漿業。投盧生祠。為香火道人焉。

鐸曰。捉月傷生。流涎失品。死便埋我。作達者亦何益哉。安得取金留犁。玉蟾蜍。盡以西江水滌之。此次公醒狂論一則。酒家南董。從此塞瓶覆甕可也。

桓溫在座。日給二升。景伯登筵。禮嚴三爵。人非親友。路入糟邱。喜則薜澤迷心。淳于曄合樽錯坐。怒則車輪括頸。高季武恃勢留賓。酣態凌人。酩酊狎色。定當濁老荒於池畔。縛以投池。桓畢卓於甕邊。請其入甕。受業許元凱附識。

色戒

袁浦士人某。好漁色。妻美而賢。諫之。輒反目。庚午赴試北闕。下第歸。路過弓家城。一婦人折花門外。睨之絕艷。某故作墮策。下騎徐拾之。曰。榮陽生墜鞭矣。何汧國夫人不邀入院耶。婦似不聞。執花褰帷而入。某大失望。怏怏振策去。夜止旅店。輾轉不能寐。甫就枕。見一客高冠長劍。衣杏黃衫。岸然而來。某起延坐。並叩姓氏。曰。僕黃衫客也。自霍家兒埋玉後。與此驀崑崙。

輩遁迹海上。令復技藝。一履塵世。某驚喜。述所見。私與商確。客曰。得非城南第五家。門外銀杏一株。上冒翠藤。作紫花者耶。某曰然。客曰。此良家婦。塔亦冠儒冠。門第與足下等。非章臺路旁柳。任人攀折者。某固求方略。客曰。姑狗所請。但僕有唐突處。幸勿罪。竟去。亡何。客引一婦來。燭之。髮鬆釵墮。轉益媚。喜極。欲與狎抱。而礙客在座。客似察其意。曰。僕亦偕一麗人來。與眼前人相伯仲。君請俛紅。我亦倚翠。兩不妨也。某業已滿願。不復問麗人為誰。請客別榻東軒。自乃捧艷登床。備極穢褻。事訖。潛往東軒。伏窗隙窺之。見一麗人與客並枕卧。繼聞私語曰。我家男子太憨。昨日漁脂獵粉。拋人閒處住。今得侍君寢。願從此矢白頭。客引手替枕笑曰。卿言大有見。但一頂綠頭巾。送而夫戴卻矣。奈何。麗人曰。渠自有孽報。何足惜。審之。酷類其妻。某大憤。排闥直入。曰。何物狂奴。玷人清白。拔床頭劍欲斫之。麗人忽遁去。客起迎笑曰。爾亦知玷人清白耶。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汝床頭人在。亦當為乃夫留一餘地也。某語塞。撫劍作怒目狀。忽有儒冠者倉皇入內室。捉其婦。徒跣而出。旋入東軒。搜得某。奪劍欲殺。客代為緩頰。而三尺霜鋒。凜然在頸矣。某駭極。狂呼而醒。因歎曰。淫人妻者。妻亦得淫人報。况姦與殺近。可長以身試乎。歸家後。與妻頗敦琴瑟。倡樓伎館中。亦杳無某生蹟矣。鐸曰。客館宣淫。深閨揖盜。現在盤珠。不勞頭上翁覆弄也。戒之慎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牆茨難掃。即以此言作千金散帚也可。

公孫穆後房領袖韓熙載內院乞兒。雖屬風狂。不離閨闈。若乃越此疆而侵彼界。必至愛野鷺而失家雞。天道好還。人言可畏。須知此日宣淫榻上。即是插標賣婦之媒。豈待他年誨盜園中。始悟反火焚身之漸。受業許元凱附識。

財戒

山西潞安府城隍廟。寓一奇客。自稱五嶽子。審其音。類燕趙間人。日顛倒四時花木以為戲。一日。里中好事者。環請作劇。客曰。諾。袖中出青錢一枚。側插庭際。斷兩指作書符狀。須臾。錢大如車輪。羣異之。客曰。適成連子遲子海上。當暫去。明晨復來。晚行。指錢笑曰。此物有福則享。無福則殃。爾等勿輕觀也。遂去。衆亦漸散。有無賴子某。徘徊至夜。摩挲良久。潛從錢孔中窺之。見其內瓊樓翠閣。繡檻文窗。琉璃屏。珊瑚榻。珠玉寶玩。無不具備。俄有數美人。衣五銖衣。曳輕縠裙。明璫玉珮。翩然而來。手各攜樂器一具。不似世所傳箏琶笛板者。亡何。一美人曰。紫雲迴樂府。自阿環盜去。久不復奏矣。盍理之。衆曰。諾。於是展氍毹席地而奏。奏畢曰。阿蠻嬌態。獨步一時。請更作折腰舞可乎。一美人癡立似未允者。衆笑曰。癡婢子。被白家郎馳驟。腰圍粗卻矣。美人面發赭。勉強振袖而舞。庭前桃瓣。雜糝如紅雨墮。某在錢孔中。初猶探首。

入。後漸入佳境。不覺移身逼近腰際。忽聞堂上嗔喝聲曰。何來齷齪奴。窺人閨闥。哄然盡散。而重樓疊閣。無一存者。某覺錢孔漸小。四面束住腰下。欲進不能。欲退不可。而束處痛極難忍。狂聲呼救。里中羣起環視。無計可出。天曉。客復來。嗔曰。寒乞兒。汝一介窮骨。妄覲妻妾之奉。宮室之美。以至鑽穿錢孔。動輒得咎。孽由自作。不可活矣。衆代為哀免。客曰。天地間禮義廉恥。酒色財氣。如武侯八陣圖。廉為生門。財為死門。渠已從死門而入。尚望從生門而出耶。某聞言大哭。客曰。汝有悔悟心。或可救拔。因取巨筆蘸墨塗錢孔而出之。錢頓小如故。仍納諸袖中。謂某曰。暫爾筆下超生。後此勿為一錢不惜命也。某叩謝。隨衆而去。至今廟祝猶有能言其事者。

鐸曰。高士買山。才人諛墓。即廉如劉寵。猶必選大錢納之。矧癖同和嶠者耶。然考九府圖法。外圓象天。內方象地。則鑽穿錢孔。何異埋頭地獄。泉可溺身。刀可殺命。以是取譽。猶以為遠。銀取諸良。良則不流。錢授以戈。戈則近殺。廉士守象形之戒。貪夫倖噬肉之占。豈知鄧氏銅山。塵埋餓鬼。石家金谷。血染游魂。作牛馬於半生。擲家園於一笑。鑿薪巖山三千金穴。何為其然。弔狼狽市百萬錢奴。而今安在。受業許元凱附識。

氣戒

虞山迂 爰莊某年六十餘始舉一雄甫周歲繼室耿氏愛若拱璧偶鄰女招赴白衣會捉其子付莊抱之再四詳囑登輿而去莊抱兒竟入書室讀秦漢紀略至始皇焚書處輒拍案而怒曰杜哉祖龍爾欲盡愚黔首瑯琊記德碑教誰識也兒驚大哭莊置不聞繼讀至博浪沙錐擊處又拍案怒曰嗚哉天不絕秦副車僅中否則鮑魚遺臭何俟三十六年後哉兒又大哭莊仍讀如故至沛公入關鴻門鄰斗勃然大怒拍案起立曰此時縱卻後將奈何不識亞父計老重瞳當挾去矣兒哭不可止後更讀至烹翁鼎上分我杯羹莊益怒氣填胃翻案而起曰父子如此君臣可知走狗之烹天何怪哉夫何怪哉怒未息視懷中兒面青氣塞不復作啼聲矣婦適歸見之驚欲死莊猶摩拳擦掌怒目視書曰斷蛇劍何在吾當取赤帝子斬卻也婦唾之急抱兒眠榻上延醫治之不救婦痛兒之死搜括架上書盡投爨下莊怒自此與婦別室居而迂叟子嗣遂絕

鐸曰逞一時之忿斬百世之祀氣願可妄動哉然英雄按劍叱咤風雲名下揮毫動搖五嶽勿以迂叟為鑒而竟作無氣男子也

剛多則凶忍乃有濟是以圯上傳納履之士橋邊有鑽袴之夫若積腐成迂借狂作達大則禰衡搥鼓殺身鸚鵡洲還小則顏士裂麻被放櫻桃賦裏因知不驚不怒須學大勇者

之休休。無或若病若顛。竟作小丈夫之悻悻。受業許元凱附錄。

俠妓教忠

方芷。秦淮女校書。有慧眼。能識英雄。名出頤文沙嫩上。與李貞麗女阿香最洽。阿香卻田仰聘。屈意候公子。一日方芷過其室。曰妹侍候郎。得所託矣。但名士止傾倒一時。妾欲得一忠義士。與共千秋。阿香哂之。貴筑楊文驄耳其名。命駕過訪。方芷浼其畫梅。湯縱筆掃圓。頃刻盈幅。方芷大喜。竟與訂終身約。時文驄黨馬阮。為戟門狎客。士林所不齒。聞方芷許事之大。惋惜。即阿香亦竊笑。定情之夕。方芷正色而前曰。君知妾委身之意乎。楊曰不知。方芷曰。妾前見君畫梅花。辦盡作娥媚態。而老幹橫枝。時露勁骨。知君脂韋隨俗。而骨氣尚存。妾欲佐君大節。以全末路。故匿具帶異寶而來。他日好相贈也。楊漫應之。無何國難作。馬阮盡駢首。侯生攜李香遠竄去。戎馬荆棘。萬家震恐。方芷出一鏤金箱。從容而進曰。妾曩日許君異寶。今可及時而試矣。楊發之。中貯草繩數圍。約二丈許。旁有物瑩瑩然。則半尺長小匕首也。楊愕然。遲回意未決。方芷厲聲曰。男兒留芳遺臭。所爭止此一刻。奈何。草間偷活。遺兒女子笑哉。楊亦慷慨而起。引繩欲自縊。方芷曰。止止。罪臣何得有冠帶。急去之。楊乃幅巾素服。自繫于窗櫺間。方芷視其氣絕。鼓掌而笑曰。平生志願。今果酬矣。引匕首刺喉而死。後李香聞其

事歎曰。方姊兒女而英雄者也。作事不可測。乃如是耶。乞候生為作傳。未果。而裨官野乘亦無有紀其事者。

鐸曰。兒女一言。英雄千古。誰謂青樓中無定識哉。詠殘基一著之詩。吾為柳蘼蕪惜矣。

雜伶盡孝

梨園樂部。吳門最盛。有尹蘭者。年十二。貌若處子。父儒流。早喪。母守節。忽患咯血症。家赤貧。不能供藥餌。蘭籌度無計。竟投華林部。作梨園弟子。錦帕蒙頭。湘鉤學步。嬌喉妙態。冠出一時。得金錢。盡作藥裏費。餘則市珍肴佳果。奉母朝夕。曉起問安。再四始詣歌場。晚歸取腰鼓檀板。向床頭唱臨川曲子。母安枕。乃潛就脚後卧。小有不樂。鋪氈列几。結束登場。演小青題曲諸雜劇。母歡笑。迺止。富貴家設華筵。招之去。燭未見。托辭遁去。或鑰其戶以窘之。則涕泣求歸。問之曰。恐老母倚門望耳。由是盡憐其孝。至晚亦不固留。贈以金。受而不謝。贈以簪珥。必再拜而後受之。人訝其故。曰。贈金者知我貧。贈簪珥者知我有老母也。如是者七載。母血症驟發而死。蘭哀毀幾不欲生。奉其匱與父合葬。訖。取舊日所置翠翹。插鳳與一切繡帕花鞋之屬。盡投諸火。長跽而誓之墓曰。後有習此故態者。願殛死人。笑曰。爾既以此享艷名。穢纏頭矣。何始作而終悔之耶。蘭潛然淚下曰。君非知我心者。某雖不育。育自清門。豈

屑以詩書後裔。習此末技。始作者。因養母。終悔者。恐玷父也。戶部楊公高其孝。招之京都。教以舉子業。格於例。不得應考。薦為某司馬。作書記。偶赴戲筵。歸而大慟。曰。舊日生涯。宛然在目。茫茫泉路。欲侍何從。場上之墜鞭詞譜。聽之皆兼義餘音也。吁。悵者累日。自此請觀樂者。詭辭之。竟不復赴矣。

鐸曰。古來時人傑士。一時辱身降志。有不必求諒於天下者。嗟嗟。誰無父母。而顧使傳孝子者。僅一尹蘭也。或曰。尹蘭之孝。惟為優伶。故傳。是固然。然何以學士大夫不為優伶者。又無可傳也。

勾婦殉節

青州勾婦小苗兒。面微黑。眉目有姿致。隨夫王五勾於淮。王瀨而暴。日卧黃公祠。命妻出勾。歸而乞者少。則杖之。曰。爾從何處嬉。所獲乃止此耶。歸而乞者多。則又杖之。曰。爾與誰有私。賺來阿堵物。苟敗露。而翁不爾宥也。小有违犯。王坐階級上。曳令下跪。自披其頰。婦不與較。飲泣順受之。一日。土豪某使僕招其婦。婦慮見疑。偕夫同往。某命唱打棗兒曲。唱畢。某與僕耳語久之。引王出外廂。賞以酒。私謂婦曰。以爾具此姿色。何患無良匹。乃至為乞人婦。且聞其朝陵暮辱。夫婦之情絕矣。汝盍早自計。婦絕然曰。勾婦知有夫耳。豈知其朝陵暮辱哉。且

婦人從一而終。又何計之有。某笑曰。汝不自計。吾已為若計之。引婦出外廂。夫已短帶結喉而死。婦知石卵不敵。佯曰。薄倖奴。我隨汝十數年。有何享受。動輒加赤棒。今若此。是天報也。某大喜。婦曰。殺之固善。然犬馬豕亦當埋惟蓋。苟假尺土而掩之。實君之盛德。某信之。命僕監守其婦。出詣曠野相度隙地。婦乘間謂僕曰。爾知我心願否。僕曰。不知。婦曰。我乞人妻耳。驟作富家婦。飲食起居都不慣。但得如爾者事之。則我願足矣。僕喜。繼而曰。奈主人何。婦曰。是不難。急首於官。則主人必繫縲絏中。爾與我席捲而遁。向他鄉作小貿易。差勝低頭簷下也。僕大稱善。急啟後戶去。某歸。失其僕。詰之婦。婦曰。不見汝來。想渠蹤蹟去矣。某擁婦求。婦曰。是亦大可笑。幾見未寒肉在側。即欲強眠人婦者。某固逼之。婦正色曰。以彼遇我虐。故強顏事君子。若相逼。是以暴易暴。相去幾何。正撐拒間。忽見僕引持索者數輩。洶洶而入。繫某竟去。婦亦隨至衙署。稟驗之一掬而服。某論死。僕以同謀首告減一等。並繫諸獄。命以尺地掩王五屍。掩畢。白婦持刀而前。環視者爭勸之。且曰。渠當日荼毒若此。今以德報怨。亦已過矣。何必爾。婦嘆曰。君臣夫婦。其義一也。白婦之死。俾天下知盡婦道者。不得以夫為藉口。亦以媿夫視臣草莽而敢視君如寇讎者。言訖。自刎死。

鐸曰。烈士捐軀。盡其在我。此柱厲叔之所以死。報管叔公也。衆人國士之論。彼豫讓直不曉。

事漢耳。

營卒守義

海寧莊太史家有婢名寵奴。病赤鬚面黑而麻。裙底蓮船約尺二。營卒陸某聘為室。家貧尚未聚也。會富家某謀劫貧戶妻。陸仗義援之。某怒。賄諸城守。黜其名。陸自此益困。吳六奇未貴時。乞食孝廉查伊璜家。陸曾識之。聞其授副將。往投麾下。吳公性好客。座上多奇士。有客號海鷗子。擅神術。使陸專事之一日。海鷗子視陸而笑曰。汝雖不及馬周。火色鳶肩。猶能如趙無恤。雖賤必貴。然妻宮大奇。恐不能誕育。幸額角陰騭紋入兩鬚。作紅色。尚可藉神力挽也。出一黑丸授之。陸未深信。姑拜納焉。後隨吳公平寇。得戰功。授裨將。復剿海賊。生擒首逆。獻俘闕下。報入。吳公掛總戎印。而陸以裨將授鎮守矣。陳情告假。星夜歸里。先謁莊太史。問以寵奴。莊笑曰。貴人尚念舊耶。無論貴賤。不敵醜陋。堪憎。即以年齒論之。今已六十齡。老婢子矣。尚堪抱衾。稱新婦哉。陸曰。不然。昔賤令貴。僕命即彼命也。至面目可憎。僕初聘時。已詳悉之。若以衰齡暮齒。則蹉跎之罪。應歸於僕。又豈彼之咎乎。莊肅然正色曰。君誠義夫。愚所敬服。因陸未治第。即日贅於莊太史家。結褵之夕。揭巾平視。象服珠冠。儼然命婦。及卸裝就寢。數莖白髮。髣髴覆頂。自額及踵。略似人形而已。陸敬禮之弗衰。寵奴勸其置妾。陸曰。吾

即與爾偕老百年亦不過三十餘年衾枕耳忍令他人再分恩愛耶而寵奴終憂無嗣因出海鷗子所贈黑丸授而吞之不旬月信水復來明年誕一子名恭壽人謂守義之報云
鐸曰無鹽入宮孟光舉案重婦德者原不在貌也然世無廷式不易妻者誰哉武夫若此袁家壻當愧死矣

桃夭村

太倉蔣生弱冠能文從賈人泛海飄至一處山列如屏川澄若畫四圍絕無城郭有桃樹數萬株環若郡治時值仲春香風飄拂數萬株含苞吐蕊髣髴錦圍繡幄排列左右蔣大喜偕賈人馬姓者傍花徐步而入忽見小繡車數十隊蜂擁而來粗釵俊粉媿妍不一中有一女子凹面顰耳齒肩歷齒而珠圍翠裹類富貴家女抹巾障袖強作媚態生與馬皆失笑末有一車上坐韶齒女郎荆釵壓鬢布衣飾體而一種天姿玉蕊瓊英未能方喻生異之與馬尾綴其後輪軸喧闐風馳電發至一公署紛紛下車而入生殊不解詢之土人曰此名桃夭村每當仲春男女婚嫁之時官茲土者先錄民間女子以面目定其高下再錄民間男子試其文藝優劣定為次序然後合男女兩案以甲配甲以乙配乙故女貌男才相當相對今日女科場明日即男闈矣先生倘無室何不一隨喜生唯唯與馬賃屋而居因思車中女郎其面

親當居第一。自念文才卓犖。亦豈作第二人想。倘得天緣有在。真不負四海求鳳之願。而馬亦注念女郎。欲赴闈就試。商諸生。生笑曰。君素不諳此。何必插標賣錢帳簿耶。馬執意欲行。生不能阻。明日。入場。扁試。生文不加點。頃刻而成。馬草草塗鴉而已。試畢歸寓。即有一人傳主試命。索青蚨三百貫。許冠一軍。生怒曰。無論客囊羞澀。不足以贖老饕。即使黃金滿屋。豈肯借錢神力。令文章短氣哉。其人羞慚而退。馬躡其後。出囊中金予之。案發。馬竟冠軍。而生忝然居殿。生嘆曰。文字無權。固不足惜。但失佳人。而獲醜婦。奈何。亡何。主試者以次配合。命女之居殿者。贅生於家。生意必前所見。四面擊耳。齟齬歷齒者。及揭巾視之。黛色凝者。容光閃爍。即韶齒女郎也。生細詰之曰。妾家貧。賣珠補屋。日且不遑。而主試者索妾重賂。許作案元。被妾叱之使去。因此懷嫌。綴名案尾。生笑曰。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使予三百貫錢。列名高等。安得今夕與玉人相對耶。女亦笑曰。是非倒置。世態盡然。惟守其素者。終能邀福耳。生大嘆服。翌日就馬稱賀。馬形神沮喪。不作一詞。蓋所娶冠軍之女。即前所見抹巾障袖而強作媚態者也。笑鞠其故。此女以千金獻主試。列名第一。而馬亦賣緣案首。故適得此寶。生笑曰。邀重名而失厚實。此君自取。夫何尤。馬鬱鬱不得意。居半載。浮海而歸。生篤於伉儷。竟家於海外。不復反矣。

鐸曰。錢神弄人。是非顛倒。豈知造化弄人。更有顛倒錢神之柄哉。然此女出千金裝。不吝意氣。故自不凡。即謂之嘉耦亦可。

荆棘里

會稽周夢奎。襁褓中父客於粵。閱二十載。音問梗絕。周奉母命。往探父耗。水宿風餐。備極勞頓。行兩月餘。去粵界尚遠。忽岐道竄谿谷間。荆棘萬叢。迷天塞地。有衣冠者數輩。躑躅其中。刺足鉤衣。若不覺其苦。周攝衣欲入。見一老人曳杖而來。問客何往。周以尋父對。老人曰。汝孝子也。宜走康莊。不宜入荆棘里。周問若輩何為。老人曰。此輩平日。名利薰心。趨熱路。走捷徑。自矜健步。故爾竄入荆棘。使彼一顛其趾。問何不覺其苦。曰。世途上皆無形之荆棘。惟旁觀者見之。而入其中者不知也。周曰。翁何不發慈悲願。為若輩一剪除之。老人笑曰。荆棘里舊有兩徑。吾已翦除一徑。為忠臣孝子往來之地。無如若輩舍正路而不由耳。周詢其處。老人曰。荆棘當前。回頭是路。周一反顧。果見康莊大道。平坦如夷。遂遵道而行。兩旁竹木秀野可愛。老人曰。此王子罕孝順竹。張茂先交讓樹也。至一渡。曰義渡。中泊一舟。曰慈航。繫繞者皆源頭活水。而波瀾不起。老人挈周登舟。達岸岸上樹廉石。鐫金碧大字。類蝌蚪書。周不能辨。老人曰。俗傳菩提善岸。即儒家所謂道岸也。又行數里許。至一門。顏曰。不二門。遙望之。平如砥。

直如矢。左右絕無旁徑。老人曰。汝由此而去。無卻步無歧趨。勉強而行之。可終其身。無荆棘矣。遂去。周由門而入。所履皆石徑。光可鑑影。而無纖毫滑澤。從容翔步。初不甚勞。忽峭壁當前。老樹纏藤。上參霄漢。周攀援而上。脫手墮如落雁。起視之。細草平坡。野花當路。又似別一境界。有負樵者。行吟而過。詢之。乃粵之西山背也。急入城。探父蹤蹟。得之毘廬東院。蓋父客遊飄泊。無顏歸里。相見各述二十年事。抱持痛哭。粵人感周之孝。播傳里黨。卹以資斧而歸。鐸曰。康莊大道。即從荆棘中闢之。可知善惡兩途。相去不咫尺耳。危哉。

諧鐸卷五

吳門沈起鳳桐咸氏著

惡錢

枝江盧生有族兄任狄道州司馬。往依之。而兩月前已擢鎮西太守。囊無資斧。流寓沙尾驛。幸幼習武事。權教拳棒為活。驛前棗樹兩株。圍可合抱。時當果熟。打棗者日以百計。盧笑曰。裝鉤削挺。毋乃太紆。吾為若輩計之。袒衣趨左首樹下。抱而撼焉。柔若蓬植。樹上棗簌簌墮地。衆奇之。旁有一髯者笑曰。是何足奇。亦袒衣趨右首樹下。以兩手對抱。而枝葉殊不少動。盧哂之。髯者曰。汝所習者外功也。僕習內功。此樹一經著手。轉眼憔悴死矣。盧疑其妄。亡何。葉黃枝脫。紛紛帶棗而墮。而樹本僵立。宛若千年枯木。盧大駭。髯者曰。孺子亦屬可教。詢其家世。並問婚未。盧曰。予貧薄。終歲強半依人。未遑授室。髯者曰。僕有拙女。與足下頗稱良匹。未識肯俯納否。盧曰。一身萍梗。得丈人行。覆翼之。固所願也。髯者喜。挈之同歸。裝女出見。於是夕。即成嘉禮。明日。謁其內黨。有老嫗跛而杖者。為女之祖母。蠻衿禿袖。頽而長者。為女之嫡母。短衣窄袴。足巨如羅者。為女之生母。野花堆鬢。而粉黛不施者。則女之寡姊也。盧以女德性柔婉。亦頗安之。居半載。見髯者形蹤詭秘。絕非善類。乘其出遊未反。私謂女曰。卿家行事。吾已

稔知。但殺人奪貨。終至滅亡。一旦火焚玉石。卿將何以處我。女曰。行止隨君。妾何敢決。盧曰。為今之計。惟有上稟高堂。與卿同歸鄉里。庶無貽後日之悔。女曰。君姑言之。盧以已意稟諸老嫗。老嫗沈吟久之曰。岳翁未歸。理宜靜候。但汝既有去志。明日即當祖餞。盧喜述諸女。女感然曰。吾家制度。與君處不同。所謂祖餞者。由房而室而堂而門。各持器械以守。能處處奪門而出。方許脫身歸里。否則刀劍下無骨肉情也。盧大窘。女曰。妾籌之已熟。姊氏短小精悍。然非妾之手。嫡母近日病臂。亦可勉力支撐。生母力敵萬夫。而妾實為其所出。不至逼人太甚。惟祖母一枝鐵拐。如泰山壓頂。稍一疏虞。頭顱糜爛矣。妾當盡心保護。但未卜天命何如耳。相對皇皇。竟夕不寐。晨起束裝。暗藏兵器而出。才離閨闥。姊氏持斧直前曰。妹丈行矣。請喫此銀刀。贈去。女曰。姊休惡作劇。記姊丈去世。寒夜孤衾。替阿姊三年擁背。今日之事。幸為妹子稍留薄面。姊叱曰。癡婢子。背父而逃。尚敢強顏作說客耶。取斧直砍其面。女出腰間鎚抵之。甫三交。姊汗淫氣喘。擲斧而遁。至外室。嫡母迎而笑曰。嬌客遠行。無以奉贈。一枝竹節鞭。權當壓裝。女跪請曰。母向以姊氏喪夫。終年悲悼。兒雖異母。亦當為兒籌之。嫡母怒曰。奴婢多言。先當及汝。舉鞭一掣。而女手中鎚起矣。格鬪移時。嫡母棄鞭罵曰。刻毒兒欺娘病臂。只把沙家流星法。咄咄逼人。呵之去。遙望中堂。生母垂涕而俟。女亦含淚出見。曳盧偕跪。生

母曰。兒太忍心。竟欲拋娘去耶。兩語後。哽不成聲。盧拉女欲行。女牽衣大泣。生母曰。婦人從夫為正。吾不汝留。然錢行舊例。不可廢也。就架上取綠沈鎗。鎗上挑金錢數枚。明珠一掛。故刺入女懷。女隨手接取。若然解脫。蓋銀樣蠟鎗頭耳。佯呼曰。兒郎太跋扈。竟逃出夫人城矣。女會其意。曳盧急走。將及門。鐵拐一枝。當頭飛下。女極生平伎倆。取雙鎗急架。盧從拐下衝出。奪門而走。女長跪請罪。老嫗擲拐嘆曰。女生外向。今信然矣。速隨郎去。勿作此惺惺假態也。女隨盧歸里。攜其金珠。小作負販。頗能自給。後髯者事敗見執。一家盡斬於市。惟女之生母。子身遠遁。祝髮於葯草尼菴。年八十而終。有遺書寄女。女偕盧迹至尼菴。見床頭橫禪杖一枝。猶是昔年鎗桿也。女與盧皆大哭。瘞其柩於東山之陽。廬墓三年。然後同反。鐸曰。天之所福。慈孝為先。女知愛母。故不作覆巢之卵。母知愛女。故不作斷頸之鳥。獨是溺於女者。何以不從厥夫。哀其母者。何以不及其父。君子曰。此其所以為盜也。嗟乎。世之不為盜者多矣。而盜且然乎。

奇婚

文登。字道岸。浙之武康人。十七遊庠。聘栢氏。未嫁而夭。鬱鬱不自得。浪蹟出遊。將為求鳳計。偶至鳳陽。遇道者於塗。詰其所自。生告以意。道者曰。汝欲得佳婦。此去東南十五里外。往求

之必有所遇。生信之。如所指而行。至則春臺演劇。觀者蜂走蟻聚。無可停趾。迴視垂楊低處。露小紅樓一角。有女子褰簾衣半摺。側面偷窺。粉光黛影。射人雙目。生迴旋顧盼。幾難自主。迨斜日西傾。歌場樂闌。猶仰面空樓。初不覺游人盡散也。忽一人拍肩大喝曰。何物癡兒。窺人閨閣。生視之。岸然偉丈夫。竟拉其臂。強曳登堂。生兩股戰栗。變色欲走。因大笑曰。如此膽怯也。學風狂。實相告。樓頭女子。即僕掌珠。君如閨中無婦。願附婚姻。生變懼為喜。唯唯惟命。時已秉燭。令女子嚴裝訖。與生交拜。擁入間房。將罄情話。俄母氏招女去。生兀坐燈下。意緒無聊。漏下二鼓。見畫屏東畔。女子獨來。對鏡却翠鳳翹。金雀花雙朶。旋解芙蓉帳。鴛鴦百摺裙。斜倚床闌。脫藕覆襖。雙絲文繡履。兜三寸許軟紅睡簍。低鬟一笑。先入重幃。生慾緩中燒。不能自制。而登牀急抱之。聞其無人。唯繡枕橫陳。半堆錦被而已。大駭。莫詳其故。擁被孤眠。旁皇終夜。侵曉。女子即來。生詰之。默然不答。至夜。生先匿錦帳中。更闌後。女子衣短紅襖。外繫金鸞紫絡帶。髮惺鬆作懶裝。兜以皂帕。下體繡裙不掩。露絳直文羅袴。提縷金鐐。剔熾而來。披帷竟登牀榻。生急捉其臂。隨手轉側。如一團絳雪。飛墜巫山。索之悄然無迹矣。是仙是鬼。益莫測其蹤影。三竿日出。候女不至。女之妹穎姑。偶過其室。生正苦岑寂。於鏡旁舐毫作字。穎姑睇而問曰。爾亦曾讀書識字耶。生曰。予雖不肖。束髮遊庠。豈有秀才家不讀書識字。

者。穎姑失聲一嘆。生疑之。再三絮問。穎姑曰。吾憐汝青年秀士。死期已逼。尚不自知。生長跪請教。曰。吾家翁姥。專以左道劫人財物。將欲舉事。必先殺一人祀神開路。往往懸姊為餌。名曰夫婦。而實一無所染。吾自有知識以來。見其出衽席而登俎上者。不知幾千百。郎兒矣。今夜明星爛時。殆將及汝。生窘極。叩首乞援。穎姑曰。吾何能救汝。欲解倒懸。還須阿姊。生問計。曰。姊所以登牀即遁者。因褥底壓六甲符一通。上纏紅絲絲三十六縷。汝搜括而棄之。彼必不能脫身。苟得成其夫婦。而後以情義哀之。自能免汝於難。生謹受教。穎姑潛引去。生啟視褥底。果如所言。急棄之。入夜女來。伺其緩裝登榻。裸而就之。女意似覺。曰。婢子多言。敗我家事。雖然。亦天意也。縱體投懷。竟成歡會。事訖。裸跪牀頭。哀其援手。女曰。百年伉儷。萬死相隨。何待君言。急起。以雄雞繫於杖頭。屬生肩荷之。曰。往北約行三十里。俟雞聲一唱。即舍之而走。再行二十餘里。待妾來時。好共發也。生謹記而去。女佯告父。父乃大怒。跨馬欲追。女曰。追之不獲。不如飛劍以斬。父從女言。擲劍於庭。去同白練。亡何。電光一閃。鉦然墮地。血泔泔斑痕猶溼也。時生出北郭門。約行三十里。杖頭雞聲大作。急委之於地。瞥白光下注。而雞寂然無聲矣。又行二十餘里。筋力已疲。憩於樹下。見雲中一鶴飛墮。女已控背而來。斂之一紙鶴耳。笑曰。大劫已過。請歸鄉去。生曰。奈汝父何。女曰。左道無長策。五十里外。不能及也。候曉而

行。不匝月。偕歸故里。生鍵戶讀書。暇輒與女藏闔為樂。一日有女子闖然而入。視之。穎姑也。並起問故。穎姑曰。自姊去後。父母強妹為代。妹意不屑為。至逢其怒。日遭鞭撻。幸老父赴天魔會去。乘間而逃。復思伶仃弱質。絕無親串可依。故一路問程。相投至此。女大喜。生曰。妹來亦大好。但非鴉非鳳。卿家何以位置。女笑曰。我本無猜。君宜報德。臺上英皇。其例自可援也。即出簪珥為穎姑上頭。穎姑顙顙卻之曰。妹子此來。不過作閒門冷燕。豈求野鴨入鴛鴦隊乎。女以正言論之。始無異議。正曳令交拜。有道者自外而來。笑曰。得婦之言。今頗驗否。生敬謝之。二女相顧駭曰。似吾父之師也。道者曰。然。爾父學仙不成。流為左道。而復借吾教中飛符遁甲諸術。日濟其惡。痛加訓誨。罔有後心。必至一朝剪滅。因惜女子無辜。亦遭滲戕。故引文郎入幕。轉輾相援。脫汝等於水火中耳。女問父母無恙否。道者曰。此刻一番閒話。即汝全家就縛時也。二女大哭。道者曰。是渠惡報。何哭為。拂袖竟去。後生密探其耗。果於是日。為官軍搜捕。斬首西郊。益信道者之神也。

鐸曰。化人城裏。不少魔關。然鬼母兒孫。終入大菩薩蓮花鉢底。一日回頭。同依道岸。二女之得脫。是借仙家妙指。而離佛門苦劫者。行險徼倖。今古有幾人哉。

臨潼夏生名器通。性魯鈍。學操舉子業。每一藝出。羣必譁笑之。偶應童子試。剽襲舊文。入邑庠。後赴歲試。自分必居劣等。遇卜者於市。占之。得一識曰。聽之無聲。視之無形。君子筮之。必得其名。卜者舉手賀曰。君文必冠軍。夏生喜。揚言於衆。衆曰。即學使兩眼盲。觸鼻亦知香氣。三等以下。君冠軍。或有冀也。夏生大慙。時學使某公。奉命督學西安。臨行辭座師某尚書。尚書西安人。意其有心屬士。極力請教。尚書下氣偶洩。稍起座。某公疑有所屬。急叩之。尚書曰。無他。下氣通耳。某公唯唯。以爲夏器通必座師心腹人。謹記之。後公按臨西安。果有夏生名器通者。扁試後。細閱其卷。詞理純繆。真堪捧腹。以座師尊屬。不得已。強加評點。冠一軍。衆發諸生大譁。繼思某公本名翰林。閱文必有真鑑。夏生又貧士。絕無關節可通。乃以爲藝而高居優等。殊不解。後公任滿入都。告諸某尚書。尚書茫然。俯思久之。忽大笑曰。君誤矣。是日下氣偶洩。故作是言。僕何嘗有所屬也。某公悟。亦大笑。後傳其事於西安。諸生之疑乃解。噫。以洩氣而獵功名。雖爲士林所笑。不猶愈於滿紙銅臭者哉。

鐸曰。古人命名。義各有取。長庚入懷。李名太白。翠微乞嗣。崔號縉郎。高琳應得寶之徵。桓溫叶試啼之識。吾不知爲夏生者。何獨取此嫌名。以爲後來吉兆耶。相經云。穀道豐。文運通。則功名中人。此爲第一嘉名耳。

換形乞句

西蜀李太史墨莊。晤於吳江令何君公寓。時衆賓在座。各徵舊事。太史曰。吾鄉有瘋句。名金蠻子。挈妻自食於吳。寄宿十王殿左廊下。一日。乞於富貴家。歸而痛哭。妻問之曰。人生等七尺耳。彼饜膏粱。衣文繡。日擁嬌妻美妾。以為樂。而我寒餒若此。何狠心閹老。不公一至此哉。已而仍宿廊下。見十王召之入。曰。爾勿怨吾。為爾易之。命鬼判先易其舌。曰。是當日將軍曲良翰。用以咬駝峰笑者。爾易之。則山珍海羞可長飫矣。又易其肩背。曰。是當日昭王破青鳳毛裘者。爾易之。則鸞封艾帶可長御矣。并命易其下體。曰。是當日漢帝入溫柔鄉。占三千粉黛者。爾易之。則蛾眉螯首可長擁矣。瘋句大喜。叩謝而出。繼而天曉。妻取殘羹賸飯。以進。瘋句大怒曰。吾將饜珍羞。勿以此汚我舌。繼進以破衲。又大怒曰。吾將被錦繡。勿以此辱我體。妻請讓之。句愈怒曰。我旦晚以金屋貯阿嬌。看汝黃面婆子。何處送衾枕耶。妻駭立請教。句大言以述之。妻大笑曰。若是。則爾猶忘卻一件事。句問何事。妻曰。滿身都換卻。只未換得石季倫豪富命也。瘋句遂語塞。此或太史一時遊戲之談。而世之不為瘋句者鮮矣。

菜花三娘子

宜興北鄉有女崇。號菜花三娘子。俗傳五聖第三郎之婦。隨人而遁逃者。故見鬼永不入城。惟崇惑鄉間男子。村莊某翁。有子名福郎。春日獨行陌上。見一婦。年齒稍長。而風韻嫣然。於狹岸交臂而過。福郎潛以手挽其腕。婦格聲一笑。即攜與俱去。至一處。無門庭堂奧。但見小斗室中。橫白木榻。榻上衾褥具備。婦曳令並卧。解下體。熟衣迎就之。福郎初發矚。奏刀不中。竅要。婦引手導入。勉盡其具。亡何。垓心受困。倒戈直退。婦笑而起。而福郎沈沈睡去矣。翁失其子。尋至陌上。見福郎於菜溝中。赤身酣卧。扶掖而歸。久之始醒。至夕。見婦人。拳悍笑入曰。癡郎郎當。敗人清興。今當張旗列鼓。與娘子軍。卜長夜戰也。登牀入被。重與交接。而福郎意殊畏縮。婦狂態復作。移盾就矛。相強馳突。福郎三遺矢。復潰圍而遁。婦哂曰。如此教戰。終於怯敵。是疲兵也。悄然出衾而去。明夜復來。攜卮膠食之。銜圍掠陣。徹夜鏖戰。婦喜曰。有所恃而不恐。孺子尚可教也。自此無夕不擾。郎即體冠面削。日就柴瘠。符驅術穰。都不驗。時福郎有姊。適城中李氏。為五聖第三郎所惑。亦將就殆。壻令健婦。晝夜負至岳家。為避祟計。翁方憂子之死。復見負女入門。益增焦急。一更許。見婦入子舍去。少頃。三郎亦至。搜得女。擁抱於懷。勢將就淫。忽見婦從子舍出。三郎大怒。捽其髮。擲於地下。曰。逃亡婦。吾尋汝十數年。迺宣淫於此。以掌批頰者百數。婦伏地哀泣。三郎顧女嘆曰。吾淫汝輩多矣。此婦之不貞。亦上天

所以報我也。汝請速歸。仍完夫婦之好。而今而後。吾當斬除惡婦。屏蹟荒山。斷無願入汝家矣。言畢。曳婦竟去。而兩家之崇俱絕。

鐸曰。以崇驅崇。事屬創聞。亦幸其冤家逢狹路耳。艷妻出醜。蕩子收心。有淫行者。盡以鬼鑒。

草鞋四相公

草鞋四相公。不知始何名。兄為草鞋三相。吳俗於除夕前。款神畢。奉草鞋三相。罩祀以香帛。雖非正神。亦紫姑馬公之屬也。弟倚兄勢。擅作威福。為患一方。臨頓里某姓女。幼失父母。十九未嫁。夜見一丈夫。錦袍烏帽。絕類貴官。而下曳草鞋一雙。顛蹙而來。女驚欲號。而舌已塞口。且四肢疲軟。不能支拒。牽曳登牀。任其輕薄。繼而曰。我草鞋四相公也。與汝有緣。能從我當為汝福。天未曙。怱怱而去。明夜偕四五客來。置酒高會。命女綴於末座。中有一客。性熱跳頻。以足下鞋蹴女。雙鳳女羞縮而起。四相覺之。訶詰其客。客曰。尊夫人繡鞋錦襪。祇合偶。早轉與草鞋人伴作侶。殊嫌不韻。四相怒目視。旁一客曰。草鞋黨固欠風雅。然近日破鞋黨亦非上客也。合坐拍手大噱。四相意稍解。遂酌大觥為令。而後有戲其新婦者。釐三爵。亡何。客又發狂。剝盤中果。擲女面。四相引杯令釀。客出百錢置席上曰。予不能飲。願以此贖罪。四相笑納諸袖。眾客曰。鄙哉。百文錢賣新婦。真草鞋人本相矣。詳然而起。一聞而散。四相留宿女家。

深以草鞋為辱。轉輾不擇。去四五日不復來。忽一夕。曳吉莫韓。鏗然而至。翹其足置女膝上。顧盼自豪。曰。吾今而知烏韓之得勢也。一經著脚。則舉趾高矣。正欲脫靴就寢。突有黑面赤髯者。排闥而進。曰。賊狗奴。還我靴子來。四相慌伏地下。黑面赤髯者。曰。吾鍾某。讀書成進士。故奉上帝命。穿吉莫韓。以飾觀瞻。汝一市井無賴子。幸乃兄以草鞋起家。即當恪遵家法。守汝敝履。輒敢盜我名器。假冒士林。宣淫罔聞。罪何可恕。命去其靴。以兩手倒持其足。大笑曰。如此一雙泥骸。消受得幾許福分。若然一聲。身裂為兩。飽啖之。提靴竟去。女驚絕。半日而甦。後適里中某氏子。勸其一生勿著卑靴。殆有覆車之鑒耶。

鐸曰。白丁受著卑靴。因此物原不在禁例也。然牛蹄犬爪。何處消此罪過。幸鍾先生長守後戶。不然登堂入室。不居然履聲索索哉。

訟師說訟

江以南多健訟者。而吳下為最。有父子某。性貪黠。善作訟詞。一日夢鬼役押赴閻浮殿。王憑案先鞠其父。曰。士農工商。各有恒業。爾何作訟詞。答曰。予豈好訟哉。人以金帛啖我。始卻之。而目眈眈出火。不得已諾之。繼鞠其子。曰。是汝之過也。使我生而手不仁。烏乎作狀詞。王曰。爾等挾何術。能顛倒黑白若此。曰。是不難。柳下惠坐懷。作強姦論。管夷吾愛駢邑。可按侵奪。

田產律也。王曰：是則誣直為曲矣。而拗曲作直則何如？曰：是更不難。傲象殺兄，是遵父命。陳平盜嫂，可曰援溺也。王曰：是則然矣。其如聽訟者何？曰：欺以其方，則顏子拾塵見惑於師。曾母投杼，亦疑其子。况南面折獄者，明鏡高懸，有幾人哉？排之闔之，抵之伺之，多為枝葉以眩之。旁為證佐以牽之。遇廉善吏，挾之貪酷吏，夥之。我術蔑不濟矣。王怒命牛首挾其父，雙眼而斷去其子兩臂，仍命鬼役押回。比醒，父子各如所夢。聞於當事，謂若輩既遭冥譴，訟詞汔可少息。越數日，命胥吏往瞰之。見赴愬者，捧金執幣，環伺堂下。其父南嚮，趺坐一榻，圈雙眼，喃喃口授。而其子旁橫一几，以腳指夾五寸管，運寫如風。胥吏歸述之。當事者嘆曰：使州縣盡作活閻羅，此輩亦不能除也。可懼哉。

鐸曰：於易乾上坎下為訟。象曰：天與水違行，嗟乎。彼蒼者天，乃亦當訟哉？吾不知為之師者，順天乎？抑逆天乎？且其繇曰：有孚窒，是故欲無窒者，必求師。

名妓沽名

黃竹浦齊之拔貢生，入都道過吳橋縣。有友人客於署，訪之。友人曰：此間有名妓祝慶娘，曾見之否？黃曰：未也。遂相將俱往。至則粉牆朱戶，不似北地之茅簷蠅壁者。即有一蒼髯奴邀坐獻茶。茶畢，又一老嫗出，略話溫涼，便導入內室。四壁黏名人題贈，中懸二喬觀兵書圖。旁

設烏皮几。香鼎筆牀。具備。瓶插紅梅一枝。含蕊未吐。旋有小鬟上前。啟白曰。慶娘苦宿醒。今已起。向窗下理妝矣。乞貴人少俟。久之。又有一小鬟出。報曰。慶娘妝已竟。因春倦。伏枕少睡。候稍醒。更衣出見矣。察其意。似大矜貴者。而黃以候見美人。當俟海棠睡足。姑耐心以守。而目注簾間。不暇他視。又久之。老嫗出。捲簾。雙鬟扶慶娘至。黃即睨之。面粉斑斕。脣脂狼藉。累然碩腹。大如三石缸。大步而前。髻髻運糧河漕船過關。適遂大驚。顧友人曰。名妓若此。羞煞章臺矣。友人自悔言之孟浪。潛遁去。而慶娘殊無媿色。從容謂黃曰。名妓與名士。若何。黃曰。等耳。慶娘曰。若然。則名妓之稱。妾何媿焉。夫名士操三寸管。馳騁詞壇。使天下想望風采。亦重其內才耳。妾之浪得虛名者。不在脂粉之假面目。而在牀席之實工夫也。黃哂笑曰。何謂工夫。慶娘曰。有開合。有緩急。有擒縱。是即名士作文祕鑰耳。何問為。黃大悅。遂與纏綿。繼而謂慶娘曰。溫柔鄉洵有真樂。故西子眉。截潘妃足。割女瑩之陰溝。而無生氣。是猶購十二金釵圖。日偎抱之。不足令人真箇銷魂也。不半月。喪其資斧。未及廷試。狼狽歸。友人知之。嘆曰。今世之翩翩然號稱名士者。定有一篇假議論。弋名釣譽。不意名妓亦然。黃生適墮其術中。而不悟。是名士之智。又出名妓下矣。哀哉。

鐸曰。歷來名士。言古學者。曰宋唐曰晉。至漢人止矣。而此妓工夫。則天姥之所教軒皇也。古

歌云。素女為我師。儀態盈萬方。是真古學。是真名士。

泥傀儡

粵西柳州府有土地廟。廊下塑一神。像貌猥雜。皂袍角帶。土人呼為泥傀儡。遇郡守廉。則兩手納於袍袖。如貪黷者。守是郡。則伸手作乞錢狀。先是某公來守郡。黷貨無厭。神手出袖者一尺。而某公欲自諱。陰使心腹奴。夜詣廟廊。強挽入袖。明日視之。轉益五寸許。且手指堅握。不可開。某公大慙。具牲帛往祭。不旬日。神手頓啟。又數日。漸入袍袖。某公私喜。謂神靈亦受賄賂。而不知已掛彈章。新郡守廉公至矣。廉公名廷驥。予表姑丈。以中書陞主政。外擢郡守。性頗狷介。故神預兆之一日。神手亦漸出袖。公大驚。私自檢察。蓋屬吏饒為支兩桶。中納金三百。公不知而誤受也。急反之。神手亦頓縮。由是終其任。不名一錢。

鐸曰。相書言。伸手過膝者。必大貴。咄咄傀儡。是大貴神。

石鼯

吳門小橋里弟兄某。春日遊滄浪亭。旋過學署。見碑下鼯。不識也。誤以為龜。競摩其頂曰。汝前生負何重孽。令向人前出醜。若是大笑而去。後值母誕辰。夜演鴻門宴雜劇。羣客在座。忽場上樊噲提刀直前。主賓盡失色。大呼曰。我鼯。鼯神也。本為龍子。上帝憐我有勇無文。故

負石學宮。令稍親文墨。不幸負形蠢蠢。賊奴詖詖為龜。妄加嫵笑。汝一市井無賴。平日惟簿不脩。吃飽子亦醉。真所謂神似。非形似者。乃不自量。反謂予人前出醜。今日賀客滿堂。且與爾折證此案。言畢。提刀欲殺。兩弟兄匍匐乞命。客亦代為哀救。因擲而笑曰。留骨而貴。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也。姑赦之。撒手登場。仍演鴻門劇本。依然一樊噲耳。問之亦不省。吳下喧傳其事。遂置某於不齒。後兩弟兄援例入監。人猶呼為衣錦榮龜云。

鐸曰。人之多言。亦可畏也。然未免譏而虐矣。

諧鐸卷六

吳門沈起鳳桐威氏著

上清宮除妖

吳郡三茅觀東狄姓為某司馬家之僕。司馬有女祟於妖。百計遣之不去。因書片狀命狄赴龍虎山乞天師治之。至則門庭宏敞。宮殿森嚴。處處懸牌。書神將名守護。司閭者入內啟稟。約兩時許。召狄進見。眾法官擁天師出。虎皮椅坐蓮華帳中。金印寶劍陳列法座。狄匍伏簷下。呈狀法官。法官轉呈座上。天師細閱一遍。搖手攢眉。沈吟良久。與法官耳語。不知作何詞。即以片紙付狄。令上清宮道人作法。狄銜命去。見一道人布巾短衣。擔簦於野。隨出天師書示之。道人啟視。不覺失笑曰。天師賣符錄得錢。動以萬計。曾不一注念。至殺生害命事。輒煩我等亦大可笑。因出一小木盆。注以涼水。取銅鏡仰覆其上。以筆蘸墨塗鏡面幾徧。亡何水沸如湯。熱氣一縷上衝霄漢。忽若然一聲。熱氣下注。水散如跳珠。而盆中已無涓滴。道人曰。除矣。狄喜謂道人曰。歸語主人。必當厚報。道人冷笑不言。歛其具。仍擔簦大步而去。狄遂覆天師命。取路而歸。述諸司馬。司馬家果於是日是時女室中霹靂一震。下血如雨。而其妖頓絕。後司馬具白金百兩布袍一襲。親詣上清宮酬謝。而道人終不可見。遂歎息而反。

鐸曰。具大本領者。必不裝大幌子。故布衣擔囊中。有擎妖手段。而人乃於富貴中求奇士。是猶向蓮華帳底買符籙也。

森羅殿點鬼

李君名堡。吾鄉名進士也。任甘肅會甯縣令。改補安慶府學教授。孑身赴任。而前任眷口未歸。暫寓十王殿廊下。一夕聞殿上人聲鼎沸。李起窺之。見燈燭輝煌。胥吏輩兩班祇候。紫面赤髯。戴冠而帶者。捧冊侍立東隅。亡何。王者冕旒出。次第參謁。王曰。三十年不稽鬼錄。恐滋積弊。今當細核。毋稍隱縱。紫面赤髯者。即捧冊上呈。隨有荷枷帶鎖輩。由東廊魚貫而進。唱石華。偃蹇從西廊出。繼點勾魂簿。唱名再四。無一人應者。王曰。催命鬼八萬七千。何無一人在。紫面赤髯者上前啟曰。奉後殿轉輪王命。俾男者為醫。女者為妓。盡託生人世矣。王愀然曰。勾魂攝魄。冥府自有定限。使若輩流毒天下。恐投到者無已時也。又點餓鬼簿。即有一胥吏趨前。稟曰。前鬼門關守者。失於防檢。諸餓鬼乘機逃去。今盡偷生陽世。王問在陽世作何事。曰。大半作縣令。王曰。若輩埋頭地獄。朽腹垂千百年。今一得志。必至狼餐虎噬。生靈無噍類矣。胥吏曰。請仍押回可乎。王沈吟久之曰。此亦大費事。能忍飢者聽之。倘餓吻翕張。重者削其祿籍。俾子孫竄入卑田。輕者降作冷官。使凍餓終身。還其本相可也。李伏隙以窺。

不覺失聲大笑。一時燈燭盡滅。殿上絕無聲響。後晤予於秦淮客館。詳述之。屬筆以紀其事。鐸曰。吾聞李君在會甯時。戎服禦賊。頗著勞績。其改就學博。亦急流勇退意也。曾書一聯贈之曰。秀才有學皆吾輩。俗吏能修到此官。亦可想見其人矣。此殆其游戲之談耶。

蘇三

劉生名偉。字琬如。己酉應試白門。寓丁家水閣。先是晉陵某公子。費千金定花案曲中諸妓。有文狀元文探花之名。文探花者。隨母姓蘇氏。字繡英。以其行三。羣呼為小三。云慕劉生名。乞同色。查君為介。願邀一顧。劉笑曰。琴心粉葬。葛嫩香埋。一片秦淮。久已鞠為茂草。安有板橋舊艷。能歌白練裙者。查慙。憑再三。要遮而去。行未數武。值舊識黃生。強邀過寓。甫登堂。見一姬。兩鬟堆茉莉如雪。著蟬翼衫。左右袒露紅牆一抹。下曳冰綃袴。白足拖八寸許蝴蝶履。見客來。不甚酬接。摩兩臂金條脫。錚然作響。劉厭薄之。黃曰。君勿白眼觀。此秦淮文狀元某姬也。劉笑曰。狀元身價。果是不凡。然君司空見慣。僕不能向石榴裙底。攀高謁貴。慙慙告別。急欲回寓。查曰。未到桃源。何言返棹。劉憤然曰。狀元若此。探花可知。吾甯識英雄於孫山之。外。不敢向及第花下。掄才矣。拂袖竟歸。查述諸小三。俛首不語。既而歎曰。前明復社諸君。中周延儒榜進士。比諸佛頭著糞。更不幸與若輩聯名。宜為英流唾棄也。撫床一慙。潛潛淚下。

查勸慰過止。後生試畢。偕查旋里。買棹武定橋東。見一姬病容愁態。臨流倚檻。而衫痕黛影。湖水皆香。劉數目之。顧查笑曰。何處驚鴻。翻來洛浦。查曰。是即予所薦之丈探花也。劉大悔曰。因父棄蘭。惡鴟黠鳳。吾知罪矣。急維舟過訪。並謝前愆。小三曰。君子觀人。必因其類。通人持論。不徇於名。但得終邀青眼。亦何恨相見之晚耶。劉大喜。小三張筵。飲之酒三行。劉避席而起曰。僕固鍾於情者。但狹邪之遊。生平未習。今日歡筵。已同祖帳。請留數語。以當雪泥鴻爪。小三覆素巾案上。劉援筆題水調歌頭一闕曰。敲斷燕釵股。錦瑟不須彈。嗚呼。兒女恩怨。說向鏡中鸞。儂是修文種子。卿是修眉仙史。同押紫宸班。小謫三千歲。來往只人間。蘭檻外。苔砌畔。露華寒。女郎花放。一樹莫近玉闌干。昨日青州買醉。今日青樓買笑。明日買青山。偕隱共卿賦。雙鳳月中還。題畢。榜人競催解纜。與查登舟而去。白下諸名士。傳為美談。至有作長歌以紀者。自此探花之名大著。而所謂文狀元者。門前冷落車馬稀矣。

鐸曰。纔出墨池。便登雪嶺。世逢月旦。都自善和坊裏學來。固知名下觀人。必合九州鐵鑄成錯字。若劉生者。可謂能得士矣。

葛九

丁家水閣與劉生同寓者。程生振鷺。程負俠氣。文奇詩奇。作事俱奇。邇來一妓名葛九。蚤

歲墮平康。後洗心滌行。剪花賣履。孝養父母。忽二老相繼逝。無力殯葬。不得已復理舊業。好事者述諸程生時大雨盆注。程持盞著履。黑夜過訪。葛一見心傾。拂床薦夕。程笑曰。無庸。我非紅樓選夢者。所以冒雨過卿。欲代籌殯葬費耳。葛感且泣下。繼請方畧。程曰。近日治遊兒都似盲人瞎馬。奔逐章臺柳下。汝一練裳椎髻。雖姿容間雅。未必有千金博笑者。惟仗筆墨有靈。插標以高聲價。庶幾廣致多金。期於事濟。袖中出硃紅綾數尺。以其行九戲拈九字填金縷曲一闋曰。廿四橋頭步。怪東風等閒吹過。良宵十五。重向十三樓上望。謾掩四圍朱戶。欠好夢十年一度。數遍巫山峯六六。第三峯留作行雲路。雙星照。七襄渡。三三徑裏三生譜。倚花前。闌干六曲。三絃低訴。彈到六么花十八。一半魂銷色舞。添一縷。謝娘眉嫵。卅六鴛鴦。周四角。更二分明月。三更鼓。且莫把。四愁賦。書畢。漏深雨惡。葛再三挽袖拂衣。竟回客寓。明日。葛飾以畫屏。張諸客座。好名者爭相傳播。走馬王孫。陸鞭公子。宴無虛日。枇杷門巷。幾與顧眉生迷樓相埒。不浹旬。積金滿篋。命弟持歸。瘞其雙橙。致書招程。藹足不至。一日曉妝初抹。陪貴客宴露葵軒下。忽遣人齎白木匣至。發之。金翦一枚。僧帽衣履俱備。中有短札一封。曰。古人辱身非孝。吾憐汝愚。姑借辱身。暫行孝道。今事已濟矣。心已盡矣。及早回頭。別尋覺岸。沈淪慾海。墮落花塵。泉下人能瞑目乎。字到速斷業根。退修初服。畫眉窗外。即是選佛之

場打漿湖頭。總屬慈航之路。倘能晚益。許條前愆。毋得狐疑。至同龔縛。爲覽書大悟。對鏡自
截其髮。改妝作比丘狀。貴客逡巡避去。亡何。程大笑而來。合掌徑登上座。葛伏地膜拜。程學
老僧宣口偈曰。彼美人兮。人盡可夫。吾今渡汝。超脫泥塗。踢翻桃葉渡。跳出莫愁湖。從今撒
手菩提岸。火裏蓮華何處無。葛受記訖。星夜換舟回揚。捨身臺華上院。後乞韓幔亭寫妓堂
飯佛圖。懸諸淨室。以誌不忘舊德云。

鐸曰。昔卞玉京作女道士。間有所主。因知蓮性雖胎。荷絲難殺。亦兒女子故態也。乃片紙飛
來。六根淨削。是兒慧業。定屬不凡。然非當頭棒喝。則柔花弱絮。漂流何底。似此金粉如來風
流。數澤中。當處處買絲繡之。

奇女雪怨

線娘。夏邑士族女也。善詞賦。兼工帖括。每構一藝。老師儒宿輒斂手曰。女學士易釵而櫛。怕
不到玉堂金馬。年十七。父母相繼逝。線娘塊然獨處。隔院爲某生別業。庭中玉蘭一本。斜倚
東垣。線娘曉起。摘花其上。某望見之。長揖墻下。線娘赭顏欲避。某曰。僕非宋玉。豈敢妄意登
墻。祇因獨學無師。願作王逸少執簪花座下耳。隨出窗課一卷。屬其點定。線娘攜歸內室。
閱其文才華秀贍。間有一二小疵。碍於場屋者。直筆刪去。明日折花墻角。袖而還之。某大感

佩。久之蹤蹟漸密。某作踰東家牆而樓其處。子題文挑之。線娘作媒妁之言。題文以答。某笑曰。急脈而緩受之。全失命題之旨矣。線娘曰。恐率爾操觚。以後無收束處耳。某覺其言可入。梯垣而過。急捉其臂曰。僕日以師事卿。何不坐我絳帳。線娘薄拒之曰。讀書人最易昧心。一朝倍師。保不作逢蒙殺羿乎。某乃指誓山河。矢盟日月。線娘遂同歡會。朝垣夕室。將及半載。線娘促其委禽。某口諾之。而遷延不報。後竟議婚他族。結褵之夕。線娘始悉。立墻下望。某一來訣別。而某營鸞鳳新巢。不復記野合鴛鴦矣。線娘憤極。闔戶自經。某聞之。悼嘆而已。後赴試鄉闈。甫執卷構思。見線娘翩然而來。某懼其離已。殷鯨萬狀。而線娘殊無怒容。反為拂紙磨墨。屬其盡心文字。并講解題旨而去。是科領鄉薦。繼應禮部試。線娘復來。其拂紙磨墨一如在鄉闈時。卷中有不妥字句。代易之。是科又報捷。殿試二甲。觀政農部。線娘時來曰。汝任京秩。得升斗祿。烏能充官囊。盡謀作外任。二千石可立致也。某領之。不二年。外擢郡守。某本一介寒骨。驟得專城五馬。脫削小民私肥囊橐。亡何。受盜金縱法。事敗。上聞。論棄市。前一夕。恍惚見線娘繡巾環領。披髮而來。曰。數年冤憤。而今始得伸也。吾所以佐汝功名者。因書生理首窗下。何處得罹大辟。必使汝置身仕途。迺得明正國法。業鏡高懸。折證正不逮也。歡笑而去。

鐸曰。一事負心。十年耗。豈知芙蓉鏡下。亦有時為婦眉人報讎地哉。迺知除名桂籍。尚屬薄倖兒寬罰耳。

達士報恩

平原御史劉公。少孤寒。設帳東村關聖廟。歲暮散館。入城探姊氏。姊以一雞尾相贈。歸而宰之。將為度歲計。適弟子家失一雞。竊議其師。漸至作隱語。疑而詢之。黠者掩口笑。愚者具以實對。公大恚。召諸家父兄輩。市香燭。矢於關聖前。曰。如劉某作不肖。出廟門。即顛其趾。矢畢而出。衣躡於檻。顛而起。足翹如也。眾大笑。公仰天而呼曰。英雄困辱泥塗。不但為羣小所侮。乃至不諒於正神。寬哉。急貨家具。得五金。竟赴京都。傭書李蘭臺門下。暇輒發憤攻書。以大興籍入泮。連戰皆捷。不數年。官御史。時天師入覲。以紙書狀。乞查舊事。天師申文關聖廟。越數日。覆到云。某年月日。某奉玉帝勅。召赴靈霄殿。議征蚩尤事。不在殿庭。廟後有一老獐。假託神靈。妄踞公座。竊意寒賤中。必無奇士。簸弄狡獪伎倆。以博一笑。已命座下周某。發其巢穴。取青龍刀斬之矣。天師述諸御史。星夜告假歸。召舊日父兄輩。尋至廟後。果有一荒塚。陷地七尺許。一老獐斷頭截項。赤淋淋卧血泊中。眾疑始解。繼而歎曰。以戲得禍。雖伊自取。而某非此一激。亦以村學究終耳。功名富貴。何自而來。天下橫逆之加。正小人之所以福君子。

也。此物殆玉我於成哉。急命擇隙地而理之。樹以片石。號報恩冢。吁。公亦達矣。

鐸曰。英雄當困頓時。哀我辱我。皆受恩深處也。不然。淮陰千金報德。何少年之胯。等諸漂母之飯哉。儼薄兒動以睚眦報怨。適形器小耳。

立冢所以報恩。固已然。何似勿殺之為愈乎。或曰。羅之死。死於聖帝。非死於劉公也。嗟乎。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冥冥之中。負此良友。吾得援此例以責之。受業謝樸附誌。

夢中夢

曾孝廉赴南宮試。挈一老僕。東裝北上。夜投留智廟。時已昏暮。解鞍即憩。偶步門外。見垂楊夾岸。長板紅橋。斜橫春水。旁杏花數十樹。有翠鳥啁啾其上。曾踏橋度岸。見一家園門洞開。徐步而入。文窗窈窕。繡閣參差。循廊曲折。直達內寢。珠箔數重。瓊鉤斜捲。水晶屏後。設珊瑚床一具。海紅帳垂垂未下。角枕錦衾。麝蘭噴溢。在橫梳粧小几。鏡匣未收。粉奩半啟。膽瓶內碧桃小瓣。妥落脂合旁。聞翹鳳聲瑣碎而至。曾驚匿夾幕間。視之閨中細君也。曾問何得來。此笑曰。郎君新購之別墅。何善忘耶。曾亦不復省憶。聯座狎談。忽外廂馬騰入。涕起詢之。蓋迎新殿撰赴杏園宴者。曾即跨鞍。騶從導去。十里花塵。萬家鈿閣。金鞭玉勒。顧盼自豪。宴罷

而歸。夫人迎門相候。焚香爇燭。話昔年寒窗夜讀。相對各有喜色。已而就寢。私念夫人年齒稍長。今富貴若此。何不廣列金釵。以充下陳。方伏枕。即有一人投刺門下。云是富家某交結新貴。特以十斛珠。購美姬四名。備充妾媵。曾大喜。立命召入。亡何。粉白黛綠。侍立滿前。燕瘦環肥。並皆佳妙。曾恐夫人嬌妒。引入別院。詢其小字。豐肌者曰娟娟。文弱者曰楚楚。明眸秀靨者曰倩桃。垂髮掠作斜髻者曰春柳。某命娟娟展褥。楚楚抱衾。倩桃列繡枕。春柳代除冠服。某先裸體入幃。迴視諸姬。紛紛卸裝。解羅襦。緩繡裙。脫鴛頭襪。合歡襪子。解絳結。提桃花褌。雪肉粉肌。爭來就宿。須臾。左香右黛。玉體橫陳。八瓣香蓮。高擡競舉。曾心搖搖。不知所向。忽聞脚後夫人高喚。春夢頓醒。因大嘆曰。爾何太絮聒。方便片時。溫柔鄉早入夢矣。夫人亦誚讓。曾憤甚曰。我當日寒賤時。跣步輒加約束。今幸大富貴。漢家自有制度。豈由燕支虎風流。棒喝哉。夫人著衣起。向壁而哭曰。薄倖兒。記否。汝失館時。至晚不得一頓粥。拔懷壓鬢。鬢質錢易斗米。今驟得志。動輒加白眼。結髮情何在也。曾正以新貴自居。聞夫人摘舊日瑕尤。負氣不肯下。拍枕大呼曰。一副五花誥。看汝何顏消受也。忽聞耳畔有笑聲曰。相公夢魔耶。紐枕迴視。一老僕向燈下捉襟捕蟲而已。曾疑神半晌。擁被大笑。僕竟茫然。

鐸曰。人當春夢醒。未有不失笑者。豈知身猶在夢中耶。惟至人無夢。因其無富貴心。亦惟愚

人無夢。因其無富貴福。

身外身

太史某公未第時聞靈隱寺老僧法瓊得禪門宗旨。投座下乞為弟子。老僧取庚申布箕。良久曰。汝骨相是佛門種子。而命猶當貴。未可躁也。公固哀之。笑曰。此干老僧甚事。且領取十二年富貴。迺復來。公涕泣不肯去。老僧擲禪杖逐之。公下階傾跌。旋起遁去。歸而若癡。日則讀書。夜則如依老僧座下。摩經聽講。因復詣之。老僧閉門不納。曰。汝欲向此處討面目。須還我禪杖來。後捷鄉闈。仍詣之。老僧閉門如故。已未南宮報捷。官翰林。繼又主湖北試。入則玉堂。出則絳帳。而蒲團佛火。未嘗一日不在夢寐中。荏苒十二年。屈指舊約。乞休歸里。於是星夜馳驛。不一月。已抵浙界。夜宿荊家旅店。計去靈隱寺不過十五里。而轉輾伏枕。心急不能成寐。擁被焦思。伸脚忽墜。起視之。則靈隱寺丈室也。一龕燈火。熒熒佛座。百衲禪衣。左縫右結。摩其頂。光滑絕無纖髮。大驚。急詣老僧座下。而老僧閉目垂眉。正當入定。約兩時許。老僧始出定。公伏拜地下。乞求慧指。老僧微笑曰。汝披緇在此十二年矣。至今日尚饒舌耶。公頓悟。明日蒯家旅店不見公起。揭被視之。止一禪杖。大駭。徧尋不獲。聞公有老僧之約。蹟至靈隱寺。見公破衣垢帽。居然老衲。問之曰。昨恐驚汝輩。潛蹤來此。寄語諸眷屬。勿相念也。繼以

禪杖呈公。公笑曰。癡拐兒。十二年富貴。賴汝替却。自後謹守禪門。勿再跳入塵寰也。僕從輩不知所云。嘆息而去。

鐸曰。仙家有分身術。而佛門則無。蓋大慈悲不欲以幻術欺世也。公耶杖耶。非耶是耶。吾何得而知之耶。

香粉地獄

河南楊世綸。世家子。自幼議婚舅氏。會舅氏擢江南郡守。楊奉母命前往就婚。中途病於客邸。病中恍惚見鬼役持牒來。至冥府。王者勸其里居姓氏不符。叱鬼役曰。吾命爾句湖南王士倫。何舛錯至此。痛扶之。命楊仍回陽世。甫下殿。遇亡友殷仲琦。訝其何以來。此楊具告。殷曰。予近在楚江王殿下作錄事。今幸稍暇。汝歸恐未識路。當送汝行。楊大喜。相將俱去。約三里許。見一處文窗繡閣。鱗次而居。門外抹粉障袖者。三三五五。見客不甚畏避。楊異之。殷曰。此香粉地獄也。楊問若輩何人。殷白。陽世官宰犯貪酷二字敗露者。遭國法稍或漏網。冥府錄其幼媳愛女。入青樓以償孽債。今之倚門賣笑者。皆閨閣中千金姝也。正嗟歎間。左扉一老嫗出。與殷似熟識者。笑曰。貴人久弗涉賤地。今乘好風吹送得來。迺復過門不入耶。強拉殷袖。不得已。與楊偕入。即有兩粉頭。憨笑而出。爭道寒暄。楊詰其小字。殷曰。此名翠娟。此

名賽奴。皆北里中翹楚也。仁何老嫗捧酒有至。青衫紅袖。團團錯生。酒三行。殷令翠娟歌以侑酒。翠娟轉。委賽奴。賽奴面有愠色。翠娟屢促之。賽奴曰。汝倚而翁作縣尉。欺壓我典史女郎。陽世雖有統屬。陰司止叔姊妹禮。無得指揮如意。使人難堪。翠娟面發頰。強以手按拍。歌陽臺夢一曲。賽奴曰。音節乖舛。殊不耐聽。翠娟作色曰。我生長名門。本不習慣。豈似汝父山東販棗漢。買得兩根尖角翅。自將挂枝兒曲。向這衙時。嗚嗚口授耶。賽奴語塞。拂袖欲起。殷與楊排解再四。始各安坐。忽門外大譁。鬼役奉閻君命。押一女子新入青樓。披髮嬌嗔。玉容無主。楊急起。睨之。即舅氏女。已之聘妻也。大駭。詢其顛末。女曰。嚴君受盜金八百。誣人名節。罰奴至此。以填贖款。今君為座上客。甯不一援手。楊商諸殷。殷曰。陰司與陽世異。非賄賂所能通也。僕何能為力。楊焦思無計。憂悶欲死。外傳言九幽殿三舍人來。老嫗肅迎而入。殷與楊皆避席。舍人笑曰。聞汝家新降下一棵錢樹子。特備纏頭錦數端。金步搖一事。與新人定情。老嫗再三稱謝。命女子入室理裝。女子窘極無語。倒地痛哭。楊見此景象。憤欲中燒。進退失措。哀殷暫為緩頰。殷招嫗入內廂。告以意。大有難色。繼唱以多金。老嫗始色解。出與舍人耳語。不知作何詞。舍人悻悻而去。殷亦催楊就道。楊曰。室人不幸。遭此大辱。我何顏再生人世。女亦泣下。殷曰。不及黃泉。何能相見。此中殆有天緣。請先以青樓作洞房可也。命掃東軒。使女

子與楊同宿。自乃偕翠娟賽奴就榻西軒。流連宵旦。幾忘鬼域。一日有黑衣吏持牒而來。謂郡守某捐金八百。設立六門義學。聞君准城隍申報。仍命其女還陽。載以薄笨車。怱怱而去。殷向楊舉手稱賀曰。夫人已去。君亦從此逝矣。遂別姬家。送三四十里。將及旅舍而反。楊亦恍如夢醒。調養旬日。束裝赴舅氏公署。具問義學之事。舅氏曰。予初有是念。尚未舉行。汝何由知。楊備陳始末。舅氏愕然。越日擇吉成禮。花燭之夕。楊述前事為戲。女堅不肯承曰。君妖夢是踐。妾那得有此。楊惘然久之。而洞口尋春。已無復落紅殷褥矣。

鐸曰。婦女入官為妓。前明酷政。不謂陰司中猶沿是律也。父貪白蠟。女墮青樓。是官費百萬。皆墮閨中纏頭錦耳。然一日回心。千秋保節。陰司律例雖嚴。未嘗不許人自贖。勉之。

面目輪迴

京江趙生。名曾翼。才華秀美。為藝林器重。而引鏡自照。實慙形穢。因題詩於壁曰。投簪我欲問閻君。面目廬山恐未真。若說左思多陋相。道旁擲果又何人。題畢。憤氣而卧。瞥至一處。類王者宮殿。旁有屋三楹。上縣金字匾額。額曰。面目輪迴。錯愕間。一書生高冠道服。携書兩冊。從內徐步而出。視之。乃故友康錫侯也。康本浙中名士。以丹青作諸侯賓客。趙曾締林曰。交相見。詢趙近狀。趙亦詰其蹤蹟。康曰。兄不知耶。弟厭世久矣。因生前頗善繪事。被轉輪王徵

作幕客。凡一切眾生。先繪其巨目口鼻。然後降生人世。因出手中兩冊示之曰。兄觀此。即知弟匠心之苦也。趙先觀第一冊。簽曰。貴者相狀。貌類皆醜拙。稍次者亦麻黠黑胖。繼觀第二冊。簽曰。賤者相狀。好如婦人女子。眉目間雖之秀氣。而各有一種顧影自憐之態。因慨然曰。兄操造化之權。何貴賤易形。美惡倒置。若此。康晒曰。兄何見之卑也。當世臺閣諸公。內美定有可觀。豈必藉外貌圖尊顯。惟貧賤者流。困乏不能自立。俾得一副好面目。上可以沐貴人光寵。下亦插身粉黛場中。竊斷袖分桃之愛。此予救世之婆心。造形之善術也。且如相君之面。貴不可言。使但修容飾貌。取悅目前。恐亦長貧賤耳。何能拔幟詞壇。拾科第哉。趙曰。君言過矣。自古安仁花縣。叔寶羊車。留侯貌如好女。豈盡長貧賤者。康曰。安仁山公酌酒。千古尚有遺臭。衛叔寶被道旁人看殺。留侯非從赤松子游。恐亦卒繼鍾室之禍。總之求全者。必招造物之忌。何如姑留缺陷。為一生享福地乎。趙默然不語。康曰。如願減其福澤。弟尚能為兄筆削之。趙大喜。求計。康取案上筆。向趙面目間略加勾抹。曰。可矣。趙再請筆削。康曰。弟與兄交好十年。不忍使兄竟作餓殍相也。談論間。忽聞呵殿聲至。趙皇遽而出。尋亦驚醒。嗣後面目漸佳。文思漸減。躡場屋三十餘年。卒以諸生老云。

鐸曰。衰衰諸公。其相已聞命矣。但未識如何是富貴相。曰。相法有之。成馬驢形者富。

周公斷菑孔子蒙俱皋陶削爪傳說植緒此君袖中粉本當從荀子非相經得來良工心苦毋乃自誇受業陳元瑛識

能詩賊

長洲顧蘭畹先生居毛氏廢園杜門卻軌吟詩自娛一夕薄飲而卧聞擊桌聲甚厲醒而視之一人在燈下繙閱詩稿吟咏再四拍案起立曰妙哉青蓮浣花之嗣音也急下床揖之兼叩蹤蹟其人曰實相告予北郭之偷兒也親老家貧無以供甘旨入先生室冀有所獲適見案上詩觸予夙好不覺狂吟有驚台駕先生曰汝既耽此必有以教我因即詩稿評論之曰集中諸作俱有盛唐風格惟春興律中杏花寒食終朝雨楊柳人家盡日風已落晚唐卑調又指其題長恨歌後如何私語無人覺卻被鴻都道士知曰此亦儂薄有傷忠厚李義山辭王沈醉壽王醒非不失新而終失詩人敦厚之旨先生曰汝論詩已見一斑未識有佳作得賜教否曰自遭家難所作盡投楚炬不得已為先生一吟遂拍手而歌曰索米金門路渺茫空空妙手少年場憑君莫賦高軒過防却明珠失錦囊先生曰如此詩才何落魄至此因嘆曰予不能詩亦不至落魄乃爾也先生尚當自勉談論間天已及曉先生具斗米送之曰幸作詩交願留姓氏其人曰莫須莫須自後相逢但呼予為能詩賊可也言畢負米竟去

鐸曰。莊子記詩禮發冢。讀青青之麥。章居然三百篇後嗣音也。偷兒詩派中。此賊其末裔矣。顧橫塘夜出。若戴若思。石崇輩。並具絕世才情。渠僅能詩。所以為小竊耳。

識字犬

孩時蓄一小犬。名進寶。繼入書塾。必提抱與俱。偶置案頭。見予讀書。輒注目凝想。若有所得。予奇之。戲書進寶不許入塾六字。黏諸座隅。犬審視良久。垂首喪氣而出。三五日不敢入塾。予呼之始至。益奇之。增其字曰慧兒。犬搖尾踴躍。作感恩狀。猶名士之愛呼表字也。犬自識字後。頗敦品格。食必擇器。寢必擇地。偶出遊街市。夷然不屑與凡犬伍。殘羹賸炙。蹴而與之。怒目不顧去。里中周孝廉聞而異之。配以乳犬。終歲不與同食宿。犬一無所好。惟好卧塾中。為予守架上書。後予隨先大父宦淮甸。置犬於家。偶遣老僕回。必銜衣若問訊者。出平安書示之。始歡跳去。垂二十年。聞其忽發狂疾。見藍縷者。歡迎。遇鮮衣華服者。必狂吠。因嘆曰。積怪成癡。畸士類然。然反乎常性。恐自此取禍矣。不半載。為東鄰子啖以竹弓而斃。家中人因予泰養。瘞諸桑樹之下。誌以片石曰識字犬。繼聞乳者終日叫號。亦觸牆而死。喟然曰。殺則異室。死則同穴。是犬其苦而節者乎。或亦識字者狷介之報也。郵信命並瘞之。以全是犬之志云。

鐸曰。識字為造物所忌。矧墮畜生道中。敢恃才陵傲耶。反常性以取禍。真覺世之言也。乃始以狂死。繼以節報。或造物忌其生。不忌其死耳。鶴雖掛牌。犬不識字。一番冤獄。全賴不識字救解。若以此犬當之。未免試宸濠之劍矣。犬而識字。誠為禍階。

諧鐸卷七

吳門沈起鳳桐威氏著

有根女

長女蕙孫。幼失母。年十一。隨姑丈林蠡。艤讀書蘭葉山房。一夕。有垂髫婢導一紫衣女郎。披帷而入。林詰所自來。女郎曰。適有一對。煩孝廉公續之。袖中出薛濤箋半幅。上書一聯曰。攜籃欄外採蘭花。被藍衣人攔住。林未及對。蕙孫信口答曰。執筆壁間題壁月。遭碧霄女逼成。小婢顧女郎笑曰。箇女子吐屬。煞是我家飛瓊大姑子。女郎曰。不錯不錯。飛瓊姊遊戲人間。二十六寒暑。昨始歸籍。曾言有蓮花根蒂。遺落在浴娥池。十一年後。抽條發葉。必現空中。慧相。即此是也。蕙孫正欲啟白。女郎收其箋。偕婢怱怱而出。鐸曰。騎牛石畔。曾現精魂。稠桑驛邊。頻呼妙子。情到至無聊處。往往有此幻境。

無氣官

京都琉璃廠有老翁。揭榜於市曰。能望氣識人官職。於是登仕版者。肩摩而至。老翁延之坐。俱令噓氣。自乃從旁諦審之曰。此金氣也。為翰林。此木氣也。為部曹。此水氣也。為中翰。此火氣也。為御史。此土氣也。為國子監。言之無不脗合者。忽一人噓氣久之。老翁沉吟再四。似不

解其何官。曰異哉。似金氣而不秀。似火氣而不旺。似水氣而不清。似土氣而不厚。其在不儒不吏之間歟。詢之以挑選知縣。投呈就教者。乃知冷官閒秩。皆無氣男子。為之推其命數。都不在五行中也。

鐸曰。豈敢放顛。亦非作達。惟我知我。現身說法。予攝篆星江。戲作廣文先生四書文。附錄於此。以博一笑。不辭小官。學也。錄在其中矣。甚矣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學而不厭。何哉。教亦多術矣。是或一道也。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土地人民有官守者。此之謂民之父母。有人於此。運于叔。無財。降一等。既不能令。不如學也。及是時。治任之一邦。是亦為政。請嘗試之。將入門。某在斯。舍館未定。導其妻子。如窮人無所歸。待其人斯出矣。然後敢入。修我牆屋。從之者如歸市。庶人在官者。六人。愚而好自用。飽食終日。未嘗與之言行事也。什一使自賦。五十畝而皆去其籍。莫知其鄉。雖有存焉者。寡矣。將出。願車馬。用不足。不可以為悅。改之為貴。不俟駕而行。吉月必朝服。歷年多。闕然而日章。乞諸其鄰長。以身有半。三月不知肉味。春秋祭於公。必熟而薦之。不素餐兮。一樂也。一介不以取諸人。弟子以幣交。予何為不受。薄乎云爾。其恕乎。文吾未嘗無誨焉。好馳馬。試劍。不可與同羣。而教育之。豈予所欲哉。姑舍女所學而從我。戒之在鬪。生吾見亦罕矣。自稱曰小童。以其時考之。與其進也。宜若登天然。自行束脩。

以上以待來年。出舍於郊。以約。鄉人皆惡之。學之不講。何為是栖栖者。與。是為欲富乎。有之子喪。往弔。國人皆賤之。黠爾何如。謂之姑徐徐云爾。如是其亟也。有為者。獲乎上有道。委而去之。左。望而固市利。又顧而之他。則必取盈焉。難矣哉。下焉者。不得罪於巨室。父母之年。其餽也以禮。受之而不報。又稱貸而益之。斯疏矣。比及三年。會計及其老也。盡去諸。夜此。獨欲罷不能。俊傑在位。卓爾不能用也。仍舊貫。若將終身。如何則可。已而已而。毋自辱焉。歸與歸。與固所願也。而今而後。坐財有大道。何必讀書。君子無所爭。從吾所好。如有復我者。謂其人曰。無羞惡之心。然後為學。乞人不屑也。而子謂我願之乎。

鬼婦持家

蘭溪盧某。中年失怙恃。妻冷氏。伉儷甚篤。生子女各一。甫離襁褓。妻病瘠死。續娶歐陽氏。美而悍。遇子女尤虐。動輒詆詈。小有不懌。鞭撻隨之。某稍怒以色。反舌啁啾。數晝夜不倦。某不能堪。憤氣出遊。遇雨。入林谷。忽踏地陷穴。似墮人屋脊上。聞噪呼有賊。一人細縛而下。視之。亡僕繆義也。曰。吾謂何人。乃是小主。釋其縛。急入內啟白。亡何。父母俱出。抱持痛哭。父曰。兒來此。亦是奇事。且作半日聚。遂導引入室。見亡婦在窗下引鍼刺繡履。某直前握其纖腕。將訴契濶。婦解脫而走。曰。何來惡客。莽撞乃爾。某瞠目不解。母曰。汝再娶耶。某曰然。母曰。凡

男子續娶後婦與前妻即無結髮情。故相見不復省識。母入內與婦耳語。婦始恍然淚下。絮問家事。某曰。田園幸尚無恙。但膝下兒女日罹荼毒。奈何。婦向壁而哭。某亦失聲大慟。父曰。汝亦既抱子。何不念鸞雛。妄招鴟鴞。宜毀巢而取子矣。孽由自作。夫何悔乎。母曰。渠固不足惜。尚當為宗祧計之。父曰。欲保嗣續。在我賢婦。母曰。新婦久登鬼錄。安得為兒援手。父曰。不賢婦吾從之來。汝早晚稍加訓誨。即令新婦隨兒去。借渠手足料理家務。俟兒女婚嫁畢。再當來此。婦曰。日在親庭。何忍遽言離過。母亦大悲。父曰。汝來為孝婦。去為慈母。於義兩全。何必為此戀戀。令某偕婦出。建梯屋角。兩人拾級而登。俯穴而窺。猶見父母在簷角引領望也。不得已攜婦循道而歸。甫及門。婦飄忽先入。見兒女奔集。爭來訴告曰。父出門後。繼母以鐵杖擊我。忽顏色慘變。倒地而僵。言未畢。歐陽氏徐步而出。兒女覩觴。爭牽父衣。作畏避狀。歐陽氏就其身畔撫摩再四。嗚嗚飲泣曰。我拋汝等未及三載。不意憔悴至此。審其音。酷類前妻。某大喜。謂兒女曰。此汝前母。勿畏懼。兒女目灼灼相視。婦問女曰。昔我出奩中金為汝作纏臂。今安在耶。女曰。娘頭上壓髻釵。即脫女纏臂金所改作者。婦曰。吾安用是。即拔髻邊釵為女戴。又問兒曰。我前挑百花迴鸞錦三尺。為兒作繡帶。今何不繫。兒曰。阿爺為娘裁作藕覆矣。婦謂某曰。瘖男愛後婦。無怪兒女輩受挫折也。某俯首謝過。相攜入室。見藥爐茶竈以及

婦眉安鏡處。都非舊日位置。婦慨然曰。人一朝謝事。百凡都聽諸後人。真可痛也。脫鎖啟箱。見杏黃衫。紫綾襖。燦然堆積。而舊日故衣。無一存者。詰諸某。某曰。新衣稱體。勿念故衣。婦曰。男兒心迹。見乎詞矣。某自悔失言。再三排解。婦又倚窗凝望曰。舊種碧桃株。今復移植何處。某曰。自卿見背。渠日加翦伐。樹即枯槁而死。婦嘆曰。樹猶如此。人何以堪。迴視兒女。不禁潛然泣下。已而提甕出汲。執炊就爨。某勸令勿勞。婦曰。此後來人。身體髮膚也。宜為君所愛惜。不然。吾自入汝家。何嘗一日薰香作閨坐哉。某神色慙沮。屏氣不敢作聲。婦曰。吾奉翁命而來。豈必翹汝過處。但匿怨為歡。轉傷婦德。不得不一吐其憤耳。某唯唯。自此遂同燕好。朝夕經理家政。閱十二年。撫子女俱各成立。女適里中鄭秀才為室。兒娶錢貢士女。家庭雍睦。從無間言。一夕置酒內寢。酣飲盡醉。謂某曰。昨夢阿翁見召。今當永訣。夫婦之緣。盡於此矣。某泣曰。家室仇離。賴卿再造。正當白頭相守。奈仍捨我而去。婦曰。撫汝兒女而來。事汝父母而去。若必有意攀留。於君即為不孝。某向隅大哭。轉瞬間。婦已登床。挺臥氣絕而殞。正驚嘆間。婦忽坐起曰。阿姊既歸。妹當瓜代矣。察其聲。仍一歐陽氏也。某皇遽失色。婦曰。君勿疑懼。妾在翁姑處。受教訓者十二年。始知日前所為。俱失婦道。自今伊始。當恪遵阿姊成法。依贊數載。以贖前愆。某喜。召兒告之。兒悲喜交集。婦曰。我去此十數年。兒已成人。授室。幸勿念舊惡。尚

當為爾父持厥家也。兒曰：前母之劬勞，實後母之肢體，有何舊惡而敢不忘？婦亦大喜。由此相夫教子，思義備至，鄉黨宗族悉稱良婦焉。

鐸曰：老夫得其女，妻一味承顏順志，養成嬌悍，不至毀巢取子不止。於父母為不孝，於兒女為不慈。九原可作，地孔向何處入也？噫。

鄙夫訓世

新安某翁，挾千錢至吳門，作小經紀。後家曰泰，抱布貿絲，積貲鉅萬。常大言曰：致富有奇術。愚夫自不識耳。有數人齊歎其門。乙翁指授翁曰：此訣不傳。汝等各攜百錢來，為予作談資。當授汝。至夜攜錢俱至。翁命之坐，曰：求富不難，汝等先治其外賊。後治其內賊。起家之道，思過半矣。眾曰：何謂外賊？翁曰：外賊有五：眼耳鼻舌身是也。眼好視美色，嬌妻豔妾，非金屋不能貯。我出數貫錢買醜婦，亦可以延宗嗣。耳喜聽好音，笙歌樂部，非金錢不能給。我登樂遊原聽秧歌，亦可以當絲竹。若置寶鼎，購龍涎，無非受鼻之累。我閉而不聞其香，終日卧馬糞堆，亦且快意。致山珍羅海錯，無非受舌之欺。我食而不辨其味，終日啖酸齏粥，未嘗不飽。至塊然一身，為禍更烈。夏則細葛，冬則重裘，不過他人美觀，破却自家血鈔。我上尊皇古之制，剪髮為衣，結草為冠，自頂至踵，不值一錢。此五者皆治外賊之訣也。眾曰：何謂內賊？翁曰：內

賊亦有五。仁義禮智信是也。仁為首惡。博施濟眾。堯舜猶病。我神前立誓。永不妄行一善。省卻幾多揮霍。匹夫仗義。破產傾家。亦復自苦。我見利則忘。落得一生享用。至禮尚往來。獻編贈紉。古人太不憚煩。我來而不往。先占人便宜一著。智慧為造物所忌。必至空乏。終身只須一味混沌。便可常保庸福。若千金一諾。更屬無益。不妨口作慷慨。心存機械。俾天下知我失信。永無造門之請。此五者皆除內賊之訣也。精而明之。不愛臉。不好名。不惜廉恥。不顧笑罵。持此以往。百萬之富。直反掌間耳。有志者。好為之。眾唯唯。出錢置座上。翁視之。皆紙錢灰也。叱曰。我盡心指授。爾何以此相戲。眾曰。翁論誠佳。但人世惡行不去。只宜以此教鬼。言未畢。盡現鬼相。翁返身欲遁。眾曰。畜生道中。有四萬八千鬼。候翁教誨。即請同行。翁愕然。既而泣曰。君等稍緩須臾。容予撥置家事。左箱右籠。稽查殆遍。而無一物可攜。迺嘆曰。做盡一生富翁。仍向窮鬼隊中。搗鬼去也。眾起擲掄之。翁亦頓仆。

鐸曰。富輒呼翁。窮必稱鬼。因知鬼門關上。無致富奇書賣也。得此翁登壇說法。黑暗獄中。盡黃金門第矣。

蟲書

錦屏女子葉佩纈。有夙慧。七歲就傳讀書。通妙解。常謂師曰。古人造字。會意象形。而有時亦

多誤處。師詢其指。曰。矮字明係委矢。宜讀如射。射字明係寸身。宜讀如矮。今顛倒字義。豈非古人之誤歟。師奇之。語其父曰。童烏九歲。能預玄文。今女公子慧性。當不亞草玄亭令嗣也。父慨然曰。童烏蚤慧。未憤而夭。恐如意珠。亦不能長擎掌上耳。年十六。驟病而殂。瘞於後園碧梧樹下。青蟲千百。攢集葉上。啣作細字。讀之多成妙句。有冥中八景詩。其鬼門關望月云。灰盡羅衫夜不溫。亭亭碧月照離魂。滿身風露渾難著。卻怪梨花尚有痕。淙河橋春泛云。淚滴煙波別恨長。也催雙槳出橫塘。桃花莫逐春流去。怕到人間魅阮郎。望鄉臺晚眺云。六曲闌干何處憑。夕陽臺閣勢崢嶸。始知身似秋來燕。飛過瓊樓十二層。孟婆莊小飲云。月夜魂歸玉佩搖。解來鑪畔換香醪。可憐寒食瀟瀟雨。麥飯前頭帶淚澆。剝皮亭納涼云。腥風一陣晚涼生。血滿羅襟暑未清。記得豆花棚下戲。輕揮小扇捉流螢。惡狗村踏青云。金鈴小犬水聲間。羅襪無塵任往還。女伴相邀闢芳草。春光不度鬼門關。血污池垂釣云。萬家碧血引成渠。染出琴高赤鯉魚。釣得竿頭還棄却。腹中怕有故鄉書。點鬼壇飯僧云。佛鼓齋鐘午後聞。散花壇上雨紛紛。為儂懺悔生前業。布施還伴殉葬裙。其他詩詞。不能備載。一日作書。別其父母曰。兒以稚齒。見愛親庭。罔極深恩。糜軀難報。猶憶疏窗雨後。小閣花時。問字呼翁。梳頭覓母。牽衣索笑。嬉不知愁。方謂楊柳春長。梨花命永。撒環至老。比附嬰兒。何期噩夢驚心。瓊華墮

劫邱山罪重。憂及高堂。謝別以來。燕已辭巢。鴛猶戀冢。春蠶死後。尚解抽絲。蠟燭灰餘。不忘吐燄。魂吟夜雨。鬼唱秋墳。未免有情。短歌代哭。昨來故閣。遙望慈顏。椿茂護榮。慰知無恙。小鬟阿黛。喜已垂髫。數載紅閨。添香捧硯。望開兒舊篋。檢點殘膏。釵股雙封。繡巾一襲。小作嫁資。留為記念。兒近蒙王母。微作司書。種福無媒。生天有路。玉樓舊例。聊以解嘲。但一旦形分。千秋影隔。綿綿長恨。此意如何。惟望努力加餐。虔心採藥。倘鑪頭火熱。竈下丹成。則不夜城邊。長生會上。未必無相見時也。弱水無魚。蓬山少雁。一言永訣。萬劫難忘。臨別慙慙。佩纓百叩。父母得書。大慟。後園中青蟲盡渺。梧葉上不復作字矣。

鐸曰。吾讀周櫟園雜記。頗疑行仙董即之事。然才人精靈不泯。托諸昆蟲草木。以抒其鬱抱。情或有之。特是紅粉生天。青蟲匿蹟。豈劉安拔宅雞犬皆仙耶。吁。是可怪已。

獸譜

通譜之風。莫盛於江左。有某姓者。門戶式微。以負販起家。意欲攀援仕族。商諸比部吳君。吳善諷刺。曰。我有一典。請為汝述之。某肅然敬聽。吳曰。昔河鼓貫玉帝聘錢。謫居營室。後勤於耕穫。積金錢數萬。網載牛背。赴天門。先行繳納。而牛忽奔逸下界。自顧形穢。不堪震俗。因念背上物頗充積。不難依附華族。夸耀鄉里。往東海謁麒麟。告以意。麟曰。予之角。振振公族。予

之趾。振振公子。且一角五蹄。代生異相。豈汝觸牆成字者。能溷乃公種類乎。叱之去。又投西域。投青獅座下。未及通謁。獅見其狀貌蠢劣。大聲一吼。遺糞滿地。辟易數千里外。躑躅荒野。無所適從。忽憶廬山長耳公。當日有同車之誼。往籌之。長耳公曰。此間南山有金錢豹者。雖託名霧隱。而實廣為結納。僕請為介。必蒙收錄。遂同詣南山。長耳公先道達誠意。豹曰。物以類聚。與足下交者。大都膨亨腹漲者也。長耳公極稱其可引。牛進見。登堂跼踖。終慚不類。豹初拒之。繼見其所負金錢。笑曰。相君之背。富不可言。且我家所以稱豹變者。因背有金錢文耳。若雖不由天賦。尚可藉人力為之。命出其金錢。引皮上毛。編輯成文。亡何異色斑斕。金光閃爍。居然具體而微。不似管中窺者。僅見一斑也。長耳公熟視笑曰。一破慳囊。便成俊物。雖介葛盧來。亦聞聲莫辨矣。遂別去。豹自此引為同類。而牛亦掉尾自雄。曰。隨步後塵。焜耀長林。豐草間。不匝旬。金錢盡脫。皮毛如舊。豹怒曰。如此醜態。玷我華宗。喧逐之。牛徬徨無措。仍投斗牛宮來。河鼓以珊瑚鞭。垂背者百。繼詰其金錢何在。牛具告。河鼓曰。蠢哉畜類。若輩所願與汝聯宗者。緣汝數萬金錢耳。一旦金錢罄盡。尚肯引泥塗中物。為祖若父之賢子孫哉。以鐵索貫其鼻。繫諸牢筴之中。後人遂名河鼓曰牽牛。某聞之。汗流滿額。而通譜之興索矣。鐸曰。負薪賣廉吏。後人卑隸亦貴卿。末裔乃以遙遙華胄。薄己祖宗。冒人孫子。吾不識其是。

何肺腸。然元宰升庸。諸狐帶令。本非一姓。尚以攀附為榮。又何怪乎。同姓而議宗者。

黑衣太僕

茂苑張孝廉。名邦弼。父執某為分宜邑宰。招之幕下。一日閒詣街市。道里中賽會。傾城女士。雲屯霧集。張立簷下。候觀之。亡何。繖聲前導。旌旗扇蓋。按步徐驅。有金字牌兩面。大書相府太僕四字。張不知何神。俄而香煙飄馥。暖轎中坐一神像。面肥紫鬚髯如戟。頭戴羅帽。身著黑直身。腰繫鸞帶。下穿尖頭皂靴。張異之。尾至神廟。牲牲盛設。燈燭輝煌。眾羅拜其下。皆禿襟袍。短襪帽。蛙頭鞵子。滿口刺刺。作官話。繼而宣祝文。有伏願神靈庇佑。上自督撫。下及州縣。管門有權。包兒加重。云云。張尤異之。因詢問何神。答曰。此分宜相公門下班頭。牛二太爺也。張太怒。謂嚴賊當日。私鬻官爵。傾害忠良。若輩逢迎長惡。今嚴賊名污青史。何物狗奴。公然廟祀。上神座。欲抗其類。眾大驚。曳令下。且曰。汝顛耶。窮措大。讀得兩行書。動輒作腐氣。倘生相國時。隨郎趙輩。投謁門下。見牛公。脅肩諂笑。不知作何狀。且人各有主。秀才家崇祀文昌。不過欲祈福蔭。微倖得科第。屠沽兒曰。市燭帛。拜禱財神座下。亦欲獲什倍利。黑黨稱富翁。今吾儕崇奉牛公。亦猶士子之文昌。服賈輩之財神也。何尤焉。張知若輩不可與辨。言於邑宰。立毀其廟。自此牛信之鬼益厲。化為千百萬億身。血食天下矣。

鐸曰。五祀之內。門居其首。後世此祀不傳。餒鬼處處覓食。遂於白晝現將軍丞相形矣。何牛班頭之神尚穿黑直身哉。或曰冠進賢。繫羽箭者。是其變相耳。

巾幗幕賓

歸安蔣生年弱冠。止能計四子書。及尚書半部而已。家貧欲為幕下客。偏託戚友。羣謂其才短。弗之薦也。會有納粟縣尉。驟陞富陽縣令。急欲覓一友司筆札。遂以蔣生應聘。縣令素不識丁。蔣生故作大言。以欺之。書寫中。訛字錯文。置不問。適撫院太夫人誕辰。縣令欲稱賀。浼其作文。蔣生撫拾舊所集排偶秘本。敷衍成之。然不解典故。中雜男人壽言。如慶蟠客之庚寅。頌老人之甲子。不類之詞。盈篇累幅。縣令不解。屬人書諸屏障。親齋憲轅。撫公覽之大笑。縣令因其色喜。謂必壽文之妙。高出羣輩。歸述之。益其卒俸。明年撫公正誕。仍浼作文。蔣生又集其秘本。中排偶雜以女人壽言。如耀婺星於東壁。降王母於西池。巾幗增輝。璇閣益壽。尤堪噴飯。縣令仍自齎送。撫公笑不能止。並問某先生尚在貴署否。縣令唯唯。因思一書記耳。得上臺垂詢。是必浙中名士。歸又述之。蔣生益自負私念才望如此。何便屈居縣署。倘作戟門揖客。其所獲當有什倍於此者。因託故辭去。竟詣撫轅。投揭求見。撫公召之入。蔣生備述知己之感。而察撫公意。似不甚招接者。因申言某縣令壽章。係某代撰。撫公乃悟。投見之。

故笑曰。先生大才。僕所欽服。但未免為昔人所誤。家慈固非騷客。如僕者。亦豈鬚眉而巾幗者哉。蔣生大窘而退。由是浙中羣呼為巾幗幕賓。到處求薦。卒無有聘之者。鐸曰。庾蘭成春頌芝蓋一聯。子安似之。名士作文。亦有時給人牙慧也。但一一鶴聲飛上天。未許鈍根人偷得來。金根錯解。弄筆誤書。固屬千秋笑柄。何以弋人何慕。法言可以誤書。垂楊生肘。南華不妨錯解。名下好題詩。詞壇積弊。今古相沿。於蔣生乎何尤。

鮫奴

苗涇景生。客閩三載。後航海而歸。見沙岸上一人僵卧。碧眼蜷鬚。黑身似鬼。呼而問之。對曰。僕鮫人也。為水晶宮瓊華三姑子。織紫綃嫁衣。誤斷其九龍雙脊梭。是以見放。今飄泊無依。倘蒙收錄。思銜沒齒。生正苦無僕。挈之歸里。其人無所好。亦無所能。飯後赴池塘一浴。即蹲伏暗陬。不言不笑。生以其窮海孤身。亦不忍時加驅遣。浴佛日。生隨喜曇花講寺。見老婦引韶齡女子。拜禱慈雲座下。白蓮合掌。細柳低腰。弄影流光。皎若輕雲吐月。拜罷。隨老婦竟去。躡之入於隘巷。訪諸鄰右。知女吳人。姓陶氏。小字萬珠。幼失父。為里黨所欺。三年前。隨母僦居於此。生以孀貧可唱。登門求聘。許以多金。卒不允。生曰。阿母居奇不售。將使令千金。以了角老耶。老婦笑曰。藍田雙壁。索聘何嫌。且女名萬珠。必得萬顆明珠。方能應命。否則千絲結網。亦

笑越客徒勞耳。生失望而回。私念明珠萬顆。縱傾家破產。亦勢難猝辦。日則書空。夜則感夢。忽忽經旬。伏床不起。延醫診視。皆曰。雜症可醫。相思疾未可藥也。瘦骨支床。慷慨待斃。鮫人入而問疾。生曰。瑯琊王伯輿。終當為情死。但汝海角相依。迄今半載。設一旦予先朝露。汝安適歸。鮫人聞其言。撫床大哭。淚流滿地。俯視之。晶光跳擲。粒粒盤中。如意珠也。生蹶然而起。曰。愈矣。鮫人訝其故。生曰。予所以病且殆者。為少汝一副急淚耳。遂備陳顛末。鮫人喜。拾而數之。未滿其額。轉嘆曰。主人亦寒乞相。得寶驟作喜色。何不少緩須臾。為君盡情一哭也。生曰。再試可乎。鮫人曰。我輩笑啼。由中而發。不似世途上機械者流。動以假面向人。無已。明日攜樽酒。登望海樓。為主人籌之。生如其言。侵晨挈鮫人登樓望海。見煙波汨沒。浮天無岸。鮫人引杯取醉。作旋波宮魚龍曼衍之舞。南眺朱岸。北顧天墟。之栗碣石。盡在滄波明滅中。喟然曰。滿目蒼涼。故家何在。奮袖激昂。慨然作思歸之想。撫膺一慟。淚珠迸落。生取玉盤盛之。曰。可矣。鮫人憂從中來。不可斷絕。故聲一號。淚盡乃止。生大喜。邀之同歸。鮫人忽東指笑曰。赤城霞起矣。層樓十二座。近跨甌梁。瓊華三姑子。今夕下嫁珊瑚島。鈞鰲仙史。僕災限已滿。請從此逝。簪身一躍。赴海而沒。生悵然獨反。越日出明珠。登堂納聘。老婦笑曰。君真癡於情者。我不過以此相試。豈真賣閨中女。覩顏求活計哉。卻其珠。以女歸生。後誕一子。名夢鮫。志不

忘作合之緣也。

鐸曰。借窮途之哭。為寒士之媒。鮫人之衍奇矣。吾更奇乎。阿母之始索其聘。繼卻其珠。使絕代嬌姿。閨房吐氣。否則量石家一斛珠。雖高擡聲價。亦何異賣菜而求益者乎。

犬婢

清平王太常。乞假歸里。夫人欲購一婢。有貧婦攜女來。面黃體瘠。目灼灼如犬。問其直。索金百兩。夫人笑曰。爾女醜拙若此。何所長而視為奇貨耶。貧婦曰。是兒雖陋相。然天生慧眼。能於昏夜視物。洞如白晝。夫人曰。姑留此試之。貧婦去。至夜諸女伴。於燈下繡。太常朝服。命其穿鍼暗處。易如投芥。夫人喜。明日如數子之名。其婢曰。喜兒。喜兒外樸內慧。善伺夫人意旨。夫人鍾愛。幾齒諸子女行。夜輒引以為戲。時出金纏臂。銀約指。於黑夜搏弄。能辨其色高下。或取千錢。散布暗室中。令喜兒往拾。不遺一錢。嘗謂太常曰。紅線掌腹。芳姿咏扇。即劉家後婢。誦得魯靈光殿賦。總不似我如願兒。勝婆利市碧眼賈也。一夕太常秉燭內室。為吏部某公作墓誌。急欲徵事。班史遺喜兒於書架上。取第幾部第幾卷書。喜兒嗽聲而去。往返數次。徒手而來。詰之。癡立不語。太常曰。暗中摸索。本非易事。因自起持燭出外。揀之。架上其書宛然。笑謂夫人曰。卿家碧眼賈。今亦迷五色哉。夫人不解。但咎其懶。喜兒曰。夫人誤矣。昔阿娘中年

不育。祈嗣楊太尉祠。命以座下犬托生為女。故婢子偏體賤骨。唯雙眸獨炯。但犬之為物。遇金銀什物。雖黑夜能見之。若文章詞翰。縱光天化日中。瞪目不知為何物。況於昏暮間求之乎。夫人憮然為閒曰。棄人用犬。宜明於小而暗於大也。自今以後。吾知悔矣。太常曰。不然。眼前碌碌。豈止若輩。凡遇財物。則雙眼俱明。遇文字。則一丁不識。皆犬之種類耳。奴價倍婢。未是知言。夫人迺大笑。而喜兒之寵不衰。

鐸曰。朱氏金鈴。梅花度曲。陸生黃耳。洛下傳書。誰謂文章詞翰。非畜類所敢近哉。但度曲而不知曲中之義。傳書而未識書上之文。棄人用犬。終非長策。

諧鐸卷八

吳門沈起鳳桐威氏著

棺中鬼手

蕭山陳景初。久客天津。後束裝歸里。路過山東界。時歲大饑。窮民死者無算。旅店蕭條。不留宿客。投止一寺院。見東廂積棺三十餘口。西廂一棺。蕭然獨存。三更後。棺中盡出一手。皆焦瘦黃瘠者。惟西廂一手。稍覺肥白。陳素負膽力。左右顧盼。笑曰。汝等窮鬼。想手頭窘矣。盡向我乞錢耶。遂解囊索。各選一大錢子。之東廂鬼手盡縮。西廂一手伸出如故。陳曰。一文錢恐不滿君意。吾當益之。增至百數。兀然不動。陳怒曰。是鬼太作喬。可謂貪得而無厭者矣。竟提兩貫錢置其掌。鬼手登縮。陳訝之。移燈四照。見東廂之棺。皆書饑民某字樣。而西廂一棺。上書某縣典史某公之柩。因嘆曰。飢民無大志。一錢便能滿願。而四公憤受書儀。不到其數不收也。已而錢聲夏響。蓋因棺縫頗窄。鬼手在內強拽。苦不得入。綢然一聲。錢索盡斷。青蚨拋散滿地。鬼手又出。四面空撈。而無一錢入手。陳睨視而笑曰。汝貪心太重。賸得一雙空手。反不如若輩小器量。還留下一文錢看囊也。而手猶拘摸不已。陳擊掌大呼曰。汝生前受兩貫錢。便坐私衙打屈棒。替豪門作犬馬。究竟積在何許。何苦今日又弄此鬼態耶。言未已。聞東

廂之鬼長嘆而手亦遂縮。天明陳策蹇就道。即以地下散錢奉寺僧為房資焉。
鐸曰。官愈卑者心愈貪。若輩之醜態何可言也。乃生既如鬼死復猶人。豈冥中無計吏之條耶。東廂長嘆想已早禪其魄矣。

鏡裏人心

揚州興教寺。寓一搖虎撐者。自名磨鏡叟。腰間懸一古鏡。似千百年物。詰其所用。曰凡人心有七竅。少智慧者。必填塞其孔。吾以古鏡照之。知其受病之處。投以妙藥。通其竅而益其智。於是愚鈍者。爭投之。頗著奇效。富商某生一子。年十六。不能辨菽麥。延叟於家。長跽請治。叟取鏡細照。搖首而起。曰。受病太深。僕不能為也。某詢其故。叟曰。僕能治後天。不能治先天。令郎之心。外裏酒肉氣。此病在後天。猶可除也。內裏金銀氣。此病在先天。不可療也。某固求方略。叟曰。姑妄治之。令其子閉置一室。飢則食以腐渣。渴則飲以苦水。如是者半載。翁取鏡再照。曰。酒肉氣盡除矣。但金銀氣從先天閉塞奈何。某曰。何謂先天。叟曰。尊夫人受胎時。金銀堆積內房。令郎適感其氣。以至迷塞七竅。外似金光。而內實銅臭。欲求克治之法。急向文昌殿惜字庫。取紙灰兩斛。拌墨汁數斗。丸作桐子大。朝夕煎益智湯送下。盡此或可有濟。某悉遵其法。不三月。翁取鏡又照。見六竅玲瓏。惟一竅鈍塞如故。某再求醫治。叟笑曰。此名文字。

竅君富翁不宜有讀書種子。開之恐遭造物之忌。且留此一竅。以還君家故物。否則剗削太甚。於君亦何利焉。某不敢再請。更亦辭去。後其子周旋應對。聰慧勝於曩日。惟讀書不能成誦。某為納資捐職。以布政司理問終。

鐸曰。地境圖云。錢銅之氣。望之如青雲。此子出身銅窟。而不能翔步青雲之上者。何歟。良以生當光天化日時。其氣有不旺耳。文竅閉塞。或非其咎。

孟婆莊

蘭蕊。邯鄲挾瑟倡也。妹玉蕊。與里中葛生有啗臂盟。生家貧。搗母索聘奢。意苦不遂。蘭蕊多貴客交。所得私金。悉以贈生。為妹作纏頭費。生德之。後蘭蕊病瘵死。生益落寞。非但不敢言聘。即欲一宵懽。自顧空囊。亦殊羞避。願死氣結。遂以情死。投至冥府。王者憫其無辜。判令投生。至一處。牽蘿為棚。鋪石作几。見男女數百輩。爭瓢奪杓。向鑪頭就飲。生適口渴。亦往投止。忽一女子。從棚後出。視之。則蘭蕊也。驚問所來。生具對。女曰。君以情死。妹豈獨生。言之泣數行下。生取瓢就鑪。女搖手禁勿飲。生詰其故。女俟飲者盡散。迺曰。君不知耶。此孟婆莊也。渠為寇夫人上壽去。令妾暫司杯杓。君如稍沾餘瀝。便當迷失本來。返生無路。今乘不昧。前因何不及早遁歸。與吾妹仍諧舊約。生曰。舊約難憑。重生無益。卿將何以教我。女曰。當為君圖

之遂引至棚後。見累累石甕。排列牆隅。女指曰。此名益智湯。飲者有才。此名長命湯。飲者多壽。此名和氣湯。飲者令人歡喜。生問若輩所飲者何物。女笑曰。此皆焦心火滴淚泉煎成之混沌湯也。未至一甕。女逼令生飲。生問何名。女曰。此元寶湯。君所以惡生樂死者。只欠此一物耳。生勉飲數口。格格不能下咽。女曰。此等齷齪物。原不宜入文士之腹。然緣此為有情郎吐氣。是物亦不俗矣。生有難色。女曰。勸君更盡一杯。恐西出陰關。無故人也。生為解頤。勉飲其半。女曰。可矣。遂導生出棚。指示歸路。時生死已五日。因無殮具。停屍牀上。惟一竈下。嫗守視。見屍忽躍起。頻呼腹痛。探喉大吐。勢如湧泉。榮榮然水銀入地。命儲春鋪坎地數尺。盈千累萬。其中皆不動尊也。急詣鵠母家。玉蕊得生死耗。絕粒者三日。生吐其實。皆大喜。遂以金聘之而歸。因感蘭蕊之德。移其柩。禮葬之。後葛氏子孫繁衍。命春秋祭掃。永著為例。

鐸曰。十斛量珠。千絲結網。家無黃金屋。阿嬌從何處貯哉。因知溫柔鄉裏。坑煞幾多寒士。慾海沈身。泉臺埋骨。鬼門關外。獨立茫茫。究竟元寶湯。向誰家喫也。嗟乎。

十姨廟

十姨廟在杜曲西。未知建於何代。芝楣桂棟。椒壁蘭帷。中塑十女子。翠羽明璫。並皆殊色。上舍生某過其地。入廟瞻像。歸而感夢。忽忽身在廊下。時秋河亙天。露華滿地。疏星明滅。隱紅

樓半角。瞥見妖婢四五輩。籠絳紗燈數盞。導羣豔下塔。一女子仰天嘆曰。今夜廣寒宮開。未
稔姮娥獨宿。淒涼何似。眾曰。莫為渠擔憂。我輩獨處無郎。亦不讓清溪小姑子也。談笑間。一
婢移燈剔煤。見某暗伏廊下。譁曰。何處風狂兒。在此偷窺國豔。眾趨視之。笑曰。纔說無郎。忽
傳有客。大為我輩解嘲。相邀入室。聯兩几。次第排坐。須臾。珍肴旨酒。羅列滿案。大姨曰。悶酒
寡雅。今夕幸逢嘉客。盍行一風雅令。眾笑曰。還是領頭人不俗。開口便道得個風雅。大姨曰。
豈敢妄攀風雅。隨舉四書一句。下接古人名。合者免飲。否則罰依金谷。眾曰。諾。引大觥酌某。
某以賓不奪主為辭。大姨遂引杯自酌。覆掌而起曰。孟子見梁惠王。魏徵眾齊贊曰。妙哉。武
子庾詞。漢儒射策。不過如是。順至二姨。二姨曰。可使治其賦也。許由。大姨曰。後來居上。大巫
厭小巫矣。次至三姨。三姨曰。五穀不生。田光。四姨接令曰。載載干戈。畢戰。五姨斜視而笑曰。
二姊工力悉敵。可謂詞壇角兩雌也。四姨白眼視五姨。剔髮澤戲。彈其面曰。坐於塗炭。黑髻。
四姨扭腹三四曰。妮子此中真有左癖令。至六姨。六姨素口吃曰。寡寡寡。三姨曰。我輩誰個
不寡。要汝道得許多字。引杯欲罰。大姨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何礙。六姨紅漲於頰。格格而
吐曰。寡人好勇。王猛。七姨低鬟微笑。眾請之曰。我有一令。止嫌不雅馴。大姨曰。小妖婢專弄
狡獪。有客在座。勿妄談。七姨終不能忍。曰。其直如矢。陽貨。眾掩耳不欲聞。八姨顧九姨曰。我

與汝取羯鼓來。為癡婢子解穢。正色而言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豫讓。九姨曰。朋友之交也。第五倫。十姨起曰。妹年幼。勉為眾姊續貂。雖千萬人吾往矣。揚雄。某正焦思未就。聞十姨語。忽大悟曰。牛山之木嘗美矣。石秀言訖。意頗自負。大姨曰。才人學博。不憚食瓜徵事。何至談及水滸。某譁辨曰。渠道得病。關索。我道不得拚命三郎耶。眾皆匿笑。大姨曰。君誤矣。渠所言迺草元亭之揚子雲也。七姨曰。頽陽貨。只曉得竊弓為盜。管甚子雲子雨。某意窘。三姨曰。口眾我寡。不如姑飲三醕。某舉觥連罄。大姨笑曰。君書囊頗窄。酒囊幸頗寬也。四座大噱。酬酢移時。五姨忽起座曰。今日之會。不可無詩。命雙鬟取筆硯至。七姨曰。五姨慣弄書袋。今止要集古人舊句。各成一律。大姨曰。不意天斜兒。臂中亦有制度。令雙鬟移燈就壁。先援筆而題曰。嫁得蕭郎愛遠遊。每因風景却生愁。桃花臉薄難藏淚。桐樹心孤易感秋。閨苑有書多附鶴。畫屏無睡待牽牛。旁人未必知心事。又抱輕衾上玉樓。二姨題曰。夢來何處更為雲。把酒堂前日又曛。料得亦應憐宋玉。肯教容易見文君。拋殘翠羽乘鸞扇。惆悵金泥簇蝶裙。取次花叢懶回顧。淡紅香白一羣羣。三姨曰。二姊工麗。纏綿真似李都尉。鴛鴦辭也。妹從何處著筆。亦蘸墨而書曰。本來銀漢是紅牆。雲雨巫山枉斷腸。與我周旋寧作我。為郎憔悴却羞郎。閒窺夜月銷金帳。倦倚春風白玉牀。誰為含愁獨不見。一生贏得是淒涼。二姨曰。妙似連環。

巧同玉合。蘇蕙子迴文織錦。為三娘作後塵矣。四姨題曰。風景依稀似昔年。畫堂金屋見嬋娟。曾經滄海難為水。願作鴛鴦不羨仙。歸去豈知還向月。坐來雖近遠于天。何時詔此金錢會。一度思量一惘然。五姨曰。黃鶴題詩。女青蓮亦當束手。不得已勉強一吟。題曰。金屋裝成貯阿嬌。酒香紅被夜迢迢。贏臺月暗乘雙鳳。銅雀春深鎖二喬。自有風流堪證果。更無消息到今朝。不如逐伴歸山去。淥水斜通宛轉橋。大姨笑曰。是兒大有怨情。迴視六姨。六姨奮筆疾書。眾環視之。題曰。瑞煙輕罩一團春。玉作肌膚冰作神。閒倚屏風笑周昉。不令仙犬吠劉晨。相思相見知何日。傾國傾城不在人。迴首可憐歌舞地。行塵不是昔時塵。七姨曰。六姊以筆代舌。便怎地。牙齒伶俐。六姨怒之以目。遂含笑而書曰。好去春風湖上亭。楚腰一捻掌中情。半醒半醉遊三日。雙宿雙飛過一生。懷裏不知金鈿落。枕邊時有墮釵橫。覺來淚滴湘江水。著色屏風畫不成。大姨曰。妮子出口便談風月。真個顛狂欲死。七姨曰。誰似阿姊道學。只要抱得輕衾上玉樓也。八姨曰。綺語撩人。亦是女兒家本相。是題一律於壁。詩曰。夜半鞦韆酒正中。畫堂西畔桂堂東。麗華膝上能多記。飛燕裙邊拜下風。愁事漸多慳漸少。來時無蹟去無蹤。而今獨自成惆悵。人面桃花相映紅。九姨曰。對酒當歌。作此楚囚之泣。八姊裂盡風景矣。遂奪筆而題曰。壺中有酒且同斟。莫把長愁付短吟。夜合花前人盡醉。畫眉窗下月初沈。

綰成錦帳同心帶。壓匾佳人纏臂金。誰與玉昌報消息。千金難買隔簾心。八姨曰。風流蘊籍。九娘洵是可人。十姨曰。妹不能詩。倩九姊捉刀可乎。眾不允。十姨迴身面壁。迅筆而書曰。平生原不解相思。莫遣玲瓏唱我詞。有酒惟澆趙州土。無人會說鮑家詩。常將白雪調蘇小。不用黃金鑄牧之。我是夢中傳綵筆。偏從人問可相宜。眾笑曰。莫道十姨長厚。這詩意調侃不少。既而取筆授某。某汗流手戰。若扛巨鼎。吮毫數十次。對壁氣如牛喘。大姨曰。興酣落筆。詩壇快事。君何苦思乃爾。三姨曰。研京十年。鍊都一紀。亦屬文人常例耳。七姨曰。如卿言亦復佳。今夜拌閨百萬更籌。看溫家郎又得手折也。某覺冷語交侵。勉書七字於壁曰。自從盤古分天地。大姨愕然曰。君欲賦六合耶。且此語出於何典。某曰。此千古盲詞之祖。縣諸國門。從未增減一字。大姨曰。盲詞入詩。騷壇削色矣。七姨曰。近日詩翁大半奉盲詞為鼻祖。且被之管絃。閨閣中。洋洋傾耳。不猶愈於嘔心鏤肺哉。聞堂大笑。某顏色沮喪。踟躕而言曰。前言戲之耳。請改之。於是偽作吟哦。重加塗寫。五姨在旁審視。蓋千家詩第一句也。而午字誤作牛。掩口失笑。某愈握筆作沈吟狀。忽一人冠帶而來。某乘機閣筆。十姨趨侍左右。其人據案而坐曰。吾浣花溪杜拾遺也。自唐時廟祀於此。不意村俗無知。誤十姨為拾遺。遂令巾幗者流。紛紛鳩踞。猶以汝輩稍知風雅。故爾暫容廡下。乃引逗白腹兒郎。以糞土污我牆壁。自今以

後速避三舍。勿謂杜家白柄長鑊。不銳於平章劍鉞也。十姨伏地請罪。怒猶未釋。標某先出門外。某曰。何來惡客。驅逐詩人。十姨耳語曰。此唐時杜少陵也。某曰。杜少陵是何人。十姨怒曰。杜少陵且不識也。來此處談詩。累及我等。出十手齊批其頰。忽聞堂上大呼曰。渠本是門外漢。何必再與饒舌。訶聲未絕。忽焉驚醒。宛不解杜少陵為誰。逢人必述其夢。聞者無不失笑。後士人盡毀女像。仍祀杜拾遺於廟。有過其地者。欲題詩壁上。輒引某上舍為前車。鐸曰。少陵欲以廣厦萬間庇天下寒士。而上舍生不得暫寄廡下。以見愛才若命者。未有不避俗如仇者也。粉壁易塗。長鑊難犯。固知看守浣花溪祠堂。亦非易事。

車前數典

元和范恒侍衛紫扉公仲子。已丑禮部試歸。路過景州界。一人蒙袂輯屨。貿貿然來詣車前。乞銀數錠。范笑曰。汝具何本領。而奢望若此。其人曰。僕竄人也。而富於典籍。時牧牛兒立柳樹下。以竹竿引蝙蝠作戲。范曰。即以此徵事。能數一典。贈銀一錠。果宵中淹博。雖腰纏盡脫。不靳也。范意蝙蝠事僻。故以此難之。其人曰。諾。從爾雅。許氏說文。元中述異諸記。旁及神異秘經。烏臺詩案。約七八條。侃侃而談。范驚曰。汝真富於典籍。而不知詩詞中。尚能援引一二否。曰。真珠簾斷蝙蝠飛。元微之詩也。戲看蝙蝠撲紅蕉。秦淮海詩也。黃九煙庾詞云。怪道身

如乾蝙蝠。昨宵辛苦在河梁。前輩小長蘆。檢討風懷二百韻。有風微翻蝙蝠。燭至歇螢螢。洞仙歌詞中。有錯認是新涼。拂簷蝙蝠之句。援古證今。何能殫述。姑就口頭語。標舉一二。幸勿見哂。范請暢其說曰。言之不難。恐君客途金盡。未免增予罪戾耳。范計前後條數。出十二錠。予之。長揖而去。夜投旅店。聞隔院有擁妓者。淋漓酣飲。喧動四壁。范趨視之。車前人路上座。四妓兩旁環侍。見范來。含笑下階。招邀入坐。命妓搗琵琶以歌。每歌一曲。勞銀一錠。甫三巡。所得銀已罄。拂衣起曰。買笑金盡。代君揮霍矣。范曰。君亦窮士。何不少留。以供朝夕。其人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范正色規之。因大笑曰。吾舌尚存。不足憂也。且天下儻來之物。只合若輩得之。如以我輩消受。不疾則顛耳。君何教之左也。范大稱善。洗盞更酌。盡歡而別。臨行詰其姓氏。笑而不答。有識者曰。此某公子。曾以萬金散里黨。託於乞食以玩世者。范嘆曰。風塵中洵有奇士。自後遇賣菜傭。盡當物色之矣。敢以肉眼相天下之豪俊哉。

鐸曰。販詩書以圖醉飽。有志者所不屑。然不積儻來之物。亦何異不受嗟來之食耶。世有其人。吾當以後車載之。

騾後談書

謝生應鸞。客其叔文濤先生臨淄縣署。繼為費縣令。借司筆札。一日坐轎拜客。書片紙付下

役李陞喚輿伺候。及出視乃騾車也。生怒叱之。李曰。適奉明諭。止言備輿。未言備轎。生曰。汝真鈍漢。輿卽是轎。因轎字不典。故通稱輿字。李笑曰。昔淮南王諫擊閭越書。曾有輿轎踰嶺一語。何言不典。生愕然曰。不意若輩中有此通品。遂解騾乘之。令李步隨於後。曰。汝既腹有書笥。亦知此間武城之事乎。曰。此小人桑梓之地。何得不知。生曰。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澹臺滅明武城人。而記子輿氏所居武城。獨別之曰。南。是魯當日有兩武城矣。然乎否耶。李曰。俗傳子羽所居。爲費縣之武城。而曾子之南武城。在今之嘉祥縣。此說謬妄。生曰。汝何所見而云然。李曰。春秋紀襄公十九年。城武城。註云。泰山南武城縣。昭公二十三年。武城人取邾師。殖鉏弱地。哀公八年。吳師伐武城。克之。孟子載曾子居武城。有越寇。夫與邾接壤。而當吳越之路。卽今費縣之武城也。齊乘亦謂子游弦歌舊邑在費西。滕東兩縣之間。而從無兩武城之說。生曰。果爾。則史記所載。何獨有南武城之名。李曰。以鄙見揣之。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此云南者。別於兩地而言。如平原君傳。中封於東武城。亦其例也。生大嘆賞。歸述於費令。亦奇之。除其役。拔充禮書。不一年。致千金產。稱里中富戶。後文濤先生脩臨淄縣志。招生去。生以李可備顧問。挈之俱往。而所談臨淄舊典。皆屬淄川縣事。生怪問之。李曰。小人篋中秘書。只有淄川。並無臨淄。生大疑。急索秘冊以觀。蓋說鈴兩本。碎破不全。僅山東考古錄十餘頁。

及閩小記四五頁而當日輿轎之論武城之考偶然於數頁中道著耳。生乃歎曰。文人命運所到。享重名而邀厚福。皆此類也。其叔聞之。亦大笑。賞以資斧。遣之回費。

鐸曰。儉腹子挾芝麻通鑑。翻劇然置身臺省。亦趁著十年好運耳。否則官錦坊花樣不同。且有東歸之嘆。豈徒南華悔讀已哉。

死嫁

磬兒。珠市梁四家女伶也。梁四婦本吳倡。善琵琶。及歸梁。買雛姬教梨園為活。磬兒意不屑。輒逃塾。假母日簪楚。諸姊妹競勸之。磬兒曰。若從我。須以旦腳改淨色。問其故。曰。我不幸為女兒身。有恨無所吐。若作淨色。猶可借英雄面目。一洩胸中塊壘耳。由是千金記諸雜劇。磬兒獨冠場。孝廉詹湘亭待詔白門。偕友寓梁四家。夜演千金記。至別姬諸劇。眾皆意屬虞姬。而湘亭獨以楚重。腫為娥媚。羣起譁笑之。及卸裝視老霸王姿容。果高出帳下美人上。遂歎服。明日張筵海棠樹下。青衫紅粉。團團錯坐。磬兒本歛彥。湘亭亦婺源籍。兩人各操土音。以道其傾慕。而座上諸友。相對微笑。竟不解刺刺作何語。已而湘亭忘眉中目。不能得中翰諸友盡反棹。而湘亭束裝未發。意不忘磬兒也。思欲買桃葉漿載與俱歸。而梁家方居為奇貨。日欲留壓班頭。有非百萬纏頭。不能擄奪者。相對泣然。焦思無計。磬兒忽私語曰。君何計之。

拙也。彼所以居奇不售者。以我為錢樹子耳。君去矣。必不生。留駿骨而買之。定不須千金值矣。湘亭大悲。不得已珍重而別。歸未兩月。聞磬兒病且死。湘亭曰。花前一諾。信同抱柱矣。卿不負我。我豈敢負卿哉。急赴金陵。以三百金買柩而回。葬於銅涇橋北。王夫人曹墨琴誌其墓。諸名士輓以詩詞。予譜千金笑傳奇。付諸樂部。噫。不能生事。而以死歸。殆鍾情者不得已之極思乎。而磬兒亦自此不死矣。

鐸曰。男兒負七尺軀。碌碌未有奇節。卒與草木同腐。何閨閣中。反有傳人哉。惟不負死約而生。迺能抱生氣而死。同時有荷兒者。以馬湘蘭小影一幅。贈吳江趙約亭。亦慧心女子也。後隨里中紉袴兒。半載而寡。仍依假母賣琵琶為活。嗟乎。薛濤墳上。已落桃花。關盼樓頭。空歸燕子。荷之生。不若磬之死矣。

生吊

江甯緞商某。貿易於吳。素好葉子戲。一日招邀諸客於堂中角勝負。外傳言盛澤陳姓來。某戀戀場頭。不暇倒屣。因素稱交好。命僕引入。陳見某。即涕泗交頤。捉臂大慟。某疑其癡。拈葉子如故。繼而曰。君死期至矣。予逮行及期。恐不能一弔。故薄具紙帛。先此拜奠。言畢。指揮從人。陳香楮於座。袖中出奠儀一函。乞某鑒納。某更怪其妄。仍拈葉子如故。陳又更易白衣冠。

就場頭向某再拜。且拜且哭。似不勝悲悼者。某勃然大怒。執葉子起曰。某與爾素托知交。以爲百里而來。必有正言賜教。何至作此不祥。竟同詛咒。座上客亦交讓之。陳正容而對曰。予豈妄哉。因前春病時。曾入冥府。有一署旁懸一牌。見君姓名。已爲人所控。判於七月初二日聽審。某曰。控予者誰。曰。婦某氏。所控何事。曰。去秋九月十九日事。干證尼僧。已維繫廊下矣。某聞之神色頓喪。手中葉子如秋林敗葉。墮落滿地。因起執陳手亦大哭。諸客詢問顛末。某曰。此不肖事。何必復言。陳流涕辭去。某亦草草束裝。星夜買舟回白下。後聞某於七月初二日果卒。諸客大奇。私詣陳姓叩其蹤蹟。陳笑曰。故人不自愛其鼎。以至竟干冥譴。諸君各自勉。何必問。遂咨嗟而退。

鐸曰。玉環玷節。未鑄刑書。爲禍負心。幸逃國憲。九幽十八獄。所以濟法網之疏也。暗室難欺。殷鑒不遠。保身哲士。尚其勉旃。

術士驅蠅

予叔鳴皋。字楚鶴。任直隸保定府太守。政尚嚴肅。有能更名。時姊丈邵南。做官御史。自京都薦一客至。姓熊。字子靜。貌極陋。不甚識字。飲食高卧外。兀然獨坐。絕不與人通款洽。居半載辭去。臨行謂主人曰。僕擾郇厨久矣。今告別請獻一技。主人唯唯。召幕下客共觀之。時大暑。

堂中蒼蠅數百萬頭。飛者集者。緣頸撲面者。蹙蹙擾擾。如撒沙拋豆。命童子持扇左右驅。熊袖中出兩箸。隨飛隨夾。無一失者。盡納入左袖中。談笑赴主人餞筵。飲畢。啟衣袖放之。祝曰。爾不我擾。我不爾擒。速去速去。須臾流星萬點。紛然四散。而堂中絕無一蠅。觀者盡駭。主人餽以金不受。曰。願賢刺史之治民。亦如某之治蠅也。則一郡獲福多矣。言竟拂袖而去。鐸曰。鷹鷂逐雀。而卒稱慈母。此猛之必濟以寬也。彼以武健嚴酷稱能吏者。將視民如蟻。豈止一蠅。

壯夫縛虎

沂州山峻險。故多猛虎。邑宰時令獵戶捕之。往往反為所噬。有焦奇者。陝人。投親不值。流寓於沂。素神勇。曾挾千佛寺前石鼎。飛騰大雄殿左脊。故人呼為焦石鼎云。知沂嶺多虎。日徒步入山。遇虎輒手格斃之。負以歸。如是為常。一日入山。遇兩虎。帥一小虎至。焦性起。連斃兩虎。左右肩之。而以小虎生擒而返。眾皆辟易。焦笑語自若。富家某。歛其勇。設筵款之。焦於坐上。自述其平昔縛虎狀。聽者俱色變。而焦益張大其詞。口講指畫。意氣自豪。倏有一貓。登筵攫食。腥汁淋漓。滿座上。焦以為主人之貓也。聽其大嚼而去。主人曰。鄰家孽畜。可厭乃爾。亡何貓又來。焦急起奮拳擊之。座上看核盡傾碎。而貓已躍伏窗隅。焦怒。又逐擊之。窗櫺盡裂。貓

一躍登屋角。目眈眈視焦。焦愈怒。張臂作擒縛狀。而貓嗥然一聲。曳尾徐步。過鄰牆而去。焦計無所施。面牆呆望而已。主人撫掌笑。焦大慚而退。夫能縛虎而不能縛貓。豈真大敵勇小敵怯哉。亦分量不相當耳。豈牛之鼎。不可以烹小鮮。千金之弩。不可以中鼯鼠。懷材者宜知用材者益宜知也。

鐸曰。兩言問牛喘。而兵刑錢穀不對。非不對也。是不能也。於何知之。知之於焦生之縛貓。

諧鐸卷九

吳門沈起鳳桐威氏著

嘲吳蒙

萬人情。吳之木瀆人好購書。不律隴廩。日不暇給。手鈔卷帙。幾於汗牛充棟。聞泰山多秦碑。漢碣。橐筆往遊。山村歧道。無可問塗。忽見竹籬旁茅屋數楹。女子擷花籬下。後隨一瞽目嫗。萬趨問之。嫗不答。女笑曰。箇兒郎。煞是腐氣。何乃問道於盲。折花推扉而進。亡何。一叟出曰。何處嘉客。迷道於此。如不退棄。敝廬尚可容膝。萬喜隨之偕入。叟叩所自來。萬曰。僕吳中名士。好讀天下異書。今欲採奇石洞。以資博考。不意歧路至此。叟曰。荒村蓬壁。幸駐名流。自愧鄉愚。未堪接教。膝下癡女。粗記典墳。令彼一聆高論。以擴見聞。幸勿見哂。遂命瞽目嫗引女子出。坐叟肩下。萬見几上膽瓶中插虞美人一枝。娟麗可愛。笑曰。此楚霸王帳下香魂也。女曰。霸王宜稱西楚。不宜但稱楚字。先生史學。乃如是乎。萬意沮。叟曰。俗口相沿。何足為怪。繼出放鶴圖請題。萬自矜才博。振筆直書曰。修尾全窺黑。女急止之曰。先生又誤矣。鶴尾無黑色。所謂黑者。乃兩翼收斂處耳。先生但見立鶴。未見飛鶴耶。萬益慚。叟曰。小女兒殊不省事。鶴鳴首章。註義如此。豈得為先生答。萬乃笑曰。我輩讀書。依註講釋。何能涉獵蟲魚。反蹈荒

經之弊。僕所以負博雅名者。以胷中實有此萬卷書也。談論間。一總角兒携書包入。叟曰。此予少子甫四齡矣。稍識大學句讀。乞先生教之。萬為講大學首節。甫誦一過。瞽目嫗拍手大笑。叟叱之曰。老婢發狂矣。拍掌噪呼。是何景象。嫗曰。我盲於視。而不自於聽。今聞開頭一行。別字已五六矣。不知胷中萬卷書。別字有幾千百萬計。叟曰。何謂別字。嫗曰。論中州音韻。大學大字讀如岱。道字上音三。在字皆作上。善字亦非去聲。今大字不知作何音。四上聲皆作去讀。豈非可笑。叟曰。先生吳人。未免上音是操。不然。豈有博學名儒。大學第一行。連讀爾許別字者哉。萬汗顏無地。急起告別。叟曰。若輩狂言。都非定論。僕有芻蕘。尚祈鑒納。萬拱立請教。叟曰。愛博者多疏。嗜奇者無益。自今以後。但取五經論孟。歸讀十年。不必跋涉長途。求秦碑漢碣也。萬唯唯而退。自此潛心實學。不復作鈔書胥矣。

鐸曰。趙韓王治天下。只消半部論語。則鄴侯架上牙籤萬軸。盡可作廢紙矣。然傳癖書癡。率以多藏誇富。特恐陸廚許笥。都被識別字秀才敗壞耳。

賽齊婦

旌德某。為里黨所逐。竄蹟維揚。以千錢取婦某氏。後家小阜。能蓄婢媼。以數百金捐空街門。內紅帽高懸。竹篋雙列。封條烜赫。擬於世家。然不啻不賈。未測其財所自來。暮出曉歸。形殊

詭秘。婦問之曰。商人夜宴貴客。乞予代作筵主。揚州商習。宴客必徹夜。陪坐者以什伯計。婦故信之。然終歲赴席。未有一人從者。婦欲覘其蹤蹟。一夕鮮衣華帽。軒然而出。婦躡其後。見怱怱入一枯廟去。亡何。短衣草履。髮挽作旋螺狀。悄步而行。至僻巷有牆壁頗峻。出斧鑿丁。丁半晌。灰磚墮落如腐。俄成一穴。大僅如斗。某探首蛇行而進。婦急歸。喚集婢媼。盡易男裝。自乃高冠華服。偽作巡夜官。命婢媼取架上紅帽戴之。并夾竹篴出門而去。至僻巷伺於牆下。四更許。某從穴中出。衆擒縛而前。俯伏不敢仰視。曳下責二十板。提禪而起。四圍周視。而官役輩不知何往矣。重入枯廟。改易華裝。候天曉叩門而歸。婦問昨夜何適。某仍以夜宴對。問曾演劇否。某曰。是洪家老樂部。演長生殿全本。婦曰。吾聞昨夜止演得雜劇。開場是燕子箋。鑽狗洞。收場是勘皮鞭打竹篴也。婢媼輩皆匿笑。某知隨婦術中。紅漲於面。不敢措一詞。婦恚曰。昏夜之行。人情不免。何至罔惜廉恥。至於此極。請從此逝。他日勿相累也。拂袖欲出。某曳令稍坐。婦指天畫地。詬罵萬端。某出所盜金。陳几上。婦審視良久。忽大笑曰。枉尺直尋。宜若可為。自今以後。蚤夜聽子而行。吾不汝瑕疵矣。後某盜金事發。繫獄而斃。婦竟席捲遁。不知所之。

鐸曰。墻間乞食。夫也不良。而中庭訕泣。家有賢妻矣。此婦先號後笑。包藏禍心。迨至覆轍而

探其珠。夫懼毒害。於婦何不利焉。是故王孺仲之不改行易操者。內助之力為多。

村姬毒舌

內姑丈陳公永齋。已丑大魁天下。給假南至。歸行甜水鋪。旁有小村落。綠樹陰濃。野棠花。晏顧而樂之。遂步屨獨行。忘路遠近。村盡處見竹籬半架。左有雙黑扉。一女即倚扉斜立。捉風中絮。搓掌上。嗤嗤憨笑。陳睨之魂飛色奪。因兜搭與語。女郎不怒亦不答。但呼阿母來。亡何一駝背媼出。問女何為。女曰。不知何處來一莽漢。煩絮煞人。陳意窘。詭以乞漿告。媼曰。斗室難容客坐。小慧取一瓊涼水來。女噉聲而進。陳曰。今愛年幾何矣。媼曰。但記其生年屬虎。不知今當幾何歲矣。問婿家為誰。媼曰。老身殘廢。止此一女。留伴膝下。不欲遣事他人。陳曰。女生有家。膝下非長策也。適女取涼水至。聞餘語。大聲謂媼曰。是客不懷好意。毋多談。媼笑曰。可聽則聽。是誠在我。婢子何必瑣瑣。陳適誇狀元以敬動之。媼俯思良久曰。狀元是何物。陳曰。讀書成進士。名魁金榜。詞垣掌制誥。以文章華國。為天下第一人。是名狀元。媼曰。不知第幾人。幾年一出。曰。三年。女從旁微哂曰。吾謂狀元是千古第一人。原來只三年一個。此等腳色也。向人喋喋不休。大是怪事。媼叱曰。小妖婢。罵薄情。動輒翹人短處。女曰。干儼甚事。癡兒自取病耳。一笑竟去。陳惘然久之。繼而謂媼曰。如不棄嫌。故留薄聘。脫囊中雙南金子。之。媼

手摩再四。曰。臭之不馨。握之輒冰。是何物哉。陳曰。此名黃金。汝輩得之。寒可作衣。飢可作食。真世寶也。媼曰。吾家有桑百株。有田半頃。頗不憂凍餒。是物恐此間無用處。還留狀元郎作。用度。擲之地曰。可惜風魔兒。全無一點大雅相。徒以財勢恐嚇人耳。言畢。闔扉而進。陳癡立半晌。嗟嘆而返。

譯曰。黃口金多。烏紗勢橫。古今多少男子。緣此摧磨傲骨。不謂閨閣中有此詼諧人也。石榴裙底。當叩首三千下矣。

醺婦冰心

平江張繡珠。貧家女。與高秀才妹淑蓀最善。淑蓀許字周氏。未嫁而寡。兄令守志於家。繡珠壻某與人角力死。父逼令改適。歸寧後。仍詣之。淑蓀兄性方鯁。叱曰。再醺婦勿入我室。且閨中有賢女。毋以淫風導人不義。繡珠泣曰。妾生長蓬門。亦知閨範。祇因邁父無依。全孝不能保節。妾之不貞。命也。兄曰。既已破矣。尚誇完璧。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繡珠語塞而去。自此氣憤成疾。不匝月竟死。淑蓀居兄家。憂悶寡懽。亦日就羸瘠。病殆時。見繡珠立牀下。淑蓀曰。妹來導我去耶。繡珠曰。非也。前因兄庭見責。憤氣而亡。今姊生魂已遊墟莽。妹欲借附尊軀。代守三十年苦節。俾知妹前此之不貞。迫於父命。非願作河間婦也。淑蓀曰。若此則我一生

未了事。賴爾支持。雖死何憾焉。言畢。含笑而逝。兄及家人環守痛哭。尸忽躍起曰。為我理續經。備素車。往周家守志去。兄癡游魂未定。偽諾之。而女躁急殊甚。不得已達於周氏。拜之去。女自入周家。淚雨首蓬。鉛華不御。偶提甕出汲。鄰人子羨其美。歸即持刀劃面。立毀其容。朝夕潔滌。捧盤盥奉。事舅姑。由是以節孝名播聞鄉黨。翁憐之。擇族中兒賢者為之嗣。女督令讀書。日勤紡績。供燈火費。心勞力瘁。歷三十年無笑容。後兒遊於庠。以母節請旌。女急止曰。為臣盡忠。為子盡孝。為婦盡節。皆分內事。何必爾。郡守聞之。嘉其志。具匾額鼓樂送之。是日兩家親族盈門道賀。女獨招兄入內室。問之曰。妹一生行事。視張家女何如。兄曰。此不潔婦。言之污人齒頰。豈妹所與較短長者。女曰。嘻。兄真無觀人之識。所謂成敗論英雄者也。兄曰。是何言哉。女曰。張家女迫於父命。故不能安其室。倘處妹之境。當亦以清白終矣。兄笑曰。妹阿私所好。故有是言。兄不能強為附會。女曰。信如尊諭。將妹為貞女。而繡珠為不節婦乎。曰。然。女慨然曰。迂儒目短。未可料人。實相告。妹即繡珠也。前言不諒。寬憤而終。故借女兒身。以明初志。使知不得已之破甑。未嘗不同完璧。自今以後。勿謂強顏作解嘲可耳。兄愕然不語。女曰。曩與令妹情同骨肉。今幸代保堅貞。不辱地下。事畢矣。請從此逝。願終祕之。全君閨閣之令名也。言訖歛容。閉目端坐而逝。兄伏地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不敢持此相天下。

士矣。遂嘆息而出。述諸兩黨親族咸稱怪事。後馮太史輯節孝傳。仍著其名曰叔孫。從繡珠之志也。

鐸曰。已舍所天而為人守不著痛癢之節。儻所謂李代桃僵者歟。然孀幃齋志則生死而死生泉路明心。則白玷而玷白。君子哀其志。亦諒其心矣。

地師身後劫

豫章王晉。清明日挈眷上冢。冢後舊有荒墳。低土平窪。棺木敗露。未識誰氏。王有兒昭慶。見其地野花盛開。戲往摘之。踏棺陷足。骸骨碎折。驚而大號。王抱之出。既而歸家。兒寒熱交作。王就床頭撫視。兒忽色變。怒目直視曰。吾羅漢章。堪輿大名冢也。生前軒冕貴人。無不奉為上客。爾一式微寒族。輒縱乳臭小兒。踐我墳墓。躪我骸骨。罪何可宥。王急謝罪。許以超薦。曰。此恨已入骨髓。必索其命乃止。王伏地哀泣。終無回意。不得已。保福於都城隍廟。夜夢城隍神。召之去。曰。爾束子不嚴。應罹此禍。然屬鬼擅作威福。亦干陰司法紀。命拘羅。亡何。一鬼至。侈口威頸。殊非善類。神責其何以作祟。鬼滔滔辨答。不竭於詞。繼問其生前何業。曰。地師神。拍案大怒曰。爾生前作地師。何不能擇一善地。自庇朽骨。想此事爾本不甚明了。在生時無非串土棍。賣絕地被害者。不知幾千百萬家。今日斷骨折骸。實由孽報。非其子之罪也。鬼

力辨其無。亡何階下眾鬼紛來懇告。有謂葬如雞棲而傷其骸骨者。有謂元武藏頭蒼龍無足而滅其宗嗣者。有謂向其子孫高談龍耳。以至停棺五六十。尚未入土者。神勃然變色曰。造惡種種。罪不容誅。命鬼役押赴惡狗村。受無量怖苦。眾齊聲稱快。叩首盡散。神諭王曰。幸渠自有業報。否則爾子亦不能無罪。義方之訓。後不可不嚴也。王拜謝而出。下階傾跌。忽焉驚醒。起視其子。言笑如初。而病已愈矣。後聞羅棺中朽骨。被野犬銜嚼。狼籍滿地。始信惡狗村。即人間現報。陰司原無此地獄也。遂嘆息者累日。

鐸曰。瓜地安魂。湖燈妥骨。山川不能語。原仗地師作指南也。乃挾此以為利藪。則劉家玉尺郭氏錦囊。與夫青烏赤霄諸書。滿紙皆造孽矣。吾恐狗彘不食其餘。惡狗村之報。猶為寬典。

節母死時歲

荆溪某氏。年十七。適仕族某。半載而寡。遺腹產一子。氏撫孤守節。年八十餘。孫曾林立。臨終召孫曾輩媳婦環侍床下曰。吾有一言。爾等敬聽。眾曰諾。氏曰。爾等作我家婦。盡得偕老。曰年固屬家門之福。倘不幸青年居寡。自量可守則守之。否則上告尊長。竟行改醮。亦是大方便事。眾愕然。以為昏髦之亂命。氏笑曰。爾等以我言為非耶。守寡兩字。難言之矣。我是此中過來人。請為爾等述往事。眾肅然共聽。曰。我居寡時。年甫十八。因生在名門。嫁於官族。而又

一塊肉累腹中。不敢復萌他想。然晨風夜雨。冷壁孤燈。頗難禁受。翁有表甥某。自姑蘇來訪。下榻外館。於屏後覩其貌美。不覺心動。夜伺翁姑熟睡。欲往奔之。移鐙出戶。俯首自慙。迴身復入。而心猿難制。又移鐙而出。終以此事可恥。長嘆而回。如是者數次。後決然竟去。聞竈下婢喃喃私語。屏氣回房。置鐙桌上。倦而假寐。夢入外館。某正讀書。鐙下。相見各道衷曲。已而攜手入幃。一人跌坐帳中。首蓬面血。拍枕大哭。視之亡夫也。大喊而醒。時桌上鐙荧荧作青碧色。譙樓正交三更。兒索乳啼絮被中。始而駭。中而悲。繼而大海。一種兒女子情。不知銷歸何處。自此洗心滌慮。始為良家節婦。向使竈下不遇人聲。帳中絕無噩夢。能保一生潔白。不貽地下人羞哉。因此知守寡之難。勿勉強而行之也。命其子書此。垂為家法。含笑而逝。後宗支繁衍。代有節婦。間亦有改適者。而百餘年來。閨門清白。從無中冓之事。

鐸曰。文君私奔司馬。至今猶有遺臭。或亦卓王孫勒令守寡所致。得此可補閨箴之闕。昔范文正隨母適朱。後長子純祐卒。其媳亦再嫁王陶為婦。宋儒最講禮法。何當時無一人議其後者。蓋不能於昭昭伸節。猶愈於冥冥墮行也。董相車邊。宋王臺畔。益嘆為千秋之僅事矣。

頂上圓光

汪君葵圃。少時偕二三密友。作黃山之游。攀蘿捫葛。及山之半。時斜曦欲墜。暮色蒼然。友不

敢復留。汪負氣獨登行數十步。天驟昏黑。月蔽重雲。雷催急雨。雷光閃爍中。尋徑而上。至一石洞。寬可丈許。高極數十尋。兩壁光明如燭。有老僧垂眉獨坐。汪趨謁之。老僧略一點首。閉目入定。汪倚壁而俟。見老僧頂上圓光忽起。現一人金盔鐵甲。手橫丈八矛。上懸小首級。纍纍無算。正驚愕間。盔頂上現一黃犬。屈後足作人跪。駢前足作合掌狀。宛如禮佛。久之犬倦伏。犬頂上現一宰官。象簡緋袍。峨冠博帶。兩袖出金銀摩弄。似有喜色。亡何宰官頂上。又現出一女子。描眉畫目。絕非良家婦。解杏襖衫。露逍遙服。右手執拂。左手握牟尼一串。取蒲團鋪宰官頂上。端然趺坐。而女子頂上。又現出一嬰孩。瑤環瑜珥。類仕族佳兒。嬰孩頂上。劃然一聲。現一人頭童齒豁。與老僧面目酷肖。累肩疊蹟如七級浮屠。層層矗立。汪仰面凝視。半炊許。與老僧酷肖者。漸縮如豆。墮入嬰孩頂穴。嬰孩一筋斗。翻落女子道冠。悄然而滅。女子執拂起。揭蒲團向宰官當頭一擊。監其腦。如蜂投穴。宰官急嚇其犬。犬以頭抵觸宰官。三摩其頂。伸腳忽下。犬人立而蹄。踴躍武將兜鍪。扼其首。亦倒身而入。武將怒發。持矛築僧頂。呀然而豁。鑿坑竟適頂上圓光。一時盡斂。老僧瞪目笑曰。定中魔擾。又歷千年劫浩矣。汪具述所見。老僧曰。此吾夙世因。吾第一世為武安君。白起。伊闕之戰。斬首二十四萬。破趙長平。取四十萬人盡殺之。復坑降卒不下數萬。閻摩王大怒。轉輪迴六道。受諸怖苦。至唐時始與李林甫。

同日托生。彼為牛。吾為犬。因念前生業報。雖墮畜生道中。一心皈依。閻摩王喜。仍現宰官身。得度生宋時。為賈似道朝衣一著。迷失本來。起多寶閣。廣通賄賂。貽誤國家。木棉菴被殺後。投入陰曹。復大怒曰。貪吏求金。何異娼家受鈔。罰作妓生。明季時。為卞玉京。後得高僧慧指。洗心改行。為女道士十七年。花粉劫中。一朝覺悟。許轉男身。又因生前不潔。於天塲道中。先轉一關。生江東顧戶部家。名阿綬。七歲而殤。今始度入佛門。虔修善果。循環數世。如影隨形。勿謂五行車邊。漫作天魔遊戲也。汪大駭異。別老僧下山。告諸密友。重往蹟之。而石磴雲封。竟迷其處。

鐸曰。鵝籠書生事則幻矣。於覺世之義何居。此殆現丈六金身。作十八層地獄變相。為善男子說伽耶城菩提法者。

楞嚴經云。鬼神及諸天魔魍魎妖精。於三昧時。僉來恆沙。固知精靈變幻。非盡前生孽障也。然不必有其事。正當作如是觀。受業汪士繡識。

掌中祕戲

黃帝御三千六百女而成仙。此說見於道書。後人祖為採戰之術。商邱宋生。好長生訣。或以採陰補陽之說導之。生大惑。廣置姬妾。日夜黷戰。一日與雛姬疊股榻上。有道者直詣榻前。

生叱曰。何來野道。攔入我室。窺探房幃私事。道者笑曰。男女大欲。王者不禁。何諱言也。生怒不解。道者曰。君如欲觀。請於掌上布橫陳之戲。生諾之。道者即開左掌。大如葵扇。排列合歡床九張。僅寸許。海紅帳低垂。未揭。銀鈎夏簪。細如碎玉。聞帳中孜孜嬉笑。雲雨聲約略可辨。俄中央一帳。左角半啟。伸女子蓮鈎一捻。雖小如蟲臂。而鞵襯膝衣具備。右首一帳中。小語曰。卿勿效彼嬌情。且擡上王山。試看兩峰高並也。又一帳中。格聲微笑曰。好箇強作解事。腰下芙蓉枕。要他作閒客耶。又一帳中曰。汝等看廬山真面。故舉趾欲高。似我橫看成嶺側看成峰。豈不游行自在。又一帳中曰。偏師橫搗。畢竟壓股欲斷。何如我背水陣法。四帳中紛紛聚訟。而左首者。悄然不語。中央一男子。赤體下牀。揭其帳視之。盡白藕白肩。丁香塞口。因拍手笑曰。病渴兒。消受華池津液。無怪其半舌不展也。右手者。聞之。爭來強曳曰。鴻溝各據。有何意味。且互張旗鼓。以決背城一戰。於是各曳女子下牀。九男子一絲不掛。翹其具。銳於薨尾。九女子散髮裸裎。紅巾縛裳。陰溝淫丹。開如半根。競撒牀褥。鋪百花瓊尺許。交錯而卧。似九對蟲蟻。往來蠢動。迴巧獻技。盡効道人掌上。生正疑時。諸視道人臂開右掌。一惡鬼約八九寸。騰躍而出。竟登左掌。連提而嘆。條條粉股。蜿蜒齒頰間。咀嚙移時。骨肉都盡。繼探喉一吐。十八骷髏。紛紛墮地。出腰間索貫之。如牟尼一串。懸於頂上。投道人袖中而沒。迴視塵掌。了。

無一物。道人笑曰。橫陳之戲。君觀之乎。生問若輩何人。曰。皆如君等。以採戰求長生者也。問惡鬼何名。曰。此尺郭即淫魔也。僊家以清心寡欲得臻上壽。若於慾海中求僊。淫魔一起。非以求生。實以喪生。君幾見九轉鑪頭。盡鍊春邱膠為續命丹哉。生大悟。拜求仙指。道人曰。我非僊。何能授汝。書十六字示之。拂衣而去。生讀之曰。內火不生。外火不煎。以水濟水。是以永年。生自此擯去姬妾。究心元門正宗。一旦棄家入山。莫知蹤蹟。後三十年。零陵市上有賣項刻花者。儀容舉止。髣髴似之。

鐸曰。昔黃帝訪道崆峒。廣成子曰。無勞爾形。無搖爾精。無俾爾思慮營營。乃可以長生。然則鼎湖僊去。亦從清淨中來也。御女成僊。迺文成五利輩借以惑漢帝者。美人度厄神僊藥。今安在哉。茂陵風雨。悔之晚矣。

眼前殺報

蒲城令某公。世戒殺生。而夫人暴戾。日以屠戮衆生為快。時值誕辰。命庖人先期治具。廚下豬羊作隊。雞鵝成羣。延頸哀鳴。盡將就死。公憐之。謂夫人曰。爾值生辰。彼居死地。我佛慈悲。尚祈夫人種福。夫人叱曰。若遵佛教。禁男女而戒殺生。則數十年後。人類滅絕。天下皆禽獸矣。汝勿作此老頭巾語。公知不可勸解。嘆息而出。夫人闔戶晝寢。不覺身入廚下。見庖人磨

刀霍霍。眾婢僕環立而視。忽魂與豬合為一體。庖人直前繫其四足。提置白木凳。扼其首。持利刀刺入喉際。血流奔溢。痛徹肺腑。咽然一聲。隨入百沸湯。擣毛刮垢。尺寸幾無完膚。既又自頸剖至腹下。痛極難忍。魂逐肝腸。一時迸裂。覺飄泊無依。又與羊合為一體。懼極狂號。而婢僕輩嗤嗤憨笑。無一救援者。其屠戮之慘。又倍於豬。已而剖雞宰鴨。無不以身受之。竊見屠殺已徧。驚魂稍就安帖。老僕攜一金色鯉來。魂又附合。一婢笑曰。夫人酷嗜此。汝速剝作魚圓。以備宵饌。庖人除鱗剔膽。斷頭去尾。置砧上。鐸鐸細剝。此時一刀一痛。幾若化百千億萬身。受魚鱗寸磔矣。極力狂呼。移時始醒。小婢進曰。魚圓已熟。請夫人夜膳。遂立命卻去。迴思怖境。珠汗下。明日屬公罷宴。公細詰之。具述前夢。公笑曰。汝素不信佛。若非受諸苦惱。安能放下屠刀也。夫人亦失笑。自此斷葷茹素。同守殺生之戒云。

鐸曰。雞蹄盈千。羊頭累萬。一個舌尖。斷送幾多性命。此段家食品。以越輅菌綠。施筍為威饌也。仲叔豬肝。孝儀鯖鮓。盡佛門罪人矣。禁男女而戒殺生。挾其流弊。諸天佛子。當亦無辭以應。不知聖門之書。為賢智者說法。佛門之書。為愚不肖者說法。為賢智者說法。造端乎夫婦。而不綱弋。不射宿。使人在男女殺生上。體認箇道理出來。為不肖者說法。只辦得個戒字。楞嚴經裏。譬嚼蠟於橫陳。傳燈錄中。指青梅為供養。要之西來本意。殊不在此。太常妻生

世不諧。未見其一日清齋。便上蓮花臺去。而鳩摩什任其娶婦。鄧州和尚且啖盡香積廚鳩肉也。誦李丹天堂地獄一偈。孔子釋迦設教之心。有以異哉。

腦後淫魔

棲霞山寺禪師豁堂。得傳燈宗派。予往師之。乞參大乘法。師曰。汝淫魔日擾。何得引登覺岸。予曰。弟子幼讀儒書。長耽淨業。雖復好聘詞華。然文魔有之。淫魔未也。師曰。汝不知乎。淫魔即文魔之變相也。如有定力。尚可懺除。結君就座。下設一蒲團。令予跌坐。垂眉閉目。戒勿少動。兩時許。覺腦後忽開雙眼。有粉白黛綠者。數十輩聯袂而來。始猶相視而笑。繼則擁背摩肩。揶揄萬狀。予兀坐不敢轉側。漸聞喁喁私語曰。渠既指名相索。何復撇人腦後。予不能忍。叱之曰。汝輩何處會逢。迺謂予指名相索耶。眾含笑自陳。一曰。妾報恩圓傳奇中鄭玉奴也。一曰。妾才人福傳奇中孫佛祖也。一曰。妾黃金屋傳奇中李穎孃也。繼有稱瑤英紫鳳婿蘭繡琴者。皆舊製樂部中假借名色。予曰。此空中語耳。何得有汝。眾曰。文章之靈。通於神鬼。故驚鴻一賦。浴水傳神。行雨數言。高唐入夢。誰謂陶令閒情。非實蕩心於裳帶衣領間乎。請即迴身。勿羞當面。予謹記師言。兀坐如故。眾笑曰。是兒有口無心。只須於背後言之。不必玷其真面目也。繼復凝神細視。曰。怪道不肯迴頭。不知何處偷得一雙慧眼。被他覷破。言訖。化作

敗紙紛紛吹散。眼亦頓合。師曰。幸有些子定力。不然。丈魔可除。淫魔不可辟矣。遂留座下。為子懺除口業。歸家後。燒其曲譜。不敢以歌場綺語。至疑生平之有遺行也。

鐸曰。儒家有改過法。佛家有懺悔法。是言也。改過耶。懺悔耶。願普天下慧眼人。為我證之。

癸丑九秋。偶過棲霞山寺。見壁上有吾師題詞曰。合掌作膜拜。聽我懺平生。三吳委男子。耳少小得狂名。第一讀書成癖。第二愛花結習。餘事譜新聲。因此墮塵夢。棒喝不能醒。仗吾佛。施法力。轉金輪。從此不識一字。倒看相牛經。人遇鳩茶嫫母。地禁詞章樂府。到處少逢迎。面壁十年後。陪侍上瑤京。此詞在未悟時耶。是儒家改過法。此詞在既悟後耶。是佛門懺悔法。質諸吾師。以為然否。受業郝銘謹誌。

諧鐸卷十

吳門沈起鳳桐威氏著

道人神相

江陰某翁。富甲一鄉。年四十餘。無子。買妾李氏。逾年舉一男。有道人歎其門閭。人呵止之。喧聲達內座。翁出詢。道人曰。山僻野人。耳名久矣。今來投謁。不過藉此博一醉耳。何門者見拒之深也。翁延之入。命家僮設酒具。道人連罄三十餘觴。都無醉意。翁異之。問道人有秘術。能賜教否。道人曰。僕無他能。惟相人富貴貧賤。差不謬。翁啟冠命道人相。道人諦視久之曰。君偏體俗骨。五官俱帶濁氣。臉上犬毛積寸許。此真富翁相也。惟額角一股清氣。深入肌裏。隱隱作餓紋。恐後此饑寒不免耳。翁曰。嘻。子言過矣。以予薄產。縱不權子母。閉戶食之。子若孫不能盡也。道人笑曰。是有定數。道人何知焉。因令偏觀家人。都無言。適乳媪抱兒至。道人驚曰。此即破家子也。翁曰。其相若何。道人曰。按是兒部位。歲十二當入學。十五登賢書。十六成進士。官翰林。蚤達。恐其不壽。翁曰。若此則克家子也。何言破家。道人曰。才與財相尅。君所以坐擁百萬者。以五六世識不得一丁字。今有子能文。奇登翰苑。恐百丈銅山。將歸烏有也。翁漫應之。道人亦辭去。兒漸長。延名師教之讀。五經史漢。過目輒了了。而翁日持籌握算。百無

一利。四五年虧本無算。兒年十二。果入邑庠。翁典鋪被火。賠累不下數萬。越三年。兒舉孝廉。翁置洋船七。盡覆於海。諸夥眷屬訟諸官。貨其沃產。上下賄賂得免。明年。兒捷南宮。授庶常。迨泥金報至。翁與妻若妾。已僦居敗屋中矣。猶冀兒貴。門庭可以重整。不半載卒於官。一家凍餓而死。道人之言全驗。

鐸曰。榜上名題。床頭金盡。窮措大風流帖子。禁財神第一靈符也。迺望子克家。甯甘破產。卒至填溝壑而不悔。翁亦人傑矣哉。

和尚婆心

泰和真生。年弱冠。貌極豐美。而卓錫無地。寄居招提寺東刹。時西院來一顛僧。有奇術。私謁之。且憇其貧。僧曰。讀書人貧亦何病。且富而濁。何如貧而清也。生固請方畧。僧曰。欲求富。汝盍速死。生憤然曰。弟子欲苟活。故望師慈悲耳。奈何欲求生。反得死耶。僧笑曰。不惜命。是致富之術也。爾自愛宜其貧矣。以手摩頂。揮令去。生歸輒病。病且死。因憶前言。重投西院。僧曰。汝富心未死。吾當度汝。一嘗苦齋。納之左袖而出。時巨室某。貌極陋而家貲鉅萬。後房姬妾。疲於奔命。得消渴疾。氣屬如絲。彌留床席。家人環守痛哭。忽顛僧自外至。曰。勿哀。吾能活之。衆羅拜地下。顛僧啟右袖。向某一招。而以左袖拂面。長笑而去。亡何。某竟躍起。環視諸姬妾。

似不識者。逐一詢之。且課其家事。眾以為生魂未定。故至顛倒。急進以參刺。而其實即真生也。真生自幸作富翁。亦深自秘諱。日則鮮衣美食。坐內堂會計田產。陳金銀。凡上摩弄之。或乘慈馬。隨俊僕。遨遊花街柳陌間。夜則擁諸姬妾。鑾戰之興到。則以西江錦裁。大被覆珊瑚。七尺床。左釵右粉。作團圓會。自謂前身未經之福。盡享於此矣。一日引鏡自照。見狀貌甚怪醜。不似前此之娟娟楚楚者。意頗不愜。潛詣僧寺。始拜謝。繼以情告。僧曰。汝求富得富。願已足矣。尚欲於聲色貨利中。還本來面目哉。於屏後喚一弟子出。視之真真生也。問其姓氏。笑而不答。但曰。一領濕布衫。煩君代著矣。僧拍手大笑。真生亦頓悟。即日祝髮投座下。作弟子。後隨顛僧入五祖山。竟不知所終。

釋曰。不入苦海。何知彼岸。此八萬四千佛子。皆從煩惱場過來人也。黃面虜驢。脚跟未踏實地。而到處談空。豈非夢夢。

蟋蟀郡

戴笠。綈齋觀察孫也。性豪邁。脫畧邊幅。好讀山海經。及搜神述異諸書。一日大雪。醉眠午榻。見貴官齋詔至。曰。郡君見召。速請命駕。戴亦不問為誰。整衣而出。見門外一奴。控果下駒執策以俟。戴即躍登鞍上。貴官導去。至一亭。解鞍暫憩。見亭前溪水澄碧。萬葉芙蕖。嬌映水面。

戴曰。如此嚴冬。那得有此貴官。曰。此新秋時也。戴叱其妾。貴官笑曰。君中華士。真少所見而多所怪。請為君言其崖畧。戴唯唯。貴官曰。吾郡去中華四萬七千餘里。名曰螭蛄郡。以日為年。朝則春。晝則夏。晚則秋。夜則冬。無紀年書。視四時草木以為候。今芙蓉出水。吾郡之新秋。中華之午牌後也。戴大奇。欲再詢之。貴官忽驚起曰。與君一席話。朔風漸凜烈矣。戴一回視。果見芙蓉盡落。亭外古梅數本。含苞吐蕊。漸作凌雪狀。貴官促行。仍跨鞍而去。見一城。勝曰。延年。男女衣著。小類中華。而項上盡懸金鎖。蓋用以祈壽也。時已薄暮。就宿外館。明日至一宮殿。貴官偕戴入見。貴官先繳旨。郡君曰。汝去夏將命去。至今春乃復命耶。貴官謝罪。戴聞之。知昨宵一宿。已同隔歲。因就拜座下。郡君起曳之曰。卿知孤相召之意乎。對曰。鯀生愚昧。未測高深。乞明諭。郡君曰。孤有息女。未遭良匹。慕君盛德。敬奉箕帚。戴頓首謝。時殿角薰風微動。蓋又交夏令矣。命賜浴。招涼殿。清波池。進以冰綃衣。芙蓉冠。引入麗雲宮。與郡主成禮。錦天繡地。簫鳳笙鸞。瓊樓十二重。無此銷魂處也。旋導入後宮。見郡主綠雲高髻。旁插丹桂一小枝。僂首而語曰。秋期深矣。宮娥即為郡馬易冠服。設宴天香亭。酒三行。郡主起執爵為郡馬壽。歌曰。人壽幾何。對酒當歌。當歌不醉。如此繁者何。戴亦答以天香桂子之曲。郡主笑曰。郡馬尚以為秋耶。命宮娥捲簾。則冰筋垂簷。雪正在山茶樹上紅也。西撤酒筵。以紅燭導

入內寢宮。城漸散去。促郡主緩妝。郡主哂曰。三十許人。作新郎尚如此急色耶。戴笑曰。卿此間以日為年。則春宵一刻。洵千金值也。郡主亦笑。遂滅燭登牀。繡衾同夢。迨朝曦甫上。而宮娥競報海棠開矣。阿監奉郡君命。召郡馬賜櫻桃宴。三品以上盡陪侍。俄見一小宮人。以五綵盤進。長命縷。郡君即命駕勅郡馬於洗馬河。同觀競渡。桂葉蘭橈。繡旗綵幟。魚龍百戲。迴翔簫鼓間。瞥見河畔柳漸作黃色。旋命回駕。一路紅樓。珠簾高捲。筵前瓜果。正兒女子穿鍼乞巧時。停鞭笑指。聯轡徐行。一時風雨交集。郡君謂郡馬曰。此真滿城風雨。近重陽也。急縱馬而歸。比入宮。宮娥奔告曰。郡主誕麟兒。請郡馬赴洗紅宴。郡君命戴入視郡主。暖鑪榻上。看兒提戈取印。試啼聲真英物也。名曰阿英。由是戴日坐宮中。弄兒調婦。不半月。阿英已行冠禮。又數日。郡君薨。郡馬權攝朝政。一日見郡主面有皺紋。髻斑斑作白色。郡主曰。妾馬齒加長矣。請為君置妾媵。於是廣選良家。充掖庭。夜與郡主坐。鴛鴦寢話。叢事。忽問曰。予來幾日矣。郡主曰。六十有二年。郡馬曰。勿相戲。憶與卿定情時。潛以指甲搔背癢。卿匿背仰臥。予驚起而就之。卿笑曰。儂欲保棧道。轉使汝度陳倉矣。回思此景。宛然如昨。郡主笑曰。此君兩月前事。故言之歷歷。以妾視之。如絳縣老人對甲子矣。戴嗒焉若喪。低首籌思。忽懷鄉土。因乞與郡主同歸。郡主曰。山川既異。歲序亦殊。君請暫歸。妾不能偕也。明日以朝政委諸阿英。

束裝作歸計。郡主錢別於宜春殿。泣曰。妾已暮年。旦晚或填溝壑。如不以白頭見棄。願一來繼而曰。轉瞬百年來。亦恐無濟耳。阿英亦牽衣泣下。戴大悲戀戀不忍去。聞朝臣盡候送於宸蟬驛。不得已垂淚而別。比及家。見身僵卧榻上。家人環集省視。岸然登榻。豁焉而蘇。問諸家人曰。君醉死兩月餘矣。戴大呼異事。因有重來之約。輾轉不釋於懷。後三月復夢入其處。問郡主曰。死已八十餘年。今葬於翠螺山。比問阿英曰。僊矣。問舊所御妾媵輩。曰盡亡矣。朝臣相見。無一識者。遂鬱鬱而反。醒而歎曰。百年富貴。頃刻間耳。世有達者。不當作如是觀哉。重閱山海經及搜神述異諸書。俱無其說。屬予記之。以質世之好談荒誕者。

鐸曰。僊家有縮地法。不聞縮年法也。然麻姑雙鬢。一半成霜。青牛老子。已頽然曳杖矣。壺中日月雖長。一彈指頃耳。齊彭殤之論。洵非妄作。

蜣螂城

荀生字小令。竟體芳蘭。有香留三日之譽。偶附賈舶。浮槎海上。忽腥風大作。引至一島。生捨舟登陸。覺惡氣薰蒸。梗喉棘鼻。殊不可耐。正欲回步。忽見一翁。偕短髮童。談笑而來。見生大駭曰。何處醜醜兒。偷窺淨土。不怕道旁人嚇煞。生怪其臭。退行三四步。遙叩姓氏。翁亦以手擁鼻。遠立而對曰。予銅臭翁。孔氏。此名乳臭小兒。因慕洞天福地。自五濁村移家於此。蒙鮑

魚肆主人見愛。謂予臭味不殊。爲諸逐臭大夫。命司蜣螂城北門。鑰汝偏體惡氣。若不早
 自飲藏。將流染村墟。鬱爲時癘。其奈之何。生欲自陳。翁與短髮童大嘔不止。蒙袂疾趨而去。
 生大異。欲徵其實。以兩指捺鼻而行。見一處盡以糞土塗牆。四面附蜣螂百萬。屹如長城。生
 振襟欲入。忽聞城中大譁曰。瘴氣來矣。速取名香辟除戶外。生遙晚之。牛溲馬勃。門外堆積
 如山陵。生益不解。忍氣竟入。見生者狂奔駭走。不顧而唾。生亦惡其穢。反身而遁。衆喧逐之。
 生失足墮溷藩。撐扶起立。懊悶欲死。而衆已追及欲縛。生偏體摩嗅。自頂至踵。忽大驚曰。何
 頓蘇澤若是。真化臭腐爲神奇矣。急謝過。引生居客館。厠石作階。溝泥塗壁。庭下有一池。色
 如墨。生解衣就浴。愈濯愈臭。且漸透入肌裏。生急起。仍取舊衣著之。翌日有富商馬通家招
 飲。延至一堂。顏曰如蘭。旁有一軒。曰藏垢軒。以後曰納污書屋。筵上無他物。饅魚敗肉。蔥溲
 蒜蘆而已。生自浴後。亦漸不覺其臭。大啖之。已而自探其喉。穢氣噴溢。主人鼓掌而笑曰。氣
 佳哉。薰蕕可同器矣。孔翁聞其事不信。訪於客館。見生愕然曰。君真潔己自好人也。舊時羶
 行。糞除盡矣。遂與訂莫逆交。生恐賈舶久待。詣孔翁告別。翁張筵餞之。引入後室。見三十六
 真容。森森排列。窖中金銀皆滿。翁取赤金數錠以贈。並喚一女子出。蓬頭垢面。而天然國色。
 翁笑曰。此阿魏。即蒙不潔。西子後身也。君無室。盍挈之行。生拜謝。捧金挈婦。辭別還舟。賈人

失生半月。維舟款待。遙見生來大喜。甫登舟。穢氣不可近。陳金几上尤臭不可堪。及阿魏登舟。萬臭盡辟。衆心始安。後歸家。生偶遊街市。人輒掩鼻而過。惟與阿魏居室。則不覺其臭。出所贈金易諸市。人大怒擲而還之。三年阿魏死。生所如不合。鬱鬱抱金而沒。

鐸曰。蛭螂抱糞。人惡其穢。而轉之金。願篤耨中。適速之死耳。以是知生於香者。亦必死於臭也。紅粉長埋。黃金失色。止賸箇臭皮囊。無從滿滌矣。哀哉。

鬼嫖

五弟芷生。癸卯登賢書第一。丁未歲計偕北上。夜投富莊驛旅舍。客滿。借宿村莊。時月浸破。簾風鳴敗紙。伏枕不能成寐。起步前庭。轉入後舍。見荒園廣可三畝。有禿髻嫗。蹒跚樹下。高語曰。今夜風月頗佳。客中兒必有作青樓夢者。盍召之來。已而羣豔全集。嫗作微怒曰。汝等日坐閨中。賭博嗑瓜子。長恁嬌惰。爾娘喝朝露度長日耶。羣唯唯聽命。嫗附耳久之。羣向東南角招以手。亡何。衆客至。商服儒冠。不一其類。鋪五色氍毹。席地圍坐。嫗往來蹀躞。陳肴列饌。似儲待者。繼而酒闌。笑語亦漸倦。嫗鼓掌笑曰。窗燭灰矣。銀河鵲橋已駕。癡牛驂女猶相對作閒坐哉。衆盡起。嫗導以燭。羣豔擁客。轉入一草舍去。芷生素負膽力。潛往瞰之。見中設數十竹榻。衆客各抱一夜叉卧。鼻聲四起。朱髮偎肩。血唇遞舌。間有枕鬼面於臂。而夢中喃

喃作嬌喚者。正驚駭間。一老夜叉手持銅管。約長七寸許。向客腦後插之。嗚嗚作呼吸聲。捫襟幾徧。未至一客曰。是無腦者。且徧體酸中作臭氣。令人殊欲嘔。揉其目。曳於牀下。正生拍檻大呼曰。門外有莽漢。老魅何敢爾。眾譁然曰。新貴人至矣。轉瞬盡散。候天曉。登車就道。見富莊驛諸宿客。盡呼腦痛。中有一人。目腫如桃。詢之以秀才納監。入都謀上騰錄館者。正生微哂之。是科捷南宮。

鐸曰。脂刀截骨。花箭攢心。一片歡場。卽狼羅剎湯沐邑也。不早回頭。恐監其腦者至矣。

神賭

穹窿山廟。廊下有神像二。緋袍錦帶。烏帽皂靴。其旁各塑一夫人像。珠冠繡帔。儼同命婦。二神同院居。僅隔一牆。一夕有廟祝宿廊下。忽見左座一神。竟趨右座曰。今夕更漏頗長。伏枕不能成夢。盍一作樗蒲戲。右座者笑曰。牧猪奴賭興又發耶。但我輩近日香火零落。何得有現注。左座者曰。請以籌馬負者。明日覆算。如不歸。當以新婦準負債。右座者笑諾。於是折香為籌。鋪蘆作席。二神相對坐。呼盧喝雉。約兩時許。右座者起笑曰。熱中人敗北矣。歸且休。明日當以七香車送新婦來也。左座者喪氣而散。廟祝異之。明夕仍宿廊下。見右座者。竟詣左座責負甚急。並索婦。夫人聞之。怒詬其夫曰。黑心賊。汝當日在修文殿鸞選時。幸儂脫簪珥。

黃緣得一官。今以淫賭。輒將枕邊人作孤注。天下負心人有若是哉。左座神。垂首不作一語。右座者。索愈力。狂譁不休。繼以嫚罵。幸其婦隔牆喚。始引去。自此無夕不爭。廟祝厭之。白於董事。竟具鼓樂。送左座夫人亦登右座。喧聲始絕。而所隔一牆。旋修旋圯。識者曰。是新夫人不忘故夫也。命築牆者。留一穴。以為瞰夫之地。牆自此遂不復圯。至今土人呼為輸贏廟。好賭者。引為笑柄云。

鐸曰。貪淫殞命。好博傾家。花骨頭之禍。不減於粉骷髏也。謂予不信。請虛左以待。

夢裏家園

淮南阮生。小字莘郎。幼失怙恃。相依乳媪家。一日夢父執某招之去。曰。汝父近作泰山宣勅司。有遺宅在東門外。命汝掌守。勿教荒落。遂相將俱去。約三里許。曰。此予家也。幸少憩。攜手而入。見一垂髫女郎。當窗理繡。戲唾絨粉壁上。以指甲挑作雙連環。對壁嬉笑。某瞋喝曰。客來矣。倚嬌弄態。是何態度。女郎抱繡而走。金翦墮地。回身笑拾。私語曰。何來生客。直恁吆喝。辟人。生問為誰。某曰。此予癡女。年十五矣。前為楚江王妃。刺博山交龍錦。觀者贊其慧心。然無母之兒。未免幼失教訓耳。生極力稱獎。少頃相攜出戶。復至一處。曰。是汝即父所營之苑。表也。出鑰脫鍵。重重啟闢。堂奧藩廚。悉備。後有樓三楹。中貯書籍玩器。左則錦繡盈箱。右則

金銀滿庫。幾於目迷五色。某曰。此汝父二十年心力。守之勿浪擲也。生俯首小語曰。未有室家與誰同守。某曰。汝未聘耶。如不棄嫌。願以癡女。敬奉箕帚。生頓首謝。並問其期。某曰。視明夜三星照。鴛鴦樓角。吾當以油壁車送新婦來矣。言畢而去。即有婢僕數輩。攜身門下。生命掃除庭榭。設列几筵。庖人樂部。及一切瑣碎事。無不預為經理。僊極就寢。一轉側間。依然乳媪家。破牀草榻也。初疑妖夢。無憑。付之一哂。明夜仍至其處。即有婢僕輩迎候於門。曰。魚軒已發。乞新貴人更衣以俟。時堂上絳蠟高烧。笙歌迭奏。重廊複榭。處處張以錦帳。亡何綵輿停駐。籠燈數十。簇擁花氈。與新人交拜訖。導入內寢。燭花影裏。卻扇偷窺。較初見時尤矜嚴也。緩裝卸服。擁入重幃。夫婦之樂。有過於畫眉者。曉雞三喔。著衣下床。但見乳媪抽衣疊絮。撲索牀頭。攝神癡想。自辰及酉。偶倦伏几上。一青衣婢至曰。閨中有命。乞主人移玉。生遂去。入門見報喜者。環立堂下。生不解。入問細君。曰。妾聞修文殿缺一掌案官。以千金寄吾父。夤緣得此職。請為郎易冠帶。生笑曰。僕向欲青一衿。而不可得。今而知得官自有術也。遂華服乘軒。上修文殿公署。繼往岳家致謝而歸。謂新婦曰。閒曹不足以致富。尚當治生產。出橐中金。命幹僕作負販計。買絲積穀。幾同壘斷。生日在夢中。出了公事。入操會計。婦亦勤儉持家。不十年。擴充父業。為黑甜鄉第一富貴家矣。生每誇諸乳媪。乳媪曰。惜是夢境。不然。官人大

富貴。當不向此間作噉飯處。生大笑曰。吾以醒為夢。以夢為醒。半生衣食。吃著不盡矣。且天下享富貴者。何必非夢中之人哉。遂作述夢記以自誌。予文其說。以告世之曰。在夢中者。鐸曰。吾嘗謂富貴中人。不過做得一場好夢。然則做好夢者。亦當以富貴中人目之。惜乎好夢不長。富貴無幾時耳。若阮生者。可以長富貴矣。

命中姻眷

真州丁生。年十七。聘衛氏。未娶而天。將論婚世族。就術者算之。術者曰。君命不宜耦人類。後當娶獸婦。丁怒曰。予即不肖。亦覩然人面也。何至下婚於毛族。術者曰。以命論之。當不爽百計。求凰果無一遂。後薄遊於楚。泊舟中峽。忽有猿猴數十輩。緣崖而下。躍登鷁首。舟人喧逐之。擔囊負篋。紛紛登崖而去。正嗟異間。數老猿舁一籃輿至。牽曳推挽。捺生入坐。舟人力解不脫。扶輿上肩。飛登絕壁。至一洞府。累石為門。塗泥作砌。生不得已。下輿入堂上。一翁拱立而踈。狀貌不甚詭異。曰。汝丁慶雲之子耶。曰然。翁曰。僕與爾父為總角交。十八年前浪蹟於此。因贅於袁氏。生一女。未遭良匹。今幸文旌遠駐。故令童僕恭迎。倘不以異類見憎。願諧婚媾。生駭竦。未敢應命。忽一老婦出。翁曰。此拙荆也。生畧晚之。碧眼赤頰。兩權毛捲如反蜩。向翁耳語喋喋。不知作何詞。裝女覆巾而出。曳令交拜。導入別洞。揭巾微視。額下毛濃團密。裏

人面不知何處。生憤氣而寢。夜半女潛就之。生叱曰。爾欲通人道。當俟皮毛脫落時也。女慚而退。明日臨澗自照。似深恨其醜。遂奮身投於澗底。生大聲呼救。一家奔集。指揮衆猿力引而出。扶掖歸洞。蒙被僵卧。竟體發痛。痛定而瘡。女爬搔幾徧。毛應手墮落。積如亂絲。數日而起。面白皙如玉。益以秀麗。視之真天人也。生笑曰。今而知人獸轉關。止爭一番洗伐耳。是夕遂同寢處。明晨謁其父。父驚喜欲狂。母見之大怒曰。生女不肖。老奴亂我種矣。因詈其夫。並逐其女。翁急具肩輿二乘。令女隨壻。仍送至舊處。舟人自失。生後。歎待將及一月。見生偕美婦來。大喜。載與俱去。後生自楚反。重至其地。女欲定省其父。而峭壁危崖。無路可入。零涕而歸。鐸曰。一日伐毛。百年美眷。即謂術者之言不驗可耳。

臭桂

祈門縣署東桂樹一株。花而不香。土人醜其名曰臭桂。一夕有道者。偕老翁乘月而來。吟嘯其下。道者指樹笑曰。此蟾宮第七株也。翁曰。月府仙葩。其香倍於鶯嶺。茲何索莫若此。道者曰。記八百年前。月主新廣寒殿。緣此樹碍其殿角。命吳質移去。適被罡風吹墮塵世。偶為錢神拾取。將植諸銅山之上。因而其香忽斂。錢神惡之。棄置於此。翁曰。銅臭逼人。疾之固善。然錢神狡獪伎倆。反由此而得臭名。亦矯情者之自取也。道者笑曰。吾當為花一洗此辱。舉袍

袖繞樹三匝。亡何。異香飄拂。馨聞數里。忽西風頓作。金粟紛紛墮地。花中各現一美人。霓裳羽衣。踟躕起舞。中有一女子。掠削作鳴蟬髻。旁貼翠鳳翹。鳳喙銜赤珠一粒。光與月色相射。道者曰。阿簪侍姮娥寵。久不隸鈞天部。今夕當為我一歌。女子含笑倚樹而歌曰。金風飄兮。玉露晞。天孫遶我兮。銀河之西。嫌龍腥兮。不肯騎。跨綵鳳兮。拚飛。銅壺漏轉兮。星影低。玉宇高寒兮。我將誰依。攬桂樹兮。涕洟。逝將去此兮。與子同歸。歌畢。西風又作。煙飛霧捲。美人忽不見。所墮花。仍吹綴滿樹。翁曰。得今夕一番遊戲。而此花留香萬古矣。道者曰。無聲之聲。乃為正聲。無味之味。乃為至味。吾終願以無香全此花之真也。復舉袍袖拂之。香氣盡散。偕翁談笑而去。

鐸曰。淇園萊竹。盡塞瓠河。鐘寺喬松。且充塵尾。蔡中郎座上琴材。亦曾從爨下來也。歸真反璞。終身不辱。吾於此樹信之。邛原繫錢樹上。當世神之。遂成淫祀。此樹不為錢奴所惑。宜湮沒無名也。然抱此孤芳。終邀獨賞。有志之士。尚當以此為法。

祥鴉

俗傳鴉報吉。鴉報凶。故聞鴉噪者。咸有喜色。一聞鴉聲。羣必厭逐之。而予獨好鴉。而惡鵲。庭中舊植槐樹一株。鴉巢其顛。偶雨晨雪。鴉無所得食。必設米於庭而飼之。每當朝曦初上。

鴉即迎日而立。刷項梳翎。翹尾側目。備極其態。而獨不善於鳴。予時拍手喧呼。以引逗之。而鴉殊緘默之甚。戊子元旦。飛鳴入室。三晝夜不去。予於是秋報捷。己丑應禮部試。家中人仁望泥金。晚起拱候樹下。冀其一吐好音。而鴉竟掉頭不顧。予亦下第歸矣。癸卯春。鴉聲大噪。是年予弟芷生登賢書第一。遂設食庭中。招鴉而告之曰。予五薦不售。已不作春明夢想。自今以後。無復相煩。俟吾弟得意南宮。當養精蓄銳。努力作鳳凰鳴也。鴉首肯者再。是冬大風覆巢。折其左翼而斃。迨丁未歲。吾弟成進士歸。百千鳥鵲噪集盈門。予追念是鴉。歎歎累日。蓋鵲但知因人成事。而鴉實能識人於未遇時也。爰誌之。以告世之惡鴉而好鵲者。

鐸曰。鳳鳴喈喈。鴉鳴呀呀。鴉豈其苗裔耶。何聲之和也。若獻媚如鵲。庸惡陋劣。殊不耐聽。朱丞相過之。當燎其毛。王荊州見之。定探其穀。

諧鐸卷十一

吳門沈起鳳桐廬氏著

老僧辨奸

嚴分宜未貴時。與歙齋王公讀書菩提寺東院。一日同開剗軒傳。至與於期自殺處。嚴曰。此
蘇漢也。事知濟不濟。輒以頭顱作兒戲耶。遂大笑。王曰。烈士復讎。殺身不顧。志可哀也。遂大
哭。又聞至白衣冠送別時。嚴復大笑曰。既知一去不還。迺復遣之使去。太子丹真下愚也。王
又大哭曰。壯士一行。風蕭水咽。擊筑高歌。千古尚有餘痛。繼聞王囊提劍所。箕踞高罵。嚴更
笑不可仰曰。是真不更事漢。不於環柱時殺之。而乃以慢罵了事。王更涕泗沾襟曰。豪傑上
報知己。至死尚有生氣。銅柱一中。祖龍亦應膽落。一特哭聲笑聲。喧雜滿堂。一老僧傾聽久
之。嘆曰。哭者人情。笑者真不可測也。二十年後。忠臣義士。無遺類矣。後王官中。年縣令。頗有
政聲。而嚴竟以青詞作相。專權誤國。植黨傾良。為明代奸邪之冠。老僧預知之。而不能救。殆
佛門所謂定劫歟。

鐸曰。傳言愚忠愚孝。有旨哉。古之亂臣賊子。皆聰明絕頂人也。是故士不重才而重德。

青衣捕盜

粵東某公。為河南臬憲。有鼎姓者。以人命誣服公。貽雪之。獻女書兒為婢。公鑒其誠。納之。公夫人。御下嚴。箕帚而外。課以鍼指。書兒不能學。曰。加鞭撻。俯首順受而已。後公以墨誤解組。歸時。果樹林有盜首。曰。賽張青。劉標。善用流星彈。一發五丸。無不奇中。次曰。鐵拐子。朱健。善用一鐵拐。曾擊真武殿前石鼓。碎若粉。橫行綠林。捕盜者不敢正眼覷。公矜之。戒備而行。時已薄暮。聞林中鳴鑼聲。公股栗。夫人色如土。侍從僕御。無不色變。書兒從容進曰。公麼。鼠輩何敢犯大人駕。如渠不欲生。婢子手戮之可也。乞公前騎。徒手而去。叱盜曰。賊狗奴。識得河南鼎書兒否。盜笑曰。我輩但要得錢兒鈔兒。書兒何所用哉。書兒怒曰。若輩死期至矣。敢戲言。盜亦怒。驟發一彈。書兒右手啟兩指接之。又一彈。接以左手。第三彈至。以口笑逆之。噉以齒。盜驚。又發一彈。書兒仰臥馬背。以雙蓮瓣戲夾其丸。第五彈至。書兒即發脚下丸抵之。鏗然有聲。去三十步遠。騰身而起。吐口中丸。大笑曰。賊奴技止此耶。一盜舞鐵拐而前。書兒手奪之。曲作三四盤。揉若軟綿。擲諸地。笑曰。而娘。竈下棒。亦持來恐嚇人。大可笑也。兩盜失色。書兒即出其手中丸。左右彈兩盜。盡斃。羣盜羅拜馬前。乞命。書兒曰。汝等何足污我手。喝令去。從容回騎。稟白於公曰。托大人福庇。幸不辱命。公及夫人皆異之。繼而問曰。汝具此妙技。何不能拈一鍼。書兒曰。長鎗大劍。婢子年十一二時。搏弄慣矣。一鍼入手。不知作何物。是以

不能學耳。又問鞭撻時何使俛首受。曰。老父命婢子來報公大德。小有忤犯。是報怨也。婢子何敢。於是夫人亦喜。歸家後。勸公納為側室。生子某。後為滇南縣令。往往躬率吏入山捕盜。大有母風焉。

鐸曰。吾向讀馮煖傳。而知當日無薛儋之役。客無能一語。至今幾成鐵案。英雄寄人籬下。畢生無可插腳。恐為廝養輩下眼覷耳。書兒遇盜。其厚幸乎。有疑口逆齒噙之說。為過神其技者。然不聞列子之言乎。飛衛學射於甘蠅。諸法並善。惟噙法不教。衛密持矢以射蠅。蠅噙得鏃。矢還射。衛繞樹而走。則書兒此技。夫有所受之也。牛羊之眼。相見女子猶失之。況相天下士哉。

正士驅邪

樵陽郡韓公。貌文秀。而性好武事。日馳馬試劍為樂。未貴時。攜一健奴。出遊五岳。中途遇雪。投止枯廟。一更後。雪月交輝。公起立簷下。四望皎然。曰。真琉璃世界也。忽陰風四襲。一猱獮惡鬼。昂首直入。公拔劍相迎。健奴大驚。伏地下。以兩手抱公左足。見惡鬼漸長。始猶高與簷齊。繼則出簷者。約三丈許。仰見公狀貌亦變黑而赤髯。挺身而立。身亦漸長。高出於惡鬼者。又約三丈許。鬼身頓縮。伏地而拜。曰。公烈丈夫也。人無富貴貧賤。神氣俱高十丈。自作一

虧心事。神氣即短一尺。故眼前之賦形宇宙者。上者長不滿五尺。次者三二尺。下者塌地如三寸錐。而公獨保其元神。異日之立地頂天者。非公而誰。勉之勉之。言畢而逝。健奴見公亦如故。起述所見。公竟茫然。後公位至總戎。平寇陣亡。崇祀義烈。所遺伏鬼圖一卷。焦面虬髯。非其本相。而里中有鬼崇。請其像鎮壓之。輒遁去。故至今有賽鍾馗之名。

鐸曰。百尺樓頭。元龍豪氣。旦旦伐之。則掃地盡矣。塌地如三寸錐。猶非充類盡義之論也。

惡客除淫

金山寺老僧普靜。畜一猴。毛色盡白。日鎖諸佛殿上。令聽講。一夕脫索去。老僧嘆曰。業畜淫心未斷。必殺身。二十年功行。斷送卻矣。會有陝商某。僑居鐵甕城。好畜美姬。婢女僕婦亦端好。一日有褐表少年。款其戶。自言申姓。因苦塵囂。願假園亭以憩。某素有斷袖之癖。觀其貌美。許之夜詣其室。見床無衾褥。笑曰。榻冷如冰。抱衣難卧。如不以賤軀為累。當移襪被來。少年許諾。某命家奴攜錦褥。並鵝黃綾被。陳榻上而去。某曳少年同卧。潛私之。少年笑曰。被君輕薄。從此冠而釵矣。某亦笑曰。汝誠暱我。當廁諸金釵之列。豈敢視為外宅兒哉。由是少年出入閨闥。某亦不禁。漸私其婢女僕婦。繼并亂其姬妾。初猶作宵戰。後竟白日宣淫。漫無顧忌。某素嬖之。不能驟加呵逐。一心腹友至。某潛與商榷。友曰。開門揖盜。罪誠在汝。必欲除業

種。當先斷其淫具。某曰。宮之乎。友笑曰。割雞焉用牛刀。某固問之。答曰。世有不持寸鐵而可下人腐刑者。特癡兒不察耳。某請計。友曰。此間有一倡。小字雪狗。下體發鉅毒。蓋召之來。某從之。亡何。雪狗至。口脂面粉。煙花中主帥也。某藏諸閨閣。夜令就少年寢。少年得雪狗。果大喜。雪狗本倡家婦。素善房術。少年又健戰。朝夕攻毒。殊無覺察。不半月。少年兩權漸赤。時以手插禪際。似搔癢狀。又半月。雙眉頓蹙。呻吟作痛楚聲。越數日辭去。然兩三日必一來。來則與雪狗聚。後數日不能步履。拄杖偃偻而至。與雪狗偃抱。竟夕轉側。不能興雲雨。雪狗故握其莖。以掉弄之。甚然而脫。大聲呼痛。下床覓杖。踉蹌遁去。雪狗就燈下出掌視之。見一具約五寸許。皮肉交黏。血淋淋如塗硃。嗣後竟不復來。友人至。笑曰。宮刑已驗。但君以繡幃作蠶室矣。某笑謝。並以百金賞雪狗去。後聞金山塔頂有一白猴。下體潰爛而死。老僧瘞諸塔下。嘆曰。誰家惡毒兒。至此慘殺。然淫根盡拔。可以淨體。飯三寶矣。某屬友隱秘其事。而雪狗反為人詳言之。

芙蓉城香姑子

震澤彭生。少年倜儻。豔文蕭綵鸞之事。欲求仙侶。父母擇配。屢梗命。一日扁舟臨湖上。見上

流浮芙蓉一瓣。拾視之。有小同一闕。曰。小勇山水溶溶。記相逢。欲採蘋花。可惜過東風。午
橋煙雨濃。不如歸去。夢簾櫳。樓東望。得闌干。一半月明中。夜涼花影重。心異之。捨舟登陸。
百步外。芙蓉萬本。張如錦帳。至則朱戶沈沈。銅環盡掩。忽青衣媼啟扉出視。曰。彭郎至矣。導
引而入。鳳屏東畔。一女子歎步而來。彭趨揖之。女曰。妾芙蓉城香姑子也。久墮塵寰。未逢佳
士。知君夙企仙緣。故借塗鴉。引桃源入棹耳。彭曰。荷蒙仙眷。提掇凡愚。一生為奴。亦不憚。女
笑曰。君真凝於情者。命青衣媼埽除內室。中設兩榻。以備寢處。至夜女宿東隅。請彭西嚮。彭
曰。既覩芳容。當親玉體。何復咫尺巫山。使人介介。女曰。仙家夫婦。祇在神交。若以形骸為愛。
則秦弄玉早抱子矣。何蕭臺上。至今無雛鳳聲也。彭強就摩挲。而終不著體。女曰。郎君濁氣
未除。縱欲勉同衾枕。尚隔一層。明日為郎燒換骨丹。三日而成。服之始能歡會。彭不獲已。退
寢別榻。晨起女採藥三山。配入丹鼎。命彭朝夕守之。彭日啟鑪。以觀火候。女哂曰。狂郎情急
矣。彭曰。餓者急於食。渴者急於飲。人情類如是耳。調笑間。而舟人蹟至。因父病殆。母馳書招
之。彭念指日丹成。可以近麗人。而登仙籍。見母手書。頗不懌。女促令暫歸省視。彭曰。死生有
命。歸何益哉。且此間樂。不思蜀矣。女勃然曰。有兒女情。而無父子性。必非仙器。縱鑪頭丹熟。
換骨亦無濟也。遂立毀其鑪。彭曰。即不敢妄親香澤。還望度我一登仙闕。女怒目不語。一週

顧聞青衣媼化為綠鳳。女跨之而起。嘆曰。是兒全無心肝。大羅天豈無父之國哉。冉冉入雲而沒。花木廬舍。一時頓渺。舟人亦不見。彭懷恨久之。尋道而回。

鐸曰。仙家夫婦。祇在神交。千古名言。可為蘭香夢綠輩解穢矣。帝闕仙班。必求孝子。則伯陽棄母。梅福絕親。盡謂妄人之附會也可。

掃帚村鈍秀才

定陶富室某。三代有善人之目。子年十四。欲延舉業師。選擇良苛。遷延未決。一夕夢有人告之曰。汝欲延師。非吳郡掃帚村某秀才不可。醒而異之。束裝詣姑蘇。問掃帚村在郡西僻壤。至則野曠人稀。無可問訊。忽一老翁曳杖而來。某趨叩之。翁笑曰。某秀才即是。老朽遂具達誠意。并欲隨至翁家。翁曰。蝸舍不足以容貴客。既蒙寵召。即此同行。某大喜。載與俱歸。命兒受業座下。翁督課嚴夜。以繼日。無間寒暑。所讀文成宏制藝外。皆翁平日宦訓。以及歲科諸試作。弟子文或不佳。自作一藝。令其誦法。是年遊於庠。復鈔昔年閨中諸落卷令之讀。凡一切時下清真雅正。皆上選者。咸命規仿其製。春秋兩闈。連戰皆捷。某大喜。置酒為先生壽。且曰。先生出其餘緒。即令豎子成名。何乃自甘蠅伏。以青衿終老牖下。翁歛衽久之。某詰其故。翁曰。言之勿怪。僕非人鬼也。少時不謹細行。有慙名教。以至困場屋五十餘年。未得一掇。

科第。而室人儉薄。謂僕文不合時宜。致遭廢黜。日以鈍秀才相請。鬱鬱齋恨而終。今檢高門積福。故借德澤為文章吐氣。使知一生潦倒。非戰之罪。且令天下知拾巍科登高第者。在此不在彼也。言訖。撫膺一慟。倒地而沒。某駭嘆良久。感翁教子之德。重至其地。見老屋一椽。傳棺左側。有老婦執炊爨下。詢之曰。此先夫也。亡三年矣。生時嗔以鈍秀才呼之。臨終謂我曰。子德薄。不能置青雲。以博封誥。後當以文章貽汝福也。謹記此言。勉延殘喘。某聞之。倍增慘悼。出千金卹其家。並極力營葬而歸。後子謁選得縣令。迎養老婦以終老焉。

鐸曰。士先德行。次及文章。故春秋榜上。大半積福兒郎也。青年失德。白首除名。雖鬼帳傳經。終當食報。視方三拜之登科。又遜一籌矣。嗟夫。

一杖懲奴

元和令常公養蒙。愛民重士。神於折獄。里中有惡奴與主婦通。而礙於其子。唆主婦以忤逆控縣。公廉得其實。拘叔氏舅氏。一併聽鞠。至日喚惡奴上。問兩黨親族。俱不列名。爾何抱主婦控。惡奴曰。小人蒙主人養。日望小主成家。不意下流自居。主母求之。反肆抵觸。赴懇兩黨親族。視同秦越。不得已。冒嫌抱控。公曰。忠心為主。勞怨不辭。汝可謂義僕矣。惡奴頓首曰。小人素有好人之目。里黨所共知也。公領之。喚忤逆兒。年十四五。恂恂儒雅。訊其逆母之故。

但流涕不言。公僞怒曰。不孝之罪。律有明條。三尺法何可輕宥。遂飛箠下。兒痛哭。叔與舅代為哀免。而惡奴面有喜色。公顧而笑曰。爾小主尚在童年。刑杖一下。立當斃命。汝素號好人。且受主人數年養。盡代杖呼兩旁隸曳下重杖曰。代不孝者杖。勿從輕也。責至四十。血肉交飛。繼又罪其叔曰。爾與乃父為同胞。而不能禁約其姪。至今以忤逆播聞。亦當受責。叔伏地乞恩。公笑曰。一客不煩二主。有好人在。爾勿畏也。又曳下代責二十。并喚舅氏上曰。母子之恩。本於天性。汝妹即欲控告。何難一言勸阻。迺袖手旁觀。釀成家變。本應重懲爾罪。但年老龍鍾。不堪受杖。奈何。因顧惡奴曰。本縣今日勉出大力。成全汝好人之名。又飛箠欲責。惡奴勢難再杖。叩頭乞免。公大笑曰。汝推主母面情。亦當為其兄稍効微勞也。卒杖之。復命昇重枷至曰。杖已代矣。枷入何辭。大書枷號好人一名。俟忤逆兒改過。日釋放。惡奴杖痕已重。復荷重枷。不旬日竟死。閭邑稱快。服公之譴斷焉。

鐸曰。中箠之言。揚之實醜。借代杖以懲奸。亦折獄者之苦心也。譴而正。奇而法。可謂得律意矣。宋代馭守令最寬。故呂公弼張崇陽輩。往往片言齒劍。一錢殺人。後守令之權漸削。徒一年以上。必申請待報。惟枷杖得以專決。故情重法輕者。輒縱其惡。公以枷杖代劍。可謂善伸其法者。然甯成束薪。延年屠伯。君子終防其漸也。

片言保赤

錢塘袁公簡齋。為先大父同譜。由翰苑改授上元縣令。風骨錚然。不阿權勢。引經折獄。有儒吏風。時民間娶婦。甫五月。誕一子。鄉黨姍笑之。某不能堪。以先孕後嫁。訟其婦。翁越日集訊於庭。兩造具備。觀者環若堵牆。公盛服而出。向某舉手賀。某色媿。俯伏座下。公曰。汝鄉愚。可謂得福而不知者矣。繼問其婦。翁汝曾識字否。對曰。未也。公笑曰。今日之訟。正坐兩家不讀書耳。自古白鹿投胎。鬼方穿脅。神仙荒誕。固不必言。而梁嬴之孕。逾期。孝穆之胎。蚤降。有速有遲。載於史冊。總之逾期者。感氣之厚。生而主壽。蚤降者。感氣之清。生而主貴。主壽者。若堯年舜祚。爾等諒亦習聞。主貴者。不必遠徵。即如僕。亦五月而產。雖甚不才。猶得入掌詞垣。出司民牧。謂予不信。令汝婦入問太夫人可也。某唯唯。即命婦抱兒入署。少選。兒繫鈴懸鎖。花紅繡葆而出。婦伏拜地下。曰。蒙太夫人優賞。許螟蛉作孫兒矣。公正色謂某曰。若兒即我兒。幸善視之。他日功名。勿使出我下可耳。繼入顧眾笑曰。爾眾中有明理之士。幸諒予心。勿以前言為河漢也。眾齊聲附和。於是兩家之羞盡釋。後兒讀書。食餼於庠。奉公長生祿。位朝夕供養焉。

鐸曰。舍垢納汙之說。為臨民者言。此印板律例。非讀書人不能解也。然捨身以保赤子。類非

守經者所能。公殆現不壞身。運廣長舌。向訟庭為衆生說法耶。黃蓋以武人而治石城。沈鍾以小吏而治吳郡。後如馮堅王興宗輩。或以典史。或以直廳。故王晉溪謂吏治之善。不必出於甲科。然遇此等公案。豈是無學人杜撰得來。蓋不熟晉唐之論。失油絡者必受飛災。不讀周易之文。投沐枕者終成冤獄。學優則仕。旨哉是言。

盜師

婁郡譚某。三十餘未娶。一芹就館西村。所得學俸。不能養妻子。而從學者又棄儒而賈。歲暮捲帳歸。道遇一老翁笑曰。先生散館矣。明年有所主否。譚應曰無。翁曰。僕有葭蓍親。明年延師訓課其子。如不棄嫌。僕請為介紹。譚極意嘉納。繼詢其居址。翁曰。至日僕自來。先生不必絮問。遂拱手散去。燈節後。老翁果至。陳朱提百兩為聘。譚喜。別妻子登舟而去。水程曲折。都非熟徑。約行三晝夜。翁曰。至矣。握手登岸。至一處。高門華屋。旁通一徑。花木參差。中有屋數楹。翁曰。此書室也。請先生少坐。入內引弟子出拜。瑤環繡服。類貴介子弟。翁曰。主人偶出。未及倒屣。改日請見可也。繼出書。請譚句讀。視之三國演義一部。水滸傳十數本。無五經及四子等書。譚異之。翁曰。若曹無志功名。但得識數行字。稍習世事足矣。先生勿疑怪。譚遂安之。翁亦別去。居半載。飲食供奉。備極豐腴。一日傳言主人歸。大設華筵。請先生觀劇。譚至。主人

雉冠甲服肅迎而入。四座賓客皆戎服臨筵。譚心驚股栗。進退失措。主人笑曰。先生勿驚。僕江湖豪客也。因我輩中恃強劫殺。罔顧仁義。故令小兒受業。得以稍知大體。今幸不棄嘉惠。後學特治卮酒。聊明忠敬。言畢。梨園以劇本呈點。譚未識樂部名色。姑點白羅衫全本。演未及半。主人色變而起。急命撤筵曰。僕本嘗聞罪先生。何姍笑若此。雖然。亦天命也。遂具綵緞數端。黃金十錠。命其子星夜送歸。明日捕盜師卒至。一門掩執。其子竄伏譚家。僅而得免。譚感其意。撫弟子成立。翁亦時來周卹之。

鐸曰。盜亦有道。非讀書人不能顧。不謂待先生忠且敬者。轉出自盜。宜天之不忍斬其嗣也。今紉袴子弟。奇嫖淫賭。雖千金不惜。而獨坐西窗脩脯。錙銖必較。曾盜之不如。

鬼塔

扶風邱淑字令儀。幼失怙。母夫人來于嚴。偶碎其帶上玉佩。懼而亡去。夜竄山谷中。月色迷濛。荆棘蒼莽。無可投宿。遙望百步外。似有村落。至則板屋竹扉。銅環雙闥。叩之。雙扉頓豁。一老翁出問曰。黃夜刺啄。客何為者。邱以情告。遂相邀入內坐。叩氏族。邱具對。翁慨然曰。是吾雛也。邱曰。生平不省拜侍。未識於何。獲罪。翁曰。僕延陵舊族。與汝父為總角交。幼以息女許奉箕帚。自汝父棄世。竟停此議。以至息女齋恨。至今未字。言之使人切齒。邱茫然莫對。忽一

老婦出曰。答在親庭。干渠何事。荀塔意不惡。尚可釋讎成好。翁色稍霽。注目視邱。邱曰。先人果有成議。兒何敢違。遂大喜。立粧女出見。明眸皓齒。妍麗無匹。即命與邱交拜。導入內寢。枕席之間。邱詢其顛末。女曰。歸問親幃。當自知之。諒非妾意相攀。炫玉以求售也。邱遂不言。天未及曉。女促生歸。邱曰。新婚正燕。何忍遽離。女泣曰。妾自見棄君門。分以女兒身終老。今所以含垢為歡者。誠欲借一宵嘉禮。正名定分。使異日骸骨。依君先人壙墓耳。實不能終事也。妾有玉珮一枚。持獻萱堂。以作明信。邱視之。與所碎者無異。製正依戀。問岳父母候送於門。握手垂涕而別。晝微晨色中。翁導以歸路。及家。母夫人訶責交至。邱以玉珮呈獻。並述所遇。母審視再四曰。是矣。汝父在日。曾見吳家女。甫九齡。面目甚韶秀。將聘作汝婦。戲解玉珮繫之。繼值汝父喪。恩恩不復記憶。後聞其女暴卒。父母痛悼。相繼而歿。今埋骨多年。何得復成嘉禮。邱愕然。謂曰。尋至其處。見破屋半楹。停棺三口。拜奠痛哭而返。後邱以進士官部曹。移女柩攢於先隴。並昇岳父母柩。營兆以葬。要吉氏女頗賢德。所得封誥。亦讓諸前室。以嘉其志。鐸曰。烈女不更二夫。雖死猶遂其志。後婦之贊。亦貞魂有以感之也。不然。故劍之求。且招其忌。能以封誥相讓哉。

書神作祟

金陵鈔庫街某氏子。世業儒。因讀書不能致富。棄而為賈。偶獨宿肆中。聞床頭嘆息聲。叱之始止。嗣後每夜必聞。某亦置之。一夕有方巾朱履者。自床後徐步而出。顰眉蹙額。意似不樂。某問為誰。應曰。子書神也。自流寓汝家。蒙爾祖爾父。頗加青盼。不意留傳至汝。罔修舊好。竟爾見絕。猶幸兩無讎德。乃今為錢奴束縛。使子意氣不揚。若不早脫腰纏。則銅臭逼人。斯文淪喪。禍將及汝。莫悔莫悔。言畢而逝。某急起。秉燭四照。見有破書數卷。以錢串網縛。棄置床頭。蓋十數年矣。某恨是書為祟。取火焚之。一時灰飛談起。延燒廬舍。室中物靡有孑遺。後竟以貧死。

鐸曰。讀書不能致富。此言是矣。試問不讀書人。箇箇能富耶。然以求富之念。讀書。吾知其非讀書人。我輩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迺以富貴利達。橫互於中。稍不得志。輒歸咎於書。試請掩却書本。畢竟向何處覓生活哉。嘗作沁園春詞六闋。曰。甲子仲秋。惟吾與書。盟於草堂。願既盟之後。言歸於好。自今伊始。幸勿相忘。出則隨車。歸則並几。夜火晨雞。總備富。吾憐汝。把牙籤笑插。玳瑁親裝。誰知爾本無良。枉賺盡英雄。兩鬢蒼。嘆臣飢欲死。千鍾甚處。立錫無地。金屋何方。我自憐卿。卿真負我。拔劍相看也不妨。言未畢。早書慚而退。潛出門牆。學書不成。將焉學乎。不如老農。有草廬半畝。橫塘之曲。石田一頃。對水之東。椎髻鵝妻。蓬頭霸子。裹飯

偕行荷鋤從桃源境看桑麻雞犬樂也融融悲哉吾道終窮似稼圃樊遲術未工枉操豚以
祝學齊東語握苗而槁與宋人同門有催科瓶無儲粟廡下投人作賃春翻然悔悔從來耕
也餒在其中古語有之多錢善賈吾何不然看鮮衣怒馬小兒宿衛彈箏挾瑟中婦邯鄲第
擬通侯園連沁水百尺珊瑚碎綺筵銀燭底有奇書句股訟帖爭田吾儕貧也由天料此輩
何曾值一錢況癡兒和嶠本無此癖家兄孔老素乏其緣安用牽車等諸屠狗富可求歟媿
執鞭君休羨道聖門高弟貨殖猶賢磨盾鼻書封狼居胥亦豪矣哉想受降城外霜濃雁磧
紆千山畔月照龍堆投筆軍中書繡闌下如此書生未易才談笑處看樓蘭繫頭奏捷平臺
一朝幕府疑猜便縛下都船大可哀嘆高牙大纛青霞氣鬱明珠薏苡黑獄冤埋大樹飄零
藍田呵罵免脫東門歸去來從頭算算何如軍旅未學為佳然則奈何吾當相從赤松子遊
正貌姑仙子導予翠節金門謫吏坐我霜虬笑酌流霞醉眠芳草眼看蓬萊弱水流從今後
把丹鑪妙訣壓倒浮邱茂陵風雨堪愁伴寂寞驪山碧樹秋嘆莫須有者壺公柱父想當然
耳方丈瀛洲壯不如人老之將至自誤多緣藥石謀尋不見是文成匹馬徐市扁舟書汝來
前與子別後益復無聊倘蒙君見宥仍開舊閣謂予不信再訂新交苟蹈前疴有如皦日從
此相携卧草茅書大笑道君言過矣聽我芻蕘相期努力雲霄莫一任青燈罵綠毫倚金門

挾策陪君拾芥。長楊獻賦。伴爾題橋。歸以銀泥。封予金匱。報德人生第一條。予再拜。急延諸上座。謹佩瓊瑤。

病鬼延醫

曹州計伏菴。本牛醫。有富翁某病喘。諸醫罔效。計以治牛之法治之。輒驗。遂自負名醫。行青囊術於齊魯間。一日晝寢。有僕持帖來邀。計不問為誰。令僕導去。至一堂上。見面黃骨立者數十輩。環來診脈。計熟視之。皆平昔所不治者。愕然曰。此冥府耶。眾曰。然。計曰。若是則請我何意。眾曰。先生醫我來。還望醫我去。計不獲已。勉寫一方。眾睨視良久曰。一劑恐不能效。屈先生留兩三月去。計涕泣求歸。眾怒曰。此地既不可居。曷為送我輩來此。羣起撾之。計亦驚醒。覺左頰微痛。驗之有指爪痕。

鐸曰。以治牛之法。而施諸有牛性者。宜奇功可立奏也。孰是術以往。哀哉。眾生盡喪於牛刀下矣。

諧鐸卷十二

吳門沈起鳳桐威氏著

南部

吳中樂部。色藝兼優者。若肥張瘦許。豔絕當時。後起之秀。目不見前輩典型。挾其片長。亦足傾動四座。如金德輝之尋夢。孫栢齡之別祠。髻鬢江采蘋。樓東獨步。冷淡處。別饒一種。哀豔。朱曉春之嘆月。馬奇王之題曲。正如孟德曜練裳椎髻。不失大家風範。張聯芳之恩几。曹遠亭之佳期。又似孫荆玉舉止放誕。而反腰貼地。要是天然態度。王阿長之理玉。周二官之劈棺。如徐月華臨青陽門彈箏篌。一時聲情俱裂。戴雲從之偷基。沈天瑞之盜令。未免稍軼範圍。卻似趙飛燕跋扈昭陽。而掌中一舞。頗能窺易耳目。至如張修來思春一齣。雖秋娘老去。猶似十三四女郎。堂上簞錢光景。一片歌場。得此數人提倡。稍可維持。蜀部自西蜀韋三兒來吳。淫聲妖態。闖入歌臺。亂彈部靡然效之。而崑班子弟。亦有倍師而學者。以至漸染骨髓。幾如康崑崙學琵琶。本領既雜。兼帶邪聲。必十年不近樂器。然後可教。因嘆文人信道不篤。背正學而入歧趨。雖復邀譽目前。亦見笑而自黜耳。觀於樂部。能無爽然。

鐸曰。以文為戲。即以戲論文。歌柳郎中。曉風殘月。甯效蘇學士銅琵琶鐵絳板。唱大江東去。

北里

沙河站至平原二十里鋪。土倡流寓者。動以千計。予客鄭州時。曾作北地臘脂譜。序中有白茅蓋屋。曾無燕子之樓。黃土為牀。絕少芙蓉之帳。泥漿半勺。馬長卿清渴之茶。鬼大一屋。宋子京高燒之燭等句。蓋醜詆之。以為狎遊者戒也。偶於商家林。見旅店壁上。有贈妓地栗兒一詩曰。芳名未許近花叢。家住蓮塘東復東。應是前身鄭家婢。至今猶自辱泥中。贈妓黑子。幾一詩曰。幾度縱成照墨池。烏衣巷口弄嬌姿。梨花深處渾難覓。立到黃昏月上時。詩筆婉麗。惜所贈非其人耳。後來都中。述諸金進士梅。金笑曰。何地無才。君勿下眼相覷。記在北留智廟。見里中有高蘭王者。姿貌端秀。能誦崔國輔小詩。吐氣如蘭。居然有劉采春李秀蘭一輩風度。予疑其說。回南時。使道過訪。已為大腹賈以千金購去。其妹繡貞出。留別詩示予曰。簾裏餘光馬上明。玉釵倒插且長征。研羅裙畔秦箏曲。變作關山笛裏聲。因喟然曰。傾國佳人。本生北地。自與粗釵塗粉為伍。幾至湮沒不彰。則幾家餅肆。狗屠釣客中。抱才未遇者。不知凡幾也。書此。非為煙花生色。亦俾求才者。不拘於俗云爾。

鐸曰。竺羅風水。代產佳人。然使先到東家。則浣紗溪上。斷不載西子歸也。因知物以類聚之說。埋沒風塵中。幾多奇士。牛醫馬磨。濁跡名流。愛才如我輩。而轉出大腹賈下哉。亦可愧矣。

貧兒學詔

嘉靖間。家宰嚴公。擅作威福。夜坐內廳。假兒義子。紛來投謁。公命之入。俱膝行而進。進則奔角在地。甘言諛詞。爭妍獻媚。公意自得曰。某侍郎缺。某補之。某給諫缺。某補之。衆又叩首謝起。則左趨右承。千態並作。少間。簾瓦窸窣有聲。羣喧逐之。一人失足墮地。燭之。鷄衣百結。痴立無語。公疑是賊。命執付有司。其人跪而前曰。小人非賊。乃白耳。公曰。汝既為白。何得來此。白曰。小人有隱衷。倘蒙見宥。願稟白一言而死。公許。自陳曰。小人張祿。鄭州人。同為白者。名錢禿子。春間商賈雲集。錢禿所到。人輒卹以錢米。小人雖有所得。終不及錢。問其故。錢曰。我輩為白。有媚骨。有佞舌。汝不中竅要。所得能望我耶。求指授。錢堅不許。因思相公門下。乞憐昏夜者。其媚骨佞舌。當什倍於錢。是以涉遠而來。伏而聽隙。而窺者。已三月矣。今揣摩粗就。不幸蹤蹟敗露。願假鴻恩。及於寬典。公愕然。繼而顧衆笑曰。白亦有道。汝等媚骨佞舌。真若輩之師也。衆唯唯。因宥其罪。命衆引白去。朝夕輪授。不逾年。學成而歸。由是張祿之白。高出錢禿子上云。

鐸曰。張祿師嚴家宰門下。若嚴家宰門下又何師。曰。師嚴宰。前明一部百官公卿表。即乞兒淵源錄也。異哉張祿。乃又衍一支。

才士懲驕

中翰童君引年。予同年友也。一日過書齋。笑曰。英雄欺人。名流結習。而有時適以自悔。詢之曰。昨遊吳山。遇雨投宿村農家。老者出一扇索書。心輕之。率意塗抹。筆牀茶竈。竈字悞書龜字。孔雀兩字。顛倒錯寫。度鄉愚不暗文義。未即改正。詎託同年黃殿撰名歸之。老者執扇視。笑曰。老拙向以酒龍二字。未有確對。今扇頭茶龜兩字。豈非天造地設。入審視久之曰。村愚幼欠讀書。未知雀孔是何物。想即庚倉勞伯之類耶。繼又肅然致敬曰。中翰才名。足冠宇宙。何必假名殿撰。必欲書渠姓氏。稱呼尚煩斟酌。彼實愚老之門下士也。聞其言。顏汗如雨。叩其姓氏里居。始知老者為浙中名進士。僑寓於吳十年矣。予聽之。亦為愕然。記此為才人輕薄者戒。

鐸曰。天下有可輕之人哉。童君輕老者。而老者之輕童君。彌甚。彼惟名進士。故結習沈錮。如是。兩可為戒也。

卜將軍廟靈籤

玉峯卜將軍廟。香火最盛。予九歲。應童子試。年十四。尚不能擬一片。奉先君命。禱於座下。得一籤曰。幾番愁怨控無門。諸事乖離總不論。直待中秋見明月。方教還汝舊乾坤。功名下註。

一行云。□木姓名如汲引。一生平步上雲梯。先君曰。味此籤意。今番又不諧矣。時督學為實
 卷劉公。以予首藝中用離騷辭句。取而復棄。先君曰。此諸事乖離之驗也。汝欲入泮。必俟秋
 期開考。後李公因培督學江蘇。試期三月中旬。先君憂之。繼場中命題。乃觀於海者難為水。
 至流水之為物也。中通有明月兩字。遂蒙識拔。而入學名次。又與先君相合。所謂見明月而還
 汝舊乾坤者。其在斯乎。戊子鄉闈。典試為王公際華。國公柱。予文定作經魁。因吏治策中語
 涉激烈。王公恐碍磨勘。國公力爭。抑置三十一名中式。先君曰。□木姓名之說。今盡驗矣。蓋
 李公木姓。□名。國公□姓。木名也。嗣後應禮部試。屢薦不售。主試者。絕無□木姓名。而薦卷
 房師。如柯公瑾。觀公保。李公中簡。皆確然可證者。今予年逾四十。不復扶策金門。縱主試者
 若合符節。予亦無登龍之望。此非文章負我。實我之有負卜將軍也。息壤難忘。壯心易廢。庸
 才末路。如此而已。悲哉。

鐸曰。予在婺源時。奉文赴江甯書局。路過胡公廟。掣得一籤。末有一番好事落揚州之句。予
 謂所問非所對。大笑置之。甫至金陵。而鹽臺全公聘書至。制軍委赴揚州。譜供奉新樂府。始
 信神明無戲言也。顧蓉鏡無徵。綠衣斷識。想狂生命蹇。不屑姑妄言之耳。

况太守祠廡夢

諧

鐸

卷十二

三

吳江監生某。將赴北闕。偕友人數輩。祈夢於況太守祠。竟夜轉側。不能成寐。明日衆友各述其夢。或休或咎。互相揣度。某故作大言曰。予昨夜夢到此堂。況太守離席揖予上坐。且打恭屈膝。奉予若上司狀。予遜謝不敢。太守曰。大人他日仕至督撫。位當出我上。勿得固謙。命從人易冠帶。座上印箱令箭。森然排列。予意頗不安。離坐階下。太守三揖而送出門。錯步豁然驚醒。不知是何吉兆。衆舉手稱賀曰。君後日富貴無量。今科高擢特發軔耳。某曰。予他日果符所夢。君等顛蹶風塵。富一一提挈之。衆拱手稱謝。亡何。入都應試。頭場被帖。喪氣欲歸。而囊中資斧已罄。京都為人才淵藪。監生又不能謀館。餬口無資。去留兩拙。幸幼時好唱時曲。不得已投翠慶部作生脚。一日演戲。至十五貫見都一齣。某冠帶上坐。印箭排列座隅。而外扮況太守入見。打恭屈膝。一如前日詭託之夢境。不覺撫案大哭。座上客疑其發狂。各詢其故。具以實告。始知某亦江南舊族。赴試而不第者。予叔朗峯太史。卹以車馬之費。遣之回蘇。鐸曰。周人占夢之書。燬於秦火。嗣後郭喬卿周宣輩。各憑臆見為斷。河乾之夢著於宋史。墮牀之夢載在唐書。田內亡木。蔡司徒夢凶反吉。座中照鏡。崔令公夢吉逢凶。他如曹翰夢蟹。張瞻夢白。李迪夢鵲。郭俊夢履。散見諸家雜說者。無不各有奇徵。然天下古今做夢者。不知凡幾。何獨傳此數人之夢。可知其餘皆不驗耳。而此生詭託之夢。反毫釐不爽。若是易曰。吉

凶悔吝生乎動。殆心為先兆。非夢能入幻歟。

怕婆縣令

縣令某。性猥鄙。蒞任十二年。絕無政績。惟逢迎上臺為得計。有同鄉某公。作巡撫某投謁。某見時。同僚具在。某即於儀門唱名。膝行至堂上。叩頭以千百計。額上磊塊墳起若巨卵。叩畢袖中出金珠。潛置座下。又匍伏不起。公有怒色。某仰首啟白曰。太人是卑職老子。卑職是大兒子。不到處訓誨可也。公愈怒曰。汝欺我太甚。以金珠擲地下。叱之去。同僚代為解免。公曰。汝等不知。彼非趨奉。直姍笑我耳。眾殊不解。公曰。我與彼為同鄉。素悉其懼內之癖。每蚤起。即具冠服於寢門外。叩首問安。盥沐既畢。膝行趨伏於匱次。據地叩頭。以百數。聲如響。振隨出金珠等物。獻作簪珥。稍有不懌。雙手捧恭杖以進。口呼求夫人訓誨。叱之始戰栗而出。適見景象。宛乎相似。是直以細君戲我矣。豈不令人髮指。眾皆色變。公笑曰。汝等想亦有是癖耶。自今以後。盡肅夫綱。無速官謗。逢迎之術。適足以取辱耳。眾唯唯而退。

鐸曰。惟簿章程。乃借公堂為操演。無怪求榮反辱也。昔桓範向妻。作三公跪。而不為呂公展膝。人謂其有傲骨。吾謂其有恥心。

搗鬼夫人

蘭溪蕭生年十七。娶妻邢氏。美而才。日坐閨中。畫眉約髮。遂廢讀。一日見鏡旁。小紗厨一具。中有垂髫女郎。明眸秀鬢。婉麗無偶。生問所自來。邢笑曰。是僕以十斛珠。為君聘得者。生亦戲曰。蒙卿雅意。當遣向案頭捧硯。何便禁錮香奩。曰。看卿安黃帖翠耶。邢笑命侍兒移入書室。一夕督令夜讀。生勉入書帷。挑燈執卷。即以紗厨女郎置案頭。曰。夜漏苦長。勞卿伴讀。倘阿嬌下降。當私以金屋貯之。轉瞬間。女郎自屏後出。笑曰。書生太嬌情。甫執卷。便作風流想矣。生迎視之。與紗厨中女郎無二。因笑曰。崔微果辱降耶。急前狎抱。女郎面發頰。掌拒之。曰。君勿驟作此態。妾秘府侍書。君前身亦修文郎。上帝恐君溺情閨閣。拋擲功名。故令妾乘夜而來。督君清課。生曰。功名我所自有。但得一親香澤。即當努力青雲。以酬盛德。女郎曰。急色兒。將使溫柔鄉。記賒帳耶。妾與君約。自今伊始。但得一步進。即圖一宵樂。否則煩言。總無益也。生猶欲強合。忽窗下有嗽聲。女郎從屏後遁去。生自此下帷苦讀。是年入邑庠。夜果見女郎來。笑曰。攀花妙手。今小試矣。生喜遂與歡狎。并問後期。女郎曰。俟秋風報捷。再當與君親裁綠紅衣也。有志者勉為之。生益發憤。是秋竟領鄉薦。女郎復來歡聚。曰。自與君春風一度。癸水不復來。倘旦晚臨蓐。安得復歸仙籍。君如杏林得意。妾當日夜侍巾櫛矣。生大喜。愈益研讀。明年復捷南宮。殿試後。官中翰。給假南歸。甫入門。邢氏迎於堂上。花紅繡葆。懷中綢一

嬰孩生問為誰。邢笑曰。是即修文郎賢令嗣也。復喚一女郎出曰。君識得秘府侍書否。生愕然問故。邢笑而不言。女郎以實告。蓋邢氏恐生廢學。千金購一麗孌。設詭計以勉之。其風流詞令。皆閨中口授也。生感邢玉成之德。仍移紗厨女郎。置鏡旁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鐸曰。草種宜男。花攀及第。非閨中連環妙計。恐終作彈琴看影人耳。何物癡兒。有此奇福。

呂仙寶筏

山陽曹某。有文名。而性氣殊傲。赴試金陵。僑寓呂祖祠。早起讀書。先以辦香燕呂祖前。告曰。弟子濁骨。瀕居仙廬。旦晚誦聲聒耳。幸勿罪。一夕倦伏几上。見一道者至曰。秀才太攻苦。利市襴衫。今番拋卻矣。曹肅之坐。道者議論風生。五經史漢。傾如瓶注。曹異之道者曰。野人操舉業時。亦曾下帷讀。忝顏成進士。今棄卻。追憶夜分執卷。風冷裂袍。燈昏觸柱。忽忽如昨夢。曹稔其先達。出窗課就正之道者甫開兩行。即捨去。曹曰。僕文污尊目耶。笑應曰。正惟不能汚目。是以不欲觀耳。君文氣息逼似兩京。次者亦韓潮蘇海。若以此獵取功名。譬猶執商輿夏鼎。鬻諸五都之肆。非弗寶貴。而無知識者希也。因袖中出一冊曰。此科名寶筏。敬誦諸曹。急取以觀。皆平昔所唾棄。而不為者。因憤然曰。吾儕作文不壽世。亦當名世。以此芥拾科第。甯蹈東海死耳。僕何能從命。道者曰。嘻。子有傲骨。不拔則不可救。急掣劍。砍其腦。有一骨。拔

之而去。曹痛甚。豁焉而醒。見案上遺一冊。姑置之。明日起。閱舊稿。都不快意。揀案上冊誦之。大喜。朝夕揣摩。欣欣得計。繼而入閨。所作文。皆規撫其製。榜發掄高魁。一夕夢道者復來。以骨納腦後而去。及醒。視其鄉墨。面發禿。背流汗如雨下。仍取古文研究之。後竟以孝廉終。鐸曰。劉黃下第。豎子成名。幾許康了秀才。動以此訾議當局。必使躬自蹈之。以闢其口。而奪之氣。傲骨一拔。勝於拔舌矣。

大士慈航

祁昌謝茂才之姊。少寡。矢栢舟節。斷葷茹素。日禮大士像。有漁婦入門。坐談半晌。恩恩遺魚籃而去。戊申五月七日。蛟水驟發。萬家傾覆。女自度無生理。忽見魚籃大數十圍。疾登之。隨波飄泊。奄至一處。紫竹環林。香花繚徑。女極力登岸。迴顧魚籃頓小如故。因攜籃而入。見大士纓絡垂珠。趺登蓮座。曰。汝來乎。吾以汝青年苦志。恐罹大劫。故以慈航度汝。女伏地謝。旋命龍女。以楊枝水濯其體。取座下紅花翠葉。翦衣裙以賜。導至一殿。左右分兩院。東曰節孝。西曰賢才。女先入賢才院。見有椎髻者曰孟光。擁書者曰班昭。攜棹者曰冀缺。婦短布囊提甕者曰鮑宣妻桓氏。有一婦吟詩不輟。見女來。闔卷笑迎。敘談家世。則道韞也。繼入節孝院。持節者曰貞姜。割鼻者曰梁節婦。抗歌者曰陶嬰。毀面者曰懷清。巴氏有髻而未髻者。縋紫。

曹娥輩也。女嗟歎間。龍女曰。菩薩現女人身說法。首重節孝。次及賢才。日以慈悲寶筏渡人。苦海。汝得來此。節孝院又增一席矣。重引至蓮座。大士署名寶帙。令掌魚籃。次龍女位下。時蛟水漸退。謝生求姊屍不獲。招魂入棺。葬甘露菴北阡。一夕見姊。雲霞霞珮。攜魚籃而來。曰。我家大士救拔已登寶錄。因汝垂念。故一來家問姊有所屬否。曰。我無他屬。士子守身一如婦人守節。立志不堅。稍一蹉跌。墮入墨池。西江水不能滌也。慎之慎之。言畢。飄然而逝。鐸曰。修士讀聖賢書。求身主璧。卒至勞筋骨。餓肌膚。蠅伏牖下而死。以視茹荼餐藥者。其苦有以異哉。安得菩薩。示西來相。以度之。

姊氏夙耽淨業。生不逢辰。當年少而遽失所天。奉姑命而暫遁入地。富鯨魚跋浪之會。遂精衛填海之心。埋骨無期。積怨成恨。生天有路。破涕為歡。現一朝不壞之身。從此皈依佛座。垂千古闡幽之筆。何時報德師門。敬誦瑤編。永鐫心版。受業謝必鳴謹誌。

金垣真像

揚州陳庶菴。素滑稽。予客饒政全公幕。陳日來談謔。一日謂予曰。吾郡有邦清大王。財神也。元旦解天餉。赴靈霄殿。路逢窮神要之。欲貸銀三萬。大王曰。天餉有正額。何得貸汝窮神。固索不得已。出懷中小金錠。予之窮神怒。赴懇於文明教主。即後西遊所稱麒麟精是也。時教

主坐文壇。演筆陣。聞窮神語。大怒。帥文壇健將。排筆陣以圍之。大王拔劍鬪。然筆鋒所到輒披靡。大王懼。赴奎垣求援於文昌福曜。帝君出見曰。與君素昧平生。何得來此。大王告以故。帝君曰。君等恃財傲物。自應罹此禍。然以筆尖橫行天下。亦非吾教之福。命朱衣人召魁星。魁星至。面白皙。文弱如處子。帝君備述其事。命收之。魁星曰。面目不足以驚衆。奈何。帝君沈思良久。朱衣進曰。乞帝君賜以假臉。面皮一變。則諸事可為矣。帝君笑諾之。又授以金斗。令同大王去。至則文明教主。方揮筆如椽。自謂千人軍可以橫掃。魁星擲以金斗。毫弱頓不能支。棄筆而遁。魁星收其筆。並搜得窮神所貸金錠。別大王。奏凱而歸。帝君即以筆與錠賜之。令其世掌金斗。故至今傳魁星像。藍面獬豸。右手持筆。左手持錠。而旁豎一金斗云。

鐸曰。此弄筆狂生。腦後鍼也。視為談天笑轍。則過矣。

天府賢書

張靈字湘人。年十八。歸予。甫結褵。以金釵作贄。奉予為閨塾師。請閨約度北曲一套。黥令施家泉。載入詞壇叢話。初學詩。古體不甚作。七言。辨香浣花。五言。通似王孟。予胥江晚發。贈詩曰。吹笛向江樓。春風起暮愁。何人折楊柳。江水自孤舟。薄俗無青眼。高堂有白頭。臨行重悵望。空作稻粱謀。舊稿散失。不甚記憶。猶記其五言詩中。有花落已如此。春風猶未歸。貞娘墓。

七言詩中。有三尺鴛鴦空有家。千秋雲雨本無臺。之句。蓋陸卿子之流也。予詩文之暇。好作傳奇。嬉笑怒罵。殊傷忠厚。嘗勸止焉。一日晝眠。推枕而起曰。怪哉夢也。予詢之曰。適至一處。彷彿世所傳森羅殿者。旁一暗室。榜曰。泥犁獄。見荷枷帶鎖者。分踣兩廊下。雖鳩形鵠面。而盡帶秀色。左曰。文字案鬼犯四名。感甄賦曹植。好色賦宋玉。美人賦司馬相如。曹真記元禪。右曰。詞曲案鬼犯四名。玉鑪香溫度筠。江南柳。歐陽修。營輪袍張伯起。牡丹亭。湯顯祖。亡何兩廊聚語。已而嘆曰。我輩生前。幸不驚鉗。持三寸管。左塗右抹。不意獲罪至此。一人曰。自古慧業文人。必生天上。如李昌谷。白賊。王樓。蘇子瞻。校書玉局。獨我輩流墮地獄。何幸不幸。若是懸珠也。言未竟。一醜形王者。憑案決事。才數語。即瞋喝。命押赴犁舌獄。忽一袍笏人。齎詔至。從人盡捧冠服。醜形王者。離座俯伏。宣詔畢。曰。吾三閭大夫屈原也。美人香草。皆忠臣孝子之寓言。宋廣平心如鐵石。曹賦梅花。韓潮州諫迎佛骨。風力錚然。而銀燭未銷。金釵欲醉。兩言詞壇膺笑。即范文正先憂後樂。而碧雲天一闕。亦有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之句。何得拘文章義。羅織風雅。今奉玉帝勅召。彼盡為香案掌書。命從人脫枷鎖。易以冠服。鼓樂引去。是時竚立廊下。始而懼。繼而喜。不覺豁然驚寤。予笑曰。卿勿言。予半生福澤。被輕薄業。折盡矣。前所見是汝之誦諫。後所見是汝之解嘲也。湘人乃大笑。

鐸曰。泥犁獄中。果有此輩人物。則風波亭畔。插標高賣者。皆梨花妙舌也。自難自解。忽諸忽。
莊秀鐵面綺語呵人。鳩羅什辨才教世。盡於此矣。

清邊大綬撰



虎口餘生記

虎口餘生記提要

清長白邊大倭撰大綬以伐瀾墓故被執期月備
嘗慘毒卒免於難不可謂非天幸記中自稱再來
人蓋紀實也程正揆云聞不生天下不亂闖不死
天下不平長白不令米脂闖脈不絕鬼神不助長
白國仇不復斯言當已長白脫難之前似聞先人
聲冥冥中呵護容或有之然味其為社稷死有餘
榮之言蚤置死生於度外忠肝義膽昭然若揭令
人欽遲無已

序

凡人生窮通得失莫不有一定之數之理而況生死之際乎達者灼見其然故見利而不動見害而不怵忠孝節義之事往往置生死於度外而卒能出險就夷常有出於意想所不及亦若有天默相之者秦之暴也若蜂蠱之毒子房為韓報仇擊始皇博浪沙中大索天下十日不得是豈子房有奇謀異計能匿跡天下之外哉天鑒其為韓之忠即在始皇副車之側而不覺也明垂三百年不用兵革闖賊一亡命乘間竊發據關隴上游之勢不踰年而中州陸沈乘輿淪陷幾一天下此與暴秦何異誰敢掠其髻而扼其吻予以典閹入晉長白邊年翁出餘生錄見示其宰米脂也掘賊祖墓付之灰燼一片報國之誠真有發於至性而不暇計及利害者使王氣盡洩闕即投資豈不千古快事奈何天未厭亂猶然橫行長驅迨至踉蹌西走一敗不支洩氣之說驗矣獨束身坐待入彼牢籠與子房之索而不得勢更迫禍彌深雖然賊自為難以來屠戮不知億萬計而必不能以忠孝自許者舒其夙憤天也然則始皇望金陵有王氣發人夫鑿斷其脈未為無見而卒以亡豈非行暴者不能久存而忠孝者冥冥必佑理固然哉甲午初冬年家弟黃自起書於晉陽公署

癸未余在京師縉紳先生爭談有米脂令者掘開賊祖父之墓聚其骨而灰之特心奇其事不知為何許人也甲午有晉閩之役見太原守邊長白先生所刻餘生錄蓋即令米脂者也其說曰賊祖海父守忠葬於本縣之三峯砦山勢環抱林木鬱鬱若佳城者訊之故老云穴中舊有黑碗一枚塚窮碗見骨黑如墨額生白毛六七寸許又下一塚生榆一株粗如臂籠蔭不可犯衆斧之榆斷墓開骨節綠如銅青亦生黃毛數寸又有白蛇長一尺二寸頭角嶄然盤旋若不勝狀其蛇與碗俱存噫先生之智奇之功大矣夫賊以亡命罪至通天廢我疆土逼我君后謁四方之師武臣力不能一矢相遺海水羣飛白日晝晦從風流毒有不忍言先生獨能出奇計殲產逆之鬼制死賊之命壬癸天下唯長白一人而已甲申五月初一日於滄州予舉義發喪獲偽印十八顆斬賊臣頭放祭先君后之靈誓不與賊俱生終以未食闔肉為憾向使即不生於楚而生於米脂不為官而為米脂之民荷鋤瞻君馬首鞭海之屍而飲守忠之頭不猶愈於為人臣而罔知報讐雪恥者乎向使長白重身家計利害或知而不為為之未必有濟將若之何雖然皆天也非人也聞不生天下不亂闔不死天下不平長白不令米脂閭閻不絕鬼神不助長白國仇不復然則洵先明十四帝之

憤開我

朝億萬年之運者亦唯長白一人而已天下之知長白功者或寡矣於是序其事以告為曲突徙薪之謀者青溪弟程正揆拜識

嘗閱史至文文山起兵勤王為敵所獲不覺怵然曰危乎哉危乎哉厥後海外逃歸流離困苦艱辛萬狀迄今讀其惶恐零丁恨極千古等語猶令人潸然淚下也萬死一生莫不以為亘古以來未之前聞及閱我父母餘生篇其險危更倍之何異世而同符也讀至出關欲票揺手處呼吸存亡人人為我父母危然以為不必危也更無庸危也何也甯邑素稱疲瘠自壬申變屠戮幾盡後更加之以奇災異荒重之以兵火焚劫逃者逃死者死白骨枕藉村落皆墟其餘未逃未死者骨髓已枯皮骨僅存氣息奄然難保旦夕是不啻入虎口且已幾嚙之矣我父母下車剔弊振蠹興衰疏滯以可手之經綸沛心上之雨露凡所以休養百姓者無所不至故幾月來殘喘之餘漸有起色是甯民今日得以稍甦旦夕者皆我父母一人之生有以生之也天留一人之生以生一邑且將以生一邑者生天下當日雖入虎口又何必為之危也況我父母非百里才胸藏數萬甲兵行見削平禍亂勘定底績盡一世而莫安之盡蒼

生而霖雨之然更於文文山外取堂阜脫因事上獻之以為我父母頌

順治乙酉歲三月上旬治生路坦然謹頓首拜撰

附塘報稿

陝西延安府米脂縣為塘報事。職自正月初二日奉制臺密札。隨喚貢士艾詔面諭。機宜。尋訪李成去訖。至初八日。艾詔回縣。云自榆林尋得李成來見。職隨喚進後堂。詢問。稱言伊係閩賊里人。曾為賊祖葬墳。因識其墓所。賊祖李海。父守忠。係本縣雙泉都二甲人。閩賊名李自成。幼曾為僧。俗名黃來僧。為姬氏牧羊奴。自崇禎三年。西川賊不沾泥作亂。流入賊營。不知下落。至崇禎九年。賊領人馬千餘來縣城外。自通姓名。回家祭祖。號稱閩將。人始知其姓氏。今年月已深。不記其祖葬處。當日葬時。開土是三空穴。內有黑碗一個。因填其二穴。用一穴安葬。仍以黑碗點燈。置墓內。今但伐有黑碗者。即賊祖也。職隨喚練總黑光正。堡長官王道正。率領箭手三十名。鄉夫六十名。即刻起身入山。一晝夜行二百里。始到其地。名三峯子住宿。是為初九日夜。下大雪。深二尺餘。山路陡滑。馬不能進。職下馬步行五六里。至其山。鳥道崎嶇。久絕人踪。旋問道攀緣而上。又一里許。見密舍十餘處。墻垣尚存。即閩賊庄村。再過一山。則其墓也。四面山勢環抱。氣概雄奇。林木叢雜。不下千餘。大小墓二十三座。伐五六塚。其骨皆血色。油潤。不似遠年枯朽。皆無黑碗踪跡。天晚難以下山。遂坐賊舊

室中向火至天明再掘數罅而黑碗見即李海也其骨黑如墨頭額生白毛六七寸許其左側稍下一塚是李守忠墓頂上長榆樹一株其粗如臂根枝四圍籠罩用斧砍斷其墓始開中間盤白蛇一條長一尺二寸頭角嶄然揚起三寸高向日張口復盤臥隨取裝入黑光正順帶中伐其骨骸凡骨節間皆綠如銅青生黃毛五六寸許其餘骨骸有毛者七八塚盡數伐掘聚火燒化大小林木千餘株悉行砍伐斷其山脈賊墓已破王氣已洩賊勢自敗其黑碗白蛇呈驗軍門訖理合塘報崇禎十五年正月十四日塘報

陝西總督軍門汪喬年手札

請來諭足見門下報國熱腸第須體訪的確莫使波及無辜庶天理順而人功亦易成也他日滅賊當以門下之功為首此復

汪制臺再札

來札知閩墓已伐可以制賊死命他日成功定首叙以酬草履

虎口餘生記

清邊大綬著

余自壬午春伐賊薶米人洶洶謂必招禍不測余諭之曰如賊果修怨余一身當之
定不爾累衆皆疑信不一而艾朝棟高映元馮起龍等實為賊之姻黨間賊行牌至
西安有四月十九日起馬入秦之語遂羣謀俟賊到時執余暨艾詔黑光正等獻賊
逆謀叟叟有據余欲申聞撫臺而其巡捕常昌運與高映元內親恐其揆援中阻遂
密稟張按臺不意黨人在勢要門牆蚤為先容竟敢沈閣值新按臺至為余同鄉金
公逆黨陰不自安其謀去余會部咨甄別賢否撫臺列余薦剡檄臺又欲會題陞城
堡廳黨人益惴惴懼值十六年大計伊採訪余官評稱最其恨愈深遂捏造單款極
力傾陷然終以司冊無過未能大害止蒙降處報到之日米人老幼泣嗟痛余之去
而余舉家慰快謂得脫苦海且遠仇讐也撫按皆諭留候題照舊管事余力辭解任
出疆之日不能為行李時長兄順為山西澤州守因赴澤是為歲之七月初旬至十
月六日而聞賊破潼關旋聞陷西安州縣皆望風投獻晉中震驚余十一月自澤歸
里然指道歲賊烽已逼晉而東會真定叛卒殺撫臺迎賊固關失守三路犯神京遠

通震恐父兄親戚咸為余憂。勸遁跡以避。余慨然曰：一身可隱。其如八口何？即妻孥可捐。孀母何賴？萬一蒙難。吾何以見先人於地下也？況同堂手足一公族。眾寧忍全一己之生。貽多人之害乎？吾原為朝廷滅賊計。今日為社稷死。有餘榮矣。何以避為？遂違眾意。三月廿一日。驚傳都城已破。萬乘殉國。余聞之。北向慟哭。再拜成服。杜門謝客。以聽天命。越四月廿八日。聞人言嘖嘖。道賊犯山海。敗潰西走。余聚親契諸生。謝銘石等密謀。欲興義師。邀賊以雪國忿。擬次日朔舉義旗。而次日賊之緩騎到矣。先數騎進城。持令箭詭言覓公館。實以覘余之居處也。余窺知有變。立街頭待之。頃有衙役二人。傳偽令曹懷玉稟執余。余挺身往見。即付賊使白姓吳姓者云：萬歲取你做官。無恐也。余隨之行。入堂弟大住宅。老幼驚避。賊生索飲食。無應者。不勝怒。肆行砍毀。搜掠。執一僕為之供應。偽官又遣人來供奉。竝絆余不使離寸步。內外不通一信。僞午。余長兄來視余。始知母妻家口盡下獄。一門兄弟俱被執。則澤守兄暨堂弟廩生大顯大任大顯。姪銘琯銘琦。從弟諸生大防大中大謨大訓。叔知縣維隆維明。族叔諸生有道武舉有謨。寄倉闔邑父老討保。長兄始得來一面。余聞之。五內如割。相對不交一言。即與兄永訣矣。謝生銘石來探余耳語曰：聞賊已敗。大兵且至。兄

放心行。母為賊屈。我將謀有以脫兄者。余領之初一日。執余西行。衆為備一蹇衛。僕僕散逃。覓一市徒相隨。邑人觀者塞巷。皆為噓唏。余忻然就道。是日至肅寧。二日至安平。三日至無極。此日大雨。賊衆悉披雨衣。余露身淋漓。行三十餘里。次日至真定。入城。喧傳萬歲駕將至。賊黨衣紅者滿街。謂老府兵見余。咸擲榆曰。是伐墓人耶。帶余見偽帥馬。入其二門。一賊衣藍紗者云。是旗鼓。詢伐墳始末。入後堂。稟偽帥訖。傳言且出。遂同吳旗牌至其家宿。至次日初五日。甫出。即有賊來傳馬老爺上南門。發兵候駕至。便起行。吳姓者遂帶余往見。至街頭。則云老爺上西門矣。復至西城上。吳姓者先到。指余曰。出城見賊兵自北而南。塵土蔽天。然皆老幼參差。狼狽伶仃。十賊中夾帶婦女三四輩。全無紀律。余見之不勝忿懣。如此鼠輩。而所向無堅城。致萬乘屈沈。真可痛哭流涕也。恨余被執。不能殺賊見其滅亡耳。立數刻。吳姓復同一任姓者。押余入城。至督府前候。一二時。偽帥不返。倭傳曰。萬歲至矣。不進城。在關帝廟喫中火。即行。二賊又帶余出城。至廟外。此時隨余縣役四人止。存一王姓者。餘暨跟隨人俱亡矣。余自分見閻賊。決無生理。盡以後事囑王役。託其傳語家人。我死於國難。無恨也。須臾。聞掌號。賊衆起身云。偽帥傳諭。帶余西行。是日至獲鹿之上安。次日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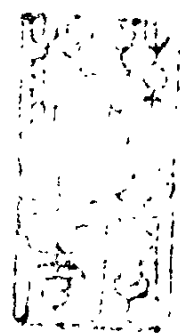
固關。值關賊方殺人。死者委積。云關下百姓以塞井故。又將賊卒之不帶弓箭者盡砍斷左手。血肉淋漓。慘不可言。是時押余者三人。汪姓者夜逃。偕縣役王姓遁去。遺下一馬。余乘之。同吳陳二賊出關。見關賊下馬。陳賊欲稟知。吳賊搖手而過。使是時一言。余粉齏矣。初七日過平定州西。賊中傳言大兵追至核桃園。已抵關下。調後營人馬回防關。二賊復押余回。往平定東關外候示下。至初十日傍晚始傳止調精兵。其貨重先行。此時關賊已先上太原。吳賊同一賊僮押余馬步共八九十夜行一宿。天明至壽陽南關。搜米覓水炊飯。食訖喂馬未飽。余伺而卧。吳賊出少時。其賊僮來催余曰。起。牽馬行至南街路西一小門。呼余入。則吳賊在其內。命余拴馬卸行李。伊入室仰卧酣睡。其僮亦上樓卧。余亦假寐。許久不醒。聞馬卧。余呵之不起。出鞭之。凡再三。賊堅卧弗覺。余遂出門北行。迎一賊衣黃者。問汝尋得水否。余詭曰。南頭無水。余復北尋耳。疾趨至舊店。入門。見三賊方束裝。謂余曰。汝已行何復返。余應曰。來取水具耳。進其後房院。有一角門。外即壽陽城下。河中無水。余跳下循城北行。復上東岸。踰墻入空房內。四顧不可蔽。復踰垣出北走。遇二鄉民持挺蓋搶營者。詢余何來。余詭云。亦搜物者。舍之而南。余北走不百步許。聞後面喊聲。意追者至。停步伺之。

則四五僮父各執鎗棒圍余曰。汝從賊來耶。余應曰。我逃難耳。索財物。余曰。赤身財
於何藏。盡上下衣與之。換破衣二件。僅蔽體。遂東北行。時日方午。慮為賊所跡。潛身
山畔土窰中。比至晚。賊騎來者六七次。皆未獲。見月出甚高。余始敢出穴。不辯東西。
視月所向。攀緣上下。經墟墓澗澤中。燐火螢焰。殊非人境。至曉。逢行路者。問所向。余
曰。逃難回鄉。問為何許人。余謊曰。保定諸生。為賊所掠。其人憐之。指從此東北有方
山寺。可以棲身。余謝之行。凡三十餘里。遂投僧寮。住六日。始東行。僧眾各贈金錢數
十作路費。由山僻小徑。詢路而行。飢則旬食。晚宿山廟。凡經由土寇之輩。數處。余已
作乞弓形。無阻撓者。但聞固關娘子關。俱賊兵把守。不敢過。遇荷簪者三人。識小路。
隨之入流黃口。萬山險絕。猿猴所經。林木翳天。日遇陡絕處。頂踵相磨。上天入淵。凡
數十折。始反陸。渡井陘大河六七道。涉滹沱。念余西過時。自分不返。茲復生還。不勝
感愴。適真定與余同行者二人。分路向新樂。余循舊路而東。至肅寧。折而北。至西柳
村。問路鄉人。詢姓氏。知族弟學在具外父王宅。傳語來見。相對懷其。留余宿。更余白
服。黎明。聞炮聲震天。乃土賊為亂。聞鄉戒嚴。傍午始息。借余一蹇僕。送至王家庄。胡
宅為妹丈太學生永清。其尊人舊河南太守龍江公。暨其長公劍原在門。見余來。驚

喜交集。相持啼噓。入見二妹。不勝慟悼。次日遣人報信至縣。老母與三僕來接。傍晚到縣。途逢猛雨。冒行抵舍。親戚族眾慰勞者塞戶。謁老母。悲慟欲絕。真再生相見。猶疑夢寐也。是為五月廿九日。計被執時。正滿一月。憶余先曾祈關聖籤。有直須重見一陽後。始可求神望佛。持之語。余至真定為五月五日。聞賊至。自分必死。幸賊勢迫促。未見至壽陽而逃。則重見一陽之說也。先一日宿山中。朦朧之際。耳中間先大人聲曰。兒苦中又苦。我傷而又傷。爾弟見佛聖現化。即生矣。隨見有圓光大如初出日。金光燦燦。內有佛菩薩騎獅象而過。皆有鬚髯。不類素常所見像。須臾光散。其清如鏡。正照余身而覺。天明至壽陽。遂獲脫難。順治元年仲秋既望。再來人邊大敘識於長安僧舍。

虎口餘生記終

清陸長春著



香飲樓賓談

香飲樓賓談提要

是書乃清吳興陸長春氏所著香飲樓為
延賓之所佳客賁臨清談竟夕筆以記之
破牢愁抒積懣奇聞佚事絡繹毫端有議
其不離說部窠臼者然千潭一月無徃非
佛性無在非文機先生為駢文好手此特
其餘事耳

香飲樓賓談序

昔人有言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之近日稗官野史汗牛充棟陳陳相因了不為異即使作者下筆無拾人牙慧之心而閉門造車出而合轍者未易更僕數是稗官野史之欲去陳言不難之又難乎香飲樓賓談一書為烏程陸君名長春所撰著墨不多命意亦頗高遠雖所紀各事間有不脫前人科臼之處未免為白璧微瑕然古之君子責人也輕以恕責己也重以周目論者好持人之短長試命其操筆為之勦襲雷同之弊有什伯於是者嗚呼居今之世著書固難持論尤難且獨不觀夫人乎飲食男女大欲存焉死亡貧苦大惡存焉造物非不欲屢易新奇而卒至陳陳相因僅與以改頭換面者無他反乎欲惡之常即不得謂為人也稗官野史亦當作如是觀

光緒丁丑牛女渡河之夕南州縷馨僊史漫書

香飲樓賓談目錄

卷一

羅漢寺

姑姪觀音

太倉女子

仙丐

姚文僖公

李玉桂

郭小瓊

秀姑

金陵道士

神醫

嘲學使詩

南昌獄

周生

竈將軍託生

牆洞解元

髮怪

易屍

西施井

骷鬼

禾農

狐仙

董某

休寧生

斃蛟

螺精

五門

飛紅

玄妙觀匾額

乩示闡題

醫貧

符老常

史酒徒

盜銀

登科兆

吳烈女

畢制使客

王子微

茅蓬真人

乳花娘子

額外生員

峨嵋盜

女丐詩

矮屋長槍

淨慈寺匾額

搶親

溺犯

無常鬼助考費

宜興幕客

火神

徐穩婆

一廟三怪

光祿家婢

肉身土地

錢翁

西湖花神廟

青龍盤柱

卷二

沙三爺

錢愚兄

盜舟對聯

葉小鷺降乩

顧學士黃鶯兒詞

沈和尚

藕香

姚生

逃走唐明皇

假無常

香暈

武進盜案

神州冤獄

雷神摸臉

一旦生員

武聖靈籤

姚秀才

醫虎

董少宰

湘潭狐

三虎

沙七

鐵肚皮

楊姬

朱齧鼻

蔡三

犬報冤

石人

元妙觀狐

汪一元

鼈報

嚴笛舟回生

鬼詐

乩仙射覆

髑髏

恩情廟

女劊子手

牛兒

樓下

潘封翁

胡書城

陝盜

紙貨

顧某

河神

龜移家

徐氏二女

香飲樓賓談卷一

清 烏程陸長春著

羅漢寺

江西贛州府城有出水寺。以寺出泉水故名。殿宇嵯峨。香火特盛。遠方行脚。多挂搭其中。一日薄暮。有丐者十八人至寺假宿。寺僧憎其穢。拒不納。丐曰。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一丐以壁仄書殿楹云。出水不出僧。只留一僧點香燈。蹋歌而去。近城田村有古寺。傾圮已久。壞佛殘僧。荒烟滿徑。是夕。羣丐投宿於此。僧欸待甚殷。支扉為牀。鋪草代薦。瓦燈無油。燭松枝以燭之。僧視羣丐就寢。始去。次早寺門未闢。羣丐已渺。所卧扉俱現羅漢形。若名手繪畫。形貌如生。枕邊各遺書一卷。視之。乃羅漢經也。遠近聞異。咸來瞻禮。捨金帛。就扉上形。塑羅漢像十八尊。像成而扉痕滅。僧更募緣修殿宇。土木並舉。金碧煥然。因即名羅漢寺。經函度置小閣。求觀者無虛日。觀察某公。性好佛。就僧丐經一函。迎歸署中。襲以錦綈。敬謹持誦。越日經已杳。至寺偵之。仍歸故處矣。僧益竇護。至今存焉。出水寺僧惡殿楹題字。洗之跡益顯。嗣後僧衆寥落。非死即遁。一僧僅存。守香火而已。

姑姪觀音

長汀黎槐曾士宏仁恕堂筆記載永新縣春秋賽會各鄉事劉先王為案神兩鄉爭道後先互關於縣詞稱彼家劉備欺我家劉備予閱之大笑當堂作洛陽春詞一闕云笑殺兩家劉備空爭閒氣一身且自不相容還要桃園結義多是小人生事有何關係輕輕十板各歸家還算縣官省事各扑其首事而遣之偶閱楊升庵丹鉛雜錄載兩鄉各祀觀音大士大鄉者語小鄉者曰我大鄉觀音應稱姑汝小鄉觀音應稱姪女真堪絕倒鄉愚好勝無知古今如一轍也

太倉女子

偷兒童七工穿窬術昏夜所至必無虛返一夕行竊太倉某巨室其家屢被盜防守甚密童不知也既穴垣入重重去其戶據預備出路近身入室將發箱櫃忽火光一閃有十七八好女子紅襖錦袴舞雙劍從帳中躍出直刺其背童駭而逃幸門已先啟得無阻女追之劍光如雙白龍旋繞其後將為所及童窘極見道旁有河遂自湛焉素習水性伏久之探頭出視女猶倚劍立河側乃潛行至隔岸出水踉蹌遁明日訪之知女為巨室新娶姪人蓋精於劍術者

仙丐

松江城中來一跛丐。膿瘡滿體。形甚穢惡。市人見其來。輒趨避。好施者或遙擲錢與之。一日至臨河茶肆。飲傭保咸加驅叱。丐曰。人飲我亦飲。囊中自有錢。乃公獨非主顧耶。遂入踞坐。不得已。予茶一甌。丐且飲且歌。剝身上瘡痂。置茶甌中。啖見之者無不嘔惡。座客多引去。傭保爭起逐丐。丐笑曰。如此美味。乃公自享之。與若輩何。與投錢而去。視茶甌餘痂尚存。傭憎其穢。投諸河。俄現五色蓮花十餘朵。光豔奪目。香烈異常。觀者如堵。有頃乃滅。始知丐為神仙中人也。

姚文僖公

吾湖姚文僖公文田。少時嘗從羣兒嬉於敗屋中。一兒後至。見有神甕。鑿黃金甲。貌獰惡可畏。挺身立檐下。以手拒椽。若不使履壓者。兒驚怖疾走而啼。衆聞兒啼。爭出問故。公亦隨之出屋。遂壓金甲。神亦不見。人謂遇難獲免。羣兒中必有貴顯者。後公果以第一人及第。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

李玉桂

河間紀文達公。時某科典禮部試。同考皆少年翰苑。榜既發。新進士謁見公。袖出一

詩分送各簾官。中一聯云。今日門生頭磕地。明朝師母脚朝天。見者莫不掩口。又有小門生李玉桂來謁。公問僑寓何所。對曰。小寓松筠庵。公忽大笑不可遏。李問故曰。無他。適得一對耳。李玉桂小寓松筠庵。潘金蓮大鬧葡萄架。其善謔如此。

郭小瓊

浙江糧艘俱道出松陵。千舳蟬聯。郭許之聲達於遠近。有葉生者。弱冠入郡庠。儀容都雅。當浙艘過境。於河濱觀之。見一船標嘉興白糧幫某號運丁郭鳳高。船紅窗洞開。一女子刺繡其中。桃鬟星靨。嬌豔動人。生方注視。女回頭見之。鉤犀微榮。相與目成。而舟已挂蒲去矣。生形神若失。意不能捨。買小舟尾之。女見生。知其為己來者。時於窗中露半面。眉語遙傳。眷戀備至。至吳門。生假資斧於其友。為長行計。隨郭舟而進。或左或右。相去甚近。見女常翻弄書籍。揣其識字。乃書片紙。揉作團。夾間投之。大畧述傾慕之意。且言銀河咫尺。可望而不可親。藍橋女若俯念裴航。幸勿吝瓊漿之賜也。女答書云。君意拳拳。妾所深感。艙中止老父一垂髫婢。若有隙可乘。當邀相見。毋遽歸。未署郭氏小瓊。生得之大喜。舟泊蘇州。水手皆登岸。女私語生曰。今夜父赴席某所。俟篙工俱寢。可圖良會。生益喜。靜以待之。二鼓後。人聲寂然。女開窗招生。攀

援而入。生喜近麗人。神魂俱蕩。即求緩約束。女詳詢家世。且要以盟誓。語絮絮不能休。方欲解帶。而女父已返。生惶遽。從窗中躍入。已舟。幾墮水。幸舟子皆熟睡。事得不敗。明日見女。則雙蛾緊鎖。秋波微注。與生隔舟凝睇。遙相寄恨而已。至京口。生舟小不能渡江。而糧艘合幫並發。檣帆似薺。轉瞬間。郭舟已渺。生見波濤險惡。且前去尚有黃河之阻。乃廢然而歸。初生之隨女舟而行也。其家到處尋訪。迄無影響。生母晨夕涕泣。疑其已死。至是見生歸。甚慰。詢所自來。詭云。遇友人拉往蘇臺。小住旬餘。日母亦信之。生念女慕切。寢食俱廢。母為議婚。輒以他事梗之。冀漕艘還南。浣人達女父。聘女為室。至冬。空運盡回。日往河干偵伺。浙幫銜尾而過。一一心數。而女舟杳不可得。詢之幫中。云其船於黃河遭風。父女僅以身免。郭以責償米石繫獄。女已售官室矣。生悲慟幾絕。抑鬱遂病。累月始瘥。回念彼美多情。實此生奇遇。今飛花飄泊。再見無由。每吟唐人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之句。輒歎歔泣下。明年。生鄉闈報捷。人都赴禮部試。謁座主侍郎某公。詢家事甚悉。且問有室否。生言曾與木中郭氏有約。後其家隨糧艘北上。音問阻絕。尚未妻禽。侍郎曰。吾往年買一姬。入門哭泣。自陳為吳江葉秀才妻。因其有夫。麾使去。而女已無家可歸。憐而蓄之。今見足下。

疑其相似。生請一見紫雲。女出視之。果小瓊也。相持而泣。侍郎怪之。復詢得前事。笑曰。名士悅傾城。固宜爾。此宿世緣。吾為君了之。館生於家。擇日為之合卺。女復求侍郎。實緣釋其父。是科生下第。遂偕女南旋。女自黃河破舟後。懼涉風濤。生亦淡於榮利。值春闈。輒推病不赴。愛玩賢妻。有高柔之志焉。

秀姑

瑞安有數士人。為扶鸞之戲。乩書一詩云。晴雲都散一天空。為結來緣到浙東。踏遍橋西雙柳渡。繡裙低映石榴紅。少頃。又書云。青樓舊夢。紅粉新愁。念余情之信芳。悔前生之多誤。郎心莫定。竟如柳絮之隨風。我命不辰。徒託落花於流水。貴人繫馬。公子停車。歲月空過。不覺門前冷落。容華易謝。方知鏡裏虛無。是以鶴骨支離。鴛衾顛倒。香魂一縷。遽返瑤臺。頑石三生。忽沉苦海。陰風凜凜。吹殘白紙之衣。冷月淒淒。照徹黃泉之路。罔兩為侶。狐兔成儔。祝上帝之好生。得超陽界。冀諸君之大德。為啟生途。我願得償。君思不負。心香一瓣。禱祝俟之。復又書云。妾秀姑。瑞安人。夫王士建。流寓烏程。誤入樂籍。歿後停柩於湖城東門外。觀音庵大殿後。君等到彼。為我掩埋。功德無量也。諸人咸相歎異。因共醵金。遣人至湖。經理其柩。東門外並無觀音庵。訪之。

10
故老亦無有知秀姑其人者。豈才鬼託名以弄人耶。

金陵道士

金陵市中有道士。衣履垢敝。肩負一兒。貌甚醜。道士時以舌舐其面。涎唾淋漓。至一藥肆索錢。坐兒櫃上。遺其矢。肆中人爭相詬詈。道士曰。請無怒。仍令噉之。何如。乃按兒項。令噉矢。嗚咽有聲。噉盡。負兒去。視之。所負者乃一葫蘆。疑為仙。追之已渺。櫃遺乾矢少許。奇香酷烈。知是丹藥。以此微投藥中飲之。病立起。求者踵相接。矢盡。刮櫃木屑與之。亦殊驗。獲錢無算。至洞其櫃乃已。

神醫

吳門薛生白徵君。雪神於醫。治疾屢著奇效。嘗遇數人昇新棺出城。棺縫中血水淋漓。其色甚鮮。薛曰。止。若等昇活人奚往耶。昇者曰。此某家產婦。死已越宿。奚言活也。薛固爭其不死。閤動一市。適縣令至。詢得其故。令素重薛名。曰。君能起死人而肉白骨。誠善。萬一不能活。開棺之罪。將誰承之。薛因索紙筆。書自甘承罪狀。遣告喪家。其夫亦至。乃發棺視之。薛曰。此兒抱母心。故暈絕。一鍼可活。以長鍼刺其心窩。婦大呼一聲。兒已下。而婦亦漸蘇。視兒手則鍼眼存焉。令連稱神醫而去。越日。夫具禮踵門。

謝薛笑而却之。

嘲學使詩

刑部侍郎某公視學兩浙。搜檢極嚴。新進儒童。字畫稍有舛錯。必痛加扑責。士林恨之。有無名子作詩云。天教吾輩受飛災。司寇今年視學來。歲考諸生佯告病。鄉場多士怕遺才。老童懷挾都搜盡。新進手心俱打開。縱使明刑堪弼教。須知桃李要栽培。

南昌獄

江西南昌縣某商。夜送客於門。見一人持紅氈包。立於庭側。因與客語。未暇致詰。客去。其人已杳。疑為偷兒。炳燭大索。徧內外不得。忽於廳角見紅氈包。啟之。則一人頭血淋淋似新割者。商大駭。鳴於官。官命懸頭於竿。招人識認。數日均莫識。亦無以殺人控者。市人聞貢院中羣鴉啁啁。若爭物狀。知必有異。白於官。啟鑰入視。見人腸盤繞堂柱。肝肺挂庭樹間。乃并其首瘞焉。而置商於獄。貢院終歲局閉。不知何從而入。肢體又在何處。商繫獄累年。事終不白。乃以重賄索緣得釋。而家已耗矣。

周生

吳江徐某邑諸生。通乍浦盜。常潛蹤往來。雖家人莫覺也。有周生者。與之友善。周故

寒士。託謀館地。徐力任之。歲暮。周往探問。徐曰。有一處欲延師。脩資頗豐。惟途路稍遠。恐君憚於行耳。問何所。云去乍浦數里。周曰。若是亦未為遠也。乃議歲脩二百金。以百金為聘。周大喜。過望。歸語其妻。意殊自得。明春。徐來云。彼處乏人相邀。僕當伴君行。同至乍浦。見一巨舸。艤而待。徐曰。此舟是也。相與登艤。挂帆去。舟中窗櫺盡開。但聞風濤洶涌。周有懼色。徐曰。毋怖。畧渡海角。即至矣。周曰。與君相識已久。不聞有海外交。徐笑曰。僕相知滿天下。子并底蛙。所見者止方寸地耳。少頃。落帆。云已至。推篷出視。則羣峰秀峙。人跡杳然。屈曲行數里。見雕甍插天。飛檐突兀。獸鏤鼎閤。儼然巨家也。閤者見徐與客至。曰。先生來乎。曰。來矣。乃延客入。一少年出拜。年十六七。執弟子禮甚恭。導入書室。圖史滿几。彝鼎雜陳。枕簟屏帷。俱色色精潔。周請見主人。翁辭以疾。次日。徐來告別。曰。安居此。君家有僕經理。無煩內顧憂也。周唯唯。視徒所習經書以外。史漢八大家文。及唐宋人詩集。無帖括。問何不習舉業。曰。家君謂學問不在是。且無志進取。故弗習爾。館中供役止一僮。掌戶鑰。居半載。閉置殊苦。會徒有疾。數日不出。周謂僮曰。來此未嘗一出戶庭。令人悶欲死。今來暇。一覽山景。何如。僮曰。恐主人覺。獲咎匪淺。周固相懇。僮乃啟側扉。指示山徑。且戒曰。稍出即歸。毋遠去。恐

為所覺也。周諾之。信步而行。岡嶺環繞。林菁叢深。愛其幽闐。忘路遠近。至山後。隱隱聞金鼓聲。忽見將臺高矗雲際。中坐一人。若王者狀。旁一人戴寶石頂。花翎黃馬褂。手執令字旗。旗影招搖。海面千艘螳聚。戈盾並舉。其相擊刺。細視執旗者。即徐某也。周大驚。蛇行而歸。戒僮勿洩。越數日。託言思鄉甚切。亟欲旋里。徒挽留備至。堅執不允。乃送之歸。徐聞之。來詢其故。曰。離家遠。往返不便。且書室終日鍵閉。如坐牢獄。不可耐。故辭而歸耳。徐默然而已。後數年。周飲於徐室。兩人俱被酒。徐自歎懷才未遇功名。不顯於時。徒鬱鬱以一衿終爾。周笑曰。君雖未見用於世。立功異域。亦可謂伸其志矣。徐聞而色變。遽起入內。須臾復出。勸客。庖人進魚膾。周啜飲而甘之。盡半器。歸至家。腹痛欲裂。知為徐所毒。乃以前事告其妻。呼號而卒。妻至徐家。白夫死狀。將鳴於官。徐賄以千金而寢其事。

龜將軍託生

儀徵阮文達公封翁。慈祥好善。施捨不吝。嘗於市中見大白龜。牙儂將解肉以售。翁憫之。買放諸江。繫銀牌為記。踰年。翁夢衣冠偉丈夫告曰。我龜將軍也。前蒙君惠得免刀碓。今又懸諸市中。乞救我。翁醒坐以待旦。凌晨趨市。則龜已解。視銀牌尚存。嗟

歎而返。一夕。篝燈坐。見大鼃塞門而進。倏忽無覩。而婢媼報夫人生公子矣。翁知是鼃來託生。故名之曰元。即文達也。

牆洞解元

湖城某上舍。赴浙江鄉試。既入闈。文思枯窘。日晡不得一字。時向鄰號某生問題義。某厭之。曰。君是時尚白卷耶。曰。然。奈何。某曰。我已作得三藝。自顧不甚佳。草藁在牆穴中。君可取去。毋溷我。生大喜。徑取錄之。榜發。領首薦。時梅塙洞解元。

髮怪

山西寧武縣武舉陳某。偕二友入都。應兵部試。投宿旅店。客已滿。謂主人曰。日暮不遑他適。得數席地。寄行李足矣。主人凝思良久。曰。有樓廳三楹。頗寬敞。因微有響動。久不館客。君等得無餒乎。陳笑曰。我輩趕趕武夫。妖魅當遠避。何懼焉。遂榻其間。三人炳燭飲酒。縱談武畧。忽樓上有聲。若左右兩人以巨棍對滾狀。陳大聲叱之。響止而復作。乃右手劍。左東燭。欲登樓以覘其異。兩人止之不得。踏梯而上。見樓中積塵盈寸。空洞無物。陳素有膽畧。滅燭倚壁俟之。少頃。於月光中見物一大團。色如漆。滾樓作聲。刺以劍。火星迸裂。滿樓盤旋。其響益厲。陳往來擊刺。見物從樓梯下。大呼逐。

之。至室西隅而沒。兩人者。初聞響。厲以被蒙其首。惛息不敢出聲。陳呼之起。叩主人。聞告以所見。乃集傭保。掘地深二尺許。有亂髮一團。大如斗。焚之。臭不可響。適其怪遂絕。是科陳授會試。授藍翎侍衛。後仕至湖南綏靖總兵。

易屍

近村俞某。父死。伴屍者至二鼓。俱倦假寐。屍忽起。走出門去。距俞家半里許。泊一漁舟。新喪老婦。是夜舟人俱睡。屍亦起。走登岸。將旦。婦屍誤入俞宅。俞屍至漁舟卧焉。漁人既覺。忽見男屍。疑為人所易。移舟隱僻處。解其衣履。縛以巨石。湛之於河。俞家伴屍者。醒見女屍。大驚。急白於某。舉室惶駭。不知所為。某欲鳴於官。其族人曰。父死而子不伴屍。不孝孰甚。且官問女屍所自來。何以對。不如諱其事。殮而殯之。某從其言。其母已先卒。至是合葬。則二女棺焉。後漁人微露其事。某知之。痛恨欲絕。陰求父屍。已不可得矣。俞翁室有贏餘。歿後不得棺斂。葬魚腹中。或其生前所為。有隱惡歟。

西施井

會稽苧蘿村。有西施井。婦女汲水。饋面多美色。後父老謂美色足以傾國。乃不祥物。遂埋其井。雖不為無見。然與焚琴煮鶴。同一殺風景事。聞者惜之。今村中施姓尚多。

生女代有國色。夷光之靈。或未泯耶。

餽鬼

宜興儲同人先生。欣精苦力學。拙於謀生。常館於外。妻以凍餒告。輒無以應。妻恚忿。自經死。後入鄉閭。每見其妻為祟。不令作文。故常曳白。既又屆試期。門下士為修佛事。是科入場。妻不至。遂領鄉薦。逮赴禮部試。諸弟子踵行。故智儲在閨中。見妻復至。怒曰。前番以經懺餽我。使汝成名。今尚為汝餽耶。裂其卷而去。儲自是絕意進取。研經遘文。以名孝廉終。

木農

禾中鄉農某。佃張宦田數畝。歲收所入。僅足餬口。租歷年未償。張詭其貧。亦不之索也。農謀於婦曰。佃田而不償租。賦從何出。張雖不我較。我能無歎然乎。婦曰。奈何。農曰。自今請日食饘粥。縮米而歸於張。母年已老。不欲令忍餓。可於粥中漉飯。蒸而供之。婦曰諾。久之。母偵知全家食粥。已獨嗽飯。自念力衰。不任操作。虛糜菽粟。不如死。顧已死人。必加子婦以不孝名。死而與子婦無與者。莫如天誅。乃佯病卧不起。婦饋於其室。勸餐甚殷。曰。姑置此。俟婦出。傾飯於溺器中。給曰。已食。婦不知也。及暮。雷電

交作。叱咤之聲。盤旋於臥室上。屋瓦皆裂。農夫婦知有異。趨入叩。母堅諱不以告。婦發溺器。見有米糝。亟傾出。淘其飯於河。夫婦跪而食之。忽雷雨晦冥。對面不相見。農繞室大號。以為母罪終莫逭。必震死。須臾開霽。母固無恙。室中累米四十袋。視袋所誌字。則張宦家物也。農走告諸張。請歸其米。張曰。天畀孝子。吾何惜焉。遂以所佃田貽農。約世世毋償租云。

狐仙

甲午秋。余寓蘇城胥門飲馬橋繆宅。其家小有園圃。地不甚廣。拳石孤花。自饒幽趣。有斗室三楹。頗精雅。而窗牖常掩。詢之主人。云有狐仙借居。且言狐喜食雞子火酒。故越日一供。入其室。見几案淨無點塵。爐香縈竄。余欲覘其異。沽酒一器。煮雞子十枚。置其中。闔扉而出。少頃入視。則酒已罄。而雞子完好如故。舉之甚輕。蓋中已空矣。此余所目擊者。

董某

同邑董某。為福建某縣令。貪婪無厭。司閹僕某。表裏為奸。一日下鄉催征。挈僕而行。至半途。僕忽大叫墮馬。視之。左腿已失。呼號欲絕。亟趨民舍。召土人曰。此處有專習

邪術能飛刀斷人頭及人肢體斷頭者死斷肢體可活但懸重賞必立有應者某乃榜示能治僕疾給白銀三百卽有雞皮叟携杖而至自云能治且先索銀某曰倉卒無可取辦予汝券至縣取償可乎叟首肯乃於腰間出小紙裹中一腿細如鳥距置僕傷處覆以衾索杯水啖之口中喃喃作咒少頃啟視腿已無恙且步履如初矣某欲擒治其人土人曰不可解鈴卽繫鈴人彼欲取人首級如囊中物耳某懼而止越日叟至縣索銀如其數予之後林爽文之亂某全家被獲林曰此官性嗜銀可以元寶湯飲之鎔銀汁傾其口中糜爛而斃僕亦如之眷屬皆遇害

休寧生

安徽休寧縣某生優於學而家甚貧年五十餘猶青衿也是年值省試有數友勸其入闈且許飲助某自以年老無進取志俱婉謝之一夕夢有神語之曰今科汝不與試江南無解元矣覺而心動乃徧告諸友謂名心究未盡灰將作一背城戰友極憐憫醵金贈之既至白下錄遺無名意甚頹喪聞步報恩寺遇歙縣汪生本舊相識亦考遺不錄者遂約伴同歸初某館於歙縣令楊公署課其女公子時楊已開藩江甯某全不省記是日適楊女至寺禮佛於輿中見某使僕從詢之曰君非休寧某先生

乎。曰然。女曰。若是則吾師也。請而見之。某自陳遺才失意。將圖歸計。女曰。先生有志。觀光。豈可無興而返。乞書姓氏。浼吾父送學院。當無不聽也。某大喜。向寺僧假紙筆。汪求附己名。遂連書之。女問汪為誰。某曰。是僕至好。并以相求。女笑領之。明日。學院牌示。則兩生俱准入闈矣。場畢。某文殊得意。竊以第一人自命。及榜發。解元則汪某也。始悟己不赴試。汪無由入場。故神語如此。而造物之顛倒弄人。亦甚覺無謂矣。

斃蛟

王文恪公。鑿居洞庭東山。幼時讀書家塾。見書案下一瓢隆起。水出如沸泉。公以足踐之。輒平如故。少頃。移其足。輒又墳起。若有物欲頂而出者。踐之復合。如是者屢矣。師疑其好弄。將加扑責。公白狀。驗之良信。師欲覘其異。令勿踐。俄輒高數寸。水噴薄而出。勢不可遏。師大駭。踐以己足。不能止。亟命公加足其上。極力蹴踏。輒又漸平。久之不復動。命僮僕掘而視之。則下有一蛟已斃矣。後公鄉會聯元榜眼及第。官至武英殿大學士。

螺精

江西宜春縣某家。為子娶婦。花轎在途中。昇夫見道旁有一巨螺。念截其尾。可作海

螺吹縛置轎後。俄覺轎重於前。昇者俱喘息汗下。既至家。索螺已杳。以為仍遺於途。未之怪也。堂上笙簫並舉。將行交拜禮。舉帷扶新人出。則轎中亭亭有二美焉。舉室惶駭。不敢成禮。詢昇夫。諱拾螺事。云途中但覺轎重。不知所自來。視容貌衣履。兩人者無少異。乃奔告女家。邀女父母來辨真贋。既至。兩女爭牽裾訴其事。啼亦啼。笑亦笑。聲音宛然。父母不能辨。叩以家中瑣事。及女生月日。俱一一具答。無不昭合。因令各居一室。潛察其異。數日無所得。翁控於真人府。真人曰。此物與汝子有緣。但歸成禮。一月當自去。無俟驅除爾。翁恐傷其子。堅求不已。真人固言無害。乃歸為其子合卺。以東西二室作洞房。新郎輪宿其間。相得甚歡。既逾月。子戀其雙美。惟恐有所失。而兩女固依然無恙。翁竊訝真人之言不驗。顧無所擾。亦安之。又閱月。子宿於東室。女忽潛然曰。與君緣盡。請從此逝矣。問何所往。曰。姑弗問。我與西室女孰美。子諦視良久。曰。卿似過之。女曰。我與君本有宿緣。自慙形醜。恐不能得君歡。知西室女為君配。潛往覘之。至其家。見此女對鏡理妝。愛其妹麗。學三年始成。今不見絀。吾無恨矣。言訖遂杳。始知居西室者為真女。而真人所謂一月者。乃一月枕席緣也。復問女在轎中。見其若何而入。女云。似有人僂坐其傍。而轎不見窄。時既昏黑。且紅巾障面。故

無所觀。既而昇夫以拾螺事告。始悟此女乃螺精云。

五門

長洲韓慕廬宗伯。未第時。嘗祈籤於靈巖山寺。有功名須到五門知之句。不解所謂。後入鄉闈。第三場。與一友同號舍。宗伯戲將策題五問字。俱書作門。以試其友。友誇其條對之詳明。議論之剴切。讚歎不絕。而題中誤字。曾不加察。宗伯亦遂忘之。綴卷而出。是科領鄉薦。癸丑會狀聯元。歷官至禮部尚書。頗存綸閣之想。會直省解鄉試。卷至部。見各舉子策論。多抄襲陳腐。不知已作何狀。召書吏檢閱。見策題五門字。不覺汗流浹背。回憶籤語。知官階已止於此。不復望宰輔矣。

飛紅

錢塘金壽門先生。農客揚州。諸睦商慕其名。競相延致。一日有某商宴客於平山堂。先生首坐。席間以古人詩句飛紅為觴政。次第至某商。苦思未得。眾客將議罰。商曰。已得之矣。柳絮飛來片片紅。一座譁然笑其杜撰。先生獨曰。此元人詠平山堂詩也。引用綦切。取請其全篇。先生誦之曰。廿四橋邊廿四風。憑欄猶憶舊江東。夕陽返照桃花渡。柳絮飛來片片紅。眾以先生博洽。始各歎服。其實乃先生口占此詩。為某商

解圍耳。商大喜。越日以千金餽之。

玄妙觀匾額

蘇州玄妙觀既成。道士謀書匾額。有丐者自稱回姓。奮筆疾書。倏忽不見。人悟為純陽子。書法飄飄有仙意。惟妙字欠一點。諸書家屢增未當。遂懸之。後有數小兒。於觀前拋土為戲。一兒飛土團。偶着匾上。恰為妙字增點。高下得宜。爰付雙鉤。加槩焉。仙人玄妙。往往不可思議。而必留此點。以待小兒拋土補之。亦神仙之游戲也。

乩示閨題

荻埭純陽宮乩壇。最著靈驗。癸卯鄉閨前有數士人請乩。忽武聖降壇。因羅拜求示。閨題乩書曰。在白雲紅葉之間。衆皆未喻。復求明示。又書曰。吾不讀春秋。乩遂寂然。終不可解。及入閨。題係假我數年二章。題前終於浮雲。後一章葉公問政。葉讀若攝。必加朱圈。而題中易書詩禮皆備。五經所闕。惟春秋耳。衆始恍然。且歎神妙不可測如此。

醫貧

吳門葉天士。桂精醫理。求治者踵相接。一日。乘肩輿出。有鄉人迎道左。乞視疾。葉停輿診之。曰。六脈均調。奚病耶。鄉人曰。公名醫。奇疴險症。無不洞悉。小人所患者。貧病。

也不識公能療之乎。葉笑曰。是疾也。亦頗易治。子於晚間來取方。一服即愈矣。至暮鄉人敲其門。乞醫。曾良藥。葉令拾城中橄欖。核種之。俟苗出來告。當獲厚利。鄉人如其教。未幾。苗芄芄然。走告葉。葉曰。即日有求苗者。高其值。勿賤售也。葉自是藥引皆用橄欖苗。病者爭往購。數日。苗漸稀。求者益衆。值益昂。鄉人獲錢無算。苗盡而藥引亦除矣。既而鄉人具禮來謝。葉曰。病愈乎。鄉人曰。賴公力。已全瘳矣。葉笑而遣之。至今吳人傳爲美談。

符老常

湖城某家。一兒溺於水。有人拯之出。送歸其家。兒父母見其人身體修偉。衣履半沾濕。交口稱謝。時已昏黑。即辭去。問其姓氏。自稱符老常。居歸安縣城隍廟前。次日見室中遺一扇。有膏善罰惡四字。大駭。趨城隍廟視之。則左廊塑無常鬼。所持扇已不見。泥像水痕淋漓。始悟符老常者。即無常也。乃返其扇。焚香楮酌之。

史酒徒

秀水有無賴子史姓。豪於飲。終日酣醉。人以酒徒稱之。道光壬辰。王師征臺匪。滿洲將軍瑚松額馳辦軍務。泊舟至江涇。酒徒自他處醉歸。風吹欽差旗拂其面。酒

徒曰。此何物。還上乃公面耶。手裂碎之。將軍大怒。令梓酒徒至船上。詰之曰。何故碎吾旗。酒徒酒已醒。曰。非敢碎將軍旗。為將軍報佳兆耳。願將軍旗開得勝馬到成功。將軍遂釋之。由是史酒徒之名益著。

盜銀

吾鄉顧姓。捕魚為業。一日曉起。蕩舟出港。見有新棺棄蘆灘上。傾側欲墜。顧憐其近水。拽之起。棺蓋忽脫。視之。則其中盡白銀也。至夜告其妻。共移舟至棺所。盡取其銀。棺中有猪首。亦携歸。熟而獻神。埋其銀於室中。而漁如故。後有羣丐數人。狀貌兇惡。不類丐。頻來村中。邏察久之。始不至。蓋銀實盜賊捕急。故匿於棺。而置猪首其中者。欲日久臭達於外。使人不疑羣丐者。即羣盜也。後數年。顧始稍稍出其銀。營屋宇。置田畝。而家遂小康。

登科兆

歸安王勿庵侍郎。以銜未第前。有雙燕巢於燈籠上。太夫人喜曰。此登科之兆也。春闈揭曉。侍郎捷南宮第二。吳母弟以結舉榜首。報錄人將懸泥金帖於中梁。太夫人止之曰。此處留貼狀元報條。不可占也。及臘唱。侍郎果以第一人及第。

吳烈女

烈女吳賽金。居郡城清塘門。為章氏養媳。夫螟蛉子。與父俱業織工。傭於外。姑與縣役吳五通。常宿其家。姪女色美。屢挑而屢拒之。五謀於其姑。且云不得女。願絕往來。姑以甘言誘之。女終不可。一日夫歸。私以錢遺女。女泣曰。我旦夕且死。錢無所用。此處虎狼窟。君不宜常來。麾使去。是夕五又至。姑給女入房。見五却走。姑掖之止。五於袖中出金釧。欲持女臂強佩之。女擲釧於地。戟手詈五曰。狗彘不食汝餘。吾豈利汝物耶。五與姑俱大恚。縲帶女頸。交斃之。以自經告女家。殮焉。歸安縣王公廉得其事。拘姑鞠之。姑誣女與五好。為己所覺。羞忿自盡。加以刑。堅執不承。捕五已遠。囑獄未具。郡西有山茹廠。與皖省毗連。為盜賊逋逃藪。五將投焉。至安吉。夜宿旅店。見女浴血披髮立其前。罵曰。淫兇賊將安逃耶。手批其頰。五大號。合店驚起。詢其故。託言夢魘。次日五心神恍惚。時見女隨其後。營卒疑而縛之。送諸縣。一訊即吐實。乃與姑俱論死。大吏以烈女事聞於朝。得旌如例。女被害年僅十九。道光丁未六月間事也。

畢制史客

鎮洋畢秋帆制使。沅憐才好士。為風雅主盟。提挈寒賤。不留餘力。署中游客常滿。俱

見優待。一夕公潛至館中。視客所為。有客焚香而祝曰。家貧母老。無以為生。遠投畢公。求薦館席。今來數月。猶未得棲枝。幸垂憐憫。翌日公延客入。曰。薦禰之書。僕非敢吞。諗君家有老母。未可遠離。袖中出五十金。曰。稍備資斧。助君歸裝。又出一書。屬帶致某銀號。且曰。勿作殷洪喬故事。客未饜所求。悒悒而返。銀號中書。棄置篋中。亦不省記。是日偶檢得。念為公所託。親致之。號主人詢其來歷。具言歸自畢公署。兼述謀館未得意。甚頽喪。主人閱書畢。舉手賀曰。制使餽君千金。存僕處作母。歲以子金資薪水。今而後。可無事遠游矣。客始聞而驚。繼而喜。喜極而感。淚泫泫下。不能止。歸家設公長生祿位。朝夕膜拜。終其身不衰。

王子微

儀徵阮文達公。校浙時。喜以學庸命題。按試杭郡。有仁和童生王某。於場中作詩云。學臺慣出學庸題。難倒西泠王子微。今日我拚交白卷。狀元歸去馬如飛。子微其別字也。公見詩。問爾長何題。對以議論文稍可自信。因別命一題。頃刻而成。文不加點。公大喜。使游泮焉。

茅蓬真人

東洞庭山金某。賈於江北。歲晏將歸。阻風江口。舟中苦寒。登岸散步。見一古廟。殿宇皆就地。後有樓。供純陽真人。椽瓦損碎。神像有屋漏痕。金嗟歎良久。因於神前設願。若獲厚利。當新其廟。既歸舟。風勢稍殺。方欲解維。來一道士。求附舟。白晳脩髯。姿表不俗。問何所適。則亦歸於洞庭者。因許之。舟行不數里。石尤又作。金歸思綦切。道士曰。僕曾遇異人。授以神術。助君一帆風。直達鄉里。何如。金大喜。道士令篙師張滿帆。於腰間出小木劍。指其帆曰。疾。風色頓利。帆行如飛。兩日抵洞庭。道士別去。瀕行謂金曰。僕居某庵茅蓬中。得閒幸過我。金曰。諾。歸家後。歲事匆促。未暇過訪。新春稍閒。至某庵跡之。僅一老僧司香火。並無道士其人者。尋至庵後。見山石上有純陽真人像。衣履間漏痕尚存。蓋即江口破廟所見者。始悟道士即真人也。金驚歎不絕。即就其地構茅蓬。供像其中。是年貿遷獲數倍利。既新江口之廟。回至山中。復於茅蓬旁改建純陽宮。丹漆煥然。山中人聞其靈異。瞻禮者相率於道。求禱輒應。至今土人猶稱其地為茅蓬云。

乳花娘子

金壇于文襄公。敏中為協揆時。有翰林汪某。令其妻曹氏。拜公小君為母。及會稽梁

階平相國國治陞戶部尚書曹又拜之為父初見時以朝珠一串為贄紀文達公嘲以詩云昔年相府拜乾娘今日乾爹又姓梁赫奕門庭新戶部淒涼池館舊中堂郎如有意應憐妾妾豈無顏只為郎百八年尼親手掛上襟猶帶粉花香有無名子易其後半首云郎如有貌何須妾妾豈無顏只為郎百八年尼親手掛朝回猶帶乳花香時遂稱曹為乳花娘子

額外生員

南昌彭芸楣尚書元瑞視學兩浙歲試禾郡有童生某年六十餘矣繳卷時長跪自陳自童卅至今歷三十餘試今將就木冀得一衿以為榮公笑領之案發准作額外生員批其卷云年在花甲之外文在理法之外字在紅格之外進在額數之外聞者笑之

峨嵋盜

山東某相國夫人晝坐寢室瞥見一兒自檐際飛墮約八九齡雙丫髻紅錦襖袴屈一足跪夫人前請安夫人愛其嬌穉以手掖之忽攬身一躍瞬息不見而臂間金條脫已不知所在矣夫人愕眙良久遣人告邑令務獲其人令飭捕役徧處跣緝絕無

影響。因浼人至相國第。緩頰夫人曰。條脫細物。得失可弗論。第此等人不亟翦除。則官署印信。皆彼囊中物。所係匪淺。速獲以報。不則將貽書相國。糾劾立至矣。令憂懼莫釋。嚴比諸捕。勒限數次。終不可得。有老捕快某。辭役已久。僉謂非此捕。案終不獲。令邀之來。以緝事為託。捕沉思久之。曰。東省無此劇賊。四川峨嵋山有盜數。其人皆能飛走檐壁。捷若鳥隼。意者盜在彼乎。然不能拘而至。往探踪跡。庶可任爾。令大喜。贈以資斧。捕遂行。輾轉至峨嵋山。徑繚曲。林樹陰森。深入數里。絕少人跡。方遡回間。見一樵人。擔薪而至。視其擔。則鑄鐵鑄成者。異之。因託問途。相與扳談。樵人察其音。非川人。詢所自來。捕以實告。樵人曰。幸遇我。是案某頗聞之。但其人倖不易覲。必先見主。捕者問主者何狀。樵人曰。某為導。見自知之。遂與偕行。披榛陟莽。路極幽險。約十餘里。忽見繚垣高聳。門閤巋然。樵人曰。至矣。某先入白。少頃。有數人出。呼捕入。歷門數重。及聽事。中坐一人。若王者狀。高顧捲鬚。貌甚雄偉。捕長跪。方欲自陳。王者曰。已喻矣。前兒曹道經東省。作此游戲事。爾官甚糊塗。所值幾何。乃煩汝來耶。捕言案不獲。官以考成為憂。王者曰。若爾亦甚易。令取物者隨汝去。返諸其家可耳。捕頓首謝。旋聞王者呼往。山東去。即有一人應聲而出。亦虬髯大漢也。捕疑非是。而不敢詰。

偕其人辭王者出。其人曰：君先行，僕當自至。捕難之。其人曰：僕至東省，兩日足矣。君行迂緩，不耐相從。逆計君當於某日至。僕於城閨側相俟。幸勿疑。捕不得已，尋路出山而返。比至東省，甫入城，見大漢已先在。懟捕曰：何濡滯待君久矣。乃同詣縣。令聞盜已獲，甚喜。排衙坐堂皇。見大漢亦疑其不類，反覆研鞫。大漢曰：毋多問，請告失主。某將還其劍，騰蹕而逝。令大驚。急白相國第。夫人廣集僕衆，仍坐寢室。見前小兒復自簷際下，以條脫擲夫人懷。倏忽問：其人已否。相顧失色。捕出城。大漢迎謂曰：公業已了。請從此別。捕問以君龐偉而忽現嬰兒身，豈幻術耶。大漢曰：我輩幼服縮骨丹，八尺之軀，可縮至懷抱中物。而又習換形法，妍醜老少，皆可變易，非幻術也。拱手而去。若其人者，盜也，而近於仙矣。

女丐詩

嘉慶甲戌，江浙大旱，饑民載道。有女丐至湖州，題詩寺壁云：蕭蕭湖地此經過，苦為年荒受折磨。踏破繡鞋埋雨徑，吹殘雲鬢入風窩。沿門乞食推恩少，仰面求人忍辱多。欲賦歸兮歸不得，夕陽回首淚滂沱。

矮屋長槍

萍鄉劉金門少宰鳳詒視學浙江中丞阮文達公以督捕蔡牽往寧波劉以學政監臨鄉試號軍有過必親扑之場中為其門生徐步鰲代倩文字浙人有一對云監臨打監軍小題大做文宗改文字矮屋長槍事發革職戍邊徐亦論軍

淨慈寺匾額

西湖淨慈寺湖南第一山區額為華亭董宗伯書相傳前明寺僧某修建殿宇既成。勦人題額乃設粉牌於門自擊木魚募書五字文人墨客來游者各為留墨僧視不當意輒抹去適宗伯游湖上遂書之僧留湖南二字抹去第一山詢之則曰第字需立形一字卧形山字坐形稍不穩則立者踞卧者僊坐者倚矣公書雖佳尚蹈此病耳宗伯歸習之半載復游其寺僧擊木魚如故乃補書三字僧大喜加梨懸諸寺門宗伯書法固迥絕恒蹊而僧亦具正法眼藏者

搶親

某甲之子聘某乙女年長欲成婚乙索重聘甲無以應也兩家故同井閭女與夫本相識偶采桑於野遇之女謂夫曰父母欲得厚資君家又貧事終不遂我有姑嫁某村獨居於室請於某日往留宿其家君於昏夜劫我歸即成禮父母知之亦無如何

矣。夫諾之歸告甲。甲甚喜。至日。偵女已往姑家。即率多人駕舟至某村。艤隱僻處。俟人靜後。劫之。女至姑家欲宿。姑與鄰寺僧有私。常來歡會。留恐為所覺。執不允。且冷淡遇之。女無奈而返。抵暮。僧適至。姑方與解衣就寢。聞剝啄聲甚急。起視之。忽多人蠶擁而進。徑入臥室。見衾中似有人跣縮狀。謂必女。裹以衾。令其夫負之去。至舟啟視。則龐然一僧也。皆大駭。僧問何以劫我。眾具言其誤。并述乙索重聘。不得已。故為是舉。僧笑曰。此細事。吾能了之。乃資以金。使備禮而迎娶焉。

溺犯

湖濱施某。館東洞庭山。一兒纔十齡。携以自課。嘗附舟渡湖。甫登舟。兒掩面大號。若甚驚怖。牽父衣上岸曰。速歸去。今日不可往也。詢其故。堅不肯說。施無奈而返。既歸。問以所見。兒言舟中人皆銀鑄枷械。狀若重囚。船頭立一人。持短木棍。如解差狀。貌尤獐惡可畏。次日偵之。則其舟覆於太湖。舟中七人皆溺死。

無常鬼助考費

海昌馬生。家貧甚。年二十餘。孑然一身。時值大比。應試無資。斧有舅氏設米肆於城中。因往求助。舅辭以生意淡薄。囊無餘資。且秀才中舉。百不獲一。令勿與試。生默然。

而返。念囊貧若此。惟冀博科第以振單寒。今計無所出。不如死。遂往河干。欲自沉。忽有一僧自後掣其裾曰。何事不可了。乃求死耶。生具言無力應舉。且貧乏不能存活。僧曰。吾為君謀之。近村故有一寺。僧邀以去。問應試若干費。生曰。有十金足矣。僧出元寶一枚。曰。倉猝無碎銀。君持此至典鋪質錢。遲日取償可耳。生大感激。携寶赴典。得十金。而質券藏之行篋。恐致失落。返之於僧。至寺時已暝。見僧負手立門外。遂以券交之。次早將赴試。忽典夥踉蹌至。詰生寶所自來。曰。昨質錢時。明明是寶。今視之。乃冥器耳。生言為寺僧所貸。因同往踪跡。並無此僧。至森羅殿。見泥塑無常鬼。頸間懸紙鏹二掛。左掛缺其一。質券繫焉。夥謂生曰。鬼神假手於人以助君。孰敢相較。即於神前焚其券。誓不責償。是科生領鄉薦。不踰月而卒。蓋其命中應登秋榜。故助以考資。而白日遇無常。宜其不祿矣。

宜興幕客

宜興縣署幕客韓某。湖北天門人所居之室。一榻一几。箱籠外更無長物。而其戶常鍵閉。防守極嚴。幕中人疑其有異。欲窺之而未得也。丞某時來署中。諸幕友俱與相習。乃令置酒召諸友飲。并招韓。韓不肯往。丞強拉之去。刑席錢某託疾不赴。私以鑰

啟韓室。搜檢箱籠。了無他異。帳頂懸一黃布小包。有朱書符籙。封識甚密。發視一紅檀木匣。中貯兩鐵丸。如龍眼大。光潤可鑑。仍包裹置舊處。闔扉而出。方錢之啟匣也。韓於丞座。忽變色謂諸人曰。素託同袍。何以相害。衆怪其言之不倫。方欲致詰。而韓已拂衣回署。諸幕友俱從之歸。韓入己室。取視包裹曰。劍光已洩。禍不遠矣。輪指占課。謂錢曰。爾偷視吾劍。殺氣不可遏。今夜三鼓。有飛劍斬爾頭。馮由自作。勿悔。錢大驚。伏地流涕。求救於韓曰。諸君誤我。匣中不知是劍。孟浪開視。致貽殺身之禍。君神人也。幸拯我。諸幕友亦代為乞命。韓曰。吾煉此劍已十年。能發而不能制。生人犯之。必身首異處。所以深自閉匿者。恐諸君不知利害。輕觸神物。今事急矣。姑以術厭之。或可免耳。乃令錢薙髮剪爪。書朱符於其背。曰。向艮方疾馳三十里而後止。以髮爪貯革囊。縛置署庭大樹間。是夕。衆客皆不寐。心惴惴以覘其異。至夜半。見有白光如兩匹練。從韓室飛出。於諸幕友室中盤旋數次。忽飛繞庭樹。縛革囊處。三匝而滅。樹大十圍。截如鋸。視匣中鐵丸已烏有矣。韓頓足曰。錢雖獲免。而吾十年之功。隳於一旦。不大可恨耶。次早命僮發樹根土。得雙劍。韓携之辭幕而去。不知所之。

火神

金閨城中。有紙棧。寄頓客貨。十餘椽皆滿。一客夜起。洩見有神赤面朱袍。以筆畫所貯貨。若編號狀。知為火神。祕不告人。明日。移其貨於舟中。停泊城外。自為得計。至夕。舟子炊飯遺火。瞬息間。紙盡被焚。而棧固無恙。

徐穩婆

杭州清波門穩婆徐姓。老於收生。凡有難產。或瀕殆者。能轉危為安。應手立效。故巨室臨蓐。必迎致之一。日薄暮。有人至。息而至。問此是收生徐媵否。曰然。其人曰。家小主母坐草兩日。而胎未下。勢甚急。知媵好手。特令相迎。肩輿在門。請過去。徐不暇詳詰。倉猝登輿。出城已昏黑。途徑莫辨。約數里。其人曰。至矣。見一巨宅。閑閤壯麗。從角門入。有老翁傍徨室中。見其人。問曰。收生來乎。曰來矣。翁有喜色。謂徐曰。黃夜相招。累姥蒙犯霜露。心殊不安。徐笑曰。我輩衣食在是。豈敢憚勞。十二時中。生育不絕。誰家娘子能自主。白曰。誕麟耶。即有婢媼自內出。炳巨燭。導入臥室。雕窗繡榻。錦帳金鉤。光豔奪目。婦女數輩。衣飾俱華美。見徐入。共相迎勞。一紫衣婦。年四十餘。低語之曰。吾家娘子臨盆久。猶未免身。腹痛不可忍。將就殆。媵視之。得無妨乎。披帷見少婦擁紅繡衾。疊枕而卧。眉黛緊蹙。嬌喘欲絕。兩美婢內外夾侍。徐以手入衾探之。曰。恭

喜男胎也。交子時。即分娩矣。因於腰間出紅紙裏曰。此催生良藥。服之當奇驗。紫衣婦即令煎飲。少頃。聞牀上少婦宛轉呼號。聲楚尤甚。徐曰。在此時矣。解衣登牀。為之收接。呱呱一聲。而兒已墮地。舉室相慶。紫衣婦取繡襦。令徐綑裏訖。曰。姥大勞苦。擾攘半宵。而勺水未啖。將無餒耶。因與俱出。翁亦稱謝者再。即令進饌肉一碟。麪一樣。別無他肴。徐竊怪其簡。而味又惡劣不堪食。勉盡半器。翁酬以大銀兩錠。仍以肩輿送歸。比至。天將曉。而城闔未開。與夫曰。我等奔走已倦。欲速歸。此去姥家不遠。請少憩。待城啟而入。可乎。徐許之。下與坐城闕以俟。昇輿者疾馳去。既至家。子婦咸來問訊。徐盛稱其家居室器服之美。并獲厚贈。意甚得。出銀視之。乃紙鏹。駭異失色。喉中嚕嚕作聲。所食物一嘔而出。麪則蚯蚓。肉則癩蝦蟆也。始悟遇鬼。病累月而瘥。後有昏夜邀其收生者。非素習之家。悉辭不往。蓋有鑒於此云。

一廟三怪

山西木工某。傭於巨室。距家二里許。晨往暮歸。率以為常。途中惟一破廟。別無居人。一日。歸較晚。驟雨忽至。路滑不可行。至廟少憩。廟凡三楹。中間設神座。懸黃布破左幃。邊停一柅。積塵盈寸。右壁間掛琵琶。亦損壞。即倚壁而坐。少頃。聞琵琶琅琅作聲。

若有人挑撥之者。方驚疑間。所停柩忽移走直前。木工大駭。急走出廟。冒雨而奔。柩疾追其後。泥濘屢顛踣。將為所及。念曠野無可躲匿。仍紆道反奔入廟。闔扉拒之。柩以前和撞門。悉力支撐。柩白忽脫。窘極無計。亟登神座以避。揭幔見神像面白如紙。目眦流血。張口吹氣。冷沁肌骨。工心膽俱碎。墮地暈絕。次日。巨室見工不至。令伙伴至其家召之。家人訝其未歸。同往踪跡。得其屍於廟中。探心口尚溫。營救半日始甦。述其所遇如此。乃昇神座與柩於廟門外。并琵琶悉火之。以絕其祟。

光祿家婢

歸安卞雅堂光祿。斌家有一婢。美而慧。能背誦白香山長恨歌。抑揚宛轉。曲盡其妙。光祿每家宴。必令歌以侑酒。後光祿納一姬。寵眷備至。婢遂不復歌。強之則曰。通首皆忘却。但記得從此君王不早朝一句耳。光祿知其諷已。微笑而已。

肉身土地

山西寧武縣多虎。村氓被噬者甚衆。城外有土地神祠。相傳虎食人。必先告神。神言某人汝當食。虎始得食。非神命不敢噬也。有樵夫某。疑其說。宿神祠以覘之。朦朧間見有虎跪神前求食。神曰。明日有白鬚老翁。手持竹杖者。命合盞食之可耳。虎頓首。

謝次日。樵於山中。果見一翁扶藜而至。欲呼止之。忽榛莽間有虎突出。徑前撲翁。樵大呼馳救。已無及矣。夜仍宿於祠。復見一虎跪求如前。神曰。明日有縞衣婦。肩綳一兒。俱應遇害。汝其食之。虎又叩謝。樵忿極不能成寐。比曉。集鄰人。告以所見。且至神前數之曰。爾血食一方。當為閭閻除害。今率獸食人。人雖死於虎。實死於爾也。何以神為。以樵擔斫神像。應手而倒。曰。此座合讓吾。攝衣登座。端坐而逝。村人共相驚異。即漆其身以金裝之。號為肉身土地。自樵成神後。邑中虎患遂絕。間有入山遇虎者。亟呼曰。土地救我。虎即搖尾帖耳而去。從未有罹害者。

錢翁

某村錢翁。業農。薄田十餘畝。祖可自給。性寬厚好善。人以長者稱之。一日。村中來一丐婦。瘡癩滿體。穢惡不可近。卧於錢之門外。將就殆。村人咸加叱詈。欲其他徙。翁獨憫之。飲以粥糜。并市藥。令其敷治。越宿。少瘥。婦留不去。日求哺於翁。翁施捨無吝。月餘。瘡痂盡脫。婦謂翁曰。惡疾沾身。而兼以凍餒。其不為溝中瘠者。皆翁之德也。今疾雖愈。而夫死。身無所依。求食非良策。願役於翁家。不求值得。噉飯足矣。翁許之。婦早起。晏息。操作甚勤。而米鹽經其掌管。必力求撙節。無苟且。翁與家人俱信任之。後數

年翁妻死而鰥。子婦以婦能襄理家事。且年未四十。勸翁納之。戚友聞其事者。咸來從惠。翁遂納婦為繼室。踰年生一子。婦謂翁曰。曩所以隱忍不言者。特未知君心耳。今既與君生子。當不相棄。妾有藏金一萬。在某處大樹下。事雖多年。或未有發掘之者。請與君跡之。翁問金所自來。因言其前夫乃劇盜。嘗劫巨室得金。無可匿。埋之地中。事發被獲。拷掠終不承。瘐死於獄。故賊猶存爾。翁大喜。至夜與其子駕舟。令婦往覓其處。發地果得金。滿載而歸。家遂大富。後婦又舉兩子。翁至七十餘始歿。鄉農得受橫財。而年登耄耋。子姓繁興。或其人忠厚之報歟。

西湖花神廟

西湖花神廟像。為名手裝塑。形貌如生。諸女像俱極美麗。其第三為荷花神。尤妖豔動人。某科鄉試。嘉善魏生。年少而狂。入廟見像。愛其姣好。視不轉瞬。而像亦若流眄相矚。生惑之。眷戀備至。曰。娶妻如荷花神。死無憾矣。乃詭言旅舍湫隘。欲遷寓廟中。為習靜計。商之於僧。僧諾之。始去。次日携襆被來。下榻僧舍。日間坐殿廷。對荷花神。切切私語。若病癡狀。至暮。厭禪室炎熱。移榻殿下。傍花神而卧。僧不能禁。是夕。僧於夢中。聞鼓吹喧笑聲。起視。見紅氍貼地。生與荷花神。方行交拜禮。而美女數十人。俱

手執名葩環繞其後。噤不敢語。次早見生兩手抱荷花神。口鼻相對。撫之體已冰矣。嗣後游人俱以花神魅人。每陰晦相戒勿入。而神像亦漸次剝落。無復舊時光彩矣。

青龍盤柱

崑山徐翁醇謹樸誠。鄉里目為長者。負郭田百畝。佃於農而收其租。家道恒足。稱小康焉。一夕夢有青龍盤旋堂柱。覺而異之。詰旦有佃人來償租。攜牛齡餘幼女同至翁家。女服青布衫袴。性憨跳。以兩手抱堂柱。攀援欲上。旋轉而墮者再。翁頓憶昨夢。以酒食款佃人。詢其女猶未字。翁曰。而女吾所愛。吾有子年相若。以壻汝何如。佃人惶恐謝曰。郎君當婚巨室。某貧薄女又村陋。奚敢附高門乎。翁曰。我國欲之不汝嫌也。因強與訂盟。以釵鈿數事為聘。厚餽而遣之。迨女既長。歸徐。生三子。長元文。狀元及第。次乾學。次秉義。俱探花及第。龍盤之夢。洵貴徵也。初女年幼。常夢小遺。既長亦然。多方療之。終不治。問之。則曰。睡夢中見有紅燈兩盞。至前。遂遺。亦不自覺也。後以子貴。迎養京邸。嘗祝皇太后萬壽。賜宴宮中。酒闌將私宮嬪。以紅紗燈導至廁所。始悟前夢之奇驗如此。

香飲樓賓談卷一終

香飲樓賓談卷二

清 烏程陸長春著

沙三爺

虎邱龍船。彩旗畫艫。簫鼓喧闐。傾城士女往觀。鐵鹿牙橋。填塞川許。游人皆先期雇舟。不靳厚值。有沙三爺者。家殷富而性好揮霍。午日欲買舟觀水嬉。自金門門至山塘。沿岸招尋。無一虛舫。意甚悵快。明年競渡前一月。遣僮僕四出。凡蘇城內外彩艦玉軸。下至赤馬青鳧。無不咸予之值。不許受雇。至期觀者雲集。欲覓一舟不可得。問之。則曰。此沙三爺船。彼亦曰。此沙三爺船。篙工數千輩。同然一辭。皆相顧錯愕。沙密遣人伺于水次。謂游人曰。君等欲觀龍舟。但往尋沙三爺。則得矣。于是爭請沙之門。乞假舟以觀勝會。沙一無所吝。指某客登某舟。識與不識。受載畧盡。舟中珍錯雜陳。絲竹並舉。妙伎侑酒。勸客霑醉而罷。而沙三爺之名大噪。沙自此豪舉。家資立罄。後數歲。貧不能堪。至賣小食以自給。善唱俚鄙小曲。兒童予三錢。買一油具。必令歌剪剪花。夜夜游之類。以為笑樂。而人猶稱之為沙三爺云。

錢愚兄

百菊溪相國。總制江南。廉潔自矢。屬吏苞苴。絲毫無所受。晚年舉一子。仁廟賜名扎拉芬。陰五品官。扎拉芬者。繙譯乃福壽二字也。兩江官員。競獻賀禮。悉却之。江甯守錢某。令工製小蟒袍。水晶頂帽。珍珠朝珠。金銀玩物。無算。書愚兄錢某帖。賄閹者呈進。并囑曰。此送公子物。可無却矣。公笑而納之。同僚服其工於獻媚。爭相效顰。賀帖無不稱愚兄者。由是錢愚兄之名。遂播于兩江矣。

盜舟對聯

海盜蔡牽既伏誅。餘黨賊目猶數十人。連艘海上。往來劫奪。為患于江浙間。數歲不絕。百菊溪相國總督江南。探賊艘所在。單騎往撫。群盜邀入舟中。割腥羶酌酒奉公。公飲啖自如。陳說禍福。洞中竅要。出空劄數十道。許授以千把總等官。盜皆羅拜乞降。惟一盜夷然不顧。勸諭再三。終不肯屈。予之官。亦不應。其艙中懸一聯云。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人之患。束帶立于朝。盜亦非常人哉。

葉小鸞降乩

湖濱喬漚祖師堂。供奉乩壇。甚著靈應。才鬼詩仙。時托名真人以神其跡。道光丁酉八月。吳江葉小鸞閨秀降乩。三絕句云。家住吳江路未賒。吟詩曾也吐瓊葩。返生香。

稿猶然在。浪破人傳。綠華星并霞帔。一身閒。來往丹山翠水間。底事五湖拋不去。又騎彩鳳到塵寰。瑤壇小結。敬重扉林。屋山光入望微。最好夜深花影寂。曲廊時有紫鸞飛。末署吳江葉小鸞題。又云。頃從瀟湘玩月。回至具區。見七二芙蓉。黛痕如拭。水天一色。星月交輝。彷彿濯魄冰壺。置身瑤闕。世間有此清涼界。不必慕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也。倚鳳書此。博諸子一笑。書畢。以遂寂然。小鸞辭華早謝。不無紅顏薄命之嗟。今觀其詩。當已在靈妃鬱嬪之列矣。

顧學士黃鶯兒詞

卞雅堂光祿守常州。門下士顧耕石學士。元熙時為館客。嫌官厨酒穀惡劣。作黃鶯兒詞譏之曰。蹄子小多。毛杆梗。鰻着臘燒。海參崛強。蹄筋跳。魚蝦壽夭。鷄鵝壽高。冬春米飯黃而糙。最難熬。新翦水酒。故意滿。棹光祿見之大笑。海參以下二十二字。自後傳餐時。光祿親自臨視。見有不堪適口者。必訶責庖丁。令易精品焉。

沈和尚

吾鄉有沈姓者。貿布于長興山中。與村寺某僧善。常主其處。僧既無徒侶。而沈又善承僧意。相得甚歡。會僧卧病。沈侍湯藥。惟謹。衣不解帶者累月。僧甚德之。疾革。謂沈

曰。吾生平所蓄計五百金。封磁罈埋卧塌下。吾死以百金為棺斂葬埋費。俗家有二姪居某村。耕種為業。貧不聊生。分二百金助之。餘以贈汝。言訖而瞑。沈乘夜發罈。得銀如其數。悉匿之。次日市薄皮棺。召鄰眾曰。僧死無所有。吾以相依日久。捐資以殮。僧家以火化為上。盡舉而焚之。眾咸高其義。而不知其得僧銀也。沈既歸。增飾屋宇。以餘銀貸于鄉里。取倍稱利。家計日富。不復為蚩蚩之氓矣。後妻姪將產。沈見僧還入內室。候忽而滅。舉一子。知為僧托生。即以和尚稱之。子既長。恂恂如不能言。與人無所忤。而待父母極不孝。稍有不合。輒怒詈。目眦盡裂。後數歲。所居一夕燬于火。家資蕩然矣。

藕香

藕香。秦淮名妓。姿容絕麗。不事膏沐。性簡傲。落落寡言語。視客不當意。或終席無一語。非其所喜。而欲博一宵歡。雖千金不易也。某公子游金陵。慕藕香名。往訪之。裘馬烜赫。儼從如雲。搗母豔其豪貴。款接備至。而藕香見客意殊不洽。少坐即托疾返室。公子慙而去。思欲購珍奇媚之。冀得其歡心。時俗尚翡翠。價翔貴。遣人至吳門。以八百金易雙釧。懷之而往。藕香坐臨湖水榭。綰靈蛇髻。着藕色越羅衫。雙腕如雪。擎白磁甌。對花啜茗。公子以釧奉之。曰。頃從姑蘇還。無以為贈。以此助汝。藕香畧一把玩。

遽投諸湖。公子色變。藕香哂之曰。得無吝乎。吾償爾釧。呼婢于某篋中。取紫檀木匣。其來。啟視之。有翠釧十數雙。以一雙還公子曰。此吾蓄之最下者。然勝爾物多矣。公子搖舌不能語。逡巡而退。估其釧。價值千金。

姚生

臨平姚生。館嘉興查氏書室三楹。即其內設卧榻。時值暑月。姚令僮他徙。僮意姚畏熱。恐人氣薰。爰移宿他所。至夜間。姚室中呢呢私語。有女子嬉笑聲。書室故與內宅間隔。婢妾無由而至。心竊訝之。比曉。索之無所得。知為鬼。以告主人。主人以微辭相詰。姚力諱其事。疑僮誑語。遂置之。久之。姚形容日漸羸瘦。而起居如常。亦不措意。會查母有疾。延名醫吳浩然治之。姚亦浼其按脈。診畢而出。詢查曰。西席姚君何許人。查以臨平對。曰。速遣之歸。已恐無及。是名精絕。疾不可為矣。查大駭。欲送姚還家。而難其說。使其姪托言至武林。建水陸道場。學徒盡往。道經臨平。先生盍歸休乎。姚意殊不欲。強而後可。乃與查姪同一舟。主人出送客。揖別談笑。無異常時。出郭數里。窺其意似稍倦。勸令小睡。未幾。聲息寂然。視之。氣已絕矣。查姪飛舸至其家。語以故。且致厚賻。視成斂而歸。而不知其究以何疾卒也。姚沒。書室局閑已久。查有表姪王三。強而

有胆畧人。以王三將軍稱之。偶至查家。談及姚事。王曰。是必有異。吾當覘之。夜襖被宿其處。卧榻間置鳥銃。炳燭以俟。方假寐。雙扉豁然。見一手纖如柔荑。指甲長數寸。金條脫纏臂。月華衣袖鮮豔異常。畧一招颺。陰風颯然。燭光闌綠。縮如豆。王不覺毛戴急發。鳥銃擊之。倏忽已滅。而門闔如初。自後無人敢宿其內。王每與人言。極道其春纖之可愛。而以未見容貌為恨。姚以此而喪其軀。非其美麗足以動人歟。

逃走唐明皇

吳江周某。喜唱崑曲。日與優伶相狎。遂習串戲。父惡其淪于下賤。屢加扑責。嚴禁之。而終不悛。人問其串戲有何樂。周曰。吾儕小人。終不能紆青紫。若串戲時。時為卿相。時為帝王。旗旄導前。從卒擁後。人以為戲。我以為真。其樂何可支也。一日。城外演劇。周潛入班中。扮唐明皇。演長生殿。甫登場。瞥見其父在臺前觀劇。窘極無計。不及解冠帶。從台上一躍。疾趨而避。觀者數千人。不知其由。皆大譁。索領班者毆之。幾斃。周自後。人俱以逃走唐明皇呼之。而不敢再登劇場矣。

假無常

湖濱徐某。有胆畧。常至近村一友人處為食客。率夜半而歸。途經一古墓。村人傳言。

有無常鬼。常出魅人。人無敢夜經其處。友以詢徐曰。君往來曾遇之否。徐曰。是物也。常常見之。鬼自鬼。人自人。雖相值。庸何傷。友疑其誑。密遣人扮假無常。立高橈上。以白布袍覆其體。欲因其過而震駭之。是夕。徐飯于友所。微有醉意。劇談至二鼓。持燈籠將歸。友謂之曰。無常待君久。今過其處。必為其捉去矣。徐笑曰。此無慮。鬼如捉人。吾當擒以來。為明早下酒物耳。友送之至門。令兩人尾其後以覘之。徐至墓所。舉首見假無常。詫曰。每夜無常止有一。今忽二之。何也。假無常者聞其言。意甚恐。回顧果見有無常立其後。兩眼流血。面如紙灰。對之微笑。若喜其類己者。駭極而歸。徐笑曰。君等欲嚇人。而反為鬼嚇。誰謂報施之有爽哉。

香暈

揚州富室子某。夜與一姬同寢。比曉。姬先覺。呼之不應。撫其體已冰矣。惟胸間微溫。而肢體忽長數寸。不知以何疾致斃。急延醫療。救醫入其室。覺牀帷香烈異常。審視良久。曰。得之矣。此薰香過多。骨節鬆懈。因而暈絕。非死也。令舁濃糞十餘桶。圍繞卧榻。窗縫間密糊以紙。毋令氣洩。久之。體縮如故。聲息並出。投以酸斂之劑。一服而愈。

武進盜案

武進莊氏兄弟三人。孟與季俱列武庠。饒暴無所憚。閭里側目。人以莊氏三虎稱之。時邑中多盜。富室以劫案控者。指不勝屈。令嚴責捕役。收妻子入獄。勒限以期必獲。而盜蹤杳然。捕顧某謀于衆曰。劫數之多。由于窩藏之密。莊氏兄弟素豪橫。羣不逞。日盈其門。或為遁逃藪。吾將偵之。至夜登其屋。伏隱處。潛瞰其所為。見室中燈燭照耀如晝。數人憑一棺。若視含殮狀。而皆嬉笑無戚容。亦無婦女哭泣聲。心甚疑之。次日偽為丐者。乞于其家。見新棺方加髹漆。私問其僕曰。此亡者為誰。僕以莊氏之叔對。訪諸其鄰。則半月前果歿一叔。其棺已厝諸野矣。顧以白令。令督兵役以往。莊兄弟衣冠出迎。令問所停者為何人柩。莊對如僕。顧請開棺驗之。莊曰。尸斂已久。今無故而發。罪孰承之。顧其狀認開棺罪。遂其啟視。則皤然一翁也。顧大駭。令逡巡欲避去。莊兄弟共毆顧。且將及令。一室沸然。顧念罪名既不能違。而屍終可疑。揭其衾。見金銀充牣其內。蓋首則真首。而衣所覆者。盡黃白也。莊兄弟相顧無人色。令飭兵役擒之。訊以刑。則棺中所有者。俱盜贓。捕急無可匿。通有叔病歿。因斷其首置諸棺。以防開驗。而所厝之棺。則僅存其體焉。獄既具。復訊出劇盜十餘人。悉獲之。與三虎駢戮于市。

泰州冤獄

泰州某媼家小康。夫死遺一女。年及笄。贅婿于家。女夫婦事媼甚謹。里黨無閒言。媼有弟。飲博無賴。常稱貸于媼。稍不如意。輒拍案怒詈。謂厚于婿而薄于己。媼與女皆白眼遇之。一日女早起。見母室雙扉豁然。呼之不應。入視之。則母已為人殺死。血流滿地。駭極而號。急呼婿告鄰里。共來審視。不知何人所戕也。媼弟適至。素嫌女。且覲其資。遂指為女夫婦所殺。鳴之官。州牧王公拘二人掠治。極口稱冤。復以嚴刑訊之。女夫婦不勝其痛。遂誣服。女凌遲。婿亦論斬。鄰里咸知其冤。然畏媼弟攀陷。莫敢伸訴也。踰年。六合縣獲盜。招承此案。官以殺人不劫財為疑。盜曰。初入室。欲行劫。為媼所執。不能脫。遂及之。知別室有人卧。恐為所覺。故逸去。六合令與王牧有連。馳書白之。王以誤人入罪。例欲問抵。驚悸欲絕。陰囑盜于獄。而諱其事。然每憶此案。神色沮喪。睡夢中若有人披髮叫號。與之索命。不數月。遇心疾而卒。而女夫婦之冤終不雪。

雷神摸臉

近村朱某。暑夕裸卧。苦熱不能成寐。夜半聞雷聲隆隆。風雨俱至。赤身起立窗下。憑欄吸水菸。意甚涼爽。忽震霆一聲。電光滿室。若有毛手摸其臉者。驚駭仆地。妻以火

燭之見面目焦黑如炭。洗之不脫。蓋雷神怒其褻慢。小懲之使知警也。

一旦生員

同邑嚴某。豪于資。而性篤鈍。習舉子業。文不中度。屢試不售。乃黃緣學使者。入泮。卷中有一日者。一旦之語。同人傳以為笑。目為一旦生員。嚴故鼎族。宗祠春秋致祭。序次以爵。某當在諸生列。族人揶揄之曰。是一日者。一旦之生員也。與吾輩齒。得毋惡乎。某聞而恥之。謂其妻曰。吾才學謏陋。自問不能得第。惟教子成名。庶可雪吾恥。乃以重脩延名師二人。晝夜迭課其子。夜讀必四鼓。寒暑無間。妻親調館餐。備極豐腆。未幾。長子以攻苦致疾而卒。某督次子無少倦。次子強而敏。師感其意。誘掖亦維勤。業遂大進。弱冠補博士弟子。不數年。舉于鄉。聯捷成進士。某曰。今而後。吾可免嘲笑于族人矣。會大祭。某以子貴受封。族老推其主爵。某遜曰。吾固一日者。一旦之生員也。烏足以當此。曩以此語見哂者。聞之咸有慙色焉。

武聖靈籤

湖郡崔解元懋炯嘉慶庚申科鄉闈前。至武聖廟祈籤。有崔巍崔復崔巍之語。心知其吉。然未敢以第一人自期也。榜發。領首薦。同科江南解元崔烜荆溪人。辛酉解

元崔錫華宜興人。皆與崔同宗。始悟三崔巍之驗。

姚秀才

仁和姚秀才某。讀書好古。孜孜不倦。性醇謹。言動必以禮。人以長者稱之。乾隆己亥。卧病累月。奄奄將就死。一日呼家人整衣冠。蹶然而興。炷香于庭。伏地不起。家人覺其有異。掖置卧榻。遂如熟睡。至夜乃醒。云。朦朧中有金甲神。以上帝命召赴天上。遂挾予偕行。俄見宮闕崇麗。一冕旒。衮服者坐殿上。謂予曰。汝一生無過。堪隸神籍。有值日功曹缺。汝其任之。予俯伏悚懼。以親老乏人奉養。乞放回生。帝意似不憚。旁有朱衣執笏者。若仙官狀。跪白曰。姚某孝思純摯。可延壽一紀。以遂其私。功曹缺當令某暫攝也。帝領之。青衣者麾使去。出殿門。見旌旗拂拂。護從如雲。鼓吹之聲。不絕于耳。詢之。知為迎明年天榜。其榜以黃羅傘覆之。鑒金成字。三鼎甲姓名。歷歷可觀。方諦視間。前金甲神掖予從人叢中挨擠而出。俯視足下。烟霧迷漫。若臨巨海。金甲神忽將予推墮。駭極而醒。人問狀。元為誰。曰。泄漏天機。懼遭冥譴。固問之。曰。姓名籍貫多屬水。來歲當自知之。至庚子臘唱。狀元汪如洋。浙江秀水人。始悟其多水之驗。姚至辛亥乃卒。果符一紀之數。而其母猶在堂云。

醫疣

紀文達公喜談諧。朝士常遭其侮弄。有某太守入都。通刺來謁。公見其左額有贅疣。大如核桃。訝然曰。君坐黃堂。典劇郡。而此疾未除。觀瞻不雅。將來游蒙超擢。開府封圻。尤不足以威僚屬。盍亟療治之乎。某對以歷經數醫。均未奏效。公曰。爛麵胡同有刑部郎中某。蒙古人。善治癭疣。屢著奇驗。第自秘其術。不輕為人醫。君以厚幣而往。庶無靳矣。某唯唯。越日備重禮往見。某郎中者。怪其無因而至。衣冠出迎。某見其右額亦有一疣。大小相若。始悟公與之戲。不覺啞然失笑。而所餽之物。已不能返璧矣。

董少軍

富陽董相國之父。名邦達。以諸生歷試優等。貢成均。留滯都門。偃蹇殊甚。寓武陵會館。閱時既久。資用乏絕。館人索餐錢不可得。迫令他徙。乃寄食旅店。始猶質衣裝度日。漸至不給。逆旅主人又逐之。傍徨路歧。靡所投止。有劉媪者。亦設客肆。憐其無端。邀至家。展問邦族。公自陳姓氏。并述旅況之苦。媪曰。長安不易居。君囊無積儲。而涸跡塵海。不亦難乎。公言歸無行李。住無資斧。進退維谷。所不即就死者。欲俟京兆試耳。媪乃館公於家。供其饘粥。令潛心研誦。以期一戰而捷。公甚德之。比入關。三藝皆

稱意。自謂必售。揭曉之日。公謂媼曰。羈旅京華。貧不自給。館餐之惠。沒齒不忘。今茲榜將懸。升沉立判。倖得中雋。當圖報於將來。如命不猶。銜結之忱。矢諸再世矣。言已。淚落如綆。媼大不忍。以溫言相慰。趣令觀榜。公往偵視。自首迄尾。並無己名。嗒焉僵立。如木偶。聞報捷之聲。充溢備卷。心搖搖如懸旌。念旅食之艱。朝不謀夕。反覆籌度。無以為生。則萬念都灰。惟祈速死耳。又默念死欲人知。須近禁衛。遂入內城。蹀躞街道間。更無死法。見有高門崇閣。駐華軒數乘。試一闚探。即有人自內出。將加呵責。既知為應試士子。大喜。便邀以入。自言此宅為某侍郎寓。尚書某公薦己為司閤僕。是日。侍郎有客在座。適同僚餽送禮物。命書東謝之。僕素不習字。得公如獲重寶。即令代書。持呈侍郎。侍郎極道其書法之善。客從而附和之。僕意甚得。既出。以東授使者。謂公曰。入城久。得毋餒乎。公領之。肴饌立至。僕親為勸餐。飽啖畢。請去。僕詢其所之。公曰。鄉榜無名。勢難存活。將填溝壑。為無主之鬼矣。僕曰。以君腕底風生。何至無噉飯處。方當罷繯。屈暫居門館。以待飛黃。有筆札事。欲相煩耳。公念藉此苟延。計亦良得。遂留僕所。凡簡帖及牋啟。皆公代筆。無不當侍郎意。侍郎不疑僕假手。委任甚專。一日。有外員以私函關說。侍郎欲作回書。恐為人所覺。令僕入內屬草。僕惶窘無計。

敦迫數四。遂以實告。侍郎大駭。攝衣冠請而見之。曰。蠢僕無知。辱及君子。某之罪也。如蒙不棄。請以記室借重。高才或不嫌唐突否。公曰。固所願也。乃下榻書室。優以賓禮。相得甚歡。久之。侍郎有一婢。年及笄。將嫁之。婢願終身事夫人。求勿遣。夫人曰。女子有家常也。烏有至老不嫁者哉。婢曰。下賤之姿。自分必偶輿隸。遇人不淑。仰望終虛。必欲為婢。擇配。願得如西席董君者。婢始嫁之。夫人以告侍郎。侍郎曰。彼雖寒士。觀其才藻。定不久困風塵者。豈欲得癡婢為偶耶。一笑置之。後值中秋。侍郎與公讌。酒酣。以婢言告公。且請納為妾。公矍然曰。某四海無家。一身似葉。蒙公厚誼。盼昧有加。而瑣瑣裙釵。亦以青眼相矚。得此知己。可無恨矣。忍以賤而棄之乎。因欲聘為正室。侍郎以名分所繫。堅執不可。從夫人言。認婢為女。治奩具而壻公焉。下科。公捷北闕。成進士。以百金贈劉媼。司閹僕亦厚賚之。公自娶夫人後。身名頓顯。所為無不如意。踰年舉一子。即相國。公歷官至吏部右侍郎。先夫人卒。後以相國貴。贈如其官。相國人綸靡時。母夫人猶逮養焉。

湘潭狐

東洞庭山姜某。行賈湘潭。旅邸淒涼。間涉冥想。一夕。有女子自窗間入。柳眉星靨。嬌

豔動人。姜曰：誰家宅眷，私來窺人，不畏夜行多露耶？女笑曰：妾月府仙姝，寒簧舊伴，與君有宿世緣，故來相就，何得以宵奔為疑也？姜心知為狐，而愛其娟好，遽前擁之。女亦不拒，遂共寢處，歡洽異常。比曉將去，女謂姜曰：旅舍湫隘，耳目繁多，請僦屋而居，庶可長相聚。姜慮多費，女曰：第謀之，妾當助汝。言畢遂去。次日，姜托疾惡器，浼逆旅主人代覓館舍。有某氏廢園，歲租三十千，姜遂遷焉。部署甫定，女飄然至，袖出百金，以助遷徙。姜稱謝久之。女自是遂留不去，相處如夫婦。姜每營販，必商之於女，聽其言，無不獲厚利。女又時有餽贈，亦不知所自至。歲餘，積數千金，囊橐充然。姜陰有歸志，恐女不許，故未敢發。嘗從容問女曰：仙與神並稱於世，神力之大，無異仙術之奇。卿固為仙人矣，脫有天神降臨，與卿比權量力，卿得無畏之耶？女笑曰：吾受籙仙壇，功深元妙，何畏齷齪神人哉？姜固問其所畏，女曰：曩在湘潭縣署，見鍾進士須髯似戟，口大於盆，齒齷齪若利鋸，嚼鬼腿如啖甘蔗，妾見之，悸欲死。所畏者此爾。姜私誌之。後數日，女言欲至瑤池，朝西王母，往返須匝月，屬姜端居以待。姜諾之而去。初，湘潭縣幕友某與姜善，因出入衙署，得識令。令與姜購綾絹，積欠百餘金。至是，姜以索逋至署，見堂中果有鍾馗像，神彩煥發，奕奕有神。令以無銀乞緩償。姜曰：某歸期

已迫不及待。丐公一物以償欠。可乎。令問何物。姜指像曰。得此而壓歸裝。以祓除不祥。勝多金償我矣。令笑而付之。姜既得像。俶裝星夜還歸。恐女跡至。深居不出。而懸像於堂以拒之。一日。姜早起盥櫛。聞堂中有叱咤聲。窺之。則女立階下。見鍾像。努目張喙。作搏噬狀。懼不敢入。怒恨而去。後亦不至。姜始出金買田宅。置妻媵。為富人居。

三虎

蒙古松相國。竊能以一筆書大虎字。懸之可辟邪魅。求得者珍逾琳璧。公亦不輕書也。後公疾已綿惓。家人環榻啜泣。而氣終未絕。忽張目曰。迎我者儀從已至。吾室有三虎。懼不敢入。亟為我去之。家人不解虎為何物。檢其麓。得公所書虎字。凡三紙。因移置別室。視之已化去矣。

沙七

吳門沙七。拳勇著名。薄游金陵。無所遇。為米肆司會計。一日。有丐者以石臼置櫃上。予之錢不肯去。沙視其臼。重百餘觔。以手撲諸地。碎之。丐熟視其人而去。次日。又一丐至。弄雙鐵丸於庭。丸大如椀。市人方聚觀。忽一丸飛上沙面。沙接而擲之。丐即拾丸去。越數日。有一僧至肆。狀貌獐惡。手舞雙鉢。旋轉如飛。市人咸驚異。一鉢忽飛落。

沙前橫削其頸。沙急閃。鉞着於柱。入木寸餘。沙以兩指夾出。又擲而碎之。僧拾破鉞。俛首去。人以沙屢壞其器。咸為沙危。而沙殊不措意。又數日。一人持紅東邀沙於某日晚至某寺飲。旁人戒勿往。沙徑諾之。先期製衲綴堅厚如甲。至日被之。兩腿纏雙鋼而往。既入寺。有偉軀者十餘人飲於庭。僧亦在其中。見沙至。皆努目相向。沙昂首而進。殿後又有十數人飲。啖如前。沙至。皆相視而笑。沙亦不顧入室。有二壯士。一虬髯者。一鵞喙者。趨迎之曰。夙仰君名。今惠然肯顧。誠厚幸也。沙遜謝而已。室中燈光燦然。几上炳雙紅燭。大如臂。二人讓沙上坐。虬髯者左。鵞喙者右。酌酒滿巨羅以勸。庖人進蒸豚。置利刃於上。虬髯者起。舉刀剗肉。剗肉於刃以啖沙。沙顏色不變。食其肉。而吐刃於几上。次又進熟雞子。上架鐵箸。鵞喙者起。叉雞子於箸以進。沙又食之。而吐其箸。二人顧而笑曰。沙君真傑士也。俄虬髯者喚賽專諸何在。階下一人應聲出曰。酒間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遂掣雙劍於前。白光閃爍如電。寒氣逼人。舞畢。倚劍立。虬髯者顧謂沙曰。劍術何如。沙笑曰。技至此。亦可謂神矣。然其中尚有罅漏。僕有雙鋼。請一獻其技可乎。虬髯者曰。可。沙乃出雙鋼。置几上。解衲襖。作欲舞狀。振衣一揮。室中燈燭盡滅。遂飛身上簷際。縱躍疾走。回肆曰。奴輩意殊惡。不可久居此矣。

星夜歸吳。沙自經此險。深自閉匿。不復與人論拳勇。有請角其技者。固謝不敏。後卒以壽終。

鐵肚皮

鐵肚皮。亦吳門人。腹皤然大於五石瓠。堅硬如鐵。當行市中。以腹觸人。人立倒。或有以梧擊之者。聲索索然。未嘗有所楚也。一日。吳縣城隍廟演劇。鐵肚皮當臺立。人莫敢近。一老叟至前。以手摩其腹曰。真好肚皮。宜其以鐵名也。言畢而去。須臾腹漸痛。俄而益劇。歸至家。溺血斗餘。而痛未絕。有謂之曰。此老叟精拳勇。得少林宗法。汝腹為其所損。不往求。殆將死矣。鐵肚皮大懼。乃物色老叟於市。投繯乞命。叟笑曰。吾愛汝腹。不過畧一摩。掌耳。何至是。授以藥少許。服之。痛立止。鐵肚皮自後不敢與人角力。而腹亦漸瘳。無復舊時彭亨矣。

楊姬

同里楊姬。年七十餘。病歿。越宿而甦。曰。疾革時。有人如差役狀。掖余去。黃沙迷漫。不辨天日。行數里。忽見殿宇巍峨。與馬叢雜。綵樓十餘處。演劇。十萬人聚觀。聲如鼎沸。余方駐足凝睇。役曰。本欲與爾入署。今皇太后將至。須備供億。事苦繁劇。爾姑去。旬

日後可復來。余方喜熱鬧。不肯歸。且歸亦不識路。役以兩手推余仆地。遂蘇。越旬有
二日。嫗晨坐啜粥。忽瞿然曰。前役復至。吾去矣。言訖而瞑。後數日。皇太后哀詔至。
而仙馭上昇之日。即嫗歿而復甦之日也。亦奇矣哉。

朱鑿鼻

朱鑿鼻。不知何許人。康熙時。居南潯之石澗。授徒自給。徒有戴纓帽者。拒弗納。有識
之者曰。朱為明之宗室。鼎革後。嘗舉義旗。兵敗。箭傷其鼻。療治不死。而鼻遂鑿。與
吳翁聲庵為莫逆交。常至翁家。遇酒則飲。食則食。無少讓。或設席邀之。則堅辭弗至。
也。嘗自請作劇。以竹箸數十縱橫几上。呼鼠。鼠即至。納諸箸中。鼠盤旋跳躍。不能出。
啟一箸。則鼠竄去。謂翁曰。此即武侯八陣圖也。又剪紅紙作金魚。投水中。魚游泳如
生。撈視之。則仍紅紙。翁嘗苦暑夜多蟲。朱剪紙人粘壁上。蟲攢聚之。又患多鼠。命取
空罈。書符於上。鼠羣集其中。徹夜無所擾。其他戲術類如此。屢為翁選吉日。逆料是
日之晴雨。無不神驗。翁或以銀餽之。則預書一紙示翁曰。某月某日。某人餽銀若干。
毫忽不爽。客至或兩人。或三人。朱親自煮茗。茗碗或浮於客數。必有客後至。人服其
先知。里胥來索漕銀。朱曰。銀已繳。胥請視官票。朱入內久之。持票出。則墨痕猶濕。人

又知具有縮地術矣。時或他適。不局其扉。有偷兒入室。見千門萬戶。終不得出。朱至始釋之。歿前數月。自擇葬地。棺衾皆預備。謂翁曰。吾某日當死。以後事累君。至期無疾而逝。舉其棺甚輕。翁為治葬事焉。後數年。翁有姪賈於閩中。過朱於途。問翁安否。并道繾綣。姪歸述諸翁。翁始悟朱之死。蓋尸解云。

蔡三

蔡三。南潯人。飲博無賴。貧不聊生。與比隣朱廷煥善。朱亦浮蕩。不事生產。共謀竊近寺銅佛。鎔鑄小錢。轉相售賣。獲利甚厚。會兩人有隙。分銀各營生理。蔡以銀貸人。取倍稱息。家日以裕。而朱日事游賭。所蓄蕩然。常挾前事告貸於蔡。誅求無厭。蔡慮其終為己害。欲殺之。而未有間。會除夕風雪。遇朱於城隍廟前。復牽衣求助。蔡忿起。抽佩刀刺殺之。委屍道旁而去。朱既無親屬。隣保鳴於官。官來驗視。命盛殮而已。初里中有譚小貓者。貌姣好。蔡以嬖童蓄之。比長。命司會計。是日。蔡歸。見其衣有血漬。驚問其故。蔡以實告。且戒其勿言。當為爾娶婦。遂以血衣命之前洗。譚諾之。久之。責償前約。蔡不得已。出數十金。為之娶婦。婦甚美。蔡自納為妾。而許譚以別娶。譚怒其奪己婦。揚言欲發其殺人事。蔡患之。伺其睡。遂手刃之。顧自念殺譚必獲罪。因寵妾而

憎其妻。遂誣妻與譚私。并殺妻而首於官。官不之罪。妻兄弟廉得其情。控縣及府。蔡俱以賄免。乃訴諸撫院。中丞某公。前夕夢一婦人。被髮浴血。似訴冤狀。詰旦閱其詞。忽憶前夢。檄縣捕蔡至省。訊以刑。盡吐其實。兩案並發。乃雪婦之冤。而置蔡於理。

犬報冤

近村某。賈於外。妻獨居。奉佛甚虔。室中懸大士像。朝夕頂禮。香烟不絕。吳俗。凡人有緩急。則聚友釀錢。閉毬子於盆。搖之。彩勝者得。一日。某至友人處。搖會。將便道歸家。途遇一犬。作人言曰。爾非某姓某名。至某所會飲乎。散色二十六點。會必得。歸尚有言告汝。某大駭。疾走至友所。奪彩果如犬言。歸途犬又謂之曰。爾得會銀若干而歸。深為汝慮。汝妻與人私。歸將不利於汝。某驚懼。因前言已驗。更無猶豫。購一利刃藏之。迨暮還家。至門外。聞室中有私語聲。益信犬言之不謬。急叩門。妻應聲出門。甫闢。即以刀搥其胸。轟然而倒。入室。則其妻方自睡夢中驚覺。問歸何晚。某愕然。猶疑所殺者乃奸夫。移燈燭之。則屍跡全無。刃着於大士像上。遂祕之。次日。私問諸隣。皆言其妻貞靜自守。無外人來往。終日焚香念佛。人罕見其面。始悟妻奉佛之誠。佛亦靈感。以免其難。而不知犬之何以誑己也。他日。又遇此犬於途。仍作人言曰。吾與爾

妻。前生有夙冤。欲藉汝殺之。以洩吾恨。不謂其道念已深。佛佑之。得不死。吾亦不記其讐矣。言訖。搖尾而逝。

石人

湖城西三十餘里。有嚴尚書墓。乃明工部尚書嚴公震直葬地。有石人石馬。規制閭壯。迤東數里。有嚴小姐墳。相傳為尚書女公子埋玉處。俗名嚴家墳。地瀕河。漁舟多聚泊焉。一舟有少婦。微有姿。新寡。夜獨宿舟中。有少年來求懽。婦不忍拒。遂與燕好。自是無夕不至。少年身軀岸偉。交懽時。婦每苦其壓己。而體又甚冰。疑其非人。一夕。婦猶未睡。少年忽至。躍登舟。如數百觔物。重不能載。舟搖蕩不止。婦笑曰。爾非石人耶。胡軀重乃爾。少年聞之。砰然一聲。遽墜於水。視之。真石人也。次日。聞嚴尚書墓兩石人缺其一。始悟為祟者。即此物。後數月。婦覺腹中有娠。時作墜痛。及期而產。小石子數枚而已。後亦無恙。

元妙觀狐

蘇州元妙觀中有狐。常化為老叟。與道士共談。衣帽光潔。語言幽雅。無異常人。會高宗初次南巡。吳中預備迎鑾。狐謂道士曰。吾儕時見時隱。不能與人齊齒。雜居

者。陽氣未充也。若得瞻仰。龍顏便可混跡人寰。無所畏避。殿旁有密室。吾將穴壁而窺。聖容。子為我鑰開。勿居他人。道士諾之。翠華已度許關。掃除殿宇。聞室中若有人奔逐。并刀劍砍擊聲。道士受狐戒。局不敢發。臨幸後。啟視。見室中狐毛剝落。而曳踪杳然。年餘始至。曰。幾不復見子面。曩者。駕將至。私伏於室。忽關聖來。扈蹕。清除妖孽。吾為其所見。幾被捉。狂奔至東海畔。回視周將軍追將至。駭極。匿於溷藩。而免。通體臭穢。不敢再蹈塵市。洗濯數月。乃出。今將匿跡深山。訪求仙術。來與子別。不復居於此矣。自是狐遂不至。

汪一元

南潯某家有狐為祟。盆碗懸空旋轉。櫈桌堆疊。上及梁屋。人言或犯妖字。則拋擲瓦礫。破傷頭面。衣篋無故自焚。食物中時着穢惡。晝夜不堪其擾。聞穹隆山道士善治妖。延至家。設壇禮醮。道士見屏後有朱履白襪。似一老人窺伺。而未見其面。詢諸主人。曰。邀君等作法者。正為此耳。道士聞之。俱竄去。自是狐祟益劇。嘉興道士汪一元符籙得真人傳授。乃厚幣邀之。既至。曰。妖未知吾道。乃猶未遁。乃捏訣禁住。命取一鐔。焚朱符三紙。仗劍喃喃作咒。有黑氣一縷。吸入鐔中。急以紙封鐔口。書符其上。曰。

妖已獲。持鐔至十里外。穴地理之。慎勿啟。遂辭而去。主人命傭瘞鐔。鐔甚輕。傭疑其妄。私自啟視。則仍空鐔。漫瘞之。汪在舟。忽有旋風捲蘆篷飛去。計曰。妖遁矣。占之。去已遠。乃於舟中作書貽主人曰。君縱妖於某時遁去。遠不及追。然自後亦無慮矣。主人詢傭。得縱妖狀。惴惴焉恐其復至。後卒無他。

鼈報

杭城富翁某。性嗜鼈。其烹治之法。納鼈於甕。泥封其口。旁鑿一孔。四圍以炭火炙之。鼈熟。極思飲。頭出孔中。飲以醢醢椒蒜等味。俟其熟。出而啖之。味極腴美。所殺鼈以千計矣。一夕。比鄰不戒於火。延燒其室。翁在睡夢中驚覺。寢門已火。無可逃避。穴壁探頭出視。牆外皆水櫃。極力擠排。終不得出。乃飲水滿腹。呼號焦灼。而鼈其死法與鼈無異。人咸謂食鼈之報云。

嚴笛舟回生

咸豐甲寅八月。烏戌嚴笛舟茂才。鈐大病昏迷。七日而甦。病革時。恍惚在鎮東嶽帝廟中。身立階側。有二人如差役狀。左右翼之。俄聞堂上呼己姓名。二役趣令入謁。見庭柱懸一聯云。利物利人。乃神仙根柢。戒淫戒殺。是富貴源頭。有王者冕旒繡袍。南

面坐。見生色甚霽。命賜茶一甌。色清澈如水。飲之。味極甘冽。王者曰。汝能詩。試占一絕句。即應聲曰。黑雲如霧捲長空。十地森嚴氣象雄。吸取金莖一杯露。鬼門關外有春風。王者稱善。擲二冊下。一記生平祿業。一記逐時功過。閱功過冊。登載詳悉。童時戲破一龜蛋。亦以殺物命論過。祿業簿誌未來事。字模糊不可辨。回顧己身。胸前現墨字兩行。大書看淫書一偏。記大過十次。不覺惶懼投繯。籲王者曰。此過誠不免。願懺除得乎。王者命呼家人。先焚其書。因大聲曰。淫書不可看。尤不可蓋。書篋中有紅樓夢貪歡報等書。其速焚之。言次。有黑氣盤旋中庭。臭穢不可嚮邇。蓋家人聞其在牀上言。因檢而付之火也。回視胸前字跡已滅。王者復勉以改過遷善。令二役掖之出。至門外。見友人某鎖石上。蓋諸生而善刀筆者。又有某釘一足於牆。心詫之。適某之父在旁。具詳釘足之由。並乞轉告於某。為善當獲免。甦後使人視之。則某方患足疾。懸足於壁。其痛稍止。即陰譴也。又遇相識數人。其所受苦樂。率與生前鄉評相協。因悟果報之不爽如是。俄有旋風起足下。身輕如葉。吹墮一臺。有老媪着朱袍坐臺上。視之。即其母馬安人也。身後置一大扇。上書臨終戒殺四字。安人呼之曰。汝來非無因。大劫將臨。惟脩德可免禍。戒殺為第一德。吾臨終遺命。喪事不許殺生。一家所

活無幾。而戚黨之崇儉者。皆以我為法。數年來。所活不下千億萬。冥錫有嘉。命吾掌殺生事。每觀富有之家。生子壽誕。必廣會親朋。戕生靈無算。冥報量其福澤。小則敗宗。大則斬嗣。心憐之。而莫能救也。汝歸。偏告親故。惜物命。其餘刻善書。燬淫書。皆德也。淫書不能偏燬。勸人燬人。不能從。已不看。亦德。諄諄數千言。不外陰騭文感應篇中語。又曰。邀功之心不可有。免過之心不可無。力行善事。勉之哉。旋二役送之歸。役擗之落臺下。大汗而甦。茂才弟心如。鏡為作回生記。余撮其大畧如此。

鬼詐

近村顧氏子。家有一母。貧不能自存。乃從其族叔賈於宜陽。居半載。忽得重疾。謔語模糊。雜以悲泣。若有鬼憑者。叔從旁審之。宛然其母口角也。因叱曰。汝誰氏鬼。胡至此為厲。曰。吾與若為嫂叔。乃佯若不識邪。因自訴其子出門後。饗殮不給。親族莫之恤。已於某月某日卒。賴隣佑某某。市薄皮棺以殮。今在冥中。資用之絕。為鬼卒所虐。其苦萬狀。須為我延高僧作佛事。焚紙鏹若干。冀得超苦海。不然。吾與兒俱去矣。叔如其言。顧疾漸瘳。後告以病中所語。悲痛欲絕。即為母持服。奔喪而歸。距家半里許。遇隣人。與之語。且問母病卒狀。隣人訝之。曰。頃見其在河干。浙米作早炊。不聞有疾。

也。顧大疑。逡巡至家。則其母方飯於厨下。強健如初。見子歸。且素服。驚問其故。顧囁嚅不敢言。窮詰之。始以實告。母子詫歎而已。蓋此鬼偵顧有母。乘其病。詐言已死。以誑財帛。鬼亦黠矣哉。

乩仙射覆

雙林數士人。為扶鸞之戲。有仙降壇。自稱冲素山人。與諸名士倡和甚懽。猜枚射覆。無不奇中。一人覆墨頭請射。乩畫未濟卦。蓋焚烟有取於火。而研墨必賴乎水也。又易以線香寸許。乩云。其質屬木。其形屬土。其用宜金與火。所忌者水耳。一人以紙煤頭為覆。乩書一律云。蘊蓄宏深孰與侔。離明正氣暗中收。倘教石丈逢青眼。未必江郎竟黑頭。功績克兼鑽燧氏。封疆重守管城侯。卷懷此夕無他耀。佇看餘輝燭九州。同人無不歎絕。體物之工。真可稱仙筆矣。

鬻體

廣州鄉人某。携織入市。便旋於野。見道旁有鬻體。遂溺其口。戲問之曰。味佳乎。鬻體張口應之曰。佳。鄉人大恐。持織而奔。若有追逐其後者。且頻呼曰。佳佳佳。益惶懼。計無所出。念鬼必畏神。乃疾入城隍廟避之。喘息良久。意鬼已遠去。甫出廟門。復聞連

聲呼曰。佳佳佳。追逐如故。某情急計生。至一店鋪中市雜物。論價已畢。留繼為質。曰。俟吾將錢來取。疾趨而歸。鬼果不至。至晚。店夥見鄉人不來取物。亦遂置之。是夕。鬼聲大作。且憑附於人曰。何故以穢物入吾口。繼在爾鋪。必於爾乎求之。始知為鄉人所賣。百端理說。鬼終不聽。乃設酒穀焚紙錢。并延僧作佛事。為之超度。鬼乃去。或曰。此鬼生前必典鋪中司櫃者。典中認票不認人。此鬼亦認繼不認人。非錮於積習而然耶。言雖近謔。亦似有理。

恩情廟

順德某鄉有河在某竹灘下流。當春夏漲發。波流如竹箭。往來無杠。約可通。憑渡船而過。一日。舟中人已滿。有携榼婢喚渡。年十四五。貌甚妍麗。手青蘭花一枝。微數而笑。舟中人悅其斌媚。爭譽其花。且以游語撓之。婢紅潮暈頰。藏花於袖。不令眾觀。有書生某調之曰。花嬌人更嬌。愛其花尤愛其人矣。婢笑而目之曰。君愛此花耶。以贈君何如。生赧然受之。俄流急并歛。婢失足墮水。相顧莫之救。舟中人誚生曰。彼以花贈君。是愛君也。今墮水而不援以手。無情郎負此有情娘矣。生憮然自失。亟躍入河。遂與女俱斃。舟人無如何。相與嗟歎而已。翌日。二屍相抱浮渡口。居人奔告兩家。合葬。

焉而祠於渡側。題曰恩情廟。甚著靈異。鄉人有夫妻反目者。私祝之。無不歡愛如初云。

女割子手

南海黃某。為典鋪司出納。家小康。妻某氏。割子手女也。在家時。常病心痛。父得秘方。以人膽和藥飲之。良愈。然疾時作。作必呼號數晝夜。父乃於行刑時。竊人肝以飼女。病遂已。女自食人肝後。非此不旨。父愛女。蓄為常羞。嫁後仍私餽之。踰年。父歿。女思人肝不能得。家有二婢。大者十三四歲。小者十餘歲。女謂大婢曰。汝髮臙盡沐諸婢。汲水濯髮。女復令小婢趁墟市物。乘婢俯首於盆。亟以刀斫之。剗其腹而剗其肝。因思人肉味亦必佳。遂支解之。以為腊。小婢歸。見之。無人色。女曰。若漏言。并啖汝矣。至夜。沉婢之首及手足。臙臙於河。越日浮出。鄉人疑兩日不見黃家婢。遇害者當即是。過其門。堅閉不啟。升屋窺之。見女方據案而食。曰。人肉味亦甚甘。奚必肝耶。咸大駭。奔告黃。及婢之父母。將鳴諸官。黃哀懇備至。賂鄉人金。并以重賄噉其父母。而寢其事。上三則皆四會吳崧圖孝廉大猷述。

牛兒

宜興縣東鄉農王小二妻丁氏性强悍常虐其姑役使如奴婢稍不遂意輒惡詈二畏婦不能禁姑常於無人處啜泣而已一日丁忽跌仆昏瞢中見有二人牽之去至一處似宮殿狀上坐一王者旁列鬼卒數十俱獍獍可怖捧丁跪案前王厲聲曰汝不孝於姑罪莫追旦夕取汝命罰為畜類即有鬼卒以牛皮披其身色純白王令拽去投生鄒家村鄒勝全家驚悸而甦恍惚若夢告其夫曰我不孝於姑冥罰即至死後鄒家村有新產白牛即我也幸買歸養之至夕自嚼其舌嘔血斗餘呼號而卒越日二往跡之鄒勝全家果於是日產一白犢告以故欲買歸鄒知為逆婦轉生故昂其價二不得已如數易之而歸犢見二母輒跪其前足若悔罪狀蓄二年大如常牛時值炎暑二乘涼卧車棚內牛繫於旁朦朧間夢白牛仍化為妻與已交媾未幾牛腹漸粗閱十月產一兒頭生雙肉瘤似角重二十六斤人以為妖勸二殺之二以實告遂留養兒日飲牛乳期年已成人貌甚偉多力人咸呼之為牛兒云

樓下

去南潯數里有張翁者鄉居樂善生二子長業賈次讀書游泮翁家故小康卜地於隣將拓其居既興工畚鍤所及得二棺甚古長子謀徙去之翁不可其子曰今築室

勢不能已。棺在下而居其上。人鬼兩不安。其徒之便。翁曰。棺入土已久。以此為佳。城如以吾室故而徙之他所。是奪其壤而據其宮也。烏乎可。其子曰。然則奈何。翁曰。有法在。封其棺而加土焉。吾築樓於上。局閉其下。毋使蹴踏。樓之上為讀書燕息之所。於棺無所妨。人居樓上。鬼居樓下。庶可相安乎。遂坏土於棺。架屋作樓。空其下。勿令人居。歲時致祀。若奉祖考。明年次子入鄉闈。搆思未就。倦而假寐。見一老人與之講題義。授以作法。曰。今科爾必中。歸語而父。予即樓下人也。遂驚醒。文思沛然。榜發果獲雋。翁壽至八十餘。子姓蕃衍。以耕讀世其家。至今人猶稱其地為樓下云。

潘封翁

吳縣潘相國之封翁。性好善。喜施捨。人有婚喪事。以緩急告者。無弗應。閭城以善人稱之一日。閒步郊外。見涼亭中有一老者。飲泣解帶。將自經。翁遽前止之。詢其故。其人曰。數日間。將為子娶婦。貧於戚友。得三十金。今日進城市衣。裙為剪綰。賊掏摸去。無顏見家人。故覓死耳。翁曰。此小事。吾償爾金以成其美。毋遽輕生也。拉之入城。向所熟店鋪。假三十金予之。其人感泣叩謝。問翁姓名。不告而去。後數年。翁為先人覓葬地。久之不得。偶偕地師至光福鎮。見水中有一墩。左右環以兩堤。若二龍搶珠。

狀地師說曰。此吉壤也。葬之後。必有大魁。而位登宰輔者。願無從得主者。姓氏姑至。一酒肆訪之。坐定。見當壚一叟。似即向所贈金者。叟見翁喜曰。吾恩人也。奚為而至。此翁告之故。叟益喜曰。此某之廢地。曩承拯救。厚施久不忘。欲報無由。惟朝夕焚香。祝公福壽。今以是地為可用。謹以奉貽。翁不可。與議值。叟不肯受。推讓至再。即以前所贈三十金署券歸之。既葬。相國之顯達。果如地師言。識者曰。此所謂陰地不如心地也。心地善。則陰地隨之矣。

胡書城

樵李胡書城。販書畫為業。鑒別未精。售賣不能獲利。落魄吳門。日益窮困。偶至元妙觀前散悶。見古董攤有仇十洲所繪漢宮春曉圖。稍有破損。而卷尚完。審為真蹟。諧價青蚨七百。已肯售。亟典衣購之。素與裱畫鋪一翁善。持往評泊。翁噴噴稱賞。決非贗鼎。即浼其重加裝治。飾以錦罽瑤籤。貯以檀匣。璀璨可觀。翁曰。畫固佳。安所得售主乎。胡曰。予向識鎮洋畢秋帆制使弟。其人嗜古。名人書畫。苟當意。雖重金不吝。今以圖往。幸得邀賞鑑。下半生衣食在是矣。翁極憇惠。即向其貸資斧。附舟至鎮。持刺往謁。閤人見其衣履垢敝。不為之通。投宿逆旅。愁思無策。乃携畫日伺其門。冀得相

遇一日。畢乘肩輿出。僕從甚都。亟趨至輿前自通。畢曰。君來幾日矣。奚困苦若此。對以甫至。并言途中遇盜劫。資裝蕩然。襤縷如丐。誠自愧。畢令僕引其入第。俟拜客。即來。胡幸已見畢。坐候書室中。少頃。畢至。出衣履易之。款待甚殷。曰。君來必有墨妙。得毋遭胠篋乎。胡出其畫曰。他物俱被劫。此卷以死衛之。獨存。敬以奉覽。畢審視數次。曰。畫却真。其為價幾何。胡索二千金。畢嫌太昂。曰。家兄在陝西節署辦。萬壽貢。此卷可進。呈第為時已促。吾欲令急足先送至陝。徐徐償爾銀何如。胡喜其畫已獲售。諾之。越旬餘。出千二百金償胡。胡少之。畢曰。銀不能益。如以為不足。吾有無用書畫。在花廳傍小閣中。任爾選。幾十幅。去可耳。導胡至閣。見卷軸堆積。胡擇佳者。恣取之。計盈百。畢曰。庶可已乎。胡曰。是圖易此價。不無缺望。君冠蓋之交。滿天下。有嗜古者。乞手札薦援。俾得沾毫末。以補其絀。則君之惠也。畢沈思良久。笑曰。得之矣。海昌查小山觀察。家鉅富而性甚豪。近聞其購書畫。當為君游揚。此君無真鑒賞。徒噉名耳。勿賤售。即修書畀胡。囊金回吳門。重酬裱畫鋪翁。并償其負。悉以所得金市書畫。真偽參半。暨畢氏所携歸者。俱裝潢精好。扁舟詣查。查得畢札。即延入。胡呈目錄。約八百餘件。查令取前十件觀之。皆稱善。再閱十件。亦如之。謂胡曰。卷軸甚多。何能徧

閱察君似長者。當不予欺。所有予悉購之可也。胡大喜過望。查令核價。需二萬餘金。如數予之。胡既暴富。不復改業。遇名流墨迹。寸紙尺縑。無不收買。眼界日擴。鑑別亦精。三吳士大夫。皆與往還。論書畫者。多折衷於胡先生焉。其後家日益饒。好古尤篤。所藏有國朝名人尺牘八十頁。予嘗見其刊本。顧寧人居其首。殿之者為吳穀人祭酒云。

陝盜

歸德某生。為陝西中丞司章奏。屬邑獲盜七人。情罪重大。皆論死。中丞將上其事。盜浼人與生關說。願以萬金為壽。乞緩頰於中丞。減死論成。生諾之。而受其賄。言於中丞。中丞不聽。曰。是皆劫財害命之劇賊也。先生何矜焉。生言盜固當死。然天道好生。司憲者宜體此意。駢誅七命。失於不仁。或戮一二人而貸其餘。何如。中丞執不肯。卒盡誅之。生既不能拯盜命。而銀已入橐。自謂受盜贓亦無妨。遂辭幕歸里。以其銀置田宅。謀鬻販。家日以裕。後十餘年。一日。生方對客。忽仆於地。曰。我等何處不尋爾。乃在是耶。顛撲哀號。似為人捶擊狀。家人知有鬼祟。爭集問訊。作鬼語曰。我等秦盜也。渠受吾銀而不為申救。致我等以死。請於陰曹。問關數千里。來索其命。尚得安享吾

銀耶。語叟雜皆陝音。似有多鬼憑附其身者。客解之曰。若曹犯法當死。死誰怨。生殺之權。操諸官府。於某何誅焉。乃爭譁曰。盜非不自知其罪也。知其罪而欲逃之。故以重金營救。救之不獲。合還吾銀。受吾銀而視吾死可乎。吾不捨之矣。家人稽顙乞命。許多作佛事。解釋冤業。鬼終不聽。呼號數晝夜。嘔血而卒。生歿後。其子不善營謀。家日落。越二載。火焚其廬。所蓄蕩然。并生柩亦燼焉。

紙貨

吳門某紙棧。奇類客貨。堆聚甚多。紙客皆寓棧中。隨時評價而沽。一夕。有客起如廁。見一赤面朱袍神。立檐下。指揮一吏。持筆向紙上作圈。若編號狀。須臾而滅。客陰念所見類火神。棧必被災。次日告主人曰。貨滯不售。需留遷於他處。乃以己貨裝載入舟。主人再三留之。不聽。至夕。舟中火發。客從睡夢中驚覺。倉卒逃避。僅以身免。一舟貨物皆燼焉。而棧固無恙。按此與上卷火神一則同姑並存之

顧某

近村顧某。年少美丰姿。多機警。早喪父母。從其叔賈於江右。性好游蕩。日携錢出。酒肆歌樓。踪跡皆徧。叔禁之不聽。常與土人聚處。習其音。口吻畢肖。見之者不知其為

浙人也。一日於稠人中觀劇。突有兩人捧其袂。若甚欣喜。曰：久覓爾不得。今在是矣。推挽而去。某察其意非惡。亦不言。行數里。至一第宅。擁之入內。須臾其家婦女咸集。一媼撫其背曰：兒性執。乃爾。家庭勃谿亦常事。何忍棄而他適？自兒逸去。母終日望欲死。兒婦常悲啼不食。今幸來歸。毋作他想。即令婦同其入閨。若恐其再逸者。某終不一語。睨其婦。雲鬟蟬鬢。佳麗異常。旋入寢室。見牀帳華美。奩具畢陳。時已昏暮。婦令婢燃燭。陳設饌於案。對食畢。即持去。親闔其扉。解帶入幃。婦枕席久曠。繾綣備至。既而知非故夫。曰：身已誤屬君。復何言？乃於枕畔歷敘其故。始知其家為韓姓。日間與語者。即其姑。生二子。長已歿。寡妻弱息僅存。次即其夫。去年以口舌出門。訪尋不獲。乃托戚友徧覓之。某形貌酷似其夫。故誤認。婦又曰：君既至此。將錯就錯。毋令人知。家幸小康。當無憂衣食也。某喜出望外。諾之。婦又以合家人數年齒。暨親戚姓氏。稱謂一一記之。次日托言夫乍還家。恐其復出。常扃其室門。實不欲令見人。致洩其機也。婦得新歡。勝於故夫。所以承奉之者無不至。久之出見家人。某陰受婦教。應對無訛。人莫有知其偽者。惟嫂察其音。似與叔稍異。疑之。私謂婦曰：叔歸後。性情舉止俱與往日相似否？婦變色曰：蘇為人調撥。致渠遠颺。渠已來歸。舉家相慶。而姆姆獨

見疑。是欲渠流蕩忘返。使我終無夫也。居心何可問耶。嫂不敢言。某既獲姝麗。又坐享贏餘。鄉思盡絕。叔見其久不歸。跟尋無耗。亦遂置之。一夕。私至叔處。告以故。詫為奇遇。猶恐其真夫歸。終必敗露。後數年。聞已與婦生二子。人皆稱為韓二相公。叔遇諸塗。亦不敢相認矣。

河神

嘉興杜嵯判某。需次揚州。奉委解河工餉。至淮上。一日卧舟中未起。聞人聲嘈雜。披衣推窗視之。見數十人持香。鱗次跪船側。呼舟子問故。曰。大王在船中。故來相迓。某曰。船中安得有大王。曰。在爺帳上。仰視見一金色大蛇。盤旋帳頂。駭極。欲趨避之。舟子私語之曰。此河神也。來此大吉利。可無恐。俄聞鼓吹喧闐。有衆役擁輿蓋。昇大轎。至則河員已排執事來迎矣。河員登鷁首叩頭。兩人捧金漆大盤置几上。蛇蜿蜒入盤中。蟠屈層上。而昂其首。安置轎內。呼擁而去。某欲觀其異。攝衣冠從之。昇至河神廟。焚香設牲醴。供奉甚虔。官民皆再拜。即命梨園演劇。蛇於座上翹首而觀。俯而飲。至暮不去。笙歌達旦。明晨蛇身漸細。倏忽不見。河員皆有喜色。共慶安瀾矣。某疑蛇在船上。衆何以知。歸舟詰問。知為舟子所告。相傳船有此異。裝載貨物。必獲厚利。故

播揚於人。冀僱值加增爾。某又聞土人云。黃河中神最多。皆人首蛇身。風雨之夕。人常見之。有戴紗帽者。有兜鍪者。有本朝冠頂者。蓋凡死事及有功德於民者。皆得成神云。

鼃移家

予友邵某。附糧艘北上。舟泊黃河。候翌日放開。薄暮。有老翁持紅東謂開官曰。明日賤春移居。漕船乞暫緩放行。毋致擁擠。言訖不見。官甚異之。次早。見有巨鼃無數。蹢躅渡間。最大者側其身而過。自朝至晡。絡繹不絕。糧艘不敢撓越。俟過畢。乃行。昨所見老翁。蓋鼃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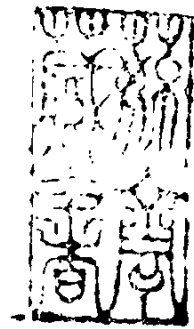
徐氏二女

海寧陳相國。精舉業。兼善星學。嘗推己命。當位至台輔。欲求女命之至貴者。聘之久而未得。弱冠舉鄉薦。公車北上。舟次松陵。值風雪大作。枯坐篷牕。旅懷殊寂。舟人言此處富室徐姓。有園亭。擅花木之勝。主人極好客。盍往游乎。公素性不羈。即書刺令通。徐詢知為新孝廉。衣冠肅客入。公述來意。徐笑領之。即命僕至園中。掃雪陪客。往游。見奇石環立。臺榭幽深。有一亭植梅數十株。冷蕊初花。清香撲鼻。須臾。熾炭於盆。芳

殺羅列。主人酌巨觴勸客。款待良厚。談次知公未昏。陰有擇壻意。而未便驟言。既又知其精子平。乃曰。僕有二女。俱待字閨中。將來得嫁貴人否。乞為推算。公諾之。歡飲至暮。沾醉回舟。推二女命。長者年十九。次十七。皆一品夫人也。大奇之。惟次女犯桃花百日。為美玉之玷。次早復詣徐曰。女公子命皆大貴。足耀門楣矣。徐曰。以君之才之美。取青紫如拾芥。如不以寒賤為嫌。願附姻好。長幼惟所擇。公大喜。遂聘其長女。委禽而去。是年公成進士。入翰林。乞假歸娶。偕夫人入都供職。後數歲。徐次女猶未字。有群盜夜入其室。見女美。迭污之。既掠其資財。并劫女去。徐夫婦悲戀欲死。訟于官。捕盜甚急。盜恐為女累。輾轉買于揚州。為女伶。適公與夫人南旋。過揚。當道譙公陳菊部。女不解演劇。令侑觴。夫人于簾內觀之。怪其貌似妹。呼入密詢之。果是相抱而泣。乃謀于公。說言係其疎戚。為脫樂籍。載以俱歸。計遭難恰百日。後公為擇配。嫁某總戎。公官至大學士。總戎升提督。姊妹果並封一品夫人。

香飲樓賓談卷二終

清閑齋氏著



夜譚隨錄

夜譚隨錄提要

談狐說鬼已成小說家流派逞筆底之波瀾架
空中之樓閣淫辭炫目褻語蝕心此拔舌地獄
相傳為文人設也此編紀事述聞間雜狐鬼而
證以因果談言微中要與勸善懲惡之旨不相
背戾亦有心世道者之所為也至文筆之典雅
奇字之錯出非讀盡墳索者不克臻此校讎煞
費苦心可告無罪於閱者焉

自序

予不語怪此則非怪不錄悖矣然而意不悖也夫天地至廣大也萬物至紛賾也有其事必有其理理之所在怪何有焉聖人窮盡天地萬物之理人見以為怪者視之若尋常也不然鳳鳥河圖商羊萍實又何以稱焉世人於目所未見耳所未聞一旦見之聞之鮮不為怪者所謂少所見而多所怪也苟不以理窮則人生世間無論天地萬物之廣大紛賾也即一身之耳目口鼻言笑動止死生夢幻何者非怪不求其理而以見聞所不及者為怪悖也既求其理而猶以見聞所不及者為怪悖之甚者也予今年四十有四矣未嘗遇怪而每喜與二三友朋于酒觴茶榻間滅燭譚鬼坐月說狐稍涉靡夷輒為記載日久成帙聊以自娛昔坡公強人說鬼豈曰用廣見聞抑曰讀虛無勝于言時事也故人不妨妄言己亦不妨妄聽夫可妄言也可妄聽也而猷不可妄錄哉雖然妄言妄聽而即妄錄之是亦怪也即夜譚隨錄即謂為誌怪之書也可

中華民國二年二月霽園主人書於蛾術齋之南牕

夜譚隨錄目錄

卷一

崔秀才

碧碧

梨花

香雲

龍化

李翹之

洪由義

某僧

邵廷銓

賣餅翁

蘇仲芬

紅姑娘

陳寶祠

張五

阿夙

婁芳華

噶雄

劉鍛工

蜩精

小手

蜃氣

清河民

王京

詭黃

梁生

某倅

倩霞

落滌

伊五

段公子

贅子

某馬甲

米薌老

韓生

卷二

修鱗

來存

雜記 五則

韓樾子

永護軍

朱外委

錫人

某掌班

屍異

紅衣婦人

阿穉

閔預

章似

麻林

怪風

張老嘴

大眼睛

柏林寺僧

薛奇

塔校

呂琪

高叅嶺

某諸生

潘爛頭

癩犬

嵩崇蒿

獺賄

烽子

陳景之

陳守備

青衣女鬼

汪越

春秋樓

棘闌誌異八則

回煞五則

夜星子二則

屍變二則

貓怪三則

驢

異犬

那步軍

施二

盛紫川

卷三

邱生

陸水部

馮總

戴監生

佟騎角

譚九

陸珪

白萍

劉大賓

莊斷松

額都司

孝女

請仙

某太醫

地震

朱佩莖

紙錢

三李明

霍筠

趙媒婆

三官保

倩兒

襖襪

白衣怪

某領催

宋秀才

護軍女

卷四

秀姑

玉公子

螢火

柴四

吳詰

周琰

儂白

孿生

某王子

再生

王侃

台方伯

瓦器

梁氏女

鐵公雞

多前鋒

骷髏

姚植之

新安富人

維揚生

市煤人

鼠狼

巨人

白蓮教

鬼哭

袁翁

堪輿

尤大鼻

董如彪

某別駕

雙髻道人

阮龍光

某太守

鄧縣尹

靳總兵

藕花

王塾師

夜譚隨錄卷之一

霽園主人閑齋氏著

霽園主人蘭岩氏評閱

崔秀才

奉天先達劉公。未遇時。故世家子。少倜儻好客。揮霍不吝。車馬輻輳。門庭如市。行路者健羨。雖齊之孟嘗。趙之平原。不是過也。忽有崔元素者。投一刺。劉接見。詢其邦族。曰山東臨朐秀才也。遊都門二十年矣。聞公喜結納。來作食客耳。劉大悅。與之往來。亦時濟其薪水。崔率十餘日一至。至必有所借貸。家人悉厭賤之。劉獨不以為瑣。每如其願。未嘗違拂。如是者二年餘。劉迭遭人故。貲產蕩盡。又三年。一貧如洗。更屢試不第。親故白眼相向。動輒得咎。傳為口實。漸至不相聞問。婢僕逃散。並有心作罪。以求去者。接踵僅存一老僕。內則一妻一女一子。鼎足而三焉。會臘盡。牛衣塵甑。無以卒歲。女能詩。戲吟曰。悶殺連朝雨雪天。教人何處覓黃絲。歲除不比逢寒食。底事廚中也禁烟。劉見之笑曰。此際玉樓起粟。若可煮食。足夠一飽。今得汝詩。能不令人羞耶。因和之曰。今年猶戴昔年天。昔日輕裘今破絲。寄語東風休報信。春來無力出廚烟。妻怒之以目。曰。往日良朋密友。有求必應。啜汁者。豈止一人。今年盡歲逼。喫着俱無。猶不少思籌策。乃合兒女子作推敲醜態。想亦拚得餓死。故預作薤露挽歌耶。劉曰。

然則欲我做賊去耶。妻曰。做賊亦得。第恐君無其才耳。順城門外朱知縣。方其落拓時。與汝為莫逆交。一日不見。亦不能耐。今聞其丁艱在家。宦囊頗厚。詎不能走一簡。聊濟燃眉耶。劉曰。微汝言。吾幾忘之矣。亟作書遣老僕往投之。日暮赤手回。入門即罵曰。喪心人。不必復與相識矣。始而閤人辭以他出。我則不信。既而送客在門。相見。兩眼棱棱。持書而入。再四促之。始傳語言。事忙。不暇修覆。但借口致意。主人現在。凡百需費。囊無一文。正愁無處措置。斷難如命云云。似此喪心人。若復與相識。名節掃地盡矣。劉企望一日。滿擬必獲如意。驟聞此變。不禁索然。妻哂曰。莫逆交不足恃矣。然總角之交。應非泛泛也。城北楊君。非與君為總角交乎。劉以為然。復走東以干之。楊辭以生意淡泊。本利損虧。無囊可解。劉拊髀嘆曰。面朋口友。固不足怪。欲明通財之義。非道義之交不可。乃挑燈作札。罄吐肝膈。翌日付老僕持送南城靳公子。靳世胄閥閱。田園遍畿輔。公子與劉為世交。又屬至戚。每當晤對。夜以繼日。所講論非忠義大節。即出世大道。互相誘掖。不啻同胞。所謂立脚不隨流俗。留心學作古人者。閱札即刻覆答。謂叨在知己。亟當如命。奈心與力違。束手無策。君但勉為尚志之士。無自暴棄。又何憂貧賤哉。且天生劉君。必非碌碌者。君姑待之。保有大富貴日也。第好義如弟者。值此危急之秋。竟坐視良朋之困。不能一援手救。殊堪自愧。唯知己者諒之耳。劉念擲書於地。再曰。

荷荷平日披肝膽談道德何啻羊左任黎每舉一子一女猶以百金為壽今急切相需乃不
破一文乃反以膚詞迂說相敦勉所謂道義之交固如是乎老僕慰之曰主之朋友大槩未
曾交得一人親戚中不乏富貴者盍拚一失色與之通融劉嘆曰朋友列五倫之一尚三呼
不應瑣瑣姻婭又何望乎言次聞門有剝啄聲報崔秀才來矣妻曰呬人家潦倒至此彼尚
欲來剝瘦脰耶耶知並脰也無即欲來剝正恐無下刀處劉曰不然此空谷足音也延之入
崔曰劉君縱理不入於口而乃一寒如此哉昔日之繁華真耶幻耶今日之索寞幻耶真耶
歸枝易窮青松落色槿心朝在夕不存矣尚有一人肯杖策踵門如崔元素者否劉曰夙昔
自謂盟車笠訂金蘭得一二耐久朋為終身膠漆不意翻覆若此不敢復言交遊矣崔曰不
然夫廉將軍免官客去翟廷尉復職客來人情自昔然也君自不達夫何怨尤智者當務之
為急為今之計當奈何劉曰束手待斃耳崔笑曰出此言當罰鍰矣吾聞負重涉遠不擇地
而休累重家貧不擇祿而仕盍投筆從戎聊博升斗不猶愈於托鉢同人受守錢虜之輕薄
乎劉曰嶢嶢者易缺皎皎者易污非所以自完也崔曰外以筆耕內以針耨亦可免凍餒劉
曰倘促效轅下駒夙所羞也崔曰奇貨可居龍斷可登鳥獸之羽毛可織而衣其遺粒足食
也貪賈三之廉賈五之盍為賈劉曰覬覦分毫錙銖必較素所鄙夷而弗屑者也崔曰然則

度君之心。量君之志。欲更揚眉吐氣。非官不能矣。欲為官。須登第。欲登第。須理舊業讀書。欲讀書。須膏火之費。吾視君皆未易辦也。吾有錢八十千。可輦至。劉曰。君方同病。詎忍波累。崔曰。人棄我取。人取我予。夫何辭焉。遂言別。移時。以車輦八十千至。劉大感謝。欲備一餐相款。崔不坐而去。遲數日。復提一囊至。曰。君曾肄業否。劉曰。新正伊邇。未免匆忙。崔曰。予思八十千。豈敷搏節之用。更蓄得一囊金。為君謀小康。亟置之炕頭。便出門。挽之不及。試啟囊。燦然盡赤金也。一室俱驚。權之三百兩。崔從此不復至。更不識其居處。徒銘感而已。出貲購第宅。贖舊產。又於新居。掘得窖金二甕。遂成富室。僮僕去者。次第復來。百計夤緣。以求收錄。親友亦稍稍通慶弔。一年之間。繁華如故。劉不復好客。惟閉戶下帷。日夜佔畢。是年及第。官清要。賀客日盛。值初度。預使人四出。凡親故中之貧窶落魄。及不能舉火者。盡招致之。及期。親友畢集。剖出金玉錦繡。羅列滿堂。為劉祝嘏。劉乃張筵高會。酒再巡。罷樂。出席。舉觴屬客。悉出所得。分贈諸貧賤之前。使各收貯。衆愕然。不測何故。僉曰。凡茲不腆。實所以奉祝長年者。縱不足貴。亦諸親友之芹獻也。曷為散之。劉嘆曰。今日何幸。羣公臻至。錫我百朋。所恨座中唯少崔秀才一人耳。崔若在。必能知我之為此舉也。因袖出一牋。則五言古詩一章也。命其子朗誦以示衆。曰。主人好施與。揮霍無躊躇。客有諫之者。主人笑曰。毋。君謂財可聚。我意財宜

疎不暇為君詳。聊以言其粗。財為人所寶。人為財之奴。富者以其有。貧者以其無。有則氣逾揚。無則氣不舒。逾揚人愈親。不舒人不知。昔我貧賤時。顛蹶無人扶。有身不能衣。有口不能餬。貴戚與高朋。相逢皆避途。居然一厭物。儼若非丈夫。今日奮功名。食祿復衣襦。門庭開如市。勢利日以殊。一壽千黃金。一箸萬青蚨。奢窮欲亦極。無勞用力圖。當時何其盛。今日何其都。顧茲親串惠。豈我所願乎。昔貧今且富。昔我即今吾。清夜維其故。反側心踟躕。其故良有以。今昔人情符。周急不繼富。聖言不可誣。憶昔齊晏子。舉火贍饑孺。又聞范文正。義田置東吳。設使天下人。能聚復能輸。在在無和嶠。處處有陶朱。流過阿堵物。何來庚癸呼。堪嘆近富者。唯利之是趨。滿盈神鬼惡。往往寄禍沽。用是常自惕。羞為守虜徒。況今得之如泥沙。當日求之無錙銖。君不見栖栖窮巷孤寒儒。此時此際如苦荼。眾聞之。無不赧然。如芒在背。多有逃席而去者。亦不追挽。俄報崔先生至矣。劉倒屣左辟。鞠之。崔握手而笑曰。君可謂國狗之瘼。無所不噬矣。奈何效杜子春。口舌為且。繁華索莫。其行幾何。苟不齊之。魔障歟起矣。彼接輿髡首。桑扈贏行。倏來忽逝。豈屑屑於苑枯隆殺哉。會盡人情。點頭亦屬多事耳。劉再拜曰。至味之言。敢不佩為絃韋。是夕客散。獨留崔宿。妻子亦出拜之。劉曰。近日徙居何所。胡久不一至。致缺酬報。崔曰。昔者悲索君。君時亦望報否。劉曰。實無是心。崔曰。然則予獨有是心哉。何

不怨也。劉大笑。因問家中更有何人。崔曰。頗不孤子。子女孫曾數十矣。劉忻然曰。小女未字。以歸君家。何如。崔曰。此大不可也。劉力詰可之。崔枝梧良久。始吐實曰。君長者。曰亦無害。所不敢與君結姻者。自媿非人。實父山一老狐也。以君抱奇氣。故不遠千里來相結納。致君貧而再富。亦定數。非吾之力。譬如作室。既鎮其甕。又何加焉。吾特因人成事耳。今俗緣已了。即當長辭。故人矣。劉始大悟。不覺洒然曰。君去固自得矣。將無使吾為忘筌忘蹄之人哉。崔曰。予非貪天功者。君何感焉。從此前程皆順境矣。官不過三品。而富則十萬。雖然。詎無一言為留別之贈。吾聞人心不同。有如其面。豫樟二木。七年乃知。知人之鑑。不易明也。甘以壞何如。淡以成。毀方而瓦合。全交之至言。君其誌之。勿為雉犬所笑。言訖辭去。永不復至。劉後官至臬司。以老告歸。感崔之誼。朔望祀以香楮。終身不衰。

閒齋曰。彘彘之俗。萬變千更。交固不易言也。方其盛也。面朋口友。不招自來。及其衰也。馮驩灌夫。麾之不去。除毀方瓦合一道。誠無良法矣。胸中自有涇渭。皮裏自具春秋。故穰穰而來。煢煢獨往。交可以始終一也。不然。直欲盡化同人為異物。易濟濟為綏綏。有此理哉。

蘭岩曰。富貴則趨附之。貧賤則違避之。俗情絜然。然曾無一人。矯然獨出。而僅讓此狐人。而不如狐也。良可愧也。

碧碧

蓋屋諸生孫克履流寓階州。愛其地土庫水甘。卜築山村。耕讀自樂。屋左依山臨壑。構一草閣。頗虛敞。可以眺遠。閣下林深箐密。雖有一徑。人迹空經。僅過樵牧。一日。孫獨憑閣上。遠遠見一人循徑來。草笠布衫。彷彿甚美。既辨眉目。果美甚。丹唇皓齒。華髮素面。十七八一變童也。孫駭曰。世豈有男子而姣媚若此者乎。亟趨下閣。要遮而鞠之曰。山深路僻。豺狼僣僣。小郎日暮孤行。進將安止。盍姑住此。明旦早行。庶不至旁觀者代為憂慮。少年曰。夙非姻婭。生熟兩不相諳。獵食或然。宿應不可。孫素有斷袖之癖。一旦值此璧人。慾情火熾。遽前擁之。少年大驚曰。奈何邂逅相遇。輒以橫逆見加。孫曰。卿慧人也。何待解人。少年追遽極力擠之。孫猝不及防。失足墜岩下。少年脫然去。孫為一樹歧夾住。欲上不能。欲下不得。呼呌聲嘶。無人知者。自拚必死。忽一女子過而見之。訝曰。如此阨危。何樂而為之。孫曰。為人所算耳。能救我否。女曰。救亦非難。第未識何以報德。孫曰。除却再來樹了。餘悉唯命。女吃吃笑。解足纏拋與一端。援之而上。孫良久。神定。整衣謝之。女徐徐束足了。不見答。孫方怪其倨。審諦之。則苗條婉妙。絕代美姝也。不覺縮頸吐舌。且驚且喜。陰念何今日奇遇之多也。時日已薄。崦嵫四山漸暝。乃再拜而請曰。再生之德。未易倉卒圖報。幸小住為佳。女笑而睨之曰。子大不良善。甫得

生機。又造死業矣。孫聽其言。謔。窺其意厚。大不似少年漠不關心者。遂携入閣。繾綣備至。約三更女披衣起曰。今夕與人約。須踐之。明日重晤。孫阻之。以臂曰。卜夜未卜晝。復留與亂。因詰卿孱弱處。子雖乘油壁。昇以筍輿。猶恐不勝勞瘁。底事單形隻身。遠陟空山。令人彌思彌懼。中心能無稍怖乎。女自言。宓氏字碧碧。年十八。嫁前村方氏子。半年而寡。今日為母壽歸甯。來此捷徑。不意遇子。不能自負。誠夙分也。願與子偕老。俾莞嫠有託。莫見棄否。孫慨然曰。得卿為之。小可何修哉。但碍有老母。賦性方嚴。出入小閑。尚須咨白。不告而娶。實不敢專。然而父母愛子。何必苛求。見卿非以應無不納。容徐圖之。女曰。兒於子亦非無益者。子果肯降心相從。終始不貳。則可以全性命。了死生。夜氣之牯亡。旦夕可復。俾子蛻蜚丸而為蠶。蛻化腐草而為夜光。必當同為人極之游。不復羈滯形骸。聽閻摩羅什天尊為政矣。孫大喜。相見恨晚。晨興即以告母。母呼女至前。反復詳訊。乃謂孫曰。兒勿草草。吾聞顏朱昨綠。尤物盡足。傾萬乘之國。尚有餘禍。匹夫之身。庸有不足。老身七十矣。所見閨秀。何啻千萬。至若此之窮妖極艷。一見炫人心目者。實為乍睹。真禍水也。汝何德以堪之。且天方氏之子。不祥孰甚。可急遣之。勿速死亡。孫默然鵠立。面如死灰。女進曰。姑之見亦左矣。兒非自媒者。誠以藥苦不如薺甘。故腆顏自薦。兒不厭郎貧。姑奈何畏兒盡乎。母曰。不然。小娘戀新歡。忘舊好。鍾情

者固不得。然而老婦為豚犬作馬牛。用心亦不得不爾。女勃然怒曰。何物老嫗。醜毒若此。兒去此。豈便無噉飯處耶。且斥孫曰。君木偶人。不足與語。不聽好言。不久當死。窮薄相。即死亦為下鬼。彼時當袖手高坐於刀山劍樹之旁。看汝掙鬩耳。遂憤憤出門。不知所之。孫涕洟縱橫。頗形怨色。母慰之曰。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況深山窮谷。忽致麗人。非草木之妖。必狐鬼之怪。兒倘或迷惑不悟。冥想致邪。則老身將誰賴乎。開喻再三。孫意少解。居無何。有翁媼二人。率男婦六七輩。直入草堂。洶湧叫罵。孫甫出訊。輒遭扭結。翁以杖叩孫之背曰。跌落澗下。與死為鄰。苟非吾女援手救。則山中鴉鵲飽汝腸胃久矣。今則棄捐吾女。抑何竟負恩而背本乎。孫驚然。值此色變氣沮。不能發一言。家人咸集。莫能解紛。孫母乃策杖出曰。無譁。有事不妨好議。媼曰。親母出矣。親母之髮如此種種。底事出言無度。致小女歸去。憤懣不餐。脫有不韙。親母之肉。豈足食乎。孫母始知。即女之父母也。陰念來勢兇猛。必將選事。不如姑却以婉詞方啟齒。媼即止之曰。勿多言。可即墜壁除庭。明日即送魚軒到門矣。遽釋孫。紛然而散。母謂孫曰。視此行徑。愈信為妖物矣。從來邪不犯正。爾心果再來。不難一麾而却也。議已定。戒備以待。次日黎明。翁媼已送女至。鼓吹之誼。粧奩之盛。僕婢之多。內外填塞皆滿。孫頗歆羨。母以戾戾撐宅門。隔闔大言曰。吾家門庭。自來清肅。無故來擾。能不自媿。可速退。無自取辱。

翁媼怒發曰。憐汝家中紛紜。無執幹者。故不惜愛女。送來祇奉。胡為強自高。其謂我縮領曲背。不能俾及于老虔婆之腹中耶。于是飛磚擲礫。攻擊久之。母終置若罔聞。翁媼亦覺索然。但發恨聲曰。且去休。且去休。自有設施在後。因復散去。村人知其事。傳以為怪。二三菑德來說孫母曰。吾村地僻人稀。守望之助不給。宅上孤兒寡婦。輒與異類為敵。執迂見以啟寇讐。非所以計萬全也。此間舊有狐仙村。人往往見之。然而未嘗為患。茲來相擾者。為狐無疑。奉狐者。或與交遊。或為姻戚。自古有之。無足為怪。令郎神氣不凡。即娶狐妻。應不致禍。莫若姑聽之以解目前之害。不亦可乎。否則結怨既深。則為祟必亟。恐賢母子不能安枕而卧也。孫亦幾諫其母。母不得已。從之。是夕。翁媼復送女來。愉悅之色可掬。若預知母有俯就之意者。成禮而返。孫及女述好甚敦。女事母亦極婉順。日用所需。隨念而至。一家大享坐食之福。女一日謂孫曰。今日有君之內姪來。須自檢束。勿貽後悔。孫曰。我之內姪。卿之猶子也。長幼自有名分。何檢束之有。既來。非他。正曩日擠身岩下之姣童也。孫大駭。回念前事。深自躊躇。而少年談笑自若。毫不介意。孫始而安之。既而睨之。已而漸生狎褻覲隙。驟接其吻。少年驚怒曰。狂奴故態。一毫未悛。豈有作人尊長。而不自莊重如是者哉。復力擠之。踣于案下。少年輒然去。女至見之。忿恨良久。徐乃嘆曰。徒費周張。酸子尚足與言性命事哉。遂不辭而行。一切

器物不見人取。携一霎化為烏有。孫與少年接吻時。覺異香入腦。衣上亦有香氣。數日不散。漸歸兩腋。遂患慍。終身不瘥。

閒齋曰。狐性本淫。無足怪者。老狐何所圖。而必欲以女嫁孫。以成其私奔之志。豈亦愛忘其醜。若知子惡之故歟。然女固不貞。而男又何潔也。是知世之好為龍陽巾幘。自甘者。曾雄狐之不若矣。

蘭岩曰。斷袖之癖。人或有不免者。獨怪孫生。始以輕薄致墜岩下。甫得救援。復生癡想。卽有如此立志。送女與人之老狐。得以大享坐食之福。亦至幸矣。乃于正宜莊重自持之時。忽爾故態復萌。頓忘愧悔。亦可謂不足有為者矣。卒為狐辱罵。而素所鍾愛者。亦棄之而去。身患惡疾。何以為人哉。丈夫也。而見鄙于妻子。已足羞矣。況異類耶。

梨花

京師時雍坊。有以十歲女來鬻者。孝廉舒樹堂以錢三十千得之。命名梨花。既長。艷麗無匹。淡粧濃抹。靡不相宜。小草閒花。隨意簪之。皆堪入畫。諸女眷效之。百不一逮也。性且慧黠。一家憐愛之。舒有女。幼字先達德公次子。及出閣。舒以二女奴為媵。梨花與焉。其一名春棠。亦可兒之殊色者。舒女則偏愛梨花。而公子待之尤厚。屢欲私之。奈梨花防維甚密。雖欲申以

游語亦不可得。會德公考滿。擢粵西某郡守。攜眷南行。予友恩茂先。與德舒二公。皆親戚也。薦金華尚介夫入德公幕。閱三載。公遷粵東監司。冬十一月。介夫因事入都。委裝茂先家。朝夕晤對。所在人情風土。並德公家事。在所必談。偶詢及梨花。則曰。司宅門久矣。茂先曰。言梨花耶。介夫曰。正所謂梨花也。曰。然則何云司宅門。介夫曰。梨花之事。新奇怪異。駭人聽聞久矣。君為德府至戚。豈尚未知耶。茂先愕然。亟叩其詳。介夫曰。此下酒物也。不可浪言。乃撥火煮酒。擁爐促膝。備述其事。茂先倏而驚。倏而笑。倏而咋舌。倏而拊髀。蓋事既新奇。又介夫善為戲謔。故不能不為之色飛肉動也。先是德公之任粵西也。自張家灣買四舟。公與夫人居一。介夫居一。僕從居一。為庖廚。其一則公子夫婦及梨花眷棠也。行則魚貫。泊則雁排。一日暮宿吳城。月明如晝。介夫苦熱。五更復起納涼。彼時羣動盡息。忽聞第三船有欸欸啟窗聲。疑為暴客。潛起窺之。見一女子出船邊。立而溺。雖隔兩船。而月光朗映。陽具彷彿甚偉。審諦女子。則梨花也。心竊異之。第念梨花十歲至舒家。此時年十八。昔在茂先處。識之最熟。詎有假借。顧船是公子之船。人是梨花之人。而陽具則又居然陽具也。此疑團終難打破。次日晨餐罷。冥測于艙中。公有老僕張姓。獨坐桅艙。喟然興歎。且自訟曰。行年六十。不為小矣。何見所未見之事。總無了休也。介夫怪而詰之。張曰。惟子康兒。年小而詭大。了頭梨花人。雌而聲雄。

此吾之所不解也。介夫曰：汝老成諳練人也。予有所疑，質之於子可乎？張問是何疑事。試言之。介夫視無人，低語夜來所見。張聞之，驚曰：吾固疑之矣。何不白諸吾主？介夫曰：意欲白之，但自念作客依人，不宜預人閨壺，故默耳。張曰：噫，是何言也？先生不早言，異事出矣。介夫曰：予意先白公子，何如？張曰：然。吾即往告之。是夕舟泊青山。張請問公子曰：二爺知家中有妖怪乎？公子笑曰：何作此語？張曰：妖怪不遠，只在二爺船上。且因耳語其故。公子大駭，入艙隱叩細君。細君結舌瞠目。良久乃嘆曰：怪底守身如處子。且十八九歲，天癸未至。今若此，復何疑哉？公子呼梨花詰之，赧然不應。公子閉門驗之，梨花極力抵拒。公子乘隙探手胯間，則垂垂者已觸指翹翹矣。公子大怒，縛而獻諸公。公不勝錯愕，作威以究其原，刑具排列左右。梨花大懼，始涕泣吐實曰：曩歲迫于饑寒，父母鬻子謀朝夕。是時女價十倍于男，故作此弊，以求多售。今既敗露，罪當九死。第自反未為非法，祈全螻蟻之命。當圖銜結之報耳。公憐其情，且辨其果係童身，竟曲宥之。並命雜髮改粧，更名珠還，以誌其異。舉舟之人莫不歎異。公復使送介夫，驗之，並折簡晰之曰：不意奇聞創見之事，出自本衙。所謂梨花果桑茂之流亞也。幸童身如故，庶免株連。茲送其人至，請先生相之。所以必欲先生相之者，非謂魑魅魍魎不能逃于秦鑑，蓋欲先生解惑。倘異日舉以告人，賴此解嘲，勿致東西南北之人歸德某以幃薄不

修之罪也。介夫笑而驗之。戲語梨花曰。勿怪南人多事。吾鄉風俗。雄者可雌之。今子雌而化雄。正陽長陰消之候。子之有施于子。不可謂不厚矣。異日將何以報不穀乎。梨花面頰頰赤。羞澁莫容。介夫贈以雙履及香扇。報公書曰。儒生眼界不廣。賴珠還以擴充之。亦南行之幸事也。童體的確。尤足感甚。非公至德。疇其能之。是知事不足怪。可怪者。見怪之不怪也。公見書大笑。至任所。以其穎慧。命司宅門。頗能了當。公寵愛殊甚。張僕無子。公使認為假子。且以春棠妻之。公子固少年好事者。于花燭之夜。隱身窗外窺之。謂綽約燈下。絕妙一幅折枝圖也。今已抱子矣。茂先神馳者一晌。又問龍陽君伎倆。介夫亦當識之否。介夫笑曰。其人方雄。君又欲雌之也。相與拊掌而罷。茂先作梨花開四絕。寄示公子。有一樹梨花壓海棠之句。用成句恰妙。公子和韻報之。詩不具載。

閒齋曰。梨花假女粧而守貞如處子。如其果女子。必非淫亂者。其得擁美妻。獲厚利。去禍而就福也。固宜。

蘭岩曰。假女則艷麗無匹。還男則了事精當。梨花誠奇人也。嘗見司宅門者。袖金入橐。茫然不解一事者多多矣。幾何不對梨花而媿死。

香雲

零陵喬氏子。少孤貧。失業。依外舅為操舟。嘗往來于襄漢間。會載數估客下荆門。過黃金峽。灘險。日暮不敢發。泊舟古戍前。舅命喬入山伐竹。迷不得出。徬徨殊甚。瞥見一媼。年約七旬。杖藜蹙躅。循山徑而西。喬追止之。問何處可達江岸。媼笑曰。江在東。郎向西。乖迂極矣。吾視郎嫩少年也。日暮途窮。虎狼將盛。欲歸可乎。姑宿我家。明日曉發可矣。喬心悸已久。聞言竊喜。佯以不便。造次為辭。媼挽之行曰。言不由衷。令人倦聽。于是攜入深山中。迤邐十餘里。至其家。背高山。臨三澗。營窟而處。媼叩扉呼喬。一女子出。應則二八佳麗人也。色茂開蓮。香逾散麝。見客羞避。媼曰。兒又作態耶。小郎失路至此。若無一盂胡麻飯以啖之。殊缺地主誼。且兒常常有囑。既作承受人。詎可吝心力。今幸物色得此蘊藉郎。可息肩矣。雲蓋羞澁。避室中。不復出。媼笑向喬曰。嬌養慣。一見生客。輒作兒女態。幸郎無介意也。喬謝不敢入室。室皆穴山為之。甚精潔。止三間。中一間為客坐。西一間垂墨花軟簾。為雲之閨闥。東一間起爐竈。具刀砧庖厨也。納喬坐。自入厨炊黍和羹。款洽臻至。問媼何姓。答以姓古。媼居十六年。止生一女。名香雲。未字人。世居于此。今有緣與郎晤。奉屈暫就厨中宿矣。喬曰。假一席地足矣。何敢望厨。至夜分罷談。乃宿焉。翌日早起。請見古媼。將辭行。立簾外。揚聲致詞。應者良久。又言之。始聞香雲應曰。娘有事早出。想便回矣。請稍候。其音清銳。如雛鶯之轉。聽之生憐。喬諾諾默。

坐神為之蕩。居無何。忽見古與一媼一女。亦若母而女者。偕來。且楊言曰。香雲兒。汝杜姨同汝八妹來矣。喬急避席拱立。不敢仰視。杜佇立審諦。向女郎曰。果好一波俏郎。爾古姨真巨眼也。女郎亦目之。含笑入室。謹雲曰。姊大無禮。娘為誰來。乃不出迓耶。不聞雲語。唯聞低笑聲。杜尋亦入室。笑曰。為甥女事。致我披星浥露來此。心急步遲。越山巖仄徑。失足顛躓。幾墮落上宅牛陸中。微汝妹顧扶。老身齎粉矣。汝將何以謝老身。嗣聞雲帶笑小語。似候起居者。杜旋出見喬。問曰。郎尊姓。妙齡幾何矣。喬曰。青年十九。杜曰。長二歲。正相當也。有父母兄弟否。曰。皆亡。娶乎。曰。未。業何事。曰。為舅操舟。杜曰。少年孤子。身可寄也。食力踈跣。業可棄也。主人古姥。老身之姊也。有女香雲。老身之甥也。淑姿麗質。郎已目覩。無更贅詞。古姊浼老身作冰上人。欲贅郎為半子。能降格相從否。喬驟聆之。陰喜過望。而口納不能措一辭。杜笑曰。無可疑也。亟請古媼上坐。令喬拜之曰。即此是聘。山家無所忌。嫁衣完。便可成禮矣。是夕歡飲而罷。次日杜歸。留女郎伴香雲。代製衣履。刀剪之聲。終宵不絕。數日悉備。杜復至。張筵設宴。大會親戚。來赴者接踵。盡屬粉白黛綠。少婦老嫗。而無一男子。歡笑譁然。競為諧謔。最可異者。列筵十數。屋不更廣。亦不覺隘。既合盃。女郎把盞飲雲曰。杯兒雙雙。今夜作箇新娘。飲喬曰。杯兒對對。今夜莫須死睡。喬雲皆不禁失笑。杯未乾。女郎曰。此餘酒將何以發付耶。乃自

飲之笑而出。約三更。眾客貽散。女郎復啟簾謂雲曰。姊好為之。三日來餓時。再為我說項也。言訖。吃吃笑而去。自是喬與雲魚水其樂。膠漆其情。將謂終老是鄉矣。踰月。古媼寢疾。杜携女郎來。候坐未安。忽有人傳報上宅。小娘子親來問姆疾。杜與女郎頗遑遽。急走出。雲匿喬于厨。亦整衣趨。喬不知是何貴客。潛窺于窓。見出前。朱第綉幃。駐一小車。女奴十餘輩。擁一女子出自車中。素面畫衣。非常艷麗。酷似畫工所繪仙女。年可十五六。杜與女郎及雲咸跪路側。女子曳杜起曰。姆亦在此耶。杜曰。知主姑眷念老乳嫗。聞其疾。必勞玉趾。故率翠翠預候于此。喬始知女郎名翠翠也。翠與雲亦再拜起居。女子曰。起雲側行左辟為導。女入室。握姑之手而問曰。姆病何如矣。姑曰。老婢迫于歲暮。大馬齒索。卧病兩旬。不克自莊。致貽主姑憂。雖滅死亦當銜結圖報。女子曰。兒曉事以來。舊日阿保。皆已物故。今所存者唯姆及杜姆而已。兒聞見性則無變滅。喜怒哀樂不可止而可節。其自醫之。無使神瘁。言訖。出坐明間。命杜侍坐。諸女奴列侍。無敢聲效者。雲跪而進茗。執禮甚恭敬。女子曰。香雲益出色。姆當為覓一佳偶。以了古姆後半世事。杜辟席曰。微主姑言。亦將請罪。香雲已有婿矣。女曰。結禱約在幾時。杜曰。罪不可逭者正在此。蓋伉儷已匝月矣。女訝曰。姊安在。雲失色頻目。杜曰。甥女可速喚爾婿來。拜見主姑。雲未及應。翠已促喬出房。伏地頓首。女以袖遮面。令起立。斜睇

久之命且退。旋作色曰：姆與古姆固皆老諺，不足責備矣。香雲婢子何事大膽至此，不告而嫁。嫁且月餘，不我一見，其欺我深處幽閨，幼穉孱弱，不足為爾主姑也。亟命侍女行杖。杜大驚，與翠匍匐告。色始宥之。雲叩頭流血，涕泣謝罪。女拂衣而去。呼喬出，脅之以去，抵一茂林，亦有穴居，連亘數十間。朱戶綺牕，廣潤如大廈。几榻悉白石為之，器玩珍奇，位置精雅。名花異卉，羅植闌前。實天闢之洞天福地。侍女曳羅綺者數十百人，莫不妖冶順承，指顧爭先。恐後喬為所禁錮，日供役使。且女子性嚴，稍不稱意，輒施鞭扑。此間不樂，日思雲而無由得面也。私詢諸女，主姑與香雲名分若何，皆笑而不答。愈滋疑惑。一日值女初度，喬親戚來拜祝者，咸執婢妾禮。杜翠亦在，不敢復與喬語。有頃，古媼及香雲亦至，與喬相見，各泣數行下。女子出見之，怒曰：淫婢逞媚，尚戀戀舊情耶？令侍女褫其衣，縛之樹上。既而曰：今日有慶，不便刑人。俟明日當行死耳。諸親戰慄，無敢出一語以求寬者。喬中心痛絕，潛往覘之。雲泣曰：郎獨不能捨身見林乎？喬大痛，手援其縛，竊取故衣衣之。適林外有將主姑命呼喬者。雲遂遁去。女偵知之，愈怒，鞭喬數十，血流被踵。古大笑曰：主姑殺老身矣。老身何負于主姑？乳哺之情，縱不念，寧獨不念尾十郎肆惡老身，橫蔽主姑，以頭撞十郎腹，奪取玉如意，免主姑于窘辱時乎？奈何不赦小過，致人骨肉生離？香雲纖弱，即不飽狼虎，亦必為強暴所污矣。豈不痛

哉女亦怒曰。老魅爾何知。行且索爾死。古哭叫。語侵女。亦不少讓。女怒甚。復欲逐喬。喬懼伏不起。女憐之。氣稍平。問知過能改乎。喬曰。改矣。曰。尚思香雲否。泣曰。雖死九幽不忘也。女不意其出此語。為之咋舌移時。乃歎曰。癡兒即知義者也。向古媼慰謝再三。即使人分途求香雲。得者實一術。羣女懼躍爭往。古始止涕。翌日。一女走告曰。香雲走匿山谷中。為扈十郎所得。逼欲污之。不從。錮石室。不與飲食。已一夜矣。古媼聞之。泣曰。吾兒貞烈。必不辱身。然而命蹇。何遭沙叱利之多也。蓋扈十郎者。女之表兄也。女使杜媼往索之。十郎曰。欲釋香雲。不難。爾主姑須自來易之去。杜大怒。還述于女。女怒極。乃仗劍跨白鹿。諸女皆短衣執兵以從。命喬與翠翠伏林內為疑兵。親往索之。十郎腰弓矢。挺畫戟。護衛甚眾。兵刃既接。兩軍大開。十郎勇甚。諸女力不敵。各鳥獸散。女急退。鹿中流矢死。女被髮狂奔。身被數創。失其雙履。蹶不能興。適喬適至。負之以歸。諸女亦漸集。無不心膽墮地。女大慟良久。感喬之德。呼之以兄。飲食器用。皆與己等。復聚眾謀雪恥救雲之舉。僉曰。勅敵不可當也。獨翠翠進曰。彼強我弱。非救助不可。欲求功。非太君來不可。是夕。即使翠往。夜未央。翠反命曰。太君來矣。女率眾跪迎。喬亦從眾。太君亦曲背一嫗耳。女泣訴致辱之由。太君曰。有太連在。兒勿氣苦。亟探袖出一囊。呼翠至前。命曰。可將此往貯十郎。速與香雲偕來。翠諾而去。一餉時。與雲俱至。手提巨

囊開之。闖然一黑雄狐。殼棘而出。俯伏于太君之前。歔歔若乞哀狀。太君訶之曰。墮孽子。尚未克洗髓伐毛。輒爾墮落耶。不念爾祖當亟殛之。狐叩頭謝。女子前以鞭鞭之曰。姿戾奴。平日赫耀之勢。魚然之態。今胡不肆耶。太君止之曰。兒休矣。老身必痛懲之。又曰。兒居此。終非了局。曷不舉族從我。香雲與喬郎。彼有夙世緣。未可擺脫。且聽其去。伊母姑留我處。俟之三十年後。當大歸也。香雲頓首奉教。太君賜喬名曰復。命駕先歸。女贈喬雲甚厚。束縛輜重。令侍女護之先往。已乃與古杜二媼。並翠翠送喬雲出山。臨歧泣別。然後歸。喬攜雲之襄陽。出資造舟。名滿江紅。專載遊宦。以走江黃吳楚。一日。載某太守公子。並眷屬之江南。住舟漢口。雲偶出汲。為公子所見。迷惑失志。伺喬不在。密遣二女隨侍。將吳綾越縞。往說雲曰。公子年少情多。富貴有權勢。所謂灵手可熟者。今豔子之貌。降心俯就。不惜珍寶之物。委贄于子。此真千載一時之機會。不可失也。子不從。則禍不可測。從之。則珠翠環繞。錦繡紛披。飽粱肉而饜珍饈。一生吃着不盡。詎若作舟子婦。衣粗食淡。埋首艙中。何啻明珠暗投哉。且子不聞乎。守經者立身之要也。通權者處世之方也。譬彼風馬牛之不相及也。而絡其口。穿其鼻。人得而左右之矣。今以勢論。喬馬牛也。公子人也。欲不為強馭。可得乎。惜子憐子。故陳利害于子。惟子圖之。雲嫣然曰。賢姊之言是也。公子風韻都美。兒亦慕悅久矣。幸即偕二姊為羔鴈。今

夜人定後請扣舷為號。可謀一會矣。二婢大喜。歸倚其能于公子。公子喜欲狂。重賞二婢。至三更。舉舟軒寢。公子起坐不定。如鹿撞心。側耳靜聽移時。果聞扣舷聲。止而復作。亟啟窗納之。采雲也不衣而至。公子此際。如在夢境中。不暇一言。即與狎暱。雲忽驚叱問何人。公子興方開。俯身若罔聞者。雲又驚叫。家人驚起。疑有盜賊。執燭入窗。見二人赤身卧地上。燭之則公子與其妻媾耳。咸避去。夫婦赧然者久之。問妻何故赤身自窗外來。妻曰。我在後艙睡熟。實不解何由到此也。公子羞且怒。執喬送太守。謂其以妖術惑人。太守不明。煅煉成獄。喬居犴狴。方痛覆盆。而夜半雲忽至。手拂械鎖。械鎖自脫。攜之出獄。人無見者。遂流寓南昌。仍為富室。二年間。有巨舟二十餘艘。江楚操舟人。莫不健羨焉。雲從喬三十年。常如十七八歲人。生二子一女。女美麗有母風。喬乘間問雲出處。雲曰。初不遽以誠告君者。恐君以異物見棄。亦既抱子。似亦無害。因自言是狐。所謂主姑之女子。亦狐而為一山之主者。杜與翠與諸女子。皆狐也。唯太君則天狐矣。喬始恍然。後漸洩于人。有求見者。雲有見而不見。而見者輒自顛倒。雲惡其貽。再遷於夔州。一夕。方坐話。翠忽至。喬雲驚喜。降席而拜曰。翠姨別來無恙。翠答拜曰。離別幾何。曰。喬即鬚髯似戟。且就班白矣。舊時丰采可復再耶。人生如白駒過隙。轉瞬癡猿。戲鏡不能自識。譬夫以水和土。見日輒燥。重為堊焉。非故物矣。何如金石其質。歷

刳不變者乎。人而無人道。是謂之陳人。人道者何。性命之原。不汨不沒之謂也。夫泰山之窟穿石。單極之統斷幹。漸靡使之然也。形骸情識。人之窟統也。此生不卒萬死。非終也。子不見夫墻間之瘞者乎。路人過而傷之。傷之者。非徒傷也。傷其終不免于是也。雖然。滄桑之變。彼惡知之。是纍纍者。數十百年後。旋夷為都邑。旋坎為滄池。旋祀為壇竈。及為井墓。其循環往復。烏有窮期。而其間之窮期。已無窮矣。凡此宜各自努力。人不能越俎而代之庖也。聞子在山中時。泊焉而無求。又能于屏風上行。質美若此。胡自棄之。向雲曰。姊從喬郎數十年矣。寧慘所得。不一喚醒乎。雲曰。奈其五內俱濁何。翠曰。不然。金注反注。固有不同。而其為注則一也。雲太息曰。莊則不親狎。則相簡。雖有巧匠如工倕。但縮手袖間而已。翠慘然為之下淚。喬亦鬱鬱。是夜。雲伴翠宿于內寢。翌日向午不起。喬呼之不應。大疑。排闥入視。已失二人所在。舉家驚擾。喬大哭。靡日不思。喬年八十餘尚健。二子生孫。孫又生子。女適諸生某。亦弄孫矣。每隔五六年。雲必來一探。又三四年不絕。容色終不少減。親戚初面者。往往母共女。而女共母焉。予于乾隆庚午歲。從先祖父自三秦入七閩。路經武昌。月夜沽酒。聚舟人而飲食之。俾各述見聞。離奇怪誕。舟人共舉此事。爭說紛紜。且指江上一湘船見告。此即喬家物也。聞齋曰。世間尤物。得一可以傾城。喬以匹夫落魄。寢處諸尤物之間。卒致富豪名。以壽考終。

其操持必有大過人者。翠必欲引而登之於長生之域。亦婆心大摯矣。

蘭岩曰。喬業操舟。已屬微賤。且無聞其有出類之才。其五內俱濁。不待言矣。雲何鍾情至此。而主姑與翠翠。亦大有不能忘情者。豈果喬為情種耶。抑雲喜其誠篤。可托終身乎。我輩不獲有此奇遇者。殆擇術之未精歟。抑五內之未盡濁歟。○吾觀香雲事。而慨然矣。紅絲繫定。何啻千里之牽。破鏡重圓。終作百年之合。偶忝色相。致醋海淹斷藍橋。忽起干戈。令妖氣生於內境。以德報怨。喬與女翻成附體之緣。祛死復生。翠與雲永享飛仙之樂。斯狐中之不可多覩者耳。

龍化

李高魚枕碧山房。壁掛古劍。一日大雨雷。瞥見一黑物。長尺餘。細如線。後一紅線逐之。自窗凌空而入。繞室飛行。俄延壁上。穿入劍鞘中。即聞憂憂作聲。旋出旋入。無所阻礙。良久忽又飛出。蜿蜒空際。甫及檐。霹靂一聲。屋宇震動。紅光燭天。不及察二物所至。唯見窗下落鱗數片。酷似穿山甲。取劍視之。鋒刃盡穿。小孔密如蟲蛙。鞘亦如之。或曰。此龍之變化。想當然耳。

李翹之

石商李翹之。名林魁。五臺人。其微時為石工。以食力。嘗與同行者十餘輩。往村中觀劇。二更

始歸。際晦日。夜黑如漆。正苦迷躓。忽山川大地放大光明。迎面十餘里外。現一菩薩寶相。高可數十丈。衣紋瓔絡。燦若雲霞。月面星毫。靡不華采。映澈世界。盡如琉璃。李目瞻且拜。口誦佛號不絕。頃之始隱。詢之同人。悉蔑之覩也。李今年已望七矣。性正直。無私曲。重義氣。好施工。石商致富數十萬。公夢李感思不忘。歲修墓道。李以德報為今人中之古人。二子亦岐嶷天報善人。理自不爽。宜其于網人之中。獨瞻法相。非福德兼厚者。焉烏得有此。自言有德必報。非沽名行其所安耳。

蘭岩曰。此李心地自放光明耳。菩薩何來。獨示之以寶相哉。人能洗心滌慮。自去其污。何處非菩薩寶相。琉璃世界耶。

洪由義

洪由義者。靖遠協汎一澤子也。性慈善。喜放生。暇時坐黃河畔。同漁人起網。凡所棄小魚細蝦。暨螺蜂之屬。悉拾之投于水中。積數年不倦。一日渡河。失足落水。隨波逐浪者十餘里。昏迷間。覺有人捉其臂。施至一處。視之。則身在一大門下。四面黃水如壁立。門前二石。巔巔大約數畝。洪大駭異。方懷惑問。門忽啟。見紫衣紗帽者二人。出謂洪曰。可亟入。勿愆失儀也。洪從之。至一廣殿。殿上貴人。年可四十許。衣冠奇古。左右侍從甚都。洪蒲伏階下。貴人勞之曰。汝大有恩于我部下。不但脫汝難。且當少為潤澤。因命取一珠。大如豌豆。賜之曰。此如意珠也。

握之凡有所需無不如意三年後可見還也。洪唯唯拜賜。貴人仍命二紫衣更送出二吏囑閉目。但聞波濤洶湧之聲。頃刻而息。徐開其目。則已腳踏實地。而二吏失所在矣。珠猶在手。遂秘之以歸。歸則家人已成服。相見各驚疑。洪給以得抱枯木。故不致死。家人喜而信之。乃釋服。洪素喜樗蒲。得珠後重與其徒博。分明梟色。呼之皆成盧雉。于是有博必勝。家業漸豐。適奉官之西安。西安為省會之處。漢唐故都。俗尚豪華。人情奢侈。王孫公子。肥馬輕裘。一食萬錢。一擲百萬。洪側身而入。掉臂而前。自午至晡。腰金百鎰。勞觀者。但橋其古。當局者。徒熱于心。滿載而歸。遂成巨富。為長子捐官。次子納監。始以得珠之事。告其妻孥。愈以放生為務。由此河上人。稱為洪善人。五原稱富室者。推洪為巨擘。三年後秋夜方寢。夢見前二紫衣吏至。曰。瓜期屆矣。珠當見還也。洪跪而奉之。既寤而珠已失之。後洪壽至期頤。無疾而歿。予在靖遠時。洪之孫已五十餘。猶為富家翁也。

蘭岩曰。凡人意之所在。無不如願以償。不必功名富貴也。斯如意之最為難耳。乃得珠後。徒事樗蒲。以畢三年之願。志亦小矣。雖然。人苟巨富。凡所欲得欲為者。無不能。洪可謂握要以圖哉。

某僧

銘鏡石三為予言。佑聖寺無凡上人。有弟子某者。少年韶秀。有人誘之為龍陽。某亦不拒。上人聞而責之。某曰。然則不可乎。上人曰。如之何其可也。此間不可復居矣。曰。去之可乎。曰。可。曰。承師命。某日當行耳。至日。房中寂然。視之。已化去矣。

蘭岩曰。渾然天真。洞然大道。此僧來去。自去人已無間。何毫無窒礙耶。

邵廷銓

江右峽江縣。瀕江有周瑜廟。顏曰。巴邱古蹟。廟中舊有厝棺。塵封已久。天台邵嬰為臨江府經歷。三年。考蹟授峽江令。在縣兩月。政聲大作。其少子廷銓。妙齡韶秀。性恬淡。所至輒多流覽。愛郭外江山。白諸哭築瓦屋數椽于周郎廟西。編竹為牆。闢畦蒔花。為肄業之所。與邑庠邊魏二生相莫逆。暇則相尋往來不間晨夕。會邊生秋闈獲雋。廷銓往賀之。殢酒而返。日已曛暮。柴門外遇一女。郎姿態妖嬈。纖穠合度。衣裳縞素。綽有餘妍。廷銓心為之蕩。趨而鞠之。女嫉光眇視。羞澀不支。廷銓指門內曰。此即僻居。可以少憩。晝晝日暮。竊為卿危之。女作色曰。少男處女。踪跡懸殊。何物書生。強來饒舌。苟非線經在室。凡百隱忍。更當白諸家人。股折難肋矣。言訖。艸然而去。廷銓大慚。入坐草堂。嗒若喪偶。館童已入黑甜。方冥相間。忽聞扣扉聲。止而復作。廷銓駭愕。躡足下階。潛從籬落。下窺之。彷彿自日間所值者。不覺喜出非望。即

啟扉。女款款入。輒囑闔扉相攜入室。廷銓揖之曰。卿棄我如遺。以為去如黃鶴矣。何故却向玉趾。重辱草堂。得毋與家人密計。問罪小生耶。女嫣然曰。兒縱忍人。何遽出此。適聞唐突。聊以相戲耳。固將入城。途遠莫及矣。嚮荷關切。慮及孱弱。故萬不得已。欲托一宿。未稔果肯假一席地。度此一宵否。廷銓大悅曰。萬一不至。尚欲追而訪之。况飛瓊自降耶。遂相與綢繆。如膠投漆中。雞再鳴。乃攬衣而起。臨去謂廷銓曰。兒故近邨曹氏女也。父母遠宦黔中。兒因病獨留家中。更無人祇一乳媼執爨。聲且賸不足約束兒。君苟不棄兒。請自今暮來朝去。當徐與君計長久。廷銓敬諾。送之門外。叮嚀數四。唯恐爽約。女設誓而去。自是靡夕不至。廷銓既被蠱惑。形神改常。邊魏二友疑之。私詢館僮。僮曰。即不見問。亦將告曰。公子半月以來。飲食消減。日近厄。請讀皆輟。即閉戶作休息計。每思密稟主人。未遑入城耳。邊曰。汝但留意偵之。稍有見聞。亟來見報。是宜秘密勿洩。僮受計。是夕即于樹下。故作鼾睡。俄聞笑語聲。聞作于房內。潛起窺覘之。則見廷銓于牀上。擁一紅衣骷髏。戲謔燈下。骷髏亦擁廷銓。僮倖作態。僮大怖。縮頸而退。次日告二生。二生驚曰。詎有與枯骨纏綿而不置禍害者乎。誼係朋友。知而不諫。非義也。汝姑勿洩。吾等自有處置。適同社劉生客粵還。邊魏約廷銓為作軟脚局。羞鼈焉。魏下箸細咀其骨。而熟玩之曰。異哉鼈骨。非禽非獸。又不同他水族。具肉與裙。尚不美。

觀況餘此白骨。奚足戀戀。邊曰。戀戀者。戀其美也。美去何戀。廷銓曰。不然。千金馬骨。駿安在乎。正以見駿骨如見駿馬耳。廷銓無心酬答。機鋒恰與二生相對。相視默然。謂其不可諫。乃密白邵令。令大驚曰。吾兒年少。氣血未定。郊垌荒僻。不可以久居。二兄速叱之歸。署庶絕大患。邊曰。促公子入城。計良得矣。第鬼即不克甘心于今日。必將肆志於將來。非所以除害久遠也。莫若稍緩旦夕。某當與魏兄密察出處。得其踪跡。而後除之。所謂公私皆利。一勞永逸之道也。魏曰。不可。公子此際利害。間不容髮。不急為之救。乃又慮及未然。兄之計。無乃左矣。邊笑曰。兄所謂夢醒索燭。畏黑不早者也。公子被惑半月。未致委頓。豈非此一夕哉。邵曰。邊兄獨見其大。吾何憂哉。此事一以委兄。願假兄白馬金鞍。並幹辦十人。聽兄指揮。魏兄率六人為副。以善其後。邊慨然自任。飯僕秣馬。日晡而往。共伏林間。預約館僮。令其為偵。伺鬼至。即報漏。既下。館僮盆息來告曰。至矣。邊部署已定。各止其所。親偕館僮至窗下。窺之。見廷銓與鬼方檢點就寢。邊却回。招眾共伏門外。待至雞鳴。隱隱見柴扉輕啟。廷銓送一女子出。旋闔扉而入。邊潛尾女子。徑冉冉入周郎廟。邊還告眾。人曰。彼巢穴應在廟中矣。即命燃炬持械而往。廟中空無所有。唯一黑漆棺。停廡下。發蒙視之。榜曰。故曲江縣丞曹公之女秋霞之柩。訪諸居人。僉曰。厝此二十餘年矣。無有主者來取。實不知其作祟也。邊使人馳報邵公。邵

親至開棺驗之。衣色正符所見。頭面餘白骨。獨二目炯炯不變。凹處漸生新肉。枕畔有白玉尺方。識為廷銓珍物。邵驚歎曰。若此殊異。那得不妖。非邊兄。吾兒死為鬼婿矣。亟令積薪焚之。日高始盡。臭達數里。尸啾唧有聲。自此怪絕。廷銓被促歸署。心殊悵悵。及備聞其故。始後懼焉。不敢復作癡想。後得第。官至郡守。邊亦歷仕至方伯焉。

蘭岩曰。擁骷髏而為佳麗。世間寧少此人哉。但祇覺其美。而不知其惡耳。嗟乎。蛾眉皓齒。轉盼成空。斷隴荒邱。凝思莫釋。天壤間癡情人。能自解哉。一夕歡娛。釀成粉骨碎身之禍。此女亦不智矣。

賣餅翁

閩學某先達齟齬時。出就外傳。每過市。輒就一賣餅翁。市胡餅數枚。懷之到塾。習以為常。一日復往。市餅翁忽罷業。留公坐而謂之曰。吾觀子神氣清明。非凡品也。會將有一事奉邀。能從我乎。公問何事。翁曰。請留此宿。至晚當自知耳。公自分幼少。稍遲歸。老母且倚閭望。詎容外宿。因辭焉。翁嘆曰。我固知子不能主也。然亦緣分使然。聊言之耳。次日。公早過其肆。見多人環觀如堵。不解何故。挨入視之。則賣餅翁死矣。不覺心為之惻。歸告于母。並述疇昔之言。母嘆異。未嘗不以未赴其約之為深幸也。迨後十餘年。公及第。入翰林。給假歸祭。泊舟江許。

公偶上岸閒步。不覺行遠。驀一人自林間來。呼曰。太史公別來無恙。急識之。則賣餅翁也。訝曰。叟那得在此。翁把公臂坐樹底。笑曰。想君必謂我為鬼物矣。勿驚。吾明告君。昔吾所以約君者。以君有仙骨故也。惜君俗緣未盡耳。彼日夜靜。寢未安。聞市頭來往無停履。起窺窗隙。見鬼神其形者甚夥。除道相戒。真人赴嶽廟。不可怠慢云云。予時無所顧慮。潛出後門。由僻術迂路至廟。廟前虛間。至殿後亦無所見。唯一丐者。鵲衣鵲面。當階鼾睡。呼之不醒。但聞噓聲啡啡。知其有異。長跪其傍。以伺。良久始覺。問何為。予稽首稱真人。丐大怒。辱詈百端。予敬謹如故。丐起身。且罵且走。予隨之。繞出廟後。罵愈厲。予終不少却。丐乃輟罵。縱步如飛。予亦急走相逐。不離跬步。足力亦不少乏。指顧間入一深山。丐攀附藤葛。步履如猿猴之捷。心無退悔。頗能及之。至極巔路窮。只一獨木略約。直接對山。相去約數丈。下臨絕壑。丐回顧曰。子之誠我深喻之。至此可以止矣。予應之曰。上天下地。悉謂相從。寧肯止此。丐復怒罵。徑履木而過。予力攬其裾。與之俱。丐極力推擠。不覺失足墮澗中。予大呼騰擲。一躍而登對山之頂。回首俛視。見自身僵卧澗下。而亦失丐之所在。恍然大覺。一刻山川大地。予生萬劫。盡皆瑩照。瞬息都過。惟留此心在腔子裏。非真非幻。是幻是真。天已響晨。誌所入山。則黃山也。自此一身輕捷。任意飛行。今得相逢。亦異數也。公知其已仙。泣拜求度。翁曰。尚非其時也。君于名

場中。官可二品。唯躁進二字不可犯。勇退二字不可忘。誌之誌之。請從此別。言訖。躍入江中。履水如平地。轉盼而逝。惟剩江心月白。一望無涯。公徘徊悵悵。望洋而嘆。僕從來覓默然歸舟。神往者屢日。迄今于酒樽茶竈邊。每舉以告所親云。

蘭岩曰。無修煉法。無丹鼎藥。修爾成仙。何其易也。予意此翁亦老死耳。魂遊天外。恍惚如有所遇。非真有仙人引之入山也。不然。或仙達午倦。思想成夢。與蕉鹿等耳。天下事當作如是觀。

蘇仲芬

蘇太學桂字仲芬。肄業入都。為王給諫西席。王寓近梁家園。雖屬外城。地極荒僻。王患門戶偏側。屢居近市。欲別覓數椽。以居子弟。適坊間有空宅一區。扃鍵以求售者。相隔僅一街。王喜其密邇。乃以百金易券焉。闢荒除穢。墜壁糊窓。又費數十金。遂煥然以新。俾仲芬及一僕一僮移居其中。王子弟朝往暮還。從仲芬講貫。賓主甚便。或有言宅素凶者。仲芬曰。吾不信怪。怪何由作。勿多言。徒亂人意也。居無何。妖異漸興。一日薄暮。僕自市沽酒歸。見一屈背媼。目赤而多淚。自厨下出。指顧間已泯形跡。又一日瞥見一老翁。戴軟簷白氈帽。獨立庭中。負手看月。長不及三尺。僕大聲叱之。輒隱。僮問亦遇之。獨仲芬無所睹。愈咎其謬妄。會鄉試。

仲芬率其僕詣國子監錄科。約三四日方得出城。惟留僮守宅。時當七月。炎暑未消。僮支扉作榻。當戶高眠。夜半時睡初覺。聞庭中有女人笑語聲。不禁毛髮如磔。縮衾中。唯露一耳在外。以察動靜。惜為板壁所隔。聽之不甚了了。間聞數語。頗明曉者云。鬻酒熟矣。我不謀今夕為婢子服役。並致老子賣夜奔馳。適我與十一妹出浚時。渠哆口坐息。尻高於首。詰其故。始知為婢子往市雞子。為沙回子家狗犬所逐。坐此狼狽。十一妹不情太甚。轉慙笑不止。我家阿連大不平。行當與婢子較論矣。隨聞羣笑聲。又聞一女子罵且笑曰。淫婢勿太輕狂。明日二翰林來。若尚敢如此喋喋。我等當釀金奉謝。旋復有應答者。聲音清銳如燕語。模糊不復可辨。直至五更始寂。僮瑟縮畏聳。浹體汗流。一夜不寐。翌日逢人輒述之。王子姪皆少年好事者。聞之。偽請于給諫曰。蘇先生入城館中。祇餘一僮。曾囑予弟兄暫就彼宿。以防不虞。用是請命。給諫許之。二子喜躍。並襆被以往。飲至夜半。始就枕席。假寐達旦。毫無所聞。次夜亦然。蘇已出城。之二子乃移去。遂亦以怪異為謬。共相非笑。再告亦不信矣。越二日。仲芬夜間苦熱。起坐榻上。恍惚隔窓紗。見一人步屣院內。疑是僮僕未寐。初不為意。俄而緩步近階。徘徊月下。髣髴戴髮如蜂之就窗潛諦。辨是一女郎。衣輕綃。躡高履。丰姿嫵娜。已足銷魂。既而側身回睇。傾絕人寰。仲芬目眩意迷。馬騰猿逐。心知其異。而不克自持。女睨窗而笑曰。何

物書迂。若盤甫微。乃便窺人家閨秀耶。仲芬應聲曰。螢蝶尚無花香勾引。狂浪何為哉。聞子擾我僮僕屢矣。今既遂披靚。盍入斗室。一示玉容。則書生雖死。應亦得好處也。女不答。但嗤嗤笑之以鼻。歛步而入。秋波流慧。嬌媚可憐。竊意西子南威。不是過也。仲芬揖坐榻上。調冰水。剖沈瓜以進。女著藕色羅衫。如薄霧籠花。玉肌依稀可見。碧紗裙下。見粉光綴綴。挑燈覩之。則跣足曳朱履。仲芬以游語入之。曰。古有赤脚婢。卿豈其流亞歟。女驟然曰。履上足如霜。不著鴉頭鞵。古美人未約足時。疇不如我。汝第未之見耳。仲芬戲捉一足。諦視之。蹀躞豐妍。底平指斂。長止六寸。撲鼻作異香。心大動。突前擁之。女亦不拒。遂相狎暱。盡夕綢繆。雞鳴始起。自此無夜不至。自述姓花。世系隴西。徙來順天兩世矣。宅後梁家園。兒家故居也。與君有夙分。故相就耳。仲芬曰。誠非偶然也。第聖人之道。胞與為懷。故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予洞此理久矣。卿狐耶。鬼耶。幸勿見誑。女笑曰。兒仙子也。奈何疑為狐鬼。仲芬曰。否。則吾聞之山書曰。不死者不食而神往。見卿飲食如凡人。且不戒葷酒。仙子固如是乎。女哂曰。人謂執而不化者為書癡。今信然矣。君既以書致詰。即請以書解紛。君獨不見神仙諸記之所載乎。龍肝麟脯。唯仙食之。玉醴金漿。唯仙飲之。他如千年之桃。萬年之藕。百石之醪。鳳凰之髓。以及交梨火棗。橘液霞觴。凡此之屬。散見於詩書者。指不勝屈。仙人安有不飲食者。且君言過矣。若

不飲食。即可為神仙矣。何蠶食而不飲。春盡輒僵。蟬飲而不食。秋殘便枯。蜉蝣不飲不食。乃朝生而暮死。謂為神仙。可乎不可。仲芬語塞。但輕拍其肩曰。卿佞口奪理。吾不復與爾置辯。然既自稱仙子矣。吾聞仙子能知未來事。卿視我今科榜上有名否。女曰。君才疎而氣高。每從輕薄朋友。務為諧謔。此大不利。夫隱惡揚善。現在功德。何惜齒牙餘慧。而必以撲訥為恥。唯尖巧之是逞。恐滑稽之名一立。而禎祥亦從之而減。非君子永言配命之道也。今科復無望矣。君苟從此自新。功名中尚可小就。否則會當見君子餓夢中耳。仲芬聞之。面灰心死。悚然再拜曰。卿言深中膏肓。敢不佩為弦韋。女去。數月不至。場事畢。仲芬文章佳甚。同人決其不出五魁。及揭曉。竟落孫山。女至。仲芬憂皆欲泣。女慰戒再三。諸同鄉有操眊瞞者。約登陶然亭。因舉酒政。仲芬醉後不檢。雜以因果佛經。日暮歸寓。女已在房。正色責之曰。聖人之言。何故侮之。取罪大矣。君正如吹脹猪脬。毫無骨力。所謂冀土之牆。不可朽者。兒相從欲胡為乎。言訖忿忿出房。仲芬慚忤無地。跣而牽裾。女褪衣而去。遂不復至。仲芬始而緘密。久而漸泄于門人。索觀其衣。薄如蟬翼。約重六銖。後數年。王子姪同入館閣。二翰林之說始驗。仲芬連躋棘圍。不獲一薦。更思女子容色。咄咄書空。又一年。竟以貧病卒於京邸。柩厝義塚。至今未正首邱。李高魚與仲芬為總角交。習知其事。時向子緬述之。詢及女衣所在。已歸給諫携。

去江南矣。

聞齋曰。觀仲芬所遇。或謂是鬼。予力辯其為狐。思茂先曰。無論是狐是鬼。仲芬儒衣儒冠。而為人師表者。此女為何如。

蘭岩曰。輕薄之口。見棄于狐。況於人哉。乃當聞言再拜之後。復不自檢。褻瀆聖神。是自取罪戾也。讀書者可不以此為戒歟。

紅姑娘

京城敵樓內外。凡五十座。高大深邃。往往為狐鼠所棲。內城東北隅角樓內。有一狐。化為女子。紅衫翠裙。年可十六七。艷麗絕倫。守城兵往往見之。咸知其非人。而罔不狂惑失志。以其衣紅。共以紅姑娘稱之。間有儂薄少年。或際良宵薄醉。一動色心。至樓下薄言往挑。即聞嬌音曰。爾勿妄為也。歸輒頭疼難忍。否則唇忽腫起如桃。必哀懇悔過。適乃已。以此羣畏之。無敢戲言者。步軍校赫色。年六十餘矣。一夕上城直宿。獨坐鋪中。思酒不得。三更後。門外聞彈指聲。亟問不答。啟戶視之。則二八佳麗人也。五色並馳。不可殫形。詳而視之。奪人目睛。後隨二雙鬟婢。捧酒盃。立月下。校素有胆驚定。即悟其為狐。詢其那得深夜來此。高城答曰。兒洪氏。行三。知翁思酒。謹以家釀相貽。校大喜。延之入室。即以其携來之酒。殷借以款倉卒客。醉

後興高問三姐有所求乎。女曰：以狐媚惑人者，皆有求于人者也。翁一身貧病，且老，兒何求於翁？所以親近翁者，以翁有大恩于兒故也。校茫然不解所謂。女曰：翁乃忘松亭贖兒之事耶？校始大悟，嘆惋者久之，遂認為義女。自是每當值宿，校必多方散其儕伍，獨扶節至角樓下，告曰：致語三姑娘，我今日上班矣。至晚，女果至。二婢隨進酒饌，珍美錯陳。校夜夜饜之，每心有所欲，未發，女已先知，無不咄嗟立辦。校嘗以玉環贈女，再拜以受，什襲藏之。校與話談時，自念皤然一翁，將旦夕犯霧露，泣數行下。女曰：無傷，兒視爹尚可三十年活也。乃授校以導引之術，行之頗効。女無他異處，唯喜覲面。一夜恒四五次。校少子方娶，苦無盂盤，將賃諸市。女曰：是無庸，兒當為爹假之。至期，果有金銀器物，雖然陳于房中，不測所自。家人怪之，校以實告，始各欣喜。事畢，已皆失去矣。校次子為護軍，聞女美，潛上城至直所，從窗隙竊窺，竟無所見。但翁一人自言自笑自飲而已。校酒後偶匿其玉簪，歸家旋失，果有急需，女必周以巨金，則盡朱提也。如是者十餘年。女一夕忽泫然慘泣曰：緣已盡矣。從此永別。校驚問之，不答。五更後，哽咽而去。校亦酸惻，然未知所云。所以永別者，翌日執金吾以校年老，請于朝，勅令休致。校乃嘆悟：先是校當壯歲時，為驍騎校，從征葛爾丹，凱旋至松亭，同人捕得一黑狐，欲殺之，以取其皮。狐向校哀鳴，校心動，以金二兩贖而縱之。事三十年矣，不意至是乃獲其

報。後校年至九十餘。無疾而終。狐亦徙去。不知所之。

蘭岩曰。狐以異類。猶知酬恩報德。真靜自守。不甘以媚惑人。奈何世間以七尺之軀。胷肩諂笑。干求於人。恬不為怪。而反以守正不阿者為庸人。因自居為識時務之俊傑。此比是也。吁。可慨也哉。

陳寶祠

蒲東杜氣。姿質美秀。年二十未婚。雍正初。從其舅為賈於興安。舅年老。常居布店。使氣販貨。恆往返秦晉間。一年率二次。一日發自褒斜。入棧道。正苦崎嶇。歛一虎來。攫其僕去。氣驚惶。失足墮深壑中。幸為落葉所藉。不致損傷。舉首四山入雲。無由得出。無何日已暮。林深箐密。泉水亂鳴。据石自傷。傍徨無策。既而萬峯皆暝。羣動盡息。隱隱見林際燈光。氣大喜。遽已就之。至則巨第一區。門容駟馬。門旁別有小室。燈火熒然。叩之一長鬣叟出。迎曰。郎那得來此。告以故。恍然曰。郎其杜氣乎。氣詫曰。然。翁何以知之。叟曰。主人侍郎久矣。請暫憩于此。當為郎先容也。呼媼出。歛。叟自去。俄偕一僮。提絳紗燭籠。至。促之曰。主人竚俟。請速往。氣從之。入朱門。溷釘獸環。宛似王侯第宅。厯院落數重。悉雕牆峻宇。刻桷丹楹。僮僕往來。絡繹不絕。復有羣聚窺客者。粉白黛綠。累足駢肩。竊竊笑語。氣自慚市井。頗益逡巡。先至一溜

室童子進澡豆。浴訖更新衣。易冠履。始引之達廣廳。主人揖之。升階分賓抗禮。覲主人年可四十許。赤面修髯。被服五采。非復本朝制度。氣驚疑殊甚。主人致敬曰。郎與小女有夙契。今當了之。幸勿却也。氣達心而懦。不能盡其辭。唯再拜諾諾而已。主人亟命成禮。僎至。見侍女如雲。笙簫聒耳。擁閨秀。搭面而出。繡衣醴醴。玉珮珊珊。堂中設紅氍毹。一交拜間。麝蘭芬馥入腦薰心。及入房合卺。注目凝睇。女容華絕代。面色如朝霞和雪。光艷射人。雖未覩姑射飛仙。即此竊懸擬之。定情後和好無間。問青春幾何。曰十六。何姓。曰姓陳。父為何官。曰未嘗筮仕也。三朝親戚來餽者。數十家。則盡富貴也。氣獨與主人之甥封生者。相與莫逆。女時誠之曰。大人無嗣。方欲郎充半子。郎孱弱。封哥性暴戾。可親不可近也。氣領之而不能絕。際女滿月。親眷咸集。氣拉封飲于房中。時當暑。封醉後裸袒浮白。氣讓之曰。此晏私之地。令表妹雖不在側。亦須稍避嫌。奈何疎狂至此。封輒怒。裂帛相向曰。汝本錐刀小子。窺竊分毫。吾憐汝游泳似鰓。聊執柯斧。得蒹葭倚于玉樹。何意登仙。乃酒後載嗽。折辱于我。其將以我為匏瓜耶。氣亦怒。提座側銅鏡擊之。復挖毀其服。封跳怒咆哮。聲如虢虎。諸親來救。排解紛紜。舉室譴罵。被封慰去。氣猶追出戶外。嫚罵萬端。主人色變如灰。亦當階鵠立。呼女至前而撫之曰。奔蜂不能化蠶蠟。越雞不能伏鵠卵。予以杜郎入贅。勝負螟蛉。不意開罪封甥。禍不旋踵。亟

當遣之勿緩也。女俯首悲啼，不能成語。氣聞之，悲憤自投于地，曰：「大人何遽出此言？致謀離過諒封，蠢然一物，行類灌夫，自恃葭莩，騷中冓。氣雖不敏，願與旗鼓相當，必不貽大人之戚也。」主人慘然曰：「封甥雖居此山，歷有年數，杜郎什伯未足與京老夫與弱息並閭。宅老小無可畏封者，獨慮杜郎眾寡獨立，鎖尾空山，踰走羽飛，恐非長技，不若出於幽谷，歸慰父兄。天實為之，勿復留戀。」氣慟甚，跪不能起。女亦失聲主，乃遣兩婢掖氣出門，頓覺兩足離地，漸入半空。瞬息間，已置身棧閣。二婢遂化雙雉，鳴而作。氣爽然若失，徘徊四顧，適閣畔有陳寶祠，荒廢殊甚。氣入待旦，仰瞻所祀神，則儼然所見，感觸再拜，涕泗滂沱。次日，乞食近興安，勇大驚致詰。氣告以故，勇素博雅，聞之喟然，乃為之解曰：「封生者，即虎而攫僕者也。廣異記有封使君之事，故襲以為姓。汝亦記十五歲時，從子至鳳縣南，捕得一雌雉，擬至邸第，欲烹之。汝憐其哀鳴，潛縱之去，是以云有夙契也。古人得之而霸，吾儕小人無可希冀，唯當致富耳。後舅死，氣經商數年，累貲百萬。他日過落澗處，引領悵望，兩淚交頤，重修陳寶祠，並招僕之魂以從祀焉。」

蘭岩曰：物猶不忘舊恩，可以人而不如雉乎？

張五

知縣某病怔忡。日夜心悸。恒糾合家人數十輩。通宵列燭環守。而猶一夜數驚。越半月餘矣。坊間有張五者。年四十餘。夙鬻豆腐為業。常起五更。一夜達時。四更便起。囑妻作腐。妻曰。無乃太早。張曰。一日不力作。一日食不足。早作早賣。亦大好事。汝起點燈。我暫出解手。便轉也。乃啟門至街內。方欲登園。忽有二人過其前。喚曰。張五。此間來。張以為素識。從之至街口。同立人家簷下。審視二人。竟大昧平生。各著青衣。垂綠頭帶。冠紅帽。執朱票。酷似衙門中隸役。向張曰。有一事相煩。不可推諉。張問何事。二役曰。不必窮究。姑同我等去。言畢。嚮東走。張心大不願。而兩足殊不自由。踉蹌隨行。繞出街市。至知縣衙門。棧桓前。見六人立大門下。躬擐甲冑。皆長八九尺。二役不敢進。乃轉至衙後。一水竇前。使張先入。張不肯。二役推之不覺。已在牆內。二役亦相繼入。厯高垣數重。悉如此。竟達寢所。窗上燈光甚明。命張窺之。見知縣某呻吟於牀。牀角及腳後。坐婦女六七人。地上滿鋪罽毼。亦有男婦八九人。羣坐其間。還告二役。二役亦來。睜五更向盡。二役頗憂惶。相與頻頻窺伺。又移時。某稍安。諸男女倦。備殊甚。或鼾而睡。或寢而伸。二役喜躍。急取一鐵鍊。付張曰。汝速入房。將此鍊繫知縣項上。勿恐勿怖。竟牽之以出。張驚曰。彼知縣官長也。我何人。敢相近乎。二役曰。彼雖為官長。而貪財好色。濫殺酷刑。今且為罪人。奚復可畏。張趑趄。終不敢前。二役慌遽。復極力推擠之。獐皇間。已在房

中不得已。即以鍊繫知縣頸上。反走而出。二役迎之。同循舊路。張回顧知縣。已繫頸同行矣。大駭。知縣默無一語。甫至宅。後見一男一女。作淫戲於牆陰。略不羞避。二役過之。張問曰。此何人。奈何恣行淫事。腆不畏人也。役指知縣謂張曰。彼女子即渠之愛姬翠華。彼男子即渠之變童鄭祿也。因渠病卧。故私約于此。彼方自謂隱密。豈暇見我輩。又豈意我輩見之。明且晰哉。張目知縣而笑。知縣亦頰首不言。至水甕前。復見二人結束。同二役亦械一人囚首竄面而立。二役問曰。已拘得乎。應曰。拘得矣。其人見知縣欲哭。役急批其頰而止。張私詰此人為誰。役曰。即渠之幕賓。主刑名者郭某也。與同案。故同拘耳。話間。聞內宅哭聲。羣起。役曰。時至矣。遂出至坊間。預有二人駐囚。輦二輛相候于通衢。四役因納知縣與郭于輦中。罵張曰。汝自歸。慎勿洩于人也。言訖。超輦叱牛而去。張至。鷄已鳴矣。見妻背燈而泣。鄰婦三五人從旁勸慰之曰。死者不可復生矣。天數夙定也。況氣未絕。俟天明延醫治之。料無妨也。張聞之大驚。失聲一呼。豁然如夢寤。則身卧炕頭。妻坐守於側。鄰婦搶攘滿室。張超嗟不已。妻見其復甦也。驚定而喜。張問胡為而哭。乎。妻曰。汝解手良久不回。我出視。汝僵卧簷下。浼鄰人扛入室。手足雖溫。而呼之不醒。自四更至此時。已半夜矣。何幸得復生耶。張始悟前此之事。皆魂魄所為也。起身揖鄰婦而謝之。各欣然辭去。張乃備以其故告妻。妻亦駭嘆。比曉。舉城軍

民擾亂。僉知縣官於五更時死矣。密訪郭幕。亦同時暴亡。張不謹漸洩于人。某之子聞之大恚。械送縣。答三十。鞠鄭祿及翠華私通事。果不誣。杖鄭祿于縣。瘐死。囹圄縊翠華于園。以殉。事出雍涼間。秦人至今述之恩茂先曰。誠然。先大父亦嘗言之也。

蘭岩曰。罪惡實盈天。奪其祿。鬼得而辱之。民得而欺之。回首臯比臨民。其威權安在哉。鬼卒不能繫其頸。而假手於張。非鬼卒不能也。張目擊之。以暴其惡耳。

阿風

某宗伯致仕家居。以數千金買巨宅一區。宅後樓九楹。空無人居。但貯什物。恒扃鎖。往往見異物。宗伯四子三女。女皆嫁巨室。三子亦婚名門。唯第四子甫十六。未娶。房中侍女海棠者。年及笄。頗慧麗。適宗伯偶山遊。未歸。海棠寢至夜半。忽為人昇至樓上。見錦屏繡幙。畫燭華筵。坐客十餘輩。男女相半。履舄交錯。酒炙並行。命海棠起。着衣侑觴。棠面頰以不習對。坐中穉齒女子。丰姿妖冶。鬢髮如雲。衣廣袖之襦。把文犀之盞。含笑謂棠曰。爾非爾家四郎房中婢耶。我與爾家四郎有夙緣。魚軒不久入門。自是一家人。無事覲覲也。棠倚柱垂頭。不作一語酬答。一靚粧女子。齒尤穉。罵曰。奴種不堪。作養。噤口慍色。欲誰仰。汝之眉睫耶。此等人祇可侍盥櫛。提箕帚。那曉歌舞中事。縱使能歌舞。亦不過年年作牛鳴。得得效驢跳。三姐耐煩。

與語。又一少年男子曰。我道莫教渠來。三妹執不聽。今何如。轉壞我一緇新綾襪。污印十箇。鴈文滿座。大笑。不覺哄堂。前女子有羞愧色。向少年曰。四哥何太小家相。亦學九妹嘲笑于我耶。海棠雖賤。顏色姿態。且遠勝四嫂。今當稠人廣眾。不肯作倡優伎倆。正見其尊重處。何必相強。且襪一緇。值錢幾文。亦流于齒頰乎。妹以其初睡。不便令作赤脚婢。故聊為假借。亟當奉償耳。苟有污。妹當代償八緇。少年語塞。避席以謝之曰。三妹驕養慣。性情猶昔日耶。聊以相戲。何遽破顏使人送之下樓。置故處。棠汗下如雨。心大悸。棲同宿二婢醒。告以故。二婢亦懼。次日白諸四郎。四郎白其母。母怖曰。此必狐鬼。戒勿至後院。四郎私叩海棠。心艷女子之美。又聞與已有夙緣之說。頻頻窺伺後院。徘徊間。瞥然一物墜面前。拾視之。則鏤金條脫一隻也。懷之以歸。出示海棠。棠曰。此狐之物。不可取。四郎不聽。棠恐為已累。告夫人。夫人素嚴厲。怒曰。不肖子。豈不聞不聽老人言。悽惶在眼前耶。呼四郎至。索條脫觀之。柳枝一圈耳。痛訶之。且命行杖。兄嫂畢至。環跪求寬。正紛囂間。聞有女子厲聲于北窗之下者。曰。此汝家亢宗子弟。奈何撻辱至此。所謂慈母。固如是乎。夫人知為狐。遷怒曰。人家教誨兒子。何與爾狐狸事。狐曰。呸。果何與我事。特念四郎年少。故不忍其犯夏楚。不然。即打死。又何妨耶。大郎怒。欲出殺之。聲言覓刀。二郎三郎阻之不令往。狐亦大至。眾口沸騰。飛瓦入房。器物皆碎。夫

人懼不復敢出聲。羣狐踰時始寂。于是晝夜乖戾。妖異旋生。二郎乘馬上衙。往往途中失去。二錢海棠如廁。猝遇紫衣少年。樓之接吻。力拒久之。旋失所在。他侍女所遭尤強暴。二郎新授中書舍人。同僚出貲公賀。至日。門庭如市。庖餽人誼賓來。絲肉並陳。水陸咸備。乃舉酒獻酬。則酒皆馬溺。下箸歎友。則箸皆糞蛆。客大譁。以為穢弄。二郎悟為狐祟。力白其故。客甚無聊。踵接而散。二郎送客去。恨憤至樓下。跳罵逾時。二弟勸歸。餒甚。妻曰。厨下饌饌極多。盍取食乎。乃命婢索點心。啖之頗美。及入喉。覺蠕蠕動。啞啞有聲。即吐哺視之。則盡疥癩小蛙也。遂大嘔。不敢復食。日暮出飽於市。親族相戒。不飲食於其家。二郎有內弟。為侍衛。少年好事者也。來省其姊。話及狐事。侍衛笑曰。驚鳥疊百。不如一鶚。汝家無膽勇者。何以彈壓妖魅。我今夜住此。必獲盜貼。即不然。亦當為彼勦敵。二郎曰。汝狀如婦人女子。狐見之。且恐有異圖。夫何能鎮靖之有。侍衛忿然曰。姑待之。今宵即見功效也。會夫人歸寧。二郎乃留之。及暮。欣然携襖被。獨宿樓下。其姊及二郎三郎。諫止之。悉不聽。入夜。初無聲響。益坦率久之。體倦。即就枕。至四更。二郎寤。擁衾起坐。敲火吸烟。聞牀下似有鼾聲。異之。撼醒其妻。共起燭之。見一人裸卧床下。身無寸縷。大驚。叫有賊。婢媼畢集。擒而撻之。其人驚寤。則侍衛也。眾大駭。侍衛慚愧無地。二郎以衣衣之。叩其故。不解。何以至此。昧爽驅馬而歸。衣服履襪。得諸園中。污穢

不可復著。三娘書寢。為火燒其衣。撲之愈烈。倉皇脫去。衣固依然無恙也。怒罵不已。自此為患益甚。或閨中穢物。懸諸大門。或下體褻衣。拋之當路。衣未製而先燬。鏡甫淬而旋昏。決數旬。宗伯遊山回。夫人備述家中事。議遷居以避之。宗伯曰。婦人信邪。偏多疑懼。勿復擾攘。自獲寧謐矣。越半月。上下果相安。咸以為主人福佑。宗伯亦頗自詡曰。何如。可見見怪不怪。其怪自敗也。又數日。忽聞人室息。入白方大人來拜矣。蓋少宗伯方公。文名藉甚。且為宗伯鄉試座師。一朝枉駕辱臨。舉家欣感。急索衣冠出迓。拱之升堂。再拜起居。云坐則坐。方公久坐不去。言語葛藤。又深怪宗伯疎慵。不常存問。宗伯汗流浹背。謝罪不遑。方公未刻入門。酉時進饌。自漏下以迄午夜。語猶刺刺不休。宗伯精耗神昏。百骸俱倦。支持鼓勵。強作笑言。久之不復聞。方公聲息若啞。若聾。宗伯罔測其故。頗使大郎侍側。潛窺。但見面上茸茸。不辨何物耳。語宗伯。宗伯大疑。即前審諦。烏得為方公。但一芻靈踞右席耳。父子不勝駭異。既而知為狐所弄。乃大笑曰。騙得好。騙得好。當時上下無不捧腹。遲明。宗伯扶筇至樓下。曰。主人寄聲阿紫。吾聞社鼠不灌。屋鼠不燠。以所憑者得其地也。况狐之為物。歲久能仙。既能于獸有靈。何必于人為祟。如謂炫其幻術。則幻術豈足服人。倘用以驚愚。則驚愚何堪。利己胥出下策。終非上乘。吾今與汝約。請畫粉牆為界。樓九楹任汝所為。牆以南主人居之。兩不相侵。言歸。

于好。如復相擾。則背城借一矣。樓上無有應答者。遂鳩工堊粉。塙橫亘東西。長逾十丈。一夕深宵獨坐。見一翁一嫗。貌殊奇古。率男女五七輩。同拜于地。謝曰。公真豁達大度人也。昔者之言。敢不受命。特四公子將有大厄。願以三女阿夙者充公子妾媵。至旦夕呵護。聊以報德。幸公勿棄也。宗伯問阿夙安在。翁指示之。宗伯諦視。穠不短纖。不長。國色無雙。平生所未覩。喜而諾之。問何日親迎。翁媼曰。旗俗不親迎。且既承慨許。當即令其趨事舅姑。敢議禮乎。尋辭去。不復為祟。越三日。宗伯與夫人方坐談。薦見一女子。塞簾入。畫衣素面而拜。自稱阿夙。奉父母命來侍四郎。夫人見其慧麗。亦喜而安焉。女事舅姑極婉順。妯娌之間亦甚和好。夫婦異常繾綣。操作甚勤。女紅精妙無匹。與海棠尤相得。會夏日大雨大雷。女驚惶失措。抱四郎卧帳中。現形為一黑牝狐。四郎無計擺脫。不勝忐忑。霹靂繞屋奔騰逾時始定。狐復化為女。跪謝四郎。欣喜之色可掬。夜半遂失所在。後不復來。四郎思之不置。後四郎早貴。官至閣學。是蓋狐欲避劫。故托庇于四郎前。老狐言公子有厄者。妄也。觀其逃劫而喜。去不復來。始有意終無情。慨可知矣。

蘭岩曰。為避劫而自來。甫逃劫而意去。竊為狐所不取。

婁芳華

婁芳華籍輔氏。二十未婚。從其舅氏楊尉於藍田。邑有童孝廉者。輞川人。富于學。楊使婁從之遊。往返頗遐。中途有古剎。至則信宿焉。率一月一歸省舅。居無何。緇衣寥落。一老僧僅存。目且雙瞽。婁至。唯獨宿西院。無可與談。值仲夏。復經其處。日將暮。枯坐無聊。賴散步寺門前。覺有異香。有頃。香漸濃。倏見一女郎。從一婢。遵山蹊自東而西。年十六七。姿容美麗。目所未覩。掩袂而過。數回首盼婁。若甚注意者。婢年亦相等。明眸皓齒。頗斌媚。婁心蕩。繞出捷徑。要遮而揖之曰。山深日暮。小娘欲安之乎。女却步羞澁。倉皇檢衽。婢極坦率。直前以身蔽女。而應答曰。何處小郎。強來與人家閨秀語。我家小娘子出身於貴門。楣王謝甲第。金張雖至親如弟兄。稍涉疎遠者。未嘗輕交一言。況于葭莩。更何論行路。郎君冒昧。乃爾其欺。我雙髮雖稀。不能握拳透爪。徒為嚼齒穿齦耶。言訖掩口。視女而笑。女亦粲然。婁察其色。不愠。乃偽為躊躇。再拜而謝曰。小子無狀。見子從小娘。日暮耦行。未免有情。慮及豺虎。意者蜩居伊邇。草榻空懸。私願孔奢。欲留一宿。小子萬幸。得濫廁居停。小娘或不肯。猶望子善為緩頰。胡為翻來誚讓。所謂可兒者。固若是耶。婢格格笑曰。書癡愚而詐。幾令兒無以應。當從惠。小娘子與汝角口矣。於是耳語女子者久之。女掩笑曰。男女不親受授。可同宿乎。婁聞之喜。鞠躬而前曰。蘭若雖隘。足以偃息。否則同榻亦權宜之道也。女不言而笑。婢因一手把婁袖。一手攬女腕。

寡之使相就曰好好。千里姻緣似綫牽也。今日卽有言。操蛇之神。無不聞之。泉水松風。悉爲
焦鴈行矣。無辜負普救佳會也。乃與妻同掖女子入寺。妻以寒儉。恐貽笑麗人。頗形惶遽。女
子笑語婢。婢笑曰。主人倉猝如此。何若諄諄款客耶。因命妻于佛殿前。設長梯。婢倚旋而升。
巡簷探取爵殼數十枚。袖中出銀銚一具。復出一漆盒子。取油少許。色如酥。爇殼盈銚。又出
酒一罇。色碧而香烈。味極醇。妻與女對食。香美無匹。是夕同寢。妻幾死于溫柔鄉。詰朝握別。
共訂後期。女曰。此間雖僻。猶結廬在人境也。兒家去。值西僅十餘里。有屋數椽。可以避囂。白
板扉外。有古杏五株。甘棠一樹。可誌暮當遣侍兒來導。卽君一見過。妻諾之。女與婢出門而
去。妻悵望良久。遂不復之輞川。出入寺門。引領以待。抵暮。婢始至。見妻輒笑曰。卽君玉立林
下。縹若神仙。無怪娘子殷殷。注念半日。數十次促奴來也。妻見之。驚喜欲狂。問小娘所在。婢
曰。但踵奴行。無多問。乃相與越澗循壑。迤躋于峻嶒。磬硯間。歷數嶺。崎嶇履襪盡穿。不堪其
僿。而婢子踐流躡石。其行如飛。約十餘里于山谷中。入一橡林。時日已西沉。風聲如吼。但覺
濃陰染袂。空翠爽肌。漸覺異香撲鼻。宛轉間。抵一精舍。花木蕃盛。泉石清幽。婢曰。至矣。卽君
非倉卒客。可卽入也。妻入見女。倚欄待相見。歡然。婢治具作供。羅列山珍。而以爵殼爲上品。意
女羊棗之嗜也。房中位置。悉與世異。女喜作古粧。小婢外。更有垂髻女七人。盡苗條婉媚。女

馭下極嚴。諸婢無不仰其眉睫。而侍前婢獨寬。時呼其名曰收香。八人中。收香慧黠尤甚。又有老婢。年約七十。獨司庖餽。亦來窺。要轉身即笑謂諸婢曰。阿堵貧兒。乃老身百十年前藥籠中物耳。娘子少見多怪。輒一交若醴。竊恐非耐久交也。妻聞之。頗恚。報收香為之禦侮曰。彼自惠好。無尤于汝。何干涉百十年前事。污人耳久矣。奈何復舉以告人。殺鐸之外。縫紉補綴。為汝事。其他不必干預。且郎君處此。于汝亦大有波瀾。獨不念椀中餘瀝。枰中勝敗。又誰曾與汝爭一七一箸耶。七婢笑以和之。妻與女亦各拊掌。老婢慙而去。居月餘。妻欲歸省其舅。女難之。收香悻悻以兩手撫妻背。推之出門曰。郎君心堅確。即強留在此。亦寡懽情。請速去。勿稍淹也。妻未及應。而雙扉已闔。乃悵悵覓路而返。甫至僧舍。已遇其舅。率數僕搶攘而至。見妻大譁曰。汝一人何之耶。妻不得已。以實告。舅浼冰人為娶女也。而舅大驚曰。深山之中。何所不有。據所遭。必妖魅也。亟糾合鄉勇數十人。從妻導入谷中。至橡林。妻頗疑。延舅怒。以馬箠撻之。妻終託言迷失。不復能記憶。舅束手曰。然則將奈何。方欲謀歸去。忽林間有異香襲人。眾異之。復返入林。循香氣至一山洞。藤蘿附石。喬木千章。洞口香氣倍濃。舅曰。此必妖物窟宅。未可擅入。以火薰之可也。于是代枯積朽。燭火燒之。烟入洞中。為風所吸。聲颼颼然。俄有獸突出。鄉勇以鋤奮擊。盡斃。岩下一食頃。得香麝二頭。獐七頭。蒼狼一頭。以驢載

歸縣中。食肉寢皮。婁由是痛恨。眠俱廢。一月後。病遂不起。

閒齋曰。麝之見獵。以臍之有香也。象有齒。犀有角。鸛有尾。鵬有翎。鰓有皮。鮪有膏。螭有甲。蟻有珠。貂有毛。蚺有膽。皆麝類也。彼方自以為天之篤之。而不知天之毒之也。惟人亦然。女有色。士有才。

蘭岩曰。二獐以情死。以香敗。倘能自守一時之慾。則古洞幽深。誰復得而擾之哉。甚矣情慾一動。即死機也。香氣所聞。即敗兆也。惜哉。

噶雄

噶。少小也。雄。俊美也。抱罕人稱噶雄。猶中土人之稱少俊也。噶雄者何。人名也。人而名噶雄。以其人少且俊也。雄楊姓。本粵東人。其祖為河州副將。卒于官。路遠。柩不能歸。葬河州。遂家焉。父錕為守備。四十而死。雄幼孤。長養叔孀。叔錕為千總。是時大同周公文錦為河州副將。憐其宦裔落拓。乃以雄為餘丁。令掌書記。雄年甫十七。慧黠得人心。周有少女。尤眷愛雄。時與飲食什物。雖無他事。而兩心相慕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有務子者。年與雄埒。為人亦狡獪。穎秀。日與雄同供書房役使。夜則直宿齋中。際夏月。務子宿廊下。雄宿軒內。因苦熱。戶牖不閉。一夢初覺。映著月光。見一女人立榻前。大驚。蓄縮不敢動。女以手撫之。小語曰。莫怕。我

來矣。似周女審睇不訛，化驚為喜，急起問曰：「深夜間何事到此？」女笑曰：「憐子鰥寡來相伴耳。」言訖，亟解衣升榻，啟衾而入。肌理膩潔，村不留手，香氣馥馥，奪魄銷魂，欲為柳下惠不能。龜勉矣。是夜綢繆至五更始去。雄冥摻其樂如醉如夢，恍惚之況猶雲南之鎖陽臺也。次日入內，周女方曉妝，雄目之，微笑女亦笑迎之。雄終慮洩于務子，假周命令務子宿箭亭。務子謂箭亭自有老軍直宿，何事需我？雄曰：「主人命誰敢致詰？」務子唯唯。雖移襪被去而心疑之。夜半踰垣，覩其動靜，甫至階下，即聞房中笑語，由暗處竊窺窗隙。月射四壁，纖毫畢照，見雄方與女狎，辨為周女，心大動，精洩而返。老軍方反附于牀，問馬往。務子以登溷對。老軍怒曰：「吾通宵常不寐，何事不能覺察？」汝二更去，四更始回，必有非為，不吐實，亟當扭稟轅門官矣。務子懼，因以實告。老軍本冬烘，聞之駭曰：「以下蒸上，喪無日矣。汝知而不舉，罪亦同坐。」聽我教，首之可也。務子因嫉雄之寵，承老軍教，密白于周。周大怒，入宅讓其夫人。夫人曰：「女日夜在我側，不離跬步，何所見聞？」輒來叩貼，其為選事乎？即好選事，亦不應自蟻乃爾。正所謂自將馬桶向頭上戴者，尚堪作朝廷堂堂二品官耶？」周忿極愧極，反目大開，女涕泣不食。周杖雄二十，逐之出境。雄無依，棲身洮州一古廟中。一日乞食已方，清夜自傷，忽見女至，前謂曰：「子勿憂，以天地之大，何處不可托足？請與子偕隱。」何如？雄見女悲喜交至，泣且拜曰：「一身之

外別無長物。子雖鍾情之篤，我寧忍見子為乞人婦乎？女曰：何至于是？子姑攜我向湟中。有我在，保子一生喫著不盡也。乃相與之西寧。女出貲置房產器用，僕婢儼然富室。而雄竊察之初，不見女有一囊一篋，良不解取給何所。殊為懷惑。居無何，會其叔銛因公至湟中，遭雄于闐間，乘肥衣輕，不敢遽認。詢諸市人，僉曰：河州楊公孫也。新寓于此，纔半年耳。銛怏怏歸逆旅，使老僕密偵之。果雄也。僕私詣其家，傳語曰：郎君何以發迹？老奴從二爺來此數日矣。郎君獨不一念其鞠育情，一往起居耶？雄入白于女。女曰：大恩不可忘于路人，况從父耶？且子為富家翁，而使叔寄身傳舍，可乎？雄乃往謁銛，再拜敦請。銛許之。甫登堂，姪婦出拜，視之，周女也。大驚，密詢其故。雄具言之。銛嘆異，默思于來時，不聞署中有失女事，豈其本官諱此，恐招物議耶？居二日，便歸河州。啟周屏左右，備述所見。周大駭曰：吾女宛然在室。頃且同飯，那得有此？然不可不究竟也。亟使人往擒雄至，嚴鞠之，得其端委。忿曰：奈何使妖物久假吾女之名而不歸？玷吾帷薄乎？商榷于夫人曰：雄之祖，生為此處副總戎，與吾家門戶正相當也。女十七與雄同庚，年歲適相匹也。即以女妻之，可乎？不可？夫人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花燭之夜，忽見西寧之女，先已在室。雄獐皇不知所出，女笑而止之曰：何事迴避？兒雖是狐，今實為報德來。子年少，固不能晰。昔令祖官此地時，嘗獵于土門關，兒貫矢被獲，令祖憫之。

縱之使竄屢圖報復不得其間茲得乘此為冰上人夙願償矣然苟非子與周女有夙緣兒亦無能為力也言訖出戶旋失所在眾始悟此因果狐實曲成之也謂之狐媒。

聞齋曰子從先王父鎮河湟時雄甫二十餘已在材官之列女亦無恙曾一至署中上下目睹其婉媚迥異儕俗洵佳人也雄後官至叅戎周女誥封淑人四十即致仕居河州猶富甲一郡云。

蘭岩曰一狐耳數十年之恩猶切于心而身報之乃人有昨日之恩今日忘之者抑獨何歟。

劉鍛工

鍛工劉姓汀州連城人乾隆丙子入都道經汶上宿逆旅適有番禺許生公車北上與劉同舍有少年甫弱冠眉目如畫云是江右人預委裝于室之東北隅比許至已無隙地主人不欲留許殊窘迫少年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店中果無容膝地耶與小弟同榻可也主人乃留之許目少年大喜市酒肉饗焉劉亦得醉飽既就枕席睡未安忽聞少年厲聲曰奈何無禮至此汝視我為何如人耶許悄然不發一語既而少年作怒哂聲曰此亦錯怪汝汝未知我之伎倆耳姑一試使汝知之言未絕隨聞剗然一聲白光如匹練出自帳中繞室如飛電。

寒侵肌骨。劉汗下如雨。屏息不敢少動。一食頃。少年喝言住。白光旋斂。少年下牀結束。曰。苟非劉丈在室。蠻憲尚得活耶。更至劉前謝曰。年少性躁。適間驚擾。方寸不安。少有餽遺。聊贖愆罪。前途尚有銳務。須早發。幸左顧勿見拒也。亟委一柿。黃布囊于枕畔。啟扉徑去。良久。劉心始定。呼許詢之。許大愧慙。力叩之。乃吐實曰。初見少年姣好。深慕之。既抵足。肌膚滑膩如脂。試握其足。不動。拊其髀。又不動。不禁心大蕩。欲以龍陽君待之。亦酒醉所致耳。詎意其大有神術耶。早起。劉怪許無眉。許亦訝劉短鬚大驚。及相與束裝。毛髮適在衾中。方悟夜間白光迅飛時。盡為所削。而不覺也。劉私啟所委布囊。得白金二笏。至京營運。遂成巨商。許下第。肄業成均。尋病卒。劉常出入文公子士玉之門。故公子能詳之。

蘭岩曰。飛仙劍客。世所恒有。奈何夢夢。欲以龍陽君待之哉。其不為所誅也。亦幸免耳。○白面許生。功名念切。甫獲一席之安。淫心輒熾。幾蹈不測。固亦宜。然獨不解少年慷慨之抵足。炫以姣容。親以柔體。不已冶容誨淫哉。或藉此一示其神術耶。

蛸精

昌邑胡輝岩。為子言其鄉。未稼將登。有列蘆棚于田間。令子弟夜宿其中。以防竊刈者。連棚十餘。一童子余姓。年稍長於其儕。獨卧一棚。居無何。日漸瘠贏。父兄怪而詰之。不吐實。乃陰

囑諸童子。密覘其所為。是日薄暮。諸童戲於塋土。瞥見一醜女人。徑入余棚。諸童恐怖。奔告其家。其家人糾合同井。執鋤鋪往。觀女人已出棚回西去。面色如瓦。獸巨口大目。蹠蹠而行。逐之二里許。倉卒入亂草中。不復出。跡之得一穴。大如屋。黝然而黑。不知胡底。因羣聚定策。積枯穴口。燒烟熏之。有頃。一物突出。冒烟而奔。衆譁四走。物勉行數十步。即不復動。衆漸集。驗之。則一蝟死田間耳。剝其皮而張之。大半畝。厚數寸。刺長二尺餘。作殷赤色。割而分其肉。怪乃絕。余氏子獨啜泣。以為磔其麗人也。胡至今尚藏皮一片。每出以示人焉。

蘭岩曰。苟遇情人。雖與以南威西子。不易也。人亦自美其所美耳。余氏子安得不泣。

小手

舅氏海公為驍騎校。好道。自號捉心主人。居東直門外樓子莊。去城三四里許。常奉祀一狐。親友求見者。主人先白狐。狐自壁竇中出一小手。與客把握。肥白。軟膩如六七歲小兒。其談論必因人而施。聲如燕子。力求一見。終不許。或潛窺之。輒隱身壁角。讓曰。何故來此相覲。欺我不敢打耶。隨有石如卵大。飛落窺者而旁。相去數頰間。不容髮。咸驚張失色。亟揖而謝之。一日。主人將往城灣習騎射。狐曰。三日內勿往。往必有災。主人乃止。會軍政即本叅領先期較閱。主人不得已就之。馳驟間。馬忽蹶墮。傷左腕。遂為廢人。罷職家居。每至薪水不供。未免

室人交謫。狐獨慰之曰：「莫非數也。是正可以優游。何事怨對？」室人遷怒曰：「無柴米。一日不得過。烏得不鬱鬱耶？」狐哂曰：「發福發財。會各有時。不能少待耶？我本欲報汝家數千金。以時未至。故不無少竢。今既不能耐。不得不躁為之。乃教主人購南鉛數百金。納入竇中。戒勿窺伺。由是每夜三更後。即聞房中風匣聲。五更後始輟。七七日。呼主人至竇前。以白銀授之。翹邊細絲。悉成紋寶。主人驚喜。男女六七人。往來取藏。竟夕始竭。權之得五千金。問狐此從何來。可以駐世否。狐曰：「我與君夙有緣。故用一施仙術。燒煉相贈。非齊奴物也。是非贗物。何不可駐世之有。君第用之。無疑慮。我亦從此去矣。」主人切切挽留。不聞應答。久愈寂然。蓋已逝矣。主人感其德。為主虔祀之。以金營運數年。財雄一鄉。今漸衰矣。」

蘭岩曰：此狐不可多得。非以其以財贈也。嘉其以義交耳。

蜃氣

平遙陶賈販貨至巴里坤。過西海。雨初霽。海中籠重霧。山色皆失。陶愛其空濛。暫憩一樹下。俄而霧散。隱隱見海中有兩山並峙。中間一抹雲氣。橫如白練。雲漸濶。忽現一浮屠頂。金光四射。瞬息高出雲表。數之得五級。俄九級。一餉時。得十三級。色如虹。繞塔盡現樓閣。千層萬疊。悉如五色玻璃。出沒隱現。須臾變化。陶市井人。初不知有蜃氣變幻事。驚怪而已。少焉樓

閣半泯。浮屠亦漸斂縮。只餘八九級。大風忽起。波浪拍天。樓閣浮屠。片片吹如碎錦。頃刻都滅。陶冒風而行。至營中。質諸土人。始知為海市云。

清和民

清和民某甲。夜還自城。跨一驢。獨行郊野。悞入墻間。乖迂殊甚。忽有人在後呼其名。甲策蹇不顧其人。追呼甚急。指顧間。亦在驢背。以兩手環抱甲腰。手如冰。且牢不可脫。甲故有膽。陽作不知。而陰解腰纏。驀然出不意。反縛之。並繫己胸。其人窘迫。絮絮求釋。不絕。甲置若罔聞。急馳而返。至門大呼。捉得一鬼來矣。家人燃火出應。甲已棄鞍解縛。所負化朽樁一片。不復有人矣。

王京

王京者。宜君砲手。忝戎出署。例放三砲于轅門。次第燃之。其二皆勾勾而鳴矣。其一久之。久之不鳴也。忝戎出。且歸矣。京懼責。跣足於炮口。試窺之。砲或大震。京時絕仆地。同事負之歸家。皮膚如墨。而兩目獨炯炯。纓帽直飛去十五里外。三道墩塘。汎兵得之。竟完好不毀。半年後始愈。面色如猪肝。滿布癰點。如靛青者數百餘。大似蓮子。雖妻子亦不復識。無論親故。七情俱昧。不言不笑。亦不行立。但能坐卧。每見人來探。或獨居一室。輒舉手向天。張口作炮聲。

云轟

蘭岩曰七情俱昧形如木雞王京可謂悟道矣。

詭黃

詭黃者不詳其里居名字以所為詭秘有邪術往往以術致良家婦女于幽僻之處而淫之不翅什伯故人皆稱之如此性疑一妻一妾防閑獨密妻固郡中大家女少女而美妾亦不惡有玳官年十七八貌姣好夙以龍陽之技毛遂于黃雖日覬覦于其妻妾終礙黃無側足處也巨商某有子婦艷絕見者咸擬為神仙中人黃偶遇之于佛會神為之往乃偽為星士得其生身甲子黃夜作法致之于書齋恣意淫媾興闌仍以法遣之去玳于窓隙中窺見之心大動乘間盜得其書復誥知黃妻妾年甲隱城外一廢寺中夜半如法拘之初無動靜一餉時聞檐外簌簌有聲啟戶視之則黃之妻妾白身而至形如中酒玳驚喜相半徐徐扶之入殿次第污之會有少年五六輩夜獵歸道經寺前下馬少憩聞殿上有笑謔聲羣執炬排闥而入玳大驚不知所出眾以火燭之咸訝曰美人難再得也遂各解衣更番姦戮玳亦不免後庭雞再鳴始闕然捨去二婦創甚四體不能舉玳大窘欲作法遣歸而顛倒持咒法不復驗窘甚遂遁逃二婦裸卧至日中為遊人所見鳴諸太守郡人有識者曰此非詭黃之妻

妾耶。天何報此惡人之速也。太守鞠二婦盡得黃平日所為。拘黃至。嚴刑榜掠。黃歷歷招供。太守大怒。立斃杖下。二婦官驚。後有見玳于邵伯舟次者。已變服為黃冠矣。

恩茂先曰。因果之說人多不信。觀于此。尚有疑義哉。近聞京師有某生。短視而善謔。每與其同學遊行。見婦女必指點。論其妍醜。佐以穢言。值上元夜。復從其類踏月看燈。天街士女如雲。暮逢一少婦坐車中。躋足于轅。眾共贊此婦大妙。生亦神狂。謔浪不已。咸隨車行數十武。生曰。彼躋足于轅。有能捐得其鞋者。當共醵金錢沽美酒以謝之。一少年挺身自任曰。作此事。捨我其誰哉。急走至前。順勢捐之。車速力猛。並脫一襪。婦驚仆車中。白足畢露。眾悉鼓掌。與夫知勢。不敢急驅而去。少年以手提鞋。以鼻嗅襪。而詡于眾曰。手段莫高強否。眾佩服。醵飲而散。生歸見其妻哭于房。驚問所苦。妻不顧而唾曰。汝尚得為人耶。予今晚自母家還。行過四牌樓。見汝輩十餘惡少。喧呶街上。指我戲謔神情。已大不堪。既又或前或後。隨車不去。我正不測汝輩欲何為。乃驀于羣狐狗黨中。走出一少年。徑至車前。來捐我鞋。驚惶間已失鞋。且並脫去一襪。萬目共睹。出醜盡矣。汝猶從旁大笑。汝尚得為人耶。生始悟。夜來所弄者。即其妻也。亟索隻履單襪。而審視之。果與所捐者分毫不爽。雖悔恨亦無及矣。由此觀之。所得者小。則所失者亦小。所

得者大則所失者尤大。因果之報如影隨形。誰謂天高遠而鬼神杳渺哉。

蘭岩曰。以術浮人。自遭顯報。乃並不假之外人。而即以自用之人。反而施之。不亦快哉。

梁生

汴州梁生。少失怙恃。家極貧。聘妻未婚。而妻死。無力復聘。知交譴之。號為梁無告。然為人溫雅能飲。善奕。故為儕類所喜。尤與同學汪劉二生相莫逆。劉又為刺史。汪家貲鉅萬。皆稱豪富。生以寒士周旋于其間。人或非笑。咸以為貧伴富。身無褲胡。不自量。乃爾。生聞之。笑曰。我兩肩荷一口。彼雖朱頓之富。其奈我何哉。人愈嗤其無品。更號之為梁希謝。蓋取金瓶梅中謝希大以喻之也。劉一妻五妾。汪一妻四妾。又各有美婢嬖童。每當宴會。必出以侑觴。爭相炫耀。一日。汪以千金從江南復致二麗人。苗條婉媚。諸妾莫匹。以為天下尤物。盡于此矣。乃折簡張筵。召客高會。酒再巡。麗人出見。屏開幔卷。冉冉而至。異香滿室。坐客皆驚。一拜輒入。不發一言。客飲盡俱停。目眩神奪。汪志得意滿。浮白數觥。謂諸君何福得遇仙子。眾舌卷莫答。梁獨含笑未坐。品酒味。微渾如未酌。劉生癡坐良久。始爽然謂梁曰。眾人皆醉。而子獨醒。非無目。即無情者。生徐曰。已一目了然矣。雖然。入我目。不能動我情也。汪不悅曰。然則何如。梁曰。較二兄素所寵眷者。誠有天淵之隔。若即以此為西子。為夷光。尚未也。二兄偏僻。必以

我言為河漢。請晰言之可乎。僉曰可。梁曰。天夫也。髮為粧。掩足為裙。遮置二者。姑不具論。就其共見者。指摘一二。妍媸立判矣。汪曰。願聞。梁曰。眉修矣。烟煤之所畫也。眼媚矣。黑白不甚分也。唇櫻矣。煙鼓之所點也。肩削腰細矣。而拔頸戾肘。儼然用力。抹胸束肚。宛然有痕。皆戕賊而為之也。吾聞古之美人。面色如朝霞和雪。光艷照人。而四體五官。皆有粉飾。若使亂頭粗服。粉黛不施。竊恐國固城堅。雖笑綻兩顰。欲傾之而不可得也。座上客聞此。刻論正合忌心。咸哄堂而和之以笑。汪面頰猝難應答。劉獨以為不然。曰。梁兄眼大如豆。乃亦搖唇鼓舌。吹毛求疵。那足為月旦評。請問西子夷光。是何形像。光艷照人。莫照壞人眼睛否。溫柔鄉中事。必得身處富貴之寶境者。方能確識珠圍翠繞之趣。若窮措大。看得幾行書。輒謂書中有女。據為己有。及見真美在前。一時把捉不定。明知此生斷無此樂。轉不得不目空一世。謬論解嘲。獨不自念一糟糠婦。尚不能消受。至今游泳似鯢。更求一赤脚婢。亦不可得。只苦熬貴手。不知一夜幾番作肉虎子也。諸客聞語言儂薄。不復大笑。唯汪生大噓。忿恚都消。生知空言無補。不終席而去。從此與汪劉不甚親密。交情潛替。同學傳其事。共聯句以戲之。曰。年少生成老面皮。那知謝大甚難希。而今一發窮無告。不久西山唱採薇。梁得詩。懊惱殊甚。冥想彼以富貴驕人。喜諛惡直。我何獨不能以貧賤驕人。黽勉爭氣。其覓一妾。聊以自娛乎。第苦

囊中羞澁。妄心徒熾。世間又無紅拂紅綃之俠烈者。雖有佳人。烏能自至。不勝鬱悶。入市間遊。偶見老人。攤賣廢書。予通衢梁檢視。忽得一帙。紙色甚舊。而裝飾極雅。展卷披閱。益手錄陶詩全集。小楷嫵媚。不識為誰寫。竟款于卷尾。始知為趙文敏真蹟。松心狂喜。如掘藏金。問索錢幾何。老人曰。非百文斷不售矣。生恐其停留長智。即解衣典而償之。懷歸待價。適郡中有巨紳。素癖書畫。購求頗亟。梁浼人轉示之。紳一見如獲拱璧。往返議價。卒得千金。梁秘而不宣。陰囑媒妁。旁求佳麗。凡相數十人。無當意者。既有曲背媼。攜一女子至。年約十六七。鬢髮皓齒。膩理靡顏。天然艷麗。洵平生所未覩。神為之奪。延之坐。問此即媼所出耶。曰然。曰有女如此。何憂不匹王侯。媼曰。侯門似海。一人豈可復見乎。猥以貧老。不得以俾歸讀書子。但取衣食充口體。不至凍餓以死。又可以作親戚往返。是為至願。不敢作非望也。梁曰。若然足見高明。但寒士聘儀謏陋。勉奉百金為壽。肯見許否。媼曰。的是書癡語。以君長厚。故爾相托。此非老身錢樹子。詎忍居為奇貨。休休。但提起一文錢。使携之他適矣。梁不復強。僅具酒相款。媼輒醉飽。囑女善侍夫子。無念老身。遲日當來領也。出門徑去。女亦晏然不甚懷想。梁出貲為具衣飾。靡不華好。女國色天成。不假纖毫粉飾。淡粧濃抹。罔不相宜。真天人也。梁不破一文。驀然得此。實夢想所不到。綢繆繆繆。異乎尋常。居無何。同學悉知。相傳以為奇事。

汪生往見劉生曰。兄聞之乎。梁無告亦納姬矣。劉笑曰。汴城之大如海。豈乏見棄之女為齊人之妻者。縱有一二分姿色。業操作其家者。月餘朝。粃糠晚齋粥不卜。已是鵠面鳩形。見之必嘔。汪曰。子意亦然。但曩昔曾受其侮。至今不甘。今日借辭往賀。薄而觀之。覩面揶揄。以杜其口。亦大快事。劉笑諾。遂各具分金五星。標曰賀儀。華服高車以往。梁聞報笑謂女曰。今此二人或敢侮子。為述前事。女微笑曰。郎無慮。任其所為。兒當為郎小祟之。以洩積忿。梁囑設饌。二生至。各敘契濶。並申賀悃。梁為謙不已。酒數巡。二生請見如夫人。梁辭以粗使小婢。不過用執庖厨。以分己力。何敢污貴客之目。二生固請。梁始諾而呼女甫出戶。二生即迷惑失志。嗒然若喪。女歛步而前。斂衽而拜。二生不自覺其腰之折也。梁曰。二公皆通家昆弟。無事迴避。今降尊至此。當奉一觴。女唯唯捧爵以進。手指纖纖如削玉。二生顛倒如提傀儡。梁大笑盡醉而散。二生歸途相議。不信人間有此仙人。從此粉黛無顏色矣。焉得一親玉體。死亦不憾。劉忽曰。是不難。豈不知梁無告以酒為命者乎。後日是其初度。何難設一席。就其家為壽。暗置鳥頭中。聽其鼾睡。彼時為所欲為。將奈我何。無告相狎有年。諒無他說。即使興訟。各拚數百金。何事不了。汪大喜。至日果擔榼携酒而往。女謂梁曰。今日二子來意不善。郎但坐視。兒自有術播弄之。梁固酒徒。見杯忘死。又素信女之慧黠。知無足慮。日未晡。曹騰大醉。儼

若僵屍。仰卧牀上。二生乃闔扉秉燭。迫女。女嫣然曰。二君富貴而韶艾。心非木石。能不兩袒。第此非行樂地也。舍後有小樓。幽僻精潔。盍往彼一敘談乎。二生聞之。喜躍欲狂。左右各一掖之。而往。繞出屋後。果有一樓。且甚高聳。汪曰。過汝家屢矣。那得有此女。曰。新建未匝月也。接踵而登。樓分內外兩楹。外間三面有窗。可以眺遠。已預設一席。酒肴俱備。銀燭雙輝。劉拍女肩曰。卿真可人也。女但微笑不言。時際盛夏。二生解衣脫帽。挂柱上。然後縱飲。女忽曰。幾忘之。兒有些少下酒物。會須取來佐酒。乃入內間。久之不出。劉起覘之。汪亦踵入。往來搯索。毫無踪跡。汪至閣子前。聞閣內簌簌作聲。迫視之。見女倉皇起伏。汪驚喜曰。何事匿此。急揜身入閣。女奪門而走。汪追之下樓。女匿身花下。汪直前擁抱。女極力抗拒。汪持之愈堅。方槍攘間。忽數人擊折而至。聞有人聲。並力擒捉。批頰罵賊。汪釋女。分辯曰。我秀才也。奈何以賊見目。且肆權辱。眾就月光審視。亦驚曰。確是汪三爺。何為在此。祈恕罪。汪不能答。眾視地上人。則劉公子也。羣扶起。謝孟浪之罪。蓋邏卒夜巡。誤以為賊耳。二生夙以豪富知名。故汴人強半識之。劉讓汪曰。兄酒狂太甚。害我出何心。汪此時方知是劉。不勝駭愕。邏卒曰。夜深矣。不便歸府。請留二人相伴。坐以待旦可乎。二生許之。坐稍定。彼此相看。止各著一汗衫。殊不雅觀。因思衣服尚在樓柱。浼二卒代索之。卒曰。此處荒僻。何得有樓。二生四顧。並不見樓。唯

斷垣內。大樹一株。高數十尺而已。愈駭。懷惑不釋。問卒。梁相公宅在何處。卒曰。素不相識其人。焉知其家。且此為孫布政家廢園。人跡罕到。雖有人家。亦甚隔絕寥落。只火藥局相近耳。抑素不聞乎。孫家園。狐鬼繁。則人家誰肯近此。二生大驚。不敢少動。俄而向曙。斜月在西。忽見地上樹影中。一塊獨濃。因風搖擺。不似粗枝密葉。亦不似栖鳥鵲巢。莫測何物。仰視樹上。隱隱似人。咸驚異。起身奔走。同止一矢地外。遠望相猜。終不可決。天大明。其人附枝不動。眾洊集審諦之。非人也。正二生之衣帽。懸挂其上。始各大笑。一人緣而取之。俾二生認著。遂各散歸。一時傳說。以為口實。二生不甘其侮。以梁生假幻術戲人。乃鳩集惡僕。重至其家。欲大興問罪之舉。比至則門庭閒寂。空無一人。已不知遁逃何藪矣。數年後。同學友有公車入都者。于磁州道上。遇梁生。輕裘肥馬。侍從甚都。相見各述契闊。邀還其家。由僻徑行約數里。于小山下密林中。入一巨宅。富貴如神仙。友問兄何時發跡至此。梁笑曰。兄當日附和汪劉。以貧友為談賓。今視梁某。仍是希謝面孔否。友大慚。翌日登堂拜嫂。誠不世姝也。友退謂梁曰。嫂夫人果何妙術。能惡劇之。梁曰。士無行。不當如是耶。居三日。乃促裝辭行。梁以百金為贐。並送之以詩。中有阿紫相依千載期之句。始知梁為狐媚矣。他日歸告汪劉。復生欣慕。予是脂車秣馬。強其友同往跡之。至則青山如故。綠水依然。而第宅與人化。為烏有。相與惆悵而

返。

茂先曰。此狐大為貪。友見侮于富豪者。吐氣。

蘭岩曰。人貴存本來面目耳。豈獨巾幗然哉。

某倅

某倅之任羊城。路出廣州。遇風。暮泊道士狀之僻港焉。苦舟中掀播。登岸閒步。時際三秋。黃花引眸。不覺行遠。過一村。于數丈外。見燈光熒熒。即之。則茅屋數椽。繞以芭籬。籬內有老樹一株。下有六人。席地飲。見客驚起。遜坐。意殊款洽。倅固好此盃中物者。就座不辭。座中一老翁。一少年。而廣顙。又有三女子。一衣藕色。一衣綠。一衣淺紅。年皆及笄。又一書生。年可五十餘。甚嫺雅。云是土著主人也。問客何來。倅以之官告。並述邦族。咸致敬曰。貴人也。小酌殊褻。倅曰。萍踪乍合。實關夙分。王前于士。不以為降。况區區一倅哉。翌日亦當奉屈。舟中草酌表意見耳。書生曰。誠如所教。諸君勿為形迹拘矣。且諸君事。非貴人不足與謀也。眾初有慘色。既聞是言。莫不色喜。乃相與歡飲。倅亦各詢里居姓氏。書生代白。謂老人余姓。少年駱姓。三女方姓。為堂姊妹。皆廣州人。自身姓莊。為庠生。倅各以諛詞酬之。縱飲之頃。老翁忽愀然曰。老朽幼在學堂時。最喜讀空谷旅人。皆以所好不祥。今孤竹數十里外。漂泊無依。彼吏目尚有一子一

僕相追隨較老朽真天淵矣。少年及三女子聞之。皆欷歔流涕。書生拋一觥曰。佳客在前。不理觴政。但啣啣嘔嘔。徒亂人意。獨不慮寡佳客歡耶。况已言事有可謀。何復作楚囚對泣。五人頗媿報。唯唯受罰。三女子次第奉倅酒。請歌以侑之。倅將避席。書生捺之坐。且曰。伊行悉出至誠。貴人奈何辜負。倅不得已。為之引滿。書生鼓掌當拍。少年嘖口作簫笛聲。清越逼肖。紅衣女再歎而歌曰。夜深風露涼。蟋蟀吟秋草。空江孤月明。魂迷故園道。音輕銳。悽惻聽者靡不酸鼻。書生颯感曰。一人向隅。滿座不樂。况滿座向隅。將何以愉快一人耶。幸玉姑莫更發此聲。致主客索寞。少年曰。玉姑愁緒紛如。那復有歡聲向客。余不揣試為代之。乃飛一觴歌以送之曰。滾滾江上濤。溶溶沙際月。渺渺雁驚秋。迢迢鄉夢絕。其聲烈烈如梟鳴。一座都笑。倅獨賞其音節。老翁曰。無以嘻戲。轉妨正事。適莊先生言。唯貴人可以了大家事。何隱而不急商榷。書生笑曰。終是老人。雖日暮途窮。猶刻刻不忘切己事。然誠為要務。請為貴人陳訴。敢冀鼎力。以副賒望。莫推諉否。倅已半酣。攘臂曰。人固有具熱腸俠骨如某者乎。天涯邂逅。良朋盍簪。氣味已投。金蘭分定。又何事囁嚅其辭。令人鬱悶耶。眾聞之皆喜。即席展拜。書生再拜曰。一言慨諾。眾所心感。眾所求事。此際未可盡言。貴人且誌之。請于明日。循江岸向西行里餘。有老人矮而髯。操漁舟為業者。就而告以今日之事。並吾等之情狀。則彼自有說必

能使貴人豁然不疑也。倅曰：謹奉教。于是四座歡甚，無復愁苦故態。已而斗移漏轉，約略四更。老翁曰：貴人去舟已遠，紀綱復不來接引，應下榻此間矣。少年曰：此自無庸議，但莊先生所居不廣，大家留此，未免抵頂交蹠，非所以待貴人。吾二人且去休。王姑姊妹不妨留此侍貴人枕席，預報撫存之德。三女聞之，俛首報然。倅辭謝曰：某雖失學，嘗聞三女為榮，榮美物也。而何德以堪之？老翁曰：不然，貴人熱腸為天人所欽矚，何言不德？彼王姑姊妹雖云賤品，豈無環草私願，聊酬涓埃于一夕乎？矯情震物，貴人曷取焉？倅陽為拗阻，而陰實愉悅，乃以目視書生。書生曰：未知雅抱何如耳。倅曰：某生平未嘗拂人之情，榮不我棄，反敢棄榮乎？眾皆憇患之。書生正色曰：王姑姊妹猥以淪落，辱困至極，得貴人發惻隱心，調飢甫慰，雖欲不聽眾人之所迫，及貴人之所為，不特不能，亦且不敢。正以蛹之以繭自縛，無力解脫，緘口制心，詎無隱憾，所賴仁人君子奮拯溺扶危之志，遏佞紅倚翠之心，是所望也。苟聞孟浪之談，輒行苟且之事，背明德而逞私欲，是以義始而以利終也。豈願生翹首跂足之所望于貴人者哉？理痼于中，言激于外，幸宥其冒昧，取其憨愚，倅慚汗無地。下席揖謝曰：余翁所言，誠惜毫之亂命，駭君之意，尤鞠蘗之狂情。小子素愚，能不為其簧鼓得先生訶而止之，不致禽處古人所以尚諍友也。敢不拜藥石之賜。書生答拜而讚美之曰：貴人見善即遷，聞過輒改，多

福未可量也。余駱二君歸心太摯。遂行不恕。聞貴人悔過。亦當改之。二人跼蹐不安。頓首引咎。三女子忻然色喜。再三叩謝。相繼辭去。書生導倅入室。室甚卑隘。蕭然環堵。唯正中設一竹榻。壁掛一篝燈。餘無所有。書生安置已。反成雙扉。鄭重而去。倅亦就枕。既覺。則獨卧一古塚旁古樹之下。但見紫英黃萼。秋草縱橫。重露砭肌。江天向曉。不勝貽睨。亟起著衣。僮僕已踪跡而至。悉哆口坐息。繞倅大譁曰。何苦露宿于此。僕輩奔走一夜。到處尋覓。幾曾停履。倅曰。唉。即子亦豈得已而不已哉。事極魑魅。正須與汝輩證明。乃率眾循江西行。約里許。果見一矮老人。白髮繞頰如瓠。方解纜于蘆汀。勢將他徙。倅呼而止之。密告所遇。老人瞠目良久。始慨然曰。君洵從莊秀才墓道中來矣。行年七十。不謂今日乃見異事。倅問莊秀才何如人也。老人嘆曰。此亦奇緣。非偶然也。可不明告乎。因道此間道士狀之下流分港也。向西北茂林中。依山結廬以居者。有莊叟焉。年望七矣。予為此隣交。亦最深。叟木訥無他長。唯事念佛。其子為秀才。五十而死。死且二載矣。適聞君所飲宿處。即其殯宮也。秀才生時。質直好義。每值風雨大作。必親至江干。以拯溺為務。廿餘年來。不下數十百人。即有死者。亦必斂以棺衾。付其同行者載之去。唯有一老翁一少年。並三女子名姓里居。俱無可攷。故至今猶厝秀才墓側。自客歲秋間。叟每囑予。命留心于廣南仕宦者。今據君夜來所遇。皆云家廣州。且正符

五人形狀又有姓可訪意。叟必有所見聞矣。君如有意。何不同往一叩莊叟乎。倅曰。能為導否。老人曰。義之所在。豈肯讓君獨勞。乃捨棹扶策。蹢躅導倅以行。去門尚遠。已見叟策藜杖。捻念珠。立樹下持經咒矣。相見各有所述。叟乃嘆曰。老夫一心淨土。無暇旁求。不意疇昔夢見亡兒。謂所厝五棺。二男三女。皆珠江人也。苟有仕宦其地者。攜回葬之。雖無親故。亦正首邱。不强于念佛萬聲耶。老夫誌之。二年於茲矣。昨宵復見夢云。今日心願可了。故立竢于此。詎意若是之驗。曾以托老友。而老友能盡心力。又強似我念佛功德矣。尊官誠能為是義舉。不妨火化之。携骸南行。但摒擋一月俸錢。買半畝地瘞之。亦仁人之事也。不又強似老友之盡心力乎。倅感其言。亟往取五棺聚薪化之。分貯罍中。載之以去。

閒齋曰。若莊秀才可謂銳于行仁者矣。生時未了事。死必了之。若倅者。可謂勇于行義者矣。不能利而行。必勉強而行之。然非莊不能成倅之義。亦非倅不能成莊之仁。茲二人者。所謂相需濟美者也。而莊尚矣。至于莊叟之好善。漁叟之酬知。士夫所未逮者。彼則所無事焉。豈唯齒之當尊。亦且德之宜表。世儒眼大如豆。又烏知村翁野老。固多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可不勉哉。

蘭岩曰。莊生生前好義。極斂多人。死後復能親友。以義囑父。留心于無主之魂。致能各

歸鄉土。誠義人義舉也。五十而亡。終于諸生。天何報施之薄哉。

倩霞

汀鎮右營遊擊李錦。為予言耿精忠封閩時。驕奢淫佚。有林青者。年二十。為耿府護衛。獨承眷愛。不啻子姪。以故得出入藩邸不禁。雖耿之愛妃寵姬。皆得見之。合府呼為小林。值七夕。耿與諸妃夜宴。見林侍側。戲問曰。汝娶室乎。對曰尚未。耿笑曰。吾貴為藩王。日與諸姬極牀第之樂。視雙星之一年一會。代為寡歡。今汝韶年稚齒。正當行樂及時。乃游泳似鰥。其何能耐。吾侍女如雲。容汝自擇一人。以為佳偶。林跪曰。承恩命。但得倩霞為妻。平生願足矣。耿笑顧諸姬曰。誰謂小蠻子選色不精哉。倩霞方齟齬。即從吾于瀋陽。學作內家粧。迄今又十年。年十九矣。吾非不欲納之。特以吾子欲之故也。今吾子歿矣。諸子過稚。吾又將老。誠不可老夫女妻。蹈枯楊之咎。若以歸此子。洵屬佳偶。雖然。談何易也。吾思得一法。翌日當令窺窗自選。視其福厚薄耳。遂盡歡而罷。次日耿命以紅錦為步幃。長數尋。周布于廣廳。每相去尺餘。穿一穴如碗大。共選艷女三十人。各出一掌于穴外。而全身悉隱障中。使內豎導林入。囑曰。此三十人中。有倩霞在。汝自識之。擇定即書名于其掌。吾將親驗焉。林受命。往復審視。莫不纖纖如玉。實難分辨。方躊躇間。猛憶倩霞左手無名指有爪長二寸許。蓋執以為証。于是還閱

至十六掌果符所見亟取筆書名回白于耿耿驗之果倩霞也愕然曰豈有是我呼倩霞出其手反復視之見指爪乃大笑曰弊實在此矣汝姑退明日更有良法必使盡善無弊而後可林怏怏而出歸厲禱諸大士是夜夢一女奴持白絹一片贈林上有花紋作川字形林拜受而寤不解何意輾轉不能復寐披衣待曉晨起方盥漱即有傳王命召林者急衣冠趨府取已坐齋中諭曰步障復設汝可復去接天婚矣一豎導而入及廳內錦帳布置如故但每一穴出一白足林駭然欲避豎挽之曰王以手有弊故示以脚耳依舊五指一掌特無二寸爪甲汝其細認之林不得已乃依次閱視但見蹉跎春妍趾拇玉潤者不一而足卒見一足潔白細膩異于他足且隱隱有川字紋在趾間宛然夢中所見于繒上者恍然悟即書名焉白耿驗之倩霞也大驚歎曰誠天緣也遂以倩霞妻之更賜千金為粧奩之費林青得倩霞出于意表深感耿恩德欲圖厚報每形諸顏色微諸話言倩霞私說之曰王之有恩于君固矣然王之行事類此者甚多未可謂以國士遇君也且君以弱冠補黑衣一年之間得至護衛誠以王為冰山之靠也而王淫虐已極及身必致奇禍皮之不存毛將安傅不如去此他適庶幾為全身遠害之道林曰一官縈絆去將安之倩霞曰君意未決耳意果決莫慮無栖止處兒有姨在京師盍往投之林亦知耿將為逆無計還舉聞倩霞言殊喜急打疊細軟市

兩駿馬與霞乘夜北遁。依托姨家。入籍宛平。出貲販茶。遂為富室。霞固開元人。耿為總兵時。嘗統兵過寧遠。路見霞。收豕于田畔。一老嫗坐戶下。緝苧麻。霞時纔九歲。雖亂頭粗服。脂粉不施。而眉目如畫。耿問老嫗云。是孫女。耿出白金十兩。欲取之。嫗不從。耿大怒。掠之以歸。及長。修短得衷。纖穠合度。玉肌花貌。豔麗殊常。耿屢欲納之。而袁姬不容。故遲至十九。忽歸林倩霞在耿府十年。府中事無鉅細。悉能言之。其姨及諸女眷。逐日於繡窗茶榻間。聽其追述。以廣新聞。略記數則。化諸媚猪。全風之條。為逆藩穢史。倩霞言耿內寵甚多。自妻以下。曳羅綺如夫人者。二十餘人。唯袁姬齒穉。色妖。寵冠諸妾。而淫妬性成。耿愛而憚之。袁冶容誨淫。閨中夏熱。衣晚浴後。着蟬紗霧縠。肌體依約可見。耿少子。別姬所出。最佻達。為見慣之司空。遂蒸焉。每交接。不避婢媵。醜聲外揚。不知者。唯耿與其妻耳。藩下有盧大眼者。質直而能事。耿倚之為左右手。一日侍耿閒話。適少子趨過于前。衣服華異。腰間雜佩甚多。耿顧而樂之。謂盧曰。誠翩翩一美少年也。使宰河陽。當為萬花主人。此間風俗不美。當防閑其出。勿近嬖童。盧曰。佩玉燕兮。王無所繫之。耿曰。何謂也。盧對曰。昔者臣獵于野。羈鷹噬犬。不遺狡兔。而一矢外地。有介麋而不之顧也。豈臣見其小而不見其大哉。亦以神之有注有不注耳。王見世子之服飾。而不歎其妖。是猶臣之見鬼。而不見麋也。所失不亦多乎。夫冠者所以壯其首。

服者所以章其身。故冠鴈以觸邪也。冠蟬以潔操也。衣豹示服猛也。襲貂昭美德也。志道則佩環也。修德則佩珉也。玦以決疑。觿以解紛也。所以見其佩而知其能也。今世子衣服炫異。是謂不衷。修飾容儀。是謂階厲。臣恐穢德之彰。在蕭牆之內。不在寢門之外也。耿大怒。選事杖殺之。藩府多梨園子弟。皆極一時之選。有貼旦名珍兒者。尤姣媚。耿少子與結斷袖之契。耿入覲。輒夜出宿其家。袁姬廉知其事。大恨曰。僕薄子。敢如此妄作耶。亟率侍女十數人。聯燈列炬。潛出府後門。掩其不備。王子大驚。肘行以逆之。叩頭求免。珍兒伏地戰慄。不敢仰視。袁叱令舉首。燭之美甚。遽慰之曰。汝勿恐。吾非噬人者。竟與偕歸。亦留與亂。是夜即脫陰而死。死後。府中有鬼怪為厲。往往形現儼然。一白猴。耿聞之。泣曰。吾固知其為巴山老猿所化也。以珍兒殉之。怪乃絕。又耿每盛怒時。往往剝人皮。歲半數。侍女玉笙者。誤碎玉簪。耿怒。命剝其皮。甫縛之。已驚仆而死。鼻出將瘞郊外。中路復甦。昇者匿為義女。嫁于庠生李某。李及第。授山東一縣令。玉笙今為孺人矣。又王子喜為夜遊。時有劉參將者。新任城守營。立法嚴肅。伐鑿擊析。終宵戒嚴。適夜巡。王子微服過所。歡為劉所執。問何事夜行。叱合通名。王子不以實告。劉怒。即街頭褫衣笞二十。血肉狼籍。卧月餘始瘞。此事無知者。唯我等侍婢知之。最審耳。耿平居喜食雞翠。每下箸。非數百不饜。袁姬尤嗜榛栗。及熊白。耿為百方致之。庖人肺

之大飪。往往獲死。侍女靈芝。忽被狐祟。喜近男子。耿怒。亟選藩下少年二十人。命次第裸逐。以淫之。閱人已徧。而靈芝不億。耿笑曰。邱壑可盈。是不可厭也。旋釋之。又自言在府時。獨耿妻鍾愛至。共寢卧。耿妻好佛。罕與耿相見。故得始終自保。不然亦難免與服役諸婢同罹禍患。汚辱矣。第于眾目之前。白足聽選。終覺抱慙于一生耳。女伴聞之。遂相傳說。耿死。林攜倩霞仍歸福清。子孫繁盛。至今不絕。

蘭岩曰。熱鬧場中。袖身遠避。士君子之所難也。倩霞以一女見逆藩兇暴。遂知禍不旋踵。勸林勇退。何其識之精。行之決哉。巾幗也。勝大丈夫矣。

落滌

海水至彭湖。勢漸低。近琉球。則謂之落滌。落滌者。水趨下而不回也。洋船至彭湖以下。遇颶風作。漂流滌中。回者百一。蓋海水之中。又有急流。以海水為崖岸焉。斯亦奇矣。予在鄞江時。聞閩人過臺船。漂入落滌者。其迅如飛。瞬息不知行幾千里。舟中數十人。咸以為斷無生理。但相顧徬徨。任其漂泊顛沛。久之。忽聞大震一聲。人人顛倒。船遂不動。眾莫測其故。徐出視之。方知抵一荒島。船為滌水所催。直上沙岸。故擱不行。眾告語。懽呼共相發。幸岸上砂石悉赤金。怪鳥頗夥。不一其形。見人亦不驚飛。飢則捕食之。有如鶩者。味獨美。夜間繞船盡鬼。啾

嗽不絕。至曉乃歿。夜則復然。居半年。漸與鬼習。可通言語。鬼因言此間去中國數千矣。往日陷于落滌。流屍至此。去家寫遠。通夢無由。然久棲於此。頗諳海洋潮汐之理。大概閱三十年。落滌一年滿。今屈指計之一兩月後當平滿矣。君等亟修補船隻。可望生還也。眾感謝。或問所食似鶩之鳥何鳥也。鬼曰。此非鳥。亦鬼也。歷年既久。精氣耗散。故幻此形耳。眾為之歎息。因各運斤操斧。連夜修葺廢舟。工甫竣。落滌果平滿。與海水無所分別。眾歡聲雷動。推船下水。治帆將發。鬼羣哭而送之。競取岸上金沙相贈。且囑曰。歸去無相忘。幸致聲鄉里。好作佛事。為我等薦拔。眾爭許之。揚帆破浪行。一日夜達閩之金門。眾感鬼之情。傷其墮落。共出資建水陸。並訪其家賑恤之。分其所贈餘金。諸客擁鉅萬多為富商。

蘭岩曰。赤金人所爭愛。至戚良朋。為此結怨。構訟者多矣。乃有地馬金雜砂礫。在在所取。斯誠樂國。未有肯捨而之他者。乃羣鬼痛哭求拔。直有不可一朝居之勢。鬼何不戀此多金哉。亦以死可悲耳。世之擁多金而心死者。恬不為怪。然亦無甚趣味矣。不思避而戀之。佛氏有言。恐不能為此種人薦拔也。

伊五

兵丁伊五者。身矮短而貌么膺。貧不能自活。獨走出城。將自縊林中。為一老人所見。問何所

苦而輕生若此伊以情告。老人嗤曰。葛藟猶能庇其本根。况人耶。觀子神氣充足。城府不密。載道之器也。予有書一冊。授子習而精之。足夠一生喫着。言次出諸袖中。盡符籙耳。抄寫亦甚潦草。伊展閱。即反之曰。此猶石田。無所用之。老人曰。何也。伊曰。予僦屋以居。卑庳近市。此符籙。亦何從而習之乎。老人曰。此亦當慮。但子能從我。則無患矣。伊曰。求死之人。何所不可。乃偕循一僻徑。迤左行。有止水一湫。蒹葭聚翠。廣袤數里。深處得一矮屋。雖茅茨不剪。頗虛敞精潔。遂止宿其中。從老人受學。一日兩餐。必饜酒肉。七日而術成。老人與屋皆不見。伊知遇異人。欣然而返。平日面朋酒友。怪其小康。羣思咀嚼之。往往諷以諛辭。伊慨然。故諾乃相與赴富春樓。同七八人。恣情飲啖。計所賣八千四百文。眾坐視其何以償。驀一黑面漢至席前。拱立曰。主人知伊五爺在此。欸客。故奉酒資。祈檢致。隨解腰纏。置几上而去。數之。適八千四百文。眾大駭。伊獨不之怪。已而各醉飽。同步市中。見一人乘大白馬。急馳而過。伊縱步追及之。捉銜大叱曰。可即與我。其人下馬求免。形色惶惶。伊怒曰。不與我。我即用武矣。其人不得已。探懷出一物奉伊。伊受而釋之。其人怏怏仍馳去。眾環問其故。並索觀所得物。伊出示。但一小皮囊。淡藕色。形如半脹豬脬。不測何物。伊曰。所謂搖氣囊。其中所貯小兒魂魄也。彼馳馬者。係過往游神。往往偷攫人家小兒。倘不遇我。又死一小兒矣。會須與諸君往活

之衆固未信。莫不翕然從行。俄入一僻巷。向西一人家。寂闔閉門。中有哭者。伊取小囊就門隙張之。出濃烟一縷。蛇游而入。隨聞其家有人曰。孩子甦矣。旋止哭。歡聲徹戶外。伊急揮衆而返。人由是神之。南城某貴公。有女為邪物所憑。聞伊有神術。厚禮招致。女在室。已知伊來。形色慘沮。望流而方洋。伊入室。女屏息屋隅。提熨斗自衛。伊周視動止。出謂貴公曰。小姐之病。器物之妖也。今夕當為公誅鋤之。貴公喜。凡有所需。莫不唯命。夜漏下。伊啟囊取一小銅劍。其鋒戛戛。吐光如雪。仗之入室。貴公率家人院外伺之。尋聞室中叱咤撲擊之聲。與物之騰擲聲。女之詬罵聲。喧闐靡雜。良久寂然。但聞女叩頭有聲。切切哀懇。語悲苦哽咽。不甚了了。尋聞伊呼燭甚急。婢媼爭相執炬。一湧而入。伊已收劍入囊。女伏牀下不動。伊指地上一物示貴公曰。此即為祟者。今見擒矣。視之則一藤夾脉也。聚薪焚之。精血流溢。氣味如燒肉。逾時始盡。伊復書符。令女吞之。病遂若失。貴公甚德伊。贈資極厚。伊以其貲購室娶婦。儼然素封矣。

蘭岩曰。求死倖免。反得異術。伊誠有夙契耳。不然。彼老人日遊天壤。一遇困窮。輒為援引。吾恐老人不能周徧也。

段公子

平陽陶唐氏之故都也。其俗勤儉。多密居。富室尤盛。新安趙給諫吉士。竹枝詞云。三月山田
長麥苗。邨庄生計日蕭條。羨他豪富城中客。住得輒窰勝土窰。益紀實也。鎮署三堂後。有窰
五圍。窰上覆樓五楹。繞以女牆。舊為狐所憑據。乾隆初。總戎段公出巡所。汎未歸。公子方弱
冠。夏月。偕一童。宿花廳之西軒。二更後。月明如晝。砌蟲唧唧。夜氣清涼。聞院內履聲藉藉。公
子白身起。穴窗外窺。隱隱見一少男一幼女。對坐花臺畔。丰姿都美。同看明月。少間。女子曰。
詎意今宵。月色清皎。乃爾。三哥尚憶去歲中元。在姑射山石室中。與無一師。飲般若湯。食穿
籬菜。唱和柳梢青。言笑晏晏時乎。男子曰。瞬息事。那得便忘。第彼時。我甚不歡暢。頗厭髡奴
醉後。片鳩笑鵬。而妹亦飲酒過多。可南可北。我在旁大有為妹悲歧路之意。昨過李氏新阡。
墓已宿草。我尚涕泗。而妹竟處之淡然漠焉。今夕又將別有所圖。是歧路之中。又有歧焉。究
不足為宗族效法。女曰。少年不努力。老大徒悲傷。人生世間。如輕塵栖弱草耳。妹雖形穢。寧
不自愛。豈因李生之亡。遽甘心覺獨乎。且妹之所以報李生者。亦至矣。初至其家。家無擔石
之儲。金無水馬。得生魚。並無甌何得生塵。李生方卧牛衣中。呼癸呼庚。樓樓不讓行乞。妹即
為新廬舍。給饔飧。製衣履。二年之內。百廢俱興。人謂葛蘿不能獨生。必托喬木。李則喬木而
附葛蘿矣。設當時妹即兩袒。亦何負於李生。況今冢骨已枯乎。再李生才如襪線。百不逮人。

面朋面友。萋菲時作。輕難愛雉。每母唐突西施。始猶娟秀。半年後貌漸寢。將就木。面目愈支離。妹不自解。曩日何故。然有癡情。伊思啜魚婢羹。猶汲汲為之烹飪。三哥豈不知之。男子曰。我亦聊言之耳。烏能使妹必聽。但慮夙冤累積。獲罪于天。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也。兄妹肺腑。豈忍膜置。不一規誠乎。勸妹亟歸。勿復干犯惡客。縱使見愛。亦不足為宗族光也。女子不悅。曰。見愛雖不足光。五宗見惡。諒不致夷三族。三哥幸勿預妹事。即有禍。必不相嫁也。男亦輒然拂袖而起。行至院門。復回首向女曰。望珍重。顛躓勿悔。女他顧不答。男子去。女自哂還自誦曰。何事作如許態。豈遺却鬼園冊子耶。自且有欲炙之色。乃欲人見熊蹯而勿願。然則前日鹿脂。何伏案自決。不以一截讓人耶。尋亦不復言。緩緩入花陰。繞過亭後。寂不復見。公子心知為狐。而心艷其美。又憐其慧黠。就枕不能成寐。良久。忽聞叩戶聲。詰之曰。開門。自分曉底用多問。音嚶嚶如鶯簧。知為女至。大喜。即啟戶納之。異香滿室。諦視之。美麗絕倫。真天人也。相與把握甚暱。公子慮僮覺寤。女至榻前。以袖拂僮面者三。却回曰。無妨矣。公子叩其所自來。女自言蕭姓。與公子夙有緣。故來相就。公子神已迷。意已奪。不暇致詳。遂與綢繆。相得無間。黎明始去。自此無夕不至。女好飲善談。稱神語怪。言多不經。而枕席之間。狂蕩無節。半月後。公子精神恍惚。食減骨柴。夫人頗怪之。而密詢不得其實。嚴究書僮。僮曰。未見他異。唯半

月前睡即夢魘。手足盡痿。不能轉側。至今無夜不然。雞鳴方醒。夫人大疑。不復使公子宿軒中。命從已宿。是夜三更。夫人與諸婢亦皆夢魘大悶。而無如之何。唯與諸婢媼輪環鬪葉子。坐守達旦。無何段公歸。夫人告以故。公曰。無譁。今夜令兒從我宿。因與宿齋中。公勞頓着枕。輒酣寢。公子對榻卧。瞬息萬慮不安。俄聞院中人語曰。妹莫孟浪。今夕斷不可往。又聞女應曰。前已有言。勿復爾爾。公子辨其為女子聲音。急起擁衾坐。女彈指窗檻曰。何不開門。公子潛伏窗下。低囑曰。今夜家大人宿此。且迴避。他日再謀會。女笑曰。今夜携得妙藥來。何反自參商。且尊大人焉得預兒媳事。公子壁惑已久。無復踟躕。亟啟扉。段公已寤。隔帷視之。知為狐媚。乃偽寤以俟。隨聞女子曰。大人果在此宿乎。公子令禁聲。女子嗤嗤笑。徐至榻前。奉帷向公。將以袖拂公面。公驟起捉之。女大驚。擺撲欲遁。公子枕畔抽劍。急刺之。迎刃而解。化一黑狐。死牀下。衣在公手如蛻。悉移燭看劍。血不濡縷。誠寶劍也。公子啜泣跪牀下。請其屍。瘞之。公笑曰。癡孩兒。見其異物。猶戀戀耶。憐其情切。即以屍與之。公子為具棺衾。瘞之後園。次夜聞園中哭者甚衆。移時始寂。旋失屍之所在。署中狐祟遂絕。公子後出仕為司馬。為他事正法。段公亦恚忿而死人多以為殺狐之報云。

蘭岩曰。諫而不聽。致罹敗亡。狐亦愚矣。情之所鍾。死不足恤。狐又足嘉矣。觀其于李

氏子。淡馬漢馬。則狐非情種。直淫物也。死不足惜矣。

贇子

謝梅莊濟世在翰林。傭三僕。一點一橫一贇。會同館諸公。就謝為茶英會。把菊持螯。主賓盡樂。酒酣。一客曰。吾輩興闌矣。安得歌者侑一觴乎。黠者應聲曰。有。既又慮贇者作梗。乃白主人以他事遣之出。令樸者司閤。而自往召之。未至。贇者已歸。見二人抱琵琶。率四五妓童在門。詫曰。胡為乎來。黠者曰。奉主命。贇者瞋目厲聲曰。自我門下十餘年。未常見此輩出入。必醉命也。揮拳逐去。客闌然散。謝深銜之一夕。燃燭酌酒校書。天寒。瓶已罄。顏未酤。黠者眴樸者再沽。遭贇者於道。奪瓶還諫曰。今日二瓶。明日三瓶。有益無損也。多沽傷費。多飲傷身。有損無益也。謝強領之。既而改御史。早朝。書童掌燈。傾油污朝衣。黠者頓足曰。不吉。謝因而怒。命樸者行杖。贇者止之。復諫曰。僕嘗聞主言。古人有美污衣。燭燃鬚而不動聲色者。主第能言而不能行乎。謝遷怒曰。爾欲沽直耶。市恩耶。對曰。皆非敢然也。恩出自主。僕何有焉。僕効愚忠。而主曰沽直。主今居言路。異日跪御榻。與天子爭是非。坐朝班。與大臣爭獻替。棄印綬。其若屣。甘遷謫。以如歸。主亦沽直而為之乎。人亦謂主沽直而為之乎。謝語塞。謝之而陰愈銜之。由是黠者乘隙。日夜伺其短。謗樸者共媒孽。勸主人逐之。會謝有罪下獄。不果。未幾。奉命

戍邊出獄治裝。黠者通矣。樸者亦力求他去。黠者攘臂而前曰。此吾主報國之時。即吾儕報主之時也。僕願往。市馬造車。製宮廬。備糧糗。以從謝。乃喟然嘆曰。吾向以為黠者有用。樸者可用也。今而知黠者有用。而不可用。而黠者可用也。樸者可用。而實無用。而黠者有用也。遂養以為子。名黠子焉。至軍營。居未久。而資斧告匱。鬻及裘馬。久之。漸不可支。黠子日荷火鎗。出十餘里外。獵取麋鹿獾兔。為謝而謀餐。一日。逐一鹿入亂草中。蹶而仆。足陷入地中。尺餘。出足視之。沙中白金燦然。數之。得二十鉅錠。適千金取之以歸。謝以咨白將軍。將軍聞而異之。詢其故。得知黠子所為。拊髀嘆曰。沙漠烏得有藏金。蓋天所以旌義。僕也。仍以金歸。謝召黠子。獎以衣裘羊馬金十兩。自是塞外王侯皆加殊禮。及赦歸。謝官湖湘。黠子勸其勇退。謝致仕。頤養林泉。黠子壽至九十。無疾而終。咸以為忠義之報云。

蘭岩曰。直言不避。終始如一。此其所以卒享壽考也。彼奔走逢迎。不顧名義。一旦失勢。即引避而惟恐禍及。誠小人作用耳。寧獨僕人也乎哉。李伯瑟曰。往古今來。此三種人盡之。却被一枝筆描寫無遺。樸者猶可恕。黠者直可誅。而黠者不朽矣。

某馬甲

馬甲某乙。居安定門外營房中。貧甚。差役多悞。其佐領遣領催某甲往傳語。亟出應役。不則

必斥革矣。甲素與乙相善。即往見之。入門馬矢滿地。破壁通隣。屋三間。稍隔一間為臥室。妻避其中。時際秋寒。乙着白布單衫。白足趂決踵鞵。甲一見惻然曰。第一寒如此哉。因致佐領語。且曰。料弟貧苦。我歸見牛桑章京。即佐領當為緩頰。但日云暮矣。不克入城。舍此無信宿處。解衣付之曰。弟應久不舉火。詎可以口腹相累。此衣可質錢四五千。姑將去。市肉沽酒。來消此寒夜。餘者留為數日薪水費。幸勿外也。乙赧然抱衣去。營房去市遠。曠暮未歸。甲獨坐炕頭。寂無聊賴。檢得鼓詞一本。就燈下觀之。有頃。聞房中哀泣聲。知為乙妻苦貧。竊為感嘆。間。驚見一屈背婦人。蹣跚入室。至佛案前。塞一物于香爐脚下。仍出戶去。面自醜惡。酷類僵屍。甲覺其異。起視爐脚下所塞物。則紙錢十餘枚。深怪之。不禁毛戴。付諸丙丁。房中泣聲漸粗。倍覺慘切。潛于簾隙窺之。乙妻已作縊于梁間。將自縊。甲大驚。不復避嫌。急入救之。慰解再四。乙妻含悲致謝。甲出坐明間。如芒在背。前所見婦人又來。覓爐下紙錢不得。惶遽之狀可厭。甲叱之。驚走暗處。遂不復見。索之不得。駭問乙妻見否。乙妻曰。彼靡夜不來。來則我輒心傷。不克自禁。轉念不如一死為快。初不識其為何如人也。甲頷之曰。冥念致邪。苟能安命。無他想。則此物奚其至哉。此後尚須慎之。既而乙歸。甲備述其事。因勸曰。時衰鬼弄人。此處不可復居。予城中有屋數椽。攜弟婦姑就居之。否則恐致殃也。乙夫妻感其誼。乃移入城。後得

無事。甲白諸官。聞而異之。因亦憐而宥之矣。

蘭岩曰。貧苦至此。殊為可憐。乃鬼復乘此而謀替代。寧冥冥中。一任鬼魅作祟耶。救其死而居以安宅。所謂良朋者。甲豈少媿哉。

米鄉老

康熙間。總兵王輔臣叛亂。所過擄掠。得婦女不問其年之老少。貌之妍醜。悉貯布囊中。四金一囊。聽人收買。三原民米鄉老。年二十未娶。獨以銀五兩詣營。以一兩賂主者。冀獲佳麗。主者導入營。令其自擇。米遂囊揣摩。檢得腰細足纖者一囊。負之以行。至逆旅起視。則闖然一老嫗也。滿面癯瘠。年近七旬。米悔恨無及。默坐牀上。面如死灰。無何一斑白叟。控黑衛載一好女子來投宿。扶女下。繫衛于槽。即米之西室。委裝焉。相與拱揖。各叩里居姓字。叟自述劉姓蝦蟆洼人。年六十七。昨以銀四兩。自營中買得一囊人。不意齒太穉。幸好顏色。歸而著以紙。開簾。亦足以娛老矣。米聞之心熱如火。惋惜良深。劉意得甚。拉米過市飲酒。米念借他人酒盃。澆自己塊壘。計亦得。乃從之去。嫗俟其去遠。蹀躞至西舍。啟簾入。女子方掩面泣。見嫗乃起。斂衽。秋波凝泪。態如雨浸桃花。嫗詰其由。女曰。奴平涼人。姓葛氏。年十七矣。父母兄弟皆被賊殺。奴獨被擄。逼欲淫污。奴哭罵。羣賊怒。故以奴鬻之老翁。細思不如死休。是以悲。

耳嫗嘆曰是真造化小兒顛倒衆生。不可思議矣。老身老而不死。遭此亂離。且無端窘一少年。心亦何愁。適見爾家老翁。龍鍾之態。正與老身年相當。况老夫女妻。未必便利。彼二人一喜一悶。不醉無歸。我二人盍李代桃僵。易地而寢。待明日五更。爾與吾家少年。即早起速行。拚我老骨頭與老翁同就于木。勿悲也。女踟躕不遽從。嫗正色曰。此所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一舉兩得之策也。可速去。遲則事不諧矣。即解衣相易。女拜謝。嫗導入米房。以被覆之。囑勿言。乃自歸西室。蒙首而卧。二更後。叟與米皆醉歸。奔走勞苦。亦各就枕。三更後。米夢中聞叩戶聲。披衣起視。則老嫗也。米訝曰。汝何往。嫗止之。令禁聲。旋入室閉戶。以情告之。米且驚且喜曰。雖承周折。奈損人利己何。嫗哂曰。不聽老人言。則郎君棄擲一小娘。斷送一老翁矣。于人何益。而于己得無損乎。米首肯。嫗啟衾促女起。囑之再四。米與女泣拜。嫗止之。囑早行。恐叟寤。老身從此別矣。即出戶去。米亟束裝。女以青紗幃面米扶之出店。店主人曰。無乃太早發。米漫應之曰。早行避炎暑也。遂遁去。翌日。叟見嫗大驚。詰知其故。怒極揮以老拳。嫗亦老健。撈掠不少讓。合店人環觀如堵。叟忿訴其冤。欲策蹇追之。聞者無不粲然。居停主人曰。彼得少艾而遁。豈肯復遵大路。以俟汝追耶。况四更已行。此時走數十里矣。人苦不自知耳。人苟自知而安分者。竟載此嫗以歸。老夫妻正好過日。勿生妄念也。叟癡立移時。氣漸平。味

主人言。大有理。遂載姬去。迄今秦隴人皆能悉之。

蘭岩曰。姬為米謀。亦云忠矣。然亦天假之緣。故爾易易。世之極盡心力而卒不能有成者。豈少也哉。安得此姬。偏天下而調停之。

韓生

宜君諸生韓某。年二十。姿質韶秀。讀書于玉皇廟之後閣。服役者一小童而已。一日童送食上閣。見生瞑目兀坐。寂然不動。以兩指夾書一架。似欲番閱者。亟喚不應。童心悸。呼道士入閣視之。皮肉已寒。氣已絕矣。道士大駭。告其家。家唯孀母並一婢。聞之。驚惶失措。急至閣。撫尸大慟。鳴諸官。邑宰劉公士夫往相之。一無傷損。唯陰囊腫起如猪脬。陽具青黑。堅硬如鐵。自臍下中分一綫。直至肛門。紅似胭脂。老于忤作行者皆不能辨。訊道士及童。實不知情。大索閣上。亦無可跡。遂成疑案。事遂寢。後廉知生小有才。而漁色無厭。故有是報。

蘭岩曰。漁色者。宜警是哉。

夜譚隨錄卷之二

霽園主人閑齋氏著

霽園主人蘭岩氏評閱

修鱗

山左梅和鼎客潮陽。糴糴致富。娶妻納妾。買僮僕。蓄婢媼。置田宅于白雲坊。遂家焉。然富而不驕。不吝。性個儻。好施與。異鄉客有落拓不能歸者。苟一告急。無不應之如響。以故人欽其高義。而弗忌其多財。梅暮年能甘寂寞。居恒無所事事。闢宅後隙地數畝。結構一軒。左園石圃。嶺南地暖土肥。插竹數日成林。植樹彌月垂蔭。復疊石為山。穿沼蓄魚。奇花異卉。足以自娛。東隣有修鱗者。為郡諸生。少失怙恃。三十未婚。爨烟屢絕。而處之泰然。梅重其品行。常通慶弔。而修生從不向之搖尾。梅或偶供廩給。必力辭不受。即強而後可。亦必宛轉報復。適敵其數而至。梅數曰。古人一介不輕取予。吾于修君信之矣。自是益敬之。會夏日。梅淪茗納涼。暴雨驟至。承雷如傾。逾時雨霽。蟬螻在東。忽報修先生至。梅驚喜出意外。謂高士履齒來破苔紋。殊足為交遊光寵。倒屣迎之。握手甚歡。修匆匆作寒暄語。即目視假山。咄咄稱怪事曰。此其定都山乎。山東北十數武。有巨石橫卧。修度其方向曰。所謂大石國也。於是循假山而南。得魚沼。沼西岸見蟻封高二三寸。指示梅曰。此東海。此蚺蜢國也。復蹲身沼畔。拂花撥草。

若有所見。梅從旁不測所為。但接踵追隨。行云則行。止云則止。方匿笑書癡作用。迥不猶人。既而修覓得一物。愕然曰。果有是哉。梅就視之。則枯鮒一尾。長三寸餘。蚌已過半矣。修却步。把梅手。還至假山下。繞石搜索。見羣蟻營穴。銜土出入不休。瞿然若有所失。竚立咨嘆。潛然泣下。梅致詰其故。修嘆曰。事極奇異。請入軒為丈人詳告之。梅懷惑殊甚。及聞修備述其異。梅廢然良久。頓悟身世。相與談禪論道。為方外交。後共入羅浮山。採藥不返。梅仲子蟠根。從鄭江上官周學畫。故其先人及修生事。上官知之極詳。予聞之。喟然曰。此南柯之續也。請誌之。先是修生獨居一室。旦夕攻苦。蓋銳志於功名者。一日倦讀。當北窗午睡。朦朧間。見一黑衣人。排闥入。長寸許。促修速起。使臣持節至矣。修方欲致詢。其人已出。修逡巡下榻。自覺身已暴縮。錯愕間。彩仗已列滿階下。持節者衣冠皆非時制。侍衛甚都。傳呼曰。虬蟬國王召修。鱗赴闕。可即就道。修再拜辭謝曰。草莽微臣。無往見之義。詎敢應旌旂之召。致乖羔鴈之儀。使臣曰。王以先生賢者。禮當就見。恐致踰垣。故使近臣元蚺恭御蒲輪。代將白璧。望先生幡然應聘。惠辱海邦。草野涓瀆之事。唯先生之所熟聞。而箕山潁水之風。非寡君之所敢望。修再三謙讓。然後受命。左右進冠服。掖之升車。人馬紛紜。循階而行。約行數十里。甫抵西牆下。陰念牆西即梅氏園矣。行來何覺太遠。疑心滿腹。第無如之何。姑聽之。俄牆下闢一城門。樓

堞畢具。榜曰東關。石磴百餘級。前驅旂鼓。按部而入。有數人跪道左。曰關吏祇候矣。入關。息駕館驛。鋪陳極華美。水陸饋餉無算。唯與元蚡對享。翌日出關。關吏請扈從。元蚡頤指曰。免氣象尊大。修知其為國之貴臣也。日中抵國門。王郊迎三十里。冠紫金冠。衣赤錦袍。披素羅鶴氅。貌甚奇偉。執禮甚恭。修下車趨拜。王答拜曰。祖宗靈爽。得先生辱臨。敝邑惟是。敝邑之社稷。實有賴焉。先生不遠千里。必有以教寡人。寡人雖不敏。悉舉封內。惟先生之命是聽。對曰。臣學識短淺。性癖山林。既乏夷吾富國之才。詎有景畧匡時之志。不意禮隆三聘。濫叨絲馬之加。敢不力贊一籌。勉效涓埃之報。王大喜。載以後車。告諸太廟。爵為上卿。軍國大事。胥取決焉。修素談經濟。一旦置身通顯。鞠躬盡瘁。夙夜酬知。乃請命出巡。徧歷郡縣。沿海四十餘城。各審其山川形勢。親繪輿圖。其國西負連山。東濱巨海。長林大澤。廣斥無邊。四境分為大鎮。置使相。各轄六七城。皆宗臣領之。其人好勇多力。其俗尚意氣。喜游獵。向南八百里。有都會。名大石國。其風慄悍。樂於戰鬥。國人畏之。修周巡半載。悉了然於胸中。歸國復命。退而上疏曰。臣奉命巡視封疆。往返數千里。經歷四十城。郡縣無秦之酷吏。邊關皆漢之嫺姚。三老興歌。萬民安堵。太平有象。如此可徵。第古之聖君賢相。安不忘危。治必防亂。強隣孔通。常如虎視之眈眈。鄙俗相沿。不翅狼貪之逐逐。伏乞防微杜漸。易俗移風。踴勉羣工。以臻上理。

疏入。王優詔答之。居無何。大石果入寇。鎮南都護司空元蚡告急。王加修太宰。賜上方劍。命監元蟬元蠲軍。督西南二鎮兵萬八千以禦之。修出奇兵繞出敵後夾攻。大破之。俘馘數千。擒其梟帥。大石懼。上表請藩。曰。修帥神人也。南人不復反矣。修諭以利害。盡歸其俘。及凱旋。王犒師於紫茵之宮。工歌采芑。以饗將士。以修為右僕射。兼侍中尚書令。平章軍國重事。尚拖花公主。賜甲第一區。金玉錦繡賞賚無算。修安享四十年。五子三壻皆為顯官。勢力煊赫。會海濱有巨魚。潮落失水。王命貴臣元蚡率全國之民。往取斂魚。魚長百丈。頭尾如山。國人搶攘彌月。僅移百里。修上疏諫止。以為竭民力。以縱口腹之欲。非盛德事。請罷其役。王召修面諭之曰。夫學貴流通而忌拘泥。若夫戾人情而乖時務。王安石所以非救時宰相也。我國人情風土。相國蒞治數十年。豈尚未之深悉耶。高原饒瘠。下隰斥鹵。民不耕而食。賴游獵以為生計。巨魚出水。是天賜豐年。羣臣皆賀。而相國獨有異議。得毋人情時務猶有未燭乎。修見所言不納。怏怏而退。一日。太史元龜奏山蒸土潤。主有大水。王大驚。議遷都以避之。鎮北都護甯朔侯侍中元嶠上言。積石山高遠深邃。堪可經營新邑。王大喜。命修往相宅。修奉命至山。相其陰陽。度其原嶺。見山童水遠。深以為不可。封章馳奏曰。臣奉勅相宅。周視名山。禹蹟無存。河源殊遠。乃疆乃理。非同賣父之岐。常邑常甯。詎等盤庚之亳。竊思舊都鞏固。負山

海以稱雄。數代承平。通魚鹽以為利。不如緩爰有衆。莫歛攸居。黃門以事關重大。非時轉奏。王覽奏歎曰。書生之見。胡不遠大如此。即批荅曰。佯來以圖及獻卜。知相國思深慮遠。足見忠愛。惟是都城濱海。水患堪虞。如遷都之議一梗。則通國之民皆魚鼈矣。茲更使中書令元蚡為相國輔。速定新都。寡人率宮嬪臣民。行當就遷矣。修得詔默然。元蚡至。乃相與於山之南麓。築城垣。建宮室。開闢閭葺民居。連夜興作。工粗竣。王已徙都中。十餘萬戶。陸續而至。修大驚。遮道而諫曰。王奈何輕棄根本之地。獨不慮敵國外患。乘間竊發耶。王降輿慰勞。改積石山曰定都山。以修為故都留守。晉爵定都公。修拜命即行。公主及諸子皆不預聞。從人半路多亡去。殊深憤恚。及抵舊都。見萬井一空。益憂憤。仰天歎曰。不意竭忠盡力。反為逐臣。王陽厚陰疎。可謂智足以拒諫矣。孤臣戀戀。復欲何為。不如解組歸田。遂我初服。名利場中。非復我側足地矣。因懸綬國門。單騎出關。關吏叩馬問相國將何往。修具告之。吏曰。相國忠則忠矣。然而趨吉避凶之理。未之深晰也。拘拘於不遷之議。而使數百萬生靈。盡葬魚腹。相國詎忍見之乎。修曰。流言飛語。何足憑信。吏曰。請相國少留八日。當見災異。王之心可明。相國之怨。諒亦可少息矣。修本不捨王。乃停驂焉。居三日。天地陰晦。大雨如傾。決旬不止。平地水深數丈。樹頭牽夫藻荇。蛇尾壓於樓臺。駭目驚心。聲如萬馬。關城地高。猶浸三版。修始信遷

都之計非左。乃西向再拜而泣曰。臣負王心矣。縱王不見譴。臣何面目復見臣民乎。言訖。擲撲頭於地。躍身赴水。洶然一聲。午夢忽覺。依然身卧桃笙。夏雨初歇。簷溜猶滴。蹶然而起。自訟奇奇。躡履出戶。緣階而行。冥想夢中去路。依稀可認。尋蹤至西牆下。花甌缺處。有小穴。大如錢。恍似東關形勢。對穴窺之。則梅之魚沼假山。厯厯可辨。穴口有游蟻出入。方悟四十年功名富貴。皆夢中蟻國幻化而為之也。

閒齋曰。梅慷慨修耿介。皆仙品也。故不學仙而入仙籍。習見世人於忠孝根本之地。及一切福田。皆荒蕪不治。而功名富貴聲色貨利之場中。熱如燒。及稍不如願。輒妄欲學仙。其實七情六慾。觸緒紛來。雖有彭咸在側。前推而後挽之。恐一步行。萬不敵其一步却也。

蘭岩曰。四十年功名炫赫。轉成一夢耳。拘迂見斥。總不免書生之見。修生不達時。修生乃悟道矣。

來存

予家老僕來存者。李姓。德名。瀋陽人。善國語。性情直。有膂力。少壯時嘗負販於蒙古諸部落。其人情風土。知之甚悉。而所遭怪異。數見不鮮。予從家君扶祖觀自閩入都。於仲家淺泊舟三日。候放閘。夏夜苦熱。披襟坐船頭。對月當風。向李詢塞外風景及所見聞。李因言其客喀

爾喀時。其人騎獸似鹿而非。有語言。無文字。亦無機械。如遊循蜚。因提之世。其俗無主客。客至張幙。輒走乞薦食。坐而貽脾脯。因薦與之。乃去。客至其幕。徑入啜且啖。夜宿氈匠前。主代牧。不償。予顧之曰。視爭畔構訟。析產鬪牆。行百里者必腰纏。惠一餐者有德色。大懸殊也。杭靄山之西北。地名陀羅海。即振武軍駐防處。近黑道故寒。七月雨雪。五月始釋。山之巔。六月不釋。築土為屋。屋內冰糊數寸。氈帷暖。匠早起。被池堆霜。出門數步。凌封毳鬚。手僵不得呵。耳鼻窻窻有聲。或爛且脫。幸風自東南來。夏風始反。不爾凍且死。然南人至此地。亦罕有凍而死者。予笑曰。世無不可鍊之人。人無不可歷之境也。陀羅海苦寒矣。而不苦飢。茶一斤易一羊。十斤易一牛。中國人至彼。恣烹炙。饜臠腳。頭蹄滿衢。血骨徧地。迴思羹藜藿飯糲梁。茲誠樂郊矣。所惜冬苦寒。否則誠樂。予嗤之曰。得隴望蜀。人之心無止期也。角缺齒豐。天與人無全境也。似麋而大者。曰堪達爾汗。疑其即麋也。前昂後低。多力。毛粗而長。為裘煖。角扁而厚。為決良。人以其皮可裘。而角可決也。馳馬彎弓。逐而獵之。獲厚利。予蹙然曰。夫皮所以庇角。所以衛也。今乃知庇身者。適以庇人。自衛者。反以自斃。是可悲也。李曰。其脣方大而厚。多膏。味極美。八珍中有猩脣。即此物也。以角試水。毒則角綠色。又有掃雪者。大於貂。絨白毫長。光遜之人。制為冠。以其似貂也。予嘗考漢制。珥貂侍中。左右常侍。我朝制大臣衣貂。近臣

亦不禁。美觀云乎哉。誠以貂夏氈而冬絨。其操似松。內勁而外溫。其德似玉。然則苟非其人。人將賦鵲梁馬。真弗貴也。況厲乎。有木曰查克。產推河。似絲柳而不垂。耐霜雪。堅而且材。灼為炭。置徑寸於爐中。數日始盡。治產難。亦治心痛。然大者拱。高者尋。風斯拔之。蓋地沙且鹹。根難據而易朽也。予歎曰。豈無美材。生非其地也。惜哉。戈壁即瀚海也。內多奇石。石之色大者如馬肝。小者如珠如玉。如瑪瑙珊瑚蜜蠟金。中虛而外朗。起渦紋。皆馬肝石所孕也。初剖之。癩日炙雨濯。風掃霜雪浸。剝落盡。則光璀璨矣。予豐然曰。異哉。天之剝落之者。乃所以璀璨之也。亦有木焉。一木而萬木之葉皆具。名曰枋。以其冒全材而實不成一材也。予曰。獨木也乎哉。問其地有酒乎。曰有。穀穀同醴而蒸之。曰阿拉氣。薄甚。唐人所謂千鍾不醉人者。阿拉氣釀取斗曰阿拉旃斗。取升曰科爾旃升。取合曰波羅搭拉蘇。一名哈喇。以次厚合。又取。龠曰賒爾旃。則龠敵斛矣。予莞爾曰。是其釀與治同也。冶鍊形。釀鍊氣。鍊至多為至少。故能以至少勝至多。雖然。此難為鋪糟啜醢者道也。聞其地亦產良馬。汗不血。中國人以地非大宛。貌非汗血也。未有過而問者。昔者夫子稱驥以德。後人稱駃騠稱腰裏以力。今舍德與力。而以地與貌。是紫燕白兔。伏櫪而嘶寒風。九方歎執鞭而笑者也。李又言其於康熙五十二年。由喀爾喀至巴里坤。其地有獸。似猿非猿。似猴非猴。中國呼為人同。甘涼人呼為野人。番

人呼為噉里。往往窺伺穹廬。見人飲食。輒乞其餘。或竊取烟具小刀之屬。為人所見。即棄擲而奔。殺之不忍。逐之復來。胥無如之何。嘗狎一人同。每莖豆樵汲等事。喚之悉能任使。至其寢食。雖不能言。頗能察色。居一年。治任將歸。啾唧馬前。捉銜掣鐙。淚下如瀉。李亦為之酸鼻。相從十餘里。麾之不去。乃囑之曰。汝之不能從我至中國。猶我之不能留居此土也。可止矣。若再行數里。將迷途不得返矣。人同始悲鳴而去。予聞之。愕然而訝。喟然而嘆曰。天地之間。人為貴。非五官之謂也。先官而具曰五常。後官而合曰五典。傳官而行曰五事。官而不事。又無典常。不則人將獸之。若之何獸也。而人之同之。雖然。三五偕而後為人。人也可不慎歟。

蘭岩曰。逐段具有至理。奈人之不能參透者。多何哉。

雜記 五則

吾聞狐之類不一。有草狐。沙狐。元狐。火狐。白狐。灰狐。雪狐之別。或曰。是獸獸者。年老則妖作。冠枯顙。衣褸帶。幻人形。此物為害百出。焚山挖穴。挾矢噬廬。赤其族。庶幾妖絕矣乎。而不知是能為妖。非必為妖也。偶為妖。非盡物皆為妖也。且夫狐之妖有數。而物之妖無窮。裸蟲鱗介花木。廟中偶。窖中金。是物皆能妖也。物之妖以夜。而人之妖則以晝。脅肩諂笑。假虎憑城。翠眉紅裙。朱衣白面。斯人無非妖也。奈何獨欲赤狐之族乎。傳曰。妖由人興。人事盡則妖

端絕矣。於狐何尤。或曰。老而妖者名狢狐。又名靈狐。似猫而黑。北地多有之。蓋別一種云。子與諸同學偶談及狐怪。擇尤者五則記之。

貴筑劉紫來。昱東肄業滿主。于昌邑胡輝岩之山東會館。中秋夜。聚飲於南樓下。在座者海陽鞠慕周莊行。胡岱峯子翼。貴陽鄔敬齋維肅。薛魯園廷楷。並予與主人。相與說狐。予舉紅姑娘事。咸以為異。紫來因述其客山右時。聞一富室家多狐。往往幻形為祟。驚怖家口。或作佝僂老人。獨步廳上。或作老嫗。持栲栳出入倉厨。或作覘妝少女。倚門閱市。顛倒行人。又於壁上。忽現樓臺及郭郭雉堞之類。愈出愈奇。雖不害人。而其家頗厭苦之。主人有女。所居隣佛堂。堂中有壘數十。蓄酒甚多。戶常扃鍵。女日暮歸寢。與侍女過佛堂下。聞堂中澆酒聲。窺之。見二曲背嫗。就壘盜酒飲。且飲且爭。少焉一嫗大醉。酩酊之態。殊覺可笑。女不禁嗤然失聲。嫗聞之。愠曰。何與爾了頭事。吃數盃酒耳。何笑之有。侍女應聲曰。見人偷酒。吃得如此醉。焉得不笑。嫗怒大聲詈曰。遮莫來撩撥爾祖姪。我將敲爾爹黑鳥。女聞其言穢。亟避去。侍女不堪其罵。獨立窗下痛詆之。飛瓦忽至。傷脅擊落二齒。大痛而奔。隨聞堂中大噓。主人聞之。戒家人勿多言。一夜無事。次日主人早起。見枕畔一物默然。審視之一男子勢也。血色尚新。大駭。恐閨人見之。潛以火箸夾取置溷中。聚僮僕察之。悉無恙。時侍女之父。從一縣令在河南。

方狎一伎。一夜伎忽來就相與共寢。鼾睡間。私處痛如刀割。大呼暈絕。同人驚起來探。已失勢之所在。伎已不在側。咸以為異。白於官。拘伎訊鞠。伎言昨夜與諸女伴作葉子戲。通宵不寐。實不知情。竟成疑案。使人送之還鄉。雖不致死。然已閹廢。主人無如之何。亟徙居以避之。始獲甯宇。蓋侍女父失勢時。即主人枕畔得勢時也。侍女張姓。其父色黑。號黑張。故狐有黧黑鳥之說云。

間齋曰。吾聞狐性極淫。故名曰淫狐。乃其報冤。亦出於淫。可謂好名之甚者矣。夫名者實之賓。狐之淫。發於其性。是先有其實。而後名附之。狐豈為淫乎。然則世之名過其實者。曾淫狐之不若也。

蘭岩曰。自盜酒而反殃及人父。此狐非但不仁。抑且無趣。殆所謂老羞成怒者耶。

胡輝岩謂貴筑蔡孝廉博雅士也。嘗向輝岩述其鄉人褚十二少。從其外祖顧明經遊巴蜀。假館於臨邛羅氏。羅固巨族。累代為顯宦。後世雖漸凌替。而第宅閭深園亭幽勝。猶甲於一鄉。羅二子一姪二甥。並受業於顧。褚亦附學其間。褚與羅之甥秦生者。相交莫逆。同設榻於園之西軒。居半歲餘矣。時當秋月。值羅次子畢婚。顧連日困於酒食。秦亦理事甚忙。褚獨步軒中。深苦岑寂。抽書破悶。漏二下。秦生攜酒盒來。與褚小酌。曰。逐日碌碌。未遑晤對。今宵稍

暇聊具杯酒與子談心。於是屏僮僕。扃園門。挑燈細酌。頗極歡暢。褚浮白曰。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秦笑曰。偃帛飲酒。不過滿腹。徒飲豈足以為樂。予有一妙人。兄如見之。當思老於是鄉矣。褚問為何如人。秦支吾不以實告。力叩之。秦始小語曰。予下榻此園。二年於茲矣。嘗交一麗人。年甫十七。兄到後。踪跡稍疏。然每際花月之夕。或值兄醉夢之時。未嘗不把握也。以兄待我厚。故敢洩肺腑事。幸兄勿復洩於人。褚曰。慮弟相戲耳。如果然。則非狐即鬼。烏可親暱。秦曰。誠為狐。非鬼也。狐而色比宓妃。才同謝女。何不可親暱之有。褚終屬少年。血氣未定。且被酒興高。力求一見之。秦有難色。褚欵語相央。至於屈膝。秦莞爾曰。見之亦無不可。第未卜麗人許否。姑試之以觀兄之緣。乃起身繞出迴廊。湖山下。輕聲喚憐姐者三。於是女子分花步月。冉冉而至。丰姿綽約。美麗非常。目所未睹。著碧羅畫衣。曳練裙。秋波流慧。蓮靨生潮。含羞晚褚而責秦曰。小酸子。謂我不敢見此書癡耶。褚面頰口訥。勉強揖之。秦曰。褚。十二兄面嫩。憐姐勿笑之。女曰。此非面嫩。乃良心現也。豈似爾天良盡喪也。毫不知羞恥哉。乃相與入軒。見酒具。笑曰。二酸子。人家兒子娶婦。此際正好捫襟。爾等乃收取餒餘。滋潤喉吻。恭喜今夜得兩枚飽噉矣。秦曰。既不能作東道主。奈何相嘲。女曰。爾誠旅店嬰蟲。欲謀食客矣。適從六姊處食羊桃。留得數枚。出以奉人。可乎。秦曰。甚妙。女因手袖中出一金鑲椰瓢。盛

羊桃五枚。鮮如初摘。蜀中固無是物。不測所自。二主分食甚甘。既而珍饌芳醪。悉於瓢中出之。羅列滿案。酣飲間。忽目褚曰。觀子芳姿淑質。自足撞破知樓。第千葉桃花。早榮早落。華而不實。理有固然。會須行樂及時。何可株待。於是笑言欵洽。游語漸侵。褚神迷不能自主。秦從旁頗形妬色。女睨之而笑曰。小酸子。真是醋葫蘆矣。凡人萍水相遭。逢場作戲。何足介意。若少時新婦之事。羅家郎又將何以為情乎。秦問少時新婦有何事。女曰。行當自見耳。有頃。聞人聲鼎沸。園樹皆紅。人出視之。則庖人失火。延及洞房。坊正官軍。咸來撲救。親鄰漸集。蟻聚蠶屯。家口數十人。幸皆未寢。獨新婦與羅氏子。身無寸縷。股栗庭前。映著火光。纖毫畢見。二生不能正視。女乃至前。解羅衣裹之。掖歸別室。諸姑伯姊。接踵來慰。搶攘間。已失女之所。在。眾以為隣女閨中去矣。惟秦褚二生知之。但緘密不言耳。自此褚無夕不與晤對。相得甚歡。然終未及亂。蓋褚既覩覲。而女亦有貞操。一似韋峯之與任氏也。及秦生從其父歸成都。女泣別。不復再至。又二年。顧死。褚扶觀歸鄉。未及獲雋。次歲成進士。工部觀政。未娶而卒。年甫二十有四云。

聞齋曰。酸子所以多妬者。窮其故。無他。閉戶守妻子。若將終身。本無遠大志耳。貞狐與褚。不過話言形色之間。涉於狎褻。書疑軌形。諸色何所見之小也。

蘭岩曰守身貞見理明出詞雅此狐不多得

鞠慕周最善說狐不能悉記其有奇者足發一大噱言其客關中時因事之扶風所識有丁孝廉者年近四十斷三弦子女皆幼號啼繞膝不耐鰥居仍謀膠續屢乖所願丁素究心神仙之事精於導引每澄心枯坐吐故納新輒見一黑狐對面蹲踞瞠目相向丁叱之即刻奔逸如此者屢矣亦習不為怪一夜方坐覺有人登榻與己並肩坐衣香襲人丁自念此皆妄慮所招心不動則魔何由生任之可也於是垂目息心凝然不動既而其人以頰偎腮尋以口親吻粉香脂膩肌滑如脂丁不能復耐張目瞞之則二八麗人光彩耀目睨丁而笑丁曰吾固知汝為向日狐奈何擾人功果可速去否則惹老拳非善知識矣女猶掩口嗤嗤俄延不去丁躁甚以足蹴之顛墜牀下旋即起立忿忿整衣曰魯莽如此豈復讀書人行徑耶兒去不復再來汝其勿悔丁葉拱而謝曰深感厚誼敢云海乎女曰從此雖焚香叩頭祈我再至恐亦不能矣丁哂曰永不敢起動矣女不顧而去越數日丁晚浴於房又見女褰湘簾入笑曰我又來觀汝裸浴矣丁不應女蹲身其旁以手撫之曰背上垢厚二寸矣我為汝擦之可乎丁心大動胯間物翹然而舉女格格笑不止戲批其頰作小響曰何物書迂輕薄乃爾不怕污却人家女兒眼目耶丁陰計學道人豈可逞欲况明知是狐何故動心因瞋目大怒

奮拳揮之中鼻。女負痛滾地。唧唧哀鳴。衝簾而遁。繼此不復再至。丁家業素封。兒女雖各有倚保。而衣食會計。終苦內助無人。更囑冰人。徧覓佳偶。一日有媒媼來。言有卞大戶者。家貲百萬。一女十八矣。慧美賢淑。世罕其匹。君讀書人。多疑少信。固多以媒妁為妄。但浼一女眷往相之。便足徵吾言不謬。丁以為然。央姑母及寡嫂同詣卞宅。周視動止。真仙中人也。欣喜而歸。盛誇其色。咸為閱人多矣。未見有如此女之豔者。甯獨吾鄉。雖天下獨步可也。丁大悅。即日納聘。及奠鴈。親故滿堂。希冀一面。入房合卺。乍睹豔絕。審諦之非他。即鄰之狐女也。丁大駭。叩之女笑曰。兒非無益與君者。君道念已堅。成功可冀。然尚有要訣。不無夢夢。兒來當循循善誘。同登仙籍。不亦可乎。媒媼從旁攙說曰。姻緣自有天定。新郎無更拘泥。丁大怒。提庾彛擊之。媼與女破窗而走。丁出戶逐之。已失所在。亟命燃炬大索。得諸廁中。咸大嘩。並力奮擊。廁中人提褲驚呼。顛仆於地。燭之非狐。蓋丁之姪婦與寡嫂也。污穢滿身。傷痕徧體。舉室索然。舁之以歸。次日同往卞家。無復第宅。但見楸梧數本。古墓數坏而已。自此狐崇遂絕。鞠在秦與丁交厚。聞其自述如此。

蘭岩曰。人謂儒者多迂。而丁卒以迂而衛道。誠非真迂也。

薛魯園謂此皆不奇。奇莫奇于宛邱之狐矣。宛邱牧李公。有女及笄。風致嫣然。為狐所據。夫

人深以為憂。時郡有女巫。頗能制邪。適李公入省。夫人延巫至署。告以所苦。使驅除之。巫大言曰。此何難。不過致夫人破數十貫錢耳。請今夜即為夫人除之。務使小妖狐喫個大苦。夫人喜。厚款而去。晡時偕其徒。負鼓囊而至。設壇于園。夫人率婢婦。隱屏後。窺之。方踞步間。大風驟起。飛塵眯目。而燭不滅。俄見四五少年。提木杵。逼近案側。仆師徒三人于地。視其視。各以木杵塞陰中。咸拊掌曰。請先喫個大苦。夫人大慙。亟命人往救厥巫。巫以自拔木杵。蹶然而興。夫人慰之曰。賢師徒喫苦甚矣。巫委頓偃僕而前。猶勉強作笑。顏曰。此亦大快樂事。夫人奈何道苦。二徒尤憊。猩紅滿衣。數婢扶掖而至。巫回顧囑之曰。此血衣最難得。歸去須珍藏之。夫人問藏之何為。巫曰。藏之可辟妖魅。夫人大笑譴之。

蘭岩曰。或謂女巫大言不慚。致遭此報。不知愚夫愚婦。不足深責。所不可解者。文人學士。亦往往不免。恨無木杵以塞之也。

慕周拊髀曰。是誠奇文也。然予所聞某教授之事。亦軍邊哉。友人某。為某縣教授。學宮素多狐。蒞任方數日。即有投刺者。署治下。胡萬齡頓首拜。及接見。則皤然一翁。長三尺餘。神氣清爽。飄然若仙。對之起敬。自言本晉人。流寓於此。近百年矣。今有事將楚游。以公長者。敢以家口寄托。某知其為狐。竟諾之。翁拜謝而去。晡時舉族皆至。約二十餘人。某延入內室。款洽甚。

至翁深感其誼舉酒相囑曰。老少數十指悉仰喬雲之庇。他日歸。當圖厚報。某素豪邁。掀髯笑曰。翁第行勿憂。寶眷必不致失所。翁感荷之色可掬。次日束裝就道。某官閒俸薄。及有此義舉。薪水不繼於庖。而毫不介意。翁二子三女皆妖豔絕倫。時來某內寢親暱如父子。某眷屬悉不在署中。唯次子隨行。方弱冠。姿質過於中人。每見三女輒避去。不接一談。女向某。間入以游語。某遽正色責之。女慙謝而去。數日不敢復至。公子偶過內宅。遇少女小遺階下。笑而挑之。公子俯首引避。佯若不見。不聞如此者歲餘。始終如一日。翁既歸。再拜而謝曰。賢喬梓真異人也。無可為酬。謹奉畫一軸為公壽。某欣然受之。遲數日。翁率其族辭去。遂不復晤。閱其畫。畫極平平。唯畫一翁一嫗。正面並坐。酷似人家影像。不足賞鑒。置之而已。會三年考績。學使者以某年老勒休。致某宦囊羞澀。羈滯不能歸。無意坐香肆中。閒話。瞥見一人。停輿入肆。胖體重頤。衣冠濟楚。僕從如雲。肆主接待甚恭。某欲避之。其人挽留再四。乃叙坐。各道姓名。其人鞠躬曰。弟張太學也。世為醴商。豚兒某在庠。公識之否。某曰。是即公郎耶。名下士也。張大喜。延之其家。登堂拜父。某諦視之。其貌如所得畫中翁。逼肖。雖異之。猶不甚為意。越旬餘。張父死。求畫師寫真。數易人。無能有彷彿於萬一者。某因出畫示張。張展軸大駭。且拜且哭。告某曰。不特亡父傳神。酷肖先慈。棄世二十年。何對此亦宛若生前也。敢請其故。某備

述得畫之由。張嘆曰。此狐借我。欲厚贈公。以報德也。狐有施於吾。甚重。可不體其意。以報長者乎。乃取畫。贈以千金。某始得。携子歸里。迄今猶素封也。

閒齋曰。一畫也。致三人各了心願。狐之術。一巧且幻矣。然奇不害正。宜其安處學宮。不遭驅逐也。

蘭岩曰。薪水不繼。毫不解懷。妖麗相挑。終不及亂。教授父子。其享厚報也。固宜。

韓樾子

令狐韓樾子。雖世為賈人。而丰姿姣媚。善賦能詩詞。尤工絃管。弱冠游京師。獨乘駿騾。出井陘道上。值雨。見一少年。婦色絕艷。跨蹇驢。或前或後。與韓同路行。晡時。雨愈。洪道旁適有壞屋數椽。空無人居。韓暫入避之。婦亦踵至。韓頗不自安。然無如之何。姑聽之。既而駿驢見騾羸。厥勢昂舉。聳鼻而鳴。婦視韓。掩袖而笑。韓心動不可遏。陰念日暮人稀。效魯男子若何為。因挑之曰。驢猶如此。人何以堪。小娘笑。厥物之不雅觀也。抑知更有甚於此者。婦怒之。以目曰。我自笑其可笑耳。不謀與汝。扳談。韓跪而擁之曰。念此邂逅。實天假之緣。途中傾慕之私。卿喻之否。婦粲然曳之令起曰。兒苟無意於子。何為履子之迹。入此頽圯之地乎。兒家即在直北喬木處。去此僅十餘里。然不欲與子偕歸者。猥以舅姑性嚴。良人及伯叔亦皆正直。母

家匪遠。蓋枉駕見辱。雖險不足慮也。韓為搖惑已久。不復三思。遂控羸隨之以往。行入萬山中。跋履迢迢。約數十里。始達其處。千峯環抱。萬木森羅。靠澗依山。得一巨宅。四面別無人居。韓疑之而未發。婦已知之。笑曰。子疑兒家無鄰比乎。蓋祖父辟世者也。居此近百年矣。凡人罕得至此。正可與子盤桓。勿付度也。亟棄鞍以馬箠。門有二婢出應。雙髻垂髻。色麗齒稚。婦以小紅小綠呼之。登堂。輪奐之美。如王侯。婦易衣而出。錦裙繡襖。綽約如仙子。與前策蹇冒雨時。什佰增也。又為韓易衣履。亦極鮮華。韓西向拱立。請尊人拜見。婦曰。兒幼孤。失怙已十年矣。更無兄弟。唯一姊一妹。各適所天。此間為兒獨居。無可見客者。子勿復以禮自拘。乃相携入閨闥。閨中位置精奇雅潔。又為改觀。几案皆檀楠。爐瓶悉金玉。北設鈿榻。南列蠶窗。東壁懸古畫。西壁懸合歡圖也。聯為董思白書。廳上置金猊。爇異香。地平如鏡。不染纖毫塵翳。婦捺之使坐。小婢淪茗。茗尤香美。一旗一盞。不識何名。韓問何姓。適何人。青春幾何。婦笑曰。瑣瑣根究。得毋誌之以告所歡也。韓笑曰。予雖為客。而年甫二九。花柳之事。實所未諳。且賦性孤清。守如處子。今與卿眷戀。亦發軔之始。所以瑣瑣瀆詢者。欲心銘弗諼也。何事見疑。婦曰。勿面急。聊以相戲耳。因言姓韋氏。字阿娟。行二。年二十。初適阜平元氏子。三年前。元不謹於行。闔門為讐家所殲。兒從間道逃歸。僅以身免。孀居於此。同胞一姊。字阿妍。嫁上黨妹。

字阿秀。嫁靈邱。與子同庚。今將往探之。不意遇子。非夙緣。烏能若是。韓曰。然則舅姑性嚴。諸昆正直之說。胡為而云然也。娟笑曰。亦飾說也。韓亦笑曰。卿尚有一毫誠實哉。相聚纔半日。誑語已足夠一車矣。二婢亦笑。有頃。珍異畢陳。觥籌交錯。娟則嬌癡宛轉。輒倚輕偎。韓則熨貼慇懃。凝注傾倒。俄而三星在戶。移燭登牀。至於衾稠枕席間。其事不可竟究矣。娟善吳歌。每發聲。音響靡靡。韓發吭和之。兩心如醉。居匝月。不離跬步。日惟剪綵。聞酒。坐月。因花。溫柔鄉景味。備細領畧。一日。娟復往探其姊。韓獨倚檻觀魚。適小紅送茶至。韓戲捻其腕。紅微笑。睨之曰。小娘甫出門。郎君便爾放浪耶。韓抱持之曰。古人謂秀色可餐。若卿者。可以療飢矣。隨探手于懷。肌膚膩不留手。胸乳椒發。情不可禁。遂與綢繆。興未闌。小綠猝至。不及掩飾。綠却步含笑。佯作採花。韓知其可狎。以手招之。綠齒尤稚。反走欲逃。韓置紅迫之。將及。忽聞院外笑語聲。嚶嚶如鶯燕。綠且走且回首笑曰。郎勿騁。小娘歸矣。韓亦斂步。尋聞叩環聲。綠徐徐理髻納履。啟扉視之。笑而揚聲曰。秀姨何久不臨謁。玉體得毋少郗耶。小紅繼至。問小綠與誰語。綠曰。紅姐不亟來起居耶。靈邱秀姨來矣。紅兩頰紅暈。再拜曰。小娘往上黨。未克言旋。秀姨可居此以候之。韓隱玉蘭花下偷窺。則一靚粧少艾。扶一女奴。冉冉而入。冶容麗色。不可正視。韓目炫心搖。知為阿秀。無計迴避。不得已徑前揖之。秀驚却羞澀。引袖遮面。細語

問小紅。郎君係阿誰。紅無以對。韓輒應之曰。猗氏韓樾子也。秀曰。那得在此。曰。令姊之所招致。秀作色曰。姊孀居三年矣。院門以內。雖五尺之童。未嘗側足。汝異鄉他姓。稚齒韶年。既非周親。又非故舊。貿焉戾止。意欲何為。韓惶遽自投於地曰。小人罪當死。乞秀姨寬宥之。秀曰。因誰為汝姨。會須縛而鳴諸官。嘗試桎梏。第汝云二姊招致。姑舍之。待其歸而面證。韓頓首謝。秀立迴廊下。把茗盞。召韓問曰。居此幾時矣。韓曰。月餘矣。曰。終日何所事。曰。無所事事。秀哂曰。無所事事。豈以汝作木偶人看哉。我觀汝精滿氣足。神旺。苟非為入幕之賓。焉能若是。汝之事。我知之矣。韓俛首不言。小綠嗤嗤笑。秀目視小紅。紅頗有赧色。秀移步入室。呼小紅耳語。良久。紅頷之。掩笑出戶。點首招韓曰。來。與郎君語。韓隨之西軒下。紅握手密告曰。適秀姨慕郎君溫文韶秀。今夕欲留此。與郎君一叙。囑兒致意。異日小娘回。切勿洩。韓聆之。驚喜欲狂。曰。敢不如命。紅反命。旋聞房中嘻笑日。纔落。便見小綠秉燭。女奴捧盤盛酒。餚往返數四。小紅即出邀曰。可以入矣。韓汲水。噴面澡頸。易新衣。及階。小紅啟簾。秀迎笑曰。適間戲作恐嚇語。亦有懼心否。韓應曰。初亦甚懼。既察卿之色不惡。且自念亦未嘗獲罪。遂不復思。女笑而睨之曰。子真佞口。亂人闔壺。尚不伏罪。韓請以酒自罰。小綠從旁譴之曰。郎惡醉。輒強酒耶。小紅低語曰。想試周時。但拈得酒盃耳。小綠曰。甯獨酒盃。更撚得小紅睡鞋矣。紅面赤。

不復置喙。秀與韓皆笑。各賜以酒。是夜並宿娟榻。秀肌膚滑膩似娟。面柔媚淫蕩。遠過之。韓不勝其憊。日上八軌。猶擁衾臥。秀先起。臨鏡曉粧。忽女奴迅走入。報曰。娟姨歸矣。韓枕上聞之。手足失措。白身下牀。倉皇不知所避。仍匿帳中。秀顏色不少變。調脂弄粉如故。俄而娟入室。徑坐椅上。軒眉瞋目。凭几支頤。怒不可犯。紅綠屏足簾外。股戰臂搖。韓屏息。鴛幃。齧指聽察。一餉時。秀妝罷。盥手理裳。緩步至前。撫娟背。含笑問曰。姊歸乎。聞往省妍姊。彼近况奚似。妹與姊契濶久。故來一望。胡相見不作一寒暄語。豈其有所開罪。而姊芥蒂於心乎。娟哂曰。自作事寧不自知。乃故意問人耶。秀曰。然則姊所芥蒂者。妹知之矣。得毋為幙中人乎。幕中人。妹何由識。實姊所羅而致之者。妹不幸與之相值。惟薄之醜。事往心傷。悔且無及。姊之牆茨。滋蔓及妹。姊之罪也。方謂慰藉之不暇。乃反以忿氣見加乎。言訖。掩面而泣。娟氣平。亟起為拭泪。以安之曰。妹若大尚不識耍。嬌癡如在母側時耶。姊與妹如一人。又何問焉。姑試之日久。便知矣。秀始破涕成笑。娟出韓於帷。猶白身未襦。涕痕滿面。娟秀相顧而笑。久之始整衣盥漱。載笑載言。韓一旦獲兩美妹。朝暮騰歡。誠荒淫無度。留連半載。不減朱威武以宣府為家裏也。會春雨初霽。月色滿庭。偕娟秀飲于木香亭。酣暢間。秀不避侍婢。噙酒哺韓。韓即以哺娟。曰。挹彼注茲。其樂何如。娟曰。樂則樂矣。無乃太褻。古士女雅會。未必如此。子亦雅人深

致者。盡舉觴政。或逞吟懷。即婢子輩效而尤之。亦可繼康成佳話。秀和之曰。姊每於極樂忘形處。輒下勉功。以為節制。此妹素所心儀者。請分韻為小詩。以承姊命。於是女奴拭硯。小綠裁牋。小紅左右其間。吮毫濡墨。娟秀之詩同就。韓一見。輒嘖嘖曰。即此兩幅洛神賦。小楷已足珍如拱璧矣。娟詩曰。紅梅正靚白梅芳。無賴東風趁蝶狂。只說清芬堪殢汝。誰知韓壽慣偷香。秀詩曰。月光加幕草如茵。無事紅螺點絳唇。未死會須行樂事。忍看入室有他人。韓持兩詩。三復而贊美之。娟愠曰。子太無分曉。彼作詩罵人。尚兩可其間。毫無詳定。使子入場衡文。必致人文顛倒。秀笑曰。勿聽姊語。姊詩亦寓諷刺。何獨怪人。韓兩解之曰。詩人多誣。親姊妹無介意也。若謂諷刺之意。二卿意思亦難回護。我亦將擱筆費平章矣。娟秀乃各解顏。韓詩既成。娟秀爭欲先觀。花牋紛紛粹碎。合之不復成文。韓笑曰。適足為魏公藏拙。遂焚之夜。開始罷。次日復讌於亭。韓偶見燕子將雛。陡憶萱闈。不禁廢然思返。以語娟秀。色變如失。左右手良久。秀掩牖而泣。娟獨悽然嘆曰。此子之孝思也。即不欲行。尚當勸駕。況敢阻撓。特再面無時。離別之悲。誰能遣此。因相對歎歎。終宵不寐。三人目盡腫。紅綠亦泣涕不自禁。戒途之日。娟秀各有所贈。韓亦各有所貽。且慰之曰。暫歸省母。約三兩月可復相聚。無太自苦。娟曰。前期未可定也。行矣。幸自愛。秀哽咽不能出一語。但極力握手而已。韓飲泣而別。仍跨故

羸星夜還家。至則母死已數七日矣。韓自慟不克送母終。又思娟秀不置。鬱鬱成疾。半載始瘥。及服闋。復治裝出井陘。循路入山。重至其處。風景如故。第宅無存。但見頑石寒泉。亂雲紅樹。空山寂歷。幽鳥啼鳴。四顧茫茫。杳無人跡。徘徊向夕。大慟而歸。韓表兄王姓者。為布客於都中。傳屬國與之相善。每聞其述之如此。為狐為鬼。為鳥獸草木之妖。無有能辨之者。

蘭岩曰。亦不必辨其為何物之妖。第觀其秀媚天成。吟詠清麗。多情可兒。世無其匹。於狎褻時。微言以節制之。聞思親語。勸駕以成就之。絕無陷阱之心。真不多有者耳。美人不見。零涕空山。當者傷心。讀者酸鼻。

永護軍

阜城門內某衲衲。有空宅一區。甚凶。稅而居者。往往驚狂致死。護軍永某。素以胆勇自詡。同人欲以凶宅試之。謂有人敢宿其中者。當醵金具酒食相款。永曰。捨我其誰。挺身請往。眾許之。既暮。獨携酒肉。襆被以往。二更後。飲至半酣。拔劍擊柱。大言曰。果有鬼物。何不現形。一闌却躲何處去耶。久之寂然。永大笑。尋亦就枕。甫交睫。似有步履聲。張目視之。見內室燈光熒熒。急起捉刃。潛於門隙窺之。則燈下坐一無頭婦人。一手接頭膝上。一手持櫛梳其髮。二目炯炯。直視門隙。永駭甚。不能移步。既而梳已。以兩手捉耳置腔上。矍然而興。將啟戶。欲出。永

失聲却走鄰家聞之。明炬操兵來探。永已匍匐階下。肘膝皆傷。述其所見。聞者胥驚。永歸。病數日方起。同人見則嘲笑之。永不復置辯焉。

蘭岩曰。大言不慚者。輒以天下事。無不可為。甫當一試。便爾狼狽不堪。奈何不於欲言時。預為計慮哉。

朱外委

永平朱外委。以公務獨乘一騎。腰弓矢。夜行。路卑岸高。遽遭一狹路中。時際十月望後。風嚴霜重。粉月在林。忽聞有哭聲甚哀。翹首四望。見直西數十步外一婦。深夜那得有此。得非妖物耶。於是駐馬把弓抽矢。向空施一髀頭響箭。聲如唳鶴。直出林表。其哭頓止。又施之。婦人忽起立。高與林齊。舉步來追。朱大驚。策馬而奔。得入一古廟中。棄馬閉門。屏息神座下。潛於破壁窺之。俄而婦人至。往來尋索。廟外土牆僅及其腰。披髮白面。怒色怖人。既而見馬。知在廟中。探身攫撲。階石皆碎。朱驚仆。昏絕。良久寂然。唯聞廟側啜啞之聲。頃之亦止。不覺憊極而睡。次日辰刻方醒。路上行人漸夥。始大呼救人。眾懷惑。入視驚問所苦。朱以夜間所遇告。聞者靡不縮頸。或以為魑魅。或以為喪門之神。終莫能測。共出視馬。但見皮骨狼籍滿地。鞍韉亦成糞粉。眾以為非常怪異。相禁夜行。朱徒步歸營。病月餘始復。

蘭岩曰。無制服之能。輒貿然觸其怒。幾至粉身碎骨。何其愚哉。言願世之待惡人者。當以此為戒也。

錫人

護軍某。夏月。荷鳥鎗於城外打生。值大雨。趨避於教場之演武廳。良久。雨愈洪。飛電迅雷。繞廳不去。某驚。環視廳中。俄見一巨蝎伏梁上。大如琵琶。駭極。因悟雷之不去。必為此物。我盍為阿香助一臂。以分天功。亟取鎗下藥。與錠向蝎。燃之。鎗甫發。忽大震一聲。不禁昏仆於地。雖不能轉側。而心殊了了。恍惚有數人入廳。洵洵曰。誤殛一人。奈何。奈何。一人曰。速視之。尚可救否。一人曰。筋骨皆脫。似不可活。俄一人近身。以手捫捫曰。無害。可以錫之。遂有來錫者。反側播弄。逾時而後散去。某徐徐自甦。扶鎗強步。殊不覺痛楚。但見遍身骨節。及節皮。當聯絡處。有肉。錫子長二寸許。闊五分。大小無少差謬。甚以為異。巨蝎死地上。兇惡可怖。即縛之鎗上。荷以歸。至今其家。猶存蝎祀云。

蘭岩曰。嘗觀聊齋誌異。有易首者矣。有做心者矣。與此可稱三奇。彼放蕩形骸者。安得如此肉錫子以錫之哉。

某掌班

黎園掌班某押班赴蘇州演劇。半月始歸。路經某村。村中某乙夙與有交。便道就之。甚見款洽。乙園亭幽皓然。紙糊如雪。夜飲盡歡。乙辭去。諸伶興未闌。結伴擲色。呼呌正譁。忽色盆中有血一點。疑是鼻破。羣相眴視。既而隨毆而落。腥血淋漓。相顧錯愕。舉目環睇。瞥見當頭頂隔。漬一血痕。大如紫。咸大駭。各結舌無言。仰首注目。俄而血跡四浸。隔紙脫落。見一物下垂。諦之則婦人纖足一雙也。血流被踵。衆驚悸發狂。奪門奔走。自相蹂躪。比人來救。而衆已神癡矣。久之心始定。同述所見。聞者皆懼。乃相與燬火操兵。大索廳上。毫無所見。頂隔亦完好。無少破損。並無血痕。甚以為怪。遂移於別室息焉。次日白諸主人。乙聞之色變如灰。某叩之。語極支吾。但厚贈某暨諸伶。囑秘而勿宣。某到京心頗耿耿。適乙之表弟某秀才赴科入都。館於其家。某私以曩日所見質之。秀才故與乙有隙。因盡發其隱。某始破惑。先是乙挾勢自恣。同村數百家。強半是其佃戶。無有不為其威攝者。村西有程姓農人。其子婦出饁于田。乙見而豔之。以索積逋。勒為針線人。居無何。乙父子遞欲淫污。婦悉不從。一夕。乙長子復誘之。空室逼之。婦窘迫。爪傷其面。乙子大怒。縛而褫其衣。淫訖。撻之數百。血肉狼藉。至夜而斃。懸屍於梁。蔽以頂隔。所以滅其迹也。因大興訟。半年未決。會歲凶。程父子流徙。甫燬婦尸。迄今越十年矣。無敢過而問。某與諸伶所見。意即婦之冤鬼。而所宿之廳。蓋懸尸處也。

屍異

有老人乘車入崇文門者。未及門。暴死於車中。守軍執御夫。鳴諸官。會日暮。因驗不及。置諸鋪中。半夜忽失老人所在。守軍失措。相與計議。或言某處有新厝一棺。未葬。蓋乘夜竊取其屍。聊以塞責。衆可之。遂取屍置車中。翌日官來相屍。于髮辮內得一鐵釘。入腦三寸餘。以為車夫謀殺。竟坐死刑。遲數日。老人忽來自首。倚述彼日因一時中惡。昏絕車上。既甦。夜已二更。遂下車步歸。今聞冤及車夫。心實不忍。故來告白。官使車夫辨之。不誣。窮究致尸之由。守軍不能隱。悉以情告。復拘厝棺者。訊之。則一少婦也。初不認屍。嚇以嚴刑。始吐實。蓋釘死者。即其夫也。為與惡少私通。故于晝夜釘殺之。以為斷斷不致敗露。初不意如此發覺。誠為天網不漏矣。乃釋車夫。而坐姦夫淫婦之罪焉。守軍責而賞之。

蘭岩曰。借此事以雪彼冤。天誠巧矣。

紅衣婦人

西十庫在西安門內。例有披甲人。值宿其中。某甲與同值十餘人。沽酒夜飲。皆半酣。二更後。甲起解手。至庫旁永巷中。于月光下。隱隱見一紅衣婦人。蹲身牆邊。如小遺狀。甲醉後心動。潛就樓之婦人。回其首。別無眉目口鼻。但見白面模糊。如豆腐然。甲驚仆地上。同人遲其來。

往覘之氣已絕矣。昇至鋪中救之。逾時始甦。自述所遭如此。

蘭岩曰。三杯入腹。便爾胆大如天。不顧理法。一駭氣絕。不知酒醒否。

阿樺

柵溝某村有兄弟樵蘇于山者。季入山之深。仲求之弗得。歸告其翁。翁驚且怒曰。不為雁序而作鵲鴿。明知弟幼弱。不加防護。任其獨行。不飽豺虎。必遭顛墜。汝慮我死後。數畝山田。不能獨受。故幸災樂禍。洩洩獨歸耶。仲無以自明。但涕泣自誓。而隨父同至山中。徧覓不獲。尋亦置之。二年餘。因值秋成。翁來往田間。負手觀穫。有獵者過之。左提雉兔。右牽一生黑狐。毛光潤如漆。可鑒兩目炯炯。向翁蹣蹣不前。翁心動。以青蚨二千。贖而欲縱之。獵者曰。不可。此批狐也。能為妖。翁曰。倘為妖。必報吾德。汝亦有施焉。卒縱之。其狐奉頭而竄。瞬息不知所逝。翁目送而笑曰。蠢然如此。伎倆盡矣。能妖之狐。恐不如是。獵者亦笑而去。一日。翁有事入都。途中值雪。山路迤躓。頗不易行。蹣跚間。忽一媼自仄徑來。白翁曰。翁勞苦甚矣。如此大雪。日且暮。前去人居正遙。我憐翁老。盍姑就蠅居一息乎。翁感而許之。媼反步為導。踰一壑。即抵其家。媼剝啄。一婢出應。色殊佳麗。修飾亦極華美。以太太呼媼。媼曰。客至矣。速備酒飯。且喚三姐來。婢諾而去。媼延翁入庭。分賓主坐。翁環顧內外。屋宇閎敞。垣墉高峻。陳設珍怪。悉不

知名。居然巨室。不類山家。自愧山野不文。頗形踖踖。俄聞屏後笑語聲。美婢四五人。擁一女。即出。年約十七八。嬌容修態。光彩照人。繡衣畫裙。儼似畫中仙子。翁逡巡不知措身。處女一見愕然。色甚驚喜。就媼耳語良久。媼拊掌格格笑。曰。真大奇事。既屬恩人。可即申謝。女乃下階。展拜如禮。神明。翁將答拜。奈為兩婢所持。欲下一揖而不可得也。拜訖。媼復拜之。曰。天假之緣。得邂逅相遇。大恩大德。非一拜可以稱報。容緩圖之。翁不解所為。唯曰。老朽何修。得毋謬誤。媼曰。翁年高健忘。不復記憶矣。俟徐言之。既而設筵。翁居上。獨据一席。媼與女共一席。居下。酒炙並陳。水陸咸備。翁逐品茫然。但知適口。咀嚼飲啜。細玩其形狀。辨其滋味而已。酒再巡。女親起浣爵。跪進一觴。翁退位座後。連稱不敢。媼曰。聊以攄枕。幸勿却也。翁盡三爵。復請入席。媼詢及里居姓氏。翁對以某村某氏。媼顧謂女曰。與汝表妹夫同鄉。且同姓也。母乃其族之叔伯行乎。又問尊閭年幾何矣。子女幾人。翁曰。無女。老妻尚存。年五十有二。長子二十務農。幼子如在。今年當十七。二年前入山採藥。不知所往。想已為異物矣。媼聞之。矍然曰。噫。二令郎非清瘦長眉。而眉間有針清者乎。翁矍然曰。然。誠如尊說。何以知之。媼笑向女曰。怪底說來與阿癯符合。強半合。恩人是植黎。女曰。阿癯言時期期艾艾。且喜啖未熟山桃。娘盡問。果有是否。若然。則誠然矣。翁聞之。輒潛然曰。豚兒果有是疾。是癖。無可復疑矣。媼喜曰。

正愁無以報德。今當使父子團聚。何快如之。亟呼前婢。密語數四。婢欣然去。移時人報曰。來矣。來矣。隨見一鮮衣少年。同一靚妝女子。自外而至。媼指翁謂少年曰。識得否。少年一見大慟。趨拜膝下。翁以目視媼。媼曰。恩人勿驚疑。且看二年前所失之令郎。較此奚如。翁幃燭審視的。是其子。不禁淚涔涔。隨聲零落。媼與女從旁慰藉之。始各止悲。女子展拜。翁問為誰。媼曰。甥女阿雛也。久為恩人之子婦矣。昔者令郎樵柴。悞墜岩下。適遇甥女救之。彼時以甥女再弱。未字人。僭為主張。即以令郎入贅。不意即恩人子。苟知之。送歸久矣。今于此會合。洵非偶然。行當使甥女歸事舅姑耳。翁謝曰。感大德。畢生之幸。特家貧不堪。屈令甥女。再尚有事。入京。容徐議之。媼曰。恩人無事。辦費甥女既歸公郎。荆釵布裙。分所宜爾。若為入京。亦不過為阿堵物耳。不腆粧奩。雖不豐。亦不甚薄。保恩人下半世不復求人。翁喜愜過望。是夕歡飲而散。季半翁宿于廳西。翁于枕上細詢由來。語刺刺不能休。至雞鳴方寐。次日媼令阿雛束載從翁去。將行之前一日。媼置酒為餞。酒再巡。媼避席謂翁曰。相處數日。恩人亦知老身為何如人乎。翁恍然自愧。還自詈曰。老悖。但知舐犢。諸事不顧耶。敢問邦族。媼曰。老身姚氏。本秦人。甥女葛氏。同鄉井。老身孀居有年。又無子。只此女。行三名。阿穉。曾荷恩人再生恩。旦夕思報。未果。今聞家中大郎亦未婚。願以女蘿附託松柏。莫見棄否。翁遜謝曰。成援令甥女。已為

非分。詎敢復苦令愛。媼曰。老身不文。但知言脫于口。不可復收。請先歸。少有嫁資。俟粗備。當親送魚軒到宅。無事親迎也。翁不能却。即向季索得鏤玉香球一枚。聊以為信。媼親結之。阿釋胸前羅帶上。釋垂頸頗形羞澀。翌日就道。相與囑別。各有泣涕。門前駕三犢車。翁父子乘一輛。阿離暨二婢乘一輛。其一輛為輜重。輾輹而發。山路崎嶇。望之似不能通軌。而車到處綽然有餘地。亦不覺軒輕。翁樸實而不知究理者。唯深贊車制之巧。黃犢之健而已。日未晡。車停不進。視之已至家門矣。尤訝其速。仲出見之。驚問歸何急。裝何厚。既而見其弟。又載三豔女來。遂結舌不能致詰。翁未遑悉述。先令季導婦人見其姑。視卸裝已止。御者宿厚賞而重犒之。御夫拜賜。即欲辭去。翁以日暮途遠。力止之。而車已馳去。翁方頓足怪其何苦夜行。忽見數十步外。一車為樹根所絆。翻入田間。側不能起。翁急前救之。非復故物。但草人芻牛。並稽車一輛耳。大驚。奔告其子。阿離曰。矧固有此戲術。時一為之。不足詫異。亟令季收而貯諸箱中。翁入見老妻。備告得婦之由。並述聘婦之事。妻亦驚喜。隣里相傳。咸來致賀。凡見阿離者。男則顛倒。女則欣慕。猜疑默擬。議論紛紜。居無何。阿離謂季曰。致語阿翁。速辦筵席。姁子送三姐至矣。季告翁。翁曰。嗤。媳偶作夢。汝奈何附和之。季慙而退。一食頃。聞門外人聲鼎沸。搥門者若甚衆。翁急出視。媼已降輿。侍女六七人。扶阿釋紅巾覆面。錦衣繡裳。一湧而入。

粧奩隨之以進。光彩耀目。填塞草堂。媼一揮。從人車馬一霎盡散。謂翁曰。親翁勿惶惶。凡有所需。諒甥女已皆預備矣。不必繩吉。今日便佳。即可喚婿來拜堂也。仲逡巡趨出。參差不復成禮。衆婢皆笑入房。合卺訖。阿離指使布筵。則豐盛十數席。水陸俱備。不測何時何人所置辦。翁夫婦大駭。乃叙坐而飲。飲次。翁見粧奩堆積深。以所居狹隘。不能容納為憂。媼曰。無慮。再多數倍。亦能相容也。因令諸婢往來移運。盈階滿堂之物。悉入洞房。房不加廣。而位置羅列。繞有隙地。翁私嘆富貴家。諸事得法。隨地設巧。較我貧拙家多收數斛麥。乍添一甕蔬。輒填塞無坐卧處。視此真心思才力。百不逮一也。三朝後媼辭去。留二婢為媵。將發。翁私囑其妻曰。親母初見時。謂我與其女有再生恩。故以女嫁二郎。彼時未便研究。汝其密詢之。勿作胡盧。提致人悶悶。妻如所教。詢諸媼。媼曰。人在汝家。徐叩之可知也。亟升車去。翁又囑仲乘間問阿輝。輝曰。翁所作事。翁自知之。何問我為。仲覆翁。翁終茫然不悟。第安之而已。二新婦入門後。順事舅姑。調和琴瑟。咸無閒言。且從此衣食豐裕。凡百需用。取諸笥中。無所不給。望似農家。實同朱顏村人。豔婦之美。羨翁之富。無不耿耿頗有宵小。夜間潛來為盜。幸二婦覺。察往往戲弄之。而翁殊為厭苦。偶出田間行食。見前獵者坐村內。方調一犬。翁薄觀之。垂毛綠眼。狀極猛惡。翁嘖嘖曰。此其所謂獅子狗乎。獵者曰。否否。此名為猧。能咋虎。家畜一頭。無

論竊盜。即有崑崙神技者。亦且畏之。予以錢八千。得之于販羊回民者。齊盧秦獫。不是過也。翁陰念八千錢。易與耳。得此獬犬。何復憂盜賊乎。遂以錢十千。欲買之。獵者曰。不可。此犬咋人立死。翁曰。正欲其能咋死人也。遂牽歸。甫縱于庭。適二新婦自庭後來。笑語方譁。忽舉目見犬。息聲失色。瞥然却走。犬大呼直前逐而攫之。翁驚呼奔救。獬已被噬斷喉。踣地不動。犬又捨獬逐雛。咋其踵。仆倒地十餘步。二子亦驚出。偕翁極力撻犬救之。已死。但見二黑狐卧地上。衣服履襪。宛如蟬蛻。二子號咷大慟。翁錯愕良久。猛悟當日贖狐事。所以云有再生恩也。且悲且悔。憐其義。議治棺衾。厚葬之。方商酌間。忽自外有哭而入者。蓋媼也。席地抱二屍而哭之曰。詎意兒輩。罹此閔凶。學術短淺。安能禦此慘暴乎。嗚呼哀哉。大恩不報之說。良有以也。翁問家亦環繞而哭。聲徹隣比。媼以手捫尸胸曰。幸尚可救。歸以藥之可也。翁率二子執挺縛犬。打殺之。媼謝之曰。親翁是舉。足明素心矣。尋于腰間解一白布囊。盛二尸負之出門。翁等追送之。已遠矣。

蘭岩曰。圖報舊恩。不惜二女。狐真不可及。

閔預

閔生預。浙西世家子。貌既都美。且善修飾。年二十有一。從其季父青巖入都。青巖入棘闈。閔送

場畢。苦寓中岑寂。風聞崇文門外有金魚池。意必幽勝。姑往遊之。至則錦鱗深潛於濁水。秋草半萎于荒場。雖有數處蘆棚。揭青帘。賣白酒。而酒徒紛擾。不足留連。索然興盡。徘徊思返。忽見一人至前。貌雖不揚。而衣冠濟楚。拱揖曰。今日之遊樂乎。閱家居時足跡不出書室。雖千里作客。見人尚多覲覲。不善周旋。一旦邂逅生人。竟期期艾艾。謙謹而已。其人曰。聽兄言。其浙人乎。曰然。其人即操浙西土音。曰。然則親不親。故鄉人也。邂逅遇此。正好叙談鄉曲。請借館一屈可乎。言次。握臂徑行。生不能固辭。隨之至鬧市一酒肆中。甚精潔。其人呼酒。勸進甚力。閤固量淺。不得已。勉盡數觥。兩目已炫。其人揶揄之曰。兄誠不能飲。蓄有少藥服之。酒力頓解。兄會須強飲一盃。乃探囊中一小紅丸。浸盃中。促閑飲之。飲訖。輒昏然不能復有知識。既醒。見燭光映射四壁。如粉之白。獨卧紗帳中。身無寸縷。而紅衾繡枕。輒膩溫香。酷類貴家閨闈。大驚而起。徧覓衣履。邈不可得。徬徨榻上。癡坐沈思。日間事。強半忘懷。唯記與一人在酒館飲酒。不解何由至此。此又何處。又何事。裸卧衣履。又何不見。疑惑漸滋。怛怖殊甚。側耳四聽。竟雞犬不聞。良久。徐聞啞啞笑聲。自遠而近。漸至窗下。覺是婦女音響。愈惶遽。俄聞振管闌扉聲。有二女尼啟簾入。一可二十許。一可十八九。青頭素面。容態雙絕。一含笑躡足剪燭。一置燈几上。似預知牀上有人。恐致驚寤者。第低語云。此時莫醒否。既而曰。盍往觀乎。

乃同至榻前。閔懼且報。慙遽不知所措。但引被冒首。屏息不敢少動。二尼啟衾共相撫摩。閔知不免。因起跪枕畔。叩首求恕。二尼相顧而笑。一尼曰。書癡胆大如豆。何事縮蓄。乃爾我輩非噬人者。可以無恐。閔見其溫存。意殊不惡。心稍定。漸悟為人所誘。倒載至此。必難驟脫。姑安之以伺衅。二尼遂與綢繆床第之歡。夜以繼日。二尼又引其類二人至。一年約四旬。三十餘。亦與交結。興尤狂蕩。漸至白晝宣淫。共相裸逐。私詢前二尼。此果何地。卿等究屬阿誰。乃能隱匿外人。獨不畏人言乎。二十許者曰。君誠慙者。不妨實告。此尼菴也。幽僻深邃。別有洞天。兒景初。師弟景默。年長者師也。號明心。中年者叔也。號明悟。君所與飲者。即菴後郁醫生。素受我等囑託。利我金資。廉訪佳士。詎意得君。誠天緣也。君第安之。此間樂無復思出。閔始釋然。無何。閔求去。尼皆笑而不答。但詠魚元機。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之句。用以亂之。閔無如之何。尼每去。必反鎖戶闔。日兩餐。皆二小尼親送。魚肉皆具。味且精美。不素食也。夜則團坐暢飲。醉則共榻。狎褻達旦。四尼有輪環。而閔則無止息也。于是不勝其憊。瘠而且嗽。無復舊時丰韻。得在牀片刻。偃息。即為樂國。一日方卧。適明心至。見其狀。已生厭色。及探手股際。良久不能振作。意愈怏怏。陰與三尼議。閔生狼狽若此。不如殺之。以泯其跡。景初大駭。急止之曰。師姑少耐。我能調劑之。不久可用。幸勿出此語。乃亟入室。撫閔慰藉之。戒其珍攝。

無致委頓。自此諸尼悉不復來。旦夕所需皆景初慇懃祇奉。閔頗感之。而思家之念。無刻不迫。室中舊奉觀音一龕。朝夕拜禱求脫陷阱。又檢案頭經卷。得觀音咒。誠心持誦之日。以數千遍。久之。睡夢成誦。一夜方誦咒。有人呼名。驚視之。見一媼立帳外。招之曰。速下牀。我送汝歸。遲則悞乃事矣。閔驚喜。不暇致詳。披衣跣足而走。媼在前。以手拂戶。門自闢。閔尾而隨之。媼身有白光如月。到處映徹如晝。一路行複道中。兩壁高峻如城垣。歷數重門。媼至微開。無有阻碍。卒至一門。媼停步謂閔曰。即從此出。勿走回頭路。閔方欲申謝。已失媼之所在。始悟為大士化身。救拔苦厄。默誦寶號不絕。踉蹌奔數里。約去庵已遠。仰觀星轉月斜。可四更將半。遂蹲身一土阜下。憩焉。既晨。辨之。則天壇之北垣下也。計在庵月餘。已際殘秋。在庵不覺。此時病體單衣。縮如卷蠅。不知青巖寄托何所。覓至會館詢之。咸謂失姪復下第。幾番覓死。賴鄉親寬解。今已肄業成均。且設帳於內城某街某衚衕某旗某哈番家矣。閔乃向鄉人假衣履。如所教踪跡之。得與叔見。叔且驚且喜且悲。繼之以怒。詰其一向何往。閔伏地涕零。備述其故。叔錯愕久之。因泣曰。京師之地如海。老于世途者。尚多入人騙局。况嫩少年。何得輒與人飲。自罹網罟。非大士慈悲感應。欲全軀命得乎。亟保病體。勿使汝父母怨我于四千里之外也。閔能畫。叔命其繪大士像。供養齋中。主人聞先生得姪置酒為慶。話及尼事。無不太

息。主人為文公子士玉親戚。故士玉與閔交最善。知其事亦獨真。

閒齋曰。嘗聞一陰一陽之謂道。夫唱婦隨之謂倫。三代維隆。屏異端于域外。二南攸美。敦雅化于房中。怨女曠夫。仁政最憐。失偶孤鸞。寡鳳。詩人致慨離羣。頃見佛國云。還空門不靖。至使西來大意。日就披靡。東土衆生。自為簫鼓。良堪悼也。豈不悲哉。惟是紺宇琳宮。不少闍黎。安享香臺。蘭若。恒多魔女。群居任化。裁固難緩于沙彌。而開導宜先施諸愚婦。顧念伊剃度。亦有因緣。或多病而誤信星書。父母忍心割捨。或早寡而情傷破鏡。閨門絕意修容。或失琴瑟之調。逞小忿而烏雲輒剪。或抱琵琶之恨。恐中棄而白髮靡依。于是禮金粟以向空門。本圖懺悔。擁蒲團而課靜室。漸覺孤清。暮鼓晨鐘。翻出淒涼之響。春花秋月。暗生活潑之機。既而借托鉢以延門。每致桑間之約。假安禪而閉戶。頻來月下之敲。阿鼻之罪孽難消。沒齒而聲名盡墮。爰為善計。莫如返本還原。代作良圖。須是改頭換面。壯者亟當擇偶。幼者速使歸宗。縱或繞樹無栖。自有縫裳之慘手。即使折心不轉。何妨繡佛以明心。與其暗脫袈裟。漬汙三寶。曷若明搖環珮。講究三從。學簪花而捨拈花。何為不可。倩貝葉以充紅葉。何便如之。明鏡總非臺。幸有溫嶠玉鏡。赤繩堪繫足。無須彌勒金繩。苦海翻身。昏波臻岸。是則宿願恰成。心願無情。化作有情。甘露潤菩提。始信因緣結果。春風吹祇樹。欣看連理成枝。豈非正風俗之

一端乎。亦是順人情之大道也。

蘭岩曰：淫尼陷人，令人可恨。乃生以貪杯幾死，可不慎歟。

章似

鎮番章似，世居水磨關，少好勇。十七八歲時，獨負弩入北山，獵取雉兔。日暮不得歸，露宿懸崖下。酣寢至夜半，覺有物掠其頤領間，亟啟目，就月光覷之，人也。欻起捉其臂，則一美女子，側卧草露間，宛轉嬌啼。若不勝其臂之痛者。章憐而釋之。女起坐地上，徐徐理裳，冶容絕代。問深夜何得至此，答曰：兒家去此里許，偶步月巖下，見郎熟寐，童心未改，聊爾相戲。不虞郎鹵莽，乃爾。章曰：然則胡為掠吾頤也？女含羞俯首，不能置對。章目眩神奪，遽前擁之。女極力撐拒。方擾攘間，驀一婢出山徑之蹊間，忿息而至，訝且叱曰：何處小郎，強來拉人閨秀耶？章曰：彼自來就我，豈我唐突西施？婢噉曰：強人強人，復具佞口，不足與校情理。小娘但歸休，乃掖女子循蹊徑去。章少年不檢，施從女子之所之。越嶙峋，踰澗壑，約五六里，于松林內得瓦屋數椽，繞以沙竹籬。二女入，章亦尾之入。婢回首睨之而哂曰：此小郎亦太願甲。晝夜入人家，欲何為耶？女掩口微笑曰：想非奸即盜耳。聲清銳如春鶯。章揖之曰：小人開罪小娘，故踵門荆請，敢云奸盜乎？婢曰：小郎能屬對手？章曰：即使能屬對矣，將若何？婢曰：兒家小娘子歲

粧之質。年十六。孤處無依。欲求人家蘭玉而伉儷之。未肯輕易。嘗作一對。誓有人能屬之者。章以不識一丁字。第不欲遽示空疎。乃給之曰。姑言何對。倘能屬。未可知也。婢請于女。女書之于牋。婢持向章。且讀曰。織女星辰永相睽。且一年兩會。蓋是年值閏七月也。章不解所云。輟轉間。面熱如火。婢背女小語教章曰。郎第云。梨花月午。嘗獨坐。每半夜三更。章再三期期之。猶訛兩字。婢掩袂忍笑。女哂曰。此必婢子教壞矣。婢曰。小郎口吃。且非章句士。小娘無復拘執矣。女遂納章與共寢食。好合無間。女贈章金釧一枚。章答以玉玦拾。女繫諸裙帶間。女極慧。特饗餐殊甚。每食禽獸之肉。腹筍兼人。雖至饜飽。猶耽耽于餒餘。章嬖之。不以為怪。日出獵。取以媚之。與婢間日一出。歸必暮夜。章詰其所往。女曰。有寡嫂居大黃山。故時往探候。章驚曰。大黃山。狼藪也。卿奈何數數往來。且必夜歸也。女不答。往返如故。章深以為憂。請偕行。女堅拒不可。章思狼之為物。性雖狡猾。然無飢飽。遇物輒啖。腰纏中。所蓄木鼈子頗饒。默以毒黃羊肉。置山徑間。自北山至大黃。凡十餘處。蓋欲殺狼以衛女也。是日女與婢復出。通宵不返。章憂疑。坐以待旦。至曉弗歸。章思負弩往探之。見二狼死草間。毒肉尚有餘者。章以狼為中毒死矣。拖狼入林中。而林中有女衣二襲。識為女及婢所服者。大驚。檢衣視之。忽一物落石上。拍拍有聲。諦視。則定情時贈文之玉玦拾也。駭甚。拾之以歸。至則瓦屋竹籬。化為

烏有。唯土窟亂柴。繞以流水荒山而已。章徘徊延佇。盡夜支頤。終無消息。餒糧盡絕。章號咷而返。不復再娶。予在金城時。章已為千總。年甫二十四。每詢及女子之事。章悲感之色。猶可掬也。

閒齋曰。五涼之地多狼。金城今縣尤甚。其噬羊用獨噬。牛馬用衆噬。人用奇。亦捕禽鳥。伺禽鳥集草間。銜飛蓬一叢。蜥蜴行逼而捕之。遇獵者。或帶馬髀。以禦弓矢。是不特用獨用衆用奇。且又用術。然貪得無厭。往往為人所斃。夫能用獨用衆用奇用術。可謂智而巧矣。而卒不免者。貪也。智而貪。此其所以敗也。

蘭若曰。惡獸如狼。而能屬對。妙麗婉好。乃章居然人也。而目不識丁。貽婢子笑。深可羞恥。竊願世之稍欲有為者。甚勿視詩書為物外物。日事嬉游。一旦讓狼子而已。不能也。

麻林

天津林茂子。家人劉忠密友也。以面麻。故麻林稱也。與其友通州宋姓者。皆從浙江某監司為常隨。相交極密。寢食必具。及監司罷官。二人流落江淮間。無計還家。未幾宋病痢死。無所歸。林傾囊倒橐。殯葬如禮。思之弗緩。值令節。欲往一奠。苦乏貲。未能也。一夜忽夢宋謂曰。相好多年。忍餒我之鬼乎。林許其必祭。宋鄭重而去。越宿復夢見之。責以爽信。林以乏錢對。宋

曰。二三緡之數。難辨如此哉。胡不向南關金四貨之。南關金四。郡之富人也。明日。林果往假之。不可得。中心頗悶。是夕。宋又見夢曰。清明近矣。獨不能破慳為故人送一陌錢耶。林嘆曰。惜同在浙時。盈千累萬之貲。吐嗟可辦。不意今日之窘。異乎尋常。兄姑待之。縱此節不能。中元必有以倍之矣。宋坐榻上。暖泣曰。掩骼幾日。遽爾薄情。生死之交。不應如是。林不堪其聒。捉臂而起。欲與盡言。宋大驚求退。林不放。宋擺脫甚力。林覺其異。急取被冒其首而裹之。夢已醒。聞被中嗚嗚然。猶有哀懇聲。林驚惶極力捺之。漸覺縮小。而聲嘶且左。良久不動。啟被審視。無復為宋。但見一豚。踣踖榻上。遺失穢甚。重二十餘斤。林通身汗流。逾時始定。睇豚笑曰。吾有以處之矣。次日將豚入市。貨錢二千。盡置酒盒香楮。往祭宋墓。大慟而歸。

蘭岩曰。狐假虎威。荼毒百姓。常隨無良。往往如此。流落異鄉。死而魂餒。良可悲也。乃卒化為一豚。雖林貨而祭之。而其人已畜也。可見矣。

怪風

涼州大靖營所汎。有松山者。在沙漠中。古戰場也。先大父鎮五涼時。遊擊將軍塔思哈。因公過其處。以兵三十五騎從。至則日已西。白草黃雲。一望無際。忽見一山。高約數千仞。色蒼紫。中有火星萬點如螢。蔽日而來。有聲若干雷萬霆。眾皆失色。馬亦驚嘶。塔驚疑。謂此必山移。

矣。俄而漸近，不及迴避，乃同下馬，據地閉目。互相抱持，自分糞粉。頃之大震，天地如黑。人人滾跌，不由自主。馬踣人顛，逾時始定。次第甦醒，彼此懼呼。幸不失一人。但皆脫帽露頂，滿面血流。石子嵌人面皮，深者半寸，挾之乃出。大者如豆，小者如椒。驚定知痛，趨乘即馳回。望高山已在數十百里之外矣。日暮抵大靖營，參戎馬成龍見之愕然。塔述所遇，馬乃大笑曰：苟山移，公等無噍類矣。據云所遇，蓋旋風也。入秋則有之，至冬尤甚。今隆冬無足怪，所可慮者，公與彼三十餘人，從此胥成麻皮。年貌卅，又須另造矣。塔因歎浮沈宦海中，歷有年所，衝鋒破敵，幾歷危塗。今行年五十矣，從未嘗見獐貍，不特未見，亦未之聞。今塔面多疤痕，在額角左頰者尤巨，即石子所嵌處也。

蘭岩曰：非宦途不能遭此險苦，亦不能及此怪異。

張老嘴

宜君有千總張老嘴者，以嘴大而得名也。從一同僚家夜飲，二更後提燈如廁，見一人裸卧角門下，面濶尺餘，吻角人鬚，睡思正濃。張力蹴之，化為黑雄雞，繞砌而走，格格而鳴。張捉得烹以佐酒。

蘭岩曰：怪化為雞，已奇矣。而張竟烹而食之，更奇。張真口腹人哉！倘食之而有不測，奈何。

恩茂先曰。有人早起。見牀上有凝血一方。約六七斤。問諸家人。皆不知所自。其人乃碎切炒而食之。味如豬血云。

大眼睛

宗室雙丰將軍夜坐讀書。忽見一物類蝙蝠。直撲燈來。急以手格之。拍然墮地。化一大眼睛。闊數寸。黑白極分明。繞地旋轉不息。久之方滅。

柏林寺僧

柏林寺某僧。積聚數十年。蓄白金十兩。鎔成錠。藏以荷囊。什襲胸前。一日忽失之。徧覓不可復得。冥想亦不記憶。失于何所。日久成疾。頽然不起。舉寺悉知其以失金所致。罔不悼惜。寺中溷坑深且濶。積穢滿。例僱人淨之。適淨人出糞。得一蝦蟆。大如升。緊抱一物。不少放鬆。力劈之。見一荷囊。內貯金一錠。約十兩。眾僧莫知所自。且時際隆冬。蝦蟆何以獨生。猜疑間。忽憶某僧失金事。持以示之。僧乃蹶然而興。蝦蟆倏不見。識者謂是僧精神之所凝結而化成也。

恩茂先曰。苟于道如此專一。何佛菩薩不可到得。惜僧如此精神。用之於十兩金也。

薛奇

薛奇山左膝縣人以侍衛授陝西宜君營參將。常把一鐵鎗重三十斤。宜君固多虎。薛往往生殺之。居二年前。後殺虎九十九。奇欲盡一百。用其骨煎百虎膏。一日報有虎。奇踊躍而往。果有虎。大倍如常。黃質白章。從者驚以為異。諫止不聽。棄馬掉鎗而前。虎不動。叱之。徐步而北。奇追之。擊之者三。虎大吼返撲。仆奇于地而坐之。從者料其必死。共燃火鎗擊之。虎舍去。而奇固居然無恙也。遂誓不復殺虎。而虎患自此頓息。或言奇有奇質。每夜寢。眼不閉而有光。酷類虎也。

蘭岩曰。勇往直前。改過不吝。奇真異人也。

塔校

護軍校塔某歸自印房。夜過分司廳。見月影中有黑物一段。長七八尺。濶三四尺。倏縮。有聲啾啾。然如數十雞離塔就觀之。輒飛去。不能審諦。乃以石擊之。紛然四散。盡作小旋風。狀濃黑色。羊角而起。至人家屋簷。遂不復見。

呂琪

呂司馬季弟琪。從司馬官嶺南署。東有小院。頗幽靜。書舍前一小軒。繞以迴廊。舊有石欄。古井在軒右。未嘗取汲。用作點綴而已。井畔二老桂。大皆合抱。值夏夜。月光甚皎。琪納涼軒下。

隱聞井中井井之聲不絕。呂琪凭欄而窺。見井中水白如銀。中有紅丸。大如彈子。約數十百點。光明如火。向上競相跳躍。漸躍漸高。去欄僅尺餘。琪驚走叩門白諸司馬。司馬倒履往觀。亦大駭。次日懸重賞。得勇夫縋下探之。無他異。祇摸得隔年桂子數十枚。鮮赤如新。琪即戲以井水服之。日七枚。七日而盡。適四十九枚。琪後至九十九歲。終身無疾病。平原董曲江太史見之。問之。誌之。故能鑿鑿言之。

蘭岩曰。琪殆有仙緣耶。不然。那得此桂子延年也。至適符七七之數。則更奇。

高叅領

鑲白旗漢軍高叅領。以拳勇聞。同時林某福建人。為香山教習。亦負盛名。高訪之。相與較談。言多不合。氣復不相下。眾欲觀二人優劣。咸慙患之。曰。曷決于一試乎。高乃攘臂立庭中。林亦忿忿相搏者久之。眾慮有一傷。復從旁解釋曰。二公皆妙手也。吾輩已深敬服矣。請暫息。二人乃止。林閉口不發一言。掉臂下山去。眾目送之曰。教師怒極矣。高獨笑而不答。林行至山半。少住。俄而蹲身于地。不測所作。良久復行。眾疑之。好事者跡而觀之。但見鮮血一掬。血中纍纍然。不辨何物。於其地撥視。則牙齒八九枚。始悟交手時。林齒已中高拳。故高之無言。林之閉口。各已默喻之矣。自是高之名愈震。後十餘年。高為江甯協領。適張家口市馬數十

匹至將軍坐箭亭閱之馬一湧入柵勢不可止高不及迴避為馬頭所觸正中口齒落十數枚或言馬即林之後身說亦近理

閒齋曰生以孝勇知名乃死後猶作馬以報好名之累亦暴重哉

某諸生

吳門諸生某醉歸自某訓導家漏已二下獨籠燭行僻街中相去一矢地外有紅衣女子行其前約畧甚美心儀之盍追及一睹華容比追及果豔絕試以遊語而不愠因詰曰深夜畏畏將奚之乎答曰家在許舉子橋生曰巧極矣與予同出一途可偕行相伴于是且行且謔既至女顧謂曰姑留兒家一宿可乎生喜非望應曰實生平之至願俄而入門有小樓二間女緣梯而登生隨登女曰請少坐兒入取茗女入生瞥見一少年郎倚窗觀書心殊忐忑頻睨之驚覺其顏色慘變自于項上取下其首置案頭生駭極大呼而踣對戶有業腐者早起淋漿聞聲出救見有人在橋下水中拯之逾刻始甦詰得顛末生曰但已登樓何知反入于坎乎眾咸詫異業腐人始述近日有淫婦姦夫為本夫殺死于此君所遇想即其鬼之為厲耳第二人已死何由尚得聚首甚不可解也

蘭岩曰奸夫淫婦遭慘死而為厲何以倚窗觀書天下事多不可解

潘爛頭

潘爛頭不知何許人。為道士于京江。有異術。少時不自檢。登溷。遽以符咒拘一冥官至。問何事。潘戲曰。速把草紙來。官大怒。以筆點其額。跌落溷中。點處遂潰為瘡。終身不愈。因以治病。有患癰疽者。即以其瘡之膿血少許。塗之。無不瘥。人知其姓。而不知其名也。咸以潘爛頭稱之。爾所居古觀。在城外門前。跨一石橋。流水環繞之。遊人喜其幽靜。往往憩足其上。會江西張真人入觀。將渡江。或謂潘曰。汝素以術自衛。今天師至矣。敢與之校。讎乎。潘笑曰。天師何能為。吾不令其渡江。彼將奈何。或曰。勿大言。汝焉能使之不渡。潘曰。可面試也。乃注水于盆。取竹篾編小舟如掌大。繫以綫而引之。至東復西。往來不已。時張之舟已掛帆。乘風破浪而渡。甫能近岸。輒為逆風所薄。仍還故處。如是十餘次。竟不得渡。有司迎候久。咸以為怪。或有知潘所為者。密白太守。太守大驚。親往止潘。張乃渡。既而知其故。深銜之。命駕過訪。適潘他出。其徒拜迎。張環視觀前。指石橋謂其徒曰。此橋大碍風水。盍毀之。其徒曰。未奉官命。勿敢專也。張曰。無傷也。吾為爾召役。亟命鳩工毀橋。未及半。得一白鶴。羽毛未充。引頸長鳴。見人驚舉。飛不逾丈。墮于水湄。視之斃矣。張乃去。潘自此得病。半月乃亡。

聞齋曰。術術而失却一神仙。深堪痛恨矣。乃張以小怨。輒下此毒手。亦豈真人作用哉。世之

小有才。而遊戲無忌者。均宜以潘爛頭為鑑矣。

蘭岩曰。予素聞此事。觀此乃得其詳。人每為潘惜。予獨不然。當其拘冥官時。已未免慢神矣。借其瘡血以愈人病。天固留作醫人用耳。果有神仙之因。張亦焉能破其機哉。毀橋掘鶴。亦天數也。夫何足惜。

癩犬

粵西某村。居民數千家。俗尚蓄犬以為食。值夏日酷暑。其犬盡癩。人被傷而死者。日以百數。有術士來。讓之。犬咸聚其前。人立啖。若有所訴。術士喃喃。似有解慰之說。犬悉俯首。泪下如雨。術士啖破其指。以血嚙之。其犬四散。不知所之。

蘭岩曰。枉殺之冤。癩而為厲犬。已得一報其怨。彼遭荼毒。而不能伸其冤者多矣。亦有幸有不幸耳。

嵩染簞

嵩染簞。以身修長而得名也。官某部筆帖式。其親戚有苦狐祟者。嵩偶至其家。適有飛石破窗。舉室變色。嵩問得其故。怒摘其帽。擲匠頭。指帽上金頂大言曰。何物妖狐。敢放肆。乃爾。豈不識此為何物也。此雖金頂。非云小可。乃朝廷制度也。汝誠能侮人。曷不去擾亂我家。庶幾

強項而欺人。孤兒寡婦。唯孤兒寡婦之是欺。則我老嵩之所以震怒也。狐果為其所懾。寂不敢逞。其家喜悅敬服。以酒酬謝。嵩愈大聲急呼。誇其帽頂。辱罵萬端。方飲噉間。忽家之老平頭。望息哆口來告曰。爺尚在此飲酒耶。家中不知何故。門窗器物。盡為飛輒打破。老太太驚嚇欲死。爺不早回。乃尚在此飲酒耶。嵩初猶不信。既而家人裹瘡告急而至者。踵相接也。嵩始惶惶。不知所措。二奴掖之急走。遺帽頂于匠。其家追還之。嵩曰。斯亦不必。姑留鎮汝家。狐怪。蘭岩曰。方正不阿。雖布衣而神鬼欽焉。以區區銅臭物。大言呵嚇。孤豈與汝較量品秩耶。

獼貍

涼州多獼貍。吐魯番醃而貨之。百錢一頭。味似南方果子狸。而肥大過之。武生折蘭者。膚施人。虬髯偉質。食兼數人。而尤喜啖獼貍。雍正間。從軍出塞。徑山丹道上。見獼十數頭。皆人立。連臂而趨。折下馬逐之。獼翻身返面。向折長跪。聲啾啾可辨。同聲曰。饒命。饒命。折與同行四人共聞之。大以為異。遂舍去。是夜露宿于野。聞帳外有簌簌聲。出視。見羣獼各挾草葉裹沙棗。置榻畔而去。收之。得二斗餘。折誓不復食獼。後有人勸之。折曰。吾曾受獼賄。可復食同類乎。聞齋曰。予在五涼。頗亦食獼。獼食草根。冬蟄。啟蟄後。兩腋有毒。不可食。人手人足。肝十二葉。閏益一葉。一窟而有前後戶。猶二窟也。然而烟熏之。犬逐之。無能免者。嗚呼。魏疑塚七十二。

真冢猶被掘也。二三窟何足恃哉。

蘭岩曰。獺特以沙棗報恩耳。乃折名之曰賄。豈此風信乃豚魚耶。

烽子

予在鄞江。聞把總呂正陽述其守上杭時。所轄某汛山。郵也。居民數十家。零星散處。地殊荒僻。忽萌妖異。露宿者往往失去小兒。或腦破漿空而死。遂各相警備。雖夏夜酷暑。亦必扃鍵戶牖。甚有藏小兒于箱篋中者。患此近一年矣。會新募烽子某乙。以火鎗荷弓矢行李。自上杭之汛。未至數里。日已暮。天大雷雨。以風。乙不能進。止一神祠下。祠東悉荒墓。旁一大枯樹。霹靂環繞。不暫銘去。乙覺樹頭有物。借電光諦辨之。見一婦人。紅衣白面。披髮跣足。兩眼赤大如燈。蹲身仰首。手持白絹一幅。長五六尺。雷聲甫下。即以絹拂之。雷復騰起。如是者數次。乙大駭。陰念何物。婦人敢與雷敵。細觀其狀。非人必屍變也。予盍為弗少助一臂乎。乃取火鎗火藥下鉛子。向婦人發之。甫中而顛。雷隨下擊之。雨漸止。乙即于神祠中宿焉。明旦往視。婦人已洞冒死矣。面手皆生白毛。長寸許。至汛。白于眾。共往驗之。無不驚詫。聚薪燒之。以滅其形。自此一鄉甯謐。無復小兒失腦之患云。

蘭岩曰。有屍而變為旱魃者。未曾取小兒腦。豈敢與雷鬪。斯愈奇矣。乙助成功。亦天使

然耳。

陳景之

宛平陳景之作楚游。道經河南宿旅邸。二更後。有役卒領七囚入門。主人曰。客已滿。無宿處矣。役不應。徑驅囚向後去。主人哂曰。奈何時勢如此。後先一間屋也。無徒勞往返也。陳亦倚戶笑之。良久不出。主人疑曰。何遂不出。豈其露宿于糞草間耶。亟往觀之。寂無一人。大駭。走告。衆人秉燭共往。遍索不獲。圈中猥猪適生狔。數之。正七頭。成為數異。視之。狔亦無異常變。俱各白四蹄而已。

蘭岩曰。輪迴之說。釋家鑿鑿言。余未深信焉。嗟乎。一遭孽障。頓失人身。喪盡天良。遽成畜類。天下之人而畜者。豈少也哉。奚必托生狔豬。而第津津因果乎。

陳守備

四川陳守備。戍烏斯藏。三年受代歸。得一鏡。大如茶甌。置暗室。寒光四射。朗如秋月。寶之。提督岳鍾琪聞而索之。不與。欲坑之。陳憂憤成疾。目雙瞽。鏡為其壻盜去。不知所終。

蘭岩曰。小人無罪。懷璧其罪。古之以寶物召禍者。可勝計哉。

青衣女鬼

姑蘇顏勿三圖憐言其鄉有管姓少年。因隣家少婦佳麗。百計思覲。一日復于牆頭窺伺。見婦方絡絲檐下。顰眉泪睫。顏色悲慘。其姑喃喃數之于房中。管乃憐婦而恨其姑。忽一青衣婦人自角門出。笑容可掬。徑入佛堂。向佛而拜。直起直跌。形如僵屍。管大驚。知其非人。益注目伺之。婦人拜佛已。即回身至檐下。向少婦以兩手作圈示之。更以手頻頻指廁。少婦停絡。呆視若有所思。既而涕泣如雨。旋起身如廁。短垣僅及肩。管于高處覲之。頗爲了了。婦入廁。輒解足纏繫橫木上。青衣婦復左右之意。得甚。管知其覓死。不覺大呼救人。踰垣而過。隣人聞之。驚走來詢。管薄衆入廁。視婦已投繯矣。爭相解救。須臾復甦。青衣婦人已失所在。姑亦驚怔不復絮聒已。而其夫歸。衆白其故。其夫驚謝。感傷交至。問管兄從何處得悉怪異。管給曰。偶乘屋拔草。得見其狀耳。衆嘆曰。人命關天。尊夫人數不合休。適值管君有拔草之舉。想亦神佛之所役也。其夫贈酬之。管不受而歸。從此淫心頓息。不復更作壁上觀矣。

蘭岩曰。數不合死。藉此得救。管能頓改前惡。尚爲可取。

汪越

滇南汪太學琦。矢志入都。以酹孤矢之志。行至河南。卒于澈浦道中。歷三年。家人莫知消息。其子越甫五六歲。性極孝。及稍長。日思其父。欲北上踪跡之。其母以其幼。弗之許。迨年十七。

方白母欲往。母料夫必死。而遺骨不還。日夜啜泣。見越意不可回。不得已。拊膺數十金。涕泣而囑之曰。兒以冲年客萬里。母肝腸寸斷矣。凡百為母自愛。倘得見汝父。可急同歸。免倚閭人淚眼望穿也。越痛哭受教。一姊一弟。年相亞。夙敦友愛。亦各涕泗滂沱。恨不與俱。隣里共勸。然後分手。越北上。亦病于激浦。辰龍關之逆旅。力疾入市。取藥。遇一老人。瘦而髯。相之曰。孺子氣色灰敗。不久應死。苟從我指示。不特免罹禍患。且有喜慶。越固頷意。聞老人言。知其異。拜求之。老人曰。先問子何至此。越告以故。並詳姓名。老人嘆曰。天緣也。子尊人十年前亦卒於此。唯我知之。越聞父已死。大哭失聲。仆地不能起。老人曰。父死未葬。何以哭為。汝父死日。邑令以棺厝山椒土地祠中。可速往與廟主謀。措資買一席地瘞之。蓋死者以入土為安也。葬父已無忘老夫言。會須向山西五里外。見叢樹中有茅屋。挂韋箔者。老夫當候汝于彼。必將有以教汝矣。言訖。蹣跚自去。越此時驚惶忘病。茫茫訪于樵蘇。果于土地祠中。得父柩。有硃書題曰。雲南監生汪君琦之柩。越大慟昏絕久之。始定。因謀于廟主。廟主欺其幼。利其貲。多方魚肉之。越傾囊籌辦。盡售襪被衣履。甫得地方丈以葬。折蘆伐竹。為棚墓側以居焉。久之。大困。忽憶老人言。且失申謝。亟往訪之。乃如所指。向山西行七八里。果見叢樹中有茅屋數椽。門懸韋箔。繞以芭籬。方將剝啄。而老人已扶筇出。見越被服檻穽。嘆曰。孺子一寒

如此哉。越泣拜曰：幼子流落，舉眼無親，伏惟老丈憫我棘人，父骨得葬，悉出厚德。老人掖之起曰：孺子能孝，道器也。苟聽我教，不憂無好處，第恐念不堅耳。越陰念進退方失據，不如姑從之。負骨將母事，異日再圖。乃再拜告曰：父死母老，身作斷蓬，死且抱恨，又何念之不堅？老人頷之曰：子語及此，可以與謀矣。攜之入室，食而衣之，先賀而後弔焉。越愕然曰：老丈何為？慶弔相隨之速。老人曰：賀子者，賀今日有緣遇我第相子之面，因以測子之心，究竟管鍵不固，欲以相識終，慮不勝是以復弔耳。越泣曰：丈人亦何輕量之甚？姑請試之，果其不勝，願甘驅逐。老人拊掌曰：試之不勝，身命不保，欲求驅逐得乎？子尚三思。勿貽後悔。越曰：志堅如石，無所思矣。老人點首。言次，日已暝，老人攜越繞出屋後，入一土穴中，黝然如漆，正中設一蒲團，使越趺跏其上。曰：古與今如一邱之貉，唯大人為能不朽，務耕而不耨，維草其宅之及秋而不穫，維禽其饗之難之斷尾，自憚其犧也。子誌此而叅之。翌日當來視子。越頓首受教。老人去。越沈心息慮，學坐枯禪，約食頃，漸入淨境。又久之，覺眾眾行曠野中，見一人迎面來，服素絲，裹赤幘，面瘦狹，而兩眼大如燈，繞頰赤髯如虬，控駿馬如雪之白，見越執禮甚恭，敬屏立道左，致詞曰：仁聖帝使迎郎到任，越訝曰：到何任？曰：郎已授職為本地城隍矣。越曰：老母在堂，未能終養，此事斷不能從命。曰：郎已列仙班，可亟往蓬瀛，方丈享無疆之樂。越悽然曰：

老父客死他鄉。老母情牽故里。神仙何樂而為之。其人笑曰。郎純孝人也。念念不忘二親。小人甯敢復催。小人實郎家之厮養卒也。承主人命。祇候郎。幸急行勿緩。越驚曰。素昧平生。何云厮養。君必誤矣。其人曰。不誤。可即行。主人即欲見郎。故遣代步來迓耳。越猶豫。其人不耐。直前掖之上馬。連鞭之。馬長嘶而馳。輕迅剽遒。瞬息至一處。馬一躍而逝。與人皆不見。越墜落草中。心目眩瞢。而惡獸蝮蛇。藁藁來往。殊深畏怖。陰念生逢百罹。死且不避。危險安足辭。特父屍未歸。母老未養。姊未嫁。弟未婚。一旦死此。何天之不仁也。方痛心間。異物紛紛散去。忽有多人。自西南來者。簇擁一車。駕駟馬。孔蓋翠旌。氣象煊赫。越匍匐陰樹側。伺之良久。車漸近。車製寬廣。如一間屋。中坐四五人。內一婦人。忽作驚訝聲曰。路側小郎。莫是汪越否。越驟聆之。瞿然而興。審諦車中大驚。蓋即其母與姊弟。並老乳母也。此時無暇致詳。伏車下。號泣不止。母亦停驂而泣曰。果吾越兒也。兒其勿悲。今邂逅得團圓矣。汝父在世。忠直信義。不修城府。今受帝命。為辰龍關土地之神。使人取我。暨爾姊爾弟。往享禋祀。不意遇爾于此。視汝頭如蓬葆。辛苦至矣。可便升車。往見汝父。越大喜。執綬而升。與姊弟把握。語刺刺不休。因問老乳媪亦來乎。母曰。家中只此媪。以其能甘貧。至死無二心。故得偕來。媪嘆曰。耄矣。何能為主庖失飪。補綴遺針。日前所為。旋踵輒忘。前者為小姑折洗白綾衫。乃失手誤浸粥盆。

中惹小姑笑得打愛。郎尚憶在家時乎。無巨細。何事能辦。即如操量執概。切菜殺雞。諸本分賤役。亦孺人代為分任。至今猶不捨。携以升天。昔者首途。見勾牒上見大書義媼而不名。實不自解。何修而造福至此。小姑笑曰。一心純龐。當獲此報。迨抵任後。一切倉厨出納。恣汝招克。誰復敢與汝較一語。媼咋舌曰。果有此。犬彘且不食其餘。那復有今日。言次。有飛騎至。報曰。至矣。俄入一山。來近者接踵。有黃髮鮐背老人者。有服素靛若將軍者。有貝帶鷄冠虎而人者。有夜叉形而操蛇者。紛紛道左。不可殫形。母子初甚懼怯。而漸亦安之。既而至一府第前。閤人十數輩。爭相叩拜。母子甫降輦。即聞呵殿聲。隨聞絃管教曹。女子數行。皆官妝夾甬道而立。一人自內出。冠綸巾。被鶴氅。越視之。即所遇瘦而髯之老人也。懷惑間。其母已與老人相持而泣。姊泣謂越曰。弟弗識耶。此即父也。越哭拜。父撫之曰。兒能孝。雖魂夢中神仙。亦不願為。唯念二親。故父得靈顯示。現以慰汝心。汝孝思已盡。可以歸矣。汝母及汝姊弟。以陽數終同歸瘦叔。唯汝前程尚遠。此處不可久羈。俟四十年後。自當迎汝來此聚首也。越聞之。牽衣弗釋。母撫其背曰。四十年別耳。兒勿自創。姊弟亦從旁勸勉。越終不捨去。父怒叱之曰。忤逆子。不速去。斧鑕立加矣。嗾左右拽之出。越以手攀闥。仰首顧母而哭曰。兒辛苦萬端。始得依依膝下。更復奚之。父突前以靴尖踢之。越大慟。蹶然而興。恍如夢覺。則身故在土窟中。

藉茅坐也。汗出如漿。久之神始定。逡巡出穴。茅屋化為烏有。但見晨光布野。徘徊逾時。心傷如割。信步行數里路。一土地祠。擬入祠謀一餐。入則人聚如蟻。神前牲醴錯陳。史巫紛若。越不測何事。覓廟主將詢之。入其室。堂中坐立多人。廟主已死。僵卧牀上。臭且腐。越驚而走出。忽一巫見而抱持之。棄鼓投地。崩角稽首大言曰。公子自至耶。呼眾至。告曰。此即新任神聖之長公子也。尋親至此。純孝動天。眾乃環拜。越詰其故。巫曰。前日半夜間。此廟廟主夢雲南汪太學。陞作此廟土地。廟主擁篲迎。神怒其多方詐。公子貲財無仁心。杖譴之。醒而脣肉青腫。逢人輒自暴其惡。卧三日竟死。村人感神之靈。醵金為賽。囑史巫通辭。願四時肸蠭。公舉不懈。神降言公子名越。年十七。極孝。方與神會。不日即回生。現在山之西土窟中卧。羣議公近。詎意獨行至此。越聞之。不勝駭愕。眾因相競奉越浴以香湯。衣而食之者。駢肩累跡。闕尹知之。恐其惑眾。迎入署敬禮之。勸其歸。越亦思母。遂晝夜避眾出闕。行月餘抵家。則見宅舍傾圮。菟葵燕麥。荒廢愴心。康暖鹿傷。悽涼滿目。驚諮隣里。始知母與姊弟及老乳媪。果皆于兩月前病疫死矣。四鄰悉為有司瘞叢葬處。越一慟幾絕。隣人哀之。共相慰藉。越乃罄其貲產。扶四櫬復至徽浦。與其父合葬焉。徽浦人敬越如神明。羣襄窀穸之事。又為植樹。頃刻成林。即墓側結廬奉越居之。邑富人某。以二女妻越。遂藉于徽浦。力田不仕。生三子。皆業儒。

越享素封。四十餘年。一夕見其弟。將父母命來迎。乃處置家事。無疾而終。人皆嘆為純孝之報云。

蘭岩曰。純孝性成。不避險阻。其獲厚報也。固宜。

春秋樓

某鉅公。失其姓名里居。為人剛正不阿。未達時。客遊塞上。入歸化城。某將軍幕府。相得甚歡。每論史。至古忠臣烈士。輒慷慨激烈。同人竊聽。莫不掩口胡盧笑。其迂絕。唯將軍敬重。不置。凡百請益。會陀羅海營中。建闕聖廟。工竣。求公作碑記。將軍曰。我滿洲之不讀書者也。君其為我捉刀。公曰。闕聖威靈。彌綸宇宙。某所見古今碑記。無非頌揚忠義。千百如出一口。求一另成機軸。以闡發所以為聖為神之道者。未之一睹。今請假一精舍。休十日糧。為公竭力為之。將軍大悅曰。君文成。不加點。不塗乙。素具逸才者也。此間廟祀。正需君文。以傳不朽耳。乃于營中。葺淨室。爽塏者三楹。日用之物。無不備具。祇奉以二童子。不呼不入也。公居其中。閉目凝神。至忘寢食。將軍使人密偵之。但見枯坐耳。居數日。思慮茫然。機神轉濇。一日方晚飯。二童子忽舐臚戲階下。公見之。怒發。輟食吐哺。罵曰。奴子奈何亂我心曲。亟起操杖欲撻之。二童巧避。一擊不中。而中假山。杖折為二。即投杖大笑。急走入室。濡筆揮灑。奮腕直書童子

密報將軍。比將軍至。而文已成矣。見將軍來。大呼曰。奏刀駢然。幸不辱命。將軍三復讀之。嘆曰。貫串流走。彼昌黎送孟東野序。殊為排砌矣。至誠感神。君其有神助耶。公曰。初構思。心中勞如亂麻。聞泉水松風。皆厭其聒。三日後。此心死矣。今日將晡。猶無一字。方怒童兒嘻戲。將申撻伐。杖折而機忽開。操觚時。自覺如征鳥厲疾。一揮而就。憂憂乎豈難哉。汨汨然而來矣。誠不解何由得此。將軍拊髀曰。非偶然也。于是奉百金為潤筆。即請公書之。公自作記後。名滿塞外。後登第。歷仕至清要。一夜夢至一處。見有呵殿而過者。儀衛甚盛。輦上貴人。則闕聖也。公趨前望塵而拜。闕聖下車勞之曰。君作記良費苦心。時至矣。當待君子春秋樓。好為入幕之賓也。言訖擁去。公寤。陰異之。知不久于人世。即致仕歸。歸途值大雨。息駕一古剎中。剎左有危閣。題額則春秋樓也。恍然悟。沐浴具衣冠。屏去僮僕。端坐樓上而逝。空中隱隱有音樂聲。逾時始歇。合利莫不聞之。

棘園誌異 八則

果報之異。在在有之。而見于棘園者尤著。或云。舉子入場之前一夕。職事官公服致誠。以召鬼神。請神以紅旗招家親。以藍旗引恩怨鬼。以黑旗召訖。插三色旗于明遠樓四角。吏且招且呼曰。有冤者報冤。有讎者報讎。云云。故場中怪異疊見。愈出愈奇。予之親戚往往

有監試者予以招神招鬼之事質之亦云不妄因舉所聞之尤異者記八則

陳扶青夫子言雍正間江南鄉試有常熟某生年四十餘第三場入宿字號前二場頗得意興致甚高中秋夜與相識玩月分韵作詩有皓月今宵滿紅顏往日殘之句眾索其解生悽然對曰諸君皆同類無妨實吐也憶昔遊吳門時館于某搢紳家子弟四人悉主人子姪有柳生者其內姪也丰姿如玉予挑之數四佯若不知適值令節諸生皆給假展墓唯與柳生相對予復作詩以挑之曰繡被憑誰覆相逢自有因亭亭臨玉樹可許鳳棲身柳得詩面色發頰圓而嚼之予以為可動矣會友人見餉予蓄有媚藥入酒中飲之易醉而狂強柳生盡一巨觥遂得一遂所欲次日酒醒知已被污竟投繯內寢舉家不知其故予雖知之而不敢洩飲泣而已主人構訟半年始解今夜月色不減當年而未免有情誰能遣此故感慨係之耳言訖淚涔涔下聞者無不毛戴陸續散去五更後忽聞人聲鼎沸往來不停履相告曰有人縊死屎號中矣詰且驗之則常熟生也

蘭岩曰酒為色媒謂醉後每動淫心也乃柳生以少年丰標忽遭此無行之人詩以戲之酒以誘之而卒為所污辱斯又酒能誨淫而非假酒淫人也雖然柳當閱詩後縱不嚴以絕之亦當託故以避之不能見機而作復與飲酒忘醉亦不得謂無罪矣羞而自

縊嗟何及哉。天下之甘言卑禮。無因至前者。皆禍機之所伏也。慎勿不加察而徒自詡予智哉。

先生又言乾隆某年。結伴入南園。同舍俞生。江陰諸生也。甫畢頭場。即治任。眾怪而問之。言語枝梧。而顏色悽楚。愈力詰之。不得已。始明告曰。言之醜矣。先君子宦遊半世。及解組歸。遂病怔忡。數年不愈。捐館時。呼予兄弟四人至榻前。泣囑曰。吾平生無昧心事。唯任某縣令時。曾受賄二千金。寃殺二囚。為大罪惡。陰報當斬。嗣以祖上有拯溺功。僅留一子單傳。五世不得溫飽。吾今人非高于泰山。鬼責深于滄海。地獄之設。倖脫無由。子孫或不知命。妄想功名。適益吾罪。非孝道也。汝弟兄各勉為善事。自圖結果。言訖而瞑。後兄弟相繼死。唯我僅存。鄉試二次。悉被墨瀋污卷。昨在棘中。文思頗湧。三更即脫稿。倏一人披帷而入。立燈前。驚視之。乃先君也。顏色愁苦。怒責予曰。奈何忘我遺囑。屢為非分。致我奔走道途。辛苦備嘗。若再不悛。禍不旋踵矣。隨以手械一擊。燭滅硯翻。旋失所在。予驚走而慟。比櫛骨來致詢。見予油墨滿卷。各嗟歎而散。予今年二十有五。三登藍榜。不足為恨。所痛先人負譴拘擊九幽。行當削髮入山。披緇出世。學目連大士。救拔亡靈。懺悔之情。幸諸君垂鑒焉。眾聞之。靡不咋舌神驚。善念為之一熾。先生退而作歸山詩以送之。

蘭岩曰。獲罪于天。無所禱也。聖人言之諄切矣。嗟乎。升堂鼓鑼。階下者如對閻羅覆盆。冤成受刑者。恍遭地獄。奈何以嗷嗷赤子。方延頸于父母之堂。而簇簇黃金。已私受于黃緣之吏。遂使沉冤莫雪于生前。宿孽旋生于死後。三戰三黜。子孫五世貧寒。一代一丁。兄弟崇朝殂謝。可不慎歟。可不戒歟。

某科會試。一江南舉人。入頭場。文戰至二更。往末號解手。三更不返。相識數數來覓。不見。共異之。提燈往覘。見一人橫卧溷尿中。驗之舉人也。呼之不應。大驚。急救之。良久始甦。自述在此。方欲解手。見一物大如牛。白如雪。倚牆根蠕動。霍霍有聲。心殊恐怖。大聲叱之。物忽起立。乃是一白人。面作青白色。兩眼大如雞子。碧而有光。不覺身如夢魔。呼叫不能出聲。亦不知僵仆之由也。眾皆悚然。扶之歸號。次日曳白而出。

蘭岩曰。神魂迷罔。乃見此異物。以奪其魄。曳白而出。亦云幸矣。

李伯瑟言其表弟康生。夙以才貌擅名。年甫二十。有二。即設帳于巨紳單氏家。單三世為官。富甲一郡。僮僕婢媼數十百人。而單賦性殘酷。家法極嚴。家人小有過犯。鞭仆立下。甚有炮烙等刑。往往畢命。恬不為怪。康工諛善媚。入館後。賓主頗相得。第少年喜事。每捕風捉影。見事生風。生徒五人。曰修。曰保。曰傑。曰德。皆單之子姪。曰炳文。單之弱弟而異母者也。炳文年

十七聰穎異常。所為詩文。康多不能易。陽推許而陰忌之。惟保與康最契。故主人家事若大若小。主人眷屬若男若女。無不悉知。有一事。保必偵以告康。見一人。康必指以問保。誼雖師弟。實類友朋也。會東家宴。內親日暮散去。內眷送客回。笑語過書院門。康于門隙窺見一婢。翠衣素裙。冶容媚態。風致嫣然。頗覺心神把捉不定。正凝想間。適館僮秉燭來。陳酒核。康曰。諸郎在內作底事。僮曰。有內客留宿。諸郎正忙。少停。二郎即出。陪先生飲酒矣。康領之。俄而保至。師弟歡然對酌。因以所見翠衣婢質之。保曰。先生所語。得非白晳如雪。眸黑齒皓。多髮如雲。黝髭可鑒者乎。曰。然。曰。此三姑母房中使女小蕙也。了頭極慧黠。善針黹。一家皆偏愛之。年十九矣。猶未有婿也。康擊盃戲問曰。如此珍美。日日在前。汝弟兄亦各嘗其滋味否。保微笑曰。疇不垂涎。第恨其有郤要之狡猾。往往交臂失之。獨文炳夙與之交好而已。康欣然曰。荷荷。文炳自負高明。乃致汙人清白。豈非得已而已耶。吾想小蕙端重。恐文炳未必能玷。汝所言亦想當然耳。保曰。不然。二人形迹。生及僮皆目擊之矣。康前席曰。目擊何如。保曰。僮潛窺于漏室中。生猝遇于花園門之內也。康大笑而罷。一日。傑質蠻觸故事于康。康不能詳。文炳從旁述之。康大慙。轉戒之曰。學者當以十三經為根本。廿一史為學問。荒唐子書。知之何異穢墟。文炳曰。一事不知。儒者之耻。宰相須用讀書人。以其能取多而用宏也。康曰。讀

書變化氣質。汝氣質如此。何敢稱儒。吾雖少長于汝。然而師傳也。汝弟子也。以弟子而上凌師傳。讀書何為。且汝自矜儒術者。而淫人婢女。亂人閨壺者乎。文炳失色。不復敢言。修弟兄亦再三解紛。康始怒息。然終不與文炳接談。單知之。答文炳十數。且置酒謝康曰。丈夫洩憤杯酒間。況師弟乎。弱弟無知。不足與校也。康唯唯。於是卜夜痛飲。單微醉。興高自述平生得意語。刺刺不休。康乘間諛之曰。老先生文章政事。皆堪不朽。惟家法稍弛。外人耳而目之。殊可惜耳。單絕然曰。老夫家政。自謂不愧石柳先生。今出此言。得毋有所見聞乎。康曰。承相愛。故知無不言。但事涉隱私。不便瀆陳也。單大疑屏去。左右密詰之。康乃舉文炳私小蕙事。附會以告。且曰。令公郎所親見者。老先生為鄉里儀型。奈何因小兒女一夕之歡。致失鄉望。微瑕之玷。單固以家法自詡。一旦被人面摘其疵。怒發如雷。擲杯而入。大聲索小蕙。撻而鞠之。小蕙不勝羞楚。一一吐實。單怒極。令褫其衣。柳庭柱上。以巨砧杵塞陰中。呼文炳至前。合觀之。文炳掩面伏地。哭不能起。單叱而鞭之。聲色極厲。夫人再四求寬。恕終不息。鎖文炳廁中。方歸寢所。夫人潛釋小蕙。抬之入室。一息奄奄。血濡牀席。家人無不泣而憐之。守至夜半。忽覆然而起。大聲曰。奴死必為厲鬼。以報豎儒矣。言訖。衣號數聲而絕。上下靡不悲悼。康聞之。頗不自安。託故解館歸。每念及小蕙之事。輒決背汗下。適槐黃近。挑燈夜讀。其母李氏。即伯

瑟姑母也。親調魚羹。送入書室。於窗下見一女子。裸形浴血而立。驚號仆地。旋失女子所在。康即出。數母歸寢。問何故驚倒。母告以所見。康大驚失色。母曰。此宅固凶。不可復居。且鄉試在即。不如入省會。暫居舅家。倘博一第。另境居宅可也。康以為然。亟買舟以往。寄居伯瑟家。時伯瑟亦以鄉試故。就貢院側僧舍肄業。康至乃同下帷。一日間話。問伯瑟忽問貴邑有單文炳者。與相識否。康曰。弟之門人也。兄胡為問及之。伯瑟曰。久慕其才名。昨又從一友人處得其慘魂篇。抉元珠于屈宋矣。味其辭。隱恨殊深。不意其為弟之高徒也。因出一紙示康。其辭曰。夜超修而轉側兮。心似焚以怛怛。悵幽蘭之早折兮。悼芳蕙之先蠹。何惡牆之滋蔓兮。甚賊苗之根莠。欲剪拔以蕘除兮。早刺足而棘刺手。告田父以假其鋤。鋤兮。絡冒頭而鉗制口。冀美人于一晤兮。儵神結而為夢。出閨閣以遐矚兮。見蓬顆之蔽塚。聲嚶嚶以啟悲兮。先秋風而聽之。魂冉冉其欲離乎窀穸兮。猶逡巡以鼠思。羗儻徊而夷猶兮。非疇昔之姣態。頻拭目以端睨兮。徒神奔而鬼怪。詎綺羅之化蝶兮。體袒裼而裸裎。夜冰玉之銷鑠兮。搶匍匐以縱橫。妾薄命以貽戚兮。職王孫之故也。君獨生以曷歡兮。寧不懷茲楚也。許曰。已矣。魂其歸來兮。母躑躅以流連。吾將與子同穴兮。心則石而力則絛。康覽之次。曰。文炳文炳。汝其賦角弓小蕙小蕙。汝其怨終風乎。予不任咎也。伯瑟曰。敢問何謂也。康備陳其故。且曰。弟聞釋

氏有懺悔之說。場後。浼兄為我設一壇齋醮可乎。伯瑟悚然汗下。癡坐良久。始歎曰。弟不自尤。尚諉咎他人。豈竟欲鐵鑄大錯耶。于是不歡而散。無何入棘。弟兄適同一號。是夜場內。咸聞女子哭聲。深以為怪。惟康顏色沮喪。不飲不食。次夕三更。伯瑟文初就方假寐。忽聞簾外人聲往來。皆云大怪事。伯瑟即啟帷出。視見康號前。人如堵牆。心知有異。擠身而入。見康裸坐房檐下。瞠目直視。大叫曰。單廷獻時辰未到。姑縱之。今且挈此賊之舌。再去質証。言訖。引手自樞其舌。極力拔之。出口四五寸。血流膈外。伯瑟駭甚。力救之。手爪透入舌根。牢不可脫。比官來相驗。已連根拔出。昏倒地上。斯須而甦。伯瑟不忍暴其惡。次日出場。領屍而歸。是科伯瑟高捷。公車入都。與予交最善。每聞其說如此。文炳賦慘神篇後。半年亦死。其將與蕙結未了緣歟。又聞有傳其事于單者。單哂而置之。暴戾如故。迄今無恙。

蘭岩曰。致二人死于非命。罪何能逭哉。康以小怨輒生嫉妬。拔舌而斃。報亦慘矣。至于挾能招忌。文炳亦難免咎。獨惜小蕙名辱身死。為不幸耳。

嚴十三言其秋試時。同闈一舉子。係下江人。夜間偶出登廁。既歸號。見所坐矮屋中。燭光映簾。簾上有人影。黯然心殊怛怯。徘徊不敢入。問老軍何人。坐我號中。老軍曰。烏知其為誰。想亦君之相識也。舉子曰。汝為我密覘之。看是何形狀。亟來告我。老軍潛從簾隙窺之。良久却

報曰。其人背燈危坐。年可四十許。瘦黃面。短黑髯。無甚異人處。惟鬢旁。檀帽下。斜插一紅漆竹箸。為不可解耳。舉子聞之。驟驚狂叫。有鬼而走。老軍追問之。但蹲身柵邊。擺手搖頭。不敢復返。老軍白諸職事。問之。亦隕涕不言。重至其號視之。已失鬼之所在。恐生他變。令人守之。次日送出。終莫測紅筋之由。

蘭岩曰。隱微事。夫誰知其怨所結者。乎鬼既能尋至闌中。而但示其形。使其驚狂奔避。抑又何故。噫。異矣。乾隆丙子科順天鄉試。有大書于卷面者。曰黃四姑娘開拆。見藍榜監生潤玉。弱冠有文譽。丰姿韶秀。如玉山照人。同學以翰苑期之。玉亦自命不凡。視賦鹿鳴。捷南宮。如拾地芥耳。所居偏隣。尚書某公之宅。尚書有女。已字侯門。尚未遣嫁。而才慧容色。名動一時。玉偶見之于升車時。素面隔碧紗。如春烟之籠秋棠也。歸而思慕。不能一刻置。一日間步後圃。聞隔牆女子嗽聲。急設梯于柳陰中。登而窺之。則尚書宅內之溷軒也。見一女麗甚。識為車中人。方登廁。蘭烟出口。臂白如霜。玉目奪神搖。猶恨不能滿意。日暮人靜。乃暗于花陰密處。壁脚下鑿去半甃。使洞徹不礙目。終日覘之。于是女之隱私。無有不為玉所諦見者。積半年。女已出閣。玉無從再窺。頗悵恨。因冥想其私處。有朱色痣一點。為賦長相思詞以詠之。為一友所見。舉而投諸火。正色責之。並誡其勿復舉以告人。于德行有大累。玉笑其

迂。後入闇。夜夢一人抉其目。痛甚而寤。惡之。而且痛不止。兩瞳如針刺。不能啟睫。遂繳白卷而出。歸家三日。痛不絕。遂成雙瞽。及曉。揭燬詞。友人已魁列矣。

蘭岩曰。一言規諫。遂獲高魁。一意淫惡。便成雙瞽。慎之戒之。

福霽堂曰。始而私之于己。既而篡之于人。致幽閨貞體。不啻裸遊于五都之市。誠所謂玩人喪德者矣。夫瞽于目者。必先瞽于心也。高其名者。必先高其品也。名教中自有樂地。一失足。即蹈苦海。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楊慎遠竄夷貊。猶傳雜事秘辛。宜其終身不齒才人其鑑之哉。

蔡生。江左名士也。公車入都。館滿洲某氏家。其家主人物故已久。惟主母孀居。撫一子一女。僕婢十數人。一老僕已歷三世矣。誠懇忠靖。主母待之甚厚。僕亦素重蔡名。深喜幼主得師。敬禮不替。會主母將嫁女。乏粧奩之貲。畿內有田數頃。使僕徵其租。以歲歉。去月餘。僅獲八十金。以歸。計之不敷用。仍付之曰。諺云。飯到口。錢到手。零星費去。至時愈不足用。汝姑收貯。待取足總繳可也。僕諾而退。自念身常出外。妻子頭鈍。不解事。倘此銀有失。大事去矣。乃攜入館中。以情告蔡。乞代為存貯。時左右無人。蔡即納于箱中而鎖之。曰。汝第去辦正事。寄此無妨也。僕謝而去。又半月。徵得餘金。復命。主母索前項。僕曰。在蔡先生處。即往取之。蔡不承。

曰。汝那得有銀寄我處。僕曰。先生無戲言。可即見付。蔡怒曰。何物老奴。敢來誣我。為汝家教子弟。豈為汝家作看財奴耶。不速退。當惹老拳矣。僕大驚。爭辯不已。蔡聲色俱厲。即刻欲解館。主母聞之。立門外。揚聲慰蔡曰。先生勿氣。吾當為先生責此叛奴。蔡始不信。主母呼僕入。痛責之曰。先生讀書人。且南方名士。希圖我家數十兩銀耶。此必汝將去。自救燃眉。卒乃誣罔好人。吾母子孤兒寡婦。出門跣步。不能行。所賴者汝一人耳。今有若此。尚何望乎。言訖。掩面而泣。僕無以自明。但自批其頰。以自罵。是夜遂縊死。次年。蔡入闈。精神恍惚。下帷秉燭。親筆備錄其事于紙。自述昧心蔑理罪。不可逭。解帶自縊于黃茆白葦中。比人知覺。體已冰矣。尤可怪者。面壁端坐。帶纓去喉寸餘。不解何由致死。其自供之辭。衆爭錄之。仁和葉省三先生亦錄得一紙。每出以示人。以為文人無行者戒。

蘭岩曰。予嘗見世之所謂名士矣。曳長裾。舞大袖。以為名士風流。吟詩論文。奕碁飲酒。以為名士博雅。而究其中。則絕少躬行。核其實。則每多不肖。而第觀其膚末者。未嘗不羣然信之曰。此名士也。焉有為此者乎。惟其名士也。而能為此耳。亦為其稱名士也。而後知人之深信不疑。而敢為此耳。

某科鄉試。一生構文。至半夜。瞥見一人披帷而入。古衣古冠。面目甚怪。生口噤不能言。其久

伸一掌。向生曰。我司文之神也。汝祖宗有陰德。今科當傾薦。可書一字于吾掌。為異日填榜之驗。生大喜。即濡墨大書一魁字。其人遂滅。而字故在卷上。墨漬數重。因被貼出。思茂先言一士子臨場祈夢于泡子河畔。呂公祠夢見一人如畫家所繪。壽星狀。頭粘白紙條。自內而出。覺而異之。既而棘以犯例被貼。或解之曰。蓋頭場貼出也。一笑。

聞齋曰。棘闈之地。國家設以取士者也。墮行喪德之徒。冥報昭然。毫釐不爽。如是。何關節懷挾者。猶敢于光天化日中。行險以徼倖哉。

蘭岩曰。秀才入闈。一存得失之心。則方寸中。頃刻百端叢生。而鬼神遂得乘其隙。而侮弄之。因而擯斥之。是二子者。焉知非妄想心。熾精神恍惚。而結成一幻境哉。

回煞五則

人死有回煞之說。都下尤信之。有舉族出避者。雖貴家巨族。亦必空其室。以避他所謂之躲殃。至期。例掃除亡人所居之室。炕上地下。徧節布蘆灰。凡有銅錢。悉以白紙封之。恐鬼畏之也。更於炕頭設矮几。几上陳火酒一杯。煮雞子數枚。燃燈一盞。反扃其戶。次日。鳴鐵器開門。驗灰土有雞距虎爪馬蹄蛇足等跡。種種不一。大抵亡人所屬何相。即現何跡。以卜亡人罪孽之重輕。謂鎖罪輕而繩罪重也。草木雞犬。往往有遭之而枯斃者。習俗移人者。不免所謂相率成風。牢不可破者也。第其理未可盡証。或者死者有知。歸省所戀。毀于友德書紳。不幸

短命。方其弱冠時。季弟歿。出殯之夕。德不信。一更後。潛至窗下窺之。室中一燈熒熒。毫無所見。因笑流俗之妄。纔思却回。忽見小旋風起。燈下。有墨物如魚網。罩几上。燈焰綠如螢火。光歛如錢。倏暗。德伏窗外如醉。又如夢。不能動履。但覺燈明。則神思如寤。燈暗。則毛髮盡張。俄而墨物不見。燈驟明。德氣始舒暢。聞耳畔有聲甚雜。蓋家人尋覓至此。呼叫之也。德面色如土。數日失神。每向予述之。為不妄也。

蘭岩曰。神氣為鬼所奪。所以不壽耳。

同學錫穀齋。細言其一親戚家。有塾師新死。際回煞之夜。主人矯俗僻。無所陳設。次日黎明。穀齋以事過之。主人未起。暫就書房中坐候之。館童入取茶。穀齋獨坐炕頭吸烟。忽見一黑物。如亂髮一團。去地尺餘。旋轉不已。漸近衣袂。執袂審視。不辨是何物。初大如升。漸如碗。如盃。滾入炕洞中。一半在外。猶轉不已。久之始沒。竊異之。館童取茶至。問之。結舌不能對。愈增疑惑。及主人出。復質之。初亦茫然。既乃大悟曰。得毋回煞之說。未可盡誣乎。因告以塾師之事。共相歎惋。疑團始釋。既而穀齋笑曰。幸我月令尚好。不然其不得殃也。幾希矣。

蘭岩曰。鬼者陰之靈。至虛且幻。茲何具有形象耶。又不解其入炕洞何為。

城北徐公家。一老嫗死。際回煞。徐二子皆少年好事。相約往覘。初無怪異。將去之。燈忽驟暗。

隱隱見一物如象鼻。就器吸酒。噉噉有聲。倏然墜地上。化為大貓。而人面白如粉。繞地旋轉。若有所覓。二子驚悸。發狂震駭。家人詰得其故。交責不已。次日。啟戶視之。雞子酒漿空無所有。灰上人跡。兩兩相並。僅如二三歲小兒。東壁書十一字。非篆非草。淡墨色。人不能識。向午忽自滅。詢為鬼筆。徐二子相繼病死。

蘭岩曰。鬼能飲食。大為奇怪。想人踪兩兩。即徐氏二子之魂魄耳。相繼病死。其理可悟。延安折天桂為廣文時。傭一老嫗。服役炊爨。其子黃椿。年二十餘。為郡驛卒。某年冬。從榆鎮差官馬進。馳羽書入都。道經某堡。大雨雪。堡固荒僻。無客舍。投宿民家。其家辟正室以居之。馬以為敬己。深德之。與黃夜飯訖。同炕而寢。二更後。黃忽驚惶。聞屋後聲甚異。心殊怛怖。連呼馬老爺不應。急起。敲火燭之。則馬方袒跣向隅。蹲踞地上。聳肩用力。若有所捺。黃驚詢何為。馬但搖首不暇應答。黃大疑。急前審諦之。見壁角有物。形如蝟。被捺唧唧作聲。漸捺漸縮。不禁大駭。欲前助力。物忽化為濃烟。滾滾四散。成數十團。或鑽入壁隙。或飛上棚頂。須臾而盡。黃扶馬坐息。炕頭問所捉何物。馬哆口瞠目。猶有餘恐。良久稍定。始述曰。吾方起。漫瞥見一婆婆老嫗。徘徊炕下。兩眼有光如螢。頗能自照。心知為鬼。以杖擊之。仆地化為一蝟。走向屋角。故就而捺之。誠不識為何怪也。黃聞之。栗生于肌。髮豎于頂。不敢復悟。亟呼主人詰之。

支離不以實告。馬偽怒。欲鳴于官。主人憇。因言其故。蓋其祖母新死。是夜正回煞之候也。叩其體貌。正符所見。馬為之歎惋。遂不復少留。束裝抹馬。冒雪宵征。

蘭岩曰。倏而嫗。倏而蜎。倏而烟煞。大作怪。

秦人謂大為老。有張老嘴者。又號老胆。以口大胆大而得名也。其子婦死。值回煞。張出差在外。未之知也。是夜適歸。叩門久無應者。怒發。排闥而入。重門亦如之。至廳前一間。無一人。惟西廂燈火耿耿。陰念此屋從無人居。那得燈光。試戲之。倏見一婦人。長僅尺餘。直撲牕牖。倉卒驚却數步。婦人甫出窗。旋化黑烟一團。隨風而散。張知為鬼物。不復踪跡。亟叩宅門。家人聞之。大擾良久。始辯其音響。開門納而告之。故張乃歎惋。蓋子婦病篤。不便終于正寢。移之西廂。逾夕而歿。張所見。婦之鬼也。是適值出殃云。張竟無恙。

蘭岩曰。張其陽旺耶。不然。何竟無恙。

夜星子 二則

京師某官家。其祖留一妾。年九十餘。甚老耄。居後房。上下呼為老姨。日坐炕頭。不言不笑。不能動履。形似飢鷹。而健飯無疾病。嘗畜一貓。與相守不離。寢食共之。宦一幼子。尚在襁褓。夜夜啼號。至曉方輟。匝月不愈。患之。俗傳小兒夜啼。謂之夜星子。即有能捉之者。于是延捉者。

至家禮待甚厚。捉者一半老婦人耳。是夕就小兒旁。設桑弧桃矢。長大不過五寸。矢上繫素絲數丈。理其端于無名之指。而拈之。至夜半。月色上窓。兒啼暫作。頃之隱隱見窓紙有影。倏進。倏却。彷彿一婦人。長六七寸。操戈騎馬而行。捉者擺手低語曰。夜星子來矣。來矣。亟彎弓射之中肩。卽卽有聲。棄戈返騎。捉者越窗引綫。率衆逐之。拾其戈觀之。一槎線小竹籤也。跡至後房。其絲竟入門隙。羣呼老姨不應。因排其闥。燃燭入室。遍覓無所見。搜索久之。忽一小婢驚指曰。老姨中箭矣。衆視之。果見小矢釘老姨肩上。呻吟不已。而所蓄貓猶在跨下也。咸大錯愕。亟為拔矢。血流不止。捉者命撲殺其貓。小兒因不復夜啼。老姨亦由此得病。數日亦死。蘭岩曰。怪出于老姨。誠不知其何為。想係貓之所為。老婦龍鍾為其所使耳。卒乃中箭而亡。不亦冤乎。

予在咸安寓時。聞同學隆君興言。其一親戚家有小兒夜啼。越兩月不愈。有老嫗識為夜星子。自云能捉之。問所需。無難辦者。惟用木作方籠。四面糊白紙。罨竈上。竈窟內設油燈一盞。燃之。光射紙上。俟小兒啼作。即竈前覆一粗磁碗。碗上橫置一菜刀。踞小櫬面。竈門而坐。家人悉令迴避。童男稚女則弗禁。時隆君年甫十二三。立嫗身後觀焉。嫗一手叩刀。嚶嚶不解作何語。食頃。燈驟暗。紙上隱隱見黑影。往來閃爍不定。或人或馬或猫犬。悉彷彿其形。嫗詛

咒愈急。燈愈暗。黑影往來愈夥。最後一影。色黯黝。映紙獨真。止而不動。形頗似楷。嫗急舉刀背。力碎覆碗。轟然一聲。竈中燈忽大明。黑影印紙上不滅。如淡黑所染。嫗舉籠以火焚之。兒啼頓止。

蘭岩曰。如此怪異。非老嫗不能降。亦非老嫗不能解。

屍變二則

陝西某村胡氏女。嫁為李家婦。一朝反目。女負氣出門。不知所之。李以為歸其母家。往探之。未嘗歸也。徧叩親故。皆無有。遂成訟。有司嚴刑拷掠。不能成獄。縲紲者歲餘。村後固接亂山。人踪罕到。雖窮蒐雉兔者。間一過焉。一樵入林伐木。于萬樹中。見一人懸柏樹上。目大如盞。舉兩手作撲人狀。聲吱吱若鳴蝙蝠。身搖搖如戲鞦韆。樵驚駭欲死。狂奔下山。述于村人。村人聚衆制挺。鼓勇而往。四面擊之。良久不動。李之隣里。咸在其服色雖舊。猶辨為胡氏女。白其父母。令觀之。真實不虛。撫屍大慟。而驗而焚之。臭達數里。叱叱作聲。疑索始結。

蘭岩曰。匹夫匹婦。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也。因屬常事。獨不解。年餘懸萬山中。尸僵而能鳴。索且不朽。是為不可信。而可怪耳。

先達某公。未第時。公車入都。因避囂。停裝于廣渠門外。一古寺中。僧舍雖多。大率湫隘。不堪

肄業。惟小閣兩楹。殊精潔高敞。因稅居焉。僧囑曰。居此亦不妨。第須防暴客。後窓可不必開也。公諾之。居無何。甚苦炎熱。自思夏日棲居。古人所忌。非北風不能清暑。縱有暴客。亦不足為寒士憂。遂拔屣啟窗。見綠野青疇。一望無際。樓下臨叢葬處。古塚累累。不止什佰。更有未葬而贅厝于茂草間者。凡十餘楹。公笑曰。對此正不敢不樂。夜月上。清風送涼。乃命酒獨酌。凭窓遠眺。醉後灑酒奠樓下曰。長眠人苟有荷鍤者。見此盃中物。當來歆也。約二更餘。聞一厝樞邊。窸窣有聲。公疑為草木之兵。俄而聲漸厲。樞蓋轟然落地。一屍匍匐而出。徧身雪白。兩眼綠色。映月如熒光。公大駭。然素有氣敢任。且念彼雖鬼物。而樓高數尋。亦不足畏。第觀其出欲何為。亟滅燭以覘之。屍既出。向其樞拜之。秣復合。僵立瞠目。欻然西去。迅疾如風。公錯愕不已。料其必反。乃閉半窓。屏息以待。三更向近。月色西沈。屍果還。瞬息至樞前。方下拜。公適喉痒不禁大嗽。屍倏然起。直視樓窓。公急閉窓。用力猛。窓脫筭。頓然落樓下。屍即奔至向窓一踊。不及者咫尺。公大窘。提燭槩擊之。顛而復踊。公倉皇間。于手邊得書一帙。極力撲之。中其腦。倨然仆地。遂不復動。公始下樓。過僧房門以告。僧大驚曰。戒公者誠非無為。奈何弗聽。致此恐怖。請暫同老僧榻。明日當為計也。公就枕。夜夢數驚。翌日僧紆合長工十餘人。執兵而往。見屍無敢向前。久之始集。以物槎發之。舉體白毛長寸許。巨口過腮。十指望出如

鷹爪僧曰怪底一夏無雨。此魃為虐也。報官驗訖。聚薪焚之。唧唧之聲不絕。臭不可近。視所擊書。則周易下卷也。僧笑曰。措大兵器。亦大異人。公旋移居入城。逢人輒述之。後及第。官少宰。蘭若曰。荒郊斷壠。賚恨終天。蔓草寒烟。含悲長卧。悵孤魂于萬里。無日還家。歎骨朽于百年。誰人布奠。致成旱魃。為虐。戾氣成妖鬼也。而不安于穴。聚薪而焚之。良可慨也。

貓怪 三則

某公子為筆帖式。家頗饒裕。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得人生之一樂焉。上下食指甚繁。而尤喜畜貓。白老烏員。何止十數。每食則羣集案前。嗷嗷聒耳。飯鮮眠琰。習以為恒。適飯後閒話。家人咸不在側。夫人呼嫖。數四不應。忽聞窗外有代喚者。聲甚異。公子啟簾視之。寂無人。惟一貓奴踞窗臺上。回首向公子。面有笑容。公子大駭。入告夫人。諸昆弟聞之。同出視貓。戲問曰。適間喚人者。其汝也耶。貓曰。然。眾大譁。其父以為不祥。亟命捉之。貓曰。莫拏我。莫拏我。言訖一躍。徑上屋檐而逝。數日不復來。舉室皇然。談論不已。一日小婢方餉貓。此貓復雜羣中來就食。急走入房。潛告諸公子。諸公子復大擾。同出捉之。縛而鞭之數十。貓但嗷嗷。倔强之態可惡。欲殺之。其父止之曰。彼能作妖。殺之恐不利。不如舍之。公子陰命二僕。盛以米囊。負而投諸河。甫出城。囊驟空。臨河而返。貓已先歸。直至寢室。啟簾而入。公子兄弟方咸集。父母側

論貓事。瞥見貓來。胥發怔。貓登踞胡牀。怒視其父。目皆欲裂。張鬚切齒。厲聲而罵曰。何物老奴。屍居餘氣。乃欲謀弱殺我耶。在汝家。自當推汝為翁。若在我家。雲初輩猶可耳孫。汝奈何喪心至此。且汝家禍在蕭牆。不旋踵而至。不自驚惕。而謀殺我。豈非大謬。汝盍亦自省平日之所為乎。生具螾蝓之材。黃緣得祿。初仕刑部。以鉤距得上官心。出知二州。愈事貪酷。析楊斧蹟。威福自詡。作官二十年。草菅人命者。不知凡幾。尚思恬退林泉。正命牖下。妄想極矣。所謂獸心人面。汝實人中妖孽。乃反以我言為怪。真怪事也。遂大罵不已。辱及所生。室室紛拏。莫不搶攘。或揮古劍。或擲銅瓶。名梔香爐。盡作攻擊之具。貓哂笑而起曰。我去我去。汝不久敗壞之家。我不謀與汝輩爭也。亟出戶。緣樹而逝。至此不復再至。半年後。其家大疫。死者日以三四。公子坐爭地免官。父母憂鬱相繼死。二年之內。諸昆弟姊妹妯娌子姪奴僕死者。幾無孑遺。惟公子夫婦。及一老僕暨一婢僅存。一寒如范叔也。

聞齋曰。妖由人作。見以為怪。斯怪作矣。唐魏元忠謂見怪不怪。其怪自滅。非見理明晰。不能作是語。雖然。內省多疚。亦不易作坦率漢。

永野亭黃門為予言。其一親戚家喜畜貓。忽有作人言者。察之貓也。大駭。縛而撻之。求其故。貓曰。無有不能言者。但犯忌。故不敢耳。今偶脫于口。驕不及舌。悔亦何及。若此貓則未有能

言者矣。其家不之信。令再縛一牝者。撻而求其語。初但嗷嗷。以目視前貓。前貓曰。我且不得不言。況汝耶。于是亦作人言求免。其家始信而縱之。後亦多不祥。予聞其說。愈謂太平廣記所載貓言莫如此。莫如此之事。為不誑也。

蘭岩曰。以言遭楚。貓應自悔。然猶以駟不及舌。痛自懲責。乃人也。每以多言取禍。反怨天尤人。不克自省。誠此貓之不若矣。

護軍叅領舒某。喜詠歌。行立坐卧。罕不嗚嗚。一日友人過訪。歡飲于室。漏已二下。尚相與廣歌不輟。忽聞戶外細聲唱。所謂敬德打朝者。諦聆之。字音清楚。合拍。妙不可言。舒服役只一僮。素不解歌。茲忽聞此。深疑之。潛出窺何。則見一貓人。立月中。既歌且舞。舒驚呼其友。貓已在牆。以石投之。一躍而逝。而餘音猶在牆外也。

蘭岩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舒喜歌唱。而貓亦效尤。舒應樂其善。繼主人也。何以石投之哉。

驢

都中有以屠驢為業者。主人晚過其肆。漏已下。肆門已閉。室中燈火甚明。疑為作工者賭博。從板隙潛窺。見二傭共殺死一婦人。方斷脰剖腹。血肉狼藉。大驚。亟反走。鳴諸官。官卒步軍

十餘人同往捕之。排闥入。則見死驢在地。主人獨指以為人。步軍曰。死驢也。烏得為人。與共爭論。環觀者咸笑其妄。其人猶忿爭不已。官怒其嘵嘵。叱曰。指鹿為馬。且不可。奈何指驢為人。鞭之而去。其人忿極。重欲對眾檢視。乃亦是驢。始而愕然。既而廢然。遂改業。誓不殺生。蘭岩曰。驢。龐然一蠢物也。與人大異。何此人確見其為人哉。殆亦業此屠驢者乎。非昏于即也。豈誓不殺生。此驢也不復為人。此人不復為驢矣。

異犬

某侯襲爵之前一歲。年甫十七。丰姿如玉。而癖好聞雞走狗。嘗養一黃犬。甚愛之。至同寢食。至夏日。率犬出東門。遊行郊坰。大雨驟至。避一墓門下。墓前有積潦。廣袤數畝。蘆荻滿之。坐未安。復有三惡少。羈鷹負弩而至。見侯各耳語。侯故白皙。一惡少作韻語曰。黑者黑如鐵也。赤者赤如血也。白者白如雪也。其二人和之以笑。侯雖微固世家之裔。且懦弱孤立。聞之大懼。冒雨欲行。惡少挽留甚力。侯大窘曰。汝等欲何為。惡少皆笑而不答。但相與拘持之。犬在旁大嗥。來齧惡少。以巨石投之。中腦。犬悶絕。乃盡褫侯衣。不留寸縷。縛手足。俯而捺諸草中。欲淫之。侯哭叫聲嘶。滾地不定。會有數騎自林間來。惡少倉皇逸去。騎者至。見而詫異。解其縛而詢其故。侯蜩縮而泣。告之。騎者憐其遭衣而送之。家犬亦踉蹌隨之歸。數日不食。創昏

潰而斃。侯大慟。瘞之園中。祝而祭之。如喪良朋也。是夜夢犬作人言。謂侯曰。主人遇我厚矣。將有以圖報。主從此出門。須慎。苟際危急。我受秦養恩。至時必相救。乃覺。以為異。謹誌之。一日有事于通州。歸而泛舟于大通河。仍見前三惡少。更同二少年。掉臂趁船。咸目侯而笑。侯憇甚。至關上泊舟。同載者星散。侯混入旗亭。潛視三惡少去遠。始覓僻徑急行。約里餘。猝見三惡少突起黍稷中。捉侯入幽僻處。掩其口。復褫其衣。一少年方欲姦之。忽一巨犬竄出。墮垣。直前齧其陰。少年痛絕而踣。犬更追其二人。一落其阱。一傷其臀。侯得無恙。著衣蹣蹣。蹣蹣而奔。犬返走。侯尾而喚之。直至一茅舍前。犬踣于籬落下。就視之。則一病癩黃狗也。意頗恍然。有老嫗掃麥于場。諦侯而笑曰。此吾家老犬也。病癩半年。昨夜死矣。小哥薄而觀之。獨不嫌其穢乎。侯漫應之。惓惓而返。夜復夢犬來告。主人之恩已少。酬報冥中。憐我之忠。行當托生為人。于焉拜辭。再見無由矣。言訖。涕泣叩頭而去。侯深感其義。計犬死期。每七日必設祭于瘞所。至今不衰。後聞知三惡少。二作廢人。傷陰者。越宿即殞。思茂先為侯內兄。茂先深知其事。侯今襲爵三年。予曾于茂先湯餅會中識之。真璧人也。

蘭岩曰。食其祿而報其主。犬誠忠矣。乃死後猶借手癩狗。以舒其猛烈之氣。犬固不昧其靈。而能如是。可以人而不如犬乎。

那步軍

步軍那木契司柵于某衙。會冬夜方擁裘擊柝三更向盡見二青衣人驅鴨數百欲過柵南去。那叱曰此何時尚欲過柵耶。二人不應。輒驅鴨自柵下過。那大怒方欲阻之。而人與羣鴨紛然在柵南矣。驅鴨徑去。初無阻礙。那大驚毛戴亟呼其伴告之。共相錯愕。自是小兒多患痘疹百無一生。那所見殆非無因也。

蘭岩曰。鴨為兒厲誠不可解。

施二

京師某坊有廢寺一區。殿宇宏巨。僧房數十間。強半傾圮。佛像暴露。鐘魚闌寂。惟一老衲。及兩沙彌主之。生涯冷落。所恃繕葺間房。招小經紀者。僦居月覓錢四五緡。為香火之資而已。有交城民施二者。秋夏耕稼。冬春入京。以賣糖為業。至則稅居寺中。東院中。例數年矣。施二一夕賣糖歸。已二更矣。風雪甚寒。獨酌未寢。忽聞東壁有人語言相問答者。施停杯傾聽。了可辨。聞一人音響似五六十歲人者。嘆曰。比日腰痛異常。又苦趺盞。今聞朔風霍霍。思家迫切。未曉兒子輩亦曾念及阿爹否。言訖慨歎再四。又一人曰。我豈不倍加愁苦。百日以來守株待兔。地方拘束。跬步不敢出寺門。飢寒甚矣。昨見和尚斫驢脯置砧板厨下。私心竊喜。

謂可一潤饒吻。不意轉盼間。為什叅領家惡犬所舔。其聲諸諸。受此犬之害。迄今股上有犬
疤痕。老人曰。明日徐四來。可以得代否。其人曰。地方已許我矣。有隙可乘。即得代也。老人復
嘆喟再三。已而寂然。施知是鬼。為之毛戴。急出房。就其同業者。具述所聞。聞者亦寒慄焉。翌
日。果有以剃頭為活者。來僦居東壁。人極粗蠢。因與施比隣。一來致謁。問里居。通姓氏。則霸
州徐四也。施愕。乘間密以夜間所聞告之。勸其改居。徐謝曰。老兄意良厚。但我自有命。彼何
能為。掌夢上帝。必不容鬼物厲人也。施唯唯。不復置喙。而罷。居無何。徐為人雄頭。誤落其鬚。
其人怒詈。徐不少讓。遂被毆擊。既歸寺。忿恨不已。施與同儕就其室。慰藉之曰。吾等作小經
紀。小手藝。凡百宜忍耐。詎可輕肆性氣。獨不見夫茶寮酒肆中壁上之所書乎。非和為貴。即
忍為高也。徐不忍曰。寧死異鄉。不甘此辱。眾復醵錢。沽酒勸解。至四更各散去。施歸房。尚聞
徐怨恨聲。既而有悲泣聲。側耳諦察之。聲漸異。且作小語曰。我雖一時氣苦。豈竟走這條路
耶。頃之又曰。果能如此。死亦無憾。至雞鳴聲始寂然。施大疑。亟披衣出戶。潛從窗外探之。房
中昏暗。乍視無所覩。疑睇久之。方隱隱見一人懸樑上。又一人白衣背立其前。雙手按其足。
大驚。失聲却走。寺僧方將上樓發晨鐘。聞人聲來探。相遭于門。各復驚倒。及同業者漸集。始
辨是施也。詰得其故。同往覘之。徐果自縊死矣。毆徐者。行路之人。無從追捕。枉損軀命。據施

所聞所見。事屬前定。洵非偶然。

蘭岩曰。宿孽前定。卒不能逃。或亦有然。第冥冥中。縱此鬼物。殺人自代。而此死者。復又求代。相報有已時乎。況亦只得地方一許。便可任所欲為。彼為冥官者。竟毫不加察耶。抑坐受其賄耶。是可慨也。

盛紫川

予友盛紫川祿。為秀才時。偶探一親戚歸。夜已半。路過海潮庵轉灣處。忽見一婦人劈面來。著舊藍布衫。曳破鞋。月下視之。約年四十許。面色灰敗。紫川不禁毛戴。竚足讓其行。而婦人亦止步相向。彼此相去僅隔車軌。婦人漸漸閉眼。眼光綠色。紫川遂昏然如夢魔。默念此必鬼也。當煥發吾之精神。彼必畏避。因凝神定慧。瞠目視之。倏如夢醒。婦人兩眼復合。綠光旋斂。既而紫川發一寒噤。婦人眼復閉。紫川仍閉目如夢魔。如此者數次。相拒久之。賴有邏卒擊柝而來。婦人始逡巡西去。紫川歸。面如土色。越數日。始復其舊。每向人述之。

夜譚隨錄卷之三

霽園主人閑齋氏著

霽園主人蘭岩氏評閱

邱生

連城賴冠千言。其鄉有邱貢生者。忘其名。貴家子也。年甫二十。丰姿如玉。雍正間。自閩入都。將肄業於成均。以圖進取。未攷到。暫寓左安門外某寺中。寺近某貴公廢園。地極荒僻。生少喜動。不耐岑寂。飯後。攜小童散步行食。初不知有園。及遙見林樹葱鬱。樓閣參差。訝而詢諸耕者。始得其詳。亟往遊焉。小奚怯行路。或感額瞋目。或出言怨咨。生惡其聒。嗾使先歸。小奚喜躍而去。生且行且笑曰。奴子別有肺腸。想天之生人。本無雅俗。彼受其父母精血之濁。而生。故致此。譬夫犬之食穢。其種類然也。比至園。日已夕矣。荒榛繞徑。豐草堆階。門亦扃鎖。寒衣撥莽。越堦垣以入園中。古檜高槐。濃陰夾徑。紆迴循徑行。忽達一橋。朱欄摧折。紅板朽殘。橋下蘆荻叢生。蛙鳴積潦。過橋抵一軒。蛛絲當戶。紗綠在窗。生徙倚欄杆。徘徊忘返。不覺古牆月上。苔砌蟲喧。晚風入林樹間。如聞吟嘯。本欲窮其幽邃。當此際心殊怛怖。乃折軒前鳳仙花。却步欲歸。忽聞迴廊下有清銳其音者。叱曰。何處小蠻奴。擅入人家窺伺。貴人眷屬居此。肯容汝折一莖草。踏一塊磚耶。生驚視之。則十六七二女嬈也。一綠衣。一碧衣。眉目如畫。

面無怒色。但作惡聲耳。生自知冒昧。急棄花整衣。趨而揖之曰。異鄉年少。孤客無知。孟浪採花。罪不容赦。倘蒙寬宥。佩德不忘。綠衣者曰。或即寬宥。亦平常事。那便是德。那便不忘。書痴便給。欲給阿誰耶。碧衣者曰。今不痛加懲治。彼以為我輩孱弱。必源源而來矣。言次。復有數女奴自軒後出。問曰。何事喋喋。娘子候回話矣。二女同笑曰。回底話。知他何處書生。南蠻駃舌。令人一字不解。衆女環觀。相語曰。蠻子殊不醜。盍捉去聽娘子發付之。僉曰。有理。生大懼。投地求釋。衆置若罔聞。或揪耳輪。或扔髮辮。後推而前挽之。生固無縛雞力。遭此紛拏。不克自主。須臾至一廣廳。下始各緩手。生喘息稍定。又聞傳話曰。命捉上樓去也。衆又擁生至樓下。前二女先登。衆未登。共立簷下。屏氣無敢息者。有頃。前二女各抱綉袱。含笑出戶。曰。幾誤大事。諸姊妹各散。無事聚此矣。衆皆默默。索然散去。二女挽生入左室。一切甚精潔。中有池香湯芬馥。知為沐浴之所。二女持巾執帨。侍生浴訖。徹體易新衣。長短合度。鮮華照人。二女嘖嘖歎美。不絕口。俄有提燈來迓者。亦二八女奴也。導引入房。暫就客座。一女侍側。前二女入內寢房中。位置器物精奇。目所未睹。生中心忐忑。不測吉凶。良久。忽覺異香撲鼻。笑語囁囁。顰顰。簾啟。二女從一女郎亭亭出戶。容輝豔麗。曠世無匹。年約十八九。衣藕色畫衣。拖墨花裙。含羞向生側身斂衽。生却步逡巡。不覺屈膝。女郎挽之入座曰。君非鄞江邱貢生耶。曰。

然曰然則與兒有姻緣之契矣。兒衛氏字素娟。世系隴西。令尊公為秦州參戎時。與先君結耐久交。因有婚姻之約。彼時爾我尚在襁褓中。不能記憶。迄今計之。十有七年矣。一旦邂逅于此。紅絲繫足。豈偶然耶。昨夜夢神人見告。故能預知郎名姓里居。幸郎勿猜也。生雖少孤。至于父為秦州參戎。則知之爛熟。茲聞女郎言有據。並不致疑。且對此麗人。神魂喪失。無暇致詳。但再拜曰。第恐瀕海鯁生。有辱門第耳。不然。准王之雞犬。未有不望上大羅天者。娟笑顧二女曰。汝道郎君言不可曉。何為字字了了。二女笑曰。方初見郎君時。但聞輶輶如鳥鳴。雖悅耳。實笑人。今與娘子應答。又甚清楚。想前操土音。今說官話也。娟嚶嚶而笑。生亦笑曰。真可兒也。敢問芳名。娟曰。綠衣者翹翹碧衣者楚楚。生曰。謹誌不忘。二女曰。子郎固有德。何可便忘。生復笑。隨聞內城蒲牢聲。如海鯨之鳴。知漏下矣。娟命酒。頃刻散核排列。無非珍異。尤多不知名者。固非人間所有。生飲次。問娟有父母兄弟姊妹乎。娟曰。皆下世矣。雖有姊妹。行亦各適所天。他日會有相見時也。又問卿富貴極矣。而園亭荒廢若此。何也。娟曰。此宗室貴公之園。借以暫居。與郎畢姻後。仍返故宅耳。生又問卿先世作何官。娟笑曰。二十歲人。底事向向嘔嘔。如老婦然。夜深矣。無事多問。生頸為之赤。舉觴自罰。三更始就寢。象床雕几。綉枕錦衾。紅燭高烧。金爐香裊。恍遊天上。如在夢中矣。娟雖齒穉。而帷薄之間。狎褻殊甚。每移

燈近榻。令二婢更番侍側。通宵嬉嬉。生力倦。輒進酒一小卮。色似珊瑚。香通艾納。飲之精神驟
旺。興發如狂。媚體雖再弱。頗能支。自此好合無間。朝夕不離跬步。媚有異術。往往收取各
種花子。祝之。化為異香。含之。齒舌俱馥。又能攝取諸物。從心所欲。頃刻至前。即荔枝楊梅之
難致者。莫不應之如響。一日謂生曰。可檢點作歸計矣。生曰。以我車來。以爾賄還。媚曰。無需
于君。但勞玉趾一行耳。日間或不便。夜去可也。是夕男婦來者甚衆。見媚與生。皆下拜。凡榻
箱籠。爭相負荷。須臾而盡。媚攜生率翹楚。緩步從之。未一里。即至一巨宅。雕甍畫棟。棖桷連
延。五步一軒。十步一閣。迴廊曲檻。花木幽深。應接不暇。唯自訟句。非夙有仙緣。烏能得此。雖
南面百城。弗與易矣。既而入室。陳設尤華美。于是食饗甘肥。衣厭細爽。息功名之念。絕鄉國
之思。轉盼已逾兩月。媚往往他出。出必與楚楚俱。或數日始返。返必退處別室。越一宿。然後
同生寢食。率以為常。生詰之。笑而不答。第誦梁武帝詩以應之曰。滿塘蓮花開。紅光照碧水。
色同心復同。藕異心無異。生莫解其意。亦不復窮究。數日後。媚又有所詣。攜翹楚去。留楚楚
伴生。生因乘間詢楚楚曰。娘子每出數日。究竟何往。楚楚曰。詩中之意。即猶未會耶。生曰。幾
經尋味。終不得解。楚楚掩口笑曰。措大心思如此。何啻著低棋者。雖窮思極算。又豈有高著
出耶。生語塞。聊以謔語解嘲曰。予固未嘗搜詩意。特見子狡滑。欲以發付之耳。楚楚聞之。且

哂曰聽飾詞殊可笑。轉欲請問如何發付矣。諒郎君口同百舌。胆如鼯鼠。詎敢作犯法事。亦不過一言半語。討人便宜而已。正俗語所謂說大話。燥脾者。真足以笑殺人也。語既尖酸。態復妖媚。生不能復耐。猝捉其臂。捺之牀上。開掌作欲打狀曰。小婢子敢再嘲笑。受此一掌。楚斜卧榻上。並不轉側。但瞑目作嬌音應曰。一掌便何如。欲打誰耶。生隨勢接吻曰。忍打卿耶。聊相戲耳。言次楚楚褻衣已被褪落。漸入佳境矣。由此二人綢繆臻至。唯恐娟歸之速。無何娟回。熟視楚楚顏色頓異。生在旁殊懷愧悚。翹翹低語告娟曰。娘子之螟蛉不去。終當洩其秘密。娟但搔首令勿言。少間曰休。木有癭。屏有通石。有暈物。以病而見責者多矣。何怪小女子乎。直笑而不徙薪。無怪其然。且兒既不能雌伏。寧能禁人不雄飛哉。此間本非樂土。今又成穢墟。會須直還故居。以謀寧謐耳。楚楚目生。生會意遽下席長跽而謝曰。承卿不棄寒微。寶窗自選。豈敢戀茲春色。逞其豕心。娟拽之起曰。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若夫不夷不惠。可否之間。固處世之所珍。非用情之所貴也。生頓首受教。和睦如初。娟再遷之志已決。盡棄所有。即日起行。生怪問其故。娟曰。此皆易得。不足戀也。生甚疑。且實難捨多珍。行里許。托言腹急。潛回故處視之。但見林樹如故。第宅無存。蒿萊間草屋數椽。垣壁頽圯。似久無人居者。四顧茫茫。始大駭異。方徘徊間。翹楚踵至。呼曰。郎留連何事。生曰。偶憶詩稿未攜。欲還取之。不

意迷路至此。楚楚曰：「此去故宅已百餘里矣，庸得歸乎？」生曰：「行未一里，那便隔絕若此？」翹笑曰：「偕仙人行，豈同凡俗？」郎勿夢夢，牽引却回。纔數武，娟已坐待路側。見生至，怨曰：「奈何免脫，再遲一刻，不得相見矣。」生不敢辭，因復進。又數里入林中，夏木千章，陰蔽天日，穿林抵一洞穴，望之黝然。娟先入，生却步不敢前。翹楚自後擠之，失足顛踣，已在穴中。穴旁另闢一門，翹楚繼至，共啟門而入，則巨室也。華麗不及故宅，而雅靜過之。恍若別有一天。且驚且喜，自念曰：「今夕何夕，入此穴處。」娟笑曰：「設則異室，寢則同穴，相與拊掌，呼酒共酌。」生問曰：「棄故居如敝屣，散僕婢於四方，其故何也？」娟曰：「天地皆泡幻也，故居尤幻之幻者。奴婢各有居處，有事聚之，無事各散，郎但取衣食裁足，共圖長生，至求盈餘，徒自苦耳。此處洞天福地，有入塵出世之妙，無玄冥回祿之虞。雖紫府蓉城，不過如是。塵世幻境，戀戀何為乎？有頃，楚楚報曰：「芊姨聞娘子偕郎君歸，攜盒來賀矣。」娟與生曰：「芊妹與兒故相得，郎見之，但呼為姨可矣。」俄而芊至，亦十七八好女子也，相見懽然，猶有羞態，不似娟初會時。載笑載言，有見慣司空之局。敘衽賀娟曰：「久與三姊契濶，靡日不思，詎意去甫兩月，遂叶鳳占。老母聞之，良喜。先命兒致不腆之儀表意，尋當自來。今觀姐夫如玉山照人，洵稱佳偶，非三姐厚福，然難消受。」娟笑曰：「妹大為溢美，獨不慮揄揚過當，惹人笑破唇耶？」呼翹楚耳語，翹諾而去。移時，偕一媼至，娟迎拜。

以孀呼之。蓋萃母也。生亦拜。媼且荅且相喜曰。此即新郎君耶。誰家千里駒。因風至此。老身在世六十年。閱人何啻千萬。所見英妙者。西城某侯子。某銀局祝六官。與郎君鼎足而三焉。然彼二人。如春暮桃花。皆天畀其年。嚙不痛惜。郎君獨與三姐遇合。何愁不壽。較二子。真天淵矣。烏得不賀。乃命萃女執壺。自把盞先酌生。次酌娟。最後酌萃。曰。汝亦當賀一竿者。三姐已得佳婿矣。次當及汝。不一半年。亦有伉儷之望也。萃僂首羞甚。紅潮兩頰。縮手不取盃。娟接盃強飲之。曰。娘賜酒。乃敢不飲。老人家語。有一字浮泛耶。生亦從旁與翹楚和之。盡歡而後散去。翌日。娟謂生曰。來而不往。非禮也。請偕郎一候萃姨。生從之。由穴旁一小門入。行土窟中。約一矢地。更達一土室。萃母女咸在。接待極懽。慇懃留飲。生周視房中。雖具精潔。唯一榻一几。餘無所有。殊形謏陋。歸問娟曰。萃家無乃貧甚。何身外別無長物。娟笑曰。郎見其僅有几榻乎。不知几榻猶假于兒者。雖苦貧。幸與兒隣。不特免呼庚癸。且多饒裕。生曰。此亦足見卿俠矣。居無何。萃持錦牋一幅。乞生書玉臺新詠序。生為倣洛神賦小楷以應之。萃得書。珍同拱璧。謂序與書。及書序之人。可稱三絕。會娟他出。翹楚與俱。生獨坐。萃又將聚骨小扇一柄來。欲生書漢雜事秘辛。生詭曰。幾曾見人家處子向外人索寫穢褻語。不避嫌疑乎。萃曰。娟姐不在。翹楚隨行。此事爾我外。曷復知之。生曰。信如子言。則女瑩之事。何以至今廣傳。

華曰。好事者為之耳。計當日窺見至隱。止吳妯一人。苟秘而不宣。焉能洩漏。生曰。然則今日亦幽獨矣。子能容我為吳妯否。華面發赭。拈帶不語。生知其情動。遽前擁之。出示其具。華掩袖微睇曰。波消郎舉體皆韻。此物何太不雅觀。生笑曰。貌雖不韻。而韻事在其中矣。女心大動。不復抗拒。遂相與綢繆。如膠投漆。既而華泣謂生曰。初以郎為儂薄子。久乃知為樸厚人也。兒生不逢辰。死復抱恨。一旦委身君子。亦云奇遇。郎罹禍目前。寧忍坐視。欲明以相告。第慮新不間舊。徒取嫌耳。生曰。卿過慮矣。夫以少年孤客。漂泊無依。天假之年。得遇娟姐。何翅裴航之泛鄂渚。阮肇之入天台。今又與卿有契。方自慶多福。罹禍之說。突如其來。誠所不解。華聞之。廢然良久。始歎曰。兒固知病在膏肓之間者。藥石所不能入也。郎並枕于菟。連盤野葛。自謂快心悅口。殊不知通心鑽徹骨錐。雖有燕雨貫七札。而猶脫穎矣。彼娟姐非人。乃天壇中一老狐也。為其迷媚而死者。指不勝屈。總為採取元精。以恣其慾。豈果有纖毫仁義與郎作偕老計也。人情固多好色。似不應竭有限之精神。填無窮之溝壑。生聞之。驚怖股栗。結舌不能語。華曰。郎誠自維。倘紐情纏愛。雖死不悔。則兒言誠贅矣。若猶有戀世之心。惴死之念。當思早離岌岌之地。遵坦坦之途。兒從中為郎籌畫。轉禍為福。起死回生。亦易舉耳。生大懼。長跪請計。曰。聽卿言。如夢覺矣。如蒙援手。敢不鏤肝。華牽使就坐。袖出一符授生曰。勿憚惶。且將此貼戶上。令老魅來不得入。而後徐計未晚。生貼符却回。涕泣求救。華為畫策曰。娟雖淫毒。然通

靈有術。能變化。避之不密。彼終能踪跡之。今欲計萬全。非求黃道士符籙不可。黃道士援太乙秘笈。持五雷正法。住五嶽觀。即屈節求之。符即可得。此事不得緩。三日內不得。則大事去矣。彼每出不返者。以仍有人被惑故也。此際必幻化園墅。相與留連。如郎朝死。夕即有他人入室。蓋此間為狐之巢穴。雖出千里。遲數年。終須歸此耳。彼出已兩日矣。再三五日當返。郎欲逃。正其時也。生且悲且喜。再拜謝曰。卿起白骨而肉之。何以圖報。革亦泣曰。甯生離。無死別。行矣。慎之。無相忘。緣盡於此矣。生曰。累卿將奈何。革曰。兒聞賢者。急病而讓夷。况兒亦有術。自能發付老魅。無慮也。于是再四促之。生不得已。握手辭行。哭失聲。革急止之。送至門。怱愕然曰。為郎幾誤切己事。乃復攜入室。亟解衣。出一紫羅囊。探囊出一白玉小印。方寸許。上作螭紐。其文曰。異地同符。贈生曰。物雖微。即寶之。可以致富也。他日遇購者。究印之所自至。但云得諸廣渠門外。城隍間可矣。兒所以厚贈。雖聊酬一夕枕席之愛。抑有一事相屬。托幸垂庇也。生曰。一身皆卿之賜。更何事不盡心力者。革再拜而謝。乃泣訴曰。郎勿駭。兒亦非人。實鬼也。生時本河南人。因歲荒流徙入都。隨老母傭于崇文門內王氏家。王固巨富。貨販遍天下。所賴以此。玉章為符節。玉章者。閩中江編臣鐫也。人不得借。凡有王氏玉章印記者。無論江楚之遠。川廣之遙。雖片紙隻字。亦能立質千萬。一旦失之。十餘年來不復響應。王深為

恨悵。或誣兒母女盜去。王捷母至死。兒亦投繯。王蒙葬于此。左隣狐穴。右比獾窩。抱恨九幽。愁魂千載。君能買高原一寸土。俾得改瘞。則銜結之報。永矢弗護。生曰。若挾泰山超北海。予固不能矣。似此鎖事。不足縈卿懷抱也。言訖分手。莘指墓前枯槐樹曰。誌此勿忘。生審視良久。不忍言別。莘引身入穴。始號咷而去。時晨星映野。斜月入林。蹀躞蹒跚。約十餘里。甫望見樓堞。逢人諮諏。始得至五嶽觀。果有黃道士者。童顏玉色。鬚眉似金。貌極怪偉。生頓首乞符。黃熟視而咤曰。妖氣濡染未深。何傷弓驚餌之早。子真機警人哉。書三符付之曰。終身佩之可也。生承教而去。徑來所寓寺中。寺僧見而驚曰。先生一晌在何處。致老僧懷感至今。生以說詞給之。問僮僕焉往。生曰。回南月餘矣。行李尚存乎。曰。攜去矣。生愴恍無措手足處。僧曰。先生豈無親故。仕于京師者。盍往就之。生曰。有親屬為部郎。往歲已左遷外補矣。今也則無。僧曰。朋友亦可與謀。僧曰。總朋友憐而顧我。我何面目見之。況任黎交誼。世有幾人。倘覲面雲泥。情何以堪。生曰。先生固才貌兼者。懷策以謁時賢。投刺以干當道。必得上貢天子。何衣食之足慮乎。生潛然曰。落拓如此。誰復肯幹旋者。自媒不遂。則身辱名裂。寧凍餒以填溝壑。不忍搖尾向人也。僧乃喟然歎曰。往者余弗及。來者余弗聞。老僧眼中所見之士。先生一人而已。子身無依。而不屑干謁。餬口有地。而深耻托鉢。愛其品節。重其羔鴈。先生尚志。非長貧賤。

者請設一榻而屈先生賣賦長安以待時至不亦可乎。生乃感謝便栖寺中。為人代書。一日寺僧市五色絹牋乞生作書云。為檀那作壽軸。書成若無圖章。即取玉章印之。僧更市麝桃素食湯餅。易新衣。駕驃車入城去。生日送而笑曰。玉章今日出脫矣。守錢虜未必能辨。即以獲封作押角。應無不可者。第恐識者見之捧腹耳。晡時僧却回。色殊愉快。入門即問曰。先生寫作俱佳。不待言矣。而所用圖章從何得來。生日。偶然得之者。蓋吾鄉江編臣之所鑄也。僧曰。此大異事。城中王翁敝寺檀施也。見圖章把玩良久。測其意似喜似驚。再三致詰。老僧具說本末。翁嘿致聲。翌日必欲先生入城。並攜玉章。此老素渾樸。無廢詞。其言欲如此。則必如此矣。幸先生勿拘執。明晨同老僧一往。自有代步。不至役役也。生竊怪革女言有徵。諾之。早起同造王。王接待甚有禮。酒再巡。即索觀玉章。生取諸懷。王一見愕然。審辨色。詢曰。兄此物得自何。方望勿隱。生日。實非故物。晚間偶循城溪間步。將至廣渠門。坐石小憩。見城隍隄缺處。玉色瑩然。拾得此印。不意見賣於翁。愈當寶貴矣。王曰。老夫不言。兄亦不知。蓋此印實老夫之故物也。失之十餘年矣。今聞得諸城灣。始追憶征日。曾歸自郊垆。小遺於城下。恐墮落致損。暫置墻隙中。竟致遺忘。兄所言。詢不誣矣。但此物雖微。先世所留遺也。詎可至我而失之。兄忠恕如肯見還。當以千金奉酬耳。生日。物歸本主。理之固然。何敢望酬。王大喜曰。老夫有

言駟不及舌。死勿却。亟收印入內。一餉方出。奉生千金。更謝僧五十金。盡歡而散。生歸寺。亦謝僧百金。始以情告之。並商改葬。羊母女之事。僧曰。先生不肯負恩於鬼。老僧敢絕義於人也。茶齋不同。畝請早圖之。生遂出貲。備雙槨。鳩土工。僧至枯槐下。掘得骸骨二具。生大慟。沐以香湯。裹以錦襦。納諸槨中。僧捐柏林靜地方二丈以瘞之。祭而後歸。是夜夢羊母來謝。且告彼狐恨兒。慕深。誓欲見禍。郎所得二符。祈於墓土。焚其二。則無患矣。永訣矣。請從此辭。言訖。哭哀哀而去。生悲而悟。窓月正午。隱隱牆外。猶有哭聲。反側不能復寐。次日語僧。僧曰。羊女有靈。其言胡可不信。即取符就墓前祝而焚之。紙灰飛起。旋轉繞墓三匝。不因微風。直出樹杪。知有神氣也。生肄業成均。次年及第。屢仕清要。年未四十。以病告歸。終身不娶。養一姪為螟蛉。教二弟成驥驥。中櫛付之小妾。米鹽畀之老妯。日授方畧。坐享宴安。冠千與之遊。熟悉其事。秋宵剪燭。向予詳述之。

閒齋曰。王氏為富不仁。草菅人命。致羊女魂遊地府。粉怨香愁。曾不能一控幽冥。為雪恨報冤之舉。已足悲矣。雖然。自古錢能役鬼。財可通神。凡受其顛倒者。不知凡幾矣。又何有於一羊。羊縱有靈。亦不過於月明雨晦之夕。泣酸風悲冷露而已。又何能為乎。

蘭岩曰。凡人溺於所好。雖土穴幾等華屋。村妓視同佳麗。又何必盡人入天台遇仙子。

哉。邱生聞華女言。而勇于自新。得千金報。不忘酌德。其享富厚官清要也。固宜。

陸水部

周南溪先生常述其亡友水部主事陸公榮。不謹有罪。戍察哈爾時。牽騎至歸化城。賃驢有趙姓者。以二驢應。一乘一載行李。既而曰。君無僕從。與我三驢價。僕我可乎。水部如其言。立券授銀。將發。其一驢以馬代。曰。驢上下難。馬便。陸知其給已。蓋是時驢價四倍于馬。自念彼貪利。吾貪路。駝馬奚擇焉。遂行。行一日。趙曰。一人難兼二役。牧與炊。君請擇一。陸領牧。又數日。稱疾。陸牧且炊。趙坐食。適盆有宿餐。冷熱半。趙撥熱者去。曰。我不慣冷食。陸笑曰。汝北人亦不慣耶。乃飯冷者自食之。行兩月。食無肉。罵陸。佯不聞。罵甚。辱及所生。陸正色曰。吾縱不才。曾忝朝籍。况年倍汝。奈何至是。趙曰。晚罷職。即民耳。老去死來。螻蝻引領入矣。尚以此傲我乎。罵益甚。陸掩耳走至牧所。坐草中。雪紛紛下。追憶昔時。歌鹿鳴。登玉陞。在家妻孥相守。出門僮僕相隨。今破帽敝裘。晝行夜牧。拘蹄泔飲。拾馬通炊。膚裂肌消。手龜足皸。又不幸為鼠子所窘辱。不禁涕泗交頤。仰天大慟曰。天乎。不意我陸公榮。竟至此。拔佩刀欲自刎。既又自念曰。吾奉命從軍。此非吾死所。方忖念間。忽見一老翁。年約七旬。方袍古冠。扶筇而至。揖陸而進之曰。傷哉。貴人失路若此。寒家去此數武。粗糲生芻。足以供給。陸感之。而陰怪其衣。

冠不時。那意頗逡巡。翁笑曰。夫以窮髮之北。得居停主人如老夫。亦幸甚矣。奈何以物外見疑。陸釋然。問姓名。自稱黎公。相將行數里。越土山。得巨宅一區。繚粉砌。蔭青松。雅潔清幽。迥殊塞外。入門。俊僕十餘輩。傳呼太翁。邀得陸主事來矣。即有二少年。華服出迎。執禮恭謹。登堂。陸拜。翁答拜。少年拜。陸亦拜。翁掖之曰。此吾家豚犬。君不當受其拜耶。俄而列燭張筵。窮極水陸。酒再巡。陸請辭去。翁曰。君尚欲聽馳人之餘罵乎。老夫雖儉陋。猶畜齊馬數十匹。足以代君步。此時不必預計。陸唯唯。翁曰。老夫家本瀋陽。流寓於此。幾五十年矣。幸與老妻相守。生四子三女。長子青。入秦探親未返。少子碧。方在襁褓。次子蒼。三子白。所見二子是也。長女阿紅。嫁於大同。次女阿黃。嫁於杭城。在閨者三女阿紫而已。顧謂二子曰。入語阿媽。可同阿紫出見客也。陸辭不敢當。翁曰。固是通家。無迴避者。二子趨入。良久。將命而出曰。母已設饌於室。謂堂上寒。請翁挽客入內。當親奉杯酒。表意也。翁笑曰。有媼周折如此。君當以得賢內助賀我也。急延入室。室中燃畫燭。張錦屏。鈎蒜垂簾。羅瑜鋪地。美婢數十人。擁媼而立。被服鮮華。年與翁將。陸拜。媼答拜。翁曰。何不見阿紫。媼曰。想羞客。不肯便來耳。翁笑曰。兒女態。每每如是。但使出嫁半年。亦便似渠二姊面皮如城堵牆矣。一室皆笑。媼又使人往促之。移時。一雙鬟婢。啟簾報曰。紫姐來矣。隨以目視陸。含笑而去。既而女至。粉黛雲從。麝蘭霧霏。年

可二九光豔絕倫。側立筵前。俛首理袖。翁媼同聲曰。兒勿爾爾。陸君非外人也。強女再拜。始各就座。酒炙並陳。笙簫聒耳。夜將半。陸曰。且休。今宵之會。誠所謂雅集也。盍賦詩以紀。安用此繁絃急管為。翁曰。善。亟命撤樂。侍兒捧硯舒箋。濡毫授陸。陸被酒興豪。賦七言近體一章。中有碧血丹心。遷客恨。雲鬟玉臂。故園情之句。翁覽之笑曰。觀君此詩。謂能忘情于小女。老夫不信也。陸惶恐避席而謝曰。鄙人詎有異心。聊以自感。故有是鳴。希翁諒之。翁曰。此亦數也。小女與君有夙分。遇非偶然。會須蠲吉。與友琴瑟耳。是夕盡歡。陸觀觀兩目。醉不能語。二子伴陸出宿齋中。翌日。陸請行。二子留鞭截鐙以止之。陸無如之何。居數日。有翁之宅相胡秀才者。謁曰。舅氏慕君名士。欲以少女奉箕帚。幸弗棄也。陸辭謝曰。西粵鄙人。身荷重罪。行年五十。落拓窮邊。自活未遑。敢累及他人愛女乎。望致語令舅。善為我辭。胡曰。不然。吾相君而有死氣。遠期不過二年。舅氏得道有年。附之足以免禍。况表妹不惡。貞靜幽嫻。古人斗酒博梁州。君不破一文。成此奇緣。自受多福。否則孤立無偶。竊恐骯至時。欲求一人援手救。不可得也。陸心動。因出玉蟾蜍一枚。以聘。並以交桂二束。奉胡以為謝。曰。感君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為報。胡拜納而去。花燭之期。將屆之前二日。胡與黎氏二子。攜酒來齋中。與陸小酌。半酣。復話及贅壻事。胡盛稱阿紫淑美。陸意得甚。且中酒。乃大言曰。若人之丰姿。予已於初到時

審諦之矣。特笑老翁不學。命名阿紫。夫阿紫者。狐狸之稱。淫婦之所化也。奈何取以名女。言未畢。胡愕然失色。二子頸赤拂袖而入。胡跣足曰。君失言矣。予執柯之功。乃至此休哉。可惜。可惜。陸茫然不解所謂。俄而翁與二子俱至。立簾下。以扶老指陸曰。何物書痴。輕薄至此。辜負老夫左顧。何足恨。所可恨者。必害得小女子數日不餐也。君自薄福。于我何尤。行矣。請從此決言。託于袖中。採白銀一錠。擲地有聲。去不復顧。胡亦太息而去。陸深自愧悔。酒力盡消。隱几而卧。昧爽方覺。則身坐一大石旁。砂磧茫茫。無復第宅。始大驚異。取視白金。固朱提也。徘徊悵悵。泣下數行。趙已不知所之。重至牧所。駝馬俱無。覺竟日。得遇周南溪先生。適乘一駝兩馬而來。乃訂交於積雪之間。于路備詳所遇。南溪決其為狐。且訝曰。昨遇一人。哭於道周詢之。自稱山西趙姓。有一駝一馬。為暴客劫去。想即與公為讎者。陸質其年貌。果趙也。天之報施於人。豈爽哉。相為太息者久之。至軍營。陸金盡。以此黃術。寄食於軍中。然性復而執口不擇言。竟坐訕謗。伏法。南溪收其屍。葬之于火。始悟胡生謂其面有死氣之說。誠不謬也。

閒齋曰。輕薄之口。尤見絕於異類。况與斯人為徒。可不凜三緘之戒哉。

蘭岩曰。落拓無依。致受辱斯役。斯亦困心衡慮矣。乃稍得意。遽爾輕薄。觸人所忌。卒之

坐謗伏法。身死異域。可哀也夫。

馮總

華亭汪瑾年五十餘。潦倒都門。未離蓆帽。頗倦遊。值秋風起。鱸膾興思。買舟南下。候放閒泊武城故縣之西。日薄暮。方苦岑寂。鷺見一小奚奴。汗走而至。投一刺曰。家主人馮二官奉謁。閱名紙。稱鄉春。晚生馮總。素昧平生。自分老而貧。至親良友。交臂且不相識。那復有強來親近者。疑其錯誤。璧不受。奴曰。老翁非松江汪姓耶。曰然。曰然則不錯也。遂馳去。俄而馮至。鮮衣新帽。年約三旬。揖讓登舟。執禮甚謙。謹以路紬四端為賀。自稱山西人。將之揚州。就一相識。為上官橋巡檢者。知兄歸松江。願附便舟。未知肯容納否。汪察其人樸厚。許之。馮拜謝。奴乃携襖被。委諸船艙。夜間相敘。汪曰。兄西人弟南人。何為稱鄉春也。馮曰。祖貫松江。鼎革後入籍汾陽。名紙稱鄉春。不忘本也。汪曰。胡為不仕。負此壯年。馮曰。是有命焉。不可強致。行賄累萬矣。終無成就。初甚抑鬱。後遂釋然。蓋轉念才如襤絨。折之無寸長。仕必尸位。如曰為貧而仕。則弟固富於貴者。于彼于此。一無足取。故甘為布衣耳。兄不見江東獨步之王文度乎。苟守志不出。則弱冠重名。當終身不隳。何至倒執手板。貽誚後人。汪歎曰。兄言是也。賄且不官。况無金行路。如弟者。欲不棄擲得乎。馮曰。賄賂行而無門可入。非世路之難。正皇朝景運。

之隆。英才用世之秋也。故行賄非難其人。受賄之難其人也。非行賄受賄之難其人。唯不受賄之難其人也。世之衰也。一變而為請託。更變而為賄賂。寒畯之士。遺于野矣。廝役之賤。升于朝矣。廉介者黜。貪墨者進矣。甚之。臣賂其君。崔烈博司徒矣。君賂其臣。子明從封禪矣。習俗移人。賢者不免。下焉者又何冀乎。兄際盛世。而不見用。命也。子貧何尤焉。汪深佩其言。牢愁頓減。自是朝夕晤對。相得甚歡。一日。舟次淮安。值仲秋之望。汪市酒邊。馮賞月。酣飲間。馮忽把盞歎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汪不以為意。因問貴友官巡檢。官况料必清苦。數千里就之。莫徒勞往返否。馮不應。良久乃停杯。慘然曰。旬日來。感兄遇我厚。屢欲以誠告。恐駭聽聞。用茲隱忍。今承下詢。實難默默。上官橋巡檢陳某。雖朋友實仇讎也。十三年前。弟販布千捆之蘇州。路經荏平。與陳同一逆旅。會大雨。留行。陳與同舍客呼盧。一日夜。一敗塗地。囊橐盡傾。尚負百餘金。無可措置。大為同舍客所窘辱。弟憐之。如數代償。事乃已。復以二十金贈其行。彼時陳感荷之言。報復之意。一若粉骨糜肌。亦所甚甘者。既而與弟謀。家有老親。無以養。志欲援例捐一雜職。苦無囊可解。公仗義者。能假五百金任權子母。苟得缺。必不相負。弟方喜其能愛人以德。慨然諾之。彼時亦太魯莽。竟不立券。越五年。予重入都門。聞其得缺揚州。尚未領憑。僑寓宣武門外。急往訪之。辭以他出。再四往候。甫得一見。而相見又甚冷淡倨傲。

汪聞至此不禁裂眦曰。人心叵測至如此乎。馮曰。非人心叵測也。乃吾輩心太實。口太直。以君子待小人。未聞有中山狼之事故也。汪曰。然。誠如兄言。時亦受此氣懣久矣。此種人。弟宜索其所負。絕交而已矣。馮曰。弟之轉念。詎不若是哉。乃問及欠項。不特不承。且出惡言。弟憤怒時。與之爭論。所以然者。不恨失財。恨其人之負心太甚也。豈意其行如鬼蜮。毒甚蜂虿。買囑坊正。執送官司。無券可伸。官不加察。遂致瘠死他鄉。首邱莫正。訟之陰府。已計追償。幸兄攜之入場。得洩憤于彼。必報德于兄。結草銜環。敢忘異日。汪聞之。悚然曰。然則兄其鬼耶。馮曰。然。試於燈前月下。驗之可知矣。汪驗之無影。大懼。對席枯坐。面色如灰。馮慰之曰。兄勿怖。感戴且無既。豈為兄害者。良久。汪稍定。然兢兢與處。如背有芒。及抵揚。馮惘然曰。從此別矣。雖然。吾聞為浮圖者。必合其尖。知兄與太守有舊。明日希往過之。乘間一白弟冤。無使負心奴。盜清白名。以欺世人也。言訖。再拜辭行。汪亦惻然送之。指小奚奴謂曰。此小奚人耶。鬼耶。馮曰。身且為鬼。安能役人。此亦于冥中以五千錢所買者。亦兄之鄉里南門外市穢人李四之子也。既去。汪心中始安。汪性謹默。始終未洩於人。故舟人咸不知之。翌日。謁太守。留飲。正款洽間。忽報上官橋陳巡檢于夜間暴疾死矣。太守愕然曰。豐饒翁那得便死。汪嘆曰。幽冥之理。豈其妄哉。為述所遇於太守。太守瞠目咋舌者久之。陳死無家可歸。太守為具棺衾。廩諸

義塚計其宦囊約千金。恨其不良。項囊贈汪曰。吾為馮總報怨。以報德也。汪初不受。以太守理直。乃受之。歸而小康。詢諸鄉人。有識李四者。本回民。果有一子。年十五。于二年前病瘧死矣。質其形貌。正與馮奴同。第不識冥中為何人所居。以貨之也。

蘭岩曰。負心人卒遭慘報。固無足惜。第馮生索命託言訪友為官者。甚勿致此等打抽豐人來也。

戴監生

瀋陽戴監生懋惠。入都鄉試。不得志於有司。鬱鬱歸去。道出永平。宿止荒戍古館之廳。廳西一帶皆及肩土垣。垣外茆屋三間。戶常扃鎖。秋草滿地。落葉堆階。繞屋三四老槐。六七古塚。屋之西則連山林。無人跡也。戴牢愁不寐。二更後猶繞砌閒步。見月色滿庭。山林清寂。微聞茆屋中有人語言。倚土垣聽之。頗了了。似一老人歎且笑曰。我豈不明此理者。但余髮如此種種。心灰淡久矣。譬如魚跋于鳧。非不悠然深逝也。然不能忘情于餌。必將上于鉤。烏脫于羅。非不翩然遠翥也。然不能慎機於微。必將更罹干戈。子虧功不止一簣。乃不自樹立。而復自傾路之。恐日月蹉跎。臭皮囊不比金剛石也。一少年聲者笑曰。我發軔之始。便獲美妹。兄弟姊妹。豔羨滿室。至今且數年。兩腓猶瑩。况夫心腎可見。錢鏗之術。非無裨補。真精既返。黃

金室一顆明珠永不離。翁蹉跎失足。神祇精魅。祇可窺竊繩樞。綢繆嫖母綺疏綉榻。非復翁側足地。譬夫逆旅蜚蠊。但夜出偷齧具脚漢。乃轉笑香閨豹脚。親軀玉肌者為失計。非翁眼孔小。直是翁妬心重耳。况壽夭之數。自有分定。即金剛石。能無大小也。老人揶揄之曰。老夫年逾五十。詎意今日聞此奇談。何其恢詭。夫乞丐小兒。宛轉於百尺竿頭。以為得計。自謂出人頭地。初不知地下折臂叟。即是當時竿上兒。方歎天下險巇。危途無有甚於此者。乃今子顧以此驕老夫耶。大能與人以壽夭之數。而不能禁人以搏節之方。設有兩人於此。得青蚨一千。各分五百。數則同而用必不同也。其一人一日一錢。或數日一錢。漸至不破一文。則此五百錢。雖終身不盡可也。其一人初亦一日一錢。或一日四五錢。六七錢。漸至十百文。此則五百錢。其盡也可立而待也。子不明其理。反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是何啻乞鳥撞花。知有炎日。而不知有元水也。豈不令人絕倒。久之不聞應答。唯頻聞老人愛聲。戴欲歸寢。忽又聞老人言曰。是亦不必多辯。子第思秦州田大郎。亦當淫淫汗下矣。彼非不自命為冥靈也。大椿也。乃由今觀之。野馬而羊角也。朝菌不知有晦朔。蟪蛄不知有春秋。五百錢五日用了。至髑髏體體。每每慘老夫之目。子寧未之見哉。少年者哂曰。翁言非不了了。待童烏預元自有方也。豈可與小兒強作解事者。同日語。予黃庭之榛莽。已冀除久矣。丹田之根莠。亦除治盡矣。

宏於中者肆於外。猶韞明珠於水晶之匱。無事銜露。表裡皆瑩。非如糜腐之石。不任切劘者。老人曰。然則遂無糜腐時乎。少年曰。玉晶何糜腐之有。老人太息曰。見卯而求照夜。見彈而求鶚炙。痴絕妄絕矣。何異荒祠木居士。不慮風雨。而梁柱蠹生。庇廕我者。即所以催毀我者。也。豈必外來之風雨哉。且斧斤不施。樗散之所以壽也。文米章身。鳳凰之所以隱也。子謀隸仙籍。而先窺鬼錄。吾恐子平之願難畢。而貴誼之鵬。易來。鉄鑄一箇。錯不成。恓惶甚矣。即如館中戴監生。本非科甲中人。尚瞢瞢憂思。自如戕賊。正堪與子齊彭殤。未可與老夫較修短也。戴驟聆至此。毛髮悚然。驚疑間。又聞少年曰。休休。我聞太上忘情。最下者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我所以敢銳身任者。誠有所恃而不恐也。翁以鉤距來。我但以坦率往。毋啁哳也。老人遂發怒聲曰。稚子何敢牴牾先輩。汝牂羝不辨。香臭不分。有何地地。其恃汝母為護符耶。彼老魅無耻。幻魄媚人。今見棄於同儕。貧類魄鬼。天雷行其誅之。何足附會。汝忘二十年前。跪老夫膝下。吮髯鼻。牽衣襟。苦求採藥之術。汝母亦跪進履二緗。松子一拌。老夫一一授之。奈何飢飢附飽。颺強項乃爾。少年便給尤甚。言不少讓。尋聞詬訐紛然。漸出戶外。日明如水。見頗分明。一老人偃僂侏儒。扭結一少年。稚齒韶顏。容色如玉。於樹下毆甚苦。戴知其非人。捫捉牆頭。丰輒極力飛擊。撲地一聲。適中二人交足處。同仆于地。並化為狐。狐見人。竄入屋。

後古墓中。戴亦就寢。次日白諸館吏。同往發塚。有黑狐十餘顆。奔逸而出。逐之不及。後戴再試不第。憶狐言。投筆經商。致富十萬。遂不復求仕進云。

蘭岩曰。時運不齊。頻居康了。命途多舛。永落孫山。自負文章。而遭淪落者。如戴生可勝計哉。

佟騎角

旗人子傳九者。年二十。以事出正陽門。過一巷。路狹人衆。相挨以行。驀一人迎面來。急走如飛。其勢甚猛。傳方倉卒。却避。其人已至。兩胸相撞。竟與己合而為一。頓覺身如水淋。寒慄不止。急投一緞店下。閉目蹲身。憩之。良久。頭愈痛。眼愈眩。茫茫然。僮車馳歸。夜二更後。忽躍起。大言曰。我因一時赶路。不及。正在倉遽。奈何。攔我去路。致誤大事。我於汝勢。不兩立矣。于是批頰撞頭。自殘。不顧。家人環守通宵。搶攘不休。隣人或言某衙所居。有巫而走無常者。號佟騎角。最能拔除不祥。盍使治之。家人亦夙耳其名。亟往祈請。佟未至。傳已知之。哂且罵曰。無論佟騎角。鉄騎角。又何為哉。俄而佟至。男女觀者如堵。牆佟瞋目視之。何處鬼魅。敢來此間祟人。不寔供。即又汝下油鍋矣。傳瞠目不言。但咬咬切齒不已。佟大怒。命頃油于巨鑊中。燒柴煎之。油沸。旋捉一銅叉。向傳面上旋繞。故振響其環。以恐嚇之。復叱曰。不速供。則烹矣。

傳哆口長號曰。嗟呼。冤哉。烹也。佟曰。無故崇人罪。固當烹。何冤之有。傳倚壁戰慄。計甚恐怖。佟復振叉作欲刺之勢。喝令速供。傳肘膝投地求免。於是自供本鳳陽府人。於某年入京。因迫於飢寒。竊發人之塚。為人所覺。羣求擒捉。一時獐皇用鉄鉞拒捕。希意免脫。不意連傷二人。坐法當斬。今日大決。綁赴菜市。已臨刑矣。因極力掙扎。得脫身而走。方將逃避他所。詎意為此人攔阻。心寔忿恨。故與之較量。既老爺見責。焉敢遲留。第乞秘密。小人他去。佟曰。然則速去。勿觸我怒。乃倚叉而坐。觀者莫不駭異。傳跪坐地。揮涕不止。乃叱曰。胡不去而泣。必求烹也。傳哭曰。小人在獄中時。因天寒。兩脚凍冰皴瘡。步履甚艱。欲纏襪壹雙。則感德無量。佟笑曰。甫得寬宥。輒有所求。一襪所值幾何。不吝與汝。亟命傳之家人。取白紙糊作襪形。每隻畫一符。書一檀字。焚之。傳即欣然伏地叩頭。即伸足作更易狀。觀者皆笑。佟因詰其姓名。年歲。今去此將安之乎。傳曰。姓名某某。年若干。今得脫大刑。當奔川滇遠省。以避按捕耳。佟曰。汝計左矣。此去川滇數千萬里。豈旦夕可至者。倘為邏役所獲。重罹網罟。再思倖免。詎可得乎。不如從吾教。尚可得一啜飯處。傳曰。苟得老爺垂憐。收納。必報大德。佟亦喜。乃探囊出一黃紙小符。焚之。傳遂仆地不動。良久始甦。問之茫然。唯憶致病以先之事耳。家人羅拜。厚贈謝焉。是日刑部大決。密訪果有其人者。已梟示矣。聞者感歎異之。愈神佟術。佟年五十餘。

平日子然獨處。持齋誦佛。寡言喜睡。往往睡三四日不起。至其家者。重門以內。無寸芥纖埃。一切箱篋几案。不見拂拭。而光潔可鑑。或言其有禁鬼之術。或三年一更代。凡所服役者。悉鬼也。

蘭岩曰。觀此而哀小民之愚也。飢寒所迫。輒相率而為非。朋黨所要。每橫行而不顧。一旦自罹法網。倖脫無由。既已梟示通衢。猶矜奔避。真乃醉生夢死。誰能喚醒其良心。為鬼為人。尚未辨別其形似者也。為民父母者。尚其念氓蚩之可憫。勿以同民而可為。思人性之皆良。勿致不教而遂殺。則被澤者可勝計哉。

譚九

京都花戶子譚九。奉父母命。探親于烟郊。策衛出門。日已向夕。道遇一媼。衣懸鵝。而跨白顛馬。鞍轡華美。左右相追隨。問小郎何往。譚以所之告。媼曰。此去烟郊尚數十里。路多積潦。頗不易行。小郎不聞乎。風度蒲牢。都城漏下矣。荒野寂寥。保無有暴客相值。茅舍在邇。盍留一宿。翌日早行。得從容也。譚正恇怯。聞言深荷其誼。媼策馬先導。循僻徑約二里許。隱隱見林際燈光。媼以鞭指示曰。至矣。縱轡即之。則矮屋兩椽。土垣及肩。媼棄騎啟扇。延客入室。室中空無所有。唯篝燈懸壁。一少婦卧炕頭。哺兒。媼呼曰。有客來。媳婦可速起。婦徐起。掠鬢。兒呱

呱啼。媼探袖出胡餅一枚付之。帝始止。譚視婦年可二十。淚曉慘黛。殊少歡容。媼曰。汝起燒茶。老身送馬便回。言訖。出戶牽馬去。折柵引火於燈。着紅布短襖。綠布褲。藍布短襪。跋高底破紅鞋。皆敝甚。露一肘一腓。並兩踵焉。譚年少口訥。不能致詰。但陰憐之。俄而媼還曰。為還代步。致郎寂坐。渠宅上聞有客至。亦欲延款。老身辭以太晚。囑為致意。譚唯唯。媼曰。奔馳半日。想客亦苦飢矣。媳婦備飯來。老身且出喂驢。譚曰。相擾何安。芻豆之費。臨行當厚償。媼搖手曰。莫漫作客套語。所值幾何哉。既而飼驢已。婦陳列酒肴。瓦器絕粗。折梯為箸。以盆代壺。而肴皆魚肉。但冷不中啗。媼移燈勸譚飲。譚辭不能酬。乃進飯。飯又冰冷。勉盡一盛。婦斂具去。相與坐話。婦就燈為兒捉虱。譚曰。聽姥言。似非京師人。娘子則又旗粧。敢問邦族。媼曰。誠如郎說。身本鳳陽侯氏。因歲荒流離入京。為人縫紉補綴。謀衣食。再醮此間村民郝四。近三十年。今成翁矣。生一女一子。女已適人。子為丐者。居城中。翁以衰耄傭於野肆中。為人提壺滌器。小郎明日當過其處。見雞皮白髭耳。後有瘤如卵大者。即是也。媳婦余氏。實宅上婢子。其主人為巴叅領。久退閒。幼主襲職矣。適借馬處也。譚曰。視姥家亦甚清苦。何苦盛設待客。媼笑曰。倉卒客值茅舍主人。豈能咄嗟辦此。般饌亦緣中元節。例分得宅上餽餘。方媳褻瀆。敢云盛設。譚坐久頗倦。又不便偃息。乃出具就燈吸烟。婦頻暖。有欲烟之色。媼察知其意。亟

附掌曰：媳婦垂涎喫烟矣。小郎肯見賜否？譚以烟囊付之。媼曰：近以窘迫，不有此物已半年矣。那得有烟具？譚乃並具奉之。婦吸之甚適，眉顰頓舒。媼視之，點首曰：老身在世六十餘年，不識此味，誠不解嗜者何故好之如此。譚曰：亦事不解，第不會則已，學會，輒一刻不能離。寧可食無飯，不可吸無烟也。媼大笑。譚曰：娘子嗜此，予遲日當市具與烟來。作野人芹菹。媼領之。譚出，洩見銀河西耿，斜月在林。約畧四更，媼揚聲於室曰：客不時欠伸，當使寢息。譚應曰：尚可稍坐。媼曰：勿太勉強，明日尚有路行，更有所懇，望留意。譚問何事。媼惘然曰：明日過肆，苟見我家老翁，煩為致聲，促其急送數緡錢來，但言家中吃着都盡矣。譚曰：無不盡心。媼又赧然曰：以貧故，並無被襪。一夜屈郎甚矣。譚曰：假一席地，得一夕安，已承厚賜，敢過望耶。因各就枕。譚疲極，着枕便熟睡。既而夢曰：覺草蟲鳴於耳畔，螢火耀於目前。矍然驚起，則身卧松柏間，秋露濕衣，清寒砭骨。繫驢樹根上，斫草不休，節舍烏有。媼與婦並失所在。但見古塚頽然，半傾於蒿萊枳棘之中而已。不禁毛髮森豎，急捉驢乘之，得得而驅。行三五里，天已向曙，稍稍心定，抵烟郊事畢，復遵故道。小憩旗亭，有滌器老人，酷肖侯媼所述，詢之，果郝四也。愈異之，引至僻處，告以前夜所遇。郝泫然曰：據郎所見，真先妻與亡媳並歿孫也。先妻下世二年，亡媳去歲以難產，女子一夕皆死，詎意尚聚首地下哉。譚亦惻然。又問：已恭領為何如人。

郝曰。某旗某佐領之父也。死已十餘年矣。直北喬木處。即其墓道。亡媳其家婢也。老朽夫婦。故其守墓人。往歲零雨。屋舍傾圮。佐領無力繕葺。老朽無容身處。故傭工於此。聊以自活。前日中元節。佐領展墓。猶焚船馬數事。第不知亡妻借馬何事。何之耳。譚感歎久之。乃解囊。贈以青蚨五百。俾具冥資。勿致魂餒。郝泣謝。譚歸後。不欲食。言于鬼。亟備紙烟具二枚。烟一封。重至其墓。祝而焚之。更訪巴叅領墓。果在直北數十武外。松柏森鬱。有新碑可捫云。

蘭岩曰。一飯之恩。感而必報。譚誠義矣。獨是夜臺魂餒。泉下神悲。倍可傷矣。以郝之老邁貧無容身之地。傭工野肆中。暫謀糊口。斯亦自顧不暇。豈知妻子嗷嗷。猶待哺於地。下哉。嗟乎。鬼而貧也。尚有陽世以為不時之需。人而貧也。其將告助於誰氏耶。

陸珪

予友仁和陸子瑜。名珪。少遊巴蜀。舟泊巫山下。會同載一楚客。病死。其鄉人為理棺衾。行李羈滯。計五日方可發。陸固好動。既惡小舫狹隘。又不耐喪事之擾。竟舍舟從陸。行二里。足重繭。不復能越險阻。乃止于亂山孤館中。欲覓代步。無有也。一日館吏來白。敝處三家村也。往來但有此館。今夔州叅戎蒞任。輜重家口。將駐於此。君幸暫覓居停。官過後。當任君去留。第勿以逐客見猜也。陸不得已。復移裝於館西三里許。借廢蘭若居焉。就中唯一僧。年約三十餘。

形貌奇佻。行復偃偃。陸作客數千里外。不敢睥睨驕人。唯處之以謙。無何月升。值孟秋之半。炎暑未消。梧葉乍飄。蛩聲四聚。陸獨步荒砌。聞寺門剝啄聲甚雜沓。僧倒屣出應。陸潛伺之。則褐衣三五輩。將主人命。邀僧于山樓。踐玩月之約者也。僧諾之。隨引扉相與西去。陸私念此僧踪跡可疑久矣。今盍試從其所之。覘其所事。足遣旅懷。倘有所見。亦可以助異日朋友相聚時。花前月下之談資也。遂潛履其迹。迤邐行數里。山路逶迤。卒至一山樓。半依峭壁。半蒞深潭。階砌傾危。窓寮毀敗。陸度不可登。適旁有古松。虬枝夭矯。倚于巨石。因攀松踞石。平跳樓中。色色洞晰。見樓中列雙燭。設兩筵。長裾高履者三人。貌悉奇偉。靚粧女子一人。絕美麗。聞僧至。咸趨走而避之。曰。何晏也。僧笑曰。早一刻非不佳。奈何俗客在賓榻。故少煞風景。女子曰。袁師知之乎。鄺三妹不矜細行。竟遭意以之謗。乃翁督責過峻。三妹嬌養慣。哭泣竟日。目盡腫。今夕不識能赴約與否。如爽約。則師之煞風景。未必如是之甚。一白衣少年曰。不然。鄺三娘苟知袁師至。目腫即消。即不來。卿正好入無雙譜也。女笑且罵曰。小魅。踣錢未脫。遂敢于阿馳前饒舌耶。衆皆大笑。僧曰。勿多求。一雙足矣。女微笑曰。今日兒有疾。黃衣體重者進曰。卿有疾。予有藥一刀圭。足以療之。女赧然首垂頸赤。不復應酬。黑衣長鬣者拍女肩而慰之曰。老子興復不淺。請與子出陳納新。以遊無窮。彼皆涉惡趣。不足與談。而亦無須芥

帝子獨不憶袁師初晤時乎。纔一入鹿脯之宴。輒喜愜過望。酒饌並吞。迄今骨鯁尚恐在喉。曾幾何時。亦以口給取憎。伊尚如此。况夫齋馬奈何與之口角。獨不惜氣力耶。月色佳甚。不如謀醉之為得也。衆曰。熊公平心之論是也。女亦解顏。紛然入座。舉杯歡暢。酒政證覈。正勝辯間。褐衣奴傳語。鄺三娘子來矣。有頃。一雙鬟女郎登樓。貌尤豔。而有憂色。不暇作寒暄語。狂狂然向衆言曰。諸君尚在此高會耶。彼萊夷已稅官人之駕矣。我輩壽則壽矣。雖然。猶未有樹也。兒方寸亂矣。敢請諸君早計之。衆驟聞之。大驚擾。黑衣者獨怡然曰。迂奴無膽。必致首鼠兩端。大事去矣。吾等已預有問謀。萊夷之旅若林。亦何足畏。憶昔與袁衲子采藥西山。遇一媼婦。方婢。吾二人未嘗迴避。而術竟無恙。可見學道既成。雖危無咎也。女默然搖首曰。兒聞福生有基。既生有胎。吾等近年狂樂極矣。豈能不反。昔胡大師作蜘蛛隱時。再三規戒曰。行矣。樂不可恃。欲不可縱。三年後。萊夷猖獗。破巢之下。恐無完卵。言猶在耳。今非其時乎。惜當日行色匆匆。未及審詢。驀然值此。伎倆輒窮。奈何徒作大言。焉濟于事。僧曰。無譁。胡師所居。去此不過五百里。盍共往依之。衆悉首肯。黑衣者獨不欲曰。胡衲澹泊。唯曉枯禪。吾等避未然之災。而輕去已成之業。是猶棄蘇合之丸。而取蜚蠊之轉。袁師素多奇計。今乃出下策耶。紛議未決。忽聞林中鳴鏑聲。陸大驚窺之。見壯夫百餘人擁一將軍。呵殿而至。咸手弓腰。

矢。嗾犬呼鷹。樓中人辟易星散。壯夫飛馬分逐。無不應弦飲羽。陸股栗而顛。猛然驚寤。則身故。在蘭若階下卧也。重厯舊徑。果有山樓松石。悉符所見。徘徊不能自釋。歸而心悸。不復淹留。乃攜裝還山館。館吏迎笑曰。子亦巧甚。叅戎夜獵大獲。今晨甫去。子可以居此矣。陸問叅戎何如人。吏曰。叅戎翟姓。山東萊州人。新科進士。有勇名。以軍功特授綏寧營叅戎者也。今夜獵于山中。得熊一虎一猿一狐狸二兔三五頭。不足異也。最可異者。並捕得白馬。極神駿。謂是野馬。而踣鉄宛然。此物奚其至此。子博學能知之乎。陸雖不能解。而心知昨夜所見者。皆此數獸之妖。黑衣者熊。黃衣者虎。僧稱袁師。即為猿。女稱鄺三娘子。則二女為狐狸。三五褐衣奴。即為兔。而白衣少年。女嘲其踣鉄未脫。其為白馬無疑矣。禽獸精魅。于人何所關係。乃致陸幻化如此。天下事尚可思議哉。此事陸逢人輒述之。子聞之尤熟。

蘭岩曰。深山窮谷。何所不有。而此事尤奇。

白萍

林澹人。延平諸生也。貌姣媚。如好女子。見者無不嘖嘖而目送。閩中俗尚龍陽。林獨守身如處子。片肌一體。未嘗輕露于人。年十九未娶。以槐黃近稅。居城北余氏廢園。園多喬木。門枕一溪。地幽僻。少人踪。時當盛夏。林日暮輟讀。散步溪邊。愛其水之清漣。濯足石上。覺水旁嗤

嗟有女子笑聲。林驚視之。見一女子。齒甚穉。娟妙絕倫。由對岸步水而過。無少沾濡。林叱曰。何物妖魅。敢近人耶。女哂曰。恐世間無此妖魅耳。林拭足著履。偈女于樹下。諦觀之。女坐石上。笑曰。我妖魅。子何敢近。不慮噬子耶。林曰。苟非妖魅。何能于水上行。衣履悉不沾濡。女曰。子不聞。聖足行于水。無跡也。衆生行于霜。有跡也。即伏水中一年。亦何不能。林曰。踏浪之技。無地無之。不足爭論。所可異者。地僻人稀。曠夫獨處。不虞子之涉吾地也。何故。女應聲曰。年少喜遊。所至不暇關白。自然滋爾疑抱。雖然。不遇明人。兒之大不幸也。譬夫水晶鏡片。翳以塵壒。宜其曖昧不明。因念如是不勝悽然。子非善知識。請各事其事。無相問也。言訖。惻然欲淚。若不勝其感傷者。林憐之。欲邀之入齋。而又畏其非人。頗形踟躕。女復嫣然笑曰。子真口同百舌。膽如鼯鼠。獨不慮貽小兒女以掩口胡盧耶。林恧然。肩隨以行。甫至園門。略約前。即遇館童逆告曰。浴湯已寒。郎何往而久不歸也。女匿林後。潛入齋中。格格笑不止。林亦匿笑。謂僮曰。我自洗浴。汝亦不必復來。我倦甚。須早眠也。僮懷惑而去。林深閉重門。入室。向女而笑曰。子亦太便捷。必久慣貽香者。女睨之曰。含苞花。何漫以繽紛見擬。寧若子美目修眉。丰姿自喜。甘為中囑之行。倘遇俞大夫。後庭花。知添幾種。應為子升表于天矣。林故靦靦。達于心。而濡于言。乍入溫柔鄉。面頰口吃。甚不敵女之便給。女下窓。閉戶。收書燃燈。與林對席坐。

披覽詩文。搜索筆硯。不肯少靜。見基枰。即取與林奕。一局方弔。輒以手亂其子曰。此大費心。非樂事也。縱留幾局。嘔血圖。又何關係。于是促膝諧謔。問林能飲乎。林以量淺對。女以筴輕。擊其肩曰。量淺耳。是能飲也。亟啟紗櫥。出酒一罍。釐一盒。類皆珍美。林怪問物從何來。女曰。預儲於此久矣。子第飲食。又何多問。林知其異。然對此麗人。殊不畏懼。相與淺斟細談。女自言余氏。字白萍。園主人奴之故主也。主人舉族遷城內。兒獨留此間。年十七矣。父母兄弟姊妹俱漂泊踪跡。亦各無定。正愁孤子。幸得與君邂逅。如見憐。願備妾媵。林喜曰。予亦未有室。得與卿伉儷。亦何樂而不為。女粲然飲酒間。備極歡昵。林原不能飲。飲少輒醉。乃同就榻。枕席之事。顛之倒之。林雖弱冠。具甚么麼。女嘲之曰。子亦幸未娶。即娶亦不足以清帷薄也。林大慚。女曰。無傷也。亟當為子圖之。因挑燈復起。檢荷囊。得朱藥一撮。和以唾而團之。成紅丸。使林吞之。仍啟衾卧。林覺藥入腹中。一霎間。勢熱如火。倦而睡去。四更復寤。怪累累然有物在股際。探之。則勢暴長。迥殊平日。大盈握。長咫尺矣。大驚告女。女捫搦而笑曰。以小易大。子何修而得此。林亦笑曰。妙則妙矣。無乃太醜觀乎。女曰。唯其醜觀。愈形子之美好。夫何尤焉。于是盡歡而罷。自此無夕不至。好合無間。然終以館僮之耳目為礙。女商于林曰。觀館僮之為人。頗穎慧。且子之心腹也。盍明告之。林乃呼僮使拜女。告以故。並戒勿洩。僮唯唯而退。遂不

復避諱。雖白日在齋中。未幾。林赴試入都城。月餘始歸。女設饌。為作軟脚局。相得愈歡。第林出示棘闈。七藝皆不得意。心殊悒悒。女曰。勿憂。場中固不論文也。子有祖德。必高捷。及揭曉。林果中第九名。大噪。友人符生。故太守某公之孫。美而少。蓋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夙與林為總角交。今更為同年而同門。性本不羈。得雋而興愈豪。折柬召林飲。林辭不往。符親至余園。強之升輿。在座五人。皆新貴而舊識者。飲至午夜。始各散去。林被投轄不獲歸。符醉謂林曰。兄平日守身如玉。每下朋友榻。未嘗解衣。今為孝廉。行將仕矣。豈可復作兒女態。今夜與兄投足談心可乎。林請異榻。符曰。主人倉卒。不暇備矣。隨頤指二童。強為緩衣。林被酒暝眩。極力支撐。竟不能敵。褲脫。忽露嫪毒之具。符駭諦曰。此豈見之故物耶。何便得一第。頓令人刮目如是。林羞匿不對。符亦覺不雅。給衣着之。退踞胡牀。息喘良久。屏二童閉戶。前席致詰。林頸赤面頰。不發一語。符正色曰。爾我總角之交。豈敢敗乃事者。如不以誠告。當飛語諸同年。俾咸以教曹目兄也。林大窘。遂以實告。且囑曰。幸勿為外人道也。符愕然曰。此兄以鯁居致邪。喪無日矣。脫此無他術。唯謀早娶。可以免貶。內人有一女弟。年十八。性賢淑。而色美麗。兄如不棄。弟請執柯斧。林故無父母伯叔。鮮兄弟。諸事皆得自主。且久聞符內弟之美。族巨而家富。遂許之。符晨起。入白于其妻。妻大喜。歸告父母。其父素器林。一言而決。林不復一過。

余園擇日納采及合卺。新婦果麗。第林具過偉。定情時大為鑿枘。三朝歸家來。餽男女親戚宴會。滿堂忽一女子。瞥然至前。諸眷驚起視之。甚豔。而皆不相識。急呼主人。林入視。則余氏白萍也。驚怛却立。不能出一語。女粲然責林曰。君誠所謂薄倖人也。兒何負于君。遽以封菲見遺。林俛首無以應。擾攘間。苻生突至。見之。驚為仙人。女忽不見。諸眷駭愕。具聚猜疑。咸不知其妖異之由。唯苻晚然神為之奪。嘆異不置。遲半月餘。林飲于友人。漏下。歸自城北。覺身後有二人從行。疑為邏卒。回顧良久。二人行近前。方辨為二女鬟也。攬林之袂而邀之曰。小娘囑招郎君。幸勿見拒。林却之不可。不得已從之。以行時際望後。月色皓然。循僻徑約三四里。漸近余園。林內疚。止步不前。二鬟強挽之。又數武。見白萍坐溪邊石上。黛蛾顰蹙。怨態不支。掩袂而泣。二鬟捺林跪其前曰。覓得薄情郎來矣。林頓首引罪曰。予知過矣。顧卿獨不念齋中繾綣之情耶。女哂曰。子亦太强記。尚能憶及曩昔。若奴則盡矣。子負心太甚。即王魁李益。有不逮焉。尤可恨者。子賤玉貴珉。致兒清白之身。濫為所玷。思之痛心切骨。銜恨非一朝一夕矣。今子親身而來。何翅涸轍之鮒。縱搖尾乞憐。亦復奚益。應示蒲鞭之辱。以儆狂且。然不致子于死地者。以子有日騰驤。為乃祖隱德之報故也。乃命二鬟褫林衣。折柳枝鞭之數十。更以溪沙傳其陰。置諸石上。而後捨去。乃林之被辱也。身如夢魘。轉側由人。次日黎明。方

可動步遂踉蹌而返。密告符生。符聞之。決背汗流。終身不過余園。林自此覺私處冷如垂冰。縮似僵蠶。百治不舉。蓋已病痿。新婦失所懽。不能無外遇。所賴少年英發。祖德不衰。得捷南宮。仕至清要。以符一子為螟蛉。李芟裳為予言。不甚悉。後又得賴冠千詳述之。

恩茂先曰。祖有德。而子孫發甲。固天所以報吉人。乃又斬厥祀。殊不可解。閒齋云。否否。愈遠愈疎。古聖人所以有承祧之義也。林生絕嗣。天所以報林生。非所以報其祖。何則。林祖父有發甲之子孫。而林不得為人之祖父也。天何負于吉人哉。茂先大笑叫絕。

劉大賓

劉大賓者。河州副總戎周公之常隨也。署中有大書房。花木叢雜。廨舍寬敞。每見鬼物。劉與轅門官白把總者相友善。偶夜半被酒。覓白閒談。繞出大堂。黯然無燈火。劉且行且喚曰。白二哥睡何早也。忽堂右偏旗廡下有人應曰。白老爺苦蚊。向大書房宿矣。劉乃負手高歌。緩步而往。時月色溶溶。萬籟俱寂。隱隱見花臺畔。一紅衣女子倚闌而立。劉默念夜深矣。此女胡為乎來。度其體態。服色必杏花也。蓋杏花者。周子婦之謚。頗有姿色。劉平日最為注意者也。于是酒醉興高。欲就而接之。去數武。見其面白如粉。眼赤色。舌出唇外三寸餘。劉大叫發狂。徑搗書室。直宿者驚起環問。咸聞鬼哭之聲。漸出院外。無不毛戴。備述顛末。白把總至。聞

之訝曰。我今夜仍宿斜房。且二更時。大堂即靜。旗幟下又烏有人。想亦鬼所為也。劉由此病癲。日作鬼語。悉不可曉。周以印花制之不效。唯僂身而行。如負重狀。每見杏花。輒悲喜追逐。杏花亦不禁悽惻。泣數行下。周公以其怪。令二人不復相見。杏花從此失神。或罷繡獨語。或停食自傷。幾次投繯。皆為同人所覺。一日周出巡所。況左右疎防。劉遂得于深夜潛入宅門。直抵寢所。解帶縊杏花之頸。比家人覺而救之。氣已絕矣。劉病尋愈。茫不知縊杏花之事。悵悵殊甚。又日為杏花父母所窘辱。亦自經死。

蘭岩曰。淫心一動。便召如許妖孽。二人俱不得其死。良可哀矣。獨不解劉與杏花有何夙冤。也不然。紅衣女何敢作祟。

莊斲松

吉州莊壽年號斲松。乾隆初年貢入國學。僦居城北一廢園中。初至時。芊芊茂草。苔茸沒階。荒蕪殊甚。莊剪荆闢徑。往行李于一軒。居無何。槐黃已屆。檢點入闈。莊雖名宿。而花樣不同。且半世坎壈。依然倒絰孩兒。鬱憤成疴。延至春。委頓牀第。傭奴駢鈍。不勝薪水之任。所善同業邱生亦同傷眊。瞋者憐莊老病。携一童並襆被就伴之。朝暮相對。頗慰寂寥。邱固少年。每擁衾裯。不無冥想。時際仲春。池草重舊。園花半茁。薄暮于軒東獨步。瞥見一女子。年可破瓜。

翠裙紅袖。艷莫與京。向邱嫣然一笑。百媚俱生。邱迷惑。矚視形如木雞。第疑為鄰女。罔敢挑達。女尋踰堦垣而逝。邱歸軒語莊。人言京師婦女。粧束醜怪。既無旗人大方之度。又無南方嫵娜之風。乃弟之所見。實有神仙其人者。莊東皆意想不到。今而後知人言之不足信也。莊曰。否否。子有見而住者。皆非土著也。譬如今科鄉試。榜下其魁卷之堪誦一過者甚少。究其實。順天籍貫者有幾人哉。邱大笑。入夜邱寤寐。反側矇矓間。女子倏至。遂膏肓如醉。相與交媾。猥褻之聲四徹。莊驚覺。側耳聽之。不禁精遺滿席。次日失曉。而邱起尤晏。朝食頗減。舉動不時。莊詰其夜來何事。邱秘而不宣。莊大疑。夜假寐伺之。二更後。聲作枕畔。褻語入耳。喁喁精又大洩。邱亦日就疲憊。莊詢之。猶不吐實。莊正色曰。吾二人皆作客異鄉。家人繫念。豈不甚殷。奈何以數千里外之身。致之狐鬼。君少年庶幾不患。僕老矣。安能拚將涸之精。為君夜夜遺也。邱慚謝曰。君言藥石也。敢不拜嘉。如渠再至。當痛絕之。是夕女不至。邱謝于莊。莊亦心喜。適同監涪州劉生。精岐黃術。偶過莊。驚曰。君何病之深也。診之。錯愕良久曰。君年望六。那得有遺精症。豈其為狐鬼所蠱乎。莊神之。即告以邱生事。俄邱至。劉亦診之。憮然曰。此狐祟。非鬼也。無藥可醫。城南有穆薩嘛者。可延至。使驅之。莊問穆薩嘛何如人也。劉曰。廂白旗蒙古人也。為羽林乞薩嘛者。譯言巫覡也。莊敬諾。浼邱僮往邀之。穆迫于官役。約三日後甫

得來。莊引領望之。漏三下。女子復至。責邱曰。君何信劉監生語。邱曰。使人召穆。莊為政。已不與焉。女忿然。以兩手捧邱之頰而接吻曰。我即死。汝豈能獨生耶。即以舌啟唇而吸之。颼颼然。氣出如綆。心茫茫無所憑。女更加力吸之。邱覺丹田痛如刀割。五內欲裂。莊聞邱帳內撼搖。連呼邱兄不應。知其有異。急叫二僮起。炤邱已昏絕。白身僵卧。宣救一餉始醒。持莊手且告且泣曰。弟之鬼。將就餒于異鄉矣。莊大恚。向空慢罵。招邱同榻。三日復使延穆。穆果至。鄰人觀者如堵。穆冠兜鍪。腰金鈴。搥鼓蓼蓼。口誦神咒。遶園而走。至園後廢樓前。瞑目仰視。旋棄鼓。捉鏡。又趨步登梯。若有所逐。至牆角。極力叉之。聞哐哐之聲。如犬之被撻然。設鼎鑊。捉叉烹之。咸見一黑狐。大如獲。脫腸而死。穆炙肉焚皮。取心燒之。研為末。服邱及莊而去。怪遂絕。二人病亦尋瘳。踵門謝贈。穆不受。訂交而別。邱丁丑席帽離身。授柘城縣尹。莊以教習考滿。教職歸里。此事莊自言之。

蘭岩曰。邪不敵正。理固然也。邱數未終。奈何以憤怒而欲置之死地。其自斃也。不亦宜哉。天下如此類者。當自警也。

額都司

余領德公。世裔也。夫人傅蔡氏。為額都司姊。生一子二女。初居靈椿坊。後徙城南之泡子河。

院宇幽深。閤門壯麗。為一方甲第之冠。但多怪異。家人至日暮。非作隊不敢行。廐馬十數匹。例一夜兩驚。公子新娶婦。亦世閨女。年甫二九。未匝月。忽病癩癩。歌哭無恒。或裸跣奔馳。不避臧獲。每至漏下。則閉戶向隅。垂首衣笥間。兩手常忙。不測何務。至午夜。必將一紙裹收衣笥中。對誌甚秘。婢子偶潛伺之。即詬詈罵詈。滾地嬌啼。公子耻之。而亦無如之何。若是者半載餘矣。會額都司引見入都。下榻于廳之東院。院外即隣馬廐。委裝日。德公為作軟脚局。飲半酣。德曰。舍下多鬼。夜間獨宿。得毋思乎。額曰。我輩作武將者。皆亡命徒。死且不避。庸思鬼哉。各大笑。夜半酒闌。各歸寢所。額勞頓且醉。一夜酣眠。日高方起。德見其無事。心頗安。越三宿矣。第四宿。額方便息在床。聞頂隔上窸窣有聲。額心悸。起身點燭。坐以聽之。久乃闐然。遂不復息燭。仍引衾卧。一食頃。聲又大作。仰視望板。若有人踏之以行。漸至東北隅。聲忽止。屋角一板亂動。隨被揭去。有黑物下垂。形如馬尾。長尺餘。去燈遠。恍惚不能辨。而毛髮森豎。不克自壯。但瞠目視之而已。俄而黑物漸長。黑盡繼之以白色。如粉。纔三四指濶。瞥見二眼。大如樞。方知是一人頭額也。大驚。欲呼人。忽轉念。人何怕鬼。且疇昔自詡之言。人悉聞之。一日示弱。將何以見人。于是正心以覘之。此時物已出其半面。漸露鼻口。二目綠色。直視燈。燈光斂如豆。額昏昏如夢魔。四肢不能轉移。物遂斂然而下。似旋風透戶而出。燈驟明。額颯然如

夢醒。但聞院前廐馬驚嘶。戶牖扃閉如故。譙樓漏三下矣。料其去必復返。亟移燈近榻。抽刀置枕畔。著衣跣躡而卧。輾轉不能交睫。至五更。牆外廐馬重驚。竹樹吼風。而物已入室。燈復黯淡無光。物徑撲卧榻。額大叫。捉刀斫之。剗然一聲。如裂帛。業翻燭滅。隨聞屋上蓬蓬。逾刻方息。額慙極而睡。次日拉主人于僻處。備述夜來事。因勸移居以避其厲。且曰。焉知甥媳之病。非凶宅有以致之。德曰。予亦不耐久矣。苦無吉宅耳。額曰。何宅不吉于此。予友薩都統之宅。方覓售主。可相也。德即以三千金易券焉。及遷。新婦大哭不往。公子仗劍恐嚇之。白足蓮首而奔。侍兒強為著履襪。納之車中。處新居。上下帖然。雞犬不驚。並安羣馬。新婦病亦驟愈。侍女發其笥。于紙裏內得五色綫。綆長四五尺。大如箭幹。不測何用。問之亦自茫然。諸姊妹或述其瘋狂之態。羞報無以自容。額後官至副總戎。德故宅連更數主。胥不相安。今廢為菜圃矣。

蘭岩曰。居宅凶而人遭祟。可不慎歟。

孝女

京師崇文門外花院市。居民數千家。皆製蒲草像生花為業。有幼女奉老父以居者。亦業此。父久病痰喘。按時舉發。是年愈甚。吼卧不起。醫來弗藥。女忘毀廢寢。明慰暗憂。適有隣媼鳩

諸婦女。往髻髻山進香者。女因密詢進香何為。媼曰。或以多病。或以乏嗣。各以心願求之。山頂娘娘最靈。感應之如響。女曰。此間去山道里幾何。曰。百餘里耳。女曰。一里幾何。曰。三百六十步。女謹誌之。夜俟父安寢。輒潛于院中。持香一炷。計其里數。繞院而拜。默祝一身孱弱。父病甚。家中更無人。不能朝山進香。謹按里數。一步一拜。有如身到寶山。親瞻聖像。保佑老父。沉迷速起。百歲康強。自願繡佛長齋。終身頂禮云云。如是得間。則拜。日夕不輟。半月有餘。舊說髻髻山上祀奉山頂碧霞元君之神。靈應昭于畿輔。上自大內后妃。中使及王公搢紳。下迄庶民。每際四月。則進香賽會者。車馬絡繹。不絕于道。而五更雞鳴時。即上殿佔香者。謂之上頭香。頭香必待宮使巨璫。他人罔敢僭越。時有中涓魏公者。奉皇太后旨。往降頭香。甫聞殿門。即有香在爐中。光焰甚盛。魏怒責廟主曰。老佛爺香。猶未降。何得令他人預焚于此。廟主惶恐曰。爺不來。殿不敢開。誠不解此香何由至。魏默念初至時。殿始振筦。香灰未寸。良可駭異。明日更早來。看如何。亟屬廟主曰。既往不咎矣。汝其敬慎。翌日。當早來上頭香也。遂去。廟主畏罪。與其徒終夜巡視。纔四更。魏已至。至則鑪中香火宛然。一女子方禮拜于地。咸大驚。女聞人聲驚起。倏忽不見。眾以為鬼。魏公曰。豈有神聖之前。鬼敢公然出現者乎。必有因。吾有以處之矣。遂上二香于山門下。踞胡床聚眾。眾香客而告之。並詳其年歲容貌服色。眾客

愕然。但以為奇。卒一媼聞之。沈思曰。據命所見。無乃吾之鄰女乎。何其色色相符也。魏問是何隣女。幻化若此。媼曰。居花院市。固孝女也。魏拊髀曰。無疑矣。亟馳歸。復命訖。密訪得女。就見之。果殿中所見者。致詰其女。悉以誠告。言雖未出門。恍惚身歷其境。父病獲痊。亦神之靈也。魏嘆曰。至誠感神。真純孝也。認為義女。不啻所出。其父得享三十年溫飽。百歲令終。女嫁于大興張氏子。粧奩之盛。不下數千金。皆魏獨任。婿家緣此累世為富商云。

蘭岩曰。真誠所至。神靈可通。驕若寺人。那不令其佩服。雖然。人苟無良。遇如不遇矣。
請仙

予閒覽太平廣記。及誌諸異書。其所載怪異之事。不勝枚舉。又每聞人所言。亦皆鑿鑿可據。心竊信而又疑之。疑其無。則古人無論矣。即今人之言亦多。樸誠謹慙之士。豈肯以欺人語信為有。而予生四十年矣。曷曾未一目睹也。唯憶從先予隨宦于宜君時。先大父攝篆烏蘭。先父母奉祖母留居宜君署中。適縣君張公薦一戲術人來。觀其術。平平耳。先君子以張公故。緘白金二兩遣之。術人不受曰。今日作戲法。環觀者數十百人。而未有一嘖嘖稱嘆者。是所學不足以警人目。可知也。何敢妄邀厚賞。雖然。小人少遇異人。得降仙之術。今夜請獻之。或博太太一粢也。先君許之。賜之酒食。日薄暮。術人擇園中廢軒三楹。洒掃至潔。窓破者補。

之壁剝者望之。凡有穴隙如針孔大。亦必彌縫完密。更張帳幔。以蔽戶牖。燈後于西壁畫一門如圭竇狀。門前設一矮脚几。几上置一爐。焚紫降。不令烟絕。餘無他物。選秀慧童子十五歲者二人。了其髻而赤其脚。名之曰清風明月。使背立几前。先祖母率姑母先母及諸姊妹。垂筠簾坐于東楹。先君子率予兄弟翼坐簾外。僮僕輩有令觀者。有不令觀者。唯術人之命是聽。漏三下。術人炷香于爐。焚符於燭。教二童俛身從膝下反視几下圭竇。問曰。何所見。曰。開門矣。術人即嚙水向壁上嚙之。復亟問何如。童曰。梳頭矣。勻面矣。既而易履矣。著衣矣。術人曰。然則可以出矣。嚙水三嚙之。瞥見一女子立几後。約長五尺許。衣大紅衫。拖素裙。眉目娟好。微笑作羞耻態。術人囑曰。太太在此。可為禮。女則斂衽再拜。術人曰。太太最尊貴。胡為不行全禮。乃以一福了事耶。女子以袖掩口。微笑不動。術人亦笑曰。是見人多怕羞矣。令童向前。把其袖牽出几外。童子力牽。女子力却。相持良久。術人作急狀。止之曰。彼修仙人。性村野。且放手。我自處。童子乃放手。女子仍還故處。術人復嚙水壁上。倏又一女子出。雙鬟垂髻。蕊穉于前。貌尤娟妙。衣淺碧衫。腰下衣樹葉一圍。長尺餘。赤雙足。而手足指爪皆長四五寸。並立几後。左顧紅衣而笑。術人曰。汝妙幽居久。習于邨野。見太太不復知有禮數。汝最知禮者可率伊行禮。無失儀。致重我罪累也。女子乃推前女。繞出几外。捺其頭令跪。舉止柔媚。

觀者神慶拜訖還故處。術人復以水奠之。隨隱。于是神其術。厚賜而遣之。細詢二童子。當牽袖之時。是人耶。非人耶。童子曰。不知是人與否。但把其臂。如握棉絮。力又微弱。纔四五牽扯。已汗出淫淫。嬌喘不勝矣。如非術人。今放手。再兩三扯。即可扯至太太前矣。予時年十四。至今記之了了。每舉以告人。無有能測之者。或謂即障眼法。不足為異。然障眼法。不過能障眼耳。未能有握之有質者。是不可解。

恩茂先曰。此記如善奏口技者。無不逼真。

某太醫

太醫某。大興人。失其姓名。輕裘肥馬。日奔走于九門。以時致富。延者日積于門。非日晡不到病家。不顧病者之望。眼穿也。每視一病。寫一方。不論效不效。例奉千錢。否則不至也。日暮歸。從人馬後。囊橐盡滿。人或怪其來遲。則色然曰。甫從某王某公主某大老府宅中來。蓋非一時勢位炫赫者。不肯流諸齒頰也。人無如之何。任之而已。一日看病歸。獨宿齋中。夢見一人。若甚相熟。而不記姓名。持片紙付之曰。時已至。所負當見還矣。醫取紙。反覆檢視。空無一字。懷惑間。已失其人所在。驚而寤。聽漏聲三下。家人叩戶報孺人生子矣。醫毛髮森豎。心知子為索債者。特未審所負幾何耳。子既長。忤逆異常。視父母如寇讎。看錢財如糞土。日向母索。

錢百文。頃刻即盡。積十餘年。家漸落。母或稍吝。輒裂皆相向。勢將用武。母懼而復給之。不敢面斥。陰訴醫。醫閉目搖首曰。勿再言。此子使我心膽墮地。因以所夢告妻。妻驚曰。有字之券。或可量力取償。若無字之券。知負彼幾何。寧有窮期耶。老奴以藥殺人。不知幾許。新鬼繁冤。舊鬼哭。此子必其苗也。彼奉冥檄。挾恨而來。敢與之較耶。言次大慟曰。老奴草菅人命。毒心應手。致獲此報。率老娘。以至于此。老奴已矣。抑念老娘何辜乎。妾從旁慰謝曰。大郎雖不肖。小郎行當成立。何必反目。妻唾其面曰。呸。汝癡心。尚過望耶。天之報施。老奴者。如此不爽。縱有百子。亦必沉淪一氣。豈復有以德報怨者。醫默然無以應。條敵而已。又十餘年。一夕。復夢其人至。言債員已清。可還汝券。然尚欠一命。會須同見冥王。醫醒而大病。自知不起。乃以其語告妻。囑托後事。閱二日。其子暴死。醫泣曰。時至矣。夜分果亡。少子亦不肖。遂落魄。啼飢號寒。迄今不止云。

閒齋曰。庸醫殺人。當獲此報。特一人之債。易償。多人之命難抵。輪迴墮落。尚有窮期耶。醫之不能有活人手。而影響脉理以漁利者。睹此慘報。未識亦肯稍袖毒手否。

蘭岩曰。庸醫殺人。罪不容死。况趨勢貪利。曾不以病者為事。療草匆忙。以藥人者乎。病家之心如焚。而醫人之視若戲。死者雖屬天數。庸不寬乎。耗其財。索其命。報亦慘哉。

地震

老人相傳。雍正庚戌歲。京師地震之前一日。西域一人。抱三四歲小兒。入茶肆。甫及門。小兒輒抱其頸。啼不肯入。其人怪之。曰。畏此地人多耶。乃之他肆。至則復啼。易地皆然。其人以為異。問汝平日極喜入茶社食蜜果。今日胡為乎爾。兒曰。今日各肆賣茶人。及喫茶人。皆各頸帶鐵鎖。故不欲入。且今日往來街市之人。何帶鎖者之多耶。其人笑其妄。路遇一相識。問所之。白其故。大笑而去。兒哂曰。彼亦被鎖。尚笑人耶。其人歸。逢所知。輒告之。或言小兒眼淨。所見必有因。伺之可也。小兒有堂兄二人。兒亦驚其有鎖。次日地大震。人居傾毀無數。凡小兒不入之肆。無不摧折。竟無一人得免。二兄亦為牆所壓。訪所遇相識。已覆屋下矣。劫數之不可逃也。類如此。

蘭岩曰。事之所有。未必非理之所無。

朱佩莖

宜君塘汎兵朱佩莖。有甥女。為農家婦。居焦家坪。嫁半年。方妊。夢見一人。形貌青面。頰赤。憤來與婦交。凡三夜。婦遂有娠。腹中時時蠕動。動則痛楚欲絕。大聲呼號。其姑以少年婦。比隣密邇。通禁令隱忍。婦不能將順。致相勃。隣媼聞之來勸。見婦驚曰。媳婦有妖胎。會將摩厲。

以須。毋復眎之。使不安靜也。姑始大慙。使其夫告母家。母躬往守視之。及臨蓐。轉側叫號。四隣皆塞耳走避。久之。產一物。人首蛇身。髮赤色。長三尺餘。面目如粉。首尾及尋。見人則笑。衆皆驚奔。無敢入房者。每就乳哺。婦遽驚絕。適朱來探甥女。甫入門。遇其妹搖手止之。拉入草堂。告其所怪。朱曰。既以為妖。盍殺之。妹曰。終日蟠踞兒側。投鼠亦當忌器也。朱試往觀。物方蟠屈。閉目如睡。朱潛解佩刀。突前握物之髮。拖之出房。物驚寤。瞠目張口。聲磕磕如擊石。蜿蜒纏朱左股。衆遙立誼呼。朱刀已落。血藍色。淋漓滿衣。腥氣入腦。朱復剝其皮而捲之。曰。吾正需此。以鞞三絃也。兩家深感之。婦亦至今無恙。

紙錢

友人護軍景君祿。居近城北。一夕同其友富海歸家。路經靈官廟。漏已三下。倏見二粉蝶。翩翾飛繞。去地二尺餘。時際隆冬。且深夜。烏得有蝶。就視之。則二紙錢也。並無風。相去咫尺。旋轉對舞不已。大以為怪。適一人騎馬自西來。馬耳聳鼻鳴。連鞭不進。其人厲聲問二人胡為者。景指紙錢。令觀之。擊柝老軍過而戒之曰。各走路。何管閒事。即此一席地。已倒斃二人矣。騎者懼疾馳而去。景富皆少年好事。直追隨紙錢。至人家矮牆下。旋入狗竇中始散。是年富死。又二年景亦亡。

蘭岩曰。豈以二殍之故而示其怪耶。抑二紙錢作祟以斃人耶。是不可解。

三李明

光山李明。家素貧。傭春糊口。邑有監生鍾秀者。他出值雨。避檐下。明延入。具酌與語。秀大悅。遂訂交于杵臼間。自此時相往還。迭為賓主。一日隣家失火。殃及秀家。明奔至。冒烟突火。以救鬚眉皆盡。秀獲不死。于是交愈深。會秀欲赴南昌總戎幕。拉明同往。買舟南下。於道上忽遇風颶。舟覆。人盡溺。秀為一山西客所拯。客亦賈于南昌者。遂與同載。秀深感之。叩客姓名。則亦李明也。前李明屍。竟不獲。秀哭之哀慟。如喪考妣。至湖口。客遇其鄉人。得母訃。慟絕。亟返棹。語秀曰。方寸亂矣。不暇為君謀。謹饋八金為贐。請從此別。秀力叩問。客舟已揚帆遠去矣。秀竚立以泣。疾且作。僦居一蘭若中。伏枕匝月。僧厭之。終日絮聒。隣有老人聞之。惡僧之忍。忿忿入剎。謂秀曰。君安用汚此清淨地。欲望誰發慈悲心耶。乃率其僮僕。打其行李。並昇秀。悉置其家。為延醫進藥。旬日大瘳。秀乃頓首而謝曰。老丈之于鄙人。所謂肉白骨而重生之也。敢請姓名。銘五中以圖涓埃之報。老人正色曰。我憐君失路。故一援手。豈望報者哉。若夫賤名。則不妨相聞。我李明也。年七十二矣。秀大異之。老人詢其所適。教之曰。胡不詣夫塘汛。秀以為然。即詣汛。告之汛兵。聞為總戎幕友。奔告所司。因得乘傳入南昌。述其所過於鎮公。

鎮公拊髀而歎。以為奇事焉。秀後稱素封。

閒齋曰。三李明不奇。奇在皆于鍾有再生恩。皆有恩于鍾不奇。奇在秀皆不聞有以報之。而安心素封也。

蘭岩曰。是蓋夙緣。方能屢遇此義人。扶危濟弱耳。前後三人姓名相同。尤為奇異。

霍筠

大興霍筦。霍筠。霍篋。皆瘍醫之子。獨筠秀逸。姣好。穎慧不凡。不屑屑于本業。年弱冠。即喜讀書。其父以其梗家教。怒而縛于庭之槐。將痛懲之。有隣翁姚學究者。適至。驚問作何過。犯異常示辱。其父告以故。姚遽前解釋曰。吾以為面忤腹忤。乖戾子職。乃為讀書。所謂孤養並無羊袖。亟當鼓之舞之。奈何朴作教刑。阻其邁往。君真立意不為賢父兄者。其父曰。曩祖宗成業。廢家教。豈克育之子。姚曰。彼將相豈有種哉。君幼而逃塾。老猶坑儒耶。其父不覺失笑。姚問筠曰。子喜讀何書。筠曰。時藝耳。能解乎。曰。能。能為之乎。曰。能。既能為之。必有窗稿。盍出之一驚老眼。筠呈一帙。姚且閱且訝曰。作手也。非時下拾藩者所能辨矣。持此以往。取青紫如拾地芥耳。幸勿施羈勒。俾成其志。其父本市井。聞姚讚揚。私心竊喜。不復禁止。筠自此益加精進。遂成書癖。日把一編。行立不輟。然兩赴童子試不中。年十六。其父欲為之娶室。筠自矢曰。

不得功名終身不娶也。且書中稱美女有螭首蛾眉傾國傾城。予未見其人也。如世間苟不遇其人寧終居以沒世耳。父母無如之何。漸生厭惡。因悔恨曰。此皆嚮日為姚老儒一言所誤。致聰穎兒一朝迂腐至此。吾老矣。豈可使筮食二子坐受其累哉。乃析田分產。使三子各立門戶。既而父兄相繼死。筮食日出行道。頗能自贍。唯筭謀生計拙。日就狼狽。所隸老僕諫之曰。二郎勿復讀此死書矣。試看大郎三郎。逐日輕裘肥馬。不費一毫心力。錢如流水入門。郎不如重理舊業。時向大郎三郎討論。不過數月。亦可出馬矣。何必日夜佔畢。徒自苦為。筮曰。彼豈有真才實學。能起死回生耶。徒以人命為孤注耳。良心安在。乃欲我效之。且云與彼討論。即與討論。亦不過求田問舍。有何可採。汝姑待之。當為汝覓金魚也。僕歎曰。老奴豈不作如是想。第恐行將就木。不克見此榮華耳。快快而退。筮自訟曰。予信及豚魚。而見嗤于奴僕輩。豈其格物易而化人難哉。無何又值試期。治任之通州。一車一僮。老僕為御。轅下駒復蹇劣。首途太晏。甫行二十餘里。輒曠暮難進。不獲宿所。僮僕方怨咨。忽見林際燈光。自遠而近。漸至面前。則一翁一媼。奔走氣促。老僕遮問曰。此間有人家可借宿否。翁曰。方有急事。何暇攀談。僮曰。是何要務。敗壞至此。媼且走且應曰。家有病人。去覓外科耳。筮于車中聞之。輒曰。我是外科醫國手也。何必他求。媼回首駐足曰。莫見誑否。筮曰。失路倉卒。豈敢誑言。媼曰。

然則年幾何矣。若已老。則又不巧。僕曰。郎甫二十。尚未有室。那得便老。翁媼乃喜。躍就車前。舉燈籠照之。噴噴曰。不特不老。且大是波俏郎。此事當諧矣。即左右起轅坐。指揮令進。僕曰。郎雖世代瘍醫。然自來業儒。恐不勝任。翁曰。郎君自言能之。汝何贅辭。媼曰。巧合如此。必非偶然。撫謙奉璧可也。俄至一莊院前。林木森鬱。門庭壯麗。儼然巨家。翁媼下車。囑曰。稍候於此。容入白。太太遂啟閤而入。老僕執轡低語。郎本業荒疎。何便負荷。此事脫有不妙。何以解免。筠曰。我豈冒昧作事者。汝勿多慮。言次。翁媼率僮婢數人。趨走而出。曰。郎君請即入。太太立候矣。于是簇者導者。每達一廣廳。太太者待于檐下。年約三十六七。奢華豔異。都冶頗極筠罕見。如許富麗。勢不得不拜。太太急命掖起。以常禮相見。分賓主坐。亟問邦族。姓字年歲。及曾議婚否。筠悉以實對。太太凝睇久之。顏色甚怡。屏去侍婢。謂筠曰。身姓梅氏。本河南人流寓于此。近百年矣。孀居無子。賴有一女。名宜春。纔十八。待字于家。不意忽構瘡疾。日甚一日。心甚憂之。故命其阿保往聘瘍醫。何幸路遇郎君。自稱國手。易勝欣幸。但小女以患處幽隱。不肯令人醫治。閒嘗與之商酌。謂當密為訪求。得有醫人。少年未娶者。俾治之。倘得病愈。即以為配。今得郎君。溫文韶秀。適副私願。應是天緣。非人力所及。筠初念不過一時失路。漫為權變。以圖一宿。誠不料被迫至此。不勝惶遽。又不敢易辭。但鞠躬曰。醫治癰疽。敢不竭力。

若夫婚姻之事。曾向先人設誓。必待成名而後議之。太太曰。郎君迂腐矣。不從此議。豈可治病耶。果有誓詞。不妨聘定。待大登科後。再小登科。亦何不可。筠固懦于言。及聞太太快論。塞不能對。太太命喚藥兒傳語姑娘。一小太醫至矣。亟打點好入看病。羣婢哄應而入。良久。一美婢出。極媚麗。立太太側。耳數語。四太太笑曰。待太醫入內。自審諦之。去取任伊為政。我不相強。婢諾諾。頻目筠笑而去。又久之。乃請太醫入室。太太親握筠腕而行。歷迴廊曲室數重。始至閨閣。一婢啟簾。太太揚聲曰。兒坐耶。卧耶。太醫來矣。尋入室。至榻前。女衣紅繡。擁錦衾。倚鴛枕而坐。髻髮黛眉。明眸皓齒。面色如朝霞和雪。光彩奪目。豔絕人寰。筠一見目眩意迷。不能正視。太太曰。此郎君。即大醫也。汝阿保遇之途中者。可否令視汝疾。女竊睇流盼。俛首嘿然。兩頰紅暈。太太曰。可否密對娘言。無羞出口。女徐徐低語曰。娘視為可則可耳。太太笑曰。天賜郎君至此。為兒消災。娘何不可之有。娘且暫去。但留藥兒一人扶持可矣。向筠曰。郎君須盡心。無草草看病。已當出用飯也。遂率同羣婢徑出。女命藥兒請太醫坐。藥兒曰。既來看病。盍早看之。省却忍受痛楚。女羞澀之態。幾不能支。藥兒屢促之。女不得已。嚶然一呻。斜卧向內。以絢障面。任其所為。藥兒乃含笑登牀。以手招筠。筠半坐牀側。藥兒款款啟衾。則下體赤露。粉臂雪股。綴綴生光。溫香馥馥。唯私處以紅帕覆之。瘡大如茶甌。正當股際。筠見此奇

豔鹿撞心頭。如夢如醉。勉強視瘡。已藥兒覆衾下床。呼他婢導見太太。太太令坐。問看瘡何如矣。筠曰。不當要害無虞也。靈藥一敷即愈耳。太太喜。加繡布筵。即僮僕亦極豐美。太太曰。郎君食已。可即賜藥。此女已是郎君人。幸將視為腸肝。筠曰。敢不盡心。但須假一淨室。以便和藥。太太曰。已掃除書軒。為郎君設榻矣。筠乃造退。入軒果雅潔。軒中位置器玩。及筆硯等事。靡不精良。几上燒紅燭。大如臂。二美婢服役其中。筠曰。得小童一人為伴足矣。何勞卿等。婢曰。家中唯老圃公更無男子。何處得有小童。筠曰。患瘡姑娘。果未字乎。婢曰。太太無子。唯生姑娘一人。欲得一才貌兼者。方許為贅。尋常豈許委禽。筠曰。然則許配醫人之說。恐未必確。婢曰。果似郎君。亦何不確之有。第恐不能愈其疾耳。筠喜動眉宇。笑曰。愈此疾。予操之若券耳。卿等姑退。予合藥。最忌陰人。但呼我小价來。祇候可矣。婢笑而去。有頃。僮至。筠令先開院門。低語曰。予有一山水畫扇。携來否。僮曰。在枕函中。筠大喜曰。吾事濟矣。亟開函取扇。扇上故有紫金錠扇墜。碎而末之。調以茶脚。調未勻。一婢出問曰。太太致問郎君。藥合得否。筠曰。已合得矣。即携入。見太太曰。此藥忌陰人犯手。須親敷乃可。太太曰。但得病愈。任郎為之。命一婢引之入。藥兒見藥。欣然曰。人固有美好如郎君者。而無良藥可乎。復上床啟衾。筠左手持藥。右手揮雞翎數之。乃故以手指摩其私處。紅帕忽被觸落。女急縮玉足。足指拂筠口。

而過陰溝已見藥兒紅潮滿面掩袖而笑筠不覺精流滿視女向藥兒小語曰藥敷完可請
郎君出矣筠悵悵而出太太復慙慙臻至親送歸寢筠就枕冥索宜春豔質獨得親其下體
何修得此即藥兒之妹麗亦復非凡輾轉反側慙心火熾五更始睡去翌日雞鳴筠尚酣夢
即有二婢剝啄而入直至榻前褰帷而啟曰姑娘敷藥一夜安眠已稍減矣第須膏藥以封
固瘡口故太太命白郎君筠驚喜披衣起曰即刻奉上矣二婢去筠沉思無得膏藥處殊傍
徨既而思得一策亟躡履下牀囑僮速去密解車上轂轆來僮曰何所用之筠曰非爾所知
第速取來切勿洩于人僮哂而去須臾提轆至筠取其陳油積垢和以糯麝並所贖紫金錠
末剪書色布攤為膏藥親往貼之數日瘡大愈可以行立太太乃舉酒屬筠曰郎君之于小
女再生之恩也請擇吉合卺可乎筠終不通權謝曰筠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筠能使
之起耳且姑娘之瘡雖愈亦須調攝百日筠亦功名未就不敢渝誓太太首肯曰若然姑留
聘以俟後圖筠出白玉帶鉤一枚奉之太太遂設祖席以百金為贐筠三讓而後受乃抵通
一戰冠軍即馳書報捷于梅氏議娶宜春老僕曰無大郎之命媒妁之言無乃不可乎筠曰
虞舜聖人也且不告而娶英皇况我無可以告即大郎何能為乎遂贅於梅氏花燭之盛人
世罕儔魚水之懽人世罕匹女復使筠納藥兒為妾既滿月筠請於太太欲雙歸籌畫徒男

婦老幼同來居此。太太曰：此間荒野，不可久居。京師右安門外有舊宅一區，曷若同往居之？筠大悅，擇日並發輜重，近百兩，絡繹于道，道旁觀者，以為公侯眷屬，莫不駭焉。及至舊宅前，閤門極蕭條，入大門，破屋欹垣，亦殊荒廢。至二門以內，則斬然一新，峻宇雕牆，煥如天上矣。筠既獲美妹，又享厚富，心意滿足，無復書癖。于是盡移家口，同入新居。往省兄，篋弟簪衣服，僕從之盛，色色動人。篋驚曰：聞汝入泮，幾番使人下通，皆云已歸，詢之家中，又道未返。日深疑抱卜筮，胥無徵驗。今從何來？發迹若此。筠備述已入梅氏甥館，甫定新遷，即來祇謁。篋曰：不意二哥成家，實媿缺禮。今既獲寧守，當登堂一拜。新嫂篋曰：予雖叨一日之長，然弟之岳母亦我之母執也，詎可不一往起居？會當與三弟並發耳。因同車而往。及門，見其荒涼，篋笑曰：吾弟愈往喜，還得此佳境，暇時闕為蔬圃，開畦畛，滋灌溉，足夠一年酸齏之用。第恐異日得第，則闕閤榮戟，不無稍費調停耳。篋和之以笑，俄入重門，驀然改觀。二子咋舌相視，不敢加嘲笑。太太者出，二子拜見，謙謹不覺太過。俯仰唯唯。太太曰：二位遠來不易，今為至戚，合令小女出拜。伯叔須臾，女出，嬌逐步來，羞從面起，苗條婉媚，目所未經。二子眩惑癡迷，如作游仙之夢。女拜訖，即退。筠肺鬚炮羔為華萼之宴。二子神往麗人，食不知味。逡巡辭去，評論于軒中。篋曰：述先人之業，出入王公鉅卿及士庶之家，閱人閨秀，何啻千萬。幾曾見有

如新嫂者。從此富貴浮雲。功名糞土矣。筵曰。何物書癡。享此大福。豈夢想所能到。筵曰。焉得與之一夕綢繆死。亦無憾。筵曰。但有目者。皆當作是想。奈名分所關。徒思何益。筵曰。大哥亦拘執矣。夫唐文皇。英主也。猶納弟婦。陳曲逆。良相也。尚盜其嫂。我輩凡人。又何泥焉。各歸與婦謀。筵妻賈。筵妻王。亦妬而不明理者。共往見宜春。歸無人色。亦百計欲其夫亂之。以暢其妬心。會元夜。相與籌畫。布盛筵。邀宜春及藥兒入城。踏燈。王親往迎之。強而後可。宜春翠被紅綢。藥兒錦裙繡袂而至。筵笑鞠之于門。既而入席。命梨園演肉蒲團。極其穢褻。宜春談笑自如。殊無慍色。賈王以為可動。復相間試以浮語。宜春曰。盡請大伯三叔偕來。見奉一觴乎。賈王大喜。亟遣婢趨告筵。筵聞之。如握得藏金。踉蹌而入。宜春命酒跪奉。筵笑。藥兒跪奉。筵笑。筵亦跪領之。筵曰。嫂何多禮。宜春曰。酒以合歡。禮以綴淫。既奉酒。可不為禮乎。衆皆笑。席散。賈邀入房中更衣。宜春娛光眇視。醉態不支。低語向王曰。嬌知之乎。今夕醉甚。當宿此。不能踏燈矣。賈曰。姊如談心甚快。踏燈何樂哉。賈王私議曰。看其桃李之豔。必當有松竹之操。不謂鋪糟亦醉。直一淫奔之女耳。乃密囑筵。隱身戶外。倘有隙可乘。即下手拏雲也。言訖而入。極力挑逗之。宜春鬚袖微笑曰。古人易內而飲酒。初不解其何樂。今乃頗悟其趣。大伯三叔自家人也。何不入室一談。以盡清興。筵笑。即戶外應聲。爭奔而入。藥兒遽滅燭。房中

驟暗如漆。牕上雖有月光。竟一物不見。然二子潛聽已久。某在斯。某在斯。早知之稔熟。一時同撲宜春。筦擠篋曰。兄先弟後。敘不可紊也。篋不得已。遂擁藥兒各接吻捫私。無所不至。二女極力抵拒。呼叫聲嘶。竟不能脫。不覺暗中摸索。漸入佳境矣。二子情動已久。稍縱即逝。方圖再舉。小婢忽秉燭至。二子驚起視之。則王為筦亂。賈為篋亂。宜春藥兒渺無踪影。不知所之。彼此驚慙悔恨。奪門而散。先是賈王來邀宜春時。並不及筦。筦已疑之。不許往。太太獨以為可。筦不能阻。拘唯屬早還。迨二更不返。大忿恨恨。背燭而坐。既而車聲轆轤。傳呼姑娘及藥姐歸來矣。筦既喜見。俄而入室。詰其故。宜春笑曰。郎之兄弟。大非良善。故作淫劇。惑人兒已。小施戲術。俾通室以顛倒之矣。因備述其事。筦跌足曰。此太毒狠。令我不安。藥兒曰。蔑倫之人。不足為衅。鐘之猥狎。虐懲之。亦不為過。筦曰。既往不咎矣。第夜已深。相隔重城。何以得出。宜春曰。江湖之深。公華之高。不能阻兒飛越。卑卑重城。庸足限乎。筦終不釋然。自此兄弟無顏相見。聲息不通。宜春學尤淹博。筦所為詩文。多改政之。筦愛之如珍。敬之如賓。踰年生一子。筦舉孝廉。身厭綺羅。口窮甘饌。人稱為小石崇。一日。宜春忽泣。謂筦曰。兒初罹瘡疾。得君療之而瘥。不慙自薦。以酬大德。詎意中道乖離。痛心孰甚。筦大駭曰。何為出此。宜春曰。夙緣已盡。夫復何言。幸留此子。以承君嗣。今夜即當永別。以去耳。筦不勝悲苦。哽咽不能成語。藥

兒亦從旁而泣。尤助酸辛。頃之太太出。挽宜春徑行。囑筠曰。郎君無徒悲。好自愛。四十年後當復相聚耳。旋出門。門前已駐一犢車。犢黃色。甚小。角繞繭栗。車亦不廣。而美澤可鑑。一家十數人。悉乘之。人不覺擠小車。亦不覺隘老翁執策為御。車行甚捷。瞬息而逝。而宜春及葉兒泣聲猶恍然在耳也。筠竝立滂沱。家人勸不能止。強掖入門。則第宅化為烏有。僅存破屋數椽。荆杞滿目而已。舉家驚駭。始知遇怪。然所遺黃白甚多。筠得別購廣居。仍不失為豪富。後筠授某縣尹。頗有政聲。遷刺史。子亦克肖。不絕書香。究不詳四十年後復聚之說。果何如耳。思茂先曰。雖不測其何妖。即其艷冶異常。處寫來紙上。自是尤物移人。予嘗聞此事于銳別山。繼見霽園此記。又小異而大同。終不知孰確。要其事則真實不虛。蘭岩曰。美麗富貴。往往於無意中得之。彼營營者。何處覓得。亦徒勞奔走耳。筠立志不業瘍醫。而終以此得佳婦。為富人享受多年。亦可謂非本志乎。此女莫知所自來。莫知所自往。飄然無累。豈神龍作用耶。

趙媒婆

彰德趙媒居積取盈。家稱小康。郡有惡豪。欲娶吳秀才女。以重金啗媒。媒貪其利。巧言詭合。致女失所配。吳恚甚。送官痛懲之。媒愧悔改業。誓不復為人作伐。避居羨河鋪。一日。自城中。

探女歸。跨衛獨行。日已向暮。忽見一青衣自岐路來。逆問。莫是執柯趙姓否。曰然。曰然。則請轉轡隨兒行。家主母有事相浼也。言訖。却步為導。媒陰念自蒙辱後。久不作塞修。今觀此青衣舉止。故是大家婢子。從之。必獲多金。不妨一作馮婦。冥想頗得意。棄代步。捉銜以從。下路斜行。約數里。漸見青石荒路。綠樹成行。奄至一巨宅。閑閑高峻。閑閑煥然。青衣曰。主翁行役未歸。僮僕強半隨去。家少男子。姥徑入可矣。接驢代繫庭樹上。轉出一廳。有婢媼數輩。坐立其間。見媒群喜曰。婢婢喚得冰上人來矣。即有爭趨入告者。俄傳語可遽入。夫人立候矣。復相與厯院宇數重。始達正寢。夫人者。倚隱囊而坐。年約四十許。媒再拜。夫人命曳起。賜坐。自展邦族云。是大名鄭氏。流寓於此。夫為盧侍郎。奉祠有年矣。所以命婢奉邀者。三豚兒已冠。未有佳婦。媼能為我攀一門楣。必當重酬也。因命呼三郎至。則亭亭玉立。英妙絕倫。媒極口讚揚。無論公子內慧何如。即此外秀。便足削盡天下公侯之色。適莫老身減齒三十年。亦必拚死充作姬媵。阿誰有閨秀。肯不急設東牀。左右聞者皆笑。夫人亦解顏曰。無怪。妻子起家。欲鋒銑是犀利。第老身謀聘者。為東偏薛叅政女。亦係世家。叅政已捐館。夫人牛氏擇壻甚苛。且多疑。往往垂成而悔。妻子自料能令此事必諧否。媒曰。老身平生不慣作模稜語。憑三寸舌。往說之。必有佳報。夫人喜。飯食之。便促其行。媒請詰朝往。夫人曰。事不宜緩。緩則中變。

矣。媒不敢方命。夫人仍使婢媼為伴。向東二里許。即至其處。亦巨宅一區。迴釘獸環。壯麗埒盧氏。司閨祇一媼。為通之。謁牛于房。備陳來意。牛曰。老身亦夙聞盧家三郎。非龔奴紈褲子。特未親見耳。媒曰。自是臺閣品。姥閱人多矣。幾曾見有如盧家三公子之才貌兼者。將來若不大富貴。老婦請自挾兩眸子。誓不復相天下士矣。牛曰。汝亦莫揄揚過當。老身已心許之矣。小女往省其舅姑。三日後甫得還。為致聲盧家親母。打點納采。約清明節後。嫁奩可完。即歸魚軒。兒女皆各長成。無事耽閣。終非了局。汝亦不必奔波往返。年老路迂。勞勞碌碌。心所不忍。且汝辛苦不辭者。徒以欲得酬謝禮物耳。老身即便相付。再來亦素手矣。乃取廿金贈之。媒且喜且拜。以諛之曰。端底大家不比小戶。見理直。故作事快。牛大悅。命具酒。並婢媼數之。菓盤中有杖杜。甚甘美。媒伺隙。以帕裹納袖中。飲數巡。謝酒辭行。牛復叮嚀。速就婚禮。媒敬諾。既歸。搖篋擺裙。得色滿面。指婢媼謂夫人曰。夫人但詢之。老身應得格外賞否。夜漏三時。往返五六里。委婉一兩言。致牛夫人降心允肯。但待聘甚急。只在清明後。便賦于歸也。夫人笑曰。老魅亦太孟浪。那見以女嫁人。而如此汲汲者。婆子得渠廿金。亦不為薄。老身倍之可也。于是媒又得四十金。並紅綾一端。俄聞遠寺鐘聲。夫人曰。夜闌矣。婆子當歸。仍命婢媼送之。遭三郎于屏門下。媒戲索謝禮。三郎笑指其具。媒大笑而出。至歧路前。婢媼以驢授之。倉

皇却回。媒策蹇且行。且念夫人亦殊吝嗇。何難賞一壺酒。兩盛飯。一張牀。俾老婢醉飽而睡。乃中夜逐客。豈其但卜其夜不卜其晝耶。迨至家。旭日始旦。子婦尚未興。以鞭撻門。子白足出應。訝其太早。媒曰。且捉驢去。待徐徐告汝。既而婦亦出迎。媒入室坐。吸烟啜茶。銜其夜來事。子婦傾聽。眉宇間喜色發越。小孫聞人語驚寤。呼母索乳。婦鳴之不睡。媒曰。兒勿啼。為汝攜得佳果來矣。亟取帕裏擲匠頭。但見清瀟滴瀝。媒曰。鮮果不耐時。可惜揉壞矣。囑婦解帕。則見蝌蚪數十枚。半如墨汁。猶有一二蠕蠕者。咸大驚異。急取兩家贈金視之。已俱化為冥錙。紅綾亦摺紙所為。媒木立如偶人。良久喉中作逆嘔。出濁水升餘。樹葉無數。始悟遇鬼病半月。顏色始復。

蘭岩曰。改業已久。乃復為利動。宜鬼物戲弄之也。每見世人。當痛遭窘辱時。未始不立志變計。悔心漸熾。一旦有重金以啗之者。遂致故態復萌。捨身不顧。名行墮喪。不可收拾。其不為鬼所侮弄。幾希矣。吁。可不見利思義哉。趙姓為媒多年。豈于日夕來往之地。有此大族。未之前聞耶。乃毫無疑慮。徒事拔報。想亦利令智昏耳。

三官保

友人景君祿。為子言其表第三官保。滿洲某旗人也。年十七八歲時。皓齒明眸。雪膚華髮。言

笑嫵媚。儼然好女子。且善自修飾。見者靡不流矚。外秀如此。宜其溫文蘊藉。藹然可親矣。乃負氣凌人。好勇逞力。往往于喧衢鬧市間。與人一言牴牾。或因睚眦小怨。必致狠闖兇毆。雖破腦裂膚。終不出一軟款語。有北宮黝之風。不知者親而近之。知者避而遠之。隣里畏憚。號為花豹子。以其美而暴戾也。更有佟某。號佟韋馱。亦城北之市虎也。與保素不相識。嘗于茶社中。片言齟齬。輒相毆擊。其朋極力解紛。佟大言曰。汝既稱好漢。敢于明日清晨。在地壇後見我否。保以手拊膺。雙足並踊。自指其鼻曰。我三官保。豈畏人者。無論何處。倘不如期往。永不為人于北京城矣。于是彼此不復言。各自散歸。翌日黎明。保單身徑至地壇後。坐俟良久。始見佟率其黨十五六人。悉惡少年。洶洶而至。保迎叱曰。汝鳩衆來。欲打我耶。佟曰然。保大笑曰。我苟懼打。豈敢復來。任汝鼠輩所為。但一皺眉一呼痛。非好漢也。言次自去其衣。赤身卧地上。曰。勿污我衣。速打速打。佟衆蜂擁其前。木棒鐵尺亂下如雨。一霎體無完膚。四肢不能轉側。猶哂笑怒罵。佟益怒。取棘針一掬。刺入保兩足指甲縫中。又用猪鬃探其尿管。深入二寸許。仍罵不絕口。佟知其終不可伏。急投杖。跪而抱持之曰。君神人也。吾等甘拜下風矣。請破產調攝貴體。願終身服事。作一鷹犬。肯收錄否。保憊甚。不能作了然語。但首肯而已。佟覆之以衣。畀歸家醫治。兩月始愈。瘡痂漸脫。美好如故。遂與佟約為兄弟。逐日與俱。鄉隣竊嘆。

以為保得。虎角而翼矣。保居近安定門。門外舊營房之東。故有關帝廟。保與佟登其黨十餘人。常聚集於其中。或掇石較力。或懸空架橫木。為翻觔斗。豎蜻蛚諸戲。或以巨竹長數丈。張布為帆。倣白虎幢之製。騰擲身首。以示技巧。名曰中幡。入夜則聚談開飲。評論某也強。某也弱。所言強者。必尋釁以折辱之。是以睥睨一方。稱為土霸。雖屢為官司懲勸。不少悛也。一日。方與眾擲蟻為樂。忽一人貿然至前。曰。汝亦聞南城有張閔王乎。保曰。亦或聞之。其人哂曰。即我是也。保曰。來此欲何為。張于膝裙中出一匕首。長七八寸。甚銛利。舉足踏石。按匕首于地。鬚鬣盡張。目皆欲裂。叱保曰。鼎鑊猶有耳。豈不聞張閔王是好漢乎。觀汝形貌。不過一女子加弁耳。乃亦盜虛名。稱豹子。得不令好漢掃地。今來與汝一較。苟不苛。當留汝命。不苛者。其類創語。猶言不輸也。保睨之而笑。回首視佟曰。常言太歲頭上動土。今果有其人矣。試言何以較量。張曰。將此匕首自刺肌膚。不形隱忍之色。汝自審能否。保拊掌曰。吾謂挾泰山超北海。或有不逮。若僅此區區。何云不能。亟接匕首。退坐石上。裸其右股。示張曰。即刺此可乎。張曰。可。保曰。但平平一刺。何足道哉。吾試一新汝目。乃于股上刻劃至骨。吱吱有聲。刻成天下太平四字。皮翻肉突。血流被踵。肌膚白嫩。映面色如赭。敷染雪。旁觀無不感眉嚙齒。代為不耐。而保談笑自若。似不毫痛楚者然。張大驚。自投于地。曰。名下故無虛士。小人瞻仰無

由。故假此以相試耳。望海涵以怒唐突。保掖之起曰。君是吾輩中人。如不棄。請兄事君。張大喜過望。保得佟張為左右手。愈縱橫無所忌憚。上元夜。三人踏燈于四牌樓。漏三下。飲于酒家樓。見一人貂帽狐裘。肥胖長大。年約三旬。又一少年約二十許。冠紫貂冠。襲黑羔裘。從八九健僕對席而坐。頻目視保。耳語而笑。笑訖復視之。保益作媚態。眼波頻溜。二人心醉已久。况加酒醉。少年乃出席向保曰。元夜相逢緣却前定。曷不同席一飲。快談衷曲乎。佟張怒勃然欲動。保肘張而躡佟之足。即趨對曰。即蒙垂愛。何幸如之。二人喜極。擁之入座。狎褻百端。忽少年以所飲餘酒罈保曰。小哥能盡此杯。洵可人也。保一手接罈。一手握其臂。極力扭之。少年大聲呼叫。躡身橈下。中年者以為戲。方鼓掌而笑。保回肘撞其胸。仰踣于地。佟張復來相助蹴踢。二人滾地甚苦。眾僕烏合攘三人。大揮老拳。勢不可當。四座紛紛走散。顛仆狼藉。三人一無所傷。徑下樓去。比金吾步軍來捕。三人已去遠。不可踪跡矣。次日處處相傳。某宗室在某酒樓為匪類所窘辱。亦平日恣橫恃勢之報也。保聞之意得甚。會夏日。保偕佟張遊行郊外。小憩一墓門下。論及剛勇。保嘆生平不逢敵手。佟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雖然。京師之大如海。豈無傑出之士。惜我輩未遇。隨戰手指門內一塚。曰。弟知之乎。此余斑龍之墓也。余斑龍者山東臨清之回人也。號余大漢。在生時賣大刀。九于廟市。起家數千金。有李存孝

之勇。嘗與勇士馬猛較力。馬揮鉄鋼劈其首。余奮臂一格。鉄鋼飛墮二十步外。折為三段。又嘗生拔鹿角。故號斑龍。吾儕生晚。不獲同時。今日對墓景仰。猶令人徘徊不能去。賢弟勿輕量天下士。恐斑龍有知。揶揄于地下也。保慨然不悅曰。斑龍之事。傳聞太過。予若遇李存孝。當北面事之。若遇斑龍。正未知鹿死誰手耳。言次。大雨暴至。抵暮不休。三人四顧。驚見百步外。有鳩吻露樹間。冒雨就之。則廢寺一區。無有王者。佟張喜曰。即此可以宿矣。攜有酒肴。除地坐飲。保終不樂。佟深悔失言。多方引咎。已而雨霽月來。夜近三鼓。保見門外有人窺伺。軀體彷彿甚偉。保叱問為誰。寧不知花豹子與佟韋馱張閔王在此耶。言未已。其人履闕而入。指保大笑曰。今來與汝較。果鹿死誰手。保大怒。右足飛起。其人以手格之。足痛甚。不覺踣地。其人提保之臂。却步出門。保匍匐隨之。肘膝並行。直至階下。驀然拋擲之。保身起半空。飄飄然如風捲落葉。墜落牆外。其人倏不見。佟張大呼追救。杳不可得。大索半夜。至天明始得保于余斑龍墓側。瞠目僵卧。形如夢魘。呼叫移時始甦。不能動履。佟張迭負以歸。右足五指俱折。脛胫青腫。保自此爽然若失。幡然而悔。遂折節讀書。不復語力。見人謙抑異順。犯而不校。卒為善士。或遭素日黨類于途。輒逡巡走避。若將免焉。人有述其向日行徑者。即赧然如不自容。佟張勸其振作。但含笑不言。佯以怒激之。惟敬謝而已。二人無如之何。索然而去。終身

誓不相見。後入籍為羽林軍。從征緬甸陣歿。年甫二十有零。

恩茂先曰：一跌輒悟，改過如決。若三官保真勇者也。

蘭岩曰：剛勇自恃，漸至朋黨多，而所為不善，禍不旋踵至矣。屢困以極苦事，不稍挫。卒為斑龍一銷其戾氣，改過遷善，以獲安全。余之有施于保者厚矣。雖然，苟非保有從善之機，斑龍有靈，亦將奈何。

倩兒

潮州富人江翁，世居南安。一子名澄，小字蠻秀。潮州謂至極曰蠻，以澄韶秀，故字之。年十七入郡庠。母家姓蕭氏，有舅為部郎，歿已數年。姪母王氏孀居，有一子一女。子六歲，女字倩兒，與澄同庚，艷麗無匹。搢紳之家競思妻禽。王溺愛其女，擇配甚苛，不能即就。澄韶黠時，與女同兒戲，及長，澄務舉業，女事針黹，形跡遂相間隔。然每一謀面，澄一心向女，笑靨當迎，女一意注澄，星眸頻擲，或王不在前，澄必百計與言。女亦罔拂其意，不吝應答。一日同在親戚家赴湯餅會，女眷滿房。飯後有入內更衣者，有勻面理髮者，有行食院中採花者，撲蜨者，如廁者，唯女獨立廊下。適澄自外來，向女索檳榔。女對以無有。澄不信，搜其兩袖，方嬉笑問。王猝至，女急欲引避。王呼而止之曰：兒與爾四哥，幼小即在一處，且至親，莫作小家相。無事回避也。女含笑。

應之。澄曰：妹索檳榔，甥誤以豆蔻奉之。妹取之傷廉，故甥笑之。王亦笑曰：汝妹素喜食之。爾四哥藥肆中，寧無此物？異日勒索百斤，不為多也。女與澄皆笑。自此稍得親近。澄或乘間入以游語，亦不甚愠，但作不解。漸至狎昵。值王壽，澄隨蕭往祝，雨阻不得歸。蕭王話舊，夜飲于室。澄與女坐明間，抹牙牌，賭拍臂為戲。女連負，索臂拍之，匿不肯。澄握其腕，擅其袖，用強出之，白如雪，滑如脂，潤如藕。澄憐惜之曰：如此嫩且白者，忍拍之乎？戲啗以齒。蕭王聞其嬉笑，呼問之。女給曰：四哥賭牌屢負，令其叩頭，賴不肯跪耳。蕭王咸笑曰：十六七大兒女，尚作此小兒戲耶？澄與女各笑而退。于是益無忌憚，狎褻無所不至。但無隙及亂耳。女有婢名春蘭者，狡媚慧黠，稍遜于女。女慮其惑澄，防閑甚密。蘭懷怨，日伺其釁。會澄以事早見王，王尚未起。女方亂頭立欄畔，吸烟看花。澄覩便求哺。女他顧不理。澄突前捧頸，強接其吻，不意為春蘭所見。潛告王。王怒呼女至榻前，詰之。女不承曰：誰其見之？王曰：春蘭親見。無耻婢尚口辯耶？女頸赤面頰，轉背欲泣，罵春蘭曷故妄傳飛語。蘭含笑而跪曰：無事。奴敢妄言耶？姑扶欄吃烟。四郎至，求哺良久。姑乃三哺之。無事。奴敢妄言耶？女羞忿至極，掩面大慟。王召澄，澄已逸去矣。王雖愛女，而事關閨壺，殊深痛恨，不遽假以辭色。蕭聞之，亦怒告江翁。捷澄數十，不許復至舅家。女恚甚，哭一日不食。王氣平，愛女之心復熾，密令他婢私往勸慰。女皆不應。是

夜竟投繯。王慟絕數四。悔恨無及。惟痛罵春蘭多事而已。既葬。澄旦夕追思。神昏形瘠。恒書空作吐吐怪事字。屢欲一往哭其墓。無由也。然澄之祖塋與舅家塋相去僅里許。值中元節。父母皆以疾不往。命澄獨往祭掃。因得至女墓。撫塚一盡其哀。是夕歸宿其廬。約二更。羣動盡息。風木悲鳴。明月滿天。四顧清寂。蟲聲唧唧。絮繞荒階。螢火星星。亂粘秋草。憶美人黃土。再見無期。欷歔睡床。泪下如雨。俄而星移漢轉。竹影篩窗。恍惚間。聞門外彈指聲。止而復作。披衣啟扉。見一人當戶立。視之。女也。驚喜出于非望。携之入室。並坐而泣。此言別恨。彼訴離愁。嚶嚶者久之。始得相與綢繆。女欲澄假托讀書。留居於此。澄曰。此計不諧矣。僕堂寢疾。且家有嚴師。居此無名。請別圖之。女頷焉。少間。女曰。欲暫歸家。一省老母。子能導我歸乎。澄曰。其不可者有三。此去家四十餘里。盡屬山蹊。卿力弱足纖。斷不能至。况夫夜行。此不可者一也。比至家。天且曙。日直中矣。卿生長閨中。足跡不出戶庭。出則乘輿。今徒步而返。隣里所驚。此不可者二也。與卿偕行。嫌疑莫避。老父問罪。何以措辭。此不可者三也。有此三不可。卿其鑒之。女曰。用志不紛。乃凝于神。兒居此學步久。且思親甚摯。君第携我行。三不可應不一犯。澄不忍拂其意。乃扶之以行。甫出門。覺身體輕忽。飄飄然如落葉。因風不克自主。食頃。即至舅家。徑抵寢室。見王流涕而歎。方為家人明日可先將酒果香楮往。予後日當親到倩姐墳頭一

真也。女停足戶外，不敢入，但掩泣而返。澄曰：「來何草草？去何匆匆？」女曰：「百八蒲牢將動矣，且歸休。」遂復同出，遭春蘭於廳。女扶舊恨，直前執頰，蘭驚仆於地，噤不能語。女不釋命，澄視其褲，淫之淫記。又取泥土，實陰中，始捨去。至巷口，有施食者，女與澄亦就食焉。倏忽至山間，月已西沉，明星在東。景甚淒涼，澄曰：「歸矣。」女曰：「盍一過我家乎？」澄曰：「方得還，又欲往耶？」曰：「否。謂兒之潛聞也。」穿松林，不數十武，至一土穴，前穴大如盂，女掩澄入之。身覺縮小，自視纔數寸。既入，四壁皆木，僅可容膝。女與促膝坐，因泣囑曰：「兒陽數未盡，冥司悉不收錄，神魂守此，不去。故屍尚完好。君苟不遺，可歸告寡母，往祈南關行乞，病疥僧兒可復活也。」澄此時方悟，女已死所坐之室，乃其殯宮也。且驚且喜，諾之。頃之，澄欲女仍返其廬，女亦諾之。乃復出穴，步月徐行。既至，澄忽見自身僵卧榻上，父母撫之哭於側，大駭。女指之曰：「幾壞爾事，勿遽巡可。」急入也。澄猶延仁女，皇遽極力擠之。澄覺舉身火發，颯然而起。父母驚却數步，注視輟泣曰：「兒魅矣。」澄俛俛者久之，心神始定，問父母何為在此。蕭曰：「兒尚夢夢耶？兒一睡不醒，已一夜。」一日又半夜矣，謂兒必無生理，胡復不死？且愈之速也。吾一人以兒故，病亦驚失矣。澄始悟神結之奇，不敢發，但漫應之。詰朝，父母與同歸，遇王於途，述春蘭為鬼所虐狀。正符夜來事。澄陰異之，既過王巷口，果有施食。三日者，益怪之。因訪行乞僧，得諸廢寺中。澄膝行蒲伏，以

誠懇訴。僧欠伸曰。呵呵。無知小兒。女草草作事。致老僧多此色相。遂同詣王。告以能活女之故。王疑信參半。第念事出于創。或有非理之效。姑聽之。以覘其術。亟至墓所。掘塚出棺。剖而見尸。顏色不變。僧自頂至踵。以手拏之曰。已死二寸矣。枯魚銜索。幾何不靈。再七日。庸得生乎。探皮囊取米色藥一粒。大如粟。納女口中。按其吻。以氣運之。踰時。聞呻吟聲。舉體溫軟。王心喜如獲異珍。以軟榻昇入廬。一宿復活。尚不能言。唯握王手涕泣而已。王稽顙謝僧。額為之腫。僧笑而去。其行甚速。追之不及。瞬息失所在。咸知其為異人也。女還家。卧病月餘。形始復初。唯兩足至踝。常冷如冰。僧所云已死二寸之說。亦信。王感澄義。即以女妻之。琴瑟甚敦。上官老人周與江翁善。知之。頗稔。嘗為予述之。

蘭岩曰。天下好事。本可順理而成。往往多生魔障。致令美人黃土。佳士傷心。終成恨事。然必係不省事。婦女拘執腐見。率意為之。幸天不忍。令此情種。卒為情死。生一異僧。以全之。使人心一大快。意。天下亦安得常有此僧。以活此可人哉。

襴襪

有官瀋陽者。署中傳有鬼物。往日被驚悸而死者。男女接踵。官留心伺之。夜間果見一物。通體烏黑。無頭無面。無手足。唯二目雪白。一嘴尖長如鳥喙。乍見亦甚可懼。後無夜不至。遂亦

習之漸至狎暱。物亦嫻熟。魔之不去。招之即來。間嘗戲以手捺其頂。隨手消滅。捺至地滅亦盡。渾如烟霧。軟如綿絮。甫抬手。尋復充牣如故。甚異之。因其塊然一物。名之曰襪。呼之輒前。一夕寒夜。思酒。家人皆睡。無人行沽。襪適在側。戲之曰。汝能為沽酒乎。聲呦呦。似應諾。然官乃以青蚨數十。並一瓶。寘其頂上。襪去。俄頃已在面前。頂上有瓶。無錢矣。取之。白酒滿中。大喜。自是零星細物。無不遣之。市物之家。但失物得錢。傳以為怪。唯官心明其故。特秘而不宣耳。閱數年。未嘗須臾離會。考滿得閩中一郡。既束裝。襪依依似不忍捨。官亦悵悵抵閩。逾歲。靡且不思。偶獨立。襪忽至。大驚喜。呼之入室。春屬驚怔。官白其故。家人亦素聞其事。遂各相安。及見慣。無不憐其馴者。親友亦多見之。又歲餘。失襪。襪所在。舉家懷思。後竟不復至。

白衣怪

御史洋公海巡視南城。一夜大雨。驅車過梁家園。從三騎冒雨行。遠遠見二人白衣白冠。杖策循人家屋檐。偃偻自北來。轅下駒鼻鳴耳聳。驚駭不前。僕夫連鞭之。馬負痛而奔。相去約丈餘。二人以袖蔽面。蹀蹀徐行。所至之地。雨水隨步劃然開。數尺。哭哀哀而過。折入小巷中。去。從人悉見之。唯洋及僕夫獨見其面白如粉。巨口至耳。吻若塗朱云。

蘭岩曰。鬼多哀哭。豈自悲其死耶。抑悲人之生不知死耶。悲人之生亦等于死耶。

某領催

內務府領催某甲。家在阜城門外某莊。去城七八里。逐日公事畢。輒乘一健驢歸去。往往至夜。路旁頭有井。驢過必飲水。而後行。率以為常。去井數十武。有歧徑。較官道近里許。然極荒僻。驢行慣。至此必嘶奔而就之。雖極力鞭勒。終捨大路而弗由也。一日歸去既晚。又于關中遇一相識。拉入酒肆中。盤桓一餉。始得脫身。比至井旁飲驢。訖已二鼓餘矣。時際初秋。樹木陰濃。黍稷夾道。雖有微月。為輕雲所蔽。亦不甚明朗。即入歧徑。縱轡而前。光自遠而來。其行甚速。隱隱有聲。如報馬。默念夜將半矣。是何事件。急于星火。俄而聲漸近。相去約一矢地。驢耳聳。鼻鳴。竄入黍稷中。執勒不住。燈光順路而至。甲側目審顧。非報馬也。第見一無首婦人。裸身浴血。雙手自奉其頭。口眼向天。頸血作碧光。如螢火。如小鏡。瞬息已遠。甲大駭。急馳而歸。面無人色。備述所見于其父。其父亦鑿鑿窮理者。戒之曰。深夜荒郊。何所不有。況汝所遇者。刑天之流亞也。保不受其殃乎。嗣後但早歸。苟太晏。城中親故處。何妨一宿。今既經此異。再不知慎。非老人之所安也。甲唯唯。受教。閱數月。甲復晚散。憶家中小兒出痘。不可不歸。且陰恐怪。仍如曩時。復經其處。方回遡。當日景况未已。遠遠燈光隨聲又來。不一而足。益而三焉。

甲屢選怯。不待驟驚。鞭入田中。此時黍稷已獲。一望曠朗。須臾三物魚貫而至。形狀猶昔。唯增一男。驟一見驚嘶。三物截然而止。並立向甲。啾啾作聲。如小兒吹葱然。甲不覺褫魄。昏墜驟下。其父見驟之獨逸以歸也。知其子有變。即鳩合家人。操兵執炬。覓至所說僻徑。徧索田中。良久始獲。搶攘昇歸。呼救。半夜始甦。更述其怪。聞者罔不錯愕。其父延緇羽為禳。不復有祟。越數日竟死。

蘭岩曰。豈其有宿冤耶。抑陽衰陰盛。死期將至耶。不然非其所害。輒兩遇之。而卒以亡也。職何故哉。

宋秀才

鄂渚宋秀才。感世情。泊迹蹟名場。少時遊江陵。晚過城隍。遇一道士。顰面重頤。鬚長四尺許。白如雪。宋奇其貌。邀至寓所。進酒食。皆不辭。及對酒縱談。語多玄妙。宋知為異人。叩及榮悴。道士曰。吾聞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君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君將為實乎。宋大慚。因問長生之術。道士曰。人世烏得有長生。君能去賓務實。即長生之道也。君不聞劉綱之言乎。大凡人壽皆可至百年。而以七情六慾。伐根竭源。顛倒方寸。頃刻萬變。神倦思怠。難全天和。譬彼淩泉。汨于五味。欲不敗壞。弗可得矣。君未嘗知此。何處得長生。宋拜謝。是夜月如畫。道士

曰。能從我遊乎。宋曰。固所願也。道士乃于懷袖間出紙鶴二。以水噀之。暴長如生者。與宋各跨其一。鴉勿回顧。以掌拍鶴背。祝曰。起鶴。即鼓翼長鳴。飛翔雲表。鶴背安穩如北地冰床。俯瞰下土。厯厯如掌上之紋。道士一手捉宋臂。指點江山。謂某處烟一點。某府某州某縣也。某處崕嶺。或如覆杯。如連塚。某山某嶽也。又指一縷水光如銀綫。然曰。長江也。宋問洞庭安在。道士指一點光如小鏡者。曰。彼是也。宋陰念一身蜩寄世間。真如恒河一沙。滄海一粟。吾生亦何有涯。所不能痛處。一刀者。妻子之情耳。念未息。道士喟然撒手。宋飄然而墜。如因風秋葉。寸膚不傷。有聞聲出視者。則其妻與子女也。相見各驚異。宋具言其事。且囑曰。不足為外人道也。自是神仙之事。汲汲求之。不復仕進。長沙郭昆甫解元俊。與其長子同年。曾述其說如此。

閒齋曰。予少遊遼中。臨青海水之清如瀟湘。深如彭澤。遙望波心烟一點。審人曰。龍駒島也。周迴約千里。其大倍于洞庭。其後遊閩。登廈門。觀溟海。則青海猶盆池也。吁。小大亦何常之有。所見大。則所過皆小。所見小。則所過皆大。覆杯水於堂坳之上。羣蟻過之。如洪水之懷山襄陵也。固宜。

護軍女

某護軍女有殊色十九未嫁隣家一少年甫二十亦為護軍素以丰姿自詡窺女艷之時乘間以言色相挑女輒引避偶值其父從軍征南母亦歸寧唯女在室及一老嫗少年偵知之故拍板壁借用烟具女不應少年以刀挖板一孔如錢大以自就之向女笑曰借一烟袋何便靳惜女見之勃然怒尋即色定輒然曰素不相識那便以物相假少年得其應答驚喜欲狂復挑之曰子勿作態今既能鑽穴相窺莫謂不能踰牆相棲也女曰即此一孔已足盤桓何必涉險話間眴眄其目愈增嫵媚少年心動伸一指入孔女遽握之少年心大動謂其可譏乃低語以誦之曰我有一物子識之乎女曰是何希罕物少年曰子姑視之亟解視出勢納入孔中女即捉之佯為摩弄潛扳髻釵橫貫之脫穎而出少年僵立痛甚號叫聲嘶女出房扃其戶置若罔聞少年有妹聞之往瞰駭極奔告其母母趨至百計不能救乃過女家長跪求免女曰待娘回當釋汝兒母大窘奔其母家求之母與其弟偕歸女見母大哭覓死慰藉再四方止舅啟戶見少年勢怒且笑曰此亦足以小創而大懲矣罵而拔釵少年昏絕仆地扛之入室醫治月餘方愈遂徙去

閒齋曰此固一大快事然不足為訓也夫女子不能正色閑邪故作媚態以導淫是罔人也焉有處子守禮罔人而不為也昔山左李氏因逆旅主人拖其臂輒斷臂以自潔女雖自貞

而纖手已污。終屬離霸。豈曰行權。

蘭岩曰。少年男女。一壁之隔。其窺探情動。亦所必有。乃遣女歸寧。其母亦失於檢點。致令出此醜態。乃舅乃母。不聞一懲其女之摩弄非理。而但笑少年之足創。其家教亦慨可知矣。輕薄致死。夫誰惜此少年哉。

夜譚隨錄卷之四

霽園主人閑齋氏著

霽園主人蘭岩氏評閱

秀姑

太原布客田隣美。姿容喜吟嘯。少失怙恃。兄弟皆故。一身僅存。年二十。楚楚落魄。親戚多不齒。數頗無聊賴。乃盡鬻田宅。獲百金。入都營運。半年。子母幾相等。因思歸娶。攜裝策蹇。將出廣甯門。適過菜市口。值秋決。刑人于市。阻不得進。田故少年好事。挨擠稠人中。延頸跂足以看殺人。良久。覺腰間頓輕。用手捫撿。則腰纏盡失。蓋已為剽囊者携去矣。瞠目結舌。手足無所措。幸餘一驢。牽之入市。並鞍轡。售得五金。歸娶之念頓息。獨坐逆旅中。輾轉無策。惟憶其姑母。嫁衛輝。蓋往就之。於是負囊就道。將至順德。日已曛暮。四顧曠楚。渺無人烟。方追程前進。瞥見林間燈火閃爍。自北而南。心稍定。急趨赴之。則一垂髫婢。提白葵花燈。導一女郎。綠衣紅裙。蓋十八九絕代姝也。田踵之以行。相去尺有咫。女回顧見之。促婢速行。田不少却。女且行且顧。若甚慌怯者。因循里許。女揮汗且喘。止步謂婢曰。且稍停。讓渠提足者先行。無事追隨。成何光景。其聲嚶嚶如微風振簫。田聆之神出于舍。趨向路側以揖之曰。小人失路。茫茫無所之。欲從小娘子覓一宿。未卜可肯假一席之地否。女以袖障面。側身底笑。向婢小語曰。

孟浪人有如此者婢亦吃吃不已良久女始忍笑應曰家有母氏為政兒从百不與聞姑至舍試為汝告白去留聽再決也田諾諾復從之行又里許始至門戶整潔居然富家婢叩門一媼出啟扉絮絮怨女何歸之晚女曰為阿楠所糾纏不容擺脫若非婢子矯娘命幾不得歸路上又遇一失路人再三求住聒聒不休不曉今日出門向著甚底凶煞令人尋惱竟曰媼曰何物失路人擅與人家閨秀借宿若使遇著老身當擠卻渠兩鞑九問渠尚敢佻達向人否女齧袖而笑回眸睇田曰聞之否設想已左不如及早之他勿得話辭田逡巡欲去媼止之舉燭審照曰頸以山而瘦齒以晉而黃水土使之然也視小郎面白髮濃腳大腿長大類山西人耶豈山西人耶田曰然媼曰然則鄉里也何難下榻居一草榻暫屈一宵乃可峻拒乎亟引入設酒相款問何姓曰田媼曰老身母家亦姓田亦太原籍乎曰然曰十八都田布商同譜乎田欠身曰小人之祖也媼愕然曰老身之父也汝父何名曰終畝媼大駭起握田手熟視其面曰汝真田十二之子耶老身去家時十二弟纔十三歲猶未議婚音問梗塞近四十年矣不謂阿咸如此成立老身為汝父胞妹汝之姑也汝雖後生豈不聞汝有三姑母嫁為衛輝楊家婦者乎田驟聞之悲喜交并趨拜膝下曰姪實將往衛輝投托姑母不意邂逅於此媼曳之起且泣曰老身移此十二年矣非天假之緣焉能相遇之巧汝父母無恙

乎田亦泣曰。姪七八歲時。昏已下世矣。二兄一歲亦相繼病歿。生業凋謝。孤子至今。媼太息感傷者久之。又問曰。兒年幾何矣。曰二十。媼謂女曰。汝表兄也。女拜。田答拜。媼曰。姑無兒。祇生汝妹一人。取字秀姑。嬌養慣。一事不關心。年十八。尚爾憨跳。汝姑夫歿後。家中更無男子。幸兒來。足以把持門戶。留心為汝妹覓一人家。則老身之事畢矣。田曰。表妹秀慧如此。無慮不歸世族。言訖。以目睨女。女羞暈兩頰。默然俯鬟拈帶而已。媼曰。兒娶乎。曰未聘。曰有姑在。兒不憂無好媳婦。兒向日作麼生。田曰。向在京作小經紀。頗獲利息。不意失盜。一身之外。無長物。竊言姑為骨肉至親。必不以姪為冗人。是以千里相就。媼嘆曰。咱家世代貿易。從無坐食者。至兒不幸。罹此閔凶。至先人之業中斷。殊慚繼紹遲日。會當摒擋蓄資。兒仍作布客。爭似游惰過日。兒細思維。諒不以老身之言為河漢。田敬諾。至三更辭不能酌。姑始呼婢斂具。即於廳之東廂下榻。伺候者即前提燈婢。年十六七。極慧黠。問其名。曰秋羅。乃以秋姐呼之。因詰之曰。向於路上挑燈者。非子也耶。曰是也。曰何所之夜。深猶犯草露。秋羅曰。親戚往來。郎君何必知之。既而設衾櫛。下簾剪燭。趨事頗殷勤。良久猶倚几不去。田曰。秋姐勞碌。此間無事。可以入內矣。秋曰。上房尚有春羅姐。兒奉主母命。專侍東廂。田曰。雖然夜深矣。予亦欲寢。秋姐亦合少歇。秋始含笑舉步。將啟簾。復停步回眸曰。苟有所需。幸相聞也。言訖。再瞬而

去。意頗欣屬。田心為之蕩。翌日。媼以管鑰付田曰。老身有未了事。久欲之彰德。恐去後一門細弱受侮。強暴。故遲遲至今。今可以往矣。兒諸事可任。無庸多囑。但耐心半月餘。老身卻回也。田曰。姑年高。彰德路遠。恐獨往不易。媼曰。兒莫為老身慮。速多備糗腊。明日早發也。田以目視女。女雖無言。而顏色甚適。因思姑去。可以浸潤矣。遂亦不復諫阻。詰旦。媼展轡就道。唯一僕媼從。女送母去。呼春羅秋羅。亟闔扉。謂田曰。娘遠去。家中更無人。相以內。兒主之。相以外。兄司之。勿致不謹事。負老人囑託。田曰。第恐韓壽在室。自防不密耳。女佯若不聞。斂笑入內。田知其可動。及歸房。神魂喪失。冥想間。適秋羅送茶至。田啟小簾。出綢紗紅帕。送之。秋羅辭不納。田捉其臂。強納袖中。秋笑曰。郎君莫作惡劇。強以賄賂招人。豚蹄祝滿篝。蚯蚓餌連鰲。何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田笑曰。物雖微。意則良厚。子非不知濡猛者。奈何故作顛預。令人蹉跎。言次。遽擁之。秋嚶嚶作欲泣聲。曰。從未見恁底一冉弱郎。覩覩不翅女子。何作事乃爾。蠢蠢然。羅霸若此。田曰。霸者以力服人。子可請盟矣。捺之牀而謔之。秋故含苞。大為鑿。杓與未開。倏見一人。啟簾入。驚視之。春羅也。卻立閭外。點頭斜視。笑向秋羅。以指畫頰。口唧唧作羞之之狀。田錯愕愧悔。無地自容。頃之。春羅始入室。笑曰。秋妹娘子喚汝矣。秋徐徐整衣理髻。與春俱去。田癡坐。不敢出聲。但側耳以察動靜。一餉時。聞裙履聲。不覺心頭鹿撞。至

則秋羅也。而故作嗔態曰：幾害死人兒死。汝豈安心獨生耶？際此時嚇得面白如紙，兩眼似敗。霸者之民，驩虞如也。恐未必如是。田曰：勿復相嘲。請問春羅洩之否？秋袖出一紙，裏擲几上曰：不洩漏。此物奚其至哉？速閱視。娘子俟回話矣。田不測何物，心殊搖搖，顫手折之，則錦成一幅。上書小楷數行，字體秀媚，如美女簪花。誦之得詩一絕曰：春雲一朵趁風來，有意無心罨碧苔。既有閒情能作雨，如何舒卷上陽臺。田玩索再四，驚喜若狂，謂秋曰：的是娘子眎我者否？秋曰：言語愈出愈奇矣。非娘子曠能為此。田曰：然則子稍待，便攜和章去。乃吮毫濡濡，磨墨隆隆，搜索枯腸，勉成即就。以次其韻曰：春雲一朵趁風來，故意氤氳罨碧苔。白日有情先作雨，夜間打點上陽臺。詩付秋羅，并以實告。況其從中調劑，當有厚報。秋曰：自己一身赤貧，脫布衫黑如皂羅袍，尚不能一易，乃妄口許人。事至急處，不過仗胯間物作醜態向人耳。田方欲戲之，已笑而脫去矣。去則不復更來。茶飯皆停。田疑念復萌，起坐不定，漸至漏下。秋羅始出，仍送一詩箋，秉燭展閱，猶次韻也。詩曰：坐待秋風出岫來，東牆月已上莓苔。娘家兄妹休迴避，例有溫嬌玉鏡臺。秋羅且告曰：娘子致聲郎君，可即入矣。田喜愜過望，漂頸漱齒，整肅以隨。甫入院門，即見女倚欄而待，把握極懼。布筵對酌，各述傾慕，從此依倚閨中，不離跬步。女性好動，喜吟詩，詩多幽怨。田勸其節制，恐致不祥。女雖是之，而吟咏不輟。一夕方

對談。忽春羅揚聲戶外曰。主母歸來矣。二人驚怔。未下牀。媼已入室。見之大怒曰。男女受授不親。促膝可乎。田惶恐投地。願甘責罰。媼瞋目視女。女淚縈兩頰。愧而不懼。媼哂曰。留親下榻。竟成揖盜入門。為是自家姪子。且似謹愿。非嫌薄者。故坦然付託。出外不疑。不意親骨肉。纔半月之久。何以草創便爾。禽處獸愛。今之所謂。少年老成者。尚可信哉。第事已舛謬。姪之肉亦不足食。今與姪約。領老身資本二千金。往山東販貨。須志如翁伯。勿為康樂。苟能獲利三倍。即當以秀姑妻汝。否則無相見也。田崩角稽首。額為之墳。遲數日。姑出金斗一隻。玉瓶一枚。付田曰。持此去售之。善價可得二千金。明日當去。途間如遇相識。但云先世所遺。無吐實也。田唯唯受教。歸室束裝。而拳拳懷思。如藥之苦。夜漏二下。秋羅導女潛出。相持嗚咽。各有涕淚。秋在旁亦啜泣。助二人悲哀。女脫臂上紫金條脫為贈。更送別以詩曰。愁對空庭月影斜。泫泫別淚恨無涯。他時相訪應如夢。認取棠梨一樹花。田卷而懷之。報以白玉指環。並和其韻。以留別曰。話別匆匆月已斜。無端分手向天涯。凝情不比浮梁客。珍重東風撼落花。女見詩。淚零如雨。未及再言。春羅倉皇來告曰。主母已起盥櫛。將送田郎上路。女悲不自勝。拜而送之曰。行矣。勉之。強飯自愛。苟富貴無相忘。言次大慟。二婢扶掖而去。雞再鳴。媼出于庭。戒田曰。姑鐘漏俱歇。唯此一女。汝既污之。理無他適。勉為之。俗云三卯兩成。汝兄弟四

人唯汝在矣。詎可復暇乎。舉眼無親。今傾囊付汝。一以免盜賊窺伺。一以俾汝克紹先業。他日歸來。倘失於記憶。但於近邨諮詢衛輝楊氏宅。應無不知之者。田謹誌之。強進數觥。再拜泣別。媼掩面而哭。嗚嗚。女隱身屏後。相對汎瀾。田不敢請見。負囊出門。心忽忽不知所從。步步回顧。約半里許。殘月如霧。高樹如山。烟草迷離。門庭已不可復見矣。宿食至齊魯間。易金市瓶。置貨行賈。自夏徂秋。獲利三倍。竊喜有以報命。好合可期。乃盡以其資。易黃金。輕裝減載。乘健羸。星夜馳還。比至故處。但見春林草茂。風景依稀。第宅門庭。杳不可得。憶姑臨別所囑。亟往村中問之。咸曰。此間但有衛輝楊氏墳。葬已二十餘年矣。不聞有衛輝楊氏宅也。田大驚。重至其處。果有二塚。塚前各樹短碣。半沒土中。拂拭讀之。一題河南衛輝府楊門田氏之墓。一題衛輝府楊氏女秀姑之墓。墓宅有棠梨樹。花已半卸。樹後數武。又有小塚四五。知為秋羅等瘞處也。田癡立良久。拊膺大慟。始悟所遇。即其姑及表妹之鬼也。不肯負姑之恩。妹之情。遂僦居村中。鳩工百人。營建墓道。植松柏。築垣墉。復想像舊宅。如式建宅一區。買僮蓄婢。即居焉。為墓道之主。終身誓不娶婦。但納妾生子。以繼田氏。每逢節序。必厚奠慟哭。而祭之。恩茂先有田數頃。穎順德時。往徵租。與田氏子相交。誠恂恂儒雅之美少年。而為隱君子者也。茂先下榻其家。因得弔女之墓焉。其唱和之作。皆錄通以示所親。予因得寓目。茂先

有詩贈田。極溫厚。得風人之旨。具稿中。茲不載。

蘭岩曰。嘗讀西廂記。而歎夫人之俗也。以家無白衣婿。促張生就道。且誓以必獲榮貴。何其不近情理也。乃楊氏婦疎放其女。以至偷情。卒復不能暫留。責令貨殖三倍。始許好合。其為利之心。與為名等。何天下婦人。同出一轍哉。是可笑而可慨也。

李齊魚曰。晉人以錢為命。田之姑已縱其女。而猶欲田作賈三倍。而後以女妻之。其貪利之心。更甚于愛女。無怪碌碌者。白首行賈。不以妻女為念也。

玉公子

津門郁公子。顯宦之裔。家累數十萬金。食餽於庠。矯矯有聲。年甫二十。丰姿韶秀。姣媚人以玉公子稱之。妻章氏。亦世家女。美而賢。甚敦好。第宇延宸半里許。一巷之中。無他族偏處宅之東。新獲李總兵園。雖甚荒廢。而極闊敞。公子每思修葺。以事未果。一日。閩人通一刺云。蔚州韋秀才過訪。公子好客成癖。輒倒屣逆之。客入。則十八九美少年也。眉目娟秀。飄然若仙。公子一見傾慕。韋登堂展拜曰。久冀瞻韓。無緣御李。茲獲披覩。實慰夙心。知公子得李氏廢園。虛置弗居。意將歲奉百千。暫寄家口。未識肯見諾否。公子答拜曰。君若惠然肯來。是玉樹俯倚蒹葭也。石上因緣。何敢方命。韋喜動顏色。再拜申謝。話談良久。然後辭去。訂以即日與

族俱來。公子唯唯。送之門外。一揖而去。公子入告章。章曰。歲百千稅一廢園與人。計亦非左。第恐其言之未必踐耳。公子曰。豈有溫文爾雅如韋生肯食言者乎。吾同學之友多矣。未有能及之者。倘移居來此。不特得一芳隣。且得一膩友也。晡時。韋復率二僮來。先奉百千。公子立卻。韋強委之而去。公子追問實春何時移來。韋曰。行當入新居耳。公子授錢於章。並立門外俟之。先見多人。扛舁箱籠几榻等物。陸續不絕。最後香車十餘輛。輾輾而至。時日已曛暮。望之不甚了了。但聞諸女春笑語聲。輕脫如羣燕。相將入園去。其氣象之豪華。有非百萬之富不能彷彿者。懷惑而入。與章共測之。章曰。翌日汝不往拜乎。相見詳詢之。無不得者。底事妄猜疑。公子以為然。蚤起。肅衣冠。踵門請謁。刺甫投。章即趨出。把握甚懽。公子環顧廳內。鋪陳華麗。即棟宇榱桷。亦若新構。殊形疑訝。章笑曰。君謂舊宅不應遽生新色耶。知君必即辱臨。恐。次不剪。有褻貴人。故於夜間督率僮僕。稍加粉飾耳。公子疑遂釋。而愈信其富。更請拜其尊人。章曰。二親與諸昆弟。寄居關中。並一姑適商南殷氏。已二年矣。此間相依者。僅有新婦與弱妹三人也。公子誌之。還與章議。章生有妻妹。當為具米麪魚肉薪水。聊盡東道誼。章諾之。親往餽遺。章妻秦氏年十八。妖豔無可比倫。與三妹美相埒。章故殊麗。郡中無出其右者。茲與諸美相對。殊慙形穢。秦少章二歲。與三妹皆以嫂呼章。殷勤留飲。極相契厚。遲數日。

章亦厚設。招秦及三妹飲。盡歡而罷。由是兩家往來如至戚焉。章一子。方在襁褓。秦亦有娠。嘗謂章曰。生男則已。苟生女。當為嫂家嬪。章曰。恐姊戲言耳。如果然。實副奢願。三妹復從旁慫恿之。閱數日。秦果生女。章聞之。舉室歡騰。粥米餽贈。旁午于兩宅之間。及彌月。章折柬召公子曰。翌日作湯餅會。諸親畢集。所需尊客。唯君一人耳。公子許諾。預餽珍品。至期盛服以往。親睹久。一介而入。見婢媼捧捧操器者。來去紛紜。堂上寂無人語。唯聞吸麪吸汁。咀嚼之聲。雜沓甚夥。公子啟簾坐中。一少年瞥見之。投箸而起。呼章曰。舅亟來。有客至矣。諸女眷倉皇走避。咸退入屏門後。章出見公子。拊掌曰。方怪是何疎遠惡客。孟浪入人內寢。乃東道主人耶。復促諸女眷出曰。此西宅郁公子。通家誼也。奚避焉。諸女眷悉含羞俯首。檢衽而拜。公子答拜。竊睨之。皆不世妹也。而秦氏尤光豔動人。神為之奪。勉強成禮。諸男客亦各通姓字。要皆少年而富豪者。內有章之小姨夫白生者。與公子一見如故。恨相見之晚。相與入席飲。啖至晚而散。歸而念秦不置。微露其情於章。章笑曰。焉有長厚君子而垂涎於親家母者乎。公子曰。名分即定。亦無大碍。况名分未定乎。卿其為我籌策。不敢忘報。章笑而許之。遲數日。章設具招秦及三妹飲。而密置媚藥於酒中。獨以醉秦。秦眩眩不能支。倩婢扶入章室。着牀。輒熟寐。章笑曰。秦妹今日頗不濟。能飲幾杯酒。便爾至此。必是詐耳。三妹曰。量素淺。醉應不

妄稍息當自起章乃命婢反閉閤子戒勿復入驚擾仍入座勸三妹酒室內故有圭竇隱牀後內通曲室章預伏公子其中公子窺伺極審見閤子已閉乃欸欸啟簾鶴行驚伏而出秦已黑甜搖之不覺而冶容妖態中酒益媚先接其吻柔香入腦欲情火熾因徐徐褪其褻衣見雪股粉臀膩如煖玉錦繡衾幕掩映生輝心旌搖搖撫摩備至方欲狎之忽幡然而悔因念吾與章生至交也今見色心蕩欲淫朋友之妻何殊禽獸苟不忍此須臾則一生陰德喪盡矣念及此情欲冰釋急為掩覆下體躡足而返既而三妹入室促秦起曰漏下矣可遽休秦徐起掠髮理裳面有赧色但呼茶啜數口輒起身欲通章留曰姊尚未進餐何可枵腹去豈其夜晚到家更復起爨不惹伊章叔笑我太吝耶秦氏哂曰爾非好人不足與較皂白明日自有人來討回話耳言訖遂去章面頰頰赤不敢酬酢送客回覓見公子潛詰何以敗露之由公子驚曰彼亦終熟寐何云敗露因以實告公子指燈自矢章乃笑曰小狐媚亦太弄乖妖言隱誑幾愧悔殺人明日恐有他說君須預為檢審公子不言而心殊忐忑次日章果至必欲詰見公子不得已趑趄而出章一見笑曰兄連日不晤在家作底事聞兄居恒喜讀毛詩必有所得盡誦一二請以開茅塞公子窺其色不愠中心少安乃笑曰是語奚其至哉予焉足以講毛詩章曰兄不讀詩何以能好色而不淫也公子聞此說打入心坎羞愧不復

能對。韋大笑曰。無傷也。今而後。愈信兄之為人矣。昨夕所為。幾希禽獸。而一念之轉。大禍去身。兄真吉人哉。昨有妙手空空。伏兄臥室。窺伺久矣。苟非兄猛勇遷善。則雖繞以千闌。化為焦螟。無所逃遁也。牀下有物。可入驗之。公子驚怔。不甚解其所謂。韋去。急索牀下。果見一物。光白如雪。大駭。取視之。則利匕首一具也。不覺毛髮森豎。汗出如瀉。章亦股栗。乃相與踵門負荆。匍匐請罪。秦扶章入室。毫不介意。嫣然向章曰。嫂何必爾。兒與公子。本有一宿之緣。昨晚已勾卻一半矣。嫂為公子運籌。不無罪過。今既能改。是無過矣。兒何芥蒂之有。但此事仍須秘密。倘洩漏於人。兒將羞死矣。不久尚有所請。容緩言之。章感其情。轉增羞赧。從此仍相往來。和好無間。居無何。白生忽衣冠而至。執禮恭謹。公子愕然曰。忘形已久。胡復拘拘。白曰。平日無冠昏喪祭之事。不過詩酒招携。今有大慶。安敢失度。公子問有何慶。白曰。韋家姨夫有弱妹三人。久貞不字。以兄錦心綉口。玉質金心。欲盡通於兄。以充妾媵。諒兄不見卻也。公子乍聞而驚。既而喜。驚喜少定。乃疑而笑曰。兄勿妄言。世間甯有此事耶。白曰。此事不奇。何故天下無之。且諸事或可妄言。此何事可妄耶。公子曰。韋君至交。其妹猶吾妹也。何敢出此。白曰。惟其至交。故萌此意。否則萬金為聘。不能求其一諾矣。况乎三哉。公子入商於章。章驚喜尤甚。極力贊成。公子出拜白曰。苟能如願。當以身酬。白笑諾而去。越數日。韋先送粧匣至。

大小百餘。拾靡不窮。極華美。約值萬金。公子向韋道謝。韋致敬曰。以兄勇於改過。洵中流砥柱也。三妹得所。托付無任慶幸。公子搗謙特甚。及定情合好。如鼓瑟琴。三妾妖豔。各擅所長。與章亦極莫逆。公子自詆。何修得此。喜出望外。一日。秦謂章曰。女可離乳。自是郁家婦。當留汝家。與三妹共鞠育之。行將遠別。章驟聞之。不勝駭愕。問將何往。秦曰。通關中。依舅姑耳。章以告公子。公子廢然。即往見韋。韋適過訪。相遭於門。章曰。通心迫切。急欲戒途。離別自今。趨承無日。不勝惆悵。公子悽然曰。相得正懽。遽忍言別。兄雖脫口。弟不忍聞。韋曰。三妹一女。幸托喬松。東遊之願不虛。西還之念遂摯。言瞻岷岵。眷念椿萱。通思頓興。刻不容緩。十年後當復相聚。無戚戚也。公子潛然。不克自樂。韋慰之而去。公子與章謀。欲盛筵為餞。三妾止之曰。無庸。恐弗及。公子不聽。部署已定。親往邀之。至則門館空虛。一無所有。不知何時。舉族皆行矣。涕泗而返。章亦啜泣。三妾毫不介意。又三年。三妾忽倉皇謂公子曰。知君家有貝葉梵宇。金剛經尚存否。公子曰。此鎮家之寶也。尚什襲供奉於佛堂。焉得不存。三妾喜躍曰。然則兒輩得生矣。公子驚詢何故。三妾乃赧然實告曰。兒輩非人。實狐也。以大叔在邇。故父母令兄嫂攜來東遊。以避之。知君家供奉此經。遂托宇下。繼見君改過如決蕪。祥和滿室。災害不侵。如以兒輩見托。今大叔已屆。午後雷雨大作時。祈君念一夕之情。匿兒輩與姪女於佛座下。

君開經虔心跪誦佛經。則此劫可逃。然後共究性命之原。講修持之道。仙籍可登也。公子始大驚異。謹誌之。午後果見西北方奔雲如墨。隱隱雷鳴。三妾惶惶伏佛座下。立化為狐。公子惻然。急納小女於案下。以佛旛覆蔽之。與章虔心開經。向佛跪誦不輟。頃之雷電大作。天地震搖。公子與章俯伏戰兢。而誦經愈急。良久忽聞人語曰。何如。又一人應曰。止止。已奉佛旨免之矣。俄而寂然。雷聲漸遠。三妾已把姪女鵠立於前。喜溢眉宇。叩謝公子與章。各相慶幸。公子自此世念頓灰。日與三妾講求至道。章亦究心玄學。十年不懈。後竟徙家關中。不知所終。想與章會矣。章有侍女青蘋者。嫁為鹹商范氏姪婦。王公子事蘋。每向其親戚。鑿鑿言之。閒齋曰。淫心一熾。已伏禍機。正念一生。遂登仙錄。甚矣人之貴能改過也。克己復禮。天下通仁。一念之善。可不擴充哉。

螢火

恩茂先秋夜見過把酒持螯。相與談鬼。茂先因言其伯祖達公。為永州太守時。一僮名淘氣者。年十七。頗穎慧。貌亦韶秀。公命掌書記。夏夜苦熱。僮獨宿書齋。移榻當軒。白身高卧。見檐前流螢一點。光大如雞卵。異之。轉瞬間。增五、六點。繞軒而飛。默念此地螢火。乃如此之大。足見土地異。氣候別。而物亦殊也。尋亦睡去。朦朧之際。覺私處有物蠕動。驚起視之。一螢集焉。

亟捉之已飛去矣。笑曰：「么麼小蟲，亦思此道耶？」因引被覆下體，仍覓黑甜。甫交睫，似有人啗嗤然，啟其被角，窺寢中。嬾於究竟，少間漸伸一手入被中，竟捫其勢，遂慘然如夢魘，不能轉側。繼又似女人就而交接者，良久方去，乃驚然而寤，精已遺矣。次日頗倦憊，然冥想其趣，正欲其再至，故不以告人。日暮澡體修容，躺卧故處，移時螢火漸繁，假寐以俟之。漏三下，果有一女子來，啟被角微窺之，綽約如仙子。僮喜極，急起抱持之。女愧縮殊甚，擺脫欲逃。僮低語曰：「既自來就人，何須爾爾？」女因默然不動，頻首羞顏。任僮所為，僮遂狎之，綢繆備至。自此無夜不來。五更便去，兩月如一日也。僮叩其姓字，女曰：「妾以誠告君，君其勿怖。」姚氏父為明季太守，曾居此署，頗事科斂。妾時少年十八，以婚姻非時，憔悴而死。生時酷愛梨花，故屬續時。囑託老母，即瘞此園中梨樹下。因見君年雛貌美，不避草露之嫌，輒爾寒裳相就，幸勿以封非見遺也。僮歎暝方深，忽聞其為鬼，驚悸欲狂，舉枕擊之，應手而滅，遂蹶跳而走，直叩宅門。宅中已寢，聞叩門非時，疑為火盜，亟振管闔扉。僮猝然擠入，舉宅無不驚避。公自出叱而止之。僮投地戰兢，良久始定，備述所見。崩角求寬，公命服以丹砂，便為着禪。翌日果於梨樹下發得一朱棺，剖視女屍，容華不變。亟命人舁之郊外，焚而葬之。僮卧病月餘，尋卒。其父母至今存焉。

蘭岩曰。一時科斂。異代猶敗露於鬼物。深堪愀惕。乃僅始豔美。而不加察之。無端以痛絕之。繼聞其言。而不少憐惜。以枕擊之。其病月餘而就木也。宜哉。

柴四

固原柴四。販羊磁州。生計潦倒。值秋風起。歸思迫切。策蹇就道。偶失路。悞入叢薄中。屯如遭如。飢且疲。乃捨騎而徒。是時驢斃枯葦。人啗乾餒。且林樹在望。可謀小憩。正行間。驀然蹴起一兔。竄出草間。驢驚閃。適道旁一智井。驢失足而墮。輾在柴手。猝不及脫。亦隨墮焉。井中黑暗如夜。泥深沒踝。暗中摸索。無計可出。自拚必死。悲悼逾時。已而有隙光透入。望如一線。即之得一石門。力撼之。豁然開闢。門外細草茸茸。萬花如繡。遠山橫黛。近水拖藍。天朗氣清。一目千里。柴驚喜出意外。即牽驢而入。度花叢纔半里許。便得一徑。夾徑奇葩異卉。悉平生所未睹。桃花千葉。皆大如碗。時際殘秋。而其地風景。則似暮春。懷惑殊甚。乃騎驢得得行去。卒至一村落。清流環繞。綠樹陰濃。板屋竹牆。儼如畫裏。就中黃童白叟。各有怡顏之色。驀見柴。無不驚怪。而尤怪其驢。雖聚觀紛議。而莫敢近者。柴不測何意。但下氣柔聲。告以飢苦。一老人指示之曰。向西石橋畔。有荀孺子宅。富而好禮。盍往見之。柴如其教。至則一高門。面橋極煥赫。剝啄久之。一蒼頭出。應門。訖而入。又久之。荀孺子出。白晢美髯髯。年約四十許。岸幘方

袍制度甚古。荀見驢。訝曰。此何獸也。柴以驢對。荀細玩審諦。笑其形怪。曰。驢字多見於詩書。今始識之矣。延客入堂。繫驢庭樹。未暇敘談。亟呼家人共來看驢。中雜一女郎。甚冶。頻目柴。似甚欣屬者。柴神為之奪。已而驢鳴。衆為驚散。荀大笑曰。度其形狀。馬之流亞耳。必非噬人者。又何懼乎。適審其音聲。則在宮羽之間矣。洵尤物也。遂留柴館。毅意頗殷勤。以二僮服役。居數日。柴乘間以女郎為問。童子不答。笑而去。頃之。荀出。謂曰。聞君詢及小女。必非無心也。柴慚汗而謝曰。偶一失口。實無他意。幸宥之耳。荀曰。君亦嘗聞韋嫠光之事否。柴曰。少小賈販。胸無墨瀋。焉知故事。荀曰。彼嫠光者。精神洶湧。渣滓銷鏽。餐六氣而飲沆瀣。救正陽而含朝霞。非不能乘風雲而上下也。乃一見仲鑑。遂成伉儷。今日之事。夙契也。荀不棄村野。願結絲蘿。柴聞之。不勝狂喜。雖辭而不力。荀即索聘。柴解囊出紫金條脫二枚。奉之。荀曰。即此為已足矣。因問柴平日作麼生。對曰。販羊。荀愕然曰。業幾年矣。對曰。父作之。子述之。蓋兩世矣。固云不富。亦可小康。荀慘然不懌曰。非仁人也。詎可妻吾女。柴曰。販而不殺。疑若無罪。荀曰。汝雖不殺多羊。多羊由汝而死。烏得無罪。柴請改業。荀曰。兩世販羊。死羊若干矣。罪不可追也。改業亦晚矣。反其聘。留其驢。贈金一錠。而遣之。柴大悔恨。而不敢爭辯。怏怏負囊而出。憫荀之左隣以居。欲謀遷去。問途於人。而無知者。心殊鬱結。幸主人不索房值。且日供兩餐。無

所缺乏。柴喜其地之風土秀美。人情敦樸。故亦安之。一日。聞隣人共相傳說。荀孺子嫁女於鮑處士家。今日迎親矣。盍往觀乎。於是合村之男婦老幼。觀者如堵牆。柴擠稠人中。見綵旂前導。華轂後隨。鮮衣花帽。簇擁魚軒。左右者甚盛。又盛飾其驢。有簪花美少年乘之。咸曰。乘異獸者。鮑家郎。荀家婿也。柴見之。妬心火熾。突前遮道。謂何故奪我驢。衆乍見而驚。既而怒。群集以馬箠撻之。柴冒首捉銜。不肯稍卻。荀聞變奔至。見柴怒曰。牧羊兒。乃敢擾我大禮耶。遽命縛之。柴滾地大呼曰。今日斷脰陷胸。豈懼一縛乎。衆不能決。乃送之官。官頗袒荀。坐以刁詐硬化。鞭三百。流五百里。發遣戍塵。關吏命司啟閉。柴在關匝月。無一人出入。關門者。殊覺寂寞。值關吏以事他往。囑柴謹守鎖鑰。勿輕窺伺關外。吏既去。柴得閒。啟關逃。逃甫出關。風景頓殊。且寒甚。奔走至暮。得至一村市。問諸行者曰。湖南某縣某村也。問何時。曰某年十一月某日。柴大驚。蓋去所墮之井。已千餘里。計墮井之期。已十餘年矣。星夜歸家。家已易主。訪求親友。遷流殆盡。唯一季弟尚存。貧為酒家傭。髯似戟矣。展先人之墓。廬舍無存。松柏為樵矣。拊膺長慟。盡以販羊餘資與弟。遂棄家為黃冠。雲遊不知所終。

閑菴曰。落簪井入洞天。柴之分合為仙矣。乃以販羊之故。即時脫仙籍而還塵障。販羊者可。以鑒諸夫子。謂始作俑者無後。為其象人而用之。非仁人心也。况販羊兩世。不仁孰甚。古人

慎於擇業。世之謀生業者。門路甚多。奈之何。必欲為漁為獵。為屠僧也哉。觀於此。甯為驢。不為柴矣。

蘭岩曰。擇術不仁。仙緣無分。一跌十餘年。始得再蹈人世。可不慎歟。可不戒歟。

吳詰

宜興吳詰。少年尚氣。膽勇過人。以罪。長流五涼。為鄉紳張氏記室。張三世皆為總戎。世胄巨族。城南即別墅。吳夏月常往避暑。地極幽邃。亭軒臺榭。曲折連綿。池塘廣數畝。塘西跨一板橋。對橋一軒。繞以曲廊。軒後高樓五楹。樹木映蔽。樓為張次女所居。女年甫及笄。有容色。許字邑紳周方伯少子。未嫁而夫死。重字涼鎮馬總戎之孫。馬世系回紇。秉夷教。甚乖女願。鬱成疾。漸發狂語。哭笑不恒。巫醫不能救。張無如之何。唯嚴其防守而已。一日薄暮。吳獨坐簾花下。東偏有屋數椽。隔以粉垣。久荒廢。忽聞其中有人絮語。諦聽之。隱不可辯。大疑。乃躡足屬耳於垣。既而踰垣。屬目于牕。見二少年對坐地下。貌極都美。方巾闊服。不類時裝。一衣紫。一衣綠。吳知其非人。亦不驚駭。第屏息以察其所事。紫衣者手弄一玉指環。且玩且嘆曰。非物之為美。美人之貽。憶昔遊酒泉。入雲中。客晉陽。又居杞罕三年。由臨洮泉蘭一路。仍還于此。奇遇之多。指不勝屈。若今日所昵。未數數覩也。方我在臨洮道上。與令叔劇霞公邂逅。

時對坐河干。款言移晷。便云阿咸在涼。不無所遇。所惜道術淺薄。恐致蹉跎。深蒙懷抱。彼時我慰之曰。李留錮閉已久。內照晶瑩。嘗以火酒試之。運用合度。其聲噤噤然。能盡五升。習則術精。恃此可無恐。此三年前事。今與子相聚。殊乖所望。豈其訛以傳說。本屬子虛烏有之事乎。綠衣者笑曰。日與子偕。莫知我勸子真為其所昏瞽矣。子昔日遇柳姑時。其自守恭嚴。無隙可乘。啗之以重金。眩之以美色。胥不可動。故示之以術。始獲相從。然猶百計千方。一年斯得其元精。以其自操者堅。而所稟者厚也。今張家女見我禰禰。即不自禁。雖有奇術。何所用之。夫干將補履。不及兩錢之錐。誠以多受者。不足以候侯者當之也。豈若子前夕之窘。三戰三北。大貽所笑。出屢下以甘辱。一指環庸足貴乎。紫衣少年大慙。強笑曰。方欲從學。底事見侮。綠衣少年曰。願學亦易事。但宜密秘。勿使牆外措大聞之也。吳乃悟二人即崇張女也。大怒。亟返其室。取腰刀。並彈弩。潛從窗隙彈之中。綠衣者之目。嶽嶽繞地而叫。紫衣者驚惶欲遁。彈又發。中鼻。隨棄弩。抽刀入室。已失二狐所在。唯衣服履襪委地上如蛻。及玉指環一枚。持示主人。洵女物也。主人深慙恨。俟之數日。不復再至。患遂絕。女病亦漸瘳。後遇馬氏。馬氏子以廕官參戎。女尚在。年四十餘。予居涼時。每見之。吳有逸狐歌。周南溪先生嘗和之。

蘭岩曰。張氏女以乖所願。遂致邪物憑虛而入。顛倒數年。卒逼馬氏。不已。徒受窘辱哉。

世之乖所願者不少幸無多狐憑之為祟耳。

周琰

岑溪諸生周琰字崑玉。富而鄉居。能飲酒。琰特暴戾多力。往往因小忿。輒揮老拳。家人既不
相安。隣里亦不敢犯。同社有廖生者。喜其才而惡其橫。目為周處。琰聞之。怒曰。奈何。隱刺朋
友。廖曰。周處初年。固似周琰。然卒為善士。是琰未必如處也。琰欲行毆。廖走免。琰逐之。得衆
勸乃解。一日有道士在門。施以錢米。悉不受。琰自出問。道士欲何為。道士曰。貧道善搏虎。欲
為公効力。琰嗤曰。即有虎。我且自搏之。何需汝。况此間近郭。焉得有虎。道士指琰曰。即子是
虎。琰怒曰。何物道士。敢指人為虎。攘臂而前。搥其胸。道士以袖拂之。顛仆丈餘。伏地不能便
起。中心恒怯。壯氣頓消。道士笑曰。如此。亦與虎較力耶。貧道之來。甯有惡舉。以公將
淪於異類。故相援手。夫何冥頑不靈。以至於此。琰曰。何謂也。道士曰。公前生本虎也。幸而為
人。亦一念之善所致。不謂公肆行無忌。迷昧殊深。不過今秋。將復化為虎矣。琰驚曰。然則奈
何。道士曰。無他術。靜氣平心。勉為善事。可以挽之。更贈公良藥一丸。圭服之。必效。勿蔑視也。
留藥而去。琰杜門數日。玩忽旋生。因社友聞之。踵接來賀。琰曰。公等為道士所惑耶。吾思天
命謂性。率性謂道。吾性暴。故行亦暴。是吾能率性而修道也。天之所賦。豈能戕賊哉。于是暴

戾如故。倏忽西風捲葉。序屬三秋。琰從飲酒家。方醉。遽軒卧榻上。夢中覺徧身春曲。筋骨悉畢暴作聲。驚寤而起。見兩手背隱隱起虎皮文。大駭。急解衣視之。舉體皆然。失聲大叫。家人環視。無不錯愕。琰忽憶道士所留藥。亟取服之。一食頃。皮膚即復其舊。始知道士為異人也。由是改過自新。平心靜氣。勉為善事。銘八字於座右。放情詩酒。絕想功名。自號為虎變居士。云。貴筑劉昱東說。

蘭岩曰。一念之善。虎可為人。玩忽旋生人。而為虎。此聖狂之間。在於幾希也。雖然。虎亦非尋常獸也。琰慷慨豪爽。故得變為虎。若世之險邪庸碌輩。恐欲變大。而亦不可得。為守夜者矣。敢望成虎耶。

僂白

太監白某。面白。人稱僂白。年四十餘矣。間嘗為予言。其十六歲時。值上元節。金吾不禁。燈月交輝。從其叔之西城外祖母家。與諸姊妹兄弟。呼盧半夜。四更後始告還。至半途。忽憶表妹所贈陞官圖一紙。骰子六枚。忘未携得。欲返取之。叔不耐往還。約在西安門圓茶鋪中坐候。白獨返外家。取得二事。更為留連一餉。然後行。時已五更。街市人迹已稀。路出白塔寺後。回廊下。見一人。隔車軌並行。不禁塞粟滿身。視其人。高不過三尺。塊然一物。淡黑色。別無頭面。

耳目手足如一簇濃烟。且月下無影。大怖。奮步急行。而物行尤駛。相隨里許。驚一人迎面來。正與物對。物且卻且躍。倏左倏右。狀頗倉皇。來人渾如未睹。直前無恐。物窘迫一閃。化為旋風。羊角而起。高丈餘。投東去。司柵老軍瞥見之。棄柵驚喊曰。何人。白答以還家者。老軍曰。非問汝也。適有一人到柵前。何一旋輒不復見。白心知為鬼。漫應之。比至西安門。心旌未定。見其叔坐茶鋪中。神色沮喪。方將以所見告之。叔急搖手止之。似有所諱。乃相與茫茫然還。又於途間頻遇。即有所遇。還家慎勿宣洩。白口應而心疑焉。越數夕。其叔病死。

蘭岩曰。白之所遇。其叔之鬼耶。令人不解。

學生

同州有兄弟學生者。年各二十。貌皆姣好。聲音笑言。雖家人往往誤識。唯於衣履取別焉。少孤。同從學其季父於解庫中。並知名於鄉里。然性皆多疑。既授室。各防閑其妻。甚於縲紲。伯得子。見之訝曰。何酷似其叔也。得毋汝已作陳平嫂耶。妻大恚。嗤曰。汝與叔有何分別。何怪懷抱中物。伯終不釋。然故疏其防。留心以伺其隙。仲妻為郡中巨族女。容色埒其嫂。而針黹過之。尤工繪事。一日仲囑曰。汝既善畫。盍寫吾二人小照。妻問作何裝束。布何景物。仲曰。俗式須避之。今當作梧下花間。賞春坐月。汝衣短衫。支頤倚湖山。畫我出浴。着單襦。不衫不履。把春

欄前。妻曰：似太鄙。媒將何以舉示人？仲固強之。數日寫成，神情逼肖。且集古句以題之。曰：但傳消息不傳情。一半梨花一半鶯。珍重從今常倚壁。卿須憐我我憐卿。仲玩不去手。既而諦視，忽大疑曰：汝為誰寫真乎？妻不測其由，還應曰：我亦弗知為誰寫矣。仲曰：屬汝寫我，幾曾著汝寫兄？妻聞之，兩頰暈生。強笑曰：汝兄弟面貌，原不相遠。但我第知寫汝，不知寫伯。仲見其面頰變色，曰：不與汝証據。汝肯甘耶？兄左腋下黑痣，唯我知之。汝未見其裸程，何處見此？妻無以對。取圖視之，始莞爾曰：幾為汝所窘。此蠅矢所污，非筆點者。汝自目力不濟耳。仲不顧，輒握拳，捽髮痛毆。欲出之。妻之父母聞之，大閱其牒，鳴于太守。太守驗其兄果有痣，獄不能決。會邑宰入白事，守告之。宰曰：職初任沔縣時，亦有學生姊妹為夫家所出者。母家來訴，訊之，蓋其妹夫佻達，恒給其姊夫曰：素與大姨交好。苟不信，乳間有朱癰可証也。其姊夫遂驗其妻，果有赤癰，大如錢，遂信而出之。職詰其姪，力言實出戲言。緣已妻乳間有癰，故聊以為戲。初不料其亦然也。復驗其妹，不妄。訟始息。今母乃亦若是乎？守因縣仲觀之，左腋下亦有黑痣，與伯無異。始屈服，守不之罪，判而釋之。好事者錄其辭曰：審得某氏子，雙生並育，一乳同胞。合浦明珠，剖胎得二。崑山白玉，琢璧成雙。既各締其絲繡，恒不調其琴瑟。似防夫弟，記生兒最羨參軍。姊避夫兄，輕寫照逢嗔太尉。反夫妻之目，生疑在兩靨紅潮。傳伉儷之神。

聚訟為彈丸黑子。讀關手足。看來俱沾微瑕。痛切肌膚。遁去仍完太璞。從此縱窺青帳。嫂不妨為阿叔解圍。時或出易新裝。嬌豈至將伯兄錯喚。無更尋癡索綻。還須篤愛敦倫。

蘭岩曰。愚庸可笑。類多如是。獨是太守判詞如此。該博秀雅。而決訟不能明斷。苟非邑令引証。幾至淹留案牘。豈讀書人徒工詞章。而不留心政事耶。

某王子

相傳明朝某王子。出側室。性殘忍。居恒無所事事。雅與閹奴媚子。縱肆淫暴。膝侍小有過。輒燒鍊褫衣烙之。或將未燼烟灰。置其掌中。灰燼皮焦而後已。不容轉側。苟不隱忍。則匪刑復更矣。猶犬稍不愜意。猶則縛四足於四犬。鞭之四走。以分其體。犬則用四驢或四馬。蓋倣古車裂刑也。常設巨鑊於殿中。沸油滿之。捕燕雀蝙蝠生煎之。俾焦黑。蘸椒鹽以佐酒。逐一下箸。數十枚不厭也。未襲封。病瘍瘵而死。死已二年矣。其府中長史某。忽一夜夢見之。被髮裸身。顏色悲慘。驚詢所自。王子泣訴曰。予生時不仁至極。死後備嘗地獄之苦。今陰譴已定。當托生為驢。公明日可至某大街某坊某市前。繫有牝白草驢一頭。瘦而禿尾者。即予之生母也。驢腹中懷駒。即予也。公幸念夙昔。贖我母子。通不致畢命屠刀。則恩同再造矣。言訖悲聲悔切。長史驚而寤。陰異之。歎息不能復寐。反側達旦。翌日驅車入市。往覘之。果有懷駒牝驢。

繫驢前。形色符所夢。甫下車。驢向之長鳴。兩目淚下。如瀦。長史亦為之潛然。呼肆主詢曰。此驢驚乎。對曰。此昨日用錢五千買得者。今將殺以賣肉。不生驚也。長史曰。不然。殺以賣肉。不過欲多得錢耳。汝但言殺此驢得利幾何。吾當倍贖之。肆主曰。大人具惻隱心。必欲贖之。小人何敢過索。並本利得錢六千可矣。長史如數給之。牽驢以還。是夜復夢王子及母來謝。長史弗敢隱。乘間白諸王。王乍聆之。不勝錯愕。既而嘆惋良久。復悵悵曰。暴戾子。固應服此冥報。即其母之陰賊悍妬。亦當如是。雖然。父子之情。未可絕也。城外園寢地廣草盛。可縱之其中。俾樗散以終其天年可也。長史唯唯承命。縱之。日。即生駒。王一日過之。二驢見王。伏地流淚。王試呼其名。輒搖尾而嘶。似呼似答。王亦惻然者久之。憂悵而返。及王薨。二驢不知存否。閒齋曰。甚矣夫福善禍淫之理。毫髮不容假貸也。以王子之貴。不悛於惡。降而為驢。天豈有私於人哉。人往往不信因果之說。而此事則又一時所共傳。尚何因果之不足信哉。此事可信。則相傳白起李林甫秦儉托來生為猪之說。亦必不誣矣。漢昭烈曰。無以惡小而為之。無以善小而不為。後世王公能守此言。為子孫義方之訓。日耳提而面命之。庶幾乎世德相承。箕裘之克紹也。

蘭岩曰。生前凶暴殘忍。備至。死後為驢。幾不免畢命屠刀。亦云慘極矣。世之暴戾狠毒。

陰險輩。幸早回頭。免致繫頸肆前時。望人贖救而不可得也。

再生

永平某村。有翁媼。業豆腐者。性皆好善。遇有橋梁道途。朽敝泥淖者。輒出所蓄貲。極力修補。數十年如一日也。會村有石橋。為大水所壞。行旅不通。翁復鳩工繕理。身亦操作其間。日午倦憊。倚坐橋柱少憩。瞥見二青衣人。驚然來前。類縣中差役。呼翁曰。可亟往。翁問何之。曰。至則自知耳。翁不敢違拂。乃起身從行之。約十餘里。入一村。見巨宅甚壯。翁識為某村大富家某人宅也。青衣促翁入。歷數重門。直達寢室。室中婦女甚夥。其環繞一少年婦。方臨蓐。翁愕然驚卻。青衣併力推擠。不覺跌入少婦腹中。驟覺通身如渥沸湯。輾轉撐門。旋復寒甚。恍似霜雪耳中聞人語曰。恭喜娘子。生得一兒郎矣。翁大驚。開眼四顧。悉如所見。自視其拳。僅似胡桃。始悟身死已降生於此地矣。悲從中來。方呱呱而哭。忽一半老婦人。持剪刀剪其臍。痛入骨髓。不禁失聲曰。老乞婆。莫惡作劇。舉室猝聞兒語。咸大驚擾。翁曰。汝等忽恐我某村某翁也。今觀此局。是托生汝家矣。既至汝家。即為汝家兒。夫復何言。但我有老妻。貧且病。我死。彼將何依。可招之來此。分得屋兩間。使居之日。給粗糲三餐。冬給一棉衣。蔽寒。以終其餘年。斯可矣。無過分。恐其福薄不勝也。我屍在橋柱下。可使人急往。殮以布衣布衾。一柏木棺。即瘞

之橋側。無過費。則吾始得安心處此。其家不信。翁躁怒。大聲促之。家人欲往。翁曰。汝等去。或行詐。須抱我親往料理。家人不得已。以繡被裸翁而行。至其處。果一一悉如所言。翁與媼絮絮問答。宛然結髮。媼大慟。翁止之曰。有我在。無憂孤寡。既而至橋下。翁尸亦官驗將殮矣。翁嘆息再四。命易以柏棺。親視安葬。遂與媼俱。過養之別室。其家只翁一子承嗣。擁貲百萬。閔年其父死。母二十而寡。愛翁如掌珠。翁行善好施。由於天性。逾於前生。人以為善人之報云。

王侃

王侃行三房山農家子。耘于田。大風倏起。沙石飛走。方欲引避。瞥見一畫衣女子。被髮跣足。冒風而至。連呼三郎救我命。王倉卒不暇致詳。輒問曰。何以救子。女曰。但匿我於蘆棚下。少時有旋風來。即追我者。第云已西去矣。言訖。鑽身入棚。俄而果有旋風來自東北。大如浮屠。急如奔馬。繞田數匝。木葉盡脫。王如女所教。向風西指以紿之。風即雷鳴而西。似解人語。王大錯愕。風既過往。啟蘆棚。女子已危坐其中。裂裙縛足。含笑綰髻。香汗尚濡。喘息未定。蛾眉曼睂。嬌目騰光。薄而觀之。妖豔無匹。王年當戒色。且喜且驚。數言慰藉曰。追者已杳。子可無患。第不自信。亦有施於子否。女起拜曰。深恩大德。永誌弗諼。王曰。然則何以報我。女曰。金帛珠玉。唯郎所欲。王笑曰。吾何欲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女曰。郎之所大欲。可得聞乎。王笑。

而不言。女怒之以目。且笑曰。郎大不良善。兒不得不作負心人矣。言訖欲去。王張臂遮之。女從腋底衝出。殊輕迅。牽挽不及。歛無踪影。王大失所望。頗懷怨恨。日且暮。悒悒荷鋤返。將度略約。女子已預坐溪畔石上。笑謂王曰。得無以中山狼見目耶。王驟見之。化憂為喜。故作愠色曰。子已脫禍。不自覓樂地。留此何為。女遽前把握曰。聊相戲。何便怨懟。若竟以兒為負心人。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請偕逋。幸勿以對菲見棄。王不勝狂喜。携之至家。王年甫二十有一。父母皆下世。唯一妹。操作甚幼。見王攜麗人至。驚問所自。王具告之。妹熟視而笑曰。我見猶憐。何況三哥。王曰。多言可畏。請畫一策。妹曰。不足慮也。所可慮者。東隣鍾八耳。平日訛訛好瑕疵鄉里。飛短流長。殊堪厭惡。今已遠避。去如黃鶴矣。觀三嫂媚曼婉妙。秀於外。必慧於中。正好相依過日。第恐三哥福薄。不能消受耳。女檢衽謝曰。三郎有大恩於兒。委身事之情。理宜然。所慮姑不容耳。苟姑能見憫。諸事包荒。則和氣致祥。安於磐石。人言不遑恤也。妹得諛詞愈喜。殺雞為黍。俾二人合卺焉。嗣此好逑甚敦。與妹亦相得無間。詢其邦族。云是良鄉白氏。年十九矣。幼失怙恃。孑然一身。昨偶出春遊。不意為妖風所薄。微三郎定為閻摩羅什天尊喚去矣。王曰。夙昔隻身。寄托何所。女曰。無枝可棲。逐日漂泊如萍梗。幸藏身之固。不遭強暴。王曰。然則何以為生。曰。針耨而已。妹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從此三哥耕。嫂炊。兒饁。

無憂不作个好人家。三哥明日且辦數疋布。為嫂作衣裙。幾曾見農家婦女著此豔服者。王以乏貨對。女曰無作難。積得十疋布。收貯溪畔土地祠內。香案下。勞往取之。王初不之信。女再四促之。王試往。果得十疋布。通以告妹。妹曰。古廟荒涼。嫂何時置此物。女漫應之。女性極慧巧。女紅針黹。無不能。且無不精。妹凡百不逮。益愛敬之。會旱蝗。田數十畝。僅獲十之二三。兄妹日夕焦愁。謂凍餒不暇計。所慮無以輸官。女獨怡然。不以為意。王與妹計。往貸於同村牛大戶。女止之曰。汝二人設想左。計遂左矣。彼守錢虜。別有肺腑。苟無勢力以壓之。雖其至親好友。少有所求。尚曉毛一寸長。梭梭若不相識。况陳遠一貧人。年少面薄。徒取其辱。庸有濟乎。不如任天順命。事到至急至危。自有救解。即姑待之。王不聽。整肅而往。果為牛所不禮。不勝憂悵。比反。催科吏已在門矣。見王大作威勢。扭結不釋手。王極力騰辯。延吏暫坐草堂。送巡入室。議所以款之。女問應輸幾何。王曰。並舊欠七兩餘矣。女嗤曰。兒以為盈千累萬。須費數日躊躇。僅如此。有何不了。土地祠內。西北隅地輒下。有白金一鐲。取償訖。尚多餘金。足為薪水之費。王驟聞之。殊喜。既而疑為戲言。妹促之曰。據前十疋布。此應不妄。速去。勿濡滯。王乃越屋後短垣。急往掘之。果得黑磁鐲。啟視。白銀滿中。狂喜如寒儒乍第。亟脫衣裸負以還。如數納官。吏不能擾。僅取醉飽去。王權金適五百兩。買田置宅。日漸饒裕。凡有營運。但聽女

言。無不獲利數倍。未二年。富甲一鄉。王或以無嗣為念。女艷然曰。郎甫得溫飽。便思納妾。何薄情至此。王曰。非云負義。恐人之祀自我斬耳。女曰。然則勿絮聒。行當為郎舉子。王笑其謔。是夕同坐房中。女戒王且勿便睡。獨登榻下帷。軋軋不知何作。約食頃。忽聞呱呱之聲。女易衣而出曰。盍去看兒。王大駭。啟帷已繙一兒於牀。眉目如畫。王驚喜。便告於妹。妹來省視。靡不歡然。就室布筵作慶。女言笑飲啖。無殊平日。王兄妹竊疑之。因名曰異生。同邑有大戶劉翁。家資鉅萬。有子名璇。為國學生。二十未娶。聞王之妹美且豔。其家遣媒來議婚。王欲許之。女獨力沮。以為不可。王曰。劉家富而好禮。璇亦少年誠慤。以之通妹。得所天矣。卿奈何作梗。遂不聽女言。竟許之。女歎曰。姻緣的是天定。違天不祥。第兒與劉家子有讐隙。雖為親串。仍當避之。郎至時。切勿使彼與兒相見。苟相強。則禍作矣。幸誌之勿忘。王漫應之。及于通。琴瑟甚和。然璇熟聞女美。甚思見之。亟請於王。王弗許。璇乃與嬖謀。設酒召王飲。因乘便潛至王家。適值女哺兒於庭。璇突前揖之。女倉卒不及迴避。但以袖蔽面。竝立不敢少動。璇審視大驚。踉蹌奔遁。比抵家。色猶灰敗。王兄妹驚問何故。璇甯息良久。始轉問王曰。尊嫂誰氏女。佞儂幾年矣。其中大有異。幸明示。勿少隱。王初支吾。不以實告。璇正色曰。至親骨肉。無所用偽。吾所以諄諄致詰者。自有深意。兄何見外之甚也。妹懷惑已久。聞璇言有因。亦從旁和之。王

不得已悉為吐實。璇駭曰：「兄遇妖矣。」王曰：「何以見之？」璇曰：「不敢相欺。弟久慕嫂賢淑，深以不獲一面為憾。頃者留兄飲，特引身造府一拜，相遭於庭。弟甚驚其豔麗，熟視之，非他，即禍弟者也。第三年前適野展墓，遇此女於中途，傾慕綦殷。既歸，女已在室，云是白氏女，與弟有夙因。彼時神魂喪失，無所顧瞻，遂相懽好。兩月餘，日漸尪羸。父母知為邪祟，百計驅逐，不去。會有姜道士者，以神術聞於山東，父母以禮致之，求其作法。姜但朱書一符，命焚其一於中堂，其一令什襲藏之。言數年後尚有用處。父母遵其教，即日焚之。弟親見一神人狀類廟中所塑靈官，然入房來捉女。女倉皇被跣，御風而奔。神人逐之，遂不復返。弟病漸痊，今聞兄得嫂之日，正神人逐妖之日也。兄弱愛枕席，必不以弟言為是。朱符雖在，不足為憑。然倘為妖女，體有異香，又嘗深護其尻骨，不令人捫搦，倘尊嫂亦然，確為妖矣。第未識尊嫂果有此可取證否？」王聞之，哆口張目，欲言不能。妹曰：「尻骨吾弗知，體香良不妄。三哥宜早為計，勿貽後悔。」王徐徐喟然嘆曰：「據妹之言，其為妖女無疑。但好合以來，家賴之以富，子賴之以育，妹賴之以適君子，其有造於我王氏者亦大矣。嘗聞以德報怨，不聞以怨報德。況內人賢淑，必非酖毒。雖云異類，何忍棄之休矣。愚兄不忍復聞。」璇曰：「毒豈有毒？矧妖魅乎？脫拂良言，行當索兄於枯魚之肆耳。」相與不歡而罷。王去後，其妹終不釋然，乃潛以符至家，焚於寢門。頓覺狂風大

大作女自房奔出未數武輒踣地化為黑狐衝門而去有旋風隨其後急如飛電頃刻不知所向王驚定大慟不食數日而死女亦不復至唯異生僅存蕭然一室云。

蘭岩曰受恩圖報人且不能多得況異類耶王飲食子女都賴此女以死繼之亦不為過。

台方伯

故方伯台公布罷官居家夜起如廁挂燭籠於壁少間聞窗外窸窣有聲忽見一紅袖出戶下廢尺餘徐徐就壁掩燭無光叱之亟縮去既而又來叱之復去凡數四台心悸急起燭之無所見告諸夫人夫人素有膽乃率婢秉燭往視甫及門婢恐怖不敢入夫人唾而詬之曰汝命獨尊貴怕赫死耶奪燭入照覺有人隱身屋角偏視之則一紅衣女子也面靨然近尺白如粉掀唇感頰尸立如僵夫人厲聲曰汝鬼耶現形欲何為以手批之倏不見台踵至扶夫人還寢燈下視夫人面無人色未幾台病卒越兩日夫人暴亡。

蘭岩曰方伯顯宦鬼物何敢相近或亦有冤抑耶現形不避亦方伯夫婦數當盡耳。

瓦器

京江陳扶青先生有佃戶墾田牛忽蹶鞭之不起察之則牛蹄陷入泥中已沒至膝拔而出

之得瓦器一窖。色唯黃白二種。共十二件。質絕粗。似盆而小。形類腰鼓。緣口綴磁珠。如雞頭大。聯屬亦若鼓釘。佃戶觸落十餘枚。越宿完好如故。先生試之。果然。深以為怪。復命瘞之。或有言鑿而復完。必聚寶之物。再命發之。不可復得。

蘭岩曰。既掘之而復瘞之。先生究屬何心。乃物已炫於人寰。卒隱而不可復得。豈預知其非人世應有之物。而故化耶。

梁氏女

陝西白水縣邨民。其妻死。遺一子一女。皆六七歲。民復娶同村梁氏女為繼室。梁少艾。民為所惑。於是日虐子女。擊刺雙烙。體無完膚。民不能庇。民力食者。每戴星入市。起墟早起炊飯。際夏月。窗牖不閉。覺窗外有人。凭窗向內而歎。梁仰視見一婦人。顰眉黃額。滿面流淚。梁驚悸發狂。自抗其頰。隣人環救。梁大罵淫婢。奈何。毒如蛇蝎。殘我兒女。眾始悟為前婦之鬼所附。亟灌以硃砂。踰時始定。遂自此病。顛往往自褪其衣。令兒女極力撻之。方以為快。或引鉗自刺。遍身流血。尚不滿意。一日。乃燒火筋。自烙其陰。深入八寸。大叫快活而死。白水令邱公理此案。嘗為死君述之。

蘭岩曰。荼毒子女。終罹慘報。天心豈或爽哉。

鐵公雞

濟南某富翁擁資數十萬性極慳吝居積取贏持籌會計日不暇給而敝衣破帽向親故作貧窶狀老小數十口日市肉半斤菜數斤飯脫粟皆取給於一竈早餐恒午飯晚食恒夜食不設茶酒終年不宴客雖骨肉至親未嘗見其匕箸是何形狀翁亦不知疑客作何周旋然往往見招於人歌筵舞席頗極懽洽又似毫不知生人之樂者鄉人號之為鐵公雞謂一毛不拔也近五旬無子議納妾償欲極廉而人欲至美媒笑曰翁所謂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喫草也是當求之於牝牡驪黃之外詎可驟得翁囑其速覓居無何有陝西客携一女來不索值但取衣食不致凍餒以死足矣女年十八麗如舜華翁喜愜過望留為側室贈客錢一緡不爭而去翁得女嬖幸殊甚曲意悅之而鄙吝猶昔女戒之曰昔烏氏保鄙人牧長寡婦清窮鄉嫠婦而名顯天下禮伉王侯徒以富之一事耳君之富堪敵國矣不特不能知名當時且將泯焉漠焉幾不得與中人伍竊為君羞之苦之翁訝曰爾胡為出此言獨慮不造次間有人屬耳耶且爾言過矣錢之為物難聚而易散我自黜黜時節多市僕滿日積數錢積十二年共得二百二十餘撲滿撲而計之得錢三十餘千貫之以索貸之於人權其子母又三十年計之甫能盈兆中間又設賭局如一切呼盧壓寶博簫及瑣瑣羅丹拍格諸戲取

其頭迄今又十餘年矣。凡經營五十餘年，僅有今日。則積財之辛苦，予備嘗之矣。平生所見所聞諸搢紳世家，或竭貲營第宅，或傾囊助親友，更有老諄不念子孫者，輒以白似雪圓如月之寶物沽酒市肉，日與賓客歡宴。一似與銀錢二物有深讐大恨者，必欲盡力消耗之。而後已。予每以之自懲，猶恐久而不逮。爾乃欲我蹈此窠臼，其未知物力艱難，故漫作是語耶？小兒女福大幾許，而自捐折如是，幸勿更舉是念。罪過不小。女笑曰：聊以相試，何遽驚訝？兒豈不知君之志，牢不可破，將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者哉？然翁自聞此說，終不能釋，雖愛之如珍錯而防之如盜賊矣。其密室中舊有貯銀鐵匱十數，封誌甚固。例一月一開，檢視居無何，又值檢視之期，婢媼僮僕盡探諸大門之外，獨與女閉戶下牕，匱既發，則藏鏹盡空。大驚如失。左右手瞠目視女，詰其故。女笑而不答。翁大怒曰：抽刀逼之。女笑曰：君以兒為人乎？翁怒曰：爾非人。鬼耶？女曰：亦非鬼。實狐也。以爾鄙陋，故盜而之他人耳。翁大怒曰：平生血資盜遁何所？女曰：流通物也，盜去何處不足以濟人？豈必深藏固守於一老禿翁之手乎？言訖徑入內室覓之，杳無踪跡。翁始信果為狐祟，大慟而絕。家人草草殯殮，所遺財物，劫奪一空。其宅亦隨廢為蔬圃云。先是翁宅後有樓七楹，為狐所據，已近百年。其祖父相沿於每月初二十六日，具雞子白酒祝而祀之，罔敢弛懈。及翁承家後，以多費罷之，又以樓房出租於

人狐遂大擾妖異迭興其妻力勸翁憤恨出入嫚罵一日見羣狐來辭曰翁全福之人吾輩何能為請徙去不敢復居此矣遂不再至翁以為得計初不意為其所愚弄至此

蘭岩曰守錢虜深可憎惡安得如此快狐行此快事哉辛苦五十年未得一文享用一旦盡空大慟而絕翁亦可憐矣每讀一過令人叫快者三

多前鋒

前鋒多某行二未得前鋒時與所親同往東直門外城闔下習騎射墮馬昏絕所親扶掖以還還家即起一無所損但神癡不復解言笑與食則食不與亦不食也越半月弗瘥家人莫不悶悶會有服役老嫗出外市菜過忽瞠目視其主母問之不答良久乃大言曰半月前汝家多二爺因墜馬不能行動汝等輒棄之去今多二爺踽踽城下盼望家中人兩眼欲穿屢次浼我寄信未得其便今日始得到此可即令人去接幸勿更緩家人聞之大駭同聲唯諾或問我家二爺今在城下乎曰現在東直門外角樓下曰然則子為誰也曰我舊營房南門口開小舖之王老西也緣去年與掌櫃者算帳不平毆氣自縊死冥中憐我冤命協同溺死鬼那三管理角樓下城灣河沿一帶地方前生亦曾家多二爺下交者家人聞之愈錯愕應之曰知之矣深勞尊駕第請回即刻使人去接也遂取冥鏹焚之

老嫗踏地逾時方醒。叩之。悉不自知。爾家人不敢視為荒誕也。群扶多至墮馬處。呼其名而招之。徑返三四。多忽發一寒噤。即時清白。向家人涕泣而道之曰。汝輩一何忍心棄我於此。半月之久不來一顧。苟非王二哥寄信再十餘日。我不復見汝輩矣。家人環而謝之。無不先悲而後喜。多有少弟。亦童心而選事者。乘間訪王老西及那三事。果不誣也。多今年已三十。為前鋒。且十年矣。每逢令節。必具香楮雞酒於城灣。呼王二哥那三哥而祭之。謂報其施。期於終身不衰云。

蘭岩曰。受恩必報。不欺於鬼。多亦厚德人也。

骷髏

某甲好打生。一日。過自朝陽門外。呂祖閣時已曛暮。見土城下一草屋中。土城時舊城。燈火熒熒。一扉半掩。探身窺之。見美婦人獨坐。匿頭笑容可掬。以手相招。甲喜而入。甫跨一足。即仆。次日為人救活。則一足陷古塚矣。問之。泣曰。初以為奇遇。纔入門。即見骷髏也。

蘭岩曰。世間紛紛。盡肉骷髏也。前人曾言之矣。然非心動。必不為所誘。噫。天下奇遇。盡屬骷髏耳。甲當從此悟道。涕泣何為。

姚植之

姚壯行字植之。祖門名士。應聘入甘州提督李公幕府。府中園亭極勝。樓臺池沼。廣大幽深。綠樹數百章。多百年物。往往有鬼物現形。日暮。人不敢過。相傳康熙間。某為提督時。每殺人。寘園東夾壁中。迄今白骨髑髏。猶有存者。植之悉未之知。向夕。獨步園中。使館童行沽。將賞秋月。主人李公興亦豪。適携酒盒來。遂相與坐亭畔。譙湖山下。並邀同幕二友。共舉觴。政漏三下。二友皆醉。嘔吐狼籍。各昇寢所。主人亦扶醉入內。姚量宏。僅半酣。兀立迴廊。搔首看月。瞥見三人立池畔樹陰中。姚問為誰。再三不應。移影向東去。姚疑為署中職役相戲。怒訶之。二人仍立不行。似嗔其以惡聲相加者。姚欲就問之。乃繞出迴廊。相去數武。二人倏不見。姚始悟其為鬼。連聲呼童。而童不在側。姚大恐。促步出園。惶遽中。誤走歧徑。花深樹密。秋草縱橫。此際風鶴皆兵。一履脫落泥中。不遑拾取。蹣蹣而奔。驚至一廢軒。前有三人坐欄干上。姚急呼救。我三人不應。而起。悲聲驚視之。二男一女。男無首。女浴血滿身。皆裸身而坐。姚狂叫返走。顛踣無算。幸館童提燈來覓。掖之還室。病忡夢悸。兩月始瘳。

蘭岩曰。斷首殘軀。其形何慘。想黑暗地獄。不知幾許矣。世之掌兵權者。幸勿草菅人命。徒嗜殺戮也。

新安富人

新安有富人某。為葛商於江西。性貪淫殘忍。乃結官府。人多畏之。其在洪都時。嘗同數客遊松門。見一浣衣瀨女。婉妙殊絕。命僮僕捉入密林。深境處欲污之。女滾地哭罵。抵死不從。富人意興索然。將縱之去矣。而客有附庸為虐劉姓者。教其縛女手足。裸而仰。縋於石上。主客僮僕遮淫之。自午至晡。更番一十六人。女不能任。竟死林下。遂委之而去。女家得屍訴官。嚴捕兇徒不獲。事亦寢。富人家有一子為太學生。一女年十八。尚未字人。新安風俗勤儉。雖富家眷屬。不廢操作。值採茶時節。結諸女伴入山。暴雨驟至。各覓歇處。富人女獨立於巖下。徘徊間。聞有喚其小名者。張皇四顧。而聲在石內。女大驚癡立。石曰。汝勿慙。我山神也。汝父在客中恣橫淫死人女。女控諸陰司。陰譴甚重。將報之於汝身。大士以汝母日誦經咒。綉佛長齋。發大慈悲。令解汝難。汝父作惡不悛。慘禍行將至矣。汝其速過。勿集於此。此非善地也。女慙怯泣拜。踉蹌冒雨而走。山徑滑溜。起跌數四。始見諸女伴聚積山亭下。羣訝曰。許時在何處。令人懸擬。女給以失路。言次有四五惡少踵至。咸指女笑曰。不在巖下。何故狂奔至此。飽眼而去。女始悟巖下非善地之說。微神告。幾遭強暴。陰誦佛號不絕。既過以白其母。母歎且泣曰。以汝父素行。又何事不惜為神佛。豈欺人哉。嗣此戒律愈嚴。女亦信心奉佛焉。其子年雖少。頗有父風。鄉人稱其克肖。屢稟母教。母甚憂之一日。有親戚過自京師者。其子往候之。

話及京師人之衆矣。究竟何等人為最樂。親戚曰。樂者甚夥。要皆高不可下耳。爾我今生斷不能及。唯一等人。極可歆羨。蓋太監也。子曰。刑餘之人。有何可樂。親戚曰。汝但知其人道已絕。必乏樂趣。而不知其可樂之處甚多。試為子儻指註之。夫王公至貴者也。然望天子之居。不翅天上。彼以閹故。得出入不禁。一樂也。不耕不織。而一生喫着不盡。二樂也。父母不敢以為子。兄弟姊妹尊而奉之。三樂也。靡不素封。人不見之物。彼能見之。人不得食之物。彼得食之。四樂也。無妻子之累。有福獨享。不必為後人計。五樂也。有此五樂。何樂如之。其子傾聽。神為之移。問吾輩亦可作太監否。親戚曰。誰不可為。但多此胯下一物耳。一笑而罷。其子通一路冥想。決意自宮。尚恐見沮於其母。潛袖剔刀入廁。自割其勢。大叫殛絕。家人覺而救之。已殞矣。無何富人通省。其妻以女之所以生。並子之所以死。悉告之。意在諷諫。富人伸首向天。呵作怒笑聲曰。婦人女子。畏信鬼神。古人或遭腐刑。或置面首三十。豈皆宜報與其祖父耶。總地獄之說荒唐耳。如果有之。吾將向冥王乞請。必徧歷所謂刀山劍樹者。以廣見聞。又何憚之有。其妻哂曰。雖十八層地獄。盡當奉屈一遊。所慮留連忘返。不得再見天日。為妻子憂耳。富人怒而大鬧。遂析宅另居。不復結談。僅月餘。即為二豎所困。日見前所淫瀨。女立榻前。或與青衣數人雜坐於室。若有所俟。凡數夕。女又引兩青衣械一人至。囚首垢面。向富人泣。

訴曰。松門事發矣。視之則前日附庸為虐之劉姓客也。富人亦慘懷不勝。呼其妻女至前。哭告所見。並詳述前事。乞為懺悔。言未終。忽聲喘如牛。大叫我去我去而死。妻女悲其罪孽之深且重也。同向佛為誦經。以求超度。女終身不嫁。奉母終焉。後有人自江西來。傳言劉客於某月日自殘死矣。計之。正富人死之前一日也。祁門尹吳金泉嘗述以勉人。予及諸外弟。皆熟聞之。

蘭岩曰。為惡不悛。終遭顯報。冥冥中豈或爽哉。

維揚生

江都某諸生之宿選。同二友謁西楚霸王廟。因話及鉅鹿之戰。及垓下之敗。感歎移晷。生獨以為不然。曰。千古無才無識庸而且碌者。項王一人而已。昔虬髯客志在天下。一旦見文皇。自慙不逮。甘心遜避。遠帝扶餘。吳越王負蓋世之雄。奄有東南。而觀衅中原。終守臣節。此二人者。非不欲創業垂統。為一朝烈祖。施後世而傳無窮也。特度德量力。見機而起者。亦見機而止。故不愧為豪傑。不失為英雄。豈若項王。矜扛鼎之雄。逞拔山之力。以沛公之豁達大度。不識其為真人。以張良韓信之才。不識為國士。亞父以反間死。韓生以直諫烹。徒具蓋世之資。虛負重瞳之表。乃太史公猶列入本紀。江淮人祀以崇祠。此天下大不平事。而諸君尚津津

然。置諸齒頰。且有景行之慕。獨不慮貽識者笑乎。二友曰。不然。項王以暴人故小之。要亦劫數使然。究其人亦有足多者。如燒秦宮室。殺然不襲秦弊。封六國後。義也。會鴻門。釋沛公。信也。七十餘戰。未嘗敗北。勇也。不殺大公。仁也。怒也。一敗塗地。不忍復王。果也。君書生之見。妄詆英雄。毋乃不自量乎。生慨然曰。君輩不足論古人。我與我周旋久。自為酬酢可也。因呼僮索筆題句壁上曰。炎劉受命順皇天。天使重瞳作鰲鯢。千古中原羣盜賊。讓君馬首一鞭先題畢。擲筆大笑。二友默然。遂分路而去。是夜生夢中為人縛至一廣殿下。見項王按劍而坐。盛怒叱之。聲如巨霆。棟宇震搖。生震懼仆階下。傷折一股。王命拔舌。即有數壯士同聲而應。蜂擁至前。一人扼其舌。極力拔之。生大叫而寤。舌遂蜷曲。不復能作了。然語。右股亦病癱。瘼終身不瘥云。

蘭岩曰。項王事已隔幾千年矣。何來狂生。暢一時無稽。致終身殘廢。悔何及哉。甚矣人不可不慎言也。

市煤人

癸巳仲夏。過訪宗室雙丰將軍。立談廊下。見一人裸身荷擔。入庖廚供煤炭者。胸前背後。各有傷痕。長尺闊寸餘。怪而詢諸將軍。將軍曰。此奇聞也。會須細談。乃煮酒設饌。為子詳述。

之。因言其人王姓。雄縣人。市煤十餘年矣。方其少年時。村居貧甚。肩挑以食力。逐日擔瓜茄之屬赴菜市。而所居去市遙遠。雞鳴而起。猶恐後人。例於五更輒往。趨虛。一日行至半途。遇迅雷洪雨。行不能前。於電光中。見路旁矮屋數椽。葭籬逸之。王入籬窺戶。則門鎖繫以麻索。虛無人焉。王解索啟扉。息肩其內。復閉門。蹲踞炕頭。一食頃。忽聞索索之聲。竊訝之久。之聲漸繁。於燐燐電光中。見一人。遶地而踴。王大駭。思屏氣不敢移動。惟瞠目直視。瞬息間。其人倏至面前。遂不能辨其面目。被髮臧眉。吐舌唇外。長數寸。王駭極。手足失措。正張皇。其舌忽觸於額。王狂叫驚走。奮力撲窗。縱身而出。昏然仆地。黎明後。始為行人救甦。備詳其事。衆咸集。錯愕。既而村隣漸至。共云前一日有婦人縊死梁間。已報官。尚未檢驗。不意竟作怪如此。同入視尸。已僵卧炕下矣。王驚定。思痛覺胸前背後似刀割。不可忍。解衣視之。皮肉狼籍。衆共測其故。乃悟突出時。因撞折窗櫺。是以上下兩受其傷也。不割腹拖腸。亦云幸矣。迄今閱二十年。將終其身。患疔痕焉。初聞甚異之。既而相與捧腹。

耳。蘭岩曰。負氣自經。又作怪異。誠不可解。豈不得其死者。果皆為厲哉。王不幸遭此驚痛。

鼠狼

某佐領好酒喜啖。一夕夜過市羊蹄六七枚。火酒一瓶。提擁爐獨酌。棄蹄骨於地。驀聞牆腳下窸窣有聲。挑燈諦視。見小人十餘。各高五六寸。或男或女。裝束悉類時人。皆背一竹筐。彎腰拾取蹄骨置筐中。移時而盡。某心悸取火箸擲而擊之。一人仆。餘驚走。悉入壁洞。仆者滾地唧唧。隨化為鼠狼而逝。

蘭岩曰。為拾餘骨。致遭擲擊。怪亦貪矣。人之貪財物而任意攫取者。須於取時。方為人之所擊也。

巨人

應城王家口有村氓十餘輩。以秋稼將登。同於田間作蘆棚守之。一夕。醵飲月下。倏有旋風自北來。勢如山岳。群以為怪。既而漸近。約去二丈。地忽停吹不動。形如浮圖。但聞聲震如雷。化為巨人。高二丈許。白衣白冠。手持白幡。向眾一揮。仍為旋風向南去。急如奔馬。眾悉驚絕。良久始陸續復甦。哄傳鄉井。夥中有三人。一持觀音咒已三年。一不食牛肉。一大醉熟睡。未嘗與睹。尚以為妄。然亦不敢復往守田矣。遲數日。十餘人接踵暴死。唯三人無恙。

蘭岩曰。誦咒戒牛。得免於難。固矣。至於酒能悞事。人盡知之。而此人獨以大醉免死。是酒又能救命也。豈巨人亦懼其酒狂耶。抑醉亦為冥間所棄耶。

白蓮教

京山富人許翁世居皂市陽桑湖畔為其子娶婦亦鄉宦而富豪者妝奩豐厚一鄉之所豔羨有偷兒楊三覬覦半年以許防守嚴無從措手會其子拔貢許親送入都將肄業成均以圖進取楊俟其行而夜入內室伏暗處俟之時新婦方娠不耐久坐二更即寢相伴唯二婢就燈作針黹良久始閉戶亦各謀睡移燈置几上光明如晝楊聞鼾聲知已睡熟方欲竊發驀見房門自開一人啟簾入深目聳鼻黑鬚繞頰背負黃布囊揮惡殊可怖楊陰念吾道中未見此人必有詭異姑屏息蜷縮以覘其所為其人踰房中探袖出香一枝燃之於燈插二婢枕畔乃立新婦榻前挂羅帳於金鈎啟綉衾以禿指婦面內而卧花睡正濃其人戟指閉目口中喃喃似有所詛隨以手指婦背者三婦忽蹶然而起向其人赤身長跪其人開布囊出一小刀剖腹取胎破胎取子復剖子腹取其心肝臍小磁罐內納裸囊中背負之徑出房去婦屍隨扑床下楊睹之驚怕忿恨盜念頓灰出戶尾之密覘其所經歷門數重皆見其人以手拂之悉洞開無阻卒至村口一旅店尚掩扉其人側身入扉乃闔且聞落鎖聲知為姦人寄迹之所因念彼既偽作行客豈能出不由戶聊憑檐下坐以待旦雞初鳴店門忽啟其人負囊而出楊急起捉其臂曰客請少停有密事舉曰言次拖入店中抱持之大呼曰

主人速來為汝擒得妖人矣。其人大驚，極力擺掙，楊抱持益堅，俄而群客驚起，主人亦至，環問其故。其人曰：「我四川蠟客，欲赴江南，今日早行，趁路不知此兄何故。突來糾纏，楊曰：『勿聽其飾說，但檢其布囊，便有証據矣。』衆是之。開囊聚觀，則累累然磁罐數枚，復欲開看，其惶遽抱罐而呼曰：『罐中黃白，為一生衣食之本，奈何擾攘欲劫我財耶？』衆怒曰：『青天白日之下，衆目共睹之時，誰劫汝財？無事出言傷衆，顯有情弊。』主人挺身奮出曰：『有事無事，予一人任之。第開看，勿多言。』即奪一罐開之，見鮮血滿中，腥氣觸鼻，取器傾視，盡小兒心肝。數之得七罐，尚空三罐，衆莫不駭異。致詰那得此物，楊曰：『彼必不承，請以代白。』因述夜間之事。衆人大驚，曰：『紂以天下之尊，剗剔孕婦，尚為不可，汝何等人，破卵傷胎，不一而足，苟非上天好生，假手宵人，則吾鄉之孕婦小兒，無噍類矣。』於是大動公忿，競揮老拳，主人恐其致斃，方欲止之。其人忽瞑目大叱衆拳到處如觸木石，指節損破。主人大驚，倉卒間急提一罐自其人頭上傾之，其人連作恨聲，曰：『罷了罷了，莫非數人衆復毆之。』主人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倘打壞誰任其咎？不如執之送縣，自有國法在。』聽官斷可也。送其之縣，許家男婦已在。楊更述之，許姬大哭曰：『凶犯已獲，吾不忍復至公庭，致官家閨秀暴露屍骸也。』婦母家感其言，亦昏罷訟，相與驅車而返。縣宰細訊得實，方知為白蓮教妖人之黨，取小兒心肝者，亦行持邪術必需之物也。時湘漢一帶胎婦被剖者甚多，至此始得其故，並得其黨名姓面貌數十人，陸續捕獲。

獄成寸磔其人於市。楊杖二十。給銀五十兩。責其為盜。而賞其捉奸也。

蘭岩曰。妖術殺人慘酷已極。固天人之所共憤者。卒乃假手宵人。以敗其事。抑亦巧矣。不然。興訟結讎。多人牽累。何能一旦痛雪新婦之冤哉。

鬼哭

貴陽太守某公之母。病瀕危。親戚隣里來候問者。皆設酒餼於廳上。款之二更始散去。餽餘尚多。有子姪四五人。復聚飲於齋中。三更後。忽有哭聲。起北窗外。類少婦而音甚慘切。舉室驚歎相向。有二三胆勇者。出戶視之。於月下見一白衣婦人。循牆而西。徑入角門去。無不毛戴。咸知其為鬼也。一食頃。聞宅內悲聲群動。家人奔走來告。太夫人已氣絕矣。俗諺有喪門吊客之說。理或不誣也。

蘭岩曰。其事有之。其理不解。

袁翁

長山袁翁少極貧。居城外一破屋中。幾於行乞。一日窘甚。飢虛已數日矣。無如何。檢點破衣襦數事。至典肆欲質錢若干。肆主曰。此等物不值一文。可持去。翁太息曰。我非濫為者。特以飢不得食。稱貸無路。乞食不能。故萬不獲已。以此為質。不過聊以為信。得錢則取贖耳。幸念

素識之情。用質數十百文。以延殘喘也。肆主以為笑談。置不理。翁忿然曰。恨我一時在困苦中耳。苟有日發迹。誓亦開一解庫。彼時雖有人將死孩兒來質。亦必質之矣。典肆最忌質死孩之說。聞之頗不甘。第以其貧窶至極。不足與較。故為隱忍。翁遁去。一路冥想。毫無生趣。乃止步向天號泣曰。嗚呼。袁某自問於心。所行之事。無不可告人者。胡為而竟至於此耶。良久輟泣。復行。忽破衣為棘刺所牽。猝難擺脫。屈身摘之。覺棘下土甚鬆。試抄以手。土中有物。繫繫然。白光燦燦。取視二枚。則朱提也。大驚喜。即以破衣裸數錠。仍以土密掩其餘者。以還。次晚復往取之。多不勝取。數旬方盡。約略二萬金。不敢彰露。先作些小生意。逐漸張大。一年之後。遂為巨賈。問舍求田。買僮畜婢。遂於宅旁開一典肆。前肆主聞之。訝曰。袁餓鬼果有今日耶。昔者受其惡言惡聲。每一念及。心實不甘。今趁其發市之始。盡一往。故犯其忌。聊申夙忿乎。乃覓二死孩。裸以襪襦。挾至其肆。求質銀十兩。主櫃者大怒。勢將用武。翁適在側。急止之。而拱手向肆主曰。老兄欲證成我為信人耶。此孩之死。正值小肆開市之日。不為無緣。請如數質之。因使人賈一小棺。殮孩於內。此孩不必遠送。即我所立地磚下瘞之可也。亟呼僮僕執鍤。就脚下掘一穴。纔尺餘。忽得一石板。發之。板下列巨瓮十數。瓮中白銀皆滿。一肆大驚。肆主見之。感歎始知翁長者。天固有以默啟之也。再拜謝罪而去。翁自此富甲一縣。已而生

子子生孫皆能讀書上達有仕至尚書者督撫者卿貳者科甲聯綿迄今正當鼎盛也。

堪輿

護軍參領某少壯時從征青海為賊所擄械送某喇嘛處至則入一大剎喇嘛拈牀坐年屆期頤兩睫垂皮寸餘盡掩其目聞某至呼至牀下侍者進牙筋一枝喇嘛以筋撥啟其睫東以哈達帕露兩瞳如碧琉璃明徹似蜻蛚眼某異之再拜頂禮祈為解脫喇嘛曰半年後當返中國此亦定數未可倖脫也吾視汝無人根柢只可授一術以終身耳遂留之朝夕悉有秘授凡六越月大將軍底定青海喇嘛致書將軍言某終守蘇卿之節將軍取之以還某屢官至護軍參領遂精青烏之術知名輦下時有山西布客死京邸鄉人瘞之叢葬處老槐之下後十餘年其子經商頗利累貲鉅萬故鄉已獲牛眠地議發槨逼正首邱祈某一往勘之某至墓所周視即曰此穴得木之氣甚旺不可更遷也且發土更見肢體於君大不利子欲中止其鄉人皆不欲曰富而不榮葬其親致掩骼異地非孝也子不得已傭工發掘未及咫尺已見槐根縈絆抽而斷之清香撲鼻及棺則盡為桑根蟠絡不露寸木竟半日之力始取棺出棺已朽一臂在外工納之臂折子大哭觀者靡不惋惜嘸嘆子扶柩還於路墜馬折一臂遂成廢疾旋卒於逆旅棺厝一古田中無馬鬣封也又護軍統領某公為其先人營葬會

葬者接軫。靈輦甫至穴前。某趨至公前。啟曰。職家貧。資錢四十萬。所不能矣。謹具生芻之帛。今觀佳城鬱鬱。而上色純殷。恐致不祥。請一觀朱壽之器。公素耳其名。亟命啟終幕示之。某驚曰。穴已定乎。公曰。定矣。某曰。且勿葬此穴。非是穴為張某所點。張亦素有盛名。師心自用者。聞之大恚曰。君勿喋喋。捨此豈復有正穴哉。衆多附和之。遂下棺而崇封焉。某頓足曰。此大繆矣。急取鍤向墓之南。掘地為溝。深尺餘。長二丈。闊一尺。曰。得此。其庶幾免乎。既而辭去。以煤炭大書一火字於碑陰。張見之。謂姍不已。俄見數騎自城中飛奔來報。宅中失火。廩廩俱焚。公大驚。始信其術之神。自此名愈噪。所居隣厯代帝王廟。院東悉屬紅樓。或謂大不雅觀。盡去諸某。曰。吾今老矣。平生信天。株守不善。黃緣所賴。此數仞紅牆。冬來可博一外任。以餞餘年耳。至冬。可以卓異授江南一叅將。五年後乞休。還里。宦囊頗裕。但不敢復為人相地。相則兩目赤腫。每數日不寢。

閒齋曰。叅戎公今下世矣。伊君昌阿其壻也。嘗為予言其異蹟甚多。悉堪紀述。方其為護軍校時。偶偕三四友人。携酒郊遊。小憩一墓門下。墓前松楸陰翳。咸嘖嘖以為佳城。公曰。此絕地也。何足稱羨。友問其故。公曰。此松柏皆百年物也。苟有子孫。則斬伐而貨為棟梁也久矣。焉能至今無恙乎。友群笑以為惡謔。既而坐旗亭。詢及墓主。酒家傭曰。此漢軍張氏之塋也。

張故百萬富而今已矣絕嗣數十年矣衆大駭益神之夫公之術固神矣乃為所譏亦窮理至乎其極者也。

蘭若曰一術之精便能言之如響趨吉避凶未始非道也神乎技而進乎道信夫。

尤大鼻

咸甯尤大鼻販皮貨於天津與布客董九親戚也而相友善董有子名韶年十七丰神雋逸資質慧秀不類賈人子尤深愛之值年午節尤攜韶出遊河上過鬧市車馬闐湊遂相失不能復聚韶覓尤不得獨坐河干樹下暫憩見肩挑白酒賣者呼而沽飲之白酒甘冽殊適渴喉一舉數碗炎暑頓消韶固稚弱未嘗飲酒白酒雖薄亦不能任眩暈頗甚就卧樹下無復知覺良久醒來則在一紗帳中衾枕悉具驚起欲遁忽一人振管闥扉秉燭而入則一十八九女郎也修眉素面含笑嫣然置燭於几低鬟敛衽曰日間還自外家見子醉卧百草忽犯風露故設榻相疑子其勿疑韶始恍然感荷無盡即欲辭去女止之曰時已入夜路且隔城去將安之宿此為便韶曰與子向無交涉何敢便住女曰飲啜前定邂逅非偶幸勿作客態向人韶謝曰惠然肯留深慙素望第慙少子不學出言市井談鋒不敵徒聆聽聞女笑曰兒聞丹漆不文白璧不雕質既無虧何必受飾且子撫詞謙語婉而多風齒頰芳芬須堪取則。

得承一夕色笑。死不為天。因問何字。韶曰：童子無字。問名。則董韶耳。於是絮語間雜妖言隱謎。女或如不聞。或偶一應答。尖穎刺人。韶神魂俱蕩。如在醉中。壁上懸樂器。制甚古雅。不識其名。女曰：參差也。一名洞簫。韶曰：然則卿必知音者。女曰：有孔則吹之。有絃則撥之。順其自然。自能合調。若夫膠柱鼓瑟。雖有元音。從何發洩。是以知音之難也。能歌乎。女曰：懊懷之曲。子夜之聲。但堪囁噴於一時。詎足嚶聒於大雅。乖音錯節。不足以徵夜深矣。與其隔錦屏於鄂渚。何如覓佳夢於巫山。韶覲覲從命。乃相與就寢。低帷暱枕。極盡歡愛。留連數日。不思旋返。更得逐漸盡其同類。有名小蘭者。小蕙者。有名小壽者。秋紅者。要皆姝麗。各具所長。女名春翠。色藝獨為羣姬之冠。諸姬亦自知不逮。凡百將順。時盛夏暑熱。四姬邀韶共浴蓮沼中。狎戲方殷。春翠忽縱眸遠矚。大驚曰：妖道亦太狠毒。直尋逞至此耶。不暇著衣。白身回走。四姬失措。提裙挈褲。紛紛狂走。俄一人飛馬至。繡衣青中。貌極雄偉。問韶曰：彼眾女子安往。韶戰慄水中。口不能言。但以手亂指。其人隨手所向。繞沿而馳。卒無所得。意殊忿燥。連鞭其馬。馬抖擻一嘶。御風騰起。急如飛電。瞬息不知所逝。韶翹首向天。癡立瞪目。旋聞人聲喧囂。似有人呼其名者。驚視之。則其父及尤並相識數輩。畢集沼畔。扶之出水。衣而守之。一餉時神色甫定。四顧園亭烏有。蓮沼無存。但見幾樹高槐。數坏荒塚。塚前積雨成潦。葭叢生。復爽然。

若有所失。回念諸女。不覺潛然。以車載過。衆亦散去。唯其父與尤在旁。因詰如許時宿食何處。乃一旦獨浴積潦。甚不可解。詔不能隱。一一吐實。二人不勝駭愕。尤歎曰。自午日相失。在詔詎。今尊為汝忘。吸廢寢。慄慄自傷。原其咎在予之不謹。詎能自安。亦曾擬議。或遣狐鬼。愈益憂惶。夙聞某廟李道士有奇術。往祈之。彼授一符。令去郊外焚之。焚訖。必有狂風。但從風而往。必有究竟。不意果能獲汝。李道士真神仙矣。第可恨此女。不測是鬼是狐。輒作如許狡獪。必報之以洩吾忿。董曰。得人為幸。豈計其他。且彼既能幻化惑人。豈無術自衛。苟一選事為禍不淺。詔亦勸慰。謂奈何與異物較短長。尤終不釋。然翌日城門甫啟。即提一短挺。奔至積潦前大索。無所獲。卒至古塚旁。見茂草中一穴。大如椀。黝然而深。莫測底止。尤笑曰。得其巢穴矣。然無可用武。躊躇得一策。乃多取朽木槁枝。填塞穴口。燃大薰之一食頃。歛然一物衝烟突大而遁。視之一黑狐也。迅走如風。追之不及。方卻回。又連出四頭。一白三黑。倉皇四散。皆不能逐。後遂無繼者。尤笑曰。此即所謂諸女郎也。與族俱行。此舉徒勞矣。欣欣然還述之於董。董大驚曰。胡不見商。輒獨冒此險。彼昏甘人者。既皆逸去。必圖報復。兄不可疏防。為兄計。不如暫遁。以避其祟。尤曰。予正望其來。豈可反為逃避。董知其不可諫。陽稱其勇。而陰為護衛。一日。尤將出城責道。董父子請偕。尤許之。及出關。尤內逼。往登瀛。董父竝竢檐下。

少焉聞尤在廁中罵人。董方猜疑。忽剗然一聲罵聲頓止。董父子趨入。尤已倒置溷中。兩足伸縮。廁中更無一人。併力扶救。冀蛆無處不有。幸不致死。董父子亦不能無染。遂相與至河上浣濯。逾時始各就緒。董因詰尤與誰口角。致墜溷中。尤笑且歎曰。不聽藥石言。便有膾臚氣。予始登廁。即見一黑狐人立壁角。向予切齒。予方罵數聲。彼突至面前。極力排擠。不覺仰面顛墜。平日英雄掃地盡矣。董父子亦為之捧腹。亟還店。議作通計。董慮韶召邪。亦令同通。就婚擇日趨裝。就道暮宿逆旅。夜半春翠忽至。與韶同寢。尤聞韶喃喃絮語。諦聽之。如與人交媾者。然悟其又為狐祟。大聲恐嚇。韶驚覺。已失女之所在。然遺精濡席矣。尤詰得其故。復大罵已而就寢。忽失尤。韶起秉燭徧覓。聞軒聲出自一米瓮中。瓮上覆一瓦盆。泥封甚固。急呼主人俾開之。主人曰。此醪菜未熟。開之何為。韶曰。有人在內。焉得不開。主人駭異。聽之果然。急開之。則尤蹲踞其中。週匝皆菜。僅露頭面。撼之始覺。問所以入瓮之由。茫然不知。衆猜想移時。莫得其詳。久之尤忽自悟曰。此必彼狐請我入瓮耳。主人求得其故。亦笑而咋舌曰。更無可疑矣。尤一路為狐所弄。愈出愈奇。直入河南界。始獲安甯。其後亦無他云。

蘭岩曰。一夕歡愛。天緣已早定之。狐雖攝入洞中。並無傷害意。既已出之。何必讎之。致遭戲弄。尤亦選事人哉。

董如彪

嵩陽董恒字建威。以忝將襁職家居。年四十餘。稱雄一鄉。性好武勇。所交遊悉射皮飲胃。飛蒼走黃之人。豔妾六七人。爭妍鬪媚。以悅一人。第宅復閎壯。園亭之勝。甲一邑。園中有池。可容刀絳池。綠園千章。就中構軒五楹。顏曰萬綠。極虛敞。值夏日與其儔類。講武其中。其父禁之。弗悛也。父歿。愈不自戢。生二子。長如彪。年十八。次如虎。年十六。皆出側室。而如彪稟賦與父殊。秀外慧中。尤喜篇什。馳馬試劍。非其所好。以故失父愛。雞肋常遭老拳。家有老僕葛封者。質樸慧直。好強諫。董稍憚之。封有子印兒。亦年十八。為彪虎館僮。韶秀慧黠。一家之所鍾愛。適秋高馬壯。董率二子及僮僕三十餘人。負弩肩槍。呼鷹嗷犬。往獵於山。自辰至申。獲禽甚少。興盡將還。歛一大黑狐。竄出草中。董逐射之。連發不中。狐突至如彪馬前。逡巡欲遁。董急呼如彪射之。如彪但束手笑。狐遂逸去。董叱曰。懦弱子何顏。甲至此。不畏君輩笑耶。如彪曰。家中羊豕甚多。豈必獵食。董大怒曰。小子生為男兒。毫無大夫氣。豈復董建威子耶。汝欲食羊豕。我偏以汝飼虎狼。遽喝下馬。奪其弧矢。但與一火槍曰。留汝於此。不得狐無相見也。言訖回馬。葛封棄鎗投鞭。涕泣叩馬而諫曰。大郎所言。非無理。主人奈何逞一時之怒。輒棄之萬山之中而不顧乎。且為人之父者。教子於義方。弗導於邪。凡邪嬖之事。無足為子孫效。

法者。主人自為之則已矣。何必戕賊大郎。欲其濟惡。而不欲其幹蠱也哉。董怒曰。汝病狂耶。胡為悖逆至此。對曰。老奴不悖。主不自知其非耳。夫人之所以修身齊家者。仁也。孝也。慈也。悌也。今主日以殺獸獲禽為樂。不體上天好生之心。可謂仁乎。父死未葬。爰及田遊。可謂孝乎。棄弱子於荒山。以饜麋鹿。可謂慈乎。二郎旁觀。不發一言勸止。豈教之以悌之義乎。使大郎有罪。主人且當分謗。矧其無罪。棄之何名。董怒發如雷。馬箠亂下如雨。封頭面皆破。流血滿衣。釋手而退。董遂縱轡出山。衆人畢從。封大罵衆人助桀為虐。一何喪心。乃呼印兒而囑之曰。汝其追隨大郎。生死與共。吾耄矣。無能為役。俾大郎得狐而返。不致他變。則汝亦當如漢帝列侯得功狗矣。不然。即此永訣耳。歛歛上馬。連促令去。印兒踴躍而去。見如彪於岩下方。倚槍而泣。印兒慰藉之。如彪得伴。殊慰。相與覓狐。杳不可得。既而蒼然暮色。自遠而近。漸無所見。四山清寂。繁星滿天。樹響水鳴。狼奔鴟叫。二人蹲伏石畔。恒怯殊甚。久之。月出峯巔。烟籠澗壑。依稀有數人循岸徑來。相去一矢地。諦之非人。夜叉也。敦腋血梅。齒巉巉如鋸。鵲行鵲顧。目光皎閃。氣息怱怱。如彪戰慄俯伏。屏息不敢動。印兒低語曰。怪物非一。此間非藏身所。不如升彼高樹。庶幾免患。如彪曰。素未嫻習。焉能升樹。汝速自為計。明日收吾骨焉。稍遲。四。即成兩斃。轉非汝父付托之意。印兒不得已。潛登一自松濃密處。垂首下觀。厯厯皆辨。一

夜叉行至石畔。驚見如彪。遽滾地風旋。良久始定。拊膺而踊。若甚驚怪。作聲嗚嗚。餘者聞聲畢集。一夜叉蹲地上。聳其背。一夜叉提如彪腰膝。置其上。負之而去。印兒心胆墮地。忽下樹。密覘向往。歷數嶺巖。卒至一破廟前。有夜叉甚夥。皆拱立廟側。後數大樹皆參天。印兒復緣其上。隱隱見廟中有二人。一左一右。正面坐。又有數人列坐。衣冠奇古。身體甚偉岸。趨踰其下者。又不下數十人。皆不作夜叉形。又見諸野獸。如虎豹。如熊羆。如豺狼麋鹿狐兔者。紛紛廟外。何止千百頭。夜叉置如彪於階。蒲伏而出。似極震懾。右坐者曰。董恒恣虐不仁。冥報在過。今乃忍棄其子。亟當先殺之。以抑衆怒。列坐一人曰。不可。董恒雖惡。其子無罪。且一言梗父。有止殺之心。罪人不孥。不肖子猶將宥之。况如彪賢子乎。右坐者曰。然則將何以處之列坐者曰。不如釋之上。以體上帝好生之仁。下以行明公恤刑之惠。至於報德報怨。自有主者。非吾曹事也。左坐者曰。參軍之言是也。命夜叉仍負之去。寘故處。夜叉方舉趾。即有一老人跪階下。啟曰。通承明諭。報德報怨。自有主者。董如彪於臣有恩。請主之。右坐者曰。可。老人叩謝。負如彪而出。蹣跚東去。印兒下樹尾之。越險履巉。崎數里。抵一洞口。老人欲入。忽回首見印兒。訝曰。爾何為者。印兒曰。偶迷路。發覓一宿耳。老人曰。此間非子所宜至。宿愈不可。印兒曰。主人被負至此。予將安適乎。老人熟視曰。得無見誑。印兒曰。如其不然。予縱好事。亦不當

深山暮夜。涉險給人。老人點首曰。此說大有理。不復汝疑。但從我行。保汝主僕得暇飯處。因同入洞。洞中黝暗。頗不易行。凡數折。忽大開朗。平行廣潤。雖戴石履土。而迴廊曲室。無所不備。男女數十人。聚候於庭。見負如彪至。莫不欣慰。爭來扶掖。安頓榻上。飲以硃砂湯。如彪神氣始復。雙眼微開。印兒遽前擁之。泣曰。大郎甦矣。勿驚。如彪見印兒。矍然起坐。問此何地。豈其夢中耶。印兒哽咽告之。老人曰。此洞天也。隔絕人世。不知其幾由旬。欲還不得矣。汝止此無徒悲。如彪拜問出處。老人自稱胡叟。兒女頑劣。不計利害。非于仁者。開一面之羅。則此時肝腦塗地矣。如彪故頴悟。便知印日間所縱之狐也。自念既有施於彼。住亦無患。密語印兒。印兒亦恍然。遂相安。不以為異。日漸慣熟。雖閨人亦不相避忌。叟二女。長曰阿箒。身小而潔白。如玉媚曼。雙絕。為九姻所重。次曰阿嫩。修眉細目。而微麻。婉妙殊甚。叟議以一女妻如彪。而莫決誰可。胡媼曰。盍效法古人。以紅絲繫女腕。而焚其頭緒。令董郎隨意牽其一。為寶甯之選。叟曰。是或一道也。阿箒止之曰。董郎有大恩於妹。以妹嫁之。情理兼盡。誰曰不宜。叟拊髀曰。此不易之論也。夫復何疑。第如汝之能讓。亦有足多者。箒含羞而退。於是以嫩還如彪。舉室豔羨。以為玉藥瑤英。天然嘉耦也。箒酷好咏吟。時過如彪夫婦。相與談詩。或分牋拈韻。共相唱和。如彪嘗盜小婢。為嫩所執。戲令長跪。而批其頰。諸婢傳以為笑。箒謔之以詩曰。鵲鵲

比翼鳥。一夕忽分單。夜靜更深後。鵲行鸞伏前。雪膚依草薦。玉掌示蒲鞭。倪首無生氣。郎當
犢鼻邊。如彪見詩笑曰。阿姨可謂揣摩到家矣。然而尚有未盡處。試為足之。乃和而返之曰。
垂成事忽敗。肘膝赴牀前。方寸癡如醉。雙頤熱似燃。夜深孤鳥動。春老一蠶眠。不殺形尤酷。
飛鳧壓兩肩。箏展誦一遍。銜袖而笑。嫩怒之以目。曰。子無伎倆偷香。奈何以我解嘲。如彪曰。
句句實。字字真。豈有虛假。嫩曰。字經三寫。烏焉成馬。況事已隔日。汝等詩人更多附會。往往
誣妄好人。那足為憑。心正何怕眼斜。一任汝曹喋喋。箏曰。妹以閨威自鳴得意。妹夫又口有
雌黃。皆非兒所當究。但借此作一詩題。聊以破淡耳。嫩戲拍其肩曰。姊姊作奇想。便強使人
削趾適履。獨不念隔膜之詞。傳之悠久。徒為亂真之贗乎。亟當自懺。勿洩於人。箏笑曰。妮子
包羞矣。既出軟語。姑置之。遂裂詩於燭上焚之。歡而散。自此與如彪相狎。無所不至。但不及
亂耳。一日。姊妹同往舅家。翁夾印兒為御。箏於碧紗中。見其韶秀。遙製如夢令辭曰。擲果潘
郎風味。傳粉何郎風致。底事不同車。忍作執鞭之士。留意留意。留意詢伊名字。既而出戶。殊
於防檢。適嫩攜如彪來。得辭競觀。嫩笑曰。兒今日又得詩題矣。遂擘牋和之曰。漸識石榴滋
味。驚見蓮花標致。有女正懷春。誰是誘之之士。留意留意。留意印兒名字。如彪方欲捉筆。箏
已過室。過窗下。聞窗內折紙戛戛。磨墨隆隆。猛憶詩牋未收。急入視。嫩已睨之而笑矣。箏羞

澀無以自容。嫩曰：知姊又得一詩題，故來相賀。因以和詞示之。笋大怒。二人戲語間雜。良久始去。叟風聞笑曰：婢子下流，乃悅及輿夫耶？吾不可效王鄭之所為。致兒女子憔悴以死。即擇吉以印兒贅笋。居久之，叟謂如彪曰：子二人可以通省矣。如彪慮父不容，叟曰：雖欲不容，豈可得乎？二女任攜之去，第無所贈，實為可愧耳。是日置酒為餞。唯一小駟駕中車，命四人乘之，行甚駛。轉瞬已失洞之所在，並無執轡者。而小駟不須鞭策，循路委折，直抵家門。宛若熟路。四人下車，小駟自返入門。一家驚以為鬼物。又見二女之豔，彌各詫異。印兒備述顛末。家人始定，爭為泣告曰：大郎在外二載餘，豈知家中一敗塗地？主人自棄大郎，邇來三日，即捐館矣。二郎病癲癇，接踵而歿，唯葛封於一月前。自云上帝命為某山之神，是夜無疾而逝。房中諸姨皆已改醮。奴婢之所以不致星散者，徒以有大郎生母在耳。如彪大慟，登堂拜母，引罪自傷。母曰：兒見棄於父，罪不獨遘也。今得婦而返，殊慰老身。又念葛封之忠，印兒之義，養為己子。更名如麟。二女事姑極孝，家資十倍於昔。各生一子一女。親故知為狐育，無肯結婚者。男娶女嫁，皆求之於遠方。後十餘年，母死，殯葬之禮，哀祭皆盡。既服闋，如彪悉以田宅分屬二子，同如麟復從二女入山，遂不復返。其親多言狐女別無異人處。唯衣不更新，亦不舊敝，面貌常如十八九歲人，喜食雞肉，嗜火酒為可異耳。又言其姣媚處，見之者無不狂惑。

矢志所遺子女雖美。然較其母。百不能逮也。

蘭岩曰。董恃財自恣。棄子拒諫。可謂不慈矣。身死家敗。立見銷亡。非冥報乎。印兒從如。處於蕙山中。歷涉危險。雖死不避。忠義可嘉。其獲佳麗於意外。不亦宜哉。

某別駕

某別駕之任嶺南。值大雨。借館於山左許氏家。許故大戶。宅第深廣。書舍後朱樓五楹。別駕欲下榻其上。許有難色。別駕固請。許躊躇久之。始曰。下榻固無妨。但樓中所有什物。幸勿移置也。別駕敬諾。許置酒相款。至二更。乃命燭導別駕登樓。鄭重而去。別駕環視樓中。一切箱櫃几案琴書妝奩床帳等物。無不整潔。別駕默念。此必主人閨秀所居。乃是曲房宴私之居。以我力請下榻。故爾曲意騰那。其誼亦良厚矣。事出冒昧。心中不安。翌日。會須厚饋。以酬其情也。籌計更餘。始就寢。啟帷視之。見翠被綉衾。麝蘭芬馥。心愈惘然。然無如之何。姑就寢。輾轉間。恍聞履聲藉藉。心異之。伏枕潛窺。見一女子麗甚。年約十六七。衣裳縞素。就几上剪燭。開鏡匣。作晚妝。盥漱訖。徐徐盡緩結束。真諸桃柳。獨留衾衣數事。置諸薰籠。焚香易履。即移燭啟帷。上牀。一足甫入衾。別駕神蕩已久。遽以手握之。女驟驚。戛然一聲。破窗而去。急起索之。杳無所見。窗紙如故。衣飾亦亡。別駕始悟非人。大聲急呼。僮僕畢至。亟起主人而告之。並

詰其故許始而愕然繼而愀然既而泣然曰客長者也誠以實告。小人有妹。色藝俱不下人。許字同里吳孝廉之少子江。未嫁而江短命。妹誓不更嫁。屏居此樓。日惟事書畫自遣。前歲季秋。年甫十八。病不起。道囑母氏曰。兒死亦不下此樓矣。望母無忘珍愛。無撤牀第。凡夙昔玩習之物。妝奩之具。悉位置如生前。囑訖即瞑。母不忍拂其意。悉如所囑。迄今閱二年矣。昨公欲下榻於此。小人所以猶豫者。職此故也。後思人亡已久。似無事涉嫌。故不敢方公命。詎意貞魂未滅。褻瀆貴人。驟聆所言。並詳容色。的是亡妹。驚定悲生。老母聞之。尤虞慟絕耳。別駕拊案而歎。心悅鼻酸。弔之以詩。奠之以酒。詳誌里居。並書姓氏。誌朝辭去。至於任所。下車伊始。即為請旌於撫軍。撫軍亦為感動。第未審其後。果能旌表否也。逢書農能為悉述之。聞齋曰。未嫁而能守志。不奇。奇在身死而鬼猶守志也。第貞烈之性。生得全通。而一行作鬼。乃為人窺。素體捉纖足。鬼而有知。吾恐自傷有污。必將投環而復作貞潔之輩耳。

蘭若曰。貞烈之魂。金石並永。詢不誣也。嗟乎。香奩粉匣。猶存昔日之精神。冷雨淒風。獨受今茲之悲楚。空樓間寂。獨往獨來。塵境蕭條。自嗟自感。詳其姓氏。誌殿里居。請而旌之。庶可以勉貞魂也夫。

雙警道人

鄧都市上有道人。貌黑而髯。身軀而瘦。不詳其姓氏里居。亦不詳其年歲。或曰。聽其語音。似湖湘人。或曰。似河南。似成都。悉不可必。以形求之。常綰雙髻。咸以雙髻道人呼之。縣有富人呂氏。生七子二女。同居各爨。有賈者。客者。從軍者。遊而惰者。無足紀述。唯六子驤。納粟為太學生。少年任俠。尤癖好符咒之事。平居購求秘書。盈囊累笈。終日閉門檢閱。硃筆黃紙。與香燭錯列。夜間戟指禹步。一家莫測所為。唯二妹附和之。而卒無一成。殊為鬱結。一日遊平都山。偕徐邵二友過市。見道人立坊下。遮道謂驤曰。諸郎雅遊。能携我一行乎。驤難之曰。馬止于三。先生豈可獨步。與廝僕伍。道人曰。郎弟行。勿為我慮。驤及徐邵並轡往。既至。道人已先在驤問來何述。道人曰。由捷徑耳。驤頗疑之。酒半。邵言其先人官九江時。每遊廬山。熟聞其名。勝恨遠不能至。道人曰。諸郎有廬山在念耶。盍即此一往遊之。徐邵咸笑其誕。驤獨欣然。願往。道人令閉目。去其履襪。以指蘸唾書符於兩蹠。喝曰。起。便覺兩耳風濤洶湧之聲。一食頃足已踐地。開眼見白雲滿衣。罡風砭骨。蓋已立五峯絕頂。道人拽之。並坐石上。以袖拂之。風定雲開。俯瞰下方。一目千里。諸山撲地如培塿。湖光一片。康郎大姑似螺嵌水盤。萬點風帆若蠅矢集鏡。繞山諸郡縣盡作碧烟數點。歷歷可指。道人曰。子知之乎。此廬山極顛也。值此亦有出塵之想。否則生斯世。凡百可為。若能登最上乘。斯不負精力。况神仙一道。又子昌

歎羊棗之嗜誠所謂一求使得者。子其留意。時哉弗可失也。驛不覺自投於地。涕泗交流。千萬首肯。既而道人曰。可以通矣。仍前攝以過。徐邵但見其閉目久坐耳。驛至家。延道士入廳。跪而拂席。膝行再拜曰。始吾以先生為一邑之狂人也。乃今而後知先生為當世之仙人也。願委贄為弟子。肯收錄否。道人曰。小郎之志則大矣。心則誠矣。然而時未至也。驛曰。傳數奇術異法。先為入道之門。庶不虛此良緣也。道人筮之吉。乃許之。驛大喜。呼二妹出拜。弟後園精舍三楹。以居道人。與二妹受法。日夜練習。妻妾亦不得面。道人又淫其妹曰。吾將使二仙姬懷仙胎也。半年後。道人或去或來。驛與二妹亦時夜出。達旦始還。驛面色日漸青白。二目瞳然。能登雲作霧。喚雨呼風。召神役鬼等術。其妻屢戒勿術於人。驛曰。吾有此術。可橫行天下。人其奈我何。於是不自密秘。閭邑莫不知之。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盡夜而後返。其踪迹甚詭秘也。汝盍瞰之。妾諾焉。是夕。施從良人之所。卒至西門外密林中。已先有六七人環坐。其次有似秀才者。軍卒者。賣菜傭者。又有一僧一尼。貌極猥惡。而雙髻道人亦在焉。見驛至。群起迎曰。皇帝來矣。驛中坐。諸人列坐。相與計議。其妾隱身於叅穰中。諦視之。咸稱僧尼道人為國師。秀才為軍師。軍卒為元帥。所論無非先取某州。據某縣。殺某官。大抵皆叛逆之事。尼問曰。二仙姑胡不至。驛曰。彼追魂之法。尚不精練。來時令其演之。今夜不至矣。日

曠暮遂各起身向西去不測所往其妻驚惶奔告其妻妻大慙潛至後園從後門隙窺之見樹下有土臺高尺餘上設一几几上燒雙燭大如臂燭光下有觸髅七八枚臺四角皆燃燈一盞二妹被髮跣足仗木劍步罡風於其上覺陰慘怖人却回相與曰良人者所仰望於終身也今若此不我能惱矣乃相泣而訕於庭中隣婦過而怪之殷殷致詰其妻忿甚以實告隣人恐為所累也鳴於官官慮其不軌也密白總戎總戎陽寢其事而遣其子及標將密迹之得一洞於萬山中妖人出沒其間飛騎報聞總戎乃親率輕騎一千銜枚電赴黃夜抵其處以枯柴裸穢物雜以硝磺堆積洞口如山舉火焚之烟焰蔽天次日未刻始熄使壯夫入洞搜之得薰斃僵屍二百有奇揭榜月餘無敢認屍者遂瘞為巨塚焉一僧一尼人皆不識唯一道士一黃衣少年咸識為雙髻道士及驛也總戎令裨將率眾就呂家掩執二女二女用邪法咒脫嚴捕未獲遲數日有人於酉陽山中有雷殛死二女屍於岩下告官驗之背有朱書曰左道惑人妖人呂氏云云方知二女雖倖脫國法終難免天誅也

蘭岩曰今試有執途人而告之曰汝為皇帝未有不駭然而走以為能覆滅族之禍者矣驛固蓄有逆根故道人得阿其所好而欺之左道惑人愚人往往迷而弗悟卒之身首異處悔之何及吁可哀也夫

阮龍光

新建阮龍光。公車入都。將抵繁昌。遇風。亟艤舟入僻港。泊荒塘之下。二更後風息。明月滿天。十數隣船。盡楚巫巴客。神簫夜火。襍沓紛囂。阮不耐其詳。獨登岸謀靜。同載者咸不知也。信步得一巨石。倚大樹一株。即坐踞其上。食頃。隱隱聞斤垓下。有人絮語。察之。見八九人圍坐沙際。相去不過十數武。阮以為汎兵值宿。故憩於此。初不為意。夜靜。江山清寂。語言了了可辨。聞一老人帶晉音者言曰。一貶眼。又一年矣。黃六爺父子未來時。咱與耿先生薛三哥。金大嫂宋姑娘。每夜共坐此地。亦時釀飯。彼時薛三哥尚捕魚。必繫船於渡頭楓樹下。金嫂戲窺其籃筐中。竊取小魚。耿先生獨守腐局。始終不肯下助。我等群咻之。及薛三哥同李七姪入夥後。耿先生被伊終夜啜。猶徵酒逋。亦何可笑。今黃六爺云云。語遂輕。殆不可辨。俄一操吳音者曰。莫污蟻人。尋聞一少年哀泣聲。又一人曰。一人向隅。滿座不樂。憶昔泊此。被僮楚窘迫時。金家姑嫂亦不克免脫。是時耿先生楚獨無依。實大憫。一人嗤之曰。彼受趙撫臺托辦貢物。盡出何樓。李總戎囑。悉由撫拾。詩不解。謔腰鶴膝。字不能。蠅尾蠅頭。卯酉參商。隨筆湊合。歲糜脩金百兩。日市饅肉二斤。然猶唆訟投詞。危於累卵。憂貧怨賤。窘若拘囚。今冤處九幽。幸全四體。不聞楚語。但作吳吟。薛三哥蹇滯一生。漂泊半世。得魚換酒。出險入夷。

先生酒衝愁陣。固然矣。而抑念奇兵之所自來乎。讀書人漫作顛預。已不足為訓矣。顧又嗷然哀鳴。忘夙債而念夙卻。是先生猶有蓬之心也。所謂不矜細行者。乃至此乎。既而少年啼愈哀。入耳極淒楚。移時有秦音老人慰之曰。吾輩亦已無生趣矣。乃對酒當歌。希圖破悶。奈何復事野哭。令人不忍復聞。縱李兄言太刻毒。適足破涕成笑。何須芥蒂。即如老朽三五少年時。視拔科第。真不啻摘髭。禍福罔知。一味驕滿。形骸放浪。思與晉人分道揚鑣。未遇嚴師。不親諍友。性由習段。心為境移。以致喬梓相乖。臺砧多舛。不意驚鳩伎倆。決飛祇槍榆枋。白髮青衫。竟作道旁苦李。迄今髑髏載土。念魚腹而心酸。魂魄思鄉。望雞頭而氣苦。不幸之幸。邂逅多君。不言之言。於戲吾子。無何。少年哭漸止。繼有作歌者。聲如曳縷。歌未竟。群作嗟嘆聲。阮始知遇鬼。恒怯間。瞥見一燈。熒熒自遠而近。所坐樹根石下。嚙剝有聲。青燐如豆。轉瞬徧地皆是。阮大慙。毛髮蜩張。倉皇遁去。步步迤邐。覺月色不明。兩眼皆障。奔走半夜。筋力俱疲。迨東方既白。始如夢覺。依然在樹下石畔。跬步未移。色變神癡。顛踣於地。舟子晨興。失阮所在。同來踪迹。掖之以登舟。阮述夜來所見。或曰。此鬼打牆也。無足怪。所可怪者。前月有鳳翔黃監生父子。販法帖於蘇州。覆舟於此。鬼所稱黃六爺。及所聞秦音老人。必其人也。其餘既分先後。必有新舊。蓋相繼溺死於江中者。阮入都。為咸安宮教習。予嘗聞其自述如此。

蘭岩曰。阮塚間遇鬼迷惑。亦常事也。未若是之言語。歷歷如晤生平者。

某太守

某大僚。位首揆。甲第連雲。富擬卓鄭。門庭如市。干謁者恒旬月。不得一見。名紙堆積。某太守失其名。夙與其家奴某季相友善。每入都。輒館其家。季巨富。擁貲百萬。喜交仕宦。為光寵。往來無白丁。太守呼季之父為叔。其父出入。太守每為執鞭提銜。修子姪禮。以是為眾人所羨。亦以是為君子所輕。鄙不齒數。而太守自以為得計。處之怡然。適相國壽辰。季父子皆入府供役。太守獨坐齋中。夜分有叩門鑼聲。啟戶視之。則一穠纖合度。位置得宜。皓齒明眸。雪膚花貌。二八佳麗人也。太守驚異。詢所由來。女稱家人之女。憐公岑寂。聊過一談。太守神思惚惚。弗克定情。乃相與繾綣。無夜不然。每至則醇醪饌饌。滿前列羅。不審從何處得來。女無所不能。能無不妙。而尤精李虛中秘傳之術。太守問功名胡底。女推之曰。八字入格。自是二品貴人。所可惜者。官品高而人品低。人爵進而天爵退耳。太守曰。敢聞其說。女曰。人生富貴貧賤。皆有命焉。非人力所可遷就也。世人不安其命。不明此理。以為人力可以致之。甘心奴顏婢膝。倚靠冰山。百計經營。以達貴緣之路。即如今日相君之門庭奔競者是矣。然相君之勢位日崇。則門下之趨承日盛。此而千金為壽。彼則倍蓰以進之。彼而萬金為賂。此則什伯以

形之相君縱欲市恩而即此兩端已不得不高下其手。况趨炎附勢者如蠅之逐臭。蟻之慕羣。不堪屈指詎止此兩端而已。公欲叨淑世之榮而先蹈失身之辱。且又等而下之。媚及臧獲。此中慙尚以為羞。甯鬚眉反不為愧。異日莫云二品。雖位極人臣。夫何功名之足稱。述乎。太守聞之。慙汗如雨。改容謝曰。敬聞命矣。會當他徙。女曰。徙之似矣。白圭之玷尚可磨也。尚須痛改前非。勿蹈故轍為得。太守曰。雖然。舍卿而去。何以為情。女曰。兒亦從此永訣。太守愕然曰。何遽出此。女曰。兒非人。實日壇中一老狐也。與公稍有夙緣。故來了之。卻夙緣矣。雖欲一夕聚首。不可得也。前程遠大。慎之重之。言訖遂去。不復至。太守不勝感喟。翌日。托故他徙。未一年。相國以罪免。季亦罹法。太守深自悔過。磨琢自新。後果仕至某省巡撫。晉兵部侍郎。一如狐女所云。

閒齋曰。人設喻借人之勢。以恣威福者。曰假虎。曰憑城。是天下脅肩諂笑。最工媚人者。莫狐若也。今觀此狐之所以規正太守者。人而狐。狐而人矣。如此狐。固為僅見。而世之如太守其人者。胡多多也。

鄧縣尹

衡水某邨有婦人與豪右私通。而謀殺本夫者。為尸姪所首。奸夫以多金賂伴作行人。伸其

袒己相屍為傷。官不能理。轉斥首告誣。妄痛懲之。復訴諸府。太守委定興。令鄧公往按之。鄧至。反覆相驗。不得証據。夜宿館舍。思維不置。披衣起坐。時約三更。嚮盡。從人熟寢。地上鼾聲相和。已而有寒風起。尸下簾幙動響。燭光昏暗。隱隱見壁角現一人。乍前乍卻。倏跪於地下。鄧不禁毛髮森豎。竄神審諦。則形質服色彷彿日間所相屍也。微作啼泣聲。右耳畔垂一白物。鄧忽悟。乃大言被害之冤。吾必為爾雪之。爾其敘述。吾知之矣。其人叩頭而隱。燭亦驟明。鄧遂就寢。翌日折東召衡水尹曰。氓之嗟嗟。詭辭興訟。苟不立鐵案以杜其口。將何以肅公令而靖刁風。請與公督責相人。同至屍所。使死者無遺憾。生者無遁辭。庶上可以覆府尊。下可以服觀者。衡水尹見書笑曰。人謂鄧公書癡。良不妄矣。作縣十年。貧如寒士。其才可想矣。似此公案。豈拙宦所能辦耶。於是復往相之。鄧叱令檢視右耳。乍作失色。乃於耳中取出水溼棉絮。須臾堆積約畧半斤。鄧指示衡水尹曰。此奸夫淫婦之所以得志也。尹大驚駭。再揖謝曰。似此奸謀。不特目所未睹。亦且耳所未聞。實洗冤錄中所未載。微寅兄其孰能知之。鄧曰。此冤魂之靈。非弟之能。即屍前提奸夫淫婦。嚴刑拷掠。盡得其狀。奸夫坐斬。淫婦坐凌遲。案結。一邑稱神明。

蘭岩曰。真心為民。細心辦事。不辭辛苦。不憚繁冗。魑魅情弊。焉能逃秦鑑哉。倘草草了

事。以為明決不究。其不為奸吏欺誑也幾希。為民父母者。尚其加意哉。

靳總兵

魚河堡在無定河畔。河流移徙無定。往往不遵故道。輒有時去堡三四十里。居民取汲甚艱。會夏月。零雨決旬。所在沙漠。穿窬處處多。涇潦。居民賴之。有一潦甚深闊。歷年不涸。遂有妖物據之。竊食邨中羊豕。漸及小兒。村人通宵羅守。比戶戒嚴。或有見其形者。則一大黑人。高丈餘。烏衣長鬚。猛鷲驚人。邨人患之。適一道士。年近八旬。與二徒自湖南來。自言能祛邪怪。衆公醵四十千。免其用法。道士以老辭。其徒請行。道士曰。汝術無能為也。徒曰。昔在川中。何以成功。道士曰。此非其比矣。彼川中之水。分沙漏石。易為措置。顧此濁流。何以設施。徒曰。一符一籙。猶致一流金。諒此么麼。何足齒數。遂不聽師言。步至水濱。禹步焚符。以召妖物。久之不至。乃亟解衣仗劍。泗入水中。即刻波濤洶湧。衆以為道士捉得妖物矣。喧呼以助其威。一食頃。水盡赤。見一臂浮水面。俄又一頭浮出。就視之。則道士已支解矣。衆大驚。四散而奔。會榆林總戎靳公桂行部過其處。見奔民而訝之。詢知其故。亟遣兵三百人。鑿渠運屎。盡徹其水。得一黑魚。長二丈許。巨口無鱗。撥刺泥淖中。殺而烹之。味劣甚。自是怪絕。

聞齊曰。予聞北海有冰鼠焉。常伏層冰下。穴宜齧。歲久大如象。齧愈甚。穴愈闊。水愈薄。暑或

泮焉。泮則失所天。失所天而見其真天。則死。人取其肉為餐。骨為器。因嘆世間傍門戶求利達者。人皆名為趨炎。而張象獨有冰山之喻。嘗疑擬非其倫。且冰既山矣。庸有消時乎。觀於此而後知象之善喻也。此黑魚亦大類是。

恩茂先曰。和霽園言其祖誠齋公。明鎮武威時。秋稼將登。忽為李左車所虐。公怒。選壯夫百人。向雲頭施火。攻迎擊之。雲雷輒退。冰雹頓止。蓋其地近陰山。雹有大於石礮者。自公行此法。數年無雹患。奇人奇舉。何異錢塘之弩。又公憂歲旱。數祈雨不應。乃至城隍廟與神約。三日內若不雨。必毀像焚廟。是日向午。黃沙蔽天。閭閻間挑燈為市。日暮遂雨。初如毛。漸如絲。既而大雨如注。盡夜方止。四野雷足。一郡歡聲雷動。紳衿父老。齊集轅門。焚香拜祝。多福。二事皆載武威東門外功德碑。

蘭岩曰。至誠感神。昭然不爽。韓文公驅黿魚同一理也。

藕花

商邱宋文學。客寓航僦。居湖干。薜荔衣牆。苔茸毯砌。地極幽僻。柴門面湖。夏秋之間。蓮花最盛。宋性故愛蓮。有詩百首咏之。會夏日。倚門縱目。見二女郎。操艇子來採蓮。一衣紅。一衣紫。姿態甚美。而衣紅者尤豔絕。次日復至。大約申來酉去。比日皆然。宋初不敢問。後以其頻漸

相熟識因詰之曰。蕩舟亦屬險舉。採蓮不為急務。何不憚煩。女笑而不答。宋復以言挑之曰。蝸居在望。何不一過喫茶。女復不應。但促回櫂。紫衣女轉議船近岸曰。彼既強來作東道主。即一往過臨。看其將何以逆客。宋大喜。踊躍為導。宋固獨處。唯一傭奴服役。見之疑訝。問那得致此麗人。宋紿之曰。家中姊妹也。來此見訪。萬勿洩言外人。致增酬酢。奴唯唯去。但司庖厨無暇旁及。二女相顧而笑。紫衣女曰。誰謂書癡誠慙。矢口虛妄。尚須思索耶。宋亦笑。於是狎暱殊甚。詢及姓氏里居。紅衣女曰。兒名藕花。小婢名菱花。家在湖上不遠。土著也。是夕遂留與亂雞鳴。輒欲言別。宋固挽之。女愀然良久。乃謂宋曰。荷君雅愛。詎忍一刻睽隔。特勢有所不能耳。知君達者。必不為怪。請以實告。兒輩非人。實花妖也。君苟不棄。祈至湖上。見芙蓉葉中有一莖紅鮮異常者。即其下有菱花一簇。可並移過。勿傷其寸根片葉。植諸盆中。養以湖水。勿畜大擾。勿接惡客。則兒與菱花當得朝夕相對矣。宋且驚且喜。謹誌之。遂縱之去。旭日始旦。即蕩小舟。徧閱花中。果有一莖紅儷朝霞。香通水麝。大亦倍於凡品。更驗其下。有菱花迥異。即出重賞募漁人。並泥移過。培植巨瓮中。閉門謝客。終日卧坐其側。三日不見女來。頗深疑抱默。搜冥想。萬慮紛然。至第四日。悶而午睡。覺耳畔有拖裙聲。視之。則二女已至榻前矣。相見驚喜。藕花曰。蒙君滋養。感深五內。第資質脆弱。不任勞瘁。故數日蘇息。不能動履。致

君寂寞。誠不自安。宋曰。但得常聚首。何妨暫違顏。鮪生年來。如窮波斯。落落不稱意。今得與二卿為耦。雖死亦得。女曰。君此心真堪對起。但能終守不渝。則懷與安雖敗名。誠非無益於性命也。且名者實之賓也。輕漚汎水。起滅須臾。苟不行樂及時。縱活百年。如蜉蝣朝菌耳。即如兒輩。去千頃之廣。而就一勺之多。辭鏡湖之深。而居瓦缶之淺。非不知猶魚遊釜中。燕巢幙上。其安危妖壽。天壤之懸殊也。亦以子生不如偶死耳。因貽宋詩曰。彈指韶光易老。瞥眼初陽又曛。從此朝朝暮暮。不隔秋水思君。自此三人。如形影之隨。不離跬步。二女極相恤。衣服履舄。互易著。不分爾我。一日宋他出。二友過訪。不值。見盆中菱花秀異。採之而去。日暮宋過藕花。泣訴菱花被創之由。君不憐而救之。兒豈忍獨生。宋大慟。問何術以救之。女曰。但培其根。每清晨為誦觀音咒九九遍。明年此際。可以再生矣。宋如所教。至心持咒。時以湖泥培養。日夜不輟。次年復出。菱花忽至。雖覺瘦生。而姿態愈豔。相見悲喜交集。各敘間闊。刺刺不休。宋自得二芳。精神發越。形氣清爽。讀書一過。輒能默誦。又一年。隆冬大雪。盆冰。一夜寒沍。二芳不至。宋獨居蕭然。不測何故。夜夜不寐。涕泣沾衾。日對瓦盆。潛祈默禱。倏忽春盡夏來。藕花獨至。形容憔悴。愁苦不勝。宋擁置膝上。為之拭淚整髮。問何為孱弱至此。菱花安在。不與偕來。女泣曰。尚憶菱妹耶。已作凍鬼。隔年矣。兒亦不耐嚴寒。雖苦不死。而奄奄一息。不久

亦將辭人世。與君永訣耳。宋一慟幾絕。思之不置。賴藕花相伴。不致哀死。但藕花日就瘠。羸宋又憂之。延醫調治。醫一見失志。診其脈。又甚異。人漫留藥一刀圭。誌其門。逕而去。雖去而日伺于門。冀其一面。適宋又他出。是日薄暮。醫偷見藕花。獨步湖上。丰姿綽約。與湖蓮爭妍。醫不復能耐。突前抱持之。藕花駭而逸。躍身湖中。醫慌持其足。足拍然而折。視之。藕一段耳。始知其妖幻。亟告宋。宋大痛恨。趨湖上哭之。深恨醫之選事。欲鳴諸官。傭奴勸之曰。明明妖異。雖之官。庸得理乎。宋乃止。翌日。仍至湖上哭之。見一蓮花浮水面。斷藕猶存。慟哭抱歸。種於盆。越宿即萎。乃具棺衾。葬之湖上。作芙蓉詞以弔之。遂髡緇為比丘。雲遊不知所終。

蘭岩曰。花是美人全影。美人是花後身。原無分別耳。弱體柔姿。珍惜之。且恐不勝。那當此庸醫惡客。疊加損折哉。彩雲易散。琉璃脆。信不誣也。

王塾師

宗室某王子。白問亭。方其未襲爵時。家有塾師王姓者。教授有年矣。往往作戲術。頗奇幻。偶一炫露。漸為家人所知。一日。與白之親故夜飲。客曰。此時安得鮮魚湯啜之。王曰。易易耳。乃覓一籃子。命館僮提之。閉目繞地而走。僮且走且作摸魚狀。形有頃。王曰。止。得之矣。果得一魚。長尺許。撥刺籃內。烹食之。味極鮮美。衆詰館僮何來此魚。則云在水中摸得耳。或又思市

賈穀饌王即取錢如價置籃中仍命僮閉目行隨見多品在籃烹飪之美如初出鑊者熱爍唇齒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患者驚其神智者但謂其有搬運法耳居久之王子忽患癆瘵日漸羸弱醫數十藥石罔效親串中來探候者進則相慰退則共議以為斷無痊理其母某福晉祇生王子一人日夜焦愁眠食皆廢或言王子之病非俗醫所能療館中王先法術玄妙福晉倘能降心求之彼必有以授手福晉以為然即使內監延王入涕泣而道之王正色力辭以為不能福晉跪請聲淚俱下王請福晉起俯首沉思移時未決福晉又再四拜懇良久王始許諾曰明日當有以報命耳趨出而囑其館僮曰無擾我睡俟吾自寤遂引衾而卧狀若死人王子有山陵在某處祖塋也是夜二更後守陵人有直宿者瞥見一人由甬道徑入宮門審諦之則王先生也太駭愕隱念先生在城內夜深來此何為方冥想間旋見殿上有人出迓衣四圍龍拱王入殿分賓主坐執禮恭謹似有所懇王亦有言相隔遠悉不能辨但潛身屏息於窗隙中窺伺之俄聞門外呵殿聲甚嚴見侍衛多人擁一王者入像貌瑰麗氣度尊崇冠履衣裳皆非時制王與殿上人疾趨迎拜同入殿中坐王者居中王居左殿上人居右王起坐再三似代為殿上人請托者然王者無言少焉忽聞一片諠囂見一人裸形手將一人髮辮且打且行同跪階下細視被將者即王子也殿上人趨步下階向其人哀懇求寬復拜求良久其人終不許殿上人泣而入殿王隨趨下向其人耳語數四亦不允王

略然卻回既而王者出殿當陞而立。開諭再三其人不得已始釋手痛哭而去其聲甚慘。殿上人拜謝王者及王殊形感荷已而王者去王亦繼去殿上人送之出門返入殿上遂寂然。無所見翌日入城備述夜來事以報福晉曰小爺病當愈矣福晉未遽信無何王睡起入告福晉曰昨為王子事大費調停蓋王子之祖在生時曾枉殺一漁人漁人訴於冥司冥譴先王當斬嗣至王子即絕以償漁人之怨吾感福晉之誠竭力關心始得暫免王子之厄然夙冤未解尚須建醮超度方克解脫幸福晉勿忘也福晉感謝一如其教王子病遂痊自是合府之人敬王如神明一日王子約王遊西山夜宿山中清話偶見一黑物大如牛蠕蠕而至王見之大驚亟囑曰知之矣可先去如某處某潭下待我行將至矣物遂去王子駭甚問此胡為者王歎曰吾以不自檢束每有炫露今此物欲與吾較量吾之厄也此物法術至精吾非其敵然與之較必死不較亦死不能不與之較請王子備棺衾明日於潭側收吾骨焉王子大驚力止其行王曰是無所逃避也即當往矣言訖歛殿而往王子心不釋潛率家人十數踵至潭邊察之不見踪跡唯聞蘆葦中奔騰足跡或見白光亂門橫若掣電旋若放火如數百金戈鐵馬之聲聽之膽寒見之股栗直至雞鳴始靜向晨入視則棺中黑物徧身皆滿伏地不動而王亦赤身僵卧潭邊鬚眉髮皆盡之以還趙宿始悉細詰其故乃知殺物之劍悉鬚眉髮之所化也王子每舉以質人博識者多以為劍仙之流亞也